

“七国院士”、中国考古学一代大师  
夏鼐先生传世巨著

# 夏鼐日記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七国院士”、中国考古学一代大师  
夏鼐先生传世巨著

# 夏鼐日記



# 总目录

- 夏鼐日记（卷一）
- 夏鼐日记（卷二）
- 夏鼐日记（卷三）
- 夏鼐日记（卷四）
- 夏鼐日记（卷五）
- 夏鼐日记（卷六）
- 夏鼐日记（卷七）
- 夏鼐日记（卷八）
- 夏鼐日记（卷九）
- 夏鼐日记（卷十）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1930—1935 卷一

# 夏鼐日记

顾廷黼



内高27cm,口宽11cm,身高24cm,有两耳,在  
腹左近地,横倚石斧一,石刀二。(红陶片,系新石器时代)  
红陶片数片,“Combs”陶片一块,有数处有灰层,有一处且  
度面,似作磨板,横之此间二,宽仅三厘米,大,旧地上已种农作物,故板  
板佳,余乃决定此半山系葬区调查,葬板时将来再决定,由青县之坟山上  
为北方,坐山靠后,向下一冲,风景佳,近山脚,北河旁,新修铺路村  
是都聚列于麦田所隔之间,由山麓而望,则高山重壁,近家靠即在柳下  
坡,近家靠,村庄在1墓上近山麓处,近及二十出,已  
未知,近一老妪,谓年人所居即在村海/山脊上,余登山脊,是有发掘痕  
迹,不知是年时所居处,近处墓数处不少,但此小脊为一平地,未曾用  
为墓田,惟也此处恐不无葬板,由此小脊可以望见半山及八半1墓。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夏鼐，字作铭，浙江温州人。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5年至1939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后获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后，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等职。1950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职。1982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所名誉所长。又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荣获英国学术院、美国全国科学院等外国最高学术机构授予的通讯院士（外籍院士）荣誉称号。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为第二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对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夏 翊 (1910-1985)

土條所用之填塞火藥之供擇。因亂時，常以此擇採集民住宅之藏藥，沒利用之以擇毫芥。下午費掘，仍無所得。工人皆沒精打采，余以此二者為臭虫，虱子，跳蚤所擾，不能安眠，亦無精神，乃提早收工，返家睡覺一頓，以補充之連日之失眠。因路之修至此地步，已入窮境，決定明日在附近改路一則，次日即返城。

五月十二日(六)。開渠土牆土省利陶罐。由瓦罐咀車行，經過家溝至旱土溝於一農家前得之。去年將小路割平，無意中發現之。計年成彩陶罐二，(一)陶罐紋疏一，黑色(或灰岩?)小石斧一，銅條一處出土，放置於人頭骨之側。人骨已掩埋，問其價，索三千元，以此有象耳不便攜帶，故未出價。擬再與商議，俟其引至出土地一觀，乃在小路上，其上下皆為農田。旋於其旁掘得長串珠一串，上附有X記子痕，乃此有象耳。此等更未得未同至馬保長(或北)處小坐，村人遂取出土之古罐以二萬五千元之數，以四罐計大罐一(兩耳，下半部有紋)，中子罐一(無耳，下半部有紋，上半部有象耳痕)，大耳小耳二。連上上次在此間所掘之兩耳馬罐口，廣式彩陶罐，共五罐，計五萬五千元。遂令村人引至旱土溝之出土地。地面無石，亦無灰土層，而出定形陶罐多，當為墓葬之所在地。4號已種上農作物，非僅秋收(陰曆七月)後，不能費掘。經果地處農人不在此，索錢以得其南出土之物。遂至其地，知此處為老病瘡掘得葬墓及石珠。此墓乃為前曾發現，當時曾掘出紋彩，於其上得石珠一，當時掘得即於此。此次重掘，於其上又得一珠，11號亦掘得，年久後前報，又於頭年得一陶片之銅圈。時代當較後。其後，又於草坑處在西溝與觀家咀之間，其北即觀家地咀。馬進忠曾於其地掘得紅色黑彩方形瓦磚二塊。此次再掘，並無所得。惟於地面得彩陶片及泥紋陶片各一，乃





彭年洼(离阳洼南),其地在李家山南,曹家溝之東,地面陶片最多,为齐家  
 期之彩陶(红陶)及夹砂陶(但可辨),彩陶片似皆由斜坡上落下,但斜坡上并无灰  
 层,此时一老人名马依奴斯,若来,要看安特生墓中之彩片,其老人住瓦窑咀西  
 侧,氏十三时亦曾从事发掘,有田地在此瓦窑咀畔,出土彩陶较多,葬尸近月被  
 其田中盗掘,氏发现,遂相殴,伤及手指,今日其相指向脱白,不能  
 运用,余通余取器以示之,氏乃引余至其田中,指出孰盗掘出一块彩  
 孰盗一块,八时,谓其田中所藏者尚未掘完,约余秋收时收皮在其田中  
 余度之,明知其地少掘得完,恐葬之希望,以当年生掘遇甚处,氏于  
 氏,余独自徘徊于田边,时已暮色苍茫,想係葬年不无时代之迁移,  
 氏十二年之盗掘,似觉里略中人所掩,想是当时之热闹,不葬神位  
 归途遇及马依奴,招与其兄马成军一同在阳洼湾西斜坡上发现墓葬,  
 坎马因年近,携回陶罐二,乃齐家期之两耳瓶及单耳瓶,余大喜,遂  
 有齐家期墓葬之希望,此乃局第一次也,决定明日再住一天,从事发掘,  
 父于晨安,余但以余在数日之内,得见彩陶者,而不以余心中所藏之彩  
 五月十三日(四),在阳洼湾从事发掘,昨日初发现之人头骨,乃一已  
 毁之墓葬(Tomb 0),所得之二彩片,乃局第一次葬(Tomb 1),计在Tomb 1中发  
 见陶器,于颈侧得一骨针(1),Tomb 2得陶器四,身侧得一骨簪,口中  
 一骨骸物,似为含殓之用,陶器皆在足侧,人架颈却向北,仰卧,墓  
 狭小,内填土较硬,又于内填土中發現齐家期陶片各二十餘片,在  
 Tomb 1内填土中發現彩陶二片,有齐家期之彩片,更得一明泥尖,由  
 正墓葬,高高聚多,以时间及经费关系,决定暂以此为止,不向  
 近处掘,故希望有机会发掘此一墓地,不知将来能否如愿?出  
 陶器皮精美,但稍单调,计两耳瓶三个,单耳瓶三个,绳纹彩陶罐三个,  
 马甲家(达福)云,其家从齐住定三甲寨西十餘里之似家,家中曾有与此  
 出土者相似之绳纹陶罐,乃似家之南,李家湾之墓子头,出土(由似家到  
 湾,经过道(即陈家庄子,李家大坪,及中嘴)。

夏鼐日记选影。夏鼐于1944年至1945年前往甘肃的河西走廊和敦煌附近考察,对中国史前  
 时期和汉唐时期的考古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1945年5月12日,他在宁定县获知一处  
 辛店文化遗址的情况,并做实地考察之后,在阳洼湾第一次发现齐家文化的墓葬;于是在13日  
 对阳洼湾的两座齐家墓葬进行了发掘,在一座墓的填土中发现两片彩陶,第一次从地层学上找  
 到齐家文化的年代晚于甘肃仰韶文化(现称“马家窑文化”)的明确证据;后又因临洮寺洼山的发  
 掘,第一次提出中国史前时期的文化系统问题,从而最终纠正瑞典学者安特生关于中国史前文  
 化年代序列的谬误。这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此魏軍中者  
漢人自五胡  
以後能戰  
後漢臨朝  
後漢其心  
此魏軍中者  
漢人自五胡  
以後能戰  
後漢臨朝  
後漢其心

所論甚是足徵  
讀心細心為師  
寅恪  
二月十日

北魏兵士除六夷及胡化之漢人外，似亦有中原漢人在內。  
北魏兵士，史無明文，不可詳攷。陳師寅恪謂北魏兵士，似乎軍民。

此魏軍中者  
漢人自五胡  
以後能戰  
後漢臨朝  
後漢其心

學生姓名：夏 鼎  
Name in full: 夏 鼎  
School No.: 1543  
考試科目：晉南北朝隋史  
Subject: 晉南北朝隋史  
等 第：  
Grade: 第  
答 案：  
Answer: 讀史札記

1931-1934年夏鼎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时，师从陈寅恪、钱穆、雷海宗、蒋廷黻等名师，受到他们的青睐。图为陈寅恪教授在其《晋南北朝隋史》考卷上亲批的大段评语，最后称赞他：“所论甚是，足徵读心（书）细心，敬佩敬佩。”

(b) Write in hieroglyphs and transliteration:

① nfr wj pr-h pr mk st m hrj m'pt

(2) hrj pr m hrj pr wj

(3) mk st hrj m hrj

(4) nfr wj pr m'pt

(5) hrj wj hrj wj hrj

(6) hrj hrj m hrj m hrj

(7) hrj hrj m hrj m hrj

(8) hrj hrj m hrj m hr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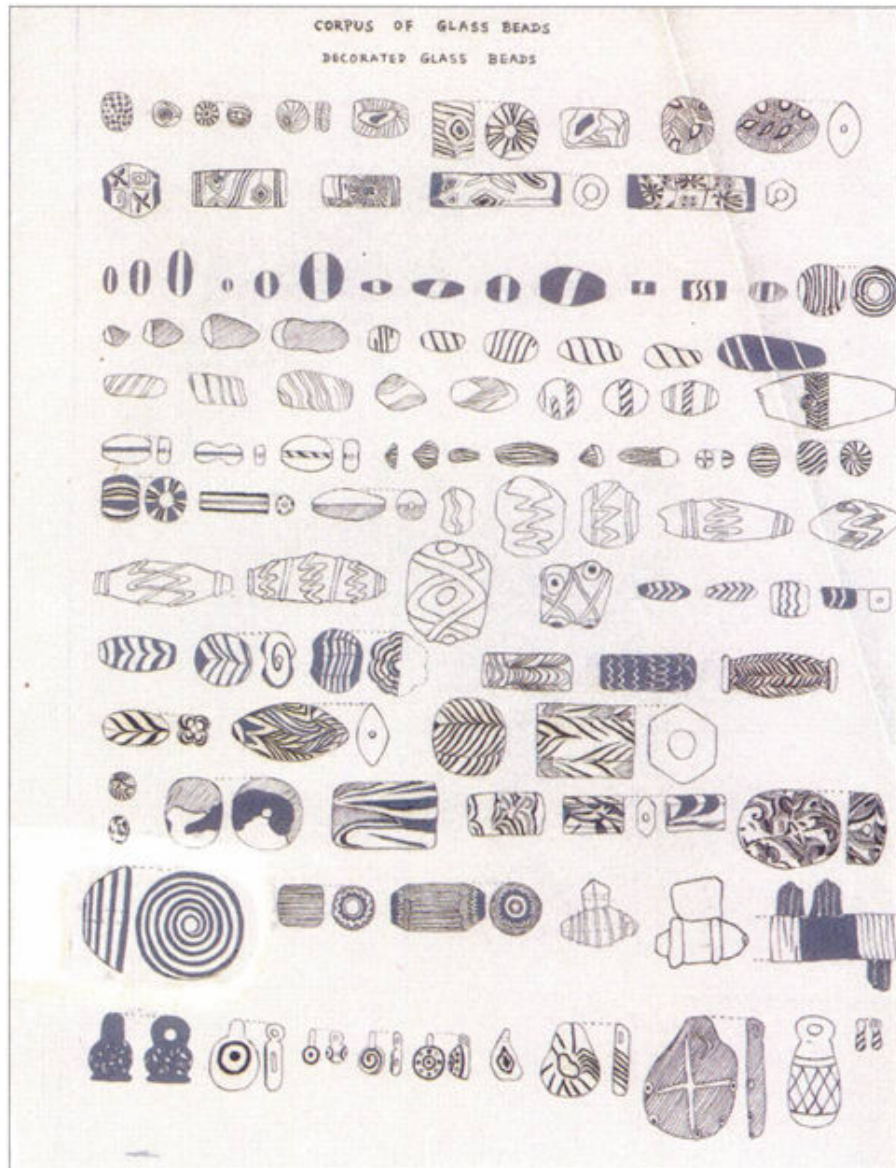
(9) hrj hrj m hrj m hrj

夏鼐在伦敦大学，师从伽丁纳尔教授学习古埃及文，一年多的时间便学完埃及学专业学生一般需要两年完成的课程，包括中埃及语法、僧侣体象形文字、新埃及语等，译完多种古埃及文作品，并且迅速发表有其独到见解的论文。图为夏鼐当年学习古埃及僧侣体象形文字时的作业。



夏鼐进入英国伦敦大学一年后，确定攻读埃及考古学专业，以期在发掘技术和研究方法上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工作有所借鉴。其间，他跟随惠勒教授学习田野考古方法，前往埃及参加艾尔曼特等遗址的考古发掘，在处理复杂考古遗迹方面经受严格的科班训练，并详细参观诸多古埃及陵墓。图为夏鼐骑骆驼在开罗附近的金字塔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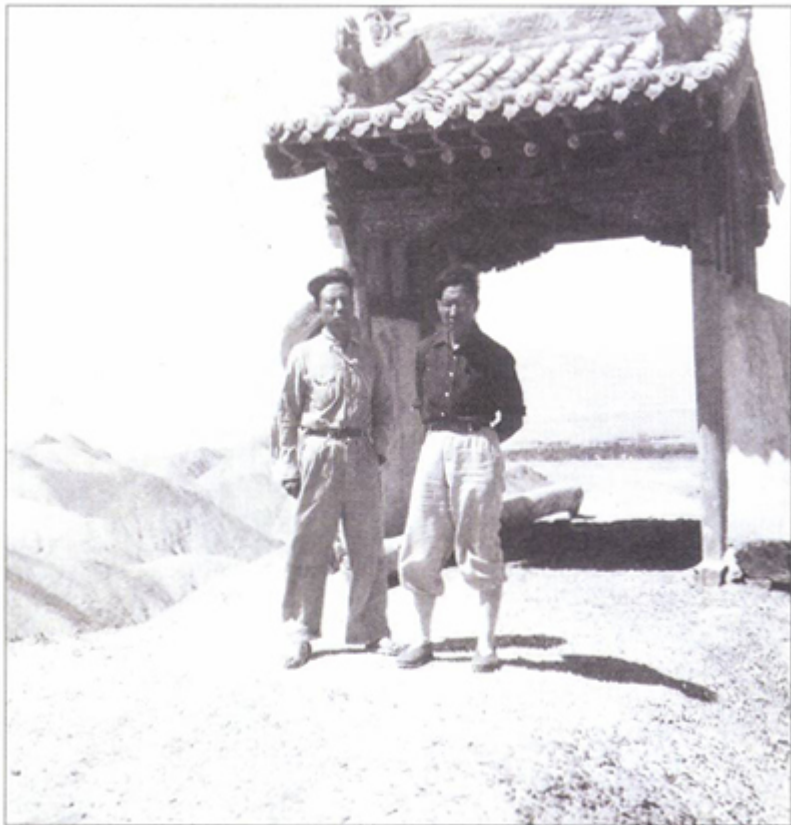
1938年，夏鼐在格兰维尔教授的指导下，着手钻研古埃及串珠这一埃及学上的重要课题，撰写博士学位的论文。日记详细记载：先系统整理伦敦大学学院的大批藏品，广泛阅读有关的考古学文献；再补充开罗等地博物馆的资料，并向埃及学泰斗皮特利求教；后携带两千多张卡片和未及完成的文稿返回祖国，1943年终于全部完成。1946年7月伦敦大学特许免于答辩，颁发博士学位证书，成为中国第一位埃及学家。图为夏鼐亲手绘制的博士论文《古代埃及的串珠》插图。



夏鼐就读清华大学时期，课余除参观北平城内的故宫，游览清华附近的圆明园、颐和园，以及香山、妙峰山等地外，还曾组织同学前往山西的太原晋祠、大同云岗等地参观。日记中详细记录数十年间在各地参观游览的情况，抄录了许多所见牌匾和碑刻的文字。图为1934年4月夏鼐在太原晋祠观看北魏时期的造像碑。



1935年春，夏鼐前往河南安阳，在李济、梁思永指导下参加侯家庄西北岗殷代陵墓区发掘，进行田野考古实习时与考古队诸师友合影（右起：石璋如、夏鼐、尹焕章、李济、梁思永、刘耀（尹达）、祁延霏、李光宇、胡厚宣、王湘）。



1944-1945年，夏鼐和向达率领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在经费严重不足、气候极其恶劣、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前往敦煌附近和河西走廊，进行为期将近两年的考察，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重要收获。图为夏鼐与向达在敦煌合影。





夏鼐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时，原主持田野考古课程的皮特里教授已退休，课程改由惠勒教授继任。惠勒在田野考古方面，工作严谨，方法细致。他主张不仅发掘出古代的文物，而且要发掘出古代的人民。夏鼐曾参加惠勒主持的梅登堡遗址发掘，深受其考古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图为1973年9月夏鼐重访英伦时，晋见83岁高龄的惠勒老师。



1941年初，夏鼐结束五年多的留学生活，回到抗日烽火中的祖国后方。他没有立即返乡与父母妻儿团聚，而是迅速参加四川彭山崖墓发掘。图为当时发掘队成员与前来视察的李济合影。（左起：吴金鼎、王介忱、高去寻、冯汉骥、曾昭燏、李济、夏鼐、陈明达）





1956-1958年，在夏鼐亲自主持下，第一次进行中国古代皇帝陵墓的发掘——北京明十三陵中明神宗定陵的发掘。从开始的实地勘察到发掘中的每个关键性环节，他都亲临现场具体指导。特别是清理地下玄宫期间，夏鼐强忍病痛，坚持工作十多天，事后病休了五个多月。图为夏鼐匍匐清理万历帝后棺内散乱的冠冕等珍贵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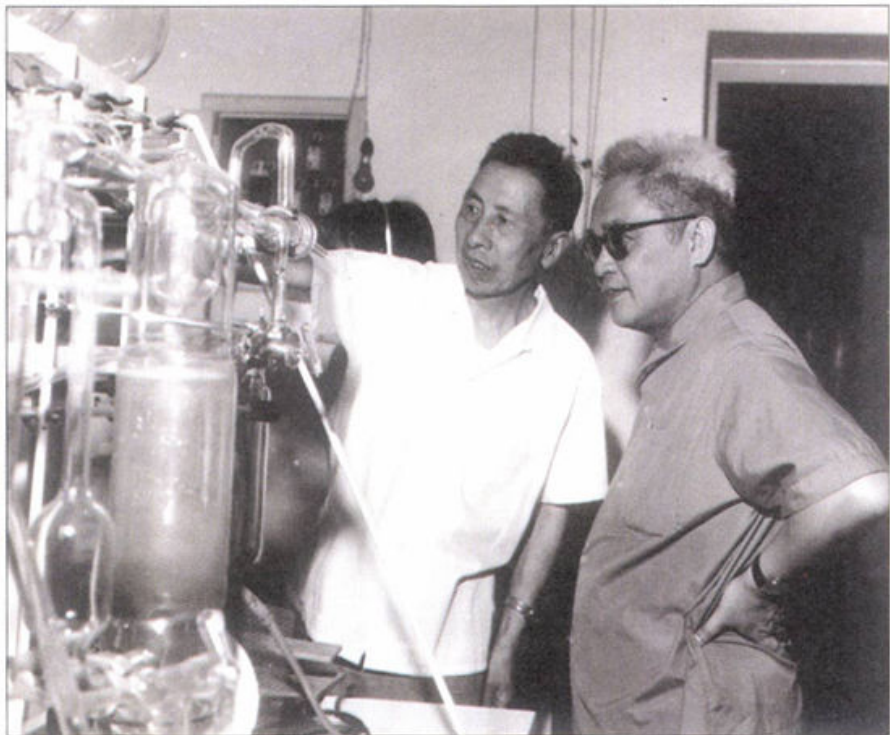
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是上世纪70年代震惊海内外的重大考古发现。当年夏鼐派遣多位得力的研究、技术人员，支持这项考古工作的发掘清理、器物绘图、编写报告，保证了高质量地顺利完成其学术任务。图为1973年12月，夏鼐在马王堆汉墓发掘工地进行现场指导（后立者：中夏鼐、左高至喜、右王珩；前蹲者为当地技工）。

古病理学参考文献:

- (1) Ruffner, M. A. *Studies in the Palaeopathology of Egypt*, Chicago, 1921.
- (2) Moodie, R. L. *Palaeopath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evidences of Disease*, Urbana, 1923.
- (3) Pales, L. *Paléopathologie et Pathologie comparées*, Paris, 1930.
- (4) Brothwell, D. et al (ed.) *Science in archaeology*, London, 1963. 这里含有下列篇目, 3续序号:
  1. Bullard, M. S. The Palaeopathology of Human Skeletal Remains. PP. 391-400.
  2. Sandison, A. T. The Radiological Examination of Human Remains. PP. 401-412.
  3. Sandison, A. T. The study of Mummified and Embalmed Human Tissues. PP. 413-426.
  4. Brothwell, D. The Hair of Earlier Peoples. PP. 427-436.
  5. Glenner, H. O. Forensicology, PP. 437-446.
- (5) Krapfer, A. L. (ed.) *Anthropology Today*, New York, 1953. 这里含有下列二篇, 3续序号: PP. 110-126.
  - A. L. Krapfer, E. H. Palaeopathology.

上列各款，均在臺灣鐵路管理局第2次（4）版圖則，第24頁中定有（11122）不知中國區條件何  
因編者，李路，第1—1—27

马王堆汉墓发掘并出土女尸引起广泛的关注，但当时国内学者对古病理学所知甚少。夏鼐为湖南医学院承担解剖女尸主刀任务的彭隆祥大夫，亲笔开列包括五种专著的古病理学参考文献，使他更加坚定信心，进一步明确目标，顺利地完 成女尸研究任务。现在，彭隆祥大夫已是国内外知名的古病理学家，他深情地说：“是夏老为我指的路。”图为夏鼐当年亲笔开列的古病理学参考文献（原大）。



夏鼐十分重视在考古研究中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在他的多方筹划和大力支持下，考古所于1965年建成中国第一座碳-14断代实验室，对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1977年夏鼐根据已有的年代数据，结合考古学证据，全面讨论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问题，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远古文化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图为夏鼐陪同外宾参观考古所实验室。



1985年6月上旬，夏鼐远赴中原大地，视察河南偃师的商代都城遗址发掘工地。这是夏鼐最后一次进行田野考古的实地指导，返回北京一周即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图为夏鼐与偃师商城发掘队队长赵芝荃商讨进一步工作事宜（左二赵芝荃、左三夏鼐、左四洛阳市负责同志、左五王仲殊、左七王廷芳、左八安志敏、左九蒋若是）。



中国考古学会这一考古学界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宣告成立，是中国考古学研究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1979年4月的考古学会成立大会选举夏鼐为第一届理事长（1983年连任第二届理事长）。考古学会在夏鼐的领导下，为开展学术交流、推进考古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图为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合影（右起夏鼐、梅益、常书鸿、裴文



中)。



夏鼐领导考古研究所期间，不仅全面领导学术研究，而且亲自主持编辑工作，从学术上严格把关，避免失误。考古所出版的各种考古学专刊，大部分在发稿前经过他的详细审阅。《考古学报》和《考古》两种刊物的文稿、外文目录和提要，他都在出版前或审阅原稿，或审阅清样。同时，他还经常审阅其他学术单位和新华社的稿件。夏鼐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宝贵的精力。





夏鼐交往的外国学者中，日本学者为数最多。他曾三次前往日本访问，受到日本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图为1963年12月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团员第一次访问日本，与日本著名考古学家原田淑人（右）、杉村勇造（左）亲切会见。



1979年6月夏鼐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副团长，与团长周扬率领代表团前往日本访问。图为夏鼐与部分团员合影（左起：唐弢、日本友人、贺麟、代表团秘书、夏鼐、李荣、任继愈、黎澍、李芒、日本友人）。



1973年在法、英两国先后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夏鼐作为展览工作的领导成员，从挑选展品、审查陈列，到校订中外文展览说明、出面对外谈判，前后一年半的时间，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图为1973年9月，夏鼐作为中国出土文物展览代表团副团长，与团长王冶秋前往伦敦出席展览开幕式时参观斯通亨奇环状列石。夏鼐手持三十多年前留学时期的参观指南，思绪万千地与英国友人交谈，



夏鼐曾四次前往美国访问。图为1980年5月率领中国考古代表团参加在纽约举行的中国青铜器国际讨论会时，考察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中国古代青铜器（左起张政娘、夏鼐、马承源，左后张长寿）。



早在1943年夏鼐即与李约瑟相识，四十年间交往不断，结下深厚的友谊，对中国科技史的考古研究作出开拓性的重要贡献。图为1984年8月作为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的顾问委员会委员，夏鼐和李约瑟共同出席该会开幕式时合影。



夏鼐和张光直，都曾在青年时代师从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共同为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图为1975年5月中旬，张光直（左四）作为美国古人类学代表团成员，与吉德炜（右二）等美国学者一道，第一次访问考古研究所，与夏



翦（左五）等初次会面时合影（右三安志敏，左二卢兆荫，右一王世民）。



1983年8月，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召开的亚洲地区（中国）考古讨论会在北京和西安举行，有8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和3个非、亚洲国家的观察员参加。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主办的考古学科国际会议，夏鼐作为主办国家的代表，被与会代表推选为会议主席。图为夏鼐主持亚洲地区“中国”考古讨论会的开幕式。



夏鼐是我国学术界接受外国最高荣誉学术称号最多的学者之一。从1974年起，他先后荣获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全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近东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等称号。图为1985年4月，夏鼐前往华盛顿接受美国全国科学院颁发的外籍院士证书时，在院士题名簿上签名（右为该院外事秘书）。



1963年的全家福。第一排左起外孙印建钢、孙女夏晴、外孙印建正。第二排左起外孙印建中、夏鼐夫妇、三子夏正炎。第三排左起次子夏正楷、女儿夏素琴、长媳张志清。第四排左起女婿印若渊、长子夏正喧。





1985年6月，夏鼐去世前数日与家人最后的合影。

要 提

事記會社

莫向閑灘決日昨夜半起  
停止金本位制六個月金  
價跌百之六十兩收已低

|      |      |
|------|------|
| (度溫) | (候氣) |
|------|------|

塔

閻書：革命歌集改定十頁（全書二六〇頁定）俄國華年曆了

建標的圖案，本書的敘述很可遺憾。對於黨治、政制、方面、尚軍術及

日向蔣汪聯手  
日本此次出兵之優點  
一、為此次日本之立憲

其皆要有三方面之中國漸有統一趨向，且未必限于中國統一以前解決。

三省同欽 且東三省之怪僻漸甚遠民知漸開通尤非早行解決

不可。四國條約因經濟恐慌，各國外顧。(3)日本國內

人口增加非移民不可且轉工業之發達將因中國之位一向要打轉子

而為增加國威起見，亟須擴張疆土，故遂借中村事件以生兵端。

云事必解決，最低限度中國應存領土或承認日本一切既得權利

知高才者其更操其法以能為其傀儡者為之是也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民國二十年

(3) 排貨運動 唯一辦法 在於治本方途 在於民族共個人之根本改良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1930—1935 卷一

# 夏鼐日记

顾廷龙题



上海市  
图书馆  
标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夏鼐日记 ( 卷一 ) / 夏鼐著 .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9

ISBN 978-7-5617-7173-0

I . 夏... II . 夏... III . 夏鼐 ( 1910 ~ 1985 ) — 日记 IV .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09 ) 第157186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夏鼐日记

著 者 夏 鼐

特约策划 陈丽菲

责任编辑 陈丽菲 陈庆生

审读编辑 徐 艺 施隽南 金程虹 唐佳洁 许孟君 陈思维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赖芳斌 徐 真 王 卫 邱红穗 王丽平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 ( 邮购 ) 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印刷者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插 页 48

印 张 279.75

字 数 4383千字

版 次 2011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2月第二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173-0/K·313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联系)

# 目录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夏鼐日记》整理说明

夏鼐先生传略

编辑凡例

卷一

家世与少年时代

上海的三年（1927—1930）

1930年日记片断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补录

返回总目录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扶持基础研究的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符合主题、封面各异”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 《夏鼐日记》整理说明

为纪念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现将内容十分丰富的《夏鼐日记》整理出版。

现存夏鼐先生的日记，历时五十余年，始于1931年元旦，止于1985年6月17日突发脑溢血病危当天，即去世前二日。其间，1966年8月下旬至1972年8月，仅有时断时续的简要记事。1949年初在温州家居时，曾撰写自订年谱（截止时间为1935年），特将该年谱的1931年以前部分摘出，命名“家世与少年时期”置于卷前，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夏鼐先生的生平。

日记详细记录了夏鼐先生青年时代刻苦努力、谨严治学的勤奋经历，由早年就读清华大学，治中国近代史，到留学英国，获埃及考古学的博士学位，进而开拓多方面重点课题的考古学研究，成为以学识渊博、贡献卓越而享誉海内外的一代大师。历年来阅读中外文书刊、撰写学术论文的情况，日记都有具体记载。这对于后辈学者，特别是青年学子，将有莫大的启示和教益。

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夏鼐先生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毕生致力于中国考古学全面发展的卓越贡献。其中包括：长期主持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制定考古研究的长远规划；亲自主持和现场指导重要的考古发掘，审阅大量书稿文稿，注意学术上严格把关，始终坚持严肃认真的优良学风；积极引进自然科学方法，放眼世界文明发展领域；为保护祖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与各种破坏文物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的斗争，等等。这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一份难得的实录，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由于夏鼐先生生前的社会活动较为广泛，交往及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诸多方面的人士，经常出席国内外的多种学术会议，因而他的日记对于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夏鼐先生的足迹遍及国内大部分省区，出访过十多个国家。日记既记载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坛掌故，又记载了各地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日记对不同时期国内外的社会新闻，乃至市场物价，也有所记载。还录有他本人和友好的一些诗作。这些也都很有价值。

总之，《夏鼐日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阅读价值，它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本书卷前，特冠以王仲殊同志的《夏鼐先生传略》一文。该文是1985年为纪念夏鼐先生从事考古工作五十周年而撰写的，曾请夏鼐先生亲自过目（见于1985年3月15日的日记），全面地概述了夏鼐先生的一生，现在作为本书导言。书末附有翔实的生平事迹年表和交往人物索引，便于检索。

# 夏鼐先生传略<sup>[1]</sup>

王仲殊

## （一）

夏鼐先生字作铭，1910年2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府永嘉县（今温州市）。1927年以前在温州上私塾、小学和初中，1927年9月到上海上高中。1930年高中毕业后，他来到北京，进燕京大学，次年又转入清华大学求学。1934年7月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同年10月初，他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的考古学部门，以求出国深造，学习近代考古学。

按照当时的规定，出国前要在国内准备并实习一年。因此，他于1935年春以实习生的身份在河南省安阳参加由梁思永先生主持的殷墟西北冈墓群的发掘，与梁思永、石璋如、尹达、胡厚宣等相过从，在实际工作中学得很多考古学的知识和技术。这一年，便是夏鼐先生开始从事考古工作的一年。

1935年夏，夏先生征得有关方面的同意，改到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那时，伦敦大学主持田野考古学课程的彼特利（W. F. Petrie）教授已经退休，其职位由惠勒（M. Wheeler）教授继任。夏鼐先生在留学期间，参加了由惠勒领导的梅登堡（Maiden Castle）山城遗址的发掘，颇受教益。他又随同英国调查团到埃及，在阿尔曼特（Armant）参加调查发掘，接着还到过巴勒斯坦，在泰尔·丢维尔（Tell Duweir）参加发掘工作。当时，彼特利正在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城的医院中疗养，夏鼐先生在那里访问了彼特利，并接受他的指教。1939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夏鼐先生由英国经埃及返国。他在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一年余，才取道西亚、印度、缅甸，于1941年初抵达昆明（他的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是战争结束后于1946年授予的）。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由南京迁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夏鼐先生回国后不久，便在该处任专门委员之职。1941年夏至

1942年，他和吴金鼎、曾昭燏、高去寻等调查并发掘了四川省彭山县豆芽房和寨子山的崖墓。1943年，夏先生转入由南京迁到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被任为副研究员。1944年至1945年，他和向达先生等负责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省境内的考古工作，调查、发掘了敦煌的佛爷庙、月牙泉、玉门关，宁定的阳洼湾，民勤的沙井，武威的喇嘛湾，临洮的寺洼山，兰州的高坪、中山林、太平沟、十里店等遗址和墓地，有许多重要的收获。在发掘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时，他在墓坑填土中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片，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为早，从而否定了安特生（J. G. Anderson）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这标志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也意味着由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束了。

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不得不停止。这时，中央研究院已迁回南京，夏鼐先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副研究员升任研究员，主要是从事室内研究工作。1948年冬到1949年春，中央研究院所藏图书、文物资料被迁运到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的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都随着殷墟出土的文物由大陆去台湾。夏先生当机立断，决意留在大陆。1949年秋全国解放，他曾一度应聘在杭州的浙江大学任教授。

##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在北京创立中国科学院，由郭沫若先生任院长。1950年夏，在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根据郭沫若院长的提名，周恩来总理任命郑振铎先生为所长，梁思永和夏鼐先生为副所长。这样，夏先生便于同年9月由杭州来到北京，协助郑振铎、梁思永主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

由于郑振铎主要是在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任局长，梁思永又经常患病，夏先生承担了考古研究所的主要业务领导工作。他到任不满一个月，便组织一个发掘队，前往河南省辉县，进行研究所成立后的第一次发掘。发掘队由夏鼐先生任队长，郭宝钧任副队长，苏秉琦任秘书长；队员有安志敏、王伯洪、石兴邦、王仲殊、马得志、赵铨等，他们多是初次参加工作的青年人。夏先生为了训练这些年轻的新手，花费了极大的心力。在辉县的发掘工作中，第一次在安阳以外发现了早于安阳殷墟

的商代遗迹，从地域上和年代上扩大了对商文化的认识。从这一年的12月到次年的1月，夏鼐先生亲自动手执小铲，在琉璃阁发掘战国时代的车马坑，在冰雪严寒中成功地剔掘出19辆大型木车的遗存，初次显示了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技术水平，在国际学术界受到高度的重视和好评。

1951年春，夏鼐先生率领安志敏、王仲殊、马得志在河南省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广泛的调查发掘。他在郑州确认二里冈遗址为早于安阳殷墟的又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经过对浞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再发掘，他进一步指出该遗址不仅有仰韶文化的遗存，而且也有龙山文化的遗存，从而为探求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线索。在各处的调查发掘中，他把田野考古的方法传授给年轻的助手们，指示他们严格划分土层，正确判定层位关系，仔细辨认土色、土质，不放过任何细微的现象。在成皋县青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继红烧土和白灰面等居住遗迹的发现之后，他亲手从土层中发掘出许多轻易不能辨认出来的柱子洞，使助手们懂得发掘居住址的难度更在发掘一般墓葬之上。夏先生对大家说，考古工作的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他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他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而定。他告诫大家不要有“挖宝思想”。他经常说，居住址出土的遗物多是破碎的陶片，但居住址的研究价值却往往胜过包含着珍贵随葬品的墓葬。先生身体力行，使大家懂得必须在调查发掘工作中坚持亲自操作，既要学会认土、找边、剥人骨架，又要学会照相、绘图和测量。每天晚上，他都要检查大家的记录是否及时完成，记录的内容有无差错。遇到星期天，他带头用毛笔蘸墨在每一块陶片上书写出土坑位和层次的编号。夏鼐先生的这种工作作风，为此后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1年秋，夏先生又带领考古研究所的安志敏、王伯洪、石兴邦、王仲殊、陈公柔、钟少林等到湖南省长沙去发掘战国和两汉的墓葬。这使得研究所的调查发掘重点在年代上从石器时代、商代延长到汉代，在地域上从北方的黄河流域扩展到南方的长江流域。这次工作的成果在于通过大量墓葬的发掘，究明战国至两汉墓葬制度的演变过程，确定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的分期，而楚文化的特点也得到了初步的阐明。当时，许多人把马王堆汉墓看成是五代十国时楚国马殷的墓。经过实地考察，夏鼐先生确认它们是汉墓。他的这一判断，为20年后的正式发掘所证实。

随着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事业的发展，配合各种建设工程进行考古



调查发掘的任务越来越大。为了应付这一严重的局面，并为了使新中国的考古队伍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大，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北京大学（历史系）自1952年至1955年联合举办了四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每届为期三个月。学员们来自全国各省区的博物馆和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每届人数各达一百数十人之多。夏鼐先生和裴文中、向达、郭宝钧、苏秉琦先生等都参与训练班的组织领导工作，制定室内授课和野外实习的计划，而野外实习则是每届训练班的训练重点所在。安志敏、王仲殊、王伯洪、石兴邦先后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宿白一同负责教务处的具体工作，也参加授课，并担任野外实习时的辅导员。从1953年的第二届训练班起，夏先生每次都亲临实习的现场，讲授田野调查发掘的方法。实习时所进行的发掘工作，规模往往相当大。西安附近的半坡遗址便是1954年第三届训练班实习时开始由石兴邦主持发掘的，这一发掘工作为大面积揭露新石器时代遗址开创了良好的先例。1956年冬，在夏鼐先生的领导下，继四届全国性训练班之后，在考古研究所内部也举办了一次训练班；由教师们的讲义汇编而成的《考古学基础》一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全国青年考古工作者必读的手册。在历届训练班获得成功的基础上，1956年至1958年，集中了考古研究所和全国各有关单位的近百名考古工作者，组成庞大的考古队，由夏鼐先生任队长，安志敏任副队长，在河南省陕县配合黄河三门峡水库的建设工程，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发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56年，北京昌平区境内的明定陵的发掘工作开始了。应该说明，这项发掘工作是由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提议的。他研究明史，对发掘明陵特别感兴趣。当初，夏鼐先生和郑振铎一样，不主张发掘明陵。但是，由于吴晗的坚持，终于将发掘计划上报国务院并获得批准，使夏先生不得不把这副重担挑起来。按照最初的计划，是要发掘长陵。经过再三协商，为了慎重起见，才决定先以定陵为试掘对象。对于发掘规模如此巨大的帝陵，大家都没有经验，不知发掘从何处入手才好。1956年5月的一个下午，夏鼐先生到现场察看。他发现定陵宝城西南方外侧的砖壁有一些隙缝，以此为契机，又发现内壁石块上刻有“隧道门”字样，便判断这里是当初再次入葬时的通道所在，决定发掘在此下手。这使得定陵的发掘作业一开始就进行得十分顺利。打开地宫以后，为了观察各种现象，特别是为了处理各种遗物，夏鼐先生终日深入地下的玄宫内工作

达三四个星期之久。正是由于先生的这种忘我的精神，才使得这一帝陵的发掘工作得以顺利结束。但是，经过这次工作，他进一步感到发掘帝陵的条件不成熟，有些珍贵的随葬品难以妥善保存，从而更加强了帝陵不宜过早发掘的看法。因此，定陵试掘之后，长陵的发掘计划也就作罢了。1961年，国务院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意见，向全国发布通令，不准随意发掘帝王的陵墓。以后，郭沫若院长曾有发掘唐乾陵的设想，也因夏鼐先生持异议而没有付诸实现。郭院长俯从夏所长的意见，至今被传为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佳话。

夏鼐先生充分认识到发掘中国古代都城遗址的重要性和工作的长期性。因此，早在1954年，考古研究所就在河南省的洛阳建立工作站，在陕西省的西安建立研究室。不久，便在洛阳地区开始发掘东周的王城、汉魏的洛阳城和隋唐的洛阳城遗址，在西安地区开始发掘西周的丰镐、汉代的长安城和隋唐的长安城遗址。他把发掘任务交给王伯洪、王仲殊、马得志等年青的一代。为了表示重视，他还亲自兼任西安研究室的主任。1958年考古研究所又在河南省安阳建立工作站，为殷墟发掘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59年徐旭生先生在偃师县二里头发现早商的遗址，也因洛阳工作站已经建立，所以能顺利地进行发掘。大规模的都城遗址的发掘，使中国田野考古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余年后的今天，除上述各都城遗址继续进行发掘外，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于1983年在偃师尸乡沟发现了一处早商都城（很可能是西亳）的遗址，城墙、城门、街道、宫殿等遗迹保存得十分良好，使中国古代都城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达到了最高潮。

### （三）

1954年夏，梁思永先生因病逝世；1958年秋，郑振铎先生又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尹达先生来研究所兼任所长，但因他必须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历史研究所的工作上，而且在其他外单位兼职过多，加上身体较弱，不能经常前来主持所务。1962年春，夏鼐先生终于继任考古研究所所长。从此年以迄1982年，他任所长之职达20年之久。

繁忙的行政事务工作占去了先生的大部分时间，但他仍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夏鼐先生先后写出《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咸

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元安西王府址和阿拉伯数码幻方》、《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晋周处墓出土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考古学和科技史》、《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等许多论文，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课题。归纳起来，其主要成果表现在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和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两大方面。在前一方面，他根据中国各地出土的丝织品、外国货币及其他具有外国风格的遗物，阐明汉唐时代中国与中亚、西亚，特别是与波斯和东罗马帝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并对中西交通的路线提出重要的创见。在后一方面，他创造性地利用各种考古学的资料，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精辟地阐明中国古代在天文、数学、纺织、冶金和化学等各个科技领域中的成就，在充分肯定这些成就对世界文明所作贡献的同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切实际的虚夸。他指出江苏省宜兴周处墓出土的带饰是银制品而不是铝制品，纠正了早在3世纪的西晋中国便能提炼铝的错误说法。他又指出河北省藁城商代遗址出土的铁钺是用自然的陨铁而不是用人工冶炼的铁料制成，否定了早在公元前13世纪的商代中国已进入铁器时代的错误结论。夏鼐先生卓越的研究成果和慎重、诚实的治学态度，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钦佩和赞扬。

先生精通英文，也粗通法文。他早年学过日文，懂得基本文法，因为精通英文，所以除了汉字以外，还熟知日文中的外来语。正是由于具备这些语文上的条件，他能博览外国的书籍，通晓国际学术界的各种动态和研究成果。他从事考古研究，从调查发掘出发，以实物资料为主要依据，同时对中国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外国的）各种古代文献又几乎无所不通。他将中国传统的文史学、金石学等与从外国传入的近代考古学结合起来，使他的研究工作具有广泛而深厚的基础，既能追求现代的国际水平，又能发挥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

解放以后，先生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坚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1959年3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坚持认为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依靠调查发掘所得的实物资料以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这使得他的研究工作始终能从具体的遗迹和遗物出发，通过扎扎实实的分析，得出各种可靠的结论，经过归纳，加以提高，进而阐明有关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的重大问题。他确信

实事求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反对以空论代替具体的研究，更反对以空论歪曲事实的真相。同时，他也反对忽视理论，脱离历史，把考古学的目标降低到仅限于对古器物本身的欣赏、鉴定和考据。对科学的信念，使先生养成坚毅不屈的性格。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里，他也毫不改变自己的治学态度和立场。

先生十分重视在考古研究中利用自然科学的成果，而他在自然科学方面所具备的许多知识又使他能够充分利用其成果。早在1955年，他就在《考古通讯》上撰文介绍国外关于碳-14测定年代的情况。以后，由于夏鼐先生的努力，使得本来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任职的仇士华等能调到考古研究所来筹建碳-14实验室。在夏先生的指导、帮助下，实验室于1965年正式建成，并在同年年底测定了第一批数据。若干年来，实验室的设备不断改进，测定工作的效率也进一步提高。到目前为止，已经为考古研究所和全国各有关单位测定了600多个数据，其中绝大多数是考古学的年代数据。经过多方面的检验，这些数据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这为中国考古学，尤其是以新石器时代为主的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效益。1977年，夏鼐先生利用大量的测定数据，结合丰富的发掘资料，写了题为《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论文，就全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的意见。

除了碳-14测定年代以外，在夏鼐先生的部署和计划下，考古研究所还在实验室里开展化学分析、光谱分析、金相分析和热释光测定年代等工作，都收到一定的效果，做出了不少的成绩。由于夏先生的努力，考古研究所还与所外的有关单位协作，或委托这些单位，利用自然科学的手段，研究考古学上的问题。在这方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周仁所长和北京钢铁学院的柯俊教授分别为研究古代陶瓷和古代冶金作出了成绩，便是很好的例子。

#### （四）

作为考古研究所的所长，夏鼐先生不仅全面领导学术研究，而且还亲自主持编辑工作。建国初期，研究所主办的定期刊物只有《考古学报》一种。后来，经过夏先生的努力，又于1955年创办《考古通讯》，不久改名为《考古》。这两种期刊，都由夏鼐先生负责编辑，并得到陈

梦家先生的协助；《考古通讯》明确规定由夏先生任主编，陈梦家任副主编。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与全国各种刊物一样，《考古》和《考古学报》都被迫停刊。值得庆幸的是，它们和文物事业管理局主办的《文物》一起，由郭沫若院长写报告呈请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于1972年率先复刊，在郭院长的指导下，由夏先生和王仲殊、安志敏三人组成小组，负责编辑。从1981年起，考古研究所又新办《考古学集刊》。现在，《考古》和《考古学集刊》的主编分别由安志敏、王仲殊担任，但夏鼐先生在大家的要求下，仍然担任《考古学报》的主编。

考古研究所编辑的专刊，包括本所的著作和外单位的著作，至今已达70余种之多。除《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等由夏鼐先生参加编写并担任主编的以外，其他如《洛阳烧沟汉墓》、《西安半坡》、《沔西发掘报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等都经过他的仔细审阅和修改。黄文弼先生的遗稿《新疆考古发掘报告》，也是在夏鼐先生的安排下整理出来，并经他亲自校定。总结建国10年和建国30年全国考古工作成果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和《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两部专刊，都是由夏先生任主编、在他的领导下编写而成的。集商周青铜器铭文资料大成的《殷周金文集成》，也在夏先生的筹划和指导下进行编集，最近已完成头五卷，并由他写了重要的序言。

在编辑工作中，夏鼐先生严格要求刊物的质量，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贯彻实事求是的学风。不久前，在为《考古》发刊200期纪念而写的《回顾与瞻望》一文中，先生又一次阐述了编辑工作的方针，同时回顾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与“四人帮”极左路线作斗争的情形。

夏鼐先生主持的规模最大的一项编辑工作，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的编纂。此项工作的开始提出，是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不久。当时，由于粉碎“四人帮”以来，拨乱反正取得了胜利，国家转入全面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百废待举，所以《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写也被正式提到日程上来。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1979年夏约请许多专家，共同商讨考古学卷的编写工作。出版社聘请12位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由夏鼐先生任主任委员，王仲殊、安志敏、张政烺、贾兰坡、宿白任副主任委员。在夏鼐先生的领导下，经过多次酝酿，反复修订，终于在1981年夏拟定了全部条目和编写体例，并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



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及北京和全国各地各有关单位的专家共120余人分别负责各条目的执笔。现在，编写工作已经就绪。全卷内容包括“总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和“外国”等9大部分，共计150余万字，不久即可付排。《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编写工作的完成，是中国考古学取得巨大成绩的结果。

## （五）

早在60年代前期，许多考古工作者就提议建立中国考古学会，作为中国考古学界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但是，由于此后遇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考古学会的筹备工作不得不长期停顿。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充分酝酿和积极准备，建立学会的各种条件都已成熟，遂于1979年4月在西安举行中国考古学会的成立大会。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各有关单位的代表100余人，济济一堂，共同讨论中国考古学上的重要课题。大会选举了由64名理事组成的理事会（为台湾省保留若干理事名额），夏鼐先生与尹达、王仲殊、王振铎、安志敏、苏秉琦、张政烺、贾兰坡、宿白、裴文中、顾铁符等13人当选为常务理事。大家一致推举夏鼐先生为理事长，尹达、苏秉琦、裴文中为副理事长（1983年改选时，裴文中先生已去世，贾兰坡补选为副理事长），王仲殊为秘书长。

在以夏鼐先生为首的常务理事会的领导下，学会的规章制度渐趋完善，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不断增多，学术活动的内容进一步充实。到现在为止，包括成立大会在内，已经举行了5次年会。除第一次年会学术讨论的课题甚广以外，其余各次年会都规定一个至两个主题，以求集中。每次年会开过以后，都出版一册论文集。1983年的第四次年会还决定由学会秘书处负责编辑《中国考古学年鉴》，1983—1984年度的第一册《年鉴》已经于最近出版。198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五次年会的开幕式上，夏鼐先生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号召大家要以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积极工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不断提高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的科学水平，为推动我国考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而努力。夏鼐先生的讲话获得全体与会代表的热烈赞同，并受到全国各方面的普遍重视。

在旧中国，许多重要的遗迹遭到破坏，大量珍贵的文物流散国外，而当局听之任之，毫无对策。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就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保护文物的政策、法令，公布了许多国家级和省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强保护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82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进一步从法律上明确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规定了有关文物保护的各种制度、法规和措施。在这之前，在《文物保护法》草案的修订过程中，夏鼐先生曾多次向有关方面提出建议和意见，费了很大的心力。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文物保护法》，1983年在文化部成立国家文物委员会，由尹达、王仲殊、王振铎、冯先铭、安志敏、苏秉琦、张政烺、吴良镛、启功、单士元、贾兰坡、郑孝燮、夏鼐、宿白、常书鸿、顾铁符等16名委员组成，夏鼐先生被任命为主任委员。两年来，在夏鼐先生的主持下，国家文物委员会多次举行会议，审核重大的考古发掘项目，检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情况，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计划措施，制止破坏文物的违法行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作为考古学者，夏鼐先生回顾他所亲身经历的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历史，深有体会地说：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的情况下，新中国的考古事业才能更加健康、更加顺利地向前发展！

## （六）

夏鼐先生非常重视国际学术交流。长期以来，他在国内接待朝鲜、日本、缅甸、泰国、越南、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伊拉克、埃及、苏联、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瑞典、美国、秘鲁、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许多国家的学者和代表团，通过交谈、讨论，使主客双方都在学术上有所收获。除了渊博的学识以外，他的温和的性格和诚恳、谦逊的态度也给客人们留下十分良好的印象。他也接受邀请，到日本、泰国、巴基斯坦、伊朗、意大利、阿尔巴尼亚、法国、瑞士、德国、瑞典、美国、秘鲁、墨西哥等许多国家去考察、讲学或参加国际会议。每次出国，他都满载知识和友谊而归。通过学术上的交往，夏鼐先生结识了英国的李约瑟（J. Needham）和沃森（W. Watson）、意大利的杜齐（G. Tucci, 1894—1984）、瑞士的邦迪（S. G. Bandi）、德国的米勒—卡普（Müller-Karpe）、法国的叶理夫（V. Elisseeff）、瑞典

的俞博 (B. Gyllensvard)、美国的张光直 (K. C. Chang)、苏联的吉谢列夫 (S. V. Kischelev, 1905—1962)、印度的萨卡尔 (H. Sarkar)、巴基斯坦的达尼 (A. H. Dani)、埃及的费克里 (A. Fakhry, 1905—1973)、日本的原田淑人 (Y. Harada, 1885—1974)、贝塚茂树 (S. Kaizuka)、末永雅雄 (M. Suenaga)、三上次男 (T. Mikami)、江上波夫 (N. Egami)、关野雄 (T. Sekino)、樋口隆康 (T. Higuchi) 和冈崎敬 (T. Okazaki) 等许多外国学者, 有的还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夏鼐先生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在考古学领域内进行学术交流的总代表。他使中国考古学界从外国吸取经验, 也使外国的同行们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考古工作。

夏鼐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 不仅在中国国内, 而且在国际上普遍受到重视, 赢得了崇高的荣誉。从1974年到1985年的11年内, 他先后荣获英国学术院 (B. A.) 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 (DAI) 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 (RALHA) 外籍院士、美国全国科学院 (NAS) 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 (TWA) 院士、意大利近东远东研究所 (ISMEO) 通讯院士等称号和职位, 成为中国学术界接受外国国家级最高学术机构荣誉称号最多的学者之一。夏先生每次接受荣誉时, 总是谦虚地说: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 而且是整个中国考古学界的荣誉。”

1983年8月18日至26日, 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召开的亚洲地区 (中国) 考古学会议在北京和西安举行。到会的有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的代表和来自英国、美国、瑞典、日本、朝鲜的观察员。会上讨论了亚洲各国考古学的现状和今后相互协作的前景。在此前的1982年夏, 夏鼐先生辞去了考古研究所所长职务, 接受了名誉所长的职位, 并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所以, 他以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的身份, 出席这次国际盛会。作为主办国的代表, 他被全体与会代表推选为会议的主席。代表们和观察员们一致认为, 在夏鼐先生的主持下,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 解决了不少问题, 取得了许多实效。通过广泛的参观访问和在会议上的深入讨论, 大家齐声赞扬, 在夏鼐先生的切实领导下, 中国考古学取得了名不虚传的巨大成果。

1985年3月15日

## 注释

〔1〕 本文是1985年3月作者为编辑出版《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而撰写的，夏鼐先生曾于3月15日亲自过目。

# 编辑凡例

1. 日记的内容整理，原则上全部保持原貌，仅删去回乡闲居时期极个别的房族事务。偶有涉及他人不便之处，或隐去姓氏，或稍作节略。这种节略处，以“（……）”表示。

2. 原件文字因年代久远、字迹不清未能辨识者，代之以□。并加灰底（日记中抄录碑志文字的缺字，则□不加灰底）。

3. 日记中繁体字的处理原则是，凡简化后可能引起误解的字，酌情保留繁体字。人名中的繁体字除个别已有约定俗成的表达外，一律改简。对于确实可以肯定为笔误的错字、重字、赘字、漏字，即予改正，不另说明。

4. 日记中的地名与今名不同者，以及所采用的各类计量单位等等，均一仍其旧，不作更改。

5. 日记中的圆括弧（ ）部分均为原文所有，包括作者当时所括注的问号。

6. 日记中方括弧[ ]内容为整理者所加，或使文意补齐，或随文解释说明，主要是方便读者阅读理解。以楷体字表示。

7. 日记中的外国人名、地名和书名，中文后加圆括弧（ ）注出外文者，都是原有的；外文后以方形括弧[ ]加注楷体字译文者，则是整理者所加。倘该外文名称连续出现，即仅用楷体译文；相隔一定时间再次出现，则仍以外文名称出现并加注译文。

8. 日记中涉及了大量的原文书名以及外国人名。由于原件的漫漶与整理者水平所限，未能准确拼写或查明译文者，概行存疑，并加灰底表示。

9. 凡整理者对于误载内容的纠正、对某人某事所加说明等文字，均作页下注。

10. 日记中所见人物，或称名，或称字号，均在附录中的“交往人物索引”中括注，不再随处加注。

11. “交往人物索引”，是根据日记中所见人物的重要性和出现频率进行筛选，按照汉语拼音和外文的字顺排列，逐一注明其在日记中出现的卷页，以便检索。其中主要有：（1）与夏鼐先生有过不同程度交往

的国内外学者，包括直接晤谈、书信往来、阅读论著，以及有关情况；（2）夏鼐先生参加社会活动时见及的领导人和知名人士；（3）其他有过交往的人物。另附夏鼐子女提供的“主要亲属一览”，以资参考。

12.“生平事迹年表”，根据日记所载事实作成，内容力求翔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未能编制名目索引的缺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2月



1930-1935 卷一

夏鼐日記

顧廷龍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家世与少年时代<sup>〔1〕</sup>

先祖父敬亭公原居瑞安白岩桥仪凤坊。（按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十八，“瑞安陈寿孙宋末官福建提刑解绶归里，元兵至，率市人操兵聚瑞安白岩桥御之，被执不屈死”云云，疑即其处也，亦作白岩里。）先世由泰顺迁瑞安。先伯父铭如公（讳金標）贵时，曾赴泰顺认谱，抄得旧谱，旋亦以火灾散佚。今仅知大宗在泰顺百丈口村而已。（……）

先祖讳承贤字敬亭，世居瑞安白岩桥仪凤坊。先曾祖元圃公业儒，隐德不耀，事迹莫详。先祖幼失依恃，弃儒而贾。年十八始至郡城，习丝线业。只身来温习艺，随身一布囊外无长物。年二十一，元圃公弃养，先祖克勤克俭，日昃不遑。年事稍长，有志经商。年二十八始娶谢宜人，创设夏日盛丝号于墨池坊口，几年后迁于厝库司前，崇尚信用，家道遂蒸蒸日上焉。生丈夫子六、女二。数十年来营业日兴盛，积产颇丰，直接向杭州临平采办生丝。至于制成品之推销，则广及温属各县。当时瓯邑富商有二盛三顺之称，即夏日盛、林益盛、潘聚顺、叶进顺、林万顺是也。伯叔辈，大伯範九，以泰顺籍进学补秀才；二伯父铭如，继承丝线业，曾冒夏金标之名，以世袭云骑尉权温州游击；三伯父星垣，初营铁丝行，后经营雨伞业；五叔志範，浙江法政别科毕业，曾业律师；六叔烈如，肄业浙江法政大学，未毕业即去世。光绪二十八年（1902）旧历六月二十二日分家时，以245亩田归六房均分，自留众田38亩余，各房皆有三间住房一座，店租每房约每年110元，二、三、四房经营商业，其他三房及众业皆分得英洋2000元。姑母二人适郑文元笔号吉铭（右箴）、吉锵昆仲。先祖享寿八十三岁始去世。时予已八岁，犹忆当年与堂房昆仲辈绕膝索糖果，先祖皓首长须，精神极佳，八十余岁高龄，犹持杖赴杨府山观剧（当年温州尚无东洋车）。逝世后丧期中扶箕，谓在杨府山为土地神，当时吾辈子孙观彼庙中土地神之风采，颇与先祖相似，即深信不疑。

先父文甫公，为敬亭公四子，讳禹彝，小名顺庚。幼入严日顺瓯绸坊为徒，从严琴隐之父授业，后自行开设瓯绸坊。闻幼时即喜赌博，赌友来先祖所设之丝号邀约，即以购丝为名，以丝色暗示聚赌之处。某年丝店中账房失款，伯叔辈颇疑先父窃以偿赌债者，先父闻之大愤，即改恶习。其后晚年虽以麻将为消遣，然不沉迷于中以废业。光绪二十八年

分家时，先父年二十七岁，除瓯绸坊外，又分得厝库司前住宅楼屋三间一座（今租与鹿城医院，归家兄为业）、桥棚屋三间。又宅前稍北店二间（今租与万源兴，归家兄为业），双门内店二间（在打绳巷口，今租与广生和，作为众业），每年租金当时为110元，又田40亩。分家后，大房、五房及六房所分得银洋皆为2000元，存于三房生息，不久三房倒闭，分文无着。自家当时开瓯绸坊，故无此项损失。且光绪二十年先家母出嫁时，有8亩随嫁田，及分家时已累积至50余亩（一作38亩）。故六房中以自家经济情形较为宽裕。（祖父之现款2000元，以二房、三房相继倒闭，皆归无着，故晚年将入泮读书田一事取消，租谷出息归祖父使用，仅五叔、六叔及亢夫二哥读书时曾得管业。）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分家，次年八月即遭回禄（据亢夫二哥云，1902年分家，1903年祖父七旬大寿，1904年家遭火灾），住宅被焚，迁居塔下，租陈宅屋暂住（在曾宅花园房之陈宅屋）。前后凡三年，始重建厝库司前旧屋，迁回居住。先父开设瓯绸坊数年，后以瓯绸难与舶来棉织品竞争，1903年冬乃行歇业。先父善治生业，日益殷富。民国二年由冯家购进厝库司前店屋（即应永福楼店）。民国十一年壬戌迁入仓桥街新屋，系购旧屋拆造者。后又建筑西侧前后两座三间。乡间田地最多时达400余亩，城内尚有其他店宅数处出租，现款亦有万余元以放息。先父性情和蔼，笃于教子，族中初设一家塾于六房楼上，延师训课，后睹学校成效颇佳，乃遣子入学校。家兄在十中肄业，未毕业即赴沪入神州中医学校，亦未竟业，先君言及辄为之惋惜。故恣余游学京沪远游英伦。抗战起后国家多事，税赋杂捐繁重，先君仍安其素分，以为趋便就利，义不忍为，以故家业稍中落。及民卅五年与家兄分家时，仅余田180亩，宅屋数区，现款以货币乏值，全部告罄。先君怜我既从事于学，远出工作于外，不能治生业，以古稀之年，仍为我主持家务，我之所以能安于僻愚不慕荣利者，以先父既不以养己者责我，而又宽我儿女猥众之忧故也。民国三十二年我离家入川转往西北，临行时尚嘱我不必以家事为怀，次年温州三次陷落，先君以六十九岁之高龄，尚携全家及姬妹家二十余口，避难花衢，旋迁桐岭，积劳成疾，突患中风，即遭不治。余尚在敦煌考古，消息隔离，家人秘不以告，一年以后返家时始知之。病未能侍，殓未能视，抚棺一恸，亦复何补，悠悠苍天，此恨千古！

先慈丁氏夫人为长生公（讳沛丰）之独养女，长生公卜居温邑德政乡之慈湖东庄，以田份起家，娶于白象徐氏。歿时有田800余亩，现款

万余元，仅育先慈及舅氏伯林（丁超）二人。舅氏幼于先慈十四龄（或以为扶养他氏之子），年方弱冠即染烟瘾，且嫖赌无度，故先外祖钟爱先慈。先慈廿一岁来归，有随嫁田8亩，先外祖父为之经营，及分家时已累积至50余亩（一作38亩）。长生公去世后，舅父挥霍更甚，家遂中落，三十九岁早逝，已仅余田40余亩。先慈纲纪其家，使表兄璧臣及贤明等能自立。先慈性情严肃而拙于言辞，老耄时尚带乡下口音，但能勤俭持家，为贤内助。晚年尤悦佛氏，常至天宁、嘉福等寺念佛，及更衰老，则于轩楼上设观音座，以便朝夕焚香念佛。姊氏云余在英伦六年未归，先慈依闾情切，辄赴楼上坐观音佛前念佛经以为余祝福；先严则戴老花眼镜重复细读余之家书，以遣思子之情。先严弃养后，先慈支持家务，俟余于抗战胜利返家后，邀同族戚为余兄弟分爨，时已高龄七十三，精力就衰，后遂息肩礼佛，于1949年卧床不起，至1950年初夏弃养。



#### 1910年（宣统元年冬至二年）

公历2月7日，即阴历己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戌时，生于温州城内厝库司前之老屋内。生后三日即为二岁。时文甫公年35岁，母丁氏37岁，兄勳铭13岁，姊6岁。当时聚族而居，二房仲光（耀第）兄，三房曦旦（旭）兄，五房叔翰（家韶）兄皆属同庚。

#### 1911年（宣统三年） 3岁 <sup>(2)</sup>

是年六月文甫公以宅后小屋塌倒伤足。是时余已牙牙学语而尚未断乳。母亲抱余坐病床侧，吮乳稍息，即转首向父亲云：“阿爸，奶奶甜。”九月始断乳（母亲转告我的）。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祖母谢氏去世，享寿66岁。时已近年关，二伯父持伞出外讨账，舅公谢华庭公谓母丧在室，何心外出讨账，二人几起口角（亢甫二哥云）。

#### 1912年（民国元年） 4岁

父亲足伤尚未愈。

#### 1913年（民国二年） 5岁

父亲足伤稍愈，能扶杖起行。

是年五月祖父敬亭公八秩大庆。

### 1914年（民国三年） 6岁

是年始上家塾读书，由五叔志範为之开笔。当时族中人口众多，聘一汤姓（字璧全）先生在六房楼上教书。余随大姊上学，据云以过于幼少，塾师抱于膝上教书。汤先生系一童生，独身无家，剃光头，嗜酒，顽皮学生称之为“汤圆头”。

是年端午节胞妹秀莲生。

### 1915年（民国四年） 7岁

是年秋，大哥勳铭结婚，娶于郡城魏云门先生之女。是年冬外祖父丁长生公去世，享寿62岁。

仍在家塾读书，所读何书，已不复忆，大概是《三字经》，写字影描“上大人”。大约是年左右，在家中桥棚上以布店之长方板作船戏，自谓撑船（姊氏云）。

### 1916年（民国五年） 8岁

是年阴历三月初七日祖父敬亭公去世，享寿83岁，葬于瑞安金紫石。二伯父铭如公，以刺激成疯，不久亦卒，年52，葬于瑞安九里山。

### 1917年（民国六年） 9岁

因塾师汤先生移馆他处，家人不放心，令休学在家。住宅之前店铺，为广东人所开广发源号。时欧战正酣，英国人印有《诚报》，为画报性质，加中文说明。余常在广发源店中见及，对于文字说明虽不懂，但颇喜其中之图片。

### 1918年（民国七年） 10岁

塾师汤先生在县后巷设馆。与堂兄仲光（耀第）、叔翰（家韶）等数人至其处上学。所用的课本是《史鉴节要》，念“盘古首出，天地初分，三皇继之，物有群伦”（咸丰时和州鲍东里达邨编）。是年外祖母徐氏去世，享寿65岁。外祖母系白象人，但与徐班侯（定超）侍御认宗，外祖父为徐家经营田产，故与徐家有往来。

### 1919年（民国八年） 11岁

是年始入学校。当时余家有一女仆，绰号“长人妈”，曾佣作于一洋人家，遂劝家人送余入瓦市殿巷一教会小学（即私立艺文小学），曾领余入校报到。父亲不赞成，以为教会小学为救济失学穷苦小孩之慈善机

构，虽费用较节省而教法不良，故决定改入瓦市殿巷模范小学（即后来之康乐小学）。时周洁夫为校长，余已识得汉字不少，但不懂算学，故插班入秋季二年级读书。

是年“五四运动”发生，余仅记得有中学生结队游行，劝导商民罢市，分发“抵制日货”传单，余尚不解“抵制”二字作何解。

#### 1920年（民国九年） 12岁

是年春考入十师附小，在府前街，仍读第5册（即春季三年级）。始学作文（当年作文簿尚存于家），级任为杨耀辰（焕枢）先生，楠溪人，甚为严厉，但对余则特加宽容。

是年庚申九月二十六日先嫂卒，年22岁，遗孤瑞麟，次年3岁亦夭亡。约是年左右，开始阅小说。当时仓桥宫有说书先生，讲《三国演义》，余下课去听一段后，返家读同样的一段。过了相当时间后，不去听讲亦逐渐能自己读下去。《三国演义》系广发源店中物。后来阅《水浒传》残本及《红楼梦》，则为自家中物，当为以后数年中事。

#### 1921年（民国十年） 13岁

是年仍在十师附小读春四年级，每试辄冠其曹，故被推为级长。时小学部主任为瑞安蔡慎初先生，级任仍为杨耀辰先生，教员有王晓梅、潘惠泉诸先生。同级同学有黄郁炎、叶焜、周燮、周邦基等。

表兄〔丁〕贤良（璧臣）住在自家，就读打锣桥第一高等小学。大哥续娶赵氏大嫂。

#### 1922年（民国十一年） 14岁

是年阴历十月迁居仓桥街新屋中。正月大姊（甲辰年九月二十一日生）出阁，嫁三港庙前林万顺大房，姊夫林少兰（焜）较大姊长二岁（壬寅年十二月十三日生），时肄业艺文中学。

约在是年或翌年（高小一年）任儿童自治会图书馆主任，得时常与书籍相接近。初喜阅商务出版之童话及《儿童世界》，后来兴趣移于小说，更由旧小说而新小说。阅文学研究会之新小说及《小说月报》，乃开始对新文学发生兴趣。是年有日记残页，乃是校中指定之作业，封面系杨耀辰先生所书，内容起夏历四月十九日至五月二十三日。当时除上课外，时赴府前日新书局观书，以其设有阅览室也。杨师于自修课讲《岳传》。当时为赎回胶济路，曾有筹金游行。校中同学常来往者为叶



昌荫、黄郁炎、周寿鋈等。

### 1923年（民国十二年） 15岁

仍在十师附小读书，为高小二年级。是年秋，十师与十中依新学制合并为一校，因之附小亦有变更，小学部主任为乐清王亦文（骏声）先生，杨耀辰先生去职，由陈伯权先生担任级任。

是年开始做白话文。同学中来往较密者为叶昌荫、周燮、叶正钦、程庆棠等。与昌荫君时常辩论。

### 1924年（民国十三年） 16岁

是年秋，小学尚缺半年，乃借堂兄夏时之文凭，考入十中，当时投考者达八九百人，仅录取百名，余居然居第二名（第一名为郑翔鹏君，乐清人，去年小学毕业，曾在蚕桑读过一年，后改名郑傑，中央大学毕业）。校长为瑞安金嶠（荣轩）先生，级任为魏肇基先生，即《爱弥尔》之译者。是年甲子齐卢之战，孙传芳军队入浙，卢永祥部下第一师的郝国玺旅驻在温州，防守平阳分水岭。阴历八月间，全家避难至慈湖东庄外婆家，第一次尝到避难的滋味，仅居七日即返城。十中以经费关系至9月21日始开学，周予同先生曾来教国文，选陈独秀《新青年·发刊词》，但旋即辞职赴商务〔印书馆〕，由魏肇基先生继之。

是年春，周燮君托师范实习生赴沪参观之便，购得文学研究会书数种，余遂向之借读，记得有叶绍钧之《稻草人》及落华生之《茱兰与茉莉》，及王统照之小说。

是年春订婚双屿山李氏。

### 1925年（民国十四年） 17岁

是年在十中初中部。是年夏“五卅惨案”发生，余以级代表之资格出发街头讲演。以时局及经费关系，6月14日即放暑假。暑假中借得汉译《科学大纲》，全部读毕，亦半懂不懂而已。是年秋，升入初中二年级。秋间十中招收高中生，同时初中亦采用选科制，余曾选读杜天縻先生之新文学概论及李孟楚先生之文字学。

是年春或秋（一年级时），在同学平阳吴家桢君处见及范寿康著《哲学初步》，询其易读否，遂自购一册阅之，虽仅懂大意，然此后对于思想史及哲学亦渐生兴趣。是年秋或翌年秋，王栻（抱冲）君转学来十中，于吴家桢君处遇之，知其喜讲阅新文化书。

似为是年春，父亲游沪，托其购买鲁迅《呐喊》一册。此书刊于北京，上海仅有一冷僻处之代售处，温州无处可购。

## 1926年（民国十五年） 18岁

是年与王栻君相相识，时常相聚辩难。是年秋，曾任十中初中部学生会会长。暑假中，曾代表十中初中部，为温州学生联合会暑期驻会人员。其时高中部代表为平阳苏中常（渊雷）君，瓯中为永嘉谢国桢（影心）君，师范部为蔡雄，商业分校为庄伟。

是年冬，北伐军十七军曹万顺部队来温州。阴历十二月避难慈湖东庄舅氏家中，表弟郑步训亦一同避难。舅氏丁伯林先生即于是冬亡故。学校疏散时，王栻君将手头之书，恐返里途中检查留难，即交余保管，始阅《三民主义》，渐对政治发生兴味。翌年清党事起，中国复乱，对国民党感觉失望，始决定不谈政治。王君又有大批创造社小说，亦留给余在避难乡间期中阅读。

## 1927年（民国十六年） 19岁

是年春，改在道司前旧十师校舍上课。2月12日开学，组织学校维持会，上课二三星期，金校长到省里去，来电说省中已委蔡梦生为校长，校务又停顿，到3月17日又行开学。春间毕业，旅行赴普陀山，乃初度乘轮赴外埠。夏间毕业于十中，适清党事起，校长蔡梦生潜逃，新校长周迟明（岵）未来就职，原约定王栻君一起赴沪投考，结果王君直接由平阳鳌江赴沪投考光华附中。初中毕业成绩优良保送升入高中部者凡5名：郑翔鹏、黄琳、朱君爽、黄文瑞及余。余则俟毕业证书发到后始行赴沪，由大哥伴送，与戴凯君一同住在佛照楼旅馆，考入光华附中高中部。时副校长为张欣海先生，中学部主任为廖茂如先生，国文顾荃丞先生，英文沈昭文先生，算学倪若水（？）先生。同室为庞元龙、许树滋二君。

是年冬返籍结婚（阴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婚后未及一星期即返校参加学期考试。寒假返里，则岳父李松坪先生已以肺结核去世矣。

（补记：

是时，大学部教授中有胡适（中国哲学史）、张东荪（西洋哲学）、吴梅（中国戏曲史），皆曾前往旁听。鲁迅于是年11月16日下午曾来光华大学讲演（见《鲁迅日记》第15册），亦曾往听。

幼时在家，亦有收集癖。一为收集香烟盒里附赠的小画片，当时家中没有人吸香烟，但伯林舅父是鸦片鬼，香烟瘾亦大，由他那里弄到一些。广发源店中亦有香烟为应酬顾客之用。此

外，父亲也替我收集一些，如英美烟草公司的强盗牌，有《三国演义》人物，别的香烟有《水浒传》、“百美图”等。似乎都没有凑成全套，但是有空暇时加以浏览，此中便有乐趣，不必凑成全套也。后来在迁居北京以前，被秀君转赠亲友中的小孩子们了。一为收集古钱，亦不求珍品，也不求凑成全套，主要是父亲帮忙，最初是使用制钱时，自己家中过手的制钱，选出一些，后来制钱不使用了，但自家中仍藏有制钱数串。父亲又由谢义兴铜锡铺的废铜中检出一些给我。这些钱订成一册，五二年离温时赠送给温州文管会了。至于收集邮票是在英国最后一年开始的。

1963年4月16日记)

## 1928年（民国十七年） 20岁

仍在光华附中读书，是年当局提倡破除旧习，故校中定2月9日（即旧历十二月十八日）注册，13日上课，终以旧习难除，延期至阴历正月初中旬始开学。余以岳父丧事留家至开祭后，故请假迟到数星期，至阴历二月初二始赴沪。不料光华附中高中部适于其时划分普通科为文、理二科，令各生自行认定。庞元龙君以自己认文科，故将余亦报入文科中，余入校后始知之，当时分科并不严格，故亦听之。是年春假为4月4日至6日（旧历闰二月十四日至十六日），余似仍留沪上，未曾他往。是时来往最密者为王棡（抱冲）及陈黄光（建华）二君。陈君于阴历二月底患猩红热入传染病医院，余与王君曾往探视其病。7月1日（旧历五月十四日）放暑假。余是时忽欣慕工学，拟转学浦东中学以便将来考交大，后亦未果。暑假后即返里。

秋间9月10日（旧历七月二十七日）上课。内弟李良（锄非）由瓯中毕业，随余一同赴沪，李入美专，余仍在光华附中读二年级。光华新来同乡有陈惠、姜美、王祥弟诸君。是年上下两学期，余之成绩皆为全级第一名。是年冬，光华附中学生会拟出版周刊，编辑部编辑主任，由屠启栋（百麀）君及余二人担任，彼之班次较余高一年。余并担任文艺组负责职员。周刊定名为《旭刊》，于次年2月1日出版，仅出一期。又是年高中英文翻译竞赛及国文作文竞赛，余皆获全校第二名，得有银质奖章。是年秋，级任及国文仍为顾荃丞先生，英文为董小培先生，算学为桂叔清（？）先生。

## 1929年（民国十八年） 21岁

1月26日（阴历十二月十六日）寒假开始，余返里过年。寒假在家时，曾下决心“预算每日读书百页”。有未系月日的日记残页云：“今日总算勉强以一晚的工夫，看完一本《东方杂志》，虽然上午以大姐来家，下午到郑桢家，无暇读书，希望这一计划能持续下去。”次日的日记“今

朝一天的工夫，可说完全消磨在无聊中，大半天在双屿山岳家，下半天到过大姐家，晚上看章衣萍译《少女日记》百余页”。

2月25日（阴历正月十六日）校中上课，余于正月十八日赴申，二十日入校。有旧日记云“正月二十日，一个月的家庭生活，只赢得满腔离愁，一眶别泪。两天的轮船又载我到申江来。负我负人，到底为着何来呢？这样的忙忙碌碌，忍心抛弃了年老的双亲，娇弱的妻子，孤身跑到此间来”。

春假为4月4日至6日（阴历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余与同乡王祥弟、陈惠、陈德煊三君赴杭州游览，仅用去12元2角。4月2日赴杭，住在城站，当日游雷峰，次日游孤山、苏堤，4日游灵隐，5日由杭返沪，休息二日，至4月8日又上课矣。

6月28日（阴历五月二十二日）暑期开始。余返里过夏。妻以怀孕得疾，卧床不能起坐。8月14日读毕商务本Living Sketch Book [《生活随笔集》]，乃上学期英文教本。当时仅选择数篇教讲，故暑期中将此摘要本全部读完。

9月12日（阴历八月初十日）下学期上课。余以妻病请假数日，赴沪时病尚未痊也。在沪仍就读光华附中，李良及何纪泽二君则在美专及法政肄业。是秋为高中三，英文教员为苏福应先生，国文为王遽常先生，西洋史为潘序祖先生，人生哲学为姚璋（舜钦）先生。

阴历十月十七日巳时长女铮铮（素琴）生。

是年有随感录一册，题曰“雪泥鸿爪”，现仍保存在家中。

## 1930年（民国十九年） 22岁

春间在光华附中，1月8日起大考，17日（阴历十二月十八日）完毕，即行启程返里，在家过年。阴历正月二十一日又赴沪入学。是年春或秋，曾任光华附中学生会编辑部长。

4月3日至5日春假，偕同学王祥弟、陈德煊、曹熙三君赴苏州旅行（摄有照相）。毕业考试由上海市教育局主持，幸得毕业。同班同乡有沈钧及叶棫二君，沈以病休学，叶于教育局试未及格。

暑假毕业后，7月15日起连续三天与刘古谿君在上海投考燕京[大学]。17日晚只身赴南京，投考中央大学，22日、23日及25日考了三天，27日游览明孝陵等，28日返沪。考试完毕后，8月5日乘海晏轮先行返里。结果二处皆获取。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北上燕京。高中毕业生成

绩优良免试升入大学本科，余亦在其列，以不满意光华大学，故不作此考虑。

8月30日（阴历七月初七日）由温州登轮，31日抵沪，寓香槟旅馆，与郑棨同住。当时因冯阎战事，津浦线不通，与单猛（次刚）君乘怡和公司之定生轮北上。9月2日上船，9日抵天津，翌日即赴北平，入燕京暂住第一宿舍227号。

9月20日与刘武、张国雄二君游北海公园（有随笔体日记）。

11月19日听张东荪讲《哲学与科学》。入燕京社会系，同来有蒋旨昂、瞿同祖、刘古谿诸君，所选功课有张尔田先生之史学、钱穆先生之国文、林东海先生之社会问题、萧公权先生之政治学、李汝祺先生之生物学、任宗济先生之经济学、Miss Milles [ 米勒斯小姐 ] 之英文等。

同室为刘古谿君，光华旧同学有张宗炳、宗燧、董子容等诸君，同乡有董允辉君及陈钱熙君。我住在一楼229号，从前有人上吊自杀死过的。燕京学号为30040，社会学系属法学院。

是年秋及翌春，在燕京图书馆搜集“水心年谱”材料。

## 上海的三年（1927—1930）<sup>〔3〕</sup>

我是1927年夏毕业于〔温州〕浙江省立十中初中部。那年正值国民党的蒋介石一派举行“四一二”的政变，以“全面清党”的名义，残杀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国共分裂。十中校长蔡梦生，大概是中共党员，逃跑无踪。我们的毕业文凭便一时没有着落，所以要秋间拿到文凭，才赴上海考学校。父亲不放心我独自出来，叫我的哥哥陪我去上海，住在四马路佛照楼旅馆。我考了两个学校，一是光华〔大学〕附中，一是暨南〔大学〕附中。我的第一志愿是光华附中，光华录取了，大哥送我到西大路光华附中，他便回温州了。不久，王棫也来报到，他是暑假后即来上海，借王祥第的文凭，自愿报考初中，所以他后来始终比我低一级。当时大学部同乡有陈黄光、徐风苞、叶杞（云帆）、李〔讳〕。光华附中的主任是廖茂如先生，在美国攻中等教育，返国办东南大学附中，颇著成绩。班主任是顾荃丞，兼教国文，二年级或三年级时改为王遽常（仲璩）。英文及化学是沈昭文，算学是桂叔清，社会学是潘序祖。其中只有英文较温州中学远为高深，但一两个月也便赶上了，其余反不及温州中学，所以我有时间看课外书，还到大学部偷听大学课程，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吴梅的“中国戏曲史”。但是中学课程较多，我又不愿旷课，所以有的只在讲堂外一观风采，没有进去听课，如张韵海（当时为大学副校长）、徐志摩、钱基博、吕思勉等。

1928年3月10日《新月》月刊创刊号出版，王棫是喜欢买书的人，《新月》月刊和新月书店去年成立后出版的书，他几乎都买了，我便借来看。他又是胡适的崇拜者，胡适的书一出版，他几乎都买。胡适是年4月30日接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但是仍兼任光华大学的课，每星期来一次，教2小时，闻每小时20大洋。5月4日，他在光华大学公开讲演《五四运动纪念》（由同学詹文浒记录），曾发表于于是年5月间《民国日报》的《觉悟》栏（补记：见胡颂平《胡适年谱长编》第3册731—732页）。但是我没有印象，记忆不起了。



# 1930年日记片断<sup>〔4〕</sup>

## 大学生活

枯燥无味的中学生涯已经完结了，崭新的大学生涯方将开始，在生命史上似乎重新掀开了一页，想象到未曾经历过的境界，常使人起了一种憧憬。固然幻想中黄金色的未来乐园，往往化成了铅灰色的现实，教人感受到一种幻灭的苦痛。但是人们像投火的飞蛾，决不会因为幻灭而起嗒然若丧的心，废然而返，所以虽然不断地遭受了希望破灭的打击，仍是不断地发生新的期望。我也是人类中的一员，当然免不了这种人类同具的缺点。大学生涯对于我，是具有新鲜、活泼、光明的意义。

一谈起希望，便接着联想到希望的幻灭，这便足以证明我的心房是已经有受过伤的创痕。是的，我去年的期望并不在燕京〔大学〕，更不在中央〔大学〕，我只想进交大工科或清华文科，我对于将来的生活，是希望做一个工程师，在辘辘作响的马达旁边辛勤着、挣扎着，每天劳作几小时，然后划上一根香烟，躺在沙发椅上，悠然看闲书，这种生活是何等安逸和可爱。去年一年的生活便消磨在预备投考工科的功课，然而大考后，突然发觉患有沙眼症是要遭淘汰的，这对于我实是无限的失望，接着又知道清华也以同样原因有沙眼不能投考，实教我失望之至。

## 赴平旅行

大学生活的序幕是长途的跋涉。8月30日恰巧是七夕节，由温州登轮。父亲和大哥都来送我上船，到船上又碰到李锄非内弟和纪泽堂姨丈，便一同到舱面上，一面眺望，一面闲谈。纪泽因为病躯不支，先行告辞归去。锄非与我一同在码头上散步。后来回到房舱中，看见林少兰姐夫亦来船中送行，等到船将开行时，才各自告别登岸回去。31日抵上海，寓香槟旅馆，与郑桀同住。安憩一会儿后，出来至马路上巡行各书局，购了几本书便回栈。晚间偕同郑桀及王书之，往谒张国雄的父亲，以张君未得家庭同意，谎称已考取税专，骗了家中的钱跑到北平去。张先生托我抵平后，遇到国雄时劝他南返。9月1日赴光华晤及陈凤书君，陈君亦曾投考燕京，未遭录取，现拟继续在光华肄业。赴注册部取得文凭后，归途赴张东荪先生家中，晤及宗炳、宗燧昆弟，二君亦已考取燕大，不久即随其父北上。返栈后获悉同乡单猛（次刚）亦将赴平，现在

因为冯阎战争，津浦路不通，须改由水道北上，故约定单君同行。傍晚往船票局购票，夜深始返栈，船系怡和公司之定生号轮船。9月2日晨上船，9时开行。午餐后至舱面闲眺，万里沧波，轮行驶其上，不啻一叶扁舟。午后有微雨，更显得海上的空蒙无边。下午5时返舱中进晚餐。9月3日风浪颇大，颗粒未进，仅食去皮橄榄数枚而已，偃卧床上阅林译《茶花女遗事》讫。9月4日早晨略进咖啡及饼干，8时许抵威海卫，轮船停泊海中不靠码头，倚立舱面栏杆闲眺，威海卫及刘公岛皆在望中。舟停一小时许，又启碇开行，午餐后抵烟台。小艇载着水果蜂集轮旁，将水果箩陈列两舷若市肆，我买了一些紫葡萄，晶莹若宝石，不仅香味可口也。船停泊约四小时，又启碇开行，风浪更大，略进晚餐后，又偃卧床上。9月5日，晨起后食昨日所购之紫葡萄，8时许进早餐，早餐后又赴舱面闲眺。船在海中，四顾茫茫，并无片帆孤屿，时东方已明，但朝阳为叆叇之黑云所遮盖，仅射微光于海面，闪烁若银鳞。少顷微雨纷纷，天空阴霾，景况至惨凉，使羁旅之人，萧然兴悲，复下舱偃卧。午间舟进大沽口，船徐行河中。下午4时抵天津，船泊紫竹林，上岸住长发栈。晚间以秋雨淅沥，不得出游，仅由窗口外望，见街心车辆往来不绝，两旁店铺有类上海。9月6日晨8时，运行李出栈，乘北宁火车于12时许抵北平。由燕大新生招待处接收行李，在车站中将行李交代清楚后，由招待员陪往东安市场购物，后赴南池子燕大汽车行乘车赴校。5时半领取行李，检点无误即暂住第一宿舍227号。

## 北平初影

当北平渐渐临近的时候，我的心房怦然跃动了，七百多年的都城，必定保存有不少的史迹，令人低徊感叹。火车从草原中驶过去，由窗口外望，只见浓绿的夏木与高粱秆子连接不断，最后突然在青翠的丛林枝头露出一座巍峨的城楼，灰色的瓦，红色的墙，这不就是我梦想中的北平吗？犹如获见久已通信并见过照相的恋人，心中有无限的愉快，接着雄伟的天坛祈年殿也隐约可见了。车中的人渐渐的骚动，我也取了随身的手筐，站立起来向窗外瞧。少顷，车抵正阳门车站，我便很高兴地跳跃下来。行李在车中一时不能取出来，我便先跑出车站月台外面去，无意中看见燕大新生招待处的人员拿着旗，正在那儿等候着，我便向他们打招呼，告诉我便是燕大新生之一，他们表示欢迎。并且说行李可以交与招待处，以便一起运回去，我将行李交代清楚后便去午餐。出了火车

站，便是正阳门，虽没有前门牌香烟的绘画中那么热闹与优雅，因为经过了长久时间的风吹雨打，有些地方已剥落了，然而因此反而越发显得古朴。只有这样的建筑，才足以表示真正东方式的风味。我到今天才鉴赏到真正的东方艺术。这正同我第一次到上海时，初度感到西洋建筑的美观时相似。我记得1927年初次到上海，招商局轮船将靠岸时，黄浦滩边，一眼望去，尽是高耸的洋楼，汇丰银行、江海关大楼等一排洋楼，巍然矗立于阳光中，给我一个初次感到西洋建筑物的壮大雄伟。在正阳门附近一个饭店中进餐后，即乘黄包车赴东安市场，只花了20铜子，途经东交民巷，建筑及街道都完全洋化，与上海租界中住宅区，如霞飞路、静安寺路一带，倒有一点相似。进东安市场，巡绕一周，是一个类于上海城隍庙的商品贩卖所，市肆栉比，乱七八糟，别有趣味。出来后以20铜子坐车赴南池子，乘燕大汽车赴校。汽车由燕大校门进去，所得的印象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几座雕梁画栋的宫殿式的房子，衬着绿茵一般的芳草与森森的树木，教人起了无限的美感。在这一瞥间，我享受到无限的愉快，真不枉我一番的长途跋涉。

在北平第一个引人注意的商场状况，便是铜元的缺乏和铜元票的盛行。他们叫铜元为“大子儿”，是一种值2枚的铜币，但是通常所用的多是铜元票，分为20枚、40枚、60枚、100枚、120枚、150枚、200枚。当时1元可兑400枚。至于零碎的铜制硬币，有时另称为“铜子儿”，又有角子票分为1角票、2角票，一角抵40枚铜元。

9月10日晚至校中图书馆。燕大系男女同校。教会学校，社交风气较为开通，图书馆阅览室中，电灯下映着并肩而坐，亲密地喁喁私语的一对对。退出图书馆回到宿舍去，这时候寝室中阒然无人，只有窗外秋虫悲鸣不已，格外动人离愁，孤零零地坐在灯下，血液似乎凝滞着了，只得上床蒙被而卧，辗转不能入睡，最后自怨自艾，何必远涉长途到此地来啊！这种矛盾的心理织成了我生活中苦痛结。11月19日在燕京听张东荪讲演《哲学与科学》。

## 北海纪游

9月20日，偕张国雄、刘武二君游北海。这样的一个下午，天是那般的澄清，我们一总三人，悠然闲坐在北海公园中五龙亭内饮茗。亭子临着水次，湖风拂上衣襟，轻盈凉爽。对岸便是琼岛，白塔巍然矗立着，背后衬着蔚蓝的青天，而底下便是碧绿的浓阴，露出来朱栏雕槛的

漪澜堂。更妙的是塔影倒映入湖，逐着漪涟的湖水而荡漾，教人有“身处图画中”的感想。

我们三人都是老相识的。国雄是十中时的同学，刘武是小学时的同学，而且在上海美专也遇到几回。所以吾们便随便地谈着，从国家大事，党国要闻，一直谈到女学生的服装，最后又说起人生的离合靡定；我们都是漂泊着的浮萍，现在偶然被轻风吹在一处，然而无情的波浪，又时时可以将我们分散开去，于是大家将要各自追逐着自家的漂泊生涯，而后会更不知是何时何地。说着大家都默然感叹。

西方水平线上只剩了几片飞霞，太阳早已不可见，而月亮却又一时不出来。琼岛上的白塔、绿树只剩黑黝黝的阴影，而漪澜堂却灯火点点，与天上稀少的星星争亮。我们要想等着观月出，然而夜寒衣单，湖风又劲，看看游人都散了，只好勉强而归。可是梦中还觉在游着北海呢！

离开北海之游还没有半个月，张国雄早已回到上海了，刘武也在城南汇文中学读书，只有自家独自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对着半明不灭的残灯，来草这篇游记。抚今追昔，令人觉得无限的凄凉与惆怅。（10月4日晚追记）

## 题记：

鲁迅说：“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不少。”（《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我这日记也是如此，不仅不打算给别人看，并且在生前还要禁止别人看，以免自己脸红也。

# 1931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四

社会纪事：蒋介石颁布御用的国民会议及“皇恩浩荡”的大赦令。

昨天在城中中海公园（即中南海公园）跑了半天，很觉疲倦，今天9时才起床。从窗口望出去，雪已停了。可是满地的积雪，已厚数寸，天空依旧是铅灰色的云密布着；邻近的西山，已隐罩在模糊不明的薄幕中了。今天是新年元旦，可是我觉得没有意思。今天和昨天的区别，同昨天和前天的区别，不是一样的么？不是同是地球的自转一次么？何必在今天特别作乐，高兴得了不得，可是我也不反对他们的作乐。

1月2日 星期五

上午写信给王祥第，告诉他《双城记》书未买来。下午阅书 Woodruffe, Foundation of Biology [伍德罗夫：《生物学基础》] 第7、8章，约50页。这书是生物学的课外参考书，我觉得生物学很有兴趣，因为既没有像数学、物理那样的枯燥，要硬着头皮读下去；并且又不像文哲科那样虚浮不切实，只讲空话。我很有点想改习生物，此间生物系很不错；至于社会系因为主办的人是宗教中人，有点偏重社会服务。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许仕廉这一班货色，连宗教的颜色眼镜也还没有脱掉，更休说资产阶级理论的隐身衣，当然是紧裹不放了。不过改系事要征求家庭同意，只好从长计议。

1月3日 星期六

阅书：依旧读那本《生物学》，因为想将后面的索引都译成中文，费了许多辰光还没有完工，后来一想用不着这样呆做，还是先看完全书再说罢！看第9、10章。

上午曾至图书馆。今年图书馆又将书库闭起来了。我本来是喜欢在书库中乱翻的，现在这样一来，很不方便。我以为图书馆为增高书籍流通的效率起见，为阅读者方便起见，应该将书库开放。纵使有不肖之徒，私窃书籍出外，也是不能免的牺牲，只好忍痛耐受，否则将使图书馆成为藏书楼。书籍固然可以不失落，奈减少流通的效率何！从前在光

华也遇到同样的事，将书库制改为闭库制，都很使我不快。下午剪发，一个多月没剪了，长得像乱草一般，真是懒得要命！

1月4日 星期日

天气稍暖。温和的阳光，从薄云后射出，照着未融化的残雪，鲜明动人，在窗内向外眺望，蓦地里想起从前居家时，像这样的天气，正好同家人们在窗外围坐着晒太阳，大家一块有说有笑。现在呢？孤身漂泊在外，家里的人围坐谈笑时，也不知念及我这远客他乡的游子否？也知道我现在正在想念着他们否？思之不禁凄然！今天依旧读《生物学》，索引的中译，因为昨天已作了一半，舍不得半途而废，所以又费了一个上午去译好；下午看第11—15章，这五章都很短，竟也费了这许多辰光。看书的速度实是太慢，明天要用点精神，赶快的读下去以便读完后改读他书。假期所余无多，毋悠然空过时日！

1月5日 星期一

前次的残雪还没有消融干净，傍晚时又降雪，阴沉了的天气，很使人不爽畅。在南方罕见降雪的故乡，赏雪景成为很可玩味的风雅事，此地有点司空见惯了，降雪和赏雪一样的平常，自然无心去欣赏，只觉得路上泞滑，不便行走，有点讨厌。

阅书：整天读《生物学》第16、17二章，一总也只有110余页。近来看英文书平均的速率大概是每天100页左右，一点钟常只能看10页余。这速率还是太低，可是一时不能骤然提高，只好一步一步耐着心向前走，与其读快而不入脑筋，宁可慢读而领会每一句每一字的意义，这是呆法，可是我相信读书没有一蹴便到捷径的。虽可用较省力的方法，而不能太取巧以貽后悔。

1月6日 星期二

阅书：今天看完《生物学》。这本连索引、附录一并在内，也只476页的书，竟费了这许多天的工夫，真出意料之外。午后至董子容处看见这书的改订本，借来一对照，有好几处不同，并且加了一章40多页的“生物学与人生幸福”。坐下来一页一页的对着看，做了几处重要的修改。这种义务校对实在是无聊的工作，然而我自己本来是无聊的人呢！

晚间看电影《怕难为情》（罗克），是滑稽片子。我觉得自己太不注重娱乐了，似非人生常道。记得一个笑话“病人问：‘医生，我的病可



能好么？”这要看你平日的生活如何而定。你喝酒吗？”不。”吸烟吗？”不。”喜欢跳舞吗？”不。”高兴赌博吗？”不。”可怜的人，那么你医好了病做什么！””

1月7日 星期三

继续《生物学》校对工作；发现修改得最多的是马化石的进化、性染色体外Y染色体的提及等。校对完毕再看新插入的一章“生物学与人生幸福”，是讨论应用生物学的。于是这本书便算看完了。我觉得这书最好的部分，还是末几章如“生物个体的起源”、“遗传”、“演化”等。至于中间那几章讲解剖的顶枯燥，并且专门名词太多，看时要多查字典，太不爽快。不过这也许是我自己性癖及学识的关系。我的性癖近于抽象的思考，而远于实体的解剖。我过去获得的知识，关于遗传、演化等已看过好几部书，可是关于生物解剖在初中时因老师教得太无兴趣，所以完全不注意，考试时抄书好了。于是像俗语所说的“只因嫁妹那夜少困了一觉，一生一世也补不足”，到现在还觉得懊悔。

1月8日 星期四

阅书：观朱新繁著《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上集，约313页（未完）。此书上集为《中国革命之过去现在与将来》。自西欧帝国主义侵入讲起，至1927年北伐完成，分析各次革命之性质。说得很是精粹可取，尤其是有许多难得的材料与统计，读得很是爽快，似乎先前读漆树芬著《经济侵略下之中国》时，也有此景况。

1月9日 星期五

今天特别的冷，连每日例行的事到丙楼阅报也停止。坐在室内，听着寒风撼树的巨声，真有点战慄。晚上睡时，再加上一条棉被。

阅书：继续读《中国革命之过去现在与将来》，434页的书总算读完了。此书所指革命的现在，是到1927年北伐为止的。所以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还主张可暂时容纳小资产阶级。

下午看《东方杂志》27卷17号（125页）、18号（129页）。这二册本已看过几篇，今天把未看的几篇一起看完。近年来的《东方杂志》，我差不多每本从第一篇看到末一篇。这种笨读的方法，也觉得可笑。但是小规模的多看，我以为也有好处，尤其是不求成专家的我，多看本是消遣。晚间看河上肇《经济学大纲》（陈豹隐译），约60余

页。

1月10日 星期六

社会纪事：报载昨日北平城内冻毙者18名以上，此中社会的意义恐较宋子文的抵津更为重大。

阅书：朱新繁《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下集《现代中国社会各阶级》，约200余页。这书大概可分三段，首叙资产阶级，次叙农民及地主阶级，末叙无产阶级。首段最详细，占200余页。结论是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发生，且表面上获得一部分政权，但势力太弱，且迫于客观条件，故投降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妥协，永不能充分发展。

午后阅报，这是每日例行的故事。校内的报纸有《北平晨报》、《京报》、《民国日报》、《华北日报》、《全民报》、《益世报》、《世界日报》、《英文导报》（以上北平出版）、《大公报》、《庸报》（以上天津出版）、《申报》、《时报》（以上上海出版）。差不多每种都要翻一翻，北方的日报，于评论及副刊都较有精彩，不比上海的日报完全商业化，要讯外几不值一看。

1月11日 星期日

阅书：续看《现代中国社会各阶级》（322页，完）。关于中国土地制度一部分，叙述驳杂一点，条理较不清楚。劳工运动除第10章较善外，下面二章只是事实的报告和统计，也无甚精彩。觉得远不及首段叙述资产阶级及上集《中国革命过去现在与未来》。后阅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约70余页。此书系依照马克思《资本论》而编，极精彩，惟读时须精神集中，略疏忽即读不下去，有点莫名其妙。这种“硬着头皮读下去”的东西，非其本身另有价值，实不肯读。只因这书实在好，所以读得有点舍不得抛去。

1月12日 星期一

今天又上课了。教授的名单：生物—李汝祺，社会—林东海，英文—Miss Milles [ 米勒斯小姐 ]，国文—钱穆，政治—萧公权，经济—任宗济。

下午没有课。阅书：河上肇《经济学大纲》50余页。

1月13日 星期二

因预备明天生物学的考试，没多工夫看课外书，只读《经济学大纲》约50页。

1月14日 星期三

阅书：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约150页。

我觉得上了这半年每周二小时的经济课，得益实不如这几天读这书所得的多。我真有点痛恨误人子弟的教员，空废了人家有用的辰光，我更惋惜自己的错过，空废了许多有用的辰光去听无聊教员的无聊教讲。然而既甘心进了学校，只好每天随众上课，有什么法子可想呢？我真有点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不早点辍学自修，恐目前的进境比现在要大得许多呢？

1月15日 星期四

阅书：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约150页。

1月16日 星期五

阅书：河上肇《经济学大纲》50余页。

上午第一课生物学，讲到进化论中古生物学的证据时，教员说到在中生代时爬虫类的霸占，忽然在我的心中轻轻地掠过一幅童年时的光景。那时我正在小学读书，每天课后要在模范小学门口的书店，像日新、新新、维新三书局中看小说或童话，记得商务的说部丛书中有一本叫做《洪荒禽兽法》。述一个探险家到非洲内部遇到一地与外界隔绝，中生代之爬虫正称霸于此区域，百余丈长的恐龙，数十丈长的怪禽。我回家后，这种印象还不能消灭，在后院玩耍时，偶然仰头看见天空变幻莫定的灰色积云，竟当作中生代的爬虫。看啊！这些伟大的翼手龙，竟随着风而飞腾，而跳跃；再看，那一边的一堆黑云，也不是很像恐龙吗？觉得自己经历一次洪荒世界了。下午董子容来闲谈一小时许。经济课毕后，张宗燧来谈一小时许。晚间至董允辉处话故乡事，9时半始回，即睡。

1月17日 星期六

阅书：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597页，完）。这本书完全是依照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作，只要看他的目录，便与普通经济学书不同。一、商品和货币，二、资本的生产过程（剩余价值的来源），三、

资本的流通进程（资本的周转及增值），四、资本的总进程（利润、利息、地租等）。至于这书真是新时代的的文笔方面，开首时因所说的都是新的概念，稍难懂；可是越到后来，越使人不肯舍去，我以为无论信仰马克思学说与否，要懂得新经济学的内容，都非读这书不可。

阅书：波格达诺夫著、施存统译的《经济科学大纲》。这本书实是从经济方面去描写社会进化的历史，从原始共产制、家法制、封建制一直说到未来的社会，今天只读第一篇“自足自给社会时代”约百余页。

下午至图书馆，读《新月》中潘光旦及罗隆基的文章，罗氏为西洋式的自由政策主张者，潘氏为优生学者。优生学者本是拥护社会支配阶级的人，在西方支配阶级是资本家，所以优生学者是想如何去增殖资本家的子嗣，以图势力的永远保持。潘氏因生在中国，而中国现今的支配阶级还是封建式的地主等，所以潘氏保守性质更是显著，维护旧有的门阀制，以及“承前启后数代同居”的家族制，甚至于想保存蓄妾制，真是新时代的怪物。（补录405页）

1月18日 星期日

今天上午阅书：郭沫若译《浮士德》二幕。后来因为大考近了，想从今天起预备功课，暂时不看课外书。今天下午预备政治学，晚间赴1934年级会。

1月19日 星期一

昨晚散会已11时许，熄灯后半小时始入寐，精神有点疲倦。交际会的狂喜高笑，仿佛犹在目前。我真痛恨自己年来畸形的生活，使自己的心情、习惯竟铸成那样落落寡合的状态，在同学交际会的时候，时觉局促不安。

下午预备英文。（补录405页）

1月20日 星期二

星期四的三种考试一样没有预备，真有点着慌，下一次决不可再像这次一样的迟延才好，课外书还是少看点，多预备功课才是。预备英文及政治。

1月21日 星期三

社会纪事：鲁迅被捕。这位转变思想后的作品及行踪很少看见，不

料今天报上用大字去登他。（补记：此消息不确，被捕者乃胡也频、李伟森等，2月7日被杀。）

预备政治课及社会课。社会课直到傍晚时才开始预备，明天恐非开早车不可。下午经济课发还第二次月考课卷，侥幸得97分。（补录405页）

#### 1月22日 星期四

本预定早些起身，醒转来时天还是漆黑的。洗面后，向窗外一看，黑暗中已有微光，原来昨夜下过雪，白晃晃地反映到眼帘来。今天地上大概不好走，换穿皮鞋，天已亮了。报告早餐的木柅一声声传来，呀！已7点钟了。去过饭厅后，匆匆地看一遍社会课，丑媳妇免不得见公婆，只好硬着头皮去应考。幸得林东海还识相，分发考卷及试题<sup>(5)</sup>后便跑。沙！沙！沙！大家一齐摊开讲义拼命的抄，谁也不是呆子，哪肯错过机会。第二课政治课<sup>(6)</sup>做了7页。下午考英文。

#### 1月23日 星期五

阅书：《东方杂志》第27卷19号126页。

下午至董允辉处谈话。晚间写家信，一致双亲（北京寒冷，室内温暖，冻疮未发）一致大哥。现在我决定每隔二星期写家信一封，隔得太久了自己过不去。

#### 1月24日 星期六

国文考试，钱穆没有来，只托人带来两个题目：“到校半年之回顾”及“《史通·疑古篇》书后”。星期一交卷。这样一来倒讨厌了，本来一个早晨便可完了的事，现在却非延长到下午不可。于是索性到图书馆去看杂志Current History, Dec 1930（《当代历史》1930年12月号），看了两篇搁下来。到国文系取了卷纸，11时许开始做，第一题做了3600余字，第二题做了1800余字，直到晚上才做完。我觉得自己近来做国文作文，常有下笔不能自休的弊病，提起笔来，便有非说个痛快不可的脾气。

#### 1月25日 星期日

预备生物学，看了一遍课堂笔记，至于讲义只看了一半。时间来不及了，明天第一课时便考试，好在重要的地方笔记上都已有了，大概不

妨事。（补录405页）

1月26日 星期一

考试生物学。<sup>[7]</sup>

1月27日 星期二

预备经济学。（补录406页）

1月28日 星期三

阅书：波格达纳夫《经济科学大纲》160余页。

预备经济学。在本学期所教的科目中，经济科分量顶少。一本教科书只教过106页；课堂的笔记也只有50页。并不是我记下来的量少，实因他发音既慢腾腾地说一句后，隔一晌才说第二句，并且时常一个意思重复叙述，浅薄的例子多举几个，所以弄得笔记中空空无物。但是这少少的百余页，竟使我费了昨天一天及今天一个上午才看完，这实因预备的时间看书心不专注。（补录406页）

1月29日 星期四

阅书：《经济科学大纲》约170余页。

考试经济学<sup>[8]</sup>。昨晚不知道怎的，睡得很不舒服，天未亮便醒来了，卧在床上到7时许才起床，精神不大舒服。

1月30日 星期五

阅书：波格达纳夫著《经济科学大纲》约170余页（完）。这书一共只有614页，竟费了四天才看完，证明自己的懒惰，不肯一口气读下去，时读时憩，以致如此。这本书较河上肇那本编法不同，文体为通俗读物体裁，较为活泼有趣味，不似教科书式的一本正经。然而正因为这样，反觉稍浅薄平淡，不像那本河上肇的深醇，并且稍带有唯心的倾向。（近来喜看枯燥精粹的书，一看见平淡的书，便认为平庸不足观。）

上午去体育馆等处逛逛。回舍后看书。下午饭后与朱义析君、钱天祐君至海甸各地乡间乱跑，4时许才回来，两腿跑得都酸了。晚上睡时，脱下皮鞋一看，袜子上已有两个洞。在回来的路上，看见道旁小溪的水已有点融化了，春水潺潺地流着，报告阳气的将临。

1月31日 星期六

阅书：辛克莱著、易坎人译《煤油》（今天阅过601页，平均每小时约读五六十页，这是我近来阅书速度最高的记录）。这书是美国式的普罗文学，我久闻其名，今天才有空闲来读。这书的故事是：（……）

## 2月

2月1日 星期日

阅书：《煤油》阅完（全书共930页）。晚间赴光华同学会聚餐，餐后游戏。

2月2日 星期一

上午起身时已8时多了，这是因为昨天散会太晏的缘故，睡时已熄灯了呢。至图书馆中阅Review of Reviews (American), Jan 1931 [《美洲评论周报》1931年1月号]。晚间阅读《东方杂志》第27卷20号100余页。（补录406页）

2月3日 星期二

偕陈、董二君至刘延芳处谈话，承其邀赴城中至正阳门旁肉市大街全聚德食红烧鸭。据云为北平食品特产，而以此店最有名，此外尚有正阳楼之羊肉及某家之芙蓉鸭。抵店时已2时许，堂倌先将生鸭数只送来由客择定，熏好后又送来经客过目，再切细置盆中送来，皮层多脂、很厚，与肉分离，味较肉尤美，蘸辣酱后以面张包裹而食之，味殊不恶。

晚间至图书馆，阅《当代历史》1931年1月号，美人撰述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方面情形之文二篇。关于中国的事情，有许多还是外国杂志报章上详细得许多。今天接到家信二封及王祥第信一封。

2月4日 星期三

今天几乎整天费在写信上。上午阅书：陈映璜著的《人类学》10页及Kroeber, Anthropology [克罗伯：《人类学》] 10页。（关于人类学的书，我只零碎地读过几本小册子及几篇论文；系统的著述，今天是第一次拜读。）（补录407页）

2月5日 星期四

阅书：陈映璜著《人类学》200余页。此书平庸，无特出精彩处。



这大概因科学书难写好，加以用古文笔调叙述，越发困难，我觉得远不若《科学大纲》中关于人类学的那几篇有趣。

2月6日 星期五

阅书：陈映璜著《人类学》50余页（全书257页，完）及克罗伯《人类学》50余页（第2章“人类化石”，第3章“现代人种”）。（补录407页）

2月7日 星期六

阅书：克罗伯《人类学》约70页（第3章“人类问题”，第4章“语言”）。

今天至图书馆中翻阅各校年刊，看见他们毕业生小照下的小传，各自吹牛或代吹，什么“学行兼优”、“运动特长”、“善于××”一类的话。我想假使我做自传，必定要写着：“一个平凡的人，没有为善的努力，也没有为恶的勇气，同时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

2月8日 星期日

阅书：克罗伯《人类学》第5章“人类最初的文化”，今天仅读50余页，太慢了，明天起非得赶快读不可。我今年计划要多看几本社会学的书，以视察自己的性癖到底近否？否则下学期决定改科，像这样糊里糊涂下去太不省事。至于英文呢，现在每晚预备第二天的功课，不可间断。政治学要早点读完，愈早愈妙。有闲多和老友们通信，以及时常看小说，找朋友谈话，这些都是必要事情。

2月9日 星期一

阅书：《自然界杂志》中Osborn [ 奥斯本 ] 《第三纪人的发现》及Grabau [ 葛利普 ] 《亚洲与人类的进化》。克罗伯《人类学》（第7章“遗传、气候与文化”，第8章“播化”，第9章“进化”）约60余页。傍晚偕陈钱熙君同至西宿舍，房舍有些似城内公寓；宿费每学期仅6元，所以要住的人很不少。遇到几位北方人，我竟一句话也不敢说，这样实在不行，今年非拼命学会北方话不可，否则对不起自己。

2月10日 星期二

下午注册，因为上学期的生物是半年的学程，今年要另选4学分的学程，从2时一直商量到4时才排定。“公共卫生”2学分，“宗教与人生”2

学分，然而教会学校里的宗教课程，我是不高兴选的。后决定改读“历史104”，听说很吃力的，课外参考书很多，然而不去管他。今天发还成绩簿，各科成绩与我预测的差不多，英文G（预测M或G），国文E（预测E或G），生物及经济E，政治及社会G（皆与预测同）<sup>[9]</sup>。

阅书：克罗伯《人类学》第10章“拱弧及星期”，第11章“字母的传布”。约50余页。

2月11日 星期三

阅书：克罗伯《人类学》（第11章“原始宗教之发展”）约50页。

2月12日 星期四

阅书：克罗伯《人类学》（第12章“美洲土人之文化”）约30余页。

今天是第一天上课，此后又要过着刻板的课室生活了。去年的生物不开班。今年要改读“历史104”，这一科的得分恐没有生物的容易了，要好好地干一下，不要偷懒，不要延搁。政治今年的参考必读书已知道了，共有480页，要早一点看完它才是。英文易组，要生周折。

晚间社会学会1934年班开会，回来后和刘古谿君闲谈，说到这种会顶无聊，（补录407页）

2月13日 星期五

阅书：克罗伯《人类学》（第14章“先史时代及考古学”）约50页。尚余86页，不知道明天能读完否？

晚间董子容来闲谈，（补录407页）

2月14日 星期六

阅书：克罗伯《人类学》（第15章“有史时代及人种学”）。这本书一共只有506页，竟费了这许多天才读完，我的读书速率，真有点像阿米巴的爬行，太缓慢了。

2月15日 星期日

阅书：Hayes, 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黑斯：《欧洲近世政治社会史》] 约30余页。

2月16日 星期一

阅书：《东方杂志》27卷21号的100余页。

下午去听张尔田的《史学概论》课。稀疏的胡须，乱杂的头发，进课堂来毕恭毕敬地鞠一躬，然后坐下来。微微摇着头说话，苍白的唇间可以看出两列的黄牙，中间已落下几粒了。用两只手做着姿势来加重语气，使得坐在头一行的女性，掩口作吃吃笑。他越发得意了，以为是学生们听得有兴味而笑了。越发高兴地说他自己是想造就几个人而教书，却不知道这下面一大堆人都是为学分而读书。（补录407页）

2月17日 星期二

阅书：陶希圣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约80余页。

昨晚在图书馆中阅政治学参考书，听着外面爆竹的声音，霹雳不绝，令人想到去年在家的情景。与朱义析君谈到“我们便在图书馆过年了！”虽然是微笑着说，心中未免惨然。（补录408页）

2月18日 星期三

阅书：陶希圣著《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00余页。今日改课，将《西洋史》一课改作张尔田《中国史学概论》及俞平伯《小说研究》。这两门课学分虽多1分，然课程便容易得多了。我曾几次对友人说过，我的念书成了瘾，用功这字和我无关，要克制欲望以读书才配称用功，上了瘾的人便不配称用功。不过我的读书瘾是喜欢自己读书，不喜欢有教员在后面督促着。《西洋史》虽不选了，我誓于本学期读完这本《欧洲近世政治社会史》第一集。

2月19日 星期四

阅书：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约70余页（全书265页，完）。陶氏的观点，以为中国现今的社会是资本主义未发生而封建制度已崩溃的社会，但封建势力仍旧存在；所谓封建势力是指地主官僚士大夫阶级，尤着重士大夫阶级之特别指出。然实则士大夫阶级仅依赖于统治阶级之知识分子，不能在社会结构上占重要势力；至于以超地主利益的政策来证明士大夫与地主不同，自成一阶级，尤为谬误。实则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资本主义奴隶之知识分子，亦未尝不提倡社会改良政策。此盖基于统治阶级恐地位之动摇，不得不假示仁慈，并以缓和阶级争斗之尖锐化。其利益与地主阶级实不能分离也。

又读林超真译、Wolfson [ 沃尔夫森 ] 之《辩证法的唯物论》100余页。

2月20日 星期五

阅书：林超真译《辩证法的唯物论》约150余页。上部分叙述这学说的历史，颇为扼要；下部分专述马克思的辩证法唯物论，更见精彩。（补录408页）

2月21日 星期六

阅书：林超真译《辩证法的唯物论》约100余页（全书347页，完）。Willaughby, The Government of Modern States [威洛比：《现代国家的政府》] 第三篇“政府之设立”（宪法之制定及修改）约50余页。（补录408页）

2月22日 星期日

阅书：Gannan, Political Science and Government [加纳：《政治学与政体》] 中“宪法”一章约50余页。写信：致王栻及祥第、沈钧信各一封。

2月23日 星期一

阅书：傅东华译、M. Meterlinck [梅特林克] 之《青鸟》约100余页。

写家信二封，叙述学校开学及旧历过年的事。晚上与刘古谿君闲谈，（补录408页）。

2月24日 星期二

阅书：Walfe, Reading of Social Problem [沃尔夫：《社会问题解释》] 第7章“移民问题中之经济因素”共85页。这是社会问题课外参考书。这位林博士真是胡闹，将这与中国无关的美国殖民问题，硬要学生去参考，可见一般的Ph. D. [哲学博士]，都不过是在外国读几本外国书，回来后照原样地教给学生，连阅读参考书这事也不会变通。（补录409页）

2月25日 星期三

阅书：《青鸟》约80余页（全书181页，完）。

2月26日 星期四

作社会问题札记。

2月27日 星期五

阅书：英译本《青鸟》（Blue Bird）约50页。

晚间去看璫门塔文主演的电影《茶花女》，表演得还不错，不过自家因为刘半农译的及林琴南译的二书都看过，所以难唤起深刻的情感。

2月28日 星期六

阅书：英译本《青鸟》约60余页（全书122页，完）。

下午和董、陈二君相偕赴达园，这是校中教职员的住所，今天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这园是王怀庆的别墅，（补录409页）。出了达园，去看圆明园遗址。（补录409页）

## 3月

3月1日 星期日

阅书：威洛比《现代国家的政府》第8、9章“论国家之权限”约50余页。因今天胃病又发，很不舒服，不能多看书。

晚间赴1934年社会学系班会，又是那一套讲笑话、游戏、吃茶点，真是无聊。（补录409页）

3月2日 星期一

阅书：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结构》约110页。

晚间光华同学开会，匆匆地议决几条议案便散会。大家同去看女生比赛排球，我看一局便回来了。

3月3日 星期二

阅书：周谷城著《中国社会之结构》200余页（全书372页，完）。这书庸俗浅薄，不值一读。

3月4日 星期三

阅书：黑斯历史一章约30页。

下午听冯友兰讲演，题目是《中国哲学史中为什么没有近世史》，讲得声音既不大高，而且又加口吃，只听得他“这个，这个”的乱叫，听后终于不知道他说的什么。至体育馆拍台球及篮球。好久没有运动了，每星期两次的体育课又无限期延搁不上，只好自己有空去白相，出了满身的汗，觉得愉快了许多。

3月5—7日 星期四—六

阅书：黑斯历史，30余页、70余页、80余页。

3月8日 星期日

阅书：黑斯历史约70余页。今天看到《大公报》摩登栏一篇稿子中说：“要硬硬不起来，要软软不下去，不硬不软，又不甘心。”这真道着现代青年的心理。报纸上载，北平（私立）河南中学一个学生，以恋爱关系被学校开除。老先生们摇头叹息世风不古，看了这段消息后，大概可以捋须赞许了。现在中国的思想，在教育界中还是这样落后，怪不得今日报上又载，上海小学生5人以学费购船票赴四川，想入峨嵋山求道。又去年上海也曾有两个学徒赴苏州荒山中求道。使人疑问现在的中国到底是在哪一个世纪？说是20世纪吧，实在不太像。

3月9日 星期一

这几天胃病又发了，精神颓废，连看书也没有好心情了。

3月10日 星期二

阅书：黑斯历史一章约20余页。至清华访黄万杰君，不遇。在宁有澜君处谈话片刻即返校。

3月11日 星期三

晚间观新兴剧社的戏剧，所演的是辛格莱的《居住二楼的人》及山本有三的《婴孩杀戮》，演得并不见得怎么好。前一剧，我从前在光华中也曾看过一回，觉得较此次为佳。

3月12日 星期四

今日只作了一篇英文作文。下午将明天英文课要演讲的材料，略略草成一稿。吾的读音不太好，心中有点恐慌，怕要遭受讥笑，所以只好先自预备。

今日本拟进城，晨起既晏，兼以功课又未完结，只好改到星期六再去。傍晚黄万杰君来谈，晚间至董允辉君处谈话。

3月13日 星期五

阅书：黑斯历史约50余页。英文讲演。

3月14日 星期六

进城，至顾丹夫君处取钱，坐着谈了许多辰光。他说旧历年关曾回瓯一次，用了400余元，温州的景况与前并没有大变进，中山公园还没有完竣。后来到中南海公园去，进园一望，湖水已全部融化了，水波漪涟，泛浮几队水鸭，与前一次坚冰如陆，滑冰者穿梭般在上面滑走，仿佛凌波而行，那一种的光景又似乎别有一番风味。绕道而至瀛台，由涵元殿向左行，藻韵楼的底下一楹，据云便是光绪驾崩的地方。由窗棂纸隙内窥，冷清清的一张木床，蜘蛛网也结起来了，房中没有别物陈置着，只见得尘埃积得很厚，一种凄凉景态。末路王孙也未见得如何幸福，而像袁世凯这班人偏还愿做皇帝，使人不懂。由公园出来后经东安市场而返校。

3月15—17日 星期日—二

阅书：黑斯历史，20余页、40余页、50余页。

3月18日 星期三

阅书：黑斯历史约50余页。

今日因为英文作文，没有工夫看书。晚间至董允辉君处谈话，遇到朱义析君送来选举票，学生会代表改选期间又到了，左右二派的人又各去活动，斯君也曾到房间中来。本来我没有什么成见，随便在单子上依他们的推举选出13人，董君正在作史籍目，他因为大家说到张尔田讲解不善，学问不高，很觉气愤。本想叫我去，向我发泄牢骚，可是我并没有他那样的拜佩张先生，只随便谈几句便回来了。张尔田的思想，便在国学堆中，也不能适合。因为现在一班国学，正如他所说的充满着抄书匠的考据家，你来讲求义法，反要遭藐视。

3月19日 星期四

阅书：黑斯历史今日才看完，共581页。这是《欧洲近世政治社会史》的上册，共分三篇，第一篇“近世史的基础”，第二篇“欧洲各国王位及殖民地的竞争”，第三篇“自由、平等与博爱”，叙述到1815年拿破仑时代完结。此书叙述得颇详细清楚，然而费去我的时间也不少了。

下午听胡先骕讲演《新诗与旧诗》。他是拥护旧诗的重要人物，这次讲演自然是发挥他自己的主张。他先叙述中国诗学的历史达到三个结论：（一）各种体裁如诗、词、曲相继发生，但各能同时存在，并未相



代。（二）形式虽变化不已，然节奏韵脚总是要用。（三）各种体裁皆起自民间，但一经文人采用成为文学，即变高深风雅。因此推论白话诗纵能存在，但须有大诗人出，且此大诗人必不排斥旧诗。其结论似乎较退守，并未根本反对白话诗。不过依我的意思，新诗自有其站得住的地方。旧诗的成就非不伟大，然而以现代人而作旧诗，这便有点问题，新诗也可讲求韵脚节奏，然终不能如旧诗般的刻板，以读旧诗的板眼来吟新诗，胡先生觉得不顺口，然而一般人未必然。我也承认现在新诗尚未成熟，试问旧诗呢？也已一般的衰落，像胡先生所说中国现代学术是衰极了，以已做数十年诗的诗人尚不能做出如何好的诗，如何好来怪连发生也只有十余年历史的新诗坛呢！至于旧诗创作能存在与否，社会的定律自能决定，我们可不去管。

3月20日 星期五

读伊里奇《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序文50页、本文100余页。晚间至董子容君处谈鬼神的事，中国现在的社会，还是充满着牛神蛇鬼的迷信，更休说到唯心论及不可知论，更休说到唯物论。

3月21日 星期六

今日本来想读《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至少150页以上，但因种种的缘故，却只读了60余页。上午正读得起劲时，陈君来了，喊我一同到董子容君那边去谈谈，半个小时多过去了。接着和董君去听陈援庵的史学课，又去了一小时。看点报纸新闻又去了半小时。下午以为可以安心读书，清华黄万杰君来，只好陪他谈话，至董君处，又至圆明园、朗润园、燕东园、达园等处，谈到事业出路及女人的问题，这当然是青年的重要谈料。5时半才回去，一个下午又去了。晚间总可读书了，不想董君又来谈话，谈到读书及他家事问题，8时许才去。我便索性去剃一个头，回来睡觉。

3月22日 星期日

阅书：读伊里奇《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约170余页。

上午陈君及张君来谈话，晚间赴社会学会茶话会。（补录409页）

3月23日 星期一

阅书：读《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约40余页。

今日上午《史学概论》二小时张先生请假，以为有空暇可多阅书，想不到一时高兴，向图书馆借来《敬乡楼丛书》，看完宋平子（恕）《六斋卑议》，是当年所谓维新党一班人的口气，政治、社会、教育、法律、学术一切都谈，然而每条都至多不过十几行。这令人想到当年一班维新人物的呆气和鲁莽，然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胆子大，不管懂不懂都要强说话。下午至体育馆拍台球，回来已晚饭过了。

### 3月24日 星期二

阅书：《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连序文约500页，完）。

学生会选举事，今天有人攻击说大一文书作弊。平心说一句话，这次选举的当选人，确有人在后面运动。然只要在合法的范围以内运动，不能算是作弊。

下午至图书馆，观新生命那派人办的《社会与教育周刊》，一共16期，其中较有兴趣的是陶希圣的《旧小说新诠》，然理论上尚未十分稳妥。他人的随笔批评，很有幽默的风味。

### 3月25日 星期三

阅书：蒲列哈纳夫《史的一元论》第1章“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约20余页。

### 3月26日 星期四

阅书：Tennyson, Morte Darthur [丁尼生：《亚瑟王之死》] 33页，为英文课外读本。

### 3月27日 星期五

晚间至董允辉处谈话。（补录410页）

### 3月28日 星期六

阅书：加纳《政治学与政体》50余页。

晚间至音乐会听奏西乐。我是不懂音乐，对于音乐完全是门外汉，不过我觉得今天他们奏得很不错。乐声由低咽如流水潺湲的音调，渐渐升高；骤然高亢繁急，如夏午的急雨敲窗；忽转宏大，如波涛雄厚，一霎间又低下去，音调清冷，如深山松涛低吼。瞑目静听，心弦起了共鸣，灵魂似乎和乐声高低应节，在空中飘舞升沉着。直到曲终一划，突然停止。四座肃然，接着鼓掌声如雷。又有一段唱小曲，一位绿衣西

女，曼声吟唱，旁立一乐师，拉着小提琴。我虽听不懂调中意义，然而音节很是动人，我觉得这种曼唱情歌，最好是在古朴村庄中的绿阴树下，旁临清流，偃坐石上，悠然而吟，那更有诗趣了。

3月29日 星期日

阅书：《史的一元论》约60余页。这书翻译得有点晦涩，远不及《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那样的流利，虽然意义方面并不见得比那本深奥。

昨晚胃病又发，夜半醒转来，腹痛如绞。刘古谛君进城未归，阴沉沉的室中，孤卧着呻吟不已，辗转反侧，不安枕席；到东方微明，曙色透进窗棂时，还不能入梦。微睨窗外，凄凉如处坟墓中。万里负笈，为着何来？后来腹痛稍止，朦胧入寐。醒时已8时许，精神不舒，未进早餐。9点半与陈、董二君到刘君处坐谈，话着故乡的事。11时许回来。下午写信二封。

3月30日 星期一

阅书：《史的一元论》约180余页。

今天午后，阴沉沉的天空，忽变成赭色；若夏日薄暮，夕阳反照，幻云一般。不过这种赭黄色是有一种阴黝怪异的性质，决不能与明朗鲜艳的晚霞相比。后来更变成灰黑色，沉闷黯里，房内几不能看书，似乎南方暑雨将至时的浓云；然远不及雨云的爽快，4时余便开上了电灯。据同学云这是塞外飞沙，由大风刮起漫天而至。记得《科学》杂志上曾有一篇论文，说中国大戈壁的沙漠有南移的趋势，黄河区域在数千年以后，恐便要受着新疆天山南路同样的命运。鄯善、楼兰诸西域国家，现在都一起埋在流沙底下，安知数千年后的北平，不会罹着同样的命运呢！

3月31日 星期二

阅书：《史的一元论》约170余页（共462页，完）。这部书是蒲列哈纳夫反驳俄国主观社会学者Muhlovsky [米海洛夫斯基]等的书，内容有许多地方很见精彩，但是译笔实不大高明。晚间与陈君至海甸剪布，预备做长衫。

4月1日 星期三

预备明天政治学考试及作英文一篇。

4月2日 星期四

政治学考试。<sup>[10]</sup>

4月3日 星期五

阅书：《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北平社会调查所出版）  
约100页。（补录410页）

4月4日 星期六

阅书：加纳《政治学与政体》中“选举权”一章约30页。又作社会学  
课外参考书札记。

4月5日 星期日

旅行西山。这是陈君昨日发起的，一共10人（朱义析、刘古谛、陈  
钱熙、董子容、董允辉都在内）。9时许骑驴去（1.1元），二董不敢骑  
驴改乘人力车去。八驴一同出发，好久没有到郊外眺望了，今日耳目所  
及，自觉分外新鲜，更何况骑在驴背上，时或驰驱，时或缓辔，沿途两  
旁的柳树已进新芽了。淡淡的嫩绿色衬着青天，像薄雾，像轻纱，古人  
所谓“柳如烟”，今天才领略到妙处。抵西山后，等董君良久不至，只得  
先行出发。雇了一个小童作导引（2角）。先到灵光寺，后面有水心  
亭，流水由岩隙注入池中，池中养鱼，游泳自如。出寺后，便走二处寺  
院，至龙泉庵坐下来休息，喝茶解渴。后至仙界寺，有木兰花已盛开，  
芳芬扑鼻。接着到宝珠洞去，洞中镌有佛像。大家都有点疲倦了，坐下  
来休息，远望山下，历历在目，连燕大校舍也可看得到。这时已不早  
了，大家再起身向秘魔洞出发，羊肠小道，崎岖不平，好久没有爬山  
了，很觉有趣。抵秘魔洞后摄影。洞壁上游山题名或诗几篇，信手涂  
鸦，沾污风景。中国人的风雅，实使人有点不敢请教。抵山麓后，至长  
寿寺一游，内有白皮松及蜂房，别无可观，出至附近餐馆食面。再行出  
发，欲绕道香山碧云寺回校，驴费每人加2角，至香山慈幼院，上山至  
双清别墅，墅内布置雅洁，小亭临浅池，树木森森，风景颇不恶。下山  
骑驴将近颐和园，询驴夫以碧云寺，云已过头，并坚持论价时未言明碧  
云寺，何物恶汉太杀风景，与之理论无结果。乃驰驴回校，所加之价2

角仅予以5分以示薄惩。

4月6日 星期一

阅书：威洛比《政治学》约50余页（做札记）。

4月7日 星期二

阅书：威洛比《政治学》约40余页（做札记）。

晚间董子容君来坐谈片刻，借去政治学札记。前日骑驴腿酸腰倦，昨日连面色也变苍白了，身体这样弱真是不行。

4月8—10日 星期三—五

阅书：威洛比《政治学》“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三章共140余页（做札记）。

4月11日 星期六

阅书：威洛比《政治学》约50余页（全书436页，完），加纳《政治学与政体》约30余页。

晚餐后与朱义析、刘古谛诸同学在未名湖畔散步。

4月12日 星期日

明天英文要考试，整天预备英文。晚间写家信一封。（报告此间天气、春假及故乡脑膜炎事。）

4月13日 星期一

阅书：Sorokin,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ies [索罗金：《当代社会学学说》] 序言约30余页。

英文考试“The blue Bird”[青鸟] [111]。下午无事，赴体育馆打乒乓球。

4月14日 星期二

阅书：加纳《政治学与政体》约30余页（作札记）。

4月15日 星期三

下午至体育馆拍台球。晚间陈君来谈，8时许始去。陈君提议要时常提出问题，如“约法问题”、“盐法问题”，大家来研究和讨论。然而这种兴趣我现在大都消灭了，与其空辩几回，不如利用这时间去读书，否

则散步、睡觉一回也好。政治问题管他做啥，“海内杀头知多少，留得头颅贫亦好”。

4月16日 星期四

下午听Thompson [ 汤普森 ]、Warren [ 沃伦 ] 《人口问题》的讲演，内容平平，无甚高论。晚间作英文作文一篇，叙述内战中避乱时所发生的一件冒险事。

4月17日 星期五

阅书：加纳《政治学与政体》约30余页。政治学的课外书，本学期所要求的都已看过了。这本书偏重理论方面，是一种教科书的体裁。

4月18日 星期六

阅书：索罗金《当代社会学学说》第1章“机械学派”，及第2章“Le ploy [ 勒·普累 ] 学派”约100余页，因欲以原文校订译文之正错，故速率稍慢。

下午至体育馆拍台球。

4月19日 星期日

阅书：《当代社会学学说》第3章“地理学派”约190余页。这书的著述法，是先叙一学派的重要观点，然后再加以批评。叙述各派学说，颇见渊博，批评论断，亦殊见精辟，惟译文方面常有错译或硬译之弊。连大学教授的译书也还这样不可靠，怪不得只读半年日文速成科的文丐译得令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真令人替中国学术界叹气（书边上现已一一注明）。

4月20日 星期一

阅书：《当代社会学学说》第4章“生物学派中之社会有机体论”约30余页。星期三要考经济学了，课外书只好暂停阅读，考试这种事真是无聊的事。《当代社会学学说》这本书正读得起劲，硬生生地被打断掉兴趣。

晚间偕朱、刘等四君散步湖畔。

4月21日 星期二

预备经济学考试。下午张宗燧来谈。

4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经济学考试<sup>(12)</sup>。下午听张继演讲。他说“政治家的责任应该根据客观的观察以定政策”，又说“中国今日的政策应该向西北发展，由北向南发展的路是引起内战的主因，中国欲治必须维持目前和平的局面”，真不愧蒋主席部下的人物。

4月23日 星期四

阅书：《当代社会学学说》第5章“种族学派，遗传学派，淘汰学派”。

4月24日 星期五

阅书：《当代社会学学说》第6章“战争的社会学”（生存竞争派）。

4月25日 星期六

阅书：《当代社会学学说》第7章“人口学派”约100余页（上册共660页）。

4月26日 星期日

阅书：《当代社会学学说》第8、9章“社会学派”70余页。

上午至董允辉处谈话，言定下午游大钟寺。下午去董君处则已先期出发，与陈君废然而返，乃改赴清华晤及黄君，谈话几小时，傍晚始回。

4月27日 星期一

下午听W. Thompson [ 汤普森 ] 讲演。

4月28日 星期二

阅书：《当代社会学学说》第10章“经济学派”约90页。

4月29日 星期三

英文作文。

4月30日 星期四

阅书：《当代社会学学说》第11章“心理学派”约60余页。

5月1日 星期五

下午至体育馆拍乒乓球。

5月2日 星期六

上午为本校校友返校日，参观女院。下午至清华。晚观游艺。

女院平日不准男宾进去，故有“紫禁城”（Forbidden City）之称，每年仅开放一次。此次因年刊缺少经济，由女生购置物品（如冰激凌）及游票（如摸彩、吹针等），这简直是女招待员的流风了。女院宿舍中颇清洁整齐，我与董允辉和赵泉澄一同去的。不过我怀疑这种清洁整齐，是否为平日都如此的，或是今天才如此的。女性固多好洁，但未必能如今日这样整洁吧！女生床头常发现洋娃娃，大概是练习做母亲吧！化妆品颇为不少，并且都很考究，但书籍多者寥寥无几。参观后至图书馆及宗教楼，观书籍及宗教艺术之陈列品。（补录410页）

5月3日 星期日

进城先至天然博物馆，入门后有海棠数株，而花红已过，残红满地。入动物园，其时颇为前所未见者，如牦牛、象、鳄鱼、五腿羊等。由小径至松风梦月亭稍为休息。此间为农业试验场，前望皆陇亩，稻麦正在滋长，后至四烈士墓，再由鹵风堂至动物植物室，其中多珍品，如美洲野牛、袋鼠、斑马、驼羊、海豹之类。皆为前所未见。旋至畅观楼，此楼为光绪二十四年帝后临幸之所。楼上有清德宗光绪帝及西太后驻蹕之榻，各种陈列品甚多。入门须购门票（一角），地上悉置精美地毯恐遭践损，现更以粗毯盖之，四壁陈设光绪御笔书画等；楼上驻蹕所，左为光绪，右为西太后，室内陈设铜床，绸帐黄缎被，旁置红木几椅，几上置金制座钟，又有红木立橱，四壁上架仿西式风景画。出来后便至鬯春堂，为宋渔父办公所，现已改为中山纪念堂矣！游毕以时尚早，便赴故宫参观，是日开放中路。游览御花园、坤宁宫、乾清宫等处。

5月4日 星期一

阅书：《当代社会学学说》第12章“社会心理学派”（文化学派）约50余页。



5月5日 星期二

阅书：《当代社会学学说》第13章“社会学特殊研究及结论”（约50余页，全书761页，完）。

5月6日 星期三

阅书：潘光旦《人文生物学论丛》上篇100页。其目为：《近代种族主义史略》、《武林游览与人生地理学》、《评陈长蘅〈中国人口论〉》、《今日之性教育与性教育者》。

下午作英文作文，题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原因》。（补录410页）

5月7日 星期四

阅书：潘光旦《人文生物学论丛》下篇（208页，全书308页）。其目为：《优生概论》、《西化东渐及中国之优生问题》、《读〈读中国之优生问题〉》（附录周建人《读中国之优生问题》）、《二十年来世界之优生运动》、《生育限制与优生学》、《合众国绝育律之现状》。（补录411页）

5月8日 星期五

阅书：《二十世纪》第1卷1期124页。其批评潘光旦学说，所论以优境学为主，但肯定本能真有，后天所得性能遗传、智力能遗传等，殊觉颇有可商榷处。阅东亚病夫（曾朴）《孽海花》一、二两篇（377页）。其书以当时吴县官场及名士为蓝本，有点类似乎《儒林外史》，描写还不错，但结构似觉太松。

5月9日 星期六

阅书：《东方杂志》第27卷23号（126页）。其中关于产业合理化运动五篇殊可一观，因为这运动是资本主义最近的新发展。合理化的特征为科学管理法、排除浪费、机械化制度，以及德国产业统一化等。

下午至体育馆拍乒乓球。晚间董允辉君来谈。

5月10日 星期日

阅书：《东方杂志》第27卷24号（116页）。其中关于世界失业问题的几篇，颇有参考的价值。写信八封（双亲、大哥、王栻、祥第、叶棫、继严、单猛、李良）。

5月11日 星期一

阅书：《二十世纪》第1期约100余页（论郭任远的《社会科学概论》、《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是书关于批评方面较可观。关于介绍方面，则有些都是唯物论者的老生常谈耳！作者并未能深入分析也。

5月12日 星期二

阅书：《二十世纪》第1期约100余页（全册351页，完）。

5月13日 星期三

阅书：《二十世纪》第2期60余页。关于批评胡适的理论颇有趣。下午读Gillin的Poverty and Dependency [吉林：《贫困与依赖》] 40余页，作札记。

5月14日 星期四

阅书：《二十世纪》第2期约100余页（全册221页，完）。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约70余页。

下午听胡适之讲演《禅宗是什么》。

5月15日 星期五

阅书：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约200余页。

5月16日 星期六

进城：车中遇陈钱熙君，亦同时进城者。至西直门下车，乘电车至西单牌楼，赴西交民巷通易公司，晤顾丹夫君，领取30元，谈话一小时许，乃赴宣武门西安公寓访单猛君。午餐毕，以单君另有约会，乃告别而返，以时尚早赴中山公园（门票5分）。入门后，有牌坊迎面而立，即公理战胜纪念碑也，据云乃从前德公使克林德遇难纪念碑所移置改筑者。碑两旁为行道，植古柏，绿阴可爱。向西游，有兽禽所，枯树构木笼以养禽鸟，且临水次，其中有白鹤、沙鸥等；南向为养鱼处，巨缸盛金鱼，种类既多且佳，有狮子头、绒球、蛤蟆头、凤蛋各种。西折渡桥为水榭，朱阑画槛，又临水次，风景绝佳，过此为土山。经四直轩而至唐花坞，有玻璃室以养花，四旁隙栽牡丹，时正盛开。由唐花坞至社稷坛、图书馆、卫生陈列所。再返至春明馆，经鹿苑、格言亭，再回至来今雨轩。轩前有牡丹一畦。由水法池畔出园。至东安市场购物，即返校。

5月17日 星期日

游长城：光华同学会打算好今日游长城，并约了20位女同学一起去。5点半便动身至校外，坐汽车赴清华园车站。一共两部车子，左面的是新车，油漆光亮得动人，吾与刘古谿、二张〔宗炳、宗燧〕连忙挤进去坐，同时女同学们也都拥挤进来，刚好将吾们四人围住。刘以车小人多转回到那部车子。这时车子向校门开去，前面几位苏州女生娇滴滴地讲起南方话，吵得耳里一刻没有清静，霎时又曼声唱歌了，心想这倒不错，比如带来一架留音机，总算是不费之惠。不过她们谈笑自如，又唱又讲，吾坐在中间却有点局促不安，真有点窘了。吾顿时感觉到这不如春假中骑驴登山时的爽快，那时骑驴追逐，顾盼自豪，大有不可一世之概。今日却是“窘了、窘了”。我于是更深切地知道，自己的性质反近于横戈跃马的莽汉子，绝不是个脂粉队中厮混的宝二爷。到车站后，郭主席分发纸帽子，拍了一张照片。上火车后，郭君竟故自落后，返校不来。车行3小时左右始抵青龙桥。车中带了一副扑克牌，几位男女同学在那儿Play Donkey〔抓大头？〕，自家是呆子，一窍不通，只好在旁边看。车行经过三个隧道，路线渐峻。由南口以下，机头改放客车后面，向上推进。抵青龙桥后，下车步行上山，山路也未见得如何崎岖（也有人骑驴上山，雇价2角）。这时四围一望都是重重起伏的高山，万里长城蜿蜒随山势上下，形势雄伟，前所未见。抵长城后，缘城墙上步道而行，抵八达岭巅峰时已经气喘不已了。于是大家坐下来，面包、牛肉、梨子等随便乱吃，同时随便谈笑。举目四顾，来时路径已为峰峦所掩，不可复见，惟时于绿阴中见火车风驰电掣而过，如长虫爬行。城外有小村落，参差间以灌木，田地则惟见黄埃，不辨其为沙漠抑为黄土，村外更为高山所阻，不能远瞩。有人以为八达岭能睹及蒙古沙漠者，实诳语也。左右二边便是丛冈起伏，长城凝然横卧冈上，连绵不断迂回曲折，城砖虽已苍苔剥削，而当时英气固犹勃勃在心目间也。城上有小贩席地而坐，陈列铜器、箭镞、化石之类，以备游人购取。2时许始由山岭返车站，火车4时一刻开行，在车站中没有事做，有些人便再向附近爬山眺望，我和刘古谿、董允辉等坐在詹天佑铜像下闲谈（此君为中国第一次官费留学生，亦即京绥路之工程师）。火车至南口后改乘三等车（此次离平原坐头等车，返平时以南口上车者有头等车客多人，乃改乘三等。因车票原为三等且已打对折，不好再揩油）。返校时已7时许。此次共用去英洋2元。

5月18日 星期一

阅书：社会学参考书Blackmore Gillin, Outline of Sociology [布萊克莫尔·吉林：《社会学概论》] 30余页。（札记）

5月19—21日 星期二—四

阅书：《双城记》。

5月22日 星期五

阅书：《双城记》中译本。傍晚至体育馆拍乒乓球。晚间至董允辉处闲谈。

5月23日 星期六

写信给祥第。下午偕董允辉君至清华，晤及黄万杰君，傍晚始返。晚间陈箴熙君来，忽提及要去旅行妙峰山。妙峰山的香会是阴历四月初一到十五，朝香的人非常多，并且有各种“圣会”“老会”等，沿途又有茶棚、粥棚等，很可一游。于是与他约定明早5时来唤醒我一起去。又向图书馆借了一本《民俗》周刊“妙峰山进香调查专号”（第69、70期合刊，1929年7月24日出版）。看书后知道，这庙是供奉碧霞元君天仙圣母；妙峰山距海甸约40里，而由山麓至金顶娘娘庙又有40里路。

5月24日 星期日

今日5点起来，匆匆洗面毕，6时许便与陈箴熙君共雇洋车（一天，价1.7元）向妙峰山出发。过颐和园便看见有朝山回来的信徒，头上满戴着绸花或纸花，有时还有书着“回香大吉，代福还家”的纸条。抵北安河至长明栈打尖，已8时半矣。食干点及挂面后，欲雇轿，以价昂而止（5元轿费，酒费、茶费另外）。于9时一刻，步行而进，山路虽经善男信女的修补，然总是崎岖不易行走。抵娘娘庙已12点半矣。途中所经过处有朝阳院、金仙庵、玉仙台、庙儿洼、涧沟、灵官庙。沿途时有进香的圣会，担着钱粮把子，有旗帜插在上面，随有乐队及都管。路畔有写着“天津合郡老路灯”的路灯七八百盏。路畔又有茶棚，为进香者所设。朝礼者顶拜神道，即有人敲着钟磬念着“先参驾后落坐，这边喝茶”。朝拜回转者则带着花朵，坐轿的也有，步行的也有，疲倦了便进茶棚中喝茶休息。我们是二毛子，不敢进去。娘娘庙将近时，又看见扮五虎棍者。正殿为娘娘庙，后面为白衣大士殿，两旁左首为王三奶奶庙、财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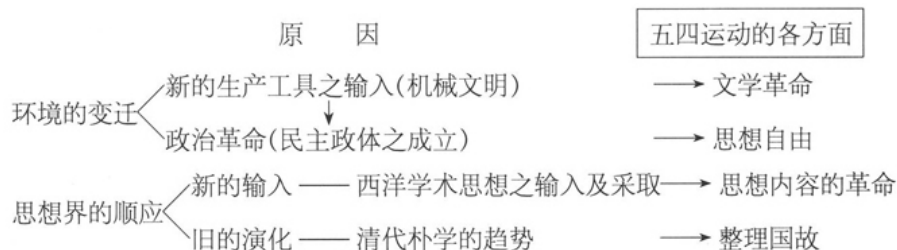
庙、华佗庙，右首者为广生庙、五圣神、释迦。我在碧霞君殿求了签，陈君在王二奶奶殿求了药签，大家闹着玩，很有趣。但庙中烟气窒鼻，人又拥挤，钟磬又闹吵。1时20分便回来，4时抵长明栈休息一会，喝了茶，吃点樱桃。4点半起身返校，8时半始抵校。此行约用去2元余。一天走了80里山路，在我几乎是破题儿第一遭。回来后腿酸软得很。

5月25日 星期一

今天本想将国文或政治学论文做好，然而不知道怎样的一来，却一件事也没有办，一天便匆匆地过去了。我觉得自己太没有一股向前的勇气，要办的事常搁下不办，直到临时才着忙。今天张尔田的历史概论又要做论文了，这些债欠了不知几时才还得清。晚饭后偕陈钱熙、董允辉二君去取照片，不料一张好的都没有，陈君真是晦气。后来在湖畔散步一回便返舍。将本学期的英文看完。

5月26日 星期二

今日只做了一篇国文，整个下午与晚间便去掉了。做事像蜗牛爬行，慢腾腾地连自家也有点看不过去了。国文的题目任自己拟定，我做的是《五四运动发生原因之探究》，共15页，每页约132字，共约2000字。我的结论表示在一表中，此表为自己所杜撰，然殊有新意，惟仍有可商榷处。



5月27日 星期三

阅书：《双城记》100余页。

5月28日 星期四

预备明天英文辩论的材料。这次的题目是Resolved：Environment has greater influence upon a person than heredity [毫无疑问，环境比遗传对人的影响更大]。我是主反面的，举了四个理由：（……）

5月29日 星期五

阅书：张尔田《史微》三卷，预备作学期考试论文。

5月30日 星期六

阅书：张尔田《史微》四卷（完）。接家信，暑假留校又发生问题，拟再函请求。

5月31日 星期日

作读《史微》杂录五篇：（一）驳胡氏诸子不出于五官论；（二）六经皆史论；（三）古史辩平议；（四）今古学抉征；（五）中国史统表。皆根据《史微》以立言者也。

## 6月

6月1日 星期一

上午将《史微》论文交董允辉转交。下午作政治学论文。晚间社会学学会开会未去。

下午曾有两位光华同学会中的女士到房间中来，听说这房曾缢死过人，吓得连忙退步要逃走。这件事在上学期便知道了，然而吾们偏生不迁移，刘古谿君进城后独自睡一间也不怕惧，青天白日，又有五六人在此处，竟吓得这样，女孩儿家终究不济事。

6月2日 星期二

写家信二封，致双亲（暑假住校事，考试日期），致大哥（同学籍贯及暑假事）。这两三天以来，天气已热得非常厉害，尤其是午饭辰光。听说暑假中北平的温度比上海还要高。下午作小说研究论文，题目是《小说与话本之比较》。

6月3日 星期三

阅书：《双城记》90余页。

下午赴光华同学会欢送毕业生茶会，7时许才散会。不外是致欢送词、致答词、奏音乐、弄游戏、讲笑话而已。（补录411页）晚间有一年级同学会，未曾去。至朱义析君房中谈话。

6月4日 星期四

阅书：《双城记》60余页。下午至体育馆拍乒乓球。

6月5日 星期五

阅书：《双城记》60余页。

下午张宗燧来谈话，（补录411页）。晚间至蔡谦处谈话。后至斯君处听其大讲太极拳的好处，回舍时已9时余矣！

6月6日 星期六

阅书：《双城记》约80余页（共520页，完）。这书在光华时曾读过，不料这次重读竟这样费时。

下午正在预备英文，清华黄万杰君来，偕往董允辉君处谈话，他们定月半旋里，劝我也一同回去。我的心有点动了，可是仔细一想，终于带笑地拒绝了（补录411页）。晚间朱义析君来借政治学札记，并且谈了一晌才去。

6月7日 星期日

预备英文5章。下午倦极而眠，此为今年第一次午睡，醒后口腔如有粘液胶粘，漱口吐出时赫然鲜红血丝。前日曾经医生诊视肺部，宽吾无病，疑当为胃壁出血，此身已置生死于度外，视之漠然也。晚间董子容来谈。

夜间蚊子螫人，睡不能安，晨起而视，臂腿上红斑肿浮，点点如生疥癣，痒不堪言。蚊帐去年未曾带来，暑假期间颇不短，若蚊子猖狂如此，则将奈何，回家之心勃然又生。（9日闻陈钱熙及董子容言，此种虫名白蛉子，为北平特产，螫人至厉害。）

6月8日 星期一

预备英文8章。

6月9日 星期二

预备英文及社会问题。下午赴张东荪君茶会。（补录412页）

6月10日 星期三

预备经济学及政治学。下午开会商议暑假留校宿费减轻事。

6月11日 星期四

考试英文，题目极浅，除作文一篇外，改错及课外读物测验。不必预备也可以混过去，懊悔费了许多工夫读原本《双城记》。下午预备政治学。晚间预备社会问题。

### 6月12日 星期五

社会问题考试，又是老套，题目发下来，一共12题任择10题，大家一哄起来说太多，林东海立刻允准打一个八折，8题便算完卷，大家又翻开讲义来抄。他立在讲台上，俯着首装着看书，大家也知道他的意思，不好辜负了他的好意，不抄的只有呆子，然而谁肯做呆子呢？下午预备政治学。晚间黄万杰君来。今日起厨房不包饭，只得另食，膳费较昂。

### 6月13日 星期六

政治学考试。<sup>(13)</sup>下午预备经济。晚餐后偕刘、董二君至达园散步闲谈。

### 6月14日 星期日

预备经济学。

### 6月15日 星期一

晨6时起床。上午考试国文，作文一篇，题目为《记述最近见闻或谈话一则》。下午考经济学<sup>(14)</sup>。今日下午董允辉君回里，以考试忙迫，未及送行。

### 6月16日 星期二

今日上午考试国文，题目为就己所知对于下列各题任行述要：

(1) 关洛濂闽；(2) 陆王；(3) 颜李；(4) 浙东学术；(5) 皖派吴派；(6) 今文学派（任择五题）。考试完结后无事可做，反觉无聊之至，打电话至清华询问黄万杰君何时旋里，据云明日乘下午火车南旋。

晚间以诸事毫无牵挂，故未及9时即睡，奈白蛉扰人，直到熄灯后还未入寐。这是今年第一次失眠，苦恼之至，反侧辗转，总难合眼。怪不得傍晚与斯、刘二君散步校外时，斯君云日来为白蛉所扰，不能入寐几愤欲自杀云，思之实合此时情景也。约1时许始懵懂睡去，犹时为扰醒，真是无可奈何。



6月17日 星期三

晨6时即醒，见时尚早，而夜来半醒不寐，困倦已极，故反侧又重入梦，再度醒觉时已7时半，匆匆起身睡意尚浓也。赴清华晤黄万杰君，途中精神瞽散如在梦中行，道上阳光亦黯淡无生气。向其借取《普通生物学》后，返校领取年刊，及向斯君借来蚊帐。复至清华，用午膳后，首途赴城。在清华宿舍内，首度晤及〔外文系〕夏鼐（翼天）君。乃至邮局领取汇款，又至东安市场购买书籍，后即返校。刘君因事入城乃借其蚊帐以御祸，然旧创作痒，一小时半后始入寐。

6月18日 星期四

晨至图书馆翻阅杂志。午餐后阅《伊里奇的辩证法》，未数十页即又倦而不欲续观。以前日睡眠不足，加以昨日奔波跋涉，又不慎于食，故今日特疲。

6月19日 星期五

阅书：《伊里奇的辩证法》约100余页（全书140页，完）。这书是德波林著，分析伊里奇的辩证法极是深刻。据斯君云，这书理论极正确，大概是指其合于正统派而言。不过辩证法的重要点在实践中，故困难点亦在如何将理论施之于实践，以应用之。否则成为空虚的东西，谈不上什么“辩证法”了。我觉得自己的短处，便是几乎绝对没有经验，更谈不上应用辩证法的实际行动，这也是由于阶级性所限，所以有此种蕙懦的思想，也因为阶级性所限，所以有这种宿命观。晚间写信，复王栻君信（清华风潮，录取标准，北大事）。致双亲（汇款已收，清华风潮，天气）、大哥（购书事）。

6月20日 星期六

阅书：Barnes etc, Introduction of Sociology [巴恩斯等：《社会学入门》] 70余页。又巴恩斯的《社会之演化》。

上午开会商议暑期减费事，议决征求负责发起人。晚餐至朱义析君处谈话，9时许始返舍。预计欲读完100页书，竟不能成功，清谈误事，信矣！今天是端午节，陈君买了粽子来才知道，年来漂泊异乡，已有四年未在家过端午节了，依稀还记得十中初中毕业那一年，放假恰巧是端午节，父亲向菜馆中办来几样菜，家人小酌别有风味，可是现在却是旅舍独居，未免怆神，遥望南国，祝他老人家平安幸福，不要因游子不归

而伤心。

6月21日 星期日

阅书：《当代社会学学说》约80余页。

早8时开会商议暑期减费事，议决办法并征求赞成人。傍晚至体育馆拍乒乓球。

6月22日 星期一

阅书：《当代社会学学说》约60余页，“Huntington [ 亨廷顿 ] 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上午10时开会商酌暑期减费事，赞成人尚未满100人，延期进行。晚间再聚谈签名仍仅80余人，看他们的气都馁了，这事恐难成功。晚间下象棋。

6月23日 星期二

阅书：《当代社会学学说》90余页，“亨廷顿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上午偕刘古谿、张宗燧二君参观毕业典礼，旋赴适楼参观展览会。晚间又为暑假留校开会，决定明天派代表去见校务长。

6月24日 星期三

阅书：《当代社会学学说》约50余页，“Hankin [ 汉金 ] 的生物遗传学说”。下午陈君来，导之参观校舍。晚间下棋三局，已9时许矣，淋浴后阅书数页，10时半即睡。本预定欲读完汉金的生物学派学说，竟未成功，玩物丧志，信矣。

6月25日 星期四

阅书：《当代社会学学说》50余页，读完“汉金的生物遗传学说”。暑假减费事，今日校务会议仅允减低体育费1元。减费运动发起人两次集议，以无群众为后盾只得让步。

6月26日 星期五

阅书：《当代社会学学说》80余页，“Bernard [ 伯纳德 ] 的社会心理理论”。

上午交暑假宿费。今天学生会发通知书，学生允许如暑期不供给热水可减少4元，征求同学意见，结果以53对55票，失败。

6月27日 星期六

阅书：《当代社会学学说》约50余页，“Willey [ 威利 ] 的文化派社会学说”。

6月28日 星期日

阅书：《当代社会学学说》90余页，“威利的文化派社会学说”，及“Eldridge [ 埃尔德里奇 ] 的社会组织”。

6月29日 星期一

阅书：《当代社会学学说》约90余页。“埃尔德里奇的社会组织”及“Davis [ 戴维斯 ] 的社会问题”。

上午至图书馆阅杂志。《生活》周刊近来忽于体育大加注意，每期都有照片，我以为实际上大可不必，女子体育在现今萌发时代尚可稍加鼓吹，男子体育则应注意普及，英雄式的打破纪录并无可嘉。

6月30日 星期二

阅书：《当代社会学学说》80余页，“戴维斯的社会问题（康健，娱乐，贫穷，犯罪）”。

今日整天落雨，淅沥之声引人乡思。上午6时即醒，檐头瓦雀啁啾，案上座钟滴答和雨声织成了幽怨的合奏曲，由纱帐中向窗棂外望灰铅色的天空，凄凉欲绝。晚间斯君来，大谈其唯物论的辩证法，后来提到“宗教的本质”。（补录412页）

## 7月

7月1日 星期三

阅书：《当代社会学学说》约80余页，“戴维斯的社会问题（种族歧视，经济改造）”（全书903页，完）。此书仅900余页，我竟费了12天的工夫才读完它，每天平均仅75页，阅书速率实在太慢，此后应训练速览的能力才好。此书由6人合编而成，故内容颇为充实。但作者都是大学教授，书为大学教本之用，故自然不脱美国式的社会学之气味。作者都是已以专家闻名者，故内容有偏颇处；然同时因其为名家，故欲观各派之内容，此书却恰相宜。

下午搬房间，由一楼229号迁至三楼214号，整理物件费了整个下午

的辰光。

7月2日 星期四

阅书：李达《现代社会学》160余页。

上午至图书馆阅《科学》杂志第14卷8期，杨钟健《周口店之骨化石堆积》，裴文中《中国猿人化石之发见》，及《中学生》第一卷。

7月3日 星期五

阅书：李达《现代社会学》约160余页（全书328页，完）。

上午至图书馆阅Sinanthropus, The Peking Man (Scientific American, June 1930) [《北京人》（《科学的美国人》1930年6月）] 及The Peking Man, A New Chapter in Human History, by G. Elliot Smith (Illustrated London, New, Oct 19, 1929) [G. 埃里奥特·史密斯：《北京人：人类史上的新篇章》（《图说伦敦》新版，1929年10月19日）]。

旋至注册处取修学证书。

7月4日 星期六

写信三封：一黄云畴（清华风潮），二双亲（暑假缴费），三大哥（考试预备）。

阅书：爱尔乌德（C. A. Ellwood）《文化进化论》120余页。

傍晚剪发回来遇张宗燧，散步绕清华门口由成府而回。

7月5日 星期日

阅书：《文化进化论》200余页，尚缺50余页，拟明日看完。

7月6日 星期一

进城至北平图书馆，参观梁任公遗书及善本书籍，并浏览馆内阅报室、杂志室等处。此馆建筑雄伟，为中国第一图书馆。至北京大学三院时，以已过报名时间，乃先赴饭馆用餐。下午2时领取表格，乃至红十字医院检查身体，因清华报考者既多，加以青岛大学生在此处检验，手续又颇周密麻烦，故下午4时半才竣事。中途又遇雨，呼车至北大三院已过5时矣！乃向报子胡同林济处借宿，预备明日再继续进行。

7月7日 星期二

今日晨起时，檐头雨点滴阶沿作声，知未放晴，不得已在林济君处再住一天，雨势整日未稍杀，令人纳闷。上午与林君在侧厢坐谈，下午在蔡君房中三人闲谈。傍晚读《人类学》50余页。晚间睡时雨声尚送人入梦也。

7月8日 星期三

今日起身时尚未晴，晌午始稍有霁意。午餐后呼车至北大三院，时方12时半，枯坐至2时许始有人开始办公，为修业证书中缺“修业期满，成绩及格”二语又生枝节，当经书字条保证此事，如录取后发生弊点自愿退学，乃得允许领得准考证。后赴东安市场购书。4时许拟赴青年会，适有清华汽车停在门口，乃即乘车返校。

7月9日 星期四

阅书：《人类学泛论》120余页。

7月10日 星期五

阅书：《人类学泛论》120余页（全书322页，完），《社会进化史》120页。

今天去看分数：英文G，国文E，社会E，经济E，小说研究G，政治G，历史E，学分全年37，绩点66，平均绩点1.78（同班1.78者2人，1.6者4人）。去年入学试验：国文85，英文76，数学68，化学76，史地70？（80）。

7月11日 星期六

阅书：朱亦松《社会学原理》240余页。

清晨至清华晤朱义析君，借取Deniker, The Races of Man [德尼凯：《人类的种族》]。

7月12日 星期日

阅书：朱亦松《社会学原理》40余页（全书282页，完），陈桢《普通生物学》240余页。上午至张宗炳处取生物学讲义。闻陈凤书已抵平，寓西河沿，欲投考燕京。下午张璟龄自沪来，亦欲投考燕京。

7月13日 星期一

阅书：陈桢《普通生物学》40余页（全书258页，完），伍德罗夫

《生物学基础》170余页。

7月14日 星期二

阅书：《生物学基础》170余页。

晚间偕张璟龄君游达园等处，张君看了很是羡慕，说自己考取后一定向光华同学宣传，多招几个人来。

7月15日 星期三

阅书：周佛海著《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凡354页。

下午进城寓林济君处，往清华报名处观坐位号数，未曾贴出。至东安市场晚餐后，再赴林君处。阅党义，片刻即睡。

7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6时余起身，7时乘车至试场，8时开始考试党义。清华报考学生，新生凡140余人，二年转学生129人，三年转学生20人，研究生17人。党义<sup>(15)</sup>10时交卷。偕刘、范二君至东安市场用餐。下午1时起考国文<sup>(16)</sup>，4时考试毕，已有雨意，亟返林君处。

阅书：德尼凯《人类的种族》。

7月17日 星期五

今日上午考英文（8时至11时），共4题<sup>(17)</sup>。下午考人类学（1时至4时），共7题<sup>(18)</sup>。

7月18日 星期六

今日上午温习生物学。下午考生物学（1时至4时），共7题<sup>(19)</sup>，除第4题稍麻烦外，其余尚易之耳。

7月19日 星期日

阅书：孙本文著《社会学上之文化论》161页。今日晨起已晏，因昨晚单猛来林济君处闲话，12时余始去。（……）

7月20日 星期一

今日上午考社会原理（8时至11时），凡7题<sup>(20)</sup>。至东安市场用午餐，购旧书5册，耗去2元。旋至林君处取回手篮，道谢而别。抵校时已8时许，5日共耗去5元。然以社会学及人类学二者答案之不佳，录取希

望甚低。

7月21日 星期二

阅书：《海上花》第1册210余页。此书，我以为描写陶玉甫与李漱芳的一段最好。赵二宝故事的后半段也凄凉动人。书中的人物，以描写李漱步的天真，最为可爱。

写信：家信（清华报考事，费用），林济。晚间与陈、张、谢、蔡诸君校园内散步。

7月22日 星期三

阅书：《海上花》第2、3、4册约700余页（全书完）。（……）

7月23、24日 星期四、五

阅书：《浮士德》中译本及英译本，并作札记。

7月25日 星期六

阅书：《浮士德》，并作札记。

晚间与陈凤书、刘古谛君在校园中散步，旋至岛亭畔石舫上闲坐，畅谈光华时往事。

7月26日 星期日

阅书：《浮士德》中译本及英译本，并作注释（中译本共402页，英译本乃Taylor [ 泰勒 ] 所译者，正文216页，连后附译注共333页）。

傍晚偕陈箴熙君游朗润园，园中红莲盛开，间以翠叶，殊为动人。晚间至陈君处谈话，据彼前在注册处调查，上学期一年级得绩点1.76者仅2人，得1.67者4人云云。

7月27日 星期一

阅书：余上沅译《可敬的克来敦》约100余页。并参对原文（Charles Scribner's Sons [ 查尔斯·斯克星布纳之子 ] 出版之The Plays Barrie [ 《巴里剧作集》 ] 1929年版）约50余页。

下午张君来谈。此君于赌经颇熟，谈到上海十六号轮盘赌窟，不觉眉飞色舞。据云此赌窟每日送贿于巡捕房千两，其进款每日万元以上，全年至少可赚百万元以上。光华同学亦有光临此魔窟，所输不下千余金。

7月28日 星期二

阅书：续昨日看完《可敬的克来敦》计209页（连序文共251页）。原文计80页，余君译笔颇佳，此种带幽默（humor）之文章颇难移译，如He is a bachelor, but not of arts一语，几无法保存原文意味，然译文大体上还不错，并且也很流利。

比条一雄著、施复亮译：《社会进化论》（236页）。系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而作，理论多而事实绝罕。

7月29日 星期三

阅书：《费尔巴哈论》（234页）。此书说明黑格尔哲学中之辩证法，费尔巴哈之唯物论，及马克思之辩证法的唯物论。彭加生译本颇奥晦不易懂，林超真译本较善（在《哲学，宗教，社会主义》一书中）。今日读时以二者对照，将彭译订正或注释数处。

下午在宿舍畔草地上抓大头。

7月30日 星期四

阅书：Tales from Munchausen [《荒诞故事集》]（78页）及Grimm's Fairy Stories [《格林童话故事》]（178页）。此二书之中文译述，曾于幼时读过，今日阅时如重睹故人，新新书局的阅书室，十师附小的图书馆，当年的旧踪，仍深深地印在脑海中。过去的是过去了，永远将不复返，可是回忆到过去时，仍不免令人作甜蜜的咀嚼。

下午在宿舍畔草地上抓大头。

7月31日 星期五

阅书：《二十世纪》第3期190余页。其中以《张东荪哲学批评》一篇为最佳。张东荪的唯心论哲学，自然以唯物论的立场去批评最为宜，这立场一站稳，批判自易见出色。今日清理这一年购置而未读的书有10种，拟于暑期中读完。

## 8月

8月1日 星期六

阅书：《二十世纪》第3期65页（共263页，完）。《科学与玄学》一篇系用新的见地，下玄学与科学的定义，然后对于中国那次人生观之



论战，作一总检讨，颇有可观。

下午以张璟龄等之邀，与谢、陈、刘、张、王共6人作西山之游，经西苑、青龙桥至一小村，坐树荫下饮茶解渴，拟赴宝善寺，以时晏，至玉泉山坐门口休息片刻未入内，旋即返校已6时余。

晚间至蔡谦房间，请陈、张教Play Bridge [ 打桥牌 ]。自家年来沉溺书籍，生活太干枯了，很想有机会多学些玩意儿。

8月2日 星期日

阅书：马克思《哲学之贫困》约110页。

下午在蔡谦房中，与陈、斯二君打桥牌。旋加入刘、王，改抓大头，输者出钱购西瓜，幸得白吃一顿，返室已3时许。因昨晚打桥牌太晚，11时许才睡，精神很不好，昏昏又思眠，微寐片刻已近5时。

晚间与刘君下象棋二局，胜负兼半；张宗燧来，又与之对局，此君下棋颇佳，二局中第二次得刘君之助，勉强取胜。9时返室睡觉。

8月3日 星期一

阅书：马克思《哲学之贫困》140余页（连序文共270余页，完）。晚间打桥牌。

8月4日 星期二

阅书：加纳《政治学与政体》80余页。下午至张璟龄处打桥牌，张宗燧、宗炳及赵紫宸二子亦在。

8月5日 星期三

阅书：加纳《政治学与政体》（104页）。晚间与斯、刘诸君出去散步。

8月6日 星期四

阅书：加纳《政治学与政体》40余页（全书803页，完）。

蔡莫佛来校，导之往游达园、校中各处，及图书馆。午餐后回清华。

今日据报载，清华今年新生录取标准提高（由45分提高至50分）。又据清华《消夏周刊》载，今年报考者1700余名，录取名额最多为250名左右。燕京转学生结果，今日接示陈凤书编入一年级，张君落第。清华尚未发表，不知自家命运如何，颇为之忐忑不安。

8月7日 星期五

阅书：Karl Koutsky, Economic Doctrines of Karl Marx [考茨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仅阅20余页。盖以神经兴奋故。

今日蔡谦君自清华来电话云有录取消息，未悉确否。旋朱义析君电话云吾等4人（刘古谿、张宗燧、范钟璠）皆已录取，然犹未敢深信。但已不觉喜形于色，途遇蔡君即被诘何故喜气洋洋，深恐消息不确，不敢以实告，以他语搪塞过去。陈凤书自清华回来，亦云人类社会学系取3名，我幸获录取，大概此项消息确实不虚。下午至清华朱义析处，回校后案头已放置清华通知书。晚间与陈君在校园内散步。

8月8日 星期六

今日张璟龄邀赴城内游览，至城内已12时许，在东安市场用午餐，后赴故宫博物院，已闭馆，颇觉得失望。旋到北平图书馆参观，又到北海。先至琼岛品茗片刻，旋即划船，每小时8角（第二时5角），三人都不會划，看了别人的船双桨如飞，很是羡慕，竭力划摇，东撞西碰，居然兜了一个圈子，然已力竭神疲。于是放舟中流，任其荡飘，凭舷四顾，荷花满布的湖中时常小舟几叶交梭其间。有些人带着爱人一同划船，高兴起来更扣舷而歌，几疑天上人间。凉风夹着荷香，一阵阵吹来，令人心荡。6时许弃舟登陆，即乘车返校。晚间至蔡谦房中学习扑克牌。

8月9日 星期日

阅书：考茨基书40余页。

上午写信三封：双亲（清华转系，银钱），大哥（清华考生名额），黄万杰（清华新生揭晓，开学日期）。下午至蔡君处弄扑克，3时许始返舍。晚间张璟龄来叙谈。

8月10—12日 星期一—三

阅书：考茨基书（全书248页，完）。

8月13日 星期四

阅书：《侠隐记》上册260页。

8月14日 星期五

阅书：《侠隐记》下册300页（完）。又《续侠隐记》420页。

8月15日 星期六

阅书：《续侠隐记》340页（完）。又《社会进化史》50页（Müller Lyer [穆勒·莱尔] 著，陶孟和等译）。

8月16日 星期日

阅书：《社会进化史》240余页。下午张宗燧来，下象棋二局。

8月17日 星期一

阅书：《社会进化史》约100页（全书共386页，完）。《行为主义的心理学》（J. B. Watson [沃森] 著，臧玉淦译）约20余页。

下午与晚间下象棋数局。

8月18日 星期二

阅书：《行为主义的心理学》约40余页。J. B. Watson, Behaviorism [沃森：《行为主义》] 70余页。

下午与张君下象棋，晚间在斯君房间玩球戏。

8月19日 星期三

阅书：《行为主义的心理学》约170余页。

这几天的雨丝竟织成一片凉阴的秋气，昨夜睡中已觉衾寒，今朝起来凉爽的秋风竟扑人面上来，蓦地里一种凄凉滋味涌上心头，是雨丝带来的愁思么？不，是秋风送来的悲凉么？也不。我自行寻味，仔细咀嚼。哦！原来是旧梦重现呢！是哟！过去的三年中，都是在这种秋气弥漫的辰光，凄然向家庭告别。不管是月朗星稀的午夜，不管是晚风残月的平坦，咽着泪黯然上船的情景，总是教人耐受了。想不到这逐渐痊愈的创痕，今天又以秋风的刮削而复裂，中怀凄怆，愁思谁语！

8月20日 星期四

阅书：《行为主义的心理学》约40余页。

张璟龄、张宗燧来舍弄桥牌。下午与光华同学10人赴北海划船，旋赴香厂胡同新丰楼聚餐。8时许雇汽车回校，璟龄大醉在汽车中呕吐。

8月21日 星期五

阅书：沃森《行为主义》约80余页。

因昨晚的聚餐，今日精神不适。

8月22日 星期六

阅书：《行为主义的心理学》约150余页，（全书共395页，完）。此书是沃森1919年的著作，离其首倡行为学时仅7年，故态度多未彻底，且内容亦嫌空虚。故此书虽在行为学发展之历史上自有其地位，然已嫌过时，且不合教科书之用。（补录412页）

8月23日 星期日

阅书：沃森《行为主义》约60余页。

下午与晚间在斯君房中弄扑克为戏。

8月24日 星期一

阅书：沃森《行为主义》20余页（全书248页，完）。

Borchardt [博哈特] 著、李季译《通俗资本论》40余页。沃森的《行为主义》一书为1924年所作，乃聚集其讲演稿而成，全书结构与《行为主义的心理学》相同，惟标题不同，各章次序亦多相同，惟情绪、本能之讨论地位互易，此书见解已较进步，文字亦浅显易读。

上午至注册处索转学证书，请其直接寄往清华。下午在斯君房中打桥牌。回来后写家信二封，一致双亲（下学期费用），一致大哥（北海之游）。晚间又在斯君房中弄扑克为戏，9时许始回，真有点上“夜总会”的风味。

8月25日 星期二

阅书：《通俗资本论》50余页。

下午进城至东安市场购旧书《莎氏乐府本事》一本。

8月26—28日 星期三—五

阅书：《通俗资本论》各约50余页。

8月29日 星期六

阅书：《通俗资本论》约60余页。

上午张璟龄来打桥牌。下午范钟璧来坐谈片刻。晚餐后与蔡、陈、刘在校附近散步。今日燕校资助委员会主席马文倬来约我去谈，说下学期的校长奖金80元，我可以拿，问我有意留在燕大否？我只好摇头婉却，假使从前那次的奖金能得手，我也许连清华也不去考，现在是既已考取，就有点不高兴再留燕京了。

8月30日 星期日

阅书：《通俗资本论》约50余页。

下午至陈钱熙君处晤谈，赴体育馆拍乒乓球。晚间陈君来室谈话，赴斯君房中打桥牌。运动又好久不高兴做了，连乒乓球都值得写入日记中去，可见吾近来运动的稀少。同时可看出我对于体育的价值并不藐视，不过习性难移，总是喜静不喜动。暑期中体重由53公斤多减至52公斤，胃病虽较少发作，然并未断根。星相家老潘曾说我要短命而死，至多不过36至42岁。我虽然一笑置之，不过我宁愿夭折，而不愿过度周身是病的苦困残年。

8月31日 星期一

阅书：《通俗资本论》约90余页（全书本文436页，加序言附录56页，共492页，完）。The Tales from Shakespeare [《莎氏乐府本事》] 约100余页。

## 9月

9月1日 星期二

阅书：Wells, Outline of History [ 韦尔斯：《史纲》 ] 约90余页。

今天《大公报》发起救灾日运动。今年的水灾是近年来所未有的，尤其因为发生在武汉、皖、苏等交通便利消息灵活的地方，更容易引人注意。《大公报》差不多大半是登载水灾的消息，然而像去年甘陕的旱灾，恐也未必轻松，托福于消息的不便利，吾们只能模糊的知道一点儿，因而也不能怎样大大地打动我们的心。我认为这几年的水灾、旱灾，都是证明中国封建式社会的衰落。在从前的时代，封建式社会中统治阶级虽也作恶，还能同时行使他的职务像开渠、筑堤等。现在，他们竟成了堕落分子，变成社会前进的障碍物，只想刮地皮而整万的存入外国银行去，同时又专从事于阻挠社会前进的工作。这种的社会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社会革命的兴起，改组整个的社会；一条是让他逐渐衰落，以至于消灭，像塔斯马尼亚的土人社会一般。

9月2日 星期三

阅书：韦尔斯《史纲》约100余页。

今天接到王栻来信，说他就要来平，旧友未逢已经一年多了，听到这消息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欢。

9月3日 星期四

阅书：韦尔斯《史纲》约50余页。

下午正在阅书时，蓦地里黄万杰走进来，据他说是上月24日由温州动身，昨晚抵平，今日已进清华。谈话好久，他一谈到学校就提到出路问题，我心中盘算着自己的转系到底怎样好呢？我现在非转历史系便转生物系，至于到底哪一系好，临时再行定夺。与黄君谈了一晌，一直送他到校门外才回来。

9月4日 星期五

今日精神坏极了。在图书馆中翻阅杂志，到阅报室看报，阅《大公报》，抄写英译中国诗。然而无论如何总觉得无精打采，引不起兴趣看书，我以为大概又病了，否则决不会这样颓废的。

9月5日 星期六

今日整天都觉得不大舒服。9时半林济偕黄万杰及两位林女士来，要我替他们引导一周，从宗教楼、课堂楼、贝公楼至图书馆、姐妹楼、女生宿舍、燕南园。

本拟至朗润园，她两人说走不动了。到东校门餐馆用餐后，回到寝室中闲坐片刻，翻翻燕大年刊。又向达园进发，入门后她两个人便不肯再走，在门口等待，我们三人在园中巡游一周便回来了。他们回清华去。回舍抄写英译中国诗，这暑假中陆续抄写了30余首，将书还给图书馆。回来写信二封，给单猛、董允辉。8月28日写的家信还未投，一并交邮。晚间本想读书，钱君来闲谈至9时许，睡魔又来扰人，只好去困。这几天太懒了，明天起非努力不可。

9月6日 星期日

阅书：韦尔斯《史纲》约50余页。

下午至清华园晤及黄云畴，询及宿舍事。据云新宿舍无空房间，转学生恐怕要住到二院去。在清华用晚餐，谈至夜9时许始回校。

9月7日 星期一

今日至清华报到。上午在宁有澜君房中闲谈。下午始去办理入学手

续：（1）注册部对照片，（2）验体力，（3）复验体格，（4）缴费，（5）注册，（6）交保证书。复验体格时的凌乱无次，害得我等到下午才验完，已使我不满，验体力后的Toss，更使人觉得清华的讨人厌。（补录413页）

9月8日 星期二

今天搬到清华里来，宿舍未有空着，只好暂住在教室，听说宿舍本可够用，因为旧生以及毕业生霸占寝室，新生只好认吃亏点，暂住堆房般的教室里，这本是国立大学的常态。于是我觉得清华大学有二重好处，一种是学生洋化，一种是办事官僚化。

傍晚遇见王栻、王祥第，晚间同住教室，谈到12点多钟才睡觉。

9月9日 星期三

今晨6时许便醒来，同二王、老黄逛校园。午餐后二王进城取行李。我因昨晚睡眠不充分，很是难过，便去睡了。一直到刘、郑二君来唤我吃夜饭，才起来洗面，吃饭。晚间在图书馆阅书片刻，便去睡了。

9月10日 星期四

今天是注册日，我因为想转系，一问注册处，说是不可以，这真糟糕。我与黄君商量，再去和注册主任接洽，说要先得系主任允许，便去见陈达。据云，须与注册主任接洽，下午可回复我。下午去见陈达，说注册主任已告诉他不好转系。我又去见注册主任，说这是教务长张子高的命令。又去见张子高，具列二种理由请求转系：（1）无兴趣之学科，不能研究有心得；（2）去年可转，今年又无特别声明；（3）我以前在燕京亦读社会系，并非为取巧而考社会学，且社会与历史性质相近。教务长说明天答复我。

9月11日 星期五

今天又去见张子高，他说要与各系主任接洽，下星期以内定可回复我的信。我因为注册手续麻烦，便想下星期转系事毕后再注册。

下午与二王、老黄去逛校园，如工字厅、生物馆等处。

9月12日 星期六

今日宿舍才定，是在二院附4号，便搬进去。下午与王祥第去凭吊圆明园遗址，拾了两块砖头回来。

9月13日 星期日

今日与二王去白相燕京。祥第因腹痛，午餐后先返校。我与栻一直弄到傍晚才返校。

9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开学礼。下午仅上了两课，贾邦福（Lvan J. Gapanovitch）的《[西洋]上古史》与史禄国（S. M. Schirokogoroff）的《人类学》，都是去旁听的。晚间与王栻下象棋，一与三之比，明后天定要报仇。旋遇徐贤修，知他已搬来了。此君曾与我在府前附小同学，当时为幼小儿童，现在竟已长大得认不得了。辰光使儿童变成青年，使青年逐渐衰老，最终无情地送进坟墓去。人生是一步步向坟墓前进，我应该有所觉悟才是，每一天都不要虚度时光。

9月15日 星期二

今天去问张子高，说尚未定办法。他说我气色不好，问我是否染恙。这几天胃病略发，实在也不甚厉害，我自己也并不觉得这几天格外精神不好，虽然因为注册未定，总未能静下心来读书。下午上法文课，这是第一次读法文，我预定计划要在三年内学会，并且想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再学一种外国语（日文），不知道能达目的否？法文退课后，引导徐贤修周览校舍，至黄万杰处闲坐片刻，然后三人再散步校园。晚餐时始回舍，练习法文。

9月16日 星期三

今天上了一个整天的课，晚间看历史。

9月17日 星期四

下午再去见张子高，说今天下午4时开会便可定夺。回来后找王栻到体育馆去运动，出了一身汗，沐浴后随便谈谈。一个下午便消费掉了。这几天的精神似乎确实不大好，温谚云：“越嬉越懒，越吃越口淡。”这几天的生活太懒了，总是振不起精神来读书，我只想注册事毕后好好地读几天书。

9月18日 星期五

今天下午到教务处，见了教务员，据云昨天开会结果，转系是可以的，但须补习未考试之科目，此项补习功课之学分不算在毕业应修学分



之内，故须多读16学分。吾问如转生物系能否得到允许，据云须系主任及教务长之允许，他不能作主。我心中盘算，如果转生物系，仅须补习化学10学分，并且二年级的功课都可以选读；至于历史系则二年级的功课与一年级冲突，不能同时选读，又加以觉到文科、法科功课的空虚，很想乘机改读理科功课，生物学在理科中是比较轻松的功课。所以便跑到郑重君那边去，请求他偕我一同去见生物系主任陈桢，郑君说明天上午9时一同去见。一个晚上都在踌躇莫决，“到底读文科抑理科好呢？”这个问题真够我麻烦。

9月19日 星期六

社会记事：今天《北平晨报》出号外说，日本未下哀的美敦书，突于昨夜10时攻占沈阳城。

阅书：曹谷冰《苏俄视察记》80余页。

上午9时偕郑重君去见生物系主任，适值陈桢不在办公室，只好回来。一路再行盘算，理科的功课当然比文科切实，但转生物系的问题很复杂：第一点不知道系主任答应否？第二点教务长答应与否？这二点中有一发生困难便完了，对于教务长已经麻烦他好几次了，现在又改他系似难启齿，陈桢处又非星期一莫办。这两天工夫又在黑暗苦闷中，纵使能成功，这一星期的功课多须补习觉得讨厌否？平时实验做报告这样多觉得厌倦否？家庭态度能赞同否？对于生物的解剖将加以阻止否？和大自然久无接触，现在突抛弃已成习惯的蠹虫生涯，再去追逐自然界的观察与叙述是否合算？等等问题又纷集。由生物馆回宿舍时遇到张子高，问我注册已完否？只好答着立刻办理。先至二系主任处签字选课，注册事只好留到星期一再办。

9月20日 星期日

今日进城，偕同二王先至东安市场买了几本书，即在东安市场用午餐。因为想运动练身又买了网球拍。再至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局，因身边所带的钱有限，未曾购书。旋即呼车返校。晚间在王栻房中及黄万杰房中谈谈，又消费掉一个晚上。今日仍旧没有读书，这几天不知怎的，总是心神不宁，不能静坐读书，虽在日记簿上写着“读书，读书”，而实际上仍不能行，恰像嗜赌者口口声声说戒赌，一看见牌又眼红了，指痒得不可当，于是只好立誓这次暂破了戒，下趟誓不再来。甯！你这10天

到底干得什么事呢！这种糊里糊涂将光阴蹉跎过去，连一点书也没有读，你也觉得对得起自己吗？

9月21日 星期一

阅书：《苏俄视察记》约120余页。他所叙述的虽然是一个现在存在的现实国家，然而读起来总有点像读什么哲学家的理想国似的。

上午开学生全体大会，一连继续开了三点钟，议决了些关于反日的提案。有些提案真有点好笑，一个提案是清华全体学生徒步赴京请愿案；一个是清华全体师生禁食一天案，幸而未曾通过。但是转想一下，这些办法虽不见高明，但其志实属可嘉也！下午拍网球，这是从来没有练习过的，只曾在十中拍过一两次，在光华拍过三四次，拍起来总是拍空气而拍不着网球，真是吃力不讨好，累得满身是汗，然而总算合于运动的目的了，为之一笑！

9月22日 星期二

阅书：《苏俄视察记》60余页（全书260页，完）。俄国几年成了谜样的国家，此书的叙述很可一读，惜对于党治、政制方面尚罕述及。

晚间蒋廷黻讲演《日本此次出兵之经过及背景》，以为此次日本之出兵其背景有三方面：（1）中国渐有统一趋势，日本必须于中国统一以前解决东三省问题，且东三省之经济渐发达，民智渐开通，尤非早行解决不可；（2）国际方面，英、美均因经济恐慌无暇外顾；（3）日本国内人口增加，非移民不可，且工业之发达将因中国之统一而受打击，而为增加国威起见，亦须扩张疆土，故遂借中村事件以出兵中国。此事之解决，最低限度中国政府须正式承认日本一切既得权利，最高要求或至更换东三省政府，以能为其傀儡者为长官。吾人之对策，治标方法：（1）唤起国际同情，无大效果；（2）宣战必败；（3）排货运动，惟一办法。至于治本方法，在于民族与个人之根本改革。中国人遇小事则委靡不振，遇公事则贪婪腐败，此种习性非大行改革不可。

9月23日 星期三

阅书：陈炳堃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30余页。

9月24日 星期四

学校停课，出发四郊宣传日兵暴行，步行二三十里抵沙河镇，入昌

平县城，沿途讲演但收效甚少。午餐在沙河镇车站旁小饭店中，与王栻、王祥第同食大饼，箕踞坑上张口大嚼，别有一番风味。2时半乘火车返校。

9月25日 星期五

阅书：《最近三十年之中国文学史》约50余页。

9月26日 星期六

阅书：《最近三十年之中国文学史》约100余页。

今日校中又停课，徒步入城向副司令请愿宣战。我因为前天徒步太辛苦了，又预料今日的请愿必定无甚结果，所以不去。在图书馆藏书库中翻阅旧杂志，消磨了大半天。

晚间与二王及黄君在消费合作社吃零食，一面闲谈往事，后来在校园中散步，跑到土山上一个小亭子中坐下来，月亮从树隙中射下来，俯瞰校舍，如在水中漾荡，那一种光明透彻的光景，令人有一种说不出的优美的觉感。10时许始返舍就睡。

9月27日 星期日

阅书：《最近三十年之中国文学史》约50余页（全书274页，完）。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之中国政治史》约50余页。

今日刮风甚大，天气逐渐寒冷了，下午拍网球还穿了一件绒背心。

9月28日 星期一

阅书：《最近三十年之中国政治史》约100余页。

上午停课开会，议决改换生活方式，在三星期中暂停功课，改取军营生活。6时起身早操，7时半早餐，8时半军训，10时休息，12时午餐，下午1时上课（授战时国际公法等），3时军操，6时晚餐，8时讲演，10时睡。这案子以206对101之多数通过。然而我总觉得这案是在感情冲动下通过的，救国只有下死功夫来学别人的好处，以求并驾齐驱，而终于轶出其上。至于三星期的休课学操，至多只是以振起民气，实际上没有什么效果。不过在这种受压迫的情形下，感情冲动非但是不能免，并且是可嘉许的一件事。

9月29日 星期二

阅书：《最近三十年之中国政治史》70余页。

下午学生会出通告：自明天起全体同学过军营生活三星期。

9月30日 星期三

阅书：《最近三十年之中国政治史》120余页。

曙色尚是朦胧，黑暗还占领整个寝室，蓦地里号角声起，穿破死一般沉静，从睡梦中醒转来，睡眠还是惺忪，知道今天是新生活的开始，便振起精神匆匆整理被褥，穿起军服去洗面，由寝室出来时新凉的秋风直扑到面上，精神为之一振，虽有冷峭的感觉，皮肤微起寒颤，然另有一种清爽的快感。洗面后便上操场，一轮冷月还斜挂在西首的树梢，旭日已经上升，映在新宿舍的红墙上，血红欲滴，连操场周围的树梢也都染成浅绛的颜色，操场还只有十几个同学步着枯黄欲残的草地，切切在作私语。操场上四无依傍，越发觉得寒风侵人，我便先到健身房练身，旋即集合操场上作早操。散队后早餐，8时半又上操，下午1时上军事学，3时半上军训，晚10时熄灯就睡。

## 10月

10月1、2日 星期四、五

阅书：《最近三十年之中国政治史》约170页、120页（全书636页，完）。

10月3日 星期六

进城购物。

10月4—8日 星期日—四

阅书：《莎氏乐府本事》（全书368页，完）。

10月9日 星期五

阅书：《西林独幕剧》170页。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之起源》60余页。

今日起以胃病向军训处请假一星期。

10月10日 星期六

阅书：绿漪《绿天》120余页（完）。

今日双十节，故宫三路开放，进城游览。

10月11日 星期日

游古物陈列所三大殿及景山、午门历史博物馆。下午返校。

10月12、13日 星期一、二

阅书：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之起源》（全书290页，完）。

10月14—16日 星期三—五

阅书：《最近十年之欧洲》，共500余页。

10月17日 星期六

阅书：《最近十年之欧洲》约30余页（全书542页，完）。冰莹《从军日记》153页，笔墨颇活泼，但嫌幼稚。

晚间在王栻房中讨论唯物唯心问题，（补录413页）。

10月18—20日 星期日—二

阅书：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共200余页。

20日上午5时起身，集队去西苑，参观军队操练，并阅看机关枪迫击炮等兵械。9时半回校。下午拍网球。

10月21日 星期三

阅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约100余页。

今日起照常上课。

10月22—24日 星期四—六

阅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每日各约100余页。

23日去中国文学系询问，据云目录学一科恐不能开班，下星期可有确定答复，恐怕又要生麻烦。

10月25日 星期日

阅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约150余页（全书843页，完）。

昨天一夜的西风又加上一层寒意，虽没有像去年重阳节下雪那般的早寒，但也够使人怀想起温墩的故乡了。

10月26、27日 星期一、二

阅书：樊仲云《最近之国际政治》（全书377页，完）。

10月28—30日 星期三—五

阅书：张仲如《西史纲要》，每日各100余页。

10月31日 星期六

阅书：《西史纲要》90余页（全书536页，完）；《清太祖实录》一卷。

## 11月

11月1日 星期日

阅书：《清太祖实录》三卷。

今日室内开始生火炉。

11月2日 星期一

阅书：《清太祖实录》六卷（共80张，完）。

11月3、4日 星期二、三

阅书：《世界杂志》“十年”共220余页。（补录414页）

11月5日 星期四

阅书：《世界杂志》“十年”约70余页（全书300页，完）。

晚餐后又在王栻房中闲谈到8时许才回来。这星期几乎每天晚餐后，总是与二王在一起，先在园中散步几圈，回来后便在王栻的房间中闲谈。今日谈起逻辑的命题，以为现在的逻辑太死板，一切命题都要化成“A是B”或“A不是B”的方式。如“下雨”我们的观念只是表示一个动作，然而一到逻辑家的手中一定要化成“雨是在下着的雨”，这样非但是失去了动作的活泼性，并且连句子也觉得牵强。（补录414页）

11月6日 星期五

写信：王书之，林济，徐凤庵，陈继严。

11月7日 星期六

写信：双亲，大哥，[内弟]秀庵、锄非。

11月8日 星期日

阅书：History of Europe [《欧洲历史》] 100余页，兼作札记。

11月9日 星期一

阅书：《欧洲历史》50余页。

昨晚日本兵在天津开营，故意扰乱天津。今日消息尚不甚清楚，同乡相遇均稍有惊慌。燕大同学某君家在天津，以80元托银行打电话至天津一询情形，现下天津已稍平静，大概无碍。

11月10、11日 星期二、三

阅书：《欧洲历史》，每日各30余页。

11月12日 星期四

阅书：《欧洲历史》约40余页。今天本拟多看点书籍，却料不到仍仅看这一些儿，真有点失望。

陈钱熙君来邀午餐，食后闲谈片刻即匆匆而别。下午拍网球，连拍3小时颇觉倦疲，惟网球技术稍有进步，殊自喜也。

11月13日 星期五

阅书：《欧洲历史》约40余页。上古史一部分已看完，作札记70余页。这样看书似觉太慢，明天阅读中古史时当改换方法，以求阅读速率之增加。

11月14日 星期六

阅书：《欧洲历史》50余页。

11月15日 星期日

阅书：《欧洲历史》80余页。下午偕徐贤修赴燕京，晤及陈钱熙后，赴刘建芳先生处闲坐谈话。旋赴朗润园游览一周，即返校。

11月16日 星期一

阅书：《欧洲历史》110页。

11月17日 星期二

阅书：《欧洲历史》约50余页。

昨夜一晚的西风，又使寒暑表缩短了10多度，早晨醒转来时偷眼觑着窗外，黄叶在寒风中打滚，未免心中有点畏寒，被窝中的热气令人留恋不舍，更何况室中的火炉一阵阵送来热气。刘、张二君亦醒了，大家

懒洋洋地躺着闲谈，谁亦不肯先起来。7时半的钟声又响了，大家第一课时都有课，只好硬着头皮起来。在走向饭厅的路上，看见满庭院的落叶随着尘埃飞扬，冬风料峭，微感战栗。

11月18日 星期三

阅书：《欧洲历史》约40余页（全书645页，完）。

昨天始上第一次的经济方策，今年的功课表大致可定了。

|     | 8—9  | 9—10 | 10—11 | 11—12 | 1—2 | 2—3    | 3—4 | 4—5 | 5—6 |
|-----|------|------|-------|-------|-----|--------|-----|-----|-----|
| 星期一 | 中国通史 |      |       |       | 人类学 |        |     |     | 人类学 |
| 星期二 | 经济方策 |      | 中国通史  | 西洋通史  | 法文  |        | 体育  | 军训  | 军训  |
| 星期三 |      |      |       | 中国通史  | 法文  | 秦汉战国史  |     |     | 军训  |
| 星期四 | 经济方策 |      | 中国通史  | 西洋通史  | 法文  |        | 体育  |     |     |
| 星期五 |      |      |       |       | 法文  | 殷虚文字研究 |     |     |     |
| 星期六 | 西洋通史 |      |       | 西洋通史  |     |        |     |     |     |

中国通史—吴其昌（子馨），秦汉战国史—钱穆（宾四），西洋通史—孔繁霭

人类学—史禄国，殷虚文字研究—商承祚（锡永），经济方策—萧蓬，法文—霍兰德（Holland）

11月19日 星期四

阅书：Henry George, Poverty and Progress [亨利·乔治：《贫困与发展》] 40余页。

11月20日 星期五

阅书：Communist's Manifests [《共产党宣言》] 30余页。

11月21日 星期六

阅书：《共产党宣言》40余页；老舍《二马》200页。

晚间开全体大会，为吴其昌老师绝食请出兵事，到会人数不足，延



会。

11月22日 星期日

阅书：老舍《二马》200余页（全书445页，完）；《共产党宣言》100页。

晚间开学生全体大会，议决南下赴京请愿。

11月23日 星期一

学校停课。下午至燕京访陈凤书君，返校后检查体格。

11月24日 星期二

阅书：《共产党宣言》60余页。

今日同学南下赴京请愿，校中停课一星期。

11月25日 星期三

阅书：《共产党宣言》80余页（全书359页，完）。

写信四封：双亲，大哥，林济，王书之。

11月26、27日 星期四、五

阅书：亨利·乔治《贫困与发展》。

11月28日 星期六

阅书：Laski, Communist [ 拉斯基：《共产主义论》 ] 50余页。

11月29日 星期日

阅书：拉斯基《共产主义论》100余页。这两天简直是做义务校对，将原文与中译文互相对勘。

下午赴京请愿团返校。决定自明天起复课。恐怕自明天起又无暇看课外书，还是赶快读完中译本吧！

11月30日 星期一

阅书：拉斯基《共产主义论》100余页（全书269页，完）。至注册处领回 [ 中学 ] 毕业证书及 [ 燕京大学 ] 修业证书。

12月

12月1日 星期二

阅书：韦尔斯《史纲》50余页。

12月2日 星期三

阅书：韦尔斯《史纲》20余页；陈启修译《资本论》80余页。

12月3日 星期四

阅书：韦尔斯《史纲》40余页。

梅贻琦校长来校视事，第四课停课，召集全体同学训话。

12月4日 星期五

阅书：陈启修译《资本论》130余页。

12月5日 星期六

阅书：陈启修译《资本论》50余页。

下午欲骑驴赴香山，已约好5人，因驴夫索价过昂，每头要8角，交易不成，返至消费合作社喝咖啡。3时起与王栻、张、刘拍网球。

12月6日 星期日

阅书：陈启修译《资本论》120余页。

12月7日 星期一

阅书：陈启修译《资本论》40页（全书426页，完）；Breasted, Ancient Time [ 布雷斯特德：《古老的时代》 ]。

12月8日 星期二

西洋通史考试（择答四题）：

（一）The Hebrews [ 希伯来人 ] 及The Chaldeans [ 迦太基人 ] 在文化史上各有何特殊之贡献？

（二）略述Darius [ 大流士 ] 及Themistocleo [ 地米斯托克利 ] 之勋业。

（三）试言波希战争在希腊中上之意义，又The Battle of Marathon [ 马拉松战役 ]，The Battle of Thermopylae [ 塞莫皮莱战役 ]，及The Battle of Plataea [ 普拉蒂亚战役 ] 胜负各谁属？

（四）比较Athens [ 雅典 ] 与Sparta [ 斯巴达 ]。

(五) 关于Thutmose III [ 图特摩斯三世 ] , Hammurapi [ 汉穆拉比 ] , Phidias [ 菲迪亚斯 ] 及Euripides [ 欧里庇得斯 ] 继承制撮举所知。

12月9日 星期三

感冒，体温升至38度余，头脑有点昏，搬入病院去。

12月10日 星期四

阅书：Mason , History of the Art of Writing [ 梅森：《书写艺术史》 ] 80余页。

今日在医院中过生活，病况已稍佳。晚间下雪霰，天气骤冷。

12月11日 星期五

今日雪霏，但天气仍冷。

阅书：梅森《书写艺术史》100余页。

12月12日 星期六

阅书：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二卷。

12月13日 星期日

阅书：《殷虚文字类编》四卷。

写信五封：双亲，大哥，王书之，林济，胡师刚。离病院搬回宿舍。医生劝我住院是因为9日那天看病时咳嗽，吐一口鲜血，医生深恐是肺病，但检验结果尚无症征，故住院以便观察。这五天中每天护士来视察三次，检查体温，询问大小便，幸热度渐减，唾液中亦无血丝，故今日出院。

12月14日 星期一

阅书：《史记》之《周本记》、《秦本记》。

12月16日 星期三 <sup>(21)</sup>

阅书：韦尔斯《史纲》第22章。

昨日蒋介石辞职，林森代理主席。

12月17日 星期四

阅书：韦尔斯《史纲》第23章。

12月19日 星期六<sup>[22]</sup>

阅书：韦尔斯《史纲》中“基督教的传播”一章。

12月20日 星期日

阅书：Hoffman, The Beginning of Writing [霍夫曼：《文字的起源》] 约170余页。

12月21日 星期一

阅书：《史记·五帝本记》，以梁玉绳《史记志疑》一书参照。

12月24日 星期四

昨天法文试验的考卷发还来，得了个S<sup>[23]</sup>，真是侥幸。看看旁边两个得着F<sup>[24]</sup>的同学，越发替自己暗中称庆。今年的课程以法文最麻烦，这位Miss Holland [霍兰德小姐] 特别注意发音及听讲能力，而我却是对这两种特别不能讨好，尤其是发音方面，连英语念了几近十年，还是不正确，今后对于法文该特别留意才好。

12月25日 星期五

阅书：《史记·六国年表》看了一半，参照梁玉绳《史记志疑》加以校注。一方面自己得意，居然能“细心校读，一字不苟”地念古书；一方面又替自己恐慌，恐怕因此跌入故纸堆中翻不转身，成了一个落伍者。不过念历史的人又不能绝古书而不读，此种矛盾不知该怎样解决才好。

12月26日 星期六

今日和王棣进城一趟。上午第一课退课后便匆匆赶上汽车，道旁的积雪仍厚六七寸，虽在阴霾的天空下，依然发着皓白的光辉，从汽车窗口望出去，觉得此地的风光另有动人处。到东安市场购了几本书，陪王棣买几件应用品，脚尖渐觉冷颤，一双破皮鞋和绒线袜仍然挡不了自地面上达的冷气。到一间南菜馆去用午餐，喊了一盘糖醋排骨，一盘虾子白菜，一碗火腿白菜汤，王棣高兴了要弄点酒喝喝，我只喝了一小杯便不敢再喝，他亦只喝了两杯半，便吃银丝卷二块当饭，一面谈一面吃，连菜都凉了，不知道是谈得太长久了，还是天寒菜易凉呢？饭后至通易公司，向顾丹夫取还存款。唤黄包车赴北平图书馆，找到金石部，询问刘节君在否？回说到后面去了，要我稍等一会，便在梁任公纪念室中阅视。一会儿刘节君来了，矮矮的身材，一望便知道是刘武的哥哥，这两

兄弟真相像。于是请他引导参观到善本书库、四库全书书库、圆明园样子陈列室、普通书库，然后到招待室中坐片刻。5时半乘车赴青年会，趁公共汽车回校。

12月27日 星期日

阅书：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记》150余页；《史记·六国年表》。

12月28日 星期一

阅书：《史记·魏世家》。

刘古谛君从城内回来说，师大这次进京请愿，途中造成七对配偶，这真是恋爱的速成科。（补录415页）

12月29日 星期二

阅书：Flint [ 弗林特 ] 著（郭斌佳译）《历史哲学概论》70余页。

下午第四课时考军事训练，因为三人一组，我的排次甚后，偷空与小张 [ 宗燧 ] 到消费合作社吃咖啡去，想不到弄迟了，再去时已人去场空，只好明天去补考，真使人懊恼。（补录415页）

12月30日 星期三

一年韶光又匆匆地过去了，回首年来情境，如梦幻尘影，渐渐有点模糊。去罢！1931年！我没有留恋与惆怅，将来的事业已够我费全部精神去对付了，谁有心去管过去的事情。

12月31日 星期四

我是不喜欢热闹的人，在嚷喧的人群中要感到头痛。但同时又是不耐寂寥，像今天同舍的张、刘二君都出去了，房间中只剩下我一个人，似乎是最适于读书，而一种萧然凄凉之感无端突发，数百人的一座校舍变成无人居的荒野。自己是堕入无人迹的空谷，和四周的人群似乎隔了几座不能逾越的荒山，桌上滴答的钟声是惟一的伴侣，虽然也是那么惨凉。幸得王棣来了，谈些社会科学上的问题，他以为商品社会以前不应有价值，所以更加不应该有剩余价值，高畠素之《资本论大纲》以为已有剩余价值不合理论；我以为这是高畠素之的错误而非《资本论》的错误，可是也寻不出积极的证据。后来又谈些毕业入研究院的问题，我假使成绩够入研究院，而一时又找不到事做，即便暂时入研究院以栖身，我对于学问上的野心已逐渐动摇了。后来又在王祥第处谈话，11时半回

来，12点多钟始入梦。

（补记：

1931年是惊动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的一年，全国蓬勃兴起救亡运动。然而我仍沉迷于读书生活中，可见我当时民族观念的淡薄，有点醉生梦死！今日翻阅，不禁汗流颜赤！

1954年9月18日）

# 1932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五

今年的计划：预备读50部以上100部以下的书籍。暑假回家一次。法文至少要认识2000以上的生字，暑假回家时买本好字典，希望年终时能够翻字典读浅近的法文书。暑假中读点外交史的书，同时对关于中国通史已出版的书籍加以稍有系统的研究。这些愿望未悉能达到否？原知道预定计划是十有八九不能达到的，不过记下来也好，将来看“事与愿远”到什么程度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今日林济来校，聚谈了半天。此君头脑还清楚，并且很有向学的心，可惜处在城内那种环境中，静不下心来读书。据他说，每天朋友的来往便要打扰了许多时候，这话我是相信的，看我今天没有读什么书，便知道朋友交际中要花费去许多时候。不过人生是人生，终究要掺杂些情谊的分子，像我这样的生活实在太枯燥了。写信四封，致双亲、大哥、陈继严、叶焜。

1月2日 星期六

阅书：弗林特著、郭斌佳译《历史哲学概论》（共296页，完）。

下午去云畴处谈话。晚间王栻来谈，10时余始去。他问到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必然地使剩余人口增多，固然因为产业预备军在资本主义之初便已存在，又以女工、童工之代替成人，农业中减少劳动者，人口又不断地增殖，人口相对的过剩是必然的，但是否可纯粹由生产进程的作用来说明劳动之被抛出于生产进程之外，而成失业的剩余人口。”他用公式来表示：

$$I. ks \ 10s + 10v + 10m = 30ks$$

$$II. pm \ 20c + 20v + 20m = 60pm$$

$$\text{因为 } 60pm > I10c + II20c$$

$30ks < I(10v + 10m) + II(20v + 20m)$ ，故扩大的再生产是可能的。

现在因生产力的增加，使①相对剩余价值增加（本来是6小时v:6小

时m，现变成3小时v:9小时m，即增加三倍）。②资本的价值构成之高级化（ $10c:10v \rightarrow 20c:5v$ ，即增加四倍），得公式如下：

$$I. 20c + 15v + 10m = 40ks$$

$$II. 40c + 10v + 30m = 80pm$$

以劳动时间来决定劳动者人数之多少。

$$Iv \quad II_m \quad IIv \quad II_m$$

$$\text{则从前是 } 10 + 10 + 20 + 20 = 60$$

$$\text{现在是 } 5 + 15 + 10 + 30 = 60$$

所以劳动者并没有被排斥出去，至少在此一种情形下面是不会被排斥出去的。

1月3日 星期日

整理战国历史笔记，以供考试之用。

王栻昨夜提出的问题我一时不能置答，后来以为应先证明他这种情形是不可能的，所以劳动者必应生产力的增加而被排出成为剩余人口。我的论证如下：

先将他的假设情形为A Case，他的那个I， $20c + 5v + 15m = 40ks$ ；II， $40c + 10v + 30m = 80pm$ 。可转化成下面两种形式：

$$\text{原来资本 } I. 10c + 2.5v + 7.5m = 20ks$$

$$II. 20c + 5v + 15m = 40pm$$

因 $2.5 + 7.5 + 5 + 15 = 30$ ； $60 - 30 = 30$ ，故被排出30个劳动单位。

$$\text{添增资本 } I. 10c + 2.5v + 7.5m = 20ks$$

$$II. 20c + 5v + 15m = 40pm$$

$2.5 + 7.5 + 5 + 15 = 30$ ，适足以消纳旧资本中所排出之劳动单位。

现在我另设一假定的情形为B Case，其中相对价值的增加仍为3:1，而资本构成的高级化则为增加五倍，即由 $10c:10v \rightarrow 20c:4v$ ，可得公式如下：

$$I. 20c + 4v + 12m = 36ks ; II. 40c + 8v + 24m = 72pm \quad \text{即是}$$

$$\text{原有资本 } I. 10c + 2v + 6m = 18ks ; II. 20c + 4v + 12m = 36pm.$$

因 $2 + 6 + 4 + 12 = 24$ ，故 $60 - 24 = 36$ （排出劳动单位数）。

$$\text{添增资本 } I. 10c + 2v + 6m = 18ks ; II. 20c + 4v + 12m = 36pm.$$

$2 + 6 + 4 + 12 = 24$ ， $36 > 24$ （故剩余人口增加）。

今既证明如在B Case之下，生产力之增加适足以促成劳动者之被排



出生产进程之外，则现在待证明者为B Case为合理而A case不合理，其证如下：生产力增加的影响（1）相对剩余价值之增加，二者皆为三倍。（2）资本的价值构成之提高，A为四倍，B为五倍，二者不同。（3）利润率之低减，A Case  $(10c + 10v) : 10m = 2:1 = 10:5$ ， $(20c + 5v) : 15m = 5:3 = 10:6$ ；B Case  $(10c + 10v) : 10m = 2:1$ ， $(20c + 4v) : 12m = 2:1$ 。在A Case之下，利润率反提高，故不合理。而B Case仅维持利润率之不提高，而未曾降低，故为最低限度之可能情形。然A、B二者不同之原因，仅由于A中资本的价值构成变化为四倍，而B为五倍，故资本社会中可能发生之情形为较B之增加更大，如六倍七倍之类，盖如是始足使利润率降低也，故得结论如下：“当生产力增加时，使相对剩余价值增加三倍，则同时资本的价值构成之提高，必在五倍以上。”今王君提出之A Case，既已假定前者增加三倍，而后者仅增加四倍，故在事实上不可能。又B Case之下，既已足使劳动者抛出于生产过程之外，同时B Case又为最低限度之增加，则较B之增加更大者（如六倍七倍之数），劳动者被排斥而成为剩余人口是必然的，更不问而知。（在此论断中，认定“生产力增加使利润率低降”为已证之公理。又资本的价值构成之提高远较相对剩余价值之增高为速为大，此为事实中可得证明，如有工厂中可靠统计资料，必能证明二者增加之程度至少在5:3以上，而不在以下。）因为这问题未见书本上讲过，又是费了我二小时的辰光才想出的，故特详记之。

1月4日 星期一

整理战国秦汉史笔记。昨日日人下锦州。

今晚晤黄万杰，诉说他自光华转学来的学分仅承认18个，他想向系主任请求修改增添，否则明年转学他校去，不知道结果如何？自家的事待考试后再询问，省得在现在烦扰了预备考试的心情。

1月5日 星期二

继续整理秦汉战国史笔记。

下午蔡谦来。蔡君是暑假中时常聚在一起弄桥牌的朋友，现在城内社会调查所办事，晚饭后再抓大头，7时许才回去。这个游戏长久未曾做过，想起去年暑假中的生活，令人悠然神往。那时的生活虽然也很平淡，并且也带点颓丧的气息，整天除了读书，便是弄纸牌，但总觉得另

有一种悠然自得的幽人风度。尤其是将现下刻板的生活与之作一对比，更使人羡慕那时的生活。

1月6日 星期三

晚间考试军训学科，大家翻开书来乱抄，这种有名无实的军训，真是无聊。中国人的事总是讲面子，学校中没有军训似乎面子上过不去，也许有人以为告朔的饩羊“聊胜于无”。不过我以为还是废除为好，何必空费了学生的时光，毫无益处，并且养成了一种自欺欺人的习惯，贻患无穷。不过这个花样，本来是那班自欺欺人的人想象出来，又何怪其然。

1月7日 星期四

今天上午第四课，孔[繁霭]先生请假，无课。便到吴其昌房中去问几个问题，吴君教中国通史，很费气力，不过总觉得他还未能深入，不能用较深奥的理论去解释历史上的表面事实，并且即就其史料之排列而言也缺乏一种系统化。不过一位年仅28岁的青年，能够如此也算难得。我去问的问题是关于婚制及井田制，他很客气热心地讨论一会儿，对于有些事实和理论能虚心接受。在他那里谈了一小时才兴辞而出。像王棻所说的，这一类的讲师在讨论研究方面很有用处，因为他们还带朝气，肯热心，不自傲，可惜他们自己常缺乏一种有系统的思想。

1月8日 星期五

整理秦汉战国史笔记，将《魏文侯一朝的政治与学术》一章抄完，明日再加以案语，便要算完卷了。

1月9日 星期六

今日写好了《井田制之废除》后面的案语，约3000余字。这样便算告一段落，不再接下去写。明天起想预备点大考的功课，这是因为看了“王棻的案头”而起的一种努力。王棻把中国通史的笔记重抄一番，另加标题排列：这孩子的野心不小。

1月10日 星期日

阅书：《二十世纪》第4期150余页。（补记：这杂志是叛徒叶青等合编的，但当时是以左派思想家的面目出现。这里面发表了叶青的批判胡适、张东荪等哲学的几篇文章。）

1月11日 星期一

整理中国通史笔记。阅梁任公《中国奴隶制度》。

1月12日 星期二

整理中国通史笔记。晚间至吴其昌处质疑。他在那里作《殷先公先王考》，又旷了他一小时多的辰光。

考试体育（木马，双杠，跳板），居然都能够敷衍过去。我的身体不算差，可惜自己不知道保重，近来似乎有点衰败下去。年来的生活近于慢性自杀，这架机械恐受不起过多的挫折，我真替自己惋惜，假若好好地训练一下子，尽可以在运动场中与人家一见高低。《时报》体育栏不是登载我跳高得分的消息么（指在光华附中运动会消息）？但这种运动场的生活与我的性格不甚适合，自己仔细一想，还是这样算了罢！

1月13日 星期三

整理中国通史笔记。缴战国秦汉史试卷。

今日晚间无事，戏改唐玄宗《经鲁祭孔子而叹之》一诗以赠小张：“小张何为者，栖栖燕京中，地犹女儿国，室即迷魂宫，溜冰伤心否，猎艳叹送穷，徘徊女院侧，犹与梦中同。”这是因为前天蔡谦说他时常到燕京去张望而发，他看见后笑了，说最好寄给他哥哥，叫祥第抄录了一份，可是后来终于不曾寄出。

1月14日 星期四

整理中国通史笔记完毕。

今日在上中国通史课时，正在等待着教师的来临，大家谈笑声音充满了课堂，我忽然感到寂寞的袭来，心中充塞着伤感的情调，觉得自己似乎离人群愈来愈远了，嚷闹声、喧笑声变成无意义的乱响，引不起心弦的共鸣。犹记得四年前避居乡下时，当着夕阳西下，闲步松岗，连风吹松林的呼呼，水泉下流的潺潺，却能在我心中织成和洽的交响乐。而今日的心境竟恶劣到这地步，我知道自己的过错，我要改换生活的方式。

1月15、16日 星期五、六

复阅考茨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250余页，以供经济考试之预备。

1月17日 星期日

复阅考茨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预备法文。

1月18日 星期一

考试法文<sup>(25)</sup>。

1月19日 星期二

考试：改造社会之经济方策<sup>(26)</sup>及中国通史。中国通史试题：（一）就铜器文字以证中国古代理之奴隶情形；（二）就铜器文字以证中国古代土地支配情形；（三）“部曲”之起源、变迁及消灭；（四）经典中群婚制之痕迹；（五）隋唐二代如何逐渐破坏北魏之均田制？

1月20日 星期三

无考试。下午偕王栻、王祥第、徐贤修骑驴游西山。

1月21日 星期四

无考试。阅《二十世纪》第4、5卷约130余页。

1月22日 星期五

阅B. Shaw, Widower's House [萧伯纳：《鳏夫的房产》] 一剧，约50余页。

下午与王祥第至清华园车站附近。回来后与王栻下棋。预备明天考试。

1月23日 星期六

考试甲骨文字研究，试题：（一）甲骨文通称有几，及其命名之义；（二）甲骨文发现之历史及考据之书籍；（三）关于甲骨文研究之书籍以何种最佳，试评鹭之；（四）甲骨文近著，其分类之方法约分几种；（五）文字篇之我见。任答三题，我拣前三题作答。至注册处看分数，军训S，体育S，法文S，其余尚未发表；法文我以为一定是S与N之间，竟得着S出于意料之外。下午去燕京找着朱义析及陈凤书。晚间阅《二十世纪》30余页即睡。

1月24日 星期日

搜集材料作人类学答案。做了6页。这两天胃病又发，下午与王栻

下两局棋，都输了。

1月25日 星期一

阅书：《二十世纪》第5期《胡适批评》90余页。这一篇批评偏重于建设的方面，有精辟处，也有牵强附会处。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顾颉刚标点本）120页。

下午赴法语Miss Holland [ 霍兰德小姐 ] 教授茶会，与六七人一起去。她住在燕大南门外，一座中国式房子，但室内的布置却完全是西式的。我们用茶点后，谈了一小时多，辰光不早了，便起身告别，在苍茫的暮色中走向清华。

1月26日 星期二

阅书：《历史哲学》150余页。晚间范钟璠来谈。

1月27、28日 星期三、四

阅书：《历史哲学》50余页及220余页（全书连序文444页，完）。

1月29日 星期五

阅报知沪事愈闹愈糟，日军竟悍然不顾一切向我军开衅。报载28日晚11时日军侵入华界，中日开火。神经冲动得很厉害，静不下心去读书。

1月30日 星期六

日军攻闸北，商务总厂被焚，损失在千万以上。

阅书：Taidler,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 莱德勒：《社会主义思想史》 ] 约50余页（Fabian Socialism [ 费边式社会主义 ] ）。

1月31日 星期日

阅书：《社会主义思想史》40余页（Guild Socialism [ 基尔特社会主义 ] ）。

## 2月

2月1日 星期一

这二三天胃病又发，夜半即醒，辗转不安，昧旦略痊，始再入梦，9时许才起床。今日越发不行，头脑隐隐作痛，不耐读书。下午与小张弄桥牌，勉强将一天混过去。

2月2日 星期二

阅书：《社会主义思想史》约40余页（Sydicalism [工团主义]）

2月3日 星期三

阅书：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50余页。

2月4日 星期四

阅书：Webbs, 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 [韦布斯：《大不列颠社会公共福利宪法》] 50余页。

今日又开始上课。这十多天的寒假，大半消磨在病中，胃病的发作不但减低阅书能力和做事兴趣，有时简直什么事都不能做，只好倚在床上休养。

2月5日 星期五

阅书：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100余页。

今日是旧历的除夕，小张家中打电话喊他回去吃年夜饭，看他喜兴的雀跃而去，令人生出无限的羡慕。自家漂泊北平已一年多了，这二三年内恐无福在家中享受除夕团聚的乐趣。我虽是厌弃瓠谚“捣臼也背归过年”那种安土思想，理智和虚荣使我毅然斩断一切牵挂。然而骤然看见了他人那种享乐，自己总觉得爽然若失，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和迷惘，更况近来渐觉得前途的空虚和渺茫，一切的希望时常起了动摇。有时反觉得做“死守家园的知足汉”反而可取，自然这种无聊的伤感是不应该，但它自然涌上心头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

2月6日 星期六

阅书：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100余页（前编326页，完）。此书是史料汇篇的性质，虽颇见苦心，然罕发明。韦布斯《大不列颠社会公共福利宪法》50余页，作札记。

下午偕同乡4人，本想骑驴赴大钟寺看热闹，但雇驴不成功，只好到燕京及海甸街绕一圈走回来。这样便消磨了一个下午，自思真有点无聊。旧历年初一，便这样过去了。

2月7、8日 星期日、星期一

阅书：韦布斯《大不列颠社会公共福利宪法》80余页及50余页。

2月9日 星期二

阅书：杨銮之《洛阳伽蓝记》。

2月10—13日 星期三—六

阅书：曾毅《中国文学史》（1—368页，完）。

2月14—18日 星期日—四

阅书：Breasted, Ancient Time [ 布雷斯特德：《古代》 ]，“埃及史”100余页，“近东各国史”100余页，“希腊史”100余页。

2月19—21日 星期五—日

阅书：布雷斯特德《古代》共220余页。

20日送黄云畴返里。

2月22日 星期一

阅书：布雷斯特德《古代》70余页。

晚间考试西洋通史；教务处职员监考，大家都翻书抄录。

2月23日 星期二

近日胃病又深，时常作痛，并且大便不通已近十天了，到医院看大夫，饮蓖麻油泻了一次。精神不振，写了三封信后便去睡觉，没有心看书。可怜这几天岁月都在病中过去。

2月24、25日 星期三、四

阅书：布雷斯特德《古代》每天50余页完。

2月26、27日 星期五、六

阅书：Granet, Chinese Civilization [ 格拉内：《中国文明》 ] 50余页。

2月28日 星期日

阅书：熊得山《中国社会史研究》50余页。进城购买书籍，仆仆道途，满吸了北平尘土。

2月29日 星期一

阅书：熊得山《中国社会史研究》180余页（全书236页，完）。

### 3月

3月1日 星期二

阅书：格拉内《中国文明》40余页。

3月2日 星期三

阅书：格拉内《中国文明》40余页。

上海十九路军失败的噩耗似晴天霹雳一般，使人骤然失措。今日晚报载上海十九路军退出闸北，撤至南翔、昆山、嘉定。当时还以为造谣言，满希望明日可得到更正的好消息，然一切希望都易成空幻，同学中多苦着脸相视无言，可怜弱国的人民。

3月3日 星期四

阅书：《二十世纪》第6期50余页。

今日各报都证实沪上华军之退守。大家的心境都很烦闷。晚餐后突然听得同学的呼唱声，出来一问，原来是反攻胜利的消息。恰好王造时本晚在大礼堂讲演沪事，大家一拥到大礼堂，个个都欣欣然有喜色。林文奎提议大家每人捐助2元以为十九路军犒赏，立刻通过，欢声雷动，屋瓦为之震动。王造时讲演后大家又拥到物理实验室去听无线电报告，但无线电要等到11时才能接到，我便回房休息，不觉入梦。一日的紧张苦闷，骤觉舒松，谁能不欣然含笑而眠呢！

3月4日 星期五

阅书：格拉内《中国文明》40余页。

昨夜无线电证明，昨晚的好消息是不可靠的，可怜大家还在企望着日报中能得证实，终于是一场幻想。灰色的黑幕又遮着大家的心。

下午偕王祥第、徐贤修校外散步，河水已融，春水溶溶，惜枝头绿芽尚未萌发也。

3月5日 星期六

阅书：格拉内《中国文明》120余页。

看了关于日军的狡猾与残酷很是气愤。“文明人”的特点是狡猾，然



而有他的好处便是肯戴假面具伪慈悲；“野蛮人”的特色是残酷，然而有他的好处是爽直（所以《水浒》中杀人的好汉仍有人赞叹）。这样狡如狐狸、残如豺狼的人，不知将以何为名。这种现象是表示在没落期的社会中，代表死去社会的分子，是如何的嫌恶可憎，已完全失去他初兴时的那种动人的美点。愤慨与咀咒都没有用，只有实力地促进历史的车轮，使这一段惨剧早日闭幕。

3月6日 星期日

阅书：格拉内《中国文明》80余页。

3月7、8日 星期一、二

阅书：《胡适文选》230页及60余页。

写信致双亲、单猛。

3月9、10日 星期三、四

阅书：《二十世纪》第6期60余页及80余页（完）。这篇批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文章，由积极的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攻击胡氏。实际上反是正面提出的理论更重要，其优点在于能够用经济的背景来解释先秦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又能指出哲学思想本身之辩证的发展。不过他所说的哲学发展之一环、次环、又一环，虽整齐可观，然总觉得有如《易经·说卦》以各卦相生，皆有因果关系，头头是道，虽好看煞人，总使人起一疑问：事实上真是如此的整齐有序吗？抑是经过作者的脑筋，加以改编而成呢？我现在只有这种疑问，还没有能力来解决这疑问。

3月11日 星期五

阅书：Cole, Guild Socialism [ 科尔：《基尔特社会主义》 ] 70余页。并校对吴某译本。吴某译本不大高明，错误处及奥涩文句所在多有，校正译本比读原书还多花工夫。

3月12日 星期六

阅书：科尔《基尔特社会主义》70余页。

一夜的寒风，又吹结了满溪的春水，晨起时满天的黄沙映入窗棂作暗赭色。这种情景，很觉得凄凉。

3月13日 星期日

阅书：科尔《基尔特社会主义》70余页（全书216页，完）。

能有本领令人上当的人固是幸福，便是甘心上人家当的人也仍是幸福，只有既无令人上当的本领，又无甘心受愚的庸福的人，才是苦恼。我要问自家是属于那一种人？

3月14日 星期一

阅书：李思纯《元史学》100余页。这书有四分之一是书目，其余的叙述也嫌琐碎。不过我仍决定看完它。近来的读书近于义务，一本书既买来了，便想勉强看完才算。

3月15日 星期二

阅书：李思纯《元史学》100余页（全书204页，完）。

今天教法文的老太婆又大发脾气，睁大着眼睛，红涨着面孔，骂全班太不用功。但这真是冤枉的，恐全班中的各人只有对法文顶费功夫，可是骤听外国语总是有点不能清晰，又加着午饭后困人的天气，真是无可奈何！

3月16日 星期三

今天精神不佳，吾又有些怨课内功课太多了，既不能静下心去看书，所以便写一封信给教务长，旋誉录一遍，预备明天送去。

3月17日 星期四

阅书：沈从文《爱丽思漫游中国记》。

午餐后霍兰德小姐约同级生到消费合作社去用茶点。这位先生真好笑，凶起来时吓得人发抖，高兴起来时又请人吃东西。

3月18日 星期五

阅书：《唯物史观的文学论》70余页（即第一编“艺术科学论”）。

今天应学生会的请求，校中放假一天。上午去访蒋廷黻，询问转学学分事。旋到教务处，以前天草就的信交给教务员。回来后在图书馆中翻阅书籍，找到陈文波的《圆明园残毁考》，忽立意下午要到圆明园一趟。约祥第带了书，买了花生，先到三一八烈士墓，上午大概有人祭过，纸灰犹随风飞舞。旋访卮字亭、永祐宫、紫柏山房、文源阁、舍卫城各遗址。永祐宫旁的二残碑屹立丛莽中，但二华表即为燕京取去。文

源阁前刻着乾隆御诗的玲峰及一断碑，均已仰置乱石中。南望福海，已芦苇满湖，近于平地，中间瑶台蓬岛亦成荒屿。由墙下水道进长春园，凭吊谐奇趣（西洋楼）、海源楼（喷水池）、远瀛观诸遗址。远瀛观之雕刻精美石柱及石穹弧皆尚存在，但有新斧凿痕，闻为管理者私凿之为细块，捣为白粉售与米商以掺入米粉。国人不知爱惜古物，殊为可叹。5时返，甚疲倦。

3月19日 星期六

阅书：《唯物史观的文学论》160余页（全书246页，完）。

3月20日 星期日

阅书：Lein [ 列宁 ] 著、章一元译《帝国主义》（182页，完）。

此书理论是精辟透彻，惟其着眼点是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即19世纪7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研究中国近世外交史的，更必须要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而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历史，似乎也有探究的必要，不知道是否有人从事过。这书的主要点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二者间的必然性；帝国主义的好战性，除其自身之消灭永不能减弱；帝国主义产生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资本主义之寄生性及生产制度之社会化。）

3月21日 星期一

阅书：Carl and Anna ( in basic English ) , Frank [ 卡尔、安娜：（基本英语）《法兰克人》 ] （130页，完）。

3月22日 星期二

阅书：沈嗣庄《华盛顿》（100页，完）。这是用中文写的华盛顿中较佳的著作，但篇幅太短，对华盛顿的个性既不能写得生动，对于经济状况的影响也嫌省略。晚上到图书馆去看Forum [ 《论坛》 ] 、Review of Reviews ( American ) [ 《美洲评论周刊》 ] 、Current History [ 《当代历史》 ] 中关于纪念华盛顿的几篇文章。

3月23日 星期三

阅书：Hayes & Moon , Modern History [ 海斯、穆恩：《近代历史》 ] 50余页。

3月24日 星期四

下午赴燕京，听章太炎讲演《今日最切要之学术》。去的时候已4时多了，穆楼可容百人的103号坐满了人，不过仍没有去年胡适讲演的号召力。去年胡适来讲，可容百余人的103号讲堂竟嫌太小，后来改到可容纳七八百人的大礼堂，依旧是挤满一堂，连外国教授也来听讲，可见章氏的时代是已过去了。章氏今年六十多岁了，穿着蓝缎袍黑马褂，头上留着短短的灰白头发，戴着托力克眼镜，灰黄色的面孔，呈现衰态，然讲演时却还起劲，用着绍兴腔的普通话，讲了一点多钟，其意旨仍不脱民族主义的色彩，以为历史最切要，因为可以使人知先民之辛劳，而动忧国之念。

3月25、26日 星期五、六

阅书：罗癭公《中法军事始末》。

3月27日 星期日

阅书：《胡适文选》100余页（425页，完）。

上午拍了三小时的网球。董子容由燕京来。

3月28日 星期一

阅书：Луппол [ 卢波儿 ] 著、李达译《社会科学根本问题》150余页。第一章“序论”。第二章“存在与思维的问题”，大部分根据《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一书，不过那本书是驳辩的体裁，似乎对于初学者没有这本书的清楚简明（不过译文似乎李氏稍涩，虽没有到不可懂的地步）。第三章“唯物辩证法问题”，大部分根据《关于黑格尔论理学的草稿》及《关于辩证法问题》二篇。说伊里奇的最重要功绩在着重“对立的统一”，以及“具体性”两点。

3月29日 星期二

阅书：《社会科学根本问题》170余页。第四章“社会的方法论”，大多根据《何谓人民之友……》及《人民派经济学之内容》，以说明应用唯物论的辩证法于社会的领域中，注重社会领域中的特殊范畴，即“阶级斗争”。第五章“劳工专政的问题”，大半根据《关于劳动专政》及《国家与革命》，其注重是过渡时代国家仍须存在，其形式采取狄克推多（设若可能，可采取苏维埃的组织）。

3月30日 星期三

阅书：《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70余页（全书400页，完）。第六章“文化问题”，谓欲提高文化水准，必须先行政治革命，攫取政权。但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必与文化革命相并行，否则不能成功。而在创造新文化时，必须辩证地采取旧文化之长处。

3月31日 星期四

下午赴燕京，偕范钟璠君、刘古谿二君同行，晤及陈凤书、谢廷式。写信二封，邀单猛、林济春假中来校一叙。

## 4月

4月1日 星期五

阅书：村野学著、林伯修译《无神论》（142页，完）。此书由三篇论文合成，除第三篇是论伦理思想的外，其余二篇都是论宗教的。游颐和园及玉泉山。

4月2日 星期六

阅书：海斯、穆恩《近代历史》100余页。

4月3日 星期日

单猛来，陪之参观校舍，闲谈一天。春假已过去三天了，一事未做，真是惭愧，正想努力，偏生又遇到他来，只好再拼着牺牲两天。我现在的心情受两种势力的冲突，一方面深感觉到自己的孤寂怪癖，有结交朋友的必要；一方面又是宝惜自己的光阴，以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总与自己的性情不合，然而所谓“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又是可得而不可强求。终于只好决心任之自然，力求适应当前的社会环境，固然不必勉强钻入人群之中，然也不必望而去之。

4月4日 星期一

陪单猛君游西山八大处、香山、碧云寺、卧佛寺，用了三块多钱，逛得并不十分开心。

4月5日 星期二

早晨送单猛君返城。

4月6、7日 星期三、四

阅书：海斯、穆恩《近代历史》每天100余页，并作札记。

4月8日 星期五

阅书：王钟麒《中日战争》100余页。春假完结了，原定计划，读完《中日战争》、《鸦片战争》二书，整理“水心年谱”及“学案”稿，皆未能成为事实。

4月9日 星期六

阅书：王钟麒《中日战争》50余页（全书170页，完）。又阅左舜生《中国近百年史资料》中关于中法及中日兵事始末100余页。

4月10、11日 星期日、一

阅书：武培干著《鸦片战争》（共150页，完）。

4月12日 星期二

阅书：Vladimir, The China-Japanese War [弗拉基米尔：《中日战争》] 60余页。

4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见张子高先生谈学分事，容可再考虑，但须待蒋廷黻先生返校与之商酌决定，此事似仅一半希望。

4月14日 星期四

西洋通史考试（第一题必答，第二、三题任择其一）：

（一）就下列诸问，各作简明答复：

甲、基督教如何传递古代文明与近代欧洲？

乙、英法德三国之封建有何不同？

丙、农奴与爵主之间何种关系？

丁、中古城市国家以何数者最为著名？

戊、路德与加尔文在思想上有何歧异？各有何种著作？

己、三十年战争、西班牙战争、奥地利继承战争、七月战争，各起于何年？参加作战之两方各继承何国？

（二）试说文艺复兴运动之来源、转变，及其施于宗教上的影响。

（三）综合西法德普之专制时代，以说明专制政体之形成条件及衰

败原因。

4月15、16日 星期五、六

阅书：弗拉基米尔《中日战争》（150余页，完）。此书疑为日人所作，多袒护扬颂日人之语，然叙战事颇详细，尤其是描写黄海之战一段，附以插图，颇为明晰。

4月17日 星期日

阅书：华兴书局出版之列宁著《国家与革命》（204页，完）。理论很精辟，令人一口气读下去不忍舍置。译文尚可，但也有几处错误，已据英译本改正矣。

4月18日 星期一

阅书：左舜生《中国近百年史资料》200余页。

4月19日 星期二

阅书：左舜生《中国近百年史资料》250余页。

4月20日 星期三

预备明天“改造社会之经济方策”一科的考试。

4月21—23日 星期四—六

阅书：左舜生《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全书650余页，完）。

4月24—28日 星期日—四

阅书：《反杜林论》（共601页，完）。

4月29日 星期五

阅书：Spargo, Syndicalism [ 斯帕戈：《工团主义》 ] 100余页。

校中廿一周纪念放假，开全校运动会。

4月30日 星期六

阅书：《工团主义》100余页（全书200余页，完）。此书系指定课外参考书，尚未作札记。

今日为校友返校日。晚间聚餐，有音乐会。但以无鉴赏音乐之能力，反觉丝竹扰耳。与张君坐在清华园池边石阶上闲谈，林间帐篷中灯

火星星，与池中星影相映成趣，礼堂中乐声悠扬入耳，反觉别致。9时许返室就寝。

## 5月

5月1日 星期日

阅书：胡去非著《孙中山先生传记》（190余页，完）。

5月2—4日 星期一—三

阅书：Ryazanor, Karl. Marx and F. Engels [梁赞诺夫：《卡尔·马克思和F. 恩格斯》]（共220页，完）。这书特点是从大处着笔，把19世纪的整个工人运动都表示出来。至于琐闻轶事，则一概刊落不书（如马氏之结婚在何时，及其妻何名，皆未书写），虽感稍失趣味，然越发表示此书之优点。

5月5日 星期四

阅书：金兆梓著《现代中国外交史》（222页，完）。是书材料，大抵与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相同，惟较简略耳，但分章不同，条理似较清晰。已作一札记以示二书之差异。

5月7日 星期六 <sup>(27)</sup>

阅书：韦尔斯《史纲》70余页。

向图书馆借《周子通书》及《太极图说》。后赴消费合作社饮冰结凌，鹄立观燕、清比赛球类。

5月8日 星期日

阅书：陈译屠格涅夫《父与子》卷一，122页。

昨日下午学乘自行车，倦得很。今日进城购物，竟是精神恍惚，在青年会候车竟丢失东西。

5月9日 星期一

阅书：《二十世纪》第7期200余页。

学期考试的日期表已排好，6月11日可完毕。

5月10、11日 星期二、三



阅书：《父与子》卷二130页，卷三110页。

5月12、13日 星期四、五

阅书：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全书250页，完）。

5月14日 星期六

五大学运动会。

5月15日 星期日

整理中国通史笔记。

5月16日 星期一

整理上学年搜集而得的《水心年谱草稿》。

5月17日 星期二

整理中国通史笔记，并作一表以明之。

5月18日 星期三

整理秦汉史笔记。

5月20日 星期五 (28)

阅书：《秦始皇本纪》，并参阅《史记志疑》。

5月21日 星期六

搜集“嬴秦遗物考”材料。

5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写家信二封，报告返里日期。下午拍网球，赴燕京。

5月23日 星期一

作《秦代官制考》。往晤蒋廷黻先生询问学分事，据云须有教务处正式公文。此事已渐接近或可得满意解答。

5月24日 星期二

军事训练术科考试。

5月25日 星期三

作《秦代官制考》。晚间往晤吴其昌先生，询问中国通史中问题，提出疑问要求解答。

5月26—28日 星期四—六

作《秦代官制考》。

## 6月

6月2、3日 星期四、五<sup>[29]</sup>

阅书：Stalin [ 斯大林 ] 的Leninism [ 《列宁主义》 ] 第1篇“Problem of Leninism” [ 《列宁主义问题》 ] 及“Foundations of Leninism” [ 《列宁主义基础》 ]。

6月4、5日 星期六、日

预备法文。

6月6日 星期一

考试法文。预备人类学。

6月7日 星期二

上午考试中国通史。下午考试人类学。

6月8日 星期三

预备功课。

6月9日 星期四

上午考试改造社会之经济方策及西洋通史。西洋通史试题为：

（一）比较英、美、法、俄各国革命，以具体说明：（1）制度上革命在进化的位置，（2）事变上英雄与时势的关系；（二）罗马以来帝国一词含义之变迁，欧洲各大民族之帝国主义的理想，近代帝国主义在历史上之地位。晚间收拾行李。

6月10日 星期五

昨天因起来太早，整个下午打不起精神做事，殷虚文字研究的卷子竟未能开始着手。本来预定今晨做完，但因继续收拾行李等事，又耗掉一个上午，只好请王棡、王祥第先出发进城，自家一直到下午4时才做

完卷子交到教务处，唤车离校。晚间赴西河沿迎宾旅馆寄宿。

### 6月11日 星期六

晨起后，天尚未亮，昨夜臭虫作祟，一宵未得安眠，仅薄晓时入寐二小时。由旅馆出来，食杂酱面后，赴苏贤镇君处取得银钱，至通易公司，请顾丹夫君代为兑换沪钞。告别后与二王赴东安市场，即在东兴楼午餐。下午3时赴东车站，承苏君送行，4时一刻车始开发，晚8时抵天津。昨夜未寐，故以身依壁而睡。

### 6月12日 星期日

车中无事，与王栻促膝长谈，座中人皆不谙瓯语，瞠目相视，殊可笑也。车过济南及曲阜时，皆曾下车举目四眺，但亦无所见。车中摆动颇为厉害，更兼二夜未得安眠，且未曾正式进餐，惟购茶叶蛋数枚而食。旅途中之辛苦，实不减于乘船，沿途风景亦觉单调，与船中四望皆为浩渺无涯之海水，亦相差不远，惟停顿稍多，略为舒息。车中无事，阅辛克莱《屠场》中译本。

### 6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抵浦口，下车渡江，再上车向沪开发。由窗口外望，江南乡村又是一番风景。下午5时许抵上海北站。由昆山以东，渐见战痕，车近北站，颓墙断垣，举目皆是。由车站乘马车赴香槟旅社，途中细雨蒙蒙。抵栈后，沐浴，用晚餐，赴四马路一带逛逛。回来后即睡，预备明日赴光华。

### 6月14日 星期二

晨起后祥第已赴光华，乃与王栻在香槟旅社门口等候汽车，等了一小时多还没有来，只好改乘电车。问兆丰公园守门人，知道光华便在左近花园别墅中。先至合作社用午餐，晤及崔、庞、陶三君，旋赴于绍勋君处坐谈片刻，同往兆丰公园一游，即乘车返旅社。晚间庞君偕林伯平君来谈，邀我同赴福州路南园酒家用餐。

### 6月15日 星期三

参观战区。往中国旅行社询问，知有赴战区参观团，车资2元，惟时间仅4小时，太为匆促，故与二王自往。首赴闸北，见虬江路、宝兴路、宝山路等处，皆成废墟，瓦砾遍地，间有危墙半堵，弹痕密如蜂

窠。旋至天通庵，由淞沪路乘车，至吴淞炮台湾参观炮台，炮座约20尊，除五六尊已移去外，其余皆遭残毁。由炮台湾返时，顺便参观中国公学、中央大学医学院及同济大学。归途经江湾下车，车站前劳动大学已毁废。旋赴乡间访战壕遗迹，连日细雨，壕中已积水成沟，又田中常有炸弹遗迹亦成水潭。时已薄暮，由小路返租界，遇日兵检查。即在宝山路晚餐。返栈后赴十六铺询轮船，知益利轮尚未到沪，明日未知能动身否？

#### 6月16日 星期四

昨日参观战区时，祥第与王棣闹意气，故今日只得分途购物。我和祥第赴十六铺，见益利轮已到，询之茶房，知今日下午4时开船，定舱位后即返栈房算账。赴外购物，以便返家时分赠戚友。下午2时余动身赴航，将行李放舱中后，与王棣至城隍庙购玩具，匆匆即返。船开行后阅小说，王棣购有胡也频之《三个不统一的人物》、《鬼与人语》及另一剧本集，又有沈从文的《记胡也频》。读后觉胡氏之剧本似较小说为佳，小说之写作虽态度甚认真，但太觉吃力。

#### 6月17日 星期五

船过定海时，曾上岸购酱油。船中无事，惟以阅小说作消遣。阅刘半农译《英使朝觐记》及章衣萍《友情》卷上。章氏之文笔颇为流利，惟如王棣所言，思想方面似空洞无物。刘译尚可诵，但为译小说之态度，故罕考证。

#### 6月18日 星期六

今日抵家。船渐近家乡，心中另有一番滋味。二年的离别，自然要早些到家，可是同时又有些心怯，低吟着“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不觉失笑。11时许船渐靠岸，城郭依然，而浮生又已减二春。细雨空蒙，远山隐现，故乡风景殊不错。父亲与大哥皆来接我，骤睹亲人几欲泪下，然人物无恙，又不自觉笑逐颜开。呼车返家后，在父亲房中坐谈，叙述北京风景及学校情况，母亲告诉我家乡中的事情。晚间妻又诉着别离之苦，怨我二年未归的忍心。

#### 6月19日 星期日

下午赴姊处坐谈数小时，孩子们已长大许多，见了我有些陌生，不

像从前绕膝玩笑，我不觉暗中叫苦。傍晚始回家，铮儿已与我有些混熟了，笑着问我帽子有买来否？不像昨天见了逃避开去，心中略慰。我现在更加明了自己不是四海为家的游浪者，因为恋家的情绪太深，在异乡时虽不大觉得，一回家时便想享受些家庭的乐趣。如果永远是孤零零的漂泊着，没有一点儿的温存与体贴，这种生活对于现在的我是不能忍受。我对于目前的生活并不祈盼如何的享福，不过将来的期待总永远在我面前憧憬着。

6月24日 星期五 <sup>[30]</sup>

今天想起读点书，只读了法文几页，又抛下书和铮儿玩耍去了。晚间记了几页日记，本想写几封信，也因为没有工夫，只得罢休。

6月25日 星期六

写信八封。

6月26日 星期日

阅书：Hayes, Modern Europe Vol. II [海斯：《现代欧洲》卷二] 第17章“The Era of Metternich [梅特涅时代] 1815—1830”。

6月27日 星期一

阅书：Schapiro, Modern and Past European History [夏皮罗：《现代和过去的欧洲史》] 第一章及第二章“Restoration and Reaction [复辟与反动]”。

6月28日 星期二

阅书：Hayes, Modern History [海斯：《现代史》] 第18章“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下午与母亲至金三益剪布。

6月29日 星期三

阅书：夏皮罗《现代和过去的欧洲史》第3章“工业革命”。

6月30日 星期四

阅书：夏皮罗《现代和过去的欧洲史》第4、5章“英国概况1800—1867”。

7月1日 星期五

阅书：海斯《现代史》第19章“Democratic Reform and Revolution [ 民主改革和革命 ] 1830—1848”。夏皮罗《现代和过去的欧洲史》第6章“法国之民主及反动1815—1850”。

7月2日 星期六

阅书：夏皮罗《现代和过去的欧洲史》第7章“Central Europe [ 中欧 ] ”。

下午偕锄非游中山公园。

7月3日 星期日

阅书：海斯《现代史》第20章“The Growth of Nationalism [ 民族主义的发展 ] 1848—1871”。夏皮罗《现代和过去的欧洲史》第8章“The Second French [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 1852—1871”。

下午 [ 内弟 ] 秀庵偕衡馨表叔来舍。

7月4日 星期一

阅书：夏皮罗《现代和过去的欧洲史》第9章“Unification of Germany [ 德国的统一 ] ”，第10章“Unification of Italy [ 意大利的统一 ] ”。海斯《现代史》第21章“Social Factors in Recent European History [ 欧洲近代史上的社会因素 ] 1871—1914”。

访徐贤修，同往晨报社晤及陈墀、徐寿仁。

7月5日 星期二

阅书：Bukhanine [ 布哈林 ] 《唯物史观社会学》首四章。

7月6日 星期三

阅书：海斯《现代史》第22章“Great Britain [ 大不列颠 ] 1867—1914”。

前日曾答应徐贤修一篇副刊的稿子，今天草成《给副刊读者的一封公开信》，可是他今天没有来取。

7月7日 星期四

下午锄非来，同赴双屿山岳母家。

7月8日 星期五

仍在双屿山。

7月9日 星期六

阅书：夏皮罗《现代和过去的欧洲史》第13章“Political and Social Democracy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的政治与社会民主] 1867—1914”。

返家。晚间与母亲坐谈，老泪纵横，不知有多少伤心事。房屋旁土地庙正唱娘娘词，鼓板之声时时入耳，妻与妹方在那儿听得起劲呢！

7月10日 星期日

阅书：夏皮罗《现代和过去的欧洲史》第14章“Irish Question [爱尔兰问题]”。

7月11日 星期一

阅书：海斯《现代史》第23章“Latin Europe [拉丁欧洲] 1870—1914”。

7月12日 星期二

阅书：海斯《现代史》第24章“Teutonic Europe [日耳曼欧洲] 1871—1914”。

姊偕甥锦城及鸿喜来家，表姊亦来，过宿一宵。

7月13日 星期三

阅书：海斯《现代史》第24章“日耳曼欧洲”。

7月14日 星期四

阅书：夏皮罗《现代和过去的欧洲史》第11章“The Third French Revolution [第三次法国大革命]”。

7月15日 星期五

阅书：夏皮罗《现代和过去的欧洲史》第12章“The German Empire [德意志帝国]”，第15章“The British Empire [英帝国]”。

7月16日 星期六

赴寿昌处尝新，秀庵因成裕事，很是郁郁不乐，成裕亏空约25000

余元，钱庄真不易开。锄非已于13日赴沪。

7月17日 星期日

以昨宵4时许始入睡，8时即起身，故精神不舒畅。傍晚沈钧偕郁炎来访。

7月18日 星期一

阅书：夏皮罗《现代和过去的欧洲史》第16章、第12章、第13章，奥、匈、意、西、葡各国事。

7月19日 星期二

阅书：海斯《现代史》第25章“Russian Empire [ 俄罗斯帝国 ] 1855—1914”。

7月20日 星期三

阅书：夏皮罗《现代和过去的欧洲史》第21章“Russia [ 俄罗斯 ] 1815—1881”，第26章“Russia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 19世纪末的俄罗斯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 [ 1905年的俄国革命 ]”。

7月21日 星期四

阅书：夏皮罗《现代和过去的欧洲史》第24章“Revolutionary Labor Movement [ 革命劳工运动 ]”，第25章“The Women's Movement [ 妇女运动 ]”，第26章“Science [ 科学 ]”。

7月22日 星期五

阅书：海斯《现代史》第26章“Dismemberment of German Empire [ 德意志帝国的分裂的结束 ] 1863—1914”。《现代和过去的欧洲史》第27章“The Near Eastern Question [ 近东问题 ]”。

7月23日 星期六

阅书：海斯《现代史》第27章“The New Imperialism and the Spread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in Asia [ 新帝国主义与欧洲文明在亚洲的传播 ]”，第28章“The Spread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in America and in Africa [ 欧洲文明在美洲和非洲的传播 ]”。夏皮罗《现代和过去



的欧洲史》，第28章“The Expansion of Europe [ 欧洲的扩张 ]”。

7月24日 星期日

阅书：海斯《现代史》第29章“The British Empire [ 英帝国 ]”，第30章“International Relation [ 国际关系 ] 1871—1914”。夏皮罗《现代和过去的欧洲史》第29章“International Relation [ 国际关系 ] 1870—1914”。

7月25日 星期一

阅书：海斯《现代史》第31章“The Great War of the Nations [ 大战中的非犹太诸民族 ] 1914—1918”，第32章“Preparation for Peace and the Revolution in the Central Europe [ 中欧和平与革命的准备 ]”，第33章“The Peace of Paris [ 巴黎和约 ]”。夏皮罗《现代和过去的欧洲史》第30章“The World War [ 世界战争 ]”，第31章“The Conference of Paris [ 巴黎会议 ]”。

7月26日 星期二

阅书：海斯《现代史》第34章“The Russian Revolution [ 俄国革命 ]”，第35章“The Latest Era [ 最后年代 ] 1914—1924”。

7月27日 星期三

阅书：《唯物史观社会学》第5章。

下午赴沈钧、叶焜、郑桢处谈话。

7月28日 星期四

阅书：《唯物史观社会学》第6章。

7月29日 星期五

阅书：《唯物史观社会学》（完）。又阅Aston, Stories from German History [ 阿斯顿《德国历史故事》 ]。

7月30日 星期六

阅书：《德国历史故事》（完）。

下午锄非来，言其祖父病笃。

7月31日 星期日

赴双屿山。中餐在永谦庄，下午伴王志芬赴乡。晚3时许始睡。李宅祖父病状颇为危险，脸额及臂背等处皆红肿，神智瞽昏，晚间曾咽塞昏厥。犹忆月半尝新时偕坐大门口，与吾谈琐事，问我去年在平费用多少？我说400元左右。他说：“你父亲给你读书的钱是很快乐的，他只希望你将来能有出息。”我说：“恐难能满足家人的期望。”他含笑不语。不想别来二旬，竟一病至此。

## 8月

8月1日 星期一

在双屿山。

8月2日 星期二

打牌输去1500余枚，为平生第一次大输。

8月3日 星期三

下午赌至5时许，无输赢。傍晚返家。

8月4、5日 星期四、五

阅书：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完）。

上午陈继严来晤。下午黄郁炎、郑棨、叶焜、沈钧来晤。皆十中初中时同学，黄、叶二君并且还是小学时同学。

8月6—8日 星期六—一

阅书：V. Blasco Ib'anez, The Four Horsemen in Apocalypse [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启示录四骑士》 ] （完）。

8月9日 星期二

阅书：杨东蓀《本国文化史大纲》第1篇。除末二章叙文艺及科学外，其余为哲学史大纲式之叙述，并无特创之见。

8月10日 星期三

阅书：杨东蓀《本国文化史大纲》第2篇。

8月11日 星期四

阅书：杨东蓀《本国文化史大纲》第3篇（全书542页，完）。除末

二章叙文艺及科学外，其余为哲学史大纲式之叙述，并无特创之见。

8月12日 星期五

阅书：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前5章。

阅报知，汪精卫辞行政院长职，以要挟张学良，欲令之亦辞。

8月13日 星期六

阅书：皮锡瑞《经学历史》后5章（全书364页，完）。

8月14日 星期日

阅书：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卷首中国近代外交史年表（至1860年止）。本欲于暑假内移译此书卷一之上半部，现在恐不可能，暑期所余有限，最大愿望为读完此书之卷一（就时间许可范围以内译出几章），再温习法文，至于整理《叶水心年谱》一事，恐亦仅能俟之异日矣。

8月15日 星期一

阅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章。

8月16日 星期二

阅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章。

8月17日 星期三

赴双屿山李宅探病。

8月18日 星期四

阅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章。

8月19日 星期五

阅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4章。

8月20日 星期六

阅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5、6章。

今日接祥第信，约月尾或下月初出门，在家时间有限，此书颇欲从速阅毕，今日起非赶快阅读不可。

8月21日 星期日

阅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7、8章。

8月22日 星期一

阅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9章。

8月23日 星期二

接王棫信，云已决定29日来，即乘益利轮赴沪。下午赴贤修处，旋至叶焜处，邀其同赴黄炯君处，遇金志庄、陈时康二君，皆附小时旧同学，旧友重逢，颇为欢洽，同赴中山公园，夜色朦朦始返舍。

8月24日 星期三

写信致王棫及王祥第欲约其延期至9月5日再行首途，未悉能如愿否？大姊来家，阻雨留宿家中。

8月25日 星期四

阅书：《申报月刊》第2期。

秋霖淅沥，整天下个不停，大姊又不能回家，坐在房中闲谈。

8月26、27日 星期五、六

阅书：《申报月刊》第1期。

8月28日 星期日

接王棫信，云明晨来温，乘31日轮赴沪。

8月29日 星期一

下午二王来家，邀赴校。表姊来家，适母亲以今日生日赴九宫女庙做供头去了，坐房中与妻谈话，傍晚始去。

8月30日 星期二

偕二王赴双屿山，晚间至姐家告别。12时许上轮。两个半月的家庭生活，凭空多添了一番愁苦，我真有点想早些离家，可是当临别的刹那，默然相对含愁脉脉的妻子，强自欢笑暗中伤怀的母亲，已够使人黯然伤心，及上车时，父亲说：“途中自己当心点，我不送了。”我忽觉得一阵鼻酸，几乎要掉下泪来，可是终于忍住了。仓皇地重上征途，反身一顾后会又待来年，真所谓“客舍如家，家如寄”。上船后，坐在舷畔目

送大哥离埠返家，瘦小的背影杂入人群中去了。后来与祥第上岸买牛肉、鲜枇杷吃，3时许始入睡。

8月31日 星期三

阅书：《田汉戏曲集》四、五集二册。

晨6时广济轮启碇赴沪。船行缓慢而且簸摆，呕吐了一次，只早晨食了一个面包，眼光光地瞧着别人虎咽狼吞地食东西，不禁羡慕不止。

## 9月

9月1日 星期四

晚8时抵沪。今日又呕吐了两次，真是倒霉。每逢到这种景况，常回想到家居的舒服，而深悔自寻苦恼，这种念头自然是精神颓丧时的思想。船一抵岸后，即生龙活虎跳跃上岸，到零食店吃绿豆汤去了，哪里管得什么临别时的苦痛。黄色的短裤，兰绒的西服，我还是正该享乐的少年呢！晚间搓麻将，赢了200多铜元。晨曦渐升，贩报人的呼声也降临了，才喊了汤包当早餐，匆匆入睡。

9月2日 星期五

12时许才起身，偕祥第在马路中闲逛，买了几样东西。回来写信三封。

9月3日 星期六

上午9时半登车，晚6时许抵南京，渡江至浦口乘津浦车北上。本来预备在南京游览几天，因前日在上海阅报，东方路透电：“日方如果有采取直接行动之必要，必择南京而舍上海。”暴横无理的日寇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所以吾们决定直接北上，不在南京作逗留。未尝亡国苦痛的国民，在这种地方已有些近于亡国的痛苦了。

9月4日 星期日

上午6时抵徐州。中午抵曲阜，下车游览孔庙、颜庙、孔林。孔庙之建筑甚为庄严，石柱大可合围，雕刻盘龙，庙中有康熙题之“万世师表”匾额，孔圣及四哲、十二贤人皆有塑像，两廊则为七十二弟子之位，后殿为孔子夫人之殿，侧殿为崇圣公。前有故宅、古井及鲁壁，诗礼堂之前有唐槐、宋银杏。后至颜庙，规模较小，且经前年蒋阎战争之炮

火，颇有残毁；庙前有陋巷故址及陋巷井。孔林在城北，有子贡手植楷，沂国公子思墓、泗水侯〔孔鲤〕墓，及大圣至圣文宣王墓，墓旁有子贡庐墓处。此数处有一黄色围墙，墙外亦为孔家墓地，有围墙以围。据云南北约6里，东西约7里，其中所埋葬者不下万余人，皆孔子后人。现今之小圣人为孔德成，乃孔子七十四代孙。晚宿中西旅馆。

9月5日 星期一

上午10时许始起，赴车站附近观市集。午餐后登车，遇徐贤修等，知同乡考取清华者有4人（刘昌镛，叶岑，蔡孔耀，吴景荣）。读茅盾短篇小说集《野蔷薇》。

9月6日 星期二

上午7时许抵天津，中午抵北平，至西河沿午餐后，呼车赴校。

9月7日 星期三

写信给家中。晚间观电影Janet Gaynor〔珍妮·盖纳〕主演的《花烛之夜》。

9月8日 星期四

阅书：陆侃如《中国诗史》卷上200余页。

9月9日 星期五

阅书：陆侃如《中国诗史》卷上100余页（全书402页，完）。

晚间在贤修处闲谈。回来后，听窗外檐头水滴声，长杨垂柳亦随秋雨而萧萧悲鸣，孤馆青灯，殊令人辗转不能成眠。

9月10—12日 星期六——

阅书：《战后新世界》每日200余页（全书612页，完）。

9月13日 星期二

牙龈肿痛，昨夜睡不安宁，今早右颌有点发肿，这恐怕便是月饼、香糕之类的功绩了。选课注册，忙了一个上午才完结。

9月14日 星期三

今日开始上课，但教师多未来校，等于无课。下午拍网球，久未练习，颇为生疏，且易疲倦。温习法文。

9月15日 星期四

温习法文。昨霄辗转不眠胡思乱想，忽忆及妻的祖父不知道现在还在世否？一时睡不着便试预作挽联，今天无事乃更改数字，录之如下：

忆昔忝附丝萝，四五年来，陪奉多违，眷顾恩深，抚爱情笃，方期巍巍岱嶽长不朽。

伤今羁旅冀燕，二千里外，凶讯遽闻，侍疾礼疏，执紼仪阙，自惭负负幽明恨何堪。

9月16、17日 星期五、六

温习法文。

9月18日 星期日

温习法文。

下午在王栻房中阅李伯元《文明小史》卷下。此书类似于《官场现形记》，所描写乃旧官僚之冬烘，以维新为口头禅，遇外人时之瑟怯，及伪维新党之骗人，仅重外观而无实学。

9月19日 星期一

温习法文。

9月20日 星期二

温习法文。葛其婉教法文时间未排定，下星期始能实行教授。今日首次上日文课，系钱稻孙教。

9月21日 星期三

温习日文字母。下午练习脚踏车，居然能在校园中来往自如，成绩虽不太佳，然颇足以自慰也！

9月22日 星期四

下午听朱庆澜、查良钊演讲东北义勇军之奋斗及苦况。这一星期差不多没有读书；星期六想出去买一批书，此后稍致力于学，否则这样不死不活的度日子终不是事。

9月23日 星期五

下午偕宗燧乘自由车至燕京，此为乘脚踏车之新纪录。

9月24日 星期六

约王祥第一同进城，在东安市场购旧书，呼车至北大二院西斋陈巽

庠君处，后一同至太庙游览。庙凡三进，以前殿规模最大，凡十楹，中供十一祖之祖位；中殿为寝殿，亦为十一祖之神位，后殿则为肇祖等之位，前殿之两庑为功臣牌位。由太庙出来后至西单市场略购数书。晚宿公寓林济处。

9月25日 星期日

由林济处出来后，即赴东安市场。旋至北大，晤及陈巽颐、王明二君，邀巽颐同至北平图书馆，请刘节引导参观书库。辞别后即返校。

9月26日 星期一

阅书：《申报月刊》第3期160余页。这期中翁照垣的《淞沪战争回忆录》很有史料上的重要价值。

下午拍网球。房间中又搬进一人，为闻人乾君，系数学系研究生，金华人（吴晗同乡）。

9月27日 星期二

阅书：《读书杂志》的《中国社会史论战》80余页。

下午乘脚踏车至燕京。返校后拍网球。

9月28日 星期三

阅书：华岗著《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第1、2两章。下午拍网球。

9月29日 星期四

整理《秦代官制考》。预备投到周刊社去骗稿费。下午学乘脚踏车2小时。

9月30日 星期五

阅书：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3章。

## 10月

10月1日 星期六

阅书：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4章。

下午与祥第乘脚踏车至燕京，晤及钱熙、学德，闻马孟容逝世，永



嘉画家又弱一人。偕同至达园，游玩一会。现在对于骑脚踏车颇感兴趣；幼年时懒于游嬉，到了今日却忽想多从事运动，要学网球与乘车，怪不得今日陈凤书说：“竊！你现在变运动家了！”“家”当然形迹毫无，但倾向于运动，则不可讳言。并且觉得不但为强身起见应该运动，且对于运动的本身发生兴趣，我希望这种兴趣能够持续下来，否则书斋孜孜久读的生活实在太枯燥了。

10月2日 星期日

阅书：华岗《中国大革命史》第5、6章（全书600页，完）。Scott, Ivanhae [司各特：《艾凡赫》] 之中译本。

天气渐凉，窗外寒风撼柳枝，飕飕作响，宗燧这小子说舒服的天气到了。却不知这正是远客他乡的羁人所最难耐的日子。心弦随着寒风振荡，一缕的哀思直沁入心肺间，有说不出的一种凄凉。由窗棂间侵入房中的冷风自然令人越发恋恋于衾枕，舍不得起来，虽觉似乎缺少了什么，然衾被中温暖宜人，已足够使人依恋不舍了。

10月3日 星期一

祥第又感寒而病了，卧在床上呻吟不已，同客他乡令人起相怜之情，下午送他去医院。回来后接到两封报丧的信，李宅的祖父已于月前21日病逝；张国雄也于日前19日染疫死于家。骤获两信，心房似乎受了绝大的打击，脑中有点瞥乱，半晌还不能恢复常态。李宅祖父的病虽早料其难获痊可，但国雄则6月23日一别，尚是活泼泼的青年，不料竟已埋黄土。老年长者的恩情，青春朋辈的友谊，使我永远不能忘却，虽三尺桐棺、一抔黄土永远将吾们相隔离，不能再面谈笑语，可是我心中的记忆却永世不能消灭。

10月4日 星期二

写回信给郑燊，（……）<sup>〔31〕</sup>

10月5日 星期三

赴浙江同乡聚会。

10月6日 星期四

写信给家中、李宅、叶焜、林济。

10月7日 星期五

晚间赴第六级级会。与星期二的浙江同乡会一样，吃吃茶点，胡闹一番。

10月8日 星期六

阅书：萧一山著《清代通史》卷下《清代学者生卒表》100余页，以《疑年录汇编》对勘之。

10月9日 星期日

阅书：Robinson & Beard, Readings in Modern Europe History, Vol. II [ 鲁宾逊、比尔德：《现代欧洲历史读本》卷二 ] 第二章。

10月10日 星期一

阅书：《中国外交史资料选录》100余页。

10月11日 星期二

阅书：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00余页。

下午偕祥第乘脚踏车至玉泉山，又为乘车之新记录。

10月12日 星期三

阅书：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0月13日 星期四

阅书：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00余页。

下午拍网球，听胡适之讲演。

10月14日 星期五

阅书：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下午乘脚踏车至燕京。晚餐后与王棻散步，谈到胡适之是时代的落伍者了，短短的十几年间，便将一位前锋移到后卫去，恐怕他读到自己所作《回国杂感》中关于康有为一段，未免有“夫子自道”之感了。

10月15日 星期六

阅书：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共560页，完）。《清代学者生卒表》之校勘，280余页完。

10月16日 星期日

预备西洋19世纪史考试。下午拍网球。

10月17日 星期一

考试西洋十九世纪史。试题：

（一）比较Prussia [ 普鲁士 ] , Austria [ 奥地利 ] 二国在1815年后之国情。

（二）解释<sup>[32]</sup>：

① Rotten Borongh [ 1832年前已失去选区实质但仍选举市镇的市镇 ] ,

② Peterloo Massacre [ 彼得卢屠杀 ] , ③ Duke of Berry [ 贝里大公 ] ,

④ Spinning Jenny [ 棉纺纱机 ] ,

⑤ James Watt [ 詹姆斯·瓦特 ] , ⑥ Bentham [ 边沁 ( 英国伦理学家 ) ] ,

⑦ Zollverein [ 关税同盟 ] , ⑧ Haller [ 地主庄园 ] ,

10月18日 星期二

考试法文。下午乘自行车至燕京。

阅书：《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至卷四，这四卷中大部分都是关于禁烟的奏稿。因为当时编者的意思，以为中外开衅由于鸦片问题，即今日大部分人还抱这种见解；其实当时西洋适当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扩张力求新市场，而中国却还抱闭关政策，自然引起冲突，鸦片问题一导火线并不是主要的原因。马士的书首述中国当时之通商制度，及其所引起之中外冲突，虽未免有点为英人洗刷罪恶的嫌疑，但吾以为较近于事实。

10月19日 星期三

阅书：何炳松《通史新义》100余页。此书十九拣自Seignobos [ 瑟诺博斯 ] 所著《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所述之原理虽亦涉及历史研究法之应用于历史者，而稍偏于应用于社会科学方面。何氏称为自著，虽在序中声明来源，已稍近剽窃。而混淆社会科学与通史之义为一，改称为《通史新义》更为不当。盖社会科学对于古史可完全抛开不管，故有“在社会科学中过去之直接遗迹实无利用之余地”（16

页)，“在社会科学中此种旧闻(口传史料)决无再思利用之人”(70页)等语，治史者决不能再用此语。且社会史之性质虽近于通史，而S氏所指社会科学实属狭义的(仅包括统计科学史人口学，经济生活科学，经济原理及计划史三者)，对于社会上层建筑如政治及意识方面，皆未涉及，恐不足以当“通史”之涵义。

10月20日 星期四

阅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因为下星期要考试了。

10月21日 星期五

阅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10月22日 星期六

阅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遗失所摘录之《史记志疑》，甚为痛心。

10月23日 星期日

阅书：何炳松《通史新义》。

10月24日 星期一

考试中国近代外交史。试题：

(一)解释：①Hoppo [西人对粤海关监督的称谓]，②佛郎机，③苏瑞妈末，④林高，⑤李锦，⑥Weddell [Captain John Weddell，威得尔上校]，⑦船钞，⑧Terranovia [在美国船Emily上服务的意大利水手]，⑨洪任辉，⑩大班

(二)十三行之沿革及其在通商史上之地位。

阅书：何炳松《通史新义》(全书277页，完)。孙锵鸣《陈文节公年谱》，为搜集《叶水心年谱》所需材料也。

10月25日 星期二

阅书：李思纯译《史学原论》。这书原文是名著，值得一读，但译文殊生硬，借得英译本作对照，略改几字。

10月26、27日 星期三、四

阅书：《史学原论》。

10月28日 星期五

阅书：《史学原论》；Robbins, Our Ambassador to China [ 罗宾斯：《我国驻华大使》 ]。晚间至图书馆翻阅杂志，已数星期未阅杂志。

10月29日 星期六

阅书：罗宾斯《我国驻华大使》。

下午赴海甸购布鞋。晚间与徐贤修、蔡孔耀、李冬梅在合作社聚谈。

10月30日 星期日

阅书：罗宾斯《我国驻华大使》；《申报月刊》第4期。

10月31日 星期一

阅书：《申报月刊》第4期。

## 11月

11月1日 星期二

阅书：《中国近百年名人传》“李鸿章”。Mannix, Memories of Li Hung Chang [ 曼尼克斯：《李鸿章传记》 ] 一书卷首Ralph D. Paine [ 拉尔夫·D·佩因 ] 之序言。

11月2日 星期三

阅书：《水心文集》卷一。

11月3日 星期四

阅书：Hazen, Europe Since 1815 [ 黑曾：《1815年以后的欧洲》 ]。今日生火炉。

11月4日 星期五

阅书：鲁宾逊、比尔德《现代欧洲历史读本》卷二。

11月5、6日 星期六、日

阅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11月7—9日 星期一—三

阅书：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

11月10日 星期四

阅书：曼尼克斯《李鸿章传记》。

11月11—13日 星期五—日

阅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11月14日 星期一

预备明天考试。下午赴合作社购拍卖物，颇便宜，如校景照片仅1分一张，蓝皮小丛书3分一本，练习本3分一本。

11月15日 星期二

西洋19世纪史考试。试题：

（一）试述英国宪章运动之①社会及政治的背景，②目的，③经过。

（二）解释：

① Reichsverveser，

② Schwarzenberg [施瓦岑贝格（奥地利首相）]，

③ Baron von Haynau，

④ Risorgimento [意大利复兴运动]，

⑤ National workshops [国有工场]，

⑥ Mehemet Ali [穆罕默德·阿里]，

⑦ Krenzzeitung，

⑧ Party of Resistance [抗战党]，

⑨ Manin，

⑩ Custoza。

11月16日 星期三

晚饭后与二王散步，王栻提起十中教员李某的话说：“未讨亲时想讨亲，讨过亲后打悔心。”又说起瓯谚：“未讨亲时天上神仙，讨过亲后地上神仙，生儿育女落难神仙。”这寥寥几语中包含着许多旧家庭中伤心泪，非过来人恐不能知之。

11月17日 星期四

昨晚2时许起来，冒着寒风到气象台那边去看狮子座的流星，流星并没有什么可看，却使自己伤风感冒不适，3时许回来后一直到天亮未能入睡。今日整天昏混，可谓自找苦恼。不过昨晚却干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与二王及徐、刘五人乘着看星星之便，到黄云畴那边去拖尸他，静悄悄地把他由被窝中拖出摆了几下才放下。今日看见他时诈说听柯君告诉：他昨夜被拖尸。以往素以未尝拖尸风味自豪之黄君抵死不肯承认，不知我们便是此举执行者，可发一笑。

11月18日 星期五

搜集外交史材料，预备作一篇对于蒋书的批评。晚餐后与二王散步至柯君处下象棋，连下5局以2与3之比失败，柯君棋品并不高，却做他手下的败将，令人脸红。苏轼所谓：“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这是外行人的话，实不可信。返舍时已10时，余觉得光阴耗费掉可惜。

11月19日 星期六

阅书：《道光筹办夷务始末》卷五至卷八。

11月20日 星期日

作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的书评约六七千字，费了我搜集材料的工夫不少。想明后天送给蒋先生过目。

11月21日 星期一

阅《论语半月刊》已出版的5册，语妙天下，读之令人发噱，但又有一段辛酸泪由笑颜中现出。这或者便是西洋人所说的“幽默”。

11月22日 星期二

写家信二封。

11月23日 星期三

阅书：《李鸿章传记》。

接到郑翔鹏来信，报告结婚的消息。

11月24日 星期四

阅书：《李鸿章传记》。

晚间往见吴春晗君接洽现代史学社事。同学同系已一载余，此次尚为第一次见面。顺便谈到明史及清史之事，谈了一点多钟才回来。他说现在从事的便是明史，明史的史料书籍，据其估计在千种以上，颇可供研究。又说《清朝全史》系但焘延留日学生代译，所以译错处很不少；原书颇佳，尤其是满清末入关以前的那段，至于下册则关于外交方面，多采取马士一书，发明之处较少。又说近人孟心史研究清史，亦颇有心得，《清朝前纪》一书殊可一阅；萧一山之《清代通史》，虽为钜帙，而抄袭成书，无甚发明，而各部分间之联络，亦不能指出，以其缺社会科学之根柢也。

11月25日 星期五

阅书：《申报月刊》第5期。

晨间往与蒋廷黻师谈话，即以前作的书评请其过目。蒋师对于提出之补正各点完全接受，但对于商榷之点，则以著书之困难，及本书之作其目的完全在于作补充之参考书，故许多地方与独立成书者不同，非同时兼阅其他参考书（如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之类）不为功，故评略遂有所不同，对于翻译马士书为校阅者可以办得到，但此书如翻译成功后殊难找出版处，以中国对于纯学术的著作殊难求销路之广，书店不敢出版恐致折本。故蒋师要我再加考虑。我知道自己入历史系是弄错了，呜呼！今日中国之出版界。

11月26日 星期六

阅书：《申报月刊》第5期。

11月27日 星期日

阅书：黑曾《1815年以后的欧洲》。

11月28日 星期一

整理外交史笔记。

11月29日 星期二

预备外交史考试。

11月30日 星期三

阅书：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100余页。



考试外交史，试题：

（一）说明琦善在大沽及广州与英人交涉之经过。

（二）解释：

①Amaral [ 亚马勒（葡萄牙驻澳门总督） ] ，②James Innes [ 因义士（鸦片战争中嚣张的英国商人） ] ，③Bilbaino [ 西班牙商船（1839年被当作英船焚毁） ] ，④Thomas Coutts [ 担麻士葛号（英商船只） ] ，⑤Peter Parkes [ 伯驾（1934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后任美国公使） ] ，⑥白含章，⑦黄恩彤，⑧吴彰健，⑨三元里，⑩余保纯。

至蒋廷黻师处取回书评。《大公报》副刊不能登载，理由是“非名家撰述之文”。“名家”二字令人有些刺目。谁叫我不是名家呢？不能登载岂非活该。不过还想向《图书评论》一试，希望不会又是失望。呜呼！中国今日之著作界，名家，名家，出版界之垄断者，著作者之独占者！

## 12月

12月1日 星期四

晚间刘古谿君来一同到合作社，一面吃豆浆，一面谈闲天。他谈近两星期来与女朋友接触情况。

12月2日 星期五

阅书：《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

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书评寄给图书评论社。

12月3日 星期六

阅书：《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全书402页，完）。

晚间与徐贤修、蔡孔耀等在消费合作社聚谈。要了一壶豆浆，几个雅梨，二斤栗子，一面吃，一面闲谈。说到近来刘珍年军队调温的消息，恐非故乡之福。中央政府诸公只图一时之安静，而地方上无穷之祸竟毫不虑及，殊为可叹！杨学德君启门而入，云送温州报纸来，然《民声》及《瓯海公报》，仅寄至上月25日，刘军尚未来瓯，故不能于此中获得新消息，殊为闷闷。

12月4日 星期日

阅书：《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100余页。

12月5日 星期一

整理史学方法的材料，预备星期三的报告。

12月6日 星期二

阅书：Douglas, Life of Li Hung Chang [道格拉斯：《李鸿章的生平》] 100余页。

12月7日 星期三

我有点老耄了，否则何以这样的颓丧。希望的火光偶然在脑中一亮，一刹那间便又被黑暗整个地占住。糊里糊涂的生活下去，过着机械式的生活，在故纸堆中钻研，有时连自己也替自己叹气。心思稍一空闲时常回想着过去的事情，尤其是薄暮晨兴的时候，瞑着目细嚼过去的梦境，但我总缺少未来的梦，少年人蓬勃的勇气似都已消灭。“少年人应该向未来追求，只有老年人才回味已往。”这是我从前说过的话，我真的是老了么？我仍有点不甘心自居老朽。

12月8日 星期四

整理史学方法的报告。

12月9日 星期五

阅书：《李鸿章的生平》100余页（全书250页，完）。

整理史学方法的报告。

12月10日 星期六

整理史学方法的报告。

晚间在王栻处谈话，说到近来社会史的著述，常以一部分的事实为根柢，推论之以作成一般结论，这事的危险性似乎很大，然各人主观见解不同，取舍因之也不一致。能风行一时者，不过以读者适亦有此种共鸣而已，是否为客观上曾发生过的事实，似不易言。又说到中国现在的史学界，欲作一部良好的通史似不可能，不如缩小范围作精核的专著。垦荒时代的史学界，考据工作似不可缺少，因之不适于考证工作者，虽有综合之能力，亦英雄无用武之地，殊为可叹。盖王栻以综合史学偏向者以自命也，但此语确有一部分的真理。

12月11日 星期日

遇刘君，他说一切都完了，说上2小时余才将这一段故事讲完，然后叹了一口气，这一回爱情的悲剧便这样的闭幕了。

12月12日 星期一

阅书：《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300页，完）。作家信二封。

12月13日 星期二

阅书：黑曾《1815年以后的欧洲》。

12月14日 星期三

阅报知12日中俄已复交，这也许被认为出乎意料之外，但如能仔细观察事实上的发展，宁可说是必然的。据蒋廷黻说去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南京政府已有此意。英、美二使要求中国慎重考虑，中央又只好缩回去。汪精卫曾有谈话发表说“中俄复交，列强不答应”即暗指此事。但今年“一二八”上海事变以后，国际形势稍变，美、俄携手的可能性增加。国际调查团美国代表Melog [梅洛伊] 在东三省时对顾少川 [维钧] 氏即露“中俄可复交”之意。南京政府亦接到美使暗示。日内瓦英国代表亦向颜惠庆进忠告，劝中俄复交以抗日。暑假中南京延请专家至京讨论外交即提到此问题，惟当时中央以为应先订不侵犯条约然后复交。但如无美国后台老板之言，恐南京仍不敢出此。今后的国际局面，恐美、俄复交之消息不久将公布于世。

下午听傅斯年的公开讲演《古来之东三省》。

12月15日 星期四

阅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与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对照而读。史料中所发现之材料，如清廷欲以完全免除海关税以求废除津约，殊为可笑，惟外人方面多不知此中情形，故甚可贵。

12月16日 星期五

预备明天法文考试，今年的法文太不留意了，此后非努力不可。

12月17、18日 星期六、日

阅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与蒋编《外交史资料辑要》对勘而读。

12月19日 星期一

阅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共600余页，完）。

12月20日 星期二

阅书：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全书413页，完）。

12月21日 星期三

阅书：蒋廷黻《中国近代外交史》引论（油印本）；夏燮《中西纪事》卷一。

今日购日记本未得，恐明年的日记只得暂断，不过有了二年历史的日记竟任其夭折，又有些舍不得。大学的四年生活最堪留为纪念；将来如有所成就，这四年是前途的基础，假使将来是一败涂地，这四年的记录也可留作伤心的回忆录，知道自己曾经用过如何的努力，而终归失败。

12月22日 星期四

阅书：《中西纪事》（同治四年六月成书）卷二至卷六。

12月23日 星期五

阅书：《中西纪事》卷七至卷十一，叙鸦片战争之经过。

12月24日 星期六

阅书：《中西纪事》卷十二至卷廿三，叙英法联军之经过、联军一役之后及作者之见解。

12月25日 星期日

阅书：《中西纪事》卷二十四《海疆殉难记》为全书之附录。谓鸦片一役，文臣之死事者寥寥，江浙之役仅得七人，固不及武臣十之一也。但较之去年以来之国难经过，反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崩溃期中的封建社会，当然干不出轰轰烈烈的举动。

上午与祥第在校园中散步时，遇到卖鸡的人，费了七毛五买一只三斤二两重的黑雄鸡，又费二毛钱托厨房烹饪。晚餐时与祥第、景荣及栻吃了一顿，久客异乡，四个月未尝鸡味，总算享受一次口腹之乐。

12月26日 星期一

阅书：《申报月刊》第6期中数篇，月刊中多短文，虽为方便读者，但不易得佳作，尤其是有些问题不是寥寥五千字所能说得明白，每期所附之一月来大事记颇佳。本期登载完毕之《沪淞血战记》为亲身从事守淞之翁照垣所作，颇可一读。

12月27日 星期二

阅书：《申报月刊》第6期。

傍晚吴晗君来谈现代史学社，劝吾加入，并约我做一篇文章。我也很想借这个机会练习写文章，既已以史学为终身事业，做文章的事安可忽略，但又有些胆虚，深恐把不成熟的作品冒昧发表，贻留笑柄。今年在校中周刊上发表的二篇文章都用“作民”的笔名，无非也是此故。并且入社费须15元，在目前的经济困难中恐难筹划，换句话说有点舍不得，但是又不能显然拒绝。现在只希望《图书评论》社那篇稿子能够获登，至少可得10余元，再凑合周刊社所得的稿费或可应付。至于稿子的材料拟定“叶水心学案”或“《鸦片战争史》书评”等。等大考后再说。

12月28日 星期三

阅书：Henri Cordier,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亨利·科尔迪耶：《中国通史》]。这是我第一次读课外法文书，满页都是生字，一小时只能读二三页，真是糟糕，下学期非对这方面加以注意不可。

体育与军训术科考试。

12月29日 星期四

阅书：陶希圣《中国社会史研究》第1及第2章，“氏族社会”及“原始封建社会”。

12月30日 星期五

预备法文。北平的气候据说近几年来变温。我前几天都只穿单袍，里面是汗背心、衬衫、绒衫、夹衣而已，今天才从皮箱拿出棉袍穿。

12月31日 星期六

考试法文，听写弄得莫名其妙，真是糟糕，明年非加油不可。周刊送来稿子校样，改正数十个错字，便送还去。下午与祥第、孔耀骑驴赴燕京，遇陈凤书、谢廷式二君，在岛亭上吃蛋糕、饮咖啡。晚间观电影

滑稽片《呆女婿》。

# 1933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日

社会记事：热河形势又危急，真不知国亡何日。

阅书：陶希圣《中国社会史研究》第1编第3章“氏族及原始封建制的崩溃及奴隶制的发达”。他的划分社会史之法，系采用A.

Bogdonov [波格丹诺夫] 的方法：（1）氏族社会，（2）封建社会，（3）奴隶社会，（4）先资本主义时代（见《经济科学大纲》）。不过他将波氏所谓的“封建社会”称为“原始封建社会”，又将奴隶社会所发展出来的农奴制度，称为“田园经济社会”，放在“先资本主义”以前。这种分法是否合理？是一问题。纵使是合理，他所划分的中国社会史之各期，是否恰当？又成一问题。有暇当作进一步的研究。

中午与祥第、云畴在合作社中餐部用膳，喊了烧肉片、炒肝尖、虾子白菜、肉片白菜汤，花了6角多钱。晚间观Barrymore [巴里莫尔] 主演的“Eternal Love” [《雪葬鸳鸯》] 还不错。

1月2日 星期一

阅书：陶希圣《中国社会史研究》第2编第1章“统一国家之成立”；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今日没有报纸看，几年来（除了假期在家时外）差不多天天看报已成了瘾，每天午餐后必到阅报室去一次，有时晚餐后再去一次，找天津报看，今日忽然没有报，使我便有空虚之感。与祥第在校门口小饭店，食了十余个饺子、半斤面、一碗炖牛肉、一碟炮羊肉，花了4角多钱。回来后没有事做，在祥第房间闲谈天。下星期便要大考了，但是总不能鼓起兴趣来预备功课，真是糟糕。中餐食得很饱，晚餐在二院食堂只吃了一碗汤面。

1月3日 星期二

阅书：Henri Cordier,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Tome. IV [考狄：《中国通史》第4卷]，道光一朝史实。这一朝的史实，最重要的是中外交涉事件，故本书颇可一观。以著者对中国外交史很有研究的功

夫。

下午至黄云畴房间，闻华罗庚云：“在郑某处得消息，梅校长在城中闻何柱国之辞职，其原因以擅签字自认首先开衅，为日人执为口实，三中全会提出质问，故欲辞职。前日（1日）山海关已开火，闻日军将抵秦皇岛，平津亦危险，日使至顺承王府对小张〔学良〕提条件，现尚无解决方法。”这几天报纸停刊，消息沉闷。下午看《大公报》，亦载有山海关又战，但未失守。闻消息后，颇为感动，国事至此，令人悲愤莫极。

1月4日 星期三

社会记事：报载昨日下午4时山海关失守。

写家信一封报告山海关事件。家中得此消息，不知道又要引起怎样的惊慌。去年天津事变时，父亲曾想拍电报来唤我回去。父母的痛惜之心令我终身不敢忘。晚间得林济电话，谓蒋介石今日乘飞机来平，与张学良商酌榆关事件，旋即南飞。不知道结果怎样？闻日人所提条件让出平津亦为其一，若如此则平津恐不能免战祸了。此后时局的发展，不知道将要如何，思之不禁毛发皆竖。

1月5日 星期四

今天陶希圣上课时撇开正功课不讲，对于时事发表大批的言论，足足讲了二小时的辰光。他说此次事变，中央政府的态度与去年不同，去年“一·二八”事件，日本所攻击的是经济中心的江浙，金融中心的上海，中央对之不得不屈服，至于山海关及平津的地位对于中央政府较不重要，故中央必不屈服，日本之攻山海关，目的在牵制热河。闻中央颇有决心，欲派遣三师至六师之兵，携有美国军械来华北抗日。张以华北兵力足够为辞，拒其北来。华北无地盘之将领皆欲对日死战。城内富家已纷纷避迁，东西车站甚为拥挤。

1月6日 星期五

今日接到刘英士的回信，说书评一篇可以登载，稿费大约每1000字四五元。他说：“大稿已略读一遍，颇觉有所胜于若干业已成名之投稿者之稿件。”闻之颇觉得意。但又说：“惟文辞待修辞处甚多，吴先生或因此故退稿不愿说出。”又觉得有些脸红。这几年来很少做文章，文笔当然生疏了。那篇书评虽费了一个多月的工夫找材料，但一总不过费了半天



的工夫便写成。当然更无暇加以修饰，吴宓退稿时，我曾想到此层，但少年人是不肯认输的，所以不曾说出来。实则近半年来兼学法、日二国文字，阅读英国书籍，中文方面自然生疏。此后稍加注意才好。为预防万一的意外起见，向银行提出50元。银行中提款者甚多，可见时局之危急。

1月7日 星期六

昨天晚上的级会中张子高出席报告说，校中所有重要文据、学生成绩及簿记皆已运出，安放稳当地方（疑指东交民巷），即善本书籍、贵重仪器亦已在设法搬出。惟学校当局不能擅自允许停课，但同学如自动请假返里，则学校可予以许可。对于补考，亦可通融办理，不限于下学期开学上课以前。至于前方军事，闻河南刘峙军开发津东甚多，华北将士拟以保定为第二道防线。散会后人心颇为动摇。

今日上午9时开全体同学大会，议决全体同学在大考期中向学校总请假，即变相的使大考延期于下学期举行。至于有意返里者亦可于此时期中归家。以后变化，皆在不可知之数。

1月8日 星期日

阅书：《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100余页。

今日的时局依旧很沉闷，前方仅有小接触，尚无剧烈的战争，逃避南下者甚多。梅校长有布告劝同学不必全体总请假，这当然难生效力。上午接到前届周刊社寄来的稿费，这是我第一次卖文所得的钱，虽是戈戈5元，颇觉高兴。自家除了民国十五年在温州学生联合会担任暑期平民夜校功课，得到七八元的报酬，这算是第二次的血汗钱。

1月9日 星期一

今日北平各报登载了梅校长劝告同学的通知，《京报》之标题为“清华学生明哲保身请假停考”，且有“记者录之，不禁有中国不亡无天理之感矣”。读过后令人愤慨不已。这是本校学生会中办事人闹出来的笑话，使清华历史沾了莫大的污点。代表会未经同学同意便发出：“爱国有心，避危无术”的公文。全体大会停课以从事抗日工作，也被校长断章取义而有“心实痛之”之语。下午教授会议决不能停考，发出《告同学书》，并闻有同学如不奉命，则全体总辞职或斥退学生会办事人，及请教育部解散清华之说。晚间学生代表会，决议罢免学生会干事会主席杨大士，另

举尚传道为之，对于考试用个别请假方法。此事告一段落。

今日预备中国上古史，但精神散漫不能集中，颇为痛苦。惟国事至此，民族存亡不可知，更无论此戈戈之分数问题。

1月10日 星期二

同舍生闻人乾君已首途返里。

1月11日 星期三

今天是学期考试第一天。学生会的个别请假法，本来是要分发请假单至各同学房中，请求填写，再交与教务处，但教务长不答应，要同学有事不能应考，亲自至教务处请假，于是请假者仅400余人（闻返家者已有150余人），不及半数。今天上午去看试场，人数并不少，看见教务长在一院巡看，面带笑容表示胜利的得意。

今日整理西洋史笔记。此次考试真糟糕，有些功课恐有不及格之危险，但所以一试者，以不试则心终不安，这几天又无事，反不若孤掷一注之为佳。

1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考试，中国上古史六题选答四题：（1）向戌弭兵运动之经过及意义，（2）郑国之兴起，（3）社之种类及地位，（4）殷周时代王朝之官制及其职守，（5）西王母、羲和、河神、禹、羿、夔——以上六神之性质及其故事，（6）试述大武舞之大概。吾做（1）（2）（4）（5）四题。

中国社会史：（1）论商鞅变法，（2）论王莽改制，（3）听讲半年之心得，写出两三点。上二题任择一题，我选其第二题。陶希圣出题后即反身出教室说用不着监察，同学有取试卷反宿舍作成后再回来交上者，陶氏不失为名教授。我写出来的心得是：（1）不能以特殊事实作一般的事实，（2）较深的分析，不仅睹表面（如西汉之农民政权），（3）名辞不应混淆（农奴），（4）不应先立表格，然后举事为例（社会进化阶段）。

下午预备西洋19世纪史。

1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考西洋近百年史，五题任做四题：（1）毕斯麦所主持之三次

战争，每次之外交预备如何？每次之结果与德意志之统一有何关系？除战争外毕氏是否曾用其他方法，以促进统一？（2）奥地利与匈牙利妥协之成立经过及条件如何？（3）说明英吉利第二次国会改革案之经过及内容？（4）拿破仑第三所标榜之拿破仑主义如何？拿氏何以能利用普选制以行帝制？（5）说明亚历山大二世时代俄国之内政改革。我做了（1）（2）（3）（5）四题。这次所考的，都出于第三月的笔记。我因预备时间匆促，对于第一、二两月的笔记，连一遍也没有看过，恰好所出考题都是已经预备过的东西，颇觉适意。下午预备法文。

1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考法文，试题凡三：一为法译英读本中抉择二段，二为叙述一故事，或将书中故事重述即作文一篇，三为不规则动词之变化，凡九字，要作成将来式、现在式及有定过去式。总算能交卷。这次的考试，预备时间很匆促，居然皆能交卷，可谓空城计式之胜利。下午考党义，胡抄讲义而已。

1月15日 星期日

预备明天的外交史考试。

我觉得很奇怪，自己近来的思想，有时候海阔天空，任意驰骋着幻想；有时候却像涸干的小潭，一点的水滴也没有；有时候觉得眼前有许多的事情要做，有时候却懒洋洋地坐着，想不起事情来做。今天正在预备着明日的考试，不知怎样，忽然想到年假里要做点事情才行。国难当前，书生已成废物，所谓“文不像录誊生，武不像救火兵”，还是干自己的事情去好。心想作成《上海制造局的编译西书始末记》。这件事情是中国当时“富国强兵”思想的具体表现，此种思想直到民国时还不衰，成仿吾学兵科，鲁迅、郭沫若学医科，胡适学农科，都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又想作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外交史料一部分的书评。

1月16日 星期一

考试中国近代外交史，任做四题：（1）道光年间之中英战争是鸦片战争，还是通商战争？试说明其理由，（2）咸丰年间国人对于通商条约修改之感想如何？（3）说明天津条约与虎门条约之差别，（4）说明中俄尼布楚交涉之经过及尼布楚条约之内容，（5）咸丰年间中俄交涉与中英、中法交涉有何互相关系？我选做（1）（3）（4）（5）四

题。本学期的大考便这样完结了，明天起要过三个星期的年假。

阅书：陶品孙译Sinclair [ 辛克莱 ] 《密探》。描写欧洲大战前后的世界金融王国美利坚，劳资二方如何争斗，资本家雇用一班密探，来打听本部及其他社会主义、非战运动者的内部情形，用告发或诬举的方法，来陷害工人运动者。书中主角彼得加地便是这样一个人物，以流氓无产者而被雇用为密探，后工人方面以美人计探出真相，逐之出会。彼得乃密探本部之后面指挥人物，自以为乃美国良好国民，为谋国家之秩序和安宁，不得不如此，娶了一个善良的女人，过其一生。书中竭力暴露资本家的阴毒与残忍。

1月17日 星期二

阅书：郭沫若《创造十年》。全书272页，叙述创造社前五年的历史，虽不免带有意气的话。从1918年在海滨时与张资平提议出版纯文艺刊物叙起，一直到1922年《创造周报》停刊，郭、郁友谊决裂为止。与其说是小说，毋宁说是历史，文笔生动，令人一口气读下去，不忍舍弃。因性质较近历史，虽偶及文坛琐事及作家的私生活，以增加兴趣，但总不及《橄榄》（郭著）、《芭萝行》（郁著）等书，叙述家庭生活，动人情感。作者已出版之《我的童年》及《反正前后》（即《划时代的转变》）二书，读之亦有此种感想。

1月18日 星期三

到图书馆去翻阅杂志，见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美洲历史评论》 ] 中有一篇Peake [ 皮克 ] 述到中国近代史的史料，想将他翻译成中文中来。

下午陪杨学德闲逛。晚间在云畴房中闲谈，近来似乎患了歇斯底里，容易发怒，也容易忧郁，幸得素性是容忍惯了的，顶多是皱紧眉峰表示不乐。否则今晚也许会吵起来。出来时云畴说到理学院的人永是自傲的，说自己学科的难，而轻视文法院的学科。我记起月前的《自由谈》中有段轶事，说鲁迅在北大时，有工学院某主张理工科重要，鲁迅和之，某又言“可不是么？你看连文科的朋友也说理工科的重要呢！”鲁迅冷冷地回答道：“可是理工科的朋友，常是不知文艺的重要呢！”我懊懊！懊恨自己为什么不入大学的理科，现在却被这种低能儿看不起。但是我对于理科的朋友时常看不起，因为他们太自傲了。

1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到注册部看分数，中国上古史与法文是S，史学方法是E，连党义也拿E，军训也拿S，可是自己颇为得意的中国社会史却是I，虽然全班十之八九是I，只有寥寥人数是N，但自己总是郁郁不乐。下午曾阅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3分册，但不能会注心神来读，寒假中恐将一事无成。晚餐在合作社中餐部用膳，一碟红烧鱼，便费9毛钱，再叫白菜肉丝、木须肉及冬菜肉末，5人一共花了1.6元。这是半年来第一次食鱼，怪不得云畴闹着要南返，说：“长铗归来乎食无鱼”，不过我自己都是嗜肉胜于嗜鱼，不大觉得此种缺陷。

1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读些书。下午与小张赴燕京，晤及陈凤书、钱天祐二君，在岛亭中饮咖啡，随便吃点蛋糕，后在房中打桥牌，傍晚时始回校。燕京的抗日工作，似颇紧张，虽嫌太重表面，如小张所说的标语口号多于实际工作，但较清华之奄然毫无生气，自较胜一筹。

1月21日 星期六

阅书：《申报月刊》2卷1号，《论语半月刊》第9期。

早晨9时半才起来。这几天因为没有课，早晨起来多很迟。耕牛是要鞭子在后面高扬着，才肯努力地工作，鞭子一松，便眠在树荫下不肯动弹了。下午与小张、二王至体育馆踢小球，新漆的地板滑得厉害，使不得劲，便脱了鞋袜来踢，弄得脚底漆黑，赤着脚乱走，觉得另有风味，此或即“蛮性的遗留”欤？长久不运动，今天稍觉吃力，连晚上睡时还觉疲倦。晚餐在校门口小店用膳，喊了一斤大饼，夹着炮羊肉，滋味还不错。

1月22日 星期日

阅书：《申报月刊》2卷1号。关于1932年的回顾与今天的展望几篇还不错。

祥第提议进城去过新年。我本来早有此意，但被榆关事件一闹，非但自己的兴趣已化为乌有，即令勉强作乐，城中亦无可娱乐之处。晚间与小张及祥第至合作社中饮可可，食蛋糕及牛肉，随便谈谈。

1月23日 星期一

阅书：《申报月刊》2卷1号。

写家信二封。我时常自己思索，觉得自己似乎太与社会相隔离，与交际场所无接触，只有人家敷衍我，如果要我来敷衍别人，便觉得是莫大的苦痛。

1月24日 星期二

下午与祥第、王栻、贤修、景荣四人一起进城。2时许便动身，不料火车脱了班，4时半才到，在车站空等了两个小时的工夫，真是冤枉。在车中未及一刻便到西直门，乘电车赴林济所寓之堂子胡同永久饭店。晚餐后乘洋车赴旅京学会，旅京学会中有麻将牌，没有事情便入座碰和，半年来未曾弄过，很是生疏，输了2元，金钱方面倒是戔戔小数，但花费辰光及精神太多，下次还是勿弄为是。

1月25日 星期三

昨晚12时许散局，乘车返西单，精神疲倦已极，在洋车中恍恍惚惚如在云中飞腾，街市中人声喧哗，朦胧中听不清楚，似在上海靠街市的旅馆中睡觉，又似在故乡老屋中临街的寝室中睡午觉。到西单附近一餐馆用餐，返永久饭店后解衣入睡。下午贤修来与林济闲谈，把我从梦中吵醒。后来叶岑亦来，晚餐在西单菜场中用膳，喊了一碟红烧牛筋、红烧中段、木须汤及炒鸡丝，花了2元左右。晚间在房中闲谈。说起蒋氏蓝衣党的组织，教育界之法西斯化，马哲民被捕便是先声，11时许始就寝。

1月26日 星期四

今天是旧历元旦，但客中的岁月连元旦也觉惨淡无味。早晨起来，已不早了，与祥第、景荣及林济在街上闲步，两旁的店肆都紧闭着门户，天气又冷，风又大，很是无趣。中饭后没有事，大家提议到天桥去。记得刘古谿说，要是一个在北平读书的人没有到过天桥，便不配念社会科学。天桥确是千奇百怪的汇集地，什么大鼓、说书、相声、刀枪、拳棍、弄猴、高跷……应有尽有，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会场。后来到合意轩去听大鼓，4人花了1块钱。下午乘车返校，倦疲不堪，9时便睡，隔壁房中的同学拉胡琴作乐，朦胧中还当作在天桥合意轩听大鼓呢！

1月27日 星期五

早上10时半才起来，还觉得疲倦不堪。写了封信给林济，感谢他这几天的招待盛意。下午与祥第及景荣赴大钟寺，正有庙会，门口驴车、洋车停了一大堆，卖糖葫芦的、山楂的，以及其他小贩，摆得空场中几无闲地。寺后钟楼有明永乐间所铸的大钟，内外镌全部《华严经》。高1丈5尺，径1丈4尺，据云重8万7千斤，颇为伟观。回来时坐驴车，寒风又劲，吹得两耳发痛。晚饭后在祥第房中，与景荣君闲谈。

1月28日 星期六

阅书：《外交月刊》中《国联报告书》之论述70余页。闻此刊物系外交系中人物所主持，其论调较为缓和，对于事实方面多认为公允；而对于解决之原则及方法则认为与事实相矛盾，但仍主张有条件的加以接受。实则调查团暴露日本占领东三省之不合法，不过欲令日本吐出东三省，使此地成为国际共管，即以“共有”代替“独占”，为列强自身打算，亦为善策，不过处在任人鱼肉的中国人，读此报告时，不知道是哭好还是笑好！

1月29日 星期日

阅书：《外交月刊》中《国联报告书》各章之批评及中外批评100余页。

1月30日 星期一

阅书：《国联报告书》全文162页（完）。这报告书，对于指摘日方暴行一方面，尚能秉公叙述，但为顾全面子起见，词句婉约；至于指摘中国方面，如国内之扰乱不安损及外人利害，经济绝交之不当，皆露出帝国主义者之本色。解决方法之建议，则完全为自己着想，将日本所独吞之东三省迫其吐出，改作国际共管的东三省，中国所保存者仅宗主权之名义及若干财政方面之收益而已。甘心媚外的国民政府，也许为这一点的甜头自愿屈膝，以欺骗民众。我们且等待着看下文罢！

下午与云畴、祥第骑驴再游大钟寺，遇王栻、贤修，同观庙会中之舞狮子、少林棍及秧歌，观众拥挤得不得了。

1月31日 星期二

阅书：《道光筹办夷务始末》卷21至卷24，乃琦善在广州外交之

失败，及道光帝一意备战，包括道光二十一年正、二月事。道光帝之俭省，由当时所铸钱币之小已可见一斑，此次备战仍不时露其俭省之性癖，如爱惜火药即其一端。

## 2月

2月1日 星期三

阅书：林则徐《信及录》204页（完）。这是民国十八年由其曾孙林翔所刊行的一部重要史料。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林氏与义律往来交涉的文件，此处还收一些未见于《政书》中的禁烟文件，及与他国夷人交涉文件。这些文件的英文稿曾见于英国外交所出版的State Paper [《政府文件》] 卷29、卷30二册中，中文方面，多未曾刊行故为可贵。我并札录之。

2月2日 星期四

阅书：《道光夷务始末》卷9至卷11。

又做成昨日札记，预备扩充做一篇文章。

2月3日 星期五

阅书：《道光夷务始末》卷12至卷15。

昨天接到《图书评论》第6期，我的那篇书评已登出来了，初次看见自己的文章登在校外刊物中，心里自有一种喜悦。今日见得上海29日《申报》第一张登出《图书评论》广告要目，我的文章也在其内。明知道这些算不得什么，但眼见得自己辛劳所获的成绩居然有人赏识，则其喜也可知矣。听小张说英士有信给张东荪谓“《图书评论》稿件缺乏”。我想有暇再作几篇书评投去，看看运道如何。

2月4日 星期六

阅书：《道光夷务始末》卷16至卷18。发现《始末》中文件有一条系属误论，连蒋某也看不出来，大喜！草成考证大纲，有暇当扩充之成一篇文章。

又收到周刊社稿费12元，这是我第二次的稿费。

2月5日 星期日

阅书：《道光夷务始末》卷19至卷20。



今日阅正月号Forum《论坛》中一篇无名氏的《我们是否一定要生儿育女？》

2月6日 星期一

阅书：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 [ 柏纳德：《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 ]。

我想寒假中，如果姬妹恰好在年初于归，我想回家一趟，三年多没有在家过年了。“年年跃马长安市，客舍如家家如寄。”自觉似乎有点辜负了年华。

2月7日 星期二

作《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5000余言。自读颇为得意。接到《图书评论》社来信说前次稿费得25元，又是一件得意的事件。

接父亲来信说，三伯已经过世了。可怜他半生辛勤，所遇偏不如意，到现在一棺附身万事都了。

2月8日 星期三

阅书：Jocelyn, Six Months with the Chinese Expedition [ 周斯林：《在华从军六月记》 ]（1—155页，完）。

2月9日 星期四

进城到厂甸买旧书，辰光还早，多未开放。在海王村中兜圈子，又在和平门外大街路旁的旧书摊上选择书籍，用了五六元。发现一本铅印的《双梅影闇丛书》，只花2毛钱买来，祥第要我转让给他，我因为自己也没有用，便给他了。

2月10日 星期五

阅书：《始末》卷21至卷24。

下午至燕京，听Pelliot [ 伯希和 ] 讲演Western Painters in China [ 《西方画家在中国》 ]。抵燕京时遇到王棻，又见郑振铎、朱自清、洪煊莲、刘廷芳诸人也都来听。少顷，伯希和来了，gentleman [ 绅士 ] 的样子，留着胡子，年龄不过四五十岁，青色的西服很是整齐。他讲演西欧来华的教士如利玛窦等输入西方的画法，又有康乾之际郎世宁等在画苑中的努力，但已竭力中国化。同时 engraving [ 铜板雕镂 ] 的方法也输入中国，中国的艺术品中有些颇受西

方作风的影响。讲演后映着幻灯，所示的几张画片有些《东方杂志》美术专号中已看见过。

2月11日 星期六

阅书：《始末》卷25至卷28。

晚间在贤修房中弄扑克牌，因为后天起要上课了，所以很高兴地弄一次纸牌，几种玩法都曾来过，弄到10时多才回来睡觉，一个晚上便这样消磨掉。

2月12日 星期日

阅书：《始末》卷29至卷32。

2月13日 星期一

阅书：Bernard, Nemesis, Vol. I [ 柏纳德：《复仇神号》卷一 ]。

今天起又过刻板的生活了，上午第一课时便是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挣扎着与睡神抗斗，但一起来便已是7点50分，洗脸后便去上课，连早点也来不及吃。四星期的寒假只养成晏起的习惯。每早都是懒洋洋地挨延着，一直到校钟敲了9点钟，工友要进屋洗地板，才勉强地起来。我知道幸好是在校中，否则，这样的天气，其使人留恋枕席，恐更要厉害。

2月14日 星期二

阅书：《始末》卷23至卷36。

接叶焜书：谓在温州办某家报纸副刊，向我索稿。焜的病使他不得不休假。不过我近来很忙，想写篇书评赚钱，不能帮他的忙，并且近年来不阅文学书不作文艺作品，与他这文艺副刊更不适宜。故写信回绝了他。

2月15日 星期三

阅书：《始末》卷37至卷40。

下午至云畴房中与柯君弄桥牌，抛弃了军训课不去操练。一会儿下操，贤修与祥第戴着军帽、穿着军服推门进来，看见我和柯君，笑着说：“哈！不去军训却在这里弄扑克。”我微笑不语，我常恨自己既不能努力为善，又无勇气去努力作恶。我的人格是两重的，在目前是隐士的人格制服着无赖的人格，不过将来的我将是怎样，只有天知道！

2月16日 星期四

阅书：涉览《始末》卷41至卷46。

2月17日 星期五

阅书：涉览《始末》卷47至卷54。

下午至大礼堂听蒋廷黻讲演：《国联与中日问题》。共五大题：

(1) 东三省问题的移交国联，是无办法中不得已的办法。a. 美国表示不愿召集九国会议，b. 武力收复失地在目前为不可能。(2) 国联调查团遣派之目的。a. 拖延时日，b. 集中世界之舆论，此二目的皆已达到。李顿报告书之建议，对于日本历任内阁及外相所曾正式要求之事，皆已予以满足，惟对于今日之日本军阀及人民之野心，仍不能予以满意。李顿以为中国如不予日本以某种代价，日本必不让中国统一。中国目前最重要之事，为统一自强，故不妨放弃一部分之权利，予日人以东三省之大权，但仍将东三省之主权，移民权及教育权留在中国手中，以为将来收复之张本。中国将来若能自强，必可成功，若现在欲立刻收复失地，则非引起世界大战，然此因为列强之所不欲者，故李顿之报告书，亦未可厚非。(3) 国联之处置。a. 引用第15条第3项，从事调解，Simon及Grummourt皆曾引起中国舆论界之反感，然而中国舆论殊为幼稚，二人之调停，并非放弃李顿报告书，延美俄参加与否，殊非根本问题。后以否认满洲国问题，以致闹僵。b. 第15条第4项之引用，已由十几国委员会通过，现正送文大国表决，大会中必得通过，毫无问题。(4) 通过后之前途。a. 中国必接受，日本必不接受，国联依盟约必应援中国。b. 但日本如不对中国宣战，则应援之途如何，殊有伸缩余地。c. 若国联不规定日本退兵期限，则问题更为繁复，国联所将取之手段，更不易预知。(5) 国际之形势。以上所述为法律上之手续，若离国际法而行动，则须知国际形势，美国欲保持太平洋之优越地位，必反对日本；英国联美、法拥护国联，亦必反日本，惟程度较浅而已。俄国则不易捉摸。吾人可断言者，中国最后必收复东北，政府已具决心，但中国之人民殊不可靠。

2月18日 星期六

阅书：《始末》卷55至卷60。《道光筹办夷务始末》共80卷，其中颇多新材料。今阅至60卷，即道光十六年许乃济提议开放烟禁起，至

二十二年签订条约。阅此书时颇缓慢，以同时校对《清朝全史》及《清代通史》二书，加以订正或补充，颇费工夫也。今拟暂止于此，俟将来有空时，再读最后之20卷。

下午偕祥第、贤修赴燕京，至体育馆中拍乒乓，傍晚始返。

2月19日 星期日

作《评武埏干〈鸦片战争史〉》已成3000字左右，俟续写。

今日阅报，谓日人已令平津日侨妇孺于二周内准备聚集塘沽，以便返国，日人决心侵略华北于此可见。张学良、汤玉麟发电表示，决计以武力抵抗暴日之侵略，并准备以武力收复失地。这大概是因为后日国联将开大会，借此以耸动世界耳目。不过两方之决心主战，一触即发，华北危机于此可见。

2月20日 星期一

社会记事：庚款有续停之消息。

昨晚睡得不舒服，今天整日无精打采，振不起精神来做事。

2月21日 星期二

续作书评3000余字。又在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Chinese Empire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附录中发现《始末订正一则》的另一强证，不禁大喜。

夏鼐来校，云十中有电，询其能否前往担任教席，我劝其承允，不要为了“研究”的空名目，牺牲这样的好位置。为了这件事，我想起自己将来毕业后的问题，那时的去路不外下列诸项：（1）立刻出洋去（经济方面成问题，即家中是否舍得这么多的金钱）。（2）进研究院（这是可能的，但年限太长，且能否出洋无把握）。（3）抛弃继续求学的念头，或在外省谋事（最好在清华中），或在本地做事。（4）万不得已时，则只得在家中失业，但这是我所不愿，与其是这样不如再读下去。

2月22日 星期三

续作书评2000余字。

吴春晗向我提起周刊社邀我做文史栏主任的事，我允加以考虑。下午马玉铭来，又谈起这问题，我仍不肯便加允许。好名的心是一般人具

有的，但是我不拉稿子。假使自己做则功课太忙，至多仅能做三四篇，内容未必满意，而字数定不会多，故只好拒绝。但马氏允许与吴春晗及李峻之三人相帮忙。我说让我再考虑罢！晚间再去马、吴二君房中，约稿由吴君负责办理，尤其是出史学专号的时候，经他答应后我才答应马君。遂取回钱稻孙先生翻译之稿回舍。

2月23日 星期四

续作书评2000余字。与贤修闲谈。

2月24日 星期五

续作书评约3000字。全篇约13000字，已寄《图书评论》。

听伯希和讲演其在新疆之考古工作，说1900年左右，西方人士以为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之沟通，即在新疆一途，欲知其间missing link [ 缺环 ]，非在其地考古不可，尤以佛教之东传，此地为孔道。氏为一探险队之领导者，曾游其境，获得希腊式之佛像多项，及敦煌石室之唐人写本。

2月25日 星期六

阅稿：钱稻孙《蒲鲜万奴国号考》，牛夕（张傑）《西周官制考略》，张梦达《萧伯纳二个冲突的思想》。除末篇外其他决计采用。钱氏系译日人岩井大慧之作，颇为精核，译文亦流畅。牛夕君之《西周官制考》搜集材料颇勤，方法亦正确，盖吾人如欲研究西周制度，非以金文为主，而以《诗》、《书》为辅不可。《周礼》伪书，不可用也。

下午拍网球，此为今年第一次拍球。

2月26日 星期日

阅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首二章。

阅稿：辰伯（吴晗）《汉代之巫风》，华芷荪《评〈武昌革命真史〉》，大致可采用。辰伯对于西王母故事研究有素，此篇虽以《汉代之巫风》为题名，而仍以西王母故事为主。虽篇幅不多，而功夫自见，可以采用。华君之书评，专就史识论，说尚中肯，但未见深刻。

2月27日 星期一

阅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6、7章。

2月28日 星期二

阅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8、9章。

### 3月

3月1日 星期三

阅稿：尚呆（孙毓棠）《西洋封建制度的起源》。在中国研究西洋历史有种种困难，故罕佳作，此篇叙述流畅，条理亦清楚，可以登载。但在理论方面并未见深刻，如（1）专以政治原因解释封建制度的起源，而忽视经济的原因；（2）即就政治原因而言，专重国家失其统治权以发生封建制，实则此为变例，真正之社会进化过程，乃由氏族而封建，而国家。非先由国家而后封建也。

3月2日 星期四

阅书：《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10、11章。

3月3日 星期五

阅书：《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12、13、14章。

阅报谓热河之赤峰及凌源已失守，国事如此令人痛恨不已。寄回家13本书籍。身居险地而不惧，所鳃鳃顾虑者，惟此数卷书籍也，书生呆气，可发一噓。

3月4日 星期六

阅书：《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15、16、17章。

3月5日 星期日

阅书：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第10、11章。

阅报知承德已失守。自日军于25日下总攻击令，迄今未经旬日而全热陷落。汤玉麟不战而退，固然罪不容诛。而中央负责人员之长期抵抗为欺人之语，又可多得一证。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哀吾黎民受此荼毒，只有以血来杀出一条出路，否则惟待毙而已。写家信二封。

3月6日 星期一

阅书：《资料辑要》第12章首三节。

上午赴蒋廷黻先生处取回《夷务始末订误》一篇。蒋师云：此篇颇

佳，但篇首废话可以删去。又言鸦片战争史中天津谈判一段殊难研究，（1）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主和派之首领，但在军机处档案中找不出他的奏章，以其多面奏也，故穆彰阿之地位如何，不能详考；（2）琦善对于清廷之奏折，虽多收入《夷务始末》中，但与穆彰阿之来往函稿，已不可得而见（清时疆吏，必与枢臣中一人相依托，否则办事棘手，不能做下去）。又言清华所购之档案中，已整理者不过二十分之一，大部分为陆军部档案，此外尚有山西档案、广东龙济光档案，所发现较有价值之件，如严复信件、民初英国银行未加入银团者之建议、清末东三省之官银号等。

3月7日 星期二

阅书：《资料辑要》第12章第4节“中法战争”。

3月8日 星期三

阅稿：华芷荪书评，上半篇平平，下半篇有误处加一跋语。木武（王栻）《宾词之数量限制》，译文大体尚妥。校中长途汽车停驶，钱稻孙未来校授课，《周刊》第一期钱译文章的校样送来，只好代为校对，很是麻烦。

3月9日 星期四

阅《醒世姻缘考证》，甚佳。以下列各法来证：（1）命意与《聊斋》中“江城”、“邵女”、“马介甫”相合；（2）鲍廷博曾言为蒲留仙所作；（3）《聊斋》白话曲本足证其能作白话；（4）由府县志来研究其地理和灾荒，证其作者必为章丘或淄川人，时或在崇祯、康熙之间（孙楷第）；（5）由文字学上研究《聊斋》白话曲文与此书中所用特别土话之相同（胡鉴初）。

晚间送稿与马玉铭君，顺便与吴春晗谈谈。取来《醒世姻缘考证》及顾颉刚《尚书研究讲义》。又作《周刊·文史稿》篇后语，表达我近日意见之真相，虽辞句隐约而意义自明。

3月10日 星期五

阅书：顾颉刚《尚书研究讲义》丙种第一册（102页），考证《尧典》为汉武帝时之作品。（1）文辞大率取于《诗》、《书》（《诗》、《书》用当时成语，《尧典》则为仿古）；（2）意义大率

取于孔孟（儒墨同道尧舜，儒家不出《尧典》以相质，由于当时尚无《尧典》也）；（3）地域大率取于汉武帝时（版图之四至，十二州之区分）；（4）制度大率取于汉武帝时（封建郡国并存，封禅巡狩，改正朔服色）。但亦不出于武帝以后，（1）夏侯《尚书》之立学官在宣帝时，已有二十九篇；（2）西汉人之征引；（3）汉武帝之志愿及其时代潮流。说颇新颖可喜。

晚间与王棻讨论“宾辞的数量限制”。

3月11日 星期六

阅书：Venn, Symbolic Logic [文恩：《符号逻辑》]；Gibson, The Problems of Logic [吉布森：《逻辑问题》]；Joseph, An Introduction to Logic [约瑟夫：《逻辑概论》]。诸书中关于Hamilton's Doctrine of Quantification of Predicate [汉密尔顿：《宾词数量限制说》]之批评，拟作一文，以附于王棻君Quantification of Predicate [《宾词之数量限制》]译文之后。

今日天气和暖，春的意味似乎能用手触得到，周身的血液增加了循环的速度，整个身子似乎融化于空气中，只觉得一种懒洋洋的情绪，似舒服非舒服。这样的一个恼人的春日，教人如何能安下身去读书。下午与祥第骑了自由车，一口气骑到颐和园门口，买些花生米，再骑到玉泉山，坐着谈话，吃花生米。郊野的景物虽仍没有春意，但心情已饱和了春意，用不着外物的点缀了。5时许始起身返校。晚间与景荣谈话又消磨掉一个晚上。夜间居然得到酣睡。

3月12日 星期日

预备明天的外交史考试。

昨天接到家中寄款，我并没有向家索款。因为近二月来收到40余元的稿费，现在筐中尚余60余元。家中以为我缴费后必所剩无多，且在现今之时局下更不可不多备，以供不时之需。我真感谢双亲的爱我之心，替我想得这样周到。我替自己庆幸，庆幸自己有这样的家庭。我又暗中替自己焦急，怕自己将来要辜负了家庭中对我的期望。

3月13日 星期一

中国近代外交史月试，试题：（1）试述马嘉理案之起源、经过及结束；（2）有人谓中法战争，中国固未失败，试讨论之；（3）解释①



张光藻，②洪霁，③竹进添一，④Garnier [ Marie Joseph Francis Garnier，安邴（被刘永福黑旗军击毙的法国海军军官）]，  
⑤Giquel [ 日意格 ]，⑥Courbet [ 孤拔 ]，⑦Campbell [ 金登干 ]，  
⑧Burgevine [ 白齐文 ]，⑨Yakub Beg [ 阿古柏 ]，⑩Patenotre [ 巴德诺 ]。预备西洋近百年史考试。阅晚报知古北口已于昨晚失守。交周刊社第二期稿件。

3月14日 星期二

西洋近百年史考试，试题：（1）说明Kulturkampf [ 文化斗争 ] 之起源、方法及结束；（2）说明1905年英国自由党得权后之社会政策、财政政策及爱尔兰政策；（3）解释①Syllabus of Errors，②Le Libre Parole，③Oxford movement，④George Mendel [ 乔治·孟德尔 ]，⑤Parnell [ 巴涅尔 ]，⑥Prisoner of Vatican，⑦，⑧，⑨，⑩。

晚间赴周刊社聚餐，8时半始完。

3月15日 星期三

阅稿：辰伯（吴晗）《读史杂记》与霍世休《校勘学之必要及方法》。后者系根据刘文典之讲演，作者虽罕新添之点，但以刘氏原意及引例甚佳，故可一读。辰伯君专治明史，此篇寥寥十条，然非多读书而精读者不能下笔。虽所举多细节，然具见苦心。自家每逢读书生疑，常检他书以图勘正时，或耗费累日而毫无所得，令人气馁，而偶有所获即大喜若狂。其中甘苦惟身经其境者始能知之，不足为外人道也。惟此篇之划分方法未见佳。校记之编次或依原书，或分种类，此篇最好采取后法，以示典型的误错。将来成为专书则应该用前法，将此意作成一信以给吴晗君。

3月16日 星期四

接吴晗君复书，有“来示指出弟文编次不当，卓识精见，语语自学问中得出，清华园内治此，惟兄与弟二人，鳏生何幸，得拜面鍼”，大有“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之概。实则我并无此野心。下午作“编者案语”，即依前函之意提出商榷。

写家信报告平津近况尚安静。连日长城各口激战，平津未必平静，但观中央之意，似与日本有默契，中国不反攻热河，日军亦不进关内，故目前大概无虞，但日方下级军官急功喜事，或如上海“一二八”事件，

吴铁城已完全屈服，而闸北兵燹仍不能免。惟为免家人忧虑，不得不作乐观语耳。

3月17日 星期五

马玉铭君来，谓《周刊》拟于第6期出文史专号，已发函致史学系各教授索稿，要我有便去催取稿件。晚间遇杨学德，谓明天燕京开“三·一八”纪念会。当晚留宿校内，在贤修房内弄纸牌。

3月18日 星期六

再阅约瑟夫及吉布森二氏之书，探索其意义，以便作一清楚正确之介绍。

3月19日 星期日

作《宾辞数量限制说之批评》3000余字。用演绎之法以申约瑟夫、吉布森二氏之说。

3月20日 星期一

续作昨天之文3000余字。阅天津《益世报》副刊，有李季译、哥德赞逻辑之诗。

3月21日 星期二

续作前文的2000字，完。送与王棫过目，晚间讨论一会。

3月22日 星期三

昨日大雪，积两寸许。下午无军训课，与云畴，二王及景荣赴校门口小酌，饮了半两余白干而有些发烧，晚上不能看书。

3月23日 星期四

历史学会开会。刘崇铤报告游英法的经历，拜访名家，参观古迹及图书馆、博物院。蒋廷黻时局报告，以为中央无心反攻，惟日人或将借口天津驻兵违反辛丑条约而积极进扰平津；世界大战之发生与否，须观欧美方面之国际形势，仅有远东现下局面似不能即引起大战。用茶点后选举，许某以8票为总务干事，蒋师以6票为庶务干事，吴晗及我各以4票为候补。9时许散会。

3月24日 星期五

周刊社编辑部开会，本学期拟出12期。第5、6期合刊为文艺专号；第8、9期为文史专号；第11期为自然科学专号；12期为社会科学专号。若文史专号能集稿16万字即无问题。本学期经费，校助3500元，每期300元左右。（印刷费每页2.25元，每期八九十页，约8万字稿子，每千字8角，第1期印1500份，第2期以下仅1400份，副刊仅1200份。）

3月25日 星期六

阅书：蒋廷黻师《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卷中之“中日之战”一章。此章中似乎取材太偏于电稿一方面，如不与他书合读即茫然不能目睹事实之真相。

3月26日 星期日

阅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

阅稿：何格恩《读书志疑随笔》，不佳，拟发还，写信说明退稿原因。李家雁《楚词溯源》，亦不佳，取舍未定。晚间与王棫谈《宾辞数量限制说》上的问题。返舍时见案头有马玉铭君留字“文史稿今晚请预备妥当，明晨送去付印”。发第4期稿件，稿件有陶希圣《郭子仪及寒山子》、王棫《宾辞数量限制说》译稿及自己的文章《宾辞数量限制说之批评》。

3月27日 星期一

近来时常觉得无聊，像我的境遇总算是优良了，但总觉空虚，想不出这空虚的原因。

3月28日 星期二

阅书：《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

3月29日 星期三

阅书：《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周刊》稿校样送来，费了1小时余去校对。下午马玉铭君来询问文史专号有几篇稿有把握，我摇首答之。

3月30日 星期四

法文月考，翻译20句，以观能否应用subjunctive mood [虚拟语气]。法文这一学期真是糟糕，一星期只上2小时，第一个月教授又请

了一月的假，加以自己事忙，课外无暇温习，幸得这一次的考试并不难，否则殆矣！

3月31日 星期五

阅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38 No. 1 (oct 1932)  
[《美洲历史评论》38卷1期(1932年10月)] 中Peake, Documents  
Available for Research o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皮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资料》]，预备翻译。

至吴春晗处，送还前次所借之《尚书研究》一书。他说燕京哈佛委员会今年4月开会，以决定续办燕京国学研究所与否，若能续办，将着手编辑“二十四史人名索引”，吴君拟担承《明史》一部分，欲以2年工夫为之。

## 4月

4月1日 星期六

翻译皮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资料》一文，已成2000余言。

何格恩君因前次稿件未佳致遭退还，来信声辩，作复书答之。晚间与祥第煮鸡卵，预备明天游颐和园时做点心，不知要煮多少时间才熟，只好煮几分钟后，破开一个观察，尚未熟，再待几分钟，又另破一个开来。一为书生，便无用，信矣！

4月2日 星期日

游颐和园，骑驴子以脚蹬之绳子断，颠摔下来，幸未受伤。去春骑驴游香山时，也因坐鞍系带不固，摔了一跤，何命运之不佳也。因为这是旧游之地，故专拣僻静的地方，如玉带桥、万寿山后残景、画中游、湖山真意等处去，至于南湖龙王庙等处反没有去。后赴玉泉山。傍晚始乘车返校。

4月3日 星期一

续译皮克一文3000余言（完）。

4月4日 星期二

阅书：Oppenheimer, The State [奥本海默尔：《国家论》] 中译本首三章。

今天忽下起淅沥的春雨来，看窗外阴沉沉的天空，布满铅灰色的云翳，令人闷绝。我是喜欢孤独的人，是喜欢热闹中的孤独，若像今日这种野庙孤僧的生活，独自在游廊上踽踽而行，与尘世相隔绝，那是连我也觉得太孤寂了。所谓“交游之乐”便是慰藉这种孤寂，我的朋友太少了。

4月5日 星期三

阅书：奥本海末尔《国家论》中译本后四章（全书236页，完）。

4月6日 星期四

写信二封，给双亲与大哥。

4月7日 星期五

今天本想坐下来做史学方法课的报告，但精神恍惚不能收敛心神。我疑心自己生病了，否则决不会如此精神不舒畅的。

4月8日 星期六

作《奥本海末尔的历史哲学》2000余言。晚间在景荣房中谈话。

4月9日 星期日

作《奥本海末尔的历史哲学》约3000余言。

4月10日 星期一

作《奥本海末尔的历史哲学》3000言，作一结束。

4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至图书馆善本室，阅Ouchterlong, The Chinese War [奥奇特龙：《中国的战争》]，搜集材料。下午拍网球。

4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赴西苑，参观演习高射炮之瞄准。

阅稿：彭民一《弹词叙录》，仅述及5本，且为撮叙各本中内容大略，未能作考证，所下文学价值评语亦幼稚；篇末所附之梁山伯与祝英台考证，更为毫无根据之谈，拟不登载。惟弹词叙录之类著作，颇有一作之价值，但须大规模地作一下，犹王国维氏之《曲录》，孙楷第之《小说书目》，且须多阅版本较善之弹词。王棫之《宾辞数量限制说之

讨论》虽以余所作之批评为对象，但对于余文似未整篇阅过，对于分别批评亦完全未阅。但王栻作此文颇费气力，可以登载。拟作一文驳之，亦以无暇而罢！

4月13日 星期四

阅书：Chinese Repository Aug - Oct 1840 [《中国档案1840年8—10月》] 中关于天津谈判之记录。又阅《清史稿》之《琦善传》及《邦交志》。

4月14日 星期五

阅书：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中译本，述及赞助中国革命之经过。

接到家信，知4月2日（三月初八日）长子瑞暄诞生。我自己并不是无后主义的信徒者，不过在自己尚没有准备做父亲以前，不愿先有事实的产生，在前年铮铮诞生时已有此感，今天也有同样的感触。不过什么是做父亲者的准备又说不出。若说是经济能力，现在的家庭已有此能力，如依自己能力挣钱养家则不但子女养不起，即妻亦养不活。若说教育子女的能力等等，在现今用不着我来费力气，在将来自己是否有能力自创一人生观，并以此观点塑造子女亦仍有问题。前年与妻讨论到此问题，只道自己的意向仍不愿目前育子女，今天虽然事实告诉我天意是怎样，然而我的心地仍然是糊涂，弄不出什么结论。

下午拍网球。傍晚与孔耀、登梅至校门外小店饮酒。

4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遇吴晗，询其曾否向钱穆先生索“文史专号”文章，据云已向之索取。张德昌患伤寒入协和医院，病愈后或可应征一稿。顾颉刚处当再向之索取，或有希望。故“文史专号”不得不延期出版。

4月16日 星期日

作《天津谈判经过月日表》以为附录一。

上午拍网球。下午与景荣在祥第房谈话。

4月17日 星期一

至马玉铭君处取回《林则徐初遭斥责》一文，欲作附录二。“文史专号”定25日集稿付印，稿件缺乏，殊为焦急。《史料旬刊》有鸦片战争

中英相致华相公文，与《夷务始末》中所收者不同。上午至蒋延黻处询问，据云《史料旬刊》中所收者较可靠，以曾于大高殿军机处档案中见原本，用西洋纸书写，有英相签字。惟《始末》所收者其来源如何，殊难考究。

4月18日 星期二

作《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绪言》。

阅晚报知，今日日机曾至通县侦察，发下传单，未曾抛弹。通县距北平仅40里，飞机三四分钟可达到。闻北平各城楼已放置高射炮以谋安全，北平之危险可知。故宫博物院第四批古物，将于明日南运。北大亦以宝贵仪器、图书装箱，以便南运。本校又见运货汽车往来于校园中，以搬运宝贵图书、仪器他往，放置安全之处。身处危地，生死已置度外，除非日机至北平抛弹，在目前似尚无其他危险。

4月19日 星期三

报告奥本海末尔《国家论》即交进去，算是史学方法的一学期的成绩。

将《周刊》第7期稿件2篇付印（施重南译《中国古代文化的新考察》，系译自日文。又自己那篇《〈夷务始末〉订误》）。

4月20日 星期四

续作《天津谈判》稿1000余言。校对《周刊》第7期的样张。

4月21日 星期五

写家信给双亲，报告北平近来的情况。又寄皮袍回家，在邮局中见包裹山积，皆由清华运往他处者，可见人心惊慌之一斑。

4月22日 星期六

接到图书评论社的通知：《评〈鸦片战争史〉》的稿费40元，颇为喜欢。

上午赴钱穆先生处催稿，又商榷去年所作《魏文侯之政治与学术》一篇中之疑问。昨夜睡眠不安，不知为什么竟患了失眠，今天很不舒适，想做文章而打不起精神，真是无可奈何。晚间与同乡六七人在合作社食柑，后来与景荣、贤修、昌镛在清华园小湖旁，坐在石阶上谈天至10时半才回来。

4月23日 星期日

续作《天津谈判》稿3000余字。

晨起与贤修等拍网球，回来后用早膳。祥第言梅校长昨日已返校，闻清华将南迁至杭州，与浙江大学同处。按昨日阅《大公报》谓教育部已秘密筹划，令平津各学院先将图书、仪器移至他处，至必要时将全体南迁，不无蛛丝马迹可寻，而北平之危险可知。

4月24日 星期一

续作《天津谈判》稿2000余言。

下午马玉铭君来，询文史专号稿件甚罕将如之何。乃往见吴春晗君，托其代拉稿子，并约其自作之稿，至少2万字以上。今日下午西洋近百年史没有去上课，便是因为与吴君在合作社中接洽这事。

4月25日 星期二

续作《天津谈判》稿3000余言。

4月26日 星期三

往晤马玉铭君，据云文史专号稿有朱自清、顾颉刚、郑振铎、钱穆、闻一多、黄节诸氏之稿，但字数不多。

续作《天津谈判》稿2000余言，正文已完，只留二附录未作。

4月27日 星期四

作《英外相致中国宰相汉字译本》2000余字。晚间与马玉铭、吴春晗商酌文史专号稿件排列方法。

4月28日 星期五

决定将文史稿依研究对象的时代先后排列，又作编后语。

4月29日 星期六

学校成立纪念，放假。下午赴燕京，以是日燕京亦为校友返校日也。晚间与吴景荣闲谈。

4月30日 星期日

作《天津谈判》附录一《各家记载天津谈判经过事迹之勘误表》，及附录二《〈夷务始末订误一则〉撮要》。



## 5月

5月1日 星期一

温习法文。自春假以后葛教授因病未曾上课，今日重温故书，生疏极矣！此后非特别注意不可。

5月2日 星期二

温习法文。

5月3日 星期三

校对文史稿样张（钱穆及李峻之二人稿）。

5月4日 星期四

上午赴历史学系办公室参观档案。见满地故纸乱堆，不知何时始能整理完了。晚间校对印刷局送来文史稿（《魏文侯一朝政治与学术》）。

5月5日 星期五

阅书：蒋廷黻的Sino—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 1870-1895 [《中日外交关系（1870—1895）》] 106页。

5月6日 星期六

校对文史稿（闻一多、钱穆二稿）。写家信二封，又给李良，林济信。

5月7日 星期日

补抄日文笔记。

5月8日 星期一

补抄日文笔记。将前作《鸦片战争中之天津谈判》交蒋廷黻师阅，请求指正。

5月9日 星期二

预备法文。《周刊》文史专号已出版分发。《周刊》尚有四期，大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专号至少占去二期，所余仅二期普通号谅可应付。

5月10日 星期三

《周刊》第9期发稿。

5月11日 星期四

阅书：Thomas Hardy, *Alicia's Diary* [托马斯·哈代：《艾丽西亚的日记》]。

今晨5时20分，日本飞机初次侦察北平，曾掷下传单，且传闻在西沟沿等处掷炸弹。此或为日人图占北京之征兆。下午始闻此消息，校中空气又紧张。下午拍网球。

5月12日 星期五

阅书：洪钧培著《国民政府外交史》第1集。取材虽丰，未经剪裁，几类于依事件排列之公文集。

今日上午6时许及下午2时许，皆有日机来平侦察。闻校中已决定如时局危急，将移迁长沙。闻孔耀言，谣传日军将于星期日攻北平。修家书一封寄家，恐家人惊吓也。

5月13日 星期六

阅书：《国民政府外交史》200余页。

下午见学年考试时间表已公布，6月10日可考毕，大约12、13日即可动身[返家]，不知时局能允许延展到那时否？晚间在景荣房中闲谈。

5月14日 星期日

阅书：《国民政府外交史》100余页（全书393页，完）。

今日接到家信。自4月14日后已一月许未接到家信，在最近的二个星期中（尤其最近的几天中），常有一种无形的恐慌罩住了我，常恐家中发生了什么事变。读了家信后，我的恐怖之情虽减轻，仍不免有些猜疑，疑家中人不肯告我以真相。

5月15日 星期一

晨间闻贤修云：日军已抵唐山。山雨欲来风满楼，现今居然尝到“一·二八”前几天闸北人的滋味。假使日军真个占据，居然能噙着眼泪觑望着到处飞扬的日旗，那时候也决不会有什么出乎意料之外的惊愕。“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日都到眼前来。”可怜吾的祖国。

上午赴蒋延黻处取回《鸦片战争中之天津谈判》。蒋师云：现可利用之材料甚少，故在今日可成为暂时的结论，大致尚不错。不过附录四中所引蒋师之语，记忆错误，结论亦难成立。

5月16日 星期二

将书籍提出一部分，扎成13包交邮寄还家。见邮局中包裹山积，可见人心恐慌之一斑。写家信一封报告北平近况，虽极掩遮其辞，家中人读沪上报纸恐早已丧胆矣。惟黄郭昨晚由京北上，据闻携有妥协计划，北平或可苟安，然非中国之福也！

5月17日 星期三

听黄杰师长报告南天门失守之经过，谓所率一万三千健儿已战死三分之二。梅校长报告谓清华不预备南迁。

5月18日 星期四

晤马玉铭君，询《周刊》此后是否尚有普通号，以便预备文史栏稿件，据云大约11期再出一期普通号，12期以经费关系不出版。取回崔殿魁《说苑斟录》一篇，校勘《说苑》颇精，但大半出于刘叔雅之手。

5月19日 星期五

预备法文。

自黄郭来北平后，一时和平空气弥漫社会。闻吾军已向密云以南撤退。但今晨日机第三次来平，飞行甚低，人心又感不安。傍晚在校门见中央第二师（黄杰）过境，闻将驻扎海甸。

5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考试法文。下午拍网球。

日本飞机11架来平示威。清华园附近有第二师军士在建壕沟。晚间遇贤修，据云日本有最后通牒与中央，要求中央军退出黄河以南，杂牌军退出保定以南，不知确否。

5月21日 星期日

阅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贤修送其兄南返，归来后云：城内警察每岗站五人皆上刺刀，并有两军人执手枪于岗位附近巡逻，今晚或有便衣队暴动。离暑假尚有两星

期，夜长梦多，不知能安渡危境否？但考期极近，总希望能作一结束后再南下。这一侥幸之念，也许便是自己吃苦的根由。人到了不能左右环境，而只能任环境摆布的时候，常不知不觉发生一种命定论，一切任着命运罢！

### 5月22日 星期一

下午有紧急通告，梅校长于下午3时召集全体同学谈话，云接何应钦通知，当局已决定死抗，同学如欲返里，可以请假返里，下学期再行补考。散会后同乡即议决一齐返里。我即往银行提款，决定明天南下。5时许再赴燕京，陈凤书云燕京亦于下午3时出布告，允许同学自由请假离校，陈、谢、钱三人已决定南下。晚间将文史稿交与马君，即开始整理行囊，12时许熄灯时尚未完毕，只得待之明日。

### 5月23日 星期二

晨5时许贤修来唤，乃急促整理行囊。至东车站已上午11时许，乃派数人鹄候售票处，下午1时许开始卖票，2时许始购得南京票2张，上海票8张。4时半始将行李票取得，计14件660余公斤，归8人所有，故仅纳15元之费。车中甚为拥挤，几无立锥地。

今日空气稍为和缓，何应钦令李书华转告各校以不必惊慌，如学生今日尚未离平者，即无须离平。故虽有日机飞空恐吓，及日军五六百人抵车站，然情形反略疏松。晚间过天津，阅《天津晚报》知晨4时余黄郛与日使署人员中田订暂时停战办法4条。

### 5月24日 星期三

今晨抵济南，自北平登车后几无屈身之席，平日共坐4人之二横椅，现所坐者达10人，二椅子各坐3人，中间又立4人，且有行李，故甚为狼狈。故除自己同伴的7人外，尚有3人。车至济南有数人下车，故急扩充地盘。与景荣、贤修及祥第，瞎三话四，殊不寂寞。晚间睡亦稍舒。

### 5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10时许至浦口，渡江至江边车站，贤修及登梅乃别去。自23日晚在天津得阅晚报后，至此乃得购今日之《中央日报》及《上海时报》，知北平已稍安静，和平交涉在进行中，但日军攻陷宁河、芦台及

怀义，且以飞机在平津示威，前途仍在混沌。中央政府已有屈服意，只须日方要求不过于苛刻，则如“一·二八”以后的停战协定，其成立亦非为不可能，惟为安全起见，终不若暂时一避之为佳。下午6时许抵上海，乘马车至香槟旅社。晚间景荣请客大吃一顿，并且喝了几两酒，颜脸微红。临睡前补记这3天的日记。且洗澡以涤除这几天来的积垢，精神为之一爽，将由汗油渍泡及由煤烟熏得漆黑的衣裳脱去，换上新燥的衣服，非常舒服。

#### 5月26日 星期五

今晨令旅馆人去领行李，检点无误。赴商务印书馆购廉价西书，用去30余元。下午赴李良处，晤及周武君，晤谈颇欢。晚膳后乃偕同往宝隆医院访何纪泽，旋返旅舍，时王棫等竹战方酣，余以疲倦，未曾参加。

#### 5月27日 星期六

乘10时汽车赴光华，晤及同乡陈德煊等。下午与庞元龙、陶英杰及沙文卿，赴南京饭店访刘古谿，乃同赴三马路□（此处原文为缺，下同）茂源聚餐。返舍后，送祥第、景荣、云畴、叶岑四君乘广济轮旋里。

#### 5月28日 星期日

今是为端午节，然客邸中殊为无聊也。上午赴李良处食枇杷，用午餐后赴新世界参观周武君等所开之簞面展览会。旋赴宝隆医院再访何纪泽。旋偕李良赴北四川路，拟定制西服，以价昂而止。王棫君今晚返家，现仅留余与杨学德君二人在沪矣。

#### 5月29日 星期一

今晨与李良同赴江湾访徐煜光，未遇，殊以为怅。闻海晏船明晚12时开温，即令栈房代订铺位，决计明日离沪。

#### 5月30日 星期二

晨间离栈，将行李交栈运船。赴城隍庙一游。旋赴北四川路，至书铺购日文文法书。晚餐后与李良赴法大马路购物。旋返海晏船，蔡孔耀、杨学德及薛观涛皆已在船，留李良宿船中。

5月31日 星期三

晨间9时许开船，送李良登岸，黯然而别。中餐后入睡，傍晚始醒。晚餐后，阅茅盾著《子夜》，颇佳。读至14章力不能支而眠。此次船行甚稳，前所未见。船中又有薛君之9岁小妹，小鸟依人，可爱之至，更不忧寂寞。

## 6月

6月1日 星期四

用早点后，续阅《子夜》一书，一口气读完，令人不忍辍读。中餐时舟已入瓯江，下午2时许靠岸，父亲来接。一年未见面，父亲又苍老些了，幸身体健康，为之一喜。抵家时至母亲房中问安。晚餐后在父亲房中谈笑。久客他乡，久未享此家庭之乐，尤其是因为避难返乡，似由死城中逸出，更为欢然。虽窗外梅雨淅沥，与客窗夜听时又不同，境由心生，信然哉！

6月2日 星期五

今日雨霁。上午读L. M. Levin, Introduction to Voltaire's Candide [莱文：《伏尔泰著〈老实人〉的引言》]。下午赴虞师里永谦钱庄，晤及袁寿枢、李守钦、秀恩及周衡平。衡平将于下星期赴沪，托其带50元还李良。赴姐夫处，晤及大姐及姐夫，闻锦湖去年以脑膜炎去世，肥嫩可爱之宁馨儿竟随秋草腐矣，为之扼腕长叹息。

6月3日 星期六

赴双屿山，晤及秀恩、寿枢及石如。下午搓麻将。晚间12时许始睡，输去4元半。

6月4日 星期日

由双屿山返家。代大哥作《永嘉的名胜》和《永嘉的出产》二篇。

6月5日 星期一

下午秀恩与寿枢来，晚间同往温州大戏院，观头本《封神榜》。

6月6日 星期二

阅书：《申报月刊》第2卷第5期。

6月7日 星期三

阅书：《瓦德西拳乱笔记》269页。

6月8日 星期四

阅书：Hu Sh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at Ancient China [ 胡适：《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 ]。

6月9—11日 星期五—日

阅书：《古史辩》第3册上编（308页，完）。

6月12、13日 星期一、二

阅书：胡适《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pp. 1—187，完）。

6月14、15日 星期三、四

阅书：《古史辩》第3册下编（连上编，共704页，完）。

6月16日 星期五

阅书：朱谦之《历史哲学》（共389页，完）。

6月17日 星期六

阅书：何炳松《近世欧洲史》200余页。

接到学校6月5日通知书，谓5月26日已出通告，学期考试延至下学期始业前于9月4日至9日举行，9日至12日交费注册选课，13日上课。

6月18日 星期日

阅书：何炳松《近世欧洲史》（全书417页，完）。

6月19日 星期一

阅书：陈筑山《哲学的故乡》（264页，完）。

6月20日 星期二

阅书：曾友豪《中华民国政府大纲》（348页，附录未阅）。

6月21日 星期三

阅书：Carlyle, Hero and Hero-Worship: Introduction [ 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序言》 ]。

大姐归宁已旬余，今日始回家。昨宵与母亲、大哥、大姐、姬妹谈话，至宵深1时许始返舍而睡。今日甚倦，下午入睡，5时始寤，精神仍倦，晚间发寒热。

6月22日 星期四

病未愈，无精神阅书，仅浏览去年创刊号之《申报月刊》数十页。

6月23日 星期五

阅书：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第1讲。

病稍愈，赴李伯琦处门诊。久雨初霁，适又卧病，为之一叹！

6月24—27日 星期六—二

阅书：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第2—6讲。

6月28—30日 星期三—五

阅书：Haze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黑斯：《近世欧洲史》] 各150余页及100余页。

30日，叶焜、郑桀来，商酌如何送礼给沈炼之。

## 7月

7月1日 星期六

阅书：黑斯《近世欧洲史》50余页。

下午赴叶焜处，再约郑桀同赴沈宅参观炼之婚礼，晚11时许始返家。

7月2、3日 星期日、一

阅书：黑斯《近世欧洲史》50余页和100余页（全书693页，完）。

7月4—6日 星期二—四

阅书：Dyson, Forgotten Tales Ancient China [戴生：《古代中国被遗忘的故事》] 各100余页（全书360页，完）。

7月7日 星期五

阅书：Russel, Political Ideals [罗素：《政治理想》]，172页



(完)。

7月8、9日 星期六、日

阅书：Boalger, The Life of General Gordon [ 博尔格：《戈登将军的生平》 ] 各百余页。

7月10日 星期一

阅书：Voltaire, Candide: Chapitre I [ 伏尔泰：《老实人》第1章 ]。

从今天起想读点法文，先把伏尔泰《老实人》读完，每天至少要读一章。法文文法也要复习。中文书籍则读《清代通史》及《清朝全史》二书。英文书籍只好暂时搁起，或许要略读一二种。日文想以晚间的工夫对付。下午晤及黄少儒，知其已改名济望，现任民众教育馆馆长。后途遇沈钧，同赴叶焜、郑桢处闲谈。

7月11日 星期二

阅书：伏尔泰《老实人》第2—5章。

7月12日 星期三

阅书：伏尔泰《老实人》第6—9章。

7月13日 星期四

阅书：伏尔泰《老实人》第10—15章。

7月14日 星期五

阅书：伏尔泰《老实人》第16—18章。

下午赴双屿山“尝新”，晚间打麻将，在座者有寿枢，锄非、启荣及挺芳。

7月15日 星期六

昨宵未寐，精神甚疲，早餐后即入睡，下午3时始寤。晚间仍在双屿山过宿。

7月16日 星期日

傍晚偕秀恩、锄非赴兴大“尝新”。返家后知云畴乘益利轮赴沪，即至益利轮送行。

7月17日 星期一

阅书：伏尔泰《老实人》第19—20章。

上午杨学德君来。下午赴杨君处，晤及公衡、秉经，旋同赴翼天处。

7月18日 星期二

阅书：伏尔泰《老实人》第21—22章。赴十中，访翼天，不久学德来，同往购锦幛，送孔耀作结婚礼物。归途至商务购书十余元。

7月19日 星期三

阅书：伏尔泰：《老实人》第23—30章（pp. 1—150，完）。

7月20日 星期四

阅书：萧一山《清代通史》第1编“后金帝国”及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下午翼天来，同往学德处。锄非、衡平来。

7月21日 星期五

阅书：《清朝全史》及《清代通史》第2编“大清帝国”。

下午学德偕秉经来，代《温州新报》副刊拉稿。

7月22日 星期六

阅书：《清代通史》第3编“清入关以后三藩乱前之政治”及《清朝全史》。

7月23日 星期日

阅书：《清代通史》第5编“清初外交史”及《清朝全史》。

下午书之偕秉经来催稿。将旧作《永嘉学派之哲学》誊写一番，以备塞责。

7月24日 星期一

赴姐夫家中“尝新”。晚间至十中，晤翼天、书之，约定明日赴秉经家聚餐。

7月25日 星期二

阅书：《清代通史》第4编“清代官制”，多采自《清会典》及《清三通》。

下午偕郁炎访杨耀辰先生，旋同往秉经家聚餐，大醉而返。

7月26日 星期三

阅书：《清代通史》第6编“三藩乱后至雍正末年之庶政及吏治”。

7月27日 星期四

阅书：《清代通史》第7编“清代学术史”（上卷完，凡892页）。此书上卷约与《清朝全史》之上册相当。编次稍系统化，用力亦勤，但发明殊罕，仅费排比之力而已。名曰通史，实则未能将史实之各方面打成一片。盖作者自己尚缺少一种历史哲学，以贯通史实也。

7月28日 星期五

阅书：《清朝全史》上册（共566页，完）。

此书作者所下工夫较萧一山氏为深，故颇多创获，尤以入关前一段，中国史料缺少，稻叶氏能应用朝鲜史料，更多创获。故上册四编，而太祖、太宗二朝占其半，其中多为考订之语；顺、康、雍三代亦仅占一半，以事实昭著，不必下考证也。编次方面，轻重失衡，亦由于作者不欲掩其所长也；且全书分章，以时代为次序，上编至三十余章，大多不相贯，未能加以系统化，打成一片，骤视之，几有类于“清史论丛”，此亦其所短也。

7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翼天来，借去书籍9本，预备应留英考试。下午作《温州闲话》（二）。晚间家中“尝新”。

7月30日 星期日

下午叶焜、黄公衡、沈钧三人来。

7月31日 星期一

下午沈钧、郁炎、文魁来。晚间访翼天。

## 8月

8月1日 星期二

阅书：《清代通史》卷中第1编。上午翼天又借去书数册。

8月2日 星期三

阅书：《清代通史》卷中第1编。

8月3日 星期四

写《温州闲话》：（三）《永嘉四灵的诗》；（四）《元南戏与永嘉的关系》；（五）《〈琵琶记〉的作者高则诚》。下午秉经来取去。

8月4日 星期五

晚间赴翼天处，云将乘下趟海晏轮赴沪。

8月5日 星期六

今晨赴双屿山。助李良布置客室，以其喜事在即也。

8月7日 星期一 <sup>(33)</sup>

傍晚返家，晚餐后即睡。

8月8日 星期二

晨起后又赴双屿山，以今日为李良结婚日也。晚间伴启荣、影心等在庭前闲谈，未曾入睡。

8月9日 星期三

上午送李良之同学辈返家。下午微寐。晚间玩牌，力不能支，不久即睡。

8月10日 星期四

今晨返家。连日疲劳，精神散漫，不能聚神读书。

8月11日 星期五

阅书：《清代通史》卷中第3编。

8月12日 星期六

阅书：《清代通史》卷中第4编（卷中782页，完）。

8月13日 星期日

阅书：《清朝全史》下册第1编。

8月14日 星期一

阅书：《清朝全史》下册第2编。

8月15日 星期二

阅书：《清代通史》卷下第1章至第3章。

8月16日 星期三

阅书：《清代通史》卷下第4章至第6章。

8月17日 星期四

阅书：《清代通史》卷下第7章至第8章。

8月18日 星期五

阅书：《清代通史》卷下第9章至第10章（共628页）。

无事时忽生奇思。历史上有无定律，为学者所争辩。然读过二十四史归纳所得，知有数条定律，不能否认，如（1）除上古传说不可究诘外，其后世人物，皆由父母而生，年老则死；（2）除异代相继，更换朝代，或叔承侄后、庶兄承袭之外，若本朝君主，前后相继，不论子继父立，或弟继兄立，其年龄皆幼于前君；（3）后妃之年龄，毫君之后妃未必老耄，然幼主之后妃必在少艾。然有定论者，恐将哑然失笑。

8月19日 星期六

阅书：《清朝全史》下册第3、4编（下册458页，完）。

蔡孔耀来约一起动身，下午赴益利定船位。

8月20日 星期日

赴双屿山。下午大雨倾盆，返家时尚淅沥不止。晚餐后整理行李，11时许乃凄然登程。频年作客惯于征途生活，至此时亦不觉鼻酸。晚间即宿船中。

8月21日 星期一

晨间6时许蔡孔耀君来，7时许寿枢来送行，时已鸣锣警告，匆匆数语即促其登岸，不久船解缆而行。开行2时，船抵盘门卫，偕王、蔡二君登岸参观镇瓯炮台。此台现在无兵驻守，有炮数十尊，大多为古式旧炮，仅有四尊较佳，乃英国Vavasseur厂出品，但亦为1880年（光绪初年）之物。中餐后不久即抵坎门，船不靠岸。过此渐入台州洋，风浪渐

大，头晕，兼以昨夜睡眠未足，故即入睡。晚间始醒，晚餐不能入咽。

## 8月22日 星期二

晨8时抵定海。上岸游览，码头后即为土城，乃道光二十一年所筑以防英人者。入久安门即当年葛云飞总兵拒抗英人之所，当时定海三总兵先后就难，烈名震天下。今日国土沦丧，而领兵官长中，反无此类人，令人有今不如昔，每况愈下之感。中餐后，下午3时船又开行。晚餐后即入睡。

## 8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8时许船进吴淞口，9时许将近岸，忽有公安局水巡队来查，于官舱8号中捕去一人，延搁至10时许始得靠岸，即偕蔡君赴香槟旅社。晚餐后，赴大光明电影院，观《白宫风云》。

## 8月24日 星期四

晨间由沪启程，傍晚抵南京，渡江后改乘蓝钢皮通车。此次乘客不多，一人占一长椅，伸足而睡。回想上学期避难返里时之苦，颇为自乐也。

## 8月25日 星期五

晨间车抵徐州，中午抵兖州，傍晚抵济南。过黄河铁桥时，见两岸间水势颇大，闻豫、鲁交界处已成泽国，灾情颇重。10时余抵德州，枕书而睡。

## 8月26日 星期六

晨间抵天津。中午抵北平。旧地重临，湖山无恙，惟忆及“年年跃马长安市，客邸如家家如寄”之句，不禁黯然。午餐后乃乘汽车（5元连路捐及酒资）返校。遇及各同乡，惟贤修尚未至校。晚间散步，至10时许始睡。

## 8月27日 星期日

昨宵睡眠颇安适，晨间朦胧中闻人声，睁眼而视，见刘昌镛，吴景荣来。据云，王棣昨晚以散步过久，又食柠檬水，夜间身体发烧，腰部疼痛，通宵未寐。余乃起身往视，仍发烧且呕出胃血。此君敏而好学，在同乡中首屈一指，年来身体骤行衰弱，殊为可惜。

8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作家信二封。下午阅Welles, A Short History of World [ 威尔斯：《世界史纲》 ]。晚间观电影《三个摩登的女性》。

8月29日 星期二

阅书：威尔斯《世界史纲》（ pp. 1—259，完）。

8月30日 星期三

补抄外交史所缺笔记，并开始预备考试。

8月31日 星期四

预备法文。下午德煊来，陪其游览清华园，并偕赴燕京，晤及学德及谢廷式，回来时已晚间9时许。遇及徐贤修，知其已由南京返校，翼天所借之书，亦托其带回。谢廷式君给我一个藏卡片的小匣子，这东西我正要做一个。这一年来颇喜欢做文章，此后又要作毕业论文，搜集材料的卡片，如果像以前那样的散乱，真不方便。

## 9月

9月1日 星期五

预备法文及外交史。晚间与诸同乡散步，明月下照，如水银泄地。忽想及故乡，又想及明年毕业后之出路问题，百思而不能解决。

9月2日 星期六

预备外交史。下午陈箴熙来。

9月3日 星期日

预备外交史及法文。下午陈德煊来。

9月4日 星期一

预备上古史。下午考外交史，试题：（1）说明中英马嘉理案之起源、经过及结局；（2）说明中俄伊犁案件之起源、经过及结局；（3）甲午战前数月，李鸿章之外交若何？其军事之布置若何？（4）日俄战争之原因，关于高丽者若何？关于东三省者若何？（5）新（门屯）法（库门）铁路问题之重要何在？

9月5日 星期二

预备上古史。雷海宗对于上古史之工夫，亦仅着重于分期及排列，至于考据，如以《周礼》述周制，殊觉疏忽。

9月6日 星期三

上午预备法文。下午本拟预备19世纪史，据祥第云刘崇铤氏监试甚宽，可以翻书，即放心不预备，与祥第及云畴在校园散步，一面走，一面闲谈，亦考期中之忙里偷闲也。晚间阅第12期《论语》。

9月7日 星期四

上午考试上古史，任做四题：（1）战国初期周室之变迁；（2）墨子思想；（3）商鞅变法之经过及其影响；（4）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原因及其意义；（5）秦汉时代政治之日趋专制，试由各方面讨论之。余做（1）—（4）题。

下午考试中国社会史，任做二题：（1）魏晋以后社会组织与两汉时代有无显明差别，试简言之；（2）论佛教发达之原因，及其与两汉时宗教之异点；（3）论东汉之士风。余做（2）（3）题。

晚间预备西洋19世纪史。

9月8日 星期五

上午考试西洋19世纪史。刘崇铤虽不像昨天陶希圣那样自己跑开去，但在讲台上静坐阅书，大家都翻开讲义来抄，满室都是翻书的声音。（1）俄国1905年革命之原因、经过与结果，言其概要；（2）19世纪英、俄两国在巴尔干半岛之势力，因何事生抵触？对于希腊革命（1821—1829）及保加利亚革命（1875—1878）两国态度异同何若？（3）19世纪英国政治家有主张帝国勿再事拓展者，其所持之理由为何？至1870年以后帝国复盛何故？鼓吹提倡者多为何种人物？（4）法国于1830—1914数十年间所得非洲、亚洲属地，列举之；占领摩洛哥所引起之外交，言其梗概。（5）印度人对于英人之治印，有何严刻之批评？英国对印度独立要求，已让步至若何程度？有何问题足为达到独立之阻碍？

下午起预备法文。

9月9日 星期六



上午考试法文。

I. Composition: Choisissez un des thèmes suivants pour une composition (du moins 12 phrases)

a. Ce que j'aime le mieux et ce que je hais le plus au monde.

b. La chaire

c. Une anecdote

II. Traduction (en anglais)

Chariot accourt, et le bon viellard... de l'autre côté de la montagne.

(see textbook: French Reader)

III. Traduire en français:

1. What I say is true.

2. What you are thinking of, is bad.

3. It is clear.

4. It is clear that he wants to go anyway.

5. She looks her arm.

6. Give me your hand.

7. Are you his sister? — Yes, I am.

8. I spoke of it to him and to her.

9. a pretty little house

10. a beautiful lady

11. a learned lady

12. a beautiful and learned lady

13. a red house

14. hot water

15. Give me some tea. Give me some good tea. Don't give me bad tea. Give me some tea which your brother sent you.

16. Don't give me tea, but milk.

17. Life is short.

18. I am studying music.

19. I see there two ladies, which is your mother?

下午考试党义，任做一题：（1）三民主义所以解决次殖民地或弱

小民族问题；（2）孙中山思想系统何以始于民族终于民生？发卷后未到两分钟，便有人出来交卷，教师只好苦着脸说：“至少要一百字才好！”但是那学生连睬也不睬便走了，接着又有好几个人交了卷子出来。我自己做第二题，十几分钟后，也便出来了。但是考试时间表上却排着二小时呢！这种党义真是无聊，去年崔敬伯教时，我第一次去听时有三人，第二次只两人，第三次我不听了，不知道是否还剩有一人，后来我便始终没有去上过课，结果却得一E。今年换了王德斋，我只第一次去听，欲一瞻风采，后来不再去听，这次算是第二次见面。所谓党义教育，原来如是。

今天由二院附4号，搬到五院611号，同室仍是张宗燧君。

9月10日 星期日

今天休息一天，上午乘自由车去燕京。后赴海甸购布鞋，又买些卡片来，预备搜索论文材料用。

9月11日 星期一

今天注册，忙了一天。功课大致已定，但欧洲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时代史，也许改做版本目录学，将来再看罢！教务处将此次考试成绩发表，外交史和史学方法都是E-（外交史得E-者仅我一人，得S-者亦仅吴春晗君一人，其余不外N、I、F），中国上古史是S+，中国社会史是N，法文是S-，党义S+，体育S+。

9月12日 星期二

今日进城购物。

9月13日 星期三

今日开始上课，但仅上了蒋廷黻的课。上午行开学式，我没有去，在房中写信。下午将昨天所买的蜜枣寄回家。

9月14日 星期四

整理西洋近百年史及中国上古史笔记，付装订。

9月15日 星期五

整理中国社会史笔记。下午林济来。夜间有大雨，雷鸣不已，电光闪烁。

9月16日 星期六

今日伴林济赴燕京，祥第、德煊同行，傍晚始返。

9月17日 星期日

整理中国社会史笔记，付装订。下午刘古谛来谈。

9月18日 星期一

今日为“九一八”纪念日。校中仅上午停课一小时，听江亢虎讲演。

9月19日 星期二

阅书：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1篇“军制史”100余页。

9月20日 星期三

阅书：闵尔昌《碑传集补》，以校萧一山《清代学者生卒考》。有暇拟作萧氏此表之补正。又录《集补》中关于乡先哲之碑传（仅孙氏二篇未录）。

今日起中国近百史专题研究不上班，但题目尚未择定。

9月21日 星期四

今日购到法文读本，读Romain Rolland [ 罗曼·罗兰 ] 作品，颇觉费力。

9月22日 星期五

阅书：《论语》21期至23期。下午拍网球。晚间观电影《奋斗》。

9月23日 星期六

阅《申报月刊》2卷9期，又整理旧稿《琦善与天津谈判》。下午拍网球。

9月24日 星期日

晨7时许起身，约小张拍网球，直拍到9时许，连臂膀也觉酸了，才罢手。洗澡后返宿舍誊抄旧稿。下午读法文。4时许觉疲倦，依枕稍息，不觉入睡，5时才醒。

9月25日 星期一

下午乘自由车赴燕京，晤及陈德煊。

9月26日 星期二

阅书：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 亨德：《广州番鬼录》 ]。

整理《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改写《附录四》。下午拍网球，食鲜藕。

9月27日 星期三

阅书：Rothenstein, The Russians on the Amour [ 罗森斯坦：《俄罗斯人在黑龙江》 ]。

今日赴蒋廷黻先生处，将《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一文作最后的商酌，但郭女士在那儿，我便有些踌躇，乃借口择定专题研究题目，匆匆选定《太平天国前后之长江流域田赋情形》，便告退了。

9月28日 星期四

预备法文。读了二年多的法文，到现在读起来，每小时还不到一页，真是惭愧。今年所以要选第三年法文，目的是在补这一缺陷。日文呢？只好暂时放弃。

9月29日 星期五

阅书：《浙江减赋全案》，预备作论文。

法文读音总是不准确，欲矫正而一时积习难返，殊为焦急。

9月30日 星期六

阅书：《浙江减赋全案》。

## 10月

10月1日 星期日

上午赴燕京，晤及德煊及学德。下午拍网球。清华留美考试已发表，清华学生占三分之一以上。25名中计有9名。前次南京留英考试获取的9名中，亦有清华出身的3人。景荣曾向我打趣，但自己亦未尝不见猎心喜也。不知自己的命运如何？能否有一试的机会？更不知自己的学力如何？能否与别人一拼！这些都待将来再说。

10月2日 星期一

晚间云畴来谈，说及明年之去路问题。似乎多一条去路即报考留学。但明年是否有历史一科，已成问题，即令增添，而自己亦毫无把握。至于自费留学，问题是在将来回国后找事的困难。现在国内的大学教授仅有4000余名额，但现在国外者已近4000，这些中间有一半要失业，何况三四年以后的人呢！谋事亦不容易，看明年的机会再说。于是剩下只有二条路，进研究院或在家闲散。自己的意思宁可茹苦续学，不愿在家失业。但现在的心境似乎谋事的念头比较进研究院为强，但是把握毫无，且等明年再说罢！

10月3日 星期二

向蒋廷黻先生处讨一封进图书馆书库的介绍信，今天便在书库消磨一上午。

10月4日 星期三

阅书：Gut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19th Century [古奇：《19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这三天下午都拍网球。

10月5日 星期四

阅书：《19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

将《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一文交清华学报社，未悉结果如何？晚间看电影《城市之夜》。

10月6日 星期五

阅书：《李文忠公奏稿》。

10月7日 星期六

阅书：《李文忠公奏稿》。

早晨入书库，翻阅《泉货彙考》。预备替自己家里所收藏的几个古钱作分类考证。下午拍网球。

10月8日 星期日

写信三封。这两天胃病又发，胸膈下隐隐作痛，晚间睡后常被闹醒。

10月9日 星期一

阅书：W. 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 [ 苏慧廉：《中国温州的传教团》 ]。这书的作者是在温州传教的，白累德医院及《艺文》的创办都曾参与其间。

胃病本来已难耐，又加以易做噩梦，今天到医院看病。晚间欢迎新游艺大会。

10月10日 星期二

阅书：《中国温州的传教团》。

《周刊》社发来聘书，延请为校内特约撰述人。晚间想读法文，但胸膈间作痛，精神不安，勉强支持到9时，终于抛开书本睡觉。

10月11日 星期三

预备法文。上午去看病，大夫说硬性食品最好都不要吃，切不要刺激这已受伤的胃。自己便决定用白开水、干面包充饥，希望早点痊愈。

10月12日 星期四

阅书：《左文襄公奏稿》，《马端敏公奏稿》。

昨天胃病稍佳，今日又不见佳，真是麻烦。

10月13日 星期五

阅书：《胡文忠公遗书》，《骆文襄公奏稿》。胃病稍愈。

10月14日 星期六

阅书：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 ]。

10月15日 星期日

阅书：张德坚等编纂《贼情类纂》，记载太平天国自起事时迄咸丰四五年之事迹及政制典礼，为当时人记当时事，摹临太平天国文件亦不少。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关于太平天国政制（第三章），即大半根据此书。

下午陈凤书来。晚间赴前届周刊社聚餐会。

10月16日 星期一

昨天晚上多食了一点东西，今日胃病又增剧。去看王栻，据说有盲

肠炎的可能，看见他憔悴的脸色，未免使人同病相怜。

10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预备法文。下午本来想誊抄旧稿子，但一入书库便消费了一个下午。

10月18日 星期三

誊抄《评Mannix's Memoirs of Li Hung Chang》[《评曼尼克斯的〈李鸿章传〉》]约万余言（发表处未定）。

除了（1）《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2）《评曼尼克斯的〈李鸿章传〉》二篇外，有暇时拟作：（3）《二程的人生哲学》，（4）《叶水心年谱及学案》，（5）《百年前的中英交涉——Napier事件》，（6）《法权问题与鸦片战争》，（7）《几年来新刊行的中国近代史资料》，（8）《奥本海末尔的历史哲学》，（9）《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田赋问题》，（10）《评萧一山〈清代通史〉外交史一部分》，（11）《评徐志摩译〈赣第德〉》，（12）《评陈博文著中日外交史》。皆已搜集几许材料，如再加扩充，广集材料，加以整理，即可成篇。

10月19日 星期四

将昨天整理的东西寄出去。

10月20日 星期五

昨天晚上的周刊社聚餐以胃病未赴。与云畴、祥第散步，买了些花生米，自己嘴馋贪食，因之昨宵睡得很不安。梦中惚惚在家，见妻在逗着孩子笑，醒后怅然。冷月窥窗，情景凄惨。胸膈下作痛，又令人不能入睡，苦极。微曙后胃痛稍减，朦胧入寐，不久又为钟声惊醒。猛忆第一课时尚有课，不得已起身，赴课堂时始知梁宗岱先生请假。乃赴谷霁光君处取回去年史学方法论文，略改数字，寄到周刊社去，不知能登载否？

10月21日 星期六

开始作《评萧一山〈清代通史〉外交史一部分》。向王棻处借来《清代通史》卷上，先细阅一番，写了1000余字。

10月22日 星期日

本来预备写那篇书评，但因图书馆今日不开书库，无法参考要用的书，只好搁下。晚上在王栻房中弄扑克牌，熄灯时始返舍。

10月23日 星期一

作家信二封。

10月24日 星期二

续作书评3000余字，预备本星期内作好。阅报知，自今日起沪粤航空通航，温州为停站之一。

10月25日 星期三

续作书评1000余言。为法文事精神很不安，上学期读葛其婉的二年法文，她是马马虎虎，教书不起劲，自己也落得偷懒，不肯费工夫，今年读三年法文，很觉吃力，假使教授认真一点，便有不及格的危险。刚开课时，有20余人来听讲，现在他们大半知难而退，剩下只八九人，都是西洋文学系主修生。自己坐在中间非跟他们一同努力不可，这事有点近于呆气，但是我便是高兴呆干的人。虽心中很不安，怕不及格，但是还要干下去。

10月26日 星期四

昨晚睡眠不安，胃病久不愈，奈何？收回19日寄出的东西，这是预料之中。

10月27、28日 星期五、六

复阅《清代通史》卷中。

10月29日 星期日

预备法文。下午拍网球。

10月30日 星期一

今日历史学会参观利玛窦墓及周口店猿人标本。下午2时动身，3时许抵栅栏圣母会修院，现办有上义师范学校。院中侧面即坟地。我曾由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高第：《西人论中国书目》]中录得坟地平面图，但今已易旧观。后赴兵马司地质调查所，参观周口店所



得之化石，北京人头骨模型和用具（石、骨），以及新石器时代之石器、骨器、陶器（齐家、仰韶、马厂为新石器末期，辛店、寺洼、沙井为金石并用期）；又参观矿物标本室，有平阳矾山之明矾及永嘉大双坑之硫锌矿。返校时已5点半矣！

10月31日 星期二

续作书评三四千言，预备在本星期五以前作完。明天的法文决定不去上课，留在室内做文章。

## 11月

11月1日 星期三

续作书评三四千言。今日起，热水汀已生火。下午祥第叫我拍网球，我因为要赶快作完这篇书评，自然不肯废耗时间，摇摇头。他们拍球去了，我依旧皱紧眉峰在绞脑汁，自然又想起他们正在高兴狂欢地拍球，我却在这儿孤零地坐着摇笔尖，这是何苦来呢？但是我还是继续写下来，我没有空闲再去思想，我以全副精神灌注在自己目前所做的事情中去！

11月2日 星期四

续作书评2000余字，全文2万言左右已经完卷，现在只待复阅一番，便可算完了一桩心愿。但Robbins, 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 [罗宾斯：《我们驻中国的第一任大使》]一书未借到手，殊可焦急。

11月3日 星期五

向杨凤岐处借来《清代通史》卷中（商务本）加以对勘。

11月4日 星期六

上午赴燕京，借得Romain Rolland, Jean Christophe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英译本。阅其Vol. I. Part. I "The Dawn" [第1卷第1章“开端”]百余页。

阅约翰·克利斯朵夫童年事迹，使我想起自己的童年往事。在光华时为月刊社催稿，曾着手写片断回忆的童年时代，但只写了一段小序，其后便没有继续写下去。因为年纪太轻，当时的事已够忙了，哪里有闲心

情去温习过去的旧梦。少年时记忆尚佳，没有闲心情坐下来写，老年时能坐下来写，可是记忆多半消失了，此所以世界上少有佳好的自传。

11月5日 星期日

阅书：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Vol. I. Part. II "Morning"; Part. III "Youth"; Part. IV "Revolt" [ 第1卷第2章“早期” ]。这一卷叙述约翰·克利斯朵夫与Otto [ 奥托 ] 的同性恋，及与Minna [ 明娜 ] 的初恋。

11月6日 星期一

阅书：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Vol. I. Part. III "Youth" [ 第1卷第3章“青年时期” ]。

11月7日 星期二

阅书：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Vol. I. Part. IV "Revolt" [ 第1卷第4章“反抗” ]。

11月8日 星期三

阅书：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Vol. I. Part. IV "Revolt" [ 第1卷第4章“反抗” ] ( p. 600, 完 )。想试试自己阅英文的速率，这五天阅了600页的书，每小时可读20页，但未作札记，不求甚解。成绩不过如此，速率似太慢。

11月9日 星期四

预备法文。这几天为胃疾所苦，昼间尚不觉得怎样，夜间五六时即醒，不能复入睡，以致精神不振。

11月10日 星期五

预备法文。下午赴燕京，晤钱天祐君，知罗曼·罗兰一书，燕京在指定参考书中，大喜。托钱君借《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第3卷。下午去治沙眼。

11月11日 星期六

温习法文。下午杨学德来，半个下午拍球，半个下午闲谈。

11月12日 星期日

温习法文。晚间吴春晗君来，这是下学期的第一次会谈，我将上学  
期所作书评给他看。他说萧一山的书实在不大高明，商务的大学丛书中  
列入这书，大部分是面子关系，审查委员顾颉刚、陈寅恪诸先生都不赞  
成列入。萧先生得蒋介石的补助费3万元，到欧洲研究去，商务印书馆  
殊又欲得罪与政府有关之人物也。

11月13日 星期一

温习法文。今天下午乌云密布，雨雪交加，为今冬第一次下雪。

11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赴燕大，将《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还给德煊，乘便参考罗  
宾斯的书。下午整理那篇书评，整理好后即寄出。此后二月以内，预备  
作《百年前的中英交涉》及毕业论文，此外则法文加油，有空可学点日  
文，再有闲可找人闲谈及读《通鉴纪事本末》。胃病这几天又发，虽然  
晚间9时许便睡，但晨间五六时许即以胃痛而醒，不复入睡，精神极  
坏，还是休养身体要紧。晚间云畴及古谛来，闲谈着毕业后的问题，结  
果是同声一叹，付之天命。不过我知道自己的前途最捉摸不定，找事情  
的成功希望最少。但是也没有办法，让他去！9时半周刊社送来稿子样  
张，又费了半小时的工夫去校对。

11月15日 星期三

社会记事：今日阅报，闻福建独立，另组政府，反对中央。近日卖  
国外交（设关通邮交涉），内乱又将起矣！

读鲁迅《伪自由书》。文笔老辣，言人所不敢言，我一口气读完  
它。

11月16日 星期四

预备法文，靠着英译本之助，居然在一天中读了22页，这是我读法  
文速率的新纪录。

11月17日 星期五

预备法文。

11月18日 星期六

预备法文。读《约翰·克利斯朵夫》英译本第9章“Burning Bush [ 燃

烧的灌木丛】”。傍晚德煊来，晚餐添了一个8角4分的什锦火锅，整个晚上一点事不做，只弄纸牌，临睡时仍觉腹痛，辗转反侧，良久始入睡。胃病一时不能痊愈，奈何！奈何！

11月19日 星期日

读毕《约翰·克利斯朵夫》英译本第9章（第3卷，pp. 165—344）。下星期一定要看完它，以便还给图书馆。

11月20日 星期一

预备法文10余页。

11月21日 星期二

预备法文20余页。前届周刊社送来纪念章一枚。

11月22日 星期三

阅书：《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0章“The New Dawn [新的开端]”。时代的齿轮转动得越速，思想界的先锋之落伍也越速，读此卷时恍惚看见中国最近十几年的思想界，但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大多不肯高喊：“March over us. Trample us under your feet. [超越我们向前进，把我们踩在你的脚下。]”

11月23日 星期四

阅毕《约翰·克利斯朵夫》Vol. III "Love and Friendship" [第3卷“爱情与友谊”]（pp. 1—504）。此书为罗曼·罗兰之杰作，叙述一奋斗成功之音乐家一生事迹。英译本译笔甚佳，分三卷，惟中卷未读，拟俟假期中再读。

11月24日 星期五

下午赴燕大，晤陈德煊君，借得《江苏减赋全案》。

11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阅书：Eames, English in China [埃姆斯：《英语在中国》] 100余页。下午至图书馆抄录《工商半月刊》所登载之《浙江永嘉工商业调查》。

11月26日 星期日

阅书：埃姆斯《英语在中国》100余页。

11月27日 星期一

阅书：《史料旬刊》及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 [ 英国外交文件 ] 中关于Napier [ 拿皮耳 ] 来华事件，预备做一篇文章。

11月28日 星期二

写《百年前之一幕中英冲突》2000余字。

11月29日 星期三

续写《百年前之一幕中英冲突》2000余字。

晚间应约见Gapanovich [ 噶邦福 ]，与外国人私人接谈，这算是第一次，以前如赴Holland [ 霍兰德 ] 处开茶话会都是结伴去的。今天的经验使我觉得自己的英语程度尚不够，常苦词不达意。

11月30日 星期四

续写《百年前之一幕中英冲突》2000余字。共约6000言，作一结束。拟明天投交《申报月刊》社。本学期拟不再做东西，想整理课内事务，尤其是毕业论文及读《通鉴纪事本末》。

昨天下午与宗燧至合作社食些栗子，晚间又睡不安。小张说我用功过度，致得失眠，只是误会，我自己知道失眠的原因在胃病，不过想胃病早痊，自要多活动身体，减少读书的时间，这倒是不错的。

## 12月

12月1日 星期五

阅书：J. J. Gapanovich,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Manchuria (1892—1906) [ 《满洲的中俄关系（1892—1906）》 ] （pp. 1—47）。

昨天做完一篇东西，今天复阅一番便寄出去，能获登与否虽难断言，但总算了结一桩心愿，颇觉爽快。

12月2日 星期六

进城赴商务印书馆购廉价书数册，又在东安市场买旧书数册，再赴新月书店买廉价书两册。赴同生照相馆摄影。这是毕业照片，要戴制帽

穿制服，揽镜一照，不禁失笑。照相馆出来，赴景山书店购买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欲乘便赴北大购陈垣《二十史朔闰表》，腰间钱已用尽，只得作罢。旋即赴青年会乘车回校。携了两大堆的书，自视殊觉可笑，时常贪买便宜书，不知反以此耗去金钱不少。

12月3日 星期日

阅书：《江苏省减赋全案》首三卷，搜集论文材料。

上午与王棣谈话，询及吾明年毕业计划，余只得以未定答之。吾志在继续升学，而家人则颇欲我谋事。然位置之能找得与否，权在他人手中，自己毫无把握。至于升学则有出国与留校二途，出国一途对于余之引诱力较大，但其困难亦较多，最重要者即经济问题，家中虽不贫困，然留学费用之负担过重，非中人之产所能胜任，大哥曾劝我出国，父亲虽未发表意见，然颇有难色。自己亦知家中经济情形，不欲孤注一掷。但留校之时期既长，将来之出路仍与大学毕业相类，所得学问亦殊有限。棣劝我下决心出国，然吾意殊踌躇不易决也。

12月4日 星期一

今日报载，闽省有4日下午下总攻击令讯。不知故乡安危如何？殊为焦急。写家信询问。

12月5日 星期二

阅书：《江苏减赋全案》四、五、六卷。

连日报纸记载，谓上海盛传浙闽军在平阳发生冲突。报载中央当局否认前线已接触，然当局之言，久已失信，自不足置信。故乡安危殊为可虑，至为不安。《世界晚报》谓闽军已于4日晚下总攻击令，右翼将进占瑞安温州，此中略去“平阳”殊可耐味，或暗示平阳已陷欤！

12月6日 星期三

阅书：《江苏省减赋全案》卷七及卷八。

今日报纸记事又甚沉寂，虽载闽方已下总攻击令，但尚无接触消息，故乡谅无恙，稍放心。

12月7日 星期四

阅书：冯桂芬《显志堂稿》中关于江苏减赋诸篇。

下午王棣君来谈，见案头所置新购之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因

言及在今日中国史学界情况下，敢于作通史者，仅有二派：一派为守旧之右派，如柳诒徵及缪凤林辈，以中国旧有之历史哲学为基础，以整理旧史；一为新起之左派，以新输入之唯物史观为基础，大刀阔斧地构成中国社会进化史。至于中央派之胡适、顾颉刚等，利用西洋19世纪之史学方法，欲用考据入手，逐渐整理，尚未敢着手贯通五千年之通史也。就将来结果而言，或以此派为最有希望，但以目前之未经清理之史料，殊未足以筑通史。栻君殊后悔误入史学系，以栻之性情近于沉思贯通之哲学，而不耐烦于琐碎之考据也。

12月8日 星期五

至书库中翻阅《沈文肃公政书》、《曾文正公奏疏》及《江西通志》，欲寻找江西减赋之史实也。今日校中已公布大考时间表，此后须对功课稍留意矣！

12月9日 星期六

阅书：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田赋考》及《曾文正公书札》。

上午入书库，因为曾看见《达衷集》有一篇英人转录的《威海卫环翠楼记》，想在中文书中找出根据，搜寻了二小时多，只在《登州府志》中找到一条：“威海卫司西北城上有环翠楼，下有望月台，为明指挥王某建。”真是失望。我想《文登县志》中大概可以找到，但清华图书馆无此书，要到北平图书馆去找。

12月10日 星期日

阅书：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田赋续考》。

晚间写家信询问故乡情况，这几天报载虽没有前星期那么紧张，但密云不雨终将有大大雷雨袭来，心中殊为暗惧也。

12月11日 星期一

阅书：《清史稿》，想找点关于安徽减赋的史料，抄录了一篇《黄体芳传》。

《图书评论》社忽寄来第一卷合订本二册，大概是前次的稿子可以采用，书费或许在稿费中扣去。

12月12日 星期二

阅书：《曾文正公书札》。

晚间忽感不适，呕吐数次。这半年中为病魔所侵，近数星期胃病幸未发，今日忽又不适，殊为悸然。

12月13日 星期三

阅书：《曾文正公书札》及《批牍》。晚间读《通鉴纪事本末》卷十《明帝奢靡》一节，参考《三国志》一一注明出处，可见其采择工夫，惜此事太费工夫。

12月14日 星期四

阅书：《胡文忠公遗书》中“书牘”及“批札”，《李文忠公全书》内“朋僚函稿”，预备再翻阅《东华录》及《清史稿》，即告一段落。

12月15日 星期五

阅书：《清史稿·食货志》及文、穆二宗本纪。

晚间周刊社送来《洋书辨伪》样张，错字颇多，费了一小时才校完送还。

12月16日 星期六

蒋廷黻先生带领进城参观使馆界。晨8时由校出发，首赴英使馆，由使馆副领事Altilton引导，在公使办公室内见有历任公使小照，又南京条约签字图（附有图中人物姓名）。会客室为中国式，闻系王府改造。次赴美使馆，不如英使馆占地之广，招待者为天津领事，以室内正在办公，故仅在外面游览一周。乃赴荷使馆，荷使亲自接待，室内陈设甚华丽。告辞而出，已11时半矣。午餐在司法部街华美番菜馆，席间蒋先生谈中国外交界人物，以颜惠庆最受人敬视，顾维钧、施肇基次之。下午赴意使馆，误入意兵营，蒋先生虽谙英、法二国语言，至此亦均失效，意兵仅知意语，后由路人告知意使馆在另一街，入意使馆，招待者引入会客室，围坐用茶。1时半，本欲赴日使馆，但事前接洽，未有复信，不能去，疑有意拒绝吾人，可见岛夷气量之狭小。乃赴法使馆，有满腮长须之法文招待，用法语问答，同学中几无人能懂，幸蒋先生法语尚不错。法使馆所藏档案颇富，英、美使馆旧档案运回本国，荷、意使馆则在庚子年被焚。后又赴德使馆，会客室旁悬有辛丑和约签订图，及克林德肖像（德国历任公使俱有肖像）。4时乘车返校。

12月17日 星期日



阅书：苟唐居士《防海纪略》卷上。

下午与王、徐、吴三君至圆明园散步，后又赴体育馆拍篮球。接父亲来信知故乡尚无恙。

12月18日 星期一

阅书：《防海纪略》。忽忆及其与石印本魏源《圣武记》中《洋舶征抚记》相似，乃取来对照，果然抄袭之痕显然。按旧刊本《圣武记》中此篇有目无书，余颇疑石印本之出于窃取擅加也。又清泉苟唐居士自称“先贤后裔”，疑即《林文忠公逸事》之作者曾寅光，惜不知曾氏是否为湖南清泉人（遍检光绪年修《湖南通志·选举志》，无其名），又不知其是否尝在北塘军次，疑莫能名。

12月19日 星期二

《图书评论》社的稿费寄来了，一共是80元，恰合预料，总算令人满意。这一年中的稿费收入达200余元，实非始料之所及。不过我仍觉得卖文生活太清苦，偶一为之则可，若靠此来维持生活，似乎有点困难。今天寄来的稿费令我太高兴了，从前的一番辛苦，总算不白费了。

上午赴燕京借来《同治朝东华录》。下午预备法文。

12月20日 星期三

阅书：《同治朝东华续录》。

12月21日 星期四

阅书：《同治朝东华续录》。

阅报，闻闽浙边境已开战，庆元、泰顺炮火尤烈，不知家中情形如何？14日大哥来信云：“苟不幸大战发生，惟有迁家避沪而已。”不知目前作何计划。

12月22日 星期五

今日将毕业论文大纲交与蒋廷黻先生一阅。蒋先生说：“大纲尚妥，无问题。惟参考书尚希望再阅几本。”并指出几本。他指出：（一）汪士铎《林文忠公抚鄂纪略》及《史料旬刊》中琦善一奏；（二）图书馆未编目书中尚有数种，俟查出后通知；（三）社会调查所抄录所故宫档案及安徽重修通志馆北平办事处（地点未详，待查询）。后来我又提出石印本《圣武记》中《洋舶征抚记》一篇的作者问题，他也怀疑不是魏源

做的，告诉我姚薇元君有申报馆聚珍版《圣武记》，姚君已为《圣武记》所载史事作考证，可往与商榷。下午我往姚君处，姚君也说这篇颇可疑，并云北平图书馆藏有单行本《洋舶征抚记》。余疑《圣武记》中一篇，为申报馆取单行本□□（道光廿六年古微堂本有目无书），至于《洋艘征抚记》则系抄袭《防海纪略》，有暇当作文一篇，专论此事。

12月23日 星期六

阅书：《通鉴纪事本末》卷十（《司马懿诛曹爽》、《吴易太子》、《诸葛恪寇淮南》）。

下午偕刘古谿赴燕京，晤及陈凤书、钱天祐及陈德煊诸君。燕京中溜冰风气甚盛，未名湖中，冰上飘然往来者皆溜冰士女也。来北平将近四载，未曾试过一次，殊深自惭愧，未能利用此溜冰之机会也。

12月24日 星期日

阅书：《通鉴纪事本末》卷十一上（《魏灭蜀》、《淮南三叛》、《司马氏篡魏》）。

12月25日 星期一

阅书：《通鉴纪事本末》卷十一下（《晋灭吴》、《羌胡之叛》、《陈敏之叛》）。

12月26、27日 星期二、三

阅书：《通鉴纪事本末》卷十二（《西晋之乱》）。

12月28日 星期四

阅书：《通鉴纪事本末》卷十三上（《刘渊据平阳》、《慕容据邺》、《成李据蜀》、《张氏据凉》）。

在中原丧乱的时候，北平因五胡杂居的关系，民族之雄杰更易起而为独立的运动，辽东之燕及西北之凉，因为地处边徼，犹民国以来之新疆及东三省，易于脱离中央的政权，四川盆地自成一区域，故亦易发生政权分化的运动。至于刘渊的据占黄河流域，意义最为重大，有与南方对峙的形势，后来石勒几统一北方，惜以政治不良遂告崩溃。燕向南侵入中原，秦由关中向四周扩充，秦、燕相遇，秦告胜利，遂统一北方，与东晋相对峙。

12月29日 星期五

阅书：《通鉴纪事本末》卷十三下（《王敦平湘汉》、《石勒寇河朔》、《前赵平秦陇》、《石勒灭前赵》、《氏据仇池》）。

将昨天接到的蔡谦君来信，交与蒋廷黻先生一阅，蒋先生遂写介绍信一封，致陶孟和先生，其辞曰：“孟和兄，清华同学夏鼐，现正研究咸同时代长江之田赋问题，尊处所抄录之档案，可供其参考否？其中或有少数，夏君须抄录，如蒙允许，夏君拟于寒假内至尊处工作一二星期，如何之处，请示知，专此即颂公安，弟廷黻。”即再致蔡君一函。

12月30日 星期六

阅书：《通鉴纪事本末》卷十四（《东晋之内乱》、《前燕之强盛》）。

12月31日 星期日

阅书：《通鉴纪事本末》卷十五（《东晋统一南方》、《前秦统一北方》）。

下午校中举行聚餐会。晚间有游艺会，以今日预备读完一卷书，未去观看。

# 1934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一

今天是元旦，但是佳节良辰对于我已失去了它们的意义。我仍是依着预定的计划，读了一卷《通鉴纪事本末》，这是第十六卷，叙述了淝水之战，秦国大败，政权亦崩溃，发生了三个新国：后燕、后秦与西燕。后秦灭前秦，后燕灭西燕，北方的大部分归入这两个政权之下。魏国牧马南下，夺取了后燕的冀、并各州，使后燕保余土于东北，燕的南方余土又成立了一个新政权是谓南燕。但是这时候的后燕和南燕，不过是前时后燕的剩余而已。读到晚10时余始掩卷欲睡，想起新年日记未记，草草地写了几句话，但因新年是一年的第一天，使我想起今年下半年的计划问题，今年也许是我的生活史上划时期的一年，至少可以说，我一生的事业是决定于今年。对于这样重要的一年，我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定的计划，偶然想起下半年的问题，常令我有一种渺茫难捉摸之感。

社会记事：闽军攻浙，平阳吃紧，分水关及镇下关皆发现闽军先锋队。

1月2日 星期二

阅书：《通鉴纪事本末》卷十七上“伪楚之乱”，“卢循之乱”；卷十七下“谯纵之乱”。前者是叙述东晋的两大势力的升降，荆襄的军队是东晋武力的中心，王敦、桓玄都假之以作乱，但淝水战后淮南的北府兵势力骤盛，与荆襄对峙，王恭、殷仲堪之作乱，便是由于二人分握有这两大势力在手中，晋廷不得不杀王国宝等以谢之。桓玄杀刘牢之，诛几北府旧将，于是刘裕率北府兵起事，诛桓玄，荆襄兵力骤衰，北府称雄东晋，刘裕终得篡帝位。至于“卢循之乱”，是叙述东南沿海发生了新宗教（这或许由于与航海而来之外族相触而生，但无确证），野心者凭借这宗教以作乱。“谯纵之乱”，则叙述四川盆地的独立运动。这三次乱事，都为北府兵所平定。

1月3日 星期三

阅书：《通鉴纪事本末》卷十七下及卷十八。所叙述的是东北方面，后燕为魏所截断，南部成立南燕，北部的剩余为冯氏所篡，成为北燕；西北方面，除了后秦外，在苻氏败亡时，西北边徼上又成立了后凉及西秦，后凉衰时，又成立了北凉、南凉及西凉（西凉由北凉分出，但不久即复并于北凉），但后凉为西秦所灭，其他四国也都称藩于西秦，所以只有后秦最重要。后秦衰，北方有夏国崛起，攻掠秦境。后来，南凉为北凉及西秦所分，西凉为北凉所灭，西秦及夏又亡于魏，西北仅剩北凉。同时，南朝北伐，攻取南燕及后秦。最后魏合并北燕及北凉，这两个最在极边的国家。于是439年成为南北朝，从304年蜀、赵称王，135年的纷乱，告一结束。这一时代中北方十六国的分合，最繁复不清楚，我想从地理区域及人种两方面去统御它，上面所撮述的，不过是从地理一方面着想，先做一大纲而已。

1月4日 星期四

写了四封信，做了一篇目录版本学的报告，仅1000余字，敷衍而已。收到《图书评论》第2卷第5期，见前作之《评〈清代通史〉》一文已经登出。

1月5日 星期五

阅书：《通鉴纪事本末》卷十九上，刘宋初年的内忧外患，即“刘裕篡位”，“徐傅废立”，“彭城王专政”，“元魏寇边”。读这书时想乘机得些益处，所以加以标点，并于书眉上做撮要，但这样一来所花费的时间实在太多，不要说整部的《通鉴纪事本末》难看完，便是陈寅恪先生所指定的到第二十六卷“高祖兴唐”为止的一部分，也一时难读完。我预备读到第二十卷为止，暂告一段落。至于晋南北朝隋史，撰写论文以代考试。

1月6日 星期六

阅书：《通鉴纪事本末》卷十九下、卷二十上。宋文帝力图恢复中原，曾一度收复四镇，但终遭败北。不久南北都经过弑逆之祸，但北朝不久便平定，南朝则孝武帝除逆嗣位，不得去除德丑位齐的同举义师者，所以又有南郡王、竟陵王的两次叛变。孝武死后，又有废帝之乱及晋安王之乱，所以国力大亏，明帝时便丧失了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这一段不到二十年的历史，恰巧表明内乱对于国家元气损害之巨。

1月7日 星期日

阅书：《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下、卷二十一上（“元魏寇齐”）。在南朝方面经过两次的篡位，免不了诛除异己者的一套把戏。北朝却在孝文帝之下，变法图强，所以其结果是北强南弱，魏人南下，取去了河北五郡。

1月8日 星期一

阅书：《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一上，“萧衍篡齐”；卷二十一下，“南北交兵”，“魏伐柔然”。梁武帝的文治是南朝之最，即在武功方面，其初年亦颇可观，能抵御北魏的南侵。

一口气读了11卷半的《通鉴纪事本末》（《万有文库》本共7册半，计740页）。现在有些倦了，想休息一下，以下还有5卷，考期距今却只剩3天，恐无余暇矣！

1月9日 星期二

想作晋南北朝史的论文，一时找不到题目。后来偶得一题《论北魏兵士除六夷及胡化之汉人外，似亦有中原汉人存在》，到书库去找材料，写了3000余字，便算交卷。

1月10日 星期三

今天是学期考试的第一天，但是今年我的功课都是做论文替代，只有张星烺的宋辽金元史是在课室考试。今天誊清了昨天所作的那篇东西，看看篇幅太短，过意不去，想再作一节《论东晋徙民》，花了半天搜集材料，材料颇不少，但嫌麻烦，又放弃了不去做。

阅书：Walter Leaf, *Homer and History* [ 沃尔特·利夫：《荷马与历史》 ] 50余页，预备做希腊史论文也。

1月11日 星期四

阅书：沃尔特《荷马与历史》，又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II. [ 《剑桥古代史》卷2 ] 中Bury [ 伯里 ] 所作“Achaean Greece [ 阿比亚希腊 ] ”。

下午预备宋辽金元史。张星烺先生编的讲义并不见佳，取材大致从《宋史》及《宋史纪事本末》，未经融会贯通，所采录屑细史实过多。幸得他的考试是马马虎虎的，假使像蒋廷黻先生那么严厉，那便要吃苦

了。

1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晋南北朝隋史考试，试题：（1）试释“五胡十六国”一名辞之涵义；（2）试述北魏六镇之乱的前因后果。我因为已做论文替代，故未参加考试。

下午宋辽金元史考试，试题：（1）问宋太祖中央集权政策如何措施，对内对外利弊如何？试申述之；（2）问王荆公变法，关于教育事业，有何新设施？试详言之；（3）问五代分崩，群雄割据，有类今日，然五代时颇有孳孳为善者可略举数人否？其政绩若何？为何今代竟无一抱功德利民之心者？古今心理有何不同？（4）问西辽建国经过若何？任择三题。

1月13日 星期六

作希腊史论文Achaean Civilization [ 阿卡亚文明 ]，作了5页便算完卷。下午又到图书馆中乱翻书籍。晚间写了四封信。又将《鸦片战争中之天津谈判》一文寄出，不知能获登否？使人胆虚气馁。前寄《申报月刊》一文，至今仍无消息，亦不知吉凶如何？我觉得卖文这事，至多只能当作副业，若专靠这吃饭，大概是要饿肚皮的，尤其是像自己这种人。

1月14、15日 星期日、一

作法文Joan Christopher [ 《约翰·克里利斯朵夫》 ] 之撮要，以代考试。

1月16日 星期二

今天考试完毕，明天起放寒假。将法文考卷抄一遍。平时苦恨功课太忙，现在无课，又觉得百无聊赖起来。晚间赴周刊社聚餐。

1月17日 星期三

阅《东方杂志》新年号，其中“时人传”（汪精卫，蔡子民，胡适之，王云五）最引起我的兴趣。赴蒋廷黻先生处询知社会调查所已有复函，允许查阅档案。

1月18日 星期四

进城在东安市场购了几本旧书。赴北平图书馆阅书。再赴社会调查所接洽参考档案事，决定下星期前往进行工作。

1月19日 星期五

阅书：程演生辑《太平天国史料》第一辑3册。

1月20日 星期六

阅书：《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期（122页）。

1月21日 星期日

阅书：许地山编《达衷集》200余页。

接社会调查所蔡谦来信：“各事现均接洽就绪，档案甚多，不便借出，请兄在22日到所当面与汤象龙君接洽为盼。至于住处，设不嫌敝处简陋，即请暂住弟处可也。”

1月22日 星期一

今天携了手筐进城去。下午晤及汤象龙君谈及参阅档案事，始知[社会调查]所内抄录之档案，与我所研究之问题无关，大为失望。汤君允许明天伴我到北大一查。晚间赴北平图书馆阅太平天国文件八种。

1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与汤君赴北大国学研究所，晤及赵泉澄君，询问北大所藏档案。据云，顺、康、乾诸朝档案较多，咸、同间甚少，至于咸、同间减赋之文件则似未见。这真令人失望。我乃赴北平图书馆，阅吴云《两壘轩尺牋》。

1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大晤及王明君。旋赴东安市场购买旧书。再赴西单东华公寓访黄靛君，见他们在打麻将，我在旁作壁上观。晚餐在西来顺食羊肉锅。仍在社会调查所过宿。

1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平图书馆阅《浙江赋役全书》。下午又往阅太平天国文件，并抄录了《幼学诗》一种。晚间蔡谦请客，邀我及王镇中、钱女士一同赴西长安街广和楼晚餐，用去了三块多钱。返舍后，与王君下了两



盘棋，即睡。

1月26日 星期五

今天告别蔡、王二君，到西单市场及东安市场买了几本旧书，又去拍半身照片。下午乘汽车返校。连日在城内虽很安适，但在人家处做客，总不舒畅，回来后精神很萎靡不振。晚间在景荣处与学德等谈，至近熄灯始返。

1月27日 星期六

9时许才起来。上午与学德等拍篮球。下午至贤修处弄扑克，又赴叶岑处听留声机。晚间在景荣房中，几个同乡开留声机作乐。这几天精神很是不振，没有心情读书，我疑惑自己又有病在身了，否则决不会这样萎靡。

1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抄录1941年至1970年间之中西历日对照表。下午贤修来闲谈。

1月29日 星期一

抄录1971年至2000年间之中西历日对照，又添入回历作成一表，附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的后面，即交仪华钉书局装订封面。

1月30日 星期二

今日上海交通[大学]与清华[大学]赛球。

1月31日 星期三

阅书：Putnan Weale [朴笛南]《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译本共240余页）。

晚间在景荣房中闲谈，食了瓜子与花生米，回来后忽觉不舒，腹泻2次，并且呕吐。夜间睡眠不安，颇为苦痛。

## 2月

2月1日 星期四

阅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

今日病体稍佳，但胃口甚坏，整天只饮2杯牛奶及四五块蛋糕。遇到祥第，他亦病了，真是同病相怜。下午贤修闻我生病，故来看视，盛意殊可感也。

2月2日 星期五

阅书：《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

下午拍了几张小照，集合同乡在合作社中用点心，又拍二照以作纪念。这些照片如不错，我预备即登入年刊中。

2月3日 星期六

阅书：《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

上午写了一封信给林济，他说在沪没钱用，向我借20元。我昨天向王棻借来，今日汇寄给他。

2月4日 星期日

阅书：《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全书485页，完）。

2月5日 星期一

阅书：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100余页。

上午往见蒋廷黻先生，商榷毕业论文事。前星期曾往历史系办公室数次，皆未晤及，今日始晤及。遂询以图书馆未编目书籍中是否尚有可参考者。乃同赴书库中，见新购未编目书籍乱堆一处，无法检寻，废然而返。以后拟着手写完，寒假中一事无成殊可惭也。

2月6日 星期二

阅书：《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100余页（352页，完）。

明天要开学了，今天到注册部去看分数，只发表两样功课，宋辽金元史是E，晋南北朝隋史是S<sup>+</sup>。前者得E者颇多，并不稀罕，后者得S<sup>+</sup>仅我一人，更没有一个得S<sup>+</sup>以上，颇感欣然。这科试卷已发还，有陈寅恪先生的评语：“所论极是，俱见读书细心，敬佩！敬佩！”像小孩儿骤得大人的赞许，不觉有点飘飘然。怎么这样不长进，为了小事情便喜形于色。

2月7日 星期三

阅书：《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第5卷100余页。

今日接到父亲的信及家中寄来的过年货。父亲的信中说起温州市况的衰落，钱业的赔累。寄来的过年货，有腊鸭、腊肉、鳗鲞及鸡肫干。晚上邀了同乡六七人到三院，喊了一斤黄酒，喝得半醉。返来后，脸上有点热，脑中有些昏瞢，模糊中想到假如自己现在是在家里，将有何种的情形。已有四年未在家过年了，晨曦下倚着西厢曝日光，或冬夜躲在室内浅斟，这些是平凡的生活，然而我却有些依恋于这些平凡的生活。

2月8日 星期四

阅书：《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卷100余页（全书390页，完）。

昨天起已开始上课了。上学期的考试又发表两样，都是居全班的殿军，目录学为N，希腊史为S，不觉失笑，可谓造化小儿弄人！

晚间在祥第房中又谈起毕业后的问题，这问题真有点令人为难，只有四个月考虑的余暇了，为之奈何！预备这星期以内写封信咨询家人的意见。

2月9日 星期五

阅书：《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200余页。这一篇关于二十一条事件，有许多新材料。

2月10日 星期六

阅书：《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100余页（全书402页，完）。

天气有点转暖了，同时心境却格外觉得空虚孤寂。下午与孔耀、赵恕拍了几张照片，后来看足球比赛。晚间邀同乡聚在三院，同吃家中寄来的过年货，赵恕有葡萄酒一瓶，大家喝了半醉。返舍后，觉得万分的无聊，感觉到自己心理上的危机，今年适巧要遇到生活上发生大变动的危机，我预感到深深的不安。

2月11日 星期日

阅书：陈博文《中日交涉史》100页。

写家信商榷下学期计划，这问题是第一次向家中提出，不知结果如何。下午拍球，寒风尚冽，拍后觉不舒服。晚间腹泻，颇以为苦。

2月12日 星期一

预备法文，久未阅读又已生疏。

2月13日 星期二

预备法文Flaubet, Un coeur simple [ 福楼拜：《淳朴的心》 ]。

2月14日 星期三

预备法文。今天是阴历元旦，附近村庄中的爆竹声依稀可闻，校中则一切如常，依旧上课。上午预备法文。中午与同乡三四人，叫了两三样比较可口的菜，便算是庆祝阴历新年。晚间又来一个火锅，进食过多，返舍后觉不舒服，呕吐了几口才觉略舒，胃病久不见痊，为之奈何！

2月15日 星期四

预备法文福楼拜《淳朴的心》。

2月16日 星期五

预备法文福楼拜《淳朴的心》。

自己的法文真令人失望，寥寥36页的小说，竟费了四五天才读完，如果不自努力，未免辜负自己。

2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与德煊、祥第进城。先赴白云观，观为元代丘长春修道之所，地址颇大，新正中有庙会，但并不十分热闹，惟游人较多而已。进口处有一桥，桥堍下有二道士静坐，遮以木制金钱，游人以铜元掷之，能中钱眼者谓能获福，骗人之勾当而已。又有老人堂，系三教老年道士静坐之处，白须飘然，脸肉干瘪有木乃伊之概。由白云观赴厂甸，中饭在师大食堂用餐，在厂甸购旧书数册。今日刮风颇大，尘沙满脸，颇为所苦。进和平门，至中央影戏院，观阮玲玉主演之《归来》。出戏院乃赴灯市口燕京同学会预定铺位，至东来顺晚餐。晚间赴开明戏院，观尚小云之《宝莲灯》及《金针刺蟒》，此为余在平第一次观京戏也，印象颇不差。

2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8时即醒，3人同睡一室，醒后闹了一会儿。早餐后乃赴北海，游至正午始出园。又至北大食堂用膳。赴哈尔飞，观新艳秋之全部《玉

堂春》，6时许始散场。至西单等车，今日由城返校的人极多，7时班的车开了七八辆，都是满座，吾们等了半点多钟才得座位，抵校已8时许，9时即睡。

2月19日 星期一

前昨两日进城去逛，身体颇倦，加以昨日下午食瓜子过多，胃部又觉不舒，夜半曾醒数次。晨间9时始起身，第一课时的法文便在睡梦中牺牲了。上午补记近一星期来的日记。

2月20日 星期二

预备法文Lamartine [ 拉马丁 ] 的诗。

今天晚上，小张忽同我谈起说：“甯！你的处世方法非改换不可！我遇见几个同学都不知道你的姓名，大家谈起历史系的高材生，都仅知吴春晗不差，而不提起你的姓名。我知道你不差，但是你的手段太拙劣，不会到教授处谈谈，与同学多接触，弄成了姓名不闻于清华。这也许与你将来的前途有碍，即欲作埋首研究的学者，也多少应该讲究些交际的手段。名过其实原属非是，但至少要不名实相符。然而你的名声却远不及你的真实学问，我劝你要改换生活，不要关起门来读书。”这孩子今天忽板起正经脸孔说老人话，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说这类话。我自己岂不知道自己的弱点，岂不感得改正自己弱点的必要！然而十余年来的生活养成了我的惯性，虽欲改变而不可得。违背素性行事，局蹐不安，反觉啼笑皆非。我的前途是黑暗的，我的过去生活是钻牛角尖，非碰钉不可。

2月21日 星期三

预备法文Victor Hugo [ 雨果 ] 的诗。

天气有些暖和了，下午与小张拍网球，衣服穿得太薄，又着了凉。

2月22日 星期四

预备法文，读Lunr, Siège de péking [ 吕尔：《北京之围》 ] 数十页。

下午与吴春晗谈了春假旅行事，吴君谓历史系旅行目的地不外三处：（1）西安，（2）齐鲁，（3）日本。第三处以经费关系不易办到，第一处则本系二位女同学以不方便，不愿去，剩下第二途，我的私意是赞成西安一途，但既不能成功，只好亦去齐鲁一趟。

2月23日 星期五

阅书：黄体芳《醉乡琐记》，系笔记体裁，记载了书画、古玩及前人琐事。

下午拍网球及篮球。

2月24日 星期六

这几天不知怎样总是疲倦，没有劲儿，不能动笔，做旁的事情也没有兴趣。写了一封信给翼天，第一次谈起毕业后的问题，想请他设法，但希望极微。下午遇朱义析君，谈了一会儿。晚间在云畴房中，谈的都不外毕业后出路问题，真是令人丧气，此后假若可能，要竭力避免谈论此徒乱人意的问题。回来后遇德煊，约定明天与祥第三人乘车往游香山，索性花一天的工夫尽量的逛，然后收敛心神，做些目前应做的事情。

2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与祥第、德煊乘自行车赴近郊游览，赴颐和园，在园门口停一会儿；再赴玉泉山，然后赴卧佛寺，在寺中逛了一会儿；再启程赴香山，返舍已4时许。

2月26日 星期一

今日开始写《评〈中日外交史〉》，预备在一星期写完。今天写了2000余字。

2月27日 星期二

续写书评2000余字。下午进书库寻材料，不知怎样的一来，忽又发老脾气，乱翻书籍，花费了整个下午。回来后又觉得这样耗费时间太可惜。昨宵又以胃病，中夜而醒。

2月28日 星期三

续书评1000余字。

阅《瓯风杂志》1、2期，看得起劲了，到晚间才有工夫写文章。这是一班故乡的遗老遗少们弄的把戏。其中，“通论”极迂，不可读；“乡先哲遗著”，及“近人有关故乡的著作”，尚佳；“文苑”中之诗文，亦太多遗老气。学术虽无地方性，但以阐发故乡文化及专载有关故乡之文亦另有风味。

## 3月

3月1日 星期四

续写书评2000余字。

3月2日 星期五

续写书评1000余字。全篇七八千言，拟再校阅一遍即付邮。下午赴燕京。

3月3日 星期六

阅书：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发现有缺，借图书馆本抄补之。

3月4日 星期日

进城。上午赴北平图书馆，欲借《英夷入寇记》一观，以未编目不可得，颇失望。下午观电影《健美的女性》。散场后至东安市场，购旧书数册即返校。案头睹大哥复信，述及家中意见：“父亲意似默许，奈母亲坚执，以为己身年迈为辞，即欲投身职业，亦非本地不可，否则宁归闲居坐守。经兄〔再三警说〕……最后母亲说，是否待弟暑假毕业归来，先择本地有无适当之职业，如无职业可寻，亦待姬妹出阁后再说，总之，留学似有希望，幸勿自萦心胸，此后如有机会，当再为双亲一请之。”大兄善意，殊可感也，母亲意见亦未可厚非，桑榆晚景，欲儿女侍侧定省，亦为人之常情，即我自己之意，亦不欲远离家乡，但世事如此，非身储一艺，似不足以立于世，留学之念可打消，而择业之意总难作罢，此事容后再加考虑。

3月5日 星期一

复阅前星期所作之书评，更改数字，即付邮。

3月6日 星期二

阅《地学杂志》关于《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之书评，转录于自己所购书之上。

3月7日 星期三

取《广州府志》所引《夷舶寇海记》，以校申报馆版《圣武记》之

《洋舶征抚记》。下午刘古谿君来，谈及毕业后的问题。刘君意欲赴日本一游，又说从前太注重现实，排除梦想，实则人生非梦想不能生活，我以为很不错。我需要一种梦想，纵使这梦想是可望不可及的，然而至少能作我追求的憧憬，支持我继续努力下去。

3月8日 星期四

阅书：《骆文忠公年谱》及《左文襄公年谱》。

3月9日 星期五

阅书：《马端敏公年谱》。又阅南强书局出版之《新文坛秘录》，其中述及吴虞所作赠妓诗，所谓痰迷诗即是，颇为有趣。

3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进书库寻书。下午伴德煊、学德等观师大、清华女子篮球赛，后来几个同乡作篮球戏。晚间谈笑，食水果，不知怎样又伤胃，呕吐两口，甚感不舒。

3月11日 星期日

阅书：《求阙斋弟子记》及光绪《大清会典事例》。

因昨日多食伤胃，甚感不舒。写家信二封。

3月12日 星期一

阅书：Historie et Historiens depuis cinquante ans [《五十年来的历史和历史学家》] (pp. 517—559) 中Henri Maspero, Chine et Asie Centrale [马伯乐：《中国与中亚》]。这是叙述1876—1926年间欧洲支那学的情形，颇可一读。其中亦述及中日方面支那学之情形，但嫌过略。有暇拟加移译，并设法续述1926年后至今日之情形。

3月13日 星期二

修改前在燕京时所作的《宋元学案札记》，并且改换一个题目，名之为《二程的人生哲学》。删去述永嘉学派的一节，誊抄一遍，寄到周刊社去换钱用，全文共4000字左右。这篇文章是当时思想在极端矛盾的状态下写的。

3月14日 星期三



阅书：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书的观点，自然是完全out of date [过时的]，但是所叙述的几个晚清遗老的琐闻轶事，却多前所未闻，殊觉有趣。

3月15日 星期四

阅书：《史学年报》。

3月16日 星期五

晚间在景荣处，听他谈起去年暑假在乡间所闻的齐东野语，颇觉有趣。据乡下老头儿说：“蒋总司令实是乌龟精出世，故每战遇雨必胜，以龟为水族也。且有一次，蒋氏办公偶倦，凭案小寐，侍卫入内奉茶，见之大惊，竟失手将金盘玉杯坠地击破。蒋氏惊醒询问，侍卫以适间朦胧中见一金龙张牙舞爪，是以惊悸失手为辞，蒋笑而不言。”有人云：中原会战，蒋军确在雨中战胜阎军，此乃由于阎军多抽白面，雨水战场中不能点火，故阎军败绩；当时人有阎锡山在山西练海军之说，实则其军人多服用海洛英也。我于民国十六年时，在乡间亦闻乡人言氏之能战胜孙传芳，其名字上即已预伏谶兆，“介”字像人两道着地，“石”则稳如磐石之意，人在石上，自然不倒；“传”字虽为人傍，然斜人不稳，故必败。又前在光华附中时，闻一同学云：“蒋氏祖墓在奉化，风水甚佳。蒋氏之得有今日地步，皆祖墓之赐也，蒋氏不欲忘本，故时常返里扫墓。但据善于图鉴者云，其坟前一泓清水，尚嫌过低，若能引之使稍高数尺，必有九五之尊。蒋氏闻之，即令修理坟前之水道，能否应验，且观将来。”这些故事使我联想到《史记》中的《高祖本记》。帝王之出必要征兆，这种原始信仰仍残留于乡间，至今不减。这是今日中国革命所以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3月17日 星期六

这两天本想开始做毕业论文，但又觉材料不够，想进书库搜集些材料，然而一进书库，便似着了魔，连论文的材料也无心搜集，东翻西翻的乱翻书，一点成绩也没有，今日下午书库不开放才死了心。晚间多食了点东西，又抽了两根香烟，近舍后胸膈间极觉不舒，睡了一会儿即醒，只觉得胸间作胀，酸水往上涌，苦痛之至，后来终于吐了三四口，才稍觉舒服，朦胧入睡。

3月18日 星期日

晨间一点事情也不能做，只觉得满口酸水，并且胸间似有针刺，作小痛，去医院拿了些药粉来，冲着开水吃下去。旋至祥第房中谈话。4时许又去看天津报。回来后略阅《曾文正公年谱》。晚间预备法文。

昨天接到翼天的信，说十中已有李一飞与陆光宇，须有空缺才能进去，希望甚小矣。写信去答复他并致谢意，又去函申报月刊社查询那篇稿子的消息。

3月19日 星期一

阅书：《曾文正公年谱》及《皇朝掌故彙编》。

3月20日 星期二

阅书：濮兰德《清宫外纪》（中译本，全书188页，完）。此书是外人所作，所引材料不注出处，全书题材以清代宫廷生活为主，范围太狭偏，且似不重要。其中采用笔记、轶事，娓娓动人，但难征信，所录上谕亦嫌稍多，有减兴趣。

3月21日 星期三

阅书：金梁《光宣小记》（168页，完）。为金氏就其昔年日记中所记有关朝廷掌故者择录而成。金氏甲辰入都应试，至辛亥避地大连，所记即此数年间之事，颇多前人所未悉。此书就掌故而言，颇值得一读也。晚间周刊社送来稿件校对。

3月22日 星期四

今天本想开始写论文，后来在图书馆书库中忽然想搜集关于北京猿人的材料，竟耗废去一天的工夫。

3月23日 星期五

阅书：Keith, New Discoveries Relating to the Antiquity of Man [基思：《有关古代人类的新发现》] 中关于北京猿人的几章，本想加以移译，后来觉得其中专名太多，移译费时，又放弃了已定的计划。

3月24日 星期六

今天忽然高兴起来，想写两篇幽默的文章《见闻偶记》及《我所认

识之伟人》。

3月25日 星期日

今日开始写作毕业论文了。将已制定好的大纲，加以修正，写了1000余字又搁下，预备明天续写。对于这毕业论文，也许是因为太官样文章罢！总懒得动笔。一天搁延一天，到今日才下决心开始。假使可能的话，还预备在春假以前写好，至少要在春假以前写好两万字，不知能达到目的否！

3月26日 星期一

今天续写毕业论文1000余字。下午秘书处邀我去谈，要我负责组织历史考察团。报名加入本组10余人，但仅有3人为历史系，2人为蜜斯不能办事，只剩下我一个人，不能不负责，殊为心烦意乱也。写好三张通告，要他们于明晚出席筹备会。秘书处要我接洽的五件事：（1）火车时间，（2）住处，（3）参观地点，（4）负责人员，（5）指导员，都只好明天再办。

3月27日 星期二

今天为历史考察团的事，几乎费了一天的工夫。先去找蒋廷黻先生，询问考察地点及计划、指导员。蒋先生略述一般计划，至于指导员也没有派定，要我们自己去接洽。赴雷海宗先生处，雷先生说编中国通史事忙无暇。秘书处要我去请历史系助教，杨、谷二君也不能去。只好将此事先搁起。到图书馆参考关于云冈石窟的书，只看了Chavannes [ 沙畹 ] 的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 《北中国考古调查记》 ] 及瞿兑之在《国闻周报》中的一篇。晚间开会推选负责人员，自己又在其内，真是糟糕，又另选出郑丕留（沛謬）、许亚芬为干事，陈超、张章达二人管行李。散会后又去与雷先生接洽，雷先生坚拒。回舍后又大呕，胃病未愈，殊为可虑。今日奔波一天，成绩很微，几近于无事忙，可见自己办事之差劲。

3月28日 星期三

今天上午至图书馆翻阅书籍。下午与郑丕留君去调查火车时间，惟平绥路时间尚未清楚，明日拟赴清华园车站打听。晚间赴周刊社聚餐。回来后与二王及徐、黄随便谈谈，消去一晚。

3月29日 星期四

晨间与郑丕留君至清华园车站，打听火车时间，决定旅行团之路程、日期及费用，起草通告。下午约许君来共同商议，大致决定。乃往谒蒋廷黻先生，催其指定指导员，蒋师乃指定杨凤岐，事情大致解决。又分发通知书。

3月30日 星期五

阅《东方杂志》27卷2号中婴行所作《云冈石窟》一文及沙畹《北中国考古调查记》。

3月31日 星期六

续写论文1000余字。上午赴燕京，晤及陈凤书及钱天祐，旋赴海甸购布鞋一双。

## 4月

4月1日 星期日

写论文1000余字。

4月2日 星期一

续写论文1000余字。

见3月份《外交月报》中下期要目预告，已列入《鸦片战争中天津谈判》，颇自喜也。下午去领毕业考察费，去年旧章转学生是要减少缺交的学费。今年交涉成功，一律待遇，又多了20元，亦为惬意事。

4月3日 星期二

续写论文1000余字。

今日接到《申报月刊》社退回的稿，颇为失望。心绪为之搅扰不宁，拟改寄《国闻周报》社。

4月4日 星期三

续写论文数百字。

下午往晤郑丕留君，商酌旅行团事。晚间在一院开会，大致都已决定矣。又作书致王芸生讨论书评事，同时将昨日收回之稿寄往，未悉能予登载否。

4月5日 星期四

续写论文1000余字。

秘书处通知，山西大学已有复电拒绝借宿。临行期迫，为之奈何！改托张民觉致电太原第一中学，要求借宿。

4月6日 星期五

晨间与郑丕留君至秘书处询问车票事，始知尚未办妥，即决定由我进城办理。乘车至西直门，购买车票须至起程之站办理，当即赴前门平汉站询问，始知今晚系特别快车，优待券不能适用，须改为明日，且平汉局所发之优待券不能适用于平太路，须向校内另行要求发函通知石家庄正太局。事出仓卒，连忙返校与郑君商议，日期改后一天，校内同学由我负责通知，已进城同学，由郑君在车站静候，当面通知，至晚始告一段落。

4月7日 星期六

整理行囊，预备出发。又赴秘书处接洽：（1）正太路优待券事，（2）大同至张家口改后一天事，（3）平汉路人数减少事，皆由秘书处备函。颇希望此去能平安无事，不要再生什么周折。下午5时半由校出发，6时半抵前门西车站。9时许乃往换票，原价每人8元9角，七五折后为6元7角。9时35分车始开行，连日奔走，精神颇倦，不久即入睡。

4月8日 星期日

晨7时抵石家庄，下车换乘正太路。9时始开，须候车二小时，同去之女生，主张乘暇赴车站旁之正太旅馆内盥洗，乃开一房间，娘儿们的盥洗，本已是够麻烦了，何况是经过一天的仆仆风尘，盥洗起来越发费时，返车时已离开车时间不久了。9时半开车，12时许过娘子关，即冀晋交界处也。关在车站之背后，为丛林岩石所遮，未能获见。过娘子关后，即有军人入车中盘问来历，可见晋省的闭关主义。下午7时抵太原。正太铁路所经为太行山脉，多凿山通路，凡历隧19，可见其工程之艰，不下平绥一路。车中无事，玩玩扑克牌。一出车站，便遇到军警盘问，告以由清华来，并示以名片，始放行。后来在同太汽车道上，每站都遇到同样的事。抵太原后，即与杨、郑二君先赴一中接洽借宿，在一中晤及校长崔梦禹，颇为客气。房间已预备好，一为会议室，添置木床十，为男同学宿所；另有一房，筑有土炕二，为女同学宿所。接洽妥当

后，乃返车站，偕同学齐赴一中，由校役于附近餐馆预备晚餐送来。食毕，赴校长室，商酌明日行程。以旅途辛苦，且赴晋祠之汽车尚未商妥，故改为明日在太原城内游览。返室后，作家书报平安抵并，时已11时许，乃就睡。

4月9日 星期一

昨晚虽11时许始睡，但今晨6时许即醒，匆匆盥洗毕，即鹄候女同学们起来一同早餐后出发。早餐后已8时余，遂先赴山西大学，由注册主任刘仁厚招待。该校为李提摩太以山西抚恤庚子被难教士之款所办，初颇有名，清末之新学书，多有山西大学堂所译编者，但现下办理殊不见佳。闻校长王氏，学问尚佳，每星期之首，须为工学院诸教授讲解一星期内各学科之内容，可见诸教授程度之差，至于文、理、法科，更在工科之下。在大楼内及楼下小庭中，各拍一团体照，以为纪念。旋至民众教育馆，馆即设于旧文庙内，包括图书馆、博物院及古物陈列所。卫聚贤所领导发掘之万泉县汉汾阴后土祠遗址及新石器时代遗物，皆藏于此馆内，其中有一石制之男根，其新石器时代生殖器崇拜之遗迹欤！抑一时游戏之作欤！大成殿内陈列祭器及乐器。博物院分动、植、矿三部，以大蟒蛇、大红蟹，及畸形羊、猪为最有趣。古物陈列所有科举遗物（如考卷、题名录、夹带等物）、前清冠服盔甲、石铜佛像、碑碣、古钱等，远不及故宫之富，然亦颇有趣。余忽生一念，以为将来在故乡不妨也设立这样一个小规模的古物陈列所，然规模虽小，仍非私人之力所能办到也。在大成殿前拍一团体照。旋至女师参观。返一中用膳后，清华校友常绥青君来，偕赴省政府参观，在假山上可鸟瞰太原全景，在山下自省堂前拍一照。自省堂为阎锡山办公之处，屋瓦是黄色琉璃瓦拼成“自省堂”三字，墙上有三大“中”字即阎氏中庸主义之意也。旋至傅公祠，在碑林畔拍一照。傅公祠系祀傅青主者，平时不准闲人入内，此次以事前由学校去信接洽，故得方便。后赴一师，遇及[清华]太原校友分会主席张君，系1926年留美生，在哥伦比亚专攻体育，得有博士衔，现在山西大学任教，约我们明晚聚餐。参观一师后，赴井盛园，吃了几样山西菜（醋熘白菜、拌滤鸡、炒油肉之类），共费去5元余。由餐馆出来，与郑君采办明午野餐用之面包、牛油、果子酱、香肠、牛肉、油焖笋、白梨之类。我又买了瓶腹泻药，大概是车上着凉，今天泻了四五次，明天再这样，晋祠游不成了。

4月10日 星期二

昨天在省公署时，马君来复信云去晋祠汽车已接洽好，今晨8时来一中相接，此系公家汽车，不必出费，可给汽车夫一二元小费而已。不料汽车9时半才来，由首义门经汾河桥，桥颇长，须时3分40秒始通过，11时许抵晋祠。由金人桥至圣母庙，旋至朝阳洞，乃在朝阳洞前“晋源古柏第一章”石刻之旁，爬到古柏上拍了一照。晋祠为祀唐叔虞之祠，庙门深闭，不能入内，乃在庙前拍了一照。旋赴圣母庙前之难老泉畔拍一照。水由神庙下来，颇为清冽，有“晋水第一泉”一亭，临于其上。据云，晋水所经灌田数千顷，即发源于此。山西仅有晋水流域可种稻田，庙前数百武有周氏之“在田别墅”，中有大理石雕刻之河马、卧龙、比丘。在朝阳洞野餐，并购得唐碑一份，旋赴“贞观翰墨”亭观唐碑。下午2时返城，至鼓楼参观晋绥物产陈列所。晚间应清华同学会之召，去并州饭店聚餐，校友中之女性仅马太太一人。返一中马君已有回信，谓长途汽车明晨5时来接，票价原为180元，现言明减为146元5角。

4月11日 星期三

晨4时许即起身，5时半动身，告别崔校长，此次承其殷勤招待，盛意殊可感也。6时余抵汽车站，购票又生纠葛，据云包车须纳15人之票，价计168元，否则仍须添入他客2人，后乃言明仍包车，但减为160元。修车玻璃，又费一小时余。北赴大同，沿途道路崎岖，颠簸颇甚，加以昨夜睡眠未足，精神不爽，中午在阳明堡进食。由阳明堡以北，车行雁门山中，群冈起伏，汽车路依山势盘旋而上，斜度颇高，且道旁左临峭壁，右濒深谷，依窗外瞰，殊为惊心骇目，然溪水一湾，峦峰若屏，风景殊不恶。车过雁门关时未停，至广安站已在山麓矣！乃下车休息，并拍一照。由此以北多为平原，道路平坦，余亦入睡。5时许抵大同，借宿山西省立第三师范。长途跋涉，风尘满面，赴云华池洗澡。余在温州时，皆在家中洗澡，频年沪平读书，则皆在校中浴室，此次实为平生第一次在商人主办之浴室洗澡也。晚餐在兴隆春用膳。返三师后，将明晨早餐及雇驴事接洽妥当后即安睡。此间天气甚为寒冷，室内非火炉不热，出门时足趾觉僵，与北平冬日无异，将丝棉袄与绒衫都穿上而仍觉冷，然已无衣可穿，将线袜二双一齐穿，仍觉足寒。晚间写家信一封。

4月12日 星期四

今日往游云冈，此为本次旅行之主要目的地。晨6时即起身，与杨君赴街上购买点心，预备午餐之需。8时许出发，本拟全体骑驴（每驴仅3角），后以仅雇到9头驴，乃添雇轿车二（每车1元5角）。云冈距大同府城30里，驴行殊缓，沿途两岸荒土，墓碑累累，殊为凄凉，朔风吹襟，令人作寒噤。至观音堂已达半途，下驴稍息，乃再起行。涉二小溪，远见一山，横壁如屏，山洞罗列如蜂巢，即云岗山。石佛寺之蓝色琉璃瓦，反映阳光，风景殊佳。至寺前下驴，返首而望，轿车尚远。余乃独自至寺后山巅，绕山一周，山上有黄土杂岩石所筑之土城。下山后，则同学们皆已在寺前小店中进午餐矣！匆匆食蛋糕、饼干及白梨后，即与陈超君赴寺参观。先在寺前山门外独摄一影，后至寺中，由庙祝引导，先往观中央第一大窟，窟中之佛像凡5丈2尺5寸之高，新近装修，金碧煌煌，古趣尽失，殊为可惜。又至第2窟，即为正殿，有大支提，四壁又刻石像，亦遭修饰。第3窟乃放置杂物之所。第4窟亦然，稻草满地。第3窟且有石碓。由边门出，参观第5窟至第9窟，即“五佛洞”也。第5窟前有一石碑，为民国九年历时中撰，志光绪17年装彩五佛洞之事，五色绘彩，堪增恶俗相耳。至寺西新筑赵承绶云冈别墅稍息，余不欲错过时光，即与陈超君同赴西部参观诸窟。西部五大窟，佛像皆甚大。先至第5窟摄一影，即最常见之云冈大佛，高40尺。其他三窟皆在洞中，不易摄影。第1窟、第3窟皆已混入民房。第2窟以房主人未至，竟不能入室外一观，由民房墙上内窥，见佛像为民居煤火所熏，作浓黑色。再西则为小窟甚多，西廊诸窟古趣甚浓，令人流连不忍舍去，亦摄影二三张。乃由村庄城堡上将西部诸窟作鸟瞰式之摄影。参观东部诸窟时已4时许，诸同学皆不耐久候，欲先返城，惟我与陈君落后。东部大窟，工程颇大，但仅刻成中央之大佛像，似乎中途停工者。东为碧霞洞，又东为寒泉洞及石鼓洞，以频年失窃佛头甚多已加堵塞，余乃于洞口摄一影以为纪念。又赴大洞西方之灵岩寺洞，失窃佛头甚多，壁上有黑色题字“民国十八年七月廿九日失去六个”，红色题字“民国十八年十一月二日失去九个”，蓝色题字“民国二十年高接冯点此洞失去七个”。前二者在支提东面，后者在支提西面，所失去佛头之遗痕上，皆以黑、红、蓝色标志数字。余颇惧数十年后，云冈石窟将与圆明园同成为纸面上之陈迹也。乃与陈君及张君在驴上摄二影，始作归计。抵一师已7时许矣！云冈石佛之厄运为：（1）受风雨之剥蚀；（2）人工装饰，不仅



新装时将佛像恶俗化（如中央诸大窟），且日久后涂抹上来之石灰及色彩落去，露斧凿痕（如西部诸窟），所谓欲爱之反以害之也；（3）当地居民不知爱惜，作为民居使佛像为煤火所熏；（4）盗卖佛头者之凿取。若不设法保护，殊为可虑。晚餐后赴街上购一铜香炉，9时许赴平绥车站。原定夜1时开行，但以兵车过多，至3时许始开行。在车站中鹄候，寒气迫人，幸站长允许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内烤火。我坐在铺盖上睡着了，车抵站时被人唤醒，上车后又睡着了。但是总不能安睡，时常被震醒。

#### 4月13日 星期五

晨9时抵张家口。由杨、郑二君接洽住宿，我们在车站候车室中等候，无事可做，买些烤白薯当早点，玩玩扑克牌。二君回来说，张垣教育机关多在上堡，离车站甚远，故已定交通旅馆三个房间，计一天洋3元。安置行李，洗手擦面，一直弄到正午始告一段落。乃赴对面之万福春午膳，共费去7元半，为旅行以来最侈奢的一顿饭。饭后唤定洋车，租了一个下午，允7时以前返栈，车价每人5角。先赴赐儿山云泉寺，在寺中前殿摄了一影，至后殿，在喷玉泉（即水洞冰洞）前喝茶，又摄了一影。在寺中休息了好一会，读读洞旁的诗及对联。下山后赴中山公园，昨晚未能安睡，我在车子里竟打起瞌睡来。中山公园无什么可观，乃与朱君赴口蘑店买口蘑及葡萄干。因为人很疲倦不欲多跑，即返旅馆。晚餐亦在万福春，费洋8元。与杨、郑二君赴市购面包、果子酱、牛肉、香肠、冬笋及梨。此间市况较大同远为繁华，与太原府可以相埒。返栈后即睡。

#### 4月14日 星期六

昨日已询知火车于今晨7时许即开，所以预先吩咐茶房要在6时便喊醒我们。连日困倦，虽床上有臭虫，被啃几口，但睡得很舒服。被唤醒后，勉强起身，匆匆用膳。赴火车站始知火车误点，在候车室鹄候数小时，至11时车始开行。下午3时许抵康庄，谓火车昨日脱轨修理未毕，等了一小时余始开行，抵清华园已8时许矣！唤洋车仅得二乘，不够用，乃向附近煤栈中借得运煤车一辆，大家乘运煤车返校，兴致很好，高唱“西山苍苍”的校歌，便在这歌声悠扬中通过了校门。我至五院门口下车，将行李拿回房中，今宵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宵了。

案头有王芸生先生来信，允许将前次去稿登载。为之一喜。又梁方仲君一信，欲阅我所作之毕业论文，余此作尚未脱稿，殊为赧然，待明日复信。

4月15日 星期日

今日补记春假中之日记。午餐后邀徐贤修、吴景荣、刘昌镛诸同乡来喝汾酒，吃葡萄干。午后去洗澡，前星期六离校以前曾去秤过，计116磅，今日一秤轻了2磅半。晚间预备明日的法文，已多日未见面了，颇觉生疏。像云畴所说的，第二外国语是养不熟的狗，一放手它又逃走了。

4月16日 星期一

写信二封，一答复梁方仲君，一为家信报告旅行平安归来。下午拍网球，晚间杨凤歧请客，在前工字厅，这是旅行团的末次聚餐了。回来后，王、李诸同乡来喝汾酒，10时许始去。

4月17日 星期二

晚间邀同乡数人，喊了两样菜，再弄一碟口蘑白菜，喝些汾酒。

4月18日 星期三

阅书：王庆云《石渠余记》。下午拍网球。

4月19、20日 星期四、五

阅书：《清宫史略》。下午拍网球。

4月21日 星期六

阅书：Gooch, Modern History of 1885-1913 [古奇：《1885—1913年现代史》]。

4月22日 星期日

预备法文。旅行归来已一星期，一点事情也没有做。近半月来，外交局面又有些变化。黄郛赴赣，庐山会议对于通邮、通车，似有解决之势。但前天日本外部的发言，过于露骨，惹起各国的反感。中国也年年可以利用这局面，暂时延搁通车、通邮的问题，力图联络欧美各国。如果屈服于日人的威吓，则前途甚危险。中央对于此事，似已决定方针，

春假来蒋廷黻应召赴庐山，与蒋介石密谈，或即为决定此次局面之对策也。

4月23日 星期一

阅书：《1885—1913年现代史》（全书149页，完）。

4月24日 星期二

续写毕业论文1000余字。糟糕极了，旅行回来已一星期余，对于毕业论文却全然不肯动笔续写。这是强压的工作，因之心中总觉得有点不服气，想把他宕延下去。同时又因这是毕业论文，不得不郑重其事，有时更假装慎重，不能轻易动笔。别的事情搁下不做。弄得半年以来，一事无成！真的可叹复可笑！

4月25日 星期三

为了《晋祠铭》的考证，又费了一天的工夫。傍晚遇刘古谿，新自日本旅行返国，张宗燧亦在侧。

4月26日 星期四

续写毕业论文1000余字。

4月27日 星期五

在书库中翻旧报纸，忽得到民国七年一月五日普济〔号轮船〕失事的记载，费了一天的工夫去选抄这些记载。

4月28日 星期六

学校运动会，停课一天。上午入书库阅旧报纸，检查民国七年12月18日广济在温肇事的记载。下午拍网球。晚间在景荣房中闲谈。

4月29日 星期日

今日是学校纪念日，坐不下去读书。上午骑驴到燕京去，邀学德、德煊来参观夺旗。下午看女子排球及化装表演。晚间至吴春晗君房中，与吴君及梁方仲君商酌组织史学社事，以后又谈谈旁的事，到了11时许始返舍。至于游艺会，未去看。

4月30日 星期一

续写论文2000余字。

## 5月

5月1日 星期二

续写论文1000余字。

5月2日 星期三

续写论文2000余字，下午觉倦，依枕小寐，竟至4时许始醒，睡眼婆娑，不能写东西。到图书馆中乱翻杂志。晚间10时许即睡，但胃病又发，辗转反侧，至12时许始入睡。近来身体的多病使我觉到深切的苦痛，有许多事情想做，但一件事情也不能做。

5月3日 星期四

续写毕业论文1000余字。今日阅学校教务处通告，谓论文须于6月12日以前缴交，又须另抄一份存图书馆，纸张格式由学校规定，于合作社出售，又是一件麻烦的事，为之不欢。

5月4日 星期五

今日天气暖热，已带初夏气象，衬衫外只加一件单制服便够了。晚间上课，9时许始返，夜寒衣薄，又着了凉，半夜中腹痛不已，辗转床席，殊以为苦，薄旦始稍缓和，入睡未久又醒。十余年来的读书生活，旁的事情可说是一事无成，只有所谓文弱书生的病躯，即已养成了，可为浩叹！

接《外交月刊》社通知，前期稿费可得24元，按前期所登者仅全文三分之一，六七千字左右耳，稿费不算菲薄。

5月5日 星期六

续写毕业论文2000余字。

5月6日 星期日

续写毕业论文3000余字，叙述两湖减赋经过。以下各节、材料较多，易于着手写作。

5月7日 星期一

阅书：Chavannes, Le T'ai-Chan [ 沙畹：《泰山志》 ]，叙述关于崇祀泰山神的宗教信仰之发展一段，极佳。

5月8日 星期二

进城去。赴东安市场购旧书，再赴北平图书馆晤及刘节君，托其借出抄本《夷艘入寇记》，即在馆中办公室内校对。晚宿燕京同学会。

5月9日 星期三

至北平图书馆，以抄本《夷艘入寇记》，校申报馆本《圣武记》中之《洋艘征抚记》；又借出E. H. Parker [ 巴克尔 ] ( 1849—1926 ) 之 A Chinese Account of Prim War，即此书之译本也，译本出于1888年，即巴克尔在上海领事中服务 ( 1887—1888 ) 之时也。至下午6时许始校毕，赴北大，晤及巽庐、王明，仍宿燕京同学会。

5月10日 星期四

晨赴琉璃厂购书，12时乘车返校。这两天在燕京同学会中睡得不舒服，精神不佳，今天竟不能做一事。

5月11日 星期五

本学期的考试时间表已公布，论文要从早结束，以便预备考试。但打不起精神来写论文。

5月12日 星期六

以《防海纪略》校申报馆本《圣武记》，仅校一个下篇，上篇因已购得残本，故暂时搁下不校。

5月13日 星期日

预备法文。

5月14日 星期一

搜集论文材料。

5月15日 星期二

续写论文2000余字，叙述江西减赋经过。今日阅晨报，知清华今年留美生有历史2名，即美国史及考古学，详章未公布。

5月16日 星期三

续写论文2000余字，叙述安徽减赋经过，又将浙江减赋经过写了一半。这篇论文也许可以于本星期赶完。朱庆永来通知，史学社拟于本星

期日在城内骑河楼开成立会。

5月17日 星期四

续写毕业论文，关于浙江减赋经过。

5月18日 星期五

续写论文，关于江苏减赋经过。

5月19日 星期六

整理江苏减赋案之史料，又将统计表改作一遍，删去不必要的项目，以清眉目。预备本星期写完的东西，只好待下星期再说了。

5月20日 星期日

进城开会。上午至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发起人10人（汤象龙，吴春晗，罗尔纲，朱庆永，谷霁光，孙毓棠，梁方仲，刘隽，罗玉东，夏鼐），除孙毓棠在津未来外，其余皆已到会，商酌会章及进行方针。下午继续讨论，至3时许始毕，定名为史学研究会，推选汤象龙为主席，约定下月17日再行大会，乃散会。赴太庙观铁道展览会，尚未开放。赴中山公园观牡丹。旋赴东安市场购旧书数册，乃乘车返校。

5月21日 星期一

续写论文。

5月23日 星期三 <sup>(34)</sup>

晚间历史学会开会，欢送蒋廷黻先生出国及毕业同学离校，至10时余始散。

5月25日 星期五 <sup>(35)</sup>

上午续写论文。下午赴燕京托陈凤书借出江、浙二省府志6种。论文只剩结论及参考书目了，希望明天能结束。

5月26日 星期六

续写毕业论文，正文已完，只剩参考书目。午餐承同乡相邀聚餐，欢笑殊洽，旋在校园中照相及拍网球。晚间观游艺会。

5月27日 星期日

今天写完毕业论文，放下笔来，嘘了一口气。这半年来被这件事情累死了，时常不肯提笔写这论文，又以不能做旁的事情空耗费了许多时间。全篇共4万余字，是有生以来所写的文章中最长的一篇了，但是不满意处仍很多，文笔又是拙劣，真叫人丧气。下学期假使找到适当的职业，还是多读书少写作为佳。至于这一篇论文，待装订好即交进，将来有空当领出来自己誊抄一份。晚间观电影《残春》。

5月28日 星期一

整理宋辽金元史笔记。校阅毕业论文。

5月29日 星期二

整理希腊史笔记。

5月30日 星期三

阅书：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100余页。

5月31日 星期四

阅书：《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200余页（全书共384页，完）。

将毕业论文交进，乘便与蒋廷黻先生谈毕业后的问题，他劝我进研究院，说今年机会很好，这一班里进研究院的很少，将来希望较大，如继续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将来可赴伦敦经济学院去研究。又谓现在研究院章程已改，二年即可毕业，惟本校毕业者亦须经过考试，但谅无困难，劝我勿气馁。至于留美保送除二助教外，尚有余额，亦可设法。但留美须依指定科目读去，不若研究院毕业者之自由。至于找职业亦可设法，社会调查所现正扩充组织，可将本届论文交与陶孟和先生审阅，调查所中，如努力工作，前途亦颇远大。至于毕业论文，或可即为介绍与调查所刊物中发表。谈话回来，颇觉满意。

## 6月

6月1日 星期五

今日法文课，梁宗岱先生没有来。打电话给杨女士，说今年法文不考了，依平时成绩批分数，又少了一件事情，颇为喜悦。

6月2日 星期六

写家信一封，用了9张信纸，报告下学期的计划及暑假留校的要求。

阅书：Rostovtzeff,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 [ 罗斯托夫采夫：《古代世界史》 ] 五六十页。

6月3日 星期日

阅书：Breasted, The Conquest of Civilization [ 布雷斯特德：《文明的征服》 ] 100余页。此书以Ancient Time [ 《古代》 ] 为蓝本，稍加修订而成，故大致相同，惟写成较后，故有新材料加入较之更佳。

6月4日 星期一

阅书：布雷斯特德：《文明的征服》100余页。

下午将暑假旅行相片，贴在相册上。交进目录学考卷。

6月5日 星期二

阅书：布雷斯特德：《文明的征服》100余页。

6月6日 星期三

阅书：罗斯托夫采夫《古代世界史》100余页。

6月7日 星期四

预备明日宋辽金元史考试。

6月8日 星期五

考试宋辽金元史，五题任做三题（做（1）（3）（5））。

（1）问南宋初年金人渡江南侵，其足迹约至今何地？因何而退？宋人反攻有无成绩？当时有将几人？

（2）问金世宗之盛治，试就所知条列述之。

（3）问宋代文艺学术空前绝后者约有几端？试略述之。其致盛之理由何在？

（4）问蒙古初起时中国内外蒙古、新疆及西部土耳其斯坦有何部落及国家，试略述之。

（5）蒙古人征欧洲军事成功非常之速，其理由何在？试条述之。



6月9日 星期六

希腊史考试。

(1) Athenian Constitution under the Rule of Pericles [ 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宪法 ]

(2) Secondary questions [ 辅助题 ]

① The leaders of Athenians during Greco-Persian War [ 希波战争中的雅典领导人 ]

② The immediate cause of Persian Expedition to Greece [ 波斯出兵进攻希腊的直接原因 ]

③ Who was Polybius and what was his work [ 波里比阿是什么人？他有什么著作？ ]

④ Submission of Athenians after the Peloponnesian War [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人的归顺 ]

6月10日 星期日

阅书：罗斯托夫采夫《古代世界史》。

下午赴燕京，晤及德煊及学德。返校时途经成府，与祥第购了两只鸽子，共费2.6毛，预备明天交三院烹饪好了大嚼一顿。

6月11日 星期一

阅书：罗斯托夫采夫《古代世界史》（全书400页，完）。此书插图甚多，为其特色之一，叙述亦清楚，关于史事之解释，有时且胜于布雷斯特德。

晚餐赴朱庆永等之邀，在工字厅聚餐，在座者有朱庆永、谷霁光、杨绍震、吴春晗、许亚芬，连我一共6人。餐后在杨君房中打桥牌，10时许始返舍。

6月12日 星期二

温习西洋上古史。

祥第、贤修都要回家，看见别人喜气洋洋，自己却是有家未归，未免恍然伤神，但是根据前年暑假留校的经验，也仅是这几天难过而已，以后也便会淡然处之的，忍耐几天的苦吧！

6月13日 星期三

祥第今天回去了，上午10时送他出校门，自己连一年一度的返家也办不到，细思殊觉黯然。返舍后不能读书，乃赴蒋廷黻先生处。据云，毕业论文已阅过，做得颇不错，但希望修改后再发表。又说我的文章的弊病，一在贪多，因之屑琐散漫，不能擒住主要点去发探，所以这一篇4万多字本子，最好能删成3万字左右；二在文气不尊重，常夹杂报章杂志通俗文章的油腔，学术论著应严肃一点。又指出篇内有一处以江苏情形推论全国，中国各地情形不同，此种推论太危险。至于社会调查所的事情，本星期当往接洽，或先函商，但何时能切实答复则无把握。论文修改，可俟暑假后再作。

6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送贤修返里，温习上古史。下午拍网球。晚间在前工字厅，与本届历史系同学聚餐。

6月15日 星期五

阅书：《文明的征服》100余页。

6月16日 星期六

阅书：《文明的征服》100余页。读这书时想读过一番便不再读，故一面翻阅，一面即默记，因之读得很慢。未阅之书尚多，此后非加速不可。

6月17日 星期日

进城参与史学研究会，决定出版刊物。下午赴北大，晤及克宽君，略谈数语，即赴太庙参观铁展。旋赴东安市场购旧书数册，即返校。

6月18日 星期一

阅书：Shelley and Krey, Medieval Founda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 谢利、克雷：《西方文明的中世纪基础》 ] ( 全书582页，至25日阅完 )。

6月19日 星期二

阅书：谢利、克雷《西方文明的中世纪基础》。

下午与刘古谔、张宗燧、宁有澜、董文立同赴燕京，应陈凤书之邀，聚餐于燕京东门外餐馆，大家都是光华附中同班毕业的，侥幸的能

够再叙一处，现在毕业后，更不知后会何时了！宁君已决定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陈君下学期毕业后拟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刘君拟赴日本庆应大学，张君正在预备考留美，反顾自己的前途，顿生渺茫之感。

6月20、21日 星期三、四

阅书：谢利、克雷《西方文明的中世纪基础》。

6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10时行毕业礼。来宾演讲是胡适。4年前在光华时曾听过他在毕业礼中的致辞。这次也不外那套陈话。说“自己有三张药方，好比观音赐予孙行者的三根毫毛，可以给你们将来救急用：（1）多找出几个问题，以作研究；（2）多弄点业余的玩意儿，在职业外发展自己的天才；（3）要有自信心，自强不息，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实则根据自己这几天的经验，毕业即同失业，什么也谈不到。胡适所说的，依旧是局外人的风凉话而已。

6月23日 星期六

阅书：谢利、克雷《西方文明的中世纪基础》。

6月24日 星期日

这一星期，只阅了一本582页的谢利、克雷《西方文明的中世纪基础》。

6月26日 星期二 (36)

写了一封家信，又写信给贤修及祥第。

6月27日 星期三

阅书：田农《西洋史表解》。

6月28日 星期四

下午陈巽虞来，陪他闲谈了一个下午。

6月29日 星期五

阅书：《西洋史表解》（共322页，完）。替他修正了许多误点。  
阅Ely, Outline of Economics [伊利：《经济学概论》]。

又生病了，肚子作怪。

6月30日 星期六

阅书：伊利《经济学概论》。

身体不爽，9时半才起身到医院去看病。

## 7月

7月1—3日 星期日—二

阅书：伊利《经济学概论》。

7月4日 星期三

阅书：李季《我的生平》第1册（272页，完）及第2册首章，系其自传，至留德时止。以下尚有二章，系批判胡适之实验主义及《中国哲学史大纲》，有暇当续阅。

昨晚饮了一杯咖啡，夜间辗转不能入寐，到夜半1时余始睡熟，胃病尚未愈，又加上失眠，其苦可知矣。

7月5日 星期四

下午与赵恕及德煊散步闲谈，竟花了一个下午。这样耗费时光，太不应该。这两天病已稍痊了，正该努力补足因病耗去的时光。

7月6日 星期五

阅书：伊利《经济学概论》（全书866页，完）。

下午王棣的两个弟弟老五、老六由沪北上，陪他们游览校舍，花了整个下午。

7月7日 星期六

涉猎：Fairchild、Farniss、Buck, Elementary Economics Vol. I [ 费尔柴尔德、弗内斯、巴克：《基础经济学》卷一 ]。此书较前书内容切实，材料较多，惜篇幅过多，二卷合1200余页，殊无暇精阅也。

7月8日 星期日

涉猎：费尔柴尔德、弗内斯、巴克《基础经济学》卷一及卷二。

7月9日 星期一

阅书：Munro, Government of Europe [ 芒罗：《欧洲的政

体》]。

下午学游泳，前星期五曾试游一次，今天是第二次，钻进水中依旧半沉半浮。晚间偕德煊至登梅处，饮酒划拳，喝得脸孔热烘烘，竟不能读书。

7月10日 星期二

阅书：芒罗《欧洲的政体》。

下午至蒋廷黻先生处取回毕业论文，预备修改一番，蒋师允为介绍《清华学报》上发表。又谈及社会调查所事，据云今年与中央研究院合并，现方谋裁减，不添收人员。进研究院问题亦曾谈及，劝我第一年以全力读完学分（24学分，包括清代学术史），暑假三个月以全力预备初试（注意政治制度及学术思想，如清代官制、科举制度、升降办法、康梁思想背景等）。9月初旬开学时即可举行初试，第二年专力毕业论文，并提示毕业论文题目：（1）清代贵胄（一、二品）之出身（贵，富）；（2）清代督抚之分析（出身，职权等）；（3）清代御史制度（或限于对外交问题之见解及其效果）；（4）清代驾驭藩属之政策；（5）清代满汉势力之消长；（6）清代军机处之始末（组织，职权，人员，变迁）。

7月11日 星期三

这两三天气候过热，温度在110度左右，据报载北平城内热毙19人。

7月12—14日 星期四—六

阅书：芒罗《欧洲的政体》。

7月15日 星期日

阅书：芒罗《欧洲的政体》（全书819页，完）。

云畴来谈，拟早日南返，以便就近接洽谋事。论及谋事之困难，愤慨异常，谓如不能得一枝栖，将设法赴日本学法律去。

7月16日 星期一

涉猎：张慰慈《政治制度浅说》。

7月17日 星期二

阅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卷上，200余页。其书对于考据方面，虽不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然关于叙述各家之哲学系统，却远胜胡氏，在现下此类著作中尚罕其匹。惟对于哲学与当时环境之关系，除概论当时社会制度之变迁外，尚未能作更进一层之分析。陶希圣、李季、叶青诸氏之作品，或可以补充此缺陷。

7月18、19日 星期三、四

阅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卷上（574页，完）。

7月20日 星期五

进城报名。上午检验体格，人颇拥挤，检毕赴法学院，已过12点。乃赴姜善君处，述及报考时借宿，承其惠允。下午报名手续毕后，即赴东安市场购书数册，乃返校。

7月21日 星期六

阅中国哲学史讲义。

傍晚偕德煊及赵恕至燕京，9时许返校。

7月22日 星期日

阅中国哲学史讲义。

云畴昨日进城，今日返校。据云已决定二三日内南返，谋事尚无头绪，须赴京、杭面洽。

7月23日 星期一

将中国哲学史温习一遍，即作一结束。明日起预备中国通史。

7月24日 星期二

阅书：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第一册。

7月25日 星期三

阅书：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首三章。

吕氏之作，在古史论战之前，故信古而不加怀疑。缪氏之作，虽在古史论战之后，而笃信经传，虽将唐、虞以前归入传疑时代，仍信唐、虞、夏之史迹为确有。为学固须自有主见，然不应泥古而不化，吕作平凡，缪作泥古，皆非所取。然在地下材料未能充分发现以前，新派史学

对于殷周以前之史迹，亦只得搁笔。

晚间看电影卓别林《从军梦》。

7月26日 星期四

温习雷海宗中国上古史笔记。

晨送德煊离清华，他已租大森公寓。返室后写信二封。

7月27日 星期五

阅书：《白话本国史》第二册。

7月28日 星期六

阅书：《白话本国史》第二、三册。

7月29日 星期日

阅书：《白话本国史》第三册。

29日吴晗君来，谓广西桂林专修师范欲聘一文史指导，月薪160元，欲邀余去。余欲继续求学，乃婉却之，然吴君盛意殊可感也。

7月30日 星期一

阅书：《白话本国史》第四册。又预备法文。

7月31日 星期二

进城，先赴达教胡同大森公寓，晤及德煊及小同。旋同赴北大，晤及倪克宽及王明。返公寓后，将行李搬到法学院姜善君处。明天即要考试了，法文两个多月未读，不得不临时抱佛脚，10时余始睡。

## 8月

8月1日 星期三

考试国文，党义及第二外国语。由法学院搬回大森公寓。

8月2日 星期四

考试英文。租得一部自行车，以便往返。这是第一次在城内骑车，在洋车、汽车、电车、自行车队中奔驰，虽觉得意，然心中未免悸然，常惧失误。下午赴北平图书馆阅书。

8月3日 星期五

考试中国哲学史及经济学概论。

下午返校，本拟乘自行车，后以天阴欲雨，且连日睡眠不足，身体颇倦，故乘公共汽车返校。得贤修来信，知十中事已无望，也好，省得踟蹰不定，现在决心读研究院罢。晤及古谿，据云明天将南返，谈到10时许始别。他要我在题词本上题字，我题了下列几个字：“近来我越弄越糊涂，对于自己的将来，没有什么的期望，更想不出什么话来勉励老兄，不过，我们是六年同学，三年同舍，一旦分袂，未免依恋难舍，让我们记住这一段友情罢！易卜生说‘旧的友情不会生锈的’，希望这不是一句谀语。”

8月4日 星期六

又进城，考试西洋通史。

8月5日 星期日

考试中国通史及近代政治制度。

连日胃病又发，饭后腹中作痛。睡后，天未亮又以腹痛而醒。身体衰弱至此，为之一叹！万事无成，而病魔已缠身，数年来努力之结果，如此而已。

8月6日 星期一

考试清史。

下午与姜善君同赴大森公寓，王棻昆弟皆在寓内，遂与之同赴北大，晤及倪克宽君，一同赴北海游览。晚间去公寓弄牌，至天亮始罢。

8月7日 星期二

上午返校，在青年会候车，竟倚几睡着，10点钟一班贻误，改乘12时一班返校。下午熟睡至7时半始醒。晚餐后，10时许又睡。身体衰弱至此，出于意料之外。

8月8日 星期三

10时许始醒，在图书馆杂志室阅书，精神甚为委顿，不能读书。得家信劝吾返家，就十中事，但十中已无望，家中未悉情况，故有此语。

阅书：中译本箭内互《兀良哈及靺鞨考》。



8月9日 星期四

阅书：《中国通史纲要》第1册。

8月10日 星期五

阅书：《中国通史纲要》第1册（全书418页，完）。

8月11日 星期六

阅书：Botsford, A History of Rome [ 博茨福德：《罗马史》 ] 100余页。

8月12日 星期日

阅书：《罗马史》200余页（全书352页，完）。

听说今年招生注重体格，凡患沙眼者将予摈斥，未免不安。为了这小小的眼症，竟使我遭受多少麻烦，希望这一次不要再给我一个致命伤。前星期听说，梅校长曾发表讲话，这次研究院招生不仅视成绩优劣，兼视校中否有导师而定。自己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下学期恰无此种导师，不要又从这里发生麻烦，我心中非常不安。如果连研究院也不能考取，将有何面目回家，尤其冤枉的是被摈的原因，不是自己的不努力，是被一些不相干的小事而贻误，更觉满怀悲郁，好在20日放榜，离今仅一星期，希望命运不要给我以过分的打击。

8月13日 星期一

进城报名，颇惧以沙眼遭摈，幸以症状尚轻，半年以内可以治痊，故允许报名。惟检查心脏时发现Klappenfehler [ 心脏瓣膜症状 ]，据云症状尚轻，但此后无论运动及读书，皆宜节制，否则将增重，百事无成，惟病症日增，可为浩叹！小张表示下学期要搬去与钱伟长同住。

阅书：Rostovtzef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Rome Empire [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 ]。

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试委员会发的准考证：报考生公字第330号，择定在北平应考“考古学”门。

8月14日 星期二

阅书：《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此书颇佳，惜以时间匆促，无暇详阅矣。

8月15日 星期三

阅书：Botsford, Source of Book of Ancient History [ 博茨福德：《古代史资料》 ]。仅稍加涉猎而已。

留美考试报名快要截止，小张还没有去报名，今天他对我说，决定不去报了。询问他为什么缘故？他说：预备来不及，准是没有希望的，又何必空费工夫与报名费呢！下午他到钱伟长那儿弄牌去了，看他悠然自得的情状，我真有点后悔自己空寻烦恼。这次预备考研究院已费了一月多的时间，现今只剩下二星期的工夫，虽说所考的东西多已读过，但是留美的标准，自然要高，预备的不充分，如何会有录取的希望？我若早知道小张的计划，我也要随和他，放弃了留美考试，现在已经报名，只好努力干去！

8月16日 星期四

阅书：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之政治及历史》（198页）。陶希圣《辩士与游侠》（98页）。

8月17日 星期五

阅书：Kroeber, Anthropology [ 克罗伯：《人类学》 ]。

其中论及言语与其他文化因子之联系性，颇可为近来讨论欧化语者之参考，即对于大众语的争论一问题亦不为小助。言语是同文化有联系性的，欧洲的文化既已搬进中国来，则欧化语是免不了的事情，尤其语汇方面，新名词添增不少。结构方面虽亦受影响，但比较不易，此皆为自然之势。至于大众语问题，我以为是大众是否有能力创造大众语的文学，而不是现在冒充大众语作家者假装不三不四的大众语文学。大众的文化一般地升高，侵入文学中便会使文学自然地大众语化了。

8月18日 星期六

阅书：克罗伯《人类学》。

8月19日 星期日

阅书：克罗伯《人类学》，西村真次《人类学汎论》。

8月20日 星期一

阅书：柳诒徵《中国文化史》。

清华研究院考试的结果，今日已决定了，不过名单要等明天才发

表，心中忐忑不安。平生所经考试为数不少，从未有如此考试之不宁者。最大之原因，由于落第后即无处安身。从前由小学考初中时，系借三房堂兄夏时文凭，如不获准，可以回到小学去读。初中升高中时，保送5名，故敢赴沪报考光华。高中毕业时，亦可直接升入大学部，故投考燕京时亦无所惧。燕京转学清华时，情形亦然。惟此次孤掷一注，落第后即不能续学，故格外不宁。且此次所考之科目，10种之中，党义、中、英、法4种外，其余中西通史及经济学则一二年级时读过，大半忘记，中国哲学史，近代政治制度，清史，则为在校时从未读过者，故心中更为杞忧。考试后，虽觉成绩尚过得去，然不见得十分优异，故忧心更炽，听说明天下午始发表，这24小时真够我捱了。

8月21日 星期二

今天公费留美生考试开始。上午考试国文：

(1) “近年来吾国建设之成绩”，“论效率”（作文，二选一）。

(2) 《左传·宣公十二年》“栾武子论楚非骄老”一段（译白话）。

下午考党义：

(1) 复决、创制、罢免之制度在欧美各国所用以补救民主政治之成效如何？民权主义之特色是否改普通选举权？复决、创制、罢免三种直接民权之采用，若另有其特色，试述其要，然后论民权主义中之四种民权之运用方式与德、美、瑞士所采用者之异同何在？

(2) 试述中国贫弱之根源及其补救之方策。

4时许考场出来后，至第一院观新生名单，仍未出来。返室阅书，至6时许许进晚餐，拟乘便往一院再看，至楼梯口遇小张，云已发表，历史系仅一人，已遭录取。大喜过望，驰往一院，索得新生名单，研究院凡15人，历史、物理、经济皆仅1人，政治系2人，中国文学系3人，外国文学系7人，其中清华出身者8人。返三院进餐后，回到宿舍，吁口气，一颗心儿今日才放下。

8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考试英文：

Composition: Now I have prepared my special line of study or profession [ 作文：我已准备好我学习或从事的专业领域 ] ；

Translation (Paragraph in China Critic) [ 翻译 (《中国评论家》中

的一段) ]。

下午考试法文：中法互译及法文作文（成绩不佳）。

昨天因为高兴，晚餐多吃了一些，夜半忽胃病又发，辗转不能成寐，平旦始入梦，而7时半之钟声又催人起身矣。精神不振，幸今日之科目不大重要，否则殆矣。下午考试完毕后返室，依枕假寐，竟即入睡，6时许始醒。晚餐食挂面以易于消化也。10时许即睡。

8月23日 星期四

考试中国通史及西洋通史，题目尚不难，惟详尽惬意亦不易。

中国通史题（七择六）：〔37〕

（1）齐威王以后齐王之兴衰始末；

（2）唐以前之统一首都多在长安，以后多在开封及燕京，何故；

（3）宋代对外不振之原因；

（4）明代宦官擅权之原因及概况；

（5）秦之新设施有何种为汉所完全接受，孰为部分接受，孰为完全放弃；

（6）唐代治理外藩之政策。

西洋通史题：

（1）欧洲文明是否将来必广被全球，有何证据；

（2）欧洲大战以终结战争为言，是否已达目的，并叙证据；

（3）意大利及日耳曼不统一之原因；

（4）释名（Maid of Orlean [ 奥尔良女子 = 圣女贞德 ]，Henry V [ 亨利五世 ]，Michelangelo [ 米开朗琪罗 ]，Petrarch [ 彼特拉克 ]，Machiavelli [ 马基雅弗利 ]，F. Bacon [ F. 培根 ]，R. Darwin [ R. 达尔文 ]，Abelard [ 阿贝拉尔 ]）。

8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考试中国上古史，凡四题择做三题：〔38〕

（1）中国先史时代；

（2）殷虚文字；

（3）释名（凡10，如：北京人，小屯期及仰韶期，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竹书纪年之今本、古本，古文尚书及伪古文尚书，张三世、正三统，职方氏，太初历，石鼓文）。颇难作答。

下午西洋上古史：

(1) 上古史多争论之故；

(2) 西洋上古史终点有几，其意义孰最宜，何故；

(3) 释名 ( Champollion [ 商博良 ] , Rawlinson [ 罗林生 ] , Schliemann [ 谢里曼 ] , Mommsen [ 蒙森 ] , Weyer [ 迈耶尔 ] ) ；

(4) 罗马帝制初期之军事及政治较以前之进步；

(5) 汉尼巴军事才干以外之志概识略；

(6) Ionia [ 爱奥尼亚 ] 在希腊史上之地位及 Ionian thinkers [ 爱奥尼亚思想家 ] 在西洋文化史上之地位；

(7) 西洋上古史上之 Semites Peoples [ 闪米特人 ] 及其特殊贡献。亦不易作答。

连日考试，除法文外，当以今日所考者为最难，答案不佳。

8月25日 星期六

考试人类学。

(1) Notable physical appearance of child of Nordic father and Negritic mother at twenty years age. [ 北欧日耳曼男性和黑人女性的子女在二十岁时的显著体质特征。 ]

(2) Give ethnographical account of five tribes. (Eskimo, Zulu, Aino, Inca, Iroquan etc) [ 五支部落文明的民族志资料 ( 爱斯基摩人、祖鲁人、虾夷人、印加人和易洛魁人 ) 。 ]

(3) Main type of Asiatic people and their serial classification. [ 亚洲人的主要类型及其进化序列。 ]

(4) Define the term (corrade, coup de poing, sib, mestizo, Hesper pattern). [ 名词解释 ( 侵蚀、双面手斧、亲缘、混血儿 ? ) ]

(5) Paleolithic cultures of southern France [ 法国南部旧石器时代文化 ]

题目虽不难，但自己所知道的知识太少了。考试已完，此事已算完了，希望极少。

写信给家里。在研究院未发表时，我曾幻想到如果研究院落第，今日留美考试一终结，当写信回家报告归期，将毕业论文修改后交去发表，便整装回家，此后便是无尽期的失业闲居。想到这里，万分惨淡，幸得结果未如此之恶劣，今天居然可以写信报告下学期计划，心中颇为

舒适。下午与景荣散步闲谈，至体育馆打篮球。晚间在范君房中晤及詹文讚君，又是闲谈。

8月26日 星期日

今天起整理毕业论文，删改后另行誊清，约需一星期可毕。在谷霁光处谈，听说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杨鸿烈也在这里应试考古学，这确是一个劲敌，南京方面的一个人不知是谁。又听说这次考研究院的成绩颇不差，很有领津贴的希望。

8月27日 星期一

继续删改毕业论文及誊抄，这两天共成一万字。

8月28日 星期二

继续整理论文。

8月29日 星期三

继续整理论文，这两天又成一万余字。不知什么缘故，这次的改作，很是矜持谨慎，不肯以怠慢对之，精神稍觉疲倦，即搁笔不写，一连四天，尚只改写二万字左右。

8月30日 星期四

整理论文。

8月31日 星期五

整理论文，共3万余字，已完。补交到注册部，算做研究成绩。工作已毕，拟休息一天。下午与小同、赵恕赴燕京，在德煊处闲谈，又在湖畔散步，秋月皎洁，斜挂树梢，灯影湖光，风景可人。旋至东门口购得花生及香果，拿回去大嚼，风味很不差。晚间即宿燕京客房中。

## 9月

9月1日 星期六

阅书：柳诒徵《中国文化史》。

上午由燕京返校。下午阅杨绍震著《庚子年中俄东三省交涉》。关于此次事件，中俄两方均有新史料发表，故易于出色。本篇之优点在于

整理之功夫，及国际形势之解释。

接谷霁光来函，约明日赴汤山及松堂。晚间赴谷霁光处闲谈。

9月2日 星期日

上午8时赴工字厅，与谷霁光、吴春晗、杨绍震等24人，同赴汤山，10时余抵其处。用茶后，赴温泉淋浴（每位浴费6角）。旋赴汤山公园游览。返汤山别墅用餐，仅食鸡丝面卧二果，每人5角。餐毕赴西山、香山游览，旋赴松堂，乃清华之牧场。5时许，在松堂用晚餐，赴附近之无梁殿游览。返校时已6时余矣！往返200余里，为游殊快也。晚间在吴君处用餐，喝点广东红糯酒，稍有醉意，赴合作社饮茶，遇祥第君，知己返校。乃偕祥第等回宿舍。案头有挂号信通知单，乃《图书评论》稿费，共25元。夜间又失眠，12时余始入睡。

9月3日 星期一

从今天起间日往医院，疗治沙眼，拟以一年之时间治愈之。年来为此微疾，报名报考，常恐被摈，精神上之苦痛甚深，今下最大决心必治愈而后已。赴吴君处，晤及罗尔纲君。午餐在合作社。下午徐贤修君来，新近由故乡北返。晚间又赴吴君处，与谷君，罗君等讨论史学会出版事宜，将熄灯时始返舍。

9月4日 星期二

阅书：柳著《中国文化史》上册（528页，完）。其书虽为颇费功力之作，然泥古过甚，尤其是上古史一段，不脱前人以黄帝、尧、舜为黄金时代之观念，以《周礼》为周公所定之周室制度等，皆觉未妥。

傍晚与徐、王、刘、王赴燕京，晤及德煊，9时许始返。天已黑，又以昨日新雨，路多泞滑水潭，乃在成府购一灯笼，返校已近10时，在合作社饮红茶、食水果，返舍后即睡。

9月5、6日 星期三、四

阅书：柳著《中国文化史》下册。

9月7日 星期五

阅书：柳著《中国文化史》下册。

赴注册部询问此次入学试验之成绩，据云总平均为83分余，为此届研究生入学成绩之冠。冠不冠，倒不必去管他，只要够得上领取津贴

金，下学期可以多读点书，少写点文章，便是很使我乐意了。

9月8日 星期六

阅书：柳著《中国文化史》。上午缴费注册。下午孔耀、学德皆自故乡返校。新同乡洪瑞宪君亦来校。

9月9日 星期日

阅书：柳著《中国文化史》下册（544页，完）。

9月10日 星期一

进城。景荣、祥第同往，先赴中南海参观北平研究院博物馆展览会，有北平金石录稿本、北平民众艺术、此次在陕西发掘所得之新石器及铜器时代之遗物等。旋赴北平图书馆，购书数册。乃赴琉璃厂，至商务、中华购书，顺便至余家胡同旅京学会，晤及谢隆光君。返至东安市场。旋即乘车返校。

9月11日 星期二

阅书：冯承钧《元代白话碑》，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元也里可温考》。

9月12日 星期三

阅书：孟森《清朝前纪》。

9月13日 星期四

阅书：孟森《清朝前纪》，甚精审。

9月14日 星期五

阅书：孟森《清朝前纪》（全书223页，完）。注册选课。

9月15日 星期六

阅书：《剿奴撮议》及《建州考》。王树枏《德宗遗事》（系笔录王小航语）。

小张搬到四院去了，房中只有我一人。

9月16日 星期日

阅书：谢国桢《清开国史料考》。



9月17日 星期一

阅书：《清开国史料考》。今日起开始上课。

9月18日 星期二

阅书：《国学季刊》3卷4期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3分中孟森三篇关于清开国期之史料。关于建州卫地址有疑义，有暇拟作进一步之讨论。

9月19日 星期三

阅书：马文升《安抚东夷记》及茅瑞徵《东夷考略》。

9月20日 星期四

阅书：张鼐《辽夷略》及海滨野史《建州私志》。

9月21日 星期五

阅书：J. J. Duyvendak, The diary of his excellency Ching-Shan [ J. J. 戴文达：《景善日记》 ]。取以校左舜生辑《中国近百史资料续编》本，忽生疑义，疑此日记为贗品，有暇当作详细考订。

晚间师生联欢会。

9月22日 星期六

进城。与祥第偕往花园饭店，访庞元龙君未晤，据云午餐在泰丰楼。乃赴商务购书。至泰丰楼晤及庞君，匆匆数语后，约定下午4时再谈。与祥第至东安市场购买书籍过多，携带不便，时又下雨，乃呼车往锡拉胡同，将书籍存放黄瑾君处，雨尚未止，乃弄牌以消遣，打足四圈已5时许矣。急赴庞君处，已不在栈。晚间又往访数次，皆未遇，9时返校。

9月23日 星期日

阅书：《李秀成供状》。取木刻本校之。

9月24日 星期一

阅书：朱芳圃《孙诒让年谱》。

又在书库中消磨掉一个下午，耗费时间过多，殊不值得。

9月25日 星期二

阅书：金梁《清帝外纪》。

晚间吴景荣君来言，据注册部人传出消息，此次留美考生，考古学一门5人，南京方面1人，总成绩65分；北京方面4人，有一人得分78分，希望最大，其人所选考科目为法文，且报名时间不迟不早。按谷君所考者为德文，且在第一日报名，则其人非谷君可知。北京报考者，有一人为考研究院落选者，则此次得78分者，非杨鸿烈，即是我自己。闻之精神兴奋，不能成寐，至1时许始睡。

9月26日 星期三

阅书：金梁《清后外传》。

晚间景荣又来，言托注册部人密查，考古学门成绩最佳者，其英文作文首句为“My special line of study in history”[“我学习的专业是历史”]。按此即我作文的首句，似乎我的希望极大。吴君熄灯后始去，又是辗转不能成寐。我不仅喜中公费生，并且另有一种感伤。如果这个属实，则此后我的生命史将翻过一页，眼前展开的是一条完全未曾践过的新路，一个人遇到这种生命史上的大转变，自然会觉得十二分的不安，神经受了最大的刺激，失眠自不能免。现离发表时间不远，假使这消息不能证实，则仅空喜欢一场而已。

9月27日 星期四

搜集关于温州方面的记载，抄录了几段，又描画雁荡山地图及温州湾地图。下午至医院复验心脏，据大夫云，并无显明症状，不必疗治。

9月28日 星期五

昨夜又睡得不好，晨5时许即醒来，精神不爽。翻阅法文Daudet, Lettres de Mon Manlir [都德：《磨坊书札》]。又翻阅去年日文笔记，连字也有些忘记了。此后拟费点工夫来预备法文，并拟继续学习日文。

今日上钱宾四先生的“近三百年学术史”，概论一般学术风气，颇精辟，但亦有未妥处。今日精神不佳，不耐作苦思，拟再作一番思考，提出疑问于下次上课时求教。

9月29日 星期六

阅书：《浙江省一瞥》，向达译、Barne [巴恩斯] 著《史学》，

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买了许多书，放满两个书架子，不知何日始能读完。今日拣了三本薄薄的小书匆匆读过。《史学》系叙述西洋史学的小史。

9月30日 星期日

阅书：李圭《鸦片事略》，洪昇《长生殿》。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一

阅书：《鸦片战争新史料》（《国闻周报》）。

中午时遇陈璆君。据云，昨在陈岱孙处闻留美公费生考卷已大致审查过，考古学方面在南京考试者为朱延丰，在北京考试者，杨鸿烈、谷霁光、某君及我4人，成绩以我为最优，与次优者相差颇远，获隽无疑云云，余笑谢之。

晚间遇杨绍震君。据云，今日下午开第二次留美公费生考试委员会，录取名单大致已定，共取20名（原定25名，其中电机，机械各2名及航空1名，以投考者成绩皆过劣，不取）。考古学方面是我的名字，明后日即可发表云。傍晚遇陈熙泽君，陈君笑呼：“考上了留美，还不请客。”我想，大概这消息是可靠的，不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

10月2日 星期二

今天留美考试在报纸上发表，自己果然获取，前几天的传言证实了。不过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下午去找吴晗君谈谈，他说：“昨天你还是预备弄近世史，今日突然要将终身弄考古学，昨夜可以说是你一生事业转变的枢纽，这一个转变实在太太，由近代史一跳而作考古，相差到数千年或数万年了。”我想同他商榷今后的计划，他说最好还是找刘崇鋈先生谈去。晚间在王棻君房间谈话到10时余始回来。又写了几封信。拍了一个电报给家里，虽只“留美获中”4字，但是家人接到后，不知要怎样欢喜呢！

10月3日 星期三

阅书：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

上午去找刘崇鋈先生谈话。我说自己的计划，拟在国内预备一年，前半年在室内预备书本上的知识，明春实习发掘的事情，到明年暑假再行放洋，谈了一点多钟。他说他是治近代史的，上古史方面还是去咨询雷海宗、孔繁霖先生。于是到雷海宗先生处，他说考古学方面也不熟悉，将来校中自会指定导师，目前可阅《大英百科全书》及《剑桥上古史》中关于考古的各章。又至孔繁霖先生处，他说对于考古学亦不熟悉，如果要咨询这一方面的事，可以代为介绍傅斯年先生一便取出一张名片，写了介绍信交给我。今天已接到校中通知书云：“刻正为各门聘请指导员，一俟聘就，……当再行通知。”只好等待。下午与贤修去商量聚餐的事。

10月4日 星期四

写信给刘古谿，信中说道：“我初入大学的一年是弄社会学的，后来转入历史系，已经是十字街头钻入古塔中，但是对于十字街头终有些恋恋不舍，所以要攻中国近代史，以便进一步剖析当前的社会。现在忽而改读考古学，简直是爬到古塔顶上去弄古董。离十字街头更远了，喧扰的市声，渐隐渐微了。在塔顶旧室中，微弱的阳光下，徘徊于蛛丝鼠迹之中，虽有一种‘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情’的诗意，但是这岂是现代式的生活？我总觉得这是我的职业，应该在职业以外去找一个可以安心立命的思想或信仰。但是到哪里去寻这种思想或信仰呢？”即前晚与王棫君所谈的问题也。下午将昨天取回来的毕业论文，送交吴景超先生，预备在《清华学报》上发表。晚间参加历史学会。

10月5日 星期五

此次留美考试成绩：

|      | 党义    | 国文    | 英文   | 法文    | 中国<br>通史 | 西洋<br>通史 | 中国<br>上古史 | 西洋<br>上古史 | 人类<br>学 | 地质<br>学 |
|------|-------|-------|------|-------|----------|----------|-----------|-----------|---------|---------|
|      | (王德斋) | (朱自清) | (吴宓) | (叶石孙) | (雷海宗)    | (陈衡哲)    | (顾颉刚)     | (孔繁霖)     | (李济)    | (丁文江)   |
| 夏 鼐： | 65    | 61    | 90   | 73    | 76       | 66       | 95        | 86        | 70      |         |
| 谷霁光： | 60    | 39    | 55   | 20    | 86       | 70       | 85        | 56        | 10      |         |
| 朱廷丰： | 65    | 86    | 55   | 35    | 67       | 68       | 90        | 68        | 28      |         |

余之总平均为72.82分，研究成绩10%。另二位总平均：谷霁光为

51.30分，朱延丰为57.20分。

10月6、7日 星期六、日

阅书：Daudet, Les Lettres de Mon Moulin [ 都德：《磨坊书札》 ]。

10月8、9日 星期一、二

阅书：E. O. James, The Beginning of Man [ 詹姆斯：《人类的起源》 ]。

10月10日 星期三

今天是双十节。上午沈炼之先生与徐贤修的兄姊及表弟来校，陪他们逛了一天。下午赴燕京。晚间观游艺会，是戏曲专门学校的京戏，1点多钟才去睡。

10月11日 星期四

昨天睡得太晚了，今日因为送王九如和苏贤镇君回去，6时便起来了。虽然在白天和衣睡了3小时余，总觉得打不起精神做事，只阅阅小说。好久没有读小说了，老舍的《离婚》颇不错。

10月12日 星期五

阅书：《燕京学报》第15期。

邀同乡聚餐，下午6时起至9时余始散。计燕京中同乡4人：陈德煊，杨学德，王九如，陈箴熙；清华中13人：赵恕，王棫，王祥第，徐贤修，吴景荣，蔡孔耀，李登梅，叶岑，刘昌镛，王良慕，薛观涛，陈说，洪瑞宪。

10月13日 星期六

阅书：商承祚《殷契佚存》100余片。

晚间邀同学吴晗、张宗燧等聚餐。

10月14日 星期日

阅书：《殷契佚存》200余片。

10月15日 星期一

阅书：《殷契佚存》（全书1000片，完）。已考释之字，大多可

识，惟文字学之根据过深，于未释之字不能有新发明。

10月16日 星期二

阅书：谢国桢《黄梨洲学谱》（176页，完）。

晚间去见贾邦福（Gapanovitch）教授，请他介绍几本关于考古学的书。（补记：贾教授是白俄，原是后来去美国当白俄的M. Rostovtzeff [罗斯托夫采夫]的学生，攻西洋上古史，解放后（或者解放前夕）带着家眷离开中国到澳洲去。他的女儿是在中国长大的，受过中国教育，所以她到Canberra [堪培拉]大学图书馆中国书籍部工作，贾教授便在女儿家当退休的老太爷了。）

10月17日 星期三

阅书：Pacific Affairs [《太平洋事态》]（Vol. 7, 1934）中Bishop [毕士博]作关于中国上古史的论文。氏以为中国之南北两方发展不同，北方旧石器时代之人种，已不能详；新石器时代之人，则即为今日华北之人种，其文化来源，似由西而东。其后之殷墟铜器时代，似亦由西方输入，其时约2800 B. C.，巴比伦及埃及亦有中亚细亚人之侵入，麦及牛、马、羊，似皆由此种人输入。在中国之新石器时代，仅有豕、犬及粟也。其后之周秦，亦皆由西方侵入。南方则一方面接受印度之“米”、“水牛”等文化，一方面又大量接受黄河流域之文化。其与北方之接触先后，似推巴蜀最早，楚次，吴越最后。秦代与楚争，犹西方之Rome [罗马]与Carthage [迦太基]之争。秦胜，又综合南北文化，建一大帝国。毕士博此文虽仅寥寥20余页，颇耐深思。又阅：刘敦桢《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

10月18日 星期四

想在离开清华园以前，再去一次圆明园残址。上午到书库去翻阅关于圆明园方面的文献：（1）程演生《圆明园考》，中华出版；（2）陈子波《圆明园残毁考》，《清华周刊》十五周年纪念号；（3）向觉明《圆明园罹劫七十年纪念述闻》，《大公报·文学副刊》151及152期；（4）滕固《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商务出版；（5）刘敦桢《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中国营造学社彙刊》4卷2期及3、4期合刊；（6）《日下旧闻考》。

下午约祥第同去，先赴燕京，拟邀德煊同去，未遇，仅晤及九如

君，祥第扫兴返校。我独自去，已3时左右，由正觉寺东首万春园宫门遗址而入，见敷春堂（同治时拟改名“天地一家春”，以居西太后）遗址之石灰岩平台，正为农民所掘，以便改为土田，此后恐不可复认辨矣。由涵秋馆折而西，经庄严法界、春泽斋，穿过围墙残垣，经延寿寺、清夏堂，由西爽村门而出。经福园门口，由大宫门故址而入圆明园，拟至九洲清宴，但其地新近租为燕北农家事试验场，筑有短垣，乃由前湖西首，逾垣而北，绕后湖一周，至九洲清宴，扣扉而入，谒三一八烈士纪念塔，然后出园。再由福园门而入，至舍卫城附近，遇陈岱孙先生在彼猎鸟。舍卫城南向城墙之砖，新近又遭人窃取，余至时，适见二兵士用一竹筐盛砖而去。时已落日冲山，乃匆匆经安澜园、大船坞、方壶胜景等，逾墙至长春园，欧式大理石残迹已为暮霭所笼罩，湖泽中芦苇萧萧，与秋风相和应，衰草残垣，情景至为凄凉，为之愀然伤神者良久。乃由园之东北角围墙缺角处而出，沿墙外小溪，由校北花圃侧门返校，已6时半矣！

10月19日 星期五

今日再赴圆明园。仍由万春园宫门而入，至涵秋馆时，不西折而径北向，逾垣跨溪而至长春园，倩园之假山石尚存（闻其中有由杭州攀来之一石，名“青莲朵”，今移存中山公园）。至大宫门，围墙尚存，犹可想见其仿佛，其南之照壁及东首石狮之座，亦尚完整。逾溪至长春宫遗址，又北抵狮子林遗址，皆有假山石残留。宫西湖中之玉玲珑馆，亦尚有断垣矗立，沿湖而南至茹园，假山石及屋址皆尚可辨。循原途北返至欧式宫殿残迹处，在线法山拾得琉璃瓦残片二，携归以为纪念。又取滕固之书以为对照，则今日残破之情况虽极不堪，其余址固历历可辨也。观水法前铺地之石板，余颇疑其反面尚有精美之雕刻存在，惜不能翻转以观之。逾墙至圆明园，观三潭印月，乃浅沼中三小井，井栏尚可见，由平湖秋月至双鹤斋，今为民房（圆明园第48号门牌）。其西之规月桥，桥基尚存，但“规月桥”题字已不可见。由舍卫城至文源阁，珍峰一石尚存，其上之刊字亦尚可认，惟阁西之亭中碑石已不可见矣。西北至紫碧山房，假山石尚在，其下为民房。至安佑宫，西首一残碑，字已不可见，斧凿痕尚新，东首者尚存，宫门阶沿之雕刻龙文之石皆尚存在，南首华表之遗址尚可认（华表今移存燕京大学者二，移存北平图书馆者亦二）。沿围墙而南，至藻园门，已作为民居，马粪之臭冲天，掩鼻而

过。东行至西爽村门，入万春园，依墙侧而行，由运料门而出。此门与福园门，皆为当年原物。经澄怀园遗址，依径返校，已6时许，甚为疲倦，足胫且为荆棘刺伤数处。

10月20日 星期六

今日进城，与赵恕，祥第同行。上午至小羊毛胡同气象台，晤及池国英君。参观天文台观象仪，乃清初南怀仁等所制，庚子年为德国所掳，欧战后始取还者。下午赴古物陈列所，文华殿已不开放；武英殿正殿仍陈列瓷器，多为明清制品，若柴窑、龙泉窑等皆不可复见；西配殿为文华殿移来之书画，但顾鲁公之真迹及郎世宁百骏图之类，皆已不可见矣！三殿之古物亦减少。盖古物南运之后，精品皆已南运。旋至雍和宫，东配殿之欢喜佛五座，颈以下即为布幔所遮，其外有玻璃窗以遮之，窗之开阖处有十八年封条，据云为南京佛教维持会所封，欢喜佛成为秘密佛矣！后殿之佛三尊，更无精彩。4角一人之门票，诚过昂矣。至国子监已5时余，未入内参观。至东安市场五芳斋用餐。晚宿气象台池君处。

10月21日 星期日

阅书：叶玉森《铁云藏龟拾遗》（240片）。

晨起后，观气象台放气球，旋赴锡拉胡同黄瑾君处，弄了十二圈麻将，5时许始毕，即乘车返校，一点事也没有做，真可谓玩物丧志矣！

10月22日 星期一

阅书：《铁云藏龟拾遗考释》；De Morgan, Prehistoric Man [ 摩根：《史前人类》 ]。

10月23日 星期二

阅书：摩根《史前人类》。

阅报知，指导员已指定傅孟真、李济之二先生，但尚未接到正式通知书。下午听冯友兰先生讲演《游俄的印象》。

10月24日 星期三

阅书：摩根《史前人类》（pp. 1—304，完）。

10月25日 星期四



阅书：罗振玉《流沙坠简》。

10月26日 星期五

阅书：《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

下午赴燕京，晤及陈德煊，傍晚始返。

10月27日 星期六

阅书：《安阳发掘报告》第2、3期。

10月28日 星期日

阅书：《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四期共734页）。

晚间赴杨绍震君的宴会。

10月29日 星期一

昨天晚间饮食过多一点，今天有些不舒服。写了两封信，看几页Burkitt, The Old Stone Age [ 伯基特：《古石器时代》 ]。

10月30日 星期二

偕同吴春晗君一同进城，先往谒傅孟真先生，阍者谓尚未起身。至胡适之先生处，晤及罗尔纲君，乃与吴、罗二君同赴傅先生家中，询问关于国内研究计划。据云，俟至南京与李济之先生接洽后，再行答复。并云，考古学有三方面可研究，一为Prehistorical excavation [ 史前时期的发掘 ]，二为Historical excavation [ 历史时期的发掘 ]，三为Museum [ 博物馆 ]；将来出国可至英、美二国，以其参加实地工作之机会较多也，法国人太小气，不及英、美二国。又云，国内预备工作，可以去安阳一次，现下梁思永先生正在安阳工作，俟函商后再行告知。于是告别。与吴、罗二君至北平图书馆，晤及刘子植及王以中二先生，同赴五芳斋午餐，刘武君旋亦至，已四年未见面矣。后与刘武君同至中山公园内品茗闲谈。旋同赴通易公司谒陈伯权先生，王书绅君亦在座，谈至6时许始返养蜂夹道刘君寓所。晚间即宿其处。

10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在北平图书馆翻阅杂志。午餐在西四牌楼之同和居，系刘子植先生作东。下午至东安市场及琉璃厂。傍晚始乘车返校。

## 11月

11月1日 星期四

上午代吴春晗找寻关于光绪十三年津沽铁路外债的材料。下午写就报告，又写了三封信。晚间在贤修房中，与祥第、赵恕三人闲谈，9时许始散。

11月2、3日 星期五、六

阅书：伯基特《古石器时代》（pp. 1—242，完）。

11月4日 星期日

陈伯权先生偕王书绅来校，乃与徐贤修、刘昌镛等导之参观校舍。下午赴圆明园废址，凭吊残迹。旋赴燕京，晤及王九如、杨学德、陈德煊诸同乡，即在燕京晚餐，谈笑颇欢，7时余始返。

11月5日 星期一

阅书：Burleitt, Our Early Ancestors [ 伯基特：《我们的早期祖先》 ]。

11月6日 星期二

进城。上午赴和记印书局取回名片，又至同生取照相，至东安市场购旧书。下午赴国子监及孔庙。旋至启明医院治沙眼，刘宝华大夫云症状虽轻，但非二三月之久不为功，专用硫酸铜治疗，尚非良法；又谓南京中央医院林大夫、上海医学院朱仲和大夫，眼科亦尚不差，将来赴京、沪时可往求诊。

11月7日 星期三

阅书：伯基特《我们的早期祖先》（pp. 1—232，完）。

11月8日 星期四

阅书：British Museum, A Guide to Antiquities of the Stone Age [ 不列颠博物馆：《石器时代古物参观指南》 ] （pp. 1—204）。

11月9日 星期五

阅书：Andersson, 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 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 ] 。

接学校通知书、各种表格及导师名单等。

11月10日 星期六

阅书：Andersson, 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 [安特生：《甘肃考古记》]。

上午写信给校中，报告与傅斯年师接洽经过，并询何时可领生活费。下午接复信，谓生活费11月份起开始发给。

11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刘武君自城中来，伴之参观校舍。下午偕之往晤吴晗。晚间在谷霁光房中弄桥牌。

11月12日 星期一

阅书：Arne, Painted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ovince of Honan [阿尔纳：《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

上午送刘武君返城。下午与祥第去寻觅王静安的墓，竟费了一个下午，结果是毫无所得而返。这样的耗费时光，太不应该。

11月13日 星期二

阅书：G. Childe, The Bronze Age [柴尔德：《青铜时代》]。

11月14日 星期三

阅书：柴尔德《青铜时代》。

11月15日 星期四

阅书：柴尔德《青铜时代》（pp. 1—247，完）。罗家伦《总理伦敦被难史料》。

11月16日 星期五

阅书：Burkitt, Prehistory [伯基特：《史前学》]。

胃病又发，今日一天只食了两碗挂面。

11月17日 星期六

阅书：伯基特《史前学》。

下午赴燕京，徐贤修、王祥第同行，观师大、燕京篮球比赛。旋赴刘廷芳先生处，欲请其为保证人，晤及其老太太，据云新近赴沪，不久

即返平，乃将保证书留下，即辞而出。晚膳在燕京，旋偕学德四人同返清华，大风扬沙，月华暗淡，衰草枯枝，萧萧作声，为状殊可怖。返校观科学电影，10时许返舍而睡。

11月18日 星期日

阅书：伯基特《史前学》（pp. 1—321，完）。

11月19日 星期一

阅书：British Museum, A Guide to the Antiquities of the Bronze Age [不列颠博物馆：《青铜时代古物参观指南》]（1920）。

11月20日 星期二

阅书：《青铜时代古物参观指南》（pp. 1—184，完）。又Journal of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报》] 1934年Garbau [葛利普] 所著“The Beginning of the Human Race [《人类的起源》]”颇佳，谓Miocene epoch [中新世] 之前（2000万年），喜马拉雅山形成，阻断季风，猿类在西藏者被迫放弃林居生活，渐成原人，后迁新疆，分徙四方，Pekingman [北京人]，Piltdownman [辟尔唐人]，Javaman [爪哇人]，时在Pleistocene epoch [更新世] 前期（100万至150万年）（氏称之为Dolycene [多新世]），已知用火及曙石器，其后入更新世后期，欧洲冰期，冷风吹新疆，黄土入中国，其时原人当迁居俄领中亚，进化Homo Sapiens [智人]，其后Homo Neanderthalensis [尼安德特人] 及古人入欧洲，为旧石器时代。末期又侵入中国，带入旧石器时代，但至新石器时代，人类始永占黄河流域，文化逐渐发展。

11月21日 星期三

阅书：British Museum, A Guide to Antiquities of the Early Iron Age [不列颠博物馆：《早期铁器时代古物参观指南》]。

11月22日 星期四

阅书：不列颠博物馆《早期铁器时代古物参观指南》（pp. 1—170），完。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史语所集刊》第4本第1分，44页）。

11月23日 星期五

阅书：Andersson, The Cave-deposit at Sha-Kou-T'un in Fengtien [ 安特生：《奉天沙锅屯之洞穴堆积》 ] 及董光忠《山西万泉县阎子疙瘩之发掘》。

11月24日 星期六

阅书：H. Peake and H. J. Fleure, The Corridore of Tim I, Apes and Men ( p. 134 ) , [ H. 皮克、H. J. 弗勒：《时代走廊》I《猿类与人类》 ] ( 134页 ) 。

上午往谒袁复礼先生，询问关于考古学方面事情。据云，清华有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得之石器10余箱，均未打开，如果有心从事史前考古，或可从事此种石器之整理。又云，下星期四拟赴周口店，如能同往最佳。

下午赴燕京，陈凤书君请客，晚餐后即在陈君房中闲谈。陈君叙述在燕京中之社交经验，颇为有趣。又述及明春拟赴英伦，现方购办行装，余托之襄助，明日往林记西衣铺定做冬季大衣及青哔叽西装。

11月25日 星期日

阅书：The Corridore of Time II, Hunter and Artists [ 《时代走廊》II《猎人与艺术家》 ] ( 150页 ) 。

上午与陈君往林记定做西服。余于留美考取后即有人劝做西装，余以尚早辞之，惟近日觉冬日在校穿中装颇不方便，露天则太冷，入图书馆或寝室又太暖。中装不便卸去，在图书馆中稍久即觉头昏。但往年亦如此，虽觉其不便，并不以为必不可耐，始知在自己的观念中，自己的地位亦已与前不同，此种下意识作用，虽强加抑制，而不能免，此服装迟早是要做的，到外国决不能仍穿中装。故今晨余曾后悔，欲明年再做，终以陈君之劝而先做，返校时已近午。下午观清华、燕京女子篮球比赛。

11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写了几封信。下午去见袁复礼先生，约定星期四处周口店。回来后，开始阅Fossil man in China [ 《中国原人史要》 ] 第1章。晚间再阅。未习地质学，读时颇吃力。

11月27日 星期二

阅书：《中国原人史要》第2章。解剖学方面知识过少，读之更为吃力。

午后赴燕京，偕凤书君至林记试衣。旋赴刘延芳先生处，又未遇。与其老太太坐谈故乡事，旋告别。返校途遇杨绍震君，闲谈至晚餐时始散。

11月28日 星期三

阅书：《中国原人史要》第3章（全书141页，完）。下午阅 Davidson Black, "Tertiary man in Asia, Interim report on the Skull of Sinanthropus", "Notice of the recovery of a second adult Sinanthropus skull specimen", "Evidences of the use of fire by Sinanthropus" [ 步达生：《亚洲第三纪人类：中国猿人头骨初步报告》、《第二具中国猿人成人头骨标本发现记》、《中国猿人用火的证据》] 及 W. C. Pei, "Notice of the discovery of quartz and other stone artifacts in the lower pleistocene hominid-bearing sediments of the Choukontien cave deposit" [ 裴文中：《周口店下更新统洞穴含人化石堆积中石英器和其他石器的发现》] 各论文。

周口店之行，改为星期五。

11月29日 星期四

今日偕祥第进城。明天要远行了，除了围上围巾，穿上丝棉袄，又买了一件绒裤，几双绒袜。晚餐在东来顺吃羊肉火锅，已经一年没有吃到了，怪不得祥第弄错了，要问：“我们要吃什么大小的火锅羊肉？”

晚间至黄靓处闲坐，他的夫人已分娩了，协和医院接生，手续费25元，住院费每天5元，要住半个月。雇乳妈每月7元，除供给膳宿外，还要赏给四季衣服，断奶后还要银耳环、银钗等。我们在时，黄君正在那儿写乳妈的字据，见我们进来，连说：“麻烦死人！”不止。听了几张留声机片，我们便回去睡了，预备明天赶路呢！

11月30日 星期五

晨起后，吃了几个烧饼与油炸馓子，便起身向西火车站，至时已八时三刻，连忙买票进车厢中，见袁希渊先生已在座。阅报知前日被捕的冯友兰先生已被释放。少顷，裴文中君亦来。9时车开行，11时抵琉璃

河，进车站旁小店中进午餐。乘压道车向周口店，寒风迎面，颇为苦人，尤其是足部冻僵。车近周口店时，山势更斜，车行更缓，乃下车步行，以活动足部。抵周口店龙骨山地质调查所办事处，已下午2时矣！少憩后，写信致刘廷芳先生，申述星期日上午不能赴约。即与袁、裴及贾兰坡君4人同行，至猿人洞上部，技工20余人，正在layer 6 [第6层] 工作，见小筐中置石英制品，即发掘所得者也。闻每二人为一组，每日可移土2立方米。已掘去之前数层，有红紫黄灰各平行条纹。裴君谓其中所得化石多有烧痕，盖ash layer [灰层] 也，其中又有breccia [角砾岩]，则为洞顶遭侵蚀后倾覆所致，旁边则为limestone [石灰岩]。为工作方便起见，将左右划成A至O十五格，前后则为1至7格，地上亦划方格。后至鸽子堂洞，又至upper cave [山顶洞]。此时已晏，乃返舍。晚间袁先生在灯下谈往事，由地质调查所一直说到西北考古，12时许始睡。

## 12月

12月1日 星期六

晨8时许醒来，进早餐后，又去参观，见工人们已在工作。技工或用铁锹击土，或在细检碎土中是否有石器。外土面或在开炮打洞，或在转运废土（其运土之机器，系利用地心吸力，闻用去七八百元，但设置后所省工钱，已在千元以上）。至鸽子堂洞，四周已及石灰岩，洞顶则为角砾岩，闻其中所发现之石器最多，近二千片。又至山顶洞，亦发现头骨及石器、骨器（有骨针），时代较后，其土色亦较灰黑，存有二土柱，以示其与周口店层棕黑色土之交界线。据云今年在此山顶洞之下，猿人洞最高处，又发现一文化层，有chert [燧石] 及flint [火石] 所制成之石器，其retouching process [修理过程] 较细致，故其时代当为周口店后期云。旋至山顶，为upper gravel [上砾石层]，sandstone [沙岩] 及角砾岩各层所成，今有蝙蝠化石，时代当较古。时已近午，乃返舍进餐。下午与袁、裴二先生又至出鹿化石之13地点，及出鱼化石之14地点，裴君并令石灰窑工人击碎含有鱼化石之角砾岩以示其中所含之鱼化石。旋至鸡骨山，则已成鸡骨坑。山下有granite intrusion [花岗岩侵入体] 亦曾往观。返舍已疲累不堪矣。晚餐后，袁先生又述西北考古经验，谓甘肃（沙井地点）新石器时代之墓地在沙土上，首身四肢及瓦

器皆有白痕稍凹之迹可寻，又谓陶器之shape [形制] 及curve [曲线] 颇可作比较研究。裴君自述明年将赴法留学，拟由地质学改为考古学。又谓Henri Breuil [亨利·步日耶] 明春将再度来华。贾君则诉说其故乡玉田受保安队蹂躏之苦状。吾惟静听他们的谈话而已。

### 12月2日 星期日

上午8时告辞返平，承裴文中君惠赠《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一册。此次承其殷勤招待，盛意殊可感激。下山后仍乘压道车至琉璃河，登火车返平。在车中时，袁希渊先生劝余今冬不妨至安阳一行，然后赴开封参观古物，再至济南及南京参观古物，明春驻安阳参加发掘；夏间赴美，最好乘中途能停泊Honolulu [火奴鲁鲁（檀香山）] 之船，以便参观其地博物院所陈当地土人所制之彩陶。在美时，可参观Philadelphia [费城] 及Harvard [哈佛] 各大学之博物院，其中所藏红人自制之彩陶；有暇可至New Jersey [新泽西州] 参观陶器工业，并可做实验，以观成分、火候等对于陶色之影响，色彩（pigment）之成分等。车至北平已1时许。至沙滩西北考察团办事处，观壁画及碎陶等。旋至东安市场购买物品，即行返校。此行虽费时四日，结果颇为满意，惟久未爬山，身体略觉疲倦而已。

### 12月3日 星期一

因为这几天爬山吃力了，今天9时许才醒来。一会儿，刘老太太来电话，说刘延芳先生约我立刻去谈。便向老蔡借了自由车到燕南园去，谈了一点多钟，取保证书告辞而出。至林记西衣铺试衣。乃归校，精神不佳，不能读书，只看了一本茅盾的短篇小说集《春蚕》。晚间在赵恕房中听留声机，未到10时即睡。

### 12月4日 星期二

阅书：滨田耕作《貔子窝》。

### 12月5日 星期三

阅书：原田淑人《乐浪》。

西装大衣及藏青哔叽西装已做好送来，大衣是云头厚呢，40元一码广幅（每件需狭幅2.8码），洋58元，加驼绒活里12元；哔叽西装，35元一码，连背心洋50元，共计118元，给了他115元，已经超过二个月



的津贴了。自己在光华附中时（那一年得奖学金40元），曾做一身蓝青法兰绒西装、白哔叽裤，似乎是28元，颇为得意。后来赴燕京时，又借了少兰的二身西装，一身是花呢灰法兰绒的，与蓝色的替换着穿，但是一交秋深便不能穿了，那件花呢的，因为没有大氅做配，便始终没有穿过。投考清华的那年暑假中，也曾穿过几次，后来便不穿，觉得有点无聊。蓝布大褂，还我布衣本色。在箱子里搁了二年，法兰绒都给蠹虫钻穿了孔。想不到今年因为考上了留美，又要做几套西装。

12月6日 星期四

阅书：裴文中《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Peake and Fleure, Peasant and Potters [皮克、弗勒：《农民与陶工》]（pp. 1—144）。

南京尚无回信，写封信给校长办公室，请求旅费赴京。

12月7日 星期五

阅书：Peake and Fleure, Priest and Kings [皮克、弗勒：《教士与国王》]（pp. 1—202）。

12月8日 星期六

阅书：原田淑人《牧羊城》。

接李济先生来信，嘱先赴南京。下星期一定要南下。下午写快信给家中。但是许多事情都没有结束，殊为着急，宵间辗转不能成寝。

12月9日 星期日

阅书：岛田、滨田《南山里》。

今天与诸同乡谈起南下的事，下午景荣君便在合作社中请客，晚间又承贤修等请客。后来赴吴晗君处，吴君允代为介绍吴祖襄君在京帮忙。回来后辗转不能成寐，真是糟糕。（补记：吴祖襄君是清华五级同学，好学能文。丁文江当时就中央研究院之聘担任总干事，要一名中文秘书，一名英文秘书，前者为吴君，后者为李庆远君，清华地质系毕业。）

12月10日 星期一

晨起已9时许，寄快信给谢延式君。旋至校长办公室，报告李先生已有来信，要求发川费及预支津贴，均得允许。午餐赴吴晗君之宴，谈

话至2时许始散，喝了点酒，一点事情也不能做。晚间至钱稻孙先生处谈话，询问赴日本参观的手续。返舍后，写信给校长办公室询问：

（1）留学期能否延长？（2）赴朝鲜及东北（补记：当时为伪满洲国）是否可算国内考察？（3）留学期内的考古团费用，是否可算作学费？写信后即开始检行李。晚上借合作社的磅秤量书，觉得太麻烦，便决定打行李票，只包扎15包的杂志，已弄到夜深2时许了。

#### 12月11日 星期二

明天要走了，今天还没有检好行李。将昨天扎好的15包书，先交邮寄去。又向校长办公室接洽，得到满意的答复。向会计课领回前次赴周口店旅费及赔偿费。遇到刘崇铤先生，向之告辞。下午整理行李，至海甸定汽车，乘便购藤箱。晚间至燕京，旋返清华，诸同乡在合作社聚会。返室后，将清华学报社送来稿件依胡、罗二先生之意处理，夜深2时始睡。连日开夜车，为年来之新纪录，精神颇不佳，希望不要因此酿出病来。

#### 12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8时乘汽车进城，王棣、祥第、贤修、赵恕陪送。先赴打磨厂天有旅馆，将行李放好，乃赴通易公司，谒陈伯权先生，王书绅君亦在座。陈先生邀赴附近餐馆宴聚，餐毕已1时许。至师范大学谒沈炼之先生。拟再赴北平图书馆，以时已晏，不果，乃以电话通知。返客栈，将行李运至车站，打行李票，费洋14元。三时一刻车开行，连日困倦，不久即入睡。

#### 12月13日 星期四

车中无事，阅《牡丹亭》、《燕子笺》二书。晚9时许抵浦口，谢廷式君偕郑友揆、王镇中二君来接。晚宿成贤街中央研究院内。

#### 12月14日 星期五

至中央研究院，谒傅斯年及董作宾二先生。下午乘车赴沪。

#### 12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购物。下午赴元济堂，晤及林少兰，知姬妹20日出阁（前误以为21日），决定乘海晏轮返里，并约之同返里。

12月16日 星期一

迁出旅馆，暂宿少兰处，赴十六铺访赵志尘（二房大姨父之兄，商人）不遇。

12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再赴十六铺，晤及赵志尘君，向之借款，与少兰分用。返时，经城隍庙及大马路购物。晚间观电影。

12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购物。下午将行李运至海晏轮。晚间在小广寒听会唱，11时许登轮。

12月19日 星期三

晨4时许，轮船开行。舟中无事，阅Hawthorne [ 霍索恩 ] 之A Wonder Book [ 《奇事录》 ]。

12月20日 星期四

晨8时许抵温州，雇担夫挑行李。抵家时，家人适在进早餐。姬妹今日出阁，妆奁已装扎好，停放在前间。下午搬嫁妆。晚间上轿，与大哥送之至五马街口而返。喜筵至9时余始散。夜半康乐坊火警。

12月21日 星期五

下午赴双屿山，秀庵病体初愈，殊为清癯，锄非少顷亦来。晚餐后始返城。

12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姬妹归宁。今晚煜光亦来，陈枢为伴郎，在正厅行相见礼后至上房小坐。女宾戏新郎，以浆糊粘合瓜子壳敬客，又以火柴置香烟内；并以鼠皮扎成鼠形，悬于天花板上，牵绳者隐于幕后，以为布置颇周密，但为逐客所觉，皆归失败。

12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无事，至康乐坊观火烧基，大街上店屋多在翻造中，以政府下令限明夏以前依定制放宽街道，令店屋退让，新筑者多为三层楼，平面已缩小，只能在高度方面设法，此亦自然之理。温州昔之三层楼以许云

章为最早，犹忆幼时经五马街，观新筑之许云章，为之叹服不止。今则三层楼已成为普通物矣！前日在经五马街，见中华国货公司已用霓虹灯，可见温州已一步步趋于现代化。晚间至煜光家会亲。

12月24日 星期一

姬妹喜事已毕，今日无事。下午赴沈钧家，邀之同赴叶焜及郑桀家。沈、叶旧病未愈，连年在家休养，事业蹉跎，殊为可惜。

12月25日 星期二

留住的几位女宾，昨天都已回去了，静悄悄地又恢复平时的光景。今日上午11时始起，明知道在家中是什么事也不能做的，但像这样颓废的过活，总使我觉得不安。

12月26日 星期三

下午本拟赴大姊家，然后再赴双屿山，适煜光及姬妹来，伴之闲谈，适少兰亦来，晚餐后始散。

12月27日 星期四

晨起后，细雨如烟，呼舟赴双屿山，以三槐今日定亲也。下午弄牌，晚间至夜深始罢，输去160角，为生平未有之大败。

12月28日 星期五

下午返城，至少兰处，邀同赴永谦庄，会同李良，偕至煜光家中，寿仁及陈枢皆在座，晚餐后始返。

12月29日 星期六

今日整理书籍，竟费了一天的工夫。下午沈钧及王驄来。晚间至大姊家告别。明晚益利轮开沪，一别又须半年。

12月30日 星期日

整理行装，补写12日以后的日记。

下午郑桀、王书之来，煜光来。郑、王想约我今晚聚餐，我因为行装还没有整理好，只好谢谢。晚间登轮，与少兰、煜光同舱，陈枢及寿仁等送行，谈至12时余始去。

12月31日 星期一

晨间益利轮开行，又过客旅生活。幸少兰、煜光同室，尚不寂寞。船泊乐清磐社时，曾上岸游览，除夕即在舟中度过。

# 1935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二

前晚登益利船，昨晨开行。少兰、煜光同室，颇不寂寞，加以幼翰堂弟亦乘此船赴申，时来晤谈，惟榻多跳蚤，扰人清睡，稍为缺憾。自家沉睡，尚不觉苦痛，煜光新婚初别，不能成寐，中宵起床捉蚤，其状令人生怜。昨日，船过乐清磐社时，四人曾上岸参观炮台。今午抵定海，上岸巡视街道，惟救火会结彩庆祝新年。下午2时舟复开行，少兰取出酒，煜光取出腊鸭、鳗鲞，饮酒谈笑，风味颇不恶。

1月2日 星期三

晨6时抵上海，时尚昏黑，乃上岸闲逛。至7时许，开始鱼白色，乃呼车至北四川路少兰住所，瓯生尚卧床未起。少顷，至对过广东茶楼饮茶，食早点。午餐后，送煜光至江湾。返后，依榻入睡，傍晚始醒。晚餐后不久即睡。少兰、瓯生以明日将开始考试，尚在灯下诵读不辍。自家已半年未受考试，脱羁野马，渐觉羁绊之不可耐，不知十余年来，如何能受此苦，而反甘之若饴，真不可解。少兰休学已十余年，旧业重理，其苦痛当更不可名状，侧卧榻上静观二人读书，令人生怜。

1月3日 星期四

上午赴四马路，在商务印书馆购派克自来水笔一支。我以前用的是商务的共和牌，虽只值两三元，却已用了近十年，从进初中时第一次用自来水笔，到现在都未更换，不但笔套破损，连笔杆中的橡皮管也因年久的关系，时常漏水，只得改购一支。旋至谦吉客栈，晤及幼翰堂弟。返北四川路，少顷，煜光亦自校中来。下午乘车赴车站，四人来送行，车开后始去。晚8时抵南京，呼车赴中央研究院宿舍，晤及王镇中君，知郑友揆及吴祖襄二君皆他适未返。阅吴君留函，知宿舍事未办妥。晚间即宿郑君房中。

1月4日 星期五

晨起已9时许，赴历史语言研究所，谒董彦堂先生，谈及殷墟新发

现（指1934年），据云曾发现墓葬多处，规模较大者4座，小者30余座，今年仅清理好一半。旋往谒李济之先生，首以体格见询，谓田野工作，非有强健之体格不可，继言及中国考古学之重要，在于以全人类的观点来观察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中的位置；又述及将来赴美后或可入哈佛随Dixon [狄克逊] 学考古方法，西方学者亦同行相妒，惟对于中国学生或可特别优待。又述及当前计划，谓可在所中读书数月，明春赴安阳实习，大约5月末即可结束云。下午在图书馆中阅书，傍晚刘古谿、谢廷式来谈，至8时始话别。

1月5日 星期六

阅书：Osborn, The Man of the Old Stone Age [奥斯本：《古石器时代的人类》]。

晚间写三封信。

1月6日 星期日

晨洗澡。旋与刘古谿君至中大访郑丕留君，同出逛马路，至太平路咖啡店中小坐，又至国民影戏院观《泰山情侣》。返至中大宿舍门口饭馆中晚餐，谈至9时许始散。

1月7日 星期一

昨天一天没有读书，今天继续读下去。晚间写了三封信。

1月8日 星期二

阅书：奥斯本前书。

下午往访王书林君（补记：王君清华留美，攻教育学，解放后在香港新亚学院，后移居檀香山，卒于1983年冬季），谈一小时许始别，约星期日再往谈。晚间访吴襄君未遇，写了二封信。

1月9日 星期三

阅书：奥斯本前书。

上午搬家，由郑友揆房中搬到西面的屋子。听说同室的章味三先生亦是温州人，现正告假回家去。下午至中央医院看眼疾，据眼科主任林文彬说，沙眼已大愈，看不大出痕迹来，此后只要每星期治一次便够了。但是我终不放心，预备明后天再到别处去诊视。晚间与郑丕留去访刘古谿，同至金陵大学去看王炳文，听说 [清华] 第六级同学在京有七

八人；又去吴襄君处，谈及翔鹏近况，为之扼腕叹息，闻翔鹏已决意辞去党部职务，别求高就。

1月10日 星期四

阅书：奥斯本《古石器时代的人类》（pp. 1—525，完）。这书的好处在于叙述每一时期以前，先述其时的地理及气候，其时的动植物，然后述人类的化石及其遗器。自己因为地质学与解剖学都没有念过，读时自觉吃力。下午至李先生询问Piltown Man [ 辟尔当人 ] 的时代（此书将其放入第三间冰期，谓其时旧石器始发明）；Flake Industry [ 石片工业 ] 与Core Industry [ 石核工业 ] 能否归于平行发展；cave art [ 洞穴美术 ] 之动机，是否以hunting magic [ 狩猎魔法 ] 说为较妥等问题。晚间写信二封。吴组湘君来谈，谓将赴山东教书去。

1月11日 星期五

阅书：J. Reid Moir, The Antiquity of Man in East Anglia [ J. 里德·莫伊尔：《东英格兰的古代人类》 ]。

今天赴鼓楼郑怀仁医师诊所看眼病，据云症候极轻，约疗治二月即可痊愈，此后间日前往，诊金每次4角，药费除外。下午王书林先生约明日晚餐。

1月12日 星期六

阅书：《英国东部的古代人类》。里德·莫伊尔此书所提出的问题，如Eoliths [ 曙石器 ] 及Palaeolithic Pottery [ 旧石器时代陶器 ]，都成为可讨论的重要问题。他的答案，似乎过于偏见，人类的进化虽或较常人所想的为早，但他所提出的证据，仍觉不充分。又他的书中时常提起Experiment [ 实验 ]，这似乎是考古学上的一条新路，有许多问题，似都待实验以解决，所难者在于如何扩充这实验法的应用而已。

傍晚，吴襄偕管雄、郑翔鹏来，皆数年未见面之老友也。同赴王书林先生处晚餐，坐谈至8时许。偕赴陈继严君处，陈君夫妇由瓠返京未久。坐谈片刻，即返。

1月13日 星期日

阅书：Obermaier, Fossil Man in Spain [ 奥伯迈尔：《西班牙的化石人类》 ]。



上午至翔鹏处，谈至下午2时始返，午饭即在其家用膳。

1月14日 星期一

阅书：奥伯迈尔《西班牙的化石人类》。

前几天读书都在图书馆里，仅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至5点开馆，很不方便。14日迁入二楼办公室中，方便得多，整天可以坐在室中读书。

1月15日 星期二

阅书：奥伯迈尔《西班牙的化石人类》（pp. 1—372，完）。

1月16日 星期三

阅书：Elliot Smith, Essays on the Evolution of Man [埃里奥特·史密斯：《人类进化论》]（pp. 1—154）。

1月17日 星期四

阅书：F. Wood Jones, Arboreal Man [F. 伍德·琼斯：《栖息在树上的人们》]（pp. 1—224）。晚间至翔鹏处闲谈。

1月18日 星期五

阅书：Palmgren, Kansu Mortuary Urns of the Panshan Machang Groups [巴尔姆格伦：《半山马厂随葬陶器》]。

1月19日 星期六

阅书：巴尔姆格伦《半山马厂随葬陶器》（pp. 1—204）。

晚间赴清华同学会聚餐，宴梅校长也。

1月20日 星期日

阅书：A. C. Haddon, The Races of Men [哈登：《人类的种族》]。

上午写了五封信。下午偕翔鹏、吴襄往访管雄。

1月21日 星期一

阅书：哈登《人类的种族》（pp. 1—257，完）。

郑友揆君已返宁。午餐后赴社科研究所晤谈，适曾炳钧君由平来，伴之参观三研究所。

1月22日 星期二

阅书：A. Keith, The Human Body [ A. 基思：《人类的躯体》 ] ( pp. 1—251 )。

1月23、24日 星期三、四

阅书：Andersson, Children of Yellow Earth [ 安特生：《黄土的女儿》 ] ( pp. 1—338 )。

1月25日 星期五

阅书：Peake & Fleure, The Steppe and the Sown [ 皮克、弗勒：《草原与播种》 ] ( pp. 1—157 )。

收到家中寄来的棉袍，发现妻写的便条，可怜不识多字的妻到今还是第一次以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我最痛心是自己频年的漂泊，没有在家住到三个月以上，否则我也许可以教她识几个字，但是我为什么在假期中不利用那光阴呢？

1月26日 星期六

阅书：Peake & Fleure, The Way of the Sea [ 皮克、弗勒：《海洋之路》 ] ( pp. 1—165 )。

晚间到高家酒店去找夏翼天，不意陈巽颐已住在那儿，大家坐下来谈谈。翼天谈到中英庚款留学的事，据说第一届的西洋文学本来是俞大纲成绩最佳，误算分数，以致李某出去，后来俞去向朱家骅争论，朱叫她不要声张开来，将来当再设法；第二次俞果然考取了，专门科目差不多每科都是90分以上，张骏祥考得虽不差，专门科目都在80分以上，终屈居第二。翼天现在预备考留英，很是努力，不知道有希望否？巽颐说云畴已返家度岁了，又说些单次刚氏的笑史。9时许始返。

1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刘古谿君来。下午陈继严夫妇及吴襄君来，继同往书林先生处。又与吴至郑翔鹏处，同至四条巷寻屋，租定46号的两间，租金18元。返舍后写信给贤修。

1月28日 星期一

阅书：Peake & Fleure, Merchant Adventurers in Bronze [ 皮克、弗勒：《青铜时代的商业冒险》 ] ( pp. 1—166 )。

1月29日 星期二

阅书：Childc,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 柴尔德：《欧洲文明的黎明》 ] ( pp. 1—303 )。

1月30日 星期三

阅书：柴尔德《欧洲文明的黎明》( pp. 1—303 , 完 )。

晚间刘古谿君来，谈至10时许始去。

1月31日 星期四

阅书：Childe, The Most Ancient East [ 柴尔德：《远古的东方》 ]。

上午去鼓楼医院诊视沙眼，据云至少须三个月始有痊愈希望，大失所望，不知此后继续给郑怀仁医院诊视好呢？还是改给鼓楼医院诊治？不能决定。晚间吴襄君来谈，约旧历元旦至夫子庙瞧热闹。

## 2月

2月1日 星期五

阅书：柴尔德《远古的东方》( pp. 1—236 , 完 )。

郑翔鹏来电话，约除夕赴其家便酌。往年在北平时，客中也过了四年的除夕，那时因为在校中，几个同乡都不离平，并不觉得寂寞难受，尤其是因为清华园僻处乡间，更不觉得佳节良辰之所以异于平时者何在。今年却有些不同，住在这城市中心的宿舍，处处都可以看见人家预备度年的光景，加以此间旧朋友，如翔鹏、继严都有家小在侧，更衬出自己的离乡背井，独居客中的孤寂。可怜我连年漂泊，五年未在家中过年，此后恐怕还要在异国过几年的除夕呢！常自问为着何来呢？

2月2日 星期六

阅书：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 《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 ] Nos. 1—2中安特生诸人关于Symbolism of Prehistorical Decoration [ 史前装饰的象征意义 ] 问题的论文。

晚间，正在阅箭内亘《元朝制度考》中译本，巽庾偕陈立来，坐谈少顷，翔鹏来，约明午赴其家聚餐，同往中国科学社邀吴襄君，适沙树勋君亦在吴君处，谈至10时许始返。

2月3日 星期日

偕吴襄君赴翔鹏家午餐。午后赴夫子庙游览，此为第一次游夫子庙，其间状况，有类于上海城隍庙及北平天桥，因为今天是除夕，故颇热闹。又至秦淮小公园，臭水一泓，有负盛名，附近有歌楼，未进去参观。旋至高家酒店访夏翼天君，翼天患感冒，正依榻休息。少顷巽廌、陈立亦来，巽廌一进门即云：“又是除夕，旅邸中如何消遣，听爆竹声声，令人愁绝。”本来倒不觉得，被他这么一说，倒觉得确乎不能这样度过佳节，旋同赴洪瑞涛君处弄牌，至12时余始歇。至太平路游一周，即睡在公寓中。四人之中，技术是巽廌最劣，自己碰了九索还不知道，得了九索不能决定该打出去否？靠立在桌旁的人告诉他，但是他赢得最多。

2月4日 星期一

阅书：Karlgrén, Some Fecundity Symbols in Ancient China [高本汉：《古代中国的生殖力象征》] 及 Arthur Waley [阿瑟·韦利]、Edward Erkes [爱德华·埃克斯] 之 Remarks [评论]。

昨晚睡得不充分，今天观书无精神，头脑错愕，渐近中午，客居萧然，有凄凉之感。

2月5日 星期二

阅书：H. Breuil, La Paleolithiques de la Chine [步日耶：《中国的旧石器时代》]；L. J. Delaporte, Mesopotamia [德拉波特：《美索不达米亚》]。

2月6日 星期三

阅书：《美索不达米亚》。今天降大雪，天气骤冷。

2月7日 星期四

阅书：《美索不达米亚》（pp. 1—359，完）。

下午将前次借来的书还给李济之先生，同时提出问题：（1）安特生关于仰韶丧纹的象征解释，是否确定？（2）Janse [简斯] 所提出的中国铜器与西方 Hallett<sup>[39]</sup> 相似，多取西南所出者为证，是否和传说中铁兵发明于南方有关？据云：安特生氏之见解，亦聊备一说而已。简斯所举，多由购买而得，非由实地掘得，故价值较低。中国文化与西洋有

关系，此为已证实之事实，惟关系深浅如何，则尚待证明耳。现今中央研究院集中精力于中原文化，欲先明了中国上古文化之主体，将来必扩充至南部及沿海。又云：现下之工夫，皆为后人立定基础，将来你们做此项工作，方便多矣！如古物保管条例等，现下虽费工夫，有旷研究，但实不能不着手订定，现下工作甚多，但缺乏人才耳。

2月8日 星期五

阅书：H. Frankfort, *Studies in the Early Pottery of the Near East* Vol. I [ 法兰克福：《近东早期陶器的研究》第1卷 ]。

2月9日 星期六

阅书：法兰克福《近东早期陶器的研究》第1卷 ( pp. 1—142 )。  
H. Carter, *The Tomb of Tutankhamen* [ 卡特：《图坦哈蒙墓》 ] 第1卷。

2月10日 星期日

阅书：H. 卡特《图坦哈蒙墓》第1卷 ( pp. 1—223 )。

下午吴襄君来，同赴王书林先生处，晤及王兆云君，谈至傍晚始别，晚间吴君坐谈至8时许始去。此君勤恳好学，前途大有希望。

2月11日 星期一

阅书：H. 卡特《图坦哈蒙墓》第2卷。又阅《燕京学报》中容希白的《殷周礼乐器考略》及《汉代服御器考略》。

2月12日 星期二

阅书：H. 卡特《图坦哈蒙墓》第2卷 ( pp. 1—269 , 完 )。

2月13日 星期三

阅书：H. 卡特《图坦哈蒙墓》第3卷 ( pp. 1—253 , 完 )。

2月14、15日 星期四、五

阅书：法兰克福《近东早期陶器研究》第2卷 *Aia, Europe and the Aegean, and Their Earliest* [ 亚洲、欧洲、爱琴海及其早期相互关系 ] ( pp. 1—192 , 完 )。

2月16日 星期六

阅书：Petrie, Prehistoric Egypt [ 皮特里：《史前埃及》 ]。

2月17日 星期日

阅书：皮特里《史前埃及》（ pp. 1—50 ）。

下午至中央大学郑丕留君处，遇及闻人乾君。旋返舍，吴襄君来，同赴中国科学社。少顷，管雄君来，管雄新由温来，在故乡仅半月，谓刚刚好，日子多了没有意思，少了不够瘾。不过据我的意思，至少要一个月，或许由于自己离家过久，故瘾亦较深欤。吴君取出家中寄来的炒米、番薯、枣，大嚼一顿，又三人同赴陈继严处食粉干，因为三人都没有食晚餐，吃不饱，又要一碗面，一面吃，一面谈。继严新居房舍颇不恶，夫妇两人住着颇舒服，但是他还嫌年关没有返里过年不舒服，人心真是不知足。继严又谈起中央政治学校，一直说到人家送罗家伦的对联：“三技吹捧拍，一身猪马牛。”可怜的政客化了的五四学生领袖！

2月18日 星期一

阅书：Petrie, Tools and Weapons [ 皮特里：《工具与武器》 ]。李先生说这书不宜于初学，没有阅完。

下午赴四家桥大陆银行取款。在朱雀路遇到十中同学潘俊君，穿着旧棉袍，头发蓬蓬，髭须满腮，说自己落魄在家，衣食不周，要我随便助他几钱，便是几毛钱亦好的，看他可怜的样子，给他身边的零钱。相别未十年，落拓至此。更不知十年后，从前同学的升沉更将如何厉害。可怕！可怕！返所后至李济之先生处，询问关于黑陶的来源。是 carbonous [ 渗碳 ]，抑系 reduction [ 还原作用 ]？与气候有否关系？因近东 Anatolia [ 安纳托利亚 ] 亦以黑陶著。彩陶的分期，后冈彩陶是初期抑系退化品？小屯彩陶片来源有否是殷时所掘的旧墓葬或遗址的可能？陶爵是否受有铜器的 reflex influence [ 逆反影响 ] 等问题。晚间写了几封信。

2月19日 星期二

阅书：Brunton, Quia and Badari II [ 布伦顿：《考与巴达里》之二 ] <sup>(40)</sup> ( pp. 1—25 )。Childs, Danube in Prehistory [ 柴尔德：《史前时代的多瑙河》 ]。

2月20日 星期三

阅书：Reisner, Naga-ed-Dêr III [ 赖斯纳：《纳加艾得—德尔》之三 ] <sup>[41]</sup>。

晚间管雄，吴襄二君来，同赴金陵大学晤及十中时旧同学管箫、陈华二君，陈君已四年未晤面，管君更一别七年，虽风姿大略如旧，但都渐近中年。随便谈笑，吃些陈华由家中带来的糯米糖，喝点白开水，一直到9时才散。回来后写信复少兰，借款虽可通融，但自己目前也需款拟购照相机，并且听说3月15日安阳便要开工，不久便要出发，不得不储洋预备，深恐一时筹款不及，误及行期。

2月21日 星期四

阅书：赖斯纳《纳加艾得—德尔》之三（pp. 1—382，完）。

2月22日 星期五

阅书：赖斯纳《纳加艾得—德尔》之三（pp. 1—382，完）。

昨晚章味三先生销假回院，半夜从梦中惊醒，见茶房领着一位发须灰白的长者进来，后面随着几件行李，我便知道是章先生了，匆匆数语，便再睡眠。今晨起身后，谈谈家乡的事。据云由杭返温的汽车路颇便，章先生前次返家，由杭乘火车抵金华，次晨由金华乘汽车，约需6小时即抵丽水，再乘车5小时即抵温。我昨天只提起自己的姓名，今天说起自己的家世。他便说：“唔！原来是夏日盛。我昨天听你谈起，便猜想到也许是，果然不错。”他是与吕文起家有戚谊，曾从吕宅知道我的家庭。

2月23日 星期六

阅书：柴尔德《史前时代的多瑙河》。

下午赴中央医院看眼病，据云沙眼尚未痊愈，须再治一二月，但郑怀仁大夫云已无沙眼痕迹，仅有慢性结膜炎。此事殊令人着急。返所已4时半，见桌上有云畴留下的名片，知道他住在鼓楼饭店，晚间去访未遇。赴高家酒店晤及翼天，知云畴来京已二三日，欲谋差使，对于杭州方面的教席以事务过繁，不欲再做下去也。

2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赴鼓楼饭店访云畴，他还睡在床上未起来，说昨天晚间巽庵在此闲谈至深夜始去。云畴起身后，又谈些在杭州教书的趣事。

2月25日 星期一

阅书：柴尔德《史前时代的多瑙河》。

接到学校的通知书。通知书为油印，大概同时乘此船之同学当有十余人。

径启者：台端赴美，已由本校向中国旅行社订定船位，为General Lee号，定于8月20日自沪起行，除川资应于行前发给，以便支付各费外，先此奉告，即希

警照为荷，此致

夏鼐君

校长办公处启

二月十九日

我连到哪一国去，尚无定着，但是出国的日子与船只却都已代我定了，真是可笑。

2月26、27日 星期二、三

阅书：柴尔德《史前时代的多瑙河》（pp. 1—418）。

2月28日 星期四

阅书：郑德坤《中国明器》。

家里写信来询问将来留美年限问题。前几天李济之先生因伦敦美展事赴沪去，今日才有机会与他一谈。据他的意思，学位不关重要，可有可无。惟社会上做事，有学位者似稍占便宜耳。至于进何校，俟将来赴豫时与梁思永先生商酌，因他自己返国日久，情形已生疏也。

## 3月

3月1日 星期五

阅书：布伦顿《考与巴达里》I。

晚间与刘古谔同去找谢廷式谈了一个晚上。谢君自述半年来奋斗经过。初至行政效率研究会时，自挖腰包，毫无津贴，前日始规定津贴每月100元，并补发一二两月津贴，约我二人下星期聚餐。谢君在光华大学部毕业时，我们尚在中学部读书，这四五年他在燕京研究院专攻行政学，但出来找事做，几无门路，而坚持奋斗，其精神殊可嘉。如果我处在他的境遇，早已返家蛰伏，不能再有勇气苦干了。

3月2日 星期六

阅书：布伦顿《考与巴达里》I（pp. 1—80）。



晚间至刘古谛处，同至太平路容真照相馆照相。返寓时顺便至陈继严处，他们正在那儿弄牌，后来邀我入局，弄到11时许始散。

### 3月3日 星期日

上午吴襄君来，同赴玄武湖摇船。南方天气较暖，春已到人间了。路旁湖畔，草芽已生，柳树枝头绿芽初萌，似烟似雾，四围山色湖光，风景还不差，但建筑物绝少，远不及北平。南京如暴发户，仍带伧奴故态。北平如已中落，犹带大家风度。摇船一周，至美洲公园时上岸闲步。至12时许始返。

下午写了三封信。陈巽庵来闲坐谈笑。晚间至陈昔处谈天。

### 3月4日 星期一

阅书：吴大澂《古玉图考》。

接学校通知书，谓旅费须先开预算，以三等车或官舱为标准，膳宿再加五成。当即开预算，快邮寄发，不知道能于出发前汇来否？（补记：后于14日在侯家庄始接到8日发的会计课通知书，但银款则更后三日始到，寄回北平再转来。）下午见李济之先生，询问关于出发前之准备。现已定于本月10日出发，为期甚促矣。

### 3月5日 星期二

阅书：B. Loufer, Jade [ 劳佛尔：《玉器》 ]。

下午至所址附近拍照，以出发田野工作期近，不得不先学习也。照相机系所中公用者。买了六卷软片，在门口拍了几张，又至鸡鸣寺拍了几张，又至北极阁拟再拍一张，被军警制止，谓军用无线电话在此不得拍照，只得下来。但是一个班长又跟下来，查问我是那儿来的，我拿出名片给他，并说是中央研究院职员，他才回去。晚间陈华及管、萧二君来谈，10时余始去。

### 3月6日 星期三

阅书：劳佛尔《玉器》。

上午接祥第来信，正写复信，陈昔君来访，陪着他谈笑。午餐后，偕之至北极阁、鸡鸣寺等处闲逛。返所后又接着闲谈，从上午10时一直谈到下午6时许始去。他现在此地候差，很觉无聊，所以来找我谈谈，但是我却是一个忙人，陪着人家谈了一天，这在我说起来，是很罕有的。

事。

《大公报》及上海《民报》登载二届留美公费生消息。

3月7日 星期四

阅书：劳佛尔《玉器》（pp. 1—354）。

此书取材，大部分由吴大澂之《古玉图考》，惟增入氏所采集之标本，并不见得十分精粹。

3月8日 星期五

阅书：Borovlka, Scythian Art [ 博罗夫卡：《斯基泰艺术》 ] （pp. 1—111）。

上午赴中央医院诊视沙眼，据云尚须一月。近二月来间日至郑怀仁诊所治疗，结果仍未痊愈，殊令人失望。晚间至北门桥购藤箱等物，旋至吴襄君处，约会郑翔鹏君星期天在家等候。

3月9日 星期六

阅书：Janse [ 简斯 ] 在《远古古物博物馆馆刊》No. 2—3中所发表之文章。

下午谒李济先生，询问关于田野工作时应注意之处。据云，已函嘱梁思永先生随时指导。又询问书籍方面，据云田野工作甚忙，恐无暇看书，可多带数本小说去看看。傍晚赴浣花川菜馆谢廷式君之约宴，餐后与刘古谿君至太平路容真照相馆取照相。旋至陈继严君处闲坐。返舍见翔鹏君留字，来访三次均未获晤，阅之令人抱歉，明日当往一谈。晚间收拾行李，至夜半1时许始睡。

3月10日 星期日

今天要动身赴安阳了。上午翼天来谈。不久陈昔亦来，偕陈君赴中国科学社访吴襄君，未遇，留陈君午餐。再往访吴君，又不遇。赴所嘱号房将此后来信转豫。返时顺便购《平面测量学》一书，以便先行阅读。再赴吴襄处，同往访王书林君，未遇，留名片辞行。再偕往兴源旅馆陈昔处闲谈。打电话至管雄处，不通。傍晚赴郑翔鹏处晚餐，随便闲谈至9时许始告别返舍。准备出发，助理员李光宇及技工王文林同行。时吴襄君来送行，与吴君与同舍章味三先生告别，乘汽车赴车站，10时50分车始开行。

3月11日 星期一

晨7时许始醒，车已过蚌埠，将近南宿州。10时过徐州，转陇海铁路，车下午1时始开行，故与李君至车站附近之餐馆食面，洋3角。晚9时过开封，11时50分抵郑州。平汉路快车系晚9时开行，慢车则晨间7时45分开行，故只得在郑州过宿一宵，住大金台旅馆，双铺房间1.6元，并不便宜。车中劳顿，又着了凉，故洗脸后即睡。记得去年春假旅行山西时，也因着了凉，肚子不舒服。我知道如果此后不加意注重身体的健康，则考古的工作，将来无法进行。在车中技工王文林叙述田野工作的危险，尤其是深达七八米的大坑，常有土崩压毙人的可能。去年在2004墓中，即压毙二人，李启生君曾坠入7米余之坑中，幸未受伤。又述前年随梁思永先生赴齐齐哈尔考古之冒险，经过内蒙时，常数十里不见人烟，且多马贼，所携钞票千余元，即装入破皮鞋之隔层。晚间借宿蒙古包，燃料用马粪，辛苦之至。

3月12日 星期二

晨6时许即起身，算清房钱，赴平汉车站将座位占得，与李君至车站附近之饭馆早餐，二碗蛋炒饭加榨菜汤一碗，计洋5角2分。食后出餐馆，在晨曦中对车站附近一瞥，觉得市况尚不恶。旅馆以华安为最大，尚有中国、五洲等旅馆，餐馆亦不少，街中心有一北伐阵亡将士纪念碑，近旁停洋车不少，此种生意皆赖火车交通。平汉快车与陇海不直接衔联，亦由于欲维持郑州市面之繁荣也。车于八时三刻过一土山隧道后，即近黄河铁桥，桥长9里许，火车经11分钟始完全驶过。下午2时40分抵彰德府，乘洋车赴冠带巷办公处，晤及石璋如、刘照林、胡厚宣三君。5时许梁思永先生偕祁延霏、王湘二君亦由北平至。晚餐饮酒，闻工作期中，每星期日皆有酒以慰劳。此间无电话、自来水及抽水马桶，然年来享惯都市生活，反觉另有风味。犹忆幼年随母亲至乡间外婆家住一两月，乡村风味常令我乐而忘归。但此间亦为城市，虽简陋而较乡村为佳，但亦缺乡村之佳趣。晚餐后座谈，洗浴后即睡。（补记：石璋如为河南偃师人，1904年生，与梁思永先生同岁，但执弟子礼甚恭。河南大学〔学〕生，本科前后二年即在安阳实习，不复在校上课，故底子颇差。1947年提职时，一般助理研究员皆升为副研究员，而他一人改为编辑员。1952年李济在石所著《考古年表》序文中说：“他（指石）对于学术的热诚、信心、耐性、忠实及恒心，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这些都是

一个作田野工作的人必备条件，而璋如都是无一不备，他追求这一工作廿年如一日，他的恒心尤值得称赞。”刘照林名耀，参加革命后改名尹达。胡厚宣名福林，后以字行。祁沛苍死于新疆，《学报》第2册有小传。王湘参加革命，解放后在一军工厂工作。）

### 3月13日 星期三

晨起后，9时许早餐，食馒头及小米粥。此间每餐皆为馒头，以此间人数少，且多为北人，故不能如北平学校中之兼备大米饭也。上午无事，至街上闲逛，由冠带巷转南大街，向北大街而行，经鼓楼及钟楼，此街为安阳繁盛之区，然市况与温州相近，街道稍阔，然非由石铺成，泥土低昂不平，反不若吾温之整洁也。店屋亦多平房，亦有楼房及洋屋，但没有看见三层洋楼。人民朴素，未遇及洋服少年及摩登女郎。返舍后，领田野工作物件：公事皮包一，小刀一，折尺一，活页夹一，图画纸夹一，又墨水钢笔、别针、图画钉、橡皮圈及面巾、肥皂等。写信给家中及朋友们。又与祁延霁君至市场一逛，祁君谓安阳名菜有三种：一为三不粘（不粘嘴，不粘盆，不粘箸），一为哑巴馍（系一哑巴所开店铺中之馍馍），一为驴肉。昨晚曾食过三不粘，即平市之溜黄菜，亦不过如此，其他可知。

### 3月14日 星期四

晨起后，收拾行囊，乘车向侯家庄进发。下午至田野视察，先至西区，观1001—1004之四大墓葬，大者墓室每边约20米，墓道30余米，深度10余米，惜均已盗掘过，故夯土墓室中有扰乱过之广大盗掘坑。至于近代之盗掘小坑，更为众多。又至北区观“探坑”及广约半米、深2米、长10米之长方坑，东西横列约20余坑。又至东北斜坑，闻已抵墓地之东北角。至于东区“探坑”亦不少。闻其间探得小墓葬60余处，均未清理。匆匆一观即行返舍。田野中灰陶绳纹及刻文之陶片甚多，又有红陶绳纹陶片一二块。此间风沙甚大，返舍后洗脸时，脸水变成黄灰色。晚间续阅中译本之滨田氏《考古学通论》，此书颇不恶，惜过于浅近通俗耳。

### 3月15日 星期五

今天开始工作。晨6时半起身，7时余早餐毕，即赴田野。先召集工人，旧工人已100余人，但本季工作颇大，须人夫300左右，故须增添

100余人，而来求工作者几及千人，只得加以挑选。然此辈农民，毫无秩序，蜂拥求选，最后令排列蹲坐，挑选100余人，其余令散归，已10时余矣！今日工作，限于移去墓葬边缘之堆土，以便清出将来可以堆土之地，并减除工作时之危险。下午5时始散工。

今日与梁思永先生谈及留学计划。梁先生之意，以赴英爱丁堡[大学]随G. Childe[柴尔德]学习为佳。不仅可得技术方面之智识，即所学之近东方面考古学智识，亦有利于将来返国后作比较研究也。晚间大家坐着聚谈，胡厚宣君唱京戏，自己对于娱乐的东西，一点也不会，真是遗憾。他唱的是梅派的《凤还巢》，颇够味儿。

### 3月16日 星期六

阅书：滨田耕作《东亚文化之黎明》，系1928年之讲演稿，故材料方面较旧，如周口店之原人及石器，山东之黑陶文化，及殷墟文化详情，皆未列入。

今日开始负责管理HPKM1037—1038之发掘，坑面约阔1米，长2米，上口在地面下1.2米，工人5人，掘深1米余尚未发现遗物。初次从事，连最普通的软黄土与边壁黄土的分界，也有待于别人的指示才知道。又至东北区观“探坑”，此项探坑广5米，较普通广1米者远广。盖已知地底情形，拟行完全翻掘，故作较广之坑以省工力也。东区左近之M1039—1040系李启生君管理视察。李君谓此间村人取名颇新奇，有名“孬子”，有名“不再见子”，有名“大尾巴”、“小尾巴”者，后者由于其父母不欲多生子，故取名“尾巴”，及再育子则“尾巴”变为“大尾巴”，而另取“小尾巴”以名幼子，余闻之失笑。顿忆及王棻昆仲之乳名“息”、“有”、“全”，据传闻亦取此义也。

### 3月17日 星期日

今天是星期日。本来是休息日，因为开始工作刚两天，不好意思便休息，照常工作。惟昨天风停，田野中工作稍佳。前两天刮风不止，到处都是尘土，更加以发掘所扬起的尘沙，弄得满空中都是微沙，吹到耳中、鼻中、眼中、口中，只好带上避风眼镜，闭紧着嘴，耳鼻没有法子遮盖，只好任着他了。听说此间春季差不多天天刮风。今天所掘两坑已5米，仍未见底。晚间见他们掘灰土坑者所得的白陶、灰陶、松绿石、骨器及石刀等，羡慕不置。

回来后，得吴春晗君来信，谓毕业论文已付印，不久可出版。又阅报，知今年留美公费生有经济史一门，殊自悔去年之投考考古学也。自家本是埋首读书的人，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注重组织及办事能干，殊非所长也。王栻此届颇有希望，当写信以劝勉之。

3月18日 星期一

今天所掘的二坑，都有古物出土。已取出来的有48件，其中砺石及铜刀均17件，铜器14件。铜刀形状与刀币相似，长度约18厘米。铜戚即 perforated battle-axe [穿孔的战斧]，普通长10厘米，阔5厘米。砺石为 sand stone [沙岩]，大小与铜戚相等。此等物件，去年曾出土数十件，并不稀罕。惟自家初次发掘，居然有些发现，殊为欣快。大凡事情初次经历，总觉别有新鲜滋味。坑中有无头人骨数具，颇凌乱，据云去年发现小刀之坑亦然。另有正方坑，则专出人头骨，疑为杀人殉葬之遗迹。下午从辘轳悬篮降入坑中，画了两张草图，表明各物位置，又央李君代摄二张照相，乃依次取出，编序号数，以棉花及桑皮纸包之，晚间以温水洗刷之。至10时始睡。

3月19日 星期二

今天仍清理昨天所掘的两个坑，又得了几件东西，结果总计每葬坑中有铜刀、铜戚及砺石各十，可见每三件成一组。如果杀人殉葬的假设合于事实，则这些无头的骸骨便是禁卫御林军，每人带了刀、斧各一，砺石以磨利兵器。现在这些禁卫军连自己的骸骨和兵器都保不住，更休说保卫皇陵的事。下午至东区北部观俯身葬4座。又至1004墓观打破翻葬坑之灰土坑。以前发现灰陶之灰土坑，均在翻坑之旁，但在夯土之上；而翻坑中有灰陶及灰土，故推论盗掘在灰土坑之后。但这次之新发现，又似乎证明灰土坑有在盗掘之后者，故盗掘时代之最后界限，可以由此证明在灰陶期终了以前。晚间饭后无事，群集讨论此问题。1003墓坑中发现“大牛”二字之花骨。

3月20日 星期三

东区南部另掘探坑，我便由南部调到北部去工作。凑巧得很，在北部发现一青铜期的墓葬，有铜鼎、铜爵、铜觚在足端，蚌璧、铜镞及其他未知名之二铜器（用途不明）在腰际。其东有马坑二，衔勒系铜制，其羁索有圆形铜饰，连络成二线，有方形饰在口旁联之。明日当续做。

晚间将前日所得者编号交进，完讫一事。

从前读卡特的《图坦哈蒙墓》，谓初入墓穴时，常有一种特殊的感受，觉得死者离我们很近，死者亲族的悲哀与抚爱的感情尚留于墓中。这是由于他所发掘的墓中，花圈、木乃伊等都存在着。我们这次虽掘到尸骸与铜器，也感觉到当死者埋葬时，他的亲族噙着眼泪送之入墓，将鼎、爵、觚等，一件件放入他的身旁。现在我们一件件把他取出来时，自己亦有一种特殊的感受，但远不及卡特所描写的那样深刻了。

3月21日 星期四

东区2001D坑，已掘到1米半深，发现了几块土色较深的长方形，大概也将有东西出现。C坑的马坑，费了九牛五虎之力，把三个马头连着铜饰，以及一条落在旁边的马饰，都连着泥土一并取出，一块儿运回住所中来，细细研究它们的连络方法。讨论结果，认定羈索上素圆圈和花纹圆圈的位置，不过，口旁的两个方形饰如何相接，却成问题，既无衔链，而其自身又不能当衔。而除金属外，皮带绳索又都过脆，不能作衔。或谓也许有铁衔，殉葬时取出。此假设亦嫌过于勉强，只好暂时不去讨论他。

得史学研究会来信，写复信给吴晗君，写了一半又搁在那里，忙得利害，不但无暇阅书，连写信的工夫也没有了。

3月22日 星期五

在2001D区，发现16个墓，发掘了5个，有3个是盗掘过的，其余2个，一个是兽，辨不出是什么兽，大概是驴吧！发掘团中无生物学家，这兽骨只好用桑皮纸糊起来，拿回去待专家考究了；另一墓，发现一具骸骨，据梁先生说似乎是女性，仰身平置，右手侧放置一带盖陶罐，中有食物腐余的污土。闻此项器盖曾发现不少，初不知其用处。今发现此罐，可以解决这问题了。我立在旁边，静悄悄地看工人移出这瓦罐与骸骨，心里想，在当时入葬的辰光，她的爱人，将她平置在墓中，又放置这食物罐，怕她取用不方便，放在右手侧，然后洒着眼泪，将泥土遮没了痕迹。哪里知道数千年后有人来翻掘呢！现在，肌肉是腐去了，食物也化为尘土，但是那种温情、那种抚爱，到今日还可以想像得出来的。

3月23日 星期六

继续昨天的工作，翻开四个墓葬，一无所得，仅有几片破瓦片。在2001E区，却发现了两个小墓葬：一个是用两片大瓦相合而成的，一个是用八块厚砖，大概都是掩埋婴孩的，时代大概是汉唐时间。明天要休息了，所以不再做下去，怕发现了东西，无暇取出，有被盗的危险。

晚间大家聚在一块儿谈笑，听着人家讲笑话，唱京戏，自己一无所长，很是惭愧。李启生君述到女鬼育婴至糕饼店购物喂物的故事，使我想起少时听人家讲到举人坦的故事。据说自家四侧空坦，俗称举人坦，曾为停柩之所，出了一件同样的事件，糕饼店即仓桥口之吴庆和南货号（幼时尚见及此店，今改为益泰生南货号矣）。我疑心这是一个故事，后来被人家编排进一些实有的地点与人物，好像真的一般，犹如少时听人家讲到江南老吃狗粪的故事，归之于张阁老。但是由另一处我曾听到同样的故事，不过将张阁老换作顽皮的私塾学生而已。有许多上古史中的传说，我以为都是此类。

### 3月24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休工一天。上午进城，洗了一个澡。从前平居时，每星期要洗两次，现在整天在尘沙中过日，反而每星期至多一次，此间生活之清苦，可见一斑。写了几封信，一封致李济之先生，报告此间的工作及提出请求：（1）从早决定出国后计划；（2）留国内期中能否到西安参观。又写信给家中，叙述此间的币制，田野工作的工人、经费、发现物品等。

### 3月25日 星期一

今天继续发掘2001D区的几个坑，只发现了几具兽骨。至于E区一直掘到1.6米，直达黄沙土的底部，尚未发现什么东西，只好停止工作。这区几等于徒劳。不过，由此可以决定本墓区的东界，省得再往东发掘，未始非一得也。石璋如君在西端发现铜铎四、铜马饰一，佳运令人羡慕！下午接到校中通知书，催促从早决定拟入学校及出国日期。晚间与梁思永先生商酌。梁先生谓最好是赴英，入伦敦大学或爱丁堡大学；如赴美以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 大学为佳，可以攻人类学，养成考古学之理论基础；如能赴德国随Menghin [门京] 更佳，惟语言须另行学习耳。晚间再写信给李济之先生。

### 3月26日 星期二



发掘2001E南之2002E区，留一5米宽之墙与2001E相隔，将土移至2001E中，南与去年所发探坑相连。掘1.5米已达黄沙土，知已达底部，不再继续。

3月27日 星期三

微雨，停工一天。上午温习日文。下午阅黄花考古学院出版之《考古学杂志》创刊号。旋与李、祁、胡三君冒雨出村，拟赴同乐寨，至寿安山堂休息片刻，见桃花已开，紫荆亦含苞欲放。整日在沙土过目，连春天到了也忘记了。旋迷路，竟找不到同乐寨，绕道返舍。晚间，闲谈至11时始睡。梁思永先生谈到发掘团的组织问题，谓今年较往年远佳。事务方面，城中交尹子文君办理，所需之物，皆先期大批购贮，偶有所需，不必上街购买。会计所用簿记，每日一结，亦较去年积至一月始一结者为佳。又谈及助理员每次发肥皂、毛巾，及洗衣、理发不取费等事，谓有时亦觉多余，惟惯例如此，所费甚微，不必删除，免后任为难；即如伙食，每日菜钱2.8元，亦觉稍少，以后当稍增，与往年同一比例，亦恐后任之接手困难也。梁先生言时，颇为得意，自赞Business [ 事务 ] 方面之成功。

3月28日 星期四

因石璋如君昨日进城未返，今天代之使役工作，令先做2002A区，0.5米深发现铁钉及铁灯盏等，时代当甚晚，四围有灰土，中有骨片及陶片，皆带烧痕，其下即为红烧土。此灰土层甚薄，不过二三厘米，广长亦不过60—80厘米。梁先生在侧，指示遇灰土坑时所应注意之点，谓宜先在中间作一十字交线，就其一象限中，先行开掘，以求其与生土之边线，然后依边线作一横断面。旋于东边发现一长方坑，周围皆为残陶片，疑亦一墓葬。下午石君来，即将此区交石君去记载。因此区近从前出铜器之地，希望最大，不便攫归自己管理。乃往东部开发2002D区，掘深至60厘米已近散工时间，至1001墓观新出土之铜戈及花土。铜戈之胡，仍附有木柄，花土疑为漆器之pigment [ 颜料 ]，以其粘于杆木上，隔以黑色漆状薄片。闻亦有附于泥土之上，四无依托者，故前次李济之先生谈话时，谓或为色布之残痕。（补记：照林君伏在地上描绘花土，很是费劲。但是虽然吃力，看他样子，很为这重要发现而高兴。）

3月29日 星期五

微雨，停工。

阅书：ESA (Eurasia Septentrional Antiqua) IX [《欧亚大陆北部地区的古代》<sup>(42)</sup>第9期] (1934) 中之论文。(1) M. C. Burkitt,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Aurignacian Culture and its Female Statuettes [伯基特：《奥瑞纳文化遗存及其妇女小雕像》]；(2) V. Gordon Childe, Eurasian Shaft-hole Axes [戈登·柴尔德：《欧亚大陆的有銎斧》]；(3) M. Rostovtzeff, A Gold Necklace and a Gold Armlet from S. Russia [罗斯托夫采夫：《南俄发现的金项饰和金臂饰》]；(4) W. Perceval Yetts, The Horse: a Factor in Early Chinese History [珀西瓦尔·叶兹：《马匹——早期中国历史上的一项因素》]；(5) V. Tolmacheff, Les Antiquités Scythes en Chine [托尔马切夫：《中国的斯基泰古物》]；(6) C. G. Seligman, Bow and Arrow Symbolism [塞林格曼：《弓箭的象征意义》]，(7) J. G. Anderson, Some Folk-lore Notes in Haslunds Jabonah [安特生：《?的一些民俗学解释》]。其中以叶兹一篇最堪令人注意，氏以为中国上古之马，乃耸鬣、巨首、短足之Przewalsky [普氏]种，但汉代由乌孙及大宛输入天马，后来垂鬣、细首、细长足之骏马，当即此种西域输入之马，山东孝堂山祠壁石刻即有此二种马。前者为士卒所乘，后者为贵族所乘。更论汉武帝遣李广利两伐大宛，打通西域贸易路径，中亚文化遂沿此径而东来。至于喂马之苜蓿，马具之形成及图纹，更为随天马直接输入之物。又论汉石刻中马之飞驰及慢步各形，受希腊货币上马像之影响颇深。中西交通之动机，实由于汉武帝欲得良马以敌匈奴，其结果，西域成为交通孔道，西方文化输入，且为唐代中西交通之先声。

3月30日 星期六

掘2002D，至0.95米处，又发现大瓦二片（0.30米×0.44米×0.015米），与前次在2001E所发现者相同，惟此次有残骸在其内，足证明其确为墓葬。想不到瓮葬之外，尚有瓦葬之俗。在2002A所发现M1095，所得陶片在五六百片以上，离坑口1米处尚有陶片，于0.8米发现二牙，疑非墓葬，但附近之墓无被扰痕迹，似又非盗掘者弃置所致，殊不可解。下午有安阳高中校长及教员来参观。明日起，要写发掘日记，每天交进，又多了一件事，殊为累人。启生兄昨天生病，今日又有几人感到不适。我自己尚不觉得怎样，但愿不要第一次出马便病倒。

3月31日 星期日

今天本为休息日，因为前几天下雨，曾停工两天，所以继续工作。2002C区，发现马坑二。先做M1121，埋有二马，马饰花纹不同。陶片坑至2.50米深时，发现另一坑之上缘。石君处发现一铜鼎，即在我前天所视察的2002A区中。今天起，要开始记发掘日记，每日缴交进去，多了一件事情，更无片刻闲暇矣。天气已暖，穿棉袍已觉过热，夹袍在城中未带来，只好在田野中脱了长衫穿短褂，下工时天气稍冷，再行穿棉袍。今天城中安阳高中及培英中学的学生都来参观。田野工作已及半月，揽镜自照，面色已非若从前的惨白了。

## 4月

4月1日 星期一

清理M1126，为一马坑。M1095至4.35米已见底，仍是“无头案”，连小刀也没有。下午得李济之先生来信，谓“此次出国赴英较赴美为宜，先在伦敦大学住一年，然后赴爱丁堡或剑桥”另在致梁思永先生信中提及，爱丁堡大学之Childe [ 柴尔德 ]，可以从之学比较考古学，又剑桥大学之Ellis Miunns [ 埃利斯·明斯 ] 亦不错，至于伦敦大学之Petrie [ 皮特里 ]，已年老退休云。晚间写信给校中通知此事，又致函李先生及家中。写毕，仔细考虑，越想越踌躇不决，自己终身的事业，便这样匆匆决定了么？但是不决定又待怎样？虚名与实学在心中交战，如果实学不能获得，要虚名何用？但是，转过来一想，在中国的社会中，有了虚誉，不是更多一重保障么？到英国去，学位是牺牲了，至多混个研究生的名目，但是学问方面是否有把握，转到英国去，是自己的提议，又不好再生异议，多留国内一年如何？也难即决定。

4月2日 星期二

清理2002C区之二马坑及2002A之陶片坑下之M1095B。又2003E发现一大片斑土，长5米，广1.5米，石璋如君疑为大墓葬，但结果只发现马骸二。2002D开始工作，表面上带棕红色，石君谓含有水分所致。

下午与梁思永先生商酌，赴英入校以一校为佳，抑在各校分读一年为佳。梁先生谓原来计划，在伦敦读人类学，打好根底，后赴爱丁堡或剑桥专攻欧洲考古学及中国方面之物。并谓赴欧留学之目的不外：

(1) 博物馆及田野工作之技术；(2) 欧洲考古学方面之智识及人类学

的背景；（3）考察欧洲方面所保存的中国东西。惟最好先行决定所欲研究之题目，如欲研究汉代考古，最好先对于中国方面材料，有一大概知识。但是否有多留国内一年的必要，仍为一问题，盖不宜专看学问方面之进益，尚须顾到政治变动等一切事实问题。此事殊使我为难。傍晚又接到吴晗君的来信，述及改行问题。昨日的几封信都留着未发。给李先生的信修改了一次，仍觉未妥。我拟再留国内一年，如不幸遇到意外，则由自己所攫得的机会，不妨仍由自己丢失。

4月3日 星期三

今天将2003E区暂停工作，专从事于D区，得大坑三，东坑与E区者似相连，于1.9米处得嵌松绿石之铜制车饰，中坑亦出一件，以时已晚，明天再发掘。这是半月来所掘得的东西中，最可珍贵的。本墓地所出之马骨已不少，但未得马车。这次居然出了车饰，并且嵌工极佳，我自己又恰是发现者，自然非常欣喜。M1126于清理底部时，又发现一马首，有铜制马饰，旋于其下更发现一长方坑，恐为“小刀会”。马坑东北角恰巧压住它的东南角。可见马坑之掘成在于其后。

晚间写信给吴襄及祥第，述及近日生活及出国计划。在祥第信中更托其领单行本，因为今天阅及4月1日《大公报》，知道《清华学报》已出版。又将昨日写好的信加以修改寄给李济之先生。

4月4日 星期四

清理2002D区中所发现之车坑。M1136及M1137二坑所埋之车，其木质的车身，已朽腐无迹，但是铜制的车饰却仍保存，不但花纹精致，有虬龙及饕餮诸形，内有镶嵌松绿石者，并且排列得很整齐，未曾扰过。这是一批很难得的材料，我怕弄坏了这批材料，将东首较大的坑让给石君做去，自己做西首一坑。到了收工的时候，发现二坑原来相连，坑中出土物在百件以上，其下层仍有留剩未掘出者，明天似须再工作一天。

今天董作宾及徐中舒二先生来参观，并且带了一位女士（补记：即熊海平女士，后来成为董先生的妻子，这时尚是以朋友名义结伴来玩）同来。恰巧今天刮风，密云欲雨，这田野的生活似乎够受，到了十米来深的大坑边缘旁站立参观，实有些怵目惊心。晚间，洗刷白天的东西。镶松绿石的凝以胶质，130件东西只弄好30多件。

4月5日 星期五

清理M1136，知道它与M1137相通，乃掘去其中之壁成为一坑。今天共出了100余件，与昨天所出的合起来达300件左右，明天将运回城去。今晚检点数目也费去了一点多钟。旋整理墓葬记载表，交进第二批已填的表。今天董、徐二先生又来参观。我们这次取提车饰，已证明我们的能力尚不够，不但由于技术方面，如绘测草图多不准确，提移时松绿石有脱落无迹的，大半原因实由于安全问题。我们既不放任它放在田野中，只好每天于收工以前赶快弄好提出，对于其在坑中之情形，殊未能仔细研究。我觉得实在有些对不起这一批好材料。

4月6日 星期六

继续清理车坑。昨天已证明M1136与M1137连为一坑，二者打通，又向南挖。为工作方便起见，乃于南端2004D掘一宽3米、长10之沟，至1.4米时发现车坑之南壁，乃依其上口向下做去，发现铜器27件，与前日得者成平面，故补于前日之草图上。下午取出，本可再向下做，但恐一做，便使下一层的东西全坑都露，收工以前来不及清理，且明日又是星期日，所以便停工，并盖上一层浮土，将工人调赴2004E区发掘大坑以南之土，以图找到边缘。2002B区之长方坑中发现一侧身葬，胸口有贝3，右侧有网锤5。东区之M2001及M2002将近底部，今天打深沟二道，以图有新发现，可以调遣工人前往工作，否则，恐须减裁工人。徐中舒先生来参观，带了一部《邶中片羽》，是北平古董客黄浚编印的安阳出土文物，与此工作地所出的差不多。徐先生参观时颇为注意，看见扰土中出了我们所用的铁钉，便追问出了铁器么。

4月7日 星期日

今天进城，洗澡，理发，到街上去走走，一天便完了。中午招待徐、董二先生，大家喝得醉醺醺。（补记：这次闹酒，与熊海平女士的在座有关。董先生原有糟糠之妻，这次由北平带了女友来安阳玩，形如夫妇，可是王湘君背后说，这不是他的表嫂子，他另有表嫂子。徐中舒先生自谓是“萝卜干”（北平饭馆上菜前有萝卜干等几小碟，作为陪衬，不另收费）。熊女士这时似在北平一艺术学院读书，酒量颇洪，大家闹着想灌醉她，结果她没有醉，别的人倒都喝得醉醺醺了。后来南京所知道了，来电报要发掘队注意风化。董先生知道是为了他的事，便提出

辞职，考古组同人亦提出辞职，酿成一场大风波。后来总算和平解决（参阅下面4月12日、5月11日的日记）。）下午刘照林又病了，李启生未愈，真是不顺利。晚间，将昨天及前天的镶松绿石的东西加上胶质以凝固之。

#### 4月8日 星期一

继续清理车坑，又得200余件铜器。晚间，清理白天所得的东西。下午快近收工的时候，天忽下雨，连照相也不及拍了，便将东西匆匆收起来，手里拿着雨伞步着湿地返舍，偷空向四周围一望，几株绿树被雨洗刷得翠碧可爱，地上是麦田与油菜花，侯家庄中的农舍，从土墙中探首而出，一派田庄风景，真是可爱。可怜我年来诸事羁身，久没有机会欣赏风景，不想今天却能有此一瞥，在中学时读《儒林外史》首回王冕放牛故事的印象又浮到心上来，但是一返工作处，便忙着检点出土物，刚才的心情已归乌有。

#### 4月9日 星期二

续做车坑，刨去一层即达底部，今天所出仅20余件，然合并前数天所出的，已达五六百件，清理完毕，如释重负。发现到好东西时，有两个不同的感想同时发生：一方面欣喜自己发现了新东西，一方面又是惧怕弄坏了这批好东西，尤其是一个初次做田野工作的人，后一种的惧心更为厉害，虽得石璋如君帮忙，而工作过程时，不精密的地方很多。更使我自愧的是到现在为止，虽清理了一满坑未经扰过的车器，对于当时的车制，仍是莫明其妙。不过，他们久经沙场的老将，也是与我差不多，仍不明当时的车制。昨天南区向东打探沟，发现一个椭圆形坑，工人告诉梁先生“这是废井”，被梁先生骂一声“胡说八道”，定说是墓葬，今天发掘的结果，是废井无疑。可见有时工人的经验，比一个考古学家还有用。

#### 4月10日 星期三

10时许下细雨，休工。2004D及2004E二区又发现墓葬10处，休工后返舍，天又放晴。前天雨中工作，似乎感了风寒，身子有些不舒，腹泻。下午依榻欲睡，精神虽倦，而不能成寐。闻室侧厨房中砧声，忽忆及七八年前在家时的情形。那时宿在东屋二间中，适邻厨房，晨兴时，母亲已在厨房中做事了，常闻砧声。不知怎样的忽在此地此时，想到从

前的事情，我知道这又是身体不好的缘故。既然睡不着便翻身起来阅读 Perke [ 皮克 ] 及 Fleure [ 弗勒 ] 的 The Horse and the Sword [ 《马与刀剑》 ] ，看了半本；又抛开了书，整理连日的工作记载。我自己觉得对于书本的嗜好，仍是太过分，对于田野工作的兴趣远不及对于书本的爱好。

4月11日 星期四

车坑告一段落，二小坑皆无所获。2003E的大马坑开始工作，先找边壁，明天再往下做。此坑长达7.5米，恐须数日之工夫。2003C区发掘到1.2米尚未有发现。下午接到三封信。一封是李济之先生的，劝我还是早日出国为佳，拟入学校以伦敦大学为最佳，并谓已函达校中。一封是吴晗的，告诉与校长接洽的结果，此事恐无望。一封是吴襄的，报告近况。经济史一事，既已无望，死心塌地去干考古学。写信回复李先生并致函校中，托办入学手续及代领出国护照。瞻望前途，心中实懔然自惧也。

4月12日 星期五

2003C区掘到1.4米左右，发掘墓穴处，因为被本坑南壁压住，未即向下发掘。2003E区的马坑，只做了一半，已有马首11，都有马饰。这一星期因为李、刘都生病，所以大半工作，费在打深沟。东部无发现，西部探的夯土，闻有大墓葬，恐已被盗过。刘、李已病愈，下星期又可以重整旗鼓了。

前天南京有电报来，令此间须守纪律。昨天董先生来，谓此乃徐先生返平后，对傅先生谈及留宿女宾事，致发生此责备。董已提出辞职，明天南返。今天南京又有电报来，劝董打消辞职，前事出于误会。梁进城劝驾，无结果。董明日离此间，今晚诸同事进城慰劝，并送行，仅我与梁、李三人留在此间。

4月13日 星期六

继续清理马坑，绘图照相后取出马饰，共18匹，但清理底坑时又发现3匹，以时已晏，明日再取。

闻梁思永先生云，此次发掘已用去4200元，尚有地价未给，后日又须600元工钱（每人每日4角，五日一发钱），已近全数之半，恐难维持至三个月。至于租用土地，每亩白地10元（10月至3月不种农产物），

苗地则为30元，开探沟则每10方米1角6分，本季共需租金约600元。全部经费由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补助，计13000元，预定三个月做毕。但观现在情形，或不能维持至三个月。

#### 4月14日 星期日

今天是星期日，休工一天，恰巧是淅沥的阴天，闷坐在房中读完皮克及弗勒所著的《马与刀剑》（pp. 1—148）。好几天没有读书了，忙得不可开交。下午将小墓画入总图中。接清华寄来的单行本，分赠同事。晚间饮点酒，大家坐着闲谈，9时许即睡。

#### 4月15日 星期一

继续清理马坑，一共35匹马，埋在一个坑中，真是洋洋大观，惟画图颇麻烦。晚间整理白天所得的马饰。今天祁沛苍君到同乐寨去测量，并填平去年所掘的黑陶坑。李启生君一区发现了10个人头坑，北区探沟探得汉代砖墓一，已被盗过。闻西面的探沟亦曾发现汉代砖墓，以时间及经费关系，拟集中工作于殷代墓葬，故此项汉墓拟不去做。

#### 4月16日 星期二

清理马坑完竣，又发现2匹，共37匹；发现一马铃，颇娇小可爱。刘照林君处发现一大石刻，长达1米许，宽半之，花纹颇精，又有铜矛及画骨（朱黑二色）。M1200已达10米，抵黄泉，出水，不能工作，只得从一小方为试掘地，造成四围边墙，将水弄得墙外去，俟一区到底后再做他一小区，以无吸水机，将水弄到墓外去，颇为不易。

#### 4月17日 星期三

发掘2004D、2004E二区，但是堆在上面的土，非先翻去不可，这样便费一天的工夫，尚未做完。闲着无事，画几张工作地速写。返舍后接到王棣的来信，说清华旅行团拟到这里来参观，要我到车站去迎接他们，又是麻烦的事情。他写明信片来，要我快信回复他，但是18日晚他们便离开封了，恐怕终是来不及，并且19日8时又没有火车到安阳，平汉北上车仅有星期二、四、六的班。这又是麻烦的事，商之梁主任，明天写信给城中办事处，如明天无特别快车，则明天不进城，后天下午工毕后再行进城。

#### 4月18日 星期四



发掘2004D及2004E二区，于D区中发现残瓷片，0.8米一为白地黑花之大瓷罐，一为“均窑”式的霁青瓷；1.05米发现一刻文白陶，此为东区第一次发现，更可证明与西区实属于同一系统（闻此项白陶，市价每一小残片值二三元，铜器素鼎、素爵亦不过如此）。西区北部，前日发现之汉代砖墓，今日已将墓道弄清楚，破门而入，明日翻掘墓中淤土后，即可取出遗物。西部闻又出一殷代大墓，系亚字形，但亦已被盗过。

4月19日 星期五

今天掘马坑，边壁之不整齐，为前所未见。M1220发现马饰一具。

上午11时许，清华参观团来，王棣君亦在内，多时未见，乃在此地相逢，殊为从前梦想所不及。万里投荒，如处沙漠中，一旦重逢旧友，又是快乐，又是不快乐，匆匆谈了几句后，便招待他们参观各地。12时许招待他们到侯家庄办事处中。饭后，在院子里与王棣谈未来计划，谈了几分钟上工的时间到了，只好上工去。一会儿，他们又来参观，匆匆作别，看着他们的车影消失时，不禁鼻子一酸。下午休工回来后，接到校长的信，说已代办入学手续。

4月20日 星期六

清理昨日所发现之M1220，又发现马饰一具，知共埋二马。于M1221发现四匹马，皆有马首。又在东部发现一小坑，有马一匹。西部之汉墓，发现五铢钱一枚，碎陶片数片。陶片花纹，近于汉式镜，其质料，则与汉代泥屋、泥灶等相似，断面呈灰色及红色，表面涂以白垩。此墓尚未到底。M1004发现一雕刻极精之花骨，一面为饕餮，一面为猫头鹰，镶有松绿石；又有一玉殷残片，其耳上有字，与甲骨文上之字相近，释文：

辛亥小臣𠄎入

毕俎甲飧以𠄎

按𠄎为武丁时史官，见董作宾《释帚矛》，则此当为祖甲时代物也。

4月21日 星期日

又是星期日，连日的辛苦，只想在今天得到补偿，可是一到7点钟便自自然然地醒转来。早餐后，乘车进城，洗了一个澡，赴市场去买二本信纸，一元邮票。客居无事，只想多写信解解闷。又买篮球鞋一双，

一共花了两块钱，这是本月支出的第一次。每月的津贴，用不了十分之一，加以《清华学报》中的稿费，今天又寄到了，我想寄些钱回家去，否则留着将来过沪时置办行装及书籍亦佳。返舍后，写了四封信，返侯家庄后又写了两三封。给王栻的一封，写了一半，搁下来，预备明天续完再寄。

4月22日 星期一

继续清理M1221马坑，此坑共出马四匹，皆有马饰。又发掘M1240，有马二匹。我所发掘的马，当在五六十匹以上。此季只与马有缘，殊觉有趣。北部的汉墓，前室已达底部，发现大瓮一（径达50厘米），有盖陶瓶十余个，内藏果子之类，外涂白垩，陶仑四，陶灶（连瓶、釜、杓之属）、陶井二，陶火炉及壶各二，有釉彩，带粉绿色。漆杯三，红色。此外，铜饰零件及陶罐尚有数个，共计32件（漆杯不在内）。至于棺室，尚未到底，或许有铜镜等物发现。

下午接到少兰的快信，知道免不了又来借货。拟明天依所要求，汇寄去50元。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否则有伤亲情，似属不可。

4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一醒转来，看见阴沉沉的天气，有点使人发闷。起来后，天空愈加黑暗，好像要下雨的光景。梁主任发了命令，休工一天。闲着没事，阅读郭沫若译、Michaelis [米海里司] 著《美术考古发现史》。上午下了一阵细雨，下午便放晴，与石、祁、胡、王一同到洹上村袁墓去。走了十几里路，远远地望见绿阴阴上露出深黄色的圆丘及绿色琉璃瓦屋顶，知道是快要到了。近墓道时，两旁是柏树夹着槐树，由照屏处转弯，是一道桥与一座牌坊，走过牌坊，两旁是石人、石狮、石虎与石马，雕刻不甚高明，后面是享殿，两行柏树，作他们的背景，有“大总统袁世凯之墓”一碑。再后面便是坟墓，有石级以达平坛，坛围圈有铁栏杆，中央是高起的黄土，围以石垣，一代枭雄的袁项城便长眠此中。晨间的骤雨，在墓前留着几处小水潭，光景很是凄凉，附近民团的呼喝声，打破空气的沉寂。拍了几张照片后，便返舍填画发掘地总图。

4月24日 星期三

继续清理M1140，于其中又发现一坑M1264。于M1232及M1233之间亦发现一坑M1263。2004D及C之隔墙板去后，又发现M1248，为

俯身葬，头侧有骨筭，骨盆下有贝二。取出后，于其中又发现一坑。北部的汉墓棺室，西侧者已做完，前面有漆器七、陶器二。棺仅留灰痕，其上有五铢钱约200余，骨架尚佳。天气已渐热，穿了夹袍，便不能再穿薄绒背心，整天在日光中晒着，觉得非常焦渴。我们视察的人是由办事处送茶的，工人们从前也是由办事处供给，现在因为人多，令其自给。前几天曾决定召人设锅炉供给开水，每月每人收一角。因为工人们不满意，听说明天要改由工人各人自行设法，不再理会他们的喝水问题。

4月25日 星期四

M1248下之坑及M1264皆已到底，无所得。M1263有残骨。

M1248之东马坑M1261已被盗过，有残马骨及铜泡。又于M1220之东发现M1262，边壁不清，仅有残腿骨，疑为狗骨。2005E开始发掘0.5米深度。北部汉墓东室亦已做完，漆器七，五铢钱数枚，棺仅留白灰，无骨架，疑被盗过。此次未得铜镜，疑亦以被盗过之故。

将前天所写好的信寄给少兰，汇给他50元，教训他一顿，自思之殊为可笑。

昨天晚间，听他们谈到11时许，始回来睡，今天精神有点困倦。听他们说，初次开掘时，工人常不信任政府所举办的事，疑问每天是否真给他们4毛钱。在浚县时，招不到工人，县政府派警指派壮丁来做工。又他们做工时，常不卖劲，因为他们想不到有下一次的雇用。这些情形，安阳方面总算改良一点，董作宾先生在此间主持时，每季休工，常赏赐工人，赏金三四元至20元不等，每日供给茶水及板烟，这些现在都废止了。

4月26日 星期五

继续作2005E，已到底部，有墓葬数个，明天再发掘。M1001已到底部，深约11米，底部是铺着木板，比二层台低3米许，二层台上有花土，中有腰坑，出人骨及石戈、石匕首。M1002亦已到底，深近12.3米，中央部位前曾〔探得〕达12.7米到底，疑为腰坑。汉墓已近完毕，漆杯带土取出，中灌以蜡，土之四周拟再围以石膏，运到所中再行处理。今天方策（专员）及县长数人，带了几个兵来参观，把我们的一顿炸酱面占去了。我们只好吃山东馒头，小菜是凉菜及炒鸡子。

4月27日 星期六

1005E之M1277、M1278、M1279，M1277已被盗过，无所得；M1278为马坑，以时已晏，未做到底部；M1279为俯身葬，有玉器二，铜器二。2005D亦已发掘到1米深。于西部发现一近代之墓葬，南部又出了10余正方坑。

4月28日 星期日

阅书：郭沫若译、米海里司著的《美术考古发现史》。仅仅462页的中文书，看了十几天才看完。本来想弄点日文，这半个月来又没有弄。

上午想睡一点，可恶的苍蝇在脸上作闹。午餐后睡一会儿，半醒半寐，做着还乡的梦，一会儿便醒了，索性不睡。起来阅董彦堂氏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此篇做得很不差，从前曾读过一半，今天才读完，惟其中与传说有关联处，似有附会，如关于武丁诸子之类，即其一例。

4月29日 星期一

清理马坑M1278完毕，马饰中无铜泡，似乎可以证明铜泡为装饰品，可有可无。2005D区已到底，各墓并皆未做完，明天再做。2004C区亦开始发掘，已达0.7米，未到底。

4月30日 星期二

又是刮大风的天气，戴上了避风眼镜，沙土还要往里头钻。前几天连穿夹袍也觉得热，今天再加上绒背心及夹袄，还觉得有些凉意。2005D的北端五坑，本已清理好西首一坑，正在画坑图，一阵大风，把坑壁有盗坑松土处吹倒了，幸得立在一旁，否则要吃点亏了。M1280为马坑，M1281、M1282出碎骨，M1283、M1284为墓葬，后者有骨筭一。2005C区已做到底，仅南部有四坑，与D区南部似相连为一组，大概又是“小刀会”之类。

## 5月

5月1日 星期三

M1280—1284皆清理完毕。M1280为马坑，有马饰二具。M1281上面及东侧皆有犬骨，俯身葬底下有贝18枚，开缝处向上，间有涂以朱

砂者。M1282及M1283仅有碎骨。M1284边壁不清，为俯身葬，向北者二，向南者亦二，又有骨筭一。2005C区南端展延1米。

5月2日 星期四

2005C区之四坑，M1313—1316尚未做完。2006E区开始发掘。

接到家信，说家乡天花流行，煜侄等都曾染及，殊觉不放心，不知道怎样的，我总是神经过敏，常常疑家信中的话靠不住，有许多事是瞒着我的。晚上写四封信，一直写到11时始睡。在此间无事可做，一天的劳作，晚间有些倦了，不能读书，并且觉得非常无聊，只想写信，所以写信特别多。

今日有一个外国人H. G. Creel偕妻来参观，这个人名很有趣，自译“顾立雅”，我们把他译音成“狗的牙”。下午梁先生正与他谈得起劲，《民声日报》记者聂某来访，不出见，记者大哗，几乎成为僵局，幸亏刘照林君在侧解围。

5月3日 星期五

M1313—1316仅最后一坑有乱骨及铜镞一在脊骨旁，为倒须式，此式为殷墟最普遍之一式。2006E区发现一宽2.60米之夯土墓道，为阶梯式，南端尚压于坑壁下。本区西北发现三坑，与2006D区及2006E区者成一平排，恐皆是深葬墓。刘照林君的M2001北墓道出一小墓，有铜刀、铜戈等物，但无礼器。刘君谓本季发掘已入末期，恐无重大发现。梁先生谓李济之先生将于5日动身来彰。本季发掘至多至本月30日为止，然后回到城中去做整理工作。实则此间天气，近日已渐不可耐，即经费不成问题，恐亦不得不休工。

5月4日 星期六

将2005D及2006E中之7坑开始发掘，皆未达底部，大半已被盗掘过。E区之墓道，向南掘长沟（阔1米，长16米），以探其墓室之所在。M2006亦开始发现。

吴春晗君来信谓：“寿民先生与梅校长接洽，梅意见如欲考经济史则必须放弃考古学，因兄为本校学生，如一通融，必将引起各方责备及纠纷也。梅校长并谓，拟别致函劝兄早日决定，如决考经济史则将去年这考古学取消，今年另增一名经济史云云。事已如此，为兄计只能咬牙硬干，如抛去去年已得之物，另寻生路，毕竟不大妥当也，如何？”这“如

何”一问，却教我不好作答。二星期未接来信，我知道他必在接洽途中，结果如此，殊令我失望，恐我只好咬牙硬干矣！

5月5日 星期日

又是两个星期的乡居，今天进城去洗澡、理发。偷空写了一封给翔鹏的信。下午返侯家庄时，顺便与胡厚宣、祁延霈二君至袁氏花园（洹上村）一游，由胡君同学牛君招待，四围是厚砖筑成的高墙，近四角处有一排小方洞，似乎是放枪用的。这位盖世枭雄的袁项城，连退隐洹上村的时候，还是这样的提心吊胆，愁人暗算。花园现在改为安阳高中，其中房屋颇不少，但过于单调，都是长方形的小天井，四围是小房子，与故宫中的布局有些相同，但规模较小耳。后面是花园，西有假山亭榭，小桥流水，但年久失修，多陈旧得快要倾圮了，自来水塔失修，以致池中水干，小桥水榭都显不出他的妙处，殊为可惜。告辞而出。返侯家庄，将前星期所掘的坑，画入总图中。晚间阅《摄影良友》，这一星期来都是看这书，大略看了一遍，但是摄影的技术，经验重于理论，光是看书没有什么用处。

5月6日 星期一

2006D及2006C二区已掘过，无新发现。2006E区，西北之二坑，4米已达底部。M1335东侧者出大刀4柄。东南之夯土层，向南打探沟16米，以求夯土之东边界线，然后再向西找。西首M1002已做完。M1001仅剩墓道未做。M1003及M1004皆仅做到7米余，尚须4米余始到底，且有墓道未做。本季能否完全做毕，殊为疑问，故今日赶做，限定工人每日须向下做40厘米。至于东区，北部已做完M2006，南部已做到M2016，如赶做亦可于本月内做毕。

5月7日 星期二

M1334及M1335皆清理完毕。M1334为“无头案”。M1335则除昨天在西南角所得的大刀4柄外，今日又于东北角得5柄。2007D及2007C二区开始发掘。2006夯土墓道找不到结果，预备将来整个翻土，现在暂停。

今日开封市民百泉旅行团来参观，有饶孟侃等在内，梁主任招待。闻李济之及郭宝钧二先生已抵此间，梁主任入城招待去了。晚间食了城中送来美国橘子。无事阅沈从文的《记丁玲》，长久不阅小说了，这虽

是传记，却是用小说体裁写，前半描述一对不谙世故的新家庭夫妇的挣扎生活，颇富风趣，后半应描述二人转变后的生活，却因为有所忌讳，不能详细叙述了。我现在对于一切都没有一定的坚决主张，但对于别人的认真对待世事的態度，仍觉钦佩。

5月8日 星期三

2004D及2004C二区，开始发掘，皆未到底。

李济之先生偕同郭宝钧先生来。午餐时，李先生问我：“觉得田野工作滋味如何？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我只得苦笑而已。青年人所怕的不是吃苦，而是知道自己的命运被决定了，只能做第二三流事业中的第二三流人物。无疑的，我是不适宜于田野工作的，这不是指体格方面而言，而是指生活习惯而言，我的素养使我成为书呆子，关于统治工人及管理事务各方面皆是一个门外汉，勉强做去，未必见功，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可想呢！今日接到王棡君的来信，仍是说梅校长坚决拒绝我无条件的投考经济史。

5月9日 星期四

2007D及2007C二区已到底，北部一排9墓，M1362—1370，南部仅西南角一墓，其余则为一长达11米余之棕色土坑。西区M1004于距地面8米余处（即二层台上），发现二大方鼎，一长64厘米、阔45厘米、高60厘米，花纹为牛首；一较小，长52厘米、阔38厘米，花纹为鹿头。惜皆无文字，仅前者器底有一牛，后者器底有一鹿，像甲骨文牛、鹿二字，皆在南墓道口东首夯土中。抬出时，前者以6人，后者以4人，并各有2人扶持之。村民闻讯，老嫗、少妇夹道而观。此间保安不大可靠，前晚附近村中即发生鸣枪绑票事，故决定明日即运进城中去。闻新郑所出之大鼎较此要大，然即此即属伟观矣！

5月10日 星期五

在M1362—1370中仅有M1364、M1366、M1368完整，故其余6者放弃不做。此三者皆为无头案，仅M1366发现戈头10，带有木质，人骨架上并有红黑漆皮残片。2007E区又发现二墓（M1383，M1384），未做到底。

晚间阅《城子崖》报告样本英文部分，校出错字数处；又涉阅中文部分，亦校出错字数处，尚余中文部分二三章未阅，恐无暇遍阅矣！此

书为中国考古正式报告之第一种，内容及装订均属不差。闻中文平装本定价8元，附英文之精装本，则定价3磅。即在今日金价大跌之日，尚合华币30余元，亦可谓昂矣！据李先生云，原拟定价2磅，傅孟真先生坚主3磅，欲敲洋人之竹杠。

5月11日 星期六

M1362—1370清理完毕，测量四角距离。M1383—1384未到底。

下午又是刮风，今天进城，途中遇雨，抵冠带巷后休息片刻。晚餐后，李先生报告董先生事情已经完满解决，并述及去年暑假中语言组曾因李方桂欲携眷赴滇调查，遭□君反对，几欲全体辞职，结果李方桂罢滇行；又谓傅本欲董速草成小屯报告，董北行及来彰，皆为傅所反对，恰有些风流之事，插于其间，遂酿成此事，李曾提出辞考古组主任，后经胡适之双方调解始行解决。又述及考古组今后计划，拟以一半人力财力，继续安阳工作，其他则移至他处工作。以安阳工规模已定，不能加以放弃。10时许洗澡，12时许始睡。

5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赴安阳古物陈列所参观，计分三室：一铭刻类，有北魏、北齐及隋唐墓志，赵孟頫书《渔庄记》石刻等40余种；二铜器类，有鼎、鬲、甗、觚、簋等数十种，皆为安阳近郊出土，又有玉磬一，声音清越；三为铜铁铸佛像、汉墓瓦器、甲骨残片、石器等。一小县能有此收藏，殊为难得，就此可见安阳地下埋藏古物之多，怪不得梁主任曾云：“即使十个团体在安阳同时从事发掘，继续十年，恐仍未掘尽。”旋赴鼓楼上民众图书馆翻阅报章及杂志。返舍后，李先生盛宴慰劳发掘人员，饮酒颇多。下午翻阅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之去年9月展览会专刊，图版颇精，阅其陈列方法系分：（1）殷，（2）殷周，（3）周之中叶，（4）淮水流域（即西人所称之“秦器”，惟今日知此种器已发现于西元前第6世纪，其分布以淮水流域为主，故改用今名），（5）汉器，而以鄂尔多斯之出品附焉。傍晚返侯家庄。

5月13日 星期一

今天起，因为天气渐热，工作时间改为上午7时至12时，下午3时至6时。今日的天气，倒并不很热，只是刮风有点讨厌。M1383是无头案，M1384虽深及4米余，但是一个俯身葬，殉葬有铜斧一、贝二朋、



蚌器二。2008C及2008D二区开始发掘。西北角之石君区内，发现一俯身葬（似为M1380），有铜器二（罍，勺），瓷器二，质甚薄，有类黑陶，色洁白，有类白陶，且有刻纹，瓷釉极薄。闻小屯村亦曾发现此项瓷器，惟形制不同耳。晚间写了三四封信，因为早起过早，午后未睡，故即颓然思眠，9时许即睡。

## 5月14日 星期二

继续发掘2008C及2008D，尚未完全到底。同区西部，因石君伴河南大学参观团进城，我替他测定标点及画绘二个小刀会的图，5米多深的小坑，随着轱辘下去，手指被粗索磨擦得发红生泡。我第一次的工作，也是小刀会，但是因为初度尝试，比较现今有兴趣得多，现在已渐失去了那种动人的魔力了。我始终觉得自己不配作考古学家，但是命运却偏与作对，今日接到梅校长的来信，谓依校中规定：如欲投考经济史非放弃考古学不可，叫我早日决定。我恨不得赌气抛弃考古学，但是仔细一想，却又不敢，我只好任着命运的摆布了。

连日天旱，农事不能乐观。闻附近有土匪，团中已考虑到安全问题，拟多派保安队来。

## 5月15日 星期三

M1419、M1420皆在2008C区，已被盗过，未做。M1418在D区，开始发掘。北部之大坑及2008E亦开始发掘。大坑可能是兽坑，似原分为三坑，后混而为一。E区之夯土，稍南即不复有，似有翻葬坑。

晚间阅《古史辨》第5册。昨天午后尚挣扎着，看完一本老舍的选集。今天便支持不住了，早晨6时许便起身，午餐后非睡觉一顿，到了2时半才醒来，尚是睡眠惺松。我是不喜欢昼寝，往年便是暑天，也是不高兴午睡，除非是哪天不舒服，不能不睡，一年也不过三四回而已。这一次，恐怕每天非午睡不可，早晨6时许便起来，午后精神实在太困倦了。

## 5月16日 星期四

2008E区北部已做到1.2米，找出翻葬坑的边壁。M1418也已到底，是无头案。M1424—1426确是三个兽坑，中西二坑，尚未到底，东坑出兽一架，系偶蹄，但无角，疑是牛骨。

午后又是昼寝，做了还乡的梦，大概是前一次家信的影响。梦是由

幻想变成的，我虽不曾为了梦而感到不安，但是过着漂泊生活的人，还是孤零绝好。多了一重牵挂，便多了一重烦恼，至少要使你多做一次噩梦。我丢开他们，便受不到温存和抚爱，对于妻、对于孩子，我都有这一种感想。

5月17日 星期五

M1425出兽骨三架，一似为鹿骨，惜头骨为盗掘所破坏。

吴禹铭君来参观，与谈及出国以前之预备及出国后之一切情形，承其详细指导，如治装、领护照、定舱位，及伦敦之衣、食、住与学校情形。吴君又述及在巴勒斯坦参加发掘5个月之情形，Petrie [皮特里] 老教授颇为有趣，所用之照相机及测量仪器皆为20余年以前之物，谓今日此种好货已无法购买。对于美国人之发掘工作，皮特里氏谓为钱多所害，如果经费较少或能科学化一些。又讥法国人，谓在埃及掘得壁画专捡漂亮的，欲拿回来与女朋友看。此老教授之态度殊为有趣。吴君又述及男女合组之考古团生活，以及团员对于老教授不在时之撒烂污。吴君谈锋甚健。

5月18日 星期六

M1426出象骨一架，“殷人服象”又得一明证。

昨天早晨，站岗的保安队与一个小贩发生冲突，殴打了小贩一顿。小贩的家族听了人家的唆使，来此间门口大哭大闹，一个老太婆又不好对她怎样，叫保长来劝她回去。下午老太婆又领了几个妇女来，号啕大哭，闹得真是不亦乐乎。使人想起安特生《黄土的儿女》中掘龙骨遇到老太婆麻烦的故事，安氏是拿照相机作要照相的姿势，老太婆怕灵魂被摄取，吓得逃走。梁主任在这儿当然不能采用这种方法，他叫保长来，说老太婆定要与保安队闹，请不要在这里门口闹，此间可以开一条子，将闹事的保安及苦主一同交到县公署去办理。梁主任便草好字条，叫老太婆自述姓氏以便填上，老百姓怕见官，只好说罢休，收了眼泪回去。闻人云，其原意欲此间拿出200元做医药费，想不到这竹杠敲不成功。

5月19日 星期日

今日进城，洗澡、理发。午间招待吴禹铭君，今天不曾多喝酒。午后至鼓楼图书馆，阅报章杂志。回来后，听吴君讲陶器制造法，并述及近来考古学趋势，专重有史以后，将史前期交给人类学去办。又谓近来

考古学多不赞成从前石器、铜器、铁器那种的分期法，至于将社会进化史分为游牧、农耕等期更是过时的说法。又谓商代灰陶多用慢轮，但是黑陶时代似已用快轮，汉代亦用快轮，又谓绳纹鬲之绳纹，并非范制之结果，乃用绳作一圆柱状物印于其上，先纵后横。并谓在伦敦时，曾作实验，目下考古学颇注重实验云。

5月20日 星期一

将2009C—E区之土向北翻。下午开始发掘D区。

午后与梁思永主任谈及收工后何时可以离彰，据云可以任择一日。昨日接到祥第的信，劝我北上住几天，前次王栻的来信也曾道及。我想收工后在彰住一礼拜，赴平住一礼拜，返京住一礼拜，不知道能办到否。否则，拟直接返京，过开封时下来参观新郑出土器物，在京多住几天，可以多读几本书，然后转沪返家。晚间写信复梅校长，告诉自己对于改考经济史的意见，这事恐已无挽回希望，顺便提及拟于6月初返平的事。又写信给祥第及春晗，说自己也许返平一次的事。

5月21日 星期二

发掘2009D区，达1米深时发现4坑，3个已被盗过。开始发掘E区，西部M1004之南墓道又出大批铜器，铜矛达数百把，戈头数十，有红漆之柄（连有木质）。闻傅孟真先生偕伯希和将于今日来彰，梁主任进城迎接去了。前天听吴禹铭君说，欧洲考古团多以官厅所派人员为团长，管理招待及应酬等，而以考古家为副团长，管理技术方面之工作。我以为在将来，我国或许也有采用这种办法的必要，应酬与招待的事务教考古专门人员去做，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5月22日 星期三

发掘2009E区至1米深，西部发掘2墓，东部发现夯土，与2006E区之夯土似乎相连，被翻葬坑及盗坑所乱，不很清楚。

今日傅孟真先生偕同伯希和来参观，梁主任怕东部殉葬人坑被外国人看见了宣扬开去，有失国誉。昨天便令将松土盖住人架。在我看来，这又是何必呢？与殷代同时的中欧铜器晚期Knoviz文化，还有食人之俗呢？以人殉葬虽属野蛮，然已胜之多焉。以人殉葬是包含精神分子，能想出人死后有灵魂、灵魂的世界与人世间差不多等等。比较以人为食，金属物质的享受，这可以说是精神野蛮与物质野蛮不同的所在。

提倡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的人闻说有“精神”野蛮，不知道也引以为同志否？一笑！

5月23日 星期四

M1449清理完毕，为小刀会。2009C区发掘至0.7米，发现二列，北列与D区者平行，南列与B区者平行。至于E区之夯土中，发现贝一群及玉饰一群，玉饰之雕刻极佳，为本季玉器中之最精品，件数在50以上。西北之小墓，出大鼎一，高60厘米，圆口三足，小鼎二，刀一。西区M1004所出之铜器，今日始清理完毕，计矛头700余件，瞿70余件、铜盔数十件。在夯土中，故铜盔皆成残片，无一完整者。但观其残片，仍可略见其原来面目，其花纹与铜泡上之饕餮相近。晚间绘玉饰排列图，至11时余始睡。

5月24日 星期五

因收工期近，本季拟将西部大墓清理完毕。东部下季再做，故暂停东区工作，将人员调到西区去工作。从今天起，我便被调到西部去。今日发掘M1003及M1004间一方坑，长阔各6米许，欲观二墓道是否交叉，今日仅做到半米，未达夯土层。晚间回来后仍绘玉饰排列图，睡时颇晚。

一个多月没有下过一滴雨，今日晚间始下一次雨。前天傅先生带来的水果，今天吃完了。不知道是食水果过多，抑系夜里着了凉，这两天精神有些不适。快要收工了，不要在这终了时发生疾病。

5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继续昨日的工作。灰土坑中出了绳纹灰陶残片，及一个印S纹的灰陶碎片，又出鹿骨及人骨。夯土已露，但为灰土坑及盗坑所破坏，尚不清楚。旋天下雨愈来愈大，10时许便停工，冒着雨返家。一会儿，雨停。午餐后乘车进城。连日都睡午觉，今日未睡，便觉精神昏昏，这是坏习惯，将来非矫正不可。进城后至鼓楼图书馆，翻阅报章杂志。返舍洗澡。写信给王棫，自述心境中进取与退守二种心理之矛盾，及工作之收获与收工日期。又写信给双亲，报告上星期与吴禹铭接洽情形及收工日期。晚间即宿城中办事处。

5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无事，读完一本郑振铎的《欧行日记》。这是记载他一个多月的船中生活，及在巴黎的两个多月生活。读过后，我却代自己发愁，一个多月的船中生活，如何排遣客中的光阴。像他那样有朋友在一起，且时常有爱人来信安慰，尚且如此，自己又将如何？又观他在巴黎的图书馆中工作，虽只是翻阅中国剧本与小说，有点可笑，但总算有工作可以报账。这是由于他在国内时的文学史工作，给他以相当基础。像自己这样毫无预备，贸然出国，真有些替自己担忧。下午返侯家庄，只有5天的工作了，我觉得自己不配弄考古，对于田野工作，已有些生厌了，觉得它的单调，不生兴味。

### 5月27日 星期一

视察M1004的西墓道，灰土坑中的人骨已经取出，夯土已找出一部分。

### 5月28日 星期二

M1004之西墓道，其西端已显露黄沙土，故不能决定此与M1003之时代先后关系。M1001的花土，今天费了大劲，取下一块，连大匣重至半吨，不能运到侯家庄去，更运不到安阳城内与南京。又做了几个木匣，以盛M1009的花虎土，灌上石膏，以其较小，重量轻，故尚能运回去。又由城中取来原大的玻璃，预备描画花土。梁思永主任看见大玻璃捆在竹篱门上，用棉花垫着，两个工人扛着由城中来，为状可笑，速呼“出丑！出丑！这花土使我们大丢其脸，下次遇到时，还是照相、绘画后便锄去为佳！”又对着我说，下学期抵英伦，一定要问清楚洋鬼子是否有办法。晚间将M1004的铜矛编号300多个。

### 5月29日 星期三

继续昨日的工作，这区的工作比东区还要单调。上午刘子植偕赵斐云、徐森玉三君来参观。下午燕京的博晨光（Potter）来参观。下午返舍后接到梅校长的复信，知此事已完全无回转余地，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惟返平可成事实，亦为一佳事，将来的前途，暂且不管吧！

阅郭沫若的《屈原》一书，仅数十页的小册子，末附《离骚今译》。晚间将M1004的铜矛，继续编号300多个。

### 5月30日 星期四

继续发掘M1004西墓道，由地面掘下3米余。盗坑中出骨镞。因将近收工时间，明天将停止此处工事，赶做墓室之移土。今天将离彰日期正式告诉梁思永主任，已得同意。下星期二动身赴平，当晚可抵平。至于在北平的计划，拟至多住一星期，12日以前返南京，如能于9日返京更佳。因为在京沪都须勾留数天，不能在平太久。我时常有一种矛盾在心中交战，不能决定。如此次返平，曾拟直接返京以便早日旋里，同时又想在北平再逛一次；已决定北返，而留平的时日仍不能决定。再如出国日期，原定8月20日，前星期经傅先生一说，又觉似乎确系过迟，想提早出国；又考虑去国万里，离家数年，想多在家耽搁几天。这样优柔寡断的脾气非矫正不可。

5月31日 星期五

今日我没有一定的职务，各处乱跑。一会儿去看王湘那儿的木椁，一会儿去看厚宣那儿（M1004）出了水的亚字形椁，一会儿去看照林那儿（M1001）的花土，跑来跑去，不过欲kill time [消磨时间]而已。又看沛苍测量M1003的等高线。我觉得没有事做，比忙着还要觉得痛苦，幸得只有明日一天，否则，必另设法寻一个职务。收工时，在照林那儿的石刀下，发现木质，知其安柄之法同于戈戟，此种石刀在小屯曾发现千余，但未能知其安柄与否。得此始能解决。我觉得中国考古学上的材料颇不少，可惜都是未经科学式发掘方法，故常失了重要的枢纽，如能得一新证据，有时可以与旧材料一对证，发现新见解，将整个的旧材料由死的变成活的。

## 6月

6月1日 星期六

今天是最后一天，可是却连接发生了两个失意事。一个是此间接到京电，嘱将此间古物一概即日南运，不必待半价，理由是日本鬼子又要生事，办半价至少要费二星期，怕那时候没有空车厢专运此间古物（下午阅开封《民国日报》，谓日人以于学忠漠视《塘沽协定》，自由移动军队，不顾再三抗议，关东军遂下最大决心，以促其反省），国事至此，可为痛哭。一件是自己的钢表丢了，买来不到二年，当时是因为得了一批稿费，故慷慨拿出7元，预备用个十年八年，想不到今天丢掉。用惯了表，一旦没有表，很觉不方便。

6月2日 星期日

今日由乡返城，二月半的实习期间，终于今日满期。祁沛苍君笑着对我说：“你今天跳出火坑了，我们还有半个多月在火坑中熬着。”胡厚宣君也说：“田野工作一收工，宛似中等学校中放暑假，真觉得快乐。大学生的放暑假，便没有这样快乐了。”午饭时，设宴饯行，多喝了几杯酒，下午睡到3时余才起来。看着他们告辞返工作地，握手告别，未免怅然。晚间坐着闲谈，石璋如、王湘二君说：“河南人多说是明末时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有小趾甲多一趾甲为证。”果然不错，梁先生说这是人类遗传学有趣味的一个问题。

6月3日 星期一

今日上午写了二封信。11时许，与石君至小屯村一游。麦子已割，棉花未长成，一片黄土，殊为荒凉。大连坑前月始填，尚有痕迹，余坑不可复寻矣。返时至后岗一望，一荒丘而已。闻其处除遗址外，尚有18米见方双墓道之大墓及许多小墓。下午至天宁寺及画饰室遗址，略览一圈。晚间整理行李，到夜深才睡。我这老脾气一时总改不掉，事到临头才肯赶，决不肯事前早行预备，在家时犹可以说不忍早见行装，令人生伤离之心，在这儿却又为何？

6月4日 星期二

今天6时许便起身。昨夜睡得已晚，又加上臭虫恶作剧，不能稳睡，天刚鱼白色，便发狠起来捉臭虫，捻死了六七个。早餐后，便与石璋如君出发赴车站，梁先生尚在睡梦中，不敢去惊醒他，只与尹子文君道别。上车后，由车窗中向立在月台上的石君点头示别，未免令人黯然。这是第一次坐二等车，以前都是坐三等车，同车座中有一德国人及安徽人，谈笑颇不寂寞。晚10时许抵北平，宿天有店中，看样子似乎又是有臭虫扰睡的危险。问茶房，也说不敢担保说没有，但比别家稍少而已。

6月5日 星期三

晨起后，出来逛街。细雨濛濛中，前门之伟观又呈于眼前（牌楼正在改建中）。小别半年，又来故都，殊为愉快。至中国旅行社，询问船期及折扣办法。至东安市场，购《中国美术》及《支那画》，共费洋4元2角。旋至北海静心斋，晤及李光涛君，参观后岗及去年侯家庄出土

文物。后岗有彩陶、黑陶、灰陶三期之陶片，惜完全者不多。侯家庄之古物，与今年出土者多相同，惟M1022之铜器10余件，颇多前所未睹者，但花纹等皆相类似。又参观明清档案，颇多精品。《明清史料》两种，现已在编印中。返旅社后，晚间拟往理发，在前门遍觅不得，只得作罢。

#### 6月6日 星期四

晨起清算栈房，二天1元2角，茶房钱6角。即呼车至陈伯权先生处，将行李寄存。至北大，晤及王明君。旋至刘子植君处，晤及其昆仲二人，与叔扬谈至5时许始告别。至后门铁匠营傅孟真先生处，商酌出国计划，改定8月7日出国。返至东安市场，购《辞通》一部，计5元。乘9时车返校，同乡遇及皆出意外，他们知道我要回来，想不到今日便回来。

#### 6月7日 星期五

上午在祥第房中，与詹文讚、张宗燧谈笑。旋至图书馆，谒刘寿民（崇铤）先生，致谢其前次之盛意。至吴春晗君处，晤及谷霁光君，三人同用午餐。返舍后写信二封。后与祥第同往燕京，在杨学德处晚餐，晤及王九如、陈德煊，谈至8时余始返。晤及杨绍震君，杨君云对于其所选之美国史一门大不满意，但无法更改，此亦科目太狭之过也。返舍时经过王棻君房中，谈至12时许始回去睡。这几天他们都忙着考试，不好意思旷误他们的工夫，棻已考毕，仅剩星期二之日本通史，故有暇作长谈也。

#### 6月8日 星期六

上午7时即起，昨日睡时过晚，起时仍觉困倦。早餐后，将书籍扎成四捆寄回家去。又至校长办公处及会计课接洽事务：（1）出国日期之更改，（2）出国旅费之预支，（3）绕平旅费之补给。又谒见梅校长，询问延长留学年限之办法及留学时应注意之点。据云留学时成绩如佳，又有具体计划，即可延长。至于返国后之职务，以田野工作之可能性为最大，教书之希望最小。留学时应注意田野工作之技术。告辞后，与王、徐、蔡、刘等午餐。返舍补记前数日之日记。

#### 6月9日 星期日



上午赴史学研究会年会，在工字厅举行。上午宣读论文：谷霁光君的《北魏崔氏之狱》、吴春晗的《建文生母考》、刘隽君的《盐税史略》。他们硬要我报告，我只好将在安阳实习的情况大略说了一些，颇有几个人感兴趣，问我何不写一篇文章来发表。我只好告诉他们，发掘团的纪律是团员不得擅自发表报告，连这次的口头报告已是有违纪律，决不能写书面报告。吴君前曾函商此事，我颇有允意，但后来终于感到这事的不合法，决然放弃。聚餐后，继续讨论会务，将会务费减为每年6元；继续出《史学周刊》，稿费每千字4元。晚间吴、谷二君为我及杨君饯行。饭后至张荫麟先生处一坐，10时许始返舍。

### 6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进城，在陈先生处遇及沈炼之先生。午餐后，偕沈君至北平图书馆，晤及刘子植昆仲。晚间返校。今日所得消息颇恶，日人得步进步，国立四大学有南迁消息。

### 6月11日 星期二

今天至燕京晤及陈凤书君，谈至11时许，乘汽车进城。至傅孟真先生处，未遇。又回访吴禹铭，仍未遇。晚间再至傅先生处，约定明日赴所领取介绍书。傅先生并云留学时须注意：（1）范围须稍狭，（2）择定一导师，（3）少与中国人来往。并云最好不要研究中国问题。

### 6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至会计课领款。下午偕二王进城，至下斜街晤及沈炼之先生和张启明君。旋至中央公园晤及陈宗平，无意中又晤及单次刚氏。傍晚赴刘子植先生之邀，宴聚于八面槽之一亚一酒楼。今日中日交涉之消息更恶，军事方面颇有冲突之可能。傍晚赴傅孟真先生处领取介绍书，即劝吾早日离平。晚间清华同学会邀约明日午宴。

### 6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至通易公司，汇款至沪。午餐，清华同乡邀宴于西长安街之忠信堂。今日的消息仍恶劣，座中所谈者，无非国难，令人愤恨填膺。2时许即运行李至车站。沈炼之先生本拟同行，临行时行李来不及上车，又于丰台下车。贤修买来的梨和香蕉便独自一个人吃了。杜秉正君恰好同车，便分一些和他吃。读Harris [ 哈里斯 ] 的《萧伯纳传》，配着水

果，别有风味。晚间便睡在车厢中，幸乘客尚不拥挤，得伸腿而睡。

### 6月14日 星期五

车中无事，细读《萧伯纳传》，颇觉有趣。由济南至曲阜一段中，有日人游历团10余人乘车，在这日人野蛮要求亲善的政策下，对于他们实在没有好感。一个坐在我的旁边，问我到哪儿去，我只冷冷地答“南京”，仍埋首看书不理他了。我也知道日人的野蛮，不过是军部的少数人而已，但是我们的感情却使我们对于整个日本发生厌恶。晚间9时车抵浦口，渡江后，遇到董彦堂先生，他喊汽车接我回来。章味三先生已上床睡了，又起来与我应酬几句。后来我睡下，又起来到门口去买蚊香，蚊虫咬得太厉害了。

### 6月15日 星期六

早晨一阵骤雨，天气顿觉阴淡，南京温度尚不甚高，但太郁闷耳。雨后，呼车至所，与李济之先生商谈出国计划。李先生谓须先定目的，然后设法以求达此目的之方法，技术与训练均甚重要。李先生已知我要求改考经济史的计划，故又云不妨偏重室内研究一方面，所入学校以U. C [ University College, 大学学院 ] 为较适。告辞后，至山西路中英庚款董事会，晤见杭立武君，无意中遇及苏福应先生。杭君谓半价办法，今年已不适用，可改乘意船。下午访陈巽庵君，询问办护照之手续。又至丁家巷三民印刷局，谒金嶸轩先生。晚间与巽庵同往访继严及翔鹏，一遇一未遇。返舍后补写日记及家信。

### 6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写了三封信。下午将《萧伯纳传》读完。跑到科学社去找吴襄君，一会儿沙树勋君也来了，谈了一晌，饭后再闲谈。他们上街买东西去，自己只好回去。无事可做，真是无聊。想读书又不知道读哪一本好。在京只有几天，翔鹏劝我后天与他一起赴申，不知道能赶得起否！

### 6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找巽庵君，在旅馆中等到9时，一起去外交部办理护照，星期三可以领取。还要英法领事加签，故至早须星期四始能赴申。旋至大陆银行领款，至大公报馆补购《史地周刊》一份。至夫子庙购雨花台石子。下午至所中图书馆读书。晚间承吴、郑、管、陈之邀，赴广东酒家

聚餐，喝了大半瓶葡萄酒，至翔鹏处小坐，回来后便呕吐了，至附近饮橘子刨冰一杯，返舍即睡。

## 6月18日 星期二

今天读了《中国营造学社彙刊》中《汉代建筑样式及装饰》；日人著《营城子》及《乐浪彩筐冢》。这是三个多月来第一次发狠读书。祁沛苍君送古物来京，晤及时略谈数话即别。

## 6月19日 星期三

为了办理护照，费了一天的工夫还没有完结。9时余到外交部领取护照，尚未填好，坐在那儿等候着，11时许才取得。赴英国领事署加签，稍加询问，即行签字，付签字费9元2角。旋赴法国领事署，已过办公时间。在附近餐馆午膳后，至民众教育分馆阅报。2时半再去，领取请求书及保证书，回来请李济之先生以史语所的名义保证，再赴法领事署已4时半，又填一履历书，纳费1元，明天可以取。返舍时已近6时。航空展览会今日闭幕，竟无法参加，只好仰看飞机放烟幕弹，聊以过瘾。

## 6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阅书。下午赴法国领事署取护照，尚余意国领事未加签。（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外交部发的护照，限用3年，全册共16页。“姓名：夏鼐，年岁：26，职业：学生，籍贯：浙江永嘉”。）这两天蔡元培先生正在京，我买了二副联对，托章味三先生去请蔡先生写，上款用父亲的名，拿回去可以讨老人家的喜欢。

## 6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阅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序文》，颇精粹，摘录大要。所惜者，氏为书斋中之考古学者，故对于形制及纹饰，仅能以有确定时代之铭文者为根据，但在今日发掘事业刚开始之时，殊难遽作扩大及无铭文金器也。

午刻祥第来，共去餐馆用膳，并央求下午陪送赴车站。下午至所，向李济之、董彦堂诸先生辞行，即呼车赴下关，与祥第约，上海再见。火车中无事，阅《花月痕》。幼时曾见此书，阅数页即抛去，以其中诗词过多也，此番始终卷。晚11时许抵上海。抵栈后，大雨如注，臭虫又

作祟，一夜未曾合眼，至天明始合眼一忽。

### 6月22日 星期六

晨起，赴北四川路访少兰，见尚在梦中。便先赴车站取行李返栈。旋至街上购买1月25日家信所嘱购之宫粉、童鞋、短裤等。下午赴中国旅行社，询问定舱、治装及汇款等事。至恒康定制西装，计花呢三套要170元，议价未合，不做。

### 6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起身后，去街上买了一双皮鞋。回来后不久，甌生君来了，将栈房钱算好，寄存三件行李在栈中，便呼车赴北四川路林少兰处，他回温了，剩下床铺，我便占据。下午赴王书之君处。晚间赴融光观电影。

### 6月24日 星期一

今晨祥第闯进来，我起来后陪他去吃早点，一同到通易公司去取款。又托书之介绍大陆银行周欣乐君，接洽美金汇款事，结果将支票改为活期存款。返舍用膳后，又出去到中国旅行社定舱位，适逢王敬琛君，连定洋也不用付，多出50元零用，也是佳事。途中碰到林伯平君，知道庞元龙君亦在沪，便去访他，又同去寻沙文卿君，一同到四马路致美楼去用膳，谈谈过去的事情，喝了些酒，醉醺醺地跑回来，已经10时许了。今天放晴，使人精神一慰。

### 6月25日 星期二

接少兰来信，说大哥托我购谭海陵楹联一对，须有对折优惠，否则不要。我已获得蔡元培的对联，这事如无暇，便可作罢。下午赴庞元龙君处，少顷林伯平君亦来。遂同赴大马路荣昌祥定制西装三套、春大衣一件，共洋145元，又衬衫半打，计22元、量身裁后约定明日试样。便偕庞、林至正兴楼，请他们吃一顿晚餐，计洋3元半。回家时顺路买些零星物件，明日再买些东西便可以返里了。

### 6月26日 星期三

只有今天一天的勾留，一起身已是8时许，赴海晏定舱位。回来时，至商务、开明及现代购书。下午与甌生至城隍庙购玩具及蟋蟀匣，又至永安公司购马车及衣箱，至冠生园购糖果，至内衣公司购衬衫等。旋至荣昌祥，西装试样。返船时又下雨。船中晤及王明，知德煊亦在船

中。旋至永安公司领取小皮筐，返时顺便购童衫。至船后，在舱中遇及煜光。11时船即开行。与德煊谈至夜深2时始睡。

#### 6月27日 星期四

晨7时余即醒。阅Plutarchos [ 普卢塔克 ] 的书。德煊、祖薰来，闲谈着不觉已午餐。午后船渐摆簸厉害，睡在床上不敢动，晚餐也没有吃。

#### 6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5时即醒。船已进瓯江口，以雾重，下锚停泊一小时许，日出雾消，始再行驶，将近岸时又下一阵雨。船靠岸时，看见父亲来，将行李运上岸，大哥亦在码头上。呼车回家，已近9时。下午少兰及煜光来。晚间在母亲房中闲谈这半年来的变动，（……）

#### 6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下雨。下午德煊来，偕访锄非，未遇。返时至祖薰、郑桀、叶焜、沈钧诸人处小坐闲谈。无事时至屋西观造房。此原为屋旁空坦，用以晒谷者。这几年市面不振，钱庄倒闭甚多，放款不稳，父亲改变方略，投资市屋。去年用去四五千元，以改造打绳巷及厝库司前之店，今年又兴筑此住屋，三间有厢，有三合土平台，闻须2000余元。谚谓“要一天的烦恼，请一次客；要一年的烦恼，造一座屋；要一生的烦恼，讨一个妾。”六十老翁何所求，还要兴造房屋找麻烦，我真佩服父亲的精神。

6月30日 星期日

下午赴东瓯访德煊，其夫人及小姨皆在座，同往申江访陈列，五人一同乘车赴中山公园，顺便赴民众俱乐部及瓯海医院。返时赴姨父家，刚坐定，大雨倾盆，自幸未为落汤鸡。

## 7月

7月1日 星期一

这几天差不多完全没有读书，今天阅了一本钱宾四的《国学概论》。

7月2日 星期二

下午赴煜光处闲坐，煜光因徐信昌号去年倒闭，上月其大嫂又去世，家庭中连受挫折，其母拟劝他休学，但是我劝他继续升学，恐一度休学即罕继续之机会，能否办到，殊未可必也。

7月3日 星期三

赴双屿山，适李良在家，少顷秀庵亦由城中返家，傍晚袁寿枢君亦来，二人豪气皆不如前，盖以永谦庄亏空之故也。晚餐后衡馨先生亦来，坐谈至12时许始睡。

7月4日 星期四

由乡返城，李良同行，至唐博五书塾小坐，又至耕三先生及安枢处小坐，返家时已傍晚。一返室中见妻女皆卧病在床，煊儿亦未痊愈，连母亲也卧床了，皆患流行性感冒了。

7月5日 星期五

家居的生活，使人懒洋洋的不起劲。又因为离家时久，连小孩子都对我生疏了。逗着孩子笑，似乎是幸福的事情，但是看他们对我生疏的样子，我又没有心情逗笑了。我有一点痛心，但是我对他们的关切并没有减低。

将钱穆《国学概论》阅毕。此书为初学者说法，乃一部中国学术史略也。宾四先生用力颇勤，时有创获，但亦多偏宕之处，最大的缺点在于未受过科学训练，时有不合logic [ 逻辑 ] 之言论，本书末章歌颂三民

主义之处，更令读者发生不快之感。

上午整理已发表之论文，前在南京订成一册，今日编一目录，计16篇15万余言。晚间吴襄及胡封来，谈至10时许始去。

7月6日 星期六

上午补记返家一星期来之日记。下午阅祥第寄来的小说Lawrence, Lady Chatterley's Lover [ 劳伦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

7月7日 星期日

今天费了一天的工夫，将前年在家时所捡的铜钱钉在一本册之中。

7月8日 星期一

阅劳伦斯小说。下午少兰来。晚间贤修来，知已决定14日结婚。又三槐亦新近自沪返里，晚间来谈。

7月9日 星期二

阅劳伦斯小说。下午赴蝉街访贤修，遇及叶照及文彬，旋同赴叶显文君处坐谈片刻。偕贤修赴中山公园，顺便至杨玉生先生处小坐，返时已8时余。

7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将劳伦斯小说阅完（共365页），此书确不差。下午将前日所订的钱谱略加考证，写成按语<sup>[43]</sup>。晚间，阅《金石索》卷四关于泉布一部分。

7月11日 星期四

阅书：《金石索》卷一。

晚间赴贤修处闲谈，此君14日即将举行婚礼，喜气洋洋。谈及下学期计划，谓将携眷赴北平就清华助教之职。

7月12日 星期五

阅书：《金石索》卷二及卷三。

上午翔鹏来，新近自乐清来，将返京销假。下午赴沈钧家，旋至郑槩家，并晤及叶焜。旋与叶同至郑翔鹏处，邀郑夫妇及幼女同至“意大利”小酌，返时已11时许矣！

7月13日 星期六

阅书：《金石索》卷五及卷六。

下午祥第、景荣自平阳来，将参与明天贤修结婚典礼也。晚间赴“意大利”，徐煜光邀请尝新也。晚间王、吴即宿厢楼上。

7月14日 星期日

与王、吴同至徐贤修家道喜。下午贤修举行结婚典礼，晤及叔平、铎民、仲仙诸先生。晚宴至11时始返家，王、吴仍宿厢楼上，陪其谈话。今日婚礼无甚精彩。

7月15日 星期一

王、吴本拟今日返家，午餐邀贤修、沈钧来作陪，王仍欲多留一天故意延捱，吴只得多陪留一天。下午至沈钧处，邀其同赴贤修家打小麻将，小吴又输三圈，大呼霉气，怨老王不置，但老王亦输去2元半也。

这几天大哥在楼上设书馆，教子侄们暑假补习。大哥近年来的性情变柔得多了，大姊说他有点像老前辈，专关心后辈的教养。铮儿亦跟着读，描着“上大人”，倒着纸涂鸦，看见禁不住要笑。

7月16日 星期二

阅书：《金石索》卷七至卷八。

晨起送王、吴行。晚间自家尝新，共三桌。幼翰谈及去年曾有法国人来瓯，赴龙泉讨求瓷器窑。

7月17日 星期三

阅书：《金石索》卷九至卷十。

傍晚三槐来，邀赴双屿山，顺道邀吴耕山先生同行。来客几皆李良妻方亲戚。饭后又赌，我不敢陪，泽金邀我入半服。我赴门外空场中，与岳母闲谈至2时许始睡。

7月18日 星期四

仍留在双屿山，曾邀请纪泽前来，未有结果。晚间在岳叔处晚宴，泽金，衡馨诸姻亲均在座。

7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返家，与锄非同行。顺便至唐氏私塾及平教馆小坐，旋同至自



家午餐，闲谈至4时许始去。

7月20日 星期六

阅书：Bushell [巴沙尔] 之《中国美术》。

煜光来，谓明日拟乘海晏赴申，报考学校。大哥曾讥他太懦，不振作志气，我只微笑不语。我知道这些事情，最佳的决定者是各人自己，求学时代的辛苦，毕业后求事的困难，都要各人自己负责去担当。不过为自己着想，希望有一个奋斗胜利的亲人，将来可以多得一助。我只告诉他以辍学及续读二途之利弊何在？让他自己最后决定好了。

7月21日 星期日

阅书：《中国美术》。

煜光来，谓午餐后变更计划，改明午乘益利赴申，遂延之小饮，以当饯行。

7月22日 星期一

阅书：《中国美术》及《东方杂志》之中国美术专号。

今日下午暴雨，风势亦不弱。煜光乘今午益利号，恐途中将有延搁。

7月23日 星期二

阅书：《东方杂志》之中国美术专号。今日仍下雨，天气颇凉。

父亲谈到前星期在陈守壙家中谈到我的事，陈也听见别人提起，因对父亲说：“家私做到十万、念万不算稀奇，有子能考上官费留学，这才算难得。”父亲客气说：“小儿愚笨。”陈的兄弟雨门说：“这样如果是愚笨，那么怎样才算是聪明？”父亲告诉给我听时，喜气满面。我知道老人家的心理必非常快乐，但是我自己却觉得这次考上官费，是祸是福，尚未可知，殊不敢如此乐观也。

7月24日 星期三

阅书：日人编《支那画》第1册。

下午至贤修处，知沈炼之君已返里，遂同往访之，遇及叔平先生。据云云畴下学期在十中任教西洋史。又同至中山公园散步，旋至杨玉生处、仲仙处小坐。晚餐后又至二房小坐，闲谈至10时许始返。

7月25日 星期四

阅日人所编之《支那画》第2册。

下午耀第来邀赴其家尝新。

7月26日 星期五

阅书：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

下午陈枢君来同赴祖薰家小坐，晤及远涵、显文。旋赴荷花庄，访章味三先生，谈及考古学事。据云，今年曾有瑞典人及日本人来温州询访西山窑，即晋代之越窑，一称东瓯窑。此事县志已失载，但说瓷书中多有道及，彼外邦人竟如此注意，咨访当年西山窑遗址，希能获得碎瓷片，但闻并无结果。

7月27日 星期六

阅书：《两周金文辞大系》。

下午宗族中人邀赴醒春居聚餐，情不可却。傍晚与大哥同往，座中除少兰外皆为族中人。餐毕赴祖薰家道贺，至新房中小坐。返时至贤修处小坐。抵家后与家人商酌是否乘此次益利，抑迟数日由公路转杭赴申，未能决定。以校中公费证明书尚未寄下也。12时许始睡，与妻谈至宵深，（……）怨余野心太大，离家太久，余惟有劝慰之而已。至3时许始入寐。

7月28日 星期日

整理行装，补记11日以后之日记。决定乘此次益利轮赴沪，以公路不靖也。下午赴少兰家晚宴，并至祖谦的祖父榻前探病。返家后，家中设宴为我饯行，大伯、五叔、耀第、晓初、幼翰、景珊、步清、锄非、少兰皆在座，饮至10时许始罢。益利轮定明早5点半开船，故宴毕不即散，或坐而闲谈，或打麻将，至4时半饮粥后即动身，与母亲及大嫂告别。母亲耄矣，未免伤神。大姊及姬妹邀妻同至轮船送行（离家已达10次，妻秀君之送行，此尚为第一次也），[侄女]绵绵亦随来。适有微雨，13辆车赴码头。住3号官舱，风雨凄其中与诸亲族告别，痴立船舷旁，犹见秀君掀开车帘向我招呼也，心酸欲下泪，强忍而止。

7月29日 星期一

前日睡眠未足，昨宵又完全未睡，故今晨6时益利轮开行时即行安

寝，抵乐清时，尚在睡梦中。午餐时，稍进二三口，即觉欲呕，乃放箸返室。阅Remarque,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不久又入睡。船抵坎门后，以风浪过大，又入内港抛锚避风。晚餐亦仅食一碗。临行时以澈夜未寝，精神不佳，如在睡梦中。今日睡足后，回忆昨景，反愈觉伤神，自问何苦自苦乃是。八年流浪尚嫌未足邪？此次益利乘客颇少，一人独占一室。孑然一身，谁与言笑，反不若去岁乘益利房舱时之乐也。睡醒时，惟有阅书，食苹果、荸荠而已。停泊时虽无风浪，然颇伤孤寂。此后如一人独行，当以乘较速之海晏轮为佳，不妨大呕一场，此种孤寂实较呕吐为更苦也。

## 7月30日 星期二

本来今天可以抵定海，因为风浪过大，停泊在瓯江口，不敢开动。虽在内港避风，船不簸摆，但是无聊之至，阅《西线无战事》，倦时抛卷，闭目休息，即想及家人，颇怨恨船主早知有风，何不在温多泊一两天，何苦使人在船中活受罪。又冥想家人们现下不知作何事，一别三年，这三年中人事沧桑，变迁无穷，令人悚惧，不能再往下想了，忙拿起书来以打断思路。

## 7月31日 星期三

晨起后，船亦起锚开行，风浪甚大，仅早晨食土司，午晚餐皆未食，中午呕吐数口。勉强阅毕《西线无战事》（pp. 1—308），眠在床上不能动弹，静听浊浪打击船舷声，单调之至。偶侧身外望，黄色的波浪滚滚向后而去，绿岛二三点缀于其间，天上白云数片，停在那儿不动，沙鸥翱翔于船旁，假使我是坐在海滩上，我必能欣赏这美景，但是现在只觉得要呕吐，哪里有闲心情。假使有亲人在旁，我也可以安慰一些，但是像这样孤零零地躺着，未免太令人难堪了。

# 8月

## 8月1日 星期四

昨晚抵定海，午后1时始开。从前有亲朋同行时，多结伴上岸游览，此次独行，殊觉无趣，故仅至码头，即行返舱。自定海以北，风浪尚静，能够进餐，无事时阅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最新世界年表》30余页。自恨从前对于日文未能深造，殊为可惜。

8月2日 星期五

晨间抵上海，即住神州旅馆中，房金3元2角，对折合计1元6角，虽未见佳，实为自己平生所住寓最昂贵之旅馆矣！时仅6时，即赴八仙桥青年会找陈凤书，据云并无其人，再至四川路青年会寻之，仍未得踪迹，殊令人失望。赴中国旅行社谒问，据云陈君尚未向社定舱，殊令人焦急。将护照交社代向意领事签字，正式购买船票。赴北京路通贸公司找王书之，知沈钧已于上月27日去世，此君人为可亲，不幸废病累年，遂致夭亡，惜哉。

8月3日 星期六

昨夜臭虫作祟，彻夜未寐，隔壁牌声又扰人不止，恨甚。6时许即起身，赴八仙桥青年会访柯召君，云此间较清静，无臭虫，即搬至青年会，住828号，每日2元。赴大陆银行取款，除船票及车票44镑外，尚余40镑。将20镑汇往英国伦敦，其余20镑则购金镑票，每镑13元6角。至中国旅行社取回护照及船票，系35号D。午后至庞元龙处小坐，又至蓬莱市场晤及李俭。

8月4日 星期日

晨8时始起，一夜安睡，精神颇适，至图书室阅书。下午访林济君。返时，王书之君来访，同至荣昌祥试西装。返后至9层用膳。少顷，文奎君亦来，少坐即去。林济及李俭来，随便闲谈至8时许，王、林二君始去。与李俭至大马路，已9时许，各店多已闭门。即返舍，西装及皮箱已送来，惟零碎物件多未购置，未悉来得及否？

8月5日 星期一

上午为找寻陈凤书，又去了一个上午，结果仍无所获。先到中国旅行社去问，说是American Lloyd [ 英国劳埃德协会 ] 代订。到A. L. 去问，据说不知道。电话询问船局，知是Thon Cook ( 济利通 ) 代订，又去询问，据云船票已取去，未留下地址。至意国邮船公司去问，也说船票已取去，系二等经济舱14号，现下地址未详。至四川路青年会一询，仍无结果，只好作罢。至内山书店购日本书3册。无意中遇及迺文及光业，同至元济堂3号晤及煜光。午餐后，稍坐，即赴商务购书，返时已4时许。至图书室阅报。少顷庞，林二君来，同返室中，沙君亦来，同至四马路味雅粤菜馆聚餐，返时已11时许矣！

8月6日 星期二

晨起后，即将商务所购之书，扎成一捆，送到守墀处，返时即顺途购物。午刻返舍，见陈凤书君所留之字条，知其住在新亚酒店。傍晚邀书之至北四川路及大马路购物，返时已9时许。

8月7日 星期三

上午6时即起，写好家信，即整理行囊。守墀来，一同上街购物，返时已11时许，赶到码头时已12时半，相差不过5分钟船即开行，危矣！访陈凤书君，下午闲谈，打桥牌，晚间9时许即睡。所坐的船是意大利邮船公司的孔铁浮地（Conte Verde），吨数为18765吨，所坐为二等经济舱，为42镑，合华币500余元，余所占之房为35号D，同房四人，一为丁惠康君，系上海工部局医生；一系洪潘君，赴奥学音乐；一系胡叔之君，赴法读书。同船有清华同学邹文海君，赴英习政治；李继侗先生，赴荷兰参加国际植物学会。吴志翔及江鸿治二君亦系赴英。陈凤书君同室者，卓东来君，赴英习经济；刘文腾君，赴英习纺织；张德粹君，赴丹麦习农业。晚间，俞大缜来访，有傅孟真先生介绍信：

夏先生：惠书敬悉，感之。弟之大姨俞大缜女士与兄同船，路上乞多予照顾，至感。兄到英后入何学校，乞示知为幸。专此，敬请学安 傅斯年七月十七日

8月8日 星期四

今日船行颇簸摆不定，上午吐三次，下午吐二次，虽吞服中西药房所购之晕船药，亦不见效，三餐未食，偃卧床上，听隔壁亦作呕吐声，难过之至。今天尚是海行第二天，已饱受教训而已，以后20余天，不知如何度法，思之未免悚惧。呕吐稍止时，阅江绍源之《发须爪》，乃研究中国迷信之书也。今日精神极为不佳，如在梦中。但又转想到年来的生活，何尝非在醉里梦中只顾向前盲目地冲进，不顾一切，等到将来梦回酒醒时，不知又将作何感想。船正簸摆，心中作恶，不能作苦思，但是这些问题便是苦思也无法解决！

8月9日 星期五

船行稍平静，有微雨，坐在甲板上靠椅上，海风斜吹，雨丝拂面，满天皆是灰云，海水作单调之波皱，乏味之至。傍晚，船抵香港，写一封信给家中，与陈君、刘君上岸。香港系山岛，满山灯火，如群星罗列，亦一伟观也。由九龙码头行至小轮渡处，港币1毫至尖沙嘴，呼车1

毫至德辅路永安公司附近购物。沪币1元仅当6角5分，1镑当9元8角。购银表、领带及照片，即返船。用去1镑2先令，又沪币10元。自家此次共带20镑，以作途中一切零用。闻陈君仅带7镑，深恐不敷，故预向自家借去2镑。

### 8月10日 星期六

昨夜船自香港开行。今日风浪尚静，三餐皆能进食。坐在甲板上阅书：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二册。下午5时半练习救命圈用法。晚间无事，与陈君坐在甲板上，仰观白云飘逸，明月隐现，为状颇有趣。海水作黝黑色，惟受月光反映处，闪闪作银白色，似鱼鳞铁甲，殊为伟观（下午曾睹飞鱼，长二三寸许，有翅，飞离海面二三尺，远达二三丈，有时十余成群，有类蜻蜓戏水，亦一奇观也）。浴在银色的月光中，最易引起回忆的灵潮，我想起幼年时夏夜坐在家中庭院内，仰观月星的光景；又记忆到其后，这种家庭的享乐渐减少，换成清华园中月夜独自徘徊，谁料一年后的夏夜，却在这大海孤舟上望月呢！世事多不可预料，事后回想，常使人兴嗟！

### 8月11日 星期日

阅书：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第一章。

船行尚定，与陈、邹、李差不多打了一天的桥牌。上午至音乐厅，观天主教徒做祷告仪式，状颇尊严。下午无事，坐在甲板上与程其襄君闲谈，程君系四川人，曾在德国习数学二年，此次系再度赴德。据云在德费用，每年均在一千七八百元，如高中毕业，在德学习四五年亦可得博士学位，盖德国学制无学士或硕士学位，如能读完功课，随一导师作成论文，经过口试，即授博士学位也。此君颇健谈，娓娓不倦。晚间观电影。返时坐在甲板上赏月亮，今天是阴历七月十三日，月已近圆，疏星淡淡，另具风味，波浪不大，拍舷作声与月下人语声相呼应。至11时余始返舍而睡。

### 8月12日 星期一

今天风浪更静，虽四顾茫无涯涘，而波平如镜，有类春日之西湖，水波稍有起伏，而波纹漪涟有如细锦，更增妩媚。傍晚时打牌打得起劲，忽仰头见窗外晚霞流丹，为状极美，不禁推牌欢呼，联袂出休息室，依船舷望晚霞。海行已有数日，对于海景，渐觉厌倦，以海中所

见，不过海水与青天而已，天上白云虽多变化，但家居海隅，饱睹夏云奇峰，海水之变化更为单调，由波平如镜至怒涛汹涌，虽程度不同，初睹时颇惊其伟大，但日久即觉生厌。今在海中观晚霞又多一奇景，时红日已入水平线下，天际所留残霞，由深紫而浓红，而橙黄，而黄绿，而蔚蓝，加以云朵数堆，如紫，如烟，遮蔽其前，作深黑色，合此种种颜色，反映入海浪中，如浪波碎成万片采锦，其灿烂之状，实为惊心动魄之至。

## 8月13日 星期二

自离沪以后久未阅报，今日抵星州，始知陈公博、顾孟馀随汪精卫下台，何应钦亦辞，王宠惠有返回继汪之希望。国事变化，尚未可料。

昨夜12时许始睡，今晨9时始醒，已近新加坡，四周常见小岛，舟行愈近，则绿洲星布，翠树巉岩，点缀于碧海中，甚为美观，颇类瓊江入口时之光景，令人顿起乡思。更近时，则炮台、码头，洋房皆逐渐入目，11时靠岸。将靠岸时，有小艇10余，其广仅容一人，船客投银币入水，即潜入水中取出。与陈、卓、刘三君同上岸，先赴邮局投信，沿途风景有类上海静安寺路西端，洋房整洁，间以浓阴，惟此地近热带（离赤道90英里），多椰子树等，更为伟观耳。至吗咭街乐芳园午餐，费去叻币7角5分。又至理发馆理发，皆为闽人所开设。此等铺肆皆带中国式，市招中英合璧，又以多雨，店前皆有走廊以利行人。下午曾下大雨，雨后天气顿凉，但在正午未雨时，其热度亦不过如上海光景耳。至书店购风景明信片，同行者谓已困累，乃呼车而归，每部仅4角叻币。此间亦有东洋车，颇广，可并坐二人，亦为前所未见。返船补记三日来之日记。船至7时余始开行，惜未赴动物园、植物园游览也。

## 8月14日 星期三

船自昨日离新加坡，今日航行麻刺甲海峡中，风浪尚静。读完杨树达所著之《汉代婚丧礼俗考》。又阅完韬奋之《萍迹寄语初集》，此书系其欧游记事、文笔明洁、颇可一读，惟有时夹杂新闻记者笔调过甚，令人不快，又如述西欧之贫穷及娼妓，亦似稍嫌形容过分。西欧社会固有许多可讥蔑处，但在现下国粹主义高涨时，不必借此类叙述以长顽固派之焰也。晚间有电影，未去看，沐浴后即睡。至于理发，船上亦有理发室，须4先令半，故昨日在新加坡上岸理发费叻币3角，约合9便

士。船上有洗衣亦颇昂贵，故内衣自洗，衬衫则交其代洗。船上亦有代洗照相底片之所，每卷（120）须2先令半，较沪上贵3倍。医务处种牛痘须5先令，亦可谓昂矣。

8月15日 星期四

今日船入印度洋，风浪稍大，食量尚佳，但稍觉头晕而已。无事时温习日文。下午睡觉。晚间弄桥牌。在船中每日进膳皆为西餐。自家从前仅食过二次，一次是燕京时林东海先生家中请客，一次是去年清华政治学会进城参观聚餐。这次乘船，遍尝异国风味，船中印有菜单，颇为精美，有许多东西，虽写出来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早餐为麦片浆、鸡蛋、面包、咖啡。午餐、晚餐每日不同。

今天的午餐是：

① Pickled red Salmon-Pork-rolling [ 腌红三文鱼—猪肉—卷子 ]，

② "Francillon" Salad [ "Francillon" 色拉 ]，

③ Hot consommé in cup [ 杯装清炖肉汤 ]，

④ Rice and curry [ 米饭与咖喱食品 ]，

⑤ Hungarian stewed beef slice, mashed potatoes [ 匈牙利风味炖牛肉片，土豆泥 ]，

⑥ Cheese-Fruits-Coffee [ 奶酪—水果—咖啡 ]。

今天的晚餐是：

① Rice cream soup [ 大米粉奶油汤 ]，

② Slice of dentex Leghorn style [ 来航鸡风味的鲷鱼片 ]，

③ Roast mutton leg, assorted vegetables [ 烤羊腿，什锦蔬菜 ]，

④ Chocolate ice-cream-pastry [ 巧克力冰淇淋—糕点 ]，

⑤ Fruit-Coffee [ 水果，咖啡 ]。

8月16日 星期五

今天整天航行印度洋中，但风浪尚平静，故虽在大洋中，仅稍觉头晕而已，食量尚不减平时。晨间坐在甲板上，与一闽籍华侨蔡五常君闲谈，其人系新加坡中学毕业，赴剑桥读工程，预算每年用400镑。上午温习日文。下午因为患了感冒，不很舒服，睡觉一顿。起身后写一封家信，预备明天抵科伦坡时投邮。今日船中已出通告，谓明晨9时可抵



岸，届时恐无暇修书也。船明晚11时始行，有人发起赴Kandy [ 康提 ] 一游，每人2镑，自家出不起钱，报名今午截止，只好眼光光地看别人去逛。晚间有几个荷兰女人在吸烟室合奏音乐。这几天听厌了单调的机轮声及海潮声，骤闻佳乐，真是“如听仙乐耳暂明”，可惜自家是门外汉，只觉得其悦耳而已。

8月17日 星期六

今天抵科伦坡（Colombo），是锡兰岛的首邑，上午9时许抵岸。将近岸时，有长堤一道，以阻海浪，仅开二口以容轮船出入，检验护照，故候至10时半始能登岸。船不靠码头，另乘渡轮，往返须1卢比（合华币1元）。与陈、卓、孙三君同行，另有左君及陈凌云君亦加入，一共6人登岸后，先换10先令为印币，至邮局寄信（20分）。沿途至海滨，海潮击沙岸，状至可观，令人忆及普陀之千步沙。然后雇汽车，6人3小时共12卢比。先至一英国饭店午餐，用去1卢比，乘汽车至Victorian Park [ 维多利亚公园 ]，树木颇盛，公园门口有奏乐令蛇跳舞者。市政府在其旁，建筑颇佳。又至博物馆参观，楼下系人文部，有兵器、陶器、佛像、货币、土人模型、宝石等；楼上为自然部，有动、植、矿物标本，就中以动物标本最为可观，有一鲸骨闻为1895年所获，长达八九丈。赴Kelerirya之佛寺，进门须脱去鞋帽，寺中为一坐像之佛，旁立二侍佛，左端有一卧佛，皆颇伟大，长达三四丈，卧佛与北平卧佛寺中之佛相似。殿之四壁，绘佛一生故事，五色缤纷，似为新近重修整者。出寺后，赴动物院，有狮子、象、虎、黑豹、熊、豺、猴、袋鼠之类（门票半卢比）。其中以象、虎最有意思，虎虽在柙中，见人犹咆哮作威；象则有象奴管之，颇驯善，象奴卧身其口中亦无碍。又有蚺蛇，长达27.5英尺，重220磅（165斤）。出院后，至海滨，有椰子园，工人表演爬树技术，下树后索钱。佛寺导者，动物院导者及象奴亦皆要小账，汽车夫小账为半卢比。驶回码头后，略购几张明信片及照片，即行返船。此处所见几皆为印度人，华侨甚罕，盖自新加坡以西非复属华侨势力矣。码头附近之街道完全西式，内城街市两旁为印人店肆，颇为穷困，汽车停时，常有乞者伸手讨钱。

8月18日 星期日

船昨夜开行，沿印度西洋北驶赴孟买，故依船舷而望海岸尚隐约可

见，且时有罔峦起伏，在天空作水波形之轮廓。上午温习日文，赴医务处种痘，计5先令。前次吴禹铭君告诉过我，至印度须先种痘，因为他曾说起船中也有种痘，因之自己便一天搁一天，今天只好破钞。自己如依从前脾气，便要硬着头皮冒一次险，或干脆不上岸游览，现在是又要逛，又要命，只好出几块钱，算是自己做事拖延的惩罚。下午依船舷与一印度人谈话。晚间观电影，返时已10时余，又自洗汗衫及短裤。

## 8月19日 星期一

仍是沿着海岸向北驶，但风浪稍大，加以自己又伤了风，不很舒服。上午阅《萍踪寄语二集》，所得的印象又是贫困、娼妓，及青田人之丢丑；又读《日华辞典》所附之文法篇。下午在陈凤书君房中闲谈，陈君同房之刘文腾君系北平大学工学院1929年毕业生，与夏翼天同学，询及翼天去年考上留美，是否系同宗，盖此君误以为去年考取者为夏鼎（翼天）也，经余解释，始知其误。怪不得去年初发表时，翼天的胞兄夏鼎写信给孔耀，询问是否为其弟。晚间写信给家中，以明将抵孟买，又可以投邮也。晚间风浪颇大，写信时几欲呕吐。夜中做梦，梦见自己在家中临行时的光景，自己不知为什么事不满意大发脾气，说自咒的生气话，醒来殊觉可笑也。

## 8月20日 星期二

晨起时，船已靠码头，盖预定6时抵岸。早餐毕，与陈、卓二君至验护照处，验毕即登岸，与另一群3人合雇汽车3时6卢比，殊便宜。车夫系犹太人，先赴海滨观Gateway of India [印度国门]，乃1911年英皇巡阅殖民地在此登岸之纪念牌坊，与巴黎凯旋门颇相似，巍然峙立海滨，状颇尊严。又至邮政局附近兑换货币。广场中鸽子甚多，有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光影。后沿Queen's Road [女王之路]北驶，过火葬场，至Malabar Hill [马拉博山丘]，为当地富人住区，甘地之住宅亦在焉。于Hanging Park [斜坡公园]，乃建立山上之公园，树木繁盛，绿草如茵，为海滨，门前则可俯瞰全市，房屋栉比。后赴印度庙参观，亦须脱鞋，有玉佛数座镶以金银，教徒数人正在祈祷。附近有波斯祆教之Towel of Silence [寂没塔]，闻其教徒死后，即将尸置其上，以饲鹭鸟，被啄完为登天，不能进内参观。又至Victorian Garden [维多利亚公园]，所见树木多向所未见，如仙人掌之类，吾甌栽于小花盆中，此

间所生长者高可及人。园中附设动物园，亦不外狮、虎、熊、豹之类。出园，行驶市中，经过数家市场，有一街多华人店、宅，至惠罗公司购物。返船时已11时许，汽车夫欲敲竹杠，谓6卢比系一小时之价，吾们不理他，最后予以5卢比。此间人多以欺骗手段待顾客，幸吾们人多，有恃无恐。船至下午1时始开行。下午读《日华辞典》所附之文法篇。晚间弄桥牌。

近马拉博山丘时，有所谓Holyman [ 圣者 ]，赤身涂泥，仅有一布以遮私处，住于由二茅屏架成之屋中。据云不食五谷，仅吸烟以充饥。又街市中往来之印度女人，鼻上多穿有一鼻环。额有上红点，男人额上涂黄斑。吾国中古时代之“鸦黄”，或即由于受印度之影响欤。

### 8月21日 星期三

船行阿拉伯海中，风浪颇大，觉头晕，进食亦稍减。与陈、卓、孙三君打桥牌，输了800多分。我们的目的，不在弄牌，是因为风浪过大，有点支持不了，借此以专注心思于一事，可以减少晕船的苦楚。晚间船上有音乐会，前次演奏那几个女的，已经在孟买登岸了，听说在那儿演技。今晚是几个男的演奏，亦颇不错，坐在甲板上静听的人很多。此次自孟买登船者颇多，闻经济二等乘客达200余人，故甲板上的几十张藤椅坐满了人，音乐声由吸烟室中传出，悠扬动人，惜风浪略大，不能久坐，我在9时许便回去睡了。

### 8月22日 星期四

今天的风浪比昨天更大，仅比沪港途中的略差而已。赴陈君房中，想邀他到甲板上去，谁知道他躺在那儿连动也不敢动。自己便先返房，吐了一次，中午勉强进餐，又呕吐一次。被卓君拖着去与陈、孙又来桥牌。晚间有电影，不去看了。晚餐后即回去睡觉。海行已二星期，我真有些厌倦海行的生活。曾忆幼时随母亲到慈湖外婆家去，乘了三四点钟的河船，也时常晕船呕吐。母亲常笑着说：你以后娶妻，纵使是娶乡下，也要娶近郊的，省得到丈人家去途中呕吐。谁知道自己竟是要远渡重洋，要在海中过二十多天的生活呢！

### 8月23日 星期五

船仍行阿拉伯海中，风浪较昨稍小。将《日华辞典》所附的文法篇读完。与陈、孙、邹三君打桥牌，又花去一天的工夫。刘文腾二天未出

来进食，今晚风浪稍小，始敢出来进食。我自己虽不济事，但比他好得多。晚餐后与陈凤书君躺在甲板上话旧，说起光华毕业同学，已到海外去的是谭弼、邵云骏、陈树藩三君，已经去世的是吴华、宁有澜二君。又说起宁君去年毕业清华，预备赴美，一切手续都已办好，过沪时稍作勾留，亲友饯行，饮食不慎，致罹伤寒而亡，惜哉！9时许，吸烟室中有赛马，所谓赛马者，乃以木马六匹，各予一号数，买马票者认定号码，然后掷以“呼卢喝雉”用之粒子五，观每次所掷之某点数几粒，即某号木马进几步，先达终点为胜，购此号马票者得赢钱。船中尚有赌Sweep [ 一扫光 ] 者，乃赌每日船所行之速度，欲赌者每人出1角，猜中者得总数60%，其余二相近者得15%，尚有十分之一为小账，归茶房。

### 8月24日 星期六

晨起风浪渐小，惟气候渐热，知渐近红海。上午早餐后，洗澡，洗内衣，补记前三天的日记，以前三天风浪过大，一返房即睡，无暇作日记也。下午阅《考古学研究法》，系日文，颇吃力。船于傍晚驶进红海。晚间有音乐会，未去听。

### 8月25日 星期日

今日在红海中行驶，两岸都是沙漠，气候特别炎热，为平生所未曾经历过。昨夜便曾因热得厉害，醒过几次，满身是汗。晨间7时便起来，在甲板上散步，下来晨餐，汗渗透汗衫，连衬衣也湿了。回房脱却衣服，将汗衫洗了，赤着膊，放下门簾，开着电扇，仍觉闷热。茶房进来扫地，操着不熟练的英语说“Upstairs Good” [ 上面好 ] ！穿好衣服到甲板上，虽有海风，但是那赤日当空，由海水反射过来，热气腾腾。邹文海君说：“还是风浪大好受，这样热天真不可耐，怪不得这一带人民文化低落，懒洋洋地躺着，一点事情也没有心情去做。”午餐又是满身臭汗。下午睡了一觉，醒来后赤着膊，坐在电扇前面阅《考古学研究法》。晚间稍佳，9时有电影，但回到房中睡时，一爬上铺又累得满身是汗。

### 8月26日 星期一

船继续在红海中行驶，但纬度渐北，故气温稍减，不似昨日之炎威迫人。明日船可抵苏彝士运河，今日预修家书一封。上午阅《考古学研究法》。下午将行李收拾好，将铁箱及皮箱交与船中行李舱主任，托其

代运至伦敦，每件收手续费6先令。明天上午10时可抵苏彝士运河，Thoms Cook [ 汤姆斯·库克 ] 公司又组织到开罗的旅行团，每人出费5镑半，午刻可抵开罗，饭后即往逛金字塔等处，下午5时半动身返船，8时许到波赛，恰巧轮船也到波赛港了，赶上轮船。自家颇有前往的意思，花费几个钱倒不在乎，但嫌时间太匆促，逛得不痛快，连博物院也不见得能去参观。故拟将来返国时再往参观，能有机会逗留一两天最佳，否则只好以最后的机会，作走马看花式的游览。但恐由陆路返国，连最后的机会也失去了，那才后悔不迭呢！

## 8月27日 星期二

船渐近苏彝士运河，两岸渐狭。晨起后到甲板上去，向西面眺望，沙漠上岗峦起伏，都是童山没有草木，晨曦射过来，反映作黄金色，东岸的山适在阴影中，只看见蓝灰色轮廓而已。上午10时抵苏彝士埠，停泊一小时许不靠岸，有阿拉伯人上船卖明信片等。由苏彝士开行后，便在运河中行驶了，这长90哩的运河，须要12时始驶过，闻须纳费900镑。这河宽100至175码，仅容一船驶过。两岸都是沙漠，西岸尚偶见树木，东岸竟完全是黄沙。驶进Bitter [ 苦湖 ] 时，我便回舱睡了。下午5时许，被一艘意大利运兵船中的歌声吵醒，闻意国运兵9000人赴东非，以图克复阿比西尼亚。晚间9时许船抵波赛港，与陈、卓、刘、胡、陈五君乘渡船上岸，在热闹的道路上走了一周，此间商人信用甚劣，途中小贩更恶，如卖帽、卖糖果、擦鞋者等，追随着路人后面揽生意，聒人不已，很是讨厌，五个人食了冰激凌竟要4先令。返时，在码头近旁的百货公司购物。夜半1时返船，附近赴非洲之意轮中兵士正在高唱歌词也。

## 8月28日 星期三

船行于地中海内，风浪甚静，三日内即可抵意，三万里之行程即将告终。风浪一静，则觉海上生活，虽稍单调，尚为不恶。“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对于航程之告终，殊有惋惜之意。连日天热，每餐饮冰水，胃部受刺激，晨起时口中满含酸苦之胃液，颇惧胃疾之重发。更为糟糕者，则为眼睑皮之红肿很厉害，看见的人便要问我眼上生了什么病，到医生处注射了二次药水，明天还要去看。下午与陈、卓、孙三君打桥牌。我对于这眼病颇怀悚惧，希望两三天内便能治愈。

8月29日 星期四

晨餐时，遇到一位在中国做过两年事的美国人同桌，闲谈中我偶然问他对于中国感想如何？他说中国现在是糟糕，不过未来的希望很大，日本也许灭了国，但不久便要同化于中国，满清入关后的历史便是一个显例。我一听便觉得有点别扭，难道中国未来的去路，只是被人家灭亡，然后再去同化他们吗？我问他：你以为中国没有在自己努力下复兴中国的希望吗？他说：那也是可能的，但那须要军事、政治各方面的改组，很需时日。眼病较昨更厉害，虽然医生说几天以内便可痊愈，我总有些不安。下午勉强把《考古学研究法》一书阅完，此系余第一次读整本日文书籍，有些地方仍不甚懂。下午用茶点后，与陈、刘二君至二等舱访陈凌云君，系浙省特派考察欧美社会救济事业者，带小官僚气，亦《官场现形记》中人物也。晚间以目疾增剧，8时半即睡，音乐也不去听了。

8月30日 星期五

晨10时许抵Brindisi [ 布林的西 ]，船虽靠码头，但仅停一小时，故不准登岸游览。凭船舷下望，此间近码头一带，房舍尚佳，有喷水池及大理石像，但人民往来者多衣服不整，可见其地不甚繁华。附近泊有军艇，又见有飞机二架翱翔空中，盖此间为军港及航空站，故不准照相。下午至汤姆斯·库克公司临时办事处换取正式联运车票，又付茶房小账1镑。船中零食及洗衣等欠款，今日归清，我仅洗4件衬衫，每件5便士，惟这三天内到医务处2次，一共6次计90Lire [ 里拉 ] 合32先令，被他敲一大竹杠，但目疾有增无减，殊为焦急。上午收拾行李，又将几个船上新相识的通讯处开下来。这几天被眼疾一闹，弄得一点兴致也没有。

8月31日 星期六

3万里的海程，今日告终。上午10时许 [ 抵威尼斯 ] 靠岸，提着行李与陈凤书君一同登岸。此外尚有赴罗马的孙乾、田德望、陈凌云三君，赴英伦的邹文海、吴志翔、江鸿治三君，加以北大教授张真如先生一共9人，将行李交与客栈接客，自己步赴栈中，为Hotel Pensione Dinesen [ 包吃包住旅馆 ] ( S. Vio 628, Accademia )。时离午餐尚早，遂令栈中侍役导引游览，经过市街，不甚热闹，惟甚整洁。少顷达

圣马可广场（San Marco Square），广场长192码，广61至90码（有石柱500余根），三面为市肆，一面为大教堂（建于第9世纪）及大侯宫，场中一钟楼，高325呎。场中养鸽甚多，飞翔于阳光中，为状甚美，鸽不畏人，饲以玉黍，即飞至人手中啄食。至大教堂中游览，教堂四壁及天花板多以五色玻璃镶嵌成画，甚精美，雕刻亦佳。闻附近有玻璃厂，可以参观其制造经过，惟须稍购其制品数种以为酬耳，惜无暇去观，即乘公共汽船返栈。此间无汽车及电车，以其间有运河150条，桥378条，桥有阶级不便行车。公共汽船仅行于大运河中由圣马可至Accademia仅60分。午后，坐在栈中与田、陈二君谈话，陈君知余为清华公费，又为浙江同乡，即另眼看待，殷勤询问余之通讯处。3时以前，此间市肆多休息，故3时许始出去，至圣马可教堂附近购物，顺便至附近眼科医生处看病，施行手术，费去50Lira〔里拉〕，颇为心痛。晚间租小艇，4人一艇，绕大运河一周。至Rialto桥，由小运河绕道至圣马可广场附近湖心听音乐，数艘小艇挂五彩灯，有男女乐师数人奏乐唱歌，可将小艇停泊其旁谛听，但一曲吭毕，即来索线，予以2里拉。月夜坐小艇行水中听歌，风味殊不恶，步行返栈。

## 9月

9月1日 星期日

昨宵为蚊虫所扰未能安睡。上午须赴医生处看眼病，即就便与陈君至大侯宫参观。此侯宫建筑既伟大而宫中之装饰尤佳，雕刻壁画处处皆是，美不胜收，以决定今日离意，走马看花匆匆即过。至地牢参观，则阴森之气逼人。返栈与邹、吴、江三君一同算清账目，匆匆赴车站，离开车时间仅一分钟。上车时车中颇拥挤，车厢8人一间，如中国二等车。有意国人同车厢，其人不谙英语，以法语相谈，殊为痛苦，陈君时做姿势表示，颇为滑稽。少顷，另一意人略解英语，询问中日仍在作战否？华人四万万，何故不敌四千万之日人？我只好答以近代战争，在武器而不在人数，十年以内讲求武器，中国必报此仇。车抵米兰，车厢中仅余我与陈君2人，伸足而睡，殊为不恶。午晚二餐皆以面包及水果充饥，闻车中餐费殊昂也。车渐近瑞士，山水甚佳，湖光岚影有类西湖，至瑞士已是晚间8时余，以昨宵未曾安睡，9时许即睡，及醒已12时半，车已过瑞士而达法国。此山明水秀之瑞士，竟在黑夜中通过，故未能领

略其风景，惜哉！

9月2日 星期一

上午8时许抵巴黎，由东站到北站须自雇汽车，汽车3人连行李共15法郎。余与陈、邹三人一车，吴、江二君一车，至北站有二入口，二车不相接，误以他车未至，致未能赶上火车，遂决定明晨再走。在车站附近小旅馆之二人房间，35法郎一日。下午与陈、丁至Rue de Helder [埃尔德街] 之旅行社，名Les Grands Voyages [伟大之旅]。出费25法郎周游巴黎市，一部大汽车坐20余人，一个引导者在前面讲解，先用法文，后用英文。我们的座位过后，竟听不清楚，虽费了3小时的工夫，所得实在有限得很，只知道曾游过Place de Republique [共和国广场]，有大皇宫，建筑及雕刻甚美，又至巴黎圣母院，进去参观也不过如此而已。由圣母院出来沿着赛因河，沿河有旧书摊多处，过桥反顾圣母院时已近黄昏，晚霞衬托圣母院，再加以赛因河的水，风景尚佳。又赴Sacré-Coeur [圣心大教堂]，是一个矗立在山上的教堂，俯瞰巴黎市亦一伟观。返旅舍后，知陈君丢失50法郎，自己也丢了20法郎，加以眼病未愈，无心多留，决定明晨离开此间。晚间在旅馆附近散步，以未有熟人引导，又法文太差，不敢远去，10时许即返舍安睡。午餐12法郎，晚餐6法郎半，小账加一。

9月3日 星期二

晨7时许即起身，赴面包店购面包4块，又购水果数色，即赴车站。8时37分开行，正午12时许抵Boulogne [布洛涅]。海滨对岸即英国，由法赴英除此途外，又可乘Calais-Dovers [加来—多佛尔] 之船。验护照后登船，船行须一小时许抵Folkstone [福克斯通]，闻海峡多风浪，此行幸尚平静。登岸后须验体及行李，但对于小件行李不必打开，以蓝粉笔作一记号即算验过。对于体格，亦仅检查是否有肺病及花柳病，甚为草率。登火车后，心中大慰，已安抵英国矣。英国火车，较意、法为佳，意国有车厢，反觉气闷，法国钢车，无车厢，如中国蓝钢车，惟窗大，作椭圆形，无桌，英国则有桌，可放置东西。下午6时抵伦敦之Victoria [维多利亚] 车站。下车后唤一Taxi [出租汽车]，至Gower St. 91 [高尔街91号] 之China Institute [中国协会]，承干事张似逊君又以汽车送我们至Horewood Hotel [哈伍德饭店]，又至顺东楼食中国



菜。回来发现丢失皮包，尚有用剩之7镑及支票、行李票，侍者谓曾踢及一物，即皮包也，赏以1镑。连日辛苦，颇为困倦，故即安睡。今晚所见令人觉得新奇者，一为专卖生育制节书籍、用具之店铺，一为栈房中锁匙附以大铜牌，书明如贵宾误带去此匙，请交邮寄回。

9月4日 星期三

今晨下雨，穿着雨衣与陈君出去找程德泰君，谁知道将Albert Street [ 阿尔伯特街 ]，误为Albert Road [ 阿尔伯特路 ]，虽找到68号却是空房子，白跑一场。回来时看见Portland Station [ 波特兰车站 ]，知道中国公使馆便在这里附近，顺便即去一趟，收到学校中所发的公费证明书，但款项仍未寄来。返高尔街之中国协会，请干事张似逊君介绍住所，张君开了几个地点。我们去看，在高尔街的，每星期连早餐30先令左右，屋虽差不多，但嫌过昂，且我们尚欲住在人家的Family [ 家庭 ] 中，以便有与英国人接谈之机会，故拟明日再决定。晚间又去访程德泰君，据云政经学院共有60余中国同学，正式生仅20余人，因入学手续相当麻烦，须俟与教授接谈后始能决定，常有要求遭拒者。至于住所方面，此间阿尔伯特街尚廉，每星期14至17先令，连早点在内，但房子不好，冬天几不能居住云。在中国协会遇到谭季甫及曾宪朴等，据云乡间房子颇佳，约明日往彼处看房子去，每星期约35先令，膳费在内。

9月5日 星期四

上午与陈君至Goodge St. [ 古德吉街 ]，乘地底车至South Wimbledon St [ 南温布尔顿街 ]，谭君已在鹄候，第一次乘escalators [ 自动阶梯 ]，乃同至曾君处，房东太太极客气，代为打电话询房子，始知已出租。又至Mostyn St [ 莫斯廷街 ] 20号Mrs Pierce [ 皮尔斯夫人 ] 处，有二间房出租，一为25先令，一为35先令，连膳费在内，当时即决定二人暂住一处，将来再行分开，遂行进城。乘地底车至London Bridge [ 伦敦桥 ] 上Monument [ 纪念碑 ] 一望，此为一大塔，高202呎，乃纪念1666年之伦敦大火者，阶梯共311级。至附近午餐。下午乘地底车至Charing Cross Rd. [ 查令十字街 ]，在Embankment Park [ 泰晤士河畔公园 ] 休息一会儿，然后至Houses of Parliament [ 议会大厦 ]，今日不开放，仅参观Hall of Westminster [ 威斯敏斯特大厅 ] 有历史价值之处，如Charles I [ 查理一世 ] 站立听宣布死刑之处，

皆有铜牌说明。经Westminster Abbey [ 威斯敏斯特教堂 ]，未进内参观。沿Strand St. [ 斯特兰德街 ] 至Fleet St. [ 弗利特街 ]，抵Holborn Square [ 霍尔本广场 ]，足已倦，找不到Underground Station [ 地铁站 ]，问路于人，乘Bus [ 公共汽车 ] 到Tottenham Court Road [ 托特汉姆广场 ]。至中国协会看报，遇及伍启元君。途中遇及邹、江、吴三君。返栈房时，告以明晨将离栈。

## 9月6日 星期五

晨起，整理行李，唤汽车赴新居，连小账10先令。至后，始知小房间已为他人所定，其人下星期五来，将来须另谋办法。下午谭、曾、周三君来，约至顺东楼晚餐。他们三人至附近网球场拍球，我与陈君坐在旁边看着。陈君谈到燕京学生近年生活之奢侈，今年有百余人组织一跳舞会，几乎每星期跳舞，同学每年费用平均约600元以上。曾君谓英国学生不如此，恐美国亦未必如此。中国人学人家的东西，专学坏处而变本加厉。6时许，乘地底车进城，来回仅8便士。顺东楼晚餐后，至Piccadilly Circus [ 匹卡迪利广场 ]，有类上海四马路，途旁站有艳装女郎，只身行客经过时，要问今晚有暇否？到我家中来坐坐。惟此辈野鸡，有一优点，即为自由身，非若中国有鸨母虐待，盖贪轻易奢华生活之女郎，在此间不重贞操之国家，以此途为其职业。乘地底车返舍，已11时半。伦敦最使我钦佩者为其交通之便利，尤以地底车为最，怪不得孙中山海外归来，民生主义除衣、食、住外还提倡“行”字。

## 9月7日 星期六

这是搬入新居的第一天。晨9时许皮尔斯夫人来敲门说：May I bring hot water for you [ 要我给你们弄点热水来吗 ]？这里虽有热水管，但为节省起见，洗脸热水在厨房烧好送。这老太婆64岁了，却很健壮。她的丈夫死了六七年。她的儿子又以肺病于两年前死去，现在只剩下一个寡媳，在附近人家里做事。家中烹饪一切都是这老太婆自己管理。她说这座房子是她丈夫在日以1050镑购得，房捐每年14镑，现靠房租度日，只希望活到70岁可以得到养老金（每星期20先令）。下午进城，由新居至South Wimbledon [ 南温布尔登 ] 车站，须时15分钟，坐地底车半小时，抵托特汉姆广场，单程7便士，来回8便士，月票1镑2先令。今天至South Kensington [ 南肯辛顿 ] 之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 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 ] 去参观，进门大厅，陈列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 犹莫福普洛斯藏品 ]，有一铜鸱极像上季 [ 殷墟 ] 发掘得之石鸱，乃购一图片，拟寄给梁思永先生。又赴楼上参观中国瓷器，颇多佳品，仰韶彩陶之实物，亦为第一次接目，惟无黑陶及柴窑，汉唐陶俑亦嫌不具。适有一英人来，谓自己甚喜中国陶器，几每星期六下午都来参观一次，询问我两耳壶之用处，仙桃有否象征，中国人喜欢宋瓷抑喜欢明清五彩瓷，被他缠了一小时。下楼匆匆参观铜器部之中国铜器，较罕见者为一周盘及唐大镜，有许多铜器与殷墟所发现者相同，但却被归入汉代去，如果殷墟材料一发表，可以矫正他们错处不少，许多死东西都可以因此而变活。6时闭门，只好匆匆地再看 Rodin [ 罗丹 ] 刻雕及地毯等，购了一本《中国陶俑》便出门返家。晚间与皮尔斯夫人闲谈，弄纸牌，听无线电。他们中等家庭的享受，比较中国普通最高等家庭并无逊色。

#### 9月8日 星期日

早点后正在记日记，谭季甫、周建北二君来访，打桥牌，下午1时他们匆匆别去。午餐后，与陈君散步，无意中到了曾宪朴君寓所的门口，被他们唤进去，打桥牌。4时许返舍食afternoon tea [ 下午茶 ]。英国的风俗，每日下午4时余必有一次进茶，食点干点心；至于午餐倒并不怎样重视，普通在外工作的，都在餐馆中用膳；晚膳顶重视，普通是两道菜：一是肉食，一是布丁。我的卧室是35先令一星期，膳费在内。

#### 9月9日 星期一

上午阅《伦敦指南》，即与陈君进城。赴中国协会阅报。赴 University College [ 大学学院 ]，取简章。再赴中国公使馆，将傅先生的介绍信交进去，郭大使现在日内瓦，我也不希望一定面见他。与陈君在Oxford Street [ 牛津街 ] 大街闲走，到Woodworth & Co. [ 伍德沃思公司 ]，有类上海三大公司，货价颇廉；又至查令十字街旧书肆，书价较新书约打三四折。返舍得谭君等留字，约我们往周君处，不知什么事情，或许是寻房子的事。房东说：如果二人都决定住在这里，他可以把那另一人拒绝了回去。但是我尚不能决定，只好待将来再谈。

#### 9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曾君处，晤及曾、周二君。据云，有一座房子，三室出租，房东系曾君房东之戚友，惟须待月底始能搬进。又云，昨日来访时，曾与皮尔斯夫人小谈，对我们两人很满意，谭君笑着指老陈说：“你的拍马手段成功了。”曾君说：“中国学生比普通住客客气，对于食住一切不像他们那样动即挑眼，所以他们还是很欢迎。”皮尔斯夫人前次以我们是中国人，所以又答应了别人租住，到现在知道了我们的脾气，才后悔不迭。午餐时，皮尔斯夫人说两人同居一室，房金可减为25先令，我说将来再说吧！晚间与陈君及皮尔斯夫人闲谈，将途中所购明信片给他们看，又拣了二张送给他们，他们很是高兴，说从前不知道中国人，现在觉得中国人不错，喜欢中国人了。写信给校长及贤修。

9月11日 星期三

晨间收到曾昭燏君复信，系明信片，内云：“承询入学事，燏每日下午2时至3时半均在家，请于星期三或星期四来此一谈何如？如此两日不能来，请示知一时日，燏当在家相候也。如晤宪朴，祈为致意，燏与之久不通讯矣。专此敬复，即颂近祺 曾昭燏9月10日 此间最近之地道车站为Notting Hill Gate，如坐地District Line，大约直接可达。”今天本来预备到曾昭燏君处探问关于学校情形，适谭君来，同至Kemley Road [ 肯布尔路 ] 周建北君处，弄桥牌，不知不觉便过了12点钟，曾宪朴君又来，便在周君处午膳。自己煮饭烧菜，听说5个人只费三四先令，真懊悔自己从前不曾学些烹饪，既省钱又合胃口。周君系复旦毕业，来英一年，闻其妻子将于后天来英作伴，租了二间房子，一共只25先令。午餐后返舍写信给国内的朋友们，开张单一看，有十数封信要写。晚间闲谈，又没有工夫写信了。

9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与陈君同时进城，我先赴意国邮船公司；托其将行李送来。即赴British Museum [ 不列颠博物馆 ]，此系世界闻名之宝藏。我因为下午2时尚有曾昭燏君之约，只得匆匆一观楼下之犹莫福普洛斯藏品，及楼上之Prehistoric Room [ 史前考古室 ]，即行出院。在ABC用膳后，乘地底车至Marble Arch [ 大理石拱门 ]，至Courtauld School of Art [ 考陶尔德艺术学校 ]，索取简章。乃赴曾君处，承曾君告以入学情形，谓考陶尔德艺术学校入学必无问题，惟欲读Phd [ 哲学博士 ] 则必

须经过一考试，系6月中举行，现已来不及，但可先读M. A. [文学硕士]，明年再改为哲学博士，以二者年限皆为2年，明年考取后，再读2年亦可读哲学博士也。吴金鼎君系读哲学博士。曾君今春来英，下学期可读文学硕士，以自费关系，不能久留，故只得读文学硕士。曾君谓上学期间仅读Yetts [叶兹] 之中国古文字学，Horel [霍雷尔] 之中国地理及补习德文。并云，中国人在外国读中国东西，殊觉滑稽，如霍雷尔之中国地理，仅足以教普通英国人，吾们所知道的比他还多。又云，如欲入大学学院，课程较佳，惟不知能否以中国题目作论文，又补习印度文，不知能否与读学位同时进行，抑须先行补习，与学校接洽后始可决定，如欲入考陶尔德艺术学校则毫无问题云云。余告辞后，由地底车返舍。

9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进城至London Museum [伦敦博物馆]，经过St. James's Palace，[圣詹姆斯宫]时适值御卫军换班（闻每日上午10时半至11时半。英皇在Buckingham Palace [白金汉宫]时，在白金汉宫举行，否则在圣詹姆斯宫举行），一队穿着红军衣，戴着高黑帽的兵直立在那儿，像玩具里的铅锡兵，旁边另有一队穿着黑衣的军乐队。少顷，一个红衣兵肩着国旗，由宫中出来。立在那儿旁观的三四百人有不少是英国人，脱着帽子行敬礼，三个红衣兵分派在广场的三面，挡住观众，肩旗的与挂着指挥刀的队长在广场中走上走下。我正有点看得厌了，忽然军乐声作，一个骑兵的军官引导着另一队红衣卫军，由Pall Mall [林阴道] 那边过来，进到广场中后，两队都有军乐队，奏着军乐，排着队形，新来的替换旧有的位置，旧有的一队，整队出来，由林阴道那儿的宫门，入宫休息，新来的一队也整队入宫，只剩下一个站岗的红衣兵，在宫门前走来走去，观众也散了。我一看表已11时半，便先进午餐，然后到伦敦博物馆去参观。进口处陈列新得之品，向左转陈列史前时代遗物，皆系得自伦敦者。更进后一室，则系罗马时代遗物，后面系空中摄影伦敦图。由后面绕至右端，则系中世纪遗物。后面右角一室，系金银器、宝饰等物。由梯至地底，左端有一罗马时代木船，已成焦炭，壁上悬一五彩图，表示罗马时代船艘驾驶之情形。左面各室，为塑成之各时代伦敦情形，如石铜时代，罗马帝国征服英国、海盗Viking [维金<sup>[44]</sup>] 焚掠伦敦，颇为有趣。后面系车器及救火具。绕至右端，则系建筑遗物

及监狱情形，有一Newgate Cell [ 新式单人牢房 ] 之实况，令人毛发悚立。出地底室，由正厅至楼上，走廊上系皇室藏品，多小玩意儿，如扇、茶壶等。右端入则系金雀花朝至Stuart [ 斯图亚特 ] 各朝之遗物，有Charles I [ 查理一世 ] 临刑时所穿之衬衣，Cromwell [ 克伦威尔 ] 所用之圣经。后面则系瓷器及玻璃器。绕至左端，则系衣服室，自17世纪至20世纪之衣、帽、鞋、手套，无不毕具。又有桥，及17世纪的聚餐模型。绕至御物室，有Victoria [ 维多利亚 ]、Edward VII [ 爱德华七世 ] 之衣物，及George V [ 乔治五世 ] 登极时之御服。更上一层楼，则多系伦敦建筑之模型及图画。后面（南首）则系戏剧室，有名伶所御之衣饰及戏车。议院室有各议院首领之照相及遗物，如Lloyd George [ L. 乔治 ] 之烟斗，Gladstone [ 格拉德斯通 ] 之手杖及在校时笔记。各首相之笔迹颇富历史价值。绕至右端有儿童室，则多系儿童玩具，种类甚多，殊觉外国儿童之幸福远胜中国也。余至会客室，访问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 考古学院 ] 之情形，Miss Crosoe [ 克鲁索小姐 ] 出见，谓此间有Royal Archaeology Institute [ 皇家考古学会 ]，但不招学生，仅收会员，不知是吴、曾二君弄错，抑系另一机关。时已5时余，6时闭门，只得出院。此博物馆规模虽小，仅及于与伦敦有关之物，然收集颇完备，极富兴趣。门票星期二为1先令，三、四为0.5先令，其余各日免费，何以如此定法则不可解。出来后，由林阴道，经Trafalgar Square [ 特拉法尔加广场 ]，至Victoria Embankment [ 维多利亚河堤 ]，睹及Cleopatra's Needle [ 古埃及方尖碑 ]，乃由埃及移来之石柱，刻有Thutmose III [ 图特摩斯三世 ] 及Rameses the Great [ 拉美西斯 ] 之刻辞，旁有两“狮身人铜像”，有大战时飞机炸弹之创痕。返舍时已7时半，陈君说曾开门探望两次，颇惧余途中遇见意外也。

9月14日 星期六

在家休息。闻陈君云，谭君将于今日返Birmingham [ 伯明翰 ]，乃同至曾君处访问之，弄桥牌以为消遣。下午在家中看报。晚间Mr. Millner [ 米尔纳先生 ] 来，系在此间农学院肄业者，住在陈君房中，陈君搬入吾的房中，两人同住一间。米尔纳先生系Lancashire [ 兰开夏郡 ] 人，说话带有土音，颇难懂。闻系初次离家，举首望见窗外明月，即觉悄然，此亦初次离家者所难免之事也，但其人尚可相处。

9月15日 星期日

今天上午下雨，坐在客厅中与陈君及米尔纳闲谈。阅The Connoisseur [《鉴赏家》] 中关于中国的两篇文章：（1）Alfred Salmony's The Cicada in Ancient Chinese Art (No. 379) [阿尔弗雷德·扎尔莫尼：《古代中国艺术中的蝉》（379期）]。（2）Leigh Ashton's A contribution towards dating Ming Blue and White (No. 381) [利·阿什顿：《论明代青花瓷的断代》（381期）]。皆1933年出版之旧刊物也。午餐后，与陈君散步，返时已近茶点时间。茶后又作长谈，米尔纳颇健谈，晚餐后在餐室中听无线电，一面闲谈。我觉得住在人家中的好处是可以学得英语，坏处是多旷工夫，若旷着工夫坐着听别人谈话，不利用机会学点说英语的本领，那还是住在公寓中为佳。

9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补记12日以来的日记，又将已购得之伦敦明信片，于背面加以中国的说明。下午写四封信。晚间坐着闲谈。

9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写了二封信。下午进城，至查令十字街观旧书铺，惜无钱不能购买。旋至中国协会，晤及张君。至伦敦大学已过办公时间，乃赴中国大使馆，得陈箴熙君来信，傍晚返舍。一事未做，虚度此日。明天又要进城，接洽入学事情及取钱。路上碰到几个讨乞的艺术家，有些会拉梵哑铃<sup>[45]</sup>，有些会画风景人物，立在路旁拉琴，或陈设画品，或在人行道画粉笔画，路人如果看见他可怜，便给他一两个便士，但决不强讨。伦敦市内无沿门讨乞者。据云，乡间亦有沿门讨乞，都市中因有警察干涉，不敢进去耳。西洋的社会救济政策较佳，但这种乞丐仍未能免，可见现代社会仍有根本改革的必要。接曾昭燏君来信云：“夏先生，大学学院接洽有头绪否？伦敦博物馆想尚未往，以燏之意，伦敦博物馆于我等恐不甚合宜，因纯为英国考古学，英国历史已不甚长久，况于我国无大关系，是否愿与Prof. Yetts [叶兹教授] 一谈后再决定，如欲与之一谈，燏当与之约定时日。盼赐复，敬颂旅祺 曾昭燏上9月16日”

9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进城，至中国银行取钱。顺便至Royal Exchange [皇家交易所]，这是伦敦的名建筑之一，门前廊柱是希腊神庙式的，前面又有欧

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及惠灵顿将军铜像，可以进去。中央是大天井，四周走廊有壁画，绘伦敦史迹，又有石像。皇家交易所的右面便是Bank of England [ 英格兰银行 ]，对过便是Mansion House [ 市长公署 ]，建筑也都不错。午餐后至中国协会阅报，与张以逊君商谈入学事。至伦敦大学取章程。返时至不列颠博物馆，由左首楼梯至楼上民族室，绕楼一周至埃及室、图画室、瓷器室、皇家图书馆。至楼下观埃及室、希腊罗马室、巴比伦室，已到关门时间，只好回来。我觉得伦敦人真是好福气，有这样一座大博物院，仔细观览非花一个多月不可。其中与中国有关者，如图画室中之顾恺之《女史箴图》等，瓷器部，King's Library [ 皇家图书馆 ] 之中国旧版书及李秀成手迹等，有暇当再往一观。今日第一次获得家信，乃8月25日所寄出者。

#### 9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将大学学院的Application Form [ 申请表 ] 填好，又写一封致Register [ 登记处 ] 的信，预备下午进城接洽。又写致曾昭燏的信，附入致叶兹教授的信。午餐后进城赴大学学院，将信交进后，雷吉斯特即介绍至Senior Tutor [ 高级教师 ] Mr. Solomon [ 所罗门先生 ]。据他的意思，最好还是到School of Oriental Languages [ 东方语言学校 ] 去。此间考古学偏重西方，须懂Greek [ 希腊语 ] 或Latin [ 拉丁语 ] 或Egyptian [ 埃及语 ]，回去后干中国方面的考古学似不相宜。当答以此来目的欲得训练，且作小规模之研究工作，文字方面可以补习。所罗门先生云，俟Prof. Ashmole [ 阿什莫尔教授 ] 返后再定。阿什莫尔教授现在不在伦敦，俟其返校后定期面谈始能决定。废然告辞而出。至不列颠博物馆观中国瓷器，排列已与Guide [ 导览 ] 中所述者不同，新增物品颇多，观至唐代已近5时。欲出，与杨曾威君相遇，又遇及柯召及钟道铭君。钟君邀往北京楼晚餐，遇及朱延丰君。赴钟君寓所闲谈，钟君新由苏俄游历回来，汪桂生君来询问苏俄情形。9时半始返，抵寓已10时半，陈君埋怨我，谓以为我一定遭遇意外，空为我担忧一场。

#### 9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将致叶兹教授的信以挂号寄去。回来在家中读不列颠博物馆的中国瓷器说明。这两天为了入学的事情没有办妥，公费及文凭又没有寄来，很觉得没趣。下午赴Wimbledon Common [ 温布尔登公地 ] 及



Richmond Park [ 里士满公园 ]。温布尔登公地，是中世纪庄园制度下的公地，现归镇公所管理，广至千英亩。由High Street [ 海伊街 ] 的欧战阵亡纪念塔处下车，走行公地中，一片衰草，游人寥落，秋风萧萧，令人黯然气结，远望中心的磨坊，车扇懒懒地旋转着，颇有中世纪风味。由磨坊处左转，是一段丛林，在林中践着残枝枯草，沿着小径走，松鼠蹲在枝丫上食果子，看见人便蹿上枝去，鸟儿的声尚可闻见。出丛林是一座公墓，由铁栏杆望过去，十字架与天使的雕刻像，林立其间。有几个墓上有鲜花圈，有一两个人站在墓旁低头凝思，大概是回忆墓中人。由Kingston Road [ 金斯顿路 ] 转至里士满公园，这是伦敦顶古的一个公园，广逾2000余英亩，进去是草地，几匹麋鹿在那儿游散着，越过一森林，是一座白色的建筑，左望是一池湖水。走得倦了，只好回来。

### 9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接曾昭燏君来信（明信片），约下午3时左右同赴叶兹教授处。上午读不列颠博物馆的说明关于宋代瓷器一部分。下午进城，顺便至Wallace Collection [ 瓦伦斯艺术馆 ] 观画及中世纪甲冑，此为著名艺术馆之一。惜时间匆促，未能细观，即赴曾君处。曾君劝我还是到Institute [ 研究所 ] 为佳，以大学学院无中国考古学，我的意思仍偏向大学学院以其设备较佳也。入见叶兹教授，将李济之先生介绍书送上，他看后便说：“你读汉代的東西，很好，我今年开中国铜器一班，明年预备开汉代遗物。你如果读学位，硕士的注册是没有问题。如读俄文不读德文亦可通融。”我告诉他，校中已向大学学院接洽过。他说那不紧要，由他向阿什莫尔教授说一声便了。接着便问我 是哪儿人，说他自己也曾 在温州逗留过十来天，风景很不错，惟语言极难懂。他说其余各事，将来写信告诉我，简直使我没有说话的机会。我告辞出来后，怔然不知如何做好，我的未来命运便这样决定了么？向曾君告别后，到钟道铭、伍启元二君处，都找不到人。返时至曾宪朴君处，告以明天不必进城。

### 9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曾宪朴君来，闲谈着英国的风俗：中国人吃饭不放箸，俯着头吃东西，他们是笔直地坐着，将东西弄在叉上放进口中，时常放下刀叉，喝东西或闲谈；但是放下时要搁在两方，如并放在中间，便是表示不再食了。美国人有时用刀切碎东西，放下刀用右手拿叉扎东西，但是

英国人却是两只手拿着刀叉。又如切橘子，美国人有切成四块吃的，英国人却从不如此，他们或切开盖，拿茶匙插进去取汁，或如切苹果一般的，切去皮然后一瓢一瓢地吃。酒席是第一道冷盘，二汤，三鱼，四熟肉，五鸡，六布丁，七水果咖啡。又说自己曾在大餐馆聚餐，普通是12先令，好点的便要1镑。又说英人代客人穿上大衣，客人不能拒绝，否则为失礼。谈了半天，中午始去。午后与陈君同至周建北君处，曾君亦在，遂同弄桥牌，又输了2000多分。周君夫人前星期新由国内来，坐在旁边织绒线，看那两个人亲昵的样子，令人羡慕。晚间写信给家中，索寄文凭。

9月23日 星期一

与陈君一同进城，参观动物园。这动物园中脊椎动物便达三千，全部达万数，我们先参观北部，是猫狸、鹤、鸱、啮齿类动物（鼠类）、雉类，北部动物室及鸟类；由一桥越过小河至中部，更多精彩，多巨大动物，有斑马、野驴、长颈鹿、河马、羚羊、象、犀，更西是大猩猩的屋，二头大猩猩在铁笼中吵架，用草末互相抛掷，引得看的人大笑。昆虫室布置得非常巧妙，在壁中陷入铁丝笼，外加玻璃罩，笼中平铺沙土，栽小草，背景是画好的丛林或草地。再西是松鼠类、袋鼠类、灵猫类。由地道至南部，这一区域最广，也最有意思，有美洲驼羊、鸟类、鹈鹕、狐猴、獭。至角隅之小丘，几个猴子在那儿晒太阳，转弯至人工堆成的假山，最高一层是山羊，中间一层是白熊、黑熊，下层是塘鹅及牛、羊，各层之间有通路，由石墙与通路隔开，路中可通行人，布置颇可。又有鸟类、海狗池、羚羊、狼狐、企鹅、鹿牛、孔雀、蜂鸟、猛禽类、鹦鹉类。经过草场至黑熊、龟、猴、鹤及驼鸟。爬虫室有蛇、蛙、鳄等。至水族馆，须另购门票，壁中装置1吋厚之玻璃，水盛其中，布置砂石及水草，灌入养气，然后放置鱼类其中，每星期二喂食，入口处为淡水鱼，稍进为海水鱼，最后为热带鱼，最有趣者为游泳之二尺余大龟，其它如肺鱼、海牛之类亦均可观，惟金鱼未见佳种。出水族馆已近3时半，观喂饲企鹅、白熊及狮虎。今日为星期日，半价，儿童来观者不少，且有购票乘坐象、骆驼、鸵羊，及马车者，殊令人羡慕他们的幸福生活。

经Regent's Park [摄政公园] 至Baker Street [贝克街]，参观Madame Tussaud's [杜莎夫人] 之蜡像馆，做得非常逼真。进门后左

转，是法国路易十六一族，及英皇乔治全家的模型，以及欧战中的政治家及大将，美国各任大总统，英国现任阁员，欧洲政治家，英国文学家。上楼左首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几幕事迹，如约翰签大宪章，爱德华第五被害，纳尔逊及戈登死事等。右首室内是保持世界纪录的航空家等，报界、剧界名人，运动家等。下楼右首室中是英国各朝帝后。地底室是Chamber of Horrors [ 恐怖室 ]，有谋杀犯之凶手塑像，法国断头台，Algier [ 阿尔及尔 ] 倒悬钩，英国鞭刑，意国死囚站笼，美国电椅，几个被斩后血淋淋的人头，几个监狱囚室，伪造假币的地室，还有一个东伦敦的中国鸦片馆与几幅中国杀头刑场摄影，这是该蜡人馆中关于中国的唯一的陈设，可怜我们贵国的人，只能在恐怖室中占一位置！返舍已近8时，晚膳后稍坐即睡，以今日之游，殊为困倦也。

## 9月24日 星期二

在家休息，天气渐冷，会客室中已生上煤炉。陈凤书君曾笑着说：“现在还是暑假中，可是天气却已似寒假中的光景。”因为明天想进城去看博物院中的中国瓷器，今天将说明中关于中国的一部分读完，又将《饮流斋说瓷》中有关的各点，摘出记在说明旁边。昨日收到钟道铭君来信，关于入学事，内云：“兄今日惠临，有失迎迓，甚以为歉！叶兹教授愿兄在研究所研究，颇为难得之事，兄如决定注重中国考古方面，自以从叶兹教授为宜。如兄拟先行研究西洋考古，再应用于中国方面，则不妨于阿什莫尔教授返伦后，再为斟酌情形，加以最后决定。反正两方入学均无困难，只在兄之选择耳。鄙见如此，不知兄意以为然否？21日灯下”。

## 9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下午赴Kew Garden [ 克佑花园 ]，此为英国著名之植物园，广及300英亩，将近时即见一中国式宝塔，巍然矗立于绿阴中。进门后，向北沿径而行，道旁植花草，如午时花 (Portulaca Grandiflora [ 大花马齿苋 ]) 等正开着花，若在春季当更美观。盖此园实合并公园与植物园二者之优点，布置美观，足供游憩，而每种植物多标明种名、生长地、习性及应用，且多由远处移植而来者，中国之植物如伏牛花 (Barleris)、槐 (Locust)、翠菊 (China Aster)、扁柏 (Arbor Vitae Thuja) 之类。至North Gallery [ 诺思画廊 ]，乃一专画植物名家

Miss North [ 诺思小姐 ] 所画，达200余幅，捐赠此间以供陈列。至第一博物院，乃双子叶植物，有植物标本（花、茎、叶、种子）、模型（蜡制）、图画、分布图、用途（制品）。中国方面之物，如二楼之通草（*Fatsia Papyrifera*）、蜡子树（*Ligustrum*），三楼之橄榄（*Canarium Kimela*）、茶（*Camellia*）、罂粟（*Papaver Soneferum*）。陈列植物标本外，兼陈列制成后之通草细工、蜡烛、雕刻橄榄核、茶叶、鸦片，且有一鸦片榻室之模型及烟斗、烟枪等。在他们眼目中，中国大概是与鸦片结不解之缘了。这一馆留停过久。至第二博物馆（单子叶植物）已过5时，闭门谢客了。第四陈列室为森林，有风景画、木材标本、植物标本、害虫标本、木具等；第三博物馆为建筑用植物及建筑物模型，此外尚有温室，皆已闭门未能入观。出园门至Richmond Bridge [ 里士满桥 ]，俯瞰泰晤士河，两岸绿阴，游艇往来，风景入画。

#### 9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进城，至不列颠博物馆Pottery [ 陶器 ] 部，有仰韶陶器、商周灰陶、汉代明器、唐代陶俑，惟无黑陶期之物。有一黑陶双耳瓶，出于四川，颇厚，不似“黑陶”之薄，显然受希腊影响，恐系汉代以后之物。宋瓷颇不少，但罕精品，仅定窑、龙泉窑之有花纹者，颇可一观。汝、哥二窑未有确定标本，哥窑仅有一二器。钧窑多粗碗，乌建、白建亦未见精。明代瓷器，最佳者为永乐之脱胎，及宣德之祭红，其余如青花、三彩及五彩亦有可观，玲珑瓷颇小巧有趣。康、雍、乾三朝之物颇多佳品，惜以时晚匆匆看过，未能仔细，有暇当再往一观。不列颠博物馆以外，尚有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中之瓷器，亦属不错，前次匆匆一观，未餍所望，以后当再往观。

#### 9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与陈凤书君同往访谭季甫君，他由伯明翰来，下星期又将返校。下午进城观电影，散场后同至顺东楼吃中国菜，喝啤酒，在座共7人（谭君兄妹、周君夫妇、曾、陈与我），陈君做东，一共用了35先令。饭菜并不贵，每客2先令，啤酒一瓶便是1先令，味淡如水，连我也可以喝上两瓶，一共喝了15瓶（小瓶仅容一杯）。这是谭君与小陈开玩笑，要他做东。

9月28日 星期六

一星期后便要开学了，今天虽是阴天，不可不去再游一次名胜的地方。Hampton Court Palace [ 汉普顿离宫 ]，离此间尚有一小时的路程，上午乘火车去，由Trophy Gate [ 胜利纪念碑出入口 ] 进门，故宫巍然在望，经御河上的桥梁至Base Court [ 底层庭院 ]，这是Cardinal Wolsey [ 渥西主教 ] 在16世纪初年的建筑，但已经过后人的改造与增筑，经Clock Court [ 时钟庭院 ]，至Fountain Court [ 喷泉庭院 ]，是18世纪初年的建筑，红墙尚鲜红，不似前面那样久经风霜，红色变为黝黑，至右首之Tudor Garden [ 都铎花园 ] 及Pond Garden [ 池塘花园 ]，观大葡萄树，乃1768年所植，已近170年的高寿了。又观15世纪Mantegna [ 曼泰尼亚 ] 的名画Triumphs of Caesar [ 恺撒的凯旋式 ]，返至South Garden [ 南花园 ] 小坐，临着泰晤士河返首回望William III [ 威廉三世 ] 新宫，极为壮丽。经Tennis Court Lane [ 网球场路 ]，至Tiltyard [ 斜庭 ]，再经正门至State Apartments [ 国务套房 ]，由King's Staircase [ 国王楼梯间 ] 上楼，首为卫兵室，武器如枪、剑等，架于壁上，排成图案形，非常美观，由小门至Wolsey [ 渥西 ] 的旧室，然后返至威廉三世及Queen Mary [ 玛丽王后 ] 的各室，陈列名画、画毯、瓷器、御床、桌椅等，经Haunted Gallery [ 闹鬼的长廊 ]，相传Henry VIII [ 亨利八世 ] 之后Catherine Howard [ 凯瑟琳·霍华德 ] 被杀后，鬼魂曾于此间二度出现，白衣宝冠，凄然长号。经Great Watching Chamber [ 大警卫室 ] 至Great Hall [ 大厅 ]，乃亨利八世时所造，天花板镂刻极精，窗户由五彩玻璃嵌成图案。下楼后经当时藏酒之地窖，至Great Kitchen [ 大厨房 ]，乃亨利八世以来之御厨也，但自George III [ 乔治三世 ] 登基以后，英国皇室久不居此宫，御厨建筑本不甚佳，久经荒废，更不足观，仅供嗜古者之凭吊而已。经Wilderness [ 旷野 ] 至Maze [ 迷宫 ]，乃有名之迷圈。出经Lion Gate [ 雄狮大门 ]，至Bushy Park [ 灌木公园 ] 小坐，即返舍。

9月29日 星期日

昨日的游览令人稍倦，加以下雨，故今天不出去。

阅书：Weicte, Master Painters of Britain [ 怀特：《英国的著名画家》 ]。此书颇佳，插图160幅，亦极精美。第1卷，述英国画界在18世纪时开始独立，Hogarth [ 荷加斯 ] 之Cartoon [ 风俗画 ]，

Constable [康斯特布尔] 之风景画，Reynolds [雷诺兹] 之肖像画，鼎足三分。第2卷，述19世纪初叶之Pre-Raphael [拉斐尔前派画家] 运动健将，如Hunt [亨特]、Rossetti [罗塞蒂]、Millais [米莱]。每卷先作导言，然后选出代表作，叙述其优点所在，作者生平则另作一附录。

晚间闲谈，今日是老太婆的65岁生日，可是他虽住在伦敦的附郭，至今还未游过克佑花园、动物园、Madame Tussaud's Waxworks [杜莎夫人蜡像馆] 等处。我知道我游览那几处时所发感想，羡慕他们小孩子的福气，只适用于有钱的阶级，中下阶级的人整日忙碌哪里有这样的空暇来游。

9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在家补记这六天的日记。下午进城至中国大使馆，询问校中银款已来否？又请介绍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索取阅览券。赴中国协会阅报，遇及迟镜海、张德昌二君，与张君闲谈知道王栻已考上研究院。返舍晚餐，知陈凤书君今天见Mr. Whale [惠尔先生] 功课已接洽好。自家尚毫无头绪，殊为焦急。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将怀特《英国的著名画家》阅完。第3卷，述拉斐尔前派画家中期的Burne Jones [伯恩·琼斯] 及印象派的Whistler [惠斯勒]。第4卷，述19世纪最后二十年的画界至1907年本书出版为止。

下午阅书：Petrie, *Seventy Years in Archaeology* [皮特里：《考古学七十年》] 第一章序言。作者并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由他的父亲处学得化学、机械学、测量绘图，由他的母亲处学得矿石学及历史的爱好，由更上一代的祖先遗传了组织人员的才能，便借测量金字塔的机会，跨入考古学的范围。与他一比较，我所受的教育，自然是完备得多，但是我所读的多是偏于文史一方面的东西，与考古学不生关系，自己对于古物虽有嗜好，在初中时便喜欢拣古钱，但对于用人办事的才干太差劲了。现在由于偶然的机缘，逼入考古学的领域，将来的成败，实属不可预料，我只好不断努力，聊尽己责而已。

10月2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阅书：皮特里《考古学七十年》。

下午与陈君同赴South Kensington [ 南肯辛顿 ]，参观Imperial War Museum [ 帝国战争博物馆 ]，乃陈列欧洲大战中的纪念物。楼下陈列室七，陈列军用品，如大炮、机关枪、坦克车、军舰、潜水艇之类，及军人制服，勋章，战场模型，及战后之纪念碑。楼上陈列战时妇女服务，伦敦受空中袭击之情形，关于战时情况之雕刻及绘画。看过后，觉得我们中国也应该有这样的一座博物馆，陈列国耻的纪念品，只“一·二八”战役已可陈列好几间房子了，但不知道中国的画家也有淞沪战役的作品否？赴对面之Science Museum [ 科学博物馆 ]，参观海陆空交通利器之进化，机械工程、土木工程之标本。最有趣的是Children's Gallery [ 儿童美术馆 ]，用模型图画来表示交通、路灯、室内灯火之进化，又有许多仪器，可以用手转钮使它活动。旁边又有一电影室，每日放映三次关于科学的影片，教小孩子们知道科学。出儿童美术馆后，上楼参观采矿学堂，已鸣铃要闭门了，只好回来。

10月3日 星期四

阅书：皮特里《考古学七十年》。

下午得Italian-Abyssinian War [ 意大利—阿比西尼战争 ] 已开火的消息，这也许是第二次欧洲大战的导火线。晚间，陈君回来说在城中看到Mannequin Play [ 时装模特儿表演 ]，这有点像中国时装大会。此间大公司中，有每天举行者。当这行业者，须年青貌美，身材合宜。表演时，有店员在旁说明，这一套服装是用什么料子做的，价钱几许，适合于某种肤色、某种身材的人穿，表演的人作各种姿势，有类舞蹈，然后由台中退下，另换一个人，另穿一套时装上来。下午由3时至5时，表演者几达百人，另有一秩序单分发观众，观者如看中哪一套，便可在单上作一记号，表演毕后，侍者来收单子，即可与之接洽。据陈君云，观者多为妇女，仅有少数男子系陪太太来观者，以所表演者皆系妇女之时装，若陈君为观光而来殊罕，怪不得侍者掩口而笑。

10月4日 星期五

进城。至Trafalgar Square [ 特拉法尔加广场 ]，系一广场，中立圆柱，高达176呎，上面巍立着纳尔逊的铜像，碑座上刻着海战情形。其

铜即取自所掠获之法国铜炮。四角所蹲坐之铜狮，出于名家Landseer [ 兰西尔 ] 之手。又有常胜将军戈登、乔治第四、Hancock [ 汉考克 ]、J. Napier [ 纳皮尔 ] 等。有喷水池二，鸽子数百，北端围墙嵌有标准之尺码。广场之南有Charles [ 查尔斯 ] 第一之铜像，据云为伦敦所有铜像中最佳者。其所立地即Charing Cross [ 查令十字 ] 之原来所在地。至St. Martin Street [ 圣马丁街 ] 时遇雨，避入公共图书馆阅书。午餐后，赴不列颠博物馆，至图书馆中阅书，又至Oriental Student's Room [ 东方研究者室 ] 翻阅稿本，得《广东□报》，拟作一札记，寄给国内。接到吴金鼎来信，谓已由国内来英，邀我6日12时半去顺东楼便饭一叙。

10月5日 星期六

下午进城至不列颠博物馆，取长期阅览券。遇及钟道铭君，谈及入学事，钟君劝我不要读学位，谓以全部精神读书，效力较大，如读学位，必致多费工夫于不必要之处，导师对于正式生与Research Student [ 研究生 ] 待遇一律，如肯求教，定肯指导，惟对于正式生，如不勤勉，必加警戒！对于研究生则较为放任。故钟君之意，对于不自勉者，不必劝其读研究生，以易流于放任也。但对于能够自勉者，则不读学位，实为较佳。我的意思亦未尝不想到这一层，但家庭环境似乎颇希望我能读一学位，故我颇想弄一个M. A. [ 文学硕士 ]，聊以塞责。如果有余款，再继续英自由研究一年。

10月6日 星期日

应吴金鼎君之约，进城至顺东楼，原定12时半，今日是冬季的第一日，伦敦钟点拨回一点，余至后尚在11点半。至附近闲步，有北京楼、新探花楼、新中国楼。中国饭店在伦敦共有五间。吴君偕其夫人同来，饭后至Hyde Park [ 海德公园 ]，在Marble Arch [ 大理石拱门 ] 附近，星期日下午有演讲者达20余人，立在Platform [ 讲台 ] 上大声疾呼，有讲宗教者、有讲政治者、有讲哲学者，或由团体遣派，或出于自动，傻劲殊令人失笑。与吴君夫妇别后至Albert Hall [ 阿尔伯特庄园 ]，又至Science Museum [ 科学博物馆 ]，Imperial Institute [ 帝国学院 ]，Indian Museum [ 印度博物馆 ]，后二者仅匆匆一过，有暇当再往一游也。据吴君云，在研究所注册可以到大学学院听课，不必另行出费，我



已大致决定到研究所去，明天谈话后即可完全决定。

10月7日 星期一

上午进城，至大学学院见Prof. Ashmole [阿什莫尔教授]，瘦长身材的中年人，颇为客气。他已接到Solomon [所罗门]及叶兹的来信。我将来意说清楚后，他说：对于我的来此，非常欢迎，但欲读Higher Degree [高等学位]则颇有困难，以此间所收者多为已有专长者，如埃及学、希腊罗马学、英国考古学。至于中国考古学仅有Institute [研究所]一方面，可以从事。我又请教他，像我这样一个将来仅有机会从事于中国考古学的人，是先学西洋方面考古学以便将来作比较研究呢？还是即行从事中国考古学呢？据他的意思，关于技术一方面，无所谓中西，自然可以共同学习。至于学识方面，似乎以即行从事中国方面的为佳，但可至此间听课。我又询问了一些关于功课方面的情形，即握手告别。

时间尚早，赴Westminster Abbey [威斯敏斯特教堂]一游。进口处为Statesman's Aisle [政治家走廊]，有William Pitt [威廉·皮特]、Gladstone [格莱斯顿]、Disraeli [迪斯累里]等的纪念碑，对面是五彩玻璃嵌成的圆花窗，非常美丽。向左转是音乐家及科学家的纪念碑，地下埋着大科学家如Darwin [达尔文]、Lyell [莱尔]等的骸骨，中间是欧战无名英雄墓。由南首回到进口处对面窗下，便是Poets' Corner [诗人角]，壁上嵌着大理石刻的像，地面上刻着墓志。Thomas Hardy [托马斯·哈代]的墓在中间，附近是Dickens [狄更斯]、Macaulay [麦考莱]等墓，壁上是Ruskin [罗斯金]、Goldsmith [哥尔德史密斯]、Burns [彭斯]、Shakespeare [莎士比亚]、Wordsworth [华兹华斯]的刻像。左角上有Chaucer [乔叟]的墓，是这一角最古的墓，其前即系Tennyson [丁尼生]、Browning [勃朗宁]的墓，壁上有Betjeman [贝杰曼]、Spencer [斯宾塞]、Milton [弥尔顿]的纪念碑。这一处令人留恋最久。转弯至Henry VII [亨利七世]的Chapel [礼拜堂]，两旁是中世纪骑士的座位，中央东端是亨利七世的墓。天花板由大理石镂雕，几令人疑为鬼斧神工，骑士座位上的徽章、帜旗、盔甲，George V [乔治五世]即位时换过，焕然一新，看着旌旗微飘，犹令人想见当年的盛况也。右首的皇陵在修理中。左面的即Mary Tudor及Elizabeth [都铎王朝玛丽及伊丽莎白]

白女王]的合葬之陵，墓旁嵌着一个戒指即伊丽莎白赠给宠臣Essex [埃塞克斯]者。与亨利七世礼拜堂相对者为Edwardian VII the Confessor [忏悔者爱德华七世]的皇陵，中间是Edward the Confessor [忏悔者爱德华]，四周有Edward I、Edward II、Richard III [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二世、理查德三世]及其后陵，Henry III [亨利三世]及Henry V [亨利五世]这些皇陵都很平淡，石椁高出地面，上面仰卧着石刻或木刻之像。亨利五世的像裹以银箔，首以银制，皆已被盗。至Abbot Islip's Chapel [修道院院长Islip的礼拜堂]楼上，观Wax Figure [蜡像]，时已近3时，要做祷告了。由中间东望Sanctuary [内殿]，西望Choir [唱诗席]，都是最近修理过，描金一新，与苍古之墓石一比，越发显得金碧辉煌。由Cloister [修道院]至Chapter House [牧师会堂]，地砖绘彩，须加穿橡皮拖鞋进去，有寺中所保存之文件陈列柜。又至Under-floor [上层]，参观修造时所掘得遗物，如泥塑、砖瓦、货币、武器之类，又有丧仪中所用之木刻人像。出室后，徘徊修道院四旁，遥听寺中祈祷时之歌声，令人想起Irving [欧文]所写的情形，同时诗人角的幽逸，亨利七世礼拜堂的清丽，都涌上脑海中，令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情绪。出来后，经White Hall [白厅]，见及Cenotaph [纪念碑]、10 Downing Street [唐宁街10号]、Admiralty Arch [海军部大门]等，返时已7时许矣！

10月8日 星期二

阅书：皮特里《考古学七十年》(pp. 1—269, 完)。下午写信给家中及煜光。晚间与陈君商定，在这儿住一个学期再说，要房东另购一床。

10月9日 星期三

上午写了两封信，一致李济之，傅孟真二先生，一致梁思永先生，叙述这一月来接洽的情形，及自己改入Courtauld Institute [考陶尔德研究所]不得已的苦衷。

下午至特拉法尔加广场，参观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国家肖像美术馆]。先至三层楼，各代名人肖像依时代排列。二层楼则左首系18世纪文艺科学界名人，右首长廊墙上系17至19世纪素描肖像。另有一室，暂时作展览乔治五世即位25年内去世之名人。楼下29、30、31号

房间，则系19世纪之文艺科学界名人。由肖像院出来至国家画院，则系搜罗全世界名画，自己对于画史没有研究，看了这许多名画，瞪目不知所措，仅对于英国名画知道稍多，便先观这一部分的三室及德国一室，其余待将来再观。英国名画此间不及Tate Gallery [泰特美术馆]之富，但多杰作。Hogarth [贺加斯]、Gainsborough [康斯博罗]、Reynolds [雷诺兹]、Turner [透纳]、Crome [克罗姆]、Cotman [科特曼]、Constable [康斯特布尔]、Rossetti [罗塞蒂]、Millais [密莱司]、Whistler [惠斯勒] 都有代表作。德国则有Dürer [丢勒] 及Holbein [贺尔拜因] 之名作。贺尔拜因之Duchess of Milan [米兰公爵夫人] 72000镑，其中40000镑系一英妇捐其财产三分之一以购赠此院，但坚嘱画院不准泄露其姓名，此英妇亦一奇人也。

10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至考陶尔德研究所听叶兹教授叙述他的课程内容。每星期仅一点钟，次日前往讨论，然后作论文一篇交进，星期二前往讨论论文内容。听Constable [康斯特布尔] 演讲Methods and Scope of Archaeology [《考古学的方法与范围》]。至不列颠博物馆附近旧书店中翻书，价多昂贵，未曾购买即行返校。谒叶兹教授，讨论课程排列，我本来想读A8、A9、A11及Early Phase of Culture [早期文化]，但只提出前三者，他嫌过多，只得放弃A8之First Term [第一学期]，至于早期文化便不敢提了。他仍嫌过多，后来说你如执意要读，自然可以批准，弄得我倒不好意思起来，看他有点不高兴，我便不多说。关于第二外国语，他说将来另想办法通知。我返舍后，也很感不舒服。我昨天尚不觉得怎样，今天开始懊悔了，懊悔不听钟君的劝告。我所以如此办理者，非由于不知二者之优劣，只因为家庭方面的暗示，使我极其为难，弄一个M. A.聊以娱亲。我知道自己又酿了一个重大的错误，报考考古学已是一错，从读叶兹教授乃是二错。前者由于想留学，后者由于想学位，虚名误人。将来如何补救？可惧！可惧！

10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写了封信给学校，催寄月费。下午至大学学院谒Prof. King [金教授]，询问Demonstration of Rocks and Minerals [岩石与矿物] 一课的时间，据云下星期始能完全决定。大概不外于星期二11—12时或星

期四2—3时。

10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阅书：C. Holmes, Illustrated Guide to National Gallery [ 霍尔姆斯：《国家美术馆图解指南》 ]。这虽仅是一部游览指南，实可作为西洋画史略读。

下午去逛Tower of London [ 伦敦塔 ]。这是Norman [ 诺曼 ] 与金雀花朝的城堡及王宫，同时亦作重要政治监狱用。进门处有石桥，原来系跨临壕沟，但壕沟现已填平。城墙分内外二重，外墙通泰晤士河处有水门，名曰Traitor's Gate [ 叛徒之门 ]，相对面即是Bloody Tower [ 血塔 ]，楼下城门有活闸。进城门后，向右上Wakefield Tower [ 韦克菲尔德塔 ]，从前为关禁犯人之处，现改为展览御宝之处，如皇冠、御杖、金杯之类，御杖上之金刚石称为世界第一，重达516 carat [ 克拉 ]，光彩夺目。向左至血塔楼上，Walter Raleigh [ 沃尔特·雷利 ] 曾幽禁之室，陈列氏所著之初版History of World [ 《世界历史》 ]，以为纪念。Tudor May [ 都铎王朝五月 ] 时，被害之主教Cranmer [ 克兰默 ] 及Riley [ 里普利 ] 亦囚于此。再上一层，则为相传亨利五世被暗杀之处。下来后，其西一屋为Lady Jane Grey [ 简·格雷女士 ] 被害前幽禁之地。再前为刑场，Queen Anne Boleyn [ 安妮·博林王后 ]、Catherine Howard [ 凯瑟琳·霍华德 ]、简·格雷女士、Lord Hastings [ 洛德·黑斯廷斯 ]、Earl of Essex [ 埃塞克斯男爵 ] 皆被刑于此处，闻坟墓皆在其旁之Chapel Royal of St. Peter ad Vincula [ 戴镣铐的圣彼得教堂 ]，惜不能入观。Bell Tower [ 钟塔 ] 为Queen Elizabeth [ 伊丽莎白王后 ] 幽禁之地，与Beauchamp Tower [ 比彻姆塔 ] 有行道相通。比彻姆塔可以上去，壁上满是当年囚犯被幽时刻划之字画（有由塔中他处移来者）。至White Tower [ 白塔 ]，乃最古之建筑，William the Conqueror [ 征服者（威廉） ] 所建，凡四层，陈列各代武器。第二层有Ranulf [ 雷纳福 ] 被囚处，第三层有Chapel of St. John [ 圣约翰教堂 ]，第四层有King's Conical Chamber [ 王室的圆锥形房间 ]。由最低一层出来后，观Wardrobe Tower [ 储藏塔 ] 之废址及罗马城墙。此伦敦塔富于历史趣味，惜自己关于英国史所知道的过少，然即就渺小的英国史知识，即足令人低回不忍舍去。这儿最感动人的许多英雄佳人的惨史，在草地上平铺几片花岗石，虽不觉什么特异。但回想到简·格雷女士由囚室的窗

根，望这草地上拖过她丈夫的尸身，同时这刑场又正在准备着他自己的行刑。这正在妙龄的贵妇，如何芳心欲碎，能不使人动情？出伦敦塔后，至Tower Bridge [ 塔桥 ]，望泰晤士河之景，然后循Royal Mint Street [ 皇家造币厂街 ]，经Cable Street [ 索链街 ]、Narrow Street [ 窄街 ]，观伦敦东区的情景。此为穷民窟，有似上海的小弄堂。狭小的街道，马粪又不曾扫去，两旁是两层或三层的小屋，听说屋中有一屋睡五六个人者，路上也有几个小孩子在那儿玩耍，破旧的衣服，龌龊的脸孔。这是伦敦繁盛的制造者，可是他们自己享受得什么呢？

10月13日 星期日

写了两封信，给陈伯权先生兼复钱熙君，另一封给刘古谿君。下午，房东的内侄夫妇带着婴儿来探望姑母。茶点及晚餐，都一同进食，随便闲谈。

10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进城，至南肯辛顿看Natural History Museum [ 自然历史博物馆 ]。这博物馆的优点，除了搜集完备之外，尚有说明卡片之富于通俗教育性质一点。进门后，向右转为化石室，几个柜陈列标本，说明什么是化石，化石的成因是什么，又有马化石、象化石、鹦鹉螺化石，依进化次序排列；原人化石标本，以及其他各种化石，搜罗极富。恐龙（Dinosaurian Reptile）之模型，长达84呎9吋，由颈至头已达23呎3吋，由趾至肩，高11呎5吋。出化石室后，向进口处左首而进，为动物室，长廊为鸟类标本，有鸟巢标本数十。最后一室为英国常见之脊椎动物。向北各室，分别陈列珊瑚类、海绵类、昆虫类、鱼类标本，另有一室专陈列鲸鱼，大鲸骨骼共5具，最巨者为Blue Whale [ 蓝鲸 ]，长达82呎。爬虫类之大海龟（Leathery Turtles），长达8呎，重达1吨。蟒蛇（Malay Python）长达24呎。各室常有几柜，为Intercontinental [ 洲际的 ] 性质。今年为Darwin [ 达尔文 ] 赴西印度群岛采集标本之百年纪念，陈列当时所采之鸟类标本，乃达尔文由此悟及进化之理者。进口处大厅陈列教育性质之标本，如蝇、蚊、虱、蚤之类，以及脊椎动物骨骼（牙齿）之比较解剖标本等。后厅为家畜，亦有Mendel's Law [ 孟德尔定律 ] 之实验标本。楼上左首二层皆为哺乳动物标本，右首二层为矿

石，三层为植物。我对于植物因为所知道的太少，没有像对于动物那样发生兴趣。对于矿物岩石自然更是莫名其妙，但想认识点矿石，捧着一个指南，立在柜旁，一面读一面对照标本。午餐后仍进去参观，脊椎动物的齿骨比较标本，也颇可注意，以对自己将来或许有用也。

10月15日 星期二

今天进城，去大学学院上General Surveying [普通测量学]课，以教授未返，须下月始上课。至中国大使馆孙中山被难纪念室，在最高一层，有一窗开向天井上玻璃棚，演义小说中谓作书抛出窗外路上，实不足信，实际上由于买通英仆通消息也。赴校听Lindsay [林赛]讲佛教艺术。与吴君一同赴不列颠博物馆，在门口长廊上坐着讨论中国历史考古学。旋赴国家美术馆，再度参观。拿了一本指南对照着，先看意大利派的宗教画，然后看荷兰派的Rembrandt [伦勃朗]、Flemish [弗兰德斯]、Eyck [爱克]、Bruegel [勃鲁盖尔]、Rubens [鲁本斯]及Van Dyck [凡·戴克]。觉得意大利派虽艺术极臻完善，但题材太偏宗教，反不若Dutch [荷兰]或弗兰德斯派之近人间性，易起同感。Spanish [西班牙]派之El Greco [格列柯]及Velazquez [委拉斯贵支]，法国派之Claude [克洛德]、Chardin [夏尔丹]、Manet [马奈]等都属不错。英、德二派前次已细看过，今日便不再看。匆匆回家，已近8时半，将这两天的日记记毕，便去睡了，因为多跑了路，疲倦不堪。

10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阅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仅至厉王以前97器，惜未购得图录，不能参照原字。今年要读叶兹教授的Chinese Bronze [中国青铜器]，不得不先稍作预备，然到英国来读中国东西，殊堪痛心，我知道自己又是走错了路。

下午赴考陶尔德研究所听Miss Yang [杨小姐]讲演中国佛教艺术。听毕后，叶兹教授询及我论文题目，前次是《汉代北方殖民之考古学上证据》，我回来后细加思维，自己的日文阅读能力太差，不能利用日文资料，则此篇必不能完善，故今日又请其暂行延搁，将来再定。曾君拟作《周代金文之文字变迁》，此种题目并不难作，虽审定时代或生困难，然骗外国人实甚易也。

10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至大学学院，知已决定每星期四11时至12时授岩石矿物常识，明天来上第一课。下午至中国协会阅中国报纸，华北最近恐又将生事。赴考陶尔德研究所，听Binyon [ 宾容 ] 讲演Chinese Painting [ 中国画 ]。

#### 10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进城，至中国银行将最后的10镑取出来，赴Guildhall [ 市政厅 ] 参观Great Hall [ 大会堂 ]，进至Council Chamber [ 会议室 ]，圆穹顶，装潢很美，座位呈圆形，后面尚有Aldmen's Chamber [ 市政官接待室 ]，以正在开会不能进去参观。又至Guidhall Museum [ 市政厅博物馆 ]，乃伦敦城内各处所掘出之古物，自旧石器时代之手斧起，各时代之物多有；收藏之富不下伦敦博物馆。经图书馆至其Art Gallery [ 美术馆 ]，尚佳。但我曾参观过National Gallery [ 国家美术馆 ]，“曾经沧海难为水”，遂觉“六宫粉黛无颜色”耳。午餐后，至St. Paul's Cathedral [ 圣保罗大教堂 ] 仅匆匆游一周，地底室及屋顶皆未去，下次再游。赴大学学院听课，已迟到10分钟。然后至考陶尔德研究所，听宾容的中国画讲演。晚间接家中第二次来信（9月28日寄）。

#### 10月19日 星期六

阅书：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西周诸器读完。东周诸器仅读一部分。

#### 10月20日 星期日

阅书：W. H. Bolton, The Romance of Archaeology [ W. H. 博尔顿：《考古学轶闻》 ]。

#### 10月21日 星期一

阅书：W. H. 博尔顿《考古学轶闻》（pp. 1—242）。这是一本通俗的读物，叙述考古史，颇富兴趣，令人不忍释手。本来想读完《两周金文辞大系》，终嫌那书太带书院气息，便先读完此书了。

#### 10月22日 星期二

进城至考陶尔德研究所听课，叶兹教授明日要开始讲演中国铜器，今天先介绍几本书，并略述中国铜器的起源。下午去图书馆借阅叶兹的Catalogue of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 《猷氏集古录》 ] 第1卷。关

于文字考释方面，并未见佳。惟铸铜技术一章，以叶兹氏曾亲自实习铸铜，较纸上空读之金石学家自胜一筹。至Foyle [ 福伊尔 ] 旧书铺购书2册，其中一册系Ludwig [ 路德维希 ] 的Schliemann of Troy [ 《特洛伊的谢里曼》 ]，作者是以传记家出名的，我要看他如何叙述这富于传奇性的考古学家的一生历史。晚间开始阅读，预备以后几天内进城来回的车中阅读。

10月23日 星期三

进城，至图书馆继续阅读叶兹教授的《猷氏集古录》第1卷。关于中国古代铜制礼器分类，大致依照容庚的《殷周礼乐器考略》，未有创见。下午去听课，叙中国铜器的起源及其分类，与书中所述者相近，惟无“𩰫”及“洗”，以二者系后起；又无“卢”，以其为“孟”之一种；而加入“敦”，以别于“殷”；又加入“甗”，以别于“甗”。其讲演亦未见如何了不得，惟利用幻灯，有照片60余，以助听众明了实物，则为国内课堂内所难办到者。我觉得西洋学者研究中国的东西，并未见如何高明，惟以其较富实验精神及文字方面之便利（此指其易参考西洋各国之著作而言，非指对于中国文字而言），有时所得较富。

10月24日 星期四

进城，先至大学学院听岩石与矿物一课。至图书馆继续翻阅《猷氏集古录》第1卷之图版及说明。此书每册定价12镑12先令，合华币180元左右，可谓昂矣。然图版制作极精，尤其是彩色版，令人不忍释手。在中国出版的书，现下决不能印制此项图版。下午至叶兹教授处听Discussion [ 课堂讨论 ]，不过补充昨天所讲的东西而已，又将各种礼器之名称及图形给学生看，可怜这些英国人对于这些写法、读音都困难的礼器名称，真有点无法可办，我想至少要半个月，他们才能记得清楚。我又怀疑自己在这里读Chinese Archeology [ 中国考古学 ]，对于自己的前途，是否适宜。

10月25日 星期五

进城，至图书馆将《猷氏集古录》第1卷读完，继续阅第2卷。第1卷的图版末尾几个，有些最近在殷墟发现过，可是当时无法知道，将来非改订不可，铁似的事实，不容争辩，我觉得中国考古学家的幸福。但这是应该从发掘入手，不是仅仅书斋的工作。我现在越发觉得自己择校



的错误。我与《特洛伊的谢里曼》一样，“For he thought with Mephistopheles: 'Only a title will gain their confidence' [因为他同魔鬼般的人想法一样：‘只有头衔能使他们有信心’]”（pp. 141）。我性情中的矛盾，并不下于他，然而，很显然的，我没有他那么的能干，更没有他那么幸福，由富翁的地位去做考古事业。

10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与陈君到附近的St. Mary Royal School [圣玛丽学校]，看选举镇公所的参议员。前几天保守党与劳工党都已推举候选人，房东还接到保守党候选人的一封信，说自己如果被选，将如何为公家利益努力，又说镇公所参议员27人中已有13人是劳工党，如果此度再增加一个劳工党，则占绝对多数，恐又要加税以作济贫事业。房东是六十几岁的老太婆，自然不懂什么政治，她说要选保守党，因为她怕增加地税。可是她也有她的社会观，她说社会上应该有富人，否则，谁去雇用穷人。

下午进城至图书馆阅书。晚间至曾君处，应Mrs. Mann [曼夫人]之约也，周君夫妇亦在座，弄桥牌。

10月27日 星期日

阅书：路德维希《特洛伊的谢里曼》（pp. 1—328）完。这是一部有趣味的传记。然而虽是一个考古学家的传，但对于考古学的技术方面并没有提及，不像皮特里的自传，时常提及考古学的技术，对于学考古的人得益不少。这部谢里曼的传记，则是普通读物，富于文学趣味。实则谢里曼的传记，最好是这样做，因为他的动人处是他的性格与信念，而不是他的学识与技术。晚间陈君牙痛，不能进食，并且觉得冷，提早去睡了，看他的样子很可怜！

10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陪着陈君去看牙医。理发回来后补记这一星期来的日记。

下午阅毕《两周金文辞大系》（共276页）。又阅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Minerals [《矿物研究入门》] 及Guide to the Study of Rocks [《岩石研究指南》]，皆前次所购者。

傍晚时腹痛，这病真是累我不浅。这是抵英后第一次最厉害的发痛，希望以后不要再发。接到学校来信说注册不成问题，但在M. A. [文学硕士] 考试以前，须先经B. A. [文学士] 资格考试，这事又有点麻

烦，待明年再说吧！吴金鼎君说这事可以任意延搁，推说无工夫，待将来再说吧！我本来是为了M. A.才将就一点在这儿读书，如果连这一点又生问题，弄得两面失算，将来后悔莫及了。

10月29日 星期二

阅书：《猷氏集古录》第2卷（完）。

收到学校的汇款，共72镑，系属电汇，大概是第二次去信发生了效力。经济有了着落，心中一慰。下午一高兴，又去买了好几本书来，以后有机会还想多买几本书呢！到考陶尔德研究所听课，叙述重要的参考书。旋到中国协会阅报，已经可以看到双十节的报纸了。清华本届公费生月半可以发表，不知王棡君能被录取否？旋至不列颠博物馆，阅书至闭馆时始返。又阅及《清华学报》，吴春晗君又有文章发表，此君努力异常，前途希望不小。

10月30日 星期三

进城，至国家美术馆一游，顺便又购了7张画片。至伦敦博物馆谒见Dr. Wheeler [惠勒博士]，询问课程，知1月15日起开始，每星期三下午3时在伦敦博物馆上课。顺便询及田野工作方法，提出安阳花土问题，他介绍他的太太。惠勒夫人说，可以用Gum [树胶]、Dammar [达马树脂]，使Pigment [颜料]固着于土，又用石膏将土固凝，然后由铁板插入下端。至考陶尔德研究所，将作业匆匆做完交进，听讲Technique of Bronze Casting [青铜冶铸技术]，此为精彩之点。中国方面学者罕有实际铸铜之智识，故常不着实际。

10月31日 星期四

好几天没有下雨，今天又下起雨来，住得这么远，走动真不方便。上午至大学学院听讲演，旋至中国协会阅报。赴考陶尔德研究所上讨论班，至图书馆中阅Antiquity [《古物学》]杂志。旋至叶兹教授室中，讨论Qualifying [资格考试]、Examination [合格考试]、Title of thesis [论文题目]及Foreign language [外国语]。据他的意思，似乎非三年不可，前者要二年后始举行。至于俄、德二国文字，他说可以读俄文，但每一小时须5先令，须自找先生。关于论文题目，说为材料关系，还是主张仍旧用他前次所说的题目。我不知道为了什么，对于他的印象不甚佳，我想离开他，另找出路。但为了虚荣心的关系，又舍不得

离开。这矛盾的心理，害得我好苦。

## 11月

11月1日 星期五

上午进城至圣保罗大教堂参观。10月18日曾去过，今天又买了门票至屋顶上去。经过了图书馆、Whispering Gallery [ 回音廊 ]，至Stone Gallery [ 石廊 ]，已经过375阶级。这是圆顶的外部，依着石栏四望，伦敦全市都在目中，可惜今天下着细雨，不能远瞩，但是在这如雾如烟的氛围中，风景的线条轮廓越发柔和，像南宋水墨山水，更为动人，夹着雨点的冷风打到面上来仍不忍舍去，立在那儿好一会儿才离去，不过不肯再向上至Gilded Gallery [ 金色回廊 ] 及Ball [ 穹顶 ] 上去了。下来至地底室，东面埋着艺术界伟人如Wren [ 雷恩 ]、Reynolds [ 雷诺兹 ]、Leighton [ 莱顿 ] 等的墓，西面则为震动一世的英雄纳尔逊及惠灵顿的墓，尚有其他将帅的坟墓。这里与威斯敏斯特教堂一样，用为伟人埋骨之地，一代英才只留下这一堆黄土给后人凭吊。

至银行领钱，以未带护照不能领得。至书店购书，连走了几间书店，随便翻阅，因为带钱不够仍不能多购。返舍时，途中见卖报的，标题为“Chinese Premier Shot [ 中国总理遭枪击 ]”，买来一看，原来是汪精卫被刺。

11月2日 星期六

上午写信给梁思永先生，报告提取花土的方法。又写信给发掘团诸团员，随意乱讲，寄发后，才有些觉得流于轻薄。下午与陈君去附近电影院看电影，Victor Hugo [ 雨果 ] 的Les Misérables [ 《悲惨世界》 ]，颇不错，尤其是小女孩的数次痛哭及最后的哭别，观众颇有呜咽者。晚间写了一封家信，报告校中公费已寄到，及英国生活费状况。又写了一封给王棣，向他发牢骚。我这几天心境很不佳，加以夜间胃疾时作，不能睡稳，越发没精打采，看着窗外阴沉沉的天气，觉得自己的前途实在黯淡。

11月3日 星期日

阅书：S. Casson, Progress of Archaeology [ 卡森：《考古学的发展》 ] ( pp. 1—106 )。此书叙述最近二十年内考古学界的进步情形，

包括全球。本来是普通读物，故文章写得很流利、通俗，而仍能表出作者学识的丰富，实属不可多得。关于中国，虽只提到仰韶彩陶及殷墟遗物，但能与其他各处的发现连起来叙述，故比较容易看出意义来。首章关于解释考古学兴盛之原因，也颇富于暗示性，可以解释中国的考古学。

今天天气特别好，居然看见太阳了，温暖得像春秋佳日，与陈君出去散步两次。下午有些微风，践着落叶缓步而行，别有风味，看见几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在路旁游戏，不知怎样的忽然想起家来。低吟着“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不禁凄然，可怜我这异国飘零的流浪者。晚间由无线电中知道，中国明日起采用不兑现纸币制，此举实属孤掷一注，危险性极大，尤其是地位不甚巩固的国民政府，人民信任心很弱。纸币必像从前“奉票”一样，价值低落，百货昂贵，小民受苦不少。如果政府一倒，后起者不复承认这一批账，则全国经济即将全般破产！可不惧哉！我与陈君讨论了好一会，大家只好摇摇头！前几天金镑由12元余涨至15元余，即由于此，政府中人必已有以此致富者。我想到自己的前途，如学校中不准延长，我恐怕只好辍学返国了。昨天写信回家还作乐观语，现在则不敢作如此想了。

11月4日 星期一

上午至Bow街的警察局，办登记手续。英国章程，留居不满三月者，可不必登记，否则必须于三月内登记，违则有罚。惟以无半身照相，将来需补交。出来后，至Royal Court of Justice [皇家法院] 中Public Gallery [公共走廊] 参观审判。上面坐的法官与堂下律师都穿着黑大褂，头上戴着灰白色假发，法官还悬着一条红带呢！英国之喜保存旧俗，此亦一例也。至汇丰领钱，至中国银行存款。旋至考陶尔德研究所交费。至图书馆阅书，至7时许始返。

11月5日 星期二

今天发雾颇重，上午进城时，路上汽车都开着灯，以免闯祸。这灯是在弧灯的外边，较小，因为虽是发雾，终较晚间为亮，用不着弧灯。太阳在雾中发血红色，与北平刮风沙时发白者，又是不同。

上午至校，听Mr. Hart [哈特先生] 讲General Surveying [普通测量]。至考陶尔德研究所讨论上星期所交之Essay [短篇论文]。叶兹教

授谓余所作为Interesting Essay [ 有趣味的短篇论文 ] , 对于Prototype [ 范例 ] 为豆为觚一问题, 谓余及吴君有田野亲睹实物之经验, 自然可信, 惟论证以为铜觚之原始形必有觚棱, 未免武断。安阳出土者, 多无觚棱, 孔子所云, 未必不可另作解释。

下午在图书馆阅《猷氏集古录》第3卷, 乃中古佛像, 远溯印度佛教艺术, 近求佛像特征, 颇可一读。外国人的好处, 在于能多参考好几国文字。熟悉中国以外的佛教艺术, 故较专限中国境内者为佳。4时半, 赴Mrs. Constable [ 康斯特布尔夫人 ] 的茶会, 不过借这机会与同学见见面, 认识认识, 谈谈话。这次到会的并不多, 本系的限四五人, 其余都是校中职员。返家整理笔记。

11月6日 星期三

今天是英国王子Duke of Gloucester [ 杜洛斯特公爵 ] 的婚日。上午无课, 至Buckingham Palace [ 白金汉宫 ] 去参观, 远远的便看见观众如堵, 勉强在Victoria Memorial [ 维多利亚纪念碑 ] 附近站得一位置。11时半新娘的车子来了, 观众是那么的拥挤, 我离通路又是那么的远, 虽然踮着脚尖, 只看见高坐的驱车者的头及骑卫的上身, 观众欢呼, 车子驱入宫门, 宫门关闭。骑卫整队回去, 铜制的甲冑, 在阳光耀映下颇有中世纪骑士的风味。婚礼因为新娘的父亲上月病故, 所以不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 只在宫中教堂举行, 观众在外面等着, 人是那么拥挤, 好几个妇女受不了 ( 观众中女多于男 ), 昏晕去了, 卫生队扶他们出去 ( 晚间阅报, 谓昏晕去者、擦伤者, 男女老少共120人之多 )。12时半, 阳台两旁的窗门开了, 贵宾出来看望, 少顷, 阳台后面的门也开了, 新郎、新娘出来, 观众欢声雷动, 举着手巾遥挥, 新夫妇也挥手回答。英皇、英后也出来了, 又是一阵欢呼。新娘穿着白色礼服, 新郎穿着红色军服, 英皇穿着红色制服, 二个作傣相的郡主在英皇旁边伸着头向外望, 他们的母亲扶着他们, 观众大笑。约5分钟后, 英皇领着两个小孙女回去了, 英后亦挥手向观众告别, ( 听房东说, 民众对于英后的感情极佳。据我今日的观察, 似乎对英皇较冷淡, 或许由于英皇以身份关系, 保持尊严态度, 较难亲近。 ) 新夫妇最后也挥手致谢观众。阳台后面的门关闭了, 两旁窗门前的贵宾也退回去, 观众的欢呼停止。观众散开, 像潮水一般涌着, 大部分是回去午膳后, 预备下午再来看新夫妇出去蜜月旅行。

我去Royal Academy of Arts [ 皇家艺术研究院 ]，看院中的Diploma Gallery [ 应试作品展室 ]。这多是选入皇家艺术院的会员交进作品，杰作反不若国家美术馆之多，怪不得博士论文罕有佳品。中国美展亦在此中，现正在布置中。至校中匆匆将短篇论文完卷交进。听叶兹教授讲Decoration and Design [ 装饰与设计 ]。

11月7日 星期四

今天下着雨，伦敦的天气真有点令人厌气。上午听岩石与矿物。旋至中国协会阅《大公报》，上午15日清华公费生已发表，张宗燧兄弟都获取。清华、交通二校占三分之二以上（共30名）。经济史是南开的陈振汉君，假使我的要求获准，真不知鹿死谁手呢！冒着雨至School of Slavic Study [ 斯拉夫语学校 ] 询问读俄文的情形。至校听讨论装饰与设计，Mr. Lindsay [ 林赛先生 ] 谓夔龙之夔，或指海马，以图纸极像海马也，说颇新奇，但实属全无根据，非仅夔字古训为独足兽，且黄河流域亦不能获见海马。余以为“夔龙”即龙。惟中国人喜用二字叠文，如云雷即云或雷，夔凤即凤，至多不过表示“怪异”之意而已。冒雨至书店，囑购General Survey [ 《普通测量》 ] 即行返家。阅Perke, First Step of Homines Progress [ 珀克：《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 ]。

11月8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补记前三天日记，洗澡。下午进城，取照片，至警察局登记户籍。旋至Lowen Regent Street [ 洛温摄政王街 ]，参观书籍展览会。楼下陈列书籍装订之机器，有工人在那儿工作以示观众，又有作家手迹。楼上为分类图书馆，以最近出版之书籍，由专家审定、择要提出陈列。三层楼则为各书店之陈列室，所陈列者皆为新近出版之书籍。6时半，听B. Russell [ 罗素 ] 之演讲，因为是通俗演讲，不甚精彩。从前在Durant的Story of Philosophy [ 杜兰特：《哲学传记》 ] 里看见他的照相，现在苍老多了，银白色的头发，在灯光下发亮，但是炯锐的眼光、红润的脸色、洪亮的发音，表示并不曾衰老。黑色的便服、白色的衬衫、雪青色的领带，充分表现英国绅士的风度。讲的是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 《哲学的安慰》 ]，说安慰人生的哲学，一部分是坏的哲学，避免现实，麻醉人生。但是好的哲学也能安慰人生，自然安慰的方法不同，是使人们更为活动、更为聪敏。Good Philosophy also can

give consolation by giving activity and keen knowledge [ 好的哲学也能安慰人生，使人们更为活动，更为聪敏。 ] 讲演时夹杂有引人发笑的话，听众里女多于男，时常失笑。讲课后至George Allen and Unwin [ 乔治·艾伦与昂温 ] 书店，说谁买他的书，可以亲笔签字，大家都乘机买一本，请他签字以为纪念。一会儿便买去五六十本。不过，不是买新出版的In Praise of Idlemen and other essays [ 《懒汉颂》 ]，便是要Cheap Edition [ 普及本 ] 的On Education [ 《论教育》 ]。我呢！两种都买一本，还请他在明信片上另外签字，这位老哲学家一面签字，一面指着他著的那本昂贵的Freedom and Organization [ 《自由与组织》 ] 说：“我希望这部书多卖掉几本。”可是我在旁边看着，似乎始终未曾卖掉一本。

11月9日 星期六

上午进城，天气中满是黑云，下着细雨，今天是伦敦市长就职巡游的日子。我与陈君至Old Broad Street [ 老宽街 ] 书店中购书。大的店铺都挂着旌旗，还有用五彩布扎成牌坊状，横越街心。上午11时许购好了书，便在Royal Exchange [ 皇家交易所 ] 前捡定一个位置站立着，两旁路上已站满了观众，小孩子都在第一排，由父母领携着，这些孩子有拿着五色纸束成的拂，摇拂着这些拂子，跳踢着，张着口嬉笑。由于这些孩子的动作，忽然使我想起幼少时在家过三月三迎神节或二月拦街福的光景。可怜我这游子，已近十年未在家享受春秋佳节幸福了。太阳由云端中出来，在Mansion House [ 市长官邸 ] 上摇着的旗，映着阳光发亮了。这时已近11时许，街道上已断绝交通，只有警察及救护队来往街心中。12时半，前队来了，首先是骑马的警察，以后是军乐队，接着好几队军队与军乐队，军队有炮队、航空队。接着是Gniedman [ 化装表演 ]，有铁匠、绘玻璃绘匠，在车上扮演着工作的情形，这些车子是由马拉着。后面是Country Life [ 农村生活 ]，扮演乡间工作情形，如牛奶场、水果园、罐头厂，猎人及猎犬一队亦参加其间，又有大麦、燕麦、猪、羊、鸡等农产物分别摆在各车上。苏格兰女士的Pipers [ 吹奏者 ] 穿着古装，吹着排箫。再后是Alderman [ 高级市政官 ]、Sheriff [ 行政司法长官 ]、前任市长。最后是新任市长，六匹壮马拉着涂金的马车，市长穿着红色的外衣，挂着金练，戴着两头尖的帽子，观众欢呼，他也动一动帽子，迎着笑脸向民众招呼。市长的车后是一队

兵，最后又是骑着马的警察。Processions [ 列队行进 ] 的队伍完全过去了，观众分别四散。听说晚上尚有盛大的宴会，耗费三四千镑。市长的年俸是一万镑，但是交际及慈善等开销甚大，每位皆须自掏腰包津贴，故被选者多为巨商富贾，新任之Sir, Vincent [ 文森特先生 ]，现年67岁，为伦敦富商。

下午至Tate Gallery [ 泰特美术馆 ]，在Millbank [ 米乐班克 ]，由Westminster Station [ 威斯敏斯特车站 ]，沿泰晤士河向西而行。陈列者多为英国作品，仅有二室系陈列外国作品。关于英国一方面作品，作品件数虽胜于National Gallery [ 国家美术馆 ]，然佳作不及国家美术馆之多。但是Sargent [ 沙金 ]、Blake [ 布莱克 ] 的作品，此间反较佳。Turner [ 透纳 ] 之作品最多，但杰作仍在国家美术馆。因4时即闭门，匆匆周览一遍即行出门。为时尚早，遂至附近之Westminster Cathedral [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 一游。此为天主教之教堂，1895年始动工，现在内部尚未完工，就其已成的部分说，其优美精致，似更胜于Westminster Abbey [ 威斯敏斯特教堂 ]、St. Paul Church [ 圣保罗教堂 ]。有电梯，已上升至塔尖。需纳费1先令，因为时已昏黑，上去也看不到什么东西，所以即行返家去了。

11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去Wimbledon Common [ 温布尔登公地 ]，看他们做Remembrance Sunday Service [ 休战纪念星期日祈祷 ]，围观的人很是不少。下午赴曾君处，同赴周君处弄桥牌。晚间房东谈及英国物品之贵，谓鸡蛋一打值2先令4便士，小鸡一只值4先令，稍大者须6先令，牛肉一磅约值3先令（？）。

11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至白宫之欧战纪念碑参观典礼。早膳后去彼处已近9时半，站满了人，立在人丛后面，扬着头向前望，白色的纪念碑，两旁插着国旗。军队，御林军及军乐队，一队队由Trafalgar Square [ 特拉法尔加广场 ] 那儿开来，刺刀闪闪发光。10时半开始奏乐，因为今早有雾，国王不亲自出来，遣派Duke of York [ 约克公爵 ] 代祭，内阁阁员逐一进献花圈。到11时，议院钟楼的钟响了，一声炮响，静默2分钟，顿时鸦雀无声，数千人拥挤的地方竟像无人的旷野。只有不耐拘束的马，虽在骑



警的坐下，仍摇着身子，马铃薯与马蹄声偶一闻得。间或有观众中少儿的自语声。在这静默中，我偷眼向纪念碑那儿望去，铅灰的天空中，两三只白鸽在那儿飞翔着，和平！战争！在纪念战死者典礼中，不禁想起东非意阿战场上，不知又有多少毙命于此时。更想到昨天的报纸上提到，日人在上海以水兵被暗杀为借口，提出要求，闸北也许又成战场呢？2分钟过去了，几声炮声，群众又骚乱了，军乐队喇叭声，又在群众的哗声中出来。典礼毕后，逐渐散开。遇到一个在华多年的英人，说了几句话。挨近一看，碑座上挂满花圈。午膳后至国家美术馆一游。赴图书馆，阅毕叶兹《猷氏集古录》第3卷。

11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至学院，听General Survey [ 普通测量 ]，又至研究所听讨论Essay [ 短篇论文 ]。下午翻阅滨田《泉屋清赏·彝器部》一、二两册，印刷的精美，不下于《猷氏集古录》。本来想开始作短篇论文，竟因为翻阅这书及浏览刘节《楚器图释》，无暇动笔。我想起钟道铭君所说的话，实属不错，不读学位比读学位的成绩一定要好。我现在想等家中的来信，态度如何，以后决定。至于今年的计划，可先尽量阅览研究所中的关于考古学的书籍，明年暑假或转入埃及学或到爱丁堡去听比较考古学，似乎比困在此院中读学位为远胜矣！

11月13日 星期三

至研究所，读Siren,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 西尔伦：《早期中国艺术史》 ]，读了两章。又浏览《西清古鉴》，想找出一定的器形与一定的图案是否有相关的关系，结果一无所得，仅知道甗的足部饗饗多作牛头状，觚之中部作饗饗形，鼎之足部上端作饗饗形，狭长细条中多作夔龙形，较广之图案则多作饗饗形。Miss Hake [ 黑克小姐 ] 催卷了，我只好回答明天再说。听叶兹教授讲Epigraphy and Inscription [ 铭刻学与纹饰 ]，并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不过足以骗外国人而已。我越想越有点气，怪自己为什么投他的门下为学生。我不敢再想下去，怕想得过度，成为神经病。今天将文凭交与大使馆，请其译成英文。

11月14日 星期四

至大使馆取回文凭，下午草成短篇论文，虽只寥寥6页，颇多新奇

见解。

今天是普选日。听说较1931年那次投票更为踊跃，投票处时常派汽车去接迎选民来投票，汽车由党员尽义务。我曾到附近去一看，比较上次地方参议会的选举，只不过多了两警察，门口站着几个党员，这里仅有保守党及工党有候选人，保守党胸前有紫色绸条，工党是红色绸条。今晚无线电自10时后即广播各区选举结果，至夜间4时始止，明天续行报告，大概是保守党获胜。

11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进城，在查令十字街旧书肆随意翻阅，身边只有9个先令多的零钱，买了一本书便费去8先令，不敢再买了。下午返家时，付了车钱后只剩半个便士。在不列颠博物馆阅书。前厅所陈列的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 猷莫福普洛斯藏品 ] 已经撤去。楼上的陶瓷部粉刷一新，还加上几幅五彩的中国造瓷图。在图书馆中，因为要交中国青铜器的短篇论文，不免又要翻阅几部中国书，殊觉旷废时刻，转系的念头又炽。返家的车中，阅完Haddon的History of Anthropology [ 哈登：《人类学史》 ]，内容甚佳。惟篇幅过少，材料过多，在寥寥百余页中，堆积这样多的事实，并且大部分又都是前所未熟悉的事实，殊为吃力，但是一本良好的参考书。前星期在车中阅完Moretti的Anthropology [ 莫雷蒂：《人类学》 ]，每天差不多要费2小时在车上，不能不设法利用这时间。得林长风君复片，约于本星期日午后4时在寓恭候我。

11月16日 星期六

将下星期要交进的短篇论文做好，差不多费了一天的工夫。

上午去理发，途中遇到曾宪朴君。他说得到消息，华北将官受日人支配，有向中央宣布独立之议。陈君云，日人向中央提出要求，限20日内总答复。中央军队已退至保定以南，如日人再行进逼，战事或不能免。陈君昨日接到家中来信，谓“满洲国”官吏至其家中调查，是否受国民政府津贴，陈君颇为气愤，自己出钱念书，还要受人家的干涉，但为家庭关系，又只好修书家中，证明完全自费。

英国大选已发表，保守党胜利，前首相MacDonald [ 麦克唐纳 ] 及其子皆失败，自由党首领Samual [ 塞缪尔 ] 亦落选，工党虽得席较前届为多，但不及保守党远甚。

11月17日 星期日

进城，与陈君至前次在纪念碑遇到英国人Drysdale [德赖斯代尔] 家中去，他是69岁的老头儿，前清时曾教过李鸿章孙子李国焘的英文，在中国40多年，他的太太72岁了，也曾在中国30多年。我与陈君在他家坐了两三点钟，喝过下午茶以后才走。他说起中国的事情也替中国叹气，说国联在意阿战事平定后，也许再替中国想办法，英国人民对于中国虽甚关切，但相距过远，鞭长莫及。又说曾会过袁世凯几次，袁为人甚精干，惜为其子所误，帝制自为，以致失败。告别后至Albert Street [艾伯特街] 访林长风君，得悉其归国日期在二星期内。又同至李超英处，李君在英5年，攻财政学，已获博士学位，将于一月内返国。

11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在家，写了一封家信，叙述这两星期来的盛会（6日、9日、11日），并将画报寄回去。又写了一封信给校长，请将公费寄中国银行转，又询：（1）读学位问题。（2）转学问题。

下午至不列颠博物馆，又浏览中国瓷器部。晚间赴林长风君之约，至顺东楼晚餐，李超英君亦在座。今天晚报说，中央已派遣军队十万、飞机百架至郑州，华北将领有在星期三宣布独立消息。大家阅后，都很气愤，希望决战。李君约星期三午餐。至林长风君寓所，林君自述从离开南开至今日之历史。又谓二年来留学费用达万元左右，此次返国，如果可能拟设法携眷赴美。

11月19日 星期二

至大学学院，听普通测量。至研究所，听讨论短篇论文。叶兹教授对我的东西，虽谓颇富兴趣，但谓下结论似过于迅速，常缺乏相当根据。下午将这星期要交的短篇论文，从头修改一番。再赴南肯辛顿，将文凭及注册费交进。顺便至India Museum [印度博物馆] 及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 参观，已经5时许，离闭馆时间仅一小时，走马看花，未能细阅也。回家时阅报，谓日人对华北将领提出哀的美敦书，限明午以前答复。蒋介石约有吉公使赴京谈判，不知结果如何！与陈君叹气不止，两三年后的中国不知便将如何？思之令人悚惧。

11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将昨日修改后的短篇论文，再誊录一番。然后进城赴李超英君之约，至顺东楼午膳，李君夫人亦在座，系杭州人。少顷林长风君亦来。又谈起华北问题，蒋已退步，认为现在尚非积极抵抗之时，战事或可免，而中国所受之侮辱更大。至研究所，同学Hartin [ 哈廷 ] 君讲关于中国瓷器。返舍时阅晚报，谓华北事情尚有新发展，以昨晚蒋与有吉公使谈判，表示让步，而华北各将领态度不一致，但最近数日内必可见分晓。

11月21日 星期四

自来水笔坏了，拿去修理，日记便隔了一星期多没有记，29日开始补记，已有许多事情记忆不清了。上午至大学学院听岩石与矿物，至不列颠博物馆阅书。旋至Museum Language Institute [ 博物馆的语言学校 ] 接洽学习俄语，缴费25先令，又费6先令购书，不知结果如何？等着瞧罢！

11月22日 星期五

约好了林长风、李超英二君一块儿在顺东楼吃食，李夫人亦在座。无意中遇到谭弼君，约定明晚往谈。旋至李君住处打Table Golf [ 桌上高尔夫球<sup>(46)</sup> ]，弄到傍晚始返，约定星期日再见。

11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读完Tyler的Anthropology Vol. I [ 泰勒：《人类学》第1卷 ]，下午与陈君同至Wimbledon Theatre [ 温布尔登剧院 ] 看戏，这是来英第一次看Drama [ 戏剧 ]，演的是Wild Violets [ 《野生的紫罗兰》 ]，情节并不如何高明，不过是一对情人，女的父母告诉他们以自己少年时的情史，女校的情形，男女生的交际等。不过舞台技术确是不错，舞台是能旋转的，采光除舞台上的灯光外，主要的是两面厢楼放射的彩色灯光，歌唱、音乐亦颇不错。晚间至谭君处，与周君夫妇同至曾君处，又是弄桥牌为戏。10时许始返。

11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Peake的Early Step in Human Progress [ 皮克：《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 ]。下午至林君处，少顷李君亦来，同至附近照相馆

照相，随便闲谈，傍晚始返。林君说及他自己在英用去9000元，自己估计所学的东西实只值2000元，在英二年只读了40本书，在会计事务所练习了4个月，如此而已。希望我努力，学些东西回去，其语颇有老大哥的风味。

11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进城至书店购书。午后至Chancery Lane [大法官法庭小巷] 的Public Record Office [政府档案馆]，有11世纪之调查财产户册，各代帝王之手书，名文学家莎士比亚、Scott [司各特] 之手书，Netran [纳尔逊] 之左手签字，Wellington [威灵顿] 之Waterloo [滑铁卢] 报告书，Washington [华盛顿] 之致英国国会书，英国财政部文件等，颇富历史趣味，陈列者仅极少一部分耳，尚有各部档案另行储存。如欲参考，须有公使馆介绍书达外交部始得借阅。关于中英外交之档案，达1000余册，可谓多矣！可惜现在自己已改行，否则治中英外交史真是方便。

11月26日 星期二

至大学学院听普通测量。旋至研究所图书馆，借阅Hobson, Catalogue of G. Eumortopoulos Collection Vol. I [霍布森：《猷氏藏品目录》第1卷]，宋以前之瓷器颇多精品。

11月27日 星期三

至不列颠博物馆，在Oriental Student's Room [东方大学生室] 乱翻目录，其中颇多近代史之材料，萧一山前次在此抄去不少，加之自己现在已改行，不值得去抄，但仍恋恋不忍舍，只好说是旧情未断了。至研究所听叶兹教授讲演Chinese Art Exhibition [中国美术展览会]，遇到曾昭燏君。据云，叶兹教授对他谈及我这一次的短篇论文，颇加称许，谓英文写得很不差，内容也好，闻之殊觉欣慰。但改系之心仍未死，我自己为此事的矛盾，心理上颇为苦痛。

晚间阅报，谓日人已占朝阳门及丰台，不知国事如何得了，殊为着急。

11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至大学学院听岩石与矿物。旋至中国协会阅中国报，遇到张德

昌君，他已搬进中国协会住，每星期房租15先令。到他房中坐谈片刻，说到清华日下，不知作何光景，皆为之叹息。张君又说，我们的公费不知要受影响否？我想大概不至于受到影响。旋至中国美术展览会，这是第一天，参观者颇为拥挤，自己先行周览一遍，然后细看。Gallery I [第一陈列室] 的铜器刚看完，已是5时许。忙到研究所去，叶兹教授要大家下星期四交进短篇论文。晚间至俄文班上课，连字母还不十分熟悉，颇为困难。

11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进城至不列颠博物馆，借阅O. Siren,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Vol. I [西尔伦：《早期中国美术史》第1卷]，阅完。此书尚佳，虽偏重美术，实则亦可作考古学教本读，惟氏似不识华文，更谈不到甲骨金石文字，未免隔膜一层。而材料方面，因为出土地及出土情形多不清楚，更未免混入不可靠的材料，但大致尚妥，插图百余幅，选择尚精，制版亦佳，有暇拟继续阅览以下各卷。返家，沐浴，补记21日以来之日记。

11月30日 星期六

进城至林长风处，同至李超英君处闲坐。旋赴中国美术展览会。但以今天为星期六下午，参观者较前日更多，甚为拥挤，又与林君同行，未便就自己的脾气一一按号对照，只好大略巡览一遍，自己的兴趣自然是集中于宋以前的古物。我以为自宋代起，因为印刷术的发达，书籍的增多，已入近代史的范围，不比六朝隋唐犹存中古风味也。但就美术眼光观之，自推宋代书画瓷器皆大发达，清初之美术更为灿烂，虽稍嫌纤巧，实另具一富贵气象也。返家遇雨。

## 12月

12月1日 星期日

在家将Tylor: Anthropology Vol. II [泰勒：《人类学》第2卷] (pp. 1—160) 阅完。前几天在车中已读过大半，今天不过将剩下未读的一部分看完。天气已寒，围炉读书，整天没有出去，此书作者学识极广，虽出版已近50年，而内容尚少过时 (out of date) 之处。富于暗示性，读时尚想依此书之体裁，拿中国材料来著一本同样的书籍，惜现下

殊无暇及此也。

12月2日 星期一

进城至中国美展会参观，由第一陈列室至第三陈列室，依号数一一对照，已及明中叶。其余各室以后再看。Architecture Room [ 建筑室 ] 中之中国陈设，参观者最感兴趣。对于殷周铜器，因为时代的高古，也多赞叹不置。书画方面，自然不能十二分赏识。但对于瓷器、玉器，则比较能够赏识好处。旋再赴殷周铜器室，持故宫明信片铜器摄本对照。无意中遇到Prof. Karlgren [ 高本汉教授 ]，我是初次见面，并不认识他。他忽招呼我去看那镶金的“父辛鼎”，说恐怕靠不住，又介绍自己是高本汉，问我能不能说北方话，便与我说起中国语来。说初看见“曾伯随壶”时颇疑为伪，但仔细一看，似为真货，惟其花纹，实自成一系统。又指新郑铜器，谓显分二组：一为较早之龙纹，一为近于楚器之蟠虺纹簠。又指“伯庶父壶”，谓盖系真物，器身疑不可靠。又指“服尊”，疑两耳为后增之物。又领我到第二室，指那No. 397的镶金银的圆杆，说工细罕甚，而日人仅以5元购得。又问我近来国内发掘情形，最后握手道别，约我有空到瑞典去参观。

12月3日 星期二

至中美展参观，周览一遍。听Hobson [ 霍布森 ] 讲演。写家信回复关于学位的问题，明年再定，又述及李、林二君近事。

昨日得大哥家信云：“至于学位，本无关问题，欲求高深学问，学位自可放弃，但洞悉个中情形甚少，或将谓欲求学位而未能。我为弟计，如能求博士固佳，否则亦必须求得硕士，以目前社会视学位仍属注重也。如校中所定公费为三年，继续之费即自负担亦可，弟以为然否？”

12月4日 星期三

至中国美展会，昨天已经依展品号数一一阅过，今天拣着几个陈列室较仔细的阅览。回来写短篇论文，写了四五页，仍旧搁置下不写。

12月5日 星期四

至学院听岩石与矿物。参观美展。至研究所，听Yashiov的《东方长卷画幅》。晚上俄文班。

12月6日 星期五

上午研究所听Discussion [ 讨论课 ]。在图书馆中乱翻杂志，阅读Burlington Magazine [ 《柏灵顿杂志》 ] 中叶兹教授的论文。下午听霍布森讲中国宋瓷。

12月7日 星期六

整天工夫都花在写作短篇论文，写了14页，自己看看仍不满意，但已经够费力气了。

12月8日 星期日

今天差不多整天的工夫，都花在校对中国美展会的目录。将中国画依作者姓名编成目录。又依上海预展时目录，填入号数及名称。

12月9日 星期一

上午将短篇论文修改，添入瓷器及画两部分寄出。至图书馆，阅霍布森《猷氏藏品目录》第1卷，又阅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 《中国陶器和瓷器》 ]。

12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院听测量课。至中国协会阅报，旋至博物院图书馆阅所藏太平天国文件《旧遗诏圣书》，作札记。赴研究所听霍布森讲演明清瓷器。返家得林长风君辞行之函，云今晨10时离英返国。我什么时候可以返国呢？不禁悄然。写信给王栻，述及听罗素讲演，以此君乃罗迷也。将Elliot Smith [ 埃利奥特·史密斯 ] 之In the Beginning [ 《在原始时代》 ] 阅完。此君之Diffusion Theory [ 传播理论 ] 殊嫌过甚，在现下之智识状态下，尚难作如此大胆之推论也。

12月11日 星期三

至中国美展参观，遇及吴金鼎、曾昭燏二君。下午出来赴研究所，阅霍布森《猷氏藏品目录》第2卷。

12月12日 星期四

至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抄阅《新遗诏圣书》，未完。下星期当再去，拟作一文记之。晚间上俄文班。

12月13日 星期五



至研究所听叶兹教授讨论班。我的短篇论文颇蒙称许。午后至 Mount Row [ 芒特街 ] 的古董店，参观 C. T. Loo [ 卢芹斋 ] 的古董展览，此君偷盗古物出国不少，此次又乘中国美展的机会，运一批东西来弄钱。铜器及瓷器皆属不差，标价殊昂，如殷商铜壶标价4000镑，白陶每片标价60先令。遇到Loo，问我姓名，我也问他，一听说姓卢，我便知道是他了。40多岁样子，中等身材，颧骨高耸。我有点不高兴再与他谈话。旋返研究所，阅霍布森《猷氏藏品目录》第2卷（完）。系述汝、影青、官、哥、龙泉、处州、东青及建窑，其中关于Chin type of Kuan Ware [ 官窑中的均类型 ] 乃元代均窑，官窑中似无此种。

12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阅Dariron, Man of the Dawn [ 达里朗：《早期人类》 ]，乃述人类历史至旧石器时代之末为止。作者非知名之士，但此书殊可一读。书系1934年出版，新近材料都已收入，文章亦流畅可诵。

公费由美寄来，并谓以后当按月汇来，颇为安心。下午约陈君同去看电影，系Dante's Inferno [ 《但丁的〈地狱〉》 ]。写信给China Institute of America [ 美国中国协会 ]，通知已收到此款。

12月15日 星期日

将达里朗的小书阅完。又开始阅读Haddon, Head Hunter [ 哈登：《猎头民族》 ]，乃叙述南洋群岛作人类学调查之纪事。下午写信二封。晚间写参观美展记，约千余字，未完，有空再写。

12月16日 星期一

至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抄录《新遗诏圣书》，又翻阅Latourette [ 赖德烈 ] 之《中国传教史》，及Morse [ 莫尔斯 ] 之《国际交涉史》中关于太平天国一段的史实。

12月17日 星期二

至学院上测量课。至中国协会阅报，遇及江、吴二君邀赴中国美展会，随便讲述些给他们听，旋赴London School [ 伦敦学校 ]，与陈君及杨建翹君至Bramfield路S. W. 11看新房子，房东夫妇尚不差，索价亦公道，仅25（小房子）至27（大房子）先令一星期，但仍嫌过远。告以星期四回音，预备在两天以内找到房子也。此间一带之房子都用煤气

灯，不用电灯，可见英人之守旧。

12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至研究所，叶兹教授指定假期中工作，又介绍关于中国美术之英文书籍。下午与陈君同至中国协会，抄得出租房屋之地址，找过六七处都不能满意。再赴Swiss Cottage [ 瑞士村舍 ] 的College Crescent [ 学院弯角 ] 20号，Mr. Rattigan [ 拉蒂根先生 ] 夫妇2人，颇为客气，夫系Schoolmaster [ 教师 ]，妇系爱丁堡硕士，女子4人皆尚幼稚。房子不差，索价亦公道，二人合居，Partial Boarding [ 供部分膳食 ] 仅3镑5先令，谓以后尚可减至3镑，便决定租下。晚间向旧房东暗示要搬家。

12月19日 星期四

至研究所，阅Yin and Chou Research [ 《殷周研究》 ]。仅阅完Karlbeck [ 卡尔贝克 ] 所作的两篇，关于商殷石刻一篇无甚特见，铜范一篇则甚佳。至于更重要的高本汉的《商周铜器》，及Andersson [ 安特生 ] 的The Goldsmith in Ancient China [ 《中国古代的错金技术》 ]，则无暇披阅矣！晚间上俄文班。

12月20日 星期五

与陈君一同进城至中国银行取钱，更改通讯处。至中国协会阅报纸，《大公报》已寄到12月1日。用餐后至Oxford Street [ 牛津街 ] 瞧热闹，看他们为预备圣诞节而忙碌。百货商店中都很挤，买一手筐给房东算作过圣诞节的礼物。至中国使馆通知更改通讯处。旋至中国美展会。

12月21日 星期六

阅书：哈登《猎头民族》（pp. 1—234）。至温布尔登，看人家Christmas Shopping [ 圣诞节购物 ]。

12月22日 星期日

阅书：Peake, Early Steps in Human Progress [ 皮克：《人类发展的早期进程》 ] （pp. 1—244）。这书综合着考古学及人种学的材料，分章叙述人类文化各要素之起源及进化，有时加以他自己的解释，颇可一读。

12月23日 星期一

阅书：Max Schmidt, *The Primitive Races of Mankind* [ 马克斯·施密特：《人类的原始民族》 ]。今天的大雾，听说是十年以来所未有的。下午3时许陈君进城赴燕京同学会，送他到车站。路上被灰白色的浓雾罩住，十步外的东西成为黑影，二十步以外完全看不见。汽车行驶极慢，与步行差不多。车前二道灯光冲不开这浓厚的黑雾，街心对过的房屋即不清楚，只看见窗中透出来的电灯，如浮在烟云中闪闪作光。立在人行道上的树旁，向前后张望，仅看见最近一株的黑影，再远一点的树木便看不见了。近车站处的店铺都开着电灯，可是走过两三间后再回头望，不仅那铺面看不见，连灯光也看不见，除了五六步以内的东西外，其余都是阴影，更远的则连阴影也没有，只有浓厚的雾。这是我抵英以来第一次遇到的重雾。

12月24日 星期二

阅书：马克斯·施密特《人类的原始民族》。这书前半部颇见组织材料成一系统之苦心。后半部分述全部（亚欧以外）各民族之文化，则以篇幅关系，稍嫌简略。

12月25日 星期三

阅书：马克斯·施密特《人类的原始民族》（ pp. 1—348 ）。

今天是圣诞节，可是我还是与平时一样的，坐在火炉旁边阅书，陈君坐在一旁。我们两个人占有了这一间餐室。中餐有鸡吃，算是应景。晚间围着火炉闲谈，喝点果酒。圣诞节，英人看得比过年还重要，这天差不多各机关、各游艺场、各商店都闭门休息。明天是Boxing Day [ 节礼日 ]，因为从前邮局于圣诞节停止办公，要到第二天才递送圣诞礼物的包裹（Box）故得此名。但是现在邮局却是圣诞节照常办公，节礼日休息。圣诞节吃Turkey [ 火鸡肉 ]。圣诞节前夕，小孩子都挂起袜子，希望圣诞老人由烟囱中进来送礼物，有小孩将贺年片放进烟囱中说寄给圣诞老人。

12月26日 星期四

明天便要搬家了，今天下午与陈君到Royal Theatre [ 皇家剧院 ] 去看电影。晚间与房东闲谈，他们很想留我们住在这里，我说对不住，实在因为太远，不能再住，已择定了房子。他们知道不能挽回，仍觉惋

惜。因为我们住在这里，许多事情都自己干，说定是Full Boarding [ 供全部膳食 ]，后来每日赴校上课，变成Partial Boarding [ 供部分膳食 ]，仍交纳全部膳食的钱，所以房东特别表示好感。

12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至附近Carter Patterson的Agent [ 驾驶货车运输的代理商 ]，通知代运行李。返家收集行囊，因为多买了几本书装不下了。将大衣的驼绒里子扭上大衣，又穿上了绒衫，结果还有夹大衣、浴衣，及二本书留在外面。将它们打成一包，将书放在手筐中。午后等候行李车，等到3时半还没有来，只好先走。胳肢下夹着包袱，两手各提着一手筐。衣服穿着过多，今天气候又温和，觉得又热又累。到新居后（Swiss Cottage Crescent 149 [ 瑞士村舍弯角149号 ]）还赶上茶点，在客厅中与小孩子玩着。晚餐后到附近的Embassy Theatre [ 大使馆剧场 ] 去看Goosefeather Bed [ 《鹅毛床垫》 ]，房东只带着最大的女儿去，小的不服气，说为什么只带他去，他不过比我大几岁而已。大的反驳道为什么你不早几年出来？看他们小孩斗嘴，颇令人失笑。

12月28日 星期六

至附近Hampstead Library [ 汉普斯特德图书馆 ] 阅书报，此虽为区镇之图书馆，而藏书颇富，定期刊物亦达六七十种。下午在客厅中与房东的孩子们顽笑，那已上学的孩子跟着学伴学上一个逗笑中国人的歌，还写下来给我看。他的母亲斥责他们说：这是不应该的，以后不许再唱。他们又说听年长的同学说中国人是如何的狡诈，在街上用机括（Trap）捕人，也被他们的母亲叱止，说不要再说这些废话。

接曾昭燏君来片，内云：“伯希和所论唐人画一文已借得，然燏不谙法文，不能读，何时有暇来展览会或校中，能助燏一读否？”

12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与陈君至Hampstead Heath [ 汉普斯特德荒原 ]，为一公园，占地颇广，树林池塘，风景颇佳。英国风景画家Constable [ 康斯坦布尔 ]，即居于附近之Well Wolk [ 韦尔·沃尔克 ]，其居处尚有一标识以志其地。下午至Rochester Road [ 罗切斯特路 ] 访李超英君，已赴德国，仅晤及其夫人，据云不久即再返英。

12月30日 星期一

赴研究所阅Karl原因,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 高本汉 : 《中国青铜器中的殷和周》 ] 。此书极佳, 作者费几年之工夫, 始得此结果。但以材料关系, 故结论有时或未免站不住, 如对于宗周钟、散氏盘, 皆以为与其标准不合, 疑为赝品。殊令人想起笑话中的昆虫分类学家, 拿到了不能归类的昆虫, 抛在地上一脚踏死。我以为欲作此项研究, 须将安阳殷陵出土者为Yin Style [ 殷代风格 ] 之标准, 新郑出土者为Middle Chou [ 中周 ] 末期至Han Style [ 汉式 ] 之标准, 寿州楚王墓出土者为Huai Style [ 淮式 ] 之标准, 所得结论必较为坚实。而高本汉氏之研究, 则可为旁证。

12月31日 星期二

赴校, 阅高本汉《中国青铜器中的殷和周》。

曾昭燊君来, 将Pelliot, Les Fresques de Touen-Houang et Les Fresques de M. Eumorfopoulos [ 伯希和 : 《敦煌壁画与猷氏藏画》 ] 携来, 原文系法文, 曾君不谙法文, 故助之解读。

## 补 录

在《夏鼐日记》付梓之际，我们重新核对夏鼐先生手稿，发现开始整理时，对其学生时代的见闻曾有不适当的省略，现已在正文中尽可能地补充复原。其中字数较多的增补，为不致改动页码而影响索引，特集中补录于此，并在正文的相应位置分别注明。

## 第25页 1月17日最后

图书馆出来后，观燕京、清华赛球。晚间和刘君讨论资本生产之特征。他说的是剥削方式及扩大生产，我以为仅是剥削方式，扩大与否无关系，事实上二事或不能分开，而理论可分离。这次恐怕是我们从来最长一次的讨论了，使人回想到从前和王棫讨论的情形。

## 第25页 1月19日倒2行后

看见他人那样的高兴，非常羡慕。青春的血，也微微地在我的心中涌起。可是终因为约束久惯了，似栏中的绵羊，虽看见同类在丽日清风之下如茵的草地上打滚，生了欣羨的心，然终不能冲破了积习的藩篱，加入他们中间游戏。于是这样的引诱，只引起本能到达的祈望，反使我相形之下，更觉得自己的孤零，更加痛苦，所以有时不得已便忍着心不去列席，省得一切烦恼。（像这半年来的社会学系一年级会每间一周一次的交际会，我便到会一次。）这样的畸形生活，自然是不应该，可是自己已习惯了，还有什么办法呢？

## 第25页 1月21日最后

这一科我想好好地预备一下，或者有E的希望，以便提高别样功课的绩点。政治与社会第二次月考都是M，这次预习又是这样半生不熟，真是有点危险。（我自己真是矛盾，明知道分数是怎样一种不值钱的虚伪的东西，然而总想得到高一些的分，似乎心中舒服一点。正像一方面不喜欢人家的谀已，也很高兴人家誉自己的好处，知己的朋友奖誉得恰触到痒处。）

## 第26页 1月25日最后

（26日追记）这位生物教授谈到优生学时，有几句话很新奇。他说：“人类在最近的时期很少机会产生‘超人’的人种，因为（一）异种结婚（如黄白种结婚等）即以社会心理关系，难大规模的进行。（二）又因婚制是一夫一妻制，由同一父体和同一母体产生，精虫和卵没有变换，因之由染色体而传递的质素也是差不多。假使行了杂交制，各异个体的精虫和卵结合的方式千变万化，也许有机会产生新的人种。至于现在的情况之下，除非有‘突变’（Mutation）出现，否则后天所得的性既不能遗传，优生的结果至多不过拣选出纯种（Pure Live），很难创造新

人种。”

#### 第27页 1月27日最后

晚间与刘君闲谈。说到做教员的秘诀。做教员的人第一件事要滑头，懂得秘诀，学问呢倒在其次。十余年来的学校生活，使我也领教过不少的歹教员。做教员的必须懂得学生的心理，起首一点钟便要声明：“我对于平时的功课是要认真的；不过分数算不得什么一回事，总可商量！”使学生安心，不怕分数问题。然后不高不卑地介绍自己的履历，（一方面诉说自己当年的下苦功夫，以坚学生的信用；一方面谦伪地满口称“与诸位研究研究，不敢称讲授你们以学术。”）开首一年用心点预备功课，以免出丑。教过几年后，那便是“衙门当老了，红缨帽拿在手中走”，怕他们甚的。假设经济宽裕，不妨开茶话会，以联络学生感情。只说自己当年在大学中时，教授们便时常如此，算不得拍马，不过交换意见，以便改良教授法及连络感情而已。这类种种秘诀，实不可不懂。

#### 第27页 1月28日最后

人类的脾气是和耕牛一样，只有在叱声鞭影之下，才肯一步一步地去耕田，丝丝的细雨淋头也不管，可是后面的强制压迫一去，便要偃卧在浓荫中，翻着一只眼看天，连动弹也不动弹。

#### 第28页 2月2日最后

下午将书寄给祥第，后来到陈钱熙君处闲谈，并同到董允辉那边去，陈君询及杭州工学院的情形时，董君告诉了一大套，陈是想读制革的，我在旁边默默地听着，忽然想起从前的志愿，那时是想将来作工程师，口里衔着烟斗管理引擎的移动，散工后躺在沙发上看文学及社会科学的书，那是何等美妙的生活啊！现在呢？我堕落了，劳动筋肉的工作将不复降到我身上了，我只好躲懒开去，至多也只能以“劳心者”的臭名词来掩饰自己的丑态。引擎、汽锅、发电机，这些名词在我心中如曼丽、露西一样好听的女人小名，可是现在我是无缘亲近了，我真悔恨了，我曾想再改工科，可是这离开可能性更大了。唉，可怜软弱的我。

#### 第28页 2月4日最后

晚间到图书馆看杂志，回来更写封信给翔鹏，这位仁兄半年多没有通信了，这次不知能否得到复信否？今天一共写了六封信。（我统一心



思的工作，比蒋主席统一中国的工作还要难，因为他总算发行过统一化的邮票，然而我到现在还不敢说我的心思已统一了。——致翔鹏书中语。）

### 第29页 2月6日最后

上午至陈箴熙君处，同赴董君处谈话。后三人同至燕东园，此园结构与燕南园类似，各教授每人西式屋一幢，此种西式屋每幢闻须万元左右，四周围以冬青篱及草地，甚觉可爱。我在光华时看见上海乡间的西式屋，便有此感想，以为西式屋比中式的住得舒畅多；书房的明窗，朝向屋外；寝室，浴室，会客室，都布置得整齐。屋外小小的草地绿荫，散置着几把铁椅，葡萄藤缠绕着爬上屋脊，墙上满是绿叶及蔷薇。住着这种房子是另有风趣的。不过不适宜于中国式的喜事礼堂，然而将来的喜事可以借旅馆等作礼堂了，所以也不碍事。下午，范锺鋈君来借去《浙江史地纪要》。

### 第30页 2月12日最后

更扩张说一下，人生也不过是同样无聊的事。黄金色的梦境，已被现实的无情毒棒，打得粉碎。人生是这样，值不得认真，糊里糊涂地再活几年下去，死神自然会降临，用不着着急。这样的人生观也许太灰色，然而有什么法子可想，赤裸裸的现实使你不得不推到这一步。

### 第30页 2月13日最后

说到某君恋上某女生，明天去看影戏了。这是光华同学会的成绩，原来校中结社原由是如此。又说某君也单恋上她，可是她不理。最后又说到某女生，说有许多人向她进攻。差不多可成一部大学趣史。

### 第31页 2月16日最后

我幻想着，他现在大概还在那里做美满的梦罢！可怜这位老头儿，不知道假设这肥皂泡般梦破炸了，他也能感到幻灭否？我觉得他们这种人也是幸福的，虽然“日蒿时艰，世风日下”，未免要摇头叹息几下，而他们自信为是的态度，使他们的苦痛感低了许多。像我现在这样傍徨的境况，真算太苦了。

### 第31页 2月17日最后

今天又与钱、范二君到海甸大街逛逛，静悄悄地各店紧闭双扉。没

有意思。近来情绪愈来愈麻木，并没有引起什么旅思或悲观。冷眼看世事，此心如同已死的一般。

下午托董君向张尔田处讨得听课证，我要改英文西洋史，改读他的课了。这事还要等到明天定夺。

第32页 2月20日最后

尤以第二、第三和第五3章，叙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和方法，以及应用到历史过程去的唯物史观，很是明晰。译笔虽不知忠实与否？但还流畅。只是下篇第二章所叙述的哲学基础，须稍具哲学常识，否则恐难领悟。

第32页 2月21日最后

此书较加纳的《政治学与政权》为简单，注重实际问题之解决，对于理论如各家定义之争执及学说之主张等，殊少叙述。故最好能与加纳那本参阅，较能得到政治学之真相。

第33页 2月23日最后

据云：范君与米君一班人，专门打听女同学的消息，谁和谁好，谁已订婚，谁尚在进行程中。这班人中以徐君最厉害，情形最熟悉，他们给他上了一个绰号“土地”。当方土地当方灵，对于当地的情形自然无不通晓。据说他们给顾君一个绰号“Butterfly（蝴蝶）”，满园飞舞……艳迹韵事真是不少，怪不得人家说：“入大学的目的便是：社交、恋爱、结婚；男的娶一位秀外慧中的老婆，女的嫁一位有钱有势的小白脸”，如是而已。

第33页 2月24日最后

在美国闹得很厉害的限制移民的问题，当然使美国研究社会问题者加以注意。对于中国研究社会问题者，几可说毫无关系。并且中国社会问题比这重要的不知多少，偏不去谈他，真是奇怪。又讲义中对于欧美（尤其是美国）的离婚法令，占了好几十页，但对于中国的，一字也不提。连“中国”二字，也没有看见。这位博士的学问太博了，以后看着中国，中国算什么东西。

第33页 2月28日3行“的别墅”后

进门便是一座照屏迎面而立，向左边转过去是一座亭子，翼然临水

次。由亭子再前进，是一小阁，额上题着“爱莲”二字。阁前是小湖，现在依旧薄冰结着。据董说，暑天的辰光，满湖都是莲叶，炎风吹动，绿叶摇曳，光景很是动人；尤其是骤雨下注，听雨丝敲莲叶的声，如珠落玉盘一样。可惜现在看不到。由阁前进是一道游廊，曲折蜿蜒。再绕后面过去，是教职员的宿所，阶前列着蜂房。后面是假山，山巅一座朴素的亭子，坐着一对情人，正在喁喁私语。由假山下来后，便是前门了。出了达园，去看圆明园遗址，荒烟蔓草间，罗列着废井颓墙，景色很惨凄。

#### 第34页 3月1日最后

昨天范君曾想出一个作弄女生的游戏，一人坐在中间，以巾遮目，四周的人与她握手，令她猜出是谁人，这目的不外是可以将细柔温滑的玉手轻轻地一捏。今天他怕这作弄得太显明，改为四周的人以掌敲拍，这样便离原始的目的较远了。范君曾说过一句名言：“什么Social meeting [ 社交聚会 ]，不过是借此机会可以揩油而已，不会揩油的非但错过机会，并且有点自认呆子的嫌疑。”

#### 第37页 3月22日最后

25日补记：一个三书主义（这是从前听王棡提起的，细目是读书、教书、著书），终于因圣人难做（到现在才懂得为什么在文庙中吃冷牛肉的先贤先儒那么少的缘故），只好丢开了这主义，改宗三G主义（三G主义者见于《教育与社会》周刊，其细目为gold [ 金钱 ] / girl [ 女孩 ] / grande [ 显要 ] ）。但是三G主义，更难成功，只好再度跑到书斋，躲在书堆里，重新拾起已丢掉的三书主义，偷观窗外，摩登男摩登女，手牵手儿散步密谈，才信“诗书误吾！”

#### 第38页 3月27日最后

他说到耕西一生交桃花运。即他巢县的差使也是安徽烟草局局长的姨太太在上海旅馆中听到他的拉琴，而赏识他，因而提拔起来的。初次出门是由黄某在林某家中看到他的字迹，而带至京的。又说到瑞安现今尚有进士之人，即张纲、黄方及沈某。

#### 第40页 4月3日最后另起一段

晚间至达园（偕同来刘、范四君）看桃花。晤及钱 [ 穆 ] 先生，这

位先生是一位梁启超式的维新人物，不能说他是怎样的顽固，然而也不见得如何新鲜。今天他谈了一会儿后，又大发牢骚，说中国的中学、大学太不重视国文，文言文为中国民族的精神所寄托的地方，像现在这样下去将来一定要丧失。又说现在的青年在中学时太重学问而不重体育，到大学时，已不是朝气蓬勃的青年，竟是个暮气沉沉的学者。并且又学着一种“少年老成”的脾气，遇事喜欢打算盘，未入大学先预算着将来毕业后的出路。这样一来，便没有野心或雄图，不肯为学问而求学，或为将来贡献社会而求学。只是为自己将来饭碗计而已。这种教育便是大失败。又说到青年们在校时候谈恋爱与革命，出校后便是赌博与吃鸦片。赌博还带点投机一试的勇气，吃鸦片便是只求麻醉苦痛了。

#### 第45页 5月2日最后另起

王□□请同舍生刘古谛引导至男生宿舍参观，观男生寝室内之情形。刘君本欲引了至范君处，适范君不在，不得已将自己室门一开，床上凌乱不整，墙上毫无装饰品。最难看的是桌子上书籍、文具，乱抛在一堆。刘君有点窘了，只好红着脸说：“我们懒得很！”亏得她的嘴巴倒灵活，说：“你们用功得很！”刘君乘机将门一闭，引她和她的双亲到别处参观去。我回来一听这话，便将门口名字卡片拿去，自身也到清华去了。

#### 第46页 5月6日2行后

余以为原因有下列各种：（一）西方思想之输入，使中国思想得一生力军；（二）西方工业机械之输入，生产组织起变化，故观念形态亦起变化；（三）政治革命（1911年）后，最上层建筑之意特沃罗基亦起变化；（四）中国思想界之趋势。此即整理国故所由起。

#### 第46页 5月7日最后

其书以生物学为发生点，以为人之智力德性皆能遗传（按：此在生物学亦无定论。）文化选择与天择相冲突，故为强种起见，应以天择为准，因之推而言之，以为下等社会多劣种，应加生育节制，而上流社会则否。中国旧制度，如“无后为大不孝”、“女子无才便是德”、父母择婚、门第主义、科举制度等，皆颇合于优生。以其说之根本立足即成问题，故不是为确论也。

第52页 6月3日2行“讲笑话而已。”后

张承洪君讲的笑话最有趣、最应景，便是一位毕业生说：“预备好了二十顶高帽子，以求应世。”教师说：“应世应以真实学问，不可以拍马为事。”学生说：天下滔滔者，皆以戴高帽子为乐，如先生以真学取人者有几？“教师说：“此语不错。”学生说：“高帽子只余十九顶矣，第一顶已经卖脱与先生。”

第52页 6月5日2行“来谈话。”后

小张二星期前曾大谈男女同学之益处，这几天不知受了什么刺激，把女生恨得了不得，说好好的一个大学被她们弄坏了，恨透了她们，只想把她们驱逐出去。这样的意气凌人，偏说自己是Rational（有理性的）人，小张真是孩子气。

第52页 6月6日4行“拒绝了。”后

家中来信虽还没有来，吾想大概没有问题。后来又谈到毕业后出路问题，董君终因为年长些，总喜欢谈毕业后的出路，差不多每次遇到他时，他总要谈。晚饭后偕刘、范、钱三君去校外田野间闲游，见钱穆先生独自一摇一摆也在那里散步，像孤雁一样，怪可怜呢！

第53页 6月9日最后

据张东荪云：罗隆基近已抵平，罗夫人为香港某富商之娇女，专攻法律。近与罗隆基反目，已回香港。罗君为畏内者，常发见其面部有指爪痕，即闺房雌威发挥时之成绩。徐志摩曾亲见罗夫人以椅垫抛击其夫。据刘古谔君转述他人之言云：罗隆基之岳父曾于国民党有所资助。此次国民政府立于南京时，罗隆基即入都谋官，仅得一个300余元一月之小差，使罗乃拂然返沪。于是《新月》杂志上遂见其人权论攻击政府之文章矣。

第56页 6月29日最后

在光华时交了三元的体育费，却原来是给运动员大吃其鸡蛋、牛肉。当然我们也不算吃亏，出了钱便有人代我们运动，当学校得到锦标时，自己不用运动而坐得“光华学生运动很好”赞语。虽脸上有些发烧，然未尝心中不欣然喜悦，并且比赛时作壁上观，也胜于到申园观跑狗，或西班牙去看斗牛。并且校际比赛，又养成吾们的自私心（或如提倡运

动者所谓之爱校心），对于将来处世应物，有恃无恐，不过若以此为提倡中国之体育，则还差十万八千里。

第57页 6月30日最后

宗教为信仰一种，但此种信仰之特质为何，则颇难论定。刘君以为宗教乃发源于恐惧，因之对宇宙发生一种解释，以安慰心神。以此故宗教带有强迫性质。然此说亦似未能得其真相也。

第67页 8月22日“亦嫌空虚。”后

首二章论心理学之范围及方法，对于内省派的攻击殊欠深澈。次三章论人类之机体（受感器、传导神经、反应之筋肉及腺）太嫌繁多，几占全书一半，似留与生物学为是。下二章讨论情绪本能，亦未能完全抛弃旧见解。如对于“本能”一名词，亦仍保留。次章论习惯之养成，较善。最后二章，论机体整个的反应及人格之研究，发挥亦未能极致。又书中对于旧心理学之术语，如“意识”、“注意”等，多未提及。行为学应将此种现象加以客观的解释，并叙述抛弃此种名词之理由。

第70页 9月7日最后

下面一段是摘录一个亲自体验的人的笔记：“体力验好了，拿着表格慢慢延地走进体育馆，像被判徒刑的人走进监狱。一位獠头鼠脑的旧生，执着我的手臂，印了一个‘验讫’的戳子，我虽抗议道：‘我不是Freshmen（一年级生）’，一位坐着的阎罗般的同学，厉声说道：‘这是验体力。’我侧身一看他张着的口露出一双白皎皎的獠牙，我倒吸一口冷气，便不响了，俯着头随他们做去。爬过凳下，跨过皮球，在地上打滚，以鼻推球，跑步一圈，Toos一次，跳板，爬走，总算一一都试过。随时听见四周的狞笑声，像黑夜中的枭声，打破体育馆的沉寂。人本来是最残忍的动物，然在这一班在我四周坐走蹲立着的动物中，这种性情似乎更表现得显著。自己造成一种恶作剧，强迫初入新地的人去耐受，借别人的受窘，以供自己的嬉笑。看见别人在地上像低级动物一般地爬行，张着血盆大口作狞笑。我不知那一种是低级动物？那一种人该被有理智的人类所哂笑？也许以为泱泱大邦的美国也有这种制度，像我们这种次殖民地的国家，不是应该亦步亦趋地模仿他么？更不用说我们清华是受山叔叔之赐得成立，更该用这种制度来表示我们受过他的洗礼，永矢勿忘。”

#### 第77页 10月17日最后

枳提出的是：“唯物论者以为物质乃经感觉而给我们知道的客观存在，心灵不过是的结构进化到某一地步所产生的作用。物质先于心灵而存在，可由实验以知之。然何以知‘物质先于心理而存在’，何以知‘实验之可靠’，皆我人意识之作用也。故唯物论此点不可通。”我以为：“何以知之，乃认识论问题，可暂置勿谈。至于本体问题，则可由实验的心理发生学，以证明物质如何使婴儿心灵发达，以定物质心灵之先后。至于认识论问题，则亦可由实验以明之。吾人之能知，固由于吾人之意识作用，然此意识作用固物质之产品也，然枳仍以‘知意识作用为物质之产物者，仍由于意识作用也’，故唯物论说有不可通之处。”驳斥至熄灯时始散（贤修亦参加）。余以为认识论以说明“人何以知物我”，断不能脱离意识，然本体问题既明，应以前者为前提。

#### 第79页 11月4日最后

在王枳处谈到Eaton的“逻辑”一书中，以抽象的个体物Univrsal与Singular对待，我以为不大稳当，因为据Eaton的意思，Singular应该是（1）个体而非群体，（2）具体而非抽象，故抽象的不论个体或群体都应该归入Univrsal（如权力、爱情之类）。我以为分类的标准，仅可有一个，如有两个标准，那么如非“不必要”（如相同）便是“不可要”（如相互冲突）。如果一切名词只有两种，一是抽象群体，一是具体个体，那么只用一个标准（如个体群体之分）便分了；如用二标准而互相冲突（如有抽象而为个体者），那只好牺牲一个。Eaton以为牺牲单复数的标准。我以为该牺牲抽象性或具体性的标准，并不是因为单复数这一性质较为重要，实因为Univrsal与Singular这二辞只表示单复数，你如果以抽象与否为标准，你应该另制名辞，另作分类。

#### 第78页 11月5日最后

如何使“下雨”这一句也成为正式的命题，这应该是新的动的逻辑的任务，谁能发明一个足以解释“动的命题”之公式及理论，谁便是新逻辑的奠基者。可是如何着手呢？这只能放着不论。

#### 第85页 12月23日有日记

今天在图书馆看Reich of Reivival 11月刊补白中有个笑话：“你的妹妹结婚了么？”“是的”，“她对结婚很满足么？”“她很满意，只是除了觉

得丈夫不甚惬意，但天下事又安能万般如意呢？”在西方当然是一个笑话，因为结婚最重要的是夫妇互觉满意。如果对于丈夫不惬意，这种婚姻决计不能称为满意的。女子结婚的唯一目的，便是找一个惬意的丈夫。如果这个目的不能达到，其他万事都觉如意，又与结婚何关？在西方“结婚”与“对手方”几乎是同义语，所以这便成笑话。可是在中国呢？我曾亲耳听说过：“这婚事很惬意，只是丈夫不大令人满意。”这句话是很严整的口气说的。真正的婚姻，应该是那种好？或者两者都不好，而需要第三种更好的么？这事值得未结婚的人仔细的考虑。

第87页 12月28日最后

据云有一位女生，与一位男士，本是素不相识，车抵天津时始交谈。后因女的未带被铺，二人用一被过夜，愈来愈亲密，到济南站时便耐不住了，下车开旅馆去。请愿后来后，全校以此为谈助，不想传入女的父亲的耳中去，老人家大怒，呼女责备，如不承认即令医生检验，女的无法只好承认，为老父所逐。木已成舟，只好跟男的过活。这一件事引起我的注意，并非由于事情的新奇浪漫，只是因为我想这是妙龄男女所免不了的事，在现在的我并未以为奇，不过将来的我，假使也处在老父的地位，遇到同样的事，那该怎么办呢？

第87页 12月29日最后

晚上与张宗燧、刘古谿闲谈。刘说人生最重要的事：1．生活；2．性的满足；3．事业。张说：1．性的满足；2．生活；3．名誉。我近来不耐作苦思，对于这问题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 注释

〔1〕 编者注：本文摘自作者自订年谱（未完稿），题目是新加的。该自订年谱撰写于上世纪50年代之初，截止时间为1935年。

〔2〕 编者注：此处自记年岁为虚岁，故与书后附录“大事年表”中之周岁相差一岁。

〔3〕 编者注：《上海的三年》系作者日后追述。从其口气和笔迹推断，追述时间约为20世纪五十年代。

〔4〕 编者注：原注“由1930年光华日记中转抄”，此“光华日记”，目前未能见及。

〔5〕〔6〕 编者注：社会问题课和政治课的考试题目均省略未录。

〔7〕 编者注：生物学的试题省略未录。

〔8〕 编者注：经济学的试题省略未录。

〔9〕 编者注：当时燕京大学的考试计分。E (excellent) ——优秀，G (good) ——良好，M (moderate) ——中等。



〔10〕 编者注：政治学试题省略未录。

〔11〕 编者注：英文考试试题省略未录。

〔12〕 编者注：经济学考试试题省略未录。

〔13〕 编者注：政治学考试试题省略未录。

〔14〕 编者注：经济学考试试题省略未录。

〔15〕〔16〕〔17〕〔18〕〔19〕 编者注：党义、国文、英文、人类学、生物学五门考题均省略未录。

〔20〕 编者注：社会学考题省略未录。

〔21〕〔22〕 编者注：12月15日、18日、22日内容日记原缺。23日日记见补录414页。

〔23〕〔24〕 编者注：S = Standard [ 及格 ] , F = Flunk [ 不及格 ] 。

〔25〕〔26〕 编者注：法文、经济方策试题省略未录。

〔27〕 编者注：5月6日内容日记原缺。

〔28〕 编者注：5月19日内容日记原缺。

〔29〕 编者注：5月29日到6月1日内容日记原缺。

〔30〕 编者注：6月20—23日内容均为走访亲友，其间曾去双屿山岳母家住了两宿，现省略未录。

〔31〕 编者注：省略内容为复关于张国雄的报丧信。

〔32〕 编者注：解释原为十题，⑨⑩日记原缺。

〔33〕 编者注：8月6日内容日记原缺。

〔34〕〔35〕 编者注：5月22日，24日内容日记原缺。

〔36〕 编者注：6月25日内容日记原缺。

〔37〕 编者注：原漏记题（7）。

〔38〕 编者注：原漏记一题。

〔39〕 编者注：奥地利村庄，在此曾发现欧洲铁器时代初期遗址。

〔40〕 编者注：此为埃及前王朝时代遗址的考古报告。

〔41〕 编者注：此为埃及前王朝和第一王朝时代墓地的考古报告。

〔42〕 编者注：此为芬兰考古学会的赫尔辛基刊物。

〔43〕 编者注：此钱币册，1952年离温时，赠送给温州市文管会，现藏温州市博物馆。

参看伍显军：《夏鼐先生捐赠钱币册》，《上海文博论丛》2005年第4期。

〔44〕 编者注：8—10世纪劫掠欧洲海岸的北欧海盗。

〔45〕 编者注：即小提琴。

〔46〕 编者注：即台球。

# 夏鼎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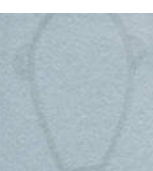
顧廷龍題



1930-1935 卷一



一、有西身在村附



# 夏鼐日記

顧廷龍題



1930-1935 卷一

先，亦有灰土層數處，厚約二公寸，離地面三四公寸再南行，指楊家大店  
東名楊家坪為發現新舊文化遺址，佔面積甚大，有齊魯武和溝，絕以河  
柳林汶紅河，有一處為新開進劉家河溝和機場之古路所開切，顯露  
井工坑，由該地面二公寸處起，深達一公尺半，闊約一公尺，其情形與  
齊魯武和溝相似，灰土坑中陶片甚多，其遺址延展至大溝之南，直抵  
河水溝，並於數處發現灰土，厚約二公寸，離地面約一公尺，並於  
大溝兩山麓發現新舊一坑，至新泰鋪，迨至休息處，在舖東坪上  
尋覓，未見古化陶片，以時北望，乃知入遲路，經新泰莊，三十里鋪至  
新渡過河可至達家坪，同船有二達廷祥者，即住在達家莊，遂與之接洽，承其允許  
其家進宿，達家莊舊址，北距新泰莊，為五十五甲，約三十米，皆為漢人，其後之部  
為回民所居之舊坪及排子坪，為寧定舊積，達廷祥有田在舊坪上，官掘出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

1936—1941 卷二

# 夏鼐日记

顾廷龙题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夏 鼎 日 記

顧廷龍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夏鼐日记 / 夏鼐著.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9

ISBN 978-7-5617-7173-0

I. 夏... II. 夏... III. 夏鼐 ( 1910 ~ 1985 ) — 日记 IV.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09 ) 第157186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夏鼐日记

著 者 夏鼐

特约策划 陈丽菲

责任编辑 陈丽菲 陈庆生

审读编辑 徐艺 施隽南 金程虹 唐佳洁 许孟君 陈思维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赖芳斌 徐真 王卫 邱红穗 王丽平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印 刷 者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times 1092$  16开

插 页 68

印 张 279.75

字 数 4383千字

版 次 2011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173-0/K·313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

话021-62865537联系 )

# 目录

## 1936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 1937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 1938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939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940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941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返回总目录](#)

□：原文此处为□

# 1936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三

在伦敦第一次过年，英国人对于圣诞节极注重，可对于过年却不在意中，各商店、各机关都照常营业。赴校，将Karlgren[高本汉]的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中国青铜器中的殷和周]读完。返家，晚上在客厅中弄桥牌。我记起去年的元旦日，正在由家赴京的途中，在海轮上，与少兰、煌光、幼翰诸亲戚在一起，今年却都远隔千里了，不知道明年的元旦，更在何处过节。

1月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校将高本汉的论文作一提要，摘记下来。下午赴伦敦学校，参观地理书籍的展览会。晚间上俄文班。

1月3日 星期五

上午赴中国美展会参观。下午与陈君及房东，至附近其友人家中，弄桥牌，傍晚始返。

1月4日 星期六

阅Sir A.Stein, *On the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 [斯坦因：《古代中亚的通道》]，乃氏中亚三次探险之记述也，书中插图颇富，原价31先令半，前在旧书店以5先令购得之，殊为快意之事。

1月5日 星期日

上午与陈君至Hampstead Heath [汉普斯特德荒原]游了一个上午。下午阅斯坦因之书。下午及晚间弄桥牌，旷误时间不少，以后应加节制。

1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补记一星期来之日记，赴中国协会阅新近出版杂志。旋赴旧书店翻阅旧书，买了4本书；又陈钱熙君定购俄文书二册，下星期四有回信。下午赴英国博物院图书馆。旋至皇家学会，听Pelliot[伯希和]讲演安阳殷陵，这次的旁听券也是他送赠我的。他的讲演内容大略如下：先述安阳之历史及地理，然后述小屯、后冈、侯家庄三处发掘地，及各处之重要贡献，最后专就侯家庄殷陵发挥陵墓之构造，陵中所发现之古物（述及铜器及白陶，对于日人所藏之大盂亦加述及），宋代盗掘坑，石刻之精美及其重要性，两大铜鼎及盃。讲演后放幻灯，共有50余片，为中央研究院所借，1-3为卜骨及卜甲，4-12田野工作情形（5为象坑，8为东区小坑，10为皇陵阶级，11示盗掘坑，12示木椁底），13彩陶，14黑陶，15-16白陶，17铜片，18-20骨器，21箭头，22-24铜戈及铜矛，25-31礼器（觚，簋，爵，斝，壶，盃，簠），32盃，33玉磬，34-35象牙，36-40石刻半身人像，41-50石刻（碗，础，水牛二，龟，蛙，鴟三面，饕餮）。讲演完毕后，余至讲台与之握手，谢其送券之善意。

1月7日 星期二

至博物院阅书，*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中Yetts[叶兹]氏之安阳发掘记略，*Nature*[《自然》]中之四川发掘，*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人类学研究》]中刘咸之《盘瓠考》及Toung Pao[《通报》]中伯希和之《六朝唐代画家考》。



1月8日 星期三

将伯希和之《六朝唐代画家考》阅完。阅斯坦因的 *Thousand Buddhas* [《千佛》]，有Binyon[宾容]之导言，图版颇精美。赴中国协会阅报，知12月14日中央改组之详情，蒋廷黻有就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之说。

1月9日 星期四

至校，阅《柏灵顿杂志》新年号中关于中国美展之论文，又阅宾容之《远东画史》。旋至博物院图书馆，阅1925年 *Year Book of Oriental Art* [《东方艺术年鉴》]，参观书画室中所陈列之中国画。晚间上俄文班。

1月10日 星期五

至图书馆，翻阅从前的旧 *Antiquity* [《古物学》]。

1月11日 星期六

至图书馆，翻阅《古代》旧杂志。

1月12日 星期日

在家，阅完 *A Little book about London* [《伦敦简介》] (pp.1—160, by Whiting [怀廷著])，及Glanville[格兰维尔]的 *The Egyptians* [《埃及人》] (pp.1—95)。下午弄桥牌，因为老陈的执拗，颇为不欢，后来转想，又自觉得可笑。

1月13日 星期一

本拟将*Tang Paintings* [《唐代绘画》]写好交进，一进图书馆，又是翻阅旧杂志，弄了一天，没有写一个字。返家后，拟晚间开始写作，燕京同学叶君来，陪着谈笑，弄桥牌，到11时余才去。今天又是失眠，睡在床上一两个钟头才入寐。

## 1月14日 星期二

开始上课，青铜铸造学，本拟假期中画一测量图，一天搁延一天，终没有绘成。下课后，连忙写《唐代绘画》，写了1000字左右，交卷才算完了一件事。至考古学院，规定本学期作业添了*Museum Archaeology* [博物馆考古学]及*Bronze Casting* [青铜铸造]。

## 1月15日 星期三

将斯坦因的《古代中亚的通道》阅完 ( pp.1—321 )。此书将氏在新疆三次考古经过及成绩作一总叙述。就道德而论，捆载古物而返，氏实有侵中国主权。但就学术而言，氏之成绩实为可嘉，其精审似在安特生氏之上。安特生之考古工作，以沙锅屯所作最佳，仰韶村次之，至于甘肃的考古工作，仅代博物院购古董而已，无科学精神可言。中央研究院之工作尚佳，最大之缺陷在于出版报告过慢，此当由于这一方面人才之缺乏。下午赴*Lancaster House* [兰开斯特邸宅]，知下午起*Museum Archaeology* [博物馆考古学]开始上课。赴中国美展一游，购些画片。赴图书馆，阅《古物学》中*Elliot Smith* [埃利奥特·史密斯]的北京猿人 ( 1931.3 ) 及毕士博 ( *Bishop* ) 的山西新石器发掘报告 ( 1933.12 )。

## 1月16日 星期四

赴中国协会阅中国报纸，遇及张德昌君，据云最近接到蒋廷黻先生的来信要到南京做官去了。我对于做官虽没有什么热心，但亦不反对人家去做官，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局面下，不应该再谈清高，规避做官。故此事的得失在于结局，是救起了中国，还是仅仅毁坏了几个学界闻人，

如丁文江做淞沪督办，前车可鉴。赴大学学院上矿石学。至旧书店翻书，只买了一本。赴艺术研究所上课，指定“周代京都”一题，下星期交卷。与吴金鼎君谈及丁文江氏逝世，中央研究院失一重要人物，后继无人，总干事一职傅孟真氏胜任而不干，惧有人反对也；李济之氏人缘较佳，亦有希望，但皆不及丁在君氏之干练。如李氏一去，考古组又成问题，梁思永可以继任为主任，而不能驾驭董、郭二氏，董氏又必不肯就主任一职。顺便又谈及蔡子民氏将来不幸逝世，后继者亦将无人，中央研究院根本成问题。晚间至Centre School of Art and Craft[工艺美术中心学校]，上Bronze Casting[青铜铸造]一课，10时许始返。

## 1月17日 星期五

赴艺术研究所，阅Bishop[毕士博]、W.C.White [怀履光]之*Tombs of Old Lo-Yang* [《洛阳故城古墓考》]，乃叙述洛阳韩君墓，只看完第一卷的叙述。因为要做下星期要交的“周代京都”一文，翻阅中国书籍，打断兴致，很觉不高兴。我真想离开这儿，改学埃及学或史前考古学。

## 1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附近图书馆，翻阅报章杂志。下午赴艺术研究所，将怀履光的《洛阳故城古墓考》的下半部，叙述出土物各件详细形状者，匆匆阅过。今天下雪，看着窗外的雪花乱飞，心中想假使是在家中与家人团聚着，欣赏窗外雪景，那是何等美妙。

## 1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与陈君偕往汉普斯特德荒原，雪已停止，但尚未融化，青年男女乘着雪橇在雪坡上滑走，他们真会享乐。回想国内青年，现在正是在那儿挣扎着从事救国运动，还受当局的禁制，真替自国青年抱无限的同情，自己尚未走出青年的界外，但不知怎样，总自觉已经老朽了。我自己没有充分享受青春的快乐，但是我并不懊悔，我只希望下一代的青

年，能够比我这代享福，那便是中国的幸福了。在雪地中踏行着，到了近午，才想起回家。在公园门口，看见诸群人围着几个讲演台，一个是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独立劳动党] 即共产党，旁边是Christian Evidence Society[基督教见证会]，再过去是British Secular Society[英国非宗教联合会]，写着Reason is Religion[理性是宗教]，再过去是黑衫党（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遥遥相对，各讲演员都高声喊着，煞是有趣。返家后，在客厅与陈凌及房东弄桥牌，后来我独自坐在房中，写下星期要交的短篇论文，自觉颇有新解，至11时许始睡。

### 1月20日 星期一

赴艺术研究所，阅Hobson[霍布森]《猷氏集古录》瓷器部第3卷，均窑、磁州窑及定窑；第4卷，明代瓷器，只阅了一半。返家后，晚间广播无线电，谓国王病危，我们等到11时，还是这消息，只好先去睡，心中想明天一定可以看见国王病故的消息。

### 1月21日 星期二

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已于昨晚11时55分逝世，今天的报纸第一版登载国王的遗像。我上午至大学学院上课，旋赴中国协会晤及吴君金鼎，知博物院今天闭馆一天。赴艺术研究所阅读霍布森《猷氏集古录》瓷器部的第4卷，再阅第5卷，只阅了三分之一。

### 1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赴艺术研究所，上讨论班。下午赴Museum of London [伦敦博物馆]，上博物馆考古学，颇觉有意思。赴中国美展会，听叶兹教授的讲演。

### 1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上岩石与矿物。赴艺术研究所，阅毕霍布森的《猷氏集古录》第5卷。上叶兹教授的班。晚间赴工艺美术学院学校上青铜铸造，开始作石膏外模。

## 1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与陈君同赴Westminster Hall[威斯敏斯特大厅]之国王乔治五世停枢处。昨日由王宫移至此厅，今晨8时开始开放，任人入内参观，昨晚1时即有人在门外等候。我们抵其地时，由门口直至Lambeth Bridge[兰贝斯桥]，列成一长排，等了一刻钟才能进去，听说一小时可以通过15000人。御棕停在大厅中间，放在紫绒铺着的座上，棕上又放着毯，上面放置烛台及十字架，四角有御卫兵，俯首静立着。出来后，至威斯敏斯特教堂，观Kingly[国王的]新墓，昨天始移来埋葬，墓上的砖尚在砌堆中，Poet's Corner[诗人角]又多一新鬼。赴中国银行取钱。购书。至不列颠博物馆阅书。晚间继续作青铜铸造，曾昭燏君谈起叶兹教授问她，我是否满意此间学校，我发了大批牢骚，表示要离开此间，曾说她也不满意，不过为了学位，又不得不屈就。学位，学位，你真害人不少。我想脱开你的毒手，不知能如愿否？

## 1月25日 星期六

昨天睡得很晚，今天10时才起身，弄了半天的邮票，真是玩物丧志。下午赴图书馆阅报章杂志。回来后，阅不列颠博物馆 *Guide to Antiquities of Roman and Greece* [《罗马和希腊古物参观指南》]，预备费半天的工夫，仔细阅览。

## 1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写作下星期的短篇论文，因为前晚的讨论，昨天整天不适意，今天提笔写时，仍是生气。下午卓东来君来，陪着他谈话，傍晚始去。晚上写了几封信。

1月27日 星期一

赴书店购书。赴博物院图书馆阅书。返家将行李由楼上搬到楼下去，楼下的一室较大，惟近街道较吵耳，布置室内陈设花了一个晚上，睡时街灯由窗帘上映入，犹似月光，令人不禁想起李白的诗来，低头吟着“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未免神伤。

1月28日 星期二

今日为国王国葬日，学校停课，与陈君赴Marble Arch[大理石拱门]，10时许抵其地，已人山人海，拥挤异常，为平生所未见，拥在中央，几乎透不过气来，有好几个人晕倒了，挤到前面，依旧看不清楚，因为有三四排军警，遮住视线，向后一看，丈余的地都站满了人，不管看见看不见，都伸着头前望，自己也只好满意了，少顷Hyde Park[海德公园]鸣炮致敬，军乐悠扬，已11时余，仪仗行列开始到了，最初是军队卫兵，然后是灵柩，后面是现在的国王及罗、奥、比、布、丹国王与法总统等，但是看不清楚，后面是太后等的车，到12时余始完全通过。报载昨晚7时，便有人在街上带了食具等着，怪不得今天拥挤。前四天赴威斯敏斯特大厅参观者达80万人以上。今天各商店多闭门，勉强找到一间餐馆午膳。下午在家阅Elliot Smith[埃利奥特·史密斯]的*The Search for Man's Ancestors* [《寻找人类的祖先》]，颇佳，通俗而不失精密，惟嫌篇幅稍短而已。以日间在人堆中挤拥过倦，晚间浴后即眠。接梅校长来信，又使我精神极其不安。辗转思维，不能决定。

1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因前次送进之短篇论文尚未阅毕，故仅讲西洋人研究中国画之小史。旋赴伦敦博物馆，上泉布学课。退课后，与惠勒夫人商洽，下星期起做实习工作。赴中国美展，听叶兹教授讲演。阅J.W.Greyang[格雷扬]等人的*From Meteorite to Man* [《从陨星到人类》]。

1月30日 星期四

赴大学学院，上岩石与矿物，讲课将完毕，下星期拟加温习。赴博物院图书馆，翻阅鸦片战争时英人由中国携去之沿海地图，乃当时地方官陈报上司之地图，常有红签标注各地相距里数，驻防兵数等。赴艺术研究所，上讨论班，曾君及我的那篇《周代都城考》，最承赞许，今天宣读曾君的那篇。晚间上青铜铸造。

1月31日 星期五

赴博物院图书馆，阅斯坦因的 *Preliminary Report on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and Top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 [《中国新疆考古与地理探险旅行简报》]，抄录《英咭喇国新出种痘奇法》旧刊本。晚间上青铜铸造，已作好石膏外模。

阅 E. Crawley 之 *Mystic Rose* [克劳利：《神秘的玫瑰》]，首三章谓原人心理，视四周满是 evil spirits [恶鬼]，故发生 taboo [禁忌] 制度，对于不明了之事，皆以神秘视之，因之对于异性，亦发生 sex taboo [性禁忌]，发例极富，有许多令我记起在故乡时所见所闻的事情。我以为中国内地的民俗，便是民俗学上的好材料。将来有暇，当在故乡作小规模搜集。

昨天与曾君谈起忠王供状，据云尚藏其家中，近已改存上海银行保险库中，陈寅恪先生曾托人接洽由清华出款千元影印，已有成议，后来不知如何作罢。又云：曾文正公日记影印本，删节不少，尤以关于批评时人之部分。此删去之部分，闻已毁弃，殊为可惜。

## 2月

2月1日 星期六

上午与陈君赴汉普斯特德荒原附近之Keats Grove[济慈园林]，参观诗人John Keats[济慈]故居。室中陈列遗泽，标注史实。先至The Brawne Room[布劳恩室]，乃其情人 Fanny Brawne[法妮·布劳恩]所居者，当时有墙相隔，今则两屋相通。至济慈的Sitting Room[起居室]，壁中有Severn[塞弗恩]所画济慈静坐此室读书之油画，室中陈列二椅，即依照画中之位置。风景不殊，而诗人逝世已过百年矣，令人生感。室前为花园，即济慈作《夜莺诗》之所，其旁之布劳恩起居室，即济慈得病后移榻之所，致其情人之函，有时即作于此室，传递至邻舍其情人之居，故无邮戳。楼上为寝室，梯已撤去，仅以白线志其处，须由布劳恩居室上楼，有济慈卒后遗像，及墓地照相，济慈获病之初即睡于此室中。其前之布劳恩居室，则陈列当时汉普斯特德荒原之风景。其旁小室，则陈列济慈在校及行医之证书等。游毕后，赴近旁之济慈博物馆，乃图书馆之一室，陈列济慈及其友好之书函，所藏之书籍，济慈情人之遗物，关于济慈之书籍等。阅览之余，令人钦佩英人保存先人手泽之热心。下午赴Windmill Theatre[风车剧院]，观continual revue[连续时事讽刺剧]。晚间弄桥牌。

2月2日 星期日

在家阅A.Keith, *Concerning Man's Origin* [基思：《关于人类的起源》]。为通俗读物，其第2、4两章颇佳。又阅Plenderleith, *The Preservation of Antiquities* [普伦德莱思：《古物保管》]，以明日拟开始作实习也。晚间写信给周培智君，此事延搁一天又一天，自觉太不应该，恐将来自误前途，前星期三接到梅校长来信，我想于最近一月内决定此转学问题，不知可能否？

2月3日 星期一



上午赴不列颠博物馆。下午赴伦敦博物馆之Research Laboratory[研究实验室]，谒Dr.Plenderleith[普伦德莱思博士]，询问关于取花土、漆杯之技术，及能否在其实验室中学习。今天起开始学习古物保管，想从开箱一直到复原作陈列品为止。今天开箱、洗刷、编号，傍晚始返家。

## 2月4日 星期二

上午赴大学学院上普通测量，至艺术研究所上讨论班，系Tang Pottery[唐代陶器]。下午阅霍布森之《猷氏集古录》瓷器部第6卷。

## 2月5日 星期三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阅殿本《西清古鉴》及《咬留吧总论》。又至旧书店翻旧书，没有带钱，选定了明天再购。赴伦敦博物馆上课，洗刷铜铁器之方法，系用caustic soda[氢氧化钠]及zinc[锌]。至中国美展，听叶兹教授之讲演。

## 2月6日 星期四

赴大学学院，Demonstration of Mineral and Rocks[矿物与岩石示范]已完结，今天拿了十几个标本来定名，有好几个不知道，或定错了。出来，与吴君同赴不列颠博物馆，又同至北京楼午餐，随便谈论中国考古的情形。吴君说起小屯的发掘，现下虽告一段落，但因仅掘狭沟，未曾整个翻过，将来可以再掘，但那时须将现今探沟中之扰土翻出，始能再翻未扰过之土，工夫加倍不止。又谓小屯所掘得之物，记载编号不统一，以统率之主任时常更动，有时用X. Y. Z，有时仅记深度，有时仅记一号数。取回来整理后，又未采取card-index system [卡片—索引方法]，将来颇多麻烦，吴君去年欲找刻纹黑陶而未得。关于照相之编号及索引，亦无办法。又说小屯发掘时之记载，仅有日期、发掘人、地点、出土物。自梁思永先生返国后，始大加改革，侯家庄之记载表格胜前远

甚。至于北平研究院之发掘团，记载制度亦极坏，故无法作报告。中央研究院之小屯发掘报告，迟迟不出，亦以记载办法之不佳。吴君之意，以为最好仿 Petrie[皮特里]之办法，每季作一报告；或仿Woolley[吴雷]之报告，先作每季之preliminary report[简报]，完工后再作总报告。又说到北平研究院之考古组主任徐旭生先生，吴君去年欲知彩陶情形，前往询问，徐先生谓未曾掘得一片，及吴君一检实物，大部分皆为彩陶，转质之徐先生，徐先生谓这些仅画着黑线，算不得“彩”，照他的意思，彩陶是“五彩”的陶片，与普通所指之painted pottery，意思不同。我记得去年听袁复礼先生说，他们在斗鸡台掘汉墓，墓旁之新石器时代遗址，为墓所破坏者竟完全不加注意，袁先生指出才知道。

下午购书，赴艺术研究所上讨论班，将我的那篇周代都城宣读给他们听，叶兹教授还摘要下来。晚间上青铜铸造课。

2月7日 星期五

上午赴不列颠博物馆，参观Pottery Gallery[陶器馆]；赴伦敦博物馆，练习拼合及粘贴陶片。晚间上青铜铸造，这星期作好 gelatine mould[明胶范]。

2月8日 星期六

阅Crawford[克劳福德]的*Man and His Past* [《人类及其过去》]。下午弄桥牌。傍晚至英国朋友处，参加茶会，至夜深1时许始返。发现被窃，林君的大氅失踪，我的室中幸无失物，大家都非常惊奇，3时许始睡。

2月9日 星期日

上午11时始起身，阅完克劳福德的《人类及其过去》(pp.1—227)。

下午赴吴君处闲谈。又说起中国考古界的情形，现今的阻力，一是经费的缺乏，二是政治及社会的阻力，现今仍有许多人反对掘墓，而有些地方与祖坟有关，更为困难；又地方观念太深，今年河南省政府还向中央研究院索取安阳出土的东西，国人对于考古的观念仍与盗宝无异，安阳的裴老头子谓最好的办法，公开任村民发掘，出价收买，三一三剩一，中央、安阳、村民各得利益三分之一，则不出三月安阳之宝藏皆可掘出。又说起从前中央与地方的冲突，深夜起来在小屯打五道横沟，河南教育厅也派人来占中央所未曾发掘的地方，结果和解，由中央发掘，将来归河南保存，但河南省政府派的人，已经掘了一大批去，起运时还遗失了两箱，一箱是甲骨片，一箱是刻字的人头骨，到现在还不知道下落。河南博物院所藏的甲骨片，现有拓片暗中偷售，每份50元。吴君又提起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安徽的已知宝藏，山西的先史遗址更应注意。谈到7时许始散。

2月10日 星期一

补记一星期来之日记。阅Petrie, *Aims and Methods of Archaeology* [皮特里：《考古学的目标和方法》]。下午赴伦敦博物馆，练习整理陶片。旋赴中国美展会。

2月11日 星期二

赴大学学院，上普通测量。旋至艺术研究所，上讨论班，关于商殷青铜器，没有什么意味。曾君说，叶兹教授的书不久便要出版了，关于考释文字方面，受她的助力不少；又说想到瑞典去跟高本汉学语言学，牛津的人类学以自然科学根柢过差，有点不敢去。阅毕皮特里《考古学的目标和方法》（pp.1—193）。

2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在不列颠博物馆观光。下午至伦敦博物馆上课，实习陶器修理

之方法。至中国美展会，听叶兹教授之讲演，这是第四次，也是最末的一次，将铜器逐一指示其来源及特色，有似public guide[通俗讲解]，并没有新鲜的玩意儿。阅Crawley[克劳利]之*Mystic Rose* [《神秘的玫瑰》]。

## 2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赴大学学院，上岩石与矿物，这是最后的一班，认识一般普通的矿石，约知大概。至中国协会阅新近的报章杂志，国事益不堪问。

《东方杂志》新年号，有蒋维乔、吴稚晖关于中国教育会的纪事，吴文颇有趣，述与章太炎对骂之经过，不啻一革命外史也。下午至艺术研究所，乃宣读曾君所作的殷商文化。晚间上青铜铸造，作好蜡模。归途中曾君谓接到牛津方面友人来信，劝其仍在此间弄一学位为佳，曾君有首肯意。

## 2月14日 星期五

至艺术研究所，阅O.Siren的 *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Vol. II, Han Period* [西尔伦：《早期中国美术史》第2卷，汉代]，作札记颇慢，只看了一半。下午听西尔伦的讲演，乃将中国美展会的弥陀大佛像，与氏所知的其他佛像作比较。晚间赴工艺美术中心学校，上青铜铸造，修改蜡模。

## 2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至汉普斯特德图书馆翻阅报纸杂志。接周培智君来函，又使我精神极为不安，转学爱丁堡与否，最近便要决定。下午阅*Elementary Surveying* [《初等测量》]中的首二章，关于chain survey[链式测量]及transverse survey[横向测量]。

## 2月16日 星期日

欲画地图，以仪器不够，只得作罢，素描bronze vessels [青铜容器]，以便下星期交卷。今天是房东的生日，午餐喝了一点酒，又是醉醺醺的，脸红耳热。下午及晚上一共写了六封信，许多信件堆积着，还有陈伯权先生、林长风君及校长办公处的信没有写呢。

## 2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至书店购书，又至博物院，依指南细览希腊雕刻及建筑。下午至伦敦博物馆，参加整理陶片。

## 2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至大学学院，练习transit[经纬仪]测量器之用法。下午阅西尔伦的《早期中国美术史》卷二之汉代艺术。晚间弄桥牌，洗澡，天气已渐暖。

## 2月19日 星期三

到旧书店翻阅是否有自己要的书，跑了半天，只择了二三本，没有带钱，明天再购。在博物院附近之书店中，发现了大批关于中西交通的书，附图的大本《斯当东英使来华记》3册，只售50先令，可是小本的《澳门记》，却也要50先令。下午至伦敦博物馆，听修理陶器之讲演，赶回艺术研究所听讲演已过迟，在图书馆中翻阅旧杂志。晚间画地图，未完成。

## 2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至书店购书。又至大学学院拟制地图，见教师Mr. Hart [哈特先生]，要购较精确之量尺，未得，只好下星期再制图。至中国协会阅报。赴艺术研究所上课，讨论班并没有什么可讨论，昨天讲演的是《东瀛珠光》中所发表的日本御府所藏唐代古物，今天稍加叙述而已。晚间

上青铜铸造，修改蜡模。

2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至银行取钱，返至博物院，依着指南观罗马时代的石刻、希腊罗马的陶俑、金银珠宝，看得很有劲儿。午餐后再来，可惜希腊罗马部分4时即闭，未能看完。晚间观青铜铸造的clay mould[泥范]制作，又至制陶部，询问lower[慢轮]及pottery wheel[陶轮]的区别法，那教师颇和善，做给我看，又示ring method [泥条盘筑法]所制成之陶器。

2月22日 星期六

阅克劳利之《神秘的玫瑰》，乃讨论婚制及结婚仪式之起源，归因于宗教观念，反对群婚说、母权说、劫掠婚姻说、买卖婚姻说，持论极精，惜阅时匆匆，未能多得益处。如以此为基础，整理中国婚姻史，所得成绩必极佳。我很想拿《内则》、《女诫》等书，以“taboo”[禁忌]的学说，作旧书新诂，必胜出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陈氏之书，材料尚不少，但作者学识不丰，故不能分析材料，以求民俗学上之结论。江绍源之书，如《须发爪》之类，以小题目搜集极丰富之材料，惜亦以无组织材料之能力，贡献遂微。

2月23日 星期日

阅Woolley, *Digging Up the Past*[吴雷：《挖掘发现过去》](pp.1—142)。此书作者系著名考古学家，尤以发现Ur[乌尔]之皇陵闻名全球。此书叙述发掘方法，颇为精审，文字又深浅动人，较皮特里之《考古学的目标和方法》似更有益于初学者。惟皮特里关于测量及技术方面，凭借于自己经验，此书未曾述及，故亦有其独到处，但文字较沉闷，不及此书之动人耳。又阅Le Coq, *The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勒可克：《新疆的地下宝藏》]。

2月24日 星期一

阅毕勒可克之书（pp.1—169）。此书作者德人，考察新疆，发掘高昌遗址等，成绩颇佳。此乃为普通读者所写，叙述其第二、三次考察（1904—1907），插图及叙述，似皆不及斯坦因《古代中亚的通道》之精彩。其发掘所得，宗教壁画方面最佳，将来赴柏林时当有机会一观。

上午赴不列颠博物馆，途经旧书铺又进去乱翻，几乎费了一个上午。旋进博物院，观Greek and Roman Life[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生活]一部分，由考古学观点言之，此部实为希腊罗马部最精粹之部。3时半始出来，找餐馆匆匆用膳后，即赴中国美展会，听5时叶兹教授之讲演，本来他这星期三讲mirrors [铜镜]，因为吾在伦敦博物馆有课，他故意改为铜器花纹，又令曾君借券给我今天来听，他对于我似乎很看重，不过，我总觉得自己是入误区。

2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至学院，上测量课，实习使用经纬仪；至艺术研究所，上讨论课。下午阅Andrews[安德鲁斯]所作《新疆出土汉代丝织品》，又阅James[詹姆斯]之《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院》，后者系用法文写成，读时颇费力，自己的法文还是不行。不过，野心勃勃，却想至少在俄文、德文中学会一种。

2月26日 星期三

阅Leakey的 *Adam, Ancestors*[利基：《亚当的祖先》]。此书为关于旧石器时代之最新著作，系1934年出版，材料极新极富，作者又能加以组织，实属不可多得，惟结论有时远超过证据，如作者所发现之Kaman及Kanjena之时代尚成问题，遽断定为Lower Pleistocene[晚更新世]时代之Homo sapiens[智人]，即为一例；但对于石器制作之实验，

及早期文化之分析，皆为不可多得之收获，较Burkitt[伯基特]之*Old Stone Age*[《古石器时代》]，似又进一步。下午至伦敦博物馆上课，讲演移运Mosaic Oven[马赛克灶]等由发掘地至博物院之法。艺术研究所的课未去听。

2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阅Siren：*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s*，Vol.III *Sculpture* [西尔伦：《早期中国美术史》第3卷，雕塑]（pp.1—70）。下午有讨论班。晚间上青铜铸造课。

2月28日 星期五

阅Crawley[克劳利]的 *Oath, Curse and Blessing* [《发誓，诅咒和祈福》]（pp.1—152）。晚间未去上青铜铸造课，以蜡模已成，而作外型尚须等候也。

2月29日 星期六

阅书：利基：《亚当的祖先》（pp.1—231）完。

今天将这一月的用账一算，不禁一惊，这一个月竟用了17镑，内中买书用去5镑余，这一个月买书太起劲了，以后要稍加节制才好。今天整个上午，差不多都费在旧书铺中，结果竟以8先令半买了一本原价仅值15法郎的书回来，可谓笑话。



## 3月

3月1日 星期日

阅Petrie, *Ancient Gaza* IV [皮特里：《古代的加沙》之四]，此系1933年11月18日至1934年4月4日一季田野工作的报告，吴金鼎君曾参加此役，第一节之“We welcomed a Chinese archaeologist, Wu Gin Ding[我们接待过一位中国的考古学家，吴金鼎]”即吴君也。此种报告，似不及Reissner[赖斯纳]的*Naga ed-Deir* III [《纳戈代尔》之三]之佳，但较简易，亦未尝不可取法。下午陈凌云君来，此君带小官僚气，我颇不喜欢他，陈凤书君招待之甚殷勤，昨天还费了整整的半天陪他去玩，今天又陪他一天，尚未脱光华附中做级长时逢迎级任师长之老脾气也。开始阅不列颠博物馆之*Guide to the Anthropological Collection*[《人类学馆藏指南》]，有暇拟往按件细观。晚间写信。

3月2日 星期一

阅Moore[穆尔]的*Savage Survival* (pp.1—153)，此书中文亦有译本，名曰《蛮性的遗传》，周作人氏为之作序。此书浅显明白，极合于中等学校伦理科之用，但关于文化人类学一部分，则不仅过于粗浅，且多过时之物，未能采取最新之学说也。上午至Carter Lane[卡特巷]为陈钱熙君购书，顺便至Temple[神庙]及Staple Inn[经营商旅馆]，后者现在修理中，前者以Goldsmith's tomb[哥德史密斯墓]及Middle Temple Hall[中殿]最有意思。下午至伦敦博物馆，练习pottery repair[陶器修复]。

3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至大学学院，上测量课。旋赴艺术研究所，上讨论班。阅Siren,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Vol.IV* [西尔伦：《早期中国美术

史》第4卷]，关于建筑方面，有些地方涉及建筑学校专门的名词，颇费工夫去翻辞书。西尔伦这部4大册定价16先令的书，插图颇丰，但并无崭新的见解，怪不得叶兹教授说西尔伦的著作，并非serious study[缜密研究]的结果。

3月4日 星期三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阅梁思永先生的 *New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ehistoric Site at Si Yin Tsun, Shansi, China* [《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陶器》] (pp.1—70)。此书系专就西阴村发掘所得的第4坑陶片，作一研究，然后再与仰韶、沙锅屯、甘肃、蒙满、高丽的史前遗址，作一比较，又与日本、安南、中亚 (Anau[安诺]) 之史前遗址比较，篇幅虽不大，却极精审，似较李济之先生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那本初步报告为佳。

下午至伦敦博物馆，听讲关于发掘报告的出版应该注意的地方。返艺术研究所，听讲Chinese mirrors[中国镜]。

3月5日 星期四

至艺术研究所，阅Graham[葛维汉]在四川汉州所发掘史前遗址的报告。此君似未曾受过考古学的训练，故报告之缺陷甚多：(1) 照片方面，无地层断面、遗物未移动以前位置等的照相，却多发掘者、官吏等的照相；(2) 关于地图，无比例尺、地图及遗物图线条皆过于粗；(3) 地层剖面图，X剖面者三幅，而Y剖面者则完全没有，实则就此遗址而言，Y剖面者更为重要；(4) 关于遗物的个别叙述，过于琐细，不用分类的方法加以系统化；(5) 以陶片甚多，遽以为陶窑遗址，似为未妥，因颇多玉器、石器，铜铁器亦有发现，而以为未经人工为言，似属可疑，且谓铁器亦类刀剑碎片，疑为周末之物，铜铁器当已盛行。遗址中罕金属器，亦为铜铁器时代遗址之一般现象，以其不像陶器、石器破碎后即不可用，故居民移迁，都行携去，仅偶然遗失的金属物可以

给我们发现，故一个时代（Age）偶用一两件铜器，不能算是铜器时代，但是一个遗址中发现一两件铜器，这遗址便可归入铜器时代中去了。此遗址中发现玉璧、玉圭、玉琮等物，殊可注意。下午上讨论班，旋至工艺美术学院学校，上青铜铸造课，烧制泥范。

### 3月6日 星期五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途经Arthur Probsthain[阿瑟·普罗布斯塞恩]书店，进内看关于中国的旧书，与店主人随便谈谈，他看我对于这类书籍很有兴趣，便领我上楼看他的书库，说关于中国的书籍即达 3000多种。旋至不列颠博物馆，依着Leakey[利基]的 *Adam's Ancestors* [《亚当的祖先》]，详观旧石器时代的遗物。旋至学院购仪器，预备画地图也。至中国协会阅报，遇及张德昌君，谓清华大概一定于下学期迁至湖南，地点大概为衡洲，燕京、辅仁皆将停办。本来今天下午要到伦敦博物馆，由中国协会出来时已3时余，索性不去，再到不列颠博物馆去细看旧石器时代遗物。晚间至工艺美术学院学校，上青铜铸造课，熔铜铸像，是最后的一阶段。关于青铜铸造的 *cire perdue method* [失蜡法]的详细步骤，另有笔记。

### 3月7日 星期六

上午与陈凤书君同赴Russell Square [拉塞尔广场]，顺便去看陈凌云君，此君有一Leica camera [莱卡相机]（Lens：Summar， $f=5\text{cm}$ ），要卖 23 镑，此镜箱在英国要卖35镑，他因为是特派员，依外交人员的惯例，可以优待免税，我很想买，可惜为价过贵，如果像“Super Ikontex”相机，只 10 镑左右，我一定买了，托凤书君转达，拟以十六七镑购之，未成功。旋赴不列颠博物馆，阅King's Library [国王图书馆]中陈列着的敦煌写本，拟抄一目录寄给吴晗君。赴中国美展会，今日是最后一天，观者颇为拥挤。

下午至附近的图书馆翻阅报纸杂志，*Antiquity* [《古物学》]最近一

期 ( March[3月] ) 中的 *Coming of Iron* [《铁器的出现》] 及 *Pit-Dwelling* [《穴居》] 两篇颇可注意，值得一读。又翻阅 *Maiden Castle* [梅登堡] 的发掘报告 ( *Times* [《泰晤士报》] 上二篇，*Antiquities Journal* [《古物学杂志》] 中一篇 )，以暑假中拟往参加发掘也。

今天德国军队重占 *Rhineland* [来因兰]，国际上骤起大波，比上星期的日本政变，事态更为重大，不知道是否要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晚间接家信，谓林长风君有就江苏省政府会计主任的消息，不知确否。玩桥牌，12时始睡。

3月8日 星期日

上午10时始起身，补记这一星期来的日记。将不列颠博物馆陈列的敦煌写本抄一目录，加以序言，寄给吴晗君。下午和晚间写信，一共写了六封信。

3月9日 星期一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阅 *Rostovtzeff, The inlaid Bronzes of the Han Dynasty* [罗斯托夫策夫：《汉代的镶嵌铜器》] ( pp.1—70 )，此书将汉代错金花纹铜器，与西方希腊、波斯作比较，探究其来源，颇佳。下午至伦敦博物馆，学习修补陶器之法。

3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至大学学院，上测量班。旋至中国协会阅报。下午至艺术研究所，参加 *test examination* [测验考试]，殊觉无聊。

阅完 *Robinson, Mind in the Making* [鲁滨逊：《发展中的心智》] ( pp.1—148 )，此书不啻一思想自由史，叙述吾人智识之浅陋，遗习之深染，而力主思想自由之必要。书乃欧战初毕时所写，表示当时智识

分子之见解，颇可一读。

3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旋赴学院谒Mr. Glanville [格兰维尔先生]，乃前星期去信约期晤谈者。据云，如从之治埃及考古学，可以念M.A. [文学硕士]，但至少须三年，以二年学习一切基础知识，第三年专作论文。惟氏意以为专攻埃及学，未见得一定有益于将来之治中国考古学，并谓可向Dr.Wheeler [惠勒博士] 商洽，近东考古学或较有用。下午至艺术研究所，参加测验考试二，Chinese Art Exhibition[中国美术展览]。

3月12日 星期四

读完E.Smith, *Diffusion of Culture* [史密斯：《文化的传播》] (pp.1—239)，氏为主张diffusion theory[传播论]之极有力分子，但其理论，似仍难使人折服，文化之传播为一事实，但是否人类文明完全发源于埃及，殊成问题，而传播之所及，是否远及美洲亦殊不可必，但此书仍不失为佳著。下午至艺术研究所，参加测验考试三，A Special Period [特殊时期]。晚间至工艺美术中心学校，上青铜铸造课。

3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又至旧书铺，购买5册书，花去1镑。至不列颠博物馆，翻阅旧杂志。出来时，发现囊中只剩5个便士，时已2时，须直接赴伦敦博物馆。不得已，花2个便士买 Roll and Butter[黄油面包卷]，乘地底车1便士由Tottenham Court Road[托特纳姆球场路]至Piccadilly Circus[匹卡迪利广场]，再步行至伦敦博物馆找惠勒博士。谓因事赴外埠去，一月后始能回来，转学事无从谈起。在工作室练习修补陶器之法。出来后，步行至Marble Arch [马赫拱门]，花2个便士乘车返舍，囊中空无一文矣。只怨自己购书的兴致太高，没有留意到剩余几个钱。

3月14日 星期六

阅Rivers : *Social Organization*[里弗斯：《社会组织》]，此书关于社会组织，分析极清楚，颇适于初学者之用。作者为主张传播论者，但书中此种色彩尚淡，所述者虽仅限于初民社会，然治人类学或考古学者，其所需者即为此种智识。上午赴Parliament[国会]，参观House of Lords[上院]，Central Hall[中心厅]，House of Commons[下院]及St.Stephen's Hall[圣斯蒂芬厅]。又参观Royal Gallery[皇家美术馆]。晚间坐在会客厅中开了无线电的音乐会，他们搬开桌椅，跳起舞来，自己不曾学过，坐在旁边看，我真有点自恨，恨此生已近30岁，什么也没有学会，连玩意儿自娱的东西也没有学会。但是仔细再想，也觉坦然，自己这一代并不想怎样幸福，只希望后一代能够比我们这一代享福，至少能够有闲暇，读书不忘娱乐，娱乐不忘读书。我反对中国式的的生活，读书又不好好地去读书，娱乐又不好好地去娱乐。

3月15日 星期日

阅里弗斯《社会组织》（pp.1—222）。写了一封家信。

3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绘地图，下午本想赴伦敦博物馆练习补陶片，后来没有去，继续画图，画好了一张。

3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赴大学学院，上测量学；旋赴艺术研究所，上星期二的考试卷子已经发还，自己一点也不预备，居然拿到七十几分。下午赴伦敦博物馆，学习修补陶片。

3月18日 星期三

阅书 *Ur of the Chaldeans* [《迦勒底人的乌尔》]。赴艺术研究所上课，讨论昨天发还的考试卷子，今天又费了一天的工夫。绘好地图一幅。

3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赴大学学院，依着地形，校正前两天所画的地图。本想找 Mr.Hart[哈特先生]，询问几个问题，他上课去了。至中国协会，阅中国报纸。至艺术研究所，第二次发还上星期的考卷，讨论问题。

3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看 Ethnological Collection[民族学标本]，只看了亚洲及澳洲的一部分。依着一本参观指南，逐一细看，颇觉有味。下午本想赴伦敦博物馆，结果没有去，仍在这儿看标本。又至图书馆中阅书，在 R.A.I (1931年) 中翻到一篇关于猥亵歌谣及其解释，以为助受苦或受“他□”者之一种发泄，又提到 Doing[干]一字之双重意义，及 Freud[弗洛伊德]一派人之解释，使我想起瓠语中的“锤”字来，以 sex[性]来解释 work[工作]，谓此歌谣□使人工作时忘了苦痛，不禁失笑。

3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与陈君赴汉普斯特德荒原散步。今天是入冬以来第一个好天气，太阳出来了，春的消息已到人间，脱去了冬大衣，换上了春大衣，在那里散步颇觉不错。下午赴叶兹教授的 tea party[茶会]，傍晚始返。补记一星期来的日记。

3月22日 星期日

阅书：Dixon, *Building of Culture* [狄克逊：《文化的大厦》]。此

书说明文化之发展过程，虽不否认传布之力量，而对于Elliot Smith[埃利奥特·史密斯]及Perry[佩里]辈之传播论，颇加攻击，持论极为公允，实为一佳著。此书作者即李济之先生之老师，前年底逝世，本来李先生的意思是要我上哈佛去跟他念考古学，因为他的逝世，始改令我来英。狄克逊氏为人类学家，而非考古学家，但我如果下学期不谋改变方针，则此间不仅学不着考古学，连人类学等相关学科也无法学习，则反不若去美为佳也。

3月23日 星期一

阅Trevor, *Excavation of Northern Mongolia* [特雷弗：《蒙古北部的发掘》] (pp.1—72)，乃叙述 1924—1925年 Kozlov[科兹洛夫]之发掘成绩，知 K氏之发掘，方法亦极粗陋，反不及日人在朝鲜所作之佳。此书亦不甚佳，惟其所述之事实，为英文中所无法参考者（英文中仅叶兹一文为之作介绍），故亦殊值得一读。下午至伦敦博物馆，练习作陶器修补。

3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赴大学学院，上测量学之最后一班，下星期起不上课，而专事实习矣。旋赴艺术研究所，发还考卷，这一次的测验，自己完全不加准备，结果仍在优等之列，实则自思殊为可笑。下午至中国协会阅报。返家，阅狄克逊之《文化的大厦》。

3月25日 星期三

至不列颠博物馆，依着参观指南细观民族学标本中大洋洲一部分，颇有趣味。

3月26日 星期四



至艺术研究所，将所指定之Laufer[洛弗尔]的《中国古玉考》及Grant[格兰特]的《中国宗教》，匆匆翻阅。旋阅*Transactions of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东方陶瓷学会通报》]1934—1935年之Seligman[塞利格曼]关于香港附近发现之金石并用期之陶片，此事前曾闻李济之先生道及，苦于未详其内容，今阅此篇，知另有报告，有暇当赴不列颠博物馆查阅。

3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细观民族学标本部非洲部分之标本，最使我注意者为贝饰、陶器制作法、铸铜失蜡法。下午至伦敦博物馆实习。

3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至汉普斯特德荒原散步。下午阅David Master的*Romance of Excavation* [戴维-马斯特：《发掘的传奇故事》] (pp.1—192)，此书为通俗读物，叙述埃及、巴比伦、爱琴、希腊之大发现，文章颇佳，流利动人，但称不上学术专著，且出版于1923年，故无Ur[乌尔]之皇陵及印度Mohenjo-daro[摩亨佐达罗]之发现在内，但亦殊值得一读，尤其是对于初学者，可以引起其对考古的兴趣。

3月29日 星期日

将皮特里《考古学的目标和方法》，重阅一遍，摘录要点，将surveying[测量]等数部分整段抄下，以此书已绝版，无法购买也。将上学期的*Archaeology in Museum*[博物馆考古学]笔记，稍加整理。

3月30日 星期一

至不列颠博物馆，细观民族学标本的美洲土人的部分。将全书*Handbook of the Ethnographical Collection* [《民族学标本手册》] (pp.1

—303) 阅完。至图书馆，阅指定的De Groot : *Religion System of China* [德格罗特：《中国的宗教体系》]，选读数节，此书似乎以ghost theory [鬼神论]解释宗教起源，故先述丧葬风俗，后述灵魂观念，最后始分叙道、佛、儒三教。作者对于材料的搜集，颇费工夫，但以中国人的观点评之，则本书的价值不在乎材料的丰富，而在乎有一种学说在后面，为全书的线索，虽然这学说并不见得靠得住。出博物院后，至旧书铺找书，只买到Frazer : *Golden Bronzes* [弗雷泽：《贵重的青铜器》]一本。

3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阅书，关于非洲土人Benin [贝宁人]及Ashanti [阿斯蒂人] 的铸铜术 (Cire Perdue [失蜡法]) 记载，知道他们的方法可以不用air vent [通气孔]，故叶兹教授反对Raasback [拉斯巴克]的安阳铜范为直接与熔铜相接触之说，似乎理由不足，惟泥范虽可与熔铜接触，而其自身仍可由蜡模范成，非洲之法即属如此。与吴君谈及，吴君谓安阳泥范，open mould [敞范]有刻痕，closed mould [闭范]悉无刻痕，拉斯巴克以为有刻痕者，不知系属何种，如属后种，恐系贗物。得周君复信，知爱大情形，确不适宜，又令人作难。至中国大使馆，索得国会旁听券。归途经 Francis Edwards [弗朗西斯·爱德华兹]旧书铺，这是第一次到此书店，入内观书，颇为丰富，至6时许始出来。可是只买一本书，因囊中只剩几个先令，有暇当再来。

## 4月

4月1日 星期三

上午至中国协会阅报。下午赴国会旁听，系辩论公务人员待遇应该平等，不得以性别而异薪俸，政府党以维持预算关系，反对此举，而工党则极力主张。我是 3时半去的，进去至St.Stephen Hall[圣斯蒂芬厅]，坐在旁边的凳子上少候，今天没有重要的辩论，故来者不多，但亦等了一个小时，将大使馆券换成正式券，去至楼上，将券交与进口处的人，签一个字，即至Member's Gallery[议员边座]，5时半始出来。返家，阅书：Tell Halaf [《哈拉夫土墩》]，乃德国人Oppenheim [奥本海姆]在Upper Mesopotamia[上美索不达米亚]所发掘史前遗址，所得之物以彩陶及石刻为最名贵。

4月2日 星期四

阅书：奥本海姆《哈拉夫土墩》，正文已毕，仅余附录，明天再阅。

4月3日 星期五

上午阅毕奥本海姆《哈拉夫土墩》（pp.1—320）。下午至伦敦博物馆，开始学习洗刷铁器之法。

4月4日 星期六

上午与陈君赴Hammersmith Bridge[哈默史密斯桥]，看剑桥、牛津的划船比赛，昨天下雨，道路泥泞，寒风由河面吹来，与人作难，可是观众的兴趣不减，由车站出来后，路上便有人兜售蓝色襟花及纸拂，偏袒牛津可以购深蓝色，剑桥为浅蓝色。越过桥上后，沿着河岸向

Moltake前进，拣着一个空地方，等着等着。12时许，对岸的看台上观众欢呼，我们也张颈向左望，两艘游艇如飞地竞相前划，穿浅蓝的在前，剑桥占优势，少顷划过面前，向上流划去，因为观众多的关系，看着不着船身了。返家时已2时，正是午餐的时候。下午至Hampstead Library [汉普斯特德图书馆]，阅Brighton [布赖顿] 的指南，以明日将赴其处游览也。

#### 4月5日 星期日

加入布赖顿游览团，赴海滨游览。10时由Victoria Coach[维多利亚长途公共汽车]车站出发，12时半始抵目的地。布赖顿为伦敦人士游息之海市，车费单程4先令半，而来回票仅5先令。离车站不远即为海滩，水天茫茫，Palace Pier [宫殿码头]及West Pier[西码头]伸入海中，游人有凭栏垂钓者，由电车至Black Rock[黑礁石]，渐近乡间。旋返城市中心，赴图书馆及博物院参观。更至Royal Pavilion[皇家楼阁]，乃印度式之建筑，乔治第四为太子时，挟其情妇Mrs.Fitzherbert[菲茨赫伯特夫人]所居之处也，别墅离宫，建筑颇佳，闻其中陈设犹维持原状，惜今日星期，不能进内一览。下午5时返伦敦，抵家已8时许矣。今日天气尚冷，闻春秋佳日，游人更多，实则风景亦并不甚佳，虽称海滨避暑地，而繁华较上海为甚，有湖畔伦敦之称，实则还不及故乡[温州]，更休提普陀等处。我时常想，只要将来有钱，安居故里，享受清福，已是适愿也，惟此愿不知何时始达。

#### 4月6日 星期一

阅A.Keith, *Antiquity of Man* [基思：《人类的古代》]。下午赴伦敦博物馆，练习陶器绘彩及铁器洗刷之法。晚间弄桥牌。

#### 4月7日 星期二

阅基思《人类的古代》。写几封信。本来想今天写给学校的信，写

了半天，又只好丢开，有暇再写，真是不好措辞，延长一年的公费，是视这封信的结果而定，终身的事业与这封信都有关系呢！

4月8日 星期三

阅基思《人类的古代》。至不列颠博物馆，借出这书的增订本，依之增改。

4月9日 星期四

阅基思《人类的古代》。

4月10日 星期五

今天是Good Friday[耶稣受难日]，英国人看得比Easter Monday[复活节假日]还要重要，博物馆、图书馆都关门。自己仍继续看基思：《人类的古代》，全书2册734页，费了四五天工夫才阅完。在国内时，李济之先生曾介绍此书，自己畏难，不曾阅读，现今阅读并不觉什么困难，有暇还想到博物馆去看这fossil men[化石人类]呢！

4月11日 星期六

阅Keith, *New Discoveries Relating to the Antiquity of Men* [基思：《关于人类古代的新发现》]。下午起草陈请延长留学年限书，洋洋五千言，写了又改，这是280镑公费得失的关键，不能不特别加以注意。

4月12日 星期日

将昨日写好的陈请书，修改誊清一遍，预备明天寄出去，这样竟费去一天工夫，真是想不到的。晚间，同住的法国人Pigue带来几瓶香槟

酒，请大家喝，晚餐时喝了半杯，便在客厅中闲谈，12时许始下去睡。

### 附：陈请梅贻琦校长准予延长留学年限书全文

月涵夫子函丈，径启者：生于本年二月二十四日，将上学期肄业经过，作成报告，挂号邮寄，谅已达座右。生前函中曾云：本年暂偏重技术方面之学习，自下学期起，拟就史前考古学或埃及考古学二者中认定其一，作比较深入的学习，但现经调查结果，则如转学爱丁堡[大学]攻史前考古学，至少须再学二年，如在伦敦[大学]攻埃及考古学，则再学二年，恐尚不能蒔事。故此特正式提出请求，依公费生管理规程第六条，准予将来期满后延长一年，并请提前核准。生之所以出此，实有不得已之原因，兹特缕陈如下：

考古学之学习，其所需之功力，视他种科目，决不见便易（清华校友周培智君，系第一级毕业，曾在中央研究院考古组研究，现来英入爱丁堡，将近四年，尚未蒔事；又校友吴金鼎君系国学研究院毕业，曾在中研院考古组研究，现来英入伦敦[大学]，将近三年，尚未有头绪）。而生在国内时之预备工夫，更见缺乏，未考取公费以前，系研究近代史者（有校中课程单可证）。而考取以后，虽自勉力补习，而为时仅及半年，田野工作更占去其半，所得实极有限。生曾于12月23日陈请学校拟再留国内预备一年，当时承批复，此事须得导师同意。生曾与导师李济之、傅孟真二先生商酌，二先生皆劝以早日出国为是（李先生于[民国]二十四年4月初旬，致函安阳，劝生能早日出国，还以早日出国为佳。傅先生则系口头接洽）。盖以国内考古学之标本实物，皆极缺乏；而傅、李二先生事忙，又无暇指导，国内预备，实属困难。生有见于自己预备功力之不足及国内预备之困难，曾企图转习近代经济史，结果未能成功，只得冒然出国，实则对于考古学之知识，实不及他种学科之本科一年级生也。此非生自鄙，更非由于生之不知努力，而实由于环境使然。故其他同学，在本科时已有机会偏重专门，再加以研究或服务二年以上，又加以国内预备一年，则留学年限，二年或已嫌其多，而生则以特殊情形，三年尚嫌其短促。此实由于环境关系，根柢过于浅薄，所以不得不请求延长一年也。

肄业之学校，李先生以返国已久，情形不甚熟悉，与梁思永先生商洽，始行决定；但梁先生亦系留美返国，对于英国情形，尤其是课程方面不甚熟悉。惟就教授而言，则爱大之柴尔德（Childe），实为此学之权威，故主张入爱大。李先生则以为伦大考古学系之历史较久，设备较周，故主张先入伦大一年，以后或转学爱大，或续学于伦大，再行决定。生离国以前，曾向李、傅二先生请示；二先生均谓将来由生自行观察情形，再行决定转学与否。李先生并予生以进见伦大考古学教授叶兹（Yetts）之介绍信。此为生离国前之情形。

及生抵英以后，向留英同学打听，知爱丁堡方面设备不周，关于考古学技术方面之课程极少。生知将来返国以后，技术方面之需要颇殷，故决定关于技术方面，在伦大先预备好，以免将来转学爱大后无从学习。伦大之考古学，则有三处可以学习，一为大学学院，分埃及考古学系和考古学系（后者包括希腊罗马考古学），一为艺术所（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注重中国方面，李先生介绍之叶兹即为此所之教授；一为考古学院（Institute of Archaeology），注重近东方面，系前年新添设，现无校址，借伦敦博物院（London Museum）上课。最后一处新行创办，设备不周；艺术所之中国考古学，亦不见佳。故生即向大学学院接洽。但以主任教授避暑未返，9月3日抵英，10月7日始见及 Prof. Ashmole。据云：如欲学埃及、希腊、罗马考古学，须先学文字，至少须费二年工夫学习文字。否则不必注册。生又携李先生介绍书见叶兹，彼即劝生在彼处注册。生因此间一年以后，或许转学爱丁堡学习史前考古学，则学习埃及、希腊、罗马文字半途而废，殊不合算，不若以全力注意技术方面。伦敦大学之章程，不论在何学院注册，只须导师核准，各学院功课皆可往读。叶兹因有李先生之介绍关系，比较容易说话，欲偏重技术方面，必可得允许，故生即在其所注册，由校中指定叶兹为导师。此事生于去年10月10日所发之函中，曾经提及。生与导师叶兹商酌功课之结果，决定今年暑假参加田野工作实习。在暑假以前之一年内功课规定如下：

（1）Chinese Bronzes（Yetts）[中国青铜器（叶兹）]；

( 2 ) Pottery and Porcelain [陶瓷] ；

( 3 ) Field and Laboratory Treatment of Archaeological Remains  
[考古遗存的田野发掘与室内整理] ；

以上三者在艺术所上课 ；

( 4 ) General Surveying [普通测量学] ；

( 5 ) Demonstration of Minerals and Rocks[矿物与岩石示范] ；

以上二者在大学学院上课 ；

( 6 ) Museum Archaeology [博物馆考古学] ；

( 7 ) Aims and Methods of Archaeological Field Work [田野考古  
的目的与方法] ；

( 8 ) Archaeological Draftsmanship[考古绘图] ；

以上在伦敦博物馆上课 ；

( 9 ) Bronze Casting[青铜铸造] ，

在工艺美术中心学校上课 ；

( 10 ) Osteology[骨学] ( Physical Anthropology [体质人类学] )

( 上学期之功课，已于2月报告中陈明，其他则俟8月中，当再奉上  
主任教授签字之报告。 ) 以上科目，分四处上课 ( 各处往来，须坐公共



汽车，极为不便），更加以（4）（6）（9）有实习钟点，颇为忙碌。生所以不嫌辞费，娓娓缕陈者，欲陈明此一学年内，生已就环境所许可之范围内，努力学习。而所以不得不陈请延长一年者，非由于不知努力旷误时间，而实由于生所从事之科目，以二年之时间，决计不够支也。自10月10日上课后，生即觉功课颇过繁重，且偏于技术方面，无暇多行读书，至于写论文以求学位，更属无暇。故11月18日即奉上一函，禀明拟不读学位，实则亦无法读学位也。承批复：“公费生在外研究，不必以读得学位为目的。”自当遵谕而行。

关于转学问题，生之原意，本拟暑假后转学爱大从柴尔德教授，因清华校友周培智君从之习考古学已三年半，情况较为熟悉，故修函商洽，周君复信云：“爱大方面，现仅有史前考古，即弟现所从学者，一切研究材料，太偏重于苏格兰方面。”（1月5日来信）又谓：“柴尔德教授确为苏格兰考古方面之有著作权威者，语及教法及乐掖外人，可谓一完全不热心者，对于有色人种抱轻视之态度，弟在此亦以此与之屡次相左。此间考古科不能成专门，因除柴尔德外无一讲师及助教。……考古学标本很少，因所称考古学室，即在柴尔德房中，有抽屉数个，标本即在其中。……至兄询及搜集古物及发掘工作，在此可谓不轻见之举。”（2月4日来信）周君又寄来章程一册，则史前考古学系中，果仅有柴尔德教授之功课三门。但生以为柴尔德教授为此学权威，纵使设备不周，但从之多读考古学之名著，依其指导努力，亦未尝不可。但依简章及周君来信，则三门不能同时并读。周君来信云：“考古学可选三门，每年习一门，因一门比较一门难也。……史前学（I）未先考过及格者，不能选读史前学（II）。”（2月20日来信）查简章亦有此规定（兹将简章附上呈阅），惟第三年（Course III）着重自修，或可不必上课，自己提前修习。但无论如何，至少亦须在爱丁堡学习二年，始能告一段落。因不仅史前学（I）及（II），不能同时选读，且欲攻史前考古学，对于未曾学习过之地质学及解剖学等，亦不得不补习。是以事实上必须再读二年，以学习基本科目，至于较深之研究尚谈不到。

但如不转学爱丁堡，仍在伦敦续学，则此后计划亦成问题。伦大之考古学，以埃及考古学为最出名，亦为最佳，此外则为希腊罗马考古

学。但无史前考古学之专科，如欲攻史前考古学，则不得不转学爱丁堡；如欲攻有史以后之考古学，则必须留在伦敦。此二者之选择，据生之意见，以攻有史以后之考古学为佳。因未离国以前，李济之先生嘱注意有史考古学，以国人研究考古学者，如李济之、梁思永二先生，皆为研究史前考古学。现在此间之周培智、吴金鼎二君，亦偏重史前。生当时亦以为然，但现下则知学习有史考古学，困难更多。第一，必须依导师意见，先学习其文字，以便以文籍与古物互证。第二，对于发掘及保存古物之技术，更须注意；不若史前之遗物，仅留石器、陶器、骨器，保存较易，技术较简。第三，则以参考书籍较丰富，欲得一眉目，非多费工夫阅读不可，此项情形，不论攻埃及考古学或希腊罗马考古学，皆属相同，惟希腊罗马考古学，着重大理石建筑及雕刻，与中国情形不同，且伦大此科远不及埃及考古学为佳，故生前月往与埃及考古学系主任格兰维尔教授（Prof.Glanville）接洽。

据氏之意见，如欲从之攻埃及考古学，因生已学习过技术方面之课程几种，故以为再费二年之工夫，或可告一段落。若短于两年，则不如不学；以半途而废，恐毫无用处也。如欲从之学习，一方面可在其博物馆中学习保存古物之技术（伦大仅埃及考古学有博物馆），一方面学习埃及考古学之研究方法。盖生今年所学者，多为田野工作之技术。但发掘后如何整理，采集标本后如何研究，尚未暇顾及。故进一步观其如何就各种古物，依其形制，以探求其发展过程，如何探求其相邻文化交互影响之迹，由古物以证古史，以建设一科学的考古学。凡此种研究办法，并非听讲空论原则，即可学得，而必须有具体之实物及实例，始能领悟，然后始能以其方法，返国后应用于搜集及整理中国之古物。故欲达此目的，必须先对于其历史、宗教、文字，一切皆有相当知识。因埃及考古学为比较最发达、最完备之考古学。此间埃及考古学系本科生，至少须专习三年始能毕业，故欲从事学习，至少须再学两年。如埃及象形文字，即分一年级课，二年级课，非学习二年，不能直接应用原始史料。以二年之工夫，打成根柢后，以后再赴埃及，参加发掘团，所得必广。埃及之发掘团，规模较大，工作期在11月至4月之间；吴金鼎君曾参加一次，据吴君云，以事先未学习埃及考古学，参加发掘获益不多。生本年暑假所拟加入之发掘团，系在英国国内，规模甚小，则为史前之

铁器时代。生以为中国将来之考古学，必须以埃及考古学之规模为先范，故中国之考古学界，必须有一人熟悉埃及考古学，以其发掘技术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镜。日本考古学界之泰斗滨田青陵，从前即在此间学习埃及考古学，吾国考古学至少须以日人为竞赛对象。但据格兰维尔教授云：再学二年为最低限度，系学习基本知识及技术，系选读其埃及考古学本科生所必修之课程。课程方面虽可缩成二年，但能否完全领受，须视各人之学习能力如何而定。故能否蒞事，殊不可定，但决不能缩成一年。如作较深研究，则非又加一年不可。

无论转学与否，依生所知，皆非再学习两年不可。且此两年内，仅学习基本课程，不能作研究工作。如校中必欲生作研究工作，或不欲生过于专门，希望广行涉猎西方考古学，则惟有续从艺术所之中国考古学教授叶兹，依其指导，涉猎西方考古学，以研究中西古代之交互影响。但即使采用此种办法，亦非再学两年不可。以虽不必学象形文字，但须广涉近东及希腊、罗马之上古史及考古学，始能有所取材。而且与中国最切近之中亚方面考古，成绩多以俄文发表，恐尚须费一年余之工夫学习俄文。清华校友吴金鼎君，即采用此种办法，从叶兹教授研究中国史前之陶器及其与西方关系，已近三年尚未完竣。据云，至少作四年计划。生固与吴君之作深高研究者不同，留学年限又至多只能延长一年，故以为不若以全力注意西方者为佳。且从叶兹教授学，则对其所开之中国考古学课程，不得不敷衍选读，实属费时而无益。但如果离之改从他人，则不得不依导师之指导，专攻一科。英国重专科，如此间之埃及考古学系，即离开[普通]考古学系，而自成一系。吾人固不必太重专偏，各方面均须顾及，但至少须圈定一范围，为学习之集中点。

以上所述，为生不得不请求延长一年之原因。但生不待至下学年，而现下即行提出者，以校中核准延长与否，不仅与下学期之选科，有连带关系，且与生暑假中转学与否之问题，亦发生连带关系。如校中不能“提前”核准延长一年，则生对于转学埃及考古学一举，只得绝念。以格兰维尔教授已有再学二年恐尚不能蒞事之警告，安敢以一年之期间，贸然从事二年尚难蒞事之事，只能于爱丁堡及原来学院，二者择一，半年后依情形决定再行提出请求延长与否。如校中能提前核准，则生可于

三者中自由选择，且对于下学年之选课方面，亦方便不少。因可依确定之留间，排定学习之科目，去年以转学问题不能确定，选课即成畸形现象。有种科目，两年成一段落（如母校之第二外国语），如果初为一年计划，后来纵使改成二年计划，此种科目，第二年即不能添入。生所读者为补习基本科目，与其他同学之从事研究者不同。研究者研究一年以后，再扩充一年妨碍甚少，补习基本科目无此种方便。

至于生之提出请求延长一年而非半年者，则以生所请者为补习之依班上课之学年学程，一学年始告一结束，非比作研究工作者，半年一年可不必拘，完全依研究工作进程而定也。

现依上述理由，特此陈请校中提前核准延长留学年限一年。至于转系及转学问题，以及此后学习之方针，如校中能具体地予以指示，则生自当依示遵行。惟生已修函奉达导师李济之先生，陈明此间情形，并表示生意拟专攻埃及考古学，如李先生亦以为然，而校中不加反对，且核准延长年限，生即依此进行。如校中不表示意见，则生与李先生商洽后，即作决定；择定后自当函达校中呈核。惟以途程辽远关系，或许形式上虽为“呈核”，而事实上等于“事后呈请备案”而已，故校中如有何意见，尚以事先示知为佳（李师处或有函致校）。

又此事请校中从速议定示知，于暑假以前抵达此间。以生须于暑假开始时即须将此事决定。因为（1）此间埃及考古学系主任暑假中（7月中）赴埃及，下学年开始时不能赶回，故曾面嘱生至迟于7月初与之商定，以便其代生规定暑假中除田野工作外之作业，以及初开学时之作业。（2）爱丁堡方面，周培智君劝生暑假中亲往一观，以后决定，“以免后悔”。周君仅暑期开始时在爱大，7月中即他往。（3）生接洽好暑期中之田野工作，8月中开始，至开学时始能脱身。故一切事务，均须于暑假开始后，即刻进行，希望校中从速复示，以为指针。

国难日殷，母校又风波迭起，引领东望，忧心如焚，极欲早日返国，为祖国服务。但欲求有益于社会，必须在此间先打定相当基础，生以愚拙，加以预备工夫之不足，纵令延长一年，亦属粗制滥造，难负重

任。若即此一年之延长亦不可得，则生实属惶惧万分，不知将来何以应世。盖粗制滥造，亦须有其限度也。专此奉达，敬请

大安

生 夏鼐 敬启

1936年4月11日

4月13日 星期一

9时余始起身，与陈君同赴不列颠博物馆，在图书馆翻阅旧杂志，又阅了几章基思：《关于人类古代的新发现》；与陈君到博物馆的楼上看标本。后赴中国协会阅报。写信给李先生，请他帮助陈请延长留学年限也。

4月14日 星期二

阅基思《关于人类古代的新发现》。

4月15日 星期三

阅Leakey, *Stone Age Race of Kenya* [利基：《肯尼亚的石器时代人种》] (pp.1—135)。

4月16日 星期四

以利基在肯尼亚所发现之Raya及Kayera人化石之要点，摘录于基思书中。

4月17日 星期五

阅毕基思《关于人类古代的新发现》( pp.1—500 )。

4月18日 星期六

阅Davisson , *Days and Ways of Early Man* [戴维森：《早期人类的生活》] ( pp.1—121 ) ; Piggott , *Progress of Early Man* [皮戈特：《早期人类的发展》] ( pp.1—95 ) , 又阅《古代》中 *Neolithic Camps* [《新石器时代的营地》] ( 1930 ) 及 *Hill Fort of Iron Age* [《铁器时代的丘陵要塞》] ( 1931年 ) , 欲稍知英国的史前遗迹也。

4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与陈君赴汉普斯特德荒原散步，天气颇佳，数星期来的阴沉天气令人沮丧，今天阳光满布，游人颇多。午餐喝了一点法国酒，下午躺在床上睡去了。陈君又赴荒原，回来说，第一次看见公园中鹌鹑蝶蝶，躺在草地上嬉顽接吻。春到人间，哪能怪他人呢！起来后，阅Lucas的 *Present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Antiquities* [卢卡斯：《古物的描述与复原》]。前星期五阅报，知Mrs. Wheeler [惠勒夫人] 已逝世，关于技术的学习少一导师。

4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至银行取款，旋至旧书铺翻书，便去了一个上午。下午至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阅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皇家学会哲学会刊》] 1934年中关于北京猿人的两篇论文 ( D.Black[步达生] , Eillott Smith[埃利奥特·史密斯] ) 。至中国协会阅报。晚间写信。

4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与Dr.Ritchie[里奇博士]接洽选读Treatment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考古标本的处理]功课，希望能介绍至不列颠博物馆实验室实习，不知能办到否。至图书馆翻阅《古物学》。下午至伦敦博物馆，练习洗刷铁器。

4月22日 星期三

阅Lucas, *Iron Restoration and Preservation*[卢卡斯：《铁器的修复与保护》]。下午至London Palladium[伦敦帕拉第乌姆]，看杂耍演出，这是到伦敦以来第一次看杂耍，总题目是All Alight at Oxford Circus[一切都降临牛津马戏场]，杂戏分为15节。

4月23日 星期四

阅卢卡斯《古物的描述与复原》（pp.1—232，完）。

4月24日 星期五

阅Allen, *The Evolution of Idea of God* [艾伦：《上帝观念的进化》]。至不列颠博物馆，阅Shellshear 之*Pottery Associated with Bronze Implements from Hong Kong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Science 1932)* [谢尔希尔：《香港出土与铜器共存的陶器》（《第一届国际史前学与原史学大会会刊》，1932）]及Collins: *The Mirrors-Black and "Quick-silver" Patina of Certain Chinese Bronz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934)* [科林斯：《铜镜——某些中国铜镜上的黑锈及“水银侵”》（《皇家人类学会通报》，1934）]。

4月25日 星期六

阅艾伦《上帝观念的进化》。此书以Ghost Wonderland[鬼魅世界]

为论据之中心，虽觉过于偏执一面，实可一阅，De Groot之*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德格罗特：《中国的宗教体系》]，即采取此学说，以整理中国宗教史者也。

4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与陈君至汉普斯特德荒原散步，拍了几张照片。下午阅Elliot—Smith, Artten Kirth etc, *Early Man* [埃利奥特·史密斯等：《早期人类》]。晚间弄桥牌。

4月27日 星期一

阅埃利奥特·史密斯等《早期人类》(pp.1—176)。又阅*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1929 vol.59[《皇家学会通报》，1929，59卷]中Lucas[卢卡斯]一篇关于陶器，A.Keith[基思]关于楼兰人遗骸的文章，摘记要点。又借到Soothill [苏熙洵]以温州语音译的《新约》，颇觉有趣。但是以温州人来读这书，也不能懂，不知道他当时曾推行到什么程度，在故里时从来不曾听人说起这书，大概是完全失败的吧！

4月28日 星期二

第三学期又开学了，上午赴艺术研究所确定本学期的功课。阅书Mackay, *Indus Civilization*[麦凯：《印度河文明》]。

4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阅《印度河文明》(pp.1—202，完)。此为记述最近发现之Mohenjo Daro[摩亨佐达罗]及Harappa[哈拉帕]，虽属撮要，很值得一读。下午至伦敦博物馆，上Field Work[田野工作]课，5月中旬有Short Expedition [短期考察]。旋赴艺术研究所，上Treatment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考古资料的整理]课，讲演太简略短促，还不及



自读Plenderleith[普伦德莱斯]及Lucas[卢卡斯]的书籍时得益之多。

4月30日 星期四

至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借出Cunnington, *An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 of Wiltshire* [坎宁顿：《威尔特郡考古导论》] (pp.1—160)。以昨天Dr.Wheeler [惠勒博士] 所规定的短期考察，即在其处，故最好先行略知各遗址之内容，将来去参观时，较易得益也。上午至艺术研究所，上Demonstration of Human Bones[人骨示范] 及Chinese Geography[中国地理]，前者无益，后者更无聊，自叹空耗时间。

## 5月

5月1日 星期五

至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阅高本汉关于汉镜铭文的文章（BMFEA No.6）（pp.1—70），颇不错。阅Man[《人类》]及JRAI [《皇家人类学会通报》]中批评Childe：*New Light of The Most Ancient East* [柴尔德：《远古东方新探》]，摘录于书眉。此书颇佳，今日开始阅读。下午至中国协会，询问有无房子，欲行搬家。至伦敦博物馆，上Archaeological Draftsmanship [考古绘图]。

5月2日 星期六

上午至Kenwood House [金伍德故居]，参观房子及油画。下午去附近各处找房子。

5月3日 星期日

上午阅柴尔德《远古东方新探》。下午又去附近各处找房子，没有合意的，真是麻烦。

5月4日 星期一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参观埃及、巴比伦的陶器，与书本对照。下午至大学学院，上测量课。

5月5日 星期二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上讨论课。阅毕柴尔德：《远古东方新探》

( pp.1—316 )。此君学识，可谓博而深，此书虽题材非其本行（史前考古学），而仍能表现其组织材料之能力，不可多得。

5月6日 星期三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参观Susa [苏萨]、Ur [乌尔]、Al'Ubaid[欧贝德]、Nineveh [尼尼微] 各处近年来发掘所得之古物，以柴尔德之书相对照。下午至伦敦博物馆，上田野工作一课。旋至艺术研究所，上Presentation of Antiquities[古物描述] 一课。

5月7日 星期四

至艺术研究所，上体质人类学及Geography[地理]之课。下午阅Retze [雷策]之《中美古代礼俗比较》，久不读法文，颇觉吃力。

5月8日 星期五

上午至图书馆，翻阅《古物学》中论文。下午至伦敦博物馆，练习考古绘图。

5月9日 星期六

上午阅Burkitt, *Our Early Ancestors*[伯基特：《我们的远古祖先》]，此书前在国内时已读过，此番重读一遍而已。下午至陈君新居停处，玩了一个下午，以颇有迂回之意也。晚间叶君来，玩桥牌。

5月10日 星期日

阅伯基特《我们的远古祖先》（ pp.1—232，完）。晚间玩桥牌。

5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观新石器时代遗物。至大学学院上测量班，平板仪测量，绘地图。

5月12日 星期二

至艺术研究所，上讨论班。借出《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此书最近始出版，蔡氏已做过七十岁的寿筵了。其中，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一文颇不错；徐中舒《古代狩猎图象考》一文，虽博而不精密；郭宝钧之《古器释名》，则几完全出之推想，更非考古学家之态度。

5月13日 星期三

至图书馆阅Stone, *Stonehenge* [斯通：《斯通亨奇环状列石》] 及Cunnington: *Woodhenge* [坎宁顿：《伍德亨奇环状列桩》]，为后天的考察之预备也。下午至伦敦博物馆，上Aim and Method of Archaeology[考古学的目的和方法]；旋至艺术研究所，上Preservation of Antiquities[古物的保存]。

5月14日 星期四

至艺术研究所，上体质人类学及地理，翻阅《古代》中关于earthwork[土垒]及barrow [古冢] 的文章，亦以预备明天的参观也。晚间收拾行装。

5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至伦敦博物馆，与惠勒博士一同出发，同行者共18人，自10时半出发，1时许始抵Stonehenge [斯通亨奇]。一出伦敦城，便入乡间，

沿途浓阴夹道，野花灿烂，而叶底花间，红色的农居时常出现，汽车道平坦而直，回忆前年春假的山西旅行，不禁感叹他们物质文明之进步。将抵斯通亨奇时，惠勒博士遥指着远处平原中一堆石块，说斯通亨奇到了。虽然不及理想中的伟巨，但是以石器时代的人能做到这一步，已是很令人惊叹了。几块未倒的trilith [三石]，有点像中国的牌坊。在车中将携来的sandwich[三明治]食毕后，至斯通亨奇，坐在围沟旁，听惠勒博士讲演，然后至中间细观实物，拍了几张照相。至 Winterbourne Stoke[温特博恩斯托克]，参观long barrows[长冢]及round barrows [圆冢] ( bell barrows [钟形冢]及disc barrows[圆盘形冢])。土壤一堆，有类于中国的土馒头，惟规模较大耳。至 Old Sarum[老萨勒姆]，乃中世纪之城堡，遗址由石堆表示，使人想起梁山泊，惟此为人工的而已。至底下Old Castle Inn[古堡饭店]用茶点。赴Figsbury Rings，乃早期铁器时代camp[营地]simple entrance [简单的入口]。据云发掘结果，居住的痕迹很少，恐非永久之居所，乃危急时避难之城堡耳，与后期之 fort hill[要塞高地]兼作City[城市]之用者不同。返至Salisbury [索尔兹伯里]，寓Angel Hotel[安杰尔饭店] (Fisherton Street [费希尔汤街])，10先令半一天，包括早晚两顿饭。今天的一游，很是满意。我以为在目前便是研究英国考古学，也比研究中国考古学为佳。晚餐后，至 Salisbury Cathedral[索尔兹伯里教堂]，沿河岸至Old Mill[老磨坊]，坐在楼角上饮咖啡，木料的椽梁，高仅及人，据云为15世纪时之建筑。

5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8时半起身，9时半出发，先至伍德亨奇，乃1926年时空中摄影所发现，经[坎宁顿]氏发掘，知为铜器时代之遗址，容木柱之穴，现作水汀柱以代之。赴Devizes博物馆，由Mrs.Cunnington[坎宁顿夫人]招待，参观斯通亨奇、伍德亨奇、Avebury各处发掘所得之遗物，Avebury所得者多为鹿骨及石器，伍德亨奇之陶器刻纹自成一格，为英国他处所罕见。All coming across [所有碰巧发现]之铁器初期遗物，陶片之代表型式为红色全彩 (Haematite slip[赤铁矿陶衣])，其他如各处，长冢及圆冢发掘所得之陶器，beaker[大口杯]、cinerary[骨灰瓮]颇不少。由其处赴Silbury高地，途经Wandyke，乃Saxon[萨克逊]时代之

遗迹，由Pitt-Rivers[皮特-里弗斯]发掘，始确定其时代。又经Roman Roads[罗马道路]，至Silbury高地，高120尺，由人工建成，为世界所罕有，但其时代及目的皆不可知，考古学家曾发掘数次，仅打探沟，皆无所得。赴Avebury，在 Perry's Restaurant [佩里餐馆]午餐，然后参观Avebury，坐在沟外的土垅上，听惠勒博士讲演，然后绕行一周，规模比斯通亨奇更大，惜为地人毁损过甚，所存石块不多。西南有avenue[大道]，左右两旁竖石成行，闻直达Overton 高地，惜现所存亦不多。至西畔之教堂内参观，为Saxon[萨克逊]及Noman[诺曼]之遗物。旋赴Overton高地，有“seven barrows”[七古冢]，皆为圆冢，又有罗马道路及Ridgeway [山路]，二者互相交叉，“The Sanctuary”[神兽]与Avebury有关联，先为木柱竖立成圆圈，后改为石柱，今则二者皆不复存，由于发掘之结果，用水汀柱以表示之，圆柱代表wooden poles[木柱]，长方形者代表stone poles [石柱]，惟此间无foundation burial[奠基葬]，与伍德亨奇之发现child burial [婴儿葬]不同。由此间更赴Rausbury教堂，参观Saxon carvings [萨克逊石刻]，教堂始于10世纪，其后发掘所得当时遗物现陈列教堂中，石刻之兽首衔葡萄，成为兽自咬其尾，交绕蔓藤，分散成圆圈，皆表示模仿大陆作风，而所知不多，改成如此结果。返Salisbury [索尔兹伯里]，途经Savernake Forest[萨弗纳克森林]，浓阴夹道，风景极佳，下车散步林中，领略天然风味，久居伦敦，令人厌烦都会生涯，连日壮游，心神为之一快。抵旅馆时已7时许矣。晚餐后，他们出去看电影，自家躲在室中写日记。自己很惭愧，不能及时行乐。这两天时常觉得自己社交的手段太不行，二十多年来的生涯，养成这不死不活的脾气。这是几天逛得高兴时惟一觉得的缺陷。

5月17日 星期日

今天是这次参观团的最后一天参观。上午由索尔兹伯里出发，至Bokerly Dyke[博克利排水渠]，乃General Pitt-Rivers[皮特-里弗斯将军]所曾发掘之地，与罗马道路交叉，证明为Post-Roman[后罗马]之earthwork[土方工程]。赴 Farhan 参观 Pitt-Rivers Museum[皮特-里弗斯博物馆]，乃氏当年搜集及发掘所得之物，虽规模不大而设计甚佳，尤

以几个发掘墓地及遗址的模型，考古学上之大贡献也，模型系木制，依等高线示其地形，发掘坑位及遗物原来位置，皆一一示明，设色以明之，遗骸更以石膏（或铅）制小型标示。流连其间，令人不忍舍去。出来后，至Pikin（？）长冢，携带有pocket lunch[方便午餐]，便在其处进食。至Hod Hill，乃铁器时代之hill fort[高地要塞]，上有Roman camp[罗马营地]之遗址，附近之Hamblegen高地，亦为铁器时代之高地要塞。返时更经过Wor Barrow，亦为皮特-里弗斯将军所曾发掘者，其博物馆即有未发掘前、发掘中之图片及模型。归途中遇雨，抵家时已7时余矣。此行颇为满意，所费不过2镑左右而已，所住旅馆房租每日连早饭7先令，晚饭3先令半，午餐则或带三明治，或在当地用2先令半的午膳，afternoon tea[下午茶]则平均每天1先令半。返家后，知陈君已找好住宅，本星期六搬家。

#### 5月18日 星期一

至银行更改通讯处，至New Oxford Street [新牛津街]，欲购书箱，未曾购妥，30×24×18的木箱，索价11先令半，板如加厚，则要13先令半，但四周不加铁皮，且无锁，恐不适用。至中国协会阅报。至大学学院，实习transverse surveying[横向测量]。晚间弄桥牌。

#### 5月19日 星期二

至艺术研究所上讨论班，阅读[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下午依照Quain: *Anatomy* [奎英：《解剖学》]，细观Vertebrate[脊椎动物]之实物。

#### 5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观胸骨及头骨。下午至伦敦博物馆，上田野考古的目的和方法；返艺术研究所，上考古资料的整理。晚间整理行装。

5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赴皮箱店购书箱，嘱Carter Patterson[卡特·帕特森] 代运行李。至艺术研究所，上体质人类学及地理。下午至新牛津街购小木箱，以书籍过多装不下也。返家，将行李都装好，交给卡特·帕特森。至附近的图书馆，将鸦片战争地图描画几张下来。

5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详观头骨。下午至伦敦博物馆，上考古绘图。返家，将星期二早晨与房东小孩Willaw[威洛]合拍的照片取回来，送与房东几张。晚间弄桥牌。

5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至糖果店购些糖果，送与小孩。与陈君动身赴新居，乘bus[公共汽车]至大理石拱门，乘地道车抵Ealing，房东Mrs.Quinn[奎因夫人]，人颇不差，此间住一英人、一丹麦人。房东告诉吾们说，虽然我们是第一次的中国房客，但他对于中国很表同情，希望我们各事不要太谦，容易被人家看不起，各事都要不落人后；又在目前最好少与中国人来往，多与外人交际。午餐后，将行李打开，布置好了，赴附近电影院看电影。回来时，房东有客人Mr.Steven[史蒂文先生]来，与他随意谈谈。晚餐后，坐在客厅中闲谈着，10时半始上来睡。

5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至附近的Pitzhanger公园散步。下午写了几封信，到楼下客厅与房东坐谈少顷，丹麦人携一女友来。据房东云，此丹麦女每日吸烟50支，酒量胜于男人，时常与男朋友到Public Bar[酒吧]喝酒；并说住在这里的丹麦学生，差不多都有酒瘾，每晚夜半始睡，醉态醺醺，上月曾被汽车碰伤。并且云，这些丹麦学生，都是欧战中发财的丹麦人子女，有



钱胡乱花费。

5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将Reid Moir[里德·莫伊尔]一篇对于旧石器画图及铜器时代陶器花纹之比较图仿模下来，旋赴大学学院实习测量，今天是用Transit[经纬仪]，我与吴君及英女一组，我们校准的仪器望远镜，吴君过矮，看不到，立在盛仪器的木匣上，始勉强看到，我们失笑。至中国协会阅报，知中研院考古组今年除在安阳高楼庄发掘外，又在山东日照各处发掘石器时代遗址。返时经Hyde Park[海德公园]小坐，春天到了，游人如梭，殊羨他人的幸福。

5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赴艺术研究所，阅Rostovtseff, *The Inlaid Bronze of the Han Period* [罗斯托夫策夫：《汉代的镶嵌铜器》]，作札记；上叶兹教授之Foreign Influence during the Han Period[汉代的外来影响]。下午阅毕《汉代的镶嵌铜器》后，又细看人骨。

5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阅Rostovtseff, *Animal Style in S.Russia and China* [罗斯托夫策夫：《南俄和中国的野兽纹》]。下午赴伦敦博物馆，上田野考古方法。返艺术研究所，上考古资料的整理。

5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赴艺术研究所，上体质人类学及地理。下午阅毕《南俄和中国的野兽纹》(pp.1—112)。

5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与陈君同赴St.James's Palace [圣詹姆斯宫]，观proclamation of date of Coronation [英皇加冕日宣布仪式]，由Trafalgar Square [特拉法尔加广场]下车，道旁两侧分站着巡警和御林军，至Palace[皇宫]前面，观众甚拥挤，10时余宣布明年 5月12日（星期三）举行登基典礼。少顷，几辆花车赴 Charing Cross[查令十字街]、Temple Bar[神殿栏]及 Royal Exchange[皇家电话局]宣读，仪式颇为庄严。我赴Bow Street Police Station[鲍街警察派出所]声明迁移住址。旋赴查令十字街，买了几本旧书。晚间接到傅、李二先生的来信，对于我要改攻埃及学一事，颇为赞成，延长留学期限一事，亦允代向梅校长陈请，心中甚慰，颇感二先生奖掖后进的盛意。

5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客厅中与房东坐谈，返室阅读几页日文书。下午与陈君同赴Kew Garden[克佑花园]，拍了几张照相，看见一个 9岁的小孩子，带着一本摘记簿，在花圃旁对着植物学名卡片抄录，认识标本与记忆学名。我们与他谈话，这孩子颇为聪明。我以为我国人的智质，并不劣于外人，惟求学之机会则远不及耳。在茶馆中要了面包与茶，喝着谈着。返舍时购晚报，知日人又在津北闹花样，自掘铁路轨道，栽赃中国。不知道时局如何，殊为忧虑。

5月31日 星期日

今天在家中，房东的客人史蒂文先生带了一个老头子来过周末，坐在后面院落中闲谈。这老头子极信仰《圣经》，仍相信上帝创造人类是在西元前4004年，我只好暗笑，不便与他争辩，只说英国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史前遗迹及遗骸，他说都靠不住。读毕日人所作《中国古代金属文化之研究》。

## 6月

6月1日 星期一

赴Windsor Castle[温莎城堡]。9时便动身，到Chiswick Park [奇斯维克园林]，想坐coach[长途公共汽车]，等了一小时，不是人满不停，便是挤不上去，气极了，仍坐车返Ealing，改乘train[火车]，本来是在Slough换车，我们不知道，一直过去四五站，到了Reading，一问人家才知道走过了头，重新回头，到Windsor，已是12点多了，有几部分在下午4时便关门，连忙到餐馆用午膳，一份便是2先令半，只有一汤、一牛肉蔬菜、一布丁。老陈气极了，将5先令的钱一交，便愤愤地出来，一个钱小账也不给。进温莎城堡，因为State Department [国务部] 及Queen Doll's House [多尔王后住所]平日不开放，所以便先去参观，今天来的人很多，排成一长列，等了一刻钟才进去，其中的布置有点像Hampton Court Palace [汉普顿宫]，惟较之更富丽而已。旋至多尔王后住所，有些像温州的八月十五小摆设，颇为有趣。至Round Tower[圆塔]，向四周眺望。下来后，已2时半多了，连忙一口气跑到Royal Mausoleum [皇家陵墓]，是维多利亚女皇及其夫的皇陵，每年仅今日Whit Monday[圣灵节周星期一]开放一次，建筑类于教堂，中间是坟墓，墓上仰卧着两人的大理石雕像。返至城堡，进St.George's Chapel[圣乔治礼拜堂]，出来至Albert Memorial Chapel [阿尔伯特纪念小教堂]，也排成长列等候着，但是4时关门的时间到了，不能进去，只好废然而退。与陈君至Eton[伊顿]，将近Eton College [伊顿公学]时，便看见那些戴着丝高帽穿大礼服的小孩子，这是英国最贵族化的中学，每年收费达380镑，学生千人左右，英国贵族生子后，多预先报名，预定名额，闻 Duke of Kent[肯特公爵] 去年所生的皇子，便已报名入这学校。由伊顿公学出来后，入茶馆中用下午茶，又是1先令半，再至堡中仍开放着的地方一游，即返家。

6月2日 星期二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上关于Tai Shan [泰山]的lecture[讲课]，远不及Chavannes [沙畹]那本论文的精彩。下午认human bone[人骨]。

### 6月3日 星期三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将所阅的那篇日文，作英文的摘记，未完毕。至伦敦博物馆，上田野工作方法，关于levelling[水平测量]的方法。返艺术研究所，上考古材料的整理，这是最后的一点钟，这一课可以说是完全失败。

### 6月4日 星期四

至艺术研究所，上体质人类学及地理，后者的讲师Howell[豪厄尔]，不过是久居中国的传教士而已，对于地理学的智识，可以说一点也不懂。前者，教授虽是医生出身，但仅指出几个重要名词而已，也一点没有用处，反不若自己依照着Quain的*Anatomy* [奎英：《解剖学》]得益较多。下午将日文的论文，作一英文的摘要，完毕交与Miss.Oake[奥克小姐]，转交与叶兹教授。

### 6月5日 星期五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又是详阅人骨，关于 pelvises [骨盆] 一部分，对于分别男女很是重要。下午至伦敦博物馆，上考古绘图，这也是最后一点钟，然颇有用处。

### 6月6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中复阅G.Childe : *The Bronze Age* [柴尔德：《青铜时代》]。下午与陈君同至Marble Arch Pavilion [大理石拱门演出场]，观Chaplin[卓别林]的*Modern Times*[摩登时代]。回来时买些水果，又嘱房东做点三明治，以便明天游园。

6月7日 星期日

赴St.Pancras Station[圣潘克勒斯车站]，费 4先令购至Whipsnade 动物园的来回票，约1时许至Luton Station[卢顿车站]，改乘长途公共汽车去Whipsnade动物园，半小时即到。同游者清华同学会诸人（钟道铭、吴志翔、邹文海、戴志光、李继侗、李泰华诸君）。这动物园的面积达500英亩，其中的动物种类，虽不及Peynet's Park[佩内公园]中之多，但以面积较广，布置成天然的风光，使动物居其间，犹之在野居生活中一样，其中如虎狮藪泽，及丛林中的狼群，最为有趣。5时许动身返回，至8时始抵家。在火车中，他们辩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及中国可否称是资本主义社会，一直辩到圣潘克勒斯车站，尚未完毕。

6月8日 星期一

上午至艺术研究所，认人骨，告一段落。下午至大学学院，上水平测量的实习，此为最后之一课。此科对于田野工作者用处很大，惜钟点不多，所学恐尚不够用也。赴中国协会阅报，胡汉民死耗及日人华北走私二事外，无他重要消息。上星期以来，广东抗日北伐之消息，英伦日报及广播电台甚为注意，国事至此，不知将来如何，令人愤愤。

6月9日 星期二

上午赴艺术研究所，阅 Laufer, *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 [洛弗尔：《汉代的陶器》]。氏为西方所崇拜之汉学大师，而此中汉译英之文句多不通句读、不解字义，西方汉学家多如此，又何足怪。

6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阅洛弗尔前书。下午至伦敦博物馆，上考古学方法关于Plan of Building[建筑物平面]之测量法。旋赴大学学院，听Lady Petrie [皮特里夫人]讲演最近Sinai[西奈半岛]发掘情形。出来后，至旧书铺购书，用

去2镑余。

6月11日 星期四

阅毕洛弗尔《汉代的陶器》(pp.1—324)。此书为西方汉学名著，而译文错误之处甚多，亦可怪也。

6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翻阅*Nature* [自然界]1935年中关于 Kanam Skull [卡纳姆头骨]的二篇文章，又描摹Black, D.[步达生]之 Peking man[北京人]臼齿图。阅Stibbe: *Introduction to Physical Anthropology* [斯蒂布:《体质人类学导论》]，此书稍嫌过于浅显，远不及阅Arthur Keith[亚瑟·基思]的书，深入浅出，阅读时获益最大。傍晚至艺术研究所，应叶兹教授之召，名为讨论前星期交去的论文，实则不过修改英文句子，询问我关于他所不知道的东西而已。

6月13日 星期六

在家，阅毕斯蒂布《体质人类学导论》(pp.1—196)，阅L.K.Gregory: *Man's Place among the Anthropoids* [格列高里:《人类在类人猿中的地位》]。晚间收到李光宇君来信，谓李济之先生已代向梅校长说项，延长一年大概无问题，惟通过须待明年春间之校务会议。

6月14日 星期日

阅毕格列高里《人类在类人猿中的地位》(pp.1—113)。此书系氏在伦大三次讲演稿，答复Wood Jones[伍德·琼斯]“人类非由猿类演化而来”之答辩。此书极佳，惟自己关于解剖学的知识太低，虽因近来读过奎英《解剖学》中Osteology [骨学]，对于人骨所知较多，而Comparative Anatomy[比较解剖学]、Paleontology[古生物学]及

Ontology[本体论]，则仍嫌所知过浅，有数处读之不甚了解，只好混混过去。下午赴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观Eumorfopoulos Collection[猷莫福洛斯藏品]，大部分都已看过，惟鄂尔多斯斗兽花纹[铜牌]，及六朝瓦舍数幢，则为前所未见，[展览]指南*Chinese Art*，虽仅十余页，而能撮举要点，疑出叶兹教授之手。返家，补记三四天来的日记。

6月15日 星期一

阅书Cook,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Classical Archaeology* [库克：《古典考古学的兴起与发展》] (pp.1—60)。上午赴不列颠博物馆。下午赴中国协会阅报。返舍后写信三封。

6月16日 星期二

阅书Laufer, *The Beginnings of Porcelain in China* [洛弗尔：《中国瓷器的起源》]。又复阅梁思永先生的《西阴村陶器研究》，并摘录要点。

6月17日 星期三

阅毕洛弗尔《中国瓷器的起源》(pp.1—177)。下午赴伦敦博物馆，上田野工作方法的最后一课。返艺术研究所，将上次由日文摘要过来的《中国金属文化》与叶兹教授讨论，继续前星期五的工作也。

6月18日 星期四

赴艺术研究所，阅Laufer: *Chinese Clay Figures* [洛弗尔：《中国陶俑》]。

6月19日 星期五

阅毕洛弗尔《中国陶俑》（pp.1—315）。又开一saving account [储蓄账户]，预备积钱也。曾昭燏君来信云：“傅[斯年]之信已回否，能否相假一阅。燏明日与惠勒博士谈后，即拟写信与傅，写后即奉还也。香港发见彩陶之文见于何处，祈相示为感。即请 学安。昭燏 星期四。”

6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阅柴尔德《青铜时代》。下午与陈君同赴South Kensington [南肯辛顿]，参观Natural History Museum[自然历史博物馆]及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归途经肯辛顿花园稍息，返家时已8时许矣。得曾昭燏君复信云：“承假傅之信及告香港发见彩陶一文，至感至感。傅之信即奉还，乞查收。下星期二想尚有课，冀于艺术研究所相见也。敬颂 学安。昭燏上6月19日。”

6月21日 星期日

加入参观团，赴Hampshire观Silchester，乃一罗马时代城镇遗址，广达百英亩，残垣尚在，由燧石块及石板堆成。城东北为Amphitheatre[圆形露天剧场]，此遗址在1895—1905年之间，曾经大规模的发掘，道路及房屋皆测有平面图，但对于各屋之地层关系（以其处在Belgic[比利时人]时即被占，中世纪时始放弃），对于遗物（如陶片之类）亦不搜集，故材料仍缺乏。遗址除东南角有农舍、教堂外，大半皆为草地，非若其他罗马时都市之为近代建筑物所破坏遮盖，无法测量，故所得之平面图仍极可贵重，但现今又为茂草所遮没，远不及Old Sarum[老萨勒姆]之Restoration of Plan of building[建筑物平面之复原]。又赴Berkshire，观White Horse Hill[白马坡]旁之白马，系Saxon[撒克逊]时之物，以其形与Saxon coin[撒克逊钱币]中之马相似也。又至Wayland Smiltry Cave[洞穴]，乃一long barrow[长冢]，坟土蚀没，仅留石室，作十字形，为史前遗迹，罗马时即视为圣所，朝拜者留钱奉献，及撒克逊时（西元后5世纪），乃视为其民族中铸铁神之圣地，相传游客之马如失去马蹄铁，可置钱于洞口，少顷返视，马蹄铁即已安上。盖一种传说，以解释其地发现古币之事实也。返家时已9时半矣。



6月22日 星期一

赴艺术研究所，将洛弗尔《中国陶俑》作一摘要，又阅梅原末治之《殷墟出土白陶研究》。

6月23日 星期二

阅毕梅原末治之《殷墟出土白陶研究》（pp.1—79），此书尚不错。又阅Hentze之*Chinese Tomb Figure* [亨策：《中国的俑》]。上午赴Horse Guard Parade [骑兵阅兵场]，观军旗队列行进。

6月24日 星期三

阅毕亨策《中国的俑》（pp.1—97），作札记。又誊抄前星期交叶兹教授的论文，下午交进，顺便请他签字于本学期的报告书。旋至High Street[海伊街]的Francis[弗朗西斯]旧书铺观书，未曾带钱，空手而返。

6月25日 星期四

阅毕柴尔德《青铜时代》（pp.1—152），此书在国内时已阅过，此番又复阅一过。至不列颠博物馆观实物。在Charing Cross[查令十字街]旧书铺，又买了1镑多钱的书。至中国协会阅报，两广不稳的消息已登出来了（6月5日左右），但中央仍在否认中，华北走私与增兵，交涉仍无结果，国事至此，真可痛哭。

6月26日 星期五

赴校，翻阅*Antiquity*[《古物学》]杂志及《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中诸篇文章。旋赴清华同学会聚餐，到会者18人，林文魁君由意大利来。此君前在校时为军训总队长，有林大炮之号，毕业后入航空学校，派往意大利学航空，今日座中大谈空军，风采不减当年。据

云，本年9月或10月中，日本拟抢占华北，战事或不能免，中国空军虽全国飞机达1000架左右，可以作战者不过300架而已，而日本方面军用机达1800架，预备之飞机马达有四五千架之多，就航空人才而论，个人技术中国并不输与日本，而数量方面则相差殊远，组织人才亦缺，中央主持者热心有余，而在左右臂助缺人，自己头脑亦差劲，对日作战，如果发动，决无胜算。又言意国空军，平日练习作战对象，以英国海军为标的，英意交涉恶劣时，意国航空部对于英国在地中海之海军活动，一一侦察详实，作战之计划亦皆决定，英国之空军以地区关系，目前实难取胜，故只得退让。

6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阅Casson, *Archaeology* [卡森：《考古学》] (pp.1—70)。下午赴Colindale[卡林达尔]之Hendon Aerodrome[亨登飞机场]，观R.A.F[皇家空军]之表演，门票分2先令、5先令、10先令，观众极为拥挤，所表演节目，如练习轰炸、放烟幕弹、变换队形、腾翻技术，皆颇精彩。

6月28日 星期日

将答应叶兹教授的《石鼓时代研究》译要作好，交与他，也少一重事情。下午拍了几张照片。

6月29日 星期一

阅书：Stein, *Ancient Khotan* [斯坦因：《古代和阗》]。这一星期来，房东不知为什么事，喜发怒，寻事生非，陈君有迁居意。

6月30日 星期二

阅书：斯坦因《古代和阗》。又阅毕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达尔文：《物种起源》]（pp.1—418）。这本书是这一个月来在车中、餐馆中阅读的，今天阅了最末的结论一章。这部变换全球思想界的巨著，总算从头至尾阅过了。下午叶兹教授叫去讨论《石鼓时代研究》，想叫我对这作一篇短文，我躲懒推说没有什么意见可写。今日写信给大学学院的印度考古学讲师，想与他接洽一下，下星期便决定转系的事。

# 7月

7月1日 星期三

阅书：Boas , *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博厄斯：《原始人的心理》]。

7月2日 星期四

阅书：博厄斯《原始人的心理》（pp.1—294）。

7月3日 星期五

阅书：Goldenweiser , *Early Civilization* [戈登威泽：《早期文明》]。

7月4日 星期六

阅书：戈登威泽《早期文明》。

7月5日 星期日

阅书：戈登威泽《早期文明》。

这一星期来，阅了两本人类学名著。我觉得，要弄考古学，非有人类学的根基不可。关于文化的起源、变迁等，须有一规模较大的理论在后面，始能把握住考古学材料的意义。现在中国谈考古学的，还多以19世纪后半叶的人类学为根据，Spencer[斯宾塞]、Taylor[泰勒]等的 uniformistic evolutionism theory[均变论]，尚极盛行，实则将来须费一

番肃清的工作。然后再专就实证，以建立中国的上古史。考古学在学术界的地位，并不很高，但是治上古史，考古学是占中心的地位，尤其是中国现下的上古史界情形，旧的传说渐被推翻，而新的传说又逐渐出现，与旧的传说是一丘之貉，都是出于书斋中书生的想像，假使中国政治社会稍为安定，考古学的工作实大有可为也。书此以自勉。

7月6日 星期一

阅书：斯坦因《古代和阗》。

7月7日 星期二

阅书：Andrews, *Across Mongolian Plain* [安德鲁斯：《穿越蒙古平原》]。至 S.Kensington[南肯辛顿]，参观博物院。至 I A, Collingham Road.S.W.5[考古学院，科林翰路，西南5号]，去见大学学院的印度考古学教授 Richards[理查兹]，询问关于印度考古学。据云，印度考古学在英国大学中尚为新设之讲座，关于此学，以在印度为佳，而就历史而言，印度之考古学偏重 Alexander [亚历山大] 东征以后之史实，而且依赖中国方面之帮助，始能审定确实之时代，史前遗址 Mohenjo-Daro[摩亨佐达罗]及 Harappa[哈拉帕] 自属重要，但除此之外，尚罕他种发掘，故对于予之改攻印度考古学并不赞成。就事实而论，目前只能攻埃及学，但可同时注重近东方面之考古学。余亦以为目前须注重：（1）田野工作之技术，以遗物与文籍互证之研究方法；（2）古代文化之背景。最后，他允许代为写信给 Prof. Glanville [格兰维尔教授]。

7月8日 星期三

阅书：安德鲁斯《穿越蒙古平原》（pp.1—27）。赴大学学院，办转学手续。此事告一段落，虽知前途困难，也顾不了许多。至中国协会阅报，章太炎去世，国学大师又弱一人。得[清华] 校长办公处来信，知

延长[留学]年限，大概无问题，惟须待明春始能提出通过，心中一慰。

7月9日 星期四

阅书：Andrews , *On the Trail of Ancient Man*[安德鲁斯：《古代人类觅踪》]。

至中国协会，借出《东方杂志》去年14号，摘录《苏州杀降问题》，预备写一文章也。得叶兹教授信，约星期六下午去谈，辞颇客气，殊令人不好意思。

“I am very sorry to hear that you are going to leave me , but of course you must follow the direction of the authority in China.You could not have a better teacher than Prof.Granville.

Come here to tea one afternoon. What about next Saturday at 4 : 30 ? ”

[“很遗憾得知你要离开我了，但中国当局的指示你当然是要服从的。你恐怕不可能找到比格兰维尔教授更好的老师了。

抽个下午来我这里喝茶吧。本星期六下午4：30如何？”]

7月10日 星期五

阅书：安德鲁斯《古代人类觅踪》。

7月11日 星期六

阅书：安德鲁斯《古代人类觅踪》（ pp.1—359 ）。写了几封信。

下午赴约到叶兹教授家中去，他倒很客气，询问我见格兰维尔教授的结果，我说是至少[需要学习]三年。他问“是否决心改读埃及学”，我说“学校命令，不得不遵”。他又说其他的事情，询问近来中国发掘的情形，将他的*Ritual Vessels of China* [《中国的礼器》]的校样图版给我看，问我喜欢不喜欢。临走时送到门口，直到墙壁遮断视线时才进去。我回头一望，不禁想起去秋第一次拜访他时的情形。这是我自己的错误，希望由自己的决心和苦干来矫正。

7月12日 星期日

陈君昨天去找房子，没有找到合意的。[房东]老太婆的态度忽又改变，我们决定继续住下来。上午写了几封信。下午到Wenlly，看游泳场及入水表演。

7月13—15日 星期一—三

阅完Taylor, *Primitive Culture* vol.I [泰勒：《原始文化》第1卷] (pp.1—502)。此书自为佳作，惜以当时之均变论色彩过重。

7月16日 星期四

至海德公园观Presentation of New Colours[新旗展]。旋至Science Museum Library [科学博物馆图书馆]，观《地质会志》之《广东石器遗址》及Weidenreich [魏敦瑞]之《北京猿人新研究》。返家时阅报，知英皇遇刺，幸警察敏捷，得无意外。

7月17日 星期五

赴不列颠博物馆，观戈登文件，抄录大纲。

7月18、19日 星期六、日

阅书：泰勒《原始文化》第2卷。

7月20日 星期一

至不列颠博物馆，翻阅戈登文件。

7月21日 星期二

应格兰维尔教授之邀，至大学学院，至Mr.Firth[弗思先生]处，商酌下学期读 Phonemics [音素学] 事。弗思先生谈到，明末清初耶稣教士返欧，携来中国文籍，Royal Soceity[皇家学会]发起人之一 Sir.Wilkins [威尔金斯爵士] 著文论中国文字为 ideographical [表意文字]，而非 phonetic [表音文字]，欧洲亦应仿之，以作 universal language [世界语]，此事虽不成功，然对于后世之国际语运动实有甚大影响。氏文中又影抄中国书一页，并云本拟多行采入，并加注释，惜以最近之大火（指1666年之伦敦大火），此中文书籍大多丧失。弗思先生又云，近来流行之 crosswords[填字谜]，猜谜者多参考 Roget 之 *Thesaunue of English Phrases and Words* [罗热：《论英语的短语和词》]，以其书乃用表意文字排列法也，书系1809年出版，即受中国字典之影响，但欧人之采用此法以排列辞书，实首推英国此书。弗思先生谓有文章论此事，不久即可发表。又至不列颠博物馆，翻阅英文稿本部之戈登文件及1864年之《泰晤士报》。

7月22日 星期三

阅毕泰勒《原始文化》第2卷（pp.1—453）。此书后半部几完全以 Animism [万物有灵] 为题，材料颇丰，但其立论，似过于偏重以万物有灵为宗教之惟一的起源，而其演化论亦过于整齐，然此书仍值得一读也。

7月23日 星期四



开始阅H.R.Hall之*Ancient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霍尔：《近东的古代历史》]。出发工作在即，不知何时才能阅毕此书。下午与陈君至附近一带找房子，以房东这两天接了一个86岁患病的老太婆来，很不自由，并且房东似乎也有点不要我们住的意思。晚餐后，那个苏格兰人说房东要接一个日本人来住，岂不是故意与我们捣乱吗？

7月24日 星期五

进城至不列颠博物馆，再翻阅戈登文件。下午与陈君至S.W. 找房子，没有找到合意的。晚间整理行李，陈君云在N.W.2找到一处房子，独住 32先令，合居30先令，Partial Partial Bounding[部分供餐]。拟下星期即搬去住，我的行李可以暂存在他那儿。晚间以洗澡事，房东以为我们不予老太婆以方便，大为发怒，实际上是出于误会，我们越发不高兴再住下去了。

7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整理好行李。晨餐时房东知道我们要走，先发制人，说不租房予与我们了，限下星期六迁移。下星期我虽不住他的房子，仍要出房租饭费。我们真是气极了。不过转想也何必与他闹意见呢？由陈君出面，说一切都是误会，我们并没有搬的意思。房东才依照旧议，在我远离的时间中，仅令出一部分的房租，其余一切将来再谈。乃与陈君同行进城，至顺东楼用膳。乘3时的火车赴Dorchester[多切斯特]。6时半抵地，即赴Westwands 1号之Mrs.Harrison[哈里森夫人]处居住。晚餐后，在附近散步。

7月26日 星期日

赴附近之Maumbury Ring及Poundbury一观。前者为罗马遗址，后者为史前遗址。下午赴Max Gate[马克斯门]，一观Thomas Hardy [托马斯·哈代]之故居。屋前芳草幽林，风景如画。又在附近各处闲步。此城

住有居民一万人，规模颇小，不及伦敦附郭之小镇。晚间写信。

7月27日 星期一

第一天赴工作地，路程是两英里。从宿所出来后，向南沿着 Weymouth Avenue[韦茅斯林阴路]，过了一座桥，向右转弯，Maiden Castle[梅登堡]在望，规模甚为雄伟。至办事处，遇到Miss Cotton[科顿小姐]，承她详细告诉梅登堡的历史，过去工作的收获，今季致力的所在，则在于弄清楚“东门”的构造，及规模较小的旧东垒城壁，与规模较大的新城壁的交接点，以观其改造的经过，及二者间相隔的时间。旋至已掘过之坑沟，指示各层次之关系。途遇Dr. Wheeler [惠勒博士]，握手问好。至Site G [G地点] ( West Gate[西门] )，安置North Ditch[北沟]之标桩。每3呎一桩（水平距离），由垒壁之巅，直至其根。两行标桩相距6呎，发掘之沟边则各距标桩约1呎。桩上标明号数，出土物即依离桩之位置而定（普通仅利用左侧一行标桩，在note[记录]上须注明。其他一行，仍属需要，以可以系线测量深度也。）。旋至G地点之page1至6[1至6段]，助理测定剖面图，各层次弄清楚后以小针系标识卡片，钉于各层上端。两层相分处，如不甚清楚，以铁钉或木签标志之。然后横系一水平之细绳；又以布尺测其距坑边之距离，以硬尺测距水平细绳之距离，绘测于方格纸上。出土物依page[段]及layer[层]而标志，取至帐篷中，即盛于纸袋中，于袋上标志出土情形。

工作时间，每日上午8时起，10时半休息10分钟，1时午餐，5时散工。我们自携三明治去，每天茶钱3便士。

晚间回家，闻新来一小学教师Mr.Kavanagh[卡瓦纳先生]，亦来此参加发掘，与之同出至街道上散步。晚间将给吴晗君的信写好，将札记（《广东□报》）抄录，作为《史学周刊》的交卷。

7月28日 星期二

今天下雨，我想乘此机会，去此间博物院一观前二季所获之物，并有照相、剖面图及说明。一览之后，对于梅登堡的历史，即可了然。博物院中又有哈代的手稿数种。*Mayor of Casterbridge* [《卡斯特桥市长》] 即为其一。又5月间出土之罗马银币，近二万枚，亦陈列其间。故规模虽小，而颇有兴味。晚间Mrs. Cotton [科滕夫人] 探问我今天不去，是否因为患病。以发掘人员分居各处，有时有人患病尚不知道，常须巡视照料。

7月29日 星期三

至工作地，参加新石器时代防御沟之发掘。沟壁甚平直，沟底与沟沿几成直角，乃新石器时代者之特征。沟底之石垭块颇大（10层），乃掘沟后不久即行塞填者，稍上（9层）则石垭块稍小，更上（8层）则混有较多之泥土，更上（7层）则为深褐土，已近铁器时代之地面。铁器时代更于其上集垒。我们今天在第（9层）中，找到兽骨、贝壳及Neolithic [新石器时代] 陶片。下午近散工时大雨如注。大家都躲入帐篷中。返家时，沿途颇泞泥。半途时，惠勒博士的汽车来，我与卡瓦纳先生两人便搭乘他的车子返家。晚间至Common Exchange [公共合作社] 听惠勒博士的讲演。

今天接到清华同乡一大批的信，夹在一个信封中。知道黄云畴及王祥第都不得意。

7月30日 星期四

赴工作地，仍掘Neo-Ditch [新石器时代防御沟]，仅得牛肩骨（似为当时工具）、陶片，又得了一块石垭，上面有被砍擦的痕迹。把9层中的泥土盛了一匣预备交给专家用显微镜验看，是否有小蜗牛贝壳，属何种类，以推测当时气候之燥湿。今天天气颇佳，在阳光中发掘，感觉稍热，但是穿了夹背心及夹西装，仍未见汗流。我曾笑着对卡瓦纳先生说，英国没有夏天，今天的天气在中国只好算暮春。印度学生Sankalia

来，亦住在哈里森夫人的屋子中。据云曾在Dr.Macky[麦凯博士]指导之下，在印度的 Chanhru Daro[昌胡达罗]（1935年10月—1936年5月）发掘。工人在200人以上，饮食由工人自备。工人是喝冷水。工资依每天计算，每星期发一次。

7月31日 星期五

天气阴雨，仍赴工作地发掘，淋得一身雨水，皮鞋也渗进水来了。幸得在到此间的第三天，便购便宜衣裤，拼着牺牲这套衣服。所发掘得的东西，不过是一片陶片，一个蜗牛壳，及一个鹿角。三个人的一天工作，便是如此。不过这新石器时代防御沟的底部及边缘，都弄清楚。向 Iron Age Gateway[铁器时代门道]中间扩张掘去，以探求其是否有 Causeway[堤道]或与铁器时代门道北边之新石器时代防御沟打成一片。

## 8月

8月1日 星期六

赴工作地，继续新石器时代防御沟的发掘。这一星期来，参加发掘的渐多了。自愿帮助发掘的人，达30人，大半为女性，亦一异事也。她们是做引导参观、指挥工作，记载绘图等的工作。工人仅14人，每星期工资两镑半；吃力的事，多由工人干去。但是我们也一样的，拿锄头发掘，搬运掘出来的泥土石块，堆积在附近。这间因所欲解决的问题，较为确定。所欲发掘的地方，不过门墙的构造、城壁的构造，探沟亦仅限于数区，故堆积尘土的地点，不成问题。据Sankalia云，麦凯博士在印度发掘，在遗址附近，先掘探沟，证明遗址并不广延及其处，然后以其处为堆土之区。除继续发掘新石器时代防御沟外，又助Miss Joan Taylor[约翰·泰勒小姐]安置 G地点 North Section[北剖面]的10呎见方的各坑。各坑之间留1呎半，但为运土方便起见，间留2呎，用标杆以定水平直线。

下午休息，我拿了前两季的报告，在工作地来回地跑着。第一季的A地点及C地点，坑已填平，茂草丛生，几不辨其迹。B地点之 Round Temple [圆形寺院]，则用石块标识其墙基，极清楚可辨。然其下之史前居穴，则已不复可觅其迹矣。第二季之D地点及E地点在 West Gate[西门] 附近北首，亦已填平。惟F地点，则在连日工作之新石器时代防御沟旁，尚未填平。今年所掘者为四处：一为G地点，即在 East Gate[东门]之内；一为 H地点，即旧壁垒与扩大后壁垒之连接处；一为 J地点，在水坑之旁；一为 K地点，为东门外北首。下午观惠勒博士绘测 Tril Ditch[探沟]之剖面，用Clinometer[测斜仪]测其斜度，以两标杆系紧一绳索，于索上每隔水平1呎处，以夹钉标识之，然后用尺及铅垂线，测其离索之距离，绘地面之剖面图，再测地层之剖面图，以1/2 inch to Foot[1/2英寸表示1英尺]之比例尺画于纸上。

8月2日 星期日

与Sankalia赴附近散步，至 Frome河畔，倚桥栏闲谈。下午阅几页书，到外边跑跑，一天又是过去了。

8月3日 星期一

至工作地，继续发掘新石器时代防御沟。晚间房东的叔父，99岁了，拿着拐杖从楼上下来与我们谈话。说他自己童稚时，与其他儿童，时常掘开round barrow [圆丘墓]，拿出骨骼及铜戈等玩弄，弄过了便丢去。又说相传梅登堡之 Roman Temple[罗马神庙]下有地道与城中之喷水池相通。在他幼年时，曾有人放进小狗去，可是始终没有出来。

8月4、5日 星期二、三

继续发掘新石器时代防御沟。Miss Barbara Parker[巴巴拉·帕克小姐]来，亦居此公寓中。

8月6日 星期四

午餐时大雨，工作似乎难继续，大家都返城，没有事情干，赴图书馆阅哈代的《嘉士德市长》。

8月7日 星期五

继续发掘新石器时代防御沟。去年他们以为已掘到沟边，抵石垭原层了。这几天的发掘，证明仍是后来填塞的小块。虽极坚硬，仍非原封未动之石垭。

8月8日 星期六

继续发掘新石器时代防御沟。在这一小区，掘了二星期了。惠勒博

士的意思，仍要我在这里继续掘这小区。因为 Mr. Christopher Goodman[克里斯托弗·古德曼先生]颇满意我的工作，怕换了别人，没有这样得力。我也知道。但是为自己着急，坚请下星期另换一区，以求得新经验。惠勒博士只好允许。

下午至图书馆，继续阅读哈代的小说。

8月9日 星期日

与Sankalia一同至 Sherborne[舍伯恩]，观 King Alfred the Great[艾尔弗雷德大王]之二兄所葬之 Abbey[大教堂]，及古老之 Grammar School[(拉丁语等为主课的)中等学校]。又至 Sherborne Castle Ruins [Sherborne城堡遗迹]，费了5先令半，游得并不很满意。

8月10日 星期一

调至L地点工作。这是在罗马神庙之旁。欲确定附近是否有罗马时代之建筑遗址及导至水井之沟渠。我的工作地点是 23段，找到 Pit. 3[3号坑]，乃新石器时代之居所，掘得 Flint scapper [燧石刮刀]及Neo-pottery handle [新石器时代陶柄]，后者乃专限于 West Britain[西不列颠]之type [类型]。下午向惠勒博士询问关于记录各方法之优劣比较，及何处以何种方法为最适宜，H地点之三角板带水准器以量出土物，颇可采用也。

8月11日 星期二

继续M.S.L. 23段 (EXT)。将第2层brown earth and small chalk[棕色土和白垩碎片]清理，此层系罗马时代之遗址，所得兽骨、红砖、陶片不少，皆罗马时代之物也。第3层则土色较黑，多石灰岩碎块，乃铁器时代C之遗址，今日未作，至于第2、3层之间，分界线不明之处，其出土之物，另放一匣；盖如以第2层之物误作为第3层之出土

物，则对于第3层之时代判断，即发生大错误。据云第3层未发现 Roman pottery [罗马时代陶器]，仅发现 Belgic pottery [比利时时代陶器]，是证其为比利时时代之遗址，其他遗物发现于此层中者，皆为罗马以前之物。

### 8月12日 星期三

M.S.L. 23段 (EXT) 3层 dark earth and limestone [黑色土和石灰岩]，杂有灰炭、兽骨及陶片。陶片为比利时人时代，石灰岩块限于东半，似为道路及屋基，俟相连各坑皆做到此层，就所绘之平面图，始能断定其性质。同住在此公寓的巴巴拉·帕克小姐（系读巴比伦考古学系）嫌此公寓饭菜不佳，今日迁移到别处去。

### 8月13日 星期四

继续清理4层 green earth [青色土]及5层 green earth and stones [青色土和石块]。此二层时代较早，且似为 turf lime [泥炭石灰]，故罕饰物，土色亦不及3层之黑。但5层似为 hearth [烧土面]，石块有烧痕，兽骨颇多，但灰烬不多，且石块排列亦不规则。或因烧土面之时间太短暂，且不久即遭凌乱欤。

### 8月14日 星期五

继续清理M.S.L. 23段 (EXT) 6层青色土。这与4层青色土相同，在西半因无5层青色土和石块为隔，二者成为一层。此层遗物较少。

今天的 *The Times* [《泰晤士报》]，*Daily Telegraph* [《泰晤士每日电讯报》]，*News Chronicle* [《新闻记事》]及 *Morning Post* [《晨间邮讯》]，都有此间发掘的新闻。《泰晤士报》及《新闻记事》，并述及有中国学生在此间发掘。



8月15日 星期六

继续清理M.S.L.23段 (EXT) 7层chalk lumps [白垩块]。仅在顶层发现少数铁器时代陶片及兽骨，其下即为 natural chalk [天然白垩]，惟东部有 gully [沟渠]，为新石器时代之堆积。下星期再继续。今日的Daily Express[《每日快讯》]，亦登出此间发掘新闻。

8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赴马克斯门，再谒托马斯·哈代之故居。下午与Sankalia赴Weymouth[韦茅斯]。海潮中bathing[游泳]的人，男女老幼，达数千人。海水浅而且浊，消暑佳地，名不副实，失望而返。归路与Sankalia君谈及印度佛教，此君对此颇有研究。明天克瓦纳先生及Miss Helen Illet [海伦·伊利特小姐] 都要返家了。下星期三Sankalia先生也要走了。房东这几天的饭菜更劣，大家都叫苦不止。

8月17日 星期一

同住在一处的四个人，只剩下二个人了。克瓦纳先生是小学教师，颇富幽默，据云已任教职14年。对于史前史，颇生兴趣。但是当了14年的历史教员，讲堂中讲来讲去，左右不过是那一套，什么也不能专攻。暑假有6星期，费了3个星期在这儿发掘。欧战时曾参加战役，但是据云假使第二次大战发生，他第一着便是要跑到美国去，逃出局外。又谈到小学教员待遇，每星期自4镑起，可加至7镑。60岁退職，有养老金。小学上午9时半至12时，下午2时至4时，星期六无课，但据云功课仍觉过重，不适于儿童。克氏为人颇佳，对一般英人之冷面，常表示不满。前几天邀我与Sankalia君同至Antelqe饭店的酒吧喝啤酒。至于海伦·伊利特小姐，是小学地理教员，23岁，看上去似乎只十八九岁，居然记得印度的地名十二，中国的地名六（北京、南京、汉口、苏州、上海、广州），活泼动人，在此地一星期，便行回去。前天偶然谈起旅居，她说不曾出过英格兰，希望能到国外跑跑。但至多不过一年，旅居异国是多

么的孤寂啊！我闻之苦笑。

今天发掘M.S.L. 23段（EXT），将天然白垩找清楚，告一段落。

8月18日 星期二

开始发掘M.S.L.29段（EXT）。这是23段（EXT）的西边，与之相连。1层humus[腐殖土]，2层small chalk and brown earth[细碎白垩和褐色土]，已经掘去。3层与23段之black earth and limestone [黑土和石灰石] 似稍不同，称之为3A层细碎白垩，以下为3B层褐色土，再以下为3C层chalk blocks [白垩大块] 限于西首。这里再行编号，以其层次及内容，似与23段不同也。

晚间与Sankalia至Palace电影院，观童星Shirley Temple[秀兰·邓波儿]的*Little Rebel*[《小反叛者》]，颇佳。

8月19日 星期三

Sankalia先生又走了。这寓所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今天午时，风雨交作。M.S.L. 29段（EXT）3A层做完后，只好停工。下午至图书馆阅Thomas Hardy, *Mayor of Casterbridge*[托马斯·哈代：《卡斯特桥市长》]。晚间赴Miss Andrew[安德鲁小姐]的cocktail[鸡尾酒]之会，在King's Arms[国王臂膀]的宴室中，大家饮酒吃茶点，闲谈自7时至8时半始散。

8月20日 星期四

M.S.L.29段（EXT）3D层褐色土，small chalk and flints[细碎白垩和燧石]。这是 Neo-Turf Lime [新石器时代泥炭石灰]，土质较腻黏。发现Neo-sherds [新石器时代陶片]，尤其是那 handle[柄]的样式，乃Neo-pottery[新石器时代陶器]之特征。石器时代之陶器，极为松脆，故

另行放在一盒，俟之徐干，明晨再行用纸包裹，以免角隅受损。

8月21日 星期五

继续昨天的工作。经过东门的新石器时代防御沟，在路南又掘一沟，今日始完毕，幸得自己早日脱身。但是克里斯托弗·古德曼先生人颇佳，他的夫人也很善于待人。他们两口儿结婚仅有二年，感情极佳。他的夫人身体颇弱，在办公室司文牒，但时常到新石器时代防御沟来看丈夫。尤记得前星期我尚在新石器时代防御沟工作时，一天早晨，她来沟边停住了一会儿，静悄悄地瞧我们工作。我仰头看见了她，打一个招呼“Good morning！[早上好！]”她的丈夫仰头也看见了，连忙说：“Darling，I didn't see you.[亲爱的，我没有看见你。]”她含笑说：“Darling，I just came.[亲爱的，我刚过来。]”他俩便谈起午餐的计划，她要进城买东西，午餐应该添置些水果、牛油。我一面工作，一面听他俩谈话，“Darling！”“Darling！”之声，不绝于耳，真令人慕羡。

8月22日 星期六

在Neo turf-lime[新石器时代泥炭—石灰]之下发现一圆坑（B. Neo Pit L6），有 Neo-shards[新石器时代陶片]、兽骨及炭烬。下午至图书馆，阅毕托马斯·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400余页），向东至Brick Bridge[布里克桥]，即小说中谓失意之人，常来此散步者也。至Bridge Hotel[桥饭店]，与Mr. Chatterjee[查特吉先生]一同散步，沿着 Frome 河，至 Haigmann 别墅，转向 North Square[北广场]，即 Market[市场]，由Colliton街，至Collinton住所，即 High Place Hall[海伊庄园]，侧门之人面石首尚在。小说中谓儿童戏以石掷之，唇颌受磨损，即指此也。查特吉先生谈印度情形，极愤英人之压迫，对于甘地之和平政策，亦极不满。

8月23日 星期日

赴Stinsford Church [斯廷斯福德教堂]，即托马斯·哈代坟墓之所在，尸骨虽葬于Westminster Abbey [威斯敏斯特教堂]，而心脏则遵遗嘱葬于此间，以示不忘故乡。教堂中，牧师指示氏在世时至教堂中跪立祈祷之所，及其友人捐给五彩玻璃圣迹图之窗，为氏作纪念。此小教堂是13世纪的建筑，我参加他们的早祷。阳光由窗帘映入，颇为静穆，殊适宜于宗教感情的发挥。在野间散步，至腿倦始返。下午阅 H.R.Hall: *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霍尔：《近东的古代历史》]。晚餐后至Borough Garden[伯勒公园]听音乐会。

8月24日 星期一

继续M.S.L.P.29 (EXT)。在(3d)新石器时代泥炭—石灰之下，发现五六个pole-hole [柱洞]，所填之土，与 P.I.T6 (1) 相同，黄褐色带黏性之土，混着小块石垩。惟其黏性远不及新石器时代泥炭—石灰之强。至于Neo-Pit L.6，已清理完毕，小半压在边际泥土下，无法移动，只好任之。

8月25日 星期二

绘测P.23 29A R9 (EXT) . N. Face之section [北向工作区]。费了一天的工夫。这是第一次自己亲手绘测剖面图。

8月26日 星期三

发掘P.47之7层green earth and chalk[青色土和白垩]、5层Soft earth[软土]及8层lumps[土块]。下午助查特吉先生绘测P.63之section[剖面] (软土)。经东门遇克里斯托弗·古德曼先生，在那儿测绘新石器时代防御沟，据说绘测了四五天，今天才毕事。

8月27日 星期四

绘测P.63 south face[南面]之剖面，在东隅，地层不清楚，花了半点多钟的工夫，才知道是1882年Cunnington[坎宁顿]所掘的探沟。我想起安阳小屯的发掘来。不久的将来，恐便有再加发掘的必要。土人的盗掘坑之外，又加上中研院的探坑，真够麻烦人了。

8月28日 星期五

绘测grand plan of [主要平面图] P.23, 29A, 29, 以拟发掘至natural chalk[天然白垩]，必须毁去柱洞，故先测绘此图。晚餐后散步，至桥饭店附近之布里克桥，即托马斯·哈代小说中谓较低级无聊之辈徘徊之处，遇见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手持一枚罗马货币，据云系 Trinity 街之罗马遗址出土，凡二万余枚，现归 Dorset博物馆，少数流落于外，索价2先令半，以1先令购之。晚间与查特吉先生在月夜中沿Frome河散步至夜深始返。

8月29日 星期六

将P.29之底部清理至石垩层。下午观惠勒博士绘测H地点之侧面图。晚间观公园中之音乐会。

8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拿着新购的Thomas Hardy's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托马斯·哈代：《还乡》]，至公园中，坐在树阴下阅读。查特吉先生来，随意谈话，渐渐地谈到发掘得的骨头、陶片拿回后的保存方法来。我告诉他以自己春间在伦敦博物院工作室的经验，他又告诉我在法国的经验，谈至午餐时始别。下午坐在托马斯·哈代铜像旁，阅《还乡》。晚间散步，又遇及查特吉先生。他谈起印度的民族运动，颇为愤慨。

8月31日 星期一

调至H 地点工作。这区有工人7人。我的任务是记录，责任较轻。各物出土，用 Triangle Tape[三角尺]及range poli[折尺]记载其地位及其出土层，较重要的东西，则归入small finds[小件]，另放在一处。纸袋上记上工人的名氏，以有优赏也。

接大姊来信，回忆大姊在闺时家庭团聚之乐，想起目前漂泊的景况，不禁惨然。

# 9月

9月1日 星期二

在H地点任记录之职，无事时，以铅笔绘几幅sketch[速写]。

9月2日 星期三

仍在H地点工作。下午Dorset考古学会会员携着亲友来参观，200多人，主任亲任指导员，讲解发掘之经过及其意义。未来以前Miss.Seton Wallis[西顿·沃利斯小姐]叫我们各自照顾自己的职司，以便表示我们的分工。又令打扫已停止发掘的小坑及石墙，亦以示我们的工作也。

9月3日 星期四

接格兰维尔教授的信，决定后天返伦敦。今日大雨，下午停工，至图书馆阅书。阅毕托马斯·哈代的《还乡》。此书描写风景，似较《卡斯特桥市长》为佳，情节亦佳，令人有“多情自古空遗恨，好梦由来最清醒”之感。惟结尾落小说家旧套。犹如读《西厢记》在“草桥惊梦”以后，不欲再读以下四折，此书Book VI [第4册]之四章，亦可删也。

9月4日 星期五

近两星期来，工作的人渐渐散去了。剩下来的自愿参加者，不过二三十人而已，远不及前月全盛时的人众。那时达五六十人。午餐时，满餐厅都是人，现在则像寥落的晨星了。加以昨今两天的风雨时作时停，来者更少。H地点已做到layer 62[第62层]。工人不够，我与摄影师都帮着移土，推wheelbarrow[独轮车]。下午帮着Miss Meg[梅格小姐]绘测剖面图。明天要走了，今天向惠勒博士等声明。晚间收拾行囊。

9月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梅登堡做最后一天的勾留。冒着风雨，到各地点巡回一周，向各相熟的人告别。悄然步行返城，到Bristol[布里斯托尔]博物院，摘录Story of Castle[城堡的历史]。下午2时乘车返伦敦。六星期的田野工作，告一段落。傍晚抵家，和他们谈话到9时半，洗澡后便睡。

9月6日 星期日

睡到10时许才起来，睡得颇舒服。早餐后，与陈君在院中散步，谈别来的事情，房东出来，帮他摘苹果。午餐后收拾东西，不知什么缘故，总是振不起精神读书。

9月7日 星期一

进城至中国协会，阅报纸杂志，一个多月没有来看了。下午至查令十字街的旧书铺，钻来钻去，买了几本旧书。旋赴Sankalia先生处，少顷查特吉先生亦来，谈至傍晚始别。

9月8日 星期二

今天起，想多读点书，补充这六个星期的束书不观。今天只阅了Keith, *Man's Family Tree*[基思：《人类的谱系》](pp.1—54)，又续阅H.R.Hall, *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霍尔：《近东的古代历史》]，还翻阅这一月来的*Nature*[《自然》]杂志。

9月9日 星期三

阅毕霍尔《近东的古代历史》(pp.1—605)。



9月10、11日 星期四、五

阅读Breasted, *History of Egypt* [布雷斯特德：《埃及历史》]。

9月12日 星期六

阅读Pendlebury, *Tell el-Amarna* [彭德尔伯里：《泰尔·埃尔·阿玛那》]。

下午与陈君观电影*Rhodes of Africa* [《非洲的罗德斯》]，在这British Empire [英帝国] 渐呈危机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努力设法再次唤起帝国的精神，这片子于星期六上午早场，专门招待小学生来看，其用意殊深。

9月13日 星期日

阅毕彭德尔伯里《泰尔·埃尔·阿玛那》，此书尚佳，惟关于建筑物部分，所附图片过少，不易完全了解。

下午写信与家中大姊及煜光。为了煜光辍学事，颇想尽自己的力量，每年资助他200元，以三年为度，共合30镑左右，此款不能谓之微小，给自己零用，可以大有用处，仔细考虑，自私的心，与利他的心，两者交战不下，考虑了半日之后，才决定下井救人，自思殊可笑也。给祖谦甥的信，因为他的来信说梦想将来到伦敦来研究，我说“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最高的梦想是能到上海读书，连北平也不敢梦想，更休说外国了。”晚间写信格兰维尔教授，又给惠勒博士一信。

9月14日 星期一

进城想找小张[宗燧]去，知道他已于上星期以来英，至中国协会，遇及周长宁、翁文波二君，据云小张今日由Royal Hotel [皇家饭店]搬往

公寓，地址未详，至楼邦彦君处当可知之，乃赴Guilford Street[吉尔福德街]访汤象龙君，同至顺东楼午餐。下午至吴禹铭君处谈话，畅谈国内考古学界情形，及自己将来之计划，他说卫聚贤在一本他的学生做的书首序文，暗骂中研院发掘前无计划，发掘后无报告，报告无内容。我以为未免言之过甚，中研院考古组开始时，即有计划，惟非考古计划，不过欲掘有字甲骨而已，后来改组，然受影响不少，小屯的发掘，最难令人满意者以此。畅谈至傍晚出来，至楼邦彦君处，未遇，留字条而返。

9月15日 星期二

继续阅《埃及历史》。下午看电影N.G.Well, *The Years to Come*[韦尔：《未来几年》]。

9月16日 星期三

赴楼邦彦君处，晤及张宗燧君。小张年来一别，稚气犹昔，见面后不久，即诉说王棣君去年同室时欺侮他的情形，虽然连说这事已不记于心中，而言时遗恨尚未尽消也。又说去年在南京天文台实习时之情形。旋同至 Stanley Crescent 19[斯坦利弯角19号]小张的寓所一坐，打二副桥牌，乃约其同赴顺东楼午餐。下午至中国银行取款，有了钱又买一批书。

9月17—20日 星期四—日

阅毕《埃及历史》（pp.1—601）。

9月18日 星期五

与陈君同至小张处闲谈，储安平君亦来，同弄桥牌，至傍晚始返。

9月21日 星期一

至大学学院，晤格兰维尔教授。开始学习埃及象形文字。

9月22日 星期二

将Gardiner , *Egyptian Grammar Exercises I & II* [伽丁纳尔：《埃及文语法》练习1及2]做毕。阅R.R.Marett , *Man in the Making : An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马里特：《形成中的人类——人类学入门》] ( pp.1—70 )。

9月23日 星期三

将Hieroglyph[埃及象形文字]的练习I、II交伽丁纳尔教授改正。下午与陈君至Swiss Cottage[瑞士村舍]附近各处找寻房子，未有中意者，白忙了一个下午。

9月24日 星期四

将《埃及文语法》练习III做好，预备明天交上，阅毕Kenyon , *Libraries and Museums* [凯尼恩：《图书馆与博物馆》] ( pp.1—70 )。

9月25日 星期五

将《埃及文语法》练习III交上，伽丁纳尔教授面加改正。下午与陈君去找房子，在Kintsk Park Villa[花园别墅] 一处找得一间房子颇不差，房租亦便宜，及至女主人说出自己是一个日本籍律师的夫人，我们只得舍去。后至Fellows Road 149[费洛斯路149号]，主人不在，房客是一个London School[伦敦学校]的研究生，谓房东待人颇佳，房租亦便宜，现下有二三间房子空着，我们便约定明天再来。

9月26日 星期六

至费洛路149号，将房子租妥，二人一间房子，早餐在内，共出35先令，如将有单人住的一间房子空出来，可以21先令一人租下来，比起此间（13 Blakesley Avenue, Ealing W.5）来，30先令Partial Bording[部分供餐]，有晚餐及星期六日两天午餐，价格相差不远，但车钱每月可以省去一镑钱，且时间及精神亦省事不少。回来后即告诉房东以迁居事。下午与陈君同赴里士满公园。深秋的天气，本来有些萧瑟，加以园子的广漠，游人散处，未免更显得零落。在湖畔小坐，看着几个小孩子拿面包末喂湖中的鸭子，对岸的小径，几个士女骑马奔驰而过，陈君赞说英人能够享受幸福。步出里士满公园，在Terrace Garden[阶梯花园]中喝茶用点心。这小花园在泰晤士河岸上，沿着河岸的斜度布置花木，颇为优雅，炎夏是过去了，茶亭中的游人只有四五人。静静地坐着，望着河中来往的小艇，忽然想起故乡的风景，可怜我这游子，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返回故乡呢！

9月27日 星期日

将《埃及文语法》练习IV作好，阅Seton Lloyd, *Mesopotamia*[西顿·劳埃德：《美索不达米亚》]。

9月28日 星期一

将《埃及文语法》练习IV交上，由伽丁纳尔教授当面改正错误。阅毕西顿·劳埃德：《美索不达米亚》（pp.1—）<sup>[1]</sup>。

9月29日 星期二

将《埃及文语法》练习V作好。

晚间赴清华同学会聚餐，席间有新来同学报告清华近事，1917年毕业之秦振鹏先生叙述当年清华旧事。又有新由泛太平洋会议归来之吴半农君，报告美国方面清华同学情形，并略述泛太平洋会议情形。谓会中

各国人士明了日本之野心，不仅限于东三省及华北，明了中国之抗日决心及积极建设。会中各国人士坚询日本代表以日人所要求者为何事，日代表芳泽谓希望中国政府对于内外要事，皆以欣然态度咨询日本而后决定；又希望中国另有一政府，对于日本抱友谊之态度。中国首席代表胡适之氏即起而驳之，谓中国政府已极亲善之能事，超过独立国所能忍受之程度，日本之举动，将使中国人民更为反日而已。氏自“九一八”以后，仍主张和平对日妥协，但自日本压迫中国政府禁止人民反日之日起，即开始决心积极反日，日本如野心不止，中国决行抵抗云云。

今日报纸记载，日本海军行动，已行准备完竣，日本外相公开宣称现为中国最后机会，屈服日本，承认一切，云云。国事前途，极为惨心。

9月30日 星期三

将《埃及文语法》练习V交上，伽丁纳尔教授面加改正，又商定本学期之课程及课外自行阅读之书籍。

下午又至各旧书铺巡回一视，欲再购书也。这一年来，省积下来的钱，已达百镑左右，足够半年之用，但前途暗礁甚多，不能不先行准备，自下月份起，拟每月限定用费不得超过12镑，如此则此后二年公费可供三四年之用，但国事如此，恐非能安心读书如此之久。晚间收拾行李，预备明天交给Carter Patters [搬家公司] 运往新居。

# 10月

10月1日 星期四

阅Collingwood, *Roman Britain* [科林伍德：《古罗马的不列颠》]。

阅报，谓日本关东军与华北军队将官开联席会议，如南京政府不承认其要求，即行积极军事行动，海军已布置完竣，中国民族之命运，即决于此数日之中。阅之悲愤填膺。

10月2日 星期五

阅毕科林伍德：《古罗马的不列颠》。

下午赴Manchester Square W1[曼彻斯特广场W 1号]，参观Egyptian Exploration Fund[埃及考察基金会]之展览会，陈列El Amarna[埃尔·阿玛那]出土物，及埃及猫像。

10月3日 星期六

又是搬家，这是第三次的搬家。到了费洛斯路149号后，即到College Crescent 20[学院弯月20号]旧居停处，去看望小孩子们，买了一匣饼干给他们。下午至公安局声明更改地址，又至汤象龙君处座谈史学会近事，内部意见不甚和洽，不知道将来结果如何，一同至摄政公园散步。傍晚始返，整理行李。

10月4日 星期日

参加燕京同学会，旅行到Epping Forest[埃平森林]去。燕京有4位女同学在内，比清华同学会热闹得多了，虽然就人数而论，一共只有16人，远不及前星期清华聚餐，济济一堂几近30人。埃平森林是伦敦有名的去处，犹之西山对于北平的关系，在林中沿着幽径散步，秋深了，落叶满地，践踏得沙沙作响。这森林广达5000英亩，一条通过其间的大路，长达10英里，我们只能走过一部分，在湖畔散步一周，在草地上午餐，做几个游戏，然后又穿着林中闲步，在茶室中饮茶后，寻着归路回去。到公共汽车站返伦敦，至地质学家Barbare教授家用茶点，以Barbare为燕京老教授，招待燕京同学也。主人不在家，由其夫人招待。

10月5日 星期一

今天学校开学了。至中国协会，更改地址，看中国报纸。旋赴图书馆，翻阅杂志书籍。晚间写信给双亲，又是三星期未写家信了。

10月6日 星期二

做好《埃及文语法》练习VI。下午Mr.Edmonds[埃德蒙兹先生]上课，云星期五再行改正习题。早知如此，今天又可偷懒也。

10月7日 星期三

今天开始上课，但是并没有什么功课。下午至不列颠博物馆，晤及向觉明君，谈至傍晚，同赴顺东楼用餐。

10月8日 星期四

初上地质学一课。下午又上埃及文字学一课。阅毕B.Russell, *On Education* [罗素：《论教育》] (pp.1—150)。

10月9日 星期五

阅Creel, *Birth of China* [顾立雅：《中国的诞生》]。下午听Dr. Frankfort [弗兰克福特博士]之讲演。遇及钟道铭君，同赴中国餐馆用餐，至其寓所闲谈，至宵深始返。

10月10日 星期六

阅顾立雅：《中国的诞生》。下午至Paddington 车站购票，归途经电影院，观*A Tale of Two Cities*[双城记]，颇佳。返校拟取出照相机，以便明日拍几张照片，校门已于午后一时关闭，不准进内，交涉无结果，大为失望。

10月11日 星期日

赴Dorchester [多切斯特]，9时半登车，1时半抵其地，步行至梅登堡，已近2时半矣，晤及惠勒博士。H地点（Rampart [壁垒]），将Iron Age[铁器时代]初期之Ditch[水沟]，后来遮没者，重新掘出至底部，将大探坑与附近之狭长小探坑掘通，闻发现一尸骨于圆坑中，坑中所填之土，与Iron Age Enlarged Rampart [铁器时代扩展壁垒]之土相同，疑为人祭。G地点，最近始确知Iron Age[铁器时代]初期即为Double Entrance [双层出入口]，惟Outer Entrance [外出入口]下有原来填塞之沟坑，知为后来改造者，最初之出入口，疑即中间，已掘数探沟，仍未得线索，闻拟继续一二星期，以图获得结果。L地点，发现罗马时代之圆形建筑物墙基，史前之路，及史前之屋基柱穴，在前年发掘时于罗马寺宇之上旁，发现沟渠，当时推论其上方必尚有建筑物，结果发现此建筑，亦快事也。下午7时登车，11时抵伦敦，返家已近12时矣。

10月12日 星期一

阅毕顾立雅《中国的诞生》（pp.1—393）。此书关于商代一部分，以中央研究院供给之材料不少，去年发掘之结果亦已述及，叙述亦能得其要领，颇佳，周代则未见佳，惟态度尚谨严，新材料仅有浚县发



掘之卫墓。

上午第一次上德文班。下午听法兰克福特博士之*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10月13日 星期二

作《埃及文语法》习题VIII。至附近书店，又买了一镑多钱的书。下午将练习题交上改正。

10月14日 星期三

阅Lake and Rastall [莱克、拉斯塔尔]之*Textbook of Geology* [《地质学教科书》]。下午上English Phonetics[英语语音]课及History of Ancient Art [上古美术史]。

10月15日 星期四

上地质学课。下午听法兰克福特博士讲演*Physical Anthropology*[体质人类学]。

10月16日 星期五

做《埃及文语法》练习题。下午以体质人类学一课的关系，赶到Burlington House[柏林顿大厅]已晚了，不能进去听Sir Arthur Evans[阿瑟·伊文思爵士]的讲演，仅浏览Exhibition of Athenian Archaeology[雅典考古展览]，其中关于Minoan[米诺斯]一部分，最为精彩。

10月17、18日 星期六、日

将《地质学教科书》中关于Physical Geology[自然地质学]一部分阅毕。

10月19日 星期一

做《埃及文语法》练习IX。下午第一次上Phonetics Practice Exercise[语音实践练习]。德文课每星期一小时，觉得获益极少，目前只想追随，到假期中再努力。

10月20日 星期二

阅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I [《剑桥古代史》第1卷]。下午上Dr.Matthew Young[马修·扬博士]之Biometry[生物统计学]，人体测量学，及象形文字课。

10月21日 星期三

赴中国协会阅报，中国报纸已寄到10月3日，时局极险恶，但这半个月来的英国报纸，未有何种消息，昨天的《泰晤士报》，只说蒋介石与越川又会过一次面，交涉虽仍无结果，但尚不致即行破裂。下午上体质人类学及上古美术史。

10月22日 星期四

阅Russell[罗素]的In Praise of Idleness[《悠闲颂》]，上地质学。

10月23日 星期五

上体质人类学，作象形文字练习题，交上改正。阅毕罗素《悠闲颂》（pp.1—231），此书文笔极流利，措辞俏皮，使我一口气读去，

不肯中途停顿。

10月24日 星期六

阅毕Shorter, *An Introduction to Egyptian Religion*[肖特：《埃及宗教引论》](pp.1—132)。

10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与陈君同赴汉普斯特德荒原散步，落叶满径，秋风萧瑟，令人悄然。开始阅Erman, *Die Literatur der Aegypter*[厄曼：《古代埃及文学》]。

10月26日 星期一

赴不列颠博物馆观陈列品，遇吴禹铭君。据云，李济之先生将于年底来英讲学，系叶兹教授方面消息，不知确否。又云，安特生现赴华，不知有何种行动，希望当局不要让他再干开掘或搜买古物。像他那样的乱做，只足以破坏考古学上的证据而已。

10月27日 星期二

第一次测量人头骨。

10月28—31日 星期三—六

阅毕厄曼：《古代埃及文学》(pp.1—318)。30日晚间，罗凤超、黎名郁二君打桥牌，12时许始去。

以后想对于功课方面，不再记入，在此处抄上功课表以代之：

|     |                |               |                            |                       |                  |
|-----|----------------|---------------|----------------------------|-----------------------|------------------|
| 星期一 |                | 德文<br>(12—13) |                            | 英语语音<br>(14.30—15.30) |                  |
| 星期二 |                |               | 人体测量学<br>(14—16)           |                       | 象形文字<br>(17—18)  |
| 星期三 |                |               |                            | 英语语音<br>(14.30—16.30) | 上古美术史<br>(18—19) |
| 星期四 | 地质学<br>(10—11) |               | Technology[工艺学]<br>(14—16) |                       |                  |
| 星期五 |                |               |                            | 人类学<br>(14.30—15.30)  | 象形文字<br>(17—18)  |

# 11月

11月1日 星期日

上午与陈君一同至Regent's Park[摄政公园]散步。本来想在家读书，陈说我们忙了一个星期，难道休息一天也不能吗？我不相信休息。我以为在工作中可以得到快乐，用不着休息，但是这一星期来胃病时作，为了身体的关系，只好出来散步，吸点新鲜空气，晒晒太阳，在湖畔坐着，看他们小孩子的喂水鸟。旋至中国协会阅报，遇及汤象龙君，拿了学生救国会的捐款簿，捐了5先令。至汤君寓所，闻吴晗君来信，谓史学会之《中央日报》“史学副刊”决停办，但与社会艺术研究所合办季刊；朱庆永君已考上清华留美东欧史一门，拟明年来英云。阅毕Glanville, *Daily Life in Ancient Egypt* [格兰维尔：《古代埃及的日常生活》] (pp.1—74)。

11月2—7日 星期一—六

阅毕Capart, *Egyptian Art : Introductory Stories* [卡帕特：《埃及艺术导论》] (pp.1—176)。

11月8日 星期日

赴海德公园，观工人集会，反对Means Test Bill [经济状况调查议案]。旋赴曾昭燏君处，以其刚由德国返英，云在德曾参加发掘，方法颇不差；又云已决定费半年工夫作一论文，以骗取一学位，叶兹教授并允减低学费一半，以襄助指导他人写论文为条件；又云遇及吴金鼎君，正在写论文，一个多月画的底稿，以篇幅太小，将来不能制版，须另行画图。我真替吴君惋惜，为了骗取学位，何必费这么多的时间。回来后，将上午未做完的德文练习做毕，看了40余页的Watts, *Geology* [瓦茨：《地质学》]。

将昨日的事，细加思索，越发觉得自己的猜想不错，我自己不足惜，只是其间牵系的关系太麻烦，只好“还君明珠双泪堕”而已。读《埃及文语法》，做练习。

跑到中国协会去看报，知鲁迅（1881—1936）已于10月19日在上海逝世。记得自己初次购书，便是买他的《呐喊》。大概是1925年的春天吧！父亲与朱伯衡先生等一同到上海、杭州去旅行，我那时候正在[温州]十中初中部，不知道由《小说月报》或由《中学生》杂志的介绍，知道这是一部最重要的新小说集，在北平出版，上海有分售处，我便把这分售处开下去，托父亲在上海购买。我因为这书名二字较为冷僻，便在字上注着读音“呐（音纳）喊（音咸）”。父亲回来时，带了许多糖果之类的东西回来。但是最使我喜欢的，却是这一本红色封面的书，我一有空暇便拿起来读，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很觉得舒服。我没有进中学以前，在小学（府前模范，即今之十中附小）时当儿童自治会的图书馆馆长，便与叶正钦、周燮等，替图书馆添购文学研究会丛书，但是读起这本《呐喊》来，觉得比以前所有读过的书都为远胜，我最喜欢《阿Q正传》，对于《狂人日记》及《风波》，也尚能欣赏，但是对于最末一篇写共工氏作乱、女娲补天，却并不觉得如何好，因为看不懂他的用意所在。因为这是自己所收藏的第一本课外书，很是爱惜，在书面上写着“1925年父亲游沪的纪念品”，后来被姊夫借去，不知现在流落何处？我到中学二三年级时，因为与王棫、吴家桢等接近，对于创造社的文学书发生兴趣，自己没有钱买书，只好借人家的书。那次国民军北伐，学校停课，王棫将国民党的刊物及创造社出版书籍，都寄存在我家里，怕归途过关津时军警检查也。

自己随着家人避难外婆家中，幽静冷僻的乡间，门前便是一湾流水，对面是长满着绿树青草的小山，自己除了水畔山巅散步徘徊外，便是伏在室中读文学书，一天限定只准读一两篇，怕读完了没有书可看也。1927年赴上海入光华后，对于文学书籍渐行疏离，但是还买过鲁迅的《彷徨》，读了后印象并没有第一次读《呐喊》时那样的佳。对于他

笔锋的尖刻，对于他在思想界中的奋斗，也极其倾倒。在光华时曾听过他的一次讲演，后来国文课，王蘧常先生出了一个作文题“我所最钦佩的一个人”，我便拿他做对象，写了一篇杂感。有一位同学写的是郭沫若。还有一位同学却写起我来，王先生在课堂上提到这篇作文，令我怪不好意思。我在初中时，最佩服的两个人是鲁迅和吴稚晖，到1927年吴氏忽然行动言论反常，我对他只有“十年前死是完人”一语赠之而已；对于鲁迅，我却是始终钦佩他的人格与笔调。我自己是个隐士，却有叛徒的血液在奔流着。

11月10—14日 星期二—六

这一星期来，课外书只读了半本《剑桥古代史》第1卷，希望下星期能读完这一册。收到刘古谿的信，他说：“我打算最多在国外住三年，一方面由于我不能长离现实，同时我是一个有妻的人，我不知道应该可怜你，还是羡慕你，在我们这一点分别上？”我读了只得苦笑而已。

11月15日 星期日

昨天晚上在吴金鼎君处晚餐，李泰华君在座，谈到11点才出来。李君出来后，便发表意见说，留英同学的太太中，似乎没有一个能够烧好菜；他说将来返国后，一定要提倡女子非注意烹饪不可。我因为许久没有吃中国饭，多吃了一点，昨夜一宵不舒服，肚子作痛，今天没有精神，写了五封信，做了一段德文练习。上午到Regent's Park [摄政公园]走走，下午万异君来。

11月16—22日 星期一—日

这一星期来，因为赶着课内的工作，只阅了一本Woolley, *The Sumerians* [吴雷：《苏美尔人》] (pp.1—196)，及《剑桥古代史》三章，星期六再去Burlington House [柏林顿厅]，参观希腊考古展览。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其中以米诺斯展室最佳，系亚瑟·伊文思爵士亲行选

择布置，米诺斯文化之演化及与邻国之交互影响，皆能显示出来，其他三室则系British School of Athens [雅典英国学校]在希腊之发掘工作成绩，亦值得一看。

11月23—30日 星期一——星期一

预备在这一星期看完的《剑桥古代史》第1卷，仍剩下几十页，在旧书铺中乱翻书籍，却时常耗费了整个下午。这个恶习，从前在上海时便养成了，一个月只进城一次，到北四川路旧书铺中寻旧书，尤其是最后二年，得了40元的奖金，有钱可以买书了。后来到北平，也只是每个月进城一次，东安市场、琉璃厂的旧书铺，时常消磨大半天，剩下的时间，匆匆购买零用的东西，便搭车返校。现在因为校址与伦敦旧书铺中心点 Charing Cross Road[查令十字街]相近，自己便每星期或二星期去一次，结果是时间耗费不少，所得便宜极为有限，因为值得买旧书不多。而此间生活费昂贵，时者金也，未免有点心痛，这癖气非矫改不可。星期日29日第一次试行烹茶，买了几块洋点心，与小陈酌茶闲谈，亦另有风味也。



# 12月

12月1—5日 星期二—六

阅毕《剑桥古代史》第1卷 ( pp.1—615 ) 及Hall, *The Civilization of Greek in the Bronze Age* [霍尔:《青铜时代的希腊文明》] ( pp.1—293 )。

12月6日 星期日

预备*The Story of Shipwrecked Sailors*[遇难水手的故事]的埃及文读本。下午程、应二君来,弄桥牌,晚间始去。

这一星期,英皇欲与情侣Simpson[辛普森]夫人结婚,内阁不赞成,闹成所谓Constitutional Crisis [宪法危机],今天仍未解决,全球注目。可是我国的中日谈判决裂,日兵在青岛登岸,绥远激战,都登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连西班牙的战事也入次要的地位。

12月10日 星期四<sup>[2]</sup>

昨天报纸上登载辛普森夫人谈话,谓自愿放弃与英皇白头之约,大家以为这事便可以如此解决了,今早阅报知形势更为严重,下午4时英皇退位的消息已由无线电广播全国了。

12月11日 星期五

晚间在房东的客厅中,静听英皇的Farewell Speech [告别演说],四个人围坐在火炉畔,默然不作声,侧着耳听英皇的致辞,沉重地、缓慢地一句句说下去,到最后“God save the King[上帝拯救国王]”,音调骤高,但已带沙哑声,可见他的感情的冲动。辞毕,四座悄然,大家不觉

为之表同情，深能了解他的苦衷，但大家也很承认，到了现在的地步，这是惟一的解决办法。

12月12日 星期六

阅毕David and Gardiner, *Tomb of Amenemhat* [戴维、伽丁纳尔：《阿门内姆哈特陵墓》] (pp.1—120)。这星期来胃病又作，殊为苦痛，百事无成，惟痼疾已深，恨无可言。

12月13日 星期日

房东送早餐来，问我们听见了中国行政院长被拘的消息没有？陈君没有听消息，还以为昨天晚报中所登的英国水兵在厦门捕了一只老虎运载来英的消息，连忙带笑地说知道了，知道了。房东觉得有点所答非所问，到楼下去，拿了*Sunday Express* [《星期日快讯》]上来给我们，真是出人意料之外，陈君还将信将疑，以为《星期日快讯》靠不住。我便下去到街上买一份*Sunday Times* [《星期日泰晤士报》]来，这消息是确实无可怀疑了，但是应该怎样解释呢？小张[学良]私人的地盘和野心？东北军的怀乡病？反日大同盟的胜利？共产党宣传的成功？苏联在背后活动？日本小鬼的鬼计？我们想不出一个答案来。

12月19日 星期六<sup>[3]</sup>

这一星期阅毕R.R.Marett[R.R.马雷特]的Tylor[泰勒]小传及其学说 (pp.214)。着重的应为学说，传记极简略，但亦有颇富兴趣之轶事，如云在牛津讲演时，其夫人每次皆列席旁听。氏有一次失口而出“and so, my dear Anna, we observe.....[所以，我亲爱的安娜，我们遵守.....]” (p.14)。又在Royal Institute[皇家学会]讲演原人钻木取火时，亲行实验，不知道是由于手段不高明，或由于天气太潮湿，不能成功，Tyndall[廷德尔]在座，自告奋勇，一举即成功。事后泰勒对廷德尔云，据我所知，钻木仅能得火星，此次实验，熊熊火光爆起，殊不可

解，廷德尔笑答，不敢相瞒，我投进去火柴头，替大家开开心。关于学说之介绍及批评，极为精彩，以马雷特亲承颜色，而自身又为当今此学之牛耳，此学数十年之进步，一一在其心中，故其批评，亦极中肯綮。

12月20日 星期日

与Mr.Sankalia同赴Forest Hill [福里斯特丘陵] 参观Horniman Museum[霍尼曼博物馆]。关于初民之工具，陈列品极佳，似胜于不列颠博物馆，陈列得法，说明书亦极佳。晚间为Sankalia 君饯行，此君系研究印度考古学，已得博士学位，明日即返国。

12月21—27日 星期——日

本星期学校放寒假了，有闲工夫读书，可恨胃病仍未完愈，只读了大半本《剑桥古代史》第2卷。星期四与陈君一块到Olympia[奥林匹亚]观马戏，是Bertram[伯特伦] 的班子，颇不差。星期五是圣诞节，店铺大半关门，中午与陈君一同到Tottenham Court Road[托特纳姆·考特路]的一间意大利馆子用膳，回来后，生上火炉，冷清清地相对坐着阅书，傍晚时房东送来两杯葡萄酒、几块点心，喝了脸上也不觉得发烧。晚间偷懒不出去用膳，与小陈煮鸡卵吃，再胡乱吃了几块点心，可怜我们的过节！

12月28日 星期一

与陈君同去看电影，是Shirley Temple[秀兰·邓波儿]的*Poor Little Rich Girl* [《可怜的富女娃》]，并不见佳。

12月31日 星期四<sup>[4]</sup>

昨天阅完《剑桥古代史》第2卷（pp.1—642）。今天自动放假一天。上午至中国协会，看中国来的报纸，已到12月12日，老蒋尚未被

拘。据大使馆的消息，老蒋已于圣诞节前一日释放了。至查令十字街旧书铺买了几本旧书。下午至Royal A..... Hall [皇家.....厅] 观马戏，是前曾在上海做过的海京班（Hagenbeck），从前在上海时不肯去看，现在倒忽然高兴起来去看，临老反有童心，我自己也觉不可解。

吴禹铭君虽是山东人，但是长得个儿并不高，比我还要矮一些，去年做测量术实习，仪器的望远镜对准了，吴君却因为太矮，看不到镜头，只好拿那个装仪器的箱子作站足的凳子，才勉强看到。那导师Mr.Hart[哈特先生]还说去年有一位更矮，一个箱子不够，叠了两个箱子才看到。向觉明君在不列颠博物馆的Oriental Student Room[东方研究室]看见吴君，不敢打招呼，以为他准是日本人。吴君确有点像日本人，矮短坚实的身材，谁都要错认为日本人。吴君人很忠厚，读书很用心，田野工作也很能吃苦，是不可多得的考古学人才，可惜功名心太切，跟了叶兹教授习中国考古学，不过为得博士头衔而已，论叶兹教授的学问，那里配做他的导师。我以为他如果跟柴尔德教授或Frankfort[弗兰克福特]，一定好得多。自然，那样是难得博士学位，他转眼便是36岁，一个人到了中年，饱受由于没有外国洋博士学位受歧视的刺激，自然要顾到功名，不能像傻子一般专为学问傻干，这又何能怪他！不过，为中国考古学的前途着想，未免为之惋惜而已！

说到叶兹教授，一个将近60岁的老头儿，还是很努力苦干，他的精神自然很可佩服，但是一个不懂中文，又不懂考古学的人，做起中国考古学教授，却有点滑稽。记得上学期有一次讲演汉镜，念着“见日之光，长不相忘”，有一学生问他从那里念起，他瞠目凝视幻灯片，随便指着一个字搪塞，我在下面笑起来，他很不好意思地说：“Your Chinese Friends can tell you at once. [你的中国朋友可以立刻告诉你。]”去年在中国美展会中讲演，由故宫铜器，谈到《西清古鉴》一书，说最早的刊本是光绪七年铜版本。在研究班中还说，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不自行刊印，送到日本去刊印。我告诉他，中国有乾隆年间殿本，他不相信，我又到不列颠博物馆找出乾隆殿本来，他还是将信将疑。那天我到他家中去，他拿容媛的《金石书录目》给我看，说其中未提到乾隆年间刊本，我一看不禁失笑，原来这书目中光绪七年日本铜版本及上海石印本，都

标明刊行之年，乾隆殿本未标明何年，他不知道“殿本”二字作何解释，以为不过注明乾隆年间撰编而已。又记得有一次在研究班，谈到商之灭亡，《竹书纪年》与一般传说不同，有一学生问以何者为可靠，叶兹转以问吴君，吴君答以仍当奉旧说，以《史记》、《汉书》比较可信也，叶兹点头称是，实则《史记》中并未提及共和以前之纪年。又有一次，我在他家中翻到古物保管委员会刊物，有浑源出土铜器照片，因为这是用中文编写的，氏竟全未注意，等到我翻出给他看时，他倒问我这是他的书吗？今年的转系，在我是不得已的举动，其中苦衷略书一二。有一次向觉明君问及叶兹教授还闹了一些什么笑话，我答以这是我出了学费，拜了老师，才能有机会获得这些笑话，恕不随便转送。1936年已过去了，这些遗痕仍在我的心中，不知何时始能消逝！

[1] 编者注：此处原文如此。

[2] 编者注：12月7日到9日内容日记原缺。

[3] 编者注：12月14日到18日内容日记原缺。

[4] 编者注：12月29日到30日内容日记原缺。

# 1937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五

新年本来对于我引不起什么兴趣，英国的新年与平日无异，商店学校都照常办事，更显不出与平日不同的地方。上午至图书馆去，阅了 *Horniman Museum Handbook on Collection of Travel and Transport* [《霍尼曼博物馆收藏的旅行和运输工具手册》] (pp.1—71) 及 *Handbook to the Collection of Weapon* [《收藏的武器手册》] (pp.1—85)。不知什么时候感冒，脑子有些沉昏。这几天伦敦流行性感冒流行，小陈感冒了，房东及其太太也感冒了。下午在床上睡了一觉，醒来时已街灯齐明，对陈君苦笑道：“这样也算过新年！”

1月2日 星期六

房东说，今天他们以感冒不能起来做早餐给我们吃，叫我们到附近餐馆去。我们便自己弄早餐，买了几块点心，烧了一壶茶，又吃几个鸡卵。可怜的小陈不知道怎样击破生鸡卵，像击破熟鸡卵一样，以尖端往桌板上碰，我到底少时候曾帮母亲的忙，到街上买酱油、醋，在厨房中击生鸡卵，有些经验，便告诉他截腰击碰。上午看 *Horniman Museum Guide* [《霍尼曼博物馆指南》] 上半本 (1—86页)。下午与小陈一同去 *Sadler's Wells* [萨德勒井] 戏院，看 *Goethe* [歌德] 的 *Faust* [《浮士德》]。虽然这些歌舞剧的剧辞听不懂，但音乐颇佳，布景及演员亦不差，观众极众，费了一先令半，还没有坐的位置，站了三个小时。

1月3日 星期日

写了几封信。下午至汤象龙君处，谈史学会事及闲事，谈了一个下午。

1月4日 星期一

赴霍尼曼博物馆参观。前月20日曾去过一次，这是第二次，以后有工夫再去参观。

1月5日 星期二

阅R.H.Lowie,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 [洛伊：《文化人类学入门》]。下午往见格兰维尔教授，氏新由埃及返英。

1月6日 星期三

复阅Shakespeare[莎士比亚]的*Hamlet*[《哈姆雷特》]。晚间与陈君同去Old Vic[老维克剧院]，观全部《哈姆雷特》，演得虽尚不差，但似没有前星期六所看歌德的《浮士德》好。

1月7日 星期四

至不列颠博物馆，阅Andrews, *The New Conquest of Central Asia*[安得思：《中亚的新收获》]中Nelson[纳尔逊]所写关于在中国进行考古工作的几章，又阅*American Anthropologists*[《美洲人类学家》](1927年)中纳尔逊的“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N.China”[《华北的考古调查》](vol.29, pp.177—201)。后者系对于安特生及Teilhard & Licent [德日进和桑志华]所著中国考古工作报告的书评，写得很不差。下午又买了3镑钱的旧书。

1月8日 星期五

阅Montet, *La Vie Privé dans les Tombeaux Égyptiens de l'ancien Empire* [蒙泰：《古代埃及帝王陵墓中的王公生活》]。两年多未攻法文，阅时极为吃力，一天只看了30页左右。

1月9日 星期六

阅洛伊《文化人类学入门》。下午与陈君同赴伍启元君处，罗凤超及黎名郇君，与伍君三人同居一屋，弄桥牌，旋至顺东楼用餐。

1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阅了十来页。下午储安平君来，据云对于爱丁堡大学甚为失望，故决计返伦敦自修。少顷，罗、伍两君亦来，弄桥牌，还弄得起劲。钟道铭君来，六个人在一处谈，颇为热闹。茶后，储、钟两君辞去，罗、伍弄桥牌至8时半始去。明天便要上课了，假期已完毕，可是我的胃病却仍未完毕。这假期要做的事情很多，可是多没有做到，本来预备稍加休息，养好胃病，结果也未能达到这愿望。

1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校，谒伽丁纳尔教授，商洽本学期之作业，旋赴书铺购书。阅埃及文语法，作练习，好几个星期未见面，又生疏了。伽丁纳尔教授试考我的埃及文，令译一段，结果甚坏。

1月12日 星期二

预备埃及文语法。安排好今年的功课表：



|     |       |  |               |          |
|-----|-------|--|---------------|----------|
| 星期一 | 埃及文语法 |  | Phonetics[语音] |          |
| 星期二 |       |  | 人类学           |          |
| 星期三 |       |  | 语音            | 埃及文语法和课文 |
| 星期四 | 地质学   |  |               |          |
| 星期五 | 埃及考古学 |  |               | 埃及历史     |

1月13日 星期三

作埃及文语法练习。晚间赴向觉明君处闲谈，他问到我在叶兹教授处所见闻的这位汉学家的笑话，我说这是我出了学费才能见闻到这些笑话。

1月14日 星期四

预备*Story of Sinuhe* [辛努海的故事]的Text[课文]。中午进餐时忽觉不适，下午呕吐了一次，一个人几乎昏倒，勉强挣扎着。傍晚依旧照预定时间交上练习，面行改正，又念课文。返舍后即上床休息。

1月15日 星期五

第一次上考古学课，只有我一个人观览cylinder-seal[柱形印]、button-seal [纽扣印]、scarabs[圣甲虫形宝石]，及其演进。因为昨天发疾，今日仍觉不适。晚间陈君回来时，说我的脸面惨白，眼睛无精神，我仍是挣扎着。

1月16日 星期六

做了下一次的埃及文语法练习。晚间写了几封信。

1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写了几封信。下午陈君的朋友孟君来，闲谈到傍晚始去。又生病了，这是一幕悲剧，我也知道身体的重要，尤其是干考古生涯的人，如果身体不好，便是没有前途，但是为了自己是中途改行，根柢太差，起步又慢了一点，不能不加倍努力。事业的成败，谁也没有把握，纵使失败，我要做到可以自己安慰自己，我是努力过的。不论是由于环境的关系，或身体的关系，将来跑到中途，不得不躺下来，我也不愿人家说我不努力，由于偷巧或偷懒而失败。

1月18日 星期一

至医院看病，弄了点药粉，每餐后服一次。

1月20日 星期三<sup>[1]</sup>

接吴禹铭君通知，谓济之先生已抵英，约明晚叙谈。

1月21日 星期四

晚间赴吴君之约。李先生别来年余，丰彩犹昔，肥胖的身体穿上西装，更加精神勃发，谈去年安阳发掘及山东日照的发掘，随意地谈着，谈至10时始散。

1月23日 星期六<sup>[2]</sup>

约了李先生，及吴君夫妇、向觉明、曾昭燏等，到北平楼聚餐。席间，向君谈及救国会主张，及公费生等事。

1月24日 星期日

偕向、吴二君至李先生处，看发掘及古物照片。旋同至曾君处。下

午返家，阅毕洛伊《文化人类学入门》（pp.1—341）。

1月25日 星期一

胃病又剧，晚10时上床，12时余尚不能入梦，奈何！奈何！

1月26日 星期二

晚间赴曾君之约，为李先生洗尘。他们看戏去，自己不去，返家后，接到周君复信，调解有希望，甚乐。

1月30日 星期六<sup>[3]</sup>

阅毕Myres, *Dawn of History* [迈尔斯：《历史的黎明》]（pp.1—254）。此书材料，虽多已过时，但作者将历史过程，视作人类与环境交互影响之结果，因而注意自然环境的解释，虽为小本书，颇富暗示性。

上午赴李先生寓所，将周君来信大意转达。李先生说这事出于他的意料之外，说我过于热心，但谓对于前事本不介意，以后有可以帮忙之处，自必帮忙周君。旋谈国内考古情形，我对于梁先生无条件地接受安特生甘肃史前分期，表示不满；对于《田野考古》，谓《安徽寿县调查记》太详。据云，实属另有缘由，寿县发掘已批准上海市博物馆工作，中央研究院从前有此一段历史，不能不述及。继又询及我的今后计划，我决定在英学埃及考古学二年，赴埃及工作一年。

晚间赴吴君之约聚餐，李先生及曾女士皆在座，谈至10时半始散。李先生登50多级楼梯，到了吴君的楼房中，说陪张韵海夫妇买东西，跑得真累。

1月31日 星期日

写复信给周君。阅Burkitt, *Our Forerunners* [伯基特：《我们的祖先》]。此书虽属小册子，材料亦过时，1923年出版，但叙述极清楚，仍不失为入门书籍。

## 2月

2月1日 星期一

阅毕伯基特《我们的祖先》( pp.1—224 )。

2月2日 星期二

阅及丁文江氏批评Granet, *Chinese Civilization* [葛兰言：《中国的文明》]，骂得颇为痛快。丁氏人极聪明，学问亦尚不差，惟官瘾颇深，淞沪督办，砸了鼻子始下台；九一八事变后，力主退到堪察加之政策；去年之死，虽为学术界失一人才，但为氏计，实为善终也。

2月3日 星期三

阅Newberry, *Egypt as Field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纽伯里：《作为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埃及》]。

2月4日 星期四

胃病又剧，几整天不能作事。赴High Street [海伊街]旧书铺翻书，有一本60年前出版的*Far East* [远东]杂志，中有几幅上海的照片，当时尚无法印刷照片，故即用照片贴上，颇有趣。

2月5日 星期五

格兰维尔教授讲演Recent Excavation of Egypt [埃及的近期发掘]，谓关于埃及考古学，现已进入一新时代，注意有系统的整理工作，以Reisner [赖斯纳]的埃及墓形进化史为例。

2月6日 星期六

将上学期工作报告，请格兰维尔教授签字证明，又请其代为修书请求清华批准延长一年之计划。

2月7日 星期日

赴钟道铭君之约，至顺东楼午餐，李先生及吴君夫妇亦在座。午后与李、钟偕赴汉普斯特德附近Parliament Hill Fields[国会山广场]找房子，顺道邀至寓所闲坐。

2月8日 星期一

取得格兰维尔教授之信，晚间至李先生处，请其过目。李先生允亦代为修书致梅校长请求。格兰维尔教授之信如下：

Dear Sir ,

Mr. N. Shiah ( Shiah Nae ) , at present a post-graduate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 has asked me to write to you in support of his request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his scholarship.

Mr. Shiah has been working at Egyptology under my supervision since last October. His work is good. He is extremely industrious , conscientious and accurate , and so far as I can judge at present , shows an interest in all sides of his subject.

When he has taken a qualifying examination he will be working almost entirely on a thesis of archaeological character. The subject for this has not yet been decided as I wish to see more of his archaeological work first. I understand from Mr. Shiah that he is

anxious to get some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while he is working at Egyptology and I hope to be able to arrange this for him during next autumn or this following spring. This should materially improve the value of his Egyptological work as well as increase his general archaeological experience and training. The present course will necessitate his remaining here until the summer of 1938 at least , and I therefore strongly endorse his request to you to continue his scholarship up to that period.

Your truly

8 Feb.1937

S.R.K.Glenville

[尊敬的先生：

本系在读研究生夏鼐先生要我就支持他延长奖学金的请求写信给您。

自去年10月以来，夏鼐先生一直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埃及学。他干得很好。极其勤奋、认真、严谨；就我现在看来，他对他的课程表现出全面的兴趣。

在通过资格考试后，他将以几乎全部精力撰写考古学性质的论文。论文题目尚未决定，因为我想先多了解一下他的考古工作。我知道夏鼐先生想在攻读埃及学的同时尽快取得田野工作的经验，我希望能在今秋或明春作此安排。这将大大提高他攻读埃及学的进益，增加其一般考古学的经验和训练。目前的课程很需要他留下来，至少留到1938年夏天。所以我非常赞同他的要求，请您将奖学金延至上述年限。

1937年2月8日]

2月11日 星期四<sup>[4]</sup>

至Science Museum[科学博物馆]，观Television[电视]，及新近由Reading[里丁]移来之罗马时代泥窑。旋至India Museum[印度博物馆]，晤及Mr. Coridplire 询其关于Nal出土之彩陶。旋至Science Library[科学图书馆]，阅HongKong Naturalist Vol. III [《香港博物学家》第3卷]中Father Finn[芬神父]关于香港附近Lamma岛[南丫岛（舶辽洲）]出土史前遗物之报告。

2月13日 星期六<sup>[5]</sup>

查阅 Hargreaves, *Sohr Domb Nal* ( *Memories of Arch.Sur. of India* No.35 ) [哈格里夫斯：《*Sohr Domb Nal*》（《印度考古调查纪实》35期）] 及Stein ( *Memories* No.43 ) [斯坦因（《纪实》43期）]。

2月14日 星期日

写了几封信，向学校请求延长年限。阅书Hall, *A Season's Work at Ur* [霍尔：《乌尔的阶段工作》]。

2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至医院，据云关于胃病方面，该照X-ray[X光]。阅毕霍尔《乌尔的阶段工作》（pp.1—290）。此书系叙述欧战初毕时在乌尔附近之发掘工作，叙述得颇生动有兴趣。氏之工作，实以在Ubaid[欧贝德]为最重要，书名曰Ur，或欲分Woolley[吴雷]之大发现之名欤！



2月17日 星期三<sup>[6]</sup>

至Courtauld Institute[考尔特奥德研究所]，听李先生讲演Excavation of Tombs near An-Yang [安阳附近陵墓的发掘]。早两天票子已被索一空，今天这容两三百人的教室，满满的都是人，Woolley[吴雷]、Wheeler[惠勒]、Seligman[塞利格曼]等皆在座，叶兹教授为主席致介绍辞，李先生演讲侯家庄发掘，这是我亲身参加过的，看着幻灯片，有如旧梦重温。上午至医院照X光，验胃病也。

2月18日 星期四

去听李先生的讲演，看见布告板上写着：“Owing to Dr.Li Chi's Dispensation, Prof.Yetts will give his Lecture”[蒙李济博士厚爱，叶兹教授将作讲演]。李先生自来后不久便觉得膝部发酸痛，昨天便是扶杖上台讲演的，不料今天忽然加剧了。叶兹教授的讲演，是用李先生的幻灯片，稍加解释。今天的题目是《殷周铜器的比较》，他自己也莫明其妙，以为浚县的双墓道与侯家庄的亚形墓不同，便是商周不同之一。杏叶形车器的幻灯片，放大后又无比例尺，便视为铜盾，说有一呎来长，我在下面几乎失笑。有许多东西，他自承不认得（如Socketed Celt [有銎斧]），倒也罢了。听毕后，至旅馆视李先生疾，据云已搬进医院。至吴君处询问，知在U.C.H.[大学学院医院]去冬刚落成的Private Patient Wing, 3rd Floor, No.41[私人病房，3层41号]。至时，李先生膝部敷上药，正在发烧，吟呻不止。这里医院，每星期7镑，医生诊金另列。

2月20日 星期六<sup>[7]</sup>

昨天购得一本道光十六年新加坡刊行之《马太福音》。今天至不列颠博物馆查对，知即Morrison[马礼逊]之译本，太平天国之所遗诏书，即以此为蓝本。晚间与钟道铭君同往探视李先生。

2月21日 星期日

下午去看李先生的病，已大致痊愈，可以起来走动。他的膝病，本是硬症，痛一停止，便没有什么关系，明后天即可出院。回来后，在房东处弄桥牌。

2月22日 星期一

至医院看胃疾，据云如饮食谨慎，服食药粉，即可渐行痊愈。下午至李先生处，曾君亦在，闲谈着考古学方面的事情，至傍晚始返。谈话中，我露出不满意小屯发掘的方法，李先生仰卧着，两眼直视天花板，说：“小屯发掘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好乱挖。”又叹气说：“后世知我者其小屯乎！罪我者其小屯乎！”

2月23日 星期二

晚间至李先生处，据云明天出院，即赴爱丁堡大学讲演，帮他的忙，整理幻灯片。吴君夫妇亦在其处，至10时许始别。

2月25日 星期四<sup>[8]</sup>

下午赴Sunbury之伦敦自来水公司参观。晚间参加Society of Antiquities of London[伦敦古物学会]之常会，惠勒博士讲演去年梅登堡发掘之成绩，旧梦尚新，遗址草地上草的气息，下瞰全市阳光下的景物，一一尚在耳目间，而此生不知是否尚能重临其境，思之即为默然。

2月26日 星期五

阅毕G. Childe, *Man Makes Himself* [柴尔德：《人类创造自己》<sup>[9]</sup>]。此书系通俗读物，但写得极佳。氏读书极博，而组织力极强，故成就甚大。（28日追记：李先生由爱丁堡来书，谓“柴乐得教授仍是一个独身汉子，大约要住一辈子‘站’了，谈锋极佳，人极可爱。周培智早已不考古了，现在大约学政治经济，我尚没有见着他，这是柴教授告诉

我的。”)

2月27日 星期六

作埃及文法练习，胃病仍未痊，甚为苦痛。晚间凌乃锐君来，坐谈至10时半始去。凌君系College Crescent[学院弯角]同屋居住者，去年春假后返国，在协和治病，新近始返，谈国内近况，谓国事颇有进步，惟前途仍未可乐观。

接家中来信，附有铮、暄二儿照片，长大了许多，我这不负责的父亲，可怜这两个小孩，与无父孤儿无异，令人动归思。

2月28日 星期日

作德文练习。德文的困难，本是有名的，加上自己功课忙，一星期只见两次面，决难学好，颇想下决心多费些功夫去学习。今天下雪，天气骤寒。下午陈君应约到罗凤超君处去了，自己一个人在家中，坐在火炉旁边，看一点书，有时转过头来，见窗外雪花飞舞，旅居之感漫上心头。

## 3月

3月1日 星期一

雪后天气颇寒，坐在图书馆中热水管旁，并不觉得冷，但是颇觉得孤寂。

3月2日 星期二

参观BBC广播电台。

3月3日 星期三

听Heine Gebelen[海涅·格贝勒]的讲演*The Pre-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East-South Asia and its influence upon the Pacific* [中国和东南亚的先佛教艺术对太平洋地区的影响]。此君为南洋群岛考古学专家，但对于中国方面，所知不多，立论过于大胆。

3月6日 星期六<sup>[10]</sup>

至Royal Mount[皇家丘陵]，访李济之先生。晚间赴清华同学会聚餐，约费孝通君同往谒李先生。

3月7日 星期日

凌乃锐君来谈，自述归国后在国内的艳遇，津津有味，由协和医院女看护，一直谈到上海舞女，谈至傍晚始去。

3月14日 星期日<sup>[11]</sup>

预备赶完伽丁纳尔的埃及文法，只剩下两课了，赶着做练习题。这半年来，大部光阴都花费在这本书上，自思似乎并不值得，将来如有半年不弄这东西，便要大部忘掉了，何必今日费这番苦心去干。但是比起跟叶兹教授弄中国考古学，自胜百倍。前次在李济先生处闲谈，吴金鼎君说叶兹教授骂中国学生在这儿念哲学之类为Waste Time and Money[浪费时间和金钱]，李先生带笑说：只有跟他念中国考古学才不算是浪费时间和金钱。

3月16日 星期二<sup>[12]</sup>

至Royal Asiatic Society[皇家亚洲学会]，听李先生的讲演Ancient China from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考古发掘所见古代中国]。

3月17日 星期三

上了最后一课的埃及文法，心中真是痛快。

3月18日 星期四

至Royal Asiatic Society[皇家亚洲学会]，听李先生讲演Culture of the Shang-Yin Dynasties[商殷朝的文化]。

3月19日 星期五

听Karlgren[高本汉]讲演Evolution of Chinese Language[中国语言的演进]。前天他第一次讲演，听众约百人左右，中国学生占三分之一，今天听众稍减，中国学生占了一半。前天他缕举研究的材料，现代方言，隋唐韵书，日本、高丽的汉读，今天他继续讲演如何利用这些材料，以求得西元6世纪的Ancient Chinese[古代汉语]之真相。他举例时，谓轻、京、兢三字，在今日中国各地方言皆无区别（如北平、广东、客家、温州），惟日本吴音，兢与轻、京有别。我后来告诉他，温

州音有区别，他所根据的字典靠不住。他遮饰说，不过四声不同，他原意是指韵母。

3月21日 星期日<sup>[13]</sup>

至皇家丘陵（大理石拱门附近）看李先生。他的骨节病仍没有痊愈，这几天请人按摩，已较安适。Royal Mount是一个公寓，每星期房租3个半先令，电费、饭费都在外，有一小灶房，每天中餐由吴太太来做，晚餐由曾女士来做。今天晚上，吴君夫妇、曾女士都在这儿，大家一块儿闲谈。李先生拿出Hopkins<sup>[14]</sup>给他审查的11片甲骨文，都是赝品，可是金璋却在皇家亚洲学会的杂志作考释，现在还主张这些是真品，惟闻论调亦已稍变，不坚持为商代物，主张或为周代物。我笑着说，何不告诉他，这确不是赝品，但为民国时期所制之物。

3月23日 星期二<sup>[15]</sup>

阅毕Moret, *The Nile and Egyptian Civilization* [莫雷：《尼罗河与埃及文明》] (pp.1—471)。此书大致尚佳，惟似乎过于偏重宗教一方面；又关于史前的假说，以为Ho šmsw of Houes由Delta[三角洲]南征，统一全国，系根据Settle[塞特尔]之理论，亦成问题。

3月24日 星期三

春假开始了。到不列颠博物馆，购了一张Rosetta Stone[罗塞塔石碑]，又买了Buys[拜斯]的《罗塞塔石碑》那本书，涉阅一过。

3月25日 星期四

阅毕Budge, *Egypt* (H.U.L) [巴奇：《埃及》]。

3月26日 星期五

赴St.Albans[圣奥尔本斯]，谒F.Bacon[F.培根]之墓，并参观罗马古城遗址，戏院及别墅遗址，新近发掘，加以保存，低徊其间，想见罗马帝国时代之雄威。

3月27日 星期六

阅Montet[蒙泰]之*Les Scènes de la Vie Privée dans les Tombeaux égyptiens de l'ancien empire* [《古王国时期陵墓中的生活场景》]。晚间请房东夫妇到中山楼吃中国饭。

3月28日 星期日

至李先生处闲谈，借阅史语所《田野考古报告》第1册。他约我后天同赴伦敦博物馆谒惠勒博士。

3月29日 星期一

阅毕《田野考古报告》第1册（pp.1—280），共6篇。郭宝钧之浚县发掘，贡献甚大，而报告书写得最糟糕，既不像正式报告，又不像初期报告，图版和正文不相关联，正文中有许多东西，以无图版，无法了解。梁思永的热河报告，写得最佳，但未曾发掘，而遗址又经桑志华、鸟居龙藏采集过，价值遂低。刘耀之大赉店史前遗址，如对于陶器稍加详述，即可成为一正式报告，惜其未能见及于此。董作宾之侯家庄甲骨文，为考释文字之作品，仅顺便述及发掘而已，关于发掘方面之工作，须另一报告。吴金鼎之高井台子陶业，乃一札记体裁之文章。李景聃之寿县调查，占篇幅80页，大半系关于私掘纠纷之公文，对于其新发现之20处遗址，则只占2页，不知是否拟另作一报告。李氏在编辑大旨中说：“这个刊物的一切形式上及精神上的格律，仍是承袭《安阳发掘报告》的。”信然，但是我希望它能超越《安阳发掘报告》。事实上，虽有进步，仍极有限，阅后未免稍觉失望。

3月30日 星期二

偕李先生同赴Institute of Archaeology[考古研究所]，参观其收藏品，大半系罗马时代英国遗物，及皮特里在巴勒斯坦发掘所得之物，惠勒博士招待。所址新迁入Regent's Park[摄政公园]之St.John's Lodge [圣约翰楼]，环境幽静。某氏捐款12000镑，乃有钱租此所，将来拟在大学办公处附近建造永久所址。

3月31日 星期三

偕陈君同赴Brighton [布赖顿]，参观Royal Pavilion[皇家剧场]，至Palace Pier[宫殿码头]，坐在长椅上，一面观海，一面晒太阳，虽然仍是早春，天气颇暖，旋至West Pier[西码头]。晚间灯火齐明时，两码头倒影海中，为状至美，返家已11时许矣。



## 4月

4月1日 星期四

将Westcar Khufu and the Mazicians的埃及文读本预备完毕。傍晚至李先生处，约他明天到大学学院参观博物馆，曾、俞二女士皆在座，坐到夜深12时许始散。他们所谈的，几可作《儒林外史》读。俞女士很健谈，说有一次在德国，数个人一同游湖，有人套《儒林外史》的句法，说“赵元任雍容大雅”，“徐志摩文采风流”，“陈寅恪呆头呆脑”，“罗志希怪模怪样”。俞大维有一次请客，陈寅恪央求排座位的人，不要将他排在女人旁边；毛子水留德十余年，还是满口乡腔，人家送他唐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又说：曾昭抡为中大三怪之一，在北大教书时，上课都是步行，被门口的洋车夫上一绰号叫“跑大爷”；皮袍放在实验室抽屉里，被酸素蚀剥去一大块；走路时，看见石子总是用脚踢，有人看见他由北大一路踢石子，踢到家中；替中英庚款出题，题目纸用火漆封好，委员会在离其家不远的同一条街上，他仍强迫家人送到邮局去寄，还要挂号保险；下雨时，雨衣挂在手上，雨伞挥着玩。李先生说：傅斯年也“怪”，有时一年不看电影，有时硬拖着人家一天看三次电影。又说：陈衡哲自负为女界领袖，要人家称她为“陈女士”，而不高兴被称为“任太太”，但她是一个顶讨厌的人，有人说是被胡适之 Spoilt[宠坏]，时常对人家说胡适之如不讨江冬秀这个太太，早已做[驻]美国公使去了；有一次她与自己的亲姊妹余上沅太太闲谈，说胡太太是三等太太，余太太问如我自己这样的太太当入何等，陈答当列入四等，两姊妹自此反目，她还讥询[余太太]你丈夫吃谁的饭，余上沅因之辞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的职务；在四川时以《两云记》被四川人大骂，出小册子说她想给胡适之做姨太太，而胡不要；陈自谓训练小孩子的办法甚佳，谓四川的老妈子都是贼，打扫房屋时，派小孩子在旁边监视着，小孩子身边都带着钥匙，打扫完毕便锁上房门。又说：吴文藻的前途都被谢冰心弄坏了，一生只能在大学教书而已。还说：张默君甚喜打扮，徐娘半老犹涂脂抹粉，邵元冲则翩翩佳公子，有一次夫妇偕游乡下，乡下佬以为阔太太带着小白脸的姘头下乡游玩，围观者达数百人，邵元冲

只好打电话要县长派警察来保护解围。

4月2日 星期五

偕李先生至大学学院，与格兰维尔教授晤谈，纵览博物院中之陈列品。我乘机与李先生谈及将来计划，埃及发掘回来后，拟以Beads[串珠]作一论文，以求一学位。李先生谓学位不关重要，惟以大学学院收藏之珠子为基本，作一比较研究，则极值得；并谓吴[金鼎]君之博士论文，亦已大略看过，用力虽勤，而所得不多，因其以中国史前陶器为题，选题即属错误，赞许余之计划较吴为佳。又谓从前遇到惠勒博士及格兰维尔教授谈及余时，均谓余颇努力，除叶兹教授外均赞许余，而叶兹教授之所以不满意于余，以余去年弃之而去，尚怀余恨也。返皇家丘陵，自称为螺蛳精的俞女士来做饭，饭后李先生忽问我已结婚未？俞女士便笑着接上说：谈到personal talk [个人隐私]了，我颇怀疑此中另有玄妙，我回答说已结婚了，便改谈其他题目。旋陪李先生至Selfridge[塞尔弗里奇]百货商店购东西（小刀、女用手夹、氈毯、衬衫），后告辞返家。他约我明天到Globe Theatre[环球剧院]，看伯纳·萧的Candida[《康蒂坦》]。

4月3日 星期六

到图书馆借阅伯纳·萧的《康蒂坦》，一本三幕的喜剧，萧氏文笔很漂亮。晚间至李先生处晚餐，同赴环球剧院看戏，李先生做东道，9先令半的Dress Circle[剧院低层座位]，剧员演得很不错，是我在伦敦看得最满意的一出戏。

4月4日 星期日

小陈昨天陪印度朋友看电影Romeo and Juliet [《罗密欧与朱丽叶》]，午饭延搁到5时才进餐，据说昨晚回来时几乎晕倒，今天虽恢复原状，仍喜欢躺在床上养精神。我呢，这几天胃病已略痊，昨晚多吃了

一点中国饭，今天也不舒服。午餐后回来，两个人都躺在床上，相对着叹气：“如此留学生涯。”

4月6日 星期二<sup>[16]</sup>

昨今两天阅蒙泰《埃及古王国时期陵墓中的生活场景》。法文稍有进境，一天也居然能读五六十页的书，不过一想到从前在清华时所费的功夫，这两三年来的荒芜，想起来殊令人惭愧。下午与向觉明先生同去访李先生，不在家，未遇。

4月7日 星期三

上午至李先生处，帮着整理行装，下午至St.Pancras[圣潘克拉斯]车站送行。同至车站送行者，有中国协会之Si.....，大使馆之钱君；及同行吴君夫妇，曾、俞二女士。

4月8日 星期四

至校中，在伽丁纳尔教授处读完Westcar Khufu and Mazicians的埃及文故事，坐着闲谈了一会。晚间至汤象龙处，谈史学会事。

4月9日 星期五

阅蒙泰的书。今天居然读了80页的法文书，希望明天能读完它。

4月10日 星期六

阅毕蒙泰《埃及古王国时期陵墓中的生活场景》（pp.1—412）。这书写得很不错，将来吾国汉画的出现积累得多了，也可以仿照此书叙述汉人的生活。在JEA[*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埃及考古学

杂志》]中有一篇Hall[霍尔]的文章，谓汉画恐即受有埃及墓中石刻画的影响。

4月11—18日 星期日—日

阅毕*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III [《剑桥古代史》第3卷] (pp.1—701)。

4月19、20日 星期一、二

阅毕*Breasted, Oriental Institute of University of Chicago: A Beginning and a Programme* [布里斯提德：《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开始与计划》] (pp.1—96)。Sandford, *First Report of the Prehistoric Survey of Egypt* [桑福德：《埃及史前调查的初步报告》] (pp.1—52)。Hooke, *New Year's Day* [胡克：《新年的一天》] (pp.1—89)，开始学习Hieratic Writing[僧侣体书法]。

前星期三，张宗燧君自剑桥来闲谈，据云听别人说，清华公费生请求延长的事已经发表，似乎有我的名字在内。星期五晚，杨人梗君约此间留英学历史的人聚餐，向觉明君说，在中华协会看到报纸上登载清华公费生延长年限。我差不多每星期去一两次看报，前星期因为想赶完C.A.H. 没有工夫，这星期一才去，阅报室中已经换了新的报纸。翻旧报，在3月24日的《中央日报》第4版“教育与体育”栏内翻到了，这次共有11人批准延长，延长一年者7人，“夏鼐（考古学门），准延长一年，又许赴埃及实习”，半年者4人，心中为之一慰，惟校中尚无通知书。晚间接到由美国中华协会寄来的正式通知书，此事告一段落。

4月21—23日 星期三—五

阅毕Erman, *Life in Ancient Egypt* [埃尔曼：《古代埃及的生活》] (pp.1—550)。此书颇佳，惜以1894年出版，材料稍旧（德国有新修

订本，尚无英译）。

4月24日 星期六

周培基君来，嘱在汉普斯特德附近找一房子，以氏将来伦小住，即与房东言明，租定一小房间。

4月25日 星期日

与陈君同赴Stratford-on-Avon[艾冯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镇]，车费来往5先令半，由Paddington Station[帕丁顿车站]10时半出发，下午2时许始抵其地。午餐后，赴莎翁故居瞻望，一个破旧的楼房，排着几个陈旧的桌椅，摆放莎翁的遗物及版本。旋至New Place Museum [新寓博物馆]，其房即莎翁晚年之故居，现仅余基地及残墙而已。经Grammar School[文法学校]，至莎翁爱妇之故居Hathaway's House[哈瑟维故居]。离城一英里，踏着茅草绿茵，到这乡下的茅舍中，楼下的炕房，楼上的寝室，都可以显出当时英国乡民之简朴。返至Holy Trinity Church[圣三一教堂]，即莎翁的埋骨地，礼拜日不能进去。至Shakespeare Theatre [莎士比亚剧院]旁闲坐着，静观艾冯河中小艇的来往。春的气息侵入胸臆，在莎氏故居中并没有引起什么诗意，坐在这河畔，坐在阳光中，倒有点诗味儿，虽然红房子的戏院，五色纷杂的旗帜（前星期系莎翁生日），有点丑恶，玷污了这天然风景。旋至莎翁幼女故居饮茶，7时半返，抵家已11时半矣。

4月26日 星期一

阅毕Petrie, *Revolutions of Civilization*[皮特里：《文明的革命》]（pp.1—131）。此书立论虽新奇，但基点不固，无甚价值。下午写了两封家信。明天校中便开学了，这春假又在胡里糊涂中度过去，胃病仍时作，令人不欢，幸得这两三天较佳。

4月27日 星期二

校中第二学期，今日开学，将埃及文复习，又练习僧侣体书法。周培基君前曾来信，嘱代找一房子，氏不日即来伦小住，今日又来信，谓不来了。

4月28—30日 星期三—五

在Geology Dept[地质学部]对照着标本，将Watt's *Geology for Beginners* [瓦特：《初级地质学》]中关于Stratigraphical Geology[地层地质学]一部分阅毕。此书全书仅345页，插图甚丰富，说明亦浅近，最便于初学者。28日晚清华同学会开会。30日进医院。

## 5月

5月1日 星期六

住在大学学院医院，早晨6时便被唤醒，验查体温及脉搏。梳洗后，送早点来，两片面包而已，鸡蛋须自行购买，茶叶亦自备（茶壶、杯碟，亦均自备）。早膳后，起来走动。这是VI号病房，自己的床是13号。这室共容28人，几个病体较佳的人都起来，聚拢闲谈，帮着看护妇收拾碗碟，折叠被褥，或去洗浴，或坐在小桌旁弄纸牌。8时起，又要睡在床上。9时余，送牛奶或咖啡来喝。少顷，医生来，谓星期一始能开刀。12时用午餐，一菜一布丁，食后又可起来走动了。2时半又要睡下，一直到4时茶点后，始能起来。6时余，又用点心，喝点牛奶。7时便睡，不开灯，睡不着，只好躺着听无线电。这是小型无线电，放在耳旁始能听清楚，防止扰乱旁人也。自己睡在床上，无事可做，只好看书。

5月2日 星期日

仍住在医院中。阅毕Peake and Fleure,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皮克与弗勒：《法律和圣经中的预言书》] (pp.1—181)，又阅了小半部Sven Hedin的*Riddles of the Gobi Desert* [斯文·赫定：《戈壁沙漠之谜》]。住医院还有好几天，我只带了这两本书来，颇有闹饥荒的危险。下午陈凤书君来探病，托他送一本书来。这儿探病的时间，限于星期日下午3—4时，星期二、五下午4—5时。他们亲戚朋友来了，一见面便先接吻，看他们亲热的样子，不禁眼红。

5月3日 星期一

本来说今天可以施手术，早点后便不准进食，一直等到下午6时余，天也黑了，看护妇才来说，今日来不及，明天始能做手术，白饿了

一天，真冤枉。点心送来了，一连吃五六片面包。斯文·赫定的书看完了（pp.1—376），幸得小陈送了书籍及鸡蛋、橘子来，不致闹饥荒。

5月4日 星期二

到医院已经四天，今天始行手术，要用蒙药麻醉。本来以为一进院便施手术，约定今天下午去见主任教授，现在只好写信去告以出院后再行定期。同住的一位先生打趣笑问是否在写遗嘱，我笑答明年今日请送花圈给我。到了强迫躺在床上的时间，我睡着没有事做，看点书。少顷，闭目休息，忽然想到假使要我立遗嘱，我将如何写法：“国难呢，自有大人先生们去负责，用不着我越俎代庖，施行手术的外科病，又不好意思说是忧国焦急而已。家愁呢，我本来就没有，二十多年在双亲的羽翼下，不知道什么叫做家累，便是现在有了子女，不过为双亲讨媳妇、生孙儿，以遂堂上含饴弄孙之愿而已。对于自己本身，虽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感，但也并没有什么绵绵长恨，自己这臭皮囊，死在哪里便葬在哪里，用不着运枢返国埋骨故土。身外之物，更用不着过虑，谁要拿去做纪念品，或拿去废物利用，谁便拿去好了。至于几本书籍呢，颇希望捐入国内什么公共图书馆，以便有志读书无力购买者，分享一点余泽，但是如办不到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便可以算是我的遗嘱，当时便以铅笔写下来，出院后转录入这日记中，以供自己将来翻阅时发笑。

今天又是医院中亲属探病的日子，只有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躺着看他人亲朋来看时的亲密样子，未免眼红，幸而自己是生小病，不重要，精神极佳，不觉得怎样，否则一定要凄然下泪。4时半起，同室中有四人要施手术，我的病最轻，所以排在最后。他们活泼泼地躺着抬出去，失了知觉抬回来，少顷蒙药的药性一失，呻吟呼痛。自己睡在旁边，未免心中有点惊恐惧怕，忽然记起《双城记》中Sidney Carton[锡德尼·卡顿]上断头台的一幕，看着别人一个个上去，自己睁着眼等候着，未免有不安之感，我不是卡顿，只是依附在他旁边的那个脆弱的少女。一会儿临到我的头上了，换了衣服，睡在手术床上，由看护妇推到楼上去，因为自己的精神极佳，注射了五六次的麻醉药，还没有生效，



最后始失去知觉，手术施行时几完全不知道，便是推回床时，还似乎在半醒半睡的状态中，少顷又完全睡去。

5月5日 星期三

医生告诉我，明天可以出院了，心中非常高兴。阅读Lake and Rastall: *Textbook of Geology* [莱克等：《地质学教科书》]下半部关于地层学的一部分。

5月6日 星期四

阅毕《地质学教科书》(pp.1—481)。下午始能出院，没有事做，戏写《我的家庭》一文。下午沐浴换衣服后，即行出院。至校中图书馆少坐，因为早晨依医院规则，6时即起，故无精神阅书，返家休息。在医院中几近一星期，英皇登基的日子近了，街市上旗幡招展，另具一番热闹气象。晚餐毕，7时许便睡，小陈什么时候返家，我在睡梦中完全不知道。

5月7日 星期五

又过着刻板的上课生活。下午开始僧侣体的课，伽丁纳尔教授颇称许我用中国笔写僧侣体的新鲜玩意儿。

5月8日 星期六

上午开始读*Late Egyptian* [新埃及文] (*Story of Wenamun* [《温纳蒙的故事》])。下午无事，至Oxford Street [牛津街] 瞧热闹。返家后，誊抄埃及象形文字。

5月9日 星期日

誊抄埃及象形文字，写了二封信，又补记这一星期来的日记。

5月11日 星期二<sup>[17]</sup>

明天是英皇加冕典礼的日子，下午散课后，至牛津街、Regent Street[摄政街]一带瞧热闹去，游人拥挤得很，晚间灯火齐明，更为热闹，路旁已有人坐着等候明天下午经过的Procession[游行队伍]，带着毯、热水瓶、干粮，他们准备在这路上过宿，店铺临街的窗户，出租座位，自5镑至10镑，据云生意很不差。

5月12日 星期三

因为知道观众拥挤，所以便不预备去看，加以周培智君自爱丁堡来，托我代寻房子，只好在家中等候他，旋偕之同访钟道铭君，在钟君寓所中闲谈，瞧着窗外下雨，幸而没有去，否则一定变成落汤鸡了。雨停后，与他们一同至牛津街去，观众已纷纷散去，Tottenham Court Road[托特纳姆·考特路]的地底车站，候车的人排成一列，几乎延长到Goodge Street [古德奇街]车站了，仪仗经过的地方，观众所抛弃的报纸等，都踏成泥浆。至中国饭馆，今日加价，一顿饭要3先令，可谓敲竹杠矣，我们便改叫汤面，一先令半一客。饭后至St.James Park[圣詹姆斯公园]，遇雨，躲在人家的帐篷中，听英皇广播讲演。

5月15日 星期六<sup>[18]</sup>

至吴禹铭君处闲谈。吴君说，董彦堂先生第一次发掘小屯，掘到墓葬，以为一定是和尚墓，因为头上没有头发，头发是千古不坏的，这头颅上没有头发，可见本来便没有的；又试用指南针定方向，将指南针放在高低不平的木板上，指南针跳动着不停止，结果没有法子定方位；照相用Kodak[科达]的Rollfilm Camera[胶卷照相机]，一卷8张，拍了十来张后，看看还有两三张没有拍完，原来有好几次拍后忘记转过底片。他又提起叶兹教授的事，说在他未来之前，有一位念神学的山东人李湧

泉，在伦敦大学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东方研究学院]读M.A. [文学硕士]，帮他的忙（作*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Catalogue* [《猷氏集古录》]时，便是李湧泉帮忙），后来吴君来了，便辞退李君；那年吴君返国搜集材料，叶兹教授又托他向李接洽，令其再来，每年300镑，李欲加上旅费，未成，近曾君来英，便不提此事，今曾君拟赴德，叶兹教授欲留之，允以每年津贴200镑，二年为期，加赠Ph.D.[哲学博士]学位，不知结果如何。

5月16日 星期日

在家中看书，Clarke and Engelbach, *Ancient Egyptian Masonry* [克拉克、恩格尔巴赫：《古代埃及的石工》]。周君培智来谈。此君谈锋颇健，由某公在奥国托使馆人员介绍女朋友起，一直到法德留学生的嫖妓。

5月17日 星期一

为Whitsun Monday[降灵节时期的星期一]，放假，至不列颠博物馆。傍晚与钟、周、汤、陈四君至顺东楼用餐，又至Regent's Park [摄政公园]。

5月20日 星期四<sup>[19]</sup>

接曾君来信，知李先生返国便道来伦，拟明晨往晤。周君于晨间离伦敦。阅毕《古代埃及的石工》（pp.1—232）。这书颇佳，尤其是技术一方面，非专门家不能办。

5月21日 星期五

赴皇家丘陵，晤及李先生，李先生对法德的留学生不满意，说他们玩女子，不读书，德国的400人中真正读书的不到10%。旋伴之赴查令

十字街购书，至顺东楼用餐，即赴校中。晚间将李先生托送之书，送至曾君处，后坐着闲谈。据她说，李先生曾谈及叶兹教授，此后决不再送学生来跟他念书，说吴君太老实，不知变化，颇赞成我去年的转系，说这便是南人与北人气质的不同。

5月22日 星期六

至李先生处送行。下午至South Kensington[南肯辛顿]的地质博物院参观。

5月23日 星期日

阅了一点Petrie, *Social Life of Ancient Egypt* [皮特里：《古代埃及的社会生活》]。

5月27日 星期四<sup>[20]</sup>

这星期继续听Rostovtzeff [罗斯托夫采夫]的讲演，向觉明、曾昭燏二君皆来听。今晚与二君赴顺东楼用餐，吴君及潘君皆在座，谈至10时半始散。

5月28日 星期五

张青莲君由德国来，清华公费，每月24镑，可换500马克，每月用不到一半，故公费停止后已一年，尚可带着太太，逍遥国外。

5月29日 星期六

阅毕H.C.Beck, *Classification and Nomenclature of Beads and Pendants* [H.C.贝克：《珠子和垂饰的分类与命名》] (pp.1—77)。这

一星期来，天气渐热，盈盈仕女都换上了短袖薄衫，似乎故意地与孤身旅客过不去。理发出来后，忘记了带帽子，可怜这顶由中国带来的呢帽，不得复返中国了。

5月30日 星期日

将珠子的论文，用活叶卡片摘要，将来或许用得着。晚间张青莲君来闲谈，并拿他所搜集的邮票与货币给我看，与我殊有同嗜。后来胡乾善君来，听他们两个学自然科学的人对谈，殊觉有趣。

5月31日 星期一

阅报，德国以西班牙飞机轰炸其军艇，遣派一军舰炮轰西城，并与意国一致退出不干涉会议，局面颇危恶。

## 6月

6月1—4日 星期二—五

阅毕皮特里《古代埃及的社会生活》（pp.1—201），开始阅Middle Egyptian [中埃及文]的*Story of Sinuhe* [《辛努亥的故事》]。

6月5日 星期六

至牛津，参加格兰维尔教授的Lunch Party[午餐聚会]，揩油人家的汽车，10时半自伦敦动身，下午1时许始抵其地，沿途风景很是不错，整日在书斋中埋首古籍，一旦丢开书本，坐着汽车，风驰电掣，看两旁绿阴芳草，天上苍穹白云，精神上很是愉快，加之这半月来胃病稍痊，渐有生人之乐。饭后在草地上第一次弄Bowling[保龄球]球戏，返伦已晚餐时矣。

6月6日 星期日

邀吴君夫妇及曾君聚餐顺东楼，闲谈国内考古界情形。我以为五年中吾人应提倡发掘，今日则应禁止乱掘，让未受训练的人大规模地乱掘，为害较乡人盗掘更甚。又谓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央博物院及中研院考古组，现为三位一体，但在组织上言之应归为一。否则如落在互相敌视的三个人手中，将来将一事无可为。又至吴君寓所，阅其所草之《田野考古学大纲》，大致依照皮特里诸氏之说，实则此事本凭经验，经验未多，空谈乱抄，并无益处，但又不好意思明说。

6月7—9日 星期一—三

阅毕Newberry[纽伯瑞]的*Scarabs*[《圣甲虫形宝石》<sup>[21]</sup>]（pp.1—218），继续阅《辛努亥的故事》原文。

6月10日 星期四

与曾君同往Royal Institute[皇家学院]，听Blackman[布莱克曼]的讲演*Egyptian Contribution to World Civilization* [《埃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散会时，遇到曾在温州传教的Lady Hosie[霍西女士，中文名：“谢福芸”]。

6月11日 星期五

开始看《圣甲虫形宝石》，先由Prehistoric Cylinder Seals[史前时期的圆柱形印章]看起，大学学院所藏这批材料极佳，阅Petrie, *Cylinders and Scarabs*[皮特里：《圆柱形印章与圣甲虫形宝石》]，即此批材料之目录也。晚间应吴君之约，聚餐顺东楼，吴君夫妇外，曾君亦在座。

6月12日 星期六

阅毕Harrison, *Pots and Pans*[哈里森：《壶与锅》](pp.1—88)。晚间与汤象龙君在顺东楼聚餐，旋至吴君处，取得其论文；又至汤君处，闲谈至10时余始返舍。

6月13日 星期日

阅吴君论文*Prehistoric Pottery of China* [《中国史前陶器》]。写家信及致刘古谿君的信。

6月19日 星期六<sup>[22]</sup>

这一星期，继续细看大学学院藏品中的圣甲虫形宝石，预备Story of Wenamun [《温纳蒙的故事》]及《辛努亥的故事》。昨天晚上到Aldershot看Tattoo[军队夜间表演操]，新式的坦克车、重炮掩护着步兵

过桥，19世纪初1809年惠林登在葡萄牙Douro[杜罗河]作战的情形，观众达五六万人，Queen Mary[玛丽王后]也来参观，军队表演者达四五百人，五彩电光，又有焰火，颇为热闹，返家时已3时半，今晨睡到10时才起身。晚餐请钟道铭君聚餐北京楼，以钟君将于下月返国也。

6月20日 星期日

阅毕吴金鼎君的论文《中国史前陶器》（pp.1—213）。用力颇勤，而所得并不多，结论之年代比较，更多悬空忖想，不着实际。就目前之智识而论，于豫、鲁、晋三省之史前遗址，作比较研究，尚可得一暂时可用之结论；陕西材料太少，且未发表；东三省及甘肃之遗址，强拉到一起，徒显露科学训练之乏缺而已。

6月21日 星期一

读完《辛努亥的故事》，这是中埃及文中最动人的一篇文章，用Blackman[布莱克曼]的Text[正文]，与Gardiner[高兹尔]的Notes[注释]（pp.1—179）。

6月22、23日 星期二、三

将大学学院所藏圣甲虫形宝石，对照着皮特里《圆柱形印章与圣甲虫形宝石》（pp.1—33），大略地全部看过。

6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赴Empire Theatre[帝国剧院]去看*Good Earth*[《大地》]，系根据Mrs. Pearl Buck[赛珍珠女士]的小说改作，颇佳。晚间将吴君的论文送还，顺便批评其论文的弱点，谈到11时始告辞返家。

6月25日 星期五



阅毕Wakeling, *Forged Egyptian Antiquities*[韦克林：《伪造的埃及古物》]此书并不佳，仅可当作小说消遣耳。接张宗燧来信云：“星期六到伦敦，星期日上午约12时来访兄，望兄通知陈凤书兄，以便痛谈。”

6月26日 星期六

至不列颠博物馆，读埃及碑文No.164  (Theta) 及借陈的  (Gregor Collection [格雷戈尔藏品])，阅JEA[*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埃及考古杂志》]中考释之文章。近来胃病已痊，惟最近三四天，腿骨行走时有点不舒服，希望它不要变成厉害的病症。

6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张宗燧君来谈，借去15镑，赴德国游览。下午与陈君至海德公园，观英皇检阅退伍兵。旋至Kensington Park[肯辛顿公园]，凭吊Peter Pan[彼得·潘]像（作者Barrie[巴里]），像座下置有鲜花数束，乃儿童送来，以纪念最近逝世之彼得·潘。旋至肯辛顿宫，观Queen Victoria[维多利亚女王]故居。晚间应向君之邀，至顺东楼聚餐，送曾女士及吴君夫妇也。

6月28日 星期一

将J.Huxley, *Essays in Popular Science* [赫克斯利：《科普随笔》] (pp.1—252) 阅完，此乃电车中读着消遣的。开始阅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布雷斯特德：《埃及的古代史料》]。

6月29日 星期二

阅布雷斯特德《埃及的古代史料》，并参照Sethe, *Urkunden*埃及文原文及其他出版品图版，一天只看到VII. Dyn.[第七王朝]为止。晚间至吴禹铭君处闲谈，至11时半始告辞。

6月30日 星期三

晨起赴校，无意中遇到吴君，与之同赴大学学院，查检*Traité de Museographie* [《音乐评论》]函告曾君，以其后天即告赴法，拟于过法时购置也。又查阅Burlington Magazine[柏林顿杂志]中今年发表之叶兹教授著作。

## 7月

7月1—6日 星期四—二

阅毕Sandford and Arkell, *Paleolithic Man and Nile-Fayum Divide* [桑福德、阿克爾：《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及尼罗河——法尤姆的分界》] (pp.1—73)。继续阅读布雷斯特德《埃及的古代史料》，抄录 Sethe, *Urkunden*中之二墓志。4日为星期日，至向觉明君处闲谈，汤象龙君亦在座，旋邀之来舍，至傍晚始去。

7月7日 星期三

闻刘廷芳已来英，至中华协会打听住址，据云下午2时半有约来协会，届时前往，匆匆作寒暄语，约明日再聚。

7月8日 星期四

燕京同学会开会，欢迎刘廷芳先生，并欢送返国同学。闻中日军队在芦沟桥宛平起冲突，形势颇严重。

7月9、10日 星期五、六

阅毕Sandford and Arkell, *Paleolithic Man and Nile Valley in Upper Egypt and Nubia* [桑福德、阿克爾：《上埃及和努比亚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与尼罗河河谷》] (pp.1—83)。

7月11日 星期日

中国基督教协会与中华协会欢迎刘廷芳、韦卓民诸氏，程尧圣君约

我参加，会后与陈凤书、黎名郇二君至北京楼晚膳，遇及张德昌君，大家都有些愤慨。

7月13日 星期二<sup>[23]</sup>

晚间至钟道铭君处闲谈。钟君本拟昨日启程，由西伯利亚返国，护照都已办好，中日事变发生后，临时中止。

7月14日 星期三

阅毕布雷斯特德《埃及的古代史料》第1卷（pp.1—344）。下午至 Egyptian Exploration Society[埃及考察团]参观展览会。

7月15—17日 星期四—六

日本出兵华北的消息，此间报纸上已大登特登出来，中日的冲突，似乎不能避免，远居异国的人，一天天焦急地等候故国的消息，不知道这垂危的祖国，说不定什么时候断气，每天看三次报（晨报、午报、晚报），还感觉不满足，晚间还听无线电报告新闻，虽然每天咬着牙关去读死书，布雷斯特德《埃及的古代史料》，Petrie, *History of Egypt* [皮特里：《埃及历史》]，仍然不生效力，看得既慢，又看不进去，精神真是苦痛。

7月18日 星期日

向觉明君来谈国事，更谈到留学生问题，都表示不满意。

7月19日 星期一

阅毕Sandford, *Paleolithic Man and Nile Valley in Upper and Middle*

*Egypt* [桑福德：《上中埃及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与尼罗河河谷》] (pp.1—131)。晚间至吴禹铭君处，知己由法、德游罢回来，约之后日午餐。

7月20日 星期二

晚间赴吴君之约，在北京楼聚餐。今日大家看到蒋介石的庐山宣言，都很满意，以为他的话很漂亮，中日的战争或不能免，结果中国的损失，也许非常重大，但是至少为中国民族争一口气。

7月21日 星期三

参观Expedition of Lackish [莱基考察] 展览会，还开演电影（三刻钟），表演工作情形，颇有趣味。午餐约吴君夫妇及钟、向诸君在顺东楼聚餐。送吴君登车后，与钟、向二君再往展览会。阅晚报，谓宋哲元已应许日军要求，为之气沮。

7月22日 星期四

阅毕Marett, *Man in Making* [马雷特：《形成中的人类》] (pp.1—148)。

7月25日 星期日<sup>[24]</sup>

阅毕皮特里《埃及历史》第2卷 (pp.1—342)。此书颇费心血，可作参考书，而不能作为读本，以材料过多，过于枯燥，初学者如读此书，不终卷即欲睡，勉强读完，亦有握捉不住要点之苦，而材料虽极丰富，但小错误未能免，为之订误数处。下午储安平夫妇来谈。

7月26日 星期一

阅报，华北形势又变，日军昨向我军下最终通牒，战事恐不可免。

## 7月27日 星期二

报载日军于通州城外，残杀我军至四五百人之多，廊房已被占。晚间在顺东楼遇及汤、钟二君，同至汤君处闲谈，以汤君后日将离英赴法也。谈及国事，都很愤慨，但是又想不出办法。闻陈君云，孔祥熙在此间召集驻各国大使商酌外交进行，顾、蒋诸大使均已于今晚抵此，未悉确否。

## 7月28日 星期三

晨间赴汤象龙君处，约之同赴不列颠博物馆找向觉明君，赴顺东楼替汤君饯行。途中购到午报，谓北平已开火，我军恢复丰台及廊房，大家都非常高兴。晚间阅晚报，谓占领丰台时得飞机300架，虽欣喜出于望外，然颇疑其过于夸张，未必合于事实。

## 7月29日 星期四

阅报，谓丰台及廊房又失守，宋哲元已离北平，城中由亲日派主持。午报谓我军已退出北平，天津日机轰炸。晚报则天津被难之情形，记载更详，死伤在千数以上；北平则宋哲元、秦德纯率二十九军皆已退出，由亲日派张自忠主持，与日人谈判和约；南京中央政府开紧急会议，不知后事又将如何，痛心之至。

## 7月30日 星期五

阅毕布雷斯特德《埃及的古代史料》第2卷（pp.1—428）。晚间，刘文腾君来谈。

## 7月31日 星期六

阅Caton-Thompson , *The Desert Fayum*[卡顿-汤普森：《法尤姆沙漠》]。

## 8月

8月1日 星期日

阅毕卡顿-汤普森《法尤姆沙漠》（pp.1—160）。

8月2日 星期一

阅John Records, *Inside Europe* [约翰·雷科兹：《神秘的欧洲》]，写得生动，读之不忍舍手。

8月6日 星期五<sup>[25]</sup>

这一星期阅布雷斯特德《埃及的古代史料》第3卷及皮特里《埃及历史》第3卷，终未毕事。阅毕约翰·雷科兹《神秘的欧洲》（pp.1—531）。

8月7日 星期六

阅毕Harrison, *From Stone to Steel* [哈里森：《从石头到钢铁》]（pp.1—98）。

8月8日 星期日

作卡顿-汤普森《法尤姆沙漠》札记。这两三天，气候颇热，国内时局自平津失守后，甚为紧张，中日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危险，晚间此间学生会开会讨论国事。

8月10日 星期二<sup>[26]</sup>



阅毕布雷斯特德《埃及的古代史料》第3卷（pp.1—279）。

8月14日 星期六<sup>[27]</sup>

这一星期几天，继续阅布雷斯特德《埃及的古代史料》第4卷200余页，皮特里《埃及历史》第3卷100余页，均未完毕，因为互勘及检查原始史料，极费时间。阅毕Van Buren, *Ancient Rome*[范布伦：《古代罗马》]（pp.1—184）。

中日战事，昨日起上海剧战，今日报载吾军飞机轰炸日舰，国事已至存亡危急之秋，自己反仍从事于此不急之务，故纸堆中弄生活，殊自惭自恨也，每天看几番报纸、听无线电，亦干着急而已。

8月16日 星期一<sup>[28]</sup>

阅毕Petrie, *Arts and Crafts of Ancient Egypt*[皮特里：《古代埃及的工艺美术》]（pp.1—151）。

8月19日 星期四<sup>[29]</sup>

阅毕皮特里《埃及历史》第3卷（pp.1—390）。晚间学生会开会。前星期日开会，据主席宣称，春间伦敦中华学生会与伦敦中国同学会合并时，根据精诚团结之宗旨，议定不作政治有关之活动，以免由于党派分歧而闹事，故卢沟桥事变发生，不召集会议；此次上海事件，局面扩大，不得不召集今天开会，通过国难后援会组织细则，因为这会分为四委员会，有人提出前次议定每组仅有委员二人，不能成为委员会，主张改为三人，以合名义。结果通过，也不问事实上是否需要，正实以就名。想起人家说，从前北平筑环城铁路时，工程师以为三相通即可够用，但当局者以环城铁路，非四面悉筑不可，结果不得不照办。

8月20日 星期五

阅毕布雷斯特德《埃及的古代史料》第4卷（pp.1—520）。此书共4册，1571页，便是阅读也够费劲儿了，怪不得编译者费了十年心血，才能编译成功。

8月21、22日 星期六、日

阅毕Marett, *Threshold of Religion* [马雷特：《宗教的起源》]（pp.1—220）。

8月23—26日 星期一—四

阅毕皮特里《埃及历史》第1卷（pp.1—281）。这三卷913页的书，自然费了作者不少的精力，但是只合于参考之用，文章体裁有类于作者的田野工作报告，太过枯燥；作者的缺点，是主观太重，而细节小端，又时有不正确之弊。这几天费了许多工夫，将埃及的纪年（Chronology）弄得清楚，使自己有一个明白的观念。

8月27、28日 星期五、六

这两天由中华协会发起，请英国内务部派人讲演防空方法，专为中国学生开设，虽以防空为名，实则为防备毒气。至于烈性轰炸，据云私人无法防御，飞机轰炸可透穿15呎三合土，伦敦现下扩充地道车之车道，即为将来防空而作，惟对毒气防御，则如何施用防毒面具，如何布置防毒房室，私人尚无办法。

8月29日 星期日

这几天无事，除了阅报、听无线电外，回家后写习埃及文，国难如此之深，自己反从事于此不急之务，自惭自恨而已。

8月30日 星期一

因为中法教育会延请留欧学生参观巴黎国际会，自己本已打消的游巴黎念头，不禁又忍不住，此后是否有机会往游，很成问题，不如趁这机会一往。今日与陈君同往办理护照一切手续，竟费了一天的工夫，由大使馆到领事馆，签了中国领事署许可证，又到法国领事署，再到英国外交部护照处，办理完竣后回来，已筋疲力尽了。晚间向觉明君来。

8月31日 星期二

往考古研究所，晤及Mr.Starkey[斯塔基先生]及Mr.Myers[迈尔斯先生]，接洽冬季田野工作考察事，结果颇完满，拟以半季在埃及，半季在巴勒斯坦。

# 9月

9月1日 星期三

上午由伦敦动身，经New Haven[纽黑文]渡海，由Dieppe[迪耶普]上岸，直赴巴黎，已是傍晚，在Place de Sorbonne[索邦神学院广场]的一间小旅馆过宿。

在北平楼晚餐后，与陈君至Ile de la Cité[斯德岛]，沿着塞纳河散步，夜色笼罩着的巴黎圣母院，被新式灯光（Floodlight[探照灯]）一照，像中秋月夜的银色楼阁，另具一番风景。

9月2日 星期四

早起后，几个由英国来的同学，一同到附近的卢森堡公园花园去游，在上议院畔喷水池旁闲坐谈天，池畔的花圃绿阴，在明亮的阳光下，充满新鲜的空气。旋至Panthéon[先贤祠]，是法国的国葬院，法国名人如Victor Hugo[维克多·雨果]、Alexandre Dumas fils[小仲马]等，都葬在这儿，这里头的壁画，描写法国史上的重要史迹，颇不错。下午迁入大学宿舍。晚间应中法教育会之宴请，在铁塔上晚膳。铁塔高达千呎在此次万国展览会会址之中心，俯观会场夜景，五色灯光与喷水池的水花，交相辉映，为状极美。

9月3日 星期五

上午周游巴黎全市，由大学宿舍出发，经大学区、巴黎圣母院、卢浮宫附近、凯旋门，抵市政府集合，由其中办事人招待。市政厅建筑装饰费达百万镑，富丽堂皇，远胜英国皇宫。下午至万国展览会参观，仅匆匆周游一过，进德国馆一看，即赴Roi George[乔治王]茶会，坐在水馆中临着赛因河，观河中游艇及两岸游人。晚间与几个同学去游巴黎夜

市，此间夜生活，其放荡情况，为世所罕见。

## 9月4日 星期六

上午赴万国展览会，参观其中近代科学上各种新发明的展览陈列。

下午赴凡尔赛宫。晚间赴Théâtre Français[法兰西剧院]观戏，系Molière[莫里哀]的*L'école des Maris*[《丈夫学堂》]，及Musset[缪塞]的*Le Chandelier*[《卖蜡烛的人》]。惜不懂法语，不能领会其精彩处。

## 9月5日 星期日

晨间赴凯旋门，向无名英雄墓献花圈，转赴此间学生会之茶聚。下午赴Mogador[摩加多尔]杂耍场，观Variétés[杂耍演出]。晚间又赴万国展览会，今晚有烟火及飞机会表演。

## 9月6日 星期一

晨间赴Le Bouget飞机场，参观场地，出20法郎乘坐飞机一次，平生第一次坐飞机，飘然凌空，俯观大地，如由高楼下瞰。仅只十分钟光景，即行下来，颇嫌不过瘾。下午赴大使馆之茶会，顾维钧大使致欢迎辞，李石曾亦在座，拍照相后，吃中国茶点。今晚为止，中法教育会之招待已算完毕，但以巴黎各处多未游览，决再住一星期。

## 9月7日 星期二

一个人独赴卢浮宫，以整天的工夫，将各陈列室巡视一周，此间以绘画及希腊雕刻为最佳，其次为埃及古物，近东古物则以现正在重行布置，不开放，即埃及古物亦有一部分碑碣类未开放。

## 9月8日 星期三

与陈君同往凭吊拿破仑墓及军事博物院。一代英雄，埋骨地亦自不凡。博物院有英法联军之役由大沽炮台掳劫来的“神武大将军”铜炮。下午赴展览会参观，在德、俄、英、意各国陈列馆匆匆看了一过。

9月9日 星期四

再赴卢浮宫，专参观埃及古物。

9月10日 星期五

与陈君及另一位由英国来的同学，偕赴Fontainebleau[枫丹白露]，参观皇宫及森林，建筑远不及凡尔赛，但森林幽静，风景殊不恶。归途中小陈忽大发脾气，不欢而散。

9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赴Chapelle Expiation[赎罪礼拜堂]，为路易十六及其后之埋骨地。至Monceau[莫佐]公园小坐。下午参观Musée Cernuschi[赛努齐博物馆]，所藏中国古物颇多，附近之Rue de Courcelles No.48[库基利斯大街48号]，即卢吴古玩公司，建筑半带中国式，为状极丑恶。此辈以盗卖古物为业者，本难望其有美术眼光。晚餐时，遇及慕（？）其泰君，谓朱庆永君已来巴黎，遂偕汤象龙君往访，未遇。

9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与汤君往访朱庆永君，闲谈一会儿，约定晚间在Cité Université[大学城]会面。遂赴Musée Cluny[克吕尼博物馆]，有一部分以正在重行布置，未能全部开放。李季在《我的生平》中提及的中世纪武士出征时为闺人所预备的阴户锁，未曾看到。午后赴Musée Guimet[吉梅博物馆]，陈列远东古物，伯希和在吾国西北所得之佛教遗物亦陈列其间。晚间在汤象龙君处与朱庆永君会面，闲谈了一会。据朱

君云，国内情形，近来比前数年为佳。这几天的报纸，登载吾军在沪尚能支持，不知将来如何？

9月13日 星期一

晨间赴巴黎圣母院，参观宝库中所藏列代帝王贡献于神的珍宝，又登圣母院钟楼之顶，俯瞰全城。旋赴朱君处闲谈，与汤君三人一同至上海楼午餐。下午在塞纳河畔旧书摊翻书。旋至Concert Royal[皇家音乐厅]观Revue[（有小型歌舞的）时事讽刺剧]。晚间赴Opéra[歌剧院]，观歌剧L'Ailgan，此为国立戏院，建筑极富丽，不下于皇宫，歌剧亦极佳，为平生所罕见。

9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朱君处，约定明日同赴伦敦。今晨报纸登载上海吾军退守新阵地，汤君来，极为悲愤。北京楼午餐。下午至卢浮宫及国立图书馆参观，买了一大批画片。晚间至沈乃璋处闲谈。沈君自谓：来法一年，仅购12法郎之《心理学》，系其老师之著作撮要，不能不买也；由国内买来一大批上海一折书，都是新小说及笔记，以预备上床后睡不着时翻阅，邮费比书价还昂。又谓：国内各大学教授休假来欧经法时，多托人介绍到沈君处，请其引路。张忠绂教授见面后，即笑着说：“老沈！咱们是朋友，用不着装腔！请你领我去逛逛巴黎希奇古怪的玩意儿去！”李济之先生来巴黎，由沈君导游观□戏花了100法郎，当时风湿病未愈，扶着拐杖上楼，沈君打趣说，再花100个法郎，叫四个赤裸裸的妙龄女郎扶着上楼，巴黎只要花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得到。在沈君处，遇及金××君，系在德攻人类学者。据云，初来德时，跟一德人学德语，这德人的女公子，教他学跳舞，不久便与金君结婚。又云，一留法得博士的某君到德国来，听说这德女教习德文，遂登门求教，不到数句话，便说几个钱算不了什么，咱们干了一下子再说，表示吊膀子之意，被金太太碰钉子，还要勉强推开抽屉，翻到金君照片，说他干得，我怎么干不得？沈君凑上说，假使我是那位先生，那么翻到这照片时，便要跪下求饶，说原来是老金！

9月15日 星期三

首途返英，经英伦海峡，由Dieppe[迪耶普]过渡，风浪极大，忍不住便呕吐了。傍晚抵伦敦，为朱君找定旅馆，邀之至北京楼吃中国饭。

9月16日 星期四

至朱君处，偕往代为取出行李。下午偕之找寻房子，至李泰华君处一坐，旋与朱君至自己的寓所中闲谈。晚餐后至向觉明君处闲谈，闻黄秋岳[澹]因作汉奸被正法，其妹安礼，在此间大使馆作三等秘书，不欲被召回国，在英失踪。

9月17日 星期五

替朱君找好房子，帮之搬场。下午偕往参观旧书铺，至电影场少坐。晚间在其寓所闲谈，得闻及赵××太太偷汉趣史，在巴黎时闻沈君云赵教授看不起吴××，说一个人管不住太太，算不了男子汉，想不到自己在海外时，他的太太与萧×教授太太的侄儿，一个考不上清华在亲戚家中补习的中学毕业生，勾结上了，赵回来知道了，登报离婚，清华各教授太太同盟请愿，后来又登报恢复夫妇关系。朱君又谈起张××与燕大萧××太太的事，燕大教务会议有人提出，谓萧教授为校事远赴美捐款，校中应保护其太太，可是又没有办法。

9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至不列颠博物馆参观。下午至Dickens House[狄更斯故居]参观。华北战事自马厂失守后，日寇更由平汉路南侵，拟包围涿州驻军，战事愈趋剧烈，此间学生会致电教育部请缨，复电：“电悉，同学毕业生可促其早返，余仍以劝其完成学业为是。”

9月19、20日 星期日、一



在法国期间，阅毕Tizac, *L'art Chinois classique* [蒂扎克：《中国古代艺术》] (pp.1—354)。这两天阅毕Penniman: *A Hundred Years of Anthropology* [彭尼曼：《人类学一百年》] (pp.1—354)。后者颇佳，较Haddon[哈登]的书为详细，持论亦谨慎。前者则以蒂扎克不懂汉文之人，侈谈中国艺术，徒显其陋而已。

9月21—23日 星期二—四

阅毕Erman, *Handbook of Egyptian Religion* [埃尔曼：《埃及宗教手册》] (pp.1—255)。日寇昨日大规模轰炸南京，今日又轰炸广州，广州一地死亡达千人，国难至此，愤恨无极。

9月24、25日 星期五、六

阅毕Davis and Magoffin, *Romance of Archaeology* [戴维斯等：《考古学的故事》] (pp.1—324)。此书似过于平淡散漫，远不及Casson, *Progress of Archaeology* [卡森：《考古学的进展》]，叙事虽尚浅显，但必须搔着痒处，将重要事实及全书线索，在不知不觉中陈列于读者之前。

9月26日 星期日

下午至朱庆永君处闲谈。闻朱君云，在南开时与戴幼和君颇相熟，戴君曾向之诉说家庭间不得意之事，及观《茶花女》剧而流泪。旋偕朱君同赴中华协会，听张彭春氏讲演平津事变以来目睹情况，闻之令人深愤地方军阀之误国及日人之残虐。王景春氏作主席，致介绍辞时，谓殷逆汝耕有逃至北平为日寇所不满而被杀之传闻。

9月27日 星期一

阅毕Thomas Gann, *Mexico, From the Earliest time to the*

*Conquest*[托马斯·甘恩：《墨西哥——从最早时期到征服》]（pp.1—119）。

下午观电影*Fire over England* [《英格兰大火》]。

9月28日 星期二

阅毕*Bulletin Archaelogique du Musée Guimet* , Fas.I[《吉梅博物馆考古学刊》第一期]关于Chavannes[沙畹]及Segalen[色伽兰]之小传，及二人在中国调查古迹之成绩（pp.1—72），嫌太简略。

9月29日 星期三

阅Breasted ,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and Thought in Ancient Egypt* [布雷斯特德：《古代埃及宗教与思想的发展》]（pp.1—370）。

9月30日 星期四

阅毕Darwin , *The Descent of Man ( Part I and the Last Chapter of Part III , Thinker's Library Edition )* [达尔文：《人类的遗传》（第1部分及第3部分的最后一章），思想家图书馆出版]（pp.1—244）。晚间参加当地之中国后援会，讲演者有张彭春、杨虎城、Laski[拉斯基]、Lody Hosie[霍西女士]及顾维钧女公子，当场募捐，得100余镑。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五

阅毕布雷斯特德《古代埃及宗教与思想的发展》( pp.1—370 )。此书所涉及之范围虽不及埃尔曼《埃及宗教手册》之广，但全书线索极为清楚，叙述埃及宗教思想之发展，明瞭动人。关于Pyramid Texts[金字塔铭文]一部分，尤多新发现。

10月2、3日 星期六、日

这两天阅Breasted, *Dawn of Conscience* [布雷斯特德：《道德的开端》]。此书除最末二章外，与氏之《古代埃及宗教与思想的发展》无多大变动，不过删去注解，以求通俗化而已。自己一时买不到后者，遂将此书添加注脚，即可当后者使用。这一星期中，右腿骨酸痛，不知什么病又要光临了，心中为之悚惧，明天校中开学，希望病魔不要又来麻烦。晚间写信。

10月4日 星期一

今日校中开学，办理注册手续。阅毕布雷斯特德《道德的开端》( pp.1—420 )。

10月5日 星期二

预备Late Egyptian Texts [《新埃及文教科书》]中之Blinding of Truth [《真理被遮蔽》]。晚间至Albert Hall[艾伯特厅]开会。

10月6日 星期三

至Harrods[哈罗德商店]购买Mudie's Library[米迪图书馆]之书，其中Huxley, *Man's Place in Nature* [赫胥黎：《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为初印版，只花1先令。

10月7日 星期四

阅毕Petrie, *Religion and Conscience in Ancient Egypt*[皮特里：《古代埃及的宗教与道德》](pp.1—179)。

10月8日 星期五

抄录Pyramid Texts[金字塔铭文]有Erman[埃尔曼]译文的几段。

10月9日 星期六

阅Sollas, *Ancient Hunters*[索拉斯：《古代猎人》]。下午赴Geology Museum [地质博物馆]参观。旋赴叶兹教授处，应其函约，氏正从事于T. L. V.镜之考证，以为出于日晷，但对于中日文书皆不能阅读，要我帮忙。

10月10日 星期日

今日是双十节，华北形势日非，令人焦急。下午赴Trafalgar Square[特拉法尔加广场] 之左派召集之大会，对华表示同情，到者达2000余人。

10月14日 星期四<sup>[30]</sup>

自从6月25日接到家信，到今日已近三月半了，毫无消息。前星期六叶兹教授还问我接到家信否？家中未曾波及否？我只好苦笑着脸回答

不知道。今日居然接到家信了，信是8月23日发的，足足经了56天才寄到，平时不过两星期而已，知道家中尚平安，惟散居乡间，不敢居城中，惧遭轰炸。

10月16日 星期六<sup>[31]</sup>

晚间应格兰维尔教授之邀，赴其家晚膳。

10月17日 星期日

与陈君往Highgate Cemetery[海格特公墓]，瞻吊Karl Marx[卡尔·马克思]之墓。墓地中冢垒过多，找了半天还找不到，后来请人引导，才找到这一代伟人的素朴的小墓。遇及黎名邹君。

阅毕索拉斯《古代猎人》（pp. 1—668）。

10月18日 星期一

阅毕Frankfort, *Archaeology and Sumerians Problem* [弗兰克福特：《考古学与苏美尔人问题》]（pp.1—72）。虽属短篇小册，内容极为精粹。

10月19日 星期二

阅毕Woolley, *Development of Sumerians Art*[吴雷：《苏美尔人艺术的发展》]（pp.1—134）。此书插图颇佳，文笔亦流畅，惟立论不及弗兰克福特之博而精。

10月20日 星期三

晚间往听Gooch[古奇] 讲演国际问题，向觉明君亦在座，谈及前星期叶兹教授邀约事，向提起叶兹曾约蔡极君帮忙，蔡君索报酬每小时5先令至10先令，氏遂搁议，嫌索价太昂也。

10月23日 星期六<sup>[32]</sup>

阅毕赫胥黎《人在自然界的地位》（pp.1—159）。在不列颠博物馆遇及向觉明君及王重民夫妇。

10月24日 星期日

下午，宁嘉风君来谈。旋赴Price[普赖斯]家中，系前天（22日）晚West and East Society[西方和东方社团] 会中遇及，约我今天到他家中去。用茶后，邀我到他的教堂去，一同作祈祷。

10月26日 星期二<sup>[33]</sup>

阅毕Maspero, *Studies in Egyptian Art*[马伯乐：《埃及艺术研究》]（pp.1—216）。阅晚报知，吾军已退出闸北江湾，支持二月之久，血战不为不烈，终以军器不及日寇之精锐，不能不退，殊可叹息，惟有继续抗敌，以求不负祖先辛勤所创产业，民族存亡，间不容发，自恨置身海外，不能有所尽职于祖国，自惭自恨！

10月27日 星期三

阅毕Capart, *Lectures on Egyptian Art*[卡帕特：《关于埃及艺术的讲演》]（pp.1—290）。

10月31日 星期日<sup>[34]</sup>

阅毕A.A. Annabell , *Egyptian History and Art*[安纳贝尔：《埃及的历史和艺术》] ( pp.1—173 )。

这一学期的功课是：星期一及星期四，近东上古史；星期一，埃及宗教史；星期三，德文；星期五，埃及考古学、埃及文读本。本学期起读Late Egyptian Text[新埃及文铭文]，已读完*Blinding of Truth*[《真理被遮蔽》]，现读*Contest of Osiris and Seth* [《奥赛里斯与塞特的争斗》]。

# 11月

11月2日 星期二<sup>[35]</sup>

阅毕M.A.Murry, *Egyptian Sculpture*[M.A.默里：《埃及的雕塑》] ( pp.1—185 )。

11月4日 星期四<sup>[36]</sup>

阅毕Hocart的*Progress of Man*[《人类的发展》] ( pp.1—300 )。

11月5日 星期五

这几天预备写*Art of Middle Kingdom*[《中王国时代的艺术》]，看了几本关于Egyptian Art[埃及艺术]的书，除了参考以前念过的几本书外，又看了E.D.Ross ( ed. ) [罗斯编] 的*The Art of Egyptian through the Ages* [《埃及的古往今来的艺术》] ( pp.1—54, Coptic Period[科普特时期]以下未阅 )，及Phaidon[费唐]的*The Art of Ancient Egypt* [《古代埃及的艺术》] ( pp.1—22 )。今天念到*Late Egyptian Stories* [《新埃及文故事》]中*Horus and Seth* [《荷鲁斯与塞特》]，他们喝惯了牛奶的毛子看不惯。我拿中国“乳臭小儿”一语来解释，伽丁纳尔教授很高兴，叫我写下来，交给JEA[《埃及考古学杂志》]去登载。

今天是Fawkes Day[盖·福克斯节<sup>[37]</sup>]，晚间爆竹声声，仿佛故乡过年。乡愁隐上心头，际此国难，故国更不堪回首。

11月7日 星期日<sup>[38]</sup>

写了一封家信。整理这一年来所收到的信件，依日期编排好，留作将来之纪念也。



11月8日 星期一

阅报知太原失守，上海方面以乍浦日军登岸而撤退，不知战局将有何变化。

11月11日 星期四[\[39\]](#)

阅毕Maspero, *Art in Egypt* [马伯乐：《埃及的艺术》] (pp.1—302) 下午赴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皇家中亚学会]听斯坦因之波斯考古经过，氏以75龄，白发如银丝，仍能横渡大漠，身材短小，而精神何矍铄。

11月13日 星期六[\[40\]](#)

写完了*Art in Middle Kingdom*[中王国时代的艺术]，交上完卷。这两天来，胃病忽转剧，前天晚上，几乎终夜反侧不安，勉强集中精神读书，精神上殊感痛苦，百事无成，惟此身已成残废，恨何可言！

11月14日 星期日

朱庆永兄来作长谈，下午4时许始去。

11月17日 星期三[\[41\]](#)

赴National Book Fair[国家图书博览会]，听Hogben[霍格本]的讲演，氏即*Mathematics for Million* [《百万数学》]之作者。

11月19日 星期五[\[42\]](#)

阅毕King, *History of Sumer and Akkad*[金：《苏美尔与阿卡德的历

史》] ( pp.1—338 )。此书系1910年出版，这二十余年来之新发现，都没有收入，其中仅关于King of Lagash[拉格什<sup>[43]</sup>]一部分可用，无大变动。其他部分须阅Sidney Smith's *Early History of Assyria*[西德尼·史密斯：《亚述的早期历史》]中关于Sumerian[苏美尔人]及Lloyd's *Mesopotamian*[劳埃德：《美索不达米亚》]，以补充之。

11月24日 星期三<sup>[44]</sup>

阅毕King's *History of Babylon*[金：《巴比伦的历史》] ( pp.1—315 )。两星期来胃病增剧，今天忍不住，又去请教医生。万事无成，而此身已毁，思之自恨。

11月26日 星期五<sup>[45]</sup>

今天收到家信，系上月25日发，经一月抵伦敦，比前次须50天，已算快得多。信中尚未提及沪滨退师事。今日晨报，已登载无锡失守。战事万变，不知下月此日，又将变化作何光景。反首来望，忧心如焚也。

11月28日 星期日<sup>[46]</sup>

阅毕西德尼·史密斯《亚述的早期历史》 ( pp.1—400 )。

11月29日 星期一

今日胃病稍痊，精神稍佳，有兴致去预定到埃及去的船舱，计算来回旅费，约合30镑。公费每月减为21镑，返国旅费减半，不知道将来能否维持，待田野工作完毕后再行决定。

11月30日 星期二

阅毕Chester Beatty , *Papyrus I* [切斯特·贝蒂：《纸草文稿》之一]  
关于荷鲁斯与塞特的故事（预备埃及文读本原文）。

# 12月

12月1日 星期三

与朱庆永君约好往访问觉明君，闻其不日将离英。在中华协会遇及，同赴顺东楼晚膳。

12月4日 星期六<sup>[47]</sup>

写毕The IIInd Intermediate Period of Egypt [埃及第二中间期]。

12月5日 星期日

晚间与朱庆永君为向觉明君饯行，日寇已抵南京城了，谈起国事，都有点愤慨。又闲谈国内史学界情形，向云顾颉刚近年来颇从事政治活动，在学界方面亦暗中养成自己势力，以燕京大学为大本营；谓其人阴险，在厦大时，鲁迅即受其排挤（《两地书》中之“朱山根”，闻即指顾）；在广大时，又排挤傅斯年。又中研院史语所作倭寇考证之某君，所方辞职后，以在所中所作之书，改由燕大出版专刊，顾在后主持，不理傅氏之反对。北大辞退蒙文通氏，隔日顾氏即为之介绍天津女子学院。又提及北平各大学合组史学会，无结果而散，洪煊莲推向君出面，谓君目前虽无大名，然组织较易，不会受忌，向君笑辞之。

12月8日 星期三<sup>[48]</sup>

向觉明君约在顺东楼便饭，邀王维城君晚餐也，朱庆永君亦在座，闲谈至10时半始散，向君后日即赴法国。

12月13日 星期一<sup>[49]</sup>

前一星期作温习，今日考Middle Egyptian [中埃及文]及Late Egyptian [新埃及文]。

12月14日 星期二

阅*General History of Near East* [《近东通史》]，及*History of Egypt* [《埃及历史》]。

12月15日 星期三

写作Religion and Social Life ..... Art and Technology [宗教与社会生活？艺术与技术]。上午10时至1时，下午2时半至5时半，一连三天，每天写6小时，今天总算完事。晚间至朱庆永君处闲谈，宁嘉风亦在座，借其手篋旅行。

12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抄Kahun Papyrus[卡洪纸草]及Famine Stele [饥荒碑]。下午至Thomas Cook[托马斯库克<sup>[50]</sup>]，将托办之车船票及护照领回，又至使馆嘱转交件。

12月17日 星期五

明天便要动身赴埃及参加Egyptian Exploration Society[埃及考察团]的发掘，未免精神上有点兴奋，早晨到校中去接受工作纲目。到校后第一件事，每日的照常工作，阅报半小时，南京城已陷，蒋主席广播[讲话] 继续抵抗；北平傀儡政府出现，英美两国海军受炸，向日寇提严重抗议。晨间向陈君谈及，不知道四个月後，国事又变化到什么地步。

到系中办公室，格兰维尔教授交下介绍见Drioton[德里奥东]讨免费票的信，介绍 Brunton[布伦顿] 及Emery[埃默里]的名片，又备一证明

书，以便临时要见何人时，可以拿出来用。又交来 Turin Museum[都灵博物馆]主任Prof. Farina[法里纳教授]学生的信。到埃及后在 Cairo[开罗]停一天，遇见德里奥东和布伦顿后，乘晚车出 Luxor[卢克索]，将来可至Aswan[阿斯旺]、Edfu[伊德富]、Abydos[阿拜多斯]、Saqqara[塞加拉]参观，此事可与Mr. Myers[迈尔斯先生]将来再酌定。返开罗后，住上一个月左右，除Dynastic Antiquities[王朝时期古物]的博物院外，其余如 Coptic[科普特]及Mohammedan Antiquities[伊斯兰教古物]的博物院亦可以去看。到Palestine[巴勒斯坦]后，赶着春假后到校上课。

为着打听在开罗的Pension[膳宿旅馆]，等候Miss Lagnado[拉格纳多小姐]，等到下午3时许，由Miss Mcsherry[麦克谢里小姐]打电话去，才打听得地址。返家时，途经Camden Town[坎登镇]，再买些零用的东西，晨间听Miss Drown[德朗小姐]说，多预备几双袜子。

返家后，继续昨晚的整理行装工作，真是麻烦，幸得在朱庆永君处借得一小号箱子，装了两个小箱子。洗澡后安身睡觉，近两星期来胃病较佳，深自庆幸。

12月18日 星期六

早餐后，与房东告别，偕陈君赴车站。火车系10时5分开行，由车窗中摇手与陈君告别。车到New Haven[纽黑文]过海峡至Dieppe[迪耶普]，风浪很平静。除了暑假由法返英那一次风浪颠簸得我呕吐，其余几次颇为平静。离开了浓雾蔽天的伦敦，阳光中沙鸥映着白云飞舞，自己虽然怕晕船，到底是海乡出来的人，见着如鱼鳞般的波纹，有点心喜。

由巴黎的St-Lazare车站到Lyons车站，乘公共汽车，看见Louvre [卢浮]宫，对过百货商店灯火辉煌，霓虹灯映出卢浮大字，忽然记起向觉明君来，据说他住的寓所在此附近，在车站候车有暇，便写封本埠信给他。车中同间的是一位意大利老头子，他不会说英语，但能说法语，我自己法文的会话本领太差劲，没有法子长谈，只得低头看书Baedeker

*Egypt* [巴达科：《埃及》]的Introduction[《导言》] ( pp.I—CX )。

晚间坐着睡觉，令人想起从前乘津浦路三等车时的光景，万里孤身，与从前常有友人作伴，苦乐有天壤之隔，幸得自己是饱经风尘，心肠已硬，否则必要掉下眼泪来。

12月19日 星期日

晨间火车由法经过边境至意Bardonechia[巴多内基亚]验护照、行李，一阵麻烦过去后安坐下来瞧窗外冷雪满天的风景，此间山并不高，近地面处的雪多已融化，只是山巅上还盖着雪，反衬出蔚蓝无云的天空阳光充足，使人心舒。中午抵 Turin[都灵]，下车，由客栈接客至Via Arsenale No.34的 Albergo Regina，每天房金10 Lire[里拉]。

写了一封家信，便到外面马路上跑。旅馆所在的Via Arsenale，是大街Corso Vittoria Emmanuel II的横贯支路。都灵是意大利未统一以前的首都，人口58万，最热闹的两条街是Corso Vittoria Emmanuel II和Via Roma，二者相交成丁字形，Via Roma一端是火车站，有小公园、喷水池，另一端便是故宫（Reale Palazzo）。沿着大街过桥到Monte Capuncini，可以看见全城的大概。雪后尚未全行融消，天气颇寒，但阳光充分，有点像故乡冬季的天气，这小山便像故乡环城的小山，波河的水绕着城市的一边，下山后至公园中，雪地上积雪未扫，树枝仍挂着雪，只少了茅亭梅亭，否则便是一幅中国山水画。故宫及其旁之Madada宫，星期日[休息]未能进去看。此城大街两旁，店屋的前面是走廊，与威尼斯相同，有几个市场陈列着杂货。晚间跑得累倦了才回来，补记连日的日记。

12月20日 星期一

晨间拿着介绍信去见Reale Museo d' Antichita[雷亚莱古物博物馆]的主任Prof. Farina[法里纳教授]，一位长着胡子短矮的教授，年龄大约

50岁。他不懂英文，我的法文也太差劲，不能会话，他问我“Parlez vous Francais”[你会讲法语吗]？我只好答“Je ne peux pas”[我不会]。他将我交给他的助手，那位助手的英文比我的法文更差，我们便勉强地用英文和法文问答，加以铅笔写在纸上，巡回观览埃及古物。

由主任办公室进陈列室，第一柜便是 Queen Nefeteri [尼斐尔泰丽王后] (Ramses II[拉美西斯二世]之后) 墓中所得的Ushabties[随葬俑]及杂物。由Deir-el-Medinah[戴尔美迪纳<sup>[51]</sup>]所得的Ostraca[有铭陶片]，有许多是图画，颇为生动。有一室专陈列Khaje夫妇墓中所出之物，由一小门进去，棺槨，床铺，瓶瓮，杂物，当时一小家庭中陈设的家伙，可由此大略见之。另有一小室，可由小门内窥，不能进内，系戴尔美迪纳XIXth Dyn.[第19王朝]Maje墓之画室及墓碑，系Reconstruction[复制品]，壁画颜色极为鲜艳。Turin Papyrus[都灵纸草书]之重要者，如King-Lists[王名表]（此书闻将于明年出版，法里纳编订）；拉美西斯四世之Tomb Plan[墓室平面图]，金矿山之平面图，拉美西斯三世之审官闹阴谋公案，Thebes Necropolis[底比斯墓地]工人记载，Isis[伊塞]使蛇咬Re[拉]之Magic Papyrus[巫术纸草书]，皆陈列于壁间。尼斐尔泰丽王后墓室模型，则在室之中间。史前之石器、陶器、石瓶、墓葬，亦在此室中。中间一室则为Mummy's Coffin[木乃伊木棺]，Books of Dead[亡灵书]，Heart Scarab[心形圣甲虫]，Canopic Jars[内脏瓮]，Ushabties[随葬俑]。再进一室，为碑碣室，由Old Kingdom[古王国]至Greek-Roman period[希腊罗马时期]，XIth Dynasty[第11王朝]之Merew碑，Heliopolis Temple[赫利奥坡里斯神庙]之平面图，Qau [卡乌]所得Wahka墓中石像等碎片（为Schiaparelle[（意）斯基亚帕雷利]在1905—1906年所掘，闻一部分于1934—1935年为Steckeweh[（德）施特克韦]所发表）。

下午再去，楼上尚有一室为 Middle Kingdom[中王国]之 Wooden Models[木制模型]及Wooden Coffin[木棺]，另一室为神像。楼下为较巨大之石像，拉美西斯二世坐像在焉。此室Drouitti[德鲁埃蒂]之纪念，氏于1824年将收藏品悉数赠与博物院。其余如Amenhotep II[阿蒙霍特普二世]等像亦不差，中王国之石槨有类于古王国，但除门户外，两侧有



类于木椁上之题铭。Wahkau [瓦卡乌] 之较完整坐像，亦在此室中。

12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在都灵城逛马路，中午动身，晚间8时半抵Venice[威尼斯]。车中无事，阅巴达科：《埃及》，将绪论阅毕，中间各地详细描述，只随便翻阅数处，将来在船中再阅。同车的都是意大利人，自己不会说意语，殊为苦恼。太阳未下山以前，还可以依窗眺望风景，一到晚间，窗外黑沉沉，没有什么东西可看，便放下窗帘，静坐看书。车到威尼斯，下车找到Hotel Universo[世界旅馆]，此间生活费较都灵为贵，将行李交与脚夫，提到旅馆后，已是9时许洗脸后，即坐公共汽船赴St.Marco[圣马可广场]，残冬时候的威尼斯，颇为寒冷，外地来游的客人，可算绝迹了。沿着运河的两岸，灯影依稀，行人冷落，数只Gondolas[刚杜拉<sup>[52]</sup>]，停在河畔散闲着。到了圣马可广场，仍旧是静悄悄地阒无人声，如果舟子不提醒我，我还以为尚未抵广场呢！上岸后，街道中行人甚稀，咖啡馆中坐着寥寥几个座客，紧闭着门，深恐寒气穿进去。今夜连月亮也没有，只有几家灯光与河水交映，风景甚是惨淡，自己独步广场一周，回忆前年过此地，朋侪星聚，夏夜赁艇游河，瑟歌遍地，灯光辉煌，未免有好梦易醒之感，心中为之萧然，即返旅舍休息。

12月22日 星期三

在威尼斯，上午到船局去换票，在广场附近的Panly玻璃厂看做玻璃器，颇为有趣。返旅社后，将房饭费算清楚，将行李运到船中，船系Adriatica[亚得里亚] 轮船公司之Priro Fascari号轮，远不及Lloyd Trieste轮船公司之远东邮船之佳。船系晚间8时始开行，下午在岸上闲逛，随便乱跑，不管名胜。威尼斯系属水乡，沿运河两岸，风景优越，但是静偏之区，贫民所居便没有什么诗意了。河水小桥，两岸人家，窗外挑出刚浣洗过的旧衣服，运载杂物的小船，来往不绝。我忽然想起故乡来，故乡小南门一带的景物，便与此相似，思乡的念头又起。写了三封信，一封给陈凤书，托其代为转信，一给房东，一给导师，为贺年

片。自己孤身万里，在船中过圣诞节，但是不能不替别人凑热闹，说一声“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祝圣诞节和新年快乐]”。

看到星期一的法文报纸，谓青岛方面，我军将日人工厂，一概焚毁，以示抗日之决心。又首恶土肥原，有在平汉路被击毙之消息。国难方殷，祸患未已，不知道这两天又有什么变化，自己不会看意大利文，法国报纸一时不能到此间，无可奈何，惟东向默祝故国平安。

12月23日 星期四

舟中一天无事，阅Baikie, *Egyptian Antiquities of the Nile Valley*[贝基：《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古迹》]，不能进食，夜中船停Bari[巴里]。船停下来起货，机器的达达声，起货机的声，加上水浪声，催得我呕吐了。十年来到处漂泊，客旅的生涯也过惯了，但是每逢病中或船中晕船的时候，睁眼睡在床上，肉体与精神都十分苦痛，便想起了家乡，自问何苦自找苦吃，在家中过着舒适的生活，岂不是够好；但是一到岸上，身体上不觉如何苦痛，雄心不已，便又忘记刚受过的苦痛。

12月24日 星期五

早餐未能进食，中午舟抵Brindisi[布林迪斯]，是意大利东南沿海的城市。在船中住得厌了，上岸散步，喝瓶汽水，买一份Daily Telegraph[《每日电讯》]看，3 Lire[里拉]一份，比英国贵6倍，又买了两张风景片。返船后，仍阅贝基的书。晚间又呕吐，胃病似乎又发，卧着辗转反侧，总觉得不舒服，吐后稍佳，慢慢地睡着了。我真替自己的身体发愁，下半生的事业依靠一副强健的体格，如果像现下的状态，只好躲在家中养病，什么事业都不能干，想起来未免有点心寒！

12月25日 星期六

午间船抵希腊Piraeus[比雷埃夫斯]。进海峡后，两岸青山，颇有瓠

江沿岸的风味。船过Corinth Canal[科林斯运河]，系人工开凿的运河，两岸壁立，中间仅容一船可以通过。船抵比雷埃夫斯，仅停两小时，不能上岸参观。这是雅典城的海口，欧洲文化发源地的雅典离此甚近，举目瞩目，虽不能望及，不觉神往矣。

12月26日 星期日

船行爱琴海中，岛屿罗列，有点像瓯江口的风景。早餐后，赴甲板上散步，四围青山在晓光之中，分外动人。下午抵Rhodes[罗得岛]，上岸至Pte.St.Nicola[圣尼古拉门]，坐至海岸旁，观潮水冲击沙滩，化为白浪。十余年前游普陀千步沙的光景，忽涌上记忆中来。在海岸旁的铺子中买了几张风景片，由城门进城，今天是星期日，店铺多关门，市街中的陈设及戴着红毡帽的行人，东方回教国的风度很显著。返舱后，仍阅贝基《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古迹》。傍晚再登甲板，在暮色苍茫中，眺望罗得市，城垣蜿蜒，灯火明灭，城垣后的回教教堂的圆顶及尖塔，陪衬着晚霞，风景颇为不恶。船停在Porte de Mercantile[梅尔坎蒂尔门]，附近多帆船沙艇，暮色中只看见白色的沙帆。旅途能欣赏大自然的佳景，亦一乐事也，怪不得谢灵运、柳子厚谪居后，致力于描写山水的诗文。

12月27日 星期一

本来预定今天下午4时可抵Alexandria[亚历山大]，但船行过缓，要到明晨始能抵目的地。阅贝基《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古迹》，仅余四分之一（阅至pp.650）。船经过处，岛屿渐稀，四望皆为汪洋。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航海的经过，那是十多年以前，在十中参加普陀旅行团，当时曾有游记（在作文簿中，为谷起选君所借去，不知尚在人间否？将来总要设法索回），在海中的那一段，标题是“茫茫何处是家乡”，想不到十年来四海飘零，家乡万里，普陀算不得那么一会事。晚间又是呕吐。

12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8时许，舟抵亚历山大，由码头至火车站，被车夫敲去40 Piastre[皮亚斯特<sup>[53]</sup>]。东方民族的没出息，与上海码头野鸡相似，颇为东方民族悲观。数日未阅报，今日购到此间的英文报，知南京及济南相继陷落，国难日殷，前途不知如何，惶然生畏，但为国家之生存计，惟有抵抗到底耳。

午间抵Cairo[开罗]，旅馆接客蜂集，自己晚上即登车，将行李存在车站，即进城午膳。赴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古物局]，办公时间系10时至2时，已关门。至Cairo Museum[开罗博物院]，晤及Guy Brunton[盖伊·布伦顿]，托他代索券子，交邮寄来。开罗博物院系4时关门，匆匆周览，美不胜收，将来当仔细欣赏。赴旅游中心，取Mr.Myers[迈尔斯先生]的信，他的Instruction[交代]是：“Dear Sir, Please be across the river bank at 9:00 AM, and you will be fetched from the river bank in a ford.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先生，请在上午9时越过河岸，有人在浅滩接你，带你出河岸。盼面晤。]”去找Miss Julia Lagnado[朱莉娅·拉格纳多小姐]所介绍的公寓，据云已客满，无法安置。晚间在马路上闲跑，此间人士以游历者过多，养成讨Baksheesh[小费]的坏习惯，连问路也要讨小费。晚间8时登车赴Luxor[卢克索]。

12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9时许抵卢克索，火车误点二小时。一到车站，旅馆接客等又来麻烦，完全不理睬他们，自己赁一马车，赴轮渡处。车经Luxor Temple[卢克索神庙]附近，此庙颇为伟观。渡河抵西岸，迈尔斯先生已在那儿等候，他进城购物后又过河。在街市中一游，甚为龌龊。午间返工作站，Dr.Winkler[温克勒博士]亦同行。氏在此间附近沙漠中找Rock Drawings[岩画]。此间工作站，系Sir Robert Mond[罗伯特·蒙德爵士]出资所建，尚佳。旅程告一段落。

12月30日 星期四

现下无发掘工作。上午随Mr.Mcdonald[麦克唐纳先生]在工作站之东测量，用平板仪测量，以木竿为标杆，上置一铅板漏斗，日光返映，在望远镜中观之，尚属明了。下午至Kom el Abd，系上季所发掘，乃Amenhotep III[阿蒙霍特普三世]之庙，墙系泥砖，有象形文字印字，印于砖上，后为Coptic[科普特]时期乡民所居。

晚餐后，坐在餐室中闲谈。迈尔斯先生大骂埃及人民，说恨不得将Aswan[阿斯旺]堤溃决，将其人民悉行溺毙。谓其人民贪而懒，欧化之结果，为采取欧俗之皮毛，放弃本国固有之美德，而保存其坏俗，如小费之类。首都政府机关，10时起办公，一到办公室，喝咖啡，阅报纸，弄得11时始正式办公，到了1时余，便算完毕。民主政治，政党利用学生，如能代为出力，总可得学位而毕业。我听过后，未免为埃及人民难过，转想到吾国的情形，幸得没有开放外国人进来挖古，否则一定免不得遭骂；传教士与商人的侮骂我国，已是够受，希望不要再添上外国考古学家。

12月31日 星期五

在工作站中，绘画一石像，像系去年在Armant Temple[阿尔曼特神庙]所掘得，碎成百余片，灌Wax[蜡]后，围以石膏，始运回站。花了一天的工夫，画成铅笔轮廓。晚间赴阿尔曼特神庙，月夜经沙漠，另有一番风味。

晚餐时，迈尔斯先生又谈及埃及人民之虚伪贪婪，谓法律规定女子未满16岁不准结婚，事实上，未有女子不是未满16岁即结婚，医生证明只要2元，医生受贿，即可为之出证明书。人民说谎成性，盖久为他族之殖民地，异族之榨取无所不至，不能不以说谎为护身符也。昨晚，温克勒博士在此间，迈尔斯先生谓工人一组，以误事退罢不用，但有两三人工作成绩尚佳，拟加留用，同罪异罚，似为不公，虽不能尽行公平（Justice），但外表上必须装公平。温克勒博士即谓，吾人不能以吾人之道标准，对待此间人民。又谓，此间政府规定13岁以下儿童，不得雇用劳作，乃沐猴而冠；欧洲国家，学龄儿童受教育期中，有教育可

受，学校可入，若此间儿童，如不雇用，闲散无事，或为家庭作杂事放牛，或在龌龊之街市嬉游，反远不及为发掘团所雇用，尚得受智识及品行之训练（加工资之标准，其一为清洁）。我虽不插进说话，但是心中很不以为然，总觉得帝国主义的气焰太高。

晚间我要求他派定我的工作，他说现下这几天拟将新发掘之地测量，谓其地距工作站乘汽车须一刻多钟，问我能不能开汽车？我说不能；又问懂阿拉伯语吗？以便指挥工人，我又答不能。看他的意思，有点为难。此间工作，本为2月10日停工，但是我决定早些离开。据云罗伯特·蒙特爵士下星期也许来视察，发掘工作进程由他来决定。

[1] 编者注：1月19日、22日、27日到29日内容日记原缺。

[2] 编者注：1月19日、22日、27日到29日内容日记原缺。

[3] 编者注：1月19日、22日、27日到29日内容日记原缺。

[4] 编者注：2月9日到10日内容日记原缺。

[5] 编者注：2月12日、16日内容日记原缺。

[6] 编者注：2月12日、16日内容日记原缺。

[7] 编者注：2月19日内容日记原缺。

[8] 编者注：2月24日内容日记原缺。

[9] 编者注：中译本书名：《远古文化史》。

[10] 编者注：3月4日到5日、8日到13日内容日记原缺。

[11] 编者注：3月4日到5日、8日到13日内容日记原缺。

[12] 编者注：3月15日内容日记原缺。

[13] 编者注：3月20日、22日内容日记原缺。

[14] 编者注：应为Hopkins，Lionel Charles，中文名“金璋”。

[15] 编者注：3月20日、22日内容日记原缺。

[16] 编者注：4月5日内容日记原缺。

[17] 编者注：5月10日内容日记原缺。

[18] 编者注：5月13日到14日内容日记原缺。

[19] 编者注：5月18日到19日、24日到26日内容日记原缺。

[20] 编者注：5月18日到19日、24日到26日内容日记原缺。

[21] 编者注：古埃及人用圣甲虫形宝石作护身符。

[22] 编者注：6月14日到18日内容日记原缺。

[23] 编者注：7月12日内容日记原缺。

[24] 编者注：7月23日到24日内容日记原缺。

[25] 编者注：8月3日到5日、9日、11日到13日、15日内容日记原缺。

[26] 编者注：8月3日到5日、9日、11日到13日、15日内容日记原缺。

[27] 编者注：8月3日到5日、9日、11日到13日、15日内容日记原缺。

[28] 编者注：8月3日到5日、9日、11日到13日、15日内容日记原缺。

[29] 编者注：8月17日到18日内容日记原缺。

[30] 编者注：10月11日到13日、15日内容日记原缺。

[31] 编者注：10月11日到13日、15日内容日记原缺。

[32] 编者注：10月21日到22日、25日、28日到30日内容日记原缺。

[33] 编者注：10月21日到22日、25日、28日到30日内容日记原缺。

[34] 编者注：10月21日到22日、25日、28日到30日内容日记原缺。

[35] 编者注：11月1日、3日、6日内容日记原缺。

[36] 编者注：11月1日、3日、6日内容日记原缺。

[37] 编者注：又名烟火节，11月5日焚人像并燃放焰火之夜。

[38] 编者注：11月1日、3日、6日内容日记原缺。

[39] 编者注：11月9日到10日、12日、15日到16日、18日内容日记原缺。

[40] 编者注：11月9日到10日、12日、15日到16日、18日内容日记原缺。

[41] 编者注：11月9日到10日、12日、15日到16日、18日内容日记原缺。

[42] 编者注：11月9日到10日、12日、15日到16日、18日内容日记原缺。

[43] 编者注：苏美尔的重要城邦。

[44] 编者注：11月20日到23日、25日、27日内容日记原缺。

[45] 编者注：11月20日到23日、25日、27日内容日记原缺。

[46] 编者注：11月20日到23日、25日、27日内容日记原缺。

[47] 编者注：12月2日到3日、6日到7日、9日到12日内容日记原缺。

[48] 编者注：12月2日到3日、6日到7日、9日到12日内容日记原缺。

[49] 编者注：12月2日到3日、6日到7日、9日到12日内容日记原缺。

[50] 编者注：轮船公司。

[51] 编者注：底比斯的许多私人墓和哈托尔神庙所在地。

[52] 编者注：威尼斯的狭长平底游船。

[53] 编者注：埃及辅币。



# 1938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六

年节对于我本来没有什么差别，还不是与平时一样的工作。不过今年的过年，更为奇特，在这沙漠荒郊，已经完全忘了岁月，直到人家向我说“Happy New Year！[新年快乐！]”我才蓦地记起这是新年。但是仍旧俯首工作，将昨日所留下来的那幅图绘毕，又绘另一石像，背面有题刻，用Paraffin Wax[石蜡]灌注，使之坚实。晚间帮Mr. Manavian[马纳维安先生]绘像，因为他不懂埃及文，题刻磨损不清楚，须懂其文理，始能增补。

1月2日 星期日

上午6时起身，赴Ptolemaic Temple[托勒密神庙]。此季用工人仅100人左右，一部分现在填路，在此发掘者仅30余人，工资：童工3皮亚斯特，普通工人6皮亚斯特，熟练工人可增至8皮亚斯特一天，每二星期发放工资一次。有一工账纸，约6cm×8cm，其形式如下：

|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埃及考察团] |  |          |  |           |                 |
|----------------------------------|--|----------|--|-----------|-----------------|
| Date[日期]                         |  |          |  |           | Rate[工资]        |
| Name[姓名]                         |  |          |  |           | 签到(由助手<br>签字证明) |
|                                  |  |          |  |           |                 |
|                                  |  |          |  |           |                 |
| Baksheesh[小费]                    |  | Fine[罚金] |  | Total[总计] |                 |

纸色依工资而不同，3皮亚斯特用黄色，4皮亚斯特用蓝色，5皮亚

斯特用红色，另有一工人登记簿，依其姓名排列，有村落、工资、备注。据迈尔斯先生云，此间工人，至十四岁时，以青春期的关系，工作最劣，至十八九岁后，又有进步，如十八九岁后仍退步，即无希望，不复雇用。工人日出上工（约7时许），迟到罚1/2皮亚斯特，8时进早餐，有半小时之休息，午餐12时至1时休息，此外上午及下午皆有一次约10分钟之休息，天黑散工（现下改为约5时许散工，以日落后难确定天黑之时）。有工头及副工头几人，加以监视。工人所饮之冷水，由工作站供给。今日有一Amateur Archaeologist[业余考古学家]来参观，氏系英人，曾在巴勒斯坦发掘。

下午抄录铭刻十余碎块。除托勒密神庙外，尚有Saharan Site[撒哈拉遗址]，仅有地面陶片与石器，疑为史前遗址，因风化过甚，未有其它遗迹。Saharan pottey[撒哈拉陶器]有二种，一为素朴，一有花纹，同时有Badarian[巴达里文化]及dynastic pottey fragments[王朝时期陶片]。现下工作为测量地形，同时采集遗物。平面图标号为：

| A | B | C | D | E | F | G |
|---|---|---|---|---|---|---|
|   |   |   |   |   |   | 1 |
|   |   |   |   |   |   | 2 |
|   |   |   |   |   |   | 3 |
|   |   |   |   |   |   | 4 |
|   |   |   |   |   |   | 5 |

每方格之中，如A1登记（每方格为10m×10m或5m×5m）

BAD[巴达里文化]

BB

RB

PR

Sah. dec[撒哈拉纹饰]

Sah. pt[撒哈拉陶器]

Dynasties[王朝时期]

Flint[燧石制品]

Misc.[其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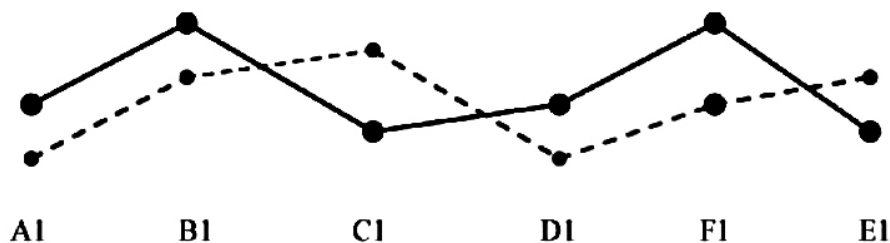
欲采求不同陶器之互相关系，用统计方法，

巴达里 (  $A1 + B1 + C1 + \dots + G1$  ) =

撒哈拉 (  $A2 + B2 + C2 + \dots + G2$  ) =

王朝时期

用Square Paper[米厘格纸]，将其用曲线表示之



再求巴达里 (  $G1 + G2 + G3 + \dots + G5$  )

依照同样方法继续统计，

又求对角线A至5↘及E至5↙

巴达里 (A5 + B4 + C3 + ...)

再求其相互关系之百分比。

此盖无办法中之办法，如遗址堆积稍厚，则当用Caton-Thompson [卡顿-汤普森]在Hammamiya[哈马米亚]发掘Badarian settlement[巴达里聚落]之方法，如堆积有层次 (Stratified) 可求，则方法更易精确。

1月3日 星期一

将石块有刻铭者，悉加绘画，共得46片，无重要者。晚间 plotting[绘制图表] Site 9[9号地点]来统计各种不同陶片及石器之 frequency[频率]，以观察其关系，结果知石器与巴达里及撒哈拉相联，与王朝时期无关。

晚餐时闲谈，迈尔斯先生谓此间发掘费用，每季约为500镑至1000镑，Bucheum Report[布丘姆报告]500本，印刷费为750镑，氏费三年之工夫草成。又代埃及考察团编成人名Card Index[卡片索引]，依专家姓名排列，录其通讯处，再依所专之科目排列，录各家姓名。又可依所居住之地，或发掘地点排列，一有问题，即可通函致询，共得3000卡片。据其经验，通常专家首数次，以新奇关系，多肯作答，但后来即多置之不理，此种卡片时常添增新起之秀，旧者之通讯处变更及死亡，依时变更。

1月4日 星期二

赴撒哈拉遗址观其发掘，仅地面拾取陶片、石器，将沙土筛过，有

时得Beads[串珠]，如有草根之类，亦加注意，观其分布，或可表示古代道路、村落。撒哈拉遗址之编号为2200，出土地点不详者为2200，各发掘地点为2201起，依次排列，如墓地为600，凡出土地不在其一墓中，而在此墓地范围中者，即为600，墓葬号数则自601起。本季未必有墓葬工作，上数季之工作已草成墓地报告交付印刷，最近即可出版，普通交印后六个月左右出书。我问他记录墓葬的问题，他说有时每天二人登记30墓。

1月5日 星期三

助马纳维安先生绘画石像，晚间继续绘Distribution Diagram[分布图]。本季工作，限于撒哈拉遗址，除主任外，为助理麦克唐纳先生，其余四人系就地雇用，一为Italian Jew[意大利籍犹太人]名Revah，司会计、书记、庶务，每月20镑，供给膳宿及开罗来回二等车火车票，以4个月计算；一为马纳维安先生系画师，及其徒Palamondian，司绘画及照片，每月15镑，其它待遇同上；一为Palamondian之弟，司开汽车及杂务，此三人为Armenian[亚美尼亚]人，但能说法语及阿拉伯语。其聘约中规定：“听主任及副主任之指挥，所有与发掘工作相关之照片及摄影，发掘团之所有物，惟得主任特许后，得保留为己有，但永远不得发表或出售。”

1月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撒哈拉遗址，工人30人直线排列，每人与其并肩者相隔约10步，同时向前行走，注目地上，探看有否陶片及石器，有即拾取，放入篮中。盖探测新地之工作。

赴卢克索，车中与迈尔斯先生闲谈。据云：去年在开罗开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rchaeology[国际考古会议]时，有人提议开掘完毕后6个月出简报，氏谓初步报告有否无关，但正式报告须于10年以内出版，发掘者以保证金200金，存于当地政府，俟[报告]印刷开始

后，依印刷局证明，发还保证金。氏谓Petrie[皮特里]之报告，虽觉过速，但较胜于M.M.A.之专作简报之办法；埃及考察团要发掘主任每星期二期草一报告，报告工作站及发掘情形，但并不必须出简报，可以直接着手正式报告。又谓：德国发掘团现无权在此间发掘，以其将Nefertati[尼斐尔泰梯]施彩石像，不归埃及政府也；据德人云此像得允许归德国，但埃及政府谓其并未将此示埃及检查员，隐藏不示；事实上或许德人出示此像之时，仍为泥土所遮，在光线不足之处，埃及官吏不能识其价值，为其蒙混过去。自此事发生后，埃及政府通过新法律，外国发掘者更多麻烦焉。

至Chicago House[芝加哥之家]，晤及Dr.Nelson[纳尔逊博士]，检查石像[铭文]之姓名，无结果。，据云为向所未见，氏谓或为，但如此写法，亦为向所未见，如果是，则为Merneptah[美尔内普塔赫]时之首相。芝加哥之家藏书现下达7000卷左右，约耗2万美金左右，为Upper Egypt[上埃及]藏埃及学书籍最丰富之处。旋晤及Dr.Nims[尼姆斯博士]，承示以现下工作情形，Medimit Habn[美提内哈布——[\[1\]](#)]已完毕，现下作Karnak Temple of Konsu[卡尔纳克的空苏神庙]，工作人员四五人，技师3人，每年10月至翌年4月在此间工作。5时许告辞而出，尼罗河夜渡，河光灯影，风帆隐约，新月当空，群星灿烂，殊有诗意。

1月7日 星期五

上午选择石像碎块，观其有否值得保存，否则将摘录大概，仍埋原地，拣了20几块。下午Prof.Borchardt[博哈特教授]来参观，一个矮小身材大肚皮的老头儿，穿着黄色粗布西装，戴黄色拿破仑帽子，他的太太身材更矮，带有二位助手，稍坐即去。

此间有卫警8人，系政府派来，巡视工作区而已，并不像安阳发掘时在工作站门首站岗。据云，其给养半由发掘团供给，半由政府，发掘团将钱交与政府，归其散发。发掘团主任有指挥之权。

看此间的情形，似乎不能久驻，并且恐亦无法久驻。撒哈拉遗址的拾陶片、石器，过于单调。托勒密神庙停工不做。Cemetery Work[墓地工作]，据云本季未必再做。我预定再住两星期，不知能达到目的否，好在昨天收到1月份公费，大概公费一时不至停止。

1月8日 星期六

上午用平板仪测量，Scale[比例]系1/5000。据云，撒哈拉遗址散布工作地，仅地面拾取遗物，不甚重要，测量正确限度，相差一二米无关紧要，但不准有5米以上之错误。由Points 38及7[标志点38及7]，测入Sites 22、23[地点22、23]，至于Point 1[标志点1]系在屋顶，明日再测。

下午进城，看医生（牙龈病）。乘机参观卢克索神庙，以前庭四壁之Amenhotep III[阿蒙霍特普三世]时代之Relief[浮雕]及Birth Room[产房]为最佳。晚间回来，芝加哥之家Healey[希利]兄妹来工作站，系迈尔斯先生的朋友，过宿此间。卢克索神庙，系阿蒙霍特普三世所建，供奉Amon[阿蒙]神。当时适值埃及帝国全盛时代，君王挥金如土，艺术臻圆熟时期。阿蒙霍特普三世之母，非属皇族，产房西壁三列雕刻，描写母后系由阿蒙神受孕，而生阿蒙霍特普三世，以提高自己皇位之身价。神座所在之室，为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大帝]时改筑，非复旧物。Hypostyle[多柱式厅堂]，一度曾改为Coptic Church[科普特教堂]，彩色科普特教堂壁画，依稀可辨，乃第4世纪之物，剥落之处露呈阿蒙霍特普三世时之浮雕。Peristyle[周柱廊]四壁，为迎神船由Karnak[卡尔纳克]至卢克索往返仪仗祭祀之情形，为low relief[浅浮雕]。再前为两列大圆柱，柱头作papyrus[纸莎草]花苞怒放形，但尚不觉笨重。再前为Rameses II[拉美西斯二世]所增筑之colonnade hall[柱廊大厅]，有拉美西斯二世之石像多座；北壁西首有当时所描画卢克索神庙门首之图，拉美西斯二世诸皇子鱼贯赴庙进香，随从者携来祭品；庙外西壁，为拉美西斯二世之战迹图；门首为二pylon[门道]，有二obelisk[方尖碑]（其一现在Paris[巴黎]Place la Concorde[协和广场]），拉美西斯二世坐像二尚在门左右，立像四则仅余其一矣，东首坐

像仍半堆土中。东南一角仍为回教堂所占，现下仍有发掘工作，为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古物局]中Lacan[拉康]所主持。

1月9日 星期日

上午继续测量，由标志点1及7测进地点21及24。下午，助Mr.Manavia绘画Osiris statue[地狱判官雕像]像身之hieroglyph[象形文字]。

希利兄妹晚间始去，他们谈天的本领很不差，迈尔斯先生谈锋亦健，自己好像哑巴一样坐在旁边陪着，听他们高谈阔论。迈尔斯先生自云，在学校时所学者系农业，入社会后，曾干过戏院子、杂志社、铁路管理等勾当，1927年开始第一次发掘，随Brunton[布伦顿]在Deir Tasa[戴尔塔萨]、Mostagidda[穆斯塔吉达]发掘，1929年至Armant[阿尔曼特]。此间发掘，初为Emery[埃默里]、Frankfort[弗兰克福特]、Green[格林]，数年后（1930？）氏升为发掘团主任（事实上，法兰克福去后，氏即为代理主任，以年龄资望关系，名义上由格林为主任耳，当年氏仅二十四五而已）。Buchem[布丘姆]，1932年发掘完工，氏在伦敦草报告，1934年出版。Cemetery of Abydos[阿拜多斯墓地]则为后来之工作，现已印刷校勘完毕，即可出书。现下工作，为探求Sahara Culture[撒哈拉文化]之时期及来路，托勒密神庙亦仅开始发掘一部分，本季未必有旁的工作，诸事须待Sir.Robert Mond[罗伯特·蒙德爵士]视察后商定。下午氏即由阿尔曼特渡沙漠赴Kharga[哈里杰]，探求遗址，前月曾探侦一次，未有所获。撒哈拉文化之正确断定，对于埃及考古学之贡献甚大。Decorated Sahara[撒哈拉有纹陶]与IIIrd Dynasty[第3王朝]之陶器，时相连带出土，Plain Sahara[撒哈拉素面陶]则与Badaria[巴达里]陶器相联。二者本身之相互关系尚不清楚，仅由于其陶质有相类似处，而同与埃及其他时期之陶业不同，有纹陶则曾发现于撒哈拉。

1月10日 星期一



助迈尔斯先生整理陶片，每一地点分为方格，横线为A、B、C、D、E，纵线为1、2、3、4、5，每方格初为4平方米，后以遗物不多，合并16方格为一，各方格出土之物，依Flints[燧石器]、撒哈拉陶器、巴达里、王朝、Arabian-Roman [阿拉伯-罗马]、Doubtful [存疑]登记于一表格，各物分盛纸袋中，重要者摄影、绘图，详细登记Reg.No.[登记号]，ware[陶质]，colour[胎色]，coating[陶衣]（outward album[外表]），hardness[火候]（Moh[莫氏硬度]），size and thickness[大小和厚度]，notes[描述]。阿拉伯-罗马及存疑，多即抛弃。

测量各地点，在N.W.及E.S.两角，立两标杆（此间以木杆上冠铅铁漏斗，由阳光反射，易于望见），以平板仪测量，各地点以石子排成数字（如22、23、24），石子数目与此地点之数字相同。盖石子数字，易遭路人扰乱，有石子数目，可以立即知原来数目。各重要surveying points[测量点]，曾埋煤油铅桶，盛以水门汀，去年散工后，村人以为埋有宝物，悉加掘起，愚贪之状，可恨亦复可笑也。

麦克唐纳先生，今晚谈及Winlock在Deir el-Bahari[戴尔巴哈里]发掘而无正式报告，甚加攻击。关于工作站之工作，亦谓人事之应付远过于考古学方面之工作，此亦各发掘团之常态也。

1月11日 星期二

继续着昨天的工作，将地点17整理完毕。关于撒哈拉遗址，现下已试探26个地点，号码为AR.2300。

据迈尔斯先生云，此工作站之建筑费达300镑，家具陈设尚不在内。各团员寝室，床一，桌一，椅一，衣柜一，洗面盆架一。我所住之寝室，面积2.8m×3.6m，在主任室之旁。桌上的陈设是洋灯一、水瓶一、茶杯一、镜子一，并有一驱逐蚊蝇的喷筒（Shell Tox）。面盆旁放着肥皂和面巾，墙上衣架一。此为公家所供设，自己添上漱口杯、牙膏、牙刷，及两本书、几件衣服，便是全部的设备了。

1月12日 星期三

地点17各方格的出土物，登记完毕，算其总数，绘成图表，花了半天多工夫。测量工作站的道路及山脚，迈尔斯先生不用仪器，仅用估计，叫我用平板仪校正之。据氏云，皮特里在Tell el Amarna[阿玛尔纳]发掘时，整个遗址之测量，仅用步测，不用仪器。下午Inspector of Antiquities of Upper Egypt[上埃及古物古迹检察官]Mr.Makramallah来，两小时即去。

1月13日 星期四

各较不重要的地点，不分方格，仅求总数加以登记，以观各地点中各种出土物之比例。迈尔斯先生极注意统计法，说用slide rule[计算尺]为现代考古家不能离之仪器。

为探求撒哈拉文化之分布，前数日派熟练工人，北至Abu Shusha，南至Edfu，寻求撒哈拉陶片，前天Abu Shusha一路的回来，得有pan-grave pottery[浅墓穴陶器]、prehistoric pottery[史前陶器]及flints[石器]，但关于撒哈拉陶片，仅在Armant[阿尔曼特]附近有所获。下月初，迈尔斯先生将以两个月之工夫，在哈里杰与阿尔曼特间之沙漠中寻求遗址，以探撒哈拉文化经过之路线。

据迈尔斯先生云，此间愚民，不知欧人考古之意义，以为挖宝，碑志之类含有金银，可有法采取，曾有人击碎石碑以验之，虽不得金，仍以为未得其法而已。

1月14日 星期五

今天收到家信，是12月7日发的，知家中平安，甚慰。阅报谓Starkey[斯塔基]被暗杀，Palestine[巴勒斯坦]极不平安，不知发掘团能继续否，我预备仍行前往参加，生死置之度外。今日往Baqaria附近之撒

哈拉遗址监工，顺便至布丘姆及Baqaria参观遗址，半为沙土重行遮盖，开始发掘时之探沟，1米宽，相距1米，尚一一可见也。

迈尔斯先生云，每年为同行死丧仪及纪念，所费达15镑，与Insurance Tax[保险费]（20镑），几不相上下。

1月15日 星期六

在一个新的撒哈拉遗址33工作，仍是拾取地面的遗物。以Box-Sextant[箱形六分仪]安置正角四边形，然后划分为小方格，每格10米，用目估计，安放大石块为标识。因此间木材价昂，木桩甚少，而此项工作，不须要十分精确。晚间观迈尔斯先生作Shetch-Map[示意图]。据云系用步测，但较布伦顿在Mestagedda之绘制示意图，系用目测，已为精密矣。

此间发掘团工作人员之伙食（指Staff[职员]而言），每星期每人约须1镑钱。上午7时起身，听差送茶。约8时半早点，水果、鸡卵、面包、牛油、果子酱、牛奶、红茶。工作至12时余午餐，常为Mixed Salad[杂拌沙拉]，间或稍为变换，如咖喱牛肉饭之类，面包、牛油、水果、咖啡。下午5时Afternoon Tea[午后茶]，面包、牛油、果子酱，及Tea Scones[茶，生面烤饼]。晚餐前有Cocktail[开胃饮料]（常为Tomato Cocktail[番茄汁]），油渍花生仁。晚餐，汤 Meat & Two Vegetables[肉加两样蔬菜]、布丁、咖啡、面包。这是每天的伙食，从前每天派人进城一次，自前星期起，改为每星期两次，星期二及星期五。

1月16日 星期日

仍在撒哈拉遗址33工作。今天是星期日，下午3时即散工，在工作站门口弄Cricket[板球]球戏。晚间阅主任致埃及考察团之本季工作报告，半月一次，已发三次，自述发掘此遗址之方法为：（1）地面拾检

遗物，用统计法，以求孰种已知文化与撒哈拉文化有关，以定其时代；（2）地面检拾完毕后，清理地面，探及地穴，似有帐幕柱子之遗痕，但不能十分确定；（3）令工人在各方格中工作，将遗物放置其面前张开之席毡，依照原本地位排列，将地面石子收拾清楚，Postholes[柱洞]清楚后，再将遗物放回原来方格中，以观遗物相互之关系，及遗物与地形之关系，所得结果不多。但为明年Sahara Congress[撒哈拉会议]之关系，仍拟继续工作。下月初赴沙漠探求新址及撒哈拉文化入埃及之路径。报告中，同时述及工作人员之生活，间及日常细故，颇为有趣，一切杂务，亦均述及。

写了三封信，一寄家中，一寄格兰维尔教授，一寄Lackish Expedition[莱基发掘团]，接洽参加发掘事。

1月17日 星期一

迈尔斯先生今日赴开罗，以埃及国王大婚，车费对折，适有事须赴开罗接洽，故乘机前往，星期五即回工作站。今日先赴医生处，据云齿病稍佳，恐与胃病有关，与我以治胃肠塞闭的药粉。赴理发店剪发。至卢克索神庙一游，拍了几幅照片。又乘自由车赴卡尔纳克，经卡尔纳克神庙，至Temple of Amon[阿蒙神庙]。寺前两行石羊，进门右为Tarkaka石柱广院，右首为Rameses III[拉美西斯三世]所建之寺；再前往即为著名之Great Hypostyle[多柱式大厅]，伟大的石柱六人合抱，其周围达33呎，直径达12呎；再进为二华表，右首为圣湖，湖畔有一阿蒙霍特普三世之Scarabean[圣甲虫]。逗留达半小时，在暮色苍茫中返卢克索。

1月18日 星期二

将33地点划为方格，横行用A、B、C，纵行用1、2、3，以石子排成字母或数字，志记于Field Notebook[田野记录本]中。测量25—30地点，用平面仪。

据麦克唐纳先生云，埃及考察团发掘团之人员，由英国来者，第一次仅予以旅费100镑，惟食宿及医药之负担由发掘团任之，第二次参加发掘始有薪俸，旅费减为80镑。发掘停止后，主任依需要而定去留，仅主任自己之合同为一年期，团员之合同，时期有伸缩余地，由主任定之。据云皮特里的发掘团，团员多为义务性质，且不负医药费，膳食亦不甚佳，以经费关系也。其他各国之发掘团，不及英国之优。工人工资，儿童为2 皮亚斯特，成人4皮亚斯特，无Bahhsheh[小费]。据云小费可促进工人注意微小遗物，去年发掘Kom el Ábd[考姆·阿巴德]，6星期得Small objects[小件]6盒，每盒约40件左右，而法国发掘团在Deir el-Medinet[戴尔美迪纳]发掘2月，仅得圣甲虫形宝石及Amulets[辟邪物]六七件，Beads[串珠]10件左右。又云，去年在Ptolemaic Temple[托勒密神庙]工作时，迈尔斯先生用陶片写便条，传信与麦克唐纳先生，以事关紧要，不能延搁，而自己监工不能分身。事后10分钟，即有工人由瓦砾堆携此Ostraca[有铭陶片]至迈尔斯先生处，谓得古物，索取小费；将此弃去后，两分钟以内，又为另一工人发现，视为古物，携来索取小费。

1月19日 星期三

继续测量29、31、32地点。傍晚拿本《布丘姆报告》，到布丘姆再行参观一次，有一部分已为沙土所淹没；照着平面图找觅起来，大半尚可辨认出来，土墙与红砖墙混在一起，间以沙岩石块，低凹处已近水，生有青草，盐水经沙土上升，结成白色小粒。薄暮天渐阴暗，近村犬吠，独步此荒圻中，萧然有凄惨之感。

麦克唐纳先生谈及埃及考古学家，甚加轻视，谓Prof. Salina Hasan[萨利纳·哈桑教授]随欧洲考古队10年，尚不解考古为何事，前年在Saqqarah[萨卡拉]发现IIIrd Dynasty Tomb[第三王朝墓]，主任Emery[埃默里]适不在其处，哈桑自行发掘，将一极宝贵之镶嵌宝石木盒，轻加移动，以致凌乱，不能依原来形状保存。Salina Huygayin对于flint[燧石器]虽稍有研究，亦极愚笨，前年为草Cemetery of Armant[阿尔曼特墓地]的报告，令担任Flint Corpus[燧石器集成]，对于编排号码

竟感棘手，谓空号之保留极为困难，过多过少皆易受讥，如此小事竟踌躇不决。又谓每年工作完毕后，运输至开罗，约需五个星期，以埃及铁路管理极为糟糕；在开罗又须等候二三个月，以待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古物局]之检查，以便得到许可运输出口，实际检查仅需数小时之工作而已。前天迈尔斯先生赴开罗，此间事由麦克唐纳先生主持，庶务进城购物，乘机瞎逛，8时许始返，麦克唐纳先生很为不满，大发脾气。

1月20日 星期四

赴工作站西首之High Desert[沙漠山区]。9时半动身，先经两山间的峪谷，至一低山之巅，上有平地，多Roman/Arabic pottery sherds[罗马/阿拉伯陶片]，后经好几个为沙淹的山谷，有石灰岩之洞穴，沙碛无人径，步行时足陷入沙中，11时半抵沙漠山区之麓，有一Coptic monastery[科普特修道院]，拾得二片Coptic painted pottery[科普特彩绘陶]。由山麓上升，仰望悬崖，颇高峻，抵山顶已12时半，有一洞穴，为hermit[隐士]所曾居住，再进为一prehistoric watchtower[史前望楼]，粗石堆砌之墙基尚遗存无恙，有prehistoric rough pottery sherds[史前粗陶片]。立在粗石堆上四望，山陵起伏，峪谷蜿蜒，沙碛荒丘，不生草木，数千年来未有变也，观之不禁怆然生感。在史前望楼之旁午餐后，2时半起启程返舍，经数flint workshops[燧石器制作场]，石器甚多，俯拾即是，检得10余片。由山丘下降平地，观发掘团所曾工作过之四方石墙（见Buchem Report Vol.I.Chap.XXII[《布丘姆报告》第1卷，第22章]），返家已5时半。今日为埃及国王结婚之日，工人停工庆祝，晚间有庆祝会，村民围坐工作站前之空地上，歌咏队二列鼓掌歌唱，二人剑舞，群星灿烂之天空下，观此异国之民俗，亦殊另有风味也。

1月21日 星期五

赴Sheikh abd el Kumeih[舍克·阿巴德·库梅]，参观tombs of the nobles[显贵墓地]，10时许抵其处，4时半离开，颇为尽兴，惟连日奔

波，稍觉倦乏耳。

先至Gumet Murrai。No.40，Huy[胡伊]之墓，为  
 Tutankhamen[图坦哈蒙]之南□郡王墓，有职贡图。

至el-Kumeh[库梅]。首至No.55, Ramose[拉莫西]之墓, 规模之大, 冠于其伦, 由Mond[蒙德]出资修理, 厅有石柱8, 前壁有Low Relief[浅浮雕]之祭祀图, 后壁右为旧派作风, 朝觐皇帝图, 左为Amarna Style[阿玛尔纳作风] 彩色绘画, 皆未完工, 由红线方格, 黑墨素描, 粗琢凸雕及细磨凸雕, 各阶段皆有代表, 可以窥见当时工匠之技术。左壁为彩色绘图, 有阿玛尔纳作风。其旁No.57, Kha-em-het之墓, 有极佳之凸雕。No.56, Userst之墓, 壁画亦佳。No.51, Userhat[乌泽哈特]之墓, 右壁为绘彩行乐图, 墓主与二妇坐于浓阴下, 绘法甚佳。No.50, Neferhotep之墓, 以瞽歌者之及时行乐诗著名。No.52, Nakht[纳克特]之墓, 虽规模甚小, 而壁画之保存甚佳, 色泽若新, 尤以墓主生时巡视采邑农民图为佳。

至**Lower Enclosure**。No.23, **Tjay**之墓, 前庭有回廊及石柱, 原物已毁, 现加重修, 厅堂有壁画; 后厅有石椁, 尚保存无恙, 后壁有**Osiris**[地狱判官] 三神坐像。No.41, **Amenopet**之墓, 前庭石柱有墓主石像, 壁上则为铭志及祭祀图。至**El Khokha**。No.178, **Neperonpet**之墓, 为**Rameses II**[拉美西斯二世]时代之墓, 壁画保存尚佳, 但无大精彩, **Dr.Davies**[戴维斯先生]之画架及画具, 在此墓中, 氏适以午餐返家, 未能晤面。No.48, **Suser**之墓, 规模亦大, 前庭**fluted columns**[有槽圆柱]已半毁, 未曾重修, 壁上之浮雕为**Amonhotep III**[阿蒙霍特普三世]作风, 现以泥墙遮之, 朝覲图及运移石像细琢极佳; 中厅未曾完工, 甚为残破, 彩色浮雕之残片陈列两旁。No.39, **Puimre**之墓, 经戴维斯先生重修, 前庭有墓主之铭志六, 中厅之墓主行乐图, 三神祭堂之祭祀图, 丧仪图, 亦颇佳。No.181, **Nebamun**和**Ipuki**之墓, 一墓二主, 为此间之例外, 但壁画殊平常。

已巡视过13处墓，坐下来休息，拿出三明治及水果当作午餐，坐对

着Deirel-Bahri[戴尔巴哈里]之庙，很想过去一视，但最后决定先巡视完毕显贵墓地，戴尔巴哈里墓俟之异日。

下午至Upper Enclosure。先至No.69, Menne之墓，其壁画之佳，与Nakht墓齐名，墓主为巡视田地之官吏，以右壁之巡视陇亩图为最佳。此墓及Nakht墓，壁画有玻璃屏风保护之。No.60, Entefoker之墓，为第12王朝之墓，壁画已极暗淡，依稀可辨而已，但为今日此间可见之最古者，故亦另有兴趣。No.71, Sennmt之墓，规模甚大，而残破情形亦最厉害，盖Queen Hatshepsut[哈塞普苏特王后]薨后，Sennmt失势，Thutmose III[图特摩斯三世]迁怒所及，此墓遂毁，右室之Keftur职贡图，亦仅存残角而已。No.78, Haremhaf之墓，为图特摩斯四世时将官，招募士兵、献俘王庭绘于前厅壁上，墓主行乐图（猎鸟）遂移至中廊壁间，与丧仪图放在一起。No.81, Enene之墓，墓主为图特摩斯一世皇陵之建筑师，前厅之布置与他墓不同，壁上方柱凸出，彩绘行乐图即绘于此柱面，虽已半毁，而保存者如农耕图、庭园图、祭祀图、深山行猎图颇佳，后壁为职贡图、渔泽图，中廊为丧仪图，后神堂有四坐像，为墓主及其亲人。

此处为El-Kumma[库玛]之近巅处，俯而远望，尼罗河如带，隔岸为卢克索及卡尔纳克神庙，卡尔纳克两华表耸起空际，此岸之Ramesseum[拉美西姆]残迹及Colossus两坐像，在绿茵中凝立，近足处丘陵起伏，墓室点缀其间，犹如蜂巢，虽为数千年前之残迹，而前人之情绪仿佛可以觉触。

No.82, 为Amenemhet[阿蒙尼姆赫特]之墓，经Gardiner[伽丁纳尔]之出版专刊，此墓遂著名，但壁画残而寻常，或许由于自己今天看见的多了，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也。No.86, Men-Kheperre-seneb[蒙凯帕拉]之墓，有职贡图，Nubian、Asietus，及一Keftin携其贡品。No.85, Amenemhab之墓，墓主为Thutmose III[图特摩斯三世]之名将，前厅有四石柱，壁画有分散饷粮图、朝觐图，图有记，自述战迹，图志有Syrian[叙利亚的]俘虏图，中廊有钦赐丧仪，后厅有燕会图，神堂为祭祀图。No.93, Kenamun[科那门]之墓，此墓之壁画，原本极



佳，现已残破，且为烟熏，较有兴趣者为幼君Amonhotep II[阿蒙霍特普二世]坐于保姆怀中，歌者奏乐其前，又有丧仪图、行猎图及祭祀图。No.96 B, **Sepulchial Chamber of Sem...**，拾级下降，极为黑暗，燃灯始见阶级，墓壁绘画粗陋，天花板为葡萄纹，利用低凸不平之石灰岩，颇具巧思，壁画彩泽之保存尚佳，而墓室之阴暗，令人自然发生墟墓之感觉。No.100, Rekhmire[瑞赫米瑞]之墓，极为著名，惜保存不佳。前厅有职贡图，Keftin, Punt, Syrian[叙利亚人]，Nubian[努比亚人]，Negroes[黑人]；法庭图，瑞赫米瑞坐堂审事。中廊左壁为瑞赫米瑞行使职事，巡视工程，及丧仪图。右壁为燕会图、祭祀图。

此行共巡视20余墓，几类行马观花，但颇为尽兴。

晚间村民庆祝国王结婚，歌神曲及舞蹈，马纳维安先生用镁光照相，狂风骤吹，火焰返射，氏伤手。

1月22日 星期六

将33地点已检拾好之陶片及石器，装入纸袋，各纸袋记以出土方格之编号。

昨日Mr.Revah与厨师冲突，代理主任麦克唐纳先生颇觉棘手，暂将Revah停职，明日迈尔斯先生将返舍，由其亲行定夺。

1月23日 星期日

33地点大部分清理完毕，将遗物检拾后，清理地面，发现古道，蜿蜒如肠又有Postholes[柱洞]，成半圆形，与现代Bedouin[贝都因人]所架之帐篷柱洞相似，道路交叉，似与此种居处有关。麦克唐纳先生谓，由于此地撒哈拉陶片甚多，此古道必与撒哈拉有关，而撒哈拉人如践成此种道路，必居住此间相当之久，必有墓葬在此附近，遣熟练工人在附近寻觅墓葬。在此沙砾之区，墓葬常成一稍低凹之浅穴，如有残骨碎

陶，更易觅得，结果觅到两处，皆仅有残骨而已，盖为前人所盗掘过，在扰土中上部有撒哈拉陶片，但不足以断代。由33地点越一Wadi[干盆地]，再过去为一罗马时代之墓地，悉经盗掘，仅有残骨及罗马陶器残片而已。迈尔斯先生由开罗返工作站，谓本季已用去1200余镑，赴开罗与Sir Robert Mond[罗伯特·蒙德爵士]商酌经费，同时商酌下季工作，拟停止神庙之工作，以非20000镑不办，不如全力探索撒哈拉文化。

1月24日 星期一

用平板仪测量，由surveying points[测量点]37、39，测进Baqaria村及耕地西北之道路、树木。此地曾由迈尔斯先生估计绘入Sketch Map[示意图]，但与实测相较，相差几近200米余。据云皮特里在Nagada[涅加达]发现一墓葬，由目测定其地为above sea level[海拔]135±2呎，Caton-Thompson[卡顿-汤普森]以3星期之工夫，实测得136.5呎。

1月25日 星期二

游Medinet Habu[哈布城]，首进Pavilion of Rameses III[拉美西斯三世陵庙]，有帝王祭祀神道之图，建筑为仿Syrian and Palestine[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之城堡，中门有二层楼，拾级而登，仅能达第一层，第二层楼板已毁，室壁为皇帝燕居与后妃之图。进门后为广庭，左为Amandum所建之寺，右为第18王朝首建、Greek-Roman[希腊—罗马]时重修之寺Funerary temple of Rameses III[拉美西斯三世享堂]，门首Pylons[门道]有皇帝征服四夷图，前庭左通宫苑，有门窗相通，壁有搏击献技之图，右为Arisi... Pillars[？柱]，壁有献俘于神之图，中庭围以石柱，四壁为祭神之图，色泽保存若新。再进为Fint Hypostyle[多柱式厅堂]，已半毁，仅存柱脚断垣，左首之小室尚完整，为皇帝献物于神之图，盖贮藏室也，右首之小室则为神坛。再进为两small hypostyle halls[多柱小厅]及Sanctuary[寺院]，已残破。返至门道，庙之左首(South[南])围墙，为一年节辰之供单，其前为宫廷遗迹，发掘未久，有throne room[御座室]、bath room[浴室]、bed room[卧室]及水井；

庙之右首围墙为拉美西斯三世征服四夷之战迹图，颇富兴趣，但保存不及前庭及中庭之佳。第20王朝之雕刻建筑，虽已呈衰微，然仍为惊人之伟大，第18王朝神庙雕刻颇佳，惜仅余一部分。赴Deir el Medinet[戴尔美迪纳]，观法国发掘团之工作，此为皇陵工人所居之村落，发掘后加以保存。上山至Ptolemaic Temple of Deir el Medinet[戴尔美迪纳的托勒密神庙]，无甚可观。

1月26日 星期三

将33地点西南部延展数平方米，以石块为标识，检拾前两日所清理各方格之陶片及石器。下午襄助记录2401及2402两墓葬，前者已盗掘，仅余碎骨，即前日所发现者；后者虽未盗掘，但无陪葬物，依墓形仅容一身，当为罗马时代墓葬。这是最后一星期了，很觉无聊，晨间有几点小雨，是此间罕有的下雨，天气稍寒，有点像故乡的早春，但是在这沙漠中间的工作站，除了庭院中特别培植的几根草木外，不见春的痕迹，远望着尼罗河畔夹岸绿野浓阴，又是夏天的景象，不是春朝，低吟着“阶外乱红如雪，拂了一身还满”，我欲泪下。依人篱下，很觉不舒服。

1月27日 星期四

清理T.2403、2404，皆为Coptic tombs[科普特墓葬]，已经盗掘过，有陶片及blue glazed tubular beads[蓝色玻璃管珠]，墓穴仅足容一身，衬填穴底之布帛及衣服残片，尚保存原状，惟已焦黑，登记完毕。工头Ali Suefi，年已63岁，13岁左右即从皮特里工作于Nagada及Ballas，在埃及之考古学家，几皆相识。此间熟练工人，多为Qufti，以皮特里开始工作于Qufti附近，训练工人，今日埃及各处，远及巴勒斯坦、Sudan[苏丹]，一有考古发掘，多少必携带几个Qufti去。Qufti成为埃及发掘工作中之特殊阶级，工资较丰。土著则名为baladi。今日有法国在Tud发掘团主任及助手来参观。彼间工作，工人儿童3皮亚斯特，成人4皮亚斯特，不及此间之优（但亦采小费制度）。傍晚，Mr.Gray [格雷先生]、Mr.Major Bagnold[梅杰·巴格诺尔德先生]二英人来，乃由开

罗赴阿斯旺，驾驶两辆Ford [福特]大车，途经此间，勾留一星期。

1月28日 星期五

继续工作于33地点，发掘工作只有两天，即行停止，收拾陶片及石器，测绘hearths[火塘]、postholes[柱洞]及ancient roads[古道]。本来今天预备去参观国王之墓，主任推说人满，劝下一次再去，只得笑着脸说不要紧不要紧。闲谈中提及安阳发掘的“花土”问题，据其提示，谓或可用帆布铺以黏胶，覆于土上，使花纹带泥土附着布上，运至工作室后，再行设法；或以他法，使土坚固，将土块带花纹提起，设法运回工作室；如各法皆无效，则可使画家依原色绘图，取回颜料标本，再行reconstruction[复原]。关于Pottery Corpus[陶器集成]，氏谓最好先分Wares[陶系]，再依形式而分百分数以内之种别，由广口而收敛口，或其他特征；再于每种之内，依广口而收敛口，或依退化、进步之各形式，而分为a、b、c、d。

1月29日 星期六

清理33地点，C.23—24，接近一罗马时代居室，所得陶片近20000片，皆行弃去，仅记其数目。晚间闲谈，迈尔斯先生谓在工作站西之干盆地，许多人见有磷火，氏曾于一日晨间三四时许见（其妻曾一度见之，土人亦曾屡见），如一发光之手电筒，附于地面，游行而南，少顷即没。据土著云，此处曾有一人被暗杀，惟不可解者，被暗杀者之鬼火为红色，而此带绿光。又云，前年曾发掘到一被暗杀者之尸首，土人尚有识其人者，乃25年前被暗杀。氏又谈到*International Egyptian Pottery Corpus* [《世界埃及陶器集成》]，据云困难之处为他人不合作，不肯送给Corpus Sheet[集成登记表]，多以自己所发掘者发表权之保全，不欲他人先行发表。议及[图的]Scale[比例]，普通为Drawing[插图]1/4，Publication[出版物]1/6，但有人主张1/5，各持己见，又无结果。

集成登记表

Editor's note[编者按]

Excavator and site[发掘者和遗址名]

Excavator's number[发掘者代号]

Period[时期]

Method of Manufacture[制法]

Description of body[胎质]

Description of slip and/or glaze[陶衣和/或釉质]

Description of wares[陶系]

Description of decoration[纹饰]

Frequency of occurrence[出现频率]

Use[用途]

Publication[出版物]

Drawing on back[背面描图]

1月30日 星期日

今天居然下雨，地上都淋湿。前天的雨，不过使地面有雨点的痕

迹，今天可以看见雨点由空中堕下来，主任替工作站担忧，怕椽柱担不起盛着雨水的屋顶。本来预定今天休工，早餐后因为下雨，提前散工，少顷雨停，收拾33地点的陶片及石器。下午刮风甚猛，沙土随着狂风飞奔，记起安阳工作的刮风日子，四围山陵为雾所笼罩，尼罗河轻雾衬着远山近村，颇有宋人画本的风味。喝了半杯酒，脸上红热，颇有醉意。晚间弄骨牌为戏。

1月31日 星期一

发掘工作已停止，遣散工人，测绘33地点之火塘及柱洞。今天New York Brooklyn Museum[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之Mr.Cooney[库尼先生]来参观，傍晚始去。据云有一Miss Hu[胡小姐]在Harvard[哈佛]大学从东方学者攻考古学，去夏曾在其博物院中实习。（补记：后知其人即北大毕业、清华公费之胡先瑾女士。）又云波士顿博物馆所购之古物，90%购自发掘团所发掘而得者。又云其博物馆去夏曾于石刻馆发现一Tell el-Amarna Statue[阿玛尔纳雕像]及一Old Kingdom Statue[古王国雕像]，在石刻馆二十余年，未有登记号码，此种事博物院中时常发生。

## 2月

2月1日 星期二

测量及登记出土物。昨晚失窃，梅杰·巴格诺尔德先生所携来值80镑之Theodolite[经纬仪]亦被窃去。警察来查，毫无结果。据云此间土人常窃去东西，如不能使用，即埋之沙土中，前年发掘，曾掘得土著窃埋之手电筒。今日蒙德爵士来，巡视一周，午餐后赴Armant Temple[阿尔曼特神庙]视察，即返卢克索。为了他来视察，此间打扫房屋，整理办公室，忙了一天。

2月2日 星期三

今天是在此间的最后一天，明天即离开此间。昨宵此间又失窃，办公室的窗户被剪破进来，偷去了2镑钱，另有20镑放在箱中，未被窃去。下午警察来视察，打开了门，偷儿的足迹尚一一可见，迈尔斯先生用hot wax[热蜡]以图得其cast[足迹铸型]。将33地点测量进总图，陶片整理至15地点，告一段落，明天即可动身。梅杰·巴格诺尔德先生，系semi active service army official[预备役军官]，其desert expedition[沙漠考察]，恐有军事作用。Mr.Peel[皮尔先生]，系Durham University[德拉姆大学]之地理学教师，注意Libya Desert[利比亚沙漠]地质及地理。Mr.Graber[格雷伯先生]，16年前曾随皮特里学埃及学于大学学院，去年与Winkler[温克勒]探求Rock-drawing[岩画]，今年加入利比亚沙漠考察队，目的亦在探求岩画。梅杰·巴格诺尔德先生昨晚赴开罗，欲购买或借用经纬仪，明晨即返，考察队出发，或须待至星期六。

2月3日 星期四

今日离开工作站，告别后，住在Savoy Hotel[萨沃伊旅馆]，每天宿包费60 Piastres[皮亚斯特]。游西岸之各古迹，先赴Valley of Tombs[墓

谷]，由Temple of Deir el Bahari[戴尔巴哈里神庙]越山至Valley of Kings[帝王谷]，登山时已10时许，原听说步行恐须2小时，我因为《Budaker 指南》中说三刻钟从容可达，不知道哪个可靠，一口气由Temple Causeway往上攀登，一刻多钟到山顶，下望帝王谷已在脚底，大喜。半小时即抵Tutankhamen Tomb[图坦哈蒙墓]，在1922年发现时，惊动一世，陪葬品已移至开罗博物院，惟余石椁、木棺及木乃伊，墓室甚简朴，仅有4室，其中惟一室有壁画，因为自己常看见过Carter[卡特]书中的照片，想象出初发现时室中满置实物的状况。赴Ramses III Tomb[拉美西斯三世墓]（No.11），走廊两旁10小室，有祭祀、武库、宝库等壁画，为其特殊处。赴Amenhotep II Tomb [阿蒙霍特普二世墓]（No.35），墓室四壁及柱面，仿Papyrus[纸莎草]之色泽，加以素色之字画，另有作风，石椁尚在，1898年发现时，Royal Mummy[王之木乃伊]尚在棺中，其中小室则满置木乃伊。时间尚早，留下Seti I Tomb[塞提一世墓]作压轴，先游其他重要皇陵。拉美西斯四世墓（No.9），壁画为宗教题材，色泽保存颇佳，石椁残片尚在棺穴中，此墓建造时，工人居室即在图坦哈蒙墓口之上，以当时图坦哈蒙之墓已不为世人所知也。No.8 Merneptah Tomb[美尔内普塔赫墓]，墓穴中为木乃伊形之石棺，在阴暗室中作静睡之状。赴拉美西斯九世墓（No.6），壁画题材为宗教方面，保存尚佳，但游览至此，已有点对此项题材发生倦厌。此为帝王谷入口之第一墓。赴塞提一世墓旁之拉美西斯一世墓（No.16），墓壁是宗教性质的彩色画，底是灰褐色，石椁为花岗岩，字画系黄色。最后是No.17塞提一世墓，壁画系浮雕绘彩，虽题材仍属宗教性质，而艺术价值之高，为皇陵中首屈一指，规模亦甚伟大，长达328呎；进门后为三长廊，然后为四柱之前厅，右首之门通一方室，其中壁画仅以红黑笔粗描轮廓，左首拾级下降，经三长廊而达墓室，最后之长廊为棺室前房；棺室有棺穴，棺穴之天花板作苍穹状，绘以星宿，石棺现在伦敦之 Soane Museum[索恩博物馆]；此室之左右有二小室，左首更有一牺牲室，有石凳附于壁上，绕室之各侧。游览完毕，已近1时，此数墓皆装有电灯，一时许即灭。由No.17出来后，拿出自己所带的午膳，坐在山腰中吃，俯瞰山谷间各墓穴，当年英君庸主，皆集此间，木乃伊虽已移存开罗博物院，而其神魂当仍绕此谷中也。



这日记摘到6日，尚未有工夫续完，只好草草叙述大概。由帝王谷越山至戴尔巴哈里神庙，现正在修理中，背景的石灰岩，水平的条线，与此寺的建筑结构很是调和。First corridor[第一走廊]，左首壁上浮雕，为运移Obelisk[方尖碑]，右首甚残缺，为祭神图。Second corridor[第二走廊]，左首壁上浮雕为描写Punt expedition[蓬特远征]，右首为Hatshepsut[哈特舍普苏特]降生图，自谓Hatshepsut[哈特舍普苏特]神所诞生，卢克索神庙之Birth House[产房]，乃阿蒙霍特普三世模仿其意为之，左为Hathor Chapel[哈托尔教堂]，浮雕之色泽保存甚为新鲜，右为Anupis神殿。由第二走廊前进为Upper Court[上庭]，游廊石柱仅余底部，神堂经Ptolemaic period[托勒密时期]重修，改为奉供先贤Imhotep[伊姆霍特普]及Amenhotep[阿蒙霍特普]，Son of Hapu[哈普之子]浮雕远劣于18王朝之作品。哈特舍普苏特神庙之左首，为Funerary Temple of Mentuhotep[孟图霍特普享堂]，在历史上价值虽大，由于其现下之残破情形，Middle Kingdom architecture[中王国建筑学]之遗迹甚少，须运用丰富之想象力，始能略得当时之完整状况。

时已3时许，雇驴赴El-Kurna[库尔纳]之Temple of Seti I[塞提一世庙]，殊为平常，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赴Ramsesmuseum[拉美西斯宫]，围墙之内，大半为泥砖所筑之贮藏室遗址所占，但庙中之巨像残骸及Pylon[塔门]背面壁上所刻之战迹图，颇富趣味，绕以Osiris[奥西里斯神]像之石柱庭院，亦属不恶。

因为决定不再来West bank[西岸]，骑驴赴Valley of Queens[王后谷]，已4 时半，匆匆游Tomb of Queen Nefertiti[尼弗斐尔泰悌王后墓]及Tomb of Prince Amenshepf [阿蒙塞普夫王子墓]。前者为拉美西斯二世之后，其墓为王后谷之冠，前途经都灵时，曾观此墓之模型，此间仅能参观首进之前室及侧室，余以走廊天花板之岩石堕落，阻碍通路，不能进内。阿蒙塞普夫王子墓，为拉美西斯三世之皇子，早卒，壁画示拉美西斯三世率领此孩童皇子，拜见诸神祇，色泽保存颇鲜艳。归途经Colossus[巨像]，下驴作最后之一观，此为阿蒙霍特普三世之像，原立其祭祠之前，现则巍然峙立于田垄，四无依旁。远观时，则Temple of Deir el-Bahari[戴尔巴哈里神庙]及丘陵为其陪衬，风景颇佳，但近观则

数千年之剥蚀，仅余轮廓，面目不辨，无艺术价值可言。

渡尼罗河，抵Savay旅馆已6时许，此间为60皮亚斯特，颇为清洁。晚餐颇佳，Soup[汤]，Fish[鱼]，Chicken & Vegetable[鸡和蔬菜]，Salad[色拉]，Pudding[布丁]，Fruit[水果]，Coffee[咖啡]。早餐则仅有Egg and bacon[鸡蛋和香肠]，Bread and butter[面包和黄油]。午餐为Meat and Vegetable[肉和蔬菜]，布丁，咖啡。

今日收到三封信，乃抵此间以来之新纪录。一为陈凤书君来信，此君赶着硕士论文，到今日才有复信给我。一为朱庆永君的信，说蒋廷黻先生过英伦时曾经晤及。一为China Institute [中国协会]，附着梅校长的信，谓清华尚可维持。

2月4日 星期五

游Karnak[卡尔纳克]。到此间虽已五星期，卡尔纳克却只逗留过半小时（1月17日），今日预备以整天的工夫专逛卡尔纳克。上午雇驴赴Temple of Khusu[库苏神庙]，将近其处时，远望着Ptolemy III's Porch[托勒密三世之门廊]，在棕树的绿阴中，门廊的背后便是库苏神庙，而Temple of Amen[阿蒙神庙]的两个华表，由绿阴空隙中现出来。这虽是第二次来此间，但是心儿未免有些加紧的跳跃着，库苏神庙保存颇佳，屋顶尚可上去，Drs.Nelson and Nims[纳尔逊博士和尼姆斯博士]正在工作，据云依现下之速度，约须12年之工夫，可将此寺之浮雕全部付印。旁边小寺Epet神庙甚平常。赴[阿蒙神妻]Mut[穆特]神庙，已为废墟，其后有Sacred Lake[圣湖]。其旁之拉美西斯三世神庙亦然，游人罕来，野草满径，Sekhmet[塞克美特]的石像甚多。其旁的阿蒙霍特普三世神庙，则更为荒凉，前有Alabaster Stele[雪花石膏碑]残块。时已近11时，我要赴Temple of Montu[孟图神庙]，驴夫甚觉惊怪，谓为什么专找这些人罕来的残石块参观，放着伟大的阿蒙神庙不去，因为坚持要去，没法子，他只好跟我来。绕道至Sandstone Portal of Ptolemy Evergetes[托勒密·奥厄葛提斯沙岩石门]，门锁着不能进去，绕一个弯，经Gate of Thutmose I[吐特摩斯一世之门]，由南面进来。孟图神庙，

Ptolemaic Temple and Small Chapel[托勒密神庙和小教堂]都很残破荒凉，还不及穆特神庙湖光寺影，风景引人，放在阿蒙神庙之旁，自然罕有人来观光。由阿蒙神庙正门进去，由吐特摩斯一世华表所在的Central Court[中庭]南转，经Pylons VII-X[7—10塔门]，已近12时，骑驴返客栈。

下午借到照相机，租了一部脚踏车，又向卡尔纳克而来。下午专观光阿蒙神庙，门前的石羊排列两行，Great Court[大庭院]中庭是Tarkuke的石柱，左旁是Temple of Seti III[塞提二世庙]，右旁是拉美西斯三世庙，由Second Pylon[第2塔门]至Great Hypostyle Hall[多柱式大厅]，两旁壁上浮雕祭祀图，门外壁上浮雕为塞提一世及拉美西斯二世之战迹图，拾级登屋顶，北首近Temple of Ptah[普塔神庙]处有工人在发掘，乃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古物局]之发掘团所主持。此时碰到一个埃及学生，和他攀谈，请他代拍几张照片（结果Out of Focus[焦点未对准]，照片不佳）。由Scarabaeus of Amenhotep III[阿蒙霍特普三世之圣甲虫]，绕圣湖，至Temple of Thutmose III[图特摩斯三世庙]，又至中庭，Pylon VII-X[第7—10塔门]，因为有他在旁边攀谈，不能专心参观。由侧门出来至正门，他提议返家，我仍想逗留一会儿，他也逗留下来，步至Record Hall of Thutmose III[图特摩斯三世文献大厅]，至Chamber of Hatshepsut[哈特舍普苏特墓室]，浮雕彩绘，色泽保存极佳。经Middle Kingdom Temple[中王国祠庙]遗址，至Festival Temple of Thutmose III[图特摩斯三世喜庆享殿]，门前是所谓“Heraldic pillars[章纹柱]”，出来至First Pylon[第一塔门]之顶，时已日落，明月上升，一弯新月，全寺在阴影中，颇有诗意。因为他说过晚恐路上不平安，便同驾自行车返卢克索。

2月5日 星期六

上午由卢克索起程，10时许抵Edfu[伊德富]。下车雇船渡河，骑驴至伊德富神庙。此为古庙保存之最完整者，门前为两神鸟之巨像，经中庭至前厅，其前亦为两神鸟之像；厅中蝙蝠甚多，作鼠声，一神龛中仍有神座，且有一木制模型神舟；由旁室可上达屋顶，阶梯之旁壁为僧侣

祭献之队伍，右首者上升，左首者下降。壁上浮雕，多为无味之祭祀图，惟外围墙内侧左首为Horus[荷鲁斯]征服河马图，较为新鲜。庙旁有Nilometer[尼罗河水位标尺]，庙之塔门可以上达，扶梯在塔门之中，门前为一birth house[产房]。庙旁古城遗址，有法国发掘团正在工作，适以午餐停工，仅观其已发掘之屋址，及堆积如山之陶片而已。此寺之浮雕虽平庸，但建筑之保存甚完整，屋顶及四壁皆尚仍旧，只有我一个人，在阴暗的古庙中，听着蝙蝠呼鸣，摸索着四壁的浮雕和铭刻，数千年时间的隔离不复存在，古人的情绪似乎仍可感触着。由庙中出来，阳光遍晒大地，土屋绿阴，埃及乡村的景物，好像由数千年前的世界，复步入现代活生生的世界。返至车站，乘车赴Assuan[阿斯旺]，寓St.James Hotel[圣詹姆斯旅馆]。

2月6日 星期日

雇舟赴西岸，参观古墓，以Middle Kingdom[中王国]之二墓，规模较巨，但就历史价值而言，自推Old Kingdom [古王国]之数墓。Mekhn及Sebin两墓相连，Sebin墓前之铭刻，自述入Nubia[努比亚]夺回父尸，已甚残剥，几不可复识。Kherkuf墓保存较佳，墓前壁左右铭刻自述生平，铭刻下为其像，执杖而立，右首为关于待遇掠回侏儒之御书。Pepi-nakht[珀辟纳赫特]则为沙土所封闭，不能进内，其铭刻在门首之左右壁。New Kingdom[新王国]之Ka-Kem-Kam墓，壁上及天花板之彩画，色彩尚甚新鲜。至山巅之Sheikh's tomb[沙伊赫墓]旁，返观阿斯旺及Elephantine Island [象岛]颇为伟观，前望Kitchener岛附近之岛屿罗列，江水汹涌。下山登舟，赴St.Simon[圣西门]，风狂浪急，船帆为狂风所倾，几乎翻舟，舟子收帆，用桨轻划。抵St.Simon Monastery[圣西门修道院]遗址，教堂仅存四壁，僧侣所居之小室尚存床基，上院则为僧侣居室及厨房、酿室等。

下山后，赴象岛，参观阿斯旺博物院，仅有五小室，中间为Khum神羊之木乃伊，左首两室为Prehistoric objects[史前时代遗物]，右首第一室为Dynastic period[王朝时期]，皆属Rein[赖因]在努比亚发掘所得之遗物，壁上有发掘情形之照相，右首第二室为Greek-Roman[希腊—

罗马]之木乃伊及遗物。博物院之旁为Nile entry[尼罗河河口]，直通尼罗河，现尚利用之。院后为古庙遗址及神羊丛冢，甚为残破，惟庙门之两柱尚高耸空际。返阿斯旺，尚有余勇赴North Quarries[北采石场]观Granite Obelisk[花岗岩方尖碑]。

2月7日 星期一

乘车至Shellal，赴South Quarries[南采石场]，参观Osiris Statues[奥西里斯雕像]及石椁，皆为古代石匠半途废弃之物，石壁有一阿蒙霍特普三世之题刻。旋雇舟赴Philae及Barradge[拦河坝]，Philae全岛没于水中，仅有60feet[呎]高之Pylons[塔形门廊]，尚有1呎余之顶巔高出水面。至附近之Bigger岛，观石壁上各朝之铭刻。赴阿斯旺拦河坝，长达1哩余，建筑工程甚伟大，所费达500余万镑。由拦河坝返阿斯旺，取小径而行，拟沿途探觅石壁之题刻，无所得，惟遇沿途村落之劣孩，绕索Baksheesh[小费]，追随不去，颇为所窘，几迷途径。

2月8日 星期二

今日拟离阿斯旺，上午赴北采石场，再度参观方尖碑。此华表长达130呎，以石料不佳，发生裂缝，中途弃之。又参观托勒密小庙，及Cataract旅馆之Akhenaten[埃赫那吞]时代石壁题刻。下午欲寻觅其他题刻，无所得。3时半离阿斯旺，车经Edfu[伊德富]时，已暮色苍茫，晚霞流丹，远望Edfu Temple[伊德富神庙]之高楼耸于空际，颇有诗意，尼罗河中风帆上下，两岸小村绿阴，背后衬着紫色远山，风景殊不恶。晚间9时半抵El-Balyana[拜勒耶纳]。

2月9日 星期三

雇驴往游Abydos[阿拜多斯]，其地离拜勒耶纳尚有6哩半，行1时半始抵其地。晓风吹面，沿途农舍田亩，颇有故乡风味。阿拜多斯的小山，迎着晨曦，犹如锦屏。抵Temple of Seti I[塞提一世庙]。前庭及前

厅为拉美西斯二世时物，雕刻粗糙。后厅及神堂则为塞提一世时浮雕，极佳。尤以右首壁上之浮雕，未施色泽，女神之像犹如凝脂，阳光由隙缝中照入，栩栩欲活。神堂中及前壁之浮雕，多加彩色，反而遮没了雕刻功夫的细腻，惟色泽保存甚为新鲜，教人几乎不能相信是3000年前的东西。神堂凡七，中央为Amen-Re[阿蒙拉]，右首为Osiris[奥西里斯]、Isis[爱西斯]及Horus[荷鲁斯]，左首为Harankht[哈拉凯梯]、Ptah[普塔]及塞提一世。由奥西里斯神堂可进背后之厅，厅有十柱，两壁为帝王祭神之图，稍有残损。右首三神堂为Osiris Triad[奥西里斯三神组合]，壁上浮雕保存甚佳。由塞提一世神堂旁之门进Hall of Ptah-Sokar[普塔-索卡尔大厅]，其右首之神堂，有奥西里斯仰卧，与化作鸟形之伊西斯交接，或为Osiris Mysteries[奥西里斯秘戏]之场所。与此门相并之门，通List of King Gallery[王表长廊]，有76个古代帝王之名。旁通之过道，有拉美西斯二世捕鸟驱牛以祭神之图。另一室则仅有小半为拉美西斯二世之浮雕，其余为塞提一世时之绘彩，而未能雕刻加工，有梯阶通屋顶。旁有牺牲室，封闭不开放，仅由门栅内窥壁上之牺牲图而已。由塞提一世庙绕道至Cenotaph[衣冠冢]，为地下室，有水道环绕，中有二穴，或为放置棺木及Canopic chest[卡诺珀斯箱（存尸箱）]之所；后有一横室，有Nut[努特]架空及天神图，为塞提一世时之浮雕；前有横室及游廊，直通地面，则为Merneptah[美尔内普塔赫]时之物。由此至拉美西斯二世庙，已残损，仅余离地五六尺处之基脚而已；后厅及神堂之浮雕，尚有塞提一世之余意，为拉美西斯二世初年时之物，与后期之粗陋作品相比，尚胜一筹。由拉美西斯二世庙赴Shunet ez-Zebib[沙尼特扎比巴]，为泥墙，或为Proto-Dynastic[早王朝]时期之遗物，附近之古墓及古城，仅余残墙碎陶，如丘陵起伏，不能细加辨别。奥西里斯庙旁之圣湖，已成沼泽。返塞提一世庙，留连庙中至4时许，始登程返拜勒耶纳，晚车中遇及Revah先生。

2月10日 星期四

返开罗，寓Mansion Isabelle 4, Rue Ibrahrina Pache, Midan Antor-el daka, 为Manavian先生所介绍，Pension[食宿费]30皮亚斯特一天，主人颇佳。晨间赴领事署，知已由44 Shari el Falaki迁移至Qass

el Nil，途遇一山东商贩，承其引途至领事馆，邱祖铭领事及主事朱培兰谈锋颇佳。少顷，考察水利之栗宗嵩君来，回教学生张秉铎、电政交通代表黄修青君亦来，同赴Finish Restaurant[菲尼斯旅馆]午膳。下午栗、张二君来谈，少顷朱君来谈。晚间补记5日以来之日记。

2月11日 星期五

因为昨天接到Lackish Expedition[莱基考察团]的复信。今日到Cook's[库克号]接洽赴Palestine[巴勒斯坦]的事，惟将来由莱基返Naples[那不勒斯]，船期及地点或有麻烦。赴博物院，知今日系国王生日，闭馆不开放。返家，将日记补记6日至10日，写了六封信。出去在寓所附近逛马路，此间附近都是新式洋房，路上电车、汽车、马车，颇有点像上海租界中的情形，只是没有人力车，行人多穿着埃及式长袍及红毡帽，妇女中守旧的仍戴面幕，但摩登的女子也不少。晚间应Revah先生之约去找他，没有找到。

2月12日 星期六

赴博物院，找Mr.Brunton[布伦顿先生]，谓以事忙，明晨才有空暇。今日几乎整天在博物院中，Old Kingdom[古王国]之遗物，全世界当首推此间，Portrait Statues[半身雕像]之杰出者，如Khafrā[哈夫拉]、Rahotep[拉霍特普]、Nefret[尼斐丽特]、Ra-nefur[拉尼弗尔]、Sheikh el-Beled[谢克埃尔巴勒特]，尤以木刻浮雕之佳品甚多，Hesire之门扇为罕见；Middle Kingdom[中王国]之Royal Statues[王室雕像]，收藏亦甚丰富；New Kingdom[新王国]，如Thutmose III[图特摩斯三世]，Sacred bull of Deir el-Bahari[戴尔巴哈里的神牛]，亦殊不恶。历史方面有价值者，如Israel Stele[以色列碑]，Stele of Intef-aa with dogs[安太夫和狗一起的石碑]之类。埃赫那吞时代之遗物亦多，但佳品之Nefertiti[尼斐尔泰梯王后像]，已归Berlin[柏林博物馆]，Colossal Statues of Akhsaton[巨型雕像]过于怪特，不足以显此时代之艺术成绩。Model of Tell el-Amarna Villa[阿玛尔纳别墅的模型]，殊为有趣，18王朝以后之物，在埃及史中已为强弩之末矣。晚间在Finish

Restaurant[菲尼斯旅馆]聚餐。

2月13日 星期日

访布伦顿先生，询问赴Saqqarah[萨卡拉]之手续及巴勒斯坦发掘团之情形，并请求此间图书馆之借书权。参观博物院，今天是第二天，匆匆观览楼上各部。上楼梯后，两旁是Mummy Coffins of Priests of Amon[阿蒙神祭司的木乃伊棺]及Royal Coffins[王棺]，中间之Prehistoric[史前时期]及Archaic[前王朝时期]的遗物颇多精品，Khufu[胡夫]及Queen Tye[泰王后]之小像，亦陈列于其间。西首各室陈列殉葬品，中王国之木俑，如Winlock[温洛克]在戴尔巴哈里所得者及Meir[美尔]发掘所得之兵队木俑。Royal Tombs[王墓]盗掘所遗之物，如图特摩斯三世之车背，Hatshepsut[哈塞普苏特]之木匣，但无精绝之品。前王朝时期一室则佳品极多，如Narmer Palette[那尔迈调色板]、Statue of Khasekhemwy[哈塞开姆威雕像]，Part of Palermo Stone[巴勒摩石碑残块]。新王国之Maherpra及Sennater两墓出土之物，反不及都灵博物馆之Khaje墓中物之丰富。Uohbiti及Scarabs[圣甲虫形宝石]未曾细看，不知有精品否？Hetepheres[海泰斐丽丝]墓出土之物，就其对于智识方面之贡献而论，远胜于Tutankhamen[图坦哈蒙]墓出土之物，坐舆，床，手环匣，帐架及石椁，Canopic box[卡诺珀斯箱]，gold，bronze and flint implements[金、青铜和燧石用具]，皆极精妙。相连之室为Queen Meritamen[美丽塔蒙王后]墓出土者，以曾盗掘重葬，故无精品。Jewel Room[首饰室]及图坦哈蒙馆，留在后天再来参观。东首各室，为Roman Coffin and portraits[罗马木棺和肖像]，神像，Drawing on Ostraca[贝壳画]，手稿与文具，手工业工具，及Roman-Coptic[罗马—科普特]遗物，匆匆一过，已近闭馆时间。晚间，应张秉铎、栗宗嵩二君之约，赴回教学生寄宿舍聚餐。此间中国回教学生，有20人左右，多为由云南及北平来者，谈至11时余始散。

2月14日 星期一

今天博物院闭馆，奔走了大半天，将赴巴勒斯坦之护照签字，又预



定返欧之船舱及办理法国领事签护照。接到Mr.Smith[史密斯先生]的来信，约定星期五前往参观。又写信给莱基考察团，告以来期，望其设法至车站来接赴工作站。下午在附近的Bazar[市场]闲逛，有点像上海城隍庙附近的情形，店铺及摊贩满街。傍晚赴Revah先生之约，至L'Americane[阿美利加]咖啡馆喝咖啡，闲谈。此公谓将随Sir.Robert Mond[罗伯特·蒙德爵士]再赴卢克索参加发掘，不知可靠否？晚间在家休息，读中译本《圣经》，乃由朱庆永君处借来者。

2月15日 星期二

参观博物院中首饰室，其中精品如古王国之Queen's Bracelet[王后手镯]，golden Horus head[金荷鲁斯头]；中王国之Dahshur[达苏尔]，Lahun[拉宏]珍宝；新王国之Amenhotep[阿蒙霍特普]遗物，皆绝精。Iaya and Tuya tomb[伊雅和图雅墓]所出之物，以陈列在图坦哈蒙墓出土物之侧，未免相形见绌，实则如车器及木箱、木椅之类亦极佳。图坦哈蒙室，美不胜收，尤以御椅、金棺、石瓶、彩画木箱，为最引人。晚间赴黄修青之约，在菲尼斯旅馆晚宴。

2月16日 星期三

借到栗宗嵩君的照相机，上午赴博物院拍照，午间至Tuff Club[塔夫俱乐部]，晤及Mr.Emery[埃默里先生]，接洽下星期一赴Saqqarah[萨卡拉]参观。下午拿照相机赴Gizeh Pyramids[吉萨金字塔]，这是第一次来看金字塔，由电车中出来时，看近旁的金字塔，似乎并不像想象中伟大无匹。进Great Pyramid[大金字塔]，直至King's Chamber[国王室]，石棺极平庸，在其中甚闷热。出来后，赴Sphinx[狮身人面像]，至Second Pyramid[第二金字塔]之Granite Temple[花岗岩庙]。出来后，绕其地一周，由狮身人面像经大金字塔至第二金字塔，其西北面山地开凿成一平面，以便筑金字塔，一部分开凿痕迹尚存在，石壁有拉美西斯二世时工程师Mey之题字两处。由第二金字塔起，Third Pyramid[第三金字塔]较小，近地面有granite easing stones[花岗岩平缓曲面砌体]，其南有三较小之金字塔，为其后妃之墓，与大金字塔东之三小金字塔

同，由此绕回至狮身人面像。晚间赴领事馆，应邱领事之约聚餐。

2月17日 星期四

赴Passport Office[过境通行证办理处]，要求将Entry Visa[入境签证]延长，可以再过境一次。刚进来时，大碰钉子，说要在巴勒斯坦要求埃及领事签字，此间无法办理，说了半天才允许设法，令草就请求书申明理由。出来在附近文具铺子购买信封信纸，写好请求书，等候半天，进去后，又说须另求此间中国领事修函证明。至领事署，请邱领事办就公函，再至过境通行证办理处。此时等候的人很多，好容易挨到我的份儿，见了办事员，令去见主任，主任允许签字后，2分钟的工夫便行完事。出来时已经是中午时分，午餐后赴博物院，摄了几张照片，将照相机送还栗宗嵩君，与他一块去Metropolitan Theatre[大都会电影院]看电影，一部普通的表现母爱的片子，但因自己久不看小说或电影，情感蕴结在心胸中，看到这片子也不禁为之感动。

2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赴博物院图书馆，参考关于Harvard-Boston Expedition[哈佛—波士顿考察团]之书籍。下午赴金字塔，承Mr.S.W.Smith[史密斯先生]招待，周览Reisner[赖斯纳]的发掘，在大金字塔之东。Hetepheres[海泰斐丽丝]墓，仅余深暗之墓穴，不能进去。附近之二Vith Dyn.Nobles[第6王朝贵族]墓，西首为Qaar墓，壁上浮雕颇工致，有运枢至敛室之图，颇为罕见；IDER为前者之子，墓在东首，色彩保存颇佳，四壁及天花板仿花岗岩色，神龛中墓主露其半身，伸手作索取祭品状，为他墓所无。至Meresankh[美丽珊克]墓，色泽之保存亦极佳，进门处两侧题铭，志识敛日及葬日；前室之壁，门旁为墓主随其母舟游图，左首神龛乃Ka-points及其子孙之坐像；前壁为著名黄发后海泰斐丽丝之像，墓主及其子随其后；后室有两神龛，各有两像，墓穴即在其前，穴中曾得石椁，现存开罗博物院，乃其母所赠；前室右首通侧室，有方柱相隔，方柱上有墓主之像，浮雕绘彩，旁随小儿，仅绘彩而已，其名包括Susa-Re，当为一第5王朝后裔所增添；侧室有十石像，墓主像四，其母像三，其

余当为其子女之像。Cheops[齐阿普斯]皇子Khufu Khaf[胡夫哈夫]之祠堂即在其墓旁，为此间保存最佳之Chapel[享堂]，有墓主及其妻携手偕坐之浮雕，及祭祀图。此Mastaba[马斯塔巴]之上，即为Saïtes Period[塞伊提斯时期]之Temple of Isis[伊西丝庙]，庙之遗址尚可见其大概。此庙即在最南之Small temple[小庙]之前，当为后人视此墓为伊西丝之墓，将其祠堂改为庙宇也。至West Cemetery[西墓地]，此间马斯塔巴极多，排列成行，但葬于其间者为较不重要之人物。至Reisner's Camp[发掘者赖斯纳宿营地]，见赖斯纳，此公现已盲目，但精神极佳，用茶点后，即行告辞。

2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赴博物院图书馆，参考关于Saqqarah Step Pyramid[萨卡拉阶梯金字塔]的发掘报告，以后天即往参观，事前先加准备也。Manavia先生由Armant[阿尔曼特]返此间，参观其画件。下午未去博物院，至新中商店小坐，闲谈至6时许始返舍。此商店为鲁人王廷勤君所开张，为中国人在此间之惟一商店，其余华商多为携皮筐沿门兜卖花边者（栗宗嵩君云，有一次上公事房，携一小手筐，看门者禁之入内，谓不要花边）。王君之商店，每年生意有七八百镑之多，利润为20%。昨日曾有一比利时妇女，至其店购一值4镑之台布，未付钱而自谓已付，闹到警察局去，结果警察局令两方各行退让，货归买主，令其再出半价。晚间至王君寓所，领事馆之朱培兰君亦在座，闲谈至9时半始返。

2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游博物院，陪着Giraih先生一块去游，临时当指导员将他引领周游各陈列室，示以重要陈列品，整整花了3小时的工夫。午后再去，依着Baderher参观指南，看了楼上的一部分，4时闭馆，只得返舍。今天走得有点困倦，加之明天预备游萨卡拉，须先行休息，养足精神，在家没有出来，向Manaman先生借了世界名画集翻阅。

赴萨卡拉。上午8时20分火车赴Badreshein，二等车来回票7皮亚斯特，雇汽车赴萨卡拉，来回50皮亚斯特，途经Memphis[孟斐斯]遗址，有拉美西斯花岗岩雕像卧置地面，旁有Apis[阿匹斯] 碑，稍前进另有Alabaster[雪花石膏]巨像，现有小房保护之。抵萨卡拉已近10时许，晤见埃默里先生，承其示以新发现之Aha[阿哈]墓平面图及出土石瓶、印纹等。封泥印纹，或为Followers of Horus[荷鲁斯随从]传说之所由起欤。2nd Dynasty[第2王朝]未被盗掘之墓，即在阿哈墓之旁。赴丛冢，参观Hemaka[海玛卡]墓、阿哈墓及上述第2王朝之墓，阿哈墓规模颇大，海玛卡墓侧有奴隶殉葬之坑及禽兽殉葬之坑，另有一墓周围植有树木，培以肥土。3rd Dynasty Cemetery[第3王朝墓地]，有一墓壁上画彩，仿木材之纹理，Funerary Chapels[享堂] 屋顶为石料，Hesire之墓即在附近。返其工作站，沿途地上人骨碎片与沙石相杂，戏询埃默里先生，此地发掘约须多少年，氏笑谓依现下之速度约须200年。此间工作须要熟练工人，工作速度不大，现下以预备新发现二墓之报告，发掘暂行停止，仅有20余工人，即全盛时亦不过六七十人。草撰报告约需八九个月，经费已有着落，但何时出版殊难断言。三四年以来，埃及政府出版物，皆归政治印刷局印刷，氏之努比亚报告付印已二年余，尚未出版；海玛卡报告交进稿子已一年半，刚校毕校样；氏对于Reisner[赖斯纳]之精密有系统极为佩服，对于Petrie[皮特里]亦不菲薄。

赴Serapeum[塞拉匹姆]，为神牛之埋骨地，形制与Bucheun相似，谓保存较佳，石椁之制作亦远胜。赴Tomb of Ti[梯伊墓]，为Vth Dyn[第5王朝]之贵族，其墓室之浮雕为此间之冠，描写古代之工艺、农事及娱乐，极有兴趣。Montet[蒙泰]之 *La Vie Privé dans les Tombeaux Égyptiens de l'ancien Empire* [《古代埃及帝王陵墓中的王公生活》]，大部分即根据此墓之浮雕。

返发掘团工作站，承埃默里先生招待午餐。饭后闲谈，余出龙山黑陶，氏谓可留交Mr.Lucus[卢卡斯先生]。氏谓努比亚报告中一铜狮，Lampron[兰普森]见之，曾云颇有中国石狮之风味。

下午2时复出发，参观Tomb of Ptahotep [普塔霍特普墓]，与悌伊墓齐名，浮雕之儿童游戏图颇有趣。Tomb of Mereruka[美列卢卡墓]，墓制颇复杂，共有30余室，分别为墓主及其妻其子之祭堂，浮雕无特别处。Tomb of Kagemni[卡盖姆尼墓]，殊平庸。附近之Ankhma-Hor'Tomb[安赫玛霍尔墓]，有外科医生治病图，殊为有趣。赴阶梯金字塔，参观entrance colonnade[入口柱廊]，现加修理。Hed-sed厅，Prime South-temple[主要南庙]，North temple[北庙]，Funerary Temple [享堂]。棺穴由享堂入口，现禁止入内。南面Firth[河湾]发现之墓穴，亦不能进内，绕道至Unas Pyramid[乌那斯金字塔]，进内参观Pyramid Text[金字塔文]，石椁仍在室中，两壁有False Door[假门]彩绘，登此金字塔之巅，可南望Dahshur[达赫舒尔]，北盼Ahuir及Gijeh，诸金字塔星布罗列于其间。乌那斯金字塔前之享堂遗址尚可见，稍完整之Palm Capital Column [棕榈顶圆柱]，已移至开罗博物院中。其旁之Rersia墓，深至70余呎，四壁有Hieroglyphic Religious texts[象形文字之宗教文书]，石椁及棺穴亦皆可见。出来已4时半，返家已7时许，张秉铎君来坐谈，约明日赴学生部。

2月22日 星期二

赴博物院，将图坦哈蒙馆各物遍行览过。下午赴张秉铎君处，晚间朱培兰偕一回教学生来谈。

图坦哈蒙墓，为1922年发现，Carter[卡特]虽发表三巨册之《图坦哈蒙墓》，但属通俗的记载发掘经过，至于正式发掘报告，尚有待也。发现物，除石椁、木棺及木乃伊仍在卢克索外，其余皆在博物院，几全部陈列，陈列品达1003号，共占12室（4，7—10，15，20，25，30，35，40，45），最引游人注意者为金面具及金棺。据Baedeker's Egypt[巴登赫：《埃及》]中云，金棺之金以市价计，达3万镑，但艺术价值亦极高，为金工之杰作。外棺亦精致，木乃伊所戴之金冕亦不错，但专就艺术价值，余意当推御椅及木匣。椅之靠背为图坦哈蒙夫妇燕居图，镶嵌各色宝石为之，而以金叶为背景。木匣四周绘事极工，为图坦卡蒙射猎及征伐图，两端为狮身之国王，足践四夷。另有一木匣之盖，

绘图坦哈蒙夫妇对立献花，亦佳。其他木器之佳者，如木椅及木匣之类，亦颇多。Alabaster Vases [雪花石膏器皿]之佳者，当推一作荷花形之杯，其他如作舟形之器，及象征埃及统一之瓶，则嫌过于复杂。Canopic jars[卡诺珀斯瓶]之盖，作人首形。盛此瓶之木龕，四周有四女神站立之像，亦殊不恶。立体木刻，如站立门旁之王像，及立于豹背之王像，亦均动人。甚至于木杖柄端所刻之被掠夷狄，亦值得称许。

2月23日 星期三

赴博物院，参观楼上一部分：Royal coffins[王棺]，Coffins of different periods[不同时期的棺]。由Archaic Period[前王朝时期]之木箱，经古王国之长方棺，中王国之题有coffin texts[棺文]之长方棺，至新王国之木乃伊形棺，下达Roman [罗马]时代之面盖肖像之木乃伊，皆有陈列。惟从前所陈列之开剥过的木乃伊，现皆收入贮藏室中。

首饰馆，前王朝时期有阿拜多斯出土之皇后所戴Bracelets[手镯]，Hermopolis[赫尔摩坡里斯]之金荷鲁斯头像，中王国之Dashhar[达舒赫尔]及Lahun[拉宏]宝物，新王国之Ahhotep[阿赫霍特普]宝物为最佳。

中王国之陪葬木偶，以Winlock[温洛克]在Deir el-Bahri[戴尔巴哈里]所得者，及Asyut[阿西龙特]出土之军队成伍者为最佳。

Meherpra 与Sennetem馆，则为新王国陪葬品之代表，但陪葬品并不佳。

在开罗的日子不多了，一共也不过五天，连这博物院外面所陈列的，也不能完全看过，殊有点着急。Scarabs[圣甲虫形宝石]和Beads[串珠]，仅匆匆看过。预备明天将楼上的东西，全部看完，不知能办得到否。明天又想到Gizeh[吉萨]，参观Cairo University[开罗大学]所发掘之遗址，殊有点忙不过来。下午由博物院回来后，在新中商店闲谈。

上午赴博物院，参观楼上各部分。Natural History Room[自然历史馆]有Bucheum之神牛，Elephantine[厄勒藩汀]之神牛，XVIII Dynasty[第18王朝]之马骨，以及其他Mummy of animals birds and fishes[兽、鸟和鱼的木乃伊]。史前部，以大学学院所藏颇丰富，此间除Merimda Neolithic Remains[麦里姆达新石器时代遗存]及Tasian Beaker[塔萨陶杯]外，未有特出之物。Koptos[科普托斯]之Min[米恩（神）]石像，Hieraconpolis[希拉康坡里斯]之壁画，特为可宝贵。前王朝馆颇多佳品，如Narmer Palette[那尔迈调色板]，Khasekhemui Schint Statue[哈塞海姆威雕像]，Fragment of Parlema Stone[巴勒摩石碑碎块]，阿拜多斯及Nagada[涅伽达]各王墓出土之石器、印泥、刻划之骨。Hemeka[海玛卡]墓出土物，则另陈于一室。新王国之二室，一为Thebes[底比斯]王墓盗掘所余之物，可与图坦卡蒙墓出土物印证；一为当时普通陪葬物，可以窥见当时之风俗，但无出色之品。Manuscripts Room[手写本]，希腊一部分有Zenon[芝诺哲学家]文件，但Dynastic period[王朝时期]，除古王国数件外，并无精品；文具一柜，陈列现代所作之papyrus[纸草书]及reeds[苇制品]，似为他处所未见。sculpture and painting[雕塑与绘画]，可以考见当时之工艺。painted ostraca[彩陶]，可与都灵博物院媲美。Greek-Roman mummy masks and portrait[希腊—罗马时期木乃伊面具与肖像]，Greek-Roman room[希腊—罗马时期室]及Coptic room[科普特室]，则匆匆浏览一过而已。楼上各部，尚缺tools, weapons and furniture[工具、武器和家具]，及Nubian expedition[努比亚考察]。

下午赴吉萨，找S. B.Hassan[哈桑]，不在，见其助手，得参观开罗大学所发掘之各区，狮身人面像前之Thutmose IV[图特摩斯四世]石碑及Mernptah's Chapel[美尔内普塔享堂]，观V-VI Dynasty[第5、6王朝]Priests[祭司]之墓Ra.....王后之墓，保存不及Reisner's excavation[赖斯纳所发掘]区中发现者之佳，惟Serdab墓中仍放置墓主及其家族小像，则颇有趣。至Cauphell墓，为Persian period[波斯时期]，深50余呎，不能进去，仅在旁俯窥石棺而已。至Debehue墓，已颇

残破，据其子题铭，谓此墓乃Menkaure[孟考拉]特派皇陵工人代筑。至Chapren金字塔庙，入口处之花岗岩门基尚在，中庭石柱则仅余方穴而已。其前之Sun-boat pits[太阳船穴]，亦为新发掘者，其一尚盖以石板。孟考拉金字塔庙，拿赖斯纳的平面图对照，尚大致可以找得出来。Valley Temple[谷地神庙]，则已为沙土所遮盖。其旁为僧侣所居之村，土墙犹在。Unfinished pyramid[未完工的金字塔]，据云为一皇后名X-Kaus者之墓。绕狮身人面像附近至大金字塔，乘车返家，不知能腾出工夫再来一次否？

2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赴学生部，找张秉铎君。今天是回教礼拜天，他们正高卧未起，晤及著《回教史教科书》之林仲明君，及著《阿刺伯故事集》之马兴周君，皆云南回教学生。忽然下起雨来，雨霁后一同出来，道路泥泞，冷风拂襟。参观Riefa Mosque [瑞法清真寺]，旋至Citadel[古堡]，不能进去。遂赴Mesque of Tulun[图伦清真寺]，闻与Mecca[麦加]之教堂，构造相同。

返家午膳后，赴博物院，将tools weapons and jars[工具、武器和容器]一室参观后，至走廊上参观furniture[家具]；再至楼角参观努比亚考察，为 Emery [埃默里]1931—1932年在Kostol所发现者，中国式之铜狮亦在其间，马匹及奴婢殉葬颇类殷陵。

闭馆后，至邱领事处坐谈，其公子仅4岁，嬉戏其侧，颇可爱。同往访黄修青君，未遇。返家后，身体稍觉不适，告诉房东以行期。不过，是否能成行尚不可知，希望不要发大病。补记昨天日记。埃及罕雨，雨后稍寒，有点秋天的风味。邱领事初来时，因为过惯英国生活，穿着雨衣，带着雨伞，路人皆加以注目，微笑其怪。

2月26日 星期六



昨晚写完日记后即睡，觉得发冷，拿大氅盖在被上，身体发烧，半睡半醒，天将明时倒又睡着了。Mr.Gireah敲门进来，问我是不是生病，因为我到这儿以来都是7时半以前起身，现下已是8时半了。我说有一些儿病，他一摸我的额角，要我再躺下去，房东拿寒暑表一探，是38度，便买来泻药，泻了两次，又给我吃Quinine[奎宁]和Aspirin[阿斯匹林]，一个上午半睡半醒，发一身大汗始稍清醒。张秉铎君来，大惊，以为我生了什么大病，劝我不要心焦，我微笑说也许明天就可以出来了。这一天只吃了半片面包，二个蒸梨，一碟素菜汤。晚间王廷勤君来，想约我明天到他家中吃水饺，看我这样子便不再提了，只说明天再来看我。晚间热度退清，惟稍倦疲耳。

2月27日 星期日

今日热度仍未完全退清，在家休息。上午王克勤君来，下午张秉铎君来。睡在床上没有事，阅《旧约圣经》。下午在房东房中弄纸牌为戏。

2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赴Arabian Museum[阿拉伯博物馆]，下午赴Coptic Museum[科普特博物馆]及Coptic Churches[科普特教堂]（Abusarga[阿布萨尔嘎]及Mullaga[穆尔拉卡]），El-Fustat[福斯塔特]遗址。傍晚在新中商店闲谈一会儿，旋至黄修青君处告辞。阿拉伯博物馆中有宋瓷碎片。

（补记：

赴巴勒斯坦参加发掘工作的Tell-Duweir[泰尔·丢维尔]，即《旧约》中之Lachish[莱基，旧译“拉吉”]古城也。据1936年圣经公会（Bible Society）印发国语译本，有关莱基（Lachish）者：

《约书亚记》第10章31—33节 犹太人在约书亚领导之下攻克莱基城。

《历代志》下卷第25章第27节、《列王纪》下卷第14章第19节 亚玛谢

逃到莱基，叛党却打发人到莱基，把他杀了。

《列王记》下卷第18章第14—15节 700 B.C.亚述王西拿基立攻取了犹太的一切圣城，包括莱基。

约612 B.C.亚述衰亡。约589—587 B.C.巴比伦兴起。

《耶利米书》（Jeremiah）第34章第7节 巴比伦军队攻打耶路撒冷，又攻打犹太剩下的城邑，就是莱基和亚西加。原来犹太的坚固城市，最后只剩下这两座。）

## 3月

3月1日 星期二

上午至领事署留下地址，并乘便向邱、朱二君告别，朱君也病了。今天就要赴巴勒斯坦，想到博物院将楼下的全部东西再看一遍，本来上星期六和星期日可以从容细看的，现在因为一病，只好粗略一点。

上午看古王国和中王国monuments[遗迹]，前者此间所藏为世界首屈一指，后者之royal portrait statue[王室写真雕像]亦极特出，Koptos[科普托斯]出土之庙产免税牌，great sphinx[大狮身人面像]之残块，为前几次未注意到的。

下午参观新王国以下之物，Tell Amarna Tablets[阿玛尔纳丘墟石碑]此间亦有数十片；新王国墓壁浮雕，则以曾游过Theban Tombs of Nobles[底比斯贵族墓]，自有曾经沧海难为水之感；拉美西斯二世之400 years Stele[四百年石碑]，今日才注意到。正厅两侧走廊陈列之dynastic pottery[王朝时期陶器]，匆匆看过，抄录Tablet of Saqqarah[萨卡拉碑]之列代王表。Ethiopia Dynasty[埃塞俄比亚朝]之物，此间颇丰富（按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Nubia Expedition[努比亚的考古调查]之收获，Expedition[考察队]之功绩也，大都在Aswan Museum[阿斯旺博物馆]）。Piankly Stela[皮安希石碑]及Amenders Statue[阿蒙神雕像]，陈列在显露的地位，颇引人注意。Greek-Roman Room[希腊—罗马室]，有Armant Buchem[阿尔曼特布丘姆]出土之碎志。科普特室，则自己对之无大兴趣。到楼上将Merimde Neolithic Remains[麦里姆达新石器时代遗存]一柜再看一遍。时已4时，身体有点疲倦，返家途经新中商店，向王君告别。张秉铎君来，送至车站上车，也许因为病后的缘故，自己颇感萧条，有伤别意。

3月2日 星期三

昨晚8时半车抵Kantara West[坎塔拉西]渡过运河后，验查护照及行李，11时半车始再由Kantara East[坎塔拉东]开行，4时半抵Gaza station[加沙车站]，不见有人来接，颇觉奇怪。这车站是孤零零的在附郭之区，不靠村落。候车室是空无所有的一间小屋，靠墙放着一条长凳，也没有一扇门挡住寒风，门外黑漆的一丛树林，天空是几颗疏星，自己便用大氅当被铺，手筐当枕头，蜷伏在狭小的长凳上睡觉，奇怪的是居然能够安睡到天亮。7时许有汽车来接，至Khader Tarazi & Bro壳牌油洋行小坐，以天过早恐途中不平安也。9时许动身，10时半抵工作站，用早膳。同在Maiden Castle[梅登堡]工作之Seton William[西顿·威廉]及Kirkman[柯克曼]在其间。到发掘地参观一部分（即 Jewish Palace[犹太宫]遗址），大雨如注，只好返舍。这是此次行程的最后目的地，到此后心中颇安定，收到格兰维尔教授的来信，即写回信，并写几封信给朋友。

### 3月3日 星期四

雨仍未止，在工作室绘Scarabs[圣甲虫形宝石]，为Hyksos Period[喜克索时期]之物，或为埃及输入之物。此间工作者，现有8人：Mr. and Ms. Hastings[黑斯廷先生和夫人]，西顿·威廉，Tufnell[塔夫内尔]，柯克曼，Bonney[邦尼]，Inge[英奇]，Miss Conny[康尼小姐]，主任Mr.Harding[哈丁先生]明天由Jerusalem[耶路撒冷]来。

### 3月4日 星期五

今日雨停，太阳出来。中午哈丁先生由耶路撒冷来，护兵4人另坐一车，架着实弹的机关枪，如临大敌。闻此间仍不安静，Mr.Starkey[斯塔基先生]的前车覆辙，不得不加倍谨慎。今日将圣甲虫形宝石7枚绘毕。下午跟着他们去工作地，雨后不能作工，仅用吸水机将浅潭中的水汲出而已。

### 3月5日 星期六

今天在犹太宫东边的地方看工，监工的是柯克曼先生。这一区的工人有30余人，工人的工资，童工5皮亚斯特，成人6皮亚斯特起至10皮亚斯特。每星期五休息，每日上午日出时上工（现下是6时半），8时半及10时休息各一刻钟，助理喝可可、吃饼干，12时停工午餐；下午1时半复工，3时休息一刻钟，5时半收工，以吹哨为号，与安阳相同，与阿尔曼特吹喇叭者不同。工资单每工人一纸，每月发工资一次。

| Name[姓名]      |   |   |   |          |   |   |   |               |
|---------------|---|---|---|----------|---|---|---|---------------|
| Baksheesh[小费] |   |   |   | Fine[罚金] |   |   |   |               |
| Wage<br>[工资]  | 7 | 1 | 2 | 3        | 4 | 5 | 6 | Total<br>[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每日出勤，以助手签字为证，半日工作则仅得半日工资。小费或记入工资单（如得inscribed ostracon[刻铭贝壳]者，得一镑赏银），或于日落收工时即行发给（如为一二Millieme[米利姆<sup>[2]</sup>]小款）。工人仅有2人为Kufti，厨师亦为Kufti，曾在加沙Tell el-Aijjul，知道吴禹铭君。

我所觉得的最大困难，仍为语言方面，自己在阿尔曼特不努力，没有办法监工指挥，只看别人怎样做而已，自己又因为惯性沉默，很不适宜于团体的生活，别人大声谈笑，自己只在旁边跟着微笑而已，很是不自然。我知道自己将来决不会是一个良好的田野工作者。

3月6日 星期日

上午在area east of palace[宫殿以东地段]，Room 1067[1067号房屋]属Jewish period[犹太时期]（Persian period[波斯时期]之住宅，以001起登记，犹太时期则以1001起登记），石墙尚可得其基部，水瓶及陶碟在室中出土，陶碟覆置，有石灰质之物在其下。各物之位置，以bench mark[水准点]记有离海面高度，以level[水准仪]测入各物出土之

与水准点之相差，即可得各物之离海面高度。邦尼先生专司测量，等高线用quickset level[速调水准仪]，据云较dumpy level[定镜水准仪]为方便。中午下雨。下午在家洗刷陶片，有石灰质附着者，放于2% hydrochloric acid[盐酸]溶液中，二三小时后取出，以牙刷洗刷之，即可去石灰质。陶片洗刷后放置桌上，就其potter's wheel[陶轮]之纹，寻找可以拼合在一起者。此次之陶片，为late Bronze Age[青铜器时代晚期]之物，又穿beads[串珠]，有细小之faience[釉陶质]，glazed steatite[上釉块滑石质]及limestone[石灰石]之disc bead[扁圆形珠]，釉陶质之melon beads[瓜形珠]，石灰石之cylindric beads[圆筒形珠]，釉陶质之hollow beads[凹形珠]，以出土时即已分散，无法知其原来次序，就自己的意思，任意排列，观其孰较美观，即便依之穿上细线。晚间无事，又读圣经《旧约全书》，书中之Lachish[莱基]，即此次之发掘地也。闻Petrie[皮特里]与Murray[默里]，及Mackay[麦凯]，本季在加沙之Tell el-Aijjul，已于半月前开工，不知道有机会见到他们否？

### 3月7日 星期一

上午下雨，在家中观邦尼先生绘地图。关于平面图，有三种方法表示地位：一为frame system[框架式]，二为cross system[十字式]，三为square system[方块式]。据哈丁先生和塔夫内尔小姐的意见，出版报告时拟采用框架式，以其可以表示地位而不碍眼。下午雨霁，继续工作，在east of palace[宫殿以东]。

### 3月8日 星期二

仍在宫殿以东工作。阅Marston, *Bible comes alive* [马斯顿：《圣经复活了》]，以其包括有莱基发掘之撮要，实则其人教士气极重，所采取之理论不可靠。据哈丁先生云，Jewish occupation South Palestine[犹太人之居住于南巴勒斯坦]，当在1200 B.C.左右，Garstang[加斯唐]以Jericho cemetery[耶利哥墓地]无Amenhotep III[阿蒙霍特普三世]以后之圣甲虫形宝石，实属证据薄弱，以耶利哥之已发掘地域不广，不足谓已尽其藏，此种negative evidence[否定之证据]不可

信赖。马斯顿之书，关于埃及一部分，如将Wisdom Literature[智慧书]误为pyramids text[金字塔文]，又将Step Pyramids[阶梯金字塔]误为有金字塔文之V-VIth Pyramids[第5—6座金字塔]，不就其教士头脑而批评，即此等处亦足见其无学者谨审之精神。

3月9日 星期三

在Tell[丘墟]之东北角Cemetery 4000[4000号墓地]工作，No.4030为一洞穴之进口处，去年所掘，今年则掘洞穴之内部，予以另一号码No.4034标出地点。负责工人为Mohamed Hasan[穆罕默德·哈桑]及Ahmed Hasan[艾哈迈德·哈桑]，二人皆有12年之经验，去年工作于4004，得圣甲虫形宝石70余枚，共得赏银5镑。此间之工作制度，负责之小工头称为Primo，每日工资10皮亚斯特，其下为Skonduf，工资为6或7皮亚斯特，童工4人，工资5皮亚斯特。此洞穴以离堆土处稍远，增加童工2人。此辈儿童，颇类私塾中之劣童，须时加鞭策，否则即偷懒，除了时常喊“Yalla ulad！”“Qom ulad！”以外，有时还要木杖或皮带，真个鞭策几下，叫他们伸出手掌，惩戒一下。我忽然想起从前在家时，一次伸手惩戒小孩，铮儿背后对他母亲说，爹是打不痛的，自己想不到会有这种经验。据西顿·威廉小姐云，此间小孩幼时聪明，至十一二岁与16岁之间，多变呆拙，以后又复变好，与迈尔斯在埃及的经验相同。此洞穴颇大，10米见方，现下运出穴顶所堕之石及污渍土，以观其下所藏何物。入口处向右有一石室，有石墙自洞口至室深处，洞内壁离顶2米许有小穴一列，或为支持木椽之处。

3月10日 星期四

继续4034之工作。洞内出土之陶片，由青铜器时代之painted pottery[彩陶]至Jewish pottery[犹太陶器]，混成一起，盖污渍土冲入洞中时所带进者。至宫殿东首柯克曼先生处，见附着石墙旁之阶级，已露8级，或为犹太宫殿之入口处。工作室中有古币一大批，除发掘出土者外，又有Starkey[斯塔基]所购之古币，现由柯克曼先生负责洗刷编目。铜币以rechelle salt[罗谢尔盐]（Sodium potassium tartrate[酒石酸钾

钠) 3 Ounces[盎司], sodium hydroxide[氢氧化钠] 1盎司, water[水] 1 pint[品脱], 将铜币放入, 浸二三天, 如仍不清净, 放入2%citric acid[柠檬酸]中, 最后用清水洗刷, 以铜丝刷刷之, 必要时以铜钉刮之。银币则用25% formalin acid[福尔马林], 此溶液颇猛, 如见银币颇清净, 即行取出, 不宜久浸, 移入5% ammonia[阿摩尼亚] (即药房之strant ammonia, 滴入清水中, 百分比约为5%)。编目之卡片, 大小为20×12.5 cm, 形式如下:

Coin[钱币]

No.

Period[时期]

Name(of king)[王名]

Year[年]

Mint[铸币厂]

|                 |                |                                                           |
|-----------------|----------------|-----------------------------------------------------------|
| Photo[照片]       | Obv[正面]        |                                                           |
|                 | Rev[背面]        |                                                           |
| Reference[参考资料] | Prov.          | Material[原料]<br>Size[尺寸]<br>Weight[重量]<br>Condition[保存状况] |
|                 | Acquired[获得地区] |                                                           |
|                 |                |                                                           |
|                 |                |                                                           |

3月11日 星期五

星期五是回教礼拜日, 本应休息, 4034开工不久, 欲早完事, 今日特别, 仍行继续, 于洞穴之深处发现马骨一具。下午在Jewish Tomb[犹太墓]处, 与Qufti工人名Sultan Behid者闲谈, 其人工作经验有20年, 为Ballas村人, 曾随皮特里、布伦顿, 据云在此间工作, 每月工资5镑, 往返车费由发掘团供给。另一Qufti为Mehmet Osman[穆罕默德·奥斯曼], 发掘工作有43年之经验。斯塔基在Tell Duweir开始时, 共召来Qufti 8人, 现下仅余2人, 述及在Armant[阿尔曼特]之Ali Suefi, Sultan Behid谓为邻村友人, 曾经共事。他劝我跟他学阿拉伯语, 他稍知英语, 想跟我学些英语。我知道自己加倍欢迎学外国语的能力极差劲, 阿



拉伯语颇不易学，仅论其见面时之应酬语，即够受了。据

Mr.Macdonald[麦克唐纳先生]云，他们可以半天互相酬答应酬语，变换花样，层出不同。我自己到现在只学得：问Naharak Said (Thy day be happy [今天可好])，答Said Umbruk (happy and blended[很好])；问Mahaba (Welcome[欢迎吗])，答Mahabatein (twice Welcome[加倍欢迎])；问Keif halak (How is the health[你身体好吗])，答hundullilah (well, thank god[感谢上帝，很好])。他们的回答，依人家的问语，有一定方式，不能弄错。发掘时常用之语，如“yalla (hurry up[快点])”，“jib maqtaf (bring basket[把篮子拿来])”，“Ruh andel beit (go to house[进屋去])”之类，所知道的极为有限。

3月12日 星期六

阅毕马斯顿《圣经复活了》(pp.1—290)。此书带教士气极重，惟后半关于莱基发掘之情形，及重要之发现，以氏出资帮助发掘团，得任意发表，颇值得一读，但内容多已见于斯塔基在Quarterly Statement of Palestine Exploration[《巴勒斯坦考察季报》]所写报道，而将来详细报告发表后，此书只可覆瓿。

3月13日 星期日

仍在4034工作，于中间发现石墙基脚，作用不明，绘平面草图及剖面图，洞穴淤土杂有陶片，乃由水冲进，混合L.B.[late Bronze Age，青铜器时代晚期]至Roman Arabic pottery[罗马阿拉伯陶器]。此间之工作，现分三部分，一为山顶Gateway[门道]及East of Palace[宫殿以东地段]，由柯克曼先生司之；一为7000墓地，在工作舍之旁，由黑斯廷先生司之；一为6000墓地，由西顿·威廉小姐司之。自己所管之4034，乃去年所掘4000墓地未完之工作，与6000墓地相连接，皆在废墟之东北角。山为石灰岩，洞穴及坟墓即依山石为穴，6013为一大洞穴，出early Bronze Age pottery fragment[青铜器时代早期陶片]甚多，有decoration[纹饰]及potter's mark[陶工标记]，wavy handle[波状柄]为其特征；middle Bronze Age[青铜器时代中期]相当于Hyksos period[喜

克索时期]，时有喜克索圣甲虫形宝石出土；late Bronze Age[青铜器时代晚期]则为Egyptian domination[埃及统治]之时，有彩陶及Cypriot milk bowl[塞浦路斯奶杯]、Mycenean painted pottery[迈锡尼彩陶]，至于Iron Age[铁器时代]则为Jewish Kingdom[犹太王国]。

3月14日 星期一

仍在4034工作。此间工作站之生活，7时起身，7时半至8时用早膳，工人日出而作，现下日出在六时一刻，团员中有二人于晨间5时半许即起身，6时许巡视一周，以免工人迟到，自己非正式团员，免除了这苦差事。10时许有cocoa or lemonade[可可或柠檬汽水]，12时休息，返舍午膳。下午1时半上工，日入而息，现下为五时三刻，4时半用茶点。返舍后，6时半有热水洗脸，7时振铃，7 时半再摇铃一次，通知晚膳。他们在7时以后，轮流作东喝酒，围着火炉闲谈，喝点Whisky[威士忌]，或Vermillion[红酒]，或Gin[杜松子酒]，自己也承他们邀过几次，因为自己不会喝酒，又不会闲谈，颇觉无味，反不若独坐室中看书。这种脾气，自知非改革不可，惟一时殊难改变也。Mr.& Mrs.Hastings[黑斯廷先生和夫人]不喝酒，不与他们一起，黑斯廷夫人管理工作站杂务，好像一家的主妇，自然免不了招怨，其他团员似对之不很满意。犹记得前次与在Tell el-Ajml作过工的工人闲谈，他们对旁的人都说好话，只对Lady Petrie[皮特里太太]表示不满，谅亦由此之故。晚膳后，已近8时半，散入各人寝室，或相聚闲谈，工作室关门，没有人在其中工作，工作远不及安阳发掘时的紧张，工作到夜里不息。

3月15日 星期二

今天早膳后，下起雨来，只好停工，工资作平日1/4计算。4034以在洞穴中，不怕淋湿，仍继续工作。雨亦时下时停，今日发现一terra cotta figure[陶塑]，为希腊—罗马时代者。下午雨下得更大，且继续不停，无法运土出洞，只好停工，在家中阅书，Macalister, *A Century of Excavation in Palestine*[麦卡利斯特：《巴勒斯坦发掘一世纪》]。

3月16日 星期三

阅毕《巴勒斯坦发掘一世纪》(pp.1—325)。此书虽为通俗读物，浅近平易，但写得颇不差，可以一读，只是成书在1925年，新材料未曾收进，1930年版之序文述及1925—1930年间之新材料，仍嫌不够。今日仍下雨，上午帮着塔夫内尔小姐整理陶片，她现下专管绘出土物及整理陶片；据云，本季度收工后，拟与黑斯廷先生合草报告书，Egyptian Temple[埃及神庙]成一卷，Cemetery[墓地]成一卷，Persian Remains[波斯遗存]成一卷，至于Jewish Remains in City[城内犹太遗存]，发掘范围较广，尚未至草作报告之时。1932年开工以来，每年有一报告书与Dept. of Antiquities[古物局]，首四五页概述发掘经过，然后为Lists of dates of groups of objects (or tomb) [器物群(或墓葬)年代表]，Lists of Abbreviation[缩略语表]，Scale of drawing[线图比例]，Plans and drawings[平面图]，出土物之图形多用Photostat[影印件]印于蓝色纸，罕用照片，为省工费。发掘情形及实物照片，现已达2000余号，编排号码，注明摄影时日及地点，以及用意。交与古物局之报告，各物按件编号，标明出土地点、各物名称、质料、保存情形(Incomplete[不完整的]，Repairable[可修复的] or Complete[或完整的])。据云，古物局有权保留出土物之一半，但事实上仅拣取较佳者数件，注意在精不在多。此遗址初由斯塔基先生与地主接洽，拟出200镑左右购之，发掘后依原价由地主购回，地主人数众多，接洽发生困难，后由政府收归国有，转交与发掘团，至于工作站及遗址附近之墓地，则仅出地租。下午雨霁，继续工作于4034，但雨仍时作时息。

3月17日 星期四

今日虽见太阳，而时有骤雨，工作全部复工，自己仍在4034工作。明天是休息日，但以赶工故，4034仍行工作。工资单前星期今日结账，写入一星期来之工资总数，加入小费。据塔夫内尔小姐云，每季赏金支出约达100镑左右，但能使工人工作细心，殊为值得。这两天由工人传来跳蚤数枚，宵来作虐，令人欠寐，殊为可恨。连日下雨，道路泞泥，去加沙的汽车无法开行，本来每星期五遣派人进城一次，这次改为今日

遣派用人骑驴赴加沙，据云约须六七小时始达加沙，将昨晚所写的几封信交之。一封是家信，两封给朋友（朱庆永，陈凤书）。晚间无事，阅《圣经》。

3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因为下雨，在工作室中绘陶工标记，乃6013出土之青铜时代早期陶器，在巴勒斯坦，陶工标记以此时期最为普通，其后几乎绝迹，仅在late Jewish[犹太晚期]始再有发现。绘陶工标记之法，为简便起见，以薄纸盖于划纹的陶片之上，以手摩之得其大概痕迹，以铅笔画其形象，置陶片于旁以便对照，最后以墨水画之。下午雨霁，仍在4034工作，洞后壁左角已达底部，有水沟凿于石灰岩中，通过石墙基部。此间发掘，堆土处如在近旁，仍用童工头顶盛土之篮，如堆土处稍远，则用轻便铁道；堆土之处，以石块筑围墙，成四方形，将来交还地主后，其上可种植植物。我戏云，如将来考古学发现此种石围墙，不知其将作如何解释。西顿·威廉小姐云，皮特里在阿拜多斯发掘后20余年，Peet[皮特]及Frankfort[弗兰克福特]再至其地工作，发现一泥砖所筑之Mastaba[玛斯塔巴]，有门可出入，其形制为前所未见。但清理其中积土后，于地面发现一张《泰晤士报》，知为皮特里当时所居之处，后经询问，乃知为皮特里发掘时特行建筑之工作站。

3月19日 星期六

今天才看到11日的*Palestine Post*[《巴勒斯坦邮报》]，知道德国合并奥国，全欧震动，因为意国默认德国此举，英国态度持重，所以尚无战事，但在这种局面之下，和平能够支持多久，只有天晓得，在这荒郊中，与世界隔绝，倒少些烦恼。这十几天没有中日战事的消息，大概由于吾方抵抗得手，日寇如果有新进展，必定要大吹大擂了。

今日仍在4034工作，最低一层有未烧之陶片及石潦（slugs）；水沟与一凹穴相通，或为一井（pit A[A穴]），其中亦出未烧过之陶片，并

有陶片作舌形，边际有摩擦痕，或为制陶器时burnishing[摩光]之用。

3月20日 星期日

继续发掘4034，于A穴中发现potter's wheels[陶轮]2件，直径约半米，其中部突起尖端，或为放置木轮，所谓slow wheel[慢轮]，以足推动木轮，以制陶器；又有石子4枚，极为光滑，当为磨光陶器表面之用，陶片一枚作叶形，亦为此种用途；有红色颜料一块，则当为彩陶施彩之用。于同处，发现青铜器时代晚期之彩陶及Cypriot milky bowl Fragments[塞浦路斯奶杯残片]，据云unbaked pottery sherds[未烧制的陶片]亦多为青铜器时代晚期之形制。晚膳时闲谈，团员中颇有人攻击雇用童工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制度，据西顿·威廉小姐云，此种长时间之制度，仅皮特里及此间采用之，雇用外地人为prime[主力]亦非善制。

3月21日 星期一

继续4034的工作，发现数片陶片，上有红色颜料，当为施彩时所用之碟，陶人所用工具，几乎全部都有了。据柯克曼云，锡兰工人制陶，两人合作，一人转陶轮，一人塑泥为器，转轮者常为男人，而制器者为妇女，轮系用手转，上下两扇，皆为石制。英奇云，此A穴所发现者，仅有下扇，或上扇为木制，取其轻便易转，置于穴中，或陶人坐于穴之边沿，以足转轮。

阅《旧约全书》，除《诗篇》（*Psalms*）及《箴言》（*Proverbs*）二篇外，已均阅过（pp.1—640, pp.751—1056）。这是一部由宗教立场而写的犹太古史，半为传说，而所描写之耶和华，则为一嫉忌、残忍、善怒之神，虽极力推崇，由局外人观之，未免令人生憎恶之感。

3月22日 星期二

继续4034的工作，昨日在A穴所发现之下半截女神像，与前星期二所得之上半截相配合，可见此穴被扰过，其上部无plaster floor[灰泥地面]，足为证明也。7000号墓地，今日完工，据主持者Warren Hasting[沃伦·黑斯廷]云，除了human face vase[人面纹容器]及圣甲虫形宝石外，没有什么发现，惟不得不做到natural rock[自然岩石]，以便堆积发掘所移之土。Tell Gateway[“石门”丘墟]移去波斯时期之石墙，其石系置于焦土之上，其下为Jewish Inner Gateway[犹太“内门道”]，宫殿以东地段之阶沿，已全部暴露，广达3.6米，有8阶级，其石甚松软，当时或另有石灰或木板保护之欤？

### 3月23日 星期三

4034之工作，继续发掘，于A穴发现一陶器，覆于一石臼之上，陶器石臼皆有红色颜料，或为施彩所用；穴深已达1.7米，尚未到底部，未烧制的陶片，皆收拾送回工作站，因其易碎，平置于Trays[托盘]上。英奇先生前日进城（耶路撒冷），今日始返，有Bethlehem[伯利恒]发掘团Mr.Pamel及Megiddo[美吉多] 发掘团Mr.Shepton二人来此，住于此间。

阅John Garstang[约翰·加斯唐]，*Joshua, Judges*[《约书亚记、士师记》]。氏曾在巴勒斯坦发掘及探查古迹多年，此书先总叙巴勒斯坦之地理形势及重要遗址，然后依圣经中的《约书亚记》及《士师记》所记载之史迹，引证各遗址及地理形势，颇值得一读，附图版七十，地图在外，附录之各遗址撮要甚便参考。

### 3月24日 星期四

继续4034之工作，A穴渐近底部，出土之未烧制的陶片渐罕，其剖面如下：第1层开始见未烧制的陶片，陶轮即发现于此层底部，第2层未烧制的陶片仍甚多，但杂入巨块及碎片之Limestone[石灰石]。其底部发现mortar for grinding material[彩绘材料研钵]，盛彩色之陶碗覆于其

上。第3层甚罕未烧制的陶片，仅为泥土。现已深达2米，周围渐狭，当已近底部。美吉多发掘团之人，系来此研究陶片，将相近之陶片，画草图于簿册，以便参考。据云，美吉多一部分，发掘至20米，已达natural rock[自然岩石]，明年或即收工，预备正式报告。又云，其地工人6时上工，8时早膳一小时，12时午膳一小时，5时散工。

### 3月25日 星期五

昨天为发放工资之日，约每月一次。今日起缩小范围，工人150人左右，约遣散小半。4034之工作，于额定休息日，仍继续工作。在Tell el-Aijjul工作之Miss M.A.Murray[默里小姐]，及Peper先生、Klamphon先生来参观。A穴发掘已达底部，深达2米左右，绘剖面图。前在Maiden Castle[梅登堡]工作之John Marchetti[约翰·马凯蒂]，昨日来此，今日偕西顿·威廉小姐赴加沙，明晨返耶路撒冷。

### 3月26日 星期六

将4034 A穴所出之土，再细审视一过，发现捣碎之介壳一小堆，盖用以杂拌陶泥中，代替石灰（经火即成石灰）。发掘4034未曾发掘之一半，先到layer ⑤[第5层]，以后再向下掘。丘墟之gateway[门道]，已掘至Jewish road[犹太路]宫殿以东地段之Stairway[阶梯]，发现原来系用石灰铺面，故石虽细软，而保存之形态极佳。今日无事，再将丘墟巡视一周。Mr.Warren[沃伦先生]现掘拉美西斯三世庙，在喜克索Fosse[护城壕]中。此城在喜克索时，有Glacis[缓坡]及护城壕，其后护城壕为土所填，拉美西斯三世庙筑于此填土之上。铁器时代（犹太）之城，City wall[城墙]有二层，进城大道两旁为stone pavements[石铺路面]，左侧系堵住大道之石子及泥土，以其临谷须用土填平；右侧则为堵住outer defence wall[外侧防卫墙]之用，其masonry[砌筑技法]颇特殊，一段系大石块所筑，另一段为小石块，与外侧防卫墙之下基脚大石、中间小石、上部泥砖者不同。

3月27日 星期日

清理4034之入口处，得一圣甲虫形宝石，为新王国晚期，相当于此间青铜器时代晚期。觅得此物之工人，得5皮亚斯特之赏银。前星期一工人得一cylindrical bead[筒形珠]，得半皮亚斯特赏银。

阅毕约翰·加斯唐：《约书亚记、士师记》（pp.1—343）。此书虽系1931年出版，在泰尔·丢维尔发掘开始之前一年，但已提到此遗址，定为莱基之遗址（pp.172—173），谓城址占地达10 or 12 acres[10或12公顷]，人口高达2500—3000人左右。废墟高达60呎左右，规模之大，在巴勒斯坦遗址中不多见，山顶平坦，南北300米，东西240米。

3月28日 星期一

清理4034，将第4层悉行移去，得有stone mortar and pestle[石臼和石杵]。A穴昨日照相，今日洗印，结果尚佳，乃用Sashalite photo flash bulb [Sashalite牌照相机闪光灯泡]。洞穴入口处，又发现两圆坑，现先发掘B穴，其填土为第4层之淤积土。C穴为第6层之Potter's clay[陶土]所填，以其过于近入口处，暂时不掘，恐阻碍运移泥土之篮也。今日有荷兰人Mr.Simons[西蒙斯先生]来参观，看见陶轮，问明用途，连说有趣；接着问曾否发现与此凸尖大小相等之陶器，盖误以陶轮为Mould[范]也。

3月29日 星期二

4034清理了一小半，这洞穴的工作本季不能完毕。我自己下月8号便要赴亚历山大，以便9日中午赶上轮船。今天英奇先生询我行期，据云下星期五（即8日）有车子赴加沙，因为每星期五是休息日，派人到加沙送信及购办日用品。不过他劝我最好到耶路撒冷去逛一次，据云下星期一二有行政督察员（District Commissioner）来此参观，或可乘便赴耶路撒冷，我自己是本有此愿，惟恐没有顺便的车子，特雇的车，加



沙到这里已用去我2镑钱，到耶路撒冷（约3小时行程）费用更贵，今有此便，自己满口答应了。住处，Y.M.C.A.[基督教青年会]每日约60皮亚斯特，膳宿一概在内，American School of Oriental Research[美国东方研究所]或可更便宜。

3月30日 星期三

清理4034已到底部那一小部分，发现三小穴，一穴适可容上次所发现之陶轮，当为放置陶轮之处。A穴，深达2.2米，且有二水沟达其边缘，当为积水之坞，非如英奇先生所猜想陶轮工作之处。B穴，已清理一部分，有石级沿周围边缘而降，已得6级，至此淤土已尽，下为与A穴相似之土，有未烧制的陶片。此B穴之边缘，有一水沟，当亦为积水之坞，盖制陶时颇需水，洞穴中不能不预备水坞，后制陶者离此，水坞亦填塞。B穴似乎为后人由第4层掘入，或当初即未填满，后为淤土所填。

3月31日 星期四

清理4034，于B穴得一圣甲虫形宝石，为一直立之像，形制粗陋，当为新王国晚期之物；于第6层发现一双耳小瓶。此洞穴之剖面如下：

① Fallen roof and light earth[倒塌的屋顶和浅色土]

② Water laid earth[沉积水中的土]

③ Plaster floor[灰泥地面]

④ Dark earth[深色土]

⑤ ? plaster floor[.....灰泥地面]

⑥ Compact earth with unbaked earth and ashes and slug[含有未  
烧烤土块、灰和金属小块的结实土层]

泰尔·丢维尔草图（略）。

## 4月

4月1日 星期五

仍继续4034之工作，因为今天本是休息日，可以偷懒一点儿，仅发现陶片及未烧制的陶片。上午赴附近不过数百步的Khirbet Duweir[Duweir遗址]一游。巴勒斯坦的古代遗址分为两种，一称tell（mound遗址），堆积遗物较厚，成为小山；一称khirbet（ruin遗址），时代常较晚，堆积遗物不多，仅足以显示其为古代遗址而已（麦卡利斯特：《巴勒斯坦发掘一世纪》pp.39—40）。盖古代此间人民建城，常在小丘之上，以便防御，及罗马时代政权巩固，地方平静，人民迁移至平原居住。Duweir遗址与Duweir遗址同名（据柯克曼先生云，Duweir为一种燕子之土名，常巢居丘墟间），Duweir遗址在波斯时期以后即成废墟，Duweir遗址曾得犹太（罗马）、Byzantine[拜占庭]及阿拉伯货币，时代较晚。今晨去游，仅见一废井，乱石数堆围成圆周形，即为古代居室遗址，麦穗及野草高可及膝，俯而细检，仅得罗马陶片细片而已。下午与柯克曼先生及康尼小姐同入great shaft[大竖井]，在Duweir遗址城中东南角，深达21米，掘一约2 m×5 m之探穴直达底部，然后钻穴（宽约1米，高约3米），直达东南角，向北至东北角，北面之填土较松，已有坠土塞途，东面一边底部平坦，南边高低不平，西边有一沟。盖当初开钻时，先沿边缘掘一沟，然后向中心扩展，钻去岩石。洞中黑暗，用手电筒照明，壁上之斧凿痕尚一一可见，每边长度达20米余，填土中仅有犹太陶片，值不得全部翻土。据云工作时，一工人用鹤嘴锄，一工人用平锄，有童工数人移土，由提篮上运。工作三季始完工，有一工人由半途下坠，卧医院三星期。洞之上下，用铁管作架，置木梯五，共有60余级。此洞之用处不明，或为未完工之井欤？

今天阅报，谓日军被包围，吾军胜利，心中甚喜。此间如在外，一星期仅有一次有人进城携报纸信件。China Institute[中国协会]之公费单已寄下，由于上一次之迟延，故此提前发出，下月可以在伦敦取款了。

4月2日 星期六

阅毕《新约全书》(pp.1—352)。圣保罗的传教本领，是耶教能够兴盛的大原因。至于耶稣，不过是半神话的人物，所记的奇迹，多令人不能相信。开始阅Charrington, Pompeii[查林顿：《庞培》]。

4034除掉洞顶不固，不便工作的部分外，其余几乎全部掘过。中间的石墙，暂行保留，以待测量。进口处的两个洞穴，B穴之淤土已起毕，下层之土较燥，有未烧制之陶片、slug[金属小块]及人头骨碎片，当为被扰起的墓葬；C穴明日再掘。

晚间，英奇先生谓，下星期四始有车赴耶路撒冷，劝我不若明天即偕之进城，否则星期四恐为时过促。赶阅Cook, *Guide to Palestine Syria and Iraq*[库克：《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导游》]中耶路撒冷的一章。

4月3日 星期日

起身将行装整理毕后，赴Duweir废墟再巡行一周，作最后之一瞥。4034之C穴，仅一凹入处，不成洞穴，事实上只B穴未完工。这洞穴的出土物虽不值钱，但能增加吾人对当时制陶术的智识，殊为值得。只是跳蚤太多，自3月17日黑斯廷太太告诉我，铺叠被褥时，第一天得了两个，第二天得7个，我便每日傍晚散工后，洗面以前，检查衣服，换另一套衣服，每天都能捉到几个，到昨日止捉了31个，可谓洋洋大观了。6000号墓地（即4000号墓地之旁）发现一青铜器时代早期的storage pit[窖穴]，洞底铺石块，有陶片出土。City Area[城区]，宫殿以东地段已完毕，除上达宫殿之台阶外，plaster floor courtyard[灰泥地面庭院]大部显露，Persian pits[波斯洞穴]则有半数仅找出边缘，恐须待下季再清理；Gateway[门道]的清理，burnt Jewish layer[犹太烧土层]找出房屋及阴沟，其下另有early Jewish gateway and gate tower[早期犹太门道和门楼]，亦待下季工作。拉美西斯祠庙，因为预备明年正式报告，故

再行清理，获得青铜器时代晚期之polychrome pottery[多彩陶器]，有鸟及牛之图案。

在这里工作了一个月，未免有点难舍，向工人及同事告别。他们说“Es Salama！”我说“Ala Isalmak！”是最后的告别语。10时乘车，12时许抵Ramleh[拉姆拉]，午膳后再起身，2时许始抵美国东方研究所，见过Dr.S.C.Fisher[费希尔博士]，承其允许居住一星期。由Duweir废墟至拉姆拉，虽属高原，起伏不平，但斜度不大，一片草原，是《圣经》中所谓流蜜与牛奶之地。至耶路撒冷附近，斜度增加，车行万山中，西望地中海，海岸隐约可辨，近耶路撒冷城时，汽车道盘旋而行，以图减轻斜度也。一个半月未曾理发，安置后第一件事是理发，美国东方研究所附近无理发店，直至Jappa路，理发师见我的头发长得这样长，颇为怪异，我说明理由，他始恍然若悟。在美国东方研究所住的一位石先生（Steinbeck），是美国人，在北京（安定门二条胡同）住了18年，能说北京话。他将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宣言交给我看，系其北平友人所寄，谓当时由日本飞机代为散发。一片荒谬言辞，汉奸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晚间，费希尔博士领我到他的工作室去看，他的*Palestine Pottery Corpus* [《巴勒斯坦陶器集成》]，已大半完成，第一册青铜器时代已经付印，铁器时代已排列到Part III[第3部分]，他对我说明他的方法。我向他讨了几张表格，谈到10时余始返舍。昨今日，睡得不舒服。

4月4日 星期一

因为Mr.Paul[保罗先生]说也许今晨来找我，在家未出去，在图书馆阅书。下午赴耶路撒冷博物馆，此系Rockefeller[洛克菲勒]出资200万美金所办，现仅一部分开放展览。馆系1927年动工，去年落成，今春开放展览。斯塔基先生的被害，即在赴此参加开幕典礼的那天。博物馆的收藏品，限于巴勒斯坦出土者，且几皆为正式发掘品。馆之建筑及陈列，最为近代化。Student's Gallery[研究馆]在General Gallery[普通馆]之后，普通观众可以不进去，陈列品仅有号码，不加说明，但有Gallery

Book[《展览指南》]20余册，任观众取阅对照，但不得携出。另有Brief Guide[《简介》]，说明重要陈列品，现皆仅编Stone and Bronze Age[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一部分。进口处为South octagon[南八角厅]，陈列Beth-San出土之Seti I Stele[塞提一世碑]及Hittite style animal relief[赫梯风格动物浮雕]，石器时代遗物亦颇丰富。Galilee skull[人头骨]及Carmel skeleton[人骨架]，为Neanderthal type[尼安德特人类型]，另有模型陈列其旁。Natufian culture [纳吐夫文化]（Upper Palestine[上巴勒斯坦]），及Microlithic remains[细石器遗存]，亦颇丰富，尤其是几件雕刻骨器，颇有艺术价值。Neolithic and Chalcolithic remains[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遗存]，则以陶器为大宗。殉葬之瓦屋，足以考见当时住宅之外形。青铜器时代早期之Kheribet Kerak 器物，极为悦目，各重要发掘之出土地皆有陈列，并有照片以助之。

由博物馆出来后，沿城至城南之Room of Last Supper[最后晚餐室]，Tower of David[大卫楼]，近于齐东野语。其旁为一Armenian Church[阿美尼亚教堂]，据云即Home of Caiaphas[该亚法的府邸]，为耶稣被捕后拘囚之地，其前天井即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处。Chapel[小教堂]神坛之石，据云即圣墓前封闭墓穴之石，为复活后天使所移者，其旁小室即耶稣被囚之幽室。最后晚餐室，现为一回教教堂，为14世纪之建筑，据云室中两柱之间，即最后晚餐设席之所；靠墙一短柱，据云即耶稣坐席。Tomb of Solomon and David[所罗门与大卫墓]，据云墓室即地底，地上室有石椁，为布所掩，不能入室参观，仅由外面一视。

4月5日 星期二

上午赴博物馆参观，将青铜器时代中期一部分参观完毕。在此期中，铜器渐多，兵器用器皆有。陶器方面，如el-Yahdiyah（？）遗墟器物，及carinated bowls[折肩钵]，为其特征；pinched oil lamp[油灯]及dipper flask[长颈瓶]已出现；末期之bichrome pottery[双色陶器]，有鱼形、鸟形及兽形之图案，即最近在Duweir遗墟之拉美西斯墓亦有发现者。下午再往，将青铜器时代晚期一部分亦参观完毕，早期之Cypric[塞浦路斯]“ring base ware[圈足器物]”（Dilbil形者甚多），

painted pottery[彩陶]盛行；晚期有mycenaean ware[迈锡尼器物]输入。青铜器时代晚期之圣甲虫形宝石，较喜克索圣甲虫形宝石为细致，el-Aijjul遗址之首饰品，Duweir遗址之墓葬出土象牙雕刻，皆值得一看。South Room[南厅]，有罗马雕刻、陶器及玻璃。进口处有Arabian naturalistic style stucco[阿拉伯写实风格的拉毛粉饰]之陈列。North octagon[北八角厅]，有Inscribed sherds[有铭陶片]及Anthropomorphic coffin[人形棺]之陈列。

旋赴Church of Holy Sepulchre[圣墓大教堂]。进口处有残柱三，为早期建筑之残余。进正门后，即为Unction Stone[付油礼石]，据云为耶稣上十字架以前受油洗之石；再前即为Greek Orthodox Church[希腊东正教堂]，据云即Joseph's Garden[约瑟的花园]遗址；其前为Chapel of Holy Sepulchre[圣墓小教堂]，据云即圣墓，有一石椁，谓即其埋身处；其旁为耶稣显灵于Mary Magdalene[抹大拉的马利亚]面前之所；再前为Chapel of Appearance [显灵小教堂]，乃耶稣显灵于其母之处；拘囚室之前有二穴为耶稣钉十字架前放足之处，据云有其足迹。

St.Longinqu[圣郎基诺]为以矛刺主之人，后即忏悔分衣及加荆冕之处，皆设有教堂。后二者之间，有石阶下达Chapel of St.Helena[圣海伦娜小教堂]，其旁小室即圣海伦娜找得十字架残片之处。上升至Golgotha[各各地]，为耶稣受刑之处。两侧另有两穴，即为两盗受刑之处。祭坛旁有一缝，据云为耶稣临刑时地脉裂分之处。圣墓之后，为Armenian Church[阿美尼亚教堂]，有旁门通Jewish cave Tomb[犹太洞室墓]，据云即Joseph[约瑟]等人之墓。盖多为齐东野语也。

4月6日 星期三

将昨晚所写的信寄发出去，一封是家信，报告发掘工作及耶路撒冷游览情形；一封向英奇先生道谢；一封给中国协会，为月费收据。

上午赴博物馆，见了Mr.Iliffe[艾利夫先生]，承其允许参观Record Room[档案室]及图书馆，并介绍见Dr.Ben-Hor，系巴勒斯坦犹太人，曾与吴禹铭君同工作于el-Aijjul遗址。参观北展厅，系预备陈列Iron Age

to Arabian[铁器时代至阿拉伯时期]之古物，约再须一年始能完毕。西厅，为陈列铭刻之室，有禁止教外人进寺之Second Temple[第二寺庙]铭刻。Dr.Ben-Hor并引导参观楼下贮藏室及修补陶器室，为人颇热诚，约我明天再来。

下午参观Tombs of Kings[王墓]，乃1st Century B.C.[公元前一世纪]之墓，规模颇大，但决非犹太古王之墓。至Garden's Tomb[花园之墓]，据云此为真正耶稣之墓，其旁之Skull Hill[骷髅岗]即耶稣十字架处，令人有北平王麻子之感。至Damascan Gate[大马士革门]旁之Solomon's Quarry[所罗门采石场]，虽与所罗门无关，工程颇大。进城，由St.Stephen Gate[圣斯蒂芬门]出城，据云圣斯蒂芬之被地人用石击毙，即在此附近。至Tomb of Virgin[圣母玛利亚之墓]，据云即圣母墓地，有石椁，其旁有其父母之墓及其夫约瑟之墓。附近之Gesethmane Garden [客西马尼山园]，有几株古老橄榄树，据云即耶稣被捕前祷告之处。旁为Peter[彼得]等睡眠之处，及犹太卖主接吻之处。沿山径至Mt.Oliver[奥利弗山]，俯瞰全城风景，山巅有Chapel of Ascension[升天小教堂]，为耶稣升天之处。下山后，沿Valley of Kidron[汲沦谷]，参观Tomb of Absalom[押沙龙之墓]，为一塔形建筑。其旁Tomb of St.James[圣詹姆斯之墓]，外形类似Egyptian Beni Hassan tomb[埃及比尔哈森之墓]，墓室则类似刚参观过的王墓。其旁为Tomb of Zacharias[撒迦利亚]，即先知撒迦利亚为Jorsh王所杀被难之处，有一金字形建筑，基部为四方形，有希腊式半柱。沿Valley[谷地]至Ophel山，为City of David[大卫城]之故址，有Pre-Jewish Rampart[前犹太土垒]及Tomb of David's Wall[大卫墓之墙]，保存任人参观。向前进，找Virgin's Fountain[圣母泉]及Pool of Siloam[西罗亚池]，遇一居住附近村庄之Arab[阿拉伯人]，承其代为引导，先至圣母泉，为一水井，类似故乡华盖山下之蒙泉，其洞穴有地道直通西罗亚池，为King Zedekiah[西底家王]所开凿。至西罗亚池，为一大池，通达圣母泉之洞穴，高达五六米，盖此在当时城中，不惧敌人利用之。

返家后，晚间在Dr.Fisher[费希尔博士]处闲谈。据云，英人在Ophel山发掘时，得一城门遗址，测量平面图后，即行掩埋，及出版报



告时，始忆及未将此测入总图，故城门之規制虽甚清楚，而其在全城中之地位无法知道。又云，Oriental Institute of Chicago[芝加哥东方研究所]之用费，太不经济，J.Rockefeller[洛克菲勒] 捐助1100万美金，现仅余300万；每年费用规定多少，必须用完，不能省积为下年之用；发掘团之工作站，有几处建筑费达3万美金，各团员宿舍有浴室，但其地无自来水，盖设计者为从未临其地之美国工程师。

4月7日 星期四

上午赴Haram en-Sherif，其地即所罗门神庙之故地。Temple on the Rock[岩石上的庙]，据云此石即Abraham[亚伯拉罕]欲杀子为牺牲祭上帝之处，King David[大卫王]以其地为祭坛，所罗门筑庙其上，后回来教徒以其地建清真寺，谓穆罕默德由Mecca[麦加]一夕抵此，即由此升天。岩石之西南角有石匣，据云保存有穆罕默德之须，并有先知之足迹。地下室有亚伯拉罕、Moses[摩西]、大卫、所罗门及Mohamedan[穆罕默德]之祷告处。上有一穴通教堂，据云为穆罕默德升天时首触其处所成。但现在的动人处，不在此种附会之谈，而在于清真寺之雄伟华丽，为此间之冠。其南之Aksa清真寺，虽相形见绌，而神坛前之一部分，亦极壮丽；东南角有地道拾级而下，达Solomon's Stable[所罗门马厩]，为十字军之役时武士辈之马厩，石柱基脚系绳之孔，尚一一可见；由西南角出墙，至犹太人泣墙，为犹太古城之一部，犹太人至此泣哭祈祷，自伤故国之沦亡也。

由Haram出来后，赴博物馆，参观档案室之档案，为巡察员之报告及发掘团之报告，抄录数纸。

下午至Bethlehem[伯利恒]之Church of Nativity[耶稣诞生教堂]，为耶稣诞生地，教堂下之地穴，壁有一凹入处，据云即当时之马厩，耶稣即诞生其处，旁有一马槽，据云真者在罗马。前进有一祭坛Chapel of Vision[显圣小教堂]，据云圣约瑟得梦，全家赴埃及避难，上有一画幅即描写此事。再前为Chapel of Innocent[无辜婴儿小教堂]，据云希律王下令杀害举国新生婴儿时，有避难其处仍无辜遭戮者。旁有一径，通3

世纪St.Jerome[哲罗姆]之墓，其旁即为其翻译《圣经》之书斋，现为一神龛，以供奉哲罗姆。自显圣小教堂以上为Orthodox Church[东正教会]之产业，自幽灵小教堂起为Latin Church[拉丁教会—天主教会]之产业，有门相隔。后者直通Latin Church of St.Catherine[圣凯瑟琳的拉丁教堂]，前为古教堂之遗迹，石柱尚在。由耶稣诞生教堂出来后，赴German Church[德意志教堂]，拟寻求Model of Solomon's Temple[所罗门神庙之原型]，不可得。返舍后，清理账目，明日起程。

#### 4月8日 星期五

上午8时向费希尔博士及Mrs.Reed[里德夫人]告别，火车9时开行，首经山谷中，所谓Sarck谷，抵Lydda[利达]换车后，沿海岸南行，即古代Philistine[腓力斯丁]所占之地，土地肥沃，现多犹太人之产业，英国拟划分巴勒斯坦，以此予犹太人，此为其间纠纷之大原因。沿途见有Bedouins [贝都因人]结队北上，由Beersheba[贝尔谢巴]草原，赴Plain of Sharon[沙龙平原]，盖游牧民族逐水草移迁，夏季北上，冬季南返，所有的家具都放在骆驼背上，重要的财产是一队队的羊群。经Rafa[拉法]后，为埃及地界，Sinai[西奈]半岛多为沙碛，沿海岸处棕树成林，地中海风帆上下，风景颇佳。7时半抵Kantara[坎塔拉]，渡运河换车，11时在Benha[本哈]又换车，向亚历山大目的地而行。近东行程，此为最后一站，将来能否重临旧地，实不可知。

#### 4月9日 星期六

抵亚历山大，尚在晨间5时半，因为海关检查行李，及医生检查身体，弄到8时半始能脱身。医生检查身体，完全是骗检验费6皮亚斯特，连看也不看，在单子上签一个字，便算检验过了。

上岸后，乘电车赴Kom el-Shogafa[孔姆索嘎法]，参观希腊—罗马时代之墓葬，墓系钻凿石灰岩中，规模颇伟，或谓当时一种宗教团体之丛冢。由石级下降，达中间之主墓，两旁有石像，作埃及古装，而雕刻

风格则全为希腊—罗马。主墓有三石椁，壁上浮雕，题材为埃及神话，而作风则为希腊—罗马。主墓之外，三侧皆为排列成行之Shelve Tombs[台地式墓地]，共达90余墓。闻每墓埋两三人，塞墓之石板，有时尚留朱色题字。后面左首，另有后来所添之墓四，皆中央为正方形，壁中凿平列之数墓。进口处之右首，另有数墓，有彩色壁画，惜彩色已淡褪，旁悬一发掘后即绘之彩色图，以保留当时之原来彩色。

由孔姆索嘎法出来后，赴Pompey's Pillar[庞培石柱]，此为罗马时代所立之石柱，有Corinthian capital[科林斯柱头]。其旁为Serapeum[塞拉匹姆]，乃埋神牛之所，甚黑暗，仅睹数穴。石柱周围为罗马时代建筑物遗址，以19世纪末发掘时，方法极劣，现已难寻求其规模，惟北首之水坞尚存，南首有Sphinx[狮身人面像]及royal statues[王室人物雕像]。

乘车赴希腊罗马博物院，此博物院所藏希腊—罗马古物颇丰，石刻无特出之品，惟terra-cotta[陶塑]之女像颇多佳品，因时间过于匆促，走马看花，即赶回船中，距开船时间，仅差10分钟。

所坐之船，为Esperia[埃斯佩里斯号]，船之设备颇佳，Tourist Class[旅游舱]，由亚历山大至Naples[那不勒斯]为10镑，船行颇平稳，同舱为一埃及人，名Sabry[萨布里]，系埃及地主，现侨居英伦，每年返国收租而已。

4月10日 星期日

由船中客人名单知，黄修青君亦在船中，到头等舱中去找他。据云，开罗这一月中天气渐闷热，甚不舒服；又提到许承基在国际网球赛中，于Semi Final[半决赛]败于锦标选手捷克代表，比赛时国人在开罗者，组织助威队前往助威，近东访问团已抵开罗。

晚间观电影Bride Walks Out[《新娘出走》]。阅毕Charrington，

Pompeii[查林顿：《庞培》]（pp.1—190）。此书叙述庞培之古迹，评述其历史背景及演化经过，颇佳。

4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船过意大利与西西里岛间之海岛，快要抵达目的地了，忽然下起雨来，风浪颇大，自己牺牲了一顿午餐。下午5时船抵那不勒斯，上岸与黄修青君同赴Royal Hotel[皇家旅馆]，据云Semi-persian[住宿及半伙食费用]为68 Lire[里拉]，自己想在这里多住几天，另找便宜公寓。由Via Partenope跑到Via Caracciolo，三个公寓都满了，后来在Via dell'Areopoli找到Rennia Terzi，住宿及半伙食费用为24里拉，至黄君处领取行李，约定明天一同出来逛。返家后，补记三日以来之日记。近来的旅行，告一段落，欧陆勾留半个月，即返英伦，再过学校的安静生活。

4月12日 星期二

至皇家旅馆，找到黄修青君，同赴庞培。拿着查林顿的《庞培》一书，当作指南，由Porta Marina[马里纳门]进入。由门口窥进去，一条冷清清的街道，两旁竖立着断墙，这便是2000年前死去的城市所剩下的骨骼。今天天气阴沉沉的，并且下了几点细雨，恰适合参观这死城的心境。马里纳门右首为博物馆，藏有此间出土之铜器、陶器、玻璃器等，并有人身、家畜及植物、木器，原物已毁，仅存外形于火山灰泥中，用石膏灌进，以得其像。

稍前进为Forum[广场]，四周的公共机关及庙宇，以Temple of Apollo[阿波罗神庙]为最可观，有四围之走廊石柱，其前之铜像、石像；Basilica[古罗马长方形建筑]，则楼窗尚保存一部。广场北首之Temple of Triad[三神庙]，占地位极佳，惟保存并不好。参观public bath[公共浴室]（Terme dei Fori）。

向西北行，参观Casa di Pansa，Salhitio，Chiruyis，为商人住宅。出Porta dei Ercolano，两旁坟墓夹道，至Villa dei Misteris，为近郊别墅，壁画极佳，东北角之作酒场所，榨酒器虽为木制，亦尚保存。复进城，至Tosre dei Mercurio，为一城楼，登其上，全城在目。下楼后，至Casa dei Fauno，及Casa dei Vetti，后者保存极佳，进门处右首壁画秽猥，绘一人以天平称其阳物，含有避邪之意，其他壁画极工细。出Vesuvio门，城墙上尚有Social War[同盟者战争]时炮弹之痕迹。

复进城，沿Strada di Stabia南行，此街以东多未发掘。至Foro Triangolare，观Greek Temple[希腊神庙]，及Theaters[剧院]，后者不仅看台尚存，且演剧之舞台尚大部保留；Caserma del Gladiatori[角斗士格斗场]，为比武者之场所；Temple of Isis[伊西丝神庙]及Temple of Zeus[宙斯神庙]，无甚可观。由此出来后，至东首之new excavation[新发掘区域]，木质之门窗，由石膏灌进火山灰泥空洞处，以求其原形；楼房及檐瓦，多加重新修理，使恢复本来形状；壁上之招贴，亦用玻璃保护。有一酒家（II.IV.1），楼上阳台放置之酒瓮，楼下柜台沽酒处及楼外饮酒处之坐坑，皆一一保存，颇富兴趣。Casa dei Menandro，为此间规模较巨之住宅，闻于此间发现银器不少。由新发掘地点东行南折，抵Amphitheater[圆形露天剧场]，在英国时，曾睹见罗马圆形露天剧场，但其构造及保存，皆不及此之佳。其西首，现下正在进行发掘。

晨间9时半入城，至此已3时许，出来午餐后，以时间尚早，乘车赴Sorrento[索伦托]，沿途经Castellamare，Vice Equense，Meta，海湾风景佳胜，为向所罕见，在自己的记忆中，似乎惟普陀山风景差可相比。抵索伦托已6时许，即乘原车返那不勒斯，日已西下，云霞作黄金色，衬于紫山之后，几疑图画中，返家已9时许矣！

4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逛博物馆，罗马时代雕刻之精品颇不少，庞培及Herculaneum[赫尔库兰尼姆]出土之品，除原地保护者外，其余几皆在此间，壁画、铜器及Mosaic[镶嵌画]多玲巧可爱。另有一室，专陈列猥

衰之庞培出土品，普通不开放，以其颇不雅观也，恰巧有一人进去，那看守者为贪小费，便邀我们2人也进去。出来后，有一人领着太太要进去，被看守者阻挡住。画院中有Titian[提香]，及Raphael[拉斐尔]之作品；宗教画由教堂而来，亦不弱。楼顶之希腊古瓶及古币，则匆匆而过。黄君拟购庞培之壁画照片，跟他至一画铺，花25里拉购一套。午餐后，赴赫尔库兰尼姆，等候火车误了半小时，又因为听错了上Vesuvius[维苏威火山]车子开行的时间，早了半小时出来，结果在新发掘地点只逛了一小时，还花了一部分工夫拍照片。至Theatre[剧院]，仍在地下，乃18世纪时开凿水井所发现，凿地道以盗石刻，现虽用电灯，但以所留支柱甚多，非参照平面图不能清楚，当时开凿之斧凿痕尚存，有石像已取出而型模仍在火山泥岩中。出来后，乘车赴维苏威火山，直抵山巅，进Crater[火山口]，火山熔液已凝固，而水浪形态仍保存，龟裂处时喷水气。活动之火山岭，行近时甚炎热，火烟上喷，时常骤行猛烈，作势吓人。下来到附近小镇，已7时半矣。

#### 4月14日 星期四

往游Capri[卡普里岛]，这是那不勒斯海湾南端的小岛，风景甚著名。上午9时坐船去，11时半始达。中途在索伦托稍停，这是海湾中的小市镇，踞立海畔，风景宜人。由卡普里岛赴Blue Grotto[蓝洞]，这是一小洞穴，据说水深不过10余尺，洞口甚小，不过五六米宽，洞内甚广，纵横数十米，海水因折光关系，成蔚蓝色，反映到洞壁，皆成蓝色。小舟仅坐2人，俯身蹲卧舱中，舟入洞口后，始能伸直身体，两桨轻翻海水，浓艳的蔚蓝色海水鲜明夺目。由蓝洞返卡普里岛，登岸后，乘车赴卡普里村子，改乘汽车至Anacapri[阿纳卡普里]，至Cadimonte St.Michael附近之Anita Porta，依栏俯视，卡普里村即在脚下，远望维苏威火山及那不勒斯在烟云之中。附近之Villa dei St.Michael[圣迈克尔别墅]，为作《Michael[迈克尔]行传》之Alex Munthe之别墅，藏有铜石雕刻及断碑不少，布置颇佳。返卡普里村，至August Garden[八月花园]，观Faraglioni[法拉廖尼]，为两小屿，附着岛畔。至Certosa[切尔托萨]，为14世纪之建筑物，其旁之Krupp别墅，两行希腊式石柱，在此观法拉廖尼，最富诗意。拟赴Cape Teagasa[利科萨角]，以时晏不果，

赶着下山，轮船已开行，改乘晚一班之船。晚8时，至车站送黄修青君离此经罗马返德。

4月15日 星期五

今日去逛赫尔库兰尼姆，上午9时半进去，下午4时才出来，颇逛得尽兴。照着Maiuri[梅尤里]的Guide Book[导游指南]，一所一所去看。赫尔库兰尼姆是当时那不勒斯附郭的小镇，不像庞培为小城市，街道没有庞培那样的车辙深痕，街道两旁的墙上，也没有庞培那样满是政治宣传或娱乐通告，临海的几座别墅极为考究。赫尔库兰尼姆系被火山爆裂后的泥浆所淹没，当时是雨水带着火山灰泥，成为暴流，冲没一切，现在则已结成岩石，甚为坚硬，但是所淹没的东西，如木器及谷物之类，都保存得很好。三脚木桌、床榻及门窗，常保存其原形。楼梯也大半保存，现在罩以厚玻璃，可以拾级登楼。Casa a Graticcio临街楼房，依原形换置新木，就保存的程度而言，实胜于庞培。

进去后，先参观old excavation[老发掘区域]。其中，Casa dell'Argo规模颇大，庭院中石柱走廊尚保存大半。Casa dell'Albergo则为临海别墅，规模更大，惜当年发掘时方法不佳，现在无法补救，除浴室外，其余皆仅存甚短之断垣而已。public bath[公共浴室]与庞培相同，分为男女两部分，各有数室，男浴室有冷水池和热水池，女子部无冷水池。进口后，为更衣室，更衣室四周有坐坑，壁上有横架，划分成小格，为各人放置衣服、浴巾之处。浴室为弧形，四壁及地板有传入热气之管，浴池系大理石砌，有水管通达烧灶。

公共浴室对过，街市之东有保存极佳之酒家。柜台之外，有放置酒瓶之木架。楼上之木床及铜灯台，皆仍在原来位置。近邻之Casa de Sannitica保存亦佳，为一Sannitica house[桑尼特人住宅]，天井四周有走马楼，楼由天井采光，Ionic[爱奥尼亚]石柱为栏杆，但后来大半楼房另行出租与他人，改由临街楼梯出入，栏杆之空隙处筑墙以塞之。

Casa a Graticcio有临街的楼房，虽换置新木，仍保存原来状态。此房为中等人家住宅，墙壁以木为架，并非全部用石砌成。木梯及楼上寝室中之木床、木柜，皆仍保存。前楼与后楼隔开，另行出租，由临街楼梯直接出入，与后楼及楼下共一天井而已。其北邻Casa del Tramezzo di Legno，正厅与天井间系用木板间隔，开有三门，两旁二门现仍保存。

Casa dell Atrio a Mosaico及Casa de Cervi，皆临海水。前者以Mosaico[镶嵌画]著名，正房与观海楼之间有花园，围以石柱走廊。石柱之间筑墙，有木架之玻璃窗，木架仍多存在。后者以所藏石刻出名，猎鹿之像，Satyr with Wineskin，Drunken Hercules等像，可称佳作。正房通花园之门，上有五彩镶嵌画之pediment[三角形楣饰]。临海处有一方亭。这insula[街区]的东北角有二酒家，一在街角上，生意颇兴隆；另一家（IV. 17—18），柜台后墙壁上有猥亵之画，一怪物昂举其巨大阳具，据导游云，为避邪之意。今天有学校教师率学生来参观，看守人将布幕拉开，那教师一瞥之后，即复赶紧掩遮住，使人想起《红楼梦》中看见妖精打架画片时候的王夫人来。（补记：似乎是IV.10进口处门右有一石刻阳具，当亦为避邪之道，庞培之Casa del Vetti之画亦然。）

再东为新开放之Insula Orientalis I & II[东方街区I和II]，前者为两别墅Casa della Gemma及Casa del Rilievo，有石刻圆牌悬挂于走廊石柱间，花园颇大，临海处室内有极佳之大理石镶嵌之壁，房旁有马槽。东方街区II，西侧向闹市之房，皆为市铺之类；南侧与东方街区I隔巷相对之屋，为一baker's workshop[面包房]，有石磨、灶房、驴房（有驴骨数具），主人住房在东侧，有门相通，颇考究。东面为一公共场所，有石柱围绕，现仅发掘一部分。此石柱广场之侧为高大之屋，用途不明，有待于将来之发掘。广场有一华丽之entrance hall[门厅]，与西面之街市相通。现下仍在发掘中，工事集中于街区IV及V之北面，现向大街（Decumanus Maximus）进展。大街中之水坞，已经清理修复。南端临海处，亦有少数工人在工作，有轻便铁路运土，用马匹来拉。墙壁一经露出，即用木柱支持，空隙处即设法填塞水泥及砖石，使之巩固。修复之处，使与原有者相融合，同时又使人不致误认为原物。壁画碎块，加



以拼合，衬以水泥，然后放置于原来的墙上，所缺之处，至多不过以白线表示其轮廓，不欲擅加复原。室中所得之物，如果可能，仍放在原来位置，否则放置陈列柜中，陈列柜即置于厅厢中。

今天游罢归来，颇有点累了，记完这日记便有点想睡。记日记的困难，是有事可记的日子，多是游罢归来，却又没有劲儿多记。怪不得古人善写游记者，多是谪居山水之区的倒运官，既有风景可游，又是闲来无事，可以仔细选择词句，以作游记。

4月16日 星期六

再游庞培。仍照12日所行之路线，惟看得仔细一点，前次所忽视的几处加以补充。

Forum[广场]西首走廊侧之准标度量，Temple of Fortune[幸运神庙]之神龛，Ercolano门及 Vesuvio门附近之城垣结构，显示各时代之修理及改变。

VI.III.3之house with bakery[带有面包烤房的住宅]，石磨、烤炉、畜栏及槽，占据平常房屋之后花园位置。

VI.V.17，墙中筑入一石柱，石柱之形制颇特殊，或谓为Etruscan style[伊特鲁里亚式]。Ercolano门及Stabia门之城门结构，前者为繁盛商业城市之城门，后者仍保存早期防御城堡之结构。

Terme Centrali，为未完工之公共浴所，广大的窗户乃末期之建筑。Terme Stabia有早期公共浴室之遗存，后扩充改建为后期公共浴室之形制。

Temple of Isis[爱西斯神庙]，为此间庙宇中保存最佳者，形制颇特殊，与普通希腊、罗马之庙宇不同，或由于此神来自埃及，故庙制亦为

洋式，与普通者不同。

Casa delle Nozze d'Argentine，后园侧轩，为IIStyle[2世纪风格]之壁画，室顶作弧形，有四细柱支持之，颇特殊。

Casa di Epidio Rufo，天井有16石柱围绕之，所谓Corinthian atrium[科林斯中庭]，不仅与早期之Tuscan atrium[托斯卡纳中庭]不同，即与中期普通之仅有4柱者（Tetrastyle atrium[四柱中庭]），亦自不同，盖受希腊之影响。

入新发掘区域，拟仔细看过，但以时间匆促，亦未能完全如意而行。

Casa del Menandro之Rustic Portion[农村部分]，前次未看到，房主为管理农务之管事，有寝室及小厅，厅中有石桌及炉灶，壁上悬挂农具，其后有奴工之寝室数所，更后为马栏及放车处，车虽仅留铁制零件，现亦已加以reconstruction[复原]。守门犬之骨骼，放在一玻璃柜中。

House of Cryptoporticus[有隐蔽走廊的住宅]，花园较正屋为低，园之周围走廊有墙壁为隔，初为隐蔽走廊，由正屋拾级下一石阶而抵地下室，后改为酒窖。

House of Paquius Proculus，其中之镶嵌画颇佳，后厅有儿童骨骼7具，盖火山爆裂时避祸此室中而遭难者也。

House of Casa dell' Ofebo之Bronzo，其花园中之露天坐凳有埃及风景图，餐室中以大理石铺地，侧置坐榻。

House of Loreius Tiburtinus为新发掘区域中最后之一住宅，花园中有丁字形之大理石水沟，横者两旁置石刻，竖者两旁为木栏杆，周围有

树木，树根痕迹仍在，多已灌石膏以求其原形，但有二株仍留其洞穴，盖以玻璃。

游毕，买了几盒画片，以为纪念。

4月17日 星期日

本来预备今天免费逛庞培的，昨天才知道今天是Easter holiday[复活节假日]，各处都休息一天。只好在城中逛马路，坐在海湾畔的公园中，将*Guide-book to Pompeii*[《庞培导游》]及*Museum Handbook*[《博物院参观指南》]阅毕。

4月18日 星期一

因为想赶下午5时的火车，只能逛博物院，没有工夫赴庞培，依着参观指南，看那些重要的东西。此间收藏品，以铜器及壁画为最出色，几皆为庞培及赫尔库兰尼姆出土者，石刻亦不弱，如Venus Room[维纳斯馆]中的几件，及Farnese Bull[法尔内塞公牛]之类。下午5时乘车，8时许抵罗马。车站附近正为Hitler[希特勒]的来意而装饰（那不勒斯的海岸及主要街道亦然，当为Mussolini[墨索里尼]要拉希特勒来那不勒斯检阅海军）。适值微雨，找到旅馆，写了两封信，预备明天寄出去。

4月19日 星期二

晨起，投邮后，乘车赴Colosseum[圆形大剧场]，这是罗马时代传下来的大建筑之一，附近即Roman Forum[罗马广场]，至于Temple of Venus and Augustus[维纳斯和奥古斯都神庙]，都夹在二者之间。罗马广场中，最近圆形大剧场的是Basilica of Maxentius[马森齐奥大会堂]，保存颇佳，屋顶尚有一部分是旧物。其旁为一大堆遗址，可以辨认的是House of Vestal Virgins[信奉女灶神的贞女屋]，有石像及铭刻。Temple of Vesta[女灶神庙]，尚留一弧形之柱廊。Temple of Julius

Caesar[儒略·恺撒祠]，其墙凹入处，为当时人民为恺撒所立石柱华表。Temple of Castor and Pollux[卡斯多与波鲁斯神庙]，只剩3根石柱。其前为Basilica Julia[朱莉亚大会堂]，仅余柱础。其前为Temple of Saturn[农神庙]，余石柱8根。这些除恺撒祠外，皆在Sacred Way[神道]之左。Temple of Antonius and Faustina[安敦与法乌斯蒂娜庙]，则已改为教堂。Trajan's Screen[影壁]，浮雕颇佳，Black Stone[黑石]下有题刻，相传即为Romulus[罗慕洛]之墓。其旁为Curia[古罗马元老院]，再前为Arch of Septimius Severus[塞蒂米奥·塞维鲁凯旋门]（此间尚有两凯旋门，皆在广场与圆形大剧场之间，一为Arch of Titus[铁托凯旋门]，一为Arch of Constantine[康士坦丁凯旋门]），拾级而升，越过新筑之马路，即为Forum of Caesar[恺撒广场]，其中之New Genetrix神庙，尚余3石柱，庙左为Basties Argentaria[阿尔真塔里奥大会堂]，闻曾发现Graffiti[粗糙雕刻]甚多。由这儿向Via d'Impero而行，即可看见Trajan's Column[图拉真纪念柱]，其前为大会堂及广场，仅保存一部分，余仍为马路、花园及房屋所遮盖。Forum of Augustus[奥古斯都广场]在其侧，其中之Mars Ultor神庙，石柱及墙垣尚保存一部分，可以想见当年之壮丽。Transitorium广场，仅保存础基而已，其所遮盖之古时道路（Via Argiletum）已暴露一部分，可以看出当时的车辙。Verpanum所建的Forum Paris[帕里斯广场]，则仅露出与Transitorium广场相通之门，其余仍为道路所盖。

古代的建筑看完后，即看其旁的近代建筑。Monument to Victor Emmanuel II[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的纪功廊]，为纪念意大利统一英主而建。Palazza Venezia[威尼斯宫]，即Il Duce[“领袖”（法西斯统治时期墨索里尼的称呼）]所住的地方。Capitol Hill[卡皮托利山]之山脚，有建筑Via de Mare所发现之第2世纪的依山而筑的六层楼住宅。卡皮托利山之顶，为Michelangelo[米开朗琪罗]所设计的建筑，现改为博物院，有著名的维纳斯像，Dying Gaul像，有铜制之男童坐拔足中刺棘像，及狼乳两孩像。

下山后，赴餐馆午餐，即至National Roman Museum[国立罗马博物院]，有著名之石刻数件，为Jeuo女神首维纳斯出世浮雕，Venus of

Cyrene等。陈列石刻之游廊，为米开朗琪罗所设计，而全部地基之古代建筑遗址，仍保存一部分。

由此出来后，至Palatine Hill[帕拉蒂诺山]，观罗马盛时之宫室遗址。下山后，至Circus Maximus[大竞技场]遗址，沿Tiber[台伯]河而行，抵Boarium广场，尚有两建筑物存在，一为圆形之亭，或谓Temple of Vesta[灶神庙]，一为希腊式之庙。再前行为Theatre of Marcellus。再前在近代的热闹街市中，找到前年新发现的Argentina Zone的4座Roman Temple[罗马神庙]。走得有点倦疲了，虽找到Pantheon[万神庙]，以时晏已关门，只得返舍。

4月20日 星期三

晨起后，先赴万神庙。其建筑虽屡经重修，已非当时旧物，但仍不失为一座值得参观的建筑物，其中埋有Raphael[拉斐尔]、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及Umberto I[翁贝托一世]之遗骸。赴Mausoleum Augustus[奥古斯都陵墓]，正值修理中，不能进去参观。步行至Piazza Popolo[人民广场]，乘车至Porte San Paolo[圣保罗门]，城门旁有Pyramid of Caius Cestius[卡约切斯蒂奥金字塔]。乘车直抵Ostia[奥斯蒂亚]。此为罗马城之海岸商埠，后来废弃，成为荒丘，近来发掘结果，颇多新发现。依着参观指南，参观Via Tank，为城外之丛冢。进城门后，参观店铺、浴堂、戏院、栈房、庙宇及广场。虽保存远不及庞培及赫尔库兰尼姆之佳，宝贵之遗物尤少，然房屋有仍保存其第三层者，石刻及镶嵌画亦多佳者。最重要之发现，为堆栈之遗址，及商业公所之遗址。后者在戏院之后，有六七十间，各公所之地面镶嵌，或为图画，或为文字，多与其业有关。有一小博物院，用屋顶采光法，陈列布置颇佳。下午2时许始出来，很觉得满意。

返城后，赴Piazza San Pietro[圣彼得广场]，先观Mausoleum Hadrian[哈德里安陵墓]，现称为Castle of Saint' Angles[圣天使古堡]，后由圣彼得广场进圣彼得教堂，极为壮丽，乃教堂中最佳者，为前所未见。Vatican Museum[梵蒂冈博物院]已闭馆，只能绕梵蒂冈围墙一周。

乘车返舍，途经Royal Palace[皇宫]，至Piazza Exedra[有座位的广场]，有Addis Abadia[亚的斯阿瓦迪亚]所掠来之描金狮子，所谓Lion of Judas[犹大狮]。晚间乘车离罗马。

#### 4月21日 星期四

晨间抵Milano[米兰]，换车赴瑞士、意大利北部之Lago Maggiore[马焦雷湖]，由Arana[阿罗纳]至Domodossola[多莫多索拉]风景颇佳，由隧道进瑞士。车在Simplon[辛普朗]隧道中行14分钟，此后车行万山中，两岸层峰叠嶂，高处仍为积雪，近山麓则树木成林，犹如屏风由Montreux[蒙特勒]而来。车沿日内瓦湖而行，湖光山色，极为动人。抵Lausanne[洛桑]，下车拟住一宵，找到旅馆后，正打算出来逛马路，下起雪来了，大雪纷飞，且以昨夜在三等车坐睡，很不安适，补起4天以来的日记，即行上床睡眠。

#### 4月22日 星期五

在洛桑。上午沿着Avenue d' Ouchy[乌希大道]，至海滨Ouchy Port[乌希港]，雪已停止，地面上已经融消，但日内瓦湖周围的高山仍是积雪，日光出来，远山作紫色，连白雪也被渲染成淡紫色，蔚蓝的天空，近山巅处点缀着几朵白云，湖光作浅蓝色，近岸处十几只白鹅游泳着，三两沙鸥飞翔其中，Le Denantou公园的绿阴中间，露出几座屋子。风景优美，只是晨风颇寒冽，在湖畔坐了一会，又在靠湖的Le Denantou公园中坐了一会。返洛桑城中，由顶热闹的St.Francois Palace[圣法兰西宫]，观St.Francois Church[圣法兰西教堂]，沿着Grand Port[大港]，北端有一座十五六层的新建筑Metropole[大都会]。至Universit'e[大学]，今日大学的博物馆不开放（仅星期六及星期日开放，任人参观）。至Cathel'hale[大教堂]，建筑颇佳，并且位置在高处，可以俯瞰全城及湖水远山。其旁有一城堡，附近有一博物馆，系1898年所创，所陈设者多为陈旧家具，有点像故乡城西的旧货铺子。城中没有什么可逛，仍旧跑回到湖畔去，下午阳光充足，游人亦较晨间为多，坐在湖畔至傍晚始返城。晚间由洛桑动身经法返英伦。这是行程中

最后勾留游览的地方，住的旅馆是Hotel Albion[阿尔比恩旅馆]，颇不恶。

4月23日 星期六

晨间抵巴黎，由Gare de Lyon乘车赴Gare Nord。中午渡海峡，风浪尚平静，由Folkestone[福克斯通]登岸。在船中遇及前在梅登堡共同工作的Mr.Fry[弗赖伊先生]，是剑桥毕业的，眼睛只剩一只，还是看不清楚的，真是可怜。傍晚抵伦敦。这4个多月的旅行，总算告一段落。

4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与陈君散步Regent's Park[摄政公园]。返舍后，整理这次旅行所得的照片及明信片。下午朱庆永君来，说我的身体比去冬强健得多了，谈了些国内的事，同赴顺东楼晚餐，遇及许宝騄、龚祥瑞、楼邦彦、黎名邠诸人。

4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校，谒见格兰维尔教授，他也说我比去冬身体好得多了，排在博物院做点研究的工作。下午与朱君至High街的旧书铺翻阅旧书，买了几本书，花了一镑多钱。

4月26—30日 星期二—六

阅毕A.Lucas, *Ancient Egypt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卢卡斯：《古代埃及的材料和工业》] (pp.1—413)。印卡片，预备做beads[珠子]的研究。

## 5月

5月1—7日 星期日—星期六

这一星期开始将Petrie collection[皮特里搜集]的珠子，先作卡片目录，再行分类研究，预备在一年以内弄好，暑假告终以前将卡片写完。

这星期阅书：Lord Lytton, *Last Days of Pompeii*[洛德·利顿：《庞培的最后几天》](pp.1—535)；Woolley, *Dead Towns and Living Men*[吴雷：《死的市镇与活着的人》](pp.1—259)。在不列颠博物馆中，依照着*Handbook to the Egyptian Mummies and Coffins*[《埃及木乃伊与棺木导览》](pp.1—71)、*Catalogue of the Temporary Exhibition of Gulbenkian Collection*[《Gulbenkian[东方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藏品临时展览目录》](pp.1—26)参观古物。

5月8日 星期日

前日接曾昭燏女士来书，知其已返英。今日往访，遇及王重民君，闲谈至傍晚始散。据云俞大纲曾作一联：“曾昭抡日行千里路，俞大维夜草万言书”，亦国难中之佳话也。这几日伤风流涕，很不舒服。

5月9—14日 星期一—六

阅毕Malinowski, *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马利诺斯基：《野蛮社会的犯罪和习俗》](pp.1—129)及*General Introductory Guide to the Egyptian Collection in B.M.*[《不列颠博物馆埃及藏品概况》](pp.1—419)。星期六在博物院中参观古物，买了几张画片。整理串珠藏品的工作，继续干下去。

5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R.Munro, *Archaeology and False Antiquities* [芒罗：《考古学与假古董》]。下午赴王重民君处，曾昭燏女士及于道泉、崔骥二君亦在座。至Hampstead Heath[汉普斯特德荒原]一游，傍晚乃返。

5月16日 星期一

阅毕芒罗：《考古学与假古董》（pp.1—283）。

昨日报载，日寇宣称在砀山附近截断陇海路。今日报载，据日方宣传，谓徐州已被包围，李宗仁已乘飞机西行，希望这消息不确。

5月18日 星期三<sup>[3]</sup>

阅毕Garland and Banister, *Ancient Egyptian Metallurgy* [加兰、巴尼斯特：《古代埃及的冶金术》]（pp.1—208）。此书虽不及Lucas, *Ancient Egypt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卢卡斯：《古代埃及的材料和工业》]之佳，一切（引书）论据及物证，皆不注明来源，主张IV Dyn[第4王朝]时已用铁器，亦嫌证据不足。惟作者为冶金学家，颇多专家之见，第五章关于用显微镜视察细晶以定古代金属物之制作过程，尤为有价值。

5月20日 星期五<sup>[4]</sup>

阅毕Sayce, *The Hittites* [塞斯：《赫梯人》]（pp.1—229）。

今日晚间无线电报告，谓德军动员，有侵入捷克之意，欧陆风云忽急。

5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与格兰维尔教授谈及研究计划。他颇赞许我的工作，提议要我在这一儿如能更多住一年，可以向学校替我请求攻读Ph.D.[哲学博士]。我因为经费的关系，至多只能维持一年半，不敢担承，我想等明春再说。赴书铺子买了14先令的书。

5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书。下午至中国协会看电影，乃外国传教士在南京陷落后所摄日寇暴虐之情况，令人发指。旋至Miss Andersson[安德森小姐]处晚膳。昨日欧洲局面最危急。捷克下紧急令召集后备军，以英法之态度稍强硬，德不敢动，局面渐和缓。

5月23日 星期一

阅毕Murray, *Egyptian Temples*[默里：《埃及神殿》](pp.1—238)。

5月25日 星期三<sup>[5]</sup>

阅毕Baikie, *A Century of Excavation in the Land of the Pharaoh*[贝基：《法老领地百年发掘》](pp.1—247)。

5月26日 星期四

赴书铺子买了4镑的书。这部*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埃及的古代史料》] 本来早已打算要买了，只是嫌书价太贵。这部是旧书，价钱较贱，恐怕以后难碰到，便下决心买来了。

晚间至王重民君处，约其星期日来叙，并写信给曾昭燏女士，约其同来。

5月27日 星期五

阅毕Shorter , *Daily Life of Ancient Egypt*[肖特：《古代埃及的日常生活》]( pp.1—200 )。

5月29日 星期日<sup>[6]</sup>

阅毕Baikie , *Egyptian Papyrus and Papyrus-Hunting*[贝基：《埃及的纸莎草和纸莎草搜寻》]( pp.1—320 )。

下午王重民夫妇及曾女士来，谈至傍晚始散。曾云在大陆遇及燕京蒋旨昂君，谈到我在燕京旧事。晚间写了三封信。在给向觉明君的信中，戏作打油诗以调之：

辰州一豪觉明翁，不作道士作史公。三五英儒拜脚下，十万卷书藏腹中。两足上梯如腾云，只手抄书赛旋风。博物院中秘笈尽，顺东楼中饭锅空。

南山园子 ( South Hill Park ) 缘分终，收拾行囊渡峡东。旧书摊上佳本罕，塞纳河畔落日红。玻璃房里飞蝴蝶，图书馆中坐蠹虫。谪居花都已半载，不知可曾游胡同。

5月30日 星期一

听Weidenreich [魏敦瑞] 之讲演*Sinanthropus Pekinensis and His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blem of Human Evolution*[《北京人及其对人类进化问题的意义》]。

## 6月

6月1日 星期三<sup>[7]</sup>

接到向觉明君复书：“绝妙好词笑断肠，临了还我泪几行。铲地久钦鬼道士，何时改学卖油郎。”下午听魏敦瑞之讲演*Sinanthropus Pekinensis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Fossil hominids* [《北京人与其他化石人类的比较》]。

6月4日 星期六<sup>[8]</sup>

阅毕Mason, *The Origin of Invention* [梅森：《发明的起源》] (pp.1—413)。是书专述初民之工艺 (Technology)，虽出版于1895年，尚可一读。晚间请陈君至北平楼吃饭，贺其得硕士学位也。朱庆永君作陪。

6月5日 星期日

阅毕Karlgren, *Sound and Symbol* [高本汉：《语音与符号》] (pp.1—112)。此书为通俗性质之书。关于音韵学一部分，虽极简略，颇多作者创见。文字学部分，则甚浅薄。书中时有误解中文之处，如：p.46谓“束肉” (“Tied meat” meaning “teacher's fee”) 似为束修之误。p.71将名词父兄解为father's brother。p.63谓蒙恬造驼毫笔camel's hair brush，未免伪造史实。p.60谓笔顺有一定次序，引“女”字作一 + 乚 + 丿 = 女，也是该打手心（因为中国人写此字顺序为乚 + 丿 + 一，故草书作“め”）。

6月11日 星期六<sup>[9]</sup>

阅毕Reisner, *Development of Egyptian Tombs to the Accession of*

*Cheops* [赖斯纳：《齐奥普斯登基前埃及墓葬的发展》] (pp.1—411)。此书极费工夫，作者之组织力及搜集之材料均为难得。惟其立论，如关于第1王朝之皇陵，已为今春新发现之墓所推翻。由此可见立论之不易。

6月12日 星期日

阅毕Blackman, *Luxor and Temples* [布莱克曼：《喜克索与圣殿》] (pp.1—189)。此为通俗读物，但作者为此中专家，而以流畅文笔叙述埃及重要史迹、建筑、社会情形、宗教及文学等，颇合普通读者之需要。晚间写了几封信。这两天睡得不好，我有点惧怕生病。

6月13日 星期一

赴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考古学院]，听牛津Prof. Carson [卡森教授]之讲演，顺便过访Mound考察队及Duweir遗址考察队之发掘团员。

6月14日 星期二

收到中美协会来函通知，公费得请求延长。自知此事极少企望，但仍欲一试。

6月17日 星期五<sup>[10]</sup>

阅毕*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 [《关于人类学的札记和疑问》] (pp.1—393)。

6月18日 星期六

这几天格兰维尔教授在利物浦大学作考试员，几次找不着，只好先

寄请求书，他的证明书待将来补上。我只希望能延长公费4个月，一切便有办法。中午与陈君赴剑桥，乃第一次来此地，幸有樊弘君引导，至Downing College [唐宁学院]，Fitzwilliam Museum[菲茨威廉博物院]及King's College[国王学院]。晚餐后在附近的公园中散步。

6月19日 星期日

在剑桥，找到张宗燧君，一起至Renetion Restaurant中餐，小张谈及去冬在巴黎被敲竹杠百法郎事。下午雇舟，沿河摇舟，两岸绿阴，河中游艇甚多，我与小张都不会摇，东闯西碰，游得颇尽兴。旋返Clarendon街樊弘君处。樊君谈及，杨××留学时，如何吊上赵小姐；返国后夫妇不睦，与秦×太太私姘（补记：杨常与秦太太骑马散心，秦×去函附钱钞，说“不知何以垂青贱内，闻破费不少，奉还银款，尚望放手。”）；在中研院时之武断横行，每日傍午始起，蔡老先生就榻畔与之商酌公事，任意罢免下属；杨太太之虎威，入院检查信件；听差之遭冤被革等事，颇有趣味。（补记：杨之讲演颇能吸引听众，电车中常有讲演海报。有一天问其妻今日电车中见到广告否？赵答以见到逸园赛狗，这狗子可出风头。杨闻之大怒而无可奈何。）

6月20日 星期一

在剑桥，游University Library[大学图书馆]，Museum of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人类学与考古学博物院]及菲茨威廉博物院。傍晚返伦敦。菲茨威廉博物院收藏油画、瓷器，及近东、希腊古物，无杰出之品。埃及古物，虽收藏颇丰，除Rameses III[拉美西斯三世]之石椁外，无他特出。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民族学方面标本极丰，史前考古学标本亦不少，Ridgway Collection[里奇韦所藏]之货币标本颇佳；中国古物有仰韶及辛店彩陶，香港出土之汉代几何花纹陶片，洛阳出土之玻璃球，安阳出土之白陶，以及其他铜器，如戈、斧、马衔等，颇值得一观。

6月24日 星期五<sup>[11]</sup>

阅毕J.Huxley and A.C.Hadden, *We Europeans: A Survey of "Racial" Problems* [J.赫克斯利、A.C.赫登：《我们欧洲人：“种族”问题概观》] (pp.1—292)。与Mr.Peter Fell [彼得·费尔先生] 及Mr.MacDonald [麦克唐纳先生] 同至上海楼午餐，偕往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 [巴勒斯坦探险基金] 会所，参观上季E.E.S. [埃及考察团] 在Sesebi及Amara West [阿玛拉·威斯特] 之出土物。

6月25日 星期六

阅毕Droop,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德鲁普：《考古发掘》] (pp.1—80)。这一星期将Sethe, *Middle Egyptian Texts* [赛思：《中级埃及文课本》] 中Maxim of Ptahotpe and Kagemni [普塔霍特普与卡盖姆尼教谕] 读毕。串珠工作照常进行。

6月26日 星期日

在家阅Hogben, *Mathematics for Million* [霍格本：《百万数学》]，虽系数学之书，而写得极生动，亦难得之书也。陈君预备明天赴Lake District [湖区] 去旅行。

6月28日 星期二<sup>[12]</sup>

将格兰维尔教授的证明书寄给清华。格兰维尔教授说要替我请求此间研究院津贴金。

6月29日 星期三

晚间赴朱庆永君处闲谈，朱君深叹留学生之不争气，说听说连留学生还有手淫的，此中学生之事也，言罢相与失笑。下午代向觉明君搜寻

旧书，虽有数部而价昂，作复书告之。

6月30日 星期四

阅毕H.N.Evans , *Ethnology and Archaeology of the Malay Peninsula* [H.N.埃文斯：《马来半岛的民族学和考古学》] ( pp.1—161 )。晚间至Royal Society [皇家学会]，听Faiman [费曼] 报告在Nubia [努比亚] 发掘之经过，Sesebi 即完工，至于阿玛拉·威斯特，仅作12天的试掘，下半年拟开始正式发掘，约须四五年始能竣事。



# 7月

7月1日 星期五

Beads Catalogue [串珠编目]，仅弄到No.179，似乎太慢，但一时又着急不来。阅Bryan[布赖恩]节译的*Papyrus Ebers* [《埃伯斯纸草书》]，依照40年前的德译本，多误译之处。

7月2日 星期六

接到徐贤修君的信，知道他现在梧州勸勤大学当专任讲师，暑假中赴昆明，故乡诸友在那里作救亡工作，办临时中学，闻甚起劲，亦佳事也。赴博物院图书馆，翻阅B.Ebbell[埃贝尔]新译《埃伯斯纸草书》（1937），摘抄数段。晚间陈君由湖区回来，据云其处风景颇佳。

7月3日 星期日

阅毕布赖恩节译的《埃伯斯纸草书》（pp.XI+167）。此书虽以译者不懂埃及文，误译甚多，但卷首Elliot Smith[埃利奥特·史密斯]之导言，颇值得一读。又阅《百万数学》一章。

7月6日 星期三<sup>[13]</sup>

昨宵失眠，夜深2时许才睡着，自己亦不知道什么缘故，今日一天精神不好。到博物院去闲逛，顺便买了一本小册子*Book of the Bead* [《串珠手册》]（pp.1—42），依着这册子看东西。晚间朱庆永君来谈。

7月7日 星期四

今日是卢沟桥事变的一周年纪念。上午到图书馆去，抄录英译《埃伯斯纸草书》及Rhind, *Mathematics Papyrus* [莱因德：《数学纸草书》]几段。下午领朱庆永君参观学校及Lackish Expedition[莱基发掘团]。

7月8日 星期五

阅毕Perry, *Growth of Civilization*[佩里：《文明的发展》](pp.1—232)。此公偏见极深，将文化传播说推到极端，不值一驳。

7月14日 星期四<sup>[14]</sup>

赴Royal Asiatic Society[皇家亚洲学会]，听Mr.Emery[埃默里先生]讲演*Three Important Tombs of 1st Dynasty* [《第一王朝的三座重要墓葬》]，即其在萨卡拉所发现之金字塔形墓(Neb-ka)，陪葬物极丰富之Hemaka[海玛卡]墓，及最近发现之King Aha[阿哈王]墓。

7月16日 星期六<sup>[15]</sup>

阅毕霍格本《百万数学》(pp.1—641)。此书去年出版，风行一时，盖能以浅显生动之文笔，解释枯燥之算学，自属难得之书，唯自己未学过球面三角及微积分，此两章稍觉困难，统计学一部分(Theory of Error[误差论])，亦有未能了解处。

7月17日 星期日

开始阅*History of Herodotus*[《希罗多德史》]，系Rawlinson[罗林森]译本(Everyman Library Edition[大众图书馆版])。此希腊史家之文笔浅显流利，叙事写人，极为生动，颇有《史记》之风味。

7月27日 星期三<sup>[16]</sup>

阅毕《希罗多德史》第1卷（ pp.1—328 ） , 第2卷（ pp.1—328 ）。

7月28日 星期四

阅Spiegelberg, *Credibility of Herodotus's Account of Egypt*[斯比格尔伯格：《希罗多德关于埃及叙述的可靠性》]（ pp.1—40 ）。今天赴医院看牙病，据医生云，如不即时诊治，将成pyorrhoea[牙槽脓溢]。

7月29日 星期五

赴医院治牙病。阅斯比格尔伯格《希罗多德关于埃及叙述的可靠性》。

7月31日 星期日<sup>[17]</sup>

阅毕Renard, *Life and Work in Prehistoric Times*[雷纳尔：《史前时期的生活和劳作》]（ pp.1—22 ）。

## 8月

8月1日 星期一

今日是Bank Holiday[公假日]，有钱的人都避暑去了，连房东夫妇也到比利时去住一星期。

8月4日 星期四<sup>[18]</sup>

阅毕Kendrick and Hawkes, *Archaeology in England and Wales 1914-1931* [肯德里克、霍克斯：《考古学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914—1931》] ( pp.1—352 )。此书撮述20年英国考古学之发展，极为详审，为很难得之作，闻[出版]次年即有德文译本。

8月6日 星期六<sup>[19]</sup>

阅毕Petrie, *Ten Years Digging in Egypt 1881-1891* [皮特里：《埃及发掘十年1881—1891》] ( pp.1—186 )。此书叙述氏最初考古工作，为通俗读物，插图丰富，虽内容大多复述于*Seventy Years in Archaeology* [《考古学七十年》]中，仍值得一读。

8月7日 星期日

这几天很热，今天下雨，稍凉快，有故国秋日的风味，日寇下九江、攻汉口，在东北又与苏俄起冲突，不知变化如何？小陈收拾行装，预备赴德。

8月8日 星期一

格兰维尔教授刚收到Seligman and Beck, *Far Eastern Glass: Some Western Origins* [塞利格曼、贝克：《远东的玻璃器——若干西方来源》] (pp.1—64)，交给我阅读。这篇文章，贝克对于Glass Bead[玻璃珠]的作法研究及与西方比较，自属有贡献；但塞利格曼的东西交通及中国考古学方面的论断，无什么价值可言。

8月10日 星期三<sup>[20]</sup>

阅毕MacIver, *Etruscans*[麦基弗：《伊特拉斯坎<sup>[21]</sup>人》] (pp.1—150)。这是通俗读物，写得很不错，以氏为英国对于此学之最高权威，颇有心得，而能以显明文体出之。晚间弄桥牌，临睡时已11时半。陈君已决定本星期六赴德。他家中新近汇到50来镑，又要求到救济费30来镑（此事我很反对，曾面斥其非），预备在德居三月左右，即仍返英。他要求我答应，将来无钱返英时一定借给他5镑。这三年来，他每次家款迟到时，借5镑、10镑，我都答应，可是这一次我怕他乱用，想迫他自行节制，故意不肯答应，他很生气，忿忿地熄灯而睡。

8月11日 星期四

陈的气未消，晚间我回来时，他在那儿整理行囊，睬也不睬我，我知道他误会我的意思，以为我看不起他的人格，睡后，听得他辗转不能成眠，又有点可怜他，预备明天向他解释。

8月12日 星期五

今天到银行领取了钱，又预备写一封婉转的信给陈，怕他不好意思说话，以书面解释较易下台，他如要钱也可即给他。晚间回来后，他正在楼下房东房中，一会儿他上来了，他的样子变了，晨间那种冷若冰霜的神气，现下忽而没有了，我问他整理完了没有，他说都完了，只有大衣箱不好带，我说何不存于吾处，他的脸色更为喜气冲冲，便开口说：“老夏，吾误会了你，我知道你是好意。我老实告诉你，我昨夜一晚

睡不着，越想越气，我难道不值5镑钱，今天还气了大半天，后来想转来，你是好意，要我自行节制。我现下的钱，在德用上三个月后，还可有多余。我买了来回车船票及在德可用三个月的登记马克，仍剩下几镑钱，救济费还未领取，已呈准返英后再取。我误会了你，我这两天的精神上苦痛，比预备硕士考试还厉害，完全好像失恋一样，不过我现在知道你了。”我不等他说完，将我写好的信，指出几段给他看。他说：“我完全了解了。”他这样一来，我倒被完全感动了。两个人像小夫妇吵架后和好时的情形一样。我帮他整理行囊，他将大衣箱放在我室中，又将小提箱、留声机及几部书都交托与我，两人又随意谈谈，谈到夜深始睡。

## 8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赴书铺，替向觉明购书，他已离法返国了。书系已绝版之夏德等译注《诸蕃志》，但已被他人购去。返后，为陈君饯行，送他到Victoria[维多利亚]车站，代之购买车票，并拍电约谭来车站迎接。自己年来，除离家时一度动情，几行下泪外，从来未受情感冲动，这一次送陈后，想到几年来同作天涯沦落人，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儿，颇为伤心，几行下泪，勉强忍住。赴Natural History Museum[自然历史博物馆]兜一个转儿，又赴Science Library[科学图书馆]翻点书，心中稍为好过一点。返家后，看见室中的情形，又不禁鼻酸，至12时许始睡。

## 8月14日 星期日

晨7时半即醒，勉强捱到8时半起身花了一个早晨的工夫，将东西搬到新租的小室中来，乘机整理文件，撕去了一部分，到下午才整理完毕。昨天睡不好，今天精神不佳，房东也看出来，下午送茶及点心来安慰我。这小室宽2.5米，长3米，真可称斗室了，并且water tank[水箱]即在房中，水声潺潺，颇为扰人。室临小院，绿阴芳草，侧径通Adelaide 路，汽车隆隆声时常可闻，朱红色的公共汽车，由绿阴畔飞驶往来。眼福亦不恶，戏作一联以解闷：“目观绿阴朱轮影，耳听高山流水声。”

8月18日 星期四[22]

阅毕Dennison Ross, *Persians*[D.罗斯：《波斯人》](pp.1—135)。Pee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iteratures of Egypt, Palestine, and Mesopotamia, etc.*[皮特：《埃及、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文学的比较研究》](pp.1—136)后一书颇佳，可作埃及古代文学之入门。晚间曾昭燏来谈。

8月21日 星期日[23]

阅毕Petrie, *Religious Life in Ancient Egypt*[皮特里：《古代埃及的宗教生活》](pp.1—214)。抄录《埃伯斯纸草书》中妇科一部分，用B.Ebbell[埃贝尔]之翻译。今天星期日，一个人独步公园中，虽稍觉孤寂，但天气甚佳，阳光满地，有点类似故国的春秋佳日，自九江下后，战事又沉寂，不知前途如何？下午往中国协会，听胡适之先生讲演抗战一周年的感想，会场中捐款2先令。晚间写家信。

8月22日 星期一

接李济之先生7月8日来函，谓已向梅校长说过，延长事可无问题，心中又惭又喜，现在静候校中正式通知。来函有云：“我们应该谢谢上帝，把我们托生在这一个大时代，躬临一个新的Era[时代]，假如我们的生命也算在这一个大结账的细目内，我们只有感觉得一种光荣吧！此外还有什么计算呢！”

8月27日 星期六[24]

阅毕Wheeler, *Verulamium: A Belgic and Two Roman Cities*[惠勒：《弗朗西斯·培根：一座比利时城址与两座罗马城址》](pp.1—228)。氏为英伦田野工作考古学家之杰出者，此书系其在1930—1934年四季在St-Albans [阿尔布斯街]之工作报告，观其如何搜集证据，如何整理发

表，极见其精粹之处。

8月28日 星期日

拿着昨天阅毕的发掘报告，亲自赴阿尔布斯街实地观察，其地前曾与陈君去过一处，此次重临，因为看过报告，自然好得多了。至罗马遗址时，天公不作美，竟下起雨来，赴博物院中一观陈列品，及就地保存之mosaic[镶嵌画]及热气设备，后沿城墙观N.W.[北、西]城门及二城楼。至Belgic Town[比利时镇]，在森林之中，已难觅迹。返至Roman theatre[罗马剧场]，未曾进去。

8月29日 星期一

阅毕Budge, Egyptian Religion[巴奇：《埃及的宗教》] (pp.1—198)，为1900年出版，材料大半依Book of the Dead[《死人书》]，已完全Out of Date[过时]。今日曾女士迁入此间，课毕返家后，随便闲谈，我的态度很明决：“还君明珠双泪堕”。

8月31日 星期三[25]

如果清华公费不能补添，则今日为公费完止之日。研究工作，串珠编目，已达360号。节衣减食之所积，足供一年有余，“三年海外余血泪”，自问何苦！



# 9月

9月1日 星期四

前日因为买了打字机，经济支绌，今日又大买旧书了。

9月4日 星期日<sup>[26]</sup>

阅毕B.Brown, *The Art of the Cave-dweller* [布朗：《穴居人的艺术》] (pp.1—273)。此书由一美学观点来叙写及批评旧石器时代之艺术，颇值得一读。今日偕曾君赴阿尔布斯街，担任指导员，参观罗马遗址。阅毕Ormsby-Gore, *Illustrated Regional Guide to Ancient Monuments Vol.II* [奥姆斯比-戈尔：《古代遗迹的区域性导游图说》第2卷] (pp.1—86)。

9月11日 星期日<sup>[27]</sup>

这一星期阅毕E.A.Parkyn, *Prehistoric Art* [帕金：《史前艺术》] (pp.1—337) 及Breasted, *A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布拉斯特德：《古代埃及的历史》] (pp.1—454)。前者叙述西欧史前艺术，至Celtic Art [凯尔特人的艺术] 为止，包括范围颇广，插图尚多，但似不及布朗《穴居人的艺术》之精粹。布拉斯特德之书，即其*History of Egypt* [《埃及历史》] 之复本，稍加删节而已。课务虽在假期中，仍颇忙迫，串珠编号已达390串。身体这一星期不甚佳，希望不要出意外的病患。国际局面极险恶，要看明天Hitler [希特勒] 在Nuremberg [纽伦堡] 的讲演而决定，国内抗敌正在剧烈战争中，广济失守，德安危急，举世烽火，瞩目兴叹。

9月14日 星期三<sup>[28]</sup>

阅毕Capart, *Primitive Art in Egypt*[卡帕尔：《埃及的原始艺术》](pp.1—290)。此书虽系1905年出版，但其立论及材料，仍极有用处，范围限于prehistoric[史前时代]及protohistoric[原史时代]，搜集材料极为详尽，叙述顺畅，仍值得一读。欧洲局面，日益紧张，昨日我即劝曾君早行返国，不必等候月底。捷克昨晚下令戒严，谈判决裂，形势极紧张，英皇今日返伦。

9月17日 星期六<sup>[29]</sup>

购了一本B.M.[不列颠博物馆](by Gadd[加德所写]) *The Assyrian Sculpture* [《亚述雕塑》](pp. 1—76)，在不列颠博物馆一面参观，一面阅读。国际形势，昨日Chamberlain[张伯伦]去德一次，与希特勒会面，形势稍和缓。星期四晚9时余，晚报号外，沿街呼唤，谓捷境冲突，死伤数千人。我夜半醒来，听车轮声还以为德军飞机来了，今晨才知都是谣言。

9月18日 星期日

阅毕Müller, *Egyptian Mythology*[米勒：《埃及神话》](pp.1—245 + notes [注释]68)。此书写得颇不错，作者搜集史料，涉及埃及古代宗教之各方面，不限神话也。前天去治牙疾，今日胃病又发，精神甚为不适。

9月20日 星期二<sup>[30]</sup>

曾君本拟昨晚离英，到了车站才知道本星期起没有夜车，今晨与蒋彝(?)君及Miss Julia [朱莉娅小姐]同赴车站送行。归途中经查令十字街旧书铺，又购了几本旧书。欧洲局面，似乎捷克要吃亏受屈一点。

9月24日 星期六<sup>[31]</sup>

昨天张伯伦在德谈判，无结果而归，德国下最后通牒，限6日决定。欧洲局面，骤复紧张，德国动员已近150万，捷克总动员，法国动员近100万，战事一触即发。校中今日已张贴“To Air Raid Shelter[至防空洞]”的指牌，系中博物馆已分别鉴定珍品，紧急时即行移放安全处所。伦敦各处，已布置A.R.P.[air raid precautions 空袭预防措施]，各居民皆试毒气面具之大小，以便紧急时即行发放，前途极为黑暗。

9月25日 星期日

阅毕Lowie, *Primitive Society*[洛伊：《原始社会》](pp.1—428)。此书材料丰富，组织有系统，持论公允，很值得一读。下午至不列颠博物馆参观埃及古物。

9月27日 星期二<sup>[32]</sup>

昨日英国首相再派人飞德接洽，结果失败。昨晚希特勒广播，仍坚持前星期之主张，英国已定明日召集国会。校中已发通知，开学延期一星期。伦敦儿童，定明日起开始遣往乡间。校中博物院，将埃及古物稀有者，即行装箱，后天运往乡间，自己在校中帮忙。晚间冒雨至中国协会，听英国首相广播讲演，返家知已散放防毒面具。写信给陈凤书君，劝其当机立断。

9月28日 星期三

英国海军昨晚已下动员令，德国有今日下午2时总动员进攻捷克之消息，英国紧急国会开会。自己在校中帮助古物装箱。傍晚的消息，谓明日下午英、法、意、德四个头领聚集作最后谈判。伦敦地底车，昨晚8时起，已一部分停驶。儿童已一部分撤退郊外。公园中已掘备炸沟。晚间由校中返家时，得陈君来信，有返伦意。

9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校，仍帮忙古物装箱。时局稍安定。晚间朱君庆永来谈，新由法返伦。据云，龚祥云君等6人，已于前月底得允许延长之复信，我自己的信迄今尚无音讯，恐已无希望。

9月30日 星期五

晨起后，房东来云，昨宵11时半陈凤书君由德返此间。Munich[慕尼黑]谈判，据晨间3时广播，已得结果，四巨头签订条款，天大风云，完全消散。赴陈君房中，闲谈至11时。赴医院治牙疾。晚间又在陈君房中谈话，10时半返舍安睡。

# 10月

10月1日 星期六

今天是希特勒预定进兵入捷克的日子，幸得和平解决。下午与陈君至海德公园，参观高射炮及防备轰炸之壕沟。

10月2日 星期日

这一星期阅毕Boyd Hawes, *Crete, the Forerunner of Greece*[博伊德·霍斯：《克里特，希腊人的祖先》](pp.1—154)及Hall, *Aegean Archaeology*[霍尔：《爱琴海考古学》](pp.1—263)。前者虽为小册子，但叙述简明，惜除平面图外，无其他插图。后者颇佳，为入门要籍，插图不及作者后来出版之*Civilization of Greece in Bronze Age*[《青铜时代的希腊文明》]之多，但其内容似较扼要。插图过多，有时反嫌乱人，失其纲要。

10月9日 星期日<sup>[33]</sup>

阅毕Glötz, *The Aegean Civilization*[格洛茨：《爱琴海文明》](pp.1—406)。此书叙述较详尽，作者系希腊古史专家，故注意及社会生活、宗教生活，不仅限于物质遗存，叙述虽因之生动，但由考古学家观点视之，有时颇嫌废话太多，觉其冗长。

10月10日 星期一

往皇家学会，听柴尔德教授讲演*India and the West*[印度与西方]。

10月15日 星期六<sup>[34]</sup>

阅毕Hadden, *Evolution of Art*[哈登:《艺术的发展》](pp.1—338)。晚间赴朱庆永君处闲谈,顺便提及前天见导师及攻读Ph.D.[哲学博士],以及导师允设法津贴经费事,朱君亦颇赞同。随便闲谈,至11时许始告别。

10月16日 星期日

与陈凤书君偕赴Birmingham[伯明翰],参观Art Gallery[画廊]、博物院、图书馆及Aston Park[阿斯顿公园]。画廊中有Cox[考克斯]、Millais[米利斯]及Rosetti[罗塞蒂]诸氏之名画,颇不错。后赴Deritend街,一观14世纪之旧屋,返伦已10时余。这几天觉得有点疲倦,想走动一趟,以便振作精神,回来后身体稍觉有点累了,但精神似较佳。

10月17日 星期一

听J.Capart[卡帕尔]的公开讲演 *Unconventional Art of Ancient Egypt*[《古代埃及的独特艺术》]。下午见导师,商量论文事。

10月22日 星期六<sup>[35]</sup>

昨日广州陷落消息,今已证实。昨日午间,请Mr.Fell[费尔先生]吃中国饭,途中见午报登载日寇入广州,尚半信半疑,广州失守如此之速,殊出意料之外,汉口亦在危急中。报载有主和议者,但希望能主战到底,在此时期岂能言和。午后送费尔先生及Mr.MacDonald[麦克唐纳先生]上车赴埃及发掘。串珠编目,已达500号。

10月23日 星期日

阅毕Tyler, *New Stone Age in North Europe*[泰勒:《北欧的新石器时代》](pp.1—307)。今日报载Sir.Robert Mond[罗伯特·蒙德爵士]死耗,幸得去年参加发掘,否则今年Armant[阿尔曼特]及Tell-

Duweir[即“莱基”]皆结束，必甚困难。写了二封信，到印度同学寓中去闲谈，晚间至王重民君处闲谈，一天便这样过去了。

10月25日 星期二<sup>[36]</sup>

阅毕Shorter, *The Egyptian Religion*[肖特：《埃及的宗教》](pp.1—144)。此书为通俗读本，篇幅不多，叙述明畅，但嫌插图过罕耳。

10月29日 星期六<sup>[37]</sup>

阅毕Petrie, *Amulets, Illustrated by the Egyptian Collection in University College*[皮特里：《护身符，大学学院收藏的埃及藏品图说》](pp.1—52)。

10月30日 星期日

送陈凤书君赴法，车站中遇及郭骥君，亦来为陈君送行也。旋赴自然历史博物馆。阅毕Fox, *Personality of Britain*[福克斯：《不列颠的特性》](pp.1—94)。此书篇幅不多，写得极精彩，以英伦之地理环境，解释英国史前史，极值得一读。

# 11月

11月1日 星期二<sup>[38]</sup>

前星期汉口陷落后，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战事虽不顺利，但在意料之中，努力继续抗战，仍有一线希望，惟自恨不能效命沙场耳。今日报载日寇又侵福州，在福州南面登陆，覆巢之下无完卵，故乡恐亦终不能免。个人家族之祸福，系于民族之存亡，此生无他奢望，但欲见故国复兴，逐出日寇。愿以此自誓！

11月6日 星期日<sup>[39]</sup>

阅毕Budge, *The Mummy* [巴奇：《木乃伊》] (pp.1—484)。下午赴不列颠博物馆一游，中国古物部已于前星期起开放，将以前之佛教室改为远东室，东西不多，无特出之品，反不若亚洲室之斯坦因所得者之出色。晚间写两封信。

11月10日 星期四<sup>[40]</sup>

前天写信与柴尔德教授，询问关于串珠，今天收到复信。

11月12日 星期六<sup>[41]</sup>

昨天在中国协会中，遇及黄宗石君，系学军事者，亦十中毕业，与吴学荣辈同级，瑞安人。今天偕之同赴牛津游览，细雨蒙蒙，游得并不痛快。旋赴Stratford Upon-Avon[埃文河畔斯特拉福德]，故地重游，时已傍晚，莎翁故居已停止开放，仅在其纪念铜像畔徘徊而已。返伦敦在顺东楼晚餐。

11月13日 星期日



阅Petrie, *Prehistoric Egypt*[皮特里：《史前时代的埃及》]。下午至不列颠博物馆浏览埃及古物。

11月15日 星期二<sup>[42]</sup>

写了*Notes on the Antiquity of Socketed Celts in Chinese*[《试谈中国有銎斧的年代》]，交与格兰维尔教授看，拟寄给《古物学》发表。

11月19日 星期六<sup>[43]</sup>

赴Sunday Times Book Fair[星期日泰晤士书市]，参观陈列各书局新出之书，听Haldane[霍尔丹]之讲演A.R.P.[空袭预防措施]。

11月20日 星期日

阅毕Dawson, *The Age of the Gods*[道森：《神的时代》](pp.1—384)。

11月26日 星期六<sup>[44]</sup>

阅毕G.Childe, *The Aryan : Study of Origin of Indo-Europeans* [柴尔德：《雅利安人—印欧语系民族起源研究》](pp.1—212)。

11月27日 星期日

复阅皮特里《史前时代的埃及》(pp.1—50)。晚间朱庆永君来闲谈，至10时半始去。

# 12月

12月1日 星期四<sup>[45]</sup>

王维诚君由牛津来，约之午饭，朱君庆永及王君绳祖亦在座。饭后至不列颠博物馆，参观埃及古物。阅毕Leakey, *Stone Age Africans* [利基：《石器时代的非洲人》] (pp.1—196)。

12月4日 星期日<sup>[46]</sup>

下午应王绳祖君之约，赴其寓所，朱君及王铁崖君亦在座，弄桥牌，茶点后继续弄到傍晚，同赴顺东楼晚餐。

12月5日 星期一

串珠编号到600号，开始作Corpus[集成]。

12月8日 星期四<sup>[47]</sup>

阅毕G.Childe, *Prehistory of Scotland* [柴尔德：《苏格兰史前史》] (pp.1—267)。

12月10日 星期六<sup>[48]</sup>

作串珠集成，去取之间，颇费斟酌，思索再三，忽及Basic Dimension[基本尺寸]一途，颇为自喜。惟胃病又发，颇为所苦。

12月11日 星期日

赴同乡黄宗石君处闲谈，弄桥牌，晚餐后始返。夜间胃病又发。身体衰弱，半月来遗精四次，颇自惧。

12月16日 星期五<sup>[49]</sup>

校中今日起开始放寒假，自己仍是照常到校工作。晚间赴格兰维尔教授家中Christmas Party[圣诞节聚会]，玩了一些游戏，11时半始散。

12月17日 星期六

阅毕Maspero, *Manual of Egyptian Archeology*[马斯伯乐：《埃及考古学指南》](pp.1—370)。今日天气骤寒。这一星期来以胃病关系，精神不振，这两天午后返家昼寝一小时。客中百无聊赖，殊为可怜。

12月19日 星期一

今日天气更寒，下起雪来，校中工作室中如冰窖一样，穿起大氅工作。

12月22日 星期四<sup>[50]</sup>

阅毕Elliot Smith and Dawson, *Egyptian Mummies*[埃利奥特·史密斯、道森：《埃及木乃伊》](pp.1—185)。今日起校中关门一星期，天雪奇寒，到不列颠博物馆图书室中避寒。

12月24日 星期六<sup>[51]</sup>

阅毕Malinowski, *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马利诺夫斯基：《西北美拉尼西亚野蛮人的性生活》](pp.1—480)。今天是圣诞节前夜，房东等都出去，享乐跳舞去了，屋子中只

剩下自己一个人，冷清清的，颇为无聊。马利诺斯基此书，不仅为人类学中杰作，且亦为假期中消遣之佳品也。

12月25日 星期日

圣诞节。阅毕General Handbook of Pitt-Rivers Museum [《皮特里弗斯博物馆概况手册》] ( pp.1—63 )。约朱庆永君晚间来闲谈。

12月27日 星期二[52]

阅毕Brunton , *Badarian Civilization*[布伦顿：《巴达里文明》] ( pp.1—116 )。

12月29日 星期四[53]

阅毕Freud , *Totem and Taboo*[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 ( pp.1—246 )。雪停天霁，天气渐转温暖。报载汪氏倡议主和，不见采纳，辞职离国。前日近卫之和议条约，不啻欲陷吾国于万劫不回之殖民地，抗战之牺牲，已达此地步，尚有何和议之可言。

12月31日 星期六[54]

阅毕W.Blackman , *The Fellahin of Upper Egypt*[布莱克曼：《上埃及的农民》] ( pp.1—316 )。今年第一季以参加发掘，漫游近东，无暇阅书，4月底返英时，一共只阅过十来本书。以后又以在校中整理古物，从事于串珠之编目，偷闲读书，一年仅阅过80部书，页数达19534页（小说及杂志中论文不算在内）。今年只前日和今日看了两次电影。

晚间应王重民君之约，在其寓中饮酒闲谈，以度此客中之年夜，朱君庆永及牛津尤（？）君、四川张女士亦在座，最后崔（？）君亦来，至午夜始散，返舍已12时许矣。

[1] 编者注：在西底比斯，为第20王朝拉莫斯三世大享殿所在地。

[2] 编者注：米利姆为埃及辅币。

[3] 编者注：5月17日、19日内容日记原缺。

[4] 编者注：5月17日、19日内容日记原缺。

[5] 编者注：5月24日、28日内容日记原缺。

[6] 编者注：5月24日、28日内容日记原缺。

[7] 编者注：5月31日，6月2日到3日内容日记原缺。

[8] 编者注：5月31日，6月2日到3日内容日记原缺。

[9] 编者注：6月6日到10日内容日记原缺。

[10] 编者注：6月15日到16日内容日记原缺。

[11] 编者注：6月21日到23日、27日内容日记原缺。

[12] 编者注：6月21日到23日、27日内容日记原缺。

[13] 编者注：7月4日到5日、9日到13日、15日内容日记原缺。

[14] 编者注：7月4日到5日、9日到13日、15日内容日记原缺。

[15] 编者注：7月4日到5日、9日到13日、15日内容日记原缺。

[16] 编者注：7月18到26日、30日内容日记原缺。

[17] 编者注：7月18到26日、30日内容日记原缺。

[18] 编者注：8月2日到3日、5日、9日内容日记原缺。

[19] 编者注：8月2日到3日、5日、9日内容日记原缺。

[20] 编者注：8月2日到3日、5日、9日内容日记原缺。

[21] 编者注：古代意大利西北部。

[22] 编者注：8月15日到17日、19日到20日内容日记原缺。

[23] 编者注：8月15日到17日、19日到20日内容日记原缺。

[24] 编者注：8月23日到26日、30日内容日记原缺。

[25] 编者注：8月23日到26日、30日内容日记原缺。

[26] 编者注：9月2日到3日、5日到10日、12日到13日内容日记原缺。

[27] 编者注：9月2日到3日、5日到10日、12日到13日内容日记原缺。

[28] 编者注：9月2日到3日、5日到10日、12日到13日内容日记原缺。

[29] 编者注：9月15日到16日、19日、21日到23日内容日记原缺。

[30] 编者注：9月15日到16日、19日、21日到23日内容日记原缺。

[31] 编者注：9月15日到16日、19日、21日到23日内容日记原缺。

[32] 编者注：9月26日内容日记原缺。

[33] 编者注：10月3日到8日内容日记原缺。

[34] 编者注：10月11日到14日、18日到21日内容日记原缺。

[35] 编者注：10月11日到14日、18日到21日内容日记原缺。

[36] 编者注：10月24日、26日到28日、31日，11月2日到5日内容日记原缺。

[37] 编者注：10月24日、26日到28日、31日，11月2日到5日内容日记原缺。

[38] 编者注：10月24日、26日到28日、31日，11月2日到5日内容日记原缺。

[39] 编者注：10月24日、26日到28日、31日，11月2日到5日内容日记原缺。

[40] 编者注：11月7日到9日、11日、14日、16日到18日、21日到25日内容日记原缺。

[41] 编者注：11月7日到9日、11日、14日、16日到18日、21日到25日内容日记原缺。

[42] 编者注：11月7日到9日、11日、14日、16日到18日、21日到25日内容日记原缺。

[43] 编者注：11月7日到9日、11日、14日、16日到18日、21日到25日内容日记原缺。

[44] 编者注：11月7日到9日、11日、14日、16日到18日、21日到25日内容日记原缺。

[45] 编者注：11月28日到30日，12月2日到3日、6日到7日、9日内容日记原缺。

[46] 编者注：11月28日到30日，12月2日到3日、6日到7日、9日内容日记原缺。

[47] 编者注：11月28日到30日，12月2日到3日、6日到7日、9日内容日记原缺。

[48] 编者注：11月28日到30日，12月2日到3日、6日到7日、9日内容日记原缺。

[49] 编者注：12月12日到15日、20日到21日、23日内容日记原缺。

[50] 编者注：12月12日到15日、20日到21日、23日内容日记原缺。

[51] 编者注：12月12日到15日、20日到21日、23日内容日记原缺。

[52] 编者注：12月26日、28日、30日内容日记原缺。

[53] 编者注：12月26日、28日、30日内容日记原缺。

[54] 编者注：12月26日、28日、30日内容日记原缺。

# 1939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日

海外飘零，已达三年半了，欧陆的风云，仍在不可测之数。祖国的抗战，自汉粤二城失陷后，仍能以壮烈之牺牲，继续抗战。在这伟大的时代中，自己仍置身事外，在图书馆中、博物院内，埋首书本与古董堆中，想起来实深惭愧。希望再埋首苦干一年，将此间工作告一段落，希望国事有新曙光，自己返国后即闲散无事也是甘心。公费已于去年8月告终，自己节衣缩食，虽购书花费共达97镑有余，仍省下300来镑。加上返国旅费50来镑，自己决定再多留国外一年，自行维持，用到现在，仍剩308镑，除去返国旅费及学费、考试费预算共需100镑，剩下200镑，足可维持一年，拟以此时间做完整理串珠工作。格兰维尔教授允许，如果满意，可给学位；并口头允许，暑假中给予奖金。自己拟专心从事此无聊之工作，暂将与此事无关之书籍放置一边。去年的日记，大半只记阅书的工作，今年恐连这些工作也寥寥无几，更没有什么可记，好在这本日记簿所剩不多，省些篇幅亦属佳事。今天元旦，将Corpus of Ancient Egyptian Beads[古代埃及串珠集成]作完。

1月3日 星期二<sup>[1]</sup>

收到此间校中会计处催缴学费的信，赴银行取出钱来，缴了32镑，未免有些心痛。

1月8日 星期日<sup>[2]</sup>

这一星期，阅了两本小册Ormsby Gore, *Ancient Monuments*



Vol.I, Vol.III[奥姆斯比·戈尔：《古代遗址》]第1卷（pp.1—56），第3卷（pp.1—70）。预备有机会，再参观几个古迹，但是金钱和时间，皆不允许我，此想恐成空想。阅毕Petrie and Quibell, *Naqada and Ballas*[皮特里、奎贝尔：《涅伽达和巴拉斯》]（pp.1—70）。今年拟多阅埃及考古工作报告。

1月15日 星期日<sup>[3]</sup>

这星期串珠编目30余号（总数达662）。课外阅书：R.R.Schmidt, *The Dawn of the Human Mind* [R.R.施米特：《人类理智的开端》]（pp.1—222）。

1月17日 星期二<sup>[4]</sup>

收到大哥来信，谓绵绵侄女，将于今年3月结婚，又附着铮女来信。另看见孩子们长大，不知道自己已渐老了。

1月22日 星期日<sup>[5]</sup>

阅毕Budge, *History of Egyptian People*[巴奇：《埃及民族的历史》]（pp.1—245）。这星期起，又开始学德文，希望不要再一曝十寒。星期日上午散步直抵摄政公园。返舍后有点不适。下午赴不列颠博物馆，参观埃及雕刻，按图索骥，将*Egyptian Sculpture Gallery* [埃及雕刻陈列室]全部看完。

晚间写信向大哥为绵绵侄女出阁道喜。宵来作梦，梦见归家。门前空地上有几个小孩子在那儿游戏，其中一个又肥又白的男孩，看见我来，牵着我的手，引我进门来，我猜想这便是煊儿吧！账房中听说我回来，出来相迎的是父亲与一位老头儿，他自己介绍说是大房大伯。接着一群老头儿出来，阿公、五伯、三伯都在内，仅依稀可认，三伯不是已去世了吗？我暗中纳罕。母亲房中，六婶及好几位长辈妇女，旁边一个

中年的出来说“你还认得妗娘吗？”我记起自从那年避难乡间，十多年没有见面，她背后站着那位，大概便是始终未曾见面的表嫂吧！我到前间去，大哥大嫂正忙碌着在引挂锦屏，看见我来，便放下小锤，伸出手来与我拉手，我知道他们有点惊奇我的回来，连忙解说道：“我本来不想回来，连贺喜的信都已付邮了，后来一想，不若先回来一趟，过几天再出国继续。”说到这里，我自己也觉得有点说不通，再度出国，是否可能呢？是不是有点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心中不免着急，便醒转来了。

1月29日 星期日<sup>[6]</sup>

阅毕Petrie, Diospolis Parva[皮特里：《狄奥斯坡里斯-帕尔瓦》]（pp.1—57）。这星期起，又开始学习德文，希望能够翻阅参考书。下午赴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矿物。晚间胃病又发，较前星期更厉害，奈何！奈何！

1月31日 星期二<sup>[7]</sup>

昨天为小陈寄书的事，又跑转运公司一次。串珠编目，仅到730，这两天为Qau[卡乌] 7578的串珠，三纸袋共5000余，整整费了一天。

## 2月

2月1日 星期三

赴医院治胃病，希望不要再作怪。

2月5日 星期日<sup>[8]</sup>

这星期阅毕Slack and Thompson, *A Practical Grammar of the German Language* [斯莱克、汤普森：《德语实用语法》] (pp.1—90)，将其*Practical German Reader* [《实用德语读本》]亦看了一半，共17课。对于德文，觉得并不十分难，不过生字太多而已。串珠编目，仅超过750号。下午赴不列颠博物馆，参观Babylon and Assyria[巴比伦与亚述]部。晚间赴朱庆永君处闲谈。

2月12日 星期日<sup>[9]</sup>

串珠编目，已达800号。这一星期，又为胃病所苦。

2月19日 星期日<sup>[10]</sup>

这一星期，赶着将德文读本弄完。串珠编目，已达850号。胃病稍痊。昨天朱庆永君约王重民君夫妇茶叙，叫我作陪，谈及最近死去的钱玄同氏。据王重民君云，疑古先生婚事不合意，经济方面又受太太限制，居恒郁郁，（……）；自光绪末入京，仅出城赴津开会一次，此次平津失陷，氏以苏武自居，乃侄钱稻孙作说客劝之出山，常遭闭门羹，不幸去世，殊为可惜也。

2月20日 星期一

阅毕Petrie, Wainright and Macky, *The Labyrinth Gerzeh and Mazghuneh* [皮特里、温赖特、麦凯：《格尔塞和马兹古纳的迷宫》] (pp.1—55)。今天收到汤象龙君的航空信，国事似乎尚有希望。报载汉奸陈箴被刺，足快人心；旧历新年，日寇有在台州企图，如成事实，则唇亡齿寒，故乡恐亦不能免，思之惕然。

2月25日 星期六<sup>[11]</sup>

阅毕Garrod, *The Upper Palaeolithic Age in Britain* [加罗德：《英国的后期旧石器时代》] (pp.1—194)。

2月26日 星期日

将Beads Cards[串珠卡片]做Type Index[类型索引]。下午朱庆永君来闲谈，傍晚始去。晚间写了三封信。

2月27日 星期一

赴Palestine Expedition Society [巴勒斯坦考察学会]，去购一册*Quarterly Statement*[《季刊》]，以其中登有去年Tell-Duweir[即“莱基”]之发掘报告也，花了5先令。自抵英以来，购书所费已达100镑1先令，以后要节省一点才是。串珠编目，已达900号。今晚看电影*Pygmalion*[《皮格马利翁》<sup>[12]</sup>]。

## 3月

3月1日 星期三<sup>[13]</sup>

今天又买了1镑半钱的旧书，老脾气一时改不掉。

3月2日 星期四

阅毕MacIve, *El Amrah and Abydos, Part I* [麦基弗：《阿姆拉和阿拜多斯》第一部分] (pp.1—60)。

3月4日 星期六<sup>[14]</sup>

阅毕不列颠博物馆出版之*How to Observe in Archaeology* [《考古学规程》] (pp.1—115)。下午约王友三君夫妇及朱庆永君茶聚闲谈。

3月5日 星期日

似乎得了流行性感冒，感到不很舒服。上午至朱庆永君处闲谈，旋至李泰华君处，取得陈凤书君寄赠的画片。拿回来打开一看，吓了一跳，赤条条的女性，举着水瓶，凝眸正视，原来是Ingres[安格尔]的La Source [《泉》]。这两天阅H.R.Lowie, *The History of Ethnological Theory* [H.R.洛伊：《文化人类学学说史》] (pp.1—391)，写得很不错，一口气读完它。

3月9日 星期四<sup>[15]</sup>

阅毕Quibell, *Hierakonpolis* [奎贝尔：《希拉康坡里斯》] I (pp.1—12)，II (pp.1—55)。这发掘的成绩非常重要，可是发掘的技术极

幼稚，许多铜器及牙器，都给毁坏了，没有保存下来，报告写得亦不尽，有许多东西在大学学院，无法查其出处，仅知由希拉康坡里斯出土而已。

3月12日 星期日<sup>[16]</sup>

串珠编目，已达960号。上午编Index of Provenance[发现地点索引]及类型索引。下午赴Albert and Victoria Museum[艾伯特与维多利亚博物馆]，参观新开放之中国美术品部，陈列方法比前进步，猷氏所藏古物售与此院中，几占一半。

3月19日 星期日<sup>[17]</sup>

阅毕Buxton, *Primitive Labour*[巴克斯顿：《原始劳动》](pp.1—267)。下午应朱庆永君之约，赴中华协会茶叙，招待时昭瀛、施其南君由德来英游览。久未晤面，此君士气不减当年，开口便夸自己如何阔，冬天没有热水管的房子不住，夏天没有山水的地方不住。谈及王棫君近况，据云国难期中家居，一连生了两个男孩，称之为难兄难弟。

3月25日 星期六<sup>[18]</sup>

阅毕Breasted, *The Oriental Institute* [布雷斯特德：《东方的研究机构》](pp.1—439)。下午赴王重民君处茶聚，朱庆永君亦在座，帮着王君搬行李。

3月26日 星期日

这两星期来胃病又发，昨天在王重民君处吃了几个栗子，昨晚更为痛得厉害。看了几章A. Neuberger, *The Technical Arts and Sciences of the Ancients*[纽伯格：《古代文明民族的工艺和科学》]。下午朱庆永君来谈。

3月29日 星期三<sup>[19]</sup>

因为胃病又发，到医院去诊治，由下午1时起，在候诊室等候，弄到5时许才出来，整整地花了一个下午，幸亏带了一本书去，将纽伯格《古代的工艺和科学》阅毕（pp.1—506）。

3月31日 星期五<sup>[20]</sup>

胃病这两天稍佳，精神渐恢复，下星期拟赴牛津小住几天。欧洲局面，自捷克被灭后，形势又行严重。今天收到L.B [行李寄存处]的来信通知，嘱添交签字样式一份，以便另行存放安全地方，为A.R.P.[air raid precautions空袭预防措施]之节目也。串珠编目，仅达1050号，最早冬间始能应试。希望不要半路出了乱子，在这里陪着人家受惊，或者甚至于在Civil casualty[伤亡平民]名单中列名，那又何苦呢！国内战事，前日南昌失守，其他阵地无大变化，但如果欧洲局面变恶，远东方面恐亦受影响。

## 4月

4月1日 星期六

今天胃病又转恶劣，整个下午胸膈闷胀生痛，晚间吐了两次，稍感轻松。

4月2日 星期日

今日精神虽觉稍倦，但胃部不作痛，希望不要再作怪。下午赴不列颠博物馆，参观Jewellery Room[珠宝首饰部]，将Marshall [马歇尔]的*Catalogue* [《目录》]绪言阅过，再按图索骥，选看几种Necklace[项链]。

4月3日 星期一

阅毕Garstang, *Burial Customs of Ancient Egypt*[加斯唐：《古代埃及的埋葬风俗》](pp.1—210)，是氏于1903—1905年在Beni Hassan[贝尼哈珊]所发掘M.K.[Middle Kingdom, 中王国]墓葬的报告，为一般读者而写，写得很不错，值得一读。胃病仍不见佳，一个下午不舒服，晚间呕吐一次，夜里一连呕吐两三次，到4时半才入睡。

4月5日 星期三[\[21\]](#)

这两天胃病虽稍佳，但精神极坏，下午又去看病，医生似乎知道他用药不合，改了两样药水，叫我将前星期拿的两样药不要再用了。

4月7日 星期五[\[22\]](#)



今天是Good Friday[耶稣受难日]。下午去找朱庆永君，一同到中华协会去打乒乓球。胃病稍佳，星期日拟赴牛津。

4月8日 星期六

阅毕Ayrton and Leah, *Pre-Dynastic Cemetery at El-Mahasna*[艾尔顿、利厄：《马哈斯那的前王朝墓葬》](pp.1—35)。

4月9日 星期日

赴牛津小住数日，约定朱庆永君同往，朱君坐游览车先去了，抵牛津时，王维诚君在车站等候着。三个人一同进城，经过D'Oily城堡，是William the Conquest[征服者威廉]时期的城楼遗迹。旋至餐馆午餐后，到公园中去散步，一回走，一回闲谈。春风荡漾，坐在树阴下闲谈，在王君处茶聚，袁家骅君亦来谈。晚间送朱君上车返伦敦，自己在127 Woodstock Road[伍德斯托克路127号]住下来。

4月10日 星期一

赴Ashmolean Museum[阿什莫兰博物馆]，见Mr.Leeds[利兹先生]。他在这博物馆已30余年，据云前数年休假，曾在广州居住二年，为人颇和蔼可亲。参观埃及古物部，现下正在重行布置陈列中，得特别允许，始能进去，索观Pre-Dynastic beads from Armant[阿尔曼特的前王朝串珠]。晚间赴王君处闲谈。

4月11日 星期二

又赴阿什莫兰博物馆，将所陈列之串珠，摘记大概。利兹先生出示未陈列之Naharin发掘所得古物，颇多未见之品。晚间又至王君处，听无线电，欧洲局面自前星期五意大利进兵占领Albania[阿尔巴尼亚]后，形势颇紧张；中日战事，吾军反攻，有夺回开封之消息。

4月12日 星期三

至阿什莫兰博物馆，参观Crete[克里特（岛）]古物，为克里特以外最佳之收藏。下午与王、袁二君，在Igis河泛舟。

4月13日 星期四

这几天，天气都很好，有些像国内的暮春三月，天无片云。今天忽转劣恶，满天灰云，下了几多点细雨。赴阿什莫兰博物馆，晤及Miss Bosse[博斯小姐]，在此间帮着陈列布置。下午赴Pitt-Rivers Museum[皮特-里弗斯博物馆]及Bodleian Library[博德利图书馆]，因为傍晚即返伦敦，故在牛津逛马路及公园，Christ Church Meadow[克赖斯特-丘奇草地]，Worcester College Park[武斯特学院园林]，Magdalen College[马格德林学院]，Merton College[墨顿学院]，都逛了一周。晚间王君来送行。

4月14日 星期五

又至校中照常工作，写信给利兹先生道谢。

4月15日 星期六

阅毕Burrows, *The Discoveries in Crete*[伯罗斯：《克里特的发现》]（pp.1—229）。

4月16日 星期日

阅毕Rickard, *Man and Metals* Vol. I[里卡德：《人类与金属》第1卷]（pp.1—506）。

4月19日 星期三[23]

又去医院诊治胃病。

4月22日 星期六[24]

阅毕里卡德《人类与金属》第2卷（pp.507—1049）。

4月25日 星期二[25]

校中又开学了。串珠编目，虽已达1100号，但余下未编目的，仍是不少，拟于本学期内，不管编完与否，加以结束。

4月29日 星期六[26]

这一星期胃病稍佳，虽然有时尚觉得不舒服，但是没有以前的厉害，闹得夜半醒来，三四小时不能入睡，希望不要再变坏。阅毕B.M.，*A Guide to Greek and Roman Life* [不列颠博物馆：《希腊与罗马生活导览》]（pp.1—229）。

4月30日 星期日

赴不列颠博物馆，参观希腊与罗马生活部。晚间赴朱庆永君处闲谈。写信复汤象龙君，戏作打油诗为汤君三十大庆上寿：

经济史家推老汤，十年计划何惊皇！

三十犹是处男子，不知何日做新郎？

## 5月

5月1日 星期一

阅报谓日寇又狂炸各处，故乡亦受祸，不知损失如何？家中大小及亲友亦有被难否？心绪颇为不安。

5月5日 星期五<sup>[27]</sup>

阅毕Petrie, *Tarkhan I and Memphis V* [皮特里：《塔尔罕一世与孟菲斯五世》] ( pp.1—35 )。

5月7日 星期日<sup>[28]</sup>

写了几封信。因为吴禹铭君有联相赠：

苍岩云欲住，洱海月长流，佳景如斯，才堪考古；中土燎方扬，西溟波复起，大功成矣，何不荣归。

戏作一联以奉答：

吴老板开张之喜 掌柜有贤妻，伙计是良朋，如此搭配，若君真堪考古；桐棺作徐榻，广厦多臭虫，尚待须臾，则我亦将来归。

5月10日 星期三<sup>[29]</sup>

阅毕Forde, *Habitat, Economy and Society* [福德：《生活环境、经济与社会》] ( pp.1—472 )。此书讨论地理环境对于经济组织及社会组织之影响，持论颇公允，值得一读。

今日下午，格兰维尔教授问我，能否在这里多住一年，年底交上论文，取得学位后，仍在这儿做点研究工作；我说是经济问题，如果能有津贴，足以维持生活，我并不一定即要返国，格兰维尔教授允代设法，观其意颇欲留我在这儿。

5月17日 星期三<sup>[30]</sup>

阅毕Petire, *Tarkhan II*[皮特里：《塔尔罕二世》](pp.1—26)。

5月19日 星期五<sup>[31]</sup>

阅毕Petire, *Tombs of the Courtiers and Oxyrhynchus* [皮特里：《Courtiers 与Oxyrhynchus的陵墓》](pp.1—26)。

5月20日 星期六

阅毕Maccurdy, *Human Origins Vol. I* [麦柯迪：《人类的起源》第1卷](pp.1—440)。遇及朱庆永君，据云今年清华公费生请求延长者，如王铁崖、林良桐君，皆已遭拒绝，朱君未得消息，不知结果如何？

5月24日 星期三<sup>[32]</sup>

王重民君托我接洽购买《永乐大典》残本事，书在Lady B.Brownrigg[布朗里格夫人]之手，据云系1901年G.E.Marinus[马里纳斯]在北平所得转赠者，交代售。书系卷11312—11313，韵目“十罕”，一卷10叶，内容为“馆馆待（引《记纂渊海》）馆伴（引倪思《承明集》）”；一卷为22叶，内容为“馆诗文，瘡、馆等字”，倪思之《重明节馆伴语录》占9叶半，有黄签，疑为收入《四库全书》时所书，此系绍熙二年七月金使完颜充来使事，序为嘉定己卯作，不知收入《四库》时有所删改否？卷首有乾隆御笔：“题倪思《重明节馆伴语录》：‘重明

馆伴记倪思，序语无非饰强词，称侄却私称彼虏，畏人反诮畏吾仪，岂诚强屈弱伸也，只以言游利陷之，南渡偷安颜特腆，千秋殷鉴慎哉斯。癸巳清和。”此册未曾收入袁同礼《〈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颇希望能归回国人手中，惟索价100镑，未免过昂，商榷结果，减为50镑，函告王君，令其自行决定。诗文无特出处，惟引有乡贤王十朋《梅溪集同襟馆诗》，及《温州府志》中孟浩然《乐成馆中卧病怀归》及《永嘉上浦馆逢张人子容诗》。

5月27日 星期六<sup>[33]</sup>

阅毕麦柯迪：《人类的起源》第2卷（pp.1—298）。

5月29日 星期一<sup>[34]</sup>

今日是Whitsun Monday[降灵节时期的星期一]，校中放假。这两天在不列颠博物馆，将Prehistoric Room[史前部]的铜器时代遗物，依着Guide[导览]（pp.1—184），细看一过。

5月31日 星期三<sup>[35]</sup>

与朱庆永君同赴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伦敦传道协会]，参观Medhurst [（小）梅德赫斯特<sup>[36]</sup>]携回之太平天国文件，应王重民君之嘱也。下午听Hrdlicka[海特列希加]讲演*Human Evolution* [《人类的进化》]。晚间朱庆永君来闲谈。

## 6月

6月3日 星期六<sup>[37]</sup>

阅毕Petrie : *Royal Tombs I* [皮特里：《皇家墓葬》之一] ( pp.1—45 )。

6月7日 星期三<sup>[38]</sup>

今日格兰维尔教授来，告以校中已批准津贴系中助理，每年100镑，继续两年。格兰维尔教授问我，能否在此间勾留至明年夏间，允津贴100镑。但论文能否今冬完毕，颇成问题。

6月8日 星期四

阅毕Tozzer , *Social Origins and Social Continuities*[托泽：《社会起点与社会的连续性》] ( pp.1—266 )。

6月11日 星期日<sup>[39]</sup>

赴朱庆永君处闲谈，闻王重民君庆获一子，作打油诗以贺之：

恭贺巴黎友三翁，庆获麟儿小史公。未曾试啼知英物，初版精槧日不同。

6月16日 星期五<sup>[40]</sup>

阅毕Maspero , *Popular Stories of Ancient Egypt*[马斯伯乐：《古代埃及的通俗故事》] ( pp.I—XXV + 1—304 )。

晚间赴清华同学会聚餐，有西洋语文系教授吴可读在座，报告清华近况，今日到会仅12人，大半为中英庚款公费生。回忆初来时，清华同学聚餐，常达三四十人，可见现今之衰落。

6月18日 星期日<sup>[41]</sup>

阅毕皮特里：《皇家墓葬》之二（pp.1—54）。

6月19日 星期一

自4月17日接收家信，迄今已达两月。阅报知，4月底及5月底，故乡迭受轰炸，家信许久未至，心中甚觉不安。今日接到大哥来信，系5月18日发自东庄，知故乡自4月22日至28日，几无日无投弹，幸全家已避至东庄，五叔及姊夫妹倩家亦避南村，作久住计。

6月25日 星期日<sup>[42]</sup>

昨日王维诚君由牛津来，午饭约朱庆永君同在顺东楼聚餐，结果王君却在人家用饭后才来，迟了一个小时。下午一块儿逛旧书铺，又与王、朱二君及巫宝三君夫妇，游Hyde Park[海德公园]。这两天一连吃中国饭，胃口又出毛病，晚间上床一小时余始入睡，晨间五六时即醒，整日精神不振，殊以为苦。张宗燧君连日在伦敦，不久即经大陆返国。昨日接李光宇君来信，谓“顷济之先生与傅孟真、梁思永两先生商妥，在本所或中博院内，[给你]留一适当位置。”虽现下已答应此间勾留一年，无法即行返国，但心中甚喜。

6月27日 星期二<sup>[43]</sup>

下午陪王维诚君去购书，*Stonehenge* [《斯通亨奇》]可打8.75折，一年多没有去购新书。



6月28日 星期三

下午朱庆永君邀王君看戏，约我作陪。

6月29日 星期四

晚间王维诚君来闲谈，至12时余始去。

6月30日 星期五

引导王君游览校舍、系中博物院，及E.E.S.[Egyptian Exploration Society，埃及考察团]展览会。晚间与张宗燧君、许宝騄君等在顺东楼聚餐。饭后至Chearea游公园，12时余始返舍。

## 7月

7月1日 星期六

这两天一连晚睡，精神颇萎倦，午饭后小睡一小时，仍嫌不足。下午送王维诚君返牛津，归来遇及朱庆永君，一同晚餐。阅毕Petrie, *Abydos I* [皮特里：《阿拜多斯》之一] (pp.1—51)。晚间接校中通知，本学年奖金已经通过。

7月2日 星期日

下午赴海德公园，观National Service Parade[全国公务人员大游行]，参加者达2万人。

7月6日 星期四<sup>[44]</sup>

阅毕Engelbach, *The Problem of the Obelisks*[恩格尔巴赫：《方尖石塔问题》] (pp.1—122)。校中今日起放暑假，今日开休业典礼，同时发给奖状，自己得了Margaret Murray Price[马格雷特·默里奖金]及Douglas Murray Scholarship[道格拉斯·默里奖学金]，虽然在金钱方面，仅60余镑，但是精神方面，颇给我以很大的安慰，不枉我这几年的努力。晚间格兰维尔教授约吾们几个人至他Athenes Club[雅典娜俱乐部]聚餐，后赴Mr.Faine[费恩先生]的讲演，去年在Amara West[阿马拉西地]的发掘。

7月7日 星期五

昨天又睡得不好，今天不大舒服。晚间跑到朱庆永君处闲谈，张天开君由日内瓦来，亦在座。少顷与朱君出来闲谈，朱君自述在南开时发脾气辞职，在清华为争留德交换学生而得罪师友，史学会中对于梁方

仲、吴晗甚为不满，一路走一路谈，到我的住所门口已是10时许，始告别而散。

7月9日 星期日[45]

阅毕Reid Moir, *The Earliest Men*[里德·莫伊尔：《早期的人类》]（pp.1—32），皮特里：《阿拜多斯》之二（pp.1—52）。写了三封信。

7月15日 星期六[46]

送朱庆永君上车赴Esthonia[爱沙尼亚]，自陈凤书君离英后，朱君为相从最密之友人，一旦又离我他适，此后更为冷落孤寂矣。下午至不列颠博物馆，未免伤怀，戏作打油诗以赠之：

偶过此间必逢君，勤殷过于缀网蛛，座位犹是A字2，不见夫子庆永朱。

7月16日 星期日

赴不列颠博物馆，按*Iron Age Guide*[《铁器时代导览》]，参观陈列品，阅毕该书（pp.1—170）。

7月23日 星期日[47]

前日大雨，自己着了凉，昨天整天不适，今日还是头昏，一共写了六封信。

7月24日 星期一

今日起开始编《抗战日报》，每二星期轮流到一次。冒着大雨到中华协会去编报，无意中碰到袁家骅君，请他到顺东楼吃中国饭，领他到自己的寓所里来坐，闲谈至10时余始去。

7月29日 星期六<sup>[48]</sup>

阅毕Cleland, *Our Prehistoric Ancestors* [克莱兰：《我们的史前祖先》] (pp.1—343)。

7月31日 星期一<sup>[49]</sup>

阅毕Neville and Peet, *Cemeteries of Abydos, Part I* [纳维尔、皮特：《阿拜多斯墓地》第1部分] (pp.1—50)。

前接朱庆永君来信，有“昨日与爱丽小姐游海边，尽兴而归”之语，戏作一律以嘲之：

终日埋首考俄沙，深钻犹如洞里蛇，花都寻芳作夫子，爱邦修道逢娇娃，海边尽兴洋小姐，门前冷落女史家，托付门墙有旧约，愿从夫子披袈裟。

## 8月

8月4日 星期五<sup>[50]</sup>

这星期停止typing beads[打印串珠]，开始阅读有关的书。阅毕皮特：《阿拜多斯墓地》第2部分（pp.1—125）。Petrie, *Koptos*[皮特里：《科普托斯》]（pp.1—26）。

8月6日 星期日<sup>[51]</sup>

阅毕Hartland, *Primitive Law*[哈特兰：《原始的法律》]（pp.1—216）。写了几封信，因为要找庞元龙的通讯处，翻旧日记，读到出国前在家中光景，几欲下泪。万里悲秋长作客！

8月8日 星期二<sup>[52]</sup>

阅毕A.Weigall, *Ancient Egypt*[A.韦戈尔：《古代的埃及》]（pp.1—80）；Engelbach [恩格尔巴赫]的 *Harageh* [《哈拉格》]（pp.1—40）。

8月9日 星期三

阅毕Engelbach and Brunton, *Gurob* [恩格尔巴赫、布伦顿：《古诺卜》]（pp.1—26）。

8月10日 星期四

阅毕Quibell, *El-Kab*[奎贝尔：《埃尔卡伯》]（pp.1—21）。

8月12日 星期六[53]

阅毕Grousset ,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Buddha* [格鲁塞：《沿着佛的足迹》] ( pp.1—341 )。这是初来英伦所购的书，搁置三年多才偷闲读毕。

8月16日 星期三[54]

阅毕Petrie , *Kahun , Gurob and Hawara* [皮特里：《卡昆、古诺卜与哈瓦拉》] ( pp.1—50 )。昨日抗战日报社开会，讨论英国移交四君子案。今日赴Soane Museum[索恩博物馆]，参观Belzoni [贝尔佐尼]所得之Alabaster Sarcophague of Seti I[塞提一世的雪花石膏棺]。

8月18日 星期五[55]

阅毕Petrie , *Illahun , Kahun and Garob* [皮特里：《Illahun , 卡昆和古诺卜》] ( pp.1—56 )。下午赴Institute of Archaeology[考古研究所]，Mr.Myers[迈尔斯先生]以前数年在Armant[阿尔曼特]所得之串珠，嘱令审定时代。

8月19日 星期六

阅毕A.Scharf , *Grundzüge der Ägyptischen Vorgeschichte* [沙夫：《埃及史前史纲要》] ( pp.1—69 )。这是我所阅读的第一本德文书，差不多花了一个多月的工夫，每天看他一段或一页，花上一两小时翻字典。如果有时间，学会德文看书，并不十分难，惟自己目前没有这样多的工夫耳，恐须将来论文写毕后，再行努力德文。近来胃病稍痊，但身体更不如前。平生初度受到失眠之苦，虽仍10时半上床，上床后有时要一小时余始入睡，晨间六七时醒后，即不复能入睡。日间精神不振，有时额上发烧，我开始为自己的健康担心。今天收到向觉明君来信，谓浙大拟聘余为副教授。虽然自己的志愿是要做研究工作，目前不拟教书，

但承人家看得起，自动介绍，殊为可感。

8月20日 星期日

今天整天不舒服，写了两封信，我自己知道需要休息，但是一时又腾挪不出工夫。

8月22日 星期二<sup>[56]</sup>

阅毕Brunton, *Lahun I, The Treasure* [布伦顿：《拉宏》之一，珍宝] (pp.1—44)。这两天欧局又趋紧张，今天德俄有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消息，德国将更无所忌惮，英国已令在波兰英侨离境，英国内阁召集紧急会议。连忙写信给朱庆永君，劝其返英。

8月24日 星期四<sup>[57]</sup>

德俄已于昨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英国议会今日开紧急会议，张伯伦宣称，战争危机一触即发。美国已令其在英侨民离境返国。昨日起，各车站即改用蓝色灯光，交通红绿灯加罩，仅在圆周中心现一小十字红绿灯光。校中今日起，再行装运古物。自己又写信给朱庆永君，嘱令留意时局，提前离开爱沙尼亚，帮助校中古物装箱。阅毕Petrie and Brunton, *Lahun II* [皮特里、布伦顿：《拉宏》之二] (pp.1—42)。晚间返舍，途经丘岭地带，俯视城中，灯光隐约，不若平时之辉煌；高射炮处用绳圈起，不准闲人入内；丘畔平时弄桥牌的地方，已有20余帐幕，以容后备兵；公园出口处，停着两辆公共汽车，已换上“Private[兵车]”的牌子，预备军用。

8月27日 星期日<sup>[58]</sup>

前昨两天，帮助校中将古物装箱，时局之危机，有增无减。今日星期，赴Regent's Park[摄政公园]，躺在草地上看书，颇为自得，仰视浮

云往返，飘然出世，浑忘时局之危恶。

8月28日 星期一

阅毕Petrie and Brunton[皮特里、布伦顿]的*Sedment* I-II ( pp.1—33 )。

8月29日 星期二

阅毕Sayce , *Primitive Arts and Crafts*[塞斯：《原始的艺术与工艺》] ( pp.1—280 )。此书偏重理论方面之探究，对于发明、进化、传播诸学说，皆加平允之论断，颇值得一读。

8月31日 星期四[\[59\]](#)

阅毕Petrie , *Memphis*[皮特里：《孟菲斯》] ( pp.1—21 )。欧局危机，仍一发千钧。



# 9月

9月1日 星期五

在校中，帮忙系中搬运陶器到地下藏窖中，系主任与工友都一齐参加。中午出去午膳。午报标题：“Poland Invaded[波兰被入侵]”战事已经发生，希特勒宣言决战，英国下午召集紧急国会，军队海陆空全部动员。大战爆发后，击破了许多人的梦想，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今天早晨尚希望战事或许仍可延缓一年，许多人都说：“If there will be no war within one month, there will be no war within one year.[如果一月之内无战事，则一年之内便无战事。]”晚报登载，法、英两国已向德国下最后通牒，伦敦一部分儿童今晨撤散乡间，今晚起伦敦lock out[戒严]。自己运了一天古物，全身臭汗，黑暗中洗了一个澡，便去睡了。

9月2日 星期六

仍赴校中帮助搬运古物。德波战事增烈，伦敦已升起防空的气球，满天都是，颇有类于故乡春间的放纸鸢。晚间8时许，赴Parliament Hill[国会山]访问张天开君，已于一小时前赴North Wales[北威尔士]避难。归途中，见街市上灯火尽熄，交通灯仅露一小十字形，车站皆换蓝灯；来往车辆亦多换上蓝灯，否则灯亦力求弱小；两旁房屋窗户，皆加遮盖，不露灯光。淡月薄云之下，凝立着两排灰色的建筑，中间穿梭般往来着萤火虫似的车辆，犹如舞台上的梦景，我真有点怀疑自己在这儿做梦，颇希望一睁眼，只见红日满窗，可怜这希望始终落空。

9月3日 星期日

今日上午十一时一刻，英国首相张伯伦由无线电广播，对德宣战。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战事是免不了的，但是这宣告好像是丧钟，听后总不免令人觉得有点惨然。我自己今天早晨仍照往常旧例，早餐后去买报

纸，赴国会山，坐在草地上阅读，知道今午将有最后决定。返舍后，刚坐下来休息，空袭的警报频发，一位小姐叫大家都携带防毒面具，跑到地下室去。她有无线电收音机，知道宣战的消息，说现下已十一时三刻，也许德国飞机已来轰炸，大家都提心吊胆。12时许，有空袭已过之警报。这大概是演习的性质。整个下午都在公园中，躺在草地上看 Schuchardt, *Schliemann's Excavations* [舒克特：《谢里曼的发掘》]。晚间写信给家中。夜半3时许，又有空袭警报，携带防毒面具，到地下室去，返室后再睡，转侧不能成寐，至晨间始入睡，颇为苦痛。

## 9月4日 星期一

昨宵未曾睡好，今日一天不舒服。到校中去帮助搬东西。至总领事馆，签护照。旋赴中华协会编《抗战日报》，编辑星散，已三日无报，劝张似旅君发停刊启事。见及本届中英庚款生名单，有光华时师长沈昭文先生，及清华同学钱伟长、段学复君等，但不见徐贤修君。此次公费生，本定15日出国，今战事发生，恐将无期限的展延，与之相较，自己倒是幸运得许多了。

下午与导师格兰维尔教授闲谈，教授仍劝吾设法将研究工作整理。校中此系或将停办，拟设法使我赴Toronto Museum [多伦多博物馆] 工作，惟经费方面恐无办法耳。教授或赴埃及服务，或可偕行，令我在Cairo Museum [开罗博物馆] 工作，经费则领40镑之奖金。但此时亦不能决定，以地中海已封锁，教授能否前往埃及，亦属未定也。

## 9月5日 星期二

赴校中，已关门，不能进内。至Volunteer Recruit Office [志愿者招募办事处]，询问招收客籍侨民否？据云不收。赴埃及考察团，已关门。在海德公园散步，躺在草地上休息，今日无空袭。

## 9月6日 星期三

阅Dillon, *Glass*[狄龙：《玻璃器》]。今晨7时许有空袭警报，扰人清梦，整天不舒服。下午赴Dr. Baumgartel[鲍姆加特尔博士]处闲谈。

9月7日 星期四

阅毕《谢里曼的发掘》(pp.1—352)。下午在途中遇及程嘉垓君，至其寓所中闲谈。复赴中国协会，遇及郑重、陈彬两君，皆清华同学。两君来英，皆已两年，但不在伦敦，故至今始晤面。

9月8日 星期五

阅Pearson, *Grammar of Science* [皮尔逊：《科学的文法》]，恍惚犹如温习丁[文江]、张[君劭] 科学玄学之论战。至Thomas Cook[托马斯·库克(轮船公司)]，据云英法之船均停，但意船或再开，须等候至少几星期。旋至银行取钱。至Foyle[福伊尔(公司)]，令将书籍装箱，纵不即回国，亦拟迁居。

9月10日 星期日<sup>[60]</sup>

昨天阅狄龙：《玻璃器》，今日阅Scharff, *De Altertümer der Vor- und Frühzeit Ägyptens*[沙夫：《史前和早王朝时期埃及文物》]，摘录关于串珠的各节，预备下星期起继续工作。

9月11日 星期一

将藏书的一部分整理出来，拟行装箱，但是否迁居，何时返国，均不可知。

9月12日 星期二

阅Engelbach, *Riqqeh and Memphis* VI [恩格尔巴赫：《瑞凯赫与孟菲斯》之六] 作摘记。下午在中华协会，遇及李、周二君，据云意国邮船将于21日复航，船票涨价一半，为60镑；英国邮船，亦将复航。闻讯后，又颇有归意。晚间写信给导师格兰维尔教授，询问意见。

9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着手写论文。下午赴鲍姆加特尔博士处借书。晚间收到托马斯·库克来信，谓有船于29日由马赛启程，可以设法保留一三等舱位。

9月14日 星期四

昨日又着了凉，今日整天不舒服。上午至领事馆签字，拍护照相片。至托马斯·库克接洽船票，至接洽书籍装箱；又至法领事馆签字，以时已晏，人极拥挤，约明天再来；英国出境证，则去函接洽。忙了一天。在中华协会，遇及陈彬、苏极、李炳琳诸君，闲谈了一会儿。阅毕Petrie, *Decorative Patterns of the Ancient World* [皮特里：《古代世界的纹饰》] (pp.1—9)。

9月15日 星期五

赴法国领事署办理签护照。据云填表格后，至少须二星期始能由法国外交部复示酌办，没办法，只好静候。

9月16日 星期六

李炳琳君约同赴大使馆，找陈参赞，要求写信至法领事署，催促其从速签护照。晚间将已写好论文打字。昨得格兰维尔教授来信，谓奖金仍可设法领出，但须往埃及作研究工作。

9月17日 星期日

阅Petrie, *Hyksos and Israelite Cities*[皮特里：《喜克索斯王朝与以色列的城市》]，作摘记。下午赴格兰维尔教授家中，教授允写信至校中接洽奖金事，又允代为贮藏书籍。据云已得Emory[埃默里]来电，约其赴埃及服务，但未得政府正式公文。又云奥国考古学家Junker[容克尔]为德国在埃及密探之主脑，埃默里亲见其与Goebbel[戈贝尔]晤谈。又云开战前数日，教授在海军情报司服务，得知意国海军行动司中主持者，当时观察情形，即云意国不致加入战争。今日消息，俄国兵入波兰，波兰战事恐不日即行告竣，西线将增剧烈。

9月18日 星期一

赴不列颠博物馆，今日起又开馆，但下午4时即闭馆。赴福伊尔公司接洽寄书籍事。战前运往上海，18立方呎为3镑1先令，保险为每50镑5至10先令，今则运往上海为8镑15先令半（保险50镑在内），运至海防为7镑15先令9便士，决定暂时不运，存在格兰维尔教授家中。在不列颠博物馆，晤及张天开君。在中华协会，晤及樊弘君。

9月19日 星期二

为了埃及领事署的护照签字，又忙了一天，有点累了，索性到电影院去，看电影*Four Features*[《四则特写》]。开战后，伦敦游艺场所关闭，但前星期又再行开放。途中遇及朱延丰君，由德来英，企图返国。

9月20日 星期三

这几天胃病又发，晚间失眠，精神不舒。今日又去不列颠博物馆阅书。埃及领事签字已办好，但法国领署仍无回音，校中亦尚无消息。书籍一部分已行装箱，计14箱，约占18立方呎。

9月22日 星期五<sup>[61]</sup>

至格兰维尔教授家中，寄存书籍4箱。旋赴埃及考察团，晤及Mr.Fairman[费尔曼先生]，借阅书籍。又赴不列颠博物馆。

9月24日 星期日<sup>[62]</sup>

王维诚君自牛津来，邀之至顺东楼晚餐。

9月28日 星期四<sup>[63]</sup>

中午宴请格兰维尔教授在上海楼午餐，约鲍姆加特尔博士及Miss Macharge[麦克哈格小姐]作陪。饭后至不列颠博物馆。旋赴王维诚君寓所，知陈寅恪先生以战事关系，已中止来英，同赴海德公园散步，在顺东楼晚餐，晤及许宝騄、黎名郇两君。餐后散步，时近中秋，月光如水，未免令人低头思故乡。返家得父亲8月14日所发之信，劝令继续在英求学，盖战事以前之信也。

9月30日 星期六<sup>[64]</sup>

阅毕Winterbotham, *A Key to Maps*[温特博特姆：《地图索引》]（pp.1—202）。战事发生将近一月，德俄瓜分波兰，西线尚未正式大战，说者谓Hitler[希特勒]欲留媾和之余地。我自己因为道格拉斯·默里奖学金的关系，早晚要去埃及一次，不欲在此久留。不过，我颇希望看到一次德国飞机空袭，但只要一次便够受了。等了一个月，不但不见炸弹乱下，连飞机的影子也不见一只，殊令人失望。自不列颠博物馆重新开馆后，自己每天在馆中阅书，但下午4时即闭馆，殊嫌不过瘾耳。

# 10月

10月2日 星期一<sup>[65]</sup>

为了法国护照事，又花费了半天。据云法国外交部已有回电，允许签字，但原请求人8人，大半拟改乘英国货船，仅花24镑，可以直抵香港，因此须补行签字，凑成8人名单，送入法国领署。至于英国护照出境证，今日亦曾去办理，据云最好等候其来信，邀约再行前往。下午赴王维诚君处闲谈，樊弘君亦在座。

10月5日 星期四<sup>[66]</sup>

上午赴英国护照办事处，将出境手续办毕，足足花了整个上午的工夫。下午在中华协会遇及许宝騄君，邀我茶叙，旋同赴顺东楼晚餐，黎名郇、李浩沛、朱天葆、周如松诸君亦在座。

10月6日 星期五

接格兰维尔教授来信，谓校中已许可将最后一学期免去，可以去埃及作研究工作。颇为高兴，但是前途变化无定，不知能有机会利用此优待否。

10月12日 星期四<sup>[67]</sup>

房东当丘八去，自战前应征入伍，到昨天才能请假离营回家过宿一宵。今日我请房东夫妇到中山楼，去吃中国饭，因为自己不久便要离英了。几年居住此间，感情颇洽，未免依依也。

10月14日 星期六<sup>[68]</sup>

收到托马斯·库克来信，知道25日有法国邮船由马赛赴埃及，三等舱16镑，较战前涨价三分之一，战前12镑，自己想省几个钱，改赴轮船公司定票，甘坐四等舱，星期一赴法国领事馆将护照签字后，即可领船票。这一星期，希特勒和平提议，前日已遭英国首相驳回，西线战事或将变剧烈。

10月15日 星期日

赴张天开君处闲谈。张君住在国会山，近汉普斯特德荒原，在其家午餐，东拉西扯，谈了一个下午。本来预备到公园中散步，但是整天下雨，只好坐在他的书斋中闲谈。

10月16日 星期一

到法国领事馆去签护照，又到银行去将汇款手续办理稳妥，预寄100镑至开罗，以便到地后即可支取供用。赴轮船公司定船票，由伦敦赴马赛之三等车票，由马赛至四等船票，合计11镑半。因为轮船公司不收支票，只好明天去付钱取票。晚间无线电报告，德国飞机今日第一次来英轰炸苏格兰。本星期六便要离英了，不知道有机会一观德国飞机之空袭否？

10月17日 星期二

将船票购买，同时购由此间赴马赛之车票，共费11镑半。但由Alexandria[亚历山大]至Cairo[开罗]之车票，现下停止在英国售出之办法，须将来到地后再行购取。在不列颠博物馆遇及鲍姆加特尔博士，告以行期，承邀约星期四晚宴。下午赴王维诚君处闲谈，同赴顺东楼晚餐。今日德国飞机来英沿海各处轰炸，但伦敦尚无警报。阅毕 *Aveneau de La Grancière, Parures Préhistoriques*[阿弗诺德·拉格拉西耶尔：《史前饰品》](pp.1—167)。



10月18日 星期三

赴牛津，至阿什莫兰博物馆，参观古物。春假中曾一度来此，工作数日，本拟有暇再来多勾留时日，将Collection of Beads[串珠藏品]全部仔细看过，今日以行将离英，为日无多，须当日返伦敦，只能匆匆一阅所陈列之串珠，尤其注意Eye-Beads[眼状纹珠子]，蓝白之眼，围绕褐色同心圈，皮特里所定时代XXIII，似乎过早。遇及Leeds[利兹]及Hondey，但匆匆寒暄数语后，余告以行将赴开罗，皆表示羡慕之意。

10月19日 星期四

晚间赴鲍姆加特尔博士处，晚宴后闲谈。据云曾在意大利某博物馆工作，其前任主任系一酒徒，发掘时优居旅馆中，令其助手代办一切；返院后，又将金器出卖，将仿造赝品交进陈列。又谈及Turin Museum[都灵博物馆]之Schiapwell，据云其在埃及之发掘，完全无记录，仅有一大本照片，多为发掘时其自身在工作地之照片，及要人来参观时之合照。

10月20日 星期五

明天便要动身离英了，不知后会何期！格兰维尔教授约我到他的俱乐部中去午餐，是Pall Mall[帕尔林阴道]著名的Athenaeum Club[雅典娜神庙俱乐部]，要人名流很多。随便闲谈此后计划，我表示如果经济方面有办法，仍欲返英，将整理工作告一段落。此事待战后再谈，并不是完全无希望。我又提起Sir Robert Mond Collection[罗伯特蒙德爵士收藏品]之埃及古物一部分，能否赠与吾国中央博物院，据云已分配完尽。但允许将大学学院之复出品，让赠一部分，亦待将来再谈。承其写介绍信与Cairo Museum[开罗博物馆]之主任，商酌在埃及之工作计划。但教授拟赴埃及服务之企图，虽经海军部电询埃及方面，是否有空缺需人，仍无回音，不知能否脱身前往。据云如下月不能动身，则此事恐无希望，在战争期中，恐须留英服务。埃及方面，现下极安全，意大利决

不助德攻英，将来或许仿前次大战之例，中途加入协约方面作战，以图分赃。谈至3时许始告别，希望能在开罗会面，不知能成事实否？数年来赖其帮忙，未免令人黯然。旋至使馆及领事署中更改通讯处，并询问开罗领事是否仍系邱祖铭君，据陈参赞云仍系邱氏，希望到开罗后，能得其帮忙。旋至王维诚君处，将自己数年来所用之洋伞赠送之，约明日再会。理发后，返舍收拾行囊，整理到12时半，尚未定竣，只好明天再行整理。

10月21日 星期六

因为欧洲战争的爆发，伦敦大学将考古学系停办，自己本来预备即行返国，后来因为格兰维尔教授代向学校设法，将自己所得而未领的道格拉斯·默里奖学金的42镑，代为要求照常颁发，但以在开罗作些研究工作为条件。又关于学位问题，本是尚缺少一学期，亦承代为设法向校中要求，以在开罗工作一学期代替之，亦得校中许可（10月4日信件）。因之在这烽火遍地的世界，我居然可以悠然自得的到近东作再度的考古旅行。

昨日在Athenaeum Club[雅典娜神庙俱乐部]，承格兰维尔教授邀约午膳。据云，他已得海军部代向埃及方面电询，是否须要派人前往，尚未得复电，如果下月尚不能成行，则恐无希望，或须留在伦敦政府机关中工作。但是我很希望他能够到开罗来。

今日动身由伦敦赴埃及，因为行李过多，三件大箱子，二件小手筐，一架打字机，颇为麻烦。前天约王维诚君来帮忙，今晨王君打电话来，谓今晚有他约，不克来送，但允许下午3时许来帮忙，自己忽然想起何不去邀张天开君来送。

昨晚整理行装，12时半始睡，今日又花了一个上午，才得完毕。午餐后，赴张天开君处，托其寄书给朱庆永君，张君允许晚7时半来送。

下午到附近的图书馆去看报，翻杂志；将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券B.59885寄还不列颠博物馆，虽然用了4年，始终没有好好地利用这大不列颠图书馆，颇为愧惭。

房东出去当丘八了，房东太太因有约会，下午即向之告别。居住这149 Fellows Road N.W.3[费洛斯路 北.西3，149号]，已及3年了，房东夫妇对待我总算不错，前星期乘房东请假离营的机会，请他们夫妇至中山楼宴聚，昨天又买了一匣朱古律糖果给房东。下午王君来，承其帮忙将行李搬运到楼下来。

晚间张君来，遂雇车赴Victoria Station[维多利亚车站]。将3件大箱，打行李票，由伦敦至马赛，花了4镑6先令。车9时开行，11时抵福克斯通。渡轮明晨7时始开行，便在轮船餐室桌子上睡觉，以三等舱无铺位也。

10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7时轮渡由福克斯通赴Boulogne[布洛涅]，9时许抵岸，因为法国入境护照签字颇难，故过客甚少，布洛涅车站中之旅行社办事处及银行办事处，皆闭门不开。在车站中等候至午后1时许，始有车来，因为乘客不多（大约50人左右），又换车，与法国境内乘客合并在一起。5时余抵Paris Nord[巴黎北]，乘地道车至巴黎P.L.M (Lym) 车站。在车站附近晚餐后，乘8时车赴马赛，晚间即在车中坐着睡觉，以车辆不多，乘客颇拥挤也。车中看不出战事的现象，仅上下之乘客中穿军服者颇多而已。巴黎城中，因为是乘坐地道车，所以也不觉得有战神的黑影。不过地面之火车站，灯光减弱，改用蓝色灯泡。乘客大多携有防毒面具，容匣都是长筒形，与伦敦之多为长方匣者又是不同。

10月23日 星期一

在车中阅Lyell[莱尔]之*Antiquity of Man*[《人类的古代》]。上午11

时许抵马赛，为初度临此，又无熟人在此，只有硬着头皮干去。自己作客已经有十多年的阅历，但是仍是不济事，颇深愧自己之无用。

抵马赛之St.Charles[圣夏尔]车站，此车站居高临下，建筑颇不恶。在车站附近找一客栈，午后赴轮船公司，询问开船日期及运行李手续，知船为Mathiral Joffre[霞飞号]，行期为25日午前10时，行李最好明天即送去挂号。午后无事，赴Longchamps[隆尚]，可惜其博物院以战事关系，暂时停止参观。晚间在街市中散步，虽不及平时之热闹，但亦不如伦敦目前之黑暗，少数店铺仍不遮隐其灯光，盖其地并不及伦敦之惧空袭也。晚间喝了半瓶葡萄酒，有些醉醺醺的了。两三天没有好好地睡觉，今天7时半即睡，12时许因胃痛醒来，稍许仍行睡着，一直到晨8时许始醒。

10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将行李运至Cap Pinide轮船局货栈，Taxi[出租汽车]便费了26 Francs[法郎]，酒资尚在外。轮局办事人要我下午再来。此间公司及店铺，多于12时至2时之间休息两小时。自己赴 Notre Dames de La Garde[加尔德圣母院]，不能入内，以看守人召征入伍，暂停参观。返至Vieux-Port[老港]，观铁桥渡运乘客。旋再乘电车（2法郎）赴轮局货栈，将行李挂号，付挂号费34法郎，据云明天尚有海关检查。返城后，在Bourse[证券交易所]后面之公园中坐着阅书，将莱尔《人类的古代》阅毕（pp.1—407），氏为地质学家，此书偏重地质方面之论据，并介绍当时新说之Darwin, *Theory of Vari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达尔文：《变异和自然选择的理论》]。虽为当时权威之作，曾译成法德两国文字，但其考古学一部分，则完全过时。晚间补记这四天的日记。

10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将栈房全算清后，即乘电车赴轮船，为Mesagerie Maritins公司之霞飞号，船尚不恶，惟自己坐的是四等舱，由马赛至亚历山大，原

价5镑，以战事关系涨价三分之一，为7镑半。房间有类国内轮船之统舱鸽子铺，一个大房间乘坐八九十人。自己大旅行箱，已经挂号，海关并不检查，很是省事。小提箱也不检查，仅索视护照而已。

轮局谓10时开行，自己9时许即抵船中，占好位置，但是一直等到12时半才开行。四等舱的伙食，颇为菲薄。每人分发铝制之碟子一、杯子一、羹匙及叉子各一。每10人有一大盆菜蔬或羹汤，一大盆肉类及蔬菜，一大壶红葡萄酒，须自己到厨房去拿来，分配各人后，随便站着或坐着享用，有类一群叫花子，餐后须自行浣洗杯碟。

下午无事，阅H.Spencer, *Education* [斯潘塞：《教育学》]。晚间月亮极佳，在甲板上散步，眺望着一轮明月，万里沧波，不知现下阴历是何时，大概是9月初旬罢，月亮还没有圆呢。低吟着“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禁神驰故国，忽然记忆起自己初度航海，旅行普陀的经验来，往事不堪回首！

10月26日 星期四

晨起后，喝黑咖啡，嚼硬面包，便算是早餐。昨夜曾有大雨，甲板皆湿。晨间雨霁，在甲板上阅斯潘塞《教育学》。午餐后，与一印度商人下棋。旋返室，阅Goldenweiser, *Anthropology* [戈登威泽：《人类学》]。晚餐时，餐室中搬来三只长桌子及长凳，总算是稍胜于前两天站着进食的窘态。

10月27、28日 星期五、六

阅毕斯潘塞《教育学》（pp.1—177）。戈登威泽《人类学》首13章。船中无事，只好以阅书为消遣。海上幸无风浪，每餐都能进食。

10月29日 星期日

又阅戈登威泽《人类学》4章。中午闻消息，午后5时可抵亚历山大里亚，6时许船始靠岸。自己上岸稍晚，海关已闭，不准行李通过，只好重提着两只小箱及打字机返船，索性在船上过宿，省了一顿栈房钱，亦属佳事，虽然因为提携行李往返徒劳，手都发酸。

10月30日 星期一

由亚历山大登岸，因为与码头脚夫交涉，多费了时间和冤枉钱，至车站，赶不上9时的快车，因为火车班次减少，一直等到12时始有特别快车，须购二等票，并加价5皮亚斯特，抵开罗已3时许。

将大件行李及一小提箱，寄存在开罗车站的寄放物件处，自己提着一小提箱及打字机，出车站即一直向Rue Ibrahim Pasha街去，满望到新中商店碰见王廷勤君，将这两件手提的东西，存放在他那儿，并希望他能介绍便宜的公寓，谁知道一到那儿，店屋正在撤造中，不知道他的铺子是关闭了呢，还是迁移了呢，只好雇汽车赴Kass el Nil，找领事署。不知道去年的日记中，写错了门牌号数，7号没有领事署，问了几个人，才有人领我到8号去，有邱领事的名字，但是也不像去年来过的地方，暂时不去管它，且到他家里去再说。邱领事不在家，只碰到邱太太，最初不认识了，后来我提起几件往事，那几次聚餐的情形，邱太太才记起来。

邱太太告诉我，新中商店已经关门，王君已返国，粟、朱、张、沙诸君亦均返国，别来不到两年，便有这许多变化，真不禁感慨系之。我想起离家已过四年了，不知道家族亲友中的变化，又是如何？不堪往下深想。

我问起粟君以前住回教学生宿舍的情形，因为梦想如果可能，也许我这次能搬进去住，但一问便知道这不是办法。邱太太说，粟君那时只是暂时借居，不久即搬出住公寓，其公寓颇不错，价格亦便宜，我便改变计划，询问粟君旧寓是何处，价钱多少。但是这些多要等邱领事回来

才能知道，我便约定晚上再来。

我出来后，便到Ibralian Pasha路旧居停处，他们看见我，很是高兴，我也有些情动，如见旧友，颇想再住下去，我便告诉他们这次预备住三个月以上，惟经济方面较为困难，拟托邱领事代找较贱之公寓，房东颇想拉我住下，便自动减去10埃元，以20埃元一天计算，我便答应了下来，立刻往车站领取行李。

晚餐后，赴领事署，晤及邱领事，闲谈至9时许始返舍，洗了一个澡，即行上床睡觉，虽有蚊虫作扰，但仍能睡到天亮。

10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赴开罗博物院，交进格兰维尔教授之介绍信，晤及Mr.Engelbach[恩格尔巴赫先生]，渠因事忙，改托Mr.Brunton[布伦顿先生]照应。闲谈少顷，布伦顿先生指示Beads[串珠]陈列之处，据云开罗博物院所藏者并不佳。关于我所提出之eye-beads[有眼串珠]问题，据云在Matmar发掘的600余墓（皆属第22—25王朝时代），未见此种七星围绕以褐圈之有眼珠子，对于我所提出之第27—30王朝之时代，颇为合意。关于glass beads[玻璃串珠]，据云最早者为Deir el Bahri[戴尔巴哈里]之第11王朝者一串，现在New York[纽约]。对于皮特里之predynastic glass Hothew amulet[前王朝玻璃驱邪符]，极表怀疑。关于pink small glass beads[粉色小玻璃珠]一问题，亦认为近代物。谈至12时许，取得免费入院券，始行告辞。

下午1时博物院即关门，以明天起始为Winter time[冬季时间]，开放至4时。至邱领事处闲谈，取回昨天所寄存之打字机。返舍后，补记这两天的日记，并写信给格兰维尔教授，用航空邮递。由邮局回来时，归途中在咖啡店坐下，喝了一杯咖啡、一杯凉水。不知道是由于连日困累的缘故呢，还是此间天气过热的缘故，本来预备今晚写几封信，但是懒洋洋地鼓不起精神来，整理行囊，治丝愈纷，亦半途而废，弄得更为

充满，箱盖也盖不上了。



# 11月

11月1日 星期三

上午赴开罗博物院时，途经领事署，便进去，遇及第一届回教留埃学生纳子嘉君，现下在领署襄助公事，约其下午来谈。遂赴博物院，匆匆周览一遍，至图书馆中翻阅书籍。

下午纳君来谈，同赴留埃学生宿舍，晤及海、林、马诸君，即在其处晚餐。因为这个月是回教的Ramadan Month[斋月]戒食节，他们回教徒这月仅能于日落以后，日出以前进食，所以5时半即行晚餐，每天两顿，早餐在清晨4时左右。晚餐后，纳君送我返舍，晤谈颇欢。其人颇为忠厚好学，赠送我以其译本《回教思想史》。

晚间至Tuff Club[塔夫俱乐部]，晤及Mr.Emery[埃默里先生]，约我下星期六上午至Museum Sale Hall[博物院售货厅]，愿代介绍与Mr.Drionton[德里奥东先生]。伊询及格兰维尔教授近况，据云已代为安排一位置，不久当即可来埃。返舍后写了四封信。

11月2日 星期四

上午赴博物院，阅皮特里的Tell el Amarna[《阿玛尔纳丘墟》]，精神甚倦，伏案欲睡。下午遂居家不出，写了五封信。晚间与纳子嘉君同往Azahr[爱资哈尔]大学，晤及去年新来之回教同学16人，领导者为庞益吾君，留着胡子，颇有长者之风。闲谈至10时许，始告别。

11月3日 星期五

上午赴博物院。下午返家后，倦甚，依榻而睡，醒时已7时矣。今天称重量，仅得55 Kilograms[公斤]，希望将来能增加体重。

11月4日 星期六

上午赴博物院，遇及Messrs, Emery, Lauer and Lucas[埃默里、劳尔及卢卡斯诸先生]。这几天总是提不起精神来做事，怕又是生病了。下午在家中将旧稿打字（在英时仅写毕Scope of Study[研究范围]一章4页，至于Archaeological Value of Breads[珠子的考古价值]，仅写了四五页）。

11月5日 星期日

上午赴博物院，途中遇及邱领事，携其幼子在街上散步，同至咖啡馆喝杯咖啡，随便闲谈。晚间与M.Manavian弄纸牌，夜半醒时忽欲呕吐。晚餐时本已不舒服，夜间起来呕吐后，稍舒，复入睡。

11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赴地质博物馆参观。下午在家，精神甚颓靡不振，奈何！奈何！

11月8日 星期三<sup>[69]</sup>

晚间纳、林二君来谈。前在伦敦汇款，已到此间，惟工作尚未着手，精神不振，夜间更为蚊蚋所扰，不知为计。

11月10日 星期五<sup>[70]</sup>

昨晚小雨，今日天气稍凉。昨日弄来一些药水，搽抹蚊蚋所赐之创痕，夜中未为所扰，今日精神稍佳。上午赴博物院，返家午餐时，林兴智君来访，林君系来此间学回教法者，曾在土耳其留居年半，学习土耳其文字，据云土文自拉丁化后，学习极方便，土耳其人且有询林君何以华文不拉丁化，以为变法维新不彻底，盖维新改革，应不仅限于政治方

面，即文字方面亦应顾及也，我便发挥自己所持的华文应拉丁化之主张，林君亦颇以为然。林君去后，在家继续写论文，打字一页，在英时仅草成7页，连引论还没有写上一半，此为来埃及后第一次继续写作。晚间海维谅君来谈，海君曾在印度留学数年，来此间亦已四五年，谙英、法、印度、阿拉伯及波斯文，现正着手译波斯文之蒙古文献。曾以阿拉伯文写作一《中阿交通史》，尚未出版。海君约明晚同往观阿拉伯戏。

11月11日 星期六

博物院以纪念日（Wakfa，封斋之最后一日）闭馆，在家继续写论文。晚间海维谅君来，与之同往Royal Theatre[皇家剧院]观埃及新剧，完全欧化，惟所用对话为阿拉伯语耳。每幕闭后，海君为我解释大意，谓剧名*He — Woman* [《他—女人》]，一家庭中三位主张男女平等的小姐，如何受了教训，最后结婚了结，其中穿插滑稽，三人冒名Dr. Fishman[菲什曼博士]，而真的菲什曼博士，最后始出观。演得颇不错，惟自己不懂阿语，不能领略其深味耳。

11月12日 星期日

今日为Beiram[开斋]节第一天，博物院仍闭院，封斋后之开斋第一天也。上午整理几年来的亲友来信，与M.Manavian上咖啡馆喝咖啡。下午写了一封家信，询问故乡与上海交通仍有往来否？并请以后家信直接寄来埃及，不必由英转递，多所延搁。上午又写了一点论文。晚间林兴华君来谈，今日为回教开斋之日，有类吾国新年之拜年，各人至亲友家拜访。与林君出去，街上散步。返舍后，知庞益吾君等5人来访过，留有名片。

11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在家，将昨日所写之论文打字。下午赴回教学生宿舍去闲谈。

晚间法鲁克学生三人偕一埃及人能英语者来谈，我不懂阿语，这埃及人不懂华语，三位回教同学又不懂英语，谈话时总有一派人睁着眼看别人会话，颇觉窘意。

11月14日 星期二

来埃及已经半个月了，虽然市场上葡萄渐行绝迹，青柑已经上市，景物一变，但是天气仍是炎热，手腕上斑点发痒，不知都是由于蚊子咬的呢，还是有了皮肤病。下午倦极而睡。晚间回教同学偕一埃及工程师来访，便消磨了一个晚上。送客后返室，觉得胃部作痛，这是来埃及后第一次发作。

11月15日 星期三

昨日将自己在大学学院博物馆及亚历山大博物馆中所发现的 *Dentalium Shell*[角贝]一事，告诉卢卡斯先生。他今天到图书馆中来，要我指示出处，翻了 *Badarian Civilization*[《巴达里文明》]及 *Mostagedelm*[《穆斯特吉达》]给他看。阅 *H. Junker*[容克尔]的 *Merimda Beni Salâma*[《麦里姆达·贝尼·萨拉姆》]中关于串珠的报告，作摘记，但此间无1929年之报告，仍须设法弄到一份才好。下午在家休息，睡了一会儿，出来在街上散步，振作不起精神写东西，奈何！奈何！晚间回教学生四人来谈。

11月16日 星期四

昨宵夜半起来，捉了两个臭虫，今日要房东将房间设法清静一下子，此后或可得安眠乎？赴博物院，阅毕皮特里：《阿玛尔纳丘墟》（pp.1—44），在馆中遇埃及人 *Munir Farah*[穆尼尔·法拉赫]，系 *Mobtadayan* 中学教员，在开罗大学研究埃及考古学，约我后日赴开罗大学。下午赴阿拉伯图书馆，归途中遇及海维谅君，邀之至家中闲谈。

11月17日 星期五

赴博物院，晤及布伦顿先生，询问其对Beek, *Classification of Beads*[贝克：《串珠的分类》]的意见，向之借得单行本。又抄录院中陈列之前王朝时期串珠之来源。

11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赴博物院，阅毕Menghin and Amer, *Second Preliminary Report of Excavation at Maadi*[门金、阿默：《马阿底发掘第二次简报》](pp.1—71)，遇及布伦顿先生，询其在*Qau and Badari Vol.I*, pp.5[《卡乌与巴达里》第1卷第5页]所述之“predynastic beads and Roman mummy[前王朝时期串珠与罗马时期木乃伊]”，是否全串皆是前王朝时期串珠？抑仅一部分杂属后代串珠中。据云在卡乌与巴达里，遇及半打以上之后代墓葬及re-used early beads[再度使用的早期串珠]，但皆为杂属后代串珠，据其经验，未见有全串皆为re-used Predynastic beads[再度使用的前王朝时期串珠]者。

下午赴Gizah[吉萨]之开罗大学Institute of Archeology[考古学系]，但穆尼尔·法拉赫今日不在其处，遇埃及学生攻古典哲学文学(classics)者Mamoon Hilmey，及攻考古学者Yaussf Refaie。

11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赴博物院工作。下午休息，拿着一本《埃及游览指南》，到Khan el Khalili[哈利利商栈]市场去探险，又参观附近Medredh Kalaom之遗迹，及el Nasr[纳赛尔]，Barquq[巴尔库克]两教堂，旋赴爱资哈尔大学宿舍，晤及回教同学庞、熊诸君，旋海维谅君亦来，出去散步。晚间赴邱领事处闲谈，下棋两局。报载日寇于广东北海附近之防城登陆，未悉结果如何，其目的当为由钦州侵入广西，以图切断新近完工之湘桂铁路。

11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赴地质博物馆。旋赴Institute Français[法兰西研究所]，拟借阅书籍，但上午不开馆。下午作昼寝，以昨晚在邱君处下棋，11时半始返，睡眠不够也。起来后，又写了一点论文。

11月21、22日 星期二、三

这两天都是晨间在博物院工作，下午在家中睡觉，傍晚起来写一点东西。晚上睡觉失眠，令人又是着急，又无法子可想，明天起决计不昼寝。

11月23日 星期四

下午海维谅君来，约同去附近之Misr电影院，观阿拉伯影片Al Azima[《阿齐马》]。电影颇佳，可惜自己不懂阿拉伯语，只好请海君作翻译，观毕已9时许矣。

11月26日 星期日<sup>[71]</sup>

今日微雨，下午由博物院出来后，赴回教同学宿舍。纳君交来领署转递之曾昭燏君一函，乃国内9月15日所发者，竟费时两月有余，吴、曾二君现在大理，又发掘一遗址，邀吾前往。晚间写复信，谓明年二三月间始能返国，以拟等候格兰维尔教授前来一晤，又拟与纳、海二君结伴同行也。

11月27日 星期一

晨间前往参观Bâb el Futuh[富图门]及Bâb el Nasr[纳赛尔门]，为开罗古城之城门，其附近之Mosque el Hakim[哈基姆清真寺]，仅余二塔。出城后，向Caliphs[哈里法]皇陵而行，睹及新近发掘之开罗古城遗

址一角楼。至陵所，忽下雨，躲在路旁破屋中避雨。雨霁后，参观各陵，以Tomb of Barkuk (1382—1399)，及Tomb of Kait Bey (1468—1496) 为最出色，前者两塔楼、两圆顶，后者圆顶装饰花纹，远胜其余各陵，闻内部装饰极佳，惜未能进内参观。由皇陵经Windmill Hill返城，此丘为陶片、土壤及其他古代遗物堆积而成，新筑之马路切断一径，两旁之遗址堆积层次极清楚，于中间未经扰乱之遗物层中，检得古代铜币两枚，并将同时出土的瓷片取出两片，拿回以为纪念。

下午睡了一会儿，起来后洗一个澡。晚间林兴智君来。

11月28日 星期二

下午赴Gizah[吉萨]，晤及开罗大学考古学系之埃及象形文字教授Dr.Badawi[巴达维博士]，乘此一观Maadi[马阿底]发掘出土之古物。这几天抄录皮特里各报告中关于串珠之章节，稍写一点论文。

11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赴博物院，抄录Room 6[第6室]陈列之串珠，不注明时代，仅书Miscellaneous[杂类]者几占一半，书明年代者亦多由出土地而定，不可靠者甚多。下午倦极，又睡。晚间，将Beads, its Value as Archaeological Evidence[串珠及其考古研究价值]写完，打字已达15页。夜间不知怎样，又是失眠，至2时余始能入梦，颇为所苦。

11月30日 星期四

晨间赴博物院，因为昨夜睡得不好，今日头昏，下午在家休息。这几天正干得刚上劲，又遇此周折，令人丧气。抵埃及已及一月，连引论尚未写完。格兰维尔教授仍无消息，恐怕他来埃的希望极微，还是预备早些返国吧！

# 12月

12月1日 星期五

上午赴博物院，摘录皮特里所著报告中关于串珠之记载，又为臭虫所苦，脱了衣服捉臭虫没有所得，我又发现西装裤的缺点，便是夹缝太多，捉蚤太不方便。下午在家，翻读Andersson, *Der Weg über die Steppen* [安德松：《通往草原之路》]，生字太多，活像收接到电报时的翻电码。关于此方面，非继续努力不可。

12月2日 星期六

上午赴博物院作摘记。下午去找布伦顿先生，寻翻院中登记簿。

12月3日 星期日

上午仍赴博物院作摘记。下午赴回教同学宿舍，找海维谅君，拟借其借书证向此间图书馆借出Junker[容克尔]之*Kabanich-Siid*报告，但馆中以此书不能出借，只得作罢。纳子嘉君交来信件一封，系朱庆永君来信，晚间即写回信。

12月4日 星期一

上午赴地质博物馆，交进卢卡斯之介绍卡，接见后，询问关于埃及地质学数问题，他介绍Andrews[安德鲁斯]新出关于*Wadi Hammamat Graywocke*之论文，稍阅一过。下午在家整理札记。因为昨日在林仲明君处看见他的邮片收集簿，又有些旧病复发，由行囊中取出集邮簿，将在英时收到陈、朱两君寄赠之邮票，都黏贴上集邮簿。因为昨晚写信过晚，今天精神不佳。



12月5日 星期二

来埃及已过一月，生活渐上轨道，每日7时半起身，早餐后，8时半动身赴博物院，院中9时开门。作札记至十二时三刻，以图书馆1时至2时半停止阅书。返舍午餐后，或再赴博物院，或即在家阅书写作，以博物院4时即关门，殊嫌过早。皇家图书馆每日9时至1时、4时至7时开馆，但借书手续过于迟缓，时常要等候半小时以上，且书籍不多，故遂罕去。此后每日如有特别事故则记，否则从缺。

12月8日 星期五<sup>[72]</sup>

在博物院中遇及开罗大学考古学系学生Mustafa el Amir[穆斯塔法·埃尔-埃米尔]邀之来舍闲谈。氏系Edfu[埃德孚]人，虽是麻面，但人尚忠厚，谈及Karnak[卡尔纳克]之M.K.shrine[中王国神殿]，据云耗时4年，共费13000余镑，始得完成。因发掘时极仔细，又先作好小型各断块，设法凑合，颇费精力。又云今年发掘，恐仅有开罗大学之Hermopolis[埃尔穆波利斯]一处开工；Saqqara[萨卡拉]仅作清理工作，但前星期Zaki Saad[扎基·萨阿德]发现一墓，尚有木制之墓碣，现已移入博物院。

12月10日 星期日<sup>[73]</sup>

将前月27日拾得之铜锈斑斓之古钱，交与卢卡斯助手Hemin[埃曼]，请其代为洗刷。昨赴领事署，收接陈凤书君来信，系9月20日由新加坡所发者，现下谅已抵国门。陈君家信曾托我代转，已积下两封，不知如何寄法。昨日在博物院中失落一卷卡片，约十余张，今晨始发现，很是着急，幸得被院中之Prehistoric Room[史前馆]看守者拾得，否则这些摘记，不知如何补填，以其来源散见各书，无法一一追寻也，重获后自庆幸运。

12月11日 星期一

昨天不知怎样又着了凉，下午睡了半天，晚间辗转不能成寐，虽比前月29日为佳，但今日一天没有精神。上午赴地质博物馆，下午在家工作。纳子嘉君来，转交朱庆永君来函，坐谈至傍晚始去。晚间林兴智君来谈。

12月12日 星期二

今天是埃及防空演习的日子，下午各店铺及机关皆行关闭。自己伏在家里不出来，空袭警号，冲破寂静，使我回想起欧战开始那天在伦敦的光景。晚上灯光皆须隐蔽，因为只是演习一晚，值不得白费力气隐蔽窗户，所以采取消极的办法，便是不开灯，只有房东的室中蔽遮好窗户。晚餐平时是送到我房里来的，今晚便在房东的室中用餐，餐后弄纸牌为戏。

12月15日 星期五<sup>[74]</sup>

昨晚海维谅君来闲谈，一同出来，沿着大街逛书铺子。今晨赴领事署，询问有否信件，结果失望。今日称体重，为57公斤半，比一个半月以前（11月3日），增加两公斤半。惟写作的精神，仍属不佳，懒得动笔。腿间作痒，不知何故，想起离家那年暑假中情形，但是这几年并没有复发痒之事。

12月18日 星期一<sup>[75]</sup>

每星期一博物院闭馆，今日上午一个人独自跑到Citadel[古堡]上去，在Mosque of Mohammed Ali[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旁边徘徊一会儿，归途经 el Moniyad清真寺，Bab Zuwayla[祖瓦拉门]，门上泡钉，缠有各色破布，地人有病者常来此为之，以求痊愈。遇及回教同学王世清君，约吾到回教同学宿舍中去，闲谈了一会。阅中国报纸，《香港工商日报》已到11月9日的报纸。马相伯百龄老人，最近已逝世。前星期此间报载吴佩孚去世，系日寇传出消息，未悉确否。下午在家，将安德

松《通往草原之路》阅毕。现下德文，每小时仅能阅一页左右，此后尚须加劲。

12月19日 星期二

晚间餐后在街上散步，遇及马摩西（俊武）君，邀之来舍闲谈。这几天仍照常工作，两臂起泡奇痒，不知是否又是臭虫作怪，但遍检而无所所得，颇惧传染了皮肤病。

12月20日 星期三

晚间赴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皇家地理学会]，听Prof.Sani Gabra[萨尼·贾布拉教授]讲演埃尔穆波利斯发掘。虽然讲演词用阿拉伯语，一句不懂，但幻灯片颇佳，总算是不虚此行。与穆斯塔法·埃尔·埃米尔谈话，拟于最近赴埃尔穆波利斯一行，参观发掘。他约我星期一到考古学系去，允代介绍见萨尼·贾布拉教授，接洽前往参观办法。

12月24日 星期日<sup>[76]</sup>

赴回教学生宿舍，晤及纳、海两君，闲谈至傍晚始返舍。格兰维尔教授来信，谓来埃恐已无望。家中来信，系收到9月14日家书所写，劝在英勾留，以求获得一学位。此议自不能采纳，纵使有钱可以勾留，亦不屑作此事，何况经济方面决无办法。

12月25日 星期一

不知怎样伤了风，流鼻涕，很不舒服。上午在家临摹水彩画金字塔。下午将论文打字。

12月29日 星期五<sup>[77]</sup>

这几天伤风还没有好，不很舒服。上午赴领事署询问有无国内来信，坐下来闲谈一会儿，对于芬兰居然能够支持一个月，都有点佩服。国内自南宁失守后，又无消息，大概由于吾军有能力以阻止其推进。中午访埃默里先生，告以已接到格兰维尔教授来信，谓现在Air Ministry[航空部]服务，不能来埃。埃默里先生谓前曾接洽要邀之来埃，由此间军部向伦敦请求，大概由于英伦方面，以目前此间安静，不欲派人前来。现在仍在继续设法中，大概明春时局如趋紧张，此间需人，则仍可来埃，但最早恐在2月中。这几天将Materials used for beads[串珠原料]写出，预备交卢卡斯先生一阅，共写21页，已打字完毕。

12月30日 星期六

今日遇及卢卡斯先生，以最近将赴Sudan[苏丹]，嘱将所写草稿，明天携来。

12月31日 星期日

将串珠原料携来博物院，交与卢卡斯先生一阅。氏阅后颇为赞许，称为“Extremely good[极佳]”，询问是否准备出版，答以待将来再说。旋随之上陈列室，氏率领英国驻军数人，导游参观图坦哈蒙墓中出土之物，氏颇怀疑图坦哈蒙金面具为Smenkhkara[斯门卡拉]之物，以其不类卡尔纳克出土之图坦哈蒙石像之面貌也。前闻Mr.Myers[迈尔斯先生]云，H.Carter[卡特]自称知一未经人知之皇陵，询问卢卡斯先生亦知此事否？据云卡特告人自知一皇陵，但不能担保古时是否被盗掘过，曾与Winlork[温洛克]言及，如肯予1000镑，愿将确实地点相告，温洛克不敢。

晚间邱领事邀约吃年夜饭，在座者除纳子嘉君外，尚有埃及人某君兄妹两人。饭后闲谈至夜半1时许始散。归途明月半圆，低吟着“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

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不禁无限感慨。

翻阅今年年初时的旧日记，令人又起无限感伤。一切计划，因为欧战的爆发，化为画饼。因为格兰维尔教授说，校中已通知允给津贴，可以勾留到明夏，工作计划，因而也扩充了一点儿。本拟年底交卷的东西，因为这两层缘故，到现在连一章绪论仍未完毕，休说正文。留欧四年，因为想顺便买高价照相机的缘故，到现在连德国尚未有机会去，而照相机也仍未得手。幸得奖金于暑假前发放，暑假仍能照常取出，跑到埃及去过冬，只好以此自慰了。回想前尘，往事不堪回首。不知道再过一年，又是一番什么光景？抗日战争，是否能告一段落？欧洲战争，是否结束抑或再行扩大？自己的生活，可有什么变迁？工作有什么成就？能否如愿返里？这五年的国外萍飘，不知道故乡又存积下多少出人意料的事情！

[1] 编者注：1月2日、4日到7日、9日到14日、16日、18日到21日内容日记原缺。

[2] 编者注：1月2日、4日到7日、9日到14日、16日、18日到21日内容日记原缺。

[3] 编者注：1月2日、4日到7日、9日到14日、16日、18日到21日内容日记原缺。

[4] 编者注：1月2日、4日到7日、9日到14日、16日、18日到21日内容日记原缺。

[5] 编者注：1月2日、4日到7日、9日到14日、16日、18日到21日内容日记原缺。

[6] 编者注：1月23日到28日、30日内容日记原缺。

[7] 编者注：1月23日到28日、30日内容日记原缺。

[8] 编者注：2月2日到4日、6日到11日、13日到18日、21日到24日内容日记原缺。

[9] 编者注：2月2日到4日、6日到11日、13日到18日、21日到24日内容日记原缺。

[10] 编者注：2月2日到4日、6日到11日、13日到18日、21日到24日内容日记原缺。

[11] 编者注：2月2日到4日、6日到11日、13日到18日、21日到24日内容日记原缺。

[12] 编者注：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热恋自己所雕少女像。

[13] 编者注：2月28日，3月3日内容日记原缺。

[14] 编者注：2月28日，3月3日内容日记原缺。

[15] 编者注：3月6日到8日、10日到11日、13日到18日、20日到24日内容日记原缺。

[16] 编者注：3月6日到8日、10日到11日、13日到18日、20日到24日内容日记原缺。

[17] 编者注：3月6日到8日、10日到11日、13日到18日、20日到24日内容日记原缺。

[18] 编者注：3月6日到8日、10日到11日、13日到18日、20日到24日内容日记原缺。

[19] 编者注：3月27日到28日、30日内容日记原缺。

[20] 编者注：3月27日到28日、30日内容日记原缺。

[21] 编者注：4月4日、6日内容日记原缺。

[22] 编者注：4月4日、6日内容日记原缺。

[23] 编者注：4月17日到18日、20日到21日、23日到24日、26日到28日内容日记原缺。

[24] 编者注：4月17日到18日、20日到21日、23日到24日、26日到28日内容日记原缺。

[25] 编者注：4月17日到18日、20日到21日、23日到24日、26日到28日内容日记原缺。

[26] 编者注：4月17日到18日、20日到21日、23日到24日、26日到28日内容日记原缺。

[27] 编者注：5月2日到4日、6日、8日到9日、11日到16日内容日记原缺。

[28] 编者注：5月2日到4日、6日、8日到9日、11日到16日内容日记原缺。

[29] 编者注：5月2日到4日、6日、8日到9日、11日到16日内容日记原缺。

[30] 编者注：5月2日到4日、6日、8日到9日、11日到16日内容日记原缺。

[31] 编者注：5月18日、21日到23日、25日到26日内容日记原缺。

[32] 编者注：5月18日、21日到23日、25日到26日内容日记原缺。

[33] 编者注：5月18日、21日到23日、25日到26日内容日记原缺。

[34] 编者注：5月28日、30日，6月1日到2日、4日到6日、9日到10日内容日记原缺。

[35] 编者注：5月28日、30日，6月1日到2日、4日到6日、9日到10日内容日记原缺。

[36] 编者注：即麦华陀爵士。

[37] 编者注：5月28日、30日，6月1日到2日、4日到6日、9日到10日内容日记原缺。

[38] 编者注：5月28日、30日，6月1日到2日、4日到6日、9日到10日内容日记原缺。

[39] 编者注：5月28日、30日，6月1日到2日、4日到6日、9日到10日内容日记原缺。

[40] 编者注：6月12日到15日、17日、20日到24日内容日记原缺。

[41] 编者注：6月12日到15日、17日、20日到24日内容日记原缺。

[42] 编者注：6月12日到15日、17日、20日到24日内容日记原缺。

[43] 编者注：6月26日内容日记原缺。

[44] 编者注：7月3日到5日、8日、10日到14日内容日记原缺。

[45] 编者注：7月3日到5日、8日、10日到14日内容日记原缺。

[46] 编者注：7月3日到5日、8日、10日到14日内容日记原缺。

[47] 编者注：7月17日到22日、25日到28日、30日，8月1日到3日内容日记原缺。

[48] 编者注：7月17日到22日、25日到28日、30日，8月1日到3日内容日记原缺。

[49] 编者注：7月17日到22日、25日到28日、30日，8月1日到3日内容日记原缺。

[50] 编者注：7月17日到22日、25日到28日、30日，8月1日到3日内容日记原缺。

[51] 编者注：8月5日、7日、11日、13日到15日、17日内容日记原缺。

[52] 编者注：8月5日、7日、11日、13日到15日、17日内容日记原缺。

[53] 编者注：8月5日、7日、11日、13日到15日、17日内容日记原缺。

[54] 编者注：8月5日、7日、11日、13日到15日、17日内容日记原缺。

[55] 编者注：8月5日、7日、11日、13日到15日、17日内容日记原缺。

[56] 编者注：8月21日、23日内容日记原缺。

[57] 编者注：8月21日、23日内容日记原缺。

[58] 编者注：8月25日到26日、30日内容日记原缺。

[59] 编者注：8月25日到26日、30日内容日记原缺。

[60] 编者注：9月9日内容日记原缺。

[61] 编者注：9月21日、23日、25日到27日、29日内容日记原缺。

[62] 编者注：9月21日、23日、25日到27日、29日内容日记原缺。

[63] 编者注：9月21日、23日、25日到27日、29日内容日记原缺。

[64] 编者注：9月21日、23日、25日到27日、29日内容日记原缺。

[65] 编者注：10月1日、3日到4日、7日到11日、13日内容日记原缺。

[66] 编者注：10月1日、3日到4日、7日到11日、13日内容日记原缺。

[67] 编者注：10月1日、3日到4日、7日到11日、13日内容日记原缺。

[68] 编者注：10月1日、3日到4日、7日到11日、13日内容日记原缺。

[69] 编者注：11月7日、9日内容日记原缺。

[70] 编者注：11月7日、9日内容日记原缺。

[71] 编者注：11月24日到25日内容日记原缺。



[72] 编者注：12月6日到7日内容日记原缺。

[73] 编者注：12月9日内容日记原缺。

[74] 编者注：12月13日到14日、16日到17日内容日记原缺。

[75] 编者注：12月13日到14日、16日到17日内容日记原缺。

[76] 编者注：12月21日到23日、26日到28日内容日记原缺。

[77] 编者注：12月21日到23日、26日到28日内容日记原缺。

# 1940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一<sup>[1]</sup>

昨夜返舍过晚，今晨9时半始起身，精神有点疲倦。上午在家校改论文。下午赴回教学生宿舍，应王世清、熊振宗两君之邀吃水饺，闲谈一会返家。

1月2日 星期二

遇及卢卡斯先生，据云明日即赴Sudan[苏丹]，应其政府之聘，前往指导保存古物之方法。

1月3日 星期三

写信给格兰维尔教授，告以已晤及埃默里先生，仍希望其能来埃，同时询问下列三点：（1）Oral Examination[口试]，（2）Examination fee[考试费]，（3）Thesis[论文]。

1月7日 星期日

下午赴回教同学宿舍，晤及海、纳诸君，闲谈一会儿。返舍后，将Method of Reading[解释方法]一节写毕，但将Nomenclature and Identification of Material[原料的名称和鉴别]之细表抽出，另成一节。预计绪论一章，可达40余页。

1月8日 星期一

临摹Bucheur House附近之风景画。这两天不知怎样，没有精神起劲工作，伤风虽未完痊，但已不觉得什么。其他病痛，亦已不很觉得。惟精神不振，大概又需要休息吧！

1月13日 星期六

熊振宗君来闲谈。

1月15日 星期一

将论文第一章写完，但末节尚未打字，延搁过久，非赶写不可。上午赴领事署取信件。下午赴吉萨，拟找贾布拉教授，接洽赴埃尔穆波利斯参观发掘，扑了个空，因为他虽说是每星期一来校一次，但是时常不来。只好找Mustafa el Amir Effendi[穆斯塔法·埃尔-埃米尔·埃芬迪]，听说本星期日有一组学生赴埃尔穆波利斯，系Mr.Macramallah[迈克拉马拉先生]领队，明天去与他接洽，也许可以同去。参观校中博物院由吉萨及埃尔穆波利斯出土之古物。

旋赴金字塔，时已傍晚，暮霭苍茫中，金字塔的轮廓变成柔和的线条，越发显得雄伟与神秘。新月一弯，斜挂塔尖，一颗明星在月亮附近作陪衬。绕着大金字塔，周巡一遍，再仰头看望，已是满天繁星了。今年以战事关系，游人本已不多，晚间更是阒无人迹，独坐在塔畔巨石上，静中凝思，颇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在心中起伏着。乘车返舍时，经过附郭，虽时见小村，但大部分是田野。路上偶尔驶过一两辆汽车，车头灯光映射在路上，大路两侧的树木，也因被照而显出浓绿色，但一霎时汽车驶过，两旁树木又深浸在暮霭中。光景颇有点像从前在沪平两地读书，星期日偶尔进城，傍晚返校时的景象，但是往事何堪回首！

1月16日 星期二

在博物院中碰到迈克拉马拉先生，据云加入其旅行团，须经贾布拉

教授之同意，要我写信去给贾布拉教授。返家后写了几封信。

1月17日 星期三

在博物院中，找出10、12、26、20之琉璃象形字，系皮特里发掘 Nebeshih [奈拜希]的出土品，在**Journal d'entre**找出No.27412，附有草图，果然不错。欣然往告布伦顿先生。又关于串珠，院中陈列者，所定时代多不正确，指出数件，布伦顿先生亦同意。

1月19日 星期五

明日起一连4天，为回教之Kurban Beiram[库尔班开斋日]，今明两天博物院闭院，图书馆则一连停闭5天，在家中将已草成之论文打字，用复写纸将第5节共打两份，预备寄一份给格兰维尔教授。下午赴回教同学旧宿舍，林兴华君询问关于汉字拉丁化的意见，又瞎扯了一场，我始终承认汉字拉丁化的必要和可能。晚间庞益吾君来谈，因为收到贾布拉教授的回信，答应我可以赴其发掘团参观，拟借用回教学生团之照相机，拍几张照片作纪念，遂同往同学宿舍中，照相机被人家借去未还，约定明天再去领取。出来时，熊振宗君陪伴偕行，新月尚未半圆，在月光下一面走着，一面闲谈，抵家已12时许矣。

1月20日 星期六

将论文打字。翻阅Badeker, *Egypt*[巴登克：《埃及》]及Baikie, *Egyptian Antiquities in the Nile Valley*[贝基：《尼罗河谷的埃及古迹》]中关于Beni Hassan[贝尼哈珊]，Hermopolis[赫尔穆坡里斯]，及Amarna[阿玛尔纳]诸节，以便亲临其地时作参考。傍晚赴回教同学宿舍取照相机，等到9时许始得取来。

1月21日 星期日

因为钟表过慢，赶到车站时离开车时间仅差5分钟。找到迈克拉马拉先生，将贾布拉教授的信交与他看，参加旅行遂无问题。此次开罗大学考古学系旅行，共分二组，三年级自成一组，直接赴卢克索；一二年级为一组，先赴Tuna el Gebel[图纳哥贝]，顺道赴贝尼哈珊。此组由二导师率领（埃及古史教授Dr.Pahor[帕胡尔博士]），学生共10人，除一俄籍女郎Miss Rosoff[罗索苏小姐]外，余皆为埃及人，其中有女生一人。车8时20分开行，12时许抵Abu Kirkar[阿布·吉尔卡尔]，在车中用午餐。下车后，乘汽车赴尼罗河畔，渡船已经停泊在那儿，东岸的山丘靠近河身山腰便是贝尼哈珊之名墓。过渡约需一小时，在舟中由一学生报告有关史料。

上山后，先赴Tomb No.3[3号墓]，系Khnumhotep[克努姆霍特普]之墓。门前一对十六棱的石柱，时常在插图中碰到的。领队的迈克拉马拉先生，用阿刺伯语对他的学生解释，他的学生拿出笔记记录，自己不懂阿刺伯语，便留在后面，先拍他两张照片再说。进去后，室中四柱，已是完全毁去，墙壁上除近地面的一列，是极重要史料的墓志铭，其余都是图画当时生活，最重要者为北墙之Semites[闪米特人]入贡，为Sesothis II[塞索提斯二世]六年时事。但色泽之保存，已不若Newberry[纽伯里]当时临摹之佳。北墙右角之饲羚羊图，色泽仍新鲜。神龛中之墓主像，则已大部分毁去。

Tomb No.2[2号墓]，为Amennemhet[阿蒙尼姆赫特]之墓，已近北端悬崖。门前一对八棱石柱，陪衬着后面的山崖，为状极为雄伟。室中，两对石柱尚保留完好，惟其一中断，因为石柱系凿石穴时所留者，故虽中断而上节尚上连天花板之室顶。四壁皆为壁画，以东墙之搏击图为最著名，共数十幅，各具不同姿势。神龛中为墓主及其母、其妻之石像，已毁去一部分。由这墓中出来，拍了几张团体照片，因为时间尚属余裕，又赴Tomb No.15、17[15、17号墓]参观。

Tomb No.15[15号墓]，系Baquet[巴凯特]之墓。室中一对荷花形石柱，神龛在东南角。此墓系第11王朝之物，故尚有Old Kingdom Mastaba[古王国马斯塔巴（墓）]中Serdab[置放死者像的小室]之余风，

但神龕不复完全与祠堂隔开；神主为石像，即就山石凿成，不复另作一像放置Serdab中。四壁画图，以北墙之妇女球戏为最出名，东墙之搏击图亦属不差，共220图，各具姿势。

Tomb No.17[17号墓]，为Khety[海提]之墓。壁画大致与No.15相似，但较为粗陋。室中之石柱排成两行，多已毁去。

由No.3至No.15，经过数墓，有仅开始而已弃去者，石匠之工作方法尚可寻迹。参观各墓时，引导者讲解用阿刺伯语，罗索苏小姐亦不懂阿语，跟在我的身边合读巴登克的指南。各墓排成一行，在山之腰。由此至山麓，为王侯属下官吏丛冢，即John Garstang[约翰·加斯唐]于1902—1904年所发掘之区域也。立在墓前俯瞰尼罗河，风帆上下，为景极佳，惜照片已罄，不能收之入影中。

下山时，帕胡尔博士询问我在英伦时所学习之课目。据云此间讲埃及古代史时，常令学生参考原来史料。Breasted之*Ancient Beads* [布雷斯特德：《古代的串珠》]，其中译文，许多地方须要改译。渡河后，已5时余，赴车站，据云须等候8时半之火车，抵Mallawi[玛拉维]时已近9时，在车站附近一希腊人所开客栈中过宿，与Mr.Rifai[里法伊]住在一室。

1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9时由玛拉维出发，先赴赫尔摩坡里斯，参观留有拉美西斯二世石像之古庙遗址。旋至German Expedition[德国考察队]所发掘之区域，希腊Corinthian[科林斯]式石柱巍然矗立。复至塞提二世所建之神庙，尚存Pylon[门塔]及hypostyle[多柱式厅堂]之石柱。

赴Tuna el-Gebel，为开罗大学贾布拉教授八年来发掘之处。工作站设备尚佳，电灯所用之电，由附近之村落中转递而来。前两年国王曾来参观，当时所设之欢迎国王牌楼，今仍竖立于沙地上。贾布拉教授不在

工作站中，由其助手Saad Nagim Efendi[萨阿德·纳吉姆·埃芬迪]引导参观。先赴神兽殓所，所用之resin[松香]，满地皆是。入Gallery C[C展室]，为神鸟ibis及神兽baboon之墓所。地下室之两侧，垒垒皆为木棺及陶瓮，其中贮藏mummified ibis or baboon[成为木乃伊的灵鸟或狒狒]，有一神龛置狒狒石像。另有一室，内有壁画，为Ptolemaic Pharaoh[托勒密法老]祭神图。出地下室后，至洗刷古物室及临时博物馆，在参观者签字簿上，替他题写上中国字姓名。

午餐后，赴Tomb of Petrosius[派特鲁修斯墓]参观。途中顺便询问帕胡尔博士关于派特鲁修斯时代问题。氏知余对此有兴趣，通知萨阿德·纳吉姆·埃芬迪，令用英语讲解。先至派特鲁修斯墓，为公元前300年左右之建筑，四壁浮雕，题材为埃及数千年所原有者，如割禾图、祭祀图，但人物装束作希腊装，混合埃及与希腊作风，另具一格。此墓附近，尚有其他古墓古屋，乃近数十年所发掘者。此间沙碛，淹没古代建筑，深及屋顶，故建筑物保存极佳。

派特鲁修斯墓之南，为1931年所发掘之Tomb A（见S.Gabra, *Rapport Preliminaire Sur les Fouilles* □ Tuna.A.S.XXXII[《图纳初步发掘报告第32期》] 1932, pp.56—77），亦为一庙一墓，门上及两侧之窗户，为希腊罗马式，未进内。其侧为Isodora，乃罗马时之墓，后室靠壁有一床为停棺处，与亚历山大之Ptobaei墓相似。旋赴Dit is hor，右侧竖立一Ptolemaic[托勒密]时代之木棺，横卧两石椁，中置木乃伊，全身紧缠；左侧为一小室，中置三尸，状极惨凄；后室有深穴。其后为一罗马时代之墓，祠堂前为祭坛及石柱（在此摄影），墓室则在其下，由旁门而进，为两拱弧室（cryst）。旋赴住宅区，为庞培式住宅，四壁画图。其中之一，壁上所画者为酒瓮（？）之类，其dado[墙裙]为仿大理石镶嵌画之壁画装饰。又有一宅，其中为现在开罗博物院之Orpheus and his father[俄耳甫斯和他的父亲]，Orpheus and Sphinx[俄耳甫斯与斯芬克斯]图。另有一庙一墓，为希腊罗马作风，有Anupris[阿努普里斯]头戴double crown[双冠]，绿猴，墓主或作埃及古装，或作希腊服装；壁图之人物，其衣饰及坐座，皆带有Mosaic[镶嵌画]意味。

旋参观Temple of Hermopolis[赫尔穆波利斯神庙]，为希腊罗马式，广场围绕以石柱，中庭之走廊亦为石柱，神龛为养神鸟之所，其水由庙后一井汲取。井深37呎始达水源，以其过深，故分为两截，中腰有平台。由地面沿一扶梯，可以抵达平台，由彼处汲水，冲入一积水槽再汲上地面，构造颇巧。

返舍后，遇及贾布拉教授，并介绍见开罗大学前任文学院长Dr.Taha Hussein[塔哈·侯赛因博士]，为一瞎子。无意中遇及Dr.Cerny[塞尔尼博士]，他尚忆及余为在伦敦时见面之格兰维尔门生。寒暄数语，即行告别。

返玛拉维后，告迈克拉马拉先生以拟明天赴阿玛尔纳，彼谓船只及骑驴，皆须事前接洽，托其Chief Guard[护卫队长]代为接洽，到11时始接洽妥当。迈克拉马拉先生谈及古物保管，谓应依照希腊办法，不准出口；东方国家，如埃及、伊拉克、波斯、印度、中国，应联络起来，禁止古物出口。

1月23日 星期二

晨起后，与同行者告别，约在开罗再见。乘9时火车，不及10分钟即抵阿玛尔纳。Guide of antiquities[文物向导]为一阿玛尔纳村中Sheikh Abdur Khalil[谢赫·阿卜杜勒·哈利勒]，雇有两驴，乘驴约一小时许始抵河岸。渡河后，继续乘驴，经Ettell村至Akhetaten[埃赫太吞]遗址。初赴宫殿遗址，因事前未加预备，一时颇难辨为宫殿之孰一部分，摄得一影。旋赴House of Vizier Nakht[维西尔·纳赫特住所]，其住宅之各部分，尚依稀记得，故可认辨。进口后为一前厅，有石柱，尚余柱脚；中厅有石柱及坐榻，摄一影；其后为卧室及浴室等。此间遍地陶片，检取数片，以为纪念。住宅之泥墙，在已发掘之区，到处皆是，但以未携来地图，殊难作一系统。旋赴North Palace[北部宫殿]，此为Egyptian Exploration Society[埃及考察团]所发掘者，其御座及离宫等，尚一一可辨，在宫中摄得一影。本拟赴North Tombs[北部墓群]参观，但以时晏，只得作罢。徘徊故墟中，殊有“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



代不同情”之感。Akhenaten[埃赫那吞]之时代，相当于吾国殷商后叶，如果小屯尚有宫殿遗址，则吾人躬历其地，其情感又将如何！国内平生所经，惟圆明园遗址，颇与此相似。然时代则相距3000余年，自然不及此地之能发怀古之幽情也。因为要赶火车，只得离开阿玛尔纳，然颇依依不舍也。经过田野，阡陌纵横，颇有故国乡间风味。中午阳光，春风袭人。由考古旅行，而转想到自己的飘零，只好叹一口气而已。

赴开罗之快车，在阿玛尔纳不停，须赶至玛拉维乘2时半火车。由阿玛尔纳乘汽车赴玛拉维，汽车夫听说我要赶火车，故意中途出毛病，停车修理，后来赶快，又要加价。到火车站中，离开车时间不远。售票处原来规定开车5分钟前停止售票，但是这一次离开车已不到5分钟，售票人还没有来，窗前围绕着一大堆人候票。自己挤进去，匆匆买票，一经上车，车轮即行开动。匆忙中丢掉几个钱，只好自认霉气，抵开罗已七时一刻。这三天虽用去2镑，但颇满意。

1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赴博物院图书馆。下午赴Heliopolis[赫利奥坡里斯]，此为初度来赫利奥坡里斯，乘坐公共电车，到达后费了好久，才找到Sesostris I's Obelisk[塞索斯特里斯一世方尖碑]，仅高66呎，但在田野中，周围风景颇不恶。

1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在博物院中工作。下午在家将论文绪言一部分（第1—5节）打字完竣，共46页。傍晚熊振宗君来闲谈，至9时余始去。

1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赴Old Cairo[旧开罗]，沿着Fostat至Citadel[古堡]。乘车返家，下午照常工作。

1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赴吉萨，在Pyramid[金字塔]附近绕了一周，特别参观Reisner[赖斯纳]所发掘的Pyramid Temples of Mencercus [曼塞尔库斯金字塔庙]及Pyramid Temples of his queen[王后金字塔庙]，返家已2时半。补记这一星期来的日记。这几天跑来跑去，为的是摄几张照片，结果除赫利奥坡里斯以天阴效果不佳外，其余尚满意。

1月28日 星期日

晚间赴回教同学宿舍，将照相机交回，坐了一会儿，随便闲谈。

1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赴Passport Office[护照管理局]请求延长居留时间，弄了半天，初要银行证明经费来源；赴银行询问，则谓银行向来不出此种证明；后来将清华公费留学证明书交上，才得许可，但须静候一星期，俟内务部批准后，始能签字。

下午开始写论文第二章，预备在一个月內将它写完，未悉能如愿否？第一章差不多耗费了二个月，此后非赶快不可！

傍晚纳子嘉君来，交来昆明李济之先生来信，允许在中央博物院中安插一位置，月薪180元，虽较浙江大学之280元，相差100元，但以对自己前途计，宁愿就任此月薪较少之位置。信中又提及拟将四川之考古事业全盘相托，此事则待将来再谈。纳君谓已决定于3月初旬起程返国，林仲明君可以同行，拟乘英国货船返国。

1月30日 星期二

赴博物院工作，Mr.Leibovitch[雷包威施先生]询问有否稿件，据云

可以在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Egypte[《埃及古物研究年报》]上登载，当时未能答应。返家后，颇欲将Nubian Royal Tomb at Kostol[科斯托尔之努比亚王墓]写一短稿，遂开始写了一页，又复搁置下去。

1月31日 星期三

来埃及匆匆不觉已过三个月，博物院进门券已满期，托布伦顿先生将之展期二个月。闲谈及中国中央博物院，我乘机询问能否将此间重复之古物赠送或交换。据云此事甚难办到，惟开罗博物院时常将重复物出售，任何人皆可购买，惟价格颇昂。又谈及氏从前在Qau[卡乌]、Badari[巴达里]及Mustagidda[穆斯塔吉达]所得之古物，一部分仍在其手中，未曾分配。据云几全部为小物件，如串珠、圣甲虫形宝石之类，将来亦拟出卖，但希望卖与公共机关，不卖与私人，此事俟将来再谈。按在英向格兰维尔教授告别时，亦曾提及此事，据云将来可以在University College Collection[大学学院收集品]设法，将一部分重复品，赠送与吾国博物院，但此事须待战后再谈。最可惜者为Sir Robert Mond Collection[罗伯特·蒙德爵士收藏品]，氏之遗嘱令分赠公共博物院，Prof. Sidney Smith[西德尼·史密斯教授]及格兰维尔教授为遗嘱此部分执行人。惜知之过晚，我向之提及时，据云已分配完了。回家后写了二封信。

## 2月

2月2日 星期五<sup>[2]</sup>

在博物院中，遇及M.Effendi[M.埃芬迪]，据云其校中旅行团将于今晚返开罗。晚间王世清君来谈。王君对于照相颇具兴趣，照相之成绩亦不错，携来前日在其埃及老师家中所拍之室内摄影。闲谈中谈及其家中情况，据云结婚后仅八个月，即行出国，四五年后始能返国，此间友人结婚，概不出席，以见景伤情也。又谈及去年麦加朝觐，政府遣派监视北平伪政府所派之朝觐者5人，多为北平回民中之长者，在此为年轻子弟相责以国家大义，唯唯不敢晓辩，可怜亦可恨。谈至10时许始去。

2月3日 星期六

去院中遇及开罗大学考古学教员帕胡尔博士及Dr.Macramallah[迈克拉马拉博士]，将此次旅行所摄之影，奉赠每人两张，又请其转交各同学每人两张。埃米尔先生亦已由旅行上埃及返开罗，据云曾赴Abydos[阿拜多斯]，Luxor[卢克索]，及Tuna el Gabal[图纳加巴]，颇为尽兴。Gjul Palomonds由亚历山大来开罗，乃阿尔曼特同伴，明日即返亚历山大。

2月4日 星期日

下午赴埃及友人Zarrong[扎鲁克]之召，与邱领事同往茶聚，4时半前往，8时始返。有英人在座，闲谈中骂埃及人不识好恶，谓如果将来受意大利或日耳曼统治受罪时，恐那时回想不列颠的善政，要懊悔今日反英之不应该。他们的意思，好像是埃及只配永久做人家的殖民地，不是英国便是他国来统治。自己也是受压迫的民族，听了非常不顺耳，但是又不好意思非难争辩，坐着静听而已。今日收到格兰维尔教授的来信，知道学位事只要论文做好，仍有办法。

2月5日 星期一

将已写好之论文打字，预备寄一份给格兰维尔教授。

2月6日 星期二

今日称体重，居然达到60公斤，比初来埃及时之55公斤（11月3日称量），增加5公斤，颇为高兴。因为前天晚间多吃了一点，这两天胃部又不舒服。

2月9日 星期五

今天是回教的新年，听说昨天是吾国旧历的新年。回教过年，并没有戒斋月尾封斋日的那样重视，但博物院仍关门一天。上午去看电影，片子是《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s de Paris*）》，颇为不差。下午赴回教同学宿舍，马兴国君邀我一块儿去看一位埃及文学家，是一个童话作者。出来后赴新同学宿舍，参加他们欢送林子敏、纳子嘉、马福尔三位同学返国，吃茶点，坐谈至10时许始返。

2月10日 星期六

将论文的第1章，打一份复本，共46页，加上一图版，竟费了一星期的工夫，每天下午都花费在打字上，今日完竣，预备明天挂号寄去。

2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与回教同学赴Kasr el Nil后面的河畔公园，此园系仿照西班牙Asadura之回教建筑，风景颇不恶，拍了几张照相。下午在家中写了两封信。

2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约马兴国君一同赴开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看病，医生说是什  
么Eczema[湿疹]，皮肤干燥发痒，开了几样外抹的药，（……）。

晚间林兴华君来谈至11时许始去，言及新疆回民受当地军政长官之  
压迫，出亡流离于印度、阿富汗、波斯、阿刺伯及土耳其者，达数千  
人，如不设法改变政策，恐将来西北变乱，终不能免。林君主张中央政  
府应派内地回教青年赴新疆工作，从事联络回民，同时训令高级军政人  
员，不得压迫回民。新疆回民以宗教关系，颇不喜苏俄之反宗教政策，  
故出亡者多赴近东回教国家。惟新疆军政当局，则联络苏俄，聘请苏俄  
顾问，阴以此对抗中央；如中央实行严厉政策，彼辈或将铤而走险，引  
苏俄军队入新以抗中央。在此抗战时期，恐中央初无能力及此也。

2月18日 星期日

晚间马继高君来，将11日游公园之照片，相送数张。闲谈中语及四  
川成都附近，曾有数次发掘古坟，出土物在通俗图书馆中。后同赴回教  
同学宿舍，阅新到之《大公报》。

2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去医院看病，已渐痊愈。护照延长，亦已办妥。下午去回教同  
学旧宿舍，纳子嘉君谓归国计划，或许又有改变，允许月底以前再行通  
知。海维谅君谓如果不能成行，劝我搬到他们宿舍中去住，每月两三镑  
钱，即可够用。回教同学返国川资，去年9月中批准拨付，前日始汇  
至，国币800元，仅换成15镑左右，皆叫苦不止。晚间胃病增剧，奈  
何！奈何！

2月22日 星期四

这几天因为胃病的关系，晚间睡眠受扰，午餐后补睡一小时余，精神不佳，振作不起精神来，仅摘录笔记而已。傍晚海维谅君来谈。

## 2月23日 星期五

晚间赴回教同学宿舍，新同学王世清、张文达两君新迁至旧宿舍。阅1月22日《大公报》所发表之汪日协定，令人气愤，汪某附逆，丧心病狂，一至于此。旋至海维谅君室中，谈及汉字拉丁化问题，此公极力反对，但所举理由，都搔不着痒处。12时许始返舍。连日近东风云，颇为恶劣，不知能否度过春季而平安无事。上午晤及邱领事，据云至早3月底，至迟5月，预料意大利必蠢然思动；苏俄在芬兰战事解决后，将从事于土耳其，近东变化正方兴未艾也。

## 2月24日 星期六

今日为回教徒麦加朝觐归来日，博物院闭院一日。下午Farah M. Effendi[法拉赫·M·埃芬迪]来谈，后同赴El-Gammal茶馆喝茶闲谈。氏系此间一中等学校之英文教员，每月薪俸可得14镑，闲谈及中国，据云当其在小学念书时，书中述及中国风俗，谓席地而坐，书塾中师有所问，生徒以面背向先生而答（此当系背书之误会）。又询及鸦片恶习近况。闲谈至7时半始别，不知道由于噉食过量呢，还是由于春寒微雨着了凉，夜间胃病又作，不能成眠。

## 2月25日 星期日

由于昨夜未曾睡好，今天一天不舒服。下午补睡两小时半，洗一个澡，一个下午便去掉了。

## 2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领事署取信。晤及纳子嘉君，询问行期，商洽结果，拟在此

间再住5个月，秋间返国；为节省经费计，拟与纳、海两君合租一舍，自行做饭，据云每月经费两三镑即可维持。因为论文仅写了6节（Chaps.I—V，XI），虽摘记不少，但返国后必感困难，故拟即如此做去，旅费40镑必须存放不动，高级照相机恐无办法耳。

2月28日 星期三

收到迈尔斯先生挂号包裹一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打开一看，原来是74包串珠，要我审定年代。来信说得很客气：

Dear Shiah, I am hoping that you can help me, as I do not think there is anyone else who can do the particular job required. I am sending you a collection of beads from all the Saharan sites at Armant, which badly need to be dated.

[亲爱的夏君，我希望你能帮助我，因为我认为此间没有其他人能干这项特殊的工作。我现在把阿尔曼特的撒哈拉诸遗址所出串珠之收藏品给你寄去，这些东西急需断代。]

去找布伦顿先生，约定下午一块儿将这批东西，一一过目。返家后，遇及海、纳两君来，据云房子已经看好，连定钱也都已交进，地点在Sharia Nubar Pasha附近，约定明天一块儿去看。下午与布伦顿先生一同，将Armant beads[阿尔曼特串珠]审定时代，足足花了两小时的工夫。闲谈中，我问起Selin Hasson[塞林·哈森]解职事，据云系侵吞公款，虚报账目达万余镑，发觉后被解职。

2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7时半送林子敏君上火车返国。邀海维谅君来家早膳后，同往观新房子。赴博物院，阅De Morgan, Dahshur I[德·摩尔根：《达赫舒尔一世》]。返家后，将迁居事告诉房东。因为早晨起身过早，精神不



佳。下午睡了一觉，将阿尔曼特串珠草报告。

## 3月

3月1日 星期五<sup>[3]</sup>

房东知道我要搬家，今天特别与我说，如果为嫌房租太贵，可以减低。从前是每天20埃元，每月约须6镑，洗衣费在外，每星期一次约花3—4埃元。房东问我，迁出与回教同学同住，每月预备花费多少。我说，估计约须房租1镑，饭费1镑至1镑半。房东谓，如果继续住下去，饭菜费稍为减少，则每月可以3镑半钱，洗衣费在内，希望我加以考虑。因为房间已经租好，我自然无法改变。后赴学生部找到海、纳两君，决定下午搬家，纳君允来襄助。返家后，告诉房东下午搬家，房东知道无法挽回，希望我以后时常来看他，如果要搬回来住，可以少算房租。午餐后收拾行囊，5时许纳君代为叫一汽车赴新居，纳、海两君已搬进来。床铺由学生部搬来，家具等一部分由学生部搬来，一部分新添。出来晚餐，因为连日全由他们代为出力，请他们吃一顿晚餐，以为道谢。到Sharia Fonad，拟购Radio[收音机]，无结果。

3月2日 星期六

昨晚被臭虫所扰，一夜不能安睡。晨起后，捉了半打小臭虫，一个大的，都是满腹鲜血。今天一天不舒服，下午睡了一觉。庞益吾及马兴国君来谈。这两天火表尚未安置好，晚间点洋蜡。

3月3日 星期日

上午仍在博物院工作。下午与海君同赴Ataba，购一床毯，至于盖被，则假借他们的厚毯。昨天买了一只椅子，桌子则由他们向学生部搬来几张，亦可够用，惟客厅中添置桌椅一整套。

3月4日 星期一

今日起，生活又入轨道。上午在家洗了一个澡，换下的衣服，预备自己洗。将阿尔曼特的串珠写作报告。午餐后，洗涤盆碟，因为昨晚仍为臭虫所扰，今晨又捉了半打，下午补睡一小时。晚间已有电灯，又可工作了。

3月10日 星期日

这几天为Beads From Saharan Sites At Armant[阿尔曼特撒哈拉诸地点出土的串珠]草写报告，昨天才打字完毕，今天拟将这报告交给布伦顿先生过目，但是他过于忙迫，没有工夫。他交给我一匣串珠，乃Mestaqeddan[迈斯塔盖丹]及Martana[马尔塔纳]发掘所得者。今天博物院新陈列Montet[蒙德]在Tanis[塔尼斯]发掘所得Pesebkhem[派塞普海曼]墓中出土之物，瓶碗之类为金银所制，有如前朝遗物；身上所饰之物，亦为黄金宝石所制；银棺及镶金之内棺，已运来陈列；石椁则未运来陈列。今天闻风来观者不少。下午在家中，将布伦顿先生交来之串珠，全部过目。

3月11日 星期一

将报告再阅一遍，将Register[登记表]中Dates[所属时期]一项填入时代。写了两封信，一封信给迈尔斯先生，一封给格兰维尔教授，颇希望此报告能够刊出，不知能如愿否？（后注：5月18日接复信及校正稿，知已允登载）洗了一个澡，到邮局寄信，乘便到旧房东那儿去一坐。

3月16日 星期六

这两天阅了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pp.1—344），虽其立论，未见高明，但文章写得颇为漂亮。上午赴领事署，因为领署将行迁移地址，有些中国杂志将要弃掉，将自己所要的，检了几本回来。

3月17日 星期日

为了搬家及写*Breads from Armant*[《阿尔曼特出土的串珠》]，又将论文搁置了半个月，今日开始继续写“Method of Manufactures[制造方法]”。

3月18日 星期一

阅毕C.Bell, *Civilization* [贝尔：《文明》](pp.1—216)。今日报载莫[索里尼]、希[特勒]二位魔王晤面，不知欧局将行如何展开。

3月19日 星期二

阅毕J.Capart, *L'Egypte des Pharaohs*[卡帕尔：《法老的埃及》](pp.1—145)。

3月21日 星期四

因为爱资哈尔大学宿舍办公处发现有床铺迁出中国学生宿舍，坚持一定要拿回去，只好另外购买一张旧铁床。晚间上床后，才发觉满床都是臭虫，连忙起来捕捉，一连便是27个；夜间又起来两次，再捉了12个。但是找不出臭虫的来源。虽是旧床，但曾重行漆白，似乎不会有臭虫，疑心枕头或褥垫内的棉花，或许是旧棉有臭虫，但夜间渴睡，没有工夫拆开来看，一夜未得安眠，气愤之至。

3月22日 星期五

晨起后，将枕头拆开来看，虽是旧棉，未有臭虫，褥垫也似乎不会有臭虫。再检查床铺，忽发现床头钢丝螺旋，旋成一小筒，中间都是臭虫，连忙拿煤油灌进去，杀死了不少。虽然因为昨夜未曾睡好，但斩草除根，以后可以高枕安睡，精神上殊为愉快。

3月24日 星期日

昨日到回教学生部去，宵间返舍，着了凉，今天不舒服。昨天在博物院中，无意间碰到Mr.MacDonald[麦克唐纳先生]，知道他驻在埃及边境，刻下请假几天，出来逛逛，住在National Hotel[民族饭店]。今天去告诉Mr.Manavian[马纳维安]，原拟约之同去访麦克唐纳先生，可是他不在家，与旧房东闲谈一会。返家，阅毕Goldenweiser's *Anthropology*[戈登威泽：《人类学》]，此书写得颇不差，去岁由欧来埃途中阅着消遣，看了一半搁下，到现在才有工夫阅读完毕。

3月28日 星期四

博物院的免费入门券，快要满期了，今日找到布伦顿先生，要求延长5个月，因为现已决定在这里过夏。今日气候已变炎热，下午睡了一觉，起来后站在阳台上，已感觉到热气拂面。此后5个多月，不知如何炎热，等着瞧吧！

## 4月

4月1日 星期一<sup>[4]</sup>

往民族饭店，晤及麦克唐纳先生，据云明日请假期满，即行返营，行将开拔驻防伊拉克。在兵营中，虽事务不多，尽有空暇，但书籍欠缺，无法从事学问。旋言此次欧战为一愚蠢的战争，这样不痛不痒，最令从戎者丧气。返家阅报，知汪逆即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可谓丧心病狂。

4月4日 星期四

上午与海维谅君同往访王世明君，王君为此间留埃同学，随近东访问团返国后，曾赴西北服务，此次委任Jedda[吉达]副领事，携眷赴任，昨日到开罗。此君谈锋颇健，陈述国内情形，对于龙云氏颇不满意，谓其对中央不即不离，对人民则苛捐杂税，但中央以抗日作战，不得不忍受。

4月5日 星期五

今日赴邮局订阅*La Bourse Egyptienne*[《埃及证券交易》]。这几天为了一篇小文章*Some Remarks on the Bekhen Stone*[《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忙了好几天，今日才写完“Section I, The God Bekhenow”[第一节，贝克汉姆神]，预备再写一个“Section II, Bekhen Stone, Greywacke and Durite”[第二节，贝克汉姆岩、杂砂岩和都里特岩]，即送交Mr.Leibovitch[雷包威施先生]，询问能否在*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Egypte*[《埃及古物研究年报》]上发表。此因前星期遇及Mr.Alan Rowe[艾伦·罗威先生]，讨论氏所作之“The Ancient Egyptian Bekhen Stone”[《古代埃及的贝克汉姆岩》]，氏对我说将大意写出，可以交在A.S.[《年报》]上发表。

4月9日 星期二

将关于贝克汉姆岩的材料，又写完第二节，合称为《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预备交与《年报》发表。这一个月多星期的时间，差不多都花在这篇文章，论文反搁置不写，可谓不务正业。晚间合请邱领事及新来之吉达王副领事合家，在El Haty晚筵，饭后邀他们到寓所中来闲谈，夜深始散。今日报载德军占领丹麦，进攻挪威，欧洲战事扩大，不知亦将影响及近东否？

4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赴地质博物馆，谒其主任Dr. Little[里托博士]，咨询关于杂砂岩等地质学上之问题。关于贝克汉姆岩一文，又发现埃及象形文字一新材料，补写一节。

4月11日 星期四

将《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交与艾伦·罗威先生，候其阅毕后，或许再交与Mr.A.Lucas[卢卡斯先生]，然后交进《年报》编辑者，希望能够登载出来。下午此间侨商开茶话会，欢迎王副领事，邀我作陪。茶点后已5时许，赴回教学生新宿舍，阅《大公报》，知蔡元培先生已于3月初逝世，不知亦将影响及中研院前途否？

4月15日 星期一

这两天为了打字机出毛病，自己修理，今日始修好，将论文继续打字。每日仍赴博物院，阅读定期刊物中之发掘报告（Bulletin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s, New York [《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馆刊》]），搜集材料。

4月23日 星期二

今日收到望眼欲穿的一封信。自从2月11日将论文一部分寄给导师，今日始收到复信，虽对于小地方颇有更改，但大体尚可过得去，颇承赞许。惟囑续寄论文，则以这两个月以来，胃病又发，尤其是最近一星期来，差不多每日傍晚时胃部作痛，晚间不进食，夜眠尚安，但精神殊不佳，除写作一篇报告给迈尔斯先生，写了一短篇《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外，大半工夫都费在浏览《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馆刊》之埃及发掘报告，关于论文仅写了十几张，无法交卷，殊为着急。

4月25日 星期四

阅毕Freud,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 (pp.1—214)。

4月26日 星期五

纳君谈起今天领事署要招待一位要人，这位要人的行踪是要守秘密的，不过领事署受有外交部电示，要加以招待，我询问得姓名后，无意中提起他还是我中小学时的同学呢！中午时，纳君由领事署公毕回家，说已遇到这位要人，纳君提起我的姓名，惟贵人多忘事，不复记忆。但领事约我今晚去作陪，遂与纳君同去，在领事署客厅中少候，一会儿汽车来了，太太先进门，要人随后跟进来。虽然相别近十年，相貌尚依稀记得，问起中小学的事，我告诉小学部时名字叫“夏国栋”，他忽然记起，便说道：“那时你是不是很小，成绩在你们班中很好；因为在儿童自治会中办事，这名字尚仿佛记得，中学时的名字已记不得了。”用乡音谈了几句话，即行入席。饭后去看阿刺伯舞蹈，12时许始返家，约定明天在博物院相候。

4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在博物院中陪着邱领事及高君夫妇参观，作Dragoman[向导]，费了整个上午。回来后，因为昨夜睡眠不足，精神不佳，看了几十页



Drioton[德里奥东] 和Vandier[汪迪耶]的《埃及古代史》。作昼寝而不成功，因为想到了中小学时的情形，四五年未返故乡，未免有萧然之感。

4月29日 星期一

今日为清明节，与纳、海两君去游动物园，这几天胃病仍时发作，殊为所苦。回来后写了几封信。

## 5月

5月1日 星期三<sup>[5]</sup>

赴艾伦·罗威先生处，取回《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稿子，承其加以修改，盛意殊可感。关于内容方面，仅对于其中第二节[有关贝克汉姆岩单词的解释]，氏仍坚持其[祭坛]旧说，谓余之[塔门]新释亦仅可备一说而已，不能取旧说而代之。文字学方面之证据，虽以新释为强，但由各方面综合观之，旧说似仍近真。反复辩论，后来余允加修正，删去“The original interpretation is incorrect[原译不正确]”，改轻语气，谓“Another interpretation may be given[可以有另一译法]”。

5月3日 星期五

昨日校改稿子，有数页须重加打字，今日赴博物院欲找卢卡斯先生，请其过目，未遇。午后赴回教学生团，应庞益吾君之邀，吃水饺。昨日报载，英国已令其商船绕道南非，避去地中海，以防意国。今日报载，张伯伦在议会宣称，英法已增派舰队赴亚历山大，不知战事将波及埃及否？

5月4日 星期六

上午赴博物院，将稿件交与卢卡斯先生，请其校阅。乘机参观新由Tanis[塔尼斯]运来Amenemopat[阿蒙尼姆帕特]墓中出土古物开箱，Prof.Meutet[缪特特教授]之助手检交与布伦顿先生。昨晚一夜腹痛未能安眠，下午昼寝。晚间，纳、海两君出去看电影，自己留在房里，校阅论文。

5月5日 星期日

卢卡斯先生交还《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一稿，颇加赞许。稍加修改后，拟即交与《年报》编辑处，希望能在《年报》发表。

5月7日 星期二

将论文已写好的部分修改后，寄给格兰维尔教授。将写好的短篇论文《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交给《年报》主编 Mr.Leibovitch[雷包威施先生]，大概可以希望发表。今日起此间A.R.P.[防空袭]演习一星期，管制灯火，很是不方便。

5月9日 星期四

写信给皮特里，这事久已有在心中，但是为他的大名所震，虽一方面极力企图获得他的手迹，同时却觉得如果没有问题提出，恐难得复信。迟延至今，始决定不管他回不回信，试一试再说，提出的问题是：

(1) Amration **fareme** beads ( missed from U.C ) [阿姆拉？串珠（由大学学院失去者）]；(2) Provenance of flint bead[燧石串珠的出处]；(3) Emery bead-polishers[埃默里串珠的磨制者]；(4) Present location of the great part of his tomb-cards[他的墓葬卡片大部分今在何处]；(5) Present location and provenance of the blue glass eye with the name of Amenhotep I[带有阿蒙霍特普一世名字的眼纹蓝色玻璃串珠的现存地点及出处]。

5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在博物院中，闻今晨德军已进兵荷、比。下午阅报知荷、比及卢森堡，皆已卷入战祸。欧洲大战，可云已于今日正式开始，前途变化，未可逆料。

5月11日 星期六

报载英国内阁改组，张伯伦辞职，丘吉尔组阁，工党及自由党皆将入阁，英国作战政策将强硬化。

5月17日 星期五

欧洲战事，荷兰已全国沦亡，比利时仍在剧战中，南欧局面仍不清楚。如意大利参加作战，此间恐亦将不免。上午在博物院，见图坦哈蒙珍饰室中，有工人在那里工作着，似乎要将金椁移到别处去。返家后，精神不佳，在客厅中看画报，站起来时，有点头晕，一会儿忽失知觉，晕在地上，海维谅君来扶起，虽立即恢复知觉，下午睡了一个下午，幸无别种征象，但颇为自己的康健担心事。

5月18日 星期六

接迈尔斯先生来信，谓交去之《阿尔曼特撒哈拉诸地点出土的串珠》，已决定收入明春出书之 *Cemeteries of Armant II* [《阿尔曼特诸墓地》第2卷] 中，须要修改及更动之处，均已竣事，附来修订后的稿子。除关于 Venetian Glass beads [威尼斯玻璃珠] 一点，稍有误会外，其余仅有数处小错误或遗漏，明天当写信复之。

5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引导纳君参观 Egyptian Museum [埃及博物馆]，花了一个上午，因为时局的关系，有些东西已经由陈列室中取出，收藏安全地方。如 Amarna Tablets [阿玛尔纳书版]、Small Antiquities from Amarna [阿玛尔纳出土的小件古物]、Gold Inner Coffin of Tutankhamun [图坦哈蒙金内棺]、Objects in the Jewellery Room [珠宝馆的器物]。有些陈列室则放置沙袋，以防不测。下午赴回教学生部。

5月21日 星期二

明天起博物院停止开放，一直要等到9月1日，始再行开放。将复迈尔斯先生的信写好打字，去找布伦顿先生，因为他事忙，明天再去。

5月22日 星期三

找到布伦顿先生，取出《阿玛尔纳串珠》，改换号码，仍放在他的办公室。将致迈尔斯先生的信，即行发出。博物院虽停止开放，幸得其图书馆仍可利用。至于阿剌伯皇家图书馆及阿剌伯博物院，则均已停止开放。晚间纳君回来云，时局已甚紧张，已代接洽一乡间友人，开战后可以避难其家中，希望我早点收拾行装，以免临时匆忙。

5月23日 星期四

下午将五年来信件加以整理，撕去一部分，依时日先后排列，将信封撕去，以缩小所占之体积。读旧信时，前尘往事，一一又映于眼前，不禁感慨系之。

5月24日 星期五

昨宵又以胃病不能安眠，上午餐后补睡了两三小时，起来后整理书籍。下午将Beck's *Classification*[贝克：《分类法》]摘抄，原书拟于明日交还布伦顿先生。将《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加上一段，系读Daressy's *Socle de statue de Coptos*[达里斯：《靠普特斯雕像底座》]一文的批评，认为该石仍可为altar[祭坛]，而非pedestal[基座]<sup>[6]</sup>。

5月25日 星期六

晨间赴博物院，晤及雷包威施先生，以稿件已交印刷所付印，允许将所欲增添之一段，交与印刷所。博物院之图书馆，今日已闭馆，名义为检点书籍，院外阅览者不准入内。后来与布伦顿先生商洽，得特别许可，借书至售物处阅览。

5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赴博物院图书馆，将Beck, *Notes on Glazed Stone* [贝克：《浅谈浓釉石》]摘抄完竣。昨日谣传甚炽，有谓意国军队已与英埃军队在Lybian Desert[利比亚沙漠]起冲突，虽经埃及政府否认，然局面险恶已极，战事一触即发。赴托马斯·库克询问，有否赴远东及印度之船，据云除有一只船于6月2日开行，其余各公司均暂停航，旅行社未得航期通知，但过数日后或另有消息云。今日星期天，王世明君携小子女来玩，即在此间午膳。

5月27日 星期一

赴博物院，请雷包威施先生写一介绍信，拟至Institut Francais[法兰西研究所]之图书馆阅书。承其允许，介绍与研究所副主任M.Ch.Kuentz[库恩蒂]。

5月28日 星期二

赴法兰西研究所，晤及库恩蒂，据云所内图书馆已行休假，8日初始再开放，无缘利用，扫兴而返。晚报载，昨宵比国国王已率比军投降德国，英法军队在比法交界处者已陷入险境。今晨法国总理Roynald向法国人民广播，报告时局之严重，但仍主抗战到底。

## 6月

6月1日 星期六<sup>[7]</sup>

意大利的政府，仍未明白表示加入战争与否，但是英意的谈判已告失败，看来是凶多吉少。大家都静候着6月4日的意国最高会议，战争波及此间与否，大概这半个月便可决定。英、法的军队，自比王降敌后，陷入困难地位，现正在撤退中。虽然袒英法的报纸，谓德国自侵荷、比以来，战死当达50万，飞机及铁甲车被毁者当各达2000架，但是联军的损失恐亦不细微。

上午赴博物院，在售物处阅书，以阅览室仍在停止开放中也。下午参观Mosque Muaiyad[穆艾亚德清真寺]，在开罗古城南门Bab Zuwayla[祖瓦拉门]之旁，教堂之铜门极为精美。脱鞋进门，冒充回教徒。教堂大半为空地，栽植树木，庭中有小亭，风景颇佳，祈祷处仅占一侧，但墙壁之装饰极为精美，天花板之图案亦极工致。旋赴Mosque Sultan Hassan[苏丹·哈桑清真寺]，在Citadel[古堡]之下，为一古刹，脱鞋进门后，经曲径至中庭，堂中佣人正在洗刷中庭，庭中亦有小亭，地面铺彩色大理石，祈祷处有Dikheh及Pulpit[讲坛]，仅能隔庭一望而已。归途经阿刺伯图书馆，知已恢复阅览。

6月6日 星期四

昨日报载，英首相丘吉尔在众院报告，英法军队自Dunkerque[敦刻尔克]退出，死伤达三万人以上，重炮损失近千，铁甲车等亦多不能运出，可谓惨败。意大利自前日开最高会议后，仍未明白表示态度，惟仍有随时加入战争之可能。埃及情形仍紧张，人民藏贮货币，市面上已罕见银币。

今晨赴护照局，办理延长居留期限，由领事署取得介绍信，一切手

续尚不生问题，得居住至10月底。但决计至迟于8、9月间返国，如果10月尚不能返国，则糟糕矣。论文打字，仅达90页，不知何日始能完竣。

6月8日 星期六

赴博物院，知阅览室重新开放，甚喜。交《年报》发表之文，印刷所送来样本，花了一个下午校对。

6月10日 星期一

这两天此间天气炎热，达47°C（=116.6°F），每天午餐后，都要睡一午觉，关闭好窗户，否则热风吹进来，更是不舒服。晚间林凤梧及马君来，据云无线电广播，意大利已宣战。这消息大概不会是谣传。意国的参战，是意料之中的事，大家都已屏息等候这消息，所以听见了，不但不吃惊，不但不惊慌，反而觉得心中安定。这一月来，差不多每晨人家看报纸时，即要询问人家意国参战了没有，自己不会看阿文报纸，只好等到下午看傍晚的《埃及证券交易》。今日意国宣战在下午4时余，晚报上也还没有登载。现在问题倒简单，便是如何设法返国而已。

6月11日 星期二

阅报，谓意国对英法宣战，但对其他地中海沿岸小国，则仍不取敌对行动云。墨索里尼的话，自然不可信赖，但目前埃及尚可苟安一时，只看是战事波及此间来得快呢，还是赴印度或远东的航线恢复得快呢？开罗市面尚无大变化，惟途中汽车骤多，有钱的人家预先离开城市，向乡间避难也。

6月13日 星期四

纳君云，Port Said来信，据称23日有一中立国之船赴新加坡，三等船票50镑。自己现下所剩的钱不及此数，自然无法购票，想等几天再



看，好在埃及仅对意国绝交而不宣战，意国空军暂时或许不来轰炸。晚间庞阿衡来，据云拟向爱资哈尔大学设法，替中国学生部觅定一乡间避难处。

6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旅行社打听船只，据云埃及轮船公司20日左右有一船“Zamzaur”开往远东，由Port Said至新加坡50镑（Tourist Class[旅游舱]），至Colombo [科伦坡]35镑。票价过昂，自无办法。

今日收到Sir Flinders Petrie[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的复信，系5月22日所发，可见现在邮递之不便。居然收到这位埃及考古学泰斗的复信，很是高兴。信中云：

Dear Mr.Shiah , I am greatly interested to hear that you have been working on my collection of Egyptian beads in Univ. Coll. London. There are three divisions of this — 1 ) the main collection in the tall glass cases , with whole strings of beads , 2 ) the Late and Roman beads in the sloped-cases on tables , and 3 ) single beads and small groups which are of importance , in card-board boxes in the black chests of drawers. Special beads which you mention are probably in No.3.

I cannot identify , at all , the flint drills mentioned.

As to the emery , you must distinguish between solid material and aggregates.A sand of quartz is hard , but the aggregate in sandstone , commonly used in late Egyptian sculpture , is easily worked with a Chisel. The test of cutting with a knife only shows the aggregate hardness , but I always tested by pressing the specimen hearily on steel , so that the individual grains would give a resulting

scratch. Such a scratch proves the hardness to be 6 or over. I think that this will account for the discrepancies which you name.

In your search for tomb cards, you will not find any of the earliest excavations used them, as they were introduced later. When I began to dig in 1880, there was no system of registration. The idea of the importance of groups had not yet arisen.

I have not got the 2nd edition of Lucas, so I do not know what his suggestion of a mistake in dating means. The impressed glass bead was found in an undisturbed tomb, very well dated. It was placed in a vase between the arms of the body and cannot have been dropped into the tomb in later times.

There are many other things we could discuss better by talking. Dr. Fisher remembers you well, and you would be welcome here, if you should happen to come again. I have all my Egyptian books here, including Denkmäler and Rosellini, for your use here, and also a quantity of European archaeology, and classics.

You will find this a cooler place in the Summer than Cairo.

Yours Sincerely F.P.

[亲爱的夏先生：得知你近来一直在研究我在伦敦大学学院所藏埃及串珠，非常高兴。这藏品分三部分：[1] 高玻璃柜中的主要藏品——整串的珠子；[2] 桌上斜柜中的晚期及罗马时期串珠；[3] 抽屉之黑匣子里卡片盒所藏单个或小批重要珠子。你所提到的特殊串珠可能在No.3。

我无法找出你提及的燧石钻。

至于刚砂，你得分清坚实材料和聚集体。石英砂粒很硬，而埃及晚期雕刻常用的砂岩所含之聚集体则易于刻凿。用刀试刻只能显示聚集体的硬度，但我的办法是将标本放在钢板上施加重压，使一个个颗粒显出擦痕。这种痕迹表明其硬度为6级或更强。我想这当可解释你所说的差异。

你寻找墓葬卡片时，会找不到早期发掘的有关卡片，因为这种做法是后来定下来的。1880年我开始从事发掘时，还没有登记的制度。那时还不认识发现物组合的重要性。

卢卡斯的著作第二版我没有，所以我不知道他对断代手段方面的错误有何建议。有印痕的玻璃珠是在一座未曾扰动的墓中发现的，年代很清楚。此物原放在尸体双臂之间的容器里，所以不可能是晚世落入墓里的。

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的讨论以面谈为好。费希尔博士牢记着你，如你能再次前来，非常欢迎。我所藏有关埃及的书都在这里，包括Denkmaeler和罗塞利尼的著作，可供你在此使用，另外还有大量关于欧洲考古的书和经典著作。

你会发现这里的夏天比开罗凉爽。

你忠诚的 F.P.]

6月16日 星期日

阅毕Vandier et Droit, *Les Peuples de l'orient méditerranéen*, II, *L'Egypte* [《东地中海人民》，第二卷，《埃及》] (pp.1—602)。以写论文及搜集论文材料之余暇，偷闲阅读此书，花了一个多月的功夫，才读完这一册法文书。这书的写作、学识两方面都极见工夫，似乎是最适合参考的埃及古代史参考书，材料到1938年为止，将最近数年的新发

现，也都收纳在里面，殊值得一读。下午写复信给皮特里，并附去论文的一部分。昨日报载，德军已进巴黎，法军退守塞纳河以南，联军方面形势甚劣。

6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法国领事馆，询问经过叙利亚之护照签字办法，据云须请示叙利亚总督府，约半个月左右始有复信。旋赴英国领事馆，据云有汽车路可以由巴勒斯坦，经过Jordan[约旦]，直达伊拉克，护照可以于两天内签字。返舍后，与纳君商酌，纳君已决定取道伊拉克返国，明天即去英领馆请求过境签字，并且劝我一同作伴回去，但是估计的结果，40镑恐尚不够到昆明。行李方面，汽车道不能多运（仅准带20公斤），收取运费极昂（由此间至Bagdad[巴格达]，每公斤收费7埃及元）。故自己虽已心动，仍决定在此间等候有船赴印度，再行起程。法国内阁改组，Pelain为总理，法国有求和之意，前途变化正多。

6月18日 星期二

法国求和的消息，已经证实了。今晨此间谣传苏俄对德宣战，大家空欢喜一场，晚报上一字不提，大概又是谣言而已。下午应王世明君之约，赴他的新居中茶叙。

6月22日 星期六

昨晚开罗第一次空袭警报，夜半3时许由梦中惊醒，最初睡在床上不动，后来听见高射炮爆炸声，始披衣出室，到最低一层的屋中躲避。高射炮五六响后，经半小时未有所闻，虽然空袭已完的报告未发，但是等得不耐烦，出来返室，登室外阳台一望，一轮皓月，万里晴空，只听四围人语喧嚷，不闻其他动静，上床而辗转不能入睡，少顷空袭已完的报告也发了，始慢慢地又进入梦乡。今日一天不舒服，因为昨夜睡眠不够也。今日报载昨夜敌机未入开罗市空，高射炮误认飞起迎敌之英机为

敌机，发放高射炮。但亚历山大既已受轰炸，开罗恐亦不免。上午赴法国领事署，要求叙利亚过境签字。下午补睡。傍晚至附近的电影院看电影，半场又得空袭警报，9时至9时半在黑暗中静候了半小时，空袭已过的报告发放后，电影再行开演。

6月24日 星期一

昨夜又是两次空袭警报。今晨报载，法国已接受德国所提出之休战条件。上午赴法国领事馆，据云须缴交4张照片，不能用电报请求，只能用邮信请求，何时得复不能预测。

6月30日 星期日

这三四天夜间没有空袭警报。法意休战条件中未提及叙利亚，故法国领署允发电报，但因叙利亚亦准备休战，英国不悦，此间与Beyrouth[贝鲁特]之电报线，近两日已不通，无法拍出。今日回教学生数人来邀纳、海两君往游动物园，余亦陪游，拍了几张照片。论文已将第二章写毕。

## 7月

7月1日 星期一<sup>[8]</sup>

昨宵睡梦中被敲门声惊醒，是公安局派来的人员，两个穿黑制服戴红帽子的英国人，一个穿黄制服留小胡子的埃及人，另有一个卫兵。一进门便问radio[无线电收音机]在那儿，我们告诉他说没有。进房来检查我的行李，一切文件照片，都要过目。看到这本日记，他不懂中国字，便收取来，说要拿回去交给懂中文的检查员检查。又看见我历次作考古旅行的遗址草图，误会是什么军事要地草图，经解释后，仍欲取去数张审查。又问我的照相机何在，我回说没有。他又翻阅我的摘记及摘记卡片，便问我是作串珠的研究工作吗？我说是的。他又检阅那一匣近2000张的串珠登记卡片，及活叶夹中Bead Corpus[串珠集成]，论文《古代埃及的串珠》的草稿，那年轻一些的英国人便说：“Beads, beads, always beads, it makes my headache”[串珠，串珠，老是串珠，叫我头痛]。后来翻到Myers[迈尔斯]的来信，要求我代他审定阿尔曼特出土串珠的时代，便笑着说“这是专家无疑了”。到这时候，他知道我是一个书呆子，便有点和气下来了。有几个课堂笔记，只告诉他是notebook[笔记本]，他便不再翻阅了。本来预备带去审查的日记本及活叶摘记，也放下来用不着带去。看见我桌子上有一本A.Lucas[卢卡斯]的书，便问我与卢卡斯先生认识吗？他早晨还碰见过卢卡斯先生，于是他们便进到纳、海两君房中去，稍加检查，因为他们的笔记本少，书籍多是阿拉伯文，匆匆过目，便算了事。回到客厅中，在书箱后看到那大堆废纸，又花一些工夫去检查，结果并无所获，便扬长而去。大概检查了一小时余，去时已4时半左右。我们被吵后，一时睡不着，翻来覆去，到天亮始入睡。大家猜想有人报告，以为我们形迹可疑。尤其在此时局严重时期，我近日不出去，每日将论文打字，也许他们以为接收敌国无线电，从事宣传。这一场小惊，幸而没有什么亏心的事，只是打扰了一顿瞌睡而已。

上午将昨宵检查扰乱的行李，重新整顿后，即赴博物院图书馆。自

前日起又照常开放，可以继续工作。顺便将法领署的电报拍出。下午在家午睡，以补昨宵之欠缺。将论文第二章打字完毕。论文已写123页，预计再写100页左右，即算交卷，结果恐超过300页以外。

7月4日 星期四

这几天因为博物院图书馆又开门了，每天上午去看书作摘记，写论文的工夫又停顿下来，只将第二章全篇修订一下，增改了一些，今天寄给皮特里去，不要挨他一顿臭骂，小子无知，敢于班门弄斧。

7月7日 星期日

昨天将New Classification[新的分类]及New Corpus[新的图谱]之原则纲要写出来，一共5页，附在已写成的论文123页后头。今天到博物院去，将这本未完成的稿子，交给布伦顿先生，请其过目斧正。闲谈时，我提及收到皮特里的来信，谓其早期发掘并无tomb cards[墓葬记录]，布伦顿先生谓皮特里为wicked old man[讨厌的老头]，据云Naqada[涅迦达]发掘实有墓葬记录，但并非铅印卡片。并谓曾在Miss Murray[默里小姐]处看见数十张涅迦达墓葬记录之副本，据云皮特里之隐匿这批东西，或由于不欲人校正指错其sequence of dates[年代序列]也。晚间偕熊振宗君同赴电影院看电影，中间忽来空袭警报，但并无敌机光临。

7月8日 星期一

同住之纳子嘉（忠）君，今日起程返国，他的同学来送行的很多，一天不得安静。本来是预备与他同行的，因为他以战事关系，亟欲返国，自己要等候皮特里的复信，布伦顿的校阅稿，《年报》发表文章的单行本，很想等到8月中再走，并且旅费恐不够用，希望海途通行后，不但省钱，又可免去陆行一切麻烦（所带的摘记及卡片过多，沿途检查，殊多麻烦。7月1日往事前车可鉴），所以硬着头皮等下来。送他一首打油诗：

纳子嘉兄归国，胡诌数语，以供一粲。

四月共居尼罗边，一旦分袂倍黯然。对窗芳邻多君友，满榻臭虫扰人眠。万里萍飘罕知己，四海蜩沸多烽烟。吾亦欲归归未得，中途惧乏运书钱。

7月10日 星期三

将论文第14节How to Use the New Corpus [如何使用新的图谱] 初稿草就，打字完竣后，今日送交布伦顿先生。他说已经将前天交给他的稿子，翻阅一过，有数点尚可讨论，俟约定一时间赴其寓所讨论。随便谈话中，提出数点：（1）第3节，Method of Recording[记录的方法]，未曾清楚说明系自己过去所用之方法，或是预备将来拟用以登记大学本院收藏品，或是希望旁人亦采用此方法。（2）Classification [分类]与Corpus[图谱]不同，但两者关系极密切。

7月14日 星期日

昨夜胃病又发，不能成眠，今日精神不振，上午补睡一觉，午餐后又睡。起来后写一封信给格兰维尔教授，报告这两个半月的工作情形。埃及第一次采用Summer time[夏季时间]制度，明晨起实行。

7月16日 星期二

似乎生痢疾了，昨夜几乎一宵不能安眠，肚子作痛，今晨大便稀松，精神不佳。阅《马可孛罗游记》（Everyman's Library Edition[大众图书馆版]）作消遣。

7月19日 星期五

阅毕《马可孛罗游记》（pp.1—437）。这几天报纸公布英日已订



协定，停止由缅甸运军火入滇，自昨日起先实施三个月。谣传有英国强迫吾国与日方讲和之消息，英国外交政策，近十余年来常陷于目光短少，此又一例也。今晨赴法国领事署，据云已得叙利亚方面复电，允许过境，但护照须于10日以内签字，签字后10日以内过境，不准停留。自己又有归意，赴旅行社接洽车票问题，据云由此间至Bombay [孟买]（须经过Karachi[卡拉奇]），三等票费约20镑，二等票费约30镑。

7月20日 星期六

报载埃及轮船有于最近恢复此间至远东定期航线之消息，拟静候海道通畅后再行归国。德国昨日国会开会，希氏又唱和平腔调，但不知其和平之条件如何，英国方面能否忍受屈辱讲和。但观察情形，似乎欧洲局面于此后两三个月，无论为和为战，必有大变化。自己仍继续工作，将第3节Classification and Corpus[分类与图谱]对于Principle of Corpus[图谱的原则]一节，增加材料，畅加讨论，自谓颇有创见。

7月25日 星期四

阅毕*L'Histoire d'Orient ancien*[《古代东方史》]后半G.Contenean, *L'Asie occidentale Ancienne* [《古代西亚》] (pp.147—323)。

7月29日 星期一

法国领事署谓如果今日不去签字，则叙利亚过境之许可即行作废。自己因为决定在此间多住一些时候，等候皮特里复信及寄还稿件，伦敦方面汇款，《年报》文章抽印本，并且可以乘机将论文多行写作，或许可以全部告竣。故决定不去要求签字。房租8月底即满期，今日接洽续租三个月，房租由3镑减为2镑半。关于论文方面，将第13节General Principle of Corpus[图谱的一般原则]打字完毕，明晨拟携往交与布伦顿先生。

## 8月

8月1日 星期四<sup>[9]</sup>

赴Maadi，应布伦顿先生之约，至其家中，其夫人亦在家中。茶点后，将我交进之《古代埃及的串珠》讨论数点，大致为Identification of Materials [材料之辨识]中小节目。据云Reisner[赖斯纳]曾谓，他自己对于各种古物都求系统化，但对于串珠自认无办法。氏取出其田野工作之墓葬记载，解释其用法。后出来坐在其屋后小园中闲谈，氏谓初发现Badarian Culture[巴达里文化]时，虽明知其较Early Predynastic[前王朝早期]为早，但惧皮特里喜行立异，或加反对，故意告皮特里以不知其时代应如何安插，皮特里在伦敦将此批东西与前王朝古物相比较，所得结论亦以此为较早；皮特里在各处演讲，即宣称此为埃及最早之文明，与欧洲旧石器时代相当，乃15000B.C.之物。布伦顿对此absolute chronology[绝对年代]及synchronology[视为同时代]，不能同意，乃发表在Badarian tombs[巴达里墓葬]中发掘之copper beads[铜珠]，证明当时已知用铜。又云当年Quibell[奎贝尔]及皮特里在Nagada and Ballas[涅伽达和巴拉斯]发现predynastic cemeteries[前王朝墓地]时，奎贝尔已猜想此为较early dynastic ruins[早王朝遗存]为早，但皮特里坚决主张此为first interperiod[第一间期]之物，即依此发表，后来始自承其误。又云皮特里个性过强，颇难相处。British School of Archaeology in Egypt[埃及的英国考古研究中心]虽已停止活动，但皮特里最近又来信与布伦顿，劝其代表英国研究中心在埃及再行发掘，英国研究中心基金，除历年所积外，Lahun Treasure [拉宏珍宝]出售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即得万镑之多，故仍有钱可以进行发掘，但皮特里过老，不能躬行主持，布伦顿则以博物院事务不能分身，且云皮特里主持英国研究中心，必介绍学生加入发掘团，布伦顿即为主任，亦不能自由，故不肯接受皮特里之托。又云如欲发掘，布伦顿心目中有数处可以下手，Middle Egypt on east bank[东海岸的中埃及]可以先行考察，或许可以发现前王朝时Upper Egypt and Lower Egypt[上埃及和下埃及]二文化群之交界融混处。又Fayum[法尤姆]有一处出现屈肢葬，另有一处发现刻有new

mark [新记号]之陶片，或许可以发现第一王朝统一全国时之新史料。谈至傍晚始返。

8月3日 星期六

阅毕Kropatkin's *Mutual Aid*[克罗帕特金：《相互帮助》] (pp.1—255)。这两天胃病又发，不很舒服，论文又停顿。在博物院图书馆中翻阅积年之J.E.A.[*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埃及考古学杂志》)]，关于串珠的材料极少。前月翻阅Ann. Serv.[*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ies de Egypte* (《埃及古物管理年报》)]，结果亦相似。

8月6日 星期二

将论文已写之部分，第1至3章，交与卢卡斯先生，请其指正。又将第3章校改后，草一信稿，拟明日邮寄与格兰维尔教授。

8月7日 星期三

阅毕King, *Elements of Statistical Methods*[金：《统计方法原理》] (pp.1—235)。这是第一次读统计学的书，颇想利用统计方法，以整理自己所搜集的古代埃及串珠材料。晚间写一家信，已经7个多月未接家信，惶惑之至，不知道家中发生了什么事。

8月8日 星期四

阅Petrie, *Inductive Metrology*[皮特里：《归纳的度量衡学》] 首三章，关于用统计方法由古迹遗物中归纳古代长度。从前曾读过一遍，不能甚解，这次读了一本统计学入门后，便容易了解其应用方法，虽然仍不知道其方程式如何得到 ( $6/\sqrt{n} \times 0.674 = \text{Probable Error}$  [可能误差])。午间赴回教学生部，以胡君炳权考取爱资哈尔大学毕业文凭，张筵请客也。饭后下象棋消遣。这两天虽中午仍炎热，但夜间凉爽，盖已

入初秋也。

8月10日 星期六

今天收到今年第一次的家信（附有铮女来信），是5月10日发的，足足走了三个月。自从去年12月24日收到一封家信，到现在是八个半月了，最近几个月等候家信，令人焦急疑惑之至，怕家中有什么不幸事件发生，家中不让我知道，今天收到信后始行放心。信中劝我设法先返昆明，以意国将加入战争也。现下无法返国，今日报载日本已向法国提出，要求在安南设立海空军根据地，及由安南过境进攻云南，前途局面之变化莫测，殊为抗战前途抱忧。上午赴医院，Eczema[湿疹]仍未痊愈，医生换了两样药，一样内服，一样外搽，（……）。

8月11日 星期日

昨夜忽然感冒症发作，身体有点发烧，晨起后仍有点头晕，身体疲倦。赴博物院，途中遇及Mr.Fairman[费尔曼先生]。至院中阅书，支持不住，只好回来，购了点泻药，整天没有精神。上午和下午都睡了两三个小时，醒来睡在床上看书，阅毕E.Power, *Medieval Peoples*[鲍尔：《中世纪民族》]（pp.1—197）。

8月13日 星期二

这两天感冒已大体痊愈。上午赴图书馆阅书，卢卡斯先生交还《古代埃及的串珠》稿本，颇加赞许。据云战后将来修订其名著*Ancient Egypt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古代埃及的材料和工业》]，将添加Beads and Bead-Making[串珠和串珠制造]一部分，采用我的稿本中的材料。下午在家中将1700余张登记卡片，编成Index of the Dates[时期索引]，分为9期，计算各时期所占之百分比。

8月15日 星期四

这两天感冒仍未痊愈，有点咳嗽，做事没有精神。计划编绘几幅The Order of the Key-form of Beads[串珠形态演变图谱]，这一星期连去四次French Institute Archaeological[法兰西考古研究所]，才碰到M.Krantz[克兰茨]，但是Junker[容克尔]的著作，这里也没有。

8月19日 星期一

阅毕Frankfort、Glanville and Darias, *The Mural Painting of el-Amarna* [弗兰克福、格兰维尔和达赖厄斯：《阿玛尔纳的壁画》] (pp.1—71)。赴医院诊视，湿疹没有全痊，又发了Cyst[囊肿]，过几天要开割，明晨7时去领诊视挂号券，以后药费可以免除。

8月22日 星期四

这两三天的天气，已渐凉爽。每天由博物院回来时，也不像前两月那样，每次都是满身臭汗，衬衣都湿透。但是伤风仍未痊愈，稍有咳嗽。皮肤病的腿间发痒，也未痊愈。精神不大好，做事没有劲。晚间看电影。

8月24日 星期六

写信给皮特里，向他讨回稿子，顺便向他索取一照片，不知能成功否。

8月27日 星期二

这几天国际的形势又行紧张，意国攻服英国的Sohalland后，埃及方面颇惧其进攻埃及；巴尔干方面，则意国颇有进攻希腊之可能，不知前途变化如何？英德两国，互相派遣空军轰炸，又隔着海峡用大炮互轰，似乎是大战的序幕。自己仍没有办法动身，再等三个月，不知前途祸福。这几天整理串珠形态演变图谱，吃力而乏味，修订了好几回，暂时

算是定型。在博物院图书馆中阅毕Jackson, *The Museum*[杰克逊：《博物馆》](pp.1—280)。

8月30日 星期五

这两天整理Beads Corpus[串珠图谱]，先根据register cards[登记卡片]，依material[材料]分为7类，从前的provisionary corpus [临时札记]，并没有想到这一层，现在分类起来，颇为麻烦，将1700余张卡片，一一过目，真是够费工夫了。今日王世明君邀约诸位同学午餐，约我一同去作陪。饭后闲坐在阳台上，俯望尼罗河，这几天正在涨水，混浊颇与黄河相似，几个小孩子赤着身子在河中捉鱼。这一个月将German Grammar[德语语法]复习一遍，预备再加努力学德文，达到自由看书的目的。

# 9月

9月1日 星期日<sup>[10]</sup>

欧战爆发，已经周年，法国虽已一败涂地，但英德互相斗法，不知何时战事始能结束。我国的抗战，亦不知何时结束。这几天，将历年出版之*Ancient Egypt*〔《古代埃及》〕共20卷，匆匆翻阅一过，以后拟停止阅书，以全力将论文写出，已搜集之材料，似可够用。傍晚至学生部闲谈，返家已近午夜，街市以防空故，仅有半明半灭之街灯，及暗蓝之车灯，状极惨凉。

9月4日 星期三

赴El-Foustat〔福斯塔特〕，参观开罗旧城，从前曾去过两回，这次翻阅了Baghat〔巴格哈特〕的发掘报告及陶瓷研究，因而对之又发生兴趣。由罗马古堡Kasr el-Shami入发掘工作站，花了一毛钱参观他们的出土物，有中国的宋瓷（钧窑天青色者，影青花纹，鱼白色隐影花纹，白地蓝花瓷）。就质料而论，皆为中国产品无疑。另有此地仿造者，不仅表面釉彩不同，其素胚之质料更易识别。在遗址中拾取瓷陶碎片多块，其中有一片为我国之白地蓝花瓷，系地面所拾取，不敢断定为当时之物，抑为现代人所弃置者。关于建筑遗迹，巴格哈特报告中所发表者，因为引导者不懂英语，无法寻找，跑了一周。由Amr〔阿慕尔〕礼拜寺出来，寺之附近有制造陶器（Kulla）之窑数处。此行花了整整一个下午，但仍不能满意。希望有机会找到发掘负责者，请其引导，得益当更多。

9月8日 星期日

昨天将旧串珠图谱增入“材料”一项的工作，完全作毕。今天起开始计划作新的，希望在这一月以内作毕。今天报载，日兵已在安南登岸，返国只有滇缅公路一途矣。

9月13日 星期五

这几天一方面继续整理串珠图谱，一方面涉猎考古发掘报告，注意关于发掘方法方面。阅毕Badé, *A Manual of Excavation in the Near East*[巴代：《近东发掘指南》](pp.1—81)。今日应法鲁克学生团主任庞益吾君之邀，赴学生部聚餐。报载吾军已将滇越铁路拆毁，此后返国只有滇缅公路一途了。

9月15日 星期日

阅毕Massingham (edit.) *The Great Victorians Vol.I* [马辛厄姆(编)：《伟大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人》第1卷](pp.1—276)。前天接到皮特里的回信，他说：

I have carefully read your paper.Your last 4 pages are excellent sense. I hope that if you are coming to Jerusalem on your way home , I shall meet you for a talk.[我细读了你的论文。其中最后4页主意极好。希望你回国途中能来耶路撒冷面晤叙谈。]

他所说的“excellent sense[主意极好]”，是指我提议串珠分类，须先依材料归类，仿其*Predynastic Pottery Corpus*[《前王朝时期陶器集成》]之先例。今日写封复信给他，又寄去第3章(pp.124—160)，同时向他索回第2章，附去回件邮资，希望此次能够索得过来。

9月17日 星期二

意大利开始由Libya[利比亚]进攻埃及，攻取Sallum[塞卢姆]，昨夜2时半，开罗有空袭警报。7月初到现在，一向平静无事，这次的警报，虽然不久即解除，但此后恐将继续发生，扰人清睡，殊为可恶。起来后，打开窗户向外一望，月光圆满，普照天下，如水银泻地，为状极美。写信去Port Suez[苏伊士港]，询问有无货船赴印度，现在只等候英



国寄来的旅费，旅费一到，如果海道不通，拟即由巴勒斯坦经伊拉克返国，希望这条路程不要又起阻碍。

9月22日 星期日

赴回教学生部，在纳□恒君处吃饺子，王世明君亦在座。据王君云，如再等候三个月，则届时或许可以乘朝觐麦加之船赴吉达，转乘印船赴孟买，我想等候苏伊士回信再定。昨晚四肢生小疹点，发痒扰得半夜醒来，不得安眠，幸而今日没有增剧，将医院取来的药水搽患处。连日仍继续作Bead Corpus[串珠图谱]。

9月30日 星期一

整理串珠图谱，花了半个多月，仍只整理好undecorated regular beads[普通素面串珠]一部分，希望下月能够做好图谱，并开始作Chronological Survey [年代考察]中Prehistoric Period[史前时期]，不知能如愿否？写信到苏伊士港的Sea Transport Officer[海运办事处]去，仍无回信。皮特里处稿件，仍未寄还。《年报》稿子印刷，亦以战事关系停顿下去。所幸者经济方面，伦敦汇款已到，不愁欠缺。这几天正为这事焦虑，深恐上次去信中途遗失，正想于明日发航空信去催促，但是现下情状，航空信往返也至少要两个月，幸得此事顺利解决。今日下午去回教学生部，顺便进爱资哈尔礼拜寺，虽为名建筑，但除庭院周围及礼拜处旧Mihrab [米拉伯<sup>[11]</sup>]外，并无伟大壮丽之处，远不及耶路撒冷之回教大礼拜寺也。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二<sup>[12]</sup>

今天到轮船公司去问，据云二星期后，或许有确实开船消息。自上星期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公布后，英美合作更密切，据云滇缅公路有可能再行开放，允许运输军火，希望能成事实。阅毕Nelson and Hölscher, *Medinet Habu*[纳尔逊、赫尔舍：《美迪奈特哈布》](1929, pp.1—50)；*Medinet Habu Report*[《美迪奈特哈布报告》](1931, pp.1—69)。

10月3日 星期四

昨日已见新月，今天起回教徒封斋一月。白天不吃喝东西，一定要到太阳落山后，才敢进食。中宵或清晨再吃一顿，太阳一出来又再挨饿。自己不是回教徒，照常进食。据海君云，此间有两位做生意的老乡（鹿鹤芬，鲁瑞亭），预备返国，如无海船，则取陆路赴波斯湾乘船，或许可以结伴同行。

10月5日 星期六

阅毕Hölscher, *Excavation at Ancient Thebes*[赫尔舍：《古代底比斯发掘》](1932, pp.1—65)。昨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又在Bremen[不来梅]，不知道又决定什么鬼计划，国际局面恐在最近又有大变化，我们等着瞧吧，希望不要妨碍自己返国的计划。

10月8日 星期二

将串珠图谱整理完毕，共18叶，但可归并成十五六叶，现拟增加Petrie Collection[皮特里收集品]未有之new types[新类型]，须设法参

考各出版物，不幸胃病又发，几乎不能工作，躺在床上看闲书。阅毕 E.W.Lan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Modern Egyptians* [莱恩：《现代埃及人的风俗习惯》] (pp.1—613)。

10月10日 星期四

昨日报载，英国已正式通知日本，将滇缅公路重新开放；美国太平洋舰队充实人员，已达作战时能力；美国劝令远东美侨，将妇孺遣送返国，并下令除煤油废铁外，美麦亦禁止运日。国际局面，对吾国殊为有利。下午赴领事署，参加国庆纪念会，遇及在此经商之鲁瑞亭君，据云亦拟于最近二月内启程返国，大概可以结伴同行。

10月11日 星期五

胃病又发，昨夜睡眠不安，今天一天不能好好聚神工作，写了一封航空信给李济之先生，报告归期，希望能在仰光收到他的复信。

10月12日 星期六

收到格兰维尔教授10月8日的电报：

Your May letter and MS received, July letter just arrived. Propose not to return English corrected MS, unless you cable to contrary. Communicate through Glanville.

[你5月来信及手稿收到，7月来信刚到。建议不要寄回英文修改的手稿，除非你有异议而来电报。与大学联系可通过格兰维尔。]

导师能够这样尽心帮忙，盛意甚为可感。写信给皮特里，催他寄还稿子第2章，以便寄给格兰维尔教授。连日为胃病所困，令人空着急。今日接到海运办事处的复信，关于货船事，要我直接向轮船公司接洽，

此事恐又发生麻烦。

10月17日 星期四

这两天此间天气渐凉，宵深时颇有秋意，但白天仍甚温暖，因之容易着凉。自己这两天着了凉，胃病增剧。Key-plan A and B[A、B图谱]，共3叶，勉强绘就。串珠图谱尚待最后修订。打听货船，据云恐须赴苏伊士等候，此间无法预先获得通知。今日到护照局，请求延长留住期限，以本月底即将满期，故要求延长至年底。写信给格兰维尔教授，报告工作情形，并要求代向学校请求延长缴交论文期限，附去请求书一份。

10月18日 星期五

与庞阿衡一同到王世明君寓所，翻阅新到之中国报纸，已到8月底。恰好王君今天请一批同学到他家中开斋，便拉住我一块吃饭。据云Zemzem号邮船，有于最近再开往远东之消息，未悉确否？

10月23日 星期三

今日去Msir轮船公司，据云Quilan号赴印度，26日开行，船票51镑至孟买，59镑至Calcutta[加尔各答]，票价太昂。苏伊士港Thomas Cook[托马斯·库克]旅行社来信，则云Savon轮船公司有一船开往孟买，船票45镑，亦仍嫌过昂，写信告诉旅行社，希望有30镑钱以内之舱位，不知能如愿否？老乡鲁瑞亭君昨日来，据云以收账关系，恐须候至下月底或12月内始能成行。前两天（20、21日）开罗又有空袭警报，波斯湾中Bahrein[巴林（岛）]亦受炸，Balkan[巴尔干]风云又紧，德国进兵罗马尼亚后，颇有可能与意大利联合进攻希腊、土耳其，然后直抵叙利亚。国际形势紧张，如果巴勒斯坦-伊拉克一途又被切断，则将无法返国，以海道仍极困难也。打听Censorship Office[检查处]之地点，花了两天工夫，才弄明白，据云须要具一要求信，二份书单，如有中文书

籍，恐须一星期工夫，始能交还。

10月25日 星期五

这几天仍没有精神做事，昨日又有人来寓所检查，今日索性自己放假一天，到吉萨去逛金字塔。绕着金字塔一周，第一个金字塔东面，新近将殉葬灵船的遗迹，北首者完全用沙土填塞了，南首者四周用墙围住，中间似乎是一个新发掘的古坟，但铁门上锁，无法知道内容。塔麓东南两面，皆最近加以清扫，由第二金字塔西首绕道至第三金字塔，由Menkaure Pyramid Temple[孟考拉金字塔神庙]，从走道至Valley Temple[河谷神庙]，为Reisner[赖斯纳]发现大群石刻之处，现又为沙土所掩盖，仅东边近Arab[阿拉伯人]丛塚处，尚露泥墙，拾得几片O.K.[古王国时代]陶片及alabaster[雪花石膏]。参观开罗大学之发掘地，然后绕道狮身人面像而返。开罗大学所发现之XVIIIth Dyn. Temple[第18王朝神庙]，现加重修，Amenhotep II[阿蒙霍特普二世]之石碑，露立其间。至第一金字塔畔，坐下休息。用basalt[玄武岩]铺地之神庙，现因清理结果，柱脚显露，如有人仔细研究，或可以弄清楚Khufu Pyramid Temple[胡夫金字塔神庙]之平面图一部分。跑了大半天，有点疲倦，返家已近4时许。

10月27日 星期日

昨夜及今日薄暮，都有空袭警报，但未见敌机过境。阅毕马辛厄姆（编）《伟大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人》第2卷（pp.295—534）。

10月28日 星期一

今日赴Helwan[赫勒万]。来开罗已近一年了，这还是第一次到赫勒万游览。由车站出来，便是一个小公园，向南走到温泉浴室，一座回教礼拜堂的建筑物，没有进去。转弯向东，到日本公园去，模仿东方式的公园，有趺坐的佛像、牌坊、五层塔、茅亭及木桥，颇有东方风味。湖

中荷花已开过，只剩下荷叶，但是湖畔的垂柳，迎风轻拂，鹅黄的雏菊，粉红的夹竹桃，令人怀想故乡的公园，往事不堪回首。坐了一会儿，起身向北面沙漠中走去，探寻上古石器，找到了Ras el-Hof旁边的El-Omari Site[奥玛里遗址]，即Bovier-Lapierre[博维尔·拉皮埃尔]所发表过的，灰土中夹杂着陶片及石器，检拾了几片，以作纪念。旋乘车到Maadi[马阿底]，到开罗大学发掘过的马阿底史前遗址。古代建筑遗址，有新修的木舍加以保护。在发掘工作中移放泥土的堆中，找到他们所弃的陶片及石器。这里有Services des Antiquities[古物管理处]的人看守着，在那未发掘的地面上，不准检拾。返家已傍晚，开始收拾行囊，预备把书籍文件交与检查处检查。晚间得消息，意大利已向希腊宣战，不知何时波及此间，巴勒斯坦-伊拉克一途将中断否，殊可忧虑。

10月30日 星期三

昨今两天，收拾行囊。据托马斯·库克中人云，由此间至孟买，海程虽通，但须45镑左右，廉价船票不可能。我只好决定走陆路，但行李过多，殊为不便，故将书籍分放两箱。如行陆路，携带一箱，将另一箱存放此间。这样一来，殊费考虑斟酌，将不重要的书，可以丢掉不要的，或者可以重购的，放在一箱，其余另放一箱。整理好后，作一书目表，以便交与检查处。晚间王世明君来闲谈。

10月31日 星期四

今日预备将书籍文件送交检查处检查，这本日记也要同时交去。离开埃及以前，不能开箱，否则须重新交进去检查，所以只好与这日记暂行告别。此后再度翻开这日记时，恐已在祖国中矣。今日上午至英领署询问，据云印度及缅甸过境护照，须请示印度政府，往来颇需时日，航空信约10日，电报约5日。此事又生麻烦。返家后，将装箱事作最后的布置，草了请求书，自行打字。然后预备用英文记日记，检查时较为方便，与这本日记只好暂行告别。前途变化莫测，只好任之命运。

## 11月<sup>[13]</sup>

11月1日 星期五<sup>[14]</sup>

今天是回教的Ramadan Bairam[拉马丹节]。上午的天气很是阴沉，绿色的国旗在灰暗的天空下飘扬。至Mr.Lu[鲁先生]下榻的旅馆造访，惜已外出。整个下午都在为串珠图谱线图上墨，碰巧几位中国回教学生到访，便停了下来。Mr.S.T.Lu[鲁瑞亭先生]来访，答应星期天就其归国日程给予一个明确的答复。

11月2日 星期六

打印好致检查处的申请书，径赴该处，才知道因为节假日，不办公。在De Foul餐馆吃午饭，品尝埃及名菜El Foul（炖豆子）。下午去中国学生会的两个分会。晚上在Mr.C.M.Wang[王世明先生]处。

11月3日 星期日

自今年8月份以来，一直没有收到过家信，有点想家了。给父母写了一信，告知归国的计划。鲁先生携二友来访，众人开了一圆桌会议，决定11月初启程（10日以前）。

11月4日 星期一

赴护照办公室，意欲取回护照。等了一个上午，一无所获。下午，完成玻璃串珠图谱。

11月5日 星期二

再赴护照办公室，又浪费了一个上午才取回护照，读Palgrave's Golden Treasury [帕尔格雷夫：《金库》]以消磨时间。下午继续作玻璃串珠图谱。在咖啡店遇见Mr.Manavian[马纳维安先生]。在Ataba遇到Mr.Hsing[邢先生]，邀其明日上午来访。

11月6日 星期三

将行李送至检查处。两个大箱子装着书和MSS[手稿]，另附一个小箱子装关于古代埃及串珠论文的材料。检查之后，这些行李被送至中国回教学生会。等了一个下午，终于见到Mr.Parng[庞先生]。他承诺负责保管这些行李，并答应下个月让我住在学生会的宿舍里，以我自己的住处租期即将到期。

11月7日 星期四

赴英国领事馆申请过境签证。获得了在埃及逗留延期2个月的签证。下午给李济博士去函，告知我出发的日期，希望他能为我安排从Burma[缅甸]到云南的回国旅行。

11月8日 星期五

英国领事馆告知：如能得到托马斯·库克公司的确认函，确认该公司已负责安排我们由此间返回中国的旅行，领事馆即可给我们颁发过境签证。赴托马斯·库克公司接洽，得知如能在托马斯·库克公司设在本地的办事处存入一定金额的款项，公司即可出具公函。

11月9日 星期六

近十天没有去过博物馆的图书馆，今天一去，不意竟遇到Mr.Bakir[巴克先生]。我去Ashmolean Museum[阿什莫利安博物馆]访问时，巴克先生正在牛津大学工作，导师为Prof.Gum[古姆教授]。晚上



有空袭警报。

11月11日 星期一

与托马斯·库克公司协商归国旅行的安排。赴英国领事馆和伊拉克领事馆。从报纸上获悉张伯伦去世的消息！一个伤心已极的老人！晚上有空袭警报。

11月16日 星期六

继续串珠图谱的绘图工作。最近几天来每晚都有一到两次空袭警报。赴英国领事馆取回过境签证，又赴托马斯·库克公司交上一笔款项以便安排归国的旅行。

11月19日 星期二

赴伊拉克领事馆取回过境签证，再赴护照办公室办理出境许可。完成串珠图谱的上墨工作，总计16版，还得做排序编号的工作。

11月20日 星期三

去检查处，为准备保存在此的一个纸板箱子单独办理许可证。

11月21日 星期四

赴Koubri el-Koubbeh，在边境管理处办理过境许可手续。

11月22日 星期五

从检查处取得许可证；又赴托马斯·库克公司协商出发事宜，希望在

下周五拿到车票等。至此，旅行出发的手续算是大致妥当了。

11月23日 星期六

重画了两叶串珠的图。图谱的排序还未开始。

11月25日 星期一

在Buccellati复印图谱。价格为：每四分之一平方米收费2.5个 埃及元。我改变初衷，拟不将原件送伦敦复印，而准备将全部四册资料的复印本寄送伦敦，这样可以免去运输的风险。

11月26日 星期二

根据新的图谱，对Haragh Gurob（？）出版的串珠图谱开始作新的分类。因为复印的效果不好，对几版图样作了重绘。

11月28日 星期四

从靠近Bab el-Luk的住处（3 Haret el Fahmi Sharia Fahmi）搬至Azkar中国学生宿舍。

11月29日 星期五

处理从托马斯·库克公司取回的车票。

11月30日 星期六

中国驻吉达领事馆副领事王世明先生（Mr. C.M.Wang）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告别会。继续对Haragh Gurob（？）出版的串珠旧材料进行分

类。将串珠图谱的样稿交布伦顿先生征询意见。他指出，我将不同图谱中的穿孔串珠归入不同类别，有所不妥。其实我是尽了一切可能做好分类的，仅在例外的情况下迁就按技术分类限定为9个类型的想法。

# 12月

12月1日 星期日

重绘带装饰纹样的玻璃串珠。对拉宏I-II的旧串珠图集进行重新分类。

12月2日 星期一

将串珠图谱交Buccellati再作复印。拜访中国回教学生会组织。赴托马斯·库克公司算清账目，要求其退回埃及镑（Egyptian Pound）和英国先令镑（Pound Sterling）之间的差价。

12月3日 星期二

布伦顿先生将串珠图谱退回给我，并说“干得不错”。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认为图谱切实可用。我提议给某些材质的物品可以用代码表示，如H（Hard Stone，硬石）表示肉红髓石，P（Paste Material灰白材质）表示釉陶。他认为，不管你是由于粗心大意，还是按照惯例，省去登记表中的材质名称的作法都容易引起别人的误解。讨论之后，我对旅埃期间他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并送给他一帧软木制作的中国山水雕画。

对Mustagidda[穆斯塔吉达]出土的串珠进行重新分类。将描图纸上的编号进行墨描，如此，制图便算是完成一半了。

12月4日 星期三

对Qau[卡乌] III的串珠作重新分类，复制出新编串珠图谱合用的线图叶。午后不久有空袭警报。赴中国领事馆向秦先生（Mr. Chin）告

别。赴托马斯·库克公司领回款子。在鲁先生处吃饭，最后敲定旅行计划，启程的日子由本月5日改为6日。

12月5日 星期四

对卡乌III的珠子作重新分类。向布伦顿、恩格尔巴赫、卢卡斯、巴克诸位先生道别。将串珠图谱分好，并送3份给格兰维尔教授。与王、海、庞诸君在尼罗河大桥合影留念。买了一台照相机，试拍了几张。向中国留学生会诸友告别。

12月6日 星期五

赴检查处接受检查。买了一些照相设备。兑换货币。写了两封信。6时半，乘火车从开罗出发，午夜抵达Qantara[坎塔拉]。贾先生（Mr. Gia）的护照没有弄妥，只得返回开罗，至中国领事馆办理护照延期。我们一行则前往耶路撒冷。

12月7日 星期六

上午11时抵达耶路撒冷。原定明天早晨乘汽车出发的计划取消。在耶路撒冷观光。这里的晚上完全是漆黑一片。

12月8日 星期日

参观耶路撒冷博物馆。铁器时代的展室开放一部分。下午访问亚美尼亚学校，拜会Dr.Fisher[费希尔博士]。至Government Hospital[政府医院]拜访皮特里夫人。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Sir. Flinders Petrie）的身体不是太好，让我明天上午去见他。从Petrie Library[皮特里图书馆]取回我的手稿，参观费希尔博士的实验室。贾先生从开罗赶回。

12月9日 星期一

整整一上午的时间都花在申请约旦过境签证上。剩下的时间拜会皮特里先生。他躺在床上，银白色的头发垂在肩上。虽然他年事已高并且身体虚弱，但镜片后的眼睛却依然炯炯有神。他谈论了一下珠子，接着便转向他自己的考古生涯。墓葬排序和陶器分型方法，是由他在Naqada[涅加达]开创的。Pre-dynastic Period[前王朝时期]的年代系列，也是他奠定的。他赞赏布伦顿和惠勒的工作，但对迈尔斯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关于吴[金鼎]先生，他指出其能出色地完成交给的任务，唯一的弱点是开动脑筋不够。关于叙利亚古文字的讨论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我向他道别，皮特里太太说：“这不是永诀，而是再会，你还得再来看他”。我从皮特里太太处买了一本有皮特里签名的册子。好不容易找到了汽车，晚上抵达Amman[安曼]。

12月10日 星期二

今天上午终于解决了行李的问题。为四件超重的行李，我们多交了3镑，超重的行李将由载货卡车送往Bagdad[巴格达]。晚上抵达Rutbah[鲁特拜]，宿Rutbah Rest House[鲁特拜客栈]。

12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7时从鲁特拜出发。行李在Ramadi[拉马迪]接受检查。下午约4时抵达巴格达。赴托马斯·库克公司办事处，得知需赴护照办公室申请延期。

12月12日 星期四

整个上午都消耗在护照办公室。下午参观考古博物馆（Samarra[萨马拉]出土品等）。

12月13日 星期五

参观巴比伦遗址。

12月14日 星期六

参观伊拉克博物馆。继续等待超重的四件行李。下午参观Sitt Zubaidah墓。

12月15日 星期日

参观Suq al Ghazl的尖塔，Abdul Kadir Qilani墓和清真寺。行李依然未到，这使我们有点不耐烦了。因为今、明两天各有一班蒸汽机轮船出港，错过它们，我们将不得不再在此再等一个星期。

12月16日 星期一

有雨。所幸行李终于到了，汽轮的出港日期竟也推迟了一天。6时半，我们一行离开巴格达，希望能够赶上明天的汽轮。

12月17日 星期二

抵达Basrah[巴士拉]，赶紧赶赴Ashar申请出境签证。出关以后，赶在正午前登上汽轮。1时半，Varela号汽轮启航。

12月18—21日 星期三—六

在船上。波斯湾风平浪静，读*Oxford Classics English Prose*, vol. V[《牛津英文经典散文》第5卷] (pp.1—563) 以消磨时间。

12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9时，抵达卡拉奇。在其地观光，看到一些现代的彩陶，无论是造型还是纹饰，都与中国半山、马厂彩陶极相似，挑了几块陶片。买了一本旧书，Pearl Buck[赛珍珠]的*The Exile* [《流亡者》]。

12月23日 星期一

由于棉货装载甚巨，原定上午10时许出发的汽轮，推迟到大约下午5时才从卡拉奇起锚。读赛珍珠的《流亡者》。

12月26日 星期四<sup>[15]</sup>

大约上午11时抵达孟买。护照审查和海关检查用了整整一个上午才完事。将行李转运至Victoria Station[维多利亚车站]，想赶上晚上赴Calcutta[加尔各答]的火车。不巧的是，托马斯·库克的办事处因为节日放假，我们无从获得车票。找到了几个中国商人，他们是鲁瑞亭先生的老表。晚上就睡在他们的板屋里，因为旅馆太贵了，一晚上至少得10个卢比！被虱子折腾了一个晚上。

12月27日 星期五

赴托马斯·库克办事处联系火车票事宜。参观The Prince of Wales Museum[威尔士王子博物馆]，第一次见到数量如此之巨的Mohenjo Daro[摩亨佐达罗]遗址出土品。下午从托马斯·库克办事处取回车票和存款凭证。令人惊讶的是，凭证上居然注着“不退款”的字样，这对我们显然不利。与之交涉，毫无结果，对方仅允许可以用存款给朋友订票。8时15分，火车启程。票价：三等席22卢比。

12月29日 星期日

在火车上睡了两晚后，今天上午抵达加尔各答。宿胶东饭店（中国城Tiretta Bazar街18 B），一天12 Annas[安那]<sup>[16]</sup>，含餐费。这里有1



万多中国人，街区的样子，几乎全是中国式的。下午出去走了走，在Dalhousie广场公园呆了半小时。

12月30日 星期一

至托马斯·库克办事处，说好周四再去联系。在中国领事馆拿到李济博士的来信。给检查处写了一封信。替海维谅先生寄了一袋名片（Visiting Card）到Calcutta Madrassah的Abd Rahmn Kashgari去。下午出去走走。

12月31日 星期二

在书目审查完毕后，赴检查处一趟，对方让我过完元旦后将书打箱送其查验。今天是1940年的最后一天。当我翻阅这一年的日记时，一年来竟有那么多的意外，心中不免怅然。坐在Curzon花园里，看着Chowpinghee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流，除夕之夜的分分秒秒，让我平添了一丝伤感。

附：

**1940.November**

**Nov. 1st ( Friday )**

Today is Ramadan Bairam , the festival day of Moslem. But the weather is rather dull in the morning , the green national flag flying against the grey gloomy sky. Pay a visit to Mr. Lu's hotel , but he was out. The whole afternoon was spent in inking in the drawings of the Beads Corpus , interrupted by occasional visits of Chinese moslem students. Mr. S. T. Lu came and promised to give me definite answer of his plan of departure on next Sunday.

### **Nov. 2nd ( Saturday )**

After having typewritten out the application letter to the censorship office , I went to the office and found it closed for the holiday. Lunch at the Restaurant de Foul , and taking the famous Egyptian dish , el Foul ( stewed beans ) . Afternoon , visits to the two branches of Chinese Student Mission , and the evening was spend at the home of Mr. C. M. Wang.

### **Nov. 3rd ( Sunday )**

No letter has been received from my family since last August. A little home-sick. Wrote a letter to my parents , telling them about my plan of the home journey. Mr. S. T. Lu brought his two friends and we had a round-table conference , deciding to start our journey at the beginning of December ( before the 10th ) .

### **Nov. 4th ( Monday )**

Went to the Passport office in order to take out my passport. Wasted the whole morning in waiting , without result. Afternoon , finished the corpus of glass beads.

### **Nov. 5th ( Tuesday )**

Went to the Passport Office again , only obtained the passport after wasting another morning , killing time by reading Palgrave's Golden Treasury. Afternoon , working on the Beads Corpus. Met M. Manavian at the coffee shop. Met Mr. Hsing at Ataba and asked him to come tomorrow morning.

### **Nov. 6th ( Wednesday )**

Sent the luggage for examination at the censorship office. Two large cases contain books and MSS , and one small attache-case contains all the materials collected for the thesis on the ancient Egyptian beads. After being examined , they were sent to the Chinese Moslem Student Mission. Waited the whole afternoon , but at last met Mr. Parng. He promised to take charge of the boxes , and also promised to give me an accommodation at the Mission Dormitory in next month because the rent of my lodging will end soon.

### **Nov. 7th ( Thursday )**

Applied at the British Consulate for the transit visa. Got the prolongation of visa for staying at Egypt for another two months. Afternoon wrote a letter to Dr. Li Chi to tell him the date of my departure , hoping that he may arrange for me the return journey from Burma to Yunnan.

### **Nov. 8th ( Friday )**

British Consulate promised to give the transit visa at once if we can get a letter from the Thos. Cook's to the office that we have arranged with them for the journey from here to China , Went to Cook's , and was told that we could get the letter by depositing a certain amount of money in the office here.

### **Nov. 9th ( Saturday )**

Went to the Museum Library after an absence of almost ten days. Unexpectedly met Mr. Bakir who was working at Oxford under Prof.

Gum who I visited at the Ashmolean Museum. Air Raid warnings at night.

### **Nov. 11st ( Monday )**

Arranged with Thos. Cook's for the home journey. Went to the British Consulate and the Iraqi Consulate. Read the News of the Death of Neville Chamberlain , a heart-broken old man ! Air Raid Warning at night.

### **Nov. 16th ( Saturday )**

Continued the work of drawing Bead Corpus. Almost every evening had the air raid warnings once or twice in last few days. Went to the British Consulate to get the transit visa , and paid the deposit in the Cook's for the arrangement of the home journey.

### **Nov. 19th ( Tuesday )**

Went to the Iraqi Consulate to get the transit visa , and then to the Passport office for the Exit Permit. Finished the inking in of the Beads Corpus , altogether 16 plates , but the task of numbering still remains to be done.

### **Nov. 20th ( Wednesday )**

Went to the censorship office and asked to grant a separate permit for the fibre box which will be stored here.

### **Nov. 21st ( Thursday )**

Went to Koubi el-Koubbel & got the permit of transit of frontier from the Frontier Administration.

### **Nov. 22nd ( Friday )**

Got the separate permits from the censorship office. Went to Thos. Cook's , and arranged for the departure , hoping to get the tickets etc. on next Friday. Temporarily concluded the preliminary arrangement for the departure.

### **Nov. 23rd ( Saturday )**

Redrew two sheets of the Bead Corpus. Numbering of the corpus not started yet.

### **Nov. 25th ( Monday )**

Got the corpus reproduced by the photostat process ( Buccellati ) . Costing 2 ½ piastres for ¼ sq metre. Changed my plan , wishing to reproduce all necessary copies ( 4 copies ) here , and send to London , instead of sending the original copy to London for reproduction , because of the risk of transportation.

### **Nov. 26th ( Tuesday )**

Started to re-type the beads in the Corpus published in Haragh ( ? ) , Gurob etc. according the New Corpus. Re-drew some plate because of its being unsatisfactory in the photostatic reproduction.

### **Nov. 28th ( Thursday )**

Removed from the lodgings ( 3 Haret el Fahmi Sharia Fahmi , near Bab el-Luk ( ? ) ) to the Chinese Student Dormitory of Azkar.

### **Nov. 29th ( Friday )**

Arranged the traveling tickets from Thos. Cook's.

### **Nov. 30th ( Saturday )**

Mr. C. M. Wang , the vice-counsul of Jeddah , gave a farewell party to us. Still working on the re-typing of the Old Corpus published in Haragsh ( ? ) , and Gurob. Gave the draft of the drawing sheets of Corpus to Mr. Brunton , and asked him for advice. He pointed out the disadvantage of giving different type-number of perforation-type in different corpus. But I have made them whenever possible , for the exceptional case , it is due to the desire to limit them to 9 types of technical classification.

## **December**

### **Dec. 1st ( Sunday )**

Re-made the drawing of the decorated glass beads. Retyped the old Corpus in Lahm ( ? ) I-II. Dined with the lace merchants. Excellent Chinese food.

### **Dec. 2nd ( Monday )**

Gave the Bead Corpus to Buccellati for another set of reproduction. Visited the old Chinese Mohammedan Student Mission. Went to Cooks' office for the correction of the account and asked them

to return the money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gyptian pounds and pound sterling.

### **Dec. 3rd ( Tuesday )**

Mr. Brunton returned the Bead Corpus to me and said "Well done ! " He has no particular suggestion to make , and regards it as practical. My suggestion that for certain material the name of material may be omitted , for example , H ( hard stone ) for carnelian , P ( Pasty material ) for faience. He pointed out the risk of confusion whether the omission of material name in a register is due to a careless omission or omission according to the convention. After the discussion , I thanked him for his help during my stay here and presented to him a Chinese landscape made in cork. Retyped the old corpus in Mostagddhm ( ? ) . Inked in the corpus number on the drawing sheet ( tracing paper ) and it became the semi-final copy.

### **Dec. 4th ( Wednesday )**

Retyped the old corpus in Qan ( ? ) III. Made fine copies of the drawing sheets of the new corpus. Air raid warning in early afternoon , Went to Chinese consulate and said good-bye to Mr. Chin. Went to Cook's to take back the money. Dined at Mr. S. T. Lu's place. Met for the final management of travelling. Decided to start on the 6th of this month instead of the 5th.

### **Dec. 5th ( Thursday )**

Retyped the old corpus in Qan ( ? ) III. Said good-bye to Messrs. Brunton , Engelbach , Lucas , Bakir. Cut up the new corpus , and sent three copies to Prof. Glanville. Met Messrs. Wang , Hai , Pong , Ting

at Kur el Nil Bridge for taking group photograph. Bought a camera and tried several exposures. Said good-bye to Chinese friends at the Old Student Mansion.

### **Dec. 6th ( Friday )**

Went to the censorship office for the censoring. Bought some camera equipments. Money exchange. Wrote two letters. Train left Cairo at 6 : 30 , arrived at Kantara in mid-night. Mr. Gia's passport was not in order , and had to return to Cairo to get an extension from the Chinese Consulate. We proceeded to Jerusalem.

### **Dec. 7th ( Saturday )**

Arrived at Jerusalem at 11 : 00 A.M. Stopped the car which would start tomorrow morning if according to our original plan. Sightseeing in Jerusalem. Complete black-out in night here.

### **Dec. 8th ( Sunday )**

Visited the Jerusalem Museum. Part of the Iron Age Gallery has been opened. In the afternoon paid a visit to the Armenian ( American ? ) school and met Dr. Fisher. Called at the Government hospital and saw Lady Petrie. Sir Flinders Petrie was not well , and asked me to come tomorrow morning. Took back my MSS from Petrie's Library , and visited Dr. Fisher Laboratory. Mr. Gia came from Cairo.

### **Dec. 9th ( Morning )**

Whole morning was spent in getting a transit visa for Transjordan



and exit permit. Just enough time to pay a visit to Petrie. He was lying in bed , silver hair hanging on shoulder , although old and sick , his eyes are still penetrating through the spectacles. He talked about the beads and then turned to his archeological career. The method of tomb-numbering and pottery corpus were introduced by him at Nagada , and then the idea of sequence dates for the Pre-dynastic period. He paid contribution to Bunton and Wheeler , and seriously criticized S.M. Meyers. As to Mr. Wu , he said that the only weak point is that Wu can not jump a step in thought , and can only do the work assigned to him , and does it pretty well. The talk ( about Syria the ancient alphabet ) lasted about half an hour. And then I said good-bye to him. Lady Petrie said“Not good-bye , but au revoir , you should see him again.”I bought a booklet from Lady Petrie with Petrie's signature. There was difficult about the car , and we arrived at Amman at night.

### **Dec. 10th ( Tuesday )**

The problem of luggage was solved only in this morning. We paid £ 3 , extra money for the four pieces of extra luggage which would be sent to Bagdad by lorry. Arrived at Rutbah in evening , and slept at Rutbah Rest House.

### **Dec. 11th ( Wednesday )**

Started from Rutbah at 7 : 00 A.M. luggage were examined at Ramadi , arrived at Bagdad at about 4 : 00 P.M. Went to Cook's , and knew that we had to go to the passport office for extension of staying.

### **Dec. 12th ( Thursday )**

Whole morning at the passport office , Visited the arch. museum  
afternoon ( objects from Samarra etc. ) .

### **Dec. 13th ( Friday )**

Visited the remains of Babylon.

### **Dec. 14th ( Saturday )**

Visited the Iraq Museum. Still waiting for the four extra luggages.  
Afternoon visited the tomb of Sitt ( ? ) Zubaidah.

### **Dec. 15th ( Sunday )**

Visited the minaret of Suq al Ghazl ( ? ) , Tomb and Mosque of  
Abdul Kadir Qilani. Luggage still not arrived. We became a little  
impatient because one steamer will sail today and another tomorrow.  
If we miss them we have to wait here for another week.

### **Dec. 16th ( Monday )**

It rains. Fortunately the luggage arrived at last , and the steamer  
has postponed her sailing for one day. We left Bagdad at 6 : 30 and  
hoped to catch the steamer tomorrow.

### **Dec. 17th ( Tuesday )**

Arrived at Margil ( Bazrah ? ) , and rushed to Ashar for exit  
permit. After passed the customs house , we came on board just  
before noon. The steamer "Varela" sailed at 1 : 30.

### **Dec. 18th-21st ( Wed-Satur )**

On board of the steamer. The Persian gulf was very calm. Read Oxford ClassEnglish Prose vol. V for killing time ( pp.1-563 )

### **Dec. Dec. 22nd ( Sunday )**

Arrived at Karachi at 9 : 00 A.M. Visited the place , and found some modern painted pottery strikingly similar to the Chinese painted pottery from the Pan-shao and Ma-chung both in shape and decoration. Picked up a few potshards. Bought a second hand copy of Pearl Buck's The Exile.

### **Dec. Dec. 23rd ( Monday )**

Because of the abundant cargo of cotton , the steamer which was scheduled to sail about 10 : 00 A.M. left Karachi in the afternoon about 5 : 00 P.M. Read Buck's The Exile.

### **Dec. Dec. 26th ( Thursday )**

Arrived at Bombay about 11 : 00 A.M. But the passport examination and Customs office examination took up the whole morning. Transferred the baggage to the Victoria Station , and wished to catch the night train to Calcutta. Unfortunately , the Cook's office was closed for the holiday , and we could not get the required tickets. Found some Chinese merchants here who are cousins of Mr. S.T. Lu. We slept in their boarding house , because the charge of hotel was too high , costing about ten rupees or more ! Troubled by the bed-bugs whole night.

### **Dec. 27th ( Friday )**

Arranged with the Cook's for the train tickets. Visited the Prince of Wales Museum , the first time to see so much of archeological material from Mohanjo Daro. Afternoon got the tickets from the Cook's as well as the voucher for the deposited money. But to our surprise and disadvantage , the voucher was marked with the "No refund to be made." Argued without result except that it will be allowed to book for other friends. The train started at 8 : 15. Train fare : 3rd class 22 Rs.

### **Dec. 29th ( Sunday )**

After sleeping two nights in the train , we arrived at Calcutta this morning. Stayed at Chiao-Tung Hotel ( 胶东饭店 ) ( Tiretta Bazar Street in China Town , 18B ) . Twelve annas per day including food. There are more than 10 , 000 Chinese here ,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is district is almost a part of China proper. Afternoon took a walk and spent half an hour in the Dalhousie Square Park.

### **Dec. 30 ( Monday )**

Called at the Cook's , and arranged to come again on next Thursday. Got a letter from Dr. Li Chi in Chinese Consulate. Wrote a letter to the censorship office. Delivered a parcel of visiting cards to Abd Rahman Kashgari at Calcutta Madrassah for Mr. W. L. Hai. Took a walk in the afternoon.

### **Dec. 31 ( Tuesday )**

Called at the censorship office after having checked up the

content of the list of books. I was advised that after the New Year holiday I should send in the boxes for censoring. Today is the last day of 1940. So many unexpected events have happened that I am rather bewildered when I look through my diary of this year. When we sat down in the Curzon Garden , and observed the current of cars passing the Chowpinghee Road , I felt a little uneasy about the passing of this New Year Eve.

## **1941. January**

### **Jan.1st. ( Wednesday )**

Visited the Indian Museum at Calcutta. There are some materials from Mohanjo-Dara , and a lot of Buddhist sculptures. There are four stele in Chinese , besides a cast of the Chinese Nestorian monument. Took a photo with Messrs. Lu and Hsu as a souvenir of the New Year Day.

### **Jan. 2nd. ( Thursday )**

Registered at the passport office. Arranged with the Cook's for steamer tickets. There will be a sailing for Rangoon on 7th.

### **Jan. 3rd ( Friday )**

Sent the books for censoring at the Indian Insurance building , but those in Chinese have to be sent to the Far East Section which is in Lower Circular Road near Park Street. We walked to the Far East Section , and was very tired by the long walking. Afternoon visited the Eden garden and took some snapshots.

### **Jan. 4th ( Saturday )**

Visited the Royal Library , and had a look of new magazine. Got back the Chinese books from the Far East Section of the censorship office.

### **Jan. 5th ( Sunday )**

Visited the Zoological Garden. In the evening , attended the oversea Chinese labor meeting , and there met Mr. Lo ( 罗雨生 ) , a teacher of the Mei-Kuang School ( 梅光小学 ) , who came from Wenchow , my native town.

### **Jan. 6th ( Monday )**

Morning called at the Cook's , and got the steamer tickets. The steamer will sail tomorrow morning. Got back the books from the censorship office. Evening dinner at the Nanking restaurant with our Wenchow friends.

### **Jan. 7th ( Tuesday ) -9th ( Thursday )**

On board the S.S. Heng-Peng. Staying in a Chinese carpenter's room after paying 10 Rs.

### **Jan. 10th ( Friday )**

Arrived at Rangoon. Stayed at Hollywood Hotel. Got a letter from Dr. Li Chi together with three cards of Mr. Chen to introduce me to various persons in Burma. Went to the Central Trustee to see Mr. Lu , and arranged to go to Lushio ( ? ) .

### **Jan. 11th ( Saturday )**

Wrote three letters ( one to parents , another to Prof. Glanville and the third to friends at Cairo ) . Visited the Golden Pagoda , Royal Lake , and the Zoo.

### **Jan. 12th ( Sunday )**

Shopping and arranged with Mr. Chu Tien Tung to go to Lushio ( ? ) together.

### **Jan. 13th ( Monday )**

Started from Rangoon to Lushio with Mr. Chu. Met a Chinese girl schoolmaster who has spent fifteen years in Burma to teach Chinese children.

### **Jan. 14 ( Tuesday )**

Arrived at Manday at 6 : 00 A.M. and changed another train for Lushio. The climate is very cold in comparison with Rangoon. The landscape is also entirely different. Instead of fertile plains with villages and rice fields , here the train climbs up and down the mountains. Arrived at Lushio in the evening about 8 : 00 P.M. Stayed at the Hua La ( 华腊 ) Hotel which was already full. We got an unfurnished room , sleeping on the floor , the wind blowing through the leakage in the wall and the floor.

### **Jan. 15th. ( Wednesday )**

Removed to the New Lushio , staying at the Wei Val ( ? )

apartment. Met Mr. Chu and arranged for the car. I was told that there would be some cars within three or five days. Met Mr. Chu. a Tsing-hua engineering student.

### **Jan. 16th ( Thursday )**

Stayed at Lushio waiting for the car , Met Mr. Yun-Yun Lu , a merchant from Kunming. having a talk ; and walked to the Bazar.

### **Jan. 17th ( Friday )**

Went to see Mr. Chu again. Unlucky , there would be no car within next two days. Read Samuel Butler's *Erewhon* ( pp.1-256 ) .

### **Jan./8th ( Saturday )**

Read Chinese Magazine *West Wind*.

### **Jan. 19th ( Sunday )**

Messrs. Chu & Sun came from Lushio to see me , and were surprised to know that I was still uncertain when I could start my return journey to Kunming.

### **Jan. 20th ( Monday )**

Went to see Mr. Chou and enquire about the car. I became a little impatient. Rea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Pearl Buck's *The Patriot*.

### **Jan. 21st ( Tuesday )**



Met Mr. Sun and tried to arrange to go with his car which was going to start tomorrow or day after tomorrow. Mr. Chou ( ? ) told me that Chou Hsin's cars were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none of them could go to Kunming for the time being. Perhaps there will be some car available within three or five days : Oh ! God ! still "Perhaps." Spent the night in Mr. Liu's room , and heard about a lot about high price of goods in Kunming. e.g. a felt hat at least \$ 40 , a pair of shoes imported from Shanghai \$ 120 , a roll of film \$ 25 , a handkerchief \$ 2. Toothpaste not available.

### **Jan. 22nd ( Wednesday )**

Read Tawney's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 pp.1-294 ) .

### **Jan. 23rd ( Thursday )**

Read and finished Tawney's *Religion and Rise of Capitalism*. Afternoon I met Mr. Chou on the road , and he told me that Mr. Samuel Chen was now in Lushio. Called on Mr. Chen at the office , and arranged to go to Wantin tomorrow and changed car there.

### **Notes to the transcription :**

1.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 this transcription preserves the original spelling , punctuation and layout of the original text in all cases. Generally it was quite clear , although there were a number of proper names , particularly peoples names , where the spelling wa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 and these are marked as , ( ? ) .

2. The name , "Cooks" , which often comes up refers to a British agency which arranges tickets and foreign exchange for travelers.

[1] 编者注：1月4日至6日、9日至12日、14日、18日内容日记原缺。

[2] 编者注：2月1、7、8日，13日至17日，20、21、27日内容日记原缺。

[3] 编者注：3月5日至9日，12日至15日，20、23日，25日至27日，29日至31日内容日记原缺。

[4] 编者注：4月2、3日，6日至8日，12日至14日，16日至22日，24、28、30日内容日记原缺。

[5] 编者注：5月2、6、8日，12日至16日，20日，29日至31日内容日记原缺。

[6] 编者注：见《夏鼐文集》下册161页。

[7] 编者注：6月2日至5日，7、9、12、14日，19日至21日，23日，25日至29日内容日记原缺。

[8] 编者注：7月2、3、5、6、9日，11日至13日，15、17、18日，21日至24日，26日至28日，30、31日内容日记原缺。

[9] 编者注：8月2、4、5、9、12、14日，16日至18日，20、21、23、25、26、28、29、31日内容日记原缺。

[10] 编者注：9月2、3、5日至7日，9日至12日，14、16日，18日至21日，23日至29日内容日记原缺。

[11] 编者注：清真寺里的圣堂。

[12] 编者注：10月2、4、6、7、9日，13日至16日，19日至22日，24、26、29日内容日记原缺。

[13] 编者注：1940年11月1日—1941年1月23日的日记，原用英文书写。作者批注：“此系归国沿途所记，以战事关系，沿途各处检查行李信件颇严，故不得不用洋文书写，以图省去许多麻烦。”现由姜波同志将其译成中文，而将原写英文附在1940年末尾。

[14] 编者注：10月10日，12日至15日，17、18、24、27日内容日记原缺。

[15] 编者注：12月24、25、28日内容日记原缺。

[16] 编者注：小额的印度货币。

# 1941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三

参观Calcutta[加尔各答]的Indian Museum[印度博物馆]。有很多Mohenjo-Dara[摩亨佐达罗]的出土品，佛教造像也不少。看到一通汉文景教碑，另外还有四通汉碑。与卢夫人和胡夫人（译音）合影一张，算是元旦这一天的纪念。

1月2日 星期四

在Passport Office[护照办公室]注册。与库克办事处协调船票事宜。据称7日将有一班汽轮前往Rangoon[仰光]。

1月3日 星期五

把书籍送往位于the Indian Insurance building[印度保险大厦]内的新闻署接受检查。中文书则需送至the Far East Section[远东部]进行审查，远东部位于Lower Circular Road[下环路]，靠近Park Street[公园大道]。我们步行至the Far East Section[远东部]，走了很长一段路，累得筋疲力尽。下午参观Eden Garden[伊甸花园]，拍了几张快照。

1月4日 星期六

参观Royal Library[皇家图书馆]，浏览了一眼新的期刊。从the Far East Section of the Censorship Office[新闻署远东部]取回中文书籍。

1月5日 星期日

参观动物园。晚上，参加the Oversea Chinese Labor Meeting[海外华人劳工会议]，遇到罗先生（译音）。罗先生是Mei-Kuang School[译音：美光学校]的教师，是我的老乡，温州人。

1月6日 星期一

上午给库克办事处打电话，取回船票。汽轮将于明天上午启航。从新闻署取回书籍。晚上在南京饭店与温州老乡吃饭。

1月7—9日 星期二—四

在恒鹏号（S. S. Heng-Peng）船上。给一个中国木匠付了10卢比，这样便可以一直呆在他的包间里。

1月10日 星期五

抵达仰光，住Hollywood Hotel[好莱坞饭店]。收到李济博士的信，同时还有三张陈先生的名片，介绍我去认识缅甸的许多人。赴Central Trustee of China[中国中央信托]去见卢先生（译音），约好一起去Lushio[腊戍]。

1月11日 星期六

写了三封信（一封给父母，一封给格兰维尔教授，一封给开罗的朋友们）。参观Golden Pagoda[金塔]、Royal Lake[皇家湖]和动物园。

1月12日 星期日

购物。与朱天龙先生（译音）相约一同去腊戍。

## 1月13日 星期一

与朱先生一道启程，从仰光赴腊戍。遇到一位中文女子学校的校长，她已经在缅甸呆了15年，教华人小孩。

## 1月14日 星期二

早晨6时抵达Mandelay[曼德勒]，换另一列火车前往腊戍。与仰光相比，这里天气冷多了，风景也大有不同。火车在丛山间上下穿行，窗外再也见不到满是村子和稻田的肥沃平原。约晚8时抵达腊戍，住华陆宾馆（译音），几乎客满。我们找到一间不带家具的屋子，睡在地板上，墙壁地板，四处透风。

## 1月15日 星期三

搬至腊戍的新城区，住在微微公寓。与周先生（译音）一起联系车子。据称三五天内就有车。遇到一位姓朱的清华学生，学工程的。

## 1月16日 星期四

呆在腊戍等车子。遇到卢云运先生（译音），他是一个商人，从昆明来，聊了一会儿。步行至市场。

## 1月17日 星期五

又去见周先生。不巧，两天内没有车子。读Samuel Butler的 *Erewhon* [塞缪尔·勃特勒：《埃瑞璜》]（pp.1—250）。

1月18日 星期六

读中文杂志《西风》。

1月19日 星期日

周女士和孙女士从腊戍赶来看我。听说我返回昆明的日程仍然定不下来，很是惊讶。

1月20日 星期一

去见周先生，问车子的事。我有点捺不住了。读中译本Pearl Buck的*The Patriot* [赛珍珠：《爱国者》]。

1月21日 星期二

去见孙先生，想搭乘他的车子，他的车子明后天将会启程。周先生告知中兴公司的车子是由政府控制的，目前不会有车子去昆明，也许三五天内会有车子出发。我的天啊，还是“也许”！晚上在刘先生的房间过夜，听到许多关于昆明物价高昂的消息：比如一顶毡帽40元，一双上海产的鞋子120元，一个胶卷25元，一块手帕2元，牙膏则根本买不到。

1月22日 星期三

读Tawney的*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pp.1—294）。

1月23日 星期四

读完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下午在路上碰见周先生，

告知陈松茂先生现在就在腊戍。给陈先生办公室打电话，联系好明天乘车去畹町，然后再从那里换车。

1月24日 星期五

今天居然回到故国了，别来已经五年半，虽在国难中，但得“生入玉门关”，总算是一快事。这几个月因为怕各处出境时检查信件日记的麻烦，迫得我用英文写日记，从今天起又可以用中文写了。

上午9时由腊戍微微公寓至中兴公司，向陈松茂君告别，然后由停车场出发。车行丛山中，蜿蜒曲折，两旁山谷峦峰，风景颇佳。傍晚车抵畹町，下车后，见中兴办事处胡选堂及遇九炎二君，得悉中兴由畹町赴昆明之车，已于今晨出发，此后尚须等候五天或一星期始有车直赴昆明。自己在腊戍已因候车延搁了十来天，满以为这回可以走得成功了，听到这消息后，失望可知。

由缅甸至中国，有小桥为界。中缅两村相距约一英里，村口有竹竿横架路中，以拦阻车辆，以便检查行李及车辆，但行人往来一无阻碍。华界中有客栈但都客满，只得宿在中兴办事处中，胡选堂君系小学时同学，闲谈往事，不禁怅然。他们又谈起国内空袭情形，令人自悼自惭。

1月25日 星期六

总算是好运气，居然找到赴昆明的车子了。陆根记营造厂有几辆车子，运货来畹町，以无护照，托中兴公司代运到腊戍，他们的车子即行返昆明。自己便向他们的负责人罗德馨及陆勋二君接洽，承他们应允，心中大悦。将行李运到华界汉东旅社，卡关检查员颇客气，知道自己是由英国返国，还问我外国对吾国抗战的批评如何。旅社系草房，但每天房金5元。各物皆昂贵，每客客饭1.5元至2元，蛋炒饭亦1.5元，包子每个4角至6角，其他可类推。



1月26日 星期日

晨间7时由畹町出发，公路沿山蜿蜒，一面是峻岭，一面是深谷，有时谷中小河如带，不久即到遮放。陆根记的四部车子，都装上公家用的汽油，每车18桶，计重3吨。遮放站存贮汽油之处，即去年2月间为汉奸纵火所焚之军火库，据云纵火者由远处钻地洞而来，军火库爆炸时，看守军之兵士二三十人皆炸毙，闻军火损失达六万万元，可供抗战5个月，宋子良为此事特赴重庆亲自请罪云。中午车抵芒市，餐后赴市集中闲步。今日为旧历除夕，此间有市集，附近土司所管之夷人亦来赶集，大多为摆夷。晚间车抵龙陵，即在龙陵过宿。此为小城，今日虽为除夕，但除了春联和爆仗外，未有其他点缀。

1月27日 星期一

今天是阴历元旦，晨间1点半即起床，以须于9时以前赶到横越潞江（怒江）之惠通桥。此桥与功果桥，皆于日间9时至3时禁止通行。车自2时起身，用着车前灯照路，夜中四围漆黑，仅看到车前数丈的道路，转弯处令人心悸。昨夜欠眠，在车中打瞌睡，夜半过惠通桥，晨间6、7时许抵一小站，进食后继续前进。此时忽行下雨，车中颇冷。11时许抵山谷中之小平原，即为保山。本拟下午赶快驶过功果桥，晚宿永平，但是到保山后，知道功果桥于前天被炸毁，现在修理中，须在保山等候。下午逛街市，此城于本月3日被空袭，死伤200余人，被炸毁之房屋店铺，伤痕仍在。途经电报局，拍了一电报给家中，虽只是“抵滇”二字，或可给予家人以多少的安慰。今日是旧历元旦，不知家中作何光景。

1月28日 星期二

仍在保山县。上午与陆运山君赴国立华侨中学访其友人，自己在书铺中勾留许多时间，翻阅新近出版之国内书报。下午他们打牌去了，自己独自出城，至龙泉，系一小湖，水颇清澈，中有一湖心亭。湖西山丘，丛冢累累，摩观墓碑，由明初的华亭沈氏，至去年逝世的返国华侨

司机。沿山径至通圆阁，现为停棹之所。再向上行，坐山腰草地上，俯首下望，保山县城四围皆山，冈峦起伏颇似故乡，令人又不禁起乡思。山麓即龙泉，左为白塔，塔后有寺，魁星阁藏于绿荫中，颇为优雅，在山间徘徊，直至夕阳西下，始行返仁和旅社过宿。

### 1月29日 星期三

本来预备今天下午开车的，但是上午11时许有空袭警报，人民都疏散到城外去，自己也跟着他们跑，汽车站的汽车也都疏散开。警报解除后，县中出情报，谓敌机至某县轰炸。后来听人家说昆明被炸，损失颇重。功果桥也再度被炸，但轮渡仍通，决定明晨出发。

### 1月30日 星期四

晨间由保山县出发，午后 2时许抵功果桥，桥身附近白天不准停车，下午3时后始准开进。旧桥附近的村舍，已炸成一片瓦砾堆，几根烧焦了的柱椽横梁，矗立在瓦堆上，越发显得惨凉。新旧桥皆已炸毁，澜沧江（湄公河）的沙滩也处处是炸弹疮痕，轮渡自下午3时至晨间9时可渡过数十辆，每小时可渡过四五辆，自己的汽车排在第52，所以只好在车中过夜，并且附近无食堂，用预先在保山购买的干粮当晚餐。看到一个刚被捉到的日本奸细。

### 1月31日 星期五

昨宵一夜在车中未曾睡眠，一直等到今晨6时半才得渡河，在车中打起瞌睡来。中午车抵永平，即在车站附近一个广东馆子吃饭。饭后进城去游，有一座铁索架成的木桥，叫做太平桥。下午1 时车再起行，过太平浦时有宪兵检查。经漾濞桥后有一段山路，极峻斜。下山后，天渐黑，山石及树木皆作怪形，状殊可怖。晚抵下关，在露华春晚餐。

## 2月

2月1日 星期六

因为昨天走得很疲倦，今日在下关休息一天。上午在书报社翻书，逛马路。下午跑到夕阳峰上去，遥望点苍山，俯瞰洱海，风景颇不恶，傍晚始由玉龙镇返下关招待所。晚间陆君在松鹤楼招待一宪兵，系广东人，谈及此间军人运鸦片，路人侧目，称之为“护士队”，但宪兵亦无办法，报告中央，中央亦无办法。

2月2日 星期日

上午7时由下关动身，中午在祥云用饭，傍晚抵楚雄，宿天星客栈。今天走了22余公里，明天即可抵昆明了。

2月3日 星期一

上午7时由楚雄动身，不出3公里，又有宪兵检查。中午抵一平浪，在合作社用餐。此间滇缅铁路之工作颇紧张，开凿山洞，修筑路基，工人甚多。当地产煤，离昆明 92公里。但是我坐的福特汽车忽然发生毛病，车头钢板断折，盛水的汽锅漏水，电线着火，勉强弄到安宁，已是晚间7时余，由另一汽车拖去，9时余抵昆明西站。汽车不能通过，由挑夫挑至城西，然后乘人力车赴正义旅社过宿，已12时余矣。

2月4日 星期二

上午访纳子嘉君，未遇；赴中研院访郑天挺先生，亦未遇。赴中兴公司，据云汽车现运公家物品，不能载客，殊失望。再往访郑先生，据云可以搬入中研院居住，至于赴川事，将来再商。乃返旅舍将行李搬入中研院。晚间赴纳君家中，幸得晤及，谈至9时始返。向觉明先生亦住

靛花巷3号，返院后适晤及，谈至夜深始散。向君对于国事颇为失望，谓返国时曾抱满腹热心计划，结果则梦想被打破，不如安心学术为佳。

2月5日 星期三

偕向、纳二君往访王维诚君，即在其家中午餐。晚间往谒雷伯伦先生，畅谈别后情况。雷先生颇有意留我在西南联大教西洋上古史，但以已受聘中央博物院，且平生志向，并不在教书，却之。

2月6日 星期四

今日有预行警报，赴北门外疏散，获睹永历帝埋骨处及陈圆圆投水之莲花池。中午向觉明先生由乡间返城，同往参观联大史学系，晤及姚从吾先生，谈了一会儿。旋偕向先生往晤王以中先生于云大，同赴南屏戏院，于院口晤及吴辰伯君，4人同赴酒楼晚餐。餐后，观电影《锦绣山河》（*Javrer*）。

2月7日 星期五

与向、吴二君，一同下乡，走 20 余里，花了两小时余始走到。在向君处午餐，见其夫人及两公子。午后赴唐氏宗祠，见及吴夫人袁震女士，玩了一个下午桥牌。晚间在向君处用膳，即宿向君浪口村书斋中。因为劳顿了，胃病又发，夜深醒来呕吐，天将明时睡着。

2月8日 星期六

与向君同赴龙泉镇，晤及王明（则诚）君，询故乡近况和旧友情形。归途中遇及吴君，至其家中午餐，餐后又弄桥牌。晚间仍宿向君处。

2月9日 星期日

本来决定今日返城，上午与向君赴黑龙潭，途经一小山岭，有大土堆三，当为古坟。至黑龙潭，晤及徐旭生先生，徐先生大谈其中国上古史观，谓当分为华夏、夷、蛮三大渊源，综合成中国文化。又晤及其助手苏秉琦君，谈关于宝鸡斗鸡台发掘工作事。这时已有紧急警报，敌机隐约可闻，大家一齐跑到后面的树林，看到敌机由头上飞过，并在附近投弹数枚，响声甚清楚。闻附近之机器厂被炸。敌机过去后，告辞而出，在龙潭旁用午膳。午后 2 时半乘疏散之车辆返城，往晤多年未见之徐贤修君于拓东路之工学院，畅谈别后情况。同赴华西建设公司谒其长兄徐贤业（伯勤）君，接洽赴川车辆，据云十四五始有车由畹町来昆，转泸或转渝。三人一同出来游夜市，旋至正义路仁和园食鸭腿及过桥米线。后者系昆明名菜，食法类北平之涮羊肉，用鸡汤一大碗，生鱼片、生肉片、腰片、韭菜各一碟，滑米线一碗（米线之制法，用蒸熟之硬米饭，冲至极烂，入特制之榨，压成线状），食时将生鱼片或肉片等放入沸汤中，次将米线加入，再加各种配料食之，味颇鲜美。

## 2月10日 星期一

今日又有预行警报。下午往找纳君，同赴陆根记营造厂访陆连生君，未遇。赴清华办事处，接洽身份证明书事。晚间向觉明先生由乡间返，据云联大赴叙永车辆，不日开驶，可以搭乘，抵叙永后再设法赴李庄。

## 2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草致梅校长书，报告年来情形及请求身份证明书，即交与清华办事处。下午徐贤修君偕王载紘君来，同赴圆通公园游览；再赴东月楼晚餐，食鸭腿及锅贴乌鱼（据云为此酒楼之杰作，后者为鱼片与火腿片合制），食后约定明日同往游大观楼。旋赴商务印书馆看书。晚间赴王以中先生处找吴辰伯君，未遇，吴君明晨即行乘航空赴渝。

## 2月12日 星期三

晨间王维诚君来谈，10时许忽闻空袭警报，王君拔脚即跑，以家中尚有细君也。自己也便出门，街道上满是行人，鱼贯向城外疏散，老的幼的，男的女的，有些还携了包裹或小筐，北门城楼上已挂起两个红灯。至北门外山坡上，坐在防空壕旁边读[滨田耕作著]、杨炼译《古物研究》。这时候差不多满山坡都是人，黄褐色的山坡上罗列星布着蓝衣服的人。11时许紧急警报，敌机的声响也已隐约可闻，大家都跳入防空壕中，自己由壕中伸出头来向外望，山坡面看不到一个人，都隐在壕中了。这使我记起某氏记载草原野兽，谓某种兔居于草原，日间蹲立窠外，互相呼唤，一闻人声都钻入窠中，景象当与此相似。少顷，敌机入市空，银白色的机身，反映着阳光，甚为清晰，吾军高射炮射弹，响声起后，空中一缕白烟，没有中的。敌机去后，2时半解除警报。返舍后，闻郑毅生先生云，明日联大有车赴毕节，找到李继侗先生，据云由毕节至叙永，恐不能携带过重20公斤之行李，只得作罢。晚间访王以中先生，遇及费孝通君，约吾赴呈贡一游。旋与王先生赴西南旅社访吴晗君，据云明日始能启程。

2月13日 星期四

写信给李济之先生，报告抵昆后情形。往清华办事处谒梅校长，要求校中出一身份证明书。返舍后，郑毅生先生云，明日联大又有车赴叙永，约吾今日午后前往接洽。下午往访徐贤修君，决定乘华西公司车赴川，乃与徐君往游大观楼。返城后，赴联大退回明日车票。与徐君至老大兴食年糕，味尚好，但无吾乡菜子头炒水晶糕之佳。

大观楼孙髯翁长联，凡180字，其辞如下：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山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州，梳裹就风鬟霜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廉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2月14日 星期五

昨晚宿徐君宿舍，今晨7时同乘车赴呈贡，骑马至古城魁星阁访费孝通君，许浪光君亦在座。云大社会学系研究班，正在讨论新兴工厂工人来源问题。午后返昆，在冠生园晤及陆连生君。晚间应约在王维诚先生处晚膳。

2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与向觉明先生同往云大访王以中先生，王先生明日即赴大理考察。旋往访袁家骅君，坐谈片刻。午后与向先生往访吴晗君，吴君仍未能同行，据云最早须候至21日。在茶馆中无意间遇及郑丕留君。旋与向先生同赴文华街参观旧书铺，至商务印书馆购书。返舍后写家信一封。

2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徐贤修君偕温怀瑜君来谈。12时许同赴劝业场路之餐馆，食未毕即闻警报，遂一同出城赴大观楼，泛棹湖中，逆流而行，颇为吃力。登岸后即返城，以警报已解除也。赴华西公司询问，车辆仍未来昆，恐一时尚不能成行。国际局面近日甚紧张。

2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在寓中写信。下午整理旧笔记。晚间收到王明君来信。

2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在寓中写信。下午赴昆华医院打预防针（霍乱、伤寒）。晚间赴徐伯勤君处询问赴川车辆，仍无消息，晤及贤修君；又在罗莘田先生处闲谈，罗先生替北大文科研究所约我讲演。

2月19日 星期三

预备后天的讲演稿。下午出去理发。晚间纳子嘉君来谈，旋游文明街夜市。

2月20日 星期四

今日此间《中央日报》（昆明版），已登出我公开讲演的通告（第4版4栏）：

### 考古学家夏鼐公开讲演《考古学方法论》

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定于廿一日下午四时在昆北食堂，敦请中央博物院研究员夏鼐讲演《考古学的方法论》。并于三时半起，展览夏君参加英国与埃及发掘工作之照片多种。如遇警报则改自晚六时开始。按夏君为新自开罗返国之埃及考古学家，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在伦敦大学从葛兰维尔教授研究，一九三七年参加亚尔猛特发掘工作，一九三八年参加德尔爱尔都为尔发掘工作，并赴耶路撒冷与埃及学开山裴特莱会谈，一九四零年去岁年底始自开罗经沙漠绕波斯湾过孟买转仰光来昆云。

2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有警报，与罗莘田先生同赴北山疏散，在防空壕中起草讲演稿。下午4时半始解除警报，归途遇徐旭生先生，同返靛花巷3号。晚间7时在昆北食堂讲演，听者约百余人，罗莘田先生主席，致介绍辞。讲后聚餐，罗先生外，尚有郑毅生、姚从吾、向觉明诸先生。餐后，在向



先生处闲谈，夜深始睡。

2月22日 星期六

今日又有空袭警报，携Hrdriča之*Practieal Anthropometry* [《实用人体测量学》] 在防空壕中阅读。返城至徐贤修君处，同往观电影*The Dawn Patrol* [《铁血主义》]。电影毕后，至徐伯勤先生处，据云车仍未来。旋赴温怀瑜君处，未遇。

2月23日 星期日

抄录前日之讲演稿，以罗先生拟将此交与《图书季刊》发表也。下午袁家骅君、王维诚君来谈，约之后日同赴西山一游。温怀瑜君来，同在王明君处闲谈，王君前日进城治病，明晨即复返乡。向觉明先生来，出示傅孟真先生来信，延聘向先生为史语所专任研究员。晚间赴华西公司，谓汽车昨晚已来，甚喜。旋赴西南旅社，晤及吴辰伯君夫妇，闲谈片刻。返家遇及徐贤修君，遂与王明君三人，叙谈至10时余。客散后，续抄讲演稿，至夜深1时始睡。

2月24日 星期一

将讲演稿整理后，交与罗莘田先生。下午与向觉明先生同往访王维诚先生，约定明日往游西山，王以中先生亦来加入旅行团。旋与王、向二先生，同向向妹向仲女士家中弄桥牌。晚间购办明天旅行伙食。

2月25日 星期二

晨6时即起床，往邀王以中先生，同赴王维诚先生家中，在近旁之餐馆用早点。袁家骅偕其太太及妻舅亦来，同赴小西门外雇船，20元来回。同时有云大楚图南及陈逵两氏，附船往西山找房子。船8时出发，10时半抵西山。上岸后至普贤寺，现为机关所占，不准入内参观。乃赴

华亭云栖寺，由大殿至后进之雨花台，在寺内小坐，桃花盛开。旋南行，拟往太华寺，不意寺中有兵驻守，即寺前官道，亦不准通过，交涉无效，扫兴而返华亭寺，取出携带之面包、牛肉，至客堂中用素面，品茗。不意寺僧君见吾辈所携之牛肉，谓客堂中不准荤食，予以8元。饭后下山，沿洱海旁之大路至罗汉山，拾级而登，颇为吃力，至半山亭少憩。再上经千步崖，至吕祖殿，道士烹茶待客，予以茶资2元。再上行至凌霄阁、七圣殿、玉皇殿（殿旁有孝牛泉），山径穿壁，上达龙门洞，有魁星及文星、武星，皆凿山石为之。俯视滇池，风景颇佳。下山登舟，已4时许，在舟中弄桥牌，7时许至西门，予舟子小账2元。同行者8人，每人用去4元。

2月26日 星期三

昨天游山跑得累了，回来便睡觉，华西公司办事处也没有去。今晨起来很晚，记了昨天的日记后，到翠湖公园的省立昆华图书馆去翻杂志。12时许忽有预行警报，到馆子去吃了包子和面后，即匆匆出北门，已有空袭警报，至北山防空洞中躲避。2时许敌27架来昆，炸弹声轰然可闻。敌机去后，遥望城东南角两三个地方冒着灰尘，上升空中，成为灰雾。少顷敌机又回来，大家又一齐躲入防空壕中，又是连续地几声轰炸。敌机机声渐远后，自己由防空壕口上望，敌机三组9架，银白色的机身衬着灰云。敌机去后，登山巅南望，城中有一处冒着黑烟，大约是为着火了。下午4时半解除警报，回靛花巷一看，附近尚无损失。赴华西公司询问开车日期，道经正义路，有数处被炸，门户摧折，保安队帮助居民，正在整理中。由景星街东行，轰炸得更惨，有数处民房变成一大穹窿。至华西公司，晤及徐伯勤君，据云车子也许明早即开，要我将行李运来，今晚即睡在华西办事处。连忙回去，将行李收拾好，雇车而往。经正义路不能通过，由护国路过，中途又被阻而回，只好由小径中通过，被炸区域无电灯。至华西公司，据云因配钢板无着，后天始能启行。徐君为介绍华西押车者张怡鸿君，同至金碧路陶陶居食点心。今日之轰炸，昆明所受损失不下于上月29日之轰炸，而死伤人数则超过之，据闻死者达70余人，伤者30余人。

2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起身后，赴徐贤修君处，约定晚间再会。赴城西北，又遇警报，出北门至北山防空壕躲避，下午5时许始解除警报。至王维诚、王以中二君处辞行。至北大文科研究所，留一字条与向觉明先生，旋向罗莘田、郑毅生两先生告别。坐谈少顷，邵云骏君亦来，顺便与许宝騄君告别。至北门街，往谒雷伯伦先生。至东寺街，与纳子嘉君告别。返华西公司办事处已10时许，据云车子明早准定开行。与徐氏昆仲及张怡鸿君，同至附近餐馆小饮。返时见大逸电影院之塌屋惨状，是晚该电影院正演《少奶奶的扇子》，观众千余人，屋顶及楼板整个塌下，死伤数百人，较昨日之轰炸更惨。华西公司办事处在宝善街，正在电影院对过，由墙头下望，见院门口横卧压毙者六七人，而伤者被抬出用人力车送医院者，不计其数，诚为惨剧也。2时许始睡。

2月28日 星期五

晨6时即起身，7时抵车场，8时余抵车站，一切手续办好后，已10时许矣。午间抵隆易。午餐后继续前进，晚抵曲靖，宿新安旅社，颇简陋。今日所行之路，尚属平坦。华西公司之货车仅二辆，皆装运公司自用之汽油。所载客人外，带“黄鱼”颇多，因公司对司机之待遇不高，每月80元外，加津贴90元，不能不允其带黄鱼以资补贴也。夜间胃病又发，呕吐一次。

## 3月

3月1日 星期六

上午由曲靖起程，午间抵平彝，在云贵交界处。气候渐凉，山径渐峻。下午车入贵州省界，中途汽车机件忽坏，只得先开往盘县一辆，已坏之车停于山间，离盘县尚有35公里，据云该处为土匪出没之地。晚宿盘县之新合旅舍。

3月2日 星期日

晨间司机携带新配机件，于6时许即乘车前往昨日停车处，11 时许车子开回，已修理好，惟昨日开抵盘县之车又钢板断裂，配换钢板至下午2时许始弄好。时间已不早，加以陈司机身体不适，决定在盘县再住一天。盘县为山间小县，无可观处，山间多石，城门外之知县去思碑颇多。移住鸿恩旅舍中。

3月3日 星期一

晨间由盘县出发，至普安午餐后，继续前进，车行万山中，至江西坡，其地产胡桃。再前行为著名之“二十四弯”，公路依山势盘旋而上，凡二十四弯，始达山巅。过此后公路渐平直。至安南后，山势渐平坦，车行增速。晚宿永宁州吉杰旅社。

3月4日 星期二

晨间由永宁州出发，不久即抵关岭，有检查站检查颇严。由永宁州51公里抵黄果树，其地出甘蔗，苗民来村买卖，服装发髻颇奇。黄果树村之瀑布，风景不恶，惟现值旱季，水势不大。午餐在安顺，其地颇热闹，货物价格甚廉。下午汽车又出毛病，幸地势平坦，车行可速。晚7

时抵贵阳之三桥，其地之海关分卡，检查颇严。8时半乘人力车进城，旅社多已客满，直至11时半始找到一小旅社，名“小大旅社”。

### 3月5日 星期三

上午在贵阳城中购物，11时有警报，呼车出城至三桥，警报已解除，住仁仁旅社。车子今日不开，以修补轮胎及其他手续，一时来不及也。晚间宴请司机及助手，呼车进城，4公里车费2元，至城内露华春餐馆用膳，8人花了52元，仅9样菜而已。饭后返三桥。

### 3月6日 星期四

上午由贵阳起程，检查颇麻烦，行李都要打开来看，并谓装运汽车不准载客，只好冒充华西公司职员，刚由外国应聘回来，并允许到渝后由公司补发一证明书，才得通过。中午抵息烽，是一个小城市，有一腿部受伤的兵士要求搭车，因为在贵阳增加宪兵4人、伙夫1人、交通警察4人，已经过重，只好拒绝。晚间抵遵义，住在交通旅社。上街去购油布和茅台酒。宵深闻雷雨，明日行车必甚困难，不知后天能赶到重庆否？

### 3月7日 星期五

上午由遵义动身，因为下雨的关系，公路泥泞，并且因为是山路，车子走得很慢，只走了二三十公里。车子出了毛病，停下来修理，由晨间10时许一直弄到下午5时半才修理好。冒着风雨，踏着湿泥，跑到附近的一所农舍中去烤火，弄了3升米、2斤咸肉、10个鸡蛋、几棵青菜，便在农舍中做午饭，十几个人饱吃一顿，花了20个钱。车子修理好后，开到板桥便停下来过宿。板桥是一个小镇，有一张飞庙，传说创建于三国时期，没有去看。晚间发烧，大概是由于日间着了凉。

### 3月8日 星期六

今日整天不适，身体发烧，头有点昏，喉咙不舒服，吃了八卦丹，饿了一顿，晚间稍佳。车子由板桥开至桐梓，为黔北县城，因为修车，由9时等到12时始再开行。经花秋坪，有一观览台可以俯视曲折之公路，其险不下于“二十四弯”。本来预备今晚到綦江，结果只到松坎，晚宿西南大旅社。松坎检查站又发生麻烦，据云载运汽油之车不准载客，欲将客票扣留，票款没收，客人另行找车赴渝，经交涉后始准放行。

### 3月9日 星期日

上午5时即起身，希望今日能赶到重庆，路程尚有180公里，入川后公路平坦，本可赶到。不幸车刚出松坎，轮胎破裂，花了半点钟的工夫更换，走不到十几公里，机件又出毛病，拆下来送往松坎修理。等了好几钟头，坐在山间草地上，四围都是峰峦，欣赏风景以遣烦闷。11时半才修理完毕。过了一座浮桥，即入赶水境内，有红铁矿，见及其矿砂及土法治铁厂，但以车子不停留，无法下来参观。晚间抵綦江，离重庆尚有83公里，只好明天再走。綦江各旅社均已客满，自己睡在长方桌上，因为走累了，睡得尚舒服。

### 3月10日 星期一

车抵重庆海棠溪。下车后叫挑夫将行李挑到江边。坐小划子过江，再叫挑夫挑到储奇门，然后喊洋车赴上清寺，运费花了17元。到上清寺聚兴村18号找中研院，找寻李济之先生，恰巧他在宿舍中。将行李安顿好，到他室中坐谈，李方桂先生夫妇及梁思成先生皆在座。中研院宿舍已客满，承李先生代为介绍国立图书馆宿舍。与李先生赴聚兴园用餐后，往谒傅孟真先生。后往两路口国立图书馆，晤及馆长蒋复聪，晚间即宿馆中。

### 3月11日 星期二

赴化龙桥红岩嘴，访朱庆永君，在他那儿谈了半天。回来后，赴城

中购买棉被、面盆等。晚间至李济之先生处闲谈，并将自己在开罗所写的两篇文章及论文稿，交与他一阅。决定即行从速前往李庄。

### 3月12日 星期三

今天是总理纪念日，各处放假，无事可办。一个人进城去跑马路，一直到朝天门。回来时，在民权路碰到精神动员周年纪念游行，颇为热闹。回来后，碰到李鼎芳君，知道他即在中央图书馆中服务。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吴禹铭君，一封给蒋廷黻先生。

### 3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在中央图书馆中阅书。今天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即在其处开会，要人来了不少，馆前满是漂亮的私人汽车。中午朱庆永君来，同赴东来顺用膳。出来后，赴四川旅行社购船票，民生公司之民裕轮，后天晨3时开赴叙府，房舱票已罄，花61元购了统舱票。赴民生公司办事处找汤象龙君之兄，系业务处副经理。途遇巫宝三君，偕往民生公司，请汤君代向民裕船主接洽，在李庄小停，以便登岸。汤君慨然承诺。出来后，赴咖啡馆小坐，旋至川菜馆晚餐。回来后，赴中研院晤及傅、李两先生，告以明晚即登船。

### 3月14日 星期五

朱庆永君来，一同进城，拟购罗纱蚊帐。进城时已10时余，一下公共汽车即遇空袭警报，这是今年第一度警报，连忙与朱君走到美以美会会所，以其中有防空洞，必要时可躲避也。下午2时许始解除警报，闻敌机轰炸成都，幸未光顾重庆。出来后，买了一顶蚊帐，朱君因为昨天饱食伤胃，今日不舒服，一同至广东馆子老三元中吃面，赴民生公司晤及汤君，取得其致民裕船主之公函。朱君回化龙桥去了。与之分手后，呼车返中央图书馆收拾行囊，与馆长蒋复璁先生告辞。至中研院，傅、李两先生均未回，以今日评议会为警报所误，须延长开会时间，仅晤及

梁思成、陶孟和两先生。呼车赴朝天门磨洞口码头上船，晚间即宿船中。

### 3月15日 星期六

晨间船即开行。早餐后，持汤君函往谒船中“经理”。据云李庄停船可以办到，船须三日余始能抵李庄（即18日可抵李庄）。在船中无事，阅毕杨炼译《古物研究》，开始阅读宋应星之《天工开物》。统舱中极隘狭，蜷伏室隅，腿都不能伸直。膳食亦劣，仅有青菜及白菜三碟，咸汤一碗。午后船抵江津。

### 3月16日 星期日

阅毕宋应星《天工开物》。午后船抵王场（王家场？）。舟沿江徐行，江水清澄，两岸丘峦起伏，风景殊不恶。

### 3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船过合江。下午3时抵泸州，上岸闲游。泸州去岁受敌机轰炸，以致全城毁去三分之二，精华丧尽，今日尚未恢复，颓垣断墙，处处可见。慈善街为其最热闹之街道，书肆多在其地，现虽大部分重建，然多为简陋之木屋，远不及往时砖石洋楼广厦。返舟后，阅黄公渚选注《两汉金石文选评注》。

### 3月18日 星期二

阅毕《两汉金石文选》（1—157页）。船经纳溪、江安，下午抵南溪，离李庄尚有60华里，船中有大批棉花在此间起货，故即停此间过宿。

### 3月19日 星期三



晨间民裕船由南溪开往叙府，经过李庄时少停，小划船来接客，将行李放下，轮船便开行了。小划船摇到附近的江岸沙滩旁，便停泊下来。喊了挑夫，将行李挑到上坝月亮田，询问中央博物院的地址，恰好梁思永先生在窗内听见，看见是我，便喊“作民，你回来了。”郭子衡先生亦在里面，坐谈了一会，知道中研院考古组另在一处，现下旧人只剩下董[彦堂]、石[璋如]、李（启生）、高（晓梅）。郭先生为我介绍中博院同人，民族学马长寿（松龄）、汉代车制研究者王振铎（天木）、古代艺术庞薰琴、出纳股赵青芳（香山）、庶务傅瑞（嘉芝）、文书凌仲。他们膳食方面，组织有一饭团，我便加入其中，连马太太共8人一桌。中午在梁思永先生处用餐，顺便将梁思成先生托带之药品，交与梁太太（林徽音）。下午回来后，整理旧信件。晚间在王振铎君房中闲谈。

### 3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中阅毕Liang Ssŭ-yung, *The Lung-shan culture: A prehistoie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图书季刊》英文本1卷3期，1940）。下午与郭子衡先生同赴中研院，先访凌纯声先生，交去向先生托带之广黄丝及安布；后赴第三组，晤及董彦堂、石璋如二君，坐谈了一会。少顷，高晓梅君由宜宾回来，系初次会面。本来我拟借几本书，据云尚未完全打开，须等候一两个星期，始能出借。与郭先生一同返中博院，晚餐食炸酱面。晚间写了五封信：（1）家信，（2）徐贤修，（3）向觉明，（4）王维诚，（5）郑毅生与罗莘田。

### 3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李庄，将昨天的信付邮。下午与王振铎同往访汤象龙君，在汤君家中少坐，旋同赴罗尔纲君处闲谈。返家后，阅《史语所集刊》第5本第3分册中胡适《楞伽宗考》、郭宝钧《戈戟余论》（283—326页）。晚间写了几封信（朱庆永、吴晗、王祥第、吴金鼎、曾昭燏）。

3月22日 星期六

赴李庄理发，购买一双布鞋。回来后在梁思永先生处闲谈。将梁先生写的《龙山文化》摘要打字。讨论：（1）杭州良渚出土者能否归入龙山文化？（2）黑陶是否由于Reduction[还原作用]？（3）南越文王墓出土物发表何处（以其陶品与所谓“吴越文化”花纹陶相近也）？晚间中博院同人为庞薰琴君践行，一面为我洗尘，喝酒闲谈。庞君已辞去此间职务，赴成都担任教职。

3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赴史语所，访李启生君未遇，与石璋如、高晓梅君闲谈。后赴汤象龙君处，即在其家中用膳，闲谈至傍晚始返。

3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李启生、汤象龙二君来，闲谈至中午，一同赴李庄用膳。返后，收到陈凤书、曾昭燏二君来信。阅E.Chavannes, *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沙畹：《两汉画像石考》]，乃武氏祠及孝堂山两处刻石，外加刘村出土之汉石一。

3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梁先生交还我的论文，提出两点：（1）Treatment[技术]虽重要，但吾人所能见多仅为其Process[工序]所留之痕迹，而非工序之本身。有时无痕迹可见，即不可知；有时虽可见，或由于不同工序所留。以此为分类之根据，实为危险。吴金鼎之《中国史前陶器》一书，其最大弱点即在此。*Ancient Egyptian Beads*[《古代埃及的串珠》]虽谨慎立言，但对此点须特加注意，即分类之根据为其形态上所留之痕迹，而非虚拟之工序本身也。（2）迈尔斯之《埃及史前陶器》，*Corpus numbering*[图谱编号]虽甚笨拙，但亦有其用处，即分类统计，此类详

细分类颇有用处也。阅马长寿《四川古代民族历史考证》（41页）。

3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阅O.Siren,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Han Period)* [西尔伦：《中国古代美术史》（汉代）]。下午赴板栗坳史语所图书馆，书籍颇多，尚未完全开箱整理，不能出借。晚间写了三封信（陈凤书、邱祖铭、王世明）。

3月27日 星期四

整理《古代埃及的串珠》论文，写信与林少兰及张怡鸿。

3月28日 星期五

继续整理论文。下午收到两封家信，自去年8月10日收到家信，迄今7个半月毫无信息，今日忽得两信，大喜。又得王棫君来信，未免忆旧，回想当年情形，不禁感慨系之。

3月29日 星期六

今天是黄花岗纪念日，休假一天。上午在家中论文打字。午间李启生君来谈，并出示其积年所集邮票，其中吾国邮票300余种。下午与王天木君赴李庄镇，购买油灯，以公家所备过暗，晚间不能工作也。旋同赴李济之先生家中，李先生仍在渝未返，晤及李老太爷及李太太。返舍后将论文再打字数纸。

3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与王天木君同赴史语所，晤及徐旭生先生，旋在凌纯声先生处

午膳。饭后在凌先生处闲谈，傍晚始返。

3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赴史语所，听徐旭生先生讲演《中国古史问题》，即前次在昆明黑龙潭所听过者，王天木君言已听过三遍。午间在芮逸夫先生处用餐，饭后稍谈片刻即行下山。阅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3期，其中王振铎《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即此次得杨杏佛奖金之论文，写得颇不差。

## 4月

4月1日 星期二

阅《史学集刊》第3期顾颉刚《潜夫论中的五德系统》及他数篇。  
将论文第五章（161—165页）写毕打字。

4月2日 星期三

赴营造学社，晤及刘敦桢（士能）先生及其助理员莫宗江、刘致平二君。承刘先生出示其去年在四川调查所得之崖墓照片及平面图，并详加解释。返舍后，得吴、曾二君由成都来信。

4月3日 星期四

徐旭生先生由板栗坳来上坝，午间小伙计们请他吃炸酱面，下午陪着他闲谈。

4月4日 星期五

上午陪徐先生赴梁思永先生家中及社会科学研究所访人，顺便赴“门官店”（？）附近之崖墓参观，仅为一小崖墓，不够过瘾。据闻离此约2华里之宋庄，有崖墓20余，有暇当往访求之。

4月5日 星期六

上午送徐旭生先生上船，返后整理《串珠》论文。

4月6日 星期日

因为昨天下雨骤凉，自己感冒风寒，今日不适。上午在家休息。下午爬山去，在前天看到的崖墓附近，又找到两座崖墓。旋赴罗尔纲君处闲谈，承其惠赠《捻军的运动战》一册。返后得吴晗君来信。

4月7日 星期一

整理《串珠》论文，写作关于Neolithic Fayence Beads [新石器时代的彩釉陶珠]。与王天木君一同上山借书。

4月8日 星期二

阅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

4月9日 星期三

打伤寒预防针。阅毕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

4月10日 星期四

影抄扬雄《蜀王本纪》，阅常璩《华阳国志》。下午与赵青芳君一同上山借书。

4月11日 星期五

阅BMFEA [《远东古物馆馆刊》] No.10中Karl Gren[高本汉]评《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一文，No.11中Andersson[安特生]之*Topograph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tudies in the Far East* [《远东地形学与考古学研究》] (1939) 中 *The Malan Terraces of Northern China* [《华北的马兰台地》] (pp.1—44) 一篇，并泛阅其他各篇。

4月12日 星期六

阅毕《华阳国志》（共十二卷），又阅龚煦春之《四川郡县志》。

4月13日 星期日

依据《四川郡县志》作“汉代益州郡县图”。写了两封信，一给吴晗，一给朱庆永。下午赴汤象龙、梁方仲君处，在汤君家中食饺子，返时已天黑矣。晚间写信吴禹铭。

4月14日 星期一

涉猎民国23年修《乐山县志》，并将其县境图摹画下来，以备将来参考。晚间入寐后，梦中为屋后山顶碉楼上看守人之喊声惊醒，院中人皆起身细听，乃附近左湾有盗（离上坝约八九里），看碉楼者呼喊，民团前往逐盗。此间盗匪甚为猖狂，人人皆怵然有戒心，前星期且有保安队长为匪所击毙。

4月15日 星期二

赴史语所借书，阅《南溪县志》。

4月16日 星期三

昨宵大雨，今仍阴雨。连日此间禁屠，今日开荤。梁思成先生新由重庆返回，据云李济之先生拟赴成都，吴禹铭君有今季暂不发掘之议。

4月17日 星期四

涉猎毕《南溪县志》，并将李庄附近之地图绘出。下午注射伤寒预

防针，将《新石器时代的彩釉陶珠》打字。晚间在王天木君房中谈话，王君为小站练兵时第二镇王英楷之孙，北洋军阀如曹锟、孙传芳、王占元、萧耀南辈，皆其嫡系。闲谈北洋掌故，至宵深。

4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送营造学社刘、陆二君上船赴乐山，返后将[《新石器时代的彩釉陶珠》]全节写毕。

4月19日 星期六

将《新石器时代的彩釉陶珠》打字。下午闻李济之先生已返家，与院中同人往见之。

4月20日 星期日

下午赴山中探寻崖墓，直至板栗坳。晚间在石璋如、高晓梅君处闲谈。

4月21日 星期一

李济之先生来院办公。郭子衡先生通知，薪俸已定250元一月。阅《四川通志》。

4月22日 星期二

史语所诸研究员来开会，饭后闲谈，傍晚始去。凌纯声先生谈及向觉明先生之敦煌计划，或可扩充为西北考察团，拟去信往商。

4月23日 星期三



与李济之先生商酌目前计划，决暂时在此间工作，如彭山方面需人，再行前往。下午注射伤寒预防针（第三次）。

#### 4月24日 星期四

昨夜大雨。上午与王天木君同乘船赴宜宾（叙府）。此系第一次来叙府，住中国旅行社，上街购物，买布做衣服，花了100余元。傍晚大雨，饭后与王君坐茶馆中避雨闲谈。返后，至梁思成、刘士能二先生处闲谈，据云日寇攻温、台，颇为故乡忧虑。

#### 4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将借款500元邮汇奉还北大文科研究所（昆明）。午后返李庄，与梁思永先生讨论图谱编号问题。

#### 4月26日 星期六

今日又下大雨，旱灾或可免欤？读《四川通志》（古迹，陵墓，金石），作摘记。

#### 4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中整理串珠摘记。下午赴李庄，将前日所购之布，交成衣铺制长衫一、裤二。返家后，汤象龙君夫妇来谈，同赴李庄访罗尔纲君。罗君以匪警故，拟由山中搬入镇内，房子已收拾好，但尚未搬进。在夏坚白君处获睹23日《大公报》，知日寇于20日攻陷永嘉城，系由瑞安登陆，已推进至永嘉西北之梅岙村。阅后愤恨之至，返乡之举，不知何日！回忆当年在家中情景，仿佛如同隔世。

#### 4月28日 星期一

本拟今日上山借书，大雨如注，只好在家中阅书。阅《远东古物馆馆刊》No.7 & 10中关于 Sven Hedin[斯文赫定]在新疆楼兰及于田所得之古物。

4月29日 星期二

天雨。阅《四川通志》作摘记。

4月30日 星期三

与王天木君同上山，在西文书库找书。

## 5月

5月1日 星期四

阅Segalen.etc , *Mission archeologique en Chine* [色伽兰等：《中国西部考古记》]之图录。下午与梁思永先生商酌购置西文新书，开具一书目。

5月2日 星期五

阅Thomas Torrance , *Burial Customs in Sz-Chuan* [托马斯·托兰斯：《中国四川的埋葬习俗》]，见*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vol.41 ( 1910 ) [《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报》41卷，1910年]。

5月3日 星期六

上午赴山上借书，并将Book Index [书目]借出，下午与梁思永先生商酌拟购西文书目。

5月4日 星期日

整天下雨，在家写信及阅书。早该写信与格兰维尔教授，但以论文能否继续的问题未能确实解决，故迟延至今，现下似无希望，故写此信报告一切。

5月5日 星期一

阅斯文赫定七十岁纪念论文集中数篇文字 ( Arne [阿恩] ,

Bergman[贝格曼]，V. K.Ting[丁文江？]，Humdrytin，Grabau[格雷博]，Horner & P. C. Chen[霍纳与陈□□]）。下午上山借书。

5月6日 星期二

阅*Journal of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华西边疆学会会志》]。晚间写信与家中，以昨日接到4月7日家信，现下沦陷后，不知何时始能重获家信。此家信系4月28日所写，写好后搁下未曾投邮，今日添上数语，明日寄出，何能抵家中，只好听之天命。

5月8日 星期四<sup>[1]</sup>

连日读《华西边疆学会会志》第4至9卷中关于川地考古有关之文章，并作札记。

5月9日 星期五

阅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蜀中广记本）。

5月10日 星期六

连日以暇时读胡适《藏晖室劄记》4册（pp.1—1170）。

5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赴梁思永先生家中闲谈，即在其家午膳。后赴李济之先生处。返舍后，独往宋嘴参观有刻人像、壶、杯之崖墓。归途中遇及汤象龙君。

5月12日 星期一

阅《蜀中名胜记》（至卷十一）。

5月13日 星期二

阅《营城子》（汉砖墓发掘报告）。晤及罗尔纲君。

5月14日 星期三

李济之先生今日搬家，与同事前往相助。返舍后，阅《蜀中名胜记》卷十二至十七。阅报知温州已于2日收复，瑞安亦于3日收复，但不知家中受损失如何。下午第一次注射霍乱预防针。

5月15日 星期四

阅书《乐浪王光墓》、《蜀中名胜记》卷十七至廿一。

5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板栗坳图书馆借书。下午阅《华西边疆学会会志》第7卷，作摘记。

5月17日 星期六

阅Caton-Thompson, *Zimbabwe Culture* [卡顿·汤普森：《津巴布韦文化》]。

5月18日 星期日

描摹十万分之一详细宜宾至李庄地图。下午赴李庄镇购物。

5月19日 星期一

将李庄附近地图添色。作《津巴布韦文化》中关于串珠方面的札记。阅《蜀中广记》卷廿至廿三。

5月20日 星期二

阅《蜀中广记》卷廿四至廿五。上午赴坂栗坳借书，将向觉明先生函中大意告诉李济之先生。

5月21日 星期三

第二次打预防霍乱针。阅《蜀中广记》卷廿六至廿八。下午考古组石璋如君等4人来，同赴李庄饭店用餐。得家中来电，知家中大小戚朋皆无恙，甚喜。晚间写信与家中及向觉明先生。

5月22日 星期四

写了两封信，与朱庆永和吴禹铭君。阅毕《蜀中广记》中《蜀中名胜记》卷廿九至三十（共三十卷）。将眉州彭山图着色。

5月23日 星期五

阅毕高本汉的 *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 [中国青铜器的新研究] (pp.1—112)，作札记。

5月24日 星期六

阅毕《乐浪彩筐冢》。开始阅章鸿钊《石雅》。

5月25日 星期日

阅Reisner's *Nag-ed-Der* III [赖斯纳：《纳戈代尔》之三]，作串珠札记。下午与同事赴江北双桂镇游览。

5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纪念周中，李济之主任要我略谈埃及考古学情形，只得敷衍一点钟，略谈埃及考古学史及本人学习经过。阅吴禹铭、曾昭燏合著《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稿本。

5月27日 星期二

续阅《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

5月28日 星期三

李济之先生命将关于《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之意见写出来，以供修订时之参考。

5月29日 星期四

将《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书后写完。

5月30日 星期五

今为端阳节，食角黍、鸡卵。阅《牧羊城》。

5月31日 星期六

阅章鸿钊《石雅》。午间应李济之先生之邀，至其家午餐。



## 6月

6月1日 星期日

在家，天热，草《古代埃及的串珠》中Badarian period[巴达里时期]一节。

6月2日 星期一

李济之先生将余所写《古代埃及的串珠》稿本阅过，今日抛还。劝余将其中Technical methods[技术方法]一篇译成中文发表。关于Corpus[图谱]亦稍有讨论，并出示其《殷墟陶器图谱》稿本，讨论陶器图谱作法。下午阅毕章鸿钊《石雅》（pp.1—432）。

6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赴史语所借书。下午阅《中国地质学会会报》中关于北京人诸篇。

6月4日 星期三

阅《地质学会会报》中谭锡畴之《四川地质发展史》，赵亚曾、黄汲青之《西康四川之地质研究》，作摘记。

6月5日 星期四

阅De Benham, *Map Making*[贝纳姆：《地图制作》]。

6月6日 星期五

阅毕《地图制作》，作摘记。收到家信，获悉故乡沦陷时之情形。晚间写了几封信。中宵为匪警所醒，离此十余里之地被劫。

6月7日 星期六

取洪适《隶释》，以校黄公渚《两汉金石文选评注》。晚间写信。

6月8日 星期日

阅洪适《隶释》。下午赴汤象龙处闲谈，又晤及巫宝三君。

6月9日 星期一

赴板栗坳参加中研院成立纪念会。晚间大雨。

6月10日 星期二

阅毕唐兰《古文字学导论》2册（pp.1—51，1—84）。

6月11日 星期三

阅瞿中溶《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六卷）。

6月12、13日 星期四、五

阅洪适《隶释》及《隶续》。

6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赴板栗坳借书。下午将鸟居龙藏书中蛮子洞图三幅仿摹，阅杨侃《两汉博闻》卷一、卷二。

6月15日 星期日

天热，写了两封信。阅杨侃《两汉博闻》卷三至卷七。王天木君赴宜宾返。据云前星期重庆空袭，事在深宵，警察将防空洞加锁，洞中空气污浊，窒息死者达七千人。又云谣传潼关已失守，未悉确否。

6月16日 星期一

阅 Chavannes : *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 Tome I [沙畹：《北中国考古调查记》第1卷]，阅毕《两汉博闻》（pp.1—314）共十二卷。

6月17日 星期二

阅《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4卷2、3两期。

6月18日 星期三

阅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1—323页）。

6月19、20日 星期四、五

阅《考古社刊》第4、5、6期。

6月21日 星期六

阅《金陵学报》及胡焕庸《四川地理》。

6月22日 星期日

连日下雨，不能外出。今日星期，在家中写《古代埃及的串珠》中巴达里时期一节，写毕后打字。

6月23日 星期一

将昨日所写的东西打字。出发在即，暂时不能继续写作，只能待彭山回来后再谈。阅毕胡焕庸《四川地理》（pp.1—137）。

6月24日 星期二

阅《汉代建筑样式及装饰》，作摘记。

6月25日 星期三

今天看到23日的报纸，知道德国已对苏俄宣战，这一个变化又是出人意外的，不知道前途变化又将如何？谣传日寇集中军队30万于汉口，将有他图。宜宾前日亦受敌机扫射。闻宜宾至嘉定已有小轮，托处中赴宜宾预定船票。涉猎《营造学社汇刊》。

6月26日 星期四

赴山上还书，顺便至第三组闲谈，并借取应用仪器。返后，阅《云冈石刻所表现之北魏建筑》，作摘记。

6月27日 星期五

阅《学术》第三辑中关于山东大辛庄商代遗址及长沙楚墓之报告。下午上山借“前四史”，预备携往彭山。归途中，遇及梅贻琦校长及罗莘

田、郑毅生二先生，适由叙永来李庄，山路崎岖，天气炎热，累得他们满头是汗，所以匆匆寒暄数语，便约后会而别，不敢站在路上多谈。

6月28日 星期六

在家中阅书*Bull. Geol. Soc. China* [《中国地质学会会志》] 13卷 1期，Bowles[鲍尔斯]：《川边考古简报》及李春昱的四川地质论文。昨晚不知是因为冒暑上山的关系，还是晚间多喝了两杯红茶，夜间失眠，今天整天不舒服。上午李济之主任为了想订定处中职员使用勤务的细则问题，召集大家到他办公室中谈话，因为这问题处中吵了两次。

6月29日 星期日

收拾行李。上午赴梁、李二先生家中辞行，探悉社会科学研究所清华同学今午在李庄饭店招待梅校长，自己赶到李庄饭店，恰有警报，遇及巫宝三、汤象龙二君，到宜宾园去饮茶，下午2时主宾始集。食后至巫君家中闲坐。因为中午多吃了东西及喝了两杯酒，晚间胃病又作。

6月30日 星期一

今日凌纯声、芮逸夫二先生来。据云叙乐航路，民教试航，开否未知，不如打听好后再走，故明日之行又须延搁。

# 7月

7月1日 星期二

上午爬山，在宋嘴拍了一张崖墓的相，累得满身大汗。下午闻昨日宜宾发生抢米惨案。

7月2日 星期三

阅W.F.Collins, *Corrosion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 [柯林斯：《早期中国青铜器的锈蚀》]。与李济之先生谈，据云现下中博院颇需要室内工作人员，能否与曾昭燏小姐商榷，如征得同意，即致函发掘团，将其调回；又云吴金鼎先生发掘完毕报告即毕之计划不能适用，应劝吴先生改变计划。

7月3—5日 星期四—六

天气炎热，室内达华氏105度。在室中读《汉书》十二本纪。

7月6日 星期日

昨日芮逸夫先生来，谓川康民族考察团以天热展期出发，自己决定一人只身旅行。昨日下午送梅校长等上船，今日在家中涉猎《汉书》各表。

7月7日 星期一

今日的抗战四周年纪念，也是我动身赴彭山的第一天。在李庄住了三个多月，想等候叙嘉小轮通行后再行动身，本来约好川康民族考察团

诸公同行，但结果都因为天气过热，团长凌纯声先生是胖子，有点吃不消，临时变卦，展期出发，自己只好只身出马。晨间由李庄乘长远号赴叙府，承王、马二同事送至码头。船过南广后，已遥见北岸，山上万绿丛中一点红，知道叙府有空袭预行警报，小轮刚要靠近码头时，警报已解除，换上绿灯。喊了挑夫挑行李，中国旅行社及四川旅行社都已住满了，只好住在县府街的双江旅社。安置行李后，即去购船票，据云民教轮明晨4时开嘉，但因应差，不售客票，下一班至少要等三四天，并且一星期多未下雨，岷江水退，民教轮也许要停船。听后抽一口冷气，心想还是打道先回李庄为佳。后来一想，何不去找梅校长，他与郑毅生、罗莘田二先生前天离开李庄来叙，一定未曾离叙，便去东华营造厂办事处打听。据云住在乡下两路桥白庙子，便连忙赶去，他们正在那儿打桥牌，据云已托人去与民生公司经理接洽，设法弄3张票子。我听后又赶回城中，托东华办事处代设法，据云民生经理已下条子，令售票处补票，自己可以补进去。不凑巧，民生经理出去了，好不容易等他回来，允许再补票一张，买到票子后，心中一宽，上街购绘图纸。晚间赴清华同学欢迎梅贻琦校长的聚餐会，因为有警报，便在白庙子不进城，阴历十三四的月亮，很是明亮，11时解除警报，我们一同步行进城。快到旅馆了，忽然又是一个空袭警报，呼车赴两路桥，已近1时了，便在那儿少睡一会，然后进城至旅馆算账后，将行李挑往码头。民教轮也因为躲警报跑开了，天亮时才回来。上船后看见船上拥挤得很，便向轮机部工人宿舍购了4个床铺。统舱票45元，补上35元，才得一安眠之处。

7月8日 星期二

昨夜一夜未曾睡好，今日补睡了半天。下午读《汉书·地理志》，有时散步甲板上，两岸青山，在东岸看到一座规格颇大的崖墓，有两柱将墓分为三。晚间抵犍为南20里许之河口，即清水渡与岷江会流处，上岸晚餐。昨天因为躲警报，没有买到佐膳的东西，而统舱的菜蔬极恶。晨间梅校长吃了一碗饭，几无下箸处，后来还是用清茶泡饭。午餐弄到一些香肠，花了两块钱，所以晚间上岸一餐，但亦无好菜馆，只喝些稀饭吃点肉面。回来后在岸旁沙滩上坐了一会儿，看见乌云慢慢扩大以吞月，上船后不久即睡，夜间大雨。

7月9日 星期三

晨间醒时，船已开行，过犍为县，县北山中亦有崖墓数处，可由船中见之。11时抵五通桥，船在竹根滩停泊，由小船渡至东岸，雇洋车赴蔑子街，在果子堡与杨柳湾间有小溪隔断，河渡口有小船摆渡，官价客人连洋车船票8角，至牛华溪用膳，下午3时始抵蔑子街。沿途曾见崖墓数处，但规模不大，由竹根溪至蔑子街约40余里，洋车索价18元，后以行李过多，又加上2元，由凌云渡过河，抵嘉定县城。呼车赴陕西街之四川旅行社，以已客满，改赴嘉林公寓过宿，吴其昌先生住在公寓隔壁，遂往谒之，并告以梅校长已来嘉。晚间吴先生来谒梅校长。少顷，武汉大学教授清华同学高翰、方重两君亦来谒梅校长，坐谈至9时始去。

7月10日 星期四

晨间呼车赴徐家场汽车站，据云今日登记已毕，明晨再来，并谓携带行李不能超过20公斤。后至乐山运输公司，据云可以代运行李，但沿途有检查，最好能亲搭其货车同行，遂留下地址，嘱其车行有定期时可行通知。遂赴白崖参观崖墓，远望一带绿嶂，中间露出红色砂岩，有建筑模式之雕刻及墓洞，很是高兴。一到山下，便鼓着劲儿向蛮子洞而行，看见近崖洞处有新建房子，几个人在那儿喝茶，心想莫非有人在这儿开招待所。不管他，还是一个劲儿向蛮子洞而行，忽然有人从后面赶来，厉声问我们干什么？我说是调查崖墓的，他问调查什么？声音越发高了，我再说一遍，他问我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难道连十七师刘师长的公馆都不知道。这真有点像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我连忙道歉，说不知道这是刘公馆。随即退出，但是他们不答应，还问我是谁，我只好拿出护照来给他们看，他们还是不放我走，尤其是一位自称副官长的汉子。他们叫我坐在门口的护兵室中，并叫一个兵看守着我，他自己拿着我护照去进呈刘师长。少顷，叫我进去见刘师长，一个护兵拿着盒子枪跟着我旁边。这位刘师长矮而肥，满脸麻子，先质问我撞进他的公馆之罪，我只好说因为不知道，不知者莫怪，你们前没有挂上公馆的牌子，叫闲人莫进，门口的护兵又未曾拦阻我，我怎么知道，所以还请原谅。



他说你要调查，应该先通知此间各机关，何故擅私自行，我说本来目的，不在嘉定调查，并且为些小事，不敢惊动。他说因为有护照，所以这回算没有事，便将护照交还我。“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既然没有事，便算万幸，道谢而退。参观附近未划做刘公馆的崖墓，颇多佳品，可惜有数处改作兵工署军械公库嘉定临时派出所的贮藏室，洞口新添木栅，还贴上民国三十年正月的封条，不能进去参观。白云洞则改为嘉定县刑事看守所，也不能入内，扫兴之至。出来后，已有空袭警报，入茶馆食面、喝茶，警报解除后乘车返城，至嘉州公园闲坐。旋至四川旅行社打听上驶彭山之木船，据云需待五日。晚间楼邦彦夫妇及王铁崖君来谈。

## 7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渡江至蔑子街，由街向北而行，直到柿子湾，沿途均有崖墓，惜多为民居所占，不能调查。由柿子湾返凌云寺，凌云寺一称大佛寺，其大佛为唐初造象，据志书云高达360尺，然美术价值甚低，远不及云岗石刻也。由凌云寺向乌尤寺而行，达麻壕，有一规模颇大之崖墓，四壁雕刻人物，与山东武梁祠汉画像之题材颇多相同，为崖墓中之精品。以时已中午，不及渡溪赴乌尤山，即返凌云寺。清华同学招待梅贻琦校长，酒席系中国银行厨子所办，颇快朵颐。2时余开始，各同学依班级向梅校长敬酒，并乘机组织清华校友会分会，又由梅校长报告校事，至5时许始散，渡江返嘉林公寓。

## 7月12日 星期六

晨间送梅校长上车赴峨嵋，乐山运输公司谓今晨11时有车赴蓉，至楼邦彦及王铁崖二君寓所小坐，又至吴子馨先生处辞行。呼车至乐山公司，谓以昨宵大雨，山水暴涨，公路须越过一溪，顷接电话不能行走，明晨再开行，只能先回旅社，一会儿天又下起雨来，在家中写一封信给王栻。少顷天霁，渡江又至凌云山南麓麻壕，参观昨天去过的崖墓，拍了几张照相，速写了几幅素描，并且对该墓稍加测量。昨天夜半雷雨，似乎着了凉，今日不很舒服，返寓休息。

7月13日 星期日

今晨6时即起，赶到紫云街停车场，等到10时许，司机才驾了卡车来，大家争着上车，天又下着大雨。据说有两部车开成都，我因为行李的关系，只得等第二部车，但是一会儿先开的车子又回来，说因为连日天雨，山溪暴涨，开到河畔，因不能过河而开回来，只好等明天再走。自己因为早晨睡眠未足，又冒雨水稍感不适。返寓午膳后遂作午睡，醒后到外面去跑跑，忽碰到芮逸夫君，知道川康考察团的人已来了，住在四川旅行社，遂前往晤及凌纯声、马长寿、谢□□三君，5个人一同到嘉定饭店对面的北平馆用晚膳，再到四川旅行社小坐闲谈。

7月14日 星期一

晨间又呼车赴乐山商行停车场，商行将卡车中货物取去，减轻重量。但载客达50余人，挤得水泄不通，有几个只好站立在车上。今日天阴，车行40里，由木船过渡，开汽车的不内行，费了两小时余，才将汽车弄到船上，过渡后约5里至夹江，汽车机件又发生阻碍，只好在思蒙过宿，天已近晚，又下起雨来，至成康旅馆住下，满床臭虫，咬得人一夜不曾合眼。

7月15日 星期二

晨起后，天仍下雨，早点后赶上汽车，今日又添了几个客人，更为拥挤。离思蒙不远，又有一河，由木船渡过。又行20里抵眉山，汽车稍停以便起货。又行40里至彭山汽车站，雨已停止，雇了两个脚夫挑行李，至同济碱厂北，由义渡过江，至江口镇用午膳，然后上山赴寂照庵，山行5里，好容易找到寺宇。一进门恰巧吴禹铭君夫妇正由里面出来，出其不意地相遇着，久别重逢，握手问好，吴太太进去报信，曾昭燏小姐及陈明达君也出来了，大家都很高兴。将行李安顿在定慧阁上，与陈君同室。打发了脚夫，大家都坐下来闲谈。少顷，洗了一个澡，昨夜没睡好，今日打开铺盖，捉了十几个臭虫，晚间睡得很舒服。

7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与吴禹铭、陈明达二君至桂花沟考察古窑及崖墓。下午在家中读曾昭燏小姐所草永元十四年墓发掘报告初稿。

7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赴王家沱考察崖墓，永元十四年墓即在其中。此次工作，拟先清理此区。下午在家清算此次出差支出旅费，作一报告表，并写一函与李济之先生。

7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与吴禹铭君夫妇赴豆芽房子，考察有浮雕斗拱及人兽之崖墓。下午在家中写信与王天木。

7月24日 星期四

连日天雨，在家中阅《汉书》，读“十志”毕，今日开始阅列传。昨日吴禹铭君起程赴成都，代表李济之先生出席四川博物馆理事会，约十日内可返。今日午后雨停，与曾昭燏君赴王家沱视察崖墓，因连日天雨，故包工者未能工作，仅掘开墓道中表面一层，露出正方形之窗，但墓门未露。如天晴28日工人可以来掘开墓门，天雨则顺延。阅曾君所著之《博物馆概论》，乃应教育部之请而写也。

7月27日 星期日<sup>[2]</sup>

连日天已放晴，工人可以工作，明日或可开始发掘。连日在家中阅《汉书》列传一至三十三，作札记。

7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与曾昭燏、陈明达、王介忱三君携带应用器物赴王家沱，发掘No.666墓。抵地后，见墓道中积水颇深，乃将墓门之土掘开，向内一视，墓中积水更深，无法工作，乃令工人挑水。以工人之力，挑水近200担，至下午散工始毕，工资20元。自己4人在墓中帮忙，将水弄到墓道口，然后他们挑水的将水挑出，墓中积土，极不规则，且高低不平，我们设法在积土中作成泄水至洞口的沟，又以洞内深处有时反而低下，恐水倒流，须用土壅住，笑谓干考古的竟干起水利工程来了。将收工时，将石椁内残物清理。又将B室表面较完整之物取出，因已散乱，故仅记其所出之室，其余工作，明日再继续。

7月29日 星期二

今天工作了一天，颇为疲倦。为了掘泥娃娃，在泥浆中工作了一整天，满身是泥，将自己弄成泥娃娃了。工人2人，工资每人10元。挑物返寂照庵，凡4挑，每挑6元。墓形大概如下：墓中地势，前低后高，故前部积土颇深。我自己负责整理D室，他们整理A、B、C室，后三室出土物甚多。下午搬运东西上来。所出土物，皆为瓦器，除容器外，尚有陶俑（舞者、执箕帚者）、陶犬、瓦灶、瓦屋等。又有一蛙形器中空，背部有一空心小柱，似用以插物。因为想用一天工夫将其大致清理完毕，故工作颇紧张，返舍已上灯。

7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与曾昭燏、陈明达二君出发，至江口镇时天雨，雨稍停后又前进，不料大雨又来，至农舍稍息，天霁后再前进。抵地时，天色虽阴，似一时不致下雨，惧天雨后坟中积水，故召工继续发掘。清理瓦棺，无所得。清理入口处得瓦当碎片及五铢钱。主穴外之上穴中出开元钱四，侧穴则仅出绳纹水瓮碎片。连昨天未取回的东西一起共两挑车。将永元墓上首一墓包工，计68元，一星期后可清毕墓道。

7月31日 星期四

昨夜终宵大雨，今日未停，颇自幸昨日已将No.666墓完工也。写发掘日记三叶。读《汉书》。

# 8月

8月1日 星期五

今日雨停，在院中整理No.666墓所出陶器。下午又下雨一阵，在室中写信，读《汉书》。

8月2日 星期六

今日天气时雨时停，继续在院中整理陶片。读《汉书》已毕七十七卷。

8月3日 星期日

吴禹铭君由成都返。据云成都于27日受炸甚惨。官方宣布死伤千余人，民间传说死伤达7000人。吴君坐船来，半途遇匪，幸知其为中央机关人员，未加搜劫。

8月4日 星期一

阅《汉书》毕八十七卷。晚间收到妻的来信，不知道是谁代笔，归期不知何日，惭无以答也。吴禹铭君谈及本年度工作计划，拟兼作成都砖墓及广汉遗址之工作。

8月5日 星期二

阅《汉书》至九十三卷。整理No.666出土陶器。

8月6日 星期三

与曾昭燏君进城，购棉花及布料，拟作棉袍及棉袄。下午继续整理陶片，与吴禹铭君商酌出土物登记卡片及墓葬记载。曾君在路中谈及将来报告工作分配之拟议，及将来可能之纠纷。

#### 8月7日 星期四

上午赴寨子山，工人以前晚天雨，故未动工，谓10人可以交工。乘便至No.666墓一观，积水近门楣，洞已为水所深闭矣，颇庆幸早日完工，未曾受亏。下午仍整理陶片。

#### 8月8日 星期五

将登记表格拟就后，与吴禹铭、曾昭燏二君商酌，决定放弃写分墓小报告之计划，待发掘完工后再作报告。又以整天工作花在陶片上。

#### 8月9日 星期六

仍从事于整理陶片，碎片近千余片，拼凑极费时。吴禹铭君自成都返舍，脚气病复发不能出室行走。

#### 8月10日 星期日

与曾昭燏、陈明达、王介忱三君前往发掘No.501墓，在永元墓之上首，洞口有花砖所筑之墙为塞门，墓中已遭扰乱。先清理A室，地势较高，当为放置棺槨之所。出破铜钱一及碎陶片若干，A走廊亦出陶片。C室出陶片五六十片，疑其处为放置附葬者之棺柩。B室低下，积水深处达20厘米，本为贮藏殉葬品之室，故所出之碎片最多，但在水中摸索几与摸藕摸鱼相同，所出之物为陶器，及陶屋、陶俑等之碎片，并无特出之品，特为失望。返舍后洗澡，夜间大雨。

#### 8月11日 星期一

昨日劳顿，今日休息。阅《汉书》。写发掘日记。

8月12日 星期二

作登记卡片，仅十余纸，写信二封。

8月13—15日 星期三—五

登记No.666墓出土陶器。写信。

8月16日 星期六

赴彭山县城，取棉袍。

8月17日 星期日

阅毕《汉书》，共一百卷。

8月20日 星期三

连日整理No.666墓出土物，编整登记卡片，计163号。

8月21日 星期四

开始整理No.501墓所出之陶片。

8月22日 星期五

接王棫君来信，拟于20日偕徐贤修君来彭山归嘉定。徐附言：20日



下午到江口船中一同乘船赴嘉，如届时兄未到船上，则弟只得上山（寂照寺）走一遭也。信系17日发，今日始收到，不知是否展期出发，或已经往嘉定。又接汤象龙君来信，欲借1000元，但现下手头无此数，且旅费预计约需300元，奈何！

8月25日 星期一

连日整理No.501墓。今日写信与汤君，允汇去600元，另400元由中博院9、10月份薪水中预支。王、徐二君仍未有消息，殊可怪也。

8月28日 星期四<sup>[3]</sup>

连日在寓所中阅《汉书》，阅毕三十卷。

8月29日 星期五

今日上午与陈明达君赴仙女山，参观彭祖冢及附近磨崖佛像，返后知王栻、徐贤修二君已来。上楼晤及二君，欢谈别后境况，遂决定休息二星期，同往游峨嵋山。下午整理行囊，下山接洽船只。晚间坐江畔石山，月夜中娓娓作长谈。晚宿双江镇小学内。

8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6时许由江口乘木船，顺流而下，在离眉州北五六里之宋场子进膳。中午在青神南之汉阳坝用餐。其南为平羌峡，长30里，两岸青山葱茏倒影水中，风景殊不恶。船中无事，阅邓少琴之《峨嵋导游》及中国旅行杂志出版之《峨嵋山》上下编。晚间7时抵嘉定，下榻府街平安公寓，徐君返家过宿。

8月31日 星期日

晨起，赴洙泗塘10号濂庐访徐贤修君，晤及其姐夫萧铮君，坐谈片刻，即与王、徐二君渡江至柿子湾，闻警报声。上大佛寺，登东坡楼，旋下山渡溪至乌尤寺，沿途绿荫夹道，颇为清幽。返城后，至全家福进餐，贤修作东道，15元和菜，加上酒饭，共为25元，仅四菜一汤而已。旋至仁济医院，以贤修之女滇云微恙（患痢），病房19元一天，其夫人及新产幼子皆在院中作陪。徐夫人6年未见，几不能认识矣。贤修谓明日再定行止，以其女未全痊，且经济方面亦生问题也。

# 9月

9月1日 星期一

贤修来谈，谓下学期拟就聘联大，而兼清华名誉教员，以求保留休假。此次其夫人赴成都生产，费用达1000元，而全家赴昆费用又将达1000元，故所负债务将2000元。旋同访楼邦彦君，闲谈片刻，乃偕王、楼二君往访吴子馨先生。午餐后又有警报，出得胜门，在郊外小丘上稍坐。警报解除后，贤修来，同赴楼邦彦先生处。饭后又至仁济医院，贤修决定明日不去峨嵋，晚间三人住一房作长谈。

9月2日 星期二

上午乘洋车赴峨嵋城，车费29元。下午抵峨嵋城，在城中午餐后，雇挑夫挑行李上山，至报国寺下宿。王棊君有友人何士芳在四川大学任教，何君邀吾二人晚膳。雇定挑夫每天18元，至于滑竿每架须二人，工资36元，决定步行爬山。

9月3日 星期三

由报国寺出发，经伏虎寺，现为川大文法院所租，前有木坊，榜曰“伏虎寺”。此处已在山中，有流水浓荫。再上过解脱桥、雷音寺、纯阳殿、至大峨寺，寺前有大峨石，上刻吕纯阳“大峨石”、陈搏“福寿”诸字，又一石刻苏轼“云外流春”。神水在大峨石下，水方黄盈尺，取饮味颇清润。再上经中峰寺，至双飞桥，有黑白二水夹流，两水汇合处有牛心石。在其处之惠民小学中午餐。下午2时由清音阁出发，经牛心寺，为唐初孙思邈棲隐之所。由此循山腹至洪椿坪，入内休息，闻寺僧云邑人郑曼青君现偕眷来此游山，即住此寺中。以时已晏，未曾去访。由洪椿坪10里，至扁担岩，再上寿星坡，俗称九十九道拐，行步颇吃力。15里至仙峰寺，俗称之为九老洞，即在其处过宿。头等二餐一宿21元，每

餐9元，可谓昂矣。晚间王栻君胃病又发，夜起呕吐。

## 9月4日 星期四

晨间由仙峰寺至九老洞，为一山洞，入洞一里许，稍广如屋。至财神殿，由僧人持灯引导，洞内阴湿黑暗。出洞后，至仙峰寺，有猴四五六来寺，掷果于地，即来拾食，不避人。由仙峰寺上坡，有二巨石对立，名天门石。由此而前，路旁山势最陡，但风景颇佳，巉岩峭壁，泉水潺湲。至莲花石，寺中有石莲花。由此而上钻天坡，颇陡，长约5里。中途遇及彭蜀麟君，乃燕京及伦敦同学，现在重庆大学教化学。至洗象池，天忽下雨，在寺进点心当午餐。餐后上山，云雾四合，十余武外，即白茫茫一片，不见一物，颇为扫兴。经大乘寺、白云寺、雷洞坪，至接引殿休息。由此上七里坡至太子坪，再行5里至山顶卧云庵下宿。室中生火炉，室外白雾不见一物，使人回想起伦敦冬季大雾时的光景。与王栻君围炉闲谈旧事及家庭情况，又令人想起故乡冬日情景。

## 9月5日 星期五

晨间由卧云庵出发，至祖殿及金顶，至寺后之舍身岩，悬岩断壁，下视令人心怖。本拟今日赶回峨嵋，至太子坪进面，天忽放霁，据云此种天气获睹佛光之机会最多，决定在山中多住一天。遂将行李放在太子坪，上山至千佛顶、万佛顶及明月庵，万佛顶为峨嵋最高峰，达3000米（即万余英尺）。在寺后摄影二幅，在千佛顶返视万佛顶又摄一幅，摄云海一幅。至金顶，已近下午2时，进内品茶，少顷日出，即至山后睹光台，见有五色灿烂之佛光，作半圆形，坐待至3时许，光渐变成整圆形，光中露显睹光台之栏杆及吾二人之阴影，即所谓摄身光。吾们二人遂起立，见光外又有一光，光中则仅见一影，举手动足，影亦如之，但皆仅见己身，不获见旁立之人矣。3时半因为云蔽，吾人亦兴尽，乃下山。至洗象池过宿，夜间雨声淅沥，然吾二人为获睹摄身光，心中乐不可支矣。

9月6日 星期六

由洗象池出发，经七里坡、莲花石至华严顶。此为下山大路，至寺中进茶，乃由上天梯至初殿，相传为汉时蒲公开建此山时初创之殿。经息心坡、点心城至万年殿，现分为三殿：新殿规模最小，藏有贝叶书及舍利子；砖殿宋建，用砖甃作螺旋形，前后皆有户如城门，中有铜铸普贤骑象像，砖壁供三十小铜佛。毗卢殿现为特编保办公处及佛教会所在地。正殿僧适在讲经，不能入内。殿前铜炉一，为明嘉靖年造，颇为精巧。由万年殿经云官楼，3里至金龙寺，2里至白龙洞。在白龙洞中购得峨嵋竹杖。循白水经武显岗、凉风岗至龙门洞。两山相对如合，水从中出，激为飞沫。峨嵋之水仅有双飞桥及此龙门峡而已。在龙门精舍中茗茶，购得龙眉茶一匣。休息片刻，然后再向前行，此后皆为坦途。10里至保宁寺，现为川大文学院。沿马路5里至积圣寺，入门为老宝楼，楼前有大黄□树二，据云其一距地5呎之周线为54呎10吋，其一差小约50尺，数百年物也。寺中有铜塔一，高20尺，铸佛4700尊，旁镌《华严经》一部。出寺后，至峨嵋城南门已4时余。呼车返嘉定，在稽苏场天已近黑，渡河后至嘉定，已夜间9时许矣。

9月7—11日 星期日—四

在嘉定候车，有如前清候补道候差，真是气闷，整日无事可作，无聊之至，幸有栻君作伴。贤修又不时来谈，稍解沉寂。阅《透视画作法》。今日至楼邦彦君处闲谈，楼君邀晚餐，明日有车赴蓉。

9月12日 星期五

晨6时即起。赴乐山东行，与栻一同上车，车上又是60人左右，与上次同样拥挤。查票时误将登记票掉落在人堆中，费了许多口舌，后来在夹江过渡时乘客下车始行寻获。下午抵眉山三洞桥，前行之公路局车将渡船舱板压坏，不能上岸，渡口仅有此船，故只得在三洞镇过宿。今晨出发时二人合共20元左右，只能维持一宵，栻自谓此次乘车为人生第

一次所未曾遇之苦。

9月13日 星期六

晨起后，询问车夫，今日能否过渡，仍无把握，二人囊中仅有9元，遂与栻决定雇一挑夫言明21元，挑至彭山（110里）须当日赶到，抵地后付钱。二人遂跟在挑夫后面，步行30里抵思蒙镇、乐山。东行之车赶来，遂与栻重新上车，付挑夫7元，仅余2元矣。车抵彭山，栻原购车票赴成都，但决计下车，同至雅居，付了脚夫的钱后二人一共只剩了6角钱，我叫栻在旅馆中稍候，自己跑回寂照寺拿钱。往返30里，其中10里是山路，又要渡两次河，2时半由旅馆动身，6时半才回来。天已黑了，在楼梯口黑暗中看见一个人披着雨衣向外站立着，虽在阴影中看不清面貌，但是他焦急的状态，便猜到是栻。他看见我大喜，说下午只敢花2角钱买花生充饥，饿急了只喝不花钱的茶水，心怕我天黑不能过河，囊中剩下4角钱，不够一碗面的价钱，很是着急，后来一想老夏靠得住，不会误了时间。于是我将钱交与他，一同至“春风吹又生”，喝了4两酒，大吃一顿，花了十来个钱。

9月14日 星期日

晨间5时即起，送王栻君上车赴成都，车钱55元，距离150里。自己写信给贤修，报告这一路的趣事，题目是“纵使捞得原针在，也费工夫也费心”。少顷团中仆人来取行李，自己一人过江，满江烟雨，萧然有秋意。返工作站后，补记连日日记，又登记昨日所收到的信。此次旅行，共用去390元。

9月20日 星期六<sup>[4]</sup>

返彭山后，连日天气阴雨。阅《后汉书》，至卷七十七。闻李济之先生及高晓梅君将来此间。拟定古物登记簿，今日开始登记，得73号。

9月21日 星期日

今日日蚀，虽天阴，仍可见之，为人生第一次获睹日蚀。阅《后汉书》。

9月22日 星期一

为PS.505（即永元墓）编写登记卡片，共25号，费了一天的工夫始竣事。

9月23日 星期二

吴禹铭君脚气病稍痊，试步下山，偕赴江口镇。归途遇及曾昭燏君，由成都返此间。下午阅《后汉书》。

9月24日 星期三

在家中阅《后汉书》。

9月25日 星期四

与吴禹铭君同赴李家沟，其间崖墓颇不少，规模与在寨子山者相似，多数未经近人扰过。Segalen[色伽兰]所发掘之墓有斗拱及龙虎线文之浮雕者，亦在此间，将来拟在此处发掘数墓。

9月26日 星期五

与吴禹铭赴寨子山，拟再挖一二墓，与工头包工议价不合，决定暂时放弃此间。

9月27日 星期六

与吴禹铭赴江口镇，与镇长商谈，拟开掘豆芽房沟及止观亭附近之崖墓。

9月28日 星期日

与吴禹铭同往豆芽房视察崖墓，以便选定其一，明日开工。同时在附近召募工人，以农民忙于翻土，预备种小麦，无人应征。

9月29日 星期一

自己团中几个人亲自动手发掘，费力大而效力少。下午与曾昭燏赴寨子山，拍几张照相。拟将前天所说的一墓包工，但包工不在。归途中视察石厂所破坏之双羊斗拱墓（No.460）。

9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发掘，进口处填土甚深，未能透穿。下午与吴禹铭赴双江镇小学，晤及刘绍光先生，为当地第一学者，前清曾中进士，近修成《彭山县志稿》，闲谈一时返舍。阅《后汉书》至百十三卷。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三

上午与吴禹铭君同赴插旗山及纱帽山，视察崖墓。下午阅《后汉书》至百二十卷。

10月2日 星期四

雇用工人二名，继续发掘No.130墓。下午返舍，发现李济之先生已偕高晓梅君抵此间。晚间坐在天井中闲谈。

10月3日 星期五

雇用工人4名，发掘No.130、131二墓，后者系一小洞。

10月4日 星期六

No.131墓之发掘已完毕，仅出陶片及瓦棺碎片。No.130墓继续发掘，已达内室之门，淤土甚深。开始掘No.127墓，由天井下掘。下午将No.130之工人移到No.127附近之No.128。又与豆芽房沟之钟姓者接洽，下星期一添二工人，发掘该处之墓。

10月5日 星期日

上午与吴禹铭君至江口镇，接洽禁止王家沱石厂之擅毁古崖墓，及保存已取下之双羊刻石。下午与高晓梅君赴王家沱及李家沟参观。返舍时获悉黄文弼（仲良）先生已来此间，遂前往晤谈。晚间庙中方丈邀团中同人及来宾晚餐，餐后在庙前大石上赏月。

10月6日 星期一

继续发掘No.130、127、128三墓，至于No.161亦开始发掘，后者希望甚大，但不久即发现填塞洞口之石墙已被穿一穴。

10月7日 星期二

上午冯汉骥先生自成都来，乃古物保管委员会所派之监察委员。黄仲良先生今晨离此间赴川大，据闻已答应参加西北考察团，但须经费有着落始能实行。No.161开洞口进入清理。

10月8日 星期三

今日上午与冯先生参观王家沱、寨子山诸墓。下午继续清理No.161，他处工作皆暂停止。

10月9日 星期四

昨夜大雨，今日停止野外工作。上午与高晓梅君往工作地通知工人今日停工，明日休息，后日继续工作。下午在家中刷洗陶片，并与吴禹铭君商洽与四川博物馆合作事。

10月10日 星期五

今日为双十节，休息一天。上午与吴禹铭、冯汉骥二君商酌发掘成都琴台事。下午在家写信，补记连日之日记。

10月11日 星期六

天雨，未能工作。李济之、冯汉骥二先生离此间前往成都，送之至

山腰小亭而别。据李先生云，如今年内未能发掘得一完整之墓，则此间工作即收工。

10月12日 星期日

在家中阅陶澍（雪汀）《蜀輶日记》四卷。

10月13日 星期一

清理豆芽房沟之No.161墓。

10月14日 星期二

天雨，在家中洗刷No.161墓出土之陶片。

10月15日 星期三

清理No.128墓。

10月16日 星期四

继续清理No.128、130二墓。

10月17日 星期五

继续清理No.128、130二墓。又掘No.127，洞口已露。

10月18日 星期六

天雨。在家中将No.161出土物登记。

10月19日 星期日

天阴。上午高晓梅、陈明达二君进城去了。自己在家中写了二封英文信，一封给伦敦大学，一封给格兰维尔教授。又想起Beads Card[珠子卡片]，取出来打字110号。天渐寒，自己大概是着了凉，觉得不舒服，胃部又作痛。阅毕世界书局出版之《近代英美短篇集》。

10月20日 星期一

天阴雨，在家中洗刷No.166出土陶器。

10月21日 星期二

No.128清理完毕。No.130掘探沟后，决定停工。No.127下午打开洞口，淤土甚深，大失所望。

10月22日 星期三

天阴雨，在家中洗刷No.166出土物及登记。

10月23日 星期四

清理No.127，淤土中出陶片。阅毕Thomas Hardy, *Well-beloved* [托马斯·哈代：《深受热爱的》] (pp.1—338)。

10月24日 星期五

继续清理No.127，出铜器七件铁器一件。

10月25日 星期六

继续清理No.127，出铜泡六件，铜镜碎片十件，下午清理完毕。

10月26日 星期日

昨夜大雨，今日骤冷，在家中阅Lawrence, *Sons and Lovers* [劳伦斯：《儿子和情人》]。写No.130发掘记。写信复梁思永先生。重新打字珠子卡片，已达160号。

10月27日 星期一

吴禹铭君身体不适，上午代替之至豆芽房监视No.167、168之发掘。后者系一大墓，有斗拱及双羊浮雕，其中淤土深达1.5米，发掘未及半。No.167刚开始工作，尚未露洞口。阅劳伦斯《儿子和情人》（全书432页，完）。

10月28日 星期二

继续监视No.167、168之发掘。后者有灶，淤土仍深。前者露出洞口，砖砌成墙上部一小洞，当为盗掘者进内时所打穿。

10月29日 星期三

No.168清理大致完毕，未掘部分拟放弃。No.167上午已将一墙门砖墙完全清理出来，照相画图后中止工作。今日开始作探掘工作，以求能获得一完整者。

10月30日 星期四

天阴雨，未能出去工作，上午在家中拼凑No.128出土之陶器。下午将No.127陶片洗刷干净。

10月31日 星期五

No.167将花砖墙撤去，持烛进内一视，见瓦棺4具，盖已残破，棺身有一底部破坏，一侧大体尚完整，仅有裂缝，其余三者则已残破，遂开始清理。又No.170墓道中发现石棺，似为后代之物，有白瓷碟。

# 11月

11月1日 星期六

继续清理No.167，下午清理完毕。

11月2日 星期日

上午进城理发、购物。乘机赴城北蔡家山考察遗址，有古窑所余之残片，又有砖墓。后沿公路过忠孝桥，欲寻李公墓，未得。

11月3日 星期一

今日天气与昨日一样晴朗，阳光满地，为入冬以来罕有之天气。上午助高晓梅君清理No.169墓道中之人架。吴禹铭君赴寨子山接洽房子，拟下星期前往住宿，从事测量。

11月4日 星期二

天阴。上午助曾昭燏君作No.166门口浮雕（吹笛者）之模型。下午在家中清理No.127之登记工作。

11月5日 星期三

昨夜又大雨，今日天阴路湿，在家中登记No.127之出土物。晚间整理珠子卡片，已达300号。

11月6日 星期四

No.169已将墓道清出，门口有斗拱双羊及力士浮雕，直竖三长石，中间一石已断上节；墓中石椁有浮雕，瓦棺则已碎，出土物亦皆残碎，壁上小穴嵌石子。

11月7日 星期五

在家中整理No.127出土物，加以登记。

11月8日 星期六

整理及登记No.128之出土物。No.169清理未竣。

11月9日 星期日

昨宵大雨，今晨未停。将珠子卡片重加登记，已达440号。

11月10日 星期一

昨宵又大雨，今日不能出外工作，在家中登记No.167出土物，并绘陶器图。

11月11日 星期二

今日天霁，与吴禹铭、陈明达二君及仆人赴寨子山，从事测量。

11月12日 星期三

今日从事于寨子山2000分之一地形图的测量，先定基线，20米作一标志，陈明达君开始用大平板仪测量。



11月13日 星期四

助陈明达君做测量工作，指导持标尺者之站立地点。

11月14日 星期五

午后将基线测完，开始测高度及基线附近之道路与河流，预计明日可将地形图测华。

11月15日 星期六

继续昨日下午之工作。今日将地形图工作告一段落。

11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返寂照庵，数日未曾阅报，知太平洋风云更恶，美国拟撤退驻华海军陆战队，英国已遣舰队一部分赴远东，不知未来变化如何？下午返寨子山。阅 *Worlds Great Romances* [《世界著名传奇小说集》] 以作消遣。

11月17日 星期六

开始用小平板仪测量寨子山各洞之位置及方向，比例尺为250分之一。陈明达君与余二人从事测量，长工为助。吴禹铭君监视工人发掘 No.680墓。高晓梅君等则仍留寂照庵，试掘豆芽房沟各崖墓。

11月18日 星期二

仍继续昨天的测量工作，寂照庵方面派人来报信，谓陈希虞先生已于昨日逝世，请吴禹铭君回去赴其家中吊丧。陈为彭山三老之一（其他

二人，一为喜立碑碣之徐原烈，一为重修县志之刘绍先），曾任四川大学教授，在当地为大绅士，颇有势力，发掘团得其助力不少。

11月19日 星期三

将平面图测完，共四纸（60×60厘米）。今日天阴，颇觉寒冷，在厨房中烤火。

11月20日 星期四

昨宵下雨，今晨未停，不能出外工作，天气较昨日更寒。在家中阅《世界著名传奇小说集》，已毕大半册（1—4卷）。

11月21日 星期五

天阴仍照常工作，清理No.669墓，为一小洞。同时工作的试探地点颇多，但是能得完整崖墓的希望仍甚少。陈君今日返寂照庵。

11月22日 星期六

继续整理No.669墓。下午陈明达君偕高晓梅君来，并转来方承焕君复信一封，方君信内云“弟现正请张启明先生设法军用车，据云三五日内可有回信，未悉吾兄能即回来渝否，如能即来，请即电示，弟当在此稍候也”，当立即与吴禹铭君接洽，吴君以刻下此间无多事务，可以离开，拟即快信方君立约，以此间无电报局也。初拟得复信后再行动身赴蓉，在蓉等候，如方君已前期离渝则自己可以动身返此间，等候下次再有机会时动身。接大哥来信，谓大伯父母均已去世，纪泽亦青年夭折，殊令人黯然。

11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由寨子山将行李搬回寂照庵，告诉同人等拟于明日登程赴成都，他们虽对于我起程之匆促未免出于意料之外，但最后亦皆以为早赴成都为上策。今日在家中整理行囊。下午吴禹铭君仍赴寨子山接洽包工事，即与之握手告别。写信给李济之先生，报告登程返里，并云余容抵渝再行函告。

11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雇挑夫下山，承吴太太[王介耿]及曾昭燏、陈明达、高晓梅四君亲送至城中，在银行取款后，四君又为余饯行。饭后雇车，与之告别，后会不知在何时何地，不禁黯然。乘车至邓家场，渡江晚宿旧县新运旅馆，是一间挂着“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红灯的小客栈。晚间即将车辆雇妥。

11月25日 星期二

晨间由新津旧县动身，经双流至成都。沿途见吾国空军的活动，殊令人欣慰。抵华西坝后，即直接赴王棻寓所，王君正与沈<sup>鑑</sup>君及周小姐围炉谈话，忽见余至，殊出意外。告以来意后，即拟定电稿，拍与方君，并打听赴渝车的事。晚间在东北小食堂进餐。

11月26日 星期三

今日起，即在王君处过宿，并包客饭。上午与王、陈二君参观华西大学之博物馆，晤及郑德坤君。郑君谓前在美从Nelson[纳尔逊]研究川东史前石器，就其形制，可分为四：（1）磨制石器（常与陶器同出），（2）打琢石器（不与陶器同出），（3）大体打琢又尖端磨制，（4）同上，但又加钻琢（此二者或与陶器同时出土）。谓其文将在哈佛之*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亚洲学报》]发表。下午往访冯汉骥君，谓在犀浦博物馆，故未遇。参观民众教育馆之古物陈列室。

11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偕陈君往游武侯祠，祠系民国年间重修，但庭中柏树则系旧物，徘徊其间，令人神往。下午往访吴襄君，坐谈片刻，约定星期六再晤，遂只身往游望江楼，薛涛井即在其侧。晚间偕王、沈二君往访吴仲贤君。

11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补睡。下午记抵蓉后数日来之日记，又写了几封信。晚间提早睡觉。

11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访李小缘先生，承其引导参观所藏之新津画像石及汉代花砖，途中遇及王绳祖君。下午吴仲贤、吴成之二君及周肖璜女士来谈，吴成之君邀赴Tip-Top晚餐，晚间收到方承焕君复电，系28日发，谓“候夏同行”。连日正为着未得重庆方面消息而着急，得此电甚喜。写信到川康古迹考察团，报告已得重庆来电，大概后天由蓉赴渝。

11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接洽车。下午至陈箴熙、吴仲贤、吴成之诸君处辞别。又至冯汉骥君处，据云仍在犀浦，未曾返家。

# 12月

12月1日 星期一

上午7时始起，进餐后赶至车行，车已开行，乃决定居住城内华西公寓中，明晨始有车赴渝。将行李安置好后，乃呼车赴犀浦四川省立博物馆，冯汉骥君恰于今晨进城，可谓失之交臂，幸其助理殷勤招待，出示崖墓陶器，新津画像石、六朝佛像（中大通六年）、邛州瓷器等。下午返成都，乘机参观抚琴台，为一大冢，时代当在两汉六朝。晚间往访吕叔湘君，旋至王棫君处闲谈。

12月2日 星期二

晨起，赴车行搭车，乃一放空返渝之军用商车。往成都龙泉驿时车行山上，过此后沿途皆平坦，两侧时有丘峦，以成都东站检查时停留过久，故抵内江时已晚，宿鸿记万成旅馆。

12月3日 星期三

汽车需要修理，故在内江等候了一个整天，没有事干，跑到书铺买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

12月4日 星期四

晨间天未亮即行动身，抵隆昌后车站检查，以军用车放空返渝，不准搭客，加以扣留，交涉了7小时，最后军校搭客去区司令部调了三十兵士来，始屈服放行。晚抵永川，宿煮雪旅社。

12月5日 星期五

晨间由永川开行，下行2时许抵重庆，即往小龙坎找到方承焕，已十余年不见面，几不相识，车子事仍未接洽妥，决定先返李庄一行。

12月6日 星期六

上午持方君之介绍信至城中访李会忠君，未遇。闻民教号轮明晨5时开行，即至四川旅行社购票。返小龙坎整理行囊，与方君约定十日内返此。遂呼车进城，但民教号以客未至，后天早晨始开船，乃往朝天门之中正旅馆，10元一宿。

12月7日 星期日

晨间写了四封信：（1）家信，（2）发掘团，（3）王棫，（4）徐贤修。旋赴望龙门访李会忠君，晚间登船。

12月8日 星期一

船中阅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晚间抵江津，见及《江津日报》号外，知日本已对英美开战。

12月9日 星期二

船中阅毕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二册。

12月10日 星期三

船中阅酈道元《水经注》。晚间船抵泸州，见壁报谓美国以飞机500架，由阿拉斯加往炸东京（此讯后知不确）。

12月11日 星期四

船中阅《水经注》。晚间抵南溪。

12月12日 星期五

阅《水经注》卷一至卷二三。晨间船抵李庄，至上坝，王天木、赵香山、郭子衡诸君均晤及。王君力劝打消归意，余以归意已决，辞之。闻傅先生已返李庄，寨子山崖墓发现雕刻春画。西北联大延聘担任西洋通史。少顷李济之先生来，允许请假6个月，并闻向觉明已久赴敦煌。李谓晨间得消息，日方击沉英主力舰两艘。下午往汤象龙及罗尔纲君处，见及汤君新育之婴儿，并闻朱庆永君已结婚，罗有加入西北考察团之可能。晚间在王天木君处闲谈。

12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至李济之先生家，告以已决定明晨离李庄。旋至营造学社，晤及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诸君。继赴板栗坳，晤及梁思永、董彦堂、石璋如、潘懋诸君。在梁先生处闲谈良久，略陈发掘团之情况。旋梁先生引导至傅先生处问疾。傅先生托访孙仲容事迹（丁文治君亦在座）。又往视李启生君之病。午餐后与梁先生同下山，晤及王天木君，谓李先生约邀晚餐。至汤象龙君处，汤将前借之款归还200元。又承代写介绍信与吴阳胡（启儒）司令。晤及梁方仲君，知吴晗君已返昆明。下山已晚，至李先生家中晚餐，闲谈片刻，乃告辞回上坝整理行囊，交托与王天木君。又写一请假条子及出差旅费交与赵香山君。睡时已晚，身体不适，不能成眠。

12月14日 星期日

晨间由李庄起程，同事王天木，赵香山、邓嘉芝诸君及山上石璋如、潘懋二君、营造学社刘致平君皆来上坝相送。至轮船码头时，梁思永、刘士能先生亦来相送。旋汤象龙君由山上上来，莫宗江君亦来。未几，李济之、陶孟和二先生自谓散步江干，乘便来送。李先生谓，昨日

又接西北联大函，请李先生相让，以彼处缺乏西洋史教授也。少顷梁思成、金岳霖二先生送空军林君上船。长远号以晨间有雾，11时始来。邓嘉芝君亦赴叙公干。与崖上诸公告别后，船即开行。抵叙府，谓明晨无船开渝，晚间往晤邓君于中国旅行社，并见及邓太太，闲谈片刻即返。

12月15日 星期一

民楷号晨间到叙，早间即开渝，乃即往购票，赴大西洋取回在彼处修理之表，即行上船。于船中遇及军校学生姚文均君。晚间船抵泸州兰田坝，陪姚君上崖购桂圆，5元一斤。

12月16日 星期二

船由兰田坝，经泸州、松溉、中白沙，抵江津。偕姚君上岸购橘子。

12月17日 星期三

晨间江上有狂雾，船至10时半始开行。下午2时抵重庆太平码头，将行李挑至望龙门李会忠君处。闻方君对返里事以日美开战而发生动摇，或许改变计划。将行李安顿李君处，即赴七星岗乘公共汽车至小龙坎，晤及方承焕君。据云其友人均劝之不必跋涉长途归里，战事结束为期不远也。但方君仍拟结伴返里，已托人弄车票。

12月18日 星期四

晨间偕方君同往磁器口省立教育学院访吴景荣君，即在其处午餐。吴君风度仍与从前无异，畅谈别后景况。吴君叙述其在西北师院与系主任张女士冲突，又谈及翼天之狼狈情形。吴君留余晚间即宿其处。晚餐后在刘世沐君房中围炉而谈。



12月19日 星期五

在吴君处闲谈，兴余以吴仲昆、孙晋三二君在西北之事，戏称为之 A City of two Tales [一个城市两个故事]。旋至中央大学，晤及李长之、钟道铭、翁喜风诸君，在钟君房中闲谈良久。旋至张宗燧君处闲谈，此公自负为中国唯一之科学家，此外唯佩服许宝騄一人而已。返小龙坎，已甚晚。

12月20日 星期六

赴化龙桥，晤及朱庆永君及其新婚夫人，即在其家中午膳。饭后出来散步闲谈。旋告辞即返小龙坎。

12月21日 星期日

在家中写信。又阅读曹禺戏剧《日出》。

12月22日 星期一

进城持介绍信往访曾昭杰君。旋赴中央图书馆参观边疆文物展览会。午餐后赴望龙门提行李，呼车至牛角沱，然后雇挑夫往复兴关彭家花园张启明君处，费了许多功夫，到天黑后找到。张君进城未返，晤及张太太。少顷张君偕陈宗鏊由城中返家。七八年未曾晤面，畅谈别后境况。晚间即宿其营中。

12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在张启明君处。据云车子事恐须再等候一星期。午后赴猫儿石天厨厂访宋廷干君，在宋君处晤谈片刻，即返小龙坎。

12月24—26日 星期三—五

阅小说消遣：Alcott's *Little Women* [奥尔科特：《小妇人》] ( pp.1—332 ) , Goldsmit's *Vican of Wakfield* [哥尔德斯密斯：《威克菲尔德牧师传》] ( pp.1—210 ) 。

12月27日 星期六

真是无聊，请了假在重庆等候车子，本来想进城去，天又落起雨来，重庆冬日天气的阴沉郁闷，不下于伦敦，而小龙坎途上的泥泞，迫得人只好困守室中看书。阅了几本中译本的书：范士白（Vaspa）《日本的间谍》，莫洛亚（André Maurois）《法国的悲剧》，以及A.A.Michie[米基]主编的《欧战速写》（ pp.1—460 ）。

12月28日 星期日

阅钟鹤鸣《日本侵华之间谍史》（ pp.1—236 ）及茅盾的小说《虹》。

12月29日 星期一

阅Dickens , *David Copperfield* [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 ( pp.1—218 ) 。（缩写本，中华英语名著丛书）。

12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化龙桥，晤及朱庆永君，并代朱君夫妇摄一影。下午进城，在七星岗路中无意之间遇及林济君。林君前星期新由恩施来渝，约其明日来小龙坎一谈。

12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林济君来谈，午餐后，偕林、方二君赴中大，晤及伍叔傥先生。旋赴磁器口教育学院，晤及吴景荣君。晚间围灶闲谈，以消除夕。1941年便是这样地逝去。

[1] 编者注：7日内容日记原缺。

[2] 编者注：25日、26日内容日记原缺。

[3] 编者注：26日、27日内容日记原缺。

[4] 编者注：15日至19日内容日记原缺。



1942-1945 卷三

# 夏鼐日记

顾廷龙题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夏鼎日記

顧廷龍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夏鼐日记/夏鼐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617-7173-0

I. 夏... II. 夏... III. 夏鼐 ( 1910 ~ 1985 ) —日记 IV.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09 ) 第157186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夏鼐日记

著 者 夏鼐

特约策划 陈丽菲

责任编辑 陈丽菲 陈庆生

审读编辑 徐艺 施隽南 金程虹 唐佳洁 许孟君 陈思维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赖芳斌 徐真 王卫 邱红穗 王丽平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 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印 刷 者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插 页 48

印 张 279.75

字 数 4 383千字

版 次 2011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173-0/K·313

出 版 人 宋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联系）

# 目录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1945年](#)

[返回总目录](#)



□：原文此处为□

# 1942年

## 1月

春返里，时已抗战五年，交通困难，纸张缺乏，欲购商务印刷之国民日记或自由日记，已不可得，乃搜集旧日记中之空叶，撕下订成一册，作为日记簿。

1月1日 星期四

上午在吴景荣君处，与林济君共三人，在时代茶馆中喝茶闲谈。满街挂着国旗，虽在乡间，仍有元旦气象。下午返小龙坎，作牌戏。

1月2日 星期五

涉览Crane and Patterson,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Chemistry* [克兰、帕特森：《化学文献指南》]及潘廖《高等商业簿计教科书》。

1月3日 星期六

赴沙坪坝中央大学，晤及钟道铭君，同渡江至盘溪，参观汉阙，在水田中，不能走近。返沙坪坝，参观永寿、熹平刻字崖墓，现已成为大成酒精厂之防空洞，内部加大，已非原状，但大致尚可见其原来形态。见常任侠《嘉陵江岸汉代墓阙之研究》（《说文月刊》2卷2期）。

1月4日 星期日

阅Daudet, *Sapho* [都德：《萨弗》]（英译本）。赴化龙桥，晤及朱庆永君，后赴张启明君处探问开车消息，据云大概8号开车。

1月5日 星期一

阅毕都德《萨弗》(pp.1-160)。下午赴中央大学，拟往访钟道铭君，遇及张宗燧君，赴校门外小店食水饺，旋至南开中学散步。

1月6日 星期二

阅毕Prevost, *Manor Descaut* [普雷沃：《曼依·莱斯柯》](pp.163-318)。

1月7日 星期三

今天天气特别好，阳光满地，是重庆冬季所罕有的天气。上午将小手筐送到张启明处，他说车行又展期了，真令人失望。他要我9日再来打听，大概11日可以动身。又说这车也许只开到衡阳。

1月8日 星期四

阅巴金的小说“激流之三”《秋》(1-705页)。

1月9日 星期五

阅曹禺的戏剧《蜕变》(1-404页)。下午赴张启明处询问，据云还要等5-6天才开车，我只好苦笑着说多谢，回小龙坎耐心静候。长沙大捷虽然减除了交通断绝的危险，但是这三天重庆天气晴朗，颇有空袭的可能，昨天便有预行警报，后山挂起一个红球。

1月10日 星期六

阅中译本Jan Valtin [杨·瓦尔廷]的《逃出黑暗》(*Out of The Night*)及三本Oxford Pamphlete of Wanld Affair [牛津出版的国际时事小册子]。

1月11日 星期日

读龙炳圻译日人内山著的《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pp.1-160)。

1月12日 星期一

阅曹禺戏剧《北京人》(1-350页)及中译本之Cato, *Guilty*

Men [ 加图：《罪人》 ]。

1月13日 星期二

阅中译本R.Baxter [ 巴克斯特 ] 之《女罪人》 ( *Guilty Women* ) 及 F.E.French [ 弗伦奇 ] 之 *A Manual of Engineering Drawing for Students and Draftymen* [ 《大学生及绘画员使用之工程绘画手册》 ] ( pp.1-399 )。

1月14日 星期三

几天阴雨以后，今天又放晴。至张启明君处打听开车消息，据云还要等几天，大概20日以前可以开行。旋至朱庆永君处，闲谈至3时许始返小龙坎。

1月15日 星期四

阅毕French, *Engineering Drawing* [ 弗伦奇：《工程绘画》 ] ( pp.1-399 )。

1月16日 星期五

阅读世界书局出版之《近代大学英文选》 ( *Modern Selected English Readings for Colleges* )。下午在街上散步，遇及张宗燧君，入茶馆闲谈，旋同赴沙坪坝，中途遇及吕若谦君，邀赴南开中学，参观忠恕图书馆及北平图书馆驻渝办事处。出来后，又遇及吴景荣、刘世沐二君，又上茶馆，闲谈片刻，返小龙坎。

1月17日 星期六

进城至行政院访施其南君，并请其介绍进谒蒋廷黻先生。蒋师已七年未晤面，承其殷勤询问近况，并嘱以最好能多注意汉唐宋之古迹文物，其重要性实不下于先秦及史前之考古学也。又谈及太平洋形势，谓星洲颇有失陷危险，叹息英人拘于旧见，过于注重北非而忽略远东。告辞出来后，赴中央图书馆翻阅新出杂志。旋赴中英庚款董事会访林济君。

1月18日 星期日

阅读老舍之小说《骆驼祥子》（1-304页）及《近代大学英文选》。

1月19—21日 星期一—三

上午阅读《近代大学英文选》及P.R.Pope, *German for Beginners* [波普：《德语入门》]。下午赴南开中学北平图书馆驻渝办事处阅书。等车等得真是焦躁，早知如此，悔不当初另行设法。

1月22日 星期四

赴张启明君处询问车子事。据云运输统制局要军车附带代运货物，否则不发通行证，以处中自有物品须携带也。已托人疏通，大概日内可以开车，至迟不出一星期，以原定2月10日以前抵衡阳也。返时经化龙桥，往访朱庆永君，闲谈在Estonia [爱沙尼亚]时情形，据云离爱时颇为苏俄特务机关所窘，在朱君处晚餐后返小龙坎。

1月23、24日 星期五、六

阅毕波普《德语入门》。

1月25日 星期日

宋廷干君由化龙桥来，几个人聚在一起闲谈。宋君系浙大工学院毕业，现任职天厨味精厂，谈至傍晚始去。

1月26日 星期一

下午赴南开中学内北平图书馆办事处阅书，翻阅旧《泰晤士报星期刊》，知Fraser [弗雷泽]、Evans [伊文思]诸老学者皆已于去岁逝世。

1月27日 星期二

阅商务出版之*English Studies Series* [英语学习丛书]中*Selections from W. Irving's SketchBook* [《欧文见闻札记选》]。

1月28日 星期三

进城，晤及林济君。旋至望龙门廿三厂办事处，与方承焕君一同过江，往见车站统制局之边参谋，携有介绍信，据云购货搭乘商车随时皆可设法，并不困难，但须将行李运至海棠溪车站附近，以便随时通知上车。阅毕《欧文见闻札记选》（pp.1-200）。晚间整理行装。

1月29日 星期四

晨起早膳后，与方君约定海棠溪四川旅行社相见。遂将行李运至林济君处，自己只身赴海棠溪，晤及方君，据云明晨有车赴筑，遂决定明晨动身。返两路口，由林济君处取出行李，与之告别，渡江至海棠溪，即住四川旅社，单人小房每日10元。

1月30日 星期五

早餐后，边参谋有便条来，云即刻有车赴贵阳，但是为了出境证的关系，又耗费了少许时光，然后接洽一赴筑之辎汽营军用车。等候了将近二个月，总算能由重庆动身了。晚间抵綦江，宿东南旅社，一个小客栈，点着菜油灯，窗门的纸都破了。

1月31日 星期六

由綦江动身，因为汽车抛锚，在东溪及杜坎都停了二三小时，所以虽是晨间6时即行起身，今日只能抵杜坎与桐梓间的新站，便停下来过宿。

# 2月

2月1日 星期日

晨间由新站动身，车子经过了“七十二湾”至桐梓午餐。下午抵遵义，住车站对面生生旅社。葛司机谓明日仅有二车赴筑领油，其余十车停在遵义，候油领回再开（发油时以每加仑7公里计算，而实际上仅能行6公里左右，故汽油不敷，须要补领）。司机允许我们改搭明日开筑的车，但能否成功，或系数衍语仍不可知，因为他有“明天之车或作容不下这么多”一语。方君赴浙大访友，我独自一个人在街上散步。买了地瓜回来，依窗观月，细嚼地瓜，其味不下雪梨。今日已腊月半，一轮皓月，万里晴空，景况殊不恶。

2月2日 星期一

晨间到10时许始决定开行。由遵义动身，经乌江渡，已有铁桥，仅有上海外白渡桥那么长，在此间算是大工程了。午后2时至息烽，下车进膳，面食3元一碗，可谓敲竹杠。天气颇冷，傍晚抵贵阳三桥，即宿车站附近之旅舍中，窗纸已破，寒风吹入，令人寒噤。由渝至筑凡488公里，车票126.9元，因有行李，付票价130元。

2月3日 星期二

上午呼车至贵阳总站，住入江安旅社即出访人，设法弄车。由筑赴金城江，凡441公里，路局票价116.4元，但登记已至本月11日，只好另行设法。此次由渝至筑，路中食宿零用二人共回左200元，皆归方君经手付出。至于车费则由余垫出，将来再行清算。这几天所经的路是一年前由昆明赴重庆时所曾走过的路，沿途风景仿佛依旧，除乌江铁桥是新建的以外，其余没什么变化。但是物价的高涨，较前不止一倍。阅报知英军已完全退出马来半岛，新加坡之沦陷恐不能免矣。抗战前途仍难乐观，即使军事上可以勉强支持，而经济方面，通货膨胀，物价抬高，政府毫无办法，殊为可叹。方君返栈，谓其友人亦无办法，遂决定搭乘商车，巴黎旅社有车，票价150元，但以去接洽过晚，登记已满，本栈账

房介绍商车，索价180元。晚间云，有军用车，只须130元，我们还价依客票117元，账房下去半天没有回音，下去问他，答云明晨回信。另一军用车托茶房来谈，索价170元，我们不去理他，因为我们以为明晨一定可以搭上130元的军用车，所以便打开铺盖，闭门睡觉。

## 2月4日 星期三

晨间7时即起，折起铺盖，希望今日可以出发。账房云，如果开行，司机一定会到栈中来，即可当时接洽妥当，我们静候到12时许，再去问讯，据云今天车子不开了，后来又说是另搭客人，开走了，明天是否有车未定。我仍到煤气车公司去问，最近没有车子去金城江。我们不得已，在中山路各旅社去找那些门口挂着“明晨快车开金城江、曲靖、重庆，请进内接洽”通告的进去询问，有的说要等下午始能决定，有的说有车，但票价要170元，不能减少。我们到城中各处闲逛，以消磨时光。此间的中山公园，有湖心亭及动物园（园中仅有一鹰、一秃鹫、一狼）。又至民众教育馆涉览书报。午餐后，又跑到上午去过的几个旅社问讯，接洽好一家，付了定洋，心中宽了不少，总算是了却一桩要事。这车子，据云是商车，明晨8时许开行。

## 2月5日 星期四

晨间7时即起，整理行李，以为今晨一定可以动身了。等到8时半还没消息，又令人焦急起来。方君看守行李，我跑到接洽的那旅馆去问，据云车子要到11时半才开行。只好回到栈里耐心等候着。到了11时余，那人又来说，要等到下午才能够开车了，因为购买汽油不易。午后1时说今天不开车了。我们出去午餐，我一个人到大夏大学去访清华同学姚薇元君，空袭警报忽鸣，便沿着贵惠公路向乡间跑，经过湘雅村，到距城3公里的窄口滩检查站附近休息，买了些零星点心吃，下午4时许警报解除。方君先返旅舍，我至姚君处坐谈，姚君现任此间文史部主任，傍晚始返。归途见有被逃警报汽车碾毙的死尸。晚间与方君进城逛马路。

## 2月6日 星期五

本来约定早晨8时许来通知，但是等到9时中午还未见那人来，方君跑去询问，连人都不在其旅馆中，我们都有点焦躁起来，深恐今天又白



上了他的当。再等一会儿，那人居然来通知说车子就要开行，要我们到新桥太平路海关分卡的旁边去等。我们携带行李到那儿，坐在茶馆，要了两盅茶，喝茶等候，那接洽的人说去通知车子的司机。一直等到11时许，他回来叫我们把行李送到附近一个停车场去，我们以为是在那停车场上车，谁知道到了那儿后，他告诉我们今天又没有车子，不过另外有一辆车子要开行，但票价较昂，如果我们不愿出高价，他可以退还我们定钱。他要我们自己与司机接洽，我们知道这番上大当了，便把他骂了一顿，一定要他替我们向司机接洽，票价不能过高，司机初要170元，后来减为160元，我们只好自认吃亏，答应下来。但是开车的时间，初说下午便开行，后来又说要等明晨，我们又有些进退两难。我们便跑到海关分卡那儿去另行接洽，恰巧有一部即将开行的汽油车，票价是170元，在筑一天的费用决不止10元，所以我们便答应了，将行李由停车场取来，搭乘上去。这段交涉亦系由中间人经手，他只付司机130元。经图云关时，我们要先下来，步行1公里余，走过检查站，在前面等候，重行搭上，这是避免检查站的检查，可以省去购二成票。下午抵贵定，即在贵定过宿。

## 2月7日 星期六

晨间6时即起，车子由贵定动身，经马场坪至都匀。午餐后继续前进，车子过了独山后，机件出了毛病，停车修理，花了两小时的工夫才修理好。司机开足速度，想补足所旷的时间，天色已黑，放亮车头灯，继续开行，当于晚间8时许抵达六寨，这里隶属广西管辖，我们进入广西境界了。

## 2月8日 星期日

晨间6时即起。昨天劳顿了一整天，殊为疲倦，这两天肚子又不好，但是为了赶路，又不能不勉强提起精神来。车子开至南丹县城，停车进餐。司机检查车子，发现车子右首龙骨震损，已有裂纹，随时有车在行驶中突然因龙骨断折而倾覆的危险。坐在车子中的搭客颇有性命之忧，便是不跌毙，也被汽车桶压毙。方君说今晨一连作了两个恶梦，第一次梦见路上横陈着两个孩尸，第二次梦见一个大布袋中盛着死尸，难道这便是翻车的预兆么？我怀疑他大前天在贵阳看见逃警报被汽车撞死

的路尸的残留印象成梦，但是也不自主地同他一样提心吊胆。好容易到了离金城江只有30公里的地方了，又听说昨天便在河池站及金城江之间（二者相距仅26公里）翻了一辆车子，死了一个搭客。我们希望不要也这样倒霉。离金城江愈走愈近了，我们的胆子也慢慢地放宽了，心想我们大概可以安全抵金城江了！下午4时许，车抵金城江，即下旅社休息。金城江是现下桂黔铁路的终点，这里都是新盖的临时房子，墙壁多用竹篱，房顶大多使用稻草。但是市面极繁华，店铺大半为旅馆、餐室及杂货店。餐室如金城大饭店之类，居然有300元一席的和菜（后注：翌年5月经过此间，和菜最昂者已涨至1200元），并且楼上雅座还有女招待。我们住的明利旅社，还进来带着琴师的歌女，请求点戏。路上时常碰到上浓装的妖艳女郎，显然是干娼妓生涯的，虽然墙壁上张贴有驱逐娼妓出境的布告，西药房及专治花柳病的医师招牌也有好几处。但是这金城江的繁荣，只是短时期的，不待抗战终了，只要桂黔铁路通车展延到更北的都市，这里便要门前冷落车马稀了。我们因为近日困累，饭后买了一个桂平的文柚，吃了后便去睡了。

2月9日 星期一

这几天的旅行，有点累倦了，今晨9时许始起身。饭后至火车站购票，据云现下特快联票仅通至桂林。我们思索，到桂林停一两天也不错，乘机可逛逛这“山水甲天下”的名地。火车午间12时开行。与方君登车后，车中无事，阅《孔子家语》。我在贵阳着了凉，身体不适，今天更为不舒服。旅行中最怕遇病，便是伤风咳嗽，也减少不少旅行的兴致，何况在这国难情形下的苦旅行，幸得三等车有卧铺，可以躺在床上安眠。傍晚车抵柳州。晚宿车中。

2月10日 星期二

晨间7时抵桂林南站，天雨风冷，加以自己身体不舒服，故决定即行购票赴衡阳，不在桂林勾留，从车窗眺望四周的山色，未免怅然。车子8时开行，车中无事，借阅同座客人的一册《随园诗话》作消遣。下午抵东安，已入湖南界，夜深2时许不能抵目的地，遂打开铺盖，躺在椅上睡觉，夜深颇觉寒冷。

2月11日 星期三

晨间5时许，天刚发亮，车子才抵衡阳西站。离东站尚有4公里许，本有交通车联络二站，但今晨的已经开出，只好喊挑夫将行李挑去东站，我们二人跟在后面步行，这时天又下起雪来，冒着雨雪跟随挑夫一路走去，中间还须乘小船渡湘江。抵东站，闻特别快车要到下午7时始开行，遂先下客栈。因为道路泞泥，皮鞋渗水，袜子都湿透了，颇为狼狈。放下行李后，便叫茶房生起火炉，将鞋袜烤干，又用热水洗脚，好好的吃一顿饭。因为昨晚睡眠不足，二人遂作午寝。晚7时始赴车站上车，七时三刻开行，明晨可抵曲江。我们买有卧铺，车子开行后便去睡了。

## 2月12日 星期四

晨5时抵曲江，卧铺中安睡一夜。由火车站出来，即赴汽车站，已经有人列队在那儿等候买票，据云午后2时登记，明晨有车。但车行仅至南雄，由南雄另行购票至大庾，由大庾再登记购票至赣州，可谓麻烦矣。乃将行李挑至曲江畔之新华旅社，适有一军用车开行赣州，据云当日可达，票价130元，遂即成交，将行李装上汽车。此车系运载军用棉衣，故载重甚轻，而容积颇大，帆布之军篷已经破损，张盖不妥，我们坐上去很不舒服，天又下雨，甚为寒冷。开车时已11时余，中途又抛锚，故开到大庾即停止。下宿大庾招待所，已没有空房间，只好睡在地板上，天寒甚，生火炉烤火。

## 2月13日 星期五

晨间6时即起，推窗一望，屋顶皆白，知道昨夜又下了大雪。唤茶房买来两碗什锦粥，食后烤火，等候开车。司机谓雪后路滑，一直等到11时许，车始开行。天寒甚，由车篷中外望，田野皆有雪，寒风袭人，蜷伏作一团，大家挤在一处取暖。这两天是这次行程中最苦的。下午1时许抵南康，稍停片刻，即开赣州。抵检查站时，司机怕被查出私载客人，要我们先行下车，说停在相距二三公里的天竺旅社门口等我们，我们下来后，跑了八九公里，才抵天竺旅社。司机赚了钱，还要骗人，太不应该。车子已开走，将我们行李放在旅社中，幸无短少。旅社离车站甚近，前往打听赴宁都、鹰潭车子，据云现下车子仅达宁都，由宁都再购票赴鹰潭，今日登记时间已过，明日无法搭车，后日旧历新年无车，

最早待2月16日始能起程。事已至此，也是无法。到附近一馆子进食，要了4两酒，以驱寒气。回来后生了一盘木炭火以御寒，夜间听窗后又落雪霰。

2月14日 星期六

晨间8时始起，雪尚未止。11时赴车站登记，据云公务员因公出差，可以登记特别号，后天或许可以启程，如无出差证，则作老百姓看待，仅能登记普通号，要等候一星期余，始能启程，登记时须付票价一半。我们一想，这样不对，应该另行设法。方君有友人介绍此间电灯厂服务之徐君，方君遂乘车前往，自己进城去买桂花年糕。天竺旅社在〔赣州〕东门外，由百胜门进城是百胜街，再进去便是全城最热闹的中山路，今天是旧历除夕，大家买东西过年，街中人甚拥挤，中山路与濂溪路相连，左侧横街为中正街，被炸仍尚未修复，自己便先返旅社。方君回来后，谓电灯厂某君允代设法弄一因公出差证，能否办到，下午回信。于是只好围着火炉剥瓜子消闲，听着街上的爆竹声，想起自己十多年没有在家中过年，今年本可以在家中过年，又是错过了机会，思之令人黯然。由曲江回来之盛、谢二君，系兵工厂出差金华，有出差证，晨间登记时，由盛君出面登记2人，谢君的出差证未曾使用，我们便借他的出差证，赴车站登记特别号，并谓有同行者一人，一共2人。居然被我们瞒过，付了70元定洋，拿了一张登记证（特别号136-137）回来，方君很高兴，后天大概可以动身了。今天是过年，方君叫茶房买来半斤猪肉，自己动手煮猪肉吃。此间物价颇廉，这几天因为过年，已稍涨高，肉3元一斤（重庆6元一斤），鱼2.4元一斤（重庆12元一斤），鸡4元一斤，木炭1元三斤（重庆1元一斤），客栈中客饭2.5元一客，单人房2.5元一天。晚间围着火炉煮肉，方君是个瞌睡汉，盖上棉被睡觉去了。自己将白天洗浣的内衣烤火熏干。等到肉煮烂时，已是10时许了。门外街上店铺除夕关门的鞭炮声，愈来愈多，千里外的故乡当亦同此光景，但不知家中此时作何情状，对于这远客他乡的游子，是抱怨呢？还是怜悯呢？

2月15日 星期日

今天是旧历元旦，一早被街上的鞭炮声催醒，可怜的客中新年。天

气很寒冷，昨宵所生的火炉已在半夜熄灭了，一伸出上半身来，便觉得房中空气冷得怕人，重新又缩回去蒙上棉被，低吟着“罗衾不耐五更寒，梦中不知身是客”，留恋着这孤单的客衾，躺着看天花板，一直到9时许才起身。与方君将昨天买来的年糕及昨夜煮烂的红烧肉，虎咽狼吞，饱吃了一顿。因为今天元旦，饭铺子都关门过新年去了，我们这在异乡作客的旅人，无处可以进膳。饭后与方君进城散步。此间中山路于前月（1月15日）被轰炸，故景况颇为凄凉，断垣颓墙，矗立于瓦砾场上，颇有点像意大利庞贝废墟的光景，使人有点身历荒芜了的古城之感。但是未被轰炸的街市，如中山路、阳明路等，仍旧很是热闹。路上熙攘来往的人，多穿着崭新的衣服，碰到熟人便拱手作揖呼“恭喜！恭喜！”面上满是笑容。街道两旁的店铺都关着门不做生意，有些人派仆役向相熟的店分发印就的大红纸贺年片。小孩子更是高兴，穿起新衣服，觉得自己今天是漂亮的一天，胖胖的小脸挂着笑容，有几个还在那儿放鞭炮。我们又到中正公园游览，规模虽小，尚属整齐，惟雪后初霁，道路泞泥，行走不便。今日报载，昨天捉到几个赌犯，蒋专员罚他们今日游街示众，并且游街后要到中正公园，跪在阵亡战士纪念塔前，因之今天来公园瞧热闹的人很多。我们本来也想一观盛况，但是等到12时许尚未见踪影，我与方君不耐烦，便走出公园，在马路上绕了一周，返回旅社。下午在室内休息，不曾进城。长途旅行，有时得到一两天的休息，也是佳事，但是困守一处太久，又将令人不耐。傍晚至车站询问开车事，据云明晨有班车，登记特别号121-134可以上车，我们的登记号是136-137，还挨不到，只好自叹晦气，在此间再等一两天。

2月16日 星期一

今日天晴。在旅馆中坐着气闷，乃与方君一同进城。在中正公园门口阅报，知新加坡已失守。忽听空袭警报，市民忙向城郊疏散，因为赣州前月遭炸，印象犹新，故逃警报的越发拥挤。我与方君也跟着大家跑，由西津路出西门，越过由渡船搭成的浮桥，对岸的水西路只有几家人家，再过去是一个小丘，满布着坟墓，我们便坐在丘上草地休息。经过一小时许，警报始解除。我们返城后，在公园附近的一家小餐馆进膳，饭后经过公园门口时，见园中游人很多，并且拥挤在一块，似乎在那儿看热闹，我们便也进去一看。原来便是昨天报上所载赌犯，二女一

男，跪在阵亡将士纪念碑前，据说还有一个女犯，因为怀孕，所以宽免不罚跪示众，两个警察站在铁栏外维持秩序，这围绕着纪念碑的铁栏便做临时的监狱。三个赌犯跪着，面向纪念碑，都怕羞低了头，男的用呢帽遮住脸，女的一位已近中年，一位却年方少艾，还烫头发。听说他们是公务员及公务员的眷属，看他们的样子亦属可怜。由公园南路，经文清路，出南门，沿着城外公路返旅社，顺便至车站一询，知道明晨有车，心中颇为高兴。

## 2月17日 星期二

因为要赶车子，5时半即起来，收拾行李，付清房金，赶赴车站。6时开始售票，原定7时10分开车，一直等候到9时余，始得开车。渡江是用渡船，又花费了半小时。过江后向宁都开行，公路尚平坦，沿着贡水而行，水颇清泓，两岸青山，颇有蜀中山水风味。车经茅店、江口而抵雩都。进膳后继续开行，傍晚始抵宁都。由车站出来，沿着公路不远有几家旅舍，我们便住陶陶招待所对面，花园饭店隔壁，一间叫做“悦来”的旅馆中。

## 2月18日 星期三

昨晚到站太晚，连询问处都关了，今晨一早便去车站打听，知道今天没有车子开行，但是可以先行登记，我们便登记了，然后由旅馆进城一观。宁都城内中山路及中正路都不整齐，市况不热闹，两旁多宗祠。与掌柜闲话，知明末遗民魏禧（叔子）所隐居的翠微峰离此不远。明末易堂九子讲学之所，不可不去凭吊，遂与方君冒着细雨跑4公里许，去逛翠微峰。山石是砾屑岩（Breccia），受了剥蚀作用，乃成怪石奇峰，山麓有池潭，旁边有新筑小屋几间，以为游人憩足之所。但是在这抗战期中，谁有心情闲逛。望楼四望，峰峦围绕，各峰顶尖有小树数丛，但是峰壁陡峭，仅长苍苔，翠微一峰，巍然矗立，更为陡峭，连苔草都不能生长，裸露着淡赭的岩石本色。因为微细如烟，翠微峰顶已为云气所遮，消失在棉絮般的云气之中。我与方君冒着细雨，沿着山径，拾级而登，没有多少步有一小亭，立在亭中小憩。再向上行，有一小径在山岩中裂处，人行此径中，仰视上空，仅露一线。出此小径后，又豁然开朗，前为一叉路，有一指路牌，右向翠微峰，左向金精山。我们先赴翠

微峰，在一个道观（叫做“餐霞馆”）中小憩，道士送上茶点，憩了一会儿，继续前进。爬上一道木梯后，山径即沿峭壁凿成。方君不敢上去，我将大氅脱下交给方君，一个人鼓勇继续上行。爬上峭壁，再经三道木梯后，上面仍是峭壁陡立，离峰顶尚远，一个人没有兴致，乃半途而返，回到餐霞馆休息。我们又赴金精山，有一山洞，名“金精洞”，其中盖造了房屋几椽。有一所道观，几位道士在那儿斗纸牌，在这远离人间的山中，大概久居一定很寂寞的。在金精洞的道观中求签，是八十七签：“五湖滔滔任尔行，命运相交（关）要小心，尔今耐意此日去，定有才（财）谷满金想（箱）”；解曰“星灾顺，才大利，家居安，六甲平”。这次爬山，虽是一个劲儿，颇觉痛快，但被冷风细雨吹打着，一返舍便烤火取暖。后来又赴车站询问，今晚应该到站的泰和来车未到，明日有车赴鹰潭与否，须待明晨决定，恰巧栈中有一装运军用汽油的商车，可以搭客；遂与司机接洽，言明每人166元（路局票价为汽油车每人166.4元，木炭车稍廉），遂付了定洋，决定明晨动身赴鹰潭。

2月19日 星期四

晨间6时即起，向车站要求退登记票钱，总算交涉成功。搭乘商家汽油车，向北开行，11时许抵南丰，为唐宋八大家的曾子固的故乡，出产蜜柑，虽小而味甘。午餐后继续开行，经南城、金溪，在龚村用渡船载车过江，傍晚5时许抵鹰潭。车中同行者，一为由上饶赴赣州受训的教师，受训后返本乡；一为由香港逃出回上海的商人，谓香港沦陷前自来水塔先被炸毁，用茶杯盛水洗脸，一杯水即售港币数元。这次的车，系装运航空委员会的汽油，不准载客，我们在离检查站一公里处即下车步行。但抵鹰潭后，行李为检查站的宪兵所扣留，我们只好先去开客栈房间，行李后来经司机与宪兵几度交涉，晚间始将行李送来。我们住在火车站附近的白宫饭店，双铺房间7元一天，客饭3元一客，价格不算昂贵。此间火车直接可以到达金华（鹰潭至金华凡309公里），离家乡一步近一步，心中一半欣悦一半怕惧，六七年中家乡不知发生了多少变化，教人哪得不“近乡情更却”呢！

2月20日 星期五

晨间赴车站登记卧铺座位，此间每人仅能登记卧铺票一张，但可以

不必付定洋，我们不知这办法，只我一人立在登记者行列中挨着次序登记，所以只弄到一个卧铺。返舍后，与方君一同出来，到街上购买瓷器，是由景德镇运来的道地江西货，价廉物美，但是不便携带。所以我只买了一副八骏马，计洋3元。方君买了百余元的碗碟之类，装了一大篓。少顷有空袭警报，住民向四郊疏散，幸不久即解除。返旅舍后等候好一会儿，方君才归来，原来他雇一个人，挑了那篓瓷器一同逃警报。下午购票上车，3时开车。卧铺有登记而不来者，故可向茶房接洽，多花几个钱，临时再买一个。车中无事，阅金华出版之《天行周刊》第52期，有“温州通讯”，知五马街已改为中正路，府前街改为民权路。此种更改街名的举动，可谓无聊之至，我觉得远不及旧名之佳，而富于历史意味。火车过贵溪后，正在飞驶中，忽有一飞机掠空而过，国徽不明，司机疑其为敌机，即行停车，乘客纷纷下车躲避，我也跟着大家一起跑。这里不靠车站，须由车门的踏板跳下，越过轨道两旁的低地，爬上短坡，才是稻田和农舍。我在车中，躺在卧铺上看书，已换上拖鞋，踏到烂泥地，拖鞋陷进去拔不起来，只好用手把拖鞋挖取出来，然后手拿着拖鞋，脚上穿着袜子跑路，弄得两脚都是泥浆。后来知道不是敌机，大家都返车厢，空受一次虚惊，我还花了半天工夫来清理这一双泥脚、泥袜和泥鞋。

2月21日 星期六

晨间7时许抵金华西站，即雇挑夫将行李挑至汽车站附近，下宿东洲旅社。随即赴车站询问，据云赴丽水汽车，每天都有一班，当日售票，每晨6时一班，有时中午11时半加开一班，搭车是没有问题的。打听清楚后，遂与方君一同过婺江大桥进城，想逛金华的热闹街市，由鼓楼前至三牌坊、四牌坊、法院街，都算是金华最热闹的道路，市况尚佳。正在闲游中忽闻警报，遂跟着大家向迎恩门外疏散。警报解除后，回返城中。我因为在赣州统制站那儿跑了八公里的路，以致足跟起泡，后来皮破、细菌侵入发炎，连日不良于行，遂去鞋店购买布鞋。在一间小店找到合适的布鞋，正在试穿，又闻空袭警报，连忙付了鞋钱，出城过河。在民生农场附近坐下来休息，听见机声隆隆，连忙伏在地下，屏息不动，仰头偷看，一架银色的飞机，在蔚蓝的天空中掠过，日光反映，闪耀发光。警报解除后，回到客栈去，拿出几件衣服，预备午餐后



去洗澡。到旅社对面的餐馆中刚坐下，又听见空袭警报，这是今天的第三次警报。到汽车东站附近的田陇中躲避，这里有防空洞造在丛冢中，我们嫌里头气闷，便坐在一个坟头上休息。这次警报，一直到下午3时尚未解除，肚子饥饿得很，便与方君先行进城。此间虽有警报，餐馆仍有开着门做生意的，路上也有人来往，我们到一个餐馆用面点出来，才听见警报解除的声响，便去洗澡理发。出来后，拍一电报给家里，报告已抵金华。晚间金华城中尚热闹，进晚膳后在街上购买零物。城外无路灯，黑暗中摸路回旅社。

2月22日 星期日

晨间3时即被茶房唤醒，据云6时开车，须早些去购票。我们由温暖的被窝中起来，盥洗后去车站，售票处要等到5时才开始售票，但是这时等候者已排成行列，坐满那两排长凳子，每人限购2张，每车售票28张（有时车站人员的熟人预先定下，剩下的还不到28张），所以夜半便有人来站等候。附近的客栈乘机牟利，叫小孩子或妇女半夜即来站占一座位，坐在长凳上等候售票，来站稍迟的人可以出钱换取次序较前的座位。我们去时，已坐满14人，恰好28张票，大多数是小孩与妇女，俯头兀坐着睡觉。几个车站附近菜馆或客栈伙计提着纸灯笼，往来延揽生意，依每一座位二票或一票计算，每票约需5元，但是前座的几号索价较昂，以有时车票不到28张，未了的几人不一定能买到票子。我便与这些营特种生意的伙计接洽。他们的生意颇兴隆，旅客谁不愿意早一天到目的地。不久，前面的几个座位都已售出，末尾的我不要，后来连末尾的也售出了，占座位的妇孺站起来，让座位给出钱的旅客，拿了两三元的辛苦钱回家去睡觉（中间人扣去一部分钱）。方君怪我接洽失败，回家去补足睡眠，我负气坐在第15位上，因为前面有几人只买一张，所以也许有希望。这时已经4时许，后面又来了几个旅客，坐在我后面痴等，那坐在我前面的小孩子第14位，因为没有人肯出钱买他的座位，觉得没趣，回家去睡觉，我便升到第14位，并且打听前面至少有一位旅客只购一张票的。可恨那些延揽代购车票的客栈伙计，又向他运动，要他多购一张，我便劝那旅客，不要听他的话，免得挤掉我们真正要旅行而坐在后面的人的票子，何必为这些人赚钱而破坏其他旅客应享的权利，坐在我后面的几个旅客也随声应和，幸得那旅客肯听我的话。我想这回

大概有希望了，便到客栈去唤方君，方君已睡，起来后一面整理行李，一面还抱怨不止；我说现在仍旧可以买到票子，纵使刚才接洽失败是我的过错，一个人冒着寒气在车站痴坐，等候买两个人的票也可以将功抵罪了，何必再埋怨呢！这是我们这次长途旅行中唯一的小“冲突”，方君便不再说埋怨的话，我也不再提这件事，彼此仍旧很和洽地继续作伴旅行。我们将行李运到车站，汽车5时到站，大家很是高兴，以为可以购票了，不料售票处谓前日开丽水之车抛锚，今晨之车改载前日已购票而未起程之旅客，不再售票。大家看到布告，都很失望，怨路局办事太糊涂，何不早出布告，使人空等这么久，6时早车既无希望，只好等11时半的车，虽然有无那班车尚属未定，大家都耐心等候，只有二人改乘赴永康的车，我换到第12个座位，购到车票的希望或更大。等车的人，大家利害相同，互相谈话，自成一集团，肚子饿了，轮流去用早点。我因为今晨起来太早，很是疲倦，用早点后便靠在长椅上打瞌睡。一直等到10时许，丽水来的汽车才到，大家以为这番可以售票了，但售票处并不立即售票，汽车上的客人下来后，又说机件有点小毛病，开到修理厂去，大家又提心吊胆，怕今天不能开车，幸而一会儿那车便开回来。售票处在里面先行私自售出几张票，然后售与外面等候的旅客，所以虽有20多人排队等候，只有前13名能够买到车票。我拿到票之后，即上车占了座位，然后将票子由窗口递给方君，去打行李票。车子于11时半开行，系柴油车，金华、丽水相距119公里，只花了三个多钟头。由缙云至丽水一段，公路沿着瓯江北源的好溪，车行万山中，右面是山，左面是溪水，路颇狭隘，但斜度不大，不及云贵山地公路之险。近丽水时，地面开展成为一小平原，车抵车站后，即进丽阳门，住中央大旅社。温处连毗，旅行至此，与故乡更近了，可以吃到故乡来的海味。与方君出来至中山路一间杭州饭店，喊了一碟花蚶、半斤绍酒，然后再叫一碟红烧鱼头尾、一碟黄芽菜、一碗蛋笋汤，连小账、筵捐一共花了21元。会钞后出来，拟赴处州中学，寻访徐煜光君。丽水街道，颇与温州相似，大街石板铺路，雨后仅石面凹处潴水，小巷以小石子铺路，高低不平，又无路灯，夜间行走极为不便，处州中学在小巷中，黑暗摸索，一双布底鞋浸满了水，颇为狼狈，找到处中校址，才知道现为英士大学所借用，处中早已搬到离城25里的石牛镇，扫兴而返。在中正街各书铺绕了一圈，翻翻书籍过瘾。处州城中心有电灯，市面以中正街为最热闹，逛了一会儿才返舍休息。

2月23日 星期一

晨间与方君上街，买了几个瓯柑回来吃，多年未食这故乡的特产，如睹故乡，如逢故人，有一点说不出的快慰；又吃了几个在金华所购义乌蜜枣。向客栈老板打听赴温州的船只，据云每日都有船赴温，现在只等行李一到，便可以动身。中午赴汽车站，见行李已抵站，即行领出，运到客栈中来。方君因为要找友人接洽在丽水觅职业，尚须在丽水住一两天，我却是归心如箭，决定先行动身，托茶房代定丽青温快船高铺，票价20元，包括饭费在内。下午将沿途的账目算清，此次旅行由渝至丽共计车费1674元，由我付出，途中食宿零用由方君付出，共计900余元，每人分摊旅费1300元左右。加上途中私人购物零用，及由丽赴温旅费，合共1500元左右。我自己由彭山至重庆及在渝费用加进去，则共用去2000元以上矣。

2月24日 星期二

晨5时即起，与方君告别。将近一个月的旅伴，今日分袂，未免黯然，但是我为将近返家的欣喜所陶醉，与方君约定温州再会而别。挑行李至大水门上船，6时开行，下午3时抵青田。同船的都是温州同乡，有几位也是多年在外，请假返里，大家都希望这船能够继续开行，可以明晨赶到温州，船夫说夜中行船有被盗匪劫掠的危险，大家只好让船停泊在青田城外过宿，上岸游览，卖青田石的铺子颇多。但是热闹街市，只有沿江的一条街，因为城外的小丘，只剩出一条狭长的土地可以建设城市。返船，阅王阳明《传习录》。很早便睡觉了，虽离故乡这样近，但是梦魂已不耐再停在他乡，已悄悄地飞向故园，做了一个返家的梦。我这次沿途做了不少返乡的梦，梦中的家人亲友都是潘彼得（Peter Pan）式的人物，他们都与七年前一样，孩子们不曾长大，大人们不曾长老，一切都与七年前一样，连住处的油漆和粉刷，房间中的布置与装饰，后园的花木，都与七年前一样。他们见了我都喜笑了，我由梦中笑醒，仍旧合上眼去做梦。我知道明日的现实便要將我的梦境打碎一部分，希再多做几番返家的梦，以便与现实对照。

2月25日 星期三

晨间木船由青田开往温溪，然后由小汽轮拖行，一只叫做“龙云”的

小轮拖了二十来只木船。船中阅《传习录》及《明人小品文钞》，下午3时许已近温州，站在船尾眺望，江心孤屿已可见了，虽然天空是沉闷的铅灰色，但是故乡近了，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心房跳得比平时厉害。西郭已到，小轮便停在那儿，自己所乘坐的木船却仍用桨划到朔门外丽青温快船码头，喊了一部黄包车回家。朔门的城垣毁了一部分，以通马路，北大街几乎完全改了样，街道放宽，道旁植树，店铺多改为三层门面，表面上的温州市况比内地第一等的城市，如昆明、重庆、成都之类并无逊色。到了自己家中一敲门，父亲和大哥便出来了，姐姐也跟着出来。将行李提进来，便在父亲房中坐下，母亲也从二间中出来。双亲都比以前苍老得多了，母亲添了许多皱纹，父亲比以前瘦些，并且长了胡子。大哥和大姊与从前倒差不了许多。大嫂也从后面出来了。大家询问路上的情形，说我举止相貌还是和以前一样。我在父亲房中谈了好一会儿，吃了蛋炒饭，父亲提起孩子都已上学去，妻因为头痛睡在房里。我到自己房中一看，妻坐在床沿上，一只手靠在桌子，一只手托着头，懒洋洋地问我：“你回来有一会儿了！”说自己这两天又有点头痛。少顷荣侄回来，他是离国后才生的，今年8岁，已入小学。正中、正寅二侄也先后回来。暄儿一回来，大哥说：“有一个客人来了，你认不认识？”暄儿怕羞，一缕烟便跑到后面房中去，不肯出来。后来听说他对他自己的母亲说：“大伯说爸很凶，但是我看见他始终笑嘻嘻地，不像是很凶的人。”素琴女儿也回来了，将书包放在房中后，即到前房来。大哥取笑她说，你爸买了自来水笔来，你为什么不向他讨？晚饭后，坐在父亲房中闲谈，11时许才回到自己房中去睡。妻除了头痛的病外，前数年又添了厥病，常昏厥数小时不省人事，去年才痊愈，仍未断根。

2月26日 星期四

姬妹听见我回来，便带锦锵、锦泮二甥来，都长得又胖又白，很是可爱。二房绍弟堂兄亦来闲谈。下午祥第偕小周、曹熙来，邀我同赴华大利餐馆一叙。回来时闻锄非曾来过，留帖邀我后天去双屿山〔岳家〕午餐。

2月27日 星期五

下午五叔闻讯来谈，询我途中的情形及目前时局。秀庵来约明午聚

餐，同去锄非处闲谈片刻。告辞出来后至王小同君处，晤及吴家桢君，十中时来往颇密之旧友也。晚间与大哥赴厝库司前二房及六房。

2月28日 星期六

今赴双屿山，铮、暄二儿亦同往。饭后，他们打牌，通宵达旦。我多年未曾打牌，先去睡觉。

# 3月

3月1—10日 星期日—星期二

( ..... ) [1]

3月11—17日 星期三—星期一

开始整理古代埃及串珠卡片。已达No.600。( ..... ) [2]

3月18日 星期二

开始整理No.600以后的卡片，重新打字颇为麻烦。

3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装置电灯，花了半天的工夫。下午去取新制的中山装，至郑荣君处闲谈。出来后上松台山，久未登临，山巅新添房屋数椽。下午至张府基巡视一周，慕思堂碑仍矗立于菜园中，至籀园阅书。

3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方承焕君来，闲谈少顷。方承焕君受矾业改进所之邀请，拟作提铝之实验，欲与百亨接洽借实验室。下午与方君会同李锄非、张立人、王小同诸君，步行至灰炉，参观西山瓷器厂。一部分系制造碗、碟，用人工陶轮制作，一部分系作电料瓷器，用电动机制造，烧窑则有旧式及新式二种，火砖亦有制造。百亨君殷勤招待，并出示新作五彩瓷器。告辞后，参观大明造纸厂，系作蜡纸之底纸，用桑麻皮作原料，用藤梨汁为粘剂。参观毕后返家。

3月21日 星期五

与方承焕君同至水心浙江制革厂，晤及吴家桢、方恭敏二君，即在其处午餐。午后与吴、方二君至盐务处访友，乘便游中山公园。

3月22日 星期六

晨间张立人君偕瓯中范主任来，约明日纪念周时讲演，允许随便谈谈。

3月23日 星期一

晨间至瓯中讲演，略谈英国情形，如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又谈归国时经过各处情形，最后稍谈考古学之意义。讲演后在谷寅侯校长处用茶点，晤及徐希焘、杨悦礼、叶正钦诸旧日同学。

3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整理古代埃及串珠卡片。下午晒书，乃七七事变后装箱者，惧焦土政策实施时遭毁也。今晨开箱，已有遭潮生白霉，晒后再行刷净，重行装箱，计有3箱。

3月25日 星期三

古代串珠著录卡片重新打字，直到No.700。下午去种牛痘，以近日内天花盛行也。

3月26日 星期四

继续整理工作。下午李宅送松糕来，以已近清明也。

3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抄录1930年之旧日记。午餐后替家人摄影。

3月28日 星期六

继续整理卡片至No.800。下午往观昨日所摄照相之底片。

3月29日 星期日

天雨，在家中整理旧日记。王祥第、方恭敏二君来谈。午后天霁，刘渝君来谈，出照相观之。傍晚单次刚君邀赴晚餐，婉却之。晚间在父亲房中箱内见余历年海外寄归之家信，共百余封，扎成束，依年月前后编号。大姐云，近数年来，父亲每思及余时，常取出家信诵读，以慰思

子之心。母亲则常至庙中拜佛念经，祈求游子之平安。父母恋子之心，令人有亲恩罔极之感。

3月30日 星期一

继续整理卡片，已至No.870。

3月31日 星期二

继续整理卡片已超过NO.900。希望下月内能改号完竣，可以作分期整理工作。



# 4月

4月1日 星期三

上午与大哥偕行坐船赴郭溪张宅，其处离郡城约30里，船行须3小时余。船中无事，阅B. Franklin's *Autobiography* [《弗兰克林自传》]以消遣。中途闻警报，举首上望，遥见白云下一敌机向南而飞。抵郭溪时已11时余，润玉、公侠父子皆在家，坐谈片刻后，巡视其房舍一周，屋极宽敞，七间二进，天井中有花数十樽，屋旁遍栽树木，两厢后有小亭及水池，池中蓄鱼植荷，颇为幽雅。午餐后，公侠导余参观附近之普明寺，从前瓯海中学疏散乡间曾借其地上课。后又赴瞿溪，瞿溪为大镇，去年遭轰炸，损失颇大，由瞿溪循公路返郭溪，已近5时谈。晚餐后，月夜下闲谈，听大哥与润玉述当年十中读书时情形，10时许始睡。

4月2日 星期四

本拟今晨返郡城，张宅坚留不放，午饭时有其族人数位作陪。饭后始雇船返郡城，船中阅毕《弗兰克林自传》（pp.1-290）。

4月3日 星期五

上午整理卡片。下午祥第君偕李亦环君来，同赴英人施德福（Stedford）处闲谈，询及英伦近况，知余系习考古学，乃出示其建屋所获之瓷器碎片，似为宋时物。告辞出来后，与祥第赴醒春居为吴家桢饯行，在座十余人，酒食用去200余元，每人分摊20元。返家已9时余矣。

4月4日 星期六

母亲赴江心寺，以郭溪张宅在其处作水陆道场也，孩子们都跟祖母到江心寺，家中颇觉清静。整理串珠卡片达No.950。下午吴家桢、叶云帆君来。锄非之子女患麻疹，症状颇险恶，下午去探视。

4月5日 星期日

昨宵大雨，今日清明，仍有细雨。这几天晚间都觉得有点发烧。今天开始阅《晚明小品文库》第一辑下半册（江进之、屠赤水、汤宾尹小品）。

4月6日 星期一

上午去黄春生药铺诊病买药，据云由于胃部伤食。单次刚君来。下午发冷，夜间又发烧，疑为疟疾。

4月7日 星期二

上午又去诊病。整理串珠卡片达No.1100。近每日仅能作50号，工作甚缓，奈何！奈何！

4月8日 星期三

整理串珠卡片达No.1050。下午昌鲁君来，系十中时同学，已十余年未见面矣。

4月9日 星期四

整理串珠卡片达No.1100。下午赴锄非处，其子女之麻疹已渐痊。赴地方银行访王祥第君，未遇。

4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打开旧书筐，乱七八糟，观之头痛，笔记颇有散失。《叶水心年谱》底稿，书于活叶纸上者，更为凌乱，将其搜集一堆，有暇当再整理之。下午整理串珠卡片达No.1160。刘昌镛君以奔丧返家，道经温州，偕祥第、小同来谈，傍晚始去。

4月11日 星期六

昨日天雨，今朝放晴。上午在家整理串珠卡片，达No.1215。下午赴地方银行访祥第、曹熙二君，无意中晤及鲁师参君，亦八九年未曾晤面，谈话中获悉王芳君已于去冬在沪逝世，十中旧友又弱一人。傍晚返家，接到曾昭燏君来信，闻去年米贴补发390元，合前未领之款已达580

元余元矣，近日手头颇为据拮，希望此款能够早日寄到。今日又发寒热。

4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赴王小同君处，晤及刘昌镛君，谈及温怀瑜君将由昆返温，劝小同出资购卡车作行商，反对此时卖田办工厂。返家后觉身体不适，下午入睡，傍晚始醒，晚间又失眠。整理卡片达No.1270。

4月13日 星期一

整理卡片达No.1300。阅毕《晚明小品文库》第二辑。下午往见聂宁均君，告以贤修来信之意，但宁均决定不赴内地，预备暑假中投考东南联大或浙大分校。返家后继续整理卡片。

4月14日 星期二

天雨，在家整理卡片达No.1400。

4月15日 星期三

天阴，在家整理卡片达No.1470。

4月16日 星期四

天雨，梅雨的季节来了，淅沥不止。在家中整理卡片达No.1530。这几天开始温习日文，从前在清华时曾旁听过一年，现在连字母也差不多忘记光了。

4月17日 星期五

整理卡片达No.1610。晚间赴王小同君处聚餐。

4月18日 星期六

整理卡片达No.1680。阅毕《晚明小品文库》第三辑。晚间有紧急警报（后获悉系美国飞机轰炸日本返衢州），明天为“四一九”一周年，邑人莫不惻然惧日人之再度登陆。今日《温州日报》载中央社17日重庆

电，教部学术审议会关于著作、发明及美术作品之奖金，张宗燧、许宝騄诸人皆得奖，颇自悔年来之无成绩。

4月19日 星期日

整理卡片达No.1730。姬妹携二甥来归宁。妻病转恶劣，心中颇惧。收到吴景荣君来信及曾昭燏君汇款。

4月20日 星期一

今天整理串珠卡片达No.1760，总算将这1000多叶的卡片中登记的串珠，依照新图谱的号数一一更改完毕，嘘了一口气。这一部分最枯燥的工作，总算告一段落，以后的工作较富兴趣，希望能够及早做完。今天自动放了半天假。

4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将论文中Chronological Survey [年代考证] 已写好之部分修改一遍，预备继续写下去。下午王祥第君来，谓地方银行要他写一《永嘉经济概况》，他要我为之代作一篇，允之。王君去后，为之搜集材料，写了大半。

4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将《永嘉经济概况》写毕，约2000字左右。今天是小儿正暄的10岁生日，双屿山李宅、大姐与姬妹送礼来。今天空袭警报有三次之多，人心又生恐慌，加以政府取缔掮客，故货价稍跌。下午将《永嘉经济概况》誊抄一过，预备明天交与祥第。

4月23日 星期四

开始整理Predynastic Beads [前王朝时期串珠] 一章。下午赴民教馆阅书，将《永嘉经济概况》稍加修改，往地方银行将稿子交与祥第。晤及李亦环经理，与之谈及煜光妹夫，拟荐之入银行，据云现下无空缺，即有空缺，总行亦将尽先任用宁绍分行撤退之人员云云。阅《温州日报》，所载22日重庆讯，谓西北史地考察团于21日乘车赴兰州，自己

失去此机会。

4月24日 星期五

继续整理前王朝时期串珠。晚间应堂兄叔翰之约，赴味雅聚餐，宴后返家已9时余矣。

4月25日 星期六

阅《晚明小品文库》第四辑毕，此书系返里途经青田时所购，返里后每值闲暇翻阅数篇，今日始将四册阅完。下午接祥第来信，谓煜光事或可设法，遂冒雨前往接洽，系一合作金库业务主任有空缺，但报酬极微，恐非煜光之所愿也。将前王朝时期串珠之H类登记完毕。

4月26日 星期日

温习日语讲义。下午写了7封信。接到朱庆永君来信，知道汤象龙君已脱离社会学所，殊为可惜。

4月27日 星期一

将前王朝时期串珠之H类排列登记誊抄一过，又继续整理他类之前王朝时期串珠。

4月28日 星期二

本想继续整理串珠，锄非来邀午宴，以其子女此次麻疹极危复痊，故设席召宴亲戚。午宴后赴姬妹处，略述银行位置接洽情形，姬妹以为待遇太薄，旋赴地方银行，婉谢其盛意。返家，温习日文。

4月29日 星期三

继续将卡片依类登记。今日放晴，天气暖和。下午出去散步至中山公园。

4月30日 星期四

将前王朝时期串珠一期之分类索引誊抄一遍，又开始将之登记于图

谱之分期登记一栏中。

# 5月

5月1日 星期五

将日语讲义温习完毕，开始看张我军《日语基础读本》。下午阅陈建民译、Seignobos [ 瑟诺博斯 ] 之《古代文化史》。傍晚地方银行李总经理来，偕往施德福家中晚餐。餐后闲谈，施先生询及在英游览古迹情况，出示Stonehenge [ 斯通亨奇 ] 之照片，谈至10时许始告别。

5月2日 星期六

上午整理旧日记。下午身体不适，睡了一会儿，起来后没有精神做事。阅英文小说Jane Austen, *Pride and Prejudice* [ 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 ]。暄儿的月考成绩来了，国语欠佳，教他此后要特别注意，自己亲自教他两课。晚间得曾君来信及汇票。

5月3日 星期日

整理前王朝时期串珠，将各类总数加起来，用算盘算了半天。开始写作前王朝时期串珠一节。妻病加剧，卧在床上呻吟，使人心中很不安静。

5月4日 星期一

上午赴邮局领款。下午延医师林东湖诊治妻病。阅毕陈建民译、瑟诺博斯之《古代文化史》（pp.1-278）。晚间温习日文。

5月5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中整理卡片，将E.D. [ 早王朝时期 ]、P.D. [ 前王朝时期 ] 之物分出，以观其与后期之同异。沈炼之、徐奎二君来谈。沈君现任职福建省立研究院，请假返里数日。徐奎君谈及永、瑞二县交界处，曾发现一类似崖墓之古迹，其中有六朝时古物，其一有大明年号，颇希望能有机会与其同往参观。下午上街购物，见童子军数队赴公共体育场，作检阅之预演。

5月6日 星期三

整理卡片，开始写作前王朝一节。阅Jane Austen, *Pride and Prejudice* [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 (pp.1-336)。

5月7日 星期四

上午整理前王朝卡片，身体稍感不适。下午出去，至地方银行访王祥第君，请假回里未返；赴公园路访陈继严君，后与陈君夫妇同至中山公园，参观露营童子军之生活。晚间温习日文。

5月8日 星期五

上午单次刚君偕潘怀素君来谈，旋同往访姜伯韩君，四人又同赴西郊上横街叶筱甫先生处，单君招待午餐。饭后同出西郊，至瓯浦垵访东瓯王墓，系道光年间重修。返家后，秀钦来通知明早前往其家上坟。

5月9日 星期六

上午至锄非处，知上坟改为明日，以星期天较为方便也。于是妻先归宁，自己在家整理卡片，写作关于前王朝时期串珠之质料。傍晚偕锄非及小孩儿们赴双屿山。

5月10日 星期日

晨起时曦光透薄云而出，以为今天是好天气，打算上坟以后，再到仙岩及头陀寺去逛。一只大号游船，载了三十几个人。船抵竹屿乡社畚时，已是中午，上山祭坟、植树。这时忽下起雨来，越下越大，抵头陀寺时大家都不上岸去玩了。返双屿山时已天黑。晚餐后，与戴涵兴表叔闲谈。戴家与瑞安孙家系姻亲，其家中藏有孙衣言、诒让父子之手札数十通。据云，其先人每往访孙诒让，偕往书室谒见孙衣言，诒让即侍立父侧不敢坐下，盖世家殊重礼数也。

5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由双屿山偕同小孩子们返家。下午施德福先生偕艺文小学校长来，约星期天在艺文英文夜班中讲演考古学。温习日文，阅《日语基础



读本》至第30课。

5月12日 星期二

身体不舒，胃病又发，在家整理卡片，工作进行甚缓，以精神不佳也。

5月13日 星期三

身体不适，赴黄先生处诊病。阅小说《醒世姻缘传》三十回。

5月14日 星期四

继续整理卡片。下午赴地方银行晤及王祥第君，将昨天所作好之刘次饶氏挽联交之，稍加修改即可送去。“观学东瀛主讲中山尽瘁教育事业，桃李成荫遍六邑；远淑水心近师仲容兼工经术文章，遗篇满筐足千秋。”晚间赴施德福先生处，将照片用幻灯放射到布幕上，以光线过弱，成绩不佳。

5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赴籀园图书馆阅书。下午单次刚君来闲谈，久坐不去。晚阅读《日语基础读本》至第32课。闻金华又吃紧，市面销路稍滞。

5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又有警报，机声隆隆过境。继续整理前王朝时期串珠。下午赴籀园图书馆阅书。

5月17日 星期日

工作进行甚缓，殊为着急。下午海关职员蒋仲恩君来，谈及瓯海关近况，谓现添分卡三十余处，内外班皆需人。阅《醒世姻缘传》。

5月18日 星期一

终日大雨。昨宵睡眠未足，精神不佳。阅《醒世姻缘传》至百回，全书已毕。下午继续整理前王朝时期串珠。晚阅读《日语》至34课。

5月19日 星期二

浙东又行吃紧，闻日军离金华仅90华里。温州方面又起恐慌，闻此间当局已行扣船，预备必要时即行撤退，三十三师扣船30艘，其他各机关亦均在西郊码头吊扣船只。父亲也有点着急了，令家人收拾细软，预备必要时避居乡间。又问我能否去池底租定一间房子，以便分散开来避难，不必都聚集在东庄。自己帮助整理衣箱，安置隐蔽处。下午出去，晤及王祥第君，据云天台已失守，地方银行已将抵押品退还人家自行保管，又于今日疏散行员家属，令之避往丽水，行员则分别自行认定随行内迁或留职停薪，俟紧急时再行处置。由王君处出来后，途中遇及赵恕君，据云天台虽已失守，但日军目标在金华，温州目前或无碍，金华至永康公路已遭破坏，云云。晚间温习《日语》至36课。

5月20日 星期三

将前王朝一期之卡片整理完毕，草稿已写好，现拟加入参考书材料写成定稿。时局较昨日稍松，但仍紧张。晚间温习《日语》至38课。

5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刘昌镛君持其祖厚庄先生行述来，为之斟酌更改数字。又同赴世美巷刘景晨（冠三）先生处，未遇。归途遇警报，避资福山中，俯视城区，店舍栉比，不知此城市之命运如何？亦能逃此浩劫否？今日浙东战局又失利，闻东阳、义乌皆已失守，日军已逼金华。下午刘君又来，同往仿宋印局，接洽印刷其祖讣闻及行述事。后同赴地方银行，晤及王祥第君。闻瓯江口有日舰5艘，中午敌机在瓯江口视察，云云。又与刘、王二君同往第一桥访赵恕君，正在收拾行李，已接电报命令赴青田，坐谈至傍晚始返。晚间，自家亦收拾细软，预备必要时避居乡间。

5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将《日语基础读本》首40课温习完毕，关于日语之基础语法已大略完备，以下为选文，可以选择试读一二。今日消息，永康已失守，永嘉已预备疏散物资及人口，家中拟分开疏散，拟赴池底租一所房屋。

5月23日 星期六

赴地方银行，晤及王祥第君。据云，缙云、景宁已发现日军，昨晚瑞安飞云江有日军小汽艇开抵码头，时局甚紧张。晚间将论文材料装成一箱，预备藏隐僻处。一连几天不能坐下来写作，奈何！奈何！

5月24日 星期日

今日放晴，永邑避难往乡间的渐渐增多。据闻，永康日军已退出，其他无大变化。

5月25日 星期一

今日胃又不舒服，没有精神做事。上午阅老舍《小坡的生日》。下午黄云畴君来访，此君亦六七年未见面，闲谈别后情况。然后同赴小高桥王小同君处，晤及昌镛、祥第二君，彼等正在开清明化学工厂股东会，筹备开设工厂，股本40万。今日消息，日军已近金华，离城仅20里，又永康日军进侵武义，桐庐已失守，日军进攻建德。

5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黄云畴君来谈，询问内地情形，是否能找到一大学讲师，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告以内地各大学现下极缺乏师资，允许代为设法，黄君开一履历给我。黄君去后，自己誊抄前王朝串珠初稿。下午张公侠来。据云金华昨晚已沦陷，丽水亦吃紧；日人传单有“炸平丽水，会师衢州，还我温州”之语，建德亦已沦陷。公侠去后，继续誊抄英文稿。晚间妻秀君谈及七七事变以来历年避难情形：上海战事发生后，尚卧病在床，乘轿至双屿山，阴历七月初九前往，中秋后始返城；次年（1938年）以敌机时来，又于正月间避居东庄，二月始返；旋于阴历四月二十七日又避居上戍，时日机炸温邑甚剧，十中即毁于此时；避庄上戍四十余日又返城；翌年（1939年）五月又避居东庄月余，前年（1940年）未曾避居乡间，下半年身体稍佳，几每日携子女疏散双屿山，晨往晚返；去年（1941年）四一八事变，先往双屿山，后转东庄，郡城收复后始返城。

5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将已写好的论文前王朝一节誊抄完毕。下午拟继续工作，加入参考资料，忽闻隆隆声连续不断，大家如惊弓之鸟，疑心是炮声，但是

天上乌云密布，又似乎是雷声，疑惑不定，便跑出去打听消息。后经打听，确为雷声无疑。晚间温习《日语基础读本》至第45课。

5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将论文材料收集一小手筐中，又在旧藤箱中整理从前之信件及卡片。下午2时许，忽闻空袭警报。少顷，日机即在上空，小孩子刚从校中回来，便即躲入防空室中。日机4架，低飞盘旋，机声隆隆，投弹声轰然数响，或近或远，又闻乒乓之机枪声。大家慌张，不知是否掩护登陆。少顷，机声消沉，知己飞去，乃出防空室。吾们刚缓步向正厅中走，忽闻大姐嚷道：“光弟（正寅侄）被弹片打伤了”，大家被吓得一跳，把他扶进寝室，将血渍拭净，听他自己诉说，才知他躲避在松台山附近民房中，房屋遭炸倾圮，压在下面，幸仅耳壳损伤，听觉稍受影响。警报解除后，领之至白景德医院，施德福医师云内耳并未受伤，乃将血渍拭去，贴上棉纱及软膏。时医院中送来重伤者数人，妇孺皆有，为状极惨。医院门口即遭一弹。晚整理行装预备明日避居乡间。上床少憩，妻来唤醒，谓传闻日军已在瑞安登陆，父亲已出外雇船，乘夜避难。少顷，父亲返家，谓船只或被预雇定或被征公差，毫无办法。后秀源来，谓其家中将派船来接，遂将行李及日用家具整理完毕，又将小孩唤醒。等了许多时候，船始开来，将应用什物搬上船，便冒着大雨登船，连母亲及女仆一共6人，大家惧怕空袭，催促船夫从速起碇，使劲划船，船到小南门外才嘘一口气。这时大雨如注，前后舱没有篷遮盖住，便是坐在有篷的中舱，我们也打开伞来遮雨，积水更深，水沿着船舷下来，东西都浸在水中。船到双屿山后，天已亮了，雨仍不停，将东西运上岸，打开一看，衣服棉被都浸湿了。

5月29日 星期五

昨宵一夜未睡，今天补睡了一个上午。秀庵与陈卓然君自梧垵来，谓温行将撤退，行中已将文件及人员在西郊上船，下午即离温。午餐后，秀庵、卓然去梧垵，将东西搬回家。今日上午一次、下午两次空袭警报。傍晚，秀庵回来，谓情形稍安定，江口日舰退去数艘，温州暂不撤退，愿请假者停薪留职，其余仍照常上班，惟办公时间改为下午3时以后，晚间即在船上睡觉。

5月30日 星期六

闻金华、龙游均已失守，日军进逼衢州。下午进城，返家一视，家中只剩父亲，大姐与正寅侄3人，大哥送家眷下乡未返，姬妹适归宁在家。据闻江口日舰又开来数艘，时局仍紧张。返双屿山，在锄非房中取下“二十五史”二册，预备阅书。妻以前日劳顿，头痛又剧，今日下午卧病在床，晚间不能入睡。

5月31日 星期日

上午补记前三日之日记。此间有人自城中来，谓昨晚传言有便衣队混入城中，今晨避往乡间者增多。开始阅陈寿《三国志》。下午与涵馨表叔闲谈。晚餐后，与秀庵、锄非等坐船进城，闻江口日舰开去数艘，仍停有数艘，城中晚间市况极萧条，大部分店铺闭门不做生意。

# 6月

6月1日 星期一

阅陈寿《三国志·魏志》卷二至卷三。闻坎门日军仍未退，谣传乐清亦有登陆。下午，大家正在闲谈，忽闻空袭警报，少顷即闻机声，我到锄非楼上来看，在楼梯上即闻轰然投弹声，由楼窗外望，东门外冒上一股轻烟，日机仅一架，在上空打一回旋，又投下二弹，大约在城区五马街一带，后又在西郊（后来知道是江心寺）投下一弹，然后散放传单，由飞机尾上轻烟似地散落下来。日机去后，3时许警报解除，与涵馨表叔及锄非一同进城，五马街百亨对面，炸毁数间，死一人，伤数人；晏公殿巷地方银行后面，厚丰洋布庄落一弹，死二人。返家，仅大姊在家，父亲与正寅侄外出。出来至木杓巷，偕同锄非返乡。

6月2日 星期二

今晨城区避难乡间的又增多了，双屿山又搬来几家。阅《魏志》卷四、五。下午闻日军曾在乐清清江渡登陆，旋即退返船中。

6月3日 星期三

晨起，闻炮声隆隆自江口来，人心又起恐慌。阅《魏志》卷六、七。

6月4日 星期四

上午城中有人来，谓昨日下午江口日舰均已他往，局面已稍宽松。阅《魏志》卷八、九。此系开明“二十五史”版，字体过小，尤其是注释小字，颇费目力。下午返城取阅书用放大镜，乘便带点角黍及炸虾给父亲。传闻今日午后，日军在平阳金乡登岸，衢州已失守。由家中出来，即坐船返乡。

6月5日 星期五

阅《魏志》卷十至卷十二。今日昼间三次警报，夜间10时又有警

报。据闻，今日下午临海轰炸，有燃烧弹；瑞安有日舰开炮，平阳镇下关日军登陆。

6月6日 星期六

闻昨晚衢州、丽水、青田皆有警报，日机曾炸丽水。阅《魏志》卷十三至卷十五。

6月7日 星期日

阅《魏志》卷十六。翻阅《萧伯纳全集》中 *Widow's House* [《鳏夫的房产》] 一剧。闻衢州方面日军已近县城。

6月8日 星期一

阅《魏志》卷十七至二十。上午闻警报，躲入后面旧屋中，看见飞机在梧埏空中盘旋。下午又有，懒得出去，坐在室中由窗口外望，见日机二架，在永昌市空盘旋，射击机关枪及散放传单，看见纷纷飘向瓦窑一带。日机去远后，不等警报解除，便出来捡拾传单，与1日所散传单字句完全一样：“日军十万已经登陆了温州，对于你们良善的百姓，决不危害，所以你们要协力日军，放心的就业才好。”后面署“日军最高指挥官”。警报解除后，有人从城中出来，谓日机曾投燃烧弹十余枚，仅有一处着火，在瓦市殿巷口。傍晚与锄非由大南门进城，在五马街看见一枚落在街心未炸的炸弹，又看见人行道上的机关枪痕。回到家里，父亲因事外出，遇到大姊。出来看见仓桥行宫及马槽头二处未炸的炸弹，有巡警看守着，并用绳索阻拦行人，不准入内。瓦市殿巷口玉林斋纸号后面，焚烧一座洋房，余火未熄。返家，取出几件夏天要穿的衣服，父亲已回来，一同进晚餐。父亲拟将箱笼运些下乡，怕日军又投燃烧弹。后至南门外，乘小船返双屿山。

6月9日 星期二

上午本拟与锄非一同赴瓯浦垟，因天气过热，临时打消，只出来登仁王山。在山巅举目四瞩，天朗气清，万里无云，稻田一片葱绿，真是锦绣山河。这时忽听空袭警报声，接着便闻机声，连忙下山，至山麓三港庙中躲避，镇定下来才知道，刚才听到的机声，原来是河中的小汽船

发出的。但是不多一会儿，日机二架来了，在市空中打了几个圆圈，连续丢下七八个炸弹，看见城中落弹处冒着灰尘，犹如烟雾。日机去后，乃返李宅。傍晚与锄非进城，母亲也要回家一视，便乘船进城。瓦市殿巷康乐小学，大门紧闭，听说仅厨房中一弹，未曾爆发。朔门海关，炸去一隅。返家后听父亲说，已将前楼存放箱笼，搬到后面谷仓间中存放；自家后面，三官殿巷陈春记，亦中一弹；自家门前墙上被飞石击破一洞，地面亦有一小洞，不知道这飞石是由飞机上下来抑由他处被炸后飞来。我劝父亲明天到双屿山一避，母亲一同下乡暂居，饭后至南门乘船返双屿山。阅《魏志》卷二十一。

### 6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双亲自城中来双屿山。今日逃避的人更多了，大家都预期今日日机又要来轰炸。不久，果然又有空袭警报，至楼上外望，见4架日机在城区连续投弹，大部分落在东郊，也有几个落在城中心，其中二处燃烧弹，一处在五马街，一处在东门外。警报解除后，闻县前连中6弹，几成一片瓦砾场；五马街锦纶号、百亨、正丰和及博瓯楼，遭弹焚烧；东门连中数弹，一防空洞直接中弹，死伤数十人。午餐后又有警报，幸不久即解除。阅《魏志》卷二十二。

### 6月11日 星期四

这几天都在恐慌中度日。昨夜及今晨，城区搬往乡间者络绎不绝。上午父亲步行来双屿山，由小南门至双屿山，船夫索价10元，所以父亲负气不坐船。少顷，正寅侄及祖谦甥亦来。因为昨日下午有军队通信班来找房子，今日搬进对岸丝光厂去住，大家觉得这里并不安全，又拟迁居。与父亲商酌后，即偕赴梧埭往访秀庵，拟一同至池底一视，如果仍有空房，即拟今晚搬去。秀庵谓不必预往接洽，明晨可直接搬去居住。午餐后返双屿山，中途又有空袭警报，抵李宅时已发紧急警报，少顷即闻机声，今日有飞机4架轮流投弹，一处起火，或谓即在仓桥，父亲大起恐慌。警报解除后，即与锄非等一共5人，结伴进城，过吴桥后知系打绳巷口起火，我一人先返李宅告诉父亲，以免惊慌。至时，父亲已乘船进城。在家中补记这三天的日记。阅《魏志》卷二十三。

### 6月12日 星期五



今日上午微雨，虽有警报，未有敌机。父亲与正寅侄来双屿山暂避，下午仍返城。母亲赴东庄。这几天接连投弹，今日才得休息一天。自己胃病又发。阅《魏志》卷二十四、二十五。

6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起身后，天朗气清。惧日机之降临，上午父亲带着姬妹家中老小，来双屿山暂避，下午即去。下午有警报，但未有轰炸。阅《魏志》卷二十六、二十七。

6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父亲偕寅侄来。今日有警报，但未闻敌机。下午父亲与他们打麻将。自己阅书，将《三国志·魏志》阅毕，共三十卷。

6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地方银行搬来双屿山办公，与他们应酬一会儿。今日下雨，上午有警报。三天没有敌机投弹，人心稍安，但传闻瓯江口有敌舰二十余艘，仍有登陆可能。这半个月，扰乱不安，父亲怕燃烧弹，将文契等物及自己论文所用卡片，都携来乡下，但自己没有闲心整理。阅《三国志·蜀志》卷一至卷三。

6月16日 星期二

阅《蜀志》卷四至卷八。地方银行仍来双屿山办公。下午母亲由东庄回来，将去年寄存在东庄的家具取回。父亲在这里住了两天，今天下午才回去。后天便是端午节了，昨天自家在双屿山做粽子，今天送一部分进城。晚间为臭虫、蚊子所苦，一夜不曾安眠。

6月17日 星期三

这几天人心稍为镇定，闻昨天有些人家已由乡间搬回城里去，地行今天也不来双屿山办公了。阅《蜀志》卷九至卷十五。

6月18日 星期四

今日是端午节。午后返城，晤及煜光堂兄。据云前晚刚返里，路感风寒，身体发烧，此次由金华搬退、返里，路途辛苦备尝，在浦城曾遇到轰炸数次。

6月19日 星期五

与锄非同至梧埭，邀约秀庵一同赴慈湖南村，又至南湖邀立人，四人一同坐船至南湖，已将近中午，大祥由济时中学回来没有几天。午餐后作雀战。晚间11时始进晚餐，饭后一会儿即睡。

6月20日 星期六

早膳后即起身返双屿山，邀大祥夫妇一同前往。此君比我更为沉默寡言，在陌生人家局促不安，傍晚便要回去，勉强留他一晚。

6月21日 星期日

大祥在锄非的房中看画报，自己阅Bernard Shaw, *Mrs. Warren's Profession* [萧伯纳：《华伦夫人的职业》]。下午大祥又要回去，恰巧下了大雨，勉强留他再过一晚。下午涵馨表叔自城中来，谓城区小学受令于明日复课。

6月22日 星期一

送了大祥回去，自己与锄非领率几个小孩子进城，康乐小学定明日复课，每天晨间6时至8时，下午则4时起。这十来天，日机未来轰炸，人心稍安定，但是时局仍在混沌中，日军随时可以登陆，或由金华南下。返家后，将自己的寝室打扫干净，预备明天搬回来。下午与锄非一同下乡。闻日军已近丽水，又闻温邑至丽水之长途电话已不通，不知确否。

6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补记这五天的日记。传闻丽水已失守，地行有电话给丽水总行，未得回电。下午本拟进城，因为天雨，只得延期一天。今天有空袭警报二次，时局又趋紧张，不知前途如何。阅《三国志·吴书》卷一和卷

二。

6月24日 星期三

阅《吴书》卷三、四。上午地行吴会计将家眷搬来双屿山，因事前未接洽妥当，临时将我所住侧厢让给他住。下午进城，至地行晤及王祥第，谓明日将返平阳。返家，大哥一家已于前日搬回，现下风声又紧，或将再行下乡。城区小学，又行停课。铮儿仍在家中预备毕业考试。今日丽水情形不明，闻昨日日机两次来侦察，曾至枏溪、碧莲，日军或企图由此道来温欵！傍晚仍下乡。

6月25日 星期四

今日整天下雨，本拟进城，只好延期。阅《吴书》卷五至卷九。

6月26日 星期五

今日仍是下雨。闻丽水确已沦陷，一说丽水有日军1500人，一说仅有500人，并谓已扣船30艘；昨晚城中甚惊慌，下乡又增多，谣言甚多，或谓青田已发现日军，风声鹤唳，使人不安。下午返家，将铮女领回双屿山，顺便将应用东西搬一些下乡。阅《吴书》卷十。

6月27日 星期六

昨天木匠修理房子，今天用绿纸将整个房间装裱好，又清洗地板，晚间将床铺搬进去。阅《吴书》卷十一。

6月28日 星期日

将新房间布置好，避乱时能得此种房间，亦殊惬意。铮女进城打听，校中仍未上课。阅《吴书》卷十二至卷十四。

6月29日 星期一

阅《吴书》卷十五至卷二十。避难下乡，刚及一月，只阅了一部陈寿《三国志》附裴松之注，整理论文及温习日文搁置一边，令人着急之至。连日阴雨，今天放晴，天气骤热，两个孩子进城回来，谓城中谣言

仍盛，传闻日军以江水过盛，停几天即顺流来温。

6月30日 星期二

开始重读《史记》，阅毕《五帝本纪》。下午传闻日军已开始由丽水撤退，仅余数百人，在丽水所掠夺的物资已运往金华，云云。

# 7月

7月1日 星期三

晨间传闻丽水日军已完全撤退。写了几封信。阅《史记·夏本纪》。

7月2日 星期四

上午拟返家，第一次空袭警报解除后，正预备好船只启碇，第二次警报又来，接着是紧急警报。已经二十多天没有轰炸了，大家稍为镇定，但是也只好先上岸。日机来了4架，投下30多个炸弹。解除后，有人说仓桥街也有一处着弹，心中甚为不安。中午大雨如注。下午与秀庵、锄非进城，县前头又着弹，沙巷及山边小庙皆中弹，死伤数人，又至本杓巷，锄非旧居处亦遭弹半毁，张宅死4人、伤数人，路上亦死4人。返家一视，父亲下乡去了，劝母亲明日偕父亲来双屿山一避。傍晚仍回双屿山。阅《殷本纪》。

7月3日 星期五

上午煜光堂兄领着锦锵侄来，至锄非楼上闲谈。由楼上下望，见双亲偕姬妹及锦泮侄来。一会儿警报来了，双屿山李宅满是避警报的人。今天虽来了两架日机，投了几弹，皆在江北岸，后来听说是罗浮梅园汽油站。阅《周本纪》。

7月4日 星期六

今晨双亲由城中来。晨间又来4架日机，在市空盘旋，投号二十几个炸弹。中午有人从城中来，谓周宅祠巷礼拜堂附近，投下七八个炸弹，城西教堂也中一个炸弹，五马街大戏院及海坛山下大艺文都曾中弹。下午与锄非一同进城，至中央大戏院一观，舞台直接中弹，幸全部建筑系钢骨水泥，故下层尚不受影响；相邻之吕宅亦中一弹，房屋已全部倾覆；打锣桥公安局附近亦有一弹，未曾爆发；木杓巷又连中数弹，弹穴甚深。木杓巷张宅老太太今日出丧，闻前日遭难，死状甚惨，本已避居乡间，因其媳妇返里故早一日进城，日机来时正在正屋，以机声甚

响，惧而避入菜园旁小屋，不图竟遭炸毙，此岂即所谓命运欤！返家，将房间中床、椅、几、书桌、妆台运往乡下，与妻收拾了一会儿。晚餐后下船返乡。

7月5日 星期日

今日又有轰炸。中午，大姐派人来报告，说自家门前店铺中了数弹，家中亦遭影响，玻璃多碎，但损失不大，叫速派人进城帮助。即伴着父亲进城，进城后，岸上静悄悄地像一座死城，登岸后，即见前面已成一片瓦砾场，深藏在店铺后面的自家屋子，这时已完全显露出来，幸尚完整，但是栅门已被毁，门台门也堆积着瓦砾及破椽栋，天井中破瓦片颇多，厢间及正间颇有被震倒者，玻璃片各处皆是。看见了大姊，我说这次受惊了，大姊与几个邻居躲在防空室中，正中侄则在谷仓中。日机在自家门前连投数弹，附近一连投了十来个弹。日机去远后，大姊出来，正中侄躲在堆着棉胎的桌下，用棉胎将自己紧包着，一同出来则见自家门户洞开，门前瓦砾场中已有六七十人在那里翻捡东西，有几个人已走进自家里来，看见家中有人，只好搭趣说：“你们几个人还在家里吗？”便退回去。被瓦砾堵住的大门已不能关闭，栅门则已打碎，只好锦屏关闭，用栏靠凳堵住。日机又在头上，只好退回防空室中，一直等到警报解除才再出来。大姊说这回吓够了，明天也要躲避一下子。到楼上一看，东邻达康住宅及温州大戏院皆曾中弹，门前炸毁了八九间店铺，自家未遭波及，总算万幸。族人及亲友都有来慰问。门前店铺都是自家的产业，便叫工人将炸毁的木料，搬到家中。又将家中未遭震毁的玻璃拆下，拍几张照片，须取几件家具，押送返乡。坐船再行进城，已是夜深，将箱笼及锡器等搬了一船再行下乡，已近天亮，整个晚上没有睡觉。

7月6日 星期一

昨天整晚没有睡，今晨稍寐，醒来时避警报的人都已来了。9时半警报又叫，日机4架，投了十来个炸弹，南门外虞师里，朔门岭背，东门及西部都曾中弹，这些都是城郊，留在家里不疏散的人较多，故死伤者不少。今日整天精神不佳，晚间沐浴后即睡。

7月7日 星期二

今日又有警报，日机过境，轰炸瑞安东门及陶山。下午母亲进城，又搬些东西下乡，惧在城中遭炸毁也。晚间搬到11时许始睡。闻日军已抵青田海口。

7月8日 星期三

今日又有警报，日机仍轰炸瑞安。下午母亲将一部分箱笼搬往南湖。晚间风声又紧，闻日军已越青田县城而抵温溪，永嘉电报局、海关已行疏散。看来日军有进占永嘉之企图，沦陷或在日内，不知将来永邑命运如何？为之悚然。

7月9日 星期四

晨间，避居此间之地行吴会计家眷等皆向他处疏散，以双屿山离城过近也。闻昨晚城中已有通告，劝令人民疏散；公安局巡警改穿便服，仅外穿一件操衣，以便随时可以变装脱逃也。晨9时半，又有空袭警报，闻仍飞往瑞安轰炸。谣传下午3时如有警报，即为日军登陆，等到3时半，食年糕当点心，以为今天可以挨过无事，谁知道到4时半又有警报，只有一架侦察机，飞行很低，在东郊投了4个轻磅炸弹，大家以为是掩护登陆，幸不久即警报解除，大概日军登陆只是迟早的问题。父亲今日没有来，母亲则于昨日赴南湖未回。晚间9时许，忽有长声警报，历时十余分钟。这是表示日军将行登陆，警报机最后一次的执行任务，过后即行拆去。这惨厉的警报声，越发使人心慌。将东西搬运好，又弄到夜半始睡。听由城中逃出的人说，日军仍未登陆，但大约为日内事。闻姬妹一家已于今晨避往永嘉。

7月10日 星期五

晨间母亲来，父亲与正寅侄亦来，城中各机关均已疏散，人民亦大半疏散。昨宵骤雨，今日阴晴靡定。上午日机又来，以警报机已拆毁，故日机临市空时始知之，但似为侦察机，飞行甚低，未曾投弹。中午闻炮声。下午又有日机前来侦察，并投燃烧弹，幸均未起火，大家猜想是掩护登陆。傍晚时，正想进城，有人从城中来，谓曾看见一小队兵，约十余人，另一人则谓听闻中山公园及公安局门口均有兵士驻扎，公安局门口者且入内将充公之麻将牌丢与小孩子玩。大家猜想，这些一定是伪

军及日军，但是有些惊奇日军竟能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来，仍是半信半疑，后来又有人从城中来，说压根儿城里没有一个穿军装的人，不要听那些谣言。我们便乘船进城，城中街市甚静，店铺多紧闭着门，只有寥寥几间店铺开着，府前模范小学旁的理发店有一硫磺弹，虽已炸开，未曾起火，只是墙前及地上满是黄色的炸药。返家后再出来，路上行人稍多，店铺大部分将货物疏散到乡下。下船返乡，听说伪组织已委任温州行政长官，又谓松台山寺僧看见一小队军队上来，以为是日本军，即举太阳旗，谁知道仍是我方军队，当被认为汉奸而刺毙。闻七都灵官地方日军已登陆，城中米铺关门已二日，秩序恐难维持。

7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有日机来侦察。下午又来，并投弹三四枚。傍晚听说日军已抵江北岸罗浮，另有一支则赴天长岭至郭溪，或谓连城中都有日军人马。晚餐后，与秀庵、锄非等进城，城中情形较昨日更为惨凉，店铺仅南门外尚有数家开着，城中几完全关闭，仅有摆摊售卖零食者。由大南门进至五马街，前几天尚是入夜灯火辉煌，今日下午竟变成一座死城。至家中取米及应用品，大门被炸后受震破裂，今日下以风过大竟以倾覆。据父亲云，仓桥口及筒巷口，今日皆曾中一弹，日军百余人已在江北岸，由朔门及东郊可以隔江看见旗帜，但江船都已扣在江南岸，恐至明晨始能渡江。由家中出来，沿着大街出城，沿途仅有寥寥几家门口有人坐着乘凉，适值满天浓云的黑夜，路上只有摆摊的菜油灯及门口的三官灯，在黑暗中露着微光，好像黑天的几颗星星，路上行人冷落，人影憧憧，犹类鬼魅，景况真是凄惨。至张皇坦下船，天已下雨，忽然由黑暗中划来数十空船，争先恐后地向乡下划去，一面嚷着说日军已到小南门，看见十几个穿皮鞋的兵，大概是由郭溪一路来的日军，船夫怕捉差，都拼命地划回乡下去，船桨如飞。我们也连忙下船，心中想，温州便这样沦陷了吗？黑暗中向城区一望，似乎空中有探照灯一亮一暗。返双屿山后，叫他们留心门户，少顷有人回来说，碰见十几个军士驻扎在小南门桥，检查行人，将他一个藏着衣服、钱币、戒指的小包没收了去，他说那些军士有点像伪军，只开口说“诺！诺！”“去！去！”不说旁的話，大概是和平军冒充日人，但也或许是前面退回来的散兵。大家越发惊慌，连忙整理东西。



7月12日 星期日

昨夜大雨，今晨仍大雨如注，城中消息隔阂。据云驻在小南门的那十几个军士，已阻止行人及船只往来乡间。谣传莠民有抢掠之企图，人心惶恐不安。又谣传昨夜日军大批进城，但城中来人则谓城中仍无军队，小南门之军士隶属不明，禁止行人出城，下乡者只得由大南门出城。晌午，听说慈湖及交尾堡皆驻有日军，系越桐岭而来；另一传闻则谓交尾堡日军百余人，由青田经瞿溪而来。少顷，关于交尾堡之消息更多，抢掠富家什物，分批搬运，妇女有被掳关禁于祠堂中者。下午有人来说，晨间日军前来时，只身逃出，妇女亦分别散出，后未集中，未知有落入军人手中否？家中箱笼均遭打开，无锁匙者遭破坏，家中暗楼均被寻到，并述及妇女逃难之惨，大雨中在田岸上蹒跚而行，有抱小孩者周身是泥，电烫之头发被雨打得不成样子，不能再逃时只好坐在田畔哭泣，劝此间趁早疏散妇女。但此间狂风正烈，水浪势盛，且李宅须有相当时间整理行囊，晚间又惧土匪，故决定明晨再行疏散。秀君这几天劳顿极了，遇此打击，容颜憔悴，有类久病，并惧来此间各物遭劫，我只好劝她宽心。晚间扶乩，谓明日下午日军将来此间。少顷，忽有谓交尾堡日军已抵利前桥，要立刻疏散，妇女惊慌失措。后来知道是有十余军人，由城内赴利前桥，心中稍宽，便连忙将东西收拾好，依枕小卧。

7月13日 星期一

晨间3时许即起身，风雨依旧不停，早餐后将母亲、妻子、儿女送下船，与李宅二房同往池底。时天已鱼肚白色，风静雨停，回房拟稍睡，已6时许，朦胧中忽闻日军已来，即行惊起，连忙与锄非逃出，窜入田中，直至庄头三港庙，途中见日军由三板桥渡河，登仁王山岭眺望。本拟赴龙方桥，但有庄稼人向我们站立处逃逸，谓彼处亦有日军捉差。我们便先回来坐下休息，忽闻日军敲门进来，锄非逸出，我壮胆留下未走。少顷，一日军率一勤务兵，前来询问“老酒！老酒！”我答以“不知道”。他又问“钞票！钞票！”我摇头说“没有”。他便举杆示威，我镇定地站立不动，他也便放下杆子，只叫“老酒！老酒！快！快！”我叫李宅二房仆人替他去找，自己便退回屋中坐着。日军在李宅各处找寻，毁锁破门，翻箱倒笼，拿着两把菜刀示威，叫四五农民替他搬东西，我坐在老屋中不动，最后他又来了，喊着“来！来！”我只好跟着他，回首向李

宅正屋去，我看见那儿堆着四把椅子，一笼鸡，一篮牙膏、香皂、西药等，一顶珠罗帐，一床棉被及枕头。这时大雨如注，我便拿起棉被将头遮盖着，送到仁王山下一家人家门前，那个押运来的兵士叫将东西放下，喊“去！去！”我们便冒雨回来，一身衣服都淋得湿透，更换干衣服后，去看遭劫的房间。由窗中外望，见日军在山上建筑工事，恐将久驻此间，奈何！奈何！

7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乘船进城，家中父亲及正寅侄均平安，日军曾敲门，见无人答应即行他去。城中店铺几皆未开门，菜场中仅有茄子、子带豆，东门及蛟翔巷有肉出卖。路上行人寥寥不见，日军甚少。小南门桥北有一小排日军，一兵站岗，或加检搜，行人须向之鞠躬，有时亦还礼。桥上堆有椅、桌、木柜等物，以作障碍，仅容一人通过，以防游击队之突袭也。只身出城返双屿山，闻今晨日军来四五次，取去藤铺、蚊帐等不少物品。

7月15日 星期三

晨间与耀卿岳叔乘船赴西洋底，先至张儿蓬晤及李宅避难家眷，略告双屿山情形，午餐时有日机至江口投弹。下午赴池底，家人皆平安，惟患病之妻，已数夜未曾合眼。下午池底传闻，日军已乘船前来，避居池底者达六七百人，大部分为妇孺，闻讯秩序大乱，虽有船十余只，几无法上船，后来才知道完全是谣言。然秀君已以受惊几致昏厥，幸赖喝姜茶以提神。晚在池底过宿。

7月16日 星期四

今日在池底，妇女晨间即退往张岙。连日睡眠不安，今日上午及下午皆补睡数小时。中午有日机数架赴江口投弹，闻华军已反攻。傍晚返双屿山，经梧埭时闻其处有平民被日军击毙十来人；至修音潭闻上乡今日有接触，慈湖有华军多人由岩头越山而来；城中维护会已组织完竣，皆为不重要脚色，无号召能力；城中戒严，时常禁止人民通行，云云。抵双屿山，停棹前排，黑暗中由田间小径返李宅。据闻此间日军现仅有十余人，移驻仁王宫，昨日曾来李宅数次，取去应用家具及什物；又有

城内宪兵来搜米，今日来二次，皆仅一人，第一次拉人代搬家，第二次则拉人代搬抢来之物。

7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有二日军由门进来，先至灶房，后进秀钦房中，取去衬衫两件，又索香烟，未遂。余试询以：“あなたはにほんじんですか[你是日本人吗]？”彼瞠目不答，少顷反问我：“你也懂日本话？”旋索茶，喝了两杯，即由后门出去，船即停在埠头，有二温州人被拉差为之划船。下午无事。晚间锄非由西洋底来，据云昨日有华军至慈湖，今日至霞坊，企图反攻；上河乡灰炉等处，亦闻枪炮声。今日维持会出布告，谓自晨间7时至下午7时为通行时间，可以自由行走。会长杨金星（杨春记药号老板），副会长凌宾如（徽州旅馆账房）、蔡彪（青帮首领）。

7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有二军人至李宅老屋搜索。老屋有暗楼，旁置一梯，为妇女隐匿之用，此次因日军突然出现，妇女不及上楼，即避匿他处。日军上梯搜索，在衣箱中搜去包金手钏及戒指；又至新屋，爬上满是蛛网之中间暗楼，开箱倒笼，整整地搜索了一个上午，后由谷仓间下来，拿了三包袱的东西，扬长而去。下午又来二个日军，一个手中拿着一把菜刀，另一个则歪戴着军帽，有点像上海流氓的神气，没有拿什么武器，态度都极凶恶。这一个由口袋中拿出一把小刀，向我说“来！”我只好跟着他去搜索的地方，他问那些木箱装着什么东西？我说是人家的，不知道；他要我打开给他看，问我：“中国兵？”不知道是问这些东西是属于中国兵的呢？还是问我们人是中国兵，我起初摇头说不懂，他用铅笔在壁上写“中国兵”三字，我说“不是中国兵，是老百姓”，他俯下头继续搜检。我用日语问他们是否是日本人，那流氓相的兵士，突然仰起头来，满脸杀气，似乎说我便是中国兵，便一手拿住我的手，一手向我面上打来，我连忙一躲，挣脱身子，退出中央间去。他又追来，向我一拳打来，我一挡，看他在腰间掏小刀，我便逃向门外去。他顺手拿起门闩丢过来，幸得我已转弯，没有着身。我逃向柑园中，稍一住脚，他已赶过来，手中拿着把小刀，他的伙伴拿着菜刀，招手喊我“来！来！”我看形势不妙，今天也许便死在刀下，如果他的刀子一动，纵使不死也得重伤。但

是心中仍很镇定，不过有点茫然，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毫无价值地送了性命。看他行近，便拔脚飞跑，他追来几步，后来没响声了，我才定脚向后看，知道没有追来，还怕他埋伏在柑园中放枪，便继续由稻田中行走，走到庄头村，向人家借了一套黑衣服，返回双屿山。

7月19日 星期日

晨间由双屿山赴池底，梧埭豆棚桥大堡桥有华军两人，身穿农民蓝布便服，首戴蓑笠，肩上倒挂一支步枪，腰间一串子弹，桥下禁止船只通行，我们只得绕道由盘凤经南湖。在南湖闻，昨日瑞安自卫大队由大队长周亚障率领，追逐日军出城，在帆游曾一度接触开火，日军仅百余人，且有半数为拉去之挑夫，被逐退后分数路返永嘉，在南湖曾抢劫三家，以华军已近，匆匆退至梧埭，在屋顶架一机关枪，华军散布柑园中，以步枪作战，闻阵亡3人、伤5人，日军被击毙2人。现有华军约50人，在南湖及梧埭，另有三船运载战士赴慈湖北村，又派人通知三十三师，以图取得联络。我们希望能够从速反攻。满怀着希望至池底，正在与人谈话中，秀庵匆促由外来，形状慌张，看见我便道：“夏鼐，我今天几乎送掉性命。”后来细述今日情形，晨间动身返双屿山，中途遇及锄非、秀钦等；抵家后，先整理昨日被翻乱之箱笼，不久即闻日军之皮鞋声，连忙出来应酬。日军4人，先询问“苦力”、“苦力”，秀庵答以苦力均已逃避，后见其态度凶猛，即潜行躲避，不料终被寻获，以刺刀刺之，直入壁中，拔出后再行砍下，秀庵手臂被刀背砍伤，遂即逸出，落荒而走，不敢再返家中，秀钦仍在家中，凶吉未详。秀庵言毕，犹有谈虎色变之态，劝我们以后不必再返家中。

7月20日 星期一

晨间南湖来人谓今日梧埭仍有华军驻扎，但龙方桥日军仍未撤退；锄非昨夜在南湖过宿，今晨返双屿山，打听秀钦下落及家中情形。下午秀庵来，谓锄非已返张儿蓬，昨日李宅被搜，无大损失，今晨日军又来宅中，锄非被追逐出屋，躲藏近村，后获地人报告，谓双屿山日军已打铺盖，大概即将撤退。锄非遂先返张儿蓬，中途又闻龙方桥日军已撤退，但梧埭华军亦已撤退。秀庵闻讯后，赶来与耀卿岳叔一同乘船返双屿山。少顷，城中来人云，日军已由双屿山向城中撤退，又云电灯公司

方面消息，日军要求开灯至今晚为止，故知日军有于今晚或明日撤退之可能。昨间闻双屿山日军确已全部撤退。

7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耀卿岳叔偕秀钦来云，双屿山日军确已撤退，惜获知稍晚，有些东西已被他人搬去，仅取回床、凳、椅、桌之类。下午同返双屿山。

7月22日 星期三

双屿山今日开始割稻。上午无事。下午听说有三只船运载日兵，经吴桥赴利前殿及交尾堡，大家又提心吊胆，怕他们又来双屿山。据城中来说，原来日本陆军多已撤退，但由兵船装来新兵不少，疑为海军陆战队，城中拉夫颇多，运输物资上船，由船上搬下东洋鱼及米。下午数度传言日军前来，有一次谣传，是一只船由三板桥开往南塘；又一次谣传，永屿宫又来日军6人；最后一次，果然有一队十余人（闻仅有六七人穿军服，其余或是被捉差的苦力）。我们因为前几天受惊够了，所以都逃入田陇中，卧在田边草径上，听见李宅大门被撞的声音甚响，犬吠不止，卧着不动；看见骄阳下已成熟的稻穗，反映日光作金黄色，晚禾仍是青绿色，一只青蛙由我卧着的地方跳跃过去，又蹲在水田中睁圆着眼睛向我怒视。我有时候稍抬头向周围望去，稻田中隐匿着的人不少，但是只偶而有一两人抬头上望，乌黑的头颅浮出稻浪，好像海水中游泳的人。附近几个村庄都静悄悄的似无居人，只有风吹稻禾作波涛声，几架打稻的东西放在田间，表示这是收获的时候，但是田间几无人迹，可怕的罪恶：奸淫掳掠，便在这静谧的农村环境中，连续地实施着，真是东瓯的浩劫。后来有村童来报信，说日兵已去了，我们回去一看，真是触目惊心，大门栅栏门被撞开，但是正门太坚固，没法弄开，只好由后门进来，后门被破坏了，屋中箱笼衣柜几皆被打开，里面的衣服等多翻掏出来，乱堆在地上，窗上玻璃及橱中碗碟也被打破许多，听说抬去二箩米，几件锡器，少许衣服，我的一套衬衫与长裤，也被拿去了。傍晚谣传日兵要来，大家又大起惊慌，后来才知道是乡下人载船由盘凤赴小南门。晚间大风雨，由梦中惊醒，心跳不止。

7月23日 星期四

今日下雨，双屿山农家正有打稻，今日总算是太平无事。读《日文基本读本》第50、51课，又读《清诗评注读本》卷一。

7月24日 星期五

本拟偕秀钦赴西洋底，以农忙无人划船而中止。读《日语基础读本》第52课。下午有日军十余人，由吴桥登仁王山，以望远镜四望，大家都猜疑他们要再驻扎在这里，双屿山人又入愁城中。后来，有一日军来李宅，询问前次日军何时开拔，后又偕一兵及二勤务兵来，取去椅4张、床8张。少顷，又来一日兵，索取麻绳，并乘机进房间搜检东西。此兵去后不久，又来四兵，取去床1张，桌2张，碗、碟、木桶等数件，又乘机大行搜索，取去不少日用品，叫我们替他运往驻地。双屿山又来马队，共6匹，令村民割晚禾以饲之。闻有龙方桥住民2人，在庄头三港庙后面柑园中被捕，砍毙后推至河中（次日尸体漂起）。

7月25日 星期六

晨起后，正在室内整理东西，忽听楼下有皮鞋响声，连忙下楼，原来是二个日兵，索取渔竿钓鱼，告诉他们没有这东西，便出门而去。旋起身进城，小南门桥上有岗位，行人都须向日兵鞠躬。途中墙壁，多有朱红标语，书写：“汪主席是中国的救星”，“驱逐英美势力于东亚以外”，“和平救国”等语。回家后，父亲说家中尚平安，日兵曾来两三次，取去少数东西，又捣毁锁着的抽屉，劝我不必再回来，以免途中拉夫之危险。返双屿山时，由大街而行，店铺皆闭门，路旁偶有小贩而已。远见有一马队由打锣桥出来，又遇见一持枪日兵，恰有人轻语日兵将撤退，即喊我们盘问，幸即放行。返至双屿山，闻今晨曾来四日兵，取去瓷器、玻璃器等。午后秀庵由西洋底来，谓昨日本欲返双屿山，中途遇到瑞安自卫大队反攻，在下王及南湖间与日军交战，子弹乱飞，连忙伏下来，相距不远的老人中弹受伤，等到枪声稍辞后折回西洋底。今日再度尝试，始得返双屿山。闻昨日有几个日军被包围，把军服脱掉，泅水逃脱。下午2时许，又闻枪声二三响，后知系山上日军步哨放枪，山旁田中割稻的农夫，有一人大腿中弹受伤，送往他处医治。

7月26日 星期日

晨间与秀庵同赴西洋底，步行经利前殿、交尾堡、桐屿、盘凤而至南湖，途中闻西洋底昨日亦有日军，后池底均曾光顾，详情不知，心中颇为忧虑，张儿蓬曾否光顾则尚未知。闻昨日南湖亦曾遭搜索，茶山搜去货物最多。由南湖乘船赴至张儿蓬，晤及锄非，谓昨晚日军曾至池底，在何宅门外询问此间有无华军，并未进内，但妇女已大受惊恐矣，今晨越早池底女眷皆已乘船他往。下午赴池底，入门阒无一人，大厅桌上陈列鸡卵一篮、饼干一箱、香烟3听6包、茶1壶、杯5个、酒黄白各1瓶，桌上并陈列纸、笔、墨，以便笔谈，但屋中无人，余笑称之为“空城计”。少顷，鹤仙幼子出来，谓张明曹君及其阿公在关帝庙，余遂赴关帝庙，晤及张君，稍谈昨日情形。傍晚女眷等返家，忽谣传日军已在东阳搜索，又各乘船四散逃避，后始知为谣言。晚间城中东门有火灾。

7月27日 星期一

晨间耀卿岳叔自双屿山来，谓昨日双屿山之驻军态度变劣，自家所住之室上暗楼被再度发现，留守诸人皆饱受虚惊，以日兵常以刀威吓诸人，秀钦亦受铁叉碰伤。下午闻下龙桥有日军搜刮谷子。今为阴历十五，月明如昼，水潭倒影，荡漾作银鳞色，远山隐约，近村农舍柑树，风景如画，然吾人之心灵，经此半个月磨练，已成苦城矣。

7月28日 星期二

晨间闻有日军在南湖东岸，即将女眷送避山间。少顷，耀卿岳叔自双屿山来，谓昨日日军又整田搜刮，李宅大房前楼已由楼窗爬进，搜去许多东西，锡器亦有被搬去之危险。

7月29日 星期三

闻双屿山驻军已换防，搬去物品四大船，当地人皆逃避他往，仅有数人晚间潜返家中过宿。下午偕秀钦赴张儿蓬，闻日军在灵村搜刮。

7月30日 星期四

晨闻李宅有人自双屿山来，谓昨日新换来之日军，较前更为横蛮，任意打人，李宅各暗室几皆被查出，取去物品不少。秀君以其私人之损失过多，精神遭受大刺激，已数夜未安眠，今日下午昏厥一次。母亲又

以感冒风寒，身体发烧，殊令人焦急。传闻华军数千人，由福建来，已渐集中温州，企图反攻，所确知者上下河乡皆有华军，人数未详。

7月31日 星期五

晨间闻上河乡确有华军，但不知何时开始反攻，仍为一谜。耀卿岳叔拟返双屿山，至南湖不敢再进而退。



# 8月

8月1日 星期六

谣传日军司令拒绝此间法国神父组织维持会之提议，自谓将于1日起撤退；馒头铺定制供军官食用之馒头，亦仅定至1日为止。但今日仍无撤退迹象，华军在梧埭亦未反攻。下午锄非、秀钦来，谓昨晚潜返双屿山家中检点东西，日兵至天暗时始去，不久即闻山上开炮及机关枪声，一夜未曾合眼，天明即出来。现在家中被抄搜得不成样子，衣服由箱中翻掏出来，堆积如山，玻璃碎片满地皆是，其破损之状至惨。今晚或许华军开始大规模反攻。

8月2日 星期日

晨间闻梧埭华军已于昨夜撤退。下午秀庵来，谓昨晚潜返双屿山，已将重要物品（金器及钞票）取出来。华军既退，今晚无开火之危险，故决定与耀卿岳叔返双屿山一视。傍晚至双屿山前排，闻今日李宅屋侧桥上有4人被推下水（2人游逃他往，2人溺毙）。余与秀钦、秀源潜入李宅，耀卿岳叔不敢前进，独自返池底。余等夜间捡拾东西，余共检理两箩。闻今日仁王宫驻军，曾以旧衣服杂稻秆、破箱，付之一炬，故今日所检者以衣服为多。余已一星期未返李宅，此度重临，目睹其破损之状，触目伤心。余之照相机、西服、毡毯、银表、自来水笔、四用铅笔及现钞200元等均遭劫，最可惜者的余历年在国外所摄之相片，连同底片亦被取去。家中之被单、毛毯、绒衣，亦均遭劫。余通宵未眠，天明即将东西运出，自己亦随之至前排下船，运往池底。

8月3日 星期一

昨宵由双屿山运东西返池底，整夜未眠，今日昼寝。下午闻霞坊有日军在彼处搜检，此间妇孺又饱受虚惊，避往山间。晚间闻此次霞坊损失颇大，有殷户主人叶阿礼被执，鞭笞甚苦，并被掳往龙方桥（后来此人被害，尸首由其家人领去时已不可辨认）。

8月4日 星期二

今晨谣传梧埏日军筑有瞭望台，若然则驻所更近，故清晨即将妇孺疏散山间，后知不确。张宝琛遣郭溪区署听差来向叶益余君索买派克牌香烟30听，自谓“精神食粮有告绝之虞”，叶君已疏散外出，余为代书一柬以答之。可怜小民有断炊之虞无限，而专员之香烟，非派克或白金龙则不肯入口，殊可一叹。

8月5日 星期三

今日天气骤热，晚间几不能入睡。闻今晨李宅仆人阿洪挑物来时，山上日军曾放一枪；富华丝光厂老司运物出来被扣，送到殿中鞭打，恐有性命之虞。张宝琛又遣人来叶益余君处，结果送去白金龙香烟4听。

8月6日 星期四

今日天气仍热。闻昨夜龙方桥日军赴梧埏，侵入打铜匠阿标家中，强奸婆媳，又将父子掳去。下午阿洪拟返双屿山，中途闻牛桥底有日军在搜索，不能过去，仍返池底。

8月7日 星期五

闻梧埏昨夜又来日军，掳去妇女二人、男子十余人。上午拟赴丁家香租屋，后改向此间隔壁租屋，言好每月50元，以母亲反对而作罢。

8月8日 星期六

上午锄非、秀钦来，谓已在茶山红岩租定一间房子，劝余亦搬往其处，余先商之母亲，旋赴张儿蓬与秀君商量，决定明日搬家，最好亦往茶山红岩，否则由池底搬来张儿蓬。

8月9日 星期日

昨晚与秀君将包袱箱笼，先搬来张儿蓬。今晨送李宅诸人上船赴茶山。余将母亲及子女接来张儿蓬，重起炉灶，开始独立之逃难生活。今夜下雨，天气渐凉。闻城中秩序仍混乱，日军不时四出掳掠。

8月10日 星期一

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尧典》、《皋陶谟》上篇。晚间风雨。

8月11日 星期二

天气骤凉，秋季衣服尚无着落，傍晚雇船，与女仆岩翠赴双屿山取物。船近双屿山时，烟雨空蒙，近山亦仅隐约可辨，遂由前排上岸，改装农民蓑衣箬笠，潜进李宅正屋，收拾自己衣服，一共三箩，阿碎替李宅也收拾了三箩，凑成三担，叫阿碎挑出去。我告诉他，我再收拾两个包袱后，便跟着出来，叫他在埠头稍等，今晚或在双屿山前排过宿，或赴南湖过宿，或径返张儿蓬，再行决定。阿碎出去后，我与岩翠继续收拾东西，这时恰有一阵大雨，不能出去。雨过后，我们携着包袱出来，这时天空漆黑，道路泥泞，加以路不熟悉，好容易走到小船停泊处，出于意料之外，人船俱查无踪迹，心中不免恐慌，叫岩翠在埠头旁边一座农舍阶沿看守东西，自己出来寻找。由中央排一直跑到城南浦那拆毁的汽车路桥边上，仍不见踪迹，只好废然而返。幸而这时候雨过云收，天上明月虽未上山，尚有些星星，但田间草往被雨打湿后，过于泞滑，加以月晦天暗，行路艰难极了，我跌了好几跤。回来告诉岩翠，不如将包袱携至双屿山前排，其地离日军驻所较远，我们便可在那儿等候。我走到前排转弯处，回首不见岩翠跟来，站住等候好一会儿，仍不见她来，以为也许她走不动，或怕迷路不敢走，停在后面等我，我便依原路回去，走到她原来站憩的地方，仍无踪迹。我在前排与中排之间往返几次，时已夜深，田间阒无人迹，只有风吹稻禾及树叶，簌簌作声，萤火虫飞翔田间，乍明乍灭，村犬闻吾足音，时作狂吠，我心中又惧日军巡逻队前来碰到，自己生命危险，又惧岩翠迷路，天明时遭遇危险，后来我冒险再返李宅询问，岩翠并未回来，最后决定先返南湖，再打听岩翠下落，便携着包袱，一直到城南浦。那边桥梁已断，只好坐在河边候船过渡，蚊虫欺人，加以劳顿，苦痛之至，好容易等候到天将曙时，有只渔舟由水心赴盘凤售卖鲜鱼，我许他一元，要他替我送到盘凤。坐上船后，心始放宽，因为我们坐在河边等候到天亮，也许被日兵看见，发生危险。到盘凤时，天已鱼白色，登岸后，路上已有行人往来。步行至南湖，晤及秀庵，洗面涤足，早餐后站在河边等候，看见两只自家的船载

着几个簟箩，由双屿山过来，岩翠也在其内，我才放下心来。这一遭冒险，总算平安无事，告一段落。岩翠说，昨夜风雨中跟随不上，独自走到前排，坐在人家阶沿上过宿，每次听见我的脚步声及狗吠，以为是日军巡逻，便深藏不露，累得我跑来跑去，空跑了一夜，只好叹一口气，自认霉气。我便返张儿蓬，母亲与妻怕我出事，昨夜都未曾合眼。

8月12日 星期三

昨夜困累之极，今晨返池底后，旁观家人整理带回来的衣服，自己坐下来休息。午餐后睡觉，直至傍晚始醒。

8月13日 星期四

闻三区区署指派应变经费，茶山乡、三垌乡、鲁北乡共派6万元，昨日在池底摊派，今日在后垌向各殷户劝募，城中避难其处者亦不能免。某家自谓系城中逃难来的难民，无钱应捐，区警即厉声谓将行搜索箱笼，如有现款被搜获即全数没收，并曾在某家妇女身上搜出百余元，有违抗不肯认缴者，即恫吓以带到区里去。有某君自谓身无长物，仅有小儿女二人，不妨一同往区里去，区警知区署不是难民收容所，只得束手而罢。又闻城中维持会已改组，现由代理会长凌宾如及副会长蔡彪主持，11日出布告，谓良民可以赴领取证明书，自由出入城乡；昨日又出布告，令城中各商店开市，凡闭门者日军毁门而进，逼令开市，但亦无货物可售，以多已遭抢掠一空也。（后来知道，是晚三十三师反攻，于次晨2时攻占莲花心，后由暘吞进攻灰炉，周庆龄副营长即于是役阵亡。）

8月14日 星期五

闻昨日南湖谣传日军已撤退，福建三十三师军队或将于今日上由大罗山至茶山，实行反攻上乡莲花心。今晨炮声不绝，战事颇烈，或为日军掩护撤退欤？傍晚，与秀钦等返双屿山，知日军昨日尚安静，未至李宅搜索，惟家中抛弃满地之什物衣服，为地痞偷取不少。余以身体不适，先行返舍。夜间大雷雨。

8月15日 星期六

晨间由梦中被唤醒，妻秀君告诉我说，双屿山及城内日军皆已撤退，大喜过望，犹疑梦寐中也。当即雇船赴双屿山，绕道赴池底，通知日军已撤退事。抵池底时，则彼处亦已得消息，耀卿表叔已首途返家。余船经南湖及梧埭时，已见塘路上吾方所贴之红纸标语，庆祝温州之克服，欢迎瑞安自卫大队，主张军民合作。过梧埭后，远望龙方桥边日军瞭望台已经拆毁，闻庄头、三港庙尚有未掩埋之尸首十余具，皆为此次被日军所害者，臭不可近。由龙方桥至双屿山，此道河路，自日军于7月13日进占丝光厂后，至今由始能自由通行。沿途船只甚多，皆为避居乡间者返城探望家中情况之船，塘路上步行进城者亦甚多。抵双屿山时，驻住李宅之诸家皆已有人赶到，整理东西。出来后乘船进城，小南门桥上插有一青天白日满地红之国旗，招展于和风，令人欣快之至。抵家谒见父亲，父亲久未剃须，又经几度惊恐，显得苍老多了，看见我回来，欢喜得很。先问池底及双屿山的情形，接着便对我说前天已经听说日军要撤退，将所掳掠的东西捆扎好，预备搬走，昨夜大雷雨时便正式撤退了，今晨东门外尚有日军渡江赴北岸，现下则城内已完全无日军。余由家中出来后即先返张儿蓬。沿途见店铺已有开张做生意者，路上行人往来甚众，塘湖中由乡间进城之船甚多，与前日大不同。母亲已由慈湖东庄赶回张儿蓬，预备明后日先返城中。

8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秀君赴双屿山整理东西。午间锄非将山中家眷及什物，全部搬回双屿山，余托其明天放空船来此间。下午在家阅书：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皋陶谟》中篇。

8月17日 星期一

阅毕《皋陶谟》下篇。晨间秀君自双屿山回来。闻城中昨夜戒严，或谓日军将行反攻，但搬家返城者仍络绎不绝。自己很想早日离开此地返家。

8月18日 星期二

闻日军仍有留在江北岸者，西洋底隐闻炮声。母亲雇船由双屿山返家。有人自城中来，谓传闻苏俄及英国最近对日作战，皆获胜利，日舰

三艘运载铜锡返国（或即由温州出口），中途于吴淞口附近为苏俄兵舰七艘所截获而去云云。（后知此事不确，苏俄根本未对日开战，谣传之不可信，多此类也。）城中来人云，张宝琛专员已于今日返城，公安局令市民鸣鞭炮以示欢迎。

8月19日 星期三

晨间秀钦自双屿山放船来，遂全体乘船返双屿山，近双屿山时遥望山上日军驻扎之处，回想此月余之情形，不禁感慨系之。途遇被执行死刑之汉奸5人。下午进城返家，父亲外出，大哥一家及大姊皆在家。谓古岸头亦遭日军光临三次，取去白米、鸡卵等，但未尽量搜索物资，故搬去之物未受损失；日军初抵温州时，曾在古岸头安炮，与仙门山华军对峙作战。晚间父亲返家，闻知余在双屿山遇险情形（7月18日）及两度冒险情形（8月2日、11日），深怪余不应轻践险地。今日《浙甌日报》已开始在温出版。

8月20日 星期四

晨间与秀钦同返双屿山。闻今日枪决汉奸2人。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禹贡》上篇。

8月21日 星期五

决定明日迁回城中，今日整理寄放双屿山之物，以便携回。下午进城，姬妹已返城，虽受虚惊，幸无损失。返家，与父亲商量明日搬物事，宵深始返双屿山。

8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将子女及应用家具载二船进城。此三个月之逃难生活，总算告一段落。《浙甌日报》正式复刊。

8月23日 星期日

今写信一封给李济之先生，报告此间情形。又今始接到李启生君5月2日来信及转来Brunton [ 布伦顿 ] 之信。傍晚出来购买衬衫，此次事

变，余所有之衬衫丧失殆尽。

8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上街购物，至地方医院黄启荣君处，诊治皮肤病。萧冀勉司令由前方阵地返城，市民受命鸣鞭炮欢迎。银行今日开始营业。阅《禹贡》中篇。

8月25日 星期二

昨夜身体发烧，晚间发烧更厉害。阅《禹贡》下篇。闻三泰钢铁号被日军搬去价值数十万元之铜锡，仅掷予5万元，此次张专员返城，以三泰未事先疏散，以物资资敌，迫令交出5万元，以后再议处罚判罪。

8月26日 星期三

晨间至黄先生处诊治。王祥第君来，谓黄[绍竑]主席在永嘉沦陷后，令平阳县民输送仓谷至泰顺、庆元，每担所费运资，超过所运之谷，惟运夫不给工资，不但伙食须自备，抵目的地过秤，稍有缺少，尚须赔累，亦云苦矣。下午蔡孔耀、刘昌镛二君来，谈及沦陷时皆在家乡，幸无大损失。晚间仍发烧。

8月27日 星期四

晨间黄先生来诊治。晚间发冷，冷后又发烧。

8月28日 星期五

薛谷仁先生来诊治。傍晚发冷，但未发烧，终宵未曾入眠，辗转床席，殊以为苦也。

8月29日 星期六

连日阅毕《禹贡》、《甘誓》、《汤誓》，今日阅《盘庚》上篇，取《王观堂先生尚书讲授记》各条分录于书眉上。晚间又大寒大热，热时甚为痛苦，继续4小时之久，始出汗能入睡。今日报载我军已收复衢州及丽水，浙赣路战线有恢复战前形势之可能。

8月30日 星期日

阅毕《盘庚》中、下篇。今日未发寒热，盖为隔日疟，薛谷仁先生又来诊治。

8月31日 星期一

阅《高宗彤日》及《西伯戡黎》二篇。今日食奎宁丸5粒以治疟，市价每粒2.5元至3元。晚间秀君又昏厥一次，症候殊为可虑。



# 9月

9月1日 星期二

昨日没有发寒热，但今晨起来后身体仍不舒服，头脑有点昏混。阅《微子》一篇。继续食奎宁丸5粒。

9月2日 星期三

阅《泰誓》、《牧誓》二篇，浏览清华《国学论丛》中诸篇。

9月3日 星期四

上午王小同君来，闻其龙泉巷家申损失甚巨。午后有空袭警报。阅《洪范》。

9月4日 星期五

昨日禁屠，今晨居然下雨，此次久旱，晚禾大受影响。阅刘节《洪范疏证》。

9月5日 星期六

今日仍大雨如注，克复温州庆祝会延期举行。实则庆祝凯旋慰劳将士之举，亦迹近滑稽，张公侠来，谓三十三师中人自谓对日军作战，有类童子牧牛，只敢紧跟其后，不敢迎头痛击，即跟在后面，亦时时提防其停步怒踢也。《尚书·金縢篇》，浏览清华《国学论丛》二册。

9月6日 星期日

今日雨霁。市民开克服温州庆祝会，闻城隍庙等处颇为热闹，自以疟病初愈，困在家中，不曾去看热闹。闻广利桥边某商行老板因沦陷期中以西瓜招待日军，罚款3万元。阅《尚书·大诰篇》。

9月7日 星期一

今日又开始整理《古代埃及的串珠》。又读世界书局出版之《日语一月通》（第1日至第9日）。

9月8日 星期二

上午购买自来水笔及毛巾，这是病后第一次出门。恰巧遇到各界祝捷劳军大会的游行，因为天雨，由5日延期到今日举行。下午阅《日语一月通》（第10日至第15日）。晚间妻又昏厥一次，此病殊为可虑。

9月9日 星期三

上午阅《日语一月通》（第16日至第28日）。下午上街购物，五马街中市有张专员榜示汉奸百名。旋至瓯中，遇及谷寅侯校长，闲谈片刻。

9月10日 星期四

永嘉的庆捷大会居然有迎神一举，今日迎神，所迎的是岳武穆。路上前几天便贴上红纸通告：

伏以

倭寇远窜，还我河山，  
瓯海人民，重见天日，  
念戎狄之是膺，丰功足纪，  
喜民族之得保，额手同欣。

恭维

大宋岳武穆王杀敌致果，战绩著乎当时，

报国精忠，型范垂于来禩，  
凡我同胞，都宜矜式。兹定国历九月十日  
置备仪仗，护驾出巡，尚希  
沿街市民敬谨迎祭此启

迎祭民族英雄岳鄂王理事会启

这与重庆储奇门码头路旁土地庙的匾额与门联，同为抗战期中的有趣文件。

抗战到底。遇国难吾当被灾，蒙街邻移修金身。

今日阅毕《日语一月通》（第29日至30日）。下午赴瓯中访锄非，未遇。归途在大街遇及迎神，系城隍爷，闻岳武穆及威灵仙亦今日出巡。闻专员之意，系欲借此振兴市面，但敌人仍据金华，市况萧条，徒耗费金钱耳。

9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继续整理前王朝时期串珠。下午董朴垞君来，燕京老同学，已十余年未见面，谈及别后景况。董君道及温州中学缺一高中英文教员，有替余介绍之意，余答以暂无任教之意，拟专心将论文赶完。读《日语基础读本》第58课，厨川白村《文艺の进化》。

9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董朴垞君偕同温州中学校长朱一清君来，接洽拟聘余为高中英文教员，余以论文事忙，无暇兼任，朱君再三要求帮助，要求再加考虑后答复。今继续整理前王朝时期串珠，并读《日语基础读本》第58课，丘浅次郎《良心を疑ふ》上。

9月13日 星期日

读《日语基础读本》第58课，丘浅次郎《良心を疑ふ》下。董君又偕朱校长来，坚决要求再考虑温中任教事，并将聘书留下，余允许下午再行答复，父亲及大哥意思，仍以坚辞不就为佳。

是日《浙瓯日报》载张宝琛专员电省，报告祝捷盛况：

（衔略）日来八区沿海五县，狂欢祝捷，永嘉自本月三日起至八日止，做超度阵亡将士水陆道场七昼夜，八、九、十三日为祝捷会期，因久旱逢甘雨，民众情绪，更加热烈，盘龙、舞狮、高跷、台阁、花灯、平剧、昆剧、乱弹、清唱、木头

戏、电影、魔术，应有尽有，满城灯彩辉煌，鼓乐喧天，炮声震地，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兴高采烈，如醉如狂，小本摊贩，苦力工人，利市十倍，茶馆酒楼，饭店旅社，生意兴隆，纸炮，灯笼，蜡烛，销路更旺，热闹情形，为民国以来所未有，自十日起至十六日至，为迎祭民族英雄岳王之期，仪仗行列整齐，家家户户，准备三牲福礼，山珍海错，拦行迎祭，藉表虔敬，抗战五年来之闷气为之大吐，永瑞平乐四县劳军礼物，都很丰盛，谨闻。

9月14日 星期一

读《日语基础读本》第59课，薄田注堇《肉代五昂也》；及60课，金子马怡《思想》。整理前王朝时期串珠告一段落，明日可以开始 Proto-dynastic Beads [ 古朴时期串珠 ] 一章，心中颇乐。

9月15日 星期二

读《日语基础读本》第61课，高畠素之《社会思想の部类》。开始整理古朴时期串珠。晚间大雨。

9月16日 星期三

读《日语基础读本》第62课，波多野鼎《社会思想史序说》；第63课，菊池宽《芥川龙之介君よ》。整理古朴时期串珠。

9月17日 星期四

将《日语基础读本》最后二课读完，第64课，德富苏幸《要谈と闲谈》；第65课，岛田三郎《成败と是非》，总算将此书自修完了，虽然其中选文尚多不能了解处。继续作 Early Dynastic Beads [ 早王朝时期串珠 ] 之登记表打字。晚间入睡后，夜半醒来，身体发冷，旋觉右肺部不适，咳嗽吐黄色之痰，睡下即觉肺部作痛、气喘，勉强入睡，身体又发热，家人多为惊醒，后来倦极而眠，总不能安眠，疑为肺炎。

9月18日 星期五

晨起后，右肺仍觉不舒，后来咳嗽，吐了几口痰，身体稍佳。下午请大同医院王居素医师诊治，据云系支气管炎，并有肋膜炎现象，开药方一纸，由其医院配方，仅一日剂，即须90元，可谓昂矣。

9月19日 星期六

今日病稍痊，仍静卧休息。阅《尚书·康诰》、《酒诰》。下午仍请王居素医师诊治。今日起饮牛乳，去冬每元10瓶，今秋则仅能得2瓶矣。

9月20日 星期日

病体渐恢复常态。今日继续作早王朝时期串珠之工作。下午董朴垞君来，仍谈及温中任教事，谓朱校长意思，可以将钟点减为每周6小时，余以父亲训令关系，只能拒绝。

9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赴大同医院门诊，王医师谓已无发炎现象，可仍服药一剂，如觉霍然，可以不再服药。下午整理串珠卡片，作登记表完竣。

9月22日 星期二

将古朴时期串珠作登记表完竣后，计算各类数目。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Material [按照质料分类]，因计算错误，重复计算数次。

9月23日 星期三

继续写作论文，希望本月能将古朴时期串珠一章写出来。下午与仲光堂兄至各物品介绍所，拟购西装及衬衫，在中央介绍所看定一青华达呢西装裤，索价160元，明日来取；旋至大华购买黑皮鞋一双，付洋78元。返家后，读《尚书·梓材》一篇。

9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去购买西装裤。下午去购买衬衫，未有价廉而合意者。返家

后，阅《尚书·召诰》一篇。今夜为中秋节，万里无云，皓月当空。秀君今晚又昏厥一次，8时入睡，10时始苏醒，俯视其昏迷状态，为状颇令人生怖，更不复思及窗外月明如何。

9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将清华《国学论丛》所载之《王观堂先生尚书授记》，转录于国学基本丛书本《尚书今古文注疏》作眉注。下午写作古朴时期串珠一章。赴地方医院，请黄启荣君检查肺部，据云肺部健全，前日之症决非肋膜炎，仅系感冒而已。

9月26日 星期六

写作古朴时期串珠一章。

9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秀君赴双屿山提取从前寄存之衣箱，自己在家中写了三封信。下午赴蒋仲恩君处，询问海关有否空缺，据云如有相当人才，仍极需要。余乃为煜光堂兄介绍，据云可以先写信与税务司请求，俟得复信，约定日期口试后，再试用数日，即可录用，半年后决定去留，如得留下，即为永久关员，但年龄须在25岁以下；否则仅能为临时关员。余乃去与煜光商酌，令其写一英文请求书，并代之修改。

9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写了三封信。下午与煜光同赴蒋仲恩君处，托其帮忙投考海关事。阅林泰辅著（钱穆译）《周公》一书（1-111页）。

9月29日 星期二

为疥疮所苦，困坐家中，整理早王朝时期串珠。阅《尚书·洛诰》及《多士》二篇。今日仅将早王朝时期串珠之质料一方面写出，工作殊嫌过慢。

9月30日 星期三

仍在家中写作早王朝时期串珠之类型方面，写完关于H、L两类。阅《尚书·无逸》一篇。闻日军在金华反攻，企图西侵；欧洲方面，苏俄史城[3]争夺战，德军似渐占优势。这令人更觉得温邑祝捷之无聊。

# 10月

10月1日 星期四

将早王朝时期串珠中M、P二类之类型作完。下午煜光来，谓已接海关复信，嘱其来署面谈。晚间读《尚书·君奭》一篇。

10月2日 星期五

将早王朝时期串珠一章写完。读王静安《鞞鞞考》、《荫古考》、《黑车子室韦考》诸篇。闻浙江抚慰团第一队来温，宴请地方官绅，宴费用去万余元，未悉确否。报载日军反攻，复占武义。

10月3日 星期六

修改前几天所写的东西。下午与锄非同往张紫霞医师处，询问治疥之法。

10月4日 星期日

今日久雨新晴，本拟出去一走，以足疮作痛，只得困居家中。傍晚蒋仲恩君来，谓煜兄投考海关事，未能成功，殊可惋惜。今日誊抄早王朝时期串珠一章。

10月5日 星期一

今日誊抄早王朝时期串珠一章完毕，明日可以开始Old Kingdom Beads [ 古王国时期串珠 ]。阅《尚书·多方》一篇（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十三）。

10月6日 星期二

开始整理古王国时期串珠，草Register according to types [ 按照类型登记 ]。足疮仍未痊，倒反而使我不轻易离开书桌，完成我工作的持久性。



10月7日 星期三

将古王国时期串珠登记表草稿作完。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所附之朱子《古文书疑》。下午秀君出去购绒线，战前蜜蜂牌仅8元一磅，今则次等货色，旧货尚索18元至20元一两，空手而返。

10月8日 星期四

昨日尚阴霾，今日放晴。誊抄古王国时期串珠登记表。开始作 Corpus Register [ 图谱登记表 ]。下午董朴垞君来谈，谓读《周礼正义》引起兴趣，此后拟致力周史，傍晚始去。黄云畴君来信，托介绍职务，只得婉谢无力。

10月9日 星期五

上午赴白累德医院诊治足疮，在候诊室中坐候时，讲台上一个传教师在那儿讲道。取了药水、药膏回来时，有空袭警报，路上店铺多关着门，但行人多不大介意，以久未投弹也。返家后，将图谱登记表写好。下午开始将古王国时期串珠之各类，计算其总类，以作分类之比较。闻黄绍竑主席将莅温，此间地方当局预备招待费10万元。阅《尚书·立政》一篇。

10月10日 星期六

今日为双十节，城中各学校团体有游行。下午县党部举行集团婚礼。黄绍竑主席昨日莅温，今天自有一番热闻，自己因为足疾未痊，不能出门，但是也休假一天，放下串珠的工作不做。上午阅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下午阅《尚书今古文注疏》中《顾命》一篇。

10月11日 星期日

昨天着凉，今日腹泻，身体有点不适。自己阅 *Little Blue Book* [ 《小蓝皮书》 ] 中之 *The Fall of Louis XVI* [ 《路易十六的垮台》 ] ( by L.K.Gottschalk [ 戈特沙尔克 ] .pp.1-54 ) 及 *Constantinople and the Beginnings of Christianity* [ 《君士坦丁堡与基督教的起源》 ] ( by H.M.Tichenor [ 蒂奇纳 ] ) 2册。又阅《尚书今古文注疏》中《费

誓》一篇，及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一10余叶。

10月12日 星期一

开始写作古王国时期串珠一章。阅《尚書今古文注疏》中《吕刑》一篇。

10月13日 星期二

写作古王国时期串珠一章。将Qau and Badri II [《卡乌与拜达里》之二] 关于串珠者重读一遍，收入图谱登记表中。阅《尚書今古文注疏》中《文侯之命》及《秦誓》二篇，及《书序》一卷。此书算是阅读过一遍。自8月10日开始阅读，中间以他事分神，旋读旋辍，今日始将之读完，然中间不可解处仍甚多。朱子谓《尚書》中易晓处直易晓，其不可晓处且阙之，大抵《尚書》有不必要解者，有须看意解者，若要添减字，硬说将去，尽得然，只是穿凿，终恐无益耳（閻若璩辑录朱子《古文书疑》中语）。

10月14日 星期三

继续整理古王国时期串珠，将材料一部分写完。接重庆电云：“闻兄新自英国归来，良慰。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极希兄来相助，如需旅费，可向浙省党部书记长徐浩兄处移支，由所拨还，除分电徐兄外，特电奉邀，并候电示。弟朱家骅、李济之。元[13日]。”当即覆一电：“重庆中央研究院朱骝先、李济之：电悉，盛意甚感，俟私人研究工作结束后，即赴渝候教，大约明春首途，夏鼐。寒[14日]。”

10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赴白累德医院诊治疥疮，足部疮未愈，而大腿生瘰状斑块，面部起小点。读《段玉裁年谱》及《刘端临年谱》，至嘉庆元年段致刘书，谓“脚痛之外，加之疮烂疥烦，辗转两月，全废书本，可叹可叹，方信能一日读书，皆是一日清福”之语，不禁浩然兴同情之叹。下午写作古王国时期串珠之H、L二类。闻黄绍竑主席来温，留宿二宵，由张专员拉皮条，以妓女阿柳荐枕，每宵1000元左右。

10月16日 星期五

修改昨日所写之古王国时期串珠之H、L二类，开始写M类。上午池底何宅送菱角来，已十余年未食此物矣。秀君昨夜厥症又发作一次，今以洗被单抬水又昏晕跌跤一次，晚间胎儿骚动，整夜未睡。晚禾已开始收割。

10月17日 星期六

这两天睡眠不足，今天精神欠佳。阅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问题》。写作古王国时期串珠之M、PN二节。

10月18日 星期日

今日为重阳节，足疮仍未痊，疥亦作痒，影响工作不少。写作古王国时期串珠中关于PN及PD二类之形制。

10月19日 星期一

今日下午县政府派傅警长来转一电报，电文云：“李县长，准行政院政务处蒋处长廷黻文〔12日〕电，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夏作民于年初返瓯，浙赣战后，毫无音信，嘱设法探视，并告以中研院亟盼其返院工作，旅费由院负担，彼寓温州仓桥街92号等由，仰迅查明转知，电覆，云和主席黄绍竑西箴〔17日〕健。”（永嘉县政府译电纸，31年10月19日收文19号）余答以已获朱家骅来电，并直接覆电，允许前来，但俟明春首途。今日仍写古王国时期串珠中R、S二类之形制，并修改一番。

10月20日 星期二

写作古王国时期串珠中用途及串配模式。上午写信与蒋廷黻先生，报告自己工作情形及明春动身之原因，又修书与徐浩兄，接洽旅费事。

10月21日 星期三

将古王国时期串珠一章写完。下午开始抄写，定稿。涉览北大《国学季刊》中陆懋德《中国上古铜兵考》、姚从吾《欧洲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等篇。

10月22日 星期四

抄写古王国时期串珠一章。阅蒋天枢编《全谢山年谱》。

10月23日 星期五

将古王国时期串珠一章抄写完毕。阅毕蒋天枢编《全谢山年谱》（1-173页）。

10月24日 星期六

天气骤凉，今日自动休假一天。上午涉览北大《国学季刊》。下午以足疾稍痊，出来散步，觅购洋绒未得。

10月25日 星期日

原拟今天开始整理First Intermediate Beads [ 第一中间期串珠 ]，祥第偕德煊来闲谈，留之午餐。午后一同外出闲游，遇及刘昌谬、蔡孔耀二君。返家后，阅杨树达《汉代丧葬制度考》，对于黄肠石一条，余忽得一新解，即记之于其旁。

10月26日 星期一

今日起开始整理第一中间期串珠，作串珠登记表草表。下午赵恕偕叶岑君来谈。叶君系清华同学，现任浙江铁工厂副工程师，已七年余未见面矣。

10月27日 星期二

将第一中间期串珠之登记表作完，因将前后二期分别列表，故颇费工夫。

10月28日 星期三

誊抄前昨两日所作之串珠登记表，足足花了一天的工夫。上午空袭警报三次，下午一次。太平洋战事（所罗门群岛）正剧烈，美国海军稍失利。永邑晚禾今年丰收，谷价前几天已跌至每百斤45元，近数日又回涨至每百斤60元，米价由每元1斤6两涨每元1斤。

10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作第一中间期串珠之图谱登记表，又计算各类每式之总数。下午身体忽发冷，遂蒙被而卧，傍晚始起。阅北大《国学季刊》3卷1号中黄文弼、马衡、傅振伦诸氏之论文。

10月30日 星期五

阅汤用彤之《竺道生与涅槃学》《国学季刊》3卷1号。阅览关于第一中间期串珠之参考卡片，开始写作。

10月31日 星期六

阅刘半农之《西汉时代之日晷》（《国学季刊》3卷4号）。写作第一中间期串珠之materials [ 质料 ] 及H类之typology [ 类型 ]。下午赴籀园图书馆，翻阅外埠报纸。

# 11月

11月1日 星期日

继续写作第一中间期串珠H、L二类之类型。今天收到一封由重庆来的信，是5月22日发的，一直费了5个多月才到这里，有重庆邮局5月25日的邮戳，又有宁波10月15日的邮戳，大约是被掳去的邮包，到宁波后再行寄来，交通之梗塞，可见一斑。

11月2日 星期一

继续写作第一中间期串珠L类之类型。下午赴联中访王祥第君，遇及叶岑及刘昌镠，旋与王、刘赴王小同君处。汪远涵君亦在座，已七八年未见面矣，汪君现任职东南日报社，现拟辞去社职，另在温州谋职。王小同君等所筹划之蜡纸厂，现已有出品，闻质量颇佳，惟成本颇巨耳。

11月3日 星期二

写作第一中间期串珠H类之类型。

11月4日 星期三

赴双屿山探视岳母，午餐后返家。

11月5日 星期四

写作H、L二类PN及PD二类之类型。

11月6日 星期五

写作第一中间期串珠R、S二类之类型。

11月7日 星期六

阅毕杨树达《汉代丧葬制度考》（《清华学报》8卷1期1-149

页)。将第一中间期串珠全章写毕。晚间应祥第之约赴其家中，同往访夏癯禅先生，谈至9时许始告辞返家。

11月8日 星期日

修改第一中间期串珠一章，开始誊抄。这几天疥疮渐愈，颇为欣慰。

11月9日 星期一

将第一中间期串珠一章誊抄完毕。上午夏癯禅先生来谈，询及重庆内地情形。报载美军已在北非登陆，开辟第二战场，欧洲战事或有转机。

11月10日 星期二

开始整理Middle Kingdom Beads [ 中王国时期串珠 ]，作串珠登记表，完毕100号。阅谢国桢之《顾宁人学谱》。

11月11日 星期三

阅毕谢国桢《顾宁人学谱》(1-180页)。收到曾昭燏君9月8日发的航空信，谓5日间有格兰维尔教授由伦敦来的电报：“Postponement examination tile June 1943 agreed, Glanville. [ 审查可推迟至1943年6月，格兰维尔 ]”此事不知明年如何？现下缅甸路断，除信件外，邮寄不通，纵令写毕，恐亦无法寄去。今日报载成都抚琴台已经发掘一部分，乃前蜀王建之陵。此事本来曾托我主持，以自己急欲返里，婉辞不就，亦失去一机会也。继续整理中王国时期串珠，作串珠之登记表，得50号。下午至籀园阅报。

11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叶焜君夫妇及郑桀君来谈。下午赴董朴垞君处闲谈，同往郊外散步，由水心至灰炉，参观百亨电器厂。返家后，继续作中王国时期串珠之登记表。

11月13日 星期五

今日天雨。昨夜未能安眠，今天精神欠佳。上午整理中王国时期串珠之登记表。下午支持不住，昼寝。

11月14日 星期六

今晚7时，永嘉基督教青年社在艺文小学举行第一次交谊会，并第五次学术演讲，约我讲考古学。晚餐后前往，由艺文小学校长盛从东君招待，施德福夫人亦来。7时余演讲开始，听众约七八十人，我讲考古学的定义和方法（一调查、二发掘、三研究：a. Cumental data [文献资料]，b. Stratigraphy [地层学]，c. Typalogy [类型学]）仍是去年在北大讲演的那一套，不过多引巴勒斯坦的例子，以听众皆为基督教徒也。讲演后，听众陆续起来请求解答问题，如问考古学有什么用处？考古学与古董商的分别何在？中国考古学的过去成绩，及现下工作情形等，余皆一一为之解答，幸未为之所窘。最后主席宣告散会，已近9时半矣。

11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为秀庵写作一篇《双屿山的惨剧》（《寇难记实》之一）。午饭后，与秀庵同赴《温州日报》，晤及社长胡培根君，谓近日新闻及广告拥挤，数日内无法登出；再赴《浙瓯日报》，晤及徐其康君，谓明日无办法，后日或大后日可以登出。

11月16日 星期一

继续整理中王国时期串珠登记表。

11月17日 星期二

将中王国时期串珠登记表草稿作完。近日米价由每元1斤5两涨至1斤1两，谷价由每百斤55元涨至80元，猪肉由每斤4.8元涨至10元，毛巾每打由155元涨至215元，仅西药、洋针等销路停滞，反稍跌落。

11月18日 星期三

誊抄中王国时期串珠登记表。阅伯希和之《扶南考》及《真腊风土



记笺注》（冯承钧译《史地丛考续编》1-104页）。

11月19日 星期四

誊抄中王国时期串珠登记表完毕，作图谱登记表。今日下雨，双屿山送“快便肉”来，此为瓯俗，娘家于女儿分娩之月先送“快便肉”，祝其分娩顺利，送肉之仆人不宜留延，将礼物交上后，即从速回去。所送之肉，系已切好煮熟者，杂以金针，上置已煮熟之鸡卵二枚，另有一篮咸鸡卵及鸭卵（各十枚）。闻第一次分娩时所送为六色，除上述二色外，又有粽子、糖糕、红枣、砂糖等四色。

11月20日 星期五

15日所写《双屿山的惨剧》，已于今日于19日《浙瓯日报》之副刊《高楼》第53期中刊出。整理中王国时期串珠，计算其总数及各类之百分比。

11月21日 星期六

今日天霁。上午继续整理中王国时期串珠。下午与王祥第君同赴清明化工厂，晤及蔡孔耀、刘昌镠等，谈至傍晚始返。阅王筠《文字蒙求》卷一。

11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赴双屿山，晤及锄非，即在其家午餐。返城，阅王筠《文字蒙求》卷二。

11月23日 星期一

阅滨田耕作《考古学通论》（1-106页）。下午晤及夏癯禅君处闲谈，知其明日即赴龙泉，就浙大分校教席。至温中访董朴垞君，闻其编辑温中四十周年纪念刊，当即建议刊登刘次饶先生遗稿中有关温中之记载，乃偕往访刘昌镠君，请其设法将遗稿一部分寄到温州，以便登载纪念刊中，昌镠君虽加允许，但时间恐来不及耳。

11月24日 星期二

继续整理中王国时期串珠，写作质料部分。下午至杨府山，为此次返里后第一次登临此山。沿山路至慈山，临吊水心先生之墓，墓为其后人于道光间所重修，但墓前二石将军，则当为宋时旧物，惜其头部均已毁损，仅存身部，右侧者半埋土中，附近则近代墓葬颇多，徘徊良久，乃觅径下山返家。

11月25日 星期三

继续整理中王国时期串珠。阅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五卷。又阅王筠《文字蒙求》卷三。

11月26日 星期四

阅毕王筠《文字蒙求》（四卷）。整理中王国时期串珠，阅读札记，将漏列者加入图谱及登记表中。

11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整理中王国时期串珠，阅读札记。下午出去购物。

11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阅摘录Reisner, *Kumma*一书关于串珠札记。下午阅姚名达编《朱筠年谱》。

11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阅摘录Winlock, *Tomb of Senebtisi*一书关于串珠札记。下午至籀园阅报，阅毕《朱筠年谱》（1-162页）。

11月30日 星期一

阅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一。整理中王国时期串珠，写作关于质料一部分。

# 12月

12月1日 星期二

购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一部，此后有余暇，拟将之全部读完。盖此书为攻古文字学者之必要工具，治中国考古学者所不可不读之书也。随便翻阅浏览，竟费了半天的工夫。下午将昨天所写中王国时期串珠之质料一节，加以修改。阅读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二。

12月2日 星期三

阅读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二毕。写作中王国时期串珠之H类。连日妻以将近分娩，夜不安眠，我也陪着受罪，睡眠不足，日间精神不佳。

12月3日 星期四

久晴水干，井水作咸味，昨夜天雨，今日天阴。阅读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四。写作中王国时期串珠之H类。

12月4日 星期五

今日天霁，天气渐寒。阅读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四。此书共八卷，余所有者系残本，缺后四卷，第三卷有目无书，各本皆如此。钱宾四《近三百年学术史》疑为阎氏自行删去，故分散于他条之下，故有目无书，有时且无条目之名。下午赴籀园图书馆，晤及昌铎，并承其介绍于馆长梅雨清（冷生）先生，聚谈良久。梅氏贻以《蓼綏年刊》及所校姜准《歧海琐谈》一部。

12月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清明化工厂，晤及刘昌铎君。下午往谒金嶸轩先生，金陵一别，已七年有余，金先生亦现老态矣，殷勤垂询别后情况，后又偕赴瓯中。返时已傍晚，涉览《蓼綏年刊》及《歧海琐谈》。

12月6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姜准《岐海琐谈》卷一至卷四。午后昌镠遣人送来刘次饶先生日记，遂携之至昌镠处，与之同阅，摘抄有关温中之史实，以便录入四十周年纪念册中。傍晚始归。

12月7日 星期一

写作中王国时期串珠中关于L类之形制。阅《岐海琐谈》卷五至卷六。

12月8日 星期二

阅《岐海琐谈》卷七至卷九。昨晚大南门外大火，自南栈桥中烧至卖麻桥边，约焚去二三百间，可谓巨灾矣。下午整理中王国时期串珠之M类。晚间已睡，为妻唤醒，谓今晚腹痛，恐将分娩。时已10时许，遂披衣而起，大姐亦警醒，下楼相助。遂找人叫来月里妈，将床铺好，又叫来接生助产士，系邻近之林女士。至12时许阵痛渐紧，妻呻吟不已，谓以孱弱之躯，又经此两三月之胎扰不安，恐元气不继，乃令助产士注射催生针。大姐问助产士，是否当晚关闭抽屉及柜门之类，须再行打开，盖温州有此一迷信也。注射后，不久即生下一子，余坐于帐外窗下榻上，闻帐内婴儿啼声，心始放宽，妻已疲倦不堪矣。大姊谓为母者育子之辛苦如此，若养儿不孝，真使为母者痛心疾首也。时已12时半。助产士洗涤婴儿，服侍产妇，一切清理后始告辞而去。余虽先睡，而终不能安眠也。

12月9日 星期三

昨日睡眠不安，今日精神欠佳。上午阅《岐海琐谈》卷十至卷十二。写作中王国时期串珠之M类。昨夜所育之婴儿，今晨仍未张目，妻又为之忧虑，余笑谓春间欲堕胎，即前日仍谓若为女婴即送之育婴堂，现今乃为眼未张开，即如此过虑，何前后之矛盾也。后以硼酸水洗之，始稍张，盖由于眼眶充血增厚，以致不易睁开也。然妻谓由于昨日下午缝合鞋样之故，坐立将已缝合鞋样剪开，后见婴儿睁眼，自谓果然得效验矣。妻此次怀孕，坚谓所育必为女婴。昨日午间岩翠曾以汤丸卜男

女，取生汤丸一，煨之火中，祝曰：若生男则凸出，若生女则裂开，汤丸受火熏而涨澎，不裂开而凸出，自谓得效验矣。今日父亲以婴儿八字托朱公亭算命。据云，依今日子时推算，命甚佳，为天喜星、天贤星、天财星，五行缺木；三日“戒祥”，为父亲不能自执香案，最好倩人代执香案云。今日下午开喉，取人家之乳，女婴须取诸育男之家，男婴须取之育女之家，开喉在潮平时，先饮以菜油，然后饮以人乳，母乳须俟“戒祥”后始授之。

12月10日 星期四

今日上午小儿“戒祥”，备香案二，一供土地，一供利市佛（鱼，肉，酱鸭，米，豆腐干，寿糕，花生及细面，共八样），邀一经友念念有辞，焚纸马、银纸，又以净水符焚于水中，洒于正厅及灶房、产房等处。以五行缺木，取名“瑞楷”。余上午在家阅毕《岐海琐读》卷十三至卷十六（全书共十六卷）。下午赴华盖山，至资福寺及大观亭，为此次返里时第一次重履其地。

12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出去购物。下午至温中，遇及徐希涛君，偕往访陈继严君，谈及校友会事。傍晚始返家。

12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赴温中，参加四十周年纪念会。入校门至签到处签名，领取《校友通讯》及纪念册。少顷，庆祝会开始，在礼堂行礼如仪，后由朱一清校长致开会辞，叙述近三年来国难期中学校之困难，初中部遭轰炸，中弹达23枚之多，及今年由青田迁回永嘉之经过。陈继严君为校友会代表致辞，叙述校友会之组织。其后当地长官致辞，张宝琛专员称赞温州先辈兴学之热心，温中由温州府学堂进化至十中，更进化至温中，希望能继续进步，并养成尊师之风。叶璜党代表致辞，劝同学负起重大使命，领导社会各部门活动。吕律县长自谓在瑞安任县长四年半，对于孙仲容先生非常佩服崇拜，因而赞颂其著作及办教育之精神。校友李一飞君叙述永嘉学派之精神，希望吾人能继续之。前任教员、现任永嘉中学校长叶云帆，希望温邑各校合作。余亦以校友资格自述当年在校时之

情形。奏乐礼成后，至仲容先生纪念室参观孙氏遗墨及其著作。室中正面挂有仲容遗像，两旁有二对联，一为仲容遗墨（孙氏大字殊不见佳，笔力殊嫌孱弱也），一为董朴垞君所书纪念仲容之联“笺周礼，诂墨子，考释金文，专事<sup>撰</sup>述，成书念余种，永垂不朽。立宪政，挽路权，勗兴教育，独任怨劳，建业十余端，功留无穷”。吕律县长冒充内行，以为仲容真迹那一联，笔力殊弱，恐为贗品，董君所书未落上下款，却以为确是真迹。自己曾见过孙氏这种笔法，却不注意不仅笔法不同，即语意亦不会为孙氏自作，官僚冒充学者，多说几句即行露尾，而沾沾自喜，殊为可笑。后至操场摄影，即行散会。晚间父亲率铮、暄二儿赴温中观剧，余在家未去。

12月13日 星期日

清晨5时许，县政府户口检查会偕保甲长来扣门，检查户口，但一询问，对照户册，即行出去。街道上学生站岗，不准通行，至8时检查完毕，始得通行。余赴双屿山，中途遇及董朴垞君，又至孙仲容文物展览会中浏览一周后，始出小南门至双屿山。在岳母家闲谈家常，傍晚始告辞。返家，见妻呻吟不已，据云近午时身体忽觉寒冷，傍晚进食即呕吐，夜间昏厥，苏醒后仍呼头痛，乃食阿司匹林，其后稍安。

12月14日 星期一

昨夜未得安睡，今日精神不佳。整理中王国时期串珠之PH类。下午昼睡片刻，董朴垞君送来借去之书及《厚庄日记》原稿。夜间妻又发烧，婴孩以失乳哭啼不已。

12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阅《厚庄日记》稿本，抄录有关温中史实。下午至锄非处，托其借测温表，跑了几家未成功，仅购得炼乳一罐，计35元。妻今日又发烧，傍晚始退清。

12月16日 星期三

阅《厚庄日记》稿本，抄录有关温中史实。至府前街文华堂旧书铺，获见瑞安从鄮楼（杨绍廉藏书）所散出之书籍。

12月17日 星期四

昨宵妻又发烧，夜半为之惊醒，天明热尚未退清，殊令人焦急。因昨夜失眠，今日整天精神不佳，午后即睡，4时半始醒。今日仅阅张之洞《劝学篇》一册。

12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至府前街文华堂，翻阅瑞安杨绍廉氏之旧藏古书，闻此批书籍由其孙售出，售价5300元（关于小学及金石之学，现下仍在杨氏手中）。此批书籍中无特殊佳书，《五峰集》（永嘉诗人祠堂刊本），有杨绍廉氏之朱笔校注，已于昨日为洪欣（？）购去；郑秉卿亦购去数十册，梅冷生为图书馆选书数十种，放在一堆，尚未取走。余曾选出汲古阁原刊本《香圃》一册、清初雍正间修《雁山志》一册，皆以议价不合，放弃（索价20余元），只购得有黄绍箕校语之孙氏《永嘉郡记集本》一册、孙氏《九旗古义考》一册，计洋8元。下午阅《永嘉郡记集本》。

12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妻又发热不退，令人焦虑。下午延薛立夫医师诊治，中医亦喜用西药，谓可用“扑虐母星”，往与黄启荣君商酌，产后用此药无碍否？现下市价0.2之拜耳牌，每粒25元，幸自家去年曾在昆明购得数粒。旋至籀园，晤及董朴垞君，相偕至温中，承其惠赠《瑞中校刊》一册，以其中有所作之《瑞安文风与温中》一文也。今日岳母来探视妻病，并送来“月里庚”。瓯俗于戚家首产子女，必送“月里庚”，办六色者：细面、黄鱼、猪肚（此三品主家收领），□□、□柿、糕等（此等过远不收），但如非首次生产又非长子，则除外婆家及至亲外，不送“月里庚”。

12月20日 星期日

昨宵大雨，已月余未下雨，井水干旱，味咸，颇希能早降甘霖，今日整天阴，水仍不多。上午阅《瑞中校刊》四十周年纪念册，翻阅《厚庄日记》稿本，作摘记。下午继续写作中王国时期串珠之PH类。

12月21日 星期一

整理中王国时期串珠，写作关于P.D.及R二类之形制。今日妻又发热二次，体温高至摄氏40度有零。

12月22日 星期二

今日为冬至节，晨起后，食汤圆及麻糬。永邑乡间于是日决定佣工之去留，及论定全年工资（现下长工每年1000元左右，短工每天10元），但须分岁（十二月二十四日夜）始分别赴新主人家中。妻今日用扑疟母星，但仍发热，令人忧虑。暄儿又以感冒风寒，发热头痛；铮儿又左眼发炎，真可谓多事之秋矣。晚间做午酒一石四斗水，用一石粳米，四斗黄烟（酒母），潮平时入酒瓮酿选。写毕中王国时期串珠之形制一节。

12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妻仍发烧至39度，往请黄启荣君来诊治，据云为恶性虐疾，须用扑疟母星疗治，开方治胃润肠，遂自去配药，并购炼乳一罐。下午暄儿咳嗽，头痛发热。两张床睡了两个病人，真令人头痛。

12月24日 星期四

昨夜妻又发热，且不出汗。上午赴黄启荣君处商洽，据云今已退清，则为恶性疟病无疑，劝再食扑疟母星。返家父亲主张延请中医，经济权不在自己手中，只好任父亲来决定，延请中医白仲英来诊治，用柴胡汤稍加改易。

12月25日 星期五

今日妻热退清，希望不再复发。下午至黄启荣君处询问，据云大概可以断根，明日如不再发，可食奎宁一粒。返家后，整理中王国时期串珠，写作arrangement [ 串配模式 ] 一节。连日为了妻病，耽误写作工夫不少，其后须更努力。

12月26日 星期六



写作中王国时期串珠之串配模式一节。妻病稍痊，已不复发寒热，仍延请白仲英医师诊治。暄儿今日感冒稍痊，今日去上学了，然已旷课三天半矣。

12月27日 星期日

今日放晴，赴叶家中小坐，又同赴徐希涛君处闲谈，闻郑翔鹏君于三四个月以前，以肺病逝世，遗孤尚幼，殊为可怜。郑君系乐清人，为十中同级生，以第一名考入十中，在十中时具有雄心，初中毕业后，借人文凭考入中央大学预科，一生不得志，抱恨辞世，伤哉！当年旧友，又弱一人矣。

12月28日 星期一

写作中王国时期串珠完毕。下午独自出西郊，至翠微山，久不郊游，闷郁之至。

12月29日 星期二

晚间许文通君邀宴。闻赵□□来温赈灾，大做生意，购去货物200万元。又闻吕律县长每日必饮酒汗一瓶，如仅赖薪贴，每月所入不够其喝酒。国难至此，而吏治仍极腐败，殊可浩叹。

12月30日 星期三

昨夜宴饮伤胃，今日精神不舒。上午誊抄中王国时期串珠。

12月31日 星期四

身体尚未完全恢复。抄录中王国时期串珠。阅伍光建译《泰西进步概论》（Marvin, *Living Post*）。

[1]编者注：连日会见多年未晤之亲戚及友人，并不断聚宴。

[2]编者注：继续会见诸亲友。

[3]编者注：应指“斯大林格勒”

# 1943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五

今为阳历元旦，在国难期中，仅各机关及学校照常开纪念会及放假而已。自己仍留在家中，抄录中王国串珠一章之初稿。下午出去散步，至西山附近始徐步而归。闻父亲云此次胜利公债，永嘉一县700万，地区富商派差10万元者达22人之多。

1月2日 星期六

抄录中王国串珠一章之初稿。阅叶为耽《震旦人及周口店文化》一书。

1月3日 星期日

抄录中王国串珠一章之初稿。公侠嘱余代作《威尼斯商人》之撮要。

1月4日 星期一

抄录中王国串珠一章之初稿。往地行晤及李亦环经理，托其弄到一纸《永嘉城区地图》。返家后，接到温中来信，约明日担任英语讲演比赛裁判员。

1月5日 星期二

上午预备今日温中讲演会之致辞。下午赴温中，担任高中英语讲演比赛之裁判员，裁判员共3人，酆吉章、谷寅侯与余，讲演员共10人，判定后，推酆君上台致辞，拟告结果。

1月6日 星期三

作Second Intermediate Beads [ 第二中间期串珠 ] 之分类登记表草稿。

1月7日 星期四

作第二中间期串珠之分类登记表草稿，将之誊抄清稿。

1月8日 星期五

阅毕伍译《泰西进步概论》（1-293页），译笔涩难，但原书则殊值得一读。作图谱登记表。下午赴籀园阅报。旋赴西山，直至狮子峰，有清初墓葬，但不见更古者。旋至将军桥，有石将军一，此当为一对，其一或已沉没于水，有赑屃二座，弃于田中，碑石已不见踪迹，石坊有“……文林郎云南……”等字，疑亦属此墓，但寻觅墓坟，有荒坟一，不知是否即为此墓。

1月9日 星期六

阅郑鹤声《中国文献学概要》。下午至籀园阅书。

1月10日 星期日

阅毕郑鹤声《中国文献学概要》（1-240页）。

1月11日 星期一

楷儿已满月。连日天阴，今日放晴，打扫房间，洗刷地板，只好暂停写作。阅Hawthorne, A *Wander Book* [ 霍桑：《奇书》 ]（pp.1-180）。下午至施德福君处，以其前次索阅关于Peking Man [ 北京人 ] 之书籍，故携一册叶为耿之《震旦人与周口店文化》，并面加翻译。

1月12日 星期二

整理第二中间期串珠。

1月13日 星期三

复阅关于第二中间期串珠之文献，并作提要。

1月14日 星期四

整理第二中间期串珠，作各项统计。赴王小同君处闲谈。据云吕律县长有罢免消息，以其在瑞安任中诸事遭后任告发也。又谓胜利公债一事，县政府不咨询商会，自行决定，同时又广布谣传，某家派十万，某家派八万，最后定局尚未确定，盖希望商家至县政府活动，赠遗贿赂，以求减低派额也。

1月15日 星期五

整理第二中间期串珠。阅Hawthorne, *Tangleword Tales* [霍桑：《故事新编》] 上半部。

1月16日 星期六

今日写作第二中间期串珠之质料一节，近来写作精神不佳，延搁时日不少。

1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赴双屿山，遇及秀庵。午饭后，在岳母房中闲谈良久，旋即告辞返家。

1月18日 星期一

阅毕霍桑：《故事新编》（pp.1-222）。写作第二中间期串珠之H类形制。

1月19日 星期二

写作第二中间期串珠之G、L、M三类形制。下午赴吴秉经君处，吴君新自桂林归来，故向之打听内地情形及沿途旅行情况。

1月20日 星期三

写作第二中间期串珠之PH类形制。下午谷起选君来，乃十中时老同学，现任温师体育教员，闲谈别后情况。旋金嶸轩先生来谈。

1月21日 星期四

明日家中做糖糕，今日磨粉，用米一石，较往年为少。上午写作第二中间期串珠之P、R二类形制。

1月22日 星期五

今日家中做糖糕。写作第二中间期串珠之S类形制，又将已写好之部分加以修改。

1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偕妻及子女赴双屿山，以今日乃守桂续弦之期也。傍晚迎轿，夜间拜天地，入洞房间，有守桂之同学闹房，一直闹到夜半，始行散去。

1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在双屿山。午后返城。昨宵失眠，精神不佳。晚间黄云畴君自瑞安返乐清，道经此间来闲谈一会儿。

1月25日 星期一

写作第二中间期串珠一章完毕。

1月26日 星期二

修改第二中间期串珠一章。阅程树德之《说文稽古篇》卷上（1-72页）。

1月27日 星期三

誊抄第二中间期串珠一章。

1月28日 星期四

誊抄第二中间期串珠一章。下午杨学德、吴秉经二君来谈，杨君新自沪返里，已七八年未相遇，畅谈别后情况。晚间家中做炒米糕。阅程树德之《说文稽古篇》卷下（1-62页）。

1月29日 星期五

开始整理New Kingdom Beads [ 新王国时期串珠 ]。阅姚绍华《崔东壁年谱》（1-92页）。晚间祭灶神，以今日为阴历腊月廿四日也。素供六色，另有十碗（炒米，鸡脚糖，灶神糖，芝麻糖，麦糕，荸荠，饼干，柑，桔，花生。往年有红松糖，而无饼干）。

1月30日 星期六

登记新王国时期串珠草稿。

1月31日 星期日

继续登记新王国时期串珠草稿。阅柯昌颐《王安石评传》。下午家中年终还愿，往年系挑往城中各庙还愿，自去年起改在家中举行。今日有雪意，晚间大雨。

# 2月

2月1日 星期一

天雨。作新王国时期串珠分类登记表。阅柯昌颐《王安石评传》。下午家中“还冬”于潮涨时举行，在中庭燔柴为祭，祭品则以天雨改陈于正厅中，凡十二品（猪头，烧鹅，腊肉，鸭，鸡，松糕，瓠柑，米饭，鳊鱼，元宝——糖糕所制，桃糕，豆腐）。另一桌祭五路财科，仅有十品，即略去猪头及烧鹅也。今年各物奇昂，猪头六七十元，鹅40余元，鲤鱼一对40元，他物类推。

2月2日 星期二

闻胜利公债派额，县政府仍未公布，某宅原定每房1万元，花去运动费2000元，减为每房仅派1000元，其他各殷户如有门路可走，亦大多采用此法。阅毕柯昌颐《王安石评传》（1-428页），王氏新法之病民，多由于执行官吏之不善，今日国民政府之病民，窃以为亦多由于此，今日之政治，最要者为澄清吏治，然后各种新政始有办法。晚间家中设分岁酒二席，皆为自家中人。

2月3日 星期三

继续作新王国时期串珠之分类登记表。收到曾昭燏君来信，知调入史语所系傅先生之意，李先生仍欲留之于博物院，此事待回川后再行定夺。

2月4日 星期四

今日为阴历除夕，仍继续作新王国时期串珠之分类登记表，此一时期达400号，今日仅登记毕一半。傍晚家中于庭中堆柴作燔祭，点岁灯，令儿童辈分置于家中各处，然后用除夕酒，分压岁钱与儿童辈，夜间守岁，食煨芋。

2月5日 星期五

旧历元旦，晨起甚晏，今日素食。阅张其昀《中国民族志》（1-183页）。天雨，出门贺年者甚少。实则温俗，即天气晴朗，亦于正月初二始至戚友家贺年也。元旦日休息，厨房中不用菜刀，菜蔬皆于除夕做好，又不持帚扫地，否则不利。

2月6日 星期六

上午煜光来贺年。继续整理新王国时期串珠，作分类登记表。今日天霁，西风寒冽，未曾出行。

2月7日 星期日

上午丁贤明表弟、祖谦甥来贺年。下午赴煜光处贺年。

2月8日 星期一

今日携子女赴双屿山贺年。下午返家。昨今两日警报数次，机声隆隆，盘旋于空中甚久。连日报纸以节日停刊，谣传颇多，或谓永康、天台等处失守，丽水投弹，人心又起恐慌，颇希望为谣言而非事实。

2月9—12日 星期二—五

继续作新王国时期串珠分类登记表。

2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王小同君偕张西门君来谈。下午赴赵恕君处，旋至籀园图书馆阅报。返家闻祥第曾来访，用点心后即去。

2月14日 星期日

今天是阴历正月初十，双屿山二房春酌，午餐后闲谈片刻即返城。

2月15日 星期一

今天放晴。赴双屿山，偕秀庵一同赴慈山南村，在大祥家中午餐后，至慈湖东庄妗母家贺年。晚间在双屿山过宿，有龙灯。



2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由双屿山偕秀庵昆仲及陈大祥君一同进城，又约煜光、立伦在家中午餐。午餐后，他们辞去。自己因连日酒食伤胃，精神不佳。阅俞定译、马文（Marvin）：《近代世界史话》（*Century of Hope* [《希望的世纪》]）。

2月17日 星期三

将新王国时期串珠之分类登记表作完，此期材料最多，达400余号，殊为麻烦。下午至东郊散步，归途至二房店中小坐，闻仲光堂兄言，连日各货又奇涨，洋纱已涨至每匹8万余元（去年年底仅5万元），洋烛每箱800元（去年年底仅500元），限价之效果如此，殊可叹息。阅马文《近代世界史话》。

2月18—20日 星期四—六

誊清新王国时期串珠之分类登记表。

2月21日 星期日

将新王国时期串珠之分类登记表誊清完毕。阅马文《近代世界史话》（1-361页）。

2月22—24日 星期一—三

将新王国时期串珠计算各类总数，以便统计。

2月25日 星期四

作新王国时期串珠之图谱登记表。阅Defoe, robinson Crusoe [笛福：《鲁滨孙漂流记》]。

2月26日 星期五

作新王国时期串珠之各种统计表。阅笛福：《鲁滨孙漂流记》。

2月27日 星期六

继续作新王国时期串珠之各种统计表。继续阅笛福：《鲁滨孙漂流记》，阅毕Part.I [ 第1卷 ] ( pp.1-308 )。

2月28日 星期日

今日精神不佳，将串珠工作暂行搁置。阅笛福：《鲁滨孙漂流记》第2卷。

# 3月

3月1日 星期一

身体不适。上午阅笛福：《鲁滨孙漂流记》第2卷。午后，晤及王小同君，知贤修有信来，今夏清华休假出国，拟赴美国C.T.I.[\[1\]](#)，去年曾赴印度做一批生意，颇获利。

3月2日 星期二

阅笛福：《鲁滨孙漂流记》第2卷。上午写了四封信。下午李诒君来访，为光华时同学，已十余年未见面，谈别后情况及国外情形。

3月3日 星期三

阅笛福：《鲁滨孙漂流记》第2卷（pp.1-597）。其续集述鲁滨逊游荒岛归来后，再度出外飘零，曾至中国，似根据当时海客游记编撰而已，远不及正集之佳也。

3月4日 星期四

抄录论文附录之Index to Provenance [ 出处索引 ]。

3月5日 星期五

上午开始写作新王国时期串珠一章，复阅抄存关于此问题之摘纪。偶翻及清华毕业时之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流域之田赋问题》一文，虽已发表于《清华学报》，但篇末之参考书目为编者所删去，故今日将此“参考书目”重抄一遍，贴于单行本之后，预备可能时加以再版。下午往谒贤修老太太，正抱病卧床，闻贤修夏间或返温一行。

3月6日 星期六

拟阅读《段注说文》，先读其《六书音韵表》，自惭对于古韵知识过浅。阅北大《国学季刊》中关于古韵诸篇（如魏建功《阴阳入三声

考》、《戴东原对于古音学的贡献》等)。

3月7—9日 星期日—二

复阅新王国时期串珠之札记。

3月10日 星期三

下午赴地行缴纳同盟胜利公债5000元。后赴航务局，晤及黄希霸君，乃十中时老同学，已十余年未会面，畅谈别后情况。

3月11日 星期四

开始写作新王国时期串珠一章。写信给徐贤修君，提及将于最近西入内地，妻看见了，很不愿乱世别离，依枕而泣。

3月12日 星期五

今日一连写了四封信：(1)李济之(或许秋间入川)；(2)李启生；(3)朱家骅(旅行护照，乘车优待证及桂渝航空票)；(4)徐浩(旅费汇温问题)。下午杨学德君来，谓亦有入川之意，谈及在温办理工厂之困难，以时有敌人侵入之可能。连日县政府强派壮丁抢运军米赴丽水，以致永嘉米价上涨五成，闻壮丁每名仅挑60市斤，依当时米价不过120元，丽水亦仅180元，而壮丁每名由保甲出钱，需三四百元一名，此举真可谓劳民伤财，直视温州为准沦陷区矣。

3月13日 星期六

妻为我出门的事唠叨了好一会。阅魏建功的《研究中国古音的先决问题》(北大《国学季刊》)。下午赴籀园阅报。

3月14日 星期日

阅大公报编《西北风云》，乃记载抗战初起时华北南口之战至平型关之战情形。

3月15日 星期一

写作新王国时期串珠。

3月16日 星期二

写了一封信给格兰维尔教授，报告工作情形，并言及邮寄之困难，嘱其设法展延考试时期。下午赴小同处，以贤修太夫人去世，商酌合伙赙赠。旋赴陈叔平先生处执紼，晤及从前十中教师陈铎民先生及省立图书馆馆长孙孟晋先生，余即以中博院名义，接洽温州古甓及仲容先生遗墨问题。据云现下均尚保存，将来可以赠送或售卖与公共机关，此事待战事平静后再谈。后来与孙孟晋及梅冷生先生，赴蝉街方介堪先生寓所。访戴幼和（家祥）先生，乃清华国学研究所毕业同学，此次尚初度见面，谈至傍晚始返。

3月17日 星期三

写作新王国时期串珠。下午往访董朴垞君。

3月18日 星期四

写作毕新王国时期串珠之质料一部分。下午孙孟晋君来，谈及瑞安修志一事，谓以主持者各怀私见，执笔者多不尽不实，故退出修志局，在籀园时曾修有《温州备志长编》，收集清末以来之事迹，现已送浙江史料委员会。又谈及温州古甓，谓将来可以移赠中央博物院。

3月19日 星期五

写作新王国时期串珠之PN一节。下午杨悦礼君偕黄焕焜君来，询问关于留学事，借去《留学指南》一册。黄君离系浙大电机工程系毕业，拟半官费留学。

3月20日 星期六

写作新王国时期串珠之GD一节。阅C.Dickens, *The Cricket on the Hearth* [狄更斯：《灶上蟋蟀》[\[2\]](#)] 一篇。

3月21日 星期日

这几天又自修《速修日本语读本》，颇耽误写作的工夫。今写完新王国时期串珠之GD一节。开始写H类之typology [ 类型分析 ]。

3月22日 星期一

赴江心寺游览，已十余年未去过，只由江这边远望双塔，这次把这孤屿游览一周。江心寺山门内天井曾中一弹，卓公祠全部被毁，文信国公祠则成为中茶公司的堆栈。这几天江心寺正在作水陆道场，母亲今天来进香，需住到后天才回家。因为今天是母亲七秩，所以出钱参加这道场。江山寺有明碑几种，但清高宗墨迹“清辉”二字却是清代翻刻本。游览一周后，返城至郭公山一游，富览亭仅余四石柱。城墙此间尚余一大段，正在拆毁，将城石移作他用。

3月23日 星期二

阅Dickens, *The Chimes* [ 狄更斯：《古教堂的钟声》 ] 一篇。写作新王国时期串珠之H、L、M三类之类型分析。

3月24日 星期三

阅Dickens, *The Haunted Man and the Ghost's Bargain* [ 狄更斯：《着魔的人》 ] 一篇。写毕新王国时期串珠M类之类型分析。

3月25日 星期四

昨夜身体忽发寒热，疑为疟疾，早餐后至春生堂购药。写作新王国时期串珠PN类之类型分析。

3月26日 星期五

阅Dickens, *The Battle of Life* [ 狄更斯：《人生的战斗》 ] 一篇，载*Christmas Books* [ 《圣诞故事集》 ] ( pp.1-429 )。午刻又发寒热，下午睡在床上，热度不退，晚餐牺牲不吃，直到夜半才退清。

3月27日 星期六

昨天发寒热，今日精神很疲倦。将新王国时期串珠PN类之类型分析

写完。开始写作PD一类。阅Zucker, *Western Literature* Vol.IV [ 泽克：  
《西方文学》第4卷 ] 中各章之引言及选文。

3月28日 星期日

昨夜一夜失眠，今天精神更不佳，午间又发寒热，卧床不起。夜间  
许久始入睡，出汗后热度始退。

3月29日 星期一

写作新王国时期串珠之PD及R二类之类型分析。

3月30日 星期二

写作新王国时期串珠S类之类型分析及各类用途之撮述大概。今日  
用奎宁丸治疟，幸未再发，惟连夜未能安睡，又以屡经寒热，头稍昏  
混。闻今晨丽水日机投弹，此间又起恐慌。下午警报，平日行若无事的  
行人，今日都慌忙奔避矣。

3月31日 星期三

家中又预备防空室，上午有二次空袭警报，临时新闻谓今晨9时许  
有9架飞机轰炸丽水，昨日4次轰炸丽水（前3次3架，后一次9架），不  
知是否为浙东战事之先声。今日《浙瓯日报》载张宝琛专员语，谓最近  
一月，温属发动13万数千人，肩运赋谷9.5万担至处属。此事或与丽水  
被炸有关，传闻仓库亦在被炸之列。

# 4月

4月1日 星期四

写作新王国时期串珠之arrangement [ 排列 ] 一章。

4月2日 星期五

写毕新王国时期串珠全章，开始誊清。上午微雨，下午放晴，至籀园阅报。据闻昨日丽水又遭轰炸，一连三天，闻目的物为由温州运去的仓米，贮藏之祠堂被炸，米粒狼藉。

4月3日 星期六

誊清新王国时期串珠一章。今日城区各镇公所又发出紧急命令，这大概是浙东吃紧之先声。

案奉永嘉县防护团紧急命令，内开  
顷奉浙江省防空司令部电话：“令转饬尽量疏散人口”等因，奉此自应遵照办理，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镇长火速转知该镇范围内所有各机关、学校及住户之妇孺老幼，自即日起，尽量疏散为要。此令 镇长……

4月4日 星期日

将新王国时期串珠一章誊抄完毕。

4月5日 星期一

开始整理Later Period Beads [ 晚期串珠 ]。赴温中参观八区工业展览会，观众颇拥挤，所陈列者多为轻工业，以纺织业为最大宗。

4月6日 星期二

继续作晚期串珠之分类登记表。



4月7日 星期三

将晚期串珠之分类登记表作完。下午至徐宅询问贤修已否抵家，据云已接到由赣州来电，大约再过十来天可以抵温。赴清明化工厂，晤及刘昌镠君，承其惠赠《厚庄续集》一部。

4月8日 星期四

将晚期串珠之分类登记表誊抄完毕。傍晚贤修偕学德来。贤修昨晚始抵温，畅谈别后情况，谓王兆眉与之合伙，赚钱数十万，仅予以3000元为酬，因之发愤自行经营，去年暑假赴印度一行，获利10万元左右，现下家眷生活不成问题，暑假中拟赴英留学云云。留之晚宴，为之洗尘。

4月9日 星期五

昨晚伤胃，今日精神不佳。作晚期串珠之各种统计表。下午体倦而睡。

4月10日 星期六

作晚期串珠之各种统计表。楷儿今日坐椅。温俗男孩子三个月另三日坐椅，女孩四个月另四日坐椅，但男孩体弱者得依女孩为例。楷儿以缺乏乳汁之故，至四月另四日始能坐椅。

4月11日 星期日

复阅关于晚期串珠之札记。下午赴徐贤修君处小坐，贤修劝余与之一同起程，以萧铮君有出租车，较为方便也。旋赴清明化工厂，晤及孔耀、小同诸君，闲谈一会儿。返家后，身体又发烧。晚与妻谈及离家事，观其状，殊为可怜也。

4月12日 星期一

复阅关于晚期串珠之札记，加以分类。

4月13日 星期二

疟病又发，午时发寒热，至夜间始退。又旷了一天的工夫。

4月14日 星期三

写作晚期串珠之质料一部分。上午往访贤修君未遇，晤及萧铮君。据云史语所将迁移至兰州工作。又谓赴桂专车可以搭乘。余返家后，将此事告父亲，父亲谓进止由余自己决定。母亲本来极不希望我出门，经解释后，亦承允诺。惟妻极端不赞成，下午且愤而出走，傍晚始返家。晚餐后，余至董朴垞君处，将自己所作之挽陈叔平先生对联，请其斧正，以便星期日追悼会之用。

忆多年设帐中山，拥比廿五载，小子不才，忝附门墙为弟子，  
伤此日骑箕东越，执紼六千人，典型长存，仰瞻遗像哭先生。

在董君处晤及一瑞安老先生，谈及瑞安先辈之诗，有一首为：“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都在他人家，不得不愁愁不得，凭阑伤□看□花。”又：“一无嗜慾小神仙，不赌不嫖不吃烟，端午中秋除夕日，一年三次叫皇天。”

4月15日 星期四

昨夜又发寒热，今晨甚为疲倦，吃了几颗奎宁丸，仍不见效力。9时许发冷，午间发热，直到夜间天将明始退清，疑为恶性疟疾。后经询问医师，始知为间日疟。

4月16日 星期五

晨间热退，精神甚倦。下午赴杨学德君处询问治疟之法，知徐宅人情尚未送去，遂赴清明化工厂，晤及小同、昌镛等，知已决定改送奠仪，每人60元，即要求之派人送去，闲谈一会儿即返家。途中购得奎宁丸，到晚间睡时食了8颗（每隔2小时一次，每次2颗）。

4月17日 星期六

赴徐宅吊丧。进食时，一桌都是少时同学，有几个还是廿年前的小学同学。周君寿鋈谈到小学时关于我的故事，我进附小时是初小三年级

插班，那一学期的成绩便考第一。当时每级级长由考试成绩第一的担任，原来的级长叶君向荣，看见级长被夺了，便急得哭起来。又说我在小学作文，常咬笔杆，结果我的笔杆比别人的短了一段。我听了觉得很有趣，但是都不记得了。返家后，见妻卧病在床，云午间发冷，体倦脊痛，呻吟不已，晚间更昏厥，殊为着急，恐是受了我出门赴川消息的打击，心想假若她病加重，将为之奈何！

4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赴刘次饶、陈叔平二先生追悼会，由十中校长主祭，李一飞先生报告二先生事略，阮毅成厅长、张宝琛专员及校友萧铮等讲话。我也起来讲演，叙述刘先生初办温中时之艰难，根据刘先生手写日记中关于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一接任后首三天的日记；又述陈叔平先生当初闻苏步青君数学誉满国内时之感叹，自己无机以发展其数学天才，因而惋惜温州无好学校、无好图书馆、无研究学问之空气，最后以为吾人应转移风气，以崇拜金钱高官之心理，改而崇拜坚苦从事文化工作之文人。家属答辞、学生代表致辞后，即行散会。下午上街购物，乘便至贤修家中，据云22日由楠溪返城，大约25日动身。

4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根据旧稿抄本校改清华印本之旧作《太平天国前后长江流域各省之田赋问题》一文，其中颇多错字，又将参考书目再抄一份，预备将来入川后设法出一单行本。昨天起秀君改变态度，允许我出门，但希望我能二年内返家。今日强颜为欢，助我整理行装。

4月20日 星期二

整理Roman-Coptic Beads [ 罗马—科普特时期串珠 ] 卡片，作分类登记表。下午赴双屿山，通知将行出门之意。

4月21日 星期三

将罗马—科普特时期串珠之分类登记表草稿作完。下午正宗侄来，谓前借去之蒋廷黻辑《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2册、李剑农《中国最近三十年政治史》、谢国桢《黄梨洲学谱》、周佛海《三民主义之理

论的体系》等共5册，尚拟作札记，将来交正中侄保存，允之。

4月22日 星期四

将罗马—科普特时期串珠之分类登记表誊清完毕。下午杨学德君来访，偕往访贤修未遇，闻在汪远涵君处，至汪君处则已他往，在汪君处闲谈一会儿，傍晚始返家。

4月23日 星期五

将Beads Corpus [串珠集成] 中罗马—科普特时期串珠登记完毕。午后贤修君来，谓或许26日动身，但须准备必要时于25日动身。晚间至贤修处聚餐，几皆为当年十中同学，餐后扶乩。

4月24日 星期六

将Late Persian [晚期波斯] 及罗马—科普特时期串珠的Reference [出处] 等抄录于Index of Dates [时期索引] 表上，以便将全部登记卡片，可以放置家中，不必带去。下午起收拾行囊。

4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将行装收拾完毕。至徐贤修家中，未遇。据其家人云，今晚仍不能动身，大约明晚动身。傍晚前往清明化工厂聚餐，王孝于、王小同、刘昌镛、方恭敏、蔡孔耀、王祥第、叶岑、姜善、陈德煊在座，大部分为清华、燕京时老同学，相谈颇欢，夜深始散。

4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徐贤修君处，祥第及德煊亦在座，二君拟托贤修谋事，他们相谈，余乘机请他们晚宴。午后至醒春居定菜，并送请客单。傍晚至董朴垞君处，董君案首有《时代与思想》第18期，系张荫麟先生纪念专号，始悉张君已于去冬逝世，享年仅37岁，惜哉！晚间在醒春居聚餐，出席者徐贤修、王祥第、陈德煊、杨学德、蔡孔耀、刘昌镛、王良恭、赵恕（连余共9人，皆为北平时旧友）。此外尚有王小同、王孝于、方恭敏、吴秉经四君（叶岑、叶显文二君，邀请未到）。余将民廿三年在

北平时之清燕同乡摄影传观，皆有不胜今昔之叹。饭后至赵恕君处，观其所收藏之仇十洲画。返家已10时许矣。本晚用去500元。

4月27日 星期二

昨日约定诸同学一同至中山公园（王孝于君未来，叶岑君昨晚未到，今日亦来）。拍了几张合影，以为纪念。午刻同赴醒春居聚餐，饭后返家。连日奔走，身体颇倦，在家中休息半天，又将行囊重新整理一番。

4月28日 星期三

晨间赴徐贤修君处，徐君尚高卧未起。据云决定今晚动身，系温丽快船，船泊太史码头，约定晚间船上再会。午间家中为余设宴饯行。下午与黄希霸同至刘冠三（景晨）先生处。刘先生为永嘉前辈名宿，此次尚属初次进谒，刘先生身材瘦小，与其哲嗣刘节（子植）君相仿佛，须发均已斑白，谈次言及子植君在川情形，托余至川后如晤及子植君，可劝其勿神经过敏，并谈及修志事。晚间9时许离家。父亲嘱余不必顾虑家事，安心工作。母亲则烧香祷神，祝余平安。妻黯然无语。送余者为大哥、煜光、祖谦，及正宗、正寅、正中三侄，将行李安置船上后，在码头小亭中休息。好一会儿，萧委员的行李四板车先来，其本人及送行者十几辆车子后至，大哥等乃先返家。余随萧委员等至驿运站休息，12时许登船，即行入睡，船亦开行，吕县长送至温溪。

4月29日 星期四

以水大风逆，下午始抵青田，至西门外贤修外甥陈祖谋家中休息。晚间登船（二船船费1120元，二船夫又加240元）。

4月30日 星期五

今日身体不舒，晨间呕吐二次，陈祖谋及其姨妹亦在此船，并且增添6件行李，故极拥挤。余睡处适有海米二箩，死鱼与咸水的气味极猛，希望不要弄出疾病来。午后抵石门洞，黄、萧、徐、陈及余5人上岸游览，石门瀑布尚可一观，刘文成公祠堂即在其侧。返船后，继续行驶。当晚抵祯埠，上岸至乡公所内用餐。

# 5月

5月1日 星期六

中午船抵丽水大水门，上岸至贸易委员会用餐。黄、萧二氏渡江至车站，徐贤修亦随之乘小汽车先赴云和。余与陈祖谋君进城一观，丽水前月连续三日之轰炸，热闹区域多成废墟，断井颓墙，为状颇惨。晚宿船中。

5月2日 星期日

晨间将行李运上卡车，随车赴云和，当于午间抵车站。即赴省党部，萧委员正在其处，承其介绍与徐子梁（浩）书记长。谈及旅费时，据云今日星期无法取款，已与萧氏谈及，由萧暂垫，将来由中研院拨还，已电告中研院矣。宿青年馆，写了一封家信（No.1）。午后遇及徐贤修、王燧明二君。发一电报给李济之先生，报告已经启程。

5月3日 星期一

上午由云和起身，经萧委员介绍者有陈祖谋、王燧明、孙经齐、王煌君（女）及余5人。车抵龙泉，贤修随萧委员径赴建阳，余等之车则停在龙泉，明日始能开行。在街道上闲逛，无意中遇及温中同学陈国聪君，一同至瓯大利午餐。温州同乡在此间经商者甚多，此间商业操于温州人及江西人之手，本地人反不预其例，山货如香菰、笋干等，多由此间运温州，而南北货则由温运来此间。午后往访单次刚君，一同往见一吴君，闻收藏宋瓷颇多，惜已疏散乡间；又至一古玩贩处一观，闻多由小梅镇古窑出土，其地适有鼠疫，否则可往调查。晚宿温州旅社，夜间为臭虫、蚊子所扰，一夜不能安眠。写了一封家信（No.2）。

5月4日 星期二

天未亮即起身，大家都抱怨臭虫之多。7时赴车站，适有空袭警报，汽车开到城外暂避，警报解除后回来。搭车者20来人，挤得水泄不通，车开至浦城，即在浦城过宿，住城中社会服务处。浦城去年浙赣之

役，曾遭轰炸数次，现下尚创痕未复，城中仍多瓦砾场。吾们至一菜馆用膳，5人用去130元。

5月5日 星期三

今日车由浦城起身，10时许抵建阳，在县政府前遇到萧委员，知道他们前晚到建阳，寓中南旅社第二招待所，至其处，遇及贤修，约定今晚至光泽过宿。午餐后继续开行，晚抵光泽，住民众招待所中。光泽系小县，只有一条长街比较繁盛，但亦是乡间市镇模样。写了一封家信（No.3）。

5月6日 星期四

清晨由光泽动身，午间抵南城。此为余去年旧游之地，但去夏屡遭轰炸，且一度沦陷，故市面不及从前之盛。午后继续开行，3时抵宁都，车停不开。闻萧委员等已越过此间，吾们住在陶陶招待所之统铺中，出来游览街市。此地现下较去年热闹，有的货物较温州为廉，如三星牙膏每枚15元（温州18元），利华肥皂每块28元（温州32元）。回来后，即在招待所中用膳，碰到两个温州商人，谓由光泽搭商车装货赴衡阳，已走5天，始抵此间，皆羨吾们卡车之速。

5月7日 星期五

晨间由宁都起身，午刻抵赣州。赣州今晨有敌机8架来袭，投弹数枚。吾人之车经特别许可，始允许开入城市，而城中店铺，仍多闭门。用餐后即继续开行。因又添了两个人，车中更挤。晚抵南雄，宿华南酒家，此间尚热闹。晚间写了一封家信（No.4）。

5月8日 星期六

晨间由南雄动身，10时许抵韶州，因为有疏散警报，故车子不能开入市中。千余公里的路程，告一小段落。乘客每人赏司机300-500元。下午写了一封家信（No.5），然后将行李运往火车站，是时大雨如注，天气稍凉。将行李票办就后，车6时开行。贤修君由头等车来谈，吾即向之暂借2000元。吾5人已用去4000余元，每人分派900元，幸云和至韶州一段不购车票，否则依路局票价每人即达1800元，行李限15公斤。

阅报知北非战事已告胜利，希望同盟国在远东方面，也能从速采取攻势。

5月9日 星期日

晨间5时许抵衡阳，余与孙君先行渡江购买车票，王君等3人将行李随后送来西站，将行李票办好后，离开车时间仅20余分钟。贤修等留在衡阳，预备乘晚车赴桂，吾们所乘之车则于7时开行。在车中阅毕*Hans Andersen's Fairy Tales* [《安徒生童话集》] (pp.1-476)。晚间9时许车抵桂林，即在北站下车，赶到十字街口，走过20多家旅馆，都无空房，只找到一个小旅馆（西华旅馆），一个双铺房子，后来又让出一个单人房间。看样子一定是有臭虫的，我将自己的铺盖打开，睡在地板上。夜半，王、陈二君因为被臭虫咬得忍不住，从木床上爬下来，也加入我的地铺中。只有孙君一人，沉睡得不觉得，一直睡到天亮才醒来。

5月10日 星期一

晨起后，出来用早点，知萧委员等已于今晨抵桂，现住大华饭店。吾们去环湖马路寻找旅舍，据云午后才有空房间。赴大华饭店，他们已经出去了，乃留一字条。余返旅社，写了一封家信（No.6），拍了一个电报。贤修来，谓萧委员等明晨乘飞机赴重庆，贤修则尚有十来天之勾留。下午在南京旅社定了三个房间。孙、陈二君去车站搬行李，余则赴西华旅馆结算房钱，将随身行李运至南京旅社。

5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与他们一同至大华饭店，因为萧委员等今午乘飞机赴渝，特来送行。来送行的人颇多，张发奎将军亦在坐。午后独自一人沿着桂东路、旭东路，经过花桥到七星岩去，桂林的山，似乎只可远看，走近欣赏也未必见佳。登月牙山，下来后又赴大华饭店，在贤修处闲谈。

5月12日 星期三

闻中研院地质研究所在良丰，离城22公里，有广西大学校车可达。上午贤修君来谈，据云此次携来西药，此间市价并不似预料之佳，一部分且较温州为低，颇为丧气，余乃劝慰之。下午乘车赴广西大学，无意



中发现刘古谛君在此间任银行会计系主任，到他们的房间一看，房门锁住，询问工友，据云晚间也许回来，遂留一名片。赴地质研究所，知李仲揆所长已赴城中，明晨始能见面。再赴刘君处，仍未回来，乃独自一人游览校舍一周。此校基地，本为一私人花园，故有小河、曲桥及台榭之胜，附近有小山，风景颇不恶。天已沉黑，刘君仍不回来，至广西大学图书馆翻阅杂志，忽电灯熄灭，只得出来，又至刘君处，仍未回来，有点绝望了，心想只好自己觅旅舍下宿。遂至门口茶室小坐，询问附近有无客栈，据云附近无客栈，须跑2公里至良丰乡，始有处过宿，便下决心前往良丰乡。沿着公路前往，月已近半圆，云淡星稀，两旁是水田和坟地，灯火点点，蛙鸣呱呱，远近诸山只剩暗蓝色的轮廓了，走了半个钟点，没有遇到一个行人。将近良丰乡时，看见住宅、店铺的窗棂中透出的灯光，始放下心。良丰是一个小镇，店铺都已关门，好容易找到一家桂西旅馆，一间6元一夜，破窗子连糊纸都没有，吹了灯睡觉，还可以看见天空的繁星。跑得累了，虽有臭虫咬人，睡得仍是沉酣，天亮始醒。

5月13日 星期四

晨起后匆匆盥洗毕，即跑2公里到广西大学，又去找刘古谛君，恰巧他携着书册正要上课，连说对不起的很，昨夜回家睡去了。他将我邀进他的寝室后，便先上课，课后返室中，多年未见了，他的态度与谈话还是与从前相似。刘君是我光华附中、燕大及清华的同房间的同学，大家学问兴趣又差不多。在燕大还是同入社会学系，到清华后他入经济系，我入历史系，才分道扬镳。清华毕业后，他进广西省政府，一度被派赴南京，恰巧我在中研院史语所实习，碰到一回，出国后屡次通信，后来他被派赴美，一直到“七七”事变后，他写信告诉我要返国服务了，却没有留下通信处，到昨天才重新拾起这已断的线索。后来与刘君至地质研究所，谒见李仲揆先生，此系初次见面。据云总办事处尚无信嘱此间垫款，而地质所每月办公费仅800元，无法垫款。告辞出来后，拟谒陈寅恪先生，未遇。午餐后乘校车返城。贤修在南京饭店候余，遂同至联华行，詹文讚君为此行经理，贤修托詹君代销其携来之西药，余之旅费由詹君暂借3000元，一星期内即由贤修归还之。詹君邀余等至其家中晚餐。晚间大雨。

5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与王燧明、孙经齐二君赴桂林南站上车，本来是7时5分开车，误车迟了2小时。开到黄冕后又以前站有货车出轨，停在黄冕。晚宿车中。

5月15日 星期六

车轨昨夜未修理好，仍停黄冕站。同车的人有一本蒋氏的《中国之命运》，此书虽报纸上大加宣传，但出版后即售罄，再版未出，故吾今日始能看到，一口气读下去。下午路轨修复，车始继续开行，晚过柳州。

5月16日 星期日

晨间车抵东江，距金城江仅8.8公里，又以雨水冲坏山石，崩积轨道上，不能开行，停了两个多钟头，抵金城江已10时许，赶到铁路宾馆已是客满，下午始弄到一个铺位。大家都很累，午餐后睡了一会儿，4时许醒来，又设法弄到一个单人房。关于交通车，据云明晨8时至10时登记，何时开行未定。在街道上游逛，天雨道路泥泞，市况与去年经过时相似，惟多了几间拍卖行耳。闻黔桂路下月将通车至独山，此间将不复为铁路之终点，将来市况恐将一落千丈。傍晚去洗澡，晚餐后不久便睡了。

5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由孙君去接洽车子，据云交通车须等候至25日始有车，但是如果人数满15人，亦可另接洽一车，早日开行。余去理发，回来后写了一封家信（No.7）。午餐后，王、孙二君去睡了，我独自沿着公路散步，走过金城江桥，过了检查站半公里许，有两间茶馆，几个携着行李的旅客，在那里用茶。我知道，这是等候搭车的客人，为了避免检查，司机们常是叫他们在离开检查站相当距离的地方等候。我向茶馆中人询问，明日有否商车赴筑，他说有一辆装锡沙、纸张的车子，候汽车桥修复，即可开行。他领我去与司机接洽，前面的位置要1200元，后面的要800元，后来减为1000元和750元。我便回去与王、孙二君商量，又一起再

与司机接洽，俟明晨交通车接洽情况再行决定。真是晦气，到了金城江，恰值前天公路桥被雨水冲坏，否则今天也许已经成行了。

5月18日 星期二

晨间往汽车站接洽，据云已决定将受训人员中30人开一名单交与统制处，统制处设法逐渐插入公商车中。天气已晴，被雨水冲坏的桥梁正在修理中。午后睡了一会儿，醒来后在街市上闲逛。孙君带来十多斤虾米推销，瑞安购进时每斤25元，此间饭店以80元一斤收买，孙君只肯脱售2斤，因为他听说重庆可以卖到120元。

5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将行李搬至公商车管理站，今日出发的商车颇不少，但是每一车只能插入一两个人。因为是管理站介绍的，只能得客票价529.1元，而带黄鱼可以售到七八百元。我搭的商车是国黔7416号，货包堆得满满的，人坐在货堆上，殊为辛苦。王、孙二君决定再等候几天，要乘交通车。我是不怕辛苦的，这次提早搭车，尚是假借社会处张万鳌的名义，谓要赶上受训的日期，所以不肯再下来另想办法。在检查站与王、孙二君分手，此后便是一个人旅行了，未免有点孤零。下午3时许车抵河池县，即宿其处，住吉祥旅馆。写了一封家信（No.8）。

5月20日 星期四

晨间盥洗后即起身到汽车站上车，开行时已6时半，我坐的是一辆陈旧的木炭车，加以运载过量，爬山甚慢，今天一天只走101公里，午刻到南丹镇，傍晚抵六寨，即宿其处之金华旅馆。今颇为辛苦，不仅被日光晒得发热，并且开动时尘埃甚多，又因为货件堆积过多，坐在上面，时有被公路两侧的树木的枝叉所击的危险。晚间睡时，身体觉得有点不舒服，希望不要弄出疾病来。

5月21日 星期五

晨4时余即起，但是汽车机件出毛病，一直到7时始出发，午刻抵独山。现下黔桂铁路已铺设到独山，但仍未通车，独山以北正在修建路基。由独山出发后有点微雨，用油布制成的车盖将身体遮住，很是气

闷，幸得只有微雨，并且不久也就停止了。但是油布上的灰尘，弄到哗叽西装上，真是糟糕。傍晚抵都匀，宿天府旅社。

5月22日 星期六

晨5时即起身，7时许开车即发现机件出毛病，停在那儿修理，一直到11时半才动身，食鸡卵及包子当午饭。下午4时许抵马场坪管理站，停车检查。这“路无三里平，天无三天晴”的贵州，忽然下起暴雨来，露天车厢，连忙盖起油布来，雨水依然渗进来，汽车开行后风大，将油布刮开了，喊司机停车，好一会儿不见答应，大雨如注，幸得同车的人有雨伞，又怕伞被风刮去，蹲伏在车厢中，继续喊司机停车，后来车子总算停下了，助手来把油布重新盖好，已经被雨淋了一会。车抵马场坪车站，下车过宿。先到车站附近的酒店，要了一两烧酒，两元花生，振作精神，庶几不会因为被雨淋而生毛病，我真怕旅途中生病。晚宿新世界旅舍。这次的车子是商车，系运输行替商人装货，商人系昆明人马君，年龄20来岁，尚和蔼可亲，司机及助手是广东人，因为我是统制站介绍，依官价购票，没有好处，故傲慢之至。受小人的气，只好不作计较。

5月23日 星期日

由马场坪动身。昨夜大雨，今晨始停止，但仍有雨意。因为昨天的教训，乃与司机接洽，改乘坐同一商行之另一卡车（国黔7415），系装运钨砂者，坐位较为舒畅，而且为轿车，木制车盖，不惧大雨，看见他人张着雨伞坐在露天车厢上，颇自欣幸。谁知道这车子跑了十几公里，便是抛锚，花了半天工夫才修理好，真教人丧气。下午2时半重新开行，今天开行35公里，抵达贵定县城。虽尚在下午4时，司机谓下一站是龙里，距此尚有40公里，今天决开不到，中途小站食宿皆不方便。所以决定在贵定的安乐酒店过宿。虽然有三个搭客抗议，希望能再往前开行，但不生效力。贵定是我去年返里时过宿的地方，那天因为天已黑了，所以没有去逛街。今天却有机会在城中走了一周，比较热闹的街道是中山东街及西街，正是公路通过的大道，中山北路及南路则较冷落，其余更是“自桧以下”不足论矣。虽然有石灰石砌成的城垣，但是市场冷淡，我们东南富区的小镇，许多比这城远为热闹呢！

5月24日 星期一

晨间由贵定动身。此地离贵阳仅76公里，心想今天一定可以到贵阳了，我在阿拉伯沙漠中乘过一小时80公里的汽车，谁知道车子离筑南尚有59公里的地方又抛锚，今天能开行与否，不能预知。车子停在将近山巅处，我们用力将车子向后推，随着山势下驶，到了山麓有人家处停住，大家坐下来叫小铺子预备饭菜。那三个昨天提过抗议的搭客，食后便自己挑着东西，向贵阳出发了。我因为行李尚在国黔7416车上，那车昨天在马场坪附近抛锚，派人到筑配购零件，至早明日始能赶到这里，所以只好耐心等待着，实是百无聊赖。此外尚有两个广东人，也因为货物尚在国黔7416车上，所以与我采取一致行动。恰巧停车处附近有一名为“兴龙”的瓷厂，我便去参观，厂内分转轳（即轮制）及模制二部分，规格尚不及吾温西山瓷厂之大。下午2时许，车算是勉强修好，但是开行尚不及3公里，又是抛锚，真教人气闷之至，便在车厢中睡午觉。一直修理到傍晚，知道今天无开行希望了，乃在附近之“安家牌坊”小村过宿。此村仅有十来户人家，种玉蜀黍为生，而以供给过客食宿为副业，一间小房间，全无陈设，仅有三四个以稻草为褥的床铺，有草席及篾席，每晚3元，如要蓝色被面的棉被，要加1元。我们连司机一共6人，除了一个助手睡在车上，要了5个铺位。令预备饭菜，但是没有小菜，乃买了一只3斤半重的母鸡，21元一斤，临时杀鸡烧煮，又要了5个鸡卵（每个2元）做汤。食后便睡，因无蚊帐，为蚊虫所扰，不能安睡。

5月25日 星期二

晨间算账，5人食宿144元，两个搭客付了100元，我付了零数，司机等3人连道谢也不说一声。10时许抵龙里，即在其地午餐。餐后继续开行，离贵阳只有15公里了，一辆停在前面的军车中的兵不知为了什么，让我们的车停下来，把我们的司机叫下来，痛打一顿，打得头破血流。叫司机到他们那部军车中去，押他上贵阳，并且把我们车子的机件取了一零件去，使我们车子无法开行。时间还早，只有11时许，但是今天能否到贵阳都成问题了，自怨倒霉不止。压车者叫助手看守住车子，他自己上贵阳去配购零件，并且打听司机的下落，我们一方面希望他带零件回来，可以开行，同时更希望国黔7416车能够赶来，可以改乘那车，我们是这样的希望，然而心中实是烦闷得不得了。我一人跑到附近

各山眺望，山上长着草木，看不出有什么古代遗址，附近有一丛冢，石碑上所刻最早的是清代咸丰年间。山麓有一小村，与昨晚过宿的安家牌坊相差不远。回来已是下午4时许，希望变作绝望了，我乃决定步行到图云关过宿，提了一个小皮箱、一只小布袋，便挺起胸膛往前行走，天不作美又下起雨来，且愈来愈大，走不到2公里，只好躲入农舍避雨。少顷雨较细，恰有一卡车赴筑，恳求搭乘，遭受拒绝，我咬紧牙关，想冒雨步行，这里离图云关不过8公里许，幸得天无绝人之路，后面一部卡车来，允许我附于车旁、立在踏板上，这是在英国梅登堡参加发掘时由宿处去工作地常干的事，但英伦的车子和道路都远较此间为佳，没有这样跳动的厉害，有几次真是有点怕被甩下去，又加以雨点并未完全停止，雨丝风片袭人不已，幸不久便到图云关，找到一个建国旅社住下，将日间用铅笔所记日记重新用墨笔写过。天已黑了，遂到附近餐馆用餐，顺便到检查站一看，抛锚在15公里外的7415号车恰巧开到，我颇悔多此一举。于是将我的住处开给同车的商人，以便明天一起在检查站等候国黔7416车的光临。由金城江动身到今日已满一星期了，还只到图云关，离城尚有6公里，不知道王、孙二君是否已到贵阳，他们大概不会遭受我这样的倒运。

5月26日 星期三

今天上午，那7416车始到图云关，我取了行李，叫一挑夫将行李挑到山麓，然后坐马车进城，住在车站对过的江安旅社，即去年曾经住过的旅舍。匆匆午膳后，便去社会服务处，谁知道巡警误以为文明路的社会处，害得我由西门外跑到东门，又从东门跑到西门外，原来即在中山门（一名大西门）侧，前次经过时还在里头洗过澡呢！闻去夏始改为社会服务处，进去询问王、孙二君，居然并没有走，他们以为我一定已离筑了，谁知道我尚未抵此间呢！他们在金城江迟了一天动身，23日抵此间，明天动身赴渝，今天早晨还退给姚局长及中国旅行社二处的票，深怨我不早半天前来。（赴川日记已记至此处，5月27日晚间取出放置枕边，倦极而眠，次日竟忘记携取，至乌江后始发现，即写信与贵阳大夏大学之同乡陈君，托之寻觅寄来，后于6月12日接到陈君来信及此日记，欣喜之至。以下系补录后来所记之日记。）赴车站问赴渝班车。据云今日登记，须候至6月8日始可登车赴渝，至于公务人员之交通车亦须

等候一星期左右。回客栈后，茶房谓明晨有一军用车赴渝，司机索价车费800元，余以路局票价仅需580余元，故仅允许650元，托茶房再往接洽。我自己赴社会服务处，在孙经齐君处遇到罗廷（廷甲）君，他要我明晨至其寓所，可以替我设法弄车票。傍晚至大夏大学，将贤修君托带的东西处其亲戚陈蔚君。又与陈君同往访陈正楠君，系平阳人，乃王栻君办平阳临中时之高足，闲谈一会儿。返旅舍后，写了一封家信（No.9），便去睡了。

5月27日 星期四

晨间细雨，去车站送王、孙二君上车后，冒雨至威西门内罗廷甲君处，他给我两封介绍信，要我自己去接洽。我又至省政府，托清华同学尚传道君替我设法弄车票，他约我下午4时许去取介绍信。赴社会服务处，等了好久，弄到一个集团房的铺位。将行李运来安放后，赴车站向交通车登记处接洽，据云中国煤气车营运公司有车明晨赴渝，经他们介绍，可以即行购票。我很高兴，即偕往公公车统制站，付钱购票。下午至图书馆翻阅书报。回来时遇及陈正楠君，同往伊斯兰餐馆用餐。回来时补记昨日之日记，写了一半，倦极欲睡，即抛在床边小柜上，脱衣而睡。

5月28日 星期五

晨间呼马车赴三桥停车场，彼处办事员索车票第四联，谓有此始能登车，但售票处仅给余第三联，后来通融办理，先行登车进城，有3人同此情形。进城至车站领取第四联后，办事员谓乘客过多，统制站未予通知，幸有已约定之乘客因事未到，余等始得登车。在三桥以检查关系，耽误了一小时余，故至11时始出发。至息烽用午膳。5时抵乌江，离遵义尚有58公里，决定不赶路，便在乌江过宿。走进浙江旅馆开房间，想不到王、孙两君便住在这里。昨日他们的车抵乌江后抛锚，今日仍不能开，明日改乘另一车赴渝。住下后欲记日记，才发现日记本丢在贵阳，懊丧之至，连忙写信给陈正楠君，托他向社会服务处宿舍一查，如能获得，请其即行寄来。又写一封家信（No.10）。

5月29日 星期六

晨间由乌江动身，在遵义停车用膳，然后经娄山关至桐梓。在桐梓小息，然后经七十二转弯之花秋坪及钓丝岩而抵松坎。这是我前年由昆赴渝及去年由川返里所经过之地，余所乘之木炭车机件颇佳，与王、孙二君之路局车，时常追逐，互为先后，最后还是余车先到松坎，住川黔旅馆。

5月30日 星期日

晨间由松坎出发，经东溪至綦江，停车装木炭，憩了半小时后上车，至一品场停车检查，抵海棠溪时已5时许，暂住金台旅馆。盥洗后出来用饭，即渡江至望龙门，访李会忠君，拟明日将行李搬来，李君云彼处可以暂住几天。这两天重庆都有空袭警报，鄂西战事失利。

5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将行李运输过江，便住在李会忠君处。然后赴生生花园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晋谒总干事叶企孙先生及王毅侯（敬礼）先生。据云中央研究院已决定派余及向觉明先生二人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希望余不久即可赴西北工作。至于此次来渝旅费，徐贤修君暂垫之款，可以由院方即行汇还。叶先生又告诉余，梅校长现在中研院宿舍，今午蒋廷黻先生约之便饭，余可以乘机往访。余乃往中研院宿舍谒梅校长，遇及史语所之王育伊、傅乐焕二君，略谈李庄最近情形。王君云李方桂太太曾与向觉明太太吵闹一场，此亦为向君所以急要返李庄之一原因。旋余与梅校长及任叔永先生，同往聚兴村谒见蒋廷黻先生，即在蒋寓便饭。饭后告辞出来，至中英庚款董事会，晤及林济君。林君谓4月26日《大公报》登载西北科学考察团消息，谓历史组团员夏鼐君将于6月初由渝飞兰，知余不久将来渝。又云鄂西失利，川东亦将受影响，拟于最短期内起程返里。旋与林君往访胡颂平君，接洽下午往谒朱家骅先生事，又打电话与施其南君，询问朱庆永君消息，朱君适经过电话机侧，可谓凑巧之至。朱君谓汤象龙君已于今晨离渝赴西安，不久将赴兰州。余与朱君至中英协会小坐，返至林济君处晚餐。饭后至巴中国民党组织部，晋谒朱家骅部长，略谈西北考察计划即退。



# 6月

6月1日 星期二

托李君代购船票，由渝赴叙之统舱票价，现已涨至355元。晨间赴中正路盐务署访叶栻（潜虎）君，已十余年未曾晤面，谈别后情况。出来后，又赴中研院，领取旅费1000元，汇寄零用钱与妻。至上清寺蘅庐，访萧铮委员，告以明日即赴叙府。至书店一走，购《说文月刊》“西北文化专号”。下午至中央信托局，访夏翼天君；偕往社会部，访薛观涛君。翼天君作东道主，约余与薛君至仁济医院职工消费合作社用西餐，50元一客，不及温州新味雅之佳。返望龙门李会忠处，李君谓明晨开船之船票已售罄，预定后日开船之名山轮，余亦欲在重庆多住一天，适中心愿。

6月2日 星期三

上午写了三封信，一徐贤修，二家信（No.11）。下午至南岸黄山路口川江旅馆访刘子植先生，刘君前年曾有一度神经错乱，自谓遭受监视，背后随有特务人员（后注：此盖由于刘君娶钱稻孙之三女，疑人说他通汉奸也）。近来情形尚佳，可以写作，最近且作成一本八九万言之书。旅馆中一小室，每月房金500元，自行炊煮，茹素戒荤，每月需200余元，北平图书馆及中英庚款会皆有补助（各200元），再加稿费收入，尚可维持。刘君云，暑假后拟来李庄读书，托余代为接洽。刘君生活虽清苦，而斗室中满堆图书，精神殊可佩服。返城用餐，已5时许，即将行李运至船上，但统舱已无隙地，勉强在梯侧走廊找一空地（将皮箱另放一处，离身较远。不料后来发生意外，皮箱中之黑色西装一身及蓝布大褂被窃）。

6月3日 星期四

晨间5时由渝启碇，晚抵江津。船中无事，阅《说文月刊》西北文化专号。

6月4日 星期五

晨间船由江津开行。船中无事，补记5月26日以后之日记，又将由温起程以来旅费中可以拟公账者作一清单，计6000元有零。晚泊泸州，上岸一游。

6月5日 星期六

船由泸州动身，午后4时许抵李庄，将行李运上岸。本来拟赴上坝博物院办事处，中途经张家祠堂，看见中博院的招牌，便进去谒见李济之主任，曾女士适因事由山上来，亦在其处。又与诸同事相见。旧人仅余郭子衡先生及赵（香山）、邓（嘉芝）二君，增添新人不少，以博物院今年经费颇充足也。李先生谈及西北考察事，谓向君与石君先生误会，此后二人恐不能合作，向君获得美国捐款5000美金（合法中10万元）作敦煌考古之用，今后拟将泾、渭流域工作交与石璋如君，而将甘肃方面工作交与向觉明君及余二人，已与史语所说好，余可以史语所副研究员名义暂时为中博院所借用。又博物院拟在重庆作临时展览，有史前石器组、周代铜器组及汉代陶器组。史前石器组系李主任负责选择，陈列品为Mortillet Collection [莫尔蒂耶收藏品]（现为史语所收藏）。归室沐浴后，赴李主任家中晚餐。饭后回来，曾女士详述西北考察事及史语所内冲突情形（黄仲良之被刷，Ting之失望，石、劳之受任，高君之被拒绝；向君赴敦煌后之未能与石君见面，又无经费或任何设备，事情之发觉，向君之愤欲返川，石君之龙门调查及任用□□为助理员等等），此皆为余前所未闻。

6月6日 星期日

上午赴板栗坳，访董彦堂先生，又至王明君处，一同前往谒傅孟真先生。傅先生允即拍电拟与向君，告以“夏已抵李庄，何处晤会，祈电复。”至向太太处询问向君消息，据云下月初可以返李庄，约余明晚端午过节聚餐。至凌纯声先生处小坐，凌先生告余向君在敦煌受苦之情形，但希望其能返李庄安顿家务后仍回西北服务。余又往谒梁思永先生。梁先生自去春卧床，迄今尚未能起床，去年此时最为危险，现下仍需休息。在梁先生处午餐，郭子衡、谭绍同、陈明达、莫宗江诸君皆在座。后与王明君处闲谈，遇及劳贞一、梁方仲二君，向劳君询问西北考察情

况。后与王明君一同下山，至营造学社，访梁思成先生夫妇。王君为余返李庄洗尘。回来后在月下与李主任及曾女士闲谈，闻傍晚傅所长曾至李主任处小坐。

## 6月7日 星期一

在李主任工作室摩弄史前石器，此批莫尔蒂耶收藏法国出土者，各式旧石器，颇为完备。下午董彦堂先生带着太太及孩子，到李庄来看龙舟，以今日为阴历端午节也。午刻中博院同人过节聚餐。傍晚至山上，在向太太处晚餐。回戏台院子，与高晓梅君谈至夜深2时许始分别去睡。除了史语所中之暗争外，谈及高君升副研究员之波折，王天木在中博院之屡次与人吵架，马松龄之不肯回院工作，及去夏欲返院而不可得，谈料颇多。

## 6月8日 星期二

6时余即起，昨夜只睡眠三小时余。上午在高晓梅君房中，阅陈明达君所草彭山崖墓报告中关于建筑各章，及高君所草之彭山950号花砖墓发掘报告。下午英国剑桥大学教授Joseph Needham [李约瑟]来参观史语所，李主任引导之参观考古组殷墟出土精品及甲骨刻辞。（后注：李约瑟系6月4日抵李庄，寓同济大学，12日离李庄赴重庆，陪同并作翻译者为黄兴宗博士。）余在高君房中食粽子，闲谈西北考察计划。又至曾女士处，观其为中博院所作之登记表格及其登记工作，谈及中博院现下情形，工作缺少效力，所任用之私人过多，傅所长嘲笑之为Collector of Relatives [亲戚结合者]，谈及去年谭君在成都附近花费6万元调查费，买了一批毫无价值的东西。傍晚下山，在李庄用餐后，至巫宝三处闲谈，获悉汤象龙君脱离社会科学研究所时，将其所捐赠的一批书籍带走，陶所长托人交涉，谓此为所方之物，如不交回，最后将以法律手续解决，汤君虽已交回一部分，仍有一部分未交出云云。返舍后，赵香山君来闲谈。

## 6月9日 星期三

巫宝三君来谈。午后与巫君同至大地测量研究所，访问王子卓君，接洽学习测量事。据云夏坚白君已赴贵阳，测量研究所无实地练习，此

事恐须向同济大学测量系设法。

6月10日 星期四

赴上坝中博院，以今日此间招待李约瑟教授。曾昭燏君将中博院所收藏之长沙出土漆器，逐件取出给我看，讨论有否保守之方法。午刻李约瑟教授由营造学社来，引导之参观彭山出土之明器。午后再参观汉代车制及漆器，然后至张家祠堂参观欧西石器及周代铜器，至大厅用茶。李约瑟教授颇健谈，至傍晚始去。

6月11日 星期五

写了二封信（一封与A.Lucas [卢卡斯]，一封与不列颠博物院），询问关于保守漆器之方法，以李约瑟教授答应可以由彼处转交。李济之主任来，谈及余与博物院之关系问题，恐只能就傅先生之意思做去。以傅先生患血压过高，不能再与之争吵，使之受气也。

6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在中博物院工作室，观莫尔蒂耶收藏之史前石器。巫宝三、梁方仲、樊弘三君来谈，约余午餐，闲谈至4时半始返舍。今日接到陈正楠君寄来之“赴川日记”，欣喜之至，此系余在贵阳时所遗失，托陈君代为寻找，居然珠还合浦。写了几封信。晚间中博院诸同事公宴，为余洗尘。

6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将此次来川旅费清单誊抄一纸，预备报销之用，计算几番，以免错误，又将单据编号，以便审查，花了一个上午的工夫，始整理完毕。上午营造学社之刘致平、陈明达二君来谈。午后高晓梅君由板栗坳来，在李启生房中谈了一个下午。本想将测量笔记温习一番，结果只看了十几页。这个月又去了一半，我为自己的论文及考察西北之预备工作担忧。

6月14日 星期一

今天花了一天工夫将李主任所选的Chronological Series [ 年代学系列 ] 中旧石器，逐件看过，有疑问者加以签注。下午至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访问陈永龄君，接洽实习测量事。至同济大学，注射防疫针。

6月15日 星期二

将昨天所认为有疑问之旧石器，提出与李主任讨论，大致皆得其同意。李主任嘱余在登记册中逐件填入其types [ 类型 ]，余以此项石器超过3000件，费时过多，婉却之，但允许将李主任已选好之Typological Series [ 类型学系列 ] 中标本加以登记，并允将类型学系列再加以增删。曾君自山上来，谓傅所长近日血压又高，喜闹脾气，挑中博院之毛病，对星期日以洗照相底片事，谓中博院揩油，坚持以后不准再垫；又对借史语所藏品在重庆开展览会一事，表示异议。但过几日血压降低，也许又相安无事。接石君致李主任信，述及去年在泾、渭流域工作情形，及今年计划，有在兰州设工作站之意。

6月16日 星期三

陈永龄君来，谓同济大学无实习测量机会，惟大地测量组可以设法于下星期起派助理员一人协助实习。余继续助李主任选择类型学系列旧石器，并开始登记。

6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登记完毕，李主任交来朱院长来电，代转向觉明君来函：“实业考察团黄仲良拟在敦发掘，恐被破坏，请通知李济之先生嘱历史组速来。”等语。又中博院致史语所公函，移运院方收藏品下山。余乃赴板栗坳，在曾君处午餐后，至梁思永先生处，商谈西北考察计划。旅赴傅孟真先生处，呈上朱院长来电，据云黄君如果定要破坏，亦无办法。傅先生出示向觉明来电：“拟寝〔26日〕离敦，7月中由兰飞渝，盼能在李晤教。”在傅先生处谈了好久，返中博院后，读向觉明君西北来信（大部分为致曾君者，今日由曾君交阅）。向君旅行日程，摘要如下：

卅一年9月20日抵渝。25日午刻起飞，下午4时抵兰。

10月1日由兰出发，薄暮抵武威。3日由武威赴张掖。5日

由张掖赴酒泉。8日发酒泉，9时半过嘉峪关，12时半过玉门关，即入荒漠，下午4时抵安西。9日晨发安西，下午2时入敦煌城，5时策马赴千佛洞，8时始达。（敦煌至千佛洞中间佛爷庙东南5里之墓葬。驻敦煌之四十八师一四二团团长沙国选，为乐清人。）17日由敦煌乘大车赴南湖店（荒漠中三间破屋）。18日由南湖店5里至西千佛洞，将近南湖为古寿昌县遗址，下午4时抵南湖沙漠田。19日乘马赴南湖西面之古董滩（敦煌至南湖140里），更至水尾东南十余里之寿昌故城，或谓即古阳关，夜行返南湖。20日返敦煌城。

卅二年3月14日赴西湖访玉门遗址。19日归来（大方盘城离敦160里）。

4月10日赴安西。12日发安西，晚宿破城子（汉广至县）。13日由破城子至万佛峡。19日骑马赴南湖，夜宿西千佛洞。次日抵南湖。21日下午自南湖北行80里，宿卷槽北。22日宿小方盘（非汉城终点，疑亦非汉之玉门）。23日上午往看西湖，下午东归，夜宿大方盘（疑为河仓城故址，非玉门关）。24日自大方盘疾驰160里返敦煌。

（补记：向君有《西征日录》，自卅一年9月25日起至11月26日止。据云闻张荫麟之讣，喟然绝笔。卅三年2月9日余曾借阅。）

6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板栗坳，以李启生君为中博院搬运标本事适在山上，欲一观史语所之测量仪器，以为下星期实习之预备也。下午至中文图书馆，以查关于甘肃之地图及书籍，旋即下山。

6月19日 星期六

阅读戚怡轩编《实用平面测量》，其中关于使用小平板仪一章颇详尽，试用Pocket Transit [袖珍经纬仪] 之测角法。

6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阅J.G.Andersson, *Topograph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tudies in*

the Far East [安特生《远东地形学与考古学研究》] 中 *Physiological Notes from Kansu* [《甘肃生态记录》] (pp.1-44), 并观其 *Prehistoric Sites of Northern China* [《华北的史前遗址》] 书中图版关于甘肃之诸遗址。曾君为中博院搬运标本事下山, 因为这几天傅、李间之意见不合, 傅为中博院洗照相事及借用木工事, 皆故意挑衅, 照相材料总算账, 要求偿还, 木匠除每月60元之工资外, 另求米贴, 曾君拟为之调解, 劝李先生竭力忍耐, 以傅先生血压高, 容易生气也。午餐后, 曾、李正谈此事, 曾君忽觉不适, 呕吐了二次, 李先生以为她是晨间过早下山着了凉, 遂回家拿体温表。我这时也开始觉得不适, 呕吐了一次, 颇疑午餐饭菜中有毒。去看赵香山君, 已卧在床上, 呕吐了几次。邓嘉芝君也觉不适。我去问厨房老杨, 据云大概是鲜菌中或有毒菌混入其中, 煮了汤喝, 各人都中了毒。回到上坝的人, 也都如此, 一共22人。初用土法, 以甘草及绿豆汤解毒, 后来请同济大学医师来诊视, 几人有点发热, 我的情形尚轻, 没有发烧, 惟呕吐了六七次, 医生又给以泻药, 据云将毒质清导完毕后, 即可无事, 真可谓无妄之灾也。

## 6月21日 星期一

昨日以食蕈中毒, 昨晚食泻药后, 今日泻了三次, 毒质虽已清导, 而精神仍颓靡不堪。晨间至地理研究所, 晤及麦季裘君, 接洽测量实习事。返舍后, 描摹安特生《华北的史前遗址》中甘肃各遗址之地形图。今日史语所开所务会议, 晨间傅所长派滑杆来接李主任, 李拒绝不去, 后来曾君劝之出席, 惧傅所长又将加以拒不出席所务会议为辞也。下午李主任返中博院, 余询以今日所务会议中事, 据云上山时已开会过半, 开会后以木匠米贴事傅、李吵了一顿。余不便多问, 遂转谈西北考察事。

## 6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曾君来, 谓得游寿小姐之消息, 昨日傅、李大闹, 李上山后即往会计处, 询问木匠米贴是否已发, 然后赴傅家中, 谓将告发庶务汪和宗冒领米贴, 从中舞弊, 以其既得史语所米贴, 不应又以公函令中博院再出米贴也。二人遂发生冲突, 傅摔破一瓶, 经在旁者之劝解, 李乃下山。傅拟电辞职, 经人劝解始搁置。李已电朱院长, 月底以前赴渝, 面

谈此事。李拟辞去中博院一职，专从事考古工作，有赴西北作考察团团  
长之意。余赴地理研究所接洽测量实习事。回来后，闻傅所长有信致  
李，谓关于木匠米贴事，皆彼作主，如控告汪和宗，请将傅氏连名提  
及。曾君谓史语所暗潮甚烈，二组李方桂先生，拟下学期应清华之聘，  
脱离史语所；四组吴定良先生，拟独立组织一人类学研究所之意；今三  
组又发生此事，诚为不幸矣。下午赴同济大学打第二次防疫针。归来  
后，誊抄赴川日记，以萧会计云报销旅费，须附简单日记也。李主任来  
谈西北考察团事，谓最近即拟赴渝，如需要应用物品，可开具一单。

6月23日 星期三

今天起开始继续写作《古代埃及串珠》论文，写了关于G类之形  
制。

6月24日 星期四

几天都下雨，今日天阴。带着工人张宗祥上山去取平板测量仪器。  
下午整理笔记，并至地理研究所麦季裘君处接洽测量实习事。

6月25日 星期五

今日起开始作测量实习，与李主任及郭总干事谈妥，要赵香山及张  
宗祥二君帮忙一同工作。至地理研究所领出仪器，至同济大学操场作纠  
正仪器之试验，花费了整个上午的工夫，返舍后作札记。下午拟议西北  
考察团需要物品，作一清单。

6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实习测量，以借用之三脚架不佳，托李启生君上山去取。自己  
在家中写《古代埃及串珠》之H类。下午至麦季裘君处，同来检校三脚  
架，及展布图纸于平板上，预备后日开始工作。

6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与赵香山君至上坝，参观谭君等之水彩展览会。

6月28日 星期一



今晨大雨，测量工作不能实行。花了一天的工夫修改誊抄《古代埃及串珠》。此篇论文曾交傅所长，据云所务会议对于研究员及副研究员须缴论文审查合格后，始能加以聘任。上星期一开所务会议，关于邀余入史语所一问题，以院长任命为辞，故对于论文审查，不过虚应故事而已。昨日高晓梅君下山带来交还给我，我预备在半月内赶完这论文。

6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出去作测量实习，用导线法，测入基点八，各点相距约50公尺，以望远镜、照准仪读测距及高程度。下午作札记，并至麦君处抄录测量记载表，及校正今晨测量之结果。

6月30日 星期三

晨间高晓梅君自山上来，拟一同练习测量，但以天雨而止。誊抄《古代埃及串珠》中前王朝章之修订稿。

# 7月

7月1日 星期四

上午学习测量，高晓梅君亦下山来参加。午餐后，曾昭燏君、高君一同聚谈史语所近事，傅、李之冲突，互控到总办事处，适值朱院长因公赴桂、湘视察，而叶总干事最近又拟返昆明，此事只好延搁下去矣。下午余誊抄Late Period Beads [ 晚期串珠 ] 中已写好各节，至L类之typology [ 类型分析 ] 为止。

7月2日 星期五

今晨下雨，不能出外作测量实习。在家写作晚期串珠中M及PN二类之类型分析。

7月3日 星期六

今晨又下雨，在家写作关于PD、S、K三类之类型分析。傍晚至曾君处借书，闲读中知Petrie [ 皮特里 ] 已于去年此时逝世，乃闲谈谒见皮特里时晤谈情形。

7月4日 星期日

这几天差不多每天晨间下雨，下午放晴，今天也是一样。上午李主任由羊街搬到张家宗祠来，据说自南京内迁后一共搬了八次家。阅《说文月刊》3卷7期之“巴蜀文化专号”，郑德坤君的《华西史前石器》一文颇佳，其余的未见特出。卫大法师的文章，更是胡说八道。写作Late Period : Use & Arrangement of Beads [ 晚期串珠的使用与排列 ]。

7月5日 星期一

上午仍是下雨。在家写作Stratified Eye-beads [ 分层眼状纹串珠 ] 之时代问题，此段颇关紧要，不得不用心写作。下午天霁，出去测量。

7月6日 星期二

上午出去作测量实习。下午在家誊抄前几天完成的论文。

### 7月7日 星期三

上午出去作测量实习。下午赴板栗坳，拍服务证所用之照相，至图书馆翻阅书籍，天忽大雨，被困在图书馆中。雨停后至傅孟真所长家中，商洽西北考察团需用物品预用购置事。据云最好还是待自己至重庆后亲自购买，因为总办事处或许置之不理，或许买错了，函往托购殊不易办到也。告辞下山，道路泥滑，返舍时鞋上满是泥浆。夜间仍有风雨，天气骤凉。

### 7月8日 星期四

今日仍下雨，江水骤涨，已淹没江边同济大学之足球场，李庄村民在江边捞取上流漂来的什物如柴草及木板之类，颇有温州西郊外捞拾青田大水漂来什物之情形。在家中继续写作晚期串珠，居然将这一章写完了，颇觉高兴，现在只剩最末一章，全书即可完毕。

### 7月9日 星期五

大水仍未退，沿江边的房子都被淹没了，张家祠堂（即中博院办事处）的庭院，离水面只有2公尺左右，听说百年前有一次大水，张家祠堂的横梁都被淹没，幸得今日雨停了。上午在家誊抄晚期串珠。下午出去作测量工作。

### 7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出去作测量工作，将各测点都测进去，并画等高线，测量工作告一段落。下午将所绘地图整理绘成一幅。请麦君晚餐，赵香山君作陪，花了百余元。

### 7月11日 星期日

昨夜失眠，今日精神不佳。上午抄录测量学札记。午饭后入睡，醒后已3时许，写了几封信。晚间阅徐<sup>译</sup>之《海外的鳞爪》及《海外的情调》二书（小品文集）。

7月12日 星期一

今日起开始写作论文之末章Greco-Roman Period [ 希腊罗马时期 ]，费了一天的工夫将Ptolemaic [ 托勒密王朝 ] 一部分写完，只剩罗马时期的东西了。下午李济之先生为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向余拉稿子，余拟将分层眼状纹串珠写一篇。

7月13日 星期二

这两天因为晴燥，颇为炎热。中博院已依教育部规定，自昨日赴更改办公时间，上午6时半至11时半；下午则分班轮值，每星期轮到二次，办公时间为4时至6时半。四川的天气似较温州为热，午后坐在室内也是汗出不止。今天上午誊抄托勒密王朝的串珠，下午开始整理罗马时期串珠，希望本星期内能够赶写完毕。

7月14日 星期三

昨夜下了雨，今天不及昨日那样炎热。整理罗马时期串珠，开始写作导论及其质料。傍晚大雨。

7月15日 星期四

今日忽雨忽晴，气候较前几天凉快。上午誊抄昨天所写好的东西。下午开始写作G N类之类型分析。

7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将测量仪器搬回山上，交还与考古组。往谒傅孟真所长，接洽迁至所中工作，要求一寝室及办公室。拟迁入考古组大办公室，但这是李主任的办公室，傅先生要我自己与李主任去接洽，因为他们二人自从那次口角后尚未和解也。返中博院，李主任反对将大办公室住人。下午余再上山，至高晓梅君处，高君愿将其自己的寝室与办公室合并在一处，让出宿室给我住。下山归来后，阅陈寅恪先生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116页）。

7月17日 星期六

看重庆报纸，知道盟军已于10日在西西里岛登陆，欧战将有新发展，颇为喜悦。今日收到父亲6月3日的信，知道由渝拍发的电报已到家中。继续写作GN之类型分析。

7月18日 星期日

开始整理罗马时期串珠GD类之类型分析。写了几封信。下午高晓梅君由山上来，一同至陈明达君家中。

7月19日 星期一

今晨李济之先生特别唤我到他办公室中去，叫我将来西北以前，应该先与傅所长及向先生接洽好下列诸事：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之合作条件（最好用明文规定经费报销之办法，报告及收集品之分配，合作之期限），考察团与后方之联络关系（经费之支拨手续，今年后经费之筹划及需用品之供给，谁行负责。工作报告交与何处。工作计划之决定及更改，由何人决定）。考察团内部之分工合作（谁为团长，指挥一切。会计及庶务之分派。关于发掘事宜，谁负全责。考查之路线及发掘地点之选定，临时报告及正式报告之分工办法）等等，皆须于离开李庄前决定。因傅、李交恶后，李先生不便管理此事，故要我自己与傅先生接洽。李先生又提到自己之经验，关于助理员及工头，顶好由自己训练出来，难用现成者，以不便指挥也。个人关于发掘技能，最好能各种皆可有能力自任，不得已时可作One man team [光杆队]。

7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曾昭燏君言，昨日傅所长下山至营造学社，令人唤曾君去，告以传闻李主任对于木匠米贴事仍不肯发，且斥责史语所庶务，傅所长大怒下山，声明要将来往文件油印公布，俟朱院长返渝后，要赴渝亲行诉告朱院长云云。此事不知如何发展，惟为史语所前途计，则此事殊为不幸也。写作GD之类型分析完毕。

下午有人自叙府来，谓叙府东隔江村镇有川南过来之匪民，约有一师人之众，枪械颇整齐，有轻机关枪，自号“红灯照，枪炮不入”，自称为反抗政府之抽丁征粮，官迫民变，形势颇为严峻。按今年贵州西南曾

发生民变，滇黔路为之不通，委座亲赴贵州视察；甘肃南部亦曾发生民变，皆以抽丁为借口，如此风一长，未免影响抗战大局。

7月21日 星期三

写作H、L、M、P四类之类型分析，并加誊抄。

7月22日 星期四

将罗马时期一章写毕，论文整本已告完成，殊为欢喜。拟稍加修改，即行打字为初稿，设法寄到英国去。Corpus Registers [ 图谱登记表 ] 亦应整理一番，几年来朝夕萦于心胸中之工作已近完成矣。今日天气颇炎热，傍晚至上坝取书。闻傅所长有信去中博院，放弃木匠米贴之要求，李主任亦放弃检告庶务处舞弊一举，郭、梁二先生拟出面调解，不知能成功否。

7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阅Brunton, *Qau and Badari I* [ 布伦顿：《卡乌与巴达里》之一 ]，以增订《古代埃及的串珠》一文。写信给董朴垞君，告以教育部学术奖励征求办法。至大地测量所，收回仪器。傍晚至巫宝三君处闲谈。今日郭、梁二先生调停傅、李争执，暂时告一段落。

7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写了一封信给格兰维尔教授，附带一封信给伦敦大学注册部。现下由此间至英伦航邮18.7元，挂号3元。下午收拾行装，预备明晨搬到板栗坳去住。李启生太太由北平来，走了七十余日，今日傍晚始抵此间。

7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搬到板栗坳来住。赴傅孟真所长处，交上石璋如致李先生函，商洽西北考察问题。随即下山至李济之先生处，将傅先生回复之话转达李先生。石君今年年底返所，仪器用具留兰移交与余及向君。在李先生处闲谈良久，傍晚始返山。今日天气颇热，朝西房子室内温度至106

度。

7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至中文图书馆，与傅所长商洽请求发掘执照事，同时即乘机提出西北考察团事，如何令后方有人负责主持，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及中博院之合作问题等。傅先生允致函总办事处询问。至董作宾、凌纯声、吴定良三先生处小坐。回来后，抄写古物发掘法令，以备将来参考。至向觉明太太处询问向先生消息。又至劳贞一先生处小坐。晚间在院中乘凉，与高君闲谈。

7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曾君自中博院来，至梁先生处闲谈，闻中央大学解聘非中大出身之教授20余人。下午又继续整理《古代埃及的串珠》。

7月28日 星期三

阅《集刊》中劳贞一君之《居延汉简考释序文》。连日天气过热，下午几乎不能做事。傍晚与王则诚君一同出来散步。

7月29日 星期四

阅劳贞一君之《居延汉简考释序文》等，及丁文江、……诸人关于西北气候变化及湖泊变迁之文章。傍晚阅报，知意大利发生政变，莫索里尼失权，欧战或将进一新阶段。

7月30日 星期五

开始阅Stein, *Serindia* [斯坦因：《塞林提亚》]。下午王崇武君自重庆来，谓向觉明君已抵重庆，不日来李庄。傍晚至梁思永先生处闲谈。

7月31日 星期六

晨间在图书馆书库中翻阅书籍，便花了一个上午，真是玩物丧志。下午阅Stein, *Memoir on Mape of Chinese Turkestan and Kansu* [斯坦

因：《中国新疆和甘肃地理研究报告》 ]。



# 8月

8月1日 星期日

上午与高晓梅君一同下山，至李济之先生家中，向李老太爷祝寿，即在李先生家中午膳。饭后，与高君同至刘致平君处闲谈。返家后，写信给石璋如君，接洽购买照相胶卷事。今日天阴，夜间下雨，天气稍凉。

8月2日 星期一

涉览斯坦因《中国新疆和甘肃地理研究报告》。晨间国民月会时，傅孟真先生特别提出与李济之主任以米贴纠缠事已告结束。午间李主任上山，应傅所长之邀，二人释嫌言和。曾君在旁目睹二人见面时之情形，李主任一见面便说：“My old man, I am sorry for it [我的老伙计，我为那事对不起]。”傅所长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二人相谈甚欢，傅即留李午餐。下午向觉明君由西北归来，前往晤谈，向君在西北一年，此次返川，拟将家眷安顿好后，再行相偕前往西北。自昆明一别，已近三年，向君风采依旧，惟风尘仆仆，故较前稍嫌瘦黑耳。向君云西北除玉门油矿外，经济发展之希望甚微，惟考古工作之希望甚大。重庆方面一般口号为：“西北不可不去，不必再去”。现下前往西北考察之风气，再过一二年即将消沉。又谈及国父实业计划考察团，此次在居延海，竟有团员携带麻将牌，在戈壁中作赌博消遣，实属滑稽。晚间凌晨声君来谈。

8月3日 星期二

早餐后，赴向觉明处谈了一上午，向君将在西北所购之古钱、铜镜及所抄录之敦煌卷子，拿出来给我看。下午整理串珠图谱。晚餐后与向君及傅孟真所长一同赴梁思永先生处闲谈。归来后，又在傅所长处闲谈。

8月4日 星期三

将西北科学考察团有关诸问题，逐条写下，与向君一同往谒傅所长，商谈一切。然后与向君一同下山，谒李主任，再行商谈西北考察计划，即在中博院午餐。午饭后继续闲谈，曾、高二君亦在座。谈至4时许，正拟告辞上山，见天空乌云四起，少顷大雨如注，只得留在博物院晚餐。餐后雨仍未停，大家闲坐谈笑，至11时始睡。

#### 8月5日 星期四

上午再与李主任谈西北考察团问题，以后上山。昨日着凉，身体不舒，午后入睡。醒来后，见向君夫妇在游小姐处谈话，遂亦加入闲谈。阅报知林森主席已于1日去世，明日放假一天。这两天腹泻，身体不适。

#### 8月6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林故主席追悼会。散会归来后，余与向觉明谈西北工作问题。据云目前可即作者为发掘千相塔，约需十来个人，工作十余天。此事可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合作。老君庙墓葬亦可掘，敦煌故城亦可掘。关于分工合作，向君谓关于历史方面之考据，可以帮忙。下午整理串珠图谱。傍晚在董彦堂先生处闲谈，董先生询及西北考察计划，余告以此事悉由组长向君作主。

#### 8月7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医务处诊病，以腹泻尚未痊愈也。下午翻阅关于西北之书。整理串珠图谱。

#### 8月8日 星期日

上午与高晓梅君一同下山，至张家祠，李济之主任今日约向君午餐，为之洗尘。傅孟真所长亦下山，以昨在同济大学丁文渊校长处晤及李主任，约定今日聚谈西北考察事，午餐后继续讨论。中研院与中博院合作仍照前定办法，出版归中研院，陈列物归中博院。西北考察事由朱院长延聘李先生负责。谈到4时，乃相偕至陈明达君家道喜，陈君今日在宜宾结婚。傍晚返山。晚间向觉明君来谈，西北考察团拟邀潘实君相助，不知能成事实否。写了一封信给潘君征求其同意。

8月9日 星期一

整理串珠图谱。下午向觉明君来。向君研究敦煌学已有十余年，对于中西交通史用力甚深，此次前往西北，抱负颇大，欲为中国学者研究西北史地作一工作站，以便利将来研究者之方便。晚间写了几封信。

8月10日 星期二

整理串珠图谱。下午至梁思永先生处谈，并讨论西北考察计划。

8月11日 星期三

傅所长为向先生洗尘，又为刘士能先生夫妇饯行，约余作陪。午膳后，与刘先生及凌纯声先生闲谈。傍晚至梁先生处，接洽取用考古组旧存照相底片。

8月12日 星期四

昨日向先生向营造学社接洽租房事，梁思成先生提出条件，除租金外，又要向家孩子不要来学社顽耍，最后又言怕对不起傅先生。向君大怒，昨夜来余处诉说一番，今晨怒气未息，最初决定搬家赴乐山，但下午遇及时，则已更改计划，决定答应梁思成先生所提出条件，迁入偏糟门。今晨李主任上山，余乘机谈及西北考察计划。阅斯坦因《塞林提亚》。

8月13日 星期五

整理串珠图谱，誊抄一份。梁思成先生上山，向先生租房事解决。

8月14日 星期六

将串珠图谱整理完毕。修改论文完竣，拟开始打字。

8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与高晓梅君一同下山，将平价布交成衣铺制衬衫及长裤。下午凌纯声先生邀作牌戏，在昆明时作此消遣后，此调不弹矣，在座者有李方桂、向觉明二先生，傍晚始散。

8月16日 星期一

在图书馆中翻阅书籍。参考札记，作最后一次的论文修改。

8月17日 星期二

将论文中选出数段，拟写成短篇论文，以应“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之征求英文学术论文。晚间在向觉明先生处闲谈。今日天阴，天气较凉。

8月18日 星期三

今日大雨。傅所长来谈，谓昨日下午，与李主任商谈关于西北考察团问题。石璋如君来信诉苦，谓出差费不够开销，又令潘恂君在西安代之绘图，皆为傅所长所不满，已函令石君即行结束返所，又令潘君赴河西，否则即行停薪。作 *Etched Carnelian Beads from Egypt* [《埃及出土蚀花肉红石髓珠》] 约千余字，即行打字。

8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写作 *The Date of Certain Egyptian Stratified Eye-beads of Glass* [《若干埃及出土的玻璃分层眼状纹珠》]。下午与向、高二君一同下山，至成衣铺取衣裤，旋至中博院小坐，后即返山。晚间写了几封信。

8月20日 星期五

将昨日所开始之短篇论文《若干埃及出土的玻璃分层眼状纹珠》，花了一整天工夫，打字完毕。

8月21日 星期六

开始将《古代埃及的串珠》之最后一部分打成初稿，今日仅打毕参考书目，共3张。

8月22日 星期日

打字“前王朝时期串珠”一章，打了一半。阅黄文弼《高昌》第一分

册关于墓葬部分，抄录大要，以其颇近于敦煌之墓群也。

8月23日 星期一

将“前王朝时期串珠”一章打字完毕。晚间在向觉明先生处闲谈。

8月24日 星期二

开始打“早王朝时期串珠”一章。

8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阅B.Munch, *Standard of Description of Pottery* [芒奇：《陶器描述的规范》] (pp.1-56)，下午赴中博院，正坐在那儿谈话，忽来了三四个荷着枪的军人，进来东张西望，院中职员加以干涉，他们不理，出来招呼了一百四五十兵士，带来了军粮、鸡、鸭等，便开进来驻扎。其情况令人想起去年故乡沦陷时的情形，李主任出来干涉，最后只好将外面的一排房子暂让与兵士驻扎。

8月26日 星期四

昨宵雷雨，今日又落了一天的雨，天气骤凉，大有秋意。将“第16章 早王朝时期”打字完毕，开始打“第17章 古王国时期”。

8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王天木君由成都返李庄，在梁思永先生处遇到，谈成都琴台发掘经过。王君对吴禹铭君之主持发掘事务，表示不满。又言及冯汉骥君与吴君二人发生互相背后暗骂之现象，以冯君对于吴君主持其事，颇生妒意，而吴君延迟工作，不肯依冯君之意于6月间结束，更引起冯君之不满，冯君谓吴君之发掘，犹如猪入泥淖，东碰西撞，全无系统。王君又谓晤及胡厚宣君，胡君邀请吴、王二君来齐鲁大学，对于吴君介绍致辞，大加捧场，而介绍王君时仅寥寥数语，并称之为艺术家，王君遂与之翻脸。由梁先生处出来后，王君又来戏楼院闲谈。午餐后，余与高君下山至中博院，军队仍驻扎在内。傅所长下来与其团长交涉，团长允许移动军队，另扎他所，但何时迁移，殊未能定。由中博院出来后，至社

会科学研究所访梁方仲君，梁君正在编明代方志及改作史表之工作。晚饭后上山，至向觉明君处，向太太自前星期得疾，迄今未痊，身体发烧，据医师云为斑疾伤寒。向君劝余先赴重庆，余以为仍在此间等候，将来作伴同行。

8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至西文图书馆，托王志维君修理余之打字机，结果并没有修好，决定借公家之打字机，经傅所长允许，傍晚去取来。今日开所务会议，李济之主任亦上山。余所写之英文学术论文，即行交去审查。

8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至梁先生处闲谈，高晓梅、谭绍罔二君亦在座。返舍后，将“第17章古王国时期”打字完毕。下午在王则诚君处闲谈，张立医师及张苑峰君在二座，大部分是谈疾病及医药的事。阅斯坦因《塞林提亚》。

8月30日 星期一

将“第18章 第一中间期”打字完毕。傅孟真所长为驻兵事，特行招待团长，请之午宴，由同济大学丁校长及李主任作陪，饭后领之参观所内各组之工作。至考古组，遇及随团长前来参观之团部少校俞君，乃温州同乡。

8月31日 星期二

开始将“第19章 中王国时期”打字。上午王天木君及颜大夫来，坐在余之办公室中闲谈。

# 9月

9月1日 星期三

将“第19章 中王国时期”打字完毕。今日大雨。上午向觉明君来谈，其太太这两天热度已退，再休养几天，即可痊愈。考察团大概月半可以出发赴渝。

9月2日 星期四

将“第20章 第二中间期”打字完毕，至医务处接洽携带前往西北之药品。

9月3日 星期五

上午以打字机被图书馆收回自用，不能打字，只得作更改原稿之工作。傅所长叫我去询问关于向觉明从何处获得陶所长致傅、李之私信，述及向在西北之事，谓向今日大发脾气，骂陶不应该，令余劝之息怒。傅谈及史语所近来情形，谓自己年高力衰，精力不及。第三组自李兼中博院，梁患肺病，工作停滞，对于余期望颇殷。

9月4日 星期六

上午至向觉明君处，劝之不要为陶氏之事生气，为西北工作前途，决不可与之闹翻，实则其信中亦仅据耳闻转传而已，一笑置之，何必计较。下午至会计处算账，余入所以后，5月份起仅拿了一个月薪水，今日结账，领得5-8月薪水、米贴，生活补贴费则已至9月份，共领得4000余元。后至傅所长处一谈，又至向先生处劝解一番，此事可以就此解决。

9月5日 星期日

将“第21章 新王国时期”开始打字。上午接潘实君来电“函悉，愿携眷往，函详，惠东。”甚喜，往谒傅所长。傅所长令与李主任商洽，此事即行面商决定，征得向觉明先生同意后，拟一电文：“东电悉，旅费月

中即汇，盼10月上旬抵兰，余函详，冀。”

9月6日 星期一

继续将“第21章 新王国时期”打字，写了两封信。

9月7日 星期二

将“第21章 新王国时期”打字完毕，开始将“第22章 后期埃及”打字。

9月8日 星期三

继续“第22章 后期埃及”之打字。阅《清华学报》“三十周年纪念册”上号。今日营造学社梁思成先生来所索取前年借与所中之照相胶卷8打（现下市价约值3万余元），傅所长最初拟变卖图书以偿还，以史语所经费全年亦仅30万，无法腾挪移用；后知考古组尚有存货，遂否认从前曾答应交给西北考察团之约言，将之移交营造学社偿还前债。向觉明先生为此事大不高兴。

9月9日 星期四

晨间傅所长携眷赴渝。下午王天木君讲演成都抚琴台发掘经过。继续“第22章 后期埃及”之打字。

9月10日 星期五

将“第22章 晚期”打字完毕，开始将“第23章 希腊罗马时期”打字。见到《宜宾商报》号外，意大利已投降休战，欧战渐入佳境。

9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将“第23章 希腊罗马时期”继续打字。下午与向觉明先生一同下山赴中博院，接洽西北考察委团事。陶孟和先生由西北归来，详谈西北情形，向先生以事前已受余之规劝，故对陶先生致傅所长函中之转述向先生在西北遭人攻击一事，未曾提出质问。陶先生去后，向先生谓余曰“西线无战事”，但以陶先生之故，对于考察团之事，只得待下周再



谈。

9月12日 星期日

将“第23章 希腊罗马时期”打字完毕，这事可告一段落，殊为可喜也。下午在王则诚君处闲谈，食桂圆。晚间在李方桂先生处作牌戏。散局后与凌纯声先生一同返舍，月明如昼，已近中秋节矣。

9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将《古代埃及串珠》论文作一提要。今日为中秋节前一日，晚间在戏楼院与高、曲、游、胡四君饮酒赏月。

9月14日 星期二

将论文修改完竣，该年来心愿，至此作一结束，殊为欣快。今日中秋节，晚间在凌纯声先生处作牌戏，散局后至牌坊头，明月中天，将月光下的景物变成银世界，令人低徊不忍遽舍，大家又坐下来，谈了一会儿，始回去睡觉。

9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与向觉明先生下山，将西北史地考察团去年购置存放中博院之文具纸张，大部分接收过来，预备带到西北去应用。午间在陶孟和先生处叙餐，李主任、梁方仲、王子卓诸君亦在座。陶先生以前次由西北致傅、李二先生，转述他人攻击向先生之语，向先生大怒，今日请向先生午膳，有赔礼之用意。饭后闲谈，旋至街上购物。返山时中途遇雨，衣衫皆湿，晚间感觉身体不舒。阅Stopes, *Enduring passion* [斯托普斯：《持久的情欲》] 以作消遣。

9月16日 星期四

今天身体不适。阅斯坦因《塞林提亚》第18章，作札记。

9月17日 星期五

今天身体仍不舒适，阅斯坦因《塞林提亚》第19章，作札记。晚间

李启生君邀考古组同人晚宴。

9月18日 星期六

今日去医务处诊病，医生亦不能断定为何病。借了一支体温计，终日的体温在38度以上，下午且升至39度半。下午听讲董彦堂先生之《古代囫圇的年月日说》，系根据其研究殷历之结果。

9月19日 星期日

今日热度仍未退，与昨日相同。向觉明君主张明日下山，赴同济大学医务处就诊。曾君今日上山，亦以为然。

9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坐滑竿下山，以所中医生仍未能断定是何病也。承向君偕同下山至张氏祠，适今日同济大学开学，医生不能出诊，而临时雇不到滑竿，只得在中博院躺一天，承李主任及曾君照应，盛意可感，而余反极觉不安，决定明日诊治后，返山治疗。

9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同济大学唐大夫来诊治。据云不外乎正伤寒，斑疹伤寒，副伤寒A、B，及李庄热五种而已，只能静养，无特效药。下午体温升至40度。所中董先生下山，顺便来视，请其明日派滑竿来接。晚间李济之主任、李太太及曾昭燏君陪着谈话，以解病中寂寞。

9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坐滑竿返山，卧在医务处病室中，所中派定工友老刘来侍候病人。张大夫嘱咐高晓梅君，谓此间设备简陋，如为正伤寒，苟生变化，即无法疗治，预先声明，不能负责。余闻之，虽知病势之严重，但亦只能任之天命，或许作祁沛苍第二。今日体温稍退，但仍在38.5-39.3度之间。身上有斑点。

9月23日 星期四

晨间医生取血，以便送往宜宾检验。李主任及曾君皆上山来看视。今日体温稍减退为38-38.3度，希望此后逐渐减退，早日痊愈。关于考察团事，向君已函重庆傅先生处请示。

9月24日 星期五

体温晨间退至37.8度，下午仍至38.3度，终日偃卧，不敢动弹，连蚊帐的张挂与放下都要工友来代做，饮食都送到床前，坐在床上进食。承向觉明、高晓梅、王则诚诸友人常来看视照拂，盛意可感。

9月25日 星期六

体温降至37.3度。前日取出的血液，所中派一人送往叙府交同济大学附设医院验血，指定检查正伤寒及斑疹伤寒，结果皆为负反应，张大夫连呼“奇怪！奇怪！”张大夫谓自己亦曾害过一次伤寒，验血初无反应，病愈后一月再验证明确为伤寒，好在我这几天热度渐退，张大夫以为可照伤寒症治法，静卧少动，食物限于流质的。

9月26日 星期日

晨间体温37.2度，下午37.4度，明日也许可以退清，心中颇宽慰。

9月27日 星期一

晨间尚有37.1度，以后即降至36.9~37度，与常人体温相同，张大夫谓仍须静卧一星期，饮食亦仍须小心，观此一星期变化如何。为解闷计，可以在床上看书，但不能过劳。

9月28—30日 星期二—四

体温已退，卧在床上静养，阅了杨炼译《西北古地研究》及陶保廉之《辛卯侍行记》前五卷。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五

阅毕《辛卯侍行记》（共六卷）。今日起张大夫允许增加每餐之份量。这十几天是晨间7时豆浆一碗，10时稀饭一碗，下午1时鸡蛋羹一碗，4时藕粉一碗，晚间7时猪肝汤或肉汤一碗。现在可以食挂面，但仍分为五顿进食。

10月2日 星期六

今日侍候余病之工友老刘生了疟疾，叫人替工，真是不幸。

10月3日 星期日

今日起床，补记这半月来的日记。阅常钧《敦煌随笔》二卷。

10月4日 星期一

今日始离病室，至图书馆及阅报室翻阅书报，腿软无力。返室卧下，阅王国维《流沙坠简》。

10月5日 星期二

阅毕《流沙坠简》三卷。

10月6日 星期三

阅黄燕赞《秦边纪略》。病虽痊愈，而身体仍未恢复，体重由115磅减为105磅。

10月7日 星期四

阅毕《秦边纪略》三卷。阅《五凉考治六德集》中之《武威县志》等四册。

10月8日 星期五

阅Rostovtzeff, *The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n and China* [ 罗斯陀夫采夫：《南俄罗斯和中国的动物纹》 ] ( pp.1-112 ) , 以为纪元前后之Central Asiatic [ 中亚 ] 或发源于月氏，说颇新颖，不知于西北月氏故墟中能否找得新证据否。

10月9日 星期六

今天病后第一次出了田边上的大门，到戏楼院去一趟。回来后，在图书馆中翻阅书籍。今日屠户要涨价，不杀猪，买不到猪肝，只好吃牛肉。傍晚替工的老王添开水时，打碎借来的热水瓶，只好由我替他赔偿（后来花了四百元买了一个新胆）。阅J.Hackin, *Les Collections Bouddhiques, Guide Catalogue de Musée Guimet* [ 阿坎：《吉美博物馆佛教藏品目录指南》 ] 。

10月10日 星期日

今日又发烧37.6度，本来预备明天出病院，现在只好展期了，希望病状不要变恶。阅毕《吉美博物馆佛教藏品目录指南》（pp.1-118）。今日中博院开展览会，山上许多人都下山参观，自己只好叹口气。据闻参观者颇踊跃，几达万人。

10月11日 星期一

今晨体温36.7度，下午至37.7度，张大夫亦不能诊断定为何病，过一两天看如何变化，再行开方。下午向觉明君来，谓拟赴重庆一行，谈及昨日之中博院展览会，表示不满。阅Foucher, *The Beginning of Buddhist Art* [ 福舍尔：《佛教艺术的起源》 ] 首三篇。

10月12日 星期二

今日发热又退，遵医嘱休息，卧在床上阅福舍尔《佛教艺术的起源》。下午向觉明君来谈，已决定明日赴白沙转重庆。向君今日忽对曾君大发不满之语，谓前日请其写一介绍信给胡小石先生，遭其拒绝，借口怕得罪傅所长，太不应该，余劝解了一番，向君仍有不释之色。

10月13日 星期三

阅毕《佛教艺术的起源》( pp.1-291 )。下午高晓梅君来谈，谓向君昨在游小姐处大骂曾君，不知何故，余遂略告以经过情形，高君以为向君太容易动火。

10月14日 星期四

潘实君有电报致向先生，谓：“电悉，房退，不西上，须返所，祈电示，恚(8日)”。嘱所中将此电转达重庆，由傅先生决定政策，从速电示潘君，指示行止。阅Gr&#252;nwedel, *Buddhist Art in China* [ 格伦威德尔：《中国佛教艺术》 ]。下午高君下山，托之带一信与曾君，转达向君对展览会之评语，以供其参考。

10月15日 星期五

今日天晴，上午坐在走廊中晒太阳。下午曾君来，谈及向君之事，谓前日赴码头送行，言谈颇欢，最后向君谓前几天在山上游、夏二君处骂你，请你原谅，对不起。连说几个“对不起”。今晨上山，在游君处已获悉一切。曾君谓向先生太childish [ 小孩气 ]，殊不容易相处。曾君去后，继续阅格伦威德尔之书。下午体温又升至37.4度，此病已逾月，仍是体温如此变化不定，奈何！奈何！

10月16日 星期六

阅毕格伦威德尔之书( pp.1-218 )。开始阅读J.Edkins, *Chinese Buadhism* [ 艾约瑟：《中国佛教》 ] ( 修订本 )。今日体温最高为37.1度。为了校阅中博院展览会英文说明书，跑了几趟图书馆，此外便卧在床上看书休息。

10月17日 星期日

阅艾约瑟《中国佛教》。写信给双亲、大哥及妻。今日体温仍为37.1度，医生说没有什么关系。

10月18日 星期一

阅毕艾约瑟《中国佛教》（pp.1-420）。写信给吴禹铭君。

10月19日 星期二

阅常钧《敦煌杂钞》二卷。这两天的体温都是37.1度，医生说没有什么关系。

10月20日 星期三

阅Smith, *Early History of Indic* [史密斯：《印度的早期历史》]。今日开始食干饭，惟体温仍是37.1度，不敢多动，卧床休息。

10月21、22日 星期四、五

仍卧床休息，不敢多工作。阅史密斯《印度的早期历史》。

10月23日 星期六

阅史密斯《印度的早期历史》。曾君今日上山，谓陶孟和先生亦得与余相同之病，发烧已一星期，最高时至39度，现已开始减退，唐大夫谓或为斑疹伤寒。下午曾君又来闲谈，傍晚始去。因为今日谈话稍多，晚间睡眠欠佳。

10月24日 星期日

这几天的体温最高时为37.1度，张大夫谓病已退清，惟须休息。余询及西北之行。据云下月或可旅行，但不能太辛苦，如能坐飞机至兰州，或可无碍，西北养病或较川中为佳。

10月25日 星期一

阅毕史密斯《印度的早期历史》（pp.1-501）。今天又开始到图书馆去工作。

10月26日 星期二

李济之先生着人送来《远古石器浅说》稿本，给梁思永先生及高晓梅看过后，交给我看，要我们看后有什么意见批注在稿本上，以便修改

后印刷出来，费了我大半天的工夫。下午李先生亲自上山来，询问我的病况及向觉明先生的信息。

10月27日 星期三

开始阅A.Getty, *Gods of Northern Buddhism* [格蒂：《北方佛教的神像》]。至戏楼院一行，这是病后第二次出大门。第一次是在双十节前一日，结果闹了乱子，多躺了二星期，这次希望不要又生枝节。至游君处小坐。与高君坐在平台上晒太阳。回来后写了二封信。

10月28日 星期四

昨日下午出门一次，今晨的体温反较前数日为低，决定明日出病院。至图书馆翻阅书籍。晨间大雾，不久雾消日出。下午又出来至牌坊头散步。

10月29日 星期五

今日起加入大厨房公伙，将蚊帐及被单交工友涤洗，搬回戏楼院居住。上午先返戏楼院宿舍一视，一个多月没人居住，室内霉气触鼻，将草席、褥单等拿出来一晒，并将房间用蚊草薰烟，以解霉湿之气。下午将什物搬回旧寝室，病院生涯告一段落，给工友100元以酬其这一个月侍候之劳。李先生交来傅先生一函，知潘实君曾电渝又索路费，傅先生已令其即日返所。

10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曾昭燏君上山，谓后日赴渝，又云史语所有化整为零之说，李主任下星期或许赴渝。以王世杰先生不久将出国，电邀来渝，面商中博院各问题，以王氏现为中博院理事长也。余托曾君赴渝之便，将余之英文论文设法由外交部航邮寄往英国，庶几此事告一段落。下午阅格蒂《北方佛教的神像》。

10月31日 星期日

上午与高晓梅君同往谒梁思永先生，病后已一月多未曾见面。梁先



生现下颇注意康藏方面之史地，谈话中常提及此题目。下午至李方桂先生处，吴均一先生亦在座，二人谈及贵州苗族诸问题，津津有味，余在旁静听而已。傍晚向觉明先生返李庄，前往晤谈。写信与傅先生（潘实君事，兰州托袁〔翰青〕照应，后方请函聘李先生负责）。

# 11月

11月1日 星期一

阅毕格蒂《北方佛教的神像》( pp.1-201 )。参加国民月会，周天健君讲演“中国牛耕之起源”。

11月2日 星期二

阅斯坦因《塞林提亚》第20章。

11月3日 星期三

阅Chavannes ,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 沙畹：《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中国文书》 ]。下午与高晓梅君一同下山，这是病后第一次下山，两个多月没有理发了。理发后，至陶孟和先生处小坐，陶先生亦患伤寒初愈，已能起床。旋与高君同往谒李济之先生，李先生后日赴渝。

11月4日 星期四

阅贺昌群之《烽燧考》及劳贞一之《居延汉简考释序》。

11月5日 星期五

阅斯坦因《塞林提亚》第21章。涉览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中各文。

11月6日 星期六

阅斯坦因《塞林提亚》第22章。《燕京学报》4期之许 [ 敦谷 ] 译羽溪了谛《西域佛教之研究》及陈垣《史讳举例》二书。今天又感不适，午后睡了一会，晚间失眠。

11月7日 星期日

今日精神不佳，写了几封信。上午与高君同往谒梁思永先生，谈了一会儿。返回后，又写了几封信，将病中用铅笔写的日记及笔记，用墨笔转抄一遍。晚间高君自李庄返山，据云已晤及石璋如君，明晨将上山。

11月8日 星期一

上午石璋如君携行李返所。石君系去年春间赴西北，工作二年，此次奉命返所，在宝鸡等候了12天，前月22日由宝鸡动身，30日抵重庆（车费3000余元，超重行李每5公斤30余元）。谈了一会儿。因为所中接电，不久有一印度考古学生来此，为之准备寝室，将游小姐的一间房子腾出，将储藏柜移到余之办公室，石君亦将在余之办公室工作，故费了半天工夫整理房间。下午阅斯坦因《塞林提亚》第23章。

11月9日 星期二

阅斯坦因《塞林提亚》第23章。昨晚高君请大家聚餐，既醉且饱，今日身体有点不舒服。

11月10日 星期三

阅斯坦因《塞林提亚》第24章。因为记札记，故阅读较缓慢。

11月11日 星期四

阅Stein, *The Thousand Buddhas* [斯坦因：《千佛》]。摹绘伯希和之千佛洞平面及正面图。

11月12日 星期五

今日为总理诞辰，放假一天。借到向、劳二君之伯希和与张大千之千佛洞对照表，抄录一遍。与石君谈西北考察计划。

11月13日 星期六

翻阅Pelliot, *Ler Grottes de Touen-Houang* [伯希和：《敦煌石窟》]。并阅贺昌群之《敦煌艺术之系统的研究》（《东方杂志》28卷

17期)及劳贞一之《伯氏图录》(《说文月刊》)。

11月14日 星期日

阅L.Giles [翟林奈] 关于敦煌写本的几篇文章,补董氏《敦煌纪年表》。

11月15日 星期一

写了几封信。身体不舒服,到图书馆中翻阅书籍。阅斯坦因《塞林提亚》第3卷第26—27章。

11月16日 星期二

阅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 II [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墟记》第2卷] 约百余页。

11月17日 星期三

阅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墟记》第2卷约百余页。

11月18日 星期四

摹绘《甘肃通志》所附关外三县地图。阅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墟记》第2卷。

11月19日 星期五

阅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墟记》第2卷。连日天气渐寒,我穿上了棉袍。石君因为将棉衣放在兰州,在此间另做一件,工钱便是280元。

11月20日 星期六

阅毕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 III [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墟记》第2卷] (pp.1-492)。

11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写了几封信。下午与高君下山,观同济赛球,碰到张大夫,便

请高、张二君上馆子食面。

11月22日 星期一

涉览斯坦因《塞林提亚》附录诸篇。晚间胡占魁君邀组中同人聚餐。游寿君谓由梁思成先生处获得消息，李济之先生已辞中央博物馆筹备主任一职，现教部令郭总干事代理，此事对于史语所恐将发生不良影响。

11月23日 星期二

阅毕斯坦因《千佛》（pp.1-62）。开始阅读Stein, *Innermost Asia* [ 斯坦因：《亚洲腹地》 ] 中关于河西考古工作，作摘记。

11月24日 星期三

阅斯坦因《亚洲腹地》第10—11章。

11月25日 星期四

阅斯坦因《亚洲腹地》第12—13章。

11月26日 星期五

阅斯坦因《亚洲腹地》第13—14章。

11月27日 星期六

抄录敦煌写本《沙州图经》。下午陈明达君来谈，谓梁思成先生已赴渝，研究院有添建筑研究所之说。下午学术讲演，杨时逢之《李庄音与国言之比较》。

11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与高君、石君至梁思永先生处闲谈。下午与高君一同下山。

11月29日 星期一

将《太平御览》中刘昫《敦煌实录》辑出，共10条，取鲍刻本与商

务影印宋本对照，誊抄一遍。午后游君来，谓接曾君来函，余之英文论文已托外交部中人寄往英京。晚间抄录“寿昌县地境”卷子，系向先生抄自敦煌私家所藏之本。

11月30日 星期二

阅Arthur Waley, *A Catalogue of Paintings Recovered from Tun-huang* [阿瑟·韦利：《敦煌发现绘画目录》]。摘译其引论，花了一天的工夫，以其英译梵字多须检查，依旧译也。下午石君接潘实君来信，谓11日由兰州动身，于17日抵广元，离广元30里时，车碰山石，将潘夫人摔出，由车上坠下，昏晕后半小时始醒，现在广元疗治，可谓不幸之至矣。

# 12月

12月1日 星期三

阅松本荣一之《敦煌画の研究》。

12月2日 星期四

阅毕松本荣一之《敦煌画の研究》。自己的日文太差劲，只能涉猎而已，不求甚解。

12月3日 星期五

阅斯坦因《塞林提亚》第28、30章。

12月4日 星期六

阅斯坦因《塞林提亚》第31章。写了一封信给格兰维尔教授。下午与高君一同下山，至中博院，闻展览会已结束。取回发抄之《敦煌杂钞》。

12月5日 星期日

阅斯坦因《塞林提亚》第32—33章。对于《塞林提亚》第2、3卷二册之正文，均已阅过。

12月6日 星期一

阅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发现了他的二编是斯氏三次来华的收获品。下午国民月会中屈万里君讲“同音字与五月子”。散会后，游小姐来闲谈。晚饭后，与高、屈、石三君闲谈。

12月7日 星期二

花了一天的工夫，将昨天所发现的问题加以解决，摘抄《汇编》中重要木简。

12月8日 星期三

作《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索引》，抄录《敦煌实录》。

12月9日 星期四

由向觉明君处借来巴黎藏本《沙州图经》“寿昌县”一卷之残本照相，花了一天工夫加以补葺，誊抄一遍。

12月10日 星期五

常钧《敦煌杂钞》二卷，前交中博院书记张宝祥抄录，今日取回，依原书校过，并摘录《敦煌随笔》中之有关者数节。

12月11日 星期六

阅斯坦因《亚洲腹地》第17—18章。

12月12日 星期日

阅斯坦因《亚洲腹地》第19章Ancient Cemeteries of Astana [ 阿斯塔那古代墓地 ]，与敦煌之地面情形颇为相同，殊可注意。上午与石、高二君去梁思永先生处闲谈。下午偕李霖灿君一同至山间散步，今日天气颇佳，故爬山以作消遣，至蛇角溪之瀑布桥始返。

12月13日 星期一

阅斯坦因《亚洲腹地》第19章Ancient Cemeteries of Astana [ 阿斯塔那古代墓地 ] 及第21章。

12月14日 星期二

阅毕黄文弼《高昌陶集》二册，此为雅尔崖出土与阿斯塔那相类，而二者又皆与敦煌之古迹群相类，故殊值得参考。

12月15日 星期三

阅斯坦因《亚洲腹地》第21—23章。



12月16日 星期四

阅斯坦因《亚洲腹地》第24—26章。

12月17日 星期五

阅斯坦因《亚洲腹地》第27—29章。

12月18日 星期六

阅斯坦因《亚洲腹地》第30章，总算将此书第II卷阅毕，但第I卷仍余一半未阅，有暇再补阅。前请书记抄写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志》中关于“河西四郡”，今日交来，乃取原书校对，并附添开明《二十五史补编》各家之注。

12月19日 星期日

写了几封信。向君来闲谈。下午与石、高二君一同下山，理发，坐茶馆。回来时经过橘子园，绿荫中满挂着金黄色的橘子，颇为好看，花40元买了50个橘子。

12月20日 星期一

阅Cambridge History India Vol.I [《剑桥历史·印度》第1卷]中“关于印度古代艺术”一章。下午阅斯坦因《亚洲腹地》（一）第1章。潘实君夫妇由兰州返李庄，陪着他闲谈了大半天。

12月21日 星期一

阅斯坦因《亚洲腹地》（一）第2—3章。上午向觉明先生来谈论西北计划，向先生以《瓜沙谈丛》第一段《太初以前玉门关》未定稿示，拜读一遍，颇见其考据精严，惟误将元鼎六年事写作五年，当即指出。向君查对原书，当即改正。

12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潘实君来谈。下午至向觉明君处闲谈。晚间潘君来，与石、高二君一同围坐闲谈。仅阅斯坦因《亚洲腹地》（一）第4章。书记抄

写《元和郡县志》之“陇左道”完毕，校对一遍，又取《畿辅丛书》本之考证，摘录于书眉上。

12月23、24日 星期三、四

阅斯坦因《亚洲腹地》（一）第5—8章。23日写信给王天木君。

12月25日 星期五

阅斯坦因《亚洲腹地》（一）第9章。总算是阅完这两本大书（pp.1-1090）。

12月26日 星期六

与石璋如君一同下山赴叙府，在大街上逛铺子，买了一点东西。叙府为川西大埠，市况与温州相似，城内以东街（今改为中正街）及上北街（今改为林森路）最为热闹。中山路在中山公园侧，与小北街（今改为新民路）次之。晚间有电灯，百货公司及洋货铺子大减价之广告，满目皆是，然而货价高昂，如派克水笔4000元，珧琅面盆600元，其他可以类推。晚宿尚志公寓，以铺位论，每铺30元，吾们房子虽有三铺，结果是我与石君二人占了一房子，因为另一铺并没有卖掉。与石君联床闲谈甚久，始入睡。

12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赴中国银行汇款。旋赴城外体育场参观汉墓，为砖墓，由花砖砌成，现为乞丐之宿舍，甚龌龊，然花砖之几何式花纹，仍保存甚佳，颇为悦目。午餐后下船，至中博院晤郭子衡先生，闲谈重庆展览会之情形。返山后，在向觉明君处闲谈一会儿。

12月28日 星期二

阅斯坦因《塞林提亚》第1—2章。今天又下起雨来了。

12月29、30日 星期三、四

阅斯坦因《塞林提亚》第3—4章及*The ruins of Ancient Khotan*

I [《古代和田废墟记(一)》] (pp.20-31)。

12月31日 星期五

阅斯坦因《塞林提亚》第5—6章。下午赴邮局领取英文论文稿费，计2000元，系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所寄。自清华毕业后，将近10年，未曾写东西以换稿费，此为返国第一次卖文章。回来后，以280元向石璋如君购取自由日记簿。以后日记记在灰蓝色自由日记簿中。

1943年4月底由家中动身赴川，6月初抵李庄，预备前往西北工作，在李庄预备。9月12日将数年来继续工作之论文打字完毕，甚为快慰。原定9月底动身赴西北，旋以病卧床不能出发，病愈后，继续在李庄作预备工作。

[1]编者注：疑应为C.I.T，即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加州理工学院]

[2]编者注：《圣诞故事集》中的一篇，下同。

# 1944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六

今天是阳历的元旦，所中循例放假三天，代理所长董彦堂先生，用栗峰读书会的名义，开了一个新年同乐会，将大礼堂布置为会场，挂上了花纸、党国旗与纸灯。门口贴上了一副红对子：“岁序又更新，装了一肚皮国恨家仇，卧薪尝胆之余，何妨散散气；寒酸犹似旧，剩下满脑子诗云子曰，读书写字之外，且自开开心”。是屈万里君撰的对子，王献唐先生写的隶书。会场四壁又挂上许多书画，颇为热闹。余与屈万里、高晓梅二君赴梁思永处贺年，闲谈一会儿。出来后，余又至向觉明先生处贺年。再出来看游艺会，10时开幕，一直弄到下午4时，有小学生们的唱歌、跳舞和双簧，有董彦堂先生的平庐诗话弹棉花和说演河南戏、徐义生君的昆曲、杨希枚君等的京戏等等。午餐休息时有文虎。晚上还有余兴，我未曾去，坐在室中阅书。听着隔院歌声，令人有新年之感，自己十余年各处飘荡，仅去年在家中过了一次新年，今年又仍在客中度新年，不知明年又在何处。今年尚有几位熟人在一处，明年如在西北不能回来，恐将独自在荒漠朔风中度新年了。

1月2日 星期日

昨夜下雨，今晨雨虽停止，但路上仍泞滑，前星期已约好张大夫下山聚餐，不能不去。与石、屈、高三君赴田边上，张大夫尚卧在床上未起，下山后，在金陵茶馆喝茶闲谈，后至留芬用膳，一共花了300余元，出来后坐在江边茶馆中闲谈。张大夫昨日在梁思永先生处用午膳，梁先生说自己眼看见这肺病不能痊愈的，不过是时日的问题，想勉强起来将未完报告写毕，这是此生唯一的事业，不知值得冒险否。张大夫仍劝之休养三四年后再说，目前不能起来工作，病势一变，前功尽弃，张

大夫颇为之伤心，大家听见亦均为之黯然。后来余赴巫宝三君处坐了一会儿。返山后，王则诚君来闲谈，天黑始去。后来余与高君又去石君房中谈了好一会儿。

1月3日 星期一

阅斯坦因《塞林提亚》第1卷第8、9章。今天接到王小同君从温州寄来去年4月间在故乡的几个友人在中山公园的合影，一共13人，回首前尘，已似梦影，不知道何时更能会聚一处。又想到十年前清华毕业时与这几位同乡在清华合影，那更是旧梦了，恍如隔世。

1月4日 星期二

阅斯坦因《塞林提亚》第1卷第10、11章，并同时阅《沙漠契丹废址记》。

1月5日 星期三

阅斯坦因《塞林提亚》第1卷第12、13章。总算是将斯坦因的两部重要报告《塞林提亚》（pp.1-1590）及《亚洲腹地》（pp.1-1090），从头至尾阅读一遍了。

1月6日 星期四

阅斯坦因《沙漠契丹废址记》。傅孟真先生由重庆回来，一位印度学考古学的学生Dikshit [狄克锡]亦跟着来，预备在所中工作一年。傅先生叫他来看我，我问他的计划，他说想研究中国文化的起源，因为他在加尔各答大学曾写一篇论文，关于Mohenjodaro [摩亨佐达罗]，根据文化传播说以求印度与巴比伦之关系，现拟研究上古史，以便推求中印两国远古时期之关系，但是他对中国语文完全不懂，须先学中国语文。我带着他去看所中考古组诸同事陪着他在董先生家中午餐，饭后一同去看傅先生。闻总办事处总务主任现为叶凤虎先生，并且听说朱院长献鼎碰钉子确为事实。

（补记：献鼎事，朱托顾颉刚代撰铭文，顾又转托其学生刘某，即顾氏晚年整理《尚书》一书的助手，有“赫赫蒋公，能文能武”等语，文

颇典雅，但以美国报纸宣传“定鼎”、“问鼎”故事，皆以鼎为皇权之象征，谓蒋氏要做皇帝，故此事作罢。）

后来又带狄克锡去看丁声树君，请他为之补习中国语，后又带他去看梁思永先生。

1月7日 星期五

阅毕斯坦因《沙漠契丹废址记》第1卷（pp.1-546）。此书之第2卷（pp.1-492）已于去年11月间阅过。今日曾君上山，与傅先生一同由重庆返此间。下午与高君往访，坐在游君办公室中闲谈，窗外山茶花正开得热闹，映入窗内，增人谈兴。傍晚至向觉明先生处，讨论潘实君之旅费问题，如何与所中分别负担。

1月8日 星期六

上午描摹沈子敦《元和郡县志补图》中河西节度使所属之三图。与傅先生商酌潘实君返所旅费问题，谓所中去年亏缺20余万，故此批旅费拟由考察团经费中支拨，令余调查前年团中经费剩余之数目，以便决定计划，余向石、向二君询问，知前年度团中尚余1.3万元，但潘君谓此次携眷返所，共用去2.3万元。下午全汉昇讲演《唐宋建都与运河之关系》。晚间偕向君谒傅先生，傅先生谓拟将考察团前年所剩之1.3万元支与潘君为旅费，所中可另津贴3000元，其余悉归潘君自行负担。

1月9日 星期日

今日身体不舒。上午与高、石二君同往探视梁先生。下午与向觉明先生及狄克锡闲谈一会儿。

1月10日 星期一

取乾隆《肃州志》以校常钧《敦煌随笔》。下午阅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拉铁摩尔：《亚洲内陆的中国边境》]。明日起，公共厨房由余管伙，又多一麻烦事。

1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读《肃州志》。下午读拉铁摩尔《亚洲内陆的中国边境》。

1月12—16日 星期三—日

这几天上午阅抄关于河西四郡的古地理。下午阅拉铁摩尔《亚洲内陆的中国边境》。这部书是以地理环境来解释经济状况及社会组织，更以经济社会情形来解释中国与边疆的关系史，从史前一直到汉代，颇值得一读。虽其解释有时不免勉强一点。

1月17—20日 星期一—四

阅读自汉至唐各史地理志，关于河西走廊札抄成册，试以之作汉唐二代之河西地图。向觉明先生以其所作之《两关小志》初稿见示，阅毕奉还，并与之讨论几点。

1月21日 星期五

这一旬的公共伙食是由我管伙，今天花了一个上午的工夫算账，将账目公布，并将余款退还。这一次米价由庶务处另算，光是菜钱，每人187元（十日）。下午阅《辛卯侍行记》中关于河西部分。

1月22日 星期六

阅徐松《西域水道记》中关于“哈喇淖尔所受水”一部分。又阅陈正祥《河西走廊》小册子。下午学术讲演，劳贞一君之《居延汉简考释》关于“地节五年故大司马博”一简及“初始元年十一月壬子王路堂免书”一简。

1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同济大学德文教授鲍克兰（Bauclair）约我们几个人一同去看崖墓，由板栗坳出发，到了宋嘴附近，结果是跑得一身大汗，并无所获。他所说蜗牛形的雕刻，高君初以为是伏羲女娲，但是目验以后，都以为不过是壁上小龛洞及留下来凿去的条线，并不成为图纹。后来到他家中用点心。回来后，与石、高二君去看梁思永先生。

1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与陈槃庵、王之屏二君同至社会所，应梁方仲君之邀，在他家中午餐，谈了一会儿。梁君不久将被派出国，傍晚始告辞。今天是阴历除夕，晚间应向觉明君之约，在他家中吃分岁酒。董先生所办的读书会今晚聚餐吃饺子，高君拉我去参加。散会后，与石、高、屈、潘四君在戏楼院中闲谈，以消磨这旧历除夕。

1月25日 星期二

今天是阴历元旦，所长说照章不能放假，但是大家可以自由休息。我们几个人一早起来，便到董、吴、向诸先生处贺年，后来又至梁思永先生处贺年，曾、游二君亦来。中午食堂吃包子。下午一同下山至中博院贺年。出来坐茶馆，铺子却闭门不做生意。晚间在潘实君处食饺子。回来后又在戏楼院喝茶，魏善臣大谈其过去在蒙古做生意，及路局当差的经验，10时始散。

1月26、27日 星期三、四

涉览乾隆《肃州志》、《甘州志》，作札记。

1月28日 星期五

涉猎宣统《甘肃新通志》，作札记。

1月29日 星期六

阅毕史岩《东洋美术史》上卷（1-469页），此书谬误百出，先秦时代姑舍而不谈，如以汉简出于敦煌千佛洞藏经洞，实属笑话。下午学术讲演会，王崇武君讲《明成祖靖难问题》。

1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阅叶昌炽《语石》。下午与高晓梅君一同下山，在李庄镇碰到王则诚君等，一同坐菜馆闲谈。

1月31日 星期一

阅Menghin, *Weltgeschichte der Steinzeit* [门京：《石器时代的世界



历史》]中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几段，对于德文仍甚感困难，札抄了几段。下午阅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傍晚与向觉明君一同往谒傅孟真先生，商谈西北考察事。

# 2月

2月1日 星期二

阅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系叶氏为甘肃学台时之日记。

2月2日 星期三

阅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蹟录》三册（宣统元年版）。凌纯声先生由渝返，与高君一同前往见之，闻李济之先生亦已返回李庄，明日当下山往谒。王文林君返所，谓此次由蓉赴渝，汽车翻车，多人受伤，又述成都琴台发掘情形。

2月3日 星期四

阅M.Cable and F. French, *Through Jade Gate and Central Asia* [凯布尔、弗伦奇：《通过玉门关与中亚》]。下午与高晓梅君一同下山至营造学社，见梁思成先生夫妇。梁先生新自重庆归来，最近曾在蓉渝路上往返一次，据云汽车每经20公里即抛锚一次，非由于汽管梗塞，即由于轮胎爆裂，而后者危险最大，汽车前轮为单轮，一侧爆裂，即有倾覆之虞。林徽因女士谓近遇及由沦陷区来之妇女，谈及行路之困难情形。后至刘致平君处小坐。高君与余本拟往谒李济之先生，适李先生来访梁先生，遂一同至中博院小坐。以时已晏，与高君一同至李庄饭馆进餐。晚间至傅先生处，传达李先生拟明晨上山之意，张苑峰、向觉明二先生在座。

2月4日 星期五

闻李庄以东10余里外之大河坝发现汉墓群。组中同人董彦堂、石璋如、高晓梅与余，及向觉明、劳贞一、芮逸夫三君，一同下山至李庄，晤及地绅张官周及罗伯希二君，雇船下驶至上河坝，至一庄家戴某家小憩，因为尚在新年，拿出茶点来正招待。正方形漆盒分成9格，放些松子糖、炒米糖、花生糖，一种油炒番薯条的糖，一种油炒糕片的糖，细松糖（有类吾瓯枇杷梗，惟色较白），两种炒米糖（一种切成方块，上

下细碎炒米，一种混和花生）及花生糖。另有年糕，与吾瓯之糖糕稍为不同，杂有仍成粒块之熟糯米。喝茶后出来考察，有汉墓数座，皆已破坏，汉砖堆叠路边，有几何形花纹，多为菱形，墓已填塞，看不到什么东西，使我们大为失望。我们要回去，但庄家坚留晚餐，只好坐下，喝点酒，餐后才辞谢而退，返山时已天黑矣。

2月5日 星期六

阅毕Cable and French, *Through Jade Gate and Central Asia* [凯布尔、弗伦奇：《经过玉门和中亚》] (pp.1-301)。晚间与向觉明先生同往谒傅先生，商谈西北考察事，曾君亦在座。今天收到由兰州转来家信，附有儿女辈小照一张，令人起思乡之念。王则诚君来，谈及返家计划。

2月6日 星期日

上午与高晓梅君去梁思永先生处视疾，梁思成先生及曾昭燏君亦来，大家叙谈。思成先生述及成都观王建墓，谓仅雕刻及墓墙装饰有价值，其他如银器及墓制皆无大意思，并谓如不设法保存，此墓恐不到200年即倾覆毁灭。返舍午餐后，向觉明先生来，闲谈一会儿即去。少顷，梁思成先生与王世襄君（新来营造学社）来谈。他们去后，闭门阅裴景福《河海崑崙录》卷一及卷二。

2月7日 星期一

阅毕裴景福《河海崑崙录》四卷。下午学术讲演会，高晓梅君《淮式铜镜之研究》。根据史诤（“长相思”作“脩相思”），以为晚者至淮南王安时期，淮式仍制造。

2月8日 星期二

阅读关于河西地质之论文几篇（杨钟健、卞美年等）。

2月9日 星期三

阅Stein, *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斯坦因：《沙埋和阗废墟

记》]。下午，曾、游、高三君为向觉明先生饯行，约余作陪。

2月10日 星期四

涉览1942-1943年之*Antiquity* [《古物》]，系李济之先生处借来。李先生今天上山，狄克锡叫我介绍他进见谈话。午后开所务会议。闻李先生曾提出辞去考古组主任一职，未获准，遣派出国之人选将投票表决。

2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送向觉明先生上船赴重庆。闻郭子衡先生已于昨日离李庄返里。下午阅读斯坦因《沙埋和阗废墟记》。这两三天放晴，天气渐暖。接到家信，谓温州西郊发现鼠疫，殊属可虑。

2月12日 星期六

阅读斯坦因《沙埋和阗废墟记》。

2月13日 星期日

阅毕斯坦因《沙埋和阗废墟记》（pp.1-502）。

摹画《塞林提亚》图版33之“敦煌西部古边城烽燧图”。

2月14日 星期一

阅贺昌群《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一文（《燕京学报》第12期）及《世界历史大系》中《东洋考古学》（驹井和爱及江上波夫合著）之《新疆考古小史》一章。下午赴中博院，与李济之先生商西北考察问题，适傅孟真先生亦在座。傅先生闲谈其少年小史，谓宣统三年曾投考清华，彼时仅15岁，天津府学堂毕业，其时志愿在入武备学堂，或与武备有关之学堂，故并不专心应考。清华监督周自齐乃其父执，清华国文教员王某亦其父执，而且同乡，为之介绍往见周自齐，考国文时周自齐亲来观其答卷，惟傅先生受祖父之道德熏染，不肯作弊，以手掩卷，不令周氏见其文，事后国文教员王氏问其开端数语，亦以他文随意应答搪塞之。英文考试欠佳，而最后一天（或一科）竟不去考，故未遭录取，

然亦不懊悔也。其后周自齐曾令山东省保送入清华，亦加拒绝云云。本月3日在傅先生家中时，傅先生谈及祖母何姓，其村为“何家海”，“海”字为蒙古牧地之称，而山东聊城元亡后多蒙北遗民，故自疑有蒙古人血液在内。按傅先生素有“胖子”之称，面圆鼻低，与故宫所藏之元朝帝王像颇相似，蒙古血统或即事实。惟傅先生谓，将来写自传决不将此事记入，仍为未能免俗。

2月15日 星期二

阅毕杨钟健《西北的剖面》（pp.1-304）及《徐旭生西行日记》卷一及卷二。

2月16日 星期三

阅《徐旭生西行日记》卷三。又阅Sven Hedin, *Riddles of the Gobi Desert* [斯文赫定：《戈壁滩之谜》]中关于考古学发现各章。

2月17日 星期四

涉览俞浩《西域考古录》及《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关于河西诸地者。

2月18日 星期五

将昨日所阅之书，札录出数条。描画《甘肃通志》中镇番及金塔二县之地图。又拟作敦煌二十五万之一地图，以无余暇，转请潘实君将斯坦因《亚州腹地》中者放大一倍，摹画一张。下午至社会学所访梁方仲君，梁君将于3月中旬后赴渝受训出国。

2月19日 星期六

借得西夏村史前遗址图，描摹一份。涉览Stein, *Ancient Khotan* [斯坦因：《古代和阗》]。下午学术演讲会，石璋如君讲《关史前遗址之分期问题》。傅先生报告所中经费困难情形。

2月21日 星期一[1]

整理行装，还书，办护照，领取仪器。请芮逸夫君作一介绍信与民生公司，以便购买船票时可以方便。下午至中博院，谒见李济之先生，关于西北考察团事，允许帮忙，中博院可以资助若干。晤及曾君。返山，知会计萧纶徽君将旅费送来。石、高、屈、胡诸君为余饯行，并请王则诚君作陪。晚餐后，校阅潘君所绘敦煌地图。

2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匆匆将Stein, *Ancient Khotan* [斯坦因：《古代和阗》] 翻一翻，便将此书还给岑仲勉先生，在李庄所做的预备工作告一段落。向各处辞行。下午所中开所务会议，助理研究员升为副研究员二人（王崇武、傅乐焕）。所中遣派留学事，由所长全权办理。傍晚与王则诚君至傅先生处辞行。晚间，与石、高二君闲谈，凌纯声先生来谈。归舍作最后一次之收拾行装。今日雨停，希望能够支持到明日，但中宵睡醒，闻窗外雨声，殊为懊丧。

2月23日 星期三

早餐后，正拟出发，忽大雨如注，朋辈颇有劝改明日起程。少顷雨稍停，高、李、石、劳四君送至船上，握手与别，船至10时余始开行。上岸后住交通街两我馆，单房间每日60元。下午与王君同出用午餐，一炒肝、一炒白菜、一豆腐汤，连个米饭仅花145元。旋步行出城至七义树，访岩墓。返城至书铺翻阅书籍。下午天晴，竟出太阳，至船公司，闻明日有二船抵埠，皆后日开行。

2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至公司购票，下水船票价260元，外加伙食108元。至民众教育馆，参观汉墓所出之物，所见明器与彭山崖墓出土者相似，但有沙岩石所刻之像，为彭山所无。夜间上船，幸今日放晴，方便不少。船公司挂牌“三时上船”，我们1时半即起床，叫挑夫挑行李到码头，已有二三十人在那儿等候着。到船上的那门仍关闭着，只偶然有几个军人和军人眷属先行上船。等到4时半左右，公司中发号数牌签的职员始来，大家都挤到前面去抢，秩序很乱。我看守行李，由王则诚君去取牌，领到84、85二号，因宪兵检查队没有来，仍不能上船。直到5时半左右，始开始

喊号码，依次上船。进门后，先检查行李，然后上船。王君先进舱占好位置，舱中秩序很乱，我们只弄到可以坐的地位，也只好得过且过。

2月25日 星期五

晨间6时半左右开船，昨夜未睡好，终日胡里胡涂，睡着了好几回。醒时看Le Coq,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勒可克：《新疆地下宝藏》]。下水船颇快，经南溪、泸州而抵合江，有几个乘客要上去，我们扩充地盘，勉强可以躺下去睡，尚不能伸直腿子。

2月26日 星期六

晨间6时许开行，船中无事，阅毕勒可克之书。下午4时许抵重庆，停泊朝天门。我们的行李须要三人挑，挑夫要800元；雇小划子，开口要600元，后来让到250元。由朝天门至曾家岩，坐在船中溯嘉陵江而上，两岸为平淡的房屋，高高低低地站在丘陵上，并无可观，惟落日残照，云霞片片，颇为动人。由曾家岩码头挑行李至总办事处，二挑共100元。晚间即宿在总办事处，晤及叶啸谷先生及吴均一先生。又晤及姜立夫先生，尚属初次见面。

2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至旧书铺中翻书，又为考察团购买文具。午间在路上无意中遇及庞元龙君，知其在贸易委员会任职，已九年未晤面矣。下午至总办事处，点收吴禹铭君寄来之书。向觉明先生留字，谓3月6日左右返渝。托陈德宏办入境及出境证，托高玉华购飞机票。王则诚君今日下午搬入社会服务处居住，晚间同往访萧青萍先生，知徐贤修君已于前星期由昆飞印。

2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至牛角沱总办事处，询问成都运书之运费已照付否。又请求发一服务证明书，以便寄回家去作声请缓役之用。晤及叶啸谷主任。

2月29日 星期二

赴总办事处，晤及会计主任刁先生，知吴君由成都运书之款未付，并查明去年历史考古组应得经费22万5千，现下仅余剩8万余元，如何弥补，待傅先生来后再商。返中研院，见全汉昇君留字，谓行期尚未定，运输托资委会设法，在可能范围内愿尽量为力，云云。今日评议员抵渝者渐多，宿舍不够，余乃迁入中英庚款会，适林济君已由乡返城，代为觅定宿室。



# 3月

3月1日 星期三

晨间与林济君同至社会公寓访王明君，然后余赴总办事处请余又荪君写一介绍信与资源委员会周公训君，接洽运输事。至资委会晤及周君，据云新近无车开往西北，最好直接向油矿局接洽。返总办事处托文书科办考察护照。又至中央图书馆阅书。今拍电报又写信与向君，催之早日返渝。

3月2日 星期四

晨间至总事处领取考察护照。至中英庚款会坐候王明君，阅《边政公论》作消遣，候至午刻不至。午餐后至社会公寓，适王明君去外返，谓已接洽妥车票，明晨动身，今日即渡江住海棠溪。余乃以家信一封，外附羚羊角一支、国币5000元，托之带回家中，遂与之握别。至中研院宿舍，闻傅先生明日可到此间。

3月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总办事处取款，据云西北考察团之款，以国库未能支付，故尚未取出。下午参观资源委员会之矿产工业展览会，跑了一下午，颇为拥挤。晚间赴中研院宿舍谒李济之先生，新自李庄来。又往谒傅孟真先生，报告来渝后接洽经过，关于[考察团]地理组移用历史组[之款]，傅先生允设法要求拨还。李方桂先生亦在座，新自印度参加国际东方语言学会返国，谓印度海关对于国人由印返国检查颇严，以常有人私携禁品（如宝石）出境，连肛门都要检查，贪利而失国家面子，可为浩叹。

3月4日 星期六

上午至中印学会，晤及朱延丰君。后至中研院领取旅费，并嘱令将余款电汇至兰州。午后进城，至特检处接洽购飞机票事，谓7日有机，动身须待至6日再定。旋至市场购丙酮及破胶卷，后者不易购。打听得

国泰影院中张某有破影片出售，初云400元一磅，后以300元购得一斤。晚间将一小部分胶片洗净，此事颇费时间。

3月5日 星期日

上午往谒傅孟真先生，据云今年经费极为支绌，当勉强筹划一二十万元，工作恐不能维持到年底，明年经费恐无办法。出来后至西北公路联运处，询问赴兰州车辆，每月3次，逢四而开，票价5300余元，与飞机票5700元相差无几，而途中食宿，九日所需数额可观。归来后，谒李济之先生，接洽经费事，据云中博院可设法补助10万余元。又知向觉明先生已返渝，即往访，讨论关于西北考察计划，向君对于家事颇为愤慨，谓史语所内眷欺侮其家人，余劝慰之。

3月6日 星期一

上午与向觉明先生一同进城，至特检处，据云明晨有机飞兰，或可成行，于下午2时后再定。向君有事须赴沙坪坝，约定下午2时在庚款会相聚。余遂赴中央信托局，晤及夏翼天君，据云飞兰乘客颇多，明日恐仍难成行。返上清寺，至聚兴村拟谒傅先生，未遇。至生生花园，托总办事处将向君之款算出，以便汇兰，计5.8万元。乃至庚款会，静候至四时一刻，仍未见向君踪影，殊为着急。遂独自赴特检处，据云名单已送去，向君为正票，余为副票，有空缺始能补上。乃即赴中航公司，已过办公时间，谓明晨7时可在机场购票，遂返舍收拾行囊。7时许向君电话来，约至聚兴村会商，向君谓除非工作经费到手（最低限度10万元），不欲动身，余主张先去一人赴兰州，一人留渝坐催，向君不以为然。晚间与向君往谒见傅孟真先生，傅先生亦主张能二人皆先赴兰州最佳，否则亦当先去一人；向君仍主张二人皆留渝，下班再走。傅先生嘱余二人自行商定，余拟取行李明晨先行动身，恐下班飞机仍只能去一人，岂不误事；向君谓侍从室有友人陈叔谅在彼，可以设法使下班二人同行，余恐决裂后将碍及友情及此后团内之合作，故只得答以若下班必能二人同行，余可从命，向君允负责办理此事。返舍已近12时，许久不能入睡。

3月7日 星期二

6时即起，至向觉明君处，同至中航公司接洽。据云如放弃此班权

利，则下班能否列入名单亦成问题，此事须由特检处决定，向君赴侍从室设法。晚间晤及向君，据云陈叔谅君已答应令侍从室第六组写信与特检处，疏通此事，下班或可二人同行。

3月8日 星期三

上午生生花园，将考察团购物清单及收据共1.3万元，先行文进报销。今日为评议会开会之首日，总办事处人员皆赴会招待，仅剩三四人在处办事。返庚款会，将《亚洲腹地》中“敦煌烽燧平面图”摹绘几张。又阅向君《西征小记》稿本。

3月9日 星期四

上午至中央图书馆，下午至中英文化协会，翻阅旧杂志，知Reisner [ 赖斯纳 ] 及Malinowski [ 马林诺斯基 ] 皆已去世，年轻的Pendlebury [ 彭德尔伯里 ] 则于Crete [ 克里特岛 ] 陷落时阵亡。傍晚遇及汤象龙君，前月自西北来，筹划甘肃河西屯垦局事。

3月10日 星期五

晨间晤及向觉明君，谓飞机票事已办好，21日可以二人同行。进城购物12×30 Tracing Paper [ 描图纸 ] 10张。至沧白纪念堂，参观说文社主办之秦良玉遗物展览会，有锦袍一，绣龙凤常服一、朝笏一、睡鞋一、腰刀一、宝剑一、“太子太保总镇关防”印一，照片15张（石砮秦正大都督府、庙中塑像、墓地等）。

3月11日 星期六

阅Havoll, *A Handbook of Indian Art* [ 哈沃尔：《印度艺术手册》 ]。向觉明君自沙坪坝返，交来介绍信二封，以便在北碚接洽。描摹斯文赫定西北地图。

3月12日 星期日

随同诸评议员赴北碚，晚宿北泉公园之中国旅行社招待所中，在温泉浴池洗澡。

3月13日 星期一

随评议员参观气象研究所及科学社，后来跟着李济之先生赴地质调查所，晤及杨钟健先生，同至调查所图书馆参观杨先生在新疆所采集之石器标本，又接洽借阅安特生所寄存馆中未刊之稿。中午聚餐，乃北碚十学术团体设宴招待评议员，晤及同乡洪伯熊、伍献文二先生。下午赴地质所图书馆阅书。评议员们今天即返重庆，余则决定再留北碚，晚间宿动植物研究所张孝威君处，系伍先生介绍。

3月14日 星期二

冒雨走了四五里的山路到地质所图书馆去，带了几块烧饼当午餐。阅M. Bylin Althin, Chi Chia Ping [比林·阿尔提：《齐家坪》]之稿本，作札记。晚雨停下山，睡在一个小客栈中，夜为虬虱所扰，不能安睡。

3月15日 星期三

拟乘船返渝，但船由合川来时，以乘客过多，不靠码头，不卖票。只好又到车站去候车，拿了登记证，但是下午2时的最后一班车，我没有买到票。连忙到江苏医学院，乘二时一刻的校车，好容易挤上去，在车中站立了三小时，傍晚始到重庆。晚间至广播大厦听国父实业计划考察团的张某讲新疆农业，潘某讲印度农业及农业电影。

3月16日 星期四

赴中印学会，托李先生向朱先生催促筹划经费。至向觉明先生处，晤及王天木、汤象龙二君，一同至湖南馆子用午餐，向君作东。傍晚至聚兴村谒傅先生，傅先生允许今晚评议员茶会中向朱先生提出筹划经费事。晚间赴中印学会，李先生患腹泻卧床，据云朱先生已答应向邮政储金处借款10万元，以供西北考察之用。至向先生处，向先生谓非俟此款到手，不肯飞兰，21日如不西上，拟返李庄搬家。余返舍后，至叶啸谷先生处，托其竭力设法于21日前将款筹出。

3月17日 星期五

晨间至傅孟真先生处，请其从速筹款。傅先生知道向先生7日那班飞机故意放弃权利，正为震怒，说何以对于他答应筹款的话一点不肯信任，说向先生如果21日仍以候款为理由不肯去，则考察团事根本取消，你们都回李庄好了。我说我是完全“惟命是从”，叫我即返李庄也好，叫我一人上西北也好，叫我在此候向先生一同上西北也好，都是可以的，不过依我的意思，现在离21日还有几天，如果傅先生向总办事处催促，或许可以早日筹出，如果能早日筹出，自然对于工作有莫大方便，并不是什么信任不信任的问题。后来傅先生打了几次电话给总办事处，因为叶主任不在，我只好先回来。至向觉明先生处，报告接洽经过，向先生说幸亏不是他去，否则一定当场决裂。

午后与向先生一同过江，至黄山路口访刘子植先生，劝他出来就大学教席，刘先生仍是不允。他现下每月收入仅千余元，房租每月便是千元，自任炊煮，终年吃素，尚不够开销，由其弟仲博君时常接济云云。刘先生不肯就白沙女师教席，谓怕人家说他坏话，不肯去东北大学而去女校。向先生谓：“他人的闲话，又何必去管他，譬如现在他们一班人都说我脾气大，子植你是知道的，在北平的时候，有人说我脾气大。”刘笑着说：“那倒不然，我便亲耳听见人家对我说，子植你的脾气和向觉明一样大。”向有点急了，连问是谁，刘说是徐森玉，向只好说是他老先生说我，我便不计较了。

返重庆，与向、王二君至聚兴村谒李先生，遇及傅先生。傅先生虽仍现不悦之色，惟云已与叶主任接洽妥，至迟20日可以将款筹出。

3月18日 星期六

晨间与向觉明、王重民二君同至北平图书馆Microprint [ 缩微印刷品 ] 部，晤及王育伊君，将王重民君所寄之伯希和《千佛洞笔记》放映，大部分字画不甚清楚，约定明日再来。进城询问机票事，据云星期一始能决定，返舍知总办事处已将款筹出，乃往告以请汇寄兰州。至傅孟真先生处，闻吴禹铭君提出辞职，拟入军委会战地服务团。余又去李济之先生处询问此事底细。据李先生之推测，吴君大概受刺激而如此。去年拟发表战后考古计划之受阻，琴台发掘之种种纠纷，吴太太欲返中博院工作之遭拒，及最近傅先生令其将来返李庄不要经渝返李，以省糜

费，皆为其原因之一。惟吴君之提出辞职，或为试探空气，并非决意离开史语所，此事由傅先生作最后决定云云。

3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至北平图书馆缩微印刷品部，放映伯希和之笔记，大部分不甚清楚，不易辨认。下午进城购物。晚间在叶啸谷先生处闲谈，至12时始返舍就寝。

3月20日 星期一

向觉明君说今日可以买到票子，我到总办事处去办理汇款及护照的事。傍晚向君返舍连说糟糕！糟糕！今日名单中我们二人都列入候补，汤象龙君前天始去登记，今日即买到票子（是第19名），向君第21名，我第23名，今天仅卖到第19名，其余的俟明日到飞机场中临时决定。向君从前以为侍从室有友人，购买很有把握，今日骤受刺激，颇为气愤，说明天走不成，西北的事便作罢论。他要返李庄，我说明天到机场碰运气，旁的事以后决定好了。

3月21日 星期二

晨起与向觉明君同赴机场，结果今天添售3张，向君是补上了，我被遗下，送他们上飞机，自己垂头丧气回来。拟改乘公路车，但是24日的渝兰车客票已售完，4月4日的车可以登记，但须付票银，不能退票。至特检处，谓4月4日有飞兰之机，但3日始能决定。回来请示傅、李先生，说还是等候飞机。傅先生颇见怪3月7日那次班机放弃权利，说“你们为什么那次不去？”旋仰首而笑道“总算将向觉明送上西天”，我只能苦笑而已。

3月22—24日 星期三—五

去中央图书馆阅书。24日晚梁方仲君来，谈及李庄最近情形，董彦堂先生五十大庆，所中为之祝寿；门富田发现宋墓，梁思成先生前往绘测。

3月25日 星期六

至李济之先生处，请托人设法飞机票事。李先生打电话与朱家骅院长，令余往见朱院长，请求设法接洽飞机票事。朱院长云，可请院中文书主任刘次潇先生代为设法云云。

阅马溶之《甘肃西北部土壤之研究》。

3月26日 星期日

至中印学会，阅毕Diruhit的*Prehistoric Valley of the India Valley* [《印度河流域的史前河谷》] (pp.1-60)。

3月27日 星期一

今日下雨，在家阅劳贞一之《居延汉简考释》，阅microfilm [缩微照相] 之去年Nature [《自然》] 诸期。晚间王育伊君来谈，谓裘善元君逝世后，其遗族以其所藏汉简出售，索价38万元，闻仅30余片，北平图书馆拟向之购取，其家人答应可减至30万元，图书馆出价15万元，尚未商定，但已上呈文向教育部请款。

3月28日 星期二

李济之先生云中博院今年事业费已拨下，决定先付西北考察经费10万元，令余赴总办事处向刁先生接洽，并将余款24万元汇李庄。余赴生生花园，当即取得10万元支票，并将24万元之支票取出，赴中国银行为之代汇李庄。下午进城，将前次所见之拍卖行中Reflector [反光镜] 照相机，以1.2万元购得，此事于昨日商诸李先生，已得其同意。此物战前售价为200元左右，战前仅售6角之120胶卷，现下重庆市价过期数月者售800元，未过期者售1500元，则此架照相机不能算贵。余又至甘肃银行，拟汇款敦煌，每千元须55元，几与温州不相上下（温州现下汇费每千元65元），故决定由中国银行先汇兰州，再行汇敦煌，或可较便宜。

3月29日 星期三

今日为黄花岗纪念日，各机关放假。

在家中阅《居延汉简考释》。晚间李、陶、吴（均一）三先生上船

赴李庄。

3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赴中国银行取款，汇8万元至兰州，余款取出作旅费。清华同学姜春华来谈，姜君去后，余在宿舍阅《居延汉简考释》。

3月31日 星期五

阅毕《居延汉简考释》四册。下午至北平图书馆阅缩微之*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美国东方社会杂志》] 去年各期。



# 4月

4月1日 星期六

上午赴航检处询问，据云今日有加班机赴兰，惜事前未曾获知，只好等星期一再来。至中英文化协会，阅书Barger & Wright, *Excavations in Swat and Explorations in the Oxus Territories of Afghanistan* [巴杰、赖特：《阿富汗的Swat发掘与奥克苏斯地区考察》] (pp.1-56)。

4月2日 星期日

阅贺昌群《烽燧考》文，加眉批。

4月3日 星期一

上午赴军事委员会航检处，接洽飞机票事，初云明日飞桂飞兰未定，等到下午3时才云，明晨赴兰必无问题，要我到航空公司等候买票。至航空公司，4时半始得通知，明晨可乘24人，余为第14名，故即可购票，计5700元。返聚兴村，告诉傅先生辞行。晚间收拾行李，阅陶希圣、鞠清远合著之《唐代经济史》(pp.1-184)。

4月4日 星期二

晨间6时即起身，收拾行囊，雇挑夫赴珊瑚坝机场。行李过磅时多2公斤，幸承通融办理。现下赴兰乘客过重行李，虽出行李费亦不准携带。后来机场中人托余带兰州机场职员一封信和一瓶骆驼脂，我自然不好意思拒绝。行李及人都过了磅后，仍旧出来，坐下休息。梁方仲君来送行，无意中遇及王镇中君，已十年左右未见面，现在昆明资源委员会会计，来渝受训。与梁、王二君谈一会儿，忽见姚从吾先生亦在人丛中，遂趋前与之握手，姚先生闻余将飞兰州，遂写一便条，令余转交与向觉明先生。少顷鸣钟，海关检查行李，手续办完后，以机票换取登机证牌。再过一会儿，又鸣钟为号，入机场登机，乘客仅24人，坐位颇舒适。9时许起飞，飞机升入上空后，由窗口外望，长江若带，屋舍、丘

陵及田畴有类假山石之盆景，人马如蚊。少顷，飞行更高，公路如线，蜿蜒于绿色田野间，白云如棉絮，时常由机底飞过。少顷，飞越积云之上，白云如海，作波浪起伏状，反映日光，耀目如雪，与前年在峨眉山顶观云海之状相似。地面上的景物，为白雪所遮盖，都已看不见。少顷，云层渐薄，由空隙中露出地面景物的断片。再飞一会儿，便入山岳地带，山岩嶙峋，从上空向下望另是一番光景。有些山上长着树木，但是许多的山是不长草木的童山，山谷间的溪流两侧有平坦的地方，也有小村落。过了秦岭山脉后，到渭水流域，地势又平坦了，田畴是大小不同的长方格子，许多田中已种了秧苗，显出深浅不同的绿方格，与四川境内的山丘梯田呈月牙形，又是另一番光景。12时半至宝鸡，飞机落在机场，有乘客上下。一会儿又起飞，经过陇山，这一带是黄土地带，看下去是一片荒山，便是平原上的城郭田畴，也都作黄土色，令人觉得单调与荒凉。这时候飞机起伏不定，许多乘客都呕吐了，我也吐了几口酸水，过了十几分钟便看见兰州城，飞机落在机场已是下午1时余。出了机场，我看见了向觉明先生，很是高兴。出机场后，向先生替我介绍科学教育馆袁翰青馆长今日乘机飞渝，提取行李，与向先生一同乘车进城，住兰州科学教育馆中。与向君往访汤象龙君，至太平洋餐馆晚餐，此间海味最昂，海参一盘即费900元，海米百元一两。晚餐后，闲谈至9时许始别。

#### 4月5日 星期三

上午与许继儒君接洽，点收石璋如存放此间之物，又将石君私人衣物拿出来晒太阳。晚间向君邀请前敦煌县长陈冰谷，令余作陪。

#### 4月6日 星期四

检点此次由渝携来之公家物件。补记离渝后之日记。

#### 4月7日 星期五

与向觉明先生同赴省政府，晋谒谷正伦主席，以患病未能见，仅见及秘书长李少陵先生，余告以此行目的，请其通知沿途各县政府协助，李秘书长允许帮忙，惟令补送一请求备案之呈文。至民政厅，晋谒赵文厅长，未遇。赴西北公路总局，谒见何竞武局长，请其令各路局长帮

助，予以运输方便，何局长即下手谕，令将过重行李免费运输。午餐后整理行装，检收石君所存之药品，旋至图书馆阅书。今晨下雪，虽不甚大，而五泉山已一片白色，气温降至F.37°，与李庄冬间最冷时相同。下午雪停，即行融化，道路泞滑，惟山巅之雪仍未消。

#### 4月8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中阅陈万里《西行日记》。下午独自向城内各处乱跑，赴木塔寺巷找木塔寺，旧名嘉福寺，为贞观九年高昌王建，有一木塔，屡毁屡修，最后同治十三年复毁于火，仅存瓦砾，余虽至木塔寺巷，然询其居民不知此寺之所在，不得要领而退。遍找寺门而不可得，乃出水北门，经自力路至黄河铁桥，河上有皮筏子数个，尚为余所初见也。又至民国路（即学院街，在城东南隅），访普照寺，俗名大佛寺，唐贞观间建（为日机所毁，今为兰园），现为省立图书馆，正殿已毁。图书馆后之市立实验学校，或即其遗址欤。又沿益民路出东梢门，至段容思祠堂，为明朝之兰州先贤（段氏名坚，《明史》有传），其附近有牌坊及“段容思故里”碑，绕道郊外由广武门进城。郊外田陇中已开始耕种，间有以石子及沙铺田上，以免水气之过分蒸发，苗上又盖以瓦罐，或以防霜雪欤！

#### 4月9日 星期日

今天又下雪，气温降至华氏38度。得阎文儒君复电，谓“请汇安家旅费，即来兰”，向先生恐踏潘君一事之变辙，不敢汇钱与阎君，复电谓“旅费2万留兰科教馆，安家事请向北大接洽”。其初向先生拟展期至17日，余主张仍以13日离兰，以阎君决计不能在17日前抵兰，不如请其随后追来。下午雪霁，余乃入城游览，至中华路，鼓楼北之社会服务处即为城隍庙，现仍有人烧香求签。又至民众教育馆，即庄严寺也，为唐初所建，相传为薛举故宅，元至正间重修。寺有三绝：一为元李溥光所书“敕大庄严禅院”，字体遒劲，直逼颜鲁公，写绝也；一为殿后壁上观音，相传为吴道子所为，画绝也；一为佛像，亭匀生动，塑绝也。今李书仍挂在民教馆礼堂中，殿后壁上之观音已大半剥落，疑出宋元高手。正殿二壁之佛本行故事壁画，疑亦出宋明人之手。佛像无可观，当为经后人改塑。出来后，经西门至西关街，有一清真寺，为康熙间建，其内

之唱经楼，建筑样式颇特殊。出西梢门，经卧桥一名握桥，横跨阿干河上，其北为公路所经之桥。折北至金天观，闻有道教壁画，惜以现驻军队，不能入观。返时便道进萃英门，一观甘肃学院。晚间阅吕钟《新修敦煌县志》卷五之大事记。

4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与向君同往省政府，晋谒李少陵秘书长，适以赴省党部纪念周，未遇，将所开公函留交号房。至民政所谒所长赵龙文先生，谈及本年工作计划，赵氏允许即致函敦煌宋县长，请其襄助一切，又允代为介绍酒泉驻军周师长，以便必要时派遣军队保护。

4月11、12日 星期二、三

下雪甚大，满地皆白。将皮箱交木匠做夹板，以免运输时皮箱受损。余赴中国银行领款。向君赴公路局接洽车子。

4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赴十里店，往土堡一游。至黄河侧，见水中皮筏顺流而下，河侧有大水车，以水浅停止工作。午饭后访何乐夫先生，承其见示去冬寒假中西北师院学生赴附近调查之所得。十里店附近有3处彩陶遗址，黄河南岸土门墩附近亦有3处，由七里河赴西果园中途有十五里铺一处，西果园之土门后山及曹家嘴各有一处，除彩陶外，兼出石器。何君出示调查地图及出土之陶器、石器。又导游师院校舍后东侧之遗址，乃在一土台上（疑即安特生所谓马兰期之土台），不见灰土坑，惟有陶片少许，因其已经师院学生之采集，故地上甚少，选取12片携回，其中有彩绘者9片，细绳纹者1片，以其过于破碎，花纹多不大清楚，陶质作红色，施彩为深红色或黑色，亦有二种色彩同在一片上者。

4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7时赴西北技专办事处搭车，系“拉拉车”，二马拉车，车轮为汽车橡皮轮，与大军之用铁轮者不同，颠簸不厉害。8时许开车，经西津桥后南折，经骆驼巷、十五里铺而抵西果园，计30里，时已11时许。过河赴曹家嘴，询问农家，皆答以不知，遂自行找寻，费了一时余，毫

无所得，失望之至。青岗岔之农民李姓者询余找寻何物，谓其邻居藏有古陶器，乃随之至青岗岔，凡见二瓶，为齐家文化之物，一以主人不肯卖，一以主人不在家，故仅能一见而已，未能成交。以时已晏，向君谓腿已发软，余则尚有余勇，再至曹家嘴一寻索，仍无所得乃下山。与向君一同至技专，已3时半，校长曾济宽邀向先生讲演（此为向君在兰第五次讲演，3月26日在西北师院，4月2日在省党部，8日在政治部，10日在甘肃学院，而明日尚有林牧公司）。余乃利用此机会，赴附近之土门后山寻觅彩陶，结果觅得9片，皆为彩陶，片块较大，花纹亦较佳，有方格网纹、锯齿纹等，为红黑二色条纹。四时一刻由西果园动身，6时许返抵城中。向君已筋疲力尽，余晚间将陶片洗净，记上出土地。

4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向君赴公路局接洽车子，余在家阅毕陈万里《西行日记》（pp.1-224）。午后，向君赴省政府。余至握桥，旋访吴良才君，乃吴禹铭君之堂弟，未遇。至金天观，参观老子八十一化之壁画。庙在西门外，明肃藩建，正殿为雷祖殿，壁画在两廊，当亦为明代物。佛传图画较多，而道观画老子应化事迹殊罕见也。又赴华林山，拟觅薛家坪遗址，不可得。至满城一游，乃乾隆间所建，以驻扎防营，现为西北医专校舍。返家晚餐后，吴良才君来访，向君亦由西北林牧公司讲演归来。吴君任职中国银行，对考古学兴趣甚高，曾在渭水流域（武功至宝鸡间）发现史前遗址10余处，曾草有《陕西考古报告》，去年来兰州又曾在徐家坪找到彩陶片。吴君谈锋颇健，谈至11时始去。

4月16日 星期日

起身后，邦国选团长来见，与向君相熟，乐清虹桥人，黄埔五期毕业，前年驻敦煌，去冬调往永登，现将入新疆。上午与向君同往吴良才君处。吴君出示所采之彩陶标本及所草之《陕西考古报告》，乃武功县圪塔庙及姜塬村所发掘史前遗址报告（此文后刊于*Journal of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 XVI [《华西边疆学会会志》16卷]，1945，pp.104-110：《陕西姜村及圪塔庙的史前遗存》）。下午向君去车站购买车票，余在家阅光绪《敦煌乡土志》抄本，乃赵敦甫君所藏书（后注：此书后归北平图书馆，闻为鸣沙书院院长朱璠所撰），札录数

段。整理行装。傍晚郑团长来，亦拟明日赴永登。

4月17日 星期一

晨间6时即起，雇好4辆洋车，我们共有箱子5只、铺盖2个，又平板与三脚架，行李不算少，抵车站后过磅，以超过额定重量过大，不肯收受，幸有何竞武局长之手书便条，始允装载，并且免费运输。车子约7时半开行，向先生弄到一前座证，但是他坚决地让与我坐，推辞不获已，只好领受他的盛情，但心中很觉不安。车子开行至河口镇即以轮胎发生毛病，停车修理。调赴新疆之191师军队，或骑马，或乘车，或步行，鱼贯不绝。再开行到离徐家磨2公里处，又抛锚了，司机派助手赴永登请派救济车。我们步行到徐家磨，等候了两三小时，救济车居然来了，大家都很高兴，车抵永登已是傍晚。郑团长叫我们便在他的团部过宿，邀我们到他家中晚餐。郑团长有二公子，少子只七八岁，彼谓希望儿子将来也做军人，故教人刚强，与人家孩子打架，输了是自己不争气，不准哭，如果打了人家的孩子，宁可做父亲的赔罪，不斥责孩子，又任之喝酒，以训练酒量。

4月18日 星期二

由永登起身，开到离永登约30公里，汽车又抛锚了，打电话给永登车站，请派救济车送车轮来，然后开行。经岔口镇，上乌梢岭，乌梢岭上山5公里、下山5公里，山巅上有湘子庙。此岭以地势颇高，故涧中积雪尚未全消，而雪化处则道路泥泞，下山之坡上有白色大石一，峙立于道旁，上镌“甘州石”三字，一称甘酒石。下山后继续开行至古浪，始停车进膳，时已下午4时。晨起后匆匆上车，未及进早点，饥饿之至，便先食二块锅块。后来喊了一碟韭菜肉片，此间韭菜每斤40元，较肉为贵，故此碟即费70元。由古浪西行至距武威约9公里处，车子又抛锚了，车轮坏了一个，如果乘客都下车步行，尚可勉强开到武威车站。我们遂下车步行，时已6时余，暮色苍茫，走不了多远天已黑暗，星光在天，路多石子，颇不易行。抵武威已9时许，进城住西南旅社，睡大炕，惟天气已暖，炕已不生火。武威为河西大邑，以时已晏，店铺多已关门，在一小铺食二个牛舌饼，夹着肉片同食。今日所经之处，时见明代边墙，虽已颓堕，而连续不绝。

4月19日 星期三

昨日之车以修理需时，故另派一车开往酒泉，晨7时半开行，今日须行236公里。沿途见有烽燧遗址，或为明代之物。常见一大土台，其旁又平列五小土台，惜以车行过速，未能下车观察。车至永昌已12时许，进城进餐，一碗坛子肉便是80元。由永昌西行，沿途渐显荒凉，一片荒地，仅见芨芨草，明代边墙蜿蜒其间。公路北越边墙而西行，路北有低山，显露黑色之煤层，惜以运输困难，故未能正式开采。车经山丹至张掖已6时许。宿文安宾馆之新建房子，土炕之泥未干，窗纸未糊，门无锁钥，室无凳桌，即此亦每日房金40元。安置行李后，进城一观，街道颇宽，两旁店铺门面划一化，颇类鸽子笼。此间8时许即关城门，故用餐后即出城返旅舍。

4月20日 星期日

晨间7时由张掖出发，两旁村落颇多，陇亩村树，颇类江南。车行约10公里过崖子村后，渐见沙碛，不久即入黑水国遗址。两旁常见断垣，道旁堆有砖块，闻为马步青军队在此间发掘，曾得有宋天禧年号之陶罐，现存武威民教馆。出沙碛后，经沙井、沙河、威狄堡，皆为小村，沿途多荒芜之碱土，地面一片白色，间以芨芨草及骆驼刺之类。午间抵高台车站，在城南10余里。西北公路不经从前之驿道，故不经过高台县城。午餐后，继续西行，公路在盐碛中，两旁无人烟。车行数里，以水箱管子发生毛病，停车修理，一小时后始再开行。经咸泉子后，入山丘地带，皆不为毛之荒山。至元山子后又为平坦之戈壁。至清水堡，停车休息，在小铺子中饮茶、啜稀饭。车子再西行，经戈壁沙碛，见4只黄羊，越公路而过，快跑如飞。离酒泉约38公里处，路东北有一小石像，不久渐见有牧羊之牧童及羊群，南望祁连山，积雪皑皑，经三起堡至酒泉，已6时许。领取行李后，呼车赴气象测候所，即宿在所中。所主任张益三君为本地人，接到我们自兰州之电报，便已为我们预备好宿舍。据说酒泉本地人，多自谓系由山西大槐树下迁来，清初移民时官厅诳云，立大槐树下可以不去，结果将立于大槐树下者一网打尽，皆迁至河西。此种传说，河南人多自云山西洪洞县迁来，足趾多一歧出一小块肉，颇为相类似。测候所即在县政府旁，少顷县长邱书林君亦来谈，接事尚未及一星期也。

4月21日 星期五

连日旅行，颇为疲倦。上午起身颇晚，往水利林牧公司晤及原主任，商谈拟赴金塔工作计划。至西街吉祥寺，俗名大寺，前面现为县农会会所，后面有一塔矗立云霄，形制为内地所罕见，但西陲殊为普通。下午与向君至县政府谒邱书林县长，又至专员公署谒刘亦常专员，请其襄助一切。

4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与向先生同往公路局，打所明天是否有汽车赴文殊山，因明日为庙会，往年皆有专车，车站人云今年无人请求，故不派车。余等遂赴中国佛教会分会，拟请其向公路局交涉，但会中负责人已经上文殊山，此间无人负责。会址在钟楼寺，遂巡礼寺中一周。此寺建于清初，同治年间回乱毁于火，今寺为光绪间重修，壁上有唐僧取经壁画，正殿有一石佛，系近年由城南石佛寺移来，或为隋唐间之物。出寺后，访河西中学张朴如校长，午间张校长邀余等午餐。下午，赴新四师司令部，晤及赵国珍参谋长，谓去冬曾赴敦煌，至千佛洞及西关；余等又持介绍信谒周煦龙师长，请其通知驻扎敦煌之部队帮助一切，周即慨然承允。又赴专员公署请刘亦常专员代为设法接洽明日赴文殊山之车辆。出来后，赴东关外里许之酒泉，泉水周围新砌以砖石，一为正方形，一为长方形，其后为小池。酒泉寺民国十四年尚在，今仅存台址，其后为一月牙形之大池，上架小桥，满布芦苇，进口处有清励楼，上供三官像及三菩萨像，两旁有小阁，原为魁星阁及文昌阁。过酒泉及池上小桥后为新筑之昭忠祠，祀“七七”抗战的酒泉籍的阵亡将士，或即清末的澄清堂原址。晚10时许专员公署派人来云，明晨8时再来通知去文殊山的上车时间及地点。

4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候至8时，不见公路局来人，知今日赴文殊山已无希望。检阅金塔至花海子之地图及整理行装，作赴金塔之预备。新四师赵国珍参谋长来谈。

4月24日 星期一



晨间专员公署白德清秘书来，谓今日有车赴文殊山，系新四师李副师长请预备第七师严师长同往游览，专员亦将前往，约余二人一同出发。又云，专员接省政府公文，派人随同考察团一同出发，余等知其名为保护帮忙，实为监察。但考察团经费有限，故以沿途辛苦为辞，托其向专员商洽免派。此间连日颇暖，杏花已放，杨已吐芽，车道崎岖不平，汽车颠簸甚剧。车行10余里后入石砾地，赴庙会之人颇多，30里抵文殊口，已12时半。据乾隆《肃州志》，文殊山之寺皆建于唐代，岁久俱湮废，惟台子寺、玉皇阁尚存。其西有“缁衣僧募建”的圣寿寺，内有《元太子喃答失重建碑记》。但同治之乱，回民焚毁文殊山各寺，今皆为回乱后所修。今日为庙会，进香者甚多，内有浓妆之蒙古及西藏妇女，大经堂前正在演戏。余等初至大经堂，续至青衣寺，即圣寿寺也。元太子碑在后殿庭院中，为白色，碑身124×77×25厘米，总高52厘米，石质较劣，灰色白色相间；碑首置于其旁，阔80厘米，高61厘米，厚23厘米；碑文正面汉文，背面畏吾儿文，碑首有西夏文“大”、“智”、“闻”三字。余摄二影，向君抄碑。寺廊之壁嵌有康熙年间之碑。出来后，至台子寺，正殿立三尊佛，头戴宗喀巴帽，盖此间多为喇嘛所住。殿后有洞，洞壁有佛龕，但壁画及塑像皆为后世重修，但洞制则颇古，或为唐代物。出来后拟赴后山，在前后山之间，山腰有石洞二行，余等爬上一观，中二洞仍有壁画残余，似为元代物，有正德及成化年号之游人题记。此时天已阴霾，有下雨意，同行之师长、专员均已返停车处，向君先返，余至后山山脚一观，山麓多庙宇，山腰有洞颇多，但只能待之异日，返停车处已3时许。返城后，至水利公司接洽车辆，留余等便饭，并邀向先生作讲演。至兰州师范，晤及高达士（鹤）君，乃清华第八级级友也。

4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至专员公署，晤及白秘书，据云专署不派人随考察团，但通知金塔县政府，请其派职员及警察襄助。监察员之表格，原应由监察委员填写，则交与吾人代填。晚间高达士君邀余二人晚餐，河西中学张校长、专署白秘书作陪。白秘书云：昨日金塔发生事变，由毛目赴酒泉的预七师某连长，以县政府雇车不足额数，竟开枪示威，阎县长身受二弹，已送酒泉施手术。刘专员劝余等暂缓出发，俟金塔情况明朗化后再

动身，白秘书允许今晚得讯后即派人通知。返舍后，白秘书有通知来，金塔已无事，明晨可以启行。

4月26日 星期三

晨间8时由酒泉出发，乘坐水利公司赴鸳鸯池之大车。车行甚缓，然因此可以观望风景，不像乘坐汽车行驶若飞，每晚止宿时，拍拍沙尘后，脑中只存有一混淆不清的印象。此间马车为渡河便利及防止翻车起见，车轮直径约1.8米，车轴长约2米，都极大。车子出东门后，傍渠道而行，此间已放水，附郭乡村尚不恶。赶车人是车行老板，代伙计带车，竟不能控御马匹，车子左轮陷到道旁沙滩上，车子向左倾斜，共发生两次，费了很大气力才出来。至20里马房，已11时半。下车喝了两碗开水，吃了两块夹枣馍馍。离其处不远有一土台，附有小墩5个，疑为明代烽台。休息一会儿后，再上车，约行5里有一墩在道南，又约5里有一墩在道北。至三墩，有三墩庙。此时车稍东北行，过北大河至閤门，似为明代长城遗址，离临水堡约15里，城在北大河东岸，隔河西望，西岸似亦有长城遗址，城每隔若干丈有土台。车再行数十步，又有城墙，与前者平行，亦为版筑，泥土一层间以小石子一层。车过大石岗后，沿途渐形荒凉，北大河西岸为高低起伏之沙土，东岸似为盐渍土，土面一层白色碱，足践之如冬雪后踏雪而行。余等下车步行，夹山已在望。少顷至山脚，有一烽燧遗址，土墙方形，每边约56米，烽台在西北角已颓倾，尚高5米许，阔广约3米半，亦为版筑，间以芦苇、芨芨草、有垂直木桩以支持之。向先生于其中找得棉布品片，时代或在明代，或为唐时物欤！由夹山峡进山，此间岩石风化殊甚，不见草木，惟一片红紫色，土人称之为火焰山。进峡后步行数里始出峡，向北下望，金塔县城附郭树木成荫，但其西侧为沙碛。至水利公司工作站，在青山寺中，当晚即宿在站中。

4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参观鸳鸯池工地，蓄水坝长180米，高28米，溢洪道100米，又须筑返水洞及控制塔，此工程颇不小，蓄水量1200万立方米，可灌溉10万亩。（补注：鸳鸯池工程，以86万人工和16元工资，历时4年完成。民国三十六年7月6日举行放水典礼，中央派水利部次长沈百先前往

主持。)筑坝处在夹山口，其地荒凉，不生草木，有火焰山之称。其上有庙，主庙为青山寺全圣宫，此外尚有三皇宫、菩萨殿、三教殿、王母宫等，皆为光绪年间所建。后山王母宫之后殿，由前山移来佛像四尊，佛身皆装金，其中二菩萨像，修眉高鼻，腰肢纤细，塑法颇工，有犍陀罗风，向君云为唐代物。午后去至戈壁中散步，其山为变质岩之片麻岩、千页岩等，受风化后，碎石满地，但未见古石器。归来后，上车赴金塔，车行10里，路北有一土墩，20里有边墙遗址。车近金塔城，荒碛换为田畴，气候较酒泉为暖，白杨细柳，皆已绿叶成荫。黄沙碎石中行路，遥见一片绿丛，令人精神一振。入南门，上有“祁连续懋”匾额。进城至农会，即宿其处。其地为前日（24日）连长枪击阎县长之处，壁上弹痕，地上血渍，皆尚新鲜。城内店铺甚少，多为机关及住宅，入晚即安息，但街道尚清洁宽广，房屋亦整齐。

4月28日 星期五

晨间出门，在城中及北关巡绕一周。北门内有一木牌坊，为光绪间本地举人顾维熙妻刘氏殉夫，奉旨旌表建坊。北门为承恩门，其上有“建康重镇”匾额。早餐后，赴县公署接洽西行车辆，托购买或借用之物，开一清单，席鸿业秘书均允许照办，拟派一熟悉沿途情况之县署职员，随行照料。余在县公署中见同乡周志拯所题之匾额“法律神圣”，询之席秘书，据云系民国廿三年至廿五年之金塔县长。余等向县公署告借《金塔县志》，为县绅赵积寿所修，志中纪事至民廿三年为止。卷首序言，为遂宁李士璋所作。此志仅有抄本，尚未付梓，共四册十一卷。午后至城内关岳庙及关帝庙一观。关岳庙有一高楼，上悬一钟，殿中又有一铁钟，为明万历廿六年造（补注：明代铁钟见《陇右金石录》卷九页六十九）；正殿一匾，为道光癸丑金塔民兵防守江苏松江归来后酬神所献。关帝庙较大，原为山陕会馆，奉祀关帝，庙中碑碣颇多，皆为清代历次重修时所立，最早者为乾隆五年所立，现改为商会及民众教育馆。下午至城南五里许之边墙，疑为威虏堡之外哨边墙。每相隔若干里处即有一瞭望土台，墙外即为戈壁，相去不远为夹山，山后则为积雪皑皑之南山。由边墙以北，则为金塔城附郭，树木蔚茂，枝梢微露，城楼及魁星阁高耸，绿荫间以红白之桃杏，另成一世界。

附录：抄本《创修金塔县志》序

历观各县旧志，大抵偏重考古，于历代沿革，繁征博引，连篇累牍，在作者煞费匠心，而观者倦矣。余非谓历代沿革可一笔抹煞也，不有古何有今，不追溯其渊源，何能论其现在。但以代远年湮，其考覈未必精确，终不免陈陈相因之诮，所谓以讹传讹者滔滔皆是，则何如畧于古而详于今之为得也。今者国体改革，百度维新。中央政府有明令各省举修新通志，因而推之各县，窥其用意，岂惟是敷陈旧迹，搜罗轶闻，以侈宏富云尔哉。必也对于一县之山川人物，风土民情，以及道路、桥梁、田畴、村堡，无不瞭如指掌，然后因地制宜，对症施治，何者宜谋发展，何者宜谋推广，何者尚须改良，何者少谋进步。统教育、实业、交通、建设诸大端，以及切于民生衣、食、住、行各政策，均有息息相关之意。夫然则新县志之告成，诚为有用之书，且为大有益之书，而非犹夫其他县志之徒侈渊博者比也。金塔向无县志，旧隶肃州，为王子庄州同，于民国初元始改为县，余曾两权县篆，愧无半点政绩。今兹来也，职司采访，适值县志局成立，赵君仁卿、刘君德芝、王君芝斋及各同志担任编纂事宜，于余之将行也，坚求数言，以弁简端，余深愧弗文，且于修志毫无经验，惟本管窥之见，聊贡数言，质之诸君，以为何如。

（按是序阙名，查职官志中有李士璋，四川遂宁人，拔贡，民国七年任金塔县长，民国十一年复任，当即其人）。全书十一卷（卷一輿地，卷二人文，卷三建设，卷四民政，卷五财赋，卷六教育，卷七职官，卷八选举，卷九人物，卷十金石，卷十一艺文）。

金塔县沿革：考查王子庄，开创于汉时北部都尉，北凉为沮渠蒙逊王子牧健住庄（元太祖后，此庄始更名为威虏堡，明初置卫，清顺治、康熙时此街土名威虏破城），后名曰威虏城，初设卫，寻废。《肃州志》云，明嘉靖七年番夷牙木兰等始行归化内附，巡抚唐潭于威虏旧城及天仑墩毛目城白城子等处，散处其众；二十八年修葺威虏，并金塔寺古城安置番帐，其后诸番互相攻杀，遗众流散，其地遂墟。康熙五十八年开垦金塔堡户口坝，雍正初回族内附，安插鲁谷庆及皮鞋二族于金塔寺西威虏堡，后于王子庄两坝等处招登户民。雍正七年遂设王子庄州同

一员，住到威虏堡。乾隆二十七年，因回民尽徙出口，威虏堡荒僻，乃移住金塔，至今东八里堡仓廩遗址尚存。乾隆五十年扩充金塔堡为城。民国二年改王子庄同为金塔县，发给县印。

4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赴金塔寺游览，寺在城南5里许，俗称塔儿寺。据县志，其塔为康熙三十九年金塔营游击孙一贵建筑，土质铜顶，围7丈，高5丈，塔式为西陲所常见者，塔身作尖圆形，塔座四边多角。殿经回乱焚毁，光绪间重建，正殿供释迦像，背后为观音像，两旁为文殊、普贤像。殿中现下设一村塾，有儿童20余人。殿中尚保存有雍正十年杨景震撰碑，其序谓金塔寺之有塔，不知昉于何代，然塔似筋砌，始名筋塔，适明万历二十三年设堡其地，立官分土，因名其堡曰金塔寺，是堡因塔而名也。至清康熙四十二年，每至夜半塔地[闻]击鸣乐磬朗诵经声，孙一贵等遂于其地建宝刹，装修宝塔。碑阴为重修塔院记，则谓金塔寺，不知始于何年，迨后倾颓全无，其基尚存，孙一贵始再修寺建塔，雍正十年重修。又有乾隆四十六年一碑。另有一乾隆七年壬戌年之碑，则已断为二。塔院在殿后。出殿门不远有边墙遗址，当与昨日所见者相连续，有一碉堡，现仍有人守望。登碉堡一望，城外一片荒碛，直接夹山，坟丘碑碣，点缀其间。而祁连山则屹立于其后，积雪皑皑，恍若玉屏风。边墙以内则村屋树木生气蔚然，恰成一对比。今曾至附郭一视，田地中仅有近代带釉陶片，并检得康熙钱一枚，墓葬有乾隆六年墓碑者，但无其他遗物或遗迹。

4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与向君赴县政府，晤及席秘书，催其从速派车，以便起程。今日为阴历四月初八日，塔儿寺有庙会，中午与向君前往一观，大门洞开，门口有食物担，殿中有道士击鼓鸣铙，但进香者仅数十人。闻往年较热闹，有时演戏酬神。寺后的园林中正桃花盛开，娇艳动人。向先生在花旁凝立，似有所感，我看见他那张连日旅行被阳光晒成紫红色的脸孔，与桃花相映成趣，便拿出照相匣子出来，一面笑着说：“好一个人面桃花相映红！”向先生听见哈哈大笑，连忙躲开了，没有收入镜头。返舍后，县署事务员曹汉英偕同警察吕生喜来，谓牛车三辆已有两辆来城，

决定明晨起行，未来之车在梧桐坝或可中途遇及，否则至三墩后派人追索亦可。天气渐热，不能在此久等。另介绍一县署职员冉国瑞同行，其人对于沿途情形亦颇熟悉云。

# 5月

5月1日 星期一

晨间由金塔县城动身北行。今天大风扬尘，终日不息，日光暗淡，远村如在雾中。由北关出城，沿户口坝渠北行，五六里许过河。昨日仅到二车，临时借用一车，至此所派之车相遇，遂将所载之物件移过，仍继续北行。20里左右至天生场，下车休息。天生场有一城堡，其中空无居人，堡外有一小学。上车继续北行，今日所经之路，多为盐渍土，仅生芨芨草等耐碱性之草，间有小潭。但距车径不远，即有村庄，此为金塔之东区乡，有河渠以供灌溉，虽有荒地而农村尚多。傍晚遇见一墩，车夫指为三墩，过一小河即抵三墩标，下宿村长家中。洗脸后便出来参观三墩。这墩子高五六米，用一根垂下来的粗绳子作为梯子，我们握着绳子爬上去。举目四瞩，可惜今天风沙太大，视线不能及远，屏障似的北山和相去不及10里的二墩土台，都仅隐约可见。下来后，车夫以牛已疲累，恐不能胜任，闻此间有骆驼，拟改乘骆驼西行。驼夫来，索价每驼每日250元，令保长往与论价。明日拟乘马在附近观察一日后再行，此间有一老人谓民国十九年左右，有洋人3人、骆驼8匹，由毛目来，绕道金塔后仍北返，沿北山麓至花海子测量地图，检拾石子，疑即柏格曼一队。若然则吾人发现古物之希望少矣。

5月2日 星期二

昨晚风急，晨起天气晴朗。至三墩摄一影，旋与向君偕同引导者等骑驴赴二墩，所经之处多为荒地。墩所立之处，较四周略高，已一部分倾圮，原来地面因受火烧，稍带赤色，其上有木片及草。墩为夯土筑成。登临墩顶，头墩及三墩，各相去约10里，皆可望见，下来摄一影。骑驴北行，行经沙碛，流沙起伏约10里。越梧桐河至十保，在李保长家中休息，用过点心后，继续北行。此时已过午刻，天气骤变，开始刮风，引导者欲返，吾等坚持过河至北山脚一观土墩。遂继续北行，风渐猛烈，日光为尘沙遮蔽，幸携有避风镜，即行带上。到10余里后，越过北河，河床甚宽而浅，此时仅有细流一线。过河后，下驴休息，向东一

望，似有一墩，俟风稍停，以望远镜观之，一墩翼然屹立，相距约10里许。余等所立之处稍东为一沙梁，遂登沙梁而望，见西南亦有一墩，相去约二三里，遂一同前往。抵目的地后，照相测量，此墩作长方形，长9米，广6米，高达8米，东北两面另有围墙，其后为牧羊人所住，故墙内地面羊粪厚寸许，但其下即为岩石，不见古代遗物。此墩立于青黑色石丘山，较四周稍高，其西数十步，亦有一岩石凸出处，上立小庙，已无神像。更西相去10里许，另有一墩，以时已3时许，风力愈大，遂返三墩。逆风而行，沙石扑面，其间约10里，皆为沙碛，不见人烟，其后稍见树木，间有农居。沿途曾加注意，但见羊粪、瓷片（蓝花瓷片及带褐色釉之细陶），不见其他人工制品。抵三墩寓所，与向君商酌，以柏格曼已过此途，拟放弃赴花海子之计划，抵西红后即返金塔，遂不雇骆驼，决定继续用牛车西行。

### 5月3日 星期三

晨间由三墩起程，仍坐牛车，越梧桐河后至梧桐大坝之新佑宫，下车少憩。沿途农舍田垄相望，似颇富庶。过大坝后向西北行，近旧寺墩河，渐见流沙。此时已过午，狂风又起，但不如昨日之猛烈，抵旧寺墩已是下午2时许，便下榻一位在玉门油矿局做事的景姓家中。景某适请假返家，殷勤招待。余等令巡警唤保长来，告之来意，拟明晨赴北山山麓参观土墩，请其预备牲口4匹，引路人1人。将行李安置好后，余出门赴附近一观，旧寺墩即在屋后，墩不高大，有梯子可以上登墩顶，但以大风飞沙，不能远望。墩后有破屋数间，无人居住，据云以流沙侵入农田，故此户农家，不得已离乡赴新疆谋生，可见此间流沙问题之严重。附近有一关帝庙，为光绪年间所修，但所悬铁钟为乾隆十六年所铸。田间踏勘，不见古代陶片或石器，颇疑北海子古时较大，此间皆为水底，沙堆断面常显淤土可以为证，湖岸当在北山麓，彼处或有石器古物。晚间即宿旧寺墩。晚餐后，至门外一观，由日已下山，沙丘起伏，古树二三，另有一番风光。（《唐语林》卷六云：“顾况与韦夏卿饮酒，时金气已残，夏卿请席征秋后意。或曰寒蝉鸣，或曰班姬扇，而顾曰马尾。众哂之，曰此非在秋后乎？”今北人俗语，唐时盖已然。）

### 5月4日 星期四



早晨，由旧寺墩出发，共驴5骑，保长为引导人，余等随之向北行。经沙碛约10里许，近北山的山脚，见一废墩，立于小丘之上。墩为夯土板筑，已大部分倾圮，附近有陶片，检拾若干，其中有绳纹陶。此墩地人名之为驴秋墩，一称后墩。由这墩的顶上向东望，可以看见石梯子墩。据引路的本地人说，这两墩中间稍北的小丘山，也有一墩。我以为驴秋墩，大概便是史坦因的第45号f墩，中间的那个是e墩，即前天由石梯子墩西望所见到的。驴秋墩附近地面有陶片，我们检拾一些，其中有灰色绳纹陶，似为汉代物。还有些石英碎片，细察之，都未经人工打制，不成石器，大概是花岗岩片麻岩中所包含的石英的天然碎片。向西望不见有墩，我们上一小丘，沿着山梁向西行了一段，才发现一已倾圮的废墩和前者相距仅2里余，大概是史氏的第45号g墩（XLV.G）。史氏图上两墩间有边墙遗迹，疑当时远望山梁误认为土墙。这墩是由一厚层的碎石泥沙和一薄层的芦苇细柴相叠而成，和敦煌的有些汉代烽燧构造相同。墩旁也有些汉式的陶片和石英碎片。我们在墩的东南作试掘，地面因为细粒沙土都被风吹走，剩下的是碎石，以下有一层约20厘米来厚的沙土，再下面便是灰色土夹着木炭，未发现其他遗物。我们又骑驴西行数里，登上一小山向西望，不见烽墩，仅一山巅上似有石块一堆，像是游牧人民用以指路的石俄博，或许是史氏的45号h墩。下午乘牛车继续西行，原拟赶到西红。因动身过晚，经东岔、七堡而抵三堡，已是8时余，天已黑了，只得下宿三堡的王保长家中。从东岔以西，多是沙窝。三堡一名新地四分，这里的饮水含盐质颇多，味咸。听说西红的饮料更甚，水利工作站的人饮了这些水，都患腹泻，本地人已经喝惯，倒不觉得如何。西红是金塔县最西北的一村，再过去便是荒漠。晚上阅读中，王保长父亲云，民国十九年左右，有洋人二三人，沿着北山麓西行赴花海子，赶骆驼者为毛目人丁五（已亡故），其兄丁大现住酒泉，但不知其住址，此当为柏格曼之一队。（1948年1月14日补记：按此系Bohlin [布林] 一队，由王舍人庄至酒泉经惠回堡赴花海子，所提及之“my China caravan leader Ting” [我们的驼队中国向导丁某]，即毛目人丁五也，见*History of Expedition WN* [《西北考察团的历史》] p.288。此段路并未经人走过，仅走西段一半，殊悔当时未能决计前行涉沙漠一走也。）故我们决计明日往附近一观即东返。此间水味颇咸，闻西往更甚，水利公司工作人员在彼饮水皆患腹泻，惟本地人惯于此水，向无所苦。

5月5日 星期五

上午8时半动身，赴西红北面的北海子一观。由三堡出发，共四驴，由王保长作引导者。向西北行，所经过的地方多是沙窝，再望北是呈现页状构造的土壤，被侵蚀得起伏不平，长着沙漠中特产的怪柳。约行10余里，便抵北海子的南岸。这一大湖的水色蔚蓝，明亮如镜，背后便是北山。用望远镜隔着湖水望北山，不见烽墩，仅有一卡房。向东稍北可以看见昨天所曾望到的小山巅的石俄博。由那小山而西，北山向后退，成一弧形，抱着这北海子。我们所站的地方稍西，是由西红流入北海子的河渠，渠侧生长着树木，更西便是荒碛。我们返新地的三堡后，便商定明日招几个工人到XLV.g墩再作试掘，看地面下是否尚保存有汉代遗物。午饭后，我们套车东行。傍晚抵旧寺墩，宿保长家中。

5月6日 星期六

晨起，天阴，雇了3个驴子，托保长找到6个工人。出来时已九时一刻，抵XLV.g墩时已10时余。此墩高约2米半，立于一高约4米余之土堆。余人在土墩东平台上，掘了纵横二道探沟，阔约半米，长7米，深达半米。地面的碎石一薄层，下面便是带沙的黄土。靠近土墩的地方，二者间尚有一层带细木炭的红烧土，但都没有遗物出现。此时已11时，风沙渐大，不能睁目，发掘使沙尘飞扬更剧烈，继续挣扎至12时许，实无法继续工作，只得停工。骑驴返旧寺墩已2时许，沿途风声猎猎，沙尘蔽天，阻碍视线，比较前几天的风尤大，返舍餐毕已3时许。余主张冒风而行，向君主张明日早行，一天赶到金塔，只得从之。如后天不能雇到车子赴酒泉，或将碍及赴敦煌之行期，脱班一次，便须十日，不能不顾虑到此一层。

5月7日 星期日

昨宵中夜醒来，尚闻大风撼树之声。晨起，风还未息，又下起细雨来。我们由旧寺墩返金塔县城，风狂雨横，坐在车上颇觉寒冷，拥裘而坐，幸雨不甚大，而沙尘经风洒湿后，不复似昨日之满天飞扬，惟道中常有积水，行车颇为困难。由旧寺坡至金塔县城仅60里，上午8时半动身，下午6时半始抵城，中午经三塘坝，下车少憩。至第七保官坝时，向君与冉君二人下车步行20里至城，较牛车早到一小时。余坐车中押运

行李，至官坝曾下车，参观灵佑宫，系近代建筑，惟铁钟为乾隆三十年物。离城约3公里，有颓边墙一段，路西尚有一土墩，此当与金塔城南之边墙为同一系统，为卫城之外围。抵县城时，已是天黑，雨已停止，但道路泥泞。我到饭馆进膳返舍时，在路上竟跌了一跤，衣上沾了许多烂泥。

5月8日 星期一

上午至金塔县政府，晤及席秘书，致谢其相助之盛意。所雇好车子，11时始来，出发颇晚。这辆用马拉的有篷大车，已搭乘2客，连余等共4人，颇觉拥挤。今日天已放晴，但下午又刮风，坐在车内不能外观，途中无事可记。车子过夹山口，至临水堡北约20里，有一小饭铺，下车饭茶小憩后，仍继续前行。下午6时抵临水堡，找好客栈后，出来晚餐。至堡中一观，堡为正方形，每边约200米。堡中有小学及邮政代办所，但市况甚萧条，几个小客栈及面铺皆在西门外。今日颇倦，返栈后即休息。

5月9日 星期二

晨间由临水堡动身，天容黯淡，狂风扬尘。11时抵二十里马房，下车休息，食硬馍及枣粽。11时半继续西行，下午2时半抵酒泉。至测候所晤及张益三主任。半月来未阅报纸，今日始见《塞上日报》，知时局无大变化，豫鄂战事颇炽。惟道路传言，日军已渡河至龙门，洛阳有失守消息。出来进晚餐后，至肃州师范访高达士君。高君邀余二人观剧，演《桃李春风》，演员颇不恶，中夜始散。

5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至路局，知酒泉班车自本月1日起，以军运忙迫，已停开，何时恢复未定。至专员公署，晤及刘专员，允向军车方面设法，一两日内可以成行。晤及本地绅士崔崇桂先生，知其家中藏有东关外酒泉出土之古物，约定下午往观。赴水利公司送还测量标竿，晤及原素欣主任，闲谈肃州古迹，据云红山寺及玉门昌马大坝旁之千佛洞，皆曾去过，有古代壁画遗迹；又云西南金佛寺之四大天王塑像颇工，疑为古之作。余旋至蒙藏委员会的马宁邦君处，马君出其所得：明正德五年四月十三日

谕赐哈密忠顺王速檀拜牙郎的诏书及礼单，咸丰至民国三年金塔协辖下红崖堡黄番呀喇嘎副头目的不承袭档案，康熙三十七年起的副头目家谱（据云，前明之档案被清初政府收取而去，故世系不明）。马先生来河西已近十年，历年在南山北山的蒙藏部落中做调查工作。后与马君同往访乡绅崔崇桂（德斋）先生，已50余岁，为前酒泉师范校长，现为省参议员。其家藏有酒泉东关外瓦窑出土之陶器及铜器数种，同出者有五铢钱一串，当为汉时物。遇及专员公署赵秘书，知明晨有军车开赴新疆，可以搭乘赴安西，惟行李如过多，则恐有困难。向君主张不乘军车，另向资源委员会运输处设法，余以为耽误时日已久，不能放过此机会，至少明晨应往一试，如果搭不上行李则另行设法，遂收拾行装作准备。向君以应高达士君之请，题莫高窟真言碑拓本，至深宵2时许始睡。

#### 5月11日 星期四

晨5时即起，令测候所工人抬行李至军车停息处，以行李过多，分两次运。余先押运一批行李至驿站，而向君押运第二批行李来时，车子均已开行。余等只得仍返测候所。早点后至专员公署，刘亦常专员允再为设法，并邀余等今日晚餐。又出示黄仲良君来信，系4月初旬由城固发，请求刘专员发起募款，组织一西北文化研究所，研究西北之历史（包括考古）、地理、民俗及物产等，工作分研究、调查及保管三部分，开办费可定为50万元，如能成功，自愿来此主持所务。刘专员对于此事，亦颇赞同，拟先征求名人具名发起，然后再发征集经费启事，请求向君起草。向君允许赴敦煌与常书鸿君等商酌后再定，而婉辞负责起草。返舍午睡，阅吕炯《关于西域及西蜀之古气候及古地理》一文，并未见有新发明，而篇末以为中国文化当起源于塔里木盆地沙漠区域，自属谬误。

#### 5月12日 星期五

与向觉明君至水利林牧公司工作站，接洽借用驴子或马车再到文殊山一次。返舍时，阎述祖（文儒）君由陕西宝鸡赶来，参加我们的考察团，以路上候车费时，今日始到此间。他是向先生的高足弟子，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从向先生专攻唐史，原已说好在兰时，曾电催他从速前来。我们离兰时，又曾电告他留下旅费在科教馆，请他随后追踪前来，这时

碰到了，殊出望外。考察团增添一生力军，欣喜可知。阎君云，后日有炮车营车辆赴新，或可搭车西行。文殊山之行，或即作罢。阅马宁邦君之《哈萨考》及《哈萨入甘记》。

5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向君与阎君前往接洽西行车辆，炮兵营长裴某为东北人，与阎君同乡，且有戚谊，故即答应，明日可以西行。午餐后，同赴东关外游酒泉。下午阅沙畹《西突厥史料》，倦极而睡。晚间收拾行装，将箱子先送去装运车上。

5月14日 星期日

晨间由酒泉起程西行。出西门后，起初沿公路两旁尚有村落，6里至丁家坝后，公路所经过的都是荒凉的戈壁，离公路颇远的地方，间或见有村树。路旁每隔5里左右，有一烽台，大约是明代所修的。由于家坝至嘉峪关，一共看见6个烽台。将近嘉峪关时，远远地便可看到耸峙于公路北边的关楼，距公路约1公里许。裴营长提议下车前往一游，我们自然赞同，便一同前往观光。内城很小，周围不过220丈，仅有东西二门，门洞以烧砖砌成，门楼三层，颇为雄伟。内城中驻扎军队，东门外有民居及店铺，另有外城围绕。靠近东门有一座关帝庙，庙中碑碣都是清末同光时物，铁钟系明嘉靖二十六年铸，铁香炉是乾隆时所铸。进内城上城楼眺望，南面是积雪的南山，北面是马鬃山的支脉黑山。公路由东而西，蜿蜒如线。东面到丁家坝，数十里间，虽然荒凉，尚稀疏地分布有几个农村。西面荒漠戈壁，一望无际，不见人烟，怪不得前人有“一出嘉峪关，两眼泪汪汪，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的歌谣。明代以这关为限，放弃西域。清代虽势力已及新疆，但也以这关作为中原的极西边塞。出关西行的人，除了商贾和官吏外，都是充军出塞的，即使到新疆做官的人，也有许多是贬职谪戍去的，他们出关时的心绪自然分外恶劣。我们由城楼下来后，出西门，门外路侧矗立一石碑，书“天下雄关”四字，是嘉庆十四年肃州总兵官李延臣所书。门外西北隅多碎石，相传出塞的人取石向城抛掷，如果落地作唧唧声，其人得再生入关门，现在西门外两侧的城垣，有一大块是后来用新砖修补的，便由于历年被人用石子抛掷的结果。我们虽不迷信这传说，为了好玩，也各

取几粒石子丢过去，但没有听到唧唧声的回响，未免有点失望。稍休息后，由嘉峪关继续西行，所经过的地方都是戈壁滩。10余公里后看见路侧一个破城子，大概便是双井子。50里是惠回堡，由车望过去，绿荫中几间农舍。再西行便经过“九沟十八坡”。这一带的地形高低不平，有几道小山梁和深沟，土坡上满布着小石砾，车行时震动颇剧。午间经火烧沟，沟的两侧露出横断面，低处有红色土如被火烧过一般。火烧沟驿站以西不远，公路有一道支线南行通老君庙油矿局。10余公里路过赤金湖，路渐平坦，碎石子的戈壁，也换上了碱渍土和沙迹土，长着芨芨草和骆驼刺，有一群骆驼在路旁放牧。南望赤金堡，树大蔚茂，村落颇大。过赤金峡驿站，便是石油河，河滩上有黑色的原油斑渍。这油田虽是抗战以后才正式开采，但晋张华的《博物志》已提到这里有泉水，出石漆，“如不凝膏，然之极明”（《后汉书·郡国志》的刘昭注引文）。赤金峡以西约40多公里，都是戈壁滩，连烽墩我们也仅见到一座。越过离玉门县城仅6公里的巩昌河后，才见到村庄和农村。此后村落相望，3时半进玉门县城。县城很小，作长方形，南北仅300来米，东西约400余米。晚间听裴营长与其僚属谈军校生活。

5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8时由玉门县城北行，其初尚有树木田圃，渐成草原，土壤中碱性过量，仅长芨芨草之类。有骆驼几十匹，放牧其间，现已初夏，骆驼脱毛，为状极丑，但它们有悠然自得的姿态。更北则为沙碛。车向西行，沿着疏勒河西行，所经皆为戈壁之地，北山在望，南岸为从前驿路所经，村落颇多。转弯处不远，便是同治间毁于回乱的桥湾堡，现在成为无人居住的废城，城的西北尚可看到一座庙宇与小塔，惜未能下车一游。离安西5里时，见南岸绿荫中一小城，即为安西城，车至车站（龙王庙）小停。然后过桥，折而东行，进安西之西门，车停于十字街口之南。余等将行李卸下，存放裴营长处，乃至北街“一条龙”午餐。餐后至县政府，晤及周秘书，允许代为设法找车，住处则可暂住县政府内庶务室。余等遂去取行李，休息一会儿，与阎君出东门一观，城外流沙堆积与城墙齐高。又至城墙上作鸟瞰，城中仅东西街及南北街房屋成列，剩余大半为荒地。返后，约裴营长等共进晚餐，致谢他允许我们搭乘这一段路程的好意。明晨7时上车，3人连同行李（大件9件，小件7件），车

价800元。

5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6时即起，候车至10时许，始由安西起程，出西门，向西南行。这里大车路和公路分路分道，公路是沿着山脚走戈壁滩，因为汽车可以一口气跑到敦煌，不需要中途停息食宿的腰店；大车路则是经过有人烟的村落，或有腰店息宿地方。我们最初经过的是田园和村庄，20多里至头工村，下车稍息，跑到一个农民家里，拿出茶叶请他烧点茶，又拿出馍馍来充饥。然后又行30多里，多戈壁滩和盐渍土，中间也有村落和田园。经头工村至瓜州口。瓜州口的北面约2公里许，有一座废城，我们曾下车前往一观。因为时间不早，决定明天再来仔细调查，先到瓜州口下宿。瓜州口只有一家腰店，店中有客房两间，马槽数个，院子里撒满牛马的粪。店中只供给开水和烧火用的牲粪、红柳柴，其余的东西都要客人自己携带。客房中一个土炕，上面铺着一领破旧的草席，席上放着一小几。我们知道戈壁滩中腰店的情形，事先已有预备。进店后，汲水烧汤来洗面和泡茶，然后取出带来的挂面、葱、韭和酱菜，当作晚餐。我们三人围坐着炕上的小几，饮茶闲谈。偶然仰视，见蛛丝烟灸，从屋椽下垂，迎风荡摇，如紫藤花，只要不落在我们的饭菜中，风趣也颇不恶。夜间余即宿车中，向、阎二君睡客房中土炕。

5月17日 星期三

晨间刮风，车中颇冷，6时即起。至路南近山处一小庙，作正方形，内为穹顶，有壁画残存，似为宋代物。稍北有建筑遗迹，并有5小墩，更北侧有一方形城堡之遗迹。返后，向、阎二君已起，遂再往一观。早餐后，车夫谓下午起程，余与阎君乃骑骡子赴瓜州城再观视一周。下午4时起程，至芦草沟时，见沟旁山上有瞭台，其下有卡房及5小墩。遂与向、阎二君下车往观，卡房为一小方城，广宽各约18米，雉堞尚完整，有梯子可上；城中无建筑遗迹，仅有碎蓝花瓷片及羊粪而已。瞭台高踞山上，有土梯在南面，虽已半毁，尚可攀登。阎君至其上，谓仅有已倾圮之一小屋，以为瞭望者所居住。芦草沟自山中流出，流颇大，但下游为戈壁沙土所吸收，沟水两旁有小怪柳。登车后继续西南行。日西落后，虽满天星光，而戈壁滩中情况很是孤寂凄凉。四周远

望，平沙无际，偶见几株红柳，高踞沙堆上，有类鬼魅。夜色深沉，渐觉寒冷，车仍继续前进，拥裘而眠。中宵抵甜水井，车子停息数小时，余仍睡在车中，向、阎二君下车跑进这里唯一的一间腰店中歇宿。休息数小时，天尚未亮，即套车继续前行。

5月18日 星期四

黑暗中行车，睡于车中，但闻车轮辗地之声与猎猎风声相呼应。余因感冒鼻塞，睡眠不够，头昏脑晕，至于憔悴。车至疙瘩井时，已近中午，下车进食休息。自安西到敦煌路中三个歇宿的地方，传有“瓜州口无瓜，甜水井不甜，疙瘩井无疙瘩”之语。此间旁有一小庙，附近又有一瞭望台，侧列5小墩。下午7时登车前行。此间车夫，多喜夜行，以白昼戈壁过热，牲口易累，晚间则车夫亦可眠于车上安睡，任骡马自行，戈壁仅有一车道，骡马常行此途，道路既熟，不惧迷路。惟吾人不惯于夜行，阎君欲呕吐。天将亮时抵敦煌城，尚未开城门，停车城门外。

5月19日 星期五

晨间5时城门始开，乃进敦煌，住新运招待所。早点后，至邮局及县政府取邮件，已3个月余未接家信。县署中晤及宋子衡县长及任子宜科长。任君陪余等至张家大院看房子，拟在此间设一工作站。返舍整理携带之物件，此间修志局吕少卿（钟）先生来访。余等3人赴关帝庙参观索勋碑，途遇中农主任厉不害君一同前往，此间卫生院即设在关帝庙。厉君谈及敦煌艺术研究之故事，中央社罗寄梅君在彼制照片，常书鸿君有俟其完工后将其底片没收之意，罗君提出解决办法，或由研究所偿还其一切费用，即可全部交出，否则出添印材料费，可以代之冲洗一份。常君皆置之不答，罗君最后向之警告云，如欲其全部底片没收，除非令哈萨将其击毙，始能交出。又谈及最近作千佛洞围墙，140人作16日，工钱10元加麦粉2斤（县政府代购之粮，仅值20余元），合计约4万元，外加木门等费3万元，亦不过七八万元，而报销为25万元，现下拟对于所外人士参观及研究，皆欲收费，照相加倍，并拟于今年四月初八庙会前实行入洞购门票之制，幸教部未加批准，前时下山购买大批川贡纸，拟拓本卖钱云。余等至甘肃省银行，知汇款未到，不知陈中襄君出何花样，殊为可怪。至吕少卿先生处回访（为前清拔贡，乃地绅之领



袖，县参议会会长）。返家拍电至李庄，报告已抵敦煌。又拍电兰州，催陈君从速汇款。

5月20日 星期六

晨间，赴油矿局晤及孙希曾君，孙君允陪余等3人一同赴月牙泉。出南门，骑马行15里抵其地。此系余第一次骑马，幸所骑之马驯善。出门附郭为农村，约5里后为戈壁滩，又5里又为农村，鸣沙山即在望。今日为庙会，途中男女前往者络绎不绝，或骑牲口，或坐大车，或步行。鸣沙山东侧有一缺口，入口即见月牙泉及其旁之庙宇，水颇清澈，旁植树木。庙宇在南岸，北岸之沙山较陡，游人自巅滑下，稍发微声，此即“鸣沙”之名所由来。余等至雷坛前小亭中闲坐啜茶。后遍历各庙，喇嘛诵经，焚香跪拜者甚多。又登鸣沙山，俯摄数影。下山后，即返城。傍晚应中农厉不害主任之约，赴其家中晚餐，遇及敦煌艺术研究所苏莹辉君，玉关小学校长何泉芳君。

5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宋子衡县长来，谈及代购食粮事，允许代为设法，又允派警察驻工作站。言及复兴农村之方案，此间以兴水利及废除高利贷为最要。收拾行装，搬至张家大院。向、阎二君出去购物，余在家中看门。下午何泉芳校长约至其家中晚餐。晚间苏莹辉君来谈，约明日同赴千佛洞。

5月22日 星期一

今为闰四月初一日，县长下令禁屠，戴柳条帽，赤足，五步一拜，率领地绅亲赴月牙泉取水求雨。余等向县政府借马赴千佛洞。出城行约10里许至沙碛中，过一沙堆即遥见佛爷庙，离城约15里，将来工作站即拟设其处。下马观察须要修理之处，取所携之馍充饥。佛爷庙之旁有一破庙，仅存四壁，尚露壁画，大约为宋代物。附近有破窑二，庙之附近一带多陶片，但地面突起之不规则土堆，似乎为Eroded Clay Terrace [ 腐植土阶地 ]，而非古代建筑墙基之遗迹也。向觉明君云李承三君前次来此，亦以为地质蚀剥之余留。但向君仍以为建筑遗留，且以为即唐代沙州之遗址。休息一会儿后，再上马至戈壁滩，遥见沿山一带，皆有突起之小坟堆，近观则见坟堆每一圆锥形之堆皆连接有一小石

子铺成之长条，当为墓道，又数坟堆成一群，其外有一围墙，且有入口处，皆以小石子铺成，离地不高。观察了几个后，继续前行，由戈壁之路下坡至千佛洞。今日为余第二次骑马，居然能在戈壁上驰骋。至上寺，晤及罗寄梅君夫妇，少顷常书鸿所长及总务张主任亦来谈。余与阎文儒君即偕同张主任前往参观佛洞，研究所新近砌一土墙，将佛洞皆围入墙内，惟将上寺围出墙外。余等参观36洞以南诸洞（张氏编号，以下同），又上登至第300号。北行至第302号，乃下来在罗君处晚餐。饭后至研究所，参观陈列室，除李氏再修功德碑尚在洞中，其余诸碑皆已存入室中，又有壁画残片、残经、塑像残余及花砖等。借观其所中之佛崖侧面图。返罗君处，闲谈至12时半始睡。

5月23日 星期二

早餐后由向觉明君引导，参观各洞，由第1洞择重要者参观数洞，并为石璋如君补测第302洞，至44洞（即大佛的佛像高33公尺余）时已经近午。第270洞左右壁间为宋绘小佛，新近为中央社罗君等所剥，露出唐代壁画。据云有贞观年号，但题示已模糊不清。第247洞亦为盛唐之初，塑像亦为唐物，北壁之画颇佳，有欧洲教堂壁画风味，南壁则已为烟所熏黑。又观第83洞，为魏洞之代表。其附近之第80洞前之土台，近拆掉一部分，露出一唐洞。余等以时已过午，乃返上寺。在罗君处午餐后稍休息，即骑马返城。由茶亭子赴佛爷庙，沿途考察戈壁上之坟墓，发现许多近墓道处凹入，似已被盗过。返城已6时余。晚间常书鸿君来谈。

5月24日 星期三

今晨下雨。上午史岩君来谈。向君赴县政府接洽购粮及雇工事，余出外购物。明日开屠，并演剧酬神。晚间讨论团内组织问题，向君坚辞，要余主持，但可改名义为敦煌工作站主任，余仍未敢即行接受。

5月25日 星期四

阎君领工人至佛爷庙修理房子及淘井。余在家中写信，至史岩君处闲谈。返后，向觉明君出示致县政府公函，有派余主持工作站一语，余以此语尚须斟酌，至少余只能从权主持，同时即写信至李庄报告及请

示，向君即怫然不悦，将公函中此语涂去，余向之竭力解释，向君允暂时负责主持。县政府崔科长来，谓粮已购就20石，市价连日上涨，大户不肯出，此系勉强设法购得者。前日河西警备赵司令、新四军赵国珍参谋长诸人由酒泉来，即住招待所中，故门禁森严。今日又下山，闻六泉有哈萨抢掠，故所中诸人不敢迁回千佛洞。天黑后，阎君返，佛爷庙之修理已竣事。

5月26日 星期五

赴敦煌旧城一游，城内已为农舍及田园。但城垣大部分尚可见，仅东墙沦于党河。在墙中检出梳刮波纹灰陶一片，唐时物也。

5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阅书，旋至木匠铺定制标竿、标尺。下午假座玉关小学宴请官绅，到者计有：宋县长、李营长、郭书记长、中农厉主任、省银行郭主任、邮局吉局长、电报局李局长、车站成站长、卫生院马院长、参议会吕议长、教科任科长、玉关小学何校长、农会副会长、商会于会长，及常书鸿所长、罗寄梅主任等。未到者：油矿局孙主任、新运服务所钟主任、县政府水利会陶会长。下午4时大致到齐，由向觉明君致辞，申述本组缘起、组织及目的，请各机关帮忙，宴散已傍晚。

5月28日 星期日

接陈中襄电，谓款已交省银行汇来。在家中将自己经手的账目清算一番，幸无错误，预备将来由阎君管账。下午第五乡保长送来民伕2人，但仍缺8人，遣派巡警尚无消息。

5月29日 星期二

明日预备搬至佛爷庙，今日筹备一切，收拾行装，标尺及标竿均已做好，画上刻度。向觉明君去定购胡麻油。将团中款存银行，余款交阎君。

5月30日 星期三

今日搬往佛爷庙。县政府派车，将行李及薪柴等装上车。出东关，至玉关小学领取前允借之桌子。3时余始抵佛爷庙，各乡所派民伕10人已到齐，晚间召集告以工作规律。

余曾作佛爷庙偶成一首：

前生合曾披袈裟，野庙栖身便是家。  
静参禅悦眠门板，闲观题壁啜苦茶。  
欹枕听风撼怪柳，凭窗观月照流沙。  
却忆当年寂照寺，挖罢蛮洞看山花。

（10月27日补记：

庙系光绪年间所建，两壁题字几满，大半为字谜，亦有题诗者。如西壁有一诗：“家住高台六坝村，佛爷庙上来香烟，心想尚（烧）香门不开，汉三在此骂几声。廿八年七月廿七日写于西墙。”东壁有敦煌三才女之一任君诗词：“千佛古洞辟何年，李氏重修唐代间，洞里写经今何在，空余画壁尚斑斓。甲戌年浴佛日阳关道人游此漫题。”“千佛古洞几经年，汉唐开辟作毗连，至今欧美谈遗迹，何事写经落在伦敦边堪怜，至宝本郡难流传。民国甲戌浴佛日缘中子涂壁，调寄风入松。”大概此君构思费时，游千佛洞之诗，中途始作成，遂题于此间！）

5月31日 星期三

今日开工，掘1001墓，工人6名，工作一日，墓道已露。另有工人4名，留在工作站中修理房子。选定1001墓，以其为规模较大者中最近工作站者，离站有2公里许。墓南有一砾石墓道，遂横贯墓道掘广2米、长5米之探沟，其初不见扰土之痕迹，砾石间杂沙土，质颇坚硬，有类千佛洞一带之砾石岩。此或即石君前年试掘时认为生土者，一触即成片下坠，而壁上则为坚固之砾石岩，杂有一层沙，为地史第四纪所成之石，未经人工扰过。此后发掘较易，即沿边缘内向北推进，以求墓门。以墓道不广，不能同时利用多人，故即开1002墓。此墓无墓道，故即在坟南半，掘一广2米、长4米之探沟，深达1米，皆为砾石及沙，至收工时未得端倪。余以为此间墓室、墓道以及外围之砾石排列，并非如黄文弼君所云人工故意堆砌石块于其上，实由于当时堆土混合沙砾，以其较周围

稍高，受风吹扬，细沙四散，仅余稍粗之砾石。至于地面下约半米至1米之硬土，当由于地面受雨水，故所含物质如石灰之类，遇水溶化，旋又凝结，粘合砾沙成硬土。日人《新西域记》之吐鲁番旧墓图所示，疑即由于误以此硬土当原来保存之生土。此层硬土过薄，且其质颇易崩堕，故不当为保留之生土。向君下午由城中来，旋即返城追催柴木。

# 6月

6月1日 星期四

今日继续1001墓道之清理，深达2.5米，仍未见底；惟两壁极清楚，长已达10米，仍未到墓门。1002墓清理至1.5米深时，露一直径1.5米之圆井，内填土为松沙；清理至1.8米时，无法运土，只得暂停，明日续作。将工人集中于1001墓墓道之清理。收工后返舍。向君已由城中运行李来工作站，惟薪柴仍未来，明日或仍须往催。

6月2日 星期五

1001墓继续清理墓道，于上口附近发现青砖及土墼碎块数块，又于近墓门处，离地面约10厘米发现鹅眼钱10余枚。1002墓清理至5.45米发现墓门上口，以时已晏，待明日再行清理。午间艺术研究所张民权君来参观。向君因事进城，未来工地。

6月3日 星期六

1001墓入口处已到底部，因工人不熟悉土性，竟将底部打穿。此间砾沙岩石甚松，工人用锄掘土，以锹起土，至底部而不觉察。余后以小铲刀探试，仍未能决定，最后以手起土，始能决定孰为生土，孰为填土，然已打穿底部一大片矣。入口处发现土墼、碎砖及陶片。近墓门处继续工作，傍晚将收工时，发现砖砌墓门，有彩色图画，门楣顶部稍残，前曾被盗无疑。1002墓圆井深达5.5米后扩大为长方形，积沙土颇多，用红柳筐起土，颇不方便，令人想念安阳工作时之轱辘不置。沙土中发现碎砖一块。下午向君来参观工作，坐了一会儿即返佛爷庙。

6月4日 星期日

清理1002墓完毕，墓室洞广3米余。初发现墓门时，工人进入一观，见骷髅时，即大吃一惊而退，谓里面有尸骨七八具，并有一弓。向、阎二君先进去一观，余等以为或为殉葬之人。但后来发现仅有二具，惟已盗掘，尸骨纵横散乱，而朽腐之棺木有卷曲似弓形者，故工人

有此误。余与阎君二人清理墓室，发现有字陶片及五铢钱，陶片颇多，而完整者仅二碟（梳刮波纹）、一小罐及一灯台而已。墓道自葬井以南，仍继续延展，可26米，起土不易，决意停工，另开一新堆，为1002墓东面者。至于1001墓，则墓道口清出一部分，墓门发现有斗拱及彩绘人物、禽兽，清理一天，已距地面5.6米，仍未到底部。

6月5日 星期一

今天忽刮大风，飞沙走石，击肤作痛。晨间赴工地，帐篷已被吹倒。余与阎君在工地监工。1002墓东首之坟堆，试掘一探沟（2米阔，3米长），中间有一类似圆井者，仍未能判定。1001号墓门清理近底部，但已露部分之彩绘，为风沙所刮，大受损伤，虽一部分以布幔遮之，仍未生效，不得已将之卸除。余绘一草图，标上号数，令工人提取，阎君于砖上作记数，至收工时，已卸除140砖（填塞后面之砖及土坯，即放置其旁，不加编号）。目睹亲手所发现之艺术品，遽遭摧残，痛心之至。本拟俟全部掘出后，请罗寄梅君拍一彩色照相，不图求全反更失败，匆匆拍了两张照相，不知结果良佳否？连一张依比例的绘图也无暇测绘。冒着风沙将这些花砖救出来，聊尽人事而已。

6月6日 星期二

今日仍刮风，乃以整天工夫，与阎君二人将露出之彩绘花砖取下运回。昨日编号至140，今日至411。露出之花砖虽以布遮盖，而所受损失仍大，无可奈何。1002墓东南之土堆，今日掘一直沟，深达1米余，仍无所得，或为盗掘1002墓时所丢置之土坎！疑莫能明，决计放弃。明日掘1001墓西首之墓，虽亦曾被盗掘过，但决计加以清理。照相二卷，前托中央通讯社罗君代为冲洗，今日送来，结果尚佳，曝光时光稍嫌过久。仅在金塔所摄之工作照片一幅，模糊不能用。

6月7日 星期三

晨间将已搬回之花砖，择其佳者，摄影数幅。将已照之二卷底片，送到山上托中央社罗君代为冲洗。今日阎君因身体不适，未去工地。向君来工地不久，中农历主任率行员来参观，向君陪之参观，陪之同返佛爷庙。少顷，县党部张君来参观。下午风甚猛烈，较前昨二日更甚，张

目困难，故不得已提早于5时许收工。1001墓仅继续清理墓道积土，墓门前不敢往深处掘，惧花砖露显后，即遭风沙所损也。1003墓开始发掘，有盗掘坑，中为流沙，半米后即发现墓道，向南延展，填塞沙砾，今日掘达2米许，以清理整个墓道，费工过巨，故仅沿墓道掘长3米之坑。

#### 6月8日 星期四

继续清理1001墓墓道，收工时已达6米半，因无滑车及轱辘运土，极感不便。墓门又向下清理一段，显露花砖一层，惧踏前日覆辙，即行提取，编号达450号。1003墓下掘达3米半，仍未显露墓门。1004墓开始工作。今日阎君病仍未痊，上午在家休息，下午来监工。向君进城办理取款、购粮等事。收工后发放工钱，明日拟休工一天。这几天刮风，余之手表进去沙子，停止不走，此间无钟表店，无法修理。

#### 6月9日 星期五

今日停工休息，上午在家中整理记录。午后，千佛洞常书鸿所长父女，罗寄梅夫妇，顾廷鹏、苏莹辉二君来，罗君等在千佛洞作摄影工作，计一年零五日，今已结束，准备东返，运行李下山，乘便在此间歇脚，并参观吾人发掘所得之物，对于彩绘花砖皆颇赞赏。余乘其便车进城理发，返工作站已天黑，在戈壁中独行踽踽，四顾茫然，幸未迷路。今收到家信，知王明君已于4月2日抵温州，曾至余家中。

#### 6月10日 星期六

今日工人仅有3人前来，只能做1001墓墓道，掘出下段，达7米尚未到底部，照相绘图后，提取花砖，余与阎君二人记录编号，工人依次提取，编号至515号。见上段土坯近旁砾石下堕，乃皆后退，工人以木棍挑土坯砌成墙壁，以观其坚固与否，土坯忽成排下堕，豁刺一声，即压盖吾人刚才所站之处，可谓危险矣。令工人将塞门之土坯，一概推下，露出墓门，所塞之土，仍为松土，惧其崩溃下堕，故墓道停止工作。门之东端，显露一圆井形之坑，当为盗掘者所为。调遣工人至坟堆中心向南发掘，以图取去墓门之填土，发现一由墓中心向西延展之长坑，当亦为盗掘坑，收工时已达半米余。向先生等因送罗主任等，进城未返。晚



间与阎君谈今后计划。如向先生提早返川，阎君允留此间至年底。

6月11日 星期日

晨间起身后，向君自城中返。一同早餐后，余与阎君赴工地，清理1001墓门上方，深达1.50米时，发现土坯一排二层。1003墓清理达4.3米，以簋筐损坏不能再用，只得停工，将工人调往1004墓工作。今日星期日，城中来参观者甚多，达六七十人，幸今日工作不重要，否则妨碍工作不少。今日天气颇热，室内达90度，工人仅来5人，其中一人以受暑头痛，请假半天。明天起工作时间拟加更改，晨间5时至9时，下午3时至7时，中午返舍休息。

6月12日 星期一

今日依新定时间工作，有风，但不甚热。下午玉关小学何校长来参观。今日1001墓墓门前已掘至4米许，1004墓已掘至4米。1003墓，上午显露墓门，下午进门去清理，已被扰过，仅余陶片，陶器及五铢钱、鹅眼钱，陶片中有数片带字。向君今进城置办应用物品及购粮。

6月13日 星期二

今日又刮大风。上午在1001墓墓门前起土，1004墓整个墓道起土。中午，下永丰渠送来木柴，利用其牛车去运一部分花砖回来。午后，向先生偕苏莹辉自城中返，冒着风沙又去工地，苏君休息一会儿即返千佛洞。下午以簋筐已坏，乃将5名工人集中1004墓，将整个墓道起土，长约10米，阔约1米，尚未到底。

6月14日 星期三

今日仍仅有4个工人工作，只好一齐到1004墓清理墓道，下午收工时墓道入口大部分已到底部，已达2米深度。墓门上端于距地面4.4米时显露。上午试用滑车起土，仍未合用，须稍加修改。余上午在家中整理记录，下午至工地监工。

6月15日 星期四

清理1004墓，由阎君记录，已盗掘过，颇为凌乱，陶器多可凑完整，惟形制颇单调，小碗、大盆、灯台、瓦罐及绳纹壶而已。1001墓墓门起土，试用桔槔。1005墓开始工作，墓道极狭，仅有90厘米。晚间向君由城中返，谓西安吃紧，银行已停止汇款，阎君家眷尚在凤翔，颇为着急，拍电报令必要时赴兰。

6月16日 星期五

1004墓清理墓道，无所得。1005墓上午显露墓门，下午进去清理。此系一未经扰过之墓，惟墓极小，仅足容棺。棺外置陶壶一，棺内胸侧陶罐一，两腿有碎陶片，以笔书写。棺木朽腐，人架头骨亦朽腐，但仍保存头发及须，身上残绢颇多，此外尚有一木梳，一残木碗。陶罐中有果实种子及一铅制之小鸟。1001号大墓已露墓门上端，明日可以清理。

6月17日 星期六

1004墓墓道清理完毕，未发现墓志，殊为失望。1001墓，上午由墓门进去，内填砂砾甚多，墓室不大，仅3米见方，颇感失望。午后发现室中前面有圆穴，以砖砌成墓室，顶作穹庐形，半在门内，半在门外，殊为意外，遂继续清理墓前之墓道。又开始工作1006墓，亦为一小墓，墓道宽仅80厘米，似尚完整，收工时深度已达2米。

6月18日 星期日

1001墓第二重墓门前已完全清理出，砖室之顶整个显露。第一重墓门花砖封墙，前以土崩深埋于下，又复露出，惟尚须将前面之土再起一层，始能向下深掘。二墓门间距地面约5.8米处发现五铢钱2枚。1006墓已达墓门的上口，显露封门之土坯，似未掘过。1007墓开始发掘，不久即发现圆井，似已盗掘过。午刻，敦煌驻军李营长来参观。

6月19日 星期一

今日停工休息，阎君进城。余于下午赴1001墓，将砖室测绘一平面图。今日风大，墓道两壁落土，工作不便，仅绘成一半。将1005及1001墓室平面图绘出，又将1002、1003两墓出土人架，以纸糊好，标

志出墓号，整整忙了一天。

6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在1001室，将砖室测绘完毕。下午清理1006墓，为一完整未曾扰过者，棺木尚未十分朽腐，四壁仍竖立，惟盖被室顶堕石所压，中央一块折断为二。清理墓室，得水壶及水杯各一。测绘棺木各部分，起棺盖，棺内未及清理。1001墓清理墓道，深达6.3米。1007墓圆井深达2米许，未出遗物。

6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将1006墓清理完毕，棺中毫无殉葬品，大为失望。1007墓仍未见显露墓门，圆井达4米余，仍未显露墓门。下午开始发掘1008墓，亦为小墓。至于1001大墓，至距地面7.7米处，显露砖砌之墓门，但无彩绘，其上之花砖，编号至559号；此下尚有三层横放之花砖，仅略有几何形之彩绘耳。下午落雨，天气骤寒，室外仅有66度，须穿绒衣，提前收工。

6月22日 星期四

1001墓，上午墓门整个显露，午刻余不返舍，测绘墓门最下一段及封砖；下午入墓室清理，已被盗过，室内积沙颇多，故仅清理一小部分，其余俟去沙后再清理。1007墓已露墓门，亦已被盗，清理一半，即行收工。1008墓道已达2米，尚未显露墓门。今日所得之1001墓号陶器中有一小罐，上题66字。“翟宗盈，汝自薄命蚤终，寿穷算尽，死见八鬼九坎。太山长閼（？），汝自往应之，苦莫相念，乐莫相思。从别以后，无令死者注于主人。祠腊社伏，徼于郊外。千年万岁，乃复得会，如律令！”晚间有人云，安西哈萨闹事，埋手榴弹于公路，酒敦班车失事，安西离此二日程，哈萨马速，一日可至千佛洞，研究所又起惶恐矣。

6月23日 星期五

1001墓，墓门中继续起土，同时测绘墓室。1007墓中清理完毕，下午清理墓道。1008墓，墓道清理达2.5米。今日上午常书鸿所长及当

地绅李正嘉、吕少卿来参观。

6月24日 星期六

1007墓清理完毕，其墓道近墓门处约2米为一隧洞，与1002墓相似。1008墓道3.8米，尚未显露墓门。1001墓室清理完毕，又出一朱书陶罐，字句除第3字及第5字（薄）外，余皆相同；又有三长方形果碟、绳纹陶罐、波纹陶碟等，后者涂墨黑及粉白。

6月25日 星期日

今日为端午节，工人休息一日。上午食昨日送来之角黍，饮烧酒。饭后与阎君赴月牙泉，今日还不及四月廿八日庙会之热闹。返后写信与傅、李二先生报告工作经过，又写信与汤象龙君，附歪诗一首：

订交屈指已十年，追忆往事转惘然，西山温泉同揽胜，养蜂夹道闲聊天。

修道负笈赴异国，避乱联袂入西川，此日皋兰山下过，何妨尽欢一醉眠。

傍晚食羊肉，今日以600元购羊一只，宰割后赠贻何泉芳、厉不害二君各一羊腿，其余的留下供给团中同人吃食。

6月26日 星期一

昨日回家过节之工人，今晨仅回来4人。上午仅作1008墓，下午收工时深达4米，显露土坯，似未经盗过。开始掘1009墓。1001墓道以缺工人暂停工作，余在墓室中测绘。

6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起身时，天气阴霾，狂风撼树，饭后至工地，天即下雨。至1001墓室测绘，雨下渐大，帐篷漏水，只好收工返舍。今日为来敦煌第二次大雨，至午后停，屋皆漏水。午饭后倦极而睡，睡醒后将1001墓已测绘部分上墨。

6月28日 星期三

今天又花了一天的工夫，测绘1001墓东耳洞。1008墓已深达5米，墓门封口之土坯仍完整，未曾盗掘。1009墓道达2米许，尚未显露墓门。今日致函县政府，拟于30日赴老爷庙清理公路上陷落之古坟。晚间雷雨。

6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至1001墓测绘墓室，并继续清理墓道。1008墓午后拆开封塞墓门土坯，进入清理，未经盗掘，惟殉葬品菲薄，小瓮中有水瓶二、木杯一，又有残木，不知作何用，棺旁有土坯制成之厚盆一，棺中仅有五铢钱二，及骨制角形物。1009墓已达3米许，尚未露墓门。连日在9米深处洞中工作，眼中又觉酸痛，恐是湿气病。1010墓傍晚开始发掘。

6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仍在1001墓测绘墓道，午后，佛爷庙方面工作交阎君主持。余率领警察1人、工人5名，赴老爷庙工作。经工地取称竿，遥见西方戈壁上一片飞沙，滚滚而来，鸣沙山即为所遮蔽。少顷即至跟前，人为沙尘所包围，犹在雾中，三危山即隐去不见。冒风沙东北行，少顷风停。戈壁北之农村，榆杨成行，麦将成熟，一片碧绿与戈壁上荒凉之景，成一对比。生人居息之村与死者埋身之域，截然分划，瞩目顾盼，有一种说不出之感慨。越戈壁而东北行，途中所见古坟不少，但稍大者皆已经前人盗掘。抵老爷庙，住农民杨姓家中。

# 7月

7月1日 星期六

开始在老爷庙工作，系唐代砖墓，在公路上。墓中积填淤土几满，土质颇坚，施工不易。下午收工时，1号墓墓门后西侧已露带釉陶制天王像二。

7月2日 星期日

老爷庙1号墓，以称竿起土。村中男女老幼，闻墓中有“佛爷”，来观者甚多，围绕墓旁不散。2号墓土质极坚，工作极慢，拟放弃。此间农舍中，除臭虫外，又有所谓“鸡鳖子”，一称“土鳖子”，被咬后起大疙瘩，中有小泡，出黄水，肿处数日不消。余颇为所苦，今日捉了十余个，晚间睡时始稍安。下午起风。晚雷雨。

7月3日 星期一

上午竟下冰雹，“天下雹，鬼夜哭”，或由于吾人之掘墓欤！一笑。1号墓已露出平台，为花砖砌成。人架凌乱，与铁钉数十枚，皆在平台上。陶俑在平台侧，置于地面上。收工时遇雨。

7月4日 星期二

上午向君由佛爷庙来，帮同清理1号墓。向君对于唐俑，颇发生兴趣，拟明日遣阎君率其余工人，一同来此工作。

7月5日 星期三

1号墓已抵底部，陶俑大部分已显露，故将称竿移至2号墓工作。1号墓仅留一人剔土。下午阎君率领工人来，遂开始掘1号墓墓道，又将墓中陶俑提取出一部分，以土质过坚，提取不易。2号墓今日始显露墓门，离底部当不远矣。

7月6日 星期四

1号墓中小陶俑已提取完毕，共41个。大俑亦提取7个，以土质过坚，陶质脆弱而俑多中空，内填淤土，故大俑未提取前多已碎裂，提取时整个崩溃，尤以骆驼俑为甚，殊令人懊丧。

7月7日 星期五

1号墓陶俑，今日又提取6个，仅余西首一天王像。今日所提取者，驼俑及天王像下半截皆崩解，殊为憾事，虽加标志，以便将来粘合，然仍令人不满意。此事令人深感时间及设备之不够。余意若能剔去泥土，包以麻布，围以石膏，然后提取，当可保全。2号墓墓道继续工作，已达3米余，离底部已不远矣。

7月8日 星期六

1号墓中陶俑，今日提取完毕。将墓中平台拆毁，以观其下是否有遗物；下午测绘墓室，将墓室与墓道打通。2号墓显露人骨及铁钉。阎君为柴木问题，今日进城与县政府交涉。

7月9日 星期日

上午与阎君赴新店子，观地人所谓“银库”者，乃一大墓，已经盗掘。最近一次之盗掘在清同光间，地人白姓者所为，传说仅至墓门，未能打开，门上有字谓“若要库门开，须等原人来”。返工作站已过午。向君由佛爷庙来。今日2号墓有开元钱及小铜件出土。1号墓墓室测绘已毕，墓道仍在工作，如无发现，此墓拟即作结束。

7月10日 星期一

1号墓之墓门亦测绘完毕，即作结束。2号墓继续发现小铜件及开元钱，又有小铜镜一件。

7月11日 星期二

今日2号墓清理完毕，平台亦由花砖砌成，墓门尚封塞如故。盗掘者当从顶部进来。将墓室测绘完毕，下午派一部分工人先返佛爷庙。今晨在附近找寻新墓，未有所得。明日拟将工作结束，离开老爷庙。

7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将2号墓测绘完毕。派警察向保长借牛车二辆，装运收获品进城。昨夜胃部作痛，今日精神不佳。午后与阎君一同押东西进城，抵城时已天晚，住张家大院，工人则直接由老爷庙越戈壁返佛爷庙。明日拟休息一日。

7月13日 星期四

至电报局李局长处阅报，知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美国空军轰炸日本门司、湘豫战事之详情。下午返佛爷庙，天气甚热，中午室外至122度，室内亦达90度。下星期起拟停工一月，赴千佛山避暑。

7月14日 星期五

开始作500墓地，以平板仪测量，花了整天工夫，尚未完竣。1010墓发掘已抵墓门，明日可以进去清理。

7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将500墓地测绘完毕。1010墓室由阎君清理，此墓虽未盗掘，然墓中除棺木及残衣外，无他长物。500小土堆，其中二者发掘无结果，中途放弃。501墓离地面2米许，东西两侧皆显露墓门，西侧备有土坯封门，已遭扰乱。西南一小墓（508）有墓道，已深达1米许，另有二土堆，在试掘中。胃病似又发作，殊为所苦。向君下午赴千佛山，以时晏中途而返。

7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余在1000墓地，以小平板仪测绘已掘各墓之位置。阎君在500墓地监工。下午清理501墓，出有字陶片、陶罐及土制小灶等，其时代似与1000墓地相同。惟墓浅，墓门顶离地面不过2米，且墓门东向。502及503墓亦均已显露墓门，土坯封塞。又向西试掘二小堆（504及505），拟再掘数个，即暂行停工。今晨艺研所张民权君来，即与之商谈上山居住事。



7月17日 星期一

503墓清理完毕，出泥罐二、泥钱数十。502及505墓，将墓门封塞之土坯拆毁后，墓室中填土几满顶部，土质松脆，将之拆毁，以免崩圯伤人，二者皆未清理完毕。此间小墓不容多人工作，故下午又开始506及507二墓，皆仅显露墓道。504墓亦未显露墓门。此间工作拟即结束。向君致书吐鲁番郑团长，询问彼处情形，不知将来能去彼处工作否。

7月18日 星期二

今日502及505二墓清理完毕，二者墓室内皆填土至顶部，起土颇费工夫。505墓底部距地面仅2米，墓室内仅出泥钱一，可谓超等穷光蛋。502墓底部距地面约2.7米，墓中出陶罐一、有字破陶罐一、小土瓶二、泥钱30余，头部有铜簪二。504及506二墓亦皆墓室中填土至顶部，起土已近底部，明日当可完工。507墓墓门已露，较为整齐，墓室中似不填土至顶部，明日亦可完工。

7月19日 星期三

昨日507号墓之墓门全露时，阎君将封塞墓门之土坯移动一块，向内窥视，里头一股气冲出，冲入鼻中，即感不适。大约是封闭年久，朽腐物之气骤泄，故有此现象。阎君回来后即服藿香正气丸，据云昨夜睡眠不安，一闭眼即梦见棺木与死尸，梦见棺木越变越大，压在他身上，死尸站起来，伸开干瘪的双臂向他扑来，一夜惊醒好几次。故他今天不敢再进墓室，要余替他将507墓清理完竣。墓中有陶罐一，在棺外南侧；朱书小土罐二，一在头侧，一在足侧；墨书陶片一堆，在二腿之间；又有五铢钱一，身上有残绢及残布。棺木倾圯，人架亦朽，一触即碎。504墓为一超等穷光蛋之墓，除一半截泥枕外，一无所有。506墓由阎君清理，仅出陶片一堆。午后阎君押运一部分东西进城，将其已绘图之508墓交余清理。此即15日开始发掘者，其后停工，有约10米长之墓道，规模较大，但已经盗掘，仅有凌乱之尸骨，残朽之棺木及小动物（鸡）之腿骨而已。本季工作，告一段落。明日起拟停工一月，本季共工作50日，发掘20座墓，成绩平平，令人丧气。

7月20日 星期四

昨日收工后，傍晚即刮大风，沙山为尘沙所遮，几席间皆铺一层细沙，晚饭面中亦吹入细沙。今晨又下了几阵雨，温度骤降，室内午间仅74度，须穿绒衣，沙漠区气候变化之剧。上午阅袁复礼《蒙新五年行程记》二卷。此二月中，仅阅毕一部叶昌炽之《语石》，田野工作，无暇读书，此亦从事田野工作者所常感觉到之苦痛也。下午赴1000号墓地，以视距测仪测绘已掘未掘诸墓，以便绘成一长方形之图。雨后地虽已干，两墓冢周围又与四周平地相平，从前不明晰者，今日亦皆显明，测绘殊为方便。

7月21日 星期五

今日花了一天工夫，测绘1000号墓地，仍未完毕。天气已热，戈壁上工作，殊为困人也。今日兰厅坊（三乡二保）派人来1001墓看视，拟拆毁砖块，以缴交国防工事。此间国防工事所需砖块，敦煌每保（全县36保）派缴7万块，按此间每保仅有7甲至10甲（每甲10户），平均每户1000块，现下市价每块5元，负担可谓重矣。

7月22日 星期六

晨起即闻雨声，敦煌今年多雨。天霁后，唤牛车赴工地运1001墓之花砖，放置工地上未取回者仍有三车之多，次序已凌乱，运抵佛爷庙后全行依次序排列。为了此事，差不多花了整天的工夫，以余暇整理墓葬记录及已绘之图。今日竟无暇出去测量。

7月23日 星期日

今日赴1000墓地测量。上午阎君随新疆测量队骑驼赴千佛洞接洽移居事，向君以运柴木事进城。

7月24日 星期一

今日将1000墓地测绘完毕。上午阎君由千佛洞归来，谓研究所欢迎我们去住，可以即在其所中搭伙。下午向君由城中归来，持傅先生来电一函，系11日所发。“电悉，工作费尾数十万已连催总处电汇，今又催吴，函详，斯年、真[11日]。”盖向君最近有电请汇旅费，拟返川也。城中无消息，惟闻希特勒遇刺未死，其参谋长被戮。晚间整理连日

所测绘之1000墓地之图，睡眠不佳，或由于连日在沙漠中工作过劳。现下室内温度日间90余度，戈壁上中午当在120度以上。向先生曾云，戈壁中遇着热天，四顾无蔽荫，热日下晒，暑气上蒸，令人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之感。测绘时于望远镜中，见地面似有热气上升，但细察之，乃沙砾上之空气受热上升，震荡成微风，细沙被风所吹，漾荡于地面，犹如蒸气也。

7月25日 星期二

晨间，房东张君来谈，遂与之磋商拟购买其家中所存之榆木料，以便作木箱，共有木板三片，计3600元。早餐后，赴月牙泉（100墓地）附近之戈壁上测量，秋季开工后，拟在其处工作。此处墓葬有规模较大者三，其砖石围墙入口处，有土坯所筑之土墩二座，与新店子之所谓“银库”者相同。墓道有北向者，似与500墓地及1000墓地不同，且其盗掘坑多在坟冢中央，陷入甚深，与500及1000墓地之在墓道与坟冢相交处者不同。地面有碎砖数块，疑其下为砖砌之墓室，离地面不深，时代或在唐代，与老爷庙所掘者相近似。盖连日国防工事缴砖块颇亟，故二保仍取砖也。今二保、三保皆送新出之瓜来，此处名为地瓜，为扁圆形，直径10-12厘米，皮薄，瓤黄色，甚香，惟味亦平平，有类吾瓠烂熟之甜瓜，惟稍粗耳。

7月26日 星期三

今日继续在100墓地测量，天气炎热，工作效能甚低。晚间返舍时天已黑，土垠兀突，黑暗中奇离狰狞，颇为怖人，向君在庙前以电筒照耀示路，如迷路中得明星。

7月27日 星期四

今日继续在100墓地测量，仍未完毕。

7月28日 星期五

今日仍在100墓地测量，将东西550米，南北450米之区域内测量完毕。但西北方有大墓数个，拟明日继续将之测绘。

7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将100墓地测量完毕。至李甲长处，令明日派车送吾等上山。

7月30日 星期日

晨间整理行装，并将花砖搬入室中。午后车子来，将行李上车。吾等于3时起程，步行入山，6时许始抵其地。在戈壁上天王堂中少憩，为宋初曹氏据敦时所筑，塑像为清修，而壁画为旧物，惟不甚佳耳。由九层楼后面下坡，大佛高十丈，为此间最大之佛像，两手系后来重修，极拙劣，而头脸身材为旧塑，比例尚佳，似胜于嘉定之大佛。九层楼系王道士所重修，闻当年费万二千金，今则非二三万不办矣。至研究所，张民权等迎入。晚餐后，围坐啜茗闲谈，约9时许牛车始至。今日步行20余里，颇倦，早睡。

7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与阎君随向先生游览各洞。先至千相塔，为王道士所筑以埋诸洞之塑像残余，现顶盖已圯，残像有外露者，研究所曾取下数个，置于陈列室中。由古汉桥上第213洞（张氏编号，下同），为一隋洞，作风颇特殊，阴影极浓。其北212洞，亦为隋洞，但门洞及窟檐则为曹氏所修，檐梁上有乾德八年曹元忠题记。由此北至177各洞，多为隋洞，所画者多为贤劫千佛像。再北则多唐洞，而常经宋代重修。至165洞，即在藏经洞之上，王道士改为玉皇阁。拾级下行至第164洞，为宋代重修，但佛座前剥出藏文题记三行，汉文题记一方。闻向君云，汉文者为新近剥出，大约史岩君所为。再下为第151洞，即藏经洞，洞颇大，内甚阴凉，洞口北壁内小洞即藏经发现处，闻有壁画一方，黑暗中无灯烛，不能获见。洪<sup>錡</sup>大中碑，已移嵌洞门南壁中，与清末重修三层楼木碑在一处。时已近午，至133-132及128各洞，一观华尔纳（Warner）所剥离之壁画。返舍午餐。下午赴戈壁上观佛塔及小佛龕。佛塔已经马步青军队掘过，不知曾获何物。返舍后又参观数洞。此后拟按次序参观作笔记。（此笔记，后来转录于《说文月刊》“西北文化号”《千佛洞调查记》的上面）。

# 8月

8月1日 星期二

晨间遣张警进城，昨日驴子脱缰失踪，令张警觅之。上午随向先生观古汉桥以北诸洞，214洞有太平兴国五年阎员清所修之窟檐，再上层224洞有开宝九年所修檐，保存均尚佳，与212洞之乾德八年修窟檐，为此间宋初木建筑物中保存之佳者。此间多为隋洞及唐洞经宋代重修者。游至220洞时，向先生内急，窟前廊中地下有一小穴，遂蹲伏其上大便，余笑谓留此作纪念，乃与齐天大圣在三十三天上撒尿媲美，向君摇头云“遗臭万年，遗臭万年”。下午至83洞直至112洞，为魏及隋代所修者，有大统四年（83洞）、开皇四年（94洞）、开皇五年（96洞）之题记。隋洞多为红色底之贤劫千佛图，塑像头大腿短，无甚可观，但魏洞极佳。陈万里云华尔纳曾拟剥取83洞全部壁画，幸未成事实，亦云危矣。

8月2日 星期三

上午游览隋唐诸洞，自116号起，向北而行，其中盛唐诸洞，颇为佳品。曾经华尔纳剥去数幅，如125、126、128、132、133、137洞皆有被剥之痕迹。至151洞，即藏经洞，藏经小洞有树下美人图，张大千题为敦煌画中之白眉。最北至162洞而返。午后睡醒已迟，仅参观魏洞数个，须由梯子上去。242洞及243洞皆为贤劫千佛图，再上一层之244洞则为唐代洞。移梯上233、234及255洞，壁画与魏洞相似，而洞之结构，颇特殊。晚间阅《长春真人西游记》。

8月3日 星期四

今日以整天的工夫，校对张氏、伯氏编号对照表，依次逐洞核对，劳氏所填P编号颇多错误。即向氏改正表，亦尚有误用而未改者。按第五窟墙上书有P，其下有二题记。“此伯希和（Paul Pelliot）所编号，虽未尽合理，然久经采用，故录于各洞口。其前以P号记之。三十一年六月二十日劳榦。”“两公所标伯氏窟号，犹有漏误，约得数十号。爰经补

书，或订正于各窟檐壁，数字下特加横线以示别，意在求是，非求疵也。32.7.16史岩”（所谓两公者，以向公对于劳公所书者或加红铅笔以更正之也）。

8月4日 星期五

今日上午自270洞起，向南参观。270洞原为宋代所绘小千佛，去年经中央社罗寄梅君等剥去外层，显露其下之贞观十六年翟家窟，为初唐之佳品。289洞佛像虽经宋世涂改，而题记尚存天宝七年张承庆诸字。向君前年来此工作一年，今日始发现271南开洞有石刻佛像，为宋作，不佳。但千佛洞中佛像石刻者仅此而已。至299洞而返。下午至300、301及302，为晚唐之洞。300洞为张鼎湘所修，有张氏及其夫人宋氏出行图，颇佳。301及302两窟，壁画亦佳。下梯后至20窟，为天宝间乐应琅所修之窟，经宋人重修。唐画由张氏剥去，色泽如新，颇佳。14窟有大涅槃像，壁画为晚唐李氏所修，前廊置有李氏功德碑及再修功德碑。5号即伯氏第1号，有劳氏及史岩氏之题记，为标识伯氏于窟口一事也。游览各洞，今日已为第5日，大致皆已看过。以后补看遗漏，并择其佳者细观之。

8月5日 星期六

上午至305洞，有索勋题记，须由上巔下降，其中经变及塑像，皆尚佳。旋至第14洞，校对李氏再修功德碑。下午与向、阎二君赴千佛山南2里之破城子，系清代之卡房。长宽约15米，墙垣尚完整，房屋已圯，其中筑炕之花砖，似由侧旁一古庙遗址中检拾来者。古庙遗址有塑像残片及花砖，附近有二小佛堂，中有宋元之壁画。闻马步青军队曾于此掘得一天禧间庙社名单。

8月6日 星期日

接到渝电，知款已汇兰州。今日校对李氏功德碑、李怀让碑及千相塔碑。其中李怀让碑为武后时张大忠书，仅余残石二。取徐松《西域水道记》之石完整时全文作一碑图以复原之。阅吕钟修《敦煌志》稿本。

8月7日 星期一

上午与向、阎二君往观北端诸洞。在围墙之外，自成一区域，多为小洞，一部分曾经住人，有烟熏痕及土炕。但一部分过于低矮窄小，似为墓室。闻张大千曾发现一张君义墓，从前军队曾发现元代女子之墓。多无壁画，张大千曾就其有壁画者编为4号。其中306号为魏隋洞，颇高，登临不易，壁画为小千佛；窟中有泥制小塔千余，向君云为元代物。307号为一壁画未完毕之洞，有元代佛像及供养人。308号两壁有册页式佛画39幅，畏吾儿文说明，中央为梵天及佛像。309号中央一圆形佛座，塑像已毁，四壁为密宗欢喜佛像，洞外壁上画塔四座，壁上有至正年号游人题名。下午观有年号诸洞，细察其特点，今日观魏隋之洞。

8月8日 星期二

今日观唐代有年号诸洞，细察其特点，又描摹魏洞供养人像。下午刮大风，山洪暴发。洞前水堤被冲坏，水势汹涌，由洞前直泻而下，击崖澎湃作声。闻此为今年第三次之发水，冲坏水堤云云。

8月9日 星期三

上午与苏莹辉君一同骑马进城，40里的路程，按辔徐行，抵城时已过午。理发洗澡，至招待所阅报，至银行取款。与苏君一同出城，日已西落。戈壁中夜游，四顾茫然，远山隐约，近则一片沙砾，仰视满天星斗，月尚未出，并辔闲谈，马蹄践砾沙作响，以相应和。抵千佛洞10时许。今日在城中遇及省银行会计王化雨君，据云其故乡为临洮，家在城北十里之王家大院，民国初年即曾发现彩陶罐及石器，城北附郭垒垒古坟，曾有人获三国墓志云云。

8月10日 星期四

今日攀登303号洞，在第三层，须长梯始能上。中绘菩萨摩訶萨千余躯，塑像已毁，为一晚唐洞。下来后，复游1至20号洞。晚阅《文史杂志》“唐代文化专号”。

8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复览千佛洞至67洞。下午与阎君及李浴君一同骑马进城，因为马牵来过迟，6时晚餐后始动身。第二次夜间骑马游戈壁，抵城时，城

门已关，守城兵报告营部始能开门。下马等了好久，始叫开了门。进城再行上马，想不到尚未坐稳、马便打圆圈起来，我不稳、即堕马，幸未受伤，仅撕破了一只鞋子。晚即宿新运服务处。

8月12日 星期六

晨间饭后，直税局主任杨绥之君与崔科长（德爵）皆拟偕往南湖，临时去借马，一直到11时始动身。天气已热，至新岷州时，在张西铭家中暂停，其主人系崔君之友。其家有道光辛卯苏履吉书联：“八载宦情如作客，六隅民命总归农”。旁注“余自甲申来敦越今八载，行将去此，今春一游西云观，见菑亭三楹，因重修之，落成□□匾对，复书此以补壁，时道光辛卯立夏前二日，九斋苏履吉书。”苏氏即主持纂修《道光敦煌县志》者也。由新岷州西行，渐入荒地，红柳成丛，为风所侵蚀之土堆累累不绝，此或即向君《西征小记》所谓迤邐近十里之废址。西北行登戈壁，十八棱土墩，俗称大墩子，即县志之“沙枣墩”，亦即斯氏图中之Tan tun-tzn。行40里抵石俄博（图中之Shih-wubou），有石砾堆成之大俄博一。其巅似有建筑遗留，为瞭望之用，其东侧有破房数间，墙垣以大石砾砌成。再行5里为南湖店，系一腰店，仅有一家。余等乃上马再行3里，见破塔二，与莫高窟旁戈壁之上塔相似，俗名双墩子（图中之Shuang-tun-tzn）。下坡至西千佛洞，此处原有道人，已经老死，现住有水利林木公司之水文站。南湖店主即在河滩上打麦，由沙枣墩至西千佛洞之里数及地名，即由彼口述，并云西行10里进沙窝子，其中亦有双墩子（按此当即山水沟东之双墩子）。20里为大坡（疑即图中之Ta-p'o-tzn），离南湖10余里。出沙窝子有破城子，尚可见断壁颓垣（疑即Erosion Terrace及Tamasisk Cones）。余等在西千佛洞草地上进食，然后游西千佛洞。第1、2两洞（张大千编号）不能上，远望似无壁画。第3窟左右有二耳洞，此洞塑像为近时所制，极恶劣；东西壁为佛说法图，似为唐画而经宋代重描者；耳洞中之壁画人物脸部多变黑，似为唐画。第4窟为魏隋洞，小千佛图以红色为底，千佛之脸多成小字形；中央柱之佛龕，底部为力士，稍上为供养人，题记不清楚；龕上侧作弧形，塑像为原物。第5窟与第4窟相同，但中心座无塑像，以壁画代之。窟后有张大千题名二幅，一为“壬午十一月二十七日蜀人张大千再度来”，此公真“好喜留名”。（第6洞中央座东侧原来修窟题记，尚有数



行，字迹隐约可辨，但不成句，题记南之供养人，侧书“比丘□惠供养佛时”。）第6洞之建造时代亦同，但壁画已经唐末改绘一部分，西壁为隋画千佛像，南壁为唐画佛说法图（后闻向君云，此壁有“如意□年”题记），北壁为晚唐佛涅槃像，东壁为宋绘地藏菩萨及佛说法图，中央座之塑像为隋塑，但已改造过。第7窟似亦为隋洞，有隋画千佛像，无中央座，佛龕在北壁，有初唐绘侍立菩萨。第8窟亦为隋洞，塑像残破，两壁为小千佛像，嵌入佛说法图，有宋补大千佛像。第9窟为隋洞，有中央座，两壁近洞口有隋塑侍立菩萨，东侧之一菩萨尚完整。东壁有晚唐佛说法图，两侧仍保留隋代千佛图；北壁为七佛图，似为宋绘；南壁洞口两侧，东侧为隋千佛图，西侧为佛本生故事（睽子盲父母）。北洞之东尚有二窟，须由崖底架梯而上，未能参观。日已西侧，决定夜中月上后再启程，即宿水文站中。宿舍内炕上有虱，乃移至第三窟席地而睡。

8月13日 星期日

夜中1时许由西千佛洞动身，骑马西行。月夜朦胧，不能远望，七骑靠近而行，由县府巡警引路。将近山水沟时天始放亮，路南两墩矗立，似为墓冢之双阙，与月牙泉附近者相似。再西行，出戈壁，土丘累之，红柳成丛。向君《西征日记》，以为乃古城遗址，盖误以此移风沙刮蚀而成之土丘为颓垣，而以红柳残干为木植也。越山水沟，再西行，湖水如镜，芦苇萧萧。南湖之上坝（北功坝）、下坝（南功坝），引渠灌水，每坝可浇七八百亩。其下为新功坝。过刘家沟，亦为一干渠，越大沟水颇大，有桥。不久即至马保长家中，已晨间8时许，乃补睡一会儿。起来早餐后，与保长之弟及一张姓富户（蒙古人），一同至古墓排，途中乘便询问南湖情形。现下有110余户，共1200余口，编号为8甲，一甲为十余户。其地泉水充足，除上坝、下坝外，其南又有黄水坝，营盘旁又有庙湾泉。由营盘上之草湖下流石头坝。在石头沟，各可灌田七八百亩，居民尚富庶。惟近年受哈萨之扰，尤以前年（民卅一年）阴历六月初七日之役，受害最烈。步行二三里许，抵古董滩。南湖共有二古董滩，一即此地，一在古寿昌城东10余里，后者以道远游人罕至，故村南之古董滩，遂专擅其名。其地半为风所刮平，半为流沙所淹，地面上尚可检得陶片（绳纹陶，刀削陶），与佛爷庙出土之六朝陶

相似，又检得铜片数片（闻艺术研究所曾检得大泉五十）。返马保长家稍息后，乘马赴红山口。此山在南湖西约5里许，为敦煌系片麻岩（Gneiss），风化颇厉害，大沟由中间穿过，将此山划分为二。东侧山巅有一庙，奉祀释迦佛，俗称佛爷庙，同治间回乱毁，后光绪时重修。其侧又有墩形小屋一，内为烟所熏黑，更无其他残余。西侧山巅有烽台一，无暇上去（闻向君云，与西湖之汉代烽燧相似）。下山至农家休息，坐在树荫下，一泓清水，由屋旁流过，溪侧栽植白杨及胡桐树，陇亩中麦已割毕，瓜尚未熟。余与阎君乘马出红山口，上戈壁一观。水尾离此约15里，有田200余亩，戈壁上未见有丛冢遗迹。跑了一里许后即返红山口。农家坚留午餐，餐后赴古寿昌城，在南湖东约5里许，西南角有光绪乙巳汪宗瀚所立“正阳关”碑，已卧于地。古寿昌城之城垣，继续矗立，尚可显明。据斯氏测绘，东墙1050英尺，北墙长1200英尺，厚14至20英尺，高18至21英尺；城根离地约12英尺，建于一基墙上；城北部为流沙所淹，沙丘高达30余英尺，云云。现下情形与斯氏当年所见者相差无几，惟沙丘已向南部扩充地盘。又城之南部有土坯一堆，似为残塔，有被掘过痕迹。其南又有二处，露出残砖数块，皆有被掘过之痕迹，一部分当为斯氏所为，一部分则为去年黄仲良氏在此所掘。闻黄氏在寿昌城及城东10余里之古烽墩，皆曾作发掘，并无所获。余等在城中巡行一周，检了点陶片和铜片，以时已晏，城东10余里之古董滩及古烽墩，皆未能去，即上马返村。晚餐后睡在麦场上，星光满天，残月未上，流水潺湲，疲倦已极，不久即入睡。

8月14日 星期一

晨3时余即起身，匆匆用早餐后，即上马东返。出村抵山水沟，天已放亮。少顷，晨曦初升，遍照大地。沟东不远，即开始有古代丛冢，荒坟累累，与敦煌城南戈壁滩上者相似，规模较小，但完整者似较多。双墩子之旁，有砾堆二，即为斯氏所曾试掘之古坟。氏之探沟，过于偏南，故未能掘到墓道墓门，中途停止。此墓古代即已盗掘，不知有重掘之价值否？俟将来月牙泉功毕后再行决定。下马照相、测绘后，再行上马，由山水沟返南湖店，沿途有风墙子一，通长12哩。至南湖店已11时许，乃下马休息，用膳后小睡，再行上马东返。至沙枣墩下马一观，此烽八棱，与佛爷庙南之一墩相似，惟保存较佳。其上之雉碟系近修补

者。墩北一小屋，当为瞭望者食息之所。再行约10里，已可望见路北双墩子。以天气过热，人马俱疲乏，乃至一看渠者家中休息，睡了一会儿。起来后赴双墩子一观，仍为墓冢之阙，至少共有四对。此间墓冢，较南湖东之冢，规模为大，但亦已多经盗掘。出戈壁经飞机场，沿大道进城，抵招待所已7时许矣，宿张家大院。

8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以考察团名义招待白秘书，饭后返张家大院，将出土之陶器等一部分取出照相。与阎、李二君骑马返千佛山，抵山时已9时许。常所长昨日已由酒泉归来，围灯食瓜闲谈，第一次食本地产哈密瓜。

8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补记近几日之日记。连日旅行困倦，午餐后入睡。起来后至各洞一游，至74洞，闻晚餐钟声，乃返舍。闻衡阳已失守，潼关又吃紧。阎君与余言及，常所长拟聘之为研究员，彼有愿就之意，已提出条件。

8月17日 星期四

游览千佛洞，至140洞。今日又刮大风。

8月18日 星期五

游览千佛洞，至200号洞。写了几封信。天阴，气候渐寒。

8月19日 星期六

游览千佛洞至280洞，惟其中230-240，250-259，以无梯未能上去入内参观。

8月20日 星期日

再度游览，大致完毕。下午补上282至283两洞，将札记抄入《说文月刊》之何氏调查记中。

8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与向、阎二君赴三危山。山麓有一塔，中藏小泥塔颇多，捡取数枚，乃觅道上山。山为侵蚀甚剧之片岩和片麻岩（Schist and Gneiss）所成，一攀即崩，几度停顿，尤以向君最感攀登之困，后觅得大路，至山巅，上有一塔，旁有花卉纹方砖，检取一块。更上一峰，有一牌楼，阎君在壁上题诗一首：“万壑连天碧，石屏映翠波，峭壁通鸟道，几唱阿弥陀。”坐憩一会儿再行前进，拟登有王母宫之高峰，不得其径，废然而返。观音井及老君堂，亦以道远未去。今日所中设宴欢送张民权（衡）君赴渝，尽欢而散，已傍晚矣。

8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与向君谈及考察计划问题。向君允候至10月东归，但不能再展期。关于阎君应聘艺术研究所事，虽稍表不满，但亦以为只能通知北大此事，听候北大处置。对于将来东返之旅费及运费，拟另图一免费之办法，以便省出经费多作工作。上午执灯参观39、40及228诸洞，以其中过于黑暗，无灯不能辨认也。下午与阎君同游230-241及250-259，令徐警取梯，以无梯不能登升。239、341及244，皆在第三层，须将梯子取至第二层，再行搭梯攀登。至今为止，千佛洞所未去游者，仅264及304二洞而已。晚间大家聚在一处闲谈，吃西瓜。

8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教营长随河西警备司令等来参观千佛洞。至43洞抄题记，此洞有十六罗汉图，为此间所罕见。仅45洞后壁亦有罗汉数个。阅松本荣一《敦煌画の研究》。下午送张民权君上车进城赴川。乘便至308及309之间，有二洞有古抄本残片，检得畏吾儿字、汉字、西夏字及藏字者各若干片，皆甚小。

8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将43洞题记抄毕。下午赴14洞，大历间李大宾所绘之壁画，其碑中所列举者皆仍保存，仅弥勒上生经变未能觅得。晚间写一封信致傅、李二先生，报告工作经过及计划。

8月25日 星期五

向觉明先生今晨进城接洽移住沙山工作之住所及工人问题，后日始能返山。余借得所中之万佛峡图，乃盛工程师所测绘者，穷一日之力，描摹一遍。天气渐凉，然有秋意。这几天精神不佳，常所长索稿，无暇坐下执笔，恐只能交白卷。

8月26日 星期六

拟写《敦煌千佛洞各窟分期研究的初步试探》一文。搜集材料，以题记中有年号者为标准，□绎各时代之特点。惟此文须要较久之时期，余本月底即离山继续发掘，恐无暇完成。家人以敌临境，离城逃至上河乡花塿。

8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与阎君同赴天王堂，有曹氏妃圣天公主题记，为五代宋初作风，疑建筑外观与瓜州口西者相似。又拟赴304洞，悬崖不易攀登，中途而返。阅今日所到17日报纸，知法南部土伦附近，盟军登陆，欧洲战事或可于明年内结束。惟国内衡阳沦陷后，反攻仍属不易。阎君应聘此间研究员一职之事，闻苏君在所长处谓向君劝勿订约，阎君颇为愤怒，余劝慰之。

8月28日 星期一

天气渐冷，有点感冒，不甚舒适。阎君与常所长订约，明年俟考察团工作结束后就此间之聘，并致函北大通知此事云云。下午向君由城中返，据云沙山有宁州庙，可以借为工作站，已经言定，31日下山，令派车上山。又请县政府通知各乡，催派民伕。向君又云，24日马道井子班车遭蒙哈联军埋地雷炸毁，死4人，河西警备司令陶氏自千佛洞返城，即前往勘察。又闻中央已派飞机一中队赴哈密，企图彻底解决蒙哈联军。

8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到洞中描了几张画，将魏隋洞之小字脸千佛及宋代千佛各一躯，施以色彩。下午整理佛爷庙发掘墓葬之记载。晚间阅明驼《河西见闻记》（1-104页）。

上午与阎文儒、李浴二君一同赴老君堂，由徐警引路。由千佛洞东行上戈壁，登三危山，至一谷中，沿河床向东南而行，15里至观音井。至庙休息，食瓜，觅观音井未得，仅于庙前见一枯井，填沙至满，或即其地欤！庙中有碑，系一木牌，又有一铁钟，兹录碑文于下：

盖闻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知我敦邑城东四十里有千佛洞，有碑云大唐功臣敬德建修，故山名曰千佛灵岩，东又三十里，有观音大庙一座，多历年所，风吹雨打，墙垣剥落，神像损坏，庙前石井，水澄味甘，是菩萨修真养性之处。石板上留手印两迹，今焕然如新，故井名观音井也。有桐几株，春荣夏浓，斯所谓物华自然天宝也。美井一曰，地旺水盈，草木畅茂，斯所谓人杰自然地灵也。是庙也，东近三危，南依终南，北靠火炎，其西曲径，山险崎岖，人不易行，今有养士，募化泉货，用以钢凿，揭去石沙，险阻既除，崎岖荡平，山径蹊间，介然成路，然后用木料砖瓦，平基兴工，重修庙宇卷棚，庄严神像，以告成功竣，虽借众善之力，实赖神灵感应也。

邑庠生许俊撰书 民国六年岁次丁巳四月，会首……观音井庙中铁钟铭：

敦煌城东南旧有千佛洞迤东有三危山距城四十里东行四十里近山上下盘绕而行自山峡之中至观音殿有十里之遥下有石井其水甘美神龛石垒佛像宛然 观音殿一小间自癸丑年民国二年春有许多善士见耳殿宇狭小房舍颓坏虔心倡首捐货募化随时鸠工瓦材不数月而三间大殿告竣三年续修卷棚众会首见其殿宇宏敞庙貌焕然一新众云未有钟鼓之声于是众成同心发愿募化铸钟以期祷于上下以明惊晨之义故特叙其梗概以志不朽立于钟左……

观音井之庙，立于谷旁山腰上，附近有几棵胡梧树，做附近濯濯牛山的点缀，憩息一会儿，复起行，走了十来里，谷中填塞山上崩下来的大石块。驴子不肯再前进，只得将驴子背着的东西，由徐警携上山来，远远地看见山巅上矗立着的老君堂。不幸我们走错了路，辛苦爬上一座无路的小山，重新爬下去，坡上堆积着崩下来的小石子，脚立不稳，甚

为困难。后来沿着一条山径前行，又走远了。阎君爬上山头，才发现错误，即旋回爬上山峰，为老君堂之所在地。堂内供奉太上老君像，堂中有一铁碑，奉祀太上老君，碑文如下（行款依原碑）：

### 创修三危山老君堂碑记

经藏隋唐名动欧美为敦煌古迹之一者千佛山也其东南诸峰三危最大即禹贡三危既宅是也岗岭四舍石径盘屈游人登临上下四五里迹山口东道坦平如砥行十里为观音井由是履巉步峻约六七里但见日近云低高并三危之山者老君堂也峭石四壁清泉一池有殿焕然建于堂下者三教殿也作堂殿者谁大方丈李理全其徒侯宗性也发起者谁朱刘二善士也溯其师徒于民十一从博达克山云游来敦卜危山之阳栖鹤古寺不过破屋数椽残饭一簋而已乃于修养之暇犹能暂建老君之壮观非有志且道育弗克逮也抑知老君道宗三教言著五千仙升昆仑化被流沙其仙隐已著于县志今庙祀未逮于名山非所以敬祖师而重道德也因兹集合善士多人起而论定之赞助之越八年工乃用壮殿宇辉煌灵明显著矣复购兰厅坊香火地八厘以之修真鍊性不难诞登彼岸游览名胜者莫不嘉其功德爱记其要者用垂久远云尔

前清拔贡朱永镇撰书

经理会首.....玄门徒弟.....徒孙.....

民国廿二年岁次癸酉仲夏月谷旦日谨立

这位朱拔贡与吕拔贡是宣统间同年拔恩，此篇意欲仿欧阳修《醉翁亭记》。像阎君所云“不通得可怜”。三教殿在山腰，亦为民国间建。其西数十步有一小亭，门楣上书“慈氏之塔”，外面八角，三面画天王像，四角有天王塑像各一，龕内佛像系新塑，但壁画似为宋元间物，脸上颜色已变黑。门楣上有一题记，已不清楚。再西数十步有一小塔，其中壁画为宋画，佛背光作蛙状，旁立侍立菩萨四，此外尚有小塔及小龕，皆属新修者。道人之住所，什物皆在，而已关无居人。余等乃至大殿上午饭，食携带之烧鸡、馍馍及西瓜，然后沿来路返千佛洞。向先生原拟一同赴观音井老君堂，今晨起来后以腹泻体倦，临时作罢。余等回来后即至房中问疾，谓日间发寒热，疑为疟病。又告诉余等，所中发现一批魏代写本，共40余卷，乃宿舍后龙王庙中残像内发现。像为清末或民国初

年所修，已残破，所中雇一泥水匠修理房子，此泥水匠欲将此残像所露之桃木取出，以供他用，不意包裹此桃木之物，并非茭茭草，而为古代写本，当为王道士所为，且有俄文报纸残片。泥水匠与一工人发现此物后，为窦巡长所知，即报告所中。下午所长召集所中全人，并请向先生监视，当众检点登记，共48号（第48号为碎片24片）。除记账单二、苏公诗一，其余皆为佛经，且大半为《涅槃经》。有二卷有年号，一为兴安三年（454年）及太和十一年（487年），几全为魏代写本。晚间余与阎、李二君至常所长处，承其出示各号，长者有190行，长达一丈（为《涅槃经》）。入睡时二乡三保牛车来，遂决定明日下午下山。

8月31日 星期四

晨起后整理行装，预备下山。所中又发现一批写本，乃昨日工人潜藏于墙外土坯中者，窦巡长昨得赏银2000元，今日又搜出此批。连碎片共编21号（连昨日所得者，计69号），有和平二年（461年）唐丰国写《孝经》残本，及军将懂将统吏名册一卷，其余为佛经，时代亦为魏代。余等浏览一遍后，即行登记。向君病稍痊，仍须休养，嘱咐常所长派工人侍候。余等拟告别下山，常所长询余有意在此间所中作研究工作否，愿以考古组主任一职相授，并谓自己不拟久任此职，将来所长一职亦可相让。余答以自己对于佛教艺术原属外行，无意久留此间，盛意只能心领，握手告别。牛车下山，试以车轮转回次数，测量千佛山至佛爷庙之距离，计1950转，共长18公里920米。由佛爷庙赴沙山中至宁州庙，路径曲折，计3公里360米。抵宁州庙后，其地为一保国民学校，学生仅十余人。此庙仅两厢可住人，其一现为教室，其一为校长室。惟其人每日返家，故可借住其房。明日拟请其将教室移至大殿上课，厢房借用为寝室和贮藏室，并定后日开工。



# 9月

9月1日 星期四

宁州乡在沙山中，产瓜。敦煌谚语云：“洮岷棉花南地瓜，新店高粱石七八”。此间种麦，每亩仅收六七斗。种瓜则每亩可售值麦石五斗至二石（瓜田须浇水20余次）。种棉花每亩仅能收50斤。党河西岸之洮州乡与岷州乡，为十渠之上游，水利较富，且近城无沙山之隔，易得肥料。故棉花特佳，每亩可约七八十斤。麦子以新店子一带新垦之地为最肥。李甲长谓拆1001墓，仅得整砖2000块左右。又云有一工人午睡墓中，为秽气所中，归即获病，今尚未愈。上午在家整理千佛洞调查札记。下午进城购物。

9月2日 星期六

今日开工，惟工人仍多未来，上午仅3人，下午增至5人。开始发掘101墓及102墓。皆在一方形围圈中，圈北有双土阙。二墓皆曾经被盗掘。101墓墓道未被掘开，似由墓冢上向下盗掘，共有二盗掘坑，一在冢堆中央，一在北端。今日仅掘至1米深，发现红色带砂碎砖一块。今日为阴历七月十五日，徐警返家焚纸锭祭祖，为本地之风俗。晚间阅《滦阳续录》（《阅微草堂笔记》）。

9月3日 星期日

今日工人增至8人。101墓盗掘坑二，皆继续发掘，深达2米许，坑中继续出有绳纹之碎砖。102墓墓道离地面40厘米显露封塞墓门之土坯，排列整齐，未经扰乱。掘至深1.6米，尚未到底。盗掘系由墓顶掘下，为此墓地与1000墓地不同点之一。盗掘坑起土达1米许，今日由阎君监工。余率徐警补测北部之图。向先生病愈，今日返工作站。

9月4日 星期一

继续补测100墓地。101墓之盗掘坑似为砖砌之墓室，今日继续出有绳纹之碎砖，南侧于距地2.04米时，且显露一排整砖，似为墓室之壁；

南端之盗掘坑亦为一大方形之室，尚无遗物出土。102墓墓道深达2.1米时，显露花砖发券；昨日所发现之土坯乃为门楣，并非封塞墓门，花纹与老爷庙唐墓中所出者相似；墓室之顶，已遭盗掘者毁坏。今日之宁州庙，夜间时有野鸽成群来宿，今晚捕取四只，明日可以大嚼一顿矣。

9月5日 星期二

101墓墓室东壁砖墙亦已显露，继续发掘，已深达2.6米，发掘花砖碎块一。102墓墓道起土，也深达3米，墓门之门楣及两侧，皆以花砖砌成，门洞则用素砖封塞。余今日仍补测100墓地之图。今日向先生进城，接洽购柴事。总办事处之款已到，即存入银行中。

9月6日 星期三

101墓墓室已深达3米，砖墙南、东、西三侧俱已显露。南室以已过深，无滑竿起土困难，移工人发掘墓道。102墓已达底部，深4.2米，墓室已露东、西两侧砖墙，亦以花砖砌成。今日拟雇车进城运柴，乃为飞机场强拉去赴北湖打柴，据云此保要派6车，全县共派60车。此间飞机场开创以后，仅停过一架被迫降落之飞机，而每年经常费姑不论，地方派差即扰民不浅。下雨后，飞机场即冲坏，每次修理征召民夫百余人，工作数日。又站中所需柴木，常强征途遇之柴车，此次则强派民车数十辆，赴北湖打柴，往返须六七日。去年过年时，飞机场人员赴乡间强买民间之鸡，随意给价，可谓扰民不浅。向君为运柴事进城，白跑一趟。余下午补测墓地西部各墓。

9月7日 星期四

上午将100墓地西北角补测完毕。今日101墓墓室四壁砖墙均已显露，北壁且显露墓门，墓门附近发现陶俑碎片，砖墙砌法与老爷庙LMI相同，平砌几行后，斜砌一行，使凹凸成花纹。102墓墓室继续起土，西墙已露花砖二列。今日闻报，知盟军已抵巴黎，罗马尼亚发生政变，德国军势日蹙。

9月8日 星期五

101墓墓道深达3米，显露墓门门楣，亦以花砖砌成；墓室四壁显露

朱红涂抹之假门，南壁有门，似与南室相通；墓室中继续出陶俑碎片几块，深已达4米。102墓已达3米余，四壁皆嵌镶花砖，北壁之墓门已遭破坏；墓中出小动物骨，或为沙和尚（蜥蜴）之遗骸欤。103墓开始发掘，已深达一米半，此为一小墓，盗掘似即由墓道进去。近数日间，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六卷，《滦阳续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

9月9日 星期六

101墓已深达4米，四壁皆显露假窗，窗格以朱红涂抹，窗棂则以方砖，磨成垂直棱角；墓室中发现陶俑碎片（翅膀形），似为怪兽角之翅。102墓已深达3.4米，四壁显露花砖二列后，其下又为素砖，似将近底部，收工时已显露人骨。103墓掘至2.4米，显露墓门，以素砖封塞，已被盗过；墓室中进去沙砾不多，清理较易，惟殉葬物恐已无剩余矣。向君因事进城，归来携回8月31日《塞上日报》，盛世才已辞职，中央派吴忠信为新省政府主席。敦煌城中谣传新局发生变化，罗家伦已被扣，未悉确否。报载浙东战争又起，丽水以北发生战争，不知故乡安谧否，已三月未接到家信矣（追记：永嘉于是日沦陷，先是9月4日传敌到温溪，永嘉城于4日上午发生第三次疏散警报，5日下午发长声撤退警报，9日沦陷）。

9月10日 星期日

101墓已深达4米半，四壁假窗皆已全部显露，但尚未到底，陶俑碎片继续出土数片。102墓已达底部，北部有一平台，平台上有带字之漆片与破陶罐一；平台上及其东，又有人骨及铁钉。今日收工时尚剩西北角一小堆未清理，恐无其他遗物矣。103墓墓道已达底部，深3.7米，墓门以土坯封塞，上部打开，已经盗掘过。绘图后，已近收工时，乃未打开墓门。104墓今日开始工作，出红陶片一。

9月11日 星期一

今日休息一日，昨晚仅有四乡民佚2名，夜间逃跑。以其原派定5日，已届10日仍未有人来换，而吾人规定非有替换者，不准其回去，故致有此夜间逃跑之事。令徐警至三乡及四乡催佚。余与阎君上午进城，

至张家大院取物。至招待所，晤及邢主任，借其壁间所悬之《敦煌地图》。至吕少卿处一谈，借其所藏之《南湖水利地图》。晚间描摹五万分之一之《敦煌地图》。

9月12日 星期二

101墓仍在继续起土，中室又发现陶俑碎片。102墓晨间工作完毕，仅余绘测墓形。103墓下午完竣，为一小墓，室中除人骨及木棺碎片外，仅有朱漆碎片而已。104墓继续起土。下午又开一墓，为105号，在104墓之西。今日工人有15名，但滑竿仅二架，故决定再做一架。

9月13日 星期三

101墓仍继续起土，中室又出陶俑碎片数片，小人俑一，首足俱缺，仅存身躯，与老爷庙出土者相同。104墓仍起土，未出遗物。105墓达1.4米即显露砖砌墓室之顶。晨间徐警进城带一厨子来，言明每月工钱1500元。向君今日进城接洽民佚事，此间保甲拟多出民佚，惟请求豁免修理公路之民佚，即以此间工作相抵，故向君进城与县政府接洽，已得允许。

9月14日 星期四

101墓墓道近墓门已达底部，距原来地面4.8米，近底部时，发现陶片一、陶制小馒头形物三；墓室已达5.2米，出兽骨数块（脊椎骨四，肋骨三，腿骨一），陶俑碎片二；南墓室已达3.5米，出碎砖三块。104墓继续起土，已深达2米余，墓室亦有二，南端者较小。105墓深1.9米时即显露墓门之门楣，此墓规模较小，仅有一墓室。今日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孙越崎等游月牙泉，向君往晤。归来言新疆事变时，孙等正在迪化，8月25日盛世才扣留建设厅长林继庸及省党部负责人员，在迪化之中央人员皆惴之自惧，幸中央有军队一团在迪化，故8月底即解决。朱绍良来迪暂代理省主席，盛世才去职，独霸一方之土皇帝遂告下台矣。

9月15日 星期五

101墓墓道已达底部，深5.7米，绘测墓门图；中墓室亦已一部分达底部，东北角出陶俑天王像，东南角出陶制怪兽像，皆已破碎，凌乱散

置，但大致可以凑合，色泽保存尚佳。又东南角出小陶碗一、人头骨二、兽骨若干。南墓室已掘至与中室相通之门顶。104墓及105墓仍继续起土，尚无所得。为民佚事，向君今日进城，携回报纸，知欧洲方面盟军已入比京，北入荷兰境内；国内湖南不利，日军已入邵阳、祁阳。丽水方面敌又蠢动，不知乡间何状，已三月未接家信，翘首东望，忧心如焚。

9月16日 星期六

101墓中墓室已大半达底部，西侧出天王像一，已破碎，颜色保存甚佳；又小男俑之头部，今日亦获得之，点画甚精；南墓室已深达3.5米，无遗物出土。104墓中墓室及南墓室皆出人肢骨一，但墓颇深，尚未显露砖墙。105墓已露墓门，深达3米余，以无滑竿，将工人移至104墓工作。此间出西瓜及甜瓜，余每次可尽半个。徐警曾一食二个半瓜，至不食午餐，然则余仅小巫而已，一笑。

9月17日 星期日

101墓中墓室已清理完毕，又发现小陶俑（女俑）之头一，小铜件二，涂金木片一；南墓室仍在起土中。104墓亦在继续起土，出人肢骨数片。测绘101墓墓室图。晚间又于大殿梁上捉到野鸽三只，明日又可饱口腹一顿。

9月18日 星期一

101墓中墓室绘测完毕，南墓室已深达4米，北壁显露砖墙，四壁上部及室顶之砖，均于盗掘时遭拆毁。104墓中、南、西墓室均已深达3米左右，已显露墓门及两室相通之门。105墓已达3米半，四壁显露花砖一列，南壁为骆驼及驼夫，东、西两壁为莲花砖，多与101墓相同。但有一花纹不同，又间杂骆驼及马砖（一马二马夫）各一片。

9月19日 星期二

101墓拆塞墓门之砖。南墓室仍在继续起土，东西两侧，砖墙已露。104墓南墓室出土人头骨一具，离底尚远，乃盗掘者所弃置者也。105墓墓室今日清理完毕，虽已盗掘，而弃置未动之物尚多；平台上置

棺木，棺及人架皆已朽，出铁钉4枚、开元钱69枚、陶罐二；人架首向东，锁骨旁出金饰一，似为项链的末端；平台外又出开元钱75枚、陶罐二、漆皮残片若干。下午立一竿于鸣沙山上，预备明日测量。

9月20日 星期三

今日绘测地图基点，自鸣沙山直至佛爷庙。下午进城，由城墙上南测鸣沙山所立之竿，上挂国旗，依稀可辨。阅报，知故乡又沦陷，不知家中情形如何，翘首东望，忧心如焚，心绪烦乱，殊悔去年入川之举也。

9月21日 星期四

今日停工休息。上午在家中抄录《太平寰宇记》河西各条。下午进城理发。

9月22日 星期五

今日仅来工人9名，继续在101墓及104墓起土，未有遗物出土。今晨阎君由城中返，据云马道井子蒙哈联军与我军接仗，互有死伤，新疆之行恐只能作罢论。

9月23日 星期六

101墓南室一部分已达底部，此室似有砖砌平台，但已遭破坏，棺木似原来置于此室，今日得指骨器，铁钉三，头骨及腿骨之在北室，似为盗掘者所为。104墓仍继续起土，两室之深度皆已达4米许，仍未见砖墙，除碎砖外亦无其他遗物出土。

9月24日 星期日

106墓开始工作，墓道口盗掘坑中离地面3米，即发现一小铜扣，又陶俑碎片。今日木匠来做工，预备做木箱装运采掘品。晚间与阎君同至庙东之刘家，参观皇极会为亡者超度。室中设香案，供养《法华经》、《法华懺》等。中庭设一香案，供请五方天王（中央大梵天）及五方天帝（赤、黄、青、白、黑）。其前又有一案，有龙华会会友五人念“佛说

菩提钥匙如来放赦亡讫”，中央者主唱，持念珠及铜铃，旁坐者击铜钵及木鱼；案上供地藏菩萨神位，其前以板凳搭成二桥，东为银桥，以白布为记，西为金桥，以青布为记，桥上设油灯十余盏，以白萝卜为之。再前为三代亡灵之神位，其旁跪妇孺数人。此家近二月来连亡4人，皆以伤寒病，不讲求合理方法以治之，乃注力于迷信，殊为可叹。

9月25日 星期一

101墓清理完毕，除铁钉2枚外更无所出。104墓仍继续起土，此墓室出土坯碎块数块，陶俑片3片。106墓墓道口深达2米，即显露墓门，墓室之盗掘坑仍在起土中。今日工人增至16人，除以9人在104墓起土外，又开二墓，107墓在106墓之西，为一大墓，有二盗掘坑。108墓则远在西北角，离前工作地约里许，亦为一大墓，高2米许，盗掘者似由墓道口掘入。向君今日进城取款，带回《塞上日报》，知故乡以9日晨沦陷，不知家中情形如何？今日天气骤凉，萧然有秋意，不知是节序的关系，抑或心境的关系，心中悒郁不舒。

9月26日 星期二

104墓已达4.6米，北室之西南角及南室之东北角，开始显露砖墙，前室两侧亦有涂朱红之假门，同101墓，惟大部分已遭拆毁；北室出铁钉、陶俑碎片（龙头兽俑、小人俑），南室出狗骨一具。105墓墓室前已清理完毕，今日于墓门前起土。106及107墓仍继续起土，前者已达2米，有碎砖，后者仅达1米。上午余描绘《敦煌城区平面图》，乃南疆公路第二测量队所绘者。下午将101墓南墓室测绘完毕。

9月27日 星期三

105墓墓门前掘至底部，测绘墓图完毕。104墓前室东壁砖墙及南壁砖墙皆已显露，前室出陶俑碎片数片，铁钉数枚。106墓深达2.8米。107墓后室亦开始开掘。108墓墓道掘至1.5米，盗掘坑即由墓道掘入。晚间近邻谭家延请白蜡会（即玉成会）念经，与阎君前往参观。系白莲教一派，揉合佛道二教，作法事用符篆，有斩妖剑，供奉青空无生老母，用“天运”纪年。今天系第一天，共念经三天，有会友十余人。上房供养经典及宝剑，中庭立一小龕，中供神像。中立者戴五莲瓣的僧帽，

右立者红发金刚，左立者蓝袍判官，亦揉合佛道二教者。此种邪教，敦煌颇多（龙华会、白蜡会、大成会等）。

9月28日 星期四

105墓今日拆毁墓中平台，铺台之砖，有背后有字者二块，绳纹间划写文字，一为“阴行清”3字，一为“此身非常身，此身妈（？）户（？）身”10字，皆为未烧前所刻划者（否则为制砖者所随便刻划者），前者疑即墓中人之姓名。104墓出小人俑二，身部、首部一。又较大之陶俑（马夫）臂部一，其他陶俑碎片数片。

9月29日 星期五

104墓前室清理完毕，继续出陶俑碎片甚多，但除小男俑外，皆不能凑合成一完整之物，殊为可惜。千佛洞苏莹辉君来，留之午膳，携来常所长复向先生函，对于合作发掘千相塔一事，婉加拒绝。

9月30日 星期六

今日进城，拟冲洗照相，将张家大院仓房改造作暗室，花了半天的工夫，始将屋顶及屋檐的孔隙都封住，但门帘仍无办法。至银行取款。至邮局及电报局取邮电。至县政府，晤及宋子衡县长，请其放渠水至涝坝，以便解决饮料问题，据云须再俟七日，放冬水后即可有水，不能提前，交涉无结果而出。返庙后，知今日104墓前后室间门洞中，出金簪一枚，重约4钱许，又陶俑碎片及铁钉若干。其后又出涂金球状陶制物，一工人即私入腰囊，即被查出，申斥一番。此墓盗掘之情形极惨，不图仍有此类贵金属物之剩留，可见当年殉葬之丰富。地近产金之南山，今日山中仍有金厂，何怪金制品之多。



# 10月

10月1日 星期日

今日为中秋节，又为旬日休息之期。敦煌风俗是各家送礼，以月饼、西瓜、梨子之类，互相赠送，月饼即锅块，中嵌花饰。余今日进城，布置暗室。下午冲洗照相4卷，以天气已寒，室内温度仅50余度，冲洗后以无流水，须汲井水，时常换水，颇为麻烦，冲洗尚属成功，惟照相曝光不足，成绩殊劣。中秋佳节，月明如昼，遍照大地，恍若水银世界，乃在洗照相暗室中度中秋，可谓辜负佳节矣。晚间即睡张宅大院。

10月2日 星期一

今日仍留城内冲洗照相，下午始洗毕一打照相，俟干后即编号，依次序夹入练习本内。发掘地工作由阎君主持。

10月3日 星期二

晨起返工作站。今日104墓清理南墓室，出陶俑碎片若干，玉簪一枚，洁白无瑕，和阗玉也。106墓砖墙显露花砖，其构造当与102墓及105墓相同。107墓显露墓门，北室已深达3.5米，南室已深达3米。108墓墓道起土，墓道西壁有一小穴，不知是否为盗掘穴。向君由城返，谓西北公路局运费较前增3倍，由敦煌至兰州如携带50公斤，连客票及途中费用，共需3万元。并谓10月16日班车东返，由敦赴兰须3万元，由兰赴川须6万元，故一人旅费即须9万元之多。现下经费仅余23万元，西湖、北湖之行亦将成问题，拟赴西北公路局接洽免票。

10月4日 星期三

今日进城冲洗照相，又拍发电报致西北公路总局何局长，请其对于运输问题加以襄助，不知能有效力否？以候照相干燥，天黑始起程，在戈壁中迷路，至月牙泉北之村落问路至新宁州庙。发掘工作，由阎君暂时代理。厨子袁某云，前应雇时，曾往询吾人在佛爷庙所雇之赵厨子，

访问吾等三人之口胃嗜好如何，蔬菜调味苛求否，老赵答云，汝曾喂过猪否？给他饱食即得。

10月5日 星期四

今日104墓南墓室继续清理，出陶俑碎片及铁钉。106墓深达4米，砖墙已露一层花砖。107墓北墓室深已达4米，南墓室已达3.5米，出小陶俑发髻及怪兽俑头角各一片。108墓深达4米，显露墓门，墓中积土不多，墓道中出陶片，与1000墓地出土者相同。今日工人增至20人，故又开109、110两墓。109墓在108墓之旁，亦为大墓，已遭盗掘。110墓较小，似未曾盗掘过。今日向君进城取款，在省银行会计王化雨君处见及六朝写本6卷，系北乡村民携来，索价万元，明日拟再进城接洽。

10月6日 星期五

今日104墓南墓室清理完毕，仅得碎陶片一。阎君测绘墓室图。106墓砖墙已显露第二层花砖。107墓两墓室同时起土，已深4米余，尚未显露砖墙，惟乱砖颇多，有一砖作曲尺形，边涂朱红，似即101号假门之类残砖。北墓室出残木片一小块，上涂绿色。108墓已可进内，墓室颇大，与墓冢不相称，墓中积土颇厚。109墓及110墓仍在继续起土中。今日刮风，天气变寒。

10月7日 星期六

今日刮风较昨日更大，在戈壁中冒着寒风工作。101墓墓道清理下段，发现陶制小馒头形物二枚，上涂黑墨。106墓砖墙第二层花砖已全部露出，其下为锯齿形墙饰。108墓清理墓室，出绳纹陶片、黏土制厚碗碎片、木炭、方形果盘碎片。110墓墓道继续起土，已深达1.5米。

10月8日 星期日

101墓墓道清理完毕，仅有砂砾碎砖，毫无所得，欲在墓道中获得墓志之希望又归消灭。108墓已清理完毕，除陶片外，又得圆形有孔之云母片一，薄金饰片一。109墓及110墓仍在继续起土，已深达1米半。

10月9日 星期一

106墓仍继续起土，已近底部。107墓前室南侧一部分已达底部，出玻璃珠及碎片、铜饰残片、木俑残片（头部五、身部三、涂金或涂彩残片若干）、女俑上身十四、残陶俑（无头男俑三、头部一、天王足一、马夫足二、马俑及驼俑残片若干）、绢画残片二三（极小）、灰陶片、人头骨及足趾骨。其中木片多已朽，提取殊为困难，试用皮特里之融蜡法，颜色变黑，无法保存原色，但木质不致缩皱损毁。唐墓中出木俑，似未前闻（长沙楚墓中有木俑）。玻璃珠大者，与老爷庙唐墓中出土者相同，亦有一小玻璃杆，小珠则与阿剌伯时代制造者相似，皆为淡绿色。绢画惜过于残碎，否则当与斯坦因在阿斯塔那出土者媲美。

10月10日 星期二

106墓今日清理墓室，平台已毁，仅出铁钉及人骨。107墓前室清理完毕，出陶俑碎片（天王像、驼俑、马俑、小男俑五及小女俑二），皆甚残碎，晚间收工时抬回5筐。109及110墓仍在继续起土，与东戈壁之1001墓相同，墓门上原来地面上置土坯二列或四列。

10月11日 星期三

106墓墓室今日清理完毕，出薄铜碎片及漆片。107墓清理后室，积土尚深半米许，于门洞中发现长身男俑二，涂彩木偶残片及白色玻璃细杆二。109墓已深达5米许。110墓达4米许，已显露墓门，大概又已盗掘过。今日李甲长之父亲来工地参观，谓此种深坑古墓如作押宝场所，实属大佳（其人曾赌输时无钱押注，乃以家中二牛作注又输）。前星期李正嘉会长来参观，谓可作静坐之所，皆想入非非。得铮儿6月2日所发之信，尚属暑假以前所发者。现下故乡沦陷，又不知家中作何状。“噩梦醒来犹堕泪，故园归去恐无家”，翘首东望，泫然欲涕。

10月12日 星期四

107墓南墓室已清理大半，南壁有一平台，已大半折毁，平台两侧人骨一堆，平台四周有长身男俑极多，计得头部八、身部八，又有木偶残片、马夫足部四，平台前地面上得玻璃轮形物一、碎铜片一小堆。109墓及110墓均已显露墓门，惟遭盗掘后墓内积沙颇多。向先生今日整理行装进城，拟乘16日班车东返。余昨夜下半夜失眠，今日精神不佳。

秋风已起，草木黄落，萧然有秋意。

10月13日 星期五

107墓今日清理完毕，南墓室及门洞中继续出木俑残片、陶俑、玻璃碎片及碎铜片。向先生下午由城中来，谓数日内或有便车赴酒泉。又托阎君致意，草拟报告不准提及其名，真“不情之请”，此种态度殊令人为难也。又携来傅先生一电：“顷向觉明致袁守和函，本院目下情况，实不能在任款中增加西北考古经费。向云返途旅费需3万元，如数由邮局汇敦煌，如未行乞交付，如已行乞留扣借支尊处工作费。北大研究生一切费用，本院不能负责，早经声言之，再告向。余如弟前函所说，无法更改，兄亦须预作返途打算。傅斯年，鱼[6日]。”向告阎，阎大为不满，愤欲即东返，余劝解之始已。

10月14日 星期六

107墓测绘墓室图。109墓墓道中有尸骨一架，身部后曲，腿部向上蜷曲，似为捆绑后埋入者，为原来葬后不知若干时始埋入，似非殉葬之人。110墓墓门底显露土坯数列，但墓室中积土仍多。原定明日全部收工，现知绝不可能。

10月15日 星期日

106墓测绘墓室图完毕。109墓及110墓仍在继续起土中，前者墓室较大，积土不深，后者积土直达室顶，完毕尚须数日。

10月16日 星期一

今日清理109墓墓室完毕。墓中出陶片（果盘、灯盏、陶碗）、铁片（残锄）、漆片、人骨残片（二架）、云母片（圆形有孔者三）、金饰。后者以薄片剪成甲虫形，颇为美观。向君由千佛山返，谓拟乘班车东返，拟托工务处之车带采集品2箱，约140斤。

10月17日 星期二

晨间将花砖8块装2箱，送进城去。下午将城中古物装箱。明日送向

先生东归，余戏作打油诗一首替他送行：“一出关门便欲还，出关尚未到天山，不是夫子欠蛮劲，蜀江望断大刀环。”此间工地，109墓前室继续清理，西壁又出土人头骨一副，前墓室中出毡子一块、白灰一堆、陶片七片。110墓出陶甑碎片，又陶片一。西壁中之棺木残片系棺盖，南壁下似为棺身。天气渐寒，室内仅50°F。

10月18日 星期三

晨间进城，以向先生拟乘今晨班车东归也。抵城时，天尚未曙，在金花庙稍憩，又在城门口候开城门。进城后，至张家大院，敲门无应门者，以均高卧未起也。在街上散步，于县政府前告示中，发现一批驳烟犯请释不准批示：

敦煌县政府批 军法申字第116号 民国三十三年九月十三日

批具申请人张张氏呈一件 为申请  
缘情惠予释放氏夫张生玉以救蚁命由

呈悉，你夫在北湖种撞田，距瓜州营种烟处有二百余里，驴子丢失，何能跑入深山，所称与事实不合，不足凭信，你是张生玉之女人，不知劝夫做好事，今已犯了重法，焉能随便释放，本县决不诬一好人，但犯法的人也不能原谅，请你多多念佛好了，此批。

末尾云“请你多多念佛好了”，诚为批示中别开生面。

后再赴张家大院，敲开门后，向、阎二君尚未起床。少顷，成站长派人来通知，今日车子不开。阎君先返庙监工。余与向君在城中，将古物再装一箱，送至甘新工程局工务处，托其带肃100公斤（2箱）。下午宋县长为向君饯行，邀余作陪。后县长请向君至省时，为安、敦两县划界事请求重定，将北湖归入敦煌，以免吃亏。又新疆送马2万余匹，敦煌供给粮草，拟请求仅送至安西县界或县城为止，不能送至猩猩峡。向君允之。

10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送向君乘车东归，阎君亦赶至城内送行。余先返工地，阎君以事留城，傍晚始返。109墓上午即完毕，继续出陶片数片。110墓北侧耳洞，又出奁形陶器三，高足陶壶一，碎陶罐二；主室亦已大部分达底部，平台上出大陶碟三，平台南（棺侧）出陶灯台一、灯盏五，又陶片若干；棺中起土亦近底部，已露人骨。

10月20日 星期五

今晨将110墓清理完毕，棺中出铁剪一，漆片若干，黑地朱纹。敦煌之墓葬工作，遂告一段落。下午测绘109及110之墓室图。阎君率领工人至佛爷庙，提取留于彼处之物，拟明日装箱，后日全部搬回城内去。

10月21日 星期六

今日收工，阎君在庙将采集品及工作站杂物收拾装箱，余到佛爷庙附近测绘2万分之一图。

10月22日 星期日

今日阎君率领巡警，押运六牛车进城，工作站正式结束。余则留一日，在宁州庙南戈壁上测量。

10月23日 星期一

今日忽刮大风，戈壁上沙尘扑面，视线不佳，且恐仪器受损，故不能作平板测量，只得目视测一草图，即作结束。傍晚进城，预备赴西湖等处考察。阎君已托教营长雇定骆驼，六驼二十日计15000元。

10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整理前数日所测之佛爷庙附近2万分之一地图。又整理100墓地之墓葬记载。阎君所负责之102、104、108三墓尚未交来，其余皆已入档。下午与阎君将古物装箱，装好敦字4号及5号。下午成站长来，谓已接酒泉快邮代电，允免费运输一吨，由班车陆续运往酒泉，后日即有班车，嘱明日即送往数箱。谅系向君抵酒泉后与公路局接洽发生效力。

10月25日 星期三

今日又装两箱（敦字6、7号）。晨间教营长约至营部食水饺，一同出城，观军队演习迫击炮实弹射击。返后，将已装箱之5箱，运往车站，交运兰州，又将余款托商号汇往酒泉。今接傅所长来函，并汇来向先生旅费3万元。余拍一电复傅先生：“重庆（4496）傅孟真先生，电悉，向已行。生下月东返，补助费请寄皋兰留交。翦，有〔25日〕。”今日接二电，一系沈君怡先生致向先生：“电报局探转向达先生，嘱事已代洽，路局允照办。沈君怡，巧〔18日〕。”一系向先生由酒泉来电：“运输事，何局长电允一吨内免费运兰，祈速装箱，班车带肃转兰，余函详。向达”。皆为运输采集品之事也。

10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写一信与向先生。赴银行取款，付驼夫作预备旅行之用。返家将古物一部分照相再行装箱。今日装8、9号二箱。晚为苏莹辉君抄《关僧统碑》。

10月27日 星期五

今日又装2箱（10、11号）。写信与千佛山研究所常所长，接洽发掘千相塔事。

10月28日 星期六

今日又装6箱（12至17号）。又拍了几张相。晚间至任子宜科长处，据云于院长〔右任〕、卫大法师〔聚贤〕来敦，赴千佛山，系由佛爷庙经八棱墩上戈壁。卫大法师谓由新店子向东南行经六角堡，当系记错地名。又谓北湖有一石碑，上有元始元年年号，前年其子见及之，尚完好，今已为安西人所推倒、磨毁，惜哉！

10月29日 星期四

连日以装箱忙迫，今日始稍闲。以已装之10箱（8-17号）运至车站，交之运兰。邮局之汇票，25日已收到，然今日仍未提取，以27日及29日邮车皆无东来之邮件，或由于途中遇蒙哈联军之阻劫。玉门关之行，已预备大致就绪，教营长亦拟偕行。接常所长之复信，云发掘千相塔事，研究结果可以由双方合作名义发表，但出土品须归所方，如此则

等于白效劳，除非肯将出土品赠一部分与考察团，此事恐只能作罢。

10月30日 星期一

写了一封复信给常所长，全文如下：

书鸿所长先生赐鉴：

接奉二十九日复示，敬悉一切。查砖七方（画砖大部分仍在佛爷庙，城中仅有此七方），马俑一、骑士俑二、男俑二、女俑上身九，均托子青先生携带上山。其中男俑一、骑士俑一，头部均断；女俑上身二个，发髻断裂，后重行与身粘合；其余皆属完整，尚乞慎行保护，摹制后赐还。此项古物之发表权，仍由敝组保留（又俑上所附着之黏土，请勿剔刮，慎损及原物，拟将来交中央博物院保存古物之实验室，慎重处理），画砖能否摹绘二份，除一份归贵所外，其余一份赠赐敝组，又陶俑各件能否依原物大小，代敝组写生各画一纸赠赐。将来敝组如能制彩色版印行于发掘报告中时，自必声明由贵所襄助代绘，决不掠美，如承惠允，铭感实深。《敦煌画の研究》一书，亦交子青先生带上。至于发掘千相塔一事，来示所列各条件，第一条无问题；第二条费用方面，似应由双方平均分摊，不能使贵所独任其责；第三条既云合作发掘，似乎出土品亦应依双方同意所订定之分配比例，分归两方。教部明令之详细内容虽不得而知，然按之欧洲实例，如希、意皆有明文规定古物出土皆归其本国所有，然事实上欧美各国在希、意作发掘工作者，希、意政府常将出土品之一部分让归发掘团，是以牛津大学博物院所藏之希腊近年出土史前古物，在希腊以外为世界首屈一指，惟恐滋流弊，故又规定发掘团必须为公立机关所遣派，惧古物入私人之手，不能公开于世也。即就情理而论，敝组人员以考察团之费用及设备，为他机关效劳，出土物完全无份，将来遣派机关主管人员责问此事，将无辞以答。故原则上虽深同意千佛洞一切均归贵所保管，然事实上若合作发掘之所得概归贵所，亦使敝组工作人员为难。此条如不能更改，此事只得作为罢论。至于敝组工作人员为合作发掘而工作，决不能



受贵所一文之津贴，只能心领盛情而已。此复即请大安

弟 夏 鼐

阎文儒 敬启 十月卅日

今日又装陶罐一箱（敦字第18号），交公路局运兰。预备赴南湖、西湖一带旅行。骆驼今日仅来3匹，明晨起身，恐不能早。

10月31日 星期二

晨间由敦煌城动身，10时许始出发，面粉二驼、被铺二驼、马料麸子一驼、杂物一驼，共六驼，每驼约负300斤。余与阎君坐营部之马，教营长与其传令兵亦各骑一马，一同出发。12时始抵城西之飞机场，入兵房稍憩，再行出发。至西千佛洞附近，已是傍晚。过石俄博时，曾下马再加观察，为清代遗迹，未见有较古建筑之痕迹，惟余疑汉唐时代之伏羌亭即在此附近。西千佛洞前度曾来过，惟“如意元年五月”题记，此次始找到，在第6洞南壁初唐佛说法图框外西测，六字系朱书，其下当尚有字，壁泥为人切去，故已不可见矣。晚间即宿水文站中。此站工作人员，现住南湖店，故站中房屋空闲着，此次同行者共15人。时天气已寒，室内亦仅毕氏40余度，故余等二人都穿老羊皮大衣，戴上皮帽。此间气候干燥，戈壁上冬季是一片黄沙白草，午后日出，稍为暖和，脱了老羊皮大衣，仅穿皮夹克。驼队与步行的士兵先出发，我们迟一小时余始骑上马追去，马行较速，出敦煌西门，在沙枣墩附近便追上了。在茫茫一片的戈壁中，驼队与负枪士兵的背景轮廓，投射到阴霾的地平线上，极为显明、雄伟，颇富诗意。追过驼队后，沙枣墩以西，便是一片荒凉的戈壁，只偶有一二辆送粮进城的大车和赴南湖黄水坝筑坝的民伕，打破戈壁上的岑寂。

# 11月

11月1日 星期三

晨间8时由西千佛洞动身，至党河口，余等3人下马爬山，上登党河西山岭上之墩台一观。墩以土块堆累而成，间以芦苇，墩西有房屋遗迹，仅余墙脚，墙亦以土块累成。屋中地面有灰陶片，屋外附近拾白色青花瓷片。登台四望，虽以天气阴霾，视线不佳，然仍可东望敦煌水源之党河，曲折蜿蜒而东流。南望则为党河未东折前之上流，行于两山之间，再上即为山所蔽。由墩西望为通南湖之大道，“风墙子”如线，由党河口河岸旁起，直向西去，隐没于地平线下。此墩之形势颇佳，似为清代党河口卡汎之所在地，而唐代《沙州图经》所云之“山阙烽”，疑亦即其处。下山后，又上马西行，至距南湖约30里处时，开始见戈壁中累累之古坟，与敦煌城南及城西戈壁上之古坟相似，惟此处规模较小，少有方形围墙者。至于土墩阙，则仅近山水沟时有一处（即斯坦因曾经试掘者），然墓制虽小，而大部分皆已经前人盗掘过，盗掘痕迹显然。余与阎君赴北工墩一观，此墩为风墙子西侧之极点，墩为板筑者，但后来修补则用土坯，间以芦苇，且有木植为栋梁。墩东北有一破圯之小庙，其形制与瓜州口者相同，亦以土坯砌成，惟壁画已全毁。庙前原来有围墙，更东有土坯二堆，似为房屋之残余。墩高8.7米，墩上似原有一用土坯（ $6 \times 14 \times 30$ 厘米）砌成之瞭望室，小庙则东西宽2.9米，南北长2.8米，顶高1.9米，所用之土坯为 $10 \sim 12 \times 16 \times 25 \sim 30$ 厘米。由北工墩向西行，为侵蚀过之土台及怪柳冢。过山水沟渐有沙梁子，将近寿昌城时，沙梁子间所露之地面上有古陶片颇多，即斯坦因氏图中之“古董滩”，盖南湖共有二古董滩。余等经寿昌城后，折向西南行，过大沟，经阳关堡，至营盘，已4时余矣，即宿张老汉家中。其人为南湖首屈一指之富户，有田700余亩。饭后赴黄水坝工地，黄水坝长2公里，高4米，秋间即动工，冬间完成后可增足供1200亩之水量。新坝较老坝增高3米，此坝蓄水之草湖，俗称“南湖”，离寿昌古城约10里，当即寿昌海。

11月2日 星期四

晨间天气阴霾，且下几片雪花，黄水坝南之沙山上已积雪一薄层。赴阳关堡城垣及红山口佛爷庙二处，以测定北工村南之古董滩地位，以红旗标识过小，并不显明，测得颇为困难，所得结果不十分精确，但胜于无而已。由佛爷庙赴红山口之土墩子一观，此墩高5.5米，东西阔6.5米，南北长8.9米，以土坯砌成，土坯每层厚约65厘米，每隔五六层则有芦苇一层。红山口之山石，像敦煌系之红色片麻石，似由花岗岩变质而成，并非斯坦因所谓红砂岩也。红山口中间一沟，两侧朱红山石竖立如门，似即唐代之“石门涧”，而此墩即唐代之“石门烽”。余在墩旁考察时，阎君与教营长骑马由西古董滩来，据云在滩中掘到一坟，内有人骨一架，但无殉葬品。阎君等旋赴寿昌古城，将阳关碑翻过一看，此碑原为一古碑，光绪间邑令汪宗瀚，磨去旧文，改刻上“古阳关城”四字，背面则尚留旧碑痕迹，四周有花纹，上有水波纹，无碑额，中间碑文，仅有“沙州事彼”等四字可辨云云，此系阎君后来告余者。当时余由红山口赴西古董滩，再加考察。知古址之面积颇大，夏间来时所经者仅一小部分耳。长约一里许之遗址上，陶片遍地皆是，花纹有绳纹及水波纹者，近底部处有刀削痕者，与六朝墓葬中所出者相似，亦有铜器碎片。夏间余拾得二件，此次又检得一件，住民孙姓者捐赠其所拾之一件小铜片。余乃由古董滩经阳关堡返营盘。阳关堡为卅一年所筑以防哈萨者，现驻警察24名。营盘即清代巴颜希喇卡汎营房之所在地，故称营盘。现已全为民房，兵营遗迹已不得而详。驻扎阳关堡警察队曾队长云，去年黄文弼来南湖，共住一星期，每日外出发掘，除所携之警察外，另雇工人二人，掘风墙子一日，北工墩一日，东古董滩一日，寿昌古城一日，西北古董滩二日。风墙子为沙砾所堆成，毫无所得。两处古董滩得碎铜片（古钱）、陶片及铁块。北工墩旁破庙中得一布片及一残纸，纸上有字。寿昌古城得碎砖块及陶片，此外毫无所得。曾队长即被派随之工作者，故知之颇详。

11月3日 星期五

晨间由南湖营盘动身，出红山口15里至水尾。此村依赖大沟及西大沟之水，以作灌溉之用，农户十余家，有田200余亩。更北为顾家庙，现无居民，仅有破屋数间而已。唐代《沙州图经》谓“西秦昌城”疑即在今之水尾。出红山口后将近水尾时，戈壁上有古坟一群，亦系砾石堆

成，墓道亦甚显明，但大部分已经盗掘过，盗坑痕迹犹存。由水尾北行，即入戈壁，古坟颇多，由砾石堆成，累累皆是。经一小段后，为平坦之戈壁，不复见古坟痕迹。据引路人何老三云，大路东北之山水沟尾，距红山口20余里，有古坟堆甚多，“阳关砖”即出于其处，砖上间亦有字者（疑即墓志砖）。此墓地因不在路侧，当时未能绕道前往一观，余颇疑其即古西寿昌城住民之墓地也。由红山口西北行约60余里，即至捲槽，沿途所经者为荒凉之戈壁，由驼背上向两侧瞭望，东北有较高出之戈壁台地，西南则为流沙堆成之沙梁子，北山一抹淡青，南山已有积雪。抵捲槽，先见一残破之小庙，仅存四壁，已无屋顶，佛座亦已毁去。捲槽一地，为冲积土，间有小山梁及砾石，生长红柳、骆驼刺及野麦等。吾人所经之地，有沟渠遗迹（凹入一槽，两侧稍高，为人工所筑之沟无疑），惟未见房屋遗迹，视线为沙梁所遮，不能远望，考察殊为困难也。余等中午出红山口，5时许抵捲槽，即支帐篷露宿，生火做饭。并于二帐间，堆野草枯枝，生一野火。捲槽位于山水沟之末尾，沟中之水，涨大时可抵此间，但冬季水少，日间以上流冻结故此间无水。中午融化之水，沿山水沟而北，至傍晚始达此间。余等支架帐篷后去取水，多泥不能作饮料，恐所带之饮水不够，故不烧茶水，剖食南湖携来之西瓜，烤着野火。真合俗谚所云“围着火炉吃西瓜”，亦另有乐趣也。时已阴历九月十八日，月上颇迟，驼夫检点骆驼，走失一只，黑暗中寻觅不得，殊为着急。明月当空后，此驼竟自返帐篷旁，入骆驼队中。荒漠一角，熊熊火光，照着丛莽中两座帐篷，火光摇动，阴影亦摇颺不定，情景殊阴惨。夜间天寒，湿面布旋即冻结。翌晨起时，发现南湖携来之雄鸡已冻死一只，亦可见其寒矣。

11月4日 星期六

晨间由捲槽起身，先向西行至T.XVIIIB（斯坦因编号，以下同）。据引路人云，此墩土名“头墩”。斯坦因称之为Wa-Shih-tun（望西墩？），但地人并不知有此名。又北行约10里许，为T.XVIII A，地人名之为“二墩”。此两墩似皆为汉墩，头墩高5.6米，每边8米，以冲积土块堆成，叠累数层后，间以红柳枝条一层。二墩高7.7米，南北长原为7.4米，后增外至9.4米，东西阔为7.4米；东北二面显露原来结构，乃以土坯砌成者，每十列土坯则间以芦苇一层；西南角为后来增补者，其增修

所用之材料，即为冲积土块（每块厚约10厘米），每间隔土块二三层，即间以红柳枝条一层；西侧露出中心，似用板筑者，每层厚约25厘米，间以红柳条。此两墩皆有陶片（近底部处有垂直刀削痕，体部有水平并行隆起条纹），但未见戍兵住屋遗迹。T.XVIII A保存较佳，仅西侧稍圯。T.XVIII B则大部分已倾圯，惟西侧一墙兀立。由T.XVIII B北行，戈壁上有并行隆起二线至一河床旁而止，其作用或为防止迷路欤？河床现下有水，已冻结成冰。河床两侧红柳成丛，越过河床后，又上戈壁，至T.XVIII B处小憩。再北行，大部分为荒凉之戈壁滩，间亦有小丛怪柳。至芦苇井子有一小井，附近芦苇颇多，为捲槽与小方盘二地中间唯一有水草之处。将近小方盘时，有胡桐林，为南大湖之东岸（南大湖之西北为火烧湖，再北为后坑）。湖水滋润，故生长此林。过此后又为戈壁，间有小丛红柳，但无胡桐树，故吾人遂以骆驼运载胡桐木数根，以便至小方盘后作柴木烧。北行至T.XIV C，翘首北望，即可遥见日夜所想小方盘遗址，为一黄土板筑成之小城堡，巍然兀立于荒凉之戈壁中，青紫色之北山，作其背景，形势颇雄伟。但因其四周的空间太广大了，反显得此城之渺小，颇与初次亲身见及金字塔时的印象相似，反觉得它没有想像中的那样雄伟。T.XIV C高4.8米，每边长6.6米，系土坯砌成（ $14 \times 18 \times 20$ 厘米），每层厚45-55厘米即间以芦苇一层，附近亦有陶片，但无房屋遗迹。由此再北行约5里余，即抵小方盘。今日所经之三墩，遗物发现之希望甚少。

抵小方盘后，即支帐篷于城中南侧。城西有一门，为出入所经。北侧似亦有一门，此门非由倾圯而成，惟或为后来所开，不久又以土坯（ $6 \times 15 \times 30$ 厘米）封塞之。城内东侧（尤其是东北角）堆积颇厚，表面上可见者为家畜之粪，墙上有火痕，或为后世经此者以及放牧者烧饭所致。北门外有一探沟，长1米，宽半米，深70厘米，文化层厚约40厘米（此为城外文化层之一般厚度）。此探沟或即前年石璋如君在此所掘者。城北小丘为斯坦因获得汉简处，掘迹尚隐约可见。西北角之方形井，尚深8英尺，亦为斯坦因所掘者。小丘上有小探穴甚多，尤以斯氏图上V处最多，当为斯氏以后来考察者所掘（石君、向君或皆有所掘）。城东小丘上有一横穴，为向君去年随郝团长来此时所掘。据向君云，士兵十来个人，掘了一天，仅掘进1米，以土过硬者。余细察之，乃冲积土之裂痕，并非如斯氏图I处之井，显为人工形成，怪不得空劳无

功。小方盘城西北有一小庙，为近代所筑，神像仅留半身。城垣与城北小丘之间，地面上有隆起处，似为垃圾堆，匆匆巡视一周，以时已晏，乃返帐篷休息。晚间生火取暖，以帐篷无火窗，烟雾迷目，记日记时，真有向君所谓“泪随笔下”之慨。后又出来巡视一周。这是汉代边防要邑，所弃置的汉简，绝不仅仅斯氏所检去的那几根，我似乎在黑暗中听见汉简在地下伸懒腰，叹气说“已经睡了二千多年了，我要出来见一见日光”，在这附近一定还有汉简，只是如何才能找出来。这是一个问题，看明天的运气吧！

小方盘城，西门厚3.8米，宽2.5米，高2.7米，板筑每层厚10厘米；北门宽3米，厚4.6米，高4米。城垣高7.5米，顶部宽3.8米，墙顶每边长24.8米，墙脚每边长26.2米。

11月5日 星期日

今日在小方盘城发掘，工作地点有二，一为城北小丘（A），由斯氏图上I（深井）东边向西开一探沟，深2米，长26米。据斯氏报告，曾于此间开平行探沟，获得汉简，惟未言其探沟之位置、大小及方向。余之掘此探沟，目的在辨清地下土层，俾确定孰种土色为斯氏之扰土，孰为原来文化层，孰为出汉简之文化层，孰为自然堆积之土层，以供此后发掘之参考。于井东5-13米处，离地10厘米以下，即有干芦苇甚多，40厘米至50厘米后，文化层完结，即达地质学上之冲积土层，芦苇中间杂以大小木片颇多，有作封检形者。余笑谓阎君云，只要上面有字，便算是获得汉简了。此外，30-40厘米长、以芦苇揉成之绳索亦颇不少。早餐后，继续发掘，果然掘得汉简一枚，系一刨花，甚薄，盖刨去后再用原简写他事，以此间物质极缺乏也。上面行书数字。“如~~变~~和元”，余等大喜。不久又得一片，字亦清楚，“子奉谒不”，大家神经越发紧张了，留心找有字的木片。后来又得一片，字数更多，余拿来一看，字共3行，有“玉门都尉”几字，知道获得珍品了，连忙用棉花包起来。无字的木简亦有数片，其中一片，后来细辨，似有“上郡”二字，也归入有字简中一起收藏了。此外残绢片颇多，间有红色或蓝色者。戈壁中发掘，四顾茫然，只有5里或10里外的古烽火台点缀其中，看起来像近在跟前，空间观念缩小了不少。及至发现了汉简，用于摩挲这些汉代遗留下来的木片，恍惚间打破二千年时间的隔离，自己似乎也回到汉代去，伴了汉代

的戍兵在这里看守烽台，远处沙尘腾起，一匹飞骑，送来故乡家人的信牒，或京师近郡的公文，低头看着手里所持的汉简，墨迹如新，几令人不敢相信这是二千余年前的东西。由冥想中醒回来，重新从事于实际的发掘工作，吾们暂名这发现汉简的区域为IX区，以便与斯氏所发现者相连接。此区之东及南，土皆极松软，皆为斯氏所已掘过。此区与斯氏I区（即深井）间之土质颇硬，最东之5米亦然，以为未曾动过之土，但无文化遗物，其北侧为陡坡。此为A区之大概情形，此外尚发掘B区，在小方盘城与小丘之间，探沟长5米，阔2米，深80厘米始达冲积土层。探沟内含物为灰土及黄褐土，后者间杂细草甚多，似为马厩中倾出之物，出土物有绳纹陶片、灰陶碎片、兽骨，但皆不多，故遂中止发掘。至于小方盘城内，堆积层颇厚，然其内容与B区相似，故未加以发掘。今日初次发掘，以一日之力，即获四汉简，殊为可喜。此次以未携工人，甚觉不便。士兵除勤务及造饭者外，仅有六七人可以动手掘地，人数不多，又不易指挥，幸教营长来工地视察，令士兵听命工作，否则工作恐无法进行。收工后，天尚未暝，阎君上城垣瞭望，远见有骑马者二人向小方盘而来，疑为抢掠之哈萨，士兵皆持枪警备，教营长亦上城垣瞭望，惟见此二骑又飞奔向西而去，颇疑为敦煌老百姓，或许以吾人为哈萨故即逃逸。夜间不得不特别警戒，余在帐篷中整理收拾今日出土品，心中想如果在汉代，像今日这样发现敌骑，恐怕烽烟四起，继续传递，此间烽警当已达敦煌郡城了。

11月6日 星期一

晨间由小方盘动身，教营长率领士兵直赴大方盘。余与阎君偕一持枪士兵及引路人，绕路沿汉代烽燧边城赴大方盘，故余等先向西北行，至T.XIII路上尚见昨晚向西逸去二骑之马迹。T.XIII保存颇佳，墩东住房尚留颓墙，由地面至墩顶之梯子尚留最下之数级，墩壁尚保留堽土残痕。斯氏在此住房中发现汉简颇多，但住房之东及其南，似尚有垃圾堆。墩南约70米处，有芦束6堆，乃作火炬之用者，余等检取数节以作标本。由T.XIII即折返东行，以护送士兵惧再西行遇及哈萨，抵御不易也。T.XIII以东之汉代长城，保存极佳，沙砾一层，间以苇草一列，计各10层，高可隐人。此断续之边墙，蜿蜒而东，沿之东行，地势降为沼泽，芦苇满塘，迎寒风而萧瑟，地上多碱，一片白色，如降霜雪。少

顷，又登戈壁台地，骑走一段后，又降为沼泽，再上登戈壁，即为T.XIVA亦以土坯砌成。墩东尚有戍房残痕，顶上有瞭望台残余，再东行又为一沼泽区，经沼泽后上登戈壁，即为T.XV。据斯氏云，T.XIV与T.XV之间，尚有T.XVA，虽无土墩而有房屋残痕。斯氏于其处获汉简117根之多。余等以次依长城而行，以其处离长城尚有里许，故未能经过其间，以望远镜探之，亦未能发现其地点。至于T.XV，虽已一部分倾圮，而残存部分尚高14英尺，顶部有瞭望室遗迹。其南有一小丘，上有汉代陶片。由此墩（T.XV）可以遥遥望见T.XVI及T.XVII，在其正东。汉代边墙断续而东，一部分倾圮，仅留残痕，与南湖东之风墙子相似，盖倾圮后，两侧斜坡，风吹沙散，上留砾石一层，仅较地面稍隆起而已，但底部之数层芦苇，时常仍旧保存，间露于外。由T.XV赴T.XVI，此墩保存颇佳，亦以土坯砌成，顶部瞭望室尚大致完整，西侧有戍房残痕。斯氏于此墩顶及西侧，皆曾发现汉简，但其东南角之垃圾堆，似未曾掘过，惜未携发掘工具，以小刀试掘，有芦苇、残席、兽皮。此墩（T.XVI）之南，有芦苇三大堆，中央一堆，已遭火毁。由T.XVI东赴T.XVII，途中全为戈壁地。至T.XVII后，南望大方盘城，已甚清楚。大方盘城南有一墩，巍然矗立，离T.XVII不过五六里而已。T.XVII墩东南约10米处，斯氏曾发现汉简。斯氏所掘之坑，痕迹尚显然，余于其附近细察，见此垃圾堆中芦苇颇多，间以木片及残绢，与小方盘北出汉简之小丘上情形相似，又有一木片，半露出于地面，甚像汉简，余乃抽出一观，埋于土中之半节显露时，汉隶一行赫然入目：“侯官谨以□书众侯长等”。大喜过望，呼阎君来，阎君亦大乐，一同试掘，又得残简一片，系一刨花，上有三字“脾一所”。细察此未掘过之垃圾堆，面积尚广，决定明日来发掘。乃牵马步行而东，赴大方盘城，经一洼地，北山在左，已甚相近，右侧则为侵蚀所余之冲积土台地。将至大方盘时，仍不见教营长及骆驼队之遗迹，颇为吃惊，惧其越大方盘而东，无法相遇，余等轻骑而行，睡具及食物，皆在大队中，奈何！奈何！余急由大方盘城北穿城而南，发现帐篷在城之东南角，前为城垣所遮，故未能获见，大喜。并见已宰之黄羊一只，乃在附近猎取者。晚间食黄羊肉，味颇美，胜于家羊。饭后在大方盘城之东南一平台上（即斯氏图中T.XVIII），发现铜镞一、残铜片数片，垃圾堆尚多。至于大方盘城中，面积虽大，多为沙土所掩，罕见垃圾堆痕迹，希望不大。明日拟发掘T.XVIII及T.XVII。大方盘城东西长118米，南北阔18米，垣厚1.15米有余，屋基



较外面地面高出2米，城垣系板筑而成。

11月7日 星期二

今天为此次西湖之行收获最佳之日。上午起身后，即发掘大方盘东南之小丘（即斯氏图中之T.XVIII）。先在丘东之A区发掘，于距B37距A34处，发掘一石碑，系利用此间附近所产之红色砂石块，刻上15字：“泰始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甲辰造乐生”。又得残绢及残皮，土坯颇多，其大小为 $12 \times 18 \times 38$ 厘米，盖为倾圮之土坯墙。此碑当年似即立在墙脚上。又于丘北发掘，其土松软，当为斯氏所已掘过者，余名此为B区。于此B区获得五铢钱一，及小木片数块。早餐后，乃率领士兵赴T.XVII工作，途中经过T.XVIIA在一小丘之巅，以土坯砌成，间以芦苇，附近无戍房痕。所掘面积，长约10米，阔约6米，收获甚丰，有字汉简共19片，有字而不清楚者亦10余片，无字者颇多，小木片甚多（当为木器残片），铁片二，芦苇一束（尚存原来绳索），残绢及残布颇多，线鞋三只，陶片数片（其中一片方格纹与四川崖墓中大罐之花纹完全相同，有一片为绳纹有孔，孔中有绳索，为补过者）。此三日所得汉简已达20余片，字不清楚者尚不在内，亦殊可喜也。今日在发掘时，士兵亦多知何种土层中有遗物，何种土层不会有遗物，何种土为前人所已掘过，亦不会有遗物。因此反为余添一麻烦，余喜掘整齐之探沟，依一定之尺寸，以沟中之土取出，然掘至无遗物之处，士兵即提出抗议，不肯再掘，说“这不会有东西的，掘他做什么？”

11月8日 星期三

晨间约11时余，始由大方盘出发。这几天或因精神太兴奋了，一连三天夜间睡觉不佳，今日精神不振，骑了半天骆驼，又骑了半天马，上驼时，因为鞍子未捆好，骆驼站起来，竟将余摔下地去，幸未受伤。汉代长城在芦苇塘边蜿蜒而东，因为骆驼在芦苇丛中不易通过，故余等乃依商队常经之大路而行，与汉代烽燧线相距尚有相当距离，沿途为冲积土台地侵蚀后所成奇形怪状之土堆，有些极像土墩，故真正的汉代烽台，反而不易辨认出来。途北为博洛湖，生长着芦苇，后来在路北靠近大路处，看到一土墩，骑近一观，系土坯砌成之汉代烽台，已大半倾圮，似即斯氏之T.XXI。至于其西之T.XIX及T.XX二烽燧，以过于偏北，

不靠大路，已经错过，未及发现。由T.XXI再东行，将近一戈壁台地，路北有一安炉灶之处，石头数块，灰烬一堆，似即斯氏之Camp.C.176 [ C.176营地 ]。其北一墩，当为T.XXIIA，以离大路已远，余与阎君骑马考察T.XXI，以致落后，急行追上大队，遂无暇往观T.XXIIA。至戈壁台地之下，大车路直向东行，余等欲北行一观T.XXIIB及T.XXIIC，且以为黑海子必有水，故改折向北行，经一胡桐林至侵蚀之冲积台地，仍未见黑海子之影子。今晨出发时大意，未曾将水桶盛水，此时颇为着急。经胡桐林时将胡桐砍下几根，由驼携带以为柴火。阎君骑马先行，发见黑海子后，乃令大队向黑海子西行，5时3刻抵海边。乃支帐篷预备过宿，附近有前人埋锅造饭处，故余等以为饮水问题已得解决矣。近岸处皆为结晶之硝盐，至离岸半里处，始能汲水，满盛数桶而归。和面粉以做饭，咸而且苦，不能下咽，以之和麸子喂马，马亦不食，幸今日猎得一黄羊，且洋芋尚留数块，乃以火烤洋芋，又以油煮黄羊肉及熟鸡，稍慰饥肠，为此次旅行第一次受危。以引路人皆不识西湖至北湖之路线，余等大胆，持斯氏地图及指南针，而不知黑海子之水不能作饮料。此时驼夫老杨认识出黑海子乃其曾至之处，盖前曾由北湖至此取碱。据云东去约10里许，有地名孟家井子，饮水无虞，但只能明日再行。从此东行经戈壁党河口至黄墩堡，及北湖诸地，老杨皆尚熟识，惟未曾由敦煌城直赴西湖，故不知碱泉子及大泉二处。南湖所雇之引路人何老三，则仅由南湖至博洛湖及大方盘城。余等所用之地图及札记，皆仅注意古迹，未将饮水及燃料问题注入，以致发生今日之困难，亦一好教训也。

11月9日 星期四

晨间匆匆动身，以无饮料枵腹南行。沿黑海子东行为碱滩，地面高低不平，间有一两丛芦苇，骆驼行践此种碱滩，亦甚感困难。据驼夫云，如骆驼行此种地六七天，驼掌亦坏。余等坐在驼背上，簸摆不定，颇为受罪，阎君竟由此致令肋骨发痛。向东而行时，前望F.XXIID翼然立侵蚀后剩余之冲积土层孤堆上，形势颇佳。至此墩附近，芦苇成丛，稍有柴草。孟家井子在T.XXIID及E二墩之间而稍南，约南三四百米，仅一小井，而水深可一人高，水不碱苦，余等如获甘泉，乃驻扎下来。埋锅造饭后，余与阎君同赴T.XXIIE一观。此墩系土坯砌成，立于土丘之岭，

其旁有陶片，并有掘过之痕迹。其西为T.XXIID，其东为T.XXIIF，皆以赶路之故，未能前往考察。下午1时许继续东行。孟家井子为附近唯一饮泉，由北湖来黑海子掘盐者（硝碱六七尺深以下即为食盐），皆用此水，故东至北湖，有大车路可循。行数十里后，路折向东南，北方有小丘一列。余等乃离正路，乘驼北行，穿山路而过，黑海子又显露于西北，蔚然一片汪洋。海东岸有小丘，上建烽台。最近一墩为T.XXIIC，系版筑而成，高尚达15英尺，但远望之几与普通土丘无别。至此墩上四望，东面一颓墩，当即T.XXIID；其西北偏西，有一黑色小丘，上立一墩，似即T.XXIIE。斯氏图中以E在C之东北偏东，方向似稍误。东面另有一墩，远观形状不清楚，北偏东亦有一墩形之土堆。阎君率领驼队先向北行，余偕许警向东行，以确定在T.XXIIC所见之物如何，行近时知确为一墩，墩北尚有二小室，有发掘过之痕迹，当即T.XXIIB。遂遣许警告阎君等停止北行，折而向西，今晚即宿TXXIIB之下。余则骑马赴T.XXIIE处一观，此墩方围形，中空有门可入，似作瞭望室之用，室中积有垃圾，未曾掘过。此墩之北，地势低下平坦，有草丛及小胡桐树，惟无泉水，幸在孟家井子带来饮水二桶。教营长拟明日由丝道沟经碱泉子先行返城，余与阎所借之军马，亦拟交之先带回城中，以军马不能长途跋涉戈壁，恐生意外倒毙之事，以后只能骑驼，而骑驼远不及骑马之舒服。今日天阴颇冷，将帐篷支在山凹隐蔽处所。

11月10日 星期五

一夜寒风，送来了几阵风雪，晨间未停止，戈壁已是一片白色，空中乱飞着雪花，不但远景完全隐去不见，连近处小丘及峰台亦仅隐约可辨。毗邻的T.XXIIE暗色土墩，翼然立于雪丘之上，这便是今日的工作地，恐怕也是这次旅行的最后发掘地。早餐后，送教营长与他的勤务乘马踏雪返城。余等乃赴T.XXIIE发掘，时雪花仍在飞舞，冒着风雪工作。此墩内部原为空室，今积砂砾高至距顶部190厘米，发掘下去深达150厘米，土坯墙似仅至此深度而止，其下砂砾一层，厚50厘米，此层上部有厚约10厘米垃圾堆，为黄褐色松土，杂以芦苇，于此层中发现木筒6枚，凌乱分散放置，不在一堆，上书“第二”至“第六”等字，用途不详。此下又为砂砾，疑建造时小丘上有砂砾一层，砌墙即于此砂砾层之上，室中以居住之故，积有土垠、芦苇及有字木筒，其后又改为实心

墩，填塞砂砾几达顶部；废弃之后，砂砾为风所刮去，仅保留现有之高度，原来入室之门在东北角。发掘完毕后，雪亦停止，匆匆进早餐后，即整装出发。经T.XXIIIC，赴墩上作再度之观察，由自携之梯子，攀登至此墩之顶上一观，似原有一小瞭望室，但无垃圾堆积。此墩之北有边墙痕迹，边墙筑至峰台附近时，即绕其北作一半月形。斯氏谓此间有砖砌边墙一小段，余遍觅未得，或已毁去欤。更东行至T.XXIIID，则墩已倾圮，地面有陶片颇多，大部分为汉陶，但一部分为红棕色者，质硬坚，颇似宜兴壶，当即斯氏所谓Tang Stoneware [ 唐粗陶器 ]。由此而南有一小沼泽，其中有水可作饮料，乃盛满二桶，以避免遭前日之厄运。此间有人放牛5匹，见余等持枪乘驼而来，以为哈萨，飞奔而逃，弃牛不顾，殊为可笑。自3日离南湖后，此一星期来，仅于小方盘及此间遇到人迹，皆未见面而避逃。由此往东为碱地，小丘散布于其间，与圮倾之土墩相似，余等寻觅T.XXIIIF等汉墩，竟未能得。行20余里后，以已暮气苍茫，雪虽停而天寒，便拣一有柴草的地方，支起帐篷过宿，南湖携来之鸡又冻毙一只，乃杂以黄羊肉煮一锅杂烩。饭后于斗帐中呵冻记录日记。

11月11日 星期六

昨日所走之路线，今日虽又走了一天，而斯氏图中之T.XXIIIF-T等15墩，皆未见到，殊失去一好机会。（此次错过，由于：（1）天时，昨晨下雪天阴，视线不佳，由T.XXIIID顶上东望即未能获见T.XXIIIF；（2）地形，此间为蚀侵残余之冲积土堆，散布碱地间，高低起伏，阻碍视线，而此项小丘常似土墩，易致迷惑；（3）路线之错误，以取水关系，余等由T.XXIIID向南行，取水后，虽即折回东北，然方向及距离，皆未能精确测定，故虽按图而行，并以罗针定方向，而终不知路线已偏北，未能觅到各墩；（4）人事关系，昨日天气过冷，教营长又已离队返城，余等昨日以觅墩之故，避开大路，绕道而行，多经碱滩，士兵徒行，皆有怨言，故余等不敢过耗时间以觅墩；（5）引路人之错误，许警自谓幼时曾经来此间放羊，坚谓吾人所走之路过南，若欲诣黄墩堡，应取更偏北之路线，且谓路北即有土墩，惟为数不多，故吾人遂稍北，行后始发现许警记忆之错误，黄墩堡实在吾人所取路之东南，许警所谓路北之墩为近代之瞭望台，并非汉墩，然获知此种事实时，已嫌

过晚矣，无法重返原道，纠正错误。)晨间出发后约行十余里，即见一水井，旁有牲口饮水之木槽，知在大路上(后知此井名“土梁井子”)。过土梁地带后为红柳丘地带，以已近党河口，地较润湿，故长红柳。有敦煌西乡农民来此打红柳柴，遥见吾人持武器骑驼结队而来，以为乃抢掠之哈萨，弃置已捆好之柴而逃逸不知去向。又东行遥见一打柴人，恐其又逸去，乃令许警只身前往问路，以许警穿黑色制服，或可少引起误会，许警迅速前往，故其人未及逸去，然已面无人色矣，惊慌稍定后，始能出声作答。据云此地名红土门口，离敦煌西北之武威坊约七八十公里，由此向东可抵黄墩堡。余等又东行20余里，许警见路北一墩，附近有一小丘，认知其为土腰子墩，乃其幼时放牧牲口之处。余等遂折向北行，抵土腰子墩，其地现下仍有放牧者，住一帐篷中。此墩似为近代建筑物，以土块砌成，每层厚约20-27厘米，每隔75厘米，有芦苇一层，墩中空，可以上达顶部，顶上筑有女墙，墙厚30厘米，高55厘米，以土坯砌成。土腰子墩之西数里，尚有一土墩，以时迫未能前去一观。于帐篷旁之一井子取水后，即继续向东南行。经过高低不平、表面白色之碱滩，又前行，芦苇成丛，迎寒风而萧萧哀鸣，盖已在党河下流，故水分较多，但河身难于识别，仅见龟裂之淤土数道，当为夏间党河水大时所淤积而成。过此地带后，即见西碱墩。墩附近有红柳，时日已西沉，遂即住宿其处。西碱墩似即斯氏之T.XXIIIV，在黄墩堡之北约10余里(黄墩堡现无居民，但数里外之圆井，有一宿店，吾人以欲考察此西碱墩，故即下宿，但士兵们颇欲赶到圆井住宿店，不欲复居帐篷，虽屈从余等之言，而颇有怨意)。西碱墩立于一高达3米之土台上，墩之本身则以土版筑而成，每层约23-30厘米，共有24层，自下而上8层、6层、5层、4层有南北横贯之木梁，又各层之间，隔以芦苇一层。墩高6.3米，略成方形，每边长5米，方向为65°，周围有倾圯下之土。此项积土之表面有凝结颇坚之碱土一层，其下为松土带沙，试以小铲掘之，不见垃圾堆痕迹，亦无戍房遗迹，发现遗物之希望甚微，观随从士兵之态度，遂决定不再发掘。于墩北约50米处见一土堆，中间凹下作方形，似为房屋遗迹。又此墩远望颇似后世之佛塔，每层芦苇外伸，有如檐角。中国佛塔似一部分即受汉代瞭望墩形式之影响。

11月12日 星期日

晨间在西碱墩作再度观察后，即动身向东北行。今日天气较前数日更寒，野外工作需要结束。西碱墩之东北为一大车站，约行50余里抵沙石墩，此墩系版筑而成，夯层约10厘米。墩顶有一小庙，当为废弃后所改造。庙墙底部以烧砖砌成，其上更砌以土坯，墙高70厘米，砖及坯之大小为 $5 \times 1.5 \times 30$ 厘米。庙门向南，门外有一照屏，庙内神龛仅余神座，上涂朱红。墩高7.6米，顶部每边各4.5米，底部每边各7.6米。墩南有方形围墙，与金塔鸳鸯池水库东南之古墩形式相似，彼处亦围以方围墙也。沙石墩附近拾得蓝花瓷片，此墩时代当不甚古。由墩向东北行，遥望西边一排土梁，即为大西梁。不久经过一民房，为种撞田者所居。更东有农家三户，地名“燕子窝”，亦为种撞田及养牲口者所居（此间近疏勒河，地可种麦，惟河水为上游居民浇用殆尽，此间下种后赖雨水以卜收获，故号撞田）。即止宿一甘姓者家中，士兵住民房中，余与阎君仍住帐篷内。余等购得羊肉及青菜，舒舒服服吃一顿。闻附近有一石碑，余与阎君乃骑驴往观，其地名“石碑路口”，离燕子窝约5里。前在城中时闻任之宜科长之子云，碑上原有“元始元年”等字，为安西人所凿去，颇疑为汉碑。今日见及原物，乃一红色花岗岩之碑，上刻“安敦界碑”四大字，已不大清晰，两旁各有一行小字，仅能认出首行有“安西”二字，碑阴无文字。碑现卧于地，高109厘米、阔57厘米、厚13厘米，其旁之碑座乃染坊元宝石所改造。闻此碑前在此东约10余里处，近为安西人移至此间，以安敦正从事划界，安西人欲令原属敦煌之老圈等处，皆改隶安西，后果如所愿，但敦人今仍反对，以此间地产红柳为敦煌燃料之重要来源也。余等返舍后，食羊肉及面。饭后无事，荒漠斗帐中呵冻手拓泰始十一年碑数份，手术过劣，以又缺墨，结果殊失望也。

11月13日 星期一

今日往北湖燕子窝，本拟骑驼赴安西老圈，昨夜适有来北湖打柴之马车，余等遂借用其马，刘、蒋、郑三班班长及许警，一同乘马赴老圈。余第一次乘无鞍无镫之马，殊为吃力。行十余里，遇一鞑子兵找失马，告余等以赴老圈之路程。余等乃渡疏勒河而北，河中此时无水，过河后再行数里，即见牛羊成群，乃蒙古人之放牧处。不久见蒙古包，蒙古包圆形，以木条支架，外用毡子包裹，其内中央置一火盆，帐顶中央开窗以透烟；火盆旁置水壶等日用品，周围地上铺毡以坐人，靠壁处置木

箱、水桶等；已宰屠之羊，切成数大块，即置于壁上，又有枪支作防御之用；开门处之正对面，常悬一喇嘛教神像。此间闻有蒙古包20余家，隶属于肃北设治局。行20里许抵破城子，城垣大部分尚保存，但城内之建筑物已全无影迹，仅红柳及骆驼刺成丛，地面亦无陶片之类，惟牲口之粪颇多而已。再行五六里，即抵老圈，沿途有小河已结冰。此间之土壤似尚佳，惟缺水，以每年农耕需水之时，上游各村浇水灌田，无水下放至此间也。故老圈农户仅有种撞田者四家，其余为放牧之蒙古人，有蒙古包十余家。村东之庙，驻军队一排，以保护之，排长系浙江人，闲谈少顷后，即告辞而返。途中购得山羊一只，携回宰屠，供应明后日食用。返舍后已天黑，余仍睡帐篷中，阎君则移入农舍中睡热炕，结果第二天早晨，余不觉得什么，阎君反因睡热炕伤风了。

## 11月14日 星期二

晨间由燕子窝动身，南行十余里，抵东碱墩（T.XXX），系版筑而成，以皮尺昨日为阎君所遗失，未能测量其大小。墩东有房屋遗迹。此墩之东约五里许，又有一墩（T.XXIX），亦为版筑，顶部有土坯所筑之女墙残迹。墩南有方形围墙，亦以土坯砌成。此墩在一土梁之上，其西有一土坯砌成之方形小建筑物，当即斯氏所提及之神龛。此墩附近陶片颇多，除灰陶外，尚有类宜兴窑之红色坚质陶片，似为汉代物，或为此墩补修后驻扎其间者所遗。东碱墩之东为赴敦煌城之大路，约40余里抵沙门子，沿途皆为碱地，仅生长红柳及骆驼刺，红柳冢点缀其间。经大胡桐树、草厂店而抵沙门子，始有树木及村庄。结束约十余日之戈壁生活，如重返人间，遂即宿村中一薛某家中。今日天阴，且有雪霰，惟雪并不大，近沙门子村时道旁尚有未融化之雪，今夜较前数日更寒，幸宿农舍中热炕上，尚不觉苦寒。

## 11月15日 星期三

晨间由沙门子动身，经石槽、庄梁口、泰州坊而返敦煌城。半个月之戈壁旅行，遂告一终结矣。由沙门子起沿途多有村树、农舍及田畴，间有荒地，则生长骆驼刺以供附近农民作烧柴之用。至泰州坊地势稍高，排水较佳，故土壤之碱性较轻，地面上不见白碱，田畴开辟，荒地甚罕。泰州坊有一土城，现城内无居民。由敦煌北门进城，返张家大

院，将驼背之物卸下，发现少一菜刀及铜面盆，此时士兵已告别返营，当为士兵所窃。余等稍憩后，赴邮局取款，又赴营部，晤及教营长。闻南湖于13日被哈萨所劫，吾人此次旅行未遇意外，亦云幸矣。城内前数日下雪颇大，在张家大院遇及张树贤君时，彼知吾等在西湖、北湖亦必遇雪，连说“你们这回累炸了”不已。

11月16日 星期四

昨日由北湖归来，今日赴千佛山，顺便以骆驼运载FYM1001墓花砖上山，遇及水利公司在南湖筑坝之郭工程师。据云12日由南湖乘马进城，于大坡子附近，遇及哈萨4人，持枪拦劫，徒步逃回，次日老百姓为之找回所乘之马，所载之铺盖等均已不见，损失3万余元云云。晚间7时始抵千佛山，驻军闻驼声，以为哈萨，可谓草木皆兵矣。

11月17日 星期五

今晨由千佛山赴佛爷庙，以6驼及2牛车，将所余之300余花砖，一齐运上山来，放置考古室中，即向先生从前之宿舍。该室尚贴有史地考察团之字条。

11月18日 星期六

阎君今日乘驼下山，余留山上，为研究所近发现之写经择优照相。又与常所长一同择定第9洞，为堆砌花砖之处。令工人将花砖搬进至第9洞，4人搬运，一整天尚未完毕。

11月19日 星期日

在千佛洞第9洞，将六朝花砖，依砖上所标之号数，按顺序排列。此次搬运，次序已乱，故费整天之工夫，始得完毕。

11月20日 星期一

将FRM1001墓之花砖，依照当时所画之图，重新复原。今日以二工人帮忙，以全日之工夫，仅堆成一半。此种复原工作，在中国田野考古方面，恐尚为第一次。晚间为艺术所描绘原来测绘之图。



11月21日 星期二

将花砖复原工作，完全作毕。令泥水匠于其侧筑一土坯之墙，以期能保管久远。

11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在千佛山作最后一次巡礼，不知何时能再来。又将复原之花砖墙照相数张。午后返城，抵舍时已天黑。阎君云连日来参观汉简者颇多。又云朱[家骅]院长发表长教部，陈[立夫]改调中宣部云云。

11月23日 星期四

今日又装一箱陶器，冲洗底片3卷，以天气已寒，室内温度已降至40度，故颇为麻烦。费了许多工夫，始将显影及定影液升温至60余度。配合药方，发现小秤之锤已失去，秤杆已断，又为一损失。晚间将Acetone[丙酮]使用一部分溶化Celluloid[赛璐珞]，将六朝花砖涂上一层，又将断头小俑粘合若干。

11月24日 星期五

今日将人骨装一箱，陶俑碎片装一箱，又冲洗照相7卷，下午常书鸿所长及李小青君由山上来，遂留之晚餐，教耀廷营长、何泉芳校长亦在座。一同用膳，谈及新疆事，据教营长云伊犁已沦陷，迪化情况混乱，俄人助马仲英入新，猩猩峡驻军与蒙哈联军接触，阵亡连长一人。西陲恐从此多事，入新考察之计划，更不能实现矣。晚间崔掌柜来，接洽以唐人写经三卷，换取剩余之麦子。晚间给傅、李二先生写信，并附上“泰始十一年碑”拓本。

11月25日 星期六

今日将小陶俑装箱，先装入小箱中，再将小箱装大箱，以减少破损之危险。木箱仍未做齐，班车明晨开行，无法搭乘，拟乘大车赴安西。今日又冲洗照相4卷。下午赴常书鸿所长之宴。

11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至吕拔贡家中，摄照其戚王虎卿所藏之唐人地志及占云气经。返舍后冲洗底片9卷。阎君与教营长赴沙山取砖。

11月27日 星期一

今日将已冲洗之照片编号入档。整理采掘品，继续装箱，已装到第22号。下午教营长设筵为余等饯行。闻营部赴安西之车，或许后日开行，颇为着急，以装箱未竣也。

11月28日 星期二

将采掘品继续装箱至敦字25号，即运赴车站。整理M104及M107之陶俑碎片，预备再装一箱。

11月29日 星期三

今日将M104及M107号出土陶俑碎片整理完竣，装成一箱（敦字第26号）。余下者尚有八簋筐，运送艺术所城中办事处，以便运往千佛山寄放。下午整理行囊，大致就绪。

11月30日 星期四

今日赴敦煌东北约20里之土塔子，阎君因事留城，余一人率领许警骑驴前往。出东门后，由文昌宫东侧向北转弯，经贾家堡、肃州庙、马家堡至固原庙。土塔即在庙前，似为宋元物而经近代修理者，与敦煌旧城南部之塔相似，决非墓葬。由塔东北行约800米，所经之地为沙土及红柳堆，至一废堡，土名东破城子，内城方形，略似小方盘城，外城略作圆形，较内城为薄为低。其尺寸如下：（方向稍偏，南北垣为 $15^{\circ}$ ）女墙以土块（ $15 \sim 20 \times 18 \sim 25 \times 25 \sim 30$ 厘米）砌成；北墙有一段似为以土坯（ $5 \times 15 \times 30$ 厘米）补修，高约30厘米；内城之井直径75厘米，内城高5.5米，厚3.5米，顶部2.5米；外城高3米，厚1.5米，顶部1米；墙为版筑，每层厚10厘米。内城东北似为一方形建筑，城中心有一坑，城内堆积层厚约20厘米，为兽粪、树枝、树根及松土，又有碎砖（ $5.5 \times 14 \times 27$ 厘米），无他遗物，故其时代不能确定。土塔子之南约7米有双闸庙，庙后有土堆，中间截断为二，露出成层之沙层，似为天然堆积，上长红柳。庙为二，东侧者有道光二十四年双闸庙钟，西侧为关

帝庙，有乾隆五十五年铁钟，二庙皆光绪年间重建者。返城时已天黑，闻明晨可以成行，作最后之收拾行囊。

# 12月

12月1日 星期五

晨间由敦煌动身，将行李装上车，与阎君赴营部。早餐后即行出发，系运蔬菜之车，共18辆。出城后，在太清宫旁稍候，然后鱼贯而行。至老爷庙，下车一观，前次所掘之二墓，其中一部分已被破坏，砖被运去缴国防工事。墓葬东距甘家堡1740米，西距老爷庙之庙约2010米。至新店子已近傍晚，远望所谓“银库”之大墓，颇懊悔此次未能加以发掘。由新店子取北道，经东盐池至疙瘩井，盐地之地面一片白色，盐结晶成块，其下之土颇泥泞，故车行颇不易，抵疙瘩井已9时矣。

12月2日 星期六

晨起时看寒暑表，已是零下17度。由疙瘩井动身，40里至空心墩。墩为清代所修，其西南有五小墩，墩附近有房屋遗留，间数颇多。由空心墩东行约10余里，路南五小堆，路北一大土堆，当为烽燧之残余。由空心墩30里至甜水井，天已黑，月亮已出，甜水井站店为官房民营，主人姓王，曾在千佛山伺候过向觉明先生。

12月3日 星期日

由甜水井绕道至吊水，然后赴瓜州口。甜水井西侧有小庙，已半圯，为近代所建。其南有一大墩，五小墩。由甜水井东南行约3公里半，至一山口。其西麓有石砌墙基，上有土坯墙。山口之东，山上有一土墩。由山口进内约1300米，至吊水，其旁有胡桐树，水已凝结为冰，悬于山石上，冰下仍有流水，水出山数千步未及山口，即隐没不见。此水当即唐时之悬泉（贰师泉），但其附近未见寺庙遗迹。由甜水井40里至芦草沟，有一大墩，屹立于小丘山，墩北有一小堡、五小墩。其水北流，没于戈壁中。大路有桥，以通车马。芦草沟有煤矿，未曾以新法开采。此时天忽下雪，天气颇冷，又行30里抵瓜州口，即住站店中。

12月4日 星期一

晨起后，赴腰店南之古庙一观，壁画为五代前后之物，所画为经变。腰店主人又导吾人至腰店东南约500米有土堆三五，其中之一于今春陷落。阎君缒绳而下，乃一墓室，作方形，门在室西，西南角有一耳洞，与佛爷庙附近六朝墓相似；底部填有崩圯之沙砾，离地面计4米，室顶离地面约2米，崩圯之处，即在室顶之藻井上墓门外另有一盗掘坑，形迹尚显，以无时间，故即出来，驾车继续东行。10余里后至六工，乃有农村及田畴，晨起后日光隐约，至此又下雪。六工有庙，中有百齐堡总兵高天喜所铸之乾隆十九年铁钟。又至离安西30里，越瓜州城而过。瓜州城为雍正十一年所筑，开东西二门，二门之距离为600米左右，城内已荒废，仅有房屋三间寺庙一所，出西门有一大庙。更行30里抵安西，由西门进城，至县政府访庄县长，请其令警察代找一住所，因此间无客栈，须借住民房也，住头道巷31号刘姓家中。至餐馆晚餐，一菜一汤即320元，饭每碗50元。返舍即睡。

12月5日 星期二

今日雪霁，赴县政府接洽赴踏实堡之事，据说踏实堡之副乡长祁某在城，或有纳粮进城之牛车，可以搭车。余等赴团部，晤及谢团长，允许明日派一兵并牲口赴踏实堡，再令踏实堡驻军派一兵护送赴万佛峡。余等往访张团副，未遇。其房主张锡祺老先生，乃安西教育会会长，主修《安西新县志》，将稿本供予余等参观。又云踏实堡之象牙佛在地绅吕金榜家中，写信介绍余等将来赴踏实堡时往观。又赴县府，牛车事今日尚无消息，决定明日骑马赴踏实。庄县长亦写信与吕金榜，介绍余等参观象牙佛。庄县长系江苏人，原在教育部任事，此次考县长及格，分发甘肃，颇以此间寒冷为苦。

12月6日 星期三

晨间由安西起程赴踏实，承团长为备马二匹，又派兵15名护送。出西门，坠马一次，幸未受伤。沿公路30里至十二村，即入山陵地带，山丘起伏，不见人烟。此时天又下雪，前日之雪未消，一望皆为白色嶙嶙山石，大半为雪所掩。行山径30里出山，一望平原，生长芨芨草及红柳，俗称南湖。雪花飞舞，村树迷离，10里至温家圈，始有人家，乃入农舍稍息。继续前行，经破城子侧，以时晏赶路，未曾入内一观。10里

至王家屯庄，即下马住宿王保长家中。距踏实堡尚有10里，雪尚未停，故即停宿。王保长之父年50余，闲谈掌故。谓锁阳城及破城子，皆为回子所筑，明代杨满堂西征，一箭由黄河东岸即射至嘉峪关，回子西迁，二城遂废云云。齐东野语，亦足资谈助。

12月7日 星期四

由王家屯北行，赴破城子，其地在踏实城西北20里。城垣大部分尚保存，东西126米、南北234米，高6米，城之四角皆有角楼，东北角之角楼现改为碉堡，有人看守。城中北面有一龙王庙，现办有小学，其西为一小庙，乃光绪二十五年所建之狐仙庙，供养一白须老者像。城之附近有破屋颓垣，城内有新辟之田畴数亩，此外则高低起伏不平，为雪所盖，建筑遗物皆不显。昨日王家老人云，此城之西戈壁壁上，陶片堆颇多，余等巡视一周，摄影后即上马赴踏实城。城南一魁星阁高峙，远望即见。城西南有龙王庙现住191师572团第8连，晤及陶连长，方由锁阳城行猎归来，当即与之商酌赴万佛峡及锁阳城，允派兵保护，同赴乡公所，商借马匹。又遇及地绅吕金榜，年已六十，商谈照相象牙佛事，据云现已丢失，不知是否为托辞。又云此象牙佛，同治年间徐道人避回乱，带往金塔，为金塔人宁家所得，宣统间开始追回，民国十三年师徒被杀，即因有人希图此物也。其物曾保存县政府，后又送回庙中，民国十七年住持马道士赴昌马，死于昌马，此物遂不知下落，其徒郭元衡现住踏实，即不知此物所在。据忖想大约仍埋藏在万佛峡，物仅拳大，外刻一佛骑象托塔，内刻佛像三百六十尊，皆仅如指头，雕刻极精云云。

12月8日 星期五

今日停留在踏实堡，在堡内外巡行一周。此堡为清雍正年间所修，南门瓮城营房壁上嵌有二碑，系陶制，前碑为正文，后碑为立碑者衔名。文曰：

踏实堡在安西新城之东南八十里近接  
雪山与石包城通一望平衍广袤洵街隘  
要区也雍正五年奉

命建造安西镇城并各堡城于是委员分任厥

职兴筑踏实堡则硃口守备金荣福洋县  
丞吴炬提标千总包得宁实董其事焉堡  
城周围一里八分有东南二门城上有门  
楼角楼城内建置守备把总官廨各一所  
兵房四百间自雍正五年七月督率匠役  
经营物料雍正六年三月筑送城垣兹于  
七月告工竣焉爰勒碑以记其事云

大清雍正六年岁次戊申孟秋月吉旦 立

立碑者为通智、马尔泰、汪瀛、金荣福、吴炬、包得宁等。

余曾以步测，此城略成正方形，每边约280米，开东南二门。闻民国初年，城中居民约40余家，自民国十八年安西兵变，此间亦遭波及，现下城中仅有10家左右。有关帝庙，光绪二十三年造，有乾隆二十九年铁炉。北城垣下有三圣殿，有乾隆七年铁钟。东门内侧有一庙，正殿上画一黑龙。以原为官仓，两庑尚有仓廩遗迹，清时桥踏等村纳粮之所，壁上尚有同治三年、八年等知县收粮告示。城之东南角有土地庙，有道光十二年铁钟。门外东南约100米有魁星阁，有墙与堡城相连，阁经民国年间重修，有民国十七年昆岗道人书“笔点青云”四字。阁东稍南约百米，为一土台，上有龙王庙，现驻军队，庙前有嘉庆二十四年三圣行宫铁炉、道光十年小铁钟。殿东为清时学宫，现为乡中心小学，有嘉庆十五年铸上帝庙大铁钟一口。城外南关，闻从前颇热闹，有当铺数间，市肆林立，与敦煌东关相似。南山中之大沙沟，距此间七站，有金矿，故此间颇富庶，同治回乱，遂遭残破。同治间逃乱者群集大沙沟，金厂崩圯，压死千余人，此间元气即未恢复。民国十八年安西兵变，马仲英入新时拉去牲口、壮丁。哈萨人入甘后又劫掠牲口，此时遂盖形凋敝矣。一韩姓村人送来在锁阳城所拾得铜钱三，皆为宋钱（皇宋通宝、熙宁元宝、治平元宝），似西夏时锁阳城尚繁盛不衰。

12月9日 星期六

晨间由踏实堡动身，偕同陶连长、吕区长前往万佛峡。陶连长派士兵10名，乡公所派乡丁3名，一同乘马踏雪向南而行，渡过一条河，河面结冰，大家下马，牵着马过河，行50里入硃口，闻其西有小千佛洞，

以无暇未去。入硖口后为丘陵地带，约行五六里后，两山靠近，中间一水，由南向北，流水声潺潺，为一急湍。两岸生长胡桐、红柳及芦草，山石如屏，春夏之时，风景必甚动人。现下寒冬，雪厚寸余，疏枝衰草，聊作冰天雪地之点缀。仅一卡房已残破，房北不远有一石墙，由东侧山岩之旁直伸至水际，当为防御之用。近蘑菇台子时，山径渐狭，再行开朗，即为台子，有一庙，祀老君及八仙。庙侧小屋数间，田畴十余亩，以哈萨来扰之故，已久无人居，田畴荒芜，满长芦草，水际有白杨数十株。下马休息一会后，又上马行10里抵千佛洞。所经之地为一戈壁台地，下一陡坡，即为千佛洞。将达目的地时，戈壁上有小堡，高仅及人，隔岸有一颓塔。下坡中途有小庙，有类莫高窟之天王堂，已经近代重修。至峡下瞰万佛峡，一溪流水，两岸树木。河东有庙数间，两侧悬崖上凿洞，河东二层，河西仅一层，由溪侧上登至庙中休息，即开始参观。由河东第一层北首起，第19洞与20洞之间有一径可以上登，经20洞更北，攀登至二层洞，内塑三皇五帝等，为清代所建，似为一旧洞重修。

返至第20洞洞形与千佛洞之309洞相似，为一元代洞，中央一圆塔立于方台之上，凡五层，周围似原来放置小佛像，现今塔顶置释迦像一，两侧置道教塑像四，此洞曾经住人，故一部分壁画为烟熏黑，兼以光线不佳，故不易认辨。前壁为供养人像，有西夏文题记。南壁三幅，东为佛说法图，中央为释迦佛及文殊、普贤等像，西为密宗坐像。后壁三幅，光线过暗，似为密宗佛像。北壁亦三幅，似为佛说法图。此洞绘画颇佳，线条生动，阎君初观之以为盛唐画，然实为元画。

第19洞 前面已圯，洞中为一中心方柱，四方四佛（后方为立像，余皆坐像），前方者已经重塑，作有木门以藏之壁画。后壁为一大立像，与敦煌佛爷庙东侧破庙所残余者相似，上半为佛说法图，下半为侍立菩萨像。此洞之壁画为宋画，然洞之格式，与普通宋洞不同，留有中心柱，然神龛又与魏、隋洞不同。佛像较大，后方为立像，衣皱似尚存隋风，坐像为宋塑。阎君以为隋洞经宋重修，余则以为乃宋洞之另一别格，虽千佛洞之宋洞未见此形。然莫高窟之宋洞，小者皆为重修，大者另具格式，并不足以证宋代中型洞之必无中心柱也。由此过一桥，至18洞。



第18洞 佛座上似原有七塑像，现仅留中心之释迦像。壁画，后壁及两侧后半为宋代侍立菩萨共20位，前壁及两侧为宋代净土变或说法图，墙脚为火焰图案，前室两侧为文殊、普贤。入口走廊，宋画之下露出唐画一块。此洞之南为第17洞。

第17洞 洞形与第18洞相似。佛座亦仅余释迦坐像一。壁画，后壁有元画佛像九尊，北壁弥勒变，南壁西方净土变，前壁文殊、普贤，皆为唐代作风，有张大千辛巳年临画题记。入口走廊，南为男供养人，北为女供养人；又有游人题记“肃州抚夷指挥师吴钧……因以安藩篱至此焚香书吏何泓同游成化十七？年□□”。

第16洞 主洞壁画，已经清人改绘，并塑道教七真祖师。入口走廊，尚存宋初小幅佛说法图。

第15洞 亦为宋洞。壁画，侍立菩萨，净土变，文殊，普贤，其布局与前述第18洞相同。前室塑二金刚，南侧者已毁，北侧者头部及两臂亦坏，仅存身部以下，似为宋塑。

第14洞 后壁侍立菩萨二、佛弟子四，两壁各有侍立菩萨十，前壁为文殊、普贤。前室画金刚二、天王二，皆为宋画。

第13洞 后壁及两侧为宋代净土变，洞顶画宋式贤劫千佛，前壁墙脚为供养人，凿“归义军节度押衙……”

第12洞 为晚唐画。后壁为宇度叉斗法，洞顶为贤劫千佛像，北壁为药师净土变，思益梵天问，南壁为天请问、西方净土变，两壁下端为供养人，前壁为文殊、普贤，洞顶为贤劫千佛，此当为曹氏时代汜姓者所修。洞口南壁男供养人为曹元忠及男将仕郎延禄，北壁女供养人为凉国夫人阴氏及长女小娘子延熏阴氏之像，后有游人题记乃西夏纪年“大礼平定四年四月八日”。前室为八部龙王。入口走廊北为地狱，南为轮回，此为莫高窟所无者。此洞与第11洞之间有一洞，为大佛洞之前楼，可以直对大佛之脸部，其洞后壁为文殊、普贤，两侧为宋式净土变，前壁有元代服装供养人像，男戴凉帽，女戴仆罽。

第11洞 此洞有中心方柱，周塑四佛（后方为立像，其他三方为坐

像），洞顶画贤劫千佛，后壁为侍立菩萨，两壁为宋式净土变各三幅，前壁左右为宋式净土变各一幅，前室两侧各一幅，入口走廊为侍立菩萨，南壁有蒋师爷（孝畹），以刀划题记三行：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湖南湘阴县蒋资生与

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司代诺当幕游历到此。

门侧有铅笔题记，字句相同（余未见及，据阎君云）。

因余等有十余匹马，以草料关系，只得住在蘑菇台子，相距10里，故提前离洞。蘑菇台子种有豆、麦，以哈萨之故弃于田中，此次遂取以喂马。车以过河困难，停数里外之河畔，车夫与牛来庙中住宿，此庙今晚颇为热闹。闻前年夏间有一警察护送观察地质者来山，为哈萨所获，即在庙中被宰，心脏被挖出煮食，故人民遂视为畏途，没有军队保护，即不敢入山。

12月10日 星期日

晨间又由蘑菇台子赴千佛洞，今日下午即须下山返踏实，故不得不匆匆阅览一遍，拍了两卷照相，本拟多拍几张，以护兵催迫，只得割爱。今日由第1洞开始。

第1洞 俗名观音洞。塑像为清塑，中坐者骑一狮子。壁画为元画，后壁三幅，中央为观音（？），两侧为佛说法图，两壁又有佛说法图三幅；前壁上半为水月观音，下半为供养人像，作汉装，题西夏字。

第2洞 门洞西侧为蒙古装供养人，有“至正二十五年五月十五日”题记，又有西夏文题记。四壁为密宗曼荼罗（后壁及两壁各有三幅），前壁为观音（？）。塑像十八罗汉为近塑，但后壁所塑之六臂神像二，似为元塑重修。

第3洞 壁画与第2洞相似，乃密宗曼荼罗。前壁上半为水月观音，下半为蒙古装供养人。此洞之南有一洞为清塑、清画，有“嘉庆辛未李兴隆题吴喇嘛西游赞”。更南为睡佛洞，像颇大，似为宋塑，有“嘉庆十三年重修睡佛殿序”。

第4洞 即大佛洞。洞内四壁为宋代贤劫大千佛，入口处南壁为宋式净土变，北壁为晚唐式四五十成群之菩萨摩訶萨，仅留存一小部分。庙前有“道光壬辰重修千佛洞序”，谓“创修之功，昉于唐世，历汉、宋、元、明以来，代远年湮”云云。又有“重得象牙佛记”，亦书于匾额上，悬于庙前。大佛洞之南有一小庙，中二洞（老君洞及三清洞）似为旧洞而经清代重修。更南依山岩凿一梯（或为土筑之梯），上登至第二层之第9洞，但第一层尚有一洞在木梯之南，即第5洞。

第5洞 洞内已经重刷，仅洞顶及藻井尚留有壁画，为花卉图案及飞仙。入口走廊为元代密宗图像，一佛中立，四围小佛环立，北壁露出旧画一块，似为五代或宋初之净土变。第5洞之南有一小洞，为娘娘庙，有清塑佛像三，无壁画。更南为龙王洞，佛像七，皆为清塑，亦无壁画。由此返木梯登至第二层，经第9洞而南，至第6洞。

第6洞 为曹氏所修。洞顶贤劫千佛，后壁十六第子，两壁后半八部龙王，前半西方净土变，前壁文殊、普贤。入口走廊仅供养人像，有“皇祖”曹议金，及毕离军使曹□□。

第7洞 后壁宋式千佛及佛说法图，西壁佛说法图三幅，前壁文殊、普贤，前室两壁八部龙王。塑像为清修。

第8洞 洞之形制与第7洞相似。后壁及两壁后半为宋式侍立菩萨，两壁前半为佛说法图，前壁文殊、普贤。

第9洞 亦为宋洞。后壁画侍立菩萨六，南北两壁画侍立菩萨各十，前壁文殊、普贤；前室南壁宋式天王，北壁元代重绘释迦坐像。主洞门外上额，南侧为“阿育王寺释门赐紫僧惠聪俗姓张住持榆林窟记”，为西夏“国庆五年”。北侧为“大元重修三危山榆林窟千佛寺记”，乃“大元至正十三年五月十日重修记”。

第10洞 后壁宇度叉斗法，北壁西方净土及天请问经变，南壁为报恩经变及药师经变，前壁文殊、普贤，供养人曹议金及回鹘天公主。前室金刚及八部龙王。入口走廊有“国庆五年惠聪住持窟记”，即第9洞额上窟记主人也。

第11洞至20洞（见昨日之日记）。

越河至河西，由南端之第21洞起。第21洞至26洞为一群，有走廊可通。

第21洞 后壁画佛说法图，南北两壁为宋式佛说法图各三幅，前壁为天王像。洞口北侧供养人像为和阗天子，又有至正二十六年游人题记。

第22洞 后壁画佛说法图，南壁宇度叉斗法，北壁维摩变，前壁文殊、普贤。

第23洞 后壁画佛说法图，旁立十六弟子，南壁西方净土变及鹫峰说法等佛像，北壁佛成道时魔来侵之图及西方净土变，前壁八部龙王。入口南侧供养人像“推诚奉图功臣……”。

第24洞 后壁佛说法图，南北两壁净土变，入口走廊曹公及翟氏夫人。

第25洞 后壁观经变，南北两壁文殊、普贤等。入口走廊供养人像，“竭诚奉化功臣……”“郎……延瑞”，及女供养人和阗天后等。

第26洞 后壁为佛说法图，南壁三幅（东为如意轮观音？，中央千手千眼观音，西为净土变），北壁三幅剥落不清楚，似为净土变，千钵文殊，及不空羼索观音，南北两壁下半皆有本生图十幅，前壁文殊、普贤。前室天王像及供养人曹公等。

第27洞 后壁弥勒经变，北壁天诸问经变（梵天及二后）、观经变（十六观）、西方净土变，南壁西方净土变、药师变、恩益梵天问经变，前壁八部龙王。前室后壁天王像，南为普门品，北为十殿地狱（乃莫高窟所无者）。

第28洞 有中心方柱，后方为立像，其他三方为坐像。屋顶以朱红涂成屋梁及椽木，后壁之画已毁，前壁三尊佛像二，南北两壁后半为弟子（和尚）坐像各三，前半为三尊佛。前室之前壁为侍立菩萨各四，南北两壁三尊佛，后壁佛之行像，旁立弟子及天王。前室之顶，释迦坐像

及四弟子坐像。入口走廊为供养人，有戴帽者；题记为汉字，不甚清楚。

第29洞 洞内清塑财神像，壁画亦为清绘。前室尚有宋绘天王像残留。

由29洞北侧下达河岸，雪厚径滑，如坐滑梯。有壁画各洞均已浏览一周矣。返蘑菇台子，日已西斜，天黑后始抵踏实城。

12月11日 星期一

晨间又雪，以为桥子行须延展至明日，幸不久雪停，乃坐牛车由踏实赴南桥堡，沿途所经皆为草地，生长红柳及芨芨草。40里至平头树，有农户十余家。又行10里至南桥堡，须渡过一河。南桥子有110余家，北桥子有130家，共有田6000亩，编成60户。此间有泉水，灌溉较便，故以百亩为一户，与踏实以160亩为一户者不同，踏实仅40户，约为百余家。

12月12日 星期二

晨间由南桥子赴锁阳城，约10里路，初为生长芨芨草之草原，有牧童在彼处放羊。更南则为红柳堆子，高低起伏，为雪所遮盖，仅红柳枝露出雪层外。近锁阳城，又可以望见城东之颓塔，城西北角上之碉楼。抵锁阳城，由北城门进内，上城垣一望，城内高低不平，有红柳堆及颓垣。此城为板筑作梯形，北垣长约600米，南垣约500米，南北长约600米，城垣大部分尚保存，有北、西二城门。距北垣约300米，有外城，城垣断续而西。余等由北城门上行至西北角之碉堡，为土坯所筑，其下有门洞作弧形。绕道至西城门，下城垣至城中。城之西北隅近西城墙有一小庙，更东为一井，已涸。阎君赴城南，据云西南隅尚有房屋遗迹。引路者云，城外东南有万人坑，中有人骨，但碰巧可遇到，而无法寻觅其处。余出东城门，至离城约800米之二小堡，在城之西北，斯坦因曾在其处掘得人骨，然不类墓地。此二小堡每边约20余米，南墙有缺口，不知为原来之门，抑为后人破坏掘开。由此乘马赴城东约里许之颓塔，此时忽刮风，天气骤寒。塔为莫高窟附近宋塔格式，中央一大塔，其北有小塔九（其中七塔成一行，二塔稍南），小塔多已倾圮，其中藏有泥

制小塔，与莫高窟306窟之小泥塔相同，闻间有藏小片有文字之纸者。大塔之南有寺院遗址，砖片颇多，亦有绿色琉璃瓦，似为西夏或元代之物。周围板筑之墙，亦尚保存一部分。由城至塔院，所经之地为蚀侵之土堆。由此返南桥子，乡人携来一大陶罐，高47厘米，口径30厘米，腹部周围145厘米，周围绳纹装饰，以平行水平条间隔之，近底部侧无绳纹，仅有密接之平行水平划线。据村民云，在锁阳城及踏实城之间，离二处各20里，有地名双墩子，有成对之土阙二对；旁有营盘，砾石堆成方形，内为小堆数个。锁阳城之东30里直至三道沟南戈壁上，皆有营盘及土堆，惜无暇亲往考察。今日雇定一马车，拟明日沿葫芦河赴双塔堡，返安西县城。

12月13日 星期三

由桥子村赴双塔堡，乘一马车。今日是我们觉得顶冷的一天，天空是铅灰色，似乎是冻结了，由北桥子行50里至土葫芦，沿途是平坦的草原，衰草迎着寒风，颤抖着不停。东望隐约可以看见戈壁和沙窝，中间有一处车路直通过沙窝。将近土葫芦时，可以看见胡桐树一排，据闻葫芦河的发源地在土葫芦的南面约3里，泉水汇聚成流，可以灌溉。土葫芦有十来户人家。我们被冻得受不住了，脸上被吹得麻木不仁，眼眼皮也冻颤了，勉强才将两眼合上，闭目稍息，竟挤出两点泪水来，低吟着岑参军的诗“胡芦河上泪沾巾”。这时又下起雪来，我们遂至村中李甲长家稍憩，烤烤火，吃了二个馍，身上的血液才恢复正常的活动。连生长东北哈尔滨的阎君也说，这是平生所经过顶冷的一天。抵双塔堡已是傍晚，便在一甄姓家中住下，其家延道士念经，扰得我们半夜不能入睡。

12月14日 星期四

昨日沿葫芦河寻唐代玉门关遗址，完全失败。闻双塔堡之东约10里有月牙墩，为一大墩五小墩，似为明清时代之物，以天寒路远未去。破城子在双塔堡东约里许，傍葫芦河，闻清代有千总驻其处，现已荒废。其结构与踏实堡相似，当亦为清初所筑，仅有东门，门有“迎阳”二字额。城不大，每边约200米。城西靠墙有庙三间，中为关帝庙，西为娘娘庙，北为城隍庙，皆为光绪六年所重修，庙前有乾隆二十六年所铸之钟、道光十九年重铸之钟。东西通街之北，有龙王庙，庙前有一井，已

涸；庙内已无神像，有乾隆十九年所铸之铁钟。城内有一小庙，为马王庙，此外民居、兵房皆成废墟，仅余颓墙。出城不远即为葫芦河，更东约10里有月牙墩，立高处远望可以见乱山子。早餐后，上车西行，入乱山子即见路北两塔高峙，前往一观，二塔皆为西藏式葫芦形者，立于二小丘之山上，其北即为疏勒河，蜿蜒而过。由此而西约20余里，皆为丘陵地带，乱山中一径相通。将出山时，路南有小墩五，路北一大墩已圯，更北有一墩方形，尚完整，立于一小丘上。由此西行，即可望见小宛（一作“小湾”）。乱山之西草原，皆为芨芨草，小宛村树成丛，远望即见。出乱山子后约100米，大车由间经过，两旁颓垣半圯，颇似轰炸后之城市。更西行约15里至小宛村，中有一堡。沙枣园子之西南约七八里有一大墩，阎君去观，谓系版筑，高约10米，方形，疑为唐代物。余等住于堡西一客店中，小宛有民户约30余家，堡中住十余家。堡中有龙王庙，其东为娘娘庙，两庙中皆有嘉庆间所铸之钟、道光间所铸之铁钟，庙则光绪年间重修。由双塔堡至小宛，沿途皆有电报杆子。今日天晴，较昨日稍暖。

12月15日 星期五

由小宛赴安西凡70里，为平原地。护送之士兵先返桥子，余等坐马车赴安西，虽有阳光，而天气仍寒，所经之地为草原，地面高低不平，草亦不盛。离小宛约10余里，有一桥跨南工渠，路北沿渠有树，但无居民。30里至北工渠，沿渠亦有树木，仅有一家。路北南工渠与北工渠之间为车轂辖坝，将近安西城则为戈壁滩，远望县城附近树木丛生。城南3里许为一破城，乃乾隆时所筑安西新城，后仍废弃，现为飞机场之油库。抵安西城，天尚未黑，抵县政府，请其代觅住处，承其派警寻觅，为一破房，炕破不能生火，勉强住下，至饭馆进餐。近日天寒，乡民进城卖柴者少，餐馆多以无柴停止营业。饭后返家，夜中甚寒。

12月16日 星期六

晨间赴餐馆用膳，闻有车赴玉门，即至团部访谢团长，拟搭车东行，以余等行李过多，无法搭乘。据闻运输处不日有十余辆车由新疆东返，谢团长允为设法，劝在此间稍候，并派副官为另觅一住处，乃医生何嘉瑞家。何医生已76岁，曾于清时任双塔堡千总。

12月17日 星期日

晨起后，闻运输处之车已到，今日即开肃州，遂赴团部托俞副官介绍，据云无问题。早餐后整理行囊，再往访问，知今日尚有三车未到，须到齐后，始能出发。候至午后尚无消息，知今日不能成行。余独往城外，约五里许过疏勒河，为安西驿站，其西为龙王庙，现改为新运服务处招待所。庙中旧有清初碑碣，现已无存，仅庙前戏台后之水井旁卧一石碑，字迹已半泐，细审之，为乾隆三十三年立之“安西旧路碑记”，乃安西道钱鋈撰文、安西知府廷（？）尔吉善书，共22行，叙述陕甘抚督吴公修复安西至哈密之旧路事。返寓所，与阎君一同至团部，遇及俞副官，知搭车事已无问题。余等询问城隍庙旧有之常钧风神庙碑，据云自驻军后，移位他处，已不知所在，为之怅然。

12月18日 星期一

晨间在军需赵主任处早餐后，搭车离安西向玉门而行。至龙王庙，机件发生障碍，修理一小时许，继续西行，此为从前赴敦煌时之旧路。惟天寒风大，晨间零下21度，午间零下13度，遍地为雪所盖，车行颇疾，寒风刺骨。抵玉门已傍晚，在松竹轩用餐，住宿城南一客店中。饭后返舍，觉口渴甚，大家又至松竹轩饮茶闲谈，室中生火，温度为摄氏1度，较戈壁之上零下16度，已似在天堂中矣。闲谈中同来之刘君系临洮人，谓民国十八年临洮城西30里之王家窟窿（王家庄）处之山上发现彩陶及石器，将来赴陇南调查时当注意之。

12月19日 星期二

晨间由至玉门动身，沿途以地势较高，积雪颇厚，公路车辙深陷，积雪更厚，汽车只得由公路北戈壁滩上横越而过，沿途抛锚之汽车有五六辆之多。经赤斤峡、赤金湖至火烧沟，车稍停，余等至车站旁之餐馆食羊肉泡馍，然后继续东行。经九沟十八坡、惠田堡、嘉峪关至酒泉城内已是傍晚。今日天气较昨日为冷，且有寒风，幸为西风，而车向东行，故尚未受大苦，惟汽车中途停五六次，车停时寒风刺骨，殊为难受。抵酒泉后，至河西中学，即宿河西中学之会客室中。至测候所访张益三主任未遇，遇及其助理张君，据云此间14日温度低降至零下25.7度，为测候所成立后十年间之最低记录。吾人戈壁旅行，适逢其会，可



谓不幸矣。

12月20日 星期三

晨间承河西中学教务处何主任邀往餐馆用早餐，三笼蒸包，三碗猪肝汤，竟花700余元。餐后赴专员公署，晤及刘专员，闲谈工作经过，并请其介绍运输处之车东行，承其允诺即派人前往接洽。余等赴肃州师范，晤及高达士君，知向先生已留5万元在其处，随时可领；并有一信，系11月8日由兰州发，谓罗寄梅君亦有数箱托一起带往四川。由肃州师范出来后，至工务处，晤及王竹亭处长，谢其帮忙，并请其介绍运输段长顾君，以便接洽运输采集标本、乘车东行。赴车站访顾段长，允许即拍电敦煌站，令将标本箱先运至安西，以便转来酒泉，转往兰州。关于介绍运务处车辆东行事，亦允为设法，并可将已抵肃之数箱先携带一部分运往兰州，结果如何，允明日通知。晚间去县党部张书记长家中，闻其将护送第二批志愿从军青年赴兰，或可搭其便车赴兰也。据云已向路局接洽专车二辆，以军运忙迫，故何时能获得车辆，尚未确定。如能得路局开专车，则搭运决无问题云云。

（补记：

州四年1月12日《甘肃民国日报》第3版，“（西北社安西讯）河西今岁奇寒，为六十年来所未有，去岁12月20日玉门县属赤金堡附近，某运某字5778号车中途抛锚，某某师第一团二连官向维斌等三名当夜冻死，司机耳鼻因冻脱落。同行另一商车，司机、助手均冻死于驾驶室内。闻新省哈密以西，每日均有冻死行人之讯，气候更寒云。”）

12月21日 星期四

晨起后，河西中学会计袁主任邀余等食羊肉泡馍。饭后返舍，闻何主任云明晨运输处有车开兰，余即前往运输处蒋震东主任接洽，外出未遇。乃赴泉湖公园，旧地重游，春间杨柳初芽，今则满湖结冰积雪，芦苇干萧萧，殊动人愁思。公园头门新砌，园中房子亦曾粉刷一新，并在西侧湖中新筑亭子一所。出来后至运输处，蒋主任仍未返。返舍阅乾隆《肃州志》。晚饭后再赴运输处，晤及蒋主任，明晨之车无法搭乘，下趟车辆或可设法云云。

12月22日 星期五

晨间偕阎君乘马赴文殊山。出城南行约6里，为塔院寺。10里为戈壁，其上有坟堆颇多，墓道方向为向东或向南，间亦有方形砾石围墙，神道与墓道成直角，其时代当与敦煌相同，即六朝时物也。今日所见者，多为中型及小型，敦煌之大型坟墓及有土阙者，尚未发现，且亦多已经盗掘过，痕迹显然。行戈壁约十余里，又为村庄，再行10里，即达文殊山。春间曾偕向君来游，此次为旧地重临。今日风大，颇为寒冷，山中积雪未消，余等下马后，游文殊寺、地母庙、大经堂、青衣寺、太阳寺。阎君至前后山间半腰石洞观壁画、抄题记，余则直赴后山，以时间已晏，仅至千佛楼，参观其旁之佛洞。洞有中心柱，四周塑佛像各三佛龕，或为旧洞重修，塑像为近代所作。洞中壁画已熏黑，似为元代密宗佛像。洞门两侧之画，则为清代所画。以时已晏，余等即上马返城，抵城时已日落，天将黑矣。

12月23日 星期六

与阎君同赴车站，晤及顾段长，知前次运来之10箱已经运兰，以后如有继续运来，当即代转兰州。至于搭车赴兰事，允代向资源委员会运务处商洽。返舍后，整理此次所摄之照相，检出30张，交此间照相馆印洗。印相二寸每张50元，四寸每张100元。照相二寸每张400元，四寸每张800元。闻兰州照相二寸每张600元，加印每张120元，较此间更昂。

12月24日 星期日

早餐后，赴照相馆取照相。旋至运输处，询问车辆，据云最早亦须候至28日始有车开兰。返家整理照相，又提出32张交照相馆印洗。傍晚与阎君往访其同学王树声君，前为安西之省银行主任。据云去年与张团长及张大千在踏实曾见及象牙佛，在一李某家中，吕区长亦知之，但故意秘不示人。又云万佛峡大佛殿后有一古车，甚大，轮毂已半朽，不知其年代，但决非近代物云。

12月25日 星期一

赴照相馆取照相，将汉简照相数张装底片匣，制作过劣，卷片不易，只装了三张，竟断了两次，其余作废。照相馆之沈君曾在二里河税局做事，知Bergman [ 贝格曼 ] 采掘汉简事，谓柏氏曾采得一古瓷碗，晨间向日光一望，底有花纹，下午则不见云云。

12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赴运输处接洽车辆，据云28日下午再来打听开车消息，大约有七车赴兰；再至运输处托蒋主任，无论如何有车即准搭车。至中国银行，询问有车赴兰否？能否代运标本二箱？皆无结果。遂至工务处，晤及王处长，同至调派所，将存王处长处之二箱交路局运兰，整整忙了一天。晚间米神父来谈，系荷兰人，在此传教。

12月27日 星期三

为了找车的事，又忙了一天。上午至水利公司，晤及原主任及张工程师等，谈了一会儿。出来后，至运务处，晤及蒋主任，据云后天开兰之车仅有4辆，因志愿从军青年限期报名，有优先乘车权，恐无空位。余等至工务处亦无办法，至调配所访顾段长未遇，赴专员公署亦无办法。由车站归时途中又遇及熊主任，谓接到运务局通知，后日搭车之从军青年仅有资源委员会6人及县政府所介绍之5人，余等二人亦可搭车，甚喜。晚间返舍后，阅《大宋宣和遗事》。

12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赴运务处访蒋主任未遇，晤及办事员王君，据云工程处有从军青年20余人，搭车东行，今晨前来接洽，以限期报到，故其他乘客只得延展行期，知道又变卦了。赴专员公署晤及熊主任，对于此事亦无办法。余返舍，阎君赴工务处及调配所接洽，知运务局之4车，改为后日出发，另有3车，明日或由油矿装油开回，或许后日亦东行，搭乘仍有希望。

12月29日 星期五

今日在寓所整理账目。下午余赴运务处打听，明日开车4辆，悉为从军青年所坐，余等只能待下班之车。至车站询问油矿局开兰车辆已到

否，亦无消息。返家后，阅《新唐书》。

12月30日 星期六

晨间赴专员公署询问车辆，正谈话，熊君忽接电话，谓川康绥靖公署之车可以搭乘，车已在车站，即将开行。阎君遂往接洽，余则返家整理行李。旋阎君返舍，谓车已离站，允许在南门外稍等，或许已开走。雇车运行李，出南门遍觅不着，空忙了一会子，只得仍返河西中学。阅《元曲选》。

12月31日 星期日

在酒泉候车东返。阅《东观汉记》（四部备要本）。阎君赴资源委员会运务处，晤及蒋君。据云昨日东行之车，工务处20余从军青年，奉令停止出发，故空位颇多，临时不及通知，又错过了一机会，殊为可惜也。

[1]编者注：20日内容日记原缺。

# 1945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一

仍在酒泉候车，阅应劭《风俗通义》、崔豹《古今注》、马缟《中华古今注》。下午与阎君出外散步，街上人较平日为多，店铺及机关悬挂国旗。今日下午滑冰场有化装滑冰，晚间河中有电影《文武香球》，皆未去看，在家围炉看书而已。

1月2日 星期二

为了找车又忙了一天。上午至工务处谒王处长（竹亭），承其介绍油厂局，并云金专员（器之）有专车不日赴兰。遂往谒金专员，据云车已过重，恐难再添乘客，嘱下午再来。赴运务处，晤及蒋主任（震东），谓后日或能开车，嘱明日再来探问。赴油矿局，适以新年休假，无人办公。返舍晚餐后，再至金专员处，云车已过重，不能再添重，如有轻小箱子或可代带一二，车子后日开行，明日即须送来。余等又赴油矿车站办事员李君处，据云最早5日始有一车东行，嘱4日赴油矿车站接洽。归来后，阅《元曲选》，尽甲集十种。

1月3日 星期三

晨间将皮箱二只，运往金专员（器之）处，托之代为带兰。返舍后，阅《贞观政要》五卷。傍晚赴运务处，知明晨仍未能开车。赴金专员处未遇，不知能否代带行李，皆使人忧虑。

1月4日 星期四

晨间阎君赴运务处，晤及蒋主任（震东），谓明晨7时开车，前座无办法，可坐车上。赴刘专员（器之）处告辞。至金专员处，知今晨开

行，允将已交去之二件行李带兰。早餐后收拾行装，阅毕《贞观政要》。晚间雇定小车，以便明晨运行李。

1月5日 星期五

晨间天未亮即起，将行李6件装上小车，赴东关运务处，搭客颇不少。专员公署有马队副及一军士，押送二犯赴兰州，乃间谍犯，与蒙哈联军暗通消息者，证据确实，押省候判。有兵士多人，乃赴平凉接兵者，携带食盐一吨有余，盖此间盐价较兰州约便宜一半。8时许蒋主任出来，令发乘车证，并指定座位，并谓西门外有兵士数十人，候车往东，将强迫搭乘，故将开车时刻延后，下午始开。余等至水利公司小坐，餐后返运务处，约下午2时余车始开行。车上装油4吨，然搭客及行李又增一吨半，司机又搭黄车9人，共达20人，颇为拥挤。车至营尔驿站，日已西落。经下河清至清水，沿途皆戈壁，颇寒冷。至清水后，宿新民旅舍。

1月6日 星期六

晨间由清水动身，未食早餐即行出发，所经之处仍为戈壁，路南祁连山不远，山上积雪皎然。今日天阴，颇为寒冷，较昨日更为难受。车经元山子驿站后，为一丘陵地带，出元山子又为戈壁，至高台车站已12时许。进午餐后，车子汽缸冻结，不能开行，生火烤热后始得启程，已耽搁一小时余矣。车又经戈壁25公里抵定远堡，又十余里为沙河镇，属临泽县，在县城南十余里。资源会有一车以轮胎爆炸，请求援助，耽搁半小时余。然后继续开行，天已漆黑，经沙井、黑水国、崖子堡，离甘州约8公里，机件又发生障碍，停车修理，晚风寒冷刺骨，幸不久即修理完竣。抵甘州，宿旅社。闻明日不能开行，以同行之车有三车抛锚，须候其齐集甘州，然后继续东行，大约后天可以开车。

1月7日 星期日

停留甘州一日。虽为旧地重临，然前次来时天已傍晚，翌晨即行，未曾一游，此番适可补充前次之缺憾。晨餐后，赴城东南县府街，游木塔寺。木塔高耸，为民国十五年所修。（补记：据《甘州府志》，木塔寺相传建自隋唐，明永乐时有重修万寿寺碑，已佚。）其东南为大佛

寺，卧佛长约33米，庙前有顺治十七年甘肃巡抚佟延年所题之“灵山好修”一匾，乾隆二十四年“无上正觉”及乾隆甲戌黄明所题之“龙栖永固”。两侧对联：“创于西夏，建于前明，上下数百余年，更喜有人修善果；视之若醒，呼之则寐，佛游三千世界，方知此梦是真空。”然谓西夏创修，实为忖度之辞，庙中之万历甲午《重修弘仁寺碑》仅定此为一古刹，正统间曾重修一次，佛像塑工尚佳（万历廿二年《重修弘仁寺碑》，见《陇右金石录》卷九页五十八。又页三十云有宣德《御制勋赐宝觉寺碑》，未见）。殿之建筑颇宏伟，殿后有一塔，为中亚式者，现与正殿隔绝，须由一小巷侧门进去，住持妙常称之为“迦叶坟”，谓民国十六年地震，塔之顶部崩圯，现拟重修，已募得30万元，春间即可动工云云。

至南门，门内东侧即甘泉寺，泉水颇清，严冬不冻，泉洞前有石刻“有本如是”四字，乃嘉靖戊午年巡抚都御史鄢陵文岗陈棐所书。泉水所注，斲为一圆池，泉上筑楼二层。下层东为龙公祠，祀清光绪间甘州知府龙锡庆，其旁素鹤祠有明天顺八年刻康道人（道宁）生像及像赞，乃民国二十一年移来此间者（素鹤祠，见《陇右金石录》卷九页三十四，未录碑文）。西为永公祠，亦为清代此间仕宦。中间祀关公、火神、马祖、药王及财神，有乾隆十九年王□赞之匾。上层祀观音，有民国二十七年《重修甘泉楼台鱼池记》。寺东为甘泉书院旧址，现为党部及镇中心小学。由南街至城中心之鼓楼，沿东街，北转至马祖庙，清初所修，现为纺织工厂。

返至西街，逛书铺及拍卖行。阎君返舍休息，余则赴文峰街参观民众教育馆。馆为二郎庙，塑有二郎神像，正殿现作为文物展览室，室内陈列有明天顺二十二年《重建清源妙道真君庙碑》（著录于《甘州府志》及《陇右金石录》卷九页三十三，但未录碑文），及民国五年《重修二郎庙碑》，均此庙原有之物。著名之上龙王庙大夏乾祐七年之《黑水桥碑》前年移至此间，碑阴蕃字乃西藏字，并非西夏字。向觉明先生前月经此间时，曾取去汉文拓本四份，又托其拓碑阴邮寄川中。陈列室中又有乾隆间修《甘州府志》底板，大佛寺移来之铜制释迦坐像三尊，又有释迦立像一、韦陀像一、祖师像一，皆为铜制，不知其来源。又有清光绪间喀什噶尔提督焦凯泉六秩寿屏三副，清代铁盔、铁甲、战裙各一，凉帽一，绣袍二，生铁供器四，岳武穆前后《出师表》拓本一份，

清人《阿应麟墓志》拓本一份（石藏于其后人家中，阿系张掖人，嘉庆壬戌进士，曾官南昌知县，志乃李宗昉所撰）。此外尚有狐、鹿之剥制标本各一。另有土产展览室及书报展览室。

赴城隍庙街，观西来寺，有雍正十二年岳礼撰《创修西来寺功德题名记》，及道光元年郝殿贤撰《重整西来寺藏经碑记》。清康熙赐普觉静修禅师红字藏经百另八部，禅师乃于康熙五十一年筑寺五楹以藏，康熙六十一年平郡王为之重建，赐名西来寺。寺现为军需处之库房，庙中壁画似为清初物，尚佳，藏经不知所在，询之看守士兵亦不得要领。其附近为城隍庙，头门牌楼尚为顺治间所建，头门内有天启壬戌《新修甘肃镇城隍庙门坊碑记》，及顺治十八年《重修本庙门坊两祠碑记》，二门内有嘉靖十二年陈棐所题“天地神明忠孝廉节”八字，又有崇祯四年所立之“天地鬼神纲纪法度”石碑。其后有二碑亭，右为天顺七年《重修甘州城隍祠记》（吴琛撰，《陇右金石录》卷九页三十四，未录碑文）、碑阴为雍正八年《续修功德记》，左为雍正三年《城隍庙圣母会重綵殿宇并香火回地碑记》。庙中壁画及塑像，为清人作品中之佳制。返舍时已傍晚。

今日下雪，温度为零下7度。“曾经沧海难为水”，并不觉其严寒，惟明日恐尚不能开行，则殊为焦急也。

1月8日 星期一

今晨雪霁日出，然气温在-16□。晨间往警察局访林局长（名树桢，瑞安人），晤谈之下，知林君亦十中同学，系新制第一届高中毕业，后赴杭州警高肄业，民国二十五年来兰州，前年来此任局长之职。并闻此间驻军之副师长朱强亦系温州人。余携照相机将昨日所经过之寺院，摄取数张，乃返家休息。闻明晨赶早开车赴武威，甚喜。

1月9日 星期二

晨间约3时许即起身，汽车停在资源会车场，余等行李共有六件之多，昨夜虽已预先通知茶房今晨搬行李上车，而晨起后茶房竟不知去向，汽车已升火待发，余与阎君乃亲自搬运二箱上车。汽车惧军队强迫搭乘，赶快将车开出车场，余等尚有行李四件未能上车，提着大木箱追



随其后，婉求其在车场外路上小停。此时车上乘客已坐满，婉求乘客起立。将行李搬上汽车，司机屡次催促，待开出城后再行整理。余等上车后，开出城外不远，油箱忽着火，车上系装汽油，如失火则危险可知。大家皆跃下车以沙掩火，忙了一阵可幸熄灭。乃上车将行李整理好，大家始能舒适坐下。阎君上车以搬行李方便起见，将小布袋交与同车之一童子，车子着火时童子弃袋跃下，此时遍寻未得，中藏练习本二（一为阎君私人日记，一为公家抵敦煌之账簿），殊为着急，而汽车已开行，只得任之而已（晚间抵红庙子后，乘客取去行李，始发现压在行李下）。此时天尚未明，颇为寒冷，余之老羊皮不知压于谁氏座位下，仅穿狼皮大氅，颇为难忍。80公里抵山丹，天尚未亮，车稍停，余乃觅得老羊皮，披在身上。

由山丹东行，天渐露曙色，天上繁星逐渐稀少，仅剩几颗明星，在碧天中颤抖着，东方渐露绛色，不久路北山峰上已照着阳光，作金紫色，晓风猎猎，路上及两旁草地上皆有积雪。阎君云，东北有俗谚“太阳张嘴，冻死小鬼”。太阳整个现上地平线时，车子已近酆城堡了。由此上坡至定羌庙，路北明代边墙，蜿蜒而东，每隔里许即有一土台。明代虽不及汉唐之盛，然其气魄亦毕竟不小，惟可怪者此段边墙在北山之南麓，似失去防御北虏之作用。定羌庙有破屋数间及牧羊人房二座而已。12公里许，汽车顺坡下驶甚疾，令人有“朝发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之感。过水泉子后，离“367”里碑300米处，车轮忽炸裂，离永昌尚有45公里，大家下车候后来之车到始能换车轮。余等乃赴路东南之农家，令作饭供早餐，仅有面片，幸同来之何医生带有烤饼、烧鸡，食后休息一会儿。将近中午时，后车始来，轮胎亦已坏一个，允许到永昌后将乘客及行李卸下后，即送轮胎来救济。候至日落后始来，换上车轮后，生火将汽缸烤暖，不幸救济车又发生毛病，不能发动，费了两小时余的工夫，用人力推了里许，依旧无效，最后以余等所乘之车推之前进，始得开行。但余等所乘之车后轮又泄气，乘客皆下车，步行约5公里勉强行至红庙墩，下店栈休息，进餐后即睡。此为有生以来，坐汽车所受洋罪最甚之一日。

1月10日 星期三

昨日受难后，甚为困顿，今晨晏起，仍觉疲倦异常。此间离永昌尚

有13公里，晨间将泄气之车轮二个卸下，由他车携往永昌灌气后再带回，余等在红庙墩坐候。余赴水磨关一观，其地离红庙墩约2公里，过水磨川，有大桥一座，川上有磨坊三座，皆有水磨，每磨可日出二石麦子。附近有一庙，庙中有万历二十九年所铸之铁钟。离庙不远，有石碑三，为明代崇祯间进士王金谷、按察副使王金斗及承德郎王法执之神□，石系灰绿色砂岩，“神”字下疑为“祠”或“道”字。返红庙墩，公路局书为“红庙东”，疑误。庙在村前，现已成为废址，附近有小墩四，为此地名之所由来。天阴微雪，围炉与同车人闲谈。晚间车轮由大车送来，装上后以时已晏，决定明晨开车。

1月11日 星期四

晨间8时由红庙墩动身，过水磨川，经13公里抵永昌城，将汽油卸下7桶后开行。在永昌城中早餐，此间毛织品颇便宜。由永昌东行，经八宝（？）至丰乐堡，离武威仅31公里，停车稍憩。沿途积雪未化，每过数里，即有一土墩，旁有五小墩。沿途村庄颇多。下午3时抵武威，住车站附近之旅社。此间资源会林站长谓车子明日须放回永昌救济抛锚彼地之车，回来后尚须修理，一两日内恐不能开行，劝余等设法改乘他车赴兰。

1月12日 星期五

晨间闻车子后日可开行。早餐后，赴民众教育馆，为文昌宫所改，在城东南隅学宫之东。进门后，有嘉庆三年邵华清所书“光辉华盖”四字木匾。过前厅后，院中一阁为文昌阁，现为图书楼，两庑有文昌宫石碑，东侧凡18碑（道光十九年重修凉州府学记，乾隆廿五年文会碑，咸丰三年重修□孝祠碑，光绪十九年重修体国坊记，嘉庆廿五年文社碑、又一碑，宣统二年乡贤孙□（友石）、孙甫（修山）碑各一，合议移建孙氏墓碑记，光绪间文社碑记二石，道光间文社碑记二石，乾隆年间补修文昌宫碑，其他四石），西侧凡12碑（明末重修凉州□儒学碑记，民国十七年重刊康熙四十九年乌牛坝水利碑，光绪十八年裁革满营□粮碑，民国年间古浪县长总坝水利碑、除免系购马匹面料碑，同治年间水利碑，乾隆廿五年文昌宫碑一，同治五年革除抬埋□扛房积弊碑，乾隆三十年魁星阁祭田碑，其他三碑）。图书楼之西为阅报室及图书馆，东

为陈列室。后厅为县参议会会议厅，厅前有雍正十一年之铁帋二，乾隆廿七年之铁炉二，康熙六十年永安寺铸狮形鼎炉二，乾隆十七年铸西来寺（城西南隅之观音殿）铁塔二。图书馆中有《元高昌王世勋碑》，正面汉文、阴面蒙文，民国廿二年于北乡水渠石碑沟发现，仅得其下半截，碑侧刻有邑人唐发科（榴亭）题跋，为虞集撰文，康里巎巎书丹，宽约1.5米，高尚余2米左右。陈列室中除植物及矿物标本外，以碑拓本为最多，又有：大明宝钞二张；明天启造像（铜佛）一，原在东门瓮城观音寺，民国十七年寺毁，移置于馆内；天禧三年陶器一，上书“天禧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众社等/二十六人重发/誓愿於此/地上建塔子/一所不得别人妄生/搅乱如/若有此之/徒愿生生莫/逢好事者”；木塔一，说明者谓“民国二十九年敦煌千佛山出土，此塔周围有佛像，内贮银质塔，与木塔相似，周围佛像乃系金色，上刻‘于阗国王大师从德’等字，现由马军长（骑五军之长马步青）存储”。此木塔即马氏所赠。此外尚有骑士俑（大长公主墓中出土），豕俑、仓廩俑，邑人孙韶（雍正五年宁波知府）自书《二思堂记》，宁波万承勋跋墨迹，长城秦砖，及唐砖（毛祐墓中出土）、陶瓶二，亦马步青军长所赠。藏碑之佳者有：

（1）重修感应塔铭，背面西夏文，原在大云寺。

（2）唐万安县令毛府君（祐）墓志，民国四年城西北十五里四方台出土（《陇右》卷二页三）。

（3）唐代乐王慕容明墓志及盖，光绪十五年出土，民国八年移置馆中（《陇右》卷二页廿二）。

（4）唐安乐王慕容神威墓志及盖，民国十八年出土于城南三十里南营儿青嘴喇吗湾（《陇右》卷二页十四）。

（5）唐弘化公主墓志及盖，民国十六年地震后出土于南营儿山中（《陇右》卷二页五）。按此碑石，陈万里于民国十四年即见之，其出土当较早。陈氏谓此公主碑、慕容明碑及毛祐碑“皆前年出土于凉州城南五十里之上古城”，似不足信。（见《西行日记》）。

（6）唐康君（阿达）墓志及盖（《陇右》卷二页四）。

(7) 唐青海王乌□也拔勤豆可汗墓志及盖(《陇右》卷二页七)。

(8) 唐景云二年大云寺古刹功德碑(《陇右》卷二页十五)。

(9) 张兆衡(雪槎)墓表,道光廿九年牛鉴撰并书。

(10) 武禹亭碑。以上三者及西夏碑,在牛公祠中。

(11) 威武武征君(瓚字□侯)、李孝廉(名夔生,字典臣)传,孙揆章撰,牛鉴书,共四石,与上文之(2)-(7)等十一石,同在牛公祠之对面轩廊中。陈列室中又有碑石一,据云为毛祐之子墓志。

馆中悬挂古碑拓本多件,可注意者为:西宁王碑,甚大,闻原件仍在永昌堡石碑沟。三官庙碑,原碑已毁(说明书云:“明万历九年威武三官庙碑,原在县城东北所杨府后红庙街,民十六年地震庙毁,此碑已被无赖破碎,幸贾杏卿于地震前拓得一纸”云云)。虽曾著录于《陇右金石录》卷九页十,但未录全文。

文庙中又有:明成化六年重修儒学碑记(《陇右》卷九页四),乾隆十六年重清文庙祭田碑记,道光廿五年重建绍忠祠碑,正统四年凉州衙(?)儒学记(《陇右》卷九页一),康熙四十三年三乾隆卅七年重修文庙记,康熙五十九年名宦祠祭田碑记,道光六年圣庙碑铭。

由民教馆出来后,赴大云寺。此寺为武威古刹,相传为前凉张氏之宫所改,寺后有塔。寺西为清应寺,亦有一塔。民国十六年大地震,二寺皆毁,塔亦倾圮。现下大云寺塔仅余下半截,有类雷峰塔。清应寺塔则仅余颓墙一堵,清应寺塔中有小泥塔,与千佛山306洞之泥塔相似。附近有古钟楼及藏经阁。藏经阁系康熙年间所建,贮藏藏文佛经百零五部,现为镇公所。进去参观,有康熙十一年建阁记石碑,藏文佛经为梵夹本,字颇工整,以黄色包袱包裹。时天已下雪,赴武威中学,为罗什寺旧址,有一塔为砖砌,凡十一层,乃后来所筑(罗什寺塔中有一残石,刻字三行:“罗什地基/四至临街/敬德记”)。

由北街至十字路口,转赴西街而行,鞋铺及寄售所颇多,公共体育场在路北,有马步青军长纪念塔,相传为马超之王府基。

1月13日 星期六

早餐后，赴西街清凉池洗澡，为马步青军长所创办，现归清真小学为基金，设备颇佳。后赴吕祖庙，在城之西北隅流水巷，庙中有康熙六十一年之匾。庙中菩萨塑像甚多，颇似佛像之集中营，关帝庙之关公骑赤兔马铜像亦在其中。（《陇右金石录》卷九页十引《新通志稿》，谓关公铜像在县西街，像高八尺，乘马横刀，重三千斛，明万历卅五年铸。）城内庙宇改为公共机关，其佛像皆移于此。出来后，又往大云寺、清应寺、藏经阁，皆为昨日所已游者。登钟楼，楼上有乾隆十五年重修钟楼碑，钟为铜制，已生绿锈，无文字。铜钟花纹分成十八格，上列三格为飞仙，间以几何三格；中列为天王像三，足下践踏一小鬼，旁立二小鬼，亦间以几何形三格；下列为云间飞龙及飞虎各一格，站立二天王为一格，亦间以几何形三格。隔离各格之线栏，横线为两兽对立，中央云纹垂直线为唐草纹。观花纹风格，似为唐代物。

1月14日 星期日

晨起后赴工程处，晤及王处长（竹亭），知今日开车赴兰，搭车问题只要司机答应，即无不可。乃与司机接洽，以2000元车费成交，可携带行李3件，决定余坐工程处之车，阎君乘下午开行之运输处车辆，约定兰州相见。车开行后，初行平原中，南山近在眼前，积雪颇深。经靖远驿站后，约45公里为武威、古浪交界，逐渐荒凉。至古浪县城后，附近则公路两侧皆山，车行山中，蜿蜒而上，经十八里铺，渐行渐高，气温变冷，幸今日晴朗，阳光普照，故除足部外，尚不觉冷，然亦幸有老羊皮保护也。车抵龙沟堡后稍停，大家下车进膳，离永登尚有85公里。饭后复行，13公里抵乌鞘岭最高处，海拔2900米。由此下坡，约3公里抵岭脚，经镇羌驿，过一大川，明代长城遗迹又现于路侧，间以土墩及五小墩。抵岔口驿，路渐平坦，其地离永登南有48公里，日已西落，晚风寒冷刺骨。不久即入一小平原，村舍渐多。抵永登时，天已漆黑，宿东方旅社，房金每日50元。

1月15日 星期一

晨间由永登动身，36公里经红城子，公路沿庄浪河北岸，行64公里至河口镇。过河口后沿黄河而行，南岸有一高出河床约二十余米之台

地，不知是否即马兰台地。车经安宁堡、十里铺、至金城关即停车。卸下行李，呼车赴科学教育馆，晤及袁翰青馆长，即宿馆中。接到川中转来家电，系由瑞安发出，日期仅标11日，似为12月11日（或11月11日），“父病危，速归，鼎”，闻之令人心胆俱裂。然现下返里交通已断，无法东归，惟有默祝上苍，皇天不负苦心人，毋使余抱终天之憾。

1月16日 星期二

晨间与科学教育馆袁翰青馆长接洽寄存石君所购之彩陶，袁馆长允许代为保管，但如果有意外损失则不能负责。下午赴公路总局，晤及秘书室主任黄兆桐（凤岗），据云采集品运广元无问题，但不能一次运去，须陆续由班车运往广元，可存储局中，到齐后再由水路运往重庆云云。赴兰州车站查询已到箱数，以未携起运单，不得要领，拟明日再往。现下票价，赴临洮689元，西安4674元，广元8734元，重庆15765元。晚8时许阎君抵兰。

1月17日 星期三

晨间与阎君同去找寻东去西安之车。赴总局，晤及黄凤岗主任，承其代为介绍站长找车。阎君往访其友方君，师大附中主任，彼代师大聘请阎君任副教授，月薪360元，阎君颇为心动。余赴水利公司，晤及赵敦甫君，约定星期日赴其家中参观所藏古物。旋至西北图书馆，晤及刘衡如馆长，约定明日往观馆中所藏汉简。返家后遇及阎君，据云有友人之太太与车辆调度所主任极熟，搭车颇有希望。

1月18日 星期四

晨间与阎君赴雅园洗澡。此次旅行为时过久，生了虱子，捉了20多个，幸而还没有带疥癣虫回来，否则成为采集西北动物标本的旅行了。回来后，阎君出去接洽赴西安之车，余则向袁馆长接洽存放标本箱子及运箱子之拉拉车。午间西北图书馆，晤及刘馆长，参观该馆所藏汉简，并作札记，惟允许不予发表。返后带科教馆工友赴车站，提取已运到之12箱标本，运往中山林之地庙。

1月19日 星期五

赴十里店师范学院拍一电报致家，询问父亲病痊否，温州已不通电报，乃由王明君代转，不知可收到否。旋至邮局取款，又将存在科教馆中之款提出，存入储金局。返家后写信几封。

1月20日 星期六

晨间至金专员处，提取托带之皮箱二只。归来后，将行李稍加整理，又将向先生寄存此间之行李取出，集中于一处。赴握桥中国银行办事处，晤及吴良才君，知其于中正山及中山林二处，皆发现史前彩陶片。昨日伤风，睡眠欠佳，今日精神甚差。

1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赴赵敦甫先生处，承其出示临洮出土之史前陶器，并留午餐。饭后偕同至科教馆，余出示汉简及其他标本，适袁翰青馆长亦来，遂一同传观。不久何乐夫、方永蒸二先生来观汉简及唐写经。傍晚苏莹辉君来谈。晚间将汉简订于薄木片，以便将来有人欲参观时取阅较为方便，且不易损伤。

1月22日 星期一

晨间理发，赴邮局寄信，至德盛恒接洽存款事。下午将款存入，归后写信数封，并为董作宾先生购毛线2磅。晚间石杰君来，乃石璋如君之侄，现在此间邮政储金局中任事，接洽其叔存放此间衣物运川问题。伤风未痊，身体不适。

1月23日 星期二

晨间与阎君同赴贸易公司，接洽阎君赴陕西之车辆。归来后，余在家中阅《陇右金石录》。

1月24日 星期三

晨间送阎君上车，9时余始开行。赴西北图书馆阅览室，翻阅新出版之杂志。下午取款，为向君购毛呢3丈，又为自己购毛毯一条。返科教馆，将去春存于此间之大红皮箱，及史3号箱取出打开，将向君之

物，集中于木箱中。

1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开始整理账目，刚将向君的账算清。袁翰青馆长来言，宪兵第×通信连，借用科教馆的仓库作无线电收发处，要将仓库中存放的东西搬出去，允许以其所辖之广福寺大殿，让作仓库。袁馆长要我去照料考察团存放东西的搬运，与馆中王友德君领一工人前去，由队伍派兵征发马车搬运，傍晚始毕。今拍一电报与傅、李二先生，曰：“傅所长李主任，标本运川否？广渝水运能否免费？祈电复，肅。”晚间将致向及傅、李的信修改后发出，又致萧纶徽君一函，请将去年薪贴汇至兰。

1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李嘉言君来，系清华同级级友，现在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闲谈别后情况，询及师友近况。李君言陈寅恪先生最近有信来，意兴萧条，有集句对联：“今日不知明日事，他生未卜此生休。”下联为李义山诗句。同出至附近餐馆用餐，餐后即握手作别。下午整理阎君经手账目。今日起在科教馆伙食团用餐，以较为省事又省钱也。

1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河西中学张朴如校长来谈，近由重庆返甘，候车赴肃，参观余所获之汉简。今日又花了一天的工夫整理账目，补贴印花即花了半天工夫，补贴了400余元的印花。计算去年发掘工资，发掘民工，无工资者100工，20元一天者796工半，40元一天者177工半，共计1074工，发给工资23030元，又面粉2148市斤。

1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刘衡如馆长及苏莹辉君来参观汉简。赵敦甫先生持临洮出土之石器4件来，闲谈一会儿。下午整理账目，将阎君经手账目弄清楚，开始作向君账目之誊写。

1月29日 星期一



将自己与向君二人所经手之账目，誊录入清册。

1月30日 星期二

连日赶着清算账目，虽伤风而不顾劳疲，今日忽身体有点发烧，体温38.7℃，须要休息。

1月31日 星期三

今日将账目全部清算、复核一遍，将单据编号计431张，又工资账及面粉账各一本，至1月23日共用去459600余元，尚余140600余元。下午开始誊录旅费报告表。今日下雪，傍晚雪霁，有市政府警察督促着各店馆将门前人行道的雪扫清，“各人自扫门前雪”，连这点还要警察督促，可见世风之日下，一笑。

# 2月

2月1日 星期四

今日花了一天的工夫，始将账目誊抄完毕，校对一遍，以免错误，明日补上工作日记，即可寄出，以了此报账一事。

2月2日 星期五

今日又下雪，上午将工作日记做好共三叶，下午挂号寄往李庄，请萧纶徽君核后再行寄渝。计总领条及收支一览表各一纸，用费报告表12纸，工作日记3叶，单据431张，账簿（工资账，面粉账）二小册，用牛皮纸包好，再套入牛皮纸封套中，航空挂号，共费130元。寄出去后，不禁呼一口气，总算将这事告一段落。下午自动休息半天，在图书馆中翻阅杂志。

2月3日 星期六

今日雪霁，天气又变冷。上午去雅园沐浴，虱子仍未全灭，令人不安。赴银行取款，至各寄售所一走，买了一件黑色西装上身，以前年由渝赴李庄途中一套西装被窃上身，此次拟为配补。余返科教馆取向君所存之包裹，至水利公司将包裹交原素欣主任带川，邀之至南味斋食红烧鱼。二菜一汤，连小账竟达800元。饭后至电影院观英国历史剧《九日女皇》（*Queen Mary*）。

2月4日 星期日

至书铺翻阅新出书籍。下午将铜壶拿去修补。

2月5日 星期一

上午至西北图书馆阅书。赴车站询问标本箱，尚未到。下午购一白被单，将旧被单拆下涤洗。

2月6日 星期二

赴公路总局，晤及黄兆桐主任，允设法向敦煌催运。余出发掘照相给之观览，黄氏颇喜悦，氏亦好古，家中颇有收藏，约星期日往参观。下午在家中拓三种西藏碑<sup>[1]</sup>，乃原主任去夏由祁连山携回者，应向先生之约，拓一份寄去，以便找人考释。报载美军入马尼刺，欧洲方面苏军离柏林不过40里，令人兴奋。

2月7日 星期三

赴民众教育馆，文物展览室中古物颇多，史前陶器多辛店期者，间亦有马厂及半山期者；铜器有二周卣，一周鼎，一周彝（簋），一汉代方壶，二“瑚琏”，一周圆圈形物（不详其名），王莽权则仅余一大者，以铁为之，作大环形。《陇右金石录》著录兰州科教馆所藏者：（1）商卣二，形制略同，一高一尺九寸，圆径四尺五寸五分，口径九寸；一高一尺九寸五分，圆径四尺六寸五分，口径九寸，两器皆有盖，款识即铸于盖内，积锈剥蚀，字不易辨，两器皆作方形，一较大。（2）周彝，高六寸五分，口径八寸，底有铭十八九字。（3）周鼎，高八寸，有耳高一寸八分，口径九寸八分，无款识。（4）新莽权衡，民国十八年出于定西县北称钩驿，凡十事，大半归教馆，民廿一年被窃，只剩最大一权（今称134斤），被窃之物在天津查获，归北平古物保存所。（5）汉方壶，凡二，俱无款识，一高一尺三寸强，一高八寸有奇，口径二寸七分，腹部皆大。（6）汉瑚琏，瑚高一寸九分，口径二寸四分；琏高三寸五分，口径二寸五分，均无款识。其注语皆根据《甘肃新通志》稿本。下午往公路管理局，谒何竞武局长，余出照相，氏颇喜之，令添印大方盘、小方盘、泰始十一年碑及烽燧积薪各一幅，又令明日携汉简往。

2月8日 星期四

上午携汉简往公路总局，何局长召各室主任来观，皆大赞赏。何氏谈及标本箱运川问题，谓现下西路军运甚忙，再过几月，天气稍暖或可设法以一车运去，可以随车押送，以免损失。袁馆长约除夕赴其家用餐，乃购鱼一对300元、糖果一斤360元，作为过年礼物。

2月9日 星期五

上午阅《陇右金石录》卷一。下午赴省政府，谒见赵龙文厅长，系傅孟真先生之弟子，前在渝曾遇及傅先生，允许对于考察团竭力帮助。闲谈间，言及西北边防，必须以全国力量为之，甘肃一省之力量，实在不能胜任，汉代之开发河西，即以全国力量为主，令余作一短文，主述汉代之事，以便将来可以陈请中央，对于西北国防军队之供养，须全国分摊，不能专责之甘肃一省。又谈去年考察团之工作、经过及今后之计划。

2月10日 星期六

翻阅《史记》中《大宛列传》、《匈奴列传》、《卫青霍去病列传》等，作札记。

2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至黄兆桐先生处，氏颇喜收藏，所藏书画古物在万件以上。出示汉代陶器、唐代三彩陶俑、小铜器、玉器、宋缂丝等。据云大部分为洛阳出土，而购于郑州、洛阳古董商。云唐墓中之明器，普通为金刚一对、文官一对、蹲坐怪兽一对、马一对、骆驼一对。余因回忆老爷庙之发掘，大致不错，惟马俑大者仅一个，文官为一男一女，稍为不同。黄君留余午餐，餐后一同至民众教育馆，观文物展览室之陈列品。余旋回家阅《周作人代表选》（上海全球书店“当代名人创作丛书”本），此君在北平沦入汉奸群中，殊为可惜，其文笔颇清新可喜。

2月12日 星期一

今日为旧历除夕，上午赴西北图书馆托苏莹辉借《汉书》一部。返家写信与傅、李二先生及向觉明先生，接洽关于标本运输及今后工作问题。下午伙食团包水饺，余亦加入，预备明日元旦食用。晚间在袁翰青先生处用餐，袁先生请馆中单身汉叙餐过年，饭后袁先生几位小姐做游艺为余兴。最后看电影，乃同盟国之宣传新闻，较第一次欧战之仅出画报者，又进一步。

2月13日 星期二

昨夜下雪，今天阴。阴历元旦，各处皆休息。余在家将佛爷庙

M101墓的墓门图，依比例重描一张，竟花了一天工夫。晚间接到傅先生来函，知李先生已赴重庆，并谓今年或可稍筹西北工作经费，要我作一预算，秋后再返川。余以为可将去年余款作今春工作之用，不必另行添款。

2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至中正公园观同盟国之新闻照相展览，又至图书馆翻阅杂志。下午阅《汉书》，作札记。

2月15日 星期四

作《汉代用兵西北之供养问题》，乃应赵龙文厅长之要求而作也。不过札录《史》、《汉》中关于此事之各段连缀成文，以证明当时实以全国力量解决此问题，并不专赖甘肃一隅也。

2月16日 星期五

由西北图书馆借到新出《集刊》。阅劳贞一君之《两关遗址考》，较其初稿已有增删，但仍有错误及未妥处，乃作札记。今接傅先生之来电，乃与航信同日发出者，竟较信更慢。

2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油矿局办事处，接洽运输事。据云此间仅负责运往广元，广元另有办事处负责转运，现下水枯，广渝段多为陆运，但水涨时以皮筏子水运为多，古物运输中途破损不能负责云云。归途经兰园，见兰州市服务处有新闻照片展览，与中正公园所展览者相似。至图书馆翻阅旧杂志。下午阅《陇右金石录》卷二（唐代）。

2月18日 星期日

阅Andersson,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安特生：《黄土的儿女》] 中陇南考古之一部分，作摘记，预备春季工作之用也。下午至河声书店，得到张大忠书《李怀襁碑》未断前之拓本，惜仅有碑阳一面，而末三行又以补纸脱落，以200元购之。又在旧货摊上得古钱数文（半

两，大泉五十，昭武、同治通宝），仅费十余元。

2月19日 星期一

阅《陇右金石录》卷三（宋上）。今日天气已暖，室内不生火而在零上6度，檐头雪化滴水，盖节气已是雨水，大约再过一月，即可出外工作矣。

2月20日 星期二

阅《陇右金石录》卷四（宋下）。将佛爷庙M101墓墓门图上墨。

2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往谒赵龙文厅长，见余所摄敦煌照片，颇喜，谓改日邀余便饭，约友人数人，可携此项照相及汉简实物以传观，余遂乘机索十万分之一洮河流域各图（计8幅）。余出示前数日所作之《汉代出兵西北供养问题》，氏谈及新疆运马问题，谓24000匹，原拟由马鬃山一道赴酒泉，然后沿南山东行，但以蒙哈联军之闹事，只能由猩猩峡一途，中途倒毙颇多，运抵兰州后，多已疲累，不能使用，沿途草料甚成问题，戈壁中则饮水亦成问题云云。下午赴河北岸，洪武五年铸之河桥铁柱，北岸者尚存其一，另一柱为清代补铸，升允所立之“修铁桥碑”亦在北岸。欲上北塔寺，中途为驻军所阻，只得废然而返。山腰之庙，梁上多题天启五年修筑，但其中一部分为清代修补者。

2月22日 星期四

将“敦煌略图”修正后上墨。

2月23日 星期五

今日将佛爷庙墓地总图修正后上墨，加色，涂色的结果不佳，又用影描纸重描一份，将三幅分图的标题添补上，足足花了一天工夫。袁馆长来约下星期纪念周中讲演。

2月24日 星期六

将佛爷庙1001墓的平面图绘出，剖面图只画了一半。下午领取定做好的木箱。

2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将佛爷庙M101侧面图（仅绘砖室）绘画完毕。中午赴赵龙文厅长家午餐，在席者有周总司令（前年在陇南主持剿匪者）夫妇及陇南孙振武专员（驻武都者），见余所获汉简及照相，皆颇欣赏。晚写了二封信，与傅、李二先生，请示运输标本问题及今后工作问题。

2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在科技馆纪念周中，讲演去年在敦煌工作经过及收获，并将一部分标本陈列以供众览。接省政府谷正伦主席请柬，约下午5时半“洁餐候光”，座设省政府后花园澄清阁。此次东返兰州，竟未往晋谒谷主席，袁翰青馆长谓应先往晋谒，如事忙不能接见，则可留一名片。下午3时乃往省政府，接见后谈及此次工作之收获，希望今晚能携往以供众观。傍晚与袁馆长一同前往，客人颇多，省政府丁宜中秘书长、民政厅赵龙文厅长、教育厅郑西谷厅长、建设厅张心一厅长、青年团张世选君、武都孙专员、油矿局运输处赵凤起主任等，约20人。谷主席及诸人对于汉简及唐俑，皆发生兴趣。席间谈及工作事，谷主席询及向先生是否再度来甘，希望余能在此间再作调查，又希望能将敦煌采集品在兰州开一展览。席散时已9时许矣。

2月27日 星期二

阅《陇右金石录》卷五及卷六。自卷六以下，皆为明碑，时代过近，较不重要，涉猎而已。

2月28日 星期三

整理发掘笔记，将佛爷庙M1003及M1006二墓绘二十分一图，以其足以代表六朝墓之中型及小型者也。

# 3月

3月1日 星期四

今日赴十里店。至中央广场候车，今日交通车以修理机件，停车不开，乃步行赴十里店。至何乐夫君处，闲谈一会儿，提及城子崖之有字陶片，何君仍主张有为殷代前期之可能，盖囿于董彦老之说，以其中有二字近于甲骨文前期字体也。余则以为其所出之文化层为东周期，并非黑陶期，此物决不能在周以前，齐人之“齐”作地名解，恐为太公封国后之事；陶片上刻划文字，多属潦草幼稚，不能视其为文字草创前期之物。余旋至李嘉言处闲谈，旋又至何乐夫君处。何君出示去年师院筑礼堂时所出土之陶器数件，大部分为红陶两耳罐，其一有黑色花纹，有二件为带沙灰黑色陶，一仅存底部，一颈部压一泥条，似与临洮寺洼山出土者相近，因其大部分为无色红陶，故何君疑为齐家期，然实无齐家期之特征。有人骨一块，离陶器丈余，或为另一墓葬之人骨。又谈及卅二年冬何君所发现之各遗址，据云皆为散布地面之碎片，并无灰坑，殊无发掘之价值。谈至4时许，始动身返城。经过上徐家湾时，曾在何君所发现之遗址中寻觅陶片，无所得。据何君云，前年率领学生数人一同寻觅，仅知得陶片十余片而已（此遗址在兰州电厂以西一黄土台地上，前有旧屋数间，一楼阁耸立，原来或为庙宇，黄土崖壁上有洞数个，为近人所挖者）。

3月2日 星期五

昨日赴十里店步行了四十余里，今日颇倦，绘佛爷庙101墓墓葬图，未能及半。今日收到向觉明君电汇2万元，不知何款，令人捉摸不着，取款上街购物。接汤君来信，知已在武威另创一牧畜公司，将来赴武威考察，即可住其公司中。

3月3日 星期六

科教馆新仓库已布置好，在黄河桥西，考察团标本箱已经运往，袁馆长嘱将点交事办好，奈石杰君未将陶罐送来。今晨往访石杰君，请其



直接运往仓库。返家后阅《陇右金石录》卷七，尽一卷。

3月4日 星期日

昨日天晴，颇暖。今日馆中拆火炉，已较往年为晚，但今日忽刮风，天气颇寒。上午赵冠洲君来谈。下午与赵君及苏莹辉君，往访郭永禄君，郭君乃敦煌县党部书记长、省参议会驻会委员。闻敦煌粮价曾涨至每老石万余元，今征购由万石减为七千石，故价稍跌，为九千余元。宋子衡县长，昨日由省府会议记过一次，阳历元旦敦煌营部演戏，与人民曾发生冲突云云。返家后写了几封信。

3月5日 星期一

阅《陇右金石录》卷八。上午至科教馆新仓库，知石杰君已送来六罐，不知尚有几罐。至中行握桥办事处，晤及吴良才君，与吴君一同赴黄河北岸，至金城关，向东而行上山坡，至王保保城。宣统《甘肃通志》谓在镇远桥北偏东，据山临河，明初王保保（扩廓帖木儿）据州时所筑，为极厚之土墙，相去百余步则有土墩。余等乃由山坡上东行，经山梁子至徐家坪，此坡似为马兰台地，但细觅陶片等遗物，皆无所得，仅有现代所用之红陶及黑沙锅碎片而已。至中正山，建设厅于此间造林，前次美国华莱士来此，或询之何时可以成林，氏答perhaps 200 years [大概200年]，盖山高不能引水，而天气干燥，雨雪不多，造林殊不易也。余等在中正山碑西约13米，找得一手制陶碗，又得彩陶片二，为方格纹。吴君去年曾在此得彩陶几片，可以凑合成完器，似出于墓葬，植树时翻土而出。余等下山至盐场堡，然后返城，沿途虽注意，仍无所得。

3月6日 星期二

阅《陇右金石录》卷九（明四）。上午至邮储局，晤及石杰君，据云陶罐仅有6个，石璋如君私人之物则与所开之单符合。返科教馆询许宗礼君，于馆中又找出3个，符合9个之数，约定后日前往仓库点检。下午至五泉图书馆，访张鸿汀先生（名维、临洮人，现任参议会议长、《陇右金石录》之著者），闻余发现晋碑、汉简，颇为欣喜，并出示临洮周氏所藏汉简释文，俾余抄录一份。谈及临洮之彩陶墓，氏云当地人

称之为“鞑子坟”，疑为元代蒙古人之墓，而非史前者。各地文化之进步阶段未必相同，然以元代蒙古人仍属石器时代，则近于不可能。“鞑子坟”一称，当与四川汉墓之被称为“蛮子洞”一样，仅指其为古代墓，其葬法及殉葬物，皆与现下当地不同。氏允于余赴临洮时，代为写信介绍当地文化界人物。

3月7日 星期三

今日袁馆长赴西安，余托之带信与阎文儒君。至车站询问标本箱，仍未到兰。阅《陇右金石录》卷十，已将全书阅毕，有暇拟作校补。晚间苏莹辉君来谈。连日阴霾，今始放晴，天气尚寒，身体不舒。

3月8日 星期四

今日放晴，天气暖和。上午在家将佛爷庙101墓门图重绘一幅。下午与许继儒及王永焱二君赴科教馆新仓库，检点史地考察团存放之陶器，共计38件，已装10箱，尚须添做一箱，作一清单；又于史1号箱中，找出石君私人之物颇多，盖此箱与史3号皆装零物。将陶器作一清单，尚有数件在馆中，拟明日运往仓库。

3月9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中绘画佛爷庙101墓形图。下午将放置馆中之彩陶运往新仓库中，归途遇及王竹亭先生，知已由重庆返兰，不日赴肃。晚间至吴良才君处，谈至10时许始返舍。吴君详述在扶风之姜嫄村、卢家村、四坡和牛仓二村中间，武功之圪塔庙、杜家坡、段家湾、水渠村、徐家湾，殿背湾，岐山之蔡家坡，宝鸡之姜城堡，以及南京之阴阳营，皆发现史前遗址，大半皆有陶鬲之足。在兰州则于中山林及中正山发现彩陶碎片。

3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吴良才君来，遂偕同王永焱君，一同至天主堂，晤及艾和风（Eilhaff）神父，乃德国人，在甘肃共住12年，初二年在岷县，后在兰州。往观其仓库所藏之彩陶，据云一部分为安特生所捐赠，一部分为傅神父在临洮所采集者，大部分为半山、马厂及辛店期之物。氏云凉州之

北约百余里，有永宁堡（一名石堡，归永昌县管辖），离人家约十余里之沙漠有古墓，亦出彩陶，与镇番沙井期者相似，当地一秀才云乃元代蒙古人之葬地。由艾神父处出来后，王君告余在静宁界石铺石嘴子有灰土文化层颇厚，出有陶片，一片正面粗绳纹，背面小圆圈突起甚多，颇与敦煌汉代烽燧所出之一片相似，或亦为汉代物。与吴君同赴中山林，捡到陶片十余片，其中一片为彩陶，有红黑二色之彩，红陶颇多，一部分表面磨光，一部分有绳纹，灰陶夹砂带绳纹者亦有5片。至吴君家用餐后返馆。

3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李嘉言君来，约定星期二赴西北师院演讲。下午在家绘佛爷庙M101墓图上墨。

3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至木匠铺领取定做木箱，送至科教馆仓库，将史地考察团所剩余之彩陶罐子全部装箱。下午在家将佛爷庙M101墓图上墨。晚间石杰君来，将石璋如君私人之物，除小手提皮筐外，一概取去。

3月13日 星期二

今晨下雪，天气骤寒，幸少许即霁。应西北师院之邀，前往十里店演讲，交通车以雪滑停开，步行而往，因穿毡窝子，颇为吃力。在史地系主任家中午餐，演讲1时开始至3时止。乘洋车返城。阅报知敦煌艺术所已被裁撤。

3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与王永焱君同赴仓库，将史地考察团之11箱38罐检点清楚，加上封条，以清手续。下午至苏莹辉君处，赵冠洲君亦在座，三人一同前往高一涵监察使处，谈及艺术所停办问题。高公颇为之惋惜，谓中央如不设法，省政府或派人保管。返舍后收搭行囊，预备明日赴西果园。拍电报与阎文儒君，报告艺术所停办事。绘佛爷庙101墓图，上墨着色。

3月15日 星期四

今日赴西果园调查，乘坐西北技专之拉拉车，适以轮胎损坏须要修理，中午始能开行，乃赴水利公司，晤及赵敦甫先生，请其将寺洼山遗址绘一略图，以便赴临洮时调查方便。午后车始开行，拉拉车行走缓慢，出西门过西津桥，沿洮兰公路南行，经骆驼巷、萧家庄（即十五里铺），而抵西果园，已5时许。晤及杨叔栽君（浙江上虞人，农艺及英文讲师），已为余预备好房间，又为余介绍凌洪龄君（江苏泰县人，体育讲师）。凌君曾陪何乐夫教授在此间作调查工作，故对于附近之遗址情况颇为熟悉。据云曹家嘴之文化层颇厚，殊值得发掘。民国二十九年日蚀时，有人登此山观日蚀遂发现此遗址，卫聚贤曾发掘一次，去春何乐夫率领学生又掘一次。西果园后山亦有彩陶片。十五里铺路南约二三里亦有灰土坑，出绳纹陶片，时代似较晚，乃凌君所发现者。凌君出示所采集陶片及石器，并允明日偕往各处调查。

3月16日 星期五

早餐后即与杨、凌二君同赴曹家嘴。由技专校舍东行，然后沿公路折向南行，越孙罗沟，两侧皆山，就公路所截之路旁剖面观之，下层为甘肃系之红土，上层则为黄土，路西有台地，路东为小溪。西果园民房尽处，路西之侧壁上即显露灰层，厚约30厘米，离公路面约高1米，其上积土自20厘米至40厘米之厚，当系农民平地为田时所移斜坡之土，若为风积土，似不能如此之厚。灰层中出陶片，为黑彩红陶及绳纹灰陶，数量不多。灰层断续出现，直至青岗岔过来之小溪过渡处始不见。过溪后，路东为陡坡，上有新建之公路局房舍；路西即小溪，溪西之河滩上有农舍数家，村名为沙滩磨，属水磨乡第六保。村后之平顶山，高出河床约50米，即为曹家嘴遗址。沿公路西行，有民房数间，亦属沙滩磨。由此处过溪，上山坡至曹家嘴遗址，坡上即有彩陶碎片。遗址为农田，沿坡作三级梯田，田中彩陶碎片甚多，亦有绳纹灰陶，检得花纹不同者数十片作为标本，又有石器碎片及一椭圆形之石刀。梯田之侧面，显露灰层，其中亦有陶片，卫、何二君之发掘即在此灰层中。据闻，卫君得有骨器、石器及完整陶器，何君得有陶片及一完整石斧。凌君云，此层中常有数石块堆成一灶，上有绳纹粗陶碎片，周围之土为红烧土，有灰炆。农田之西尚有农舍数家，有一径通李家塹，往南为深沟，沟壁有农家凿穴而居，此沟壁亦有灰层，何君曾在此发掘，凌君云亦有炉灶遗

迹。余等在此间检得彩陶二片，骨钻、绳纹陶片及灰陶器口部各一。返校午餐后，又与凌君及吴锡福君，同赴西果园后山。盐务局之后有一土门，进土门，西上山坡，即余去春检得陶片之处，于农田中又检得数片。此间陶片较少，其分布较散漫，且不见灰层，其黑彩红陶，常有红彩一道，而曹家嘴所出者，皆仅有黑彩，此为二处之不同点。凌君又于稍东之农田壁上发现墓葬，无殉葬品，时代不详。返舍后，洗刷陶片，并写上出土地点。

3月17日 星期六

今晨独自一人，由技专经沙滩磨、青岗岔，沿公路南行，拟寻觅遗址。由青岗岔而南，山渐靠近，陡坡峻壁，不适于住人，故无遗址。小溪一道，与公路几乎平行，约行2公里许，汉水分为二源，其地名曾家池，再南为吴家沟。余乃循途而返，北返约半公里许有小村，在路西之山腰上，由山径而上，知其地名庙儿湾，有路通袁家湾。余返至青岗岔时已过午，乃在路旁小店进食，为素面，仅有盐、醋及辣椒以调味，然饥者易为食，进二碗。赴曹家嘴遗址，摄二照片，又于遗址中检得彩陶片数片。在此待凌君饭后来找余，遂一同至附近农家接洽发掘事。据云，卫聚贤、何乐夫二君所试掘之地，业主系一高姓，住袁家湾，佃户系其婿窦某，住沙滩磨，即在公路旁，乃前往接洽。天暖雪融水涨，午后溪水颇大，过河颇为困难，以大石块置于溪中，作成断桥，始得过河至窦某家，以其赴湾沟耕田，不在家中，乃先返校。

3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与凌君赴萧家庄，由西果园沿公路北行，过河后有一村名崔家河，至距萧家庄约一公里半处，路东为公路所切截之侧面上有灰层，厚1米许，宽亦1米余，似为一灰坑，其南尚有灰土一层稍薄，灰土中发现绳纹灰陶二，木炭屑及兽骨，不能判定时代，以绳纹陶至六朝时尚有之也。过河而西，上王家坪，似亦为马兰台地之一部分，检得黑彩红陶及绳纹灰陶各一片。询之老农，据云耕地时亦常遇到此种彩陶片，小学教员谓年代甚古，乃“明朝物”（此犹吾瓯俗谚，称行为古旧之人为“明朝人”）。过一深沟后为牟家坪，地形与王家坪相似，仅捡得绳纹灰陶片一，询之耕地之农民，皆云未见彩陶片。又过一深沟，为西果园下土主

庙之后山，凌君检得长方形凿孔之石刀残片一，又检得彩陶片二。至废堡之北，又检得彩陶片二，绳纹灰陶一，返校已下午1时许。饭后余又独自沿公路北行，至下土主庙后之山上，检得灰陶器口一片，压纹（平行线纹）陶二片，又于晨间检得石刀碎片处，检得彩陶数片。又于晨间检得石刀碎片处，检得彩陶数片。至废堡之西，检得石斧残片二、残陶环二、彩陶数片。至上土主庙，即技专背后山上，农田中检得彩陶片二，北壁有一屈肢葬半露于外，稍东之壁上亦露出肢骨残片及一绳纹陶片。按屈肢葬曾发现于临洮史前墓葬中，时代颇早，此次所显露者，其脸向内，脸前或有殉葬品，遂雇一工人，拟明日试掘。

3月19日 星期一

晨起后，匆匆洗脸，连早餐也不用，即赴技校后发掘昨日所发现之屈肢葬。冒着晨风，怀着满腔的希望，抵其处后，先绘图、照相。此屈肢葬，头部向西（250°），已半露于外，稍加发掘，即于肋骨上发现一铁制饰物，其时代决不能过早。后又于右肘发现不成形之锈铁一块，人骨之周围有木痕，余疑其盛以旧木箱，而不用棺，故尸体遂蜷曲，并非当时有屈肢葬之风俗，一场希望遂作云烟散矣。旋与凌君赴青岗岔调查，由公路局破车停车场过溪而西，上岗家山，至与曹家嘴隔沟相对之一台地，亦为一遗址，侧壁有灰层夹有陶片，农田中有彩陶，又捡一完整之石斧。此台地离河滩约58米，山坡作成梯田，捡得遗物之处为山巅顺数之第二层梯田。古时山巅当与第二梯田连成一片斜坡，史前人民即住于其上，现今以铁器农具之较为进步，故能造成二级或三级之梯田，便于涵蓄水份，其结果山巅遗物为土所遮盖，不易发见，而第二级或第三级之梯田，后壁即显露其上一层梯田之侧剖面，露出灰层，此灰层外部倾圮时，遗物即落于田中，故易觅得遗物。曹家嘴之情形，亦属相同。余等拾彩陶片时，旁立之村童云附近曾掘出彩陶罐子，遂令人引导至其处，在抔土一小方中有彩陶碎片一堆，似属一器。闻村中农家及山上庙中藏有完整古陶罐，至村中打听无结果，乃先返校。下午在杨叔叔君处借得测量仪器，拟明日往曹家嘴测量及试掘。

3月20日 星期二

晨起后微雪，只得将测量之举，暂行延搁。与王绪先君偕往青岗

岔，过溪登山，最低之一寺为九天金女庙，庙祝锁门不在庙中；再上为观音寺，已圯；最高之寺为蛟龙寺。询问庙中喇嘛，曾否掘得带彩陶器，据云并无此事，乃村童之谰言，只得废然下山。雪下愈大，匆匆返校，春雪易融，衣服微湿。下午洗刷陶片。阅王古鲁译白鸟库吉氏之《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内《西域史的新研究》及《大宛国考》二篇。

### 3月21日 星期三

今日仍下雪，不能工作，决定返城，以无车进城，只能俟之明日。先将仪器归还仪器室，又将饭费结算，此间伙食较科教馆为佳。在家阅毕《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

### 3月22日 星期四

晨间乘盐务局汽车进城。进城车停萃英门，呼人力车返科教馆，西果园之行，遂告一段落，将来拟再作小规模之发掘。返舍后知李乐知（俨）先生曾来访，遂往西北大厦拜访，晤谈颇久。氏欲一观汉简，以其欲于汉简中觅得算学史之材料也。又欲得唐代花砖拓本，以研究几何花纹，遂约明晨再见。出来后，赴水利公司，访沈君怡先生未遇，晤及赵敦甫先生，请其介绍临洮熟人。晚间至吴良才君处闲谈，知其已升城内分行营业部主任，赴临洮雇车事即托之打听。

### 3月23日 星期五

晨间至李乐知先生处，将汉简及发掘照片交之一阅，氏颇赞赏。氏明日即赴西安，留下通讯处，嘱秋后有暇来西安。出来后，至沈君怡先生处，顺便将汉简及照相呈阅，氏极喜悦，呼其妻儿一同来观，谈一会儿告辞而出。下午至西北图书馆，晤及刘衡如（国钧）馆长，谈及此次西果园之收获。傍晚苏莹辉君偕同刘子亚君（省立图书馆馆长）来访，并欲一观汉简，西北图书馆阅览组主任陈大白君亦来，闲谈颇久。

### 3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往参加兰州各界文化座谈会，系欢迎张道藩部长，遇及刘衡如馆长，刘子亚馆长及教育厅杨科长，由各界（新闻界、图书馆界、社会

教育界、戏剧界等）代表7人分别报告兰州文化界情形及所遇之困难。旋由张氏讲文化概论，谈到保存旧文化、吸收新文化。散会后，与之约定后日往访，拟托之带东西与傅所长，不知能如愿否？下午王永焱君来，谓地质调查分所约余星期一讲演。余向王君打听临洮情形，以王君曾在临洮一带作地质调查也。傍晚至自力路访陈春泉秘书，系阎文儒君之同乡，曾在临洮做古玩生意，但氏亦仅派人收买，并非亲往发掘，故出土情形及地点并不十分熟悉。据云，洮沙之辛店、临洮之新添铺，以及康乐、临潭交界之莲花山，皆有出土（新添铺属临洮第二区，前区长即亲身发掘）。地人用1米长之铁条往下探寻，黄土中砾石甚少，如遇硬物，即知为陶器或石器，近河床之台地出彩陶，高台地所出多为无彩红陶及石斧、石刀之类。据氏之意见，彩陶较无彩红陶为晚，间有灰陶出土，其时代亦当较晚，空足之鬲亦有发现，临洮地人称此种罐子为“商（丧？）罐”，意义未详。又云，庆阳之西峰镇，新近出土铜器颇多，天水间亦有出土者。告辞出来后，至回教徒安君处，乃去冬同车由肃来兰者，托其物色羊毛皮统，以傅先生欲购一件也。

3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将此二月之账目作一总结，将佛爷庙101墓之图绘就。下午往访赵敦甫先生，请其介绍临洮熟人，据云管理处之顾处长，已有张心一厅长之介绍信，不必另写。赵氏以所藏之西夏文刊经见示，乃《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七十七及七十八，卷七十七系全帙共20开，卷七十八原有32开，现缺4开，仅余19开（96页）。乃邓隆于民国七年游宁夏时所得，邓氏歿后，遂散逸于外，河声书店以100元购得，以1000元售出，赵氏辗转购得，计费4000元，将来或可脱让于中研院云云。返舍遇及苏莹辉君，闻敦煌宋子衡县长已免职来兰。此公去岁对于考察团不肯帮忙，有此结果，作打油诗嘲之：“升官远谪到流沙，不学无术闹笑话，赤足求得半日雨，开口吃尽数亩瓜，诉讼不如多念佛，清廉岂在少喝茶，记了大过又免职。‘此地不宜’回老家。”

3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民政厅，谒赵龙文厅长，请其写介绍信与洮沙及临洮县长，襄助一切。出来后，偕同王永焱君赴地质调查分所应约讲演，听众为地



质分所同人及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西北分所同人，由王曰伦先生为主席，致介绍辞后，余乃讲演考古学之大概及此次在敦煌之收获，凡历二小时。散会后，与王曰伦先生闲谈，氏拟派人参加考察，稍受考古学之训练。出来后已是中午，饭后取款，至寄售所购买库车紫羔女袍统，计26000元，并不甚佳，然佳者须六七万元，颇悔在安西、肃州时不购一件。旋与刘子亚君往访张道藩部长，未遇。

3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接到叙府汇来款项，乃去年一年所积之薪贴。开始写《陇右金石录补正》。至城隍庙，发现未著录者有元碑一、明碑二。庙中有民国乙亥财政厅长朱公□民《裁免茶商重征记》（靖远范振绪撰并书）。朱为乐清人，此碑与中正公园之平安塔（平阳林竞为甘肃民政厅长时发起募建），皆为吾瓯人宦仕于甘者所留之遗泽也。

3月28日 星期三

以一日之工夫，写成《陇右金石录补正》。

3月29日 星期四

赴文庙、城隍庙及白塔山，校勘昨日所写成之文。按白塔山山腰十小庙为明天启六年建筑，一部分经道光间修葺，檐记尚存六处，为天启六年肃府承奉正史泽、典宝刘忠等所创建或重建，县志失载。自山麓小庙起，第一、第二及第四庙，明代檐记已毁；第三庙檐记：“大明天启陆年岁在丙寅五月初八日，功德主肃府承奉正史泽，典宝刘忠，典服姜西、张举等，督工官司冯国春，乡耆匡汝砺、赵凰、杨登时、米永福、李善德、匡汝善等重建”；第五庙檐记：“大明天启陆年陆月贰拾日，功德主肃府承奉正史泽，典宝刘忠，典服姜西、……王国贤、杨明时等建”；第六庙檐记：“大明天启六年岁在丙寅□……□国祚绵长，疆域清宁，风调雨顺，人民乐业，吉祥如意者，督工内史王宁道、官本冯国春、蔚匠作。”第七庙檐记：“大明天启六年岁次丙寅孟冬辛卯吉旦，原任阿坝参将王嘉，宾室人李氏，男王建□、王建勋、王建中，发心捐资创建，管工官冯国春，金塔会匡汝砺、赵凰、杨登时、米永福、杨明时、匡汝善、李善德□……□□江监造，专祈国祚绵长，边疆宁谧，吉祥

如意者，□□□□□□。”第八庙檐记：“大明天启六年岁次丙寅七月中元节令，功德主肃府承奉史泽，典宝刘忠，典服姜西、张举，督工官司冯国春，经管钱两匡汝励、赵凰，会众（五十八姓名从略）重建。”第九庙檐记：“大明天启六年七月中元节令，功德主（姓名职衔从略）建立。”第十庙檐记：“大明天启六年闰六月初六日功德主肃府承奉正史泽（姓名职衔从略）等重建。”赴西北图书馆查阅光绪《皋兰县志》及弘治《狄道州志》。傍晚往谒张鸿汀先生，以昨日所作之文请其指教，并请其修函介绍临洮文化界中人。

3月30日 星期五

晨间往谒慕少堂先生。慕先生名寿祺，曾著《甘宁青史略》40册，年已73岁，精神矍铄。接谈之下，对于发现汉简、晋碑皆感兴趣。关于敦煌张义潮、曹议金二人事迹，据云《续弘简录》末卷有传。出来后，至街上购物，途中遇及钟毓珏君（现改名“天石”），乃十余前光华附中时之同学，已十六七年未晤面，现在省政府工合金库任副经理，畅谈别后情形，又介绍余与省银行同乡张子上君会面，乃知旅兰同乡颇多，张君所知者即达十余人。余返舍后检点文具、药品，拟后日动身赴临洮。

3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慕少堂先生处，将昨日托查之“光化三年封张承奉”一事出处（《旧唐书·昭宗本纪》）告之。至省银行谒丁宜中秘书长，托其介绍临洮之省银行。赴中国银行晤及吴良才君，请代雇后日赴临洮之车子或牲口。至街上购物。收拾行囊。晚间苏莹辉君来，同往袁翰青馆长处闲谈。

# 4月

4月1日 星期日

继续整理行李，写信。

4月2日 星期一

晨间吴良才君来电话，谓明日有牲口赴洮沙，乃前往接洽，言定1400元。返舍后写信，收拾行装，忙了一天，寄存于馆中共10件（向先生铺盖及书箱，公家文具箱、药品箱、标本箱、记载档案箱及无锁二木箱，余私人二箱）。

4月3日 星期二

晨间呼洋车拉至握桥和合客店，将行李捆驮子，人亦骑上。骡子颇能载重，可载150斤左右。过握桥后，不走公路，由上西园行山径，过西津上桥，始又与公路会。经骆驼巷南行，其东为油矿局（？）办事处，墙外有天启元年诰封昭毅将军徐公神道碑，其西为丛冢，有大土堆数个，疑亦古冢，但亦有于其上置瞭望台者。丛冢间有墓碑，其一为明代万历七年郝字撰都指挥僉事周棠墓表，碑阳刻嘉靖三十年赐周棠之上谕。过一小溪为晏公坪，有民房几间。又经一村，名韩家河，至西果园打尖，至西北技专，晤及杨叔裁、凌会五二君。饭后复骑行，过青岗岔、吴家沟，离西果园约十里，为前次所行最南之点。过吴家沟后，上山坡，地荒凉无人居，山径折曲，直达山巅，为七道子梁，山岭有农舍及小舍，驻有军队一排（上下山坡约行十余里）。下坡约行五里，路又平坦，山麓有一碑，为民國廿四年洮沙县修筑公道碑记，言洮沙以四千余户之小县，担任42公里之土方，幸告成功。此碑乃当时代理县长临洮张振声所撰。山麓为摩云关，有农舍十数家，牲口缘溪而行，经摩云峡，两侧为变质岩及角砾岩，无农舍田畴。行十余里为关沟门，村在路东山沟中，仅寥寥数家。又行十余里，至上中铺，止宿。此处有民舍数十家，田畴开辟，村西有黄土台地，乃前往考察，有废堡及破屋，当为回乱时所残破，黄土台地无他物。村南有同治辛未白骨塔。村东南山腰

有福神庙，庙前有咸丰元年所铸铁狮子，现为洮沙中孚乡公所。晚间无事，与骡夫聊天，骡夫名马忠才，宁定回子，家住上三家集北庄头。据云其村南约十里为巴家坪，有彩陶墓葬，二十年前曾掘过；巴家坪东隔一山岭即为瓦罐嘴，以出彩陶古罐出名。

4月4日 星期三

晨间出发，由上古铺行一里至下中铺，一名涌泉堡，乃民国廿四年第六师师长周曼题字。牲口由堡中经过，公路则由此分歧，至朱家窑始再合而为一。涌泉堡南门外路右有中堡碑，字已大部漫漶，大约为清代之碑；路左有一碑亭，中有清封文林郎<sup>地</sup>赠奉直大夫龙翁在田懿行碑，碑亭之门联为“涌泉堡北立，公德流传，与之俱古；中孚山左环，亲朋仰止，来者如归”。出堡后，牲口转向右行，至河滩，缘河而行，堡东南有一小山，山上多佛庙，未能前去一游。缘溪行约十里，为红岷街，现属中孚乡柳林保。过此以后，牲口上山坡，山为黄土山，俗名红岷弯子；再西行十里，为白土坡，路又平坦，此后几皆为黄土地带，故村落渐密。经王府庄，庄北山岭有一小瞭望台。据耕地之老农云，此山俗称“鞑子庄”，有鞑子庄即有彩陶片，但此庄则无之。至刘家街，其东南为黄土台地，名曰“三站坪”，无人居住，仅有农田，乃刘家庄及朱家窑所耕种者，余细加寻找，未发现古代陶片。至朱家窑，半在山麓，半在公路侧。至沙楞子，为一小堡，堡北城楼外路东有一碑，为民国二年所立之洮阳、超然二书院主讲石怀清纪念碑，氏即本地人也。由沙楞子行二里许，进洮沙县城，为民国初年所建置者。清代沙汲州判驻所在沙楞子之北，俗称旧城。新城颇小，城中半为农田，人家不多，至甘肃省银行访裴明德主任，适以清明上坟未遇，仅遇及范、张二君。午饭后，赴县城东之黄土台地考察，居然发现一辛店期之遗址，地在何家庄之西，土名大坪，地面上即有彩陶片及鬲足，灰层离地面约1米。余返时，裴主任已返，以总行有二人来稽核，故由家中赶来也。

4月5日 星期四

今日清明，晨起后有点微雨，天气稍冷，至县政府，晤及县长康耀（筱民），交上赵厅长介绍信，请其帮助，将敦煌工作照片出示，告其发掘工作之性质及意义，此次来洮沙工作之目的等。氏允派人襄助，在

辛店工作时，将可住乡公所。其秘书亦出来晤谈，谓陇西城内汪家洞，相传内藏古代兵器等；漳县回族川有陇右王汪华墓，曾遭地人发掘；武山县洛门镇，有隗嚣避暑城，曾掘出柱石及花板等物，现在文家寺驿驢花园内。姑记之，以待将来有机会考察。出来后，往访灰嘴遗址，沿公路北行，至沙楞村北，然后东折上山坡，至台地上，有二近代坟墓，东首者祭坛上刻“于氏明堂”，地面上遗物甚多，当由于筑坟时所致，彩陶片多为辛店期者。另有刻纹陶片，质极坚细，有类宜兴窑，中心亦有作红色者，但表面成灰黑色，亦有全体作淡灰色者，或为后世所混入欵！石片亦颇多，但皆不成器形，系由一砾石打下一片，或作刀类之用，其刃未经磨琢；有二片，其两端稍凹进，似经人工，与曹家嘴所得者相似。地下之灰层，厚约30厘米，离地面约半米。由灰嘴而南，经一深沟，亦为黄土台地，有绳纹陶片，但甚少。下山后，过洮河赴四时定，有一渡船摆渡。四时定属临夏，所住者皆为回教徒，有一马乡老，告余以赴彩陶墓地之路径。由四时定村庄沿大路向南行，约行400米，经一小溪，再南行，河滩上有农田，农田与大路间有柳树一排，树尽处路径又行山中，出山后，前为河滩农田，右有小径，乃折向西，由小径上山，即至墓地。已发掘之墓皆在小径南一山脊上，此脊长径300米、阔约15米，掘过之小坑累累皆是，但遗物甚少，仅得陶片二小片。据云发现之初，由山脊一侧有小块土崩圯，露出瓦罐，安特生加以发掘后，古董商亦派人发掘，地人亦自行发掘，后以无销路，且发掘所得渐稀，遂停止。近十余年来未加发掘，地人间有收藏所掘出之瓦罐者，民国十八年之乱，均行丧失矣。余返四时定村中，马乡老在村南台地检得彩陶片见赠，乃半山马厂期者，以时晏将关城门，未能亲往考察。据云村西山中有地名小山者，亦出彩陶大罐，亦只能待将来有机会再往访寻。遂过河返城。

4月6日 星期五

上午早餐后赴县政府，晤及康县长，请其备马以便搬往辛店，九区专员视察马辑宁（字永熙，庄浪人）亦在座，督促沿公路栽树，县署派警察备马。至省银行，向裴主任等告辞。将行李放上马背，乃向南行。洮沙县城北门外无附郭，南门外有附郭房屋，过牛头沟后为水泉，亦属大石镇，有民房数十间，行经干沟为裴家湾，再南为郭家庄及骆驼崖

（一称普陀崖），两者相连，仅隔祁家河，皆属辛甸乡驼峰保，再南即为辛店（辛甸乡极星保），乡公所即在市镇中，其市街较县城为繁盛。至乡公所，适乡长南步云以开会进城，仅晤及副乡长祁威然。据云，此乡共6保、1134户、5381口（卅三年七月）。余告以来意后，即允襄助一切，令人挑行李至郭家庄。郭甲长系一农家，云有亲戚来，不能住下，允代设法。余乃赴附返考察，辛店A为墓地，出土物最多而盗掘亦最甚，现地面无遗物可寻迹；辛店B为遗址，有灰层，检得半山及辛店期彩陶片，以前者为多；辛店C为齐家文化，无彩陶，仅有红陶及灰陶，其南之小丘亦有齐家文化陶片；辛店D，安氏图中置于干沟中，实则干沟中物乃台地上所坠者，此沟之北为一台地（Dn），灰层离地面仅30厘米左右，厚约30厘米，沟南废堡（Ds）中亦多陶片，前者（Dn）检得半山、辛店彩陶片及绳纹陶片，以前者为多，后者（Ds）亦然，又有鬲足一。辛店E则遍觅未得陶片。返郭家庄，知裴保长已来过，将余安置于山下之郭克昌家暂宿一晚，即在公路旁之小杂货店，且不安全。

4月7日 星期六

今日雇一工人，将辛店A及B皆安上小木桩二，以便发掘时可以随时将发现之遗物测入，又将SiteA另测一1/1500图，以便与安氏之图对勘。此次未将安氏之1/1500图描一份，殊为懊悔。测图时，由黄土台地下望，辛店庄子房屋栉比，滨河田畴开辟，都已种上农作物。安氏来时，正罍粟花盛开，但自民廿四年起禁止种烟，现下烟价每两值万余元，人民有悔失巨利者。西岸马兰台地靠近河床，而台地侵蚀亦较甚，成为坪地，可以耕种，但以缺水之故，常隔年轮流休息，辛店A、B二遗址今年皆休种，故可发掘，若已种上农作物，则已清明，苗长已二三寸许，发掘须另办手续，殊为麻烦也。午饭后赴乡公所，晤及南步云乡长，请其帮助。返郭家庄，迁入郭克勤家，即安氏所住民房之南邻，所居之室虽小，而院子可以利用。下午率工人稍作发掘，掘一广20厘米、长3米之坑，深达1米，有盗掘坑，将土铲平，未见墓葬之迹。据云达此深度时，普通即露墓口。晚间闲谈，据云东南20里之欧家庄（属临洮），亦出彩陶罐、石璧等；又云袁先生与洋人住此时甚阔，有马三四匹（现下每匹约值10万元），每日购鸡吃（现下每只400元）。祁家河桥北之三石碑皆为神道碑：（一）光绪丙戌进士、贵州荔波知县石郑卿

（字作棟），辛酉年立；（二）其父癸酉科举人、伏羌县训导石士杰（字万卿），辛戌立，碑后有传，石怀清撰，谓“吾北乡之有科名自先生始，辛于光绪己丑，年五十八”；（三）其祖岁贡生石光岳（字季五），民国十一年立，碑后有季五公节略，石作棟撰（《狄道州续志》卷九有石光岳传）。石作棟有一墓志，现放在辛店镇中一家门前。

4月8日 星期日

今日开始发掘辛店墓地，为安氏所已掘过。据地人云，安氏不雇工人，仅出钱收买，每罐予5元，故当地农民在此区乱掘一阵，多时至四五十人，但并无系统。发现陶罐及人架时，安氏绘图后，将人架取出弄洁包好装箱。余今日试掘，探沟长12米、阔8米，盗掘坑颇多，仅发现完整墓葬二，一有殉葬彩陶罐，一仅有人骨，头向北，足部向下，成 $25^{\circ}$ - $32^{\circ}$ 角度之倾斜，墓内填土杂有较深之斑块，且间有小块之红砂土（甘肃系之红土），离地面半米至1米即露头部。晨间仅有工人四人，下午仅三人，然皆为生手，一人照顾殊为忙迫，幸无他物发现，明日拟掘B遗址。

4月9日 星期一

今晨竟下起雨雪，只好停工休息一天。中午天霁，午后遂独自出来考察。由郭家庄而上为石家坪，其西有灰土层，出带釉陶片，当为近代物。再北为裴家湾，原有一文昌宫在山嘴上，现迁移至村中，改为保国民小学；旧文昌宫之南有一小瞭望台，再南一小台地成孤岛形，土名堡子嘴，为一古代遗址，所出大部分为绳纹陶片，间亦有辛店式彩陶片及Wavy handle [波状把手]，侧面呈现灰土层，离地面约半米，厚30厘米至1米，夹杂兽骨甚多。旧文昌宫附近，亦有绳纹陶片。由此而北，过干沟，为水泉村后之王家坪，更北为夏家坪，又北为江家坪，一望为平坦之高地，遍地农田，细察无古代遗址，其情形与西果园以北之牟家坪、王家坪等处相似，远古时当亦为农田，故罕遗物，孤岛形之高地，始为村落之所在。由江家坪下山，即为洮沙南门外，时日已西落，各店铺均已关门，既饥又渴，腿又疲劳，勉强行十余里返辛店，已筋疲力尽矣。返舍后一检Pockettransit [袖珍经纬仪]之皮袋，空无所有，大吃一惊，疑中途失落，犹忆抵洮沙县城第一天至大坪考察，竟失落地图

（十万分之一及五万分之一各一幅，五万分之一系密件），幸立即发现，旋即觅得，若今日所行之路既长且迂，觅寻殊为困难也。临睡时于上衣口袋中找到，始得安眠。

4月10日 星期二

今天雇了两名工人，在辛店B遗址发掘，掘一长20米、阔2米的探沟，地面出陶片（仰韶式及辛店式彩陶，绳纹陶，粗细红陶及灰陶）、陶环、石片（有二片似为石刀）及石砾。离地面35-90厘米之土，作淡褐色，继续有遗物出土，此下即为原生黄土，不出遗物。余颇疑所掘探沟之所在地，稍过低洼，此层文化堆积，或为由稍高处冲下者，故无灰层。在II区中发现一墓葬，乃大石砾与乱骨一堆，深离地面180厘米，墓内填土杂有彩陶片、鬲足及木炭，但表面为上述之褐土层所封，疑为遗址废弃后，冲刷层未成以前所作者，但以无殉葬品，无法判定其时代。返舍后，斩鸡烹割，供明日食用，此尚为余第一次亲自操刀杀鸡也。

4月11日 星期三

今日雇了两名工人，发掘辛店C遗址，系一齐家文化遗址，但无“Kamn”（栉印花纹）之陶片。探沟长10米、阔2米，扰土厚20厘米，其下即有灰土坑（灰土，红烧土，褐斑土），无灰土处，土色稍褐，带小斑点。灰土坑有深达160厘米始露者，其底部达210厘米，但底层之黄土是否为生土，尚属疑问，以时晏收工，未能再往下掘，实则即有时间，工作亦甚困难。出土物以齐家式红陶间带柳条编物印纹者为多，其次为绳纹带砂灰陶，表面土中有仰韶式彩陶二片，另有一片则在灰土坑，似可证明其时代不能早于仰韶，只能同时或较晚。昨日在辛店B仰韶遗址中，地面发现一带柳条纹之灰陶，似属齐家文化（齐家文化虽多红陶，亦间有灰陶）。若然，亦暗示齐家晚于仰韶（半山），将来拟赴齐家坪，将此问题再作一决定性之解决。返家食鸡，发现已被盗食一半，贫民贪婪，可怜亦可恨也。

4月12日 星期四

今日停工休息，上午在家整理昨日所掘得之陶片，旋出来在辛店之东山中考察。由雷家庄过赵家新庄、赵家堡、张家堡，皆无所获。张家



堡有安氏地图上记E遗址者，细察之，有一灰坑，高阔各半米，内填紫褐土及青灰土，其旁于离地面约半米处，有朱红土一层，厚约30厘米，长约60厘米，未发现陶片，其附近地面陶片亦甚稀少，仅有灰陶数片及黑釉粗瓷数片而已。至辛店镇，康县长正下乡催促植树。晤及南乡长，请其代雇车子赴临洮县城。据云大后天（15日）有一车赴临洮，系运炭之大车，言明车价600元。返家休息，旋找到民十三安特生居住此间之房东郭鼎三，其人现年56岁，原住山脚下（今门牌34号），现搬住七家河畔开店，老屋由其子居住。据云安大人在兰州收买彩陶碎片及彩陶罐，石家坪农人耜田获得彩陶罐，冬间农闲大家都挖，出土颇多，宁定瓦罐嘴亦有出土，庄先生被派来打听，郭鼎三遂与庄君二人在辛店及瓦罐嘴收买，驮了十余骡一同上省城，辛店罐每个五至十元，瓦罐嘴佳者二三十元。安氏住在畅家巷一座大院中，见物大喜，庄君在瓦罐嘴曾以13元购得人形罐盖，初藏匿不献出，后以240元之价让与安大人，安一见此件，张口大喜，即取出240元与之。过月余，安氏来辛店，郭鼎三正种下烟苗，安大人所带人员甚多，初至郭鼎三家，嫌其过狭小，后赴辛店镇上找不到适当房子，仍折回郭家庄，仍住郭鼎三家中，袁先生、庄先生、金先生皆住在一处。袁先生（希渊）系河北人，能说英文，与安共桌而食，后以事闹翻，袁先生先返省城，安氏派人持信及袁先生忘记未带去的帽子，赶到省城，袁先生终不能返。十余日后，安大人亦赴临洮，在临洮工作一月，仍返此间，将各物装箱运往省城。安大人甚阔气，每月俸薪在中国拿3000元，在外国拿3000元，其所雇之厨子为袁大总统之御厨，有马三匹，当时可值500银元，返省城后，即以枪击毙之，埋于五泉山下，不肯转售与他人。在此间时，厨房中挂有洗净之嫩鸡三四只，偶有为苍蝇沾污即弃去不食。由省城来时，陆大帅派二兵持枪保护，县政府又加派二兵，雇工人二三十名，壮丁每天1元，幼童5角。或谓依出土陶罐计钱者，一说每罐5元，当系工人故意造作之说，一说每罐5角，郭鼎三亦以为非是。所得瓦罐及人骨，后者晒干后以麻纸糊好，前者先塞以麦草，然后包以棉花及布，最后始装入箱中。在瓦罐嘴及边家沟，仅绘图，未发掘。在沙楞子曾发掘，安氏被狗咬了一口，在县城西北之隍庙中养病，地人笑谓“隍爷被洋人赶走”（民十五年始筑城墙，当时尚无城墙，此庙孤立于西北角，故安氏称之为附郭）。前据王永焱君云，在辛店闻人传说，安特生与房东之媳妇有染，又云安氏常洗澡后一丝不挂，坐在院子晒太阳，不避妇女。凡此种种，亦考古

外史中之好材料也，故备记之。据云自安氏去后，此物即无销路，故农民家中颇有收藏者，民国十七八年回乱，避难不暇顾及此类物，多行打碎。辛店农民之发掘，系乱挖一阵，瓦罐嘴墓地达五六亩，地人以铁棒约1米余长下探，触及硬物即知其下有墓葬。

4月13日 星期五

晨间由辛店出发考察，据闻康家崖之东南家湾有彩陶遗址，故沿公路至南家崖，即上山东行，于山上二郎庙（民国十六年修，曾作小学校舍，现空无居人）之西南山坡上，发现石斧一、齐家式红陶数片，但未见灰土层，陶片亦不多。再东行，一小堡立于坪上，为下杜家堡（下杜家村则在坪下溪边），询问老农，遥指其东一岭脊即为南家湾，询问曾见彩陶碎片否，则以未见对。上南家湾，离洮河河面当在百米以上，因所携之东西颇多，殊为吃力，寻觅一会儿，未见古代陶片，失望而下山。至上杜家村，询问曾见到彩陶碎片否，亦云未见。乃沿结家沟而西，沟旁有时偶露灰陶片，当为近代物。经宋家庄，至下杜家村西，上一高坪，与二郎庙隔沟相对，发现齐家式红陶及柳条纹红陶，适有二村童来，询之知为核（读若“刻”）桃湾，于山腰又检得彩陶片，刻纹灰陶片一。下坪后即为梁家堡，在茶铺小憩。余初来临洮时，柳初吐芽，桃李含苞未放，远望如绿烟红绡，今则桃李盛开，柳条迎风，听洮河水声潺潺，颇有江南风味也。由梁家堡行近二里时，于坪上发现仰韶式彩陶遗址一，除彩陶片外，亦有绳纹陶片，有灰土层数处，厚约20厘米，离地面30-40厘米。再南行，于杨家庄东名杨家坪者发现齐家文化遗址，面积甚大，有齐家式红陶、绳纹陶、柳条纹红陶，有一处为新开赴刘家沟飞机场之大路所截切，显露灰土坑，由距地面20厘米处起，深达1米半，阔约1米，其情形与辛店C址相似，灰土坑中陶片并不多。其遗址延展至大沟南，直抵河水沟，并于数处发现石灰面，厚2厘米，并于大沟南山麓发现彩陶片一。至新添铺，进食休息后，在铺东坪上寻觅，未见古代陶片。以时已晏，乃匆匆赶路，经师家庄、三十里铺，至皇后沟口，由义渡过洮河至边家湾。同船有一边廷祥者，即住在边家湾，遂与之接洽，承其允许在其家过宿。边家湾属临洮县卧龙乡郭家保，为第十五甲，约二三十家，皆为汉人。其西之坪上为回民所居之董坪及排子坪，属安定县管辖。边廷祥有田在董坪上，曾掘出一瓦罐，高27厘米，

口广9厘米，身广15厘米，原为红色，现以装油变成黑色，腰有两耳已毁。据云发现时有人骨在一处。乃倩其引至董坪此陶器之出土处，董坪为一彩陶遗址，检得彩陶数片，但此器似为齐家式。余又赴排子坪，经黄家嘴时发现彩陶片，但并不多，在排子坪曾觅得彩陶，仅得红陶数片，陶片甚少。时已暮色苍茫，无暇细觅，或许未至安特生之遗址处。归途几迷路，一人独行踽踽，暮色渐深，抵边家湾天已黑矣。

4月14日 星期六

晨间食洋芋、饮开水后，由边家湾赴齐家坪。上董坪后，下一深沟，再上行，方向稍偏南，上坪后始知为排子坪；循原途返沟中，再上坪，为杨子坪；又循原路返沟中，再上坪，始为齐家坪。坪上较沟底高出百米许，此上下乱跑，殊为费力，各坪之间，隔有深沟，不能飞跃，故须行至河畔再上坡至邻坪。至齐家坪小憩，村人出二陶罐，一为本地所掘出者，出土之确实地点已忘却，高25厘米，口部稍破、广14厘米，身广18厘米，为红色陶，腰有两耳；一为瓦罐嘴所掘出者，为绳纹灰陶，高27厘米，口广11厘米，身广28厘米，肩有两耳。在村附近观察遗址，检得石斧一、石刀二，红陶、柳条纹红陶、灰陶各数片，“comb”pottery [ 篦纹陶器 ] 仅检到一片；数处有灰层，有一处且露石灰面，拟作发掘。据云此间工资须300元一天，田地上多已种农作物，发掘处须赔偿，余乃决定赴半山各彩陶墓葬区调查，发掘时将来再决定。由齐家坪之后山上坡，颇为吃力，至山岭后，向下一望，风景颇佳，远山如屏，洮河若带，新添铺等村落，星布罗列于农田阡陌之间，由山岭西望，则高山重叠，边家沟即在脚下。下坡至边家沟，村庄在沟上近山岭处，遇及二十龄左右之青年，询以彩陶葬已完全不知，后遇一老妪，谓洋人所掘即在村西南山脊上。余登此山脊，见有发掘痕一处，不知是否即安氏所掘处，近代墓冢颇不少。此山脊为一草地，未曾开辟为农田，惟近代墓地恐不容发掘。由此山脊可以望见半山及八羊沟，沟两侧开辟为梯田，偶有村落间于其间，多在山腰及沟底。由边家沟赴瓦罐嘴，经过半山羊奶头、半山疙瘩，路右时见彩陶碎片，此区盗掘甚厉害，惟现多已为农田所遮盖。据瓦罐嘴中农人云，安氏所得之人形彩陶盖，即出于半山羊奶头，出土时系置于一两耳彩陶罐上，罐口亦作锯齿形，与盖恰相合缝，仅出此一个，他处未见。至瓦罐嘴，有农舍十余

家，分为二区，隔沟相对，至一马忠福家中，其子马成祥曾在兰州西北中学读过一年，以去年歉收，休学在家。瓦罐嘴属宁定县三甲乡第十保，为第九甲，马成祥君引余往观彩陶墓地，在一山嘴，隔巴羊沟即为下红庄。此山嘴上部开辟为农田，最高处为现代村人墓地，但近沟底处以面积小坡度大，故仍为草地。被发掘之墓，痕迹显然，当在百数以上，据云牛践坡土，有土一块崩下，露出彩陶罐二，高处发掘痕较少，当由于墓葬不多，村人以探杆探之，若有墓葬，当早经盗过矣。马成祥劝余在其处发掘，可以帮助一切，工资每日200元即可，留余午餐，食洋芋及包谷饼。又留余过宿，余以明日有车赴临洮，故决定返辛店。昨日步行三四十里，今日行山路已二十余里（边家湾至齐家坪约三四里，但余以迷路，多走数里，齐家坪至瓦罐嘴约十里左右，瓦罐嘴至三甲集二十里，三甲集至辛店约十余里），颇为疲劳，前途尚有三十余里，余鼓勇而行（安氏图中之无名葬区，询之地人，谓名截儿嘴，但出陶罐之地点，已不可详矣），马成祥君送余至半山羊奶头，适有一村人送粮食赴三甲集，遂与之同行。由山径而行，沿途无村庄，未遇见行人，山径系循山脊而行，村庄皆在山腰或沟底，左为火烧沟，以其露出甘肃系之红土层，色如火烧也，右为石灰沟，行十里左右，始下坡至沟底，沿石灰沟而行，沟侧有农家，在沟侧滩上种田。出沟后为三甲集，乃乡公所之所在地，余急行，经裴家庄、水家而抵洮河，由渡船过河，时已薄暮，幸渡船未停航。过河后，离辛店尚有五六里，休息一会儿，云浓天黑，沿公路至辛店乡公所，镇中店肆皆已闭户，令乡公所勤务至杨克勤家取铺盖及行李来，又令其购食物充晚膳，筋疲力尽，颓然而睡。

4月15日 星期日

晨起后尚腿痛腰酸，取出昨日所得之陶片，以墨书出土地点，已有两片所书铅笔地名不复可认矣。整理行囊后，待车子不来，令乡公所中人往催，则车子已行矣，据云误闻人传语余已离辛店赴临洮，故今日不来相邀，只得令之另行设法雇车。早餐后，补记前昨两日之日记，与乡公所中勤务聊天。据云其村石家坡，在辛店之西约十里，亦偶有掘得彩陶罐者，地面上有彩陶片及“雷鏊”，余以所采集之石斧示之，据云“雷鏊”色较黑，质较沉重。又闻辛店西之雷家坪，偶获古罐；水泉北干沟侧坪上筑碉堡，曾掘得辛店式彩陶罐，惜今日过于疲倦，不能前往考察

也。在乡公所中休息，阅《十八家诗钞》。晚间有由兰州赴临洮之运盐车，遂与之接洽，明晨搭之赴临洮，车价600元。

4月16日 星期一

天刚发白即起床，收拾行囊，搭车赴临洮，至新添铺进早餐。前日步行曾至三十里铺，铺以南则为初次经过。据车夫李谦之云，三十里铺之后山坪上，亦曾发现彩陶罐，近年康乐县境内以在山上筑碉堡，彩陶罐亦出土颇多；皇后沟之沟北侧有三大土堆，据云即皇后坟，其南之山巅为望儿山，以望在宁定太子寺出家之太子也。又谈及陇西城内之王家洞，据云王家有登天子金座之希望，其家有一牛，乃麒麟化身，骑之可一日抵京师，尾上有一疙瘩，王老头之女以为剪去此疙瘩，则奔驰为更速，乃私行剪去，牛即死毙，王老头知大事难成，将武器埋入王家洞中；王老头死时遗嘱其子，将其裸葬于一深池中，又嘱令于某日引弓向京师一射，其子不忍裸葬，留短裤而葬之，射弓又较遗嘱早一日，箭抵京师，射至皇宫，天子正在柱后洗脸，箭入柱中，天子未死，天子令人察访，后知为陇西王家所为，仍加封之为王，云云。又云乡老传说，山头出土之陶罐，乃镇山之用，并非葬器，临洮东山为一象，鼻向北伸，身体蜷曲成圆堆，临洮风水所关，三国时刘备令姜维于山上筑墩，以钉住此象山；又于各重要山头掘深沟，以破风水，临洮遂不出大人物。询以临洮古代人物，则仅知董卓、貂蝉及赤兔马而已（出于西乡之胭脂沟）。经田家嘴，至二十里铺小憩，食甜饭，乃发酵之青稞，据云亦为临洮名产，以北乡所出者为最甜。临洮名产为油漆、点香及桂味酥糖，鸡价颇便宜，仅百余元一只，较兰州之售五六百元者，相差数倍，故挑往兰州贩卖者甚多。经十里铺，东望山麓之大庄，即王家大庄，亦曾掘出陶罐及石斧。将近临洮县城时，有一城门，当为旧城。又南则有城垣遗址（北关之北稍门），据云筑公路时曾掘出石门一扇，现存民教馆，公路两侧时见灰层，不知为turfline [泥炭线] 抑或文化层，惟有时有灰土坑，内夹灰陶片，则为古代遗迹无疑。进城后，驱车至师范学校，持张议长之介绍信往见王宇之（尚仁）校长，拟下榻校中，即承其慨许，将行李安顿好，在校长室中略谈，即赴街上进餐、理发。至县政府，知阎县长已在途中，尚未到任。至专员公署，以[专员]已外出，约明日再来。晚间持张议长之函往见袁荆山（名和璧）先生，为本地人，曾任

县教育科长（南街和致祥豆麦行内），允许帮忙一切，谈及临洮古迹。据云，马家河湾曾掘得砖墓，有铜镜及瓷碗，寺洼山出土多为无彩之陶罐，云云。

4月17日 星期二

晨间袁荆山先生来，一同往城东北之台卜寺，原为五寺，同治回乱被毁，现仅修一寺，额曰“熙春台”。庙门外立有七碑：（1）景泰二年清修国师塔铭，（2）-（4）弘治十三年大乘法王等三碑，（5）正德十二年宝塔寺报恩碑，（6）成化十三年重修清修静觉崇善慈应辅教阐范灌顶圆妙广智大国师西天佛子碑记，（7）康熙年间碑。除（6）、（7）二种外，皆已著录于《陇右金石录》中，唯未见正统间胡滢撰之圆觉寺何国师碑。至于宣统九年广福寺碑，据云在寺前萧姓家，已被砌入墙中。出城至东山下之〔中央〕军校西北分校，拟借描寺洼山附近之详图，仅有二万分一附郭区域图。出来后，至东山北端，考察前年掘渠所露出之砖墓，为方形，顶作四阿式，砖颇大，有绳纹，墙上有一横列砌成犬齿状，与敦煌之唐墓相似，闻有铜镜、陶罐及古钱，惜皆已散佚。又闻桥洞北掘出古砖墓十数座，皆有陶罐，土中又出铲形之泉布，凸青花宋瓷，但皆已散佚。返城至临洮中学，即文庙旧址，元圣旨碑即在其中，仅见上半截，仆于地面，考察殊为困难也。又另有一元碑，又有明嘉靖丁亥所立之宸翰，乃程子视修言动四箴，有跋语录张璪奏疏。遇及临中教员王熙之君，据云城中陈老四家藏有汉镜一，系东二十里铺出土，乃往一观，为式汉镜，镜铭如下：“尚方作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餐枣，徘徊名山采芝草，浮游天下遨四海，寿如金石之天保兮。”又刻子丑寅卯等十二支。另有一小镜，似为“君宜子孙”一类。又有铜羽觞一，有盖可开阖；小铜奩一，有盘承之，似皆为汉物。又有一宋瓷式碗，闻在任家坪出土。观毕与王君约明日往二十里铺一观。袁先生邀余赴其家午餐，氏持斋吃素，余食素面三碗。饭后休息一会儿，一同出来观南关之《哥舒翰碑》。碑极高大，唯所存之字寥寥无几，现以砖砌成牌坊复之，不知碑阴亦有字否。出来经康健街，至五瘟殿，有一碑系台子寺移来者，一面尚存永乐十三年二月二十日及成化十二年五月宝塔寺敕谕，《陇右金石录》卷六页三十二，谓“宝塔寺有永乐敕谕临洮地面大小官员军民诸色人等文石刻，今亦无存”，不知其仍存在

也；一面磨去，重刻“民国十七年县知事牛公德政碑”，原来似亦为明碑，碑额花纹尚隐约可见，字迹仅偶有点画可见而已，可谓煞风景，此碑《陇右金石录》失载。至张观芹先生处，询问关于寺洼山等处情形，氏于民国十三年曾陪安特生赴寺洼山，直至锁林峡观察煤田。据云安特生于曹家坪、范家坪、马家窑，皆曾作发掘工作，范家坪出有石璧。寺洼山路东所出为灰陶，有铜器为瓊形者，甚薄；路西出红陶，不闻有铜器。又谓东峪沟、二十里铺一带，时出铜器，间有瓦灶，当皆为汉墓；宁定有称Ho-el-hong墓，疑为吐谷浑种人之墓，墓以“千秋万岁”砖砌成，偶有发掘者，亦无所得，云云。余与袁先生赴专员公署访何孟华（世英）专员，请其襄助一切。何专员藏有半山式彩陶罐一，得自哈下集，乡民谓即在哈下集附近掘得者。告辞出来后，至木器作定制木箱二。返校休息，晚间王宇之校长来谈。

4月18日 星期三

昨宵大雨，今晨始停，不能下乡。谒王校长，始闻罗斯福于12日逝世之消息。上午参观师校中所藏之古物，乃学生拾得以赠校中者，计有石斧三、石铤一、陶器十一件（其中马鞍口罐三，出土地为益民乡陈家坪、三甲乡格致坪；素面耳鬲一，三甲乡出土；双耳红陶罐二，康乐乡双寨及康乐望远乡地峙坪出土；绳纹粗红陶罐一，康乐乡聂家关庄出土；灰陶绳纹罐一，岷县莲花山出土；汉壶一、刀刻痕瓦罐一，皆为灰陶，皆为三甲乡陈家嘴出土；灰陶葫芦一，益民乡董家寺出土）。又有半圆瓦二，内有布纹。旋与王宇之校长同赴民教馆参观古物，晤及干事马成德君。陈列室中有敦煌唐人写经一，为《首罗比丘经》，首缺尾全。西夏文刻经廿八（？）页，前有赠者跋语：“民国廿五年秋，鄙人服务安西县政府时，公退之暇，游览古锁阳城遗址，曾于该城东北塌陷之浮屠中，得此经数页，因持赠临洮县教育馆惠存。毛仲阳廿六年七月廿五日。”礼县北二十里铺马家河湾出土铜带钩。临洮城内文庙背后出土之铁钱六枚（政和三，元祐二，崇宁一）。人物浮雕墓砖二，系城南十余里之杨家□出土。石器时代遗物则有骨锥二、石球二（皆寺洼山出土），石斧二（姜维墩、东关各一），石刀一，陶器数十件（其中有出土地者，计有寺洼出土之仰韶式彩陶罐、素面双耳鬲、单耳杯、马鞍口双耳罐，西乡二十里铺及东二十里铺亦各出一马鞍口双耳罐；西乡杜家

窰出土之橙色双耳罐，及单耳罐；东二十里铺出土之灰陶绳纹罐；东山魏家坪出土之灰色陶罐；东峪沟出土之橙色双耳罐；南乡朱庄沟出土之两耳罐；太平观古墓出土之镂空花纹灰陶博山炉（？）。样式可注意而出土地未详者，有马鞍口辛店式彩陶罐、底圆口方之细红陶杯一）。闻寺洼出土之物，即民国十三年张观芹先生随安特生工作所搜集者，初藏职业学校，后捐赠民教馆。馆中院落内有石刻墓门二副，谓在城北筑公路时出土，仅取出墓门，尚未清理墓室，以门洞中为土所封塞也。由民教馆出来，王校长邀余至餐馆便饭。返校后，张观芹先生来谈，旋同往临中访王熙之君，约定今日下午3时后同往五里铺考察古墓。出来后访省银行张经理，未遇。至县政府访陈秘书（毅），一同至师校观余去年在敦煌工作照相。后余赴临中，与王熙之君同出城至五里铺，于张忠谏神道碑之西，沟壑中考察二古墓，皆为汉墓，一高110厘米，阔100厘米，长200厘米有余，墓中积土厚40厘米；一较宏大，高147厘米，阔135厘米，积土充满，中央一段已被掘去，砖之大小为 $5.5 \times 16 \times 32$ 厘米。此时忽然雷雨，余与王君衣服皆湿，雨稍停，往访张忠谏神道碑，明万历十七年吴时来题，下有“道光十二年九世孙张□□（下泐）”，不知是否为重刻。王君谓兰州永登间大路南山径中有泰山经石峪式之石刻，字大数寸，曾亲见之；又云临洮城南约30里有地名岩泉，其南之坪上有廖化域，遗址尚存，锁杯峡之南有九店峡，传闻亦有磨崖。

4月19日 星期四

今日天阴，密云欲雨，恐踏昨日复辙，不敢远出，惧遭逢雷雨。上午至民教馆借阅《狄道州志》及《续志》。旋赴临中访王熙之君，一同出来赴东山，至超然书院，现已改为农业职业学校，诗刻十七石，大半为明代物，嵌于两廊壁上。现两廊改为学生寝室，中为椒山祠，北侧有双忠祠，祠张万纪及邹应龙。由校后上山，沿途冢坟甚多，有断碑三，似为明代物，至张忠谏墓，立有碑碣四（万历十七年张万纪墓表，背后为行状；万历戊子吴时来撰传，背后为万历十六年胡执礼等祭文；陈谊书张公墓，碑阴为董封尧祭文；张问仁题张孺人杨氏墓，碑阴似为行状）。另有一碑仆于地，不知是否即谕祭碑。两旁之石人、石马，皆仅存断片。下山中途见露出一砖墓，门楣之砖有花纹，或为唐墓。下山后为明御史雍焯墓，有石碑，皆已仆地。又上山至东岩寺，见及去年在城



内十字街拆钟鼓楼时出土之铜像，皆仅存前半身，但神座亦有残余者，一为佛像，但披有短发，三为关公像等，似为明清时物。返城经东门时，据云其地门枢所包之铜圈，即为尉迟敬德筑城时所作者。至临中访牟月秋校长，谈了一会儿，告辞而出。访张紫云（省行经理）及袁荆山二先生，皆未遇。接收定制之木箱。傍晚至北大街张忠谏祠，晤及张忠谏第十二世孙张晓东君，获见庐州石及石坊、碎碑。今日腹泻，身体不舒。

4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赴县政府，请陈秘书（毅）写信介绍瑞潭乡公所（东二十里铺）。乃独自携带应用物品，出小东门，入东峪沟，经五里铺、十里铺（超然保）、斜套下（祥瑞保），而至二十里铺。在斜套下路北沟中，曾检得灰陶三足炉，颇似汉奩，地人云乃现代之物，西十里铺（窑头）仍制作此类器。至二十里铺，乡公所在显安庙中，朱持安乡长不在所中，由张干事及韦校长招待，至其旁喇嘛庙中观铜镜，乡公所之东悬崖上露汉墓5座，已经被乡人盗掘。前日在城中所见之尚方镜，即此间第三墓（由西向东数），墓中已空。量第一墓，计高约1米，阔约180厘米，长3米余，以砖砌成弧形室顶，砖之大小约7×16×36厘米，墓中有陶片，灰色带绳纹。又至韦家庄一韦姓农家（在乡公所之西），视出土之陶罐，灰色带绳纹，似为汉陶，闻为乡公所后山梁出土，其家共藏5个。此山梁名葬墓下，以其间古墓甚多也。出来后，至一小店喝茶食锅块。饭后参观乡公所旁之保国民小学，后渡河至二十里铺之市镇，仅40余家。由东峪沟南岸返城，经韦家庄至槐树崖，于村后山上（上崖）发现绳纹陶、红陶及彩陶（仰韶式），但未见灰层。后又于大石头、槐树崖中间之二坪，发现陶片，东坪称为王家坪（另一牧童称之为枯树坪），出柳条纹红陶，齐家式细红陶，又得彩陶一片；西坪称为赵家坪，仅见红色陶片，未采集。过大石头后，沟南岸为陡壁，并无河滩，须上坡行走。经过数山坡，近磨王家时，路旁崖墙上露出灰坑，但为近代之堆积，沿途亦偶见红陶片及绳纹陶片，以时晏人疲，无暇细觅。返校已6时许，饭后往访陈毅秘书，请其明日雇牲口赴寺洼山。乡公所中二人云，离其地约二三十里之韩家湾，有麻家坟，坟前有石人、石马，后查《狄道州续志》卷首页四十七，知即明代金川伯之墓，在大湾两北

十里（大湾在州城东六十里，系狄赴安定马路站所）。

4月21日 星期六

晨起收拾行囊，赴县政府访陈秘书（毅）。沿途见满街悬挂国旗，不知何故，后询知今日第三军罗军长（力戎）及第十二师陈师长来临，专员令于公署门口悬旗，警察误以为令满城各店铺悬旗，致发生此错误。晤及陈秘书后，取得介绍书三封：（1）何专员致秦督工员子元，“子元兄：赵厅长昨来函介绍中央历史考古组团员夏作铭先生到临考查古迹，嘱为协助等情，刻夏先生往益民乡工作，望执事趁督工之便切实予以工作进行中之一助也，专此并盼 努力 何××手启四、十八”；（2）教育科长魏璉致寺洼山陈校长克家，“克家校长老弟：兹有中央历史考古组团员夏作铭先生到临考查古迹，现夏先生即赴寺洼山一带工作，希弟就近切实协助，俾其工作顺利，并希为其食宿问题亦应协筹解决之道，以减其在乡工作之困难为要，揣此并祝 教安 魏×手启四、十八”；（3）陈秘书致临康乡公所陈乡长（希琳），“希琳乡长：中央研究院考古员奉派来县考古，兹特来临康乡实地研究，希执事特别协助，如下乡宜派人随行，发掘派工代司其事，行动代运其行李，居住代觅宿舍，并望以礼貌相待为要，此致 公绥 又饮食并盼代筹陈× 四、廿一”。返师校，晤及王宇之校长，将存校之木箱及陶罐留交，余物则拟携往寺洼山应用。候至中午，镇公所始来报告，仅弄到一匹驴子，乃将行李驮上，自己步行。出西门，过洮河浮桥，赴过山径，河岸渐开旷，经杨家店、红沟门、马家窑、红道峪等处，共行40里，至临康乡公所（在天子洼寺之东），将县政府介绍信交上。陈希琳乡长谓保国民小学如不方便，可住其家中。乡公所派一人陪送至保国民小学，陈克家校长适不在校，教员某君谓校中不方便，最好住在校长家中，校长即乡长之公子也。乃赴陈家坪，住乡长家中。少顷，陈乡长及校长返家，余以此来目的告之，并将去年在敦煌工作照相取出示之。

4月22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陈校长陪余跑了一天。早餐前至双寺子旁，参观元明古墓，后至双寺子村落，见一半山式陶罐，系李□家出土。早餐后，先至溥济渠管理处，颜处长不在处，晤及周科长。后至寺洼山前之贾家泉

村中，（补记：地人言，贾家泉一名月牙泉，从前不长水草，自民国十三年洋人来偷去宝贝——或谓系白色鼠形物一对——今日满池生长水草矣，然喜吟谢康乐“池塘生春草”诗句者，当不深惜此宝之被窃也。）获见寺洼A区出土之陶罐，大部分为两耳马鞍口罐及两耳素面鬲，有一稍带灰色之陶罐，肩上有三角形绳纹装饰。又赴杨家河，在洮河边岸，遗址在村北小庙旁及村中城堡之北，灰层颇厚，陶片为红陶，间带绳纹或柳条纹，似属齐家式，闻曾掘出完整陶罐不少。于村中见及一石斧及数罐，一为淡黄色罐，有柳条纹颈部有凹点装饰，旁有两耳，器中部有一孔，闻有数器皆然，不知何用；一灰黑色陶罐，有绳纹；又有一红陶罐，手制，有两耳。闻此间所出者，无马鞍口，与寺洼山A区所出者不同。闻景家坪、董家寺、红道峪皆有瓦罐出土（刘百子坪后之王家坪，亦有出土），以时晏未去。由杨家河赴张家寺，然后上坡至崖头、李家（崖头李□与文昌阁之间，有汉代砖墓）、虎家坪，返陈家坪。此间附近之出土物，似仍以寺洼山为多，A区沟西所出为安特生氏之寺洼期红陶，B区隔沟相对，所出者为石器及彩陶碎片。明日拟测量地图，后日发掘。

4月23日 星期一

今天花了一天工夫，绘测寺洼山遗址附近图，用二千分之一比例尺。从高处跃下，胫部受伤，行走不便，但仍决定明日开始发掘。附近各处考察之事，暂缓进行。

4月24日 星期二

今日在寺洼山A区，雇了四个工人发掘，结果只来了两个工人。发掘工作开始不久，田主（赵恼儿，即赵永年，住朱杜家）来干涉，声称不准发掘，向之晓谕再三，终不肯听，索5000元始允发掘，谓地下藏有宝物。余乃赴渠工管理处请专署秦视察襄助，适以催工他出未遇，乃作测量工作，绘测保国民小学。下午又下了几点雨。晚间赴秦视察处，仍未返，在管理处晚餐。明日恐仍不能发掘，殊为懊恼。

4月25日 星期三

今日由寺洼山向西作调查考察。陈家坪之西与三衙坪相毗连，三衙

坪有明代赵指挥墓，闻为金川赵土司之先人，其中一碑尚竖立，上书：

故曾祖考昭勇大将.....

番等处宣慰使司郎.....

兼洮州路军民元帅.....

袭元帅赵公.....

祖妣赵氏夫人之墓

明洪武十年岁次.....

另有三碑，均已仆地。经鼓洞沟至吴冯家，于一家中见一灰陶绳纹罐，闻系村南桥子旁出土。村南吴世禄家田地中曾发现一唐墓，砖室方形，壁嵌方形花砖，顶作四阿形，尚未抵底部，主人以取砖返家，家人生病，即返砖，以土封上（闻天子洼寺临康乡公所附近田中，亦曾发现此种唐墓）。余往观其地在沟北侧，尚未种农作物，洼下之痕迹尚显。又至桥子侧，见遗址灰土层颇厚，闻尚有古罐出土，多作红色。南行经罗家沟，沟侧近山为何王家，何姓者为何姓土司之后人，其先茔（明代）在双寺子。至靳家坪（十万分一地图误作景家坪），南望洮水由山涧流出，至苟家滩，两岸开旷，村树农田，春花正盛开，洮水一泓，蜿蜒其间，风景颇佳。站立眺望风景处即为遗址（遗址A），有红陶片，并于地面检得石斧断片一。至靳家坪村中，见一彩陶墓葬遗址（遗址B），尚有彩陶碎片二堆、石斧断片一，闻系去秋取土掘出，有完整陶罐数个。乃访得其主人（靳学浦之父，其子在县党部做事），陶罐多已送人，仅剩一破罐及一无花纹之两耳红陶罐，又有石器六件，颇精致，乃以550元购得此批石器，主人以破彩陶罐相赠，此罐仅口部稍残破，样式及花纹均罕见。在其邻家见一寺洼式马鞍口双耳红陶罐，闻系废堡之南沟沿上出土，乃往观之，有红陶碎片（遗址C），又于附近田中检得石斧断片一。乃返陈家坪，归途经罗家沟村、刘百坪、双寺子。于刘百坪之东，见有二土堆（在曾家坪，曾姓冢墓之旁），颇高大，地人名之为谎粮堆，闻露石灰，以时晏未往观，疑亦古墓也。晚间晤及秦视察（子元），将何专员之信交之，允明日协同乡长解决发掘地之地主阻挠问题。

4月26日 星期四

晨间至秦视察（子元）处，以乡长不在乡公所，秦视察不肯独来，谓最好由乡长劝导，盖推诿之词也。经陈克家校长从旁助之，始率警察来工地，唤地主（赵恼儿）来劝谕之，允以千元补偿其损失，否则以强力执行，地主初甚强硬，旋亦屈服，乃雇工人工作。今日仅掘一方（3×4米），深达1.7米，未达生土地，仅出乱骨及碎陶片，但灰层已露出70厘米，此方恐无希望。有一乡人（名傻雷），在附近悬崖上灰土层中乱掘，竟掘得一墓葬（Tomb0），平列寺洼式两耳罐（大者）三，口部有沙石片盖遮，又有一小罐，位置较高，三足盖二及单柄盖一，与小罐同高，闻有置于大罐口部者，中央之大罐，内藏火葬之骨灰。余设法取得其三足盖及单柄盖各一，藏骨灰之大罐及红陶小罐碎片，另有一口部残破之大罐及缺一足之三足盖，为地主取去，另一大罐则过于残碎。火葬之举，似足证其非汉人之风俗，除佛家外，仅于《水浒传》中见之于武大郎，惜此批东西，不出于余所掘之区中。闻陈校长云，伴完整陶罐出土之尸骨，皆为乱骨，余颇疑为藏俗天葬后重埋者。收工时除陶片外，一无所得。地主赵恼儿带着讥讽的语调说：“测量下来的地方，反掘不出一个瓦罐来，不及人家乱掘，倒得了半打。”

4月27日 星期五

昨日康乐有二百余士兵叛变，抢掠马家集，马家集离陈家坪仅30里，村中壮丁往山口堵截，工人亦去，故另行雇人，一共五人，开工颇晚。I方中，再掘数十厘米，达抵离地2米时，显露一完整红陶罐，欣喜可知。附近有人骨，但极凌乱，瓦罐则聚于一块，且有重叠者，此为TombI。一共九罐，几皆两耳罐（大者三，小者五）。仅一个为无耳橙色小瓶；陶质过脆，口部大都稍残缺，大罐腹部涨裂，其一（No.6）在土中即分裂成50余片，其一（No.2）腹部落脱数片，运回舍家，破裂更甚。此方掘至250厘米始露出生黄土。II方区掘至离地140厘米，即露出二小两耳罐，再下10厘米，得一馒头形之摇铃，亦为红陶，中空，有二圆弹，外有数孔，摇之作响，似为前所未见（马家窑之彩陶遗址中，亦出摇铃数个，见Anderson,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安特生：《黄土的儿女》]）。今日共得12件[陶罐]，满载而归，惟细辨地层，皆在灰色土中，不显露墓形，人骨凌乱，与彩陶片相杂，陶罐中亦得有彩陶片。似原来为一彩陶遗址，厚一米半，寺洼期之人埋葬乱骨及殉葬罐

后，即以掘出之灰色土填平，故不显露墓形，此后再复细察之，以求解决此问题。夜间大雨。

4月28日 星期六

昨宵大雨，今晨天阴，仍有雨意，少顷稍开霁，乃雇工人八名，继续发掘。于I-II方之间，又得陶器一群，皆为大罐，旁有石球一、陶丸一，于填土中得石斧残片二、陶环残片二、彩陶碗半个。III-IV方已深达200厘米，仅出陶片及人骨，陶片亦少，似无希望。

4月29日 星期日

昨宵又雨，今晨仍浓云密布，惟为赶工计，仍继续工作，将工人减为四名，专作III-IV方。于III方中，发现人骨二具，首皆北向，脸向东，但皆无殉葬物。IV方则发现陶器二群，西群有人骨一架，系仰卧，但肩膀骨及头颅，移置于胸腹之上，陶器皆在头部左右；东群未得人骨。此二群陶器，皆有陶纺轮一，置于罐侧。据陈克家云，常发现此种陶轮置于罐口作盖子之用。III-IV方之彩陶时代遗物颇丰，除彩陶片外，又得石斧残片二、石钻一、骨针一、陶环残片七，然皆凌乱，与彩陶片相间杂，与墓葬时代不同。东壁下有灰炆，南壁下有红烧土，似皆为彩陶时代之遗迹。今日细察墓葬之土色，似为大块之灰褐土与黄土，但墓形仍不显，以其周围之土色亦为灰褐土，间亦有黄土小块，界线不分明。

4月30日 星期一

今日天阴。寺洼A区工作结束，将坑填平。B区掘一探沟，长4米，阔2米（补记：B区为中心小学之校产，且未下种，故不须出钱。然两旁之民田，已种胡麻及小麦，谓有被掘出之土掩盖处，出来说话，只得令工人将土堆积于未下种之田中。又谓参观人来往践踏其田，又有谓祖墓在附近，掘探沟将破坏其风水，如此之类，只能置之不理。乡间工作麻烦，常有此类事情发生。）。此区闻曾发现石斧，但未曾发现寺洼式陶器，今日发掘结果除彩陶片、红陶片、带砂绳纹陶片外，得有陶环碎片二、骨器二，深2米即抵生黄土，乃停止工作，寺洼工作告一结束。寺洼山B区之东南即毛家坪，彩陶遗址广延直达毛家坪。毛家坪有灰层及灰土坑，灰层厚约50-100厘米，坑深200厘米。又有墓葬，牧童毛三娃

曾掘开一墓，有人头骨及彩陶三件，余今日往观，其家尚剩余一件两耳罐，高约25厘米，一耳已缺。据连日发掘之结果，寺洼山为一彩陶遗址，其后寺洼期埋人于其处（寺洼式陶罐中得有彩陶碎片，陶罐下之土层中及人骨、陶器间，亦常有彩陶碎片）。将遗址破坏后，埋人及殉葬品，仍将原来掘出之土填上，故界线不显。灰黑色似为turfline [腐殖层]植物之根茎叶腐化而成，遍布于寺洼墓葬及彩陶遗址之上，其最上一层始为近代拢土（有带釉瓷片）。寺洼文化似为与辛店文化同时（或先后不远），证据：（1）二者之分布，辛店遗址在北，寺洼在南（此次调查结果）；（2）二者皆发见铜器（依安特生）；（3）陶器质料相似，皆带沙，不坚致；（4）陶器形式亦有相似，如马鞍口两耳罐、三脚鬲。但二者为不同之文化，证据：（1）分布之不同（见前）；（2）陶器之不同（辛店带彩，寺洼无彩，形式方面亦各有特点）；（3）埋葬风俗不同（辛店葬俗，身体斜放，成25°-35°角度，寺洼平放，且有火葬者，间有骨乱，不知为葬俗抑为后来扰乱）。至于寺洼之时代，致难决定，或为周代，证据：（1）鬲无绳纹，且有四足者，似已失陶鬲之原始状态；（2）器之盖作碗形或三足鼎形，与晚周铜器有相似处；（3）此界缺乏铜矿，今日铜器皆由岷县、洮州来，彼二处亦由熔化旧铜而来。至于二者之民族，似皆非汉族，以其葬俗之特殊也。

甘肃仰韶与马厂，似属一期，今名之为半山马厂期，此为一新石器文化，与河南仰韶文化，有相似处亦有不同处（仰韶之葬俗不详，丧罐亦未曾发见，半山马厂无石镞，无鼎、鬲），似较齐家为早，证据：

（1）地层上之证据（安氏之证据不足恃，齐家地面有彩陶片，或为近来之移置，以其附近有彩陶遗址也；辛店B彩陶遗址地面即有齐家陶片，辛店C齐家灰层中得有彩陶片一，表面残泐，似混入时已为年久之残片；在齐家坪及阳洼湾之发掘，亦证明齐家时代之有彩陶残片）；（2）陶器形式之证据，齐家之器多显Metal type [金属样式]，如器之薄，腹部常呈折角，且有一器显焊钉形之小块（寺洼陶器之把、耳上间亦有之），似他处已有铜器，此处□无铜而仍滞留于新石器文化；（3）齐家坪有绳纹鬲足；（4）与龙山文化有相似处，陶器形式，灰白面。

齐家文化内容之修改与补充：（1）comb pottery [篦纹陶]并非其特征，仅见于齐家坪遗址之一特别区域中，质料及纹饰皆与齐家陶不

同。(2)房屋遗迹，有灰白面。

寺洼与齐家及半山马厂之关系：(1)寺洼亦有红橙陶，但质料不及齐家者之佳。(2)寺洼出土有两大耳瓶（在临洮民教馆），似由齐家期两耳瓶而来（后知此器出土地不详，并非寺洼出土）。(3)器形有与半山马厂相似者。(4)耳把之装饰，与半山马厂陶器相似。

以上各点为初步分析之结果。发掘工作即告结束，所得陶器颇单调，如三足鬲及三足盖之类均未掘得，乃购买数件以补充之。



# 5月

5月1日 星期二

昨宵又大雨，今晨天阴，在舍记日记，整理陶器装箱，预备明日返城。将1/2及1/13二罐，各片拆下，合缝处编号，以便将来再凑合，但不知何时始能重凑合也，绘草图以作参考。然后将破罐中之积土取尽，又将各器照相。忙了一天始完毕。

5月2日 星期三

今日挑子及牲口未雇好，上午将小罐26件装成一箱，塞上麦草，以便明日运进城。旋赴溥济渠管理处，晤及颜主任，谈了一会儿。见及近日报纸（3月26日），知柏林已巷战，欧战将结束。渠上干事牟云翘君，曾在湟惠渠任事，据云兰州西宁公路河口、红古城之间，有地名黑嘴子（在红古城东二十里），距兰州百余里，属永登县湟惠渠特种乡公所，嘴东山上亦有彩陶遗址，曾掘出完整者，间有动物花纹者。由管理处出来后，向南赴苟家滩，至毛家坪、曾家坪及吴冯家，再度考察前日所发现之遗址及墓葬。曾家坪之谎粮堆，呈圆锥形，东侧者周围约65米，高达6米左右，所堆之土成层次，每层约14厘米；西侧者周围约60米，高亦5米余，皆生长丛草，未见石灰痕迹。在吴冯家一牟姓者家中，见及其所掘得之古罐，高24厘米，身部直径16厘米，橙黄色，无花纹，两耳已缺，与杨家河出土之物相似。途经罗家沟时，在沟北路上检得石斧残片一，但在附近未得见遗址痕迹。经靳家坪A址，又检得石斧残片一。由苟家滩渡河而东，至罗家滩，腹已饥，至农家取钱令之作餐。过大沟川，至三甲崖，以时已晏，乃循道近陈家坪。

5月3日 星期四

今日离寺洼山返临洮城，雇牲口一，脚夫背大瓦罐一。又雇一人以背箩背瓦罐四，与之闲谈，知东岸小坪子出彩陶罐，高何家出寺洼式罐。向陈家告别后，沿大路北行，大郎庙路侧有一万历五年碑，字多泐灭，匆匆中未遑细察。红道峪之南，任家庄路西露遗址，有红色及灰色

绳纹陶片。至马家窑，考察安氏所掘之遗址，在巴马峪沟口之北，地人名之阳洼台子，安氏曾在此发掘半月有余。据地主马姓者云，安氏予以农田赔偿费5元，工人工资每天1角（600钱，当时每元可兑6贯），掘出完整陶器，另有赏金2元，共装八驮运走云云。村北坪上堡子后面，土名崖上，亦出彩陶器。抵城已下午3时许，将东西安顿后，出来午饭。赴临中，晤及王熙之君，知前日在东山所发现之古墓，已经拆毁，所得花砖颇多，多为几何形纹，但亦有数块作人物及花卉形，皆为刻凿，而非模制（此项花砖为墓室东壁，其他三面已毁）；又得头骨碎片一、宋式瓷片一（青色，稍黄，有细点，乃釉中泡沫所成）、近代式黑釉瓷片二，疑为宋墓。王君来舍参观此次出土物，邀往其家晚餐。返舍后早睡，以颇困累也。

5月4日 星期五

晨间赴县政府访问县长及陈秘书，皆以公出未遇。何专员则赴康乐剿抚叛兵未返。至南街，晤及袁荆山先生。后赴合作社，晤及张观芹先生，与张先生一同出北门，调查石刻墓门之出土地。出北门数百米，乃一旧城垣，公路穿垣而过，路东垣上尚露一砖墓，为汉代式。据云石门一副即出于此，当时地势较高，现以取土之故，已仅留城垣脚一段，故砖墓在今日地面以上，当年则在地下。出旧城垣约百米许，路中央亦有一墓，现已不可见，为另一副石门之出土地（今日第9号门牌前），闻墓门南向。由旧城垣北行至文昌阁外，闻路东亦曾出一砖墓，为汉式，现已拆毁。返至旧城垣外，路西有丛冢靠近城垣，地人名之为皇坟，然规模过小，四周附近之土，已为取土者所铲去，或原来有大冢，现已毁灭，而地名仍存欤？丛冢之所在地，地势较高，原先当与公路东之台地连成一气，为一高坪，有彩陶遗物。在皇坟侧检得彩陶数片、陶环残片一，路北检得彩陶片一，旧城垣脚亦得数片。按此旧城筑于明代以前，（补记：《狄道州志》卷一：“北阙长二里，旧名临洮堡，宋熙宁六年置，明洪武二年移城，遂为郭，今仍之。”当即指此土城。又云：“狄道城基址，在秦汉者不可考，其前凉之武始、唐之临州，亦因没於吐蕃，城池多遭倾圮，故李吉甫《元和志》於临州之四至八到，无得而述焉。《临洮府志》载自宋熙宁五年王韶城武胜军，金元因之增修者征信也，明洪武三年指挥孙德增筑，周九里三分，高四丈一尺，池深三丈五尺，

门四……，俱甃以砖，上建层楼、戍楼、戍铺，后又增筑北郭。”此处所谓增筑北郭，当指重行修筑而言，城固建于宋代熙宁附近。）此彩陶遗址为旧城垣所压，则俗传彩陶为元鞑子罐之说，实不可靠。

返城，在北街姜姓药铺内见及龙骨，及第四纪动物化石，闻出于北乡马啣山黄土层中。至县政府，晤及教育科长魏璉君，一同往访周德新君，乃周炳南（静山）先生之令嗣。周炳南氏已于民国廿七年逝世。至周家，见及六朝写经一卷（《观佛三昧海经》第五卷，每行17字，首缺，所剩留之第一行为“开如前不异，如是西门北门，亦皆如此如此”），阔27.5厘米，长635厘米，飞字作飛，师字作師，为六朝写本无疑，闻当时以百余银元购得。又有“敦煌石室遗墨”三册，乃写经残片。正编二册（一册37种，一册44种），有民国十五年春周氏题跋，谓“得此墨迹於敦煌石窟寺故纸堆中”，又有陈宣跋语，惜过于残缺，稍长者（十余行）皆为佛经，残片有：地志一片，字书二片，应用字汇一片，敕经武军经略大使残片一，延祐三年七月贩人口契文一（疑非石室所出），求法僧游记（？）残片一。续编共收125种，更为残碎，有西夏文字一片，又有汉简一匣共17片，“敦煌长史”封泥一，后有跋语“上木简墨迹，系汉桓帝元嘉二年之物，并敦煌长史土质印章，九年春军次旅行时，掘得古玉门关外沙堆中，计至今一千七百余年，自非关外天气旱干，沙土中恐不易存留如此微物，惟土章掘出有二，其一破烂，不知是何用处。据张子仁县长云，木简文令，实无从签印，古人或以土章代行印事，故其数有偶，姑记之以待博古者查考焉。中华民国九年庚申十月廿三日周炳南记。”周君家中悬有一联：“雪夜收城同入蔡，关山望风识犹龙”，跋语“静山仁兄营长於去岁嘉平月下浣，曾出奇计克复肃城，商民爱戴，自驻雄关，地方宁谧，余因劝业新疆，首站经此，极承款洽纵谈，营次见其琴书盈榻，有儒将风，其有功不骄，尤得老子知雄守雌之戒，爰撰此以赠。愚弟阎毓善并识，岁戊午孟兰后一日”。

至县政府，晤及阎县长，风采与在酒泉相遇时无异，惟颌间枪痕已结成疤，谈及此间考察工作，拟明后日赴卧龙乡。据云传闻康乐叛兵，一部分至巴羊沟，故已遣卧龙乡长调查，明日乡镇长会议，当询访之是否安全，如无问题，后日即可前往。晚间至杨景周君处闲谈，亦本地人中之颇具考古兴趣者。

5月5日 星期六

晨间阎县长来谈，旋同至王校长处闲谈。出来至街上购物，又为哥舒翰碑照相。至民教馆，为汉代石刻墓门及寺洼、辛店陶罐照相。返舍后，为靳家坪出土之陶罐及石器照相，整理行囊，预备明日赴边家湾。傍晚卧龙乡长来，说彼处尚安静，明日派人及牲口来护送至边家湾。晚间魏科长（璉）来谈，警察来下请帖，阎县长邀明晨便餐。晚间雷雨。

5月6日 星期日

晨间应阎县长之邀，至县政府用饭，始知地质调查所之徐铁良及乔作栻二君，已于前日抵洮。坐顷，徐、乔二君亦来县政府一同用餐。二君将于明日偕张观芹先生一同赴黑店峡考察煤矿，然后即越莲花山，赴临潭及陇南各处考察，时期定为半年。在县府闻德国已投降，欧战正式结束。回忆1939年秋此五年余之战事，人命财产之损失为空前浩叹，战争初起时之英美德义四国首领，今皆已不在人世，抱称霸全球之野心者，亦可以已矣！返舍将木箱等存师校，候边家湾牲口，至午刻仍未来，赴县府一催，晤及孙东生君，乃临洮画家，由兰州来，拟在临洮开一展览会云。又遇及陈希琳乡长，至其城中寓所小坐，座有一人谈及，民间传说以为墓葬瓦罐，乃古人将死时亲友所购，古人有尾，尾干将脱知死期近，营穴埋葬，亲友购赠食物，置于罐中。午后边致中保长来，乃乘马赴边家湾，行三十里，沿途路西皆有马兰期台地，惜无暇下马细察。抵边家湾已傍晚，即宿边保长家中，乡公所派一张姓者作陪。

5月7日 星期一

晨间由边家湾上排子坪，坪中住一马旅长（宗林），脸黑，地人称之为黑旅长，以适赴康乐□古城放木去，未遇，其弟陪余赴坪东之彩陶遗址，俗名瓦渣地，彩陶碎片颇多，即安特生之排子坪遗址也。检得彩陶碎片数片，乃赴齐家坪。途遇一老人，名依斯伯兰，乃此间殷户，邀至其家中用茶，茶后告辞赴齐家坪，住马登武家中，马乃前任保长，已七十余，其子名洒尔力，继父业放木材开木厂，赴兰州未返。余见及一村童名Abdo所掘得之辛店式彩陶罐，颇为奇怪，乃购其一。后又有人送来辛店式陶罐二、齐家两耳瓶二、绳纹罐二、柳条纹黄色罐一，皆未购。此间之有辛店式陶罐，已无疑问，乃往观出土地点。二处皆种上农

作物，村人爱惜五谷，即出钱赔偿亦不肯任掘。闻出土时离地面甚浅，疑与寺洼山之情形相类似，即齐家期遗址中埋上辛店期墓葬也，决定明日发掘。勘察遗址，检得石斧、石刀等，又得彩陶片二、鬲足二，皆在齐家文化层崖下，疑即由齐家文化层中出来者（补注：Same i.e. solid log, as one figured on Pl.7, No.16 in Bylin-Alithin, *Chi Chia Ping* (1946) pp.400, 472. One hollow leg on Pl.15, 8. [一件为实足，与比林阿尔提《齐家坪》(1946) 400页及472页之图版柒中16号所示者相似。另一件为空足，与同书图版十五之8号近似。] )。晚间即宿马登武家中。

5月8日 星期二

今日雇四工人，发掘一探沟，长25公尺，阔2公尺，即在出辛店式彩陶罐农田之西，以尚未种上农作物，可以发掘。结果得有各种石器（石斧，石刀）十余件、骨器数件，未有陶环，与仰韶文化不同。又于深1米处得一彩陶片，足证齐家期已在彩陶文化之后，篚纹陶未得一片，似属在此遗址中之某一区域，并未[发现]齐家期之代表陶器也。其余陶片为两耳瓶碎片，红色（或橙色）陶片，柳条纹陶片，绳纹带砂陶片，耳柄又有乳头状者。深达170厘米显露生黄土，未得完整陶器，将坑填平后即收工。晚间雷雨。

5月9日 星期三

天阴，由齐家坪赴瓦罐嘴，中途细雨，即住马保长（忠福）家中。其子马成华，曾在兰州西北中学读书，因事进城未遇。闻边家沟之东梁土墙亦有彩陶罐出土，郭家坪、王家坪、边家崖亦皆有出土；安特生在此间时，住在陈家杨洼马速来蛮家中，其地图中之半山，土名半山羊奶头（即《黄土的儿女》Pl.29之中央一峰），无名遗址名半山疙瘩，皆曾出大批彩陶罐云云。下午放霁，至上述二遗址调查，皆已种农作物，附近彩陶片颇多；又再度查勘瓦罐嘴遗址，破坏过甚，希望甚微。闻民十三年每日有数十人乱掘，且以探棒试探殆遍，安特生氏试掘即无所得；边家沟发现较迟，当时政府以掘者争殴，已加禁止，尚有希望，拟明日赴边家沟工作。据瓦罐嘴地人云，当年发掘曾发现石璧在领下，又曾得玛瑙珠数颗。

5月10日 星期四

今日雇工人三名，往边家沟发掘，由马甲长（忠福）引导前往，以便与边家沟人接洽。后遇及一边家沟人，引导余等至从前安氏发掘之地，在一山梁上，即余前次独自考察时所见之山梁，惟位置尚在余前次所见者之东百余米。地面发掘坑痕迹甚显，彩陶片亦颇多，更东地势稍隆起为一疙瘩，民十三年时尚为草地，现已开辟为农田（地主为马云泉），尚未下种。地人为余指出安氏所掘之处，即在农田中稍凹下之处，谓安氏当年遣派助手各处打探沟，用探竿试探，仅发现此一完整墓葬，后为宁定县东区区长马一滔（字仲辉，三甲集人，民廿二三年去世）所阻止，不能再行发掘。其后开辟为农田时，尚犁出彩陶片及破罐不少，惟纵有完整者亦为犁所破损。余亦知希望甚微，仍令工作，在安氏所掘处稍东南，打一东西向之探沟，长25米，阔3米，深达70-80厘米，以长93厘米之铁探竿探之，皆无所得。北边有盗掘坑，坑中有彩陶片，后以探竿在附近探测，发现灰色带砂陶器一，已为土所压裂，其上放一小罐，仅剩下半截，离地面仅40厘米，附近有彩陶片四，当为同时之物。收工后，归途至魏家嘴新庄考察遗址，乃一齐家期之遗址，有细红陶、绳纹陶、柳条纹陶，至于彩陶片则甚稀少，遍觅仅得一片，灰层颇厚，有灰坑，且有石灰面。此遗址在一沟之上端，为水所侵蚀，故露出剖面。

5月11日 星期五

边家沟既无希望，半山疙瘩及羊奶头遗址又已种上农作物，故只得在瓦罐嘴一试，明知亦无希望，然既来之不妨再做一天。上午仅掘出一破碗（仅留半个），有一处彩陶底部四，似仍在原来位置，但上部已早被破坏，仅在附近找到碎片若干而已。旁观者有一人曾参加民十三年时盗掘，据云此间希望甚少，以当时皆曾以探竿试过，未挖开者即由于探竿已探得其无遗物；惟巴羊沟之南三河口（即三义河上流，属康乐）村庄之山梁，亦有彩陶罐，当年其地汉人不准土人盗掘，剩余未掘者颇多。又谓铁探竿之起源，乃回子兵旧式土枪所用之填火药之铁杆，回乱时常以此杆探汉民住宅之藏窖，后利用之以探墓葬。下午发掘，仍无所得，工人皆没精打采，余则此二宿为臭虫、虱子、跳蚤所扰，不能安眠，亦无精神，乃提前收工。返家睡觉一顿，以补充连日之失眠。田野

工作至此地步，已入穷境，决定明日在附近考察一巡，后日即返城。

5月12日 星期六

闻梁土墙出有彩陶罐，由瓦罐嘴东行，经边家沟至梁土墙，于一农家访得之。去年将小路铲平时，无意中发现之，计辛店式彩陶罐二、红陶绳纹罐一、黑色（玄武岩？）小石斧一，闻系一处出土，放置于人头骨之侧，人骨已掩埋。问其价，索3000元，以赴齐家坪不便携带，故未还价，拟归途再与议价，仅令其引导至出土地一观。乃在小路上，其上下皆为农田，旋于其旁，检得石制长串珠一。乃赴齐家坪，马成华君亦赶来，同至马保长（登武）处小坐，村人送来此间出土之古罐，以250元购得四罐，计大罐一（两小耳，下半截柳条纹），中号罐一（无耳，下半绳纹，上半有轮制痕）、大耳小瓶二。连同上次在此间所购之两耳马鞍口辛店式彩陶罐，一共五罐共计550元。又见一绿地黑斑石璧，直径约15厘米，孔大5厘米，为村中出土。令村人引导至沟东之出土地，地面无石器，亦无灰土层，而出完整陶罐颇多，当为墓葬之所在地，惜已种上农作物，非俟秋收后（阴历七月底），不能发掘。归途经梁土墙，农人不在，未能购得其处出土之物。返瓦罐嘴，知马进忠于毛刺疙瘩掘得墓葬及石环，此墓乃去岁发现，当时仅掘出头部，于颈上得石环一，当时掘碎即抛去，此次重掘，于臂上又得一环，惜亦掘碎。午饭后前往发掘，又于颈畔得一压扁之铜圈，时代当较后。完毕后，又赴草疙瘩，在西沟与魏家嘴之间，其北即荒地嘴。马进忠曾于其地掘得红色黑彩方形花砖二块，此次寻觅，并无所得，惟于地面得彩陶片及绳纹陶片各一。乃赴羊娃湾（当作阳洼湾），其地在魏家嘴之南，曹家沟之东，地面陶片颇多，为齐家期之细红陶及柳条纹陶，但亦检得彩陶二片，似皆由斜坡上落下，但斜坡上亦无灰层。此时一农人名马依奴斯者来，要看安特生书中之照片，其人住瓦罐嘴西疙瘩，民十三年时亦曾从事盗掘，有田地于瓦罐嘴坪，出土彩陶罐颇多，邻近月夜于其田中盗掘，经氏发现，遂相殴争，伤及手指，今日其拇指尚脱臼，不能自由运用。余返舍取书以示之，氏乃引导余至其田中，指出孰处曾出一块四罐，孰处一块八罐，谓其田中所藏者尚未掘完，约余秋收后在其田中发掘，余漫应之，明知其绝少掘得完整墓葬之希望，以当年盗掘过甚也。氏辞去后，余独自徘徊于田边，时已暮色苍茫，想象当年石器时代之送葬，民

十三年之盗掘，似觉黑暗中人影憧憧，想见当年之热闹，不禁神往。归途遇及马进忠，谓与其兄马成华一同于阳洼湾斜坡上发现墓葬，少顷马成华返，携回陶罐二，乃齐家期之两耳瓶及单耳瓶，余大喜过望，以齐家期墓葬之发现，此尚属第一次也，决定明日再住一天，从事发掘。马氏父子见余喜亦喜，但以为余经数日之沉闷，骤得瓦罐而喜，而不知余心中所以喜悦之真因也。

5月13日 星期日

在阳洼湾从事发掘。昨日初发现之人头骨，乃一已半毁之墓葬（Tomb 0），所得之二罐乃属另一墓葬（Tomb 1）。计于Tomb 1 [ 1号墓 ] 中共得五陶器，于头侧得一骨针（？）。2号墓得陶器四，身侧得一骨钻，口中得一骨类物，似为含殓之用。陶器皆在足侧，人架头部向北，仰卧，墓形颇小，内填土较硬，又于内填中发现齐家期陶片，每墓二十余片。于1号墓内填土发现彩陶二片，齐家期之较后，更得一明证矣。此区墓葬，当尚众多，以时间及经费关系，决定暂以此为止，不向附近试掘，颇希望有机会发掘此一墓地，不知将来能如愿否？出土陶器颇精美，但稍单调，计两耳瓶三个、单耳杯三个、绳纹粗陶罐三个。据马甲长（忠福）云，其家从前住宁定三甲集西十余里之似家，家中曾有与此次出土者相似之绳纹陶罐，乃似家之南，李家湾之宰子头罗出土（由似家至李家湾，须上坡经过陈家台子、景家大坪及中嘴子）。

5月14日 星期一

晨间离开瓦罐嘴返城，雇工挑行李及标本，下坡经陈家羊洼，越巴羊沟，上坡经张家嘴，在马家沟之东上山，经牧马山，越山而下即为三义河口，脱鞋袜褰裳越流而渡，水冷彻骨。过河后即十里店窑头，为临洮现今唯一制陶器之所，为陈列道旁之陶器摄一影。抵城时已过午，稍息后出来进膳，赴民教馆阅报，知欧战已于8日结束。遇及县政府白秘书，知县长下乡未返。白秘书乃通渭城南百余里之毛台子人，据云其地曾发现石斧及铜器。往访张观芹先生，邀之同至师校参观此次出土物。氏谓城西之范家坪，安特生亦曾掘到石器，石质不佳，黄色带绿纹，与县北柳林沟之山石相似，柳林沟一名打壁河，当为古代制壁之所。

（补记：



《狄道州志》卷十六引宋赵希鹄《洞天清录》：“洮河绿石，北方最贵重，绿如蓝，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然石在临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宝。”与今日之洮砚为灰绿色页岩者相同。又引《明史·地理志》，谓狄道洮河北有打壁峪关，当即指柳林沟。卷一山川：“打壁谷，在州北三十里，东通石景峡，或以其源产绿石而名之，又名柳林沟”；“打壁河，在州北三十里，源出石井峡，即打壁谷”。闻张观芹先生云，其地之绿石，绿色而有黑纹，质颇坚硬，间亦有洮砚式之绿石，质软之蛇纹岩，间亦有之。宣统《续志》卷首页三谓，“柳林沟产玉，旧志作打壁谷，玉无定地，每当秋夏之时，雨集水涨，间有冲泄出山而为土人得者，若有意求之，究不知其所至。”）

至于此次毛刺疙瘩出土之石璧，其石质在县境内似未见。又云离临洮县城四十里之康乐当川铺，出土古陶器颇多，村人多有收藏者。张氏去后，余赴民教馆参观孙东生画展，标价皆在万元以上。遇及周德新君，赴其家中为其所藏之汉简及敦煌残经照相。氏又出陶器二、石器一，谓乃其父得之于山丹县东“发羌子”（？）镇一古城遗址中，似为汉物；又有石砚一方，得之锁阳城中（疑即峡口驿），似为唐宋时物，有周氏题刻“汉砚一方，民国八年春军次玉门，得之古锁阳城，周炳南记”，为赭色页岩，长15、阔8.5、厚2.5厘米；另有一石，亦为同性质之页岩，长18.2、阔10.4、厚0.8厘米，上涂一层漆类之物，光可鉴人，有周氏题跋“己未驻军敦煌，偶于坊间购得石镜一具，古色斑斓，询知出千佛石窟，确为唐物无疑，右刻箴言自誓，并以诫子子孙孙，窥镜自鉴，昨死今生，我贵自立，与世无争，学必慎独，勿踏虚声，出言欲讷，合一知行，王子阳明。中华民国九年庚申四月八日周炳南记”。途中于专员公署前遇及何专员，询问余之工作结果，知颇有成绩，余谢其相助之盛意，邀之来师校一观此次采集之标本。晚间换衣服，检查衣服及被褥，得跳蚤一、臭虫二、虱子十，亦此次之收获品也，一笑。

5月15日 星期二

晨间王宇之校长来，询问此次在齐家坪一带工作结果。王校长谓省方派一省督学来洮，亦清华校友，现亦往师校内，往访尚未起身。少顷，阎县长（重义）及魏科长（璉）来访省督学，在余房中少坐，观余此次之采集品，旋即返县府。余乃补记5月10日以后之日记，以在瓦罐

嘴时天黑即睡，又以夜不安眠，故连辍数日未记也。至袁荆山先生处稍谈，至木匠铺定做木箱三只，小木匣六个。午后少睡，连日殊为困倦也。往省银行访张经理（紫云），为张鸿汀先生之介弟，前数次来访均未遇，此次始晤面，闲谈一会儿，即告辞而出。返家整理笔记及采集品。

5月16日 星期三

晨间晤及省教育厅督学郝华甫君，乃清华第八级级友，闲谈一会儿。余乃独自出城，往访安特生所发掘过之曹家坪遗址。过洮河浮桥后南行，由杨家店上坡，即至曹家坪。将近村庄时，即见沟北侧露出灰土层，厚者达160厘米，检得石刀二、有眼石刀残片一，有绳纹及柳条纹陶片，似即齐家期之物。询之地人，其地名崖头，安特生所试掘者，有罗家崖（在其南）、铺子扁及马和嘴（在其北）。一人当年即曾为安氏所雇用者，据云当时工资每日3角，有时可得赏金，彼在马和嘴曾一次掘得一骨制类似挑鸦片烟之烟挑，及一有眼骨针，即得赏金6角。近年亦有出土者，至一名曹成者家中，见及陶器五件，皆村西之山中出土，据云与人骨同时出土。由曹家坪南行至张家坪，据云亦有古罐出土，但未获见实物。据云地人以其为墓中物，故多畏惧，不敢取回家中放置。由张家坪下坡至杨家店，经杨家店西之坪上，检得红陶数片，其中一片有柳条纹，但未见灰土层。由西坪山返城，由山上下瞰临洮县城及东山，颇为壮观。返城后颇困倦，午睡后赴临中，晤及王熙之君。晚间在郝华甫君处闲谈。

5月17日 星期四

汇款仍未至，明日取木箱的钱也不够了，颇为着急。与王校长商量，王校长劝我用长途电话去询问，余乃赴长途电话处挂号，整整地等候了一天，下午4时许始通话，谓吴良才君不在行中。等候时极无聊赖，阅《狄道州志》消遣，及打不通后，乃返师校。晤及王校长，拟暂支数千元，王校长谓校中因购平价布刚汇了8万元，无余款可借。余往省银行晤及张经理，以有客人在座，且与之仅晤面一次，不好意思开口借钱。赴袁荆山先生处，以昨日洮惠渠刚放水，今日正在渠上忙着，未曾遇到。晚间拟一电稿，请科教馆袁翰青馆长电汇临师王校长转。

5月18日 星期五

晨间晤及王校长，将昨日所拟之电稿与之一观，兰州7000元款未汇来时，拟请其暂借3000元，以便下午往提取木箱，承其允许。乃赴电报局拍一电报。赴西街（兴农街）参观安积寺，有明碑及清碑各一，在寺东之小学操场内。返家后，将一部分采集品照相，又将寺注所得大罐，以麻布包扎之，将胶水布衬于罐内，以便运输时不易破碎，又将人骨以纸糊之。下午往木匠铺提取木箱。返家后，张观芹先生来谈，傍晚始去。

5月19日 星期六

将小件陶器装箱。赴台子寺、安积寺及城隍庙抄碑文。下午大雨，天气骤凉，在家阅《狄道州志》。

5月20日 星期日

阅《狄道州志》。周德新君来，同往陈秘书（禄生）处，参观其所藏之古物，乃氏在环县时所收购者，铜礼器有一鼎、一爵、一觚，兵器有一戈、一矛、一匕首，钱币有王莽钱数种（一为金错刀）、半两、元八思巴字钱，鄂尔多斯式错金铜饰（虎食驴），汉印二，宋元影青瓷器二件。由陈秘书处出来后，同至周君处借观汉简，抄录一过。午间即在陈秘书处午餐，餐后至北街张忠谏祠摄一影。旋至王熙之君处闲谈，同赴医生张朗天君处，观其所藏古瓷，大部分均已售出，仅余一照片。后与王熙之君及张观芹先生同上北城垣，以闻人云城垣上有一石碑（或云有一碑上刻尉迟敬德监修），但偏觅不得。下城后，在张先生处晚餐。

5月21日 星期一

晨间出发赴北乡考察。北五里铺之郝家庄，有清乾隆时当地文人吴松崖（镇）之墓（《续志》卷八有传），在路东田中。八里铺南路东，有振威将军友坤赵公（顺）之神道碑（《续志》卷十有传）。八里铺之小堡，为同治十三年所修，堡北有光绪卅一年所立刘培蓁（含青）德政碑（《续志》卷九有传）。注家沟、陈家铺之间有胡家铺者，路西田中有显武将军竹轩韦公（廷苞）之墓，为光绪廿九年所立（墓碑徐芳撰，

陆云锦书），神道碑则在陈家铺之西路侧。又有武德将军春阶聂公之墓。更北路西有“钦差山西按察司分巡口北道茶马□□□进阶朝列大夫信轩刘公神道”。至皇后沟，沟北有三大冢，俗称皇太后冢，（补记：皇后沟之古坟，《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五百七十卷临洮府古迹考，本府“秦扶苏墓在城北二十五里，名扶苏岩，下有大冢二，父老相传谓秦扶苏太子之墓。蒙恬墓，即在二大冢之下，传谓即恬墓”。）不知何时所建，每坟高约5米，周围约50米。过三十里铺抵柳林沟畔（即打壁河），询问叶家坪，尚在新添铺之北，时已近午，左鞋脱□，行走不易，乃决定返城。至二十里铺，在茶馆小憩，乃离开大路向东赴山麓。二十里铺南端有小路东折，小路之北露出灰土层，离地西约110厘米，厚约20厘米，有灰坑阔50厘米、深60厘米，灰层中有木炭、骨片、红陶、绳纹陶、碎石片。经一张姓坟园，上一坪，名圆轱辘嘴。坪在曹家嘴之北，坪上检得辛店式彩陶片、红色及灰色带砂陶（其一有wany handle [波浪形把手]）、绳纹灰陶。隔沟即山神庙，矗立于山巅，更南即为百子湾村庄。闻山神庙之南湾中，时有古罐出土。至村中打听，无结果。循小径南行，在注家沟（一作储家沟）北低台地上，检得仰韶式彩陶、绳纹红陶及灰陶。过阳沟门至王家大庄，于庄东康家坪检得仰韶式彩陶数片，询问村人，据云康家坪北大沟中，时有古罐出土。余提及王化雨君（敦煌省银行会计），其人名化文，即化雨君之堂弟。此时余发现中午时以天热脱下之驼毛衣已遗失，遍觅不得，已为他人检去。时日已西落，王化文君引化雨君之父亲来，邀余至其家，询问化雨君之近况，留余在其家过宿。余以天已薄暮，抵城时恐城门已闭，且走了一天已筋疲力尽，即在其家中过宿。

5月22日 星期二

晨间由王家大庄出发，曾返阳沟门以觅昨日所失之驼毛衣，未得。由王家大庄经马家河湾，东行至山沟中，上坡至任家坡。再下坡，近步校分校有二土堆，在西名平地山，高约十余米，周围约120米，其巅曾建一庙宇，现已毁去，但瓦片砖块仍满地皆是。（补记：《续志》卷首页四十五云，赵氏东庄在岳麓山之麓，距州城一里，“庄西北四里有大家一，系会川伯以前之远祖，今志乘失遗不可考。”观其附图，似即平地山。平地山一名邓艾点将台，又名谎粮台，其东之方墩，或为角楼，与

公路之中山楼，成一直线，或为旧城墙之残余（中山楼似即《续志》之文风墩）。）东面之土墩，略作长方形，似由板筑而成，南北约12米，东西约6米，南侧似原来有房屋，已毁。进东门已近午，进餐后返校，闻昨日县署曾遣人送信，有车赴省城，恐已开行，汇款仍无消息。今日颇劳顿，倚榻作午睡，阅《狄道州志》及《续志》以作消遣。下午身体有点发烧，大概是晨间着了凉，身体不舒，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在图书馆中翻阅杂书。

5月23日 星期三

今日身体仍不舒，汇款亦未到，身心交瘁，在图书馆阅闲书以作消遣。下午将寺洼山所测地图上墨，至郝华甫君处闲谈。

5月24日 星期四

汇款仍未至，早餐后囊中只余25元，连购一碗面条的钱也不够，只得再向王校长处借1000元，花了200元购稻草。下午将各标本箱都装好，登上登记簿，整整花了一个下午。晚间陈克家校长由寺洼山来城，前来闲谈。

5月25日 星期五

晨间至陈克家处闲谈。旋至县政府询问明后日有车否？张收发答应下午回信。余乃出城，至番城之东城角及西城角一观，东城角现为真武宫，西城角上亦有一庙，两者之间稍南有隆起土梁一道，似即古城墙，本拟再向南一游，以前日病后殊觉困倦，故即返城。至郝华甫处一谈。又至王校长处声明有车拟即先返省城，所借之钱如未汇出，到省后当即汇寄。后县政府通知明日有车赴省，乃前往接洽，连行李一共要8000元，须先付2000元定洋。返校觅王校长未得，至县府，晤及阎县长，即向之借2000元，适阎县长宴客，即邀余作陪，兼作饯行，在座有步校刘主任、谢主任、郝督学、王校长及牟校长。饭后，至何专员处辞行，以赴定西公干未遇；至袁荆山、张观芹二先生处辞行，又至王熙之君处未遇。返校整理行囊。

5月26日 星期六

晨起后，将行李收拾完毕，乃赴周德馨君处辞行，又至县政府向陈秘书（禄生）及魏科长（琰）辞行。返校后，遇及临洮中学牟月秋校长，乃特来送行者，即与之握别。返室后，复见所留字条，知袁荆山、王熙之二君均曾来送行。向王校长再借1000元。旋张观芹先生来谈。9时许，车夫驾车前来，将标本箱及行李皆装上，整整一车，与王宇之校长及张先生辞别。车至北街客店小停，以车夫欲上街购物也。王熙之君来邀余至附近餐馆进餐。餐后即出发，乃来时旧路，惟来时桃李正盛开，此时则绿叶成荫子满枝矣。出北关，经北梢门、文风墩（即中山楼）、五里铺、八里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至新添铺小停。今日为新添铺赶集（此间称为分期），车夫进膳后继续北行，抵辛店时已傍晚，住张姓客店中（33号）。至乡公所，晤及南乡长，寒暄数语后即返店。同行者有西北师院史地系学生张呈瑞，由临洮返校。

5月27日 星期日

天刚亮即起身，至洮沙县城小停进膳，至县政府晤及康县长，又至省银行晤及范、张二君，裴主任则以星期日返家。继续北行，经沙楞、朱家窑，牲口路与公路由此分歧。胶皮车沿公路西北行，经李家湾，路东有防空仓库及新式房屋数幢。闻车夫云，乃民国廿六七年所造，预备作兵工厂之用，其后始终未曾利用，现仅有一二人看守空房。经上嘴、巴峡寺，路向北折东，上坡入山，车行沟中，至白家屏小憩。白家屏一名井屏，现改名为锦屏，村庄在坪上，但有小茶饭铺数家开设于公路两旁。抵上中铺已近傍晚，入店过宿。余乃赴下中铺侧中孚山一观，山中道观颇多，现设一中心小学，校侧有开山杨真人塔，塔铭杨真人名至顺，四川达溪人，光绪间至此募化修庙，光绪廿六年羽化。其间之三宫圣母庙（即百子宫）有道光廿二年铸钟，最高一殿有乾隆八年铸钟。中孚山之左为雨霖山，有福神庙，庙中有乾隆卅一年铁钟，庙则为同治回乱后所修（光绪十七年）。

5月28日 星期一

晨间由中堡出发，经关沟门至摩云阁，公路蜿蜒而上，逐渐升高，另有人行捷径，乃下车步行。摩云阁上驻有军队，有小店数间，进膳小憩后乃下山。经七道子梁、吴家沟、青岗岔，至西果园小憩进膳。余乃

赴西北技专，晤及凌会五君。出来后继续北行，经七里河，过握桥，将标本箱交与科学教育馆仓库。乃进城，仍住励志路科学教育馆。晤及袁馆长，知18日所发电报，始终未到；又知敦煌运来标本，已经到齐；并闻存放馆中西部之行李，曾经被窃，失落向先生所存之铺盖，后经追回。得友人信件共21封。阎文儒君以肋骨发痛，由西安返家休息，阴历五月中始能来兰。李庄方面，向先生闹脾气，将所领中研院之钱，一概退回（约6万元）；傅、李二先生在重庆又吵嘴；今年考察经费，中研院闻有15万，但尚无正式通知，中博院向教部请求45万，尚未获批复。

5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至赵冠洲处闲谈。赵君去敦煌一次，谓艺研所正办结束，常所长家中发生纠纷，常太太遭虐待，愤而奔兰，登报声明离异，现已赴酒泉，常所长曾追踪至武威，现返敦煌。郑安仑来谈，旋同至储藏室检点行李，向先生之铺盖中似缺少数件衣物，因无清单，故不知确数，皮鞋一双则已不见，此诚为向君之倒运。闻追回时出赎金6000元，拟由考察团负担。至王永焱君处闲谈。午后赴银行取款，将临洮借款汇还。至握桥中行办事处晤及吴良才君，谓款子早已托商铺汇洮，殊为可怪也。至科教馆仓库检点敦煌运来标本，26箱已全部运到，加上临洮标本5箱，石、向旧存13箱，共44箱。晚餐后赴中行宿舍，访翁文波君未遇，仅见及其兄翁文津（叔通）君。归途访赵敦甫先生，赵先生正以疟疾卧床，稍谈即辞出。今日身体不舒，希望不要酿成大病。

5月30日 星期三

晨间赵冠洲君来谈。赵君去后，余赴邮局取款，以最近又汇来2万元也。吴君约明晚赴其家晚餐。归来后午睡，身体不支，需要休息。接阎文儒君来信，知将于本月底由西安来兰。下午至西北图书馆，晤及刘衡如馆长，知将于下月5号赴渝。又晤及苏莹辉君，获悉常书鸿君之家庭纠纷，常太太与庶务赵麻子有染，经常发觉后，致遭虐待，愤而离异，常太太曾来兰，于5月12日《西北日报》登离异启事，旋即西走，白云赴肃；闻赵某匿在武威，常君曾来凉查缉未获，即先返敦，诚属不幸也。晚间写了几封信，清理账目。

5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刘衡如馆长来，参观此次临洮所获之标本。近午翁文波君来谈，郑安仑及赵冠洲二君陪着谈话。旋与翁、赵二君赴金龙饭店用餐，翁君自云每餐必肉，并且多吃菜少吃饭，赵君闻而为之咋舌，观其仅食饭一小碗，而食菜几尽两碟之半，信然！油矿局之旅行调查团，自备汽车大车，带有无线电、牛肉干等，每月经费15万元，吾侪穷考察团闻之，只有欣羨而已。返舍后又作午睡，困倦可知。颈部近生顽癣，据杨叔栽君云，顽癣极为讨厌，不易治愈。下午写了几封信，拍了一电报。傍晚赴吴良才君处晚餐，遇及翁文波君，知明日即西行。



# 6月

6月1日 星期五

赴邮局寄信时遇及王竹亭先生，知已辞去甘新公路局工务处长一职，由肃携眷来兰，但交通部仍请其担任南疆公路事，月内乘专车西行，约余一同西行考察，可省费不少，余答以侯阎君来后再作决定。下午遇及教育部遣派考察西北高等教育之张云先生等三人。晚间苏莹辉君来谈，始详悉常书鸿所长家庭纠纷之经过。

6月2日 星期六

上午王永焱、王先绪及凌洪龄三君，先后前来参观此次临洮所获之石器及骨器。午后王竹亭先生来，谓拟在工程学会讲演河西古代工程，嘱余代搜集材料。

6月3日 星期日

晨6时即起，与赵冠洲君同赴山陕会馆新运服务处搭车赴兴隆山。今日星期，新运服务处及励志社同人结伴旅行，吾等亦加入，共乘一卡车。出东关后，至东岗镇停车检查，然后南折上坡行山间，出山后为一平原，路南岗峦起伏。至麻家寺后，公路又行山间，出山后至三角城，系赴西安之公路，另有一歧路南折赴榆中县城。在城外稍停，今日为赶集，商贩颇多，且见一旧货摊，摆有彩陶罐数个，闻榆中有此物出土，惜不能下车一询详情。公路上横街悬有求雨之纸旗，此间与兰州相同，今年旱象已成。由榆中城再行十余里，即入山沟中，抵兴隆山麓停车，至楼云山励志社宿舍休息及进膳。此舍乃总裁前次来此时所建，颇为精致，室内陈设亦佳，现下空无人居住，惟舍中小屋有看守人居住。休息后上兴隆山，经云龙桥（其取义由于在兴龙栖云之间），乃一木桥，横架山涧之上，其结构与兰州握桥相似，有光绪年间重修碑记。由此上山，山上树木鬯茂，山花野草满径，古木参天。先经玉液（？）泉，再上为太白楼，即成吉思汗陵之所在，乃民国二十八年由内蒙移灵驻此，挂有“成陵守护处”木碑，门外有宪兵站岗。经交涉后，得入内参观。进去

后为一院子，其后之大殿即驻灵枢处。先由蒙古人进内点香后，乃开大门，行三鞠躬礼后，鱼贯进内参观，中间为成吉思汗之灵枢，壁上悬其像，精神英勃，不愧一代英雄。枢以橙黄色绸子覆盖，掀幕一视，棺枢外包银皮，有狮子及花卉等花纹，又嵌金制之圆形装饰，棺阔约80厘米，高约1米，长约1米半（似乎过短）。其侧一银棺较小，为其后妃。又置一长方形大银盆，为其进膳时盛肉之用，一铁剑，一铁矛。矛缨系人发所制，相传杀一人仅取一发，若然，此丛丛数百发，不知代表几许溅血矛下之残躯。殿中西侧挂有对联、祭文及花圈。出来后再上坡，至太白泉，有咸丰十年重修兴隆山太白泉碑记，壁上嵌有嘉庆癸酉那彦成题记。泉水颇清，乃坐而啜茶。朱长官之四小姐及五小姐，今日亦偕女伴来游，山半休息，唱皮黄旦角；至太白泉后，又前后往来不停，似故意以春色恼人者。下午3时许下山，至山腰之药王庙，进内一观，有万历丁未铁钟，上铸大明国陕西临洮府金县大圣佛母殿铭文，为“皇图巩固，帝道发昌，法轮佛日，增辉常转”十六字。返栖云山励志社，余又赴藏灵壁，至凤凰台东岳行宫，有乾隆五十六年悟元子重修东岳行宫记，其上为财神庙及菩萨楼。5时起程返城，抵城已7时许矣。

#### 6月4日 星期一

将前日所写之信加以修改，然后寄出。临洮考察之详细报告，未能写完，临时抽出，俟下次班车再寄。晨间赵敦甫先生来参观此次临洮出土之物。下午闻刘衡如馆长明日可赴重庆，乃将前承其允许代带给傅先生之羊皮统子作一包裹送去。返后阅杂志，英文本《图书季刊》中有冯汉骥之《琴台发掘记》。吴禹铭君之暂脱离考古生活，改入空军招待所，此恐亦为一因。

#### 6月5日 星期二

搜集材料，为王竹亭先生作《河西古代工程》节要（a.国防工程，b.水利工程，c.建筑工程）。下午阅Black [布达生]《甘肃史前头骨》及Palmgren [巴尔姆格伦]之《半山马厂随葬陶器》，作札记。

#### 6月6日 星期三

写了一封家信，已经半年多未接家信了，不知道沦陷后情形如何，

更不知父亲的病状如何，这封信也不知道何时可抵家中。又写了一封给U.C. [ 伦敦大学学院 ] 及格兰维尔教授，商洽论文及学位问题。欧战已毕，也许将来返川时可得回音。下午赴地质调查所借阅安特生之《甘肃考古记》，以熟人皆不在所，乃邀吴良才君同往，遇及黄劭勛及梁文郁二君。将书借出来后，与吴君一同返科教馆，将此次临洮采集品取出以供其一观。晚阅毕《甘肃考古记》。

6月7日 星期四

将临洮考察初步报告修改后寄与李先生。开始草《临洮访碑录》，将来拟即并入《陇右金石录补正》中。晚间苏莹辉君来谈，有拟将来进史语所之意。

6月8日 星期五

稍参考诸书，将《临洮访碑录》草就。下午往访张鸿汀先生，索还前交去之《陇右金石录补正》稿本。返舍后，将《甘肃考古记》送还与地质分所。晚餐后与赵冠洲君至黄河沿散步。

6月9日 星期六

至公路局访秘书处主任黄凤岗先生，致谢其免费运输敦煌标本事，刻已到齐，又接洽赴甘凉车辆事。中午袁翰青馆长宴请教部高教视察团张子春等先生，邀余作陪。下午抄录《陇右金石录补正》。

6月10日 星期日

晨间赵敦甫先生来，偕往访周崇古君（字历三，兰州人），获见其收藏之物。计写经7件（（1）《阿弥陀经》（？）残卷；（2）《金光明经》第七卷全卷《大辩才天女品》，六朝写本；（3）《戒律》残卷，尚存《诸说戒法篇第五》、《诸众安居篇第六》、《诸众自恣篇第七》、《诸分衣篇第八》，唐人写本；（4）残经一卷，黄色薄纸，六朝写本；（5）《法华经》，尚存《尊利品法句经第卅六》、《吉祥品法句经第卅七》，六朝写本；（6）《大涅槃经》残卷，六朝写本；（7）《十戒经》全卷，末有天宝十年正月廿六月敦煌郡敦煌县神沙乡鸣沙里索栖岳题记），史前陶罐70件，大半为宁定、临洮一带出土者，

花纹颇佳。其中，1件系灰色无彩陶罐，上有压纹；1件系辛店期彩陶，4件近于辛店，全体涂以红衣，然后加黑彩，闻系皋兰东60里火家店附近之铺嘴出土。又云皋兰西古城南之新家山，亦出彩陶罐，榆中之彩陶多长颈细底云云。返家后将《陇右金石录补正》誊抄完毕。

6月11日 星期一

胃病又发，身体不舒。接傅先生来电，谓今年经费15万元，不日汇来，乃写一长信复之。晚间苏莹辉君来，取去《陇右金石录补正》一稿。

6月12日 星期二

阅Andersson, *Der Drache und die Fremden Teufel* [安特生：《龙与洋鬼子》] 一书中关于临洮及镇番发掘经过之二章。胃病未痊，阅杂志作消遣。下午收到中博院曾君通知，谓今日西北工作费已批准30万元。若然，则今年尚可大作一下。但阎君尚未来，殊为着急，如本星期内仍不来，则下星期拟独自赴武威。

6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检点寄存此间之行李，发现自己私人皮箱，缺少西装细绒背心一件、短袜一双，殊为怪事。将向君托购之藏青毛呢，缝以包裹，预备邮寄李庄。下午至握桥中国银行办事处，托吴良才君汇款武威。

6月14日 星期四

今日为端午节。上午将向君托带之毛呢，交邮挂号寄上。小件包裹，3.7公斤须4900多元，改作普通包裹亦须3700多元。下午至西北图书馆阅书。晚间应吴良才君之邀，在其家过节。

6月15日 星期五

将寄放此间之行李及木箱，检点一遍，开一清单，几乎花了一个整天的工夫。

6月16日 星期六

将向先生的书，先拣出数册缝成一包，拟交邮局寄往昆明，小件包裹每百公分为100.66元。如将向先生所存之书，全部邮寄，须五六万元之巨。上午往访赵龙文厅长，略谈临洮调查经过，并稍谈甘、凉考察计划，请其介绍武威专员及县长。下午将存科教馆之标本箱及寄馆中之行李，开一清单，以便交与馆中，如有意外失窃事，亦有一底子可查。

6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去访民勤县长姚佑生君，请其将来赴民勤县时协助一切。姚君对于历史亦感兴趣，允许去民勤时作伴下乡考察。返舍后，将《陇右金石录》中关于甘凉者摘录出来，考察仅携带第九卷一册，其余皆存兰。

6月18日 星期一

晨间至邮局，拟将向先生二包邮寄，已涨至每公斤3770元，只得暂时停寄。描绘临洮附近之地形图（十万分之一），预备将遗址填入。

6月19日 星期二

继续摹绘临洮附近地形图。午间阅报，知故乡已于昨晨收复，欣喜之至，但转念家人存亡未卜，又不禁凄然。

6月20日 星期三

晨间赵敦甫先生谓，拟将西夏文刊经出售，索价4万元。至省立图书馆，晤及刘子亚君，借出《镇番县志》。下午读《镇番县志》，作札记。

6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配冲洗照相药材。将向先生之书邮寄二包，寄费14400元。苏莹辉君来谈，据云西北图书馆有撤消之说，刘馆长在渝活动，大请其客，至于《西北学报》（即馆刊创刊号）有停刊之可能。下午阅《镇番县志》。晚间至照相馆冲洗照片12卷，至12时半始完毕。

6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赴路局晤及黄凤岗主任，请其介绍车辆西行。至照相馆取回底片。午餐后，将照相底片重行用水冲洗一番，将大苏打全部洗去，否则底片不能经久也，待其干后，加以编号入档。久旱的兰州，今夜忽下起雨来，冒雨将盛着冲洗过底片的面盆带回舍去，淋得一身几乎都湿透了，科教馆已关门，敲开门进来，将底片悬起以待阴干，又是1时许始上床入睡。

6月23日 星期六

晨间持公路局的介绍信去看车站运务段长，接洽乘车事。据云下星期内可以有车，日期再行通知。返余后，又花了一天工夫将底片重行冲洗，以求洗去大苏打。下午听Sandars [桑达斯] 讲演盘尼西林之发明经过及制造方法。晚间苏莹辉君来谈，要求为《西北文化》撰稿。

6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将照相底片编号，并选出几张添印。中午赴清华校友会聚餐。散会后归来，整理行李，又写《敦煌藏经洞封启的年代》一文，晚间苏莹辉君来取去，拟刊登《西北日报》副刊之《西北文化》上。

6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将存放在馆中之行李，加以封条，又将清单交与赵天梵君，共计8箱，请其雇车运往仓库。清理5月31日止的账目、单据及工作日记，寄与萧先生。又写信给傅先生及曾君报告关于退还美国捐款与向先生一事。

6月26日 星期二

收到李先生来书，并汇来工作费29万余元，至握桥中行办事处托吴良才君电汇武威。回来后，袁馆长以馆中建房工程费未到，不日将付款，拟暂借20万元，允之，告吴暂缓汇凉。闻后日工务处有车开酒泉，拟即乘之西行。

6月27日 星期三

因科教馆之教部款已到，故将借款取消，乃又托吴君汇凉。又汇退向君5万元。至银行取款，以作沿途之用。写信与李先生，报告已收到中博院工作费。写信给曾、向二君，退还美国捐款与向君，附去汇条。晚王处长云，决定明晨开行，连忙收拾行囊。又写信与阎君，留旅费万元于赵天梵君处。

6月28日 星期四

晨5时余即起，雇车赴西北大厦，知10时余始开车，昨通知7时半开车，盖故意促早来也。上车后，至路局车站办理手续。在城中汽车机件即发生阻碍，修理一会儿，此时天忽下雨，幸不甚大，至12时余始开出城门，过黄河铁桥，出金城关，至十里店，又发生机件阻碍，修理至傍晚，轮胎又漏气，乃决定在十里店过宿，明日一早即开行，几个人取下铺盖，即睡枣林中草地上。夜中梦回，一睁眼即见天上朗月明星，此尚为余生平第一次之露宿，去年戈壁之行，尚携有帐篷。

6月29日 星期五

晨间由十里店起程，至河口停车检查。此间已有西瓜，每个450元，可谓昂矣。本拟今日赶到武威，但车抵永登，又发生毛病。决定明日再开，汽车修好已是傍晚，晚宿东方旅社。昨日受凉，今日咳嗽，左腿骨发痛，希望不要酿成大病。

6月30日 星期六

晨间由永登动身，经岔口驿，上乌梢岭，余以感冒，觉寒冷而加盖大衣。中午抵龙沟堡进餐，下午抵武威。雇人挑行李至东小井子7号，即下榻西北畜牧公司，遇及汤象龙君。汤君对于畜牧事业已发生兴趣，决定战后大干，不复如去年之抗战后即东返之心，谈至9时许。返舍后早睡，以伤风仍未痊愈也。

# 7月

7月1日 星期日

在武威休息一日。致函袁翰青馆长。又赴城内东城民众教育馆，拟再参观其陈列品，则以筹备移入新址，已加装箱，馆长亦已换人。至西大街新址，则仍未落成，原来为城隍庙，有一天启年间碑，《陇右金石录》未录入。至照相馆，嘱添印临洮发掘照相。至工程局访谭工程师，车子已于今晨开酒泉。返舍休息，与汤君闲谈。

7月2日 星期一

晨间整理札记，查考地图，发现缺失“上古城”一幅，此幅颇为重要，即青海王等墓志发现之处，疑在兰时混入临洮地图中，临行匆匆，未及检查，致有此失。饭后至民众教育馆访新任韩馆长（名铎，号金草），未遇，留名片而出。至专员公署访王维墉（汉卿）专员，交上赵厅长介绍信，告以去年考察发掘经过，及今年工作计划。王专员系通渭人，中央政校一期毕业，谈后允许一切可以帮忙，永昌、山丹、张掖之县长皆可以写信介绍，令其派人随同考察襄助。出来后返舍，闻明日有车可以赴永登，惟为节省时间，拟在岔口驿即下车。晚间收拾行囊。

7月3日 星期二

晨间与汤君一同上车，带一勤务，系盐务局车子，搭黄鱼，一前座，二后座，共9000元。经龙沟铺，上乌梢岭，午后1时许即抵岔口驿。下车至西北畜牧公司办事处，此间主任系王万寿君。饭后，一同上街闲逛，为一小市镇，仅百数十家，闻同治回乱前颇繁盛，现有一乡公所、中心小学及自卫队营房。遇及何乡长（子平），闻附近发生匪警，为回回所为，或谓有背景，或谓乃马步芳派往新疆军队之叛兵。少顷浓云密布，乃急返舍，下雨颇大。询问地人以塌古城故址，据云在岔口驿东南三里许，华兴滩之东不及一里，相传为唐代之城，杨玉堂征西时所毁灭（《五凉志》谓西夏赵天昊所筑），相传曾掘出银子。



7月4日 星期三

今日赴岔口驿附近考察。公路经过岔口废堡，为同治回乱时所毁，城为板筑，南北约250公尺，东西约270公尺，公路之旁露出侧面，表面为木炭及红烧土，陶片甚少，有数处尚有石块砌成之房基、道路。有地人藏有铜镜二，乃筑公路时所得，似为清代物，一平素无纹，一为菊花纹。由此东南行，沿公路行一公里半，有一土墩，地人称之为三里墩。有一小径，向东南偏东（ $110^{\circ}$ ）而行，远望即可见塌古城遗址。约行2公里，抵其处，由南门进，其东门较为复杂，东城墙南半已倾圮，绕城有城壕，已涸，土墙为板筑，高约6公尺余，阔3公尺，东西长约210公尺，南北约175公尺。城中一部分已辟为农田，西北角有一平方，高出地面半公尺，每边约12公尺，似为房屋遗址；西北角有新近所筑土墙，已倾，据云屡筑屡倾，由于古城中筑屋不吉利也。此古城当即《五凉志》岔口堡东偏之塌古城，据云为西夏赵天昊所筑，然地面上遗物甚少，陶片亦少，皆为现代之黑釉粗瓷。此城在白岭沟之口，形势颇为险要，附近有明代边墙及瞭望台遗址，摄一影后沿原途而返。傍晚又至庄浪河侧河滩上散步。今年奇旱，河滩有水处尚有草，村庄及公路乃在一台地上，离河滩约高出20公尺，为砾石所成，仅表面有一薄层黄土，厚薄不一，大半皆不及半公尺厚；另有一台地，则高出河滩约百公尺以上，河之东北侧发展较佳，西南面有小山，无遗迹发现，今日无暇渡河观察。

7月5日 星期四

上午与汤君赴岔口驿西南之山上闲步，土山砾石颇多，野草以久旱多已变黄，至一废墩小坐。山中无人居住遗迹，惟数处小土堆有数个，或为坟墓，但甚低小。至乡公所访何乡长（子平）未遇。乡公所在卧龙山雷祖祠中，庙中有康熙十年铁钟，康熙六十年（嘉庆六年重铸）及乾隆十年之铁钟各一。庙经同治甲子及光绪乙未两次回变，此为宣统年重建者。下午本拟赴华藏寺及黄草川，以天雨未能出去。

7月6日 星期五

今日放晴，饭后与汤君赴华藏寺，寺在岔口驿之南约15里，乘马前往。约9里许为水泉儿，有康熙甲寅重建水泉儿寺庙碑记。至华藏寺，

乃番子喇嘛所居，为华藏堪卜佛僧驻所，转世已十八年，旧寺为民国初年所建，新寺则民国廿七年所建，新寺建筑颇华丽，庙中壁画密宗佛画，挂悬佛画亦为密宗，又有藏文刊经一部，系由西藏请来者。寺中有喇嘛二十余人，附近有居民二三十家，有小学及水磨。寺庙及小学，皆为当地富绅藏人华家所捐，华家在白岭沟有牧地，今日以进城未遇及。陶慎五君由永登来岔口驿，饭后即返城。

7月7日 星期六

今日仍住岔口驿。饭后与汤君过庄浪河至黄草川一游，今年久旱，草稀少而黄。登沟两旁山丘考察，此处亦为一台地，经蚀剥成丘陵，但为砾岩风化，黄土不厚。砾石满山，故无古代遗迹可寻，殊为失望。

7月8日 星期日

仍住岔口驿。天阴下雨，雨停时出外散步，不敢远出，无事可做，闷得发慌。岔口驿为产马之区，每匹走马索价20万余元，但多为小马，并不雄伟。

7月9日 星期一

仍住岔口驿。上午与汤君沿庄浪河河滩南行，至三里墩附近始返。河滩之旁为一砾岩台地，高出河滩约二三十公尺，表面有一层夹杂砾石之黄土，厚尚不及一公尺，河滩上砾石亦多，找寻史前石器无所获。下午大雨如注，傍晚天霁。

7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阴雨，下午放晴，决定明日赴永登县城，今日在岔口驿休息一天。

7月11日 星期三

由岔口驿搭车赴永登县城，黄鱼车每人千元。抵县城后即下榻西北畜牧公司办事处，在青云小学之后。饭后出来闲逛，其旁之民众教育馆在文庙内，有乾隆十五年牛运震撰重建学宫庙碑，及嘉庆八年、道光十

六年碑，陈列室有植物矿物标本。出东门，登青龙山，上立一碑，书“中正山”三字，乃民国卅三年所立，碑阴为重修青龙山清宁观庙碑序，乾隆五十九年所立，附近碎瓦残砖甚多，当即庙宇之遗址。更上行，有道士塔墓二座，山顶为一矮塔，现改为碉堡；山腰一庙，现改为忠烈祠，有阵亡将士纪念碑，其中有铁炉一（年号已泐，但存“岁在辛未”）、铁炉一（乾隆七年献，道光十五年重铸）。又出南门外，有关帝庙废址，有明碑及清碑各二，尚立于废址中，明碑一为嘉隆间碑（正面碑额“大明”二字，及嘉靖二十四年（1545）重修忠义武安王庙记，郑纪澄渠记，董忠篆额；碑阴额篆“重修武安王庙碑记”，碑文行书，隆庆辛未（五年，1571）刘时□撰、赵士□书），一为万历庚辰（八年）庄浪重修关侯祠碑（叙述关侯显灵退俺答之众，乃石横所撰，碑阴刻捐资董事者姓名）。出南关城垣赴满城，中间有一魁星楼，有道光廿七年“魁宿社集会香资钱项碑记”。至满城，有兵房数十间，已无驻军，城内一部分开辟为农田，有农舍数家。返城后，与汤君往访赵文清县长，系湖南人，亦颇喜古玩，以在宁定所得之飞马花纹砖见赠，谓系乡人所送，闻系宁定巴羊沟出土。坐谈一会儿，县政府正在为青海赴新之队伍筹备马料，永登分摊三十余吨，夜间尚以电话与赵厅长接洽此事也。闻明日有汽车赴松山，或许可以搭车前往。

7月12日 星期四

以军政部汽车未来，不能赴松山牧场，在永登城中游览。上午赴城隍庙，有一木匾上书“冰鉴无私”，乃嘉靖卅三年鲁经立，其子鲁同东所书，但明碑已佚，仅有清碑四（道光己酉重修城隍庙碑，道光十九年立禁止勒买麸面炭草碑，道光廿六年知县吴龙光德政碑，光绪廿五年禁止徭役扰民碑），清代木匾额颇多（最早为乾隆四十九年布政使冯光熊书“无形规劝”四字）。又至关帝庙行宫，现改为商会，为道光四年所建，有道光四年碑二。至钟楼，上有铁钟二，一为洪武十一年钟，上镌“洪武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奉总兵官征西大将军钧台展筑城垣”、“洪武十一年九月十有五日常置”，及庄浪卫指挥使司事守卫名一为乾隆十一年东岳庙铃；楼下二碑，一为康熙三年都督鲁公（名典，字慎五）移建钟楼碑记，行书（苏霖撰，何金城篆额，郭运清书丹），一为康熙五十一年重修钟楼碑记，门额砖上（印制）“巍焕千秋”四字，亦为鲁典所书。下

午至永登牧场城内办事处，晤及其主任郁子厚君，乃永登人，谓其祖先乃明初由南京迁来者。同赴海德寺（现为田赋管理处仓库），其中之护法堂，有壁画颇佳，乃密宗之佛像，所塑之像亦同，堂前悬一额，上书“护法堂”三字，乃康熙三十六年都督同和岳昇龙所献。出来后，又至牧场办事处，乃张氏住宅，为雍正时随岳钟祺出征青海之张世玮宅，张氏后为西宁总兵，挂提督印，有乾隆十五年御赐福字木匾，其子张希恕官至陕甘提塘官，孙张象履官至广东儋州营游击，有祖孙三代之画容，现下其家中落，闻有岳钟祺手迹（书信）一册，最近为兰州人所购去，又有张世玮日记稿本，不知下落。返舍后，阅GlobeDigest [《全球文摘》]。晚间至县政府闲谈，食西瓜，此间每个现售800元（大米300一升，肉每斤160元，锅块每斤100元）。晚间下雨，天气转寒。

## 7月13日 星期五

今日放晴，军政部有车赴松山。早餐后即赴车站，候至下午4时始来，经郁子厚主任介绍与刘副司长（名荣绂，字炳宸，河北人，军政部马政司副司长兼驻甘办事处主任），承允许搭乘其汽车赴松山。汽车沿公路北行至十里店，然后转向东北进山沟（火石洞沟），由沟口至何家圈约10公里，两侧为变质岩之小山，仅长野草，近何家圈时有一小村，仅有三户，何家圈较多，亦仅六七户，经陆家湾，有农舍十余家。其后经过小村二三，即至膳马坪，其巅有一碉堡，村中有人家二十余户。由此车子下坡，经水沟，遥见草原一片绿色，山麓即为平城堡，有军政部永登军牧场之放牧站，附近农民十余户，堡似为明代所筑。此后六七十里，几皆为平地之草原，黄羊颇多，常二三十只成群。草原中常见有土墩及废屋，当亦为明代所筑，烽墩侧常有小墩五。近松山堡时，又有小丘陵起伏，抵松山堡已7时余，军牧场石场长（名庭桂，字馨堂，河南人）殷勤招待，即住牧场中。永登牧场为民国廿四年所创，现有马匹2200余匹，今年第一次举办赛马会，往年本地藏民于每年六月初六日有赛马之举，故即利用其日期以鼓励养马。晚间观秦剧。

## 7月14日 星期六

晨6时即起，巡视松山堡一周。此堡为明万历时平定松山后所修，闻西门外原有一荡平松山碑，后为藏民所毁，堡有内外两土墙，外墙每

边约300公尺，城门向西，内墙约140-190公尺，城门向南，城墙为板筑之土墙，但城门以砖砌成。现下内城为军牧场办事处，外城北郭尚有民房一座，其余原居城内之人民，皆移住南门外街道上，约二三十户。与汤君赴赛马场一观，场内有藏民之帐幕十余座，其领袖罗多学及张全才皆能作汉语，今日参观者三四千人，除藏民及汉民外，尚有土民（乃鲁土司所属之土民，女人梳元宝髻，悬银耳环，衣服黑色，大袖，宽花边，足穿尖头前翻翘上之花鞋，作汉语），自云明时迁来永登（永登东乡又有蛮子，亦作汉语，与土民服装不同，自云为明初迁来）。旋至马戏团观武术。午餐后赛马正式开始，举行开幕典礼，由刘副司长为主席，然后作一千公尺之预赛，共有三组，每组八九匹，闻昨日已赛过三组。晚饭后，至蒙古包中闲谈，藏人亦有蒙古包，赵文清县长今日来此，即住藏民蒙古包中，孔乡长及罗、张二前乡长皆在一处闲谈，至9时许始返松山堡就睡。夜间大雨。山中较冷，今晨10时堡中温度为 $F56^{\circ}=C13^{\circ}$ 。

7月15日 星期日

昨宵大雨，今晨未停，路已湿透，大家颇以今日赛马须停顿为虑。早餐后少顷雨停，余与汤君又赴赛马场中闲逛，至蒙古包中，张全才乡长等藏民首领招待赵县长，留余等作陪，食手扒羊肉等，又喝了几杯酒。此时天霁日出，场地渐干，乃决定继续举行赛马，1000公尺决赛，记录为1分46秒（今日场地不佳，昨日最佳记录为1分42秒），冠军之白马（45号）及亚军之黄马（36号），皆为罗前乡长之马，第三为张前乡长之白马（43号），第四及第五始为军牧场所养之马。又有混合赛二场，及走马表演一场，其后即举行给奖典礼。晚间石场长（庭桂）及罗（多学）、张（全才）二前乡长宴请来宾，尽欢而散。今日因地湿，未能远出考察，然根据前二日之观察，附近恐无远古遗迹。

7月16日 星期一

今日由松山堡返永登县城，计120里，快马一天可达，慢马则需二天，余等乘汽车，虽道路不佳，下午1时半即抵永登县城。仍下榻西北畜牧公司，牧场场长万群君已由兰抵永登。饭后至南郭关帝庙抄录明碑，天黑时尚未抄毕，只得将嘉隆一碑留待有机会再抄。晚间汤君决定

明日返凉。

7月17日 星期二

晨5时即起，赴油务局车站搭车，午间过乌梢岭，车子抛锚，乃赴湘子庙一游。庙前有光绪时及民国时修庙记碑，庙中有驻军一排，盘诘行人，汤君几与之发生冲突。入庙中，有道人，戏求一签，得六十六签上平。下坡时风过大，礼帽竟被吹落，车下坡过速，不能停驶，又是无妄之损失。至龙沟堡午餐，抵凉州，仍宿西北畜牧公司办事处，获得兰州转来信件多封。

7月18日 星期三

在凉州休息一日，写了十来封信。前任社会科学研究所会计之叶君（现为西北畜牧公司出纳，以订婚来凉，明日即返永昌），晚间叙谈李庄旧事。

7月19日 星期四

晨6时即起，与汤君乘马赴北郊，晨曦初上，两旁浓荫夹道，并辔驰驱，往来约十余里。返城后尚仅7时许，因晨起过早，作午睡。今日天气颇热，下午往访焦兴周（建勋）所长，据云赴新城之公路东侧有一砖墓，离城约二里，为开辟公路时所掘出者，当时曾得一瓦瓮，内盛清水，其墓今尚可见。旋赴县政府，晤及马国昌县长（江苏人），邀明日午餐。又赴王专员（维墉）公馆，略谈永登考察经过，权少文君适来访专员，遂谈及武威古迹（权君为武威人，清华八级同学，现任甘肃省参议会秘书长），谓少时尚见及城南郭之大墓约十一座，地人谓其错落星布，不能数清，若数清其数目，则其人不利，筑公路时遂遭铲平；又谓城南三十里之莲花山，有坟如罗汉端坐状，乃明李广王之坟，清代以其有王气，乃截断其腰以破风水，云云。（补记：李广王当即李栖凤。栖凤字瑞吾，武威人，明太保四川总兵官李维新长子，崇祯末以忠贯营总兵，率四千人驻睢宁，助史可法守淮扬间，顺治二年降清，六年为广东巡抚，十五年擢两广总督，康熙三年卒于家，在广东前后二十年。墓在县南山，有御赐祭葬碑。李于锴（叔坚）《味槩斋遗稿》卷上（辛未三月兰州刊本）有传，并谓栖凤宅今为凉庄理事通判署，世祖所赐“两河巨

□”额犹存云云。《武威县志稿》“輿地·陵墓”，谓李墓在南山石关儿内，有御赐祭葬碑文，转载“艺文”。武威张澍（介侯），道光丁未卒，年六十七。其弟子李铭汉（云章），生嘉庆十三年十二月癸卯，卒光绪十七年四月丁未，年八十四（见《味檠斋遗稿》卷上《先大夫云章府君行述》），著有《续通鉴本末》共百十卷，自九十卷以后，乃其子李于锴（叔坚）所续辑，刊行于山东任所，于锴卒于民国十二年五月，年六十二，子二，鼎起、鼎文，鼎起获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卒于南京。）回来后，阅Wells, *The Work, Wealth and Happiness of Mankind* [韦尔斯：《人类的工作、财富和幸福》]。

7月20日 星期五

天阴，旋放晴，天气仍热。上午去访民众教育馆韩金草馆长，谈了一会儿。出来后，赴王专员及马县长之邀，前往午餐，在座有暂三师蒋师长等，乃过境赴新疆者。归后以饮酒稍多，作午睡，醒来时已傍晚，阅韦尔斯之书。

7月21日 星期六

今日接到叙府汇来之5万元，疑即向觉明先生之退款。此公倔强，赌气赌到底，赴银行取款。上午至民教馆，以预备迁移，古物已装箱，前开展览会（7月7日至9日）之陈列品，亦均收拾不陈列，仅见及一天启四年铜佛及正统丁巳铸铁香炉而已。下午天阴有雨意，不敢出来，在家阅书，夜间果然下雨。

7月22日 星期日

今日天阴，饭后出东门，沿公路东行，然后折向北。近满城时，见路东一土墩，地人名之为“张家墩”，一部分为筑路时所铲去，中为砖砌之墓室，据云有马骨及一大陶瓮，瓮现藏民教馆，传闻发现时内尚贮清水，另有他物则为马步青队伍所取去，不复可追问矣。今墓室仅存一空洞，砖块残余者不多。满城现驻军队，不能入内，折向西行，循小径至东岳台（《五凉志》称之为灵钧台，在城东北二里，晋张茂筑），台前有一碑，正面为康熙四年“改建东岳台增补庙貌碑记”，徐斌撰文，徐俊英书丹，文中有云东岳庙初在城内，清初孙加印始“改建于城北毁废台

上”，所凿去之字，疑为“逆<sup>猗</sup>焚”三字，指顺治时之回乱也；碑阴为乾隆六年“续筑后台重建山门碑记”，王珣撰文，钟亮书丹。（补记：《武威县志稿》卷一古迹，灵钧台有三，一在县城北，今名雷台，系晋大兴中张茂筑，周轮八十余堵，基高九仞，台之东南有台曰东岳台，西北有台曰海藏寺台，均系张茂筑（采访）。）登东岳台，庙多新修者，庙中有乾隆六年铁钟一口。又至雷坛，亦在一土台上，前殿与正殿之间又有一坛，甃以砖，作多角形，即为雷坛，又有一后殿，乃斗姥阁，庙中有乾隆七年及道光十一年铁炉各一，斗姥阁两旁走廊及厢房，有碑碣四：

（1）乾隆三年雷坛庙碑记，谓庙曾重修于明天顺年间；（2）咸丰五年禁止剪伐雷坛树木碑；（3）康熙四十九年武威高头坝永昌乌牛坝水利碑，碑阴为雍正十二年重申水规之碑（凉州知府郑信所立）；（4）康熙四年创建斗姥台阁碑记。另有一碑为咸丰甲寅重修雷祖台碑记，已断为二，仆于地。至于《陇右金石志》所著录之万历四十一年祁光宗永思碑，《武威县志稿》谓在雷坛，觅寻未得。庙中又有顺治七年及咸丰十一年铁钟各一。返城，经西街河西新报社，原为关庙，有嘉庆十八年铸、光绪九年重铸之铁钟一。晚餐后，往访民教馆韩馆长（金草），一同至高寿宫访唐登科先生，询访关于唐墓志出土情形。

7月23日 星期一

清晨与汤君骑马出北门，至马军长步云别墅，围墙内树木田畴，占地数十亩，流水几道，有亭之于水池中，闻围墙乃以一团人板筑一年始成。晨间韩馆长（金草）偕馆员贾孟龄（与九）君来访。贾君为邑绅贾杏卿（名坛）之公子，在新疆服务多年，曾任婁羌县长，其父前年亡故，乃返故里。贾杏卿先生嗜古，收藏有古物数件，余乃往贾君家中一观，有汉代陶器数件、宋代哥窑瓷瓶一件。由贾君处出来后，返家休息，阅韦尔斯之书。下午汤君宴请军警督察处毛处长，贸易公司史经理及陈副理，约余作陪。晚间至韩金草馆长处，同往访李英复君（字实甫，金陵大学国文系民国廿六年毕业，现任教青云中学），约定明日往东五里墩，李君即五里墩人也。

7月24日 星期二

与李英复君同往东五里墩，至其堂兄处小憩。民教馆所藏之康阿达



墓志，即其堂兄于民国十六年秋间所掘出者，据云出土地即其所种之麦田中，其处稍隆起，平土时铲去一层，犁地触及砖石，挖开时有人骨二具，墓志即置于身旁，志盖覆压志铭之上，墓中有乱砖一块，身下有古钱数枚云云。乃同往其地一观究竟，田中麦已成熟，尚未收获，墓葬所在地之麦稍高出，或即由于其地稍隆起也。其东南角有古墓二行，并不高，似为六墓，地人谓乃明末李广王先人之墓（李氏乃史可法四镇将之一，降清后封王，为武威人，其墓在莲花山，见19日日记），颇疑为与康阿达时代相同之唐墓。路侧有碎砖，一面绳纹，厚3.5、宽14厘米。又沿深沟南行，于沟之东壁，见有砖墓，已因河水冲刷而崩圯，其砖之大小为 $3.3 \times 14 \times 28$ 厘米。至李英复君家中小坐，不觉入睡，醒来后食面。此时忽发狂风，尘沙扑面。同往五里墩，在大路之南，旁列小墩五，当为明清时之烽台。更东为邑人张忠刚（讳达，字克明，明嘉靖时为总兵，阵亡于大同）之神道碑，前刻“明张忠刚公墓道，桐城姚元之书，道光十五年裔孙张兆衡张百朋泐石”，碑阴刻“嘉靖叁拾壹年岁次壬子九月十一日建”，南行上一低坪，遥望一古坟，据云即张忠刚之墓。近前观察，高约3公尺，周围约30公尺，四周有土墙绕之。但《陇右金石录》卷九页八所载之墓碑，已不存在，原录谓“今存”，系根据《武威县志稿》。循原道而返，经五里墩，至狄台。台在路北，一名狄青台，或称青烟台，据云昔时常见青烟由墩上冒起。《辛卯侍行记》云，凉州府“府东五里狄台，省志、府志均谓宋狄青筑，按狄青未尝至凉州也”。细察之，此实为一烽台，高4公尺许，每边约7公尺余，板筑而成，附近无小墩，年代当在明以前，或为唐宋时之建筑欤？台南百数十武有前清两江总督牛鉴神道碑，在路之南侧，更南为天津义园，牛氏之墓当在更南，以时晏未去寻访。西行有碑座五，皆在路北，但碑石仅存其一，为同治甲子丁厚甫德教碑，其余当为德政碑，此类碑原不能希望其久存也。返城后，闻明日可动身赴永昌，晚间整理行装。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可见其时凉州胡人之多。

7月25日 星期三

晨间5时许即起，与汤君一同乘车赴永昌，因车夫购买鸡卵西运，故在丰乐堡停车颇久，抵永昌时已11时许，即下宿西北垦殖励进社中。

饭后游览城中，上鼓楼（补记：嘉庆《永昌县志》卷二：“声教楼，当城正中，万历十五年参将李魁、指挥佥事赵希云全建，乾隆中重修，凝然完固。”卷八录南宫鼎《钟鼓楼记》，谓楼“始於万历十八年，其上悬巨榜四，相传邑明经叶锦闭户冥思三阅月，兴至落笔，迥异常作，名公卿过而览者，悉叹其神妙；崇祯间与楼俱毁，先是诸生杨心诚者，设塾楼侧，酷爱其书，暇则坐立瞻玩，若欧阳率更之於索靖碑，盖十余年，楼既复，因模出之，字较缩於前，今‘玉关通道’十六字是也。”）一望，有康熙元年金川郡建楼培风重修工程记及同年声教楼修竣记述姓名碑记二碑，又有康熙元年总兵刘友元题“天丽天开”木匾。乾隆卅二年及道光八年各曾重修一次，有乾隆卅二年铁钟一，现为城内报时之用；又有道光十六年铸铁炉二座，光绪卅年小钟一，及同治六年葺修城垣缘起之木碑一。鼓楼上“玉关通道”等巨榜四，共十六字，相传明万历时叶锦所书，崇祯间被毁后，诸生杨心诚重模叶字。在鼓楼上眺望，见北门外之北海子，双塔高峙，风景颇佳，遂往一游。在城北一里，西面为金川寺，一称大寺〔补记：嘉庆《永昌县志》卷二：“城外北二里许，曰金川寺，俗称大寺，唐时敕建，为永昌第一禅林，僧慧妙不时募资修理，前后凿池引水，种松柏诸树，今已蔚然深秀，后面观河楼，面山环渠，足称幽绝。寺东偏水云观（鼎按：似即今之五佛庙）在焉，有亭可以坐翫，前为观音堂，起绿潭中（鼎按：此当即今之中正堂，堂前尚有一铁塔，光绪间铸，称观音塔）；又前为韦驮堂，以桥通之，颇清爽宜人，乘輶过者多来此。自是少东为魁星楼，楼侧浮屠与在金川寺若汉岑对峙（鼎按：似即今阵亡将士纪念碑附近），迤南酒仙等阁凭嶂而立，雷台、火神宫鳞次相接（鼎按：即今昭忠祠一带）。其地周遭止五六里，高下布置，据一邑之胜。”〕，从前香火颇盛，民国廿六年红军占领永昌时，惧马家军队攻城，将近郊庙宇付之一炬，此寺遂毁，现仅寺后之塔尚巍然矗立，庙中神像尚有遗留者，暴露于风雨之中，又有四小碑（其一为明碑，二碑为康熙年间所立，一为乾隆四十年所立，字多模糊不清。明碑为崇祯十六年四月初八日，□□万年灯社记。康熙碑中，一为康熙癸亥（廿二年）重建万年灯会记，一为康熙元年壬寅重修□□记。）其东为雷坛，遭焚毁后，现改建为昭忠祠，祠后有阵亡将士纪念碑。返城后，至文庙一视，西厢有成化六年永昌街重修庙学记（石碑），及道光元年邑人南济汉撰书之重修文庙记（木碑）；东厢有万历己亥之诗碑；大成殿后，有康熙四十一年御制饬训士子文，嘉靖五年御制敬一箴，嘉靖六

年圣谕（与临洮文庙者相同），嘉靖宸翰范氏心箴。文庙之东为文昌宫，有魁星阁，殿中有木碑数个：（1）嘉庆二十一年南济汉重修文昌宫记，（2）咸丰二年文昌宫立敬惜字纸社记（朱谦元撰），（3）民国辛酉重修孔庙碑，（4）、（5）道光十四年兴贤社碑二。由文庙出来，西面之佑圣观废址中，有弘治五年碑一。返城后，朱任民君（文煌）为汤君及余洗尘，并邀羊毛改进所之周主任，一同晚餐，餐后闲谈。

7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与汤、朱二君，同赴县政府访李兆瑞县长，以抱病未见客，仅晤及丁秘书。出来后访窦团长，未遇。赴城隍庙，有嘉靖四十三年碑二座、雍正十二年碑一座，在西厢；有万历十七年碑一，又一碑字多泐灭，大约为明碑，在东厢；正殿有乾隆四十七年铁钟一口。出来后，至县立中学访栾玉田校长。此校前年开办，仅有一班，共五十人。出来后返舍小坐，忽阎文儒君来，喜出意外。午餐后一同出来，往访栾校长，以其与阎君有同乡同学之谊也。与阎君同赴城东武庙废址，有二碑尚竖立，一为嘉靖三十五年重修义勇武安王庙碑，另一碑字多泐灭，似为《陇右金石录》所收录之万历四十一年碑，但细察未行，似为“嘉靖三十一年”字样。又偕阎君往观昨日及今晨所参观之各庙及碑碣。晚餐后，窦团长来访。晚间与阎君闲谈今后考察计划。

7月27日 星期五

晨间与阎君出东门，约二里，道南竖立“湟中祁将军手刃/三虜孤军战胜处”（名秉忠，西宁人，时任永昌参将），碑阴为立碑人姓名，乃万历丁巳孟夏所立；另有一碑已仆于地，疑即嘉庆《永昌县志》卷八著录之“祁忠勇公战功碑记”（康熙三十六年所立），惜碑阳埋于土中，未能核实。归来后，阅南济汉《永昌县志初稿》（乾隆五十年），及嘉庆廿一年增修版《永昌县志》（卷二，建置志，古迹志），乾隆志述及城东北一里有古城子，为汉显美故城，遍觅未得。前在水磨川，曾见及王懋学（字金谷）及王心学（字金斗）二人神道，二人在嘉庆志人物志中皆有传（民国七年重印本）。下午天阴下雨，在舍休息，闲书消遣。晚间与汤君商谈，拟与阎君先行赴皇城滩，因社中诸人须待三四天后始能脱身偕行也。

7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偕阎君往游北海子。中午汤君宴请毛一萍处长及纪文伟君（祁连山森林管理局），邀余等作陪。下午赴关帝庙，抄录嘉靖三十五年重修关庙碑。

7月29日 星期日

因昨日饮食伤胃，今日腹泻。皇城滩之行，已准备就绪，不欲改期出发。早餐后启行，朱任民君陪余等同行，此外尚有骑兵团派遣士兵三人护送。出南门，南行三十里抵头坝堡，在石保长家中稍憩。据云此堡为明洪武时所筑，但城小而城垣颇厚。少憩后继续前行，即进头坝口，两山之间，一水潺缓（东大河），循山径南行，渡河而东，水流颇急，闻前星期有人骑驴渡河，人驴皆溺毙。再南行约二十里，出山为一平坦之平原，四周为丘陵，此即沙沟寺，从前人口颇多，约三千余人，现仅二百余人，盖由于马家军队伍之骚扰，另方面也由于民国十六年地震后水量之减少。出山后，天黑欲雨，鞭马急驰，仍为雨所及，渡河而西，抵励进社工作站时，衣服皆湿矣。返舍休息，虽尚仅下午3时许，决定明日再起程赴皇城滩。少顷雨停，与阎君往观沙沟寺，乃一喇嘛庙，附近房屋多为喇嘛所居，隔岸有民房二十余所，皆为藏民所居。饭后休息，又有暴雨一阵，今日腹泻三次，颇为困倦，天黑即入睡。

7月30日 星期一

晨间由沙沟寺赴皇城滩，沙沟寺附近为一较平坦之山谷，藏民兼营农业及牧畜（乾隆五十年县志卷四，谓沙沟寺在城南五十里。嘉庆县志卷二，谓沙沟寺在城南五十里，番僧所居）。由励进社临时办事处渡河至东岸，南行数里，又入山径，两岸甚窄，大部分为花岗岩，北大河水流颇急，河侧有灌木，将近皇城滩时，树木稍多，夹道横枝，乘马通过，时有树枝拂面。出山后豁然开朗，即为皇城滩，南北数十里，东西百余里，南山之巅，积雪皓然，正方形之上皇城，亦赫然入目。至励进社办事处小憩，正在修筑新屋，赴皇城一观，以暴雨折回，饭后又去一次，仍遇雨，盖山间犹江南盛暑，下午晴雨靡常，大雨一阵，旋即出日。皇城有上下二城。下皇城东西400公尺，南北380公尺，城垣塌倒甚低，但一公尺余，不知由于时代之较古，抑由于作用之不同，城内无遗

迹或陶片，东北角有城垣隔开，似自成一区，此城之方向为偏东3度。其南之上皇城较小，方向为偏东25度，东西350公尺，南北330公尺，城垣尚高3公尺许，有角楼及腰楼，外有城壕，城北部有宫殿遗址，凡二进，长约67公尺，阔约22公尺，柱础犹有存者，直径约45厘米，以石为之，废址中多砖瓦碎片，又有琉璃瓦碎片，釉为绿色或黄色，门外通道直抵南门。城西部似亦为一宫殿，中间一平台为房屋之废址，亦有砖瓦及琉璃瓦碎片，三侧有围墙残痕，中间一通道与北宫外之通道交叉。〔上皇城〕南门外约200公尺，有一隆起的土堆，更南为近代地人所建之羊圈。上皇城之东约三四百公尺为一小丘，丘上有城堡遗址，依山形而筑，成不规则形，中间以墙隔断，成为内外二城，以一门相通，内城南北阔约60公尺，东西稍长，有一长方形平台，似为房屋废址，有砖瓦碎片（瓦有布纹），后人于此平台西掘一沟，断面亦露砖瓦碎片，此处地人名之为梳妆台，当为山寨遗址。下皇城之东约半公里近励进社办事处有一土堆，东侧掘一土穴，为一民家所居，闻系去年冬间所掘，曾掘出尸首一具，细察此穴，尚未抵此土堆之中心，如为墓葬则主穴当稍西。傍晚赴庙湾顶（一称庙湾帐，或称刘家帐）过宿，相距约十余里。此间相靠近之邻居，皆相去十余里。励进社之西为天德恒及福升泰，其西为刘家帐。刘家为武威大户，与人合伙在此间放牧，有羊三千余头、牛数百头、马数十匹，招待客人颇殷勤，以米饭相飧，肉菜一味，为此间待客之上等餐矣。由皇城滩经庙儿沟上庙湾顶，山间牧草颇茂盛，哈喇穴颇多，护送士兵猎得二只，形如田鼠而大，似野兔而耳小腹肥，足短爪利以便掘穴作窠，皮可作裘。

7月31日 星期二

由皇城滩返永昌县城，共行百有余里。晨间由庙湾顶动身，至皇城滩小憩，然后北行，远望道西河畔草丛中有十余人，即令护送兵士戒备，幸无事过去。经山径返抵沙沟寺，渡河时朱君（任民）几乎坠马落水。在牧场午餐后，又渡河而东，沿沙沟北行，将近转涧口时又渡河而西，出山口。将近山口，河西岩岸似有数穴。奔驰至头坝堡小憩，头坝堡（即永丰堡）前有一关帝庙，为乾隆年建，庙前有池塘，塘中芦苇一丛，庙前又有古木两株，绿叶成荫，颇为雅致。小憩后又上马返城，抵舍时日已啣山矣。

# 8月

8月1日 星期三

上午补记昨前二日之日记，赴文庙抄录碑文。下午汤君先返武威，余与阎君因送洗衣服及被单，拟明日返凉，阎君遗失五千余元，原放在衬衫口袋中，交洗时忘记，未曾取出，殊为无妄之损失。晚餐后，偕同阎君往县立中学，访栾校长（玉田）闲谈。夜间闻枪声及犬吠声。

8月2日 星期四

晨间赴东街山陕会馆，原为民众教育馆，现改为团部，乃明代胡执礼旧宅故址，嘉庆丙寅建修为山陕会馆，道光己酉重修，有道光时二碑。旋至油矿局接洽搭车事，始悉昨晚县政府监狱中，有匪徒5人皆为回回，由城外回回二人，持手枪二只，劫狱逸去，监狱官被执，口中塞物，不能声张，逸犯拟越城而走，为守城门之兵士所见，互相开枪，仍被逃逸，今晨关闭城门搜索，清查户口，已获五名，仍有二名在逃云云。今日竟有劫狱之事发生，令人联想及《水浒传》中所描写劫狱情形。又闻英国大选结果，工党执政。又谓陕北红军南来，攻陷淳化城，未知演变如何。旋赴鼓楼及文庙，拍照二张。下午闻油矿站无车，改搭资源会之车赴武威，下午5时开行，抵武威已9时许矣。

8月3日 星期五

晨间写了几封信，赴银行取款。下午赴专员公署，晤及王专员，请代雇一车赴民勤。又赴县政府，请通知双城乡乡公所，令过境时派乡丁保护，以其地时或发生匪警也。傍晚专员公署来人通知，谓后天有车赴民勤，当即雇定。

8月4日 星期六

上午汇款民勤，整理行装，修补破鞋，购买锅块及酱菜。下午晤及李英复君，据云五里墩之康阿达墓中，曾于尸骨口中获得一金币，一面铸人脸，惜获者当时即赴银行作金块换取数元，今相隔二十年，已不复

可追迹矣，当系中亚诸国之金币。晚间马县长邀请便酌，在座者有社会部林专员（闽人），油矿局吴站长，及县政府科员、秘书。县长太太今日新由渝来，亦在座。

8月5日 星期日

晨间由武威动身，系一大车，驾以一马，车轮木制，行于高低不平之路上，颠簸甚为厉害，虽车中平铺被褥，而坐卧皆不安，脑为震眩，胸中欲呕，幸仅行60华里即停止。车出武威小北门后，向东北而行，不久即越清水河至白疙瘩，离城已5里，又东北行10里，抵卢家湾（似即图中之王家店），属金羊乡二沟堡，有店铺数间，出售面食及西瓜。车夫多在其地打尖，以西瓜剖为二半，每人取一半以泡馍。少憩后，又北行，经卢家沙滩，仅有少数野草丛生于沙砾间，又行15里抵于家湾，有农民四五十家，入一茶铺小憩。由于家湾过白塔河后为小东沟，有广庆寺，寺创于康熙五十年，重修于雍正五年，尚悬有康熙时（慈云挥庇）及雍正时（虔顺敬度）木匾各一，侧建一魁星阁，有道光时所铸铁钟一口。又经一沙滩后为小西沟（？），有村庄，其北又为一沙滩，沙滩之东有一草湖，即史家湖，更北即为钟家大门，有农民三四十家，客店二家。饭后出来散步，地人云，由此间再北行十余里，越红水河即为民勤界，其地荒凉无居民，马步青主凉政时，其处常发生劫案，近年情形已较佳，罕有劫案发生，询其地附近有古城古墓否？耕地时亦曾发现古器否？皆云无有。今日颇为疲倦，天黑后即睡。

8月6日 星期一

天将亮即由钟家大门动身，车行十余里，越红水河（此河至扎子沟入石羊大河）即为民勤县界，河北开始有沙梁子（Sand dune），有边墙及烽台残迹。北行5里，抵扎子沟，为一小村庄。又北行15里，为新地。时已近午，乃停车休息，进店打尖，天气颇热，餐后作午睡。下午又北行，初为沙滩，西望石羊河沿岸有树木村庄，东望则一片荒野，沙磧砾堆，时狂风扬尘，日光为之惨淡。又行十余里，抵香家湾，有环河乡第二中心小学，余以车中过闷，下车步行数里，至香家湾黑山堡上截，即停车住宿。此间亦有一国民小学，校侧为一庙，前进为关帝庙，后进为三官殿，有万历三十五年铁钟（上铸“大明国陕西行都司镇番卫黑

山堡三官宝殿神钟一口，自详保安、原任临河左参将彭九畴，黑山堡防守指挥金事彭镇年”及其他题名；下铸“万历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吉进”），又有乾隆廿四年及道光十三年铁炉各一口，康熙二十年、嘉庆七年、咸丰六年之铁钟各一口。

8月7日 星期二

夜半即由香家湾动身，上车后仍入睡，簸摆甚厉害，半睡半醒。天亮后过内河抵小坝口，停车休息打尖，此间连鸡卵都买不到，以开水泡馍，以酱菜佐餐。小坝口距县城30里，有一龙王庙，乃回乱后重修者，中央为龙王像，两侧为山神及土主像。由小坝口北行至赵家滩，路东有一土墩，其东为土垄，蜿蜒而东，似为边墙残迹，更北为崔家孤坟，为一土墩，上有小屋，似即十里墩。由南门进城，南关有水神庙，进城后至直接税征查所，晤及乐梅江主任，为阎君之友人。饭后至县长公馆，未遇。赴省银行，晤及梁主任，乃榆中人。后又往晤姚佑生县长，即邀吾等搬入县府居住。三天旅行，颇为困累。

8月8日 星期三

上午与阎君往晤乐主任，即在其处早膳，以此间城中无饭馆，殊不方便也。写信给汤象龙君。旋至民众教育馆，馆中藏有《万有文库》及中华缩印《古今图书集成》，陈列室中之土产及旧物（如文庙铜编钟，清代铁盔）无可观。馆址为玄真观旧址，民国十八年马仲英之乱，毁于兵火，仅观后之玉皇观尚存，檐下有康熙四十四年重修玉皇阁及重修玄真观之题记（清代改为元真观，避康熙帝玄烨之讳也）。《陇右金石录》所载之元真观明碑四种，及放在元真观之玉皇阁碑一、魁星殿碑一、三官殿碑二（皆明碑），皆不可见矣，当毁于民十八年之乱。下午由县府经灯山楼街至城东北隅之地藏寺，其中前殿为观音殿，有明崇祯三年碑，谓建于明初，重修于弘治柒年及崇祯三年；又有康熙三十九年邑举人王克兴撰书之移修地藏寺碑记，谓前殿移前二十余丈，以旧殿为沙所压也。庙中又有道光八年铁炉、咸丰八年铁钟。地藏寺之西不远为忠烈祠，祀同治回乱及民十八年回乱之死难官民，及七七抗战阵亡将士，有民卅二年姚佑生县长碑记。

8月9日 星期四



今日仍在城中考察。上午赴圣容寺，一称大寺，为明代古刹，正殿尚为明代之建筑，门口“圣容寺”三字，为天启五年钦差分守镇番等处参将官维贤献。寺中俗传有三宝，一为透明碑（即嘉靖三十年碑），一为八音钟（铁钟似为明刻，题字已锈损不明，底部边沿起伏作八波，敲之每波之声音不同），一为大殿前之井（据云投物于井，即由县府内井中涌出，但无人试过）。嘉靖三十年碑，为浚阳柳子介撰“补建修圣容寺碑”（已另抄录全文），另有崇祯六年孟良胤撰重修圣容寺碑记（张所蕴书丹），皆立于大殿前廊，东西相对。大殿中有一小铁钟为正德三年铸（未见著录），大殿中壁画及塑像，似亦为明代物（据一道光时木匾，谓此寺成化五年、嘉靖三十年及天启五年皆曾重修），中央为三尊坐佛，中尊二侧有阿难、迦叶侍立，殿中两侧为十八罗汉。圣容寺前为钟鼓楼，楼中之钟，上铸“大明正统四年岁次己未仲春上吉日，陕西行都司守镇番卫都指挥彭钦立，皇图永固，帝道隆昌，人物康阜，边境清宁”。下午赴城隍庙，有万历二十八年重修城隍庙碑记（李茂魁撰，已抄录全文），康熙二十四年李映棠撰重修城隍庙碑记，及嘉庆十八年奎舆会创制执事暨补修诸工碑记；庙中又有顺治十年铁钟一口，乾隆四十年及嘉庆二十年铁炉各一。城隍庙之东为太清宫，有康熙二十年参将黄抡所立之木匾“渡世津梁”，又有一康熙二十三年所刻之石碑，正面为太上感应灵篇，碑阴书立碑年月及题名（浙西四明太学生冯岵、分守镇番参将新升广西泗州副总兵都督同知杨惺、赐武进士前掌镇番卫印凉州提标随征参将黄抡全立），院中有乾隆三十年铁炉一，大殿中塑太上老君像。又赴小东街关帝庙，庙前之戏台及山门，民国二十四五年时为镇公所拆毁，一部分作建造民众教育馆之用；庙中之铁炉，重千余斤，亦于民国卅一年（？）为镇公所毁去；现仍存明天启六年胡大年撰重修镇番关圣帝君庙记（全文另抄），亦弃置墙侧，侧门口所悬之关帝庙三字木匾，尚为崇祯元年所立，大殿尚为明代建筑，梁上木条书刻“大明天启四年岁次孟冬吉旦，钦差平羌将军守甘肃总兵官都督佥事董继舒、分守镇番等处地方参将甘州卫指挥官惟贤、本卫监造委官指挥佥事罗高才建立”，殿中尚有一木匾为崇祯六年所立。又赴文庙，前进已改为参议会，泮池、棂星门等皆已毁去，山门亦改为砖砌洋式之门，大成殿中孔子及十哲等，皆为塑像（除曲阜外，他处孔庙皆仅有牌位），庙中无碑碣。赴直接税局晤及乐主任，同偕往省银行，闻汇款已到，即立户头存入。夜间下雨。

8月10日 星期五

晨间出西门，西关北端有关帝庙，现改为景苏镇西关小学校。庙中有一嘉靖三十六年碑，仆卧于地，碑阴向上；另有一乾隆三十七碑，则砌于阶沿上。出西关颓墙，有西郭雷祖庙，庙前有戏台，庙为同治回乱后所重建，后庙为三皇宫，前殿为雷祖殿，旁塑雷部诸神，手执雷锏及槌，脸作尖嘴雷神，或人脸或猪脸，异相毕陈。前殿后廊有乾隆三十八年重修雷台碑记（谢鏊撰文，高尔昶书丹），后殿有明嘉靖八年吴□撰创立神霄宫碑记。出来后返县政府，饭后出南门，寻求水神庙之明碑，未得。水神庙即真武庙，同治时拆毁，光绪时重建。其前为真武阁，似即从前之文昌阁。隔街相对即为火神庙，后进为圣母祠，庙中亦无碑碣。又出东门，于东门瓮城中白衣寺内，见一万历四十七年所立之木匾，为“观音禅院”四字，旁书“创建白衣寺”，中书“功德主沈有奉、梁国柱、薛九功仝献”，檐记谓万历四十七年创建、道光及咸丰年间重修；同院者有伽蓝殿、圣母殿及眼光殿，其前有观音阁。出东门，道旁有三圣宫及县立中学，过袁家桥，道北有龙王庙，规模颇宏伟，不知创于何时，乾隆五年重修，有乾隆壬子（五十七）年邑令文楠所书“乃雨及风”四字，再东渐无人家，流沙成堆，有清初邑令杜振宜神道碑。返舍，乐主任（梅江）来谈，赴其寓所食蛋裹馒头。姚县长连日下乡未返，托王科长雇车，拟明日即赴北新沟红柳园考察。

8月11日 星期六

晨间由民勤县政府动身。未出发时，遇及王警佐，据云接武威友人电话，谓前日苏俄对日宣战，昨日日本已无条件向盟国投降，未知确否。余等昨日曾初闻苏俄对日宣战消息，今日又闻此讯，半信半疑，八年之战争，岂便如此作结束乎？今日赴戈壁中旅行，恐须一星期后始能得确实消息。登车由东关向北行，为荒凉之沙滩，野草甚稀，间有沙梁，近代小坟堆颇不少，坟群后常有一弧形之屏。十五里至红沙堡，村树农舍，农民正忙于收获，农舍尽处不远有一废堡，为沙所压，即明时之红沙堡，清初始废，附近皆为沙地，更北为边墙，已不明显。过边墙后，路西北为老爷庙，余等至太湖泉水沟上沟打尖，离城三十里。其地属新河乡第五保，保公所即在一三官殿，殿中有天启二年铁钟，上铸“大明国陕西行都司镇番卫红沙堡三元会首乡耆赵时文、段宗礼等各发虔心

化造洪钟一口，凡有功者，名录於后，防守红沙堡地方正千户何崇义、原任守备祁守谦、千户戴朝举、掌堡官胡遵度、三官庙会士……（姓名从略），天启二年岁次壬戌四月初八日吉日造”。殿中又有一嘉庆十五年重修三官殿记木匾，谓清乾嘉间红沙堡为风沙覆压，地不堪耕，故移丘于大滩，遂移殿于此。殿中又有一道光廿二年铁炉。保长白君谓红沙堡王文通曾于三角城掘得二玉环，包于红布中，布见风即化，玉环后售于人，王氏已亡故。又云三角城外常掘得古罐，灰色粗陶，连古城外亦有之云云。余等乃赴红柳园大庙，途经大湖泉水沟下载（有国民小学，其旁又有关帝庙，庙中有咸丰八年铁炉）、锁锁滩（有关帝庙，似即下表西沟）、水草沟（亦有关帝庙，观其匾额，知即复明沟）、左新沟（即小西沟，亦有一庙，未下车入观，大约亦为关帝庙）、红柳园大庙，即宿泉水乡辛乡长（希圣）家中。自大滩至此，凡三十里，皆有农村，惟土壤沙性严重，且常有沙堆，上长红柳，此时正开红花，灿烂如锦，作一点缀。大滩以北产瓜，惜此时尚未成熟。

8月12日 星期日

晨间由红柳园大庙动身，出村后北行，即为荒凉之沙滩，约20里，地名高来旺，又有农村，余等口干，乃购瓜解渴，此为红沙梁之一部分，归新河乡管辖。由此以北，又农村相连接，惟时见沙堆，上长红柳，北行10里至孙指挥大庙，又西北行5里为孙指挥大西滩，有关帝庙，为第八、九保联合办公处，入内少憩、用餐。此地距县城为120华里（东距柳林镇60里），其西约5里为花寨沟，再西即入荒漠，约六七里即为三角城。遇及李儒民君，为花寨沟人，曾在河西中学高中肄业。大西滩之关帝庙，建于嘉庆二年，有乾隆六十年铁钟一口。休息一会赴花寨沟，途中沙滩红柳渐多，住一名刘安泰者家中，闲谈此间情形。据云花寨沟共110户，其中14户养驼百余匹，在西山（牙伯喇山）、北山及马湖一带放牧；村中农田，每亩下种4升，丰年可收3斗左右，今年天旱，每亩仅收一斗半，春分下种，大暑收获。又谓三角城及连古城，相传为唐代沙陀国李克用所筑，三角城有一平台，以足践之作空洞声，有放牧者夜宿平台上，半夜醒来觉卧于房屋中，天明后起视仍为荒台。又谓在连古城，有人拾得小珠子。

8月13日 星期一

晨间与阎君携马警察及引路者，前往考察三角城及连古城。由花寨沟出发，向西行约4公里半，即抵三角城。出村后（刘家屋后即为荒漠），皆为荒地，初为起伏之沙堆，上长红柳等，行数里后，渐平坦，生长骆驼草、芦草等。三角城屹立于一平台上，高出地面约8公尺，附近有土垠及野草，土为冲积土（即大西河故河槽），时有沙堆，将近三角城时，地上即见陶片颇多，驴蹄践踏即露出灰炆，平台附近当亦住人。平台南北长约52公尺，东西宽约27公尺，其西南角突出约10公尺，就南端观之，此平台似为一砂岩突出地面，惟面积不若如此之大，一部分系由石块填成堵墙，内填塞土壤，又于四周砌石墙，以砂岩碎片累叠而成，西北隅尚有木梁露出石墙外，其构造当先以木柱为间架，然后累石；石墙大多已毁，就其保存之一部分观之，墙高约2.5公尺，厚约2.3公尺；西南角似为一角楼，西北角有火烧痕迹，或为后人放牧者在此炊煮所致。城中陶片颇多，一部分为灰陶，与汉代灰陶相似，系轮制，表面有绳纹者，近底部有刀刮痕，但另有一部分红陶，或为表里皆红色，或里灰而表面涂红，表面或有绳纹，又有罐耳残片及鬲足残片，另有一片有浅绳纹，并有紫红色彩，即所谓沙井式彩陶也，此是否与汉式灰陶同一时代，抑自成一时代，尚属疑问。袁希渊氏谓在此城掘得沙井式陶器多件，似即指此类红陶而言；又谓此处历代古物皆有留存，虽皆稀少，亦不能尽归纳为一时之物也（见《蒙新五年行程记》），似即指此种情形，但偏觅未得沙井式彩陶片，惟间有近代黑釉瓷片，又有碎砖（ $5 \times 13 \times 15 + x$ 厘米），但不甚多。

由三角城西行，沙梁渐多，惟循沙梁间之车道而行，由西南方面（ $240^\circ$ ）约行10里，有一放骆驼牲口者所住之小泥屋，现无居人，下骑稍憩，食西瓜解渴；又西南行约七八里为东草湖（一名大东湖），并无湖水，有一人家放牧牲口，并为往北山一带拾粪者休息喝茶之所，舍前有一井，深约3公尺许；又向南行，上一沙梁，即可远见连古城之城墙，但此间沙梁颇多，行三四里始抵连古城。连古城在三角城之西南（ $220^\circ$ ），参谋本部十万分一图将三角城误置，故方向皆错。连古城为一方城，每边约400公尺，南面有城门遗迹，其他三边以倾圮过甚，不知有城门否，但皆有腰楼痕迹。城西约200公尺，有一东西方向之土墙，约长百余公尺，向北转弯，约10公尺即无遗迹可寻，此当为西关，土名外连城，城内亦有沙梁数道，但未被沙掩遮之地面浮土中，碎砖及

陶片甚多，亦有碎瓦（一面为布纹），陶片几全为灰陶，仅有一二片绳纹红陶，灰陶多为平素无纹者，与唐式者相似，但间亦有绳纹者。城中又有兽骨及铁块，于城内东南角及西墙附近，各检得开元钱一，又于西郊检得开元钱一块八枚，附近有一黄色瓷片，又检得碎铜片、铁片；又有铁泡三，作梅花形，其下端为尖钉形已断，似钉镶于木器上作装饰，又于北郊检得开元钱一，碎铜片数片。城之西南角有土坯砌成之房屋墙基，但是否为此城荒废后放牧者所建尚不敢断定，但此城为唐时物，似无疑问。袁希渊氏亦以为晚唐之设置，以其亦曾于西墙附近得开元钱一串也。其遗址情形，与敦煌南湖寿昌古城及古董滩等相似，即斯坦因所谓Tati Délris也，一部分为流沙所掩，一部分为风所刮，无灰层堆积之痕迹，遗物皆在地面检得。出来后，至东湖滩放牧者之家稍憩，天热口干，竟尽一瓜，而馍馍仅食半个，时已下午4时许，循原路返花寨沟已7时矣。晚间与李、张二保长接洽，令雇工人，预备发掘三角城。

## 8月14日 星期二

昨日骑驴一日，颇为劳顿，又以食瓜过多，今日腹泻，在家休息，阅《红楼梦》消遣。今日起孙指挥大庙唱戏，连演七天，闻花费达10万元，求神祈雨，徒耗巨款，农民之愚诚不可及。民勤男子出外求学或做事者甚多，县城虽有县立中学，而武威各中学仍以民勤学生为最多，但本地风气仍闭塞，十龄左右之女子仍有缠足者。李儒民君来，谓得城中消息，日本东京广播向盟国投降，但求保存本土，现已在谈判中云。荒漠旅行，与世隔绝，去年桂黔危急，重庆恐慌，余等正在敦煌戈壁中作半个月长途旅行，今日则又在此僻乡工作。

## 8月15日 星期三

保长谓今日为此间大庙演戏之正日，召集工人不易，改于明日开工发掘三角城。余自武威赴民勤途中伤风咳嗽，前日劳顿一场，咳嗽多痰，须要休息。由民勤县城出发后，车中无事，阅了一部巴金译、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昨今两天又阅了半部《红楼梦》。今日无事，曾往村北新河乡中心国民小学一视，尚未上课，校门扣锁，不能进内。其旁为关帝庙，亦不能进去。下午晚餐后，赴孙指挥大庙观戏，先与保长接洽，将明日开工事作最后决定。乃参观大庙，外绕以厚墙，门额为“灵

山堡”，庙中供奉关帝，庙中悬木匾，谓此庙原在沙山堡，乾隆二十五年始移圯于此（头坝红沙坝），同治回乱，曾毁于火，光绪时重修。庙中有嘉靖十四年“重修红沙梁孙指挥沟庙补记”（石碑），顺治十七年庚午铁钟，乾隆五十年铁炉。出庙后观剧，无大兴趣，遂返花寨沟。晚间与阎君闲谈，阎君述及东北之Chaman（即Shaman萨满）降神事，颇有古代巫觋遗风。

8月16日 星期四

今日开始发掘三角城，雇了十名工人，晨间等候好久，只到了三名，只好派警察到保公所去催，一面先行出发，后来才知道有几个工人先来三角城等候我们，后来又来了几个工人，总算凑齐了十名。由花寨沟赴三角城途中，于离三角城约1500公尺处，沙堆侧检得类似旧石器一件；至离城约1300公尺处，开始发现陶片，散布于戈壁壁上；于1200公尺处，发现有杆铜镞一件；又行100公尺左右，阎君又发现一空心铜镞；于1000公尺左右，检得彩陶两小片，即所谓沙井期彩陶也；至离三角城约500公尺处，检得子母贝一，尚完整，背面磨穿以便悬挂。至三角城后，遂开始发掘工作，以城南端凸出处堆积较厚，故于其处掘一长10公尺、阔5公尺之探坑，又延展其南侧直抵城墙，靠墙处文化层深达170厘米，但北端则仅3厘米左右（城之中央部分，有数处露出岩石），文化层之土为褐色，间以灰层，亦有石块，散乱发现，未见堆砌成形成者。城墙系石块（sandstone slab）堆砌成者。于探坑北部，发现二圆底陶罐，皆已残破，唇部已缺，罐为夹砂红陶，表面有浅绳纹，两耳；其中一罐内有彩陶碎片一，又有灰陶唇部一片；两罐之间有残铜片，已锈腐不成形，触之即成绿粉。今日风大，晌午更甚，尘沙扑面，发掘起土，铁铲举处，即成一阵沙烟眯目塞鼻，工作极为困难。中午休息进膳，风沙仍大，馍馍着沙，嚼之齿间作响，又下了几点雨，未带帐篷，遂决定暂行收工，明日续作。返舍后，始知警察由保公所回来后，将余辈行李什物，皆搬往保公所。保公所离此间六七里，如搬往彼处，往返三角城将增加十余里，且保公所臭虫之多，前日经过时已领教过，遂令人呼警察回，责其擅自移迁。据云系保长之意思，就近易于照料，命警察将行李什物仍搬回此间，并令呼保长来问话，晚间始将行李搬回，而保长仍未敢来会面，诡云他往。

8月17日 星期五

晨间赴三角城途中，于离城约135公尺处，阎君又觅得空心铜镞一枚，亦为三棱，近杆处三面皆有一细孔。至三角城后，即继续发掘，除提取明日所发现之二陶罐外，又发现灰陶片数片，但灰层中陶片反不若地面上之多；又得铁片二片、长方形骨器一、页岩石器一，带黑漆木签一。下午余以平板仪测得全城地图。阎君率领工人发掘完毕后，在城周围寻觅，于东侧检得有柄铜镞10枚、无柄空心者一枚、残片二枚，五铢三枚（又碎片12片），残铜片11片，玻璃（？）珠子碎粒五（三绿色，二黄色），但作试掘，仅见灰烬，皆无所得，寻觅墓葬，亦无所得，惟工人掘得锁阳数根。傍晚返舍，拟明日返城，命警察雇车，将晚时大风。今日颇为困倦，余咳嗽未愈，又患腹泻。

8月18日 星期六

清晨下雨，上午又下了几阵，檐头淅沥不止，进城之事只得展期。上午记日记，整理昨日出土之物。中午雨停，乃决定仍于今日首途返城，雇车二辆，由花寨沟动身，沿原途进城，经孙指挥小西滩、孙指挥大庙至高来旺仅20里，天已薄暮。今日云浓，夕阳西下，彩霞辉映，为状至美。此去红柳园大庙尚有20里，秋月为云所遮，时隐时露，村树仅见黑黝一排，枝桠横出，几类鬼魅伸臂，万籁无声时仅闻车轮辘辘，一近农舍，村犬即迎之而吠，群犬随和，以破岑寂。抵红柳园大庙，即宿泉山乡公所中，晨间进餐后即未再食，颇为饥饿，饭后即睡。

8月19日 星期日

晨间在乡公所中用膳，乃赴大庙一观，为一关帝庙，庙前有戏台，故称大庙。庙身有乾隆三十三年铁炉、道光三十年铁钟。庙东为至圣宫，祀孔子，有道光三十年铁炉一。行数里，道西为小西沟（即左新沟）关帝庙，筑于光绪时（光绪以前以八百粮大庙为公所），内有宣统三年铁炉，正殿旁有二阁，筑于高台上，翼立于左右，西阁为公输子殿，东阁新近重修，其内尚无塑像，不知供何神。经复明沟（即冰草沟）、上表西沟（即锁锁滩）、泉水沟下截，乃抵大滩堡，在保公所中少憩，即又继续南行，不久即入沙梁区域，老爷庙附近尚有长城遗迹，摄得一影。长城之南为红砂堡，又行数里为村庄，道东为红砂堡大庙，

即新河乡公所之办公处，道西为一马祖庙，墙上书写此地离城十五里，不久又入沙漠，已可遥见民勤城垣。进城后，仍住县政府中。县府前之布告牌，有红纸书写15日专电，知日本确已无条件投降矣。后阅《武威新报》，知日本以苏俄参战及美国用原子弹，故于10日下午8时即在东京广播无条件投降，15日晨盟国四政府正式宣布日本已无条件投降。余等饭后赴直接税局访乐主任，赴省银行访梁主任，皆未遇。旋往访姚县长，知今日又得无线电，驻华日军已派代表赴芷江接洽投降仪式，中国政府已组织委员会筹划还都事，姚县长约余等明日晚餐，后日赴沙井。

8月20日 星期一

今日下雨，道路泥泞，11时余始早餐。餐后赴银行取款，已过办公时间。赴东街理发，民勤城中无餐馆，殊为所苦，理发铺仅有一间，且系最近始开设者。返县府，令警察购买下乡应用物品。旋赴姚县长公馆，闲谈一会儿。姚县长（佐生）系复旦国文系毕业，曾在北大肄业二年，民国廿九年毕业后即高考及格，海外部任事一年，即来甘作民勤县长，因系国文系毕业，殊无俗吏气味。在其家晚餐后，听留声机，旋返县府，写了二封信（致傅，致汤象龙）。

8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大雨如注，为此间所少有。今年旱灾，此时降雨已过晚，西北旱灾，多由于雨非其时，而非全年雨量之减少。大坝乡公所干事刘君来，与之接洽赴沙井发掘事，今日雨后路湿，改于明日出发。在直接税局乐主任处吃饭。下午赴关帝庙及圣容寺照相，并抄录圣容寺崇祯六年碑文。赴省银行梁主任（文正）处晚餐，于其处获得今日寄到之11日至13日之渝版《大公报》，其中述及10日重庆获得日本投降喜讯后民众狂欢情形，殊为有趣。回来后整理行装，购买应用物品，预备明日赴沙井工作。

8月22日 星期三

晨间由民勤县城出发，雨后新晴，街道中尚积水。出西门，向西南行，经马家碑亭，共有八碑，乃清代马眉亭（丁卯科举人，岐山县教谕）等之神道碑；又行数里，至五里墩，有观音堂，据民国廿四年重修



记（木匾），谓寺相传明嘉靖间一戴姓僧人所募修，故一称戴和尚庙，有康熙二十四年铁钟。经十里墩，墩在路北，为近代所建。又西南数里，路北有一神道碑（中宪大夫赠承德郎浙江承宣布政司右布政使河南提刑按察使整饬昌平兵备道户兵二年主事淑明孟公神道三十九年孟夏清和月七世孙公同重立），此碑上有“皇清诰封”四字，但地人谓乃明代之碑，将来当查县志一考之。又行数里为沈家<sup>垓</sup>，由此以西，渐有砂碛，过一沙梁为大坝河，现无水干涸，其西之村即小东沟王家庄，村口有一废堡，即尚乐堡，已为流沙所掩。入村后，在保长家中稍憩。村中有关帝庙，据其中民国廿七年时重修记（木匾），谓小东沟一区，东界大坝河，西界化音沟沙山堡，南界青松堡，北界柳家地湾，其地清初为二百余石粮之地，后因地被风沙所压，有粮无地，民不堪生，乃移坵于红沙梁、北新沟、柳林湖、秋字号等百余石，仅剩水粮三十二石，民国廿四年改屯为民，又加裁减，今仅二十石八斗云云。返保长处，做午饭极慢，饭后已3时余，乃套车继续西行。出村后即为荒沙，沙梁起伏，不见人家。此时忽起大风，扬沙扑面，又下小雨，沙碛行10里左右，即抵沙井。沙井离城约30里，有人家三四家，乃往来此途者憩宿之所，极为简陋，除作客店外，兼为人家放牧牲口，附近皆为沙丘，但洼处亦有野草。附近有破屋颓墙，检得瓷片，知为近人所居。闻六湖墩离此尚有5里，乃先下宿，明日再往考察。

8月23日 星期四

由上沙井赴六湖墩考察，杜（？）保长领路，先向东行约一里，折向东南，越过一沙梁，为沙窝中之平地，有二大车路，打柴及拾粪之车，常经过此间。又越一沙梁，此沙梁颇高，东南侧斜度颇陡，立其巅可以望见六湖墩瞭望台，为一平坦之土堆，但此时仍隔一沙梁。越过第二个沙梁后，地面上开始见砖瓦碎片，砖为灰色（ $3 \times 12 \times (15+x)$  厘米），陶片有灰色及红色二种，间亦有绳纹者。阎君检得完全铜箭头（三棱式）一，陶片制成之纺轮一。至六湖墩瞭望台，稍事休息，余以步测，其地离沙井约2490公尺，与地人所云之5里，殊为相近。此倾圮之瞭望台，成不规则形，其上有砖片、灰色及红色陶片（间有绳纹）、铜器碎片，又有数片近代式白釉或黑釉之瓷片。此台之西北，即安特生图中之六湖墩古址，似为一平台而非土墩，所占之面积虽较广，而高出

地面甚微，且半为沙所掩，地面上为红陶片，半带绳纹，有一片有外附波形装饰，有一片似为器足（鬲足？），由此越沙梁，似为安氏图中之“沙井远古葬地”（后知为图中葬地北之空地）。发掘过之痕迹不大显著，地面上检得碎铜片、有孔石器碎片及碎砖、红色（多带绳纹）及灰色陶片。（补记：When studying the map it should be borne in mind that it represents the situation as it was in August 1924. Now the picture will certainly have changed. Possibly the grave-field lies buried under the big dune marked 9.3. Many of the hut ruins seen by me may be hidden and others have become exposed. (Andersson's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1943. p.198) [观此地图时，应注意到此图所示系1924年8月的情景。现在的情况肯定已有改变，有可能该墓地已被标号为9.3的大沙丘所掩埋。我先前见过的小舍遗迹，很大可能已被覆盖，其他一些则被暴露在外。（安特生著《中国史前史研究》1943，198页）] The decayed watch-tower with sherds of glazed crockery seems to be nat older than the Sung dynasty, say 1000 A.D. Hut-ruins of the Han pēriod and the Liu Hu T'un with the cemetery of the Sha Ching period. (p.200) [此望楼遗址，出有釉陶片，似不早于宋代，约属公元1000年。（安著中还谈到）汉代的住屋遗址和沙井时期六湖墩墓地。（200页）] 东行越一沙梁，为安氏所谓汉代住屋遗址，多为圆形，中央凹下，或为安氏发掘之痕迹。遗址中有灰色（绳纹及栉划波纹）及红色（间有绳纹）陶片，大小碎砖（一为 $3 \times 12 \times (15 + x)$ 厘米，一为 $5 \times 15 \times (30 + x)$ 厘米），碎铜片，破钱，铁片，及松绿石小珠二颗，但数人细觅，皆未发现彩陶片，或由于（1）彩陶片原极稀少；（2）一部分表面为沙刮损，纵有彩绘，亦已消灭；（3）安氏在此工作多日，露于外之彩陶片，均已遭检去，殊令人失望。袁希渊先生谓此间墓葬未开掘前，常可察见其尸骨放置及葬罐放置之痕迹，余细察之，未能发现其痕迹，岂由于观察未精耶，抑由于此间墓葬已掘遍，抑由于其说之不可靠。返舍后通知保长，令明日出工人襄助发掘，归来无事，阅《红楼梦》。房东杨其仑由城中返，谓民国十三年白万玉来此调查发掘六湖墩及小西湖二处，掘得陶器等；又在北山根掘一墓葬，得铜器多件，共装二箱，在城中被县政府所扣，后经交涉始放行（刘巡官将白某拘去，打了一顿，禁闭一宵，始加释放），其后白某又随洋人来此发掘，同事有金某及李某，居住一月余始去。（补

记：Andersson's *researches* (1943), p.198: In 1923 my collector Pai, made very important finds at Sha Ching. The following summer, 1924, I spent the period from August 8th to Sept. 6th exploring this area. (also Huang Hao Cheng and San Chio Ching)  
[安特生著《中国史前史研究》198页：1923年，我的采集人老白在沙井曾有重要发现。1924年夏，我在当地作了考察，时间从8月8日至9月6日。（以及沙井西面的黄蒿井和三角城）]沙井原有七家，今仅余杨某及其兄其昆二家，从前住宅在北边，现已半被沙压，移来现住之宅亦已八年云云。

8月24日 星期五

今日发掘沙井墓地，细察地图知昨日所认定者，有小错误，安氏所掘之地，尚在其西，相隔一沙梁，地面上有发掘坑及堆土痕迹，且有数处显出陶器口部及人骨尸身，盖其处被风沙所刮，表面之土被刮去，遂显露墓葬。于是决定打一南北长15公尺、东西阔5公尺之探沟，后向东西延展，收工时已发开15×20公尺之方坑。因墓葬甚浅，故探坑仅掘深20-30厘米，发现墓葬14座，首皆向东北（10°-35°），惜尸骨皆已朽腐，一触即成粉末，多无殉葬品，有五墓有陶罐，均已破碎（No.1、2、7、8、10），其中一墓（No.8）其碎片系彩陶，但花纹殊简单；另有墓（No.9）出铜镞二枚，三棱形有柄，在腿骨附近，又有二完整之罐，一为单耳（A），一为两耳、较大，后者已裂开，此二罐之附近皆无人骨，殊为可怪。墓中附近有铁锈（Tomb 2, B），但大部分为土中原有之自然养化铁，而非人工者。又于地面检得鸡血石（carnelian）珠子二颗，与昨日所得之松绿石珠子，颇不相同。此区之陶罐及陶片，皆为带砂红陶，未见汉式灰陶，或为时代稍古，或由于殉葬沿旧俗，不以外来品之汉式灰陶为殉葬品，此事尚待续考。此间地下水甚浅，工人饮水，掘一公尺，即于沙中得水。

8月25日 星期六

昨宵夜半，为雷声所惊醒，窗外闪电，雷声隆隆，少顷下雨，室中原有一天窗，雨丝降入室中，屋顶漏水，榻上亦漏水，点烛将东西搬于干燥处，又将炕上着水处移开，幸雨不甚大，否则当更窘。晨起后，天

阴仍有雨意，乃停工一天。上午下了几阵细雨，在舍阅书（短不足斋丛书本《翰苑群书》及《朝野类要》）。下午天霁，由房东杨其仑导往考察小西湖，在沙井东北，相距约3公里许，由沙井而东，沿大车路约行2公里，然后折向东北，赴三道沙梁，始抵其处。据云安特生亦曾在其处发掘，地上尚有掘坑及堆土痕迹，遗址在一平坦之戈壁上，一部分已为流沙所淹没，地面有碎砖、灰陶及红陶（间有带绳纹者），彩陶一片，花纹为风沙所刮已不显，似为平行纹，又检得子母贝碎片二。阎君检得玛瑙小珠一。其遗物与沙井所出者相似，据云当年安特生此间所得，不及六湖墩所获之丰富云。（补记：Andersson's *researches* (1943) : Archaeological finds were made in three directions from the village of Sha Ching : N-NW 3 li , two small finds. E5-6 li , finds of important bronzes etc ( 即小西湖 ) . S.5 li , the in every way most important finds ( 即六湖墩 ) . [ 安特生著《中国史前史研究》198页：考古发现得自沙井的三个方向：往北—西北3里，二个物件；往东5—6里，发现重要的青铜器等等；往南5里，发现物最为重要。 ] )

8月26日 星期日

继续发掘沙井，将A区向西再掘15×10公尺，B区15×30公尺，本拟今日收工，因最后掘出之二罐，皆为完整之彩陶，有鸟形花纹，故决定明日再掘一天。今日共掘得20罐，其中11罐尚完整，4罐有花纹（即21a, 21b, 31a, 31b），此外二罐上半涂红（16, 29），其余为红陶，间带绳纹（完整者17, 18, 25, 26b, 26c）。破碎之罐，多为两耳罐，但或有单耳罐在内（15, 19, 20, 22, 23, 26a, 27），另外一罐有花纹（28），一罐为灰色绳纹，颈部有指印。又有彩陶片二（14bis, 17bis）。前日之瓦罐A，有碎陶片盖之，今日之31a及31b，亦有碎陶片（绳纹红陶）盖之，此种瓦罐为殉葬品无疑。但大部分之墓葬尸骨，均已朽腐无迹，仅21、25、29尚有人骨痕迹，又24及30有人骨而无殉葬品（人首向东北，陶罐又在人骨之东北），陶器离地皆不深，仅10厘米左右，且有已露出地面者，30人首之西南地面上检得玛瑙珠一，此外更无其他殉葬物（前日曾得铜镞二枚）。今日收工时，已掘之面积为30×30公尺，即900平方公尺，前日工人8名，今日增至10名，归途另取一路，于沙井村南又发现一遗址，在村南偏东（155°），

相距约400公尺，越一沙梁即是，地面有红陶片，间带绳纹，亦为沙井期，惟遗物不多。

8月27日 星期一

今日为发掘沙井葬地之第三日，发掘C区，长30公尺，阔15公尺，半日即完竣。发现陶器26件，其中4件以过于糜碎，记录后即弃去未取，仅取回22件，且半数已破裂，加以标识，将来或可凑合。今日亦发现人骨数架，多无殉葬物（Nos.32-35，39，41），而陶罐发现处，又多无人骨痕迹，仅Nos.36、38有人头骨痕迹，人骨皆已朽腐，以设备不够，未加采取。陶罐常数个成群，或两个（Nos.36、40、43、48、51），或三个（No.42），或四个（No.45），除一罐为灰黑陶（43b），余皆为红陶，一部分为彩陶，如大罐36a、44，及小单耳罐36b及38（以36b为最美观）。素陶较特殊者为45b、45c、45d及46，其他则双耳罐、单耳瓶，与昨日所得者大同小异。两耳者凡十：37，40a，42a，43a，45a，47，48a，48b，49，51；单耳者凡四：40b，42b，42c，50；此外，43b，51b，52及53，以上半已毁，形状不详（47及42b之上半涂色）。除陶器外，仅于地面（45附近）检得松绿石小珠及红玛瑙小珠各一，未获铜器。发掘完毕后，细察墓葬排列，一部分成一排，相隔约2公尺（如Nos.45、49、50、51、52）。红陶片多带砂，一部分表面磨光，但大半表面有绳纹，除彩绘外，其他纹饰殊少，柄部或有刻划纹，口部或有绳索形，颈部或有指印一排，此为今日收工后初步之观察。二日半之发掘，除弃去〔陶器〕5件外，共得48件，大半完整。惟人骨以过于朽腐，兼以时间及设备关系，未得采取，殊为憾事。返舍后，嘱保长预备车子，明日赴黄蒿井。下午发放工资，共支出9900元，所掘之面积长45公尺、阔30公尺共1350平方公尺。余与阎君，均觉困累，然此沙井墓地仍未完全掘开，收工时戏言为后人留余地。

8月28日 星期二

本拟今日由沙井赴黄蒿井，以所携之菜蔬已罄，前日已嘱令代购，昨晚仍未送来，昨夜又派人去催，据云已经送出，今晨仍未送到，又派人去催，午间仍空手回来，谓王保长云昨日已经送出，乃又令赵警与乡

公所李干事取钱往购，夜间始购得菜蔬携回，已耽误一日矣。在舍无事，上午将31a及36b彩陶绘草图，下午拟出外一走，以刮风、下微雨，只得在舍阅书。

8月29日 星期三

晨间下雨，近午始停，乃套车赴黄蒿井，西行约20里，所经皆为沙梁及戈壁。黄蒿井有窝铺七家，其四周皆为沙梁子，南望一紫红色之山，为红崖子，西望有青山如屏，即馒头山。余等住高家窝铺，主人名高佩经，民国十年即住其地，尚忆及洋人及白先生来此考察。据云未加发掘，洋人住顾家窝铺，其人已于民十八年迁移他往，其宅已为沙掩。袁希渊先生于民十六年来此，据云亦未发掘。黄蒿井之西南30里为腰井子，正西20里为头井（头井在腰井子之北15里）。黄蒿井遗址在村西2里，曾出砖块（ $5 \times 18 \times 36$ 厘米）、三棱铜镞及人骨。黄蒿井村侧即有红陶片，其北阎君检得古钱碎片一。余等小憩后，骑驴赴明砂墩，在黄蒿井之北偏西（约 $340^\circ$ ）约十四五里，在沙窝中平坦处，其基为一土丘，周围约150公尺，高约15公尺（斜坡长18公尺，坡度 $35^\circ$ ），土墩以土坯砌成（ $5 \times 16 \times 32$ 厘米），其排法为（.....），成方形，每边约10公尺，高约9公尺，顶部有垃圾积厚约半公尺，似原来为住房。墩之附近，地面上带黑釉瓷片及青白釉瓷片颇多，似为明清时之物，间亦有数片红陶及灰陶，或为筑墩以前之地面遗物。由黄蒿井至明砂墩，中途有三四处，地面上皆有红陶（间有绳纹者，口部有一排捺印）及灰陶片，但亦不十分多。返舍时已天黑，村西遗址，只得俟明日考察。

8月30日 星期四

晨间在黄蒿井附近调查，先赴西南约2里，有汉墓一群，已露于外者计3座，皆较周围稍高起，中有一凹沟，为盗掘坑，地面有砖块 [ $5 \times (18-20) \times (25+x)$  厘米]、灰色汉式陶片、人腿骨、五铢钱一，橙色带绿釉陶片（似为明器碎片）。据地人云，墓系砌成城门洞形，当为汉墓无疑。又向西南越一沙梁，地面上显露长方形痕迹几个，似为墓葬无疑，试加发掘，棺木朽腐，尚存残片，棺外有橙黄色轮制坚陶二片，似为近代物，故仅掘一座即停止。又向南行约一里许，又有汉墓群，地面上有灰陶（间有绳纹）及碎砖颇多，亦有红陶数片（间带绳

纹)，又有带绿釉橙色陶片。返黄蒿井，又向西（300°）沿大车路行一里许，折向西北（340°）行，越一沙梁，其地名柴照子湾，离黄蒿井约700公尺，又得一汉代遗址，灰陶（间带绳纹）甚多，但无碎砖，地面上铁器残片亦甚多，又检得五铢钱二枚、有孔碎铜片一、松绿釉残珠一、贝壳珠一、石环（？）残片一，此似为居住遗址而非葬地。至于安氏及袁氏所谓沙井期遗址，不知是否为汉代之误，抑系指黄蒿井北之遗址（即昨日所经过者）。遍觅无着，询之地人，亦无知者，遂返黄蒿井。乘车西北行，20里至头井。初为沙梁，后半程为荒滩，此时雨渐大，车子无篷，衣服尽湿，至头井，遂入窝棚避雨。此间共有5家，其中4家为张姓，房屋较黄蒿井及头井更为简陋，借一草席作车篷，拟继续西行，以雨更大，不能行走，只得下宿。风雨凄凄，旅况更惨，室外远山皆隐，但见草原上烟雨弥漫，室内顶层烟炷下悬如紫荆花，经雨更花谢花飞矣。

8月31日 星期五

晨间由头井动身，天阴微雨，行30里至所下沟，始有人家，所经之处，皆为荒滩，但无沙碛，雨后路颇泞泥。在所下沟稍憩，又西行5里抵昌宁堡，村中有水车，闻系前任刘县长所提倡，此间以前仅有桔槔。乃换乘牲口赴陶湾渠，在堡之西北（约320°）20里，由昌宁堡出村后不远，即为草原，芨芨草颇多，行约10里，即有沙梁子，但水草尚佳。路西远望有村树处，即西湾之九个井，陶湾渠则在北偏西，将近其村时，沙梁子更多，成为一片沙碛。碛中露出壤土时，间见碎砖及灰色陶片（间带绳纹），上一沙丘，遥见绿树一丛，即为陶湾渠。〔陶湾渠〕仅有八家，半为农家，半为放羊者，村中瓜田颇多，农舍侧种沙枣树。余等下榻一李姓家中，为此间之富户，其婿武姓，为洛阳人，在此间以马莲草作纸。据云当年洋人曾来此，在三角城发掘约二十日，亦曾来四方墩，但未发掘。地人相传四方墩藏有宝物，有锁封闭，若打开则世界仅剩一人（四方墩之庙，民国廿八年所建，以镇压流沙，保障地方）。

# 9月

9月1日 星期六

由陶湾渠赴永昌三角城，出村后向西南行，渠道由南而北，泉水喷涌，水颇清澈，惜不甚大。沿渠行，渠尽为干沟，西南行（约240°）约六七里，即为民勤、永昌交界，有一土墩为志。背后山上有一瞭望台，地人称为黑水墩，墩旁有庙，远观之年代似不甚古，大约明清时物。入永昌界后，即有一小村，约十余家，地名下井子。再西南行，遥望有村树处，即为西湾。经草滩，约10里抵西湾，有七十余户。出村时，路旁有一关帝庙，庙中有道光廿一年铁炉，及嘉庆十三年铁钟，上铸“大清国甘肃凉州府永昌县北四坝宁远堡西湾新小沟”（铁炉上作“新沟”）。折向西行（约260°），约行六七里，即抵三角城，在一古河床中，离城一二里，路上即有陶片，城中陶片颇多，大部分为红陶（间带绳纹），但间亦有灰陶。（补记：Andersson's *researches* (1943) p.163: Outside the walled in place, San Chio Cheng (probably of Sha Ching age), about 150 m. from the wall in a W. Direction I found, on Slightly higher pebble-strewn ground, sherds of Neolithic pottery and stone implements. The finds covered an area with the black earth characteristic of dwelling sites. [安特生著《中国史前史研究》163页：在三角城（可能属沙井期）的围墙外面，往西约150米，在地势稍高并布有砾石的地面上，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和石器。这些发现物盖住的地方为居住遗址特有的黑土。] San Chio Cheng is about 70 km. W of Sha Ching. (p.201) [三角城在沙井以西约70公里（201页）。]）城中之中央区为风所刮，已无遗物，城西旧河岸上，碎瓦片亦甚多，似为葬地，袁希渊氏曾于其处检得石器石斧多件，余以时间关系，匆匆中仅检得石斧二件（一为碎片），似与陶片并不属一时代。上马后东行约4里，抵上家湾，询问地人有于三角城掘得陶器否？少顷村民携来陶器20余件，几皆为沙井期之物（仅有二件，似为汉代灰陶，其一颈部已缺，其一带绳纹，近底部有刮削痕），余乃检得十器，为前在沙井所未得者，出价购之。据地人言，大半出土于城西。又谓城西南约5里，有



地名黑马墩（但其地无墩），亦为一墓地，白骨时露于外，亦出陶器，其地安特生未曾前去，惜以时晏，未能令之导往一观。由上家湾循原路返陶湾渠，又赴四方墩一观，墩在村之东北（约 $60^{\circ}$ ），相距约五六里，土垠起伏，道路曲折，行一时余始达，时日已西落，匆匆考察。此墩颇大，高12.5公尺，底部每边南北27.5、东西27.6公尺，上部每边南北21.4、东西21.2公尺，作四方形，方向为约 $20^{\circ}$ ，顶部及东北角有土坯（ $5 \times 18 \times 36$ ）（东北角之土坯排列，与明砂墩相同），四角有木条露出。墩南另有一小墩，相距21公尺，在四方墩之东南（ $120^{\circ}$ ）。四方墩之上，中央为一新建（民廿八年）之庙，供奉北斗魁星无量祖师爷（两旁为龙王及牛王马祖），四角似有建筑物遗址，有土坯所砌之墙，室中有灰陶片及兽骨。墩之东边，被人掘一穴，似为挖宝者所为。四周地面上陶片颇多，大多为灰陶（间带绳纹），亦有黑釉瓷片。颇疑此墩原为汉代所建，以板筑法筑成，明代加以修理，以土坯修补之，亦有红陶两片，当为筑墩以前遗物。时已暮色苍茫，乃急返陶湾渠。

9月2日 星期日

晨间由陶湾渠动身，行二小时抵昌宁堡，进早餐。昌宁堡凡四十余户，其中纳户（有田地者）仅十余户，余为闲户，以放牲口或佣作为生。昌宁堡为民国十七年（戊辰）所筑，旧堡在村北，已无人居，堡中有小学一。昌宁堡与所下沟合为一保（大坝乡第九保），余等令保长雇车，竟耗时六小时余车始来，出发时已下午4时许。经所下沟入荒滩，30里抵头井，天已黑，黑暗中又行20里，将近黄蒿井时有沙梁子，夜间风大，吹沙成烟雾，星辰为之不明，裹棉大衣僵伏车中，尚觉寒冷，抵黄蒿井已11时余，仍宿高家窝铺，以蛋汤泡馍，匆匆食毕即就寝。

9月3日 星期一

上午在黄蒿井西南之汉代墓地发掘。前在其处考察时，见墓冢上有碎砖、灰陶及红陶片，灰陶为汉式，但带绳纹夹砂红陶，颇似沙井之物，故拟加发掘，希望在墓中获得二者同时存在之证据，结果殊为失望。汉墓为一已遭盗掘之墓，南面方室以放置殉葬品，北端似分隔为二长室，以放棺木，底部铺砖一层，是否有砖墙及顶，则以破坏过甚，无法决定。棺室内有灰烬一层，上为凌乱之人骨，头部在南，腿骨在北，

旁有朽木残片。前室内有绿釉汉壶残片，又得同样陶质之圆形方顶之仓廩，方形屋舍（？），绳纹灰陶片颇多，但无带砂绳纹红陶片，仅西侧一半掘到底部。近中午时刮风，飞沙扬尘，天气又变阴霾，恐又下雨，故停止工作。返铺午餐后，即套车东行，抵沙井已傍晚，窦保长之木箱仍未送来，殊为可恶，将出土物装入草筐，赴化音沟，已天黑，狂风大起，乃下榻刘甲长处。夜中下细雨，连日困倦，希望得一好睡，今日夜间为臭虫所扰，真属不幸。

## 9月4日 星期二

晨起时天阴，昨夜赴窦保长处索木箱者回来，谓窦保长不在家，木箱已做好，派人送来。饭前出来散步，村中有二庙，其一锁门，未能进入；其一有乾隆五年建修城隍庙木匾，及乾隆二年铁钟（上镌“大清国凉州府镇番县南乐堡头坝东西二岔”）。返舍后，候木箱送到，乃将陶器装箱。早餐后，由化音沟东行返城。于城南3里许（地名石桥子），路东见一明碑，为土门守戎何公讳希闵神道，其子举人何斯美所立；碑阴为叙何公覃恩诰赠先人世系碑记，明崇祯壬午岁所立。更北路西，有清代杨氏（杨鸣珂及杨苏埜）神道及马氏（镇邦）神道。返县署后，赴省银行阅报，知日本已于2日举行投降仪式，吾国各地于3日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民勤以得讯较迟，改于明日举行。赴姚公馆，晤及姚县长。又至直接税局，晤及乐主任。返舍后令警察雇车。

## 9月5日 星期三

晨间警察来言，仅雇得一车，另有一车明日始能来城，余等以行李过多，须雇二车，故改明日出发。在乐梅江主任处早餐，决定今日赴苏武山一游。饭后由城中出发，借骡车东南行，乐、阎二君同往。苏武山，远视稍凸起，抵其地为一平坦之戈壁滩，凡三庙：东侧者为圣母祠，一名百子宫，有光绪三年邑人聂炳南所撰之补修记，及光绪三年重立之道光十九年重修记（后者谓无量殿及苏公祠创于有明天启年间，曾勒诸贞珉，圣母祠则创建年月无考）；中间为真武宫，有光绪五年邑举人傅揆远所撰之重修记，谓往年庙迹在此山之上，乾隆五十五年始徙于此；又西为苏公祠，门前立一碑，细察之，原为一明碑，不知何处移来，尚存“崇祯岁次己（？）卯（？）仲冬吉日立”及“巩（？）昌府驻扎

凉州同知事务乔迁（？）高”，“……掌道陕西按察司按察使旷昭”，“……副总兵加□俸一级五世□”，“参将王之鼎”等题名，近人将此明碑磨泐，另刻“汉中郎将苏武牧羝处”九字。至于嘉靖间重修苏子卿祠碑，则早已佚去（见《陇右金石录》）。庙内正中塑苏武像，西侧为明威将军王桓，东侧为镇国将军马昭，梁上悬民国廿三年邑人卢殿元撰“补修苏山宫殿募资疏引”。摄影后，又赴苏武山盐池，乃盐务局所经营，每年可出二万担（即200万斤）。稍憩即动身返城。今日城中开庆祝大会，晚间有火炬游行及演戏，以连日困顿，余等不上街游玩，提早入睡。

## 9月6日 星期四

晨起后将行李装车，预备南返凉州，不意天又下雨，停留至午刻尚未停止，只得改于明日动身。晨间在乐梅江君处早餐，饭后赴姚县长处闲谈，返舍后写了几封信（向觉明，吴良才，李济之）。少顷民勤县立中学马校长来谈。马君为民勤首富，自运安化绿茶，在泾阳制成砖茶（永盛），销往番地及新疆缠回，已有二百余年之历史，家有骆驼三百余匹，前数年为新疆盛世才所扣，仅得几匹回来。下午此间各界聚餐庆祝胜利，邀余等二人参加，席间谈及商界所受跌价影响，民勤为小地方，然镇慎乾号所收棉花已达二千斤，前涨至每斤3200元，今则跌为300元，小麦每老石曾至30000元，今仅6000元；又谓武威达泉涌号，屯积布匹即达80担（每担34匹，共2720匹），每匹曾涨至30000余元，现仅售3000余元，负债达5000万元，将仓库积货取出，又多已霉损，贬价亦不易脱售，经理及财东，传闻间皆自杀云云。聚餐毕后，赴民众教育馆观秦腔戏剧，以明日上路，故未完场即返舍。

## 9月7日 星期五

晨间由民勤动身，县长亲戚许作霖夫人（马小姐），亦以上学赴武威转城固，结伴同行，姚县长及乐梅江君送至南门外。车行30里，至小坝口，在一姜姓家中打尖。又行至南河口小停，南河口有一龙王庙，庙中有乾隆四十九年铁钟。车又开行至香家湾，日已西落，以今日仅60里，而所经多为沙地，车行缓慢。近香家湾路西为一小丘，上有瞭望墩，即黑山头，故香家湾之堡，旧名黑山堡。抵香家湾，住宿店中，马

小姐谈及西北大学内幕，陆懋德、许兴凯（即老太婆）之笑柄。陆氏曾对学生云，中国善后无办法，仅我有办法（以手指鼻），乃发表其妙论，主张中国聘美国人帮助管理内政，闻曾寄《大公报》，报馆退回不敢发表。许兴凯骂学生生活放荡，谓学校除男女生宿舍外，最好有育婴堂及托儿所，以免女生打胎，弄得脸黄肌瘦，免得生了私生子往外送；又令学生代抄稿子，以便分登各处，多收稿费，而以免月考为交换条件。二人初互讦，后改为联合战线，以攻击刘校长（季洪），陆氏曾宣布刘校长四十一罪状，其中之一，总务主任原为管戏班子，以校款三十余万购戏箱，以供学生演剧之用。

## 9月8日 星期六

晨间的香家湾动身，行40里抵扎子沟，始进早餐。发现20斤面已余无几，将警察申斥一顿，补购7斤。又行20里抵钟家大门，将近钟家大门时，过红水河，河南路东有一破墩，前往一观，系板筑土台，立于土台之上，附近有灰陶片，但甚少，年代不详。远望东北有边墙及土墩，当为明代之物。抵钟家大门，歇宿店子中。

## 9月9日 星期日

晨间由钟家大门（九墩沟）动身，过一荒滩后，为九墩上畦上沙沟，有五圣宫，创于乾隆时，尚有乾隆三十九年之木匾。过一戈壁后，为小泉沟，有广庆寺，前次途经其地时曾进内一观，故此次未下车。过白塔河，河水较来时为大，以浇水期已过，农民不复用水也。过河后为于家湾，稍加休息，有小饭铺，附近有保国民小学，在清凉寺中。越卢家沙滩，更行5里为金羊渠下坝，距钟家大门已35里，离城尚有2里。金羊乡公所设在关庙中，庙内有康熙三十七年木匾，乾隆三十八年铁炉，崇祯十六年创铸、道光三年重铸三铁钟（上铸“大明国陕西行都司凉州卫城北乡金羊下坝堡”，知其时地名与今相同）。其南为卢家湾，公路两侧露出砖墓碎砖，闻当年军队筑路时曾掘出古物。至卢家湾稍憩，有店铺几家。附近有打靛者，以靛草浸水，将其液置于桶中，和以石灰，以木杆搅之，使其沉淀。又行十余里，经白疙瘩，沿清水河，由小北门进武威城。城北泉水颇多，乡民凿槽，使泉水涌出，汇成河渠以灌田。进城后仍宿西北畜牧公司中。（武威北乡，多种荞麦、洋芋，现已开花，红

白相间可观，小麦已收割，但糜子及小米，结穗累累，尚未收割也。）今日得读留交之来信，知父亲无恙，家中平安；又知伦敦方面格兰维尔教授始终未收到余所寄之论文最后一部分，但埃及考古学系已恢复。阎君接到西北师院副教授聘书，拟提早返兰。

9月10日 星期一

今天写了几封信。祁连山调查队刘士魁君来谈，知调查队尚在候车返兰，拟托其携带标本箱返兰。饭后赴公路局运务段，晤及王段长（景曾），接洽赴甘车辆，据云明日有渝迪通车，但此间不售票，或可明晨前来一试，否则，一两日后，有河西总部军车十余辆开肃，还可设法云。赴新运招待所，晤及王队长（日伦）及何景君等，关于托运标本两箱事，得其允许。返舍后，又写了几封信。晚间将标本箱送往招待所，闻王、何二君明日即搭便车返兰，余人则仍在凉候车，大约后日可以首途。

9月11日 星期二

赴武威公路局询问车辆，以西行军运急迫，一两日无车。写了几封信。阅Thinker's Library [思想家丛书] 中之*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查理·达尔文自传》] (pp.1-154)。

9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偕阎君往访段议长（名永新，字鼎丞，曾任绥远实业厅长，现为县参议会议长），谈了一会儿。余等欲借阅《武威新县志稿》，据云在文献委员会。余等往文献委员会，途经民教馆，晤及韩馆长（金草），谓本月15日即迁入城隍庙新址，余在办公室内，见及一陶罐，系灰陶，外涂黑色，稍加磨光，体有两耳，与民勤三角城所掘之带耳灰陶碎片相同，就其黑色磨光一点而言，似为战国及汉初之物；又有一绿釉陶仓，与黄蒿井汉墓中所出者相同，但较大，惜亦不知其出土地点；又见一石碑，乃新近由小南门（？）移来者，一面为明代所刻之门额，有“通化门”三字，侧书“凉州卫指挥司立”，一面似为元碑，有“至元廿三年元宵浙东雁客山人植（？）空性益书于灵隐西轩”，但或为翻刻本。至文献委员会，晤及郝仁甫君（名在中），借阅《武凉志稿》中古迹及金

石各卷。又至李英复君处稍谈。旋赴招待所，祁连山调查队尚未动身，但出外未遇。今晨4时寄，汤君又产一女。

9月13日 星期四

赴县政府访马县长（国昌），闲谈一会儿，托其向油矿局设法搭车。赴专员公署，知王专员返里未回。又赴公路局，请王段长（景曾）设法找车，河西总部之车一时尚无消息，今日有十余辆盐务局运军政部子弹之车抵凉西上，托王段长介绍。返舍稍憩，又出东门至东岳台及雷坛照相，顺便至招待所访祁连山调查队诸君，未遇，闻明日有车即返兰。晚间托畜牧公司工友找“黄鱼头”，拟明日搭“黄鱼车”返甘，晚间始知明日无“黄鱼车”，幸王段长有便条来，谓已介绍盐务局车子，请向建国旅社接洽。由阎君前往接洽，余即收拾行装，阎君返后知明日一早即开车，令工友找定洋车。

9月14日 星期五

晨间5时余即起身，天尚未曙，星辰灿烂，收拾行囊，洗脸漱口后，将行李由洋车运往建国旅社，天刚鱼白色，东方朝霞颇美，等候至7时左右始开车。至永昌，在车站附近停驶，进早餐后，以修理机件，稍耽搁一会始行开车。今日除盐务局运子弹之十余辆外，尚有军车二十余辆，由兰州运兵去迪化。据一由兰州来客云，由兰州至此，兵车中士兵已死十余人，曾见路中倒毙一兵尸，不仅不埋，连拖到路旁田地中去，也嫌太费事，仅弃置路上，能不令各车之士兵见之寒心。又云新疆乌苏油矿最近遭飞机轰炸，飞机共30架，国籍不明，吾方兵车（即最近美国运来之一吨半卡车）被毁二十余辆云云。由永昌西行，经水磨川、水泉子、定羌庙、酆城堡过水泉子后，忽来骤雨，衣服尽湿，但雨时仅头顶上有一片黑云，四周皆蓝天，少顷即霁，并出阳光。将近山丹，队中一车不慎翻车，乘客重伤二人、轻伤一人，修理机件，重装载子弹及油桶，各车皆停歇一处，等候至傍晚始再开车。赴明代边墙而北，又向西行，路北之山露出煤层，地人曾以土法开采，地名煤洞沟。抵山丹时，天已薄暮，车停车站附近，以进城住宿则明日搭车不便，而车站附近有数小店皆已客满，饭后乃决定住车站中，在售票处外之候车室席地而睡，以过于困倦，酣睡至天亮始醒。

晨间由山丹出发，北行出明代边墙，然后西行，经一丘陵地带，似为砾岩遭侵蚀而成。经丘陵地带后，又为荒滩，经一干河床时，以修理桥梁，车行便道，高低不平，司机未减缓速度，车身跳跃数下，几将我们摔下。28公里至东乐铺驿站，站在明代长城之北，而东乐铺则在长城之南，遥望土城一方，角楼高耸，更南为祁连山，高处积雪不消，皓然洁白，与蔚蓝之天空相对照，为状至美，路北之龙骨山则较低，作紫色。车又西行，所经仍为荒滩，生长野草。又南入长城，为一碱滩，地面一片白色，但亦生长绿草，灌溉后亦可种田。至太平堡后，村庄、树木、农田始相连不绝。由东乐铺至张掖县城，计37公里，进东门后小停，余等即下车，雇挑夫赴城南之新运服务所。原为城隍庙之南行宫，周围风景颇佳，西侧有草湖，芦苇高可隐人，进口处两旁皆为树木，经过两座木牌楼后始为〔行宫〕院门，绿荫中露出红漆之木建筑物，甚为悦目。院内所铺之砖，即黑水国出土之砖也。但宿舍颇简陋，系两廊神庀所改，颇为隘狭，仅迁出神像，壁上神画犹存，神桌则撤去烛台、香炉及牌位，改为放置杂物之用。原为招待过此外宾之用，以交通不便，离城内及车站均远，现下隔月始有顾客。进城访何县长（让），接洽考察日程，拟明后日即赴黑水国，请其雇车。又赴祁连山森林管理处，晤及祁科长（子琦），稍谈后即辞出。赴团部访姜翰卿团长（河西警备总部第一警备团）及警察局林局长，均未遇。至民教馆晤及陈干事，欲借府志及接洽西夏碑之拓摹，以马馆长不在，拟明日再来。又至钟楼（一称鼓楼），现正在修理中，有一乾隆癸丑（五十八年）重建时所悬之“镇远”木匾，又有一石碑，为光绪二十四年知县张心镜所撰重修甘州吊桥及靖远楼记，谓此楼毁于顺治间米国梁之乱，康熙七年靖远侯张（勇）始重建之，光绪年间又重修一次；楼上又有一钟，其质料与武威大云寺之钟相同，为铜制而羸有杂质，花纹形制与武威者亦极相似，共分六列，每列三层，共为十八格，每格为图案或写生之飞天及鸟兽，而四角有云纹，图案与写生者相间，第一层为飞仙，第二层为鸟类，第三层为兽类，分格之线为双线，相交处有六瓣梅花一朵，竖直线之底为五瓣莲花（？），钟顶亦为莲花瓣。据阎君云，陇东之平凉城内西大街关帝庙有一钟，亦与此相似（原在平凉城内西南隅一庙，同治时庙毁，乃移置关帝庙，今为青年团部），质料相同，形制亦相似，分为六列，每列三

层，第一层镌刻题字，有“天子万岁”及题名者，第二层为世尊相，间以题字，第三层为四大天王计四格，其余二格皆有狮子及狮奴，每格中间以题字，亦有云纹，与张掖者相似，但无鸟兽形，题字中有“天圣七年”，知为宋仁宗时物。甘、凉二处之钟皆无题字，时代稍早，兰州之金时铁钟，完全为题字矣。

9月16日 星期日

晨间县府警察来，谓大车已雇到，乃收拾行囊，即行动身。经过王府街（即县府街）时，在半分利进早点，小笼包子每笼二十计100元，稀饭15元一碗。在城内预购菜蔬及卤肉，以作乡下工作之用。出西门，过清水河后，路北有大法幢寺，现为佛光小学，前殿为关帝，中殿为千手千眼观音，后殿为三尊佛（三佛手印不同）。更北行，路南有神道碑二，乾隆十七年松潘镇总兵马良柱为其祖（元才）及父（守贵）所立。更西有二寺，现驻军队，不能入内一观。更西行里许，为五里墩，墩在路北村中，路南农田中有二碑，为衢州游击詹文炳之父詹大任墓志（乾隆五十年曾毓瑞撰）及谕祭碑，墓即其东，有墓碑。五里墩以西，大车路与公路分歧，公路折向西北，经八里铺，过黑水桥而至崖子；大车路向正西，越黑河滩至崖子，与公路相会合。黑河滩一片戈壁，大车行将二小时始得越过，将近夹河村时，大车路与村庄接近，至崖子村，遂入村中。黑河由上龙王庙分为数支流，在黑河滩，大车须越过黑河支流六七道，其水深浅不一，有时天旱则有数道即成干河床。由黑河滩西望有村树处即为崖子村，西南沙丘起伏即为黑水国遗址，远望若断续之边墙。进崖子村，即为一庙，前殿为关帝庙，后殿为牛王宫，东侧高耸之阁为魁星阁。据殿中木匾，此庙创于康熙时，光绪五年又重修之。殿前有一石碑，为道光二十六年王伟士撰书之“创立溢源渠分理河工暨协办公竣碑记”。崖子村即属于溢源渠头闸，与四海渠接境。余等进村后，即住于李甲长家中，稍事休息，询问黑水国古物出土情形。据云马步青于民国二十八年（或二十九年）以兵工筑路，乘机大行发掘古墓，所得之砖，铺设自崖子至沙井二十里之公路，尚有剩余，出土物多为瓦罐，闻有一砖，上有“日人干壮”四字；其后地人亦偶加发掘，墓为砖砌，作城门洞状。李甲长又取村人所掘得之物与余等一观，有一五铢钱，一瓦灶（长、宽20厘米，高11厘米），二瓦罐（近底部皆稍有刀削痕，其一有



数道米线。高30厘米，体径25厘米），橙黄色瓶一（高12厘米，口径7.5厘米，底凹入）。

稍憩后，遂赴黑水国遗址（地人称之为西城驿）考察（补记：乾隆四十四年《甘州府志》卷四：“巩笔驿，《唐书》张掖有巩笔驿，其地未详。今黑水西岸有古驿址，俗曰西城驿者，或云即巩笔驿，或云元西城驿，或云明小沙河驿，盖不可知云。”黑水国招亲一事，据云出于小说“全家福”（或谓戏剧名）。《通鉴》卷二百十三：开元十五年，回纥承宗子护输，伏狙兵击杀王君<sup>奘</sup>於甘州南巩笔驿（胡三省注：甘州张掖县西南有巩笔驿）。<sup>肅</sup>按：此疑即黑水国之南古城。《册府元龟》：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十一月庚寅，以黑水国朝贡元儿为归化中郎将。）。李甲长门前越一农田，即为公路，有指里碑“525”，稍东路侧有木牌，上书“崖子”二字，并注明距张掖13公里，距黑水国2公里。然西赴黑水国实不及2公里，由“525”里碑西行约半里，越一小桥，即为沙窝，路侧即有碎砖及陶片，又行半公里许，路南有小堡，仅余断墙，远望有古城，城角有碉堡高耸，即为南城子，北侧之北城子则为沙梁子所遮，在路上不能望见。路之两侧古坟甚多，经马氏队伍所掘者，在“526”里碑附近即有数十座，现为长方形之坑，深者约2公尺许，大小不等。曾量其一，计长6.3公尺，阔2.5公尺，砖已取出作筑路之用，碎块者与陶片及人骨（陶片除灰陶外，亦有带砂红陶），乱堆在坑之四周。有一处则完整者颇多，排列于坑之东侧，似欲取用而因事未果者，坑尚留砖墙之痕迹，知其上部作弧洞。墓多向北，或有东西向者。余等细察地面，见有几处土色不同，作长方形，且有排列成行者，当为未经马氏军队所盗之古墓（但古代或已盗过一次），遂决定明天起发掘两三天，令甲长代雇工人10名，每日工资300元。

余等南行至南城子，为土筑城垣，东北角有一碉楼，尚高耸未倾，西南角似原来亦有碉楼，现已倾圮，与城垣平。仅有东门，瓮城上有一部分系用砖砌，但多为碎砖，似由汉墓中取得者，城垣土中亦有汉砖碎块。城中砖块甚多，似城中地下原有砖墓多座遭破坏而成现下状态，城内北部尚残存土墙数道，为住宅之残遗，除碎砖外，城中尚有灰陶片、铁片，及石磨碎片。东门外有土堆七堆，不甚高大，上满布砾石，不知是否为古墓。北上五六里至北城子（须越过公路），亦为一板筑之城

垣，仅有南门，城门之结构较简单，北垣有二断口，西南角有一碉楼，楼之东北有围墙，城中亦有碎砖块，但甚稀少，陶片尚多，大部分为灰色者，亦有瓷片（宋元式之青瓷，清式之蓝花瓷，近代之黑釉瓷片）。城中北部检得小五铢钱5枚，在一块，附近有人骨碎片，不知是否古墓中之物，否则此城当筑于汉代。出南门，途中又检得鹅眼钱一枚。返舍已傍晚，今日颇困倦，阎君考察南城子已先返，余返舍后即用膳，记日记后即就睡，夜间为臭虫所扰。

9月17日 星期一

开始发掘黑水国古墓。昨日考察时，有一处显露成排之砖，今日遂尽先加以发掘，至于地面上显露长方形墓葬，亦加发掘。后者满为积沙，不见砖块，似为被盗之墓，年久又为风沙所掩者，故遂停止，以全力发掘较完整之砖墓。墓分东西两室，二者相对，墓道为一方井，东墓室保存尚佳，但内部填满淤土，西墓室则顶部大部分已拆毁。墓道掘至250厘米，即达底部，平铺砖块；东墓室之口外有陶灯盏一，口外东南角则有陶壶一；向西墓室清理，室内北侧有陶碟、陶深碗、陶浅碗及陶耳杯各一，南侧则有陶灯盏之座一个。以上各物皆放置在底上，除陶盏过大，已破裂成五片，其余皆完整。时已傍晚，乃收工。今日又在附近考察，阎君得“货泉”一枚、开元钱半枚，余则得石器数件（其中石刀作〔两侧带缺口状〕，以砾石打下一片制成，与临洮者相同），又有红陶及彩陶数片，彩陶以风沙侵蚀，已不大显明，似黑红二色相间条纹，于是新石器之彩陶文化，又远推及甘州西之黑水国，殊为一重要之发现。按张掖河汉时称为“羌谷水”，言由羌地而来也。甘州南偏都口，今日尚为青海至河西之交通要道，则青海之彩陶文化，西及甘州，并不足异。此间彩陶片极少，石器亦不甚多，似为一旁枝而非发源地。又与阎君谈及麟得故城问题，《太平寰宇记》谓在张掖西北四十里，《史记正义》谓合黎水（即黑水）或经麟得故城下，又行二十三里与删丹河即弱水合流折而向西，似与黑水国北城子情形相合；至于俗指遍地砖块及陶片之黑水国，实为麟得故城南之墓地，麟得为汉之郡治，故墓地如此丰富。以昨宵为臭虫所扰，加以胃病又发，今日勉强支持工作，殊觉痛苦。

9月18日 星期二

继续发掘黑水国之汉墓，西墓室即前室，今日发掘完毕。此室为贮藏殉葬品之所，虽已凌乱，而陶器皆尚完整，惟有数件为土所涨裂而已，除昨日所发现之7件外，今日在此室中，即发现18件之多，计大陶瓮一（高35厘米，体径40厘米，有绳纹及平行或7条），陶灶及陶屋各一，陶壶二，陶杯一，高足陶碗一，陶盆一，陶碗四，陶罐八，十灯盏座台二，耳杯一，浅碗一，平碟一。此室阔2.3公尺、长2公尺，而陶器如此之多，故拥挤放置，工作颇困难。陶器为灰陶，皆汉墓中所常见者。东墓室亦淤土达顶，今日将全室去土皆达门限高度，但尚未到底，出铜器一条，与漆片相连，似原来为一漆器嵌以铜饰，惜原形无法复原；又于起土时检得五铢钱数枚，仅知为此室出土，确实位置未详。拟明日继续工作半天，即收工返城。

### 9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将棺室清理完毕，棺已朽，仅有残碎朽木片，人架已遭扰乱，且骨多已朽，仅知其放置在墓室南壁下，头部向西（即向墓门），发现朱漆皮残片。铜钱四十余枚，多在人架胸腹部，原为一串。又有粟粒一堆，在头部附近。又有小铜器数件，在墓室北侧，计铜刀一，不知用途之小铜件二，又有铜锈两块，锈腐过甚，原形不详。发掘完毕后，测绘平面图及侧面图，墓道亦稍加发掘，未达底部，以已雇车下午返城，故即收工，整理出土物，装成二挑。午餐后，乘牛车返城，抵招待所时，天已薄暮矣。

### 9月20日 星期四

今日为中秋节，在张掖休息。赴民教馆，借得《甘州府志》一部。旋赴县政府，晤及何县长（让），略谈在西城驿工作经过，并请其设法找赴马蹄寺之车子，何县长邀余等晚膳。余等返舍后，阅《甘州府志》。下午何县长来参观出土古物。傍晚赴县府，系全羊席，所上之菜，皆系羊身上之物（白煮羊肉，红烧羊蹄，羊肚汤，粉裹炸羊尾，炸羊肝，羊血汤）。饭后谈及赴马蹄寺计划，拟由南古城赴马蹄寺（补记：乾隆《甘州府志》卷四：“临松古城，〔甘州〕城南一百里，前凉张天锡置临松郡，北凉改临松县。魏收志，临松郡领安平、和平二县。《隋志》，张掖有临松县，周废。《寰宇记》，后魏太和中置临松郡。

在临松山下，今俗名南古城也。”），然后赴民乐县城（即洪水堡）（补记：乾隆《甘州府志》卷四：“氐地古城，〔山丹〕城西南一百六十里，今洪水城，汉氐地，魏晋兰池，宋金山。”《十六国春秋》：“秃发傉檀宏昌五年伐蒙逊，次於氐池，蒙逊婴城固守，芟其禾苗至赤泉即此。”初阅《甘州府志》卷五“村堡门”，山丹属下有洪水堡，距城百二十里，又东乐属亦亦有洪水堡，离城九十里，初以为二地同名，后至洪水调查，乃知民十八年改民乐移县治以前，洪水堡城内鼓楼以东属山丹，以西属东乐，实即一地。），赴山丹，再赴古城洼（补记：乾隆《甘州府志》卷四：“日勒古城，〔山丹〕城东南百里许，古泽索谷，日勒都尉治此。汉献帝分置西郡治日勒。《十六国春秋》：蒙逊永安十八年攻西郡太守杨统於日勒，拔之。《隋志》：删丹有西郡永宁县，西魏郡废，改县为弱水，周省入删丹，今土人云古城窰。”），然后返武威。何县长允设法找车子，大约后日可以起行。写了一封信给汤君。

9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至民教馆，晤及高馆长，问及去冬嘱拓之西夏碑阴，答云尚未拓成，即促其从速拓成，寄往武威。余又赴张掖师范，晤及杨校长（自廉），询问张掖附近古迹。据云崖子西之沙井堡西南河渠岸，亦露有汉式砖墓，又谓张掖城南20里之稭侯堡，相传为汉时金日磾（稭侯）之故里；又谓南门外清真寺之西一回回家中，其院子所铺之砖，乃黑水国搬来，内有有字者数块（余去，仅觅得一块，遂取回）。返舍后，阅《甘州府志》，将出土物之一部分照相。傍晚又赴县政府，接洽车辆事。晚间装箱（西字3号及4号箱）。夜间月明如水，较昨日中秋之月色更佳。

9月22日 星期六

今日有一大车返民乐，系三马所拉之车，即与之接洽，绕道马蹄寺赴民乐，每日车价1500元，候至下午3时许始动身。城南数里路东有报恩寺，以驻有军队，不能入内参观。寺南不远有一碑，乃乾隆三年邑人陇西县司□杨甲（春第）墓志铭。车经清凉寺，抵三十里店子，已经薄暮。又行10里，至拒敌堡（即四十里店子），遂入客店下宿。今日所经，皆有农庄，河渠流水颇盛，路亦平坦易行。拒敌堡之堡，似一小县城，仅有一城门，进门处有城垣三重，城壕亦有二道，城上有角楼，城

内有城隍庙及关帝庙。打听《甘州府志》所载之回回墓，据云四坝之南20里韩家湾，确有大土堆十余，高可及屋顶，俗称宋时谎粮堆，张满寨之回回墓则无知者。

9月23日 星期日

晨间由拒敌堡动身，约5里至朝圆寺，系同治回乱后重修。由此以南入戈壁滩，东为沙碛，西为山峦，近山处有榆林寺，前以窝藏匪人，两三年前遭拆毁。更南有一墩（元远墩），旁有五小墩，戈壁渐变为沙滩，但路侧所显露之剖面，知其下为砾岩，上有一层约半公尺至一公尺之土壤，以缺水故仅生长疏稀之草，有一种开蓝花者，似为Astov，亦有芨芨草，但不甚多。路东遥望山丹之大黄山，巍然矗立于平原中，南方则为雪山，闻此山不高，阴历四五月即融化。车行40里抵王户，停车打尖，由此以南，村庄又连接不绝，惟车路遍地砾石，车行甚慢。由王户至彭家庄，车越过满布砾石之干河床数条。由彭家庄至阎家城，车路大部分依干河床而行。阎家城有一庙，名普善观，系咸丰四年重修，有道光十七年铁钟一口，庙现改为民乐四维村初级小学，庙前有一小堡，堡中有一阁。由阎家城以南，车子完全行于满布砾石之河床中，路西为甘家店、杨家庄、武家庄，路东为马蹄寨、史家河，近武家庄时以山水下注，干河床中有小溪数条。马蹄寺在山谷中，近处一山丘，半辟为农田，黄绿相间，远处之山成紫色，顶上尚有积雪。车夫赴武家庄购草，闻悉此处往西30里（在阎家城之西约10里），发现土匪80余人，故不敢前行。闻前月离此西20里之铁家城子，土匪来劫，刀伤一老人，临走时即将之烧死，故此间农民皆有戒心。天已近黑，离马蹄寺尚有5里，拟明日乘牲口上山。夜间大雨，至晨未停，殊出意料之外。据云今年天旱，上半年未曾下雨，至7月开始下雨，盖与民勤之情形相同也。

9月24日 星期一

晨间下雨未停，在舍阅读达尔文游记（*Voyage of the Beagle* [《比格尔游记》]），其中述及鸣山，似与敦煌鸣沙山之现象相同（p.347, January 29th [1月29日]，1835）。据云：“在北智利之Copiapó [科皮亚波] 城停留时，闻地人述及此城附近有一山，名El-Bramador（即鸣号者之意），当时余对于此事，未加以注意。余所知

者，以此山为砂粒所遮盖，如有人上山使砂流动，其山即发鸣声。Seetzen及Ehrenberg亦曾描写同样之情形（环境），以为此即游历红海附近西奈山之旅行者常所闻及之鸣声之原因（*Edinburgh Phil. Journ.* Jan, 1830, p.74; and April, 1830, p.258 - Also Daubeny on *Volcanoes*, p.438; and *Bengal Journ*, vol.vii. p.324 [见《爱丁堡语言学杂志》1830年1月，74页；1830年4月，258页；又见多布尼《论火山》，438页，以及《孟加拉杂志》第7卷324页]）余所接谈者中之一人，曾亲闻此鸣声，彼以为其声甚为惊奇，彼又云虽不明其声之来源，然必须使流沙向斜坡下滚始有此声。按马匹走过干燥之粗沙时，由于砂粒之互相擦摩，亦常产生一种特殊之率率声，余经巴西海岸时数次遇及此种事。”（p.347）

早餐后，据保中派人探听者回来云，土匪约80人，现仍住酥油口，携有枪支，住在三帐篷中，今日天雨，不会下来，天晴后，或即下来打劫，地人虽甚害怕，以南古城（离此十余里）无军队，亦只能听任天命而已，颇有吾瓯前年沦陷后避难乡居者对于日兵来劫之态度，余等以决定明日离开此间，故雨稍微细时，即乘牲口赴马蹄寺。微雨濛濛，远山皆隐，即近处青山之颠亦为云所遮盖。入马蹄谷，路西有千佛洞，谷口之外有洞三十余，皆于洞内刻一塔形，谷口之内又有数十，并有数洞刻有佛像，又有殿宇，依岩以木构成，余等以急欲赴马蹄寺，故对于千佛洞，拟俟归途经过时再入内参观。又行二三里，即望见马蹄寺之围墙及树木，隐约于轻雾细雨中。上一小坡，西侧有土墩作碉堡形，围墙大半即利用红沙岩之山陇，其中一谷有住屋十余所，皆为北寺喇嘛所住。余等至杨法台（法台为寺中主讲经法者，三年一换，另有管家，以司总务）处，小坐后，请其派僧导游北寺及三十三天。

先赴三十三天，乃在红砂岩之悬崖上，凿洞二十一，皆洞口向东，其排列如下，共分六层，下三层每层五洞，以上递减为三、为二、为一，由北首刻凿于岩上之阶级逐层上升，有数次须爬木梯，暗中摸索，最后达第一层，此层仅有一洞，似与第二层之南洞相似，较其他十九洞为晚，由此洞之前，依栏下望，仅见云雾弥漫，即北寺亦在若隐若现之中，非由于其过高，实由于此时雨仍未息也。北洞北壁有佛像七尊，脸部皆涂金，似为旧塑重修，佛前供奉酥油灯；此洞所悬之匾额颇多，但

皆为近代物，最早者为乾隆五十九年。门洞两侧，有光绪年间重修记及题名；洞中南侧，有民国二十六年“马蹄寺救度菩萨新立苏油长生碑”；北侧悬一铁钟，乃崇祯八年铸；此外，尚有宣统四年铁钟、民国十五年小铁钟。由此洞向南有石级下降至第二层南洞，门洞南壁有崇祯五年“马蹄寺白衣观音洞记”，知此洞为崇祯时所凿。门洞北壁刻一浮雕之塔，与马蹄谷口千佛洞之各塔相似，洞中供白衣观音，两侧站立二天王像，北侧有咸丰六年“马蹄寺救度菩萨灯火田地碑文”，南侧悬一铁钟，乃天启五年所铸。由此洞返第一层，再由北首下降，经第二层北洞，以封锁未能进内一观。至第三层，共有三洞，皆以贮藏什物，封锁不开，中间一洞之前有民国十一年“重修三十三天横檐序”。至第四层，南侧四洞亦皆封锁不开，惟最北一洞为梯径所经，可以进去细观，门洞南侧壁上有游人题记（有嘉靖、万历年号），洞之正中有一佛龕，一菩萨趺坐于莲座上，两手合掌，执一金刚杵，腰部颇细，冠上五瓣莲花系后修。但第五层第一洞之菩萨亦然，且为旧物，知补修亦依原状复原。背光作两翅之怪兽，悬以两象，莲座之两旁，则有两羊站立于两象之上。中央坐像高92厘米、莲座高26厘米（共118厘米），两旁侍立菩萨各高155厘米、外加座高47厘米。四壁皆嵌长方形之影塑，以模印制一趺坐之佛，两壁较大17×10厘米，佛龕周围者较小，仅13×8厘米。由此洞下降至第五层，共五洞相连，各洞之塑像及布置，皆与第四层第一洞相似，可以不必赘述，中央三洞为佛像（第二洞之佛，右手指地，左手置膝上；第三洞之佛合掌，食指向上，屈其二指；第四洞之佛，两手放于膝上，手心向上）；外侧两洞为菩萨像（南洞之菩萨，右手指地，左手置膝上；北洞之菩萨，左手向上，右手下垂）。此五洞各佛龕之两侧，皆站立侍立菩萨各一，四壁皆嵌方形影塑，最北一洞之洞口北壁上刻□治十八年重修碑记（第一字或为“弘”字，或为“顺”字）。由此下降至第六层，最北一洞为喇嘛所居，无佛像遗留，返至平地后（实则仍在山坡上，惟已非悬崖），南行观第三层南侧四洞，此处岩石倾地最甚，各洞之前半已毁去，不能进洞，仅在洞下仰望。最北一洞，有木门封锁（似即下降时所经之最后一洞）。第二洞神龕虽存残痕，已无他物遗留，四壁亦无影塑或壁画，惟洞顶有彩绘之千佛残留。第三洞神龕尚存背光之上半，色彩亦存，四壁及洞顶尚有彩绘之千佛残存，细察之，似原来四壁及洞顶皆涂红色，其后加涂一层，始绘彩色贤劫千佛，时代较晚近，大约为元时所绘。第四洞之情形与第三洞相似。第五洞仅存神龕中背光之上半，四

壁无壁画残留。此第六层彩绘鲜明，与第四、五两层之烟熏黝黑者不同，当由于后来之重绘。由此更南为一观音阁，拾级而登，其地位与第五层相近，以封锁未能进去，阁外悬康熙五十七年铁钟一口。更南为一大佛洞，有一大坐佛像，新加彩绘，洞内亦均粉刷一新，但洞口北侧尚有壁画残存，蛎粉堆金，时代当在宋元。此大佛洞之上，尚有一小洞，中坐一佛像，不能上去。

参观三十三天后，乃赴马蹄北寺，即在三十三天之前，寺门悬“马蹄北寺”一匾。大殿之前，有乾隆十年铁钟一口，雍正十三年“重建马蹄寺救度菩萨殿碑记”，救度殿即北寺之经堂也。经堂（即大殿）中有嘉靖时重修马蹄寺记石碑，已录于《陇右金石录》中，经堂中尚悬光绪二十五年慧聪洞阔尔呼图克图护国禅师高卓北沙李大喇嘛之谕示。北寺之北为佛化阁，乃民国时所修。闻附近尚有一寺，名马王寺，寺中岩石有马蹄之痕。又南寺离北寺亦不远（南寺管家为苏姓，乃番子，北寺皆为汉人喇嘛），惟须越一土梁，山后十余里有观音洞，共为三洞。以天雨路滑，兼以阎君身体不适，故皆未去参观，即向蒋法台及杨法台告辞下山。经千佛洞，入内参观，除明代（？）之塔洞外，多为近代塑像，仅有二洞颇可注意，一洞前半已倾圮，内有大佛像五尊，中立者为世尊像，两旁为二弟子（阿难，迦叶）及二菩萨；南侧之菩萨已毁，北侧之菩萨，腰部甚细，脸部清秀，为唐代作风；世尊像身向后仰，其衣褶线条，似为唐刻。此洞之上有一龕，刻趺坐佛像，惜不能上去。此洞之右（东面），有近代木筑殿阁，额为“千佛洞”，有木梯可上，中央为浮雕塔形。其右三洞，有中心柱，柱四周有佛龕，洞两壁亦有佛龕各一，其结构为魏洞式，民国时重修，壁上及佛龕皆粉饰一新，但中心柱外向一面之佛龕格式，及两旁之侍立菩萨，尚可以表示其原来为魏洞无疑（菩萨为塑像，半黏于壁中，身体苗条，衣褶流利）。归途雨更大，时已近暝，仅能见马前数十武之草地，四围亦在烟雨空濛中，冷雨袭面，衣服尽湿。“前生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然身当其境者，一切诗趣，皆被冷雨冲淡。抵家时已黑，连忙换衣服鞋袜，饭后即睡。阎君受此苦后，彻夜肋骨作痛，不能入睡。

9月25日 星期二

晨间由武家庄动身。（此间人念ch音为k，庄子念为馆子。阎君前



日由张掖拒敌堡出发时，询问中途何处可以开尖，车夫答云彭家kuan子，阎君以为有菜馆子，抵其地始知为村庄之庄子。又在张掖崖子村询问黑水国出土有字之物，答云棺上有字，后来才知道是说砖上有字。）车行河滩中，经杨家庄之东，未抵史家河（此庄在河滩中央，东西侧皆有大车路），即折向东行，由山坡中越过，取捷径至南古域。此城相传为临松郡故址（见20日日记补记）。城北郊有三庙，西为福德宫，据县志“建始无考，清咸丰补修，宣统年间重修”；中间一寺，门闭未能进去；更东为关帝庙，同治后重修，庙中以驻兵之故，神像皆已移迁，现下军队他开，庙中空无所有。由东门进城，大街西端即为玉皇阁（明天启年建，清康熙时补修，同治五年焚毁，光绪二十五年重修），现为保公所（临松、明德二保联合办事处），途中稍憩，借其炉灶做饭。隆庆寺即在保公所之南（在城中西南隅），已甚陈旧，廊庑半圯，山门有四天王，前殿祀关帝及韦陀；此殿之外廊置有二碑，北为正统碑（碑文另录），南为康熙五十三年王世俊撰重修隆庆寺暨厘正田产记（碑阴为功德主题名及田产坐落四至）；正殿中央三尊坐佛，旁立菩萨二，仅正中之坐佛铜制，当即正统碑所述三尊铜佛之一，体态较一般明代佛像为佳，神桌上有木刻坐佛像，亦不恶；殿西侧置阿罗汉十九尊，何以多出一尊，不明其故，此当即正统碑所述之铁铸阿罗汉十八尊，但各像之手印实为铜制，接入铁制之身肢上，或以为全部皆铜制，亦误，各像外包苳麻，再加色彩，但破损处即显露其铜铁之本质，以指轻敲之，亦作金属响声。罗汉塑像，面部多死板，与不列颠博物馆之三彩罗汉相似，实为明代之普通塑像，并未见特出，《陇右金石录》卷二以为唐物，实误。

抄录正统碑后，至保公所进膳，即继续东行，经大都麻河，河床阔里余，皆为砾石，但现有流水之河身，尚不及10公尺。由三十寨、韩家营，越小都麻河，经新庄，至张满寨，为一小镇。又西行，赴海潮河，经旧堡，至顺化堡，本拟在此下宿，明日再进程，以时尚早，距城仅十余里，故决定今日赶进城。车行约10里，经油房寨子，至黄米寨，寨东之深沟即黄米沟，大车越沟后上坡，左轮陷入泥淖中，辕马亦四足陷入泥淖，马虽挣扎而出，但不肯再入泥淖拉车，乃将木箱等搬下，又请村人襄助，费了许多时间与气力，始拉上坡，重将马驾上，继续东行。抵洪水河，天已皆黑，雨仍不止，车无遮盖，仅以毯子裹身，车行河滩

中，越洪水河主流后，又须越二坝河，以天黑不辨路径，乃扣农舍，令农民指示渡口，始得渡二坝河，至洪水堡西门，已闭城门，不能入内，乃下宿西郊客店中。此时内衣亦湿，余辈皆狼狈不堪，阎君肋骨病痛更甚，入门后即躺卧炕上，呻吟不止，换衣进餐后即睡。

9月26日 星期三

晨间进洪水堡（即民乐县城），下宿南街之青年食堂，饭后阎君卧床休养，余上街闲逛。民乐县城市况，与民勤相似，但有饭馆数家，似较民勤为胜。城中心为钟楼，北大街尽端处为县立民乐中学，原为玉皇庙，去夏始创办。西大街有县党部、省银行及县参议会，后者亦即民众教育馆馆所，原为关帝庙。据县志，“洪水堡关帝庙明嘉靖二十七年建”。现下正殿神像已移去，改为民教馆之陈列室，有新旧书籍杂志数十册、清代盔甲一副、鹿角一对，侧庑改为办公室。庙内有康熙四十五年及道光十三年铁钟各一口，另有一大钟在庙内钟楼上，以未能上楼一观，不知铸于何时。东大街有山陕会馆（现改为镇公所）及邮局。返舍后，与常巡官（民勤人）往访张声威县长（字毅青，张掖人）未遇。返舍后，补记前昨二日之日记，誊抄马蹄寺白衣观音洞碑及隆教寺正统碑。张县长来访，约余等明日便餐，向之借民国《东乐县志》及报纸。民乐地势较高，气候旱冷，雨水不丰，而河流以来源不远，故水量亦不丰，人民较为穷苦，乡间保国民小学，多仅每校三四十人，以儿童虽多，奈无力入学。儿童在家多不穿衣服，冷时亦仅披一破棉袄，若入学读书，即须置办衣服，仅小康之家能供给子弟入学，且每年夏初青黄不接之时，贫家儿童常至他村讨吃，至于放牧以糊食者，更为普遍。余等昨日所经之处，除河床满为砾石，不能耕种，高处农田中亦以石子过多，土壤不佳，种青稞等，产量不丰，故甘肃人有“民乐不乐，民勤真勤”一语。洪水城海拔2240公尺，较张掖县城高出760公尺，现下虽刚过中秋节，晨晚已须披裘。傍晚又下雨，困守旅舍中，阅民国癸亥《东乐县志》以作消遣。

9月27日 星期四

阅毕《东乐县志》四卷。中午至县政府（县府前有光绪十二年智宪谭公德政碑），应张县长之邀午膳，餐后闲谈。后赴西大街访邑绅樊得

春（心斋）先生，前曾任县督学，现正纂修新县志，已有稿本三册（大事记一册，地理志二册），氏正抱病，遂向之借阅稿本。出来后，经南街女子中心小学，为观音寺所改，内有道光五年尚经学撰观音禅寺碑，谓寺创于明时，重修于康熙三十九年，寺内又有道光二十五年创修南街大会香火祭祀费用铺面房屋永远碑（木碑），康熙十（？）有（？）九年铸铁钟及嘉庆甲戌南街药王殿铁钟各一口（后者似由其东之眼光殿移来）。城之东南隅，有中心小学，即金山书院故址。出西门，瓮城中马祖殿，县志谓明初建。门外西南里许，有六坝总龙王庙，为同治回乱后所重修。城外西北里许为圣天寺，亦同治后重修，规模颇大，树木亦多，现为佛教居士林，庙中有同治元年铁炉，及乾隆二十九年地藏殿铁钟。返城后，以阎君肋痛尚未全痊，拟明日再在此休息；余乃赴县政府，请其备牲口，拟明日只身往永固县考察，永固城离洪水20里，原属山丹，今归民乐，相传为古祁连城，据云遗迹尚在。

9月28日 星期五

今日赴永固城调查。按《甘州府志》云：“祁连古城，在删丹城西南一百二十里永固城南山麓，故匈奴单于避暑城也。《晋志》永和年中前凉张祚初置汉阳县，以守马牧，张元靓改号曰祁连城。《魏书》李宝父翻为祁连、晋昌二县太守，寻废。开元六年金吾将军杜宾客破吐蕃于祁连城下，即故城池。”樊得春《重修民乐县志》卷三“祁连故郡”项下谓：“祁连城，在祁连山下，即今之永固城也，……《府志》谓祁连城在永固城南山麓，误矣。”又“单于古城”项下云，“单于城者，汉初匈奴老上单于避暑地也。因匈奴牧马，恒在祁连山下之大草滩，故单于於马场之北，筑大城以避暑，且护马牧焉，故匈奴歌曰失吾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盖即此耳。魏晋因之置祁连郡，清初（康熙时）在单于城内筑一小城，名曰永固。今永固城之外围，尚有不规则周可十余里之大城颓垣遗址在，惜代远年湮，倒塌不堪，徒留遗迹，而不知其高度与厚度也。惟城西门外，有数土阜，其广大至今巍然雄峙，不可泯灭，尤足见古时聚兵，或以之瞭哨，或以之插旗，或以之点兵聚将，将足为千百世之古迹焉。又永固库存单于头骨，其大倍于今人之头，是殆以其头为饮器者，抑留其头骨以供考古者之参观欤，吾不知其所以然也。”又“汉阳故城”项下云：“《晋志》称前凉张祚初置汉阳县，以守马牧。《旧志》

谓汉阳即今之永固城。《甘州府志》则谓汉阳在永固城南十里，即今之马营墩废城。《秦边纪略》亦称在永固城南。愚按当时情势设汉阳县，既以之守马牧，则当然在马营墩，而必不在永固，盖永固离马场尚远，张元靓置祁连郡时，并未云改汉阳为祁连，而《府志》谓在永固南者，系据《秦边纪略》而言，今马营墩尚颓然有废城在，城之北又有汉阳台之遗址存焉，土人相传，台为古时之阅马台云。”

晨间天阴，但以已决定赴永固城，故仍照原来计划进行。早饭后，向县政府借得马匹，由警察一名护送。出东门，向东南行，经王家庄、新塄子，至黄琴寨子，离县城已10里，乃折向东北行，5里至西村子，北接山岗，山麓有大墩一小墩五，此时雾忽大，50公尺外即一片茫然，更行5里抵永固城。由西门进城，内门额题“永泰门”，同治十年重建，外门额题“聚湍凝祥”，两侧对联为“门迎庚宿连洪水，地接坤元对君山”（老君山或名老金山，即祁连山，在永固城西南之高峰，一名雪山）。进城后，至南关，在岑甲长家少憩（岑氏为此间巨富，有羊万余只、牛千头、马四百匹，南关房屋数十间）。先在城中调查，南关有关帝庙，现为保公所，有康熙十三年铁钟及光绪十八年铁炉，有一石碑，刊道光八年甘州知府禁止扁都口征税告示，碑阴为道光十三年李发荣所撰之序记，另有一碑，仆卧于庭中，似亦清时物。南关之东南角为文昌宫及魁星楼，文昌宫一称文庙，有嘉庆二十年重修文昌宫二碑，谓宫创于康熙年间，宫中有道光十四年铁钟一口；魁星楼则在城垣上。南关南北约百公尺，东西约300公尺。城内则长阔皆约300公尺，其中为大什字，北端无城门，有玉皇阁。阁中有咸丰三年铁钟，又有二木碑，一为光绪二十六年裁免永固营兵粮碑记，一为光绪三十二年永固设立讲善缘由碑。城之西北角为城隍庙，未去参观。西大街有钟鼓楼，其西为永固小学校，乃前清永固协副将之协台衙门所改。出西门，约200公尺即为旧城垣，一部分已倾圮，西南有角楼之台座，角楼以东断垣，以皮尺量之，高5公尺，阔4公尺，为板筑而成，每层厚约15厘米。城系建筑于干河床之旁，故外廓更为高峻，角楼之南似有一长方形平台，现中开一门路。约行150公尺，地势又稍高，有土堆七，罗列于田间，兹以No.2为中心，各土堆之大小及距离，列表于下：

|   | 周围长      | 高度  | 与 No. 2 之距离 | 与 No. 2 之方向      |
|---|----------|-----|-------------|------------------|
|   | ( 皆为约数 ) |     |             |                  |
| ① | 100 m    | 6 m | 3 m         | 360°             |
| ② | 150 m    | 7 m | —           | —                |
| ③ | 65 m     | 5 m | 35 m        | 155°             |
| ④ | 50 m     | 4 m | 40 m        | 120°(与③相距 20 m)  |
| ⑤ | 60 m     | 4 m | —           | 205°(与③相距 100 m) |
| ⑥ | 130 m    | 6 m | 180 m       | 270°(与⑤相距 200 m) |
| ⑦ | 每边 35 m  | 7 m | 100 m       | 30°              |

除⑦略作方形，板筑，上有建筑残余，似为瞭望台外，其余六者，皆作圆形，乱土堆成，似为墓葬。⑤顶上有近代土坯所筑之羊圈，⑥顶上亦有近代土坯房屋遗迹。此种土堆附近，有灰色陶片及瓦片，检得三块以为标本，似为汉代物（另有橙色陶片，或为近代物）。又绕古城垣几一周，由西南角楼至西门，方向为40°，长约200公尺，西门向西偏北（310°），垣高4公尺，门宽5.5公尺，厚10.7公尺。城门北侧为仙姑楼，由此更东北行（50°）约150公尺，为西北门，有一薄垣与永固城西北角相连。此城门之方向为335°，薄垣似为后筑，乃利用旧城垣改为西关。其北另有一旧垣已半圯，折而东走，约300公尺，有一北门，此门东侧城垣上有无量殿。更东行有一缺口，但非城门。垣又东行200公尺，其后东去之城垣，断续可见，尚有二三百公尺，但保存不佳，未至跟前细察，不知亦有城门遗迹否。此旧城垣最后又南折，终于西走，与永固城之内垣相近而较北。但此旧城垣不作直线，故可能此内垣即旧城垣之一段也。返岑家进餐，石保长云所谓单于头者，民国裁废绿营时，与武库武器一同载往山丹，已不知下落；西门外土堆，相传为单于插旗处。饭后返城，过西村子后即遇雨，雨中行十余里，衣裳又湿，似天公故意与余等作难也。

9月29日 星期六

今日天仍阴霾，但余等决定赴山丹，阎君惧车子颠簸，又生肋痛，另雇一驴子。饭后动身，出东门北行，由此至刘宗寨（约20里），沿途皆有农日，现已秋收完毕。刘宗寨以后，荒地渐多。由洪水堡约行30里，有一交界碑，“南至洪水交界，北至山丹交界”。然此北之董亮寨及土关，原属山丹之童子坝者，现皆改归民乐县（民国十八年改隶）。董亮寨有龙王庙，庙中有乾隆四十年铸铁钟。至土关时，以今日动身过

晚，已4时许，此去山丹尚有40里，几皆为荒滩，至城附近始有人家，此时天又阴暗，下细雨，故遂决定在土关过宿。此处属洪水镇，有三十余户，有店家二所，但简陋不堪。有龙王庙，庙中有道光十年铁钟及咸丰七年（丁巳）石碑，碑中刊道光年间土关闸与西河（？）闸争水之官断公案。庙西为保公所及保国民小学，亦由庙宇改造，架空之阁为魁星阁及关庙。由阁之下西行，有一庙向南，为圣母庙。此庙与关庙，皆为回乱后光绪时重修，有重修时所铸铁钟。余等以客店过陋，故宿民房中，夜间热炕过热，不能成眠，亦苦事也。幸天气已凉，仅有小臭虫一，否则情况当更不堪，壁上臭虫血渍斑斑，使人心悸，惟房主谓此间无臭虫，且立秋后臭虫多冻死，不必以为惧也。

9月30日 星期日

晨间由土关动身，车行荒滩中，皆无人家，仅有人放牧。更北行，入丘陵地带，其初尚为砾岩，岩上间有红色及黄色之土一薄层；行20余里近炭窑时，为变质之花岗岩，间有薄薄之煤层。有一阁架空，为仙姑楼。楼西之山上有老君庙，庙中有乾隆十七年重修老君庙碑。其下即为炭窑，有住户数家，以挖煤炭为业，附近有挖过之穴，以土法开采。由炭窑向北，丘陵为沙岩，剥蚀之砂间积于道中。沿途山间，亦有煤层。离城约5里为碗窑，有窑作十余家，河西所用之带釉粗碗及缸、罐，皆由此间供给，每窑可烧碗二万余个。余等参观其制作，亦用轮制，惟置泥制器之轮，以带连系于另一轮，后者另有一人以棒旋转之，制器者不必再顾及旋轮。再北行，赴山丹河，进西关，入南门，至县党部，晤及吴希圣君（书记长），即留余等宿党部中（补记：县党部在文庙之东，为忠节祠所改，后院尚有四碑（一为道光十年重修名宦忠孝节义祠记，一为嘉庆八年重修忠孝节义祠启，一为道光十年黄公德政碑，一为道光十年豁免街市官价告示碑）。）。出来至城隍庙进餐，以庙中演戏酬神，饭馆皆移至庙中做生意。庙中西庑有一碑（咸丰三年重修碑），东庑有六碑〔万历三十五年陈思诚撰重修碑（此碑《陇右金石录》失载），万历十六年碑，康熙五十二年及乾隆四十二年两次重修碑，乾隆三年置香火田碑，道光二十六年水利碑〕。赴县政府访庞县长（衍绪），未遇。至吴君家中小坐，即在吴君处晚餐。夜间又雨，今日颇冷。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一

今日放晴，已一星期余阴雨继续，又见蓝天红日，精神为之一振。上午与阎、吴二君往访庞县长。据云古城洼（日勒古城）前日有匪，自卫队无枪，如欲前往须请军队保卫，大佛寺则离城仅10里，可借县府之牲口前往，遂决定午后赴大佛寺。返后，阎君赴县中讲演，余往各庙调查明碑。文庙现政为民众教育馆，有正统十三年及成化八年两次重修碑，弘治十六年重修白石崖渠碑（碑阴为乾隆十五年重修白石崖渠碑），至于《陇右金石录》所著录之嘉靖十二年忠节祠碑及嘉靖十三年之“敬一”、“四箴”碑，皆未见，庭中仆卧一大碑，不知是否为敬一碑，抑忠节祠碑？至圣母庙，在城隍庙之东，庙门外廊中有万历卅五年碑（《陇右金石录》作二十五年，实误）。圣母庙中有隆庆五年铁钟，亦未著录。城隍庙之洪武碑，未见，但另有一万历三十五年碑（见昨日日记）。发塔寺现改为国民小学，寺中之神像均已他迁，明代出土之石炉已不复在寺中，正统十三年之二碑亦均不在，仅寺后一塔矗立，虽稍颓其顶，尚颇庄严。闻对街之培黎工读学校，原亦为发塔寺之一部分，称为大寺，以负责人不在，未入内。又至玉皇庙，现改为龙峰镇东街保国民小学，及临时参议会会所，庙中有明碑二、明钟一，《陇右金石录》皆失载。明碑一为嘉靖三十九年钱锐撰修建玉皇上帝行宫碑记，一为天启二十年陈宦定撰重修玉皇殿记；明钟为正统四年铁钟，此钟中分八格，四为四大天王，间以铭刻题名，盖犹有唐宋铜钟铸像之遗意也；此外尚有清嘉庆十九年玉皇香火田地碑记。出来后返舍稍憩。

下午与阎、吴二君骑马赴大佛寺。出小西门，循大道西行，约10里，遥见依山重楼，即为大佛寺。山门内为二金刚，乃乾隆卅七年所重修；第二进为四大天王殿，院北为地藏（？）殿，在一高台上，两壁画十殿王像；第三进，殿中无神像；第四进为三世佛，两旁十八罗汉，院两侧为钟、鼓楼，及财神庙、左公祠、密宗神像及藏碑室（明代记载正统时重修之景泰六年碑，已不复存在。仅有光绪十四年重修大佛寺碑记，同年大佛寺水案碑记，助缘功德主题名碑，民国廿二年马师长子云

等德政碑)；最后一进为大佛殿，乃依丘陵(狮山)凿山，面向东(65°)，山为变质花岗岩，像高约22公尺，耳部即高2.3公尺，覆以七级之楼，可以上登最高一层作平视(补记：此像之雕刻并不佳，头部乃民国十六年地震所损后重修者，《陇右金石录》依新《通志稿》，谓相传为明代阉宦监修，但正统重修后立碑，已称之为“古刹，因丘陵立佛像”，正统时太监王贵重修，时距明初收河西不过数十年，若为明代所造之像，不应不知，疑为唐宋时所刻。《辛卯侍行记》谓寺在狮山，一名石嘴岩，佛高十三丈，盖大於正定、邠州二佛。)。山巅又有亭，额曰德化(?)亭。游览一周后，上马赴王氏享堂，在山丹河之北，由大佛寺西北行约5里，过河即抵其地，在丘陵(野猫山)之间。进口有石碑坊已圯，其后有两石狮子，更后则有土陇围绕坟园，园中有驼、虎、羊(?)、马各一对，文侍官二对，雕刻甚恶劣；墓向东(100°)，南北二享堂皆已圯，北碑亭已圯，碑亦仆，乃天启六(?)年张国绅撰王允中行状；南碑亭尚保存，亭中一碑，为王允中墓志铭，撰者姓名已泐，碑石为大理石，表面光滑精润，俗称之为玉碑；正面享堂亦已亦半圯，有碑一(正面为天启五年谕祭文，碑阴为光绪元年封王允中为光禄大夫□诏旨)，享堂后有一大土堆，即王允中之墓也(补记：《陇右金石录》卷九“王允中谕祭四碑”条，谓俱为天启元年谕祭王允中刻文实属有误，允中卒于天启四年。)。其后尚有二墓，有石祭器，或即其父及祖之墓。循大路至祁家村小憩，为高原乡公所及中心小学所在地。返城已傍晚矣。

10月2日 星期二

阅毕Ch.Darwin,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达尔文：《比格尔游记》](pp.1-487)。在山丹城中游览，并摄取数影。城之东南隅，为仙坝书院旧址，有道光四年碑，现为龙峰镇中心小学。其西不远为圣母庙，昨日曾游过。庙之东北角有一土台，据云即雷坛，从前雷坛寺即建于台上，寺中有唐索允钟，已为马步青氏所取去，其后寺亦撤去，今仅余一土台而已。至南关，有关帝庙，庙中有永乐十二年吕均“义勇武安王庙建立记”，《陇右金石录》谓已佚，实误(碑文另录)，碑阴有崇祯七年题名；庙中尚有三断碑仆于地，其中或有明碑欤！关帝庙之东有东岳庙，现驻军队，正统十二年牟伦撰“重修东岳庙碑”不知尚在否？出小东



门，城南为中山林，乃利用草湖以植树苗，背后雪峰皎然。中山林西为转轮寺，有康熙十五年周士美撰、田尔畋书之“山丹街新创转轮寺碑记”，又有康熙壬子（十一年）铸铁钟，乃藏僧所建，故西庑有欢喜佛数尊，正殿三尊坐佛亦戴宗喀巴式之帽，殿中又有从发塔寺移来之佛像四十余尊（其中有十八罗汉），盖发塔寺改办学校时所移来者。进南关，上南门城上，有一铁钟乃万历三十六年王世贤等所铸，庙名已泐，不知由何庙移来。至北城，原有之三层楼无量殿及地藏庙，现改为县立中学校舍。更东有一北斗宫，现改为龙峰镇第二保国民小学，宫中高阁院中放置一诗碑，乃正德三年守备山丹陕西行都司都指挥汪淮所作之“题土佛寺”等诗（监生张钦书），又有咸丰十一年铁钟及咸丰三年铁炉。余探访北城之玄帝庙（据《陇右金石录》，庙内有明碑三），皆无知者，余颇疑即县立中学校址。归舍后稍憩，请吴君（希圣）接洽赴凉车辆，据云几乎每日有车东去，但须晨间将行李运至车站等候，临时讲价，大约每人搭黄鱼须5000元左右云云。晚间收拾行囊，并雇定一牛车，以便明晨运行李赴车站。

### 10月3日 星期三

晨间由山丹动身，将行李挑至车站候车，临时购票，吴希圣君送余等上车。在车站旁饭铺进膳，候至10时左右，始有一卡车过来，系油矿局运油车。司机已搭黄鱼客人30人左右，挤满一车，余等与之接洽，二人连同行李及标本箱（二只），索价万元，以急欲返凉，而目下西行军运紧急，班车皆停，决无他法，故遂允之。付价后上车，以载重过量（由甘州至凉一段，司机所收黄鱼票价已达14万余元），上坡极慢，虽此段无峻岭，然即稍斜侧之坡（即定羌庙一段），即困难万分，爬行迟缓，故抵永昌时已傍晚，天气已寒，定羌庙附近道旁沟中已有未化之雪，只得待明日再行。下榻青年食堂，阎君去购褥子，7月间每尺500元者，现下仅售130元（闻一度涨至900元一尺，胜利消息传到后曾一度跌至80元）。晚餐后，与阎君同赴垦殖励进社，晤及朱秘书（允煌）及叶会计。叶会计于8月中旬结婚，所购办各物达20万元，当时正物价达最高峰时，负债不少，颇为懊丧。

### 10月4日 星期四

晨间由永昌动身，以汽车需要修理，故候至11时许始动身，经丰乐堡至武威已下午2时许，仍下榻西北畜牧公司汤君处。今日阅报，知东北九省之省委已发表七省，其中如尚传道、宁嘉风、刘全忠，皆清华同学，后二人且较余低一二级，诚可谓官运亨通矣。今日无线电新闻，谓龙云已罢免滇省府主席，改任军事参议会议长，抗战前之割据军人又少一人矣。晚餐后偕阎君去洗澡。阎君已接受西北师院聘书。

10月5日 星期五

晨间与阎君去访焦所长，以赴哈密未遇。至街上购信封。返舍后，写信数封（傅，李，高）。离凉期中仅得高晓梅君一函，其余信件恐已寄往兰州科教馆留交矣。午间赴县政府，接洽赴南营儿调查事，晤及马县长（国昌），据云今日下午开乡镇长会议，可以派金塔乡乡长于散会后前来接洽，允派一警襄助。傍晚与汤君同往访王专员（维墉）。晚间又赴县政府，正在开会未散，只得先返。

10月6日 星期六

晨间赴县政府，县长又以开治安会议赴专署未返，晤及秘书，请其代雇一车，及派警随行，希望能于今日下午起程。中午金塔乡副乡长文思君来，谓青嘴喇嘛湾离城50里，半日不能至，且山径隘狭，不能通车，遂改明晨动身，先至乡公所，换乘牲口入山。下午与阎君赴东五里墩，参观狄青台及康阿达墓志出土地，又往观满城南大家。

10月7日 星期日

晨间候车不至，饭后赴县政府催促，以今天星期日，郝秘书未来，马县长以有客商谈，候至10时许始见面，即托其代雇大车及派警随同下乡，余等乃先返舍等候，直候至下午2时半始有消息，办事之迟缓，令人只好耐心等候，此亦训练耐性之良法也。3时许出发，出南门，约行5里许，抵王家园子，道西有一石碑，乃道光二十六年任国桢所撰牛鉴捐地修路功德碑，谓七坝河西有斜路一道，南通棚子湾，西通武当山，牛鉴加以修理。又行5里许，至金塔乡公所已5时余。据云文乡长预备牲口，以久候不至，已遣散牲口，人亦返家。乡公所一事务员金某，送余等至金塔寺新农保保长家中下宿。车行10里许始抵其地，此处有大车路

与县城相连络。由此以南，山径更隘狭，不通大车，须乘牲口。金塔寺旧有塔，已圯。

10月8日 星期一

晨间起身，至金塔寺一观寺之规模，惟地震损毁后仅大殿完全修复，山门之四天王已半毁，大殿之壁画颜色鲜艳，但系倾圯后之残片补成，一侧廊有十八罗汉；后殿已圯，金身露处，塑像中心柱以番经缠之，取得数页为标本，大约为清嘉庆时重修时物；更后为金塔，民国十六年地震时倾圯，未曾修复。庙中有宣德二年敕谕碑，雍正六年铁钟及乾隆廿四年铁炉。返舍收拾行囊，即乘牲口经南营儿、经团庄（保长住宅），至上喇嘛湾，住一萧姓者（名天文）家中。屋在山腰间，其南为村庄，冰沟河由西向东流，经过村中，对岸为变质岩（？）之石山，稍西有一径南通干沟。屋之背后（即北面）为黄土之土山，唐墓即在此山上。

余等前往一观，为一砖墓（砖之大小为 $5 \times 16 \times 32$ 厘米，一面有粗绳纹），墓顶离地面约3公尺，而墓深又3公尺有余，墓系四方形，每边约4公尺余，砖层横卧，叠堆至2公尺许，乃向上作弧形之顶，其顶似敦煌翟宗盈墓，以相交之二发券，作成穹庐形，顶之最高处为正方形，但长方砖之侧面砌成，与敦煌沙山之晚期唐墓以正方砖为顶者不同；又砌法殊疏松，近于六朝砖墓，与晚唐砖墓之水磨平滑者不同；又顶作弧形四阿，与晚唐墓之平直四阿者不同。墓室中堆有土，西面及南面者特厚，墓门似即在西面或南面。其东又有一深坑，深达2公尺余，中有碎砖。据萧天文云，民国十六年之地震，陷成二坑，地人入内见有石碑及瓦罐，遂取出，过数年，为城内贾二爷（即贾坛，字杏卿）取去，放置文昌宫中；当时砖室中积土甚少，但地人未完全加以清理。至于东侧之坑，亦为当时陷落，地人未能挖开，民国卅一年有南山中挖金子之回回（七十五师之军人）见之，加以试掘，亦未掘开。余拟明日发掘之，令保长代雇工人。按新修《武威县志》，谓慕容神威墓志系民国十六年地震时出土于刺麻湾，当即此墓；但谓青海王慕容忠墓志廿二年出土，或许以收取入文昌宫之年为出土之年，故亦可能为慕容忠之墓（补记：掘出金城公主墓志，知此确为慕容忠之墓无疑）。至于弘化公主及代乐王慕容明之墓志，民国六年即放入文昌宫者，询问甲长、保长及年老之

人，皆无知其地者，示以贾氏所画之图，亦无知者。惟甲长云，离此东行约二三里，路北山腰，贾氏曾立一碑，地震后倾圮。余等前往观之，山腰以下之土圯崩，不见有砖块及石碑痕迹，失望而返，拟归途经南营儿时，再行打听。

10月9日 星期二

今日发掘一日，系慕容忠墓东之一墓，地震后陷成一坑，深约3公尺。余等于其中掘一探沟，阔1.5公尺，长4公尺，穷一日之力，仅掘至深3.3公尺（距地面6.3公尺），开始显露剩余之东墙一段，依墙再下掘1公尺，仍未到底，乱砖颇多，乃顶部震圯所成，大约离底部不远，惟已达距地面7.4公尺，出土不易，出土物有木片（其中数片有彩绘花纹）及黑色陶片二，大腿骨一节，此墓从前曾经盗掘无疑。又在附近之地面上检得彩陶三片，红色夹砂绳纹陶数片，与临洮之甘肃仰韶期相似，惟甚稀少，与张掖西城驿之情形相同，但未得石器。收工后，以此大墓既经盗掘过，恐余物不多（但容许有墓志），决定停工，后思或可得墓志，颇有“食之无味，舍之可惜”。晚餐时，令保长明晨备牲口返城。餐时与阎君云，如果此墓有墓志，则吾人此次一停工，此志不知何日始能出土，阎君笑谓数十年或百余年后，有人阅及吾人之记载，知此间尚有一半途停掘之墓，再加发掘而出现，然恐在吾辈死后矣。

10月10日 星期三

昨宵辗转不能入眠，以为何不多费一星期功夫，以免百余年之等候后始能解决此问题。晨间与阎君商量，仍拟继续工作，掘完此墓为止。添雇工人达14人，将整个墓室向下开掘，达6公尺余，继续出绢片、彩绘木板（二鸟一花）及木片、棺木碎片、人骨残片，东北墙角已露出，受地震之影响，一部分墙突出，墙之表面有木板数块，不知是否为壁板。坑壁松土崩下一大块，幸未伤人。今日由阎君监工，余从事测量，作一草图（以小平板测标点）。与阎君商量者，恐误阎君返兰就师院讲席一事，阎君谓只要20日以前能动身即无碍，但表示对此无兴趣，惟可迁就余意。

10月11日 星期四

今日继续测量地图，大致完毕，惟不甚正确耳。发掘工作，仍由阎君主持，继续出现彩绘木片及木板、绢片，其有一块包裹足趾，似作袜用。又发现木俑头部二、上身一。墓壁砖外涂泥作壁画，惜已毁，仅得残片二，一为红色，一为黑色条线，尚附着于砖上，惟图形已无法看出。内填土中得带耳彩陶一、绳纹陶片一、黑色陶片一，盖其地原为史前遗址也。墓壁之土甚松，今日崩圯三次，幸均未伤人。东北角已达底部，距地面约7公尺，底铺木板，以崩土又填塞，故未能清理，先将四壁上部松土移开，以免发生危险。傍晚收工后，天雨，不知明日能工作否。

10月12日 星期五

今晨天霁，幸得继续工作。因将墓壁上部松动移开，甚为费功，故未能深掘，仅得木俑（头部连胸部）一个、黑漆皮三片、圆木杆残节一段。下午西南角又崩下一块，遂将南侧之松土全部移开，以免危险（内填土中又得彩陶二片）。

10月13日 星期六

晨间于东面山峰上发现一唐墓，返舍询问村人，知亦为民国十六年地震时陷落，尚未经人掘开，故遂加以发掘，称之为第1号墓（将已工作数日之墓，编号为第2号，慕容忠墓为第3号。如此排列者，以无暇发掘慕容忠之墓，若编为第1号，空着不掘，不好意思。若以金城县主墓为第1号，方向由西而东，漏去近旁之慕容忠墓，亦不佳）。此墓之墓室上部空虚，填土仅至距顶部150厘米为止，今日发掘至50厘米，发现黑漆木板一片、灰陶片一，土甚松，扬灰眯目入鼻进肺，甚为不舒。No.2由阎君主持发掘，北部已到底部，有木板三层，似系棺木碎片，第一层及第二层上无殉葬物，第三层则甚多，共收取29件。其中有苇席碎片、碎布、小木片及绢衣，又有人骨残片。第四板为彩绘板，画人物及走兽，甚精美，上有木俑及俑衣。第五板上遗物颇多，上有二长木条，皆有图案花纹，此外尚有鞋尖头残片、木板刻成蝶形等（上有彩绘）、木俑、木鞋（？）、软鞋（？）、残绢、胭脂袋，及开元通宝一文。板下有小漆器一件，发现时天已傍晚，余在No.1处收工返舍，得讯后前往帮助清理，并将第二、第三及第五板抬回舍中，晚间加以清理登记，深

宵始睡。（阎君以为墓志必在棺中，故匆匆移开第二层木板，未加绘图表示位置。）

10月14日 星期日

晨间天未亮即起身，与阎君偕二工人前往No.2继续清理昨日之木板，皆在北壁下之砖平台上。平台之外，有砖堆成小祭坛一，有木板二层堆积于平台外边，其上有鞋一只、小金饰一，木板似为棺木。取出此二层后，祭坛上乱堆之遗物甚多，有图案花纹木板数片、木屐底一双，木俑头部及上身颇多，有花纹小木片亦多，又有小琵琶及小琴各一，棋盘二，残绢、镶嵌螺钿之木片残片乱堆一起。小祭坛之西，地上亦有木俑头部；又有木马二，一白，一红，颜色不同，但皆仅有体部，缺首尾及四肢；又有铜片一、铁片一、漆盒（铜胎）一。清理至此，西南角之土有将崩圯之势，乃匆匆绘图，即又开始掘去南侧之土，东南角之土亦有崩塌之势，乃将南侧之松土完整掘开，一部分即堆于北半部已清理之部分，化了一个下午的工夫，南半西侧始又有一部分到底，东南角之土又崩下一块。据工人云，小祭坛前有一石刻字，大约为墓志，只得待明日再掘。于西南角得红色及白色木马各一、单耳灰陶汲瓶一、黑漆器残片，大约明日可清理完毕。No.1则又掘下1公尺许，南侧显露墓门，扰土中出人骨残片，大约明日可以掘到底部。晚间清理昼间出土物，加以墨笔编号。

10月15日 星期一

今日为紧张之一日，虽昨晚失眠，而今晨开工较前二日为早，以阎君欲早日返兰，拟于今日赶完工作也。余在第2号墓清理，阎君则在第1号墓清理。第2号墓先清理祭坛西侧，得漆碟二、木马二对、小铜马镫及马缰铜饰、马夫俑残片及怪兽俑一。中午发现墓志一方，始知为金城县主之墓。墓志（上下）长36.5、阔35.5、厚4.5厘米，盖上篆“大唐金城县主墓志铭”九字，四周斜面篆十二支，志文间之红格，一部分尚保存。铭文如下（共16行，行16字）：.....[2]（掘得此墓志时，阎君适以中午收工，由No.1处前来参观，见及大喜，静观片刻后，忽失笑云“真掘出墓志来”。）墓志之前有兽骨，似为祭品，前有彩绘木板，当为平放祭坛上木柜之残木。下午清理东侧发现金饰黑漆马鞍一具，虽已碎裂，

然极精美，余以半日之工夫，始清理完毕，绘画提取，完毕时已暮色苍茫矣。除此一具马鞍外，东侧今日又出木马一对、骆驼三匹、木刻天王像一、铜马缰饰一串连皮带，故今日虽困累，然精神方面极愉快。阎君主持之第1号墓，今日清理平台上面，此墓砖墙尚存，故施工较No.2为易，然内填土取出后，北墙以受地震之害，顶部斜砌砖墙有崩塌之势，乃以No.2出土之棺木支持之，始得无事。No.2昨夜西壁之土尚崩塌一部分，今日则堆积北半之土，工人累砖为墙以护之，今日崩圯两次。闻工人云，此二日散工较晚，工人之妻儿在家久候其不归，即忖度其已压毙于崩土中。No.1平台上棺木之两壁板尚竖立，但尸骨已乱，除下颚骨外，其余骨骼保存尚佳，棺内有瓦灯碗一个，棺外得三足瓦盘一（背面有字）、小石条一个、铜器数件（一件有金饰及金环1/4）。明日拟将土堆积于平台上，清理平台前之积土。

10月16日 星期二

阎君拟今日下午即起程返城。以昨日发现金器后，乡人即加注意，遍传得黄物，问治安并未见佳，房东之兄，去年春间为匪所击毙，故恐发生意外。此晨间余留舍中清理已得各品，预备装运返城。阎君主持No.1之发掘，早餐时阎君派人邀余前往，替换阎君返家进食。后至工作地，知又掘得一墓志。此墓志较大，为慕容府君（曦光）之墓志，志盖取开后，见志石已裂，上铺淤土，土上有绢纹，似原来铺有一层细绢，淤土则为后来所积，以淤土堆积，故不见硃格。志石长阔皆61.5厘米，厚5.5厘米，四周斜边四灵和十二神，志盖篆“大唐慕容府君墓志铭”。志文如下（共23行，行25字）：（……）<sup>[3]</sup>除墓志外，又得铜饰数件，似为马俑之附件，但木俑多已朽腐，又得漆碗数个。其中一碗，以螺钿镶嵌成花纹，最为美观，与日本正仓院之唐物相较，决不逊色，惜口部稍残破。漆碗保存不佳。此二墓中之漆器，以提取后未能立即加以处置，取回舍后即已毁损，为余最痛心之事。以考察团之设备不周，而阎君又急欲返兰，未免过于潦草，余劝阎君以耐心清理，决定展延至明晨返城。平台前西侧，又得瓦罐一，绘画五彩图案，甚为精美。此外，又有小铜马镫一对，小木俑颇不少，但过于朽腐，无法保存。此墓室之木俑，多为男俑，作僮仆形，连有身体，与No.2（金城公主墓）之多为女俑者不同，或由于墓主性别之不同。清理完毕后，测绘墓室图，然后即

返舍收拾行囊，令保长雇工人及牲口，明天挑运出土品进城。

10月17日 星期三

今晨进城，No.1之志石及志盖即须四人挑运，途中尚须时常换班；No.2之墓志及盖，合并一起，亦须二人挑运；此外有装筐之物共五担，又令二人肩携有彩绘之木板。余与阎君及警察（刘开基）各一骑，铺盖一骑，浩浩荡荡，由喇嘛湾进城。至团庄时稍憩，在吴保长（殿佑）家中进餐。至其屋后山上，参观大长弘化公主之墓。此墓系同治时住民打窑洞所发现，有人俑、马俑及墓志，四壁有壁画。民国六年贾坛（杏卿）将墓志取藏文昌宫，于陵东之一稍低山岗上筑一碑亭，民国十六年地震亭圯（闻未圯之前，地人常至亭中烧香祭献公主）。墓顶稍圯，现可见一稍凹进之处，西侧斜坡为原来墓门之所在，现已为崩土所封塞，但其痕迹犹显。余等摄影后即行下山，沿山沟出谷，至金塔寺又小憩，然后进城。以志石过重，中途常须休息，故35里之路程，抵城时已日落西山矣，将各物放置一室，遣散工人回家。晚间，又将马鞍及螺钿漆碗等再加处理，希望能保存不损。

10月18日 星期四

连日过于困累，今日精神不佳。阎君急欲返兰，接洽返兰车辆。余则竭一日之力，将各物检点一过，除一铁块（2/143）、木俑手部（2/186）及兽肋骨（2/197）遗失不见外，其余按号检点，幸皆未遗失。阎君抄录墓志二石之志文，预备返兰后作考据。晚间，阎君接洽好返兰之车，索价一万三千元，后以一万元成交。

10月19日 星期五

晨间天未亮即起身，送阎君登车。返舍后补记15日以来四天之日记，整理此次之发掘记载及地图，将需要之木箱、木匣尺寸加以决定，以便定制。连日睡眠不足，精神甚劣。晚间将墓志二石誉抄副本，以便寄往李庄。取得运务段王段长（景曾）之信，介绍与驿运站程站长（文若），以公路局无车，拟雇胶车东返兰州。

10月20日 星期六



晨间唤木匠来，定制木箱，计夹板4副、大箱5只、小匣7个，索价11000元，后以8300元成交，言定五日内全数做齐。饭后赴驿运站访程站长（文若），未遇。赴民教馆，晤及韩馆长，约定下午同往古钟楼观大云寺古钟。出来后，购麻纸及文昌宫所藏之墓志拓本。又至文献委员会，晤及郝仁甫君，借阅《新唐书·吐谷浑传》，谓慕容忠卒后，宣赵嗣，宣赵卒后，曦浩嗣。喇嘛湾No.1之慕容曦光，当即慕容忠之孙。至于金城公主，依行辈为太宗之堂妹、弘化公主之堂姑，下嫁慕容忠，反作弘化公主之媳矣。

下午韩馆长来，偕往参观大云寺古钟（参考今年1月13日之日记）。此钟系铜铸，高约3公尺，口径140厘米，周围437厘米，厚10厘米，花纹分为六行，每行三层，每格长阔约60厘米，隔一格即为六爪花纹旁出四斜纹，上下二格之间为两兽对立，右左两格间为唐草花纹，四格中间所留之方形为一饕餮形。《陇右金石录校补》根据范振绪书牋，所谓“操蛇之神（珥蛇）”，细察之，乃飘带；所谓“执宝者为托塔天王毗沙门”，但执弓与执叉者天王中无之，就其作风观之，乃佛教中之神像无疑，与《山海经》无关。出来后，又去驿运站访程站长，仍未遇。返舍后阅《大公报》，载有国共协商记录，最重要之军事问题及地方政治问题，仍未能解决。

10月21日 星期日

晨间赴驿运站接洽，程站长不在。赴文献委员会参考“两唐书”，拟为金城县主及慕容曦光二志作考证。返舍，描绘No.2出土之彩绘木板。

10月22日 星期一

与民教馆韩馆长同赴赵家水坑，寻访毛祐墓遗址。出北门后，向西北行（300°），经戈壁滩，近代冢墓累累皆是，约行5里许，路东有一四方形土台，上有建筑物，即皇娘娘台，即《县志》所称三“刘林台”，一名“女娲台”，相传奚融筑。由此西北行不远，即为十里铺，过一小河后，折向东，沿一沟而行，即至赵家水坑。四方台在其西北，打听毛祐墓出土地，无有知者（据《县志》，此志系民国三年出土）。更向东北行，经赵家庄子，至沙沟庙（额题“金沙寺”，道光九年怀大二坝下畦众人立），沿途访问，皆无知者。赴四方台，为一土墩，每边约20公尺，

高11.5公尺，外加女墙高1公尺。此墩四周绕以矮墙，每边约45公尺，高6公尺，每边有三门（现已改为民居，仅留南北边各一门出入），其外为壕沟，沟南有小墩五，排成一行，似为明代之物。四方台之西北，有一土堆，似为墓冢。遥望飞机场北边有一大土堆，乘马前往一观，周围约150公尺，高约4公尺，似为一冢（马夫为安徽寿州人，据云寿州城南33里祖公庙店之附近约3里，有一地名魏家岗，古堆甚多，称为魏家古堆，民国十一年时村人曾加试掘，一冢之下常埋有数砖室，出铜镜、铜盘等物，古冢情形与此相同）。由飞机场返城归途经海藏寺，乃进内参观，现驻有师管区新兵，幸其长官李团长（名大炯，字杏村，湖南人，河西师管区补充团团长），去年春间曾在酒泉晤面，允许余辈进内参观。寺中树木成荫，风景颇佳，庭中有“重修古刹海藏禅寺助缘信官檀越记”，额篆“勅赐清化禅寺”六字，乃成化二十三年所立，题名中有钦差总兵官赵英、鲁鉴、王义、陈辉等。最后一进为藏经阁，立于高台上，中有光绪三十四年甘凉道廷栋所立“晋筑灵钧台”小碑。盖城北三台（东岳台，雷台，及此台），皆有灵钧台之说。据《县志》，灵钧台，在城东北三里，晋张茂筑，就其里数及方向言之，似以东岳台为近。藏经阁中有乾隆元年郭朝祚撰书之“海藏寺藏经阁记”，知所藏之《大藏经》凡六千八百二十卷，乃蒋廷锡应际善禅师之请所捐赠者，藏经尚完整，为明代监本，有硃印“万历丙戌年御用……永久供养”4行32字。余所见及为《法苑珠林》一书，卷首有佛像及御制序语，书系摺页，每半页5行，行17字。阁中又有乾隆五十四年孙侑撰修葺碑记（碑中谓庙之创建，约在宋元之时），及嘉庆二十四年铁钟，门外铁炉为乾隆四十四年铸。出庙后返舍，已近天黑矣。

10月23日 星期二

晨间赴驿运站接洽，晤及程站长，据云目前无车，过数日有运汽油之车，但恐墓志石与油桶相压，或有损伤，最好再候一星期，俟凉兰运粮之胶东由兰返后，运载前往，较为妥稳。又赴公路局，晤及王段长，据云目前汽车决无办法，只得耐心等候。赴文献委员会，参考“两唐书”及《通鉴》，预备为墓志作跋也。傍晚至郝在中（仁甫）君处闲谈，据云城内如文庙、天主堂，皆曾掘出汉式砖墓，知当时此一带在城垣之外，故作墓地之用；又云城西三十里之十二墩，村落沿红水河，村西即

为沙碛，时常发现砖墓，墓中出土陶器，有作汉式仓廩形者甚多，相传其地即汉之鹑阴城故址，地面陶片颇多。

10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郝仁甫君来，借得其“两唐书”作参考。权议长（景猷）来参观出土物品。木匠送来木箱，装西字第5号箱，将六瓣漆碗绘图（1/20）后装匣。下午段前议长（鼎丞）及文献委员会唐榴亭（发科），偕郝仁甫君来参观，唐氏提议将墓志就地保管，余答以奉命采集古物，全部运回，无权做主而婉却之，颇惧另行枝节也。

10月25日 星期四

木箱全部做毕交来，将彩绘陶罐绘图（1/24）。此间县参议会之王副议长（福德）及丁秘书长（旭载）来参观。傍晚至贾孟龄君处，见其所藏铜镜数面，三为唐式天马葡萄镜，二为明代物，一为仿汉TVL镜，一为汉式TVL镜，后者颇佳，绿锈间露银白色之原来表面。闻此镜系四年前于红水河十二墩出土，同时出土者有瓦灶及汉瓦壶、陶仓等。

10月26日 星期五

将陶罐图（1/24）上彩。赴驿运站接洽车辆，据云尚有数天始有车子，大约月底始能起程。返舍装箱，装毕小箱（西小1-6），又将木马等装一大箱（西字6号），尚有二大箱未装。今日《河西新报》登载发掘消息，并云此间文献委员会已函请转交古物归其保存，虽未接到公函，颇惧引起无谓之周折。赴县府访马县长（国昌），未遇。晚间郝仁甫君来谈。

10月27日 星期六

今日身体不适，天阴颇寒，装箱工作大致完竣。仅西字8号以木俑须小匣另装，以免压坏，加工二木匣未到，未能装竣。此外，尚有墓志石须以夹板装，拟俟照相、拓墨后再装；马鞍亦拟绘图后再装。此项工作殊为困累，装箱又须同时登记，故愈加费工夫。

10月28日 星期日

将古物装箱，已至西字9号，誊抄登记簿。今日下雨，天气渐寒，励进社叶会计由永昌来，闲谈一会儿。今日身体不适，取出2/217马鞍碎片，开始作拼合工作。

10月29日 星期一

将2/217马鞍碎片，除小碎块外，其余38块，皆已凑合，大致可以复原，编号绘图后，装成一箱。今日《河西新报》登载，此间县参议会昨日开月会，秘书长丁旭载提议，将余所掘得之物函请县政府查封，转交县立文献委员会保管，殊为笑话。傍晚赴县政府，晤及马县长（国昌）。据云县政府曾收到县文献委员会来函提及此事，余乃取出采取古物执照及省政府公函，马县长乃请余备一便函致县政府，以便可以对付文献委员会，告以有发掘执照，不能扣留，并可由县政府出函证明，以便沿途放行，余答应之。返舍草就一函，并附发掘报告表，大致此事可无纠纷。夜间下雪。

致武威县政府公函：

逕启者 敝组奉

国立中央研究院之命，前来河西各县进行发掘古物，曾领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核准，并领得拣取古物执照，执字第八号一纸，此次前来武威发掘，承蒙

贵县府鼎力协助，使一切工作皆得顺利进行，实属无任铭感。现下工作已告结束，不日将携带采掘古物东返，兹特备函鸣谢，并附采掘古物表一纸，即希查照为荷

此致

武威县政府

西北科学考察团

历史考古组 启

附 古物采掘表

|             |                                                                                                                                                                                                                                                                        |
|-------------|------------------------------------------------------------------------------------------------------------------------------------------------------------------------------------------------------------------------------------------------------------------------|
| 采掘年月日       | 民国卅四年10/9-10/16                                                                                                                                                                                                                                                        |
| 采掘地点        | 武威金塔乡刺麻湾                                                                                                                                                                                                                                                               |
| 声请机关及负责采掘人员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夏鼐                                                                                                                                                                                                                                                     |
| 参加采掘团体及个人名称 |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大文科研究所阎文儒                                                                                                                                                                                                                                                    |
| 采掘工人人数      | 自十人至十八人                                                                                                                                                                                                                                                                |
| 采掘前地面情形     | 以民国十六年地震陷落成深坑                                                                                                                                                                                                                                                          |
| 采掘时地下情形     | 系二座砖墓，古时曾被盗掘，又遭地震，殉葬品多凌乱                                                                                                                                                                                                                                               |
| 发掘机关报告      | 将来由中央研究院整理研究后印成报告书                                                                                                                                                                                                                                                     |
| 出土古物归何处保管   | 将来由国立中央博物院保管                                                                                                                                                                                                                                                           |
| 出土古物概况      | (1) (2) 墓志二件<br>(3) 彩绘木板<br>(4) 天王像残片<br>(5) 木马、木驼、佚子残片<br>(6) 壁画小碎片<br>(7) 彩绘陶罐一，素陶[罐]九，陶片一包<br>(8) 绢衣及织物(鞋尖及木屐等)<br>(9) 漆器残片(碗、碟等)<br>(10) 铁器及金饰残片<br>(11) 小铜器及铜饰(马镫，开元钱及马鞍饰)<br>(12) 木器残片(马鞍残片，小雕板)<br>(13) 小木俑头部及上身，木偶残片，木小乐器等<br>(14) 皮带残片及玻璃碎片<br>(15) 人头骨及肢骨，兽骨 |

今日将慕容曦光墓志拓就二份。关于地方士绅拟请将古物归地方保管一事，又生枝节，马县长已下乡，郝秘书不敢做主，下午招文献委员会段鼎丞委员及县参议会权景猷议长至县府，令余向之解释，仍不理睬。郝秘书电省府请示，余以为此事县政府无权干涉，如果省府迟无回电，驿运站有车，则余仍将先运古物赴兰。又赴专员公署，晤及丁秘书（振华），将此意请其转告郝秘书。又拟就一电致赵龙文厅长：“民政厅赵厅长勋鉴，请转陈谷主席，武威士绅意图扣留敝院所采古物，请电令县府保护放行。夏鼐陷〔30日〕”送至电报局，以时晏已下班，未能发出。

10月31日 星期三

晨间接到县府公函“教州四西字第6749号，10月30日发”：

案准武威县文献委员会文〈34〉西字第五号公函开“查西北历史考古组组员夏鼐（现暂住本城东小井子门牌七号内），曾于数日前往金塔乡南营儿开掘慕容氏古墓，发现大唐金城公主及慕容曦光墓志二幅，陶瓷、画片、木偶甚多，本会负有保存搜集地方文献之责，对此与地方历史有关之文物，未便任其自由迁移，相应函请贵府转函该员将发现上项古物移交本会以便保管为荷等由。准此，查本县古物应留存地方，考查人员考查时可制作记录，不必将物品带去，如必须继续研究，则请以正式机关公文提去研讨，再行酌定，除函复外，相应函达查照办理，并希见复为荷

此致

西北历史考查组组员夏

县长 马国昌

当即函复如下：

迳复者，顷接贵县府教州四西字第6749号公函，内开‘查本县古物……再行酌定’等由。查采掘古物，中央早有法令规定，准许中央或省市直辖机关呈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领得执照后采掘携回研究保管，历年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在豫鲁陕各省采掘，皆系如此办理，并未闻

有在各县所采掘之古物应留存地方考查之规定或事实。敝组此次来武威采掘，曾领有执照，并曾请省政府转令贵县府协助，即此次赴南营儿工作，亦曾承贵县府派警随往协助，俾一切工作得顺利进行，敝组甚感盛情。不图今日忽听地方文献委员会一面之辞，不顾法规，欲扣留敝组所采古物，拨归地方保管。敝组闻讯后，曾赴贵县府详加解释，乃仍来此公函，殊深诧异，或由于公函之发在解释之前欤！敝组系奉国立最高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之命令而来，采掘古物携回研究，皆在法规之内，并无越规行动，尚乞贵县府继续予以协助，则铭感无既矣。相应函复，并请代向地方士绅解释为荷！

此致

武威县政府”

又发一电与赵龙文厅长：“民政厅赵厅长勋鉴，请转陈谷主席，武威县府听士绅之言，欲扣留敝院所采古物，请即电令县府保护放行。夏鼐世 [ 31日 ]

今日拓慕容曦光及金城县主墓志各一份，又二者志盖各一份。胃病复发，精神恶劣。

# 11月

11月1日 星期四

将慕容曦光墓志石四侧之十二生肖像，拓了二份。赴驿运站，闻悉车辆已到，星期六或星期一离凉东行。赴专员公署，晤及丁秘书，据云已转告县府及权议长，中央人员奉有执照采取古物，不能扣留，谅不至发生纠纷。又赴县府，马县长下乡未返，郝秘书亦不在。返舍后，与汤君商洽，仍依原来计划，明日将标本箱运往装车，通知县府以行期，其他一概不理。赴文昌宫，手拓慕容忠墓志及志盖、通化门额（明凉州卫指挥使立）背面之元代诗碑。返时已天黑矣，仍未得省府复电。

11月2日 星期五

上午将标本箱共十二号捆钉完毕，皆加封条，令工人去喊车，同时赴县府留一字条，告以车子已到。下午始将标本箱全部运到驿运站，据云明日过磅装车，后日离凉。知明日尚未出发，为之一慰。乃赴县政府，知马县长已返城，更为欣喜。晤马县长后，将近四日来之经过，略加报告，并告以车子已到，后日开行，不能耽误。马县长以为标本起运，绝无问题，地方不能扣留，惟希望能由县府派人点查后再起运。余答以法律上仅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或其委托人（或机关）始有权检查，事实上装箱费时，重行开箱再检，实过于麻烦。马县长谓明日晤及地方士绅时当再与之商谈，但要求一阅余所抄之古物保管法令，如县府确无权监察及检查此事，则自可不必检查。余以为此事谅可如此解决，心中颇慰，幸得此番抄有古物保管法令，得作谈判之法律根据。返舍后，知标本箱运站后未取得临时收据，又亲赴驿运站一趟，取得一临时收据。

11月3日 星期六

连日为标车起运事耽心，如有人欲编考古外史，此回可称为“孤军作战，夏作铭受困武威城”。想起前年向觉明君在万佛峡与张大千相吵一事，“双雄相争，向觉明扬威榆林峡”，然而一个“扬威”，一个“受困”，才能之不相及远矣，一笑（向觉明叙述彼时情形，谓张大千底下之彪形



大汉，围立四周，如果动武，向即拟举起杀凳，杀开一条血路出去。言时以手作势，虎虎有生气，令听者色变）。

晨间赴驿运站，将箱子过磅，计共重450公斤，运费31050元（凉兰共276公里，每公里每公斤计1.25元）。下午赴民教馆，晤及韩馆长（金草）。据云地方人士，以彼前星期与余偕赴赵家水坑四方台调查毛祐墓，以为南营儿之行，亦由彼引导，斥之为地方上之汉奸，又谓初劝民教馆发动扣留古物归馆陈列，后未获韩氏之同意，乃以文献委员会名义发动，暗中活动最厉害者为郝仁甫及王凤元二人。余旋赴县政府，以《古物保管法》及《采掘古物规则》交之，彼仍主张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未能派员监察时，当地政府虽未受委托监察，有权要求检查，惟为事实上之困难，此次可以不必检查，明日起运无问题，地方人士已加疏通，将来如追问时，县府可告以已经郝秘书（昆山）检查无误，未便扣留。余以事实上能通行无阻，亦不必与之作法理上之无谓争辩，惟询以是否有由县府出一证明文件之必要，据云无此必要，余遂告辞而出。赴民教馆，抄录明万历杨君府王官神祠记碑拓本（原石已毁）。赴天主堂，晤及钱神父，据云车子明晨尚不能开行，改为后日出发。返舍后得清闲，阅H.A.L.Fisher, *A History of Europe* [费希尔：《欧洲史》]。

11月4日 星期日

本拟今日赴石碑沟调查西宁王碑，后以路程过远，往返需时，恐今日发生他事，须当场对付，故改赴城西北（325°）5里之窦融台调查。此台一称女娲台，以曾建有女娲庙，俗名皇娘娘台，庙已毁，后改筑碉堡。台高6.7公尺，系板筑，有斜坡向东南（120°），盖即女娲庙之门阶。台为长方形，南北阔25公尺，东西长27公尺；台前百余公尺外有一小平台，高约2公尺，阔约10公尺，长约12公尺，似为女娲庙之戏台。窦融台上有一碑，仆卧于地，额篆“发思古之幽情”六字，碑文隶书，有数字已泐损不清楚，兹录全文如下（碑高1.85公尺，阔75厘米）：

### 窦公台咏古歌

西凉城西边草绿十丈高台出林麓  
借问前胡建者谁云是东汉  
窦公筑当其

新莽据关中光武龙战兴萧丰隗嚣夜郎徒自大子阳并蛙尊樊

密独有将军

识时务河西自保真英雄武威酒泉五太守梁统史慧尤□□韩怀

羌戎（？）备缓

急决策东向归朝右奉迹献地诣洛阳光明磊落维纲常史

（？）书洞见□□外老（？）

迈尉佗称粤王君看战国六朝事古今霸业何足齿不如□惴笃

忠贞奕叶□

貂绵百世我今甫从燕山来两汉旧京曾徘徊黍离故宫或致慨

龙蛇未时游（？）

草莱泊渡黄河叹天险张掖五郡鸿图开置身高处旷□眼居然

再起黄金台

此台巍然孤峙西郊人多歎之因刻石树诸道左纪之以诗

唯愿凉卫

官绅时加护惜勿致颓废或可与岷山片石辉映古今也

浦筠廷 栋初稿 邑人黄茂棠刊石

邑廩贡贾坛书丹 从事刘肇基监造

归途发现一砖墓，在暂编五十八师公墓（在城西北约1里）围墙之西约150公尺，有一低平台，上有庙宇残迹，其南约20公尺即为砖墓。现已陷成一坑，深约1公尺，坑口每边约3公尺，成正方形，砖之大小为 $6 \times 18 (20 + X)$ ，离地面20厘米许即有未经扰乱之砖墙，似为六朝或唐时之古墓，惜以时间及设备关系，未能开掘，姑记之以待将来之机会。返舍后至天主堂，知明日可行。过河西新报社，阅报知中共军队冲突，未知前途变化如何。阅费希尔《欧州史》。晚间县政府又来便条云：“贵组所采标本古物，地方人士群以将慕容氏墓志留下，如阁下需用继续研究，本县当拓文送上，望以留下为幸。此致夏考古员 弟郝昆山十一、四”知道明日起行恐又成问题，恐马县长已下乡，郝秘书不敢作主，终夜思维对策，不能入睡。

11月5日 星期一

晨间县府郝秘书来，知马县长并未下乡，知昨夜之事，系马县长以便条令郝秘书云：“夏先生采取古物事，经权议长等商定，欲将墓志铭石

碑留下，如夏先生需碑文研究，则地方上负责拓印寄去，请即通知夏先生照办，恐其明晨赴兰也。专此即颂公绥，国昌，十一月四日晚。”虽然对于照办云云，未能从命，但马县长在城，则诸事当可立即决定，遂与郝秘书同往马县长处。余提议由县府致电省方，谓考察团以不能久候回电，即携古物东行，但地方人士坚决主张将志石留下，请省方就近与考察团接洽。马县长则坚持县府有权检查标本及扣留标本，并知此事之复发生困难，由于余昨日过河西新报社留条向权议长辞行。余乃云昨日之事，由于余恐地方人士将来怪县府纵放余携古物东行，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故不畏麻烦，亲往留条解释。马县长辞气乃稍和缓，最后谓希望留下一件，余以车子将开行，不得已允许暂留一件，俟将来交涉后再定夺，并由县府立一字据：“兹收到夏考古员发掘慕容氏墓志壹件，在未接来信以前暂不启封，如奉省令此物需运送省，当可照办，特书此存查。如启封时，须会同东小井七号西北畜牧公司经理汤象龙先生。马国昌，十一月五日。”余乃返舍，告汤君以经过，汤君亦以为不若留下一件，携他物先行。余乃携行李赴驿运站，知车子仍在天主堂。赴天主堂将No.11慕容曦光志盖一件取下。少顷，耿主任带警察四名，携带此件赴县署，途人注目，以为搜得鸦片烟土。至县署，见其放入一小室内，余令其将小室加锁，在未接信以前，不得私开。余颇恐其开封后知仅留志盖，必强索志石，故出此一着。返驿运站，知车子已行，急往赶上，停在黄鱼站。胶皮车亦拉黄鱼，有三人共出一万一千元，较汽车一人万元为便宜矣。晚宿靖边驿客店中，此间客店代客做饭，客人须自购面粉（每斤70元），作清水面以充饥。今日行45华里。

11月6日 星期二

夜半即起行，天亮时抵靖边驿站，离武威计34公里，登记时车夫与站长吵嘴，站长托车夫购油未取发票，站长谓无发票不能报销，责车夫不听话，车夫谓站长时常麻烦其购物，有时不给价，二人遂相吵，余为之解纷。中午过武威古浪交界牌，知此后不复属武威管辖，不能再加扣留，心中大慰。午后抵古浪县，进城拍一电致朱院长、傅所长：“武威县府扣留考察墓志一件，请电省府转令该县送还。”又致一函与汤象龙君。车夫决定今日在古浪过宿，乃赴街上闲逛，县城甚小，北关有一铁钟，乃雷祖台之物，咸丰五年铸。更北路旁有民国廿七年建修甘新公路古浪

段碑记（唐海瀛撰，魏耀书），及马公子云（步青）修公路功德碑。县北3里有一土墩名三里墩，已圯；其东北有一土墩，高约3公尺，周围约50公尺，似为古冢。古浪离武威为57公里。

11月7日 星期三

晨间由古浪动身，行山谷中约7公里许，道东有一大白石，上题“甘州石”三字，细察之，乃矽岩（Quartzite），高约3公尺余，周围约25公尺，相传其粉未能催生，故为人所刮成数小槽，甘州石三字之侧另有一平坦处刻字，但已泐灭不可识，隐约似有“嘉靖三”等字，另有近人所刊者甚浅，色尚新。更行数里为十八里铺，一名岔道子，有民房十余家，亦有客店。又经黑松堡，旧堡墙犹存，乃土筑，甚厚。由十八里铺行13公里抵龙沟堡，进膳后继续行7公里抵安远。此处有古浪龙山镇第十保国民小学，校内王益堃纪念碑，系于右任题字，有朱绍良（司令长官）及陈良（军需署署长）撰书之殉职纪念碑，知氏为浙江诸暨人，任军需署张掖办事处处长，卅二年六月衔命乘专机赴迪化，途遇风雨，堕机殒命于乌梢岭下。安远距镇羌驿尚有15公里。

11月8日 星期四

晨间由安远动身，乌梢岭上坡时乘客下车步行。抵山岭（乌梢岭海拔2900公尺），有积雪，在韩湘子庙小憩。庙内有光绪二十年杨昌浚撰韩祖庙碑文，及民国二十年王发魁撰韩祖师乌沙岭庙碑，现驻有军队。庙侧为气象测候所。下坡至镇羌驿小憩，驿址同治回乱后已毁，但余土墙，其情形与岔口驿相似。现下之街市在旧垣之东，有铺店数家。进膳后继续东行，25里大板口，又25里为岔口驿，下宿驿运站中。往西北畜牧公司工作站，则已经撤销，牲口于昨日赶往永昌，人员于今日搬回城中。

11月9日 星期五

今日所经之路较为平坦，车行较速，由岔口驿至南大通，共行54公里。夜间由岔口驿动身，日出时已行30华里抵武胜驿。堡中有十余家，但街市与堡相隔公路，在路之东北濒河，有饭店及客店，较堡中为热闹。饭后继续南行，经永登县未停。余下车步行，在满城东北角约50公

尺，有土墩在土台（Terrace），墩北发现史前红陶片，及彩陶一片（彩陶甚薄，有红黑二色），未见灰层，亦未得石器，抵南大通时已傍晚。南大通为一市镇，较古浪县城繁盛，城北郭为客店及饭店聚集处，城垣颇大，人口约百余户，回教徒有三家，以开饭铺为业。进北门后，街东有一“三教楼”，楼之东北有菩萨殿，有万历三十五年铸铁钟，及乾隆十五年高岑撰书之重修菩萨殿记，记云“庄城之南相去三十里有南大堡者，前代所谓山口驿也，我朝定鼎，驿仍前明旧制，堡更异代新名，堡以内相沿而不著者无容复志，而惟庵观寺院犹有存者，大约明时建立居多，敏（？）街东有菩萨殿二院，稽其创始，自万历三十年起，三十五年落成。”盖即根据铁钟，并非另有明碑也。再南行，街东有关帝庙，有康熙戊午年立木匾。九圣宫现办有小学校，额为汉满合璧，康熙辛巳年所立，又有乾隆时所立木匾二。城之西南隅有潮音寺，寺中有康熙十一年创修菩萨殿小引，张自义刊名立碑。出南门，门外有一石碑，乃乾隆六十年奉□断定东九渠高岑营灌溉水利碑记。

11月10日 星期六

今日又行52公里，晚宿河口。由南大通出发后，天亮时抵龙泉寺，又行5里抵红城子，路旁有民国二十七年马军长（步青）督修公路碑记。在红城子未停，闻城中有正德时碑，未能进城一访。车停徐家磨后，始停车打尖。村中有魁星楼及清凉寺，皆为近代建筑，但无碑记。村南路旁有道光十八年所立之地人康有海妻王氏节孝碑。车经苦水堡时下车步行，见道旁一苗氏墓地，有乾隆廿六年立碑，谓其始祖苗和兴，明洪武时由山西长子县迁来苦水堡。河西关内汉民，似大部系明时迁来，盖自唐末陷于吐蕃，宋时又入西夏之手，元时则大部分为游牧地，明时汉族势力始又入此区域中，绵延道北之明代边墙，亦即此史实之物质表现也。由徐家磨以后，两侧山石不复为上黄下红，而为紫青相间成层之变质岩，惟倾斜度颇厉害，有时达45度，有时上层亦盖有黄土。抵河口后，经检查站之检查后，即入客店休息。稍南路侧有咸丰九年重修套沟坡凌云桥碑文（张珍撰书），但自修筑公路后，此桥不复存在矣。

11月11日 星期日

今日由河口动身颇早，原拟走30里至柴家台打尖，抵其地时天刚鱼

白色，红日尚未出山，遂又行15里至沙井驿打尖（沙井驿现属皋兰县中山乡）。驿为一小城堡，堡中有住民约二十余家，公路经其东。路之东北，道侧有真武庙，庙中有明碑一，似未经著录，兹录碑文于后：

### 新建玄帝庙碑记

肃藩开化王〔“开化王图书”印章〕撰 庄浪庠后学生臣俞化龙书

庄浪沙井驿距兰四十里、南津黄河、北抵烟塞、惟东西往来通一塗、为是甘肃边隅之喉襟也、嘉靖三十年北虏出没兹地、<sup>屋</sup>民不胜扰害、皆乡耆李秉儒长子李楫值罹虎锋、儒母吴氏亦躋子后、更不知所在、儒痛母无踪、祷祈玄帝望赐阴佑、愿建祠/宇仰答神庥、果协灵显、乃获母氏尸於岩谷中、遂扞庙一区於驿东门外、规模正殿三楹、巍然壮丽、用安玄帝等神、左右相望、/围以垣墙、前置重门、题以方额、坚致华敞、足历永久、殿中严设神像、壁间复绘众神、远近来观、莫不肃然起敬、肇工於嘉靖三/十六年春二月、落成於冬十月、儒以丽牲之后、欲假辞刻、无何儒亦沦亡、既湮且久、今万历辛卯夏四月儒子李檀具启乞△/予文、用垂不朽、又因僧明霖与李子亲谊、义不可辞、遂撰文以纪颠末、予谓能禦大灾、能捍大患、以安生人者、以全五谷者、徵/诸祭法、於祠为称、我国家明制度、尊祠祀、詎无意哉、亦为生民计耳、兹览儒子建庙之繇、实为神灵昭感、庇成孝道、拟之捍患禦灾、功罕与比、故致/人加敬事、而建祠奉祀、良有以也、矧玄帝名号、迥出众神之上、威灵流动、尤无往而不在、故人赖神以安、神依庙而立、雨时/暘若、物阜民安、又在赫奕之不可揜者、兹固建庙祀神之本意也、庸可以幻妄目耶、予故不靳其请、用敷数语於末、以为碑记

万历拾玖年岁次辛卯四月吉旦 弟子李檀等顿首立石△△

碑阴有题名，兹从略。庙中又有乾隆二十三年重修真武宫记及乾隆卅七年补修垣墙山门叙二木匾。路南有显应寺，即在堡之东门外，有道光三十年义学碑及咸丰十年重修显应寺碑。

由沙井驿南行，15里为安宁堡，两旁果树甚多，树叶经霜后，变成

红橙各色，烂灿之状，不减于春间开花时也。抵十里店，晤及李嘉言及阎文儒二君，知郑西谷厅长曾为武威各界电请扣留古物事找阎君谈过一次，允代帮忙电令放行。阎君曾为此事函请傅先止及凌先生帮忙，但傅、朱二先生刻下皆不在重庆。在阎君处领得留交来信数封。下午3时许抵兰州，即径入科学教育馆居住，遇及刘士魁、许继儒、赵天梵诸君，稍谈后，知袁馆长赴成都四川大学讲学，王永焱君不日又赴武都发掘。少顷，代理馆长何景君来，今日馆中请沙学浚君讲演，晚间宴请之，遂邀余作陪。至励志社，晤及沙君，同赴太平洋酒家用餐。连日旅行，颇为困倦，晚间早睡。秋季调查工作，遂告一段落矣。

11月12日 星期一

今日为纪念日，各机关放假。晨间赴天主堂，领取标本箱11件，运回科教馆仓库。傍晚赴吴良才君处晤谈，并参观其在九间楼所得之标本。至袁公馆，知袁翰青馆长已赴成都四川大学讲学。返舍后，湟川中学校长刘鸿宾（字雁浦，山东人，北大民廿五年毕业），亦住科教馆，同舍闲谈，殊不寂寞也。

11月13日 星期二

晨间赴民政厅谒赵龙文厅长，未遇，见及秘书周一峰君。据云，省府曾拍电令武威放行。余告以离凉时经过情形，并云现仍有一件被扣留在武威，取有收据，言明如省令送省当可照办，请省方再电武威县府，催其从速送来。周秘书谓由考察团来一公函，当即照办，余乃返舍写一公函送去，周秘书当即批令发电催运。余返舍写信给武威马县长。又赴公路总局，晤及黄凤岗秘书主任，现已升为副局长。赴渝车辆允许帮忙，但亦极拥挤，登记已至下月2号班车，如有加班，当可提前，携带行存可过重50公斤以内，但仅能到广元，广元以南不属西北公路局管理，但可以水运。令余明日送一公函去。晚间阅《大公晚报》，有关于北京人标本不知下落之消息，但未能检得原报。（后注：裴文中氏于渝版《大公报》12月2日有《北京人在这儿》一文，述此事更详。）

11月14日 星期三

与刘鸿宾君同往公路局，晤及黄凤岗副局长，知赴渝之车，一星期

内决无希望，而明日有油车赴西宁，遂决定先赴西宁一游，承其即下条子令售客票一张，并发往返前座证。返舍后晤及科教馆王永焱君，获见其在武都所得之动物化石、原人臼齿及一原始石器，此石器为石灰岩所打成，有类于英国East Angland [ 东英格兰 ] 所出之Rostro Carinate式石器。因其质料系石灰岩而非燧石，故打琢之痕不显。人齿颇小，牙根甚短，珐琅质亦薄。赴公路局购票，返舍收拾行李。晚间刘校长代余写介绍信，在西宁时可下榻湟川中学，并代写旅行护照一纸，以中研院护照中未写明赴西宁，而享堂之检查站颇严也，其盛意殊可感。

11月15日 星期四

天未亮即动身，以车站嘱令7时前即到站，但油车开行较晚，故坐候3小时始开车。由兰州至河口，系甘新及甘青之分叉点。过红古城小停，属湟惠县特种乡。再西行即河嘴子，系一台地，伸出如嘴，闻台地上曾出彩陶，惜未能下车考察。此后车子越过二山，又为平地。入青海界（在里程碑九十七里附近）有大土堆六七，似为古冢。近享堂，过一木桥，有军队驻扎，停车检查。至享堂，即住运输站之湟东饭店中。饭后上街一游，为一小镇，仅一长街，有阵亡将士纪念亭，亭中有纪念碑。晚餐后不适，临睡时呕吐一回。

11月16日 星期五

晨间由享堂峡动身，车行山峡间，两侧重山，多为砾岩青色变质岩及甘肃系红土，其上有时有黄土一层，西宁河贯穿其间。至老鸦城以后，地面开始稍开扩，河西侧有农村田畴，稍高则为马兰期台地。在老鸦城打尖，食羊肉泡馍。又行数十里，抵乐都，停车稍憩。乐都天气，今晨时为4度，10月1日即曾下雪，惟中午尚达15-16度。车站之旁即为同乐公园，有亭榭花木之胜，然已届冬令，树木皆仅留枯枝，摄一影后车续行，经平安堡赴西宁。离西宁10里（卢家湾）有兵士检查。离城5里又有兵士检查，因系油车，客人甚少，行李不多，故检查盘问尚不甚费时间。抵西宁车站，在县城东关，站长陈其芳君，因有刘校长介绍信，谓下星期班车可以代为登记购票。雇挑夫担行李赴湟川中学。挑夫名哈永芬，系乐都城南四五里之高子沟人，据云村后山嘴（名楞嘴子）即常有彩陶罐出土，有时罐中有火葬骨灰，但亦有不火葬者，楞嘴子地



人哈世焦万秀知之颇详，如往可以问之。又云乐都城北一鞑子湾，亦有彩陶出土。至于弥拉沟，在乐都县城口约90里，马厂沿地点未详。至湟川中学，即持介绍信访吕吉甫、赵继游二君，又有靳重言君（后继刘君为湟川中学校长），并晤及刘太太，即下榻校中。承其代雇牲口，及介绍塔尔寺附近盐局杨局长，系本地人，可以导游。闻此间马步青主席于9日赴渝，12日夜间乐家湾队伍叛变（或谓百余人，或谓七八百人），八十二军少将参谋长金绍武等遇害，马继援军长是晚幸未在营中，现叛兵东窜，在高寨附近云。

11月17日 星期六

由西宁县城往塔儿寺，凡40余里。由湟川中学出发，牲口单程计1200元，经逯水下堡、上堡抵塘马坊，计20里。进膳稍憩后，继续西南行，经总寨、清水河、徐家寨、老幼堡，沿途两侧为丘陵，大车路与汽车路平行，虽有农村田畴，但不甚多，地颇贫瘠。最后数里行山丘中，越过数山，即抵鲁沙尔，为小市镇，现为西宁县治，四围皆山，地人以商业为生，约千余户。镇东一里即塔儿寺，在山腰。由镇上即可望见喇嘛住宅，粉墙成排，闻喇嘛有千余人。至盐务支局，持介绍信访杨局长（名焕，字子文，曾在湟中为国文教员），承其招待，邀即下榻其处。余乃赴塔儿寺一游，上山后有一大塔，再上行即为小经堂，旁有八小塔成一排（塔侧有二碑亭，乃马骥阁臣功德碑，民国廿五年寺僧所立）。据云此九塔及小经堂，皆创于元时，为此地最早之遗迹。小经堂以金瓦铺顶，颇为华丽庄严。余至其处时，一喇嘛正在击鼓念经。庙中有一乾隆四十三年铁钟及二藏文牌。寺前一塔，闻系去年重修，金顶彩绘，为各塔之冠。其旁一寺，名曰华寺，亦创于元时，寺中有康熙五十九年碑（塔尔寺与西喇卜尔争康缠土地事）、民国十二年立塔尔寺地界碑。小经堂之旁为马主席公馆，用以招待贵宾者。其西有红房子，为班禅喇嘛驻所。其南为大经堂，乃此间主庙，即宗喀巴之生地。前殿为唱经堂，檐前悬要人近年西来游历者之匾额甚多。后殿金瓦，中供佛像、舍利塔，像前酥油灯，殿中黑暗，仅灯光照耀，极富宗教神秘意味。殿前为藏民朝佛者跪拜处，地板为之磨光。殿两侧小阁之走廊，遍悬转经桶。前殿之北为厨房，有大锅三，直径约3米。殿南另有一殿，正中供宗喀巴像，两侧为黄教高僧像。此二殿之间有一小殿，悬有万历丁丑将军唐

成世所立“佛日重旭”之匾额。前院中，百余喇嘛正在唱经，唱经众僧拍手一声，戴上帽子，即行星散（诵经处之后，藏文碑及满文碑数方）。但不久又在大经堂中聚集坐诵，进茶，有管家僧在旁监察。以时已晚，乃下山返杨局长处晚餐，餐后闲谈。杨君有《补拙斋诗词集》稿本。

11月18日 星期日

晨间随杨子文局长上塔尔寺。杨君笃信佛教，每晨进庙焚香，至大经堂见进门处之两转经桶，即以手转之，以求功德；进大经堂后殿，出香资取得一酥油灯，口念经咒，绕室而行，以小灯之油添注于酥油灯中，绕毕后又跪拜于佛前。出来后，于两廊之诵经桶，皆以手一一旋转之。至大经堂南之宗喀巴殿，亦点酥油灯，并旋转殿外之转经桶。由塔尔寺出来，沿山径行9里始下山，此9里大路，常有虔诚之藏民，每步一跪拜，视为功德，如一日不能完毕，则于地上作一记号，次日继续之。下山后，雇车返城，沿原途而返。进城后，遇及中农之厉不害君，即去年敦煌中农主任，邀余至其家晚餐，闻罗寄梅君已赴香港。

11月19日 星期一

晨起时大地皆白，昨夜降雪。纪念周时为湟川中学学生讲演河西考古之经过。至城文庙，现改为民教馆，未开放，有一乾隆时碑仆卧于地。至城隍庙，有数碑皆为嘉庆时或更后。至省立图书馆，见及《三老赵宽碑》原石。至大佛寺，住有喇嘛，正殿殿门加锁，未能进内参观。出城返湟川中学。今日身体不舒。阅毕冯友兰《新事论》。

11月20日 星期二

晨间由湟川中学出发，过河后至鱼场台，即小南门外，有一乾隆十二年杨应琚修路碑。登南禅寺，在山上，有萧曹庙、关帝庙、老祖庙、桓侯庙及财神庙，庙门皆闭锁，未能入内。至车站，知车子仍未到。出东关，约半里过一桥，即为故马主席阁臣（马海晏之子，马步青之父）陵园，有于右任题字，墓表则为黎丹撰、冯国瑞书，又有回文及藏文墓表。又东行，路南为光绪卅二年所立之乡贤来敬舆（即修《西宁府续志》者）神道碑。又东行里许，有咸丰元年之李公仁寿神道碑，题者钮福保、书者张之万皆为状元。离城4里许，路南有乾隆十二年杨应琚立

烈女贾氏碑，5里有五里墩，10里至十里铺，按安氏之图以觅遗址，未得。询之地人，年青者不知其事，一老人谓出彩陶片之遗址，现已圈入兵营，废然而返。返湟川中学，阅冯友兰《新世训》。

11月21日 星期三

进城，往谒姚总参议（名钧，天水人，曾任此间省立图书馆馆长）。据云，马主席家中藏有青海出土古物多件，但须俟主席返省后始能获睹，劝余在此多住数日，以便谒见马主席，将来再至此间工作，可以方便不少。又云，贵德西约60里之老鸦峡中有一石碑，不知何时物，以在峡中未能近前一察。余又至中农，谓今日有班车自兰州来，明后日即可购票。余又赴北郊，游湟中公园，一名香水园，民国廿六年所创，有马阁臣祠堂。又游西郊之麒麟公园，在南川河侧，民国廿八年所创，有姚钧撰、李德渊书之《重修麒麟公园碑记》（民国卅二年立），惜以冬令，树木凋零，虽流水潺湲，亭榭巍然，总觉萧条。返湟川中学，阅毕冯友兰之《新世训》。

11月22日 星期四

阅Russell, *The Prospect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Pt. I* [罗素：《工业文明的前景》第1部分]（pp.1-140）。进城至中农厉君处小坐，偕往车站询问开车消息，谓赵段长即搭此车返兰，故候其决定，至迟下星期二可以开行。

11月23日 星期五

阅毕罗素：《工业文明的前景》。赴姚衡甫秘书长处，闻马步青主席已于今晨返西宁，惟连日事忙，不知有否空暇接见。出来后在街上闲逛，此间货物以银元标价，闻前曾一度涨至每元合法币1600元，胜利后跌至150元，现下为900元左右；青海紫羔现售5万元，出口时尚须纳税（税票经享堂时即收去）。街上售梨之摊颇多，系贵德出产，有长把梨及香水梨二种，战前每元数十枚，现下每枚5元至30元。炒胡豆颇多，花生甚少，而且价昂。桂圆亦有出售，每斤2000元（每颗10元）。（兰州所售之橘子，每斤1200元，约七八枚）此间之布匹，称为藏货，由印度运来，而东路过来之布匹除陕西土布外，甚罕见。闻战前此间与印度

之贸易颇频繁，布匹、香烟、西药多直接由加尔各答运来，费时约二个月。

11月24日 星期六

晨间进城，阅及19日之《大公报》北平通讯，谓北京人之标本下落不明。出南门，在南禅寺东北之黄土台地丛冢间，检得髑腿一、红色绳纹陶片数片，惟不甚多。湟川中学附小之北，路侧露出灰色陶片，有带绳纹者，似为汉代物。午后赴朱家寨调查，由西门外，沿青藏公路向西而行，经国立西宁师范五里，过西宁河（其地名小桥），河北东侧有省办工厂，闻有八厂，现仅火柴厂开工。向北之大路通大通县，青藏公路则缘河而西。5里经杨庄子，农民20余家，有小学。村北小丘，似为马兰台地，断续绵连直至朱家寨，惜无暇上去观察。西宁河北之山丘，上层为黄土，其下为甘肃系红土，近公路处则下层或为砾岩，或为砾石与红土碎块混合。又行2里为马坊，有菜饭铺。过一小桥后，路南百余步为西杏园，有小学。更西行，路南有一土块所砌之尖顶金字塔，高六七米，不知作何用。经三集再行4里即至大坡子，离城为25里，日已西落。此间有饭铺及客店数家，乃即下宿其处，无铺盖，以皮大氅盖身，夜间颇冷。

11月25日 星期五

由大坡子歧分二途，青藏公路向正西，直通黑嘴子，另有一大车路向西北，经朱家寨至黑嘴子，皆为15里左右。黑嘴子为一小镇，有马主席出资所筑之客店。余之目的地在朱家寨。由大坡子向西北行，行2里为小寨，再行2里即至朱家寨，有农民二三十户，有饭铺二家，仅售茶水及馍馍，进铺以冷馍馍泡热茶果腹。乘便询问村人，年老者犹记得洋人在村南掘古罈一事，且知在此间掘挖后又北赴卡窑发掘。卡窑由村北山沟中北行，经王家庄至卡窑约20里。又北行5里为小西河，自安氏发掘后，民国廿七年修路，又发现一葬地遗址，发现彩陶罐及单色罐多件，惜多挖碎，亦有石刀、石斧。余乃观各家所收者，有十余罐，余购得二彩罐及一石斧。余乃巡视村中作实地调查。朱家寨高出河滩约10余米，村西约百余米，公路南侧为葬地遗址，现尚露人骨及瓦罐取后之残痕（北侧稍高，无遗物），如加以有系统之发掘，或仍有希望。村中心

为南庙（即娘娘庙），仍办有小学，此庙在一土台上。台北即公路，路南侧显露陶片。土台南之沟为一大路，沟两侧亦为居住遗址，有陶片及碎兽骨、炭灰。沟东台地为耕地，此耕地台地之东为一水沟，冲刷此台地之岸，露出居住遗址，彩陶片颇多。仰韶期居住遗址，似限于上述之区域。此区域之南，有葬地遗址，在南寨堡之西，安氏所掘之遗痕仍可见。此区域之北，仅北庙（无量庙）之西，路北露出陶片，无彩陶，仅有灰色及红色绳彩陶，灰色波纹梳成之细陶，其时代似稍晚。安氏将之与南面仰韶居住遗址连成一片，更加入墓地遗址，此史前遗址之范围遂非常之大，似属错误。考察完毕已中午，遂返大坡子进午膳，然后循原路返西宁县城，已天黑矣。

11月26日 星期一

晨间湟川中学文史教员王发科君来谈，王君系本地人，中央大学中文系廿四年毕业，曾任张掖师范校长。据云，黑水国出有二彩瓶，一灰地黑纹，一红地黑纹，前者赠与罗家伦氏，两耳作兽头形，似为汉器。进城探问车子消息，知以零件损坏，非候兰州来车才能修理，至早须星期四五。赴省政府晤及姚衡甫总参议，谓马步青主席今日下午会客，约余往见，候至4时许，始得晋谒。一个典型的回教徒相貌，留着髭须，戴黑色回回帽，穿着黑色长袍，体态宏伟，略谈数句。余谓今年冬令已降，不能野外工作，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能得省府一切帮忙，氏允如有须要帮忙之处，一定竭力襄助。至厉不害君处晚餐后，出城返湟川中学过宿。

11月27日 星期二

阅《史通通释》。中午刮风，天气骤冷。

11月28日 星期三

阅《史通通释》。下午刘雁浦校长由兰州返西宁。晚在刘君处闲谈，刘君谈甘肃省议会选举风潮事。

11月29日 星期四

阅毕《史通通释》内外篇。开始阅纽康（S. Newcomb）《通俗天

文学》( *Astronomy for Everybody* ) 汉译本。赴车站打听开车消息，据云须候至下星期二始能开车。

11月30日 星期五

阅毕纽康《通俗天文学》。翻阅《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十一年二月廿四日致四弟书有“八本”之说（读书以诂训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身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盖即〔国民党〕党员守则之所出也。但党员守则之十二条，不若曾氏之平易切实，曾氏自谓“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自较做党八股者为佳。

# 12月

12月1日 星期六

阅克洛忒《科学进步谈》(J.G.Crowther, *The Progress of Science*)之汉译本。晚间观湟川中学周末游艺会。

12月2日 星期日

阅毕克氏《科学进步谈》。晚间刘校长在同乐春宴客，邀余作陪。

12月3日 星期一

晨间应国立西宁师范杨(质夫)校长之邀，在师校纪念周讲演河西考古之经过。赴车站购票，知明日开车颇早。下午将行李搬进城中，即住车站内。进城后，赴各处辞行。

12月4日 星期二

晨间4时半即起。公路局今日开二车(一轿车，一卡车)，余以有人介绍，故得坐轿车，原定6时开行，因故延至8时许始开行。开行前检查旅客护照，经乐家湾时又停车检查。车行30里至王家庄，机件发生障碍，停车修理。王家庄有一石碑，为隆庆六年“明故明威将军神道碑”，不知其名。车行至乐都，停车进膳。下午继续开行。至享堂车站，军警又检查行李及旅客护照，殊为麻烦。晚宿湟东饭店。

12月5日 星期三

晨间由享堂车站出发，至青甘交界处，又检查旅客护照，卡车中乘客有无护照者，遂遭扣留，余等所乘之轿车遂先开行。闻卡车开回享堂车站，将无护照之旅客及其行李卸下后，始得放行。至永登黑水湾，稍停。至红古城，下车步行。由红古城旧城沿小径至新店子，仅一里余。公路绕山上下，须行20余里。红古城村中有嘉庆二十一年修理义学碑二座。至湟惠渠口附近，又下车步行。至河口，停车进膳。至兰州已天黑，仍下榻科学教育馆。

12月6日 星期四

晨间翻阅最近之渝、兰报纸及杂志。下午赴公路局，晤及黄凤岗副局长，谓12日班车系轿车，行李不能超过30公斤，但最近或有加班卡车，可以多带行李。赴石杰君处，取得石璋如君托带公物玉钩带9件、两足规1件、袖珍汉英字典1册。

12月7日 星期五

上午赴地质调查分所，提取前在武威托运之民勤出土标本。遇及王曰伦所长，邀余于下星期一纪念周讲演，坚辞未脱，只得应允。下午赴民政厅，晤及周秘书，知已拍三电与武威，迄未接复电，东西亦未送来（接汤象龙君来信，知已代催，马县长允许送兰），余要求民政厅再行电催。又往谒谷主席及丁秘书长，致谢其帮助工作，并向之辞行。

12月8日 星期六

上午至中国银行，晤及吴良才君，约下午同赴九间楼，考察吴君所发现之遗址。饭后接省府请柬，谷主席邀余晚膳。下午与吴君同赴卧龙桥西九间楼太平沟黄土台地，为彩陶期遗址，有彩陶碎片颇多，与半山马厂期相同，系灰层中出土。安氏所谓，专属于丧罐之“丧纹”，今乃知其不确（实则去年在西果园后山，即发现居住遗址中有此种花纹陶片）。附近另一处地面则有灰陶碎片（正面粗柳条纹，里面圆点凸出），似为汉代物。返时已傍晚，阎文儒君由十里店来。6时赴省府后花园澄清阁谷主席之宴，在座有丁秘书长、赵厅长、洪厅长等，席系西餐（汤、肉、鸡、布丁、咖啡、水果）。余以武威出土出之金鞍饰、画板及彩罐传观，皆加赞赏。晚间阎君偕乐梅江君来，阎君即宿馆中。

12月9日 星期日

地质调查分所黄绍勋君来约明晨讲演。同乡周崇催君来谈。

12月10日 星期一

晨间赴地质调查分所，讲演今年临洮及河西考古之经过。中午应阎、乐二君之邀，在陶乐春宴会，在座多为二君之东北大学男女同学，



散席已2时许。阎君谈及未来计划，希望余在重庆能为之活动东北文化机关位置，又拟辞去西北师院讲席，返家著书而领北大之津贴云。下午赴省府，知武威所扣之件仍无消息。傍晚接路局通知，谓14日兰〔州〕广〔元〕加班车可以起程，要余亲往接洽。

12月11日 星期二

晨间至公路局，知14日加班车仍为轿车，不能多带行李，惟18日兰广班车或为卡车，约定本星期六再往接洽。晚间抄录刘国钧氏之《馆藏汉简初释》。胃病又发，昨晚呕吐，今日几全天作痛，晚间更剧，奈何！奈何！

12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与吴良才君同赴太平沟，作A、B二地之剖面图，又掘得石器及陶片多件，内有一小石斧，颇精巧。又于其北地面上捡得彩陶数片，齐家式柳条纹细红陶二片。崖壁露灰土及带砂红陶片，似亦属彩陶文化，惟杂有柳条细红陶，与A、B二址之情形不同。吴君兴趣甚浓，至下午2时始收工。

12月13日 星期四

在科教馆仓库中整理存放此间之标本箱，以便点交与科教馆代为保管，忙了一整天，没有助手真是孤掌难鸣。

12月14日 星期五

仍在仓库中整理箱子，将考察团文具仪器、药品及杂物，分别存兰或携川，加以装箱，并作登记簿。傍晚吴良才君来取前日在太平沟所得之遗物，以便整理。约定明天往吴处摄影后，将此批古物赠与考察团。

12月15日 星期六

在仓库中将拟留兰之物，一一加以封条，共61箱，此外提取4箱，运回科教馆，以便随身携带。连忙赶赴吴良才君处，已过约定时间达3刻钟，吴君取出中正山所出之陶罐，加以摄影。即在吴君处午餐。餐后

赴公路局取得本月18日兰广车登记证。至吴君处提取其赠送考察团之陶器及石器，送往科教馆装入箱中，此事即告一段落。赴赵天梵君处商洽存放古物箱之手续问题。

12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赴车站登记。下午米兴泰君送还照相机。吴良才君携其夫人及子女来送行。周崇古君来谈，拟出让彩陶器，共70余件，索价白银万元（合法币千万元矣）。花了一天工夫将账目整理好（9月10日止），预备明日寄出。深宵整理行囊，又写几封信，晨间5时余鸡已初啼时始告一段落，倦极和衣而睡。

12月17日 星期一

晨间7时余即起身，睡眠不够，终日昏昏。进早点后，将行李铺盖过磅，五箱一铺盖共计160公斤（（1）大红皮箱衣服及记录全份41公斤，（2）向君书箱34公斤，（3）仪器文具29公斤，（4）药品杂物24公斤，（5）标本箱西字10号16公斤，（6）铺盖16公斤）。上午将存放古物事与科教馆赵天梵主任接洽，交去留存兰州之清单一纸，计61箱；又武威县府所扣古物之收据一纸，以便代收时注销缴还。赴邮局，寄信及单据。至车站，已10时许，见站中通告，谓今日售票时间由10至11时改为11至12时，乃先去取款、购物。再赴车站，见售票处窗口，购票人已排列成行，及挨至余上前购票，则谓另有一红色登记证，今日分发，须向副站长处领得后始能购票。余急赴副站长办公室，则已下班，须下午始能购票。余知不妙，急返科教馆，请馆中派一工友将行李先运至车站门口等候。余又赴车站，赴副站长处领红色登记证，初不肯发，余乃示以黄副局长之介绍信，乃始领得。至售票处，则换行李票者已甚多，余只得等候，依次序挨至余时，售票员谓登记证后须公安局检查处盖章，始能购票。余赴车站侧之检查处，办事员又云要看法照，始能盖章，余之护照仍在科教馆，急切中，示以黄副局长之介绍信，请其通融办理，始得盖章。返至售票处，此时行李多已过磅，故换行李票者更多，依次序挨至余时，已3时3刻。购得票后，询知行李房于4时半停止接受行李，余甚着急，即速坐车赴总局，幸晤及黄副局长，时已4时10分，余述来由，请其帮忙。黄副局长即令运务组组长来，电话告知车

站，对于余之行李虽逾时亦须接受，过重以180公斤以内，随车携带；后知明日有二车开广元，余之车票系轿车，不能多带行李，又令其准改乘5617卡车，令其办妥后电话回复总局。黄副局长以沈圻局长名义书一便条，由余携往车站，抵站时已4时3刻，行李房已关门，惟仍有人候余，余乃将车站门口之6件行李运进，过磅后知为150公斤，售票员以逾重过多，后乃以逾重者作包裹计算，行李票40公斤，计2858元，包裹110公斤，计14925元，客票6987元（21日起客票为19053元）。又以5617卡车座已售出，初不肯改票，后乃允添一座，为27号。缴费完毕已5时半，令余明晨6时半再来续办未了手续，余乃返舍。阎文儒君由师院来，与乐梅江君及吴良才君皆在舍等候，同去金龙饭店用膳。返舍后，向袁太太及赵天梵主任辞行。与阎君谈一会儿，关于与省府接洽武威县府扣留古物一事，托阎君代办。今日一天，筋疲力尽，加以昨宵睡眠不够，几不能支，然上床后反辗转不易入睡。

12月18日 星期二

晨6时即起身，抵车站时虽已6时半，而办事人员多未到，至7时许，行李房始开，将余之行李6件贴上标签，送上车子，又至办公室补填包裹托运单，手续完毕。车子原定7时开行，以通行证未发下，改于8时开行，结果至8时半始开。阎文儒、乐梅江、王永焱三君来送行。余所乘之卡车载有31人，虽仍拥挤，然较之河西之黄鱼车，已胜过远矣。车经东岗镇，停车检查。经麻家寺至三角城（50公里），为前次赴兴隆山曾经过之路径，惟以已届冬令，风景更为萧条。由三角城西行20公里，抵甘草店，停车进午膳。公路上山，经车道岭，在山上平路行走，下山至陈口镇，计行54公里，即宿定西。时尚早，乃进城一游。过永定桥（有光绪元年《偕乐桥碑》，知原名“偕乐”）进东门，城内市况不繁盛，与永登等处相似，饭铺几皆在车站附近，城内仅什字口有一小饭馆。由什字口南行，街东有一关帝庙，现改为军粮库，庙门外有乾隆四十八年铁铸旗竿一对，大门壁上嵌嘉庆间《重修关帝庙山门神道记》，天井中仆卧一乾隆廿四年《关帝庙碑》，已断残。庙中又有乾隆十五及卅四年铁炉各一。以时已晏，乃返车站斜对过之乐安旅社过宿。据车站站长云，今日有军车30辆西开，经定西车站到取用汽油，致令告罄，现已电请送油来定西，明日能否东开，端视汽车能否送到定西。

12月19日 星期三

晨间至车站，见牌上通告，谓以汽油告罄，已分别请兰州和华家岭送油来济，约10时左右可到定西，加油后即开车，乃不敢他去，在车站静候。及汽油送到，加油开车，已10时半。由定西开出，经景家口、袁家坪、李家堡、红土窑，至宁远堡。沿途两侧为黄土台地侵蚀而成之低岗，树叶已凋谢，山峦、田畴、村屋一片灰黄色，至为单调。由宁远堡上华家岭，更为荒凉。公路在山坡间蜿蜒折曲，几经回旋，盘绕而上至华家岭车站，停车进膳（由定西至此65公里）。兰广及兰西二线，在此分叉。膳后复西行，下坡至马营镇，又下坡至波儿川，过川后仍须越一山，始抵通渭（华家岭至此48公里）。华家岭地势较高，幸今日天晴，又是中午经过，故不觉冷。通渭以毛线出名，但售毛线商铺在车站附近，不在城中，余购得3斤，然后进城一游。城中市况萧条，多为住宅，城门7时关闭，故匆匆出城。今日身体不舒，稍发烧、咳嗽，当由于感冒，食Aspirin〔阿司匹林〕。住车站北侧之大东旅社。

12月20日 星期四

晨间由通渭出发，因司机带黄鱼，且有8捆货物，故颇拥挤。余坐在车后方，尘埃满身。车行75公里至秦安，亦须翻越数山坡。在秦安午膳后再东行，23公里云山镇、44公里南川河，57公里抵天水。所经之地，山间坟园常有常绿树成丛，但今日天阴，途中仍觉寒冷。至天水，进北门，住秦州旅社。天水为陇南要邑，有电灯厂，大什字之南北为青年路，东西为中山路，西街有明代乡贤胡来缙及胡忻父子祠堂，东街有汉忠义纪将军祠。时已入夜，身体不舒，故提前返舍入睡。此间天气较暖，室中可以不生火，砚水亦不冻。其地产鲜藕、花生、柿子，物价较兰州便宜（木须肉小碟、血豆腐汤及花卷，仅350元。）。橘子由四川运来，每斤400元，较兰州之1200元一斤亦为远廉。

12月21日 星期五

昨宵天水微雪，今晨已停，但仍有雪意。车由天水开行，经兴隆镇，上坡行山中，下坡即为娘娘坝。此时雪花又降，坐在卡车中，浑身是雪花，幸无昨日之尘土灾。上大山顶，坡陡雪滑，车忽倒退，几翻入谷中，可谓险矣。越大山顶后，下坡至麻沿河，雪始霁，日光隐现。又

行27公里，始抵江洛镇（距天水109公里，距娘娘坝67公里），停车进膳。饭后又行27公里，抵徽县，住公共宿舍。今日所经者虽仍为丘陵地带，然不复为侵蚀之黄土山，而为变质岩之石山，表面一薄层风化之岩石，故易蓄水，且气候亦稍潮湿。晨间所经之处，山间积雪一薄层，尚露绿意。下午所经无雪之处，山间悬崖，时有常绿树成丛，田间草色尚带灰绿，山容亦较奇雄尖起，与黄土山不同。居民住宅，常为瓦顶，而非泥顶，亦增景色之复杂化。至徽县，进西门，车站即在西门里，上街闲逛。徽县以产酒出名，为一旧式城市，未经现代化。晚间什字口附近饭铺悬挂方形纸灯，有类四川。返余，茶房谓此间鼠患颇剧，如有食物，不要放在桌上。此亦近于四川文化之特征也。

12月22日 星期六

晨间由徽县出发，天阴欲雪。徽县附郭似尚富庶，山为红岩，表面风化为梯田之土壤。行18公里，过一大桥为永宁镇，翻过一山，行26公里抵两当。其东一溪颇阔，无桥梁，过溪后，又上山坡，下山为灵官庙。车行谷中，颇为平坦，两侧山峦岩石颇雄奇。经杨家店，村东一小桥，即为甘陕交界，有木碑指示，然风景仍继续不变。其后转弯过二石桥，车行傍溪之狭道中，溪水清涟，闻流入白龙江。出谷后为草店子，始又开扩，两侧为黄土台地，居民有住窑洞者。又5公里抵双石铺，停车进膳（距两当35公里，距徽县79公里）。双石铺乃汉中线及宝鸡线之分歧点，旅舍、饭店、药房颇多，房屋多为洋式者，乃公路通后之新兴市镇，中心为检查所之方亭，车站即在亭侧。饭后再行，又上山坡，山岭一石碑刻“酒奠□”三字，此时又降雪，下山后为酒奠沟。行34公里抵南星镇，有驿站及汽车站，农舍数十户，沿公路有开设店铺者。此间开始见及水稻田，行18公里抵高桥铺，为紫柏山脚。上山3公里，下山6公里，即抵庙台子，山岭有一石碑刻“柴关岭”三字。紫柏山风景颇佳，此时下雪，更增妩媚，住庙台子大同旅舍。东行为留侯祠，门口有道光元年古歙程思泽书“紫柏山汉张留侯辟谷处”一碑，进门后过一木桥，上书“进履桥”，前殿为灵官殿，正殿正中为三清殿，两旁为三官殿及三法殿，东为东华殿，西为留侯祠，而以留侯祠为大。祠之前殿立有清道光及同治年间之碑，正殿塑留侯像，三络黑须，当为晚年辟谷时光景，非复少年时之“貌如处子”。殿北侧一小门通后花园，有花木之胜，壁上嵌

诗碑颇多，似皆清代人经过此间所题咏；又立有石碑，其中一碑为道光间重镌康熙卅二年布政使滕天绶撰书之《留侯祠记》，似为此间纪年最早之碑。时已薄暮，天又下雪，余乃匆匆返舍。

12月23日 星期日

由庙台子出发。昨宵继续下雪，晨起时一望皆白，途中亦时雨雪交下，露坐卡车中，满身潮湿，更无心欣赏雪景。始知玩赏雪景，须家居享乐，羊羔美酒，低唱浅斟，非所以语仆仆风尘中之劳碌人也。由庙台子行15公里为留坝县城，乃山中小邑。此后公路沿溪而行，越一低坡后，即为褒城辖境。经褒城之铁佛镇、马道镇，后者距庙台子48公里。沿溪又行33公里，即抵褒城。将近褒城时，公路避开故石门道，由一铁桥越溪而过，桥侧驻有军队检查行旅。过桥后为新石门，共穿过三门，对岸即汉石门道，刻有《石门颂》，现于其上建筑一亭，又修复一小段栈道以示例，惜未能下车前往一游，加以下雪，即摄一影亦不可得。近褒城处为惠褒渠，进水闸，在褒城车站停车进餐。此间为赴汉中及广元二路之分叉点，饭后继续前行，又越一铁桥，经县城外郭，向南而行。褒城附近为汉中盆地之一部分，平原绿野，稻田菜圃，风景不殊江南。经黄沙镇，行33公里抵沔县，两侧又为山丘，但河岸颇阔，田畴尚多。城南3公里路侧立一木碑书“武侯墓”，5公里为武侯祠，规模颇大。更南行乃入山谷中，谷口有一土台，立一石碑书“武侯读书台”。入谷即为汉惠渠。此后车行山中，有时稍开旷，即为一村，农民循山坡种地，成阶梯形之水田，与四川相似，农民男女亦常头缠布帛，与川中同。经新铺镇、青阳镇而抵大安镇（属宁羌县），即下宿其处。

12月24日 星期一

晨间由大安镇动身，雪已停，但天仍阴霾，路中雪融，道路泞泥。山中约行10公里，上五丁关，道旁磨崖刻“五丁关”三大字。上山7公里，下山4公里，又行数里，即抵宁羌县，现改名宁强。车站在城外，停车进膳（大安镇至此38公里）。车又上坡，翻越一岭，又越一岭，后者似即七盘关，磨崖刻“西秦第一关”五字。共行32公里，下坡即为四川界之广元校场镇，四围山色，不复如陕境之积雪皑然，此时日光穿薄云而出，若隐若现。又行10公里为中子铺，10公里为神宣驿，越龙背坡，

再行10公里至朝天驿。此处距广元仅30公里，然公路循山修筑，在山腰间，左为悬崖，右为深谷，道路崎岖高低，转弯又多，故汽车常出事（前年冬潘恂君即在此一带翻车）。经千佛崖，进广元城，抵车站已傍晚，即住嘉陵江畔之忠信旅社。900余公里之卡车旅行，告一段落。

12月25日 星期二

今日天晴。现下广渝客票及行李二者共需5万8千多元，身边所携之考察团余款，不够此数，途中宿食尚需数千元，故决定改乘木船。后天有船开渝，途中约需十二三天，索价3万元（带饭），后以2万5千元成交。广元旧式店铺在城外下河街及上河街，新式店铺在城内南北大街（中山街），东西街甚短，以地形狭长，滨江依山。西街关庙侧有桓侯庙，庙前肉架甚多，以其为桓侯之本业也。

12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阴，下午放晴，游广元千佛岩。出北门，沿公路，约行4公里，即抵其地。今春新修一庙，庙北磨崖刻“千佛崖”三字，旁有题诗及题字，以过高未能认识清楚。更北之山坡上，尚有数佛龕，新庙之南为佛龕之集中处，有藏佛洞，乃道光二十二年“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所镌之西藏佛像。其北嵌一大石碑，乃道光壬辰岁印侯安定邦所书之“神”字。其南之磨崖上，元明人题字颇多。更南之佛龕愈多，但一部分接近地面者为筑公路者所毁。山腰有一大洞，上镌“大云古洞”。洞外南侧一洞，有题记二方：一方字较大，上镌二行“剑南道按察使银青光……/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韦抗……”，另一方字小，未能认出。靠近地面之一小龕，镌有题记：“钦赐朝散大夫巴州刺史……/王何广明六年十月中貳车/知鸿胪主簿除奉国令/罹乱前七日挈家出京/官五月遭替中和二年三月/行在蒙/圣帝鉴屈除官赐章五月赴陕参谢经此……/获骨肉平善相随……/此功德时中和二年五月……/日记记”。稍南近地面之一大洞，亦有题记数方。更南为牟尼阁及睡佛洞（后者为涅槃像），更南则佛龕大部分毁去。南面尽处有一农舍，以一小溪与千佛岩村庄隔开（村中有廿余家），由农舍后一小径上山，有一鸟道，可通上部数洞，攀援而行，颇危险。其中一洞有清人重修时题记：“道光己亥春二月奉广元县知县徐庶卿来此装佛/千佛岩见夫层峦耸翠峭壁危岑以为人力不至于此

于/是兴工督匠未经一月凡大龕小龕无不振旧如新真/神之有感也偶成一绝云/自古佛岩著大观累经风雨半凋残而今绘彩重/施后可作蓬莱海岛看/梓潼七曲武生薛应弟题。”又北一龕中镌三像（中释迦立像，两侧菩萨），两壁浮雕人像各二，北壁立供养人像上面有题记一方，共8行有余（“开元十年太岁壬戌二月癸闰朔/八日庚辰满（？）弟子彭景宣奉为亡/妣郭氏敬造释迦牟尼 佛一龕/祈亡 妣魂路乘兹善根千华台/上□法性以生身七觉池中淖（？）禅/□而悟道是存大小身康十力（？）九/□□□被三坚千家自散上□/五（？）州（？）□□无边同预晓（？）日俱登/彼（？）（？）”）。更北行，无径可通，乃循原途攀援而下。广元千佛崖之佛像，以释迦及观音像为最多，释迦多为坐像，但亦有立像，两旁站二菩萨，或两弟子、两菩萨，稍大之洞则更增二金钢，或二金钢、二天王，涅槃像仅见二龕。观音多为立像，项悬缨络，一手持净瓶，一手持柳枝。此间多为小龕，大洞不多，又多不能上去，仅有二洞之像较大（一立像，一坐像），其余则大者如生人大小，小者仅及尺。石为砂岩，有几洞之像，蚀剥已不可认辨，且多经近代重新粉刷，但保存佳者，尚可以窥见盛唐作风。游览一周后，乃返城，整理行装，预备明日登程。

## 12月27日 星期四

晨间打铺盖正拟上船，船户派人来谓手续来不及，改明日开船。余乃借此空暇，将考察团账目清算，工作费离兰时已罄，旅费已垫6万余元（船费在内）。

## 12月28日 星期五

晨间将行李、标本箱等送船上。船上以行李过多，又要加价，经交涉后，始得让步，真是麻烦。船今日尚未能开行，须候至明日，乃坐茶馆以消遣，阅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1-224页）。晚间即睡在船上。

## 12月29日 星期六

以驳船未能雇好，船仍未开行。写信与傅先生，以离兰时匆匆，未能写信通知也。当时以不知傅先生已由昆返渝，故仅于致余文荪君函中



请其转达离兰日期。今日之信，乃详陈所携带之物品，抵广元后之计划，及返川旅费之预算，请其设法代筹。下午无事，整理旧日记。晚间仍睡船上。

12月30日 星期日

仍在广元，船又因故展期开行。无事可做，整理旧日记，并上街理发。晚宿船上。

12月31日 星期一

仍在广元。昨宵竟下起雨来，今晨未停，寒雨连江，虽有诗意，而生活在船上，颇不舒服。将去年冬敦煌戈壁之半月旅行记转录一遍。下午阅《击磬录》，乃同治年间排击西洋传教者之作，自称“楚江老叟”，攻击语多可笑，亦中欧初期文化接触时对外误会之文献也。

[1]编者注：疑为“西夏碑”之笔误。

[2]编者注：金城县主墓志全文，详见夏鼐《武威唐代慕容氏墓志》一文（见《夏鼐文集》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又见《夏鼐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3]编者注：慕容曦光墓志全文，详见夏鼐《武威唐代慕容氏墓志》一文（见《夏鼐文集》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又见《夏鼐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1946—1952 卷 四

# 夏鼐日记

顾廷龙题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夏鼎日記

顧廷龍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夏鼐日记 / 夏鼐著 .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9

ISBN 978-7-5617-7173-0

I . 夏... II . 夏... III . 夏鼐 ( 1910 ~ 1985 ) — 日记 IV .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09 ) 第157186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 夏鼐日记

著 者 夏 鼐

特约策划 陈丽菲

责任编辑 陈丽菲 陈庆生

审读编辑 徐 艺 施隽南 金程虹 唐佳洁 许孟君 陈思维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赖芳斌 徐 真 王 卫 邱红穗 王丽平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印刷者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插 页 48

印 张 279.75

字 数 4 383千字

版 次 2011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173-0/K·313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联系)

# 目录

[1946年](#)

[1947年](#)

[1948年](#)

[1949年](#)

[1950年](#)

[1951年](#)

[1952年](#)

[返回总目录](#)

# 1946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二

西北考察工作完毕，取道广元返渝，虽已搬至船上住宿，而一时尚未能开行，守候着等开船，无聊得很。昨日阴雨，今日放晴，然而四川冬日的晴天，多是阴云浓布，阳光若隐若现。晨间上岸一游，此间军警及学校在东山公园开新年庆祝会，街道店铺悬挂党国旗，门上贴机关首长所书春联，算是唯一的新年点缀了。胜利后第一次的新年，仍是不景气。国共谈判仍无结果，像今天的天气，阴霾不舒适。下午便躲在船中，阅曾文正公《十八家诗钞》（李、杜七古诗）。

1月2日 星期三

天近亮时，江上寒风怒吼，吹进船篷，又钻入被窝，被冷如冰，比西北冰天雪地中睡热炕远要寒冷得难受。起来后穿上狼皮大氅，风仍吹个不停，日光隐在云中，河滩上的细砂被风吹得满天飞舞，使得浅灰色的天空更显得灰昏。坐在船中无事，阅《十八家诗钞》。下午船户开始将羊毛搬到驳船上，明天也许可以开船。据云雇用船夫颇为麻烦，船主除供应膳食外，仅允供工资6000元（广渝单程约行12至15天），工人则索8000或10000，故今日始雇定，以致耽误开船的日期。

1月3日 星期四

昨夜风停，今日晴爽，阅《十八家诗钞》（苏、黄七古诗）。今日船要开行，广元城外河西岸尚未去过，便趁今日和暖，过河前去一游，由渡口而北，岩上刻有民二十三年邓锡侯剿匪记，附近有两三龕佛像，皆为近代之物。北行约半里，即为著名之皇泽寺，几失之交臂。“皇泽寺以武后故里故名，有传武后创者，寺中石刻后相及诸佛像，皆唐代遗迹，与城北千佛岩相擅美”（民国三十四年杨家佐撰《重修皇泽寺记》）。庙中正殿，下层储有碑碣数方，皆为近代物。其一即武后相，乃民国时重刻，有民国十五年刻存原题辞。另一即民国三十四年重修碑记。此层岩中亦刻佛像，惟多已残破或被凿去。上层为大佛像，中间释迦立像，两旁为二弟子及二菩萨、二天王（南侧弟子足旁有一供养人像），刻工颇佳，唐代物也。其南一龕，有中心柱，柱上东面刻“本路转运使崔峰与知军州事郭谔同装佛一龕。庆历丙戌上元后一日题”。其他三面则为庆历六年、明景泰六年及康熙丙寅年题记。此外尚有佛像数龕，皆为小龕，无题记。游毕，返舟。下午船始启碇，便仅行里余，即停泊于五佛寺南。成《嘉陵江上》：

陇坂秦栈兴未穷，又上巴船听江风。冈峦起伏千峰翠，滩石纵横一径通，盗贼拦江如乱麻，身世飘零似转蓬，冷云微雨卧舱里，梦魂早已到瓯东。

## 1月4日 星期五

晨间由五佛寺侧启行，以载重逾量，中途搁浅，午间始抵广元县属之河湾场，稍停进膳。启行后又搁浅，以人力牵缆，强拉之起行，费时甚久，仍无效果。乃派人进城，雇下驳船，将羊毛提取数袋，始得成功。时已薄暮，乃即停泊河湾场南约半里处。少顷，有两只棉花船亦来停泊于旁。闻此间不安静，常常出劫案，我怀着戒心，然亦无可奈何。晚间睡后不久，邻船犬吠，惊醒后向船首一看，五六人上来，三人手里提着手枪，都拿着手电筒，口里嚷道：“你们躺着，都不许动，有武器都交出来。”我知道不妙了，只好硬着心肠，一面计划着怎样可以减少损失，匪徒约十来个人，检查我们，知无武器，他们便动身搜东西。几个人到邻船去，劫去珠宝牌香烟两大箱、白马牌香烟三大箱（每箱现价20



余万元），又搜去现钞若干。在我们船上，则主要目的在我所携的五个箱子，要我开锁给他们看，先打开仪器的箱子，我告诉他们是公家之物，那个像是首领的便说，不要你们这些东西，不过都要打开来看，东西散乱满舱；又打开药品箱，也一件一件都看过；又打开向先生书箱，我知道他们是不要书籍的，便转过来打开标本箱，名义上是给他们看，暗里连忙将一小包，潜行取出混在他已检查过的箱子里；他们将标本也打开几包，看是朽木头，问我是否这里是沉香木，我说不是，你一嗅便知不是沉香，他们便丢下这里。又开我的衣箱，取去了皮桶子及厚呢大衣等，检查身上取去现钞万余元。他们留下一两个小喽罗在我们船上乱搜，军政部押送员向兢（字上陞，桂林人），被取去Coklin自来水笔一支、现款五万余元、衣服数件。田押送员则失绒衣一件、现钞八千余元。匪徒在邻船将香烟抬去后，那位做头目的忽又到我这里来，要我交与他照相机一具，我一看所有三部照相机都被他的喽罗拿去了，他说河滩上有一篓药品、仪器等，我们不要，你可拿回来，不过要交出照相机，否则要不客气了，将手枪一扬，要我跟他上岸。在河滩上，他们正在收拾赃物，预备动身，另有一竹背篓，系由余船上取去者。他说这些东西你可拿回去，不过那一架是照相机，要留下来，他便一一取出，大平板、照准仪、药品、望远镜、皮尺、反光镜箱及我私人的二件皮筒，都在里面。他将皮筒取去，交与他的助手，说这些是要的；又取反光镜箱，问我如何用法。我心里想，你要我教你用法，不怕我要收你学费么？口里只好说：这说来话长，你如果一定要拿去，拿回去后再请人家慢慢地教你吧，我便取那背篓，拿回船中。他说等我们走后，你点上灯，慢慢地收拾你的东西吧。我回到船上后，匪徒令邻船苦力将香烟抬上岸，向河湾场而去。后来听说，在河湾场口，令船夫回去，他们将东西弄上渡船，向下流而去（第二天发现这渡船在下流约两三里处）。匪徒派一人持枪在船头放哨，不准吾们上岸，天将亮时，他才跑开。我一个人点着洋蜡将劫余之物，匆匆收拾入箱，五个箱子的东西，真够我麻烦了，乱塞进箱子，我便整理被褥，发现匪徒上岸时，示威放的一枪，便击在我的被褥子上，弹痕犹存。不作赵亚曾及许德佑之续，亦云幸矣。躺在被窝里，总是睡不着，天一亮便起来。

1月5日 星期六

天一亮后，即起来将已知道的失物匆匆开一清单，将各箱锁好，乃与军政部向押运员，一同去河湾场保甲长处报劫，令保长派人引我们赴河西乡公所（在上西坝）。遇及权副乡长，令乡公所一面派人赴河湾调查，一面派人与余等同赴县政府。进城至县政府，晤及萧毅安县长，即派警察局长刘彦章率领警察，偕往警备司令部，协同军队前往河湾场。余亦偕之同返出事地点，军警在河湾场附近各村搜检一回，毫无结果，不过虚应公事而已。忙了一个下午，傍晚即带毕保长及吴乡队副进城。余因船拟明日即开，故又进城一次，请县府具函证明其事，萧县长系暨南大学史学系毕业，因系同行，故尚肯帮忙，当晚即给余一公函。闲谈许久，闲谈中闻前日朝天驿之北，有一军车倾覆，死亡及重伤者7人，司机将车修理后，将此7人拖上车载去，继弃之于山谷僻静处，至今日始发现尸身，县府正调查此事，并电陕西褒城县扣押此批军车，真可谓行难矣。送余《重修广元县志稿》一部。返至苟船主处，因无钱开旅馆也。苟船主引余至一船上，睡在水手房中。昨夜通宵未睡，今日又跑了三四十里路（河湾距城15里），倦劳已极，咳嗽增剧，胃病又发，希望不要累出病来。

广元县政府公函法字第七号民国三十五年元月五日发

事由：为函复贵组公私物件被劫，已拘押保甲，限期破案并已派队严密查办，请查照由。

本文：顷准

贵组三十五年一月五日公函，为此次在西北考察历史完毕，有公私物件共五箱，由组员夏鼐押运回渝，在广搭乘军政部军需羊毛船，不幸于一月四日在本县河湾场附近，被匪徒十余人持枪抢劫，附抄失物单，请予查办等由。当派本县警察局长刘彦章，率队前往出事地点，严密清查至托。除该乡乡队副吴克征、当地乡长毕玉林防范不周，已予拘押，限期破案外，准函前由相应函复查照为核，此致

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

1月6日 星期日

昨日忙了一天，心身交困，晚上又睡得不安，苟船主谓今日早餐后有二船开往河湾场，可以赶上停泊在彼处之船，余与向押运员便在他那儿等候至中午，据云手续未办好，今日不能开船。余因公私物件都在河湾船上，颇不放心，恰巧林甲长由河湾回来，说乡公所不准他们开船，故船仍停泊在河湾。我便决定返回河湾船上，今日身体不佳，由城赴河湾场虽仅15里，由何家渡过河，沿公路经曾家桥、上西坝，然后折入小路，至河湾场，日已将西落，想不到羊毛船不告诉当地保甲，已经于中午开行了，余此时进退两难，后来打听此去昭化县属之上石盘约10里左右，中午由河湾开行出船，大概即停泊他处。余便决定赶上去，翻过两个山巅，山径小路皆无人家，至梁家营，为一小村，日已西沉，据云离上石盘尚有五六里，沿着河岸而行，沿途无人家，天已黑，此时余颇有点心慌，途中如碰到匪人，连呼救都无人听见。近上石盘时，天已漆黑，阴历初四日，月亮仅为一弯眉月，小径急行，前后并无灯光，黑暗中看不到村庄，也看不到河中船只，颇慌。上石盘为三窝村，如羊毛船不停泊此间，则必下行至昭化，晚间恐只能住在上石盘，不要住在匪徒家中，夜间被害也无人知道，若船已下行，则明日恐又须向南追赶，不知道要赶到哪儿，始能碰到，若失之交臂，则麻烦更多，被劫后身边无钱，人又过于疲劳，前途颇困难。我此时思潮起伏，而上石盘又一时未能抵达，余又惧上石盘为滨河之三家村，不在路旁，或已错过而不知，若然则今晚之住宿亦将成问题，前村为何处，相距几里皆不可知，幸此时忽见前面数十步有房屋，近跟前时始见房中灯光，知为上石盘，有十余家，闻有船四五只停泊在对岸，须雇人渡船前往，有否羊毛船在内，其人亦不知。余正接洽雇人摇渡船前往，忽见苟二老板由一茶馆出来，说：“老乡，你也来了，我们都在这里。”余大喜过望，船夫十余人，一同渡河至羊毛船上，晚宿船上。经过了今日之冒险，竟化险为夷，今晚睡颇安适。诵杜工部“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春达行在所》）不禁惘然自失。

## 1月7日 星期一

在船上，补记三日来之日记，又洗衣服，已生虱虱不少。坐在阳光中，与船夫们一起捉虱闲谈，知道船上颇多忌讳，船头及船舷出水处不准大小便，船上做晚饭不准拿上岸等，如有犯忌讳，常要被罚出钱敬神。今晨由上石盘五佛崖动身，中午抵河口，离昭化县城仅2里，乃白龙江与嘉陵江汇合处，水势较大，驳船所装之货转入木船，驳船径返广元。午后，余上岸赴昭化县一游，系一小城与大市镇相同，进南门，有紫云宫，东街鲁氏宗祠，有三石牌坊。返船后，即又开行，傍晚抵射箭河，为昭化县射箭乡所在地，即停泊其处。此亦为一小镇，与河湾镇相似，余颇怀戒心，中夜镇上犬吠，即被惊醒不能入睡，此种旅行真是困人。

## 1月8日 星期二

晨间上岸，一观射箭河市场镇，有饭馆数家，且有一宿店，门外挂着“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灯笼，又有中心小学一所。今日阴历初六，系此场市集之日，粮食及柴炭颇多，为此间附近之出产。返船后无事，阅《十八家诗钞》中“孟襄阳及李白之五律”。船停泊射箭河，等候苟船主由广元来。

## 1月9日 星期三

今日仍住在昭化射箭河，阅许地山《道教史》卷上（1—182页），乃是“道教前史”，惜未见其下卷“道教本史”，叙述教理及教相。傍晚，羊毛船最后二艘由广元来，但苟船主以事仍未来，向、田二押运员已随来，遂迁入彼船，与之共同开伙食，添菜较方便。财物已失，不要再弄坏身子。

## 1月10日 星期四

仍住射箭河，阅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1—414页）。今晚微雨，嘉陵江两岸万山皆在烟雾中。夜中睡醒，忽见船头灯光一现一熄，与河湾匪徒登船时情形相似，大吃一惊，难道又再度光顾么？后知系船伙上岸赌博，散局返船，以洋火照路，始将心放下。自经事变后，草木皆兵，殊为困人。

## 1月11日 星期五

仍在射箭河。晨间苟老板由广元来，谓明日可以开船。今日初九，又为此间市集之日，与向、田二押运员上岸闲逛。阅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以天宝行之后人搜集材料颇丰，为研究十三行不可缺之书也。又阅《十八家诗钞》卷十八“杜工部五律上”。

## 1月12日 星期六

今日于昭化射箭河动身，心想这番也许可以一帆风顺，月底以前到重庆。开行不久，河风渐大，抵剑阁县张王乡之福兴场（现改名为复兴场），便停下来，上岸一游，系十余家之小村，今日非集市日期，只能买到豆腐与酒。午餐后船又开行，傍晚抵剑阁县张王乡之红崖寺，四只船仅开行三只船，有一只在距红崖寺约一里的地方（孤舟滩）搁浅，雇了驳船去弄一晚，仍无结果，明日不能开船，真是霉气。阅毕《广东十三行考》一书。

## 1月13日 星期日

船停在红崖寺。今日系阴历十二月十一日，此间赶集，人颇拥挤，上岸一游，有数十家，且有一寺，现驻有自卫队，乡人来赶集者，以柴炭、木板、菜蔬为主。昨日搁浅之船在滩上冲了一天，已经漏底了，据云夏间水大时，像这种情形，早已将船冲散了，只剩下打捞船板的工作，货物一概飘没，无法追迹。今日船主雇二驳船，将船中羊毛起至沙滩上，花了一天工夫，尚余四十余包未能起驳，明日再继续工作。余无

事，阅《十八家诗钞》卷十九“杜工部五律下”。

## 1月14日 星期一

今日仍停在红崖寺。搁浅之船羊毛起驳完毕后，始得浮起，驶到红崖寺对岸，弄上沙滩，明日修补。军政部的押运员上岸赌牌消遣。余无事阅《十八家诗钞》卷二十“杜甫、杜牧及李义山之七律”。今日系阴历十二日，月光颇明亮，戏改李义山《春日寄怀》为一对联以自遣：“纵使有山有水兼有月，可堪无钱无酒又无人。”

## 1月15日 星期二

晨间大雾弥江，日出后上岸闲逛，在红崖寺村庄对岸之山坡发现汉代花砖碎片4块，但未能觅得墓址。返船阅冯承钧译《史地丛考》（商务出版，系沙畹、烈维及伯希和之论文）。搁浅之船今日开始由木匠修理，浸水之羊毛四十余包亦打开，分散在沙滩上晒干，船主以所带之钱不够，昨日已遣人赴广元取钱，以惩前失，决定又雇驳船，（可装6吨）一只，即须十余万元，而前昨两日之驳船费及修船费，皆属其额外支出，大概须几天始能开船。搭客有改乘他船南下者，余以行李过多，又囊中乏钱，只好耐性等候，诵杜甫“三年奔走余皮骨，仅有人间行路难”之句，不禁爽然自失。夜间闻水手在岸上吸食鸦片，为乡公所所获，立券3万元以求了事。

## 1月16日 星期三

今日为阴历十四日，又为红崖寺市集之期。搁浅之船已修理完毕，浸湿之羊毛，亦已晒干，重新装包。余无事阅冯承钧译《正法念处经阎浮提洲地志勘校录》（S. Levi [列维] 著）。又阅《十八家诗钞》卷二十一“苏东坡七律上”。

## 1月17日 星期四

船仍停在红崖寺，将晒干之羊毛重装于修理好之船上。余阅《秦代初平南越考》（L. Aurousseau [ 鄂卢梭 ] 著，冯承钧译，1—130页）及《十八家诗钞》卷二十二“苏东坡七律诗下”。昨宵下雨，今晨天阴，下午始放晴。

## 1月18日 星期五

仍泊在红崖寺，船主派往广元取款之人下午已回来，明日可以开行。阅藤田丰八著《西域研究》（杨炼译），此书余曾购一本阅过，惟此版似有数篇为增入者。又阅《十八家诗钞》卷二十二，以作消遣。

## 1月19日 星期六

阅《十八家诗钞》卷二十三“黄山谷七律”。船自红崖寺开行经大灰滩，少停进膳，经磨盘滩时，水浅而急，船底擦滩砾作响。抵张王庙（一作张爷庙），剑阁县张王乡公所即在其地，有中心小学即在庙中，住民百余户。庙中有乾隆五十二年铁钟及道光二十七年碑。村外里许，有石桥跨溪，旁立广安桥碑（民国二年立）。午餐后，船主上岸，借钱购粮，返时已晏，只能到黄金口，彼处静僻，土匪出没，故决定停泊张王庙过宿。

## 1月20日 星期日

上船已20余日，仅行水程140里，今日起碇颇早，共行80里，算是打破开船后之记录。晨间由张王庙动身，今日经过险滩数处，在柳树河，各船之驾长上岸视察滩水深浅，然后再开行。过哪吒滩，经黄金口至陶汇滩，水浅而急。前在孤舟滩搁浅之船（盐局NO.16），与滩上砾石相撞，船底又开缝漏水，乃急划靠岸，停船起货，觅出漏孔，即加修补，幸无大碍，乃继续开行。经群猪滩，江岸碎石累累如群猪偃卧，又

经江口老君滩亦皆颇险。在江口附近进午膳，未靠岸。下午行近猫儿跳（即虎跳场）时，各船驾长又停舟，视察滩水情形，然后返船驾驶，越滩后即抵虎跳场停泊。场属昭化，驻有军队，正在清乡，上船检查一周，始允船中人登岸。今日（阴历十二月十八）为此间市集日，街上乡民赶集者颇多，镇上有乡公所及中心小学，嘉陵江民船上下水皆在此处停泊一日。市肉飧水手，每人一斤（下水船仅此间食肉一次，此外烈面溪一次，每人10两；上水船以时间长久，纤拉辛苦，有八次吃肉，重庆、南充二处下站有八样菜。船只失吉抢救后再开行，亦有肉。）苟老板以无钱允抵保宁后再补，水手颇有怨言。猫儿跳之下15里，青牛庙滩吃水现仅一尺半，须另雇小驳船，约需万余元，老板囊空，上岸设法，明日能否开行，殊未可定。余登岸游览，此间去夏水灾，房屋庙宇皆遭冲刷而去，现下房屋多已新建筑好，庙宇则未修复，市况与红崖寺、张王庙等处相同，惟旅馆、饭店及肉架较多，今日余误将船上李干事之脸盆失手落水，须要赔钱，囊中寒涩，允设法借钱赔付，真是走霉运。阅《十八家诗钞》卷二十四“陆放翁七律”。

## 1月21日 星期一

苟船主昨日及今晨设法借钱未能到手，乃出售船上之黄豆，始有钱雇驳船。午后开行，驳船二只，须驳运两次始能毕事，故今日仅行15里，停泊青牛庙。登岸一游，今日适为市集，乡民熙攘，在庙侧崖上俯瞰第二批羊毛船过滩，水急而浅，水道又曲折，观之令人惊心动魄。返船后，以此间为静僻小镇，与河湾场相似，船又停泊对岸荒滩侧，夜间寝不安席。阅《十八家诗钞》卷二十四“陆放翁七律”。

## 1月22日 星期二

晨间由青牛庙起碇，中午经背风滩。此亦为著名险滩，先派人上岸，前往视察水径，然后放船过去，急湍曲折，幸得无事。近阳溪滩时，见一船触石漏底，将货物卸上岸，空船以水桶去漏进之水。又前行为阳溪滩。据云，本亦甚险恶，从前常常有船在此失事，滩旁河岸拖上岸修理之船只，排列成行，几同船厂；去夏大水，将滩上碎石冲刷去一



部分，故现下可以安全渡过，岸旁居民失一捞物之机会。经鸳溪口（昭化县龙凤乡公所），以时尚早，故未停泊，继续开行。经竹滩及杂木滩，而抵亭子口，即停泊其处过宿。此地亦属昭化县龙凤乡，为一小村，仅20余家，殊为荒凉。晚间又不能安睡。

## 1月23日 星期三

晨间由亭子口起碇，日出时，已抵小站河，又经双树子、葡萄碛（亦为一浅滩）、笕箕滩、鹞儿崖（悬崖临江，鹞子作巢其间，船过时尚见数鹞栖其上），抵苍溪县城，未停泊，仅在对岸临江寺交纳大河使用费。临江寺依崖凿石作楼，有“嘉陵第一楼”匾额，岩上又刻同治间蔡懋康书“神仙洞府”四字及跋语“汉昌滨嘉陵江，隔岸平峦叠嶂，杜工部题曰少屏……”等语及其他石刻，匆匆中未及细阅，即行返船。苍溪县南，隔江山上有一塔。船经竹根滩、淘金滩（水道曲折，水浅而急，亦为险滩。其旁有二船失事，正在河岸上淘干修理，所卸货物即堆其旁。）及北崖滩，又行10余里，所经处无浅滩，船行殊平稳。最后经瓦子滩，举目遥瞩，阆中县之塔已在望矣，以时已晏，即停泊沙沟子过宿。此地离城仅6里，以酿酒出名，有酒坊数家，驻有保安队。由此以南至重庆，险恶之浅滩甚少，地方治安亦较佳，今日行百余里（由亭子口至苍溪县城约60里，苍溪至沙沟场54里）。

## 1月24日 星期四

晨雾颇浓，江岸冈峦村树皆在隐约中，不啻米家水墨山水也。由沙沟子起碇，经沙沟子滩、王坝滩、西门滩，即抵阆中县城，停泊对岸。此时日轮正升，狂雾中深红如血，城郭浮桥皆在雾中，若隐若现。早餐后，雾散，遂上岸过浮桥进城一游，浮桥以四十五木船组成，上横木板，两端有二处之木板可以活动，每隔一日开关一次，以通船只（中午12时开放，停泊桥边之船悉行通过后，即行关闭）。过桥进大观楼，楼凡四层，上有“阆苑第一楼”匾额。楼下大街，名大华街，为市肆中心。又前行至十字口，西折进东门，门楼上书“新市场”三字。城门洞内张贴新闻壁报，已半月余未见报纸，今日始悉政治协商会议已开会，为阻止

国共军队冲突，另组一军事调处部，但仍未见效。进东门为警察局，其旁即铁塔寺，其前为礼拜寺街，有康熙间建立之回教礼拜寺，现为清真小学。电报局即在此街，余乃拍一电与朱院长及傅所长，报告“船中遭劫，标本无恙，已请广元县府查缉，禀敬”。由此街西行，再南折，即为正南街，有旧货摊数处。出南门东行返抵大观楼，过浮桥，遇及船主与二押运员，遂又一同进城，彼辈赴餐馆用膳，余则独自往市图书馆阅报。渝版18日报载，傅孟真先生仍在渝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拟借《阆中县志》，以已外借未得。余又由大华街东行，经太平寺街至郎家拐，即国立四中所在地，校前牌坊有“古治平园”四字，其坊旁有清嘉庆二十四年通济渠碑二方；校北为太清宫，有康熙八年重修五岳大帝殿记碑，康熙壬戌重修太清宫三清殿碑，又有明天顺六年铁钟（嘉庆二十五年重铸）。返新市场进东门西行，经东街过十字路口至西街，为张飞庙，有明碑数方（洪武十三年题衔碑已泐，成化八年蜀汉西乡亭侯张侯灵异碑，嘉靖二十年重修张桓侯祠碑记，弘治九年所立“汉桓侯车骑将军张翼德之墓”石碑），然字迹多已剥落不清楚，清碑亦有数方（乾隆四十六年、道光八年、道光二十三年）字迹多泐灭。后殿有清代诗碑数方，塑有脸上涂金之桓侯神像。殿后为墓，有栅门已加封锁，须绕道殿外。墓周围以短垣，不能上去，惟见老树数株，蔓草满地而已。短垣之砖，有几何纹汉砖十余方，不知是否为张墓原物，抑为附近出土者。殿西为县政府、县立中学及城隍庙。又赴北街一游，北门内有宋代陈家三杰（陈尧佐、尧叟及尧咨）碑，乃民国六年所立，三杰为县境陈家埡人。出城后渐荒凉，乃返船休息。船主筹款未成，明日不能开船。阆中县以醋出名，川谚有“合州酱油保宁醋”，又所出蒸馍细松可口，亦颇出名。蒸馍以打铜街“世不同”为最佳。

## 1月25日 星期五

今日仍停泊阆中县，船主购肉为水手打牙祭，每人一斤。余赴市立图书馆阅书报，旋赴东门内铁塔寺，在警察局之东，须由警察局大门进去。“铁塔”系天宝四年三月八日建成，乃“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高约一丈五尺余，分为八面。旁有民国二十八年潘文华撰重建铁塔亭记，其旁又有一铜钟，旧在学宫，高约二尺余，其形上下无侈，与甘凉二城之

铜钟（大云寺铜钟）相同，益可证甘、凉二钟为唐时制作。惟阆中之钟，花纹简单，横为四列，刻有铭记：

维大周长安肆年岁次甲辰拾 / 月癸丑朔贰日甲寅合州庆林  
/ 观观主蒲其应等奉为 / □（原文此处为方框）神皇帝陛下敬  
造洪钟一 / □重肆佰斤普及法界苍生并 / 同斯福。

朝议郎行合州司马乌德表

返船后，阅《十八家诗钞》卷二十五“陆放翁七律下”。晚间田（俊清）、向（竞）二押运员邀余观剧，二君今日始知余系留英者，对于余之耐苦精神颇为钦佩。

1月26日 星期六

船仍停在阆中，未能开行。苟船主筹款至下午4时许始返，以时间过晚，决定明早开船。余今日往游县城对岸之锦屏山，由水上警察局分所后面上山，山路铺以石板，拾级而登。山上有观音楼，庙中嘉庆十六年黎云屏筑亭碑记，咸丰十一年彭光杰撰重修吕祖庙碑，及光绪六年许名晟增修锦屏山小记碑。更前行为纯阳洞，祀吕祖。庙中有石碑十余：翻刻大禹岣嵝碑，杜甫诗碑，陆放翁诗；黄山谷小像，黎云屏绘锦屏山图等。更上绝壁石磴有八仙洞，乃嘉庆时罗思举就一崖墓改造而成，后壁雕刻八仙像，洞中有瓜皮诗碑，亦系罗氏于嘉庆年间重镌者。其序云：“郡南锦屏山有瓜皮诗，世传吕仙访君平于此，以瓜皮作笔，瓜汁作墨，吟诗于石。辛未春余来镇巴西，公暇登临，惜年远碑残，鸠工拓碑，刊列仙像……。”诗不甚佳，乃扶乩诗，“时当海晏河清日，白鹿闻骑下翠台，只为君平川底去，不妨却至锦屏来。”洞下为唐宋三贤祠，祀杜甫、司马光、陆游。返船后，下午以等候开船，不敢上去闲游。阅《十八家诗钞》卷二十六“李杜及苏东坡七绝”。锦屏山之侧一山上，有崖墓数个，规模甚小，已经盗过，空无一物。

## 1月27日 星期日

晨间由阆中开行，至李子滩，以驾长放错水道，船遂搁浅。费了半天工夫，以纤索拉了出来，已是中午。下午抵河溪关，为河溪乡公所所在地，离阆中县城20里，即停泊其处过宿。上岸闲游，为一大镇，今日虽非市集之日，街中饭铺、肉架皆仍开张，且有醋坊，居民数十家。

## 1月28日 星期一

由河溪关开行，经磨儿滩及乌木滩时，皆颇浅难行。其北猫儿井，有盐井。经老鸦崖后即无河滩，直至南部县城。羊毛船有一艘漏底，故至南部县时，虽时尚早，即停泊修理。余等上岸闲游，南部无城垣，市场在正街及东西街，甚热闹，不下于阆中县。由码头上岸，行2里许，至公共体育场及中山公园，园中有教育馆。由当铺街经正街至西街，西街外即为公路。路侧关岳庙，现为卫生院。南街有桥，桥南直至草市街，皆为小商店。东街之北有乐群马路，靠嘉陵江，有戏院及茶园。城南山上，有一三层小塔。天黑时始返船。

## 1月29日 星期二

昨宵下雨，今晨未停，船泊南部县，未能开行。江云垂地罩两岸，山色空蒙，舱中观书，听雨声水声以消遣。阅冯承钧译《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法人牟里Mullie著，1—118页）及《十八家诗钞》卷二十七“苏东坡七绝”。午后雨歇，船始由南部县开行，未及20里，经石板滩，同行之一船搁浅，以纤索拉之。各船水手20余人在岸上拉之，至天黑时，索断而船仍未脱险，只得停泊在这不靠村落之荒滩侧。附近荒凉，与河湾三清庙相似，颇畏夜间又有匪警，夜中不能安眠。至晨鸡唱时，始安心入睡。这十几天阅《十八家诗钞》，颇有诗兴，宵间不寐，作《南部县遇雨二绝》：

拥衾不寐对孤灯（太平船上之太平灯），寒雨打篷被如冰，  
年来飘泊旅途上，生涯犹如行脚僧。

千峰隐约白云间，偃卧舱中尽日闲，  
却忆去岁冬雪时，骑驼衢寒出玉关。

### 1月30日 星期三

晨间再度尝试，始将搁浅之船救出。早餐后继续开行，五里至盘龙驿，为一市镇，有庙宇及佛塔。昨宵如不搁浅，本拟定停泊其处过宿，今日以赶路未停。行15里经芦溪场，亦未停，过猪尾扫滩，有农木局之船一艘搁浅，正用驳船起货，以便出险。余所乘之船，经此滩时，放行稍偏，船与滩侧一巨石相撞，幸未损船，已吃虚惊。又行10里，经打鼓滩，滩上有二水道，一道水深而曲折，一道水浅而直，余船取后者而行，底擦滩石而过，船底受损漏水，幸离新镇坝仅3里靠岸后，即起货找漏。余与田、向二君上岸闲游。新镇为一大镇，进城门后有上正街、布市街、新街、米市街等，街市颇热闹，较小县（如昭化县）为胜。闻从前曾于此设新县站，现属南部县新城镇。在茶馆喝茶，天黑始再下船，水手正在修漏。苟船长之弟由河溪关搭船拟赴重庆，满身疥疮，睡于余侧，余惧踏石璋如君覆辙，染疮回去，故今夜起改卧后面舵舱中，蜷卧桌下，虽不舒服，然心中较安。

### 1月31日 星期四

晨间由新城镇动身，行7里至马矢孔，船又几搁浅。又行6里为小石鸭子滩，水道浅而曲折。再2里为大石鸭子滩，一名深沟子，江中乱石累累，经水侵蚀，成鸭群之形，中间一水道甚狭，仅可容一舟，水势甚急，冲石激起作白浪花，幸水尚深，故能安然通过。又行几里抵富利场，为南部县富利乡公所之驻所，以船上驾长及水手，有数人为此间之人，明日除夕，故船即停泊此间过岁。余等上岸闲逛，此间一、四、七为市集，今日非市集之期，仅有一茶馆开张，但此间有饭馆、旅舍、烟店等，皆聚集一条大街上，尚不失为一小镇。下午无事，阅《十八家诗钞》卷二十七“陆放翁七绝”。

## 2月

### 2月1日 星期五

今日为阴历除夕，船即停泊富利场过岁。镇上市集，上午颇热闹，各家皆购物过岁；下午街上即罕游人，摊贩多货罄返家。余与向、田二君坐街上茶馆，阅《十八家诗钞》卷十二“韩昌黎七古”，其诗如文，且多僻字，殊为余所不喜；又阅卷十三“白居易七古”及“苏东坡七古”。闲坐无事，胡诌七律一首：

嘉陵江上雨疏疏，夜泊河湾逢暴徒。行笥席卷百物尽，旅囊搜刮一金无。

赏景恨无杯中酒，消闲唯有筐里书。朝朝佐膳唯齏盐，可奈今朝是岁除。

船主为船上驾长及桡手过岁，沽酒煮肉，余亦得参与其间，大嚼一顿，总算是过岁。晚间与田、向二君在舱中烤火，闲谈守岁，夜深始睡。管舱者于船头燃岁烛、焚纸钱。

### 2月2日 星期六

今日为丙戌年元旦，天气晴朗，早餐食挂面，闻为川俗。餐后过河至富利场对岸村中一游，河畔及村中砾石颇多，余细觅良久，未发现石器。午餐上街，各铺皆闭户休息，门前贴春联，中心小学有社戏在彼演唱。返船阅《十八家诗钞》卷一“曹子植及阮嗣宗五古”。夜间入睡后，闻呼盗警，离场里余之一小村，遭匪劫，场中保安队开去。次晨闻击毙一匪，割下一腿，悬挂富利场，以示众云。

### 2月3日 星期日

今晨由富利场开行。以新年开船，故晨餐有肉酒以飨，开船前驾长

以米酒船篷上，与离广元初开船时相同。经白头滩至王家场，未停。又10里为陡崖子，属蓬安县，为一浅滩。又行约10里，为石梁陀，砂岩之山，横江而过，山梁中缺，以通嘉陵江。相传江水原来绕道，沿山麓转一大湾，后有神狗嚼断山梁，乃有捷径。原来水道逐渐淤塞。又行3里为李子滩，过滩后即蓬安县金溪场，为一市镇，有金溪乡公所，在田赋征收仓库之旁，仓库即设于禹王庙中。此外尚有紫云宫、万寿宫（现设中心小学）、罗汉院（院前有放生池）及文昌宫（在金溪大桥即迎龙桥之旁）。虽以新年停市，而平时市况当颇热闹也。阅《十八家诗钞》卷二“陶渊明、谢灵运五古”。

## 2月4日 星期一

晨间由金溪场出发，约行3里为桐树岭，滩颇险，船主本欲雇驳船，后以索价过高作罢。今日过滩时，船底触滩，咯咯作响，幸此为细砾及砂，故未损船，安然通过，然均已拈一把汗矣。此后行20余里，水平波静，将近周口时有牛毛滩，但并不险恶。抵周口午膳，船主本拟继续开行，但船夫皆欲在此停泊，盖周口以酿酒出名，俗谚有云“要喝酒，到周口”。镇在江东，与蓬安县城隔江相对，但来往船只皆在周口停泊，以县城有浅滩相隔，交通不便，而陆路交通皆以周口为重要，故货物税蓬安办事处及蓬安商会皆在周口。上岸游览，以新年停市，然市面规模不啻一小县城，有邮政支局、万寿宫（现为蓬安田粮储运处）、警察分驻所等，新年且有剧院演川戏，票价每人150元。渡江顺流而下约2里许，登岸即蓬安县城南门外。然自登岸处至城门，沙滩尚阔近一里。进南门，即为县政府，县城对岸山上有塔，县府之后即为山梁，故仅有东西长街。西街有县银行，城中镇公所及卫生院。东街有蓬山公园、民众教育馆及县立中学，公园门口有茶馆数间。公园虽不甚大，而亭榭流水花木，颇有雅致，桃花正开，落红满径。公园之后为城隍庙，规模尚雄伟，进门庭院中有明弘治甲寅祷雨有应之碑，及弘治丁巳感恩之碑，字多残泐，盖用当地砂岩石，脆弱易损。后殿有清道光、咸丰时之碑碣。出庙后，后山有关帝庙，未暇登临。民众教育馆仅有报纸二份，29日《和平日报》及南充《嘉陵日报》登载政治协商会议将闭会，国民党定3月1日开中委全会。出东门有一大路至周口镇对岸，穿沙滩而过，约行

2里，过渡返周口。傍晚时见周口戏院中水上警察与民众冲突，互相殴打。

## 2月5日 星期二

晨间由周口启碇。上午经过数滩（竹林溪、桌子角、坛子口、高峰寺），除高峰寺（即三溪口）稍浅，其余并不险恶。在黎溪附近午餐，即继续开行。经望树垭，其地半属蓬安，半属南充，场镇在江左，隔以沙滩，江右有关帝庙，临江而立。又行10里许为石驴子滩，为著名险滩之一。江中乱石鳞峒，仅有一水道可通航，水浅而径曲，先在武家码头雇小驳船二，使载重减轻，然后始得安然通过。再行一里许，即为罗家场，停泊其地过宿。场镇离泊船处尚有里许，以天已黑，未前往一观。

## 2月6日 星期三

今日又下雨。由罗家场动身，经杨家崖亦为险滩，有二水道，右道以水浅现不通航，左道曲折，旁多大石，转舵时稍不慎，即易损船。余船通过时，即曾轻碰一下，幸无大碍。由此至南充县城，仅有险滩一（即龙门滩）。不料行至磨垭场，以驾长放船错误，船底触石穿二漏孔，水进如涌，羊毛吸水，船首有下沉之势，急停船卸货修理，前舱水深尺许，修理完后再开行。江中有水碾十余座，设于木船上，船旁有木轮，水激轮动，推动船中之磨碾。行数里为龙门场，离南充县城不过30里，其下即为龙门滩，水急而道曲折，余船又几触一巨石上。过此危滩后，大家以为今日可以安抵南充县城矣，不料行至稀饭店，离城仅10里，河身阔而浅，中分为三道，左右两旁皆可通航，而前船（盐务局16号）误行最浅之中道，遂遭搁浅，余船随之，亦同时搁浅。后用纤缆将前船先行拉出，余船则搁浅较甚，至天黑时，始拉出来在滩上过夜，亦云幸矣！即在附近靠岸停宿，滩上水声澎湃，殊扰人清醒也。阅《十八家诗钞》卷三“鲍照、谢朓五古”。近几日仅于船停泊时间阅书，以舟子迷信，开船时阅书与扞虱皆属不利，而近几日连出事，总期归罪于余之阅书，此辈愚民不可以理喻也。



2月7日 星期四

晨间由稀饭店动身，经双流石及马家滩皆为流水滩，并不险恶。晨间虽有江雾，而行未数里县城对岸之文笔塔即已在望。抵码头后，进早膳，上岸闲逛。码头上岸，右为吉祥街，可直达迎恩街、北津街，而至龙王井，为旧式街市，左为兴顺街、模范街、果山街、正西街、大北街及大东街，为新式市场，电影院、戏院、百货商店、药房、书铺等皆在此几条街上。县政府在正西街。果山公园在果山街，规模虽大，而不及蓬安之蓬山公园楚楚有致。果山公园原为县文庙，棂星门及题名碑仍存，庙已毁。内有民教馆所设阅报室，渝版报纸已到2月4日，政治协商会议已告结束，国共息战一事已得较完满解决。民众教育馆原址在公署之后，现驻军队。县立中学及嘉陵日报社皆在大北街。返船休息，午膳后，重行上街闲逛，遇到向、田二押运员，知由广元先行来南充之羊毛船，船主屈森六以欠债之故，竟以船出售。现下军政部之羊毛仍装在船上，停泊南充，无法启行，又将二君托带之黄豆十余石，变价出售。二君在茶馆与此间民船公会胡会长（即代为介绍卖船者）谈判，知屈船主有田产，家住南充乡间，又赴县署请派警扣船，一面派警下乡带人，此事恐须一星期许，始能解决。余所搭之船，苟船主正在设法借钱或卖船，然后雇人下重庆，恐亦须一星期许，始能起行。至县府晤及杨鹤鸣县长，重庆人，余拟借县志，杨县长允许代为设法找到一部借阅。又言此间古迹，一为果山公园之谯周墓，一为北门外之陈寿万卷楼，名胜有莲花池及江北塔寺。返船已天黑。南充土产以广柑（每个三四十元）及芽菜（每斤约600元）为著名。

2月8日 星期五

晨间赴果山公园，找到谯周墓，为一土梁，成一长条，前竖一碑刻“汉谯周之墓”及民国十八年双十节所重建。据县志卷四：谯周墓，在城中公园西北隅，“世传周多疑冢，治西莲池坝冯家梁子亦有周墓，治北龙门坝谯家坟亦传为周墓”。返舍后整理行李，前次在河湾场被劫后，夜中匆匆收拾装箱，未曾细加检点，其后以途中不安全，船上耳目众多，其中颇有帮会中人，故不敢开箱整理，今停泊南充，此去沿途比较安

全，故乘暖开箱整理。药物箱中，粉剂倾出散于箱中，但除大健凰3支缺少2支外，其余尚无缺少。仪器损失，除照相机3架及PocketTransit〔袖珍经纬仪〕、钢卷尺之外，绘图零件于箱中找到，其余尚无缺。照相胶卷，除装于镜箱中之2卷外，发现缺少10卷，皆为已摄过者，其中有沙井及刺麻湾发现照相各三四卷，殊可痛心。作一清单，明日拟继续清理。关于开船时间，恐尚待数日，屈船主盗卖押运员黄豆事，今日尚未带到原人，仅捕其妻儿来城，恐尚须交涉多日始能解决。

## 2月9日 星期六

今日继续清理，又发现一痛心之事，金城县主墓中出土之金饰马鞍残片，共38片，仅缺少8片（5、6、11、12、19、27、28、29），其中19片金饰颇多，5、6、11、12四片亦有金饰，与昨日之发现已摄过未冲洗底片10卷，同时为此次之最大损失。向先生之行李，衣服缺西装大衣一件，零物缺自来水笔一支、手电筒一个、放大镜一个、小镜一面、朱砂一包、保险子三支缺二支、Microfilm〔缩微胶卷〕一卷，似无其他损失。至于余私人衣物及零物，则损失最多，既不希望获得赔偿，故亦不耐作清单。前次在广元县政府所开之清单，多已具备，昨今两日整理清查之结果，使余懊丧之程度较河湾被劫后为尤甚，以照相及标本皆为不可补偿之重大损失也。今日购磁面盆以赔李干事，此公为烟鬼，欲余以钱偿之，希望甚奢，连日喋喋不休，使余气愤，故借钱又卖物以购一旧磁面盆以偿之。

## 2月10日 星期日

仍停泊在南充（顺庆府）。昨夜下雨，今日天阴，晨间上岸，至民众教育馆阅报。旋由模范街，经车站，沿公路赴莲花池一游，县立南充中学即在其侧。池水所占面积颇大，池水漪涟，有堤贯穿其间，湖岸及堤上植树，惜在冬季，仅存枯枝，否则绿荫倒影湖中，映带青山，风景亦当不恶。湖中有小洲，上植树木，置有石凳、石桌，无舟未能过去。湖畔仅有一楼，额题“鸡鸣楼”。午间返船用膳。下午又登岸，赴书铺，

翻阅书籍。旋返船。阅《十八家诗钞》卷四“李太白五古上”。据《县志》卷五，池侧有报恩寺，明代大学士陈以勤舍宅所建，今包入中学内，作教员宿舍。

## 2月11日 星期一

今日放晴。写了一封长信与傅先生，报告被劫经过及损失详情。下午登岸闲逛。阅《十八家诗钞》卷五“李太白五古中”。今日船主脱卖一船，得30万元，但还债款后，所剩已无几，仍在筹款，如有着落，则明后日即可开行。夜间闻岸上锣声、枪声及呼盗声，后知乡中被匪徒30余人劫去乡公所枪两支、现款50万元。后闻发生地点在河东乡，距城仅5里。

## 2月12日 星期二

晨间将邮票兑换现钱，须得过河渡钱。至白塔寺一游，塔为砖砌，平面为四方形，凡13层。白塔寺现改为省立民众教育馆。据县志（民国十六年重修《南充县志》）卷二云，鹤鸣山在治东一里，嘉陵江岸上建白塔寺，寺旁白塔堊“建降万寿之塔”六字，为充城名胜八景之一。旧志云，“相传唐代女仙谢自然飞升之日，有鹤飞鸣于上。”卷五云“白塔为宋太祖时建，塔高九丈，座纵横有二丈余，高十二级。”余觅志所称堊写之六字，未得。民众教育馆中遇及侯子温君，山东人，据云馆中有县志一部，但以管锁者外出，明日可再来借阅；又谓鹤鸣山多汉代花砖，引余出觅，果有数砖，几何花纹，大小及图案与保宁张飞墓附近者相同。告辞返船。下午赴甘露寺一游，现改为西山公园，沿正西街西行出郊，经大石桥，即永安桥（《县志》卷三云：永安桥旧名西桥，宋嘉祐间建，后屡圯屡修，今存者为清嘉庆十四年所修。桥凡八洞，宽丈六尺，高三丈余，长十余丈，为县境桥第一）。折而北行，即抵甘露寺，创于唐时，明代重建，清嘉庆时又增修。内有涌泉，旁刻“蒙泉”二字，又刻有诗数首。有万卷楼，相传为陈寿（承祚）读书处。附近有县立图书馆，尚未竣工。此寺背山面水，树木郁茂，风景尚不恶。又上山一游，山名金泉山，由会仙桥而进，拾级而登，旁有飞仙石。据《县志》卷五俗

传：谢自然升仙之日，此石自栖乐山随风雨飞来，故名。石上有宋人题诗，民国十六年为筑马路工人所碎，现存之“飞仙石”三字为民国八年师长石青阳所题。再上行，道旁岩上刻字数方，大部分为清时歌颂长官德政者。以时晏，未进金泉寺，即返城。

## 2月13日 星期三

过江至省立民众教育馆，借阅《南充县志》，乃民国十八年所刊，共十六卷，分订十六册，外附图一册。《輿地志》大部分为任乃强所执笔，尚佳。兹摘录卷一县之沿革“县境古为有果氏之国（见《逸周书·史记解》），周为巴子国，秦为巴郡阆中县南境，汉分阆中置充国县，属巴郡，故城在今治北清泉坝（即五里店）。和帝永元二年分阆中置充国县，故城在今南部县。献帝初平四年分置南充国县，故城在今治北江陵坝（治北六十里），但今县大部仍为安汉地。唐武德四年置果州，南充为州治。宋宝庆三年升果州为顺庆府，明洪武四年平蜀，顺庆入明，县仍为府治，自北津渡（今五里店清泉上坝江岸）徙于今理。”关于南充古城，卷五古迹云：“今五里店附近平畴约二方里，皆旱地，土杂瓦砾，平畴外围绕浅沟，皆水田，塍间时有破砖，古城轮廓，犹可考见，店北里许，土埂成半环，中缺数丈通大道，土名大铁岬，及外郭垣也。”将《县志》匆匆翻阅一过，乃向侯子温君告辞返船。时已下午3时许，尚未午餐，饥甚，囊中无钱，食船上冷饭及咸菜。本拟往五里店一访南充故城，以时已晏，改为明日再往。阅《十八家诗钞》卷六“李太白五古下”。

## 2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赴五里店考察南充故城（《县志》上之考证见昨日日记）。沿江岸北行，过龙王井，即入乡村，经舞凤（土名“灰子凤”），有省行仓库，即张氏宗塋。再北行，经一阔沟（现为水田，中通大路），即为五里店。沟南路西显露一砖墓，已遭破坏，砖为具笋头之汉砖。五里店有“贞寿之门”石坊，乃道光二十年李昌荣等为其母所立也。又前行，复经一阔沟，即为打铁岬，有土梁横贯，中缺一口，以通大路，土梁上有

近代坟墓颇多。路东之土梁上，有汉代凹凸笋头之几何形花砖一堆，余检取一块，以为标本。又前行至黄梁坝，乃返船。因田中种植菜蔬，且一部分为水田蓄水，故考察殊不易，碎砖颇多，然为墓葬中物，陶片甚少，灰陶数小片，不能确定年代。打铁岬之土梁，似为天然之物，并非城垣遗址，故就考古学上之证据，尚不能确定五里店为南充故城也。下午赴金泉山，由金泉之门（乾隆时所立之石坊），先至观音阁，崖上有光绪间所题刻之字，其下为朝阳洞，一名隐仙洞，相传为谢自然修炼处，实为一崖墓所改作，规模甚小，现塑有送子娘娘等像。又至甘露寺一游，即行返船。傍晚与向、田二君及民船工会胡主席之二公子，至三义居食锅贴、大饼及面，旋至菜馆，知屈船主赔偿一事大致已告解决，船明后日可以开行。

## 2月15日 星期五

连日奔走，颇觉困累，今日在船上休息。此一月余淡饭盐菜，营养不良，故更易觉倦疲。苟船主今日始借到钱，明日可以开行。屈船主已被押，所挪用之钱由民船工会代垫，羊毛由李船主代驳赴渝，后日亦可动身。阅British Museum, *Guide to an Exhibition of Paintings, Mss and Other Archaeological Objects Collected by Sir. Aurel Stein Chinese Turkestan* [不列颠博物院：《斯坦因在中国新疆收集的绘画、写本和其他文物展览的说明》]（1914）及《十八家诗钞》卷七“杜工部七古上”。

## 2月16日 星期六

船老板所借之钱仍不够，由押运员代借若干，始于晨11时由南充起程。广元、南充间嘉陵江水滩，系根据《重修广元县志》，故得详悉其名。南充以下则无书可参考，舟子亦往往不知其名，故只得从略。今日所经浅滩三，水急而不深，各船因载重增加，故亦拖浅而过，船底触滩作响。由南充县城南行，经庙儿湾前之石龙子滩及张爷庙北之滩，在张爷庙附近停泊。苟老板及田俊清君由城中起早，至此下船。向竞君则改押运屈船主之船，大约后日始能启程。船又开行，经南溪口，村南亦有

浅滩，过此即为清居街上码头，离城30里，停泊此处过宿。由青居街上码头至下码头，距离不过一里，然江水绕一大转弯，须航行30余里。余等上岸一游，市况颇兴旺，不啻一小城市，有乡公所及中心小学。川建厅在此拟筑水电工程，凿穿上下码头（水位相差10尺），去年工作一年，现下（似以费绌）在停顿中，工程颇浩大。由下码头凿一隧道，已深入100余米，有铁轨以运凿碎之石块。今日为阴历元宵，街中有玩龙灯及舞狮子者，爆竹之声不绝。据《县志》卷二，青居街，后魏于其地置清居郡，宋淳祐中筑城徙府治于此，其旁之青居山，多名迹，惜以时晏，未能登临探胜为憾。

## 2月17日 星期日

晨间由青居街上码头启碇，未数里过一浅滩，NO.16船搁浅，余船遂停泊，派人前往用纤绳拉之，使之脱浅，继续开行。又经二浅滩，早餐时尚未抵青居下码头，此一大转弯，绕道不少。过青居下码头后，不久即为溪头坝，其前即为溪头坝滩。据《县志》云，此滩“长八里，州渚棊列，港汊纷歧，率沙浅不利舟楫，江行者视为畏途。”然熟于此道，择途而行，折曲盘旋而过，并不觉难，船行至锣儿（罗二）湾与杨坝之间，NO.16船又搁浅，以驾长放船稍误也。以驳船提出9包羊毛（约六七百公斤），始以人力抬之出险，船已漏水，幸不甚剧，乃停于附近滩旁修理，即停泊其处过宿。阅《十八家诗钞》卷八“杜工部五古”。

## 2月18日 星期一

晨间由杨河坝附近动身，行10余里抵李渡镇。近镇时有一浅滩，为黄茅虾蟆滩，水甚浅，各船皆船底触石拖过，幸未搁浅。至李渡镇时稍停，船上添购蔬菜，今日为此街市集之期，乡民携米、柴、稻草、柑桔、豕鸡等，至此市易。镇为南充南区要区之一，居民200余户，上岸处有武庙，现为乡公所及民教馆，其北有乡中心小学，其南有万寿宫。后者为江西会馆，川中颇多，可见赣省人经商之能力，怪不得吾瓯有“江西人多为采宝客”之传说。早餐后，由李渡镇南行，经土门寺（土门场）及临江寺，后者亦有一浅滩，幸已淘过，中开一径，可以通过。南行至

孙家嘴，折向东北，至镇溪场，为南充、岳池、武胜三县交界处，镇在江北，属岳池县，码头上有一寺，未停泊。又前往为乱石滩，名万年仓，有一大石隐伏中流，闻常有船在此失事。过万年仓后，江北山上有一石峙立，状如人像，头颅及身躯，远望俨然如一人站立，土名偷鸡嘴。此间山岩上，有崖墓十余，皆为小型者，由江上远望，只见长方形之墓门而已。过此后，水道又南折，转弯处有浅滩，名蓬子碛。过此后，数十里无浅滩，可以放流。经东关，山上筑一横贯之石墙，颇有八达岭长城风味。水道又折向西北，近烈面溪时，有一滩名牵藤子。抵烈面溪已天黑，靠岸后，上街一游。码头上有旅馆及餐馆数家，尚有小摊及纸烟新货店数家，尚开张做买卖，其余则以天晚闭门。街上有邮局及武胜县走马乡田赋征收处。此间为下水船窝站，船主须买肉以飧水手，每人10两。苟船主以无钱，允抵合川后再补。今日阅《十八家诗钞》卷九“韩昌黎五古”。舟中无事，将《十八家诗钞》全部阅毕矣。

## 2月19日 星期二

晨间由武胜县烈面溪启碇，早餐时已过三次滩水。饭后再行，经连山湾滩，水甚浅，船底触石而过，幸未搁浅（据云，此后仅近合川时有名杨柳溪者，滩水较浅）。又前行，有滩名铁驴子，北岸江中巨石数块，犹如蠢驴偃卧，其南水道尚广而深。又行数里，为油坊滩，前行有二船经此滩搁浅，余船遂暂靠岸矣。前船脱险后，再开行，水急而径曲，转弯处余船几触石，忙扳前艄始得安全。至张家滩前即停泊，将小驳船之羊毛80包，分配与三船，令小驳船返南充。（由南充出来时，各船吃水约二尺，至此添载吃水达二尺三四）。以后合川附近之杨柳溪稍浅，其余各滩，吃水较深之船皆得通过也。午餐后继续航行，经杨家滩后又经二滩，为龙里寺，乃一小镇，未停泊。此后10余里，皆为流水，将近石盘沱时，有石梁铡，滩上水急，而水径曲折，但不如油坊滩之甚。石盘沱前亦有一浅滩，过滩后即为码头，即停泊其处过宿。石盘沱属武胜县，为200余户之小镇，有石盘乡公所及乡中心小学。上岸处有观音寺，寺内石碑颇多，据碑知寺乃创于康熙四十九年。此外尚有禹王宫，内停棺木颇多。时已傍晚，余乃返船。

2月20日 星期三

晨间由武胜县石盘沱起碇，不久即经过大洛滩，水颇急。过此后一长段，皆为缓流之水，仅有二浅滩。早餐后过元口，为一市镇，在江水之东岸。午间抵旧县，为一小村，在江东岸，此处前后有一浅滩。行数里后，又过一滩，即为武胜县城，在江之西，码头停有船舶二三十只。余船未停，故未能登岸一游，唯由舟上遥望其屋及街道而已，未见城垣。又前行，经香炉滩，水颇浅，船底触石格格作响，几乎又搁浅。此后经歌乐场，过一浅滩（观音滩？），即抵金子沱，停泊其处过宿。金子沱属合川县，离县城50里，为一大镇，在江东岸，居民约200余户，上水船只至此为一窝站，船主须购肉以饕众。抵岸时天已薄暮，上岸匆匆一游，街市上已多闭铺，随即返船。街市分为二节，有石桥跨溪以连之，有金子乡公所及乡中心小学。现已春节，有一电影院演放电影《大破高唐州》。余今日阅叶昌炽《语石》卷一，此书前曾读过一遍，为论碑版学最有系统之著作，殊值得重读。

2月21日 星期四

晨间由合川金子沱启碇，过杨柳湾时，滩很浅，船底拖石而过。去年9月间一运军米之船，即在此触石而沉，破船现仍留其处滩侧。大划子以吃水较深，又搁浅，旋即设法拖出。早餐时已抵古楼场，江西岸有一寺，依崖建楼，凡四层，其北之坪上，亦有二庙。饭后继续开行，又行数里，过龙汇滩，水颇急。过此以后至合川县城，江中时有小船，载酒及食物（香烟、蛋、豆腐干、豆腐、红豆腐等），卖与经过船舶中人。又前行，近宜溪（一小镇）时，左岸（东）临江之山岩上有岩墓十余，墓门外部较大，内门缩小阶级形，规模皆不大。宜溪村前为小磨滩，水道曲折，岸侧有崩石，余船下前艏始得过去，船舷尚触石一震也。午餐后继续前行，经渠江口，渠江由东来会合，嘉陵江则折向南行。渠江口为一小村，在两江汇合处之北，其前有一浅滩。过此滩后，即可遥见合川城中之小山，惟仍不能见江南岸之塔。以此塔地势较低，不在山上也。较远之一塔，虽在山上而距离过远，为江岸所遮，亦不得见。又过一滩，即可见城中之烟突，江侧有电灯厂，再转弯即可望见白



塔。江两侧滩上颇多木材，城中屋舍鳞比，此时已天黑，未上岸。今日阅叶昌炽《语石》卷二及卷三。

## 2月22日 星期五

晨间上岸一游。合川为一大邑，土产以酱油及桃片著名，有轮船航行重庆，街市已多近代化，十字口有站岗之小亭，上书各方面之街名。余登岸后，由会江楼下进城，经鼓楼街，至轮船码头。折而北行，即为其主要大街。由小南街经丁市街、梓桥街、孝义街（街东有钟楼）至高石坎之北外市场，然后返船。见及昨日之渝版报纸，知南京之军事复员会议已闭会，东北之局面仍未可乐观。下午又与田俊清君上岸，至合川公园，在警察局之旁，在山腰，地势较高，然规模甚小，布置亦不佳，仅有树木一丛而已。图书馆及民教馆皆在公园中。返船后，阅《语石》卷四及卷五。今晨船主借到钱，购买酒肉以飨水手，以补烈面溪时未行之事，明日可以开船。

## 2月23日 星期六

因船上有水手4人离船，船主乃将三船之人另行分配，原来每船7人推橈，现改为6人，故开船时颇晚。合川以下地质上大部分为石灰岩，易遇水溶解，故罕险滩，仅香盘寺之滩较危险，舟常失事，现正在筑堤，如完工后，可减少航行危险。且以涪江合流，水亦较深，沿途石灰岩之岗峦，较砂岩者为陡峭，山石纵横皆有裂痕，较砂岩之仅有横层者，亦较多变化，风景殊不恶，有数处石洞，不知其内之积土亦有文化遗物否？有石灰窑数处，亦有煤矿。傍晚抵北温泉，即在温泉东北对岸二峡小码头停泊过宿。阅《语石》卷六及卷七。

## 2月24日 星期日

晨间由北温泉启碇，将近北碚时有一曲折之滩，适有上水船四艘，拉纤上滩，乃停泊以避之。拉纤上滩，每船纤者常达四五十人，“杭

亥”之声先呼后应，亦为一奇观也。早餐后经北碚未停泊，又经过数滩，此间之滩虽水势湍急，但不复似合川以上者之险恶矣。中午经土沱，下午共经八滩，所经又为砂岩地带，其中黎滩，颇为险恶，水虽深然甚急，且径仄狭，转弯处常出事。经过时，见一载石灰船触石漏水，石灰受湿生烟；一煤船搁浅，正向下沉；一船已救出靠岸，正以大水桶去水，可见航行之危险。过滩后即为刘家溪，又经大竹岭，其前之滩筑有龙岗挡水石堤一道。近磁器口时亦有挡水堤一道。抵磁器口时已傍晚，灯光齐明矣。本拟赴沙坪坝访友兼借钱，以时晏作罢。

## 2月25日 星期一

晨起后，雇小划子运行李赴牛角沱，计5000元，言明至上清寺取钱，乃返船取行李。无钱赏看舱之朱炳臣，乃以船上所穿之旧衣服一套赏之，可谓罗掘俱穷矣。以外尚有苟老板及押运员所借之钱，只好待将来见面时再还。此行被劫后之狼狈情形，颇有似小说中书生上京中途遭劫之落难情况，辛苦备尝，至此可告一段落矣。上船过蛮子滩，水颇急，小船于浪中振荡不已。过此滩后，近牛角沱时有红沙碛，亦为一滩。过此后，即抵牛角沱码头，呼挑夫挑运行李（五箱一铺盖），雇了4个人挑运，计2000元。划船夫子亦跟随前来，至聚兴村，将东西放下，找庶务陈德宏。在国府路办事处遇到后，即询傅先生在舍否？能预支款项否？此时李济之先生及余又荪君亦来借钱，自无问题，取得万元。至宿舍，将划船夫子及挑夫打发走，此时囊中尚余3000元。将行李安置好，即往谒傅先生。据云，接余保定所发之电后，许久未有下文，着急之至，惧人遭杀害，曾电省府令沿江各县一查，后得南充所发之信始安心。关于遗失公物，亦不加责备。关于未来计划，以为不必返李庄，可即赴南京，然后请假返里。余出来后，已近中午，早餐尚未用过，乃急赴餐馆用餐。下午谒李济之先生，详询甘肃考古情形，遇及梅校长，一同赴教育部晤及凌纯声司长，吴禹铭君适从成都来，代表齐鲁大学开迁校复员会议，约定以后再谈。返舍，往中央图书馆访苏莹辉君，早于两月前赴京。又赴北京图书馆访王育伊君，适出外未遇。晚间洗了一个澡，换了衣服，大为舒适，睡在棕床上，过于舒软，睡了一个多月的地板，反觉不习惯于此，辗转不能入寐。今日收到李庄高、曾二

君来书，知余遇匪时，颇为着急，又谓有家书一封在李庄，不知何事。此二个月，几如做一场恶梦。

## 2月26日 星期二

晨间往谒傅、李二先生，将所携标本及记载，对于金城县主墓所出之镶金饰，皆甚叹赏。李先生谓王建墓之银器相较之下似尚逊色，到底盛唐之物不同凡响。傅先生对于此二方墓志，亦皆感兴趣。出来后，又将标本箱携至李先生处，将镶金马鞍大块残片及嵌饰漆碗取出一观，此番遭劫，经土匪之手，又残碎若干，观之殊为伤心。午后整理行李，以便开列一正式失单，花了一个下午工夫。傍晚袁翰青馆长来，谈了一会。又遇及李方桂先生。旋至总办事处，打听常书鸿先生之消息。据云已来重庆，辞职事经挽留后，已允再往西北，主持千佛洞研究所事。与袁馆长同出来用餐，同往访原素欣主任，未遇。在袁馆长处（中英文教会中）闲谈一会儿，即返舍，天忽下雨，鞋袜尽湿。

## 2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总办事处接洽陈报劫案事，及呈请乘机赴京事，将失物单之最后定本交去。关于飞机登记者又发生周折，行政院已停止登记，惟闻教育部方面仍可登记，乃改向李先生要求请以中博院名义派去，由教育部呈行政院登记，李先生允许明日去办。往谒傅先生，以伤风休息，未晤谈，仅将旅费单签字。赴会计课领钱。途中遇及储安平君，现住中英庚款会，编办《客观》周刊，拟赴沪再办一周刊，向余索游记稿。返宿舍，知梅校长已返昆，李方桂先生亦已去蓉，聚兴村宿舍有空铺，决定明日迁回。在李先生处获悉裴文中君近况，知仍在北平，又闻安特生于1943发表一册关于中国史前考古之文章。（后知此为J. G. Andersson,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China*. BMFEA No.15 [安特生：《中国史前史研究》，《远东古物馆馆刊》第15期]，pp.1—300，1943）

## 2月28日 星期四

晨间由生生花园迁回聚兴村宿舍，填表格请李先生往教育部交涉登记赴京飞机票。总办事处接电，谓劫案已经广元警备部拿获云云，未悉确否。至银行领款，颇费时间，取出时已中午。下午吴禹铭君来谈，约定后日往看梁思永先生。吴君去后，余往谒傅先生，适容希白亦在座，傅先生以其附逆，大加责备。晚间与李先生谈工作经过，旋傅先生亦来谈。傅先生谓人家谣传他要做官，然决心不做官，以在野可以言论自由，行动自由，且可保养身体也。

## 3月

### 3月1日 星期五

花了整天工夫，将考察团账目全部清理完毕，又抄工作日记。兰渝旅费即向总办事处报销，其余部分寄往李庄，由萧君报销。上午常书鸿君来谈，偕往访袁翰青馆长，未遇。下午梁太太来，谓梁思永先生开刀后，经过尚佳，惟开刀二次，创口长达一公尺，取去肋骨7条，将左肺压扁后，须一年后始能痊愈，现下尚觉痛楚，不能翻身；至于温度亦已下降，但尚未完全退清，云云。

### 3月2日 星期六

晨间吴禹铭君来，偕往高滩，去中央医院访梁思永先生。街头候车，长途两小时一班，竟等候两小时，抵目的地时已过午。在饭馆用餐稍憩后，乃进院至502号室，梁先生僵卧病床上，尚不能翻身，较在李庄时更为清瘦，惟精神尚佳。据云，昨日闻梁太太告诉之，余二人将于今日来探视，甚为兴奋，昨晚服安眠药，以便今日畅谈。吴君谈办空军招待所之经验。余则略述西北考察之事，并以照相及拓片、画片传观。梁先生询问西北史前文化除安氏所已发见者外，是否另有他种文化，余对此亦颇注意，但当时并未曾发现新的古代文化。谈至4时许，始告辞而出，步行至小龙坎，上车返舍。晚间写了几封信，夜深始睡。

### 3月3日 星期日

今日几花了一天工夫，在中央图书馆阅览室中写信，欲拍电报，则以连日电讯怠工，无法拍出。傍晚吴禹铭君来，偕同李先生一同出来用餐，由吴君作东道。闲谈中李先生颇有意组织一考古学会，限于有田野工作经验者，估计可得20人左右；另设特种会员，以容纳名流及助钱之富翁，乙种会员以容对考古有普遍兴趣者。至于工作，则以交换消息、出版刊物及开年会为主，此计划不知将来能实现否。

### 3月4日 星期一

为了飞机票事，又花了一天工夫。晨间至傅先生处接洽，傅先生至总办事处询问余又荪君，知行政院又接受登记，傅先生乃亲自电话行政院秘书处陈参事（克文），托以提前批准余之飞机票，乃填表格，由研究院办公文。以汪总干事不在院，下午始能发出。傅先生催余速购衣服，谓余所穿之劫余破旧旧衣服，在街上行走或拜访生人，颇不雅观。余乃至寄售所，购得西装一套及另件，共7万余元。下午余又荪君同往行政院晤及陈参事，允许即行设法，于来文上批一“急”字，嘱余等明日再来。以围绕请求者过多，有已登记月余尚未得批准者，吾国机关办事，多为人事问题。晚间与余又荪君闲谈，旋余至巴中访袁翰青馆长，闻已购得飞机票，明日即飞兰州。

### 3月5日 星期二

写信与向觉明君，并附上清单及汇票。上午余又荪君介绍《大公报》记者丁君谈西北考察经过。下午又与余又荪君赴行政院，晤及陈参事，准提前办理，向第十科打听，10日以前（522号以前）有否空位，即行补入。至第十科询问，据云有空位，明日可来取票号，此后即可向航空公司接洽飞行日期，此事得一满意解决矣。晚间至傅先生处报告。傅先生告余谓去冬曾提出升余为研究员，未得通过，希望能作出一报告，今年可再提出设法使之通过。今日《大公晚报》登载傅先生小公子

致傅先生一函，其中提及傅先生6月中将出国，盖由于外间谣传其将任教育部长，故借此以辟谣也。

### 3月6日 星期三

晨间赴会计室预支15万元，以作由京返温旅费，至国库取款。返后，适美国大使馆Mrs. Fairbank [ 费正清夫人 ] 来，与李先生接洽明年普林斯顿大学二百周年纪念，派遣中国代表前往作学术讲演事（注重考古学及美术），李先生介绍余与之谈西北考察事，见及余之照相及绘画，颇为赞赏，暗示此项材料与上述之普林斯顿大学所要求者殊为适合。李先生提及，董彦堂先生常希望出国，惟不谙英语，须带翻译。

下午至行政院，见牌示：“航空公司罢工，复航无期，暂停接洽。”真可谓不巧之至。阅《大公报》登载有西北考察团消息，即昨日来访问之结果。途中遇及向竞君，知现正候车返广元。傍晚蒋复聪馆长来访李先生，今日由京返渝，谓苏莹辉君已在京结婚。晚间写信与董彦堂先生及曾、萧二君（附去汇票及向君之锁匙），托社会所佟折辉君代带至李庄。

### 3月7日 星期四

上午将标本箱重装。下午赴行政院接洽飞机票，已得批下，为A字370号，日内即可动身。进城至张家花园，晤及纳子嘉君。纳君现专任中大史学系讲席，为开罗时订交之友人，谈别后近况，知马继高君已返渝，庞阿衡及王世明君则仍居开罗。赴中央社找摄影部主任未遇，拟将西北未冲洗之照相在此地冲洗，惜罗寄梅君已离渝，否则决无问题。

### 3月8日 星期五

晨间余又荪君来邀至岭南餐室用早点，李济之先生并张子彦君亦在被邀之列。返舍后，检点行囊，办旅行证明书。中午纳子嘉君约余及李

济之先生，同往清真东来顺饭馆。饭后闻陈德宏君云，明日购票及行李过磅，后日早晨即可起飞，乃偕纳君往访教育部凌司长，未遇。余返舍将照相交照相馆冲洗。旋赴下曾家岩访问、田两君，邀之晚膳，用去5000余元。晚间至凌纯声司长处闲谈。返家收拾行囊，作呈报公物损失表，并写信与向觉明先生及阎文儒君。

### 3月9日 星期六

晨间去见傅先生，将在渝应办之事做最后之接洽。存渝诸物共5件（公家标本箱一，须运京；药品箱一、仪器及杂物箱一，须运李庄；向先生私人箱二），皆交与陈德宏君。上午购飞机票。王育伊君来谈，余将存渝各箱做最后一次之整理，加锁及封条，又开清单。赴照相馆取得底片，即赴会计处领钱，又向文书处将报告公物损失签呈，代之转寄李庄存档。返后收拾行李，下午2时赴珊瑚坝飞机场过磅。赴甘肃省银行谒谷主席，未遇。访翼天君，知明日由中央信托局专轮东下。赴盐务局访叶栻（潜虎）君，谓已于两个月前赴京。晚间将存渝五箱之物点交陈德宏君，往谒傅先生辞行，以赴宴未回，余以明日须早起，遂先睡。

### 3月10日 星期日

昨夜睡醒数次，因无表，借李先生之表，以免起晏，误及行程。4时半即起身，除了一个航空皮包外，其余衣服都穿在身上。天尚未亮，昨晚下过雨，路尚湿，至两路口见洋车，遂唤车赴机场。抵场时，约为5时半，已有旅客多人在等候着。6时许即呼名，令预备，余所乘者为第一次起飞之108号，余适为第一名，惟被呼成“夏鼎”。进场时，仅对照相，未再过磅，亦未再检查行李。6时半起飞，天阴云浓，飞入高空后，惟见白茫茫之云雾而已。9时半至汉口停降，以天阴视线不佳，不能睹此华中重镇之全景，仅见长江如带，中浮数艇，两岸有屋舍，鳞比而已。10时又起飞，至下午1时许，抵南京，降落于明故宫机场。南京气候较重庆为冷，然西北塞外归鸿，“曾经沧海难为水”矣。雇车至鸡鸣寺路史语所，晤及石璋如君，将李先生托带之信及梁先生托带之银款转交之。石君转来家书二封，家电一，皆为催余返里者，幸家中未发生他

事。又偕往谒见此间负责主管人王家楫先生。旋赴临时大学访王书林主任，适Prof. Roxby [ 罗士培教授<sup>[1]</sup> ] 亦在座，用下午茶后，余乃告辞返舍。王主任嘱余带口信与其家中老母，今年6月以前必归里省视；又谓王书绅君在温州中农支行，书之君在柳州，九如君在临大任教，适以星期日外出未归。罗士培教授明日即赴沪，约余在沪再见。返舍后，与石君同往访屈翼鹏君，屈君现代管中央图书馆长，邀余晚餐。饭后，返舍，将西北标本（汉简、唐写经、金饰）与王家楫君及石君一观。余忽觉不适，呕吐一次，乃休息少刻，将公物（标本、记录）装一小箱，并地图等一卷，交与石君代为保管。将其余物件，匆匆装入一箱，以便明日携带赴沪。即就寝，幸能安睡。

### 3月11日 星期一

晨6时半即起身，用早点后，雇车赴太平门车站，已近8时。二等车极拥挤，走了五个车厢始得一座位，同座君亦新由渝来京，据云乘轮船共走25天，在宜昌、汉口皆须换船。火车9时起程，下午4时半抵上海北站。天下细雨，呼车至四马路吉升栈，已经客满，皆为外埠来沪办货之商人。余于细雨中，提一箱一皮包左找右寻，最后始于小客栈（五马路西上麟街新悦来栈）找得一房间，已是筋疲力尽，写一请假信与傅先生，出去用餐后，即睡。

### 3月12日 星期二

今日天阴，赴外找寻旅馆及青年会宿舍，皆告客满，以各处来沪采购货物客人众多，且一房间内常结伙同住数人，前客将去，又将房间转让与新来沪之客人，故无空房间。余乃赴霞飞路找寻北平图书馆办事处，以王君所开之地点，误以宝建路写成宝庆路，霞飞路又长，遍觅未着。至霞飞路1661号访陈凤书君，据云或许在外滩行中办事，此间并无此人。赴十六铺打听船期，20日大华及明兴皆开温，但无较早之船，只能静候。至外滩交通银行访陈君，知仍在此间任事，并未离沪，甚喜，惟已下班，号房不知其寓所，只能明日再来。赴牛庄路访叶啸谷先生，知已迁至四川路149号大华公司中，终日奔走，颇累倦，乃返舍休息，



并写信两封。拍家电，以满额（拍往永嘉者每日仅30号）未收。

沪上已十余年未来过，此次所得之新印象为从前所无者：（1）三轮脚踏车；（2）中国军装兵士在租界中出现；（3）中国政府机关设于租界中；（4）封闭之敌伪产业；（5）日侨臂缠布制之标志。

### 3月13日 星期三

晨间赴电报局拍电报“抵沪等轮返里”。至叶啸谷先生处，适在家未起，余告以找宿舍困难，此间有空铺否？叶先生允许即可住其房中之空铺上。叶先生去冬返里，半月前刚返上海。据云风闻余父已去世，余大惊，再询问，则支吾其词。余颇疑其言，半信半疑，最近之家信尚云父亲在病中，然家中或恐余过于伤心，未敢明告欤？嗟乎吾父，若叶言固确，则余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返旅舍取行李搬至叶寓。至江海关种牛痘，遇及陈宗畴君，光华老同学，绰号“憨大”者，现在江海关任事。出来后，至交通银行访陈凤书君，知己结婚，且已产一女。陈君邀余至吉莫餐馆用西菜，然后同赴虹口虬江路购旧大衣及被铺，此间地上旧货摊子甚多，一小部分为日人，大部分则为华人所转售之日人物品。购物后返舍，与陈君约明日再会晤。余又一人出来购物，逛旧书铺，以2400元购得《四部丛刊》本之《止斋先生文集》一部。晚间返舍与叶先生畅谈，叶先生以其诗词及联语之稿示余，夜深始睡。

### 3月14日 星期四

写了两封信，一给格兰维尔教授，询问论文已寄到否；一给庞士谦君，请其返回之便，将余寄存开罗之书籍箱带回。今日下雨，邮局寄信，衣服都弄湿了。中午陈凤书来，匆匆即去。下午同乡黄寿宸君来谈。天雨无事，阅朱子《近思录》。

### 3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赴交通银行，晤及陈凤书君，偕往英国大使馆新闻处访罗士培教授，询问中英科学合作馆之今后计划。午后赴善后救济总署，访苏公隽先生，乃光华附中时之老师，现在上海分署任秘书。又在总署中晤及庞元龙及顾宪良君，闲谈一会儿。返舍后，以天下雨未出来，与张朝松君闲谈，得悉温州去年沦陷后情形，闻志范五叔、耀卿岳叔均已去世；又闻卿云堂兄于8月10日获悉日本投降消息，欣喜雀跃，于人行道失足跌倒，头部震伤，血管破裂而死，奇哉！抗战八年刚结束即死，其命运诚为奇离。

### 3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与陈凤书君赴三马路光华临时校舍，晤及倪若水、姚舜钦二师，皆光华附中时之老师也。又晤及附中主任张芝联君，乃张校长之五公子，燕京大学研究院1941年历史系肄业者。闻明日10时廖茂如主任召集附中校友开谈话会，但今日不在校，未遇及。下午赴英国大使馆新闻处，阅览英国报章杂志，以消磨时光。

### 3月17日 星期日

晨起过晚，不及参加光华附中校友会，只身赴虹口虬江路。连日天雨，今日始停，天阴路湿，而摆地摊者仍很多，乃购买旧衣数袭及布，用去7万余元。余知家中此数年来必罕能添置新衣，此次自须携回少许。又以3000元购一藤箱。呼车返回舍，已5时半矣。

### 3月18日 星期一

今日仍雨，午间稍停。余上街购物，沪上各物亦昂，向叶啸谷先生处所借得之5万元，又将告罄。下午在舍阅《奄城金山考古记》，所谓吴越文化，似即汉初之物，最早亦不过战国时物。傍晚石正明君由南京来，亦拟返温者，大约可以结伴同行。

### 3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至美国新闻处，阅新出美国报章杂志。下午闻招商局有船，乃前往打听，知舟山号将于22日晨开温，21日售票。乃赴交行晤及陈凤书君，询其有否熟人在招商局，承其介绍总务主任曹省之君，写一条与客运课王主任。后知王主任即光华同学王敬琛君，预先购票当无问题。晚间，又向叶先生借5万元，以便明日购票。

### 3月20日 星期三

赴招商局，晤及王敬琛君，乃向之预购房舱票2张，付钱后，明日可以取票。赴虹口路购物。

### 3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收拾行囊，拟下午即上船。与石正明君上街购物。午后至招商局取票，不图舟山改专驶宁波，将上午所售之温州、福州客票皆行退票，真属晦气。

### 3月22日 星期五

晴了两天，今日又下雨，整天淅沥不停，船期仍无消息，苦闷之至。阅朱子《近思录》。

### 3月23日 星期六

今日天阴，晨间遇及张亦歆（鑫）君，新由温州经沪赴杭。穿山轮已由鄞返沪，但仍于24日开鄞。闻有大隆江轮开温，但不载客。等候轮船已近二旬，懊恼之至。赴市立图书馆阅书，乃从前之工部局图书馆所改者。

### 3月24日 星期日

今日天阴，仍滞沪上候轮，阅《近思录》。傅孟真先生曾云：数百年后，考据更精进，《皇朝经解》正续编或遭淘汰，罕人顾问；而性理之书，如《正谊堂全书》，当仍有人研究，其言颇可寻味。客中无事，读《近思录》各条，每读一条，加以审思，即觉宋儒理学之佳处。

### 3月25日 星期一

晨间至戴文奎君处，并打听船期，以戴君与此间民船业工会有关系，易于打听也。戴君邀余至四马路杏花楼用餐。餐后又下细雨，冒雨而归。晚间与杨、许、石三君弄纸牌为戏，至11时余始睡，劳民伤财，此后当戒之。

### 3月26日 星期二

仍是阴雨，阅《近思录》。下午往开明书店，访周予同先生，略谈此次西北考察经过，周先生希望余能写成通俗小文，以登开明《中学生》。傍晚，李济之先生来，昨日新由渝来沪，将赴日本，参加管制日本委员会，调查文物损失。据云：明日将返京一行，再来沪，候机赴日。

### 3月27日 星期三

晨间大雨如注。阅毕《近思录》。午后稍霁。陈凤书君来访，偕往亚洲饭店访张青莲夫人，未遇。余乃往访戴文奎君。旋至英、美新闻处，阅书报。傍晚又大雨，船期仍无消息。

### 3月28日 星期四

阅陈傅良《止斋文集》。上午仍雨，下午始霁。据报载，本月份上海自1日至26日18天下雨，雨量积至217.9毫米（即8.56英寸），打破30余年来上海3月份最高雨量之纪录。下午陈凤书君来，同往善后总署晤及庞元龙君，拟约甲戌级同学聚餐。

### 3月29日 星期五

晨间阅报，知利生轮将于30日赴温。请许文通君介绍，往至利生轮局总理陈子玉君；接洽妥后，又赴天文台码头1号，至轮船上接洽。此系木壳快船，载重280吨，明晚上船，后日开行。返后在舍阅《止斋文集》。旋又上街购物，久雨初晴，街上人颇拥挤。

### 3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与石正明君又至利生轮上接洽，旋赴外滩公园游览，以为明日一定可以开船，至戴文奎处辞行。下午又至交通银行向陈凤书君辞行，又赴善后总署向庞元龙君辞行。下午与石正明君一行，运行李下船。闻今日尚未结关，明日海关休息，故不能开船，但上船乘客已数十人。船上账房牌告，谓本船定4月1日开船，余等已经上船，只得在船上静候，无舱位，后以5000元（3人）购得大菜间长凳作铺位，晚间即睡船上。

### 3月31日 星期日

在利生轮上等候开船。上午堂兄仲光来船上，始获悉父亲病殁详情，谓在桐岭避难，以过于辛劳于九月三十日晕倒，其后即失知觉，不能语言，次日运回城中延医诊治无效，是时日军正与我军在城郊作战，故一切十分困难，未及一星期，于十月初六日病殁，始终未能开言，似属脑冲血。又述及五叔亦避难乡间，早一月病故。去年光复后，六房景珊堂兄以欣喜过度晕倒逝世，后一月头房伯卿堂兄又病殁，诚为宗族中之不幸。又述及瑞安祖父墓树为族人盗砍一事。此次来沪系赴杭办丝，现已事毕，拟即乘此轮返里，遂一同登岸用午膳。饭后同赴三房（兴业

路转角英士路5号)，晤及三房大姐及阿芬堂兄，皆已20余年未见面，芬兄已目盲。三房自抗战以来，营业颇为顺利。晚间仍宿船上，有军政部青田籍数人欲独占大菜间，经交涉后始允余等宿居其间。

## 4月

### 4月1日 星期一

今日在利生船中等候开船。此船可装160吨，此次仅装80余吨，惟乘客已有二三百人，航政局仅允许搭乘十七人，故今日仍停在此间再装货少许，并欲乘客离船，以免上重下轻，谎云海关罢工，不能结关，又谓航政局扣船，不准搭客，然乘客已上船者仍死守船上不肯离船。仲光堂兄将行李运上船，交余保管，晚间则宿甲板上，余则仍睡在舱中。

### 4月2日 星期二

原定上午结关后即开船，后延至下午4时许，呼水上警察欲驱走一部分乘客，仍无结果，只得开船上行至杨家渡，又下锚不开。账房出通告，谓航政局不准搭客，请乘客离船。后由乘客推代表交涉，乃令乘客均下二层舱，以免上重下轻，然二层舱实无法容纳如许乘客，乃商定明晨开船时，暂行全部入舱，驶出黄浦江后，任一部分乘客再上甲板宿住。今晚在船上开饭，惟须要另出一顿饭钱。

### 4月3日 星期三

晨间10时许开船，沿途情形与战前相同，惟空中时有飞机，江中增美国水兵之小汽艇而已。下午出吴淞口，行大海中，惟以船小，故靠近海岸，走海程内线，晚间继续开行。

## 4月4日 星期四

晨间经杭州湾口至舟山群岛，在岛屿间行驶。下午3时许，狂雾蔽遮水面，遂下碇，停泊过宿。夜间下雨，仲光堂兄入舱睡眠，蹲坐而睡。

## 4月5日 星期五

晨间雾退，江轮以饮水及粮食将感不够，乃开往石浦，船泊江中，买办上岸购物，中午船始继续开行。船搁沙不进，退行数十码，改取他道始得继续进行。下午2时许，天阴又有微雾，又停泊一小时，乘客以此间周围多海盗，恐夜间被劫，乃要求再开行。少顷，天气变佳，乃继续前行。至晚间8时许，又以天气恶劣停航。余等入睡后，11时许睡醒，闻飓风过境，狂风怒吼，海涛汹涌，乘客颇惧锚练骤断，船有倾覆之虞，有终宵不能入睡者。同舱之军委会永嘉气象测候站吴干城主任抢救命圈睡卧，可见情形之险恶。

## 4月6日 星期六

晨间风停，船始继续开行，乘客如庆更生。近瓯江口时已过午，潮水已由涨而退，幸有领江，取道北港，至东门外宝华轮船码头靠岸，已下午5时许。乃呼车返家，见及母亲，较前更为衰老，述及父亲病故情形，老泪纵横，余亦啜泣。家人闻余返，皆至母亲房中相会。锄非现住余家楼上，由校中返，亦来相晤。瑶琴侄女现亦住余家中。晚间仍在母亲房中闲谈。

## 4月7日 星期日

晨间缪云波君来取去张朝松君托带之物。旋余赴百里坊将许文通君托带之物交付。又购杂物预备送人。下午至铁井阑林宅，将戴文奎君托带之物交与其妻，戴君在沪与其妾同住，故其妻接物时神色黯然，幸林

长岚君夫人在旁与余闲谈片刻。余出来后至煜光妹夫处，煜光正携其少子出去闲逛，未遇，与姬妹闲谈，俱悉父亲前岁避难之辛苦情形，余未能在家为之分忧，回想从前情形，不禁泪下。傍晚返家。

#### 4月8日 星期一

晨间与锄非同往双屿山，岳家住宅及祠堂皆被日兵焚毁，现住一农舍中，家具什物皆丧失尽，情形殊惨。秀庵适从泰家桥来，秀钦及秀源皆在家中，谈及前年沦陷家宅被毁事，皆愀然不欢，岳母尤为伤心。饭后与锄非同赴钟头，途经李宅旧址，一片瓦砾场，情形极惨，被焚之菜子尚成堆（李宅二房囤积菜子达60万元，皆被毁去）。至钟头黄宅，耀卿岳叔逝世后，已逾周年（本月3号周忌），秀桂不善治家产，亦中落矣。坐谈片刻后即告辞与锄非返城，至双屿山，又小憩。抵城已傍晚，煜光来谈。

#### 4月9日 星期二

晨间至锄非处小坐，返室后写信数封。下午董朴垞君来谈，谓现仍在温中任教，且兼教务主任，课余以草《民国史稿》为事，已成数卷；又谓瑞安项微尘（让）作《太平天国史稿》，已成三分之二，未及杀青而逝世；又谓瑞安杨绍谦宗许楼藏书之善本及金石小学书籍皆仍街价而估，余允代为介绍，惟要求一观书目。晚间在母亲房中闲谈，母亲提及分家事，父亲弃养后，分爨已为必行之事，惟分家后余之事业将受影响，奈何！奈何！

#### 4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将《国学季刊》一册送至董朴垞君处。中午至张立人家中，以小儿满月喜筵，席间遇及邱瘦荊（鸣和）及俞劲夫二君。傍晚返家。晚间立伦及锄非二君来谈。



## 4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中写信。下午至姬妹处闲谈。岳母今日来家，秀君伴之赴戏院看戏。晚间余与大姐在母亲房中闲谈。姐夫已于昨日赴沪。

## 4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石正明君来谈，谓已决定再返京服务，大约一个月以后始能动身。秀钦君来谈。余在家中写信数封。午后秀君伴岳母又去观剧。下午微雨，大哥以父亲弃养后，此一年半之账本相示。（……）。关于分爨事，大哥亦同意，并同意于余出门后，必要时可帮忙代管，而希望余能协助其解决正中侄之升学问题。

## 4月13日 星期六

晨间至邮局投邮。至二房晤及少如及仲光二堂兄，见及正宗侄来信，述浙大十五周年纪念会情形，又谓现下膳食每月12000元。旋至六房晤及六婶，述及景珊堂兄去年逝世时，老泪纵横，客厅中尚悬有张专员及翁县长之匾，谓日人投降时以欣喜过度而卒。返家午餐后，至籀园图书馆阅报。赴瓯公，与锄非、谢印心、叶正钦及楼崇立君，至松台山下气象测候站，访吴主任干城。傍晚始与锄非一同返家。

## 4月14日 星期日

今虽属星期，以天雨未能出外，在家中阅书，与锄非闲谈。下午正中侄以星期休假返家，来余家中闲谈。

## 4月15日 星期一

阅《止斋文集》。下午至清明化工厂，晤及王小同昆仲、孔耀、刘

昌鏐、王良恭及逊平，畅谈别后景况。昌鏐肺病复发，卧床未起，颜色憔悴，余人尚如旧。小同已结婚，且已有子女二人，办理清明化工厂颇为起劲。施冲应浙江通志局之聘，已于去年年底赴杭，德煊及云畴亦在杭任教，叶岑则在此间英士大学任教。少顷，徐贤修夫人（夏一仁女士）携其二子来。据云，贤修近有来信，将于今年返国。余又与小同进内，晋谒其父志征先生，略谈西北考察经过。傍晚始返家。

## 4月16日 星期二

阅《止斋文集》。下午姬妹携锦泮甥来，今日为三月十五日，五马街及府前拦街福。晚间张立人君来与锄非君带着小孩赴五马街观热闹，余未去，在家观书。

## 4月17日 星期三

阅读Thomas I lardy, *Alicia's Diary* [托马斯·哈代：《艾丽西亚日记》]。下午至温中，晤及董朴垞君及朱一清校长。朱校长谓自英士大学搬来温州以后，温中学风变坏，前日温中学生之捣毁王永山家，亦一例也。又至沈炼之君处闲谈。正寅侄由西郊木行返家，当日即返行。正寅侄自今年起学习商业，去年始由永中初中部毕业。

## 4月18日 星期四

闻锄非云，此次浙江省府改组，教育厅长许绍棣提出辞职，有伍叔傥继任之说。下午沈炼之君来谈。晚间锄非醉归，谓瓯中师生冲突，虽已解决，而全体教职员开座谈会，酒酣耳热颇多愤慨之语。

## 4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赴世美巷2号，晋谒刘冠三先生，言及昨日专署谈话会关于王

永山事件。旋余询及敬乡楼书籍事，据云《敬乡楼丛书》刊印本，每种原仅500份，除赠送及售出者外，其余存于沪上宝山路黄宅，毁于火；至于所藏书籍，共40箱，皆在温州，现寄存籀园图书馆，已缺少两箱（其中有《东莱博议》及《张文忠公全集》二书，为郭溪洪某所购去），现已草成书目，尚未付印云云。下午与锄非赴成衣店，定制黄咭中山服。傍晚赴清明化工厂，应王小同等之邀，今日彼等为王良恭（赴台）、刘昌汉（赴镇江善后救济分署）送行，又为余及徐贤议君洗尘，席间有叶岑、徐桂芳、汪远淮、陈自析、刘瑞行、夏一仁等数人，共设二席，席散返家已9时许矣。闻大哥今日遗失15万元本票，往挂失时已遭人提去。

## 4月20日 星期六

晨间微雨，旋即放晴。至中国农民银行，晤及王书绅及徐贤议二君。又至县立永嘉中学，晤及叶云帆校长，适温师陈仲武校长在座，谈及此次温师食米事风潮，校长几遭学生殴打，现斥革7名，不知能消弭风潮否。午后，至梅冷生先生处闲谈，约定下星期二至籀园观敬乡楼藏书，余略谈此次西北考察经过。旋即辞归。

## 4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与李锄非及叶正钦赴中国国货公司二楼，参观弘一法师墨宝展览会，系其弟子刘质平氏出其所藏陈列，并以一部分标价义卖。弘一法师之字，从张猛龙碑入手，晚年自成一格，为书家逸品，义卖品标价奇昂，四字小幅即标价2万元，十字对联标价至30万元，似未有售出者。会场中遇及徐凤苞君及其夫人。下午与锄非赴小南门外，往访陈大祥君（系余之连襟），陈君原住南村，以不胜派捐之苦，移迁城内居住。闲谈一会，出来后至楼天木君处闲坐。傍晚赴华大利，应徐希焘君之邀，在座同宴者有马敏中（马星野之太封翁）、许文通夫人（鲁藻）、谷寅侯校长等。归后夜间呕吐。

4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刘武（叔扬）君来谈，氏系刘冠三先生之公子，附小同学，毕业于上海美专及北平中国大学，现执教于温州师范，适以春假返里，以患胃病，又加以须发许久未修，颇显老态，闲谈一会后即辞出。今日在家整理账目。昨日铮女有同学托人求婚，今晚向之征求意见，以其年龄尚幼，决定将来再谈。

4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下午赴籀园图书馆，晤及梅冷生馆长，一观寄存此间之敬乡楼藏书，并借得叶嘉抡著《叶文定公年谱》（抄本）。闻孙琴西太仆亦撰有《年谱》，稿本藏于瑞安某氏，籀园有抄本，惜为孙孟晋氏所携去。又天一阁藏之《弘治温州府志》，籀园亦有抄本，惜亦为人所携去。余以此次西北考察之照相取出传观，馆员潘国存君及温中陈木庵君在座，观后闲谈一会，并借得《水心文集》及《年谱》，乃返舍。

4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下午梅冷生及吴天五二君来。吴君乐清人，长于书法，与夏癯禅氏比邻同居，来观余所携回之西北考察照相及唐碑拓片。旋同至谢磊明君处，谢君出外未归。余等观及其所藏之叶文定公墓砖，系绿釉磁砖，釉面有百裂纹，颓残若空，已断为二，釉下刻槽有黑色篆书三行：

大宋吏部侍郎  
叶文志公之墓  
淳祐十年吉立

又有清代名人书札四册，则购于沪上。谢氏所藏金石书籍颇多，工书法，兼善刻印，亦吾邑一名士也。

## 4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下午李秀庵君来，谓将应救济总署温州工作站之聘，尚未有定着。今日大雨，整天淅沥不止。

## 4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下午抄叶嘉抡著《叶文定公年谱》（敬乡楼抄本）。腹泻，身体不舒，午后睡至傍晚始醒。

## 4月27日 星期六

今日仍下雨。上午董朴垞君来，拟邀余在温中作学术讲演，又拟约余教高中英文，余答应作一次演讲，而拒绝担任讲席。叶焜君来谈，叶君仍在瓯海关任事。

下午叶正钦君偕周燮、周邦基二君来，二周皆附小时同学，未见面已二十年。周燮现任职上海盐业银行，邦基君则在瓯海医院任小儿科医师，闲谈一小时许。二君去后勤部，余继续抄毕叶嘉抡著《叶文定公年谱》。

## 4月28日 星期日

读《止斋文集》。整理旧存家中藤箱之旧信及文件，久未整理，已为耗子作窠，且凌乱异常，只能略作整理，仍放置原处，待将来有暇再行整理。傍晚得石璋如君转来格兰维尔教授之信，知论文已全部寄到，暑假前可以得学位，并谓设法使余再度赴英，给予薪给或奖学金，问余能留几年，余又心动矣。

## 4月29日 星期一

今日仍下雨，在家中将祖父光绪二十八年分爨时之分书，重誊入日记簿中，晚间母亲又提及分家问题，（……）。

## 5月

5月1日 星期三 [2]

上午周燮君偕叶昌荫、叶向荣二君来，皆附小时同学。叶君现在布店中为伙计，昌荫君前数年在湘西供职湖南省银行，现在本邑永来钱庄为会计。

5月2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中写信。下午往访石正明、单次刚二君。旋又赴清明化工厂，访刘昌镛君，肺病又发，僵卧榻上，比前星期相逢时更为憔悴矣。又至王小同君处闲谈，并向王借得照相机一架，拟摄影以作此次返里之纪念。归途遇及杨学德君，闲谈别后情形，杨君与秉经结伙开工厂，去年倒闭。

5月3日 星期五

读《止斋文集》。下午理发，至永丰晤及叶昌荫君，偕往周燮君处闲谈。

5月4日 星期六

读毕《止斋文集》。晚间董朴垞君来谈。

5月5日 星期日

今日为还都庆祝，全城悬挂国旗，然未能有其他点缀。开始读《水心文集》，借籀园所藏《永嘉丛书》本转录孙琴西太仆之校注语者，过录一番。下午正钦、绍溪、昌荫来谈，遂同出来游中山公园，傍晚始返。在张毓泉首席处晚宴。

## 5月6日 星期一

阅《水心文集》，写了几封信。

## 5月7日 星期二

阅《水心文集》。今日放晴，取书一晒，有些已发霉，有些被鼠齿咬破，然较之开明《二十五史》正续编及古书读本之存放双屿山，遭日本人焚毁，则犹此善于彼也。傍晚单次刚君来。晚间秀钦、秀源昆仲来谈。

## 5月8—10日 星期三—五

标点《水心文集》，并转录孙琴西校语。

## 5月11日 星期六

继续标点《水心文集》，并转录孙琴西校语。下午董朴垞君来谈。今日砌炉灶，预备分爨之用。

## 5月12日 星期日

继续读《水心文集》。闻少兰姐丈已于昨日返里，但即将再行赴沪。下午秀庵、秀钦来，姬妹携泮甥来，傍晚始各辞去。

## 5月13日 星期一

读《水心文集》卷十五及十六。上午石正明来，谓拟于周内离温赴京。下午魏忠来，为亡嫂之内侄，浙大肄业，近借读暨大史地系，放假返里，询问西北考察情形，但其兴趣在地理方面。今日史语所又汇来14万元。

## 5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赴中国银行取款，途经仲光堂兄处，晤及亢甫堂兄，已二十余年未晤面，近年以环境不佳，虽仅五十有三，已觉衰老，耳重聩，现等候省地政局之差缺，而家用之维持则赖其子瑞墀在沪上任职之薪余。余又与仲光至雨村姐丈处闲谈。旋赴中行，取款后，在襄理苏醒石表叔处闲谈，然后返家。下午在母亲处谈分爨事。今日仅读《水心文集》一卷（卷十七）。

## 5月15日 星期三

在家阅《水心文集》卷十八及十九。下午秀庵来谈。今日放晴，拟外出，而未果。

## 5月16日 星期四

阅《水心文集》卷二十及二十一。下午出外购药膏，治头部之癣，途遇叶昌荫及正钦二君，至中山公园一游，旋即返舍。

## 5月17日 星期五

阅《水心文集》卷二十二。下午至仲光堂兄处，同赴钟表店拟购一表。Omega [Ω] 现售十余万元一只，闻旧表较廉，托之代为物色。至



气象测候站，晤及吴干城君，约余星期一同游仙岩。又至沈炼之君处，适外出未遇，仅晤及其夫人陈女士，稍谈即辞出。购热水瓶，又将西装交洋洗。姬妹归宁。

## 5月18日 星期六

阅《水心文集》卷二十三。下午沈炼之来谈。

## 5月19日 星期日

与测候站吴干城主任，及有光堂谢君，赴仙岩游览。晨间赴三牌坊气象测候所晤及吴干城主任及谢君，遂同赴小南门搭乘河轮，经梧埭帆游（帆游有永瑞亭，为两县交界处）塘口至霞林，过静安桥后登岸，遥望山侧，一塔巍然，即仙岩寺之净光塔也。岸侧为瑞安县属之河口塘小镇，河之西南一村即为霞林。河口塘有饭店二处，杂货店数处。越田畴约行2里许，至一小村，有一牌坊，上刻“溪山第一”，为康熙四十一年所建。其内为华光寺，适有庙会，有弹词。又行数百步，为仙岩禅寺，寺中有一池，池侧一亭，立数碑，最早者为至元四年《重修仙岩塔记》（释廷俊撰），见《东瓯金石志》卷十一；又有民国十二年沈致坚《重修仙岩观瀑亭记》，民国二十五年项骧《仙岩佛陀池碑记》，康熙九年及民国四年《保护名迹县府告示碑》，又癸未年（民国三十二年）余绍宋《游仙岩观梅雨瀑有作诗碑》一方。庙为近代重建，规模颇雄伟，方丈出迎，用茶点，又命预备素筵，余等座谈片刻，留茶钱而行，不敢用膳，惧被和尚敲竹杠也。庙西厢有流米岩，相传建寺时有圣僧使岩流米，以供工匠，现仍留一洞痕，旁刻“流米岩”三字。寺东石径，拾级而登山，先至梅雨潭，潭前有观音洞，民国甲戌王震书。其旁摩崖石刻颇多，其中一刻为宋淳熙间沈郡守所题，其文如下（见《东瓯金石志》卷八）：

淳熙丙午十一月二十日郡守沈枢持要同倅周价德藩，率两邑令丞陈孔光德溥、刘龟从伯协、王长世庆延、叶广文文卿视

修南塘，饭于仙岩，因观梅雨潭，张仲梓才卿、甄良友云卿、谢雪季泽、谢天赐元功、陈傅良君举、林恩纯致约、高子莫执中、沈季丰俭夫偕来，枢系之以诗：“莫讶多幽胜，仙岩旧得名，五潭俱卓绝，三井更澄清，饮客欣同集，磨崖记此行，登临有余兴、恍若在蓬瀛。”

《东瓯金石志》卷四梅雨潭题名：（1）“同游记 / 赵景仁 / 李公秉”在潭前巨岩之阴，黄概题名之左。（公秉名筠，元丰中知温州。景仁名玠通判温州。）（2）“黄概宣和 / 孙概同游”在潭前巨石之阴。（3）“开戒坛乾元寺僧恩惠到此，皇宋元祐癸酉六月”。（4）“高彦芳补刘方干诗跋”在潭外二三百步面西大石屏上，12行。

龙须潭前巨石上有石刻两行：“僧处元来，彭城执中同”处元宋沙门，永嘉人；执中疑即刘彝，《宋史》有传，福州人，治平间曾通判温州，刘氏望出彭城，以乡贯及字代姓名，宋人题名自有此例也（《东瓯金石志》卷四）。

仙岩圣寿禅寺有铜钟，高七尺三寸七分，下口圈一丈四尺六分，为元至顺庚午所造（《东瓯金石志》卷十一）。

（鼎按：

淳熙丙午即淳熙十三年，《止斋文集》卷三十九有《温州重修南塘记》，淳熙十四年三月记。《记》内云：自冬十月至今三月而塘成，郡守沈持要名枢，吴兴人，陈孔光为永嘉知县，王长世为永嘉县丞，刘、叶则为瑞安之令丞。《止斋文集》卷五有观南塘四首呈沈守，当为此前后之作。高子莫执中即叶水心之岳父。谢季泽永嘉人，（《攻媿集》109有其墓志）著有《正事韵类》，止斋曾序之（卷四十页八）。张中梓永嘉人，张闸之子，曾知复州，楼钥铭其墓。沈季丰俭夫，瑞安人，躬行从孙，父名大廉字无简。又有“通源胜境”四字，上题皇宋癸巳六年，开元寺僧□（原文此处为方框）惠书，明嘉靖年及同治年石刻，民国间姚琮及刘景晨题。）

坐潭旁小憩，飞瀑溅泻，状至可观，又上行至观瀑亭小坐。越小径，至雷响潭，一桥卧空，下临深潭，试投以石，其声如雷。其旁有雷亭，坐亭上可以上观龙须潭之瀑布。稍憩后，鼓勇上登，至龙须潭侧之龙须亭小坐。然后下山，至仙岩寺西之陈公祠小坐，寺中有万历十三年王叔果撰“重修陈文节公祠碑记”及民国十三年刘次饶撰重修碑记。时天有雨意，乃急返镇。用膳后，乘汽轮返城。

## 5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温州中学讲演西北考察经过。阅《水心文集》卷二十四。在母房中与大兄及大姐商谈分家各房搭配办法，母亲拟后日邀亢甫堂兄来抄缮。

## 5月21日 星期二

草拟分书序言底稿，并将各项待商问题皆加解决，大致无问题。（……）。

## 5月22日 星期三

亢甫堂兄来，开始抄写分书，今日仅写就序言。中午应梅冷生先生之邀，在府头门胜利餐馆午宴，在座有刘景晨、陈仲陶、张宋顾、沈炼之、陈木庵、谷寅侯、吴天余等。饭后，与陈、沈二君随谷校长至瓯海中学小坐，又与陈、沈二君赴蝉街访戴幼和君。

## 5月23日 星期四

（……）。下午赴王小同君处小坐，遇及温怀瑜君，新由贵阳返里。与小同、载紘等闲谈，傍晚始返。

5月24、25日 星期五、六

圈点《水心文集》。

5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戴幼和君来谈，少顷苏醒石、尔寿父子亦来，余略谈西北考察经过，并以携回之照相及图传观。中午余与锄非君赴小南门，在陈大祥君处午宴，以洪真君新由重庆归来，为之洗尘也。洪君上月由重庆取道宝鸡陇海路经京、沪至温，共行20余日，耗用20余万元。据云自前年入川已三年，去夏始考入国立药专，三年费用已逾百万元，今日培植子弟，确为不易。饭后偕锄非君往双屿山拍一照相，探视岳母之病，尚卧床未愈。锄非昆仲商酌重建家屋一事，尚未能完全决定。

5月27日 星期一

林锦千外甥今日10岁生日，家中送礼，中午设宴，邀余往。返家后，与锄非君商酌重建屋前店房事。今日水、木、石匠来量地绘图，以便估价。

5月28日 星期二

屋前被炸毁店楼拟加重建，工价索207万元，由锄非君为之重估，为150万元，未允。锄非携工匠至双屿山商酌重建住宅事，傍晚始返；晚间又来商酌，仍未商妥。新瑞安轮抵埠，得李济之先生寄来信五封。

5月29日 星期三

将《水心文集》二十九卷圈点完毕，并转录孙琴西校注本眉批。锄非由校来，商住宅修屋事，共同晚餐后，水、木、石匠来，商定重建屋

前店房事，150万元成交。

## 5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余应瓿中之邀前往讲演。

## 5月31日 星期五

上午将左边二间店楼之建筑，包与建成营造厂，计费94万元，已有成议。午后（……）。

# 6月

## 6月1日 星期六

昨夜失眠，晨间（……）。中午以今年自家轮值，邀宗族聚宴。下午至仲光处少谈，购买旧表一件。

## 6月2日 星期日

今日下雨不停，不能外出，在家为《止斋文集》等作注。又写信二封，一复翼天，一为正宗侄介绍至王栻处找事。

## 6月3日 星期一

上午仍下雨，阅《永嘉县志》。下午雨霁，往访叶昌荫君，又至煜光处一谈，访沈炼之君未遇，至籀园阅报。

6月4日 星期二

上午至籀园还书，借得《瓯海轶闻》。下午在家阅读二卷。  
(……)。

6月5日 星期三

阅《瓯海轶闻》卷三及卷四。下午与锄非去定酒席，至沈炼之君闲谈，并邀其后日叙宴。

6月6日 星期四

阅王明《参同契考证》及《瓯海轶闻》卷五。下午至叶啸谷及徐希煮处，邀其明日午宴。

6月7日 星期五

阅《瓯海轶闻》卷六。午间宴请叶啸谷、梅冷生、沈炼之、徐希煮诸君。

6月8日 星期六

阅《瓯海轶闻》卷七。下午至温中，晤及谷启选君，十中时同级友人也。今日以米价涨至每千元两斤十二两而罢市。

6月9日 星期日

阅《瓯海轶闻》卷八。上午访叶焜君未遇，至董朴垞君处小坐，闻朱一清辞去校长一职已获核准，由梁春芳继任。下午与锄非同赴双屿山拍照三张。朴垞处有旧砖一方，系杨志林旧藏，其大小为

1.8×5.2×9.8（裁缝尺），字凡二行：“弟子刘元曹□□□（原文此处为方框）潘二娘捨江心第／二增塔砖奉□□□（原文此处为方框）妣及亡妻魏七娘”。

## 6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籀园图书馆潘国存君来谈，并借去北大《国学季刊》一册。在家阅《瓯海轶闻》卷九至卷十一。

昨晚罢市风潮，暴民捣馒头巷米厂，军警开枪，闻伤五人，传有毙命者。今日风潮更大，强迫戏院停演，过路人中之烫发女及长衫先生，亦遭殃及，头发及长衫被剪，罢市队伍以幼童拖空油桶，旁边为彪形大汉，执钩搭以护之，前导以党旗。闻英士大学共党学生在后主持，风潮不易停息。下午大雨，晚间戒严。

## 6月11日 星期二

闹米风潮虽平糶每千元五斤，而罢市仍未息，盖以后面有人指挥也。在家阅《瓯海轶闻》卷十二至十六。楷儿连日身体发烧，今日面现小斑点，似为麻疹。

## 6月12日 星期三

阅《瓯海轶闻》卷十七至二十。楷儿麻疹，体发高热38.5，令之静卧。城区闹米风潮，午后始解决，余森文专员已由处州来温。今日仍雨。

## 6月13日 星期四

阅《瓯海轶闻》卷二十一至二十三。楷儿今日开始热度下退，下午延林栖霞医生来诊视，儿醒后呼妈，为状至惨，余至深宵2时许始睡。

## 6月14日 星期五

昨夜失眠，今日整天无精神，楷儿麻疹已回，热度已退，斑疹亦开始消退，惟仍咳嗽，且时哭闹不休。至瓯公晤及叶正钦，旋至主光医院，晤及柯国民君，皆附小时之同学也。

## 6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赴中国银行取款，新由叙府又汇来38万元；至叶昌荫君处，由其介绍，借出40万元。下午昼睡，傍晚始醒，与锄非去照相馆冲片。晚间大雨。

## 6月16日 星期日

阅《瓯海轶闻》卷二十四至二十五。下午叶昌荫君来，同往叶焜及陈益谦二君处小坐。今日大雨。

## 6月17日 星期一

天霁。上午叶昌荫君来，偕往三希小学谒王晓梅师，邀之后日晚宴，以庆其服务小学满三十年也。下午又与叶君赴海坛山，正在演戏，山门粉饰一新。瓯俗航海者多祷于此之杨府庙，而近年来，吾邑暴富者多以航海经商起家，故酬神甚盛。又赴城东医院，晤及滕国桢（惠生）君，亦附小时同学也。

## 6月18日 星期二

在家阅《瓯海轶闻》卷二十八至三十。

## 6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阅《瓯海轶闻》卷三十一。晚间附小级友在味雅聚餐，同座者有叶昌荫、柯主光（国民）、周邦基、滕惠生（国桢）、叶向荣、叶仲明（希焘）、陈益谦与余共8人（尚有叶正钦、叶焜二人临时缺席未来）。临时加入低一级之郑永英女士。王晓梅师到后不久即入席，为晓梅师祝寿。席间谈话资料，以其中三人为医师，故以近日流行霍乱及鼠疫病为谈助，而致叹于隔离医院之设备之不周。又谈及昨日瓯海公学学生与报馆捣乱事，以前日张宝琛离温时，报馆捏造民众鸣鞭炮夹道欢送之消息，瓯公学生以张劣迹昭著，学生拟扣留之算账，张乃悄然而遁，报馆故意为之捏造消息，大起公愤，瓯公学生率队前往，迫令更正，并以瓯公学生会前曾送登张专员劣迹之消息，故意压下不登，令登报道歉，此事不知如何解决。

## 6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至叶昌荫君处，交付昨日聚宴费。下午3时，瓯公召集教育界人士开谈话会，报告此次与报馆发生纠纷经过，来宾意见除王佐臣希望扩大，另出报纸，余人皆主张解决，当提出解决办法，由瓯公当局登启事，对学生此次运动失当表示歉意，同时报界方面对张宝琛离温消息之失实更正，当推出调解人5人：叶云帆、董辛名、游止水、臧渭英及余。在华大利晚餐后，乃往《温州日报》及《浙瓯日报》，晤及方又圆及徐世康诸君，万方譬解，二君允明晨向报界同仁征求同意后再答复，至宵深1时许始返家。

## 6月21日 星期五

昨宵迟睡，今日精神萎靡。上午单次刚君来谈。下午徐希焘君来谈，偕往访陈继严君，傍晚始返。阅《瓯海轶闻》卷三十二至三十四。

## 6月22日 星期六

阅《瓯海轶闻》卷三十五至三十八。上午至瓯海中学小坐，闻昨日

余专员召集报界及学校代表谈话，今日再加召集，以图解决此事，大致可以成功。今日傍晚以飓风过境，风雨大作，夜间未息。

## 6月23日 星期日

阅《瓯海轶闻》卷三十九。飓风过境。报纸今日复刊，除瓯中谷校长登启事道歉，及报纸登更正外，另加一余专员之谈话记录，对于双方各有所评论，以了结此事。

连日街上张贴有《讨专员张宝琛檄》：

劣专员宝琛者，不通文义，粗识之无。昔充体育教员，曾以夤缘得缺。洎乎抗战，烂污永嘉，保调吕律为官（吕律，永嘉县长，盗卖国货，焚库灭迹，遭法院检举），染指韶舞之鼎（张韶舞，平阳县长）。火烧县库，国货不肯让人；串灭卷宗，同恶方能相济；弄季宽（省主席黄绍竑字）于股掌，视主席如婴儿。加以兵权在手，谄媚成性；拉送阿柳（系永嘉著名士娼），把拮上官；婢膝奴颜，屈志丧节。人神之所同嫉，舆论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滥用军法。已之所憎，幽之於监狱；利之所在，美之曰孝子。呜呼！四一九之陆沉，七一一之沦陷，借题汉奸，知苞苴之累进；含沙射影，叹玉石焉俱焚。沈公（沈鸿烈，继黄绍竑为浙江主席）党国老成，津沽循吏，奉中央之檄令，树浙省之政声；张韶舞之免职，良有以也；张宝琛之调省，岂徒然哉！是用饬整纲带，志澄吏治。挽人心之失望，扶正气之销沉。爰助政府，指摘妖孽。南起平泰，北尽永乐；缕陈罪状，罄竹难书。木运洞头，礼堂之建何在？源通丽水，上山之利无穷。管制严而树价昂，敌舰炸而造船急。喑鸣则报馆缄言，叱咤则缉私敛迹。以此营利，何利难图；以此经商，何货勿获。兹者或开戏院，或设商行，或投资本于公司，或寄金钱于暗股，金犹在市，人未离温。专员之印虽交，大腹之贾仍在，倘能追赃算帐，依法惩凶，共遏贪污之风，藉平民之愤。凡诸劣迹，宜各宣传。若其狼狈多年，分赃有日，愿受勾结之讥，必为社会所

弃。请看民主之前途，竟是贪官之末日。

按此文于6月14日油印，匿名张贴通衢。连日瓯中与报馆闹事，瓯中学自治会又为之翻印分发，以广宣传。

晚间浙瓯报社及温州日报社徐世康、方又圆二君在味雅设宴，以谢此次调解诸人，余亦在被邀之列。6时许至味雅，余森文专员、蒋一鸣县长、党部陈纪方及民教馆董辛名等在座。闻以今日浙瓯报登载《张韶舞笑了》一文，又引起学生质问，报馆允登报道歉。饮至9时散席，彼等赴中国大戏院观《玉堂春》，余先返家。

## 6月24日 星期一

阅《瓯海轶闻》卷四十至四十三。下午与锄非赴南门外锦春坊谒苏醒石表叔，途经花柳塘口，见瓯中学生结群前往，闻为捣报馆。余等不欲被牵入纠纷，至苏宅小坐，以天雨至傍晚始返。至永嘉中学晤及叶云帆君，知永中校舍一部分为风暴所吹倒，损失数十万元，现骤停课，俟风停后再复课。余拟介绍吴耀中至永中任事，据云已向县政府提出辞职，关于下学期人事目前皆无法决定云。至主光医院遇及瓯海学生，谓此次出事，由于浙瓯报之今日道歉启事，寄外埠及张贴通衢之报中故意撤去不登，故生此纠纷。晚间瓯公师生开紧急大会。

## 6月25日 星期二

阅《瓯海轶闻》卷四十四及五十五，已刊部分尽于此矣。取《永嘉县志》以互勘，颇多补正《县志》之处。惟亦有误抄处，如卷二十一，据《畿辅通志》卷七十《名臣传》所录之“育德崇尚理学”一条，实系育德弟暘谷之事，当由“果”、“杲”二字形近致讹。“叔果（育德）”系嘉靖庚戌进士，未至大名府。“叔杲”则系壬戌进士，曾出守大名，修天雄书院（此或由于《畿辅通志》误刊杲为果，琴西先生抄录时未加修正，遽编入叔果事迹中）。又有未加考证处，如卷四十二引《水心集》卷八“送朱相士”，知朱相士为平阳朱黼之族孙，而“不知何名”。（鼎按：朱相士

名子文，戴栩《演川集》卷三，有七绝二首题“赠朱子文”，即和水心此诗也。刊刻讹字亦颇多。）

晚间仲光堂兄来闲谈。瓠公今晨由专员公署派军警戒备，校方下令解散，风潮告一段落。

## 6月26日 星期三

校阅董朴垞《中国史学史》及《民国史初稿目录》，以作商榷。

## 6月27日 星期四

将亢甫二哥所书之分书三册校对完毕。

## 6月28日 星期五

晨间与锄非雇船去汤家桥。沿塘河南行，过南塘后，折向东，经划龙桥，至汤家桥，晤及秀庵。午餐后，偕往蒲门下埠秀琴处，接洽双屿山盖房事，无结果。至耕三舅处小坐。赴庄头，晤及守桂。最后赴双屿山，以李氏昆仲商量造屋事迟久未决，天忽雷雨，乃勾留至晚餐后，黑暗中与秀庵、锄非执掌灯笼返城。素琴留双屿山，明日再返家。

## 6月29日 星期六

雨霁。上午潘行琳君来谈。下午至煜光处，为秀庵接洽田赋处事。又至三希小学，为耀中接洽教职。秀庵留在余处晚餐。

## 6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王孝威来谈。少顷，昌荫偕地政处陈良箴来谈。门前店房，今

日开始兴工。校阅《岐海琐谈》卷一。下午赴籀园阅书，访叶啸谷君未遇。至董朴垞君处小坐。

## 7月

### 7月1日 星期一

阅《永嘉县志》。晚间至梅冷生馆长处小坐。梅馆长以经费支绌，颇为消极，拟辞去不干。

### 7月2日 星期二

与锄非君同赴双屿山，为李宅建屋事。本定今日付定洋，昨日秀庵作梗，原定建筑5间，又作罢论，改定建3间。至啸谷处，仍在乡间未返城。至张立人处小坐。返家后得清明厂通知，谓刘昌镠君已于今晨6时逝世，少年英俊，竟以肺癆逝世，惜哉。

### 7月3日 星期三

上午与沈炼之、王九如二君赴清明厂，吊刘昌镠君，知己于今日移柩赴平阳。蔡孔耀、方逊平二君详述刘君得病之经过，及此次转成肺炎，以至丧命。至籀园还书（《瓯海轶闻》）。

### 7月4日 星期四

上午至荷村处闲谈。旋以今日自家门前街巷翻造石路已毕，不久将筑门台，乃赴刘景晨、谢磊明、单次刚等处，拟借汉碑帖，以便摹刻二字，皆未遇。在家中作《永嘉金石目》，即根据县志者，为检索方便计也。下午赴双屿山，（……）。

7月5日 星期五

上午至刘景晨先生处，询问子植行迹，顺便闲谈西北考察经过，并请其介绍往见谢磊明先生。下午往访谢磊明先生未遇。返家阅《永嘉县志》卷二。

7月6日 星期六

上午往访谢磊明先生，欲借夏承碑以摹“夏里”二字，其家中未曾收藏，惟有道光间翟文泉（云升）所著之《隶篇》，乃摹得“四老神坐神祚机”之“夏”字，及“熹平四年韩仁碑”之“里”字。谢先生出示其家掘防空壕时所得之宋磁，一高脚杯绿釉隐花，尚完整，其余多为碎片。据云五六年前，桐岭底曾发现大批晋物，系墓中出土，有晋年号墓砖、晋磁器及陶器、铜镜，府前照相馆曾收购一部分，另有一部分为温溪鄣（？）某所购去。又出示其所收藏之古币，计1000多枚，颇多精品。其中“金钱

义记”一币，为清末金钱会起义之符标，背面有二 ，较大者有八卦名，谢氏所藏者为“巽”字，闻曾在他人家获见一“天”字者，此有关乡里掌故者也。下午在家中以放大尺摹临“夏里”二字。

7月7日 星期日

上午至主光医院疗治外耳炎，由于前次理发时挖耳所致，闻已腐烂，以后当注意。下午至陈继严君处闲谈，又同赴瓯海医院黄溯初先生追悼会，晤及刘景晨、王志澍、梅冷生诸老先生。又晤及瓯海院长张景飞先生，据云陈万里来温州时，曾偕往西山访西山窑遗址，获得碎片颇多。相约以后有暇与余偕往。今日天热，会场闷塞，余乃先退席，至清明化工厂小坐，蔡孔耀君已伴刘昌镠家属赴平阳，载纮今日由沪返温。据云，昌镠于2日晨间逝世，彼与小同在是日午间尚在沪代之购买治肺癆药品。3日获电始悉此事，可哀也。返家后，单次刚来谈。傍晚大雨，晚间煜光来谈。今日屋前店房竖梁。

7月8日 星期一

明日自家分爨，今日整理房屋，戚友有人情送来者。夜间1时分火，于前间生一火盆，鸣鞭炮后，两家皆取去火炭，灶神前点烛燃香，新灶中放入辰砂、银朱，两房煮汤圆互赠以结缘。3时后再入睡。

7月9日 星期二

今日为阴历六月十一日，举行分爨。午间延族戚午宴，男客三桌，内席亦三桌。下午席散后，苏尔寿君偕温中同事孙君（劳作教员，诸暨人）及孙君（国文教员，瑞安人）持泰顺出土之宋代磁碗来求鉴定。

7月10日 星期三

昨日伤食，今日身体不舒。

7月11日 星期四

昨日腹泻，今晨又泻二次。晨间董朴垞君来谈，谓十中新校长已发表赵楷，系诸暨人，英士大学农学院教授。又与余细谈，其《中国史学史》及《民国史目录》，商酌体例。（……），旋余赴主光医院诊治耳疾及腹泻。下午仍泻二次，静卧阅书（吴晗君之《胡应麟年谱》及《胡惟庸党案考》）。刘子植及叔扬二君新返里，来访闲谈。晚间大风雨。

7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赴地政处，（……）。下午瓯中新校长朱燃藜来锄非处，延聘其为事务主任，余陪之闲谈。

7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至地政处办理转移手续。下午在家将分书用印，并请亢甫族长为证明人。

## 7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至主光医院诊治耳外道炎，已大体痊愈。返家后，将窗棂装置绿纱。下午至籀园阅书，晤及潘国存君，借得孙琴西校本《止斋集》一部。返家后，阅《永嘉县志》卷四。

## 7月15日 星期一

持照相机拍摄与叶水心有关之古迹（慈山之坟、水心桥、文定祠）。琐事丛集，仅转抄《止斋集》孙琴西校语首二卷。

## 7月16日 星期二

转录《止斋集》孙琴西校语（三至十七卷）。

## 7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写信6封。下午转录《止斋集》孙琴西校语卷十八至三十四。

## 7月18日 星期四

转录《止斋集》孙琴西校语卷三十五至卷四十。

## 7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至叶芳君处，遇及吴秉经君，谈及台湾近情。下午徐贤议君来



谈。

7月20日 星期六

将《止斋集》孙琴西校语转录完毕。

7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蔡孔耀君来谈，谓拟辞清明厂职务，赴台湾或东北发展化学工业。下午黄云畴君由杭州来，已数年未晤，面貌一新，此君更显老成，托代向沈炼之君介绍英大。

7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至主光医院诊视耳疾。至沈炼之君处，未遇。

7月23日 星期二

阅《永嘉县志》卷四。

7月24日 星期三

今晨天阴，后降大雨，夜间更大雨如注。阅《永嘉县志》卷五。

7月25日 星期四

沈炼之、潘怀素二君来谈。下午至田赋处取缴税单，赴杨芳律师处未遇，至徐煜光君处闲谈，返家写信。

## 7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至柯主光君处治耳疾，据云已痊愈。下午与沈炼之君同往访叶昌荫、管雄、夏一仁、戴幼和及潘怀素诸君，惟潘君未在家，其余诸人处皆坐谈一会儿。闻何炳松氏已于昨日逝世，英大又多一打击。

## 7月27日 星期六

阅《永嘉县志》卷七。晚间在新味稚宴客，与宴者有叶芳、柯主光、陈良箴、叶昌荫、李锄非诸君。饭后在楼天木君处小坐。

## 7月28日 星期日

昨日多食伤肠胃，今日精神不舒，上午空军测候站吴干城君来谈。下午以梅冷生先生之夫人逝世，前往送殡。

## 7月29日 星期一

晨间往谒刘景晨先生，并晤及子植、叔扬二君。刘先生出示所收集之埃及古碑拓本四纸，据云购自南京坊间，相传为端午桥之故物，乃其搨工所拓者。然余观之，似皆为贗货，除象形文字系阴文外，画像皆为阳文，表面平滑，而非浮雕，此为埃及古刻所罕见。今日史语所汇来6、7月生活补助费。阅《永嘉县志》卷八《武备志》。

## 7月30日 星期二

阅《永嘉县志》卷八《兵事志》及卷九。

## 7月31日 星期三

在家阅《永嘉县志》卷十。

## 8月

8月1日 星期四

在家阅《永嘉县志》卷十一。

8月2日 星期五

上午吴襄君来谈，经郡城赴京，办理出国手续，偕之往访管雄及叶焜二君。下午与锄非赴双屿山。

8月3日 星期六

阅《永嘉县志》卷十三、十四。晚间赴温中校友聚餐，在座者有陈继严、管雄、吴襄、杨杰、叶正宗、方慕敏、徐世康、胡思齐诸君。

8月4日 星期日

上午赴籀园借书。午间摆完工酒，请水、木、石工匠。下午摘录孙仲容《温州古甃记》。

8月5日 星期一

上午至县政府，晤及教育科长陈纪凯君，托其介绍兰英侄女瓯江小学教职。今日腹泻，下午阅《县志》卷十五。

8月6日 星期二

摘抄孙仲容《温州古甃记》。今日大哥五秩生辰，邻居登门道贺。

8月7日 星期三

摘抄《温州古甃记》。

8月8日 星期四

阅《永嘉县志》卷十六及十七。

8月9日 星期五

为屋前面坊装置马达过吵事发生纠纷，（……）。

8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赴县政府教育科，晤及陈继凯君，为介绍兰英侄女事也，据云本可设法安排中心小学，但以其仅有乙级证书，现中心小学提高标准，故不合格，允另设法安插。阅《县志》卷十八及十九、二十。后二卷系《烈女传》，节妇之名甚多，而无事实可记，方志之通弊也。

8月11日 星期日

阅《永嘉县志》卷二十一及二十二，参阅《东瓯金石志》。《金石志》卷二有唐杜审言大龙湫题名“杜审言来”，梁章钜即已致疑，谓：“雁山晚开，五代以前除张又新、吴畦、僧贯休外，并无题咏，而杜审言，系初唐人，何以已有龙湫题名。”（《雁荡诗话》）按此题名，始载于明人王献芝游记，清初人李銮宣及朱士彦亦皆提及，戴咸弼于光绪二年往

游，谓“审言来”三字尚完，杜字残缺，仅存其半，此字则已漫灭，楷书平列，径一尺二寸。（竊按：宋人李复圭字审言，庆历进士，在雁山有题名二：一为“李复圭来”，径二寸馀，在龙鼻洞左壁，一为“行部来，李审言”，在大龙湫潭旁巨石上，径五寸五分，则“杜审言来”书为“李审言来”之误。至雁荡时当细审之。）

## 8月12日 星期一

阅《永嘉县志》卷二十二《金石志》，及戴咸弼《东瓯金石志》卷一至卷四，以互相对勘。上午至县府教育科，介绍兰英侄女工作事。下午晤及董朴垞君，询问温中易长已有决定否。

## 8月13日 星期二

阅《东瓯金石志》卷五、六、七。志中载宋人题名，瑞安岑崎山翠阴洞有13种之多（按实共15种）。山在瑞安东北二十里，为永瑞水陆通衢，泊舟塘岸数十武即宝坛院，院后即翠阴洞，有暇当往访之。

（1）元丰初九月中旬因检按到尉柳子春题

（2）翠阴洞辛酉季夏中澣日从履常公济游此公材题

（3）赵景仁、朱履常、林介夫元丰五年五月初一日同游

（4）翠阴洞赵景仁游

（5）洞门乔木昼阴阴，洞穴嵌空透碧岑，偶约骚人同此乐，摇毫静坐获情吟。赵景仁题

（6）邑令盛居先游元丰癸亥中秋

（7）赵景崇、彦升、彦章、彦昭丙寅季冬邀张师仪游此试茶

（8）己巳游鲍海翁、林介夫

(9) 邑尉何文正公院捡估曾宿此一宵，时元祐四年六月十四日，  
写记岁月

(10) 李仲诚游，熙志侍行，元祐四年八月十一日

(11) 辛未末伏后两日，履常遇介夫来岑，同游翠阴洞，成短诗：  
小洞隐遥岑，松萝翠复阴，游人曾到不，方信白云深，□□（原文此处为  
方框）和□□（原文此处为方框），松桂擢危岑，烟云昼亦阴，洞门虽不  
锁，谁测洞中深

(12) 神剌洞大观初祀二月癸亥书

(13) 陈叔兴、赵允承、鲁仲、吴择善、徐致一、沈元简、宋廷  
佐，绍兴戊辰十月八日游

(14) 周及善、林宗易、沈仲一、宋叔久、林自牧、林宗大、沈仲  
石、赵文甫，庆元三年九月四日同君举游，章绂刊

(15) 戊午瑞庆节於神剌洞会沈四五丈，谢大成、周及善、林宗  
易、沈仲一、徐蕴之、林自牧、林宗大、沈仲硕、有缙云叶正初，永康  
舅叔同集，止斋君举题名，王伯荣刊

下午沈炼之君来，同往访刘子植君，适林佛性新由京返里，来谒刘  
冠三先生，闲谈一会儿后，即返家。

## 8月14日 星期三

阅《东瓯金石志》卷八、九。叶昌荫来，偕往访沈炼之君。又至教  
育科晤陈凯君，商洽介绍兰英侄女职业事。

## 8月15日 星期四

阅《东瓯金石志》卷十、十一。今日为先严逝世满孝之日。瓯俗以  
卒后二十个月为满孝，祭后换穿吉服，此后四个月为咸酸素（半素），

至二周年忌为完全满孝。今日鸾姐、姬妹携甥来祭，午宴一席。晚间叶昌荫君邀至新味雅用宴，在座有沈炼之、王纯候、沈绛侯、周邦基诸君。

## 8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偕徐煜光君往谒金嶠轩先生。金先生得省府任命为温中校长，来温打听温中情形，以便决定行止也。下午阅《东瓯金石志》卷十二毕。

## 8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为介绍兰英侄女职业事，又跑了一趟教育科，总算荐进水木石小学任教，惟报酬甚微。徐煜光君来谈，谓金嶠轩先生拟就温州校长一席，惟聘请教员事成问题，以时间已过晚，拉不到好教员也。阅叶永蓁《小小十年》。

## 8月18日 星期日

阅毕叶永蓁《小小十年》，著者为小学时同学之乐清叶蓁，虽以小说体材，实即其自传。女主角茵茵即郑生记之郑永英女士，现已徐娘半老，而风韵犹存，现任永嘉妇女协会主席，自嫁赵壁（即书中之赵泌）后，生男育女，成为贤妻良母，赵泌营商发财，亦能尽做丈夫与父亲之义务。小学胖主任，“笑起来，眼睛眯眯地找不到缝，很喜欢用同乡，把自己的同乡都带来做号房。”（P.19）即瑞安蔡慎铨氏。其要好之同学，如沙如薰（即沙树勋）、张刚毅（即张光业）、王超迷（即王兆崙），皆实有其人。广州所遇及之陈莎侬即陈素农，前年曾升至军长，湘军之役失败后降为参谋。胡健耕即胡长庚，现在永嘉行医。中学同学之李霖系平阳人。元白、尚英皆姓黄，乐清人。元白以共党关系逃亡至北平，即客死北平。（P.78）作者离弃之“妻”淑兰女士，曾至北平读书，住温州会馆，与一男同乡闹恋爱，但不知后来结果。聊书数语，以便数百年

后有人欲考据此书中之本事者，或可稍有依据。

## 8月19日 星期一

阅《永嘉县志》卷二十三“金石”。上午黄云畴君来，偕往沈炼之、管雄君处闲谈。

## 8月20日 星期二

阅《永嘉县志》卷二十四。赴交通银行取款。晚间至温州剧院观《清明前后》话剧。

## 8月21日 星期三

赴瓯海医院，晤及周邦基，接洽瑞成侄施手术事。阅《永嘉县志》卷二十四“金石”，摘抄目录。

## 8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在叶昌荫君处，阅及《东南日报》所载之武都原人发现人王永焱访问记，颇受刺激。去冬王君曾邀余今春同往发掘，结果以家事关系，不得不南返，致错过此机会。访问记中亦提及余之名，然发现人之光荣，专属于王君矣。冯汉骥君愿附骥尾，今秋拟往参加发掘，不知亦能有新发现否？余旋至董朴垞君处闲谈。下午在家阅《永嘉县志》卷二十五。胃炎又发，身体不舒。

## 8月23日 星期五

写了几封信。至王志澂先生处闲谈，并借得《王介园存稿》抄本一部。



8月24日 星期六

至沈炼之君处，知金嶠轩先生将于今日来温，温中校长一职，谅不坚辞；又谓介绍叶昌荫君一事，萧君已有复信，拒绝介绍，嘱余转达，遂赴叶昌荫处告之。返家后，翻阅《王介园存稿》。

8月25日 星期日

阅《永嘉县志》卷二十六。

8月26日 星期一

阅《永嘉县志》卷二十七、二十八。上午鲁师参与潘行琳君来谈，鲁君托余向金嶠轩先生介绍职务。旋余赴县府，晤及陈继凯君，为兰英侄女就水木石小学聘约事也。旋至温中谒金嶠轩先生，据云教员方面尚多空缺，职员则缺额不多，仅允留名供参考而已。遇及金志庄君，已十余年未晤面，约之有暇来谈。

8月27日 星期二

阅《永嘉县志》卷二十八、二十九。上午师参君来，遂代之介绍瓯中事务员职。赴籀园借书。

8月28日 星期三

阅《永嘉县志》卷二十九、三十，以《温州经籍志》对勘。为兰英侄女登记小学教员事，又跑一趟县政府。

8月29日 星期四

以《温州经籍志》校《永嘉县志》中之《艺文志》，将经部做完。

8月30日 星期五

以《温州经籍志》校《永嘉县志》中之《艺文志》，将史部做完。

8月31日 星期六

继续昨日工作，将子部及集部上半做完。

9月

9月1日 星期日

继续前日工作，校集部。为介绍兰英侄女教师，又跑了两趟，大概可以挽回，不致解聘。下午姬妹来，谓煜光温中教席发生问题，乃赴温中晤及陈铎民先生，晚间又往晤金嶠轩先生，大概可以挽回。至董朴垞君处，又托之说情。

9月2日 星期一

上午又至陈铎民先生处，托之再向金先生说续聘煜光事。返后至县政府晤及陈督学（继凯），解决水木石小学聘兰英侄女事，决以技能科教员发聘书，其余代用教员仍行解聘，赴六房通知兰英侄女。至瓯中晤及锄非、师参诸君，见及新由墙身掘出之今“咸化十二年横山□（原文此处为方框）德庙碑”，《永嘉县志》已著录过。闲谈中，师参谓何白《汲古集》木板，仍在其堂兄家中（梅屿鲁氏），有拟出售之说。返家后，将《温州经籍志》阅毕，《永嘉县志》中《艺文志》经籍门亦校毕。

9月3日 星期二

上午仲光兄来，为商量送瑞成侄进瓯海医院事也。阅《王介园存稿》卷一至卷五。至金嶠轩先生处询问煜光续聘事，谓明日可决定。

9月4日 星期三

阅《王介园存稿》卷六至卷九。下午至金嶠轩先生处，谓煜光仅可在瑞安分部任教。

9月5日 星期四

阅《王介园存稿》卷十至卷十四。

9月6日 星期五

阅《王介园存稿》卷十五至卷十八。至籀园借书，知明刊胡汝宁《雁山志》籀园亦有一部，为杨志林旧藏。惜亦仅余艺文一册，补板较余所得者多三、四页。

9月7日 星期六

上午至梅冷生馆长处，偕往访朱铎民先生。朱为章太炎之女婿，曾任甘肃财政厅长，现为华西副经理，告假在家，承示以所藏清末名人致黄漱兰父子之尺牋原信，及嘉定所得之新津出土汉石刻。返家后，阅《王介园存稿》附录。

9月8日 星期日

以籀园所藏之《万历雁山志》，与自己新购之《雁山志》相对照，共缺6页，乃影抄以补之，并作跋语一则。

## 9月9日 星期一

以所借之《王介园存稿》送还与王志澂丈。在王丈处闲谈，知施冲君将于下月返里结婚。返家抄辑乡哲遗书目录二种（敬乡楼、玉海楼）。傍晚黄云畴君来谈。

## 9月10日 星期二

抄辑乡哲遗书目录二种。傍晚至叶昌荫君处赏月，以今日为中秋节也。中山公园有青年团集会，过于热闹，反不若叶君住所在山中（双忠祠后），宜于赏月。

## 9月11日 星期三

抄辑乡哲遗书目录二种，完毕。

## 9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赴籀园还书，改借数册。下午阅《永嘉县志》卷三十五及三十六。叶昌荫来谈。

## 9月13日 星期五

在家阅《永嘉县志》三十七及三十八，仅余艺文之诗文内外篇四卷未阅矣。晚间赴温中谒金嶠轩先生，闲谈一会，陈铎民及施化常二先生亦在座。

9月14日 星期六

接李济之先生来信，谓：“‘武都原人’为一大笑话，在北平遇裴文中，在南京见杨克强，均告之云，所谓‘武都原人’化石实为一龟壳，当时报上渲染有声有色，成都博物馆专家均出面捧场，弟早觉殊失科学家之谨严态度。”（补注：按9月11日《大公报》专载，有杨钟健之《武都原人及国际宣传》。后接王曰伦君来信谓，“龟纹显露，确为龟壳。”）又提及阎文儒君之事，允有机会即代推荐之为沈阳博物馆馆长。

阅《永嘉县志》卷三十一《文外编》。

9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写信与阎文儒君及沈炼之君。下午阅《永嘉县志》卷三十二《文内篇》。府城隍庙失火，全部焚毁，仅存育幼院借用之后殿，正殿租与建国剧场，据云茶房起火。

9月16日 星期一

正中侄由沪上投考毕返家，尚未发表。阅《永嘉县志》卷三十二、三十三。

9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至府城隍庙参观火灾遗址，正殿数碑，除阎公生祠碑外，皆已焚毁，殊为可惜。至县政府，又与陈继凯君商洽兰英侄女新聘水木石小学事，未有结果。

阅《永嘉县志》卷三十四，将整部《县志》翻阅圈点一过，并加校注。

9月18—20日 星期三—五

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至六章。

9月21日 星期六

阅钱穆《学术史》第七、八章。晚间赴温州大戏院观话剧《升官图》，乃徐贤议导演，承其惠赠戏票，故前往一观。

9月22、23日 星期日、一

阅钱穆《学术史》第九至十三章。

9月24日 星期二

阅毕钱穆《学术史》全书（1—709页）。

上午至银行取款，晤及沈炼之君，知昨由金华返温，并闻夏癯禅君亦已返温，遂偕往柴桥头访之，未遇。下午携楷儿往瓯海医院，以新来医师缪天荣君，对于眼科颇有研究，楷儿斜眼，据云由于水晶体远视之故，无法可治，仅能以眼镜纠正之。晚间与黄云畴君往访沈炼之君，闲谈金华情形。

9月25日 星期三

下午至籀园阅书，并介绍兰英侄女工作事，以梅馆长不在，又至梅宅一谈。阅章实斋《校雠通义》三卷。晚间飓风过境。

9月26日 星期四

阅章实斋《文史通义·内篇》前三卷。上午风暴未息，风雨交加，下午始霁。

## 9月27日 星期五

阅章实斋《文史通义·内篇》卷四及卷五。

## 9月28日 星期六

阅章实斋《文史通义·外篇》卷一及卷二。上午至夏癯禅君处小坐，几年未晤，谈及近况。下午与叶昌荫君同赴沈炼之君处小坐。连日天气骤寒，已有穿绒衫者，物价连日波动又剧，棉纱由每件130余万涨至180余万，绒线由每磅3万6千涨至6万元。

## 9月29日 星期日

阅《文史通义·外篇》卷三，全书八卷已阅毕。

## 9月30日 星期一

阅毕孙同元《永嘉闻见录》二卷。现下天气渐凉，可以野外工作，持《永嘉县志·金石志》，以访县城内碑碣。今日开始工作，仅在府头门将明宣宗御赐《黄淮归永嘉诗碑》校勘一过。据《县志》云，原在黄府巷，不知何时移于此间，现其地改为儿童乐园，恐不久将为残损，殊须要早日加以拓摹。下午梅冷生馆长偕朱铎民（镜雷）先生来谈。晚间至六房，为介绍兰英侄女籀园服务事也。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二

上午夏癯禅先生来谈。晚间赴清明化工厂，为杨学德君、蒋仲恩君等饯行。

10月2日 星期三

在家阅《观堂集林》。下午赴双屿山，李宅新居将落成。归途至寿桃店定制寿桃，为岳母六秩祝寿也。

10月3日 星期四

上午姬妹家女佣人来，谓姬妹前数日病后操劳，胎儿受影响，乃为之唤助产妇一视，幸无关系。余身体忽觉发热，惧为登格热，晚间发高烧。

10月4、5日 星期五、六

身体发烧未退，夜间辗转不能入睡。

10月6日 星期日

双屿山今日迁移新居，铮儿携楷儿前往。暄儿以行将月考，留家未去。今日身体尚未退消，体温38度。下午叶昌荫、叶正钦君来谈，正钦君亦患登格热初愈。

10月7日 星期一

体温仍为38度。下午周邦基君来诊视，据云亦无特效药，过数日后自会消退。卧病读《观堂集林》。



10月8日 星期二

体温稍降为37.5度。卧病阅《观堂集林》。

10月9日 星期三

今日体温始退清，体发斑点，身体仍软。

10月10日 星期四

今日始起床，身体仍疲倦。阅《观堂集林》。下午王则诚来谈。

10月11、12日 星期五、六

阅《观堂集林》。

10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黄云畴来谈。今日祖谦甥订婚，余以病后未全复，令暄儿前往道贺。

10月14日 星期一

阅毕《观堂集林》二十四卷，别集四卷。

10月15日 星期二

病后身体未复。阅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 比尔德：《美洲文明的起源》 ] 100余页。此书过厚（1500余页），殊无暇

遍读也。

## 10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至五马街中心阅览室阅报，为病后首次出门。下午在家阅叶水心《习学记言》。

## 10月17日 星期四

阅Plutarchos's Lives [ 普卢塔克的《传记》<sup>[3]</sup> ] 之首二传。下午将前获南宋叶德安墓志，拓摹数份。至温中，晤管雄及黄万杰二君。

## 10月18日 星期五

至籀园阅书，借得金毓黻《中国史学史》。至温中，谒金嶠轩及陈铎民二先生。金先生约余下星期至温中讲演。

## 10月19日 星期六

阅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上午至飞霞洞，依《温州金石志》及《永嘉县志》卷二十二，遍检北宋之题名十二则，及谢客岩题字、五代钱铎题名，皆无恙。即《县志》所谓寻访未获之天圣十年薛孺卿题名，亦竟寻获，殊为可喜也。

## 10月20日 星期日

阅毕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329页）。此书虽间有小误，大体尚不错。下午叶昌荫君来，遂偕往访沈炼之夫人，据云沈君已改就厦门大学之聘，不日将返温州转沪赴厦。

10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至籀园阅书，晤及潘国存君。下午开始预备温中讲演。自本星期起，每星期二讲演一次。

10月22日 星期二

预备温中讲演稿。现改为本星期二、三、四，每日下午3时半起讲一小时。下午往讲《最近二三十年中国考古学之新发现》，仅及北京猿人及其文化一节。与叶昌荫君同往青年服务食堂晚餐，餐后同访沈炼之君。

10月23日 星期三

预备讲演稿。赴籀园，梅冷生及潘国存皆不在馆。下午沈炼之君来谈。旋至温中作第二次讲演《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之发现》。听高觉敷先生讲《外物之引拒值》。晚间金嶠轩先生在华大利宴客，在座有高觉敷、夏癯禅、沈炼之、潘怀素、段钢城、陈铎民、谷寅侯、朱然黎诸先生。

10月24日 星期四

下午赴温中作最后一次讲演《殷墟之新发现》。旋在黄云畴及管雄二君处闲谈，听夏癯禅先生讲演，讲演题临时宣布为《怎样做第一等人物》，使余大失所望。在嶠轩先生处遇及金志庄君，候轮赴沪转台湾。讲演时遇及钱思敬君，系暨大史学系二年级学业生，约明日下午1时前来寓所，一观西北考察照相拓片。

10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潘怀素先生来约晚餐，至沈炼之先生处小坐。返家后接王小同君等之通知，谓吴景荣、倪克宽二君均已抵温，约晚间聚餐。赴潘怀素先生处，声明晚间不能前来，望恕失陪。下午在家候钱君未来；至叶昌荫君处，偕往温州中学访问金志庄君，皆附小时同学也。旋与管雄及黄云畴二君同往清明厂聚餐，吴景荣君新由渝返里，风度仍不减当年，谓此行系解决婚姻问题。

## 10月26日 星期六

原约定景荣上午同往访夏一仁，候之不来。下午赴清明厂，始知景荣昨晚打牌，至夜深2时始睡，今晨10时余始起身，即返平阳。与蔡孔耀君闲谈昌镠事，孔耀以昌镠生前日记交余，谓可一阅。又至小同处，索取介绍信，为正中侄进北洋事也。又谈及家庭景况，先君弃养言之犹有余哀。至瓯海医院，约定张景飞及周邦基君，明日下午一同赴西山探访西山窑遗址。至叶昌荫君处，遇沈炼之君，知船期已改为明日驶沪。至大士门访汪远涵君，新近由杭返里，亦拟明日离温，返杭州东南日报社任总编辑。晚间与黄云畴君同往访高商校长屠白麐君，即光华附中同学屠启栋君也，闲谈别后情况，旋即返家。暄儿今晨忽身体发烧，大概又是患登格热。

## 10月27日 星期日

下午至瓯海医院与张景飞、周邦基及叶昌荫诸君，同赴西山寻觅西山窑址，张先生曾与陈万里君前往考察过一次。在西山之麓赴镇国寺之路左，立有植树纪念碑及三十二年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之附近，地面上瓷片甚多，尤其是叶姓坟园中，为数更多，其质料稍带灰色，并不纯白，英语中所谓Stoneware〔炆器〕，而非Porcelain〔瓷器〕，有油绿色釉，甚薄，形制大部分为广口碗，圈足，以其为窑址，故有数碗以烧窑不慎，黏成一块。又有为烧碗用之陶垫，土质甚粗，且夹沙石，不易融解变形，故作衬垫之用，现尚留有碗底残痕，可以知其烧窑之技术。除广口碗外，尚有耳瓶等物，且有影花者，及刻花纹者。有数处堆积颇厚，深达1米许，惟未发现土窑建筑遗留，总算不虚此行矣。

傍晚城内以米贵而无处可余，因之罢市，社会治安堪虞。下午6时许姬妹又产一甥，函告煜光妹夫从速返里。今日与大兄谈及明春父亲安厝问题，大哥仍主延期至明秋或更后，俟其积有余资，不得已时延搁数年亦不妨，余反对之，以为入土为安，只好俟将来再谈。

## 10月28日 星期一

阅昌镠遗稿及日记。下午至叶昌荫君处一坐。旋至姬妹家中询问其需要，并告以已函催煜光返里。余返家后，大姐适归宁，在母亲房中闲谈，余告以昨日与大哥商酌父亲安厝事之经过。大姐亦与余表同意，惟此事总须各方面皆能诚心合作进行，故又不可不设法使大哥转意，使之表示赞同，然后进行。余为此事殊觉为难，以母亲为省钱起见亦表示愿意延搁，俟其百年后一同安厝也。晚间铮儿身体发烧，又是患登格热。

## 10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暨大学生钱思敬君偕魏忠君来谈，详询西北发掘经过，以钱君为新闻记者，拟写访问记也。下午至籀图借书，遇及潘国存君。返家后，赴双屿山李宅，进入新屋后以卧病迄未前往，顺便送一新雇老妈子。傍晚返家，妻亦身体发烧。全家5人，余病初愈，现卧床者仍有3人，烦恼可知矣。旅费已汇至，然恐一时尚难动身。

## 10月30日 星期三

今日为父亲二周年忌日，设家奠。上午至叶昌荫君处托之取款。旋至叶岑君处偕往北洋大学马文农君处，托其介绍正中侄于陈荃民院长（现北洋大学理学院院长），以便在津时如发生困难有所协助。下午周邦基君携一两耳带釉陶瓷，来请求审定，似即所谓西山窑。家中以登格热卧床者3人，仅剩余及楷儿，楷儿尚以患疟，晚间发烧，即请周君开一药方。晚间赴鲁师参君之约，至新味雅酒楼，在座者有金嶠轩先生及戴千里、叶显文、李国栋诸君。主人则除鲁君外，尚有黄公权、沙建勋、

林锦澜诸君，以现下物价过高，多合伙请客也。

## 10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至温中，为正中索取成绩书也。下午至清明厂，晤及蔡孔耀及王小同君，取得小同介绍天津校友之信，为正中侄转学北洋事也。今日穿山轮抵埠，明晚开沪，正中侄拟即偕同学乘此次轮船赴沪也。

## 11月

### 11月1日 星期五

上午屠白麐君（为光华同学，曾共同主持编辑光华附中《旭刊》，1928年）来谈。下午至籀园借书。阅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

### 11月2日 星期六

阅毕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1—166页）。其中《唐代波罗球戏考》一篇，与武威唐代金城县主墓鞍饰上之打波罗有关，摘录若干条。暄、楷二儿之登格热均已痊愈，惟妻病未愈，仍发高温（39℃）。赴瓠海医院，晤及周邦基君，开一药方。明日彦琴堂妹出阁，今日已挂灯，正中侄今日乘穿山轮赴沪。

### 11月3日 星期日

上午叶正钦君来谈，索去南宋叶德安圻志拓本一份，以其家宗谱不详先世，疑或属本家也。中午赴叶芳君之邀，在其家午宴，在座者金嵘轩等。返家后稍憩，即赴三房，以堂妹今日出嫁，虽仍照旧俗，然以物价高昂影响，已一切从简，将来婚礼恐将完全或大部分删除从简，欲考

究民俗学者，若不从早搜集材料，将恐旧礼无征矣，以吾瓯风俗，虽与他处大同，然亦有小异也。

## 11月4日 星期一

校《永嘉县志》，以新印者印刷不佳，多空白，须加填补。中午，三房宴新女婿，邀余作陪客。购纸再拓宋叶德安圻志数张。妻发登格热，已退清，而体倦骨节痛，未能恢复原状。

## 11月5日 星期二

校毕《永嘉县志》新印本。姬妹昨日起身体发热。

## 11月6日 星期三

赴县学旧址校碑，除元明及清代重修县学碑记外，尚有县学后之“三生石”题字及容成井关之元至治题字。县学于前年（三十三年）沦陷时被毁，各碑矗立废墟中。此外尚有文昌阁碑，在联保小学（即东山小学）后院。正在校碑时，周邦基君驱车经过，见余憨态，下车来询。晚间黄云畴君来，谓管雄君于今晚上船赴沪转京。

## 11月7日 星期四

上午至籀园阅书。晚间，应叶昌荫之邀，在新味雅晚宴。

## 11月8日 星期五

上午赴籀园，遇及梅冷生馆长，闻杨志林藏书善本及金石、说文类书籍，其遗族急欲出售，梅氏拟往接洽，为籀园购获此批书籍，惟其中颇多与籀园藏书相重复，故征求私人与之合购，将复本全数让与之。余

颇有意，惜自力限制于经济能力也。至建国高商晤及屠白麀校长，邀余下星期一起赴其校讲演。

## 11月9、10日 星期六、日

赴盘凤、前呈、南湖、慈湖北村等处，（……）。

## 11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8时，应建国高商之邀，赴其校纪念讲演，由屠白麀校长介绍，余逐略谈考古学之定义、目的及方法。（……）。

## 11月12日 星期二

今日为国父纪念日。至叶芳君处，适方逊平君亦在座，谈至午间始返。下午赴光华校友会。晚间聚餐，参加者有叶云帆、屠白麀、胡冠臣、杨学德、马绍裘、俞盛泮、杨小佛、林葆仁、洪震纲及许君。

## 11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至籀园还书。至海关晤及叶焜君，托购船票。至刘景晨先生处辞行，知子植君已携眷赴广州中山大学。中午叶君送来船票，房舱一张计33500元。午后邀黄云畴君同至公园饭店胡冠君处，光华校友照团体照相。除昨日各位外，尚有黄云畴君及玉环县长姚君。照相后，与杨学德同赴清明化工厂，晤及蔡孔耀君。出来后至温中晤及金嶸轩校长及陈铎民先生。晚间至陈继严君处闲谈。

## 11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至露天取前日所照之相。中午至刘渝君处吃弥月喜酒。午后至



轮船埠头，穿山轮已抵埠，明晚开沪。至大姐处小坐。旋即返家，秀庵及守源自双屿山来访。晚间黄云畴君来谈。

## 11月15日 星期五

陈玉琳君来托带衣物与沈炼之君。至梅冷生馆长处接洽收购杨志林藏书事。至柯主光君处医耳病，并辞行。至六房，谈兰英侄女职业问题及集资助生活费事。至二房，托以家事。下午在家整理行装。晚间家中弄点小菜，四盘五碗，大吃一顿，母亲、大哥、大姐外，尚有李氏昆仲三人。饭后赴船，已8时许，苏醒石叔及叶昌荫君亦来送行。

## 11月16日 星期六

昨夜1时许船始启碇，余尚在睡梦中。晨间往7号晤王栻君之侄女，洪直君亦与之同舱，略谈后返舱。余之同舱有何、李、顾三君，何君为纪泽之堂叔，携有4岁之女孙及5岁之侄女，以晕船之故，一个喊“我要回家”，一个喊“我要娘娘”。吵着，哭得闹得大家不安静。余虽晕船，幸尚能进餐，惟今日两餐皆食一碗耳。顾君系中纺职员，接谈后始知即别已16年之顾丹夫君，前在北平曾晤面几次，较前远为肥胖，故几不相识。

## 11月17日 星期日

今晨船抵吴淞口，以海关检查防疫证，搁延两小时余。实则温州所发之鼠疫注射证，多系临时向医院讨取一张，未曾真个注射，检验员亦不甚认真，有时无证者也可搪塞过去，如发现自认尚未注射防疫针者，则即打针。据闻仅打6针，所携之药苗告罄，返海关再取，来船中又以腹饿，要船中厨房供饭，故耽搁如此之久。乘客皆发怨言，海关检验员回去后，轮船始行。余知船中有暨大同学，即将沈炼之君之物托之代带。下午4时许船抵大马路外滩码头，晤及陶正耀君来船接友。王思曾君来接余等，赴卡德路三慰一村，晤及王载紘君。晚间同至华美饭店

用膳，二菜一汤（蚝油牛肉、烟鲳鱼及干贝鸡丝汤），两人即用去18000元，可见沪上生活之昂。返舍后，闻王思曾君云，北洋住虹口永定路31弄20号三楼之同乡，已全部于8日乘船北上，以其时适有唐山工学院一批学生复员赴津也。乃写信二封（一给妻、一给大哥）。

## 11月18日 星期一

晨间与王载紱君同出去访戴文奎律师，王君为收回租屋事，请戴君襄助。余至交通银行，晤及陈凤书君。赴信托局晤及夏翼天君，彼自谓已储有1500美金。教部考取自费后，规定各人须取得入学证后，始发外汇护照，托余至京后打听，能否设法通融。午后访叶啸谷君，未遇，正在修理门面，预备下月将瓯实申行开幕。复赴交通银行，向陈凤书借钱，以便购物，约抵京后即归还。赴街上购物。晚间返三慰一村。已购得头等卧车票，今晚11时即可离沪赴京。遇及郭心崧君，自辞邮政总局长后，现任中宣部东亚问题研究会主任，本亦拟今晚夜车赴京，临时改期。前在清明厂做事之贾君，现入军医学校，适由江湾来，亦住三慰一村，穿上制服，居然一丘八矣。

## 11月19日 星期二

昨晚上车，睡头等卧铺，颇为舒服，惟车票价37800元，卧铺费18000元。小公务员全月薪俸亦无此数，即余亦以携钱过少，打了行李票，付了脚夫的钱后，竟付不出茶房的小账来。今晨抵南京后，呼车赴所，抵所后借钱付车费，遇及各同事，互相问好。李先生以太封翁生病，在渝未返。所内最后一批复员人员，亦将于25日抵京。至傅先生处及郭子衡先生处稍谈。适曾昭燏君亦以博物馆房屋投标事，来傅先生处接洽。下午至管雄处，约明日同往王抱冲君处。返家后，石璋如君亦自外归，所中来京诸同事，惟董先生及劳贞一君尚未晤面耳。

## 11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访董彦堂先生，稍谈后，至第一组办公室，晤及劳贞一君等。旋以曾君有便车赴中博院，乃至管雄君处，约改午后再偕往访王栻君。与傅先生、曾君及吴建筑师同往中博院，以工程范围，须由傅先生决定也，周巡博物院一周，傅、吴讨论至下午2时许始毕事。偕往曲园酒家用膳，食蒸湖蟹每人两只，烧鱿鱼、腊肉虾米盖蓝菜各一碟，冬菇青菜汤，即花5万左右，湖蟹即是2万元（每个2500元），由中博院公账报销。饭后已3时半，至管雄君处，以时已晏，至陈旦初君（中大地质学教授）处闲谈，尚属初次晤面，陈华君亦住于其室中，乃十中时同学也。出来后，至中央图书馆，晤及蒋复聪馆长及屈万里君。适姚从吾校长亦住在馆中，遂往其室中闲谈。辞别后，至街上购物。

## 11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与管雄君同往访王栻君。至金陵女大，适王君上课去了，遇及沈鉴君，引导我们参观校舍。以当局皆为女人，故女教职员之宿舍颇考究，在山坡上，绿荫曲径，洋屋数栋。男教员宿舍在门房之后，平屋简陋，厕所离其宿舍须走5分钟。王、沈二君皆谓，此为男女不平等之别一世界。王君下课后，大家聚谈一会，出来午餐，王君做东，食南京板鸭、糖醋青鱼等。饭后与管君同赴司法行政部，晤及朱志奋君，已十余年未见面，朱君较前更胖矣。朱君现在刑事司当编审，谈别后情形及各老友近况。出来后，赴邮局寄款还陈凤书君，上街购物。又是一天。

## 11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与石璋如君至中研院新宿舍，此系复员后新盖之房子，闻建筑耗去七八亿元。有眷属者可分得三间平房。余以未曾登记，仅分得单身房一间，原来抽得201号，石君欲住楼上养病，以其抽得之103号与余相易。室内书架、桌椅等具备，单身居住，自属绰绰有余，惟其中夹杂有家眷者，以致互相皆不方便，闻院中拟另筑单身宿舍。余见彼辈有家眷者之情形，颇为羡慕。如果父亲尚在世，家中产业有人照管，则余必决定冬间返家携眷矣。现下则只能令妻在家侍母，俟终天年后，再谈搬家事。旋与石君至国立编译馆访高觉敷先生，稍谈后即告辞，以其亦为忙

人也。至中国银行寄款给家中。返舍后，得夏翼天君来信，嘱向教部接洽，遂赴教部，晤及周鸿经司长，将自费生事向之询问，返舍写信回复翼天。

午饭时遇及傅所长，嘱饭后来谈。饭后往谒，适傅所长正与胡适之先生谈话。（补记：据《胡适年谱长编》1943—1951页，胡适于是年11月11日由北京飞往南京，15日制宪国民大会开幕典礼，22日选主席团，胡适为主席团成员，至12月31日飞回北平，连生日也是在南京过的，共住了50天。）傅先生为余介绍后，即拉余至其室中，商谈考古组问题：（1）旧账必须先清，二年内不做田野工作；（2）二年内充实内部设备，建立实验室；（3）帮助一大学设立考古学系；（4）出版报告。最后忽云：“有一件事要同你商量，也许吓得你一跳。”我觉得这事来得突兀，连忙追问什么事。傅说：“你知道我预备过年后即出国，出国期内，要你代理所长职务。”此事确吓得我一跳，我连忙退让。傅云：“这事是我经过二个多月的考虑才决定的，所中的事，本来希望你们年轻人以后多负点责任，我当所长的时候比你们不年轻。现下所中的各研究员，不是书呆子、老学究，便是糊涂虫。我曾同萨总干事商量过，他也赞成。朱院长不知道你的为人，经我说过，也无问题。所有所中的重要事，我都会事前布置好，所中的人事，也颇简单，董先生明年出国一年，与我差不多时候才回来。李先生如果是由你代理，大概也不会有什么问題，旁的人更易说话。”但是我始终退让，以自己入所年限不久，资望过浅，成绩未显，难以服人。如果不自度量力，一定失败。并非不肯负责，实以如果此次一失败，众怨所集，必至以后欲负责而不可得。但是傅所长要我再考虑三、四天答复，不要拒绝，稍作牺牲，余答以如果牺牲于己人皆属无益有害则可不必尝试，傅仍劝余考虑三、四天后再谈。余答之：“三、四天后，恐仍是如此答复。”

下午与董、高、石、李诸君一同上街购物。返后得正中侄来信，知以介绍信之故，北洋允通融办理准予入学，甚喜，晚间即作函复之。

## 11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曾君来，约明日随胡、傅诸公郊游。赴中央医院检验耳病，据

云尚有红痕，以硼酸水洗之，约隔一星期后再往检验。至党史陈列所参观革命史绩展览会。至中博院晤及李纯一君，正抱病在床。闻邓嘉芝君云，今日京渝班机有同事数人来，遂偕往飞机场迎之，今日到京者有王天木、萧纶徽、李孝定及俞君四人。返舍后，晚间陈巽颐君来谈，已十余年未见面，鬓发已斑，惟较云畴君稍觉年轻。巫宝三君约明日午膳，以已有约，遂婉却之。

## 11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陈旦初君偕陈华君来访。少顷，马松龄君亦来访。马君自李庄一别已五六年未晤面，现任教于金陵大学。据闻王绳祖、吕叔湘诸君均仍在金大，有暇当往访之。10时许，曾君来，谓王雪艇、胡适之、傅孟真、杨振声诸先生往游紫金山，我们可坐中博院之吉普车亦随往一游，遂与王天木、高晓梅诸君随往，此尚为余第一次往游紫金山。至天文研究所，陈遵妫先生导游所内各处，天文所原有24英寸及8英寸望远镜各一具，现皆未重装完毕。室外有清钦天监之天文仪器数具，登天堡城，俯瞰南京全城，颇为伟观。下山后，经明孝陵及中山陵，兜一圈子，即返中博院。用茶点后，傅、王游所中一周，商洽重建及征购余地事，又参观毛公鼎及安阳新出土之司母戊大方鼎。傅等有他约先行，余与董彦堂先生及王、高、曾三君，赴曲园饭店用膳。饭后返舍，写信六封。

## 11月25日 星期一

晨间与高君一起搬家，住103号宿舍。阅W. C. Pei, *On The Upper Cave Industry of Choukoutien* [裴文中：《周口店山顶洞石器》] (pp.1—40)。旋曾昭燏君来为傅所长做说客，余婉拒之，嘱转达所长。午间与高、曾二君一同至大华餐室用餐，旋同至凌纯声司长家，凌司长因公飞新疆，晤及凌太太，稍谈后返宿舍。旋与高君一同出去购煤油，以晚间即须点油灯，新宿舍电灯尚未接火也。至董同龢君家中闲谈。天忽下雨，至办公楼旁餐室用膳，颇为不便。

11月26日 星期二

今日又是下雨。晨间至所中翻阅《燕京学报》，抗战期中出版者，多尚未触目。下午至街上购物，道路泥泞，颇为所苦。

11月27日 星期三

天仍阴雨，气候转寒，在石君处翻阅数年来日人主办之满洲国长春《中央博物馆新报》等。李纯一君病状增剧，高、石二君去探问，自己以得胃病复发未去。董彦堂将出国，令余为之代填英文表格。

11月28日 星期四

今日下雪，近晚更大。在所中开始整理西北考察材料，将照相编号，发现一部分已发霉，此次照相成绩殊为差劲；汉简亦有一部分发霉，驼毛线已被蛀断，幸木片未被蛀。

11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至善后总署访施其南君，未遇。至中央图书馆北城阅览室，晤及屈万里君，谈及中央图书馆接收敌伪图书事，谓共得60余万册，其中陈群存京之“泽存书库”约30余万册，上海同文书院约28余万册，现仍在整理中，数年之后始能毕事。又晤及游介眉及苏莹辉二君，游君约后日午餐。出来后，至司法行政部，晤及朱志奋君。街上购物归来午餐时，遇及新由渝押运公物之胡占魁，知最后一批人员及公物，亦已平安抵京。后又晤及李启生、王宝先二君，皆今日抵京者。午后至中央图书馆查书。旋至教育部，晤及胡颂平君，为夏翼天君事也。归来后，写信回复翼天君。

11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领寒衣费。与高晓梅君同赴中央博物院探视李纯一君之病，语言胡囔，已成疯病，殊为可怜。见曾君英译毛公鼎释文，闻张道藩君欲以此献于马歇尔特使，以委员长曾偕马氏参观此鼎也。即在中博院午餐，饭后在王天木君房中喝可可茶。

晚间傅所长宴请所中同人，并邀胡适之校长为上宾。席间傅、胡提议说笑话。傅所长开首述在北平请客事，下了十四个帖，不料皆应约而来，颇为狼狈，乃作打油诗以解嘲，有“××××华筵开，不料群公个个来”等语。继而董彦堂先生说笑话，谓馋嘴者应宴会，看错日子，连行三次，始得饱餐一顿，路上帽被风吹落，以饱食不能折腰，以足踢行，遇见一妇人，请代拾帽，继发现为一大腹便便之孕妇，遂抱歉曰“原来汝亦赴宴归来”，归家后以饱胀欲死，家人欲令掐去，摇手谓美食后进，均在喉头，故遂以饱食而死，家人将之下棺加钉，忽闻棺中发声，开而视之，则已睁目，谓“外面叮叮，是否有人敲门下请帖”。最后，胡大使自述在美时，美国新闻记者或谓胡大使为名誉博士之Collector（收集者），或谓大使为洋火盒之收集者（美国各家餐馆、旅舍、车船及飞机皆有其特制之火柴盒），实不知余同时为怕太太故事之收集者，各国除德、日外，皆有此种故事，盖此为民主之表现。补记：按《胡适年谱长编初稿》1782页，谓胡于1942年即开始收集有关怕老婆的各国语文的故事、笑话和漫画。编者附记说，1959年胡说笑话，除收集怕老婆故事之外，在大使任中收集洋火盒5000多个，后来都留在大使馆中，收藏名誉博士学位30多个。又见胡颂平：《胡适先生的博士学位》一文（《传记文学》2卷3期，台北出版）及《补遗》（《传记文学》3卷2期）。意大利亦有此类故事（见《十日谈》），故余当时即因此预言意大利将最早归入民主集团。继而述中国怕太太故事，太爷上衙门，脸上有爪痕，为下属所窃笑，遂令下属分队，怕太太者立白旗这一边，不怕太太者另立于红旗一边，结果仅有一人立于红旗一边，遂询其故，据云年耄重听，在家时太太预先吩咐，汝年老重听，不要挤在人多的地方去，故此不敢不依太太之意行事。又谓西方有一故事，一人以三马驾一车鸡卵，遍询诸家，孰为汝家之主，皆以太太答，遂每家赠以鸡卵一打，暗中预定如有男人为主之家，则以一马赠之，结果奔走终日，车上鸡卵将罄，仍无一家可以赠马者，最后一家，男人自谓为一家之主，遂令任择一马，其人择一白马，正欲解绳结，其太太忽然出来，令取栗色马，其人

急遵命改赴栗色马旁解结，赶车者笑云阁下仍不配取马，愿以一打鸡卵奉送。胡大使讲后，大家大笑。胡大使遂坐下，接着为同席几位太太补讲二个怕太太故事，一为请太太阅操演兵卒，一为太太年轻时如观世音，中年如九子母，老年如鸠盘荼，皆令人不敢不怕。胡大使须发已斑白，而风度不减当年。

## 12月

### 12月1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中午赴游介眉君之约，在最高法院宿舍用膳，在座有胡小石先生及曾昭燏君，饭后闲谈。旋赴新华门耀宗二哥处，遇及瑞琳侄女，原来并不相识，以此二十年来，几未见面也，即留余在其家晚膳，饭后闲谈。旋即返家。今日天阴，较昨日为寒冷，或许又要下雪，或谓天气忽冷，乃放晴之预兆。

### 12月2日 星期一

天阴。李庄运来的行李，今日都到了。自己的共5件，4只箱子（内一只系铁箱），一个小铺盖，唤车将行李运至宿舍。打开一检查，箱中衣服、书籍，因为高、胡诸君曾替我晒过，尚未发霉；小铺盖打开一看，竟有4只死小鼠，瓠绸被面已被咬了数个洞，大概由于铺盖移挪了地方，母鼠找不到窠了，所以这几个小鼠活活饿死。四川的耗子是全国闻名的，想不到为博物院添了好标本，一笑。至银行寄钱回家去，让家中好办过年货也。午后与朱志奋君同往访王棫君，朱、王二君亦已十余年不见面，当年同窗好友重逢，谈至傍晚始别。晚间在家中整理行李，写了两封信。

### 12月3日 星期二



今晨傅所长又喊我去，商量代理所长一事，余仍坚辞，傅所长要求余今日立即决定，余决定不干，傅所长定要余干。正在进退维谷时候，适郭子衡先生以事来谒傅先生，遂趁机引退。下午陪高君出来购物。至回教协会访庞阿衡（士谦），闻已于月前抵京，现已返河南原籍。尚有同学金茂荃君住在建康路净觉寺，往访仍未遇。晚间与高晓梅君至石璋如君房中闲谈，敲门进去，石君正与周云霞小姐煮可可茶作清谈，桌上尚放着未下锅之面条及饺子，坐一会儿，高君长谈不已，余打断之，相偕辞去，惧被讥为不解事汉也。

## 12月4日 星期三

今日迁入办公室，前几天皆暂住在石君房中休息，余与高君之办公室为郭子衡先生所居，昨始迁出。余与高晓梅君搬入后，布置一下，将东西搬入，然后余即开始工作，将西北考察团照相编号。金茂荃君来，系山东泰安人，在埃及开罗攻读九年有余，与庞阿衡一同于月前返回，闻余之书箱已经带来上海，在张秉铎君处，俟查明箱号后，可以提取云云。至管雄君处打听景荣君消息，据闻仍未来京，此君在沪不知作何勾当，殊为可怪也。晚间写了几封信。

## 12月5日 星期四

今日仍继续整理照相编号，选择20张底片，拟先加印出，以便作初步报告之用。高君今日去中博院，探视李纯一君之病，据云仍发疯未退，其夫人由皖赶来，见其不能认识亲人，不禁失声下泣。惟妇人见识多涉迷信，谓恐系中博院建筑动土，或发掘所得之骸骨或殉葬品作祟，否则为其母氏灵柩由川运返故里，曾见棺生蚂蚁，或由其母氏阴灵所致，总之，须烧纸钱，亲自祷告，或使其疾愈痊。高君言之不禁叹息。晚间陈明达君来谈，乃彭山发掘团中之建筑专家也。

## 12月6日 星期五

仍作西北考察照相编目。下午陈巽虞君来谈。旋与石璋如君等赴中博院，探视李纯一君之病，疯病仍未减退。返家后写了几封信。

## 12月7日 星期六

将西北考察照相编目编完竣。下午与高晓梅君出外购物。

## 12月8日 星期日

上午朱志奋君来谈，同往访管雄君，未遇。下午在家阅闲书（“中学生丛书”中之《发掘与探检》一书，系周予同、贺昌群诸君所撰），又为《周口店上洞文化》一书作札记。

## 12月9日 星期一

开始整理西北考察材料，将图重绘几张，以广元盗劫时被撕碎也。阅石璋如君《小屯后五次发掘的重要发现》（《六同别录》卷上）。

## 12月10日 星期二

清晨时高晓梅君来打门，谓李纯一君已于今晨4时半病殁于中博院，颇出于意料之外。遂与高、石、李、潘君四君同往中博院，并预备其身死之事。暂由中博院垫款，中国殡仪馆承办，棺木240万元，尚非上等货色，入殓用之衣衾等，又去了100余万元。李君系安徽人，家颇富有，然有子女10人均未成立，其妻为续弦，虽很精明，然稍带无赖气，且多迷信。此次李君之死，亦一部分由于医治之不当，其家人信中医、信鬼神，坚决不肯送入医院，即死后尚不知其因何病而死也。其夫人谓由于为中博院主持复员操劳过度所致，颇希望有大批抚恤金，以为子女之养育及教育费也。今日天气颇寒，闻夜间已达零下5度，李君晚间始入殓，余遂先告辞，返史语所。晚间写信几封。

12月11日 星期三

开始整理汉简，描摹十余简，疑“子承（奉）诏（谒）不”简为《苍颉篇》残文。天阴，欲雪，天气寒冷，似乎着凉了，精神不舒。下午往访施其南君，未遇。

12月12日 星期四

阅《居延汉简考释》。下午邵芳君来，为敦煌艺术所改隶及经费事也，陪之至总办事处接洽。

12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吴景荣、管雄二君来谈。吴君新自温办理离婚事返京，据云已得完满解决。下午去理发，购买军毯。回来后描绘汉简。晚间在傅先生处，闻博物院失落尼米兹签受降书纪念笔，此笔交李纯一君保存，李君死后，其家属谓未见，傅先生疑其死前失落，此或为其致病之一因。余往访高晓梅君，得知内幕，然高君已受人家嘱咐，坚守秘密。故遂往与傅先生及曾君说，明日一同往中博院询问，总之希望其仍存在，能使李君家属寻出缴交。

12月14日 星期六

阅《居延汉简考释考证》卷一。晨间高君往中博院，将尼米兹签受降书之笔事，向李纯一太太交涉，幸得完满结果，惟物已运藏他处，允今日取回，明晨交出。今日天雨，邵芳君原约余今日晚餐，改于明午，嘱余通知劳贞一君。晚间，阅石璋如君之《小屯的文化层》一文，窗外雨声淅沥，颇添旅舍凄凉之风味。邓嘉芝君邀余与高君赴中博院，为尼米兹胜利笔事也。

12月15日 星期日

昨宿中博院。晨起早点后，高君赴李纯一太太处接洽，允即交出，惟希望有人证，高君遂约余及赵、曾三君，俟其起床早点后，前往作证。余遂在尹子文君房中闲谈，适中大师生有来为李纯一君吊丧者，此事遂暂搁。余候至11时，遂先告辞，以与邵斐章君有约，午间赴其家用餐也。返舍换衣帽后，遂呼车前往，胡小石、宗白华、贺昌群、劳贞一诸君亦皆在座，邵君自作厨子。餐后闲谈，至下午时始散。返所晤及高晓梅君，知中博院事已告完满结束。

12月16日 星期一

阅李济之先生之《小屯先殷文化层》（《学术汇刊》第2期），及石璋如君之《后岗殷墓发掘记》（《六同别录》卷上）。天气渐寒，工人修理办公室热水管。下午与高晓梅同赴夫子庙，购了几本旧书（“丛书集成”本之《霁山集》、及《浮祉集》）。买了点礼物送潘实君君，贺其生子。返舍后遇及余又荪君，闻李主任夫妇已返京，以天阴欲雨，乃先返宿舍，拟明晨往见之。

12月17日 星期二

晨间与高、石诸君往谒李济之先生。李先生对于纯一君病况及身后事，垂询颇详；又述其太封翁在渝养病事。旋李先生偕高、石二君同赴中博院吊丧，余先返所，阅劳榦《居延汉简考释考证》卷一毕，为之作索引。晚间高君归来，谓纯一君家属提出条件：（1）恤金，（2）赠仪，（3）纪念方式，（4）子女教育（小三公费到留学），（5）灵柩暂厝中博院附近。

12月18日 星期三

阅劳榦《居延汉简考释考证》卷二。吴景荣君来借打字机，打写一

信与罗士培教授。下午至吴景荣君处，偕往访施其南君及叶潜虎君，于吴君处晤及赵瑞露君，亦永嘉同乡，现任教于中央大学外文系。

## 12月19日 星期四

阅劳榦《居延汉简考释考证》卷二，有数点殊难同意，拟作一书后以正之。上午陪何兹全君赴美国大使馆，何君以山东省公费，欲签出国护照也。晤及使馆秘书袁克家，据云尚须补医生证明书及省政府证明书，余旋至费慰梅夫人（Mrs. Fairbrnk）处，稍谈即返所，顺便为捎信给董彦堂先生。归途经金陵大学，进内访吕叔湘及马松龄二君，稍谈西北考察经过，旋即辞出。下午在舍阅书，领取本月薪俸。晚间与高君在董同龢家中喝可可茶。归来后，阅朱偕《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预备有机会亲往调查。

## 12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与高君上街购煤油，未及一月，每箱竟已由2万元涨至3万3千元，物价之飞涨，殊可惊人。旋同至凌纯声先生处。凌先生新由新疆、青海视察归来，谓新疆回民闹独立，北疆已非我有，而整个新疆之前途，皆未可乐观；又言国府如发生改组，教育部长换人，则拟辞去司长一职，返史语所服务。余与高君告辞后，返所中，李主任正召集组中同人，拟为董彦堂先生饯行，并商量组中之事。其后李先生与余及高君私人谈话，商量中博院问题，李纯一君死后，行政负责乏人，李先生提出冯汉骥、郑德坤、胡肇椿3人，而各有其缺点，余以与诸人皆不甚熟识，不敢置喙。冯君以发掘琴台事与吴禹铭君闹别扭，惧其不能与中博院同人（尤其是曾君）合作，郑德坤竟做买卖古董生意，向美国远征军方面赚钱。胡君人颇能干，常喜独揽大权，且与中研究院无关系。故李先生亦不能决定，俟与傅先生商谈后决定。午后绘描敦煌发现之汉简。

晚餐后去胡适之先生处闲谈，并请其写字。胡先生询及西北考察情形，余取出照相、绘图及拓本，胡先生对之颇加赞赏。又谈北大考古学系拟设一博物馆，古物方面由裴文中及向觉明君负责。谈及中国考古学

前途希望很大，谓夏朝一代自为实在史实，而非虚构，然考古学方面竟未发现其遗迹，似应从古地理入手，择定几处有为夏代城邑之可能者，加以发掘，或可对此问题加以解决。又推《水经注》一书价值，谓对于考古之帮助很大，以其去古未远，对于故城之记载较为可靠，如能按图就地考查，或可获得大发现。约谈话一小时许，始辞去。

## 12月21日 星期六

昨夜睡眠不佳，今日无精神，翻阅《史语所集刊》。董彦堂又拉余去帮忙，计划他的英文名片。所中同仁筹备为他及何兹全君饯行，以其皆将于近期出国也。下午去访吴景荣君，未遇。

## 12月22日 星期日

今日上午至吴景荣君处，闻王栻君仍在上海接驾，以其未婚妻此班穿山号今日始能抵沪也，大概阳历新正即行结婚。偕景荣君同往访管雄君，在彼处闲谈。返所午餐后，与高晓梅君同往游旧书铺，明瓦廊之莘耕书店颇多西文书，太平路之旧书铺则多为中文旧书，购了几本书，即匆匆返所。

## 12月23日 星期一

将新获敦煌汉简描绘完毕，此后拟作释文及考证。下午与高晓梅同赴上海公司购物，顺便至司法部访朱志奋，相约结伴返里一行。晚间与高晓梅君去访顾颉刚先生，未遇。回来写了几封信。

## 12月24日 星期二

晨间写了几封信。旋整理西北考察团文件，抄录此次所购之敦煌写经（六朝法华经）。下午往访徐希焘君，参观中央日报社印刷厂。归途

赴中央通讯处访罗寄梅君，未遇。晚间与高晓梅君沽酒闲谈。

## 12月25日 星期三

今日下雨，抄录敦煌写经，乃前年在敦煌所购者。下午与高晓梅君冒雨出来购挽联，为星期日李纯一君之追悼会也。国大开会今日告终，虚耗数百亿，虽通过宪法，于国事何补！阅高晓梅君《评汉以前中国古镜之研究》。

## 12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为新出敦煌汉简作释文，适劳贞一君来，遂请其襄助考释。旋陈槃庵君来谈，并以《居延汉简札记》稿本见示。下午至中央社访罗寄梅君，未遇。至吴景荣君处闲谈，知施冲君尚未返京。又悉吴景荣君已在活动留英，今日曾晤及罗士培教授，已经提出，惟25人中须删除5人，由伦敦方面决定，故须候至4月间始能揭晓。晚间赴中央图书馆之讲演会，由董彦堂先生主讲《甲骨学之展望》，到会者五六十人，中外各半，认识者除史语所同人，尚有徐中舒、罗寄梅、邵芳、费慰梅。归家后写了几封信。

## 12月27日 星期五

阅陈槃庵《居延汉简札记》，为之商榷数条。晚间至管雄君处闲谈。旋与李主任夫妇赴美国大使馆。应费慰梅之约，观罗寄梅氏所摄之敦煌风景电影片，返时已10时许。

## 12月28日 星期六

晨间晤及叶蕴辉君，即永嘉之国大代表也，提及为温中等办重建校舍经费事，谓拟筹一亿元。下午与高晓梅君同赴中博院，为筹备李纯一

君追悼会事也。晚间与王天木君同往访顾颉刚先生，未遇。

## 12月29日 星期日

晨间与高晓梅君同往访顾颉刚先生。顾先生谈及计划为文通书局筹刊通俗读物事，又为报馆办《史苑》及《史与地》副刊，并拟于明春将《文史杂志》复刊，目前工作着重社会教育，至于学术研究，则过几年再谈，约余等写考古学方面之通俗读物。出来后即赴中博院参加李纯一君追悼会，与会者有傅、李二先生及中央图书馆蒋馆长、救济署郑西谷分署长。散会后与石璋如、王天木二君至夫子庙泮池书店购书，容庚之《商周彝器通考》，即费8万元，可谓昂矣。旋至建康路回教协会，晤及庞士谦及纳子嘉二君，皆开罗旧友，新近抵京者。晚间与高晓梅君向李孝定君商洽，中博院拟请其继承纯一君之缺，担任总务主任，未得结果，惟允加考虑。

## 12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阅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曾君偕谭季甫（弼）君来谈，谭君系谭延闿之次公子，光华时同舍生也，民国二十二年出国，去年始返，现任职于重庆大渡口钢铁厂，此次因公来京，顺便来访，并询问陈凤书之近况及在沪之住址。谭君去后，曾君与李孝定君商洽邀约其担任中博院秘书，李主任少顷亦来谈，孝定君谓赴沪过新年后回来再作答复，允加考虑。下午，余赴朱志奋君处，约其明日同往访管雄君。余旋赴金陵女大访王抱冲君，已于数日前返京，与其未婚妻已同居，婚期约在新年以后。返所后写了几封信。晚餐后至管雄君处，约余明晚在其家晚餐。旋至吴景荣君处小坐，景荣君正为保送留英事烦恼，谓须候至明春始能分晓，令人等得不耐烦。

## 12月31日 星期二

作《居延汉简札记书后》，交与陈槃庵，除爱书一条外，陈君均与



同意。王天木及曾昭燏二君来谈，留之午饭。饭后与王君同至中央图书馆，晤及屈、游、苏三君，借阅善本之明嘉靖刊本《龙江船厂志》，共八卷，匆匆一阅，即告辞返所。至吴景荣君处，已赴施其南君家中晚餐。乃独往管雄君处，则朱志奋君已来，少顷陈旦初及陈华二君亦来，一同晚餐，承管雄君殷勤招待。饭后饮咖啡闲谈，以度除夕。约定明日下午赴王抱冲君处，约其夫妇晚餐。此阳历除夕，匆匆而过。返家写家信，报告归期，说大概是乘1月14日的穿山轮，但是也许提早乘7日的穿山轮。因为多喝了咖啡，一时不能入眠，辗转良久始朦胧睡去。

[1]编者注：时任英国文化协会驻华首席代表。

[2]编者注：4月30日内容日记原缺。

[3]编者注：应即《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

# 1947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三

上午与石璋如、高晓梅、董同龢三君出来贺年。先至所中，在那廉君房中闲谈，傅所长起来后，向之贺年。出来至凌纯声先生处，已赴教育部，以今晨国府要员谒陵也，凌太太陪大家聊天。余等出来，至徐中舒先生处稍坐后，即赴李济之、郭宝钧二先生处，后又赴董作宾、劳贞一二先生处，以赴开封未返，岑仲勉先生亦适外出，未遇。返所午餐后至管雄君处，偕往司法行政部晤及朱志奋君，适张淇亭首席亦来朱君处。余与朱、管二君同赴金陵女大，晤及王抱冲夫妇，围炉闲谈。旋邀之至新街口大鸿楼用膳，除王君夫妇，尚有王君之令妹。随便点了几个菜，喝了半斤酒，用饭后算账，共用4万余元。返舍后至高君处闲谈。元旦一日便这样过去了。

1月2日 星期四

阅毕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此系北大讲义本，仅有第三及第四章分论铜器及石刻，铜器分论尚不及容希白诸作，石刻部分亦不及叶昌炽《语石》之详尽，且大体即以《语石》为蓝本。晨间朱志奋君来，谓已得戴文奎君来函，7日有船开温州，可以代为买票。朱君以司法行政部或随国府改组而有人事更换，欲早归早出来，故欲提前于7日乘船，余初拟于14日班轮返里，但允与所方接洽提早请假。下午张淇亭先生来访，偕往谒萨本栋总干事，以二人为小学时同学，然已30余年未见面，

且非同班，已不相识。辞出后，偕张先生游鸡鸣寺。傍晚与那、高、石三君在曲园请曾君。归来后拟与傅所长谈请假返家事，以傅先生赴俞家午宴未返，只得返舍睡觉。

## 1月3日 星期五

上午向傅所长请假返里，傅又提出代理一事，余仍拒绝。傅恐余一去不返，傅已定2月底起程，余允许2月初旬返京，但请其与周一良先生商量，由周先生代理，傅仍不允。余恐因此碍及返里事，只得允加考虑，待余返京后再谈。遇及屈翼鹏君，偕往访陈槃庵、傅乐焕诸君。至吴景荣君处告以行期。午间在碑亭巷一素菜馆，为李纯一夫人饯行。下午赴太平路旧书铺购书，至瑞琳侄女处小坐。傍晚至朱志奋君处约定行期。旋至王抱冲君处，闲谈史学界情形，已数年未与之娓娓作长谈，自峨眉山作伴同游以后，此尚为第一次，托之打听金陵女大附中投考事（年级、日期及费用）。返舍已9时余矣。

## 1月4日 星期六

上午向会计处预支30万元作归家旅费。下午向李主任请假，李谓拟于星期一开考古组会议，商量今年工作计划。王抱冲君来，借去30万作筹备结婚之用。谓金陵女大附中将于1月24日及25日报考，但可能有补考机会，考试科目为公民、国文、英文、数学（三角、平面几何）、生物及本国史地。晚餐后为李先生草英文信，致高本汉，索取BMFEA（《瑞典远东古物馆馆刊》）出来，至管雄君处小坐。归后忽见工友老裴谓傅先生召余有事，乃中博院之事。晚间，余提及后日开考古组会议事，傅先生谓后日开参政会，须提前至明晚，令余通知考古组同人。归来后通知高、石二君，然后返舍整理行装，1日至3日皆天气晴朗，今日忽雨，岂以元旦庆祝放假已过耶？

## 1月5日 星期日

上午至吴景荣君处，知留英事已有眉目，托余带物寄家。至朱志奋君处，知车票已购得，约定下午3时朱君将行李送中研院宿舍，以便明日同行。至中大附中打听招生消息，至中央社访徐希焘君，在沪未返。中午返所，张毓泉先生送来板鸭，托带回家。下午至管雄君处，管君托带钱款及信，同至陈旦初先生小坐闲谈，返舍候朱志奋君，4时许朱君前来，与之一同上街购物，并雇定马车。晚间考古组开谈话会，决定：（1）添绘图员及修理古物工人；（2）写作演讲报告之分配；（3）印刷方面之接洽，希望能自制珂罗版，铜板交美国印刷；（4）高晓梅君出国问题，能于所长出国以前决定，但至早须一年后始能出国；（5）陈列室之管理及开放；散会时已9时余。返宿舍时，朱君已由友人处归来，以不熟悉，竟扭断余房门之钥匙。高君与余商谈，如何催促所长从速为之办出国事。

## 1月6日 星期一

晨5时即起身，收拾行囊，天忽下雨，殊不作美，预雇之马车久不来，朱君去催，至六时一刻始动身，高晓梅君送余等至车站，抵下关已7时10分，幸钱塘号系对号入座，李光汉亦坐此箱火车赴沪入学，8时开行，下午二时三刻抵上海。雇车送行李至乍浦路和平博物馆，晤及李霖灿君，约定明日来取。刘致平、莫宗江诸君仍在其地候轮赴津，已候二十余日矣。偕朱君往访戴文奎君。船票已代购得，穿山轮于昨晚抵沪，准定明日下午开船，戴君托余带信及款至温。出来后上街购物，赴卡德路王小同君处，适温怀瑜及翁同文二君亦在其寓中。少顷，郭田崧先生亦出来闲谈，谈至夜深1时半始睡。

## 1月7日 星期二

上午由卡德路乘车赴码头，见穿山轮中满载着军队浮桥，进口处亦有兵士站岗。据云此次轮船由温载兵来沪，兵士不肯下船，欲其直接运送至南通后再放回，公司未允，仍在交涉中。余乃赴乍浦路和平博物馆，朱志奋君亦已得此消息赶回，遂一同前往戴文奎君处打听，据云须候至下午2时始有确定消息。余与朱君遂出来购物，傍晚至码头，则军

队仍在船上，明日能开温州与否未定，乃与朱君约定明晨由朱君打听消息，余在乍浦路专候。余乃冒雨赴西门内西仓桥华兴里中国回教书局访张秉铎君，自开罗一别，已五六年矣，略谈别后情况，由贮藏处取回余寄存开罗之书箱。偕往对面礼拜寺，访庞士谦阿訇，谢其代为携带归国之盛意，运费据云花去3.2镑，遂以每镑2万元计算，付还6万4千元。出来呼车运回乍浦路，即寄存和平博物馆，预备下次顺便带京。

## 1月8日 星期三

晨间在乍浦路候朱志奋君消息，至11时许始来。据云穿山轮已挂牌，今日午后4时开行，船上军队已登陆，改乘他轮赴南通，船上已开始卸货装货，乘客须俟下午2时后始可上船。余乃与朱君上街购物。至叶啸谷先生处谈及瓯实事，现已决定扩充资本至5亿元，旧历新正可开幕，丁贤明君之事可暂缓，现下无空额也。至中信局晤及夏翼天君，谓留英事仍未得复音，春间或须赴京一行。余与朱君乃返乍浦路取行李送上船，同舱有董安戡君及一徐姓商人，同船有王燧明、张朝松诸君。船至晚间7时许始开行，风平浪静，连日劳顿，颓然入睡。

## 1月9日 星期四

穿山轮于11时许抵宁波，与朱君上岸稍游即返，以船上挂牌于12时即开船。宁波曾于民十六年十中赴普陀旅行时一游，相隔念年，印象已模糊，仅记得有一桥跨鄞江，由轮船登陆后，越桥入城，此次与朱君登岸进城，至中山东路，即城中心热闹处，即匆匆返船，仅购得宁波名产藕丝糖及豆沙糖各一匣而已。码头上遇及徐凤苞君，徐君现任鄞县盐务局长，亦乘此次穿山轮返温。船于下午1时开行，舟中无事，阅S. E. Winbolt: *Britain under the Romans* [温伯尔特：《罗马人统治下的不列颠》]。至徐凤苞处闲谈，晚间船经台州洋，风浪颇大。

## 1月10日 星期五

船于上午10时许，进瓯江口，午间靠岸。天阴下雨，呼车赴家中，家人尚不知余此次返里也。下午至清明厂，晤及王孝于、蔡孔耀、方逊平诸君，将景荣托带之物交孝于转平阳，又收回王抱冲君之借款30万元。理发后，返家在母亲房中稍谈。母亲入冬以来，身体不舒，常终日卧床休养，今日闻余返家，曾起床出来，过阴历年后即七十有四龄矣。

## 1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至六房探视六婢之疾。六房抗战以来家境日落，自景珊兄去世后，六婢老景已惨，今更患病为不堪矣，自言惟希望能苟延残喘几年，抚养小孙成人，言讫哽咽，余安慰之。辞出后，至温州商业银行，晤及李亦怀经理。至瓯海医院，探视瑞成侄之病，手术行施三次，中间一度颇为危险，现已过危险期，不日即可出院，仲光兄颇为喜悦，虽所费近百万，然痼疾一旦祛除，使孩子不致成为废人，仍为可喜之事也。晤及张景飞院长及周邦基医师，致谢其照顾之盛意。午后，赴小高桥访徐凤苞君，未遇。坐船至双屿山，以秀钦君于今日行结婚礼也，傍晚与锄非君等乘专轮同至新娘家中，迎之至双屿山，秀钦此次续弦，已为第三婚，仪式一切从简，喜筵男女宾客各一席。席散后，即乘船返城，至南禅桥呼车返家。

## 1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补记前五天的日记。下午蔡孔耀君来谈，谓清明厂已结束，明春拟赴台湾石油厂做事，蔡孔耀邀余偕往中国戏院观京戏，整本《拾玉镯》、《法门寺》。蔡兄对唱工颇有研究，自云在丽水当造纸厂长时，始对京戏发生兴趣，居然能哼几曲。余则对于此道仍为门外汉，未感兴趣，散场后返家。

## 1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在家中写信。下午黄云畴君来谈。出来至中国银行，晤及苏醒

石表叔。景荣君汇款来，至交行取款，晤及蔡正宗君。归途经二房，知瑞成侄已出院返家。晚间与锄非君同至孙孟昭君处，为文奎君托带之款也。

## 1月14日 星期二

今日放晴，上午至清明厂，将景荣君托带之款，交孝于君转送往平阳。至陈继严君处小坐，陈君将于明日乘新瑞安轮赴沪。至温中谒金嵘轩校长，闻煜光已返家。午后至煜光处，未遇。至永嘉中学，访叶云帆校长。返家后，煜光君来，昨新由丽水返里，同往访少兰姐丈，傍晚始返。

## 1月15日 星期三

至籀园，翻阅最近购进之杨氏藏书，闻以90万元成交，颇多善本之书，金石书籍颇多，午间始出来。下午至高商访屠白麀校长，又至叶焜君处小坐。于刘叔扬君处，闻其将于旧历新正赴沪，任职于正中书局，少顷其尊人刘冠三先生亦来，闲谈一会，即告辞出来。晚间祭灶。阅毕温伯尔特：《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pp.1—136）。

## 1月16日 星期四

阅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上册。

## 1月17日 星期五

阅《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上册。上午至陈铎民先生处，约定新正与王丛柏君等同访晋墓。下午朱志奋君来谈，谓明日仍返乡，新正再来约定确实行期。晚间至二房仲光处吃分岁酒。晚间友三君电话来，询景荣君汇款已到否？余遂往清明厂一询。遇及林济君，今日由穿山返瓯，

明日即赴平阳，新正返家，拟一周赴沪，闲谈至9时许始返。夜间公生园失火，焚毙一人，跌伤数人，损失当在1亿元以上。

## 1月18日 星期六

阅毕《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上册。下午至国货楼上阅报。至叶昌荫君处，偕赴沈炼之君，知沈君已于昨日由沪返里，适以事外出，未遇。晚间家中摆分岁酒，邀叶君及宗族亲戚，一共两桌，席散已8时许矣。

## 1月19日 星期日

(.....)。

## 1月20日 星期一

阅郭沫若《殷商青铜器铭文研究》下册。下午沈炼之君来谈，余旋至叶昌荫处取款，又偕往沈炼之君处稍谈。晚间在锄非君处吃分岁酒，谢印心君亦在座，谈及接收民教馆及拟定新计划。

## 1月21日 星期二

阅毕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下册。下午鲁师参君来，与在锄非君闲谈，旋叶昌荫君亦来谈。晚间家中除夕分岁酒，今冬连日下雨，辜负佳节不少。结算今年家用，自六月分家以后，共用去302万有余，自己私人在外之费用，尚不计算在内。

## 1月22日 星期三

天阴雨，虽是阴历元旦，仍株守在家中。瑶琴侄女携子女前来贺



年。在家中阅*Science Year Book of 1944* [《1944科学年鉴》]。

## 1月23日 星期四

阅《1944科学年鉴》。下午锄非同赴双屿山李宅拜年，遇及秀庵，偕往庄头向李宅二房贺年。

## 1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周邦基、叶昌荫、叶正钦三君来贺年，闲谈许多时候，偕往沈炼之君处贺年。下午至大姐及姬妹家贺年，煜光君携锵、泮二甥来贺年。新年景况，历年如此，惟爆竹声较前稀少，各客招待除瓜子、糕点外，不外汤圆、红枣、莲子及洋粉肉圆而已。岁包已以千元为起码，赏佣工之茶包亦多为千元，然瓜子已涨至4000元一斤，一般物价皆自当依此比例而增也。

## 1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至二房、六房及三房贺年。二房瑞成侄已能起行，去岁手术颇为危险，几如死里逃生。六婶仍卧床未起，谈及瑞明侄女升学事，谓无力负担学费，然颇希其能受中学教育。下午天又落雨，阅毕《1944科学年鉴》（pp.1—244）。

## 1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至陈铎民先生处贺年，遇及杨悦礼君。中午赴煜光君午宴，饭后返家。沈炼之君来谈。沈君去后，翻阅乡先哲王叔杲之《半山藏稿》。

## 1月27日 星期一

今日为阴历初六日，家中摆新年酒。余上午至瓯中取招生简章，遇及锄非及正钦二君。午间设席二桌宴亲友。晚间在大哥家吃新年酒。

## 1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往谒金嶠轩先生。暄儿投考报名，以照片问题托董朴垞君代报。下午黄冷云君来谈，余遂询以木船之事，以王天木君托余打听也。阅《陈介石先生年谱》。

## 1月29日 星期三

阅毕《陈介石先生年谱》。与锄非君同至陈大祥君家贺年。又偕往双屿山李宅，以守钦君今日宴请其新岳父也。天忽下雨，以候船，傍晚始返家。得傅所长电报，催余返所，知为代理所长事也。

## 1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至陈铎民先生处，无意中遇及林敏亨君，自十中毕业后几二十年未见面。下午往访王丛柏君，参观其家中所收藏之温州出土陶瓷，一部分系莲花心出土，类西山窑，又有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八月（374）之圻砖一方，谓系慈山出土，古圻犹在，乃偕往慈山一访。圻在水心庵之东约100米许，圻形与华北一带之汉墓相同，以花砖或字砖砌成，字

旁为“宁康二年八月专（？）”，花砖之纹为 ，闻系抗战初年挖壕所发现，同时出土者有古罐，瓷类西山窑，其一有嘴作凤首状，惜已散佚。又沿城基至海坛山，杨府庙中一断碑，有“劝农使赵玘”等字。山下五灵庙中之万历碑二座仍存。

## 1月31日 星期五

至籀园阅报。又至王书林处，询其在沈阳办学情形，王君今日即乘

穿山号赴沪。下午写信致傅所长，报告行期。旋与锄非君吊黄公权君丧，送之出殡，直至打麻桥。归途经五马街购皮鞋一双。阅藤田丰八《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

## 2月

### 2月1日 星期六

上午至叶昌荫君处，偕往瓯海中学，晤及锄非、正钦诸君。今日温州招考新生，暄儿前往投考。下午黄云畴君来谈。阅毕藤田丰八之《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魏重庆译，商务出版，pp.1—136）。

### 2月2日 星期日

晚间朱志奋君约赴京日期。

### 2月3日 星期一

赴桐岭上坟，为先曾祖考元辅公及妣陈氏安人之墓，乃光绪三十三年由瑞安迁葬于此。越一小岭，过一桥，在石路之右，墓草已丛生。下山后，在溪边一小杂货店中用餐，天下雨，返城已天黑矣。

### 2月4日 星期二

上午赴田赋处，在王履康处长处无意中遇及王兆新君，已十余年未见面，现在粮食部任事。返家，朱志奋君来谈，已决定于7日来城赴沪，余留之午饭后，偕访陈继严君夫妇。归来后，黄冷云君来谈，提及在京谋事。关于铮、暄两儿之就学事，作最后之决定，仍在家乡续学。

2月5日 星期三

上午至沈炼之处，偕往温中，适开会决定新生事，闻下午可以发表。赴清明厂，中途遇及王载纮君，知厂中无人，王君今晚乘大华轮赴沪，林济、祥第、孔耀君等明日来温转沪。至叶昌荫君处辞行。下午至海关托叶焜君购后日穿山轮之舱票，据云已售罄，乃至清明化工厂，适有人退票，转购之。逊平君约明晚聚餐。载纮君今晚即登船，与之握别。至陈继严君处辞行。归途经温中，见新生榜已揭示，暄儿及荣侄皆落第。大哥谓荣侄自信成绩颇佳，必由招生委员会之错误，欲约煜光、锄非诸君同往一查，后以煜光未来，锄非譬解之，始行作罢。晚间秀庵君来，谈为秀钦君募集会款事，余允参加一会，计10万元。

2月6日 星期四

晚间赴清华同学会及清明厂二处之约，食后返家。王则诚君适由乐清赶来，谓明晨船班已赶不及，只得改乘下班，托余打听复职事。匆匆整理行装，已是夜半，天奇寒，恐将下雪。

2月7日 星期五

天下雪未停，9时许上船，锄非及昌荫送余登船，则诚君来送行。同舱者为王祥第、林济及蔡孔耀三君，殊不寂寞。后林、蔡二君让其铺位与其戚友女眷，祥第君谈笑皆觉拘束，乃食花生、饮酒以解闷，蔡孔耀君携来牛肉干及蒸蟹下酒。

2月8日 星期六

上午船中无事，阅吴稚晖之《上下古今谈》。徐凤苞、许兆珍、项庭川、朱志奋诸君亦皆乘此船赴沪，夜间2时许抵埠。此次海关未来验疫。

2月9日 星期日

天亮后，遂与朱君一同登岸运行李，至乍浦路和平博物馆存放。乃与朱君同至其友人处，托购明日火车票。余遂赴三慰一村，遇及孔耀、小同、载紘诸君，偕往用膳后，赴霞飞路访姚抱真君，赴福煦路访薛储明君，皆温州同乡。前者为上海市参议员，晋泰行经理，乃陈诚部长之老师。后者为经济部拟派往日本接收赔偿损失之工厂者。旋晤及陈德煊君，孔耀代温中劝驾，以其已脱离之江，故劝之应温中之聘，陈君颇有愿就之意。与陈君同赴肇和中学，祥第已外出，乃在林济君处晚餐，菜蔬中之蒸蟹、鸡片、罐头牛肉皆系林君由温携来，所添者为香肠、炒冬笋耳。由林君处出来后，即返和平博物馆，晤及李霖灿、赵香山、李光谟诸君，即宿博物院中。

2月10日 星期一

晨间赴三慰一村，将叶昌荫君托售英钞之事，转托王小同君代办，计售出150镑。至瓯海实业银行，晤及叶啸谷经理，关于泽金先生及贤明君之事，皆无希望，余亦知其徒劳无功。至陈凤书君处，即于其处写信，致叶昌荫君。出来后，遇及夏翼天君，知留学事仍未得解决，美国大学回信，有提出须在大学附近找得宿舍后，始能出入学证，知美国亦闹房荒也。返博物院与朱志奋君同携行李至北车站，开罗运来之书箱，以快车不准携带包裹，只得又送回乍浦路，幸未误车。车系对号之金陵号车。下午1时半由沪动身，晚间9时抵京，取出行李后，呼车赴峨嵋路，细雨朦胧，抵舍已11时许。高晓梅君住在余室中，已经入睡，稍谈后即睡，知代理所长一事，所中同事已略有所闻，以傅所长之电，引人起疑也。

2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办公，与诸同事晤谈。将温州专署侯秘书托带之物交与陈槃庵君，并询其关于王则诚君事之商洽结果，知颇有困难，待王君下星

期返所再谈。至傅所长处，即谈及代理事，余仍婉拒。下午上街购物，金价已上升，至每两90万元。晚间与高晓梅君同往谒李济之先生，归来后补记数日之日记。

## 2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赴银行汇款70万给家中，以便偿付学费等项目。至吴景荣君处，未遇。仅晤及刘世沐君，刘君托余打听其友人（在外交部）作为传记用之专门著作是否已在中研院审查完毕。余由中大出来时，适有一马车直冲而来，急加躲避，翻身入路旁，两手托地，受伤出血，衣服亦弄脏，回去换衣服、洗手，发现手心已破数处，淤泥粘满，希望没有破伤风菌混进去，至医务处涂红药水。至李济之先生房中，商谈关于代理所务事，李先生亦希望余加以考虑。午后至傅先生处，仍极力要求余承允此事，自谓对一事已经生心，则非达到目的不止，余只得允再加以考虑。出来至吴景荣君处稍谈，赴最高法院访张淇亭先生，未遇，乃将张太太托带之物交其工人，出来至朱志奋君处稍谈即返家。晚间，与高晓梅君至何兹全君处闲谈，归来写信给丁贤明君，告诉他与瓯实接洽之结果。

## 2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与李主任商谈关于代理所务事，李主任允以全力襄助，并指示以抓住Mr. Nai [ 那先生 ] 则诸事好办。上午赴耀宗二哥家中，将温州土产瓯柑、鳗鲞、虾米等物送之。出来后，至中央博物院，晤及王天木君，余即报告关于温州调查帆船及罗盘针之经过，王君计划亲自赴温调查。王君对余代理所务事，已有所闻，劝余不妨勉为其难。返所后，至萨本栋总干事处及那廉君处讨论此事，皆允以全力襄助，劝余不必固辞。乃至傅先生处提出两条件：（1）如果代理结果怨声载道，使余不能在所中继续工作，则余提出辞职，应加照准，不必再询理由；（2）此次代理之后，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得再要求余做此类之事，以免碍及研究工作。傅先生一笑置之，谓此不成为条件，一项几乎想入非非，事实决不如是严重；二项可作为一声明，将来视情形再定，实则纵使提出

要求再做代理，如坚决辞绝，亦无法强迫。余云声明在先，以免将来见怪。适有外客来访，余乃告辞，返宿舍。傅先生谓昨日做了一件痛快的事，即写了一篇骂宋子文的文章，晚间写起，一直写到夜半，已交与《世纪评论》，本期即登出。

## 2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开始整理西北材料，绘武威刺麻湾地图。王天木君来谈。下午至管雄君处，未遇，仅晤及其夫人。赴吴景荣君处，约星期日同往访王棻君。归来后，将西北考察团所借仪器，交还与李启生君保管。傍晚，在芮逸夫君处闲谈，芮君将赴北大授课。

## 2月15日 星期六

阅郑师许《铜鼓考》。上午蔡孔耀君自沪来，伴之往访吴景荣君，与吴同作东道主，赴大华餐厅用餐，餐后偕往访管雄君。出来后，至鸡鸣寺，饮茗闲谈；又往王抱冲君处，未遇。晚间，与蔡孔耀同往访李一飞君，遇及苏渊雷君，已念余年未见面，闲谈考古生活。苏君谓余与南延宗君，皆为当时同学中之学者，虽无赫赫之名，而学问之成就极有希望。

## 2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至蔡孔耀君处，少顷李一飞君亦来，遂偕往武夷路访萧青萍次长，适以出席国防会未在家。乃至王抱冲君处，即在王君处午餐。王君以拥有巨款美钞（达万余元），闻政府将收为国有，不准流通，故今日乘车赴沪，拟与其弟小同等商谈办法。据一飞君云，此事今日国防会议决，下午公布，明日即实施，已来不及，王君已经购票偕夫人赴沪。余赴中央图书馆访苏莹辉君未遇，至西华门耀宗二兄处，瑞琳侄女今日星期在家，谈至傍晚，即在其家中晚餐。餐后返家，途经书铺见《世纪评论》已出来，登有傅孟真先生骂宋子文之文章，遂购一册。途中墙壁及

电杆上所贴之《世纪评论》广告，巡警正在撕去。反舍后，高、石两君借去阅读。

## 2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至李济之先生处，商谈代理所务问题，做最后之决定。王则诚君由温州来，引之见傅先生，傅先生允其复职。阅阎文儒君寄来之《历史与考古》第1期中之裴文中君《中国彩陶问题》一文。下午参加本年度之院务会议，以傅先生欲余代理所务，故预为介绍也。出来后，至吴景荣君处借行军床，为王则诚将借宿余房中也。

## 2月18日 星期二

今日继续参加院务会议，中晚之餐系院长及各所长作东，与陈宗器先生联席，详询关于西北考察事。

## 2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开院务会议毕。下午开人事会议。傍晚蔡孔耀君来，偕往访吴景荣及饶谿二君，皆未遇。在陈旦初教授处稍坐，即返舍。同学陈华君自去年9月来京候职，至今尚赋闲，住在旦初处。

## 2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至吴景荣君处，询问关于中英文化协会事。返所后，何兹全君约余偕往美国大使馆办理护照手续，以何君由山东省官派往美国，而关于英语听讲能力很低，邀余代之作翻译。出来后至中央图书馆，晤及苏莹辉及游介眉二君，为阎文儒君托余为介绍李符桐君事也。何君邀余进一广东馆子午餐。返所后，与高晓梅君同往气象所访赵九章君，借阅斯文赫定西北考察团报告，闻共出56大册，已出者计32册，关于考古部门



计5册。傍晚出来至总办事处，赴中央研究院及中央大学为费慰梅夫人饯别茶会也。晚间与高晓梅君赴中央商场购物。

## 2月21日 星期五

晨间陈德煊君来，为应征某机关之翻译员也。中午傅所长宴费慰梅夫人，在座者有俞大维部长、吴贻芳校长、及韩儒林、贺昌群、徐森玉、李济之、劳贞一诸教授，余亦忝列末座，饭后引之参观图书馆及陈列室。陈德煊、吴景荣二君来，借打字机打应征信件也。晚间至吴景荣处询问，据云陈君明晨将至吴君处报告接洽结果。

## 2月22日 星期六

晨间王则诚君搬往单身宿舍。午后与王则诚君往访景荣君，据云今晨陈德煊君未来，大概应征事已失败。晚间至王抱冲君处，闻德煊将于今晚返沪。

## 2月23日 星期日

连日天气晴朗，已近春朝。今日星期，与高晓梅、王则诚二君往游夫子庙，并购买应用物品。

## 2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开所务会议，傅先生对于使余代理一事正式提出，又讨论经费及出版事。下午管雄君来谈。旋余与李济之先生及芮逸夫君至总办事处，商洽接收体质人类学所之图书、仪器事。晚间赴中央图书馆，听费慰梅夫人之演讲，用中国语讲武梁祠，颇为难得。与贺昌群君谈西北考察经过，贺君约余至中大历史系讲演，日期再定。

2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去图书馆翻阅书籍，写信给格兰维尔教授，将《田野考古报告》第二期目录译成英文，打字机已修好，打字后寄去。下午至吴景荣君处，吴君托余为朱君爽君介绍平阳教育局长事，遂致函李超英厅长，不知能生效否。赴英国文化协会，为翼天君之事（夏翼天名鼎，瑞安人，清华三届外文系毕业），晤及罗士培教授之秘书M. L. Coltham [ 科尔泰姆 ]，适在用茶点，遂邀余加入，将翼天君之事打听，罗教授未死之前已去函爱丁堡，惟尚未得复，在座者有费子智（P. Fitzgtnald），对于中国历史颇发生兴趣，曾著《唐太宗传奇》等书。返所后，应陶孟和先生之邀，赴德办事处客厅晚宴，为费慰梅夫人饯行也。在座有郑友揆君，已十几年未见面，新自美国返京。除巫宝三夫妇及丁文治、严君平、徐义生外，尚有美国人Dreck [ 雷克 ] 及Micac [ 迈卡克 ]。宴罢返所，写信复翼天君。

2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与李济之先生及高晓梅君等讨论《田野考古报告》改名的问题，李先生主张改为《考古学汇刊》。阅滨田耕作之《赤峰红山后》。下午开始修理武威出土之螺钿漆碗。

2月27日 星期四

花了一天修理武威之螺钿漆碗。午后与高晓梅及王则诚二君去逛九华山，上有玄奘藏骨塔，为褚逆民谊所筑，其碑记上之题名已为人泐去。返所后，为吴均一先生移交事，今日吴先生来所，傅所长派李济之先生、芮逸夫君与余办点收事，吴先生欲保留一部分，经请示萨总干事后，须先移交而后由浙大公函借用，吴先生不满意，未有结果。傍晚杨时逢及傅太太由沪来，傅太太自北平动身，几经二旬余始抵此间。晚间李济之先生约余及徐敬直、李法定二君在其家食水饺。

2月28日 星期五

晨间吴均一先生来，欲领回其私人书籍一箱，点交与之；关于公家移交，仍未能解决。傅先生约余及杨时逢君谈出版问题，决定明日召开出版及编辑委员会联席会议。

## 3月

3月1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史语所出版编辑委员会联席会议。下午开始修理武威出土之镶金马鞍。傍晚与王明君同往访管雄君。天气渐暖，颇有春意。归来后，芮逸夫君来谈。

3月2日 星期日

晨间与高君一同赴办公室，途遇王育伊君，新自沪来，坐谈一会儿。王君去后，阅报知宋子文已辞职，新添立法委员中有芮逸夫君。写信给家中。午后凌纯声先生来谈。少顷，朱志奋君偕宋推事来，偕登鸡鸣寺用茗坐谈。归来后，又写了几封信。

3月3日 星期一

上午又开出版委员会，傅先生谓教育部之8亿津贴，至少可弄到5亿，白报纸50吨，由中宣部特许以官价外汇配给，亦有90%把握，惟道林纸、印图纸及宣纸，尚须向经济部设法，拟派杨时逢君再度赴沪，欲余亦偕往，以今年工作集中出版，将来代理期中出版事极为重要也。下午修理金饰马鞍，至吴景荣君处小坐。晚间又与傅先生商酌出版事。

### 3月4日 星期二

上午与杨时逢君商洽出版事，决定明日赴沪。沈炼之君由沪来，与之偕往访萨本栋先生，未遇。与王则诚君及沈炼之君同赴大华用餐，餐后往访管雄君，未遇，至陈旭初君处小坐，又至吴景荣君处小坐，余遂先行返所。与杨君议定合同条件。吴景荣君来谈，拟借打字机。傍晚与杨君至傅所长处，磋商与商务订立合同条件。晚间收拾行装。

### 3月5日 星期三

晨间与杨时逢君一同由南京出发，车上无事，阅书作消遣。傍晚抵沪，至祁斋路中研院过宿。此系初度至驻沪办事处，原为日人自然科学研究所，建筑及设备颇佳，贵宾室尤为富丽，事务方面系陶家声及朱文彪二君负责。

### 3月6日 星期四

上午与杨君同赴商务印书馆，晤及出版主任邹尚熊君，将来意大致说明一番，关于合同之修改各点，亦均加以说明，以今日李副经理未来馆，约明日再谈。余乃赴瓠实，晤及叶啸谷经理，稍谈后即出来，至三慰一村王小同处，未遇。返祁斋路，叶经理来谈，并偕往晤及王家楫、吴学周、陈省身、罗宗洛诸所长，又同至伍献文先生处闲谈。

### 3月7日 星期五

上午偕杨君往商务，晤及李副经理及邹主任，磋商条件。中午李副经理邀往杏花楼用餐，饭后磋商合同条件，几经讨论，至傍晚始告一段落，约定明日将草约誊清，交余带回南京。出来后至三慰一村，晤及王小同昆仲，知后日有人返温，遂托之携带东西给家中。王君告余以代叶昌荫君兑换英钞未能实现。

3月8日 星期六

上午至王育伊处闲谈，闻王有三君已由美国返国，现住安亭路，惜无暇前往。余赴和平博物馆，晤及李霖灿君转达李主任之意，令告财产登记目录，并商量余之书籍运输问题。赴街上购物，然后旋至三慰一村，晤及王小同昆仲，将所购得之物托之带温。晚餐后偕往影戏院观《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返祁斋路，杨君已取得与商务所订合同草约，决定明日返所。遇及苏步青先生，尚属初次晤面。

3月9日 星期日

上午收拾行装，无事阅书。午后与施汝为、陈宗器二先生乘车赴北站，顺途经和平博物馆，取回所存放之书籍。请李霖灿君偕往，以便如真不能打行李票，可以交其送回和平博物馆，幸得顺利通过。车中无事，阅书消遣，抵京已晚间9时，取行李后，赴宿舍。检点书籍，幸均无恙，然久未见面，如晤旧友，恍同隔世，翻阅至夜深12时始睡。

3月10日 星期一

晨间将杨君托带之物，分别送交。10时许谒见傅先生，将合同草约呈核，傅先生细阅一过，大致尚可同意，以有他约，故约定晚间再谈。李先生来，谈及在中大授考古课程，下学期开始，拟从事预备教程，遂借去Adam, *Ancestors* [亚当：《人类始祖》]一书。午后赴吴景荣君处，约定明日游鸡鸣寺。返所后，适吴均一先生来，商谈体质人类研究所移交事，对于所定条文，提出异议数点：（1）希望李庄及南京标本研究完毕后，将云南标本亦交之研究；（2）图书仪器借期满后得续借；（3）殷墟材料将来发表后得列名作者之一；（4）丁文江先生论文材料已交英国发表，无法移交，但允送来抽印本若干册与史语所。此四项中后三项可以口头声明，第一项希望有书面换文为证，余与李先生商洽，李先生谓傅先生主持，如此恐难更改，适傅先生午睡未醒，无法征求意见，约定明日再谈。晚间王则诚君来谈。傅先生以在朱部长处晚

宴，归来甚晏，原拟商谈出版事，只得明日再谈。返宿舍后整理书箱。

### 3月11日 星期二

阅毕Douglas and Elizabeth Rigby, *Lock, Stock and Barrel, the Story of Collecting* [道格拉斯、伊丽莎白·里格比：《锁，库存和木桶—收藏的故事》] (pp.1—510)。此书系向觉明君所赠，前星期在京沪车中无事，阅了400余页，今日将其阅毕。盖阅书从首至尾不中断之习惯，仍欲保持也。

下午傅先生告余以中博院之纠纷，昨日Li [李济]已向教部辞职，亲携辞呈谒朱部长，谓“以私事关系，不能执行职务”。昨晚朱部长请傅代谋解决办法，曾与王雪艇董事长商量此事，并讨论继任问题，故昨晚返所很晚。傅询余有何策，余亦无语可答。辞出后。下与高晓梅君同赴中博院，晤及王、曾诸君。王天木君与余谈及考察帆船计划。归来后，晚间至傅先生处，出版合同事做最后决定，傅并亲草一函作为附件。

### 3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将出版事作一长函致杨时逢君，接到常书鸿君寄来之描绘画件。刘古谛君来，自民国三十二年一别，已几年未晤，现为广西省银行行长，因公来京。刘君为余中学及大学时代密友，此数年来几全无消息，今日骤以电话约定来见，喜出望外，闲谈后遂邀之出来午餐。饭后，同至王棻君处。余返所后，景荣君持打字机来还余，娓娓作长谈。王天木君来，商议将其《罗盘考》交史语所出版，已得傅先生同意。适得王永焱君来信，愿亲自押送 [存兰古物]，惟须中博院出钱。余遂托天木君将信转交中博院，以明日中博院将开理事会也。晚间至李主任处商酌此事，李主任允于明日理事会中提出，设法筹费办理此事。

### 3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阅*The Beginning of civilization in the Orient* [《远东文明的起源》] (pp.1—61) (by Ranke, Speiser, Brown and Bishop [兰克、斯派泽、布朗和毕晓普合著])。下午与高晓梅君去定制西装,约明日来商价钱及量尺寸;又至太平路一带逛街,购书。晚间赴傅先生处,商谈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移交,遇及蒋廷黻先生,已十余年未见面矣。又与高晓梅、王则诚诸君往谒胡适之先生,今日新自沪来京,出席中博院理事会也。(补记:胡适于3月18日即离京,以蒋欲拉胡参加政府,为国府委员,而胡坚辞不干。见《年谱长编》1940—1963页。)

### 3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东昌西装铺来量衣服,花呢一套,连工钱67万元。写了三封信,至吴景荣君处,将李超英君复书(允代朱君存记为教育局长)交之。归来后,知*Bulletin of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远东古物馆馆刊》]新出之6册已到,大喜,即借得Andersson,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安特生:《中国史前史研究》]一阅。

### 3月15日 星期六

阅安特生《中国史前史研究》。

### 3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赴中博院,为商洽定制陈列柜事也。返所后,阅安特生《中国史前史研究》,此为余所渴欲阅读之书,故一股劲儿读下去,同时作札记,拟写一文论齐家期问题。

### 3月17日 星期一

阅毕安特生《中国史前史研究》(pp.1—304)。下午刘大伟偕杨

明昭君来访。晚间傅先生为峨眉路宿舍借住与外人事，大发脾气。余返舍后，通知石璋如君。

### 3月18日 星期二

阅毕Andersson, *The Site of Chu Chia Chai* [安特生：《朱家寨遗址》] (pp.1—63)。下午王栻、沈炼之二君来访。晚间高君以有友人来，石璋如君被挤出来，借住余之房间，颇似田野工作站中宿舍的情形。

### 3月19日 星期三

阅毕Bylin-Althlin, *The Sites of Ch'i Chia P'ing and Lo Han T'ang* [布林：《齐家坪和罗汉堂遗址》] (pp.383—498)。晚间去访刘古谿君，未遇。

### 3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管雄及吴景荣二君来谈，景荣借打字机，打英文信。管雄君借去书籍数册。下午翻阅书籍，拟写一短文。

### 3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中研院清华校友会，筹备下午招待梅校长事。下午清华校友会开会，由梅校长报告学校近况，又由校友朱世明报告驻日代表团情形。散会后，赴景荣君处询问，知沈炼之君已谢绝建国法商学院训导主任之职。

### 3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赴刘古谿君处，询问关于英钞问题，以叶昌荫君欲打听此事。返所后，开出版及编辑联席会议。下午写作《新发现之齐家期墓葬》，以李先生欲于本期《考古学报》中发表也。今日峨眉路宿舍开始有电，昨日虽曾一度放亮，旋即全区熄灭。晚间第一次学术讨论会，由傅先生主讲《赵宋新儒家之来源》，以为新儒之范围较大于道学（或理学），宋初伊洛以前诸儒，皆已提倡新儒学，然实起源于中唐。如：（一）韩柳古文，韩昌黎之《原道》，乃文人为作仿古文章而作，然宋儒乃固之以研究道之本体；（二）啖助、赵匡、柳宗元诸人之春秋，乃安史乱后之反响，提介尊王大一统；（三）王通问题，《文中子》乃一部伪书，然似已见传于中唐，而盛传于晚唐（见皮日休诸人集）。韩昌黎之《嘲鲁达子》一诗，似即指《文中子》，但王绩（王通之弟）《东皋子集》中关于《文中子》诸诗文，似皆出后人依托，疑即出于王勃（王通之孙）。章太炎疑《文中子》即出于王勃亦不为无理由，历唐后五代扰乱，新儒家之出世，遂移后百余年。至于二程之理学，自以为直接于孟柯之道统，实则陈搏道教之道统。

### 3月23日 星期日

今日虽为星期日，仍继续工作，写作《新发现之齐家期墓葬》英文稿。王天木君来，同往谒俞大维部长，余为请托交通部襄助运输存兰古物事，俞部长对于西北史地颇发生兴趣，对于王君之汉代指南针模型亦大感兴趣，即留余等午餐。饭后续谈，至傍晚始告辞而出。返舍后，董、高二君来闲谈。

### 3月24日 星期一

将《新发现之齐家期墓葬》一文写作，将清稿打字完毕。

### 3月25日 星期二

为接收中央信托局敌伪产业管理处书籍事，与王志维君同往中华路

及中山北路。午后至中央图书馆，晤及屈、苏、游诸君。返所后，吴秉经君来访，与同往吴景荣君处，一同赴大华餐室用餐，席间闻周守良先生已于19日在沪逝世，温州金融界失一钜子矣。饭后同往访朱志奋君，未遇，留一字条而返。

### 3月26日 星期三

描绘《新发现之齐家期墓葬》一文插图。

### 3月27日 星期四

阅Karlsgren's *The Date of the Early Dang so'n culture* [高本汉：《早期东山文化的年代》]。

### 3月28日 星期五

阅Karlsgren [高本汉] 的 *Some Early Bronze Masters* [《某些早期青铜器的主人》] 及 *Tools and Weapons of the Yin Dynasty* [《殷代的工具和武器》]。上午郑振铎君来，为《中国历史图谱》找寻材料，傅先生令余导之参观考古组标本，郑氏对于武威出土之唐代漆器，很为欣赏，拟加采入。晚间傅先生讲演《虢季子白盘及函皇父簋之年代》，订正郭沫若氏之误，以前者为平王时器，后者为幽王时器。

### 3月29日 星期六

今日为黄花岗纪念，放假一日。下午在所中阅书，并起草《殷墟文字甲编印行缘起》（英文稿）。下午只身赴阴阳营金陵农院（按阴阳营应改为鹰扬营，有康熙三十七年鹰扬营庙碑为证）。前年在甘肃时吴良才君曾见告，谓其地有史前文化堆积，果然堆积层很厚，出红陶及灰陶，又绳纹及印纹陶多种，惟未见石器。晚间与高晓梅、王则诚二君赴

文化会堂，观罗寄梅君放映敦煌巡礼电影及幻灯片。

### 3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至吴景荣君处，适沈鉴君亦睡在其处，盖昨日二君在施其南君家中打牌晏睡。余旋赴贺昌群君处，闲谈考古事，贺君对于史语所之持久不发表发掘材料，颇表示不满。又谈及当今社会情形，及其影响于思想。据贺君之意，近来一般青年，即习史学者亦在其内，对于当前社会问题，颇为关切，对于史学著作，亦喜读综合性的，对当前社会有关的，故考据文章，如陈垣、胡适等所作者，已非现下思想界之主潮。而左派历史学以唯物史观而整理，虽肤浅，亦大受欢迎，惟真正之鹄标，在作以考据为基底之断代通史。又谈及今日政治之腐败，谓从前闭门读书，现颇留心国际及国内之政治问题，国民党这样闹下去，非崩溃不可。又约余至中大讲演。出来后至管饒谿君处小坐，管君现担任名著选读之《汉书》一课，对于汉代历史颇为注意，渐有由辞章走入考据一途。返舍午餐后，下午与高晓梅、吴景荣及王则诚三君，同往游玄武湖。连日天气暖和，柳绿桃花，后湖游人如梭，未及玄武湖，沿途已满布车马。入园后，桨声鬓影，春色袭人，余等四人遍历园内，茶座皆满，游艇索价至昂（每小时要万元）。余等最后终于在进口处附近找一空位，坐下闲谈，傍晚时出来返舍。晚餐后与高晓梅君同往李主任处，闻李太太已得光谟来函，将于下星期父子一同返京。少顷李启生君亦来，9时许遂同告辞返舍。

### 3月31日 星期一

天阴，上午阅王国维《流沙坠简》。旋至傅先生处询问出版事务，商务第二批汇款2亿元，尚未得复信收据，函催其从速代购纸张。至于自购纸张问题，恐须俟国府改组后始有着落，以现下各员皆无暇顾及此闲事。今年预算外汇可以动用，嘱各组开具需要之外文书籍、仪器。下午与高晓梅君赴街上购物，并将配给品折价，仅得18400元，此亦为调整，殊为丧气。

## 4月

### 4月1日 星期二

为着开书单的事，忙了半天，至中央图书馆，查新出版各书之书价及出版处。下午为夏翼天君，赴教育部接洽，等了两个钟头，仍无具体结果。遇及胡颂平秘书及周鸿经司长，据云主持此事之第四科科长不在厅，明后日接洽好后再通知。今日西装送来，另将旧西装托之改制。

（补记：

胡颂平，浙江乐清人，温州浙江十中毕业。入上海公学时，正是胡适任校长，1930年毕业。1946年任教育部秘书，胡适返国任北大校长，他为胡适办些事。后去台湾。1956年4月胡适回台任中研院院长，他于1962年2月任胡适私人秘书。胡适死后，他负责编辑胡适的年谱，于1984年5月出版《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0册。）

### 4月2日 星期三

上午阅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f Sinkiang* [贝格曼：《新疆考古调查》] 关于史前一节。下午阅王国维《流沙坠简》。为购西书事及中印学会分配西书事，与傅所长接洽。晚间傅所长处闲谈，吴有训校长亦在座，颇感叹今之青年趋于功利，优秀者多入工科，即理科罕人学习，文科更谈不上。

### 4月3日 星期四

下午与高晓梅君前往参观邵芳女士画展。贺昌群君通知拟邀余讲演，乃开始预备讲演稿。

### 4月4日 星期五

上午贺昌群君来，邀余下午往中大历史系讲演。午后前往，先预备幻灯，结果以幻灯过于陈旧，保险丝烧断，只得改在历史系教室，自3时至5时，略谈此次西北考察之经过及收获。

#### 4月5日 星期六

将本所今年拟购书籍、杂志清单，校对后寄交总办事处。又将《考古学报》第2期清稿邮寄商务付印。下午至中博院。旋至中央医院治耳疾，现中耳道亦发炎出脓，殊麻烦。傍晚东昌衣铺来，又接洽做了一身冬大衣，连工钱40万元，下月再付。

#### 4月6日 星期日

上午阅裴文中《陶鬲及陶鼎之研究》。中午蒋旨昂君来谈，已十余年未见面，现任教华西大学，此次应社会部福利司之聘，担任顾问，今日与曾君一同来访，遂出去午餐，闲谈别后情形。下午陈穆庵君来访，已就国史馆之聘，昨日来京，陈君为介石先生之侄孙，国学根底颇佳，惟未免有冬烘秀才气息。

#### 4月7日 星期一

阅毕Karlgren, *Huai and Han* [高本汉：《淮式与汉式》] (1941, pp.1—125)。上午中博院来电话，谓西北古物5箱已抵西安，6日由西安东运，本星期即可抵南京。

#### 4月8日 星期二

上午校阅高晓梅君之《淮式镜时代问题》。中博院李孝定、曾昭燏二君来，谈及中博院拟添书记事，余遂推荐诸声鑫君，乃写信去接洽。午后赴教部，为翼天君自费留学事，爱丁堡之信仍未能作准许证看待，

乃复信告诉之。晚间与石、高二君赴李主任家，李主任仍在沪未返。余又往访管雄君，管君于4月3日新获一女，房中更挤而杂乱。至陈旦初君处小坐，询问京中地质学家中有能专攻新生代者否？据云自杨钟健君赴平后，此间似无人。出来后，至景荣君处小坐，景荣君已在接洽翻译卖稿问题，不便久坐，约明日再谈。

## 4月9日 星期三

整理及描绘西北考察地图。晚间与王则诚及吴景荣两君上街购物，送赠管雄君。

## 4月10日 星期四

整理西北考察所得之马鞍复原图，并以胶粘马鞍残片。

## 4月11日 星期五

继续昨日工作。晨间得王永焱君电话，谓已于昨夜抵京，现住甘肃省银行，即赴甘肃省银行，晤及王君。知自4月1日起程，沿途以交通部帮忙之故，一切尚顺利，费用亦仅达预算60%。遂一同前往博物院，晤及李孝定君，接洽运输到京标本事。晚间徐中舒先生讲演《十五世纪以前之火器及火药》。

## 4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为购买纸张事，杨时逢君已由沪返，关于此事已接洽好，订有合同草约。傅先生乃亲自起稿，致函行政院蒋秘书长，申请进口，拟于星期二以前办妥。下午王天木君来谈。傍晚王永焱君来，陪之参观本所，饭后往凌纯声司长处闲谈。以王君有事须与教育部接洽，欲凌先生介绍见社会教育司莫司长也。

## 4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王兆新君来，偕往访管雄及朱志奋二君，皆未遇，又往访王抱冲君，傍晚返所。傅先生谓与行政院接洽结果，仍须由输入品分配处决定，令余与余又荪秘书一谈。

## 4月14日 星期一

傅先生为国府改组事，昨今两日甚忙。余只得与余又荪君商酌，自行决定。晨间同往行政院，晤及樊逵羽秘书、陈克文秘书及第四科朱科长，将此事打听清楚后，下午遂决定赴沪。傍晚与傅先生一谈，附带办理傅先生定船票事，与商务接洽，及邀李济之先生返京。乘夜车赴沪，以定票过晚，未能购得卧铺，即坐位亦仅两人分享一位，未能安眠，殊为痛苦。何兹全君同车赴沪，准备出国。

## 4月15日 星期二

晨间抵沪，先往岳阳路，将行李安置后，即赴商务，晤及李伯嘉经理。据云购纸事由李道均全权处理，不必往张公权处接洽，关于3亿元报账问题，可以书面交换，以便向审计处请核。出来后，至中基会，在任叔永及林伯遵二先生处闲谈。后赴分配处访李处长，未遇。至中国银行，访罗少斋君，谓与李亦有一面之缘，约定明日偕访晤。至叶啸谷君处小坐后，返岳阳路休息。

## 4月16日 星期三

余又荪君闻饶钦正君云，敌伪产业管理处亦有纸张出售，遂托之打听。至中国银行，与罗少斋、余又荪二君偕往分配处，晤及李处长，允加帮忙，可以分配，但手续如何，须与下属商酌后始能决定，约明日再来商谈。赴清华同学会用膳，晤及蔡孔耀君。出来后，至敌伪产业管理处，晤及段子骏君，乃饶钦正君所介绍，对于纸张事，仍有存货与否，

须调查后始能知之，故无结果。赴和平博物馆，晤及李济之先生夫妇。参观接收日人书籍，并助之整理《岩波文库》。出来后，偕至长宁路，即在陈宗器先生家中晚餐，并参观院舍，9时许始返所。

#### 4月17日 星期四

晨间赴分配处，晤及李处长。据云已在办理，由李处长草一函与行政院秘书处，嘱其来一公事，于5月份纸张配额之商务配额中加配中研院所需者，指定供中研院印书之用，令余下午来取信。下午上街购物，3时半至分配处取回信件。余又荪君先返院定车票，余至外交部驻沪办事处访陈国廉主任，接洽傅先生出国定船票事。偕林济君往暨南大学访沈炼之君。

#### 4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微雨，以车票明日始有，今日无事。赴英士路三房，晤及曦旦堂兄及堂姐。返院后，陈秋帆主任及伍献文先生邀余及余又荪晚餐。

#### 4月19日 星期六

晨间上车，下午3时抵京。闻李先生已返京，即往谒。返所将赴沪所办诸事，报告傅所长，适蒋梦麟秘书长在所开中基会，遂即签字。傅先生令余持函往行政院谒樊际昌秘书，未遇，留信件交其公子。晚赴中博院验看西北运来之标本。返舍已10时许，天至热，与高晓梅君烹茶止渴、闲谈，高君现准备北返。

#### 4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吴景荣偕倪克宽君来，倪君新由温州来京。少顷王永焱君来，偕之往谒李济之先生，适傅先生亦在座，闲谈武都发掘。午间约倪、吴



及王则诚君，在快活林用餐。晚间，与高君至李济之、郭子衡先生处闲谈。

## 4月21日 星期一

修理武威出土马鞍。王天木君商洽赴温州调查木帆船。傅先生询问遣派那先生赴平主持北平分部事，又令余起草英文信稿二封。下午李济之先生来，闲谈安特生氏之中国史前修正年代问题。晚间，与石璋如、董同龢、李孝定、张秉权四君，合请高晓梅、石健二君，为之饯行也。

## 4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开宿舍会议，将要求眷属宿舍者加以分配，但限定须于两个月内接着来京，否则收回，并取消以后之要求分配权。下午至朱志奋君处，闻张毓泉有调长浙江高院消息。归来后，印洗照相。在高晓梅君处闲谈，为其明晨将离京返里也。

## 4月23日 星期三

昨日天气骤寒，今晨微雨。晨5时半起，送高君上车。至所中翻阅新到之*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埃及考古学杂志》] (1942—1945)。晚间至朱宗熹君处，偕往访最高法院之宋、张二君及王兆新君。

## 4月24日 星期四

身体不舒，不能振作精神做事。上午在书库翻阅金石书。下午至中博院提取西北古物二箱，至史语所整理。晚间写信五封。

## 4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至中央大学附属医院治耳病，据云已完全痊愈，并无中耳道发炎现象，仅分泌物较多，鼓膜附近发红而已。西北古物开箱。晚间听郭子衡先生演讲《周代之车制》。

## 4月26日 星期六

西北古物开箱，李济之先生对于武威出土之彩绘陶器及金丝织物，皆大为赞赏。

## 4月27日 星期日

星期日，仍在所中工作。初次以熔蜡试武威所得之马鞍，以木质过于脆弱，无法工作也。又修补小木琴。傍晚陈良箴君来。

## 4月28日 星期一

将小木琴修补完毕，又整小木俑。王天木君来，偕往谒傅先生。傅先生为所中新购北宋淳化刊本《史记》（傅沅叔藏），计8000万元；南宋本《庄子》一部，计4000万元，颇为得意。予以为此乃弄古玩之事，非研究机关所应行者，然人各有所癖嗜。傅先生谓史语所应有几部珍本史书，闻沪上有一部宋本《通鉴》，索价3亿元，史语所无力购买殊为可惜云。

## 4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赴中博院提取西北运来之古物。下午整理马鞍，写信给高本汉。

## 4月30日 星期三

继续修理马鞍。中午傅所长宴请罗氏基金会之洋人Fahs [ 法斯 ] ( 人文组副主任 ) , 邀余等作陪。下午修理陶器及骨器等。

## 5月

### 5月1日 星期四

今日下雨，似乎着了凉，精神不舒。阅《考古学报》第3期稿件。

### 5月2日 星期五

将《考古学报》第3期稿件阅毕。其中有：(1) 吴金鼎《三年间山东古迹调查总报告》；(2) 王湘、祁延霁《山东日照县考古调查记》；(3) 刘耀《山东日照两城镇附近史前遗址》；(4) 石璋如《河南浚县刘庄的汉墓》；(5) 石璋如《关中考古调查报告》。其中以最后一篇为最长，但需要改作之处亦最多。

### 5月3日 星期六

将石璋如君之《关中考古调查报告》细校一遍，白字颇多，文字亦间有不通处，尤其是掉文的地方。至于修改之意见：(1) 关于本文作者写作时心目中可有八个项目，但不必依填表格法书写，某一遗址如无“遗迹”可言，此项即可略去；“位置”以已有地图，常可并入“发现经过”项中，略带一笔即可；“范围”暴露面及“包含”，常可打成一片叙述。(2) 方法论，各遗址无地层上之证据，不可强分为二个时期，又每节末段之“考证”，殊多未能证实之假设，且有许多不可靠推论，须加改删（或可以提出另写一篇，如石君原拟写之《太王居邠及彩陶文化》）。(3) 器物图，可合并成Corpus [ 图谱 ] 式，叙述各遗迹时皆可利用。(4) 地图亦有可合并处，毗连之区域，并成一图可缩小制版，将无关紧要之区域，阑出图外。下午校阅高晓梅君之《大司空村报告》。

5月4日 星期日

上午在办公室校阅《大司空村报告》。下午至吴景荣君处，与则诚、克宽、景荣拟出来照相，中途遇及管雄、陈华、王化三君，王化君已十余年未晤面，此次由徐州来京办事，乃同往咖啡座茶叙，七个人都是十中同学，颇有似于茶话会。

5月5日 星期一

傅先生为购纸事，又要我到上海去一趟，我想推辞，可是傅先生硬要派我去一趟。上午随傅先生探视李济之先生之病，以星期四天雨着凉，误食Sulfamerazine [ 磺胺甲基嘧啶 ] 中毒，已卧床数日矣。

5月6日 星期二

上午乘车赴沪。上车时尚属微雨，抵沪时大雨如注，旅行殊为不便。晚宿祁霭路驻沪办事处。

5月7日 星期三

上午至商务，晤及李伯嘉经理，商谈申请购纸事；晤及邹尚熊主任，接洽关于出版事。午餐后至陈凤书君处小憩。后赴输入管理委员会分配处李处长，以下午未来上班，明晨再来。出来后途遇林伯平君，乃光华附中时同学，约余同访庞元龙君。至安利大楼，晤及王小同君，托之打听纸价。偕往三慰一村，晤及抱冲夫妇，游杭归来，卧病在床。傍晚至庞元龙处，在施高塔路，家具颇精致，自谓乃家中旧物，然余怀疑其接收所得之物也。庞君已育二婴，坐谈一会儿。偕庞君夫妇赴大马路五层楼酒家，沙文卿君即在其处为监事。少顷，林君夫妇及陈凤书、马幼成二君亦来，喝酒闲谈。此间有舞池，然余不能舞，故仅觉其音乐吵耳而已。庞君以Jeep [ 吉普 ] 车送余返宿舍。

## 5月8日 星期四

上午至分配处，李处长不在，仅晤及徐科长。据云行政院公事已交下，惟须商务申请，始能批下，至商务晤及李经理，商定由彼馆代为单独提前申请，李经理令进货科潘多福君随往分配处。与潘君至茂李洋行接洽定货。此次由商务出面，货价已涨，但允依照旧价交货。下午至安利大楼王小同处，打听纸价事，王君托余一询《万有文库》第一集预约单事。赴赫德路为傅先生购书*Roosevelt's As He Saw it* [《罗斯福见闻秘录》]。归来后翻阅之，并请办事处购后日车票。

## 5月9日 星期五

法界电汽车罢工无车，雇洋车赴安利大楼，晤及王小同君，持其预约单至商务一询。并接洽购纸进行步骤。出来后至中信局，晤及夏翼天君，谓美国Brown University [ 布朗大学 ] 已寄来入学证，惟仍向英国方面进行，约定晚间是在三慰一村相见。傍晚赴三慰一村，少顷翼天及蔡孔耀君来。饭后偕翼天君出来，以法界仍无车，乃宿翼天君处。

## 5月10日 星期六

晨间又下雨。至商务接洽，获睹其与茂李洋行所订之合同，取得傅先生托印之名片。返祁斋路，知梁方仲君已返沪，明晨同车返京。归来后，阅《罗斯福见闻秘录》。候梁方仲君至10时许未返，乃先入睡。11时许，被敲门声惊醒，开门一视为梁方仲君，已三年余未晤面，匆匆数语，约定明日再细谈。

## 5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5时半即起身，6时由祁斋路出发，7时开行，有梁方仲君作伴，闲谈欧美近况。阅毕《罗斯福见闻秘录》（pp.1—259）。抵京时，梁君妻、子皆来车站相迎。返宿舍洗沐后，谒傅先生，已午睡。饭

后至李济之先生处，其疾已愈。返所谒傅先生，报告此次在沪接洽经过。

## 5月12日 星期一

代傅先生起草致张公权及李芑均二先生之函，请求从速提早批准输入许可证。下午吴景荣、倪克宽二君偕王载紘君来谈，同至鸡鸣寺喝茶，后偕载紘君往访施其南君。

## 5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至司法部访朱志奋君，遇及吴绶青科长，亦为永嘉人，其父吴子平老先生曾在自家私塾中坐馆，故与五叔、六叔及亢甫君等皆熟识。下午返舍午睡回来后，王天木君持来其《司南考》上篇，拟编入《考古学报》第3期。

## 5月14日 星期三

昨日奇热，今日下雨。上午开人事会议，为议定研究人员出国进修支薪办法，傅先生以事忙派余出席。下午写了几封信。这几天身体不适，没有精神做事。

## 5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向傅先生请假返里，约定6月5日以前返京。通知王天木君，适有便车，遂赴中博院。途遇学生游行要求增加副食费，车停几达半小时，抵中博院。王君提议随余去温州调查。午餐后，偕赴中央医院种牛痘，以购船票需要牛痘种也。返所后，整理武威古物，将彩绘陶瓶喷射Celluloid、Acecone [ 赛璐珞、丙酮 ]。又将木偶头亦作此种处置。

5月16日 星期五

阅王天木君《司南考》稿本。天木来电话，谓未能购得今晚车票及明日对号车，嘱余明日赴沪为之预购船票。晚间向傅先生辞行。

5月17日 星期六

晨间由下关乘车赴沪。昨宵大雨，幸晨间放晴。车中无事，阅 *Reader's Digest* [《读者文摘》]。下午抵沪，下榻和平博物馆，出来购船票后，顺便上街购物。返和平博物馆时，王天木君已乘车来沪。余赴肇和中学，晤及王祥第君，偕往卡德路三慰一村访王小同君。

5月18日 星期日

午后上船，李霖灿及光谟二君伴送上船，杨学德及王祥第二君来托带物品。大华号于下午2时开行，同舱有杨德堃，为后方联勤部中校，平阳人。

5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抵宁波，偕天木君上岸游览。9时余继续开行，风平浪静，舟行并未觉苦。阅《读者文摘》。

5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10时许抵永嘉。邀仲光堂兄、叶昌荫君及大哥作陪，宴请王天木君，并谈调查计划。托仲光堂兄陪王君赴街购罗针，及赴海坦山参观杨府庙之神船。

5月21日 星期三

与王君偕往访叶昌荫君，托之介绍熟人赴东门外调查木帆船，及船中所用之罗针，即邀之来家午餐。午后陪王君游览街市。晚间下雨，邹荻秋君来接洽购买“廿四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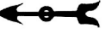
## 5月22日 星期四

陪王君游览飞霞洞及华盖山。下午邹君送“廿四史”来，系集成图书局本，有虫蚀，索价40万元，以30万元成交。王君在巷口观温州社戏。晚间叶昌荫君偕许君做最后接洽，以107万元做一模型，明日付定洋。

## 5月23日 星期五

今日微雨，原拟出游江心寺等处，只得作罢。伴王天木君赴打罗桥参观滑石工场。又偕往访刘冠三先生，刘老先生对于当前时局，颇为感慨。今日穿山轮抵埠，王君决定明日返沪。偕往叶昌荫处询问，知模型事已付定洋35万元，公家无款，只得由余私人垫付。赴轮船局购票，官舱尚有一空铺，即付钱购票。

## 5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送王天木君上船，以中午始开船，乃上岸一游。于康乐坊一杂货店见及罗针，询问何处制造，据云东门上岸潘聚顺铜店制造出售，乃前往调查，店东谓此乃永嘉唯一制造罗针之所。有二徒弟，一柳姓，住信和街，一住乡下，有家庭作坊。至于老店李鸿源，则系冒充厦门正鸿源老店者。王君则向之购一罗盘，又购罗针三种。此间罗针作，与厦门或山东者相同，惟厦门罗针之义形稍平，此间则改仿山东式，台湾罗针则作，皆受西洋影响。中国原始式者如堪輿用之罗针，作直线形。王君又购罗盘标本二个，大者8000元，小者3000元。送王君上船后，天微雨，即返家。午后，赴温州中学，晤及黄云畴君，又往谒金蝶轩、陈铎民二先生。今日秀君始决心偕往赴京沪一游。



5月25日 星期日

赴籀园晤及潘国存君，知梅冷生馆长仍在沪未返。又至白累德医院施医师处，接洽明日赴院检查母亲目疾。

5月26日 星期一

伴母亲至医院疗目疾，据云不必动手术。潘国存君来，偕往应道观后巷菜园中，访“康氏累世尚义碑”，俗传为义犬坟，以碑阴旌义石碑磨泐不可识，故俗传遂有此误。碑为嘉靖间所立，碑阴则为成化年间物，王瓚撰文，季楷书丹，叶式篆额。

5月27日 星期二

祖谦甥今日结婚，上午赴其家道喜。大姊谓费用方面缺少300万元，今晚即须要100万元，乃由余向永沅钱庄代为接洽，由余承保，以田十亩为抵押，至下午5时始告成功，婚礼8时始举行，宴罢已10时余。今日终朝下雨，殊为大煞风景。

5月28日 星期三

晨间接到电报，谓中博院已换长，由杭立武次长兼，已到处视事。赴中行，知中博院汇款已到，但仅汇100万元，即取出交叶昌荫君作为付偿帆船模型之用。午后锄非夫妇及正寅侄伴送上船，至2时许始开行。晚过台州洋，风浪颇大，抛锚四小时半，幸正楷深睡不生麻烦。

5月29日 星期四

秀君自昨日上船后，迄未进餐，今晨呕吐。午间抵定海，旋即开行。船中无事，阅顾颉刚君《当代中国史学》。楷儿吵着要去上海，告

诉他已是坐船驶向上海，他不相信，说这是床，不是船，又说这并没有驶。

## 5月30日 星期五

晨间船抵上海，停泊十六铺宁绍码头，雇三轮车至乍浦路和平博物馆。王天木君尚留其处，已购得车票，知余夫妇同行，遂转让车票，改为后日动身返京。偕妻儿赴英士路三房。餐后赴新新公司等处购物，楷儿欲睡，乃先归，在三轮上便睡着了。

## 5月31日 星期六

晨间由沪动身，下午2时抵下关。天大雨，雇马车至峨嵋路宿舍。妻在宿舍整理房间，余冒雨至办事处，知傅先生入中大附属医院，石璋如君请假返里。潘实君约余等在其家便饭。夜间楷儿发烧。

# 6月

## 6月1日 星期日

今日放晴，楷儿晨间误饮沸水，喉部受烫，加以感冒未愈，整天吵闹不安，妻只好陪着他在家里。余赴医院看傅先生两次，又去李先生及郭先生处小坐。傍晚王则诚君来谈。在李启生君处晚餐。

## 6月2日 星期一

上午赴中博院，晤及李孝定君，为傅所长拟请其赴北平负责办理驻平办事处也。返所领五、六月份研究费。楷儿仍未痊愈，两天除牛奶外未进食，夜间稍有发烧。

## 6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请医务处童冠大夫为楷儿诊治，据云为路上感冒伤风，又加以口部被烫伤，并无大碍，予以蓖麻油以通大便。上班后领钱，以昨夜未能安睡，偃几而眠。下班返舍，见秀君在堕泪，谓深悔此次出来，以楷儿今日不仅未进食，即开水及牛奶亦未进口，辗转床上，膝节及喉部皆发痛，眼神迟钝，秀君着了慌，以为在此间客地生疏，思前虑后，颇有“无边无岸”之感，以久待余下班不耐烦，故不觉下泪。余安慰之，又至童大夫处询问，据云稍休息即可复原。幸楷儿晚间转机，下床嬉戏，又进饭数口，才放下了心。

## 6月4日 星期三

替傅先生写了几封英文信。下午在图书馆翻阅书籍。楷儿今日热退，已能三餐进食。

## 6月5日 星期四

校阅王天木君之《司南考》稿子。王天木君来，谓傅先生又拟展期赴美，托王君今晚赴沪办理此事。

## 6月6日 星期五

将王天木君之《司南考》上篇校阅完毕，文章颇有创见，但文字常有不通处，须要修改，拟登入《中国考古学报》第3期中。晚间学术演讲会，芮逸夫君讲《獠即猺试证》。

## 6月7日 星期六

上午开所务会议，讨论本年晋级加薪问题。下午偕妻儿赴西华门三

条巷访亢甫二兄。晚餐后至新亚夜花园坐听一会儿，又至夫子庙购物。

## 6月8日 星期日

上午偕妻儿赴成贤街史语所宿舍，谒李济之、郭子衡及劳贞一诸先生，又至文昌街中大宿舍访管饶谿君。然后赴西华门三条巷，偕瑞琳侄女一同赴中山陵游览。今日适值墓门开放，下墓谒灵。又至音乐台等处，拍了几张照相，在树下休息喝茶。晚间史语所同人为傅所长夫妇饯行。

## 6月9日 星期一

今日下雨，院中成立纪念休假一天。上午开所务会议。下午至郭子衡先生处，商谈借住成贤街房子事。

## 6月10日 星期二

晨间林济君来，林君已辞去肇和中学教职，改就新闻处秘书，来借去念万元。德国人P. Matthias Hermauns [海国春（子光）]来谈，氏乃西宁天主教司铎，在西北已二十年，对于考古学及民族学皆有兴趣。阅罗福颐《传世古尺录》，将其附表录入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中。王志维君来商谈西文书库移交事。午后搬家至成贤街宿舍。返所后与郭子衡先生商谈浚县报告事。傅先生召谈明日开院务会议事。吴景荣君偕潘绪年君来接洽就聘西文书库管理员事，潘君系安徽怀宁人，今夏毕业于中大外文系。晚间赴广西省银行，晤及刘古谿君，为开全国省银行会议来此，明日即离京。谈及国事，谓白崇禧氏有暗示，必要时回到广西老巢去，以中央关于经济及军事皆无办法，不出数月恐将总崩溃也。

## 6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开院务会议，下午续开，到7时余尚未散会。晚间应李济之先生夫妇之约，在其家中晚餐。

## 6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修改《齐家期墓葬问题》论文，量器物大小。王天木君来，遂偕妻儿赴中央博物院，王、曾二君邀余夫妇及李孝定君在曲园午餐。下午周法高君在太平洋酒店结婚，同事几全部参加，由柳诒徵及傅所长证婚。

## 6月13日 星期五

将《齐家期之墓葬》附图作说明。晚间，吴景荣、王明二君做东，在大华晚餐。

## 6月14日 星期六

傅先生为图书馆善本书库管理事及购纸张事，又找余商谈了好久。杨时逢君有信来，谓道林纸及印图纸仍未批准，须候至下星期再配，此事之麻烦可算极点。

## 6月15日 星期日

偕妻儿往参观九华山宿舍，又游览鸡鸣寺及玄武湖，在公园中午餐。午后至金陵女大，应王抱冲君之邀，茶聚温中同级同学，计到六人（王栻、朱志奋、王兆新、叶潜虎、王化及余），尚有二人（管雄、陈华）未到，闲谈至傍晚始告别而散。

## 6月16日 星期一

将《齐家期墓葬》一文已写好部分打字。下午傅先生令函杨时逢君，通知关于购纸事及美金外汇购照相材料事。

## 6月17日 星期二

修改《齐家期墓葬》篇之正文。下午至尹子文君处，提取标本一箱，系敦煌出土之陶俑等，又花了一个下午去剔土。

## 6月18日 星期三

修改《齐家期墓葬》论文完毕。晚间陪秀君赴夫子庙购物。

## 6月19日 星期四

将《齐家期墓葬》论文打字为定稿。晚间应傅先生之邀，至所中晚宴。

## 6月20日 星期五

开始拟将英文稿《齐家期墓葬》译成中文。下午芮逸夫君来谈。傍晚夏翼天君由上海来，即下榻余处。

## 6月21日 星期六

天雨，继续昨日工作，傅先生找余商谈北平办事处处理办法。傅乐焕君持函来，谓已取得英国文化协会之奖学金，将于8月以前出国。下午印洗照相。

## 6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Hrdlāka, *Practical Anthropology* [ 赫尔德拉卡：《实用人类学》 ]。傍晚至吴景荣君处，一同至大华餐室为夏翼天君洗尘。

## 6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开所务会议，以傅所长将赴美，作最后一次之会议。今日端午节，虽是有家眷在伴，但在客中，只吃点粽子和鸭蛋稍为点缀。

## 6月24日 星期二

晚间为李孝定、王志雄及张琨三君饯行。一共八人做东，每人摊派42500元。

## 6月25日 星期三

闻铁路局将于7月1日起加价200%，拟提前于30日赴沪。下午秀君赴峨嵋路旧居整理余之衣物。傍晚王抱冲君来，谓亦拟于30日赴沪，遂约之结伴同行。

## 6月26日 星期四

写作《齐家期墓葬》之中文稿，几为英文稿之翻译。晚间送傅所长上车赴沪，所中同人几全部出马，要人来车站相送者有朱家骅部长、俞大维部长及萧铮委员等，车开动后始返，已是夜半。

陈槃庵《送孟真师偕夫人暨公子赴美疗养别后奉怀二律》：

江夜照离车，镫昏雨气斜，廿年唯许国，四海未宁家，  
衰疾余身患，忧劳与鬓华，平生知遇意，极眼去程赊。  
百年新大陆，六月远游踪，今古蟠奇抱，风潮荡此胸，  
辞荣同腐鼠，难识故犹龙，送君情如水，后夜满吴淞。

劳贞一《和槃庵〈送孟真师偕夫人暨公子赴美奉怀〉原韵》：

北郭送轻车，桓灯照雨斜，天人归独抱，风雨正无家，  
倦客常千里，羁身有岁华，瞬看春草绿，不信别程赊。  
感激平生意，殷勤望别踪，播迁疑小梦，湖海荡余胸，  
大宇平如镜，丛山郁似龙，加餐公自勉，辛苦向吴淞。

## 6月27日 星期五

昨夜欠睡，今日整天精神不舒，勉强写作《齐家期墓葬》。下午至王抱冲君处，询问车票已定购否，拟下星期一结伴赴沪也。

## 6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王天木君来，送来《司南考》上篇，拟刊入《中国考古学报》中。傍晚管饶谿夫妇来谈。管君去后，赴郭子衡先生处晚宴，由郭、石、董三家作东。又赴管君家小坐。

## 6月29日 星期日

以秀君将于明日离京赴沪，今请所中同事及同乡在大华午宴，用去27万元，以秀君来时彼等皆为之洗尘，不能不还席也。下午至瑞琳侄女处，与其夫妇一同至玄武湖游览，并摄影数幅。晚间至抱冲处取车票。

## 6月30日 星期一

昨夜李济之先生封翁逝世，今晨送入殡仪馆，预备火葬，以现下棺木杉木者须1200万元，楠木者须1000万至1500万元，故不得不火葬，但如此亦须1000万元左右，所中拨借400万元，福利金中借450万元。将所中各事安置后，将家搬回峨嵋区。午后动身，王抱冲君夫妇同车。抵站时王天木君来接，即赴乍浦路和平博物馆过宿，适遇曾君以送傅先



生上船仍留沪。

## 7月

### 7月1日 星期二

晨间与秀君上街购物，顺便至三房，遇及正宗侄。据闻以学生放假返里者颇多，官舱、房舱皆已售罄，遂赴三慰一村，请王小同君代为设法。下午与秀君上街购物。晚间与秀君赴大光明观影剧，系美国片 *Jerse James* [《荡寇志》]，影片并不佳，惟剧院颇堂皇富丽，替乡下人开眼界。

### 7月2日 星期三

赴安利大楼找王小同君，取得官舱十六万二千元，较月前返温时之九万五百元，已涨七万一千五百元。返乍浦路，将行李运上船，送秀君上船，在舱中少坐，闻船上鸣锣，送客登岸，托正宗侄沿途照顾。赴祁斋路中央研究院，晤及杨时逢君，商谈出版事务。购得夜车票，以无睡铺，幸占得一座位，坐着睡觉。

### 7月3日 星期四

晨间返京，幸所中没有重要的事发生。李济之先生赠金，院中共集450余万元。下午睡至4时半始起。晚间约芮逸夫、董同龢、潘实君三君谈宿舍分配问题。至傅乐焕君处，以其太太刚由山东来京。

### 7月4日 星期五

上午为分配宿舍事至总办事处商谈。生活补助增发70余万元，除还

债外另寄20万元给家中。安徽大学毕业生张学勤君持介绍信来（安大教授齐敬鑫、陶因二人介绍），拟入所研究，当即以名额已满，婉加拒绝。作信复杨时逢、余让之二君。

## 7月5日 星期六

今日开始迁入所长办公室办公，开始记代理所务日记。继续写作《齐家期之墓葬》中文稿。接高本汉来信，谓《远东古物馆馆刊》稿件1947—1948年份已集齐，无法插进，看来此事只能在英美二国设法。接杨时逢君来信，出版品定价单已有六种估价，通知批准。决定后日开出版及编辑联席会议。晚间至李济之先生处谈话。

## 7月6日 星期日

上午至中国殡仪馆，为李济之先生封翁巽孚老先生开吊，由王世杰氏主祭。遇及屈万里君，谈及史语所为中央图书馆购买拓片事。午后至朱志奋君处小坐，闻张淇亭君已发表为江西高分院首席检察官。

## 7月7日 星期一

上午开出版及编辑联席会，议决：（1）出版品定价依商务定价7折；（2）各书印数；（3）编辑《集刊》第20本，出通知集稿；（4）单刊及专刊分送作者部数，决定10册。

## 7月8日 星期二

上午美国新闻处卞承休（T. W. Bennet）偕同来华考查之加州大学远东历史副教授翼板桥（Woodbridge Bingham）来所，导之参观第一组档案及第三组古物。卞君约星期四晚餐。写《齐家期之墓葬》一段。

7月9日 星期三

将《齐家期之墓葬》中文稿写毕。余逊（让之）君来函，关于运书事，即函交通部接洽。晚间曾君来报告，与交通部俞部长接洽结果，一切皆可照办。

7月10日 星期四

将敦煌佛爷庙FYM102墓图放大为1/20。晚间至卞承休君处晚餐，遇及美国大使馆中诸人，如秘书Moody [ 穆迪 ] 及武官Meisling [ 迈斯林 ] 以及金陵大学李小缘君，中央图书馆缪继蕃君等。

7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将FYM102墓图上墨。预备下午讲演。福建教育厅长李黎州（伯羲）及福建省国大代表许显时（成谋）来所参观。下午第十次学术讲演，由余主讲《西北考察之经过》。晚间写信给傅所长，报告所内近况。

7月12日 星期六

写作并打字《齐家期墓葬》一文之提要。

7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至吴景荣君处小坐，相偕至办公室，与王明、景荣二君闲谈。景荣君对于此办公室，颇为羡慕。下午在工作室剪贴《齐家期墓葬》一文之图版。晚间在大华餐室用餐，以李济之先生设席二桌，酬谢丧事帮忙诸人也。

7月14日 星期一

杨时逢君由沪返京，商洽出版事务。

7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开所务会议，由余代理主席，讨论图书及上海出版事务。缮写《齐家期墓葬》清稿。

7月16日 星期三

继续誊写论文。上午李霖灿君来，并由杭州西湖博物馆携来《良渚》报告一册。下午吴景荣君来，谓已得英国文化协会之信，可进利物浦大学，本月底以前赴沪报到，8月3日放洋。傍晚在陈槃庵君处，遇及顾颉刚先生，即请其写字一幅。

7月17日 星期四

将论文中文稿誊抄完毕，总算是完了一重心愿。

7月18日 星期五

阅毕施昕更之《良渚》报告，此虽与山东同一系统，然时代较晚，似无疑问。

7月19日 星期六

开始整理敦煌新获之汉简。

7月20日 星期日

今日放晴，天气奇热。至中央图书馆，翻阅新到杂志。

7月21日 星期一

阅史岩《敦煌佛窟题识》，乃敦煌研究所寄赠者。晚间与王则诚君请吴景荣君，用去15万元。

7月22日 星期二

阅史岩之书，为之作对照表，并校正数处。晚间与所中同人，在广州酒家为全汉昇君洗尘，用去63万元。今日天气奇热，室外已达99度，据老人云为70余年来所未有。

7月23日 星期三

今日更热。将史岩之书校毕。

7月24日 星期四

阅尹达（即刘耀）之《中国原始社会》。以刘君攻考古学，故对于考古学上之材料，认识较真切，对于龙山文化尤多新材料，以马列主义为□□（原文此处为方框），故有时不免陷入幼稚<sup>[1]</sup>。但对于哲学家之托古的古史观，即认为有来源的传说，亦欠妥。又硬认殷商为文字形成时代，并非有史时代，而在新石器时代，铜器非生产工具，皆误。

7月25日 星期五

阅毕尹达之《中国原始社会》一书。中午袁翰青君来谈。

7月26日 星期六

中午余与石璋如、劳榦、潘实君作东，在大华餐室，请袁翰青先生午餐。下午赴中博院提取标本，以供整理。

7月27日 星期日

整理昨日提取之标本。连日天气奇热，因总动员之故，照常办公，莫不叫苦连天。

7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中印学会总办事处邝自修君来，商谈分配前在渝时合购印度书籍事，以此事傅先生曾与朱骝先先生谈过，新到者全数归史语所。邝提出通俗者酌提几本归中印学会，最后欲提走6本。下午袁翰青君来，陪其往谒李济之先生。返所，写了几封信。

7月29日 星期二

晨间送傅乐焕、严中平二君上车，下午送吴景荣君，皆以得英国文化协会公费，将赴英深造。今日开始整理新获敦煌汉简。傍晚大雨，写信给傅先生。

7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梁思成先生来，新由美返国，谓在旧金山遇到傅先生，船中二十日，竟增10镑，如依此比例增加下去，真是不得了。俞建章君来，接洽纸张事，以傅先生答应可以供给一部分纸张与地质所也。下午至中央图书馆阅书。

7月31日 星期四

今日又雨。阅王国维《流沙坠简》，作札记。

## 8月

8月1日 星期五

今日起，下午休息轮值办公，仍阅王国维《流沙坠简》。

8月2日 星期六

将《齐家期之墓葬》英文稿图版粘贴完毕，预备送往国外去发表。  
下午赴陈穆庵君处，为籀园购书事。

8月3日 星期日

上午陈穆庵君来，聚谈半日，留之午饭。饭后赴夫子庙泮池书店，  
为籀园图书馆购书，即请书店邮寄。归途至叶潜虎君处小坐。晚间写了几封信。

8月4日 星期一

阅梅原末治《中国青铜器时代考》（胡厚宣译）。接清华、北大大学招生委员会函，聘为监试员，并送来车马费15万元。

8月5、6日 星期二、三

这两天为清华招生的监考，忙了两天。第四试场是由史语所的清

华、北大校友负责，经余介绍，董同龢、劳贞一、王崇武连余一共4人。分发试卷及试题、对照相、收点试卷及监视考试，颇为吃力。此次南京区共6000余人应试，余之试场计300人，缺考者27人。国语题有改错，劳贞一君做事总是慌慌张张，竟以为出题有误，忙告诉考生云“欲速则不大”应是“不达”，印刷有误，余即加以阻止，然已闹成笑谈。实则即使试题有误，亦不应当场更正，准考证背面已注明，如考题有误，考生不得发问，仅可于答案中指出误点。此次国文测验题，有分析“猫儿”、“孩儿”、“胡儿”、“井儿”、“明儿”、“驴儿”各词里“儿”字的意义。董同龢自谓治语言文字学十余年，对此诸辞，恐每一辞皆须作研究数月，始能作答，而答案或许是无法作结论，此类实为胡闹之笨题。

## 8月7日 星期四

为了欲参考傅振伦《汉武年号延和说》一文（《考古社刊》第6期），竟不可得，几费半天工夫。又跑到郭、董二先生家中去，仅有《考古社刊》3、4期及1期，并无傅振伦之文。下午赴太平路购书及自来水笔。晚间偕石璋如君至李济之先生处小坐。

## 8月8日 星期五

下午访贺昌群君，谈了一会儿。贺君对政治亦极关心，自谓从前专钻书本，现知在如此政治情况下，殊难做文化工作也。又谈及拟邀今年下学期教考古学，以去年李先生一年仅上一课，只得另聘，余以无暇却之。

## 8月9日 星期六

为着找傅振伦《汉武年号延和说》一文，晨间跑中央图书馆找屈翼鹏君，又至金陵大学找李小缘所长，中央图书馆无此杂志（纵有之旧杂志，亦无法查），金陵大学仅有1期至5期，惟李先生谓其私人有此杂志，回家一查或可假借，又导余游图书馆书库。下午写了几封信。



8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赴朱志奋君处，又至张淇亭先生处送行。下午至太平路书铺找书。返舍后阅罗莘田之《蜀道行》一书，系记载三十年四川旅行，中间有一段曾结伴同行。

8月11日 星期一

李小缘先生送来其自藏之《考古社刊》第6期。王宝先君也在刘志和君寄存书籍中找出一本。前时期花了好几天工夫找此书未得，今日忽来二本，天下事凑巧的真多。开始搜集居延汉简中“延”、“征”二字之写法。下午写信一封给高晓梅君，交魏善臣老板明日飞平带去。与王则诚君上街将配购米卖掉供零用。傍晚赴美国文化协会，参加文史学会。晚间在梁方仲君处闲谈。

8月12日 星期二

搜集居延汉简中“延”、“征”二字之写法。阅G. Childe,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柴尔德：《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晚间访钟道铭君，已五六年未晤面，现任职于中国地理研究所，于去年在徐州结婚。

8月13、14日 星期三、四

抄录《说文》及《汉书》诸表中“延”、“征”二字。

8月15日 星期五

赴英国大使馆，晤及Miss Ben Chand [本·查德小姐]，将*New Discovery of A Ch'ichia Culture Cemetery* [《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示

之，请其介绍在英国杂志中发表。闻费慰梅夫人已赴英，出席太平洋会及联合国教科文会。

## 8月16日 星期六

阅柴尔德《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 8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赴龙蟠里国学图书馆，查阅翟云升《隶篇》及《霍渭崖文集》。下午阅毕柴尔德《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pp.1—276）。

## 8月18日 星期一

北平图书馆来信索所中工作近况。前星期令那简叔君作一中文稿，由潘君译成英文，阅后不满意，乃自己重新写过打字寄去。

## 8月19日 星期二

开始写《新获之敦煌汉简》。

## 8月23日 星期六 [\[2\]](#)

为购买西文书籍的事，又花了一天的工夫，查书目，找出版处及书价。前两天为编明年工作计划及预算，也忙了好些时候。下星期又要开院务会议，真叫人头痛。今日胡厚宣君来访史语所同人，自安阳西北岗工作地一别，已十余年未晤面。

## 8月24日 星期日

写了几封信。为王天木君的论文加标点，以便付印。陈凤书君来信，知其患肺病之夫人已于22日香消玉殒。

## 8月25日 星期一

议定购买西书单子，以便结外汇。阅《林霁山集》。

## 8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开院务会议，关于通过招聘正副研究员事。下午续开，审查追加预算事。晚间萨本栋总干事夫妇宴请英国文化委员会之Mr. Slover [ 斯洛弗先生 ] 夫妇等，邀院务会议诸人作陪。

## 8月27日 星期三

今日为孔子诞辰放假。上午至郭先生处，未遇。在李先生处，遇及谭、赵二君。归来后知胡适之先生明晨来京，拟住所中，乃将所长办公室腾空。下午至泮池书店交涉籀园换书事。又至亢甫二哥处小坐。

## 8月28日 星期四

胡适之先生今日由沪来京，出席联合国教科文中国委员会，下车后即来史语所。谈及沈兼士先生逝世情形，谓是日正宴请杭次长，胡亦在座，忽觉脑后痛，遂先退席，当晚即逝世。南京新闻记者来访胡氏，余遂先告退。晚间凌纯声先生邀宴于边疆文化教育馆，在座者皆中央研究院各所负责人。

## 8月29日 星期五

抄录《新获之敦煌汉简》。晚间与芮逸夫及石璋如二君往谒胡适之

先生。胡氏又大谈其《水经注》，谓最近获得傅沅叔旧藏之《全校水经注》，在天津省立图书馆中（补注：应为天津市立图书馆所藏全氏五校本，乃是年4月间傅沅叔病榻上告胡适者），较南京国学图书馆所藏者颇有异同。

## 8月30日 星期六

下午赴夫子庙交涉为籀园换书事。又至国史馆宿舍陈穆庵先生处，同至街上购书。

## 8月31日 星期日

在梁方仲君处看到I. A. Donnelly, *Chinese Junks & Other native craft* [唐纳利：《中国帆船及其产地工艺》]中关于温州海船，遂借来描绘二图并抄录说明。

# 9月

## 9月1日 星期一

写了几封信。

## 9月2日 星期二

在图书馆中翻阅北平新到之旧书（补注：即北京日本人文科学图书馆的善本旧书）。

## 9月3日 星期三

梅校长来所，在胡校长处遇及，蒋慰堂馆长亦在座，闲谈一会儿。

## 9月4日 星期四

搜集汉简考释材料。下午至考试院参观教育展览会预展。晚间送胡适之先生及同事张琨君离京。

## 9月5日 星期五

又写了一段《新获之敦煌汉简》。

## 9月6日 星期六

上午马元材（非百）先生由北平来，应河南大学之聘。马先生前在安阳西北岗发掘时曾经遇及。晚间至王抱冲君处，谈至10时许始告辞。今日晚间天气骤凉，穿衣过薄，竟得感冒。

## 9月7日 星期日

昨日感冒，今日精神不适。上午与石璋如君赴考试院参观教育部展览会。下午赴中央图书馆阅书。返所后描绘温州海船。晚间阅Boas, *General Anthropology* [博厄斯：《普通人类学》]。今日下雨，天气渐凉，近于秋天。

## 9月8日 星期一

身体仍不适。阅博厄斯《普通人类学》。

## 9月9日 星期二

又将《新获之敦煌汉简》写了一段。下午英国运来之书到所，此次书籍系7月10日抵沪，办了二个月手续，今日才到京，幸得是王小同君代办。全汉昇君之书于元月由美国起运，3月间抵上海，托驻沪办事处办理，迄今未到京呢！

## 9月10日 星期三

阅博厄斯《普通人类学》。

## 9月11日 星期四

继续写《玉门关位置考》。

## 9月12日 星期五

继续抄写《新获之敦煌汉简》。下午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学生 Marton H. Fried（佛瑞德）来所参观。晚间赴朱骝先部长之宴会，乃宴基教会代表，中研院在京各所负责人作陪。

## 9月13日 星期六

将由英国运来之书，开箱整理上架，稍加分类，计380余册，其中以埃及学为最多，计107册，史前学66册，人类学60册，上古史25册，考古学69册，中国考古学25册（西文），其他30余册。此次由沪运京，共费84万9500元。由英至沪之22磅尚不在内。

## 9月14日 星期日

将西文书籍在办公室中者编一目录，今日忽感不适，勉强支持编目完竣。

9月15日 星期一

今日泻了4次，赴诊疗室治病，大概是痢疾，夜中又起来泻了3次。

9月16日 星期二

今日疲倦，勉强至办公室，无精神做事，躺在沙发上阅罗素的*In praise of Idleness* [《懒惰颂》]。晚间在床上阅博厄斯《普通人类学》。

9月17日 星期三

今日病况稍佳，仍服药。誊抄《新获之敦煌汉简》。

9月18日 星期四

誊抄《新获之敦煌汉简》一文。下午至基本教育展览会参观，有新送来陈列之杭州西湖博物馆收藏品，如良渚所出之黑陶，余姚之晋代釉陶片，绍兴之上林湖五代越窑（据云有“太平戊寅”，即太平兴国三年也），杭州之南宋官窑（仿定、印青等）、修内司窑残片等。

9月19日 星期五

誊抄《新获之敦煌汉简》，又将《玉门关位置》一段改写为一短文，拟另行发表。

9月20日 星期六

将《〈玉门位置辨〉书后》抄毕，交与王之屏君，由其带往北平，拟交《文史半月刊》发表。

9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陈穆庵君来谈。下午至王抱冲君处，还其所垫之运费。

9月22日 星期一

阅博厄斯《普通人类学》。

9月23日 星期二

阅毕博厄斯《普通人类学》（pp.1—686）。晚间至王之屏君处，因其明日即飞平，芮逸夫及石璋如二君亦在座。

9月24日 星期三

为敦煌艺术研究所事，赴教育部代为接洽，归来后即写一封信回复常书鸿君。

9月25日 星期四

将《汉武征和年号考》一文抄毕，即《新获之敦煌汉简》中之一段，拟寄给阎文儒君以塞责，因阎君为金毓黻先生纪念册索稿也。下午管饒谿及王抱冲二君来谈。

9月26、27日 星期五、六

继续写《敦煌汉简》。阅薛尚功《钟鼎款识》。

9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至贺昌群君处闲谈。关于担任考古学课程事，已加辞谢。贺君谈及中大教授，对于东南派颇表示不满，谓文史方面，柳诒徵门下三杰，龙（张其昀）、虎（胡焕庸）、狗（缪凤林），皆气派不大，根柢不深；现下之“学原”，乃“学衡”之复活，然无梅光迪、吴雨僧之新人文主义者为之主持，较前更差。惟北平之所谓“京派”史学者，仍注意考据与现下社会之一般需要，在战后之动荡社会中，更觉其支离破碎，考据自有其地位，但不复能作思想界之主流。下午至陈穆庵先生处，同赴泮池书店交涉籀园购书事，幸得顺利解决。又赴中央博物院王天木君处，曾君亦在座。餐后闲谈，关于向觉明先生之来京事，及北平学术界之情形，为此次谈话之主题，不觉夜深，即留宿王天木君处。

## 9月29日 星期一

昨日晏睡，身体不舒。今日中秋，惜阴霾无月，晚间赴瑞琳侄女处过节，多喝了酒，归来后呕吐。

## 9月30日 星期二

阅毕陈万里《瓷器与浙江》（1—138页）。将要点札录于吴仁敬、辛安潮合著之《中国陶瓷史》上。陈氏虽以玩票客串性质来考古调查，然颇有考古学之兴趣与感觉。

# 10月

## 10月1日 星期三

赵文涛君以家乡被共军攻陷，家人来京，申请配给房子，余乃迁入202号（即高晓梅君之房子），将旧房103号让与赵君。花了大半天搬运衣箱及什物，晚上即在202号中睡觉。

10月2日 星期四

继续写作《新获之敦煌汉简》。天气渐冷，中秋节后物价又大涨。

10月3日 星期五

继续写作《新获之敦煌汉简》。下午赵万里先生来所，较十余年前在清华相见时瘦黑。谈及《旧五代史》金刊本问题，谓傅沅叔于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序文中所云“禁巨公”者，即指宋子文氏。此书清末藏家住于南京成贤街，光复后被劫，其屋即为宋氏后来所居，故有此语。又云上海潘氏崇礼堂之宋刊书，整个出让，索价500条金条，代之估价20亿，尚不肯脱售。又谓《观堂集林》及《人间词话》之罗叔蕴序，皆为王静安氏代作。

10月4日 星期六

为了分配新出版书籍及购洋书结汇事，又忙了大半天。阅曾昭燏君《论周至汉之首饰制度》。

10月5日 星期日

校改曾君之《论周至汉之首饰制度》。阅朱楔《金陵古迹图考》。天雨而寒，未能外出也。

10月6日 星期一

赴中博院，整理西北古物，请其明日全部送来史语所。今日收到了伦敦大学的文凭（1946年），此事总算是告一段落。

10月7日 星期二

上午中博院将西北古物42箱送来，即放在活动房子中。下午杨克强先生来访李先生，我趁机请他审定兽骨，知道《齐家期》一文中以为骨锥雕刻过，实是错误，连忙修改。晚间曾君来取去《论周至汉之首饰制度》，并加讨论。

## 10月8日 星期三

整理新获之敦煌汉简。阅毕朱偁《金陵古迹图考》。

## 10月9日 星期四

晨间刘念和君来访，系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余来李庄时，刘君已赴成都，此次赴青岛大学教书，便道来京访史语所旧交。晚间与林济君赴林秋宇君家晚餐。林君系闽侯人，林钧（石庐）之弟，在欧洲十余年，近始返国，对于中国美术颇发生兴趣，在座者有吕秋帆（澂）及游公任等。

## 10月10日 星期五

双十节休假，至美术展览会参观。又依《金陵古迹图考》，寻找南唐宫城北门虹桥遗迹。至泮池书店翻书。晚间至同事黎忠义君处吃喜酒，黎君今日结婚。

## 10月11日 星期六

继续抄写已撰就之《新获之敦煌汉简》上半。下午王抱冲君来借去100万元，星期一归还。

## 10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管雄君来访。下午写了几封信。又出去寻访随园遗址，其地仍名随园，但除一小桥外，尚无遗迹可寻，即袁子才之墓亦无可寻迹。

## 10月13日 星期一

胡适之先生由北平来京出席中研院评议会，即下榻所中，晨间往见。蒋慰堂馆长往车站迎接，陪送来所。闲谈中，蒋馆长提及新出《玄览堂丛书》第二集有一种叙流寇行动。胡先生谓清人笔记小说《豆棚闲话》中有西调一则（即陕西调），乃明末流寇所歌唱（按此书十二卷，国学图书馆有清初刊本）。“老天爷，您老了，耳又聋，眼又花，不见也不闻，杀人放火的坐享荣华，念经吃素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不会做天，你垮了吧！老天爷，不会做天，你垮了吧！”末尾重复，尤见力量。胡先生找出后，曾由赵元任先生作谱，但不敢发表，否则当较现在流行之“你这坏东西”一类歌曲，更为风行。明末之流寇亦有其思想为背景。

（补记：

《胡适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1757—1759页，引周法高《近代学人手迹》三集，胡适1942年由美国致赵元任的信，抄有这曲子，请赵给它作谱。所抄稍有出入：“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1984年10月6日记）

更论及北大学生被捕事，前天包围校长住宅2小时，阻止其南下。校中壁报谓奸人鬼计，令胡校长南下后，更大规模逮捕学生，实则决无此事。此次未能保释之学生二人，其共产入党证，一为100余号，一为300余号，皆为加入有年，在党中占重要地位，陈布雷之女儿及女婿亦以党事在平被捕。闻军队中少将、中将皆有加入共党为秘密工作者。接着又谈《水经注》，谓最初系由王重民作北平图书馆藏赵一清家藏本（后归别下斋）水经注校抄本跋寄与胡先生，王氏引及静安先生《水经注释跋》（《观堂别集补遗》），“为东潜作此书序”翻刻本误作“为东潜作此序时”，胡氏指出其误，因而对《水经注》一问题发生兴趣。原拟以六个

月做毕工作，结果至今四年，尚未做完，云云。

（补记：

1943年11月5日王重民寄给先生一信，附来《跋赵一清校本〈水经注〉兼论赵戴、全赵两公案》一文请教，胡适回信说此案并不是“已成定讞”，后来胡适费了五六年重审此案。编者按语谓，胡适于得结论后，继续审查此案，差不多花了十八九年的时间。手稿十集，《水经注》部分就占六集。（《年谱长编初稿》1839—1940页）

下午同乡陈穆庵先生送还《敬乡楼诗》，并借《清儒学案》、《籀廌述林》一阅。陈君去后不久，李雁晴先生来谈，并伴之至地质所访俞建章先生，乃其河南大学时同事。归来后闻陈援庵先生已到，乃往晋谒，已十余年未晤。谈及董允辉君之事，陈先生颇惋惜其乡音太重，语言不通，无法为之介绍教书工作，谓其文笔颇佳，读书用功，人亦忠厚，惟其著作如《中国史学史》之类，多为讲义式，而非专门著作，又无法介绍其做研究工作云云。晚间李霖灿君等来谒胡先生。

## 10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邀约陈、胡二先生，下午茶会讲演，并出布告通知同人。又至中央大学晤及贺昌群先生，知向觉明先生将于月底来京，邀贺先生下午参加茶会。下午3时开始，陈先生谓史学方法，不外谨严，所谓“科学方法”一辞实嫌滥用，即用之者亦多不明其确指何物。胡先生谓史学方法，如宋人李若谷参政所提出做官四字诀：“勤（手到眼到），谨（不苟且），和（不从事意气之争〔心平气和，不武断，不盛气凌人〕），缓（不急于发表〔从容研究，莫匆遽下结论，所谓悬而不断〕）”，见《宋元学集》卷二十引，并列举《吕氏杂录》实例以证之。以为陈援庵多能办到，以68岁之高龄，每日5时即起，工作不懈。（补记：胡适所说四字诀，见《年谱长编初稿》1801页，李若谷语引自《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二305页，系于1943年5月30日。）

散会后韩儒林、贺昌群二先生陪陈、胡二先生谈话，胡先生提及公教待遇之低，谓其子（胡祖望）在上海企业公司服务，薪入抵得乃父北大校

长之三倍，陈先生在北平不雇佣人，有时穿短衣出来应门，生客以为老仆，询问陈先生在家否？即以“陈先生不在家”答之而退。晚间将《汉武征和年号考》请教陈先生，陈先生亦自谓对于延和新说，蓄疑久矣，得此乃涣然冰释。余旋至太平路一带及中央商场，为楷儿购雨衣，拟交王明君带回。

## 10月15日 星期三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层第四次开会，余代表史语所列席。上午举行开会式，朱院长主席致辞后，吴达铨文官长代表蒋主席、李石曾先生代表中央党部，然后来宾居正院长及王云五副院长致辞。王氏提及高等教育独立，少派留学生。胡适之先生代表评议员致辞，赞成王说，并主张修改博士学位选举法，大学办理研究所五年以上有成绩者得授予学位，不必依旧法由政府赠予。翁文灏先生反对学术独立之说，主张仍继续派留学生，惟须取严格主义。李石曾先生起立，谓吴稚晖先生以近来身体易感疲劳，故未来参加，嘱代致意；又介绍吴氏主张派遣留学生之说法，谓留学生能输入抽水马桶，改良茅厕，即已是大贡献，若谓外汇消耗过多，殊不经济，则只要有利益，经济考虑亦属相对的，交媾每次所耗精虫数百万，只有一条成为一个人，经济云乎哉（此时全场大笑）。最后胡先骕先生起立，主张学术研究经费占全体预算5%，能够办到。于是散会摄影。下午继续开会，由评议会秘书翁文灏，总干事萨本栋及各所负责人报告工作情形。用茶点后，讨论院士候选人名单之审查办法，几经讨论，决定院士候选人不得超过正额（即88至100人）之一倍，明日上午分组审查，下午继续开第二次大会，遂散会。

## 10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开分组审查会，因为自己不是正式评议员，可以不参加，原拟上街购物，因陈援庵先生托定飞机票，至总办事处通知，回来时半途遇到胡适之先生，一定拖着我去，要我代表史语所列席，因为人文组傅、陶缺席，只剩3人（胡适、李济、周鲠生），故要巫宝三与余列席，一直开到12时余始散。首讨论及参加伪北大者是否除名，以仅容庚一人，故

决定不放进。

（补记：

容庚于抗战前在考证文章中亦谈抗日，及北平沦陷后，俯首在伪北大任教。抗战胜利后，北大复员，凡任职伪北大者皆解职，学生要加甄审后始分发。容氏不服，草《与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一封公开信》，并闻曾鼓动伪北大师生要闹风潮，但傅氏仍坚持原议，容氏乃离开寓居二十余年之北平，南下至故乡广东，任教于中山大学。容庚公开信，见《胡适往来书信选》下册81—84页，乃全汉昇寄给胡适，并谓这是一篇“有趣的文章”。1982年3月6日记）

审查各科，文史方面选出31人，已有滥居其列者；至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及法律部门，前者几无其人，因巫君在座，故仍提出7人（马寅初、刘大钧、何廉、方显廷、杨西孟、巫宝三、吴大棠），实则可以暂缺；法律方面提出王宠惠、王世杰，以后勉强列入燕树棠、郭云观、李浩培。讨论至12时始散。下午开大会审查，化学组加入数人（孙学悟、朱汝华、黄子卿、纪育经）。物理组加入桂贺廷。生物科学、农学删去陈宗一及侯□□（原文此处为方框）。矿物学加入陈克恢。医学原拟加入李卓浩，后以其未曾返国工作故未能通过，已6时余乃散会。人文组考古及艺术史部分，候选人评语由余起草。至陈援庵先生处，作关于武威出土墓志讨论。王明君明日返里，托其带大衣呢及童雨衣给家中。

10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评议会继续审查名单。关于郭沫若之提名事，胡适之氏询问主席以离开主席立场，对此有何意见。朱家骅氏谓其参加内乱，与汉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萨总干事谓恐刺激政府，对于将来经费有影响；吴正之先生谓恐其将来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乱发言论。巫宝三起立反对，不应以政党关系，影响及其学术之贡献；陶孟和先生谓若以政府意志为标准，不如请政府指派；胡适之先生亦谓应以学术立场为主。两方各表示意见，最后无记名投票，余以列席者不能参加投票，无表决权，乃起立谓会中有人以异党与汉奸等齐而论，但中央研究院为Academia

Sinica [ 中国的科学院 ]，除学术贡献外，惟一条件为中国人，若汉奸则根本不能算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不能相提并论。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国（国民政府倾覆以后，亦仍有中国），此句想到而不须说出口，中途截止。故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不同者不妨从宽。表决结果，以14票对7票通过仍列入名单中。中午教部朱部长，田、杭二次长宴请与会者。下午继续开会，通过成立二十周年纪念筹备方案，核定各项奖金得奖人名单，审定本院职员英文译名等等。散会时已7时许。旋至文昌桥中大宿舍，晤及管饶谿君，赠以《集刊》一本，闲谈一会儿，管君出示其在渝所著之《洛阳伽蓝记疏证》稿本，用力颇勤，惟其中有可改删处。谈至10时余始返宿舍。

## 10月18日 星期六

陈援庵先生惠赠其大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及《通鉴胡注表微》，皆沦陷时所著，隐寄其故国之思，不仅以考据见长也。将《新道教考》穷半日之力读毕。中午瑞典传教士艾司柏（晋秦豫瑞华差会监督，河南洛阳福音堂牧师）J. A. Aspberg（Superintendent, Swedish Mission in China）来所，询问胡厚宣君通讯处，及本所出版甲骨文字刊物。艾牧师由洛阳返国，途经此间。晚间至胡适之先生处闲谈。旋有一《大学》周报社记者陈建之君来所访余谈话，询问关于派遣留学生问题。

## 10月19日 星期日

今天又开了一天的会，京沪各所负责人，讨论通过新聘研究员，及美金余数、经常费追加数分配问题。院务会议一直开到7时余始散。

## 10月20日 星期一

写了一封长信给傅孟真先生。中午与同人宴请胡、陈二先生。晚间在胡先生处闲谈，胡先生主张整理古书，作标准定本。



10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送陈援庵先生上飞机，上街购物，至朱志奋君处少谈。下午编各期《集刊》英文名称。

10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开始写《〈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后记》。下午将劳先生所拟之《集刊》目录英译稿加以删改。

10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至中央图书馆替陈援庵先生还书，顺便翻阅外国新杂志。下午继续写作《〈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后记》。晚间至胡适之先生处送行，谈及院士提名单考语，说昨天费了一天工夫，完全加以修改，以求与数理及生物两组一致，因之有些带有色调的句子。例如胡先生给他自己的考语：“研究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曾有开创新风气的贡献”，初拟将末句改成侧重治学方法，后来索性删掉。又如陈援庵先生考语原为：“专治中国宗教史，搜集材料最勤，考订最谨严，论断亦最精确，其余力所治校勘学、年历学、译译学皆为有用工具。”陈先生自己提出建议，谓不仅为有用之工具而已，乃改为“亦均有特殊贡献”，最后改为“专治宗教史，兼治校勘学、年历学、译译学。”陈寅恪先生考语原为：“天才最高，功力亦最勤谨，往往能用人人习知之材料，解答前人未能想到之问题，研究六朝隋唐史最精。”最后改为：“研究六朝隋唐史，兼治宗教史与文学史。”傅斯年先生考语原为：“治中国上古史，能利用新材料与新眼光，考订旧史料，于古代制度、地理及文籍体制，有独到之见解或新鲜之说明”，顾颉刚先生考语原为：“以怀疑精神研究古史，对于古代传统有廓清之功，倡导古地理学之研究，亦甚有贡献”，后来亦稍加删改。冯友兰先生考语原为：“研究中西哲学思想，曾试作融会贯通之探讨。”徐炳昶先生考语原为：“治古史，时有大胆的假设，所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颇多创见。”后亦均加修改。

10月24日 星期五

将胡先生所托的事办完：（1）人文组院士候选人之考语修正（与李济之先生商定）；（2）评议会英文稿之修正（与萨本栋先生看过）；（3）转达对于王叔珉《庄子校释》之批评。又写信给陈援庵先生及胡先生。

10月25日 星期六

继续写作《〈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后记》。

10月26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至陈穆庵先生处，知籀园图书馆换书事仍未办妥，乃前往书店交涉，拣选了几部掉换的书，即令书店寄去。

10月27日 星期一

将《〈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后记》写毕。

10月28日 星期二

开始誊抄《〈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后记》。李先生为王天木君拒绝郭子衡先生立即代之制模型事发脾气，余乃于下午赴博物院，知有邓嘉芝君被解职一事，李先生盖为此事借题发挥也。王君以工作室布置好后即可着手制作模型，惟须有构造图，以便仿作。晚间管饶谿君来谈，余遂思及为王化君介绍事。

10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李先生为邓嘉芝事，与余诉说一场，谓杭立武迄今尚未通知此事，殊为不满。又其意对于中博院尚未肯完全放弃，惟陈列标本事无办法，故不肯复职。下午王化君来，遂电询中博院，知己派人，只得作罢。晚间曾君及天木君为送杭次长上车，顺途来访，适余今日搬家移住办公室内。二人去后，余续抄《〈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后记》。

## 10月30日 星期四

今日将《〈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后记》誊抄完毕，下午交与劳贞一君，允放在《集刊》第19本中发表。下午李雁晴先生偕同陈灼如君来访。

## 10月31日 星期五

将放置多日的《新获之敦煌汉简》继续写作，预备一星期内完毕。下午外交部专员李元泽（海云）来访，欲搜集北平东正教会教产史料，以作对俄交涉之张本，惜本所无人攻此门，乃为之介绍中大贺昌群主任。

# 11月

## 11月1日 星期六

续写《新获之敦煌汉简》一文。

## 11月2日 星期日

晨间经过院门口，见总办事处今日有车游览栖霞山，与石璋如君一同临时加入。9时许开车，因误闻太平门不能通过，遂由中山门出城，

绕一大弯，始至太平门外，继续北行。沿途有明代达官之墓，如中山王徐达及李文忠之墓，墓碑及石兽等犹立于门前。又前行，越铁路，将近栖霞镇时又见六朝古墓三数座，皆有天禄、辟邪等石兽，路右一座且有华表，惜未能下车一视。抵栖霞镇后，先入饭馆进膳，然后逛山。经半月形之白莲池，即抵山门，门右碑亭，为唐高宗明征君碑，明征君即开山之处士明僧治，《南齐书》及《南史》皆有传。门内为天王殿，有护法韦陀像，拾级而登为毘卢宝殿，由殿之左经一曲廊，出别院即舍利塔之所在。塔为隋建，以供舍利者，底层刻“八相图”，上层为四天王及二菩萨（仅普贤像尚存，文殊像已毁），再上三级为坐佛。舍利塔之旁，即为千佛岩之起点。最大之一窟，窟前以石修成一殿，颜曰“三圣殿”，一名“大佛阁”，为释迦佛及二菩萨，释迦尚多少保存原状，二菩萨则经近人以水泥重修。阁门站立二导引佛，闻系由舍利塔移来者，尚有隋代刻像风味。阁前有万历二碑。沿千佛岩而上，石壁遍凿佛像，闻为窟近三百，佛在五百尊以上，惜非残缺失形，即经近人以水泥重修（民国十四年时重修），已无六朝风味。小径崎岖，攀涉为劳，至中峰石，有畅观寺，为褚民谊题字。稍息后再鼓勇上行，至太虚亭，亦为褚民谊辈所修。其前另有一亭，为林森题字。此地较平旷，游人多休憩其处，有数十男女学生，唱歌游乐其间，红绒线衫与山间红叶争妍。再上即为绝顶，所谓凤翔峰是也，上有三茅宫，伏视长江如带，风帆隐现，而附近诸山峦起伏，皆在足下。举瞩远望，心旷神怡。徘徊良久，始下返太虚亭，然后由仄径经垒浪岩、古佛庵遗址，抵珍珠泉，又达栖霞寺后。古佛庵现仅余殿基，有万历石碑及殿基之明代石刻走兽而已。由栖霞寺后门入寺，至藏经楼稍憩，然后上车返城。自今春来京后，即欲至栖霞探胜，今日宿愿始偿，殊为快事。

11月3日 星期一

上午阅向达先生所撰关于栖霞山的《摄山佛教石刻小记》及《补记》（《东方杂志》23卷8期，26卷6期）。下午阅李济之先生《殷虚铜器研究》上篇。晚间李先生邀赴其家食螃蟹，有那简叔昆仲及萧纶徽在座。

11月4日 星期二

阅毕李济之先生《殷虚铜器研究》稿本。

11月5日 星期三

将李济之先生文稿交还，并与之讨论文中铜器与陶器关系等几点。  
下午续写《新获之敦煌汉简》。

11月6、7日 星期四、五

继续敦煌汉简工作。

11月8日 星期六

继续敦煌汉简工作。晚餐后至朱志奋君处小坐，闻张淇亭首席来京，出席司法行政会议，现寓百子亭36号，遂往访之，未遇。

11月9、10日 星期日、一

与陈木庵先生偕访李雁晴先生。续写《新获之敦煌汉简》。

11月11日 星期二

向觉明先生自平来京，与中博院同人至车站迎接，归来至贺昌群、徐中舒二先生处，约其明日赴中博院一叙。接高晓梅君来电，“真”日由天津乘黄兴号直接驶京。晚间与社会所梁方仲、丁文治、徐义生等，同宴请巫味苏夫妇，以巫君将出国也。

11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贺昌群、徐中舒二先生来，偕往中央博物院，访向觉明先生。

即在中博院用餐，在座者尚有王绳祖、俞大綱、杨宪益、劳贞一、王天木等先生。由曾昭燏先生做东，食螃蟹。饭后，参观中博院房子，除门户之油漆外，皆已完工，颇为富丽堂皇，惟大殿尚未修竣耳。晚间与石璋如同至李济之先生处一谈。

11月13日 星期四

写作《新获之敦煌汉简》。晚间与所中同事为向觉明先生洗尘。

11月14日 星期五

胃病增剧，整天精神不舒。李济之先生来谈中博院事，并嘱暂守秘勿宣。晚间至张淇亭首席处，知明日赴沪返温，乃托之带细绒及照相给家里。

11月15日 星期六

将《新获之敦煌汉简》一文写毕，尚须修改，但大致已完竣。晚间送陈槃庵君返里。

11月16日 星期日

关于汉简中“征”、“延”二字问题，又以全日之力，将居延简中发现的362次，皆对原物照片，证明延字仅有65%变例作𠂔。又发现（510）557之8，简中“征和”之“征”及“居延”、“延寿”之“延”，确有分别，大喜过望。今天虽系星期，但自晨间7时半至晚10时，始将600余张照片全部看过，纵有遗漏，亦必不多。

11月17日 星期一

前次所写之《玉门关问题》一稿，以《大公报·文史周刊》停刊，乃退回此间，拟改由他处发表，稍加修改，重抄两页，交劳贞一先生一阅。向觉明先生来谈中博院事，此事余早决定置身事外。向先生拟赴沪与徐森玉先生一谈，以图避免僵化。下午开始校阅《新获之敦煌汉简》一文。晚间至管雄君处，请其转交《玉门关问题》一文与《中央日报·文史周刊》。晤及其太封翁，知管圣泽君已于本月10日病歿福州，少年学侣，又弱一人，颇为伤感。今日天气忽寒，日间刮风，渐有冬意。

11月18日 星期二

修改《新获之敦煌汉简》。晚间至朱志奋君处，晤及林书骞君，乃大哥之高小时同学，现任职南京，即孙孟昭之丈夫，曾在甘肃平凉专署做事，闲谈西北。

11月19日 星期三

将《新获之敦煌汉简》修改完毕。午后至管饶谿君处，适吴成之君亦来访，吴君新由美国返国。

11月20日 星期四

为《新获之敦煌汉简》作写摹图版，此工作告一段落，交与劳贞一君校阅。

11月21日 星期五

开始打开寺洼及沙井之采集品，拟加以整理。

11月22日 星期六

将沙井破罐黏合修补。接吴襄君通知，谓下午不能应约，乃赴朱志奋及王抱冲二君处，通知晚间在管雄君处晚餐，管雄为其太封翁及吴襄君饯行也。饭后闲谈，大家对于这两天的大选，都觉得是假惺惺，劳民伤财而已。

11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在中央图书馆参观瑞士图书展览会。返舍后，修补沙井出土之陶器。下午陪金大园艺系主任，回巡院中，以便布置园景。晚间修改《新获之敦煌汉简》，承劳贞一君指出释文之错字数处。王则诚君自温州返所，携来纽扣一包，但无家信。

11月24日 星期一

修改《新获之敦煌汉简》。傍晚向觉明先生来谈。

11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向觉明先生来借书。遂请其指正《齐家期墓葬》及《敦煌汉简》二文。下午王之屏君来谈留学事，河北省政府已拨公费5000美金，拟即预备出洋。王君昨晚刚从北平返所，在北平为办理此事已二个月矣。屈翼鹏君来，为中央图书馆拓片事。晚间校阅《东瓯金石志》。

11月26日 星期三

阅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甲集》，将其著作总目抄录一过，并注明史语所书库中所有之各种，以便将来参考之用。下午高晓梅君自北平返京，谈北平情形及梁思永先生病况。晚饭后与石璋如君一同至峨嵋区访



高君夫妇。

## 11月27日 星期四

阅罗振玉《石交录》，将其中一部分转录于叶昌炽《语石》一书中。

## 11月28日 星期五

阅毕罗振玉《石交录》四卷。下午向觉明先生来，返还稿子二篇。

## 11月29日 星期六

将西北古物又开箱9箱，搬移全部于活动房子之内室中，以李先生拟利用之作整理兽骨之用也。下午出席欢迎UNESCO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代表施茂德 ( Schmid )。晚间，应向觉明先生之约，赴曲园用餐，在座者有徐森玉、蒋慰堂、缪凤林、庄尚严、贺昌群诸先生。饭后稍谈即返。

## 11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至贺昌群先生处，将《新获之敦煌汉简》一文呈教。又偕往朝天宫谒徐森玉、马叔平二先生，向、曾二君亦偕往，谈及中博院接收古物陈列所古物时，中央图书馆拟要求转移书籍。此事殊值得考虑，以其中殿本、珍本颇多也。下午在舍札抄《平阳县志·金石》及《温州文献述概》，转录于《东瓯金石志》书上。

## 12月

## 12月1日 星期一

上午又将西北古物打开二箱上架。向觉明先生来谈，导之参观新打开之古物。下午高晓梅君提运书籍、古物归来。阅毕日人小野胜年所作之《金城堡——山西临汾金城堡史前遗迹》（pp.1—52）。

## 12月2日 星期二

上午开所务会议，讨论出版诸书。下午所中设茶点招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施茂德。今日发薪，晚间赴中央商场购物。

## 12月3日 星期三

阅《册府元龟·外臣部》，为吐谷浑慕容氏墓志搜集材料也。晚间至高晓梅君处小坐，旋至李济之先生处商谈，拟后日赴沪一行。

## 12月4日 星期四

抄录《册府元龟·外臣部》有关各节。

## 12月5日 星期五

上午王天木、向觉明二君来谈。搜集慕容氏墓志材料。晚间夜车赴沪，故整理行囊。下午游公任君（名侠，字于默，平阳人）来谈，游君精佛学，为欧阳竟无之弟子，赠余以欧阳居士之《勘刻大藏经目录》一册。晚间上车赴沪，头等卧铺，睡觉尚舒服。

## 12月6日 星期六

晨间抵沪，即赴驻沪办事处，晤及陈秋帆主任。房间安置好后，即

往访吴学周先生，将李济之先生托带之古铜器，请其交人分析，又商量其友人韩君拟借史语所善本书问题。旋至植物研究所，晤及罗宗洛先生，经其介绍，与王伏雄及何天相二君相晤，讨论汉简之木质问题。下午至商务，晤及李伯嘉先生，讨论《殷虚文字乙编》之印刷问题。

## 12月7日 星期日

上午至三房，将蓝布托其交与家中。将李先生托带之物，送至和平博物馆。至郑振铎先生处，参观其新近收购之明器，又代向先生与之接洽购买《高昌壁画菁华》及《说文解字诂林》问题。至旧书铺觅书。

## 12月8日 星期一

上午吴学周先生送来古铜器分析剩余之标本。旋至商务印书馆，晤及李伯嘉先生，商谈印刷问题，取得《殷虚文字甲编》及《乙编》之样张，以便返所讨论《乙编》以珂罗版或胶皮版付印之问题。辞出后，赴旧书铺购书。旋即赴北火车站上车，车中无事，阅《金陵学报》，晚8时半抵南京，呼车返所。

## 12月9日 星期二

今日下雨，天气骤寒。上午向觉明先生来谈。下午与李济之先生及高晓梅君赴珠江路地质调查所，访杨克强先生，晤及李春昱所长，参观其陈列所，正在布置中，闻明春可开放。

## 12月10日 星期三

阅杨钟健《安阳殷虚之哺乳动物群》。下午萨总干事率领美国军事顾问团团团长鲁克斯（Lokas）将军等来所参观古物。晚间至管饶谿君处小坐。

12月11日 星期四

搜集慕容氏墓志论文材料。

12月12日 星期五

继续昨日工作。今日胡适之、任叔永二先生来京出席中教会，下榻所内。下午蒋廷黻师来参观余所得之西北古物。

12月13日 星期六

继续昨日工作。下午王抱冲君来谈，拟出售北平房屋。曾昭燏君来，谈及中博院事。

12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写点东西。下午去太平路拟购书籍，今日起书价又涨了，依定价几十倍发售，只好空手而返。

12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向觉明先生来。下午杨时逢君来，以明日赴沪，商谈出版事也。今日院中开始生热水汀，天阴欲雪。

12月16日 星期二

今日天雪，下午雪停，天气更寒。晚间，高晓梅君欲谒胡适之先生，以过晚只得改期明日。曾昭燏君亦然。

12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与高晓梅君晋谒胡适之先生，以今日为其57岁生日，贺客及贺电甚多。下午北大以校庆开会。晚间胡先生赴沪，未离所之前，余与王之屏、那简叔二君往谒，闲谈。胡先生谓《藏晖室日记》，现改归商务出版，不日可出书。关于自传事，谓颇觉得难写，以顾忌过多也，日记易偏重小事，反易漏去长期努力之要事。谓其父亲有自订年谱，至41岁止，以后十余年皆有日记，共数十万言，但无法为之增补年谱（此项日记及年谱、诗文集、公牒均已整理就绪，除年谱亲加整理外，其余皆由罗尔纲君战前代为整理）。又谓当美国大使一段时期中，颇可写一回忆录，但其中有些事实，尚不能公开，当时未记日记，但周缙生先生即住大使馆，每日晤谈，周先生逐日记下，可供参考，重要文件亦皆保存，有工夫可写一回忆录。又谓自传之书，童年一段，最易写得出色，由此中可以看出幼年环境及教育；但中年以后，即不易写，以顾忌过多，接触之人物，多仍生存，且多仍为每日见面者，不便毫无忌惮写下。批评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一书，前20多页颇佳，其后半则见解多误。又谈及此次南下拟延聘西洋史教授，欲接沈刚伯、全汉昇二先生来北大，皆未成功。在平时，雷伯伦先生曾云，以全国之西洋史人材凑合一起，尚不足以办一第一流之西洋史系，确是如此情形。中国史人材，多由于少年时自修出来，西洋史则无此种环境，故专攻此方面甚少，归来后又易改行。胡先生自谓少年时，规定每星期读毕一史，除《宋史》、《明史》过多外，其余居然能办到，然《十三经注疏》及《说文解字》之类，则均系留美时课余补读完，惟当时国文根柢已打好，颇占便宜，今日年轻人多有未打好国文根柢者。又谓现有已二十余岁而未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者，常劝之练习写文章，以胡先生自己十几岁时已写文章发表也。以天寒，余未送其上车。

12月18日 星期四

今日又下雪。将《金城县主墓志考释》写毕。晚间至管饶谿君处小坐，询问关于《中央日报》稿费事。管君出绍兴酒相待，喝了两杯，闲谈旧事，言及十中时之师长，国文之李杲民、陈中一，英文之牟子强，

算学之陈叔平，理化之张子潮，生物之刘仲琳，史地之刘晓初、苏叔岳，书画之马孟容，诸先生皆先后作古。同学中如郑翔鹏、黄琳、管箫、张国雄、沈钧、王芳亦已去世，死者已矣，行复自念，酒酣耳热，不禁感慨系之。告别时管君送至门外，冰雪满地，管君试以“独钓寒江雪”见嘲，踏雪而归。

## 12月19日 星期五

抄录《金城县主墓志考释》。北平运来古代铜器，今日开箱，因包扎不得法，竟有三分之一破损。书籍档案方面已开箱完毕，幸无错误。下午周法高及石、钟二君来商谈，要求分配眷属宿舍。至金大文化研究所借书，晤及李小缘先生，约明日午餐。归途遇及向觉明先生。

## 12月20日 星期六

誊抄《金城县主墓志考释》。中午与岑仲勉、王之屏、劳贞一诸先生赴南山餐厅，应陈裕光、李小缘二先生之约也，在座者尚有陈恭禄、王绳祖、韩儒林、贺昌群、曾昭燏、向觉明诸先生。席散后，与劳、王二君至泮池书店购书。

## 12月21日 星期日

贺昌群君来谈，讨论余所作之《新获之敦煌汉简》，并以汉简原物交之一阅，不易辨认之字，仍无法决定。

## 12月22日 星期一

将《金城县主墓志考释》誊抄完毕。

## 12月23日 星期二

开始写《慕容曦光墓志考释》。为古物摔坏一事写信给傅先生。

## 12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向觉明先生伴同沈福文君来谈，沈先生将于后日在文化会堂开漆器展览会，送来参观券。下午王梦鸥秘书伴同谭云山先生来参观本所。晚间赴中央博物院，在王天木君房子度圣诞节。中博院房子已修毕，王君等皆已迁入楼上办公室内居住，向、曾二君皆在座，煮白果为食，11时半始散。

## 12月25日 星期四

昨日睡晏，今日精神不舒。上午为董先生延长假期事，与李济之先生商谈，李先生表示异议，乃赴总办事处商量，同时接洽宿舍问题。下午与石、高、张、潘四君往参观沈福文君漆器展览会。晚间，与向觉明先生同赴罗寄梅君家中过圣诞节。

## 12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总办事处与萨总干事谈董先生续假事。据云李先生昨日已与之谈过，恐有问题，但不妨提至院务会议讨论，回来后与李先生一谈，谓须由所务会议决定提出与否。

## 12月27日 星期六

修改《新获之敦煌汉简》，拟付抄后，即编入《集刊》中。晚间至高晓梅君处，偕往视李启生君之疾，闻系肾脏炎，遵医嘱在家休息。又至潘实君处闲谈，返所时已锁门，敲了半天才由石君开门。

## 12月28日 星期日

阅董先生《殷虚文字甲编序文》，及裴文中《甘肃考古讲演稿》（《申报·文史》）。

## 12月29日 星期一

写作《唐代墓志考释》。下午开所务会议。晚间出席文史会。

## 12月30日 星期二

续作《唐代墓志考释》。上午与韩儒林君同往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晤及李小缘先生，为订购 *Journal Asiatique* [《亚洲杂志》] 事也。下午向觉明先生来取书。傍晚许宗礼君来，乃由甘肃来，拟赴福州就福建省立研究院，与石璋如君邀之晚餐。

## 12月31日 星期三

继续写作《唐代墓志考释》。晚间全汉昇君邀余及石璋如、王之屏、王则诚诸个单身作客者，至其家中吃分岁酒。饭后，听无线电广播蒋主席讲演词，仍是老调，国事至此，此老不能逃其责。

[1]编者注：此处后改为“以马列主义为主导思想，故有时颇多新见解”。

[2]编者注：8月20日至22日内容日记原缺。



# 1948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四

今日元旦，天气晴朗。上午与石璋如、王则诚二君至峨嵋区宿舍，向诸同事贺年，大家凑热闹，一号召后，竟聚了十几个人，后又赴成贤区及中大宿舍。归来后，恰可赶上午餐。饭后上街。归来后，中博院陈达夫君及本所劳贞一君来贺年。晚间至亢甫二哥处，二哥为堂房兄弟中年龄最大者，今年已54岁，尚忆及年幼时事。谓先祖七秩做寿后，次年家中大火，二房存积价值二万元之丝线，归之一炬，损失最大。五房以本人在瑞安，抢救物资乏人，损失亦巨。二伯是时在杭州，返家后始知损失如是之重。适在杭州结识一世袭云龙骑尉夏金标之遗孀，遂以夏金标之名字营谋仕途。至邑绅吕文起先生（吕时在福建为知府）之从中设法，居然谋得温州右营游击。发表后，即在大房家中设行营，每日有吹班，钟鸣鼎食，两厢设烟榻，时尚未禁烟也。如是半月，始办移交。是时二伯疯病又发，勉强成礼。二伯原为商人出身，为接印榜文上签“准”字，即练习半月有余，进衙门全副仗仪，先送游击太太进衙门，由千总为顶马，仪仗返家后，老太爷及老太太进衙门，本官自为顶马，官轿后为弟侄辈，威风凛凛。是年，少如二哥出世，其螟蛉子贵哥上学，坐亢甫二哥陪之坐轿遍拜访亲友，前面四亲兵，后面二迓客。不久闻杭州姘妇将来温，二婢已患病，竟因之不起，丧事排场甚大，开吊日除道台及总兵二员品级较高，遣少爷致祭，其余官员皆亲自来吊祭，出丧由府城庙巷经信和街、百里坊，然后由大街直接出南门，地绅如余筱泉太史等皆随丧，（余朝冲（筱泉）系烟鬼，至百里坊即返家过瘾，其

余多送至南门外。)二伯在任不过一年，以审问玉环盗案，擅自释放，遭上司参奏免职。其后虽重行经商，然雄心不死，宣统时设讲武堂，尚欲赴杭入堂，以昆仲辈劝阻而止。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先祖母去世，享年六十六岁，是夕二伯尚赴外收账，天雨持伞而出，谢华庭舅公谓家中有丧何忍出门，二伯谓商人不予除夕收账如何过日。二人豁达之情景，恍惚犹昨也。大伯虽改入泰顺籍，仍未能进学(泰顺地穷人少，但进学有一定名额，俗谓泰顺县生员考不上，也会挨次上榜)。五叔入瑞安籍，县考挂牌曾得第一名，但府试无名，故未进学。次年即废科举(当时县府考第一名称县批、府批，学台考第一名为堂批，连中者称小三元，县批府批，例得进学，以府县教谕必求学台予以面子也)。二哥由私塾出来后，入高等小学，当时不定年限，高小时即授代数，毕业国文题为“陈官位卑而权同丞相论”。进温州中学，是年温中共六级，以甲乙丙丁戊己分级，陈叔平先生等七人为第一级，亢甫二哥为己级(林佛性先生为第三级)，国文教员有平阳刘次饶、乐清施某，皆饱学之士(当时永嘉读书人如陈墨农大令，仅懂八股文，钱伯吹举人较渊博)。历史教员为瑞安陈孟冲，英文教员为永嘉陈守墉，若刘冠三先生则仅教地理课。当时着重中、英、算三课。二哥仅读一年，即赴杭州入陆军测量学校，尚在宣统时也，两年毕业。民国初年温州士绅在杭州有徐定超、吕渭英等，徐之辈分较高，吕待之如师，徐吸长杆烟筒，吕为之点火，徐傲坐不动受之不辞云云。

## 1月2日 星期五

搜集唐代墓志材料，又誊抄已成之一部分。下午陈木庵先生来谈。

## 1月3日 星期六

继续昨日工作。下午管饶谿、陈旦初二君来谈。闻吴成之君已返京。

## 1月4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明刊本李灿箕《仙岩志》。下午至陈木庵君处小坐，并借得其《新修瑞安志》“金石门”及“经籍门”稿本。旋至书铺购书。晚间至李济之先生处吃新年酒，考古组同人在座。饮酒颇多，晚间不能安眠。

## 1月5日 星期一

校阅《新修瑞安志·金石门》上卷。下午向觉明君来取去其存史语所之书。今日劳贞一君讲演《木简与纸》。

## 1月6—9日 星期二—五

日间写作及誊抄《唐代慕容曦光墓志考释》。晚间为《新修瑞安志·经籍门》作校记。并校《温州经籍志》及《拟经籍后志目》。

## 1月10日 星期六

继续昨日工作。接傅先生美国来电，谓9日有信，希读信后再请假返里。又谓董彦堂先生答复自愿停薪留职。赴总办事处与萨总干事商酌。下午美国图书馆学家Brown [ 布朗 ]、Clapp [ 克拉普 ] 二人来所参观。

## 1月11日 星期日

蔡元培先生诞生纪念日。上午举行纪念礼，由朱院长主持，李济之先生作纪念演讲《古器物学之新基础》<sup>[1]</sup>。下午及晚间在家将《新修瑞安志·经籍门》校毕。

## 1月12、13日 星期一、二

阅*History of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Vol. IV [《中瑞科学考察团报告》第4卷] Bergman [柏格曼] 之《西北考古工作日记》。

### 1月14日 星期三

誊抄《慕容曦光墓志考释》。下午随李济之先生及石、高二君赴地质调查所，参观新发现之安徽蚌埠陶片。

### 1月15日 星期四

继续写作《慕容曦光墓志考释》。上午中央政治学校张家骧教授来询问关于本所组织等。下午李浴（子青）君来谈，晚间偕向先生约其一同用餐。李君由河南信阳来，即赴台北民教馆作事。

### 1月16日 星期五

取《平阳县志·经籍志》以校孙著《温州经籍志》，拟作校记及后记也。接傅先生来信，与萨总干事商量，拟下星期请假返里一行。晚间写长信复傅先生。

### 1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向觉明君来，商量明日石钟健君结婚送礼事。下午将《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写毕。晚间至管饶谿君处小坐，返后写了几封信。

### 1月18日 星期日

下午所中同事石钟健君结婚，前往观礼。仪式简单，新郎、新娘皆穿便服，无介绍人，亦无主婚人，仅有芮逸夫君一人作证婚人。来宾余

又荪君讲演，希望能更进一步简化。礼成后，用茶点。晚间又至其新房中一坐。

## 1月19日 星期一

将《慕容曦光墓志考释》抄写完毕，现此文仅缺年表。下午所中学术演讲，全汉昇君讲《近代中美二国工业化之比较》。晚间王化君来谈。

## 1月20日 星期二

将《齐家期墓葬》一文写一提要。上午余又荪君来谈，催促吴均一先生移交公物事。下午开始写《武威吐谷浑慕容氏年表》。

## 1月21日 星期三

继续写《慕容氏年表》。晚间誊抄《汉武帝征和年号考》，寄给《申报·文史周刊》。

## 1月22日 星期四

继续排比《慕容氏年表》。

## 1月23日 星期五

今日下雪，天气骤冷。继续排比《慕容氏年表》。下午Reynolds Expedition [ 雷诺兹考察团 ] 代表B. H. Washburn [ 沃什伯恩 ] 与中国方面代表萨总干事开始谈判，邀余亦出席。沃什伯恩报告发起之宗旨及计划，其主要目标为测量Anni Machi Range [ 阿尼玛卿山（积石山） ] 之高度，附带地研究地形及冰川现象。其初国防部代表颇为反对，恐涉

及军事秘密，其后允增加一人监视，并可参加地理或地质学者。少顷 Reynolds [ 雷诺兹 ] 氏亦来出席，并分送各人原子笔一支。

## 1月24日 星期六

将《慕容氏年表》作毕。上午萨总干事谈及积石山考察团合作事。晚间至管饶谿君处约定明天偕往王抱冲君处。

## 1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与管饶谿君同赴王抱冲君处，踏雪而行，天气甚寒。吴成之君初不肯来，王君亲往邀之，已进午膳，只得随王君来。四个老友，谈到下午4时半始散。回来后校对《新获之敦煌汉简》。

## 1月26日 星期一

明日即起程，将所中各事吩咐完毕，又向诸位师友辞行，同时又要整理行装，颇为忙碌。晚间还要费点工夫改正《二十周年纪念概况》英文稿。

## 1月27日 星期二

晨间7时20分由所中乘汽车动身，芮逸夫及高晓梅二君送至车中，同车有一法国教士由京返广东，许久未用法语接洽，生疏极了。车中无事阅Shapley [ 沙普利 ] 《科学论文拔萃》。下午2时许，车抵上海。至三慰一村，闻王小同君赴台湾未返。孔耀现在汉弥登大厦办公，亦住在王君处；德煊君自温州来，现在市政府市政评论社任编译，刘昌汉君亦来沪谋事，皆宿三慰一村。晚间学德君亦来，大家弄Show Hund为戏，至十二时许始睡。

## 1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运行李上船。闻延期至下午6时始能开行，乃将行李交与茶房，上岸购物及书籍，至戴纮君处取回抱冲所借之四百款，并取得船票，又赴岸上购物及书籍。午后至三房，闻芬兄目疾，过年后拟行手术，言明一千万，先付一半云云。下午登船，至晚间8时许始开行。船中无事，阅《中国考古学报》第2期。

## 1月29日 星期四

中午船抵定海，仅停留一小时，下午2时开行。阅《中国考古学报》第2期各文。同舱有李超英之女公子，与其学友们终日谈话不休，余侧听其描写乃父之怪吝情况，殊可发噱。

## 1月30日 星期五

中午12时抵温州，返家中途遇及暄儿随同守钦前来。返家后，将友人托带之物，分别致送与王明、杨玉生及方逊平诸君。煜光妹夫及锄非来，共进晚餐。

## 1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写信即投邮。至叶昌荫处小坐。返后声鑫及秀源来，即留之午餐。饭后赴田赋处，（……）。傍晚沈炼之君来谈。

# 2月

## 2月1日 星期日

下午叶昌荫君来，将其所托带之英镑票交还之，并以吴景荣君来信示之。闲谈间获知叶云帆君已于前日结婚。晚间赴温中访金嶸轩校长未遇，以今日下午姬妹托为煜光谋教席事也。赴二房及六房。瑞成已由医院返家，但未痊愈。

## 2月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温中晋谒金嶸轩先生，谈及煜光事，无结果。至煜光处，告以谈话经过。中午天忽下雨。午后至大姐处。归途至金廷秀处小坐。闻徐凤道君将于明日返温。家中今日炊松糕。

## 2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至叶昌荫君处取款。旋至沈炼之君处小坐，途遇陈铎民先生及屠白尘君。中午家中还冬。下午与锄非君同赴双屿山，顺道访梅冷生先生。晚间祭灶。

## 2月4日 星期三

阅《旧唐书·本纪》卷一至卷三。下午赴籀园借书。今日还冬祭神。

## 2月5日 星期四

阅《旧唐书·本纪》卷四至卷五。卯时立春，晨起后饮春茶。

## 2月6、7日 星期五、六

转录孙仲容《名原》杨氏校语。晚间分岁。7日至五房叔翰处分岁，以今年五房值年也。



2月8日 星期日

转录《名原》杨氏校语完毕，全部圈点一遍。晚间赴大姐家中分岁。

2月9日 星期一

上午至叶君处取款，至秀庵处小坐，上街购物。返家后，阅孙仲容《古籀拾遗》，并转录周仲龙校语。今日为旧历除夕，昨晚降雪，今日市况萧条。以经济情形之恶化，市场远非昔日过年时之热闹。晚间结算一年家用，计3200余万，腊月即达1000余万元，自己个人在外一切费用尚未计算在内。幸家中另有财产收入，否则经济情况将不堪设想。

2月10日 星期二

旧历元旦。上午叶昌荫君来贺年。下午出门至叶云帆、陈铎民、沈炼之诸君处贺年。与沈君同访董朴垞君，未遇。至邻居张毓泉先生处贺年。连日阴雨降雪，今日放晴，精神一爽，颇有新年气象。

2月11日 星期三

至二房及六房贺年，煜光来贺年。

2月12日 星期四

天雨未能外出贺年，在家阅《旧唐书》本纪。

2月13日 星期五

大哥家中摆新年酒，少兰姊丈来。下午与锄非赴双屿山贺年。

2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赴钱庄取款。中午在锄非处午宴，有许漱玉先生及楼天木、谢印心诸君在座。天仍下雨，未能外出贺年。

2月15日 星期日

家中摆春酒，并为林宅甥妇请新，雇瓯实厨子做菜。

2月16—18日 星期一一三

天仍下雨。阅《旧唐书》本纪。督暄儿誊抄《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一文初稿。

2月19日 星期四

下午稍霁，访杨学德君，又偕往清明厂访方逊平及王孝威君，皆未遇。至新国华访朱君，顺便为公侠事与之一商。

2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大雨，中午至煜光处午餐。赴周宅访邦基未遇，至孙孟吾先生处小坐。

2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至叶芳君处，以前年之讼事仍未结束，但上诉尚无下文。至高商访屠伯麀君，未遇。下午访施德福医师，亦未遇。今日放晴，精神殊为一畅，访沈炼之君，闻已决定下班海丰轮赴沪。晚间赴鼎和，为家驹甥结婚喜宴也。

2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赴籀园还书，顺便至叶焜君处，并托之代购船票。下午，周邦基君来谈晚间阅《旧唐书》本纪。

2月23日 星期一

阅毕《旧唐书》本纪（二十卷）。在家等候陈良弼君，未来。晚间与叶昌荫君同往访之，约定明日同赴田赋管理处。访沈炼之君，以其今晚即上轮赴沪，前往送行也。

2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与陈良弼君赴田赋管理处，约下午再来。至大姐处小坐，访施德福医师，约余明日晚餐。下午去田赋管理处又无结果，仅允代为一查。

2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访金嶠轩先生，晤及吴天五及董朴垞二君。董君赠余以《中国史学史稿本》。研究所汇款已至，赴中农取款。晚间赴施医师家晚餐。

2月26日 星期四

至田赋管理处。

2月27日 星期五

偕锄非赴双屿山。午后冒雨返家，整理行装，预备明日赴沪。

2月28日 星期六

晨间上船，天阴地湿，乘客极拥挤，铮、暄送行李上船，光弟侄亦来船送行，好容易将行李送到舱里。挂牌8时开船，10时半始启碇。同舱有林骥君，系大哥门生，现任教于上海市立工专。船中无事，阅董朴垞《中国史学史稿本》。晚经台州洋，风浪颇大，未能进食。

2月29日 星期日

晨间抵定海，下午2时始重启碇。王祥第君亦同船，今日始遇及。晚间风浪颇大，未能进食。阅董君《中国史学史稿本》。

## 3月

3月1日 星期一

晨间4时余，穿山轮即抵沪，停泊二马路外滩，天尚未亮，与王祥第君一同将行李携取上岸。雇车赴肇和中学，讨价6000关金，后以5000关金由祥第押运，余步行。天已亮，早点后，与祥第同往访沈炼之君。旋至三慰一村，晤及王小同昆仲，德煊、易汉诸君。晚间即宿其处。

3月2日 星期二

晨间与祥第君同往浏览市立博物馆。至肇和取行李。午后呼车赴北站，以行李过大，检票处捣乱，行李房以车门已封，又不接受，几误车。苦求通融，始得上车。车中阅董君《中国史学史稿本》。晚间8时抵京，至所已9时许，晤及王则诚、那廉叔、石璋如三君。洗澡后入睡，颇觉疲倦。

### 3月3日 星期三

上午吴均一君来，接洽余假期中所办之事，欲将移交事办理清楚，闻点交已毕。下午陈木庵君来谈。陈君告辞后，余至总办事处，晤及余又荪君接洽此事。晚间至金大，晤及王抱冲君，交去其家中托带之压岁包，即在王君处闲谈，获悉象月赴台湾事。王君颇感叹，其家门之不幸，连出此类事情。

### 3月4日 星期四

上午杨时逢君来，谈赴沪坐催出版品事。李济之先生谈及Mr. Harris [ 哈里斯先生 ] 资助考古组出版事。郑西谛君来，导之参观古物及书库。下午修改《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一文完毕。接格兰维尔教授来信，知《齐家期墓葬》之英文稿，*Journal of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 《皇家人类学会会志》 ] 已允采用，殊为一喜。至太平路为正宗侄购书。顺便至亢甫二哥处。晚间在李济之先生家用餐，郑振铎、蒋复璁二先生皆在座。

### 3月5日 星期五

上午郑振铎先生来所，接洽借摄古物事。下午向觉明先生来谈。晚间向先生请客，在座除郑先生外，尚有贺昌群等人。饭后至罗寄梅先生家中，观放映敦煌电影。送郑先生上火车返沪。

### 3月6日 星期六

剪贴汉简及唐志二文之附图照片。上午外国书商某来接洽购书事。下午约好哈里斯先生下星期一来所谈话。

### 3月7日 星期日

上午管饶谿君来谈，又偕往探视李雁晴先生之病。下午阅岑仲勉先生之《续金石证史》。晚间与石璋如君偕往峨嵋区，在石钟健、高晓梅君处闲谈。

### 3月8日 星期一

岑仲勉先生将余之《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校阅一过，今日送还，指正数处，乃加以修改。

### 3月9日 星期二

上午开所务会议，讨论经费之分配，及吴均一先生借书和仪器事。下午誊抄《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之附录。

### 3月10日 星期三

将敦煌艺术所新购之西夏官印作考释，写成短文一篇，寄给常书鸿君。下午阅J. G. Andersson, *A Prehistoric Village in Honan* [安特生：《河南史前遗址》]（1947年出版），并作札记。今日天气奇热，几如初夏，晚间大雨，雷电交加，天气转寒。

### 3月11日 星期四

阅安特生《河南史前遗址》。下午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哈里斯先生及Miss Duncan [邓肯小姐]来所，接洽资助翻译及出版事。今日下雨，首都电厂机器昨日为电所震坏，今日水电全无。

### 3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大雨，天昏黑，又无电，点煤油灯办公，写信给傅先生。阅安

特生《河南史前遗址》，并作札记。

### 3月13日 星期六

阅MacCurdy: *Early Man* [麦柯迪：《早期人类》] 中关于中国诸篇，及*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at China* [《中国地质汇报》] 裴文中之周口店第一地点旧石器报告。

### 3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写信，给格兰维尔教授。偕王则诚君往访朱志奋君，朱志奋君已迁入百子亭宿舍。林书骞、王蔚文及王兆新诸君皆在其处，似乎是聚宴。辞出来后，偕王君往访林济君，林君在家看守孩子，太太去上班了，看到一方“武周朝散大夫郑州录事李君墓志”（李璋字仲章，卒于圣历三年）。忽下雨，呼车返所。晚间又写了两封信。

### 3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为搜集添购新书目录，花了一个上午，尚未完成。下午开始阅Teilhard de Chardin & W. C. Pei, *Le Néolithique de le China* [德日进和裴文中：《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久未读法文书，又觉生疏矣。国防部李浴日君来接洽刻雕《孙子》十三篇于虎丘，乃顾颉刚先生介绍来者。

### 3月16日 星期二

阅《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晚上上街购物。又下起雨来，布底鞋都沾湿了。

### 3月17日 星期三

阅毕《中国的新石器时代》（pp.1—99）。此书以关于  
Microlitique Mongol pur on mixte [蒙古典型细石器] 一部分写得最  
佳，其余亦尚过得去，为近来综合中国石器时代文化之最佳著作。晚间  
去理发。

### 3月18日 星期四

为了造美金申请预算，差不多花了一个整天，交去后，松了一口气。阅滨田耕作等之《赤峰红山后》。

### 3月19日 星期五

阅《赤峰红山后》。下午周邦基君来所，伴之参观所内各部门。又偕往视李雁晴先生之病，整整去了一个下午，我留之晚餐，周君以今晚即首途返沪，未允。晚间至李济之及郭宝钧先生处，为接到傅先生之信后，讨论书库问题及傅先生之住宅问题也。

### 3月20日 星期六

阅《赤峰红山后》。晚间芮逸夫君宴客，邀余参加，皆总办事处及本所同人也。

### 3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将《赤峰红山后》阅毕。下午至新街口参观邮票展览会。顺便至萃耕书店一视，并无新得佳书，现下各西文书，多以美金标价，以避免更改价目之麻烦也。至中央日报社晤及徐希焘君。晚间至管饶谿君处，适吴祖襄君亦在座，闲谈一会儿，大家对于目前时局，都抱悲观，尤其是经济情形，恐不能支撑多久。



3月22日 星期一

阅毕岛田贞彦《考古学上より見たる热河》[《从考古学上看热河》](1—123页)。下午李光涛君讲演《明清史料之内容及价值》。傍晚陈援庵先生由北平来京，出席评议会，即下榻所内，前往谒见，承惠赐墨宝。胡适之先生来函，谓24日夜车来京。

3月23日 星期二

阅H. Terra, *Pleistocene formation and stone age man in China* (pp.1—403) [特拉：《更新世的形成与中国石器时代人类》]。敦煌汇款来信，晚上上街购物。董彦堂先生来信，因《甲编序文》末段为李先生所作更改，大发脾气。

3月24日 星期三

阅Teilhard de Chardin, *Early man in China* [德日进：《中国早期人类》](pp.1—88)。

3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二届第五次年会开幕，由朱院长主席，来宾有张群、戴季陶、于右任诸人。下午开会审查院士选举，余不必列席，故未去，在所阅《殷历谱》上编。

3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沈炼之先生来，陪之往访李雁晴、管雄、方光焘诸先生。晚间朱院长宴客，皆评议会同人，邀余等作陪。

### 3月27日 星期六

阅《殷历谱》上编。晚间评议会闭会，院士选举已完毕。闻共投票5次，数理生物二组，在第二次后即无增加，惟人文组第二次加柳诒徵，第三次加顾颉刚，第四次加余嘉锡，第五次加吴敬恒，始满81之数（第四次即满80人，但当时同人以数理组28人，人文组27人，生物组仅25人，希望生物组能增加，但终未能也。吴敬恒之加入，以朱院长之再三恳求，始于最末一次当选）。

### 3月28日 星期日

昨晚下雨，晨间至陈援庵先生处闲谈，少顷姚从吾先生亦来访陈先生，余曾以董朴垞君之《中国史学史稿本》交之审阅，陈先生阅后颇不满意，于书头略批数处。谓余云，如此类之书，最好劝之不必刊印，反发生坏影响。午后余到管饶谿君处，适池彪君亦在座。池君为国大代表事，连日挨饿请愿，殊为可笑也。旋与管君往觅袁简斋随园遗址及其茔墓，一代诗豪，长眠地下，楸梧萧条，令人不胜感慨系之。返舍后，在陈援庵先生处小谈，并以《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呈正，陈先生允携回北平阅后寄还。

### 3月29日 星期一

晨6时即起，送援庵先生至飞机场，以天雾，至11时始起飞。陈先生闲谈北平沦陷期中经过，以讲学报国，讲顾亭林《日知录》、全祖望史学、《通鉴》胡注，以寄其故国之思，虽经日方宪兵几度盘问，刚毅不屈，殊可佩也。返所后即午餐，饭后少睡，起来后写信。

### 3月30日 星期二

阅裴文中等《甘肃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初稿》，此系去年调查工作，今年油印出版，虽嫌简略，附图亦过少，迅速之程度，殊可钦佩，令余

增慚。

### 3月31日 星期三

阅徐中舒先生之《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论殷虚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约二万余言，以文字学及史籍传说为根据，颇多问题。晚间写了几封信，内一函复裴文中君，讨论甘肃史前文化。

## 4月

### 4月1日 星期四

阅《殷历谱》第三册。

### 4月2日 星期五

阅《殷历谱》。上午罗尔纲君来谈，罗君自复员后返贵县，以病家居，今始返京。下午杨绍震君来，已十余年未见面，杨君自民二十四年出国，最近返国，遂偕访萨本栋先生及梁方仲君。归来后校对《齐家期之墓葬》一文样稿。晚间胡适之先生早归，坐着无聊，叫老裴来喊余谈天，余正在读《殷历谱》，抛书去晋谒，谈到11时半始返室。胡先生自云：拟于最近半年内将《水经注》作一结束，此本为思想史中之一小注，竟费了四年多功夫，实为意料之外；此后拟续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即卷上亦拟重写，可将殷墟材料加入，此约需一两年的功夫；然后再写《中国白话文学史》，下卷也许改成为“活的文学”史，不一定是白话文学，如此可以收入《书》、《诗》二经，但此书也许不写，让别人写；另外，想写整个中国文化史。史学的工作，一部分是绣花针的校勘考据，一部分是大刀阔斧的通史。虽然现今的史学成绩尚不够作一成熟的中国通史，但是可以有一种看法仍可成立。虽然有许多史料尚须审查，但是至少知道某一些史料一定不能放进去。关于史料的辨伪及选

择，自信可以胜任。胡先生说到这里，又摇头说，可是我老了，还有这三大部书要写，颇有“日暮途远”之感。又说到他教了三十年来的书，没有教出一个可以传衣钵的徒弟出来，实在大部分上课听讲的学生，不能算是徒弟，真正可算徒弟的，只有罗尔纲君。当私人秘书，住在家中，因为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多在晚间，可以真正领教的只有住在他家中才可以做得到。王重民君在美国时，受影响亦不少，时常连着几天不断通信，连邮差都笑着说Love Letter [情书]。早期的北大学生，如傅、顾之流，当时即比老师读过古书为多，自然思想方面受影响，但是不能算是学生。当时以留学生回到北大，看到学生的程度已是如此，逼得自己努力用功。至于思想史方面的传人，似无其人，勉强或可算容肇祖君。文学史方面孙楷第君亦仅受影响，不能算是徒弟。胡先生说他自己成了社会中人物（Popular figure），不能脱离一切，从事研究，最好是像陈独秀先生一般，被关禁几年，如又可得阅书之自由，或可专心著作。否则像副总统这样任职，消闲无事，亦属不错，且地位较高，有些小事像写字之类（指着书架上一大堆人家敬求墨宝的纸），人家也不好意思来麻烦了。但是万一总统出缺，这又更加麻烦了。最好能有一职位，每天以二三小时挣钱吃饭，其余时间可专心研究工作，北大校长仍嫌过忙，希望傅孟真先生或蒋梦麟先生能够来代理一两年，自己可以脱离行政事务，专心研究工作。又谈到傅孟真先生及赵元任先生，以为皆是天分极高之人，很希望赵先生能早点回来，教出几个徒弟，否则要成绝学了；很可惜赵先生这几年浪费心力，尤其是替赵太太写自传及中国烹饪术之书，白费精神。胡先生越说越有精神，我劝他少耗心力于无用之事，多写些书来为后学楷模。11时始告辞而出。

（补记：

3月29日国民党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举行开幕式，胡适当时住在史语所楼上所长办公室内。4月2日晚尚约我到他那那里闲聊。4月4日没有回来，不告而别躲起来了。后来读到《年谱长编》，才知道内部情况：3月30日晨，蒋托王世杰转达借重胡适担任总统，胡允考虑。31日预备会议，胡为主席，午后3时王世杰再与胡详谈，以上午已向蒋复命，但胡仍未作决定，晚8时王又来劝，胡才说由蒋决定，可以接受。4月1日晚上胡去看王，又反悔了，说昨天决定未免太匆促

了，自谓身体健康与能力不能胜任，最好另觅他人。4月3日晚上王见蒋，汇报情况，说胡又迟疑起来，蒋约胡到他官邸中谈颇久，胡最后说由蒋决定。4月4日上午胡颂平来看胡适，胡告以前一晚的事，还说：“我可以当无为的总统，不能当有为的行政院长，只怕这个消息传出去，一定有不相识的新闻记者与不相干的人来访问，这里不能再住了，我不得不作短期的流亡，我马上到徐士浩先生家中去暂避几天。”是日国民党中央会开临时全体会议，蒋提出总统由国民党就党外人士提出候选人，只有吴敬恒、罗家伦赞同，余人坚决主张蒋为候选人。4月5日蒋告王以他的计划无法实现了，王转告胡此议虽外面已有传闻，但至此已成过去。是日国民大会选胡入主席团。蒋提出总统人选的标准：（1）在学术上有成就者，（2）在国际上有声誉者，（3）曾对国家有贡献者，因而提出胡适，言毕即退席，张群谓蒋要当有权的总统，不当无权的总统，可先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稍补宪法之缺点，皆大赞成，蒋亦首肯，改变前议。4月16日公布蒋为候选人，19日即当选。

1984年10月12日）

## 4月3、4日 星期六、日

阅毕《殷历谱》。

## 4月5日 星期一

今日《大公报》载，昨日国民党中央会，蒋介石谦让大总统，有希望胡适之出任之意。昨夜胡先生未返所过宿，恐在友人处躲避，抑觅一处闭门慎重考虑乎。又开始整理西北考察报告。

## 4月6日 星期二

描绘甘肃考古路线图，并附敦煌长城遗址考察图。今日王蔚文君来，开始为韩坦康君抄《武安五集》，王君来京候差逾年，颇为狼狈，

此书仅3万余字，10日可抄毕，抄费200万元或不无少补。晚间那廉君、曾昭燏二君来谈，胡先生遭提名为大总统候选人，据云星期日晨间得美国新闻记者电话，即躲往彭学沛公馆中，仅随身携带牙刷一把而已。

## 4月7、8日 星期三、四

连日描绘西北考察地图，计安西附近略图、甘川附近略图及金塔附近略图各一张。8日晚间西宁湟州中学前任校长刘鸿宾来访，与之相偕来者为新任校长靳重言君（河南沁阳人）。

## 4月9日 星期五

描绘民勤工作路线图。下午李小缘先生偕燕京哈佛学社副主任陈观胜及海陶玮（J. R. Hightower）二君来本所，导之参观各所。李君等辞去后，陈明达君来谈。

## 4月10日 星期六

描绘洮河流域史前遗址图。晚间至管饶谿处，贺昌群君处，适楼光来先生亦在座，闲聊到11时许始返。

## 4月11日 星期日

至中央博物院访向觉明君，昨日始由台湾开会返京，闲谈此次赴会经过，及中博院押运人员与蒋复璁馆长吵架事。旋至盐务总局访叶潜虎君，闻将于最近调粤，适林书骞君亦来，遂留其处晚餐。

## 4月12日 星期一

阅《台湾文化论丛》第一辑中金关大丈等之《台湾史前文化》论

文。今天起，洗印西北考查照相。

## 4月13—16日 星期二—五

天气忽变，下了两天的雨。阅毕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Sinkiang* [ 贝格曼：《新疆考古调查》 ] ( pp.1—285 )。

## 4月17日 星期六

阅毕郭沫若《十批判书》( pp.1—431 )。开始写洮河流域史前考古报告。

## 4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与高晓梅君上街购物。下午与高晓梅君参加民族学会第三次年会，未等到散会，即与高君溜出来，至李济之先生处小坐。返舍后写了几封信。

## 4月19日 星期一

开始整理洮河流域之史前遗物。下午阅Gooch, *History & Historian of the 19th Century* [ 古奇：《19世纪的历史与历史学家》 ]。自己总是对于书籍比较对于实物兴趣浓厚。今日号外公布蒋氏当选大总统。晚餐后与高晓梅君上街瞧热闹，由成贤街碑亭巷至国民大会堂前，转由丹凤街返所，除了公共机关及两三家店铺挂上国旗，其余与平时无异，因为一般老百姓对此事早已不觉兴趣了。

## 4月20日 星期二

整理洮河流域史前遗物。下午管雄君来谈。晚间至湟川中学前任校

长刘鸿宾君处小坐，遇及西宁省秘书韩君。返舍后写了几封信。

## 4月21—24日 星期三—六

整理寺洼出土之陶器，洗刷拼合。

## 4月25日 星期日

赴中央博物院，以曾昭燏君宴请胡适之、俞大维、曾宝荪诸先生，邀余作陪也。谈及今晨副总统选举，此类事令人又可笑又可气也。饭后在向觉明先生处闲谈，知向君近为中博院开幕事，与馆中当事人闹得脸红，谓已决定7月离京或许提早云云。晚间至亢甫二哥处小坐。

## 4月26—30日 星期一—五

整理寺洼陶器，亲自修补，变成技工了。

# 5月

## 5月1日 星期六

阅Minus, *Arts of the Northern Nomads* [米纽斯：《北部游牧民族的艺术》]。

## 5月2日 星期日

上午与王则诚君偕往国民大会堂参观。下午至夫子庙及太平路购书。晚间与高晓梅君同往访徐中舒先生，闻徐先生将于明日飞蓉，未遇；至劳贞一君处小坐，又至董彦堂太太处询问董先生归期。旋偕高、



劳二君再往访徐先生，未遇，留一字条而归。

## 5月3、4日 星期一、二

又是凑拼及修补寺洼出土陶器。

## 5月5日 星期三

将剩余的一个已凑拼而未粘合的大陶器，交胡占魁君代为粘合。自己腾出功夫阅R. F. S. Starr, *Indus Valley Painted Pottery* [ 斯塔尔：《印度河流域的彩绘陶器》 ]，作札记。

## 5月6日 星期四

阅毕斯塔尔《印度河流域的彩绘陶器》（pp.1—100）。晚间胡适之先生离京赴沪返平，至其寓所送行。胡先生谈及《史语所集刊》目录之英译，颇不满意。今日《大公报·出版界》副刊，有于鹤年批评本所集刊新出之四本，谓有系统之长文与读书札记各占一半，札记不能称论文，似不及战前出版者之佳。

## 5月7日 星期五

昨夜失眠，今日精神不佳。阅古奇《19世纪的历史与历史学家》。

## 5月8日 星期六

校对《集刊》20本之《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一文。晚间上街购物。连日物价又大涨，金价已达6000万以上，殊为骇人。

5月9日 星期日

阴雨。在家一口气阅毕古奇《19世纪的历史与历史学家》（pp.1—592）。此书不但包罗19世纪之史学，渊博宏大，且能将史学受当时之影响，及史学之影响于时势，亦连带叙述，具见史识，诚为不多得之书也。

5月10—12日 星期一—三

测量寺洼陶器，作记录。阅Shotwell [ 肖特韦尔 ] 《西洋史学史》中译本，并根据原本增订版稍加修改。下午周法高君讲演《谐音》。晚间与高晓梅君在董同龢君处闲谈。

5月13日 星期四

将寺洼陶器测量、记录完毕。萨总干事见告，立法院仍有人进行推傅先生为副院长候选人，彼令余又荪与芮逸夫二人设法打消之，初拟拍电报，后决定送消息登报云云。

5月14—15日 星期五—六

阅H. L. Movius, *Early Man and Peistocene Stratigraphy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 [ 莫维斯：《亚洲南部和东部的早期人类与更新世地层学》 ] （pp.1—113）。此书将近二十年来之印度、中国、缅甸及爪哇之新发现作一综合研究，颇为精确，值得一读。

5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王天木君来谈中博院开展览会事。下午青岛大学赵太侔校长来，拟借住所中数日。晚间写了几封信。

## 5月17日 星期一

描绘寺洼山墓葬图。下午与郭子衡先生等赴中央博物馆参观预展。今日立法院选举副院长，胡先生将致汪少伦的信在今晨报上发表了。下午票选结果，陈立夫343票，傅236票。余返所后，即草一函致傅先生。晚间上街购书。

## 5月18日 星期二

描绘寺洼山墓葬图。下午接亢甫二哥来信，知瑞墀侄媳云邨女士已于14日伤重不治逝世。晚间至二哥处劝慰之。

## 5月19日 星期三

阅鸟居龙藏《满蒙の探查》。上午赴中央图书馆参观善本展览会，晤及蒋慰堂、刘国钧、胡小石诸先生。下午陈槃庵君返所，请假已近六个月。

## 5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与总办事处王恩隆秘书赴总统府观礼。下午读鸟居龙藏《满蒙の探查》，并对照中文译本（《满蒙古迹考》）。晚间上街购物。

## 5月21日 星期五

阅毕《满蒙古迹考》（1—245页）。傍晚，访中大贺昌群君。经中大操场时，左派学生正在草场开晚会。纪念五二零事件也。

## 5月22日 星期六

修改《新获之敦煌汉简》一文校样。上午胡厚宣君来谈。傍晚偕王则诚君往谒姜立夫先生，姜先生新自美国归来，自重庆一面后已五六年，见面时尚记得余，稍谈后，即辞去。旋赴亢甫二哥处。

## 5月23日 星期日

修改《新获之敦煌汉简》一文校样。至陈槃庵君处闲谈。晚间写信数封。

## 5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持格兰维尔教授之信，往见Lynda Grier [林达·格里尔]。据云，为Beads [珠子] 编目似非其资助研究范围，虽已记入名单中，然机会最少。最后云：I think Prof Glanville will get some other chance for you, pass back the baby to him [我想格兰维尔教授会让我另有机会将拙作再交给他]。下午整理寺洼出土彩陶。晚间罗尔纲君来谈，并持赠其所著之《师门辱教记》。谈及史学会会上，对于汤象龙君之脱离社会学所经过，及与梁[方仲]、吴[晗]交恶之经过，皆言之甚详。罗君忠厚人，自谓汤君离所时，本拟连带脱离，后以当时适奉命调查金田未毕，故复命后始离所，其后以桂林沦陷，不得不避难来李庄，汤君似未能了解其苦衷，对之颇生误会也。

## 5月25日 星期二

阅朱剑心《金石学》，此书系新出版者，碑版方面采录叶昌炽《语石》，铜器方面杂采王国维、容庚诸文，并未见佳。下午朱院长邀在京各所同仁茶点招待，聚于中研院大礼堂。晚间石钟健君约余等晚餐，饭后在董同龢君处闲谈。

## 5月26日 星期三

阅乡先辈张之纲《毛公鼎斟释》，乃周邦基君所赠者，汇抄徐、孙、二吴之说，间附己见，未有创获。

## 5月27日 星期四

陈受颐先生来京，住在院中数日，今日返沪转平，晚间往送行。至成贤街探视郭子衡先生之疾。

## 5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数学所陈省身君介绍一来华讲学之美国加州大学教授 Lessing [ 莱辛 ] 夫妇来所参观。下午接傅先生来信，关于加薪晋级事，及辞退岑仲勉先生事。前者与萨总干事商量，决定候傅先生返国后再决定。后者与李济之先生及陈槃庵君商量，决定由陈君先去函劝告。晚间写长信给傅先生。

## 5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陈槃庵君来通知，谓岑仲勉君决定辞职，此事即可如此解决。下午赴中央博物院参观展览会，在向觉明先生处闲谈，知他又与曾昭燏君吵嘴一次，决定六七月返平，已草函致杭 [ 立武 ] 辞职。

## 5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陈穆庵先生来谈，并携其子及甥来参观古物。陈先生新由温州返里，谓故乡治安不佳，前途堪虞。阅陈垣之《明末滇黔佛教考》前三卷。

## 5月31日 星期一

晨间上海市博物馆杨宽、蒋大沂二君来所参观古物。外交部叶公超次长来所，赠予本所王莽时铜制车器，系其叔叶誉虎旧藏，原拟送中央博物院者也。下午将寺洼陶器以石膏修补者染色，以便照相。

## 6月

### 6月1日 星期二

为西北考察团照片另编总号，贴在照相簿上。晚间阅毕陈垣《明末滇黔佛教考》。

### 6月2日 星期三

继续贴编西北考察团照片。

### 6月3日 星期四

将西北考察照片，粘贴完毕，共贴830张，可用者不及半数，殊为痛心。其中有百余张，摄照颇佳，以交照相馆冲洗，浓淡条痕布满全幅，殊为可惜。而沙井及武威之底片，广元被劫时失去10卷（约百张左右），更为可恨。晚间应蒋复聪馆长之约，宴于中央图书馆，原为请郑西谛先生，以有来信云3日来京参观展览会，今晨往接，始知3日晚车，明早始抵京，吾等白吃一顿，在座有马叔平、徐森玉、贺昌群、卢冀野、胡小石、韩儒林，及本所之李济之、劳贞一、陈槃庵、王之屏诸先生。卢冀野先生谈锋最健，述及最近逝世之吴廷燮老先生轶事、金陵掌故、汪精卫梅花山坟被毁等事。最后提及春镇江金山寺之被焚，起火原因由于宪兵造饭，失火后竟自开拔，及他人发现，已成燎原之势，因之慨叹天下名山皆兵占之不幸。散席时已11时许矣。

## 6月4日 星期五

上午钟道铭君来谈。钟君新由广州中山大学返京，陪之晋谒李济之先生。今日几花一天的工夫，为石璋如君阅《文献中周都与实地考察》一文，以彩陶为周文化，至殷末犹然，未免想入非非，除为之改了几个错字，其根本错误，无法可改。晚间与钟道铭、王抱冲君处闲谈。

## 6月5日 星期六

上午郑振铎先生来，接洽照相古物事，并承惠赠《西域画》一部。下午与陈槃庵、逯卓亭二君赴游介眉君处闲谈。晚间王则诚君邀余看电影，顺途至中央图书馆访郑西谛先生。

## 6月6日 星期日

上午至李济之先生处闲谈，郑西谛先生亦在座。下午偕高晓梅君往中博院参观展览会，遇及向觉明先生。晚间至峨嵋路，知石璋如君已于今晨迁往九华山宿舍；在潘实君处闲谈一会儿。

## 6月7日 星期一

整理石君所摄之千佛洞照片，拟将一部分付印。上午向觉明先生来，邀李先生赴中博院参观，李先生告以事忙，后天再去。晚间考古组请客，有郑西谛、蒋慰堂、李春昱、杨克强诸先生，余喝酒颇多，客散后即呕吐。酒席580万，共用1036万。

## 6月8日 星期二

今日天气奇热。上午沈鉴君来，陪之赴梁方仲君处，接洽应聘武大教席一事，沈君尚未决定也。阅Ancient India [《古代印度》] (pp.1

—3)。

## 6月9日 星期三

今日为院庆，放假一天。晨间闻蔡夫人由沪来京，前往晋谒。下午赴街上购物，近两天百物飞涨，经济情形愈来愈劣。傍晚6时，行蔡先生铜像揭幕礼，由蔡夫人揭幕，摄影后，至草场晚餐。餐后忽大雨，平剧及电影改在总办事处礼堂举行，余未去看。阅《古代印度》。

## 6月10日 星期四

阅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中午朱院长宴请蔡夫人，由院中同人作陪，共三席。

## 6月11日 星期五

今日端午。晨间与王明君去管饶谿君处，过节吃粽子，喝了点高粱酒。返所后，将千佛洞照片（石君所摄者）检出一部分交李廷春印。傍晚大雨如注。

## 6月12日 星期六

晨间至郭子衡先生处闲谈，知董先生信中附有美钞，归来检视，已于邮程中被偷，幸拆信时有高、劳二君在侧，乃至董太太处声明，并函告董先生。整理寺洼出土之仰韶期陶片。下午至商务选购本所之书。

## 6月13日 星期日

今日下雨，未出门。校读《永嘉诗人丛书》中之《玄觉永嘉集》及《瓜庐诗》。



**6月14日 星期一**

将寺洼A区出土物编号登记。晚间上街购物，连日物价又大涨。

**6月15日 星期二**

将寺洼A区出土物编号登记。贺昌群君来，又约余下学年担任考古学课程，允加考虑。

**6月16日 星期三**

描绘寺洼A区墓葬图，颇费工夫。

**6月17日 星期四**

将寺洼B区出土物编号。

**6月18、19日 星期五、六**

开始写作《临洮寺洼山发掘记》。

**6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赴中央博物院邀向觉明先生晚宴，中午在王天木君处午餐。返所后，杨绍震君来访，偕往晤贺昌群先生，以贺先生拟约杨君下学期在中大担任美国史也。晚所中宴请向觉明、岑仲勉二先生，连主人共八人。

**6月21日 星期一**

昨日多喝了点酒，今日精神不舒。阅梅原末治《古代北方系文物的研究》。

## 6月22、23日 星期二、三

继续写作《临洮寺洼山发掘记》。

## 6月24日 星期四

今晨大雨。阅J. Hackin, P. Pelliot etc, *Studies in Chinese Art and some Indian Influences* [哈金、伯希和等：《中国艺术与某些印度影响的研究》]（pp.1—64）。

## 6月25、26日 星期五、六

继续写作《临洮寺洼山发掘记》。

## 6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偕董同龢君赴太平路为傅乐焕君购书。下午为郭子衡先生校阅《古玉新詮》。晚间至李济之先生处闲谈。

## 6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将郭先生之《古玉新詮》交还去，并加讨论。向觉明君电话约晚间赴其寓所闲谈，因向君不日离京北返。傍晚细雨，至中博院，晤及向君，王天木君亦在座，王君描述河南人之个性，令人喷饭。

## 6月29日 星期二

继续写作《临洮寺洼山发掘记》。晚饭后，与王化君偕往访王抱冲君，知己于昨日考毕赴沪。返所后，张朝楚及翁同文二君来访，翁君不久将赴英，来询英国学校情形也。

## 6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又将敦煌出土之唐俑开箱，取出数件，交王文林君修补。晚间偕劳贞一、石璋如、高晓梅三君往访河南大学校长姚从吾先生，慰问其逃难之苦。姚先生对于北平诸教授通电反对轰炸一事，颇表不满，谓若非空军掩护，恐河大师生皆无法逃出云云。旋至凌纯声先生处闲谈，以凌先生已辞去边疆教育司司长之职，专任边疆文化教育馆馆长，前往道贺也。

## 7月

### 7月1日 星期四

写作《寺洼山发掘记》。这篇文章开始于6月18日，旋作旋辍仅写了一半，将彩陶期的遗物写毕。

### 7月2日 星期五

上午至贺昌群先生处，将所借之伯希和《记安阳殷陵发掘》一文还去。贺先生邀余下学期担任考古学课程，并嘱余代邀罗尔纲、陈槃庵二君，能否在中大开课。回来后，至梁方仲、罗尔纲二君处稍谈，罗君有允诺之意。下午校阅《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一文抽印本。晚间为向觉明先生送行，并托其带殷虚照片给郑西谛先生。罗寄梅君乘吉普车来接向先生，并谈及印制《万佛峡图谱》一事。

7月3日 星期六

续作《寺洼山发掘记》，将已写好部分加以修改。今日大雨，天气忽凉。

7月4日 星期日

上午赴太平商场购物。下午赴高晓梅君处闲谈。往石钟健君处探病。至林济君处为管雄君打听新闻局职事。晚间赴耀宗二哥处闲谈。

7月5日 星期一

校改《齐家村墓葬之新发现》抽印本，将二种抽印本分别邮寄友人。下午本所学术讲演会，严耕望君讲《汉代郎吏制度》。晚间至管希雄君处，以其夫人暑假返里，托带衣料也。

7月6日 星期二

修改并誊抄《寺洼山发掘记》已写成之部分。今日台风过境，暴风大雨，不知故乡亦受影响否。

7月7、8日 星期三、四

修改并誊抄已写成的《寺洼山发掘记》。晚间至贺昌群君处闲谈。

7月9日 星期五

继续昨日工作，将彩陶花纹部分重新写过。晚间接洽丁贤明弟职业事，知王天木君将于17日在沪结婚。

## 7月10日 星期六

将寺洼遗址A及B出土物全部照相，以便作登记之用。下午常书鸿君来谈，新由西北来京。晚间至管雄君处，其夫人改期明日返里，又与管君偕往访李雁晴先生。

## 7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常书鸿君来，旋与常君同往访马叔平先生，归来后即留常君便饭。下午又与常君同往访凌纯声先生。晚间与高晓梅君同至岑仲勉先生处送行，以岑先生明日一早即上船离京也。又在郭子衡、李济之先生处小坐。连日天气炎热，精神不佳。

## 7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亢甫二哥来所参观，并借去卡几中山服一套，预备明日往地政部谋事，以有人介绍之为地政部技正也。誊抄《寺洼山发掘记》。晚间赴北大招生委员会之约，在总办事处晚宴。

## 7月13日 星期二

继续誊抄《寺洼山发掘记》。午后晤及常书鸿君，决定请人抄写《西夏国书类编》及《番汉合时掌中珠》。傍晚至姚薇元、韩儒林二君处闲谈。今日派人往地质所购书，谓自前日起，已涨价为原来之三倍，只得等薪贴补发后再购。

## 7月14日 星期三

继续誊抄《寺洼山发掘记》。今日下雨，天气稍凉。

7月15日 星期四

将已写好之《寺洼山发掘记》誊抄修改完毕，现仅余墓葬部分及遗物登记表未作。晚间罗尔纲来谈，谓谷霁光君邀之赴中正大学讲学半年，尚未能决定。闲谈一会儿后，取去余在英伦所作关于太平天国史料之札记数纸。

7月16日 星期五

阅Garrod, *Environment, Tools & Man* [加罗德：《环境、工具与人》] (pp.1—30)。中午沈镜如君来，知己就农林部之职。

7月17日 星期六

开始写寺洼采集遗物表。

7月18日 星期日

将新获邮票贴粘上簿。下午重读米纽斯《北部游牧民族的艺术》。

7月19日 星期一

编寺洼出土遗物表。为《新获之敦煌汉简》一文三校付印。闻高晓梅君于今晨诞生一子，晚间前往道喜。

7月20日 星期二

继续昨日工作。晚间赴中博院向王天木君及赵指南小姐道喜，二人于17日在沪结婚，新返家中。

7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常书鸿君来，为已得教部批准在京开一展览会，又交余以南疆公路局梁汉伟君之信，述及安蝶列河发现古城事，余乃为之查书，以便其作复。劳贞一君以其新作《论中国造纸术之原始》见示，为之指正数处。下午将寺洼A区古物采集登记表写完，尚有B区出土者未写。

7月22日 星期四

今日开院务会议，开了一天还没有议到提案。晚间与所中同人宴请王天木君夫妇。接傅先生来信及所附购书发票，赶办申请许可证。

7月23日 星期五

继续院务会议，一直开到晚间8时半始散会，尚有经费各案留待明日讨论。

7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开院务会议至下午1时半，始将预算案通过。下午赴考试院，为北大，清华等监考。晚间姚薇元君来谈，并云明日宴请潘家洵君，约余作陪。

7月25日 星期日

为北大，清华招生监考。晚间与潘家洵君应姚薇元君之约，在其家晚餐。

7月26日 星期一

将寺洼B区出土遗物登记表作毕。天气炎热，工作效率减低。晚间胃病又发，呕吐两次。

## 7月27日 星期二

开始写寺洼墓葬部分。赴行政院，晤及梁颖文副处长，接洽傅先生书籍进口事，由院方出面转请行政院办理。

## 7月28日 星期三

阅Pumpelly, *Exploration in Turkistan* [庞佩利：《土耳其斯坦考察》]。

## 7月29日 星期四

为敦煌艺术所展览会，草《敦煌千佛史略》稿。晚间管饶谿君来谈。

## 7月30、31日 星期五、六

写寺洼墓葬记载表。31日晚间与王化君至王抱冲君处闲谈，至12时始返舍。

# 8月

## 8月1日 星期日

上午将《敦煌千佛洞史略》誊抄一过。写了几封信。



8月2、3日 星期一、二

继续写寺洼墓葬记载表。阅毕庞佩利：《土耳其斯坦考察》第1卷。

8月4日 星期三

继续写寺洼墓葬记载表。晚间至峨眉区石钟健、董同龢二君处闲谈。回来发现丢了钥匙，颇为着急。

8月5日 星期四

今晨发现，昨晚所丢的钥匙，掉在董君家中，失而复得，颇喜。上午开宿舍建筑委员会，决定添盖丙种4家、乙种8家，竟开了一上午。下午续写寺洼墓葬记载表。

8月6日 星期五

写《寺洼墓葬》中葬俗一节。晚间晤及常书鸿君，知己决定于14日起开展览会，地点即在中央研究院。常君要我代作说明书中之“千佛洞史略”，并须加英译。又往访凌纯声先生，为凌先生提出辞却第四组主任也。

8月7日 星期六

上午贺昌群君来托代约陈槃庵君至中大教书，陈君婉辞。贺君述及中大史学系解聘教授姚××君，曾在行政院控告中大排挤外校教授，又在总统府控告贺君思想左倾，同情共党，呈文皆转中大，周校长交贺君一阅，一笑置之。

8月8日 星期日

为敦煌艺所展览会写英文说明书。今日天气炎热，打字时汗出如珠，湿透汗衫。

8月9、10日 星期一、二

续写《寺洼墓葬》中葬俗一节。晚间阅《首都志》卷上。

8月11日 星期三

写毕《寺洼墓葬》中葬俗一节。阅毕《首都志》卷下。闻交通部曾秘书已为丁贤明表弟补一空缺。晚间至王天木君处催稿，并接洽贤明表弟事。

8月12日 星期四

开始写《寺洼墓葬》中陶器一节，预备本星期将之写毕。晚间至常书鸿君处，送去《千佛洞史略》之中英文稿。展览会已展期至21日预展。常君欲人襄助，乃荐王化君明日前往助理。

8月13日 星期五

作寺洼出土陶器表，计算指数，颇费时间。下午罗尔纲君来谈。

8月14日 星期六

李启生君之太夫人逝世，李君不能前往奔丧，颇为哀痛。同人为之筹赙仪，余适得稿费千余万元，即致送千万元（《文物周刊》93期，上海《中央日报》7月21日登出，题为《敦煌石室题识后记》）。晚间上

街购物，写《寺洼墓葬》陶器一节。

## 8月15日 星期日

修补寺洼陶器。这两天为着候贤明表弟来京，竟不敢出去，连搬家的事也延搁下来。今日接他的信，知道他以病需再迟十几天出来，即去电催促。

## 8月16日 星期一

写《寺洼墓葬》出土陶器一节。晚间搬回峨眉区宿舍去住，以明日傅先生可以抵沪，虽已在成贤街为之预备宿舍，但为其午睡，不能不在所中又预备行轺。

## 8月17日 星期二

续写《寺洼墓葬》出土陶器一节。接上海电话，谓傅先生已抵沪，今晚夜车来京，令事务室预备迎接车辆。晚间又接电话，谓傅先生以腹泻改后天夜车，又通知各处告诉延期事。晚间管饶谿君携其幼子嗣旦来索外国旧邮票，与管君坐在庭院中闲谈。

## 8月18、19日 星期三、四

继续写《寺洼墓葬》陶器形式一节，因分合种类不易，颇费斟酌。

## 8月20日 星期五

晨间至下关车站接傅所长，俞大维、朱家骅二部长亦到站迎接。傅先生已较前瘦得多，闻体重减轻20多磅。

8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开茶话会，欢迎傅所长及傅太太。今日敦煌艺展开预展，要人如于右任、孙科、邵力子、朱家骅等都来参观，颇为热闹。晚间与傅所长谈所中各事，自下星期起即不再负责。

8月22日 星期日

今日大雨。在所中写了几封信。晚间至王之屏君处闲谈，王君将出国求学。

8月23日 星期一

将《寺洼墓葬》陶器部分写毕。晚间至傅先生寓所，谈所事。傅先生赠以美国所购之工作衣。

8月24日 星期二

开始写作《寺洼山发掘记》结论部分，以材料不够，殊难下结论也。下午赴市立医院检查肺部，以同事石钟健、璋如二君，皆已先后发现有肺结核，为预防计，殊有检查之必要也。

8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同乡游于默、苏渊雷君偕同章斗航君来所参观。

8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赴市立医院询问前日检查结果，怀抱着不安的心情，也许是判定了肺部有疑问，再照X光，我连500万元的照费都预备好了，结果是肺

部健全，喜出望外。下午续写《寺洼山发掘记》结论。

## 8月27日 星期五

今日为孔子诞日，休假一天。家居无事，阅White, *The Lost World: Romance of Archaeology* [怀特：《失去的世界——考古学的传奇故事》] (pp.1—225)。中午至所中，闻上午潘怀素君曾来访。

## 8月28日 星期六

开始誊抄《寺洼山发掘记》清稿。上午开所务会议，余未列席。散会后，闻今年晋级问题，余已获通过，将提交院务会议，大致无问题。下午与高晓梅君同往石璋如君处探病，所务会议通过予假三月，并给800金元券养病费。

## 8月29日 星期日

晨间在办公室誊抄《寺洼山发掘记》，又写了几封信。下午贤明表弟由家乡来，即偕之逛玄武湖，略谈故乡情形。告之已将中博院之事辞却，专向交通部进行，决无问题；贤明颇以路远为嫌，打电话通知交通部曾秘书托之照顾。

## 8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开所务会议，为今年晋级加薪事，至11时始毕。出来后遇及贤明表弟，知上午已去过交通部，各事已洽妥，明日赴公路总局，接洽赴长沙旅程及旅费等事。晚间赴朱部长公馆，朱部长为傅先生夫妇洗尘，约余及芮逸夫君等作陪也。在座者有山东教育厅长李泰华、立法委员刘震东、王隽英（即一届国大之花），11时许始散。

8月31日 星期二

誊抄《寺洼山发掘记》。为着聘请西文书库管理员事，跑了两趟管饶谿君处，以管君之堂弟管师雄君拟应聘也。晚间与贤明弟至中大及中央图书馆。

## 9月

9月1—3日 星期三—五

誊抄《寺洼山发掘记》并加以修改。2日下午与贤明表弟赴鸡鸣寺、台城及胭脂井。3日贤明表弟将赴长沙，借去3000万元。

9月4日 星期六

上午考古组开会。

9月5日 星期日

随傅先生赴中央博物院，以王天木夫妇为傅先生夫妇洗尘也。参观中博院新房子一周，傅先生对此富丽堂皇之院舍，亦羡慕不置。余以昨日着凉，今日身体不舒。

9月6日 星期一

誊抄《寺洼山发掘记》。晚间至梁方仲君处闲谈，其夫人携其子女返粤一年，最近始返京。今日下雨，天气颇凉，身体仍不舒。

9月7日 星期二

誊抄《寺洼山发掘记》。傅先生今日自立法院开会返后，忽召余往谈，述中博院事。

## 9月8日 星期三

上午奥国驻华公使施德复（Dr. Felix Stumvoll）偕其随员施华滋（E. J. Schwarr）来所参观。傅所长以事赴镇江，由余导之参观。下午张立人君来京觅职，即寓余处。

## 9月9日 星期四

将《寺洼山发掘记》誊抄完毕。初稿已大致完成，约3万字左右。

## 9月10日 星期五

阅毕G. Childe, *Archaeology and Progress* [柴尔德：《考古学和进步》]（pp.1—120）。因为赶写《寺洼山发掘记》，久不阅整本的书，今日又可整天阅书了。

## 9月11日 星期六

挑选《寺洼山发掘记》之图版。下午林希骞君来，谓张立人君已被允许介绍至镇江地政局，惟江苏省政府正在改组中，待二星期左右始能发表。

## 9月12日 星期日

偕张立人君往游灵谷寺、烈士塔、谭墓及中山陵。今日天气颇佳，游人甚多。返程在中山陵前候车达一小时，仍无希望，愤而徒步至中山门，然后乘马车至大行宫返所。

## 9月13日 星期一

至管饶谿君处，知希雄君已有电来，允18日动身，盖拟在家过中秋节后再来也。下午探视高晓梅君之病，以天气骤寒伤风也。余已分配到丙种房子，允与之互易。晚间至李济之先生处，告以中大拟邀余教考古学一事，李先生以为不妨一试。

## 9月14日 星期二

晚间与管雄君同至朱志奋君处晚餐。

## 9月15日 星期三

张立人君决定赴沪候轮返里，陪之游玄武湖，晚宿余宿舍中。

## 9月16日 星期四

至总办事处参加建筑委员会开标。

## 9月17日 星期五

晨间胡适之先生由平转沪来京。中午傅先生拉余陪胡先生一同出去用餐，余推却而未见允。至傅先生家中，邀傅太太同往，此时傅先生忽觉肚子不适，留在家中不去，余颇窘，以未带钱也。乃向傅先生借钱，然后陪傅太太及胡先生上街。想不到今日中秋，政府推行节约，不准摆酒席，故各菜馆如曲园、梁园皆关门，好不容易找到安乐厅，点了二菜一汤，连小账是5金元券（1500），幸得借了钱预备会钞。在胡先生处闲谈，知近来除了弄《水经注》外，又作《直隶河渠志》与《畿辅安澜志》的考证。闻前书稿本在嘉业堂，近已散出，不在中央图书馆，即在浙江大学。晚间至亢甫二哥处过节。



9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又开建筑委员会，为建筑化学大楼也。上海霞飞路屋出售得款30万金元，筑化学大楼，尚稍不够。下午至中央图书馆，遇及屈万里君，知《直隶河渠志》确在其处，大喜，即借来，转交与胡先生。（补记：胡适于是年10月3日所写《中央图书馆所藏〈直隶河渠志〉稿本详目》（《大陆杂志》7卷3期）即此书也。）林超君来约余为中英文化协会讲演。

9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陈穆庵先生来，借去《浙江学报》一册。下午在所阅读李济之先生《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锋刃器”。

9月20日 星期一

与李济之先生讨论其所著之《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下午为《寺洼山发掘记》贴图版。晚间至胡适之先生处闲谈。胡先生谓佛教传入中国史之初期，海路或较陆路更重要，希望能由考古学方面找出证据来证明。文献方面，白马寺之传说，虽为后起，然下列之五大证据，似不能抹杀：（1）楚王英之事；（2）汉桓帝于宫中祀浮屠老子；（3）襄楷；（4）笮融；（5）《牟子·理惑篇》。又云，海道至交州后，又由水道至苍梧，更北即可至湘，或由番禺越五岭至湘，佛教传播或先至南方云云。

9月21日 星期二

粘贴《寺洼山发掘记》图版。上午吊余又荪夫人之丧。下午陈援庵、余季豫二先生由北平来，前往晋谒。旋赴李济之先生处，遇及冯芝生、杨遇夫、梁思成先生。

9月22日 星期三

将《寺洼山发掘记》图版粘贴完毕。晚间董同龢君请杨遇夫先生晚餐，邀余作陪。

9月23日 星期四

晨间李雁晴先生来，陪之往访杨遇夫先生，二位通讯商榷学问，已达20余年，今日始晤面。10时院士会开幕，到会院士50余人，以蒋总统亲自出席致辞，故来宾加限制，须佩来宾证。开幕后，朱院长主席，蒋总统致训辞后即退席，朱致开幕辞。院士代表翁文灏、张元济、胡适三人先后致辞，其中以张老先生痛斥内战，阻碍建设及学术之发展，措辞沉痛，最为动人。下午抄录“寺洼山发掘采集遗物登记表”。晚间至贺昌群君处闲谈。

9月24日 星期五

将《寺洼山发掘记》修改完毕。下午丁梧梓君由美国返京，同人邀之赴曲园为之洗尘。同时饯余逊（让之），以其陪其尊翁季豫先生来京也。

9月25日 星期六

汤锡予先生约谈，知为北大五十周年纪念，欲向罗寄梅君借用千佛洞的幻灯及电影，及打听陈万里君现下住址。下午陪杨遇夫先生往访李雁晴先生，坐谈片刻；又偕往访贺昌群、罗根泽二先生，皆未遇。晚间至九华山宿舍，探视石璋如君之疾，并送去苏秉琦君所赠之《瓦鬲之研究》。返峨眉区宿舍，在潘实君、高晓梅君处闲谈。

9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所中请人文组院士开茶话会。到会者有陈援庵、余季豫、杨遇夫、冯芝生、汤锡予、胡适之、傅孟真、李济之、梁思成、王宠惠、周绶生、萧公权诸人，所中诸同人亦皆与会。散会后，由傅、李二先生招待午宴，宴后引导参观。傍晚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鸡尾酒会。散会后，与梁方仲君偕往王抱冲君处，适王君宴请吴组湘、施其南及姚薇元三君，遂邀余等二人一同入席，饭后闲谈至11时许始告别。梁方仲君惧其夫人责其晚归，邀余过其家小坐以为证人，梁太太微愠，形于辞色，梁君陪笑解释，殊为有趣也。

## 9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华负责人Sneed [ 斯尼德 ] 偕Purnell [ 珀内尔 ] 来所，导之参观。傅先生乘汤锡予、余让之二先生在京之便，约余一起商榷平处 [ 史语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 ] 之事，至午始散。下午为汤先生打听陈万里之现在通讯处，又约罗寄梅君来谈。晚间至陈援庵先生处闲谈，以其明日即赴平也；又偕陈槃庵君往谒余季豫先生父子，未遇。

## 9月28日 星期二

阅石璋如君《小屯出土的整套兵器》稿本，此篇所用之发掘材料甚为重要，惜石君未能善为利用，不相关之假设太多。今日院务会议，通过余晋级为专任研究员。又郭子衡先生加薪至640元一案，遭否决，仅加一级。闻郭先生大不满意。谓嫌其老朽。

## 9月29日 星期三

草拟《寺洼山发掘记》英文撮要。下午罗寄梅君来，介绍之见汤锡予先生。

9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管希雄君由故乡来，入所管理西文图书。继续写作《寺洼山发掘记》英文撮要。李济之先生将于明日与胡适之先生赴武汉大学讲学，故今日将余之《寺洼山发掘记》校阅完毕，大致无问题，惟文辞方面及专名统一方面，须稍加修改。晚间与丁梧梓、萨本栋先生等在胡适之先生房中聊天。胡先生自谓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即能做诗填词，欲拟杜即拟杜，欲仿宋即仿宋，文章亦能写得通顺，惟学字最差劲，临帖摹碑，皆不成功，老师汤某亦谓其学字失败，其后不再临摹碑帖，惟作文稿时一笔不苟且，手稿当在千万字以上，经此训练后，乃敢为人写屏幅对联。又自谓《胡适文存》三集，皆亚东老板汪原放代为搜集已发表稿子，排定篇目，经本人阅过后，去取选择，并修改其次序，然后付印。《文存》能得印出，实出版人之努力，故虽不获分文版税，亦无怨言。萨先生自述其在英出版之 *Fundamental of Alternating-current Machines* [《交流电路原理》]，将文稿送与三家书店审查，首二家审查结果皆加拒绝，McGraw Hill Book Co. [麦高希尔图书公司] 为最后一家，且已有同性质之教科书三种，以为希望甚低，与经理相见时，心中怦怦，经理令文牍去取审查书，谓审查意见尚佳。然第一家亦谓其书颇佳，但标准过高，恐销路不佳而加拒绝。故经理未下断语以前，仍极不安，经理令文牍将审查意见重打一副本，最后始云：“Are you prepared to sign the contract [你是否准备签这合同]？”至此始得放心，而深羨胡先生未写稿子以前，即有出版家来预定稿子也。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五

修改《寺洼山发掘记》。晚间至汤锡予先生处送行，以汤先生明晨即返平也。

10月2日 星期六

修改《寺洼山发掘记》，并即誊抄清本。

10月3日 星期日

将《寺洼山发掘记》的15个插图，写上标题；又将百多个注释引用西书处打字，竟忙了一个星期天。

10月4日 星期一

上午校阅王天木《指南针考》。下午乐梅江君来访，兰州一别，倏已三年。旋陪伴高晓梅君往访罗氏基金驻华代表Dr. Watson [沃森博士]，接洽申请事。

10月5日 星期二

上午整理《寺洼山发掘记》图版。下午王天木君来，将其文稿交还之，并与之讨论文中几点。傍晚无意中在萨本栋总干事处遇到张宗燧君，重庆别后已几年未晤，而稚气仍旧。萨先生即约余作陪，在其家请张君及丁梧梓君吃螃蟹。

10月6日 星期三

将《寺洼山发掘记》图版作最后之整理。下午张宗燧君来，谈到介绍杨宪益君进研究院事，余未置可否。张君去与萨先生商洽，拟请萨先生介绍，结果仍碰钉子。晚间与张君及丁梧梓君坐咖啡屋闲谈。

10月7日 星期四

上午开所务会议，讨论明年预算。

## 10月8日 星期五

花整天工夫校《寺洼山发掘记》定稿。胡适之、李济之先生昨日下午已由汉口讲学飞回南京，胡先生连喉咙都喊哑了，谓最后一天，讲了5次，其中听众有数千入者。

（补记：

胡适对自己的号召力颇为得意，而深悔抗战胜利后只埋首于学术活动中，而未在思想战场上帮国民党政府的忙，以致共产主义横行（《年谱长编》第6册2066页说他在南京时，也对司徒雷登大使表示这种遗憾）。而不自知抗日胜利后担任北大校长，当国大代表，到处为国民党政府撑腰，竭力反共，而无济于事，更加可笑的是当时全国人心对于国、共二方面的看法，岂是胡适的口舌和笔墨所能扭转过来的吗？在南京时，胡颂平希望他能到外国去替政府做些外援的工作，胡适只好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起头来向外人说话！”1948年阳历除夕，胡适和傅斯年同在南京度岁，相对凄然，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拟古》第九首，两人都下泪了。（陶诗原文：“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闻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年谱长编》第6册2065—2066页）

## 10月9日 星期六

为图书馆购买西文杂志事，花了整天。又为编辑《中国考古学报》第4期付印，做最后之决定。

## 10月10日 星期日

今日为双十节，适值星期。上午参观首都科学展览会（第一区考试

院，第二区地质研究所）。下午偕高晓梅君往中英文化协会，参观铜器展览Paul Walker [ 保罗·沃克 ]，讲演*An Historic Survey of Chinese Bronzes* [ 《中国青铜器的历史概观》 ]。

## 10月11日 星期一

起草《寺洼山发掘记》英文提要，又为史语所西文杂志预定事，向总办事处接洽。今日下雨，天气骤冷，与昨日比相差二十来度。

## 10月12日 星期二

将《寺洼山发掘记》英文提要打字。晚间傅先生为胡先生送行，因胡先生明日即赴沪返平。傅先生约所中同仁8人作陪，适陶希圣先生来，邀之一同前往雨花路之马祥兴菜馆。此为南京之名菜馆，余系第一次在此用餐，拿手名菜有松鼠鱼、凤尾虾、锅贴鱼、鸭掌等，价颇便宜，11人连同酒2瓶在内，亦仅22金元券。今日仍雨，已过重阳节，秋风秋雨，殊令异乡人生愁也。

## 10月13日 星期三

将《寺洼山发掘记》英文提要打字完毕，补寄给商务排印。开始整理兰州附近所采集之史前遗物，拟将吴良才君寄来之稿子，加以增补修改，即作为合写之稿。晚间至胡适之先生处，胡先生今晚夜车赴沪返平，谓研究《水经注》再过一个月即为五年，现在大致完竣，惟如何写作，尚未决定。写法有三种：（一）400年来《水经注》研究的历史；（二）新发现之《水经注》版本及戴、赵、全公案之裁判；（三）60余种《水经注》版本之提要及体系。明年蔡先生纪念讲演，拟采用其一，询余意思如何？余以为通俗讲演最好用第一题目，不致令人生倦，胡先生亦以为然。

10月14日 星期四

阅毕H. E. Winlock , *Excavation at Deir el Bahari 1911—1931* [ 温洛克：《戴尔美迪纳发掘1911—1931》 ] ( pp.1—228 )。上午赴地质调查所参观陈列馆，关于史前部分，颇发生兴趣。水洞沟旧石器，沙锅屯遗物及黑龙江么石器，皆为初次获见之品。

10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开所务会议，讨论接收心理所后之房子分配问题及单身宿舍问题，又编制明年预算案之修改。下午继续整理兰州附近出土陶器。又帮助傅先生整理找到之美国书籍。

10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傅先生夫妇有一位美国女朋友来所，要我引导参观。中午陪他们上曲园用餐。下午美国研究人类学者桂永芳小姐 ( Miss Micke )，一位59岁的老太婆要到贵州苗族中做调查工作，经过南京来所参观，又顺便询问有友人来华研究考古学，所中能否予以机会。

10月17日 星期日

星期日仍照常工作，将兰州附近遗址图绘毕。下午与陈槃庵君同往访贺昌群君。

10月18日 星期一

昨晚迟睡，今日精神不舒。摘抄兰州附近调查日记。

10月19日 星期二



开始草写《兰州附近之史前遗址》，即以吴良才君之草稿为原本，加以增删。下午徐森玉、郑西谛、蒋祖诒三先生来所参观。晚间在中央图书馆晚餐，蒋慰堂先生作东，姚从吾、缪凤林、屈万里三先生亦在座。

## 10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至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阅书，顺便买了几本书。下午为傅先生检查新购之西书，有否为馆中曾入藏者，前已检出数十部，今日又检出30多部。

## 10月21、22日 星期四、五

翻阅新到西书。草拟《兰州史前考古报告》。

## 10月23日 星期六

续写《兰州史前考古报告》。

## 10月24日 星期日

阴雨。上午林希骞君来所参观。下午上街购物，商店多关门休息，即开门者货色亦寥寥无几。买了几本书回来。

## 10月25、26日 星期一、二

整理兰州中正山出土遗物，写毕草稿。

## 10月27日 星期三

整理兰州中山林出土遗物，即起草报告。

## 10月28日 星期四

将中山林部分写毕。接吴良才君来信，谓禹铭君已于8月16日病故于济南齐鲁大学。同行友人，又凋丧一人，殊为伤心，费了一个晚上写他的略传。吴君名金鼎，山东安邱人，1901年生，山东龙山文化之发现人也。今天李济之先生为中央博物院欲借史语所古物事，大发脾气，谓傅先生前于彼任主任时，吝不肯出借，现在却欲全部送去，表示坚决反对。又谓希望考古组人员不要再与中博院来往。

## 10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将《追悼吴禹铭先生》一文，修改誊抄完毕。午后至石璋如君处询问有无吴君照相及生平之史料。返所将昨晚所写之文，呈李先生一阅。

## 10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将《追悼吴禹铭先生》一文，做最后之修改，即送到中央日报社交与徐希焘君，拟即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下午继续整理兰州附近太平沟之遗物。晚上至瑞琳侄女处，知亢甫二哥已于上星期四处沪，临行时因怕车中买不到东西吃，在南京先买点心，跑了好多地方，才买到一口可吃一个的包子，南京近日之市面情形可想而知。闻政府已议定经济新方案，日内即公布，不知葫芦里卖什么药。

## 10月31日 星期日

这两三天，天气放晴，颇为温暖。但以经济恐慌，无物可购，加以国民党方面军事失利，锦州、长春失守，开封、郑州撤退，沈阳、太原

吃紧，寄在国民党政府篱下的人，大家心里都蒙上一层阴影。上午在管饶谿君处，他问我作何避难之预先准备，此为在京外地人之一般心理也。

## 11月

### 11月1日 星期一

上午颜伯诤君来谈。颜君前星期由川来京，入所作体质人类学之研究工作，余拟将西北所得之人骨标本，即交之整理。李孝定君自北平来，闻拟即返里一行。李君去北平已一年有余，整理北平接收之书告竣返京。下午开所务会议，关于出版事宜，决定派余及杨时逢君赴沪接洽修改合同事。

### 11月2日 星期二

本拟今晚起程，以火车票不易购得，改购明日早车，结果亦未成功，只好明日再想办法。今日继续整理太平沟A址遗物，又将甘肃史前人骨交与颜伯诤君整理。晚间写《第一届中研院院士之统计分析》。

### 11月3日 星期三

今日仍未能购得车票，只得定后天车票。因限价取消后，车票不久将调整，且上海方面货物允许出境流通，故商人赴沪购货者颇多，不易购到车票也。下午与高晓梅君赴国学图书馆访柳翼谋先生，以适赴镇江，未遇，留纸请求其写字，不知能求得否？归途经中央日报社，访徐希焘君，知马星野君已赴台湾筹划将来计划。余之《追悼吴禹铭先生》一文，适搁在马君处，故未能登出，大约过几天可以登出。余请其代为保留五份报纸，以便分赠友人。晚间与所中同人几人，公宴颜伯诤君。

## 11月4日 星期四

上午将《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一文写毕，拟交观察社或他杂志登载。下午赴银行汇家款，又以明日车票已购好，至会计处领取旅费。报载后日起车票决定增加五倍，今仅6.1元（京沪对号头等）。下午屈翼鹏君来谈，知王献唐君仍在济南，曾遭抢一次，但身体尚安全。李孝定君来，谓明日离京返湘一行，大约一个多月后返京。

## 11月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沪，萨本栋先生亦同车赴沪，闻应沪江大学之约，赴沪大学术讲演也。车中无事，阅斯文赫定《我的探险生涯》（中译本）。抵上海后，下榻沪处。至北平图办事处，晤及王育伊君。旋至三房，晤及曦旦堂兄，知其妹下星期返温，即托其带物寄家。

## 11月6日 星期六

与商务接洽修改契约事。李伯嘉先生以厂内工人风潮，甚为忙碌，抽空至余等处。商谈结果，将排印费改为八折计算，惟印数少者（500部以下），李希望能以九折计算。下午将稿件送至出版科。

## 11月7日 星期日

上午安定印刷厂老板来，谈及《殷虚文字乙编》希望津贴事，决定先津贴700金元券，但须将所余剩图版，于一个月内印就。即通知李伯嘉先生由商务代付，并谈及补送出版品与所方事，李允代为设法。出来至观察社访储安平君，未遇，留稿件及名片。至郑西谛先生处，无意中晤及清华同学王馨迪君，现在金融银行做事。旋至汤象龙君处，自武威一别，又将四年，岁月催人，殊可惊也。大家见面多谈及目前危机，汤君谓以不变应万变，余笑谓坐以待毙耳。

11月8日 星期一

由沪返京，车中无事，阅斯文赫定《我的探险生涯》（李述礼中译本）。至所后向傅所长报告在沪接洽经过。傅先生尚为满意，允明日写信，即作为修改合同之定本。傅先生纵谈时事，批评蒋公之领袖才能，实属不称，颇多缺点，谓作领袖者不仅须巨眼识人才而提拔，并须能造成所需要之人才；又对于各方及属下之敷衍，决不能以地位（或位置）为应酬；第三赏罚须公平，人乐为用，所谓置于生地而后死，虽死无怨。此三点皆为操行政之权者所当知者也。

11月9日 星期二

连日旅行，颇为困累。上午将修改合同草就一函致商务。整理账目，以便报销出差旅费。阅White, *Bronz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怀履光：《古代中国的青铜文化》] 今日南京发生抢米事，人心惶惶。昨晨蒋介石文告，决定作战到底，人心厌乱，而粮食更成大问题。闻中博院购储二月之粮。惟王雪艇、杭立武辈，拟将古物提出一部分运往台湾，各作投奔前程之计。

11月10日 星期三

阅毕怀履光《古代中国的青铜文化》。又开始继续整理兰州附近古物。南京今日仍无米应市，抢米之事续有发生。晚间至朱志奋君处，朱君拟将家眷送归，然现下亦无法起行也。林希骞君谓萧铮等已于昨日将家眷送往上海，预备撤退至台湾。自上星期撤退美侨消息公布后，南京人亦开始逃难。

11月11日 星期四

继续写作《兰州附近调查报告》。今日南京有米应市，人心稍定。

11月12日 星期五

总理诞辰，休息一天。阅毕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1926年李述礼中译本，pp.1—604）。送物与王抱冲君，知己护送家眷赴沪。

11月13日 星期六

继续整理兰州太平沟B址出土遗物。傍晚至管饶谿君处小坐。归来后，探视石钟健君之病，又至潘实君、高晓梅君处闲谈。

11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与高晓梅君同往探视石璋如君之疾，适郭子衡、李承三诸君亦在座。返所，为兰州太平沟B址遗物编号。下午赴中央图书馆翻新到西文杂志。

11月15日 星期一

将太平沟B址出土遗物编号登记完毕。下午开所务会议，傅先生报告时局情形，谓院方态度，不阻止亦不鼓励同人及眷属之避难离京，至于迁都问题，须由最高当局决定，现下无法知道。又谓万一南京陷落，中研院中人为共党所欲得而甘心者，仅有二个半，即朱院长、傅本人，至于萨总干事仅能算是半个。故傅自云不能留在南京，以免落入共党之手。中研院即在共党之下，亦必存在，惟史语所及社会所必须改组，语言及考古二组尚可仍旧，历史组则必另派一唯物史观者来主持工作云云。又谓陈布雷此次去世，实系自杀，有二遗书上蒋总统，以作尸谏。

11月16日 星期二

续写兰州太平沟出土遗物。阅毕郭沫若《青铜时代》（1—287

页)。晚间往访贺昌群君，知己于前日送眷赴杭。今晚峨眉区住民开会，讨论应变办法，盖惧南京紧急时钦天山成为军事防区或征用峨眉新村之房子。

### 11月17日 星期三

誊清兰州太平沟遗物记。今日《中央日报》已将余所写之《追悼考古学家吴禹铭先生》一文刊出，时局如此紧张，有此或足以对死友矣。接家信，知颇为余着急，乃复信慰之。听说邮资要加价了，一连写了好几封信。

### 11月18日 星期四

昨日已登出余所作之《追悼吴禹铭先生》一文，今日依之作一英文追悼小文，拟寄给叶兹教授在英国发表，即行打字，预备明日寄出。

### 11月19日 星期五

将兰州太平沟B址写毕。晚间院中京区同仁开会，讨论时局如再变化后之应变政策，结果另组委员会，与院方商酌在京安全及撤退家眷之方便问题。

### 11月20日 星期六

整理兰州太平沟C址遗物。傍晚至石璋如君处探视其病，谓下月可重新开始工作，惟仅能工作半天。至罗尔纲君处，知己决定请假，留职停薪，下月初赴南昌中正大学讲学，即便道返里。

### 11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至朱志奋君处，知己于18日送家眷返里，朱君以家口众多，此次遣眷返里，即须千元以上，京沪一程，即已用去400余元云云。下午将太平沟各址之照片登记。阅鲁迅《二心集》。

## 11月22日 星期一

将《戈登日记》及黄土班《天京印象记》赠与罗尔纲君，并代之接洽赴中博院参观太平天国将领墓志石事。阅罗君之《太平天国金石录》。今日徐州战事逆转，家中来信催作归计，颇有返里之意。

## 11月23日 星期二

将兰州太平沟遗址写毕。傅先生已决定，将北平办事处之房舍及人员让与北京大学，书籍亦仅保留本所未入藏者，将来再决定。又拟将在京之物，一部分运台湾。

## 11月24日 星期三

将兰州十里店遗址写毕。观察社寄稿费来，计300金元，为近来额外收入之一等大款。开始整理兰州西果园土门后山遗址。罗尔纲君来告别，将返本乡，长期请假。

## 11月25日 星期四

开始写西果园遗址。傅先生召谈所方运物事，未能决定，有拟请李先生押运，携眷先走之意。

## 11月26日 星期五

续写西果园遗址。阅G. Childe, *Story of Tool* [柴尔德：《工具的故



事》] (pp.1—28)。时局仍紧张，徐州战事南移。同事劳君已送眷返湘。与高晓梅君闲谈，对于前途不敢乐观。晚间公布行政院改组，孙科为行政院长。

## 11月27日 星期六

将西果园遗址写毕。所中开会，傅先生宣布，决定将一部分书籍、标本装箱。下午考古组开会，决定装箱方针。晚间至王抱冲君处闲谈。

## 11月28日 星期日

阅鲁迅《两地书》。晚间至林希骞君闲谈，报载张八岭发现红军。

## 11月29日 星期一

将曹家嘴遗址匆匆写毕。今日形势又趋紧张，闻政府有迁都意。傅先生询余个人计划，余决定返家，傅先生劝余早走。闻王则诚君已预定3日车票赴沪。余乃赴林希骞君处托其设法购车票。

## 11月30日 星期二

今日仍继续工作，将青岗岔遗址写毕。车票事仍无结果。所中自昨日起开始装箱，人心渐乱。傍晚潘实君惊惶变色，谓前方溃败不复成军，京沪路镇江附近发现八路。所中汪和宗君拟送家眷赴沪上轮返川，虽已购得车票，恐亦难上车云云。余正在写文章，点头微笑，未肯置信也。

## 12月

## 12月1日 星期三

匆匆将《兰州附近史前遗址》一文作一结束，尚缺图版，正文亦须修改，然已无暇从事于此矣。将西北照相底片等装一箱，开始整理图书装箱，以便存入所中，忙了一天。上午又开所务会议，傅所长决定先运一部分东西赴台湾。散会后，询余能否押运古物赴台，余拒绝之。下午王天木君来，谈及中央博物院移运古物事。今蚌埠刘汝明部有兵变之谣传。

## 12月2日 星期四

王则诚君今日运行李赴火车站，拒收不纳。王君仍决定明日起程。林希骞君来电话，谓对号车票无办法，他车则随时可定，行李须另设法。余继续将私人书装箱。

## 12月3日 星期五

晨间5时半即起身，送王则诚君上车。车站甚纷乱，无票亦可进月台，上火车虽为对号车，亦挤满乘客及行李，有票者或无法上车，行李房仍拒收行李。送王君上车后，赴铁路医院，晤及潘文侠君，决定由和平门携行李上车，至下关时不下车，再行补票。返所后通知管饶谿君，明晚上车。晚间至李济之先生处辞行。傅先生亦来李处，谓前线战事尚佳，但徐州已撤守。李先生原拟今日送家眷赴沪，现决定暂缓。

## 12月4日 星期六

今日首都卫戍司令出布告，禁止旅客携带行李出城，昨日之计划只得作罢论，仍收拾行李。上午开所务会议决定迁移台湾。晚间至王抱冲君处，知其仅留一人，随时即可离京赴沪。

12月5日 星期日

今日天雨，在家收拾行李。晚间在高晓梅君处晚餐，又在潘实君处闲谈。

12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中，遇及傅先生，据云此次搬家事，交通工具不生问题，经费亦尚可设法，惟台湾方面之房屋问题，尤其是眷属宿舍，殊为困难。又迁移之举，始终未得正式批准，而在院务会议中又不能提出，恐他所效仿，则大家都搬不成也。

12月7日 星期二

本拟明晨早车，闻明日可发疏散费，乃改晚一日。上午至铁路医院与潘文侠先生作最后之接洽，明日至车站与一诊疗所职员曾以椒接洽，即可购票交行李，乃通知潘实君，请其预备。下午傅先生令代表出席南京各所安全小组会议。余又将《兰州附近史前遗址》一文所需之照相及插图，作最后之补充。晚间整理行李，决定明日送行李4件，虽然听说可以多运不加限制，万一件数之限制，则分为4号，以便临时可以留下较不重要者，至夜间1时许始竣事。

12月8日 星期三

晨间得潘文侠君电话，谓昨日行李过磅至深夜，今日购车票无问题，惟行李最好等车票购得后再送往车站。适王则诚君由沪返京，决定同行。午后余先赴车站，幸得购票顺利，即电话通知王、潘二君送行李来，余去掣行李过磅号码，得270及273两号。王、潘二君来，遂请其坐候过磅，余先返所，向萧会计处取款。至傅孟真、李济之、郭子衡诸先生处辞行。返家后作最后之整理，留京者除书籍7箱外，尚有杂物两箱一网盘。至高晓梅、李启生诸君处辞行。

## 12月9日 星期四

晨5时半即起身，总办事处以今日院务会议派车赴车站迎接来京出席人员，而乘其便车至车站，幸而遇及潘实君交车票来。进车厢后幸得坐位，8时半开行，以误点至下午4时半始抵沪，呼车赴乍浦路和平博物馆下榻。至三慰一村，晤及王小同君，船票大致无问题，惟尚未送来。闻王抱冲亦已于昨日来沪。至郑西谛先生处，以赴杭未遇。连日劳顿，累倦殊甚，晚睡甚安。

## 12月10日 星期五

晨间至徐森玉先生处，关于去银行开保险箱查视中博院所藏珍品，森老允电话约定时间与余同往一视。至商务，晤及李伯嘉经理，关于售纸事，允代为设法，约定下午再来。余至小同处，知则诚君已来，旋至祁斋路，晤及王伏雄君，适王抱冲君亦在其处。返至商务，李伯嘉二君谓纸账未算清，约明晨再来。阅报知海平轮后日开温，遂往俞大纲君处，请其代为设法。至三慰一村，蔡孔耀、王则诚二君亦在其处，晚餐后坐谈至8时许始返。

## 12月11日 星期六

到招商局，购到海平轮船票二张。王则诚君由北火车站返，谓行李仍未到，决定托小同君领取运温。至商务，知纸账已算出，如已付印之书全部付排，则存纸全数供排工之费尚不敷，此事只得由商务与南京本所直接商定。返舍将行李运船，以明晨即开船，乃将行李票送至亢夫二哥处，请其派人专送小同君处，返船已11时许，则诚君亦已登船。

## 12月12日 星期日

海平轮原定9时开行，但候至11时半始启碇，经吴淞口，远望前星期失事之江亚轮，烟筒尚露出水面，闻死亡在千人以上，大半为由沪返

甬之客，亦云惨矣。

## 12月13日 星期一

船行尚安，但以腹泻，精神不畅，卧床阅书，倦即入睡。晚6时抵温，停泊朔门。返家时，家人虽猜度余本趟轮船或许返温，然以无信通知行期，殊出意外。然皆喜余能返家，尤其母亲近来身体日弱，亟盼儿归，依闾望切也。

## 12月14日 星期二

晨间写了二封信。管饶谿君夫人来探询乃夫及二子之消息。其后王则诚及沈炼之二君相继来访，则诚君闻家乡不靖，正打听消息，能否返家一晤家人，尚不可知也。

## 12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至叶昌荫君处，遇及谷寅侯、叶啸谷诸先生。至温州中学晋谒金嶠轩先生。返家午后赴二房、六房，又至姬妹处，归途遇及立伦、立人昆仲。

## 12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梅冷生先生来谈。闻谢磊明家于11月7日失火，宝蕴楼所藏字画、碑帖尽归一炬，亦吾乡文化之一劫也。午后至邮局取书，由京中寄来50包，其中48包已到，领取后开扎核对无讹。傍晚与锄非赴蒲鞋市，声鑫表弟今日举行婚礼，诸宅系信奉耶教，故婚礼中有唱赞美诗及牧师讲道等。遇及英国传教士Miss Tucker [ 塔克小姐 ]，乃行礼时奏风琴者。因戒严时期，散席颇早。

12月17日 星期五

阅全祖望《鮚埼亭集》。

12月18、19日 星期六、日

阅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至红棉，晤及王则诚君，尚未返里，以其家乡不靖，不敢返家也。

12月20日 星期一

赴双屿山李宅，晚餐后始返城。

12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赴建国高商，晤及屠白麇及吕文龙君。旋至双屿山，以今日为守源婚期也，贺客盈门，旧式婚礼，宴罢已10时半，城内戒严，只得在双屿山过夜，屋小人众，数人挤在一床，尚有许多人无床可睡，坐以待旦。

12月22日 星期三

通宵睡眠欠足，今日精神不舒。午后返城。

12月23日 星期四

赴籀园，获见谢磊明先生赠与馆中之叶文定墓砖及姜立纲石砚。

12月24日 星期五

赴籀园阅报。下午在家，阅毕徐蔚南《中国美术工艺》（1—179页）。

## 12月25日 星期六

与王孝于君往谒志澄丈，获睹己卯年平阳钱仓塔圯后出土之晋天福八年上虞张子宾书《金光明经》，字体及纸色与敦煌出土者相类，洵为东南潮湿区域不易得之物也。下午至三房，晤及三伯母及晓初兄。晚间在锄非处闲谈。

## 12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叶正钦及昌荫二君来谈。赴邮局取书60包。下午往谒陈锋民先生。阅郑昶《中国美术史》。

## 12月27日 星期一

阅毕郑昶《中国美术史》。王抱冲君来，王原拟乘穿山轮返沪，以穿山轮提早开行，同行者仅一人携三件行李上轮，余人留在码头，只得运行李返家，王君后数日改乘汽轮赴平阳。余与王明君之行李，闻已提出存放报关行中。

## 12月28日 星期二

阅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1—94页）。

## 12月29日 星期三

阅向达《中西交通史》（1—153页）。静伏月余之物价，又行跳跃，谷价由每百斤60元涨至120元。

12月30日 星期四

阅全祖望《鲒埼亭集》。

12月31日 星期五

阅全祖望《鲒埼亭集》。下午沈炼之、董朴垞二君来访。

[\[1\]](#)编者注：这讲演稿后来发表于台北《文史哲学报》1950年第1期中。



# 1949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六

今日天气放晴，然际此时势，市面甚为萧条。蒋总统元旦讲演词，有一身进退，在所不计，如共方有诚意，未尝不可谈和。小民厌乱久矣，但希望今年能和谈成功云云（补记：此元旦文告，为蒋美的阴谋计划，毛主席曾有精辟的分析及严正的斥责，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评战犯求和》。）。上午在家阅全祖望《鲒埼亭集》，并校阅蒋天枢《全谢山先生年谱》。下午访叶焜、沈炼之、戴幼和、谢磊明君，均未遇。至郑棨君及施德福医师处小坐。

1月2日 星期日

阅《全谢山年谱》及《鲒埼亭集》。

1月3日 星期一

阅《全谢山年谱》及《鲒埼亭集》。下午偕沈炼之君，往访王则诚君，又同往访王抱冲君，闲谈至傍晚始返。见报纸发号外，谓和谈更明朗化。传国民党政府将派大员赴延安。

1月4日 星期二

今日天气放晴，下午出南门，沿塘路直抵梧埭，沿途发现桥阑宋刻字二种（元祐七年在山前，嘉定十四年在龙力桥）、天启元年一种（茶隐寺及南塘乡中心小学之北）。

1月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永丰取款，晤及沈炼之君，同至中国国货公司楼上参观方介堪国画展览会。

1月6日 星期四

赴籀园阅报。至施德福医师处晚餐。

1月7日 星期五

上午至邮局领取第三批书籍，计50包，系12月23日高君在京代邮。下午遇及管饶谿君，知己于4日返里。访沈炼之、金嶠轩、王则诚诸君，皆未遇。

1月8日 星期六

近日物价又大涨。下午至二房，晤及仲光兄，又至姬妹处。

1月9日 星期日

阅Frasen, *Golden Bough* [弗雷泽：《金枝》] 第1—4章。接高晓梅君来信，知第一批已赴台，第二批已启运，晓梅君亦将暂赴台湾。

1月10日 星期一

阅弗雷泽《金枝》。下午与锄非同赴双屿山李宅，又偕往庄头晤及李守桂君，归途往小南门至陈大祥君家小坐。

1月11日 星期二

阅弗雷泽《金枝》。少兰姐夫新自大嶺归来。

1月12日 星期三

阅《金枝》。下午方逊平，谓王小同君在沪代领之行李已抵清明厂。

1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与王明君偕往清明厂领取行李，返家收拾新到之行李。

1月14日 星期五

返家已一月尚未开始写作，今日继续写作《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址》一稿，将曹家嘴一节誊抄完毕，仅余青岗岔一节未写。第3批由京寄来书籍50包又抵温，即前往领取，现邮寄到温书籍已200包有零，所剩余者仅少数书籍而已。

1月15日 星期六

今日报载中国共产党广播毛泽东主席提出八条件。整理新到之书籍。

1月16—21日 星期日—五

阅弗雷泽《金枝》至第53章（pp.1—532）

1月22日 星期六

报载蒋介石已引退离京，和谈当可明朗化。今日得高晓梅君二信，知己赴沪转台。上午单次刚君来。下午至王则诚君处小坐。返家后，管饶谿、沈炼之君来访。晚间祭灶神。

1月23日 星期日

阅弗雷泽《金枝》。母亲前日着凉，身体发烧，75岁之高龄，身体虚弱，姬妹及大姐闻讯皆来探视。今日沈炼之君偕张一纯君来谈，张君正撰《叶水心年谱》，欲向余咨询数事。

1月24日 星期一

今日□（原文此处为方框）冬，下午2时潮涨时祭神。阅弗雷泽《金枝》。

1月25日 星期二

阅毕弗雷泽《金枝》（pp.1—714）。此书系在英时所购，荏苒至今，始得一口气读毕。晚间分岁，以今日为余40岁生辰，故设席二桌。

1月26日 星期三

抄录《永嘉先哲遗著会抄本目录》（乐清高谊编）、《敬乡楼书目》及《玉海楼书目》，作一综合书目。晚间赴姬妹家分岁。连日酒荤

伤胃，返家后呕吐。

## 1月27日 星期四

今日精神不舒。阅裴文中《旧石器时代之艺术》为通俗说法，费话太多。下午至籀园阅书报。母亲今日病势增重，延医诊治，为感冒、支气管炎。

## 1月28日 星期五

今日除夕。上午与王则诚君偕往清明化工厂，晤及方逊平君。今日银根奇紧，日拆159，钱业休假减为一天，初二为星期日，初三开业，利息即达本金之数，现钞更须打八折，以现钞缺乏也。此种现象，为向所未有。和谈又趋沉寂，共军已近浦口，国事前途，当有变化。晚间分岁酒后，将今年结算，阴历十二月零用即达7000余元，殊为惊人。

## 1月29日 星期六

今日为己丑年元旦，天气阴霾，国事亦然。上午携楷儿上华盖山。下午在家阅徐炳昶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 1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沈炼之、王孝于二君来贺年，偕往王则诚、陈铎民二君处贺年。下午偕锄非赴双屿山及庄头贺年。

## 1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王则诚、戴幼和君来贺年。下午至永泮庄叶昌荫君及陈大祥君处贺年，与王则诚君至各处贺年，匆匆又是一天，习俗累人，然殊未能

免俗也。母亲病稍痊，能下床起坐晒太阳矣。

## 2月

### 2月1日 星期二

在家阅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三章“洪水解”。旋出门至各处贺年。

### 2月2日 星期三

今日为阴历正月初五日，家中设春宴二席，并为双屿山守源弟之新娘请新。晚间在锄非处晚宴。

### 2月3日 星期四

中午在瑶琴侄女处春宴。归途访温中金嶸轩校长及董朴垞君，均未遇。在陈大祥君处晚宴。

### 2月4日 星期五

上午赴姬妹处贺年，归途至二房及六房贺年。今日阅报知萨本栋先生于1月31日逝世于美国旧金山，年仅47岁，殊可悼惜。

### 2月5、6日 星期六、日

阅毕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394页）。

2月7日 星期一

阅蒙文通《古史甄微》（1—144页）。晤及陈穆庵先生，知国史馆已决定迁广东中山。

2月8日 星期二

上午王则诚君来谈。下午梅冷生先生偕陈穆庵先生来谈。

2月9—11日 星期三—五

继续写作《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址》一文。

2月12、13日 星期六、日

继续写作《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址》之“青岗岔”一节。二日下午与叶昌荫、黄郁炎等谈邀约明日与二十年左右未晤面同学一起摄影。

2月13日 星期日

下午赴露天照相馆摄影，乃附小时民十三级级友，共计10人，即黄郁炎、叶际豪、周邦基、滕惠生、柯立光、叶昌荫、叶焜、叶正钦、徐枕月及余。返家已傍晚，大哥厢楼今日来士兵三人，强占民房，为近年温邑之普遍现象也。

2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黄宗石君来谈，又偕往访王则诚君，获见管希雄君来书，对于此次迁移事，颇多不满。又知全汉昇、周法高、董同龢、李济之、董作宾及芮逸夫，皆在台大兼课，在新竹者寄居仓库中，生活颇苦云云。

（补记：2月4日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史语所则于1月上旬即迁台。）

## 2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至清明厂，将和平博物馆锁匙托王孙仑君带往上海交王振铎君。午间在郑棨君家午宴，同坐者除管饶谿、吴襄、郑棨及余4人外，有黄炯君昆仲、叶焜及杨杰一共8人，皆十中旧同学也。管饶谿君已决定，明日与吴襄君同船赴沪转京。

## 2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将《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址》一文写毕，此篇在京时本已大体完竣，但余最后一节（青岗岔）及结论未写，返家后两月，今日始写毕，仅余图版未排及全部誊清之工作。

## 2月17—19日 星期四—六

修改《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址》一文，剪贴图版及插图。此篇计图版六，插图九，此事告一段落。

## 2月20日 星期日

张一纯君来访，留其著作《吐谷浑三百年大事记考证》及《杜环经行记笺证》两书稿。下午取出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以校其《杜环经行记笺证》。

## 2月21日 星期一

为张一纯君校读《吐谷浑》书稿。授素琴儿以《莎氏乐府本事》中 *Romeo & Juliet* [《罗密欧与朱丽叶》] 一篇。



2月22、23日 星期二、三

阅柳诒徵《国史要义》（1—239页）。

2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赴籀园阅书。下午至永嘉中学，将《吐谷浑三百年大事记》稿本交还与张一纯君，并与之讨论数点。返家后，写信数封。

2月25日 星期五

作西北考察团照片目录，并将各目标题书于照片之下。

2月26、27日 星期六、日

阅毕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丛考》（1—196页）。27日与王则诚、沈炼之二君偕往访王抱冲君，坐谈许久，王抱冲以校中催促赴南京，其夫人劝之家居，迟迟未决。

2月28日 星期一

阅陈援庵《通鉴胡注表微》。整理西北照相。母疾已痊，惟身体尚未恢复。

3月

3月1—3日 星期二—四

阅毕陈援庵《通鉴胡注表微》（1—288页）。整理西北照相。

3月4日 星期五

阅《燕京学报》32期，裴文中及鸟居龙藏所作诸论文。晚间将西北照相编号完毕，计800余号，于每号之下注明其题材，俾写报告时参考较为方便。

3月5日 星期六

上午张一纯君来谈，以《杜环经行记笺证》求正，略指出数点。下午杨慕衡、王兆新二君来谈，皆十中旧级友。

3月6日 星期日

在家整理《叶水心年谱》。此为燕京时旧作，未加整理者，拟以一星期之力整理之。

3月7—11日 星期一至五

整理《叶水心年谱》。(……) <sup>[1]</sup>

3月12日 星期六

继续整理《叶水心年谱》。下午赴永嘉县中，晤及徐希焘及张一纯二君，张君以合作《叶水心年谱》为约。

3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沈炼之君来谈。下午整理《叶水心年谱》，赴籀园图书馆查书。

3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整理《叶水心年谱》，下午张一纯君来还书。

3月15日 星期二

整理《叶水心年谱》，修订初稿已毕，可告一段落矣。

3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赴籀园，抄录籀园所藏之宋元圻志四种，皆未见著录者也。

3月17日 星期四

作《水心集》及《止斋集》中墓志铭索引。下午修改《叶水心年谱》。晚间写信复傅斯年先生，此事殊未易决定，故只能含糊其辞，以便候时局开展后再作决定。看样子，大概不能去了，何苦跟他走死路？

3月18日 星期五

修改《叶水心年谱》。阅Herzfeld, *Archaeological History of Iran* [赫茨费尔德：《伊朗考古学史》] (pp.1—108)。

3月19日 星期六

至籀园阅书，晤及潘耒野君，闻瞿溪潘国纲（鉴宗）之书，已允捐入籀园，有《四部丛刊》及《大藏经》。阅毕赫茨费尔德《伊朗考古学》(PP.1—108)。

### 3月20—25日 星期日—五

开始誊写《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址》一文。23日，赴七圣殿巷薛补阙祠抄录薛叔似墓志。赴籀园，获睹新得之潘氏捐赠书籍，大部头书为日本弘教书院本《大藏经》，商务印《碛砂藏》，涵芬楼影印殿本《廿四史》、《四部丛刊》、《正谊堂丛书》、《武林掌故丛书》等。潘耒野君正在整理中。24日，得李济之先生来信。

### 3月26日 星期六

将《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址》正文誊抄完毕。今日有新兵团第二团之军队，欲来自家强占楼上两轩及中间大厅，经婉转磋商，已允另行设法，不知结果如何？

### 3月27、28日 星期日、一

修改兰州附近史前遗物登记表，并誊抄完毕。

### 3月29日 星期二

晨间新兵团第二营营部前来强占楼上轩间等处，共来长官6人、士兵10人，乱糟糟搬运室中什物。与之交涉，无结果。下午，邱公翰营长来，乃平阳人，闲谈之下，知其为平中学生，吴家桢、姜存松诸君皆为其老师。适沈炼之君来，余遂与之偕往访姜存松校长，请其代为说项。晚间姜校长来，晤及邱营长，仍仅口头答应早日设法迁出。

### 3月30日 星期三

将《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址》一文译成英文，加以打字。

3月31日 星期四

阅容庚《商周彝器通考》。

4月

4月1日 星期五

阅孙衣言《叶文定公年谱》抄本，转录一部分入自家之稿本中。晚间阅容庚《商周彝器通考》。

4月2日 星期六

晨间第二营开拔，夜半即起身，乱糟糟吵得人不能安眠。开拔走后，清扫所住的楼上正厅，轩楼仍被封。

4月3日 星期日

上午苏尔霖君（系县政府兵役科长）来，商量启封事。下午苏君偕团部政工处主任黄刚正君来，乃将各房间启封，并由黄君写信一封寄平阳给邱营长，请其不要再来住。今日转录《永嘉县志》眉注于新本上。

4月4—13日 星期一至三

转录《永嘉县志》眉注，旬日来专力为此事，他事几皆废。

4月14日 星期四

赴籀园，为编《温州先哲现存书目》也。母病仍未痊，请钱启同医

师诊视。

## 4月15、16日 星期五、六

阅李安宅译、Malinowski [ 马林诺斯基 ] 之《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 1—193页 )。

## 4月17日 星期日

阅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 pp.1—205 )。此书以为程朱之学说，颇多异点，剖析颇详；又以为浙东学派即溯源于伊川，则未免稍觉勉强，程朱之相同处，远较程氏与浙东学派为甚也。

## 4月18日 星期一

阅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 pp.1—107 )。李氏为人类学家，然此书不过将《仪礼》与《礼记》二书依Wissler, *Man and Culture* [ 威斯勒：《人与文化》 ] 中所谓Culture Scheme [ 文化体制 ]，分类札录。余以为如郑西谛之《汤祷新释》的写法，将近代野蛮社会之风俗，以解释旧礼，远为有趣味而富新意义，惜李氏尚未能及此也。

## 4月19日 星期二

阅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 pp.1—126 )。下午至董朴垞君处小坐，董君正在编纪传体的《民国史长编》。

## 4月20日 星期三

阅G. Smith, *Assyrian Discoveries* [ 史密斯：《亚述的发现》 ]。母

病仍未痊愈，今日请黄问羹医师诊视。

## 4月21日 星期四

昨日为中共限定签订和谈草约的最后一天，国民党政府已加以拒绝。人心惶惶，经济的波动更为厉害，百元以下的小钞已经拒用，黄金前日收盘1200万，昨日2200万，今日更涨至5600万；米价由星期一的每10万元22斤，涨至4斤，市价皆以银元或米来计算，这种局面决无法持久，前途殊为渺茫也。拟将《甘肃考古漫记》写出，开了一个目录又停住了。浏览史密斯《亚述的发现》（1876）。

## 4月22日 星期五

《甘肃考古漫记》写了一篇序言。下午瑞成侄在白累德医院施手术。余去看视，闻有虚脱现象，病情颇严重。闻共军已在荻港及江阴二处渡江。

## 4月23日 星期六

晨间7时许，赴白累德医院探视瑞成侄，闻昨夜经过尚佳，余稍坐即返家。11时，雅琴侄女来，谓仲光兄唤余赴医院，余知情况严重，即往一视，知10时许突变，脉微神亏。即往见施医师，乃先输血，虽稍见效，不久脉息又微，乃又输血浆，仍未能救转。傍晚7时许余返家，知希望甚微。

## 4月24日 星期日

晨间赴医院，知瑞成侄已于昨晚9时半去世。即往仲光二哥处，见其夫妇正嚎啕大哭，乃劝慰之。今日报载，南京国民党军队昨日已撤守，共军拟今日7时进城，共军又进取无锡及苏州，浙江省政府有迁温

州之说。

## 4月25日 星期一

母亲病势又增加，延医诊治，令人去约姊妹来，商量后事。谣传嘉兴已撤守。

## 4月26日 星期二

昨晚失眠，今日精神不舒。为张一纯君校阅《吐谷浑三百年大事记》。鸾姐及姬妹今日皆来家中，为母亲购外衾等衣料。

## 4月27日 星期三

开始写《甘肃考古漫记》第一章。下午张一纯君来，讨论其所著之《吐谷浑三百年大事记》，余为之订正数点。母亲之病未有进境，大姊昨今两天皆住自家中侍疾。

## 4月28日 星期四

今日报载苏州已撤守，时局日趋紧张。至府城隍庙，抄录李光春撰《阎公生祠碑》。此碑，县志仅著录其目，未抄录原文。

## 4月29日 星期五

局面日趋紧张，苏州撤守后，长兴及吴兴亦有撤守之说。闻永嘉西郊有接触，闻昨晚共军曾抵西门外、陡门头、浦桥，经济情形更为恶化，诸多厂商倒闭。谣传地方共军有4日入城之说。精神方面不能安定，加以母病日笃，几令彷徨无策。翻阅《钱大昕年谱》及《十驾斋养新录》。



4月30日 星期六

闻武康已撤守，省府各厅已离杭赴鄞。上午至永嘉中学，晤及张一纯君，汪远滩君在座，借得“叶水心圻志”，携归录副。下午至瓯海中学，正在开应变会议。余至校园中，校对成化十三年之《横山孚德庙碑》，此为平水王庙旧碑，曾砌在砖墙中，前年修理校舍时始再发现。

## 5月

5月1日 星期日

杭州国民党城防指挥部已于昨日移驻钱塘江之南，杭市已成半真空状态。安吉，孝丰皆已撤守，武康共军已进抵瓶窑，杭城之陷守恐为旦夕间之事。谣传瑞安共军预定今日进城，情形紧迫可知。上午至永嘉中学调查现存之府庙碑石，图书馆楼上有（1）《至治初元先师像碑》。校门内庭院中西侧乡贤祠旧墙上有（2）《泰定丙寅王儒志先生像碑》，东侧牌坊下砖墙中砌入（3）《至正重建谯楼碑》。又置有（4）《洪武十五年御制卧碑》，及（5）《成化庚子名宦乡贤二祠碑》。厕所旁之垃圾堆置碎石二，乃（6）《天顺五年碑》之碎片。（7）—（12）嘉靖五年御制碑6座，其中5座在礼堂之左右，《敬一箴碑》则在礼堂后。礼堂后有9碑，除上述之御制《敬一箴碑》外，尚有（13）《宣德十年何文渊画像碑》，（14）《万历三十二年甲辰修建尊经阁文昌祠碑》，（15）《乾隆十八年彭启丰撰补建泮池桥碑》，（16）《乾隆二十六年重修府学碑》，（17）《嘉庆十一年重修府学碑》，（18）《嘉庆二十三年府学纪事碑》，（19）《光绪二年方鼎锐撰重修县学碑》，（20）《民国八年黄庆润撰重修温州孔子庙碑》。礼堂东侧又有三碑，即（21）《顺治九年御制卧碑》，（22）《康熙四十二年御制训饬士子文》及（23）《乾隆五年之御制训饬士子文》是也。至于《县志》所著录之《元延祐四年柯谦撰重修庙学碑》、《永乐七年刘覲重修庙学碑》、《宣德甲寅潘畿撰府儒学重新从祀记》、《正统三年黄淮撰重修庙学记》、《成化三年任道逊书姜立纲篆之进士题名牌》（碑阴为

《天启重立学田记》）、《成化二十二年钮鉴撰黄璨书之重立庙学碑》，皆已无存矣。旋与孔君同往谒梅冷生先生。返家午餐后，有保安队第六团第二营官兵来家，拟借住作留守处，婉却之，后来又来两次，终于勉强插住一员（平阳林天胜君），带有勤务兵一人。

## 5月2日 星期一

上午持《永嘉县志·金石志》，前往东门一带调查。横井巷之井栏上“至元庚寅”题字，康乐坊底大井“成化二十一年”题字，皆仍保存。东门禹王庙前之石塔，则已于民国初元毁于火（享殿后于民国九年及三十六年两次被焚），现改建私立治平小学。据校长缪文光君云，残石已改作础盘，今在礼堂南侧柱下。返家途经金锁匙巷，见叶文定公祠已改为民房，将石制之匾额及对联，皆以白垩填塞之，使与墙平，已不显字痕矣。返家后，又有部队拟占住自家，与之交涉，仅徐副官一人，与昨日住进之林军需同住。下午赴开元寺，调查建炎二年铜钟，据方丈云，于抗战初起时，为地方当局移往丽水保存，其后即无消息，惜哉。

## 5月3日 星期二

赴籀园图书馆，校对新由县学移置之“元代柳贯撰书之重修县学碑”。此碑《东瓯金石志》亦收入，孙仲容氏按语谓：校以柳氏文集“又三年”脱“又”字，“令赵君”脱“令”字，“笃於自修”作“笃行自修”，然原碑皆未误，盖抄碑者之误，孙氏未能就原碑校之，可谓失之睫眉矣。又至张氏巷校《慕恩亭记》，《县志》所录颇多误字。又至张氏家庙，校对《谕敕碑》及《圣制诗碑》等。

## 5月4日 星期三

昨日接到台湾方面来信，今日赴王则诚君处，转达傅先生邀之赴台之意，时局已如此，谁还再走死路。杭州已于昨晚撤守，时局颇为紧张，省府又有迁温之说。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

5月5日 星期四

阅《史语所集刊》中傅乐焕君之《四时捺钵考》及张政烺君之《六书古义》及《咏史诗与讲史》诸文。

5月6日 星期五

闻共军今晚进城。据云，叶芳曾召地绅杨雨农、王纯侯、谷寅侯等个别谈话，或有劝阻维持会之意欤！又闻叶芳曾派王思本、吴兆璜、卓利文三人与共军取得联络。

5月7日 星期六

晨间天刚亮时，锄非下楼见告云，昨夜炮声不断，电灯通宵不灭，情形甚紧张。余以昨宵睡晚，故仍入睡，7时许又为喧声所惊醒，知扎住家中之徐副官已易便服上街，见街上持枪站岗者，皆无符号。令店铺闭门，禁止车辆通行，路上站岗者穿青灰色制服，温属口音。江第侄取得人民解放军浙南纵队政治部之宣言一纸，系民国卅六年双十节之宣言八条。余与锄非上街一观，出门即遇及叶昌荫君，谓昨晚不敢睡在店中，改睡家里，7时许见中山公园站岗之兵已撤去，晨间起身则已全城换新颜。余等三人，乃由城西街经专员公署门前，再由府前至五马街，墙上已贴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纵队司令部之安民布告（解字1号及2号），具名者系司令官兼政治委员龙跃，副司令官郑丹甫，政治部主任胡景城。墙上又贴满标语，有油印之政治部制者，有手写之温中学工队及永中支委会制者，又有铅印之解放军城区工作委员会及迎接解放军学生工作团制者。路上站岗者穿青灰色制服，草履，背负卧具，腰系手榴弹，实弹持枪。间有巡逻队，五、六人成一组，背负步枪，手持手枪。至于穿黄色制服者，则或徒手无枪械，或持枪械，以白布条系臂上或颈上。闻周琦专员，于昨日下午即出城避去（后知当晚尚在城内，次日逃往乐清，旋赴台州）。店铺皆闭户，市民站立路侧，深讶此次变化之速，惊魂多未定也。间有行贩，以鱼鲜及豆子、菜蔬出售，易米或现

钞。途经道前桥，有瓯中女生一小队，约十余人，由解放军政工人员领队唱歌，赴专员公署慰劳。返家后，闻东门仍有战事，掩护撤退之军队也。少顷，林少兰姊夫来，谓解放军系昨夜3时许由西郊进城，此次事变系叶芳派王思本等迎接入城，周琦专员于昨夜9时为叶芳所扣，国民党部队除已反正者外，其余被缴械，未生冲突。仅麻行所驻之盐警，以不肯缴械，为手榴弹击毙二人。缴械后，每人发米20斤遣散。余又出来，至二房及姬妹处，经谢池坊口，见有瓯高学生在街旁讲演，遇及王祥第君，闻解放军晨间来温中借米千斤，以昨午由温溪动身后未曾进食也。返家午餐后，倦极而睡，醒后又上街一观，见县政府站岗者穿黑色制服，经公安局时警察星散，闲人进出，有拾取档案文件者；府头门等处有军管会政治部发表之情报，谓仅第四团有两连未就抚，但已在包围之中；墙上标语更多，又有各报所出号外。至温州中学，则见学生正在开会，选派代表赴永中集合，以便分派宣传工作。余返家后，大姊及绮霞甥女来，谓瓯海医院及中国交通皆有人接收，第四团亦已解决，秩序安定。深庆故乡能和平解放，殊为可喜也。

## 5月8日 星期日

晨间上街阅报，知铅山、上饶已解放。遇及沈炼之君，偕之访叶昌荫君。闻第四团一部分退状元桥，瑞安并未收复，此次入城时机稍嫌过早，以叶芳知青年军有一师将乘空山轮来温，故提早起事。关于接收诸事，皆未有准备，重要人物皆未来城。三人相偕出来，店铺仍未营业，路上往来人众，有类旧历新年。午后学联会开欢迎大会，会后游行。余赴籀园阅书，遇及潘国存君，馆中开放阅览如常。

## 5月9日 星期一

晨间出来，见报载衢州、常山、嘉兴已解放。谣言颇炽，有谓国民党第十二师在乐清，保安第六团及特务团在瑞安，有反攻模样；又谓国民党李延年部下二师，有从金华下丽水来温之消息，纪律甚坏，沿途焚掠，如不幸来温，恐有一番蹂躏；又谓黄华岛附近有国民党军二团登陆，瑞安国民党军返至塘下，青田方面有陈诚之侄所领军队由金华取道

丽水、温州赴闽，至青田闻变仍驻青田，各方面正在取联络包围之势。今日店铺仍未开张，银行有军队站岗保护，亦无营业可做；米价闻已涨至每百万元12斤，尚无购处，现钞奇缺，购买蔬菜多以米易换。

今晨解放军作胜利游行，然由上乡郭溪进城参加之部队，游行后仍乘船下乡，司令部之龙跃及政治部之胡景城皆在郭溪。下午小学游行欢迎。余经县政府，见张贴有红纸书写之就职布告，军管会委员九人，为郑丹甫、曾绍文、周丕振、郑柏永、仇雪清、林鹤翔、王思本、卓力文、吴昭贞，而以郑丹甫为主任，曾绍文、卓力文为副，然城内仍未有积极之设施。今日有汽轮自上海来，收到台湾史语所及高晓梅君来信，又新出之《集刊》三册及单行本一包。回忆去年史语所出版之盛况，不禁感慨系之，然我已决定不赴台，解放后，我国当有复兴之机会。

## 5月10日 星期二

昨夜叶芳部队有一部分叛变，携械出城，军管会派兵追击，同时下令撤退非战斗人员。各校一部分学生参军，其余亦起恐慌，寄宿生纷纷回家，瓯公、永中皆无形解散，仅温中尚上课，小学校上午开课，下午任学生自由请假，不必来校。昨夜虽召集商会，劝令开市，但今日情形如此，人心恐慌，市况更劣。晨间叶昌荫君来，一同上街，见报纸停刊，专员公署无人站岗。至籀园，遇及潘国存君，谓已有人来接洽接收，嘱将反动书籍抽出，不再借阅。余赴沈炼之君家中，闻地方战犯共有7名，已知者为周琦（专员）、邱鸣和（党部）、徐超（三青团）、翁来科及戴福权5人，余2人未知其名，或谓即叶芳、陈文<sup>[2]</sup>。返家后午睡，以补昨宵失眠。闻政工人员已返城，叛兵已加解决，政治部主任胡景城已来城，拟明日安民开市云。下午有人出丧至五马街，放鞭炮，驻小南门军队宣布临时戒严，紧闭栅门，路人不知其故，飞奔逃逸，店铺连忙闭门，送丧队伍亦躲入人家暂避，自家亦紧闭大门，后知其故，不禁失笑。

## 5月11日 星期三

昨日军管会出布告，令工商业今日一律复业。9时许偕锄非、昌荫二君上街。至五马街，见军管会正派兵劝导商店开业。至永泮楼上，沈炼之、魏介夫、方介堪诸君皆在座，各中学校长昨日午后开会，暂停上课。传闻李延年部队由金华退至丽水，取道龙泉赴浦城，或不来温，人心稍定。

## 5月12日 星期四

晨间见报载军管会令各校明日起照常上课，今日店铺开门，钱庄亦于下午开放营业，但生意沉寂。少兰姊丈来，传闻刘伯承军已追踪李延年部队至丽水，未悉确否。午间《浙南日报》出版，系《浙瓯日报》所改组，谓第三野战军陈毅部下已抵丽水城下，瑞安已解放。下午壁报谓逃窜平阳之第四团第一、三营已遭解决。钱庄已开始作票据交换，人心稍定。晚报载军管会已派员没收战犯戴福权及邱鸣和二人之财产，自明日起令国民党登记，报告枪支及公物，违者严办。住在自家之保安队林天胜军需闻讯，拟自往申报。此次解放军入城，纪律甚佳，对人民和气公平，但政治工作尚未展开，使民心不安。

## 5月13日 星期五

晨间报载金华及嘉善已解放，青田游击队已与抵丽水之第三野战军会师，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已投诚，浙赣铁路沿线及以南已解放者凡14县。驻在家中的保安队第二营留守处，今日携械缴交此间政治部，每人取得通行证及遣散费，定明日分散回家。

## 5月14日 星期六

晨间报载，乐清及平阳皆已于12日解放，在平之第六团及独立旅一部分投降，一部人由鳌江取海道赴海门；浙赣沿线自杭州至江西东乡已解放，东进绍兴城。下午号外谓青田解放，福建由崇安进陷建阳。

5月15日 星期日

报载浙江未解放者仅宁波及台州二府所属地，上海方面已进取昆山、太仓、嘉定，短期中当可解放。闻永嘉军管会加紧工作，潜伏之国民党特分子有被逮捕者。又闻中学教育管理办法已在订议中，将以管理委员会代替校务会议，由教员及学生代表组织之，将删除公民、军训及童子军三科。闻教员待遇为10银元，工役为6银元（或谓暂照银行职员待遇，发米60斤）。下午闻西郊有枪炮声。

5月16日 星期一

各校都复课了。自己的写作生活也旷了十来天，今日又开始写《甘肃考古漫记》。下午赴籀园，晤及潘国存君。闻籀园将有人接受，梅馆长嘱早编书目，以便移交。今日市上盛传金元券不再通用，银元由每元400万元涨至600万元，皆以实物或硬币交易。

5月17日 星期二

晨间军管会出布告，金元券仍可流通，但市上仍多拒用，银元涨至每元1800万元。交通警察总队流窜温州者约800人，已于今日在藤桥全部解决。晚间在五马街集合俘虏，发放遣散费。继续写《甘肃考古漫记》。

5月18日 星期三

今日报载，武汉三镇已解放，上海在包围中，前锋距市区不过三四十华里，北平市对城市房屋租赁已订出新办法。下午沈炼之、张一纯二君来谈，取阅新到的《史语所集刊》，我将《新获之敦煌汉简》单行本分赠之。大雨如注，坐谈颇久，后来他们去开温州中等教员联合会去了。

5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赴籀园阅书。阅MacCudy ( ed ) , *Early Man* [ 麦克迪编：《早期人类》 ] 中论文。

5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赴籀园阅书。晚间有飞机盘旋市空颇久。阅《早期人类》。

5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赴籀园阅书。下午至永嘉中学，晤及张一纯君，同出至墨池坊，访瓯隐园（即明玉介园）遗址。

5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王则诚君来谈，续写《甘肃考古漫记》。下午浙南游击队龙跃司令进城，各界举行盛大欢迎会。

5月23日 星期一

继续写作《甘肃考古漫记》。阅《早期人类》及《史语所集刊》中论文。

5月24日 星期二

报载，解放军已攻下九江及南昌，湖北已进至汀泗桥，但上海仍未攻克，福建方面亦无大进展。收到南京王振铎等来电，仅“恭贺解放，盼不久相见”九字，希望温沪航运打通后即可赴南京一行。连日温城逮捕战犯及特工已达二三百人，叶蕴辉、邱鸣和等国民党重要分子皆已自首。



军管会下令将各巷口所设立栅栏门，皆加拆除，此系去年地方当局关于“戡乱”、“防乱”之设施，派摊经费，从中取利。做成后，人民戏谓“远看如钉山，近看如牢监”一旦拆除，皆大称快。继续写作《甘肃考古漫记》。

## 5月25日 星期三

阅毕《早期人类》（PP.1—362）。下午《进步报》出号外，谓上海已解放，可通电报。下午军管会通知城区诸地主，集会于普安局，为摊派军粮也。闻数额颇大，达百余万斤，由镇公所登记50亩以上之地主，然后依额分派。

## 5月26日 星期四

继续写作《甘肃考古漫记》。傍晚二十一军滕海清军长率队进境，中小学生欢迎，下午2时许集专署前往太史码道，傍晚始抵埠。闻有二万余人，会师后赴闽，军粮须200万斤谷。

## 5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与王祥第君偕往建国高商访屠白麐校长，屠君以董事会须要改组，颇有拉我进去之意，以旧有之董事，自张森以下多有战犯嫌疑，必须改组，加入无党无派者。瓯中之董事长，已以沈炼之君代替邱鸣和。余以并无兴趣办学，故婉却之。

## 5月28日 星期六

继续写作《甘肃考古漫记》。下午单次刚君来谈。今日起读《周易》（王弼注），预备以一星期的工夫读毕。同时阅读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关于《易经》的几卷。天气炎热，下午和晚间大雨。

5月29日 星期日

报载上海已全部解放。继续写作《甘肃考古漫记》。中午在老大房午餐，今年族众轮值至老大房。午后至王则诚君处，同往王祥第君处闲谈。闻地区派军粮已大致决定，40亩起征1200斤，41亩至70亩每亩45斤，累进至251亩则每亩达140斤。

5月30日 星期一

继续写作《甘肃考古漫记》。此事虽开始于4月27日，然中间牵于他事，无心坐下写作，旋作旋辍，迄今仅写得万余言，至金塔县工作而止，尚未抵敦煌也。

5月31日 星期二

继续写作《甘肃考古漫记》。阅毕王弼注《周易》十卷。

## 6月

6月1日 星期三

阅郭沫若之《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此文前于民国二十年来在北京时读过，当时颇觉其精辟，今日观之则疵点甚多，自信此十余年来学力颇有进展也，于书眉写评语数则。阅叶适《习字记言·序目》卷一至卷五，及全祖望《经史答问》卷一和卷二。下午接到陶孟和先生来信，邀余赴京洽商恢复史语所事，当即作书答之。

6月2日 星期四

昨日端午节，食粽子伤胃，今日精神不舒。阅《四库总目提要·易类》。下午张一纯君来，以其《吐谷浑三百年大事记》上册稿本求正。

## 6月3日 星期五

审阅张一纯君之稿本，为之指正数处。下午继续写作《甘肃考古漫记》。今日阅报，知温州市军管会已改组，由二十一军派人主持，主任为康志强，副主任为龙跃、李炳南及彭逸凡，盖以华东军区司令部之命令。又温州警备司令部以二十一军滕海清为司令。

## 6月4日 星期六

报载青岛已解放。上午王则诚君来借去《集刊》18、19两册。下午赴籀园阅书。

## 6月5日 星期日

沈炼之君来谈，谓金华之英士大学已提前结束，下学期有归并入中正大学，改称江西大学之说。

## 6月6日 星期一

上午张一纯君来谈，将其《吐谷浑大事记》上册稿本归还之，并指正数处。下午至二房知正宗已有来信，谓毕业考后有二月之训练，然后分发工作；竺可桢校长于杭垣解放前二日为蒋介石所召，不知去向（后知潜往上海，解放后即露面），现由农工学院院长负责云云。继续写作《甘肃考古漫记》。下午叶显文君来谈，叶君正为温州民盟拉人，询余意见，余以对政治无兴趣答之。

## 6月7日 星期二

续写《甘肃考古漫记》。今日起开始阅朱熹《诗集传》。

## 6月8日 星期三

续写《甘肃考古漫记》。阅《四库提要·诗经类》。

## 6月9日 星期四

下雨已十多天，今日放晴。上午偕黄云畴君，赴中山公园纪念堂，观二十一军随军图书馆之宣传品。下午微雨，在家续写《甘肃考古漫记》。

## 6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与王祥第君偕至温中，晤及董朴垞君，往谒金荣轩先生。下午得中研院来电：“请即来沪转京，函详”，不署名。谅本院于上海解放后在沪开院务会议，或已决定恢复史语所欤！俟得详函后再决定。

## 6月11日 星期六

在家阅书，写《甘肃考古漫记》。

## 6月12日 星期日

在家写《甘肃考古漫记》。下午叶昌荫、林少兰二君来，谈及这次端午节龙船赛肇祸事，（……）结果是二十三人丧命，（……）这是几十年来龙舟竞赛所闯下的人命最多的案子。据老年人记忆所及，二十余年前曾溺毙七人，算是最高记录了。

6月13日 星期一

续写《甘肃考古漫记》，将第一章“由兰州到敦煌”写完，约二万言左右。阅朱熹《诗集传》，将“十三国风”读毕。

6月14日 星期二

阅H. R. Hall, *A Season's Work at Ur* [霍尔：《乌尔一个季度的工作》]。写作《敦煌发掘记》，布局剪裁，拟以此书体例为本，不知能写出否？南京又有电报来，促余赴京。温州市军管会今日宣布，禁止使用银元，一概用人民币。不知施行实效如何？此一星期来兑换率由每银元600人民币跌为2000，即官价亦由480元跌至800元。

6月15—17日 星期三—五

写毕《敦煌的历史与地理》，《甘肃考古漫记》中之一节也。

6月18—21日 星期六—二

写《甘肃考古漫记》中《中途岛的生活》一节。写信给陶孟和先生，告以一时不能动身原因。

6月22日 星期三

在孝威君处阅及上海解放后之报纸，《解放日报》及《大公报》，皆已到18日。沪上情形安谧，18日有接收中研院之消息一则。

6月23—30日 星期四—四

为缴纳军粮，连日奔波，设法购买。

# 7月

7月1日 星期五

写信给京沪友人，告之以交通不便，一时未能起程。闻光展与大成二汽船同时离沪开温，光展已于前日抵温，而大成经舟山群岛时被扣，又前日由温开沪之同源号汽船亦被扣，以后航运恐更困难。今日有空袭警报，但并无飞机过境，盖属预演性质也。

7月2日 星期六

今日总算应缴的军粮派额筹足缴交。下午晋谒志澄丈，告借《丛书集成未全本目录》，转录入商务所刊之目录中。

7月3日 星期日

将《丛书集成未全本目录》抄竣。

7月4日 星期一

将搁置近旬的《甘肃考古漫记》稿子取出，继续写作。

7月5日 星期二

阅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续写《甘肃考古漫记》。

7月6日 星期三

上午赴籀园阅书，已于6月28日接管，派有军事代表林大奇君，闻

系暨大毕业。晚间与孝于君同往晋谒青田刘祝群丈，刘丈系文成公后裔，高龄已七十三，由青田避乱来温，近闻其青田故庐藏书万余册，皆遭焚毁，不禁感慨系之。据云，其中有同治至宣统之搢绅录及乡哲遗著，尤为可惜。又述刊印《括苍丛书》第二集之经过，并以第二集一部赠予，谢之而返。今日天气炎热，室外达95度。

## 7月7日 星期四

阅《括苍丛书》第二集中叶大庆之《考古质疑》、俞文豹之《吹剑录外集》及郑之祐之《遂昌山人杂录》。今日开七七纪念会。

## 7月8、9日 星期五、六

续写《甘肃考古漫记》，将《中途岛的生活》一节写毕。开始阅读《周礼注疏》。

## 7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管希雄君由台湾来，述及史语所在台湾之情形。高去寻君托其带信来，云：“终日苦痛（已非苦闷），焦急如待决之囚，两鬓顿成斑白，皆台湾之行所铸造成者也。考古组已垮台，中国考古之学，不绝如缕，今日继续起衰者，则舍兄其谁。弟过去即作如是观，今日尤然，故切盼兄能早日赴宁，或更转平，目下思永先生及照林兄，颇有重振此学之力也，兄乃考古学之巨擘，亦应体会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之句。”所中同事有以余当已赴南京，温州解放消息在台湾报纸上未曾披露，后来始间接听得此消息。傅斯年曾有电来，始终未曾收到，当在温州解放以后发出也。

## 7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管希雄君来，偕往访王则诚君，王君详询台湾情形。返家后，续写《甘肃考古漫记》。阅《周礼注疏》（“天官冢宰”及“地官司徒”）。

## 7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续写《甘肃考古漫记》。下午偕王则诚君往访管希雄君。管君述及前年台湾民变事残杀之惨，国民党军由沪开抵台湾后，驻防城区，行人不能说国语者即加击毙，数月后基隆港尚有浮尸，以绳捆之成串，故台人现无反叛之勇气，惟叹吏治之不满人意而已。阅钱锺书《谈艺录》。

## 7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续写《甘肃考古漫记》。阅钱锺书《读艺录》。下午至沈炼之君处少坐，闻文教部前日召金嶸轩先生及沈君谈话，嘱以改组温州私立中学之董事会事，以沈君为瓯中董事长，金先生为建国商高及建华之董事长也。

## 7月14日 星期四

今日上午10时许，国民党飞机第一次来温轰炸，天正下雨，警报鸣后，已入市空，机声隆隆，地面岗兵以步枪及机枪向上射击，乒乓之声不绝，少顷轰然一声，已经落弹。家人皆伏室中，噤不敢声，机声往返盘旋，枪弹声不绝，历时半小时。警报解除后，上楼遥望，尚见西郊有火烟上升，盖着弹后起火也。午后往观，东南轮船原定明日开沪，已经装货，闻第一弹即投中，船身倾斜，船上口余人带救生圈跳水逃命。闻投弹6次，每次2弹，共投12弹，约有七八弹落在东南轮船附近，船即沉没水中，不可复见。有数弹落在岸上，毁屋20余间，死者9人，伤者7人。今日下午商店多闭门，不营业，市面更形萧条矣。



7月15日 星期五

阅毕钱锺书《谈艺录》（1—377页）。此君天才高而博学，其文词又足以发挥之，亦难得之佳作也，惟有时有掉书袋之弊，乏要言不烦之趣。至于290页以孟东野之“似开孤月口，能说落星心”，强以星心非谓星有心，乃指星形类心，实属勉强。又袁随园、潘德舆二君误以孟诗为咏吹角，由于不检原诗而仅据苏东坡所引，然苏氏云“今夜闻崔诚老弹晓角，始知此诗之妙”。盖孟氏此诗咏晓鹤，而晓角之鸣，情景亦相同，故东坡由此悟彼，并非即以此为咏角也。鹤喙、牛角皆形近新月，而天晓时星光渐隐，鹤声或角声清澈霄汉，足以见此诗之妙，或许苏氏将“似开孤月口”作为“似吹晓角”解，是否得孟氏原意虽成问题，然不能以为苏氏误以全诗为咏角也。“孤月口”非谓月有口，乃指口形似月，说虽可通（依此例则星心乃指心形类星，非指星形类心），然原意似双关，鹤口之形似月，然亦兼谓天晓时孤月之口，能说出夜星之心情。钱君之说，似尚未达一间。

晚餐后，至温州疗养院，晤及管希雄君，托之附函致晓梅、逸夫二君。旋至永吉中学，晤及张一纯君，正借得《册府元龟》，作增补《吐谷浑三百年大事记》之工作也。闻温州市人民政府将于20日左右正式成立，未悉确否。

7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10时又有空袭警报，敌机已入市空，于朔门抛弹数枚。下午1时又来轰炸一次。今天发了四次警报，神经够紧张的，何况还有谣言谓将大轰炸。今日收到梁思永先生的快信，希望我赶快来所。前日曾收到他的电报：“前函促北来，惊闻北大拟聘兄，盼仍来平，主持史所。”今日收到北大汤锡予先生来电：“敬聘兄为北大教授，乞惠允为感。”交通情形如此，家庭情形如此，殊令人为难。今日晒书，整理书橱，又忙了一天。

7月17日 星期日

今日晨间避警报，下乡者更多，以谣传昨日敌机曾抛下传单，五日以内加紧轰炸，劝告市民疏散。故人心惶惶，或晨出晚归，或长期居乡。余仍写作《甘肃考古漫记》。下午张一纯君来谈，谓永中内正办训练班，惧为轰炸目标，故晨间即携《吐谷浑三百年大事记》稿本，及《资治通鉴》一册，出来躲警报，仍欲以一星期之工夫，利用《册府元龟》作最后一次之修改，然返瑞安家居誊写清稿，其志殊可嘉也。旋偕张君往访沈炼之君。

## 7月18日 星期一

将《甘肃考古漫记》中《佛爷庙墓地之发掘及收获》一节写毕。下午赴籀园阅报，航运不通，沪上之《解放日报》及《大公报》，仅寄至7月7日为止。

## 7月19日 星期二

写《甘肃考古漫记》中《老爷庙唐墓之发掘》一节。

## 7月20日 星期三

将《甘肃考古漫记》中《老爷庙唐墓之发掘》一节写毕。报载陕西及赣西解放军皆有进展，惟温州商情仍萧条。今上午空袭警报一次，下午三次，虽有飞机过境，幸未投弹。

## 7月21、22日 星期四、五

写信给北平梁思永先生。续写《甘肃考古漫记》。

## 7月22日 星期五

阅《周礼·春官》毕。赴籀园阅报，知上海私立大学已开始招生。返家后知素琴同学数人，拟结伴于26日以前起程赴杭投考。

## 7月23日 星期六

赴双屿山尝新。今日大暑，瓯谚有“大暑三日无青稻”，已开始大割。返后，知素琴儿提早于后日早晨出发，夜间为之整理行装。

## 7月24日 星期日

晚间素琴赴太史码头上船。明早开船，故今晚即须宿船中。

## 7月25日 星期一

为了筹划素琴的旅费等事，忙了几天，今始得空，继续写作《甘肃考古漫记》。至王则诚君处小坐。

## 7月26日 星期二

写了一封信回复丁梧梓君。

## 7月27日 星期三

阅李凤苞《使德日记》及刘锡鸿《英轺私记》。

## 7月28日 星期四

阅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此乃1940年1月在《中国文化》上所发表者，其语气较最近七七所发表之论民主专制者似为温和，盖革命历

程已前进一阶段，故政策亦前进一步。阅毕《周礼注疏》《春官》及《夏官》二篇。

7月29日 星期五

琴儿抵杭，已有来电。

7月30日 星期六

开始写《甘肃考古漫记》中《千佛洞》一节。写信给素琴儿。

7月31日 星期日

阅《周礼注疏》。

8月

8月1日 星期一

阅毕《周礼·秋官》一篇。昨日姬妹家厨房着火，幸发觉尚早，否则将成火灾，今日前往慰问。又至王则诚君处小坐。

8月2日 星期二

阅李如圭《仪礼释宫》及江永增注，作一草图。闻素琴等27日由丽水赴金华之车，中途抛锚，另一车赶超而过，即遭洗劫，修车再开，则已劫毕呼啸入山，故未遇祸，亦云险矣。

8月3日 星期三

阅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十一卷。

8月4、5日 星期四、五

续写《甘肃考古漫记》。

8月6日 星期六

阅报知，长沙程潜起义，甘肃天水解放。

8月7日 星期日

上午至仲光堂兄处小坐。下午至籀园借书。收到向觉明来信，促我北上。

8月8日 星期一

上午至沈炼之、管希雄处小坐。得素琴儿由沪来信。

8月9日 星期二

大姊来家，谈及绮霞参军事。写信复素琴儿。阅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卷一。

8月10日 星期三

汇款给素琴儿。阅《论学小记》（三卷半）及外编。

8月11日 星期四

这几天各中学教员正为考试事发愁，因为文教部从前仅考试小学教师，现又欲使中学教员受政治常识测验。前星期小学教师考试时，年龄老大者记忆力不佳，作弊之丑态百出，小学生传为笑谈，师道扫地，故中学教员反对此举。阅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卷二。

8月12日 星期五

阅阮元《考工记车制图解》、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卷三。

8月13日 星期六

阅程瑶田《宗法小记》、《考工创物小记》卷四至卷六。

8月14日 星期日

阅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八卷，毕）及《修辞余钞》。兰香、碧琴两侄女及绮霞侄女来辞行，三人皆在瓯海医院为护士，此次随二十一军去临海办后方医院也。

8月15日 星期一

读程瑶田《磬折古义》。程氏以“柯”为102度之倨句，又以车人明言“柯长三尺”，故释之曰“然安知非因其倨句之名柯，遂假其名以名其柄与，且<sup>柯</sup>之为倨句名无疑矣，而《说文》一曰斤柄性自曲者，<sup>柯</sup>以名其斤柄，柯以名其斧柄，耒以名其耒柄，皆是物也。久假不归，名为借义所夺，往往而然，然车人有记，倨句之矩法不可易，故柯之古义终古不失也”。其意盖谓102度→斧柄，余就现代原始民族及欧洲湖居新石器遗物以观之，则古代斧柄，盖以枝柯为之，故言柄则称之为“柯”，称之为“

楮”，言其倨句之角度，则亦称之为“柯”、为“楮”，言斧柄之长三尺亦称为“柯”。故其关系，为A以枝柯为斧柄

{ B 斧柄名柯→D 斧柄之长三尺曰柯，  
C 倨句之角度亦名柯

或许其关系为 B { D  
C, 故程氏以“倨句名柯”为古义，“斧柄名柯”为假借之义，未免前后倒置，以柯之原义为“不挺直”，亦为未搔着痒处。又阅程瑶田《沟洫疆理小记》一卷。

8月16日 星期二

阅毕《周礼注疏》。又阅程瑶田《释宫小记》。

8月17日 星期三

阅毕程瑶田《仪礼丧服文足徵记》（七卷）。

8月18日 星期四

阅毕程瑶田《仪礼丧服文足徵记补编》（三卷）。

8月19日 星期五

阅程瑶田《九谷考》。余以为高粱为后来由蜀地输入物，稷、粱皆指小米，粱为佳好之小米而已（或为白粱），当时视为二种。上午叶正钦、叶云帆二君来谈。

8月20日 星期六

阅程瑶田《释虫小记》、《释草小记》。又将《通艺录》中其他各篇匆匆一浏览。傍晚沈炼之、王祥第二君来谈，王君为平中教务主任，

来温聘请新教员。

## 8月21日 星期日

开始阅《仪礼注疏》，拟日尽一篇。今日读毕《士冠礼》。余意冠礼可用近代民族学之例以释之。

## 8月22日 星期一

阅《仪礼·士昏礼》。上午赴张一纯君处，偕往褐金荣轩先生。下午汪远滩君来谈。傍晚接素琴儿来信，知己赴杭投考。

## 8月23日 星期二

阅《仪礼·士相见礼》及《饮酒礼》二篇。下午步行赴吹台山无量禅寺。今日为阴历七月末，朝香者甚多，此十日来闻每日朝香者不绝，有类北平之妙峰山，有夜宿寺中以祈梦者。吹台山离城20里，由慈湖北村上山，入谷时有一溪，步行约800步，有一杨府庙；此后山势渐陡，约行千步有一路亭，为光绪间所建之感应亭；此后山势更陡，上行1800步始抵无量寺。寺凡三进，前为许真君，大殿为三尊佛，后殿为地□（原文此处为方框）王，遍觅寺中，不见碑记。此寺在永瑞之大路侧，岭虽高，石级尚修整，寺后更有高峰，半在云中。余以时已晏，乃即下山，留作下次再游。抵家已6时许。

## 8月24日 星期三

昨日跑了一个下午，今日颇觉倦疲。阅《仪礼·乡射礼》。又阅张恨水小说《金粉世家》。

## 8月25日 星期四



阅《仪礼·燕礼》及《大射》二篇。

## 8月26日 星期五

阅《仪礼·聘礼》。温州市人民政府定于29日成立，正副市长已发表为胡景城及曾绍文。市立中学校长已发表为沈炼之，教务主任为汪远潍。省立温州中学校长，仍为金嶠轩先生，教务主任为魏忠。赴沈君家道贺。

## 8月27日 星期六

阅《仪礼·公食大夫礼》。这两天又有空袭警报，今天下午警报发声时，两架飞机盘旋空中，连续投了几个炸弹。事后闻东门江中落了几个炸弹，一弹落于唱词场，唱词盲人炸毙，听众死9人，伤15人。报载兰州已继福州后解放。

## 8月28日 星期日

阅《仪礼·觐礼》。开始写作《甘肃考古漫记》中《千佛洞的艺术》。晚间张一纯君将其《吐谷浑三百年大事记》稿本下册交来。

## 8月29日 星期一

阅《仪礼·丧服》。

## 8月30日 星期二

校阅张一纯君之稿，摘出错误之点数处。下午至籀园阅报。晚间至沈炼之君处，高朋满座，知今日接任永中校长。遇及张一纯君，相偕至家中稍谈。

8月31日 星期三

接北大电报，促驾北上。阅毕《仪礼·士丧礼》。

## 9月

9月1日 星期四

阅《仪礼·既夕礼》及《士虞礼》二篇。今上下午皆有飞机来轰炸，上午投弹12枚，下午16枚，目标仍在沿江一带，死6人伤者十余人。

9月2日 星期五

阅毕《仪礼·特牲馈食礼》及《少牢馈食礼》、《有司彻》三篇。这十三篇《仪礼》总算是读了一遍，缚文繁礼，真是够瞧了。本想由其中抽出原始社会的礼俗来，读后的结论，其中虽有一点原始残迹，但是礼节的繁缚，经儒家的推演，变成戏台上各脚色的举止与台步了，其演进的程度实超出现代文明社会之上，正像马趾的进化超越人趾一般。这些礼文或者便是所谓“小人儒”的手册。下午得吴均一先生来信，邀约去浙江大学任教，晚间跑去与杨慕衡君商量。

9月3日 星期六

上午王抱冲夫妇来谈。王君自平阳解放后，初度来温。王君在平阳曾被征用为平中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但王君坚辞校长一职，现由项经川君任正校长，德煊任副校长。后偕往访王则诚君。下午写回信与浙大应聘。将《吐谷浑三百大事记》稿本，交还与张一纯君，并指出其错误处数点。

## 9月4日 星期日

赴白累德产科医院询问，以秀君不日分娩也。晚间月里妈来。夜间入睡后忽被唤醒，胎水已来，急唤新来之月里妈，又令岩翠往呼助产士。时已在戒严时间，只得就近往唤林志英助产士，谓尚未至临盆时间，恐须候至天亮，大家又先去睡，余虽偃卧，不能入睡。秀君呼痛不止，4时半阵痛更剧，又去唤助产士，5时敲过后，即诞生一男，母子平安，大家放心。

## 9月5日 星期一

昨宵一夜未得安睡，今日精神不舒。今小婴“开喉”，瓯俗须拣潮平时，以潮涨时开喉，将来授乳有“泛乳”之弊。又以灶下蟑螂浸过之开水，谓可使食量大。生母恐乳少，可临盆时置一桶水于床侧，并默祝“带饭粟米”可以多乳。

## 9月6日 星期二

开始阅《礼记集解》，毕《曲礼》上篇。下午赴籀园阅报。返家后，知中研院汇来20万元，大概作为旅费之用，余托方逊平君代为退还。在方君处得知，王棻君今晚上船赴南京，仍任职金陵女大，乃前往送行。返家后，得韩儒林君来信，邀往南京大学史学系讲学，此事只得婉却之。

## 9月7日 星期三

阅《曲礼》下篇，今日瑞炎儿三朝，唤经友净室。大姐来家，午间设宴请大姐及仲仙等。赴双屿山，通知岳家以育子之消息。

## 9月8日 星期四

阅《礼记·檀弓》上篇。

## 9月9日 星期五

阅《礼记·檀弓》下篇。得素琴儿9月4日来信，知上海统一招考已获录取入商学院合作系，浙大及北大尚未发表。

## 9月10日 星期六

上下午又有空袭警报，闻在西郊太平岭上灰桥处投弹炸工厂。继续写作《甘肃考古漫记》，拟告一段落。阅读《礼记》之工作，暂行停顿。以月内即须北上教书，尚须预备。

## 9月11日 星期日

晨间又有空袭警报。少如堂兄去世，晚间即出殡。月里妈以身体不舒辞退，叫人替工几天。

## 9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空袭警报，解除后，张一纯君来谈，拟着手作《叶水心年谱》，余以旧稿授之，俾作参考之用。下午又有警报，续写《甘肃考古漫记》。

## 9月13日 星期二

晨间赴清明厂，以刘祝群先生获有古镜一面，青田山中出土，作菱花形浮雕花鸟及云气，通体作青黑色，光亮照人，似为六朝唐代物。阅蒋廷黻《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卷中。续写《甘肃考古漫记》，将《千佛洞的宝藏》一节写毕。

9月14日 星期三

胃病又发，身体不舒。阅《资料辑要》卷中。

9月15日 星期四

昨宵一夜未曾安眠，前半夜以胃部不舒，不能入睡，后半夜则蚊虫扰人，天亮时始入睡。阅《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卷中（1—363页），尚余“朝鲜问题”及“甲午之战”二章未阅，暂作一结束。

9月16日 星期五

接浙大来电。晚间秀君昏厥症又发。

9月17日 星期六

解放军派人来看房子，谓仓桥一街共驻一连约百余人，自家前后厅拟住一排约40人，明日即迁入。傍晚秀君又昏厥。

9月18日 星期日

至瓯海医院，晤及周邦基君，以胃疾请其诊治。归家后又将《甘肃考古漫记》写了一些。下午解放军有一部分驻入自家，约二三十人，前后厅皆满。

9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籀园阅报。中午有空袭警报，家中驻军持枪作射击状，家中皆惊骇异常，幸得没有低飞投弹。在母亲房中谈及修坟及安厝事。

## 9月20日 星期二

续写《甘肃考古漫记》千佛洞一章。上午有空袭警报二次。中午赴二房，以筱如堂兄亡故后今日念佛，正宗侄抵沈阳后已有来信，不知其父已弃养近旬，伤哉！下午秀君又昏厥一次。家中又开来一排军队，连前共计30余人，楼上正厅也驻扎了。

## 9月21日 星期三

晨间7时许即有空袭警报。今日决定将《甘肃考古漫记》作结束，将来有暇续写。拟开始预备讲义，以便将一部分参考书留放家中。下午至周邦基君处，拟为秀君昏厥病配药。又至黄启荣医师处询问治疗方法。

## 9月22日 星期四

修坟日期已选定阴历八月十一日起土，九月初十日做寿坟，十月初六日安厝，余拟明日赴坟山视察，以便决定修坟之规模。下午温中操场开市民大会，公审匪特二人，判决死刑。傍晚秀君又昏厥一次。

## 9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5时即起身，乘7时永强号经梧埭、三郎桥，9时半至石坛登岸。约行20分钟，经戏台奥至山西奥（距城25里）。此奥一名丁家奥，属膺符乡五都，明代邑人王竹岩（谥）都御史之墓即在其地，其后人即聚族居于其地，有祠堂，壁上砌有王谥所撰之《赠大理少卿王公祠堂记》，正堂悬一匾额，上书：“纶音三锡”“隆庆三年孟秋”“都御史男谥立”。祠堂之对面山麓为御史墓，有石碑坊，石羊、石虎及石马各一对。此山现属王家众业。余外祖父母及舅氏之墓在山腰，余家之墓则在二者之间，当时系先父向王家后山所购得。于民国十八年修坟，上坦为先父及家慈之寿域，下坦为大哥勋铭夫妇等寿域，此次拟修理坟墓，

（……），故与泥水匠及石匠一同前来踏勘，决定修理之范围。11时许起程步行返城，抵家已6时许矣。晚间秀君又昏厥一次，惟用药后，精神较昨日为佳。

## 9月24日 星期六

下午赴菴园阅报。晚饭后，至董朴垞君处闲谈，请其书寿坟墓碑，董君正草《俞曲园年谱》及《民国史列传》。

## 9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有空袭警报，投下数弹，自家房屋亦受震动，最近者为石埭殿，离自家仅百余步而已。

## 9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宋超杰、杨慕衡君处，商酌动身日期。旋偕往吉利快轮售票处，决定30日晚动身。秀君为整理余之行装，精神似受刺激，晚间又发昏厥症。

## 9月27日 星期二

在家读书，编讲义。

## 9月28日 星期三

至王则诚君处，告以丁梧梓君已赴平，梁先生盼王君北上，则诚颇有意应邀北上。得北大来电促驾，以已获余之去函也。

9月29日 星期四

赴叶岑君处晚餐，在座有沈炼之、张一纯、戴幼和诸君，饮酒过多，返家后呕吐。

9月30日 星期五

偕宋超杰、杨慕衡二君赴打锣桥吉利快船办事处购票。又至陈铎民、金嵘轩二先生处辞行。返家后整理行囊，下午沈炼之、张一纯、王则诚三君来送行。晚间8时上船，锄非及寅侄、暄儿来送上船，晚宿船上。

## 10月

10月1日 星期六

半夜开行，船中一天两顿，宋超杰、杨慕衡二君同行，船中闲谈，颇不寂寞。下午4时抵青田，上岸游览，天雨路滑。青田系旧游之处，无可观。今日行120里。

10月2日 星期日

天未亮即由青田动身，傍晚抵海口镇。今日上滩较难，仅行80里，我们上岸找到驻军，询问前途安静否？据说昨日捕获土匪20余人，内有一大队长，今日下午有解放军一船上去，决无问题，余等心中大慰。后来在丽水车站听说，昨夜石帆镇有土匪数百人，亦云幸矣。

10月3日 星期一



天未亮时开船，由海口镇至丽水仅70里，多险滩，经陈埠、京水、濂口、石帆、相公滩、海口滩，至丽水大水门。中途各埠皆为土匪出没之处，尤以京水，石帆二处，最近皆曾发生劫案数次。船夫命余等坐舱中不要出来，以土匪瞭望者如发现船上乘客多人，以为必携有值钱之物，或许生心必来劫也，余等皆提心吊胆。至离丽水五里之塔下，望见古塔，知离县城已近，始完全放心。抵埠后，天仍下雨，已6时余，黑漆一团，余等勉强上岸，知连日无商车，仅能搭乘路局客车。进膳后，即返船，晚宿船中。下午大雨，江水颇急，如晚一天起程，恐无法上滩，只能停泊海口镇。

## 10月4日 星期二

昨夜大雨，晨间整理行囊，发现船舱进水，一部分衣服受湿，真是霉气。冒雨至车站，今日仍开车，惟缙云江不能过渡，与永康来车对换，故车子出发延晚。至缙云，雨仍未止，下车后将行李运过桥。一商车适开到，谓在离缙云14公里处遇匪，被劫香烟三大箱约值180万，钞票百余万等二皮箱，匪仅六七人，前有一匪瞭望，见车中无解放军，即连放几枪，迫令停车云云。余等闻之，皆颇惊恐。幸同车有解放军九人，由丽水赴金华领军服者，乃告之，令先有准备。在离缙云10公里之外，坐客发现公路中站立三人，皆穿便服，腰间似有手枪，见余车中有武装解放军，即悠然让道，转向道旁。余等惧其自车后开枪，皆僵伏车中，解放军则持枪于窗口作射击状，情况极为紧张，幸平安无事。至永康车站购票，换车赴金华。抵金华颇累，下榻中国旅行社。社中住客云，永缙段几每日发生劫案。

## 10月5日 星期三

昨夜又是一宵秋雨。今日金永段公路以水大已不通行，余在家补记连日日记。晚间上车，车站附近水深过膝，小舟可在街中行驶，余等雇车渡水。火车于十点三刻开出，二等车无卧铺，坐睡，不能安眠。

10月6日 星期四

晨4时抵杭州，天尚未亮，乃在车站附近之大华旅社小憩。天亮后，余与杨君呼车至刀茅巷27号单身教授宿舍，稍息后赴建德村王懋鋆君处，得梁思永、黄宗甄、王天木诸君来信。梁信系9月29日所发，乃接到我的9月6日信后的复信，内云：“弟敦促兄北来之意，不止为共同支持史语所残局（此残局似乎在短期内即将结束），更为今后（尤其是今后一二个月中）中研院等研究机关合并改组为科学院（此殆成定局）之过程中，亟须兄亲自在场，积极为将来之中国考古事业计划奋斗。目前国内能领导全盘考古事业者唯兄与济之先生，而济之先生远在台湾，音信阻绝，未必能及时赶到参加此项工作。此事关系中国考古学之前途甚钜，愿兄予以深切之考虑，至盼！至盼！”赴校至工学院谒王劲夫（国松）先生，此尚属初次见面。赴人类系谒吴均一先生，偕至人事处交进应聘书，至会计室预支薪贴，至事务处安排宿舍及用具。中午与杨杰君同至王劲夫先生处午膳，饭后返宿舍。连日旅行颇为困倦，杨君伤风颇剧，余亦不舒。

10月7日 星期五

上午至人类学系晤及同事张宗汉君，系伍献文先生之南高同学，清华1929年津贴生，专攻生理学。旋至吴主任处稍谈。午后至图书馆借书。

10月8日 星期六

上午至系办公室，晤及吴主任，据云教授须开三种课程，每星期九小时，希望余开“考古学概论”，“史前学”及“文化人类学”三课程，但顾虑到余初次任教，功课须预备，故改为二学程，允许于注册时设法使学生课程集中于二种，其余一种停开。余向系图书室借书。晚饭后往谒苏步青先生，转达苏醒石先生之口信。又至张慕騫君处闲谈。返家后，阅新出之*Man* [《人类》] 各期。

10月9日 星期日

赴西湖陶社，应吴主任之邀，在彼处午餐。席设杏花村，有孟宪承、夏癸禅二先生作陪。饭后至罗宛夏先生家小坐，偕往艺专访庞薰琴君，已七八年未见面，稍显老成。后与夏癸禅先生由罗宛坐船至湖滨，湖光山色，风景不殊，然别来已二十余年矣。当年在光华附中时偕王棻、祥第、陈惠、德煊诸君来游，今日以匆匆中未能畅游，当俟再度重来。

10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夏癸禅先生来谈，偕往健身房听宣传部李副部长之讲演《如何学习》。晚间陈楚淮、张慕骞二君来谈。

10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至张宗汉君家中闲谈。在图书馆中阅伊林著通俗读物《从猿到人》。领得10月份薪水半数，8、9月份尚无消息，即以一部分汇寄家中。下午上街购物。

10月12日 星期三

至系办公室，晤及吴主任，将中研院沪方来信交之一观。又谈及课程事，约定明晨再细谈。下午将大学图书馆及省立图书馆中西文参考书，摘抄一目录。遇及陈乐素、谭其骧二君，与谭君同至张慕骞君处闲谈。

10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至人类学系研究室，与吴主任及张宗汉教授讨论本系课程之改

订。张先生系生理学家，对于人类学完全外行，去年开人种生理学及血型学二门，结果仅有一人选修其人种生理学。此次讨论课程时，张教授仅在旁作壁上观而已，皆由吴主任与余二人决定。下午又向会计处借款，以购棉胎、呢帽等，以天气渐凉，不得不购之以御寒也。

## 10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赴西湖，游孤山，谒林和靖、冯小青、苏曼殊等墓，又过西泠桥，访苏小小、武松、秋瑾等墓，谒岳庙及岳坟。乃返罗苑，与夏癯禅先生同往西湖博物馆，访潘锡九馆长，又晤及同乡杨子云君。参观各部分，以良渚古荡出土之新石器，绍兴出土之晋陶瓷及浙江各窑之残片（杭州、龙泉、绍兴）为较出色。此外有私人赠品，包括周代礼器、西番铜佛、汉唐明器、明清瓷器等，又有档案、钱币、古书、拓本等，喷水之鱼洗亦有一具。自然科学馆有自然木乃伊二具，乃杭州及绍兴出土者，岩石、化石、动植物标本亦颇多。至闭馆时始出。在夏癯禅先生处午饭。下午至省立图书馆一观。

## 10月15日 星期六

阅《浙江学报》2卷2期中《杭州市之土地利用》、《杭州之地文》各篇。又阅施昕更之《良渚》（发掘报告），此系第二次重读，预备将来有机会再发掘一下。闻广州已于昨晚解放。

## 10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阅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前二章。下午至西湖葛岭游览，经长生路时，至文工团，晤及陆步青甥，已脱离艺专，改入文工团工作。至西湖在第六公园小坐。今日天气晴朗，又值星期日，湖上游艇颇多，遥望南北高峰，青翠欲滴。至昭庆寺及大佛寺，上宝石山，至保俶塔侧小坐，下瞰西湖，如画图中。上初阳台，视线更广。乃下降至栖霞岭，吊牛皋墓，神道正门已堵塞。往游紫云洞，乃栖霞岭断层，西侧露出下层

松软之凝灰岩，受风化而生洞穴，上层之流纹岩则不易风化，成为洞顶。又游栖霞洞，则以年久失修，洞顶崩圯，不能入内。由栖霞岭出来至岳坟前，乘公共汽车返城。晚间在张慕騫君处晚餐，谭季龙、陈雁迅、杨慕衡诸君皆在座。谭君嘉兴人，谓嘉、湖、松、苏代表烂熟之江南文化，食冬□（原文此处为方框）米（较白米更精制，煮成饭有类锅巴），打“同棋”（以牙牌21花样，每样4张，打法类麻将，而讲求技术，非专靠运气），唱曲子，为其特征。杭州、常州皆在此文化圈外。谈至9时许始散。

## 10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张宗汉君来，谓已接洽好南通医学院，拟辞去此间教席。张君谓校中同人对于余不应北大之聘而来浙大，皆颇惊异，以浙大学术空气不浓厚，人类学系之前途更惨淡，视试办一年之结果如何而定。余告以自己亦不作久计，恐至多亦仅一年即返中研院或入北大。乃以二处来函给其一观。阅B. Malinowski,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马林诺斯基：《科学的文化理论》]。

## 10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至校领取8、9月薪贴，即汇家15万元。阅毕马林诺斯基《科学的文化理论》（pp.1—221）。

## 10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生物系清华同学仲崇信君来谈。仲君与张宗汉君系密友，对于吴均一主任极不满意，劝余离此去北大，并谓明年有人类学系停办或易主任之可能，余或无法脱身。下午王懋鏊君偕史学系助教倪仕毅君来谈，倪君系乐清白象人。晚间阅B. Malinowski, *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 [马林诺斯基：《文化变革的动力》]。

10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在人类学系办公室中整理标本（新石器标本，周口店石器模型，各地猿人模型，汉唐明器）。发现Cro-Magnon Man [ 克鲁马农人 ] 之复原模型，误标为“爪哇猿人”。放置数年竟未发觉，殊可笑也。吴主任初不肯信，后取出原来清单，始言助教放标签时弄错。下午仍阅马林诺斯基《文化变革的动力》。

10月21日 星期五

阅毕马林诺斯基《文化变革的动力》（pp.1—162）。

10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去听陈学昭讲《老解放区的教育》。今日所讲三点：（1）教师的教育态度，为人民（即为学生）服务，全力传授知识，不以低材生为不可教。（2）教师的学习态度，检讨业务上的学习，政治学习，时事分析。（3）学生的学习态度，为知识及本领而不为一纸文凭，态度认真，团体的实践的学习。最后述及师生的互助精神，上爱下敬。散会后，沙孟海君来谈。下午至省立西湖博物馆借书，遇及费均（可一）君。又至夏癯禅先生处。晚间在仲崇信君处宴聚。

10月23日 星期日

阅卫聚贤等著《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掘报告》。

10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至图书馆善本室，查阅关于古镜及正光二年涿县砖之史料。下午在家将前读马林诺斯基所作之二书作札记。阅荆三林《史前中国》，

乃卫聚贤一派之人物。

## 10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赴西湖博物馆，适以欢迎苏联文化代表团，只得下次再来。赴古荡第一公墓调查史前遗址，荒草丛生，毫无所得。据附近一王姓农民云，筑公墓时所出土之石器及陶器颇多，公墓墙外，南面高起之地，或仍保存有遗物，但近代坟墓颇多，无法工作。返至罗苑，即在癯禅先生处午餐。饭后返城，乘酒兴写了一封给报馆的长信。晚间阅毕荆三林《史前中国》（1—174页），西安西北大学印行。

## 10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开学习小组会。下午抄录昨天所写的信，阅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

## 10月27日 星期四

阅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上午至张宗汉君处，见行李已整顿好，决定明日离校赴南通医学院。余乃以告吴主任，吴主任托余去挽留，不过“作姿态”而已，并无诚意，惟闻吴汝康君亦有就大连延聘之可能，颇使之着急。

## 10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又开学习小组会。遇及谭季龙君，约后天重九一同赴北高峰登高。晨间有飞机来轰炸城站，又在苕桥、萧山等处投弹。阅V. G. Childe, *Archaeological Ages and Technical Stages* [柴尔德：《考古学的时代与技术阶段》]，作札记。

10月29日 星期六

阅《人类》去年全年中有关考古学各篇论文及书评。下午又开学习会。今日下雨，明日登高之举，恐只能作罢。

10月30日 星期日

天虽放晴，但颇寒冷。上午在家阅《人类》1949年1月号。下午赴陶社，出席人类学会，归途至西湖博物馆，晤及杨子云君，为之鉴定古物。傍晚至长寿巷谭季龙君家食螃蟹，同席者有吴均一、张慕骞、黎子耀诸君。

10月31日 星期一

阅*American Journal of Archeology* [《美洲考古学杂志》] 1948年4册。

## 11月

11月1日 星期二

阅《美洲考古学杂志》1949年1月号。下午预备明日之教课。

11月2日 星期三

今日开始上课，考古学概论学生5人，史前学仅2人。下午往城站饭店访吴汝康君夫妇，未遇，留名片而返。昨天在吴均一主任处曾经遇到吴君夫妇，近由美返国也。



11月3日 星期四

接郑振铎先生来函，谓文物局不日成立，下面分三处：图书馆、博物馆及古物处，要我去主古物处当处长。

11月4日 星期五

上午教了两点钟课。下午阅*American Anthropologist* [《美洲人类学家》] 二本。

11月5日 星期六

上午至西湖博物馆。旋乘车至灵隐，至韬光，然后下山，经洪源弄吊刘大白墓，至上天竺。午餐后，经中天竺及下天竺，步行至洪春桥，赴玉泉观鱼。由玉泉北行赴青石街，途中有一处陶片颇多，至古荡山下似为古代遗址，陶片甚多。又返至岳坟，搭车返城，颇为困累。

11月6、7日 星期日、一

上街购书。预备功课。阅《美洲人类学》二册。

11月8日 星期二

今日上了三点钟课。阅Casson, *Archaeology* [卡森：《考古学》]，此书前已阅过，此次复阅一遍。午后谭季龙君来，谓正计划下学期之事，拟改到他系教书，若仍在史学系，则拟入他校，最好在北京。又谓下星期起，拟重理旧业，马列主义及新民主主义之书，初看几本颇觉新鲜，阅了几本便觉千篇一律，有些党八股味儿了。

11月9日 星期三

阅了一册《美洲人类学》，又在杂志室翻阅新出杂志。下午预备明日功课。接郑西谛君来信，催促从速作决定。

## 10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有课，取款汇给素琴儿一些。

## 10月11日 星期五

阅了一册《美洲人类学》（5卷2期，1949）。下午预备功课。

## 11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有课，课毕接家书，谓已决定将安厝延期。将郑西谛君来信与吴主任一观，因吴汝康君来杭又去沪，不肯就职，系中除主任外仅剩余一人，故竭力挽留，希望能住上一年。下午教育厅召集古物保管整理座谈会，从2时一直开到6时始散。

## 11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偕孙孟晋先生往访邵裴子先生，谈了一会儿。午后闻施德福医师夫妇在杭，现住西湖饭店，乃往访之。阅了一本王进展的《史前文化概论》（1—160页）。

## 11月14日 星期一

阅Atkinson, *Field Archaeology* [阿特金森：《田野考古学》]。

## 11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有课。下午至施德福医师处未遇。晚间第一次上俄文课。

## 11月16日 星期三

阅阿特金森《田野考古学》，作札记。

## 11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教书。下午以已发薪水，上街购物。

## 11月18日 星期五

阅Wright, *Quaternary Ice Age* [赖特：《第四纪冰期》]。下午访施德福医生夫妇。

## 11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教书。向吴主任告假，适吴主任亦今日夜车赴沪。傍晚得罗宗洛先生来信，劝驾北上，陶先生已离沪返京。夜间上车。阅赖特《第四纪冰期》。

## 11月20日 星期日

晨间抵沪。赴中研院，晤及伍献文先生，同往晤王仲济、吴化予二先生，又与王先生往见李亚农军事代表。

## 11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晤及罗宗洛及陈宗器先生。罗先生重申前函之意，谓黄宗甄君

将于短期内来沪，必要时或来沪一晤，或赴北京参加协商筹划中科院历史考古部分。又与陈宗器、李亚农二先生商谈史语所出版品事，知《中国考古学报》第4册，《集刊》14本、20本下册、21本一分皆已排好，又《居延汉简释文》及《列子校释》亦已排好，皆不日可以出版，惟《龙州土语》及《俚语》二种缓排，《集刊》中有李光涛之文二篇抽出一篇系关明末流寇者）。下午至北平图书馆办事处，晤及王育伊君，约定徐森老来谈。前日王天木在沪，与森老亦在此谈话二次。森老前月曾在北京住四十来天，谓北京友人皆希望余北上。

## 11月22日 星期二

昨晚为李亚农君校读《孔德研究所收藏甲骨文考释》一稿。睡时甚晚。今晨与中研院诸师友告别，赴路局购火车票，5时开行，10时抵杭，夜深又细雨，颇为寒冷。

## 11月23—25日 星期三—五

旅行之苦，身体不舒。阅赖特《第四纪冰期》。下午晤及夏癯禅先生稍谈一会儿。

## 11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教书。下午写信。

## 11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孙孟晋先生来谈。下午夏癯禅先生来谈，约定明日赴罗苑。阅赖特《第四纪冰期》。

## 11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赴西湖博物馆与杨聪君一同出来，至玉泉寺前约一里许，“葛林”墓庐右侧田陇中有一宋代瓷窑遗址，据杨君云从前瓷片极多。玉泉寺僧谓传说系窑址，现以农民培土，瓷片露于地面不甚多，我们检了一些。附近正有干训班在那儿垦荒生产，露出六朝花砖墓一座，杨君提取一块带回博物馆。至罗苑，晤及癯禅先生，即在其家午餐，史岩君由艺专来谈。傍晚至长寿巷访谭季龙君。

## 11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书。下午赴温州同乡会开会，晤及杨子云诸君，杨君谓昨日所得之砖，系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之砖，西湖博物馆拟加发掘。

## 11月28日 星期一

阅毕赖特《第四纪冰期》（PP.1—465）。

## 11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有课。下午代表吴主任出席第三十五次教务会议。

## 11月30日 星期三

同学党华君昨日赴余所发现之六朝墓葬参观，检回瓷片一堆，其中有晋瓷。与吴主任接洽取款，决定发掘。阅阿特金森《田野考古学》，作札记。

# 12月

## 12月1日 星期四

上午有课。下午上街购物。

## 12月2日 星期五

阅毕阿特金森《田野考古学》（PP.1—207）。有课。

## 12月3日 星期六

上午有课。下午赴玉泉踏勘宁康二年古坟，途遇西湖博物馆潘、杨二君，一同前往。

## 12月4、5日 星期日、一

赴马铃山测绘古墓附近略图。

## 12月6日 星期二

开始发掘，近地面处出近代墓葬二座，已破坏，有铁钉、石灰及人骨碎片。

## 12月7日 星期三

继续发掘。下午与吴主任去教育厅访俞仲武副部长，报告发掘事，另作公文备案。

## 12月8日 星期四

晨间前往发掘，为驻在玉泉寺之劳动教育院生产队所阻，以其地为彼等垦荒之区，需要公函，遂返校补办手续。

12月9日 星期五

托李沅君持公函前往文教部办理手续。上午与夏癯禅先生至邵斐子先生处，闲谈往事。自谓于己亥年（1899）入浙江高等学堂，时年16岁，是时此校已创办二年，招收举贡增廪生。惟蒙学班系是年新添，校舍即今浙大，原为报恩寺（今工学院）及普济寺（今办公厅）改成。仅读一年，邵先生转学上海南洋中学，公费出洋，在加州大学及斯坦福大学读书。返国后，在高等学校为教员，时年26岁。辛亥革命后，藩署被焚，都督府即设于浙大，高等学校搬入今日杭高校址，邵先生曾为校长，十六年革命后（年44）筹办文理学院及浙大，曾为院长及校长，年51始脱离浙大。

12月10日 星期六

今日大雨，未出来工作。将公安厅准予发掘的公函弄到手，天气一晴，便可继续工作了。绘古墓附近地图。下午阅Andrews, *This Business of exploring* [安得思：《勘察事务》]。

12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阅毕安得思之书（pp.1—228）。下午出游至吴山（即城隍山），经万松岭至南屏，现下净慈寺驻军，不能进内参观。返校，遇及石兴邦同学，告以明天继续发掘工作。

12月12日 星期一

今日忽然下起雨来，发掘工作只好停顿。阅李四光《中国地势变迁小史》（pp.1—41）。天气骤冷，腹泻不舒。

12月13日 星期二

今日雨停。筹备明日继续发掘。阅Flint, *Glacial Geology and Pleistocene Epoch* [ 弗林特：《冰川地质学与更新世》 ]。

### 12月14日 星期三

晨间6时即起，乘校车赴玉泉，4名工人发掘，进程颇速，向东掘一宽4米、长8米探坑，晋墓两侧砖墙已露，下午收工时范围已找清楚。

### 12月15日 星期四

继续昨日工作，上午即达底部，离地面不过四五米，底部所铺之砖，亦已被毁一部分，其余遗物几乎全无存，大失所望。中午将结果报告吴主任。下午绘图照相后，即行结束。明日拟命工人搬回晋砖，全部了结。

### 12月16日 星期五

阅弗林特《冰河地质学与更新世》。下午至玉泉工地取砖。又至西湖博物馆，晤及杨子云君，馆中最近又得张氏赠书及古物一批。

### 12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教书。下午夏癯禅先生来，同往西湖饭店访洪伯熊（式间）先生，以此间卫生厅邀请其来杭，筹备恢复热带病研究所也。

### 12月18日 星期日

阅毕弗林特《冰川地质学与更新世》（pp.1—535）。



12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校中人类学系开会。阅C. Breasted, *Pioneer to the Past* [ 布雷斯特德 ] :

《探究过去历史的先驱》] 即J. H. Breasted [ J. H. 布雷斯特德 ] 之传记也。

12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有课。下午继续阅布雷斯特德传记，为其子所纂述。

12月21日 星期三

阅布雷斯特德传记。下午上街购物，并汇款与上海铮儿。

12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有课。下午阅毕布雷斯特德传记 ( pp.1—413 ) , 写得颇为动人。

12月23日 星期五

阅毕杨钟健《新眼界》( 1—282页 ) , 乃其被派赴美英考察之游记。

12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教书。下午阅Hooton , *Up from the Apes* [ 胡顿 : 《从猿到人》 ] 。

12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书。下午赴广济医院，探视施德福医师之疾，以今日为圣诞节也。

12月26日 星期一

接家信，知母亲又有足疾，不能起床，老年衰病，殊为可悲，又述及家中经济情形。杨杰君携来建宁元年墓茛，为之拓二份。下午晤及谭其骧君，谈及上海新史学研究会征求参加入会事。晚间吴主任夜车赴沪。

12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教书。下午抄录*Scientis Monthly* [《科学月刊》] 今年5月份中之介绍1939年以来人类学与考古学之新发现及新学说一文。

12月28日 星期三

今日偕同学石兴邦、李泐、党华赴良渚考察，并请前西湖博物馆主任董聿茂先生引导，因为他是在良渚发掘过的。在解放路乘8时之车，9时抵良渚，至荀山西之棋盘坟考察，以现下池塘盛水满，无法观察露头，仅在地面检得印纹陶片几片，亦并不多。乡人有持黑陶来售者。吾们拍了几张照片后，绕山一周，未见其他遗迹。董先生乘11时车先返杭州，余等又至长明桥钟家村，此间地面遗物陶片及石片较多，检拾十几片，又由乡人手中购得有孔石铲一枚。步行7公里至瓶窑，已2时许，匆匆进餐后，即乘3时车返城，颇为困累。

12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有课。下午阅胡顿《从猿到人》。晚间张慕騫君来，坐谈颇久。

## 12月30日 星期五

阅胡顿《从猿到人》。下午夏癯禅先生来谈，为吴天五君赋闲在沪，嘱设法代为谋事。傍晚徐望孚君来，以搬家费用过大，月薪未发，借钱过年。

## 12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有课。下午阅胡顿《从猿到人》，及Howells, *Mankind so far* [ 豪厄斯：《迄今的人类》 ]。孙孟晋先生来谈，嘱向郑西谛先生推荐担任文物委员会事。晚间校中教职员聚餐，以庆祝除夕。

[1]编者注：省略处为调停家事。

[2]编者注：叶、陈后均起义。

# 1950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日

今日为解放后之第一元旦，虽天阴路湿，而杭州民众庆祝之热诚不减，校中举行团拜。至振恒村，向苏步青、王国松二先生贺年。午间与杨杰、张慕骞二君至东瓯中学，约金嶠轩、沈炼之二先生，至延龄路“都一处”餐馆聚宴。饭后与沈君同至长寿路访谭其骧君。回来时，途经广济医院向施医师夫妇贺年。

1月2日 星期一

阅毕豪厄斯《迄今的人类》（pp.1—312）。此书述人类演化及今日分布，写得浅显明白，不失为一部好书。晚间校中演剧，未去看。天雨，闭门阅书。

1月3日 星期二

将昨日所阅之书作札记。午后至陈楚淮君处，晤及金、沈二先生，知今天夜半离杭，托沈君携一家信。阅胡顿《从猿到人》。

1月4日 星期三

阅胡顿《从猿到人》。

## 1月5日 星期四

上午有课。下午阅毕胡顿《从猿到人》（pp.1—604）。物价又涨，折实单位今日由3312升至3576，涨了260余元。

## 1月6日 星期五

上午写信及汇款，吴主任来谈系中事及折实公债事。下午上街购物。返后阅书，预备明天教课。

## 1月7日 星期六

上午有课。下午率考古学课学生赴西湖博物馆参观。

## 1月8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Weidenreich, *Six lectures on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and related problems* [魏敦瑞：《中国猿人北京种及有关问题的六次讲演》]。中午赴岳坟路陶社，应吴定良主任之邀，在其家午餐，在座者有徐钟佩、孟宪成、沙孟海、夏鼐、严群、张令杭诸先生。饭后在鼐先生处闲谈。

## 1月9日 星期一

阅毕魏敦瑞《中国猿人北京种及有关问题的六次讲演》（pp.1—92）。

1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有课。下午系中开师生联合会议，讨论改制问题，花了一个下午。

1月11日 星期三

预备明日教材。又为校订佟柱臣君的《东北史前考古要籍书目》花了半天工夫。

1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有课。下午写了几封信，将昨天所得的写出来寄给佟柱臣君。

1月13日 星期五

预备明日功课。复阅Weidenreich、Ginty, *Ape and Man* [ 魏敦瑞、金蒂：《猿和人》 ]。下午往人民电影院观苏联电影《青年近卫军》。

1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有课。下午阅Bors, *General Anthropology* [ 博尔斯：《普通人类学》 ] 中关于人类化石之一章。又阅毕郑振铎《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

1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研究生开改制讨论会，邀余出席，研究生导师出席七八人（郑奠、吴定良、董聿茂等）。阅《美洲人类学家》（1939）。

1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阅Montelius [ 蒙特留斯 ] 著、滕固译《先史考古学方法论》( 1—91页 )。预备明日教材。

1月17日 星期二

阅Man [ 《人类》 ] ( 1946 )。晚间人类学会请徐益棠先生讲《浙江畚民研究问题》。

1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人类学会开座谈会，欢迎徐益棠先生。徐先生本拟下学期来担任文化人类学，以其太太反对，恐将作罢论。

1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有课。下午阅《人类》( 1947 )。至注册课，嘱将考课排早一点，以便返里。校中已定2月7日可考毕，3月13日正式上课，在家约有一月。

1月20日 星期五

阅Keith , *New Discoveries Fossil to Antiquity of Man* [ 基思：《人类化石的新发现》 ] 及*American Anthropology Anthology* [ 《美洲人类学论文选集》 ] 中关于非洲南方古猿的文章。

1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有课。下午夏癯禅先生来谈，谓刘子植先生有信来，拟返浙大

任教，询问史学系是否下年恢复。阅《美洲人类学论文选集》中有关人类化石之论文及书评。

## 1月22日 星期日

天雨，在家阅郭沫若译、Michaelis [ 米海里司 ] 著《美术考古学发现史》。

## 1月23日 星期一

阅毕《美术考古学发现史》（1—462页），并作札记。

## 1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有课。下午文学院开院务会议，余代表本系出席。晚间杨杰君来，谓决定接眷来杭，若然，则此次只能一人返里矣。

## 1月25日 星期三

阅Weidenreich, *The Dentition of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 魏敦瑞：《中国猿人北京种的齿式》 ]。下午吴均一主任谈及下学期功课事，谓徐益棠先生来信，下学期恐不能来，系中拟请刘仲熙（咸）君兼课。

## 1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有课，将本学期考古学概论加以结束。

## 1月27日 星期五



阅《人类》1945年各期。今日得梁思永先生来信，又促余北上。

## 1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有课，将史前学亦加结束，下星期拟即提前考试。汇款40万元给家中。

## 1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阅《人类》1944年各期。下午起写《〈从古猿到现代人〉的商榷》。

## 1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修整昨日所写之稿子，又至图书馆查书。晚间出试题。

## 1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考古学概论最后一课，出预习题。下午誊抄《〈从古猿到现代人〉的商榷》一文，再稍加修正。又汇些钱给家中。

# 2月

## 2月1日 星期三

将昨日所写之稿誊抄完毕，约5000字左右，拟寄与周予同先生交《大公报》发表。

## 2月2日 星期四

上午考试考古学概论。下午阅《人类》1942年各期。将柴尔德关于苏俄考古学二文作札记。

## 2月3日 星期五

阅试卷，并出明日试题。

## 2月4日 星期六

上午举行《史前学》考试。下午学习小组开会，学习人民宪章也。改毕考卷，将成绩送到注册组。

## 2月5日 星期日

上午将学习人民宪章作一报告。赴公安局派出所请领旅行证，取得申请表，据云须得小组长盖章。回来后问到房东，始知小组长为后门外一位拉洋车的何毛儿，盖得手戳后，又赴派出所。下午1时办理手续后，知须亲赴虎林门的三分局，至三分局，又以星期日不办公，要明晨再往。

## 2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赴公安三分局领旅行证。因申请者多，加以办事员须先加盘问，临时决定准驳，填发表格仅二人，故颇缓慢，费了一个早晨，幸得顺利解决。即往购票，返校将未了事交代清楚。返舍整理行李，仅带一网袋，乘10时45分夜车赴金华。

## 2月7日 星期二

晨5时半抵金华，天尚未亮。即赴公路局，大门尚未开放，但门口已挤满了人，大半为附近客栈、茶馆之茶房，为黄牛党，站一位置以换赏钱。因每人限购两张，故排队者甚多。大门开放后，一哄而进，幸余仅有手提一袋，挤在中间，挨次为64号，缴款登记，车到后换票，开到永康已11时许。今日有车开丽水与否未定（路局贴有通告云：“奉命在目前治安尚未全部解决以前，客车以随军车行驶为原则。”），且须早一日登记，闻前、昨二日皆无车。下榻车站旁之惠中旅社，乃托茶房代为登记购票。今日为阴历廿一日，此间有集市（永康小城，从前每旬一、六日赶集，最近增添四、九两日），乃进城一观，乡民来城贸易者甚多，以米易货，知乡间仍未甚通行纸币，街上行人拥挤，加上纳粮之小车络绎不绝，更使交通情形恶劣。由车站进城，大街为永安街、义民街、桃源街及中正街，实为一直线；终点为中山路，县政府、城隍庙遗址及文庙（文庙前立有民国重修之状元牌坊，纪念永康学派之领袖者南宋陈亮）皆在中山路上。由中山路沿溪下路至西津桥，桥长200公尺许，桥墩15座，桥上盖有房檐，实为一大工程。永康城内以徐氏世泽最长，明清两代科甲不绝，有祠堂好几处，规模皆颇大。其中之一在民国路，有明正德进士徐昭及嘉靖进士徐文通的牌坊，已改为徐氏职业学校。教育方面，有县立初级中学一所，小学颇多，人民教育馆在吕氏宗祠中。车站附近有一松石亭，亭中石碑为道光十五年乙未知永康县桂林廖重机所立，谓亭中之石乃唐道士马自然指点化松为石。又公路旁有一碑，为民国二十五年徐文阔妻沈氏所立，谓筑公路时曾掘出唐墓一座，内有墓志，知为刘若虚之墓，会昌六年卜葬于此，江州都昌县主簿王若撰。

下午有车自丽水来，知明日有车4辆赴丽水，茶房替我们缴款登记，明晨可换票上车，有武装同志保护。此次旅行颇为困累，睡了一会儿。金华至永康，计120华里，以公里计仅47公里。

## 2月8日 星期三

由永康赴丽水，计180里（72公里）。晨间9时动身，客车三辆，军车一辆，经缙云下车过渡，已12时余。车以最快速度行驶，未及2时即

达丽水丽阳门。赴大水门，明晨有下水船，船费2万元，饭费外加，每顿2千元。此时忽下雨，即困守船中，未能上岸游览。冬季雷雨，天气反常，雨霁虹现，地湿，上岸晚餐，晚宿船中。夜间大雨如注。

## 2月9日 星期四

晨间7时余开船，水大船速，以明日潮候迟，又无汽船，故悬赏使船夫加紧努力，在下午4时以前赶到温溪，适汽船未开，相差仅十余分钟而已。船中无事，阅包世臣《艺舟双楫》。晚间9时抵温城西郊太史码头。余前函7日动身，今日到家，颇出意料之外。至母亲房中，谓连日病势加重，周身觉痛，然精神尚佳。旅行辛苦，提早睡觉。（……）。

## 2月10日 星期五

晨间与大哥相遇，以昨晚大哥返家颇晚，尚未晤及也。下午，（……），送信与梅冷生及张千里先生，以张、杨二君之托也。返家写信给杨杰及吴定良二君。（……）。

## 2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至姬妹及大姐家中小坐。晚间至永中晤及张一纯君，少顷项经川及陈德煊二君来，大家谈了一阵子。二君以开教育会议来温出席，开了六天。

## 2月12日 星期日

读Bauder, *Simlified Russian method* [鲍德爾：《简明俄语语法》]。1935年在英时曾读数课，辍业已十余年，此半年在浙大旁听，又拟加学习。至籀园，晤及潘耒野君。

2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管希雄、下午沈炼之来谈。今日母亲病势日笃，赴大同医院请王居素医师治疗，今日叫大姐与姬妹来家，大姐晚间即伺疾不返婆家。

2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又至王居素医师处，请其再来为母亲诊治。晚间母亲又笃，中夜喊余兄弟起来。

2月15日 星期三

母亲叫祖谦甥夫妇来，盖老人自惧疾将不起也。大姐与姬妹亦来探视，大姊晚宿家中。

2月16日 星期四

今日为旧历除夕，天气奇冷，雨中夹雪，市面萧条。上午至永沣取款，晤及谷寅侯、陈剑生诸先生，谈报载中苏新协定事。下午至温中，晤及金荣轩校长及魏忠君。晚间分岁，母亲卧床不起，铮儿又远在上海，家中连用人亦仅七人。

2月17日 星期五

今日为旧历元旦。上午少兰姐夫携孙来贺年，叶岑、戴幼和二君来贺年。下午携楷儿至海坛山一游。赴沈炼之君处贺年，未遇。叶昌荫、张一纯二君来贺年。母亲今日病势又转劣，殊令人焦虑也。

2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至陈铎民先生处贺年，归途遇及沈鍊之君。旋有空袭警报，投弹四枚，两枚落江边，两枚落天雷巷未炸开，无损失，地人戏谓“台湾人驾飞机来贺年”。午后至张一纯、叶岑、戴幼和君处。晚间阅毕B. Brenn, *The Care of AncientMcmmcets* [布伦：《古代档案的管理》] (pp.1—248)。

## 2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至刘冠三先生处贺年未遇，汪远濊、刘叔扬来贺年。中午大哥摆新年酒，大姊夫妇及姬妹等皆来。午后偕楷儿赴双屿山，向岳母贺年。

## 2月20日 星期一

今日自家摆新年酒，上午去邀沈炼之、张一纯、叶昌荫诸君来。大姐夫妇及姬妹、瑶琴姪女、锄非夫妇、凤妹等皆来，共二席。席散后，赴叶芳、汪远濊、徐贤任三君处贺年。

## 2月21日 星期二

接祥第信，托找事。至张一纯君处，与之商酌，偕往访沈炼之、金荣轩二校长，皆无结果。金校长允为介绍温师。阅J. G. Clark, *Early Forerunners of Man* [J. G. 克拉克：《人类的始祖》]。

## 2月22日 星期三

天雨。上午赴瓯海医院，延请周邦基医师为母亲治疾。下午周医师来，亦以为衰老征候，开一药方。

## 2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往访屠伯麇、董朴垞、管希雄，皆未遇。下午至籀园，遇及梅冷生先生，闻陈木庵先生已返温，往访未遇。返家时，秀庵君来贺年。少顷，刘冠三先生来，谈及夏癯禅先生托题诗，已写好托余带杭交之。刘先生去后，陈木庵先生来，谈由渝返温之经过，留之晚餐。饭后与秀庵、锄非闲谈。

## 2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慈湖东庄舅母家贺年，先至南湖米厂偕壁臣表兄。（……）傍晚返城，留壁臣晚餐，即宿家中。

## 2月25日 星期六

晨起后壁臣辞去。张一纯君来谈，偕往三联书店，途遇单次刚君，知仍赋闲乡居。至瓯海医院，访周邦基医师，询问母亲病情。阅克拉克《人类的始祖》。下午至大姊家贺年。傍晚至管雄家中，为其子升学事也。

## 2月26日 星期日

阅毕克拉克《人类的始祖》（pp.1—288）。下午至五房，叔翰外出未遇，在五婶处闲谈。

## 2月27日 星期一

（……）。下午晤及董朴垞君，提议郊游，偕往约张一纯君。途遇叶云帆君，至其慈云后小坐，叶君赋闲半年，谈话间颇有感慨。

## 2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至温中观榜，暄儿取入温工机械科。下午与妻儿辈偕往府前街照一合影。又至市立中学，晤及张一纯君，约定明日郊游。

## 3月

### 3月1日 星期三

晨天未明即起，赴小南门，董朴垞、张一纯二君来，偕往茶院寺，雇船至白象，在白象塔畔徘徊许久，惜无梯，不能登塔巅四瞩。走行至头陀妙智寺，为温州大丛林之一，相传唐玄觉禅师开创，明末林增志祝发于此，号法懂和尚，有顺治十七年周应期撰碑。寺僧70余人，自种田400余亩，佃出田200余亩。由头陀寺返白象，天忽降雨，乃购面用点心。然后赴茶山，中途雨更大，在路亭中少憩，雨仍未止，冒雨经舜奥南柳、河头潭至茶山五善院，院在山坳中，颇为清幽。由茶山返白象，中途又遇雨，在白象登轮船，抵城已万家灯火矣，鞋袜尽湿，颇为狼狈。

### 3月2日 星期四

今日放晴。上午去邮局寄信，遇及王祥第君，知王志澄先生于昨晚逝世。下午至永中，偕沈、张二君前往吊丧。

### 3月3日 星期五

阅周谷城《世界通史》第一册。上午至籀园。下午叶昌荫、刘叔扬二君来谈。仲光堂兄来约偕往瓯中，为正璋侄转学事也。

### 3月4日 星期六



梅冷生、潘耒野二君来，偕往海坛山杨府庙，访元丰三年赵□□（原文此处为方框）碑之残石。梅先生拟移置之于籀园，与庙中主持者郭景汾君接洽。下午至永中，晤及沈、汪、张诸君，知永中拟延聘祥第君为文史教员，温中亦有延揽之意。

### 3月5日 星期日

阅周谷城《世界通史》第一册，谬误甚多。

### 3月6日 星期一

母亲病转劣，又去延请周邦基医师来诊治，大姊昨今两天皆来家探视。

### 3月7日 星期二

为了暄儿上学缴费事，跑了大半天，市立备取已可补上，缴费后又须觅保证人，至二房托仲光兄盖章保证。偕叶昌荫君往访徐碧晖君。

### 3月8日 星期三

阅毕周谷城《世界通史》第一册。下午郑桀君来谈。

### 3月9日 星期四

阅《乾道临安志》三卷，作札记。

### 3月10日 星期五

阅Elliot Smith, *Evolution of Man* [ 埃里奥特·史密斯：《人类的进化》 ]。下午张一纯君来谈。大姊及姬妹来探视母亲之病。

### 3月11日 星期六

母亲之病又转变，精神更衰，上午往与周邦基医师商酌。  
(……)。

### 3月12日 星期日

阅MacCurdy, *Human Origin* [ 麦柯迪：《人类的起源》 ]。

### 3月13日 星期一

阅Reid Main, *Early Man in East Argha* [ 里德·梅因：《东阿尔加的早期人类》 ]。晚间母亲病又发生变化，夜半1时许喊我们起来。

### 3月14日 星期二

守钦由乡间来，留之午餐。阅Menghin [ 门京 ]：《石器时代の世界史》(日译本)。

### 3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张公侠君来谈。午后至市中及温中，晤及张一纯、王祥第二君，以其有课稍谈即辞出。阅《石器时代の世界史》。

### 3月16日 星期四

阅《石器时代の世界史》。下午张公侠君来，谓郭溪区署前晚10时许起火，乡人有起视者，以弹药爆声颇多，不敢久视，焚烧达四五小时，拘留人犯皆已逃出，未被难，区署案卷亦抢救出来，但他物皆焚。傍晚至王祥第君处。

### 3月17日 星期五

阅《石器时代の世界史》。下午抱炎儿赴医院种痘。张一纯君来谈。

### 3月18日 星期六

阅《石器时代の世界史》。下午赴双屿山岳家。晚间母亲之病又转剧，中宵喊我们起来。

### 3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至市中，晤及沈炼之、张一纯二君，稍谈后出来。公立中学教职员减薪，莫不叫苦连天。温中分部及建华中学校舍，今日迁出，以便军队驻扎。

### 3月20日 星期一

阅埃里奥特·史密斯《人类的历史》。晚间母亲又喊我们起来，病势如旧，惟老人自形惶恐，深惧猝然气绝也。

### 3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至永津庄，晤及昌荫君。闻上海瓯实已倒闭，本市钱庄恐大多不能维持，本月底将搁浅。傍晚六叔母突患中风，余往探视时已不能言

语，为之购药灌饮，恐将不治。

### 3月22日 星期三

阅毕埃里奥特·史密斯《人类的历史》（pp.1—503）。

### 3月23日 星期四

今日开始读俄文读本鲍德尔《简明俄语语法》，拟每两日读毕一课，不知能如愿否？赴六房探视六叔母之病，仍未开声，中医用羚羊，无钱购买，余以自家所有者磨3分赠与之。

### 3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陈德煊君来，偕往至清明厂，晤及王载紘君。

### 3月25日 星期六

在家自修俄文。下午至六房探视六婶之疾，已能说话，唯仍半身不遂。

### 3月26日 星期日

在家自修俄文。下午至叶焜（子亮）君处闲谈。

### 3月27日 星期一

校正周谷城《世界通史》第一册。大姊来家伺候母疾已二日，今晨返家。

3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至六房探病，六婶中风后，病仍未退，虽能言语，但神智仍乱。下午至永沣，则谷寅侯、陈剑生、梅冷生等皆在座，颇似一法国之沙龙座谈会。晚间母亲要我睡在二间，母亲终夜呼痛。

3月29日 星期三

昨夜失眠，今日精神不佳。

3月30日 星期四

自修俄文，又阅《石器时代の世界史》。

3月31日 星期五

张一纯君携《社会发展史手册名词解释》稿本来，为之审阅数条，劝之删去“石史”一条。

4月

4月1日 星期六

上午赴地政处取所有权状。下午至永沣存款。归途遇及张一纯君，偕至王祥第处小坐，傍晚始返家。

4月2日 星期日

在家自修俄文。下午沈炼之君来谈。傍晚徐贤任君来谈。

4月3日 星期一

上午至市中，晤及杨学德君，知王抱冲君昆仲奔丧返里，偕张一纯君往访之。返家后，知母亲病又转剧，下午姬妹来，晚间大姊来。夜间有窃贼入室，幸即发觉，未有损失。

4月4日 星期二

在家自修俄文。

4月5日 星期三

下午赴黄启荣君家，送其太夫人之丧。

4月6日 星期四

下午偕祥第、一纯至清明厂，晤及载紘君。

4月7日 星期五

上午偕沈炼之君至王宅吊丧，送殡后归来。

4月8日 星期六

与李秀庵君及其岳丈黄华卿先生，带同阴阳师至乡下看坟地。返城午饭后，管饶谿夫人来，谓拟随同王抱冲君赴宁。

4月9日 星期日

上午徐枕月君来谈。下午张一纯君来谈，偕往游海坛山。返至鲁师参君家送丧。五日共送三丧，皆为七旬以外之老人。古稀为太平盛世之人瑞，然际丧乱局面，易丧残生。

#### 4月10日 星期一

在家自修俄文，并阅日译本《石器时代の世界史》。

#### 4月11日 星期二

至市中访张一纯君，闻王祥第君将被派赴杭受训。

#### 4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偕张一纯君，往清明厂访王抱冲君，赴平阳未返，仅晤及方逊平君。访戴幼和君，未遇。

#### 4月13日 星期四

至瓯海医院询问周邦基医师，以母亲之病近数日作痛次数增多，实则今日已较前数日为佳，时常变化，忽轻忽重。

#### 4月14日 星期五

下午管饶谿夫人来，托售物筹旅费。

#### 4月15日 星期六

下午至清明厂，晤及王棫君，已由平阳返温，拟后天动身返南京。

校中来信，不肯让我辞职，说功课可并在五、六两月教完。北京有信来，郭沫若院长约我到北京来商谈考古发掘计划。

## 4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王抱冲君来，往访沈炼之君未遇，至陈铎民先生处稍谈。下午王祥第、张公侠二君来谈。公侠在下塘教书，谓中塘小学校长为民主人士，曾闹好几个笑话，校中布告嫌书记所写太工整，不够大众化，叫校中写字顶蹩脚的一个女教员重写一张，但一贴出来，便被农民识字的撕去，说这些字比我们所写的还要蹩脚，我们也会写，要你们来干吗？又开学招生广告，嫌旧式的太不通俗，改为“学校开学，大家都来读书”的标语，又被村民质问，你不写上校名，又不写开学日期，将这些贴出来有什么用处。诸如此类，弄得这位校长啼笑皆非。

## 4月17日 星期一

自修俄文，阅《苏俄的考古研究》之中译本。

## 4月18日 星期二

下午董朴垞君来谈。

## 4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张一纯君来，约偕往瑞安，以母亲病势渐重，婉却之。偕往访王祥第君，知己决定赴杭州受训，日内即动身。至瓯海医院，晤及周邦基医师，询以母亲病情。

## 4月20日 星期四



在家自修俄文。下午至温中访王祥第君，知明日动身赴杭。

## 4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赴人民银行缴公债款。下午周邦基医师来，为母亲验血。晚间转剧，夜半2时半大姊喊我们起来伺候其旁，后见其入睡乃返室。

## 4月22日 星期六

至瓯海医院，晤及周邦基医师，据云后日始有验血结果报告。

## 4月23日 星期日

在家自修俄文。

## 4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至瓯海医院，晤及周邦基医师。据云：母亲血液康氏反应结果为阴性，知其骨节作痛完全由于衰老，并非他病。

## 4月25日 星期二

下午张一纯君来谈，谓星期日中教联旅行仙岩，约余参加。

## 4月26日 星期三

下午至籀园阅书，遇及潘耒野、董朴垞二君。

## 4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鲁师参君来谈，鲁君系十中时同级生，谈及平阳情形。

## 4月28日 星期五

自修俄文，将鲍德尔课本文法门之30课，全部读毕。

## 4月29日 星期六

阅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

## 4月30日 星期日

参加温州中教联仙岩旅行团。今日天气放晴，依时达小南门码头，前来参加者连同眷属共六七十人。金荣轩、沈炼之、魏忠、董朴垞、张一纯诸师友皆来参加。开至河口塘上岸，经朱晦翁所题之“溪山第一”牌坊，至仙岩寺少憩。止斋祠堂已改为乡中心小学，校中仍保存万历间王叔果碑及民十三年刘次饶撰碑。旋结伴登山，至梅雨潭，唐姚揆铭、宋僧思惠崖及淳熙沈枢题诗，皆仍保存无恙。飞瀑流泉，风景不殊当年。沿石磴上山至雷响潭，坐溪边小憩。游人多濯足沧浪，又携来爆竹燃放，其声如雷鸣。沿溪至龙须潭，坐石亭中小憩，然后进寺用膳。饭后少憩，再至梅潭小坐。3时许登轮，抵家已傍晚矣。

# 5月

## 5月1日 星期一

今日系劳动节，各校放假。上午至市中，晤及沈、张二君，知王祥第君抵杭后已有信来。下午在家阅毕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一册。

5月2—4日 星期二—四

至地政处，办理地税事。（……）。

5月5日 星期五

下午张一纯君来谈，借苏联考古研究一书。李守元君偕陈大祥君来探视母亲之病，实则今日较昨为轻。夜间母亲病又变劣，殊堪忧虑也。

5月6日 星期六

阅《石器时代の世界史》。下午市政府召集城区业主开座谈会，为追缴尾欠也。（……）。

5月7日 星期日

阅《石器时代の世界史》。下午至姬妹处，又赴双屿山探视岳母。

5月8日 星期一

上午至六房，探视六婶之病，仍是半身不遂。下午有空袭警报，但无飞机过境，后闻瑞安塘下等乡间有飞机来掷下米袋，每袋十余斤，附有“台湾救济总会”之传单。晚间收到校中来电，催从速返校。今日收到开明书店《进步青年》223号，知前次之《商榷》一文，连同裴[文中]君答复一同刊出。

5月9日 星期二

阅《石器时代の世界史》。下午至市中，这两天为彼校之校庆，今日下午自校长以下，全体教职员协同学生动身工读，出去挖土。温中金

校长及魏忠君来参观，亦空手而去。金校长约余本星期六讲演。

### 5月10日 星期三

阅《石器时代の世界史》。

### 5月11日 星期四

办理地稅事。（……）。

### 5月12日 星期五

办理地稅事。（……）。下午阅毕《石器时代の世界史》。

### 5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预备讲演稿。下午至温中演讲《从猿到人》问题。讲后在金校长处闲谈。适徐赤文先生为温州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来找金校长，谈及北京水利部拟请其赴京任职，徐已答应，月内即前往。

### 5月14日 星期日

阅麦柯迪《人类的起源》。下午管希雄君来，替瓯中邀约讲演《从猿到人》，余以无暇婉辞之。至二房，兰英侄女为康乐小学教员学习会邀余讲演，仍婉辞之。这些都是前天赴温中讲演所引起的麻烦。

### 5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温中送来前天的讲演稿，为之修改一番。

5月16日 星期二

缴清尾欠，掣得正式收据。（……）。

5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至西郊码头询问赴丽水船只。下午至昌荫君处筹划旅费，遇及陈剑生先生，闻昨晚台湾广播舟山已撤退，但今日此间报纸未登载，未悉确否？赴市中，晤及沈炼之、张一纯二君。

5月18日 星期四

今日此间《浙南日报》仍未登定海解放消息。旋出一号外，报告此事。为了准备明日出门，几乎忙了一天，至叶君处筹款，除旅费外，又留点钱做家用。至西郊太史码头接洽好船只，连饭费共5万元，明晨开船。至二房，晤及仲光堂兄，托其照顾家事。收拾行囊，仅带一网袋。

5月19日 星期五

晨间5时即起，进食后，即呼车赴码头，以天仅登亮，细雨未停，秀君和暄儿送至门口。登船后，7时余始启碇，同船仅中茶公司之职员二人。船中无事，阅Child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柴尔德：《欧洲文明的起源》]。汽船拖带至温溪，下午2时余抵青田，适有载兵之船二只向上游开行，遂亦随之西驶至小溪口下碇过宿。

5月20日 星期六

今日天气放晴，但西风甚烈，逆风而行。晨4时开船，下午6时许过海口镇抵祯埠，即在祯埠过宿，此地仅70余家，有一小学。如今日不遇逆风，当可抵丽水矣。

## 5月21日 星期日

晨间启碇，今日风静，11时抵丽水大水门。上岸进膳后，即赴丽阳门车站，知现下每日晨7时有车开行，且为联运车，在永康不必下车。联运办法系16日开始，票价今日由41700元减为35700元。当即付款登记。下榻丽阳门永安旅社。在丽水城内闲逛，抗日期中丽水遭炸颇惨，现仍未完全恢复也。

## 5月22日 星期一

晨7时由丽水起程，有护车队兵士6人，乘客仅16人，护送至缙云。缙云过渡后稍憩。此城甚小，仅一十字街，县立中学、文教馆及县政府皆在此街上。至永康已中午，在车站附近进膳。抵金华已2时余，即赴车站等候，6时许售票，8时半开行。以商业萧条，单包客少，故车不拥挤。

## 5月23日 星期二

晨4时半抵杭州，在车站等候天亮，呼车赴刀茅巷建德村杨杰君处，知旧宿舍仍留空，即搬入。上街拍一电报给家中。至校中，晤及吴均一先生及诸同学。午间在杨杰君处进膳。下午取款汇家。至图书馆借书，晤及张慕骞君。晚间在杨杰君处听无线电，又至陈楚淮君家，9时半始返舍，连日旅行困倦，今晚始得安眠。

## 5月24日 星期三

晨间上了二课考古学概论，现决定每星期增为六小时，以便赶完功课。下午在家补记连日日记，并整理行李。晚间上街购物，杭州市面甚萧条。据昨日江华市长在各界代表会中报告，春节后主要工业闭歇者达1150家（内丝织业占该业58%以上），主要商业闭歇者达548家，失业工人总共15000人左右。

5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写了几封信，至书库翻书。下午接黄宗瓿君来信，谓科学院已发表以余为考古研究所副所长，6月中旬将开院务会议。余拟辞去副所长，专任研究员，不知能得允许否？接家电，谓母亲病笃，促速归。此事殊出意外，但亦在意料之中，接电后彷徨无策，以至早明晚始能起程。拍一电给家中询问“母病好转否？电复”，以母亲病势常变劣后次日又有转机，惟有此一线之希望耳。晚间开学习小组讨论会，讨论“统一财政经济方案”。

5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赶上了两课，即接家中复电，仍是“速归”二字，即与吴均一先生商酌，决定请假返里。将行李交托妥后，托石兴邦君代往车站购票。乘下午4时慢车赴金华，中宵1时抵金华，在车站候至天明。

5月27日 星期六

天明后赴汽车站购联运票赴丽水，7时动身，中途下雨，在缙云过渡，抵丽水已下午3时半。天雨如注，临时购一雨伞，即赴大水门上船，终宵下雨未停。（后抵家时知先慈于是日晨间5时半弃养，即阴历四月十一日卯时也，痛哉！）

5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开船，风雨交作。至祯埠及湖口，均靠岸小停，俟雨稍霁后再开行。至青田县尚是下午3时，以水大而下有平阳洄水，船夫不敢下驶，即停泊其处，雨虽停而水仍大。船中无事，阅《大唐西域记》及卢文弨《抱经堂集》。

5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由青田开行，中午抵永嘉太史码头，即乘车返家。抵家门时，楷儿等正在门外弄嬉，见余来即云“祖母做佛去了”，闻讯悲痛之至，后知前日晨间5时半弃养。病势变劣后仅三日，26日下午已是气息仅属，打强心针后延至次晨断气。余在家三月有半，而出门不及一星期，即遭此变，岂冥冥中真有命定者乎！为了筹划用款，至天荪堂弟处设法。午间仲光堂兄来，与大哥及姐妹商量出殡事。晚间又约锄非商酌此事，11时许始入睡。

5月30日 星期二

沈炼之、张一纯、严琴隐三君来吊慰。下午戴幼和、叶岑二君来。

5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黄云畴君由乐清返瑞中经过此间，前来吊唁。下午李秀庵、张立伦来吊。今日在家将发讣通知名单誊抄一遍，约300余人。下午李守钦、张立人二君来。晚饭后与锄非等布置孝堂。

## 6月

6月1日 星期四

上午接素琴来信，谓暑假返家，尚询问祖母需要什么东西，以便在沪购买带回。付印之通知单已印就，移录客单名姓。

6月2日 星期五



上午刘冠三先生来吊唁，谈及刘子植先生拟于下学期北上，不知有机会否？山西岢岚人忽来，谓带信人嘱其租船来接柩，故会集5人租一船来，留之用饭，付给船钱及人工钱。下午与锄非等至南禅桥底，晤及坟山众族长公王永昌，托其明日下乡商谈埠头钱事。阅毕《大唐西域记》。

## 6月3日 星期六

今日厨房开局，以明日出殡，诸事皆须今日布置也。这几天都是阴霾天气，太阳时隐时现，希望能够再晴两天，以便出殡上山。

## 6月4日 星期日

今日出殡。天气阴霾，日光隐现，知道今天可以再晴一天了。上午家祭后，亲戚等致祭。中午14桌。午后来宾陆续前来者300余人。以下午3时有长途赛跑，路径有冲突，故延至4时许始出发，由仓桥口南行，沿大街转五马街，经小南门，至公共码头上船。途中设祭者34处。以先严灵柩亦同时发引，丧盖用鲜花，铭旌亭亦以鲜花置板车上，照相即安于丧盖上，另加板车五，将吊客送之花圈及横额等悉置于车上。其余仪仗，皆从简便。开道为“夏务本堂殡仪”横额，西乐及中乐各一队，即接以功布，执紼送丧者300余人。家族同胞四人、媳二、孙及孙女各一。至公共码头，将灵柩发在船上，派人看守，即先返家。

## 6月5日 星期一

今日送柩上山。晨间出发，10时抵山西岢，即运柩上山，昨日已有石匠两人、泥水匠一人将寿坟收拾清静，今日入土。下山在山客家中设宴，因为家族临时变卦，坚决要吃酒席，与之理论，无结果，只好任之。送丧上山的亲戚站着草草食毕，上山将坟坛收拾好后，再行下山返城。今日才知道父亲从前所做寿坟，原是替我二房也留有余地，因为坟地是反葬的，所以魏宅大嫂葬在寿坟第三座，然现下母亲已去世，大兄

又如此脾气，姐妹们虽出来说公道话，恐亦无济于事，余已不作此想了。返家后，得吴定良先生来信，已知余遭丧事，但仍要求余从速返校。

## 6月6日 星期二

昨夜起即下雨，丧葬已毕天气总算帮忙到底了。今日为筹划款项跑了一天，将各项欠账还清，所差有限。至云荪堂弟处托之筹款，又将纸扎及念佛各事安排好。

## 6月7日 星期三

今日仍阴雨。山客王永昌来强索10万元而去。

## 6月8日 星期四

今日开始念佛事。母亲遗命要三昼夜梁皇忏，请西山堂雪生和尚等七人，开始做三日梁皇。此次丧事，以一切从简，通知书上写明“奠仪挽轴，概不拜登”，故挽联仅严琴隐、樊必久君二对而已。

## 6月9日 星期五

今日为梁皇忏第二日，严琴隐君又来，留之午膳。

## 6月10日 星期六

今日为梁皇忏第三日，晚间焰口，至10时半始散。

## 6月11日 星期日

今日为邀请房族戚友午宴及晚宴，晚间放焰口，至11时熄灯始毕。

## 6月12日 星期一

今日丧事已毕。此次丧事，一切从简，但亦花800余万元。

## 6月13日 星期二

今日大姊与姪妹将母亲所遗衣物，分为四份，由妯娌姊妹拈阄分摊。

## 6月14日 星期三

姪妹以家中无人照管，今日携子女返家。

## 6月15日 星期四

我预备后天出门，叫暄儿买来粽叶，预备明天做粽子。下午大姊返家去了。

## 6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家中做粽子，因为后天便是端午节了。上午至西郊买船票，至永沔庄取款，将丧事账目交与大哥。下午抱瑞炎儿去黄启荣医师处诊治腹泻，据云是肠炎，无大关系。晚间收拾行囊。

## 6月17日 星期六

晨间呼车赴太史码头上船，午间抵温溪，傍晚抵青田。

## 6月18日 星期日

晨间由青田动身，舟中无事，阅Childe,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柴尔德：《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下午3时余即抵海口。船夫拟驶至祯埠过宿，船中二走单帮的女客不答应，以祯埠无军队驻扎，惧出事情也。

## 6月19日 星期一

昨宵下雨，今日未停，逆水行舟，船夫被淋成落汤鸡，埋怨那两位女客不止。抵丽水已是天黑，雨仍未止，下榻旅店。

## 6月20日 星期二

晨间冒雨至车站购票。据云缙云江水涨不能过渡，已打电话与金华车站相约来车，开驶至缙云江边，互换车辆载客。因候金华确息，故8时始动身，10时许抵大庭庙，因便桥遭水冲坏，不能行车，只好将行李卸下来另雇独轮手车，乘客由独木桥过江，余提着旅行袋，步行30里至缙云县，几乎筋疲力尽。时已2时半，幸金华来车尚停在缙云，4时开车，7时半抵金华，此时雨停，即下榻火车站旁的宁绍旅社。

## 6月21日 星期三

晨间6时半由金华动身，下午1时许抵杭州。抵校后，晤及杨杰君，知同学们这几天正从事思想总结，尚未考试。至系主任办公室，晤及吴均一先生，知政务院委任令已到，辞职恐不可能。吴先生今晚赴沪，接洽开展览会事也。晚间在杨杰君处吃饭，饭后闲谈，适素琴儿由沪来信，遂返舍写一封信给她。

梁思永先生有寄杭州浙大留交的信一封，乃6月9日由北京发，信中云：“作铭我兄：昨天黄宗甄先生来，听说太夫人去世，兄至孝，遭此大

故，必哀痛非常，盼勉强感情，在工作中求得慰藉。政务院任命通知书想已收到，以弟残废之身，学问荒废多年，尚且厚颜接受任命，希望在某些方面，或能发生一点微小的作用。考古所之发展，大部须依靠兄之努力，有此名义，可有若干便利，兄绝不可谦逊，更万不可言辞，……即颂教安，弟思永五〇.六.九”

## 6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与诸同学谈补课事。又至王劲夫先生处，以王先生新由北京归来，一询北京情形。下午在图书馆翻书，晤及张慕騫君。晚间见桌上留条，知梁方仲君经过杭州赴北京，现住在严仁赓君处。

## 6月23日 星期五

晨间至严仁赓君处访梁方仲君，梁在岭南大学任教，现将功课提早结束，赶赴北京。谈及岭南近况，谓陈寅恪先生仍牢骚甚大。又谈及中山大学杨成志君受训时，批评讲师《从猿到人》讲辞之错误，全班响应，结果被罚延长受训时期。容庚君在岭南，亦不得意。谈后返舍，写了几封信。昨夜受寒，身体不舒，午睡至3时始起来。晚间至杨杰、王懋鏊二君处闲谈。

## 6月24日 星期六

晨间孙孟晋先生来谈，并偿还去冬所借之款。孙先生现在此间文物管理委员会做事。上午为学生补课。下午晤及夏癯禅先生，谓吴天五君仍赋闲在沪。上街购物，天气放晴，忽行炎热。

## 6月25日 星期日

今日虽为星期日，上午仍为诸生补课。下午在家阅书。晚间陈楚淮

君来谈，为外文系找俄文教师，要余去约施其南君也。

## 6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为诸生补课。吴均一主任由上海回来，谓华东区开社会发展史展览会，约在7月中，邀浙江大学参加。下午得中科院汇来旅费，前往领取。返舍预备功课。今日报载，朝鲜发生战事，北鲜报导，谓被进击起而反攻，已赶过界线。

## 6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为诸生补课。下午在办公室阅书。《浙江日报》周玉辉君持何天行君一文来求审定，乃慈溪发现一新石器时代遗址之报告也。

## 6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为诸生补课。下午往访谭季龙君，坐谈颇久。谭君以浙大史学系下期停办，不恢复，拟赴复旦或齐鲁任教。归途遇及沈镜如君，仍在高商任教，颇欲另行找事，但现下殊不易也。夏癯禅先生留信，金大黄云眉先生欲其代为介绍入考古研究所。

## 6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为诸生补课。至图书馆，晤及张慕骞君，谈及昨日偕夏癯禅先生来访未遇事。返办公室，地质调查所章子骏君来谈，谓去年在金华北山西龙洞附近之一洞中，找到化石及石器，改日携来交余鉴定。下午本系教职员开学习小组会。今日报载，南朝鲜京城汉城已陷落，美国以空海军助南朝鲜，又以海军保护台湾，国际局面骤加紧张。

## 6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为诸生补课。又至广济医院治病，为腿间生疮，身体不舒也。午睡至3时半始起，写了二封信，至校中办公室阅书。晚间陈楚淮君来叙谈，旋至其处小坐，谈至9时许始返舍。

## 7月

### 7月1日 星期六

上午为诸生补课。下午在家阅书。

### 7月2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岭南学报》最近一期，有陈寅恪先生关于元白诗文章数篇。夏癯禅先生来，谈及此间国文系整编事，及为吴天五，黄云眉二君谋职问题。旋余至杨杰君处，适王祥第君自天竺干部培训班来，闲谈一会，杨杰留余等午餐。饭后，祥第君至余处小坐，余至省立图书馆阅书报。

### 7月3日 星期一

上午为诸生补课。下课后，遇及夏癯禅先生，谓昨日开会无结果，不欢而散；又谈及某君教国文，大一文选“打渔杀家”一课，只好略谈不同版本之字句不同，加以校勘。下午上街购物。晚间陈楚淮君来，为施其南君欲教俄文事也。陈君去后，写信给铮儿。

### 7月4日 星期二

上午为诸生补课，即作结束。下午收拾行装，并出试题。晚间张慕騫君来谈。

## 7月5日 星期三

上午考试，试毕阅卷，将考试成绩交与注册课。下午至罗苑，晤及夏癯禅先生；至西湖博物馆，访潘锡九先生及何天行君；至陶社，吴均一先生赴沪未返，向吴太太告别。晚间夏癯禅、陈楚淮、张慕骞、杨慕衡四人相邀饯行，闲谈至9时始散，归途遇暴雨。返舍后，石兴邦、党华二君正在相候，闲谈一会儿，即托石君代购车票。收拾行装，至夜深始毕事。

## 7月6日 星期四

晨间杨慕衡君来送行。石兴邦、党华二同学来，已代购车票，即呼车赴车站。同学汪志泉、杨翼克及李汎亦来送行。下午1时抵上海。即赴三房，铮儿已由江湾赶来，比去年冬更显肥胖，谓已预购车票，后天离沪。晚光弟侄、瑞墀侄来。

## 7月7日 星期五

上午赴中研院，晤及罗宗洛先生，近由北京返沪，略谈北京情形。又去李亚农先生处，闲谈一会儿，坚留午餐。餐后稍谈即赴伍献文先生处。由中研院出来后，至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谒徐森玉先生，知王育伊君调来此间服务。至三慰一村，晤及载紘及昌汉二君，小同君在其未婚妻处未在家。

## 7月8日 星期六

上午至上海市立博物馆，晤及杨宽正馆长，参观新获收藏品，有所谓殷代农具三：（1）铜犁；（2）铜锄甲；（3）铜锄乙。华东区文教部徐平羽先生偕曾昭燏君亦来参观。下午往开明书店访周予同先生，未遇。至清明厂写字间，晤及小同、载紘诸君。晚餐后，携行李至车站，直达车6时55分开行。



## 7月9日 星期日

昨夜深宵浦口渡江，今日傍晚经济南，因睡眠不够，车中无事，打瞌睡，阅闲书而已。

## 7月10日 星期一

晨间7时55分抵北京，即呼车赴文津街3号中国科学院办事处，晤及黄宗甄君。往见郭院长及办公厅严〔希纯〕、丁〔瓚〕二主任。寓长安饭店。下午赴文物局访郑西谛先生，王天木君亦在其处，王君现住郑先生家中，遂同车至郑先生家中，即在其家中午饭，饭后与王君谈此间情形颇详。至3时许与郑先生等至文物局，晤及裴文中先生，较1934年在周口店相晤时，已苍老一些，两鬓灰白，但身体健壮，仍是北方人气概。与郑先生至东厂胡同，晤及郭子衡、丁梧梓二君。闲谈一会儿后，乃去访梁思永先生，正卧在藤椅上，三人共商谈所中诸问题。6时半返文物局，王天木君已约苏秉琦君来。稍谈后，王、苏二君约往吃饭，裴文中及文物局张珩君亦加入。饭后，裴君先返家，余等至西直门访徐旭生先生，又至苏君家中小坐，王静如君亦来谈，10时许始返舍。

## 7月11日 星期二

今日下雨。晨间至东四十条，访向觉明先生未遇，至张苑峰君处小坐。赴东厂胡同，与梁思永先生谈所中各事，即在梁先生处午餐。午后至文津街开会，以在京各所分配房子问题也。晚间至苏秉琦君处闲谈。

## 7月12日 星期三

今日由长安饭店迁入东厂胡同，至梁思永先生处稍谈一会。郑西谛先生来，偕往三贝子花园，参观北研史学所办公地方，拟将考古部分尽先搬至东厂胡同。与苏秉琦君随郑先生至其家中午餐。餐后与苏君及王天木君闲谈。郑先生午睡醒来后，偕往东厂胡同，与郑、苏二君商酌所

内房子分配问题。郑先生去后，与苏君至梁先生处一谈。晚间应杨克强先生、黄宗甄君之邀，至月牙胡同第一宿舍进膳，陶孟和先生亦在座。饭后与杨、黄二君闲谈。返舍后，又在郭子衡先生处闲谈。

## 7月13日 星期四

偕丁梧梓君至北大文科研究所访罗莘田先生，稍谈后至考古室，晤及阎文儒及宿白君，参观其陈列室。出来后遇及向觉明先生，返考古所闲谈一会儿，丁梧梓君邀我们二人出来午餐。饭后偕向君逛东安市场旧书摊。返考古所，与苏秉琦君至梁先生处，商谈8月份预算事。

## 7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郑先生来，偕与苏君至梁先生处，商谈所事。与郑先生偕往东四七条胡同黄仲良先生工作室。下午阎文儒君来，偕往历史博物馆，晤及韩寿萱馆长及傅振伦君，至陈列室及储藏室，参观景县封氏墓出土各物及接收来之古物。至联合工作室，晤及佟柱臣君，及孙作云、贾兰坡二君，苏秉琦君亦在座。闲谈一会儿后，偕苏、阎二君至萃华楼晚餐，阎君作东。饭后偕阎君返所，谈至9时半，阎君始告辞而去。

## 7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至东四十条北大宿舍，访张苑峰、向觉明二君，询问北大本届历史系毕业生事。下午至梁先生处商谈所事，罗莘田先生来，杂谈一会儿。晚间至朱庆永君处，十年未见，朱君较前更胖。

## 7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至西直门访程溯洛君。中午郑毅生、向觉明二君邀赴八面槽惠尔康吃鸭子。下午赴清华园，访吴晗、刘致平二君，即在刘君处晚餐。

饭后偕往访梁思成先生，卧病在床，殊为可怜。晚宿刘君家中。

## 7月17日 星期一

晨间与刘君告别后，至雷伯伦先生处，即在雷先生家中午餐。饭后偕往访邵循正君，未遇。天雨，未携雨具，即乘车返城。晚间赴朱庆永君家中晚餐。正中侄自天津来，已多年未晤面，即留宿所中。

## 7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郑西谛先生来，苏秉琦君亦来，共谈所事。阎文儒君偕命白君来访。郑先生去后，黄仲良先生来，商量修理工作室事。黄先生去后，苏君与余，和梁先生谈下半年计划事。下午张国辉君来访。旋至历史博物馆联合工作室，参观正在设计中之社会发展史展览会。

## 7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苏秉琦君来谈，又偕至梁思永先生处商谈下半年计划。下午郑所长来，与郭君、苏君及余等商谈一会儿。晚间至梁先生处，将下午商谈经过转达。

## 7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至文物局，晤及裴文中先生，知明日即出发赴大同山阴故城。至王天木君处小坐，参观文物局新购之金饰器。旋赴北京图书馆，晤及王重民有三君，稍谈即辞出。下午至前门车站，接洽车票等事。至第一宿舍，访黄宗甄君未遇，晤及张国辉君，偕往谒陶孟和先生。陶先生谈及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结束，及将古物移交与考古所事。

## 7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至梁先生处，知安志敏君已就燕京大学之聘，不能来所。郑所长来，大家杂谈所事。下午在郭子衡先生处遇及王子湘君，安阳一别，已十余年未见面，现在武汉主持国营工厂，此次为工商联合会来京出席也。

## 7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至中国旅行社询问南下车子事。赴北大访汤锡予先生未遇，晤及韩寿萱君，参观其博物馆陈列室。又访曾昭抡先生。下午在家阅书。晚间郭子衡君邀余及丁梧梓君至吉祥戏院，观荀慧生之《晴雯》一剧。

## 7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至西直门，晤及程溯洛君，又谒徐旭生先生。徐先生拟召何乐夫，孙文青二君返所，此事前已提出，院方未能同意。又欲调回王文庆君来所为助理员。返程君处，遇及同乡张肇骞君，系植物所研究员，即在程君处午膳。饭后至苏秉琦君处，偕访王天木君，王太太赵指南君昨由上海来京，闲谈一会儿，即在其家晚餐。晚偕往东四北大宿舍，访问觉明先生。

## 7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至文津街开会，为节约事也。至编译局，访杨克强局长及黄宗甄处长，商谈出版刊物事。至院长室谒郭沫若院长，商谈考古所下半年计划。至北图，晤及赵斐云先生。下午与苏秉琦、郭子衡、梁思永先生商谈下半年田野工作计划事。

## 7月25日 星期二

晨间开学习会，学习节约文件。至北大，谒汤锡予先生，晤季羨林

君。至院办公厅行政处，报销来京旅费，并托购车票，拟后日南返。返舍晤及苏秉琦君，正为所中购办什物忙碌。接家信催返里。傍晚梁方仲君来，偕之访丁梧梓、梁思永二君，又请其晚饭。饭后返舍写信。

### 7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文津街3号，开院务汇报会议，花了一个上午。散会后，郑西谛先生云，南京方面贺昌群、刘士能等已于今晨来京，文物局作东午间宴请，约余作陪，遂同车赴同和居，同座者有王重民、向觉明诸君。饭后至郑先生处小憩，余遂告以明日拟南返。返所至梁思永先生处，告以明日南返，梁先生约钱端升太太晚餐，邀余作陪。饭后，与梁先生谈所中计划。

### 7月27日 星期四

晨间程溯洛来所，托余携带其幼女来京。程君谈及北研史学所事颇详。程君去后，曾君来见梁先生。赴文物局晤郑西谛先生，告以今日下午即起程南返。至故宫博物院，访马叔平院长。返所，与梁先生谈在沪购办仪器事。午后整理行装，与所中同人告别，又打电话给苏秉琦君，即赴车站。卧铺同室有南大陈鹤琴先生，应教育部之召来京，今日南返。

### 7月28日 星期五

晨间已过济南，夜间11时抵南京。车中无事，阅俄文读本。抵下关时已深宵，下榻小旅社，蚊虫、臭虫上下交攻，不能入睡，颇为所苦。

### 7月29日 星期六

赴鸡鸣寺路中国科学院办事处，找到谢振林君。宁区正在开会，晤

及张珏哲、赵九章、吴磊伯、傅承义、吕炯诸君，皆是旧识。宁区主任孙克定则系初次晤面。偕谢君至史语所旧址一观，门上招牌已经卸下，放在贮藏室中。匾阴跋语末段云：“三十五年除治芜秽，修葺户壁，一新屋宇，其年十月研究所自南溪复员，三十六年三月上此匾，集开成石经字，用祈永无播迁。”读罢不禁感慨系之，想不到三十七年即又播迁，孤踞海外，将来不知又作何归宿。所址现改归地质所及气象所借用，惟四楼及活动屋二幢仍贮藏史语所公私物件。剩余出版品颇多，中西文日报合订本、日文书籍等亦数千册。所中墙壁已多剥落，照相房为两所借用，后面库房改为工场，从前堆置陶片箱之席棚，现仅剩陶片两大堆，皆安阳出土物也。余私人所存之物，仅剩书箱及网篮，另有二皮箱（一系零星杂物如台灯等，一系十余年来所保存了私人信札及留欧所购明信片等）已经遗失，其中一箱为十余年来友人来信，失之殊为可惜。赴南大，获悉管雄君以肺病休养，卧床已二月有余，稍谈即出来。午饭后至王抱冲君处闲谈。返所后，南京博院派车来接，史所旧人王文林、李连春、黎忠义三君随车来晤。赴南博院参观初获之彩陶，及社会发展史展览会，自3时至5时半始毕。在会客室聚谈，赵香山、尹子文二君亦在座。图书室李德清君云，此间前曾储存英国书铺购书款，故新出杂志及书籍，仍陆续寄来。晚餐后返所，徐智铭君已在所中候余，现在南京市政府服务，欲返本所，约其明晨再来。王文林、李连春二君亦希望将来有机会返所。谢振林君在总处办庶务，亟欲返所，余只能告以将来有机会再定。余返舍后，整理行囊，12时余始睡。

## 7月30日 星期日

晨起后，谢振林、徐智铭二君即来，偕往孙克定君处，告以考古所拟调回徐君，希望宁处能就近致函南京市政府借调，以现下在整编中，徐君尚未分派工作较易脱离也。孙君允明日即办理。乘车赴下关车站，9时开行，车中阅《龚定盦集》，下午3时抵上海北站。赴祁斋路，下榻中国科学院办事处，连日旅行，颇为困倦。

## 7月31日 星期一

晨间起来后，补记前昨两天日记，晤及王伏雄、罗宗洛、陈宗器、王家楫、李亚农诸先生，以今天他们开处务会议，未能多谈。进城至商务印书馆，晤及邹尚熊、周莲轩二君，询问《殷虚陶器图谱》之下落。据云俟查明后作复。至安利大楼，晤及王小同、王载紘昆仲，及刘昌汉君。午饭后，至书铺巡视。后偕载紘君至中美医院探视蔡孔耀君，手术已二月，尚未能出院。闲谈后辞出，至三房晚餐，餐后闲谈，9时许始返中科院宿舍。

## 8月

### 8月1日 星期二

今日为“八一”建军节，上海原定举行盛大集会，但以夜半大雨，达旦，颇为杀兴。后来天霁，各界游行。晨间至李亚农主任处一谈。后至福州路及南京路一带，打听照相及测量仪器价返中科院，晤及陈宗器先生及余柏年君，陈君仍兼此间秘书处。晚餐后，至伍献文先生处，伍先生以筹备太湖工作站未返。返宿舍呼车赴车站，中宵12时另5分开行。

### 8月2日 星期三

晨间抵杭州，赴刀茅巷宿舍。今日为阴历六月十九日观音诞日，杭市居民有供香烛，以奉神者。赴校中，晤及石兴邦君，谓已决意离浙大，拟加入中科院。系中诸同学多参加星期下乡工作，中午始能返校。余赴罗苑，访夏癯禅先生未遇。至陶社，吴均一先生赴沪未返。至沧州旅社，知金嶠轩先生卧病在省立杭州医院，前往访之。至东瓯中学，温州中等学校教员受训者数人，未下班，仅晤及林天游君。返浙大，与系中诸同学摄合影。午睡至傍晚始起，晚餐后赴东瓯中学，晤及陈铎民先生等。归途访王国松、苏步青二先生，又至杨杰君处稍谈。即呼车赴车站，夜间11时另4分开车。

8月3日 星期四

晨间抵金华，即呼车赴汽车站，以跨江桥梁为水所冲坏，至埠头过渡，至车站购直达丽水联运票。抵丽水，晚上船。

8月4日 星期五

晨间开船，船行颇速，午后2时即抵青田，乃再行一段，至船夫家乡之二溪过宿。船中无事阅俄文读本。晚间身体不舒，中夜呕吐。

8月5日 星期六

晨间10时抵温州，呼车返家。腹泻，身体不舒。

8月6日 星期日

上午至六房，探视六婶之病，与仲光、叔韬二堂兄及荷村姐夫闲谈。午睡后至大姊家。阅Hogmuth (ed) ,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 霍格穆特主编：《人类学与考古学》 ]。

8月7日 星期一

上午至姬妹处，谈及家中事，知煜光已有汇款来。下午阅毕霍格穆特主编《人类学与考古学》。

8月8日 星期二

下午赴籀园，与梅冷生、潘耒野二君闲谈，傍晚始返家。



8月9日 星期三

上午至三房，见及三妈和晓初堂兄。

8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校阅安志敏君之《沙锅屯遗物分析》。下午至市中，晤及王百川、陈赞民二君。至瓯海医院，晤及周邦基医师。旋至戴幼和君处小坐，途经锄非处，暴雨忽至，幸未湿成落汤鸡。

8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叶正钦君来谈。下午叶云帆君来谈。誊录郑崇谦《种痘奇书》，拟写一篇《种痘法传入中国补考》，补正彭泽益《西洋种痘初传中国考》。

8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访徐赤文先生。徐先生应水利部之召，曾北上，但至丽水后以疾发而返。下午访刘冠三先生。

8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苏醒石先生来谈。下午赴南门外，晤及陈仲武君，知张慕骞君已于9日离温返杭。至叶云帆处稍谈。赴清明厂访王孝于君。

8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徐赤文先生来谈。阅Langdon, *Babylonian Menologies and the Semitic calendars* [ 兰登：《巴比伦历法与闪米特历法》 ] ( pp.1—

158)。傍晚叶昌荫君来，知其子考上浙大机械工程，今年温州学生录取者颇多。

## 8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磋商建搭厨房事，拟明日即动工。下午写了几封信。

## 8月16日 星期三

阅艾思奇《大众哲学》，虽为宣传而写，浅显生动，颇为不错。

## 8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至籀园借书，遇及潘耒野君。下午阅M. Boule, *Fossil Man* [布尔：《化石人类》]。晚间程溯洛君之父来，托带其孙女赴北京。

## 8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至双屿山，秀桂君造新屋，今日切木。偕秀钦君赴汤家桥探视岳母。午后暴雨，雨过返城，至姬妹处小坐，抵家已晚餐时矣。

## 8月19日 星期六

阅布尔《化石人类》。又阅毕李笠翁《闲情偶寄》一书。

## 8月20日 星期日

将《西洋种痘法传入中国补考》一文，誊清完毕，拟交《科学》杂志发表。

8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至瓯海医院，晤及周邦基医师，为炎儿咳嗽索药也。下午至清明厂，晤及王孝于君，知方逊平君已返温。（……）

8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至地政处。阅布尔《化石人类》。

8月23日 星期三

至六房，闻其农业税事被催促，两代寡妇，一筹莫展，为之草申请书，请求减免。铮儿拟明日赴沪，赴永沅钱庄，托昌荫君筹借旅费。

8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沈炼之君来谈。下午为购木料赴小南门，返家时见诸声鑫君在家候讯，托介绍职业也，此事希望甚微。阅毕布尔《化石人类》（pp.1—486）。

8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陈钱年君偕曾勉君来访，陈君系十中同学，座师陈君檄先生之公子也。下午张一纯君来访，张君昨日刚由杭州受训返里。以铮儿今晚上船，全家前往照相。晚间在二房晚餐，以务本堂众中元节做节也。铮儿行期移晚二日。

8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董朴垞君来，新由杭州返里，谈及组织温州文物委员会，偕往

籀园访梅冷生先生未遇。管希雄君来谈，亦新由杭州返里。此次调训温属中等教员百余人，连日分批返里。下午至市中，无意中遇及陈光谦君，新自江山返里，不久将赴西北服务于交通界。在张一纯君处稍谈，汪远滩君亦在座。

## 8月27日 星期日

今日大雨如注，迄晚未停。铮儿延期赴沪，以水大无法上驶也。晚间与昌荫君偕往访沈炼之君，坐候颇久，未晤而返，大雨如注，衣服半湿。这几天温习俄文。

## 8月28日 星期一

雨仍未停。阅商承祚《长沙古物闻见记》二卷。

## 8月29日 星期二

温习俄文。下午姬妹来，张一纯君来谈。

## 8月30日 星期三

温习俄文。下午大姊来，陈仲武、叶云帆二君来谈。铮儿明晨赴沪，晚间收拾行装。

## 8月31日 星期四

将柯席乌洛夫与顾用中合编之《俄文读本》32课，全部自修完毕。

9月1日 星期五

重整旧业，将《甘肃考古漫记》又添写了千余字。（……）。

9月2日 星期六

上午严琴隐君来谈。秀庵君来，偕赴汤家桥，午后与岳母商谈家事。

9月3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续写《甘肃考古漫记》。下午至市中，晤及张一纯君，为刘叔扬君写信介绍平中，不知能生效否。赴双屿山，调停岳母家纠纷。

9月4、5日 星期一、二

（……）<sup>[1]</sup>。

9月6日 星期三

将《甘肃考古漫记》又写了千余字，“宁州庙工作站的生活”一节已告终结，拟续写发掘经过及成绩一节。

9月7日 星期四

阅Morgan, *Ancient Society* [莫尔根：《古代社会》]。

9月8日 星期五

下午至二房，在荷村姐夫处获睹祝允明草书千字文真迹，闻系曾家（小石）旧物，赠与叶家抵偿债务者。又至永泮庄晤及叶昌荫君，知其子又考上清华营建系，或许仍入浙大读机械。

## 9月9、10日 星期六、日

（……）<sup>[2]</sup>。

## 9月11日 星期一

续写《甘肃考古漫记》。接电催促北返。（……）。

## 9月12日 星期二

续写《甘肃考古漫记》。（……）。晚间应沈炼之君等之约聚宴，在座者有王祥第、张一纯、汪远涵、汪远濉、叶岑、杨学德、楼天木，一共9人。散席后在市中闲谈，王百川、戴幼和亦来加入座谈，10时许始散。

## 9月13日 星期三

续写《甘肃考古漫记》。下午至地政处。

## 9月14、15日 星期四、五

（……）<sup>[3]</sup>。

## 9月16日 星期六

续写《甘肃考古漫记》。下午至地政处。

## 9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至锄非君处，偕往双屿山，以守桂君迁新屋，今日宴客也。饭后闲谈，傍晚始返。晚间闻无线电广播，美军登陆朝鲜，已会师汉城。

## 9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至地政处。下午续写《甘肃考古漫记》。

## 9月19日 星期二

原拟明日出门，以家事未办完，改缓一日。将婚时贴金大床出售，折谷1350斤。

## 9月20日 星期三

( ..... ) <sup>[4]</sup>。

## 9月21日 星期四

将《甘肃考古漫记》第四章（敦煌佛爷庙西区墓地之发掘）写毕，约万字左右，全稿已达6万余言，再写二章即可将第一年工作报告作一结束。但不知何时始能再有暇来写。思之怅然！收拾行装，晚间上船。

## 9月22日 星期五

晨间开行，午后抵青田。上岸至民众文化馆阅报，返船阅书。

（补记：

后来听说，是日香港《大公报》登载胡思杜《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这是胡适批判的序幕。胡适于10月2日有*No Freedom of Silence* [《没有沉默的自由》] 在*Times Weekly* Vol.56, No.14 [《泰晤士周刊》56卷14期] 1950.9.17上发表)

## 9月23日 星期六

由青田开行，傍晚抵海口。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 9月24日 星期日

由海口开行，傍晚抵丽水。舍舟登陆，于大水门即遇及叶正棧君，新自杭州返。闻南延宗君亦在此，至青田客栈，晤及南君，此尚是初次会晤，南君现任职浙江地质调查所，此次出来调查稀有金属矿苗，目标为温溪之钼。南君谈抗战期中在广西发现铀矿之经过，又谈及新近发现武义碛石矿附生之钇矿。告别出来后，即返环球药房程溯本君处过夜宿。

## 9月25日 星期一

晨间由丽水出发，在永康午餐，傍晚抵金华。排队购票，未能购得快车票，只得下榻车站附近之浙东饭店。

## 9月26日 星期二

晨间5时许即起身，乘6时30分之慢车，晚8点半始抵上海，即赴枫林桥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由俞立天君代为布置安排，闻竺可桢副院长亦在此。今晚中秋节，此间微雨。



9月27日 星期三

晨间晤及陈宗器、余柏年及伍献文诸先生，又谒竺副院长。出来后，赴安利大楼，晤及小同、昌汉二君。傍晚至三房。

9月28日 星期四

晨间晤及李亚农及陈宗器二先生。又至竺副院长处，托其携信与考古学研究所，决定明日起程。又晤及王伏雄、何天相二君，验收考古所购买之仪器。程溯洛君托带之幼女美乔，以旅行劳顿，身体不舒，哭着要回家找祖母去。赴安利大楼，晤及小同昆仲，又与小同君出来购物。傍晚和小同、美乔乘三轮车赴霞飞路，与电车相撞翻车，幸未伤人，仅小同君撕破西装口袋而已，可谓险矣。至三房，以电话召素琴来，饭后始告别返院。

9月29日 星期五

今日下午车票已购得。向李亚农、陈宗器、余柏年诸先生告辞。美乔又哭着要回老家祖母那里，又说昨天看见一过路人像她小叔，要去找小叔去，真是麻烦。胡厚宣君来访。午后起程赴车站，打行李票后，匆匆起程。2时半开行，8时半抵南京，以轮渡未修复，下车乘公共汽车上船渡江，再行上车，花了四小时有余，2时许始由浦口开行，余等已入睡乡矣。

9月30日 星期六

津浦路上，车中无事，阅毕赴翼《二十二史札记》（共三十六卷）。

10月

## 10月1日 星期日

晨间8时许抵北京天安门，适值国庆大游行，幸前日有电报来此间，院中派车来接。将美乔交与程溯洛君，了却责任，殊为愉快。苏秉琦、石兴邦、徐智铭三君亦来车站迎接。抵所后，晤及郭子衡、梁思永二先生，知明日郭先生即先出发赴新乡。又知所中有观礼证，即前往天安门观礼，无意中晤及储安平君。典礼自11时开始，检阅海陆空军，其后为民众行列，最后为文工队及少数民族，凡40万余人。至4时半始散，遇及王天木、张葱玉君及杨克强先生。归途遇及徐旭生先生。呼车至西直门第二宿舍，在苏秉琦君家中晚餐，又至程溯洛君处小坐。再赴颁奖胡同，晤及王天木君夫妇，候郑西谛先生返家，稍谈即别。

## 10月2日 星期一

晨间晤及王则诚君，偕往访梁思永先生，商谈所务颇久。偕王君至东来顺进餐。午后晤及丁梧梓君，又至郭子衡先生处商谈田野工作事，以郭先生今日即率马得志、魏善臣二君先行赴新乡也。赴文物局访徐森玉先生未遇，参观文物局展览会及北海出版事业展览会。晚间至朱庆永君处闲谈颇久。

## 10月3日 星期二

晨间往访向觉明君未遇，返舍至梁思永先生处商谈所务。

## 10月4日 星期三

上午往总办公厅，晤及行政处严希纯处长，商谈徐智铭君来京旅费报销事；晤及人事处孙桐处长，商谈安志敏君聘任事；又晤及袁翰青、陶孟和、吴有训诸先生，又在应汝梅君处稍谈。赴北大史学系，晤及郑天挺主任，关于本学期功课，告以无法上课，本学期不领薪，下学期再谈。下午与苏秉琦君同至梁思永先生处商谈所务，添购照相机及计划新

房舍等事。晚间赴程溯洛君处晚餐，张肇騫君亦在座，饭后谈至9时许始返。

## 10月5日 星期四

上午与苏秉琦君商谈购照相机事，各商人连续送来，共有Leica [ 莱卡 ] 5具，携至梁思永先生处审查。郑西谛先生来电话，谓常书鸿君来京，现在文物局，邀约午餐。余在梁先生处将所谈之事告一段落，即行前往，郑先生已离局，赴其家中，亦不在家，只得返所。后赴辅仁大学谒陈援庵先生，谓刚接到董朴垞君之函，要求介绍大学或图书馆，但恐无希望。赴北大图书馆访向觉明君，久候不至。晚间，接郭子衡先生电话，知已在新乡洽妥，后日可动身。

## 10月6日 星期五

上午与苏秉琦君在梁先生处商量考察团事，郑所长偕徐森玉先生来看梁先生。下午赴总办公厅，晤及杨克强局长及应汝梅君，又至中南海北门政务院医务所工地，晤及正中侄，稍谈。至北京图书馆晤及王重民君，借到*Leica Manual* [ 《莱卡指南》 ]。晚间，朱庆永君来闲谈。

## 10月7日 星期六

上午至梁先生处商谈考察团事，即在其家午餐。午后将行李发往车站，与苏君至梁先生处，黄宗甄君来谈编译局事。向觉明君邀余及苏秉琦君在萃华楼晚餐。

## 10月8日 星期日

上午珍古斋送莱卡零件来，与苏秉琦君至梁思永先生处。午餐后去理发，收拾行装，6时由所动身赴东车站，7时半开行。

10月9日 星期一

车中无事，与苏秉琦君等闲谈。傍晚6时抵新乡县，魏善臣君来接，住金城旅馆。旅行劳顿，在增福轩晚餐。

10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偕苏秉琦君，随省文物保管会林韵涛君，赴省政府访平原省主席晁哲甫，适以开会，仅晤及其秘书张君，允一切帮忙，并允下午派吉普车送往辉县。午后天微雨，所雇之木炭车久候不来，来后又谓天雨路滑，不能开驶，乃用省政府之车，4时起程，5时即抵辉县，住南大街6号。辉县离北京1400里。

10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随郭子衡先生往琉璃阁工地及固围村工地，视察一遍。琉璃阁即文昌阁，在城东稍北，距城2里，建于前明，重修于清代。墓群即在阁东绵延达半公里有余，从前（1937年）所掘之M1及M55等尚有痕迹。固围村在城东5里，相传为共伯和之国都旧址。墓在村东约2里，三墓相连，最东一墓前曾下掘达4公尺许，长宽各18米。据云中央一墓已达底部，出玉器、铜器及金饰。东西二墓，由旁边打盗坑越过底部，然后横挖入底部之下，穿孔流沙取物。以墓中盛沙深达12公尺，不易工作也。墓之四壁为夯土，此间人称之为椎土。闻附近夯土之分布区域甚广，达80余亩。返家时已近2时，饭后休息。然后偕同郭子衡、苏秉琦二君由王星垣君引导，往访地方当局。辉县县长未返城，晤及张秘书及文教科王学平科长，又偕往访县委会姚主任，公安局杨秘书，以在此间工作，诸事须地方当局帮助，不能不打招呼。县政府系清代县署旧址。公安局则系徐世昌故居，水竹村即在城东南2里许。晚间宴请团中同仁用去7万余元。饭后商谈工作计划，先集中精力于琉璃阁北地，由苏秉琦君主持，安志敏、王星垣、王伯洪三君助之；黄家坟附近由郭君主持，王仲殊、马得志、石兴邦三君助之。并由魏善臣、白万玉二君监

工，测量地形由徐智铭、赵铨二君主持之。商量工作计划，谈至11时许始散。

## 10月12日 星期四

今日正式开始工作。上午8时至工地，本地工人30名，安阳工人5名，同仁等分配工作，依昨日原定计划实行。此区有新开之盗掘坑，即向下做，不久发现生土，殊为失望。乃由工人用探铲作探穴，获得三墓，深达5公尺，面积约为2至3公尺。中区掘一宽1公尺、长80公尺之探坑201。由黄家坟而西，掘半公尺深后，再用探铲，仅有汉墓碎砖。又在黄家坟之北，于长宽各约20公尺之内，用探铲每隔约1公尺掘一穴，除汉墓外，亦无所得。据工人云，此区被盗掘最厉害，希望甚微，乃转移阵地在路南发掘，得二墓，西首者亦经盗掘。又派魏善臣君领工人6名赴西区试掘，得一小墓，深4公尺余，大家皆兴致索然。余以第一次在此工地工作，认识熟土（鸡屎瓣土或花土）及生土颇费工夫，多得一经验，亦属佳事。

## 10月13日 星期五

县政府文教科代为召集固围村毡匠屯等处村民，开会讨论发掘事，本团由郭先生代表出席。工作情形：北区M101系战国时墓，离地面约1公尺，即发现一战国式破陶鼎，恐已曾遭盗掘；工作至2公尺发现M102，初以为亦战国墓，掘深1米发掘墓道，又有碎砖及破陶瓮出土，乃是汉墓，亦无完整希望。南区M103中心有盗掘坑，乃此次雇用工人中郭光三去年所掘，墓壁有殷代灰坑；M104亦为一战国墓，掘至1公尺许，再西为灰坑H1，深达9公尺余，尚未到底，探铲掉进去未能取出，乃开一 $0.5 \times 0.5$ 公尺之小探坑，出陶片及兽骨。此区所探得之坑，多为深达三四公尺之小坑，似为汉墓，是否值得做殊成问题。测量工作做了两天，徐君身体不舒，要求明日休息一天。今日工人添5名。据工人云：琉璃阁北之杨庄，出带钩，有错金者，墓室内上大下小，深约一丈七八尺，亦有愈2公尺者。琉璃阁东南有殷墓，周围有一夯土墙环绕之，此墙深达七八尺，亦有逾丈者，中央有灰土坑及殷墓，殷墓中出

觚、爵及提梁卣等。固围村除大墓外，亦有小墓，出带钩。

## 10月14日 星期六

今日下雨停工。上午工人郭光三等来，携来戈头、带钩、戟头，皆为残件。彼等谈及东南区灰坑中腰，有时出兽骨，有火灼及花纹，疑为殷代卜骨。彼等出去后不久，白万玉君洗刷H1出土之陶片及兽骨，果然获得卜骨一枚，已碎为数片，卜灼之痕显然，惜无文字。大家希望之心又炽。下午郭子衡先生谈广武青台之史前遗址，有彩陶建筑遗迹，土墙尚保存深达半公尺，有座位、把手等痕迹，婴孩多葬于尖底大瓦罐内，成人墓有瓦鼎殉葬。晚间召集同人开会，讨论伙食问题、洗衣问题；决定发掘固围村大墓，由郭子衡君主持，王星垣、马得志、魏善臣三君助之，下星期日即搬往彼处工作。

## 10月15日 星期日

今日仍下雨，写了给秀君及铮儿的信。阅道光《辉县志》。工人郭光三等又携来残觚、素豆及马衔，愿赠予团中，东石村民陈姓者来，谓东南8里之孟庄亦出玉器坑，愿自往试探。下午又有人携来带钩、残玉及铜车轴头，观后即交还之。安志敏君提议如果明日地湿，不能工作，拟去城西25里高庄调查。闻彼处亦发现古墓，而盗掘之风不盛。又闻新乡之王门镇，亦出一大墓，内为流沙，未到底，彼处与汲县山彪镇邻近，或属同一系统。

## 10月16日 星期一

晨间天阴地湿，仍不能做工，偕同安、石、魏三君拟往王门镇考察，闻彼处发现之古墓，仅至石砾层，尚未到底，省政府责成村干部负责保护，或有希望也。经花园庄，令工人一同前往，以彼曾赴王门镇试掘而被阻止，知其所在也。东行2里许，路旁显露殷代灰坑数个，有鬲腿、绳纹陶及残石刀。据工人云，此地殷代墓坑亦多，成排分布，深仅

二三公尺，有一墓出玉器四五件。再东为一南北线之夯土墙，宽达十余公尺，长百余公尺，两端向西折，抵路沟而止，或许沟西仍有痕迹。时雨又下得大了，路途泥泞，乃中途折返。阅《莱卡指南》。与郭、苏二君购花生下酒闲谈，接到北大转来之家信，乃离家后第一次收到之家信也。

## 10月17日 星期二

天仍下雨。阅《莱卡指南》，将新购之莱卡IIIc镜箱及零件取出对照。下午苏君购花生，围坐闲谈。郭君述1935年春汲县发掘完毕，土匪拟来夺物，已在北面山头啸聚五六十人，下山取水为一牧童所见，报告村中地主。乃请兵驻防，上山搜索，引路者为工作地之工人，互相开枪对打，土匪一哄而散，翌日即运往车站。又述浚县发掘时，与辛村附近之土匪首领王某来往，以求其保护。王某为省府明令通缉之人，曾来工作站，携手枪及武装卫队，乃令守卫工作站之军队撤退，款待进膳，食时王某自述曾亲手砍过人头十余，陪座者失色，食不下咽。彼曾邀请郭君至其巢穴，郭君以事忙不能离开为辞婉却之。最后一季，县长被掳，时李济老正巡视来站，急遣之去，乃结束工作。次年开封博物馆曾来工作，仅及一星期，土匪即前来捣乱，将工作站中什物砸碎，将工作人员行李掷在坑中，以事前未与之打招呼也。

## 10月18日 星期三

天仍下雨，屋漏室中滴水。阅《莱卡指南》。

## 10月19日 星期四

天仍下雨。上午天阴，团内同仁多赴百泉游览，仅郭、苏与余留在站中。站后邻居有空屋颇佳，闻系地主之宅，为干训部所占，现干训班虽暂结束，此屋仍保留，正厅前之对联：“校书长爱阶前月，品画微闻炉中香”，室中空无一物。接梁先生来信，填写人事处所发之调查表。下午

又降雨。阅郭沫若《卜辞通纂》。

## 10月20日 星期五

天仍下雨。阅毕郭沫若《卜辞通纂》

## 10月21日 星期六

天阴。这一星期连续下雨，无工作可做，大家有点急躁。今天雨停，余与魏、安、石三君赴新乡之王门村调查。出城后经东花园（2里）、东新庄（3里）、段屯（5里），于段屯东约2里许之沟北发现一石器时代遗址，出石斧、绳纹陶及光面厚黑陶，灰坑广6公尺余，深2公尺以上。再经小蒲水（9里）、大蒲水（10里），二者间有一山水河，现为干河床。至新乡之王门镇（离辉县18里，离新乡25里），镇东北有一古墓，原来有墓冢痕，俗称“鳖背”，前数年平之作麦田，发现其下为一大墓，地人曾试掘，未能到底。其东西二旁都有一墓，余等参观并试探后，拟明日再携探铲来探，再次定来此工作与否。返站时已下午5时。郭先生今日曾赴固围村筹备开工事，明日派人前往砌灶。苏君于灰坑二（103墓西南角）又发现卜骨一片。晚间大家谈下星期工作计划，颇为高兴。

## 10月22日 星期日

天又下雨，赴王门村试探之计划，只得作罢论。接梁先生来信。下午开会讨论所中寄来之请假及公出规则，又谈工作计划，有提议将工作站移至固围村，以便可以兼顾两方面，由郭先生在彼处布置，再作决定。阅毕《莱卡指南》。

## 10月23日 星期一



天阴地湿，仍未能开工。上午郭先生偕王星垣君赴固围村，即住其地准备开工。魏、安、石三君率安阳工人赴王门村试探，乃山麓斜坡，间有水冲蚀阶层及沟，并非墓坑，大失所望；归途经孟庄时于战壕中发现一灰层，长达200公尺，深度自半公尺至2公尺不等，有石斧、有孔石斧、石刀、陶鬲、绳纹陶及光面厚黑陶。余与苏、徐二君赴百泉，此为当地名胜，泉水清澈，游鱼可数，北靠苏门山，风景殊佳，民十六至二十年冯玉祥常于其地开军官会议。泉侧楼阁树木正盛，惜于沦陷期中遭日寇洗劫，多鞠为茅草。余由西阁北折，经梅溪村，约6里抵百泉，在放鱼亭中小憩。亭侧有乾隆行宫，民国二十年办乡村师范，其后为耶律公祠，现皆为瓦砾场及菜园。由放鱼亭，经冯氏所筑一亭（中有总理遗嘱碑，字被凿毁），至清晖阁，经飞虹桥及云桥，在白露园遗址侧拍了几张照相。又登山，经至圣殿，上万寿阁，直至孙登之啸台，俯瞰百泉及西北之安乐窝。下山至卫源庙，已残破不堪。至邵康节安乐窝，仅有石碑五座，窝东有天爷庙等，为明代嘉靖、万历间所建，石屋保存尚佳。下山西行，至程公泉，返经喷玉池，即夫子祠，乃觅途返城，已2时余。傍晚史县长来访，稍谈即辞去。团中同人多去固围村，一视新设之分站，有全体移往彼处之意。郭先生谓，最好东西两大墓同时开工。同人等返城时见固围村人多进城购铁铲，谓挖古作工用，又问“郭老汉已去否”？指郭子衡先生也。

## 10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天阴，勉强工作了半天。下午又下起雨来，只好停工。M101已深达3公尺，仍未到底，M102暂停，先开M105。以魏君今日调赴固围村，此墓须先清出边沿，然后交与他人继续监工。M103、M104亦继续工作，深达1公尺半。灰坑H1扩大探坑，作一长5公尺、宽3公尺之坑，已显露其东半之口缘，圆坑直径约4公尺，离地面约半公尺露坑口，其下为灰褐土，出陶片等。固围村今日雇定工人40名，如明日天晴，拟即开工。晚间仍细雨，写了几封信。

## 10月25日 星期三

晨起天阴，决定开工，道路泥泞，几乎滑倒。固围村今晨开始工作，找寻最西一墓之口缘。琉璃阁工人30名，M101已到底，东半被一汉墓打破，系屈肢葬，头向东，脸向南，南侧有殉葬陶器一排，三足盘一，有盖陶豆二，陶壶一，陶鼎一。前星期于扰土中所出之陶鼎，当亦为此墓中物，经汉墓翻扰上来，鼎内有鸡骨。M102似为汉墓，西首有墓道，出陶甗碎片。灰坑H1东半已达1公尺，出卜骨、陶片（内有陶鬲半个）等。十多天没有整天工作，今日工作颇为紧张。

## 10月26日 星期四

阴雨已半月了，今日始晴朗见太阳，大家工作皆加劲。M106汉墓已清理到底，但其边沿压于M101坑壁下，墓中除人架外，殉葬物有五铢钱、陶仓四、陶灶一、陶甗一（其一底部刻字二行“王式奈何石至谢子豪”）、甗形陶瓶一，陶仓及陶甗中谷物虽腐朽，尚留痕迹。M102继续工作。M103暂停。M104已达3.4公尺，四周围露白灰，中间为夯土，明日清理，派工人看夜。M105亦清理到底，时近收工，乃点灯夜作，颈部出玉佩30余件，多作方形，亦有作珩及衡牙者。灰坑H1已达2公尺，乃续开坑之西半，此灰坑今日出土文物有长方形有孔石刀、碎卜骨及陶器。今日又用探铲试探，于M105之南探得一墓M108，明日可开始工作。M104之北亦用探铲探知有古墓痕迹。固围村今日找寻墓边，明日将工人由40名增至80名，将工作扩大。琉璃阁近城，参观者不绝，尤以干训班军人为多，围坐坑边不散，又喜取物亲手摩挲。此为近城区域工作，常遇之事也。

## 10月27日 星期五

琉璃阁M104今晨开始出现殉葬物，先为西北角之一批汉代陶罐，其次为东首之战国陶器，计带盖陶壶二、带盖陶鼎二（内有鸡骨）、有盖陶豆二、石刀碎片，人架腰间有铜带钩二、铜戈一，足部东南有三足陶盘一（绘黑、红、白三彩）覆置于地，周围有鱼骨，又有小陶碗二；人架已朽腐，仅存痕迹，系屈肢葬。照相绘图后，陆续编号取出。又于东首发现肩骨一片，三棱铜镞三枚斜插地中，至傍晚始毕。M102及

M106仍在继续清理中。M105今日清理完毕，陶器有鼎二、小觥壶二、豆二。M102之东又有一小汉墓，已被盗，仅出五铢钱一枚、陶罐一、陶瓦一，后者据工人云乃做枕头之用。M108开始清理。马得志君由固围村来，据云大墓四周围有石板砌成之墙脚，发掘已深达1公尺。据村民云，此墓曾出一印章，有“王后”二字；又有一铜笔杆，笔尖之毛尚在，故地人以为中央一墓为汉代王子之墓，两侧为两宫王后之墓。郭先生亦以为十分之十，可认定为汉墓。

## 10月28日 星期六

琉璃阁工作，M103将近底部，已露陶器，东北角为M109汉墓之一角。M102及M106仍继续工作。M108暂停，改调工人作探穴工作。下午赴固围村，见大墓已露口，口缘四面有石板排成一方围，墓北出大瓦及瓦当，类战国末及汉初之物。郭先生云：工人谓此间四围皆为厚夯土，成一较为高出之方台，面积约30来亩，更外为二层台稍低，夯土亦较薄，每边长约400余公尺。近年村民盗掘古墓当在百座以上，小坑上口大，近底部缩小，所出多仅为一带钩。此三大墓之前，曾出车马坑，左右各一。据云东边车马坑与大墓之间曾发现一墓，深达7丈，填有石子及木炭，尚未盗掘到底（后来曾加试探，找到一深仅2公尺余之盗坑，盗坑附近并无墓葬）。由固围村返城，途经琉璃阁工地，知M103—M104之南，探出一三代铜器坑，离地面不到半公尺，已见铜器3件，晚间派人看守。

## 10月29日 星期日

因昨日收工时发现铜器坑，今日虽为星期日，仍赶行清理，将M110号清理完毕。离地面仅0.25公尺，即开始露出铜戈，人架向南，头南除铜戈外，尚有罍一、鬲一及小铜泡二。清理毕后，赴固围村，即在村中午饭。饭后赴工地参观，拍了几张照相。大家讨论今后工作方针，决定将重点移于固围村，下星期日即全体移至村中居住。三大墓之墓口，同时开掘，但暂时以将最西一墓（011）清理到底为主要目标。

10月30日 星期一

昨日所作之M110，尚未到底，今日清理底部，发现素觚一、铜爵一、铜镞一、玉饰二，腰坑有狗骨一。M103已大致清理完毕，此墓曾经盗掘，扰土中出陶鼎及陶豆之残片，底部出骨筭一，或为墓侧灰坑所混入，北部为汉墓所打破，已露陶罐及砖块。汉墓M109较高，故M109有陶豆被压于汉墓之下，为工作安全计，决暂停工，先清理灰坑及汉墓。M102暂停。M106仍在继续起土中，现离底部仅1公尺余，明日或可完毕。M108继续工作，深达1公尺许。灰坑H1深达3公尺半，出陶鬲数件，碎陶甚多，骨器亦有数件。北京汇款今日始到，以事务员沈君误将汇票当做收据留档，此间去函后始检出寄来，晚了十几日，若不是天雨停工，早已发不出工资了。寄信给所中报告工作情形。晚间白万玉君谈斗鸡台发掘，于1公尺宽之探沟转角处掏灰坑，塌崩压毙1人、伤3人，当时主持者为何乐夫君。其时罗念生君亦参加，惧家人误闻消息惊恐，欲拍电报告家人以平安，何君阻之，几生争执。又将一废井作灰坑发掘，深达20公尺，抵水面而止。

10月31日 星期二

今日于M110之西，打探沟202，无所得。又将M103之西及其北，作宽4公尺、长10公尺之探沟，以便发掘H2、H3及M109。东部之H1灰坑已达3公尺半，M106亦已近底部，于东耳洞又发现瓦灶及陶罐等，明日可以清理完毕。M102及M108仍在继续工作中。M111开始工作，为每边长约3.8公尺之正方坑，大约为战国墓。本地工人看夜，要每晚算4工，乃改令安阳工人暂宿于工地一天，安阳工人惧本地工人暗算，不敢露宿，再三劝谕，始去工地，又赴固围村向郭先生上诉。工人问题，真是麻烦。

11月

## 11月1日 星期三

晨间郭先生特由固围村来，为安阳工人守夜问题也。琉璃阁工地M102清理到底，为一战国墓葬，头向北，面向东，肢稍屈，惜东部放置殉葬物处为一汉墓之墓道所破坏，殉葬物无遗留，仅于扰土中得小陶鼎一。M106今日清理完毕，系汉墓夫妇合葬，墓门向北，男口含一五铢钱，女尸东侧有五铢钱十余枚；东耳室有大陶罐、陶奁、瓦灶、陶仓及甗形瓶，即前星期四所取出者，西耳室有瓦灶一、陶仓六、大陶罐二、陶奁及漆器残片。M108及M101仍继续工作。南区将灰坑H2及H3寻出边沿，H1出铜镞、骨镞、方形四足小陶器、卜骨及陶片。下午王星垣君由新乡偕同前来参加工作之林韵涛君一同前来。

## 11月2日 星期四

琉璃阁工作，灰坑H1已深达5公尺，出卜骨、完整瓦鬲、有孔石刀等。H2今日找清口缘，向下发掘，得石斧一、骨镞二、陶片数十片。H3则系小灰坑，深仅1公尺许，直径1公尺左右，南半为M103所打破，出土物仅陶片和骨片而已。M108及M111继续起土中。M106汉墓清理完毕后，又于其南开掘另一汉墓M112。又在M111中发现一婴儿葬M113，以破陶器作一屏风，插立于其两侧，似为隋唐墓葬。M111之东再开一墓M114，为战国墓。南区于灰坑H1之东又探得一墓M116。工人自昨日起，由30人增为40名。固围村大墓仍继续工作，马得志君进城，谓明日拟赴新乡购煤及面粉，以此间无好面粉而煤价甚昂也。安志敏君今日偕王星垣君赴百泉之东“马桥”地方，调查大小皇坟，闻于二十年前被盗掘，小皇坟出鎏金铜奁等，大皇坟坍下压死一人，故未做到底。

## 11月3日 星期五

昨夜下雨，迄晨未停，幸不久即露阳光。在家写了二封信。赴照相馆接洽冲洗照片事。在家助王伯洪君等登记已出土之古物。中午赵、马二君由固围村来，马君领款，预备明日发工资。赵君将M110出土铜器

照相。据赵君云，固围村大墓每日仅能起土20公分，依此则须二个月始能完毕。今日固围村仍开工，郭先生急欲完成任务。琉璃阁工作，仅M108开工，已达3公尺半，明日或可到底。

## 11月4日 星期六

琉璃阁工作，H1已深达6公尺余，由椭圆形变为长方形。M109及M112皆在起土阶段中。M108已深达4.6公尺，再作一天即可清理。M111停做。M114于坑中发现一晚期墓葬M115，离地面不深，似未曾打破原墓葬。赵铨君今日进城取照相，此间照相馆冲洗及印相技术皆欠佳，加以原来有曝光未足者，故成绩令人失望。明日全部人员搬往固围村，今晚收拾行囊。

## 11月5日 星期日

城中全部团员搬至固围村，花了一个上午的工夫，始行搬毕。下午至工地参观，M1已深达3公尺左右，今日正在开一运土用之墓道。盗掘坑出朱漆木片，北墓道出一铁斧。晚间开会，大家主张至少开二墓，又连带讨论接收前中研院发掘团寄存此间工头家中之物，拟酬以保管费10万元。明日起王伯洪君亦在固围村工地工作。

## 11月6日 星期一

琉璃阁M108到底，出铜镞四、瓦器八（陶豆、鼎、壶各二，带流小罐一、三足盘一），仰身葬，头向东。M100，M112，及M114仍在清理中。M116开始工作。H1出完整陶尊一件、破石铲一，陶片及骨片多件。固围村开始发掘M2之墓口，四周皆有石子排成之路基，北基上压有碎瓦一大堆，大瓦 $60 \times 40 \times 2$ ，俯瓦较狭，有带素瓦当者。工人固围村今日120名。晨间接所中郑、梁先生来信，主张三墓全掘。晚间开会，决定先做M1及M2，明日即开始由苏君、王伯洪君担任记录，白君负责工程；又议决此后每星期作一总结汇报，将两区工作大家作一检讨

（补记：此事后来未能实行，返京后半月有余，余尚未获见M1及M2之记录）。

## 11月7日 星期二

晨起赴固围村，对于M2加以视察，北边以石子铺的宽线上有碎瓦一层，中高北低，足证石子并非墙脚；再有础石一排，础上当有栋柱，间以篱笆。西墓M1之东、西两壁已显露原来墓壁，东西宽约15公尺，石板所铺之下有半公尺之杂斑土，其下即为夯土。余旋赴琉璃阁，灰坑H1已深达7公尺，出瓦鬲及打制石片、骨簪等。M109、M111、M112、M114、M116皆继续工作。又于M116之角上发现一墓M117，为殷代浅墓，出碎陶罐二。M112之南，发现一战国墓M118。又于M118之南，离地1公尺半发现一婴儿葬，出陶瓶、陶碗各一，又出玩具数件，计陶羊、陶鸭、陶兽、陀螺、花蛤壳各一，其中陶兽无头，当为其父母将其生前玩过之物，悉以殉葬。返工作站，接梁先生来信，谓9月份之款必须于11月23日以前结算，余款退还，遂开会决定加工。

## 11月8日 星期三

固围村三墓开始全做。M3昨日已清理出四周，今日于墓南做墓道，以便出土，又于墓北搬移积土，以便做另一墓道。M2仍继续昨日工作，将北边之积瓦清出，又于墓之南北开始做墓道。M1起土已达3.9公尺，此间工人已达293名，明日可超过。M1扰土中发现一大钱，有字一，M3墓北堆土中出两钱。琉璃阁工地，M114清理完毕，出陶壶、陶豆、陶鼎各一，又大陶鼎一、陶盘一，有狗腿骨，似供死者食用。开始作M120及M121，下午将一部分工人移至固围村，明日起仅留6名，专作H1灰坑。现下大墓工人每10名一组，六人挑筐，二锄二铲，每一小时一人可挑60担，每日460担，约合一立方公尺。

## 11月9日 星期四

固围村工人已达319名（M1计127名，M2计112名，M3计80名）。东面M3仍在做南墓道及起墓北积土，于积土中得贝二、五铢钱一及漆皮。中间M2做南北墓道，于北墓道得铁斧二。西面M1南墓道出宋墓，有铁钱及铲刀。测量工作由徐君测地形，余则测1/50之M3墓平面图。又用两梯扎一平台，摄取全景。M2北首之石础、石子路及碎瓦之关系，已大致清楚，由苏君测一剖面图。琉璃阁灰坑H1，出鹿（四不像）角一支，又骨镞一，深度已达9公尺。城内房子为县政府所借用，事前未来接洽，派马得志进城交涉，允五六天后即迁出。

## 11月10日 星期五

固围村M1之南墓道，出灰坑一，有汉代陶碗及陶片，又有孔石斧一，墓中已达4.2公尺。M2北墓道扰土中，出半两钱一。M3开南墓道，已达2公尺余，北墓道上之积土亦已清理，下午开始掘北墓道。M1之西探出一小坑，深达7.7公尺，附近夯土层皆达3米半始见生土。M3之东有盗坑一，闻深20公尺，达底部时见石子、木炭及漆皮而止，未知确否。琉璃阁H1已深达9公尺余，尚有一尺二即可到底。发掘团所住之村中房子，原为民校，现时开学，答应为之另修理一房。昨日已说好修理费约需七八万元，昨夜又变卦，谓文化干事及校长皆嫌太少，改用中山纪念堂，原屋改作收公粮及武装队之驻所，两处都要我们出修理费，盖有见于团中雇用工人之多，故乘机敲一竹杠也。遂唤村干部来，声明仅修理一处，否则搬往他村居住。

## 11月11日 星期六

固围村今日仍为350工人。M1深达4.1公尺，北墓道中出一残贝。M3南墓道出一大石板，长1.06、宽0.5公尺，形状方整，颇类一石牌，翻过来一看，平素无文字，殊为失望。北墓道尚未开毕，墓中四壁风化之土及壁下积土，皆在继续清理。墓北积土中出残铁刀及铁片。琉璃阁H1灰坑已到底，深达11公尺半，底部出绳纹陶片，更下去20公分左右，即为地下水之水面，自开工迄今将近一月，此灰坑始告结束。今日工资发了900余万元，明日又拟添工人70名，并决定明日礼拜不休息，



继续赶工。晚间开周末讨论会，以明日照常工作，无暇开会也。

## 11月12日 星期日

琉璃阁今日清理M115完毕，系清代墓葬，有顺治通宝、瓷罐及画符之瓦。M111在继续起土中。固围村三大墓，起土工人又增加80名。中午接到梁先生来信，知提款以银行冻结，成问题，颇为着急。M1今日达4.3公尺。M3达3.5公尺，已露西边原壁。M2规模最大，现深度仅1公尺许，若以缺款停工，中途而止，殊为可惜。晚间开会讨论，拟提取现款一部分，以备万一此间银行亦加冻结时之用，工作计划俟北京来信后再决定，即写信告诉梁先生。

## 11月13日 星期一

晨间由马君进城办理银行取款事，尚未遭冻结，遂提出一部分预存，以作万一之需。琉璃阁工人增至22人，由石兴邦、王仲殊君主持。M111、M112、M118三墓同时工作。固围村仍继续，三墓同做。又开始做M1西之小墓M5，今日仅掘0.2公尺，东壁显露柱状结构，至东南角，墓壁向东凹进。M3之两壁，在西南角亦向西凹进，此二墓之两侧壁皆清楚，表面似涂青灰，但南北两壁及墓道皆不显，殊为可怪。

## 11月14日 星期二

琉璃阁做M111、M112及M118，后者已到底，为一战国墓，乃屈肢葬，头东脸北，殉葬品在南，计有陶豆二、陶鼎一及陶壶二。固围村M1西壁向西凹进2公尺许，转向南转，而北端向北延长，尚未达边际。M2提取北端碎瓦，墓中南半已深达2公尺许。M3除继续开墓道外，墓中亦开始出土，深处已达4.2公尺。晚间为《科学通报》写通讯稿，寄所转编译局。今日本村工人为了邻村工人践踏麦地事，午间及傍晚收工时起闹了两次，远因是一个混合组，毡匠屯的工人挑筐，嫌固围村工人拨土过多，在工作时即曾吵过。这些村落本位观念，真不容易打破。

11月15日 星期三

琉璃阁M122清理完毕，殉葬品与昨日的M118相同。M111亦完毕，出铜器多件，计武器有铜戈一、铜镞二、铜剑一，车马具计铜害二（附辖）、铜衔二，另有骨贝十余，又料子所制饰物一，陶器则有16件之多（鼎四、豆四、壶四、碗一、盘一、鉴二）。固围村工地所用工人仍为400余人，今日发4天工资即达900余万元。M1深处已达5.2公尺，正在找觅南北边壁。M2仍未到2公尺。M3则部分已达4.3公尺，两墓道皆可利用出土。M4及M5两小坑则深达2公尺许。上午休息时，由郭先生召集工人组长告诫，勿踏践麦地。今日北京仍未有来信，除预备不动用之存款外，所剩尚不够4天工资，殊令人着急也。

11月16日 星期四

琉璃阁工地，继续发掘M112，又开始做M120及M121，其中M112已露出耳洞中之汉陶罐。固围村M1深处已达5.5公尺。M2墓北石子路西出铁茎三棱铜镞二、贝一。M2两侧墓壁经余细察，知已露出原掘之探坑，东边打破墓壁3公尺，西边打破2公尺余，且各于打破后掘深达2公尺，而苏君未能看出。原以为广达27公尺，今始知仅17公尺，今日将其做到底之可能性又增高。M3继续出土，已深达4.3公尺，墓中灰土虽仅剩边沿一狭条，但夯椎之圆形痕迹显著，径约7公分。今日接梁先生来信，京中存款仍未解冻，殊为着急。晚间开会，决将M3自后天起暂行停工，其余各墓俟工作至25日再行决定。

11月17日 星期五

今日为M3开工之第10天，深度已达4.5公尺，以昨日议决暂行停工，今日下午遣散工人。M2之北壁内延1.5公尺，即又向北转，似即为墓道。M1及小墓M4、M5，皆继续起土。琉璃阁M112大体显露，明日可以完毕。M120已清理完毕，出铜带钩一、陶器7件（豆二、鼎二、壶二、碗一）。M121、M113继续清理。

## 11月18日 星期六

将固围村M3停工。琉璃阁稍添数人，除从事打探眼外，继续清理M112及M121。前者为合葬汉墓，大致清理完毕，东首女尸殉葬品有陶奩二、大陶罐二、陶仓十、陶灶一、桌头瓶二，身上有残镜一，腿侧有木盒，现仅余铜饰；西首男尸，有陶仓十、大罐一、陶灶一、桌头瓶二、陶壶二、陶鼎一、耳杯一，身侧有五铢10枚，墓系穴洞，用砖封门。固围村M2，今日出铜环断节一。M5出铁斧一。琉璃阁扩充工作地至东区殷代墓地，发现殷墓M123，深仅1.6公尺，出鸾刀一，铜戈柄一，明日继续清理。

## 11月19日 星期日

琉璃阁仅续做M123，其余以星期停工，此墓出铜戈三、铜刀一、石器二、陶鬲一、陶罐一，墓室宽仅1公尺许，深1.6公尺，所获颇为丰富。闻工人云，此间亦出白陶及花骨。固围村M1、M2仍继续起土，M5已深逾4公尺，大约后天可以到底。昨日刮风，今日转暖，余今日身体不舒，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接所来信，知已挪移他项款子，汇兑1000万元来辉。

## 11月20日 星期一

琉璃阁M123清理底部，发现压住一坑；M124出铜镞4、骨镞3、瓦鬲1，又昨日所出之铜戈，其中一件，即属此墓。M121及M125皆将到底，明日可以完毕。又探出三坑，其中一坑已遭盗掘，余二坑M126、127皆属战国期。M116坑土为黑硬土杂红斑，或为殷代大坑。固围村M1、M2仍在继续起土，前者已达6公尺半，后者于盗坑中，出铜器及玉器残片。M5已深达4.8公尺，晚间派人看守，后天可以到底。

## 11月21日 星期二

琉璃阁工地M121及M125清理完毕，后者有木棺底迹，无殉葬品，恐系近代墓。M121系战国墓，头上有骨簪一，北边有陶鼎二、陶豆二、陶壶二、带流陶碟一，鼎内盛有鸡骨。新开M126，M109、M116仍继续工作，打探眼工作亦继续进行，并开始平坑。又安志敏君去段屯考察新发现之汉墓，系一砖墓。固围村M1深达6.9公尺，出铁铲一。M5出铁斧1，铁锄3，当为掘墓坑时之工具。M5已深达5公尺半，明日当可到底。昨日本地武装队伍看守，4名嫌少，一定要8名，故今日请示县公安局派警2名，由发掘团供给伙食。

## 11月22日 星期三

琉璃阁M109、106及126，仍在继续工作；新开M127—129皆在黄家坟之东，又在黄家坟之西南，探得一马坑M131，长20.8公尺，南北宽7公尺。M116出兽骨，有鹿骨等物。固围村M1已深达7.2公尺；M2将近4公尺，于南墓道盗坑中，发现一错金银之铜铺首极精美；M5已达6.3公尺，显露二层台，又于坑土中发现一铁斧，当嵌于木锄之刃端口。中午平原文管会裴主任来固围村工作站参观，余由琉璃阁工地赶回。送裴起身后，赴固围村大墓工地一视，返工作站审阅账目，以便寄所报销。将M2新出土之错金银铜铺首，绘一水彩画。

## 11月23日 星期四

琉璃阁今日仍作M109、M116、M126、M127及M129，仅M128暂停；M116出猪骨多架，尚未到底；又探出一深达7公尺半之战国坑，有朱砂及朽骨，希望颇大（M130）。固围村工地，M1及M2仍继续工作，前者将近7公尺半，后者达2.3公尺至2.5公尺；M5显露二层台，深已达6.8公尺。9月份经费之单据，已于今日寄京。

## 11月24日 星期五

琉璃阁今日仍作M109、M106、M126、M127、M129及M130。其

中M109已达底部，露出耳洞内之陶罐，M116仍出野猪头骨等；M127清理完毕，头东向，肢微屈，身南有陶豆、陶鼎、陶壶各二，鼎中盛鸡及鱼。固围村M5显露木棺，但人骨已朽，并无痕迹，于南边棺椁之间，找得嵌玉的鎏金带钩一件，花纹极精美，可称绝品。M1已达7公尺半，但M2仍仅3公尺半，今日刮风，天气忽冷。接所中来信，因存款仍未解冻，由院中借来1000万元。晚间开会讨论今后工作计划，决定于今年年底以前，将M1打透，又于下星期一起，将M2之工作人员移至M3工作。散会后，清理新获之带钩。

## 11月25日 星期六

晨间在固围村M5中工作，此墓昨日开始清理，有棺椁痕而无人骨，棺西端较大，棺西放置殉葬陶器甚多，今日提取20余件，计三鼎、三豆、三壶、二勺、二圭瓿尊（？）等。又有铜饰片及绿玉珠。下午发放工资。琉璃阁工作，M119清理完毕，出陶器6件，即鼎、壶、豆各二，人头向东，肢微屈，其他四墓仍继续工作。接所中来函通知，11月发掘费已汇出，今年年底以前之经费，绝无问题。惟连日刮风，天气已冷，工人在坑中以木柴烤火取暖。晚间整理M5出土之陶器。

## 11月26日 星期日

昨宵下雪，今晨未止，颇为工作前途担忧。上午进城洗澡，顺便至城内工作站一视，返固围村后，绘制M5出土之嵌玉鎏金带钩。晚间开会商量工作计划，决定下星期恢复三大墓同作，并拟采取包方办法，以作起土之试验，若依现下之速度，则不仅M2于年底以前无希望完毕，即M3恐亦无希望。

## 11月27日 星期一

今晨雪霁，决定开工，惟一部分工人请假，并未到齐。写信寄所，报告此间工作情形。今日上午琉璃阁工人仅到半数，故只作M130及

M131（即车马坑，今日开始）。下午工人增多，遂兼作M116、M126、M128，其中M130希望较大，以曾探出朱砂痕，坑亦较大而深（ $3.8 \times 2.5$ ，深7.4公尺），今日已达2.5公尺深。至于车马坑，面积更大。据工人云，此间墓坑如为大墓，则墓东约二十步，即有车马坑；前次中研院所掘之M60，其东之M20即为车马坑，据闻M1之东及开封博物馆所掘墓甲、墓乙之东亦皆有之。因为面积大而出土物少，且不一定在底部，故盗掘者虽知之，常弃之不加发掘。固围村之M5今日清理将近完毕，又出陶器18件；坑之东壁发现一穴，有屈肢葬，殉葬品仅陶器一件，颇似旧式之眼镜袋；北壁亦有一小坑，出兽骨。M1及M3仍继续出土，而M2则暂停。

## 11月28日 星期二

晨起时，天又微雪，旋即天霁，可以照常工作，惟工人未到齐，我们最初拟停工，故开工较晚。琉璃阁继续作M109、M106、M128、M130及M131，工人已添至44人，一部分即做填坑工作。M109是汉墓，今日已清理大半，明日可以完毕，棺木放置于砖铺之地上，其东耳室有大罐六、陶仓十二、大壶二、陶灶一，桌头瓶二、小罐及碟数个，身旁有五铢钱。M116于深4公尺时又出人骨一架，仰卧，首向东，紧靠北壁下。M126已深达4公尺余，为防止壁土崩塌，已筑二层台，然下午南壁仍崩塌，坑中仅一工人，未受伤，殊为侥幸。固围村M1及M3仍在继续起土。M5已清理完毕，开始作M6，在M5之南，深度亦相近。M3今日达5.2公尺。晚间召毡匠屯工人谈话，拟重做M2，取包方制，第一层1公尺厚合价264万，后日可以开始工作。

## 11月29日 星期三

今日天阴，愈觉寒冷。接北京来信，谓京中亦奇冷，温度已降低至零下一、二度。琉璃阁之M109已清理完毕，出人架二，殉葬品有五铢钱数枚、陶仓十六、大陶罐九、瓦灶二、桌头瓶三、陶壶四、陶盆四、陶皿一、小陶罐一。M116又出野猪骨。M126北壁亦崩塌一大块，幸在夜间发生，否则必致伤人，乃将口缘四周掘开，以防发生危险。

M128、M130及M131仍继续工作。M130墓中，南部发现一汉墓（M132）耳室，出彩绘陶罐四、陶仓六，明日再加清理。M126之南离地面不及半公尺，发现一被扰过之汉墓（M133），有凌乱之人腿骨、环状柄之铁刀一，又铁带钩一件。今日晨间曾赴固围村大墓巡视一周，M1已深达8公尺余，M3亦已5公尺余，M5已开始发掘。

## 11月30日 星期四

今日放晴，天气转暖，团中同仁皆甚欣喜，希望如此天气能再维持二个月。琉璃阁工地，M116又出兽骨，计完整野猪一，又碎骨数堆。M126加掘二层台，以防土崩。M128已达3.3公尺，明日可以到底。M130停做，先做其南之M132。车马坑M131仍在继续起土中。固围村工地，M2今日开始包方，工作效能增大，工人仅120余人，掘深半公尺左右。M1以墓道未做好，工作者虽有190人，起土不多。M3深达5.7公尺，于西壁发现正方穴二，为方木柱之遗痕，大小约30×30公分，相距约12公尺，深达六七公尺，即其底离地面约13公尺。M1之细砂层，东西12公尺，南北12公尺。其西之M5，已深达2公尺余，西首有一盗坑。11月份已告终结，而大墓之工作，甚为缓慢，结束似遥遥无期，故自今日起于M2采取包方办法，以每工出土0.6立方公尺计算，交赵凝屯工人承包，彼等无此经验，初不敢承包，以为160人将M2掘下一公尺，约需5天（连同墓道工程），余等告以最多不过4天，加紧工作时，不到3天即可达一公尺，今日试验结果125人工作一日即达半公尺左右，此次试验，可谓成功。

## 12月

### 12月1日 星期五

琉璃阁工地，仅余与安君监工，以二王进城登记标本。M26又出一人架，已深达4.7公尺。M126及M128以有汉墓在旁，皆做二层台，以

防发生危险。M130停做，先做M132汉墓，车马坑M131仍继续工作，工人共44人。固围村之M2取包方制，颇生效力，两天即掘去1公尺厚之一层。M3已深达6.2—6.5公尺，盗坑中出铁锄一。似为盗掘者所遗。M1已深达8.6公尺，沙层范围渐扩大。晚间郭先生提议招待本地党政人员，开一名单，计19人，后删去3人。为县委会2人、县政府3人（县长、秘书、文教科长）、省文管会2人、公安局2人、武装部1人、镇区长3人、文化馆及县师各1人，拟后日午宴，预备两桌（4拼盘，4小，4大，又火锅、汤菜及米饭），约需10余万元。

## 12月2日 星期二

琉璃阁工地，今日M116清理完毕，除前日陆续所出兽骨、人骨及陶片以外，未见他物，殊令人失望。M126仍在做二层台，以防危险。M128尚未到底，南壁下出陶仓一排，计5件，以为侵入之汉墓。M131车马坑仍在继续工作中。M132清理一半，此汉墓之年代似较晚，墓门砖砌发券，北边有耳洞，前室以砖铺地，出陶器30余件，虽有陶仓及瓦灶，但无甗头瓶，新添增之物，如陶屋、陶井亭、陶方盘、陶猪圈及博山炉，皆为早期汉墓中所无者，后室为棺木，尚未清理。固围村工地，三大墓及一小墓（M6），皆在继续工作中，M3又出铁斧一件。晚间开周会，讨论今后工作计划，希望能于月底以前完成任务。

## 12月3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日，琉璃阁休息，固围村仍在赶工。余与安君赴孟庄，调查新石器遗址，遗址在庄北，冯玉祥时代所掘之东西壕沟，两壁皆灰土层，出方格纹及绳纹陶器、石器及鬲脚。遗址东西长约200公尺，沟南为郭家坟（明郭亮之墓），东南为大路，南北长亦达200公尺左右，灰层厚达1公尺许。由孟庄赴东夏峰村，谒明末大儒孙夏峰之墓，见墓园中300余年之大柏树多被砍伐，殊为可惜，拟向平原省文管会提议，加以制止。下午进城，宴请地方党政人员，原定下午2时，以彼等开会事忙，延至4时始入席。关于孙夏峰墓上古柏问题，即于席间提出。又提出如果本季固围村工作未能完成时，希望地方首长加以保护。饭后闲



谈，返固围村时已7时许矣。

## 12月4日 星期一

琉璃阁工作，M132西半清理完毕，出人架二，男南女北，前者殉葬品有“货泉”，后者有古钱及“清白”镜。M126、135仍在继续起土中。M131今日工人增至30人。固围村M1已深达9公尺，今日采取发签办法，每人每日挑60担；M2亦达6公尺，墓道盗坑中出子安贝及骨制贝；M3已达7公尺。琉璃阁南岗，又于M123、124之西，开始掘一灰坑，得殷代双翅铜镞四枚，此坑实为一墓葬，曾经盗掘，据云曾得大铜甗一、大铜盘一。接所中来信，知10月份款已解冻，即可汇来，本月份工资绝无问题，现已设法赶工，写信给所中。晚间临睡时，本村工人派代表来见郭先生，以今日郭先生宣布新办法谓偷懒者将被裁，努力者赏毛巾，固围村工人群起反对，不准努力，以免影响他人，群情汹汹，郭先生慌忙收起毛巾。固围村工人今日皆仅挑60担，提早休工，以表示团结一致。

## 12月5日 星期二

琉璃阁工地，M134清理完毕，与M132平行，墓门向东，前室有陶罐二、陶灶一、陶井亭一、人架一，头向东。此二墓清理后，即继续清理M130。至于M126、135及M131车马坑仍继续起土。M135之上层，又发现一般代坑，胸部以下已被扰乱过，头部及肩部之上有陶鬲、陶豆各一，又有陶罐碎片，其情况与M117相似，深度及方向亦相近。H4继续工作。晨间至固围村工地巡视一周，M1最深处已达10公尺，M2盗坑中又发现贝及骨贝、铜饰、金饰等；M3已达7公尺许，以探铲试探，再下去1.2公尺即可抵沙层。M1之北壁塌圯一大块夯土，因为底部为流沙层，郭先生未将沙层以上之夯土全部去掉之故也。10月份经费解冻后，今日汇到。

## 12月6日 星期三

琉璃阁工地，今日又添工人10名，现下集中于M131车马坑，此间70名工人，半数在此工作，收工时已达1.3公尺。M126离底仅1公尺，M130离地仅2公尺，此外M135及H4皆在继续工作。又开始用探铲探寻小坑，以作预备。工人谓M1之东有一坑，填以木炭，盗掘并未彻底，可以一做，但工人30名须做一个月，以深度为7公尺左右，广度约五六公尺，本季恐无法进行清理。固围村工地，仍在继续中，M3深度达8公尺，M2达7公尺。M2北壁盗坑中出残漆片、贝、骨贝等，可见当年盗掘之厉害。M1最深处已达11公尺，下星期可以见木椁，苏君估计15~20工作日可以清理底部，M3则21~25日，M2则26~31日。今日天阴，晚间微雨，如天气变劣，工作计划恐受影响矣。

## 12月7日 星期四

晨间雨雪霏霏，工作只得暂停，幸午间放晴，明日或有工作希望。昨夜固围村工人派代表要求将M2包方工程，改归彼等承方。今晨团中开会，多数意见仍由赵凝屯继续，遂以此意见回答之。今日傍晚，固围村工人又约同鹿固村及毡匠屯工人前来，欲以三村联合名义，商请赵凝屯将M2包方工程让出一半，谓明日与之商量，希望团中加以协助，俾得成功。余等为不欲过分伤其情面，勉强允之，但答以仍由赵凝屯自行决定答应与否。下午无事，阅梅原末治《战国式の铜器研究》，颇惜此次琉璃阁未能掘到一大墓，否则可以出版一本与此同样厚之报告书，而内容当更丰富。

## 12月8日 星期五

晨间赴固围村工地，与M2包方工程之工头接洽，劝之接收固围村工人20名，以息争端。琉璃阁工地，M126清理完毕，又出陶器6件（二豆、二鼎、二壶），鼎内有鸡骨，足旁有铜带钩2件，腰间有小长方骨牌二；M130仍未到底，仅余1公尺许；M135亦在继续起土中；M131车马坑深达1公尺半，恐尚须一星期许；H141恐为一墓葬，今日出铜镞一、金叶二小片、白陶一片。固围村M1深处已达11公尺，浅仅9公尺余；M2已愈7公尺，北部盗坑仍出子安贝、骨贝及小铜饰；M3已逾8公

尺，明日可抵沙层，面积已缩小为 $9 \times 11$ 公尺；小坑M6亦在继续起土中，已逾3公尺。

## 12月9日 星期六

固围村大墓，M1北墓道于深达11公尺处显露生土，M2于深达8公尺时显露石墙，M3已达沙层，深近10公尺。“月底以前完成任务”之希望，愈有实现之可能。琉璃阁工地，M141又出铜镞一、玉器残片一，此坑长广约五六公尺，深达4公尺余，从前曾出过大铜甗及铜盆，故小盗坑有8处之多；M130已达7公尺，显露二层台，晚间派人看守，拟明日清理；M131已达1.7公尺，进程颇缓；M135明日或可达底部。抗战所掘之M1附近，闻有一木炭坑，今日探清楚为东西6.2公尺，南北5.6公尺，惟其西壁被压于一近代墓下，派人往与墓主本家商议，请其迁葬，允另具棺木掩埋。今日阅报，知吾国志愿军于6日克复平壤，此事将来之发展如何，殊难预料也。

## 12月10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仍照常工作。琉璃阁工地M130今日清理完毕，出铜鼎二（内盛狗骨及鱼骨）、铜敦二、铜舟一、瓦鬲一（内有鱼骨）、陶豆一、陶簋一、陶甗一，又有铜车轴二、铜衔二（附骨制之镮）、铜戈一、铜镞九，又有不知名之铜件五对，疑为车盖伞上之物，骨贝一大堆，身体似为仰卧，两腿平放。此墓似较其他诸墓为稍早，或在春秋战国之间。M141出金叶及铜镞。M131（车马坑）及M135（汉墓）仍在继续起土中。新开M138，规模甚小。至于木炭坑，今日先将压于其上之新坟加以迁移，明后日始能开始工作。固围村工地仍照常进行。平原省文管会另派一谢子卿君以代替林韵涛君。郭子衡先生云河南文管会孙文青君等拟来参观。

## 12月11日 星期一

晨间赴固围村工地一视，返工作站写了两封信。下午偕徐智铭君赴孟庄，其地离工作站约10里，告徐君以测绘范围，希望明日起即开始测绘，与村民杨春林君商洽暂借民房一住。拍了两张照相，又捡拾了石刀残片二。返站时已傍晚，据在琉璃阁监工的同仁说，H4又出玉器（小玉斧及玉镞等），M131、M135及M138仍在继续清理，新开M139亦系小墓。

## 12月12日 星期二

琉璃阁工地，M136清理完毕，乃一未成年者之墓，深仅2.8公尺，屈肢葬，头向东，殉葬品在身之南侧，二豆、二壶、二鼎及一带流之碟。M131及M139仍在继续工作中。M131出铜戈残片一。木炭石子坑（M140）已开始工作。将H4改定为M141，以填土虽为遗址中之灰土，但确为一墓。今日又出玉镞、铜镞及铜片。其西南又探出一坑，深达7公尺，为M142。固围村工地，今日M1已达椁顶，深为12.5公尺。晚间商议，明日做一天，后日停工，将工人由180名减为60名。M2已深达8公尺。M3已近11公尺。M6已达底部，惜已被盗过，出陶器、残玉器及铜片（俗称“桥梁币”，商承祚以为明器之磬，见《长沙古物闻见记》下22页）。晚间写《科学通报》的通讯，约3000来字，宵深11时余始睡。

## 12月13日 星期三

昨日入睡过晚，又患失眠，今日精神不舒。赴琉璃阁工地。今日M141（=H4）已达底部，系一墓葬，有二层台及腰坑，出人骨、铜鸭、金叶、花骨、白陶、玉镞等。M131、M135、M139、M140及M2皆在起土中。固围村大墓，M1之木椁，已露三边，明日停工，遣散一部分工人。M2及M3仍在继续起土。M6已清理底部，出玉环、桥梁币、小铜鼎等，惜已遭人盗掘过。M7已深达2公尺。进城取照相，即附于通讯稿中寄京。接铮儿来信，述及参加军干校事，即作书复之。

## 12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赴固围村工地巡视一周。M1今日停工，遣散工人，明日复工，由180人裁减至60人；木椁已露顶部，南北5.75公尺，东西4.75公尺，南边保存较高，离地面12公尺处即露出，离底尚有3公尺左右。M2已深逾9公尺，北边石墙，横贯全墓，以惧崩圯，故移去一部分巨石，南边石墙则中间有空隙，未知是否为盗掘坑所破坏，抑或原缺中部留作墓门。M3东西两墙，皆于沙层中留木柱痕两根，由木柱向中心皆有土墙一堵，惜中央为一大盗掘坑，故关系不能明了。M6已清理完毕，虽曾被盗掘过，仍出有玉璧、小水晶环、陶器及小铜鼎等。M7已深达2公尺余。琉璃阁工地M131、M135、M139、M140、M142皆在继续工作中，于M139中又发现一汉墓（即M143）。在M123—124之北，又掘一深沟，长30公尺，宽2公尺，发现灰坑，出铜镞、卜骨、骨钻、陶片等。

## 12月15日 星期五

琉璃阁工地，于车马坑M131东部发现一唐人墓葬M144，系合葬，口含五铢钱，有殉葬罐二；女者脚弯曲作弓形，似曾用布缠裹。M131、M135、M141、M142及M143，皆在继续工作中。M139暂停，以须先清理M143也。探坑203中所发现之灰坑H4已清理完毕。墓葬有并排之四墓，惜皆被盗过。固围村大墓M1已复工，用60名工人，清理椁室，出铜制盖弓帽一件。M2、M3及M7皆在继续工作。M1所留用之工人，皆为固围村工人，且为村干部，但工作不努力，而工作勤恳之他村工人，反皆被裁，年轻团员对此颇表示不满，但郭先生惧本村工人捣乱，故采用此策。又前日有一本村工人，收工返家途中，突患中风，跌倒道中，迄今仍在严重状态中，以传说有本团监工者当日曾与之口角，区里工作人员晚间前来调查，而日间副村长曾向郭先生表示，希望团中助以医药费，此等事皆出于意料之外者也。

## 12月16日 星期六

琉璃阁工地，探沟203所露之殷代墓，虽已被盗过，决定加以清理。M146已完毕，于足部发现被扰过之土中，有陶豆、陶簋（彝），及一有盖之器。M145尚未到底。M131、M135、M140及M142仍在继续工作，M139则暂停。照相用之三脚架，为工人跳入坑中误行践伤，最初不肯承认，宣称如不查清将此坑中工作工人全部解雇，有人指出石河工人，乃将此工人开除。固围村工地，M1椁中去沙达1公尺许，发现带漆之木片，多为朱色，亦有带花纹者。M2及M3仍在继续起土中。今日天气骤冷，以昨晚刮风之故也。接郑所长来信，谓年底或许抽空来辉一趟。

## 12月17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日，仍照常工作。固围村M1木椁外围起土，M2及M3继续起土。琉璃阁工地，M143汉墓清理完毕，似为王莽时之墓，与M132及M134相类似，有瓦井亭而无泉头瓶，有瓦灶、瓦耳杯、陶仓及大罐等。M145亦清理完毕，惜已盗掘过，人骨残片尚有铜绿，朱砂层甚厚，木棺仅余残片，出玉珠一、松绿石一及残铜片二而已，腰坑及二层台皆有狗架。M135、M140及M142皆在继续起土中。M131车马坑，已达3公尺，离底部不及1.5公尺，东部发现铜连环二、骨管一，恐已达车座之顶部。晚间开会，以前星期四工人陈某工毕返家时中途中风，今晨死亡，会中决定加以抚恤，多发10天工资。

## 12月18日 星期一

琉璃阁工地，M131车马坑自昨日起开始显露车器，昨今二日共出铜和1件、铜连环2件、铜扣2件、骨管7件，后者似为串绳之用，灼有花纹。据郭先生云，从前车坑中亦曾出土10余件，用途未详。郭先生由固围村乘马车前来参观。其他各墓M135、M139、M140及M142皆仍继续工作，探沟中之墓M147亦开始向下工作。固围村M1于木椁北部，发现陶器一堆，为陶鼎及陶壶之类。M2、M3及M7三墓，皆在继续工作中。

## 12月19日 星期二

琉璃阁工地，M131车马坑继续出车器数件，皆在东北角，计铜和二件，铜管及铜扣各一件，Σ形铜片一件，又骨管一件。其北为起土而开的马道中，发现殷代墓葬，未能清理，晚间派人看守。M135清理完毕，人架一具，头向北，身畔有铁剑、五铢钱及铁刀各一。东耳洞除前出之五陶仓外，又出陶仓七、泉头瓶二、瓦灶一及大罐数个，大者直径几达1公尺。M139已达二层台。下午郭先生派人来邀赴固围村墓地一视，以M2之东墙崩圯一大片，约200立方公尺，幸发现尚早，故未伤人。M1之西南角亦有问题，余巡视一周之后，晚间开会讨论此事。M2东墙所留部分，即M3之西墙，过于单薄，应设法移去，至生土为止，以减少危险。M3之西南角，亦设法去土。但除郭先生外大家以为坑底仍应继续工作，以期早日完成任务。

## 12月20日 星期三

固围村工地，郭、魏二公将M1坑中仍行停工，专在马道两旁起土，以求减轻危险。M2清理坑中崩土。M3已露出木椁，昨日遣散一部分工人，另行改组。琉璃阁工地，M139今日清理完毕，出陶鬲一、陶甗二、陶豆二。又M148亦清理完毕，出铜爵、铜觚各一件，石椎及玉斧各一件，又铜鬲残片散满坑。M131又出铜和及铜零件、骨管等。M140已达3公尺，西南角露出石砾。M142及M147仍在继续工作中。晚间整理M148所出之铜器。

## 12月21日 星期四

固围村大墓，M1仍在墓道两壁近坑处取土，以免危险，将悬壁上高处之土打下，堆在墓道上，成一驼背桥。M2仍包方，崩圯之土与墓中之土同时清理（墓内深度已达12公尺）。M3今日将工人改组后，人数虽减，而工作效率增加，深度已达12.6公尺。琉璃阁工地，M131车马坑，今日陆续发现蚌饰4件、骨器2件，又于西部发现车厢两旁之轎，以

红漆细木杆为主。已发现二辆，下部作阑干状，清理未毕，晚间派人看守。M140已达3公尺余，四周发现石子墙，明日须将二层台改深。M142及M147皆在继续起土中，盗掘坑中，前者出石磬碎片，后者出玉戈残片及铜镞。

## 12月22日 星期五

固围村工作，仍继续昨日工作。M2及M3之隔墙掘去，于此夯土墙中发现一布币。M2扰土中出骨贝及骨珠等。琉璃阁工作，M131西部之车厢已剥出一架（即C11），朱漆细木颇为鲜明，车轴痕亦显明。此或为本季之最重要收获。M140作二层台，M142及M147仍继续工作，M147南部离地面不深处，即发现殉葬用之有孔石斧。今日冬至，晚间开茶话会，唱戏为乐，惟气候已严寒。

## 12月23日 星期六

固围村工作，M1仍在墓道起土，墓中工作暂停。M2清理盗坑，出子安贝、漆片及串珠等，又露木椁残片。M3已深达14公尺，木椁亦已露一段。M7小墓仍在继续起土。琉璃阁工地，M131车坑，清理车厢A（C10）及B（C11），又发现车轮，即安于车之两侧。坑之东部，发现汉墓一座（M153）。木炭石子坑M140之二层已做好，于东南角发现一汉墓（M152），南岗之两汉墓（M142、M149）皆在M150大殷代坑中。M147仍在继续起土中，出朱砂及玉器碎片，其西之红烧土坑，亦出陶片，灰陶烧成砖红色。河南省文管会孙文青、赵全嘏二君前来参观，即宿固围村工作站中，彼等见余以石膏灌入空穴以求车形，颇为惊奇，谓在斗鸡台发现周代车子，即不知用此法。

## 12月24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日，仍继续工作。晨间赴固围村工地，巡视一周，即赴琉璃阁。M131车坑移葬近代墓葬，又调一部分工人填坑，故仅余十余人



工作。车厢又露出二辆C2及C3。北坑东南角之汉墓M153已达底部，南耳洞内之殉葬品已全部露出。M140继续清理，石砾之墙已露出一大段，东南之汉墓M152亦开始清理。南岗之M147为殷代中等墓，二层台上有狗骨二架，墓经盗掘，仅保存一部分未动过，出铜戚一、铜刀二、铜勾二，蚌饰及石片甚多。M142汉墓亦已完毕，出人架三，殉葬品有陶仓十、陶罐四、陶壶二、瓦灶三、甗头瓶二、瓦井亭二、古钱数枚。M149亦已露出一部分。此二汉墓清理后，即可掘其所压之殷代大坑M150。

## 12月25日 星期一

晨间孙文青、赵全嘏二君离工作站返开封。今日琉璃阁工地，M147已清理完毕，腰坑被汉墓所破坏。M147汉墓亦已完毕，有二具人架，墓室两侧有东西耳洞，殉葬品仍有陶罐、陶仓、瓦灶、甗头瓶等。M152亦已完毕，人架二具，陶罐等之外，有虎形铜钩和碎铜洗各一。车马坑M131，今日半停顿，仅找四周二层台及掘去南部所留之土。此坑东部之汉墓M153，今日继续清理，明日可以完毕。马道北之殷代墓M155，清理完毕，出铜镞3、骨镞1、铜戈1，陶鬲及陶簋各一，又有玉斧、玉戈等。M140已露出木炭。M150及M154暂停，未曾续做。固围村工地M1今日清理墓室，得铜铺首二、漆片及竹篾编物，又出布币与前日M2东壁夯土中所出者相同。M2盗坑继续出骨贝等。M3东西两边已达二层台。M7已达5公尺之深，但边壁仍不清楚。

## 12月26日 星期二

琉璃阁工地，车马坑M131将南部中央所留之平台向下做，西部清出车厢C3及C9之北侧车轮，似为28辐，东部则清理汉墓M153。汉墓M153北耳洞上发现车和二、Σ形铜片一。M140起石子。M150仍在找边起土。M151亦在继续起土，惟南端为一近代墓葬所压。开始填M101等坑，又二王进城登记装箱。固围村工地，M1清理椁室，已达16公尺，出陶制泥人数件（后知为鉴洗形陶器之垫足）、铜铺首一、小玉器数件、货币一，漆片颇多。M2出骨贝等，深度已达14公尺。M3亦已达14

公尺。颇有希望于今年年底完成任务。所中沈锦椿君来信，谓12月份发掘费已全部发下，余款已汇来。

## 12月27日 星期三

琉璃阁工地，车马坑M131将车厢C11南侧之车轮清出，又将东北之席蓬清出大部分。东部之汉墓M153清理后，开始由东南角向中央清理，发现马骨完整者一具。M140已深达5米公尺，此墓东西长6.9公尺，南北宽5—6公尺，四周外围为石砾，内围为木炭混石砾，厚约0.9—1.1公尺，故内部填土之面积为 $4.7 \times 3.8$ 公尺。南岗之M150今日始觅清楚其西边，知其大小约为 $6 \times 8$ 公尺，深约7.2公尺。M151之南端为近代墓葬压住四分之一，现在所掘之坑，宽3.2公尺，长3.7公尺，红烧土中夹杂陶片及烧过之兽骨。固围村工地，M1一部分到底，离地面为17.4公尺，收获甚少，殊令人失望。M2之早期盗坑中陆续出骨贝等，又出小铜人，长衣，脑后结髻，实为佳品。M3之三周二层台皆已清毕，毫无所得，仅南边二层台未曾清理，中间木椁尚未到底，以尚有2公尺光景，盗坑颇多，希望不大。

## 12月28日 星期四

晨间至固围村工地巡视一周，M1清理棺木，发现在原位置之铜铺首为棺之东侧，所保留之彩漆花纹尚佳，为三角形及蟠虺纹。南侧之棺和，亦尚保存，可以复原其大小。棺内填土，仅保留一小块，明日清理。M2已达木椁，西北角木椁已露出，木质保留极佳。M3北墙夯土板筑痕，露出相对称之细孔，中有绳索痕，当为板筑时施工加绳所残留者。M7一部分到底，仅有兽肩骨一块，似非墓葬。琉璃阁工地，M151已到底，此墓中木椁被烧成炭，内填土成为红烧土，陶片、人骨皆被烧变色，出玉矛头一。M131出马骨数具，皆在东部，与西部之车房，有生土墙隔开，西部席蓬已全部清出，又清出车厢C9一个。西壁所压之汉墓M156，其东耳洞已清理完毕。M140已达木炭层，离底部仅1公尺左右。M150开始掘墓道，以便出土。

12月29日 星期五

琉璃阁工地，M131之东南角马骨已清理完毕，车子又显露数辆（C7、8、9、12、13、17），其中二辆C12、C13较大。M140今日起石子及木炭。M150开墓道以便起土。M156之东耳洞，今日提取陶器，以便清理。车马坑又调派20名工人做填坑工作。固围村工地，M1之棺木已清理完毕，仅出小玻璃珠，乃向椁外之南部翻沙土。M2继续向下工作，西北角木椁显露更多，土中出骨贝等，与椁北盗坑中所出者相同。M3之东壁下土台崩圯一座，其他三土台亦生裂缝，乃决定将四座土台，皆加铲除，于是又须出百余立方公尺之土方。M7与M3之间打一道探坑，宽2公尺、长5公尺余，皆为夯土（其中亦有表面为扰土，而其下仍为夯土），直至地面下约3公尺处，始变为生土。参加工作之平原省文管会王星垣、谢子卿二君明日返新乡，今晚开茶会送别。

12月30日 星期六

琉璃阁工地，今日车马坑M131继续清理，已显露车子12辆。M140木炭坑已达二层台，明日可以清理墓底。M150仍在做墓道，以便起土。至于填坑工作，除此仍在继续工作之三墓外，皆已大致完毕，明日拟裁减工人。固围村工地，M1仍在坑中起南壁下之流沙，M2清理木椁内之土，M3拆毁东西两边之二层台。晨间平原省文管会王、谢二君返新乡。下午河南省文管会韩维周君由郑州来参观。晚间阅27日上海《大公报》香港通讯，知傅孟真先生已于20日以中风卒于台北，年55岁。

12月31日 星期日

今日为星期日，又为除夕，但是我们仍照常工作。琉璃阁工地M131继续清理各车，坑中东北角一车C1，除轴头有铜圈二，车箱上亦发现一件铜饰，西部于席蓬之西，发现木板一大片，似为C19车箱之底。木炭坑M140清理完毕，以曾遭盗掘过，仅东北角尚残留一片填土，内有铜制车马饰及子安贝；西部有碎陶片二堆，为陶鼎之类。

M130之北壁又露出二墓。M131车马坑之北马道殷墓M157清理完毕，出石纺轮一件，以已被扰过，头足皆缺。上午郭子衡先生偕韩维周君来参观M131车马坑。固围村大墓M1仍在清理墓室南部之沙，M2于盗坑中清理出错金之小铜饰2件，M3出金叶薄片之饰物一片。M7出绳纹瓦片，似非墓葬。接到《科学通报》1卷8期，此间寄去之第一次通讯已经刊出，并寄来稿费4万元，即捐与伙食团，以为元旦添菜之需。

[1]编者注：省略内容为处理岳母李家事。

[2]编者注：省略内容为处理岳母李家事。

[3]编者注：省略内容为处理岳母李家事。

[4]编者注：省略内容为处理自家事。

# 1951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一

今日虽为元旦，因赶工之故，仍照常工作。晨间赴固围村工地巡视一周，M1已达底部，离地面17.4米，坑底去沙已达三分之二以上，有“地攻天”盗穴十余个，而以棺底者为尤大。南北墓道工作，以探沟找寻两边，逐渐向内靠近。M2之木椁，西北二边已清出1米余，南边被破坏。M3仍继续起土，距墓底不过半米光景。返琉璃阁工地，M131又清出车2辆，连前已共显露14辆。M150墓道已做好，下午可以利用出土，此墓已深4米，大约尚须掘3米余即可到底。晚间新年聚餐，喝了一斤白酒、一斤黄酒，好几个人都有点醉意。村中小学演剧，去看一下，没什么意思便回来了。

1月2日 星期二

晨间赴固围村工地巡视一周，M1南墓道露出墓门，发现铜门枢；M2木椁西北角已到底，东北角开始向下掘；M3继续去沙。返琉璃阁，M131又显露车子一辆，迄今日显露15辆。运土之北马道又发现殷代墓葬一，出瓦鬲、瓦簋及子安贝。M150下掘已达3米。晚间接家信。

1月3日 星期三

琉璃阁工地，M131仍在继续清理已显露之各车；M150仍在继续起土。固围村工地，M1坑中东壁上有一洞穴，与M5及M6之情形相同，虽亦经盗掘，仍得布币8枚、彩陶碎片十余（为一器之碎片，平底，卷口，鼓腹，方格红纹）；南墓道口有车马坑，出辕首（作马头形，鎏金）、轴头、马铃等物。M2出玉饰（鸛鵒图案）等，皆在盗坑中。M3又出金叶3片，花纹相同，桥梁币2枚，似为木器上之饰物。

## 1月4日 星期四

上午巡视固围村工地一周，M2木椁底工作已完竣，因东壁中出东西，郭先生竟叫工人打生土墙，马道继续向南做去。M2木椁分内外二层，外层为方形柱叠成，内椁则有红黑漆。M3北部有陶器碎片颇多，似原置于木椁顶上，随之下坠者。琉璃阁工地，车马坑M131仍继续清理车辆；M150继续起土，已深达4米。晚间郭先生谈起，拟三五天后返南阳原籍，然后径返北京，郭先生此次出来，原拟工作一个多月即返籍接眷，后以大墓迟迟未能结束，而时局变化，打消接眷计划，故延搁至今。

## 1月5日 星期五

昨夜下雪，今晨虽停，而积雪颇厚，为赶工关系，只得勉强开工。琉璃阁工地，M131又清出一车，连前已达16辆。M150南墓道出马骨及小铜泡。固围村工地，M1继续清理墓道。M2将南墓道向下开，尚未到底。M3墓中，北部清理到底后，北壁二层台下坍坠土，南部亦出陶片等，现仅余南壁二层台及墓道尚未清理。傍晚刮风，夜间又下雪，天气颇寒冷。

## 1月6日 星期六

昨夜又下雪，晨雪停，深达8厘米。赴琉璃阁工地，沿途刮西北风，至工地无人，仅有看坑者，仍嘱其将车马坑扫雪，即与安君返固围

村。固围村工地，仍照常工作，郭先生于雪后特别要拍一团体照。M1东南发现一浅墓，仅离地3米左右，出谷纹玉璧、玻璃珠子及骨制柄端各2件。M3今日工人由百余人减为14人，清理墓道口。今日身体不舒，午饭后睡觉，3时始起。晚间郭先生出资6万添菜宴同仁。

## 1月7日 星期日

昨夜又下雪，晨间雪停，勉强开工。中午又微雪。琉璃阁工地，M131及M150花了一个上午扫除墓坑积雪。固围村工地，M1仍在继续找觅南北墓道之末端，北墓道在45米已达末端，南墓道仍继续工作；坑中东墙坍下，坑中已不能工作。M2仍在做南墓道，近4日掘下5米，尚须做4米始达墓道底。M3坑中今日清理完毕，盗坑中出错金残器，此墓盗掘最惨，明日可以到底。晚间又微雪，开会讨论结束工作后赔偿地价及填坑诸问题。

## 1月8日 星期一

昨夜下雪，今仍微雪，继续工作。琉璃阁工地，M140填坑完毕。M131又清出车子一辆，连前已达17辆。M150深已达4.6米。固围村工地，M1之东南角发现大批玉器，计105件，其中璧、瑗、环43件，璜、珑5件，圭6件，玉蚕1件，玉册50片，每片长22.4厘米。又有页岩制圭形石片51件，10件一束，此外又有玻璃珠（连同残块）共54粒、料管1件。总数达211件，装于一匣之中，疑为祭祀后所埋者。晚间整理欣赏，顿忘日间雪地，跋涉之苦辛。

## 1月9日 星期二

今日雪停天阴，颇为寒冷。琉璃阁工地，M131坑继续清理已显露之各车，于近北马道处又发现一骨管；M150已深达5.1米。固围村工地，M1之东北角似又有一小坑，遂向下发掘试探；M2继续发掘南墓道，又以探沟寻觅南北墓道之末端；M3清理南墓道。余因足跟受伤，不

能穿皮鞋，由王仲殊君代为监视M131之发掘。上午在家剔M1墓道中出土的错金银马形鞶饰。下午赴固围村工地巡视一周。晚间设宴招待固围村干部。

## 1月10日 星期三

今日余与安、徐二君迁回城中，携回前日出土之玉器等。自11月5日搬来固围村，已逾两个月。琉璃阁工地，M131又显露车子一辆，连前已共18辆。此辆车厢上有六棱小骨管一枚。前日所显露之小车，又露出骨管3枚，连前已有4枚，似套在木条之上。南侧所留之平台，已开始做西半。M150已深达5.4米，而墓道长约13米余。固围村工地，M1东北角小坑，发掘后知为一盗坑；M2仍在做南墓道；M3今日可完竣。

## 1月11日 星期四

今日晴而寒冷，昨日起室内生火，余上工地穿了棉大衣。琉璃阁工地，M131继续清理，已显露之各车，平台东半所压之一车，其上部有骨管、骨制半圈等物。M150已深达6米，北部陷落一穴。固围村工地M1及M3已结束，M2墓中起内椁之木材，又于南壁下扰土中发现残铜器一件。郭子衡先生今日亦进城居住，城中已有四人，石君及二王君进城装箱。晚间郭先生将M6出土之玉器整理排列。

## 1月12日 星期五

天气仍寒。琉璃阁工地，M131南侧所留之平台已掘去，继续清理其下所压之二车，其北马车道前之土，亦开始向下做。M150已经出二层台，有人骨及陶器，但离底部尚有1米左右。固围村M1已完竣，魏君亦来琉璃阁监工；M2清理墓底；M3在墓之附近找小坑。晚间将新出玉册检视。



1月13日 星期六

今日天气稍温暖，田野中积雪渐融消。琉璃阁工地，M131车马坑仍继续清理南侧平台下所压之二车，此二车之车厢上部未被破坏，保留最佳。M150东西两侧二层台，各有俯身葬之殉葬人架，东一西二，北侧二层台有陶豆一、马腿一、羊腿二，似为祭祀之用。固围村工地，M1及M3皆已结束。魏君返城居住。余今日为《科学通报》写通讯稿《辉县考古发掘三记》。

1月14日 星期日

今日琉璃阁遣散一部分工人，由60人减为20人。上午赴固围村工地一视，现下仅M2仍在清南北墓道口，大约两三天内即可全部告竣。返城后，将《科学通报》通讯稿交邮。琉璃阁工地，M131于北马道口又清出小车一辆，连前共达19辆，计北侧11辆，南侧8辆。M150已达底部，于东南角发现弯刀一、铜铃三，腰坑中埋童尸一具，有瓦鬲及铜件为殉，又于盗坑中得玉鱼及玉马各一、陶片二筐。今日琉璃阁工作地，会同地主及村长量地，以便发放地价。M2外椁木材，今日运送三根至城内工作站。

1月15日 星期一

今日为腊八，天气仍寒冷。琉璃阁工地，M150坑内已清理完毕，南侧出殉葬人架一具，铜铃共八枚，又出土埴三枚。M131继续清理新显露之各车，天寒地冻，工作甚为困难。固围村工地，M2南墓道口已到底，大约一两日内可竣事。11月份发掘费报销单据今日交邮，又取款预备明日发地价，约需600万元。

1月16日 星期二

琉璃阁工地，M150清理完毕，南面二层台中发现人头四枚，其下

又有狗架二具，即在墓道口，皆带有铜铃。M131仍继续清理新显露之南侧二车，此车辕上横衡及轭保存较佳，以天寒土冻，用木炭烤火融化冻土。固围村工地，M3仍在清理南北墓道。今日发放发掘地赔偿地价。晚间与郭先生商议固围村填坑包工办法。

## 1月17日 星期三

今日琉璃阁工地，仅剩工人五名做M131车马坑。上午赴固围村工地，今日M2西北角做到底，即全部结束。马君今日搬进城居住。与苏君商酌填坑包工问题，托其晚间即向固围村干部进行磋商。

## 1月18日 星期四

今日县政府及地委前来参观，由郭先生任招待。余整日在琉璃阁工地，M131各车清理已大致完毕，下午搭梯子拍了几张全景。固围村工地，M3东墙夯土仍有零星工作，明日可以结束，全体搬进城中。填坑包工事，昨晚已作初步谈判，苏君提出以三千工为标准，固围村人嫌少，今日或可决定。晚间雇好赴新乡之胶轮车，总共10辆，计70万元。

## 1月19日 星期五

固围村工作站今日结束，全体团员返城内。琉璃阁M131清理各车，已大致完毕，赶拍照相，做记录及绘图，并开始将C10及C18车箱剥到底部，以求其底部结构。又开始做汉墓M154。晚间开会，商量包坑、运输及留守问题。昨晚固围村回复不肯以三千工承包，故决定另找他村。运输，明日派魏君赴新乡接洽。留守事，拟留长工王凤祥在此守二月。

## 1月20日 星期六

琉璃阁工地，M131清理C10及C18车箱底部，C14亦开始清理底部；同时将M154汉墓开始清理，发现车坑席篷北部分，原以为被此墓破坏者，实仅底下掏空陷落，较原来位置低10厘米左右。M156压在西壁之下，今日开始将西壁从地面向下掘开。魏善臣君今晨赴新乡接洽运输事。中午接所中通知，运输事已无问题。包工填坑事，今日赵凝屯工人亦嫌三千工太少。琉璃阁填坑事，亦未能解决。

## 1月21日 星期日

琉璃阁工地，车马坑中二汉墓M154及M156，今日皆清理完毕。车马坑中C18底部已清出，C12尚未全部清出，又将C1、C12、C13、C14之轴径清理；将C17车箱上之长方箱加以剥开，未到底，无所得；开始掘取C15之小车辆，明日可提取。晨间魏君自新乡返，运输事已解决。白万玉君赴固围村等处接洽包工填坑事，明日可有复音，希望能完满解决。晚间开会，决定后日先送箱子赴新乡交运，由郭先生，魏、白、赵、王等五人前去，余人晚一日连同行李出发。

## 1月22日 星期一

今日为最后之工作日，为第91工作日。琉璃阁车马坑今日结束，上午费了一个上午的工夫，取下C5之轮，下午裁取席篷一方，直至7时半始运返工作站，又将保留于原处之铜饰及骨管等一齐取下。C12底部已清出，C6及C8之后身亦清出，C17车箱上之长方箱已到底，无所得。包工填坑，上午毡匠屯及孟庄工人来谈，大约需五千工。下午至地委会、公安局及县政府辞行。晚间同仁聚餐。

## 1月23日 星期二

晨间郭先生等押送标本箱赴新乡。余与安、徐二人仍到车马坑M131作最后一天之工作，将C8后身绘图照相。返城，孟庄工人来，允许以五千工承包，赴固围村通知，固围村干部仍不肯将八千工放低，愿

行放弃，遂与孟庄签订合同。又三大墓地主来要求津贴，再多予以四亩地价。固围村人来，欲以五千工包坑，已过晚矣，孟庄人允让出30名工人与固围村。余与苏秉琦、王伯洪二君赴县政府，应邀吃饭。下午理发、洗澡后出城，至徐世昌之水竹村，仅余一小屋及竹子一小丛，在城西南三里，地有水闸，水声喧扰，反不若附近各村（如樊寨、八十亩地等）小溪，丛竹较为清幽别致。晚间收拾行囊。

## 1月24日 星期三

晨间3时即起身，4时由辉县出发，8时抵新乡，与郭先生同赴省政府，适以正在开治黄劳模大会，留一名片，即赴文管会。郭先生以所携玉器等开一小展览会。赴车站，标本交运手续办毕，派魏善臣君留辉押运，余人即上车，11时43分开行。王星垣、谢可嘉、林韵涛三君来送行。以昨日未预定，今日购不到卧铺票，只好坐睡。

## 1月25日 星期四

晨间6时40分即抵北京，提行李后，与所中取得联络，派卡车来接。抵所后，至梁先生处报到，即返宿舍欲睡。郑所长来，与之商谈工作房子事，又同赴梁先生处一谈。午后赴总办公厅，晤及杨钟健、黄宗甄、应幼梅诸君。赴文物局，晤及王天木、裴文中二君，与王君偕赴郑所长家中。旋与王君出来进膳，赴向觉明君家中闲谈，向君云小公子小燕，此次参军已赴张家口训练。向君谈及陈寅恪先生最近有信致周一良君云：“《元白诗笺证》分赠诸友，留一纪念，然京洛耆英，河汾都讲，皆尽捐故技，别受新知，又不敌以陈腐之作，冒昧寄呈。”又有诗一首，题曰《霜红龕集望海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不死不伤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霜红龕集》为傅青主所著，此诗盖吊新逝世之傅公也。

## 1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阎文儒、宿白二君来谈，阅所中近一月以来之公文。下午赴梁先生处商谈所事，旋郭子衡先生亦来，谈此次田野工作事。晚间写了二封信，并整理田野工作记载。

## 1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与团中同仁开一会议，讨论未了诸事，又至梁先生处讨论。下午郑所长来，又与之商谈房子事。晚间至程溯洛君处，又顺至徐旭生及苏秉琦君处闲谈，返后见傅乐焕君已由济南归来，闲谈至11时半始归宿。

## 1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至梁所长处商量所务。下午至朱庆永君处闲谈。晚间写了几封信。

## 1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总办公厅行政处接洽房子事，又晤及吴有训、陶孟和二院长，与陶先生谈及本所编制问题。至北京图书馆，晤及王有三君。稍谈后出来至文物局，晤及王天木君。下午王君来所，商量复原车子模型事。饭后余与徐智铭君赴吉祥戏院，观梅兰芳之《奇双会》，此尚为余初次观梅氏之戏，虽年近六十，而风姿尚妩媚动人，姜妙香扮赵宠，王少亭之李冲，皆尚不错。

## 1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在所中将办公室问题，大致加以解决。上午至梁先生处一谈。傍晚正中侄来，偕往访陆步青甥，以在办公时间内，不能见客，留条而返。晚间朱庆永君来。

1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在梁先生处与梁、郑、苏商谈所中计划。下午整理发掘团账目。傍晚郑毅生先生打电话来，约余与苏秉琦君至北大史学系，向觉明及谢刚主二君皆在座，同赴沙滩一四川馆子进膳。返家后，陆步青甥来谈。旋与郭子衡先生商谈明日开会事。归来后这几天都很忙，晚间11时始睡，然并未办出什么事，无事忙而已。

## 2月

2月1日 星期四

上午考察团同仁集会，讨论今后整理工作计划，并对过去一季田野工作总结，又对下一季田野工作计划稍作讨论。下午出席科学院院务汇报，对于本季田野工作，由余撮要略加叙述。晚间在梁先生处商量所务。

2月2日 星期五

上午整理琉璃阁墓葬记录。至梁先生处商谈所务。下午开辉县工作总结会，郑、梁先生亦皆参加，至6时始散。

2月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文物局访王冶秋副局长，获见其由苏联携回之照相，并承其见告苏联之考古学情形；又谈及商借午门外东朝房及调用孙家晋君事，前者无问题，后者遭拒绝；另闲谈文物局古物处之任务。王君亦对以往之工作偏重收购古物，大加反对，谓今后拟偏重调查通讯网及保管机构。午后整理琉璃阁记录，将全部交与梁先生审阅。晚间抽空审阅编译局送来何天行的三篇文章。

## 2月4日 星期日

上午至朱庆永君处，原拟同赴清华，但朱君有事，改期于下星期二。返家后，阅饶宗颐《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下午与徐智铭君同往本司胡同木工坊，观其制车子模型。返家，后阅裴文中《甘肃河西走廊及青海考古记》（《李四光先生六秩纪念论文集》）。晚间与王则诚同赴程溯洛君家中晚餐，程君仍以《集刊》论文事，焦急不安，谓已十余宿未得安眠。

## 2月5日 星期一

向觉明君来，谓不日赴朝鲜慰问志愿军，遂托其乘便打听朝鲜保存汉代漆器之方法。下午与苏、郭二君在梁先生处会谈下季田野工作计划。郭先生谓下季拟在家做整理工作，恐只能出发二队。晚间在郑所长家中过节，傅乐焕、李光谟、王天木、张葱玉诸人亦在座，至10时始告辞返家。

## 2月6日 星期二

今日为旧历元旦，放假三天。晨间与同仁贺年，偕王伯洪、马得志二君至梁先生处，小坐一会，即返舍整理辉县记录。下午郑毅生、向觉明、杨人梗三君来，偕至邓恭三君处贺年。又至范文澜所长处，适以出门未遇。晚间薛寿璋君来，谓后日即出发赴西北参加土改工作。

## 2月7日 星期三

上午偕朱庆永君赴清华，访吴晗、邵循正二君，孔繁霭、雷伯伦二师。午饭后又至杨遵仪君及袁希渊先生处。余又只身赴刘致平、梁思成处贺年，返家已天黑。陆步青甥来，邀往青年宫观老舍之《方珍珠》一剧。

2月8日 星期四

上午偕傅乐焕君往南河沿参加新史学研究会，到会者百余人左右，济济一堂。范老致开会辞后，由林伯渠、郭沫若、吴玉章、徐特立四老致辞，郑西谛报告筹备经过，其后讨论小组划分及筹备史学研究所问题。散会后，偕苏秉琦至陶孟和先生处谈此事，又至黄宗甄君处小坐。晚间至向觉明君处闲谈，并及史学研究所事。（补记：散会后，郭沫若院长曾有设立历史所之意，以考古所历史组为基础，建议由吴春晗同志主持其事，向觉明同志表示同意吴春晗为所长，但是后来此事又作罢论。）

2月9日 星期五

假期已满，今日照常上班。上午偕苏秉琦君至梁先生处谈建造所址及史学研究会事。下午至北大上课，学生正在开会讨论选举事，改期下星期一。参观李大钊及毛主席纪念堂。又偕安志敏君往访佟柱臣君，佟君以咯血卧床，殊为可怜。返舍后将辉县标本提取一部分拟行开箱，以捷克文化代表团下星期将来参观也。傍晚参加学习会。

2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郑所长来，偕至梁先生处，商谈所务。提及史学研究所事，郑先生不以余意为然，谓影响历史组同仁之工作情绪，实则彼好大喜功，不肯放手而已，余以前史语所为例，更以历史组同仁希望领导有人，最好让之独立，彼仍不以为然，坚嘱此事须慎重。下午阅Taylor, *Study of Archaeology* [泰勒：《考古学研究》]。晚间社会所张国辉来谈。

2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泰勒《考古学研究》。下午程溯洛君来谈。晚间赴文津街院中聚宴，郭院长春节宴请院中同仁，共六桌，系峨嵋酒家所办，每



桌35万元，连小账等当45万元。郭院长后日赴德国出席和大，未终席先行退席。

## 2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在家阅泰勒《考古学研究》。下午赴北大授课，教考古学一课。

## 2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开所务会议。下午科学院借本所招待捷克文化代表团普实克博士等。晚间在梁先生处商所务。

## 2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郑所长来，介绍《进步日报》记者萧离君谈考古所工作。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社会发展展览会，又至联合工作室，晤及孙作云、常书鸿二君。返所后，至梁先生处稍谈。

## 2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在梁先生处商谈所务。下午赴北大授课。晚间修改《辉县考古三记》。

## 2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赴防痨协会照X光，检验肺部，结果断定肺部健全。阅泰勒《考古学研究》。

2月17日 星期六

阅毕泰勒《考古学研究》（pp.1—122）。下午郑所长来，商谈所事，赴梁先生处稍谈。胃病又发，精神不舒。

2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向觉明君来，偕往访裴文中君。下午在家阅新到《美洲人类学家》1950年12月。晚间阅陈□□（原文此处为方框）《福州横屿史前文化》稿本。

2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至梁先生处谈所务事。下午北大学生来所参观新出土古物。王世襄及王天木二君来谈，王天木君参观正在赶做中之车子模型。

2月20日 星期二

今日天津《进步日报》登载萧离君之《考古研究所访问记》。阅《周礼正义》中关于车制一节。下午辉县考察团人员开会讨论整理工作。傍晚上政治学习课。

2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与苏秉琦君同赴梁先生处，讨论建造新屋事。郑所长来，亦加入讨论，作一初步计划。下午试作清理铁锈复原实验，图管处关肇直君来谈图书事。傍晚阎文儒君来谈，为敦煌艺展拉稿。晚间赴人民艺术剧院观《龙须沟》。

2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阅《周礼正义》。下午赴北大授课。清理铁斧复原工作，由石兴邦君继续进行，颇得成功。晚间拟作添购西文书目，翻阅各外国书店目录。

## 2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赴书库查书。郑所长来所，商谈添造房子事。下午上街理发，至东安市场购书。傍晚开学习会，讨论《实践论》之应用于业务方面者。

## 2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大史学系，遇及汤锡予先生，又与胡钟达君闲谈一会儿，至图书馆查书。下午王静如君来谈，并交来《耕犁考》一文，晚间在家阅其文章。

## 2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偕安志敏君赴燕京大学，参观史前陈列馆，人类化石及欧洲旧石器时代之骨刻，周口店之石器，为石膏模型；欧洲旧石器，为裴文中君旧物；中国石器有安特生氏仰韶、齐家、沙锅屯之物，由日人手中接管而来，又有鸟居龙藏君所探之晋鲁各处新石器时代标本，及Drake [ 德雷克 ] 之殷代山东遗址标本，若为学校教课颇可够用。又至燕京哈佛学社（现已改为燕京学报社）参观收藏之铜器及瓷器，聂崇岐君言及其家乡蓟县西南之盘山南，有俗传燕昭王墓冢数座，又县境有黑陶遗址及石器，闲谈至中午始返城。下午偕郭子衡先生赴垂露胡同，参观方雨楼所藏古字画展览会。晚间阅王静如君之《中国古代耕犁与田制的发展》。

## 2月26日 星期一

校阅毕王静如君之论文。上午至梁先生处商量所务。

## 2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在梁先生处，将中国建筑公司所设计之图样，与苏秉琦君及梁先生共同斟酌，加以修改。郑所长来，亦表示同意。下午赴北京图书馆阅书，又至北大借书，遇及朱庆永君。

## 2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阅《周礼·考工记》。下午赴北京图书馆阅书，重要者为参考耕犁方面之书，预备明日将王静如君之论文退还与王君。

# 3月

## 3月1日 星期四

上午王静如来，与之商讨《中国古代耕犁和田制的发展》一文。下午赴北大授课。晚间赴梁先生处闲谈所务，返宿舍后写信二封。

## 3月2日 星期五

上午开《史学集刊》编辑委员会，余亦列席。决定《集刊》第7期刊登稿子7篇，下星期送交编译局。下午校阅贾敬颜之《论鄯善问题》，似乎不值得登《集刊》。

## 3月3日 星期六

上午与贾敬颜君讨论其文稿中错误处。与苏秉琦君至梁先生处，商

酌所中修盖房子问题。下午召集王伯洪、王仲殊及安志敏君，讨论辉县墓葬之编辑整理法。阅安君文稿《论绍兴出土铜犁》。晚间应王静如君之邀，赴其家晚餐，苏君亦在座，饭后王天木君亦来闲谈。至程溯洛君处，其夫人新产一子，尚未满月。

### 3月4日 星期日

在家阅G. Clark, *From Savagery to Civilization* [ G.克拉克：《从野蛮到文明》 ] ( pp.1—112 )。下午刘致平君来谈。晚间校阅王仲殊君《汉墓形制》一稿，与之商榷数事。

### 3月5日 星期一

阅《周礼正义》中关于车制者。

### 3月6日 星期二

上午与社会所及语言所开会商酌修盖房子事，并召建筑师会商，使其修改。下午与梁先生商量所务，阅《周礼正义》。

### 3月7日 星期三

阅罗庸《模制考工记车制述略》及郑珍《轮舆私笺》卷一。

### 3月8日 星期四

上午偕傅乐焕君往游雍和宫，今日为阴历二月初一日，打鬼已于晨间3时许举行，故未见及，入门须购票亦新制也。阅郑珍《轮舆私笺》。下午赴北大授课。晚间赴东安市场闲逛，购书数册。

3月9日 星期五

阅郭沫若《金文余释之余》（1—72页）。上午开所务会议。下午阅毕郑珍《轮舆私笺》。

3月10日 星期六

阅《吉谢列夫讲演集》。下午赴总办公厅，晤及严希纯处长及黄宗甄君，商谈所务。至北京图书馆阅书。晚间在梁先生处闲谈。

3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王天木君来，看了车子模型后，对于车辕平直，颇觉太低。中午偕丁梧梓君赴巫宝三君家中午餐，陈振汉君夫妇亦在座。归来后阅Curwen, *Ploughand Pasture* [柯温：《耕犁与牧场》]。

3月12日 星期一

昨日睡觉过晚，今日精神不舒。阅王宗淦《考工记考辨》一卷。下午赴东安市场购物。返后至梁先生处谈所务。晚间写信数封。

3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大图书馆，晤及朱庆永君，托之介绍一人翻译俄文考古论文。返所后至梁先生处，商量新房子图样。下午郑所长来。晚间至向觉明君处，以开会未返家未遇。阅王宗淦《考工记考辨》卷二及卷三。

3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曾毅公君来谈，关于申请研究补助事，伴之至梁先生处。

### 3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阅*Making Photography* [《摄影术》] (pp.1—96)。下午赴北大授课。晚间去隆福寺街逛旧书铺，购罗振玉《俑庐日札》一册。返后阅王宗淙《考工记考辨》卷四。

### 3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阅王宗淙《考工记考辨》。下午赴总办公厅，提出修改房子图样，将朝西之屋改为南北屋子，院中以经费问题及时间问题为辞，讨论无结果。晚间至隆福寺街逛旧书铺。

### 3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总办公室与陶副院长商谈修盖房子事，陶副院长以争取时间为言，恐政务院又下令停止修盖也，只得将此事交院中决定。下午阅王宗淙《考工记考辨》。晚间至英国文化协会阅外国书报。

### 3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阅毕王宗淙《考工记考辨》。下午赴西单商场逛旧书铺，购书数册。晚间校阅阎文儒君所写《河西考古简报》一文。前星期摄的照相已洗出来，清瘦如昔，行年已逾四十，一事无成，而待继续努力。

### 3月19日 星期一

阅毕阮元《考工记车制图解》二卷。郑所长来，商谈所务。

### 3月20日 星期二

文物局介绍吉林省文教厅王亚洲君、西北文化部茹士安君来所参观。为所中购买西文书开列书目。翻阅《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中周代车器一部分，并与郭子衡先生讨论，以其材料即系郭先生所供给也。

### 3月21日 星期三

阅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中关于车制。

### 3月22日 星期四

阅戴震《考工记图》。下午赴北大授课，胃病又发，使人着急。

### 3月23日 星期五

阅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及《乡党图考》中关于车制一部分。下午贺昌群君来谈，偕往北大文科研究所访金毓黻先生，此尚为初次会见金先生，正在编纂《太平天国史料》，为新史学研究会工作也。

### 3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郭院长来所参观本所发掘收获品。下午阅Zeuner, *Dating the Past* [佐伊纳：《历史遗存的断代》]。晚间写了几封信。

### 3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至朱庆永君家中闲谈，并托之代找图书馆人员。下午至琉璃厂旧书铺买了几本旧书。

### 3月26日 星期一



阅江永《乡党图考》之车制一卷，并抄录《周礼疑义举要》于眉端。阅佐伊纳《历史遗存的断代》。

### 3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总办公厅商谈建造房子事，罗莘田先生忽责问考古所故意刁难，系梁先生出主张使语言所盖不成房子，余亦怒而反唇相讥，罗氏始不做声，开会后临行时，尚向余道歉，但说并不是向梁思永道歉。下午中国建筑公司郭工程师来，遂与近代史所及语言所商酌作最后决定，并电询社会所同意。

### 3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郑所长来，稍谈后，即匆匆而去。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敦煌艺展之布置，遇及常书鸿、沈从文、傅振伦诸君，郑所长亦偕张葱玉君来参观。观后出来，遇及历史博物馆张文教君，邀余至其会客室内稍谈。阅Albright, *Archaeology of Palestine* [奥尔布赖特：《巴勒斯坦考古学》]。

### 3月29日 星期四

浏览一遍奥尔布赖特《巴勒斯坦考古学》。下午赴北大授课。

### 3月30日 星期五

阅佐伊纳《历史遗存的断代》。

### 3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大，晤及郑毅生先生，新由参加土改归来，余告以不久将出发，拟请郭子衡先生代理教课，征求其同意；又晤及王重民君，商量请其派图书专科学学生前来协助整理图书工作。返所，适郑所长来，遂与商谈筹备出发工作事。下午赴中山公园，参加控诉反革命大会，罗瑞卿总长报告镇压反革命之重要及其有关诸问题。晚间至梁先生处商酌所务，拟在下星期五开所务会议。

## 4月

### 4月1日 星期日

在家阅水野一清等所著之《龙门石窟の研究》，浏览一周而已。写《漫谈敦煌千佛洞与考古工作》。

### 4月2日 星期一

上午开田野工作会议。下午赴北大授课。回来后参加学习小组。晚间抄写昨日之稿。

### 4月3日 星期二

上午郑所长来，略谈后，即赴院中出席镇压反革命座谈会，由李副院长主持。午后，赴市政府出席市郊汉墓座谈会，由吴晗副市长召集，文物局答应负责发掘。晚间于梁先生处谈所事，尤其是徐智铭君提出辞职。返后，又与徐君长谈此事，劝之打消此意，徐君仍坚持此意。

### 4月4日 星期三

上午郑所长来，一同在梁先生处商量本届所务会议议程事。出来

后，遇及贾兰坡君，稍谈工作计划。下午上街购物。返后，又偕苏君至梁先生处商酌田野工作计划事。

#### 4月5日 星期四

阅河阴、荥泽及荥阳县志。

#### 4月6日 星期五

上午开所务会议。晚间在苏秉琦君家中用膳。

#### 4月7日 星期六

筹备出发事。阅河南方志（浍池及郑州志）。

#### 4月8日 星期日

上午赴文物局，乘车赴昌平游明陵，仅游成祖（永乐）之长陵、仁宗（洪熙）之献陵、光宗（泰昌）之庆陵、宣宗（宣德）之景陵。归途车子抛锚，抵家已10时半。今晚宴请同人，自家作东，却不能到场，殊为可笑。

#### 4月9日 星期一

上午为出发事作最后决定。下午召集河南组开座谈会。晚间赴梁先生处辞行。返家后，收拾行囊至夜深1时许始睡。

#### 4月10日 星期二

晨间只身先行出发，由京动身。9时半离所，适郑所长来所，与之告别，又与诸同事告别。火车10时10分开行，车中无事，阅Piggott, *Prehistoric India* [皮戈特：《史前的印度》]。以昨宵欠睡，今日甚倦，晚8时即就寝。

## 4月11日 星期三

火车于上午10时8分抵郑州，即赴售票处购票，然后出站，于站前之大通路1号金城旅社接洽，以便与数日后来郑之团员取得联络。写快信二封，分别寄与北京马得志君及辉县王凤祥君。进餐后，即上车，12时40分开行，约2时半抵开封。呼车赴省立博物馆，晤及孙文青馆长及赵全嘏君，即下榻博物馆后楼之文管会。稍息后，偕赵君赴省政府，吴[芝圃]主席及嵇[文甫]副主席皆赴汉口出席会议，故只能与文教厅直接接洽，晤及曲厅长（乃生），交出公函，请其协助，允致函各县令就地协助，并约余明日晚餐。

## 4月12日 星期四

晨间拍一电报给所中，请他们即出发。文教厅之车子来，孙文青及孟新元二君伴余往游繁塔。此塔基部三层尚为宋代旧物，银嵌正方形佛像浮雕之砖，虽为军队所驻，放置什物，余等拿出文管会公函，乃允许参观，即开塔门。余等入内，拾级上登至第三层，石梯上面有布施人姓名。闻南面入口两壁，嵌有宋太平兴国二年经石，惜现下不通行。出来后，赴禹王台，现为河大农学院办公室，台上有乾隆御碑亭，亭毁于抗日期中，碑尚矗立。农事试验场百花盛开，徘徊一周。出来后，赴大相国寺一观，现正筹备土产展览交流大会，开费二三亿元。山门前之牌楼已毁于第一次解放时，为飞机所炸毁。大殿正在布置，不能入内。至八角堂，观四面千手巨佛。其后为藏经楼，但经英已移省立图书馆。下午偕赵全嘏、孟新元二君赴龙亭，此亭第一次解放时为蒋军最后盘踞之所，解放军由二曾祠向此炮轰，蒋军全师覆没，师长亦殉职。龙亭房屋几尽毁，仅剩台上之大厦，亦经炮轰损数处。下来后，赴祐国寺观铁塔，塔为褐色琉璃砖所砌，并非铁铸，相传为宋初物，明代增修，有洪

武二十九年周王府增嵌佛龕之琉璃佛像，塔门口堵有民国卅二年田文炳撰“日本成寻阿闍黎显彰奉赞之碑”，仅容一人侧身进去拾级而升，至第十一层有砖墙堵塞，遂下塔。此塔于1938年日寇进攻开封时受炮弹二发，尖头及第二层，又第五层至第九层（？）皆受损伤。至祐国寺，寺中供有玉佛，曾有小学一所设其中，现仅有一僧，摆香烟及茶摊以糊口。至河南大学，晤及李嘉言君，又访史学系张遂青及黄元起二教授，参观图书馆及资料室。晚间赴又一新饭馆，文教厅林伯襄、曲乃生二副厅长作东（张柏园厅长已赴京），在座者有张遂青、朱芳圃、孙文青、赵全嘏诸君。

## 4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参观河南博物馆古物，铜器新郑、辉县及洛阳出土者，皆尚有精品在此间，陶俑亦有佳品，现正作整理，尚未正式开放。下午文管会召文教界开座谈会，邀余讲话，略谈国家之重视考古学，及考古学之任务与新观点和新方法，2时开会，5时半始散。

阅孙文青及刘兴唐二君“关于南阳史前考古发现记”（《金陵学报》二篇，《东方杂志》一篇），赵全嘏“鲁山铁冶遗址及邱公城彩陶遗址报告”稿本，孙文青君“关于由川运回古物之说明书及展览会总结报告”。又遍观文管会新发现之各史前遗址之标本，根据赵君之简报作札记。下午至教经胡同观挑筋教堂遗址，又至圣公会观明代挑筋教碑及康熙时碑。晚间赴大相国寺旁餐馆食饺子，孙、赵二君邀余往和平剧场观河南梆子。11时余始返宿。

## 4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继续参观省立博物馆所藏古物。下午偕孙文青君参观省立图书馆，为二曾祠故址，晤及井馆长，参观书库。本拟今晚离汴返郑，以火车停开，只得展延。晚间与孙、赵二君出来进餐，夜游大相国寺之展览会场，以明日即正式开幕，故今日颇热闹。鼓楼前有电灯横额，鼓楼上之木构已于第一次解放时毁于轰炸，其南之大街两侧店屋亦多轰毁，现

虽多已修复，已不及从前之整齐，而鼓楼则不知何年始能修复。返舍后，闻明晨有加班赴郑车，决定明晨离汴。

## 4月15日 星期日

晨间整理行囊，8时半离馆，孙文青君适亦拟赴偃师发掘，遂结伴同行，文教厅派车送至车站，赵全嘏君及文教厅丁君送至车站。9时40分开行，12时许抵郑州。至金城旅社，马得志、安志敏、王仲殊三君已于10时许抵郑，孙君以西行车晚间始有之，故亦至旅馆小息。午饭后，赴市政府文教局，晤及王子珍局长，派车偕余等赴南关外参观废堡边之殷代遗址，检得卜骨、陶鬲、石刀等。返舍后，孙文青赴车站拟西行，适安金槐君由偃师返，告诉偃师发掘已告终结，建筑工程去土已够，汉墓之石门已取下，再往里掘则上有房屋堪虞，故即停止。孙、安二君遂决定在郑过宿，明日偕余等骑驴赴白庄，调查史前彩陶遗址。

## 4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与安、王、马三君，及文管会孙文青、安金槐二君，骑驴赴郑州市西北15里之白庄调查。此处为安金槐君所发现，驴行一小时半，经朱屯、冉屯，抵白庄，居民多白姓。安金槐君找到白中行君，即前次引安君前往遗址者。出白庄西行约里许，越一干河，即抵遗址。西临贾鲁河，高出河床约8米，检得彩陶（红地白衣黑彩、红地紫红彩）、陶环、鼎腿等，灰层不厚，仅半米许，有灰坑较深，石器不多。勾留约2小时，始返城，孙文青君即离郑返汴。下午少息，安、王、马三君上街购物，余仍赴南关外昨日所游处，拍二照相，又检得石器及陶片。王凤祥君仍未来，晚间决定明日工作。

## 4月17日 星期二

今日马得志赴荥阳，与郑州专署接洽，余等则在郑州作调查工作。天阴细雨，冒雨前往，由西关进城，在东大街访开元寺，唐砖塔已于

1938年日寇攻开封时，蒋军惧塔为日机作目标，加以拆毁；大殿亦于沦陷期中拆毁，胜利后改筑市立第一医院，医院之庭院尚保留唐代尊胜陀罗尼经幢，覆以亭。城隍庙仅留山门。子产祠改为小学。文庙改为职业学校，尚有至正六年吴炳重修碑记，乃另一字已汗漫之元碑，又有明碑三（天顺三年、嘉靖四十四年、万历辛丑）及清代至民国碑记。文庙建筑用琉璃瓦，檐脊上多人兽饰，颇美观。出东门，至凤凰台

（H.51.3），台高约8米，有灰坑，出鬲腿、绳纹陶片、红陶片。其东又一平台，俗称“王家坟”，亦出陶片，时代相同，似原为一相连之台地，出灰陶豆柄。其西北之晋王祠村，有李卫公庙，已毁，露立碑碣有明昌二年马琬撰重修记，有大中祥符四年御制御书灵显王庙赞，现仅有一小佛龕，残砖碎瓦遍地皆是。返城进膳后，又由市府前，经清真寺街（此寺中碑刻颇多，皆为清时物，现办小学），出北大街及北关大街，过金水桥，至紫荆山。山前为崇圣寺旧址，有正德六（？）年碑。据《乾隆志》（卷三16页），“寺在州北郭外，创建于宋熙宁间，明洪武五年修，置僧正司”。正德碑谓洪武时迁于其地，有石佛一尊，半埋土中，观其作风，为六朝时物，不知何处移来。登紫荆山，此时雨渐大，衣裳皆湿，匆匆一观，即行下山。《县志》（卷二4页）谓山乃“旧城址日久积沙而渐厚者也”，现下为起伏不平之小丘，显露夯土，地面及夯土层中（尤其是低部夯土层中）陶片颇多，有鬲脚，但无灰坑，似确为旧城址。其夯土结构，颇类辉县固围村大墓之四壁，或亦为战国时所建筑乎（H.51.4）。冒雨返城，在小店中躲雨，食花生为消遣，雨稍停后返旅舍。

## 4月18日 星期三

晨间下雨，无法出城调查，在家整理前两天所得陶片等，加以标号，装蒲包中。阅《乾隆巩县志》。下午天霁，决定明日赴广武，雇好马车。晚间马君等赴剧院观京剧，余独自在家阅地图及方志，忽闻楼下有人询问夏先生，似为王凤祥君口音，急出户一视，果然不出所料，殊为欣喜。据云，挂号信中无汇票，以为或汇辉县，在辉县等候数日，最后借款前来，余颇疑又是所中沈锦椿君弄错，拟写信一询。

4月19日 星期四

晨起后，安金槐君来，昨晚抵郑，率文管会干事蒋若是及丁伯泉二人，一同前来参加发掘，携来介绍信二封，谓10日内即须返省以配合治淮工作。他们赴荥阳专署以后赴广武，我们则由郑州直接赴广武，租马车一辆，计10万元，9时许动身，下午4时抵广武。出郑州城西北不数里，有明南陵王墓，据《乾隆郑州志》（卷二15页）“南陵王墓在州西七里冢前”，今冢、石羊、石马及文武翁仲皆仍保存，有碑三，冢前为隆庆五年周王崇易主人撰碑，其他为王妃宗氏碑。经孟砦、岳砦至龙口（H.51.5），过老两河，仅有人行桥，车马须涉水而过。过桥后，于村东崖岸上获见灰层，中含鬲腿等，检拾几片。又经石佛，有寺为冯玉祥所毁，闻石佛现在东史马村中。又经西马、大谢、郭庄，过会河桥，经岔河、湾砦、黑李、东苏楼，抵广武城。至区公所，李区长下乡，晤及袁区委，即下榻于区公所中。上街进食，仅有二小饭铺，闻二日一集市。返舍后，闻车县长以开会亦在此间，遂往见之，稍谈后即返舍。

4月20日 星期五

晨间赴城西青台调查。出西关，路南有天仙庙遗址，庙已圯，有崇祯元年及康熙、雍正重修之碑。经茹菽，约6里至青台。遗址在村东北一土岗上，据云从前曾有一庙，故一称庙坡。遗址范围颇广，其南有阎村张氏坟园，沟南即阎村，余等检拾得彩陶片、绳纹陶片、陶环、石斧残片等。北行二里至水泉，折而东行，沿枯河岸，未有所获，仅偶有绳纹灰陶片。返城时已2时许。

午饭后稍息，又出南关考察。经南城村，其南有观音堂废址，尚有碑矗立，为明隆庆五年重修碑，王国卿撰，谓“城南里许有古城，其南百尺有土台”，此土台疑为古城之Citadel [ 堡垒 ]，上有一碑，为雍正十年重修祖师庙碑，谓“台高两丈有余，周围一百步，规模虽小，而地形高耸，前临平陶城，东有点将台，亦巨观也”。此庙已圯，平陶古城垣，亦仅存北墙东段及东墙，南墙远望似亦留有西半一小段。城中有陶片，以王家坟附近为较多，有豆柄及绳纹灰陶，故城之东有乡人以土法烧砖



瓦。

又东行里许，至点军台。据村民传说，其下有一穴，与祖师庙所在之土台相通，楚汉争雄时，刘邦在此点军，由地下道轮流出入，终日不断，项羽在霸王城见之，以为汉军浩多，遂讲和，愿以鸿沟为界。齐东野语，颇为有趣。此台已无痕迹，仅其地坟直起，较周围为高，颇疑原初亦并无土台。李姓坟地约在正中心，阎姓坟地偏北，地面上陶片颇多，有石器、彩陶（黑彩白衣红底及红底黑彩）、绳纹陶、鼎腿、亦有鬲腿一、豆柄一，陶环残片、绳纹陶亦颇多，疑为后世混入。7时始返城。

## 4月21日 星期六

晨间乘牛车赴秦王寨，9时许动身，经茹崮北折，越洹河（即旃然河故道），经桃源、水泉、小周村、陈铺头，折而北行，上广武山，约3里许有一山神庙，有道光二十一年碑记。黄土之岗陵起伏，上岭后至官庄峪，不能再西进，时已近午，乃下车进膳。饭后西行，经青头峪即抵秦王寨。

秦王寨，据《县志》离城18里，为临黄河之黄土台地，居民仅十余家，在台之北及东边凿洞而居，亦有数家于洞外另建平房。遗址灰层颇厚，有灰坑及红烧土坑，后者表面有一白灰面，壁上间露人骨，不知与遗物同时否。土台上耕土中杂有遗物颇多，二层台上亦有自断崖坠下之遗物，彩陶片为红底白衣黑彩、红底紫红彩、红底黑彩，有鼎腿、绳纹陶，又得鬲腿一，陶环颇多，石器亦有数件，为石斧、石刀及石纺轮。闻其西南有黄山沟者，亦出陶片，相距约二三里，遂前往调查，地面上陶片甚少，仅有素红陶及素灰陶，又有绳纹陶，陶片甚少（仅得光面红陶五片、灰陶三片、绳纹陶一片，未采取），又无灰层，不知是否即安特生所提及之Wang Kia Kou，据地人云另有一村名“王家沟”，在东面，相距十几里。余曾询白万玉君，据云相距不过二三里，或余等所履者并非遗址之所在地。闻更西之牛口峪（东岔及西岔）及池沟寨亦出陶片，以时已晏，未及前往调查，即沿原途而返。经秦王寨前，有村民携来汉式绘彩壶盖及两耳带釉之瓷罐，后者闻与开元钱一同出土。经水泉时，

有乡民出一灰陶罐，圆底，绳纹饰。抵家时已8时许。

## 4月22日 星期日

今日休息。上午将工作站由区分所搬入区委会，以与厨房较近，较为方便也。区委会为关帝庙旧址。《乾隆河阴县志》卷一“寺观门”：“关帝庙，在县治西，洪武二十二年邑令杨公益建，邑人苏志仁重修，每岁春秋祭，碑记载祭文。”庙中有二碑仆地，仅见碑阴，当为关帝庙旧物。上街闲逛，至城东北角之城隍庙一观，前为第一完小校址，现已迁入文庙，有清代碑记。下午至城内西南角之文庙一观，前为县立中学校舍，现改作第一完小校舍，内有正德十一年（和春撰）、嘉靖三十八年（朱睦攀撰）、万历二十七年（和震撰）重修碑，万历四十一年置学田记及清代碑记。晚间，写工作简报表，预备明日寄京，又阅账目，整理记录。

## 4月23日 星期一

晨间雇车由广武城赴霸王城调查。过旃然河，经樊河寨，由张山及陈垌之间上山，抵霸王城已11时半。霸王城仅保存东西一长岭及沿鸿沟一边，后者板筑之痕迹犹显，抗战时日军占此，壕沟尚在。荆三林谓在霸王城发现一先史遗址，陶片、石器、骨器甚多，但余等偏觅不得，仅有少量绳纹灰陶及汉瓦当，绳纹汉瓦稍多，间有红色者。蒋若是君于城根发现一带铁柄之三棱铜镞。饭后越过鸿沟，至西边之汉王城，仅余南墙，夯土层每层约厚10—12厘米，其余当已圯于黄河中，汉式绳纹瓦片颇多，亦有红色者。闻汉王城北坡常发现古物，遂下山至张沟探询，据云往年于崩圯土中得古器，如瓦罐、瓷器、铜镜之类，但经抗日之战后现已无存。购大红薯，烧开水解渴。稍息后，又沿黄河由鸿沟上山，返城已7时许。接开封文管会来信，谓泌阳发现古迹，催安金槐君即返汴，转告安君，彼拟明日即返汴。

## 4月24日 星期二

赴古荥镇（即前荥泽县城）调查。由广武镇出发，凡行15里，经董村、董庄、孔庄而抵古荥镇，入城巡视一周，与广武镇相类，亦间日一市集。出南门，为古荥阳故城，南、西、东三面城垣仍多残留，高者达3米许，为板筑，地面陶片甚多，皆为汉式灰陶片、绳纹瓦片。出西南缺口（附近有李氏三昆仲懿行碑，民国时立）至纪公庙村，庙在村之西南，庙后即为纪信墓，乃一大冢，植有松柏，庙前额为“敕封汉纪公庙墓”。庙观改作小学，前庭植五碑：（1）康熙五十年李模吊纪公诗碑，（2）大周长安二年卢羸用纪公庙碑，隶书，（3）明正统八年欧阳哲荥泽忠烈庙碑，（4）宋大观四年石正言新修木帐碑，（5）民国三十年刘绍唐重修碑。东侧门旁嵌于墙上者，有顺治十年、乾隆廿四年、嘉庆十四年、同治九年、光绪廿九年和卅二年、民国二年各碑。中间一庙现作课堂，上悬康熙丙戌及乾隆二匾，又有民国三十年重修时所悬之蒋中正、卫立煌二匾；壁上所嵌石刻为：（1）大定壬辰刘纥石题诗，（2）乾隆元年重修碑，（3）万历丙申龚文选题诗，（4）嘉靖己亥巡幸記事，（5）光绪庚子高崧题诗，（6）民国三十年重修王幼侨撰文，又罗震、李培基、周锤嶽、于右任、陈立夫、李汉珍、程潜等题字各一方。后殿塑有纪公神像，金脸王冕，颇为庄严，殿前二侧有万历二十四年及四十一年重修碑。纪公庙前阶，及附近之观音堂，村中之三仙圣母殿（康熙卅五年创修，碑记尚存在），皆有颇多空心汉砖，作阶沿及砌墙之用，闻为此村中及其附近出土。进城后探悉，城北此类墓甚多，直至洹河以南，沟中崩土时常显露，遂往观之，获见二处，皆在沟壁上，离地面约二三米。如掘探沟，则所获必更多。今日风大，4时半即动身返工作站。

## 4月25日 星期三

今日赴陈沟调查，此为郭子衡先生所曾发掘之遗址。由城中出西门即北行，越枯河，经任河村，车行狭谷中，逐渐升高，出沟即为中任庄，有小学。出村后不远，即为小径，不能通车，离陈沟尚有三四里。陈沟在沟谷中，居民约200家，询以附近有否黑花红陶片，曾否有人来掘过，村民指村东悬崖上，谓即其地，一名西敖顶，吾侪始恍然知河南古迹会之陈沟即开封博物馆之敖顶。上坡颇陡，敖顶高出村庄50余米，

西敖顶可分北南二区。北区又分二部分，东西相隔约10米，沟深约5米，北区出彩陶片颇多，陶环、石器亦多，侧壁显露灰层颇厚，深者达2米许，有灰坑及红烧土，灰层及红烧土层厚约2公寸许。南区与北区相隔一沟，但西部以小径相连，沟并不深，不过五六米，相隔之狭者约四五十米，此区灰层亦厚，并有人骨，地面上彩陶片及陶环皆较少，灰黑陶较多。更越小沟东行为东敖顶，地面亦有彩陶片、陶环、灰陶片等，但为数不多，侧壁亦未显露灰层，但其所代表之时代，与西敖顶相近。检取标本后，即沿原径而返。陈沟之西五六里为官庄峪，西约8里为秦王寨。陈沟之东为敖顶，更东为砦子峪。

## 4月26日 星期四

今晨下雨，原拟赴牛口峪及池沟寨作调查，只得作罢，在家中整理昨日采集品。阅皮戈特《史前印度》，其所述印度西北部（包括俾路支境内）史前彩陶遗址，颇与吾们在此间所调查者相似。

下午出南门，至城西南1里许之杜家坟一观，为明嘉靖时副都御史杜忠之墓，神道前为二石狮，中间似有一砖砌照屏，已半圯；其后为石犬、石马、石翁仲各一对。墓前有墓表二碑，嘉靖帝赐祭诏旨一碑，又有一碑已仆地。墓为土冢，据闻近年曾被盗，东侧及西南角有扰土，或即盗掘者之留迹。返舍后，计划明日工作。

## 4月27日 星期五

今日天阴。晨间由广武城出发，过西关后转向北行，经枯河、水泉、小周寨至陈铺头，与北赴秦王寨之路分歧，西行经段铺头、张胡同至戚家顶，然后下坡，即入牛口峪。峪东南俗称襄王冢或襄王碑，现无痕迹，仅有万历三十二年所建之《修建凿井施茶六岁完□（原文此处为方框）碑记》，有“河阴县二十里仓头口”等语。村西有火神庙，已毁，仅有一碑记，名其地为“敖仓”，村人云秦王寨甚多彩陶片，附近偶有出土，并不多见。遂攀登村东之峰，俗称东仓头者，遍觅未见灰层，仅于地面得少数彩陶片及灰陶片而已。

下午出牛口峪，路西有一东仓小学，其东为草□（原文此处为方框）沟，北临黄河，有老人正在网鱼。我们下车休息，并进午餐后，即继续西行，经苏坡、马沟、堂沟，有观音堂（已毁，仅有康熙九年、道光十二年及光绪十四年碑记，尚矗立，据云为国民党军所拆）。李沟之南有二程夫子祠，为其后人居此间者所立，置于家庙中。池沟村在沟内，北端有一张氏宗祠。据云二十余年前有人住于陈铺头，来收取彩陶片，村中老幼皆赴寨南采集陶器及陶片，村民遥指寨西高台地，谓即其地，余等遂前往，初未得线索，仅得彩陶数件，地面遗物甚稀。又询之，据云在老寨南面墙根，遂再往，墙根灰层颇厚，深者达1米许，上距老寨地面约4米，出石器及陶片，陶片以绳纹和方格纹者为多，于地面却检得白衣彩陶片，细观察地层，又属一层堆积，惟其文化显然与其他彩陶遗址不同，与龙山文化相似处较多。又攀登村东之凤凰岭，上有玉皇阁，为国民党队伍所拆毁，有乾隆五十八年重修碑，现放置于岭下李村中。返牛口峪，登车返城，天下雨，幸携伞具。

## 4月28日 星期六

昨晚决定暂停调查工作，试作发掘。今日测绘点军台之地形图，下午又下细雨，只得返舍，将昨日所得陶片加以刷洗。接到所中来信，谓陕西队于15日出发抵西安后，已于24日进驻斗门镇。

## 4月29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但为赶工关系，仍继续工作。将点军台之地形图（1/2000）测毕，明日可以开工。晚间写工作简报表，并写一复信给梁先生。

## 4月30日 星期一

今日雇工人12名，在点军台开始发掘。先掘一宽2米、长30米之探沟，分为A、B、C三节，由安、王、马三君分别负责记录，蒋、丁二君

助之。由地面至深40厘米为表面土，色黄，质松。由此向下为灰土层，色灰，夹杂陶片及红烧土块，所出陶片多为灰陶，细把豆颇多，红陶有弦纹，与郑州凤凰台所出者相似，亦有少数鬲足，当为战国至汉初之物；彩陶仅出一片，陶环亦仅二片，小石镞、鼎腿及蚌刀亦有出土，或为前期物而混入者。今日发掘至0.9米左右，灰土尚未完毕。IB坑中发现黄土一片，暂行保留不掘，其意义尚未明了，吾人戏以“点军司令台”称之。

## 5月

### 5月1日 星期二

继续发掘点军台。上午即发现深处有龙山文化层③，出黑陶及方格纹陶。在此③层中，细豆柄及弦纹红陶等绝迹，有一部分为上层之灰坑所打破，灰坑中夹杂两期遗物，故不能纯粹以深度为标准。IA东端出②层一灰坑，西端出③层红烧土块及兽骨。IB黄土台之东亦露③灰层，与IA相连；台西有②层之二灰土坑，出陶片外，又有绳纹筒瓦四五块。IC于傍晚将收工时发现一墓葬，似为由②层向下埋，已露陶罐，明日可以清理。IC似尚未达③层，仅出两三片黑陶，惟墓葬填土中出黑陶及方格纹陶多块，似乎由于掘墓时由底下翻上。又IA—IC皆曾发现彩陶片两三片，疑此下更有彩陶文化层，希望明日能达到这一层。

### 5月2日 星期三

今日继续发掘点军台。IA于东端又发现一灰坑H5，除陶片及螺壳外，尚有完整陶罐二；西端红烧土块仍有出土，其位置颇为凌乱，似为灶址，附近灰烬甚多，亦出黑陶片。IB于中部及西端皆发现灰坑一（H2及H3），为晚期遗迹，出细把豆等。IC昨日所露者为灰坑H4，并非墓葬，除一仅缺底部之灰陶罐外，出陶片颇多，其东又有一小灰坑，出细把豆等。今日三坑皆已达龙山文化层，为晚期灰坑羸入其中。IA似已

近彩陶文化层，彩陶及红陶渐多，但仍有黑陶，姑名之为③b层，可能为彩陶晚期已接受少量黑陶文化传来之陶器。上月账目已清理完毕，明日可寄所报销，至4月底仅花去330余万元。

## 5月3日 星期四

昨宵微雨，今日天阴，仍继续发掘点军台遗址。IA已深达2.8米，西部灶址附近发现三棱骨镞及骨凿各一，颇精致；东部续出黑陶及少量彩陶，显露一小灰坑H7，出陶刀一、碎陶片少许。IB出墓葬二，皆属晚期，打破早期之灰坑，填土作黄色，较墓壁色淡，几误认为灰坑之壁，但所出陶片为晚期物。IC已深达2米许，所出陶片仍以黑陶为主，有Egg-Shell Pottery [蛋壳陶] 碎片，亦有少许彩陶，且有一片黑陶上绘红彩者，可作为两种文化混合之良好代表。晚间蒋、丁二君来谈，蒋君明日返汴，即赴西平工作，丁君则返汴取衣服，过两天仍返此间继续参加工作。

## 5月4日 星期五

上午天阴，继续发掘点军台遗址，各探坑绘测剖面图。IA之灰坑H7续出陶片，今日已达3.2米，尚未露生土。IB之二墓葬，一部分压于墙底，须将探坑扩大一部分。IC东部显露黄土一斑，有人腿骨二残片，此坑之③层似包括相等于IA之③层及④层。午饭后稍息，天雨渐大，只得停工返城，衣服尽湿。下午在家整理地形图，又写信与陕西队苏秉琦君。河南文管会蒋、丁二君今晨返汴，丁君将于6日仍返此间。阅Hawkes, *Prehistoric Britain* [霍克斯：《史前的不列颠》]。

## 5月5日 星期六

继续发掘点军台遗址。IA东部灰坑H7出鱼骨，其西发现墓葬，压于灰层下，时代似颇早，头向西，仰身，以时已晏，明日清理。其北相平行者尚有一坑，似亦为墓葬。IA已深达3.7米。IB坑中墓葬M1清理完

毕，似为近代墓，头向北，仰身，无殉葬品，其上之黄土层中夹有灰土块，于一灰土块中发现尖端作钻形之铜刀一；M2以压于南壁下，须扩大掘开，故亦只能等候明日清理；M1之下及其以西部分，皆有黄土，似为生黄土。IC之东部亦发现黄土一斑，中部发现一长方坑，乃由上面②层掘下者，似亦为墓葬。工人以昨日仅发半天工资，有表示不满意者，向之解释，仍有少数表示明日起不干，恐只有另找人替代之。

## 5月6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仍继续工作。IA坑墓葬M3清理完毕，此墓足部为灰坑H7所打破，时代似颇早，惜无殉葬品，仰身，头向西，两手平行放置于身侧。稍北另一墓葬M4，与之平行，以时晏未及清理。IB之M2，亦无殉葬品，头向北，仰身，两手相交，与M1皆属近代墓葬。IC中央之长方坑，似亦为一墓葬，尚未到底。中午接到梁先生来信，谓寿县传闻有大批铜器出土，郑先生由沪来电，主张由余负责发掘，院中郭、陶二院长亦皆重视此事，如属确实，则河南工作只得先行结束。

## 5月7日 星期一

继续发掘点军台遗址。IA东部之M4清理完毕，亦无殉葬物，膝盖以下亦为H7所打破，离地面4.4米，尚未达生土。IB全部已达3米，将两壁修整使之平直。IC之M5仍未到底，已达4.2米，似为汉墓之墓道；其东又有首向西之两墓，并行排列，似与IA之M3及M4相同，恐亦无殉葬物。

今日为阴历四月初二日，此间城中有会市，工人们中午饭后上街去，上工较平日晚一小时，收工亦较晚。连日阴天，今朝放晴，天气颇热。中午余曾南行至军杨村，又西行至马砦（即靳家庄）及三官庙。后者系一寨，寨门上有“保珠寨”三字，寨中有村政府，属荥阳县境。

## 5月8日 星期二



继续发掘点军台遗址。IA东部已达4.2米，H7已到底，西部灶址以下继续向下掘。IB东部于离地面3.3米处，发现墓葬M8，首向东，与M3、M4似为同一时代；西部H2仍未到底。IC之东部发现M6和M7，今日清理完毕，M6上部头骨及右臂骨、肋脊骨皆遭破坏；M7则乱骨一堆，凌乱无次；西部之M5，似为汉墓之墓道，于离地面4.8米时抵生黄土层，墓室似在其南，明日拟添工人将其南之堆土移开，找寻墓室。

## 5月9日 星期三

昨晚此间各村开动员大会，发动参军运动。今日南城村工人皆不来上工，预备欢送参军人及开村民大会，仅徐州难民三人仍来做工。专做IC一坑，于西部发现灰坑H8，出螺蛤壳颇多，亦有陶片，以黑陶为主，夹杂少数彩陶，其中一片（由四碎片凑成）长宽各13厘米左右，为迄今所发现彩陶片之最大者，红底深红彩。

今日收到石兴邦君来信，略知陕西队工作情形。石君另有信给安、王、马三君，谓每晨9时始出发工作，似有所不满。下午写复信给他。

## 5月10日 星期四

晨间下雨，只得停工，但不久即放晴。此间欢送参军，颇为热闹，成皋一中及完小有军乐队欢送，闻第一区共有200余人，军属来送者各村用牛车或马车送进城，区政府预备伙食招待，车县长亦由县城赶来参加。

下午开工。IA之H7，已达4.8米，尚未到底。IB中之M8，清理完毕，无头盖骨及左臂，似被毁去。IC之H8，继续出陶片、贝壳，又出一戒指形骨制物；东部发现墓葬M9，仅存大腿骨以下至脚部，腰以上已被一洞穴打毁。今日添工人至16人（其中1人请假），拟加速完成。所中转来信件，但无梁先生来信，不知寿县古墓事如何？

## 5月11日 星期五

继续发掘点军台遗址。IA东端已抵生黄土层，离地面4.6米；H7亦已到底，离地面5.56米，现赶做西半。IB又露出M11，亦无殉葬品，头向东偏北，与他墓头向西者稍为不同；H2仍未到底，已逾4米，仍出细豆把等。IC之西半M9之下，又出M10，仅剩腿骨，大腿以上已被毁，清理该墓葬后，不久即达生黄土层，离地面4.6米；西部之H8已清理完毕，出鱼骨、蚌螺及陶片；M5决定向南找寻墓室，今日移开堆土明日可以向下做。

今日接梁先生来信，知寿县事出于讹传，仅于治淮工程中出少数铜、陶器而已。

## 5月12日 星期六

今日工人16名。IA西部昨日已达底部，东部今日亦近底部，但以发现M13，只得先行清理墓葬。IA—IB中间之H9，今日清理。IB内之M11，今日清理完毕，仍无殉葬品发现；H2亦未到底，其西又发现一早期灰坑H12。IB—IC中间，亦向下开掘，于H3中发现细豆把等陶器，及鸟卵壳残片。IC之东部亦已到底，露出之灰坑H11，半压于IB—IC中间所留之土墙下。IC之西部，上午于汉墓墓道口东发现一墓，仅存腰以上各部位，其余已被毁；旋于其西又发现M14，以时已晏未及清理；M5开始往南寻觅，已打一探沟，深达1米左右。明日工人拟裁去2名。

## 5月13日 星期日

昨夜大雨，今晨未停。上午将工作简报表填好寄所，又写了几封信。下午阅李健人《洛阳古今谈》，以为将来考察洛阳之准备。

## 5月14日 星期一

今晨雨停，但以两夜一昼的大雨，土都渗透，道路泥泞，无法工作，只得停工一天。阅毕《洛阳古今谈》一书。下午得梁先生来信，谓

本月份经费减去一半，实则此项经费，上月份尚未用去三分之一，裁减后亦有余剩，可供6月份之用。有广武车站附近居民来报告，谓邙山头（在邮局代办所之后）土崩，露出一墓，乡人取出陶俑二件（人与马各一），白釉陶瓶一件，似为唐墓。

## 5月15日 星期二

继续发掘点军台遗址。IA已到底，于M13之下发现M15，仍无殉葬品，又在其东发现M16，仅有头骨，无下颚骨及他骨，放置一小圆坑中；北壁下又显露一墓，决定不向壁内掏掘。IA—IB之间，H9已到底，再向下作第③层。IB亦已近底部，H2之侧壁已露出生黄土，离地面4.6米。IB—IC间之H3已到底，有泥制算盘珠形物一件，向下做第③层。IC之H8亦到底，离地面5.7米，出彩陶片，打破M14；汉墓M5仍做墓道，已深达2米许。此间工作，一两天内皆可结束，唯M5恐须一星期左右。

## 5月16日 星期三

今日点军台遗址，由王、马二君主持发掘。余与安志敏君赴黄河南岸车站，调查新发现之唐墓。骑驴约行2小时，出广武镇后东北行，经李庄、高庄之北，在李庄北地获见一大冢，系板筑夯土，每层8—12厘米，现下仍高达5米余，直径约20米（圆周步测约60米）。绕大胡村，穿越寨堡，过枯河后，入广武山，沿山沟北行，由山沟上升至高唐，越岭后即为黄河南岸车站。先找邮政代办所李君，引导吾人至代办所后面一江姓农民家中。江姓农民谓前日大雨后，其窑洞南侧之黄土崖崩圯，以锄去土，获得陶马及陶人，又一瓷罐，遂取出以示吾等，并指示出土地点。该地点在崖壁半腰，高出现在地面约5米，遂攀援而上，以小铲试掏之，坑土与生土颇易分别，原墓仅剩留西北一角，据云北部曾出腿骨，现仍有趾骨二枚，又有铁钉数枚，似墓为南北长，头向南偏东20度，墓壁可找得大致清楚，唯70厘米以上则墓壁不清楚。余在找墓边时，忽上面之土一大块向下崩圯，堕于余之头上，将帽子亦击去，右手臂上积土几尺许，幸无伤损。安君在下面遥望，颇为一惊。余等拟价购其出土品，但江姓农民乃租户，地为另一人所有，不敢作主，余等拍了

几张照片后，至后山一巡视，赴车站附近进膳，即沿原路返城。

点军台工作，各坑均已到底，仅IA—IB中间所留之土，今已做到第④层，其下或压有墓葬，明日或可完毕。M5仍继续工作，尚未找到墓门。其上有一灰坑，出土陶片颇多。

## 5月17日 星期四

点军台发掘，已达第16工作日。探坑IA—IB之隔梁，已下掘至第④层，露一长方坑，似为墓葬M18，唯仅露一骨，明日再加清理。IB—IC隔梁中之灰坑H11，陶片不多。昨日所发现之M17，今日清理完毕，人架二具，下颚骨、肩骨、脊椎骨有火灼痕。此墓被灰坑H14所打破，后者仅出少量黑陶片。M5仍继续工作，昨日已达墓门，马君以为墓门必有封门砖，故不加注意，墓门前之土中有白灰痕一片，当为木门朽后之痕迹，又出漆皮一斑，似为漆杯之残迹。墓室顶上压有灰坑H13，今日将此灰坑大部分清理出，再向下掘即为墓室，满是淤积土，西部一部分已是侧壁，但有一凹进的耳洞，东壁尚未到原壁。

## 5月18日 星期五

点军台发掘，IA—IB将M18清理完毕，仅出左肩骨、脊椎骨及肋骨各一；后又于其下约半米发现M21，亦无殉葬品，骨骼虽右侧稍欠缺，但两肩骨俱存，知与M18为二墓。IB—IC发现M19，在M17之南，头向东与M8相同，殊为特别，以此间早期墓皆头部向西也。此M19为H11所打破。其北又有M20，亦为H11及M19所打破，头向西，头之西北有褐陶罐一，颈部刻弦纹，腰部有板页岩之石环一，剖面作三角形，此为开工迄今第一次获得有殉葬品之墓葬。按石环及陶环，仰韶遗址中甚多，开封博物馆前于广武史前遗址中获得800余件残瑗（见其《馆刊》第14集），此次所得，殊快人意。其位置为腰侧，被骨盘右端稍遮住一些，似为“悬饰”。M5仍在继续开掘墓室二侧，墓门西北角之土忽然崩圯，以其下为H8所掏空，其南又有H13，幸未伤人。余今日费了大半天步测附近地形，以便作成五万分之一图。

## 5月19日 星期六

点军台工作今日结束。IA—IB及IB—IC皆已到底，三段之侧面图皆可连接起来，IA一段误以1/40为1/50，以致与IB连接不上，后发现错误，即加改正。M5汉墓，今日完结，为二棺合葬，首部向北（即向墓道口），东侧有陶罐二，东耳洞有彩绘陶甗及陶罐各一，大陶罐一，骨殖朽腐，清理完毕即开始填坑。

## 5月20日 星期日

点军台工作昨日结束，今日包与工人填坑。赔偿地价亦算清理，由马君办理。上午余在家中，将昨日出土汉墓彩绘陶器剔出花纹，又为M20出土陶罐碎片拼凑完整。下午偕安君赴青台巡视一周，预备明日开工。接梁先生来信，即写复信，并附去工作简报表。

## 5月21日 星期一

晨间赴青台，雇工人13名，开始发掘，打探沟2×30米。最东一段似为近代庙址（此地俗名庙坡），出土砖瓦及瓷片，亦夹杂仰韶文化物。IB及IC离地面约20厘米即为文化层，出土陶鼎颇多，其中完整者一件，碎裂可拼合者三件，足部有小孔。同时测绘1/2000地形图，由余担任，马君辅助。

## 5月22日 星期二

继续发掘青台。IA已深达1.3米，露出灰层，掘得完整陶鼎一，足为三角形，与昨日所得不同。又露陶罐一，未取出。IB已深达1米，发现婴孩瓦罐葬（M1）。IC停工未做，以马君助余测绘地形图也。天气渐热，工作颇为吃力，以工作地离宿所过远也。

5月23日 星期三

将青台遗址地形图测毕，尚须整理。发掘工作已达第3日。IA出瓦罐葬（婴儿）一（M3）。IB出墓葬一（M2），首向西，无殉葬品。IC亦开始向下做，于东南角发现乱骨一堆。各坑皆有夹杂腐化植物之土，作黄绿色，似为居宅遗痕，有时显麦秆印痕，再下又为灰黑土层。地下情形颇复杂，尚未能弄清楚。IB又露填塞杂土之长方坑一，宽仅60厘米，长在2米以上，两端皆压在坑壁之下，余疑即郭子衡先生从前所打之探沟。

5月24日 星期四

青台继续工作。整理地形图。IA继续向下掘，已达2.2米，西端又发现陶鼎一，中部又有瓦罐葬一（M5），未及清理。IB发现于红烧土之下有硬坚黄土一层，与红烧土面积相同，亦作图形；又于灰土层中发现一柱脚痕。IC晨间向南扩张，掘去一薄层，界线仍不清楚，惟得陶鼎一件。IC亦有红烧土一大片，其中央及近东端，皆有陶鼎一件，红烧土之下，土中混有麦秆，墙垣当亦如此结构，但倾圮后，塌土与墙土相同，故不便辨别。晚间赵全嘏君新由禹县来此参观，遂招待之于工作站宿膳，闲谈治淮工程处与文管会之配合工作。

5月25日 星期五

青台发掘，IA已深达2.5米，昨日发现之M5清理完毕，为一初生婴儿之墓，头向罐底（即向南）。IB之旧探坑（即郭子衡先生所掘之南北向者），已达底部，离地面仅1.4米，并未到生土，可见当时发掘之草率，专以掘得器物为主。据工人云，当时古迹会发掘团住高村集，而于青台村另住一屋为行营，备中午休息之用，亦有炉灶，每餐五扣碗，即在此间炉灶温热后进膳，工地另有帐篷，往返又另雇有大车专送，较之吾人此次工作阔气多了。IB又出一墓葬M6，无殉葬品，离地面甚浅。IC出瓦罐葬M4，三罐套放，为一儿童，头向北；又出瓦罐一，肩部有弦

纹，与点军台M20所出者相似。赵全嘏君莅工作地参观，傍晚离工作站返汴。

## 5月26日 星期六

青台发掘已为第6日。IA已达3.2米，仍未到底，土色又由红褐变为灰黑，惟西端有红烧土一堆。IB之西端出瓦罐葬一（M8），系三罐相套，内为10龄左右之儿童。IC连出二瓦罐葬，上午所出M7为陶鼎及平底陶罐，内有婴孩尸骨；下午所出M9婴孩葬，用二陶罐相套。IC又显露一夯土台基，其东有灰粘土一道，似为墙基。地形图今日整理大致完毕。

## 5月27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休工一日。在家将点军台出土物装箱，共达14箱。下午沿枯河（即旃然河故道）调查，发现李家嘴及南刀（碛）二遗址，相距约里许，前者为东周时遗址，后者为彩陶期遗址。晚间食黄河鲤鱼（6000元一尾），大家喝点酒以犒劳（4000元半斤）。酒甚劣，大家喝过后上床，辗转睡不着觉。

## 5月28日 星期一

晨间微雨，我们仍带着雨伞上工地，后雨停天阴。IA东端已深达3.6米，中部发现埋野猪坑一（M13），西端红烧土层下不久即达钙栗土壤的生土层，离地面仅3米许。IB发现陶鼎、彩陶碗及肩部带弦纹的陶罐各一件，深度相近，南北两侧又各压住陶器一件；西部发现瓦罐葬M14，系二陶罐并成；更西又发现瓦罐葬M11，系二陶鼎并成。IC今日发现残陶鼎一，侧放于墙旁，又有柱穴一；更发现一墓葬M12，身长1.9米，首向西，仰卧，头南有陶鼎一殉葬。傍晚收工返舍后，天又下雨。

5月29日 星期二

今日下雨，停工一天。上午在家中整理点军台及青台之地形图，用玻璃纸描摹一份；又整理点军台探坑之侧面图，将A、B、C三段连接绘成一张。下午雷雨后天乡间来说，北山下雹，麦穗受损。闻洛阳等处是日亦落冰雹。

5月30日 星期三

天阴，午间微雨，但不妨碍工作。IA已达生黄土，深4.4米，东部有一圆形深坑，中部亦有一浅坑，稍小，内填白灰炆（石灰？）数层（H1），但出陶片一、兽肋骨一。IB坑中出陶鼎及陶罐各一件，与前日所出者在同一地层。西段第③层中所出瓦罐葬M15，清理完毕。IC东端出一灰坑H1，陶片颇多。工人赵京哲检得阎村遗址陶片一包，遂前往视察。

5月31日 星期四

青台工作，IA已于昨日结束。今日IB发现灰坑H3，打穿生黄土，出陶片颇多。IB—IC隔梁开始向下作，发现陶鼎一，西端亦发现陶鼎一；又发现瓦罐葬M17，以无底陶罐及陶鼎相套，屈肢，骨殖保存尚完善，遂设法整个装箱移运。IC亦开始打去夯土向下做，于西端发现瓦罐葬M16，由二陶罐相套，中部显露一陶鼎；又于M17之北及M16之东显露一瓦罐葬，只好明日再清理。又今日开始作探沟II，以其旁露出白灰面地，房屋构造或保存较佳，探沟长8米、宽1米，深达0.7米，又向南扩充，以便直达白灰面处。本月份结账，拟明日送所报销。

6月

6月1日 星期五



青台工作IB已一部分到底。IB—IC梁离地面1米余发现瓦罐葬M19，清理完毕，其下又露一墓葬，腿部在IA坑中，待明日再清理。IB—IC隔梁发现瓦罐葬M20，清理完毕。IC发现瓦罐葬M18。今日共清理三墓葬。IC坑中又发现一大陶鼎，尚完整，惜取出后被工人所碎裂。探沟II继续工作，仅留工人2名，细加视察，于白灰面之上约40厘米，另有一层亦为人工所做成之地面，附近柱穴颇多，但排列不成规则。此地面亦仅一片，南北长逾2米（一部分尚压于北壁下），东西宽似不仅1米，用途未明。写信给所中，报告工作经过。

## 6月2日 星期六

青台发掘，IB于东端IA—IB隔梁发现墓葬M21，身長1.9米，头向西，无殉葬品；西端向下做，发现墓葬M22，头向北，但未见头颅。IC已近生土层，明日或可完毕。探坑II，白灰面已全部露出，宽1米许，长仅余北部一段，亦约1米许，更北又有一青灰涂抹之平面，面积甚小，意义未明。工作地附近，已开始割麦，天气闷热，希望明日能够结束。

## 6月3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为了赶工，仍继续工作。工人多改派老汉来替工，少壮者割麦工忙，闻区公所下令，限5日内全部割完。我们曾质问村长，何以仍派少壮者来做工，他回答明日怕连老汉都要自己干活，不能前来了，我们决定明日收工。IA填土已过半，IA—IB之隔梁已到底，IB亦开始填坑。IB—IC隔梁中发现一陶鼎，IB西端北墙中M22之旁，亦发现一陶鼎，皆尚完整。IC灰坑旁，有一填满红烧土块之竖穴。现所剩者，惟IB—IC隔梁尚未到底耳。IC北墙，余以手指试探，③b层有柱穴一排6根，遂令马君补入，又向北展开，以求③a层房屋平面图之北半，明日更求南半及③b层。探沟II向北延展，又发现白灰面及灶址（？）。

## 6月4日 星期一

今日为青台发掘之第13天，亦即最后一日。探坑I，仅余IB—IC隔梁下之灰坑H1尚未到底，离地面4.5米始见生土，灰坑中仅出陶片，灰黑色者占多数。IC的③a、b层屋址，向南北探掘，宽大无边，中途停止，又发现一灰白层（④c层），较昨日所发现者低2厘米，周围成方形，长宽各约1米。填土中出石纺轮一、打制石刀一、石锤一。今日工人仅8名，赔偿地价亦结清，填坑事包与青台工人，作30工计算。收工后，余与安君赴高村集之南约里许之王祥冢一观，略作长圆形（似由长方形坍塌成），周围120米，高约6—7米，似为汉冢。归途经高村集，抵家颇晚。

## 6月5日 星期二

上午整理出土品，登记装箱，已达24箱。写了几封信，又起草工作简报表。下午将出土物拍了几张照相。

## 6月6日 星期三

将田野工作简报表寄所。原拟明日起程，但以农忙，此间雇不到车子，马君赴古荥镇接洽胶轮车，亦以农忙不能应命，遂决定明日马君赴郑州雇车。全日装箱，已装好31箱，明日可以装毕。

## 6月7日 星期四

今日将标本箱全部装毕，共计36箱。晨间马得志雇驴赴荥阳车站转往郑州，预备雇车运输标本赴郑。为《科学通报》撰写通讯《河南成皋广武区考古记略》，拟稍加修改后，添入插图，即行寄京。阅乾隆己酉《巩县志》。晚间9时许，马君由郑州回来，雇了四辆马车，当即将箱子装车，40来个箱子，弄到12时许才完毕。同时大家收拾行装，预备明晨大清早便出发。

## 6月8日 星期五

晨间4时许即起床，收拾铺盖，即行上车出发，经古荥镇、双桥，过河后，直赴郑州。将标本箱寄放于文化馆后，始进早餐，已12时余。赴澡堂洗浴，浴后倦极而卧。醒后至文化馆阅报室阅报，知北大即任命马寅初氏为校长。晚餐后，他们去看京戏，余在家修改通讯稿。

## 6月9日 星期六

晨间誊写通讯稿，他们将行李运车站交运，十时一刻车子开行。过偃师后，铁路旁古坟冢甚多，恐十之八九以上已被盗过。抵洛阳，进城至文化馆，找到郭文轩君，交来几封信，并谈及洛阳近来古物情形，允许暂时即住在文化馆的贮藏陶俑室中。遇及专署杨庆生科长，谓专署方面可以设法代觅住处。晚餐后，得杨科长电话，谓专署招待所有空房，明日可以搬去。晚间誊抄通讯稿完毕。

## 6月10日 星期日

晨间将《科学通报》的通讯稿修改完毕，将坑壁地层重绘、编号，即行寄所。市文教局祝一清局长来谈。专署杨科长派人来，谓专署招待所有空房，即可搬去，并约午间在长春楼用餐。余遂与祝局长同往专署访杨科长，稍谈后，往访张云生专员，以开会未能见及，偕往长春楼用餐。饭后稍休息，郭文轩君来，同至市政府，王均智市长因公赴西工，仅晤及潘光宣秘书，稍谈后，即请其介绍东关镇公所。遂往东关，至顺利车厂去年工人盗掘坑之所在，又至附近窑洞，观地下之堆积及土色，此间瓦砾之堆积颇厚。又至宋太祖庙、东大寺，已成瓦砾场。寺之东北，去年亦曾有铜器十余件出土，现归文化馆。沿路沟而行，沿途有探眼及盗掘坑。归途经大通巷，即“大驼巷”，一称“铜驼巷”，有一碑上书“孔子见老子问礼处”，横额为“灋东寺老子故宅”，现为小学。返城后，至文化馆第一分馆稍坐，即返招待所。出来晚餐后，在大街闲逛，返舍写信数封。

6月11日 星期一

晨间由郭文轩君引导，又赴东关考察，并找得当时曾参加盗掘者数人，携探铲赴东大寺附近试探，以探铲不佳，不能深入，无结果而返。下午赴西工调查，途经洛阳中学，入内访程百让校长，现兼洛阳副市长，北大史学系毕业，与傅乐焕、张政烺等同级。出西门，至周公庙定鼎堂一观，现为军分区医院，从前有藏墓志之室三座，现仅余二座，约300余方，东厢房已毁，志石亦散失，仅余数方弃置地上。出来后至西工，在电厂四周壕沟中一观，去年曾出一墓，得有铜鼎等，现有碎片在文化馆，原坑仍暴露，但已无余物；壕沟中间有塌下之坑数处，当亦为古墓，唯时代恐在汉代或更后。

6月12日 星期二

赴龙门调查，雇骡车前往。至洛水，以桥毁，车子须由下游涉水而过。经关林时，下车入观，柏树数百株，坟为一土堆，有石碑，前为享殿，有塑像。抵龙门时已中午，进餐后乃赴伊阙参观，由斋祓堂起，向南历观各大洞，仅火烧洞未上去，至山之极南处始返。唐洞以奉先寺为最雄伟。魏洞则推宾阳洞，而古阳洞则以题铭著，龙门二十品有十九品即在此洞。各洞佛像，多有损伤，宾阳洞壁上之浮雕亦遭凿平，佛头多有被窃取者，殊为可惜。渡伊川至东山，登香山寺，寺宇皆仅余四壁及屋顶，御碑亭亦已毁，仅余乾隆时碑矗立。国民政府行都时之避暑房屋，亦仅余空架。南行过罗圈沟至看经寺，附近岩石有被打下作石灰及修渠之用。更南行，万佛沟之侧，岩石损坏更甚。上擂鼓台，参观二洞，为武后时物，北洞有传法二十六祖像及刻经。此时天已不早，遂匆匆返城，月夜渡洛水，抵家时已9时余矣。

6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赴县政府，晤及扈秘书，托写介绍信，以便明日下乡调查。又赴专署，晤及杨科长，告以明日赴金村，以专署拟派人一同前往也。又

赴地委会，访李希泌部长，以开会未遇。

下午出城至马坡，有光武帝郭后陵，其前有明万历时湖北参政张以谦墓，西北又有一大汉冢，冢前有明兵部侍郎李郁之墓。村中盗掘古墓者颇多，据云几乎每家皆有人参加，故各家都藏有墓志一两方，间或有陶俑之类。余等参观一家，即有古物数十件，以从前曾营贩卖古物生意。又至一家，为修补陶俑以充真者，其人名马德操，年已72岁。余等又至蟠龙冢，前有碑，为清光绪时龚柏林所立，四周有深沟，为国民党军所掘之战壕，所露出之地层，土为夯土，下为一段褐色土（似为生土），但未见墓道痕迹。返家已9时许，见桌上有市政府王市长等留条。少顷，市文教局袁秘书来，谓王市长约明日便餐，告以已雇好马车，袁秘书谓可改后日。

## 6月14日 星期四

晨间天未亮即起，乘车赴金村调查。出城后，经塔湾，至乡公所，以乡长不在内，只得下次再来。附近有一大坑，为去年所掘，据云尚未到底，以出水而止。车又东行，经杨湾、分金沟，抵白马寺。下车入内参观，现为荣军学校，大雄宝殿现为厨房，摄、竺二法师之墓仍如旧，碑碣亦大致保存，曾以滕固《征途访古记》所录者校勘，尚无缺失，舍利塔顶部稍损。出来后，至金村进膳，至乡公所托找人引导，参观民国十七八年所掘诸大坑，现尚留痕迹。上城垣眺望，下来后见地面一大片满布云母，据云地下所铺者厚四五尺，意义未明。稍南有民国二十年或稍后由乡人探得，遭军队强霸掘开之坑，据云有大鼎，直径当在1.5米以上、高约1米，未悉曾为军人所打碎取去否。路南又有二冢，为今春所挖，据云未到底，后据餐馆主人云今春所掘曾得玉器。匆匆巡视后，即返金村，沿铁路之北，经翟泉、平乐、朱家寨、唐寺湾，返洛城。

白马寺毘卢阁后壁北侧墙上嵌有石刻一方，为佛龛所掩，移动神厨后，抄录于下：

嘉靖辛酉奉使河东，夏五〔月〕过白马寺

宝刹高标依太清，使车亭午驻飞旌。  
菩提树老风声远，卓锡云深鹤翅轻。  
喜见翻经僧入定，犹闻绕塔马悲鸣。  
匆匆到此匆匆去，檐葡何能顷刻生。

东嘉竹岩王铮□（原文此处为方框）

为草体字，后刻正楷二行：

“大明嘉靖壬戌夏

洛阳县知县顾坚命工勒石”

异乡睹邑先贤遗墨，殊为可喜。此诗乾隆《洛阳县志》卷二十一已录入。顾坚，苏州吴县人，进士，嘉靖壬戌授洛令，政务宽平，亦见《洛阳县志》（卷九）。

6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写了几封信，赴银行提取汇款。中午应市政府之邀，在长春楼用膳，多喝了几杯酒，回来即睡，5时余始醒。阅《洛阳县志》，至文化馆阅报。

昨日常唐寺村时，村南有一贞节坊，为清光绪廿三年所立，乃邑人陈懋妻贾氏之坊也，以砖砌成，砖上塑有人物等像，嵌以石刻题字，人像之头多毁。赶车人谓村人传说，该节妇经奏请特许立坊后，忽以见野犬交尾而动心，欲再改嫁，其父为朝廷大官，以名誉有关，时坊已竖立，即令节妇上去将坊上人像皆毁其头，始可改嫁，节妇上去时暗移其梯，故跌下致毙，以全名节。按碑记谓25岁守寡，立坊时已68岁，何能

改嫁？此盖由坊上人像多无头，故有此传说以解释之。

## 6月16日 星期六

赴孟津考察光武帝原陵。晨间动身，出东北门，经五星铺、唐寺村、西十里铺，至大杨树稍息，闻路旁民家院中前数年曾出古器坑。经三里桥，向三十里铺而行，东上坡，即见汉大冢三，相传为明、章、和三帝之陵。余等仅至明帝显节陵一观，东首有乾隆时所立之碑，闻抗日时国民党军队曾在其上发掘，土甚硬，以炸药炸开，现东半仍露一坑，但似未到底，冢上现辟为农田。东南望章、和二帝陵，相去不远，规模稍小。此地已为北邙山高原，西北一望，大冢垒垒，皆为古墓。赴西北之三十里铺，沿途之路边，常露古墓淤土，多有近代盗穴，路侧且有向下掘之小盗坑。闻此间从前盗掘之风亦颇盛，村中前数年尚有一石棺，现已作填路之用。更北行，经裴坡、许家砦，下坡至大沟口。此地离洛阳40里，下车休息，进午餐。饭后又向北行，约5里许至汉光武原陵。此陵保存尚佳，在低原上，周围绕以围墙，陵上植柏树千余株，相传此陵上柏树无法数清，东首竖立一石碑，为乾隆时所立。墓侧有宫殿数座，已荒废，其中一座为祭殿，殿前立碑二十余通，最早者为宋开宝年间重修原陵记，其余为明清各帝遣使致祭之碑。稍憩后，即上车返洛，取道大沟口、许家砦、裴坡，然后由护驾庄直下坡至耀店，不经三十里铺。耀店附近之大家亦有被掘者，以修路掘土，于冢东露出墓道，故村民由墓道凿穴而入，易于盗掘。抵家已8时许。

赶车者云，光武之子最不听话，光武死前遗嘱令葬水中，以为如此则必葬山上，不意其子竟以此为最后一嘱，从其意葬之于水底。原陵本在黄河之中，卜地者谓其处有佳穴，以石碾投水□（原文此处为方框）其地；嗣帝又请一人卜地，亦择其处，投水一小钱，钱即落于石碾眼中。卜地后，水即退低，今为平地。

## 6月17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在家休息。上午赴文化馆阅报。下午在家阅《洛阳县

志》，郭文轩君来，遂偕往游上清宫。出西门，经坛角街，有三清宫，现改为小学。北行至邙山麓，有下清宫，在县北5里，闻抗战时为邑人躲空袭警报之所，胜利后曾加重修。上山至上清宫，在县北8里，相传即唐时玄元皇帝庙，明嘉靖时重修，梁柱椽瓦悉易以铁，明末荒废，清初重建。闻庙中保存铁瓦数片，至清光绪时始散失，铁柱则民国时庙会，道士尚出以示人，今亦不见。庙之围墙及庙门已圯，前殿亦圯，四大金刚仅余泥胎，正殿亦破损，殿北之翠云洞为道士居室，有梯可上登玉皇阁。登阁远眺，洛阳全城尽收眼底，可远及伊阙。稍憩后，即行返城。

## 6月18日 星期一

今日雇工人在城东之东关马车厂与东大寺两处，以探铲试探郭文轩君所报告之坑。车厂中者，工人盗掘时在屋内，今日在屋外探之，窗前1米亦为坑土，但甚狭，不及1米，如确为一坑，大部分当压在屋下，工作困难，坑又不佳，故决定放弃。东大寺东南之坑，2米余即抵生土，不见朱砂、人骨或灰土，并非墓葬。据工人云，其东另有一墓，探出未做，前往试探，亦无结果。郭文轩、安志敏二君赴塔湾调查，据云彼处有大坑，以出水土圯，未做到底，拟明日再往一探。

## 6月19日 星期二

今日赴塔湾，雇工人在乡北做试掘工作，乃从前曾经做过之坑。据云到底后，以有水，坑壁崩塌，故未彻底做了。沙湾之工人郭福祥被压成驼背，午间至沙湾调查，郭福祥赴北关拉煤不在家。有一王姓者，当时亦曾参加，据云有碎铜片颇多，似古代曾挖过，完整之物仅一矛头，卖了13元，郭福祥伤背，医药费倒花了33元。并谓附近尚有数大坑，皆未到底即见水，未曾挖到值钱之物；稍南之陇海铁路洛阳公墓附近，曾出中号铜器坑数个，恐现下已无余坑，更东（仍在铁路南）曾挖数十坑，皆仅出陶器如鼎、壶之类，以不值钱，挖到即击碎云云。又盛赞金村出土之物，并云金村尚有好坑。余等以今日天热，塔湾试掘工作无结果，即行收工。塔湾东北有明兵部尚书（万历间人）魏养蒙及其父魏有



孚墓，新近被盗，坑穴仍露，石人断脰仆卧，村人云石人成精偷油被打损。

## 6月20日 星期三

晨间得梁先生来信，谓天气已热，要注意及时收摊，最迟于7月初返京云云。遂写一复信，并寄去工作简报。赴三山村调查，离城15里。由西城经西工至瞿家屯渡涧水至兴隆堡，再西行约5里许，即抵三山村。时已近午，天气甚热，登山谒周三王陵，三冢相连如笔架，其西有乾隆时龚松林所立“周定王悼王敬王陵”石碑，已仆于地，其西隔一山沟为周灵王陵，闻曾被盗掘过。下山后东行，过涧洛汇流处，水颇清澈，大家遂脱衣入洛水而浴。出来又东行，至安乐窝邵康节祠堂。时已下午3时许，既饥且渴，休息一会儿，烧茶水喝了几碗，然后北行。过洛水桥，为木构之简陋桥梁，其西有公路桥，已半毁；更西为天津桥遗迹，仅存一孔；更西为吴佩孚时所筑之桥，闻春间筑成秋间即为水冲坏，其后即不复修复。进城返舍，已6时许，大家都很累倦。

## 6月21日 星期四

今日刮风，天气稍凉。因昨日三山村之行，过于辛苦，今日在家休息。上午写了几封信，赴文化馆阅书报。下午在家阅乾隆《偃师县志》。郭文轩君谓城中有空屋出赁，遂往一观。以为将来设工作站之参考，看了三处，仅有一处较合适，主人愿出售，共14间房子，后面有空场，索价35000斤小麦，未有结果。至〔明代〕福王府一观，现仅余石狮子一对，尚为原物。府址颇大，东西宽约80米，南北长约200米，清时为河南府署，西太后西狩回銮时曾驻蹕其地，有林森所撰之碑已仆于地，现为摊贩市场，房屋为“农工舞台”剧院。

## 6月22日 星期五

原拟今日赴石瑶门考察，以未能雇好马车改为明日出发。上午赴文

化馆阅报，返舍阅《陶斋藏石记》。下午在城郊闲逛。城内西南隅之安国寺，唐咸通时创建，今为省立初级中学。出城南门，至华藏寺，宋开宝四年创建，现仅剩后殿，改为小学。至西会馆（山陕会馆），建筑颇宏伟，亦改为小学。东会馆（潞泽会馆）则为拘留所，不能入内参观。又由四眼井往观文峰塔，据《县志》四眼井为明代物，在县学魁星楼西，现已填塞，井旁有一石碑，刻有佛龕，额为“□（原文此处为方框）觉寺碑”，碑文已剥落，多不可识（有“天地……”等语），观其作风，似为隋唐时物。文峰塔，为明代所建，前有二“重修文峰塔碑”，已漫漶不可识。返舍后，阅《陶斋藏石记》，卷四十四有处士窦公墓志铭，系永嘉黄养性书丹，系衔为“奉政大夫修正庶尹礼部祠祭郎中”，即黄淮之孙，窦敬定州人，葬于正统六年。晚间专署杨庆生科长来谈。

## 6月23日 星期六

昨夜下雨，晨间马车已来，以天又下雨，石窑门之行，只得作罢。在家整理广武发掘记录，仅安君所记者已交来，遂催王、马二君，从速整理。阅《陶斋藏石记》。下午出西郊，赴天津桥附近考察。古天津桥经民国廿六年改修，已恢复旧观。桥上竖立一亭，有民国廿六年8月商震撰《创建天津桥新亭记》及张静愚所题“古天津桥”横额。此桥与林森桥有横梁相通，后者系民国廿六年所建，有廿六年7月刘峙所撰《洛阳林森桥碑记》。据云林森桥长396米，历时一载，用银二十几万元，落成于春夏间，秋水涨时即遭冲坏，与吴佩孚所建之桥同其命运。时天又下雨，匆匆返舍，衣帽尽湿。

## 6月24日 星期日

今日下雨，几乎整天不停，院中及街上皆积水。困居舍中，阅《陶斋藏石记》消遣，已尽二十一卷。王君交来广武点军台发掘记录。

## 6月25日 星期一

今日天霁，但道路仍泞泥。上午在家阅《陶斋藏石记》，下午赴北邙考查。出北门，由龙泉北行，西侧为窑洞，崖壁上露现汉墓砖块。上山冈，即见晋宣帝高原陵，冢南有乾隆十年龚松林所立之碑，已断为二，今俗称“青菜冢”，赴孟津之公路即由冢西经过。冢南有盗掘坑，不知曾到底否，现已填塞。更北行，约2里许，为吕祖庙，据同治九年《增修吕祖庙碑记》，乃康熙间邑人任钟英所建。郭文轩君云，从前香火极盛，有庙产百余亩，现已衰落矣。由此下山，沿瀍水而南，经北窑村，至东新安街，参观三仙洞，现为小学。元时为长生观，现仍保存元朝“辛丑年六月达鲁花赤怯里干之付长生观执照”石刻，后称“云溪观”，一称“全真观”，有嘉靖三十二年重修云溪观为全真观碑记，又有清时重修云溪观碑记数方，皆仆于地，仅元朝石刻嵌于三仙洞外墙壁上。嘉庆五年重修记云：“相传有三仙化鹤穿洞飞去，亦名三仙洞，或曰老子炼丹成，一炁成三清，又名三清洞。”而古名为三井洞，在正殿后左侧，乃一窑洞，洞顶有三圆洞，直径约30厘米，现与外面不穿透，迷信者相传与邙山上清宫相通。洞外额刻“三井洞”，“大明嘉靖三十二年三月吉日”，“伊府修建永久磐石”，洞外右侧墙上嵌上文所述之元代石刻，左侧为清代嘉庆时之施捐题名。此洞现为校中教职员宿舍，参观一周，即行返舍。拟后日回请本地当局午宴，托长春楼代发通知。

## 6月26日 星期二

今日雇车考察魏晋太学故址。晨间出发，经白马寺时，入寺赴毘卢阁捶拓王诤题诗，又往谒狄仁杰墓。墓堆甚小，故前次未加注意，坟前矗立二碑，一为“有唐忠臣狄梁公墓”，乃宋大观元年范致虚建祠表墓，万历二十一年重立（狄梁公祠在墓西，已圯）；一为明天顺时虞廷玺所立之碑，刻元朝完颜纲诗、虞氏和诗及跋识。上车经洛阳故城，观汉质帝陵，陵南有乾隆十年龚松林所立之碑，土堆为成层夯土及土坯所砌成，夹杂陶片甚多，为汉魏六朝陶片，知决非汉质帝陵，且在汉城之中，亦非置陵之所。陵东有一穴，乃新近所盗掘者，入内一观，近地面处有石条，似为石砌之椁，其下颇深，不知曾掘出何物。陵顶有土墙，乃抗日时作为碉堡所筑也。至龙虎滩，出村又至傍洛水处之龙虎街，为一小堡，空无居民，赴义井铺，下车休息用餐。又至其北之寺里碑，

《偃师县志》卷二十六艺文，收入清代郭楠□（原文此处为方框）《偃师西境古迹考》，云“东阳门（即今义井铺西城口）外东西御道（即今大路），北为晖文里，里内有太上公寺，乃魏胡太后为其母秦太上君祈福所立（内有四碑、镌太上公寺），在今寺里碑村南，此碑北属洛阳，南属偃师。”据村民云，乃金明寺故址，碑在村南，半陷于土中，共四碑，并排而立，最西者为王子谔等所立，有七佛之像；其次一碑，镌有佛本生故事；再东为李普贤等所立，正反面皆镌有佛龕；最东者，正面亦镌有七佛像，背面有碑文，字迹已大半漫漶，闻下截为土所遮盖者，字尚完整。义井铺中有马主庙，在寨门东，据《偃师县志》卷四，乃北魏平等寺故址。由义井铺南行，至小湾渡洛水，水南有石圪塔寨，一称石寨，乃一古冢（直径约40米），改作小寨，现无居民。寨南立一碑，乃民国二十二年关庄人所立，谓此冢即“汉寿亭侯……关圣之墓”。其南又有一土冢，大小与石寨相似，仅稍低平而已。过关庄，至汉石经出土之处，为一稍高出之高地，现种棉花，有大郊村移来之农民四五户。石经出土地，由河大王庙以东，百余米皆曾出石经。据云民国二十年左右，村民曾大量发掘，所得皆为小片，深度为地面下二三尺至丈余不等。其西为朱圪塔村，其南即东大郊村。出土之晋辟雍碑，仍在村中南街李子彬家中后院放置（仰卧，碑阴在上），李子彬已死，无人照管。观后即渡洛水乘车返城，抵家已夜间10时矣。（李健人《洛阳古今谈》页293—294谓，三体石经出洛水北龙虎滩，汉石经出南大郊村，未悉然否？）

## 6月27日 星期三

今日招待当地机关首长，席设长春楼，共二桌。每桌20万元，菜单如下：海参、活鲤鱼、清蒸鸭子、炖莲子、八宝饭、炸鸡排、烩猴头（菌）、爆三丁、四拼盘、四饭菜（烧四喜丸子、炒鸡丝、腐乳肉、烧茄子汤），喝了三斤白酒、四斤黄酒。3时许散席，我们几个人都喝得多了，回来即睡，傍晚始醒。晚间整理行装，预备明日赴渑池。郭文轩君来谈，谓马坡村民云彼处有一铜器坑，在人家屋下，未掘开；另有一处，亦尚保留；西工仓库南及三山村山上，皆有铜器坑，后者出玉器亦多；灵宝县南虢镇，亦曾出铜器坑颇多，马坡人曾去过。

## 6月28日 星期四

昨日程百让校长介绍其校中教员吴建业君，谓彼家中藏有石虎一对，从前购进时花了鹰洋近万元，现拟捐献与政府，约余等往观。晨间7时许动身，出北门，经龙泉沟、吕祖庙，至郑家凹，约10里许。吴君系地主成分，故须得农会主任同意，始能掘开藏窖（系在另一农民家中），等候了一点钟左右，农会主任始由田垌中返村，乃往一观，虽仅见到一件，雕刻颇佳，乃一石狮，两侧有翅，似为南北朝物，与南京南朝陵前之天禄辟邪之类相似，唯此刻高仅4厘米，下有圆座，直径约3.6厘米，圆座有孔，孔径1.8厘米，似放置于石柱之上，拍了照相后即返城，抵舍已12时半。午餐后即收拾行装，装车赴火车站，3时52分开，7时20分抵浔池县，下榻县政府，晤及文教科王永泉（？）科长，略谈一会，出来晚餐。

## 6月29日 星期五

晨间写信给郭文轩君托转信，即雇车赴仰韶村，因为农忙，车子午后始能来，又写了两封信给郑、梁二所长。午后乘车赴仰韶村，3时许动身，经马岭庄子村、刘郭村，越一大沟即抵仰韶村。上坡后，车路两旁即显露灰坑，遂检拾些陶片，6时半抵村，下榻小学之东屋。校舍为民国二十九年所建，有一碑记，述及安特生在此间采掘古物事。村小学校长李姓，但村中多为王姓，文教科派张德云君陪同来村，向村中干事说明考察团来工作之目的。此间地势较高，井深达12丈始得水，故较凉爽，蚊子亦罕，但夜间为臭虫所苦，几不能成眠。

## 6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持袁复礼所绘之“仰韶村全图”及安特生所绘之路旁侧面图，前往勘对，并采集地面标本。回来后，以昨宵为臭虫所扰，补睡至2时始起。午餐后稍息，3时许又出发调查，越二沟至北韶脉，为杨光乡政府之所在地，又越二沟至不召寨。沟东即有灰坑，村中及堡北皆有灰坑，

采拾陶片若干。有村民史克君等，以所得石器十余件赠与考察团。此遗址灰层不厚，但灰坑有深达2米许者，多作袋形，出灰黑色陶片。寨中有史姓宗祠，现为小学，墙上嵌清雍正七年所立之“汉周党乐道处”一石刻。《县志》云，后汉时周党隐居于此，光武帝征召之不起故称“不召寨”。由不召寨西行，越沟为沟堡，再西经二沟至下城头，村之西南为一彩陶遗址，亦有灰坑，检采陶片若干。时已7时余，太阳将落山，遂动身返仰韶，另取南道而行，经“冯异城”，俗称“鬼修城”。据民国《浞池县志》卷二第二叶：“〈旧志〉，‘汉冯异城在治西北十五里。’按冯异城在礼庄寨西，垣址犹存。”城垣系夯土筑成，每层约厚20厘米，夹杂灰土及红烧土，俗称“五色土”筑成，现下东边已不见痕迹，其他三面尚保存南北长约100米，东西长度现存北墙35米、南墙30米，城中有汉式绳纹灰陶片及筒瓦碎片等。拍照后，再西行，经礼庄寨、杨光砦，返经北韶脉，天已昏黑，仅有星光（阴历五月廿六日）。暗中摸索，爬山越谷，将近仰韶村中时，始见王凤祥持灯来接迎。返舍时，已九时一刻，大家都很累倦，饭后即睡。

仰韶创建国民小学校址碑记（正文13行，每行46字，折行以“」”标注）

仰韶为吾国文化发祥地，负山环河，地势雄壮。民国九年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袁复礼偕西人安特生，曾奉命在境内「发掘石斧、石戈、石箭及陶器等八百余种，经考古学鉴定为我国五千年前有关文化之无上珍品，诒与殷虚甲骨、新郑」钟鼎同一流传。辛未冬，吾友上官子平先生，及村人王兆瑞、王宝善、王德宣等曾购地一亩，并劝张宗周捐地一亩，推王」兆瑞、王兆旗为正副督工，移泰山庙大殿三楹拟建筑大规模之地址，半陈古物，半作小学校舍，乃兵匪交加，父老惕」於夏患，因而中止。迨本年夏省主席□（原文此处为方框）卫公充量扶植国民教育，仰韶被划定为国教区域，遂赓续前议，仍由上官子平、王」凤来、王德盛诸先生会同村中父老及保甲长王兆衡等，即将新分云门寺之庙产十余亩出售洋七百二十元，又由村」合作社抽洋二百四十元，捐款及公款洋五百四十元，按

田赋每斗粮又劝捐玉蜀黍五升，约值洋四百元，以作建校址」基金，并推王兆衡、王凤来、上官冀程总其事，王德盛、王凤龙、王兆英及甲长王德普、王兆嵩、上官村、王凤柄、王兆吉、张玉」方等副之，鸠工庀材，分职其事，於十月十三日行奠基礼，计共建东西厦房八间，门楼间并围墙等，於十二月初五日」落成，共计是役费洋二千三百八十元，尚不敷四百八十元，暂挹村公款注兹，从此古物出土后，有所陈列，不至散佚废」弃，仰韶之世世子孙，亦读书有所，免流为牧童樵竖，兼筹并顾，两全其美，将来莘莘学子藏修其中，引古证今，蔚为人文，」则今日新建之功，岂仅造福里门而已，方今淳古日远，江湖日下，滔滔者几流於不可知，诸公急公好义，乐善不倦，远道」逖听，其耳目之新为何如者，余与子平谊切苔岑，复承雅嘱，且乐与人为善也，故不揣浅陋而为之记。

河南省政府编审

原署信阳潢川温县等县长 同邑杨资攻撰文

陆军第二十师五十九旅司令部书记官 同邑史铭勲书丹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夏历十二月五日

7月

7月1日 星期日

今天为“七一”纪念日，村民壮男皆往乡公所开会，无法雇工。上午偕安、王二君至仰韶村大车路东，安特生绘有侧面图之处，为之勘对一过。大致与当年相同，35—40段沟旁积土已移去，70—71段有白灰面，101—103段之文化堆积块不清楚，90—100段之积土已移去，153

—154段之灰坑已消失，148—150段成为袋形，与文化层相连接。将各灰坑编号，并加细测后，已近中午，遂返舍午餐。上午马君整理6月份账目，预备寄所。下午一起工作，巡视遗址一周，以便选择发掘地点。安氏Site XVI [第16遗址] 之北，Site X [第10遗址] 之东，离地面约2米，有灰白色层，第10遗址且有石砾铺地一层，惜此处文化层过深（当在4米以上），收工期促，只能留在下次。Site VII [第7遗址] 之西南，民房（寺沟）之旁，亦露出白灰色及灰坑，亦过深。故改取Site V [第5遗址] 及Site III [第3遗址] 之附近，即大路之东，选定地点，预备明日开工。

## 7月2日 星期一

开始发掘，雇工人10名，地点即在安氏Loc V [第5地点] 之附近。探沟为南北向，长20米，宽2米，北段10米为IA，表面约40—50厘米为黄褐土，上半耕土较松，下半颇硬，带姜石颇多。第二层为灰土，陶片较多，上半稍松，或为旧地面之Tuff livne [草皮]，下半色较深灰，颇坚硬，亦带有姜石。在此层中发现较大之陶片，并有一带流器，惜缺下半部，又发现墓葬二座，头向南偏西，未加清理。IB之西北部，恰跨安氏之第5地点探沟。此旧探沟内填五花土，已甚坚硬，惟边缘尚易分离，长约5米余，宽约1.6米，北部尚未达生土即停止，未知何故。此旧探沟以外之土层与IA相同，出三棱石镞一件、小石镞一件。今日午饭后下雨，幸旋即天霁，照常工作。

## 7月3日 星期二

继续发掘。IA之北半已达生土，南半仍有灰土，清理墓葬3座（M1，M2，M3），皆无殉葬品，仅M1之头部下有一兽肩骨一片，各墓方向皆为南偏西，仰卧，在第二层灰土中，M3则打破生红土。南部又显露二墓，待明日清理。IB之旧探坑已达底部，深1.65米，已打破生红土层。IB之表面土下，亦为灰土，南半深达1.3米时，土渐变黄，似并无灰坑。此处地势较低，故所填之灰土层亦较厚，墓葬填土中姜石（lime concretion）颇多，土质亦坚硬，剔人架颇困难。傍晚临收工时，天忽



大雨，提前收工，匆匆返舍。

## 7月4日 星期三

晨间微雨，仍继续工作。IA之婴孩葬M4、M5，前者打破后者，毁去头部，皆无殉葬品；M6清理将毕，探沟南部又发现人骨，似亦为墓葬（M7），M6打破一灰坑，其填土在灰坑部分仍为灰土，在生红土部分为五花土。昨日之M1及今日之M4、M5，皆为浅葬之婴尸，在灰土层中。M2打破一灰坑，M3则由灰土层下达生红土，其时代皆为仰韶居址之后，安特生以为仰韶人骨，疑误。又墓葬之方向皆南偏西，正对着熊耳山之缺口，现代仰韶村民之埋葬，多为头向东北之飞山（即天坛山），足向熊耳山。观其填土之坚硬，亦可证其为数百年之物，并非现代墓，但恐亦非仰韶期之墓。IB已深达1.3米，南端为红褐土，陶片渐少，北端为灰白硬土。下午以雨停工，至晚仍雨声淅沥，明日恐仍不能工作。阅《渑池县志》。

## 7月5日 星期四

今日整天下雨，在家整理广武发掘记录，重阅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一遍（pp.1—68）。

## 7月6日 星期五

上午仍下雨，在家整理广武发掘记录。王凤祥云，“七七”事变那一年，豫北一连下了四十几天的雨，闻之颇为寒心，幸下午即停，地湿不能开工，但明日似可工作。重阅Andersson, *Prehistoric Sites in Honan* [安特生：《河南史前遗址》]中关于仰韶村一章（pp.1—77）。与村人闲谈，现下人代会代表为王兆平，居民组组长为李光祖。做木箱之王占标，即当年为安氏做箱者，现年已60余岁，谓安氏选箱甚严格，将箱子往地上一摔，不破者始为合格。

## 7月7日 星期六

天阴，上午开工不久，天又微雨，只得打着伞工作，后来雨又停止。探坑已到底，北端深0.7米，南端深1.5米。IA段又出墓葬3座（M7、M8、M9），皆无殉葬品，殊令人失望。胃病又发，昨宵辗转不能入睡，今日精神不舒。

## 7月8日 星期日

天阴，探沟I已完毕，晨间绘测侧面图，同时开始填坑。又于南端路西掘一灰坑，此灰坑半露于外，上层已被冲刷去，故地层上与原来灰层失去关联。因为探沟的灰层，可能曾经过扰动，故须要以灰坑中原封未动之材料作为确证。晨间测定其位置，并绘坑位图后即开始工作，坑中所填者为草泥土，灰绿色，并有腐草痕迹，所出陶片并不太多，大部为小碎片。南半到底层红色土，似经火烧过，红土下尚有一薄层草泥土即达生土。今日得所中来信，知标本运输事已与铁道部接洽好，决定明日收工，后日下山。

## 7月9日 星期一

昨宵下雨，晨起未停，为赶工作，决定继续工作。持伞前往掘H2，幸旋即天霁，H2由安君监工。出土物今日全部装箱，共装6箱。下午在遗址附近选取数处，拍了几张照相。H2到底，深仅1.7米，坑中皆为灰绿色草泥土，离底约5厘米处有红泥土一薄层，其下一薄层草泥土即达生土。今日出土物中，有黑陶一片，于烧后绘朱彩，又出灰褐陶带红彩，为器身，曲折度甚大，类似龙山陶。晚上雇定车子四辆，明晨下山。

## 7月10日 星期二

晨间收拾行囊，雇牛车四辆下山。此间车辆多为独辕车，前置横

衡，驾二牛，尚保存古风。进城由捷径，经过后窑、任家凹、官庄、兰沟、徐家砦等处。官庄村旁有灰层颇厚，但陶片极少，检寻多时，仅得疏绳纹红陶片及灰陶片数片而已。抵城后，即赴车站，将标本及包裹交运。至县政府，向王科长（万有）告别。火车5时始开行，遂赴杨河村调查（即豫文管会之“羊耳河”），有灰层及灰坑，陶片颇多，皆为黑灰色者。村民得石器颇多，赠送我们数件，有石斧及带孔石刀等。急返城将行李送车站，5时余开行，10时许抵巩县下车，以时已晏，即宿车站旁客栈中，系一大炕，横卧其上。半夜天又下雨。

## 7月11日 星期三

晨间天仍微雨，我们决定赴石窟寺一游，雇不到牲口，便坐运货的架子车，一车二人，坐着很不舒服。车子经过东镇城内，这是二十年前新筑的土城，城中有县政府、邮局、仓库等机构，但民房很少，市面荒凉，因为旧城被水淹没，才搬到此地。商业区在土城外西郊的中大街及西大街等处。车子向北行，经过旧城，原来的城区比四周为低，现已变成湖塘，芦苇数丛，有小船行于湖中。车抵洛河南岸，有渡船，过河后即为南河渡，向西北行里许，即抵石窟寺，现办有小学，为巩县第三完全小学，有学生五六百人。进内参观，西端有四窟：第1窟有中央柱，四面刻佛像，两侧及后壁刻贤劫千佛像，前壁为供养人像，藻井有飞天像，洞口有唐代补刻之小龕，外壁为二金刚力士巨像；第2窟已露于外，为世尊及二菩萨之巨像；第3及第4为小窟，佛像多已毁损，第4窟有近代所塑之关公像，后壁有金大定题名石刻，稍东之石岩下段为堆土所掩，不知原来有龕否？东端三窟，第6及第7两窟，大致相同，结构与第1窟相似，皆为北魏时物；第7与第8两窟之间，外壁有唐龙朔三年等小佛龕颇多，又有龙朔三年“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即在佛龕下首；第8窟构造，亦与第1、6、7诸窟相同。此间为沙岩，经风雨剥落，又经人工残损，幸自民国廿二年以后，筑有围墙加以保存（见民国廿二年张仲友撰《保存石窟寺古迹序》）。小学教室前廊（即正殿前）陈有碑碣数件，重要者有中和二年净土寺毗沙门天王像碑、贞元十八年唐故禅大德演公塔铭、绍圣三年宝月大师碑铭、兴定五年及大定十九年石刻、万历九年重修大刀山石窟十方净土禅寺记、雍正十三年重修石窟寺

记，及唐代长兴三年、大中八年二经幢、明隆庆元年铁钟。时天又微雨，余等遂匆匆返车站，乘下午1时半火车赴郑州。抵郑州后，下榻福华旅社，蒋若是由白沙返开封，途经此间，来谈白沙工作情形颇详。晚间洗澡理发。

## 7月12日 星期四

晨间赴文化馆，将寄存之标本箱提出，送至车站交运，以货运颇挤，通融提前，始于午前办竣。下午3时半上车，系长安→北京直达车。车中无事，阅杨荫深《器用杂物》（世界书局出版之《日常事物掌故丛书》）一书（1—79页）。

## 7月13日 星期五

车中阅杨荫深《居住交通》（《日常事物掌故丛书》）（1—72页），又阅日人早川二郎著《古代社会史》中译本。下午4时抵北京，即返所，偕同仁至梁先生处报到。所中正在政治学习。晚间写了几封信，三个多月之田野工作告一段落矣。

## 7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赴梁先生处商谈所务。下午参加政治学习。自7月2日开始，每日下午2时半至6时半，进行学习，主要目的在交代问题。

## 7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赴东安市场购物。下午赴北京图书馆，阅书Andersson, *Dragon and Foreign Devils* [安特生：《龙和外国魔鬼》]。

## 7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整理调查记录，即交梁先生。下午参加学习，今日分小组漫谈。

## 7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阅所中翻译的俄文书目。下午赴院本部听周扬报告。

## 7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阅书。下午参加学习，又与罗莘田先生同至范文澜先生处讨论东南区学习问题。傍晚赴张苑峰君处闲谈。返所后至梁先生处一谈。

## 7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阅苏秉琦君《陕西考古简报》。闻李亚农君来，在梁先生处，遂前往会晤。李君主持上海文管会事，对于郑局长之将精品提取集中北京，及曾君之不合作态度，皆加批评。中午偕往萃华楼用膳，饭后返所参观辉县出土古物。下午学习。晚间在梁先生处汇报。

## 7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阅中译吉谢列夫中亚考古论文。下午赴市政府参加关于保护北京市文物之座谈，首次晤及侯仁之君。

## 7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至梁先生处谈所务。即赴文物局，晤及郑先生，决定下星期开所务会议。参观西郊出土之明代王妃墓中金银首饰，有宣德、成化等年号。与张葱玉及王天木君闲谈，得所中电话，即返所。知院中来通知，下午在政务院开文委会学习委员扩大会议，至6时3刻始散。

7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赴北图，阅书Clark, *Archaeology and Society* [ 克拉克：《考古学与社会》 ]。下午至历史博物馆，参观1950年殷墟发掘展览会。归途至朱庆永君处小坐，朱君参加西南土改未返。晚间写了几封信。

7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阅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一卷。至梁先生处谈明日总结报告事，仍以和衷合作为原则。下午参加学习，总办公处派刘桂五君来了解情况。晚间石兴邦君来谈此次陕西工作情况，对于收购古物及组织指导事皆有意见。

7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开田野工作总结，除报告经过及收获之外，余提出下列诸点：（1）预备工作仍觉不够。（2）调查发掘两面并进，结果皆未做好，以原定计划未十分具体化。（3）扣住重点，但有时亦稍越出范围，重点为史前，但史后亦顾到，并顾到地面遗存。（4）团中合作问题，注意民主集中，工作时告以意义，但大家发表意见过少。（5）对于地方文教团体之联络。（6）对群众虽能和气对人，洁身自好，但未能配合政治教育，提高群众之政治水平。（7）私人不能购买文物，团体亦应慎重，以不买为佳。梁先生提出意见：（1）记录中除感性的记载之外，加入理性解释。（2）记录簿可以互相传观，以资参考而求进步。其余诸人，河南组对于余之领导表示满意，陕西队对苏君则深为不满，幸昨日梁先生已事前吩咐王、石二君不能过火，以免伤感情。下午学习。晚间又至近代史所讨论学习。一天三会坐得腿骨发酸，11时始散。

7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梁先生处谈所务。下午赴近代史所，参加学习动员会，由范

文澜先生致辞，针对东南区二所而言。后由罗莘田先生及余相继发言。又由文委孙君致辞。最后由刘桂五君致辞，散会时已6时许。晚间张国熊君偕薛寿漳君来谈。张君新自温州出来，现任教北大工学院。

## 7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郑所长来，在梁先生处商谈明日所务会议事。下午参加学习会。晚间至梁先生处汇报。

## 7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开所务会议。下午参加学习。晚间至梁先生处汇报。

## 7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范文澜先生为主席，由郭沫若、吴玉章二先生先后致辞，谓史学之新方向凡六：（1）由唯心史观转到唯物史观。（2）由个人兴趣到具体工作。（3）由名山事业到为人民服务。（4）由重古轻今到偏重近代史。（5）由大汉族主义到尊重少数民族。（6）由欧美中心的买办思想到亚洲中心思想。郑振铎秘书报告会务。陈翰笙来宾致辞。然后通过会章，选举理事。理事候选人名单中，考古所有郑振铎、徐旭生、郭子衡与我，共4人；北大有向达、罗常培、汤用彤、唐兰，而无郑天挺（系主任）；清华有邵循正、吴晗，而无雷海宗、周一良。其他如顾颉刚、柳诒徵等人亦皆除外。共有理事43人、候补理事9人，尚待各地选举票来齐后，再行开票。下午参加学习，晚间讨论，梁先生因病未参加。

## 7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北京近郊出土文物展览会”，计清河镇朱

房村二墓，高碑店二墓，皆为后汉时代，有陶俑、陶屋、井亭、耳杯、五铢钱（高碑店有新莽货泉等），颇为不恶。尤以三层陶屋，殊为罕见。陶盘周沿列布人物，为前所未见。“唐山出土东周时物”，铜壶及铜敦各一，花纹形式，皆与浑源出土物相近。返舍午餐后，倦极而入睡，以感冒身体不舒也。下午至北京大学工学院张国熊君处闲谈。晚间写信。

## 7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赴近代史所，商谈如何推进此次学习工作。下午赴郑西谛先生处谈所务。顺便谈及此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据云全国逮捕150万人左右，处决者达50万，收效颇宏。晚间至梁先生处汇报关于学习情形。

## 7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总办公厅，晤及陶孟和副院长、编译局杨钟健局长、黄宗甄处长及人事处萧佛先处长，商谈公事。下午参加学习。晚间至梁先生处汇报学习概况，并晨间在院中接洽情况。

# 8月

## 8月1日 星期三

阅新到外文刊物《东方学》第一辑等。郑所长来，稍谈所中事务。大雨如注，天气骤凉。下午参加学习。晚间在梁先生处汇报。

## 8月2日 星期四

上午将此次田野工作的照相莱卡底片检选八十多幅，送去放大。下



午参加学习，余与苏秉琦君为一组，苏君将书面报告交来。晚间赴梁先生处汇报。

## 8月3日 星期五

上午将张一纯君《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祖国》稿本校阅一过。下午参加学习，余与苏君在梁先生处，由苏君报告北研复员时情形及解放后被诬的经过。晚间在梁先生处汇报学习经过。

## 8月4日 星期六

上午阅W.C. White, *Tomb Tile Pictures of Ancient China* [ 怀履光：《古代中国的圻砖图像》 ] ( pp.1—66 )。下午参加学习。晚间参加院中欢送留苏学生之宴会。

## 8月5日 星期日

上午赴东四七条北大宿舍，访张苑峰君未遇，将张一纯来稿留交，托其设法介绍出版。至向觉明君家中，知已由迪化赴天山南路，报告赴朝慰问 [ 情况 ]。取回前借去之《忠王李秀成供状笺证》。下午赴东安市场逛旧书铺，未购书。晚间在王之屏君处闲谈。

## 8月6日 星期一

上午郑所长来，商谈所务。赴近代史所，讨论此次学习做总结事。下午参加学习，与苏君同至梁先生处谈苏君之事。晚间汇报。

## 8月7日 星期二

上午校阅裴文中《中国史前文化》稿，系开明书店托郑西谛先生转

来审阅者。下午参加学习，在梁先生处议定第一批作结论之名单。晚间汇报。

## 8月8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参加关于整理近代史资料之会议，出席者有陶孟和、范文澜、郑振铎、王崇武、严中平、朱士嘉诸人。散会后至文物局，与张葱玉处长谈长沙考古事。下午参加学习，在梁先生处个别召第一批作结论的七位〔谈话〕。晚间汇报。

## 8月9日 星期四

上午将裴文中《中国史前文化》稿本审读完毕，签注意见。下午参加学习。晚间参加汇报，又参加宿舍委员会，11时许始散。

## 8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开始写《河南浍池的史前遗址》。下午参加学习。晚间在梁先生处汇报，并与梁先生讨论裴文中君《中国史前文化》的意见。

## 8月11日 星期六

晨间郑所长来电话云，文物局派人赴西郊调查董四墓村发现之明墓，询问考古所能否派数人一同前往，余遂约郭、安、石、王（仲殊）四君一同赴文物局，与局中张葱玉、王天木二处长及罗福颐、傅忠谟二君，一同赴西郊调查。董四墓村在城西北25里，在青龙桥之西北约2里。明墓在乐家达仁堂坟园，近来兴筑工事，拟加铲平，发现墓穴，有琉璃瓦屋脊。墓之前室积水深3米余，有盗穴一，恐已遭盗掘。又赴附近调查明太监黄新之墓，至韩家府村东口调查明代妃子之墓，前曾出土过金器（现归文物局收藏）。更东又有二明墓，结构与达仁堂坟园中相

同，当亦为明皇子墓。调查完毕后，返至停车处，发现王天木君掉队，遍觅未见，费了1小时半，只得任之。返城后已2时许，在同和居午饭。午后仍上学习班。晚间汇报。

## 8月12日 星期日

星期日整天未出去，写了一封家信，拍了一张拓片照相，将《河南浍池的史前遗址》一文写毕。

## 8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郑所长来。郑所长谓，胡适之次子思铎检举其父亲遗产存放京沪各处之书籍。又谓胡离沪时，郑曾与之同桌共宴，胡之精神正懊丧，但主张其自由主义，郑劝之不必赴美，不但不听，反转劝郑不要投奔解放区。胡离北京时，仅带书二部，一为脂砚斋《红楼梦》，一为所借铜琴铁剑楼藏本《水经注》；其所著《〈水经注〉考证》，写成十余万言，将稿本交与顾廷龙保管，在上面书“错了”二字，盖发现天津图书馆之全祖望五校《水经注》启，知戴氏实有窃全之事，从前为同乡打不平，此时始知“错了”。与郑所长往梁先生处谈所事，商议秋季工作计划。郑毅生先生谈北大史学系添设考古组事。刘桂五君来谈学习事。下午参加学习。晚间汇报，返舍后誊抄昨日所写成之稿。

## 8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将《河南浍池的史前遗址》一文誊抄。下午赴院本部开学习基层委员会，预备如何做结束。返舍后，将《史前遗址》一文誊抄完毕。晚间汇报后，送梁先生审阅，又谈起今日下午梁先生与苏君所谈关于陕西队的工作批评事，苏虽接受一部分意见，但仍设辞解释，推卸责任。

## 8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赴近代史所，参加东南区分会讨论结束学习事。下午将所中小组讨论暂加结束。今日大雨，天气骤凉。阅陈运溶《湘城访古录》首五卷。

## 8月16日 星期四

阅光绪《善化县志》，做札记，预备秋间长沙工作之参考也。下午贾兰坡君谈周口店发掘事，猿人洞似已到底。晚间至梁先生处汇报。

## 8月17日 星期五

阅嘉庆《长沙县志》及蒋玄怡《长沙出土器物图谱》二册。上午郑所长来，偕至梁先生处，商谈所事。下午在梁先生处将已交代问题者作总结，所中东南区计5人，尚有2人尚未作结论，须有补充材料。晚间去东安市场逛书铺，购书数册。

## 8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开所务会议，讨论工作计划。下午考古组开会，商量组织发掘团赴西郊董四墓村发掘明墓。

## 8月19日 星期日

阅毕K.P. Oakley, *Man, the Tool-Maker* [奥克利：《人类是工具创造者》] (pp.1—92)。

## 8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赴近代史所，参加学习分会，商酌关于结束此次学习事。阎文儒君来，送来文稿《从京郊发掘汉墓所看到的北京区汉代文化》，为之

校阅一过。下午阅毕Le G. Clark, *History of the Primates* [ 克拉克：《灵长目动物的历史》 ] ( pp.1—112 )。梁先生请假一星期，以休养身体。语言所罗莘田先生明日赴北戴河休养，皆以此次学习会过于劳顿也。

## 8月21日 星期二

昨日接党华来电谓：“被留杭，盼速要”。今日赴院接洽，晤及吴有训副院长、恽子强主任及萧佛先处长。据云，华东此次分发，有不顾教育部与本院之决定，而将已录取者另行分发之事，已向人事部交涉。至编译局与黄宗甄君谈及杨树达君稿费事。下午开小组学习会，对于学习经过做总结。晚间阅陈运溶《湘城访古录》。

## 8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吴景荣君来谈，已四年未见面，较前更为瘦黑矣。下午赴政务院听周恩来总理政务报告，3时半始毕。至西单市场购书，以开明书店送来审阅费10万元，一股脑儿都购了书。

## 8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阅陈运溶《湘城访古录》至卷十。下午为阎文儒君校阅《敦煌与中国文化》稿本。向觉明君评其《西京胜迹考》，作为游览指南太专门，作为学术著作太通俗，此篇亦有此嫌，惟加上许多口号与标语耳。

## 8月24日 星期五

阅陈运溶《湘城访古录》卷十一至十五。晚间赴东安市场购书。

8月25日 星期六

阅毕陈运溶《湘城访古录》卷十六至十七。下午赴院参加院本部学习基层委员会。至梁先生处闲谈所务，并交还印章，以今日梁先生请假期满也。

8月26日 星期日

晨间王天木君约往史学会参加座谈会，余答以现下采取“可去可不去的会决定不去”之原则，婉却之。赵九章君来，同在梁先生处闲谈，即在梁先生处午餐。午后校阅托人翻译之俄文杂志目录，又校改安志敏君之《豫西工作报告》。晚间校阅石兴邦君之田野记录。

8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为筹备明日出发西郊工作，开一谈话会，又赴梁先生处谈话。下午接党华来信，即赴院中人事处接洽。又赴文物局找郑西谛先生，商谈下季长沙工作向南博调借人员事。返所后，至梁先生处报告党君事接洽无结果，只得待人事部赴沪交涉专员之回信。晚间阎文儒君来取去《敦煌与中国文化》一稿，索余作序，余婉却之；又谈及北大文科研究所古物组与文物局合作之经过，谓文物局之态度不明，欲利用彼等而又不肯重用，谈至10时半始去。

8月28日 星期二

晨间动身赴西郊，途经海淀，至十三区公所接洽，然后赴董四墓村，将接洽好之房子租定。赴青龙桥进午餐，休息后，至工作地巡视一周，然后布置工作大纲，即先返所。今下午院中开总结大会，临时通知，所中阗无一人。至梁先生处谈明日开所务会事。晚间校《科学通报》社送来校样。

8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开所务会议及图书委员会。下午赴梁先生处商谈推荐参加土改名单，及明年度计划事。南博院宋伯胤君来谈长沙情形。阅Le G.克拉克《考古学与社会》。晚间南博院张彬君来谈。

8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赴近代史所谈关于此次学习总结事。下午阅书。马得志君赴西郊参加工作。阅毕Le G.克拉克《考古学与社会》（pp.1—214）。

8月31日 星期五

阅新到之日文杂志《东方学报》第16—20册。下午开《史学集刊》编辑会。晚间赴青年宫剧院观《长征》一剧，11时许始散场。

## 9月

9月1日 星期六

上午赴南池子社联会场，参加出版总署编辑局所召集之审定历史组五年翻译计划书目。由杨人梗君主持，雷海宗、邵循正、齐思和、马坚、丁则良、白寿彝诸教授皆在座，会毕即在其处午餐。与马坚君闲谈，知海维谅君曾来印度德里，与一伊朗女子结婚后，又赴开罗；纳子嘉以三青团骨干，昆明解放后曾被捕，被囚禁半年；陶士谦阿訇即在东四清真寺。下午偕苏君赴西郊参观工作地点，张葱玉君及南博宋伯胤、张彬二君亦随往，饭后返城。

9月2日 星期日

上午安志敏君来所，偕至梁先生处商谈西郊工作计划。赴东安市场购书，晤及雷海宗先生。下午在家写信，作Le G.克拉克《考古学与社会》札记。晚间赴西直门宿舍，在程溯洛及苏秉琦处闲谈。

## 9月3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本部参加思想动员大会，由郭院长作报告，至12时半始散。下午阅杨钟健《古生物学研究法》。4时半开学习会，讨论思想问题。

## 9月4日 星期二

上午校阅荆三林《伊通河长春附近之史前遗址》。阅《文物参考资料·敦煌专号》下册。下午在梁先生处商谈下半年本所工作计划。晚间所中浴室锅炉爆炸，几致失火。

## 9月5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考古组开会磋商明年计划，梁、郭、苏及余共四人，加以初步决定。下午阅金陵大学（三十二年）《长沙古器物展览目录》及柯强（Cox）《耶鲁长沙古物展览目录》。旋参加所中学习会，又赴梁先生处商谈所中人员调整工资事。

## 9月6日 星期四

上午校阅编译局送来之王琏《化学在中国古代及近代发展的主要阶段》，并写出审查意见。下午东南区开思想动员大会，由范文澜、罗常培先生等致辞，余亦以考古所代表讲了几句话。晚间阅《美洲历史评论》55卷3期。



## 9月7日 星期五

上午与徐智铭君谈话，挽留之，请其打消辞职意。至梁先生处谈所务。下午参加学习，晚间誊抄去冬田野工作日记。

## 9月8日 星期六

上午郑所长来，谈及明年计划，忽提及拟添聘周予同、王伯祥二先生为研究员，并以周为副所长，负责历史组事。余以东南区学习会开会，先行离席。会毕后返所，郑已离席，与梁先生商谈此事，决定明日找陶先生商谈此事。下午赴西郊巡视董四墓村明墓之发掘。晚间访黄宗甄君未遇。得院中通知，后日开第二次院务会议。

## 9月9日 星期日

上午赴第一宿舍，谒陶孟和先生，将昨日与梁先生谈的话，转达给他，并询问院中意见如何。陶先生谓，院中原拟成立史学研究所筹备处，但以无适当人选，故暂加拖延，亦知此问题要解决的，允代向院方转达，并谋解决方法。告辞后，赴东安市场逛旧书铺。返所，向梁先生报告。下午阅贾敬颜《论乱军问题》。傍晚郑所长来，讨论明日向院方报告考古所工作事，偕往惠尔康食烤鸭，郑先生一家人都在座，由郑先生作东，鸭子一只五万元，但酒菜等加入共13万余元，连小账为15万元。返所后，写了几封信。

## 9月10日 星期一

晨起后，闻石兴邦君云：党华君已于昨晚3时来所。因上午院务会议，各所向副院长报告，故余仅与党君匆匆一谈，即赴院本部人事处，接洽党华君及徐智铭君之事。旋至招待所，遇及吴学周及伍献文二先生，新由上海来京，参加院会。至文物局，商定考古所报告。王冶秋副局长谓，平原省将曹子建墓加以发掘，事前并未通知文物局，殊为怪

事。赴院本部，9时开始报告，上午为近代史、考古所及语言所，已近11时半，始先散会（下午由社会所单独报告）。返所后向梁先生报告经过，恰尹达君来谈，遂将仰韶标本择要拿出来给他看。午间与党华君一同前往餐馆进膳，赴东安市场为所图书室购书。梁先生约往商谈。

## 9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在院中分组讨论各所提案及文件。下午赴北图阅书。

## 9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办公厅、图书馆及编译局报告。下午开图书委员会。晚间与王育伊同往王天木君处，适周子兢（仁）先生来，谈及中国古代铸铜器问题，至10时许告辞。

## 9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听郭沫若院长报告。下午开编译局座谈会。晚间赴苏联大使馆观五彩片《中华杂技团》。

## 9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陶副院长等报告。下午文委胡乔木报告：（1）组织院内外，（2）普及知识，（3）联系实际。余有事未去听。晚间小组负责人集合，讨论下星期小组会提纲。

## 9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讨论院长及副院长报告。下午听财经委员会李富春报告。晚间偕王育伊君至王府大街梁先生处闲谈，报告开会经过。西郊工作人员返

所，报告发掘经过，并携回发掘品，虽经盗掘，所剩留之金饰、宝石、珠子颇多，又有天启通宝及洪武通宝。

## 9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赴梁先生处，接洽关于党华君之事及西郊发掘问题。偕丁梧梓君赴巫宝三君处午餐，饭后闲谈。4时许始返所，校对《中国考古学报》第5期文稿《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存》。

## 9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院内小组负责人会议。本星期议程又完全更改，由文委指示，今日并派邵荃麟副秘书长来出席指导，说明讨论提纲。散会后，与钱三强、华罗庚、朱弘复一同进餐。钱君谈及此次院务会议之变化经过及今后科学院成为司令台后之任务，又谈到办公厅严〔希纯〕、恽〔子强〕二主任间之摩擦。午后开始讨论提纲中第一段检讨过去二年之工作。晚间看电影《天才发明家》。

## 9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讨论二年来本院及本所工作之检讨。下午讨论今后工作计划。晚间至梁先生处报告今日开会经过。

## 9月19日 星期三

晨间赴文物局，晤及郑所长，商量如何推进盖造办公楼事。上午讨论各所如何改进研究工作及改进所内组织以应国家需要。下午讨论与所外联系及学习马列思想问题。晚间赴梁先生处报告。

## 9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讨论学习问题及培养干部问题，这三天的讨论作一总结。下午与院外人士合开社会科学的任务及问题一小组。由四所报告工作情况，来宾发言颇踊跃。晚间在办公厅召开各所负责人开会检讨，办公厅恽子强讲完了他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已11时半，返舍已12时。

## 9月21日 星期五

今日整天开小组会议，社会科学方面院外人士参加者有陈达、张奚若、翦伯赞、邵循正、白寿彝、魏建功、曾昭抡诸先生。晚间开图书委员会，10时许始散。

## 9月22日 星期六

晨间开三组联合会议，讨论学位法及调整工资问题。有人戏说“不外名利二字”。下午本来有总结报告，改到下星期一。遂与苏秉琦君等赴西郊一观发掘情形，已二星期未来，熹庙三妃之墓已将完毕，墓志石今日取出，仅纯妃棺内泥土尚未筛过耳。2号墓则仅到墓门口，水深2米余，尚待下星期抽水。返城后理发。连日开会困累，加以胃病又发，提早入睡。

## 9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至东安市场购物。下午赴福绥境访宋起杰君，未遇。又访王天木、张葱玉君，已搬家至黄化门文物局宿舍。

## 9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郭院长总结报告。下午参加小组总结。晚间至梁先生处，商谈

明日开会提出明年计划及预算事。

## 9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开会，为各所明年计划及预算事也。下午社会科学四所又开会，为拟建办公大楼被市政府阻止不能开工。晚间赴招待所，遇及李亚农主任等，托以返上海后交涉党华君事。

## 9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梁先生处商谈所务，大致决定明年计划及决定开讨论会事。南博某君来谈南唐二陵报告事。下午王仲济（家楫）、伍献文二先生来，请伍献文先生审定辉县出土鱼骨。

## 9月27日 星期四

下午赴北大授课。课毕赴梁先生处谈话，李亚农、黄仲良亦在座。

## 9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开历史组计划讨论会，讨论明年年度计划事。下午赴午门参观中国建筑展览会预展。

## 9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赴文化宫（太庙）参观铁道展览会。又赴院本部参加忠诚老实运动总结大会，此次交代政治性问题者256人，须登记者七人，管制者两人，送新生公学者两人，逮捕者三人，尚有两人交代未清，未定处理办法。散会后，至梁先生处，谈下午开会情形。下午开明年工作计划讨论会，院外以有中国古代艺展及北大主办学习报告会，仅到翦伯赞、王

振铎及张珩三人（原名单达30人），会后留之晚餐。

## 9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写了几封信，汇款给铮儿。下午石兴邦君由西郊返，第2号墓已开始清理，为万历妃嫔之墓。朱庆永君来谈，新由川西参加土改返京。

## 10月

### 10月1日 星期一

今日国庆，虽曾接到观礼证，因为身体不舒，没有去天安门瞧热闹。这二十几天的院务会议，真够累人的了，在家阅光绪《长沙县志》，做札记。又阅Childe, *Prehistoric Communities of the British Isles* [柴尔德：《不列颠群岛的史前社会》]。

### 10月2日 星期二

阅毕柴尔德《不列颠群岛的史前社会》（pp.1—263）。昨日游行后，今日休息。我便利用这清闲的时间阅书，胃病仍未治愈。傍晚至梁先生处商谈徐智铭君辞职事。

### 10月3日 星期三

上午至梁先生处商谈召开所务会议事。下午阅安志敏君西郊田野工作记录，为之指正数处。又将其论文《中国之石刀》交还，并告以审查意见。阅梅原未治《支那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并摘记其要点。晚上出去洗澡。下午有匈牙利科学院长报告，未能出席。

## 10月4日 星期四

上午校《考古学报》样张。王文林、宋伯胤两君由南京来，筹备长沙队出发，拍了电报告诉长沙文管会。与党华君谈话，决定让他先返华东，由人事局交涉，只好静候其交涉结果了。下午赴西郊工地，观察2号墓之发掘情况。下午教育部举办学术座谈会，未能去。

## 10月5日 星期五

上午开所务会议（第10次），通过下年度工作计划。下午在梁先生处谈所务。有关晋级加薪问题，只好待下次所务会议再讨论。开始收拾发掘团应用物品，预备明日即寄发包裹。下午参加国庆纪念座谈会。晚间出席伟大祖国展览招待会，在庆林春晚宴。

## 10月6日 星期六

上午宋伯胤君来，告以离京日期及准备工作，收拾行囊。下午学习时间，冯家昇君报告参加土改经验。晚间至向觉明君家中，知道返家尚有半月。又至朱庆永君处一谈。党华君今日离京返华东，写信介绍与亚农君，设法交涉。

## 10月7日 星期日

上午出席史学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会章草案及出版《历史月刊》事。至故宫太和殿参观艺展及少数民族展览会。返家后，院中来电，催出席北京饭店之招待苏联、匈牙利科学家座谈会，派汽车来接，只好去一趟。6时散会，备有晚餐，但余已约定长沙工作团在萃华楼晚宴，遂先行辞出。至萃华楼，工作团员都已到齐，聚谈宴饮，至9时许始散。花了30万元。

## 10月8日 星期一

今日由北京出发赴长沙工作。上午收拾行装，将行李交运。下午6时许由所中动身，6时45分火车开行。长沙队有安志敏、王伯洪、陈公柔、钟少林，及南博之宋伯胤、王文林，连余共七人。石兴邦、王仲殊则俟西郊明墓做毕后再来。辉县队由郭先生率领马得志、魏善臣、王振江，共四人，亦同车南行。

## 10月9日 星期二

中午12点25分抵新乡，辉县队下车。车过黄河后，天气晴热，车中无事，阅商承祚《长沙古物闻见记》二册。

## 10月10日 星期三

晨间7时40分抵汉口，中南区文化部文物处方壮猷处长、顾铁符科长及刘启益君前来车站迎接，雇车赴文化部。用早点后，即赴天肇街复兴旅社。此间旅社皆由公家包去，私人无法找旅社，赖中南文化部介绍，始得下榻处。返中南文化部，遇及许凌霄副部长，在方处长处闲谈，中午招待午宴。饭后赴中山公园游览一周，并参观罗马尼亚展览会。晚餐后又谈了一会，始告辞返旅社。顾铁符君云，关百益于今年5月间病歿于西安，省政府已将其开封家中收藏物没收归公。

## 10月11日 星期四

晨间5时半即起身，6时半由复兴旅馆动身，渡江至武昌，8时45分开车，因昨晚未睡好，故今天在车厢中竟睡着了，醒后阅 Plenderleith [ 普伦德莱思 ] 之 *The Conservation of Antiquities and Works of Art* [ 《古物保存方法》 ]。晚8时11分抵长沙，未有人来接（后来知道，中南文化部电报文物处辗转迟延，故未派人来接），幸宋君知道文管会所在地，遂赴文管会，由他们与政府交际处联系，改住复兴旅馆，



在天肇街<sup>[1]</sup>，蔡季襄君亦来。

## 10月12日 星期五

晨间蔡君来，进早点后，偕往见陈浴新先生，乃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此会为统战部所办，以安插各地耆绅，年龄皆在45岁以上，每月致送300斤大米，闻有八九十人，通常不开会，其能做整理工作者，仅蔡季襄君一人而已。蔡君以贩卖古物事，曾遭关禁。陈主任委员，军人出身，已60余岁，人颇爽直。参观文管会所藏古物，其中如长沙王后墓出土之物，漆盒、铜镜、带柄的矛、铜剑等，颇多精品。午餐由文管会招待，在三兴街李合盛牛肉馆用餐。饭后与陈先生偕往省政府，以王首道主席不在，仅晤及办公厅曹主任。下午搬入省立博物馆筹备处，在兴汉门外留芳岭46号，乃洋式楼房，颇为宽敞，附近风景也不错。由车站取来包裹，即整理物件。并托蔡君等代觅厨子。晚间至新沙池洗澡，夜间颇为蚊子所扰。

## 10月13日 星期六

晨间黄君来回复，尚未找到厨子。蔡季襄君来，偕往北门外调查，由留芳岭出来，由军库路，经湘雅路、文昌阁至伍家岭，此地地势稍高，有砖厂数家，为仓库第三工地，有一汉坑，已挖1米许，附近又掘明代天启时史竹溪墓志。又东行过沙河桥，至刘家冲，中途获见露出之汉代花砖墓，此间丘陵上汉墓土堆颇多，似皆曾经盗掘过。又至一砖厂，获见工人新近掘出之战国式花纹铜镜两面，已残破，索价要二三万一面。又露一小坑，闻即为出镜子者同型之墓，似尚未到底。时已近午，由上大垅湘雅路返舍。饭后午睡，以补昨宵之不足。醒来后进城，至文教所，访樊国枢科长及刘副所长。稍谈后即告辞出来，至人民文化馆阅报纸。返舍后，写了几封信。

## 10月14日 星期日

晨间蔡季襄君来，偕往小吴门及浏阳门外调查，由蔡君邀“土夫子”名谢少初者作引导，先至陈家大山，下山至容园，经五里牌至马王堆，又赴徐家湾、杨家山，参观已掘开之长沙王后墓，墓中现仅有清水一泓而已。墓道口堆土中尚有漆片及泥钱。返至小吴门外进午餐，饭后又至浏阳门外之子弹库，亦露出木坑数处。观毕后，余渡湘江至湖南大学访姚薇元君，又晤及史学系主任汪诒荪君及杨遇夫先生。

## 10月15日 星期一

昨晚宿姚薇元先生处。早点后，告辞返城，抵工作站后讨论工作地点。下午与蔡季襄君往市政府，访问彭少彭秘书长，请其通知各区政府协助工作，及托建委会晒蓝近郊地图。又至省政府秘书处，据云如果文物委员会之介绍不能生效，可由省政府出公函。

## 10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安君等直接赴陈家大山。余与宋君至文管会，晤及蔡君，以陈浴新先生，今日赴省政府开会，对于区政府之介绍信，迟迟未能办就。余遂赴陈家大山，与安君等踏查一周即行返舍。昨日雇到厨子，今日开始自行开饭。下午2时，文管会调查发掘组方恪斋、彭曷、杨迈夔、陈书农及蔡君来。开座谈会，讨论合作事。散会后，由蔡、宋、钟三君赴文艺区公所及第12兵团商量发掘事，皆无问题。区政府答应明日召集民夫，大约8升米一天（折合11000元），或许明日下午可以开工。余在家中，描绘地图，建设委员会送来晒蓝1/10000市区地图，尚正确可用，远胜于1/25000之地图。

## 10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宋、钟二君前往接洽民夫事，余与安君及文管会蔡君，赴北区政府接洽，以陈家大山现属北区。余赴陈家大山附近查对地图，大致尚正确，惟仍系年前旧图，新辟之马路及房屋皆未在内。中午返舍，知民

夫事已接洽好，雇定二十余人，每日工资9000元（合7升米）。下午赴工地勘查，预备明天发掘地点，并开始测绘1/2500地图。

## 10月18日 星期四

今日正式开工，雇用工人24人，在陈家大山工作。开始发掘三墓，M101在墓地之西南，有墓道，上面盖土已掘去4.5米，离底似已不远，墓道口有小块淤土，可能为盗坑，出土石环一枚。M102与M103相毗连，中间有花砖砌的汉墓，平土以前或有土堆。M103四壁很整齐，但西北角有松土，似为盗掘坑。M102仅南壁已找清楚。余今日又以全日作测绘工作。晚间返舍，得湖大史学系来函，邀约星期日演讲。

## 10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陈家大山M103清理完毕，墓经盗掘，仅残留破陶器而已。M101已达1.5米，若就已削去之地面计算，已达6米左右，坑中土色开始变化成为青灰色之泥土，与上层之五色泥不同，此下当为木椁，盗坑中出铜剑一把，有雷纹。M102将西、南两壁找清楚。又于M101之西南找到一墓M104，规模颇大，似乎已经盗掘过。接姚薇元君来信，谓今日下午偕杨遇老、汪诒荪主任来留芳岭。午餐后，返留芳岭。3时半，姚君等来，遂偕往工地参观。关于演讲事，改于下星期日。收工后，由新军路至浏阳门，乘公共汽车返兴汉门。晚间阅林耀华《从猿到人的研究》（1—158页），一本通俗的小书，如何加上“研究”二字，殊不可解。晚间蔡季襄君来，与之商酌工资问题，拟明日加以决定。

## 10月20日 星期六

工人之工资问题已解决，每日12000元。陈家大山M101已深达2米余，盗坑中又出残铜片一。M102四壁均已清楚，东首有墓道。M104为汉墓，除花砖之外，一无所有。山南发现数墓，其处正在平土，不能久待，需提前清理，其中M105、M106皆为小型墓，东首有墓道，两者皆

有盗掘坑，恐已无遗留。将近收工时，又于其北发现两座汉墓，其一已近底部，稍掏即发现铜镜一件，似原装于漆盒中，现仅留朱砂痕而已，又有泥丸及刻纹碎陶片。马得志君由辉县来信，知辉县琉璃阁又出殷代小墓，完整者四座。今日天阴刮风，天气骤冷。

## 10月21日 星期日

晨起天阴，温度由前日之86度降为60度，因为是星期天，仅有两组工人前来上工。开工后，余与蔡季襄君赴浏阳门外金盆区政府接洽，持介绍信赴农改乡政府、军械修理厂及建华砖厂三处接洽妥后，天忽微雨。余返工地，工人以雨大正欲收工，长沙多此种微雨天，故余主张冒雨工作，仅有一组工人答应。下午续做一小时余，终以雨天停工，余与宋伯胤君赴文教厅，接洽借湖南农学院房舍（即圣经书院）事。樊国樾科长允明日代为商洽。返舍后，阅《人民日报》所发表尤金《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一文。

## 10月22日 星期一

今日下雨不停，晨间至工地，工人仅派一代表来，声明今日不能工作。进城至文管会小坐，即返留芳岭。在家阅Rostovtzeff, *Iranian and Greek In SouthRussia* [罗斯托夫采夫：《南俄罗斯的伊朗人和希腊人》]。傍晚至文教厅接洽，知湖南农学院无空房子，须另行设法，温度今日降为57度。

## 10月23日 星期二

今日天气放晴，M105工作结束。此墓曾经盗掘，闻曾出戈一剑一，但仍残留陶器六件，两鼎（带盖）、两壶及两“三足器”，底部泥土黏湿，工作困难。M106开始工作，在前者之西，形制及大小皆相类似。M101已露木椁四周，泥土作青白色，以为黏土（Clay），并非廔炭。M102上面之花砖墓M107，出陶罐一件。汉代土坑M108，出陶器

三件，计三足器一件，罐子二件，其中一罐盛有五铢泥钱，罐底下亦满布泥钱。今日收到家信及所中来信，即写一信回复梁先生。

## 10月24日 星期三

晨间大雾，日出始消散。M101木椁已达底部，因曾经数次盗掘，故仅残留漆器残片一，陶片一堆、铅锭二块。M106清理完毕，盗坑中出陶豆一件，又出陶鬲、陶壶等碎片。M108又出陶鼎、陶罐碎片。M110为汉墓，20日曾出铜镜，今日清理出滑石璧一件，陶器16件，半两泥钱一大堆。M109露出陶器一堆，以将近收工时间，明日再做。下午至文管会，约蔡君同赴浏阳门外，接洽住处事。

## 10月25日 星期四

晨间大雾，日出即消。M101清理完毕，椁底距墓底虽尚有半米许，但更无遗物出土。M102亦达底部，未出遗物。M109则所出颇多，且似乎即M108之耳室。有瓦罐10，上部作鱼骨纹，下部作鳞纹，皆系印纹，陶豆、陶鼎、陶壶各二，陶钺四（绘有花纹），滑石璧二，滑石碗三，铜壶（？）一，漆盒一（可能盛有铜镜），漆器残痕三堆，陶器二堆。M112曾经盗掘出铜匕首一件，陶鼎、陶豆各二。M113为南北坑，很小，出陶鼎、陶敦、陶壶各一件。M111尚未到底。今日添工人6名，共30名。上午与安君至子弹库附近找房子，以备作工作站。

## 10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宋君赴伍家岭接洽开工事，下午即调两组前往工作，先开两墓，M201及M202。陈家大山工作，仍未结束。M111清理完毕，甚狭小，有二层台，出陶壶一，陶碗二。M114为一空坑，毫无所得。M115出残石璧一，陶钺二，陶小壶二，陶鼎二，陶罐四，泥钱一堆。M116为近代墓葬所扰乱，出陶鼎三四件，陶壶二件，陶器数件，半两钱二枚，五铢钱数枚，铁锅一，泥钱一堆。又开始做M117及M118，前者为

小坑，后者颇大，有墓道，但已曾盗掘，据云，仍有陶器残留未取出。晚间蔡季襄君来，谓子弹库房子明日可以有确信，当可解决。

## 10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至伍家岭工地一观。M201已大致找好墓壁，长7米，阔4.5米，近墓道处有盗掘坑。M202则颇复杂，墓壁尚未全部找清楚，似数墓相套。下星期此间又添至30人（五组），并为工人租一住宅。团员在此工作者有宋、王（文林）、钟三君，拟明日搬至工地居住，余又赴陈家大山一观。M118仍在继续出土，墓道低端下午收工时已露出。M117、M119、M120、M121皆为空坑，仅M120出一铜镞。M122为汉墓，出半两泥钱、淮式镜一、石璧一、陶器数件，泥麒麟金数个，漆器仅存痕迹，铁器有二件，为残刀及铁箍，清理至6时始完毕。

## 10月28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休息。上午应湖南大学之邀，前往讲演《漫谈考古学》。餐后随杨遇夫先生等游岳麓山，湖南大学方面尚有汪诒荪、姚薇元、皮名举、梁令杰，考察团方面尚有安、陈二君。由白鹤泉至麓山寺（今名万寿禅林），又赴蔡松坡纪念堂及其墓冢，更上行，经“印心石屋”（仅余断垣，但道光御书四字仍嵌壁间），至灵麓阁，在望湘亭品茗闲谈。下山后，杨先生坚留用膳，晚餐后始与安、陈二君进城。

## 10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陈家大山清理M118及M123。后者曾经盗掘，仅留碎陶片。前者尚未到底。下午调派一组赴子弹库工作，由余与安君前往，寻得二墓，先做M301，出铜鼎、铜剑、陶罐及陶碗，一共四件。伍家岭M201已达底部，显露铜器，明日再采取。M202仍在找寻边沿。下午余赴新河乡，接洽房子事。晚间蔡季襄君来云，已代为赁定复兴街18号，约定明晨往商定房租，即可搬入。

10月30日 星期二

仍至两处工作，余赴子弹库工地，与蔡君赴复兴街租定房子，拟明日即于其处设立分站。陈家大山M118完毕，盗坑中出碎铜片及陶片。午后余先返工作站，伍家岭M201出土铜器运回，计壶一、盥一、盆一、钁一、博山炉一、栳一。写信给梁先生，并附去第1号工作简报表。子弹库M303完毕，出壶二、鼎二、盒二，盘、碗各一。

10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赴伍家岭，测一草图。M202与M203之界线弄清，分为二墓。M203可能得再分为二墓。M204开始工作，深不及1米即出水，边沿不大整齐，可能为古井。午后赴子弹库工地，M302清理完毕，出陶器10件（壶、鼎之类）。M304有盗掘坑，今日尚未到底。晚间蔡君来，并携来租房合同，拟明天迁入。

## 11月

11月1日 星期四

今日就子弹库附近复兴街18号敏庐添设工作分站，一部分团员（余与安、陈、王伯洪）搬往彼处，厨子亦移至彼处。为搬家事，花了一个上午，稍为安置后，余与安君赴子弹库，又赴周家湾军械处，接洽发掘事，希望彼方通知警卫，免发生误会。300墓地中M304完毕，以已经盗掘，仅出残壁及陶片。M305为小墓，出陶器三件。开始做M306及M307。晚间钟少林君来，已将10月份账目整理出来，由余核阅后，明日交邮寄所。伍家岭工地，M202至M203仍在继续工作中，M204恐为古井，取消墓号，改以名附近被破坏过之汉代砖墓。

11月2日 星期五

上午300墓地中，M306经过盗掘，离地颇深，已无遗存。M307今日始找清楚，为一大坑，上午出铜器一件，下午出三件。M308东首已为水井所破坏，但坑中仍有陶罐一、陶豆二。余先返舍，将上月的账目核阅后，即交邮寄所。又写一复信给戴家祥君。下午赴留芳岭，适方壮猷、顾铁符二君由汉口赴湘西参加土改，途经长沙，上午赴伍家岭参观，知余下午返留芳岭，故在彼处等候，闲谈一会儿，余乃赴伍家岭。M202、M203仍在继续起土，其南又发现二小墓，互相重叠，另有一个汉代砖墓，近遭盗掘，出有铜镜。余返复兴街，约定星期日再会。

## 11月3日 星期六

300墓地，M306已达底部，离地面约7米。墓东向，在东首及北侧壁上，皆有一小龕，侧壁龕中出铜剑一柄。墓经盗掘，竟有此收获，殊出意外。M307今日又出葫芦形铜管二，游环四（每组由二大一小环组成）。东首有半圆形小坑一对，似用以陷车轮者。其内有铜片，似为轴饰，铜管或为衡上物，木质物已无痕迹。子弹库隔公路对过为杨泗岭，市政府适在彼处，平土建屋，露出二墓，已遭破坏。M309得陶鼎、陶壶各一。M310得陶鼎等残片。下午，另找古墓，尚无所获。晚间钟君来，谓伍家岭M202出铜器一批，决定明日前往一观。接梁先生来信，知10月份发掘费正汇出。

## 11月4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休息，伍家岭工地，以昨日已露出铜器，今日仍工作。上午余在家写工作简报表，又写了几封信。午间湖南省文管会主任委员陈浴新先生前来子弹库工地参观。下午，余与安、王、陈三君赴伍家岭工地。M202已大半到底部，露出铜壶二件，石璧一件，陶器多件，又有木箱痕及红黑涂痕。M201为唐墓，打破昨日所清之汉墓M205，已被盗掘，曾出铜镜，宋君曾向之购得。M207似为晚周墓，为M208所破坏，有盗掘坑，今日尚未到底。其南露出M208，显出薄釉瓷罐，似为唐代墓。北大张政烺、阴法鲁二教授，以参加土改，途经此间，前来伍家岭工地参观，又偕至留芳岭一观已出土之古物。



11月5日 星期一

上午长沙市市政建设委员会召集会议，商讨新开设厂有关调查问题，邀考察团派人参加，余遂代表本团前往。此厂系轻工业部所办，厂地约占2000多亩，惧厂址压有古墓，希望本团有人参加调查。下午至文物委员会，请其具函介绍烧砖窑厂，以利工作之进行。今日300墓地M307填坑，M311及M312开始做。前者上星期即开始移去所压之土，今日向地面下开掘。M312以做砖工人之妨碍，今日始得开始。晚间钟少林君来，谓M208已完毕，出开元钱七枚，瓷罐瓷碗各一。M202仍在清理底部。M203已出水，尚未到底。M207已近底部，露出木椁，有盗掘坑。今日写信给湖南大学，约之明日前来参观。晚间写信给党华及石兴邦二君。

11月6日 星期二

前日天气颇热，昨日刮风变寒，昨夜即下雨，今晨未停，但为小雨，故仍可工作。子弹库清理M311（小坑）及M312（中坑），尚在起土中。又清理已盗过之M313。蔡季襄君来，与之偕往马王堆调查，因为昨天听工人说，彼处曾陷落一穴，故前往一查，乃属谣传。下午至留芳岭，知伍家岭工地晨间开工，下午以下雨停工。M202已全部露出，且已将铜壶等提取另放，以天雨晚间不好看守也。M203四周已露出木头一排，斜插坑中。M307亦为木坑，面积稍小，深度为3米半，北侧壁上有小龕，内有朽木，或为木箱之残存。所中10月份发掘费已汇来。

11月7日 星期三

今日仍微雨，伍家岭停工。湖南大学史学系师生前来留芳岭参观已出土之古物，又至伍家岭工地一观。子弹库工地仍继续工作，上午清理M311及M312完毕，前者出铜镜残片一、陶壶二、陶鼎三、陶碗一；后者为汉墓，底部有纵沟两道，所出陶器达21件之多（五鼎、六壶及碗、盂、博山炉等）。M313仍在继续起土中。午间蔡季襄君派人送信，谓

陈家大山起土又露汉墓，希望派人前往查勘发掘，当即派王伯洪君率领工人前往，找出盗坑，知曾经盗掘过。时雨渐大，遂提早收工。M118之北亦露出一带墓道之墓，规模与M118相近，但亦曾盗过。傍晚钟少林君来，报告留芳岭之情况，汇款亦已提取，并存入银行。

## 11月8日 星期四

今日天气放晴，上午开始测绘子弹库工地草图（二千分之一）。M313仍在继续起土，土夫子谢丙（少初）加入我团工作。找到M314，为一小坑，出陶器3件（鬲、碗、带盖罐）。下午，余赴伍家岭工地一观，M207已全部清理，为东西向之小坑，木椁之底及四周尚保存，木棺仅剩底部，空无一物，北侧壁上有一小龕，放置木匣，中盛陶器（二壶、二鼎、二豆等）及漆器，后者保存不佳，有T字纹铜镜一件。M202已清理完毕，出“日而夫而象而光而明”铜镜，二铜壶、一石璧、漆器残片及陶器多件。M203已露木椁，以粗木为之，露出陶器、泥金饼等。其北百余米又发现一墓，乃昨日下午时，窑厂工人所作，闻共掘二墓，此尚未到底，吾人乃接收过来做。粮食仓库窑场，今时已停工过冬，其他各厂亦将陆续停工，冬季盗掘之风恐又蜂起矣。

## 11月9日 星期五

子弹库工地，向南发展，在大夏窑厂内找到数墓，即开始做M316及M317。前者甚小，但离地面两三公寸许即露显铜剑，连柄计0.49米，抵达底部有小龕，又得陶罐及陶碗各一件。后者尚未到底。又向北越过公路，发展至乾塘坡东地，在再生窑厂内找得数座，开始做M315，有墓道向东，尚未到底。至于原来工作之义利及金达窑厂中，仅有M313尚未完毕。此墓为中号墓，惜已经盗掘过，今日尚未到底。余下午测绘地图，将M315包括进去。傍晚蔡季襄君来，余托之转告文管会，以窑厂现下陆续停工，须注意盗掘问题，蔡君亦以为然，谓拟分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动员红砖业公会，劝其窑工不得再做盗掘事；一方面劝诫古玩业同行，不得向土夫子收购，以绝其根源。谓明日即去做，不知能生效否。晚间钟少林君来，谓M207已清理完毕，但尚未提取

（M209为砖墓，空无所有，不编墓号），现已开一中号墓M210。至于M203已露出漆盒四，皆已压坏，明日继续清理。

## 11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赴伍家岭工地，为M207照了几幅照相。今日钟君又开M210及M211，王文林君又开M212。M203仍在清理中，已露出陶器、滑石器及漆器。返子弹库工地，M317清理完毕，有陶器六件（二鼎、二壶、二敦），铜器23件（铜镜及铜剑），镜似盛于漆盒中，此外似有漆耳杯，皆朽腐不能提取。开始做M318，乾塘坡之M315亦开始露出带环的铎，铁脚铜鼎及铜壶，铜壁皆薄，提取颇困难，决定明日继续清理，晚间以人看守。M313仍在起土中。此外又清理一宋墓M319。晚间出去洗澡，途遇留芳岭门房，交来宋君一便条，谓M203露出漆碗二、漆案三，漆耳杯二，皆有花纹，颇为完整，拟明日前往一视。

## 11月11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但仍有一部分工人继续工作。子弹库M315，今日清理完毕，出铜鼎二、铜壶二、铜镜一、剑矛各一、铜勺与铜铎一、铜铺首八，为此次所发现最富之铜器坑。余晨间赴伍家岭工地，视察M203，今日仍在继续清理，续出铜鼎等，尚须工作一日。有取砖工人发现一明墓，出陶罐二，堆塑有人物，又有朱书墓志（M209）。余与宋伯胤、谢少初，在伍家岭附近调查一周，发现周汉墓坑十余座。午餐后，又至枫树坪及袁家岭等处调查。傍晚安君等运送一部分出土物至留芳岭。晚间钟少林君携账目来，为之核校一遍。

## 11月12日 星期一

将11月4—11日工作简报写就寄所（第3号简报），继续测绘1/2000子弹库工地图。今日300工地做M313、M318、M320及M321四墓，皆尚未到底。晚间蔡季襄君来谈。又钟少林君来，谓伍家岭M203

今日又露出一铜镜。M210已完毕，出陶器3件，即一壶、一鼎、一敦。M211已露出铜器数件，晚间派人看守。又开M213，即昨日谢少初君探得之汉墓。余拟将工作人员之分配稍作调整，由余赴留芳岭，将钟君调来子弹库工作。

## 11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继续测绘子弹库工地图。下午赴伍家岭一视，M203正室已都清出，但未绘图照相，墓道口亦有木室，已露陶器。M211已露铜方炉，尚有木炭，铜奩带盖，离地下不及半米，墓边北首尚未找清，收工时始到边，长达6米余。M212已露泥钱及泥金饼。M213亦到底部，虽未盗掘，但所露出者皆为陶器，有陶灶、陶铲等。傍晚返复兴街。M320已清理完毕，出陶器七件（二壶、二鼎、二敦、一豆），铜器四件（一戈、一剑、一带钩，一A形物），铁器一件（为一细杆，不知用途）。M313已露木椁，M318亦近底部，明日皆可到底清理。夜间下雨。

## 11月14日 星期三

昨日下午雨颇大，晨间雨停天阴。子弹库工地，M313、M318及M321继续工作。其中，M313已近底部，露出木椁，盗坑中出三棱箭头一，尚带有箭杆一节。上午余赴城内探问购买Acetone（丙酮），顺便至文管会，晤及陈浴老及蔡君。下午赴伍家岭，M203墓道口之木室，北半出陶器，南半出车轮及木偶，惜乎坑壁土下崩，将车轮压坏。M211及M212皆已到底，尚未清理，而M213及M214又已到底，清理完毕，余乃代宋君绘M213及M214二墓之图，照相后即提取各物。M203正室中各物亦皆提取，送往工作站，其中漆器颇佳。明日将伍家岭工人，调派一组往子弹库。余拟明日搬往伍家岭，以便就近照料。

## 11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在子弹库工地。M313已清理完毕，木椁中有木棺，虽遭盗掘，棺中尚存以一铜剑，棺外有铜镞七枚，皆带一节箭杆，原来似放在簠中。M318有积水，停做。M321仍继续工作。又新开M322及M323。伍家岭工人调来一组。又两处皆添一人，乃文管会所介绍者也。下午，余搬至留芳岭，安顿行李后，即赴伍家岭工地。M203前室南半，已大致清出，完整之陶罐颇多，又有木俑及车轮。M211又出铜器及五铢钱。M212已清理完毕，似已经盗掘，仅余陶器而已。新开M214，即跨在M201墓道上者，但时代似稍早，惜亦有盗掘坑。

## 11月16日 星期五

今日在伍家岭工作，将M212清理完毕。此为汉墓，已经盗掘过，盗坑中出泥饼、滑石壶及陶片，未扰过部分出陶器33件，大多已破碎（罐二十、壶四、钲四、鼎三、碗一、博山炉一），又有铁刀剑二、泥饼及泥钱、鎏金小铜泡。至于M203，仍在清理，前室北半出完整陶器多件，有壶、钲、<sup>鍍</sup>甗、罐、灶等，木偶多件，车轮二，木马俑等。M211出铜器多件，石璧及铜镜数件。下午将M214及新开之M215停工，派工人九名，运送M212全部出土物及M203一部分出土物至留芳岭工作站，一共两次。傍晚下雨。晚间蔡季襄君来，钟君赴复兴街，回来谓M321出铜剑一把。

## 11月17日 星期六

今日在伍家岭工作。M203仍继续清理前室北半，将木偶及车轮清出。M211则照相及绘图后，开始提取，计铜器十余件（长方炉一，盛有木炭，<sup>鍍</sup>甗、甗各一，长把灯一，鼎二，壶二，圆盘及<sup>鍍</sup>斗各一），石璧四件，铜镜三件，马蹄金一，漆案及漆杯、漆盒数件（以保存不佳，未能提取），又有木柜，装以鎏金衔环兽首及鎏金铜泡，串珠一串（松绿石、水晶、石榴石等），泥金饼九枚、五铢钱数千枚。此墓颇为丰富，下午降雨，工作不便，未能提取完毕。M215、M216仅做半天，下午改开稍大之M217。晚间赴银行领取所中汇来之11月发掘费。蔡季襄君来，对于马蹄金及较大之鎏金铭文镜，皆大赞赏。

11月18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休息，仅伍家岭M211以昨日下午提取未毕，今日继续工作。晨间微雨，幸旋即雨停。余赴复兴街，并至子弹库工地一观。午后仍返留芳岭，姚薇元君来谈。下午4时，开考察团会议，报告经费情形，并讨论关于工作问题，仍分两处，将钟君调赴子弹库工作，规模亦仍旧。晚间至景士照相馆，接洽五彩相片事。

11月19日 星期一

今日钟少林君搬往复兴街工作。余在伍家岭。M203开始清理前室南半。M215已到底部，清理完毕，明日可提取。M217亦已到底部，清理完毕，除陶器外（壶二、鼎二、敦二、灶一），尚有铜器六件（壶一、鏃斗一、碗一、镡一、镜一、其他一），玻璃璧一件，石璧四件，串珠二十二颗，珎一件，珥二件，小骨牌一件。M216停工。开始做M218，亦为大坑。以长沙县开会，来参观者颇多。晚间文教厅樊国樑科长来谈，希望能将出土物副份存在长沙，告以此事只能由文物局统筹分配。写就工作简报第4号寄所。

11月20日 星期二

晨间长沙市劳动局派人来了解情形，希望能雇用他局登记的失业工人，当答以俟添增工人时再决定。上午在伍家岭将M217所余之陶器，全部提取。M203前室北半，提取清理完毕，开始清理南半，亦有木偶及车辆。下午清理M216完毕，出铜剑一件、铁鏃三件，陶器五件（二壶、一敦、一鼎、一他器）。晚间至复兴街，获昨日M322所出土之带把铜矛及二铜戈，此墓又出铜剑一、铜勺二、石璧一、陶器数件。M323亦已完毕，出铜鼎一、铜壶二、石璧一、玉珠一。现已开至M326，此间墓葬不及伍家岭之密，但时代较早，为战国时代。

11月21日 星期三

今日下雨，天气骤寒，伍家岭停工。调来工人六位，在家洗刷陶器及陶片。余亦以整天的工夫，将M203出土的带银衣绘漆花纹陶器洗了两件（一壶、一钁）。此即蔡君所云陶器裹银皮变成黑色（《闻见记》卷上页六）。子弹库工地今日清理M325完毕，出铜剑一件、陶器三件（鼎、敦、壶）及有孔小石砾。

## 11月22日 星期四

今日天气更冷，上午微雨。子弹库停工。伍家岭开工，工人仅12名，以天寒风大，有点受不了，下午也停工了。上午将M215出土物提取完毕，送回工作站。M218已露陶器，将停工作。新开M219，在M212墓道的西北角。午间赴复兴街，观昨日出土物，并开小组会议，组织政治学习，推王伯洪君负责。

## 11月23日 星期五

今日放晴，但天气仍冷。伍家岭工地，仅有工人17名。M203清理前室南半，以下雨积水，挑出十余担。M218清理完毕，以曾经盗掘，仅余东北角未被扰过，出陶器13件，计陶罐10件（四大、六小）、陶钁二、陶灶一（附甗、<sup>鍪</sup>），又有铜器残片，盗坑中出陶片及泥钱，西南角出铁锄一件。M219仍继续工作，尚不到底，以已被扰过，扰土中有陶片。M220为M203东北角之坑，已空无一物，盖筑造M203时所破坏者也。开始做M221，在M218与M212之间，地势较低。

## 11月24日 星期六

伍家岭工地，今日M219清理完毕。此墓曾经盗掘，尚余陶罐四个、石璧三件、玛瑙珠四粒。M203前室南半，仍继续清理，出木船一，长达1.3米，宽30厘米，有木桨及篷。华北罕使用舟楫，此恐为国内至今所发现最古之舟。又出车子三辆，有轮子六，惜已残破。车厢亦有两个尚保存完整，又出木俑及马俑，今日尚未能清理完毕。M221停

做，改开M213，在窑厂之北端。晚间至复兴街，知子弹库工地又清理完一墓，即M318，为战国木坑，长3.20米，阔2.46米，未曾盗掘，出剑、矛、戈各一，又陶勺一、陶器一堆。晚间蔡季襄君来，谓文管会之展览会，已决定缓办，以省政府奉命节约，国防为先，故缺乏可供展览会使用之经费也。

## 11月25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停工，仅伍家岭M203继续提取出土物，晨间余与工人谢少初至伍家岭、杨家湾、刘家冲、丝茅冲一带调查，古墓颇为不少。返留芳岭工作站，复兴街同人亦皆来此，清理出土物，编号登记，预备装箱。余写了数封信。晚间出去理发。

## 11月26日 星期一

伍家岭工地M203之殉葬品，今日始全部取竣，出土物编号至429件，距开始发掘此坑，恰是一个月。余助宋君测绘墓形图及照相，忙了一天。M221、M223皆将到底，暂行停工，将工人调做大坑M226及其侧之小坑M225。子弹库工地M329达到底部，清理完毕，闻仅出陶器（鼎、敦、壶各一，及一剑、一矛）。傍晚，王伯洪君搬来留芳岭，明日拟留宋君在家整理M203出土物，伍家岭工地由王君代替之。晚间蔡季襄君来谈。

## 11月27日 星期二

今日宋君留在工作站整理M203出土物，并派二名工人助之。伍家岭工地M225今日清理完毕，出四壶、四鼎、二勺、一对蛤形器，皆属陶制，并有泥五铢钱。M203继续测绘木椁构造。M221、M224仍暂停。M226为大墓，惜已被盗过。M227由程君负责发掘。晚间接石兴邦君来信，知月底左右始能动身。今晨劳动局又派代表前来，希望能雇用失业工人救济处之工人，但现下无法添工，拟明日亲赴劳动局一谈。子



弹库工地，清理M328及M330，皆已经盗过。后者尚留有一剑、三镞、二害、二銎、一罇、一盖弓帽及陶器、铜片。后者则仅余陶器及陶片。杨家大山今日开始工作。

## 11月28日 星期三

今日下雨停工，在家中整理M203出土物，宋君测绘木船，余则将车子测绘构造图，设法复原。劳动局方面，由王伯洪君前往接洽，局方要求雇佣失业工人百分之七十，将民工队人员裁去一部分，未有结果，通知民工队自往与劳动局交涉。车子构造图已成六幅，轮子（毂、辐、牙）已完全弄清楚，轴则两端残缺，不知全长及进毂处长度，轴与车箱及轅之关系，亦已弄清，车箱之构造，除栏杆结构之外，亦大致清楚，仅轴前之另一木条，尚找不到实物。

## 11月29日 星期四

今日仍因雨停工，整理M203出土之车器，绘图五幅（车图7—11）。车衡、车轭及轅，皆已弄清楚，可以复原，殊为欣喜。上午安君由复兴街来，商酌今后工作事。傍晚蔡季襄君来，与宋君同出去购白蜡。

## 11月30日 星期五

今日天阴有雨意，伍家岭工地续停一天，在家继续整理M203出土之车器。上午劳动局派人来，介绍失业工人21名前来作工，下星期拟稍扩大规模，告以下星期一来上工，由王伯洪君前往通知子弹库工作站，即在彼处酌添工人。子弹库工地今日清理M324及M331。前者曾经盗掘过，仅剩陶器及一残铜镜而已。后者出鼎、敦、壶各一，皆陶制。车盖尚有问题，以未见柄斗，不知其形，弓数姑以所实得者分为二组。车箱栏杆后遮板，已大致解决。唯不知轼下之板，如何安置上（疑用胶黏）。

# 12月

## 12月1日 星期六

今日放晴。上午在家继续整理车器，关于栏杆，尚未完全弄清楚。下午赴伍家岭工地，M221、M222已清理完毕，皆为宋墓，出陶瓶、瓷碗、铜镜、铁剪刀及开元钱等。M226亦已到底，为汉代大墓，已经盗掘数次，有残石壁及铜片，陶器有钫、壶、罐及陶片。M227继续工作。前作之M224空无所有，取消墓号，改以今日新开在M225、M226之北者为M224。至于M223，今日仍停作。宋君整理小木件，发现有字，余细察之，乃封泥匣，下有“鱼鲈一斛”，此种封泥匣有10个之多，乃M203前室北半出土，皆在各陶罐之附近，盖标签陶罐所藏之物，惜当时不加注意，墨迹为工人刷洗去，多模糊不清，封泥已全部被毁，尚有残存绳痕，惜哉！子弹库工地，今日清理完毕二墓，M326出陶器三件（鼎，敦，壶），M332出陶器15件（壶四，鼎四，敦三，勺四），及料制谷纹璧一件。

## 12月2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子弹库停工，伍家岭仍照常工作，清理毕M224及M226二墓。前者在M225、M226之北，出陶器六件（鼎二，壶二，敦二）及泥郢版。后者在M225、M226之西，出陶器八件（鼎二，壶二，敦二，小罐二），泥郢版及泥钱一堆。此为我们初次发掘得泥郢版。M223及M227仍未完毕。子弹库同人来留芳岭整理古物，开始装箱。余晨间在家将车箱栏杆结构，大致弄清楚，仅后轡上两侧栏杆结构未详。核算11月发掘费用账目，拟明日寄所。

## 12月3日 星期一

写就工作简报表第6号寄所。上午在家绘毕车轼图17、18。总算将M203中出土有栏杆的两辆车子复原问题，大致加以解决。下午赴伍家

岭工地，M229已清理完毕，出陶器三件（一鼎、一壶、一碗）。M230则系宋墓，出陶瓶一、小瓷罐三、白瓷盆一、石砚一、铜耳掬一、古钱二堆（每堆两三枚）。M227亦已到底，明日可以清理。M231、M232亦近底部，明日可以清理。晚间赴复兴街，知M333亦已清理完毕，出陶器八件（二鼎、二壶、二钵、二小罐），及淮式铜镜一件。M334之上部压有一宋墓（M325），出铜镜、陶瓶及瓷碗。杨家大山今日添劳动局所介绍之工人21名，共39名，探沟深已2米余，仍未探到边沿，此墓之发掘工程，规模颇不小。

## 12月4日 星期二

今日上午在家中助宋君整理木船，发现船上楼阁结构。下午至伍家岭工地，今日清理三墓，得陶器等七十余件。M227有陶壶四、陶鼎四、陶敦（碗）四、陶罐八、石璧一、石串珠二、泥钱及泥郢版二堆，后者在头部与石璧邻近处。M232有鼎四、壶四、罐四及勺四，皆陶制。M231亦出陶壶、陶罐、陶敦及陶鼎，且有泥钱一堆。晚间安志敏、钟少林二君来，谓杨家山大墓须添工人，决定后日起添20名。子弹库工地M334清理底部，20余件陶器，明日可提取，晚间派人看守。

## 12月5日 星期三

上午湖南大学历史系同学随杨遇夫先生，前来参观出土车船等物。在家助宋君整理M203木船明器。下午至伍家岭工地，M233、M234、M235皆清理完毕。M233仅出陶器二件（一鼎、一壶），M234则出六件（二鼎、二壶、二敦），皆为战国至汉初物，M235则为西汉墓，出陶罐、陶鼎、陶钊、陶壶、陶灶，及泥饼、泥钱。晚间至复兴街，知子弹库工地，今日亦清毕二墓，即M334及M336，前者出陶器多件及一铜钵，后者出陶器及一素镜。晚间王文林君不舒服。

## 12月6日 星期四

上午赴徐家湾工地，今日起用工人60名。M401工地已找清墓室东壁及墓道，墓道宽4米，墓广13.2米，土堆高5米，直径20米，此墓在王后冢之东，其规模较王后冢为大，虽曾经盗掘，必仍有剩余。午间偕安、钟二君返复兴街午饭。饭后赴子弹库工地，参观M307，为较大的汉墓，在梓园中，隔麻园湾公路，即为长岭。现亦正在平土，预备筑房，显露四小墓，即派工人前往工作。余返伍家岭工地，见石兴邦、王仲殊二君已来，今晨抵湘，即来留芳岭工作。由王文林君引导至工地。石君携来梁先生信一封。

## 12月7日 星期五

上午陪伴石兴邦、王仲殊二君赴徐家湾及子弹库工地参观，以便了解情况。徐家湾大墓正在掘墓道，以便去土。子弹库仍在做M327，昨日发现之小墓，皆空无所有。在复兴街午餐后，偕往文管会，参观其收藏品。余又赴伍家岭工地一观，M327仍未到底。开始做M329，为有墓道之大墓，曾经盗掘。今日下午，北门外进业高商教职员十余人，来留芳岭工地站参观，由宋君接待。晚间复兴街同人来留芳岭，遂开会议，讨论分配工作问题，徐家湾由安志敏、钟少林二人主持。星期日即搬往徐家湾居住。新来之石兴邦、王仲殊二君则往复兴街，与陈君合作，将子弹库工作加以结束，希望下星期即将复兴街分站撤消，搬回留芳岭工作。

## 12月8日 星期六

今日伍家岭工地M237已近底部，白膏泥颇厚，约4米许，底部离地面3.6米，用滑车起土。M239继续清理，其西套着另一墓葬（M240），王仲殊及宋君在家整理出土物，加以编号，包扎，预备明日装箱。子弹库仍做M327，徐家湾继续在M401起土。

## 12月9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停工，大家在留芳岭聚集，中午打牙祭，为新到人员洗尘。石兴邦、王仲殊二君随谢少初到附近丝茅冲等处调查，以便决定下周子弹库回来后工作地点。用工人数名在家里洗刷陶片，并加整理，以便装箱。今日安、钟、石、王四君搬家，前二人搬往徐家湾，后二人搬往复兴街。

## 12月10日 星期一

今日测量伍家岭工地坑位图。M237清理完毕，此墓白膏泥颇厚，但出土物并不佳，小号山字纹淮式铜镜，陶器十余件（四壶、四鼎、四敦、二豆）。M239、M242仍继续工作。又于伍家岭路东发掘一砖墓（M243），乃当地人为取砖售卖所掘开，吾人加以制止，即加以清理。晚间写工作简报第7号。

## 12月11日 星期二

晨间大雾，开工稍晚。伍家岭工地M239、M242，皆继续工作。M239已露出一部分陶器，虽遭盗掘，仍有一带盖铜管，已碎，中露泥丸，或为丹药欵。M242亦已到底，以曾被盗过，有铜片，为镜子及武器之残片，又有水晶串珠一颗及破碎陶片多件，今日皆不及清理，明日续做。M243亦已露陶器。午间偕宋、王二君赴沙河桥、甘家冲、刘家冲、王家垄等处一观。下午测量伍家岭工地坑位图。昨、今两日湖南博物馆派人在M203提取木椁。今日王文林君在家整理标本，闻文管会有委员来参观，表示希望我们能将出土物造一清单交之，不知是个人随便发表意见，抑或文管会正式意见，打听清楚后再说。

## 12月12日 星期三

今日仍在伍家岭测绘坑位图。M239、M241及M242皆已清理毕，挑回11担。M239曾经盗掘过，昨日出带盖铜管，今日清出陶罐等十余件及泥钱一大堆。M241为西汉墓，出陶钺、陶鼎等陶器一大群，又铁

剑、铁刀各一，页板岩长方石版一，滑石圈纹璧一。M242曾经扰过，陶器多残碎，又有残铜片数枚，水晶串珠一颗，有环铁刀二。下午钟君来，知子弹库工地M327仍在清理，出铜壶一，尚有其他陶器及铜器，自前日起连日晚间皆有人守夜。此外又清理宋墓一，出陶瓶及瓷碗等。

## 12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赴子弹库工地，M327仍在清理中，此墓结构颇特别，左边墙上有竖柱痕四，墓室四边有槽，填以卵石。中央亦有一道，直贯墓道，当为水沟。墓中铜器多件，有壶、钁、鼎等。又有带釉陶器多件，已破碎不堪，几占墓室1/3面积。又有泥钱一大堆，恐明日尚难完工。M339为战国墓，出石璧及陶壶、陶鼎等，正在清理中。又M340压在大土堆下，正开始找边沿。复兴街午餐后，至文管会找蔡君，未遇。返伍家岭工地，程鹤轩君今日以身体不舒请假。M240出陶器颇多，又有铜镜及料璧等，明日始能完毕。M243为砖墓，已清出二室，陶器颇多，又有蓝色透明佩管，似为玻璃所制。M244今日开始工作，下午即达底部，余乃助之绘图，有带釉瓷壶三、陶罐三、黑衣陶壶二、大陶壶二、陶钁二、陶鼎二、陶灶一、泥饼及泥钱一堆，又有铁器二。另开一坑（M245）尚未到底。晚间新华社分社采访员罗君前来采访新闻。

## 12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整理出土物。下午赴伍家岭工地，M243两室已清理完毕，出陶罐、带环铁刀，又铁钩两对。M240亦清理完毕，陶器颇多，此外又有玉具铁剑一、玛瑙珠一、石璧数个、清明镜一等，M245昨日开始，今日尚未到底。又于其北，开掘M246及M247两坑，皆未到底。

## 12月15日 星期六

今日伍家岭工地，M245清理完毕，出铜镜一、石璧一、铜钵一，陶器多件（有鼎、钁、壶、碗、灶及罐），泥饰、泥金饼及铁剑等。其

余二墓，M246及M247尚未到底。宋君又于颜家嘴另开一墓。王文林君今日以身体不舒，在家休息，赴湘雅医院治疗。南京博物馆院来信，希望王、宋二君能于2月20日以前赶回南京，此间拟于1月15日收工，不知能如愿否？辉县郭子衡先生来信，谓大皇家大失所望，拟提前收工。

## 12月16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仅伍家岭一处停工。上午石兴邦君来留芳岭，助整理古物，装了两箱（湘字3号及4号）。下午将M203木船照相。安志敏君来，偕往文管会见蔡季襄君，正在忙碌布置展览，以明日湘省各界代表会来文委会参观也。至青年会景士照相馆，观冲洗照相。偕宋君往复兴街定制棉制服，计18万元。晚间蔡季襄君来谈。接梁先生来信，知12月份发掘费已汇出。

## 12月17日 星期一

伍家岭工地，王伯洪君做M246、M247。宋君则在颜家嘴开一新坑，即谢少初所找到，谓系周代木坑，结果为宽仅1米小坑，殊大失所望，又在附近掘一坑。余上午在家整理M203出土小木船。下午往伍家岭一观，又赴子弹库。王仲殊君之M340，深已4米余，用滑车吊土，已经出水。石兴邦君做M341战国坑。陈君在掘M327墓道，墓中殉葬品已皆取出。余又赴徐家湾，已收工，至工地一观，土堆除两侧留土，余已削平，前室后壁仍未找清。返城后，至银行取汇款，即存入账中。

## 12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至伍家岭工地，M247已到底，出铜剑、铜矛头、小石环各一，陶器除一壶一罐外，余皆破碎，陶质松脆与坑土混在一起，难加分离，形状不可认别。M246为有墓道之中型坑，曾经盗掘，连陶片也未有遗留。另在附近开一坑（M248）。宋君仍在颜家嘴工作，小坑露出一壶、一鼎、一敦，尚未及清理，大坑正在找边壁。王文林君因病这两天

皆去湘雅医院看病，在家休息，未去工地。下午，余返家草工作简报表寄所。晚间将小木船浇蜡装箱，蔡君带木条及锯来，襄助装箱，小木船已起变形，故不得不赶紧装箱也。

## 12月19日 星期三

这三天每日四名工人，在家洗刷陶片，积压得太多了。有些签条失落了，有实物而无出处，有些错放了，陶铲的签条放在陶壶上，或壶盖的签条放陶鼎上，显得这一工作站组织不健全。今日伍家岭工地，M248及M250都已到底。后者在颜家嘴，为一战国小坑，出带盖的鼎、壶、敦各一，鼎中有陶勺，又有铜剑柄残片一。M248南半有盗坑，北半有陶器十来件。与之平行而稍东的M249，尚未到底。颜家嘴之中型坑长3.6米，宽3米，有墓道向东。中午钟少林君来，知陈君已率领一组工人，搬往徐家湾，子弹库仅留二组工人。M341已到底，为战国木坑。M340已深达5米，尚未到底。今日王文林君身体已愈，照常上工地。晚间蔡季襄君为小木船浇蜡装箱。

## 12月20日 星期四

伍家岭工地，今日清理M249及M252两坑，前者出陶器12件（四壶、四鼎、四敦），后者出陶器7件（二壶、二鼎、二敦、一罐）及半两泥钱。M253已露陶器，明日可以清理。M251则坑土坚硬，尚未到底。晚间，王仲殊君来，知子弹库M340已到底，为木坑，出铜剑一、陶器数件；M242亦已近底部，露出石壁。晚间蔡季襄君来，助将小木船浇蜡装箱。

## 12月21日 星期五

伍家岭工地，今日清理M253及M254二坑，皆为战国时小墓，各出陶器三件，即壶、鼎、敦。又找到一宋坑及二汉代中型坑。颜家嘴M251收工时已露出陶器，明日可以清理。前天起，余感觉身体不舒，



今日仍是未痊，易觉疲劳，自上午起寒噤，实则这二天长沙天气很暖和，宵间盗汗，是否由于工作过累。晚间将小木船作最后一次之浇蜡，蔡季襄君仍来襄助。

## 12月22日 星期六

昨夜下雨，今晨未停。晨间赴子弹库一观，王仲殊所作之M340，已于昨日结束。此墓深6.4米，土堆所留之土又过多，逼近坑壁，雨后殊为危险。M241及M242皆已清理一半，尚有陶器残留坑底，今日无法提取。陈公柔君M327所出之铜器，放在漏雨之处，陶片则在楼顶晒台上，为雨所淋，签条皆湿，黑衣之脆陶片，几成泥浆，与房东接洽，移置一部分至空房。又冒雨至工地一观，建华窑厂所堆之砖已搬空，仍有新坑。子弹库工作，年底或不能结束，旋冒雨赴徐家湾M401大墓，土堆削平后，已掘下4米许，仅有一墓道，出土殊为困难，惟尚可添增工人。核算钟君所管账目。午饭后至工地一观，陈君新开之墓M402，正在做墓道，规模亦属中型墓。此外尚有两三个中型墓可做。与安君等商谈工作计划后，即返留芳岭工作站，二王及宋君，今日在家整理古物，加以包扎。接梁先生来信，谓要做1951年研究工作总结。

## 12月23日 星期日

今日雨停天阴，伍家岭星期休息，子弹库及徐家湾皆赶工不停。子弹库清理M341及M342二墓，王仲殊及陈公柔二君来留芳岭襄助整理装箱工作。陈君并由复兴街运来一部分出土物，以余昨日对于复兴街出土物淋雨一事加以批评也。今日装了湘字5号及6号，又编号及包扎百来包，以预备下次之用。余写工作简报表第9号，并复信给梁先生。

## 12月24日 星期一

今日天阴，伍家岭工地颜家嘴之M251清理完毕，出T字纹铜镜一，玻璃璧一，又陶器十余件（敦四、鼎四、壶二、勺四、及其他），泥半

两钱及郢版一堆。M255已近底部，明日可以清理。M256在找边壁，此墓颇大，惜已盗过，盗坑中出铜鼎脚。王文林君率领一组工人，在伍家岭大街东边窑场找坑，找到M257，为一木坑，有一盗洞，当地人云此坑颇深（约3丈来深）。木椁近水面，且有裂缝，故盗掘者下去而不敢横钻仅见木椁而止，未取出东西，或尚有残余物。永安乡政府来一公函，要我们让出工人所住之楼房，以办冬学，遂前往接洽，答应让出楼房大部分给他们办冬学，仅保留一角给工人住宿，并告诫工人不要妨碍冬学的学习工作。本来湘粮砖厂停工亦有空房，今日此间开到大批军队驻扎，故无办法。

## 12月25日 星期二

今日伍家岭工地，清理完毕。M255系一汉墓，出石壁二、琉璃壁一、铜镜一、带钩一、铁剑一、陶器十多件（二鼎、二壶、二钗、六罐等）、泥钱一堆。M258在枫树坪M257之附近，乃一唐宋墓，出陶瓶、瓷碗及铜钱。下午赴子弹库工地一观，前日已将M341及M342清理完毕，皆为战国坑，出铜器、石壁及陶器等。昨日清理M343及M344，前者为一小战国坑，出铜剑及陶器，后者为宋墓，出瓷器及铁剪刀。今日仅有一组在子弹库做M345，为一曾被盗过之战国期中型坑，已深逾3米，用滑车起土。余旋赴袁家岭一观，石君今日率领一组工人来袁家岭做战国期木坑，即谢少初谓曾打小洞下去，并无所得，故值得再做。为中型坑，长约3米许，阔2米，深约2丈余。旋余返留芳岭。晚间与宋君前往景士照相馆取已冲洗之照相底片。今日刮风，天气变冷。

## 12月26日 星期三

今日天气晴暖，在伍家岭作测绘工作。M256尚未到底。M257已露出白膏泥及木椁。又于M256之北，找到一大坑M259。伍家岭殊富于汉代坑，前以窑厂晾煤，不准随意探挖，故仍有数墓保留至今，始加以发掘。中午钟少林君来，知徐家湾大墓已做平，离地面5米，大约尚须二星期始能到底。晚间王仲殊君来，知子弹库工地，又找到了四小坑，不知年底能结束否？蔡季襄君来，帮助将装木船之箱子加木板及加钉。今

日新湖南报社掘地，深2丈许的木材，邀我团派人前往一观，遂由宋君前往，据云并非古墓。

## 12月27日 星期四

今日余在伍家岭测绘地形。M256已近底部，出“内清质以昭明光象夫日月……”铭文铜镜一、铜鼎残脚二，明日可以清理完毕。M257已露木椁北壁，木椁之盖已塌，其余保存尚佳。M259仍在继续工作，亦为汉代大墓，惜曾盗过。另发掘一砖墓，亦曾被盗过。晚间，王仲殊君来，谓其所掘之M345木椁坑已到底，曾被扰过，椁盖已揭开，但可以复原，系五块木板拼成。木椁尚直立，殉葬品已动过，仅余陶鼎残腿。木棺保存尚佳，棺盖未揭开，盗掘者将棺盖及棺前各挖一洞，伸手入内摸物。晚间蔡季襄君来，谓火洞之构造，亦即如此，唯一经盗过，即泄气，不易保存。

## 12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赴子弹库一观。M345木坑，木椁及木棺保存极佳，为抵长沙以来所初次遇到保存如此之佳者，椁盖 upper 竹篾席残痕，惜已经盗掘者。棺椁之间，仅有残陶片（陶鼎、陶敦及陶豆）。石君所做之宋坑M346及战国小坑M347，亦出陶器。旋偕石君至子弹库南之湖南民行学校修建工地一观，平土工程中，露出数墓，决定加以清理。乃赴湖南文管会讨得介绍信，与工程负责者接洽好，明日即行开工。午饭后与复兴街房东接洽，续租一个月，即付足租金。下午至M345坑中工作，木棺有盗洞二，揭盖后，露出人首，头颅尚带头发，此为来长沙发掘迄今第一次见到人骨，棺内又有草席及丝绢痕迹，但遗物似不多。由复兴街运一部分出土物返留芳岭，天又下雨，送雨伞去伍家岭工地，中途遇到宋君及二王，知砖墓M262已清理完毕，出陶屋、陶罐等及玛瑙珠子，尚留一耳洞未及清理。M257木坑以曾经二度盗掘，殊为凌乱，出有木梳等。M259、M260尚未完毕。晚间下雨，天气变冷，写了几封信。

## 12月29日 星期六

今日下细雨，伍家岭停工，调来几个工人在家洗刷陶片，并加包扎。子弹库上午将M345清理完毕，棺内除人骨外仅有头发、草席及布绢残片。下午余赴徐家湾一观，昨日已露出木椁右壁及后壁之竖木，谅距底不远。M402昨日清理完毕，出谷纹石璧及淮式铜镜各一、陶器二十多件、泥半两钱一堆。M403停做，改开M404及M405。旋余赴子弹库一观，然后返留芳岭。

## 12月30日 星期日

今日仍下细雨，伍家岭及子弹库停工，调来工人洗刷陶器。上午在家阅读蔡季襄《晚周缙书考证》，并摘抄要点。下午石兴邦君来，偕往至照相馆取照相，又至裁缝铺取回棉制服。今日天气颇寒。晚间接到所中来信，知梁先生又生病了，希望我和王伯洪二人于1月10日前返京，此间工作约1月25日左右可以结束，与王君商量后，遂写一复信，希望能允许我们延迟到1月25日返京。中午蔡君偕邝委员来。邝君系文管会委员，今年3月间赴澧县调查文物，知其地有新石器出土，现藏文管会之有孔石斧及小石锛即澧县出土。闻出土地点在离城10里之铁坑，当地人修筑澧水河堤时所掘得，澧县左副县长知之甚悉（系东北大学毕业生）。又云由长沙赴澧县有长途汽车可通，第一日宿常德，离常德40里有古汉寿城，遗址尚存，常有汉砖出土。又谓湘西永顺县尚存有五代时马希广所立之铜柱记，其地又出化石（鱼类化石）。

## 12月31日 星期一

今日仍下雨，在家清理出土陶片。下午安、钟二君由徐家湾来，知昨日仍开工，但工人未到齐，复以雨大停工，今日未做。余清理伍家岭地形图。晚饭后偕安、钟二君赴照相馆取照相，又至银行取款。晚间王仲殊君来，知子弹库今日亦因雨停工，在家整理出土物。接郭子衡先生来信，谓辉县拟1月10日左右收工返京，询问长沙如何，即作函复之。

[1]编者注：汉口、长沙所住旅馆名称和地址全同，其中必有一误，未能查明。

# 1952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二

今日阳历元旦，天仍下雨，不能去工地作工，在家整理陶器，加以包扎，预备装箱。右足因连日冒雨穿皮鞋及长统胶鞋，脚趾磨破，希望能早些痊愈。阅王充《论衡》。

1月2日 星期三

今日天气放晴，已继续因雨停工了四天。今日伍家岭工地，M257木坑挑了七十几担的水，椽内尚未清理。M262砖室耳洞清理完毕，未有所得。M263为一宋坑，出铜镜、银饰铜簪、小瓷碟各一。M264及M265亦为新开之坑，前者尚未到底，后者已露陶器。M259大墓，仍在工作中。M256则停止清理，以土湿不易清理也。子弹库开始做银行学校内之四墓。

1月3日 星期四

伍家岭工地，今日清理毕M256及M265，前者曾经盗掘，尚余铁剑一段及碎陶器二十余件（鼎、壶、钏、方格纹陶罐、泥五铢钱），铜器（鼎及另一器）二件；后者一部分露出地面，虽未曾盗过，已经扰过，出石璧五件、铜带钩一件、铜钱四枚、陶器十余件（陶罐、陶鼎、灶

等)。其所压之M266，收工时亦露出陶器。M264较深，近底时出水，亦已露出陶器，明日可以清理。M257木坑，清理将完毕，以曾经两度盗掘。仅余陶鼎二、木板、残席、破绢而已。M259大墓已深2米半，仍未到底。开始做M267，即在M259之东。傍晚接所中来电，催即日北返。晚间王仲殊君来，谓银行学校四墓，已清理完毕三墓，出陶器等（一墓出铜镜半片），明日可以全部告竣。拟返子弹库，做土堆下所压住之二墓。明日起，将伍家岭工人调一组至子弹库工作。

## 1月4日 星期五

晨间赴徐家湾，一观M401。此大墓，主室已达椁底，主室有盗坑六，凌乱无次，露出铜铺首、铜鼎（？）、滑石鼎；西边靠壁处有二木箱，中装有许多铅锭，漆器残片亦有之；前室尚未到底，有盗墓坑一，出陶片。将12月份账目结算清楚，即拟寄所。又商谈结束工作事。M404（在大路之旁）昨日清理完毕，出石璧一，铜镜一（见日之光，天下大明），陶器37件。M402旁之小墓，即M403，今日亦开始清理，出滑石璧及镜各一，陶器21件，泥半两钱一堆。饭后赴复兴街，知银行学校内M349—M352四墓已清理完毕，今日又回子弹库工作（M343—M354），并将一部分出土物陶器及M327铜器包装，送来留芳岭。余将所中来电及信交石君一阅，并告以结束工作计划。返留芳岭后，接梁先生31日来信，催余与王伯洪君提前返所，又寄来1951年第4季工作报告表。晚间填表，并写了几封信。伍家岭工地将M257木坑及M266战国土坑，清理完毕，前者木棺内有镂花雕板，明日可以取出，后者出陶器三件（鼎、壶、敦）。

## 1月5日 星期六

今日伍家岭工地，将M257之木棺底板连同镂花雕板，一同取出。又清理完毕M261、M264及M268。前者系一宋坑，出陶瓶一、小瓷罐四、瓷碗二。M264出陶器10件（鼎2、壶2、豆3、敦3），为战国早期物。M268出陶器四件（鼎、壶、豆、敦）。此种有豆之墓，时代或稍

早。其后无豆，更后则无敦，代之者为方壶（钫）及<sup>鍑</sup>甗；稍后则有灶，更后则有陶屋等。安君送一信来，谓M401昨日午后清出金锭一，形制与伍家岭出土者相同，唯表面印有一字，似为“黄”字。送信之工人云，较伍家岭者稍小，重约7两许。又云子弹库发现大墓，费工恐要在千数以上，未悉确否。今日刮风，天气骤冷，晨间携测量仪器去伍家岭，以风大不能视测。

## 1月6日 星期日

今日为赶工，仍照常工作。伍家岭M259已达底部，有鎏金扣漆器残件、泥钱、陶器，惜经盗掘，所剩余不多。M267亦已露陶器。M269仍未到底。新开之M270及M271，皆甚浅，已露出铜镜、石璧，明日可以清理。下午赴子弹库，正在作M353及M354，皆为中型墓，墓室压于土堆下，墓道外露，其一已找清墓道，另一座则尚在铲挖土堆，恐一周内尚难完工。徐家湾工地安君有信来，谓大墓后室椁室已大体清理完毕，椁室殆全部被扰动，竟无长物，漆器残片颇夥，花纹精细，惜无完整者。昨日清出一漆盘残片，背面书有“杨主家般”，可知其与王后冢，当为同一家族之墓葬。前室已成泥潭，开始向外掏水，底部亦铺有横木，当置有陶器之属。下午接所中来电：“留芳岭46博物馆转安志敏，夏已北返否，电复”，知梁先生已等得着急，决定10日左右北返，晚间先复一电给所中。闻麻园湾一地人云：潭子湾有一白石砌成之墓，数年前发掘后，市府禁止，加以封墓，颇可一做。

## 1月7日 星期一

今日在伍家岭及颜家嘴测绘地图。伍家岭工地，今日清理完毕三墓。M270及M271为平行之两墓，相距至2公寸半，皆出铁剑及铁刀。前者较大，出铜器四件（铎、壘、壶、洗），铜镜、石璧各一，五铢钱数枚，陶器23件（鼎一、钫一、灶一、罐子十余）。后者离地面过浅，似经扰过，出石璧残片、泥锭一、陶器九件（鼎一、钫一、壶二、灶一、罐三、灯（豆）一），似皆为西汉时物。M259清理完毕，以曾经盗掘，陶器外，出土物不多，明日提取。伍家岭尚余四坑未毕，



M260、M267、M269及M272，大概9日可以收工。晚间石兴邦君来，知子弹库M354仍未找到边缘，其上压有二砖墓，须清理砖墓后始能工作，已由徐家湾及伍家岭各调一组工人来子弹库，希望能早日完毕。傍晚又接梁先生快信，催促从速北返。迄今为止，已得三快信，二电报，催促北返。

## 1月8日 星期二

伍家岭工地，今日又清理完毕二墓。M272为战国小坑，出陶器三件（壶、鼎），壶下有小铜器数件，有二件作环状（似为砝码），新月形小石饰一件。M267今日亦清理完毕，出铁剑、铜镜、石璧，及陶器（壶、钎、灶、罐等）。此墓陶罐多为完整者。M269深达5米许，亦已露陶器。M260亦已掘深2米许。此二墓明日皆可能清毕，伍家岭可以收工。晚间王仲殊君来，知M357深达5米余，已经出水。M354上之砖墓，今日正在去土堆。徐家湾大墓，昨日清理前室，获得一汉简“被绛函”三字。今日上午，民工队派代表六人来留芳岭，余已赴伍家岭工地，赶回留芳岭工作站，原来他们知道我要提前返京，派代表献锦旗给考古所存念，还鸣鞭炮，我只好替考古所接受下来，谢谢他们的好意。今日五里牌开始做曾遭盗掘之木坑。

## 1月9日 星期三

上午在伍家岭将测绘工作加以结束。发掘工作，M269为汉墓，两横沟铺有石子，与子弹库M327有点相近似，唯M269水沟不外通，出陶器八件（壶、鼎、勺等）。又开M273，为一战国小坑，北首有小龕，放陶器六件、淮式铜镜一件。现仅M260尚未完毕，深4米许，已露木椁之顶，明日或可完毕。下午安志敏君来，偕住文物委员会，晤及陈浴新主任，告以不日返京，此间诸事由安君代理；又与谈及五里牌农会盗掘木坑事，希加以制止；又谈及展览会事，现无暇及此，将来或稍陈列数件精品，请文管会以及文教厅参观一下。陈浴老要出土物清单，告以件数在二三千件，无暇及此，陈亦首肯，唯要马蹄金及郢版之照片，允将照片冲洗后赠之一份。

1月10日 星期四

今日伍家岭全部收工。M260清理完毕，为一塌过之木坑，椁底板尚保存，出铜剑一、铜镜一、铜印一（印在镜上）、陶器数件，此<sup>铤</sup>为伍家岭此次发掘所得之唯一铜<sup>铤</sup>，但余怀疑或有混于土中被忽视过去，因其物过小，如不与他物在一起，甚易被忽视也。上午余赴徐家湾一观，M401后室已清理完毕，前室为仓库，分左右两室，中间留生土为过道，此过道上发现木屑及汉简“被绛函”，西室出陶罐及泥铤，东室出漆片及小铜花（摇钱树），后室为主室，中央放棺木，有漆皮残痕，留有小玉环一，两侧为放置殉葬物之柜，柜上有带铺首之铜环，柜中物多已被盗一光。西首有铅铤、铜器残片，东首有滑石器。金铤出于椁底木之夹缝中，漆器残片颇多，花纹甚佳，惜无完整者。有一残片上有“杨主家般”四字，与王后冢之漆盘“杨主家般今长沙王后家”之前四字笔迹相似。又至五里牌，观陈君所掘之木坑，填土极坚硬，且多为灰土，似由附近遗址中运来，夹杂有石斧、几何纹硬黑陶、鬲腿、鼎足等，附近当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实为此次之意外收获，因湖南史前文化，除文委会所藏澧县铁坑出土之石器以外，毫无所知也。又至子弹库一观，M353已到底，木椁保存虽不佳，但未被盗过，出铜戈、矛及陶器，尚未完毕。M354则正在做其上之砖墓。又至文委会，晤及陈浴老及蔡季襄君，约之明日午餐。

1月11日 星期五

今日清理铜器，发现M270铜釜上有“时文仲铜釜容二升重六斤二两黄龙元年十月甲辰治”。上午原拟开一总结讨论会，因为徐家湾工作站的人员来的过晚。只好改到下午去，将出土物照了些相，大家一同赴三泰街老李合盛牛肉馆午餐。陈浴老及蔡季襄君亦参加，一共花了21万余元（菜价14万元，计两冷：花腱、盐鸭；两热：盐炸腊舌、药蒸牛鞭；八炒：炒牛百叶、红烧牛脑、红烧牛筋、麻辣子鸡、红烧桂鱼、笋尖牛丝、清炖牛肉、金钩白菜）。此牛肉馆从前能办全牛席，34样菜皆出于牛身上，要光洋80元。现下以缺货色，已不能办到。最近十几天，因为反浪费的关系，生意更为清淡。饭后，返留芳岭工作站，因为宋、王二

君赴文管会办理南博与湘省交换古物事，迟迟未返工作站，我们的总结讨论会只好流产了，返京后再开。只吩咐安君等一切事情，便让他们返子弹库及徐家湾工作站去。晚间宋、王二君交来参加长沙工作的鉴定。王文林君提出晨间上班过迟，入冬后有时迟了半小时。宋伯胤君提出：（1）对工人及群众的宣传工作不够；（2）忽视政治学习；（3）工作站分散，减少观摩的机会。可以供我们将来总结时的参考。

## 1月12日 星期六

今日长沙阴雨，上午赴中国旅行社购车票，又赴人民银行取款（昨日银行以开三反运动大会对外停止营业一天）。返家后整理行装，将未了之事，交托与王伯洪君。晚餐后即赴车站，以睡铺须临时购买，不能预定。宋伯胤、王伯洪二君送至车站。蔡季襄君亦来车站送行。车子8时43分开行，上车后即睡。

## 1月13日 星期日

晨间6时5分车抵武昌，下车渡江至汉口，雨雪霏霏，天气颇冷。过江后即呼车赴循礼门车站，将小件行李寄存车站内，9时登记睡铺。近午放晴，在汉口市内逛马路，下午3时购得卧铺票。坐车站中，阅毕朱杰勤《中西文化交通史译粹》（1—302页）。晚间11时半上车。

## 1月14日 星期一

晨起时，车已过驻马店。车中无事，阅毕王充《论衡》。

## 1月15日 星期二

晨间8时车抵北京，提取行李后，即呼车赴所。此间三反运动已展

开，至梁先生处一谈，知对行政领导上批评甚多，以为不民主，太浪费（京郊抽水机事，显微镜事）。下午开小组会，查账。余浏览各日会议记录。知批评颇厉害。晚间至梁先生处，谓恐须作自我检讨。

### 1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本部参加检查会议，曹日昌同志报告，有考古所发生过左偏差之言。下午至北大文科研究所晤及阎文儒君，又至北大晤及向觉明先生。旋赴西郊去了解情况。晚间在西直门宿舍徐旭生先生处晚餐。饭后至苏秉琦君处，与王静如、苏秉琦二君谈。王君述及今日郭院长召之至院，及范文澜先生至西郊公园，注意考古所梁所长及黄仲良《文心雕龙》卷子事。

### 1月17日 星期四

晨间徐旭生、王静如二先生来所，偕往梁先生处，谈黄仲良先生《文心雕龙》写本事。午餐后至修绠堂查询《文心雕龙》写本事。下午在所参加三反运动，并阅三个月来所中收文及发文。晚间阅《南京附近发掘记》稿本。

### 1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在所参加三反运动。下午阅三个月来所中收发文。王则诚、傅乐焕二君对新由野外工作返京者传达历次院中报告。晚间刘桂五君来，商酌关于所中今后三反运动之进行方针。

### 1月19日 星期六

今日仍进行三反运动。上午至近代史所访范[文澜]所长，并请教关于考古所三反运动此后进行之方针，略谈长沙之发现。下午赴梁先生

处闲谈，梁有消极之意，不过，亦知组织不允许的话，无法摆脱，所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晚间至朱庆永君处，彼以在北大思想改造运动中颇受攻击，亦有消极之意，谓希望能离开北京，到小地方去教书。

## 1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赴邮局汇款，以年关在即，颇为拥挤，又赴东安市场购书。下午同乡叶君持吴秉经君介绍信来谈，叶君中大毕业，新入本院编译局管会计工作。据云月前曾返温州，新近温州又展开镇压反革命工作，由上海押回温州五人。温州钱庄除歇业者外，余下十余庄，已合并为永惠庄，其他商业，亦多合营或联营。又谓叶显文负责温州民盟，新近来北京开会。偕往至王明君处闲谈至傍晚，留之晚餐，以有他约，坚辞而去。

## 1月21日 星期一

继续三反运动，决定明日开本所东西区联合大会，起草自我检讨。

## 1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三反运动学习会，又赴范老处，商讨梁所长自我检讨稿事。下午开本所大会，由梁所长（赵铨代读）及我二人先作自我检讨，然后群众发言，由2时开至7时始散会。晚间至梁先生处谈下午会场情况，整理记录，12时始睡。

## 1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至梁先生处谈昨日经过及今后工作计划。又赴近代史所与刘桂五君谈今后三反工作，刘君昨晚至院与学习办公室谈过，将反官僚一段作一结束，进入第二阶段的反浪费、反贪污，不必作自我检讨，将来思

改运动再作可也。下午院中开全院大会，贪污者自己坦白，又号召贪污分子坦白，至7时始散会。

## 1月24日 星期四

晨间赴车站接郑所长，新由印、缅返国。上午所中开检查小组会，又将保送在职干部入俄专事，提出自报公议，结果仅徐智铭一人报名。下午参加三反运动合理化建议（发掘小组）。晚间往访向觉明君未遇。

## 1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本部，晤及人事处萧佛先处长，询问所务秘书接洽有回音否，托之催办。又晤及陶副院长，谈及考古所问题，此次考古组方面之缺点，暴露得尚不够。旋至图书馆阅期刊，获悉南延宗君已于去春（1951年）去世，虽仅于1950年9月24日在青田旅次会过一面，但那次谈得颇为痛快，想不到一别后便成永诀。至西单市场逛书摊，购了几本书。上午接安志敏君来信，即写信复之，并即通知院中转铁道部交涉运输事。参加三反运动，梁先生病又转劣，延胡经甫医师打盘尼西林针。梁先生1942年肺病发作，1945年在重庆割去左胸肋骨时，胡医师亦在场。据胡医师今日检查结果：左胸下隔，心胸向左扩大，心跳加速，右肺现患肺管及支气管炎，咳嗽，气促，心悸，消化不良，经常失眠，体温每日微升，极度消瘦，极度畏寒，血压144/86（过高）。晚间至朱庆永君家中闲谈。

## 1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开三反运动会，院办公室萧佛先处长，语言所罗常培、吴晓铃，近代史所刘桂五、荣孟源、樊百川、漆侠等亦皆参加，先由黄文弼先生报告关于《文心雕龙》写本事，然后大家发言，皆表示对其报告不能满意，9时始至12时半始散。下午放假，所中同人开联欢会，自2时至4时始散。至梁先生处谈关于长沙队之事，以安志敏君今日又来一函

也。晚间至东安市场购物。今日为阴历除夕，返所后，在傅乐焕君房中闲谈，邓广铭君谈及北大近二星期斗争校中封建把头事，汤用彤、罗常培、曾昭抡、钱端升、向达、马大猷等，皆为众矢之的，谈至11时始散。

## 1月27日 星期日

今日为阴历元旦，上午偕郭子衡、傅乐焕二君，赴梁先生及郑先生处贺年，中午即在郑先生处午餐，谈此次访印颇详。饭后偕郭子衡、王天木二君赴黄城根谒陶孟和先生，谈院中三反运动中的贪污案，及黄仲良的《文心雕龙》事。出来后至向觉明君处，未遇，稍坐后即返所。傍晚王伯洪君来，知今午返京，与之稍谈所中三反运动，并长沙发掘情形。晚间至马得志君处，王伯洪君亦在座，闲谈一会儿后返舍。

## 1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在家阅《明清史料丁编》的校样（实则已装订好，以骑缝仍印“中研史语所”，故暂不发行），摘录有关温州之材料（顺治年间郑成功攻温郡事）。下午至华北工学院访张国熊君；又赴第二宿舍，访徐旭生先生，至程溯洛君处，以值班不在家，至张肇骞、王静如二君处稍谈。返舍后写了几封信，阅刘少奇《论党》。

## 1月29日 星期二

阅毕刘少奇《论党》（1—176页）。上午至应幼梅处谈编辑局事，张国熊君来谈。下午帮助本所检查小组，汇编二年来所中交易商号过50万以上者，以便检查。

## 1月30日 星期三

阅*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美国历史之回顾》）及*Pacific Affair*（《太平洋事件》）。下午陶孟老及王静如君来谈。晚间向觉明君来。

## 1月31日 星期四

春节放假四天，匆匆即逝。今日又参加三反运动，检查小组（图书组）报告结果，并指出合理化建议。晚间阅谢肇淞《五杂俎》。

## 2月

### 2月1日 星期五

三反运动继续，各检查小组（发掘及器材组）报告。中午自11时至1时40分，听广播斗争贪污大会之报告。傍晚至梁先生处一谈，今日风大天寒，梁先生又延医打针。晚间至郑先生家中，商谈所务，决定下星期一开所务会议。

### 2月2日 星期六

今日三反运动检查小组继续报告检查结果（事务组）。阅毕谢肇淞《五杂俎》（十六卷）。下午郑所长来所，为由印返国后第一次来所。晚间阅郑所长赠其自著之《蛰居散记》，乃叙述抗战期蛰居孤岛上之杂记也。

### 2月3日 星期日

上午阅毕郑振铎《蛰居散记》（1—130页），至东安市场逛书摊。下午偕傅乐焕、邓恭三二君至厂甸逛旧书摊。晚间至梁先生处商量明日



所务会议事。

## 2月4日 星期一

上午开所务会议。下午参加三反运动。

## 2月5日 星期二

今日为三反运动检查之最后一天，各组出发工作。余在家将1951年第4季度工作报告写出，交梁先生一阅。范老来谈，拟后日开会追究《文心雕龙》事。晚间何兹全君来谈，约赴师大担任考古学，婉却之。

## 2月6日 星期三

晨间赴社管局，与郑所长商量后日开会事。今日开始提出合理化建议。

## 2月7日 星期四

今日开始批评及自我批评，上午有王明、王伯洪等，下午有郭宝钧等。阅Ancient India No.5 [《古代印度》第5期]。

## 2月8日 星期五

上午开会追黄文弼《文心雕龙》事，至十二时一刻始散。与苏秉琦、赵铨、王天木、裴文中、王静如等，赴隆福寺吃牛肉饺子。下午开会继续自我批评及批评，前半节为赖家度及高英，后半节苏秉琦对于检举其北研时代“购房贪污”事之答复。晚间至梁先生处一谈。

2月9日 星期六

今日仍继续作三反运动，已近尾声。贾敬颜、傅乐焕二君至东四七条，点收黄文弼君交出之西北考察团古物。

2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刘桂五君来传达院中意见，要我今日再到黄文弼君处，动员他交出东西。下午叶蒸君来谈，又与叶君及王明君往访张国熊君，未遇，叶君谈至傍晚始去。晚间至朱庆永君处闲谈。

2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三反运动，续作批评及自我批评。余以交出千佛洞之古写本、刻本碎片之便，要求大家再做批评。现将各人意见录后：

王明：（1）夏在业务方面胜任，而行政领导方面尚觉不够，出外工作时间或可说无法，在所时间应多加注意；（2）田野工作期中，政治学习不够，考古组同人对此太不注意，出外工作者已丧失政治时间不少，领导者更不能忽视，希望以后加强政治学习。

冯家昇：夏出外时间多，在所领导时间少，故不易找出错处，并非领导得法。夏为领导者之一，应加强领导责任，除考古部分外，全所领导更应注意，考古部分我不知道，历史部分完全不能领导，此即不负责任，今后应多加注意。

苏秉琦：如不提意见，似表示以后无可再加进步，故须提意见。此次三反运动对梁先生提意见很多，以从前梁负责做事，今后不能如此，夏应帮助梁，且应向上级反映意见，如何加强领导，此为责任所在。

郭宝钧：关于业务方面，夏不仅应负责考古所之责，且应负领导全国考古工作之责，考古同人各人精神方面皆有此种认识，夏亦应有此种认识，对全所及全国考古工作负起责任，打通所内及所外之界线。

苏秉琦：我很赞同郭先生之意思，从前中研及北研，为诸子百家之一家，今日不然，考古所负组织全国考古工作之责，吾人如不能尽责，将为后人所指摘而无法自解。

魏善臣：夏学历丰富及吃苦耐劳，皆为我所深佩，惟有些似不注意，例如所中火炉浪费木材太多，应令工人注意，不要让火熄灭，以省木材。

徐智铭：夏对考古人员训练较多，而对技术人员训练甚少，希望今后给我们技术人员以基本考古知识。

赵铨：领导不得法，不能归罪于一人，夏对梁帮助不够，不但业务上，思想上更应帮忙。梁对外无接触，夏以后应多负责任，知夏有此能力，故将希望寄托在夏身上。

傅乐焕：（1）梁以身体关系，易犯主观错误，夏对外接触较多，对于梁所定计划不合理处应加指出，夏本人似偏重技术观点，今日群众对领导之要求不同，望夏对于今后所中重要之事，应提出自己正确之意见；（2）今日考古工作，仍袭旧作风，似仍为考古而考古，考古应为历史服务，此后应设法加强与历史配合。

冯家昇：我对于郭、傅之意见，亦有同感：（1）夏不仅应负责领导考古所，且应领导全国考古工作，夏不应仅以训练青年干部之技术为止，实应领导全国性考古工作，应放大眼光来看，为全国考古工作打算，则所贡献于人民较大；（2）关于所中之事，梁所犯之错误达二十余点，夏应负纠正之责任。

郭宝钧：傅所云，今日考古仍因袭旧作风，我想起从前史语所考古组之旧作风，史语所之事由傅孟真独断独行，今日我们应洗刷此种旧作风。

马得志：各位对于夏之希望寄托很高，我随夏工作好几次，知道夏指导训练工作做得很好，但有一点易于阻碍他人之学习情绪，即有时态度太急躁，教过一次后，如第二次又患同样错误，即发脾气。记得安志敏即说过，问过一次即不敢问第二回，偷偷地向我打听某事应如何做，

而不敢向夏问第二回，即由夏太急躁也。

王伯洪：夏之书生本色太重，对于整个行政之领导不够，不仅如马先生所说之态度太急躁，譬如田野工作时，有时以领导工作不够，自己辛苦而工作仍做不好，又不能了解群众，如陈公柔此次为初度参加田野工作，即闹情绪。陈所监工之坑，最初出土物不多，出土物拿回后又多掉了号，夏以掉号曾发脾气，因之影响陈之情绪，甚不高兴。又如辉县做汉墓，安志敏在琉璃阁遇到汉墓，即推给王仲殊做，王心中不满意，但夏不了解。放任各人自行发展，不加领导，即由于书生本色太重。又如洗陶器，大家皆不喜欢做，夏勉强要人家做，大家趁夏不在，便不做了。徐智铭以为夏太好说话，有些怕他。关于此次长沙的政治学习事，原推我负责，因工作地分散，故未做好。

赖家度：今日所中同人将希望寄托于夏身上，责任者甚重，望夏能负起全所的责任，不要分考古与历史。官僚主义的特征是推、骗、拖，我所三所长，郑推，梁骗，夏拖，皆为官僚主义，希望以后能改之。

以后没有人继续发表意见，余遂立起，致谢各人之批评。接着为苏秉琦之自我批评，人家以为他说话喜绕弯，不痛快，说话及做事太精打细算，与冯家昇、贾敬颜之马虎态度皆为要病。

下午仍开会，并决定今后每日上午业务，下午学习。晚间至丁瓚主任处，又偕往范老处，适王冶秋局长亦在座，大家商讨黄文弼问题。

## 2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起草1952年本所工作总结。下午仍开三反会，院中交来二问题，即黄文弼事及器材组再加检查事。晚间写对于王利器《今本庄子注序非出郭象所撰》一文之审查意见。

## 2月13、14日 星期三、四

阅邓之诚《骨董琐记》。下午参加三反学习会。

2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本部参加三反及思改学委会。会后向郭院长报告审查王利器之文章，并提出辞副所长事。下午参加本所三反学习会。晚间接到长沙来电，运输标本事又生波折。王天木君来，将偕徐智铭君赴徐州调查汉墓。

2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向院办交涉，请其向铁道部交涉运输标本事。参加考古组1951年工作总结会。下午参加本所三反学习会。晚间与傅乐焕君一同至山东馆子进餐。

2月17日 星期日

今日天气较昨日更冷，为今冬迄今最冷之一天。在家阅关于思改的学习文件，及《古代印度》中的文章。赴新华书店及国际书店购书。

2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又向院方催向铁道部办理运输事，古物暂以标本起运，抵京后再将值钱古物提出另算运费。郑先生来，谈及社管局三反情形。下午参加东南区思改学习会，恢复思改学习之组织，并决定本星期三或四，领导方面即做自己检讨，以便起带头作用。

2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阅读学习文件。下午参加思改运动，互助小组以黄文弼君为重点。晚间阅邓之诚《骨董琐记》，审查荆三林《东北亚先史文化》一文。

## 2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中接洽与铁道部交涉运输标本事，顺便至编译局与杨克强局长一谈。归途至社管局晤及裴文中君，商谈抢救白沙水库发现古物问题，并参观白沙宋墓壁画摹本。下午参加思想改造运动，互助小组以郭宝钧及苏秉琦二君为重点。

## 2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思改东南区干部会，决定此后方针。接院中电话，铁道部仍主张古物与标本分别计价，与郑所长联系，决定再与办公厅丁主任洽谈。下午开互助小组，由余作自我检讨，同人加以批评。

## 2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中接洽长沙运输事，与陈宗器主任及陶副院长一谈。此次长沙运输，恐只好依铁道部办理，但今后仍要求修改运费表，于科学标本下添入考古发掘所得之标本一项。下午院中开会斗争贪污事，余在家未去，至梁先生处谈所中事，陶副院长亦来谈。返办公室，审查《科学通报》社送来的稿子。晚间去理发。

## 2月23日 星期六

晨间徐智铭君由徐州调查茅村汉代画像石墓完毕返所，石兴邦、王仲殊及陈公柔三君由长沙返所。下午接长沙来电，运输事仍有问题。今日下午在近代史所开思改联组会，由范文澜、罗常培与余作自我检讨，然后由群众提意见，至5时始散会。晚间至王天木君闲谈。

## 2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至东安市场旧书摊，购了几本书。下午叶蒸君来谈。傍晚偕傅乐焕君至王天木君家中晚餐，因为他由德州带回来烧鸡，王太太由上海带回来鱿鱼和冬笋，所以请我们去吃一顿。

## 2月25日 星期一

昨晚下雪，今晨未停。关于长沙运输事，派石兴邦君赴院部约同秘书处人员一起去铁道部交涉，未有结果，约明日再谈。接安君由长沙来信，知在彼处颇等得着急。下午思改学习会，因为预备星期三向我提意见，所以不要我参加。至梁思永先生处商谈所事，又与郑所长通电话，为长沙运输古物事及思改运动事也。晚间将考古所1951年工作总结报告，起草一份底稿。后颈生疮，在右动脉处，颇为所苦。

## 2月26日 星期二

余前购得罗振玉《俑庐日札》，系1934年容氏铅印本，今日取罗氏1944年甲戌修订本，以相校，即录于书中。晨间郑西谛先生来，谓与赵斐云先生约在考古所谈北图购书事。下午2时参加东南区思改大会，由刘大年君作启发报告，由范文澜、罗常培及余相继讲话，郭子衡先生亦发言。散会后，各所又分别举行互助小组会。晚间至梁先生处商谈运输长沙标本事，以铁道部交涉仍无结果，不得已电安君等令先返京。

## 2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赴社管局开座谈会，讨论抢救白沙水库工程中发现文物的办法，水利部亦派员参加。下午校阅罗氏《俑庐日札》完毕。

## 2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阅《古代印度》第4期。下午思改联组会，各所同人对前星期

六各所所长之自我检讨，认为不满意，希望再作检讨。

## 2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抄录《古代印度》第4期中之*Technical Notes* [《技术的评说》]。下午，参加思改会，郭宝钧作自我检讨。晚间至梁先生处一谈，交给去年10月15日编译局送来审查之稿，余返舍后为校阅一遍，明日即可送还（杨宪益译：《花刺子模考古记》）。

## 3月

### 3月1日 星期六

上午校阅王仲殊君之长沙田野记录本。下午参加思改学习。今日上午余曾至郭宝钧先生处谈及昨日下午之事，开诚相见，始知在辉县时郭对余有误会，以为余为住房事曾使年轻团员向彼攻击，实则由于彼之神经过敏。下午学习中，彼对此事提出自我检讨，后又谈及今日上午小组汇报中，对于三所长自我检讨之批评。晚间至郑毅生先生处一谈，知北大亦从事思改，史学系郑毅生、杨人梗、商鸿逵、邓广铭四人所作之检讨，皆不能通过。

### 3月2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里写了几封信，赴银行存款，经东安市场逛旧书摊。下午至北大听思改报告，由王利器君等作自我检讨，汤校长做总结。晚间起草1951年考古组研究工作总结，约千字。

### 3月3日 星期一



上午考古组同人开会，讨论1951年工作总结。下午思改学习，展开批评及自我批评，大家对于冯家昇、王明、赖家度提意见。王天木君来，偕往至捷克大使馆，检阅其欲带回国之古物，以已装箱，明日再去。晚间将去年工作总结（考古组）做好，连同历史组工作总结送梁先生一阅。

### 3月4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本部接洽事务（长沙运输、修盖房屋、出版刊物等）。晤及黄宗甄君及陶孟和院长。又至社管局，晤及郑所长，讨论所务。下午思改学习，由冯家昇及王明做自我检讨。下班后，王天木君来，偕往至捷克大使馆，检查古物。出来后至朱庆永君处，闻昨日向觉明自我检讨，做了三小时多，已经通过。明日朱君须做自我检讨，正在起草底稿，有27张之多，稍谈即辞去，不欲耽误其修改报告之时间也。

### 3月5日 星期三

上午接陶副院长电话，今年田野工作地点是否有改动。即召开考古组会议，将去年所定之计划全部搁置，今年以配合河南治淮工程为主，此外为完成辉县报告及筹备展览会。下午参加思改学习会，由赖家度及马得志二君作自我检讨。晚间朱庆永君来，谓上午在北大史学系自我检讨，未能通过，精神颇受打击。

### 3月6日 星期四

上午阅新到之*American Anthropologist*, Dec 1951 [《美洲人类学家》1951年12月]，Mendel [孟德尔] 关于英国*Social Anthropologist* [社会人类学] 学派之批评，及Firth [弗思] 之回答。下午参加思想改造会。

3月7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参加编译局所召集关于期刊调整之座谈会。下午参加思改学习会，大家对傅乐焕、王伯洪、苏秉琦、安志敏提意见。

3月8日 星期六

上午开全所会议，通过去年全所工作总结及报告，并讨论所务会议名额问题及修改今年工作计划事。下午参加思改，由傅乐焕君做自我检讨，大家对之提意见。傍晚偕郭子衡先生赴社管局，参观新近收购之商承祚收藏长沙古物，又谈及辉县第三区褚邱村发现古墓事。晚间在梁先生处谈话。

3月9日 星期日

上午偕王则诚君赴西斜街访李雁晴先生，适以外出未遇，至西单市场购旧书。归途经东安市场，逛旧书铺。返舍后写了两封信。阅毕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

3月10日 星期一

阅斯大林《十月革命与俄国共产党人底策略》。下午赴北京大学观反浪费展览会，2时半结队前往，3时半进去，6时许始出来。据初步统计，北京各高校浪费及积压资金，达508亿元之多。

3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与曹日昌君接洽所务（所务秘书及所务会议代表事）。曹君谈及房屋事，谓科联迁入本院办公，马市大街房屋可以归考古所。中午与苏秉琦、赵铨二君前往看房子。下午参加思改学习会。晚间至梁

先生处商谈所务。

### 3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考古组开会，讨论修改今年工作计划及改编第二季度预算事。下午参加思改学习会。中午与郑所长往科联看房子。晚间至梁先生处商谈所事。

### 3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偕郭宝钧先生至椿树胡同1号古董商陈鉴塘家中，鉴定古物。闻陈曾于解放后尚运古物20余箱赴外国去卖。此次社管局发动古董商，加以清查，前二星期，古玩商方雨楼以惧怕罪自杀，陈鉴塘为重点之一。此外为尊古斋，其主人黄伯川濬已于1951年去世，现由其子主持，闻所收藏，尚达千余件。下午参加思想改造学习会。

### 3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院中开三反大会，宣布贪污犯之坦白较彻底者55人，加以从轻处置。余因整理考察团账目未去。郑所长来，偕往梁先生处商谈房屋事。下午参加三反学习。

### 3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历史组研究工作会议，讨论修改本年工作计划事。下午参加三反及思改，由贾敬颜、苏秉琦二君作自我检讨。下午防疫队派人来打防疫针（今日所打的防疫针是鼠疫，听说美帝所散布的尚有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天花、破伤风、流行性乙型脑炎及黄热病，一共8种）。晚间至梁先生处商谈所务。

**3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写了几封信。下午朱庆永君来谈。安志敏、钟少林今日赴香河县周元村调查汉墓。

**3月17日 星期一**

今日偕苏秉琦、安志敏二君赴西郊图书馆，检查所购图书是否有浪费现象，整整一天，7时始离开返城。

**3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将昨日所查得之有浪费可能者，今日又对照东方文化研究所书目，以确定是否重复。下午参加思改运动，由王明君报告。上午干事开会，商讨今后工作。

**3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开所务会议。下午开清洁卫生会议，又至梁先生处报告晨间所务会议情况。晚间至朱庆永君处闲谈。关于长沙发掘消息，今日《光明日报》及《人民日报》皆有登载。

**3月20日 星期四**

今日清洁大扫除，先扫除办公室，本所全体动员，整整忙了一天。下午孙作云君来谈，为了历史博物馆拟修改原始社会展览会陈列也。晚间校阅石兴邦所记之此次长沙墓葬发掘记录。

**3月21日 星期五**

今日继续大扫除，院落过大，颇为费力。郑西谛先生来谈白沙发掘事。至梁先生处商谈所事，并告以郑所长拟延聘王伯祥君来所事。中午王天木君来，商谈关于白沙发掘事，拟以顾铁符科长主持其事，北京方面除考古所外，希望社管局能延请北大文科研究所及清华营建系数人参加，一同工作。下午扫除大体完毕，马得志报告第一区防疫会议事，乃决定增加四人，合前天推定者合为九人，专管卫生防疫事。晚间理发。

### 3月22日 星期六

今日刮风，原定继续大扫除，只好暂停。阅近到之*Man* [《人类》] 及*History* [《历史》]。中午考古组同人在鹿鸣春聚餐，王天木君亦来加入，每人7500元。下午三反学习会。散会后，参加思改运动，讨论资产阶级思想，除了黑暗腐朽一面之外，尚有积极性一面否？晚餐与傅乐焕君在惠而康小吃，偕往访向觉明君，未遇。返所后与正中侄通电话，知亦以三反事忙无暇来晤谈。

### 3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校阅长沙发掘田野记录。下午开始写*Archaeology in New China* [《新中国的考古学》]。晚间写了几封信。

### 3月24日 星期一

今日所中整天大扫除。阅毕S. Jenyns, *Chinese Archaic Jades in the B.M.* [杰宁斯：《不列颠博物馆的中国古代玉器》]。

### 3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郑先生来所，偕至梁先生处商谈所务。下午至北京大学旁听文学院思改运动之纯技术观点报告，有汤校长、胡世华、王重民诸教授，

及图书馆系学生三人、中文系和外文系学生各一人。

### 3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续写《新中国的考古学》。下午赴院参加三反学委会，讨论今后计划。群众性的打虎运动，本月底即结束。至社管局晤及郑局长及至王处长。稍谈后，郑先生约至其家便饭，饭后闲谈，10时许始返舍。

### 3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阅毕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今日种牛痘。下午思改学习会。语言所亦来参加，讨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问题。

### 3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与郑所长谈白沙工作计划。阅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关于农民问题三篇（pp.230—263）。下午参加思改学习小组，与语言所联合，讨论纯技术观点问题。晚间在梁先生处商谈所务。

### 3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王天木君来，谓白沙工作，顾铁符改变计划，不能前去主持，须另行设法。下午三反学习，处理所中一贪污案，议决予以记过处分，追赃从轻。今日丁梧梓君土改完毕归来，余与傅乐焕君约之至惠尔康晚餐。饭后至东安市场逛旧书摊，现在书价为基价之800倍，较三反以前之1000倍，已稍落价矣。

### 3月30日 星期日

今日将《新中国的考古学》写毕。下午至王明君处闲谈，知其长女

已入校读书，为初中二年上学期，故今年不拟搬家来京。

### 3月31日 星期一

修改誊抄《新中国的考古学》。上午打四种联合防疫针。下午思改学习会，各人自己个别的写自我检讨。傍晚韩寿萱君来商谈展览会事。晚间誊抄稿子。防疫针有反应，膀臂发痛，身体不舒。

## 4月

### 4月1日 星期二

修改誊抄《新中国的考古学》完毕。下午开学习会，决定各人分头写出自我检讨，以便在学习会上提出宣读。

### 4月2日 星期三

将《新中国的考古学》交梁先生。下午赴院本部，列席中共中科院支部处分犯错误党员大会。晚间东南区开会讨论。

### 4月3日 星期四

阅苏秉琦、安志敏所写之斗鸡台及明墓发掘展览会之说明书，稍提意见。阅《美洲人类学家》。

### 4月4日 星期五

将《新中国的考古学》插图选好，即寄给《中国建设》编辑部。至梁先生处商谈所事。下午至东安市场购书。赴院本部晤及陶副院长及杨

克强局长，商谈公事。返所后参加郑所长之自我检讨，到时过晚，已经做过，仅听群众提意见，以其不够深刻，仅为自传式，叙述事实，罗列过多，而无批评。

## 4月5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大史学系，找郑毅生先生，未遇。观思改壁报，知朱光潜自我检讨尚未获通过。下午阅毛主席《矛盾论》。晚间赴中南海怀仁堂，观文化部主办之匈牙利国文工团音乐舞蹈演出。

## 4月6日 星期日

上午李雁晴（笠）先生来谈，乃新来北京，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谓其脱离南京大学之经过，为国文系仍是闹小圈子，胡小石与方光焘二人各成宗派，李遭排挤，故愤而脱离。又谓管饶谿君无课可开，亦以胡氏认其为伍叔傥之人，故不认为其嫡派人物，不知此次思改，对于南大此种作风，亦有所改进否？与则诚君陪李至萃华楼便饭。饭后访张国熊君，未遇。下午正中侄来谈，因其公司中三反运动，前日始告结束，谈至傍晚始去。晚间至郑毅生先生处，将苏君代收之去年11—12月工资退还之，请其转交与校方。又至黄仲良先生处，以腿受伤，昨日上石膏，须躺卧两三个月。又至向觉明先生处，此公自参加朝鲜慰问团以后，思想进步不少，然其杀气腾腾的斗争性，则解放前即已具有之，惟从前是受气泄愤性，现在变为教训人家之态度而已；谈及考古所，对梁公甚为不满，反对关门主义，谈至10时余始告辞而返。

## 4月7日 星期一

上午整理长沙出土之战国竹简，将玻璃片夹之。下午打防疫针。东南区小组会，宣布本星期之学习会，以学习《矛盾论》为主。



4月8日 星期二

上午傅乐焕君为着下星期院中开贪污浪费展览会事，召集一个小组会。郑所长来，谈及辉县派员前往发掘事。中午王天木君告知河南文管会又来电，催办白沙及板桥抢救文物事。下午参加思改，学习《矛盾论》。至梁先生处稍谈。

4月9日 星期三

上午阅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下午学习会，阅读《矛盾论》。

4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开三反会，处理贪污案。下午原为学习，但以北大开检讨朱光潜大会，全体前往参加。晚间丁梧梓约余与傅乐焕君前往吉祥戏院，看评剧《小女婿》。

4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考古组开会，讨论出版品、辉县队及标本管理员问题。下午参加学习会，提出关于《矛盾论》之问题。今日开始7时上班，但住宿于外者多未能按时来上班。晚间，河南白沙队出发工作。

4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历史博物馆派沈从文君来，商借辉县出土精品。下午开学习会，学习《矛盾论》，社会所同人亦来参加。郑所长来，偕至梁先生处商谈所务，拟自下星期起由王伯洪君代理所务秘书事。晚间起草学习《矛盾论》报告，又阅《毛泽东选集》第2卷。

4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将学习《矛盾论》的报告誊抄一遍，交送院中。午餐后睡一觉，阅Hackin, Pelliot etc., *Studies in Chinese Art Indian Influence* [伯希和等：《中国艺术中的印度影响》] (pp.1—59)。

4月14日 星期一

今日梁先生销假，将其私章交还之。又请王伯洪君自今日起负责所务秘书事。阅康士坦丁诺夫：《从原始公社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下午学习《矛盾论》。得曾昭燏君来函谓：“对于足下意见，我认为在生平所认识的人中，以足下为最谦虚，最少向上爬的思想，惟过于谨饬自守，不愿受人好处，亦不愿同人多发生关系，此在旧社会中洁身自好系美德，在新社会中则易流于自私，缺乏热情，足下以为如何？我问宋伯胤对于足下的意见，宋伯胤认为足下做工作，只自己带头，而不督促人家去做，纵容考古所许多工作人员一早就睡，任足下一人洗陶片、编号，殊为不对云。现所能想得者，仅此而已。”

晚间，向觉明君来，送来北大《三反快报》，关于张宗燧之自我检查，群众以为其荒淫无耻，而对于反动政治思想及立场，反而轻轻放过，假哭，假装腔。此把戏被人看穿了。

4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大听杨振声自我检讨。下午参加《矛盾论》学习会，开始誊抄自我检讨。

4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阅斯大林《列宁主义基础》中《论联共党内的右倾》及《大转变的一年》二篇。下午院中三反展览会预展，前往参观。晚间至丁梧梓

处闲谈。

## 4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写自我检讨。下午赴院中参加欢迎西康昌都谢娃拉活佛等。阅 *Antiquity* [《古物学》] 1952年3月号。

## 4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郑所长来所，商谈所务，对于暑假接着事，郑允即去函院中，请求分配宿舍。下午参加三反检查会，由贾敬颜君作自我检讨。晚间理发后，至梁先生处谈及所务秘书事，王伯洪君尚未正式就事，已表示消极，恐须另行物色。

## 4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阅 Grekov, *Culture of Kiev Rus* [格列科夫：《基辅罗斯的文化》]。下午参加思想改造，学习《矛盾论》。

## 4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写了几封信。中午至王天木君处午餐。饭后至郑所长处一谈，偕赴历史博物馆，参观布置展览。

## 4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阅毕格列科夫《基辅罗斯的文化》（pp.1—153）。下午参加思改学习。

4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开会处理贪污事。下午参加思改，提早完毕，赴历史博物馆观展览会筹备情况。晚间辉县队出发，计郭子衡、马得志及白万玉三人。

4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阅《古代印度》第4期。下午参加思改，学习《矛盾论》。

4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历史博物馆预展，前往参观。下午社管局召集座谈会，讨论招待印缅文化代表团参观之原则及办法。散会后到西郊，彼等正在开学习会，讨论颇为热烈。徐老谓孙中山若能活到现在，则新民主革命可以顺利得多，旁人反对徐老说法，吵得颇为热闹。返宿舍后，阅J.R.A.I.

[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ish and Ireland* , 《大不列颠与爱尔兰皇家人类学会杂志》 ]

4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同人们照了几张团体相。开所务会议，讨论编辑委员会事。下午参加思改学习，仍是学习《矛盾论》。

4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阅V.G. Childe, *History* [ 柴尔德：《历史学》 ] ( pp.1—83 )，此是讨论各种史观，而归结于唯物史观。下午考古组在梁先生处开小组会，讨论如何将不需之仪器交出一部分，由院本部分配。接英国来信，知一部分书籍已邮寄来。

4月27日 星期日

阅《古代印度》第4期中关于Brahmagiri和Chandravalli 1947年发掘报告。午饭后倦极而睡，醒时已3时余。朱庆永君来谈，谓北大明日为三反运动举行庆功会。

4月28日 星期一

阅《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内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下午将学习报告抄写好。晚间阅新到英文杂志。

4月29日 星期二

阅《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中王振铎《司南指南针与罗盘经》。下午阅《列宁主义问题》（pp.376—435）。晚间赴东安市场购书。

4月30日 星期三

将《考古学报》样本交与梁先生，商量如何处理办法。又瑞典退还西北考察团文物清单已到，梁先生正在检对之中，闻已出运来华。偕傅乐焕君至书库翻阅日人所编之《续修四库提要》。院中陈宗器主任等来，检查五一节防火防特之布置。下午阅毕张次溪《人民首都的天桥》，有暇拟前往一游。晚间与傅君在梁先生处晚餐。

5月

5月1日 星期四

今日为五一节，同人中参加游行者5时即起身。余则6时余起身，院

中有车来接至院本部，8时半由院中动身，乘院中所派之车赴会场，在左台观礼。10时起开始，由彭真市长宣布开会后，即开始游行。今年外宾闻有400余人，故游行队伍中女同志，组织方面令穿红绿花衣服，前几日布店中之花布几乎抢购一空，连口红都涂上了，比较往年一片青色或灰色的制服，自然显得鲜艳得多。有几队至检阅台前放鸽子，可怜有些鸽子被擎拿得不能动弹，飞不到天安门便掉下来，连金水河中也掉了几只，幸得预备有一小船把它们救起。文工队此次有朝鲜舞伎及匈牙利文工团，后者在检阅台前跳起酒瓶舞来。今年的中央机关队伍，排在路南，做背景，不游行，故文工队过去后，一哄而前。毛主席至天安门两侧致谢外宾后，观礼者即散去，时已1时许。返所时，陆学善君偕行。返后倦极入睡，醒时天已下雨，与傅乐焕君同至汇丰园饭馆进餐。返后阅叶德辉《藏书十约》及《书林清话》。

## 5月2日 星期五

今日仍照常办公，但是大家昨天游行都很累。上午写第二次自我检讨，下午阅《毛选》第2卷。晚间出席文化部招待缅甸文化代表团宴会，在北京饭店，乘郑所长汽车一起前往。与缅甸考古研究所所长宇鲁帕温同席，曹禺亦同席，一共二十来席。文化界人士大聚会，我所认识的人不到十分之一，有些还是今天第一次见到的，例如九十三龄的齐白石、便服的梅兰芳、文化部长沈雁冰、戏剧家曹禺等。餐后听音乐，及《白毛女》主角唱歌，10时许即散。

## 5月3日 星期六

上午仍写自我检讨。郑所长来所，谈及所务及下星期招待参观展览会事，决定考古所由我一人前来。至梁先生处谈所务。下午参加思改，讨论《矛盾论》。晚间至向觉明君处闲谈，北大三反已结束，向君斗争气焰亦稍减。

## 5月4日 星期日

在家写毕第二次自我检讨，约万言。午后至东安市场及各书店买了些书。晚间赴郑所长家中，招待印度考古学家查克拉瓦底（chaknavati）博士，裴文中及苏秉琦二君亦在座。

## 5月5日 星期一

上午赴历史博物馆，为招待印度文化代表团参观发掘展览会也。下午赴院本部听刘大年同志报告如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 5月6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图书委员会开会，讨论购书等事。下午参加学习小组会议，讨论昨天的刘大年报告。傍晚在隆福寺大街遇及施其南君，邀之来晤谈。向觉明君来谈，谓北大明日起上课，又谓王重民君在北京图书馆做自我检讨，回顾当年以厚俸聘请八仙（向达、王重民、刘节、贺昌群、王庸、赵万里、谢国桢，及顾颉刚或徐森玉），今日图书馆界仍为此辈所垄断，故罕进步云云。

## 5月7日 星期三

今日阅毕*Modern Library Best Russian Short Stories* [《现代图书馆所藏最佳俄文短篇小说》]（pp.1—261），数月以来专搞三反和思改，竟提不起精神来搞业务。下午参加思改。晚间出席文化部招待印度外宾宴会。

## 5月8日 星期四

上午郑所长来，谈及昨晚印度舞女的跳舞，又谓今日市各界招待，有梅兰芳表演京戏。阅《毛选》中有关资产阶级的各篇。下午学习会，仍是讨论资产阶级的本质问题。

## 5月9日 星期五

上午为《人民画报》选照相及写说明。下午参加思改，仍是讨论资产阶级的本质问题。中午与苏秉琦君偕赴泰安巷宿舍，访黄仲良先生，已能起立行动。顺便参观正在修筑中的新宿舍，前面一座为四家小住宅，后面一座为单身宿舍。

## 5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社管局王天木处长来电话，谓缅甸文化代表团9时参观历史博物馆，要我去一会，遂前往历史博物馆。午饭后返所，得印度大使馆请帖，下午3时印度艺术展览会开幕，由周总理行开幕礼，遂前往参加。晚间至梁先生处，将为《人民画报》所写之稿，请其一阅。

## 5月11日 星期日

向英国订购的书，今日第一批已寄到。阅L. Woolley, *New East Archaeology* [伍莱：《新东方考古学》]。上午至张国熊君家，托其分析长沙楚墓之白膏泥。下午开始写《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为《科学通报》登载之用也。赴东安市场购书。晚间至怀仁堂，参加文化部招待印度代表团音乐舞蹈晚会。

## 5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将为《人民画报》所写之《长沙发掘记》，作最后之修改，即行寄去。郑所长来所。下午赴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学习联谊会，讨论资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区别问题。晚间赴北京饭店，参加印度大使馆之招待会。

## 5月13日 星期二



昨日安志敏君自唐山返京，谓贾各庄古墓群，尚可发掘，一探沟即发现五墓，决定加以发掘。下午偕苏秉琦君赴清华，晤及袁希渊先生，参观其西北考古标本，及绘地图工作；又至刘致平君处闲谈，刘君为恢复营造学社工作事，正在着急也。返城已7时半。

### 5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郑所长来所，偕至梁先生处谈所务。下午行政事务人员鉴定会议，研究人员亦参加。

### 5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斗鸡台及明墓展览会工作总结讨论，续写《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下午至院本部，询问购买西德仪器事，知带望远镜照准仪，并未购到。又访陈宗器主任，询问房子事。又至北京图书馆阅参考书籍。

### 5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行政事务人员鉴定工作小组会议。继续写《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下午写毕，约4000言，拣选插图。晚间朱庆永君来谈。

### 5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郑所长来，谈及永靖炳灵寺考古计划，询问余能参加与否，余未作肯定答复，心中实不太愿意去。至梁先生处谈房屋问题，及发掘展览工作总结事，又至郑先生处商量。我竟成了二人间的联络员，殊为可笑。下午与社会所人员合开联组学习会，讨论资产阶级进攻是整个阶级还是个别分子，及造成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原因。

5月18日 星期日

星期日才有工夫坐下来，将《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修改完毕，誊抄一过。下午至应幼梅君处询问《科学通报》事。黄宗甄君来谈。晚间与傅乐焕君同往访张政烺君，因为他今晨土改回来，适不在家。在向觉明先生处闲谈一会儿，知道北京史学界今日午后开会，讨论胡先谨君辞职改就自然博物馆事一问题，闻竟讨论了4小时之久。

5月19日 星期一

唐山发掘队今晨出发，由安志敏君领队，徐智铭、钟少林、王振江三君一同前往。上午阅G. Childe, *Social Evolution* (柴尔德：《社会演化》)。下午向觉明君来，欲一看新购到之Andrews, *Wall-painting from Central Asia* [安德鲁斯：《出自中亚的壁画》]，斯坦因采集新疆壁画(1948年出版)。又闲谈一会儿，并参观长沙出土品，傍晚始去。

5月20日 星期二

郑所长来所，将《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请其审阅，更改数字，即寄编译局，交《科学通报》发表。王静如君来谈。阅新到之《人类》及*Harvard Journal of Far Eastern Studies* [《哈佛远东研究杂志》]，傍晚与苏秉琦君赴府学胡同北大宿舍，至郑毅生先生处少坐。出来后，至陶孟和先生处谈袁希渊先生工作事、房屋事等。

5月21日 星期三

阅毕柴尔德《社会演化》(pp.1—179)。下午参加学习小组会。傍晚至梁先生处，商谈郑所长转嘱派人抢救长沙发现古物事，决定将辉县队调回，不必再赴淇县，由马、白二君赴白沙襄助，令石兴邦君前往长沙了解情况后做决定。

5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文华殿参观细菌战展览会。阅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pp.1—85），又阅《毛选》第2卷（439—586页）。

5月23日 星期五

阅毕《毛泽东选集》第2卷（587—805页），又阅安德鲁斯《出自中亚的壁画》，乃斯坦因在新疆所采集，现存New Delhi [新德里]者（1948年出版）。

5月24日 星期六

阅《联共党史》。下午赴社会所开联组学习会，讨论资产阶级进攻是整个阶级或是个别分子。晚间正中侄来谈。

5月25日 星期日

阅毕《联共党史》（1—442页）。

5月26日 星期一

阅毕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470—530页）。

5月27日 星期二

阅Jettmar, *The Karasuk Culture and its S-E Affinities*, BMFEA No.22 [耶特马尔：《卡拉索克文化及其东南方相似文化》，《远东古物馆馆刊》22期]（pp.83—126），做札记。这是一篇颇为重要的论文，以为卡拉索克文化是受东南方面（绥远及殷商）的影响。

5月28日 星期三

阅《闻一多全集》中年谱等。今日端午节，下午自由活动（即放假）。但社管局有关于短期训练班之座谈会，决定地点、人数、课程内容等。返所后，向梁先生报告。

5月29日 星期四

昨宵大雨，天气骤凉。梁先生又着凉发烧，暂时代理所务。整理长沙木船等。贾兰坡君由宿迁返京，在彼处掘化石。据云附近之龙堰，有汉代遗址，所出之废井（有瓦栏）达数十处；又嶂山之北有瓦鬲出土地点，殊可注意，贾君收集战国式铜剑一、铜斧一。下午学习会，补昨日所缺者，仅一小时。晚间赴中苏友好协会，听苏联专家讲演《苏联科学的新成就》，有科学电影五彩片：《北冰洋探险与捕鲸》，及《气象工作》，放映毕已10时余矣。

5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开所务会议。下午整理辉县车马坑记录。

5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至院本部编译局，与杨局长谈及《考古学报》、《高昌砖集》及冯家昇稿子事。又至陶副院长处谈所事。返所后至梁先生处，仍卧床未起，王之屏君土改回来，赴其家一谈。下午社会所有人来我所一起开联组讨论会，讨论这三星期的学习总结。傍晚晤及郭子衡先生，新由辉县回来，稍谈已下班。晚餐后至黄仲良先生处，谈《高昌砖集》事，归途遇雨。返所后在傅乐焕君处闲谈，傅君正为冯改稿子，邓恭三君来谈。返舍写了几封信。

6月

## 6月1日 星期日

上午偕王天木、苏秉琦、王伯洪三君赴城南陶然亭调查，因为市政府于其地建筑公园，近日有万余人工作，将黑龙潭等掘深做成湖泊，掘出来的土堆成假山，工作时发现古物，所以要我们去看。由虎坊桥下车步行至陶然亭，这是我第一次来此，吊香冢及鹦鹉冢，其西尚有赛金花之墓。所出古物，有战国之鱼骨盆残片，战国末至汉初之绳纹陶片、汉代红胎银釉之陶鼎及陶壶残片（后者有博山炉式之盖），辽代建筑上的泥塑人兽，又有瓦井阑多件。闻井中的陶器残片颇多。午间离陶然亭，在虎坊桥进麻酱面。返所休息后，阅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pp.1—94）及原田淑人之《从考古学上观察中日古文化之关系》。

## 6月2日 星期一

阅毕原田淑人之书（pp.1—66）及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pp.1—98）。梁先生今日延医诊治，遵医嘱休息10天。

## 6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考古组开会。散会后，郑所长来所，略谈明天院本部开会时所拟提出之问题。下午赴西郊，与西区同人座谈吾所工作上所存在之问题，及工作一般情况。晚间在程溯洛君处闲谈，晤及张肇骞君。

## 6月4日 星期三

上午院本部召集在京各所负责人会议，由丁瓚副主任报告计划局工作计划。下午所中开会，总结三反收获及偏向，有人要求郑所长补做自我检讨。晚间至梁先生处报告经过情况，并将石兴邦君来信交阅，讨论

如何对付长沙盗掘事。

## 6月5日 星期四

上午写了几封信，考古组在梁先生处开座谈会，讨论对付长沙盗掘。上午郑所长来所，刘桂五君来谈处理黄文弼古物事，向觉明君来谈。下午至北京图书馆查书，将贾敬颜君的《四朝钞币图谱》，阅后还之。

## 6月7日 <sup>[1]</sup> 星期六

阅G. Daniel, *Hundreds of Archaeology* [丹尼尔：《考古学一百年》]。下午学习会，测验时事常识，我所平均45分余，研究人员50.5分，我居然得到62分，勉强及格。上午南博蒋祖安君借书及照相底片，又为冯家昇君旅行支票事，办理交吴作人携带出国购书事，幸得顺利解决。

## 6月8日 星期日

晨间王天木君来电话，约赴历史博物馆，以有外宾参观也，余婉拒之。市政府文物组周耿君来谈，邀考古所派人参加陶然亭公园发掘事，当答应与同事商量后再答复。赴国际书店购书。下午阅丹尼尔《考古学一百年》。

## 6月9日 星期一

今日所里开始实行签到。上午阅毕丹尼尔《考古学一百年》（pp.1—345）。下午列席院中党支部检讨会，听恽子强主任做自我检讨。

## 6月10日 星期二

晨间学习会，听王之屏君报告土改心得。写了几封信。阅H. Breuil, *Beyond the Bounds of History* [布罗伊尔：《历史境域之外》] (pp.1—100)。

## 6月11日 星期三

阅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pp.562—612)。上午郑所长来，谈及三反总结，要求其做自我检讨事，思萌退志，谓行政机关如社管局，或大学教书，皆较研究所做领导工作为佳，有拟辞退所长之事；余劝之暂时不必谈此事，先将吾所办好，现下问题甚多，决不容领导者卸责。下午学习会，讨论时事。晚间至黄仲良先生处，将《高昌砖集》最后校样交之。

## 6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赴第二卫生医院，参观协和医学院反美帝展览会，自9时半到场，至下午1时半始出来，颇为困累。下午阅*Time Literary Supplement* [《时代文学增刊》]新到三期。又至梁先生处商谈所务。

## 6月13日 星期五

梁先生销假，余拟明日赴唐山一行。上午考古所同人在梁先生处商谈暑期训练班问题。下午学习会，讨论昨天参观协和展览会之感想。傍晚接王仲殊君来信，至梁先生处一谈，又赴郑所长家中，促其对长沙盗掘事，由文化部去电制止。

## 6月14日 星期六

晨间8时由北京动身。车中无事，阅贾兰坡《中国猿人》。12时抵唐山站，雇汽车赴贾客庄。与发掘团同人，偕往工地，正在开始发掘沟

南区M32—M34，以明日星期休息，故未做到底（M32及M34已露二层台），即改做挑探沟工作。又至沟北及东大沟一观，后者有鱼骨盘残片露出于外，沟北区可能仍有墓葬，俟挑探沟来决定。晚间观出土品，陶器中圈耳鼎及杯型豆等，颇特别，铜器颇佳。

## 6月15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不上工。早餐后，与发掘团同人谈近年来所中政治运动之经过及收获，继续观出土品，墓葬已达34号，出土物已达320余件。午后过了陡河，观山腰雷神庙，有乾隆时碑记；又西行，至城子庄后山参观后唐姜将军墓。光绪《滦州志》卷七：“亮甲山，旧志作贾家山，在（滦州）城西百一十余里，上有药王庙，前有石佛洞。唐山，在亮甲山西二里，周回数里，复岭重岗，其东麓则陡河萦带，有流泉十数道注之。相传后唐李嗣源曾起兵于此，立石城二百余丈，基址尚在，又后唐姜将军斩蛟有功葬于此，后人建庙祠之，山之唐名，实由于此。”卷九：“邱墓，后唐姜将军墓，嘉庆二十四年知州顾樾立碣。”

## 6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在唐山贾各庄观发掘队开始清理M22、M23、M24三墓，近中午忽下雨，只得停工。下午复工后不久，又下一阵大雨，幸旋即雨停。三墓清理完毕，二为战国墓，一为汉墓，出陶器多件。M24有铜小刀、铜带钩及铜环3件。战国墓中常有长条形小石片，似为镶嵌之用。傍晚开始在沟北区打一探沟。晚餐后，又至东大沟一观，有红色“鱼骨”盘露于路侧断崖上。

## 6月17日 星期二

晨间离唐山，中午抵北京。车中无事，阅毕贾兰坡《中国猿人》（1—139页）。



## 6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傅乐焕君报告上星期院中恽子强检讨会之内容。散会后，至梁先生处商谈所事，长沙已有详细报告来，即转寄社管局。下午时事学习，搜集关于农田水利之材料。至梁先生处谈所中房屋问题。院中有公文来，要填表格，希望能集中。梁先生提出请假事，晚间至郑所长处商谈。又至王天木君处闲谈，遇及张葱玉君，彼等正在连日检查古玩店，择优由公家收买。

## 6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郑所长来，偕至梁先生处，劝其静养休息，但不必作请假手续。考古组同人开会，讨论关于唐山观众向法院控告工作人员对群众态度不好，这事只好去信唐山，令其改善态度，回来后再检讨。下午院中开会，由丁瓚作自我检讨。

## 6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图书委员会开会，讨论购书原则及用图书费事。阅毕贾兰坡《山顶洞人》（1—95页）。这一套三部曲，关于文化遗物方面写得比较好，地质方面太简单，人类化石方面详而抓不到要点，普通读者恐读不下去。下午时事学习，由王崇武、苏秉琦二君报告水利农田之建设。晚间至梁先生处一谈。

## 6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阅Crowford, *Aspects of Archaeology in Britain and Beyond* [克劳福德：《不列颠及其境外的考古学状况》]，约60余页。北大同学来要求下星期起复课，我答应每星期一去一次，稍谈后即辞去。吴景荣君来，已一年余未晤面，瘦黑犹昔，一同午餐后始别。下午赴院本部，听群众对于丁瓚主任所提之意见，至6时半始散会。

6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赴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所中东南区同事公请曹联璞新婚夫妇（迟女士），茶点招待，欢谈至11时半始散。午后偕苏秉琦君至先农坛后身，观以做下水道所发现之汉墓、汉井圈、辽金墓葬及烧窑。遇及周耿君，略告以发掘记录方法。返所后至梁先生处，陶副院长亦在座。知今年分配我院150名大学毕业生中无我所名额，前次所询人数曾为2名，又以陶副院长表示我院无民族学部门，改派他处，此事殊令人着急。得唐山工作队来信，又与王伯洪君至梁先生处谈此事，返舍后写复信。

6月23日 星期一

梁先生自今日起又请假一个月。今日起北大考古学课又开始，上午赴北大授课。下午赴院本部人事处，接洽北大本届毕业生分发事，及浙大人类学系学生事。晚间赴黄仲良君处，商谈国庆节前布置西北文物展览会事。

6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梁先生处报告昨日接洽经过。下午偕北大同学参观历史博物馆。晚间阅Frankfort, *The Birth of Civilization in the Near East* [ 弗兰克福特：《近东文明的起源》 ]。

6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阅毕弗兰克福特《近东文明的起源》（pp.1—112）。下午赴院参加丁瓚主任检讨会。

6月26日 星期四

阅Childe,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柴尔德：《欧洲文明的开端》]。

## 6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开所务会，梁所长因病请假，郑所长以政务院开会，皆不能出席，由我来主持。接着开图书委员会。下午阅柴尔德《欧洲文明的开端》。

## 6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阅柴尔德《欧洲文明的开端》。下午赴院中听曹日昌之自我检讨。散会后至社管局，知安志敏君事已经完满解决。晤及王天木君，谈及山东发现古代遗址事。

## 6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赴故宫，参观前年参与苏联艺展之我国古物。遇及郑所长，谓长沙有匿名信来骂我们，说我们自己不掘，又不准人家掘，并且搬走古物，信寄到院中来。下午至书店走一周。傍晚叶蒸君来谈。

## 6月30日 星期一

阅柴尔德《欧洲文明的开端》。上午赴防痨协会检查肺病。下午赴北大授课。晚间将长沙来匿名信，送至郑所长家，适以开会未遇。

# 7月

## 7月1日 星期二

阅毕柴尔德《欧洲文明的开端》( pp.1—336 )。中午唐山工作队返所。晚间阅新到西文杂志。

### 7月2日 星期三

到了一批新杂志，翻阅了半天。下午参加院本部丁瓚第二次检讨会，并由刘大年做总结，7时半始散。

### 7月3日 星期四

上午阅*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美洲考古学杂志》]。下午学习会，由王明君征求大家对于曹日昌主任有何意见。郑所长来，偕至梁先生处谈工资调整问题，郑又表示脱离考古所之意，陶副院长适亦来梁先生处，谈至下班时始散。晚间张政烺君来，要求提意见，为自我检查做准备。

### 7月4日 星期五

上午开图书委员会，审查购置图书。下午院里有苏联专家报告《哲学与自然科学》，余以编制预算事，未去。

### 7月5日 星期六

上午郑所长来，偕至梁先生处，由郑所长报告昨日院中开会经过，工资调整即行实行，现正商量等级、手续及步骤。下午院中开会，对曹日昌前星期六之自我检讨提意见。

### 7月6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写了几封信。午后张国熊君来，谓前次所交之白胶泥标本

过少，乃再拿M101之一大块给与之，请其分析。傍晚大雨，有冰雹。

## 7月7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大授课。下午开始三反合理化建议讨论会。

## 7月8日 星期二

上午考古组开会，总结上季工作，讨论今后工作及暑期训练班课程问题。下午赴院中人民法庭，旁听审判贪污犯。《中国建设》第4期已刊登余所写*New Archaeology Discoveries* [《新的考古发现》]。

## 7月9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中听语言学所汇报。下午全所开三反合理化建议的群众讨论。晚间至梁先生处讨论暑期训练班合理化问题，郭宝钧、苏秉琦、安志敏君亦在座。

## 7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赴社管局，商量暑期考古训练班事，出席者有社管局、考古所及北京大学，即在社管局用餐。午后赴科学院本部，听曹日昌检讨会最后一次总结。

## 7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本部，开社会所办公房屋分配讨论会，罗公盛气凌人。又曾两度赴社管局，和郑所长商量，希望彼明日能来所一次。下午所中开三反会总结合理化建设。

## 7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郑所长来，将合理化建议先阅一遍，偕至梁先生处商谈。下午全所开会，由郑所长主持，讨论各项提议，大多数皆顺利通过。最后又有人提出要郑所长补做三反自我检讨，颇使郑先生感觉不安。散会后，郑所长邀余及傅乐焕君，至其家晚餐，喝些啤酒。后与傅君至首都电影院观苏联电影《为了生命》。

## 7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至东安市场及国际书店等处看看，返舍后写了几封信。睡午觉后，下午阅《辍耕录》。晚间至北大宿舍访张苑峰君，托之审阅杨遇夫先生《耐林庾甲文说》稿子。张君正为思改检讨而忙，闻曾开过预备会一次，群众不满意，正在改作中。

## 7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大授课。下午赴院本部找陈宗器先生，谈房子问题。阅毕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pp.1—718）。此书陆续阅读，今日全部阅毕，虽读时亦颇细心，红铅笔划出重要点，但是仍不能灵活应用。晚间至北大民主广场，听南汉宸报告《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论五反后对于资产阶级的政策，及目前如何争取财经的好转，最后并报告国际贸易会议的经过，自7时半讲到11时始散。

## 7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阅Acta Hungarica [《匈牙利通报》]，关于匈牙利考古学五年计划等。下午阅Maringer, Contribution to Prehistory of Mongolia [马林杰：《对蒙古史前学的贡献》]。晚间赴东安市场购书。

7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阅Kenyon, *Beginning in Archaeology* [凯尼恩：《考古学的开端》]。下午赴院参加学委会，讨论布置思改运动事。

7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裴文中君来，与考古组诸人讨论考古训练班课程问题。下午至梁先生处告诉上午座谈会结果。向觉明君来，偕苏秉琦君一同前往饭馆进膳。向君为北大史学系考古专业问题，约后天晚上开会讨论；又谈及思改，希望能参加中科院提意见；又批评中科院对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房子分配问题，不应先做讨论。

7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院中借辅仁大学礼堂开思改动员会，由郭院长及陈伯达副院长做报告。下午所中开学习会。

7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哈尔滨工业大学董君等再度来访，将其关于中国古代力学及机械之一短文，求改正。10时半东南区学委开会，布置下星期之思改。下午赴教育部开会，讨论关于图书馆专业、考古学专业、博物馆组及文科研究所问题。晚间在社管局开会，讨论北大史学系考古专业课程问题，以天热改赴北海公园中茶座讨论，由裴文中君主持。

7月20日 星期日

阅B. Karlgren [高本汉] 在BMFEA [《远东古物馆馆刊》] (1951) 所发表之*Notes on The Grammar of Early Bronze Décor* [《早

期青铜器纹饰的规律》] ( pp.1—36 ) , 作札记。又阅凯尼恩《考古学的开端》。夜间大雨。

## 7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阅毕凯尼恩《考古学的开端》( pp.1—196 )。赴北大授课，天雨。下午思改学习会，讨论胡乔木同志关于思想改造问题报告。晚间正宗侄来，因为他到北京来开会，已四年未晤面，较前稍瘦，谈空军训练校事。

## 7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互助小组开会，对王伯洪、贾敬颜二君提意见。下午思改学习会，讨论陈伯达副院长报告。傍晚石兴邦君由长沙返京。晚餐后偕往梁先生处谈长沙工作。

## 7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互助小组开会，对王明、赖家度、石兴邦三君提意见。下午仍讨论陈副院长报告。这几天都下雨，院中池塘水满矣。晚间阅新到之《古代》和《时代文学增刊》。

## 7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赴中国史学会，由范文澜、罗常培两所长作自我检讨。下午开讨论会，讨论对范、罗二所长之检讨，及对尚爱松、程溯洛、王恩庆三君提意见。下午王仲殊、陈公柔二君由白沙返京。晚间社管局开会，讨论考古训练班课程，返舍已11时半矣。

## 7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修改自我检讨。下午王伯洪君作思想检查。

## 7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裴文中君来所，遂召集郭宝钧、苏秉琦、安志敏三君至梁先生处，商谈田野考古工作方法、史前考古学及陶器概论三课程的内容。下午赴院，陶副院长作自我检讨。晚间在考古所与苏秉琦、黄文弼、王仲殊三君等，商酌秦汉以后考古学课程内容。

## 7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叶蒸君来，谓已由编译局改入仪器馆，有被调到东北之说。因其妻儿到北京后皆水土不服，不肯到东北去，希望我与王大珩君说项。偕至王明君处一谈，留之午餐。午后一睡，3时半始醒，至梁先生处一谈。晚餐后至郑所长处报告考古所思改情况，并询问最近与院方接洽考古所历史组问题。

## 7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至北大对考古学概论出题考试，返所后阅B.M., *Flint Implements* [不列颠博物馆：《燧石工具》]。下午陈公柔、安志敏二君在互助小组作思想检查。晚间与刘桂五、王伯洪等讨论明日如何布置互助小组事。

## 7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分小组帮助思改，王之屏君约傅乐焕、王明、王伯洪及余，助之做思改，由彼先报告，然后大家提出意见，最后王之屏君向傅君反攻，说在史语所中受傅君无意中之冷笑，怀憾迄今未消。下午互助小组，由王仲殊、贾敬颜君作思想检查，余今天参加贾君一组，彼亦自知

为重点，自我检讨达2小时半，休息时间大家交换意见，然后再聚集向之提意见。晚间在梁先生处开会，讨论训练班课程事。今日仍下雨。

## 7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为范、罗两所长前次检讨提意见。下午赴院部，由竺副院长作自我检讨，以“崇美亲美”及“宗派思想”为主要领导思想加以批判。

## 7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在所中开会，讨论今后的布置，我所助理研究员都已做过思想检查，以后要讨论副研究员以上的高级人员。赴梁先生处谈话，考古训练班西南区干部，已于昨晚抵京，安志敏君从今日起，赴训练班教务组工作。下午吴有训副院长做自我检讨，对于过去反动思想及行为做一检讨。尤其是对于1945年“一二·一”事件，自告奋勇赴昆明镇压学潮，及后来到中大的经过，感情激动而下泪。散会时已7时。返舍后，知马得志君等已由白沙返所，前往彼家中谈。今日所中助理研究员以下的年轻同志小组，对我提出书面意见：（1）没有主动负担所长责任，有作客意思，不主动开掘所内问题；（2）不坚持个人的正确意见，怕得罪人；（3）处理问题对于政治重视不够；（4）偏重个人的学术，注重业务领导，不重视思想领导；（5）检查崇外思想。

# 8月

## 8月1日 星期五

上午赴西郊与徐旭老谈所务，他提及传闻东区历史组闹小圈子的事，余稍加解释。旋赴图书馆查书，又参加他们的思改小组会，他们正为徐旭老提意见。返东城，下午仍分二组对副研究员以上提意见，上午已提过，余又依自己的意见加入一些。4时赴近代史所，参加东南区学

委会，布置下阶段的工作，我所的副研究员以上，仍继续对我提意见的工作。后来看到他们的记录，转抄如下：（郭宝钧）精细有余，见木不见林，对整个问题考虑欠周到，对所中事照顾不够周到。（冯家昇）片面性，看问题不全面，这与他的治学有关。对所务注意小的，而不管大的，有辛辛苦苦，事务主义的作风。有隐藏的专家思想，有崇外思想。（王静如）对历史组毫无计划，不闻不问。从前在史学会上提议把历史组推出去，有本位主义，有一些事不够主动积极，至少历史组是如此。编历史事，忽说必编，忽又说可不必编，计划变更中思想活动怎样？有个人英雄主义，自负。（苏秉琦）不应说我只懂考古，而不尽自己对于全所的责任，谨小慎微。（傅乐焕）不开展，小手小脚，崇外思想浓厚。不了解领导全所是政治任务。

## 8月2日 星期六

上午赴社管局，晤及郑所长，报告思改情况，并请其将思改检讨早些写出，交学委会一阅，早日决定开会日期。后来决定5日做自我检讨，明晚至范老处一谈。我又赴院中与修建科接洽修盖房子事。返所后，王天木君来，一同赴隆福寺进午餐。下午修改自我检讨。西区送来意见：（1）政治思想不够明确，在本所内缺乏思想领导、政治领导，也缺乏主人态度，工作被动，与世无争，只做事务性工作；（2）本所在午门展览，夏所长直接领导布置，费了几万斤小米，但为什么要展览，为谁展览，都不够明确，能不能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应该详细检讨，从这上面即可以看到政治水平及服务的方向；（3）技术观点很重，对考古学界的人没有团结，对后进的人也不重视培植训练；（最近的考古训练班，听说夏所长又要请假回家）（4）作着所长，常觉得自己是研究员兼所长，无论在院领导的面前，郑、梁二所长的面前，以及群众面前，都是束手束脚，不知思想有什么顾虑，应该好好检讨。晚间赴朱庆永君处，请其代为译出《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考古学”一条，吴恩裕君夫妇适亦来谈，10时余返所。

## 8月3日 星期日

上午约王明君偕至王崇武君办公室，将西郊所闻小圈子事说开。郑所长持自我检讨底稿来，要找我们代为一看。郑所长走后，我赴梁所长处商谈所中事，即在其家午餐。午睡后，赖家度来，谈其家庭经济情形事，至梁所长处与之商量。适陶副院长亦在座，又谈了些旁的事。晚间郑所长来，偕往近代史所，与范老及刘桂五君谈后天自我检讨内容事。

## 8月4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傅乐焕、王之屏君的互助小组，王明及王伯洪二君亦在座，互相提意见，12时始散。刘桂五君来，将范老及刘大年的意见转告诉给我。午后，郑所长来，与我二人对所中小组预演明日的自我检讨。晚间再修改自我检讨稿子。

## 8月5日 星期二

上午在所中开思改自我检讨会，由郑所长先做，休息后由余接上去做。下午大家分组提意见，余至梁先生谈所事。

## 8月6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开会，先对郑所长提意见，先由东区郭宝钧、苏秉琦二人，其次为西区尚爱松、曹联璞、徐旭老三人，西区意见颇尖锐，近代史所荣孟源提意见，语言所罗所长亦对郑攻击，接着吴晓铃提意见，并提及燕京大学于1934年冬驱逐郑先生事，此时郑感情冲动，近代史漆侠提意见，郑已停笔下泪，主席刘桂五即宣布休息，郑凄然离席返办公室。刘即赴近代史所，请范老来，休息半小时再开会，社会所严中平提意见后，范老即起而代郑所长解围，对上半时提意见者加以批判。郑所长致答辞，亦多申辩语及反击语，此时已11时半，郑以开会先离席。接着所外同志对我提意见，12时散会。下午所中同人续对我提意见，3时1刻完毕。散会后至梁先生处报告上午情况。至北大与裴文中、向觉明二君商谈考古训练班问题。晚间至王天木君处闲谈，知昨晚郑、向在天木

处为文科研究所古物吵了一架。

## 8月7日 星期四

上午偕刘桂五、王伯洪二君赴社管局见郑所长，为昨日的事情也，并询问今后思改进行方计。至科学院陶副院长及杨局长处稍谈。赴北海观运动会，已完。下午酝酿对傅乐焕明日的检讨。转录长泽规矩也《书林清话纠谬》。

## 8月8日 星期五

上午听广播艾思奇关于整党建党的报告。下午以北大开对于考古专业课程讨论会，前往出席。返所后傅乐焕已做过检讨。大家对傅的检讨提意见。晚间赴东安市场购书。

## 8月9日 星期六

上午为安志敏君的《新石器时代讲义》修改内容，至梁先生处交之一阅，征求其意见。又为石兴邦君修改《田野考古方法》提纲。下午冯家昇作自我检讨，大家对之提意见。晚间转录长泽规矩也《书林清话纠谬》卷八、九。

## 8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5时即起身赴院本部，集体赴西郊机场参观航空表演，以天气欠佳，原定8时半开始，延至11时许开演，12时完毕，飞机直上，伞兵表演跳伞，返城已下午2时许。饭后入睡，傍晚始醒。晚间至蟾宫影院观《苏沃洛夫元帅》。

## 8月11日 星期一

晨间所中开思改互助组。10时许赴北大考古训练班，以各区学员已前后到京，故开一座谈会，由裴文中君及余先后致辞，然后阎文儒君等相继发言。下午行开学典礼，由郑所长主持，郭沫若院长、沈雁冰部长、陶孟和副院长、王鸿祯教务长先后致辞。散会后至梁先生处告以训练班情况。晚间郭子衡先生约同人数人助之修改自我检讨。

## 8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大听向觉明教授《文物常识序论》及裴文中君的《史前学总论》（劳动创造了人及文化、史前文化的分期）。下午赴院本部听严济慈副院长的自我检讨，散会后赴叶蒸君家中，偕往访李雁晴先生未遇，至西单商场购书。

## 8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大听郑西谛局长讲文物政策及法令，一连三小时。返所与梁先生谈所事。下午赴院中听杨钟健局长做自我检讨。晚间在家校阅安志敏所编《细石器文化讲义》稿。

## 8月14日 星期四

阅*Notes and Questionary in Anthropology* [《人类学笔记及问题》]，首节关于体质人类学部分，及末节关于采集古物部分。下午朱庆永君来谈。晚间党华君来谈，今晨刚由华东来京，参加考古训练班，偕至梁先生处一谈。今日马得志君偕社管局韩君赴安阳调查郊区修建工厂对于古迹之影响。

## 8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本部开思改学委会，汇报各区情况。下午开检讨会，对杨

钟键局长提意见。返所时，徐旭老尚在做自我检讨未毕。晚间至梁先生处谈所事。

## 8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对徐旭老提意见。下午赴院本部开会，对恽子强、丁瓚二主任提意见。散会后至东安市场购书。

## 8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叶蒸君来谈。下午东南区开学委会，至张政烺、向觉明君处一谈。晚间校阅安志敏君之《陶器》概论。

## 8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听整党广播，互助小组对苏秉琦君提意见。马得志君由安阳调查归来。下午苏君做自我检讨，休息后大家对之提意见，7时始散会。与王静如君谈明日彼之自我检讨注意点，王君要求延后一天举行。至梁先生处谈所事。

## 8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东南区开会，由严中平君作自我检讨。散会后至梁先生处一谈。下午至院本部与编译局、人事处、总务处，又至陶副院长室内一谈。归途至国际书店购书。

## 8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在东南区开会，对严中平君提意见。下午所中学习会，由王静如君作自我检讨。

8月21日 星期四

下午黄文弼君在考古所学习会作自我检讨，至7时半始散。

8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中开会，陶副院长希望各所做一简单介绍解放以后的科学成绩，以便于和大时向国际友人宣传。返所后至梁先生处，丁瓚局长及郑所长亦在座，正在商谈考古所问题。下午贾敬颜君在全所学习会中做第二次自我检讨，并有所外同人参加，至8时半始散，检讨颇深刻，散会后贾君伏案大哭。

8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在近代史所开会，布置下星期一对王静如君提意见。下午考古所中酝酿此事，余以考古训练班讨论教学提纲事，赴北大与裴文中及张政烺二君商谈。

8月24日 星期日

胃病又复，更加感冒，精神不舒。为院中解答院外来信，询问关于四大发明及锻铸焊接等问题。下午阅Lucas, *Ancient Egypt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卢卡斯：《古代埃及的原料与工艺》] 中关于Metals [金属] 一节 (pp.222—291)。至梁先生处商谈所事。郑石君 (奠) 就语言所之聘，新近抵京，今日偕丁梧梓君来访。晚间至郑所长处谈所事，取回《考古学报》转交与梁先生，以便写编者后记，此事为5月中旬交去，拖搁三个多月，便是检讨以后也已近三星期，只好收回交梁先生。今晚郑所长谈及历史组事，尚须仔细考虑，又谈及考古所须开门，想多延聘兼任研究员。



8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至丁瓚主任处谈所事，返所后至梁先生处一谈。下午对王静如君之自我检讨提意见，除考古所外，东南区其他三所，副研究员以上亦皆列席。自2时半起至7时半始散。

8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与刘桂五君偕往至西直门宿舍，至王静如君家中，徐旭老与程溯洛君皆在座，劝其打消抗拒思改之态度，再做一次。下午考古组开会，讨论展览会事，并决定明日开会讨论秋季工作事。散会后至梁先生处，《考古学报》编后记已草就，遂携之至社管局交郑所长，请其阅后再开编辑会作决定；又谈湖南文管会事，顾铁符来信谓以《长江日报》揭发其乱掘事情，态度更变恶劣。

8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将《解放以来之中国考古学》草毕，与梁、苏二君商酌修改。下午考古组开会，商讨秋季配合考古训练班及明年田野工作计划事，在梁所长办公室开会，郑所长亦参加，7时始散。

8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至丁瓚君处商谈所事。阅Garrod, *Archaeological Remains* [加罗德：《考古遗存》]。

8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阅毕加罗德：《考古遗存》（pp.1—46）。王静如君来，谓自己前晚彻底大悟，承认前非，愿再做一次，留之午饭。下午在近代史所

开会，布置对于王静如君自我检讨，后又由植物分类所林熔君报告胡先骕先生的自我检讨经过。晚间赴人民外交学会，以预备招待英国文化访问团也。

## 8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赴梁先生家商谈所中五年计划事，至考古训练班，晤及裴、向二公，告以今日科学院有会，不能参加训练班行政会，由苏君代理主席。至社管局，晤及郑所长，商谈考古所五年计划事。下午赴院中开会，关于思改的下一阶段。散会后与郑所长至陶副院长处，商谈历史组之事。晚间至梁先生处一谈。

## 8月31日 星期日

校阅范老《中国通史简编》稿本。赴东安市场购书，顺便至朱庆永君处一坐，朱君昨日由青岛休假后返京。下午续阅范稿，旋与石兴邦君偕往雍和宫后面观拆城墙新发现之元代石碑（至正十五年《京畿都漕运使王公去思碑》）。晚间朱庆永君来谈，对于其所译《苏联大百科全书》之“考古学”一条，讨论修改。正中侄来谈，10时始去。

# 9月

## 9月1日 星期一

上午至丁瓚主任家，未遇。至梁先生处，闻教育部拟将陈梦家君调至考古所，梁先生托余与郑先生一谈。下午赴法文图书馆购书。返所后，山东文管会李既陶君来谈，并携来青岛、乐陵及历城王舍人庄出土之陶片，要求代为鉴定。安志敏君嘱将15日之功课提早于5日上课。晚间至郑所长处，刘桂五及王伯洪二君亦来，商谈关于王静如君检讨会事。

9月2日 星期二

原定今日之检讨会，改为明日下午举行。上午至丁瓚主任处，未遇。下午又至丁主任家，商谈所事，希望所中从速加以解决。

9月3日 星期三

上午在院中开王静如君第二次检讨会，由郑所长主持，大家提意见，至11时半始完毕，返舍已12时余矣。

9月4日 星期四

今日上午至梁先生处。闻昨日下午训练班开教学组会议，向公又对考古所大肆攻击，以为视“安阳”为禁脔，不准训练班前往实习。下午院中又开胡先骕先生第三次检讨会，余本为预备发言人之一，以事请郭子衡先生代理，因明日考古训练班有课，今日预备讲稿，至宵夜2时余始入睡。

9月5日 星期五

晨间6时即醒，将《田野考古序论》讲稿写毕，10时至北大讲课，12时完毕。后与裴文中、苏秉琦二君至四川饭馆用餐。顺便与裴君商谈训练班实习地点事，解释误会。午后阎文儒君来取讲课提纲。下午偕苏君至北大开会，为考古专业事也，教育部派滕君出席，社管局有郑局长与裴文中、张葱玉二处长，北大则为郑毅生主任，向觉明、韩寿萱二教授，谈至5时许始完毕。又续谈训练班实习地点事，向君听到我的解释后亦颇同意，大家决定将来候谢元璐、罗福颐二君回京后再行决定。因为昨日缺睡眠，今日午睡亦以阎君来谈而旷过，晚餐后倦极即睡。

9月6日 星期六

上午至郑所长处，将梁先生所拟定之五年计划请其审阅，又谈及所事，郑主张暂拖，余不以为然。返所后至梁先生处谈此事，只能任之。下午开学习会，总结思改。为向北大借高昌墓砖事，至罗所长及向教授处商洽，未能解决。允下星期一回信。将柯昌泗遗稿《语石异同评》交张政烺君审阅。

## 9月7日 星期日

审阅安志敏《陶器》讲稿，及王仲殊《空心砖墓》讲稿。下午至朱庆永君处闲谈。返所后至梁先生处一谈。傍晚张政烺君来谈，谓不久将结婚。与傅乐焕、张政烺二君偕至东安市场用西餐，每客7000元。晚间刘桂五君来谈思改学习事，余告以最近将返里一行。晚间校阅范老《中国通史简编》之史前及殷商篇。

## 9月8日 星期一

上午赴辅仁大学堂，听轻工业部王副部长报告，遇及沪宁各所首长，知应召来京参加。下午赴丁瓚主任处接洽所事，并交去考古所五年计划稿。又赴院接洽建房子事。赴招待所访李亚农君，未遇，晤及伍献文所长，稍谈后返所。晚间赴梁先生处，知历史组事已大致解决。朱庆永君谈翻译事，9时始去。

## 9月9日 星期二

上午将范老《中国通史简编》史前及殷代稿本校阅一遍。李亚农先生来谈，偕苏秉琦君一起赴萃华楼午饭。下午赴丁瓚主任处谈所事，院中布置学习，余未能去，王明君返所后召集学习会，报告院中开会经过。

## 9月10日 星期三

晨间接通知赴院中开会，由严济慈分院长报告东北分院情况，东北分院中人报告历年做计划之经过。晚间赴科联所召之晚会，在北京饭店用膳，饭后赴青年宫观歌舞晚会。

## 9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听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报告。下午所中开学习会，郑所长来所，至梁先生处，召集历史组傅乐焕、冯家昇、王静如、王崇武，宣布历史组解散及善后办法，又召集尚爱松、贾敬颜、王明、赖家度、程溯洛、王恩庆报告善后办法。大家初步反映，服从组织分配，但各人如有困难，可提出个别加以解决。下班后罗尔纲君来，偕至萃华楼用餐。饭后偕往朱庆永君处闲谈，彼二人已16年未晤面，朱君已于昨日调往师范大学，谈至10时始散，朱君约明日晚膳。返所至王明君处闲谈。

## 9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听农林部报告。下午在所中开学习会，至梁先生谈所事。晚餐在朱庆永君处，罗尔纲、严中平二君亦在座，饭后闲谈，9时许始散。

## 9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因事未去听报告，赴丁瓚主任处，报告历史组同人之反映情况，适丁主任因须赴他处开会，匆匆数语即登车他往。返所后至梁先生处稍谈。下午所中开学习会，郑所长来，偕至梁先生商谈所事，冯家昇、傅乐焕二君来，表示对于解散历史组事甚为不满，颇希望能再加考虑。余赴北大，参加考古训练班教务会议，决定实习地点在洛阳。晚间赴张政烺君处参加婚礼，新娘为其弟子谭惠中，至9时余始散。

## 9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校阅石兴邦君《田野考古方法》讲稿，又将自己在训练班所讲之《田野考古序论》整理出来。叶蒸君来，谓已要求调地理所，颇有成功之希望。中午苏秉琦君来，偕至隆福寺进餐后，至泰安巷看新宿舍，至西直门宿舍访徐旭生先生，又至程溯洛君处小坐。返舍后，访丁璚主任未遇，至东安市场购书。晚间至向觉明君处闲谈，向君对于科学院解散历史组事，表示不满；又对于史学会改归科学院领导，事前未征求意见，亦表示不满，谈至9时半始散。

## 9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未去听报告，至丁璚主任家，闻历史组向刘桂五君反映，对于院方处理不满意。赴社管局，遇及郑所长，闻昨晚历史组曾至郑所长处，提出要求。偕至科学院与陶副院长及丁主任会商历史组事，因今晨历史组亦曾与陶副院长谈此事。赴西郊与钟凤年先生及许道龄君谈话，加以慰藉。下午又赴院开会，为和大会期中关于招待参观及安全警卫诸问题也。晚间至梁先生处一谈。傅乐焕君至余处谈与郑所长接谈结果，傅君连日精神抑郁，今日始稍和缓。

## 9月16日 星期二

晨间刘桂五君来谈所事，至辅仁大学礼堂听燃料工业部报告。下午赴所中开会，对此段思改学习作一总结。刘桂五君偕傅、冯二君去与丁璚主任谈话。散会后至丁主任处稍谈，赴郑所长及陶副院长处催促将程溯洛君事办妥。

## 9月17日 星期三

晨间至梁先生处谈昨日经过。下午考古组开会讨论计划。散会后梁先生云：接陶副院长来电话，程君事已接受解决。晚间与王明君在梁所长谈彼之前途，归来后至傅乐焕君处小坐，程溯洛君来谈。

## 9月18日 星期四

晨间赴民族学院，晤及费孝通君，谈及关于补发开会通知书事。赴车站接徐森玉等，乘间与郑所长谈及冯家昇君事。归途经法文图书馆，替考古所拣选书籍30来本，嘱送所中。至所，徐旭老来谈，至梁所长处。将展览会说明书送至郑所长处，郑在全聚德为徐森老洗尘，邀余等作陪。返所后许道龄君来谈，并取去民族学院致程君开会通知书。晚间与王、曾、苏三君至萃华楼用餐，返所开始收拾行李。

## 9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赴辅仁大学礼堂听滕代远部长报告。党华君来谈。午后至傅乐焕君处询问今晨民族学院开会情形，知民族学院研究部设备全无，难作研究工作。赴陶副院长处传达情况，陶允日内约傅面谈。返所后参加洛阳发掘工作筹备会，人事处派人来所询问对于和大会期中安全布置情况。晚间至王之屏君处闲谈，返舍收拾行囊。

## 9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为《历史教学》月刊社写《三年来中国考古学的成就》，约千来字，即行寄去。赴北京图书馆参观中国印本书籍展览会。下午至梁先生处谈所事，对于行政人员调整工资及五年工作计划事。赴历史博物馆，对于布置展览会事，匆匆观过一周，尚未全部告竣，仅修正说明书数点。返所后，与苏秉琦君同往餐馆进餐，购买水果。返所后，匆匆收拾行装，正中侄来。乃向所中同人告别，偕正中侄赴车站上车，王明君亦赶来车站送行，9时40分开行。

## 9月21日 星期日

车中无事，阅卢卡斯《古代埃及的原料与工艺》。

## 9月22日 星期一

晨间车抵上海。赴三房，知志信弟近数月精神错乱，今晨赴医院治疗，即住院。五房叔翰堂兄亦在沪，约之来谈，即在三房午餐。饭后，与志信及叔翰至法国公园少坐闲谈，后赴福州路替敬千甥购仪器，至中国旅行社购车票。晚餐后呼车赴北站，6时45开行，现下可购联票，由上海直至丽水。

## 9月23日 星期二

晨间抵金华，即赴汽车站登记金丽汽车，7时开行，至缙云用午餐，下午3时抵丽水丽阳门车站，下寓大水门建阳旅馆。至程溯洛君家中，晤及其母及幼弟，稍谈后即返旅舍。

## 9月24日 星期三

晨间由丽水开船，舟中无事，阅卢卡斯《古代埃及的原料与工艺》。晚间抵温溪过宿，有温州出席全省代表大会之学生返温者同船，夜中即开船。

## 9月25日 星期四

晨间10时许抵温州太史码头，呼车返家。岳母及秀源内弟皆在家中，至大哥处稍谈。午餐后，二房大姊来谈，她家赵春记豆麦行已结束，闻现下经济亦颇困难。

## 9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赴百里坊三房，将所托带之款交给三妈，与晓初堂兄晤谈。午后大姊来，余赴二房，晤及仲光堂兄弟及荷村姐夫，谈至傍晚始返家。



9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赴姬妹家，正在挑十字布花纹，乃集体工作，须今日赶完。匆匆谈后，即告辞赴市中，晤及张一纯、陈德煊、汪远涵、徐希焘、管希雄等。谈至中午，他们邀余至星春居用餐，用了几杯酒，返家后睡到傍晚始起来。

9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张一纯、陈德煊二君来谈，郑桀君亦来谈，他现在生活颇困难，在南门外摆香烟摊。旋偕张、陈二君赴温中，晤及王祥第君，谈至11时。宋易君（宋墨庵先生之子）亦来谈，并出董香光墨卷展观。返家午餐后，姬妹来谈。老张来谈租房子事，整理书箱。

9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在家阅卢卡斯《古代埃及的原料与工艺》，并整理藏书。午后素芳内侄女来谈，现任职市政府秘书处。傍晚张一纯君来，偕至清明厂，晤及王良恭君。少顷，祥第及德煊二君亦来，即在良恭君处进餐。

9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温工，晤及锄非、立人及叶岑君，又至籀园访梅冷生馆长，未遇。下午至大姊家中。

10月

10月1日 星期三

今日国庆日。上午王祥第君来谈，并约今晚便酌。午后偕楷、炎两儿至人民广场观群众大会，凡三万来人，经打锣桥遇及叶昌荫君，稍谈后，至南大街，适遇游行队伍经过，即在二房丝线店中坐看。返家后，阅卢卡斯《古代埃及的原料与工艺》。傍晚赴县学前观展览会，遇及梅冷生先生。稍谈后，赴第一桥，至金校长家中，遇及金嶸轩先生及志庄君，王祥第君亦在座。至王祥第君家中便酌。出来至温中，晤及吴家桢君，正在养病，心脏扩大，胃肺亦欠佳，几成残废人。返家后，知大学统一招生已发表，暄儿取入山东工学院机械系。

## 10月2日 星期四

上午至温州市中访张一纯君等，未遇。至清明厂晤及王良恭君，《解放日报》登载华东区新生名榜。归途往市中，晤及张一纯君，将其《关于五胡乱华教学诸问题》一篇交还之，并指正数点。下午至二房，与仲光兄商量家事。晚间凤妹及素芳侄女来，素芳护士学校毕业，分派工作，明日即赴金华。

## 10月3日 星期五

上午郑桀君来谈。黄国定君送来租房定钱。午间少兰姐夫来，即留之午餐。午后至大姊家中，返家后，税务局派人来编查房屋税，傍晚始毕。晚间至姬妹处商谈家事。

## 10月4日 星期六

上午偕叶昌荫君至中山公园及总工会等处，参观展览会。下午张一纯、陈德煊二君来，偕至温州省立中学，晤及陈铎民先生、魏忠君、叶正宗君。晚间设宴邀亲戚聚会，共二桌。

## 10月5日 星期日

午后至张立人君家中少坐。又至方介堪君家少坐，适张一纯、汪远淮二君经过门口，亦步入闲谈。返家后，晚间叶正钦君来闲谈。

## 10月6日 星期一

今日暄儿收到山东工学院通知，10日报到，即赴银行领款，预备明晨起程。晚间张一纯君来谈。

## 10月7日 星期二

晨间送暄儿上船，归途经大姊家中，进内闲谈。阅卢卡斯《古代埃及的原料与工艺》。傍晚至姬妹处闲谈，岳母今日返乡下。

## 10月8日 星期三

上午王祥第、叶昌荫二君来谈，祥第为他的儿子一川事，昌荫君已在劳动局登记。丁贤良表弟来谈，即留之午餐。午后阅毕卢卡斯《古代埃及的原料与工艺》。姬妹来谈。

## 10月9日 星期四

上午黄国定君来谈，即新租住室之房客。下午赴籀园，遇梅冷生先生，并稍观新没收诸家之书，以瑞安张慕騫君9000余册，永嘉王希逸4000余册，戴幼和3000余册为最多。

## 10月10日 星期五

在家阅山田宪太郎《东亚香料史》。午间梅冷生先生来，邀后日文物保管委员会开会。下午妻妹来。写信复梁先生并续假二星期。

10月11日 星期六

校读郭沫若译、Michaelis [ 米海里司 ] 著《美术考古发现史》。下午至清明厂，交还《东亚香料史》给王良恭君。归途遇及方逊平君，新由杭州开会返里。

10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王祥第君偕宋易君来谈，李守源、张立人二君来谈。下午赴籀园开温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由梅冷生先生主持，出席者有张一纯、方介堪、陈逸夫等，梅冷生先生报告一年来之工作，讨论修理江心寺及叶水心墓等事，最后由余报告中央关于文物保护之政策，及解放以来之考古工作。

10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至市财政科关于验契事，遇及张立伦君。下午冒雨与梅冷生、张一纯、方介堪诸君至慈山，访叶水心墓，已被铲平。绕道海坛山返家。继续校改郭译《美术考古发现史》。

10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叶焜君来谈。下午仍校改郭译《美术考古发现史》。

10月15日 星期三

校改郭译《美术考古发现史》。中午守钦君来，留之午餐。

10月16日 星期四

将郭译《美术考古发现史》校改完毕。素荣侄女偕其五婶来，即留之午餐。午后至市中，晤及徐希焘、张一纯君，温师王阜彤君亦在座，谈至傍晚始返家。

## 10月17日 星期五

开始整理藏书，预备寄一部分到北京去，又将1934年为止之旧日记摘抄，欲自订年谱上。

## 10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李守源偕其长女来，留之午餐。午后大姐来，知祖谦甥已由丽水返温。晚间张一纯君来。

## 10月19日 星期日

下午赴市中，中途遇及张一纯、陈德煊、宋易三君，偕往访王祥第及杨学德，皆未遇。接暄儿抵济南来信。

## 10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王祥第君来谈。赴二房，适少兰姐夫途经店前，进来谈话，知锦祥甥女已于今晨赴头陀入县中。下午至籀园，知阅览室已于前日迁入石板巷黄宗石新屋中，梅馆长与林醒民君正在整理书籍。出来后，至瓯台，遇及叶正欣及俞成泮二君，闲谈一会儿，至石板巷新辟市立图书馆阅览室阅书。

## 10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守钦来，留之午餐。素琴来信要寄钱，赴人民银行汇款。下午

与守钦至邮局寄了五包书。又偕至南门外，访苏醒石表叔。归途至姬妹处小坐。

### 10月22日 星期三

整理藏书，又邮寄了四包。午后苏醒石表叔来谈，姬妹来谈。傍晚写信给铮、暄二儿。

### 10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叶昌荫、严琴隐君来，与昌荫君赴邮局又寄走了六包书，下午至五房，见五婶及三嫂，闻三房晓初堂兄将于最近赴沪，前往接洽，约其同行，允明日来回信。返家整理藏书。

### 10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有守钦、守源来，助我包扎书籍。午后赴邮局寄书，今日共寄30包，花了40万余元。至三房，知晓初兄已决定后日起程赴沪，不能同行，仅托之代带木床。又至鹿城医院。晚间有空袭警报。

### 10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守钦、守源昆仲又来襄助收拾家具，余在楼上整理书橱。汪远澹君来谈，对于教书工作有倦勤意，托余有机会代找研究工作。下午赴银行领款，并立一存账户，以姬妹代管。闻昨晚飞机来投细菌弹。

### 10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整理旧书。张一纯、陈德煊二君来，偕往中山公园附近露天照相馆摄影，又偕至卫生学校金志庄处闲谈。归途遇及叶昌荫君。姬

妹携锦千甥来，留之午餐。下午苏醒石表叔来谈，凤妹来谈。傍晚祖谦甥来。晚间张立人夫妇来。

## 10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整理藏书。诸声鑫君来谈。姬妹、大姊及凤妹来，晓初堂兄来，托之代定船票，留之午饭。午后与姬妹偕往广星和及屋前各店，以后房租即由其代收。赴银行取款，赴派出所取迁移证。傍晚应友人之邀，宴于醒春居，共10人。守欣、守源昆仲来襄助搬家，大姊及姬妹亦来，秀琴及凤妹、二房大姐亦来。晚间继续整理行装。

## 10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将行李全部整理完毕，交转运公司送往船上。苏醒石、严琴隐二先生来送行。至晓初堂兄处接洽。提前午餐后，即呼车上船，秀君颇有“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之慨，情不自禁，掩面而泣。至码头上，送行者二十来人，1时许始开行，晚间停温溪，同船为晓初堂兄及童国定君。

## 10月29日 星期三

舟中无事，阅Bryant [布赖恩特] 英译Homer, *Iliad* [荷马：《伊利亚特》]。午间抵青田。抵兰溪口，偕楷儿上岸一游。

## 10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过石门洞，未上岸。舟中无事，阅布赖恩特英译《伊利亚特》。今日幸遇顺风，否则明日始能抵丽水。幸一帆风顺，于晚6时许抵丽水大水门，天已昏黑，将行李交板车，步行至丽阳门，下榻宁绍旅社。赴汽车站购票，并将行李交运，然后返旅社进餐。赴程溯洛君家，

晤及其母及其弟溯本君，托余转告乃兄以转业事，并送余返旅社。

## 10月31日 星期五

晨间四时半即起，天尚未亮，赴车站。6时上车开行，约行17里，汽车轮胎爆炸，换掉车轮，耽误约半小时，抵金华已是12时。即赴火车站，购北京联运票，将行李直接发往北京。行李袋有饼干盒装糖食，要我取出，否则作为包裹计算。行李票打毕，已是开车时间，只得改乘明日班车。晓初堂兄及童国定君则已离客栈上车赴沪矣。下午将木床转运事交上海铁路局管理处金华分处代办，又偕妻儿进金华一游，购鲜佛手一枚，返旅社后整理行李。

## 11月

### 11月1日 星期六

晨间携楷儿参观婺江十三孔大桥，长达200米左右，又游市区一周。返旅舍，遇及温州邻居阿松，正在此间为搬运工人，遂托之代携行李。中午进餐后，即入车站，剪票时又将自携行李过磅，虽未超过，加上手筐2件，超过10公斤，至行李房，则以车票已打过行李票，只得作包裹计算，花了7万余元。车开行后，遇及六婢之妹。车中无事，阅毕布赖恩特英译《伊利亚特》。夜间12时余抵上海北站，下榻北站旅社。

### 11月2日 星期日

上午赴三房，即在三房午饭，饭后叔翰堂兄来谈。温州邻居杨影，去年参军，驻在江湾，亦来会晤，秀君偕之往法国公园，及合摄照相，余留在三房闲谈。傍晚出来购衣物，仍在三房晚餐。饭后五房霖侄及叶正乐外甥皆来谈，9时许返旅社。因为余金华车站的教训，请志信堂弟及林叔平君襄助携带行李上车。11时许始开行，预定卧铺未成功，上车



后临时设法购得一卧。

## 11月3日 星期一

车中无事，阅Homer, *Odyssey* [ 荷马：《奥德赛》 ]。

## 11月4日 星期二

晨间车抵北京，即呼车赴泰安巷宿舍。稍憩后，余携楷儿赴考古所，晤及苏秉琦、赵铨诸同事，又赴梁先生处稍谈。下午偕冯希伦君去提取行李，6时许始返宿舍。闻梁太太曾来过，以语言不通，秀君拟邀晚饭，不得结果而去，殊可失笑。傍晚偕妻儿赴隆福寺市场购物及用餐。晚间王明君及黄仲良先生来谈。

## 11月5日 星期三

晨间在家整理行李。又赴所中，偕苏秉琦君至梁先生处稍谈。下午至社管局，见郑所长。又至科学院，晤及陈宗器主任，谈及考古所办公室事，催促从速迁入科联。晚间在家补记日记。

## 11月6日 星期四

晨间赴派出所报户口，至所中梁先生处谈所事。下午偕妻儿赴隆福寺市场购物，又去见梁所长及华北工学院张国熊教授夫妇。晚间至所中，晤及傅乐焕、王之屏及赖家度诸君，返家时已9时许矣。

## 11月7日 星期五

上午偕妻儿至后门市场。下午至文化宫，苏联图片展览会改期开幕。至梁先生处稍谈。晚间赴怀仁堂观苏联艺术家表演会。

11月8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中，至梁先生处一谈。又赴市教育局接洽楷儿转学事，大佛寺西大街小学六年级无空额，降一年转学。下午偕妻儿往游北海公园，出来后至西直门宿舍程溯洛君处，即在其家晚餐。饭后至苏秉琦君家中稍坐，即呼车返宿舍。正中侄来谈，并取去托带之绒衫等。冯伯平君夫妇来谈。

11月9日 星期日

晨间黄仲良先生来约晚餐。赴所，将邬醒东君托带之物，交赖家度君带津。午后赴院参加历史学座谈会，有苏联专家叶菲莫夫参加。下午李月嫦来取去代带之包裹。

11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送楷儿至大佛寺西大街小学办理入学手续，明日正式上课。赴所中办公。下午偕妻儿至所中，访郭子衡太太，又至街上看火炉，后与苏君前往看了十几家，买了火炉。

11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送楷儿入学，自己赴所办公。午间返家，见楷儿面有泪痕，谓同学嘲笑他说话的温州腔。下午赴院参加座谈会，由苏联专家格鲁森科讲话，散会时已6时余。返家后程溯洛及邹桂芳二君来，闻下午郭子衡太太亦曾来过，话语不通，坐了一会儿，将饼干水果放下便走了。

11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周耿君来电话，北京市文物组在第一监狱掘到唐代薛某

之墓，嘱前往襄助。中午返家，楷儿已放学，倚案掩面而泣，午饭后送他到校，据云老师要把他由乙组调到甲组，因为乙组已混熟了，所以他觉得伤感，我便告诉他的老师。我自己到所中，与苏秉琦君赴姚家井（第一监狱旁），观北京市文物组发掘唐信州刺史薛公墓，有壁画，惜已损坏。顺便去铁工铺，叫明日来做铅管，装火炉。晚间秀君又闹情绪，因为炎儿没有去处玩耍，下午吵闹要抱。本来一入睡便梦到返家乡，今日更甚，只想返老家。

## 11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铁工铺来装火炉，今年铅管比去年便宜了一半，但仍花了43万元。所中，张云鹏、吴汝祚二研究实习员来谈，仍要求为之开课。下午赴西郊参加座谈会，会后游园。

## 11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所中整党学习，散会后至梁先生处谈所务。下午在梁先生处开会，黄、陈、苏皆参加，为新来的两位研究实习员预备业务学习也。昨晚上雪，今日天气变冷。

## 11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校阅竺副院长送来关于中国科学史的稿子（《苏联大百科全书》）。又阅新到西文杂志。下午至院本部，刘大年同志报告，各所负责人组织起来学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 11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下午偕妻儿往游故宫博物院中路及西路。晚间至东四人民市场购物。

## 11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所中学习，为上星期六所中工友自动搬运标本箱事，由王伯洪君加以表扬。梁所长又以感冒发烧，请假三天。将竺副院长交来《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国自然科学史及科学机构”校阅完毕，略写意见交出。晚间校阅苏秉琦君的《目前考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11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为张云鹏、吴汝祚二君讲解“田野考古工作方法”。院人事处赵龙文君来，了解评薪及福利工作进行情形。下午至社管局与郑所长商谈所事，归途经西单市场。返所后至梁先生处商谈所事。晚间阎文儒君来访，适余外出购物未遇。今日开始将家中火炉生火。

## 11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赴中南海怀仁堂听苏联专家讲《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性》。下午在所中修改英文《中国考古学最近发现》小册子。傍晚张国熊君来家闲谈。

## 11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由西车站提取木床架，由金华起运已半月矣。起草1953—1957年基本建设计划的细表。至梁先生处商谈所事。院人事处赵龙文君来谈人事评薪事。下午陶副院长来谈所事。下午西湖博物馆黄均君来访。晚间阎文儒君来谈。

## 11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对整党运动中王伯洪君提意见。与傅乐焕

君谈历史地图事，适陶副院长以图书馆事开会，即与之商谈。又至语言所访罗常培所长，谈评薪、学俄文及西北科学考察团出版（铜版）事。

## 11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至所中，阅毕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至文科研究所晤及阎文儒君。下午至院中参加学习。

## 11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偕妻儿至东四菜场购菜蔬。下午至安定门内二条购藤制床架，又雇木匠稍加修改，以便嵌入家中携来之床架中。阅毕荷马《奥德赛》（布赖恩特英译本）。

## 11月24日 星期一

晨间微雪，上午参加所中整党学习，梁先生继续请假一星期。下午赴梁先生处谈所事，郭子衡先生由豫工作返京。

## 11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为吴、张二生授课。下午赴院本部开福利委员会。晚间赴北京剧场观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

## 11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下午参加院中学习（讨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院中同时开福利申请动员大会，未能参加。散会时天阴雨，似乎着了冷，身体不舒，夜间发烧，大概是感冒了。

11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中，校阅冯汉镛《艺术考古论文集》，与苏秉琦君商议北大考古专业问题。下午所中开福利会议，添选郭宝钧、赵铨、王明为福利小组委员。余赴医院治疗，体温38度余，由医生证明请假三天，服药后体温即退，但炎儿昨、今两夜身体发烧。

11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携炎儿至东不压桥治疗站诊治。前天曾去过一次，医生初云感冒，但热仍未退，今日仅开一天剂之药，如热仍未退，劝赴儿童医院诊治。下午办公厅陈宗器主任来电话，要考古所从速接管马市大街房子，并对水管加以处理，以免冻裂。赴所中，至梁先生处谈所事。

11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偕秀君将炎儿携至东单三条第一儿童医院看病，医生云系扁桃腺发炎，打盘尼西林针，并服药。下午至所中，发掘团同人安志敏、石兴邦、马得志诸君均已返京。又至梁先生处商谈下星期开所务会议事，至社管局找郑所长谈此事。

11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携楷儿至东四菜场购物，买了鱼虾。返后石兴邦君来谈。下午炎儿午睡后吵闹不安。晚间偕楷儿去蟾宫电影院看苏联电影《金星英雄》。

12月

## 12月1日 星期一

昨日2时许发现炎儿上唇发肿，不知原因何在？秀君惶恐不安，不能再入睡。晨起后，又送至第一儿童医院治疗，医师亦不能确定其原因，验小便及血液，亦无结果。秀君疑为前日打针所致，埋怨不已，整天纷扰。适昨夜寒流过境，天气逐寒，已是零下5度。下午余至所中一行，即提早返家。

## 12月2日 星期二

昨夜炎儿周身出斑块，今日又至儿童医院诊治，据云为风疹或由于食物所致（如鱼虾及鸡蛋等），感性过敏者即可有此种现象。观昨夜及今日炎儿精神尚愉快，心中稍安。下午赴所中开福利金分配及办公室分配会议，由郑先生主持。傍晚正中侄来，即留之晚餐。

## 12月3日 星期三

上午开第6次所务会议。下午赴怀仁堂听苏联专家报告关于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晚间补记连日之日记，以27日以来，无暇记日记也。

## 12月4日 星期四

上午阅毕尤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下午赴院本部参加第一次学委会，讨论如何布置下一阶段学习苏联第十九次联共代表大会文件。

## 12月5日 星期五

上午政治学习，整党文件，做总结，弄到11时始散。下午为张、吴二研究实习员讲田野考古方法。晚间写了两封信。

12月6日 星期六

上午携炎儿赴第二儿童医院治疗。下午赴院本部参加政治学习会。

12月7日 星期日

上午参加北大考古训练班结业典礼。下午在家阅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修订本。安志敏君来谈。晚餐后，王伯洪、王仲殊与马得志三君来谈。

12月8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所中学习会，布置学习步骤。党华君来辞行。下午携炎儿赴第一儿童医院，以非急症，不肯治疗。赴朱庆永君处未遇，晚间朱君来谈。

12月9日 星期二

上午携炎儿赴府前街第二儿童医院诊病。午后赴社管局，开北大考古专业课程会议，由翦伯赞主任主持，傍晚始散。

12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学习，9时半毕后，至梁先生处商谈所事。下午赴怀仁堂，听苏联专家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法则问题》。

12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携炎儿赴府前街第二儿童医院治疗，又打了一针。下午赴院本部开会，讨论评工资问题。今日火炉灭了，秀君生了四次才成功。



12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郑所长来所，商谈评工资事，又交来《考古学报》编者后记。至梁先生处商谈评工资事。下午为吴、张二君讲田野考古方法。将家中寄来之47包书籍打开上架。

12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携炎儿又赴儿童医院，透视及验血，今日门诊达400余号，下午1时余始返舍。下午赴院参加学习，又听吴副院长关于评薪之启发报告。炎儿饮食不进，晚间仍有发烧，秀君彻夜未睡，后悔离乡。

12月14日 星期日

今日刮风。上午赴梁先生处商谈评薪事。下午在家将竺副院长关于中国天文学（英文稿）校阅一过，略签注几点。晚间赴郑所长处商谈评薪事，适郑所长正在招待叶圣陶、王伯祥二先生，及其女婿萨空了等，遂随便喝了几杯酒。

12月15日 星期一

昨日刮风，今日仍寒冷。炎儿昨日未发烧，稍进饮食，以小足趾红肿，不能穿鞋，只好睡在床上或抱着。上午至所中开学习会。下午开始评薪会，讨论吴副院长报告等，选出评薪小组。晚间在梁先生处谈。

12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中，出来后为炎儿购买宝青春及暖壶。下午所中继续开评薪会，讨论评薪精神及具体办法。

12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中，听刘桂五君传达钱俊瑞副部长的报告。返所后，开评薪小组会。下午开会，由王明君传达昨日院中人事处张处长报告，小组讨论作试评。

12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开评薪小组会，决定征求群众意见，填排队表。人事处赵龙奎君来了解我所情况，大不满意，决定下午开积极分子会动员一下，再开大会，指出缺点及今后方针。昨夜下雪，今日未停，天气颇冷，家中煤炉又出毛病，晚间冒雪至所中一行。

12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8时开评薪小组会，讨论进行办法。10时开全体会，接着分组，由技术人员推出“标准人”赵铨，工资12级，即290分。下午1时起进行分组评资，研究人员组评到黄文弼先生，受不了批评，拂袖欲去，勉强坐着终场。技术人员组将全部9人评毕，评到8时余始散。晚间开评薪小组会。

12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继续分组评薪，技术组分析昨日评定结果，研究人员组则评至下午始完毕。黄先生推疾不出席，晚间与苏秉琦君一起去看他。

12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赴菜市购物，又将煤块砸碎。下午倦极而睡，起来阅陈仁涛《金匱论古初集》（香港亚洲石印局印，亚历山大大厦西廊4号发

行)。

## 12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又开评薪小组会，院委会赵龙奎同志亦参加。下午开全体会，通过工资评定及1952年工作总结；又开评薪小组，作鉴定工作态度及能力的评语。

## 12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将评资工作加以结束，与梁先生商谈后作最后决定，填就表格交院。上午开俄文专业阅读速成准备会，我颇欲参加，但最后决定退出。下午院中开会，由赵铨同志参加。晚间至朱庆永君处闲谈。

## 12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2小时。下午又整半天参加院中政治学习，后来与院学委说好，今后只参加院中学习。炎儿今天整天抱着，吃东西后咳嗽呕吐，晚间又发烧。

## 12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携炎儿去儿童医院诊治，体温37度，咽喉发炎，医生疑为麻疹。下午北大考古专业史前考古学课开教研小组会，因所中开年终清查委员会，须要我主持，故未去。晚间去费孝通君处商谈，拟将临时工赵长海拨与民族学院，又谈及民族博物馆及民族调查工作。他希望考古所能替他们开一课，短期有系统地介绍民族调查时的考古工作。

## 12月26日 星期五

天寒欲雪。上午至所中办公，阅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炎儿开始皮肤出疹，晚间请同宿舍吴瑗聪大夫诊治。

## 12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试作北大“考古学通论及考古学方法”一课的提纲。至梁先生处商谈所事。下午赴院参加政治学习。炎儿出疹子，脸额及腿上皆有之，仍请吴大夫检查肺部，晚间哭闹，咳嗽加频。

## 12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王明君来，偕至曹日昌主任处，商谈托儿所开门事，星期日亦不得休息，殊可浩叹。下午王载紘君来，新由上海来京，拟在轻工业部做事，留之晚餐。炎儿下午哭吵不停，晚间有点气喘，适吴大夫今日值班，只好以电话询问，据云无大关系，夜间醒来时仍哭闹，将他母亲的鼻子都抓破了。

## 12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至所中，已8时许，一连迟到，家累之故也。郑所长来所，谓郑州古遗址须要抢救，但俄文学习将于1月2日开始，无人可派，郑所长对此不满。下午编译局开会，讨论专门学报出版事，请王明君代表出席。至梁先生处商谈所事。晚间吴大夫来视炎儿病，疹子已开始减褪，但仍哭闹不安。秀君疑神疑鬼，以为没有在神庙烧香烛，虽是解放之后，鬼神世界仍未经过三反，贿赂之风尚未熄灭，可发一笑。

## 12月30日 星期二

阅尼科斯基：《原始社会史》中译本。又赴儿童医院为炎儿取药。下午赴院本部，开编译局出版会议。炎儿今日已较昨日为进步。晚

间至张国熊君处询问张太太，依温俗麻疹后几天洗脸？据云“烧地”（开始发烧）后二星期可以洗脸，用芝麻秆、炊虾及咸菜汤洗之。

## 12月31日 星期三

阅毕庞译《原始社会史》（pp.1—152）。天气甚寒。

1952年这一年1月1日至11日，在长沙做田野工作。三反运动开始后，一连接到所中三封快信、二封电报，催促北返，乃于1月12日离湘，15日抵京，参加三反运动。郑所长以赴印、缅访问，24日始返京。梁所长正在病假中（IV/14销假，V/29又请病假，后来还续假VI/20日，VI/23一月），郑所长劝之不必办请假手续，所务不必负责，主要事可与之商酌。这时三反正入高潮，整天开会，我所发生偏差，西区提出请梁告退，后经院中领导加以纠正，2月11日初步告一段落，改为半天业务，下午搞三反。18日转入思改学习，时松时紧，一直到9月4日始告完毕。这中间仍有几天弄三反运动（III/14，III/17—18，IV/8、10、16、18、22），又有清洁卫生运动（III/20—24）。学习《矛盾论》，作为思改的准备（IV/7—V/3），批评资产阶级思想（V/5—VII/11），到了VII/16院中正式布置思改，IX/6做总结（IX/8起，各产业部门等做报告，以便各所依照之修改明年计划）。

在这时间中（I/15—IX/20），我只写了四篇小文章即*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China* [《新中国的考古学》]（III/23—IV/4），《长沙发掘简报》（V/11—18），《田野考古序论》（IX/4—14），《三年来中国考古学方面的成就》（IX/19），及一篇学习《矛盾论》心得（IV/13，见《科学通报》），又曾为《人民画报》编“长沙发掘”（V/9—12，没有采登）。替人家审阅几篇稿件（王利器《〈庄子〉校记跋》，荆三林《东北史前文化》，杨宪益《花刺子模》译稿，及《科学通报》稿子）。阅了30多册书籍。中文的有：《联共党史》，《列宁主义问题》，《论党》，《毛选》第2卷，贾兰坡《中国猿人》等三册，《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研究的总结》，《俑庐日札》，《骨董琐记》及《续记》，《五杂俎》，康士坦

丁诺夫《历史唯物论》小册等。英文的有：*Andent India* Nos.4—5 [《古代印度》第4—5期]；S. Jenyns, *Chinese Archaic Jades in the B.M.* [杰宁斯：《不列颠博物馆的中国古代玉器》]；Hackin, Pelliot etc., *Studies in Chinese Art Indian Influence* [伯希和等：《中国艺术中的印度影响》]；Grekov, *Culture of Kiev Rus* [格列科夫：《基辅罗斯的文化》]；V.G. Childe, *History* [柴尔德：《历史》]；L. Woolley, *NewEast Archaeology* [伍莱：《新东方考古学》]；G. Daniel, *Hundreds of Archaeology* [丹尼尔：《考古学一百年》]；Andrews, *Wall-painting from Central Asia* [安德鲁斯：《出自中亚的壁画》]；Lucas, *Ancient Egypt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卢卡斯：《古代埃及的原料与工艺》]；Frankfort, *The Birth of Civilization in the NearEast* [弗兰克福特：《近东文明的起源》]；Kenyon, *Beginning in Archaeology* [凯尼恩：《考古学的开端》]；Garrod, *Archaeological Remains* [加罗德：《考古遗存》]等15册。又翻阅了一些杂志中的短文。

因为梁所长老是请病假，所以行政事务占了不少时间，有些是与业务有直接关系，有的是纯粹行政性质的，例如做1951年第四季工作总结（III/5），写1951年全年工作总结（II/12，III/3），商酌我所五年计划事（VIII/30，IX/6），行政事务人员鉴定工作（V/16—18），交涉长沙标本运输事（II/15—26），马市大街房子事（III/11—14，VII/11、14），白沙水库抢救工作（II/20、27，III/11、29、28），捷克大使携带古物出境事（III/3—4），调查陶然亭发掘工作（VI/10、22），视察唐山发掘工作（VI/14—17），解决我所的历史组问题（VIII/24、30，IX/2、6、8—19）。此外尚有培养干部的工作，在北大上课（VI/23—VII/28），讨论下学期考古专业课程（VII/19，VIII/8，IX/5）。考古人员训练班的筹备及上课（V/28，VI/13，VII/8—10、17、24、26、29—30，VIII/23、30，IX/13）。

9月20日离京返里接着。家中有些琐事要处理。亲戚朋友们以为我这次出门，不知何时再返里，来往较频繁。暄儿考上山东工学院，提早赴校。余将应用的书籍寄了47包，花了五十几万元。阅卢卡斯《古代埃及的原料与工艺》，山田宪太郎《东亚香料史》，郭沫若译《美术考古

一世纪》，英译本《伊利亚特》、《奥德赛》。10月28日离温州，11月4日抵京。11月4日返京后，为了安顿家眷及替楷儿办转学，花了一个星期。不久便接着炎儿闹病（XI/26），身体发热，风疹、麻疹、肺结核，弄到年底还没有痊愈，使得我焦头烂额。

所中事情，因梁所长每年冬季，照例病倒要请假（XI/17、24），我要负大部分的责任。又碰上一些问题，如马市大街房子问题（XI/5、28），实习员业务补修问题（XI/14、18），托儿所事（XII/28）。审阅稿件：《中国科学小史》（XI/15—17），苏秉琦《目前考古工作的问题》（XI/17），冯汉鏞论文集（XI/27）。调查城南发掘唐墓（XI/12）。参加院中座谈会（XI/9、11），1952年工作总结（XII/22）。又加上政治学习，所中的整党学习（XI/14、24），院中每星期一次的学习《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XI/15以后），不久又接上评薪工作（XI/18，XII/11—23），颇为忙碌。

培养干部方面，除了替张云鹏、吴汝祚二实习员开课（XI/14、18），又参加考古训练班结业（XII/7），为北大议定考古专业课程（XII/9），并开“考古学通论”一课，预备提纲（XII/27）。自己也闹了一次感冒小病（XI/26—28），没有工夫坐下来阅书，更说不上研究工作了。除了杂志短文以及政治学习文件之外，这一个多月仅阅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新版）、陈仁涛《金匱论古初集》，及尼科尔斯基《原始社会史》（中译本）而已。

[1]6月6日内容日记原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1953—1958 卷 五

# 夏鼐日记

顾廷龙题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夏鼎日記

顧廷龍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夏鼐日记/夏鼐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617-7173-0

I. 夏... II. 夏... III. 夏鼐 ( 1910 ~ 1985 ) —日记 IV.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09 ) 第157186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夏鼐日记

著 者 夏鼐

特约策划 陈丽菲

责任编辑 陈丽菲 陈庆生

审读编辑 徐艺 施隽南 金程虹 唐佳洁 许孟君 陈思维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赖芳斌 徐真 王卫 邱红穗 王丽平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 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印 刷 者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插 页 48

印 张 279.75

字 数 4 383千字

版 次 2011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173-0/K·313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联系）

# 目录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1958年](#)

[返回总目录](#)

□：原文此处为□

# 1953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四

今日元旦，放假一天，整天在家中。炎儿下午又发高烧，达39.5度。今日医院亦休假，幸得吴大夫在家，检查结果，以为重伤风，服消炎龙，晚间退至37.5度，中宵始退清。阅毕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新刊本）。

1月2日 星期五

上午东南区俄文突击班开学，由范老、巫宝三及余致辞，巫君亦参加学习，余则已报名，后退出，以泄气之人来打气，殊可发一笑。秀君连日以待候炎儿困累，今日头痛，大概是感冒了。下午至梁先生处商谈所事，往访朱庆永未遇，至国际书店购书。晚间吴大夫又来为炎儿诊治。

1月3日 星期六

上午为了北大考古专业的功课，苏秉琦、阎文儒、郭宝钧与我四人，开会讨论。下午接着讨论，将《考古学通论》的提纲总目大致弄好，至梁先生处一谈。

1月4日 星期日

昨日炎儿又发烧至39.5度。上午置办一星期的食物，至银行取款。下午至所中一行，写《考古学通论》的提纲。傍晚吴大夫来诊视。晚间至院中参加宴会，欢迎张稼夫副院长及地质部苏联专家，并欢送出国代表团。范老因为事前未接通知有外宾，到院后又回去换衣服刮胡子。10时许始返舍。

1月5日 星期一

上午至所中，预备功课，开会讨论俄文速成班事。返家提早午饭后即赴北大，至文史楼晤及系中助教，1时半上课，至3时半下课。又上讨论班1小时。至二院苏秉琦君房子小坐，听课代表反映意见，返家已7时。晚餐后吴大夫来，谓炎儿可能为沾染肺结核，须要再透视照相，秀君不肯，以为透视有损儿童健康。夜间炎儿仍发烧38.5度。

1月6日 星期二

晨间下雪，至所中上俄文速成班，8时后又开清查委员会，旋至梁先生处商谈所事。午间返家，炎儿又发高烧，达41度。自来水管龙头又坏了，叫人修理，2时余始至所。新华通讯社王时风同志来采访考古新闻，谈了半小时余。郑所长来所，商谈如何组织抢救发掘。向郑所长借用汽车，送炎儿至儿童医院诊视，至医院透视及打针盘尼西林。返家后炎儿正入眠，秀君下泪哭泣，不知何以为计。6时余始返家。

1月7日 星期三

昨晚炎儿入睡时发烧稍退，今日下午又上升，殊为麻烦。晚间吴大夫来，劝明日赴医院照相。上午在所阅陈仁涛《金匱论古初集》。下午赴院参加政治学习，阅《学习译丛》（11月份）。

1月8日 星期四

晨间与郑所长取得联系，借用其汽车，携炎儿前往儿童医院诊治，照透视照相，谓右肺有黑影，打卡介苗亦有反应，今日开始打链霉素。下午至所中，阅陈仁涛《金匱论古初集》，又赴药房购药。

1月9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所中俄文速成班。又至梁先生处，邀请梁太太为炎儿打针。午后在家候梁太太来打针后再赴所，晤及苏秉琦及宿白二君，谈北大考古专业功课事。

1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在所中预备北大功课，开教研小组会。佟柱臣君来，商谈关于修改原始社会展览陈列品事。下午赴院中参加政治学习。

1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赴菜场购东西。下午携楷儿理发。晚间王明君来谈。阅 Albright, *Archaeology of Palestine* (奥尔布赖特：《巴勒斯坦考古学》)。

1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下午赴北大授课，与苏秉琦君一起返城。

1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俄文速成班，至梁先生处一谈，写了几封信。下午将审查冯汉镛《艺术考古论文集》的意见写出，送编译局。又至梁先生处商谈将东西搬到东四七条事。晚间黄仲良先生来谈，撤换新疆古物展览会陈列品事。炎儿今日退烧，昨夜最高时降至37.9度，今日整天未发烧，开始食用P.A.S.。

1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审阅原始社会展览图片，写出意见，以便交历史博物馆修改。下午院中政治学习，规定在家阅读。炎儿又发烧，耳下腺发肿，闻为流行性传染所致。

1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在图书馆翻阅新到之西文杂志。下午至梁先生处商谈五年工作计划，以编译局要一篇简述呈送文委也。

1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俄文速成班。下午赴院中，至编译局，又至计划局。今日天气奇冷，夜间露天至零下10余度。下午梁太太来为炎儿打针。

1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评薪小组开会，做总结。北大考古专业课开教研小组，由宿白君来参加。下午至院部参加政治学习，顺便至计划局及办公厅一谈。

1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至所中，晤及王明君，商谈评薪小组总结及1952年第四季工作报告。与郑所长联系，明日院务会议须出席，打电话给苏秉琦君，向北大请假。下午赴东安市场及华洋药房购针，归途摔了一跤，将针管打破了，右手掌亦擦破了两大块，返家上药。李月嫦来，留之晚餐。炎儿昨夜退烧，今日整天未发烧。

1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阅V. G. Childe, *The First Waggon and carts from Tigris to the Severn* [柴尔德：《从底格里斯河到塞文河的初期车子》]。下午赴院参加院务会议，由郭院长主持，讨论1953年工作方针及任务。

1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俄文速成班。阅毕奥尔布赖特《巴勒斯坦考古学》(pp. 1-256)。

1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在所中编撰教学提纲。下午至社管局与郑所长谈修改计划事，又至文物处与张葱玉、谢元璐二君谈河南文物情况。

1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郑所长、裴文中君来所，商谈河南抢救发掘计划。下午至梁先生处，谈修改1953年计划事。

1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俄文速成班。下午为女佣工事，跑了好几处，仍无结果。

1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考古学通论教研小组开会。女佣工张妈来，说好明日上工。下午赴院本部参加学习，今日停止。返所至梁先生处商谈所事。

1月25日 星期日

今日女佣工来上工，与他一起去添购些应用的东西。赴陶副院长处探病，因陶副院长心脏病又发，在家休养也。

1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开今年第一次所务会议。下午赴北大授课。女佣工又懒，又不会做事，试工一天即辞退。

1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俄文速成班。郑所长来催促筹备长沙古物展览事。下午在图书馆翻阅旧杂志。

1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至梁先生处商谈所事。又至图书室阅书。下午赴院本部，拟参加政治学习，改为自修阅读。至办公厅及人事处接洽修房事。至邮局提取温州寄来的年货。

1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摘录柴尔德《从底格里斯河到塞文河的初期车子》（P. prd. soc, 1951, pp. 177-194），即寄还给天木。

1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俄文速成班，下课后至梁先生处商量新来事务员胡才伦君工作事。

1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至院本部，参加政治学习。顺便至社管局晤及郑局长谈所务，适在布置字画2月展览，浏览一周。下午至所中梁先生处谈所事。

# 2月

2月1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天。炎儿仍有发烧，为了家务焦头烂额。上午写了几封信，赴银行取款。下午赴东安市场购物。天寒下雪。

2月2日 星期一

上午来所，参加政治学习。梁所长又因感冒请假三天。下午赴北大，已停课温习，至翦伯赞、向觉明二教授家中访问。俄文速成班今日下午结业。

2月3日 星期二

摘录Ancient India [《古代印度》] 杂志中关于技术笔记。傍晚朱庆永君来谈。

2月4日 星期三

上午开研究工作小组会议。下午开辉县报告编撰会议。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为特种教室需参考西洋古代材料，派政治系教员雷笃生同志前来接洽。

2月5日 星期四

上午开发掘工作会议，总结去年经验，由郭宝钧、安志敏、石兴邦三君报告各队之经验及收获。最后决定遣派一队赴安阳工作，由马得志君领队。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开座谈会，讨论隋唐五代陈列标题，6时余始散。自星期日开始下雪，连日时下时停，雪颇厚。

2月6日 星期五

上午开爱国卫生运动动员会。下午整理办公室。今日放晴，天气仍冷。

2月7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参加学委会。下午赴所，至梁先生处商谈所事，对于吴汝祚君要求参加安阳工作事，作最后决定。

2月8日 星期日

上午赴银行取款。得铮儿来信，谓年底或不能返京，秀君大为失望。又托购书籍，下午至龙门书店为之代购寄去。阅新到之 *Antiquity* [《古物学》]，No. 104。

2月9日 星期一

炎儿打链霉素，前天已达十瓶，但每天仍有发烧。今晨赴儿童医院照透视照相。下午至所中，吴汝祚君来谈工作事；至梁先生处再商酌此事，及第一季度工作计划、第二季度预算。

2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俄文学习班，又编好第一季度工作计划。下午至社管局，与郑所长谈工作计划事；遇及赵斐云先生，谈及魏晋六朝墓志印本事。至院本部询问古物修理室建筑问题，归途顺便购物先送回家，返家时始知铮儿已回来。接暄儿来信，知12日即可返家。

2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阅安志敏君写《唐山发掘简报》。开会讨论加强春节值班制度事，编第二季度预算，又与梁先生一商。晚间参加院方在中和剧院欢送访苏代表团之晚会，偕铮儿观京戏《将相和》。

2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赴院听郭院长传达毛主席在全国政协闭幕词，张稼夫副院长传达文教委员会开会情况及收获。下午至梁先生处与吴汝祚君商谈，对于其工作做最后决定。晚间送吴大夫礼物。

2月13日 星期五

昨夜中宵，暄儿返家。上午赴市场购物。下午所中开联欢会，并欢迎新来人员。晚间除夕分岁，正中侄亦来加入，暄、楷二儿赴蟾宫观电影，回来后聚餐。

2月14日 星期六

今日为阴历正月初一。上午王则诚君来，偕往郑所长家贺年，晤及中南文化部方壮猷局长及河南文管会陈建屏局长。又至王天木君家贺年，偕至月牙胡同，陶副院长正在休养中，仅晤及竺副院长。归途即拉王则诚君至自家午餐。饭后至梁、郭二先生处贺年。

2月15日 星期日

余赴所约王则诚君来吃新年酒。午后原拟偕王则诚君赴西直门宿舍，以车过挤，即返家。王载紘君来贺年。马得志、徐智铭、钟少林三君来贺年（上午安志敏君也来贺年，未遇）。

2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在家阅K. Jettmar, *The Altar before the Turks* [耶特马尔：《突厥以前的祭坛》]。陶副院长及吴副院长来。下午黄宗甄君携其少子来贺年。晚间程溯洛君来贺年。

2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赴市场购物，梁太太及叶蒸君夫妇来贺年。下午苏秉琦君来贺年，偕往访陈梦家君，未遇。访张国熊君，亦未遇。阅毕耶特马尔《突厥以前的祭坛》（《远东古物馆馆刊》23期，pp. 135-223）。晚间朱庆永君来贺年。

2月18日 星期三

放假4天，今日完毕，赴所上班。为张、吴二君校阅人体测量图表，晚间二君来家贺年。

2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在所中办公。下午安阳队开会，商谈出发工作问题。

2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在梁先生处商谈所事。裴文中君偕方壮猷处长及庄敏君来谈洛阳发掘事，同赴萃华楼午餐。饭后方处长又来谈一会儿，至梁先生处商量。

2月21日 星期六

晨间参加所中政治学习。赴社管局与郑局长、裴处长商谈洛阳发掘事。下午又至梁先生处商酌洛阳发掘问题。晚间社管局在同和居请客，邀余作陪，在座除郑、王二局长及裴处长，尚有赵万里先生及商务出版社中人。至于方处长及陈局长，以赴颐和园回来过晚，没有参加。

2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赴银行取款，又至东安市场购胶卷。

2月23日 星期一

今日暄儿离京返校。上午余来所参加政治学习，孙作云君来谈。下午张云鹏君来谈徐智铭君辞职事。

2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俄文班。下午铮儿离京返东北。天气颇暖，出门可不穿外套。

2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至梁先生处商谈开所务会议事。下午赴社管局，晤及谢元璐科长，商谈关于发掘工地填坑问题。赴院本部基本建设处，商谈修建古物修理室订合同事。返所，郑所长来商谈所务会议讨论问题事。

2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开全所会议，传达院方对于合理化建议的处理，并报告本所对于合理化建议的处理办法；接着开福利会议，讨论对于2月份福利费发放问题。下午傅乐焕君等搬往西郊民族学院。余至马市大街办公室一观，以便布置。

2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会后至梁先生处一谈。又偕王明君及苏秉琦君至马市大街办公房子一观，以便决定分配办法。下午做俄文练习及上俄文课。

2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郑所长来，在梁先生处商谈所务。下午开第二次所务会议。

# 3月

3月1日 星期日

晨间携楷儿去理发，返家后苏兰炽君来，即留之午餐。下午赴中央人民医院探视罗莘田先生，以血压过高，卧院治疗。

3月2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下午为《大众科学》校阅《最早的农人》一文译稿。

3月3日 星期二

上午为安志敏君校阅“唐山”及“大同”简报二篇，及《中国中石器时代》讲稿。下午陶副院长来谈关于托儿所及图书馆房子事，苏秉琦君来谈北大开课事，写了几封信。

3月4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裴文中君来电话，谓洛阳工作事，文化部丁部长不赞成由文化部主持。下午参加俄文学习。

3月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阅李亚农《中国的封建制与奴隶制》。下午赴院本部开考绩考勤委员会。

3月6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学习婚姻法。郑所长来，偕至马市大街布置房子。下午阅毕李亚农《中国的封建制与奴隶制》（1-146页）。下午至梁先生处一谈，上俄文课。闻斯大林已去世，殊为震惊。晚间至第一宿舍访陈宗器主任，未遇。

3月7日 星期六



上午至院本部陈宗器主任处，商谈沈锦椿君宿舍事。下午至苏联大使馆吊斯大林之丧，科学院共700余人，去时已2时余，领到签到号为510号，至夜9时始能进去，返家已10时余。

3月8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仍至所，为布置明日参加追悼大会事也。冯汉骥君来谈，昨晚刚来北京。下午仍开会，写信给马得志君，携炎儿去理发。

3月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参加政治学习后返家进膳，11时1刻再来所结队，至院集合，赴天安门参加斯大林追悼会，四时三刻开始，6时半即结束，但散队回家已9时许。闻今日参加者达60万人。

3月10日 星期二

北大今日以休息放假，故未去上课。阅Clark, *Prehistoric Europe: The Economic Basis* [ 克拉克：《史前欧洲的经济基础》 ]。

3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阅《史语所集刊》第22本中李济之先生及石璋如之文。

3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续阅《集刊》第22本中董作宾、劳榘诸君之文。下午赴故宫博物院，参加殷代馆座谈会。

3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下午参加俄文学习。

3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全所会议，由郑所长报告五年计划及1953年工作，动员全所人员努力完成计划，接着讨论考勤考绩草案及反官僚主义。中午赴中山公

园来今雨轩，历史博物馆宴冯汉骥先生，邀余等作陪。下午参加历博专题讲演会，冯先生报告解放后西南考古新收获。

3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赴黄化门，访贺昌群及冯汉骥二先生，又至王天木君处稍谈。归途至裴文中君处谈洛阳发掘及训练班事。下午在家中拆煤炉，弄得一身灰。阅克拉克之书。

3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会后接着讨论考古所计划的郑所长报告。下午参加俄文学习班。

3月17日 星期二

晨间政治学习。今日赴北大授课，本学期改为上午两小时，下午一小时，要费我整天的时间。

3月18日 星期三

晨间学习追悼斯大林文件。下午赴马市大街整理长沙古物，提出十来件，交高英君修理。

3月19日 星期四

晨间理论学习，会后至梁先生处商谈第二季计划。下午参加历史博物馆关于宋元展览座谈会。

3月20日 星期五

晨间学习追悼斯大林文件。郑所长来，商谈第二季度计划。下午预备北大课程，参加俄文学习。

3月21日 星期六

晚间至张葱玉君处，适陈梦家君在其家晚餐，后至裴文中君家中一谈。

3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赴裴文中君家中，与向觉明、张葱玉及庄敏君商谈考古训练班事。又与向君赴国际联谊社，参加《光明日报》召集之《史学》副刊编委座谈会，用午餐后仍继续讨论，3时许始散。晚间正中侄来，将赴朝鲜，将行李送存我家。

3月23日 星期一

晨间参加院中对于学习斯大林文件的报告，由郁文君报告。下午参加俄文学习。

3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理论学习后，赴北大上课。下午参加全国政协文教组座谈会，6时始散。

3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政治学习。郑所长来，偕至梁先生处商谈所事、洛阳发掘问题。郑所长提起拟调裴君入我所。冯汉骥君来谈，傍午始去。下午陪炎儿赴儿童医院透视并照相。晚间去访冯汉骥君，为新华社要稿。

3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理论学习。下午写了几封信，阅新到西文杂志。

3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斯大林追悼文件学习作总结。下午学习俄文。

3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为北大教课作提纲。下午裴文中君偕庄敏君来商谈洛阳工作问题。

3月29日 星期日

今日差不多整天在家，阅毕克拉克《史前欧洲的经济基础》（pp. 1-312）。

3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学习《实践论》。赴社管局晤及郑局长，商谈裴公调所事。下午苏秉琦君谈北大测量课事，上俄文课。

3月31日 星期二

晨间参加理论学习后，赴北大上课。上午为考古学通论，下午为考古方法（测量）。

# 4月

4月1日 星期三

晨间参加政治学习，学习《实践论》。下午赴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参加座谈会，竺、吴副院长亦皆出席。晚间阅毕《斯大林传略》。

4月2日 星期四

上午理论学习，讨论马克思以前哲学的缺点及其原因。阅吴大澂《权衡度量实验考》。下午陈梦家君由安阳返所，朱庆永君来谈。

4月3日 星期五

上午时事学习，讨论《婚姻法》。开所中器材保管会，讨论器材积压问题。下午阅罗振玉《集蓼编》，上俄文课。晚间赴朱庆永君家中。

4月4日 星期六

上午微雨，在近代史所参加史学研究座谈会筹备会，由范文澜先生主席，翦伯赞、郑振铎、尹达、胡绳、白寿彝诸先生皆在座。下午至梁先生处商谈所事。

4月5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中译本《金银岛》。下午偕妻儿游中山公园。

4月6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学习《实践论》。会后赴社管局，晤及裴文中君，对于彼所介绍之人作具体答复。又至郑先生家，知裴调所事文化部不答应，又行搁浅。

4月7日 星期二

上午理论学习后，赴北大上课。春假郊游人多，车甚拥挤，候车即

花了半小时有余，上课迟到了。下午无课，偕苏秉琦君赴民族学院，晤及傅乐焕、王静如诸君，又至林耀华君房子稍谈，他们要开教研小组会。偕王静如君至费孝通君处稍谈，即行返城，已7时许。今天开始用煤球炉，拆去火炉。

4月8日 星期三

上午政治学习后，开全所会，报告保密事。下午倦极而睡，至东安市场，至院本部。晚间偕楷儿赴院看电影。

4月9日 星期四

上午理论学习，签订修盖“古物修理室”工程合同。燕大毕业生张月君来谈，要求来所工作。下午预备北大课程。

4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本部出席宿舍调整委员会。下午参加考勤考绩委员会。

4月11日 星期六

阅《古物学》No. 104。

4月12日 星期日

晨间5时即起床，6时偕楷儿至西火车站乘车赴东郊国营农场（双桥），参观拖拉机表演。下午3时至双桥车站候车，阅新出《毛泽东选集》第3卷，六时一刻登车，抵京已8时许。

4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政治学习。下午开宿舍调整委员会东南区分会，报告上星期开会结果。参加俄文学习。

4月14日 星期二

晨间赴北大上课，郊游者仍甚拥挤。上午授考古学通论，下午授测量学。

4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赴院本部晤及陈宗器主任，商谈宿舍调整委员会事。裴文中处长偕庄敏君来，至梁先生处商谈洛阳工作。

4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所中理论学习，旋赴自然博物馆筹备处，参加考古训练班筹备会，参加者裴文中、向达、苏秉琦、宿白、王仲殊、庄敏等，谈至中午始散。下午阅Loeidresich, *On the Earliest Representatives of Modern Man in the Far East*. [《东亚发现的现代人类最早代表》] (pp. 161-174)，以校正贾兰坡《山顶洞人》的第三章。

4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时事学习，举行测验。下午参加历史考古学教学小组会及俄文学习。

4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考古学通论教研小组会，至梁先生处商谈所事。下午苏秉琦君商酌为北大考古专业购买仪器，一同至王府井选购。

4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至郑愈及潘怀素君处闲谈。下午在家阅H. H. Coghlan, *Notes on Prehistoric Metallurgy of Copper and Bronze in the Old World* [科格伦：《关于旧大陆史前时代的红铜和青铜冶炼术》]。晚间裴文中、苏秉琦二君来谈。

4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下午在梁先生处与同人等谈琉璃阁墓葬报告写作问题。上俄语课，退课后与苏君去买收音机，以需要公安局许可证，未成交。

4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大上课。下午返所，在梁先生处谈宿舍调整问题。晚间夜半赴洛阳。

4月22日 星期三

在车中无事，阅U. Keith, *New Theory of Human Evolution* [基思：《关于人类进化的新理论》] (pp. 1-220)。晚间9时40分车抵洛阳，裴文中处长、庄敏君等皆来站，中南文化部顾铁符科长及河南文管会赵秘书亦来迎，至丁家街3号工作站小憩，即入睡。

4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赴城东北铁工学校宿舍工地及城西北建校区工地参观。下午在专署文教科开会，散会后至工作站参观出土古物，有一小展览陈列。

4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在工作站审阅发掘记录。下午开业务会议，由裴处长及余对发掘记录发表意见。晚间与专署文教科商酌调干部及伙食津贴问题。

4月25日 星期六

晨间9时由洛阳动身，中午抵郑州，与裴文中、赵全嘏二君下榻招待所。饭后赴工作站（在省立三中院），观出土品，裴明相君等皆在站中。稍谈后，赴开元寺前观塔下宋僧墓，至二里岗工作地，又至凤凰台遗址及紫荆山遗址一观。最近以建设工程须要细砂，两处皆有挖砂之举，破坏灰坑。据闻，工作站所陈列之铜戈、铜爵及铜觚，即在紫荆山出土，殊可注意。爵杯与辉县琉璃阁出土者相近。傍晚安金槐及丁伯泉二君由开封携信阳三里店史前遗址出土品来，翻看一遍。下层为晚期彩陶（圈足，花纹简单，火候不高）、黑陶（有高足杯、罐）、条纹陶、鼎脚（圆柱形舌形）穿孔附耳。上层则以绳纹陶为主，有鬲脚、厚纺轮、网坠等，有粘附泥条之饰，似与殷代相近。由裴文中君及余稍谈此发现之价值。余等即返舍入睡。

4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在郑州工作站开会，谈工作方针。顾铁符科长昨晚由洛阳来郑州，今日亦参加。会后进餐，即赴车站上车，以五一节关系，购不到卧铺，也购不到软席，坐着过夜。车中无事，阅毕U. Keith, A *New Theory of Human Evolution* [基思《关于人类进化的新理论》] (pp. 1-430)。

4月27日 星期一

晨间8时半抵北京，昨宵没有睡好，洗澡后躺着休息一会。下午赴所，至梁先生处报告洛、郑视察经过，上俄文学习班。

4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理论学习，赴北大授课。下午返城，至经济所参加东南区宿舍调整委员会。

4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开所务会议，由郑所长主持。下午偕炎儿赴儿童医院透视，医生谓仍须注射一个月，归途至文化宫参观德国工业展览会，返所。

4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理论学习，至梁先生处谈昨天所务会议经过。下午至马市大街，在陈梦家办公室稍谈，返王府大街。今日购得长短波收音机一架。

# 5月

5月1日 星期五

参加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大会。先赴院本部，8时许赴天安门看台观礼，1时完毕，返家已3时许。

5月2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阅成恩元君寄来论文二篇及殷涤非君寄来论文，潘怀素及郑愈二君来谈。下午偕妻儿赴隆福寺购物。又至所中，王明君偕至梁所长处，商谈下星期第一季总结如何做。

5月3日 星期日

上午偕王明君在梁先生处续谈总结事。下午赴北京医院治胃病，返所仍至梁先生处草拟讨论提纲。

5月4日 星期一

上午开第一季总结动员会，由郑所长主持。下午开始讨论。晚间胃病发作，终宵辗转，不能入睡。

5月5日 星期二

今晨胃病仍作痛，打电话向北大请假，倦极而睡。下午赴所，知院中有陈伯达副院长报告，第一季工作检查会暂停。

5月6日 星期三

昨宵胃部仍作痛，不能入睡，食止痛药片始得安寝。晨间参加政治学习。旋又参加季度工作检查会，汇报。下午参加季度工作检查会。傍晚所中开会，推选筹备工会代表。

5月7日 星期四

晨间参加理论学习，参加季度工作检查会汇报，下午参加检查工作讨论会。阅毕S. Libby, *Men, Machines and History* [利比：《人类，机械和历史》] (pp. 1-231)。

5月8日 星期五

晨间参加时事学习，讨论朝鲜和谈。郑所长来所。下午开洛阳工作队会议，请裴文中君来报告工作队目标及组织等（余以俄文学习出去一时余），主要问题为收工时间及就地写报告问题，六时一刻始散。

5月9日 星期六

上午续开洛阳队工作会议。下午赴北京医院看病，胃病尚未痊愈也。返所后，校改北京大学助教刘慧达所作课堂笔记。

5月10日 星期日

将北大考古学通论测验题及第十一讲提纲，由程文质君带交苏秉琦君。在家无事，阅I. E. S. Edwards, *Pyramids of Egypt* [爱德华兹：《埃及的金字塔》] (pp. 1-241)。

5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政治学习完毕后，开安阳工作总结会。下午将大小便送北京医院检查，预备明日功课，上俄文学习课。今日午后下雨。

5月12日 星期二

赴北大上课。上午考古学通论，下午测量实习。

5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政治学习。阅李唐晏1931 M. A. [文学硕士] 论文, *Sino-Hellenica: Notes on Central Asia Art and Archaeology* [《中国古希腊：关于中亚艺术与考古学解释》]。此君曾向梁先生要求入考古所，但此论文并未见佳。下午赴北京医院治病，阅Kitto, *The Greek* [基托：《希腊人》]。

5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理论学习，宿白君来借阅敦煌墓葬记录。下午草拟第一季度检查工作汇报。

5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政治学习后，开第一季工作总结全所会议，由郑所长主持，由我来报告，通过。下午赴院开宿舍调整委员会，汇报各分会情况。返所参加俄文学习。

5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来所，写了两封信，至梁先生处稍谈。下午至马市大街，长沙漆器已开箱，仍是潮湿，但多已走样，殊为可惜。

5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伊林著《人类征服自然》中译本。下午至所中，遇及王明君，谈下星期总结报告事。晚间赴院本部，听艾思奇关于《实践论》学习报告。

5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政治学习后，编北大考古学通论提纲，交与苏秉琦君。下午上俄文课，草拟第一季总结报告。

5月19日 星期二

理论学习后赴北大上课。上午考古学通论，下午测量学实习。

5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作胃肠部透视。下午陶副院长率领院检查组来所，并有院外专家参加（尹达、向达、裴文中），由郑所长及余作报告。其后，向达君发言，对于吸收北大毕业生及编写普及手册二点发挥；尹达君谈及主动与被动，培养干部及写报告工作；裴文中君谈及被动即主动，培养干部。陶副院长提出：（1）考古手册，（2）发掘出来的东西

交专家整理，（3）主动地事先取得基本建设计划，以求配合；又说中研院旧作风：（1）将考古学视为极少数人才配做，（2）利用者亦限于极少数人。散会时已5时半，天雨未停。

5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理论学习，誊抄检查总结草稿。考古训练班在我所开会，裴文中、宿白诸同志均来。下午在梁先生处商谈加强考古所研究组的组织事，将总结清稿誊毕。

5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时事学习，郑所长来所，商谈拟出向基本建设部门提出地下有古迹遗存须加注意之地点清单。下午写了两封信。徐捷君报告此次总结及所内各同人的反映情况。上俄文课。

5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阅W. B. Wright, *Tools and The Man* [赖特：《工具与人类》]。下午赴北京医院治疗，据云系十二指肠溃疡，须特别注意食物。

5月24日 星期日

下午偕妻儿往游西郊公园，参观动物园，傍晚始返家。阅毕赖特《工具与人类》（pp. 1-222）。

5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下午学习俄文。

5月26日 星期二

赴北大上课，授考古学通论（旧石器文化），晚间陈梦家君来谈。

5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合组讨论）。下午至梁先生，商量所务。梁先

生以血压过高，又须休养。

5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理论学习。预备北大《考古学史外国部分》讲稿提纲。

5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时事学习。郑所长来，偕至梁所长处商谈增强所中组织问题。下午将北大《考古学史外国部分》讲稿提纲做好。至梁先生处，决定梁先生自明日起休假20天。

5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与裴文中君联系，写回信给洛阳工作队。下午将考古学通论新石器部分提纲做好。政治学习会小组开会，布置下月的学习。晚间携楷儿至院部观电影。

5月31日 星期日

在家阅毕E . I . Baumgartel , *Cultures of Prehistoric Egypt* [ 鲍姆加特：《史前埃及的文化》 ] ( pp. 1-119 )。

# 6月

6月1日 星期一

晨间开会，讨论改变办公时间及学习时间事。

6月2日 星期二

赴北大授课，上午《考古学通论》，下午《古物保存及整理方法》。

6月3日 星期三

上午政治学习，《实践论》联组讨论。郑所长来所，谈及汉长安城遗址拟建工厂，已设法阻止。历史博物馆马非百君来谈，关于三代陈列室如何改组。

6月4日 星期四

上午理论学习《唯物辩证法》。写了两封信。下午至北京医院治疗，据云尚须检验胃液，约定下星期四（即11日）。晚间郑所长请徐森老、沈仲章、李则纲吃饭，约余作陪。

6月5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时事学习。下午携正炎儿赴儿童医院透视，顺便去照相一张。

6月6日 星期六

将北大《西洋考古学发展史》提纲全部写出。

6月7日 星期日

上午偕妻儿往游颐和园。下午归途至西直门宿舍，访程溯洛夫妇，稍坐即返家。晚间至院本部，参加科学院招待出席民盟七全大会之科学

工作者，11时始散。

6月8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预备北大功课。下午上俄文学习。

6月9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大授课，本星期起添《西洋考古学发展史》2小时。下午修理古物实习。余至清华大学访问刘致平君。

6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郑所长来所，商谈对院方提出陈邦怀事作复信。下午与郭宝钧先生商谈研究组之事。

6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理论学习，赴社管局与裴文中、张葱玉、苏秉琦三君商量关于《文物工作与基本建设》讲稿大纲。下午与陈梦家、黄文弼二先生商谈研究组之事。阅毕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

6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京医院，原拟作胃液分析，结果是看错了日子，只好改至24日再做。徐旭生太太来谈宿舍退让多出房间事。安徽博物馆李则纲君来谈。下午参加俄文学习，郑所长偕吴作人君来所。

6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历史博物馆沈从文君来，商谈陈列楚文物事。至梁先生处，商谈尹达君《新石器时代》稿子审查事。

6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毕基托《希腊人》（pp. 1-252）。赴历史博物馆，参加楚文物展览会预展。下午程溯洛夫妇来家看我们。



6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政治学习，改为各人自己写学习《实践论》心得。下午赴院本部开宿舍调整委员会。今日为端午节，食角黍及鸡卵。

6月16日 星期二

赴北大授课，上午讲授《西洋考古学史及考古学通论》。下午讲授《田野考古技术》（照相术）。

6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开所务会议。下午至梁先生处商谈所务，并传达宿舍调整委员会。梁先生血压高，休假已20天，遵医嘱又请假二个月。

6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理论学习，陈梦家君报告研究工作困难点、如何克服及心得等。编译局杨钟健、恽子强二局长来谈关于加强编辑出版工作事。刘大年君来谈访苏感想。下午校改北大考古学通论课堂笔记，写了几封信。

6月19日 星期五

今日下雨。将北大考古学通论笔记校改后交与苏秉琦君。开全所会，报告政治学习改变办法事。

6月20日 星期六

校改殷涤非君《芜湖六朝墓葬清理记略》一文，即寄回芜湖。晚间至朱庆永君处，询问关于张轶东君稿费事。

6月21日 星期日

在家阅书Hawkes,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Prehistory* [霍克斯：《欧洲史前学基础》] 约100页。下午偕妻儿至张国熊君家闲谈，顺便至东安市场购物。

6月22日 星期一

预备北大功课，阅L. Loyd, *Foundation in the Dust* [ 劳埃德：《田野考古基础》 ]。

6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大，讲授《西洋考古史及考古学通论》，一连5节，几筋疲力尽。饭后至向觉明君家闲谈。返家后将无线电收音机送去修理。

6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作胃液检查。

6月25日 星期四

阅霍克斯《欧洲史前学基础》。

6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陈梦家君来谈。下午开图书委员会，上俄文课。晚间赴院本部开工会筹备委员会，谈办公室问题。

6月27日 星期六

阅毕劳埃德《田野考古基础》（pp. 1-224）。下午赴北京医院治胃疾。

6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毕中译本《人怎样变成巨人》（1-300页）。下午赴院本部听刘大年君访苏报告。遇及向觉明君，谈及考古专业事。

6月30日 星期二<sup>[1]</sup>

上午开会讨论刘大年报告，赴北大授课。下午找向觉明未遇，与刘慧达谈考古专业事。

# 7月

7月1日 星期三

上午编译局来人，询问关于史语所刊物事。郑先生来所。新到了些西文杂志和书籍。阅G . V . Childe , *New Light on the Most Ancient East* [ 柴尔德：《关于远古东方的新线索》 ] 新版。

7月2日 星期四

上午理论学习，郭先生报告编写辉县报告经过。赴院本部访陶副院长，谈及研究所中研究人员分组及梁先生房子事。下午阅柴尔德《关于远古东方的新线索》。

7月3日 星期五

上午赴西单长安剧院听郑所长在科普会作《关于基本建设与文物工作》的报告。下午赴北大辅导学生温课。

7月4日 星期六

上午参观访苏代表团所得礼物的展览会。下午赴师大礼堂，听张 [ 稼夫 ] 副院长报告访苏经过。

7月5日 星期日

阅霍克斯《欧洲史前学基础》。下午正中侄来，留之晚餐。

7月6日 星期一

上午写《实践论》学习心得。下午开全所会，报告工会筹备情况，布置学习文件，又报告福利及公共户登记事。

7月7日 星期二

上午赴社管局，与郑所长商谈下午开会之准备。晤及庄敏君，谈洛

阳及郑州工作事。下午3时所中开研究组会议，决定成立研究小组，分别负责，以推进工作。

7月8日 星期三

阅柴尔德《关于远古东方的新发现》（pp. 1-244）。上午《中国建设》社陈翰笙先生来谈，谓《中国建设》销路已由4000增到27000份，国外读者喜欢考古及艺术文章，希望我能写一篇（2300年前的中国美术及工艺）。下午验收所盖之古物修理室，洛阳队工作人员返京。

7月9日 星期四

上午9时，刘大年同志报告访苏所得关于考古所及博物馆方面的知识，社管局裴处长及历史博物馆韩馆长皆率属员前来听讲。下午将《〈实践论〉与考古工作》一文写好，约4000余字。

7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8时研究组第二小组在马市大街开会，由郭宝钧先生主持。下午第三组在王府大街开会，由苏秉琦君主持，总算将两组成立。第一组因为梁先生生病，石兴邦出差，只剩安志敏一人，目前无法开会。与张云鹏、吴汝祚二君谈，他们亦愿意入第一组，目前问题为如何布置他们的学习。晚间郭子衡先生休假赴北戴河。

7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阅王仲殊君《辉县汉墓报告》。下午开政治学习会。晚间阅周立波《暴风骤雨》上册（1-351页）。

7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周立波《暴风骤雨》下册（1-412页）。下午在院本部开访苏代表团历史专科座谈会。晚间至黄化门宿舍，与王天木君商谈合聘事，郑所长不赞成。

7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校阅王仲殊君汉墓报告，至梁先生处谈所务。下午第一组开会，讨论研究实习员张云鹏、吴汝祚二君学习问题。又与陈公柔君谈工作问题，与王伯洪君谈工作问题。

7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校阅王仲殊君汉墓报告。下午阅毕霍克斯《欧洲史前学基础》（pp. 1-384）。

7月15日 星期三

校阅刘仙洲《中国在原动力方面的发明》（《机械工程学报》1卷1期1-33页）。下午赴北大参加考古训练班筹备会。

7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郑所长来谈，中央美术学院答应给我所二位绘图员。至梁先生处商谈所事。下午写了两封信。至马市大街催黄文弼先生交稿，并交涉调整办公室事。

7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徐旭生先生来谈，新由北戴河休假返京也。下午批阅考古学通论稿子。

7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批阅考古学通论稿子。下午所中政治学习，贝利亚事件。

7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在文化俱乐部开《光明日报》《史学》副刊编委会。下午在家阅Ceram, *Gods, Graves and Scholars* [克里姆：《神祇、陵墓与学者》]，并批阅北大考古学通论考卷。

7月20日 星期一

阅克里姆《神祇、陵墓与学者》。批阅北大考卷。

7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第三组开会，由黄文弼先生报告《吐鲁番考古记》写作经过，商谈审查方法。下午至梁先生处谈所务。

7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郑所长偕至梁先生处谈所事。又偕至马市大街，与黄文弼先生谈审查报告及搬办公室。下午批阅北大考卷。计划局派李崇桂同志来谈计划问题，下班后始去。晚间参加波兰大使馆招待会。

7月23日 星期四

阅克里姆《神祇、陵墓与学者》。批阅北大考卷。

7月24日 星期五

昨日院中召集各所所务秘书及人事干事，宣布政务院决定今年工资调整办法，一般不动，个别调整。下午开全所会议，宣布此事，并召集小组长开会。

7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开研究组会议，讨论工资调整问题。下午批阅北大考卷完毕，共92本，约10余万字。傍晚正中侄来，谓最近将有苏联之行。

7月26日 星期日

在家阅毕克里姆《神祇、陵墓与学者》（pp. 1-418）。

7月27日 星期一

北大赵思训君来催交试卷，允将评绩整理出来，明天交卷。下午携炎儿去医院透视，顺便携赴西郊公园观象。

7月28日 星期二

郭宝钧先生由北戴河休养返京。王仲殊君进城去取北大试卷。徐捷

君报告昨、今二天技术、行政及勤杂员开会经过。下午将《西洋考古学史》讲稿记录校改完毕（孙贯文记）。

7月29日 星期三

审查王伯洪君《辉县战国墓报告》稿子。

7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与各小组干部讨论加薪问题。下午开全所大会。

7月31日 星期五

上午编译局为史语所与商务出版品事来谈。下午校阅《科学通报》送来关于铸工的两篇稿子。

# 8月

8月1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大，参加考古人员训练班开学典礼。下午参加所中学习，郑所长来商谈明年计划及预算。

8月2日 星期日

晨间暄儿由济南以假期返京。下午正中侄来，留之晚餐。袁翰青君来谈，为师大化学史教材问题。校阅辉县固围村报告。晚间已入睡，11时许号房敲门，谓有一张姓由温州来，知是张一纯君，延之入，谈至中宵1时余始各入睡。

8月3日 星期一

晨间微雨，昨宵睡眠不足，精神不佳。上午与梁先生谈所务，并谈休假事。下午绘图员张心石君由长沙来报到。

8月4日 星期二

上午与王伯洪君讨论其辉县战国墓报告稿子。下午大雨，将《科学通报》所送来之两篇稿子送去审查意见。晚间在文化俱乐部，郑振铎先生宴请刘敦桢，邀我作陪，有梁思成、吴晗、林徽因等专家在座，谈保存古建筑问题，至11时余始散。

8月5日 星期三

上午做1954年计划及预算，开所务会议。下午将预算及计划整理出来，以便报院。晚间与张一纯君往访黄宗甄君，未遇。

8月6日 星期四

上午偕张一纯君赴历史博物馆，参加楚文物座谈会，由湖南文管会陈粹芳君等做报告。下午所中开编辑会，讨论刊物格式。



8月7日 星期五

校阅郭子衡先生辉县报告稿子完毕（约6万字），转交与梁所长。

8月8日 星期六

校阅石兴邦君辉县报告及徐智铭君古器物绘图法。陈梦家君明晨南下，与之讨论关于《吐鲁番考古记》校改问题。晚间至东安市场。

8月9日 星期日

在家中，校阅石兴邦君辉县报告稿子。下午正中侄来，傍晚王载紃君来，留之晚餐。一纯君接山西大学来函，拟早赴晋。晚间金学山君来谈。

8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开研究组第三组会议，讨论《吐鲁番考古记》问题。下午开考绩考勤委员会。晚间叶蒸君来谈。

8月11日 星期二

今日休假开始，但仍至所中一次。暄儿陪张一纯君游览颐和园。阅 Glover, *Ancient World* [格洛弗：《古代世界》]。晚间偕张一纯君至郑振铎先生寓。

8月12日 星期三

今晨偕张一纯君至雍和宫，以正在修理中，未能进内游览。又至国子监，现有职工学校在内，亦不能进去。下午张一纯君赴太原。

8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阅毕格洛弗《古代世界》（pp. 1-238）。晨间楷儿赴清华园参加少年夏令营。下午偕秀君及暄、炎两儿赴北大及清华游览，至向觉明君家，仅晤及向太太，又至刘致平君家中，返家已7时许。

8月14日 星期五

将石兴邦君的辉县报告草稿及此次安阳记录阅毕。

8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至所，晤及郑所长，稍谈所事。袁翰青君来借阅书籍。将石兴邦君原稿交还之，并讨论内容。阅毕安志敏君辉县殷墓稿子。晚间又至所中，安君正值班，遂与之讨论内容。托程文质君购车票，明天的已无空缺，改买后天的票。

8月16日 星期日

在家阅《徐旭生西行日记》三册。晚间正中侄来，留之晚餐。饭后王明君来谈。

8月17日 星期一

晨间至所中整理办公室一下，取了几本书。返家整理行囊即赴车站，11时5分开车。车中无事，阅O. R. Gurney, *The Hittites* [格尼：《赫梯人》]。

8月18日 星期二

车中阅毕格尼《赫梯人》(pp. 1-214)。12时许抵青岛车站，即赴观海路15号中国科学院休养所。竺副院长、张钰哲台长、郝景盛、杨承宗、赵忠尧诸君亦在所中休养。午餐后稍憩，至街上逛马路。青岛市中几皆为洋式楼房，以教堂为中心。屋瓦多为红色，街道整洁，多为住宅及机关，仅中山路商业较盛。沿中山路至海滨，前海有防浪堤，堤端有一中式楼阁，额题“中苏友好阁”。今日风波颇大。返家后写了两封信。与张钰哲太太、竺副院长、赵忠尧等打扑克牌为戏，又弄康乐棋。晚间补写日记。

8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阅毕中译本卡拉佐夫《好莱坞的真面目》。下午阅Rosenthal, *Pottery and Ceramics* [罗森塔尔：《陶器与制陶术》]。傍晚，赵忠尧先生等起程返京。晚餐后在竺可桢先生处弄“桥”戏。

8月20日 星期四

晨间逛马路，至鱼山路山东大学门口为止。返家续阅罗森塔尔《陶器与制陶术》。下午随竺可桢先生等参观青岛啤酒厂，此厂系德国人所创办，已有50年之久，现以销路关系，每年以半年作发酵、糖化等工作，仅半年制酒装瓶，装瓶设备亦仅利用三分之一，每日可出4万瓶。下午葛庭燧、黄武汉二君来休养，郝景盛君离青。

8月21日 星期五

今日阅毕C. Fox, *A Find of the Early Iron Age From Llyn Cerrig Bach, Anglesey* [福克斯：《安格尔西岛林凯里格布奇早期铁器时代的发现》] (pp. 1-98)。以此书中有关于Celtic [凯尔特族的] 战车一节，写得颇好也。上午与葛君至中山路购物。晚间张钰哲君夫妇离青，但赵忠尧君等五人以德州以北大水路断，仍返青岛。晚间弄“桥”戏，水生研究所曾君（副主任）来参加。

8月22日 星期六

阅毕鲁迅中译本法捷耶夫《溃灭》小说。上午陪赵忠尧君赴第一海水浴场，尚为余第一次入海水浴。晚间闻已通车，他们去了又行退票，仅到济南。

8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书。下午参观水族馆及实业博物馆。晚间赵先生返京，我们几个人打“桥”戏，10时余始睡。

8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与葛、黄二君赴湛山寺一游，今日为旧历中元节，寺中正在举行盂兰盆会。后殿有“海印遗风”匾额，为“永嘉王荣年”所书，民国二十四年旅青的赣、皖、苏、浙会馆所献。下午赴第一海水浴场。返后知黄文弼、叶笃正二君由北京来，前往晤谈。晚间水生研究所张玺君来谈。连日以胃病不能安睡，今夜更甚，中宵起来，阅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为消遣。

8月25日 星期二

阅毕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的中译本（1-898页）。天阴欲雨。晚间竺副院长离青返京。

8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与黄文弼先生偕赴山东大学历史系，访杨向奎君，谈了一会儿。偕往合江路访张维华君，谈至12时始返舍。下午至海水浴场，以天冷未下水。

8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偕黄文弼君至青岛文物保管委员会，由杨向奎君介绍，至陈列室参观一周。下午在家阅Glanville, *The Legacy of Egypt* [ 格兰维尔：《埃及遗产》 ]。

8月28日 星期五

今日赴崂山游览。晨7时许出发，乘汽车直到崂山中腰之保合桥，已近9时。其地正在施工，建设疗养院，有小村庄及青岛郊北九水小学。下车后，步行赴靛青湾、鱼鳞峡，约需一小时余（约2公里）。有山轿往返须5万元。我们一共10人，皆鼓勇步行爬山，经过几处山溪，须脱鞋涉水而过，山径愈进愈幽，两侧怪石奇峰，间生小树及绿草，水声与虫声相应，近瀑处有一亭，名“胜利亭”，为抗战胜利时青市市长李先良所筑，可以观瀑。即在其处用午膳，拍了几张照相。又赴对面之“观瀑亭”小坐，乃沈鸿烈所建。更鼓余勇，与葛庭燧、叶笃正及宋达泉三君，由观瀑亭攀登，沿小径而上，惜未能登之峰顶，中途即无蹊迹，坐在大石块上闲谈。然后即下山，已2时许。乘车循原途返休养所。晚间杨向奎君来访，又偕葛君至花园舞厅听音乐。

8月29日 星期六

以昨日游山颇倦。今日在家阅格兰维尔《埃及遗产》。晚餐后上车返京。山东大学董第周校长夫妇亦同车赴京。

8月30日 星期日

车中无事，阅毕格兰维尔《埃及遗产》（pp. 1-393）。晚间9时许抵北京，秀君偕楷儿在泰安巷口相候，并且说傍晚还打电话询问过王明君。

8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送暄儿上火车返校。顺便偕妻及楷、炎两儿游天坛。我是20年以前游过一次，他们都还是第一次呢。返家稍息后至所中，晤及王明君及梁所长，知金学山及绘图员三人（张广立、曹继秀、张孝光）皆已来所。

# 9月

9月1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为《中国建设》社写稿。下午赴北大参加训练班学委会，即在北大晚餐。

9月2日 星期三

上午郑所长来，偕至梁所长处，谈及裴文中先生入所事，已经谈开，大致无问题。下午携秀君及炎儿至院中托儿所参观。山大刘敦愿君来谈。又至梁所长处商谈秋季野外工作队事，作最后决定。至马市大街办公室。晚间至裴文中先生处一谈。陈梦家君休假完毕返所。

9月3日 星期四

上午至梁先生处，报告昨天与裴先生接谈经过。下午历史博物馆李锡经君来谈关于长沙发掘情况，以便对楚文物展览作修改。计划局李崇桂同志来，欲了解考古所情况及考古科学情况。抽些时间为《中国建设》写文章。胡厚宣君来谈，至6时半始去。

9月4日 星期五

上午裴文中君谓，张金铭君已由洛阳携回照相及绘图，约余与王伯洪君前往一观。在裴君处又遇及胡厚宣君。下午与苏秉琦君谈北大考古专业问题。叶蒸君来谈，为《科学通报》索稿。

9月5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高等教育部所召开的综合大学历史系专门化问题。下午参加学习，又至梁先生处商谈所务，因为梁先生明日即赴北京大学中关园休养，并针灸治疗。晚间赴府学胡同观电影。

9月6日 星期日

在家中续写英文稿。上午安徽殷涤非君来。

9月7日 星期一

将写就之稿修改完毕。参加第二组关于陕西调查队工作问题。下午将稿打字。

9月8日 星期二

将英文稿打字完竣，约2000字，交《中国建设》社。下午工会分组学习，做总结。

9月9日 星期三

上午开联席会，讨论工会筹备会候选人名单，院部派王振德君参加。下午赴医院治病，始知现改为星期三停诊。预备田野工作讲稿提纲。

9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考古训练班动员会，使大家对田野工作在思想上有准备，由裴文中主任与余致辞。又至中关园见梁先生，闻血压达210。午后将提纲抄写完毕，交王仲殊君，以便付印。

9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来所，将黄老之《吐鲁番考古记》交与范老审查，筹备出差事。下午至北京医院治胃病。晚间开工会筹备会成立大会，选出徐捷、王伯洪、陈梦家、张心石、齐光秀、刘玉及我共七人为筹备委员，院方派郑石君先生来致辞。

9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侯仁之君偕宿白君等来谈北大考古专业课程问题。计划局李崇桂君来询问关于所中培养干部及所外联络问题。编译局催《考古学报》稿子。今日将洛阳队用具交运发生问题，临时又向铁道部交涉。

9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阅罗森塔爾《陶器与制陶术》。下午至徐捷同志家中。晚间王明同志来谈所务，王伯洪同志来谈今日出城与梁先生谈话情形。

9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由北京出发赴洛阳，裴文中、苏秉琦二君送上车。车中无事，校阅安志敏君《唐山贾各庄发掘报告》稿子。

9月15日 星期二

车中继续校阅安志敏君《唐山发掘报告》稿子。中午抵洛阳，赵全嘏、张庭超、蒋若是诸君来迎，即赴西郊建校区工地。下午干部开会商谈。晚餐后开全体会，由余主持，请赵全嘏及专署杨科长、张庭超队长致辞。

9月16日 星期三

今日休息一天。上午开辅导员会。旋即进城，至丁家街文管会，他们以茶点及午饭招待。我们下午返工作站。午睡后校阅赵全嘏君之《论黑陶文化》一文。傍晚开小组长会议。晚间与蒋若是君谈开工问题，决定后日开工，用50名工人。

9月17日 星期四

今日开始上课。上午讲“田野考古序论”。下午讲“考古调查”。写了两封信。晚间开辅导员会议。

9月18日 星期五

今日继续讲“考古发掘方法”，上下午各2小时。晚间辅导员汇报。今日开始将昨日探出之墓加以发掘。

9月19日 星期六

今日继续讲“考古发掘的记录”，上下午各2小时。下午同学自学时间内，赵全嘏君来谈郑州发掘问题。晚间学生会开会，预备改组为发掘队俱乐部，通过组织办法。



9月20日 星期日

今日由徐智铭君讲“考古测量”。我去听了，讲得太乱，又加上语音不易懂，幸得辅导员们这几天先行学习，自学时辅导得法，没有出事。下午偕蒋若是、王仲殊二君赴铁工学校，参观正在开掘之晋代大墓。晚间发掘队俱乐部推选委员。

9月21日 星期一

今日仍由徐智铭君讲“考古测量”，因时间关系，将大平板一项删去。下午实习。晚间提早用餐，以便同学们进城。今天停止发掘，再行钻探。据工人云，洛阳探铲为马坡李鸭子所创，大约始用于民国十七年左右，其人解放后始去世。从前盗掘者就山沟侧露出之古墓挖掘，后来根据土色找墓，最初以挖河之平铲掘四方形钻眼，李鸭子见市集时卖凉粉者，以半圆形铲钻地作圆孔以安放遮伞，忽有所悟，乃制探铲，最初柄短，逐渐加长，现下每具约4万元。

9月22日 星期二

今日为阴历中秋节。上午徐智铭君讲毕“考古绘图”。下午由余讲“修理及保存古物方法”。晚间举行中秋节晚会，余讲故事，试撰中秋节故事（讲地层，骗月饼吃），余兴玩到9时半始散。阅毕《城子崖》报告，这是第二次阅读。

9月23日 星期三

今日上下午讲“发掘报告的编纂方法”，课室讲解告一段落。晚间作总结，由辅导员及各组长做报告，并布置明后两天的参观工作。

9月24日 星期四

今日分二组分别赴龙门及白马寺参观，余加入龙门一组。7时动身，9时抵关林，下车参观，11时许抵龙门。现下专署文管会设有保管所，今年4月间成立，工作人员四人（马所长，李、陈二同志及一工友），东山休养所亦已修理一新。午餐后由阎文儒君讲解说明，参观宾阳洞、潜溪寺、敬善寺、魏字洞、万佛洞、莲花洞、奉先寺及古阳洞。

各洞打扫得尚清洁，因为昨日有中央美术学院匈牙利学生来参观，保管所同志于前晚中秋节晚间得通知，连夜打扫。（当时不明真相，只说国际友人苏联专家来参观，要戒严保密，昨日来时，除中美院一辅导员之外，尚有七位干部随从，到龙门后，把阎文儒君由洞子中叫出来招待他，会面后一谈起，原来王逊是他的导师，4月以前在北大做学生，住在二院，只没有听过阎君的课而已，弄得阎君啼笑皆非，此种现象即旧时接待洋大夫之遗毒也。）与阎君谈北大考古专业事。5时许动身返回，抵烧沟工作站已9时许。

9月25日 星期五

训练班学员今日仍参观龙门及白马寺。我在家休息，阅《科学通报》第9期访苏代表团各文，及《斗鸡台》报告。下午进城洗澡，并购了两本书。徐智铭君拿到授课费，几个人拖住他进城请客，叫我作陪。7时半出城，抵烧沟工作站时龙门及白马寺两队均已返。晚间失眠。

9月26日 星期六

今日休息一天。有些同学要学大平板，由徐智铭君补授2小时。召集辅导员布置明日实习工作。阅《斗鸡台》报告。傍晚进城，在真不同饭馆设席2桌，招待训练班干部及辅导员，并请杨科长、张主任及郭文轩、蒋若是诸君，至8时许始散，花了37万元。

9月27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天，发掘实习工作开始，晨间做动员报告，分为24组，每组一墓。下午收工时，已有一部分达底部，露出陶器。下午至铁工学校大墓一观，劝以不必大揭盖，可由墓门向内，用木板托顶。

9月28日 星期一

今日继续工作。下午庄敏君自城中返，据云铁工学校大墓已露一碑，为元康七年（后知为“九年”之误）晋贾后乳母徐美人之墓。

9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偕蒋若是君进城，晤及阎文儒君，谓明日即离洛经巩县返京。与蒋若是君偕至车站，会同安志敏、庄敏二君乘车赴白马寺，步行至金村找寻史前遗址，果然至城东北隅之北约150米处陡崖上见到灰层，其陶片与城垣夯土中所得者相同。返村午餐后，又去调查，灰层露顶不厚。返乡公所与村民闲谈金村大墓，乃离村南行，村之东南有高出之区，据云为宫殿房基之遗痕。经齐云塔，见新修塔顶，放置五角星三枚，令人失笑。返城，庄君作东，在真不同饭馆用膳。返工作站，知M612墓出错金银带钩。南区开始发掘。（后阅《洛阳伽蓝记》，知其地即北魏之高安里，相传为殷顽民所居处，北魏时为烧陶器工人所集，今日仍有陶窑遗址。）

9月30日 星期三

今日南区更扩大范围，北区人员南移。上午与蒋若是君至铁工学校大墓，知墓中挖洞有困难，工人不敢深入，遂决定大揭顶。抄录《徐美人墓志》，徐美人讳义，元康八年卒，九年入葬，志铭凡1000字。下午在工地。晚间开辅导组会议。

# 10月

10月1日 星期四

今日国庆，训练班人员参加洛市庆祝会。6时半用餐，7时出发，进城后接聘请书，要我到主席团上去。遇到开封市来的文化局文物科崔墨林科长，率领文教干部12人，来洛阳参观，略谈最近在开封所开之文教会议事。至公共体育场，到主席台上去。今日参加各单位，共计3万人以上。10时宣布开会，鸣礼炮，升旗，唱国歌，通过主席台名单，向毛主席致敬，向志愿军致敬，市长致辞，专员报告，通过致毛主席及志愿军贺电，呼口号。散会时已12时，返家午餐后休息。傍晚蒋若是君偕崔科长来，约明日为彼等讲考古调查，留之晚餐。晚间写了几封信。

10月2日 星期五

上午崔墨林科长偕文教干部12人来工地，要我讲些考古调查常识，讲毕后为之解答问题，12时许始去。接裴文中主任来信，说不能按期来洛，并且连何时来洛，尚不敢定，即写信到所中，请郑所长催之早日来。进城投信，顺便至文管会参观出土古物。因为今日为训练班学员及开封来的文物干部，开箱取出典型的各物陈列出来，由蒋若是君讲解。返工地后，晚间召集北大同学谈话。

10月3日 星期六

今晨崔科长率领文教干部来工地参观。上午10时休息，林寿晋君攀绳梯上坑时忽然眩晕，跌入坑底（坑底距地面约6米），昏迷不知人事，经人发现后，抬上地面，送至宿舍中，幸不久即苏醒，请建校区医疗室医生检查，似未受伤，但林君觉胸部作痛，乃抬进城内入人民医院检查，据云神经受振动，休养几天即可痊愈，即住院中。据北大同学云，林君在校中亦曾昏厥过几次，但我们竟不知道，几闯大祸。下午由工地至苗沟勘查古城垣遗址，其东北有明代右副都御史沈应时之墓，又西行至大塚始返。晚间开教务组会，庄敏君今日赴郑州，接洽宿舍事。

10月4日 星期日

今日不休息。上午测量北区墓葬分布图。下午为安君再度审阅《唐山发掘报告》清稿，以便明日交徐智铭君携京。晚间辅导员汇报。

10月5日 星期一

上午将北区墓葬分布图整理完毕。接王明君来信，谓梁先生已返城，拟长期休养，催余早日返所。当即写信复之，托徐智铭君代为带京。下午进城交与徐君，至人民医院探视林寿晋君，知已能起行，仅头部及腰部稍有不舒而已。傍晚蒋若是君返城，以张庭超主任请假归家，文管会无人，恐出事也。又谈及重工业部已决定在洛阳城及白马寺之间建厂，南北5公里，东西3公里，拟先钻探地下情况。晚间辅导员汇报。

10月6日 星期二

昨天下雨，今日地湿，然已放晴，照常工作。上午庄敏君返工作站，谓郑州房子尚成问题，最早20日始有新建之小学校舍可用，乃决定晚间教务组开会讨论。下午由文管会米士诚君代为测量南区工地。晚间后教务组会议决定，仍照原来计划16日全体赴郑。至于宿舍问题，除一半人员已可解决，其后一半，仍行设法，即去函通知安金槐同志。接着辅导员汇报，有几互助组已做完二墓，拟明日钻探。

10月7日 星期三

拍电报给郑所长，请催裴主任来洛，接梁所长来信，知所中已代催。上午米君将南区墓葬分布图测量完毕。重工业部拟在洛阳建厂，请文管会襄助钻探，今日由此间调去钻探工八人。下午校正南区墓葬分布图。今日在北区钻探出十余墓。晚间辅导员汇报后，俱乐部开会，要我做中国考古史漫谈，讲了一小时半。林寿晋君今日返工地。

10月8日 星期四

今日继续工作。M650又出错金银带钩一件，且嵌镶绿松石，与前M612出土者媲美。今日开坑已达59座，拟停止再开新坑。

10月9日 星期五

今日继续工作，M632东汉墓耳洞出车马器及陶仓等。洛阳新建厂筹备处派人，邀约明日9时开座谈会。下午王仲殊君病，感冒休息。晚间俱乐部开会，请白万玉君谈其考古经历，由7时至10时，由1918年初次遇到安特生，到沙井挖墓被捕止，谈得有声有色。今日接家信及郑所长来电，通知裴文中主任12日始能离京。

10月10日 星期六

训练班派纪秋晖、钟少林等四人，先赴郑州筹备。今日休息，余进城参加洛阳新建厂筹备处座谈会（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三机器工业管理局、洛阳重型矿山机器厂筹备处），杨主任主持，有洛阳市王副市长（金村人）及蒋若是、郭文轩二君参加，即在其处午餐。饭后至文管会小坐，即返工作站。阅《斗鸡台》报告。写了二封信。

10月11日 星期日

今日工作，59墓仅余10墓未毕。

10月12日 星期一

今日工作，仅余五墓未毕，将工人改为填坑，填坑时因建校委员会主张夯填，只得暂停。组织学员去参观元康九年晋墓，遣散工人五十余人。晚间由安志敏君总结发掘收获，并谈及编写简报方法。

10月13日 星期二

今日仅余两汉墓及M659等三墓绘图未毕，同学们已开始试写发掘简报。有人提出参观仰韶遗址，未允。下午进城遇及蒋若是君，商谈编写洛阳发掘报告事。晚间白万玉君在俱乐部讲“考古杂谈”。

10月14日 星期三

今日上午进城理发。至文管会，晤及郭玉堂先生，已65岁，现在开封文史馆工作，已老态龙钟不堪。至车站接裴文中主任，一同乘车赴烧沟工地。下午与庄敏、蒋若是、王仲殊等同志商量结束此间工作及编写

报告问题。又与吴荣曾君谈北大同学学习问题。晚间开全体会，欢迎裴主任，并向之辞别。会后又对考古所同人谈会后工作问题。

10月15日 星期四

晨间与裴主任及安志敏君进城购票赴郑州，至前阜民里郑州市文物工作一队用餐后，与赵全嘏、安金槐君等至训练班工作站看房子，又至二里岗选择工地。晚间在工商食堂用餐。

10月16日 星期五

晨间6时由郑州动身，晚间10时抵北京。车中无事，阅毕斯杰潘宁《辩证唯物与历史唯物论解释》一书（1-160页）。又阅Leroi-Gowrhan, *Le Fonilles Préhistoriques* [勒鲁瓦戈维汉：《史前发掘》]，抵家时已11时余，已经熄灯，但秀君尚未入睡，被我吓了一跳。

10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至所中，与同人及梁先生会面。下午与陈梦家君闲谈。又去社管局，参加西安建厂问题会议。散会后，郑所长谈及裴公调职事，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一书出版事。晚间王明君来谈。

10月18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天。上午在家阅毕罗森塔尔《陶器与制陶术》（pp. 1-301）。下午偕妻儿至故宫参观绘画馆，出来后至东安市场购物。

10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至所，写了几封信，至图书室翻阅新到之日文书籍。下午宿白君来谈，谓明日即赴郑、洛二处。

10月20日 星期二

阅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徐捷君谈梁先生谓如何推进研究小组工作及实习员学习问题。晚间赴隆福寺购棉制服。

10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于劲心同志整理长沙古物，得“刘骄”汉印一，银印龟钮。上午为《中国建设》一文校稿，叶蒸君来为《科学通报》索稿。郑所长来商谈所事，定下星期一开所务会议。下午计划局送来助研以上人员专长及成就等调查表格，要我代填。苏秉琦君来谈。至陈梦家处闲谈。

10月22、23日 星期四、五

校阅《汉魏六朝墓志》各二卷。

10月24日 星期六

校阅《汉魏六朝墓志》三卷。上午郑所长来商谈关于河南设工作站事。

10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至张国熊君处小坐。返舍，校阅《汉魏六朝墓志》完毕。

10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开所务会议。下午陶副院长来谈安阳设站及调用裴公事。晚间工会有电影晚会，放映《六号门》。

10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部与陈宗器主任及陶副院长，商谈设立工作站事。下午与陈梦家、徐旭生等商谈。又阅刘大年访苏历史专科报告。晚间阅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胃病又作，中宵醒不能寐，殊为所苦。

10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开研究组会议，讨论小组工作、实习员学习及工作站问题。下午政治学习，由何思敬同志做报告。

10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刘大年同志来，谈及明年考古所工作计划事。晚间至东单招待所访方逊平君。

10月30日 星期五

校阅东北博物馆送来之《倭肯哈达》（松江依兰县的洞穴文化）草稿。下午开全所会议，传达北京市面粉配给办法。晚间工会筹备会，讨论“精简节约”运动。

10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杨宽君来参观。中午冯国瑞君来，与黄文弼先生一同约之去东安市场午餐。下午校阅《义县清河门辽墓报告》。

# 11月

11月1日 星期日

阅毕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上午至华北工学院郑愈君处闲谈。下午刘致平君来谈。晚间朱庆永君来谈。

11月2日 星期一

预备明日所长会议我所报告。阅《文物参考资料》。

11月3日 星期二

赴院部开所长会议，上午由陶副院长及刘大年同志报告。下午考古所及近代史所报告，并稍加讨论。晚间阅《苏联的科学家》小册子（1-13页）。

11月4日 星期三

继续开所长会议。上午语言、社会两所报告。下午总结。

11月5日 星期四

开了两天的会，颇为疲累。传达报告拟下星期举行。今日与郑所长联系，知又出城去。校改《考古学》译稿（《苏联大百科全书》）。

11月6日 星期五

赴社管局，与郑先生商谈1954年计划。闻郑先生11日即出国赴波兰参加四大文化名人纪念会。在郑先生办公室遇及钱锺书君夫妇。返所后，至梁先生处，尹达君亦在座，谈考古训练年轻人材问题。晚间工会筹备会讨论增产节约问题。

11月7日 星期六

上午写了几封信。又至马市大街与郭子衡、陈梦家诸君商谈明年计

划事。下午校阅庄为玗君《福建隋唐古墓考》。

11月8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将庄为玗君《福建隋唐古墓考》校阅完毕。阅读《科学通报》各期有关各学科现状论文，以便写作。下午上街购物。晚间方逊平、吴仲达二君来谈。

11月9日 星期一

开始写《中国考古学的现状》。上午郑所长来，谓后日即将出国，偕至马市大街，与陈梦家君商谈关于审校郭若愚《殷虚文字缀合篇》问题。

11月10日 星期二

继续写作《中国考古学的现状》一文。

11月11日 星期三

继续写作《中国考古学的现状》。上午历史博物馆李锡经君来，商谈仿制长沙出土雕花木板事。下午政治学习（哲学组）。宿白君来谈北大返京同学实习问题。夜间下雪，是今年第一次降雪。

11月12日 星期四

晨间雪停，但天气仍寒冷。将《中国考古学的现状》一文写毕。苏秉琦君由洛阳归来，谈洛阳接洽工作站事结果。将刚写毕的文稿给他看过，酌改数字，即寄《科学通报》社。

11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阅Crowford, *Archaeology in Field* [克劳福德：《田野考古学》]，约50页。至马市大街与郭子衡、陈梦家二君谈洛阳工作站事。下午赴北京医院治病，阅《文物参考资料》，偕妻儿赴隆福寺购物。

11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本部，听刘大年同志关于社会科学各所所长会议报告。下午所中开会讨论。晚间偕王明君赴东单招待所访方荣敏君，后日方君即离京返温。

11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徐旭生先生来谈，关于丰镐遗址及阿房宫设置问题。下午阅读《新儿女英雄传》。

11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北大同学林寿晋、郑振香二君来，商量来我所实习室内整理工作，偕之至马市大街。返后接阎文儒君电话，谓要利用西北考古照相，允之。写了几封信。下午赴院本部与陈宗器主任商谈洛阳工作站问题。

11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赴社管局，晤及庄敏同志，谈训练班事。庄君今晚即赴热河调查古代铜矿事。又晤及王冶秋局长，谈洛阳工作站事。下午开研究组会议，讨论1954年工作计划。

11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继续讨论1954年工作计划，即作结束。下午赴院本部，以联络处与波兰文化代表团会谈交换考古刊物问题，并询问关于中国历史科学情况。又与陈宗器主任商谈洛阳工作站事。

11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在所批阅公文，写了几封信。

11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开小组会，商谈洛阳工作站建筑事。靳尚谦主任今日来所上任，晚间开会欢迎，并欢送徐捷同志。

11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在所编制预算。下午赴北京医院治疗胃病。

11月22日 星期日

在家阅克劳福德《田野考古学》。

11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开小组会，决定洛阳工作站格式，派马得志君赴洛阳接洽。下午谈行政工作分工问题，又与黄文弼先生商谈工作。

11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贺昌群君来，陪之赴图书馆，因此次陶副院长约之来中古史研究所，并兼图书馆职，留之午餐。饭后偕至黄文弼先生处闲谈。编制明年预算。

11月25日 星期三

为编制预算事赴总办公厅与陈宗器主任接谈。下午政治学习“总路线”。

11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将预算草案交会计齐光秀同志。下午审阅历史博物馆秦汉陈列室计划书。历史博物馆姚鉴君来谈，借去灵宝东汉砖墓壁画照相。

11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庄敏同志来，报告兴隆寿王坟古铜矿调查经过。校阅《中国考古学的现状》校样。下午赴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出席1954年修订计划座谈。因地质学会有会，外界人士仅袁复礼及余二人参加。参观汾城丁村出土之旧石器，彼等已决定明年前往调查发掘。晚间工会小组学习总路线。

11月28日 星期六

为图书馆订购西文书打目录。上午吴汝康君来谈，并借去Laming，

*La découverte du passé* [ 拉明：《往昔的发现》 ]。下午至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晤及吴汝康、贾兰坡诸君。

11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上街购物，返家后阅书，阅毕克劳福德《田野考古学》（pp. 1-275）。

11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阅驹井和爱主编《考古学概论》。下午赴院中参加院学委会。

# 12月

12月1日 星期二

上午中央美术学院派干部韦江凡同志来了解情况，以作筹备国画研究所的参考。下午赴北京医院治病，今日起北京医院内科改为预约挂号办法。

12月2日 星期三

上午写了几封信。东北博物馆李文信同志等来我所参观，并开座谈会。下午政治学习，传达前日张副院长报告，并召集研究人员讨论理论学习问题。

12月3日 星期四

在图书室翻阅新到西文杂志。做1954年工作计划。

12月4日 星期五

上午做1954年工作计划。下午校阅王仲殊《辉县汉墓报告稿》。晚间工会学习总路线。

12月5日 星期六

昨晚洛阳方面张云鹏、马得志、白万玉，及北大同学李仰松、杨建芳返京，晨间来所，报告情况，并为北大同学计划工作。将王仲殊《辉县汉墓报告稿》校阅完毕。下午所中开会传达普选及粮食统制问题。南京博物院曾昭燏院长来京，与苏秉琦君偕至东安市场奇珍阁用膳。

12月6日 星期日

在家阅驹井和爱主编《考古学概论》。下午偕妻儿至市场购物及蜂窝煤炉，顺便至张国熊君家小坐。

12月7日 星期一

上午为洛阳工作站计划问题，召集小组开会。

12月8日 星期二

王明君昨晚携眷来京，适值京中大雪，今晨晤及，约之明日午餐。校阅王伯洪君《辉县战国墓稿》。下午赴北京医院治病。晚间金学山君来谈，知洛阳队全体已返京。

12月9日 星期三

上午至所中，晤及王伯洪、王仲殊二君，安志敏君来所。计划局李崇桂同志来谈本年总结事。午间请王明及其家眷来家午餐。下午政治学习。

12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与洛阳队归来人员接谈。下午开全所研究人员会议，讨论1954年研究工作计划。宿白君来谈。

12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开小组会，讨论1954年财务计划。赶写1954年计划各种表格。晚间工会学习《选举法》及粮食统购。家中今日开始用蜂窝煤炉。

12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将1954年计划表格及五年计划表格赶填完毕，每件须20份。下午始赶毕。

12月13日 星期日

在家阅驹井和爱主编《考古学概论》。好久未弄日文，读时颇吃力。

12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赴社管局，会谈今后各大行政区文物抢救工作事，张葱玉、苏秉琦、于坚、庄敏及曾昭燏等参加。午后参观辉县展览预展。



12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遇及石兴邦君，知西安队亦已返京，询问情况。至马市大街布置洛阳及大司空村发掘报告事。下午赴医院。返后出席东南区学委会。

12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将审阅过的《辉县战国墓稿》交还王伯洪君，并指点应修改之处。开所中政治学习委员会，布置下午学习会。午后开全所学习会，作动员报告，然后分组阅读文件。

12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郑所长来所，新由波兰、匈牙利归来。

12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京医院，第一次用组织液注射，整天胃痛不止，请假不上班。

12月20日 星期日 [\[2\]](#)

将驹井和爱的《考古学概论》做札记。下午偕秀君赴东安市场，购买棉大衣。

12月21日 星期一

校阅石兴邦君《辉县琉璃阁灰坑报告稿》。

12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赴自然博物馆，裴文中主任因洛阳方面的蒋若是君等来京，约我与安志敏、王仲殊二君晤谈，留吾们午餐。下午郑所长作今年年终总结动员报告，跟着便分组开会讨论。

12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继续开年终总结讨论会。下午学习总路线。

12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继续开年终总结讨论会。下午赴北京医院诊治。晚间上街理发，王明君夫妇来我家闲谈。

12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继续开年终总结讨论会。下午《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开会，由郭院长主持。晚间参加工会学习总路线。

12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图书委员会。下午蒋若是君来谈，与王仲殊君等商酌洛阳发掘报告写作问题，即留之晚餐。

12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The legacy of Persia [《波斯遗产》]。赴郑所长处商量展览会开幕及说明书问题。下午赴东安市场，逛旧书店，遇及向觉明及杨人榧君等。

12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写了五封信。尹达同志来谈，由政治理论学习一直谈到考古工作。下午在图书室，翻阅新到西文书籍。又阅历史博物馆夏商周陈列修改计划草案。得日人森鹿三寄来《东洋史研究》关于居延汉简的专号，晚间匆匆翻阅一过。

12月29日 星期二

校阅石兴邦君的《辉县琉璃阁灰坑报告》初稿。

12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作第二次组织液注射。下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总路线。蒋若是君来辞行。

12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开辉县报告编辑委员会，讨论如何赶完这本报告，及体例统一等问题。下午2时所中开除夕联欢会，携炎儿出席，5时始散会。

1953年这一年，两次去洛阳（VI/21-26，IX/14-X/16）工作，又于夏末去青岛休养半个多月（VIII/17-30），其余的时间都在北京。年初仍为着炎儿的病而忙碌着。诊断定是肺结核（I/8）以后，便决定打链霉素和吃P.A.S.，I/18始退烧，一连打了30多瓶。最初请人家代打针，后来我便自己替他打了，VI/5透视照相后，始停止打针，那天还去照了两张骑在木马上相片。但是我自己又为胃病所苦，在北京医院门诊部治疗（V/3-6、9、11、20、23，VI/4、12、24、27，VIII/24，IX/9、11，X/27，XI/13、21，XII/1、8、15、18、24、30）。除了透视照相及胃液检查（V/20，VI/24），还做了两次组织液注射（XII/18、30）。梁所长去冬及今春（II/2）照例有感冒发烧，但往年天暖后可出来到院中晒太阳，今年夏初却发现血压高到210度，在家中请假休养了3个月（V/27、29-VI/17-VIII/17），又出城去中关村住，用针灸方法（IX/7-X/5）。返城后，又决定长期休养6个月，并由院方通知所中各同事，一切事都不要去找他商量，可称做“全面休养”了。郑所长还是那样的忙，又在年终所中事忙的时候曾出国一次（XI/11-XII/17）。王明同志返家接着（XI/21-XII/8）。靳主任于XI/20刚来所。这时所中特别忙，便造成了我于1954年春肠出血入院住疗的原因。

这一年，自己在业务方面，没有时间做研究工作，仅写了3篇文章，《〈实践论〉与考古工作》（VII/6、9，发表于《光明日报》），Arts and Crafts of 2300 Years Age [《3500年前的工艺》]（IX/1-8，发表于*China Reconstructs* 1954/I-II月号）[《中国建设》]，及《中国考古学的现状》（XI/9-12，《科学通报》1953年12月号及《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1月号），拿了200多万元的稿费。

为了提高业务水平，虽不能参加俄文突击，但亦参加所中俄文复习班，每星期两次，各一小时（I/6-VI/12），但仍没有工夫来巩固。这是我第三次的学习俄文（第一次1935年在英国，只学了两星期的夜班。第二次是1949年在浙大，参加教职员学习班，也没有学好）。

除了学习文件及杂志上短文之外，又曾于这一年内阅读了30来本书

( 斯杰潘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论〉解释》，《毛泽东选集》第3卷，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册，《斯大林传略》，李亚农《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伊林《人类征服自然》、《人怎样变成巨人》，《徐旭生西行日记》，驹井和爱《考古学概论》，赵万里《汉魏六朝墓志》，罗振玉《集蓼篇》，吴大澂《权衡度量实验考》，《史语所集刊》22本等，共13种。Allughr, Aiclaulgh of palntrnie, Clilde, The Five wagun Cauto, Chinlde, New Light of the Weot Chuit East ( 1950ed ) geltemam, the aelai Bepn e the Tunks ; Clank, Conem is Fomdatin of Pleltovic Euope, Coghun, Nates on the Pulintain Metellinen Pyeminds of Egypt, Baugatel, Ealine of Pnlifoin Egnit Hawkn, Founlaten Glovel, aueict coouel, guney, nil litites, Resenthal, Pcttesn and Cel elnines ; Fox, a Find of the lian Age fue Lgn Cevlig Bach, Lozoc Gvowzhen, Les Fo nieen Nueitaine, Canfand, Anesin in the Field共20种) 及小说数册(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袁静《新儿女英雄传》，法耶捷夫《溃灭》，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斯蒂文逊《金银岛》)。

学习方面，除了所中的经常学习及星期五晚上的工会学习之外，年初还继续每星期二次，赴院中参加高级干部学习( I/9-II/7)。所中最初曾实行每星期三次( 即星期一、三、五上午，II/2-VII/6)，后来又加上星期二、四上午理论学习，每次2小时( III/19-VII/2)；后来一元化，改为每星期一个下午，先是星期六下午( VII/12-IX/5)，继而改为每星期三下午( X/28-XII/30)。起初学习《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后来是国家总路线。

校阅文稿方面，除了《辉县发掘报告》的稿子，花费许多时间去校阅( II/14, IV/20, VII/11、13-14、27, VIII/2、7-8、14-15, XII/4-5、16、21、29、31)，还有了《唐山发掘报告》( IX/14-15, X/4)，及《科学通报》和社管局送来的稿子( II/11, III/2-3, V/2、13, VI/20, VII/15、31, X/30-31, XI/7-8)。

因为负担了所中行政的责任，有些与业务有关，有些是纯粹行政方面的，此外还有些是所外的工作。所中今年重要的基本建设，是修筑古物修理室( II/10、25, IV/9, VII/8)，利用新拨来的马市大街房子

(II/26-27)，及筹划兴建洛阳工作站(X/24、26-27，XI/12-13、16、18、20、23，XII/5、7)。人事方面，转业干部胡才伦来所，担任事务工作(I/30)；人事干事徐捷来所半年，调往古脊椎研究室；靳尚谦来担任办公室主任(XI/20)；陈梦家介绍周永珍来所(II月)；金学山由社管局转来吾所(VII/18、27，VIII/9、31)；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2人，胡谦盈、赵学谦(X月间)，美术专校3人(VIII/31)，另聘来绘图员3人(VIII/31)。但是，争取裴文中同志来所，没有成功，殊为遗憾(III/25、30，IV/6，IX/2，X/17)；合聘王振铎同志事，亦未成功(VII/12)。

行政方面，开了两次全所会议(II/26，III/14)及所务会议(I/26，II/28，IV/27，VI/17，VIII/5，X/28)，参加院中院务会议(I/19)及所长会议(XI/3-4、14)。所中研究小组会议(II/4-5，VII/7、10、13、27，VIII/10，IX/7，X/28)，年终评薪总结(I/17-18)，工资调整会议(VII/2，4/25、28、30)，所中考勤考绩会议(VIII/10)，1953年工作计划(I/19、22)，第一季工作计划(II/9-10)，第二季工作计划(III/19-20)，1953年年终总结(XII/22-25)，第二季度预算(XII/22-25)，1954年计划及预算(VIII/5，XI/6-7、17-18、21、25-26，XII/3、10-12)。并且还为一季工作总结，特别开了两次会议，院中及所外专家亦参加(V/2-7、14、18、20-21)。访苏代表团的报告及讨论(VI/18、28、30，VII/4、9、12)，还有托儿站的事(III/3-4)，以及筹备辉县展览会(XII/14、27)。

所中今年的主要野外工作是安阳队(II/5、19，V/11)和西安队(X/17)，最主要的是洛阳工作队的问题(I/21、22，II/20，III/14-15、25、30，IV/15，VI/21-26，V/8-9、30，VII/1-8，IX/4、14X/16，XII/22、26、31)。其间我自己还亲自往洛阳两次(IV/21-26，IX/14-X/16)，第二次是和考古人员训练班实习有关的。

所外的工作也很多，院内和院外都有。如参加院部考勤考绩委员会(III/5，IV/10)，院部及东南区宿舍调整委员会(II/6-7，IV/10、13、15、28，V/14，VI/15)，院中工会筹备委员会(VI/26，VII/6，IX/8-9、11)，《光明日报》、《史学》副刊编委会(III/22，

VII/19)、《历史研究》编委会(XII/25)。还有一些座谈会,如全国政协文教组、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史学会、社管局等(II/5, III/12、14、19、24, IV/1、4, VI/14, VIII/4、6, IX/5, X/17, XI/27, XII/14)。

培养干部方面,参加考古人员训练班委会(III/22, IV/16, V/21, VII/15, VIII/1, IX/1、10)及领导实习工作(IX/14-X/16)。又参加北大考古专业工作,如组织课程(VI/28、30-31, IX/4、12),每星期去授课一次,要费一整天(I/3-4, III/17, VII/28),写课程提纲(I/9-10),有时参加教研组(I/3、10、17, IV/17-18);又为四年级同学来所实习问题,也占去一些时间(XI/11、16, XII/5)。

今年的世界及国家大事,有些也占去了我们一些时间,例如斯大林同志的逝世(III/6-9)、普选工作(XII/8)等。

私人家庭亲友的事,铮、暄二儿返家过年(II/10-24),暑假中暄儿又曾返家度假(III/2-31),张一纯由温州赴山西师大,途经北京,在我家住了一旬(VIII/2-12),正中侄赴朝鲜工作(III/22)及赴波兰实习(VII/25, IX/12),王明君接着来京(XII/8)。朋友中来京开会相遇者,有方壮猷(II/14)、冯汉骥(III/14)、沈炼之(V/31)、冯国瑞及杨宽(X/31)、胡厚宣(IX/3)、方恭敏(XI/8、14)、贺昌群(IX/24)、曾昭燏(XII/2, XII/5)、叶岑(XII/16)等。

工会活动有参观双桥国营农场(IV/12),星期五晚间工会开会(VII/31, IX/11, X/23, XII/25),电影(IV/8, V/30, IX/15, X/26),除夕联欢会(XII/31)中和剧场观京剧(II/11, 欢送访苏代表团)。因为炎儿太幼,不能携带入电影院或戏院,所以买了一架收音机(IV/30)。此外便是携妻儿游公园及故宫(II/22, IV/5, VII/27, X/18),一年中娱乐时间,如此而已。

[1]编者注:6月29日内容日记原缺。

[2]编者注:12月19日内容日记原缺。

# 1954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五

今日元旦在家休息。校阅安志敏君的《辉县殷墓报告稿》。下午王明君偕其夫人来，邀秀君同去访同乡张国熊夫人及王宝舆君之母。晚间张国熊君来谈。

1月2日 星期六

今日仍休息。刮风，天气颇冷。上午赴所中，与王仲殊君谈洛阳工作事。下午偕秀君赴王府井及东安市场购物。阅Penniman, *100 year of Anthropology* [彭尼曼：《人类学一百年》] 增订版之新增各节。

1月3日 星期日

今日照常上班，上午写了两封信，批了两个公文。晚间至裴文中君处，请其参加考古所研究工作问题，又与张葱玉处长谈考古工作队问题。所中开会讨论，进行年终鉴定。

1月4日 星期一

上午王仲殊及马得志同志，分别赴洛阳及安阳工作。下午听范文澜同志关于总路线学习报告。

1月5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开会，讨论业务学习计划。下午赴北京医院诊病。

1月6日 星期三

上午郑所长来所，偕至历史博物馆，辉县发掘展览布置即将就绪，定17日预展。下午赴师大礼堂，听廖鲁言同志关于总路线的报告（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月7日 星期四

上午预备今日下午关于年终鉴定的动员报告。何天行君来谈，拟找工作。似有精神病。下午开年终鉴定动员会。

1月8日 星期五

上午与靳主任及王明、王伯洪二君，商酌如何布置鉴定工作。庄敏同志来谈郑州工作问题。下午近代史开座谈会，欢迎苏联史学家 Nikolaloff [ 尼科拉洛夫 ]。

1月9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业务学习，由余作《考古学引论》报告。下午在图书馆翻阅西文书。晚间普选小组开联组会。

1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阅彭尼曼《人类学一百年》增订本中增订部分（pp. 344-455）。校阅郭子衡同志所写的辉县展览说明，送给郑所长再加审阅，适以午睡未起，交给他的仆人。偕秀君往访黄宗甄夫妇（由王宝舆母亲处转往）。

1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与靳、王诸同志商谈鉴定工作的进行情况及下一步的布置。至郭子衡先生处，将辉县展览说明书交还，并商酌修改数处。陈梦家君告诉我郭先生对所方不满，有他就之意，如何在这次工作中将他安定下来。下午赴北京医院治病。阅《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12期。晚间普选小组开会提名。

1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写了几封信。下午阅毕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London) [考古学院(伦敦)]出版的*Conference on Future of Archaeology* [《考古学未来的讨论》] (pp. 1-99)。

1月13日 星期三

阅*Legacy of Persia* [《波斯遗产》]。下午政治学习总路线。正宗侄以开会来京，午后来自家闲谈。

1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关于政治学习的汇报小组会。院中送来洛阳工作站的施工图。下午开始研究组的鉴定，由安志敏君开始。

1月15日 星期五

阅《波斯遗产》。下午石兴邦君作鉴定。

1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业务学习，由吴汝康讲《体质人类学》。下午科联及科普招待日本自然科学家柘植秀臣教授，由梁希同志做主席，柘植报告日本进步的科学工作者协会情况。所中陈公柔、胡谦盈二同志作鉴定。

1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辉县发掘展览会预展，前往参加。下午在家，阅毕《波斯遗产》(pp. 1-387)。下午偕秀君至东安市场及东华门大街购物。

1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研究组开会讨论理论学习。此后星期三、六之外每天2小时。下午所中鉴定工作(赵学谦、周永珍作鉴定)，余参加院中召集的公债推销委员会，未能参加。至社管局，与张葱玉处长谈考古工作队问题。

1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历史博物馆以有波兰海运部长来参观，章伯钧部长作陪，郑所

长因事不能参加，只好由我前往招待。下午所中继续鉴定工作，张云鹏同志作鉴定。

1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理论学习。下午学习总路线。晚间随郑所长至怀仁堂参加列宁逝世三十年纪念大会，刘少奇同志作报告。

1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理论学习。写了几封信。下午鉴定工作，金学山、吴汝祚二同志作鉴定。

1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理论学习。苏君来谈北大同学事。下午鉴定工作（对吴汝祚提意见，石兴邦补充）。余赴北京医院治疗，约定明晨再作组织液注射。晚间工会学习，报告推销公债委员会工作，及春季工会计划及福利金事。

1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业务学习，陈梦家同志讲《历史地理与年代学》。10时半，余赴北京医院作组织液注射。下午原有茅以升同志赴朝慰问报告，余以身体不舒未去。

1月24日 星期日

阅毕水野清一《东亚考古学の发达》（1948）（pp. 1-245）。下午偕秀君赴东四七条访王明同志夫妇，又赴后门购沙发椅。

1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裴文中同志讲《旧石器时代》。下午鉴定工作，王伯洪、王明二同志作鉴定。晚间与秀君去购布及沙发桌。

1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理论学习，又赴梁先生处传达认购公债事。下午郭宝钧先生作鉴定，又谈及与我发生意见事。晚间理发。

1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陈梦家同志作鉴定。下午学习总路线。晚间至所中与郭先生谈自我检讨事，又与靳主任谈所中公债认购事。

1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理论学习。下午继续鉴定工作，徐旭老作鉴定。余赴社管局，参加商酌招待捷克专家Hegek（东方美术史家）筹备事。

1月29日 星期五

晨间参加理论学习。郑所长来，告诉我昨天政务院通过科学院报告的经过。下午赴北京医院治疗胃病，又至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与徐捷君谈裴文中同志参加洛阳工作队事。晚间参加工会学习总路线。返舍后，王伯洪同志通知，明晨鉴定工作由我来做，赶写提纲，来不及在互助组讨论。

1月30日 星期六

晨间继续鉴定工作，由余作鉴定。下午赴地质学院听总路线学习报告“社会主义工业化”。今天下午即不舒服，胃部作痛。晚间11时，余呕吐数次，入睡后又醒来，呕吐几次，又吐一脸盆，倦极而睡。这一星期来改用干饭，每天下午1时以前赶到所中开鉴定工作会，今晨轮到我自己做鉴定，下午又赶到西城开会，所以便垮了。

1月31日 星期日

晨间暄儿由校中寒假返家。余以昨晚呕吐，今天不舒服，在家未出门。阅梅末原治《支那文化の源泉》。午间正中侄来，谓昨晚刚由波兰工作返国，今晨向建筑部设计院报告，闲谈波兰、苏联情况，留之午饭。午后，秀君送鳊鲞、酱鸭与王明同志家中。李月娥君来，留之晚餐。接铮儿来信，知已决定不返家过节。

# 2月

2月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上班，所中各同志对余提意见，因王明君提到余前晚呕吐事，大家集中到我的身体休养问题上。午后赴医院诊治，要我在家休养几天，并将大便送去检查。晚间以胃部作痛几不能入睡。

2月2日 星期二

晨间痛仍未止。靳主任来谓接家电，其父去世，须返里料理，请假一月。下午以胃痛仍未止，又赴北京医院诊治，取了药丸及甘油坐药，今日为阴历腊月二十九日，即是除夕，正中侄来吃分岁酒，余仅少进稀饭。正中侄去后，余即上床休息。今年除夕比不上去年，铮儿以响应春节不缺勤运动，留在大连不回家。加以我又生病了，若不是正中侄来参加，秀君与暄儿连分岁酒都不想要。我只希望明年的除夕能更欢乐一些，但将来的事谁能预料呢，何况暄儿暑假毕业后，不知道要分配到那儿去，恐怕更不容易请假返京。

2月3日 星期三

今日为甲午年夏历正月初一日，起身颇晚，胃痛稍舒。清早即有人打电话来询问铮儿已返京否？是楷儿接的，没有问清楚是谁来的，我猜想大概是印若渊由包头磴口赶来企图会晤的。上午郭子衡先生及王明、安志敏二君来贺年，余与王明君至后院黄仲良君家贺年，遵医嘱未出门。下午石兴邦、金学山及吴汝祚三君及黄文弼先生来贺年，张国熊君偕其子来贺年。铮儿同学张万儒君打电话来，后来偕印若渊君来，约之明午来午餐。薛寿樟君偕温州同学来贺年。

2月4日 星期四

上午陈梦家君来贺年。中午铮儿同学印若渊偕其堂房弟妹及张君来，正中侄偕其爱人王女士来，留之午餐。余以胃病作痛勉强陪之。秀君忙了大半天，四个冷盘除香肠外皆是温州过年货（鳗鲞、酱鸭、腊

肉），五个菜（扣肉、泡胶、鸡、甜羹等），饭后吃点水果，3时许始散。下午郑愈君来贺年。晚间大便，已6日未大便，作黑色，知十二指肠已大量出血。

2月5日 星期五

阎文儒君来贺年。王明君来邀吃新年酒，余以病不能去，秀君偕三儿都去，余稍进稀饭后即睡。裴文中及赵其昌二同志来贺年，看见门上有条子，仅留便条即去。阅毕Wheeler, *Indian Civilization* [惠勒：《印度文明》] (pp. 1-96)。

2月6日 星期六

上午北大同学李仰松、黄展岳、刘慧达等来贺年。10时许，赴北京医院，原约定今日注射组织液，但检查大便有大量潜血，即决定暂不注射，要绝对安静休养，最好住院，出一证明书。归途经所，料理一些未了杂事，遇及苏秉琦君正在郭先生处午餐。余即行返家。张一纯君的儿子由北大来贺年。午饭后裴文中、庄敏二君来，余令暄儿去喊王明同志来商量所事及请假住院事，他们去后，余即卧床休息。佟柱臣君来谈，他是昨天听阎文儒君说的。

2月7日 星期日

春节休假三天后，昨日继续一天，今日照常上班。听说我须要住院休养，徐、郭二老及陈梦家、王伯洪、陈公柔、周永珍、马得志、张云鹏，结队前来慰问。他们走后，郑所长偕王明同志来，关于所中行政等工作，拟请郭先生协助王明同志办理（郑所长下星期二离京，参加解放军慰问团华东分团），决定下午赴中央人民医院门诊并接洽住院。郑所长等走后，苏秉琦君来说北大考古专业四年级同学总结上学期在考古所实习事。赵其昌君来谈。留苏君午餐。下午王明君来，谓已与院中保健科说好乘院中汽车赴中央人民医院急诊号，诊治结果并不严重，以病床无空缺，只能登记待缺，取了药即先返家。王宝舆君母子来，秀君陪之。

2月8日 星期一

卧床休养，阅《东洋考古学》（驹井和爱与江上波夫合著）。

2月9日 星期二

补记旬日来的日记。上午梁所长太太来探疾。阅《东洋考古学》。傍晚王明君来谈。正中侄来，留下晚餐。暄儿同学来，晚餐后去看电影，即宿自家中。

2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叶蒸君来谈。阅《东洋考古学》第一章《东洋考古学の发达》毕（pp. 1-225）。傍晚金学山君来，未见，以遵嘱休息也。

2月11日 星期四

阅《东洋考古学》旧石器文化一章。午后胡才伦君来商谈今年所中基本建设事，以院中已将京中仓库预算拨来也。

2月12日 星期五

院中打电话来，谓中央医院有空床，可以住院。暄儿已定明日离京返校，今日去购票，又去清华为他的老师捎幻灯片去济南。下午2时，王明及秀君陪我去中央医院，办理住院手续，住三层224号，张大夫及王大夫来检查身体，已8天未大便，灌肠仍无大效，食物限定牛奶，每小时一次，同室为85岁之中医萧纶友<sup>[1]</sup>，亦以胃病住院（闻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余之胃病去年5月3日开始赴北京医院治疗，今日始住院正式休养。

2月13日 星期六

张大夫来抽血检验。卧床无事，阅马烽《村仇》（短篇小说集），开始复习俄文文法。下午秀君偕楷儿来探疾。今日下午大便，仍作黑褐色。夜间9时许又便，亦然，宵间胃部作痛，自10时至4时半，辗转不能入寐。4时余始倦极入睡。今日饮牛奶11次（上午8、9、10、11、12，下午2、3、4、6、7、8时）。

2月14日 星期日

昨宵没有睡好，精神不舒，早晨稀饭加鸡卵，晚间亦稀饭。下午2时许，秀君偕楷儿来。3时许大便，仍作黑褐色。少顷王明君来谈，据云郑所长不久将参加朝鲜慰问队离京一个月。夜间又胃部作痛不已，11时醒后，至2时余尚未止痛，乃按铃嘱护士叫医生来，打了一针，入睡后不久又醒来，天将明始就寐。

2月15日 星期一

以昨宵睡眠不足，今日整天昏沉，睡了好几次。同舍的萧老先生出院，以明天为彼85岁生日，院中钟大夫亲自来为之送别。搬进本院的张院长（是去年由华东调职来的老干部，并不是医务人员）。晚间睡眠尚安。

2月16日 星期二

因昨夜安睡，今日精神尚佳，阅俄文突击讲义。下午秀君来，带来铮、暄二儿的来信。今日大便，尚带灰黑色，但较前两次已有进步。饮食除牛奶之外，二顿稀饭，一顿面包。这中央人民医院，每日门诊700来人，病床270来张，医生仅60余人，其他工作人员二三百人。晚间睡眠尚安，仅微痛了一小时许。

2月17日 星期三

今日似有点感冒，鼻子不通。饮食又加了分量，牛奶减为7次（上午8、10、12，下午2、4、6、8时），早晚加稀饭2次（上午8时，下午6时），中午面条及面包，上午10时及下午4时藕粉、蛋糕。下午大便，仍带有黑色，较昨日为淡。复习俄文突击课本。晚间未作痛，但患失眠不易入睡，不知何故。秀君偕正中侄来，以门房阻止，未能入内，仅将报纸交与门房送入。

2月18日 星期四

病况与昨日相同，上午大便，饮食亦与昨日相同。以昨夜睡眠不好，今日精神不舒服。复习俄文突击课本，阅爱伦堡《暴风雨》上册（中译本）。夜间曾以胃痛醒来，但不久仍入睡，天未亮即醒来。

2月19日 星期五

病况及饮食与前、昨两天相同，大便三次。阅毕《暴风雨》上册（1-577页）完毕。下午秀君及正中侄来视疾，并带来铮儿的来信，知过年货已寄到。秀君谈起炎儿想念我，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拿了几本小人书及铅笔、白纸到对门杨太太家，说要多画几张画，等爸爸回来给爸爸看。这孩子怪可爱，去年他病了，打了好个月的链霉素针，有一次问他病好了没有，他说病还没有好，因为还打针呢。有一次摸他的额，似乎有点发烧，问他是否觉得不舒服，他说不舒服，问他觉得如何不舒服，他说：“是你说的。”有时打喷嚏，便说是大姐或大哥想念他。看见有大姐或大哥的信，便问是否问起我来，打了针没有？吃了鱼肝油没有？午睡没有？最近身体较好。有一次顽皮，被妈妈骂了：“这孩子长大了也是没有用的东西”。过了两天，妈妈劝他加餐，好让大姐大哥回来，一看见便说瑞炎长大了，他便说，前天你不是说我长大了也是没有用的东西吗？有一天，楷儿与他说笑，说他不劳动，他便说我收拾抽屉中的糖果包纸，也是劳动很忙。楷儿说这是没有用处的劳动，你看我隔几天砸煤块，这才算是劳动。炎儿说，你砸煤块，我拿煤锹与小凳子给你，也是劳动哩！听说自从我进医院后，每晚他睡得很早，说爸爸不在家，玩的没有意思，还说自己睡不着，实际上是一次睡到天亮。

2月20日 星期六

昨夜胃部没有作痛，惟不能深睡，天未亮即醒来不能入睡。复习俄文突击课本，文法方面已从头至尾复习一遍，以没有字典，课文无法阅读。下午院部办公厅张副主任来探病，送来水果及点心，可惜我都不能吃，又现钞50万元及慰问信一封，内云：“夏鼐同志由于你平日忘我的工作，致使积劳成疾。自您休养后，我们无时不在关心您的病状，但因工作羁身，未能及时探望，深为抱歉！现请张庆林副主任代表前往慰问，并附上人民币50万元，聊表组织对您的关怀，希望您安心休养。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此致敬礼。2月20日，科学院办公厅。”张主任坐了一会儿，问我需要什么否？他走后我自己卧床细想，自己对于为人民服务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乃承组织的关怀，真觉得惭愧。只有争取早日恢复健康，继续为人民服务。



2月21日 星期日

阅毕爱伦堡《暴风雨》（1-1019页）。复习俄文。下午陆步青甥来探病。今日下午大便，已显黄色，仅稍灰暗。晚间11时许醒来，仅稍不舒。今日又增加了食物，其余如旧。

2月22日 星期一

阅读《暴风雨》（1-1340页）。这种长篇小说也只有睡在病床上才能一口气读完它。描写苏联卫国战争中所涌现出的男女英雄以及纳粹的残酷，法国的统治阶级的暮气，及法国游击队的勇敢。复习俄文突击课本。傍晚大便。同室张君搬到隔壁225号房去，夜里房中只留我一人，睡的较好。

2月23日 星期二

用餐又稍增加分量，晨间挂面、鸡卵之外，又加一片烤面包，中午面条、黄油及面包，晚餐稀饭及炖猪肝。晚间大便拉稀，但已作黄色。晚间睡眠不能深睡，但尚不作痛，大概由于日间刺激。上午阅1952年日记，拟作一总结。10时许，房门忽开，担架四人抬进来一人，我正惊奇何以抬来重病的人，看见后面跟进来的是梁太太，我才知道原来是梁先生入医院检查身体。一进来便感觉到不方便，办理住院手续，在楼下等了一个多钟头，进房后躺在床上也没有人理。后来按电铃才有护士来铺床。又隔一小时，始有医生来诊视。血压到200左右，体重只85磅。午餐的菜蔬中不放盐，又吃不进去。午后以路上喧吵，又睡不着午觉。晚上梁先生吃了两颗安眠药，但到11时许又醒来，再吃一颗。梁先生似有点后悔，但既来了，也只好等检查过了再说。下午秀君来，很是不高兴。所中工会请陈梦家、赵铨、曹联璞同志做代表，带了水果来慰问我们，坐了一会儿便去了。5时许秀君将水果及点心带回去给孩子们吃，梁先生有亲戚及老同学来看他。6时许梁太太回家去了，只剩下我与梁先生，谈谈所中的事，又不敢多谈，怕他累了。9时许，医生给他安眠药，使他入睡，试验血压，每一刻来一次，到11时始完毕。我虽是躺着，并且熄了灯，但好久不能入睡，夜里也是半睡半醒。

2月24日 星期三

今天用餐也加了分量，午餐与晚餐，都吃烂饭、蔬菜，中午是白菜肉末，晚间是肉末及蛋花汤。大便带淡黄色。下午秀君来说，昨晚曾到王则诚同志处，她想要家眷随时可来探病的许可，因为梁先生和前几天的萧、张二人都是这样的，但医院中以我的病轻微，不肯允许，秀君很生气，6时许始去。晚间我吃了一粒安眠药，一直睡到天亮，6时许始醒来。

2月25日 星期四

今日的病况与昨日差不多，饭量与昨日同，大便一次，医生说已按BB饮食法试了一个单元（二星期），明天起可以改为普通的饮食。今日阅《文物参考资料》本年第1期，篇幅已扩大，这一期几等于绘画馆专号，插图颇多。梁先生昨今两天都呕吐了，今日他又洗肠，似很疲乏，不敢与他多谈话。

2月26日 星期五

今日起食物改为普通食物，晨间稀饭、两个鸡卵、一块馒头、一小块红糟豆腐乳，10时牛奶、饼干，中午稀饭、虾仁豆腐、菜羹及干饭一碗（我叫他们换成馒头，怕干饭太硬），下午牛奶、蛋糕，晚餐稀饭、馒头、鲫鱼、洋芋肉末及蛋花豆腐汤。上午大便一次。下午秀君来视病，说昨天下午王明君曾来自家，张太太及正中侄也都曾来自家。今天入院已二星期矣。夜间下雪，中宵曾醒来，又觉胃痛，但不利害，两小时许又入睡。

2月27日 星期六

早餐鸡卵、稀饭、肉松、三个小馒头，午餐三个小馒头、肉末松花蛋、鱼丸子及西红柿豆腐汤，晚餐四个小馒头、鸡肉末、粉条肉末及红萝卜末。下午王明君来探病，稍谈所中事情。今日未大便。晚间睡眠亦不大佳，但胃部未作痛。夜间又下雪，梁先生大概着凉了，半夜要加被服，三条毯子，两条棉被，头痛呻吟，看他真是可怜。

2月28日 星期日

昨夜下雪，早起未停，颇冷。早餐三馒头、一稀饭、炒蛋及腐乳，

中餐四馒头、一稀饭、菜羹、肉末豆腐干、清炖鸡丁，晚餐改后二样菜为熏鱼及虾仁。下午点心为甜包子两个。今日下午吕叔湘君来看视我的病，谈了好一会儿。秀君今日没有来。梁先生今日仍发烧，夜间未退，头痛呻吟，护士替他试表及打针，使我亦不能安睡。

# 3月

3月1日 星期一

昨日临睡时吃了通便的药丸，晨起即大便。今晨我去透视，胃肠部分并加照相，张大夫已换班，调来了杨大夫，据王大夫说，如果透视没有什么，两三天内便可出院返家休养。下午秀君来，携来铮儿来信，说请假已获准，3月1日或3日起，可请假二星期，至迟5号以前抵京。我复习俄文作消遣，梁先生以发烧头痛，打了几针盘尼西林。晚间二楼病房有妇女悲哭声，大概是死了病人。晚间医生巡视时告诉我，隔壁225室有空床铺，明晨便可搬过去。我夜间11时半醒来，胃部又作痛，睡着后一时许又醒来，胃部痛了好久，3时许又入睡，6时许即醒来。梁先生又是整夜不安，时常呼护士试表及用药，后来用了安眠药始睡。

3月2日 星期二

今天又下起雪来。晨间搬入225号病房，有全国美协工作的彦涵君，亦以消化器官出血，入院已一星期，谈到常书鸿及董希文，因为他与董君从前同学。梁先生对我说，着凉发烧对于他身体害处最大，每年身体都给冬季着凉搞坏的，如果没有这打击，他相信可以作普通人干的工作。晨间肉松稀饭、馒头，午餐猪肝、肉丸及碎红萝卜，晚餐四个肉包子、稀饭、肉丸子及烂蔬菜。下午大便一次。晚间11时许胃部仍有作痛约一小时，睡眠尚安。

3月3日 星期三

今日放晴，晨起后坐在窗侧看雪景，这是今冬最大的一次大雪。与同室彦涵君闲谈西北情况。10时许洗了一次澡。高崇基大夫来，谓透视结果为十二指肠溃疡，且有旧瘢痕。他主张先用闭塞法，每星期一次，继续两三次，如仍无效，再用睡眠治疗法等等。梁先生昨晚又再度着凉，今日也搬到另一房间去（222室）。午睡后，我正依窗外眺，见秀君偕铮儿来，铮儿昨日下午5时由大连到家，利用我的生病住院，请了两星期的假返京，6时许始去。晚间睡眠尚安，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

业二年级同学来信慰问，嘱铮儿写复信。

3月4日 星期四

进院已三星期矣。上午高大夫云，明日起调治溃疡采用何法，今日他们开会决定，如用闭寒法约需三星期，睡眠法约二星期，如两法并用，则须五星期。我是抱定既来之且安之，根治后可以展开工作，但据大夫说，将来工作仍不能过于紧张，否则仍要发作的。以病无事，将1952-1953年日记撮要摘录，以便编入年谱中。复习俄文突击读本。

3月5日 星期五

上午阅《美术》月刊第2期，王大夫巡视病室，说如何治疗尚待内科主任决定。（晨间去看梁先生，着凉仍未退烧，还戏说如果用睡眠法，最好搬来与他同一房间。）今日恐不能开始，后来说决定用封闭法，明天开始。下午秀君偕铮儿来探病，并送来报纸书籍。伍献文先生来京开会，顺便来医院探视。步青甥亦来探病，并留一本苏联画册给我消遣。晚间不作痛，但辗转至11时许始入睡。

3月6日 星期六

同室彦涵同志去透视，我阅中译本《唐吉珂德》。下午4时第一次做手术，用封闭疗法，在腰部注射针，明日起不再吃药，以观封闭疗法的效果。

3月7日 星期日

阅读中译本《唐吉珂德》（1-355页）。陆步青甥来，并送来《星火》周刊合订本，沉重的很，实不适合于病床上卧阅。下午秀君及正中侄与他的爱人来，所中靳尚谦主任及王伯洪同志来，佟柱臣、安志敏、程溯洛君来，素琴儿来，因为医院探视病人有限制，同时不超过二人，使得人在门口等候，打电话进来要出来替换。所中靳主任请假1月已归来，闻洛阳工作站10号可开工，辉县报告月底可交卷。郑州工作须要安君16号前往协助一个月。家中炎儿昨天去诊治耳病（外耳道发炎），他们昨天去照相。昨晚铮儿与她的同学倪嘉立来家，叫了半天的门，总算叫开。上午她的同学夏星旺及李月嫦在自家午餐。今晚正中侄邀约秀君

等看电影。

3月8日 星期一

阅毕许立群《中国史话》(1-146页)。下午右腰做封闭法。复习 Bonder's Simplified Russian Method VIII-XI [邦德：《俄语语法简编》]。下午听说梁先生病又加沉重，殊可忧虑。

3月9日 星期二

复习俄文。晚间阅田间的《赶车传》，读起来觉得不像是诗。下午秀君来，说铮儿昨天接到信，今晨赶往包头去会她的爱人去。可怜痴心的女子！刘大年君来商谈考古所配合西安、洛阳、郑州的基建事。今晨梁先生的家人来看他，说较昨日已好转，但仍在严重状态中。

3月10日 星期三

昨夜又下了雪。上午复习俄文至11课，又洗了一个澡。下午秦力生主任与张庆林处长听了刘大年同志的话，今日来探视梁先生的病，顺便来看我。据说梁先生饮食即吐，用葡萄糖注射，呼吸困难，用氧气输入肺部。心脏不佳，血压虽由200今日降至120，但并不表示好转，唯神态较清醒，可以睁眼说话，他自信仍可“顶得过去”。

3月11日 星期四

这三天晚上胃部皆作痛，今日起又恢复用那黄色药水。下午严希纯处长及院中保健员鄒秀英来探视梁先生和我。同室彦涵君今日起用溴化纳静脉注射封闭法，饮食亦开始与我一样，每日五次，一般胃病餐食。复习俄文12-13课。

3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同室彦涵同志和我谈美协情况。下午秀君来。所中徐旭老及马得志、王伯洪二同志来探视梁先生和我，复习俄文14-15课。

3月13日 星期六

阅蒲韧《二千年间》（1-184页）。复习俄文16-17课。下午铮儿来，说昨晚由包头返京，明天将离京返大连。今天她曾携炎儿去看耳疾，是中耳道发炎，有小孔（疑去年春间发烧即由于此），又陪她母亲去购绒裤。晚间同室彦涵同志出院，改为门诊打组织液办法，与我握手而别，颇羡慕他能早日出院。

3月14日 星期日

下午秀君偕铮儿来，铮儿晚车离京。院中陶院长办公室秘书马黎三同志来，探视梁先生与我。复习俄文18-19课。阅高尔基的《青年时代》。今日病室中只有我一人，显得孤寂，颇想出院返家。

3月15日 星期一

阅毕高尔基的《青年时代》（1-284页）。复习俄文20课。下午秀君来，谓三房二姐昨晚来自家，新由温州出来，携其长孙阿新同来，即住在自家中。今日下午要陪他们去逛故宫，匆匆放下热水瓶即走。上午梁思成、周培源二先生来探视梁所长之便，顺便来看我，据云梁所长病况仍无起色。下午搬来一法国人（兰荷海），肺炎，咳嗽，颇为吵人。傍晚作第二次腰部封闭法，两针一起注射，弄了半小时多，颇为疲倦。

3月16日 星期二

复习俄文21-22课。下午秀君来，王明及阎文儒君来（王明君谓《辉县报告》20日可完成交稿，但审查成问题，恐须稍延时日再送编译局。洛阳工作队4月初出发，阎文儒君拟参加）。张稼夫副院长来探视梁所长与我。

3月17日 星期三

自前日打针后，这两夜胃部没有发痛。晨间写了二封信。下午秀君又来，我正在询问梁所长这两天的病况，返室后，秀君告诉我今晨去所中取书，遇见王明君，要我交涉调换病室，我已经提出，但一时没有空铺。复习俄文23课。

3月18日 星期四

阅Barrow, *The Romans* [ 巴罗：《罗马人》 ] 约百来页。复习俄文24课。

3月19日 星期五

阅巴罗《罗马人》( pp. 1-219 )。午后步青甥来。曹联璞同志来，商谈关于购买金祖同所藏甲骨标本事，陈梦家君介绍说300万元，结果写信去问，他要500万元，我以为可以暂缓。秀君来，她说星期日与步青甥母子去颐和园，下星期一来，我劝她星期二再来，因为做腰部封闭法最好她不要在身边。她便大生气，起身便走，说不再来看我了，说我不喜欢她来，愤愤地去了，我只好苦笑。复习俄文25课。

3月20日 星期六

阅G . C . Vallant, *The Aztecs of Mexico* [ 瓦兰特：《墨西哥的阿兹台克人》 ] 约70页。复习俄文26课。

3月21日 星期日

续读《墨西哥的阿兹台克人》。下午石兴邦君来探视梁所长和我。梁先生这两天稍好转，体温正常，停用氧气，能略进食，但心脏仍衰弱。石君云前天所中研究人员开会，讨论春季野外工作问题，4月初皆将出发。西安队仍暂以调查为主。三房二姐来探视我的病，谓昨日下午与秀君等游故宫东路，今晨与步青甥及其孙阿森，游西郊公园，归途来看我，因为步青甥等在门口不能进来，故稍谈后即行。复习俄文27课。

3月22日 星期一

续读《墨西哥的阿兹台克人》。下午原拟做第三次腰部封闭的注射，因医生预备药针来不及，延至明日。下午叶蒸君来，接洽关于《科学通报》稿问题。复习俄文28课。

3月23日 星期二

阅毕《墨西哥的阿兹台克人》( pp. 1-293 )。上午做第三次腰部封闭法。下午秀君来，最初还有点负气，说本来不打算来，三房二姐劝她



来的。后来经我说了一阵子，气也平消了，不过对于三房二姐的孙子，时常将正炎打的哭了，很是不高兴。前天炎儿早晨醒来，妈妈下厨房做早点去了，他便喊妈妈，阿新过来打他的头颈一下，便跑开了。妈妈进来替炎儿穿衣服，炎儿抱怨说“他叫我阿叔、阿叔，可是还打我的头”，这可怜的小阿叔，虽然头上挨几下打，但没有哭，也许是不好意思哭，可是有时一天被阿新弄哭了两三次。郭子衡先生来谈洛阳王城发掘问题，拟4月1日出发。严希纯、马黎三二同志来。晚间吃安眠药。复习俄文29课。

3月24日 星期三

幸得昨晚服了安眠药片，还能睡得8小时。同室的那位病人（兰荷海）从昨晚8时到今晨6时，撒了十二三次的尿，大便一次，饮用水四次，牛奶一次，食鸡子一次（这里要他每天饮3000-4000cc的水分），还加上咳嗽与打呼噜，如不服用安眠药，一定被吵得通宵不能入睡。上午阅毕俄文30课。此书是1935年12月在伦敦购买的，当时在Russel Squire [拉塞尔广场]跟一俄人上夜班，似乎只学了一个月左右，便中止了，书中还夹有一张1936年1月9日的练习，是P.28, Exercise B [练习B]的Dictation [听写]。解放后在杭州浙大上特别班，便以这本自修，在家时也曾将这30课读完，后来便丢开了。去年又在所中学俄文，这次病中除了自修北大俄文学习突击讲义外，又花了20天复习这30课，希望能继续巩固。

3月25日 星期四

开始记北大俄文突击班《联共党史》生字。又开始阅读Wilson, *Burden of Egyptian* [威尔逊：《埃及语要点》]。下午洗了一个澡。

3月26日 星期五

阅《埃及语要点》至124页。复习俄文。下午秀君来，带来报纸。今天《人民日报》有《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是郭院长1月间在政务院会议上的报告。我在郑所长处已曾看到。秀君又谈及立人表弟将携眷赴东北，下月初来京报到，寄来一封信，我便写一回信给他。这些天晚上都服安眠药，因为睡眠不好，也算

是睡眠治疗法。

3月27日 星期六

阅《埃及语要点》至205页。上午张庆林处长携保健员鄒秀英同志慰问，送来办公厅慰问信及慰问金100万元。

3月28日 星期日

阅《埃及语要点》至290页。下午正中侄来。苏秉琦君来，谈至7时许始回去，闻徐旭老已与尹达同志谈好调上古史所工作。社管局关于考古工作队及训练班事，皆在文化部搁置未批下，北大考古专业“考古学通论”课，仍未能开，将来再谈。复习Bonder's *Simplified Russian Method* [ 邦德：《俄语语法简编》 ]，并开始学习下半部Commercial Part [ 商务篇 ] 1-3课。

3月29日 星期一

阅毕《埃及语要点》（pp. 1-318）。下午秀君来，谓铮儿已批准调往包头，今午抵京，大约在京要住几天。继续学习邦德《俄语语法简编·商务篇》4-6课及记生字。

3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透视肠胃及照相。下午素琴儿来看视我。继续学习邦德书《商务篇》7-10课，记生字。今日刮大风，房中也刮进许多尘土。

3月31日 星期三

透视结果尚不知道，又是月终，又是星期三业务及政治学习，医生忙得很。下午秀君来，说三房二姐因为所携带的小孙子太吵闹，拟搬往招待所去住。学习俄文邦德书《商务篇》11-14课，记生字。

# 4月

4月1日 星期四

上午高大夫告诉我透视结果，仍有灶影，但比较前次小得多了，不知道是溃疡仍未痊愈，或是结痂后留痕，所以主张再做两次封闭法，可以留院治疗，亦可归家来门诊。打电话给家中未通，只好打到所中，请王明同志转告家中，下午来商量一下。午后秀君来，很不高兴，说回家休息，如果恶化，她负不了这责任，住院呢？她对房间不满意，说人家在这里做窝，晚上闹的不易入睡，最后她勉强同意了，气愤地走了。学习邦德书《商务篇》15-17课。下午理发洗澡。

4月2日 星期五

封闭治疗法今日仍没有做，延期到明天去。上午听说梁先生的病又变了。昨天输血浆3小时太累，后来夹子松了，血流过速，未等到输完，便觉得心脏难受，脉搏也变了，呼吸也困难了，体温到40度，医生救了一夜，打了许多针，总算是救转了，睡觉一会儿。但上午情形仍不大好，体温又升高了，我很替他担心。下午安志敏同志由郑州回来，来探视我，谈郑州工作的情况。石兴邦同志因为明天要到西安去，也来看我。我告诉他们梁先生病况恶化，他们去看梁先生，没有看到。据说梁柏友出来告诉他们，梁先生情况很不好，没有让他们进去。4时许，素琴儿来看我，说曾带她母亲去看牙医，据云要拔掉4个坏牙，镶上8个牙，用次货约需50余万，好货要100多万元。因为她昨夜又发作过昏厥病，素琴怕她拔牙流血受不了，没有让她拔掉。至于腹痛，已托人到第四医院去挂号，大概星期一去门诊。院中张庆林主任与尹达同志来，我便问他们看了梁先生没有，告诉他们梁先生病况又恶化，他们说没有看到。晚餐时，素琴儿离开病房归去，张主任叫他过去说几句话。餐后，我再到梁先生病房去问病，里头的人将门推开，我看见屏风已移开一些，病床上已是空的了。梁思成先生，站在床边，看见我时将两手一伸，表示一切完了。我看见这情况悲伤之至。掩泪返室，张庆林主任与尹达同志，及所中靳主任，连忙送我回室，安慰我。说他们来时已见不

到了，梁柏友已哭得伤心晕过去。医生打了针才醒过来，梁太太也悲伤的不得了，现在都在下面殓殓室中，身后一切院中负责安排。他们劝我保重病体，不要下去，怕着了凉。我躺着休息一会儿，勉强起来草写《追悼梁思永先生》，只写到2000来字，还不到一半，便觉得支持不住。还记得吴禹铭先生去世时，我得到凶讯那天，下班后一直写到深宵12点多，便将那篇《追悼吴禹铭先生》的文章写好。今日在病榻上不能这样干，只好停下来。8时余服安眠药，但是辗转不能入睡，12时许，护士替同室病人试表，我还醒在那儿，后来入睡了，5时余又醒来。一直想念着梁先生，20年的师生情谊，欲抑制情绪也抑制不住。

4月3日 星期六

上午与高大夫及杨大夫谈昨天所受的精神刺激，失眠增多，能否设法换铺。复习俄文。昨夜睡得不好，提不起精神来。下午秀君来，并携来两本书。傍晚做第四次腰部注射。晚间吃了安眠药，睡觉尚安。

4月4日 星期日

阅读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下午佟柱臣君来谈。暄儿今日由济南返京过春假，携楷儿来看我，并携来《人民日报》，登载有梁先生讣告，明日上午9时至12时在西黄城根嘉兴寺开追悼会，下午3时火葬。治丧委员会共29人，科学院正副院长6人，院本部4人（秦力生、钱三强、曹日昌、严希纯），本所4人（郑振铎、徐旭生、郭宝钧和我），他所8人（范文澜、罗常培、杨钟键、尹达、侯外庐、向达、刘大年、裴文中），中宣部及大学7人（范长江、胡绳、张奚若、钱端升、金岳霖、翦伯赞、周培源）。讣告谓“积劳成疾，久治无效，不幸于4月2日下午4时40分在北京逝世”。明天我是无法参加，告诉暄儿回去叫秀君与王明君商量一下如何表示。今日过磅，连衣服达119磅，较前星期增1磅，楷儿67磅，暄儿130磅。

4月5日 星期一

阅毕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册（1949年版，1-543页）。今天是梁先生火葬的日子，可是我不能前去参加。修改前天所写的东西，又续写了一段。

4月6日 星期二

阅《斯大林全集》第1卷100余页，学习邦德书《商务篇》21-22课。下午铮、暄二儿来，暄儿明日即返济南，铮儿还住两天。据云前天下午与秀君一起到手帕胡同去吊慰梁太太，昨天又陪着秀君到第四医院去看病，但检查不出什么来。靳主任偕王伯洪君来，说下星期院中拟为梁先生开一纪念会，并拟在6个刊物上发表纪念文章（《光明日报》、《新建设》、《新观察》、《科学通报》和《考古学报》等）。又说到院中要马市大街房子，拟将同面积王府大街房子来交换，所中有人表示牢骚，我以为是可以答应的。我所中领导问题，梁先生本来是领导的核心，现在失去了。这核心如何增强，希望与院中商谈。王伯洪同志表示，在所内外都没有适当的人选，我想等郑所长回来再说。

4月7日 星期三

阅《斯大林全集》第1卷100余页。又继续写作追悼梁先生的文章。洗了一个澡。复习俄文。

4月8日 星期四

阅毕《斯大林全集》第1卷（1-387页）。将追悼梁先生的文章写完。下午秀君来，因为晨间钟院长说出院前最好做一次新陈代谢功能的检查，可能下星期一尚不能出院，秀君听了又生气，愤愤而去。

4月9日 星期五

开始誊抄昨日写完的文章。学习俄文二课，邦德书《商务篇》23、24课。下午徐旭老来，谓明后天将赴河南出席省政会议，拟顺便到洛阳、西安一走。曹联璞君来，商谈购买金祖同《殷契遗珠》稿本事。素琴儿来，谓已到轻工业部报到，拟下星期一赴包头。阅报知昨日院中开会，成立秘书处及筹备学部事，不知我所有人参加否。

4月10日 星期六

誊抄前日所写完的文章。学习俄文邦德书《商务篇》25、26课。本定下午做封闭治疗法，以预备来不及，改下星期一做。

4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誊抄《追悼梁思永先生》一文完毕，约6000字，又删改一遍，删去了的几段是：（1）有一次陈叔通先生和他商酌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的事，他说传记与年谱这一类东西，最好让别人来做，自己的子女是做不好的。他的意思是：如果隐恶扬善，不仅不成为信史，且以梁任公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影响之大，不加批判是不能许可的，但是如果将自己的先人写的狗血喷头，又是于心不忍。1952年思改时，梁先生正在病假中，他的自我检讨写作，得到院学委会的同意，延搁不做。后来他几度自告奋勇想补做，终于没有做出来。他曾告诉我，这篇自我检讨开端一段最为棘手，因为开首一段，普通都是家庭出身，要批判梁任公的思想，后来终于没有做出来，恐即由此，这是他的忠厚处，也是他的思改未彻底处。（怕梁二先生受刺激。我记得梁二先生发表自我检讨于报端时，梁先生对我说，听说原来批判先人的思想更为厉害，还是人家劝他删去一些。）（2）我刚来北京会面时，曾和他商量说，我为公为私，都愿意献出自己一点微弱的力量，但可否不占什么名义，他说，那可不必，所中一切事情都由我与郑先生管好了，我只希望你带一班小伙伴们在外面多跑跑。（怕有自我宣传之嫌。）（3）1952年有病在床上，还亲自写了两次自我检讨（怕院领导受刺激），考古所初成立时，内部情况特别复杂。（4）他不怕得罪人，因之果然也得罪了一些人，1953年新年向觉明先生去贺年，他后来对我说：“向觉明居然来团结起我梁思永了，可见思改果然有些收效（怕向及其他对梁不满的人受刺激），人家以为他“不诚恳”，“关门主义”，“自私自利”，“心眼太多”。（5）1953年冬，他自己也感觉到身体坏下去了，曾对我说：“明年天暖时，我要好好地休息二个月，养养身体，否则再遇到冬天几个打击，便一定要翘辫子了。”（语带诙谐，与追悼文的语气不合）

下午张一纯来看我，他前天由太原来京，预备收集一些近代史论文目录的材料，并将近作《太平天国革命时代的妇女》给我看，我也将自己刚写好的追悼梁先生的文章，请他提意见，他主张删去“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些引句，我便依他的意见加以删去。安志敏同志来，我即交给他，请交所中几个人校阅，提意见，然后叫尹达君最后审阅，加以发表。正中侄夫妇来看

我，昨天他俩结婚，可惜我不能参加。阅《斯大林全集》第2卷100余页。学习邦德书《商务篇》27课。

4月12日 星期一

阅毕《列宁文选》第2册（1-260页）。上午阎文儒君来，拟明日赴洛阳，商量如何工作。刘大年同志来，谓苏联科学院邀约中国考古学者及民族学者代表出席其年会，并作报告，23日开会，20日即须起程，问我能否偕尹达同志一起前往。与高大夫商量，劝我暂时不要变动生活太厉害。午间刘桂五同志又为此事来询问，只好如此答之。失此机会殊为可惜。下午秀君来，谓铮儿后天离京，三房二姐亦拟明后日走，偕之至楼下院子稍坐，天气已暖，桃花也开了。晚间做第五次封闭治疗法。学习邦德书《商务篇》28课。

4月13日 星期二

学习邦德书《商务篇》29课，又练习记生字。下午秀君来，偕至院中小坐，傍晚铮儿亦来，这两天在驻京办事处办公，后天赴包头。晚间医师告诉我明天做基本新陈代谢检查。晚间吃了安眠药好好安睡，明天醒来时不要起床动作，检查后再洗脸进餐。

4月14日 星期三

今日天阴下雨，天气稍凉。上午9时，化验室作检查，是检查肺部呼吸，有自动记录机。阅邦德书《商务篇》30课。开始阅Morgan, *Ancient Society . Part I chap . 1-3*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编1—3章]。

4月15日 星期四

今日仍阴冷。上午落了几点雨，尹达君派人送来其《悼念梁思永先生》一文，要我提意见，写了一封回信给他。下午秀君来，谓铮儿已于今晨离京，三房二姐亦拟于今晚到步青甥那儿去。与高大夫商量，打算后天出院。阅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编1—3章。阅邦德书《商务篇》31课。

4月16日 星期五

阅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编4—6章。下午王则诚、安志敏二同志来，谓梁先生纪念会拟后天在院中举行。关于我的那篇追悼文章，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希望修改一下。

4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将追悼梁先生一文修改完，删去3000来字，尚留4000来字，重抄一遍。下午出院，将此文交王明君转交尹达同志。出院时约定5月13日再来透视胃腹部。返家后，翻阅最近二个月压在家中的来信。（自2月12日入院，共住院两月零五天。）

4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王仲殊君（昨晚刚由洛阳返所）略说洛阳情形，陈梦家君谈所中最近情况。下午梁先生纪念会，我不能去参加，会后郑所长偕陈梦家、王天木二君来探视我。郑所长前天刚由华东慰问解放军返家。翻译В. РУБИН [鲁宾] 的来信，知道他要將我的《中国考古学现状》一文译成俄文，刊登《古代史通报》上，即写一便条给尹达君，托他遇及时转告，我可以同意。

4月19日 星期一

阅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编7—9章。下午，王明太太来，据说她在乡下的房子要被分掉，很着急，想返家一行。傍晚安志敏君来，并交来梁先生《龙山文化》一文的译稿。安君英文程度不佳，此译稿非大加修改后不能用。

4月20日 星期二

阅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编10—13章。傍晚金学山君来说郑所长要他草拟《考古通讯》事，顺便托他买几本书。

4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尹达君来说，他仍未能离京，谈到赴苏联参加考古会议事，拿



去10册《中国考古学的现状》。阅《古丽雅的道路》中译本（1-284页）。下午靳主任与王明君来，商谈院中人事会议筹备事及所中房子事，为尹达君校阅《中国考古学的过去与将来》。傍晚尹达君偕裴文中君来，谈他们明天赴苏联。上午三房二姐来，以其孙更新吵闹，等不到午餐即辞行。写了几封信。

4月22日 星期四

阅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编14—15章。下午庄敏君来，昨日刚从洛阳归来。苏秉琦君谈北大考古专业事。陈梦家君谈明晨开研究人员会议，讨论洛阳工作问题。

4月23日 星期五

阅摩尔根《古代社会》第3编1—4章。下午金学山君来，谓晨间所中研究组开会，讨论洛阳工作问题及刊行《考古通讯》问题。学习俄文邦德书《商务篇》34课。

4月24日 星期六

阅毕摩尔根《古代社会》（1-563页）。学习俄文邦德书《商务篇》35课。阅毕贾兰坡《从猿人脑发展到现代人脑》（1-70页）。

4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黄仲良君来谈。下午正中侄夫妇来，赵其昌君及陈梦家君来谈。阅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第1至4章。学习俄文邦德书《商务篇》36课。

4月26日 星期一

阅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第5、6章。学习俄文邦德书《商务篇》37、38课。下午张国熊太太来，傍晚张山樵君来，谓盲肠炎割治后于19日返校，今日进城检查。日内瓦的五大国会议，今日开幕，不知将会有什么结果。

4月27日 星期二

学习俄文邦德书《商务篇》39-42课，将其学习完毕。阅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第7-9章。下午靳主任来，谓院中通知，挪威文化代表团团长古托姆·耶辛（奥斯陆大学人类学考古学教授）欲参观考古所，我要他向郑所长接洽。晚间铮儿同事取去棉制服代带往包头。金学山君来谈《考古通讯》事。夜间2时许炎儿又发烧到39.8度。

4月28日 星期三

晨间炎儿身体温37.6度，请吴瑗聪大夫诊视。下午赴儿童医院透视，旋以刮风未去，服消治龙。阅毕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1-337页）。新建设社来信谓院中送去之追悼梁先生稿，须要修改，5月8日交稿。晚间陈梦家君来，谈及后天我所开会事。

4月29日 星期四

为《考古学报》写《梁思永先生传略》，约千余字。下午秀君赴中央医院代为取药。王明君来谈明日开会事，及高教部询问北大以外添设考古专业事。

4月30日 星期五

阅驹井和爱、江上波夫合著《东亚考古学》第三章第二节《西伯利亚》。下午院中工会代表严希纯等二人来慰问，并送来水果及点心。傍晚王明君来，谈及今晨各行政区文物干部联欢会开会经过，郑所长致辞后，各地代表南博曾昭燏院长、东北李文信馆长、西南冯汉骥主任、中南顾铁符科长、西北陈□□、华北山西□□□分别致辞。郑所长总结，谓有机会再谈：（1）写报告，（2）保存东西，（3）同地方联系的关系。又谈洛阳队及陕西队来信及简报。冯汉骥君偕黄文弼君来，谈西南工作情况，7时许始去。晚间□□君来询问国内对于古代天文学研究情况，谈及殷代历法，即介绍之赴陈梦家君处接谈。郭子衡先生来信说：“3月26日医院访谈甚快，辞别后即到梁公处，得看护允许，启门徐入。梁公一见，握手无言，泪泫然下，良久，吐三字‘完蛋了’，余无辞以答，勉强拭泪慰他说‘会好的，静养吧！’恐他过于激动，不到五分钟即退出，哪知我4月1日离京，他就于2日下午逝世。二十五年的老友，竟成永诀，怎不令人痛心呢！”（4月27日来信）

# 5月

5月1日 星期六

今日五一节，因病在家休养，未去天安门观礼。阅毕驹井、江上合著《东亚考古学》（pp. 1-450）及《文物参考资料》今年第3期。学习刘光杰《俄语课本》第一册1至5课。晚间王仲殊君来谈。

5月2日 星期日

上午张国熊君来，金学山君来谈前日开会经过及社管局情况。午后王载紘夫妇来谈，去冬刚由上海搬来。学习刘光杰《俄语课本》第一册6至10课。下午约请三房二姐、步青甥、正中夫妇及王明君用晚餐。

5月3日 星期一

阅中国史学会出版的《中国历史概要》（1-202页），学习刘光杰《俄语课本》第一册11、12课。下午安志敏君来，谈及今日午门参观全国建设工程出土文物展览及《考古通讯》事。晚间陈梦家来谈及《文物参考资料》要稿子事。

5月4日 星期二

阅《为正确阐明苏联中亚细亚各民族底历史问题而斗争》中译本100余页，学习刘光杰《俄语课本》第一册13至16课。晚间贺昌群君来谈，半月前自南京接着来京，现以图书馆馆长兼研究员。

5月5日 星期三

阅毕《为正确阐明苏联中亚细亚各民族底历史问题而斗争》中译本（1-278页），学习刘光杰《俄语课本》第一册17至20课。

5月6日 星期四

学习刘光杰《俄语课本》第一册附注1至10。修改为《新建设》所

撰之《追悼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下午王伯洪君来谈，为7月间全院人事会议准备意见。

5月7日 星期五

将修改毕的稿子交《新建设》，增入2000余字，删去1000余字。上午徐旭生先生来谈，刚自洛阳、西安返京，述及西安队情况，石兴邦君似有单干作风，想在宝鸡立功。下午王明君来谈，关于编辑会议及考古报导等事。学习《俄语课本》第一册补充材料。

5月8日 星期六

上午将梁思永先生的《龙山文化》译稿校改完毕。安志敏君来谈，至中午始去。正中侄来，谓将搬往西郊办公，留之午餐。将刘光杰《俄文课本》第一册学习完毕。学习《突击俄文课本阅读材料》第1、2课。

5月9日 星期日

上午《新建设》社派人持来《追悼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一文，作最后修改，将登于6月份上。将《突击俄文课本阅读材料》第3至第5课学习完毕。前次在医院时以手头没有字典，故无法阅读这三课，现在的俄文程度，大概与突击班毕业的优等生相等，此后尚须巩固。下午沈锦椿君来谈。晚间陈梦家君来谈《考古通讯》及《考古学报》事，关于《文物参考资料》约稿，嘱陈君转告，没有看到展览会，不好动笔。

5月10日 星期一

学习邦德书补充材料1-2课。下午帮着秀君整理毛线，竟占了好半天的工夫。晨间航空学院王宝舆君来谈，进城看病也。

5月11日 星期二

学习邦德书补充材料3-4课。阅足立喜六《长安古迹考》（杨炼译本）第1至3章。下午王明君来商谈明日编委会事。尹达君来，刚自苏联开会返国，谈开会情况颇详。

5月12日 星期三

阅毕足立喜六《长安古迹考》（杨炼译本，1-240页）。上午陈公柔君来转达陈梦家君意见，《文物参考资料》仍催写一篇，希望能参加今晨编委会，余仍婉拒之。下午安志敏君来谈，社管局明晨召集各行政区文物干部谈工作队组织事，似有撇开我们不管之势，余劝之不必介意。三房二姊来，留之午餐。晚间王仲殊君来，并送来《墓葬略说》讲稿。

5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医院透视肠胃，预约后日上午门诊来视结果。理发。下午学习邦德书补充材料7-9课。阅中译本《盖达尔的故事》。晚间金学山君来谈。

5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苏秉琦君来，谈高教部要北大负责综合大学历史系《考古学通论》一课事，我提议不要采取进修生办法，最后吸收之组织教研组；又谈及考古所与社管局关系事等，留之午餐。午后写了几封信，阅《文物参考资料》第8期，学习邦德书补充材料10-12课。

5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赴中央医院门诊，据云X光透视结果，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灶影已消失，但该部有过敏现象，故建议：（1）做组织疗法，（2）减轻工作。下午王则诚君来谈所事。阅徐松《两京城坊考》卷五（关于洛阳）。学习邦德书补充材料13-16课，这一次总算将邦德《俄语语法简编》（pp. 1-297）弄完了。

5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王仲殊君来谈。乐清朱璋君持黄希霸（素毅）君来信看我。朱君由温州新华书店调来北京中国美协，来京不到二月，谈黄素毅的近况，以及乐清友人王化及陈华等近况。留之午餐。午后校阅王仲殊君所写的关于墓葬发掘讲稿。裴文中及陈梦家二君来谈。傍晚始去。

5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已三个半月未去过，室内尘积，至各办公室与同事们晤谈。写了两封信。下午赴北京医院门诊，约定星期五做组织治疗法。今日下午文化部原来有一座谈会，我没有去。三房二姊来谈，据云下星期日拟即南返。

5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晤及靳主任，今后拟暂半日工作。安志敏君报告昨日文化部开会经过。苏秉琦君谈北大考古专业事。西北文化部陈尧庭君及西南马科长来所参观。下午在家阅徐松《两京城坊考》卷一及卷二。

5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在图书馆翻阅新到书籍。郑所长来，商谈《考古通讯》及《报告集》问题，他交给我两篇稿子（陈梦家、苏秉琦），是《文物参考资料》的稿子，要我来审阅。下午阅稿子，阅毕徐松《两京城坊考》。秀君赴王则诚家去访王太太。

5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至马市大街，晤及陈梦家君，为了昨天郑所长拒绝让他到洛阳去，而大生其气。旋至文化部，与郑所长谈陈君事及审阅那两篇文章的意见，又晤及第二处王天木君及第四处张葱玉君。下午携炎儿去第二儿童医院，吴大夫学习去了，没有做透视检查，遂赴王载紘君处一坐，王君上班去了，他的夫人也出差赴东北，仅晤及他的岳母（宋廷干君的老太太）。归途至东安市场购物。返家后，靳主任谈所中房子问题，院中不允将梁所长的房子作办公室之用。

5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接西安及洛阳队来信，知洛阳队已将“王城”（？）的古城址四周找清楚，写一复信与郭宝钧先生贺之。赴北京医院做第一次鸡胚组织疗法，下午在家阅书Webster, *Greek Terra-cotta* [韦伯斯特：《希腊赤陶》] (pp. 1-36)。傍晚庄敏君来，谓训练班班委会改期下星期一举行。

5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在所写了两封信，主持长沙发掘报告编撰小组会。下午在家阅 Leakey's , Adam's *Ancestors* [ 利基：《亚当的祖先》 ] （1953年修订版）。

5月23日 星期日

《新建设》送来校样，校阅一过，即退还。阅毕利基《亚当的祖先》（pp, 1-218）。

5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文化部开考古训练班筹备会议，各大行政区文物领导干部亦参加。下午校阅《豫西1953年调查简报》及张轶东译《考古学提纲》译稿。晚间徐智铭君偕西南博物馆绘图员来谈。

5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中南顾铁符科长等来所参观豫西新石器遗物。下午校阅厉鼎燧关于契丹文的稿子，写了几封信。

5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在所中，郑所长来所。下午写了几封信。

5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研究组开会，讨论辉县报告，考古训练班标本出借办法等事。下午校阅区昭文关于广州增步皇帝岗窑址报告。

5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中，安志敏君送来裴文中君赠送《中国石器时代的文化》，翻阅一过（1-68页）。下午偕秀君陪炎儿至第二儿童医院透视，及取血检验血沉，出来至中山公园一游。赴院中参加历史科学部门的报告，由尹达及裴文中二同志做报告，张副院长做总结。

5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开座谈会，由尹达、裴文中二同志作补充报告，所中同人提出问题，由二君作解答。下午在家阅Laming (ed.) , Le Découverte de Passé [ 拉明 (主编) : 《往昔的发现》 ] 引言一章。这二天炎儿独自跑到楼下与别家小孩逛，不肯在家中剪纸和画画了。

5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修改《中国考古学的现状》一文。又阅《往昔的发现》一书中“空中摄影”一章。下午偕秀君到新华书店发行部陆步青甥处，因为三房二姊患重伤风，所以去看她。回来写了两封信。

5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在所中开会，为筹备《考古通讯》事也。北大向觉明君，社管局谢元璐、高履芳二君，我所苏秉琦、金学山二君，大家对创办这刊物都是同意的。但社管局方面颇想把持发表新材料的权利，向觉明君主张采取“公私合营”的方法，最后决定拟一个编辑委员会的名单，再召集一次编委会来决定一切。下午赴北京医院看病，约定星期五再做第二次组织治疗法。



# 6月

6月1日 星期二

在图书馆翻阅书籍，写了几封信。今日儿童节，秀君偕炎儿去参加中山公园的游园会。上午微雨，下午放晴。阅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一至七。

6月2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接郭宝钧先生由洛阳来信，郑所长来所与之商谈此事，作复信。庄敏君来商谈洛阳、西安厂址事，赴历史所找尹达君，未遇。下午在家阅《往昔的发现》第2、3章。

6月3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王明、陈梦家君商谈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出版事。下午在家阅《历史研究》第1期。三房二姐来，谓后日即南返。

6月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旋往北京医院，第二次注射鸡胚组织液。下午阅《历史研究》第2册。秀君偕楷儿赴东安市场购路菜，送往三房二姐处，天适下雨，归来时衣服都淋湿了。

6月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开小组会，安志敏君报告去豫西调查收获。下午在家阅新出《文物参考资料》第5期。天雨不止，晚间携妻儿赴蟾宫影院去看《小白兔》。

6月6日 星期日

上午赴银行取款，赴邮局汇款。阅毕Blackwood, *Technology of a*

people in New Guinea [ 布莱克伍德：《一支新几内亚民族的工艺》 ]  
( pp. 1-56 )。下午正中夫妇来。晚间步青甥来，谓昨晚送其母上火  
车，其母嘱之送水果、饼干来，谈至9时余始去。

6月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文化部，与郑所长谈西安队问题。一见面郑先生便问：“石兴邦在西安又订了什么合同吗？”我将石兴邦的信与附件交给他，看后他表示不同意，主张应该由考古所与社管局来商谈工作队组织及古物存放等问题。我们去找王冶秋副局长，谈这问题与《考古通讯》问题，适值开会，在黄明兰君处等候。听说庄敏君已于前天结婚，是第一届训练班的同学。唐湜同志来晤谈，从前在家中一别，见面几不相识，现在戏剧局工作。至王冶秋副局长处商谈，张葱玉处长及谢元璐科长皆在座，谈到12时始出来。下午午睡到4时始起来，阅伊林《在你周围的事物》二百来页。

6月8日 星期二

今日下雨。与王明君商谈回复石兴邦君信。与安志敏君谈官厅水库调查事，并为之校阅豫西调查通讯稿。与赵铨君谈昨日下午开会经过（会展样本摄影事），及派绘图员去西安事。下午写信给暄、铮二儿。阅毕《在你周围的事物》。

6月9日 星期三

上午开考古人员训练班班委会，讨论教学内容等。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出土文物汇展，出来时适逢雷雨，雨后返家。阅《往昔的发现》第5章“动物遗迹的研究”。

6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旋赴历史博物馆参观出土文物汇展，适值他们也正在那里拣选500余件文物，以便做图录。下午在家阅《往昔的发现》第6章“植物遗迹的研究”。叶蒸君来，商量《科学通报》拟登“豫西调查报告”插图问题。

6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安志敏君由官厅水库归来，谈当地古城调查结果，疑为秦上谷郡故址。赵铨君谈技术组添人问题及《彩陶图案》问题。靳主任谈大学毕业生分配问题（北大五人，他处四人）。将陈直来信转办公厅。下午阅《往昔的发现》第3篇引言及第7章“树木年轮的分析”及第8章“氟素断定化石年代方法”。

6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郑所长携西北文化部负责人某同志及谢元璐君来所，谈西安市工作问题。为安志敏君校阅《仰韶文化彩陶图案说明》。至院图书馆访贺昌群君。下午赴院部参加《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即在院部晚餐。返家后知秀君去王明夫人处问疾。

6月13日 星期日

阅*American Anthropology* [《美洲人类学》] 及*Science* [《科学》] 中关于Pitldown Home [辟尔当人] 各篇文章。下午写了几封信。阅《往昔的发现》第9章“同位素断定年代方法”及第10章“地磁断定年代方法”。

6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研究组开会，讨论理论学习计划草案。下午阅《往昔的发现》第11章及12章“岩石审定”。

6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苏秉琦君谈北大考古专业问题，赴刘大年处商谈西安工作问题及加强所中领导事。下午赴北京医院治疗，体重已达55.3公斤。

6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开会，讨论西安工作事。下午阅*Proceedings of Prehistoric Society* Vol. 17 [《史前学会通报》17期] (1952) 关于英国新石器岩石审定报告等篇。

6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接到洛阳工作队来信，即赴文化部与郑先生商酌，将王城挖掘结果简报亦交之审阅，并商谈洛阳、西安二市考古工作委员会组成，张葱玉处长亦来参加商谈。下午阅《往昔的发现》第13章“陶器研究法”。赴和平宾馆参加中小学课本座谈会，由董纯才部长及叶圣陶先生主持，即在其处晚餐（席间张苑峰君谈及陈垣老左右之金童玉女事）。

6月18日 星期五

今日下雨，北京医院来电话，组织治疗法改为下星期三。阅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 of 19th century* [古奇：《19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 修订版（1952年）引言，综述近五十年欧美史学情况。下午苏秉琦君来，商谈洛阳、西安二市考古工作委员会组织简章问题。

6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安志敏君调查曲阳古城归来，略谈调查情况。苏秉琦君继续商谈二市考古工作委员组织简章问题，与王冶秋局长约定商谈。下午来所阅《考古学报》校样。王局长来谈工作委员会章程问题、《考古通讯》编委会问题、考古所与社管局分工问题。阅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56.2, pt. 1 [《美洲人类学家》56卷2期之第15册]（1954年4月）。

6月20日 星期日

阅毕拉明《往昔的发现》（pp. 1-339）。

6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下午偕妻儿访张国熊君，顺便至隆福寺购物。返家后，开始写《“辟尔当人”疑案的解决及其教训》。

6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阎文儒君来，前日刚由洛阳返京，略谈洛阳工作情况。与王仲殊、王伯洪君谈编写报告问题。下午续写《“辟尔当人”疑案的解决及其

教训》。

6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开研究组会议，讨论西安、洛阳二市考古工作委员会及工作队简章草案。下午写毕前文，加以修改，约4000字。张国熊夫人来约秀君去访王明夫人。

6月24日 星期四

今日下雨。上午写了几封信，为安志敏君校阅《仰韶文化彩陶图象说明》。下午张金铭君来，商谈考古手册事。阅陈子怡《周陵考》（稿本），以为周陵不在西安，乃在麟游县，即汉杜阳县境内也，驳斥渭南渭北说，颇有疑古精神，但自己之立说仍乏根据，以《帝王世纪》及《晋书·地理志》“毕在杜南”一语即指杜阳，仍有问题也。

6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京医院做第三次组织治疗法。下午在家休息，黄仲良先生来，为《吐鲁番考古记》稿费分配问题，谈了很久。开始写《清理发掘与考古研究》一文。晚间身体发烧至37.5度，打针之反应也。

6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靳主任与王明同志来商谈黄老稿费分配事。与西安归来之北大同学杨建芳君谈。社管局来电话，约往商谈洛阳工作事，以洛阳适有人（市政府市委李浩等三人）来京，商谈此事也。即赴社管局，主要为王城问题，关于电厂添盖事及添公路事。下午在家写《清理发掘与考古研究》。

6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赴大佛寺西街小学参加毕业班家长座谈会。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基建出土文物汇展”，归途遇雨。闻王载紘君曾偕蔡孔耀君来过。续写《清理发掘与考古研究》。

6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北大同学刘观民、李仰松、郑振香由洛阳返京来谈。吴汝祚、胡谦盈二君由西安归来，谈西安情况。赴马市大街，在徐旭老及陈梦家君处闲谈，天又下雨，乘车而归。下午赴历史所晤及尹达君，谈加强考古所的领导事，又偕往向达君处，适高履芳君亦在座，谈创办《考古通讯》事。晚间蔡孔耀君来谈。

6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与吴汝祚君续谈西安情况，介绍之赴社管局与张珩处长谈。为金学山君校阅俄文《Novegorod [ 诺夫哥罗德 ] 1953年发掘记》译稿。写回信给石兴邦及蒋若是二君。下午续写《清理发掘与考古研究》。吴景荣、蔡孔耀二君来，留之晚餐，并约张国熊、王明二君一同进餐，黄宗甄君亦来，饭后谈至9时始散。景荣君即留宿我家，以出来时未向人大请假，惶恐不安，天刚亮即起身，5时10分即离去。

6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开始校阅《辉县发掘报告》的稿子，预备《考古通讯》编委会开会事。下午在家续写《清理发掘与考古研究》。

# 7月

7月1日 星期四

上午接院中通知，任命尹达兼任考古所第一副所长，赴郑所长处告知此事。郑先生云，原来有将考古所归并上古史所之意，他很反对，如此解决颇佳。下午至尹达君处，请其下星期来所就职。

7月2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开理论学习小组座谈会。将《清理发掘与考古研究》一文誊抄完毕，交苏秉琦君一阅。下午赴北京医院治疗。

7月3日 星期六

上午张葱玉君来谈考古工作委员会及西安工作事，尹达君阅毕我的文章，送回时提些意见，又给安志敏、王伯洪、王仲殊诸君一阅，希望他们提些意见。下午至徐旭老处，谈后天出席院中学习苏联经验座谈会事。写了几封信。

7月4日 星期日

阅《史语所集刊》第23本上册，借自郑先生。

7月5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参加学习苏联经验会，由吴副院长主持，陈桢教授报告学习米丘林学说经验。返所将《考古学报》校样送出。下午在家阅《历史研究》第3册。晚间蔡孔耀君来告别。

7月6日 星期二

接洛阳、西安二队来信，即写复信。将译稿校阅后寄还尹达君。沈炼之君来，昨晚刚到，出席教育部会议也，偕往东安市场用餐，餐后顺便逛旧书摊，遇及裴、向二君，旋偕沈君至历史博物馆参观。返家后，

将《清理发掘与考古研究》作最后之修正。人事局来人，商酌关于靳主任的津贴事。

7月7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开《考古通讯》编委会，由郑先生主持。下午校阅《辉县发掘报告》中石兴邦的“琉璃阁殷代遗址”部分完毕。

7月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安志敏君谈《考古通讯》进行情况。马市大街办公室开始搬入王府大街，陈梦家君等对搬家分配办公室事，反映所中一些人的意见。下午携炎儿赴儿童医院透视，顺便至东安市场购物。为安志敏君校改《石器略说》及《1953年我国的考古新发现》二文。

7月9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京医院做第四次组织治疗，但前次注射处仍未完全吸收，皮下结一块状，但不痛。下午在家阅A. Rothstein, *History of the USSR* [ 罗斯坦：《苏联历史》 ]。晚间又发烧至38.7度。

7月10日 星期六

晨间体温仍在37.5度，请假未赴所。下午赴北京医院治疗，前注射组织液亦有反应，但无如此之高，约定一星期后再来诊治。遇及翦伯赞教授亦在候诊，谓气喘病又发，不能入睡。晚间党华君来谈，昨由南京来京参观汇展。阅毕罗斯坦《苏联历史》（pp. 1-382页），氏为英共之创立人之一。

7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阅《文物参考资料》6月号，李唐晏君来谈。午后校阅林惠祥《史前考古论文集》第1册（福建武平）。写信给张立人及正寅侄。

7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写复信给Keceleev [ 吉谢列夫 ]，答应寄插图。下午校阅林惠祥



《史前考古论文集》第2册。傍晚殷涤非君来谈，亦随华东考古队来京参加汇展也。据云华东工作队拟秋季大规模发掘济南大辛庄，又安徽省主席要发掘寿州大古冢（汉墓）。

7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商谈明年预算事。下午来所与赵铨君商谈插画（苏联《古代史通报》）。将《石器略说》一文交还与安志敏君。写了两封信。

7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开会，欢迎尹达同志，由郑所长主持。下午携妻儿至蟾宫影院观苏联彩色动画片。返后校阅《辉县发掘报告》殷墓部分。

7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叶蒸君来，为《科学通报》稿子插图事。袁复礼先生谈添用绘图人员事，以其闻梁实夫君已来院报到也。下午校阅《辉县发掘报告》殷墓部分。

7月16日 星期五

将《科学通报》所需插图，寄给通报社。所中行政部门搬往南院。下午阅《古代史通报》，介绍长沙发掘。晚间工会开会，由徐旭老及金学山传达院中学习苏联经验之座谈会。郭子衡先生由洛返京。

7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昨日返京之洛阳队马得志、张云鹏诸君来谈，将吉谢列夫教授来信所要插图选出，寄院审查。与郭先生略谈洛阳及所中情况。下午校阅《辉县发掘报告》琉璃阁战国墓葬部分。晚间沈炼之君来谈，明日即南返。

7月18日 星期日

阅毕辉县琉璃阁战国墓葬部分。阅毕Рубин, Н. АР. Раскопки Кимай [鲁宾：《中国的考古发掘》]。虽寥寥四页，颇费时间，且为

余第一次从头至尾阅读一篇俄文考古简报也。这两次放晴，天气骤热。

7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西安队返京，石兴邦君来谈西安工作情况。办公室今日搬家。下午赴北京医院看病，约定下午星期二透视，体重55.2公斤，比6月15日轻0.1公斤。审阅辉县琉璃阁汉墓报告。殷涤非君来谈，闻后日即南返。

7月20日 星期二

今日上午大雨，与郭子衡先生谈洛阳工作事，与赵铨君谈会展陈列品照相事，审阅琉璃阁汉墓完毕。上午暄儿自济南返家。下午张一纯君来谈，昨日刚自太原来京。

7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将区昭文君之文章写一点意见，将原书退回之。下午参加所中学习组讨论会。

7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张一纯君来所参观，沙孟海、党华二君来谈，今日即离京南返。留张一纯君在家午饭，张君初次透露最近要在北京结婚的消息。饭后闲谈，3时许始去，没有午睡。阅吴晗《朱元璋传》（1-284页），以作消遣。下午报载日内瓦会议昨日结束了，印度支那停战问题得顺利解决。

7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韩儒林君来谈，为参加综合大学文史教学研究座谈会也。为《新华日报》修改《中国考古学的现状》一文。晚间邹衡君来谈。

7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开业务会议，由郭宝钧与石兴邦二君报告洛阳及西安工作队收获，尹达同志亦来参加。8时起至11时始报告完毕，大家提些问

题，讨论了一小时。下午校阅辉县报告固围村1号墓稿。又赴国际书店购书。

7月25日 星期日

在家校阅辉县报告固围村1号墓稿。

7月26日 星期一

整天在高教部参加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座谈会。上午为大会，由黄部长及张副院长报告，下午为小组会，讨论教学计划，归途遇雨。

7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检查胃部。下午所中开会，总结上半年工作，做一动员报告，分组讨论。我又赴医院检查。晚餐后偕妻儿赴东安市场购物，顺便照了一张照片。阅《历史问题译丛》。

7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赴尹达君处，商量所中总结事。赴北京医院检查，归途至所中，寄发了给吉谢列夫的信。与王仲殊、陈公柔二君讨论长沙报告写作问题。下午校阅辉县报告固围村2号墓稿。

7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在所中开小组会，讨论关于做总结事，尹达同志亦参加。下午在家校阅辉县报告固围村2号墓稿，阅《科学通报》8月号我的一文校样。晚间科学出版社成立晚会，让孩子们去看京戏《闹天宫》。

7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赴高教部，参加大组会，关于教学计划的决定。下午赴北京医院看病，停止组织治疗法，但短时期尚须服药，两三年内皆须小心。赴所，刘子植、徐中舒先生来谈。张一纯君来，谓最近将结婚。晚间与妻儿赴隆福寺，购礼物给张一纯君。

7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赴高教部参加教材讨论会。下午在家校阅辉县报告固围村3号墓稿。晚间赴所参加张广立同志婚礼。返家时张一纯君尚在等候，谈至9时余始去。晨间正暄儿返山东工学院。

# 8月

8月1日 星期日

上午苏秉琦君来谈北大专业课程事，即留之午餐。饭后正中侄夫妇偕同其岳母来，傍晚王明君偕同乡郑空性君来谈。校阅辉县报告固围村5、6号墓稿。

8月2日 星期一

上午赴高教部，知今晨改开小组会，在招待所。下午开大组会，谈教材编写计划。昨日秀君为清洁卫生运动，忙了一天，今天生病发烧，躺了一天。

8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赴高教部，参加历史座谈会，由范老作报告。下午在所中请王献唐先生报告山东考古近况。

8月4日 星期三

今日又下雨。上午赴所，与王明君商谈明日招待外宾座谈会问题。又赴高教部参加小组会，谈高等学院研究工作问题。饭后返所，与王明君谈明日解答问题的分配法，返家已2时许。午睡后校阅辉县报告褚邱部分。写了两封信。

8月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为准备今日午后招待外宾事。长春综合研究所理化室朱君来，谈古代朽木石化问题，闻系柳大纲副所长派他来的。尹达君来谈下午招待事，他原定下午赴北大作原始社会史报告，只好改期举行。中午高教部在颐和园招待出席代表，我们都不能去。午后赴所，贾兰坡君来，对于预备问题答案问答，交换些意见。王小同君来，说今晚即离京，匆匆数语，即改请王明君招待之。3时许，院中联络处派尚爱松君来，北大阎文儒君、文化部张葱玉君亦来，所中由尹达君与我二人代

表。来宾系捷克远东美术史专家L. Hajek、东德Fran Fredrick及某君，引导之参观标本修理室及标本陈列室，然后由我介绍考古所的概况，阎君介绍洛阳发掘收获，因他们明天要做报告，故对于解答问题一事，提议以后通信解答，即行告辞。张[葱玉]处长略谈训练班近况，以裴君已赴保定出席[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约二十余天后始能返班工作。

8月6日 星期五

上午出席综合大学文史座谈会，由黄部长作总结，饭后在图书馆阅书，返所写信复魏善臣君关于洛阳工作事。拟定1962-1967年增添干部人数，同尹达商谈后即作决定。为本所图书室选购西文图书。二房大姨的女儿赵洁霞来信说，要由上海来北京，去信劝她返里。

8月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金学山君谈俄文考古书目事。郑先生来所，将《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地下文物的意义与作用》一文（为出土文物展览会撰写）交我，代为阅过。又阅尹达君《四年来中国考古工作的新收获》一文。下午赴院，为招待英国工党代表团事也。

8月8日 星期日

上午将《史语所集刊》23本中关于“箭、弓”一文作摘录。下午审阅辉县报告褚邱部分。

8月9日 星期一

上午张一纯君来所，谓八一节即结婚，偕之赴图书馆，去函英国购书。下班时大雨如注，衣服尽湿，凹地积水涉之而过。下午审阅辉县报告褚邱部分。

8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将辉县报告褚邱部分阅毕，交王仲殊君。审查汉墓部分。阅石兴邦君丰镐地区调查简报。下午审阅辉县报告赵固部分。

8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郭子衡先生同往探问尹达同志之病（以过劳，曾于前日昏倒），谈考古所事。下午将赵固报告审阅完毕。

8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北大同学毕业分配我所的刘观民、黄展岳、俞伟超、林寿晋、杨建芳五人来所，已在院部报到，学习旬日后即可来所工作。下午在家，将辉县报告百泉部分审阅完毕。25万余字之《辉县发掘报告》审阅工作，初步告一段落。晚间张一纯君偕新夫人王仲义女士来谈，至9时余始去。

8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将学部所要之我所今后发展方向及五年来考古部门的发展情况，作一简报，并由王明同志撮述考古所成立以来的工作。审阅西文购书的书单。写了几封信。张心石同志报告昨日院部工会开会情况，决定晚上开工会汇报一下。午后在家阅Blegen, *Troy* Vol. I [ 布利根：《特洛伊》第1卷 ] ( pp. 1-30 )。赴医院诊治。晚间工会作宪法学习报告。

8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吴荣曾君来，今年北大考古专业留彼与李仰松、郑振香三人在校担任助教。与安志敏君谈辉县报告的事。下午校阅《考古学报》厉鼎燿君文稿。

8月15日 星期日

阅布利根《特洛伊》第1卷 ( pp. 31-80 )。下午审阅钱无咎（悔存）《宜泉室泉话》二卷。晚间苏秉琦君来谈，商量辉县报告事。秀君今日又腹痛发烧，卧床一天。

8月16日 星期一

上下午都开《辉县发掘报告》编委会，想将报告作最后之修订。

8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将辉县报告编委会作一结束，苏秉琦君亦由北大来参加。社管局谓安阳小屯开渠，望派员去，即与马得志君商量，由他前去。下午暄儿来家，谓晨间抵京，来第二机械工业部报到。

8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郭子衡先生谈辉县报告修改事。下午携炎儿赴儿童医院透视，归途在东安市场购物。

8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南京博物院王文林、李遇春、罗宗真等七人来所参观。与石兴邦、安志敏二君谈辉县报告修改事。下午我院社会科学部门新来研究实习员来我所参观，开座谈会。傍晚正暄儿来家，饭后始去。

8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社管局张葱玉君来谈训练班实习地点，决定在西安；谈及工作队领队等问题，又谈及西安考古工作委员会及工作小组的问题。校阅王明君《蔡伦与中国造纸术的发明》一文。下午又赴所，与同人商谈西安工作队人员问题。胡才伦君由洛阳返京接洽事务，两三日内即返工作站。尹达同志已赴青岛，郑先生又以事忙半个月未晤面，这两天打电话都找他不到。

8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为下半年田野工作队事与各人接谈。下午又赴所，闻训练班庄敏君已赴西安。王明君谓任继愈君转达北大汤校长意思，拟请其至北大参加思想史研究工作。与郑先生约定明日赴其家晤面。

8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赴郑所长家，商谈所务。下午偕妻儿赴张国熊君处，又赴西郊访航空学院王宝舆君。阅毕W. F. Libby, *Radiocarbon Dating* [利比：《放射性碳素测年方法》] (pp. 1-111)。



8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与苏秉琦君及王伯洪君，谈下半年计划事及辉县报告事。接仲光堂兄来信，知正昕侄考取留学苏联，正荣侄考取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正璋、雅琴已分配工作。下午写回信给正寅及三房。

8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开会，讨论下半年研究工作计划（包括田野及室内）及洛阳、西安二处工作队做总结。返家时，见正昕侄正在家中谈话，原来已于20日抵京，当即留之午饭。饭后正昕侄去北大访张一纯君。余偕秀君赴蟾宫影院，观《梁山伯与祝英台》。电影散场后，至东安市场取照相，顺便至旧书摊走一周。返家后阅《近代史所集刊》范文澜先生一文。

8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苏秉琦君来谈北大四年级学生实习问题，赵铨君谈训练班测量课程提纲问题，徐旭老谈处理李玄伯的书籍问题。阅《科学通报》8月号。返家时，见暄儿偕同学六人在家中午餐。饭后，秀君和王宝舆君的母亲及张国熊夫妇偕往东四七条宿舍访王太太，余在家整理辉县报告。

8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商承祚先生偕梁钊韬君来所参观，清华时一别已20年，显得衰老一些了（今年52岁），谈长沙及广州发掘情形，约定星期一上午来所开座谈会。与赵铨君等谈训练班课程。北大同学来所报到。下午陈公柔君传达星期二院部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

8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郑所长来所，略谈所务。召集王仲殊、石兴邦、赵铨君等，谈训练班课程事。至文化部与王局长及张处长等，谈安阳情形，及西安工作队和委员会组织事，偕至历史博物馆参观望都汉墓壁画展览。下午预备明日考古训练班教课“田野考古序论”稿，并为田野考古一课做提纲。

8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大，为考古训练班讲“田野考古序论”一课三小时，返城时顺便至国际书店及新华书店购书。返家，午睡醒时已4时许，阅《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译本《考古学》、《资本论》及《历史唯物主义》三小册。晚间正暄儿归家。

8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整理辉县报告琉璃阁车马坑。午后张山樵与单启蛰二君来谈。知荣侄已于昨日抵京，正暄去找荣侄，带他来家，留他吃晚饭。饭后偕往正中侄处，正中明日因公赴唐山。下午去看陈梦家君，新由南方休假毕返京。又至文化部找李文信君，邀他明晨来所略谈东北新近考古收获。

8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商承祚及李文信二先生在所中座谈，分别报告广东及东北新近考古发掘收获，即邀之至萃华楼午餐。下午参加西安队出发前的小组会。返家时，知张一纯君曾来过，明日即返太原。至干面胡同顾颉刚先生处小坐，新近自上海迁眷来京，携来藏书8万余册。又至贺昌群先生处小坐。

8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裴文中君来谈西安工作事，考古训练班后天即出发西安也。翦伯赞教授来谈北大考古专业事，希望考古所多加帮助。下午赴中山公园听郭院长报告台湾问题，文教界人士参加者五六百人，6时余始散。今日下雨，衣服尽湿。

# 9月

9月1日 星期三

上午郑所长来所，略谈所中工作。顾颉刚先生来所。少顷裴文中先生来商谈训练班工作事。为石兴邦君校阅训练班讲稿。

9月2日 星期四

上午赴火车站送训练班诸人上车。返所后与苏秉琦、马得志二君谈洛阳工作计划。下午赴院本部参加台湾问题座谈会。

9月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旋赴东安市场购书。返家写了几封信。下午又赴院参加台湾问题座谈会。

9月4日 星期六

上午阎文儒君来谈洛阳调查报告写作事，周耿君来谈北京清河镇调查石器时代遗物事。下午赴院，听艾思奇同志哲学讲课。

9月5日 星期日

上午杨承宗君来谈关于代做碳同位素试验事。暄儿返家度礼拜日。阅毕《奥德河上的春天》中译本。

9月6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人事干事黎晨同志报到，乃转业干部。阅鹿野关于台湾先史的文章。下午至黄文弼君处，新由青岛返京也。晚间出来理发。

9月7日 星期二

上午苏秉琦君送来北大四年级实习计划及合同，并商谈北大课程问题。下午洛阳队开小组会，讨论工作计划。

9月8日 星期三

上午至尹达所长处商谈所中工作，9时半返所。旋郑所长来所，商谈所中工作，及大区撤销后各地工作队问题。编辑人员张世澄同志由院中文书课改调我所，今日报到。下午所中开学习会，总结宪法学习。

9月9日 星期四

上午赴社管局，晤及张葱玉处长，谈洛阳工作及蒋若是君报告草稿事。下午在家整理辉县琉璃阁车马坑报告。

9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苏秉琦、宿白及刘慧达三同志来所，商谈“考古学通论”提纲事。下午在家整理辉县车马坑报告。晚间工会开迎新晚会。

9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洛阳队今日出发。派安志敏同志去社管局，商谈中央建筑部洛阳办公房屋基地问题，以原定计划拟即在王城中也。刘大年同志来，为《历史研究》催稿子。下午在家整理辉县车马坑报告。晚间正暄儿返家，今日中秋节。

9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赴所，为梁思永先生送葬，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霜字号，与徐悲鸿墓相邻近。午后赶写《科学通报》稿。晚间东德艺术团表演，由暄儿去观看。

9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李亚农同志来谈，一同赴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用餐，陈梦家君亦在座，谈至3时半始返家。下午抄写昨日所写文稿。

9月14日 星期二

将昨天所写稿子誊抄完毕，修改一遍，即寄给《科学通报》。下午校阅《考古学报》林惠祥来稿。叶蒸君持《郑和下西洋》译稿来商谈修

改。

9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研究组开会，为研究实习员议基本书目。郑所长来所，谈瑞典 Sirén [ 喜龙仁 ] 参观事。下午美协王逊君及院联络处尚爱松续谈此事。

9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为研究实习员谈学习问题，人民画报社记者来商谈台湾图片及文章。下午王天木君来谈后日开会事。

9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图书馆书库找寻材料。下午赴东安市场购书，阅李絜非《台湾》。

9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接西安、洛阳来信。为新来研究实习员指定导师。与黄文弼先生等商议研究实习员基本书目。为辉县报告搜照相为图版。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新到长沙古物，及保存漆木器座谈会。阅毕李絜非《台湾》（1-156页）。

9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赴王天木及张葱玉二君处闲谈。正昕来留之午餐，下午正荣侄来。泛阅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校阅王仲殊《洛阳烧沟附近的战国墓葬》。

9月20日 星期一

郭子衡先生由青岛休假完毕返京，与苏秉琦君等一同谈洛阳工作问题。写回信给马得志、张轶东、吴汝祚等。下午将《台湾——中国的领土》一文撰写并誊抄完毕。

9月21日 星期二

将昨日所写者寄给《人民画报》社。为安志敏君审阅郑州报告之结论。为洛阳工作站制作陈列室柜子，由钟少林君接洽。下午至黄宗甄君处谈编纂事。

9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校阅陈梦家君稿子《商王庙号考》，下午在家将之校毕，提出几点意见（王静如氏并未主张甲乙为祭名，所谓“祭名甲者”乃指祭祀“名甲”之人，并非祭名叫做甲，上甲微至主癸为追加之说，亦未可厚非，中缺四干，即英文Alpha and Omega [阿尔华和奥密加]之意）。晚间至郑所长处，借《台湾文化论丛》。

9月23日 星期四

晨间至尹达君处商谈所务，王冶秋君来谈西安训练班实习领导等事。返所，将陈梦家君之文交还之。罗尔纲君寄来关于太平天国的文章即余之旧作，嘱余修改后寄还。校阅石兴邦君之《长安普渡村西周墓葬发掘记》稿子。下午将《科学通报》送来校样校改一遍。晚间为楷儿至东安市场购胶鞋。

9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校阅厉鼎燧之《契丹墓志考释》。吴定良先生由上海来京，来所闲谈。郑所长来所。下午阅宫本延人《台湾先史时代概说》（pp. 1-57）。

9月25日 星期六

晨间赴尹达同志处商谈所事：（1）招待匈牙利外宾座谈会；（2）研究实习员学习问题。返所后，与郭宝钧、苏秉琦、安志敏三君谈前事，院中定为30日，须稍作准备。下午在家，整理辉县车马坑报告。阅驹井和爱之《南支那の石器及び青铜器に就いて》。晚间暄儿来，以为我们出去了，由8时敲门到12时，始进来。

9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朱璋君来谈。复阅《台湾文化论丛》第一辑中关于先史考古学的两篇论文。

9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历史博物馆李锡经君来谈，为楚文物发表权问题。中午赴郑所长之邀，在同和居用餐，乃文化部社管局宴请全国人大西北代表（邓宝珊等）。下午校阅安志敏《1952年秋季郑州二里冈发掘记》。

9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校阅毕之稿交还与安志敏君，并谈郑州工作问题。下午赴故宫博物院参加陈列断代问题座谈会。

9月29日 星期三

将昨日座谈会结果，去和范老商酌，即写信给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阅《文物参考资料》今年第8期。下午赴故宫参观新布置之永靖炳灵寺、敦煌千佛洞及天水麦积山之壁画及雕刻。

9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尹达同志来，谓匈牙利文化代表团座谈会改于10月4日举行。研究组开会，讨论近五年考古工作的新收获，为座谈会准备材料也。下午来所，与苏秉琦君谈洛阳工作事。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五

上午将秀君及炎儿送至王载纮君处，我即赴院中，集体前往观礼台观礼。今日较往年更为热闹，军队检阅阵容更为整齐。散会后至王载纮君处，即在其家午饭。饭后返家，颇为累疲。

10月2日 星期六

上午温习俄文，赴外理发。下午在家整理辉县车马坑，暄儿来家。

10月3日 星期日

在家整理辉县报告，下午写了几封信。

10月4日 星期一

上午院中通知参观苏联展览会，余以原来匈牙利文化代表团有来所之约，故未去，但院中联络处后来通知改期。写信给王伯洪、石兴邦君。下午在家写《辉县车马坑》。

10月5日 星期二

上午天雨，审阅荆三林《中国物质文化史》第一册（石器时代）。下午将审查意见写出。又阅中译本《辩证唯物主义》。晚间赴中苏友好协会招待苏联文化代表团宴会。

10月6日 星期三

上午匈牙利代表Korek等三人来所，开座谈会招待，由尹达、郭宝钧、安志敏与余四人招待。下午哲学学习小组开会，苏秉琦君已于3日赴洛阳，陈梦家君又陪喜龙仁参观历史博物馆，只剩三老与余讨论，至6时始散。

10月7日 星期四



今日整天在家誊抄辉县车马坑报告。傍晚接到院里通知，明日苏联展览会招待在京各机关负责同志，可以携带家属前往参观。

10月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将今日招待日本文化代表团事，交待王明君。我偕秀君、炎儿出城参观苏联展览会，即在莫斯科餐厅用餐。返城后，赴近代史所，参加招待日本文化代表团（京大貝塚茂树及东大仓石武四郎）。由范文澜所长作主席，致欢迎辞。刘大年同志报告东南区五所情况，仓石、貝塚报告日本研究汉语及历史学情况。会后至考古所、图书馆及语言所参观。

10月9日 星期六

上午北大宿白、刘慧达二同志来所，谈北大考古专业情况。刘同志来我所技术室实习。郑所长来所，商谈所中工作计划事。下午偕炎儿赴市场购物。

10月10日 星期日

暄儿今日返家。余写了几封信，续写辉县车马坑报告。下午正荣侄来。

10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靳主任谈工资调整事。赴历史一所，与尹所长、王冶秋局长及张葱玉处长，谈西安工作及郑州工作问题。下午赴所，与郭宝钧、陈梦家、安志敏等谈郑州工作问题，与安志敏谈《考古通讯》编辑问题，与靳主任谈明年编制问题。闻裴文中同志已返京，赴二道桥与之谈西安工作及训练班问题。

10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整理辉县车马坑的标本。石钟健同志以奔丧返里，途经北京来看我，闲谈。《考古学报》第7册已出来，但装订有错误，须改装。《考古通讯》稿件初步决定，以便于月底以前付印。下午赴北京医院检

查身体。返所后，靳主任谈调整工资问题。

10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写了几封信。将《考古通讯》稿子交安志敏同志。下午又赴所，写了一封信给尹达同志，托他照顾所务。晚间王明君来谈。收拾行李，预备明日赴西安。

10月14日 星期四

晨间搭文化部车子赴车站，乘8时25分车子赴西安。同行者有王冶秋局长、张葱玉局长、于坚科长，送行者有社管局王毅秘书。车中无事，除闲谈外，翻阅本届训练班教材。

10月15日 星期五

车中继续翻阅本届训练班教材及闲谈，因为误点，傍晚6时许始抵西安，省文管会派车来接。省文教厅景严徵厅长，市文教局刘尚达副局长及文物清理队陈尧庭、茹士安队长皆来车站接。进城后，下榻东大街新亚旅社。由谢元璐、庄敏二同志陪我们上合作社食堂用餐，饭后经钟楼逛了一圈。这东大街为现今西安城内最热闹的街。

10月16日 星期六

晨间至附近的老孙家，食牛肉泡馍。饭后陈尧庭、茹士安二同志来。后来赴省文教厅访景厅长，谈组织工作队及修盖库房事，鱼讯局长亦在座。出来后，赴市政府，访张锋伯市长，乃西北军旧军人，长得很像冯玉祥。与张市长及朱局长谈工作队及仓库事。赴西北博物馆，鱼局长亦赶来，观博物馆附近有否空地可盖库房。午间仍在老孙家食牛肉泡馍。下午省文管会驻会委员侯佩苍来谈。第二机械工业部徐心堡等二同志来谈。出来赴西北博物馆参观，由范文锦同志及总务主任陪我们。晚间赵望云、张季纯二局长来谈，原为西北大区文化局，现已撤销，但对西安文物工作事仍关心，谈至10时半始去。

10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乘车赴国棉四厂工地，先参观学员宿舍（正在写简报）及出土器物。旋赴发掘地参观，为仰韶遗址，有建筑遗痕，至食堂进食。饭后在工作队办公室稍休息，又赴墓葬工地参观，以姬威及姬温之墓为最大。返城时已3时许，稍息后，至文物清理队参观。晚餐后返舍，裴文中主任已于中午来西安，谈郑州情况，谓出骨器坑，多为人腿骨所制。西北博物馆武伯纶来谈，市文化局刘尚达副局长来谈训练班毕业典礼布置情况，至10时余始去。

10月18日 星期一

晨间省政府主席韩兆鹗来访王局长。9时许出发，赴临潼华清池，10时抵目的地，游览了一圈。双十二事变蒋介石的住卧室，窗上弹痕犹存。爬山至半腰，有“捉蒋亭”，乃“正气亭”之改称，摩岩上题字颇多，后有小径至蒋氏躲避之穴。我们下山后洗了一个澡，进午餐，王局长赴工地做政治报告。余与于坚、谢元璐同志往登骊山始皇陵，规模似尚不及埃及金字塔，但面积可能较大，民间俗传原来覆有九顷零十八亩，现今仍有两三百亩。登其顶下瞰，陵作方形，南边陵麓中间有一道隆起，疑墓道，顶上现有一三角测量架。下陵后返城，抵旅舍已3时半。晚间去看郃阳线活（即木偶戏）。

10月19日 星期二

晨间韩兆鹗主席邀我们在钟楼南的老韩家吃牛肉泡馍。赴东郊第二机械工业部的第248工地，据云厂址20万亩，已探出280余墓，其北之第847工地，探出147墓，包括一土墩。由东郊近东关，转赴石佛寺，相传即唐之青龙寺，但据文献，青龙寺当在延兴门内第一坊，不在此处（宣和坊）。又赴大雁塔，观两廊新布置之陈列室，又登临塔上四瞩。下来后赴荐福寺，观小雁塔，现为西北党校，塔中裂，不能登临，保存不及大雁塔之佳。寺中又有乾州移来之铁钟，金明昌三年铸，重达二万斤。又赴兴善寺，为不空传密宗之所，但已无清以前之建筑。返城至市文管会少憩，至附近食葫芦头泡馍，已4时许。至省政府拜访韩主席及民政厅吕湘城厅长。至省图书馆，观赝砂藏等善本书。出来后，参观鼓楼，最近花了29亿重修，金碧辉煌，下层为陈列室，上屋为招待室，少憩后出楼门，观西安夜景。下楼赴钟楼，为明代建筑，最近花了31亿重

加装璜，闻贴金即花了三两金子。出来后，赴皮影院观皮影戏，为平生第一次观皮影。归来已11时许矣。

10月20日 星期三

晨间由西安市内出发，我们四人（王冶秋、张葱玉、于坚、夏）之外，市文教局刘尚达副局长等五人（图书馆梁馆长，省文教厅刘安国、郑子宜，文管会侯佩苍），陪我们一起去，出西门经三桥，过沔桥及渭桥，上原赴茂陵。先参观霍去病墓，各墓惟此墓有大石堆垒，所谓“象祁连山”，两侧现有二陈列室，有石刻九件，多为前所未发表者，闻为1932-1933年发掘所得，东侧为：（1）人像，（2）猛兽咬羊，（3）卧牛，（4）人抱熊，（5）卧豕。西侧者为：（1）马，（2）马踏匈奴，（3）立马，（4）虎。除马像外，皆依石之原形稍加雕刻及浮雕而成，或许受匈奴影响。在茂陵小学少憩，闻附近姓宇文者甚多，为北周遗民，附近又有董姓者聚族而居，相传为董仲舒之后裔。霍去病西为卫青墓，向东远望有霍光墓，我们皆未去。乘车赴茂陵，为汉陵中最高大者。秦皇汉武，震烁古今，我们直登陵巅，西望可以望见兴平城中之两塔，西北不远有李夫人墓，北面远望为九嵎山，即〔唐太宗〕昭陵之所在地。茂陵东北三边尚存门迹，由茂陵下来后，东行经石村赴周陵（周文武陵），有咸阳第一初中，闻学生有1006人。在高原上汲水颇不方便，下掘达百丈始获水泉，打井费所耗达五亿余元。我们在会议室中用餐后，至校后登文王陵，成四方形，其北有圆形大塚，即武王陵。附近有成、康、周公、太公等墓，恐皆不可靠。校长室中有贞观十三年于志宁撰书张琮墓碑，乃1933年出土于萧何庙村，保存颇佳。由文武陵出来后，直赴顺陵，乃武则天为其母杨后所筑，保存尚佳，四周门前石狮皆尚存，南边尚有独角兽二，最为宏伟，北边有石马一对，西侧之马已断足。碑塔寺之后，有石人十二，石羊西侧二，东侧仅存一个，西侧尚有石狮二，石人一，墓冢之后，尚有一沟，相传为黄巢盗掘后之留迹。由顺陵出来后，经咸阳古渡，下车一观，嘱车子到前面等候，但由咸阳古渡返后，不见车子踪迹，由咸阳东明街西行，直至咸阳文化馆，已抵街市最西端，仍未见车子，乃入文化馆稍憩，至6时半始找到，即返城。抵城时已7时半，在西大街西安饭庄用餐，为西安旧饭店唯一仅存之硕果。所用之菜（肚丝、烤鸭、甜饼等）尚不差，又用蒸饺子，返旅

舍已近9时。庄敏君由工地返城，商酌训练班毕业典礼事，赵望云局长来谈。

## 10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赵望云局长来，与王冶秋、张葱玉二同志偕往城南40里之兴教寺，为玄奘塔院，两旁窥基及圆测二塔院有塑像，为民国十八年修塔时所掘出，似为宋塑。塔上所嵌之碑铭，除圆侧一铭碑为新刻者，余二碑为唐开成年间原刻。至方丈室，晤及妙阔法师，已76岁，研究佛理颇深。至藏经楼，出来后返城。途经长安县文化馆，入内参观，有长安青砖厂出土之法云寺尼辩惠墓铭，殉葬品极精。尼字严净，俗姓房，清河人，曾祖父仁裕，王父生质，考温，天宝十三年卒于延康里，卒年五十三，葬于星原（出家于东都大安国寺，在西安法云寺从宿德尼无上）。随葬品有银平脱菱花镜、瓷器五件（白瓷罐、壶，盃一黄、一黑、一外蓝内黄）、铁锁、铜洗、石盒、白石戒珠一串。又有王曲冯家堡出土之宋代铁器，闻有被焚之房屋遗迹，有二大铁缸，中盛铜钱（多北宋钱，至晚为正隆钱），铁器有镰刀、铡刀、鏊、轱辘穿，及坚土夯、钩子等。室外有唐石佛数件，闻为一古寺改为休养所后移来。返城后，下午与张葱玉处长赴省文管会，获见新自邠州取回之耀州窑宋瓷50余件，颇多佳品（有邢窑系之白瓷，有汝窑之青瓷）。张处长又为之鉴定字画。傍晚西北文化局三位局长约我们吃涮羊肉。同学及工作干部亦进城，偕苏秉琦君赴卧佛寺看他们，以今晚自由活动，多已外出。返舍后，考古所同人来谈今后工作计划，决定暂留七人继续工作。至王局长处谈今后工作队计划，11时许始睡。

## 10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训练班结业典礼在协商会之会场举行，9时半开会，裴文中主任致开会辞，王局长训辞，来宾有西北文委会成委员及景厅长。时已近12时，余讲话后，由同学代表致谢辞，即摄影散会。今日遇及史念海教授，约我赴西北师院讲演，余婉辞之。至合作食堂进餐。下午赴清理队，由苏秉琦君做总结。散会后，至西北历史博物馆。晚间在易俗社观秦腔《女起解》、《群英会》及《妇女代表》，散场时已11时。

## 10月23日 星期六

训练班干部及学员往游茂陵及顺陵。余和张处长晨间赴清理队看田野记录，午后又去看了一些，为之指点错误及未妥之处。王局长在会议室听此间诸文物机构的汇报。第二机械工业部来谈，谓八个厂探出13000墓。傍晚与裴主任至九三学社。晚餐后，偕往刁家村戏曲研究院看秦腔《秦香莲》及眉户调之新戏，散场时已11时半。

10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偕苏秉琦同志赴西北大学，以王永焱君来接裴公去讲演，所以我们搭便车去。至西大后，晤及历史系主任林冠一教授，由其介绍，至文物陈列室参观。室主任为陈进宜教授，陈列品有鱼化寨史前遗物、汉陶、瓦当，及钱范、唐俑等。邠州明光池所出之卜骨，张骞墓所出之封泥（？）及花砖，亦在陈列之中。出来后，至西北历史博物馆，已11时。闻王局长等已弄到汽车，赴斗门镇参观。与张云鹏、俞伟超谈工作计划，他们曾于今晨开过一次会议。又与王伯洪、王仲殊谈训练班工作。出来午餐后，至西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探视王振江君之病，以昨晚得急性胃病，吐泻不止，入院治疗，已大致痊愈。出来后返旅舍午睡，知裴公于下午1时许离西安赴汾城。睡醒后赴西北历史博物馆，将眉县出土的铜车毂测定各部分尺寸，与武伯伦处长、何正璜及李长庆同志告辞，归途至曹仲谦馆长（文史馆）处小坐，曹为75岁之老先生（谈及张扶万老先生于1943年去世，卒年76岁），谈及文史馆工作。出来后返旅舍，旋偕苏君去进膳。返舍，景厅长及刘厅长来谈，陈队长、刘安国同志来谈。石兴邦君来谈今后工作计划。清理队郑郁文从前为古董商，1927年党玉琨掘宝鸡戴家沟，彼曾参加，大谈当时情况，颇有趣。据云党为土匪出身，匪帮中有一同伙，当过北京古董铺学徒，故叫党玉琨收罗古董，可以换取金钱及军火。宝鸡发掘，由其所委派之钱局局长沪人范某所发动，因为民国初年戴家沟曾发现“太王作宝彝”铜鼎，故于1927年10月开始在其处发掘，至次年5月凤翔将失守时始停止。党共辖五县（凤翔、扶风、岐山、宝鸡等），征集民夫千余人（时已秋收），自带粮食，为之工作。所开之沟，阔达五丈（约十五公尺），长约200余公尺（在北研发掘区之南的二道原上）。由西向东，开工十余日，深达10公尺许时，一处地忽下陷，工人两人陷入坑中，加以搜检，取出73件铜器，遂继续大做。共出大件器740余件（至于素鼎、素敦，及兵器、车

马器皆不在内，且散失不要），每群少者10余件，普通为40-60件，最多者达200余件，后者有被甲的人骨，人骨两旁有铜虎。古物中较为稀罕者：（1）玉人，高约30厘米，中空，有铜管可旋动，长跪赤足，衣袖有镶金银的花纹；（2）黄金方鼎，器底及四面皆有铭文，字形扁长，末尾为“子子孙孙永宝用”，两耳及四足可以卸下；（3）又有两件铜器，文字特异，颇似八卦，为前所未见；（4）大铜鼎，矮足，高约一公尺，大方鼎四个，重须五六个人抬，鼎内装有全羊者；（5）有虎彝，彝有铭文“鲁吉”二大字；（6）又有铜盒，用红、绿、蓝、白等四色绘画；（7）有一个铜器颇怪，作圆形，周有小鸟；（8）有泥塑各种人物及建筑物，以牛角嵌入墙壁；（9）金错花纹的玉璧，普通玉璧、玉璋更多；（10）编钟，每套6件或7件；（11）车器，6车一坑，车轮高约1公尺。凤翔失守，党玉琨自杀，此批古物遂入宋哲元之手，混乱时当已有散失。后来宋哲元携至西安照相，文管会刘安国尚有照片300来张（未必皆为党所掘，但三分之二以上皆见过，无疑），系由照相馆中购到，底片已失。但皆为普通品，上述各器之特殊者皆不在内。党玉琨曾送二点、一尊与岳维峻，以换取军火。郑郁文又云，党酷嗜，时来工地参观，器物佳者即放在家中寝室内，满室都是，旁边又另有一间专放古物。党为鸦片鬼，以昼作夜，傍晚始起，烟瘾足后，即摩玩古器，甚至后来置军事不管。新出器物，有时自己参加洗刷，冬天穿皮袍，皮袖子甚湿也不管。王冶秋局长谓李德全所捐之三件铜器，即宋哲元就宝鸡铜器中选出，献与冯玉祥者，其余宋哲元死后其妇在天津托萧振瀛介绍出售，流入海外矣。

10月25日 星期一

晨间由西安出发，系慢车，又买不到软席，车中甚为拥挤，至渭南车站始得座位。余在车子阅《文物参考资料》第9期各文，晚间抵洛阳。王局长在车中，整天未进餐，据云几次欲吐，幸身边携药，吃了两包。抵洛阳时，蒋若是君等来接，即赴周公庙，王、张二同志住文管会，余与苏秉琦君住工作站。

10月26日 星期二

赴西工公路工地参观，墓中出土铜器、玉器颇多。有一墓中所出达

百余号，有铅制人像一，颇为罕见。又有一西周墓，出瓦鬲等陶器。午饭后，过七里河至建厂区，为汉墓群，为数不多，颇深，达14米，由厂方负责雇工，墓上盖以席篷，每日四班工人轮流工作，由清晨至夜12时，掘后加以夯打，开夯工即达千余工。归途经西工电厂，入内一观，亦有10座战国墓。返周公庙休息，蒋若是君来谈洛阳工作队情况，王伯洪等四人由西安来洛，马得志君来谈。

10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偕苏秉琦君至西工工地，检视墓葬记录，指出几点。返周公庙，专署邀约我们四人进晚餐，同席有专员与杨庆生科长。餐后返周公庙。

10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9时半离工作站赴车站，11时许开车。下午2时许抵郑州，尹子文、安金槐、韩维周等来接，在市府招待所下榻。至二里冈参观文物仓库，即此间之工作站，最近一月来出土古物有二里冈炼铜场出土之锅（即用喇叭口器，口内及外边加泥块）、泥范（箭镞、矛头）、铜渣等。同出有铜斧一，铜刀二。又省府工地发现有骨器工场，有骨料、骨器粗制器，有深沟之磨石，骨料多为人的大腿骨，殊出意料之外。至工地观发掘情况，傍晚始归招待所。晚餐后，往访文教局许寄秋副局长。晚间尹子文同志报告此间情况及彼对于工作队组织之意见。

10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许寄秋副局长及安金槐同志，偕往访市党部宣传部范部长，又至市政府访市长及文教局长，适以开会，仅晤及王副局长。稍谈后，即出来赴省府工地，参观发现殷代建筑的两个地点，有白灰面及土墙，每房长约5米，宽约3米，墙洞约0.6米，现留高度亦同。又至白家庄，参观遗址，此区出土长条土块颇多，直径4厘米，两端多已断，长10厘米左右，中夹麦草末，不知其用途。返城午餐后，午睡起来省府陈剑平局长及赵全嘏科长由开封来，大家谈工作计划。旋赴人民公园参观出土文物陈列室。返舍写了一封家信。晚间在王冶秋局长处，与陈局长及赵科长谈今后郑州工作计划。



10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赴前阜民里工作站参观出土文物，有一小仓库，即在附近。二里冈战国墓的出土物，现下正从事整理，陶器以鼎、豆、壶、盘、匜为多，有绘彩者，铜器以璜形饰为最多，铜镜仅出两件（一为素面，一为蟠兽纹），铜印两件（背有小钮），玉髓及玛瑙环、料珠等亦颇多，其时代与琉璃阁战国墓相近。又赴二里冈工地，参观今春出土有字甲骨，及去冬战国墓葬工地标本。午餐后，睡到3时许始起来，偕赵全嘏科长赴前阜民里，途中即与之谈及洛阳报告事。至前阜民里，安金槐、韩维周、张建中及另一同志皆在，为之校阅二里冈战国墓报告稿，指出数处，以时间关系，携回旅舍继续校阅。晚7时半，南京博物院曾院长来郑。陈局长邀我们去人民剧院，观《李闯王》预演，12时许始毕。

10月31日 星期日

今日上车站去接尹达同志，去了两趟，于下午3时半的那班，才接到他。在旅舍中校阅安金槐、裴明相二君所撰之“二里冈战国墓葬”稿子，为之提出意见20余条。晚间在交际处会议室讨论郑州工作计划及组织，由王冶秋局长为主席，市文教局的成敬堂局长及许寄秋副局长皆出席，谈到7时半始散，他们去看豫剧，我返旅舍与安志敏君谈所事，11时上车返京。

# 11月

11月1日 星期一

车中无事，阅毕《考古学报》第7册及梁钊韬的《考古学通论》讲稿百余页。火车误点，抵京时已6时半。

11月2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各同志商谈所事，尤以编辑事为现下重点。中午与陈梦家同志偕往天坛大剧场，观苏联音乐剧院所排演的芭蕾舞剧《天鹅湖》。

11月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批阅了一些公文。下午为政治学习。

11月4日 星期四

上午粘贴排列辉县报告图版。下午赴故宫博物院参加座谈会，招待苏联东方艺术史专家，谈铜器问题。

11月5日 星期五

上午赴编辑局，谈出版事。返所后，宿白君来谈北大同学苏天钧实习事。下午赴院，参加《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晚间参加院中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纪念会，有苏联派来土壤专家科夫达（Кофод）参加，系科学院顾问，协助科学组织工作。

11月6日 星期六

上午苏联东方美术史专家与助手二人，来我所参观，先交换一些对于中国铜器的意见，后来参观古物修理室，花了一个上午的工夫。下午偕秀君及炎儿逛北海公园，参观菊花展览会及苏联电影周照片展览会。晚间暄儿来家。

11月7日 星期日

上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午门上所陈列的全国基本建设工程出土文物展览，因为不久即行撤去，今日为最后一天。下午正荣侄来谈，自己温习俄文。

11月8日 星期一

晨间赴所，知马得志同志由洛阳返京，略谈洛阳工作情况，催促支援。遂叫刘观民、黄展岳二同志偕高英同志日内赴洛。热河文管会有人来参观。与楼宇栋同志排列辉县报告图版及插图。下午偕秀君赴东四人民市场购物。赴所中与靳主任谈明年人事编制。

11月9日 星期二

今日花了整天的工夫，与楼宇栋同志排列辉县报告图版及插图。

11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本部开会，讨论有关推选第二届全国政协的社会科学界代表名单问题，由郭院长为召集人，出席者有社会科学学部委员40人（请假者16人），推出四人小组，负责协商一名单。下午政治学习，阅读《辩证唯物主义》。晚间至尹达同志处，商谈明年考古所工作计划。

11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院中秘书处及人事局派黄烈等三人来所，了解今年计划实施情况及明年计划。下午整理辉县报告图版及插图。晚间阅Salwony, *Altars and Tong* [扎尔莫尼：《祭坛与堂口》]。

11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继续整理辉县报告图版及插图。下午赴院开会，讨论有关第二届全国政协的社会科学界代表名单，提出22人。晚间阅《历史研究》第5期。

11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继续整理辉县报告图版及插图。工会小组报告占去了1小时。吴汝祚同志的西安调查报告须要绘图、照相的器物，为之复查一下，删去了一些。下午宪法学习总结。又为长沙报告开小组会，陈公柔、王伯洪及王仲殊参加。晚间喧儿返家。

11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赴银行取款，阅读《辩证唯物主义》第四章及第五章。下午阅读*Map and Aerial Photograph Reading*, Chap. 1-7 [《地图与航拍照片判读》第1—7章]。晚间步青偕阿昌甥来，在朝鲜前线复员返国，入本溪钢铁厂工作，请假返家，来京游览。

11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继续整理辉县报告图版。新来初中毕业练习生7名。郑所长来，谓最近将出国，为期约3个月始返；谓所中应发动“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与尹达同志联系，晚间由尹达同志做启发报告。下午苏秉琦同志由洛阳返所，同用晚餐后偕往历史一所，听尹达及向达二位所长做报告，散会时已10时许。

11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继续整理辉县报告图版及插图。下午写了几封信（石兴邦、安志敏、王少夫）。

11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开会讨论明年工作计划纲要，尹达同志亦来参加。下午赴庆丰司1号访徐森老，未遇，赴东安市场购物。

11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继续整理辉县图版及插图。下午参加北大召开的关于考古专业的功课问题的座谈会，在文津街科学院开会，由翦伯赞主任主持，高教部黄松龄副部长亦参加，北大江隆基副校长、向达教授，吾所尹达、郭宝钧、苏秉琦三同志，社管局王冶秋、张葱玉、王振铎三同志，中央民

族学院傅乐焕、陈有龄二同志，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杨钟健主任皆参加，开至6时许，即在院中用餐后始散。

11月19日 星期五

又花了一天整理辉县报告图版及插图，插图已全部完竣，可以于明日全部付印，图版初步完毕，尚须再加审查。天气渐冷，开始生煤炉。

11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所中图书委员会开会，关于处理李玄伯及乔大壮书籍事，及明年预算问题。将辉县报告最后一批插图交出版印刷厂。下午赴中山公园参加对外文化协会所办的美展预展，唐立庵及傅振伦二同志亦在场，略提些意见。

11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赴郑所长处，以其今晚即南下率领文化代表团出国赴印度、缅甸，徐森老及王天木君亦在座，后又偕森老至王冶秋局长处闲谈。下午在家阅毕《地图与航拍照片判读》（pp. 1-202）。

11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至所，将辉县报告图版弄齐。宿白君代表北大商谈考古专门化事，至尹达君处继续商谈此事。下午校阅《考古通讯》创刊号稿子。青年出版社的《旅行家》杂志记者来所商谈征稿。张云鹏君由西安返，晚间来家谈西安工作队情况。

11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所中第二组会议，讨论明年工作计划事。下午所中开会，座谈“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

11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裴文中君来所，谈山西丁村发掘工作及考古所明年计划。余赴院中，参观科学院西郊建筑计划图样及模型，闻可能放弃原有地点，改

采取城北空地。下午在家阅读《辩证唯物主义》，旋偕妻儿赴东安市场购物。寒流过境，昨日起天气骤冷。

11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旋至历史一所与尹达、裴文中二君，谈北大考古专门化事，及明年开考古工作会议事。下午王天木、于坚君等来谈山东省博物馆筹备事。阅毕Atkinson, *Field Archaeology* [阿特金森：《田野考古学》]（1953）（1-206页）。初版前在浙大时曾阅过。

11月26日 星期五

陈梦家君谈及靳主任感觉到我不易亲近，希望我多与同志相接近。西安、洛阳队皆有来信。晚间，所中开迎新会，为新来的初中毕业生也。

11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梁先生遗书捐赠所中，皆抗战后所置。下午赴医院诊治，顺便至东安市场逛旧书摊。

11月28日 星期日

阅石璋如《史语所考古春秋》稿本。天气变寒，开始下雪。下午正荣侄来，谓正中侄赴唐山未返，借去零用钱5万元。晚间正暄儿来，谓今日加班，所以只能晚间来一会儿。

11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参加郁文同志传达人事会议的报告。下午山东省博物馆筹备处在我所开座谈会。

11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至历史一所，与尹达同志商谈所务。返所后与靳主任及齐会计，谈明年预算事。编译局孙同志来，谈明年《考古学报》事，送《考古学报》第8册初校稿及《考古通讯》二校样来。下午编排地图（辉县

报告），王冶秋同志来谈洛阳及西安工作。晚间至黄仲良同志处闲谈第三组事。

# 12月

12月1日 星期三

上午开考古专门化课程教学计划会议，由翦伯赞同志主持。下午哲学理论学习，自修。与苏秉琦同志谈所务，第三组前日上午开过一次会议，黄老希望要加强第三组领导；又谈洛阳工作计划及所中工作组织。郭院长至陈梦家君处谈石鼓文问题，顺便至我处，谈及批判胡适思想问题，谓“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应改为“小心地假设，大胆地反证”，使不致落入唯心论的陷阱。

12月2日 星期四

上午新华社记者雷朋同志来所，商谈报导考古消息事。下午所中开业务报告会，由苏秉琦同志作洛阳工作收获的报告，裴文中同志亦来参加，报告后所中各同仁提了些问题或意见，由我作总结。

12月3日 星期五

上午将《考古通讯》创刊号二校样全部阅读一遍，改了几个字，今日将二校样送印刷厂。下午所中同人多赴苏联展览馆参观。我在所中与苏秉琦君商量洛阳工作队事，并写了几封信。着凉生病，夜间发烧至39度。

12月4日 星期六

晨间烧仍未退清，试体温为38度，向所请假一天，10时许始退清。上午校对《敦煌考古漫记》（二）的抄稿。下午阅常任侠《中国古典艺术》（1-144页）。晚间仍稍有烧，37.3度。

12月5日 星期日

上午阅苏联《古代世界史大纲》（中译本）。黄仲良先生来谈。暄儿来。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山东博物馆筹备处携来的曲阜孔家传家旧物，有明代衣冠、玉带、象牙笏等，及严嵩手札（致孔可亭一札），霭



化永丰镇出土陶器（埴圀形，但无冶炼痕迹）及红烧土，德州出土的宋瓷片（磁州窑，德州窑）。又参观魏晋隋唐展览室的陈列，正在布置中。

12月6日 星期一

上午院中联络局来电话，谓匈牙利远古美术史专家霍瓦特（Horvat）明日离华，约余今日一谈。由对外联络局派车来接我至新侨饭店，即两个月前来过的专家，在华东及中南跑了一周，有些新问题与我谈。下午第一组开会，由尹达同志主持，裴文中、张云鹏、陈作良参加。余则仍襄助楼宇栋同志整理辉县报告图版。

12月7日 星期二

上午在图书馆翻阅由孙伯恒（壮）家中取得的金石书籍及拓本照相，其中王懿荣天壤阁旧物颇多。又将李玄伯、乔大壮的书藉加以选拣，其余送院。下午赴银行取款，至邮局汇10万与李守源。至所，阅《考古学报》校样。

12月8日 星期三

上午至图书馆，见陶孟和副院长，商谈购书问题。因为我所最近由孙伯恒（壮）家中，获得其遗书（包括王懿荣的手稿及藏书），须款3000万元。下午至所，自学哲学。赴北京饭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组刘致平同志等召集座谈会，为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讨论展开民族问题研究工作，3时开始，6时半始毕，即在其处晚餐。

12月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知苏秉琦君已携带练习生及技工四人赴洛，写回信给安志敏君。将辉县报告最后一批整理完毕。下午在家整理辉县琉璃阁战国车马坑稿子。

12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新华社对外宣传股欧阳采薇同志来所采访新闻，询问吾

所今年考古工作。写信给石兴邦同志。下午山西文管会畅文斋君来谈，谈及山西洪洞县坊堆村发掘情况。为了下星期二的编译局开会事，与陈梦家及尹达同志商谈。又与靳主任商谈调整工资事，拟明日开一小组会。

12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赴编译局，和黄宗甄同志谈辉县报告印刷制版事。至所与靳主任谈调整工资事。写信回复袁复礼先生关于助理员事。下午开小组会，讨论我所工资调整事。

12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至王明君处坐了一会儿，赴邮局领取张一纯君汇来之款。下午阅原田淑人、驹井和爱《中国古器图考》（舟车篇）（pp. 1-60）。傍晚与王明同志赴协和医院，探视汤锡予校长的病，归途至东安市场购物。

12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接到罗尔纲同志的长信。下午赴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听裴文中同志作《中国旧石器文化》的报告。

12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庄敏同志来谈明年训练班事，李仰松同志来谈北大生产实习展览事。下午赴院，参加学报主编座谈会，即在院晚餐。

12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开会，报告工资调整问题。下午哲学讨论会。

12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写信给洛阳及西安工作队，并叫齐会计汇款去。又为新华社对外新闻部校改英文稿。下午将英文稿打字，寄还新华社。校阅《考古通讯》稿子。

12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又开小组会讨论工资调整问题。下午刘慧达同志来谈北大考古技术功课问题，白万玉君未返，只好请钟少林君暂代。校阅《考古通讯》稿。

12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写信给洛阳队及蒋若是君，明日又有一位练习生赴洛，托之带洛。阅《考古通讯》稿子。下午赴东安市场购书，阅《文物参考资料》第10期。

12月19日 星期日

阅贾兰坡“丁村发掘简报”稿子，并提意见。暄儿返家度星期日。

12月20日 星期一

校阅《考古通讯》稿子，作最后草案。为《敦煌考古漫记》（二）选照相。

12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政协代表曾同志来所谈郑州考古问题。袁翰青君来谈玻璃珠来源问题。下午阅*Anthropology Today* [《现代人类学》] 首五篇（pp. 1-100）。

12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赴历史一所，晤及尹达同志，谈明年所中计划及调整工资问题。下午在家哲学学习，阅《辩证唯物主义》。

12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阅裴文中《第二次大战前后世界各地对于人类化石的研究》。至尹达同志处，与社管局王冶秋局长及河南省文化局陈剑平局长一起，谈洛阳工作问题。李锡经同志来谈出让日本《人类学杂志》事。

12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编排《考古通讯》图版。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六朝隋唐陈列布置。

12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写信给洛阳队及西安队，与靳主任谈工作站问题。下午赴干部学校听潘梓年同志作胡适思想批判报告。

12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顾铁符君来谈，新由中南文化部调来社管局，留之午餐。下午正荣侄来谈。阅《现代人类学》关于旧石器时代一篇。

12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参加中国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二十五周年纪念会，有郭沫若院长、陈毅副总理，及马寅初校长致辞，由裴文中同志报告北京猿人标本下落。下午又赴院参加报告会，有杨钟健、周明镇、吴汝康、裴文中、贾兰坡五人的报告，2时开始，6时余完毕。

12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赴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参观展览会。下午赴院参加讨论会，至6时半始散。

12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饭店访罗尔纲同志。下午校阅安志敏君关于沂南画像石墓年代问题的稿子，及初中历史教学大纲。

12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回复洛阳队及西安队的信件。下午赴干部学校，听艾思奇同志的哲学报告。

12月31日 星期五

上午阅《现代人类学》。下午赴北京医院治病，因为这两天又感觉到胃部有些不舒服。晚餐所中聚餐。1954年便这样过去了。

[1]编者注：应为“萧龙友”。

# 1955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六

今日放假，暄儿也返家度新年。上午所中黎晨同志偕所中团员（周永珍、张广立、陈作良、李遇春、刘玉、赵文林、张孝光等）来贺年。下午偕秀君赴东四人民市场购物，顺便至张国熊教授处贺年。阅 *Today* [《今天》]（1953）中考古学诸篇。傍晚正中侄夫妇来，留之晚餐，闻已搬往西郊新居。

1月2日 星期日

上午所中王仲殊、马得志、张云鹏三同志来贺年。下午正昕侄来，暄儿晚餐始去。

1月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阅滨田耕作《蚊鼻钱に就いて》一短篇。与王明君谈去年总结如何做。下午家中大扫除，天气奇冷。

1月4日 星期二

整理辉县报告中琉璃阁战国车马坑，将图版已印好者，贴成八幅。又整理实物标本。

1月5日 星期三

上午至尹达同志处商谈所中总结事。下午赴行政干校礼堂，听艾思奇同志做哲学报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

1月6日 星期四

上午写信给洛阳队苏秉琦同志及林寿晋同志。与王伯洪、楼宇栋同志商谈翻译《考古学原理》事。与王明商量下午开会事。午后王天木处长来，谓日内即赴东德考察，为期3个月。下午2时所中开会，由尹达同志做1954年总结动员报告，3时半散会。庄敏同志来谈西安建铁路通过丰镐地区事。晚间誊抄辉县车马坑报告。接洛阳电催汇款。

1月7日 星期五

上午将辉县车马坑报告写毕，约11000字。下午赴院参加“批判胡适实用主义”讨论会，艾思奇报告，发言者有贺麟、胡绳、王子野等同志。晚间至王天木同志处，并将辉县车马坑报告稿子请其审阅。王君下星期一即赴东德考察。

1月8日 星期六

上午长沙报告编写小组做总结。下午参加时事学习。晚间在家写信。

1月9日 星期日

阅E. Salin, *Manual Des Fouilles Archéologique* [E. 萨林：《考古发掘手册》] (pp. 1-84)。上午张国熊同志来谈。下午王天木处长来谈，讨论辉县车马坑报告问题，明晨彼即赴东德考察。晚间陆步青甥来，送给炎儿一些颜色铅笔和绿纸。

1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写了几封信，将《敦煌考古漫记》(三)稿子修改后交誊抄。下午赴北京医院治疗。这一星期内胃部常发疼，晚间不能安眠。

1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开会，由各小组负责人分别汇报连日讨论情况。下午将辉县车马坑报告修改完了。

1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誊抄辉县车马坑报告稿子。宿白同志来谈北大“考古学通论”课程事。下午至尹达同志处讨论所中总结事。

1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将辉县车马坑报告稿子誊抄完毕。下午尹达同志来所，商谈总结去年工作问题。

1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将辉县车马坑报告稿子校过一遍，将副本交郭子衡先生审阅。下午校阅颜闾同志交来《甘肃史前齐家文化期头骨之初步研究》一稿，拟寄往大连交吴汝康同志审查。晚间王仲殊同志来谈今年工作计划事。

1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开始写辉县琉璃阁区发掘的概说。下午赴院部参加社会科学学部筹备会议，由潘梓年副主任主持。

1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阅《历史研究》第6期，赴王府井购物。下午阅*Anthropology Today* [《现代人类学》]。袁翰青同志来谈中国化学史事（中国玻璃起源问题及辽代抽制铁丝问题）。

1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石兴邦、金学山同志昨日返京，谈西安工作情况。顾铁符同志来谈湖北京山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希望所中能派人前往。审阅傅振伦同志寄来易下都发掘稿子，拟交《考古通讯》。下午校阅楼宇栋同志俄文译稿。晚上参加所中工会讨论第一季度工会工作计划。

1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誊抄《辉县琉璃阁区发掘概说》。新石器时代组开小组会，总结去年工作，并谈今年计划，裴文中、石兴邦、张云鹏、陈作良四位参加。下午至尹达同志处谈所务，并将总结稿子交其审阅。赴北京医院治



胃病，近一星期稍佳，仍须服药。傍晚金学山同志来谈他的工作计划问题。

1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阅侯外庐所写《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下午所中开时事讨论会，关于召开亚非会议及第三次世界大战问题。

1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将辉县车马坑稿子再作修改，开始写总结语。下午所中会议宣传公债推销，院中开胡适批判会，请黄仲良先生出席。阅毕Knaoles, *Stone-worker's Progress* [ 诺勒斯：《石器制作者的进步》 ] ( pp. 1-107 )。阅冯友兰批判胡适哲学史对孔、老的评价问题。阅周译柴尔德著《远古文化史》。

1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西安队开总结会，尹达同志亦来参加。此次总结以不团结（石、张二人间）为主要批判对象。下午写了两封信，续校《远古文化史》译文。

1月22日 星期六

今天开了一天的会，为了西安工作队的总结问题，扩大为全所的会，集中于石、张二人的不团结问题。晚间7时余，素琴夫妇由磴口来。

1月23日 星期日

阅柴尔德《远古文化史》译本。安志敏君来谈洛阳情况。下午上街购物。晚间分岁酒，正暄、素琴夫妇，正中、正荣二侄及步青甥来。

1月24日 星期一

今日为夏历乙未年元旦。上午赴黄仲良先生处贺年，所中工会及青年团派代表来贺年（安志敏、王明、胡谦盈、赵学谦、刘观民、黎

晨)。黄仲良先生来。下午黄烈、吴汝祚、叶蒸、陈梦家同志来。阅毕《远古文化史》(1-228页)，并校出好些译文的错误处。晚间至郭子衡先生处贺年，闲谈洛阳工作站计划。

1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至尹达同志处贺年，顺便谈所中工作事，布置后天开会。又至王明同志处，黄老亦在座，谈至中午始返家。今日家中摆新年酒，有正中、正荣、正昕侄及步青甥，又素琴夫妇及暄儿、楷儿、炎儿等。下午余至西直门，晤及徐老及苏秉琦君。返家时顺途至陈梦家同志处贺年。

1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至南锣鼓巷，途中遇裴文中处长，邀之午餐。至张葱玉处处长，谈：(1) 洛阳工作，(2) 《文物参考资料》与《考古通讯》事，(3) 考古会议，(4) 训练班问题。午间家中摆新年酒，有所中同事，郭宝钧、黄文弼、陈梦家、苏秉琦、裴文中、王明。同乡张国熊、程溯洛二君，适来贺年，亦邀请入席。至东安市场照“全家福”。晚间至王明君家吃新年酒。

1月27日 星期四

今日上班，午后继续开西安总结会，由石兴邦、张云鹏二君做自我检讨，旁的同志续提意见，尹达同志作总结。连日饮食伤胃，晚间腹泻。

1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社管局第四处陈滋德处长偕顾铁符科长，及庄敏、刘启益同志，来所商谈公事。下午开小组负责人会议，讨论今年工作计划。晚间偕妻儿赴蟾宫影院观苏联影片《收获》。

1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靳主任及苏秉琦君谈洛阳工作问题。与王伯洪、张云鹏谈湖北京山队出发问题。下午偕妻儿赴北海公园拍照。返所自学哲学

学习。晚间印若渊婿赴中和戏院观梅兰芳剧团的《霸王别姬》，戏票乃余让赠于彼者。

1月30日 星期日

晨起送铮儿夫妇离京返包头磴口。余在家阅苏联《世界通史》中国部分未定稿，并签注意见。暄儿返家。晚间步青甥来谈。

1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考古通讯》第2期初校。与王伯洪君商谈湖北京山县发掘问题。下午与苏秉琦君，在靳主任处谈洛阳工作队总结会事，所中开会谈推销公债事，明日即开始认购。晚间誊抄对于苏联《世界通史》中国部分的意见。秀君傍晚牙痛，今日左颌发肿。

# 2月

2月1日 星期二

上午送秀君赴口腔医院治疗，昨晚发烧39度，检查系齿根膜炎，打青霉素针，吃药。下午所中洛阳工作队总结。晚间京山队出发（张云鹏、陈作良先去）。

2月2日 星期三

上午陪秀君至口腔医院治疗。下午参加高级人员组哲学学习，顺便谈计划。刘桂五同志来谈学部成立会时展览及学术报告。遇及茹士安同志，谓西安工程配合紧迫，来京向文化部请示。晚间李唐晏同志来谈，说要参加实习，说要参加考古所工作。

2月3日 星期四

上午仍陪秀君上口腔医院治疗，昨宵发病很厉害，还发了一场脾气，今日已有脓，行使手术。返家后赴所，北大郑振香同志来商谈实习事。下午赴怀仁堂听周总理的时事报告，3时开始，7时始毕。

2月4日 星期五

上午仍陪同秀君赴口腔医院治病。返所，询问昨今两日各小组开会情况，决定下午召集各小组负责人座谈。《考古通讯》第2期校样今日送出。下午所中开研究组各小组负责人会议，至下班时始散。与苏秉琦君谈洛阳工作问题。

2月5日 星期六

上午赴历史第一所，与尹达同志商量所务，又约社管局张葱玉、陈滋德两处长、及顾铁符科长来商量考古专业会议，洛阳、西安工作及考古训练班问题。又至口腔医院陪秀君治牙病，昨日已稍愈，今日又发烧，但肿处已渐消。下午所中开工作计划讨论会，并宣布此次工资调整结果（院中已批准），接着由靳主任传达前天郭院长关于时事及和平利

用原子能的报告。晚间至吴定良同志处，以卫生部开会，他来京出席，顺便谈及殷墟人骨测量论文问题。

2月6日 星期日

上午陪秀君赴口腔医院治疗，返后写了封信回复素琴。阅伊林《人和自然》中译本三章。下午偕楷儿去看电影《渡江侦察记》。散场后去找尹达同志谈所务，返家已7时。

2月7日 星期一

上午陪秀君赴口腔医院治疗。下午所中开总结会。

2月8日 星期二

上午在所中开北大实习总结会，翦伯赞主任亦来参加。下午在所。晚间在陈梦家同志家晚餐，10时始返。暄儿返家留宿一宵。

2月9日 星期三

上午陪秀君赴口腔医院治疗。下午参加所中哲学学习复习，作动员报告。张国熊夫人来探视秀君的病。

2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Ed. Erkes [ 爱尔克斯 ] 来所，由陈梦家同志与之讨论古文字学问题。送秀君赴口腔医院治疗，牙根膜炎已愈，不复发痛，但身体仍不舒，恐系内科病症，但不肯上内科医院，连继续去治牙，亦闹一阵不肯去。下午吴定良同志来，王明同志来谈，写了两封信。晚间暄儿送柿子来。校阅《科学通报》送来的文稿（山西长治县潞国文化遗址）。

2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将《考古通讯》第2期二校稿送去。尹达同志来电话，谓院中约定意大利团结报代表明日下午在所中座谈。与赵铨同志谈技术组稿费分配问题。与石兴邦同志谈斗门镇西周墓报告事。与王仲殊同志谈编写报告问题。李唐晏同志来信要求参加洛阳实习事。下午写回信给厉鼎燠

同志。接新华社雷明同志来稿，代为审毕送去。编写北大“考古学通论”讲课提纲。

2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在所中开“考古学通论”教研组会议，郭宝钧、裴文中、苏秉琦、安志敏、王仲殊之外，北大宿白君亦参加，谈至12时始散。下午去理发。4时许意大利团结报记者卡拉曼德雷来谈，关于我国发掘工作及保护文物工作，至6时许始去。晚间赴东安市场购物，暄儿来家。

2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赴市场购照相卷片及书籍。下午张国熊、唐湜二君来谈，唐君去冬参加华东戏曲观摩，曾返温州一次。晚间王仲殊君来谈。

2月14日 星期一

将金学山君所译的“石器时代”稿校阅一遍。又阅楼宇栋及王伯洪的译稿。下午将北大讲课第一课提纲交于苏秉琦君。

2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陪秀君赴口腔医院检查，已大体痊愈。下午浏览新到书籍。王伯洪、白万玉赴湖北。

2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赴尹达同志处谈所务。返所理论学习，开始讨论。晚间科学院中苏友好条约五周年纪念会，在北京剧院举行，并演话剧《明朗的天》。

2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大授“考古学通论”课，上午三、四节，下午六、七节，共四节。中午曾至阎文儒君家中，他于两月前因打青霉素中毒，几乎送命，现在尚未完全康复。晚间参加北京市科学工作者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大会，地点在苏联展览馆，返家时已十时一刻。

2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为石兴邦君校阅讲稿。下午1时半所中举行学术讲演会，由石兴邦同志宣读西安半坡发掘简报。晚间阅伊林《人和自然》。李唐晏君来谈参加洛阳工作事，尚未返天津。

2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开会，讨论尹达同志《论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下午时事学习会，传达周总理报告。晚间阅毕伊林《人和自然》中译本（1-492页）。

2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正宗侄来，以开会经过北京也，赴西郊找正昕侄。中午正中侄及暄儿来，午饭后，正中侄去访波兰专家。傍晚正宗侄偕步青甥来，即宿于我家。今日又为《历史研究》审阅贺昌群、何兹全两文，提些意见。

2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讨论发掘调查报告稿酬、福利金发放办法及编写报告问题。下午继续讨论，尹达同志亦参加。正宗侄日间去办事，晚间仍宿自家。

2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写了几封信，布置各研究组讨论今年计划，与郭子衡先生谈第二组及洛阳工作站事。下午与靳主任谈所中添盖陈列室事。作本周“考古学通论”提纲。

2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主持第三组小组会（汉唐组），讨论今年工作计划。下午哲学学习，讨论辩证法第一特征。晚间准备明天功课。

2月24日 星期四

赴北大上课，午前及午后各两节。下课后访向觉明先生，未遇。

2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又至社管局谈训练班及洛阳工作站事。黄展岳君由泉州返，谈泉州近来发现石刻事。下午赴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参加座谈会，讨论北京猿人头骨发现25周年所发表的论文。未终场，余赴北京医院治疗胃疾，以最近又有痛也。阅《科学通报》今年第1期。

2月26日 星期六

晨间安志敏君赴洛阳。上午赴所，又陪秀君赴市立口腔医院拔牙，约好后没有去，又至家中邀请，以时晏，只取去牙套，来不及拔牙。下午安阳建设局为开河取土事，派人来京接洽，由庄敏同志陪他来所商谈，尹达同志亦来参加。晚间校阅徐智铭“考古测量”稿。正暄儿来过宿。

2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将徐智铭稿细校一番，决定退回，不仅以其过于繁长，亦以徐最近由院方公布其行止错误，予以记大过处分，不便在《考古通讯》发表也。下午偕秀君至西郊百万庄正中侄处，新生的女孩儿刚满月，送了些礼物去，返家时已5时许。

2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下午赴历史一所，与尹达同志谈所事。至社管局接洽西安西户线工作及中国新闻社索稿事。



# 3月

3月1日 星期二

上午开考古人员训练班班委会，社管局郑振铎局长，张珩、陈滋德二处长，北京大学向达教授，考古所我和苏秉琦同志，外加庄敏、宿白及石兴邦三君，仍推裴文中君为班主任，商谈下届筹备事。下午与石兴邦谈西安工作事，因为他明晨即赴西安。又为北大“考古学通论”修改“旧石器时代”一节的提纲。今日新人民币开始发行。

3月2日 星期三

上午至所。写了几封信。与靳主任谈所中陈列室、陈列柜，及罗继祖捐献甲骨文奖金事。与赵铨君谈技术室事。下午哲学学习小组讨论。阅毕冯承钧《星槎胜览校注》（费信）（1-75页）。

3月3日 星期四

将对苏联《世界通史》中国部分的意见写出。下午赴所，浏览新来西文杂志。

3月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明同志将今年计划书作整理，以便报院。庄敏同志来商谈安阳建窑问题。下午刘桂五同志来谈招待苏联代表团问题，遂往尹达同志处商洽，晚餐后始返家。今日下春雪。

3月5日 星期六

上午陪秀君赴口腔医院拔牙。返所，高等教育出版社来人商洽翻译叶菲门柯《原始社会》一书的问题。下午赴院参加史学界批判胡适思想座谈会。晚间审阅石兴邦所写的关于陕西半坡的发掘简报。

3月6日 星期日

写作《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在考古学中的流毒》。下午正荣侄、步青甥来谈。正暄儿昨晚返家过宿。

3月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写了两封信。下午在家将昨日批判胡适思想的文章写完，约4000余字。

3月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苏秉琦君来谈关于北大考古专业三年级学生座谈会事，拟请靳主任前往参加。黎晨同志来谈钟凤年先生要求助手及练习生招生事，又谈派试用技工（修理铜器）刘增堃赴西安工作事。下午在家誊抄昨日的文章，并加修改。

3月9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苏秉琦君谈所中培养干部计划，返家誊抄批判胡适思想稿。下午参加哲学学习讨论会。晚间接暄儿信，知已于昨晚因公出差东北，一星期后始返京。

3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赴院，参加第10次院务会议，听取本院参加印度及巴基斯坦科学会议代表团汇报。下午赴所，阅新到杂志，写了几封信。

3月11日 星期五

阅Man [《人类》] 中关于英国古铜器化学分析研究。下午贺昌群馆长来，为母丧筹款，拟出售藏书。便中谈及院务会议中提到考古所与一所合并事。

3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伴秀君赴口腔医院拔牙。下午阅公文，赴历史一所与尹达同志商量所事。

3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为北大“考古学通论”校改讲稿（第一及第二讲）。下午偕秀君及炎儿至中央民族学院访程溯洛夫妇，顺便至王静如、闻宥二君处闲谈。闻君系第一次会面，新由四川调京工作。

3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参加关于哲学学习考试问题的所中座谈会。下午写了两封信，准备北大本周教材。

3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部参加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准备会议。下午赴北京饭店听吴玉章、胡乔木关于汉字简化问题的报告。

3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预备北大教课。下午哲学学习讨论，阅《历史研究》稿子（何干之及尚钺各一份）。

3月17日 星期四

赴北大上课。下午散课后布置标本，为学生教学实习之用。

3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陪秀君去拔牙。下午赴所，知《考古通讯》创刊号再版已出来。写了两封信，与郭子衡先生谈洛阳发掘工作事。

3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校阅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的前言及附图，并参考J.R.A.S. [《皇家亚洲学会杂志》] 1954/1-2 Foster [福斯特] 所发表的文章，告诉黄展岳与他通讯联系。赴历史一所与尹达同志谈洛阳问题。

3月20日 星期日

在家中将[程鸿诏]《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转录在自己的《城坊考》一书上。上午刘致平同志来，留之午饭。暄儿出差东北，前日返

京，今日来家。

3月21日 星期一

马得志同志由安阳返所，汇报安阳情形，此次去了几次，为洹水改造及取土问题也。赴社管局与张葱玉、陈滋德二处长谈安阳及洛阳问题。下午与尹达同志通电话，商谈此事及冬季考古会议事。赴邮局取邮包，并寄《考古学报》给王锦光君作参考。

3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北大教课提纲交苏秉琦君。下午赴院参加社会科学部筹备会。

3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参加学部筹备联席会议，即在院中午餐。下午3时，朝鲜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都宥浩所长来所，由尹达同志和我与之接洽，并引导之参观陈列室。

3月24日 星期四

赴北京大学授课，“考古学通论”第6讲，新石器文化的实例。

3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赴科学电影制片厂办事处看苏联文化科学电影。有《古建筑》、《列宁图书馆》、《苏联画展》、《戈果尔》等。下午在所中开考古会议筹备会，有王冶秋局长、陈滋德、张葱玉二处长及尹达所长参加，决定筹备会及秘书处的组成，代表人数及会议内容。又决定让陈梦家同志去长沙一趟。

3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下午参加批判胡适思想史学部分讨论会，由翦伯赞同志主持，发言者颇踊跃。

3月27日 星期日

今日阴雨，在家阅Singer, *History of Technology* [辛格：《工艺史》]。

3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闻马叔平先生已于前日逝世，搜集材料，拟为之作小传，刊登《考古通讯》。郑所长已于前日返京，此次率领文工团赴印度、缅甸表演，离京逾四月，与之谈考古会议及编辑室、洛阳工作站问题。下午写了几封信，携炎儿接洽入幼儿园事。晚间预备北大教学提纲。

3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开“考古学通论”教研小组会，商谈第7-10讲提纲。11时赴嘉兴寺，参加马叔平先生治丧公祭。下午又为炎儿检查身体及办理入幼儿园手续，费了半天的工夫，以体格检查须要肺部照相，后天始能得结果。

3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校《考古通讯》3期稿子。叶蒸同志来约稿子（马叔平传略），只好代为推荐他人。陪秀君拔牙。下午参加哲学学习小组，4时赴尹达同志处商量所务。社管局陈滋德、张葱玉二处长来商谈招待东德专家Heidenllreich [海登雷希] 和Volker [菲尔刻尔] 事。

3月31日 星期四

今日赴北大讲授“考古学通论”第7讲。返城后至王明君处，询问炎儿体格检查证明事，未能取来，知有问题。

# 4月

4月1日 星期五

上午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来所参观。罗尔纲君来谈。下午又陪炎儿去联合医院检查，谓两个月后再检查。返所写了两封信。约朱庆永同志，偕往访罗尔纲同志。

4月2日 星期六

上午将追悼马叔平先生短文草就，交《考古通讯》发表。下午赴北京饭店，听艾思奇同志报告“批判胡适思想”。晚间罗尔纲同志来谈。

4月3日 星期日

阅辛格《工艺史》中Pottery [ 陶器制造 ] 和Textiles [ 纺织 ] 二章。下午陪伴秀君赴东安市场购物。

4月4日 星期一

上午校阅郭子衡先生、林寿晋同志合写的《1952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下午最后校阅辉县报告图版。

4月5日 星期二

上午将北大“考古学通论”第8、9讲提纲写出，交苏秉琦君。与郭子衡先生谈洛阳工作事，因为他明日即赴洛阳。下午张一纯同志夫妇来谈，以春假来京也。赴院部听潘梓年同志关于学部成立问题的报告。返所，冯家昇同志来谈回鹘文考释，及为其太太找工作事。写了几封信。下班时又至郭子衡先生处稍谈。晚间马得志、王仲殊同志来谈，两同志明日即赴洛阳。

4月6日 星期三

上午历史博物馆李锡经同志来谈燕下都报告写作问题。校阅辉县报

告琉璃阁部分。郑所长来所，谈出版计划及学部计划。下午哲学学习，商谈如何布置开讨论艾思奇报告的会议，后各人散开自学《辩证唯物主义》第7章。

4月7日 星期四

赴北大授课，第8讲“古代东方阶级社会的产生——青铜时代”，上午讲一般特征，下午讲两河流域及埃及文明，散课后至系中布置陈列，参观实物。

4月8日 星期五

上午阅《考古通讯》二次校样，写了几封信。下午偕苏秉琦同志赴历史博物馆参观燕下都发掘品，他们正拟加以整理发表也。

4月9日 星期六

上午社会科学部开会，讨论招待苏联科学院代表团事。下午所中学习，讨论上星期艾思奇报告。

4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偕妻儿参加东南区工会举办的碧云寺旅行，傍晚始返家。阅《中国古代的水利》小册子。

4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写了几封信。下午在家阅读几篇关于殷代文化（包括历法）的论文。

4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校阅《考古通讯》3期的校样。下午上海博物馆杨宽、蒋大沂二同志来所，引之参观陈列室。晚间与苏秉琦同志偕访王天木同志，新自东德考察返国也。

4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至尹达同志处商谈所务，西北分院干部五人来所了解考古工作情况。下午哲学学习，阅读文件。

4月14日 星期四

赴北大上课第9讲，“印度及中国殷代的青铜时代文化”。晚间校改第3、4讲的记录。

4月15日 星期五

今日微雨。上午杨宽君领率上海博物馆诸同志来所参观。阅批判胡适思想的论文（侯外庐、胡华等）。下午参加捷克建设展览会开幕，又赴车站接迎匈牙利专家李盖特。晚间往访杨宽、蒋大沂等。

4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王子云同志来谈，拟转入考古所工作事。陈公柔同志由长沙返所，报告长沙工作情况。写了几封信。下午赴北京医院治胃病，最近几天又增剧。

4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阅陈遵妫《中国天文学简史》。中午赴对外联络局宴会，欢迎匈牙利科学院副院长李盖特，席设丰泽园。返家后至南罗鼓巷访裴文同志，未遇。在张葱玉处长闲谈一会。暄儿及荣侄来家。

4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看一些公文。下午偕妻儿去看电影《小淘气》，赴东四人民市场购物。

4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部参加招待匈牙利科学院李盖特副院长招待会。下午阅柴尔德在*The European Inheritance* [《欧洲的遗产》] 所写关于史前的一章。

4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将明日讲课提纲写出，交与苏秉琦同志。下午参加院中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由潘梓年主持，参加者有尹达、刘大年、向达、冯友兰、罗常培、吕叔湘、狄超白、刘桂五等，至7时始毕。

4月21日 星期四

赴北大授课第10讲“青铜时代（下）”。晚间赴怀仁堂，参加列宁诞辰85周年纪念会，有文艺晚会，10时余始散。

4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匈牙利科学院副院长李盖特来我所参观，由尹达同志主持招待。午间郑振铎先生招待东德博物馆专家佛尔克及海登雷希，邀我们作陪。午后写了几封信，阅学部寄来的苏联《世界通史》初稿译本。

4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校改半坡报告英译稿。郑所长来谈招待苏联代表团事。内蒙古汪宇平同志来谈。下午赴北京饭店，听孙定国同志报告唯物辩证法。晚间偕炎儿赴东安市场购物。

4月24日 星期日

校改半坡简报的英文稿。上午楷儿校中级主任史会仁同志来谈。晚间王仲殊君来谈北大课程事。

4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写了几封信，邱中郎君来谈关于氟的分析事，预备下午古脊椎研究室做报告。下午阅Forbes, *Metallurgy in Antiquity* [福布斯：《古代的冶金术》] 的中国炼铁一段。

4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在所中开北大考古学通论教研组小组会，讨论今后五讲的教材。下午写好第11讲提纲，交与苏秉琦君。赴车站迎接苏联科学院代表团。

4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东德博物馆学及考古学家佛尔克、海登雷希二人来所，由余招待并引导参观。下午哲学学习自修，携炎儿赴儿童医院透视照片复查。

4月28日 星期四

赴北大教课，第11讲“铁器时代的开始”（包括战国时代）。

4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赴儿童医院，取得炎儿体格检查证明书。校改《中国考古学的现状》英文稿。下午偕妻儿赴西郊参观捷克展览会。返后，校改《西安半坡发掘简报》英文稿。晚间写了两封信。

4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偕炎儿去培新幼儿园，园中主任对于这健康证明书仍不满意，希望三个月后复查后，肺部恢复正常再来。返所，商量《考古通讯》第4期图版。下午翻阅郭义孚《考古测量》一稿。晚间暄儿来家。

# 5月

5月1日 星期日

今日为五一节，秀君因为当选居民组清洁组长，今天也去参加游行，我因为身体关系，留在家中，只好由无线电中听取天安门的盛况。为《历史研究》校阅吕振羽同志《批判胡适派的历史观》一文，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校阅《初中历史》教本，为社会科学部校阅苏联《世界通史》（中国部分）明清史译稿。下午正欣侄来，步青甥来。

5月2日 星期一

在家阅毕辛格《工艺史》第1卷（pp. 1-803）。

5月3日 星期二

上午校改北大“考古学通论”记录稿（第7、8讲）。下午参加社会学部招待苏联专家阿斯塔莉叶夫座谈会，由潘梓年报告批判胡适思想运动。

5月4日 星期三

上午写了几封信，至编译局商谈辉县报告印刷问题，黄宗甄同志说已将社会科学部出版事转交吴询高同志办理，考古方面系黎同志具体负责。校改北大“考古学通论”记录稿（第10讲）。下午哲学学习，阅读《辩证唯物主义》第8章。

5月5日 星期四

阅读Anthropology Today [《现代人类学》]；Libby, Radiocarbon Dating [利比：《放射性碳素断代法》]；Burney, Radiocarbon Dating in Archaeology the old World [伯尼：《旧大陆考古学中的放射性碳素断代》]；及有光教一的论文，摘录材料，以编写一短文作为介绍。

5月6日 星期五

上午郑所长来所，谈及《文物参考资料》和《考古通讯》分工事，以为是否可以合并为一，又谈思想批判事，以为《考古学报》编委会应作检讨。下午写《放射性碳素或碳14的断定年代法》。

5月7日 星期六

上午尹达同志来电话，谓文化部招待东德专家四人赴郑州、洛阳及西安，希望我也能去一趟。陈滋德处长来接洽，约我于10日一起离京，并谈社管局工作。下午赴院学委会所召集的时事报告会。晚间阅 Wheeler, *Five Thousand Years of Prehistory* [惠勒：《五千年史前史》] 中古以前各节。

5月8日 星期日

写毕《放射性碳素或碳14的断定年代法》，约5000字。阅毕R. Moore, *Man, Time and Fossils* [穆尔：《人类：时间和化石》] (pp. 1-372)。

5月9日 星期一

上午叶企孙、袁翰青先生来谈关于科学史工作问题，拟做些古代玻璃化学分析试验。下午谢璉造同志来谈关于《史学》副刊编辑问题，《光明日报》记者丁汇川同志来谈关于台湾文物问题。

5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至所，修改《辉县发掘报告》固围村发掘小结，及北大“考古学通论”第7讲记录。下午离京赴郑州，陈滋德处长偕行，车上无事，校改“考古学通论”第11讲。

5月11日 星期三

车上无事，阅福布斯《古代的冶金术》，中午抵郑州。进午餐后，呼车赴工人新村省文物工作队，晤及安全槐、赵全嘏、尹子文诸同志，参观新出土的古物。文化局周主任来商谈德国专家事。偕陈滋德、庄敏

同志赴二里冈工地参观。晚间往访陈建平局长，陈局长明日即赴京，与此间文化局及交际处谈招待外宾事。会后与陈局长及陈处长谈下半年考古会议及郑州今后工作方针等事，下榻黄河水利委员会招待所。

5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赵全嘏、张教授来，偕往省府工地参观殷代建筑遗址，及金水河古城墙遗址与白家庄殷墓铜器出土地，又至省文物工作队。午饭后对他们所准备的介绍说明，略提些意见。2时许偕陈处长往观治黄展览会，4时许出来返寓所。

5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在寓所，南博蒯秘书及尹子文同志来找陈处长，谈此间工作问题、对内团结问题，及华东文物队继续支援问题。下午至二里冈工地，东德专家来参观，陪之在工地巡视一周，由胡继高君作说明。晚间队务会议，陈处长与余亦参加，陈处长闲谈中央重点发掘重点保护的政策，9时余返寓所。翻译员来谈东德专家今日参观的印象。

5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阅福布斯《古代的冶金术》。下午将省文物队送来的问题加以分析，以便晚间解答。晚间在省文物队开会，由我作业务性质的解答问题，陈处长作掌握政策的启发报告。

5月15日 星期日

晨间6:40由郑州出发，陈滋德、庄敏、许顺湛三同志同行。车中无事，阅朱剑心《金石学》一书（约100页）。午间抵洛阳，蒋若是同志等来站迎接，即赴周公庙。午后参观标本，市文教局及交际处派人来商谈招待外宾计划。

5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赴工地，郭子衡先生以迎接德国专家赴车站，余与陈滋德、庄敏、安志敏三同志参观发掘工地，巡视黄展岳同志负责之居住遗址、马

得老同志负责的城墙遗址，仍乘公共汽车返周公庙工作站。下午德国海登雷希及菲尔刻尔来工作站参观出土标本，由郭先生致介绍词，安志敏、林寿晋二同志介绍标本，2时半来，5时半始去。晚间进城洗澡理发。

5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与赵全嘏同志偕往西工工地，德国专家来，由郭先生引导作解释，即在小屯工作站午餐。饭后与郭、马二同志谈工作情况。下午与陈、庄二同志赴704（拖拉机厂）工地参观新掘之宋墓，又赴孙旗屯参观新石器遗址工地，返周公庙工作站已7时许。饭后开会，讨论洛阳考古工作联席会议规程及工作计划，由工作站及省方文物二队业务人员参加，谈至10时许始散。

5月18日 星期三

今日在家休息，阅福布斯《古代的冶金术》。上午陈处长与林寿晋君随海登雷希等往游白马寺，郭子衡先生赴车站迎接爱尔克斯。我因为昨天跑了一天，今日颇疲倦，在家休息，了解工作站情况，大家对于伙食有点意见。编写报告事，安对苏仍有顾虑。下午蒋若是同志来谈。晚间与陈处长、庄敏聚谈。

5月19日 星期四

今日大风。上午赴工地，与郭先生巡视一周，谈明年工作计划，并于短期内召集联席会议，交流经验及筹备陈列室。午后文教局来汽车接我们及陈处长、赵科长去文教局，晤及王局长及地委宣传部长李同志，商谈此间工作站问题及保护文物问题，并布置爱尔克斯要求开座谈会事。出来后偕陈、赵、郭三同志至真不同饭店食黄河鲤鱼。晚间陈处长、安志敏同志来闲谈。

5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4时半起身，乘交际处车子赴车站，搭乘京西快车赴西安。车中无事，阅毕朱剑心《金石学》（1-300页）。抵西安时，顾铁符科长来接陈处长赴西北博物馆，金学山同志来接我赴西北分院筹备处。盛、

董二主任来谈建房屋事，并邀余及石兴邦同志赴合作社用膳。饭后赴人民大厦中苏友好协会主办之电影晚会，今日为西安解放四周年纪念。归后，石兴邦同志来谈。

5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与盛、董二主任赴和平门外观察建舍地皮，共有二段：一在公安学校对面路西，嫌太热闹，有战壕须填；另一处在大雁塔公园北边，与地质学校相对，在公路东，地稍洼，须填高，亦有战壕一道，我们未作具体决定。返院后，参观整理工作室及图书馆。午饭后，携石兴邦君赴西北博物馆，访顾铁符、陈滋德二同志，偕往西北文物工作队参观新出标本，晤及陈尧庭、茹士安二同志。返舍晚餐后，赴南院门大街逛旧书摊。

5月22日 星期日

今日赴客省庄工地参观，西北文物队供给吉普车一辆，考古所余与石、金二君，文化部陈、顾二君，河南队崔墨林、赵纯泰二君，及西北工作队三人，一起赴客省庄。在工地参观出土遗物，大半为龙山遗址，其中有齐家式两耳红陶罐及绳纹灰陶罐，亦有方格纹陶鼎及陶鬲；周墓以战国期为多，出土有金柄铜刀。出来后赴工地参观，以龙山期陶窑两座为最可注意。赴斗门镇进午餐，杂烩泡馍。出至附近工地参观庙中一古石人像，似为汉物。归途至阿房宫故址参观，俗传故址乃一小土台，现为三角测量站054，面积太小；其西之大台基，东西几达千米，厚五六米（每层约5.5-8厘米），有瓦当作×形〔按：作S形螺旋纹〕及“上林”〔按：仅留上部右半〕，背面有刺点纹。至三桥稍憩，即返城。晚间参加文化局主办之招待晚会，乃招待外宾，有合唱、秦腔、眉户等。

5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分院行政小组会，决定建舍地点及考古所大楼规格，即依照武功西北农学院大楼，至于总规判，拟请市府建设局代做。赴西北博物馆偕陈滋德处长及顾铁符科长赴市文化局社会文化处，谈西安工作事。返舍，午后随盛、董二主任赴市建设局，晤及李局长，商定建筑地点等。返家在图书室翻阅杂志。晚间赴东大街新华书店购书。今日收到

靳主任来电，促于29日前返所，院方另有电至此间分院张、章、董三主任，谓6月1日学部成立大会，最晚于29日报到，又石兴邦同志亦赴京，参加宣读论文。余写了回信给靳主任及陈梦家同志。

5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赴碑林参观，现仅二、三室开放，唐碑中之精华皆在焉，两廊则为魏代墓志。第一室开成石经室，现为手工艺展览会场，其余四、五、六室正在改变陈列，暂停开放。古物部分，右廊改为原始社会展览，全部依照北京历史博物馆；左廊则为陕西文物，亦由夏至清。另开两室，一为石窟寺，一为铜器，前次所见到的陶俑室现已撤销。遇及陈处长及顾铁符同志，谓今日在明伦堂开会，由崔科长做报告。下午在家阅毕福布斯《古代的冶金术》（pp. 1-480）。德国专家海登雷希及菲尔刻尔来分院参观半坡出土物，据云上午曾往客省庄工地参观。陈处长打电话来，谓后勤部约明日赴汉长安城遗址查勘。

5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武伯纶馆长来约明日去西北博物馆座谈。后勤部派车来接往汉长安城遗址查勘，陈滋德处长及顾铁符科长皆偕往，登未央宫故址，返城已2时许。下午建设公司工程师来，与之谈建筑事，决定将建筑图样携京，一星期内寄还。傍晚偕石兴邦、王伯洪、金学山三同志至莲湖公园，园中有一圃罌粟花正盛开。闻20年前此省公开种植，遍地皆是，花开时遍地红花，甚为美观，然民生凋谢矣。晚间阅新出之《科学通报》第5期。

5月26日 星期四

今天下雨。上午赴西北博物馆座谈会，由武馆长主席，余与陈滋德处长讲话。下午在家阅毕Broom, *Finding the Missing Link* [布鲁姆：《发现缺失的环节》]（pp. 1-108）。晚间赴西北博物馆访陈、顾二同志，适以外出未遇。

5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偕石兴邦、金学山二君，赴城东北考察唐大明宫遗址，现为医



药公司仓库。含元殿两侧栖凤、翔鸾两阁遗址犹在，皆为夯土台基，中与含元殿遗址相连；殿前龙尾道低处为近代丛冢，墓地之北有一战壕与殿基隔离。我们持市文管会介绍信至医疗公司仓库，入内参观，含元殿之后半为国民党军人挖掘一深堑，堑南北两侧挖窑洞，原为子弹库，解放后由市文管会借与医药公司使用。登含元殿遗址，西南角之石灰岩柱础犹存，在东首有一钢骨水泥碉堡。巡视一周下来后，经“殿底下”（含元殿）村子至孙家凹，乃太液池故址。地洼下，村中有一小学，由药王洞改成，校中一土墩，即太液池蓬莱山故址，有大石块几十块。孙家凹之南，唐代砖瓦碎片颇多，且有壁画残片，当为唐代宫殿遗址。含元殿南之五门村，现已不存在。丹凤门故址为一长条土丘，今在未央区卫生所中（自强路、革新路及生产路之间，大成巷以东）。返城已下午1时许。下午钟少林、王振江二同志来，谓客省庄灰坑所出人骨大腿球体，表面刻有人脸，殊为怪事。晚间至西北博物馆，遇及顾铁符科长，谈西安工作，陈处长及茹队长来，最后武馆长亦来，谈至10时许始辞出。夜间12时赴车站，12时45分开车。

5月28日 星期六

此次由西安赴京，同行者有西北分院之辛、盛、董三主任，虞、王二所长，石兴邦同志与我，一共七人。又有兰州西北畜牧专校校长等赴东北及内蒙考察者四人，颇不寂寞。

5月29日 星期日

晨时9时余抵北京，偕石兴邦同志，呼车赴所，然后返宿舍。近午时，正宗侄及暄儿由东安市场返，一同进餐。午睡后，阅《历史研究》。晚间至张珩同志处，转交陈处长的函件，并闲谈一会。至裴文中文同志处小坐。

5月30日 星期一

晨间至尹达同志处报告情况。返所，阅信件，与靳主任谈西北分所建筑事。午后至所，陈梦家君来谈，又托改新华社英文稿。晚间至历史一所，晤及谭其骧同志，闲谈一会儿。尹达同志开会后亦返，遂至其办公室谈所中工作事，至10时余始辞出。

5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饭店参加学部成立大会筹备会，由郭院长及吴副院长报告筹备经过。然后分组开会，社会科学部由潘梓年同志主持，推选大会发言人。下午写了几封信，和陈公柔同志谈洛阳工作事，和苏秉琦同志谈北大课程事。

# 6月

6月1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开幕式。午后偕黄文弼、王振铎二同志至故宫参观新布置之台湾文物展览会，并提了一些意见。晚间偕秀君、炎儿参加京剧晚会，看谭富英《空城计》等戏，返家已12时许矣。

6月2日 星期四

今日参加大会。上午郭院长报告，张副院长作五年计划纲要的补充。下午潘梓年主任作学部报告，刘大年同志作学部五年工作计划纲要报告。晚间在家。

6月3日 星期五

上午在所中，校阅高小历史教本及初中历史教本。施其南君来谈。《中国建设》社陈君（清华1928级）偕顾问来谈。写了几封信。下午参加大会，陈毅副总理报告，至傍晚7时始毕。

6月4日 星期六

今日上午及下午皆参加小组讨论。晚间偕炎儿至张国熊君处小坐。暄儿返家，谓旬日内将由前门宿舍迁入局中新宿舍。

6月5日 星期日

上午赴所，蒙古科学委员会副主席纳查格达尔日来所参观展览会。下午刘敦桢、王庸两同志来所参观，陪着他们谈话。晚间校阅赵青芳《青莲岗报告》稿子，话剧晚会的票给暄儿去参加了。

6月6日 星期一

上午学部大会，继续分组讨论。下午全体会，由委员在大会发言。

6月7日 星期二

上午仍是大会发言，余赴所，将《考古学报》中赵青芳《青莲岗报告》及颜闾《齐家头骨》之文修改，以便付排。下午大会，陆定一部长及周总理报告。

6月8日 星期三

上午及下午皆为学部分组宣读论文，历史考古组为石兴邦的《半坡报告》、范文澜的《近代史分期问题》、翦伯赞的《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三篇，讨论颇热烈。

6月9日 星期四

上午大会宣读论文，有胡绳及艾思奇的论文各一篇，由胡绳同志宣读。李四光的地质力学论文，由他人宣读。化学为汪馥的《桔霉素的化学研究》。下午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张玺副主任报告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经济建设。晚间郭院长为波兰科学院代表饯行，共四席，余亦作陪客，席散时已9时余。

6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分组讨论，以今日正值报纸发表《第三批胡风材料》，批评唯心论思想即集中于“胡风集团”。下午分组选举学部常务委员，大会通过决议，郭院长致闭幕词。

6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学部委员联席会，陈毅副总理作报告，钱三强秘书长报告科学院组成法草案及学部工作办法。午后在所，有英国British Museum [不列颠博物馆]，Dept of Oriental Antiquity [东方古物部]之William Watson [威廉·华生]来所参观，指定要与我谈谈，氏系1939年剑桥毕业，复员后入博物院，详询中国考古发掘情况，谈及交换刊物事，并参观展览室，5时半始去。阅Warner, *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华尔纳：《中国的漫长古道》] (pp. 1-168)，即其第一次赴敦煌之游记也。

6月12日 星期日

校阅朱剑心《金石学研究法》。下午偕秀君及炎儿赴东安市场购物。赴北京饭店访苏步青先生，未遇。至王载紱君处，以出差赴东北，仅晤及其岳母及夫人。晚间石兴邦君来谈，明日石君将赴西安。

6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张葱玉处长来约明晨开会，李君来谈做玻璃化学分析事。下午赴国务院听报告，李富春副总理报告节约措施，陈毅副总理报告时局，至晚间9时半始毕。返家时家人已入睡。

6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第四届训练班开会，谈至午时始散。下午至文物局，以后勤部欲在西安汉故城建房，故商量一下，尹达同志、王冶秋局长，及张珩、陈滋德二处长皆在座，决定先在故城南郊建房，同时开始在城内发掘清理，两年后再决定是否扩充至城内或另觅一区作补充仓库。陈梦家、靳尚谦二同志明晨赴郑州、洛阳及西安。

6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陪秀君去牙科医院镶牙。下午学习胡风文件。赵铨、张寅及张孝光同志赴洛阳。

6月16日 星期四

将对于朱剑心《金石学》及《金石学研究法》的审查意见写出来，寄给编译局。黎晨同志谈整编问题。下午所中学委会开小组会，谈布置胡风问题文件学习事。

6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不列颠博物馆之William Watson [威廉·华生] 来谈，不日将返国也。写了几封信。下午校阅《考古通讯》第4期校样。晚间工会讨论胡风问题。

6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翻阅《考古通讯》稿子。下午赴院参加布置反对胡风集团的学习报告会，由潘梓年同志作报告。晚间去理发，阅读文件。

6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李遇春同志来谈，彼正在参加俄文学习，不日结业，希望能继续学习一段时间。阅滕固《中国美术史》（1-43页）。下午为《考古通讯》写反对胡风集团一文。

6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修改昨日所写一文。下午赴院本部参加第四纪地质座谈会。

6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阅《史语所集刊》第23本下册。下午写了二封信，开小组会讨论徐旭老和我所写反对“胡风集团”二文，明天即付印，补入《考古通讯》第4期中。

6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参加扩大院务会议，各学部主任接受苏联代表团对我院提意见，并通过今后加强合作的决议。下午参加批判胡风思想学习。晚间继续阅读文件。

6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阅石璋如《小屯C区》一文。下午赴北京医院诊治，因为最近两三天胃病又发，取药并约明天赴理疗科电治。

6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京医院理疗科诊治，决定下午开始用电疗法，午后2时半赴医院用电疗法（短波）治疗。阅《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

6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阅Baumgartel, *Culture of Prehistoric Egypt* [ 鲍姆加特尔：

《史前埃及的文化》]修订本，并将修改处转录于自己的初版上。下午参加批判胡风学习，阅读文件。晚间偕炎儿赴东安市场购物。

6月26日 星期日

阅《史语所集刊》第23本下册，李[济]、高[去寻]、董[作宾]、凌[纯声]诸文。下午四中召开家长座谈会，由暄儿代表出席。

6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为《人民中国》校审郑西谛一稿，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审查《初中历史》，为《考古通讯》修改安志敏君之《石器略说》一稿。

6月28日 星期二

审阅荆三林《中国考古学通论讲义》，拉杂凑成，乱抄岂能成为著作。

6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费孝通同志来谈，并送来贵州新发现的石器五件。下午批判胡风思想学习会，晚间继续学习。

6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张葱玉处长偕王去非同志来谈筹备考古会议事，决定星期六开筹备会。陪秀君去口腔医院镶牙。下午王小同君来，偕往访施其南君。

# 7月

7月1日 星期五

上午王小同君来，将辉县及长沙出土铁器，请其携回上海，用金相学检验鉴定，偕至萃华楼午餐。下午赴北京医院电疗，本星期只四次（1、3、4、5日）。晚间参加工会学习。

7月2日 星期六

上午在历史一所开考古会议筹备会。下午学习胡风批评文件，这几天的学习时间已将《胡风文艺思想批判汇编》四集都看完了。尹达同志来所商谈所务。

7月3日 星期日

在家阅毕Ecke and Demeritte, *Twin Pagodas at Zaiton* [ 埃克、德梅里特：《扎伊顿的双塔》 ] ( pp. 1-95 )。暄儿来家。下午偕秀君及炎儿赴东安市场购物。傍晚陆步青甥来谈。赴中苏友好协会观苏联故事片《罗蒙诺索夫》。

7月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靳主任及陈梦家同志昨天由西安返京，今晨来谈西安情况。下午赴财经学院礼堂。听张劲夫副院长关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报告。

7月5日 星期二

上午尹达同志来，召集小组长，商谈布置胡风批判会事。王去非同志来，谈考古会议事。下午赴医院，归途至书摊购书，遇暴风雨。返所后，将《考古通讯》5期图版插图付印，阅《历史研究》1期。

7月6日 星期三



上午写几封信，赴北京医院电疗。下午参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讨论会。晚间尹达同志来做报告。

7月7日 星期四

上午审阅《考古通讯》稿子，陪秀君去镶牙。下午赴北京医院短波电疗，辉县报告初校。晚间9时许，铮儿由包头返家。10时余熄灯，辗转未能入睡。12时许，秀君谓铮儿快要生产了，披衣而起，赴附近东四妇产医院接洽，谓事前未在门诊挂号，不肯接收，仅介绍到第六医院去一试。乃租车陪铮儿赴第六医院，即办住院手续，返家已1时余，3时许始入睡。

7月8日 星期五

晨时偕秀君赴第六医院，送去应用物品，不能赴病房，仅知昨夜1时余铮儿已诞生一男，母子俱安。秀君赴菜场购物，余赴所，袁希渊先生来接洽出版西北地图事，谈至下班时始去。下午赴北京医院电疗，返所审阅《考古通讯》来稿。晚间参加工会学习，由靳主任谈批判胡风运动。

7月9日 星期六

上午遇见安志敏、陈作良二同志，昨晚由洛返京，稍谈后，让他们去休息。东德海登雷希及菲尔刻尔二专家来所，系联络处介绍，谈至11时始去。天大雨，乘车赴北京医院电疗。下午参加所中批判胡风集团学习。晚间阅小说《高玉宝》。

7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阅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下午正荣侄来，校中考试已毕，但要参加学习批判“胡风集团”文件一星期。秀君偕暄儿去探视铮儿。张国熊君来谈。审阅孙廷烈《辉县铁器金相学的检验》一文。写信给王小同君，请其加以审阅。

7月11日 星期一

今日下雨，上午在家撰写《反对美帝劫运在台文物》一文。下午放晴，赴北京医院电疗。返所，参加批判胡风运动的学习。

7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谈训练班开学事，与安志敏、陈梦家二君谈训练班教材事，与楼宇栋、陈梦家二同志谈《考古通讯》事。杨圣泉君由地质学院来，为袁希渊先生地图事。陪秀君赴口腔医院镶牙。午后赴北京医院电疗。阅桑原鹭藏《蒲寿庚考》（中译本，1-224页）。

7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下午及晚间参加批判胡风运动的学习。午后尹达同志曾来商谈所务。

7月14日 星期四

阅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稿本（总论）。下午赴北京医院电疗。傍晚尹达同志来谈，明日可以抽暇参加考古训练班开学典礼。晚间阅巴金《家》（1-342页）。正昕侄来过宿。

7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大，参加考古训练班第四届开学典礼。下午赴第六医院接铮儿出院，又赴北京医院电疗。晚间参加工会学习。

7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考古通讯》第6期发稿，陪秀君赴口腔医院镶牙，又赴北京医院电疗。下午参加批判胡风运动学习。晚间阅巴金《春》（1-447页）。

7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赴院参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交流体验会，郭院长亲来主持，开至午后2时始散。下午安志敏同志来谈。阅巴金《秋》（1-705页）。

7月18日 星期一

阅毕Cookson, *Photography for Archaeologists* [库克森：《考古摄影》] (pp. 1-119)。下午参加批判“胡风集团”学习会，赴北京医院电疗。正昕侄从济南返京，过宿。

7月19日 星期二

阅毕陈遵妣《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1-184页)。下午赴北京医院电疗。返所，开小组会，传达星期日的院中会议经过，布置我所今后工作。

7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阅李俨《中国算学史》。下午参加所中批判胡风反动集团讨论会，由我再作动员报告，同人谈个人主义及自由主义如何产生了不团结现象。阅《匪巢覆灭记》(1-336页)。

7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审查稿件(广东中山大学商著《长沙战国墓》)。下午开批判“胡风集团”讨论会，苏秉琦君自述思想。傍晚王仲殊君来谈。

7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阅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稿本。下午赴北京医院电疗。返所，阅联络处《资料汇编》第3辑(国外汉学界情况)，提了一些意见。

7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陪秀君赴口腔医院镶牙，又赴北京医院电疗。下午所中开讨论会。今晨郭子衡先生来谈，昨晚刚由洛阳返京。

7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去理发，赴所中，又至隆福寺，逛旧书摊，买了几本旧书。

7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开小组会讨论下午会议如何布置。张葱玉处长来，商谈黄河水库考古调查，英国展览会及与印度交换古物事。下午赴北京医院复诊，医院主张再做电疗8次。返所参加讨论会。

7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偕张葱玉处长赴六铺炕黄河规划委员会经济调查组，商谈配合工程考古调查事。下午参加学习讨论，这两天奇热，温度达40度，改在技术室开会。阅钱穆《周初地理考》（抽印本）。

7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阅Wheeler, *Archaeology from Earth* [惠勒：《来自田野的考古学》] 首三章。赴北京医院电疗。下午分组学习讨论。

7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开始为《人民中国》写《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下午偕炎儿赴儿童医院检查肺部，又赴北京医院电疗。返所参加反对“胡风集团”学习，自行阅读。

7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继续写作。下午赴北京医院电疗，阅《文物参考资料》第7期。傍晚赴院部听郭院长及张副院长动员报告，反对“胡风集团”运动进入第三阶段。

7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下午参加所中反对胡风集团讨论会。

7月31日 星期日

秀君指痛（肌肉发炎），终夜呻吟，今晨由暄儿陪往医院急诊。阅《文物参考资料》最近几期，作札记。

# 8月

8月1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部，听王淦昌同志报告参加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下午参加所中学习讨论会，赴北京医院电疗。

8月2日 星期二

上午历史博物馆李锡经同志来，并携来《望都汉墓报告》稿本，代校阅一遍。下午参加学习讨论会，由王明同志发言，今日起年轻科学家另成一小组。

8月3日 星期三

上午至尹达同志处商谈所务。下午参加学习。阅毕《旅顺口》中译本。

8月4日 星期四

上午写作《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下午参加学习，由王明同志为中心发言人。赴北京医院电疗，今日为最后一次，自6月24日起至今1月有余已30余次。秀君手部发炎，今日开刀，以痛极昏去，幸不久即醒。

8月5日 星期五

今日秀君以手部昨天开刀之故，上午疲倦似半睡状态，下午又昏厥两次，王、张二太太来探病。上午大雨，我赴所，安志敏君来谈训练班事。下午在家，想找医生门诊未成功，接大嫂来信，谓已抵上海。

8月6日 星期六

上午将秀君抬往医院诊疗，由外内科会诊，外科换药后，又至内科检查，服用镇静精神之药，下午稍佳。上午刘启益同志来谈考古会议筹备事。下午我赴所参加学习，由许道龄同志作自我检查。

8月7日 星期日

秀君病况今日稍佳，但仍卧床，神志已清醒，张国熊太太上午来视病，正暄儿返家。下午正荣侄及正中侄夫妇来家，留之晚餐后始去。赴第四医院探视黄展岳同志，以痔疾割去，施手术后仍在医院休养。

8月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白万玉同志由湖北返所，闲谈工作情况。在靳主任处商谈学习。下午学习，由我作自我检查，大家提了一些意见。下午大雨。

8月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誊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为《人民中国》写作。下午学习，由陈梦家同志作自我检查，今日扩大小组，吸收一部分年轻干部一同学习。返家陪秀君赴第五医院换药。下午大雨。

8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偕楷、炎两儿赴苏联展览馆，参观今日开幕之全国少年儿童科技和工艺作品展览会，浏览一周后返城。林寿晋君由洛阳返所来谈。历史博物馆李锡经、锡长僖二同志来，商谈《望都报告》修改问题。下午学习，大家对陈梦家同志提意见，颇为热烈，主要为个人自由主义及作风恶劣问题。

8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安志敏君来谈训练班情况，赵铨及张寅同志来谈洛阳工作情况。又由靳主任召集洛阳返京人员，布置学习。下午学习，大家向陈梦家同志提意见，由靳主任总结大家意见。

8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为铮儿赴第六医院挂号。返家誊抄稿子，即寄给《人民中国》。

8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阅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稿本。下午学习，由陈梦家同志再度检查。

8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至尹达同志处谈所务归途访顾铁符同志处，未遇。下午阅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稿本。又至故宫博物院，拟再一观“台湾文物展览”，已于12日闭幕。

8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阅毕《殷虚卜辞综述》稿本，写了一些意见，转到尹达同志处。下午学习，大家又向陈梦家同志提意见。

8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偕陈梦家同志往访森老，未遇。写了二封信。上午铮儿携婴儿前往医院作产后检查。下午偕秀君往医院换药，然后赴所，今日讨论如何对黄老提意见。晚间顾铁符同志来谈陕甘考古情况。

8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商承祚教授来，谈了一会寿州出土蔡器。张云鹏君由湖北返京，略谈天门发掘情况。安志敏君来谈北大考古训练班事。又至陈梦家君处，与商承祚教授稍谈《石刻篆文篇》及《印玺类编》事。下午学习，提早散会。为《人民中国》校改郑所长之英文样稿。这三天皆大雨如注，天气已凉。

8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高教出版社送来《原始社会》试译稿一章，托余校阅。下午学习，黄老作自我检讨，大家提了一些意见。

8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校阅《原始社会》译稿，安志敏同志来谈训练班事。下午至社管局，遇及张葱玉处长，谈黄河水库调查事。至历史一所找尹达同志，

未遇。在谭其骧同志处稍谈。大嫂来信，谓由沪来京，星期日晚间可到。

8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将《原始社会》试译稿的一章校毕，写了一些意见。下午赴院部参加交流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经验会，至8时半始散。

8月21日 星期日

阅毕惠勒《来自田野的考古学》。下午至尹达同志处商谈所事。返家时正中夫妇来，留之晚餐。正荣侄晚间来，与素琴、正楷一起去接大嫂，12时来，谈了一会儿，2时许始入睡。

8月22日 星期一

昨日睡眠不足，今日身体不舒。上午至历史一所找尹达同志，商量《考古通讯》稿子事。至袁翰青同志处，闻日内即赴西安了解西北分院情况，因已内定为西北分院副秘书长，又略谈中国化学史问题。返所，安志敏同志来谈训练班讲稿提纲。中午为大嫂洗尘，继英母女三代及张、王两太太皆在座。下午参加学习，大家对黄老提些意见，又阅读今日《人民日报》社论。

8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将训练班讲稿提纲草就，寄给安志敏同志。胡谦盈及陈作良同志由西安返京，略谈西安工作情况。下午参加学习，准备对苏秉琦同志提意见。饶惠元同志前日来京，今日来所，稍作工作布置。

8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写了两封信，与陈梦家、楼宇栋同志谈编辑室事。下午参加学习，由苏秉琦同志做自我检查，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晚间偕大嫂及秀君、炎儿逛北海公园，大嫂来了几天，只昨天与铮儿逛东安市场。

8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饶惠元同志开始上班，召集一编辑工作会议，略谈分工事。下午学习，继续对苏秉琦同志提意见，又讨论今后学习方式。晚间继英侄媳来。

8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阅Faegriet, *Textbook of Pollen Analysis* [费格里等：《花粉分析教科书》]。赴尹达同志处谈训练班事，拟派王仲殊同志代替陈公柔。下午偕大嫂、秀君等逛故宫，观钟表陈列室的表演。返所，谈明日学习计划。晚间正中、正荣侄来。

8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阅《花粉分析教科书》。下午所中开大组会，检讨张云鹏同志事。晚间继英侄媳偕大嫂前往正中宿舍。夜间若渊的侄女来，将陪铮儿返包头。

8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偕炎儿赴进步小学口试。赴所参加学习会，检讨会计齐光秀同志事。下午检讨图书室曹联璞同志事。今日暄儿以加班故，下午始来。

8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为炎儿办入幼儿园手续，然后赴所，旋偕苏秉琦同志赴火车站送训练班学员。下午学习会，郭子衡先生作自我检查，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晚间上车赴郑州，10时50分开行。

8月30日 星期二

车中无事，上午商承祚先生来谈，他亦搭这班车返广州。校阅苏联“田野工作方法”一课提纲译稿。下午4时半车抵郑州，裴文中主任、赵全嘏科长等来接，下榻招待所。赴河南第二工作队队部，谈教学布置，至大食堂用膳。晚间班与队有联欢文娱会，9时半始散。

8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训练班开会，由裴文中主任致动员词，然后由安金槐同志报告郑州考古情况。午饭后，返招待所休息。晚间与裴主任赴中山公园夜游。阅报知洪深同志逝世。

# 9月

9月1日 星期四

上午开课，余讲“田野考古序论”2小时，裴文中主任接讲“田野考古调查”。午饭后，与王仲殊同志偕至人民公园附近之铭功路，观新发现之殷代窑址及埋牛之处。返招待所，校阅王仲殊同志《汉代物质文化略说》一文。预备明天功课。

9月2日 星期五

上午训练班课，裴主任续讲考古调查2小时，我接着讲考古发掘。午饭后讨论班务委员会组成，推定人选，裴主任离郑后，即由班务委员会负责（王仲殊、石光明、赵纯泰、刘启益），辅导工作由刘启益、赵其昌、朱希元及赵纯泰四人负责。下午王仲殊同志领率同学前往工地参观，余返招待所，预备明日教课。

9月3日 星期六

上午王仲殊同志讲“墓葬发掘”，余讲“田野记录”。下午由裴文中主任宣布班务委员会的组织，参观工作站仓库、标本室。阅原田淑人《西域画上的服饰》一书。晚餐后，与裴主任及石光明、王仲殊、安金槐同志，由二里岗返招待所。

9月4日 星期日

上午石光明君来谈。午餐后上车，赵全嘏、安金槐诸同志来送行，1时零9分开行。与裴文中主任闲谈，车中颇不寂寞。

9月5日 星期一

晨间6时半抵京，呼车返家，尚在早餐。休息一会儿赴所中，了解这星期学习情况。午后参加学习，徐旭老作自我检查。郑所长昨日返京，来电话约我往谈，余赴文化部谈一会儿。后与张葱玉处长，谈黄河水库工作问题。又至历史一所，晤及尹达同志谈所事。晚餐后郑所长偕

往火车站，送徐森老返上海。

9月6日 星期二

上午在图书室阅新到西文书籍杂志。下午瑞典国立博物馆远东部主任来所参观，6时许始去。晚间偕秀君赴东四人民市场购物。

9月7日 星期三

上午处理几封人民来信，总结《考古通讯》读者意见书。下午学习会，由王明同志补充了一些意见，大家也提了一些意见。

9月8日 星期四

阅刘咸《从猿到人发展史》（1-152页），摘录一些作明日座谈会的资料。与苏秉琦君谈黄河三门峡水库考古调查事。

9月9日 星期五

上午院中开了一天批评刘咸《从猿到人发展史》的座谈会，由潘梓年同志主持，裴文中、贾兰坡、林耀华、佟柱臣、邱中郎诸人先后发言，余亦说了几句话，最后由刘咸同志做自我检讨，潘梓年同志作总结。

9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印度考古学家Chrekarawati [ 乔克拉瓦蒂 ] 偕国际大学院长来我所座谈，并参观陈列室，问了一些关于甘肃彩陶、新疆考古，及发现的梵文、波罗蜜文等问题，11时半始去。李仰松同志来谈北大四年级学生实习问题。下午编辑室开会，谈《考古通讯》编辑问题。刘咸同志来访，谈至6时许始去。今日大雨。

9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东北人大单庆麟同志来谈。阅毕爱伦堡《巴黎的陷落》（1-889页）。

9月12日 星期一

今日休假开始，但上午仍赴所，写了几封信，与陈梦家、楼宇栋二同志谈出版事。下午偕秀君赴小黄庄正中侄处访大嫂，知继英侄媳以胃病入医院，正荣侄以肺病又须休息，大嫂亦想返温州。傍晚尹达同志派人来要学术委员会初步名单。

9月13日 星期二

开始写作《1954年我国考古工作》。下午赴所，苏秉琦君谈北大同学实习事，靳主任谈明日学习事。

9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开会检讨马得志同志事。下午郑、尹二所长来所与我一起谈商所事，学术委员会名单合并问题，黄河水库调查工作事等。续写昨天之文。

9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赶写《1954年我国考古工作》一文。下午至所查参考文献，与苏秉琦、陈梦家、赵铨三君谈标本室问题。返家后续写。

9月16日 星期五

写毕《1954年我国考古工作》，正文约7000字，注释约3000字，原来只想写5000字左右。下午王明同志来谈考古会议事。

9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阅《历史研究》1955年4期。下午阅Heizer, *Manual of Archaeological Field Methods* [海泽：《田野考古方法手册》]。晚间往访谭其骧同志，未遇，在尹达同志处闲谈所事。

9月18日 星期日

设计黄河水库考古调查表格。下午偕秀君上街购物，又偕往叶蒸同志处，晤及其夫妇，归途至景山公园一游。

9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为历史教学解答问题。下午赴文物局，与张葱玉处长谈黄河水库考古调查事，又至尹达同志处一商，遇及张政烺君。

9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王明同志谈明年增添大学毕业生问题，及培养干部计划。写了几封信。下午阅《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晚间所中工会报告粮食、迎新及卫生（预防疾病）等事。

9月21日 星期三

校阅《考古学报》稿件（安志敏《石刀的研究》）。下午偕秀君去东安市场购物。

9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将安志敏《石刀的研究》一文阅毕，并提了一些意见。院部张广林同志来谈互换房子事，偕之一同去看了房子，秀君不赞成。下午赴所，闻厦门大学毕业分配学生已到所，未见。尹达同志来信谈及北大毕业生张君事，向郭、安二同志打听其学力及健康状况。傍晚赴全聚德分号，对外文化联络局宴请瑞典文化代表团，有考古学家伊伦斯维尔德（B. Gulleyssvard [中文名“俞博”]）在内。散席后，至朱庆永同志处闲谈，知后日即迁往德胜门外师大。又至王载紘君处一谈。

9月23日 星期五

阅毕海泽《田野考古方法手册》（pp. 1-87）。陪秀君去牙科医院，旋至东安市场购物。返家接陈梦家同志通知，谓杨遇夫老先生今日曾来所，约下午去访他。遂赴所，偕陈君至北魏胡同科学院招待所访杨老先生，并请其至后门桥湖南马凯食堂用膳。

9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瑞典考古学家俞博来所谈些问题，谓回去后即赴西安，想知道西安情况，以便排列行程。又至所中陈列室参观一次。下午偕苏秉琦同志赴中国美术家协会参观阿旃陀壁画1500周年纪念展览。

9月25日 星期日

阅毕《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1-275页）。暄儿返家，傍晚始去。下午赴东安市场取定做的衣服，顺便购书。

9月26日 星期一

阅Salzman and Beck, *Ancient Glass in Far East* (BMFEA, No. 10) [萨尔兹曼、贝克：《远东的古代玻璃》（《远东古物馆馆刊》10期）]一文，及梅原未治《支那汉代の玻璃》一文。

9月27日 星期二

写作《中国古代的玻璃》，约3000字，赴所查书。

9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续写《中国古代的玻璃》。下午偕秀君至邮局寄衣与铮儿，至东安市场购物。

9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刘大年同志谓将赴东德参加其考古研究所成立大会，要做关于中国考古情况的介绍，遂请安志敏君代做。下午安君持稿来，为之更改数处。

9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将《石刀的研究》退还给安君，并提出些意见。与安志敏、苏秉琦二君商谈黄河水库调查问题。下午尹达同志来所，与之商谈所务。晚间大嫂来我家过宿，预备明日观游行也。至黄老处闲谈。

# 10月

10月1日 星期六

晨间将大嫂与炎儿送至南长街南口观游行，自己赴院与苏秉琦、贾兰坡二君一起乘院车赴天安门，国庆典礼至下午2时始毕，将大嫂及炎儿接回家。饭后，倦极而睡，傍晚始醒。阅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一文（1-40页）。

10月2日 星期日

上午暄儿来家，谓明日赴官厅水库参观，要借照相机去。正暄同学冯羽来，乃冯真之子，新考上石油学院，谈了一会儿，吃了点心始辞去。携家人赴正中侄处午餐，饭后拍了几张照片，天阴欲雨，乃返家。将底片送去冲洗，并买了两本书。正宗侄来信，谓正昕侄已抵莫斯科。

10月3日 星期一

今日补假一天。将《中国古代的玻璃》一文修改完毕。下午校改《一九五四年我国考古工作》的校样。晚间郭院长宴请英、美、法、苏留学返国学生，并院中青年积极分子，饭后放映印度电影《两亩地》，12时始返家。

10月4日 星期二

上午法国代表团中Andre G. Handicourt [安德烈·G·昂德里库尔特] 来所，询中国考古工作情况及出版工作。下午布置上半年总结事，将《考古通讯》6期的稿子阅过付印。

10月5日 星期三

上午主持汉唐组总结半年工作小组会。下午赴故宫奉先殿参观敦煌艺术预展，遇及常书鸿、王冶秋、吴晗诸君。返所，张葱玉处长偕庄敏君来谈，计划黄河水库考古调查事。晚间胃病又发。



10月6日 星期四

上午与靳主任决定我所参加黄河水库考古调查人选，与各人个别协商。至图书馆阅新到西文杂志。下午尹达同志来，商谈所务，又参加迎新会，由尹达同志与余致辞，新来同学答辞，今年新来人员，饶惠元君之外，大学毕业生有北大2人、厦门5人（人未到），散会时已近6时。赴王府大街取照片。晚间以昨夜失眠，精神不舒，提早入睡。

10月7日 星期五

上午尹达同志来，谈及东德国考古研究所成立事，召集在所参加黄河水库调查工作人员，商谈准备事。偕陈梦家、苏秉琦二君赴北海公园参观北京市文物组发掘双塔寺所得元代物品。下午所中学术讲演会。由郭子衡先生作《洛阳发掘新收获》的报告。大嫂由正中家来，谓拟提前返里，晚宿吾家。

10月8日 星期六

上午在历史一所开考古会议第一次筹备会，尹达同志主持，裴文中、向觉明与我之外，尚有文物局陈滋德、张葱玉二处长及王去非同志、安志敏同志。决定开会节目及日程，并继续通知各地文物机关和及高教部。下午整理《辉县报告》。正荣侄来看他的母亲。傍晚去红星看国庆节游行的电影，归途至东安市场购物。

10月9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整理《辉县报告》。下午赴所，瑞典考古学家俞博来谈，详询中国考古发掘情况。返舍后，正中侄来，傍晚始去。与秀君、暄儿等一起赴萃华楼吃挂炉烤鸭。

10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参加学习。下午在家整理辉县报告。

10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顾铁符科长来谈考古会议事。下午审阅王明同志所草拟

的工作总结。返家写《马衡先生传略》，千字左右。晚间至尹达同志处商谈所事。

10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顾铁符科长来谈唐山发掘事，与饶惠元、楼宇栋二同志谈编辑室事。对外联络局来电话，谓挪威文化代表团团长克洛斯特欲明日来所参观。下午在家整理《辉县报告》。

10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将《辉县报告》结束语誊抄一过。下午赴所将之交与楼宇栋同志。挪威代表团克洛斯特来所参观。王伯洪同志由西安返，略谈工作计划。返家整理行装，9时许离家上车，10时50分开车，向达同志偕行。裴文中同志送我们上车，谈话忘记时间，至车门口时已要开动，不能下车，一直送我们到丰台始下车。

10月14日 星期五

车中无事，与向先生闲谈，下午四时三刻抵郑州，训练班干部来接，下榻招待所。早晨吃了大半盘炒面，中午未进餐，晚餐仅食江米糟一碗，八宝稀饭一碗。晚间陈建平局长来。

10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第四届训练班行结业典礼，由向先生主持，适以省府等处开会过忙，嵇副省长、陈局长、市政府市长及文化局长皆不能出席，由赵全嘏科长代表省方，刘秘书代表市方，我也讲了几句话，11时即散。赴二里岗文物工作队参观训练班发掘出土物，有安阳、平阳古币，错金银带钩等。又有一墓，仅一大瓦甬中藏骨灰数块。午饭后继续参观仓库，3时15分上车，颇拥挤，向先生、庄敏同志同行。6时40分抵洛阳，在真不同饭馆用黄河鲤鱼。

10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参观工作站陈列室及工作队新出土物，有乾元元年墓出土的螺

铜镜，极精美，同出有瓷器、带把的铜香炉及盘银制箸匙。蒋若是同志正在整理孙旗屯史前遗址及洛阳晋墓（太康八年王君墓、徐美人墓、永宁二年孙松之女墓等）。周永珍同志今晨抵洛。训练班同学午间抵洛。我与向达、庄敏、刘启益、朱希元四同志进城，又至真不同饭店用餐。饭后偕向先生至福王府基，坐茶馆。又至东关文庙遗址，观“孔子问礼处”碑。又至夹马营，东大寺遗址，已建大批新房子，为洛阳高中校舍。返工作站，晚间开会，请向先生致辞，以鼓励调查队同人。夜间11时许，向先生离站赴车站，赶回北京。

10月17日 星期一

晨间郭子衡先生由京来洛，早餐后队部开会，由我做报告，略谈工作的重要性及计划组成等。洛阳专署王科长及李建永同志来谈。下午豫、陕、晋三省文化局代表许心斋、王世昌、郭勇三位同志一起商谈工作路线，各组分区及与地方联系诸问题。又与郭子衡先生等再参观陈列室。

10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做报告，关于考古调查的目标方法，携带工具及表格使用法等。下午看标本，上街购物。晚间开小组长会议，布置明天工作。今日三省文化局代表分别返省，以便由省方通知有关各县协助调查工作。山西省代表郭勇同志谓今年在长台县发掘之战国大墓，出土铜器不少。晚间开小组会，布置明日工作。

10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由郭子衡先生对队员作报告，提出三点：（1）调查要普遍，（2）调查要确定清楚，（3）希望能解决夏代文化问题。又由专署文教科王科长谈农村现状，如统购统销及粮食征购问题、水库居民移迁问题等。下午赴市文教科晤及汪洋科长，谈及文教部门政治学习，为队员政治学习作参考也。又偕庄敏同志沿新修南大街至洛河堤，观正在赶修中之洛河公路桥。返工作站，晚间又为队员作报告，解释地图及记录本子，今日分发各组用物。经费不够，庄敏致电郑州，杨同志携来1500元。

10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队员赴周公庙西参观唐代古城垣遗址。阅农业合作化文件，写了几封信。下午翻阅1953年陕县灵宝调查记录，分发旅费及仪器。郑甦民同志前日去西安领仪器，今午后始返。晚间开会送行。下午新华社郑州分社来电话询问出发消息。

10月21日 星期五

晨间3时半即起身，第一批队员5组于5时出发，乘6时半火车西行。余与第二批队员亦5组10时出发，乘11时火车西行，下午4时余抵陕县，即雇车运行李过涧河桥赴县政府，已过5时下班，找到了文教科张耀汉科长，略谈此来目的，即让我们住在县府内。在县府食堂用膳，面条一碗，馒头一块，花了1角钱。饭后，张科长带我们至南关，观文化馆陈列室中收藏品，有观音堂出土之错金铜辟邪之圈座（中央有方孔），大通寺出土之浮雕观音像，以及彩陶器、汉陶壶、唐陶俑等。又带我们去看洛阳曲戏《刘胡兰》，未终剧即返宿。

本日眉批：[陇海铁路]“1918修至观音堂，1924至陕州，1926过陕州入灵宝，1930始通车到灵宝，1931年底达潼关。”

10月22日 星期六

晨起后，张科长介绍我和庄敏君去见周县长，略谈此来目的，周县长允协助，即叫秘书科写介绍信。闻今日有下水船，10时可开船，绕道至羊角山文昌阁，现为文化馆第二阅览室，可远望太阳渡及山西平陆县城，相去5里。赴南关早餐后，即雇车运行李赴太阳渡，以今日水急船小，运材工程队劝我们明天再搭船前往，时下午2时，乃返文化馆，晤及李树滋馆长，系本地人，稍谈后出来进食。饭后，进城参观宝轮寺的方塔，系唐建、金重修，现在县卫生院内，院中又有一开宝年号之经幢。至文庙，现为陕县高级中学，其旁之第二院门前，卧一唐碑，即开元四年田义胜重修孔子庙碑也。赴召公祠，现亦为中学校舍，有武周时常某墓志，乃民国初年县东出土；又有大中六年经幢，及明人所书《召公祠》、《召公遗爱》等石刻，至于关壮缪试刀石及周召分陕石柱，皆

不可信。经鼓楼，门两侧有铁人，乃宋元时物。至南门内德佑观，观已毁，仅留门口明代石碑，有金永安五年铁钟，其侧有一没字碑，据县志乃宋代混元图碑。出南门过涧河桥，余与庄敏同志等由车站东行，过铁桥之下，抵庙底沟，一观1953年发现之遗址，有乡政府所立之“禁止破坏”木牌。时已昏黑，乃至车站旁小店用餐后即返舍。

10月23日 星期日

运输队谓船6时开行，我们4时半即起床，天尚未亮。至太阳渡，始知8时始能开船，天阴风猛，至候船室，阅《海鸥》中译本，以作消遣。10时余船始开行，风狂浪急，逆风而行，下午2时许始抵史家滩。时有微雨，至三门峡工程办事处，以今日星期负责人不在，事务科将宿处安顿好后，嘱咐厨房备伙食。晚间王锐夫主任来谈，又去看电影《三年》，未终场即返舍上床入睡。

10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取得出入证明书，乃由史家滩赴三门峡，约3里许。黄河汹涌而来，至此分为三支，出鬼门、人门、神门，其前又有一石柱，屹立中流，即所谓“砥柱”也，岩石为闪长斑岩（火成岩）。鬼门南岸为狮子头，有明人及清初人之石刻。由南岸至北岸，有索桥，须15分钟始能渡过一次，以工程忙迫，不能随便运人，故我们仅能作旁观，以望远镜远眺。神门之北岸，中腰有方孔颇多，约10-20厘米许，相去约2米左右，距现水面约1米，当系隋唐时为运粮船拉纤而刻凿，至11时许始返史家滩。午餐后又与王锐夫主任及杨主任谈一次，然后赴史家滩复查仰韶遗址，1时半乘吉普车赴会兴镇，汽车行至丘陵中，18公里须一时余始达，乘火车返洛阳，抵洛已8时许。

10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与庄敏同志偕至文物工作队，与路传道、丁伯泉等一谈，我即入城洗澡。返家午餐后，庄敏同志即赴车站赶车返京，我写了几封信。下午与郭子衡先生及路、丁二君赴周公庙，一观修理情况，气象站已搬出，市府文物科拨以3万元，正在修理，预备做展览室之用。晚间又写了几封信，补记21日以来之日记。

10月26日 星期三

写了几封信，补记《工作队队部日记》，整理清册。阅《历史研究》寄来的刘尧汉《云南辛亥革命运动》、李瑞良《鲁迅和历史科学》二文。下午参加工作站的政治学习。晚间校阅蒋若是君的《洛阳晋墓发掘简报》。

10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二队的座谈会，对《洛阳晋墓发掘简报》发表意见，希望他们改写一下。阅这期《科学通报》中关于冶金和制纸二文。下午开始阅读俄文本《考古学通论》，半天只读了两页。晚间校改北大《考古学通论》初稿本。

10月28日 星期五

协助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二队在市府工地剥取象牙化石，这是掘井时在离地面七八米处发现的，长达2.04米，花了一天工夫才得取出。写了几封信。

10月29日 星期六

晨间俞伟超同志由北京来，协助队部工作，陪着他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二队去参观出土文物。返舍写了几封信。下午写长信给尹达同志。蒋若是同志持修改后的晋墓报告来，在俞伟超同志房中聚谈一会，将修改后晋墓报告重阅一遍。晚间与俞伟超同志散步一直到城中，现下洛阳城中街道上人颇拥挤。

10月30日 星期日

晨时起身后见及王极庆同志，昨晚夜半抵洛，以粮票尚未收到，故赶来洛阳，经查询知粮票领出后压了三天始于27日寄出，故未收到。略谈陕县工作情况，决定另派人调查建筑工地。去函华阴组调回周世颖同志，王极庆同志即乘11时车返陕县。蒋若是、俞伟超二君来叙谈，至午饭时始散。下午阅《文物参考资料》第11期。晚间阅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

10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洛阳工作站与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二队联席会议。下午写了几封信，与俞伟超同志编《考古工作队通报》第1号，续阅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

# 11月

11月1日 星期二

晨间阎文儒君偕摄影师史守义及故宫雕塑馆干事步达生，由北京来洛，拟在龙门工作半个月，陪他们参观陈列室。收到各组来信4份及调查记录10余份，工作简报2份，阅后写了三封复信。阅毕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1-256页）。各调查组的工作正在进展着，每天都有新消息传来。

11月2日 星期三

获见《光明日报》11月1日第2版刊登的关于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消息，《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到三门峡调查古迹》：“（新华社郑州讯）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最近派遣了40名考古工作人员到三门峡水库区调查文物古迹，这些工作人员共编成10个小组，分别深入到河南、山西、陕西边界的三门峡水库区，调查现存的古代人类居住遗址、洞穴遗址、摩崖造像、古代建筑物、古生物化石，及墓葬、矿穴等文物，以便将来在水库工程开工时能够做好对这些珍贵文物的发掘、整理和保护工作。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派人组织的，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兼任队长。”

晨间阎文儒君谈及明春将负辅导北京大学实习同学之责，希望在西安工作；又谈及当年在西安调查经过。9时许，阎君一行去龙门石窟工作。昨日小雨，今日刮风，天气变冷，进城购毯子。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译本（1-628页）。下午参加工作站的政治学习。

11月3日 星期四

上午进城，在新华书店中翻阅新书，买了两本书，归来连午餐也赶不上了。收到各组四封来信，又第1、3组记录，庄敏及王明同志也有信来。写了几封回信。蒋若是、郭文轩二君来，谓市府文教科要求远景计划材料，在郭先生处大家商讨一会儿。晚间审阅新来的调查记录，并对



它们提出了一些意见，写信告诉他们。

11月4日 星期五

今日俞伟超同志由洛阳赴陕县，与已在陕县等候他的周世颖同志，一同负责三门峡至会兴镇建筑工地的考古调查工作。开始为《考古通讯》写《考古调查的目标与方法》一文，收到第3、10两组来信及工作简报调查记录。下午审阅记录，写信给第10组，指正错误。阅张荫麟《中国史纲上古篇》，原为高中课本而写。

11月5日 星期六

阅毕张荫麟《中国史纲上古篇》（1-238页），写了几封信，校阅《考古通讯》第6期稿，续写《考古调查的目标与方法》。晚间蒋若是同志来谈，谓洛阳盗掘者曾有人去陕县掘过东周墓，又谓白沙水库区的仰韶遗址有地层之分，其早晚期与洛阳孙旗屯遗址相同。

11月6日 星期日

晨间所中同事张寅、高英、宋慧英、张广立四人来洛，协助洛阳发掘报告的图版照相及绘图工作。上午进城购物，写作《考古调查的目标和方法》。接到石兴邦的来信，即作复信。调查组仅有第5组来信。

11月7日 星期一

上午至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查阅书籍，将《考古调查的目标和方法》修改后誊抄。晚间刘开渠、王朝闻二同志来工作站参观陈列室，今日收到第1及第2组来信，俞伟超同志抵陕县后已有信来。

11月8日 星期二

将《考古调查的目标和方法》一文誊抄完毕，加以修改后即寄给楼宇栋同志，拟在《考古通讯》上发表，此文共8000余字。上午郭子衡同志去参加洛阳市府所召集的周公庙博物馆陈列室座谈会。

11月9日 星期三

上午收到第1、3、11三组来信及3、6两组调查记录，写了几封信。下午参加工作站的政治学习（五年计划）。晚间仍是写信。

11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收到第4、9两组来信，第9组并附来简报及调查记录，写了回信。又将第1组寄来标本打开上架。下午编写《考古工作队通报》第2号，又进城购药。晚间阅《保卫延安》。

11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看陕县寄来的标本，蒋若是同志来谈。下午审阅冯汉骥《关于资阳人的几个问题》一文，提了一些意见。写了几封信。晚间阅毕《保卫延安》（1-608页）。

11月12日 星期六

接到第4、7、10、11组来信。上午赴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二队，将孙旗屯出土陶器看了一遍。下午写了几封信，翻阅今日各组寄来的调查记录。阅《考古学报》第9册。

11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阅毕《考古学报》第9册。下午偕蒋若是同志赴涧西金谷园参观所保留之汉墓（砖砌、石门，仍保留随葬品）。晚间审阅1组、7组寄来的调查简报。

11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洛阳市建设计划委员会派人（李新义、杨鹤林）来工作站，商谈保留涧东汉河南县城遗址问题，又随同至周公庙西边所遗存之唐代建筑遗址（夯土台）。这两天推土机正为着筑路（定鼎路）铲去大半，我们希望将未铲的部分加以存留。下午俞伟超同志由陕县回来，略谈三门峡调查情形。又偕同至周公庙西边筑路区勘察，除夯土墙外，尚有大石础多块，不知为唐代何建筑。

11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敦煌艺术研究所段文杰同志等十人来洛，将赴龙门参观，即住在我们工作站中，与他们谈了一会儿。收到各调查组来信六封，有的附有调查表格。下午审阅调查记录，并写了几封回信。今日大风，寒流过境，气温骤降。

11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阅《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首四篇（1-107页），段文杰同志等去龙门，俞伟超同志赴西安取标本。下午参加工作站政治学习。晚间编写《工作队通报》第3号。

11月17日 星期四

阅毕孙定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彻底揭露胡风文艺思想的反动世界观》（1-90页）。接到第10组白万玉同志的信，即行复信。下午阎文儒同志由龙门下山，和他一起到主干线东端北面的唐代遗存（东朝房？）及孙家坑唐代遗址（唐代宫城北墙夹墙）。又至周公庙西公路，见翻出一石础，长110、宽83、厚36厘米，中央有圆盘状隆起，直径上面平滑处为66厘米，中间一凹孔，直径15、深8.5厘米，拍了一张照片。晚间叙谈，蒋若是同志亦来谈。9时半阎文儒他们离工作站上车返京。

11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阅《陕州县志》，作摘记。下午进城，查勘城中旧迹。因洛阳于抗战期间，受轰炸损失颇大，明代所砌之砖墙，于抗战初起时拆毁，现下土城墙乃解放战争时所重建。进西门，西大街路北之中学即府城隍庙旧址，洛阳县政府原为当铺。路北谯楼为明代府署，据《龚志》卷二，府署金时所建，由洛水南移来。谯楼三楹在台门上，明末俱毁于火（台门做火药局），仅存元时《瑞麦颂》、隋唐《朝市图》及《戒石碑》。门内路西有一大石碑，当为元时物，俗谓武则天碑不确。现下专署在义勇街，清时为关帝庙，其东之新筑粮仓，清时为水陆台，即法藏寺，明正统年建。更北之高明街有玉皇庙，现仍保留有一残铜金刚。十字街之西，西大街路北，现下之图书馆，原为一祠堂。十字街之东，现下之商场，原为武圣庙、八蜡庙等。更北为西华街，乃福王府之西华门

外街，市文教局，抗战前为河洛图书馆，清时为北营；更东之人民会堂，清时为府署，明时为福王府。福王府在隋唐时为道光坊（一作光通坊），抗战时为县署，遭炸毁。文教局中之《勃海高元裕神道碑》（柳公权书），据毕沅《中州金石记》卷三，原在“县南三官凹田间，是其墓也”，不知何时移来。城之西北角，原为体育场及中学校，曾拆毁一些庙宇（前年尚为空地，今已盖房子）。城之东北隅，公共运动场原为清代廩仓，师范学校原为圆觉寺，市政府及市委原为清代县署（解放前为专署）。城之东南隅有文峰塔，文明街有府学（现为小学），其东为节孝祠，祠北为玉皇殿（玉虚观？），祠南为四眼井，明代所建，旁有一石碑，上刻佛像，年代当更早（唐初？）。东大街之鼓楼仍保留，但东门外之魁星楼已于1952年春拆去。迎恩寺原尚有房子，抗战时全毁，去年新建高级中学校舍（法禅寺、宋太祖庙及夹马营碑尚存）。东郊唐寺门有福先寺，俗名塔寺，唐武后建。文庙在魁星楼西，仅存遗址，另筑房子，其东有“孔子见老子问礼乐处”一碑。城之西南隅，顺城东街有安国寺，唐咸通时建，现为初中第二院；更西顺城中街为南营参将署，与文教局之北营同为清代武衙门，今已改作他用；与顺城街平行之农校东街，校已迁至东街外，今为小学，清代为考院；其南之卫生局，乃清代董御史（副都御史）之住宅，街南有其花园。宋华藏寺在城南，已入洛水，二十余年前尚保存，筑堤时压一东西横街，堤南尚有200余米，今皆塌入水中。（以上材料情况，根据郭文轩同志口述）

11月19日 星期六

晨间庄敏同志由京来洛，略谈工作情况。接第二组朱希元同志来信。阅《灵宝县志》，作札记。

11月20日 星期日

接第6组（文道义）及第8组（周永珍）来信，知尚未接到前次通知扩充调查范围一函。阅《阌乡县志》，作摘记。

11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俞伟超同志由西安返洛，余与郭子衡、庄敏二同志赴涧西西干沟调查。途经金矿公路，文管会正在修整汉墓。至西干沟，郭子衡同志

谈及滚珠厂以东金属加工厂，钻探中发现周墓，万平米中万余座，可能为王城之西郊。下午与市建设计划委员会杨鹤林同志及蒋若是、庄敏、俞伟超同志等调查午门屯附近之唐城西城墙及夹墙，孙家凹及徽猷殿遗址，返时已天黑。晚间第7组返洛，仅留程学华同志参加第6组工作。

11月22日 星期二

阅《嘉庆一统志》中有关陕州、蒲州、解州此次调查地区的记录，并作札记。张轶东同志来信，附来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南100公里锡兰河右岸的Munchak Tepe [蒙恰克丘墟] 城堡出土的汉镜两面，皆西汉后期物。

11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阅《民国临潼县志》。下午参加政治学习，自学文件。晚间参加文教局所举办的戏剧晚会。

11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阅《嘉庆一统志》中关于临潼部分，加以摘抄。下午开会，庄敏、俞伟超、黄展岳同志皆参加，商谈每组返队后结束工作的手续，冬季室内整理的计划，会兴镇钻探工作及三门峡绘测工作。第7组李嘉返合肥。

11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收到第3、6、10组来信，第6和第10组附来调查记录及简报，加以审阅。校阅《辉县报告》三校样张。下午进城洗澡，阅《嘉庆一统志》中关于渭南部分。傍晚进城食烧鸡（魏家街8号）。

11月26日 星期六

周永珍同志返洛，补调查大荔县地区，由于等高线不清楚，特别返洛阳弄清后再回去进行。由蒋若是同志来谈编写报告问题。下午与庄敏、俞伟超、黄展岳、周永珍等进城访城中古迹，即在真不同馆食黄河鲤鱼。返舍时第1组五人已返洛，第10组亦返洛，周永珍同志乘夜车赴

华县。蒋若是同志来谈，即托之向交际处预定车票。

11月27日 星期日

晨间知第9组陈明、陈作良等亦已返洛。晨间召集各组组长，布置结束工作，决定加派一混合组支援大荔，并组成一组在会兴镇钻探。晨间蒋若是同志来谈，谓预定车票已办好，明晚可以起程。看打开标本。傍晚丁伯泉同志来谈，拟明日开联席会议。

11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联席会议。下午阅《朝邑县志》。偕丁伯泉、庄敏同志往市委会访李书记，谈洛阳考古工作问题。李书记提出：（1）计划性，（2）组织统一，（3）集中保管。晚间召集会兴钻探队布置工作。第4组王诚贤等返洛阳。夜间上车，12时许开行。

11月29日 星期二

车中无事，阅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首8篇）。晚间10时抵京。

11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了解所中近来工作情况。下午与靳主任谈布置下月工作，以讨论远景计划及明年计划为主。

# 12月

12月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商谈编辑问题，《长沙报告》今年底可完成初稿，木船模型复原工作做的颇有进展。下午赴文物局，与张葱玉处长谈黄河水库调查问题。

12月2日 星期五

上午在图书室翻阅新到西文书籍。下午英国记者来所参观标本室，并询问解放以来的中国考古工作。

12月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陈梦家、饶惠元、楼宇栋三同志一起谈明年出版计划。又赴文物局，与张葱玉、陈滋德二处长谈明年计划及远景计划，即在彼处午饭。午后赴西红门法制局听报告，传达廖鲁言部长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12月4日 星期日

上午携妻儿观电影《天罗地网》。中午暄儿及步青甥来，即在自家用餐。下午阅毕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1-452页）。晚间观越剧《梁红玉》。

12月5日 星期一

校阅《考古通讯》明年第1期稿。审阅安志敏《陶硃考》一文，指出几点，即归还之。下午写了两封信。与王仲殊同志谈《长沙报告》事，彼正从事木船模型的复原。晚间至张葱玉处长家，商谈双方合作问题。

12月6日 星期二

上午校阅郭宝钧、马得志《洛阳涧滨的古文化遗址与汉墓》。又赴二道桥古脊椎动物室，晤及吴汝康、贾兰坡、邱中郎诸同志。下午所中开小组会，讨论明年工作计划。

12月7日 星期三

上午开小组会，商谈考古会议筹备事宜。又编辑室开会，商谈明年出版计划。下午参加政治学习。张葱玉同志谓北京市政府约明日赴长陵参观，以便决定发掘计划。晚间阅《易县清西陵》一文。

12月8日 星期四

上午市政府派人偕往十三陵，勘察长陵。与所中苏秉琦、王仲殊，文物局张葱玉、顾铁符，市政府朱欣陶、赵其昌等六人，共车二辆赴长陵。勘察结果，似有盗坑，又至宣德景陵及嘉靖永陵参观。归途至红山口之景泰陵一观，亦系新修理者，但规模太小，无享殿及方城明楼，返家时已6时余。

12月9日 星期五

校阅《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二校稿子。徐老谈他自己休养及明年工作计划。白万玉同志由洛阳返京。杨建芳同志亦由西宁归京后返所，略谈情况。为广播电台审阅稿子（《中国解放后考古的成就》）。

12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填写明年计划。顾铁符科长来谈山西曲沃基建情况。下午院联络处派人来，谈罗马尼亚专家尼古拉院士拟携带中国古铜镜二十余面出国事。晚间，郑所长宴请印度考古专家乔克拉瓦蒂夫妇，邀我作陪。在座者有王冶秋夫妇、王毅同志及一译员。

12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潘怀素同志来，谈他最近进行关于唐代乐谱的研究工作，拟投于《考古学报》云。阅毕《封建社会历史论文集》（1-309页）。晚间偕秀君赴东四剧场观越剧《西厢记》。



12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阅Clark, *Study of Archaeology* [ 克拉克:《考古学研究》] (pp. 1-35)。下午与靳主任等商谈明年计划。写了几封信, 阅*Antiquity* [《古代》] 的最近一期。晚间林寿晋同志来谈, 为他所写《东晋南北朝时期矿冶铸造业的恢复与发展》一文, 希望我提点意见也。

12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学术委员会成立会。下午校阅《考古通讯》稿子三篇(洛阳王城问题、殷人墓问题及泉水调查)。

12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学术委员会, 讨论1956年工作计划。下午在家校阅郭宝钧先生之《1954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

12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校阅《罗马尼亚1955年考古工作》译稿。郑所长来, 谈我所明年及远景计划, 决定明天召集所务会议。下午参加古脊椎动物研究室, 讨论彼室远景计划。

12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开所务会议, 讨论1956年计划。下午北京市文物组于树德、赵其昌二同志来谈长陵发掘事。顾铁符科长来谈长安马王村工地事。王崇武同志来谈《中国历史图谱》事。蔡同铭处长来谈香港大学代表团参观事。晚间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在全聚德晚餐。

12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校阅《考古通讯》1期的三校样, 为《考古学报》第9册编勘误表, 校阅《辉县报告》最后一次校样。下午审阅王崇武同志送来之《中国历史图谱》。张国熊同志夫妇邀我们去东四剧场观越剧《彩虹万里》。

12月18日 星期日

下午正荣侄来，病尚未痊愈。携楷、炎二儿赴东安市场购鞋。审阅《历史研究》稿子二篇。

12月19日 星期一

阅《历史研究》第5期。审阅《历史研究》稿子二篇，并写了些意见。下午香港大学代表团来所，临时改期。

12月20日 星期二

阅《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一辑（1954年）与考古历史有关诸文。

12月21日 星期三

校阅《考古通讯》稿子（庄为玘：《泉州考古记》）。下午政治学习测验，我没有参加，因为院中规定高级研究人员全部不参加。

12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香港大学代表团Harrison [ 哈里森 ] 教授来所参观。下午阅新来西文刊物。晚间观电影《马戏春秋》。

12月23日 星期五

郭子衡同志由洛阳返所，略谈一会。院联络处派人前来了解昨日香港大学英人来所情况。下午参加人民出版社之《中国历史图谱》座谈会，即在我所召开，由王崇武同志主持。

12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新华社记者欧阳采薇来所采访消息。张葱玉处长来谈（洛陕移交工作事，黄河水库事，国外展览事）。下午为秘书处写国外考古学情况参考资料。今日起院中代订的《参考资料》，自22日起按日送来。

12月25日 星期日

阅《参考资料》第11期。上午赴银行取款，顺便至书店购物。傍晚赴北京饭店参加人民外交协会招待香港大学英籍教授之酒会，7时即散，至东安市场购物。

12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校阅《初中历史》第一册试用本，即写复信。写信复周永珍同志，下午在家写信回复姬妹。素琴同事赵君来取物，盖托之携往包头给琴儿也。天寒欲雪。

12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新华社欧阳采薇同志来谈。张珩处长来谈。修改北京大学“考古学通论”教学提纲，即交苏秉琦君。晚间偕秀君赴天桥剧场观梅兰芳《宇宙锋》。

12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郑所长来所，金学山同志由西安返所。下午参加政治学习。晚间赴袁翰青同志处谈西安、郑州情况，明日袁即赴西安也。

12月29日 星期四

晨间庄敏同志来谈，新由西安返京也。上午及下午所中皆开会，讨论培养研究实习员问题，议定计划草案，以便试行。晚间偕秀君赴蟾宫影院观电影《平原游击队》。

12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为新华社欧阳采薇同志修改新闻稿。下午所中大扫除，赴古典门市部购书。

12月31日 星期六

今日为阳历除夕。下午所中举行联欢会。阅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

# 1956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日

上午赴院中团拜，由郭院长、张劲夫、李四光二副院长，及钱学森同志讲话。返家时，暄儿有同事七人正在自家用午膳。午后，偕妻儿赴团城观手工业展览会，并至北海观滑冰。阅毕陈寅恪之《元白诗笺证稿》。晚间陆步青甥来谈。

1月2日 星期一

上午阅毕裴文中《关于考古和第四纪地质工作上的一些新方法》（1-41页），颇多错误，连译文亦有大错处，真是粗枝大叶。下午赴东安市场购物。郑愈教授来谈。王仲殊同志来谈。

1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赴尹达同志处，谈考古会议事及所务。下午张葱玉处长及庄敏同志来谈工作队合并问题。

1月4日 星期三

上午郑所长来所商谈所务。至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晤及吴汝康同志，谈人骨标本研究事，考古所的发掘品希望他能介绍给自己的研究生做出来，以便发表。下午政治学习没有布置，阅毕张含英的《征服黄河》（1-70页）。

1月5日 星期四

上午审阅学部关于远景的文件，与靳主任商谈明年我所研究人员发

展计划。下午参加哲学学习，阅读《辩证唯物主义》。晚间郑所长在萃华楼为印度Der Barnar饯行，邀余作陪，有王冶秋夫妇、王天木处长及华君武诸同志在座。

1月6日 星期五

上午赴历史三所，参加学部关于十二年远景计划的讨论会。下午参加考古会议筹备会。

1月7日 星期六

上午在所中作黄河水库考古调查报告。下午校阅马衡《熹平石经考释》。阅*Cahiec d'histoire Mondial Vol. 2, No. 1* [《世界历史手册》第2卷第1册] 中Garrod一文。

1月8日 星期日

阅柴尔德《工具发展小史》中译本 (pp. 1-49) 及《世界历史手册》第1卷第4册中Cladle及Jettmen所写之文。写《长沙报告》中关于车制一节。

1月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马衡《熹平石经考释》交印，商酌考古会议问题。下午校阅《高中历史古代史提纲》及说明书，写了几点意见。

1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阅*Essays on Archaeological Methods* [《考古学方法文集》] (pp. 1-142)。下午庄敏同志来谈郑州、洛阳及西安工作情况。

1月11日 星期三

下午参加哲学学习，阅读亚历山大洛夫《辩证唯物主义》(1-444页) 完毕。晚间偕秀君赴明星影院观《炼印》电影。

1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整理长沙汉代木车材料。下午赴所，为社会科学部准备关于本学科现有专家的统计资料。

1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郑所长来所，张葱玉处长来谈铜器修理训练班事，偕至萃华楼午餐。下午庄敏同志来谈西户路窑厂事。

1月14日 星期六

所中学术讲演，由黄文弼同志讲新疆考古。下午中宣部马同志来询问关于考古资料现状。晚间参加楼宇栋同志婚礼。

1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为《历史研究》审阅四篇稿子（刘节等），提了一些意见。下午写信，晚间偕炎儿去蟾宫影院观《夏天的故事》电影。

1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阅毕陈梦家《西周年代考》（1-59页）。下午偕秀君赴东安市场购物。为学部所提远景计划提意见。

1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郑所长来谈所事。晚间无事，翻阅旧日记。

1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整理长沙车制。下午参加哲学学习。

1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与安志敏、靳尚谦二同志谈考古会议筹备事。下午整理长沙材料。

1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整理长沙车器。下午赴院部参加农业发展规划草案的讨

论。

1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继续参加昨日未完毕之讨论会。下午请假，在所中与尹达同志商谈所务及考古会议筹备事。张葱玉处长来谈，谓对外联络局拟请十五国外宾，郑部长已表示同意，尹达同志谓已与郭院长谈好，拟仅请六国外宾。此事下星期二院务会议中解决。晚间参加出版管理局金灿然局长所召集之《中国历史图谱》座谈会，在全聚德晚餐。

1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尹达同志所写关于历史科学发展计划。偕秀君及炎儿赴东安市场购物。下午赴政协报到。至进步幼儿园参加家长座谈会。会后赴郑所长处，商谈考古会议筹备事，又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彼正在草拟博物馆发展计划。晚间去理发。

1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写了两封信，李则纲同志由安徽来京参加政协，来所商谈整理寿州出土蔡器事。下午赴所整理长沙材料。赴北京医院，以近日胃病又发作也。候诊处遇及钱端升先生，询及历史科学于解放后成就事。钱先生预备在政协中发言也。

1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院务会议，讨论考古会议计划事。决定2月间所开之工作会议照常进行，不请外宾，另于秋间召开学术性会议，延请国际友人前来参加。下午校阅楼宇栋同志所译之《新石器时代》。偕秀君赴东安市场购物。至尹达同志处商谈考古会议事。晚间偕王冶秋局长至郑所长处，商谈考古会议事。

1月25日 星期三

[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二届政协第二次会议预备会，正式开会延期至30日举行。下午在家校阅为《人民中国》所写之《新中国的考古成

就》一文。正宗侄以出差过京，至自家闲谈，傍晚始去。

1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郑所长来所，商谈召开学术委员会成立会事。又校阅《考古通讯》稿子，阅《文物参考资料》55年12期。下午参加考古会议筹备会。晚间至裴文中同志处，新由广西调查洞穴堆积返京。

1月27日 星期五

参加政协参观。上午参观第三玉器生产合作社。下午参观第一珉琅生产合作社。赴新侨饭店访徐森老，约之明晨来所开学术委员会。

1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开学术委员会成立会及第一次会议，讨论1956年研究工作计划及远景规划。中午在萃华楼用膳。下午继续讨论，至5时半始毕。郑所长主持，散会后邀赴其寓所用膳。

1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携炎儿去观电影《深山虎影》。阅《历史研究》编辑部寄来的魏明经《论民族及民族形成》一稿。下午偕暄、炎二儿观电影《打金枝》。返家后，安志敏同志来谈考古会议筹备事。晚间写了两封信。

1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政协分组讨论。散会后至所，周永珍、洪晴玉二同志昨日已由洛阳返京，稍谈洛阳工作情况。下午政协大会，有周总理作政治报告，李济深同志作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7时始散。

1月31日 星期二

参加政协大会。上午国务院陈毅副总理及李富春副总理关于科学研究远景计划问题的报告。下午郭院长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陈叔通同志关于工商业改造问题报告，董必武同志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报告。



# 2月

2月1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政协分组讨论。下午参加政协大会，李济深等同志发言。

2月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商谈修改陈列室事，又派金学山同志参加学部制订远景计划。下午参加政协大会，陈伯达同志报告农业合作化问题，大会发言20人，至7时散会仍有四人未发言。

2月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苏秉琦、王明同志商谈修改远景计划，与金学山同志谈调查国内专家事。下午参加政协大会。晚间政协宴会，第一次与毛主席握手，无限的兴奋。宴会间有文艺节目，11时始散。

2月4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陈滋德、张葱玉二同志来谈保护文物问题，拟请国务院下令，并拟保护古遗址名单。又至尹达同志处谈所务。下午参加政协大会。晚间有京剧晚会，未去参加，因为近日开会太多了。

2月5日 星期日

上午正暄儿来，正中侄夫妇来谈。下午正宗侄以开会来京，谈到晚饭后始去。至东安市场，为秀君取新制之呢大衣也。

2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下午参加政协大会，发言人今年报名特多。

2月7日 星期二

上午至所，又至文化部，与郑西谛先生谈西户路丰镐遗址事，又与张葱玉处长谈工作分工问题（移交陕西工作队问题）。下午参加政协闭幕会。晚间去访金嶸轩、沈炼之二先生（住在和平宾馆），谈至10时返。

2月8日 星期三

上午王拭（抱冲）、姚薇元二同志来谈，以参加高教部制订课程纲要来京，留抱冲午餐。姚同志以午间即乘车南下未留。午后偕抱冲及张山樵同志赴和平宾馆访金嶸轩、沈炼之二先生。余旋赴太阳宫体育场参观表演，并参加政协全体照相。

2月9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所中讨论远景计划。下午参加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扩大常务会议，讨论如何编制远景计划。

2月10日 星期五

晨间至尹达同志处谈所务，彼正以重伤风请假在家。稍谈后，尚钺同志来谈，余告辞返所。参加所中关于考古学发展远景计划的讨论。下午继续讨论，晚间请金嶸轩、沈炼之二先生吃分岁酒，潘怀素、郑愈、王明诸同乡作陪。

2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远景计划讨论。下午所中有联欢会，高级研究人员仍继续讨论。晚间阴历除夕，暄儿以昨日已来过，今日在原单位参加晚会；铮儿远在呼和浩特，未能返家。阅毕《研究自己的乡土》中译本（1-268页）。

2月12日 星期日

今日为阴历丙申年元旦。上午王伯洪、王仲殊、楼宇栋、林寿晋诸同事来，暄儿偕其同事15人来，王载紃同志偕其子来贺年。余亦至楼下陆学善同志处稍谈。午后王明同志、陆学善同志及张葱玉同志来。偕王

明同志往访张国熊同志，未遇。至语言所访罗常培、吕叔湘二所长，坐谈一会儿即告辞返家。张国熊夫妇来贺年，傍晚始去。晚间至南锣鼓巷，张葱玉处长不在家，在裴文中同志处闲谈。

2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郭宝钧同志来。余赴黄化门文化部宿舍，郑部长不在家。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苏秉琦同志亦在彼处，旋偕二君至科学院宿舍访陶孟和副院长及杨克强先生。返家后知佟柱臣、叶蒸二同志曾来过。午间正中侄夫妇来，留之午餐。下午王载紘夫人及其岳母来。傍晚至尹达同志处，知己以肺炎入医院。至郭宝钧同志处小坐。

2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参加讨论远景计划中心问题。下午赴北郊，中途遇及正中侄夫妇，即一同返家。正中夫妇辞去后，余偕秀君往访王载紘同志。归途至王明同志处小坐，郑愈同志在王明君家。返家后写《迎接考古工作会议》。

2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继续昨日的讨论。下午朱庆永同志来谈。旋赴所偕靳主任等赴北京医院，探视尹达同志之疾，肺炎已退烧，但仍打针云云。在候诊室遇及刘大年同志，闻昨日接电报，知杨遇夫先生以血压高及心脏病去世，闻柳诒徵先生亦于最近在沪逝世，文史界又弱二人。归途经北京饭店，至考古会议秘书处，今日始迁入办公，闻已有四人报到。晚间陆步青甥来谈。

2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将《迎接考古工作会议》一文写毕交出，参加所中远景计划讨论工作。下午偕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同志，至考古会议秘书处商谈会务。又往晤王献唐、商承祚、冯汉骥、李文信诸先生。晚间译出 Рубин [ 鲁宾 ] 俄文来信。

2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参加远景计划讨论。郑所长来，谈及后日大会发言提纲。下午赴北京医院探视尹达同志，谈考古会议筹备情况。赴秘书处，知郭院长为大会发言稿事要我去一趟，遂偕安志敏同志前往，询及筹备情形，云发言稿不合用，拟仅致开幕词。收回原稿，返秘书处。晚间开会，略谈明天预备会准备工作。

2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饭店参加预备会议，推选主席团及各小组召集人，并代理秘书长。又赶赴西郊宾馆，参加远景计划讨论，有范老、侯老、学部刘大年、刘桂五，略谈今后布置及集中人选。返城，送裴老上车，南往广西。返所，商谈远景计划，讨论至下班时始散，推王明、王伯洪、陈公柔三位负责起草。晚间往马市大街，访潘梓年同志未遇；至第一宿舍访杨克强先生，谈后日报告事；又至张副院长处，邀请其出席指导；返秘书处商谈大会布置，返家已9时半矣。

2月19日 星期日

晨间赴学部访潘梓年主任，邀请明晨出席开幕式，据云明晨即赴沪，但学部可另派人参加。至郑所长处，王冶秋局长亦在座，略谈明日布置。偕郑所长赴北京饭店会议秘书处，决定下午开一动员会议。返家，暄儿在家午餐。赴所，旋至北京医院访尹达同志，已出院返家。至北京饭店参加动员会。会后校阅李文信等同志稿件。刘大年同志来电话，谓郭院长来电话，明日大会延期举行。即至刘同志处，谓郭院长告诉潘主任，要刘同志协助开好此会，延期一日举行，以便充分准备。即告诉安志敏同志，由秘书组负责通知各组长及来宾，延期一日举行。至郑所长家晚餐，郑邀请出席代表中高级人员：于省吾、王献唐、商承祚、李则纲、冯汉骥、李文信、朱偕、林惠祥等人。饭后余又赴杨克强先生处稍谈。

2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9时在北京饭店开小组会，由刘大年、王冶秋及余三人商谈后，再召集会务小组同人，决定后由刘、王二人去呈报郭、郑二长征求同意。下午3时又开会稍做修改。又开高级干部会，由郑所长主持，增

推主席由7人扩充为26人，增添会务小组。晚间参加高教部杨秀峰部长招待返国留学生之宴会，陈毅副总理出席讲话。

2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考古工作会议开幕，由郭院长致开幕词，郑部长报告解放后工作收获及今后工作方向。下午由翦伯赞、杨钟健、费孝通三位，分别作关于“考古教学”、“兽骨研究”和“民族学研究与考古学之关系”的报告，冯仲云副部长谈“水利工程与考古学的关系”。晚间开小组会，布置明日工作。

2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大会，王冶秋局长传达李富春、陈毅二同志关于远景计划的报告，刘大年同志报告社会科学部的远景计划问题。下午分组讨论。余返所，顺途往访金嶠轩先生，谓25日南返。修改《考古学新成就》一文。晚间参加会务小组汇报。

2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大会宣读论文，李文信的《辽阳三道壕》、石兴邦的《西安半坡》，大家展开讨论。下午分组讨论会，余参加考古学通论小组。晚间汇报，并讨论分别负责起草决议、筹备下次会议及预备总结，知下午陈梦家的发言得罪了长沙的代表。

2月24日 星期五

整天皆是分组讨论，余皆不能参加。上午与石兴邦、王仲殊二同志商谈总结及筹备下次会议事，偕石兴邦赴东四头条与尹达同志谈下次考古会议事。下午会务小组开会，讨论决议草案及筹备下届会议事。晚间京剧晚会，在人民剧场，系由赴西欧中国艺术团演出，10时半始演毕。今日下雪。

2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分组讨论会，余参加新石器时代组，系何乐夫同志的《兰州新

石器遗存》，各人提意见后，我总括地谈“地层学意义”及“文化”概念，以何氏连这些也不懂，殊为可怪。下午大会发言，只听了于省吾等几人发言，余以起草总结事，与王仲殊同志离开会场到226号房内。稍谈后，王仲殊只写了一点，知难而退，只好我自己来起草。晚间汇报，讨论总结及决议，10时半始散。返家后秀君昏厥。

2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赴北京饭店，参加考古学通论组讨论，通过大纲要点。旋我离场参加总结提纲第一部分的讨论会。午饭后返家，将提纲写好交与秘书处，继续准备总结稿子。晚间文化部招待会，未能去。秀君今日又昏厥过。

2月27日 星期一

今天《人民日报》刊出我的《日益开展的我国考古工作》一文。上午8时半开主席团会议，通过大会决议及总结提纲（昨晚已由刘、王二同志去请示过郭院长），9时起大会发言，我们为了准备下午总结，未能参加。下午2时半在文化部礼堂开闭幕式，由余与王局长做总结，又通过致青年突击队员的公开信及大会决议，年轻考古工作者提出保证书，郑部长致闭幕词。晚间郭院长在萃华楼宴请出席及列席人员。今晨仍有雪。

2月28日 星期二

连日疲劳，8时许始起床。赴所布置明日会议事，陈直同志来所。下午《中国建设》派人来所接洽稿子事。写《杨树达先生传略》，约800字。晚间开始写《半坡发掘记》英文稿。

2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召开扩大学术委员会，讨论远景计划，由郑所长主持。下午哲学学习，在中和戏院听艾思奇报告（世界的物质性）。

# 3月

3月1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继续开扩大学术委员会，讨论远景计划，由郑所长主持，开至12时半始散。下午赴西苑大旅社社会科学部远景计划办公室汇报情况，并听取指示，由潘梓年同志主持。晚餐后参加讨论筹备下次考古会议事，有李文信、冯汉骥诸同志参加，李今晚即离京返沈阳。

3月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郑所长来谈，并将下午在基建会议上发言稿交给我与陈梦家同志阅过，谈西户路工作及远景计划。下午钢铁学院学生来谈关于古代铸造生产史料事。

3月3日 星期六

上午写了两封信，与郭子衡先生等谈后日召开殷周小组会事，与王明君谈远景计划事。下午参加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学习。

3月4日 星期日

写作《半坡发掘记》英文稿。下午携妻儿赴蟾宫影院观电影《天仙配》。赴所，王明同志等正在起草远景计划。

3月5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殷周小组会，讨论胡谦盈同志批评郭子衡先生洛阳发掘一文。下午参加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学习。

3月6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将《半坡发掘记》英文稿写毕，约2000字。下午赴所修改远景计划。

3月7日 星期三

上午继续修改远景计划。下午哲学学习，未去听报告。傍晚去找尹达同志商谈所务。

3月8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诊治胃病。返所，所中考古工作人员开会做总结。冯汉骥同志来，留之午餐。若渊婧由呼市来，一同午餐。午后偕冯君赴古脊椎动物研究室访吴汝康君，新由大连返京也。下午所中开会，高级研究人员讨论远景计划。下午秀君参加院部妇女节座谈会。晚间秀君与若渊赴人民剧场观剧，为妇女节也。

3月9日 星期五

上午召集安志敏同志等谈西安工作问题，15日以前即须出发，石兴邦同志亦将随之前往。郑所长来。下午文物局刘启益同志来，同谈黄河水库队出发工作事。张葱玉、庄敏来谈张掖都市计划及刘家峡水库事。

3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做胃病透视，为《历史研究》审阅稿子（杨宽《炼钢史料》），又为《中国建设》修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英文稿，定稿。下午参加修改远景计划，一部分已付印。晚间仍赴所赶工。

3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审阅黄展岳关于古钱一文，写了几封信。下午伍献文先生来谈，伍先生亦为远景计划事来京，现住西郊宾馆。修订孙廷烈教授的《辉县铁器鉴定报告》，预备在《考古学报》中发表。

3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医院检查血液。返所，继续昨日工作，加入各件铁器的出土地及形状大小。下午与安志敏同志谈黄河水库工作队事，明日安即出发赴陕。为孙廷烈教授一文作插图及图版目录。晚间审阅远景计划草案。

3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将孙廷烈教授之文修改完毕，并将图版排好。下午修改远景计划。

3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在西郊宾馆礼堂参加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委员陈毅，副主任郭沫若、李四光、李富春分别作报告。下午所中哲学学习，系自修。赴院部集体赴波兰大使馆吊贝鲁特之丧。至尹达同志处谈计划问题。

3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验血。赴西郊宾馆，听科学规划委员会所组织之报告会，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杨英杰做报告。下午在所审阅插图本之《中国历史》春秋战国一段。至尹达同志处，刘桂五同志亦在座，谈远景计划讨论会事。

3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阅最近出版之《文物参考资料》两期，并作札记。今日石兴邦同志随郑所长及王冶秋局长赴西安。

3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费孝通委员报告贵州“穿青人”。下午所中开会，讨论总结事及奖励金事。

3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至东四头条与尹达同志商谈所事。下午尹达同志来所，谓解放军义务劳动指挥部（永定河引水工程）报告，发现牛头化石，随偕往工地，已经提取送走。归途汽车陷入泥潭，费了大劲，由乡民帮忙及驴子牵引，始得拉出，归家已傍晚。

3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赴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晤及吴汝康同志，知广西队尚未返。又

往晤杨克强主任，报告昨日发现之事，托其派人前往调查提取。下午校勘《考古学报》本年第1期，错字颇多。赴北京医院治病，谓检查大便有潜血，须再检查。阅《历史研究》本年第1期。与俞伟超同志谈黄河水库调查事，彼明晨即赴西安。

3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研究组开会，讨论1955年总结。下午继续开会。傍晚偕妻儿赴蟾宫影院观《南岛风云》电影。

3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下午哲学学习自修。晚间偕妻儿往蟾宫观《梅兰芳舞台艺术》（上集）电影。

3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开研究组会，讨论结合总结评奖事。下午至尹达同志处商谈所务（远景计划、埃及专家来华讲学、明陵发掘事）。顺便至文物局，商谈远景计划事。

3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文物局送来出国展览照片，已经陈梦家同志择选一遍，再审查一过。学部来谈下半年结合巴黎青年汉学会议展览事。下午为饶惠元同志校阅《清江调查报告》。

3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将饶君文章交还给他。审阅学部送来之应征学术论文《陆心源考古学上的新贡献》，作者虽很自负，但并不好。下午校阅《考古通讯》中张云鹏写的《湖北京山天门发掘简报》。晚间偕妻儿赴东安市场购物。

3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阅Hetherington, *Chinese Ceramic Glaze* [赫瑟林顿：《中国陶

瓷的釉》] (pp. 1-114)。下午领炎儿去逛故宫博物院东路新布置的五个美术陈列馆。晚间将辉县玻璃标本交陆学善同志，请他设法以光谱及X光鉴定一下。

3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校阅《中国历史图谱》秦汉部分，《人民中国》编辑部来商谈我的一文选择图版问题。下午与张云鹏同志商谈他的学习计划，金学山同志来谈远景计划中干部问题。又参加所中图书委员会，商谈关于调拨书籍到西安、洛阳问题（这一星期已调往西安万余册）。晚间阅去年本所总结。

3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检查血沉，返所后整理长沙木车标本。下午至尹达同志处商谈所务，靳主任亦参加，谈至6时半始散，谈到争取知识分子入党问题。

3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审阅《考古通讯》第3期稿子，准备明日发排。下午赴北京市政府，参加吴晗所召集的发掘长陵计划问题。返所参加哲学学习的讨论。

3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开会讨论评奖问题。下午刘大年同志来，谓要为学部作考古学最重要任务表。

3月30日 星期五

整理长沙车器，开始写作。晚间至尹达同志处，靳主任及陈梦家同志亦在，为陈同志之事也，谈至10时始散。

3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将远景计划最重要任务表做好，下午交尹达同志审查，征得同

意后寄去。

# 4月

4月1日 星期日

上午为《人民中国》校阅英文译稿，下午校阅北大《考古学通论讲义》错字。暄儿来家，晚餐后始去。写信给铮儿，为正炎事也。

4月2日 星期一

写作长沙车器发现情况，并核对原物。

4月3日 星期二

上午整理长沙车器。下午参加世界科协的十周年纪念会。晚间参加晚会，12时余始返。

4月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下午听艾思奇同志哲学讲演（第9讲）。

4月5日 星期四

上午写了几封信。素琴的同事来电话，谓明日即离京赴呼市，询问正炎是否随往，返家与秀君及炎儿商量，下午发现炎儿身体发烧，此事只好延期。上午铁道部有人来谈安阳筑堤事。下午铁道学院有人来谈研究冶金史问题。对于评奖问题作最后决定。

4月6日 星期五

上午为科学出版社审阅刘昌荣的砖文图考及瓦当图记，写了一点意见。下午仍整理长沙车器材料。晚间金学山同志来谈远景计划主要任务，9时半始去。

4月7日 星期六

上午校阅《考古学报》中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四）一文。下

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汉代车器（王天木复原）等。下午联络局通知，埃及一位考古学家已由印度德里动身。晚间校阅《高中历史》教本。

4月8日 星期日

整理长沙203号汉墓材料。下午偕妻儿赴蟾宫影院观《闽江橘子红》电影。散场后至张国熊同志家小坐。

4月9日 星期一

上午庄敏同志来所，谓将赴山东考察，顺便商谈黄河水库工作队奖金分配事。至尹达同志处商谈所务，适王冶秋局长亦在座，谈西安情况。下午为埃及考古学家来华，与王明同志商谈安排招待事。整理长沙车器。

4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为楼宇栋同志校改俄文译文（蒙盖特氏《陷于绝境的资产阶级考古学》）。素琴同事来电话，谓明晚离京赴呼市，炎儿是否随往，约之明日来家面谈。返家，偕妻儿于晚间赴东安市场购物，为炎儿置办行装也。楷儿今日发现扁桃体发炎，下午请假在家休养。

4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继续整理长沙车和船材料。下午素琴的同事罗同志来商谈正炎赴呼市事。晚餐后，与秀君一起将炎儿送至轻工业部干部训练班（黄城根厂桥），然后与罗同志等赴车站，火车10时50分开行，正炎躺下要睡了，秀君告诉他我们要下车了，他说你们去吧，秀君眼眶有点红了。返家后，秀君又挂念车中没有卧具，炎儿盖着小大氅，怕太冷着了凉，一夜没有睡着。

4月12日 星期四

今天花了一整天整理长沙车和船材料，对于后者的复原，仍有许多问题不能解决。

4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市政府开会，由吴晗同志主持，讨论发掘长陵计划，散会后与陈滋德处长偕至尹达同志处商谈。下午埃及考古学家Prof. Fakhry [ 费克理教授 ] 抵京，至飞机场迎接。

4月14日 星期六

赴明十三陵，同行的有市文物组朱欣陶同志、赵其昌同志，文物局陈滋德等，先参观洪熙献陵及泰昌庆陵，返管理处用午餐后，又至万历定陵，然后返城，已5时许。

4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G. E. Lips, *The Origin of Things* [ 利普斯：《事物的起源》 ] ( pp. 1-120 )。中午暄儿来家。下午正中及正荣二侄来自家玩。今日接铮儿来信，知炎儿已安抵呼市。

4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阅新到西文杂志。文物局来电话，谈建委会关于西安古墓总结座谈会，拟由王仲殊同志出席。下午至古脊椎室，见杨老等，谈黄河水库化石产地问题。又至北京饭店与翦老一同，与埃及外宾费克理教授商谈其在中国工作日程。晚间学部潘老在鸿宾楼宴请费克理教授，9时许始散。闻尹达同志又病倒了。

4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与靳主任商谈所务，与王明同志谈考古会议事。与靳主任及曹联璞同志谈练习生学习计划事。下午写了几封信，校阅《历史研究》稿件三篇。

4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故宫召开之五省出土文物展览筹备会，在故宫开座谈会，并参观已开箱的古物。下午哲学学习，听丁瓚同志关于巴浦洛夫的心理哲学之哲学意义。返所，靳主任正与科学院西北分院董主任会谈西安研究室事，分院将于27日离西安。我又赴文物局，晤及陈滋德处长，谈建委

会关于西安清理古墓总结事。今日提出五一节以前请假返浙，靳主任认为可考虑，中饭时在家中提及，却碰了个大钉子，不欢而散。

4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为《历史研究》校阅文章二篇，并提些意见（杨向奎、童书业文）。与刘大年同志谈招待埃及外宾事，与苏秉琦君谈洛阳工作事。下午与王明同志谈考古会议征集论文事，起草通知公函。至国际书店购书。

4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费克理教授来我所参观，谈至12时余始去。下午与院联络局商谈改变招待日程。晚间应钱俊瑞部长之邀，为宴请费克理教授宴会作陪客。

4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大参加演讲，是开罗大学费克理教授第一次公开讲演。秀君赴中央民族学院宿舍去访问程溯洛同志的夫人，搭便车去。下午院中开茶会欢迎费克理教授赠书，我因为要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机关委员会接收新党员入党大会，到会与费克理教授说明早退理由，即赶赴内务部礼堂。今日有戴芳澜、杨钟键、邓叔群、张肇骞、张文佑、朱岗昆等35位同志被批准入党。散会后至北京饭店，与费克理教授谈改变日程事。晚间至靳主任家谈所务，以靳主任明日即赴西安也。正暄儿返家，携来因为被选为先进工作者而获得的奖品。

4月22日 星期日

在家写作长沙汉车的复原工作，写了2000余字。

4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赴西郊宾馆，晤及伍献文同志，听苏联专家关于苏联培养科学干部情况报告，赴北大与苏秉琦同志等一同进膳。下午听费克理教授公开讲演（埃及古迹）。散会后，至向党明同志处闲谈，向以血压过高故



在家休养（最低120，高160）。

4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陈梦家同志谈及购房事，科学出版社联系，未能解决。至历史一所，与尹达同志处商谈，适在开会，在王毓铨同志处闲谈。后来与尹达同志谈陈君购房事及自己请假南下事。

4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至科学出版社接洽陈梦家君预支稿费购房事，与文物局陈滋德处长接洽调四川陈久恒、张彦煌二同志来所事。下午参加哲学学习讨论（个人崇拜问题）。

4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与陈梦家君偕至故宫博物院，参加五省新出土文物展览会的布置情形。下午在家继续写作长沙车器。

4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联络处关于埃及专家翻译员问题，联络了几次，与林寿晋同志商量，他不敢答应。下午偕秀君去东安市场购物，至北京医院治胃病。

4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尹达同志来所，召集郭宝钧、陈梦家各同志，商谈修改考古学远景计划中心问题。谈毕尹达同志赴针灸医师处诊治。余赴西苑大旅社先进工作者会议筹备处报到。下午参加教育代表小组推选团长、副团长及分团长等。晚间偕妻儿赴首都剧场观《在那一边》，此系第一次来首都剧场观剧，11时许始散。

4月29日 星期日

因为五一放假，今日仍照常上班。上午与苏秉琦、陈梦家同志商谈资料室问题，又与苏秉琦同志谈北大考古专门化远景计划事。下午写了

几封信，提早返家整理行装。晚餐后，携带随身行李偕秀君赴车站，暄、楷二儿亦一同乘车来站，不久王明同志夫妇亦到车站。车于八时一刻开行，适硬席卧铺有同乡董同志，王太太的上铺与之互易，秀君亦与中铺一赴南京同志互易，余返软席卧铺。这几天胃病又发，前天去医院取药，仍未见效。

4月30日 星期一

在津浦线车中，阅毕Robin Place, *Down to Earth, a Practical Guide to Archaeology* [罗宾·普莱斯：《面向地下——实用考古指南》] (pp. 1-170)。

# 5月

5月1日 星期二

晨间6时车抵上海站，天下微雨，遂决定即乘6时43分之车转杭。临时购票，尚无困难，下午1时许抵杭，天已放晴。由车站呼车赴观音桥杭州化工学校，走到时已2时许。知立人住在208号家属宿舍，即在校内。至宿舍大门口，即碰到立人的大孩子纯涛，已经不认识我们了。立人夫妇及三姨母皆在家，闻最近始由观音桥宿舍搬来，立人的五个孩子都在家。我们吃了蛋炒饭后，即出来至湖滨购物，晚间即宿在立人家中，并且叫了素娥侄女来，她比从前肥胖得多了。

5月2日 星期三

立人表弟今日请了假，陪我们逛西湖。素娥侄女今天没有功课，亦一同来逛。三姨母带了最小的孩儿，与我们三人（秀君、王太太），先到湖滨第六公园，转车至平湖秋月，逛浙江博物馆及岳庙、岳坟。又乘车至灵隐，在天外天进午餐，然后赴飞来峰，拍了几张照相。又入灵隐寺，正在修理大殿。出来后，余赴车站购票。他们返至岳坟，沿苏堤至花港观鱼，经净慈寺返湖滨。余赶至净慈寺，未遇，只好返观音桥。晚餐后，立人表弟先将行李运往车站交运。我们乘公共汽车赴站，孔溢弟媳及素娥侄女亦送我们至车站，11时余开行。

5月3日 星期四

晨间4时余抵金华站，即往汽车站换票。我昨晚在车中以肚疼坐卧不安，吐了一次后，始入睡一小时许。在金华时仍不舒，秀君看到亦很难受。汽车于5时45分开行，我送她们走后再赴火车站购票，7时30分开行。我又吐了两次，随车的服务员叫来医务员，问明情形后给我几片药片吃。今日除晨间在金华喝了一碗豆浆，后来仍呕吐掉，整天没吃东西，只喝了几杯开水。晚间8时抵上海站，据云明日车票，明晨4时半开始发售。我在车站喝了一杯牛奶，即在车站附近的旅店过宿。夜间3时半去车站，售票处已有十余人在等候，16次快车及118次沪津车，卧铺

都已客满，只有18次快车，还有几张硬席卧铺，总算被我买到。我后面还排有四五十人，但只剩一张票了。喝了一杯牛奶后返旅馆再入睡。

5月4日 星期五

昨夜睡得还安适，8时始起床。由旅店出来后，喝了一杯牛奶，至理发店理发，逛马路，喝了一杯杏仁茶。至三房已1时许，闲谈一会儿，偕志信弟至四平路平民村乐业化工厂访正寅侄，他的大舅父仰国同志也在厂中。谈了一会儿，返三房，整理放在他家中的书籍及箱子，在他家晚餐，吃了一碗半稀饭。正宗侄来送我上车，10时余开行。在车中写了一封家信，托正寅侄投邮。

5月5日 星期六

车中阅毕利普斯《事物的起源》（pp. 1-382）。晨间吃了牛奶与面包，后来只吃了煮鸡蛋和面包，不敢多吃。

5月6日 星期日

上午8时10分抵北京。返宿舍，进门后只看到暄儿，因为楷儿赴校补读5月2日所缺的功课。看到铮儿的书信，知道炎儿在包头很安心，并不想急急返北京。写了一封信。至所中，知信函都在王明同志处，至王明同志处告诉他路上情形。返家，偕暄儿出来进餐。午睡后，洗了一次澡，补记一星期来的日记，至张国熊同志处稍谈。返家后，王明同志来谈。晚间偕暄、楷二儿赴东安市场用餐。

5月7日 星期一

今日参加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午王首道同志报告。下午薄一波同志报告，此外是各代表的发言。返所后接尹达同志电话，遂赴北京饭店晤费克理教授，约明日午饭。晚间本有梅兰芳京剧，让楷儿去看。

5月8日 星期二

上午赴历史一所，以比利时文化代表团团长G．Smets〔史密斯〕及

H. Lavachery [拉瓦舍利]、Diondt, J [东特, 简] 等三人先至一所, 后来偕至考古所, 参观陈列室及图书馆, 至12时许始去, 与尹达同志至北京饭店与费克理教授共进午餐, 商谈其工作计划。返所与王仲殊同志谈《长沙发掘报告》事。晚间, 对外文化协会设宴欢迎新西兰文化界人士访华团, 邀余作陪, 其中有Roget Duff [罗热·道夫] 为Canterbury Museum [坎特伯雷博物馆] 之考古部主任。

5月9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大学, 主持费克理教授第三次公开演讲(《埃及古代的生活》)。下午《历史研究》编委会开会, 讨论改进编辑形式及组织稿件、审稿等事。

5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为《考古通讯》整理《千佛洞的历史和宝藏》一文及插图。下午参加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闭幕式。

5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新西兰文化代表团罗热·道夫来所参观。下午赴古脊椎研究室, 听裴文中同志报告广西考古调查。未终场, 即与杨克强主任赴院部, 参加院中先进工作者代表座谈会, 摄影座谈后, 在全聚德用餐。

5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 与陈梦家同志谈编辑室问题, 与苏秉琦同志谈洛阳工作站问题, 至故宫参观新布置之五省出土文物展览会。下午有三处开会, 全国教育工会招待先进工作者代表座谈会、对外文化联络局招待比利时外宾、规划委员会周总理录音报告, 结果只能去一处, 去听报告。晚间有两处约会(翦老招待澳大利亚外宾、教育工会宴会), 因为出城不方便, 只能去北京饭店的教育工会宴会, 会后有晚会, 未终场即返家。

5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写了几封信。下午偕楷、暄二儿赴明星影院看电影《我们

好像见过面》。散场后，赴北京饭店访费克理教授，正值张政烺教授与  
之会谈讨论，张先辞去，我与之谈至7时始告别。至东安市场逛旧书  
摊。

5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写了几封信，河南文化局许顺湛同志来谈，至尹达同志处商谈  
所务。下午至文物局晤及张葱玉处长，商谈黄河水库调查报告及户县排  
水渠工地事。返所与吴文良同志谈工作，并偕之至萃华楼用膳，苏秉琦  
同志作陪。晚间陆步青甥来谈。

5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澳洲文化代表Fitzgerald Daring [ 费茨杰拉德·达林 ] 等三人来  
所参观。下午赴联合制版厂参观制版过程，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王军  
韬同志来谈丹江口水库考古调查事。晚间至北京饭店访费克理教授。

5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至北京图书馆观费克理教授整理埃及石刻拓本。又至对外文化  
联络局，由陈忠经副局长召集，翦伯赞、尹达同志等皆参加，商谈招待  
埃及费克理教授事。下午参加哲学学习，听艾思奇同志的报告。晚间为  
学部远景计划提意见。

5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审阅安志敏所写《黄河三门峡水库调查简报》。下午郑所长来  
所，新由外省视察返京。杨宽同志等来所参观。晚间赴翦伯赞教授家，  
以其宴请费克理教授，邀余作陪，在座者有周一良、齐思和、杨人梗、  
邵循正、宿白、王逊等诸位，10时许始散。

5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将《黄河三门峡水库调查简报》修改完毕，付打字。下午捷克  
新闻记者来采访关于考古消息。王去非同志来谈考古规划事。

5月19日 星期六

参加历史一、二所为招待越南教育工作者代表团副团长陶维英教授（河内文科师范大学）的座谈会。下午又到考古所来参观并座谈，整整费了一天。晚间参加对外文化协会的欢送澳洲文化代表团的宴会。

5月20日 星期日

花了大半天功夫为费克理教授校改《埃及古代史》中译本。楷儿赴先农坛看运动会。暄儿来家。写了一封家信。晚间阅读这几天的《参考资料》。

5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文化部所召开的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开幕式。下午赴北京饭店，与费克理教授商谈他今后的工作。晚间访王天木同志，未遇。返家，为费克理教授校改中译稿。夜间失眠，大约由于饮浓茶之故。

5月22日 星期二

因为昨晚失眠，今晨精神不佳。将费克理教授讲稿的中译稿校改到第6章，返家睡午觉。下午至文物局晤王天木处长，商谈宴请费克理教授邀博物馆工作者作陪事。晚间参加欢送越南代表团的宴会。

5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黎晨同志谈见习生升学投考事，谓情绪仍不安定。郑所长来所，谈视察陕洛情况。下午校阅苏联《考古学通论》中译稿。晚间参加郭院长宴请埃及费克理教授的宴会。

5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阅《考古学通论》中译稿。下午访王天木处长，谈后天宴请费克理教授事。晚间张葱玉处长来谈关于黄河水库等事。

5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法国历史学家J. Cain [ 凯恩 ] 携夫人来所参观，湖北文管会李迅（？）凡、周秉荃同志来谈，历史博物馆佟柱臣同志来谈。下午赴

中山公园听郁文同志关于肃反运动报告。返所将费克理教授29日讲稿提纲约1500字译成中文。正楷儿身体发烧，医云重感冒。

5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历史教学》编辑部徐家昌同志来所联系工作。下午赴怀仁堂听陆定一部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散会后周总理有酒会招待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家。

5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至陆学善所长处，谈中国古代玻璃及金属铸造问题。下午校改费克理教授讲稿的中译文。至北京饭店访费克理教授，一同赴鸿宾楼晚宴，有参加文化部博物馆会议的代表作陪，谈至9时半始散。天气渐热，买了一套派力士衣服。暄儿今日返家。楷儿已退烧，昨日下午未上学。

5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饭店，与费克理教授共同选择其《埃及古代史》图版，并决定后天签订合同。下午与尹达同志联系，请其与科学出版社商定此事。

5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旋赴尹达同志处，陈滋德处长及庄敏同志亦来，商谈黄河流域调查报告等事。下午赴院部，费克理教授讲最近埃及考古发掘新发现，由尹达同志主持，我作翻译，讲毕开座谈会，并赠送以科学院出版品。

5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郑所长来，约尹达同志来，商谈西安工作室、北京办公房子等事。下午携科学出版社王洪年同志等赴北京饭店，与费克理教授商订出版其《埃及古代史》的版税合同事。返所去听哲学报告。晚间费克理教授回请我们，有郭院长、钱部长等参加。



5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在所。下午周总理接见费克理教授，我亦在陪见之列。晚间钱俊瑞部长宴请费克理教授。

# 6月

6月1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校改《埃及古代史》中译本。下午赴北京饭店为费克理教授送行，直送至车站，车子于5时开行。此次招待工作始告一段落，尚有出书问题须为之赶工。晚间在东安市场逛旧书摊，为所中选购几本西文旧书。

6月2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继续校改《埃及古代史》中译本。下午所中开会，讨论前星期所听郁文同志肃反报告。

6月3日 星期日

今日下雨，花了整天工夫将费克理教授《埃及古代史》中译本校改完毕。暄儿来家。下午携暄、楷二儿赴明星影院观《绝代佳人》电影，即信陵君与如姬的故事。

6月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埃及古代史》附录《汉译人名地名对照表》做好，誊抄一遍。

6月5日 星期二

上午将《埃及古代史》中译本交科学出版社王洪年同志，并至帽儿胡同出版科交代如何排印及插图。返所，庄敏同志来谈，金学山同志来谈规划问题。赴文物局与陈滋德处长谈邯郸设厂问题。下午校阅宿白《白沙宋墓》。购得明日火车票赴洛，晚间接靳主任来电询问何时来陕。

6月6日 星期三

上午赴西苑大旅社参加规划委员会，讨论集中开会日期及内容。与尹达同志商谈，决定退火车票，改期离京。下午郑所长来所商谈，又至尹达同志处谈所务。晚间暄儿来，谓将于后天出差赴株州及南昌，将有二个月左右。

6月7日 星期四

上午校阅宿白《白沙宋墓》完毕。下午邀苏秉琦君商谈洛阳工作站事。文物局谢元璐科长来借书，与之商谈洛阳保留古遗址事。晚间下雨，胃病又发。

6月8日 星期五

上午徐森玉先生来所商谈《历代石刻图录》之编纂事，郑所长及陈梦家同志亦参加会商。下午校正《埃及古代史》图版及插图说明。晚间郑所长宴请徐森老，邀余作陪。

6月9日 星期六

上午写了两封信，校阅苏联《世界通史》第一卷序文中译本，为《考古通讯》审阅稿子。四川博物馆秦学圣同志来，留之午膳。午后整理长沙木车零件，第5号车亦可复原。张葱玉同志来谈洛阳问题。靳尚谦同志由西安返所，周永珍、李遇春二同志亦返所，略谈西安情况。晚间至张国熊同志处，未遇。返舍，张同志来看我，约定明日送楷儿到他家中去住。

6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阅台湾大学纪念傅校长论文集中的李济、董作宾二人文。替《考古通讯》稿子（《白灰面的化学分析》）作编者按语。下午赴西苑大旅社参加规划委员会，有周扬同志报告及郭院长致辞。晚间送正楷儿至张先生家中住宿。

6月11日 星期一

参加科学规划委员会考古组讨论，上午和下午都有会，由郑所长主

持。晚间赴天桥戏院观京戏及舞蹈晚会。

6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誊抄长沙车制，陈梦家同志来谈研究生问题。下午参加远景规划委员会，讨论对于百家争鸣的意见。晚间至张先生家，正楷尚未返，途中遇及，吩咐了几句话，即返家收拾行装。尹达同志来电话，要所中派人随同文物局勘查邯郸城，即决定由苏秉琦同志前往。

6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赶写长沙车制，陈滋德来电话谓山西曲沃勘查事，拟请所中派人，拟由王仲殊同志去，告其赴文物局接洽。徐森玉先生来，以《历代石刻图录》的工作计划草案来商。下午周永珍同志来谈其投考研究生计划，陈梦家同志来，不赞成其考研究生，加以申斥。将长沙车制赶写告一段落，交与王仲殊同志，即匆匆返家，收拾行囊。恰巧所中汽车坏了，改乘三轮车，匆忙中于付钱时将车票丢在三轮车上，只好返宿舍至靳主任处告之，然后出去进晚餐。返舍后，知三轮车夫已将遗失之车票送来，交刘玉同志改签明日的班车。

6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将昨日交与王仲殊同志之稿子收回，再加修改补充，交给楼宇栋同志。王仲殊同志今晨赴〔青年代表团〕团本部开会，据云明日即集中，不日出国赴埃及参观，乃改派林寿晋同志赴山西曲沃勘查。下午赴西苑大旅社科学规划委员会，谓有重要会议，后乃知毛主席接见，并一同拍照相。由西苑大旅社乘车至中南海怀仁堂，即在堂后空地上照相。返所，收拾东西，晚餐后返家，楷儿放学返家，嘱咐他在张先生家一切。赴车站，文物局赴邯郸勘查者张葱玉、陈明达、谢元璐、姚鉴、王冶秋夫人〔高履芳〕，连同苏秉琦同志一共六人，亦乘此班车南下。自己因为退票，上车后始交涉购得卧铺，倦极即睡。

6月15日 星期五

车中无事，与苏秉琦君闲谈至邯郸站。他们下车，我在车中阅杨宽《战国史》，下午5时后抵洛阳，丁振宇同志来接至站。晚餐后，至河

南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晤及路传道、丁伯泉、郭文轩诸同志，参观周公庙新的文物陈列室。晚间马得志、黄展岳二同志来谈。

6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赴西工的工地，马得志同志等在主干路的南面，开了将近3000平方米的探方，除了几条路土以外，只有一个保存较完整的砖砌圆仓。又偕马得志同志入王城公园，由金矿公路过涧河，观金属加工厂的工地钻探工作，此间已探出2000余墓，周墓达1200余，都是完整未经盗过的。在小屯工地站午饭后返城，午睡后进城理发，逛书店，观工作站中图书馆及陈列室。晚饭后至第二工作队，适市府王局长及于秘书皆在座，参观新出土的战国铜马及金村出土晋代金器。返站，邢清谈同志谈站中情形。

6月17日 星期日

阅毕杨宽《战国史》（1-280页）。下午至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二队，谈洛阳工作。傍晚马得志、黄展岳等来谈，晚餐后始去。购明日车票，会兴镇来长途电话，询问何时赴会兴镇。

6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由洛阳乘火车赴会兴镇，下午3时许抵达，天忽下雨，俞伟超及敖承隆二同志来迎。雨久不停，将行李寄存站内，冒雨由车站赴刘家渠，约五六里，道路泥泞，好几次几乎摔跤。好不容易走到刘家渠工作站，雨已停，但我们已狼狈不堪，到后洗足换鞋子。饭后参观出土古物，以汉墓釉陶明器及唐代白磁为最佳。与俞君谈此间工作。

6月19日 星期二

天已放晴，至工地参观发掘，即在刘家渠村后高原上。下午乘车偕俞伟超及罗少牧二君赴大安村黄河水利委员会办事处，已经下班。晚间与仪主任谈会兴镇工作，希望党委会办事处协助，并谈明日计划。

6月20日 星期三

晨时由大安村动身至史家滩渡河，至平陆观仓里遗址，似为唐代三门仓所在，瓷片及陶片颇多。返史家滩午饭后赴三门峡，过河观娘娘河侧唐宋题名及入门侧栈道上汉晋题记，返史家滩已6时许，幸黄委会办事处以汽车送至刘家渠。今日又有一唐墓出砖志（字已不存）及白瓷数件，漆盒二个。

#### 6月21日 星期四

晨间至工地参观，然后起程赴陕县车站，租一牛车，俞伟超、敖承隆二同志送至车站，钟玲同志代为购车票。中途下车观东关外古城垣及壕沟遗迹，东关内堆有瓷片之遗址。牛车行缓，至车站，离开车仅有9分钟。上车后无事，阅李亚农的《殷代社会生活》（1-152页）。下午4时许抵西安，王伯洪、赵学谦同志来接，至建国路仁爱巷下榻。与王伯洪同志谈西安工作，又偕往见梁得柱主任谈西安工作。晚餐后，胡才伦同志来谈。

#### 6月22日 星期五

晨间阎文儒同志来谈。阎君亦住此间，昨日以赴临潼及蓝田调查，深夜始返，故未晤及。早点后偕往陕西博物馆访武伯纶馆长，然后赴雁塔路考古研究室，晤及赵铨诸同志，石兴邦等同志皆由半坡来。武馆长来电话，约往人民大厦，谓费克理教授昨日抵陕，今日闹情绪，要明日讲学后即离陕。余赴人民大厦，与费克理教授晤谈后，知彼由武汉来陕，车中不能安眠，昨夜又以房间近电话总机，2时许入睡，5时许即被吵醒，乃由翻译王学铭同志与旅馆交涉，改换房间，由一层楼换至五层楼。谈及沿途情况，对于杭州风景，颇为欣赏；但对火车中广播音乐，反感颇深。返舍午饭后少睡，又赴人民大厦，偕费克理教授一同至文管会及博物馆参观，文管会新出土唐代文物颇多，博物馆以正在作治理黄河展览会，仅留石窟寺及青铜器两室，又参观碑林，至武馆长处少歇。西北大学地理系王成组教授来，明日将任翻译，先来晤面也。偕往东大街清雅食堂餐馆，武馆长宴请费克理教授，由我们作陪，大雨如注，餐后喝茶闲谈，9时余始返舍。接陈滋德处长来电，知25号可抵西安。

#### 6月23日 星期六

靳主任于昨晚来西安，今晨晤及，商谈所事。后偕石兴邦、王伯洪同志赴半坡工地参观一周。返城后，下午他们去听费克理教授的讲演，我在家翻阅近几天的报纸，又写了几封信。晚餐后赴东大街寄信。返后，在王伯洪同志室内与王、石二同志闲谈。

6月24日 星期日

这几天都下雨，此间交际处原定今日招待费克理教授游览茂陵及顺陵，乃改为提前参观半坡遗址。晨间陈滋德处长来电话，知昨晚已到西安，现偕林寿晋同志住雁塔路，约其来谈。石兴邦同志来谓费克理教授参观半坡改为下午。陈处长及林同志来谈曲沃侯马调查经过，旋偕陈处长往陕西博物馆访武伯纶同志，并晤及王子云同志。武馆长谓昨日费克理教授因招待员失礼，不让他在西餐厅进餐，要他到下面伊斯兰厅进餐，很是震怒，拒绝在人民大厦餐厅进食。武馆长约之至清雅食堂，邀余作陪，饭后返家休息。下午陪费克理教授赴半坡遗址参观，雨仍不停，费教授对于我们工作的细致，很加赞许，但对于露出的保存办法颇有意见，以为最好还是埋起来。返人民大厦，费教授建议提早离西安，武馆长劝之仍留至后天离西安，一同至西餐厅进餐，赴戏院观戏，系陕西戏剧观摩会演，秦腔及眉户调，颇不恶，返家已12时余矣。

6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武馆长来，偕陈滋德、靳尚谦二同志赴文化局晤鱼讯局长，商谈清理队移交问题，鱼局长提出双重领导问题，因鱼局长今晨即因公赴宝鸡，谈至11时，决定以后再谈。12时赴人民大厦，以武馆长宴请费克理教授，邀我作陪也。下午他们开座谈会，我没有去，与靳主任、陈处长、王伯洪同志等商谈，决定这次如有困难问题或仅作初步协商，先返北京，将来再解决。晚间与陈处长前往洗澡，返后在王伯洪处与年轻同志闲谈至11时许。

6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偕陈滋德处长、王伯洪同志等赴客省庄砖厂参观新发掘工地，系西周遗址。返城已1时许，在第一合作食堂用膳。饭后返舍午睡，连日晏眠，精神不佳。翻译费克理教授小传及序言，以便寄往科学出版

社。晚间为费克理教授送行，11时许开车，返舍已近11时半矣。

### 6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郊汉代遗址参观，在郑家祠附近，原为一土堆，工厂筑铁路穿过土堆，去土后发现这土堆底部为成层的夯土，面积颇大，最高处建有房子，可以看出曾重建三次，但三个时间是连接的，保存极佳，墙高尚达二公尺许，有石础及窗户，有下水道陶管，有壁炉以热气通入土壁中，所镶入之陶管，墙壁及地板抹有红色土，出土有陶片及瓦当。下午赴西北大学，晤及刘副校长，郭绳武教务长，林冠一、马长寿、陈直三教授，谈设立考古专门化事，我允考古所加以支援，下学期即代开石器时代一课，以后再随时联系支援。晚间赵学谦同志返京，与之谈参加云南调查队工作事。又与林寿晋同志谈新疆工作，林原定今晚偕赵同志返京，决定仍留下，由此间直接赴新疆。黄河水库队昨晚返西安，安志敏同志来谈今后工作问题。

### 6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省文管会陈尧庭及贺梓城同志来商谈半坡村盖分馆事。李遇春同志来谈新疆考古训练班事，邀之偕林寿晋、刘观民二同志赴第一合作食堂用膳，饭后又谈新疆情形。晚间石兴邦同志由工地返城，与王伯洪同志等，谈支援西北大学考古专门化事及暑期实习事。

### 6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陈尧庭同志来谈半坡村建房事。李遇春同志来谈，谓新疆又来电报催促。何汉南同志来谈考古会议报告事。午饭后商谈接收清理队事，靳主任、陈滋德处长及王伯洪、安志敏同志一起商谈，由陈处长提一草案，加以修正。马长寿来商谈西大考古专门化课程事。傍晚文化局鱼讯局长及武伯纶局长，约余与陈处长赴西安饭店进餐。今日下雨，阎文儒同志率北大同学赴汉城冒雨参观，晚间在其室闲谈。返舍阅毕陈子怡《西京访古丛稿》（1-152页）。

### 6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赴文管会，晤及何汉南、茹士安二同志，参观新出土文物，茹



同志病尚未痊愈。宝成路双石铺新石器遗址，彩陶不多，而灰黑陶中有印纹者颇奇特，石器中吕字石颇多。唐墓又出金币（有双人像及十字架）及银币（人头像）各一枚。至中午始返舍。下午黄河水库队开座谈会，由陈滋德处长及余发言。会后，偕队中诸位负责干部至第一食堂用餐。饭后偕陈处长至南院门购书。返舍后，与陈处长及安志敏、石兴邦同志一起闲谈，至11时半始睡。

# 7月

7月1日 星期日

上午偕陈滋德处长往西北博物馆，访武伯纶局长，病尚未痊。商谈接收清理队的具体办法，因为昨天他们文化局开会，提出四点意见：

（1）不必写上参加商谈的人名；（2）希望将联系与了解地下情况工作，亦交与考古所，文管会仅负协助责任；（3）要放入文化局有检查监督关于文物政策执行情况之责任；（4）整理以前出土文物，考古所“应派人协助”，不是“可派人协助”，今后出土文物整理后交与博物馆，不交文管会。磋商结果，第2条取消，仍由文管会负主要责任，四条分为二项，参加挖掘者如转入考古所，则考古所应协助整理，如留在原单位则文管会可请考古所派人协助。武伯纶局长亦同意，由陈处长修改文字，征得武局长同意，以便三方提请上级批准，谈毕已12时许，至餐馆进餐。下午参加考古研究室欢送北大实习同学及欢迎黄河水库队的茶话会，由王伯洪同志主持，由我、阎文儒、陈滋德、安志敏等同志分别致辞。晚间观戏（秦腔《法门寺》），我以有他约未去，陈滋德处长来谈，何汉南同志偕史念海教授来谈。阅毕汉译卡德著《中国印刷术源流史》（1-202页）。

7月2日 星期一

晨间北大实习同学离西安返京，我与安志敏、石兴邦二同志赴吕家堡旁的八角琉璃井参观，此乃未完工之汉陵，疑即《汉书》中所述成帝之昌陵。其地离西安城约14公里左右，过灞桥东之砖瓦厂，由厂东之车路北行，越陇海铁路线，至吕家堡，即见一高起的平台，台中央为一方形坑，长阔约64×67米，四周皆为夯土，四边的中央似各有一墓道，平台之旁尚有积沙。归途经半坡，下车即在工地用餐。下午与陈处长、安志敏同志等谈黄河水库工作队预算事。晚间送陈、靳上车返京，与安、石、王三同志谈关于所中研究实习员的业务，以为调整工资作参考，12时许始睡。

7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西北大学刘副校长偕马长寿、陈直二教授来谈关于考古学专门化问题，并参观黄河水库甘肃调查搜集品。下午至陕西博物馆向武伯纶馆长辞行，又至文管会，与何汉南同志偕往师院访史念海同志。晚间为安志敏同志审阅《三门峡水库调查简报》。

7月4日 星期三

晨间原定8时25分离西安，但7时来电话，谓宝鸡车站以西塌方，须10时以后始能知道开车时刻，10时又说，午饭后始知道何时来车。与安志敏、石兴邦二同志偕何汉南同志，往西郊参观“映山楼”遗址。发掘地点以主持人不在，不能进去。只参观“映山楼”，系夯土台，有石础、瓦水管及陶瓦残片等，为汉代上林苑中建筑物。又有二唐墓掘在“映山楼”之中，正在挖掘中。午后由钟楼西行，至都城隍庙，现有道士看庙，仍有信徒烧香求签，但西廊及夹道，均为摊贩。此庙颇雄伟，据县志乃雍正初年毁后总督年羹尧移秦府木材改建。又由大学习巷（有清真寺），经城隍庙后街，经洒金桥（有清真寺二所）至西五台，乃唐宫城南垣，上建有庙宇，最西处离今西城垣不远，登今西城垣，下瞰西安城。返舍知宝鸡东来火车误点，今日不能成行，即明日亦无把握，乃令退票，改乘明晚京西直达快车。阅阎文儒《西京胜迹考》。

7月5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化觉巷参观清真寺，寺中有伪造唐天宝王<sup>钱</sup>撰碑，乃明人所撰刻。清代又另刻一石，现竖碑亭中，而明代原刻在北庑下。下午参观景龙观遗址（现为迎祥观大街小学）及开元寺（现为市场）。返舍整理行装，10时赴车站，10时55分开车。

7月6日 星期五

车中无事，阅毕阎文儒《西京胜迹考》（1-196页）。

7月7日 星期六

晨间抵北京，呼车至宿舍，将近宿舍时遇及楷儿。返家稍憩后，即赴考古所。遇及王明、陈梦家诸同志，略谈所中事。又晤及靳主任，谈改工资事。下午与靳主任及黎晨同志商谈所中同仁改级提升事。晚间与

庄敏及李遇春同志谈赴新疆事。

7月8日 星期日

晨间阅离京以来的《参考资料》（外国通讯社新消息）。冯羽同志来谈与楷儿结伴返里事，并取去80元，邀之至第一合作社进餐。下午王栻同志来，最近来京参加高教部召开之文史教学会议也，谈至傍晚，一同去东安市场进餐。饭后偕往王明同志处闲谈。

7月9日 星期一

上午校阅《埃及古代史》译本校样。郑所长来所略谈，所里决定明日开学术委员会。下午至尹达同志处商谈所务。晚间金学山同志谈远景规划事。

7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考古所开学术委员会。下午阅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1-60页），写了几封信。晚间在尹达同志处与靳主任及黎晨同志，谈考古所的工资调整问题，至10时半始散。

7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开小组会，谈召回国外欧美港澳留学生问题。写了几封信。下午在东安市场用膳，逛旧书铺。返所，参加学习自修。赴匈牙利大使馆，以今日为“中匈文化合作协定五周年”举行庆祝酒会。晚间王小同、载纮昆仲来谈，并介绍给陆学善所长接洽参观应用物理所事。

7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审阅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第一卷稿本（至战国止）（1-136页）。下午参加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学术委员会。晚间审阅张善《龙山文化的传播》一文。

7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为炎儿至进步小学报名。又将朝邑沙苑出土的打制石器交杨钟

健、贾兰坡等鉴定。遇及汪宇平同志，带来河套出土的人类化石标本。返所，因郑乃武、谢端琚今日赴西安，托之带一封信给石兴邦同志。山东师院游寿同志来谈，约之与王明同志一起至萃华楼用午餐。下午所中研究组开会。晚间与楷儿一起去理发。

7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苏秉琦同志由辽中京（大名城）勘查返京，略谈勘查经过。陕西省图书馆梁馆长来谈。北京市文物组赵其昌同志来谈，约我离京前去明陵一趟，约定后天上午去一趟。金学山同志来取去远景计划修正本。下午参加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的丁村报告讨论会。晚间写自传，以便申请入党，这事搁置好几个月。今天才赶写。

7月15日 星期日

写毕自传。阅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郑之芳译本，1-94页），作札记。下午冯羽同志来，偕至张师母处，楷儿看戏去了。与冯君至北新桥铁路局售票处询问情形，谓学生优待券不在此间办理，冯君去西四缸瓦市去询问，余返家。晚间偕冯君及楷儿一起去进晚餐，与楷儿至东安市场购物。

7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赵其昌同志来，偕赴明陵去参观挖掘情况，所中黄展岳、周永珍同志亦偕往，北京市文物组朱欣陶主任陪我们一起去，即在明陵食堂进餐。下午返所，至东安市场购物。傍晚将自传交与靳主任，打电话与郑所长告辞。尹所长开会去了，托靳主任传达。返舍整理行装，又至楷儿处，知车票已到手，乃18日晨之车，由津换津沪车。返舍，至11时余始睡。

7月17日 星期二

晨5时半所中汽车来，至弓弦胡同接庄敏同志一起赴飞机场，靳主任与刘玉同志来送行。7时15分起飞，9时余抵太原，休息半小时又起飞。中午抵西安，即在机场用膳，1时许起飞，3时许抵兰州，下榻兰州饭店。进城至翠英门兰州大学，知历史系在凯旋路，邹衡同志率领同学

赴西安，乃偕庄敏同志至西北分院筹备处，晤及董、盛二主任，谈明年在兰州设工作站事，列入基建计划内。适地质所柴达木盆地调查队负责人赵副所长及王教授亦于今日抵兰，董、盛两主任遂约我们一起去兰州饭店用餐，盛主任喝醉了，董主任到我们房中又闲谈一会。

7月18日 星期三

晨7时由兰州起飞，9时许抵酒泉，一路尚平稳，在酒泉用餐。9时40分起飞，摇颠较甚，我吐了好几次，12时抵哈密，休息一小时后又起飞。至七角井附近，我又呕吐了，抵乌鲁木齐已下午3时，但当地时间为下午1时，相差2小时。文化局柳晋文同志及哈希坦同志来飞机场相接，下榻新疆招待所313室。刘观民、林寿晋二同志已于15日抵此间，闻以学员未到，改于25日开学。文化局局长亚山（牙山），以参加省党代表会及省人代会，不能脱身，约明日再谈。今日颇为疲累，晚间洗澡后即入睡。

7月19日 星期四

今日为回历新年，称为“库尔班（古尔邦）节”，即明许进《平番始末》卷下弘治八年（1495）所谓“虎尔班节”也。维吾尔族视之较开斋节为更重要。晨间集礼拜寺祷告，各家互相贺年，妇孺穿着新衣。晨间与柳晋文同志等往访文化局亚山局长，并约定中午以前往拜会赛福鼎省长。返宾馆，商谈教学计划等。11时余赴亚山局长处偕往访赛福鼎省长。返舍午餐后休息。下午阅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之《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1-163页）。

7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亚山局长来，商谈教学计划及组织。亚山局长特别提出，希望能灌输爱国主义教育及强调考古工作重要性两点。亚山局长去后，写作教学提纲（《序论》）。下午写《新疆地理环境及考古工作》，参考陈正祥《西北地理》中关于塔里木、天山及准噶尔三区的叙述。晚间游人民公园。公园颇大，进口处有一小湖，湖畔为“阅微草堂”，据传即纪昀读书处，湖后原为杨增新祠，现改为博物馆，以今日仍放假，未能进内参观。后面有动物园，有泉水，草木颇盛，丛莽不加修饰而另有风

致。地质局李靖同志系满族，曾听过1944年黄老在京之讲学。

7月21日 星期六

写作《石器时代》的教学提纲。晚间区文化局为欢迎我们协办训练班设宴于东大街食品公司清真食堂，由亚山局长为主人，区党委宣传部艾斯海提部长作陪。局中柳晋文、李遇春二同志亦在座，至9时许始散。

7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李遇春、柳晋文二同志来，偕往天山饭店访区党委宣传部艾斯海提部长，现正在筹备科学院新疆分院，据云拟1958年成立，包括历史考古部门。出来后至人民公园参观博物馆，这馆现由乌斯蛮提负责。1953年西北文物局所获得的文物即存于该馆，有汉代铜镜、带钩、木简，北魏至隋唐的泥塑佛像，高昌墓砖及陶器，伊犁移来之石人像一，张怀寂墓志发现后现亦藏该馆。下午，将《石器时代》写好，阅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晚间文化局招待至和平剧院看京戏。

7月23日 星期一

为《汉代新疆》收集资料，阅Begmen [ 贝格曼 ] 及黄文弼有关罗布淖尔之书。上午玉素甫别克来，因有病正在南山休养，今日来城亦即返山，训练班课程中，请其讲解放以后的新疆考古。下午接北京来电：“加急，中共新疆区党委宣传部并文物局查转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夏鼐副所长，因有紧急出国任务，请于8月5日前返京，摃，廿一日。”即与庄敏、林寿晋、刘观民诸同志商量，改订授课日程。写了几封信。晚间谷苞同志来，从前在兰州甘肃学院教书，解放后入新疆党委工作，现协助艾部长筹备科学院分院。

7月24日 星期二

将黄文弼《高昌砖集》及《吐鲁番考古记》翻阅一遍，并将贝格曼之书《新疆调查记》阅毕，作札记，预备教学提纲。下午李遇春同志请我们到他家食水饺。

7月25日 星期三

阅《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译本，及《文物参考资料》中所发表1953年西北文化局新疆调查简报。下午阅常书鸿《新疆石窟调查简报》稿本。傍晚，李遇春同志来，谓伊犁学员15人尚未动身，开学改期为28日，晚间写提纲。

7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将第六、七讲提纲写好。下午文化局答应派车赴吐鲁番，至5时半始出发，至柴窝堡，参观海边之石人，已倒卧于地。抵吐鲁番新城文化馆，于12时许，花了半个小时才叫开门。同行者为刘观民及李遇春同志。

7月27日 星期五

为避免午间工作过热，故5时许即起床，至老城第二食堂用早点。至县党委及县政府联系，由文化馆长司马依伴我们下乡。先至胜金口，休息后进沟，过桥后即有一洞子，保存有残壁画，过去不远有一古庙，仅留残迹。入山至别兹克里克参观，共51洞，所余壁画已不多，似多为晚唐之物。进胜金口已10时许，休息一会儿又食了一个西瓜。乃上车，经哈喇和卓（二堡），至阿斯塔那（三堡），晤及堡长，领我们去参观村西的古城。城中已有40%开为农田，约1200亩，农民取灰土为肥料，虽加禁止，仍为问题。出古城遗址后，至村中观一古塔，已裂为二，其侧有佛龛，尚残留壁画痕迹。返村中食堂用午饭，天气极热。饭后刮风稍凉快，参观村中之马扎尔（吐鲁番王及鲁克沁王之墓地）。出来后返吐鲁番城已5时许，拟往雅尔湖，以交通工具不能解决（隔有沙梁，不能行车）只能作罢。上街逛游，城中人口约7万余（二堡人口约万余）。晚间睡在屋顶上。连日睡眠不够，今日劳疲，胃部不舒。

7月28日 星期六

晨间5时半起床，乘车返乌市，9时许抵达坂城用早点，12时许抵乌市。昨日北京又有电报来，仍希望5日返京。下午2时此间考古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由亚山局长、艾斯海提部长、谷苞同志等讲话，5时许散



会。晚间写提纲，谷苞同志云综合调查队卡车陷于沙窝中，已派飞机去寻找并空投粮食。

7月29日 星期日

因为赶课今天星期日不休息。上午和下午都是讲课4小时，幸而是兼带翻译，中间可以有休息，将序论两讲讲毕。庄敏同志等搬往新疆学院，只留我一人仍住在新疆宾馆。晚间备课。

7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辅导，我抽空将第九讲的提纲写出。下午讲《旧石器时代》，新疆还没有发现确实的旧石器文化，只好综合全国的来讲，并谈谈识别打制石器与陶器的常识。晚间广播电台张其隆同志（去年西北大学毕业）来谈。

7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续讲新石器时代，虽也综合全国的，但以新疆为主。下午接家书2封及王明同志来信，知出国是赴巴黎参加青年汉学家会议。

# 8月

8月1日 星期三

今日又上了整天的课，将《考古学上汉晋时代的新疆》讲毕。

8月2日 星期四

上午将第十节讲课提纲写出来，此次任务可说基本上已完成。李遇春同志偕二位中学教员来谈，有一位携来家传象牙制棋子，上刻贞观年制。此作伪者不知当时尚无象棋，可谓不高明矣。下午讲第八讲《2-8世纪的新疆佛教艺术》。晚间刘观民同志等来谈田野实习计划，李遇春同志谈新疆考古工作远景计划。

8月3日 星期五

今日又整天上课，将第9讲及第10讲讲毕，维文提纲也已全部译出。晚间区文化局设宴为我饯行，牙山局长及龚副局长作主人。饭后即将行李搬至民航公司招待所，以明晨4时许即须起身，民航公司有车子送至机场。

8月4日 星期六

晨间由乌鲁木齐起飞，哈密及酒泉稍停，下午抵兰州。这次旅行颇为疲劳，由于临行前夕饮酒饱食，而睡眠不足，故颇不适。抵兰后稍憩，用餐后赴兰大访邹衡同志。稍谈后至甘肃省文管会，参观新布置之陈列室（兰州附近史前、天水附近史前、汉代遗物、陶瓷等四室）；另有一室专陈列明代彭泽墓出土物，虽时代晚近，而出土物颇精美，墓志系自传并有画像，又有彭夫人凤冠首饰及锦被等，亦皆精美。9时许始告辞返兰州饭店。

8月5日 星期日

晨间由兰州动身，9时许抵西安，在机场遇及辛树炽先生，正候机赴京。过太原时稍停，下午2时半抵北京。适下雨，至北京上空后，绕

飞达20余分钟，始降下机场，所中汽车来接。送辛先生上西苑大旅社，即返宿舍，上楼即闻暄儿及荣侄笑语声。暄儿系30日返京，因接到我的信，故今日来家。荣侄检查结果可以复学。锦千甥曾于26日因公来京，留一字条，已赴保定。荣侄辞去。傍晚偕暄儿上东四食堂用膳后，至张国熊同志处，送他哈密瓜一个。至靳主任处稍谈。

8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知郑所长已于昨日赴青岛休假，所中诸事如常。至尹达同志处稍谈。午饭后在东安市场遇及向觉明先生。下午与翦老联系，适不在家。晚间阅二十余天的《参考消息》。

8月7日 星期二

上午为黄河水库考古队校阅《刘家峡调查简报》。翦老来电话嘱12时赴文化俱乐部用餐，去后方知系胡愈之、韦悫两先生做东请翦老。胡先生新由巴黎返京，略谈巴黎文化界情况，谓外国人尤其汉学家很注意中国文字改革一事。院中联络局来电话，要我们到防疫局种痘。种痘后返所，张轶东同志来谈。联络局欧治铨同志送来治装费，即赴东华服装店定制西装。为翦老校阅其《考古学新资料所见汉代经济情况》。

8月8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联络局接洽事情，搭刘大年同志便车赴院。回来后遇及陆学善所长，谈玻璃珠光谱分析事。下午在黄文弼先生处商谈新疆考古事，靳主任来谈所务。写了几封信。晚间金学山同志来谈科学规划事。

8月9日 星期四

上午向标本室再提取二颗玻璃珠，以便交应用物理所作光谱分析。写了几封信。下午马得志同志由洛阳返京。开始整理送法展览照片。晚间赴东安市场购买出国服装，中途遇雨。

8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对外文化联络局袁同志等四人来谈，因为驻埃大使馆拟设文化

处，彼等将赴埃及负责此项工作，故来询问关于埃及考古及中国考古新发现事。在陈梦家同志处晤及徐森老，昨日来京参加故宫铜器委员会，稍谈编辑《石刻集成》事。下午袁复礼教授来谈助理事，希望能不调回杨圣泉同志，仍协助其工作，谈得很久。王去非同志来谈西安砖厂工作事。整理出国展览图片。

8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尹达同志来谈所务，适苏秉琦同志由洛阳归来，略谈洛阳情况，关于涧西的西周墓地问题颇严重。下午将出国展览目录编好并译成英文。

8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步青甥来谈，并送来苹果、蛋糕及瓜子。下午在家工作，暄儿来，陈懋恒同志来谈。张一纯同志父子来谈，留之晚餐，饭后始去。原拟今天工作计划，全部落空。

8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将展览目录誊抄完毕。郭子衡、陈公柔同志由邢台发掘归来，略谈发掘情况。与苏秉琦同志商谈对于洛阳涧西遗址问题。与徐旭生同志谈所中图书委员会改组事。饶惠元同志谈清江遗址传闻以铁道通过被毁事。下午修改《中国最近考古新发现》一文。晚间7时参加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召集之谈话会，由刘宁一同志报告。科学院此次出国代表团共达八个之多，地点分别是比、法、西、葡及瑞士等国。谈“两个中国”代表问题、会内活动问题等等，9时余始散。

8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张芝联同志来，将翦伯赞教授论文的英译稿中，有些专门名词的英译来商榷。张同志去后，将《中国最近考古新发现》一文作修改，又将地图及照片编号交与绘图组。下午南斯拉夫学生魏龙（Plahoric）来谈，系攻民族学，不知为何高教部将他介绍到我这里来。他说自己兴趣与下列七题有关：（1）治黄河史，（2）开垦荒地，（3）北京以北黄土区农民生活，（4）船户生活，（5）中国妇女生活史，（6）骆驼

与运输，（7）□□。我与他略谈一下，他问我能否做导师，我劝他找民族学或史学家。至郭子衡先生处谈古代玻璃，顺便谈及张善找事及北大导师事。晚间参加所中的迎新会。

8月15日 星期三

开始审阅《长沙发掘报告》。白万玉同志来谈定陵发掘情况。尹达同志今晚离京休假，商榷所中事务。下午陈梦家同志来谈编辑部事，偕至郭子衡同志处谈张善事。晚间院中开会，由新由法归来之茅以升同志，及外交部、高教部、文改会诸同志，分别作报告。

8月16日 星期四

审阅《长沙发掘报告》。将出国展览图片作最后整理。晚间夏衍部长宴请日本学者谷川，邀余作陪。

8月17日 星期五

审阅《长沙发掘报告》。上午吴景荣同志来，偕王明同志与之一同去进午餐。下午赵其昌同志来，谈明陵发掘事，我建议将定陵停工，改作献陵，请其回去与领导商酌。

8月18日 星期六

审阅《长沙发掘报告》，与陈公柔同志谈修改事。下午靳主任谈所务，拟添招见习生。

8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与陈滋德、朱欣陶、赵其昌诸同志一起至西郊公园，与吴晗同志商谈明陵发掘事，他们仍主张（除赵君外）继续发掘定陵。下午赴所，将《长沙发掘报告》校样交与楼宇栋同志。正暄来电话，谓若渊婧来，遂一起去吃晚饭。回来后收拾行装。

8月20日 星期一

晨间7时20分由北京起飞，暄儿即睡在家里，随我一起赴机场，刘

大年、靳尚谦二同志也随车来机场相送。抵机场时为6时20分，行李过磅，我们代表团4人，免费80公斤，超过72公斤，交了900余元（机票来回票为2200余元）。竺可桢副院长所率领之团队自然科学史会议代表团，马溶之所长所率领之国际土壤会议代表团，亦同机离京。吴有训副院长、裴丽生主任等皆来机场相送。张一纯同志偕夏癯禅先生来，此次他们参加师院文史教学会议，已经结束，今晚离京。张同志前星期来城，知我今日离京，故约夏癯禅同来。7时20分起飞，11时抵乌兰巴托，呕吐了两次。在乌兰巴托用早餐，中午12时起飞，2时许抵伊尔库茨克，因为要换机，至旅馆休息。5时许用膳，6时起飞，9时抵Класноярск [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10时又起飞，十二时一刻抵新西伯利亚，用晚餐后，至旅馆休息，睡了一会。

## 8月21日 星期二

晨间4时半起来，5时换机由新西伯利亚起飞，8时半抵鄂木斯克，9时即起飞（飞机仅加油，我们不能至候机室休息，在机场站立一会儿，返机上用早餐），十二时一刻抵Свердлоск [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至餐厅用餐，2时又起飞，4时1刻抵喀山（Казань）。5时半起程，8时抵莫斯科，以上所述皆为北京时刻。抵莫斯科时，当地时刻为下午3时，相差5小时。苏联科学院及大使馆皆有代表来接竺副院长。北大苏联史教授Антонова [ 安东诺娃 ] 休假返国，亦携一翻译柯爱华来接翦老。正听侄儿已接到我的信，也偕一同学来接。在机场休息室中稍憩后，取出行李。竺副院长一团赴Savay (Савой) Hotel [ 萨瓦伊旅馆 ]。我们二组赴Metropole Hotel [ 大都会旅馆 ]，后来因为没有房间，马溶之所长一组留下，我们一组又搬至Ленинградская [ 列宁格勒 ] 站。这时才发现我们一组的行李未交代清楚，没有送到，留下张芝联、柯爱华二同志交涉行李，我们先到旅馆，我住在409号，翦老203号，周一良、张芝联307号。至餐二厅用膳，一汤一菜一茶，即花了20余卢布。张同志回来，谓行李仍留在机场，已叫他们送来。洗澡即入睡。

## 8月22日 星期三

晨间8时起床，写了两封家信给秀君与暄儿。进早餐后已10时半。周一良同志赴东方学研究所。（后注：这是我第一次与周一良一起工

作。他是民族资本家周叔弢的儿子，安徽旌德人，胡适的同乡。胡很赏识他，说他是燕京出身研究文史最有希望的人。他少时就请老师在家（天津）学日文，又懂英、德、法、梵、藏的语文，很有天才的人。那时他在北大教书，也是中研院史语所的研究员。他的没有出来，实在是个很大的损失。（《年谱长编初稿》第9本3162页）这是编者胡颂平记录1960年1月20日胡适对胡颂平所谈的话。胡适是日改定《从〈牟子·理惑篇〉推论佛教初入中国的史迹》一文（见《胡适手稿》第8集），原是十二年前给周一良信中的一段（这信作为“与友人书”，收入《年谱长编》第6册2040至2044页）。）我与张芝联同志赴大饭店，询问法国入境签证问题。遇及熊直及李惠琴二同志，即将护照交之，向法国大使馆办理手续，据云大致无问题。出来后，天雨颇大，冒雨至Metro [ 地铁 ] 的Парк Культуры [ 文化公园车站 ]，至Камсомольская [ 共青团车站 ] 车站出来，雨尚未停。在车站等了半小时，只好冒雨返旅馆。午后雨霁。北大同学杨汉池同志来，餐后引我们出来至红场、百货大楼及高尔基街旧书店，然后至莫斯科大学旧校舍。张同志返旅社，我们三人即在学生食堂用晚餐，三人共只花了9个卢布95戈比。饭后至列宁图书馆对面之旧书铺一观。饭后即在大学旧校舍前庭院中，座谈此间大学情况。又由国家戏院之旁至北京饭店前面，散步闲谈。然后返至戏院前之广场中散坐，9时半至立体电影院观剧，翦、张二人亦来。此尚为第一次观立体电影，11时散场，返旅社。

8月23日 星期四

晨间安东诺娃教授偕翻译来，一起坐TAXI至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仍在城中旧校舍。系主任Artachrnw适已由休假返校，坐谈颇久，他希望中国学生到他历史系中来，更希望能互相交换学生实习。东方学院代理院长（院长不在莫斯科，此代理院长略懂日文），亦偕翻译来谈。辞出后，呼车至莫斯科大学新校舍。有外事处一负责同志招待，略介绍学校情况，另有一女同志领我们参观地质系图书馆、大礼堂、戏院、普通教师及学生宿舍，恰遇及中国留学生（物理系女同学），看他们本科生宿舍，每房两人，研究生每房一人，每层有厨房，可以自己做饭。物理系有中国留学生四十余人。时已1时余，即告辞而出，返旅社进膳，三小时余尚未用毕。Kaneler及艾德林两同志来谈，在餐馆用茶后至翦老室中

谈话，知Kaneler氏将于31日赴法，12日离法返国。大使馆来电话，知签证已办好，即去定班机座位。傍晚正听侄来，与周、张二同志四人一起去参观全苏农业展览会，十六加盟国及自治省各有一陈列馆，样式互不相同，喷水池的水法亦很雄伟。至茶亭用晚餐，游至11时始返旅舍。

8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翦老因为伤风气喘，请了一个大夫来看病，诊费便是40个卢布。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约我们去座谈，由院士秘书Тихомярев（中古史专家）[季霍米罗夫]主持，有物质文化史研究所所长Рыбаков [雷巴科夫]，及曾来华讲学的吉谢列夫（Киселёв）、历史研究所所长Сидоров [西多罗夫]等在座（潘克拉托娃及茹可夫现下不在莫斯科），艾德林、郭瓦列夫和马依仑三同志当翻译，我接谈的是雷、吉二位考古学家。他们表示对于中国考古工作很有兴趣，并且很希望能够合作组织发掘队，并谓亚诺附近发现几处彩陶遗址，希望中国专家能前来共同发掘，以研究这问题。吉谢列夫最近由南部西伯利亚考古归来，发掘一古冢之大墓，系公元前3世纪之物。由12时谈至下午2时始散。至旧书店购得Руденко [鲁金科]之发掘报告。获知明日不能起程，最早为29日班机。返家稍憩后，又应郭瓦列夫及艾德林之邀，赴中国厨师之北京饭店用膳，在座者除我们四人和主人二人之外，尚有主编鲁迅作品俄译之Dourka及晨间会晤过之马依仑女同志，另有两位研究中国语言者，一为将赴巴黎参加会议之同志，另一位为乌克兰人，名“奈迦”（Naga），由4时一直用餐到7时始散。返旅舍，稍憩后，8时又赴安东诺娃教授家中用膳，除了主人老母及翻译马德可夫曼同志外，请的两个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讲师作陪，一教苏共党史，一教乌克兰史，一直到12时始散。返旅舍已12时半矣。

8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我们四人去Киевская [基辅车站]莫斯科运河码头，花了3.80卢布购票坐船穿过市中心游览，一直到南码头，沿途风景颇不恶，花了一小时余。登岸后，翦老说有点头疼，遂呼车返旅舍。餐后天微雨，我与张芝联同志一同至红场，排队参观列宁、斯大林墓。因为我们是外国人，优待可以插入队伍中间，等了半小时便进去了，两具棺材并列，隔



着玻璃盖，犹如生人睡眠一样。一代伟人，能亲睹风仪，实深感庆幸也。出来后，至大都会旅馆，知土壤会议代表今日始发签证，27日飞法；我们又去萨瓦伊旅馆，知道竺副院长等亦将提早至27日离俄。坐谈一会儿后，天又下雨。雨稍霁后，我和张同志出来用餐，至纪录片电影院观电影。回来后在翦老房间中闲谈到夜深时，始归室上床入睡。

8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在翦老房间闲谈，张同志因睡眠不足，觉头痛而睡眠去。我和周同志随着杨汉池同志进城，参观东方艺术博物馆，走错了车站，Курская [库尔斯克车站] 错到Калунская [卡隆斯车站]，后来找到了，进去参观。楼下一层全部是中国的东西，但没有什么特别的精品，几片瓦当都是伪品，铜器、瓷器也无精品，古画方面有赵子昂的鸟（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所赠）、恽南田的（册页，没骨花卉）、王石谷的山水、仇实洲的人物、郑板桥的墨竹，解放后所得的新中国绘画，有齐白石、徐悲鸿的画以及年画、剪纸等。楼上是印度、朝鲜及俄属中亚细亚的东西，包括花刺子模及塔什干附近的出土物。游毕出来到电影院观广幕电影（苏联海军练习舰，法国海底探险）。返舍后，已9时余，提早入睡。

8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与周同志一起进城至萨瓦伊旅馆的旅行社弄参观克里姆林宫游览卷，主管者没有在，改赴大都会旅馆的旅行社，劝我们去大使馆办。到大使馆已下班。候他们午餐后返馆。熊直同志说大使馆是管政府遣派的代表团，一般代表自己向旅行社设法，我们出来后再至萨瓦伊旅馆，有30日的两张，据云可以提早使用，不知行得通否？至红场照了几张照片，又至历史博物馆用膳。膳后周同志进馆参观，我返旅社约张同志拟一起参观克里姆林宫，张、翦二同志皆不在室。我自己又进城去参观历史博物馆，只参观了4室（石器和铜器），5时半关门，只好出来，待下次再参观。返舍后，晚上偕翦、周、张三同志一起去飞机场送安东诺娃教授上机赴北京，返舍已11时余。进晚餐后即入睡。圣母升天。

8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偕周、张二同志参观列宁博物馆，并看了关于列宁的纪录片，花了2小时余。周同志返旅社。我与张同志参观克里姆林宫，由Боровицкая [ 博罗维茨克 ] 门进去，左首为武器馆及最高苏维埃会场，皆未进去（前者需另外参观券），至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ая [ 报喜 ] 教堂（1484-1489年建），有壁画及教堂中使用的法具等。

Архангельский [ 天使 ] 教堂（1505-1509年建），有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皇坟墓。Успенский [ 圣母升天 ] 教堂（1475-1479年建），为此间最早之教堂，有俄皇及主教之座位，有伊凡大帝之御座。其旁之钟楼，不能进内，有一大钟重200吨，放置于楼旁草地上，为18世纪时所铸。另有一大炮，重40吨，口径89厘米，其下放有大炮弹3发。皇宫不能进入参观。返舍已近5时，知明晨6时40分可起飞，下午7时半（巴黎时间5时半）可抵巴黎。

8月29日 星期三

晨间由莫斯科起飞，经Vilnius [ 维尔纽斯 ]，下机休息一小时后又起飞，至捷克布拉格机场换乘法国飞机，在机场有2小时之停留，但不能进城，FAL [ 法航 ] 系4引擎之Vilkers，机身甚大，并坐二列6人，可坐60人，2小时45分即可由布拉格抵巴黎。起飞后不久即进餐，但机身颇摇摆，我进食后不久即呕吐。下午6时抵巴黎，为当地时间4时。法国汉学家Cheaneaux [ 谢诺 ] 来接我们，送我们至Bendand Rarpail的Lutétia Hotel [ 卢德提亚旅馆 ]，即下榻该旅社，一起至金龙饭店用中国饭。

8月30日 星期四

晨间谢诺来，商谈此间工作及了解情况，中午一起至上海楼进餐。下午李嘉乐一起出来至市中心Place de la Concorde [ 协和广场 ]，又至凯旋门，直登其巅，周瞰全城。下来后在Champs Elysées [ 香榭丽舍大街 ] 散步，然后至Palaiseaux [ 帕莱索 ] 郊区李嘉乐家中用晚餐，其夫人能做中国菜，说中国话。饭后李君又用车送我们夜游巴黎，经协和广场等处，皆用灯光照明，夜景颇不恶。

8月31日 星期五

在家中校改论文及照相目录的打印稿，颇多错字，几乎每页皆有，而且份数亦不够，前者仅121份，后者仅146份（原来要150份）。上午巴黎大学梁佩贞来，系燕京大学毕业学生，年已51岁，来法20年，现在该大学教汉语。萧石君来法已30年，攻文学，年已57岁，生活颇困难。谈留法人士情况颇详，一起去金龙饭店进餐，回来后续谈。张芝联同志有法国友人一起出去，曾遇到石奉安，据云他要与我会面，我答应晚上去看他。晚餐时，见及华罗琛，系荷兰人，嫁与中国工程师华南圭，为女作家，曾写小说《恋爱和义务》，现已70岁，仍写作自己的回忆录，对新中国颇表同情，约我们会后到她家去玩。晚间翦老谈我们在会中及会议的活动方针，因为周一良同志曾写一文骂过西洋汉学家，翦老去年曾与白乐日（Balury）争辩过。我们这次抱“求同存异”方针，争取朋友。希望我与张同志取温和态度，但原则上仍要坚持不懈。返舍校改照相目录，至12时始睡。

# 9月

9月1日 星期六

上午去购买厚纸，贴照片角等。回来后不久即出发谢诺家，中午邀我们在她家中进膳，英国Chrivnery [ 克里夫尼里 ] 夫妇亦在座，昨晚刚由英国来，其夫人是犹太人，亦稍解汉语。饭后至Parc Vimne [ 维纳公园 ]，去参加《人道报》所组织之一年一度义卖会。天雨，坐在中法协会所布置的中国馆喝茶，遇及越南学生会主席阮克援同志，承他送我们返旅社。晚间约克里夫尼里夫妇在金龙饭店进餐。返舍后，克里夫尼里为我们口译此次会议中将要提出的二篇论文（德文），至12时始睡下。

9月2日 星期日

晨起颇晚，开始粘贴照片，周同志帮助我工作。午后于儒伯（Prof. Robam）来访，刚由休假归来，一起坐TAXI赴Lycil Midult，进入宿舍，郭瓦列夫（Kavlev）及陆绵采夫（Rumiantzev），亦同来报到。宿舍安置以后，遇及德国汉学家傅吾康、英国汉学家西门、日本市古宇三，在陈列室放置照片。晚餐时有美国汉学家Wright [ 赖特 ] 及拉铁摩尔（Luttmure）夫妇同席，又晤及在英国攻外交史之骆惠敏，其夫人系法国人。饭后举行开幕式，由戴密微（Demieucle）及戴乐都尔（Des Rotours）分别致辞。散会时，前去与之见面。郑德坤君由剑桥来，他的近作《中国史简史》已定稿，将付印，约我替他审阅一遍。

9月3日 星期一

今日节目，上午英国Pulleyblank [ 普利布兰克 ]、西德傅兰克（H. Franke）分别谈“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西德格礼姆（T. Grimm）谈《中国古代学校制度演变》。午饭后，赴巴黎大学参观汉学研究所图书馆。返后由荷兰何四维（Hulsewe）继续谈“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周一良同志为主席。接着张芝联同志谈《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散会后，翦老拉日本市古宇三谈话。晚间由Ratchnevsky [ 赖切奈夫斯基 ] 谈“秦代刑徒问题”。然后由各国代表分别报告各国研究中国古代史

的工作现况。遇到美国汉学家Schvatz [ 史瓦兹 ]、荷兰汉学家何四维、意大利汉学家Lancheotli [ 兰乔蒂 ]，而罗香林及饶宗颐二人亦由香港赶来。

9月4日 星期二

今日由苏联郭瓦列夫及西德傅吾康分别讲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前者由张芝联同志主席。因王铨未来，改由罗香林作报告，讲中国历史分期。美国史瓦兹主席，贺光中作翻译。翻译完毕后，周一良同志起来发言，介绍新中国的史学者对于分期的标准问题，特别对于封建制度的定义，谈得颇长。贺光中起来拟加中止，以为讨论发言应限于对报告人论文的批评，并责周一良同志发言过长。翦老即跟起来应战，谈会议中规定报告人发言时间有限制，不能超过一刻钟，但讨论时发言并没有限制，如果不喜欢我们发言，我们可以退席。周一良同志亦询问可否继续发言。主席史瓦兹表示可以继续，组织委员会负责人Balaze [ 巴拉士 ] 代表主席团亦出来说，自然可以继续，希望中国朋友尽量发言，大家鼓掌。周一良同志仍继续发言，只加以简化。此时已过12时，讨论告结束。由越南Nguyen Tran Huan [ 黄××大夫 ] 报告《中国医学与越南医学的早期关系》。此时贺光中、罗香林、饶宗颐均退席出去。午餐时巴拉士对我们说，这贺光中在抗战时与日本合作，后来为国民党所利用，曾在澳洲工作，现在马来亚教书。母亲是比利时人，故英、法两国语文不错，但极为反动；又说这次这三人是事前并未报告，前天报到并交来三篇论文，排不进去，结果勉强排进这篇。午后翦伯赞同志报告，因论文已印发，故发言专谈中国史学界的对于分期问题的看法，须要分期，分期标志应以生产关系为主。周一良同志翻译。讨论时有人提意见，以为对于所宣读之论文太不发生关系。有人询问中国史学家对于封建制度的定义如何，有些人询问一些关于汉代考古问题。接着是Bielestein [ 毕伦斯坦 ] 的《汉代的侯国制度》。休息用茶后继续开会史瓦兹的《中国史分期的公式化》，讨论时谢诺批评其引经据典马克思著作而不以中国史实而看问题。接着，由Rygoliff [ 里加洛夫 ] 主席，各国报告研究中国近代史工作情况，周一良同志报告中国史学界一般情况，因为近代史方面张芝联同志报告过，而对于一般情况昨晚没有机会报告也。晚8时用中国饭，饭前遇到Eeke [ 艾克 ] 教授，同席有西德的石小溪

(Spusar)、福克斯(Fucks)、荷兰徐溪公(Zürcher)等。会后，余兴及跳舞，我提早返舍睡了。

9月5日 星期三

上午集体参观Museum Cernuschi [赛努齐博物馆] 新布置陈列之宋代展览，并印有一本说明书。遇及Salmony [扎尔莫尼]，为Artibus Asia [《亚洲艺术》] 拉稿，据云新中国的信不能寄达美国，通信可由瑞士代转，氏年已65岁，不久即将退休。11时半，市政府接待，由巴拉士负责介绍，各国代表领袖分别接见，中国代表开始，美、英、苏等，最后介绍香港代表罗香林，然后分别签字于纪念簿上，市长致欢迎辞，何四维代表全体致答辞，至另一室酒会，用茶点及酒，会后返寓舍。下午2时讨论会座谈这青年汉学会议的前途问题，谢诺提出是否删去“青年”二字，是否有添设常务委员会之必要，以及如何展开代表团之范围，包括东欧及亚洲诸国，大家似集中于“青年”二字，大多数主张不必删去，并希望多照顾青年。散会后赴Lulittn旅舍稍息，然后大家一起至巴拉士家中用茶点，他的夫人不在家，由女儿出来接待，谈了一会儿，送了我们每人一本《“隋书·食货志”考译》。出来后，至金龙饭店用餐，返旅舍谈今后日程。我提早返舍，预备明日讲演稿。

9月6日 星期四

上午由西德V. Contaz [孔达]、美国Eeke [艾克]和我作报告。我的报告由郑德坤作主席。我选了20张照片作为幻灯放映，讲毕讨论。傅兰克询问，最近考古发现，对使中国史上完全改观的有哪些地方。巴拉士询问，云南晋宁的俑偶是否可代表当时少数民族，抑为汉人。Elisseff (J) [叶理夫] 询问旧石器时代是否已可拼接。Bulliy [比利] 询问，殷代早期铜器特征。戴密微询问，殷代初期及较殷稍早的，是否有地层上的证据。Watsen [沃森，中文名“华生”] 询问，西周物质文化如何。因为只剩15分钟，所以匆匆作结，并且将美术史及考古学的讨论会亦改到下午去。与戴密微教授等乘车，赴教授家中用饭，客人除了吾们四人之外。还有捷克的普实克及法国的小叶理夫及Rulnavni [吕尔玛尼] 教授。饭后返会场已4时，开美术史及考古学讨论会。小叶理夫提议建立一照片资料组织，各国代表团报告本国工作情况，我略介绍中国

各博物馆情况。休息用茶点后，美国赖特（斯坦福大学）报告《中国佛学史分期问题》。6时起各国代表报告本国宗教哲学方面工作情况。我因为英国的Fandrec [ 范德雷克 ] 拉着我谈Oxford [ 牛津 ] 新建考古学实验室情形，没有参加。接着又开讨论会，谈美术史的分期问题。晚餐后，谈世界通史和汉学关系问题，由巴黎大学Brandel [ 布朗代尔 ] 教授作报告。接着拉铁摩尔、叶理夫等发言（巴拉士为主席），张芝联同志来参加，周一良同志进城陪翦老去了，谈到11时半始散。

9月7日 星期五

上午周一良同志进城到翦老处，与Chuneesen、Chirnery等商谈，我仍留在会场参加会议。上午是西德A. Delon [ 德朋 ]、巴黎大学梁佩贞、捷克Prusek [ 普实克 ] 关于中国文学的报告。捷克Kalouskova [ 卡路斯郭娃 ] 关于汉语词类的报告。午后赴国家图书馆观敦煌卷子展览，有《西州图经》和《舍利佛与六外道斗法图》等，并看到伯希和原来编写的目录、王重民所编的目录及未完成的正式目录，后者已达500余种。戴密微教授谓将付印，并送给我们影印的彩色《舍利佛与六外道斗法图》。出来时，遇及Chow Chig-tao [ 周庆陶 ]，搭他的车子返会场。用茶后，继续开会。陆绵采夫报告关于中国近代语声调的实验。然后各国代表报告本国关于汉语及文学的工作情况，由周一良同志介绍中国情况，并分发汉字改革方案等小册子。香港方面，由贺光中报告，总述汉学研究情况，包括台湾，称之为“in China”，欲争正统，我们置之不理。散会后即晚餐。饭后，郑德坤同志夫妇及吴权（系吴景濂之子）来闲谈，并取去此次展览照片，以便复制。我赴Kumler [ 肯莱 ] 教授处，将黄老交来之新疆文字写本及古钱交之，请其代为鉴定。回舍，阅郑德坤《中国史前史》（英文）稿本。

9月8日 星期六

上午早餐时不列颠博物馆的华生询问一些关于中国考古新发现。早餐后Bulliy找吾谈些中国考古学上的问题。9时半起开总结会，由傅吾康为主席，美国拉铁摩尔总结几天讨论关于分期的意见。英国Van Der Loon [ 范登龙 ] 谈对于会议的意见及今后改进的办法，并决定明年在西德Marbey [ 马尔堡 ] 开会，日期定9月初旬。傅兰克代表东方学会议请

今年参加这会的正式会员，明年参加8月28日至9月国际东方学会。会议结束后，即用午膳。午后赴Le Loire [ 罗亚尔流域 ] 古堡游览。由巴黎出发，共乘租用公共汽车三辆。先至Cathedral de Chartres [ 查特尔多大教堂 ]，距巴黎97公里，为法国最佳之古教堂，11-12世纪的建筑，即南宋初年物，雕刻及彩色玻璃窗，皆甚精美。在教堂中游历一周后，又随于儒伯教授至门口观代表十二个月农村生活之雕刻，又随之至地下室，为教堂最古之部分，有罗马时代的古井，盖地占高岗，古时即为堡垒之所在也。出来后又继续前进，经Chateaux Blois [ 布卢瓦城堡 ] 为15世纪之建筑，后来又有新添之建筑，为文艺复兴式的。5时余始抵Cheverny古堡，此封建之堡，仍为其后人所居，不过教育部出资津贴。堡之四周仍为森林，养着麋鹿，以供田猎，并养有猎犬一大群（约四五十头，为法国政府招待外宾田猎之用）。我们抵其处时，事先已有接洽，并即在其家用餐（不过皆需出钱而已，翦老笑称之为“封建形式，资本主义内容”）。主人出迎，并有穿红衣之乐队12人，吹猎角以示欢迎。入堡内参观，为封建主的别墅，壁画颇佳，又陈列有毛毯及武器。出来后，至狩猎室用晚餐，满壁皆为鹿角，当以百计，又有鹿头及野猪头部制成标本；用膳颇丰，主人致欢迎词，仍作主人公口吻，实则等于餐馆老板。饭后又在喷水池畔观管乐队奏乐，并放焰火。此时城堡用Floodlight [ 泛光灯 ] 照映通明，左侧高楼上小阁中还有一乐队演奏，皆为吹猎角，风景犹如舞台上布景，几疑是梦中。9时许出来，乐队列在门口奏乐送行。至Chateau de Chamhad [ 尚博尔城堡 ]，已近11时。购票进内，仅能至草坪上，隔河观由灯光照明之古堡，有乐队奏乐，并且播音筒报告此堡之历史，灯光忽明忽暗，至11时半告终。我们出来后，即登车北返，至Orlean [ 奥尔良 ] 即12时余，下来用咖啡后又上车返宿舍，宵深2时半矣。

9月9日 星期日

晨间8时半始起来，9时半用早点，与大家告别。我与周同志即呼车返城，至卢德提亚旅馆已近中午，左景权来谈，氏攻希腊文学，来法已将近十年。傅吾康教授夫妇来谈，我们一起至金龙饭店用餐，返舍后再继续闲谈。晚饭后，Kaneles、Prusck、Bchrsing、Chirnery、谢诺来，大家交换意见，对于此次会议的收获及今后的工作，讨论至12时始散。



9月10日 星期一

阅郑德坤同志的稿子，读及一半，他来取去，以今晨11时即须离法返英也，11时许，法新社会记者赵诗谷（Chaeschodt）及周庆陶来，由翦老与之会议，周君作翻译，法新社会记者辞去后，吴其昱同志来，我们一起坐周庆陶的车子，去天下乐园用膳。中途遇及梁佩贞女士，邀之一起去，饭后，吴其昱同志与我及周一良同志三人一起去逛旧书铺，然后即赴于儒伯家中酒会。有Bielestein、Fanolees、Chesnasex、Dervet、Halselve Speisar、Franke诸人一起闲谈，遇及于儒伯教授之助理李治华，系北京人，娶了法国太太，已有孩子三人，现正从事翻译《红楼梦》，谈至6时许告辞，返旅舍。晚间我们招待法国友人，宾主共28人，每客2200法郎。Daiemilli、De Rotones、Balaze皆已离巴黎，未能参加，由叶理夫父子及Ruhman、Gernet〔热尔内〕、谢诺、里加洛夫诸人来参加，宾主尽欢，至11时半始散。

9月11日 星期二

连日晏睡，颇为倦累，今晨8时起床，未用早餐。骆惠敏偕王铨来。我与王铨已十年未会晤，谈别后情况及其在英国工作情形。后Pelliissier〔佩利西耶〕来，翦老、周一良同志与我三人偕之出去游览。至铁塔，直登其巅，惜今日天阴未能远瞰。出来后至圣母院游览一周，即返金龙饭店用餐。饭后出来，遇及张芝联同志，偕至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法国成功出版者〕书店，为出售进步刊物的书店。返旅舍后不久，Hauricont〔奥里孔〕偕往民族学博物馆，晤及史前考古学部主任H. Kelly，导引我们参观陈列品，送了我几本抽印本，并要我带几本赠送与裴文中同志，因裴公从前在法时，即在其处工作，与之颇熟识也。出来后，至自助餐馆用膳。返旅舍，洗澡后，补记连日的日记。翦老等由巴黎大学教授布朗代尔陪同游览巴黎亦归来矣。

9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游卢浮博物馆，仅游希腊雕刻及油画部分。下午中国学生骆惠敏、左景权、王铨、吴其昱、刘殿爵五人来谈话，刘系香港人，观其意不欲返国，先辞去，各人亦态度不一。晚间赴赛努齐博物馆参加叶理夫的晚宴，有其父S. Elisseeff及Ghirshman〔哲什曼〕、Paul-David〔保

罗·戴维]等人，饭后参观陈列室，至11时半始告辞返旅舍。

9月13日 星期四

今日翦、周二同志往游凡尔赛，我和Audré Handricourt [安德烈·昂德里库尔特]、Olier Lépine [奥利耶·莱皮纳]一起去参观Arcy-Sur-Cure [屈尔河畔阿尔西]的发掘。其地离巴黎约200公里，属Yonne [荣纳]省，我们7时半出发，出Ponte d'Italie [意大利桥] 62公里穿过森林，110公里至Sens [桑斯]，下车观此间一座14世纪的Palais Synodal [教区会议大教堂]，至屈尔河畔阿尔西发掘地已11时余。遇及Lerai [勒雷]教授，昨晚刚由Rouffignac鉴定旧石器古洞壁画归来。由其夫人代为引导参观，此乃由Pre-Mintion至Angyneri及Peridomio，凡14层堆积，闻明日即结束工作。即在其处用午餐。据云工作人员凡20余人，外国学生便有10余人。下午3时动身返城，7时许抵旅舍。晚间观跳舞及杂技，返舍已12时余。

9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在旅舍，11时有巴黎大学文学学院院长P. Penouvin教授来谈，由Chernssx作陪，即在楼下会客室中谈至12时半始毕，留之午餐，坚辞不肯留。我们下午分别活动，我去找安德烈·昂德里库尔特，一起去参观Musée Guimet [吉梅博物馆]，陈列敦煌绢画及铜器、瓷器颇多。遇及艾克夫妇及Weight [韦特]教授。出来后，赴社会党历史学家Lahrousse [拉鲁斯]教授家中酒会，我先进去，少顷翦老等亦来，此外尚有叶理夫父子、谢诺、Ruhmam、Gonet等，遇及东方语言学校图书室主任Mme Meuret [默雷夫人]。翦老与教育部对外联络局之Lacroix [拉克鲁瓦]谈文化交换协定问题，8时许散会。至天下乐园食馄饨及炒面，即赴Comédie Française (Salle Richelieu) [法兰西喜剧院 (黎塞留剧场)]观Molière [莫里哀] Evaty L'Aveser [《吝啬人》]及Mariaze Forcé (《强迫婚姻》)。张同志因与他人有约，我们三人连同Ruhmam夫妇同占一包厢，R君代为口译大意，11时许始毕。

9月15日 星期六

今日知此次费用尚有余款，兑回须有折扣，故决定借10万法郎为考

古所购书。取得钱后，即赴大学出版社，选购6万余法郎，因三处东方学旧书铺皆星期六休息，无法购书。下午赴卢浮博物馆，参观埃及古物部分。晚间Ruhmam夫妇及Woo-Marey及其学生与我们四人，一起赴Opéra Comique [喜歌剧院] 观歌舞剧《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这二天的戏剧，都是法国教育部送票。剧毕至咖啡馆小坐，已12时余。R君又邀我们去小酒店听歌曲及讲笑话。我们未终场即出来，返旅舍已2时许。

9月16日 星期日

昨日晏睡，今晨在家整理行装。下午1时余，谢诺夫妇及热尔内夫妇来，与我们一起郊游，他们二人都有私人汽车，沿塞河西北行，出St. Cloud [克劳德街]，至Mante [芒特]，其地有桥跨河，战时被轰炸，损失颇大。至La Rolhe Geryon，其地有旧堡，矗立山顶，其麓有贵族之城堡，闻仍为其后人所居，我们坐茶馆吃汽水，馆前有一泉井，稍憩后起程返城，归途经Villier en Arthies [维利昂昂阿尔蒂]，曾至一农场参观，主人为一富农，有马四匹，乳牛八头，鸡数十只，用地70公顷（近千华亩），一部分田地系租自地主，自己作活外，雇有工人二个半。归途经Meillon，打电话给安德烈·昂德里库尔特，明天约他5时半同往访王铨君一起吃饭，今日郊游不知如此之远，返城实来不及也，返城已7时许，至王铨君处，王君因有他约，未遇。与安德烈·昂德里库尔特一起至天下乐园用餐，闲谈至9时，他送我至卢德提亚旅馆，始辞去。

9月17日 星期一

今日张芝联同志因其兄由美国来，去飞机场会晤面谈，我们三人约吴其昱一起出来购物，因为翦老决定每人可借公款一万法郎以下，以便购物。我们匆匆购买后，我与吴君将翦老送回旅舍，即赴Ganthiy [冈蒂] 为公家购书。中午1时许李嘉乐君来，与我们一起去赴M. Bayen之会，氏系法国高等教育司副司长，有小叶理夫作陪。饭后，周同志赴档案局，我和翦老出来购物，翦老先返旅舍准备今晚致辞底稿，我一人独自购物，于St. Gernin的Muisnnene发现Griandercal的Althredckit一部，索价3万法郎，惜手头无钱。傍晚6时，偕翦老至G. Berger的酒会，氏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长，今晚的人颇多，有副司长M. Bayen、

R. der Rotoun及Balaze, Elisseeff、Gernet, Chenx、R. Stein, A. Handricount、Ruhman, Rygaloff等, 此外尚有外交部的二位M. Moream、Mme Lanchon。主人先致辞, 表示欢迎。由翦老致答辞。然后个别谈话, 外交部Moream、Lanchon找翦老谈交换文化合作事, 据Ruhmam云, 最近数星期来, 法国政府对中国态度似有改变。今日外交部表示希望未建交以前, 先行文化交流, 最好能在未签订文化协定前即先进行, 翦老表示希望先订文化协定。外交部的Mme Lanchon又询Rygaloff为文化使节合适否? Rygaloff表示希望有中国科学院之邀请, 谈至8时我们辞出。Cheaneaux至我们旅馆总结此次来法之行, 颇为成功, 彼将对组织上打报告, 又谓土壤会议代表, 事前未与法中友协先行联络, 未能利用机会进行政治工作, 殊为可惜。他去后, 我们进餐, 周同志与我去看华罗琛, 即《恋爱和义务》的作者, 谈至10时始返, 最后收拾行装。张同志送其兄上飞机返美, 亦于11时左右返旅舍。

9月18日 星期二

今日离巴黎, 晨间至Invalides [荣军院] 附近之航空公司, 办理行李过磅手续。Cheaneaux夫妇、Gernet夫妇、Ruhman夫妇, 皆来相送。我们与之握别, 即登车赴飞机场。在机场又遇及Rygaloff夫妇及其小儿女来送我们。飞机9时20分起飞, 11时半抵布拉格, 机中进餐。在布拉格休息半小时, 即换机东飞至维尔纽斯, 进餐稍息后又就机, 于晚间9时半抵莫斯科机场, 已是当地时间11时半, 办理寄行李手续后已12时, 郭瓦列夫、刘克甫等苏联同志来接我们。进城后, 觅旅馆颇困难, 几处旅馆都已客满, 用电话与旅馆总管理处商谈, 最后农业展览会附近之第四招待所有空位, 乃继续乘车前往, 车费即耗150余卢布, 整天旅行颇为疲劳, 又加找寻旅馆花了2小时余, 入睡宵深2时余矣。

9月19日 星期三

晨间11时始起床。早餐后, 刘克甫来, 代为接洽大都会旅馆, 清算房金后, 即乘车进城, 移入大都会旅馆, 无意中遇及赵瑞霞夫妇, 刚由北京抵莫斯科, 22日赴东德莱比锡, 彼在莱比锡已三年, 此次偕眷再往。房间安顿好后, 我赴历史博物馆参观, 他们在家休息, 6时许返旅舍, 赵瑞霞夫妇来谈。后来我们四人赴北京饭店用餐, 饭后观电影。返

旅舍后，补记连日的日记，洗澡后12时始睡。

## 9月20日 星期四

晨间10时始起床。少顷，刘克甫与安东尼二同志来，我与安同志赴物质文化史研究所，晤及雷巴柯夫所长，详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情况，并参观该所。出来后，至莫斯科大学访Atzphff教授，拟参观其实验室，未遇。约定明日中午12时再来。与安同志进午餐后偕至列宁图书馆，接洽参观。由说明员引导，参观阅览室、书库等处，历时2小时，下午5时半始出来，返旅舍休息。晚间，代表团在北京饭店宴请苏联友人，到者有刘克甫、安东诺夫、杜曼等。饭后杜曼约我明天下午到他的研究所去，做关于中国考古新发现的报告。

## 9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偕安东诺夫去物质文化史研究所，晤及古物修理实验室负责同志O. B. Кирвяев同志，询问保存古代朽木的办法，据闻仍在试验中，尚未有结果，又至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访Арциховский [阿尔茨霍夫斯基] 教授，他带我到考古实验室去参观，另有说明员引导，光谱及金相学实验室皆甚佳，另有古物修理室（陶器、金属、木器），参观至2时始出来。午餐后，即赴东方文化研究所作报告，约1小时。返旅舍，正昕侄来访，一起出来买东西。晚餐后即于8时由旅舍出发赴飞机场，Tauara等四人来送我们。飞机9时40分起飞，11时50分抵喀山，休息半小时，因为天雨，飞行颇有震动，下降时耳鼓作痛。

## 9月22日 星期六

0点30分由喀山起程，3时10分抵Chelyabinsk [车里雅宾斯克]，在飞机用餐。4时10分又起飞，7时抵Omsk [鄂木斯克]，仅在飞机旁边散步。8时又起程，10时抵新西伯利亚，休息2小时。用午餐后，12时起程，2时半抵Krasnoyarsk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休息1小时，6时半抵伊尔库茨克，当地时间已是夜间11时半，用餐后，即上床休息入睡。

## 9月23日 星期日

晨间5时即起床，洗面后用早餐，至海关办理手续，因系政府代表

团，故不检查行李，亦不填报表。6时半上飞机，系中国民航公司，8时半抵乌兰巴托，进点心，又起飞，12时半抵北京。机场中来迎者，除了他们三人的家属之外，尚有尹达、靳尚谦、王明同志，北大历史系杨人梗、夏自强二同志及联络局欧治铨同志。提取行李后，即乘车返家，楷儿在家中做功课。王明同志约我到他家中用午餐，其夫人已于前日返京，饭后稍谈即返家。王仲殊同志来，谈赴埃及经历。暄儿来。晚间与暄、楷二儿去进餐，又赴张国熊同志家中稍谈，返家补记连日的日记，写了两封信。

9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10时始起，王明同志打电话来，赴所知文物局刘启益同志为山西侯马遗址事来商洽。饶惠元同志谈后日即休假返里，打算乘机发掘营盘里遗址，江西文管会亦有信来，与靳主任商议，加派二人一同前往。午餐后，与靳主任及尹达、陈梦家二同志，去看郭子衡先生的病。郭先生以肺结核复发，加以糖尿病，入医院已5星期，今日转赴温泉疗养院再休养几个月。送他上车后，与尹达同志谈一会儿。又偕往黄文弼、徐旭生、钟凤年等各位同志办公室中一谈。返办公室后，白万玉及王仲殊同志来谈明陵发掘事，已找到墓道另一侧的砖墙，并发现一石碑指明离金刚墙十六丈深三丈五尺，仍须要几个月的工作。下班晚餐后，晚间参加居民小组的选民会，关于推选候选人名单事。

9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郑所长来，略谈出国后情况，饶惠元同志明日南下，与之略谈清江发掘事。下午徐苹芳同志新自南开大学调来，略谈工作计划。杨建芳同志来谈拟改考北大研究生事，劝之仍以报考科学院为是。整理离京期内信件等。与靳主任谈拟下月休假，返温一趟。晚间阅8月份《参考资料》。

9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联络局安同志及翻译林幼琪同志，约我一起到新侨饭店去会晤 Mustafa el-Amir [ 穆斯塔法·埃尔埃米尔 ] 教授。据云：这次搞得很不大好，他原是由于开学以前赶来北京，但到今已一个月尚未排定功课，并且

他对薪给和住宅，都不满意，闹着要送家眷回国。我们去后，因为他也是Prof. Glanville [ 格兰维尔教授 ] 的学生（1936年开罗大学毕业，1946年赴英留学，1952年返国）。我在1940年冬曾在埃及与之晤面，所以大家谈得很起劲，11时许始告别，约定明日再来。下午在所中与尹达、靳尚谦、王明三同志商酌1957年工作计划。晚间张国熊同志来谈。阅9月份《参考资料》，至宵深始睡。（晨间颜闾同志来谈，他刚由四川来京。）

9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偕林幼琪同志赴新侨饭店晤及埃米尔教授，回赠他几本抽印本，谈了一会儿，约他一起去故宫博物院参观五省出土文物展览会。回来后，约他一起上萃华楼吃饭。因为他的夫人为陪伴伤风了的小孩不能出来，我与他又及翻译林同志一起进餐。饭后一起到考古所稍坐。他走后，我着手撰写这次巴黎会议经过。

9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陈滋德处长（陈于昨晚始由洛阳返京）来，商谈洛阳涧西金属加工厂事及山西侯马战国遗址事。郑所长来，对于西安接收文物工作队事表示反对，谈1957年我所工作计划。联络局林幼琪同志来，将埃及考古学讲义中译时有疑问处提出请我解释。下午在家撰写巴黎汉学会议经过纪要初稿完毕。赴所，翦老打电话来，催将此稿于明日上午送交。晚间至裴文中、张葱玉二同志，略谈巴黎会议经过，并将Kelly及Woo-Morly托带之物交与裴同志，他闲谈在北大地质系时向教授捣乱情况及当时北大学子的生活，谈至11时余始散。

9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文物局要筹备侯马发掘事，我所由李遇春同志前往参加。俞伟超同志由会兴镇返京，谓北大函告其可以免考入学为副博士研究生，彼亦心动，故赶来北京，我与靳主任劝之安心在所工作（后来彼与杨建芳同志一起于上午赴北大与郑振香磋商）。下午金学山同志来商谈十二年考古学规划修改事，谓下星期即可结束，返所工作。我写了几封信，裴文中同志偕颜伯诤同志来，商谈利用我所考古发掘的人骨材料

作研究事。约之赴萃华楼晚餐，不料今日有机关定座，小吃部不营业，时将下班，彼等以星期六傍晚拥挤，乃约定返京后再请。返家与楷儿去取款及购物，收拾行装后于10时余乘车赴车站南下。暄儿来车站相送。

9月30日 星期日

车中无事，阅毕Ghirshman, *Iran*. [ 哲什曼：《伊朗》 ] ( pp. 1-359 )。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一

晨间抵上海，即赴购票处购得沪温联票，原定下午6时半的97次车。国庆节上海游行，至南京路看热闹，在外滩公园中稍憩。午饭后至北京东路，晤及正寅侄，他正和朋友在喝温州酒汗（有汤文耀在座），后偕正寅侄一起至三房，至法国公园照相，拟告辞赴车站，三房坚留晚餐，以已预备好菜蔬，仅饭未熟。他家的时钟慢20来分，饭后出来雇不到三轮车，只好一面走一面找，雇到三轮后，知道今日国庆晚会，因绕道成都路走，见路边时钟已6时5分。抵火车站时，6时半火车正开出，只好改为11点38分的车子。正寅侄交来20元，嘱送他家中，又送水果一筐。

10月2日 星期二

火车晨10时许抵金华，安置行李并赴汽车站登记明晨车，赴餐馆用膳。饭后出来，无意中晤及素芳（阿香）内侄女，刚由杭州逛毕返金华，现正在金华第一医院当护士，遂一起来栈房闲谈。她走后，我午睡了一小时余。下午无事阅Wheeler, *Rome Beyond The Imperial Frontiers* [惠勒：《罗马帝国的对外扩张》]。

10月3日 星期三

晨间五时一刻开车，车中阅毕《罗马帝国的对外扩张》（pp. 1-215）。经永康、缙云而抵丽水，已10时余，行驶百120余里。在丽水用午餐，李素芳内侄女的爱人朱棣同志，亦乘此次车返温州。11时余继续开行，经青田至梅岙过渡（离温州20公里），至温州车站已下午4时半。下车后，见守钦、守元皆在车站等候，提取行李后，出车站至中山公园附近，遇及秀君、秀莲及锦榜甥，中途又遇及大哥，遂一起先赴莲妹家中休息。休憩后出来，途中遇及大姊。返仓桥，暂住原屋西侧三楼的楼上一小间，秀君居此已近5个月，言夏间热不可耐。大嫂、仲仙及二房仲光兄，亦来闲谈。

10月4日 星期四

上午偕秀君至仲仙处，又至从前邻居朱宅及邹醒东同志家中少坐。中午在大哥家中用膳，是由大鸿楼叫来的和菜。饭后少睡，又赴大姊家，遇及少兰姊丈，并访问其81岁之老父友兰公。少顷，祖谦甥亦来，祖谦已有孩子五人，除了第一个孩子传聪之外，其余都不识得。在姊夫家中晚餐，晚餐后偕秀君至三房小坐，遇及三妈及晓初堂兄，谈了一会返家。闻秀莲妹于下午曾来过。

10月5日 星期五

上午至派出所登记户口。返家后，见秀莲妹已来家，正高兴地与秀君攀谈，一面打绒线衣，便留之午餐。下午雨淅沥不止，秀莲傍晚始去。阅Pallottino, *The Etruscans* [帕洛蒂诺：《伊特拉斯坎人》]。

10月6日 星期六

今天雨仍未停，上午在家阅书，并写了几封信。下午冒雨赴双屿山，岳母今年七旬，身体尚健。又至守桂家小坐，仍乘船返城。晚间王祥第同志来谈，9时余始去，谓温州师专已开办语文及数学二系，可能明年添设历史系等。

10月7日 星期日

今日放晴，晨间少兰姊夫偕陈箴年同志来谈。后来我赴厝库司前二房仲光堂兄处闲谈，晤及六房大嫂及春芳侄女，正抱小孩赴医院治病。又至五房看五婶，叔翰堂兄参加学习，仅晤及五婶及三嫂。归来后，适王祥第、陈德煊偕一同事来，德煊的大儿子已考上北京地质学院赴京。他们去后，瑶琴侄女偕小津来，现在松台小学教书。午后，赴鼎和看三房二姊，又坐公共汽车（今年2月1日开创）赴南门，醒石表叔不在家，晤及表婶及伯权表叔等。又赴荷花中看诸石如姨父，二姨母正抱病卧床，闻系心脏病。声鑫表弟谓国庆日曾来自家。辞出后，经陈大祥妹夫家，晤及其母及其小孩，大祥在楠溪教书未返，凤妹赴工厂做工去了。至大南门秀莲妹处小坐后，一起出来至市政府访金嶸轩先生，未遇。返家后，少兰姊丈偕张益三先生来，因为他的儿子张国辉同志是我介绍到

经济研究所去的，所以来致谢意。

10月8日 星期一

晨间三房二姊来，约今日午餐。苏醒石表叔来谈。梅冷生、方介堪二先生来谈，并约明日赴江心寺参观文管会陈列室。午间赴鼎和二姊处午餐，有三妈及晓初堂兄。返家得李素芬内侄女留条，谓金嶸轩先生约晚餐。叔翰堂兄来谈，4时许始去。遂偕秀君赴第一桥下民盟温州市委晤及金嶸轩先生，谈至6时许，偕至华大利餐馆用膳。饭后又至姬妹处，适已赴居民委员会听报告，至赞善小学找到她，约之明日偕往江心寺。

10月9日 星期二

今晨微雨，江心之游作罢。上午苏醒石先生来，偕往沧河巷市立图书馆访梅冷生先生，未遇。无意中晤及汪远涵同志，正来借书，偕苏先生赴世美巷访刘景晨先生，今年已78岁，体弱卧床休养，谈温州市文管会事及修志事。下午放晴，大姊携二个孙儿及姬妹来谈，守钦亦由乡间来。傍晚汪远涵同志偕管希雄同志来谈。大姊因为二个小孩都在这里入睡了，至8时余始与传宣先返，留传基在我这里过夜。

10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接梅冷生馆长来信，谓因今晨往工商联听报告，江心寺之游改为明日，微雨亦可往，孤屿秋光大好也。姬妹来，偕秀君一起去购皮箱及改制呢大衣。午后大嫂来谈。我开始整理藏书，尚无头绪。苏醒石先生来约明日游江心寺。阅《伊特拉斯坎人》。

10月11日 星期四

今日又雨。晨间谢磊明先生来，携来王国维《大良造鞅量跋》及伪刻埃及古碑四幅。谢已七十四高龄。吴洗凡先生来，携来七律一首：“侵晓浓阴未破时，江游胜侣尚迟迟，青山列几宜招饮，白石生辰合赋诗（姚景石结社大梁，尝以九月八日为白石老仙寿）。异域接归人考古（君方自法归），故园秋好菊含滋，几回夏里尝相访，风雨鸡鸣最系思（右小诗写似郢政）。丙申九月八日吴洗凡傲稟（时年七十又一）”。冷

生、介堪约同赴江心，起身之晨作，奉怀夏作铭同志。”浙江文管会周中夏同志来访，系第二届训练班学员。苏醒石及梅冷生先生亦来，时阴雨未霁。下午闻有六级风，但仍决定前往。经西门，吕灵士同志加入一起渡江，方介堪及吴兆英同志在江北迎接，至江心寺小坐，新收得晋咸宁朱景妻买地券。参观陈列室，以新石器时代物及六朝磁器为最出名，三代铜器无精品；六朝造像乃戴夷乘所捐赠，乃是赝物；宋瓷龙泉窑亦为平常品；平阳钱仓塔中所出之五代天福写经，为敦煌写本之外所罕见之物。名人字画，乡贤真迹颇可贵，外地名家除近人外，恐多不可靠。温州市文物处郁宗鉴处长亦来，并约来《温州日报》摄影记者拍了几张照相。午间设宴招待。饭后游文天祥祠、浩然楼及兴庆寺，最后参观烈士纪念祠。以恐风浪午后加猛，提前渡江返城。闻守元上午曾来过，未遇。陈德煊同志来谈。晚间守元来谈，托之代约岳母吃饭。

## 10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方介堪同志略谈温州文管会情况，偕往西山包公庙旁考察窑址，建设局正在掘土，发现有磁罐、磁碗等。据介堪同志云，附近有砖砌窑址，勘查结果乃是古砖墓残留。返家已近午。下午王祥第同志偕宋炎、周学诚二同志来谈，守钦、守元夫妇来谈，秀莲偕方先生夫妇来谈。傍晚梅冷生先生来约下星期一在市立图书馆座谈。晚间观电影，返家闻杨学德同志曾来过。

## 10月13日 星期六

今日仍雨，预备明日讲稿。上午姬妹来，即留之午饭。饭后锦榜甥来，偕至百货商店购高筒胶鞋。晚间陈德煊、汪远涵、杨学德、管希雄、徐希涛、王祥第诸同志，邀我二人在县前食堂用餐。

## 10月14日 星期日

今日放晴。上午民盟温州市委会举行第一次科学讲座，请我向盟员及部分中学历史语文教师作有关历史文物问题的学术报告，由金嵘轩先生作主席，致介绍辞，我略谈考古学在科学中的重要性，解放后考古发掘的新发现，及今后的展望，共达3小时。散会后，王祥第同志邀我到她家中午餐，陈德煊同志作陪。下午返家，中途遇及秀君，知锄非已

返城，遂往晤谈。返家后，冯真、吴友三同志来谈，谢磊明、梅冷生、方介堪三先生亦来谈，至傍晚始去。叶昌荫同志今晨见报亦来访，偕至锄非家，岳母亦同月秋来城，在我家晚餐，由锄非、聪聪及诸声鑫三人做东。饭后，姬妹邀我二人赴温州大戏院（即府城隍庙旧址）观京剧《连环套》。

10月15日 星期一

晨间守钦昆仲来，代为晒书，有些已发霉了，“廿四史”遭蠹蚀。与秀君去县前食堂定席。锄非同志来谈，陈德煊同志来，送来明晚戏票。午后赴市立图书馆参加座谈会，系市文管会及图书馆召集，由梅冷生先生主持，出席者有金嶠轩、方介堪、谢磊明、汪远涵等三十来人。下午2时开始，五时三刻始毕，报告关于中央文物政策、列宁图书馆情况及图书馆方针编目、文管会及博物馆问题，最后解答问题。出来后，赴县前食堂，设席为岳母七旬祝寿，在座者有锄非夫妇、素芬夫妇、守钦、秀琴、月秋、诸声鑫等。

10月16日 星期二

晨间仲仙来告，诸声鑫同志的母亲（秀君的二姨母）已于今晨去世，送去殡仪。上午至图书馆，晤及方介堪同志，知朱伯谦同志由杭州来，拟下午来看我。偕梅冷生先生至石坦巷书库，关于温州先哲遗著又有增加。至王宅小坐，书林的母亲已八十一高龄，身体甚强。归途遇及单次刚同志，由头陀永嘉县中来，遂偕至饭馆用餐。下午陈淮同志来谈。苏醒石表叔来，谈到为孙仲容先生修墓。方介堪、朱伯谦二同志来谈。陈淮同志留谈至傍晚始去。冯羽、月秋、秀琴三人为我夫妇设宴华大利，饭后赴新东瓯戏院观越剧《搜书院》，系陈德煊夫妇做东，王祥第夫妇作陪。

10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赴银行取款。遇及仲光堂兄，已将丝绸店营业于本星期并入合作社，在筒巷口丁元美店原址工作。阅毕《伊特拉斯坎人》（pp. 1-282）。提早午膳，饭后即赴荷花诸宅送丧，由买麻桥下船。归家途中遇及谢影心同志，约今晚看昆曲《十五贯》。月秋、秀琴、守元来

谈。晚餐后赴东南戏院看剧。

10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写了几封信。朱伯谦、方介堪二同志来，今午即赴平阳，来此谈工作问题。整理书籍。王祥第同志偕冯鉴同志来谈，并携来伪造古币数枚。午间梅冷生先生来，约下午至石坦巷市立图书馆书库。饭后至大哥家，将祖父母真容加以翻照。旋至梅冷生先生处，获睹薛应旂重编的四卷本《高士传》、宋平子手稿、明末卢若腾《留庵文集》等。又偕至松台山散步闲谈，至华大利用餐。晚间温二初中（即建华）董楚年及沈艳芳同志来谈，沈为素琴瓯中同学，董则素未谋面，谈至9时始去。

10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偕岳母、秀君、大嫂、姬妹等渡江游江心寺，并拍摄了几张照片，即在浩然楼用午餐。午后仲仙携方楚过江。大家于下午3时许返城，途遇祥第，谓陈仲武同志等约今晚观京剧。陈淮同志来。傍晚至大姊处，约明日晚餐。赴温州大戏院观京剧《群英会》及《八宝公主》。

10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赴华大利饭馆定菜。约大哥及大嫂晚间会餐，以今年为大哥六旬寿庆也。整理图书，预备邮寄。午后梅冷生先生来。姬妹携锦榜甥来。晚间在华大利会餐，为大哥祝寿也。

10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苏醒石先生来，鲁师参同志来，现正在工商业讲习班学习。管希雄同志来，为证明其过去历史问题也。诸声鑫同志来，询问张立人通讯地点。与鲁师参偕往访叶正钦同志，小学时同学，提及小学时情况，恍若隔世。返家，知秀君已赴小南门，遂前往取锁匙。返家，吴友三同志来谈及其兄景荣婚姻事。锦泮及榜甥来。秀莲偕素芳（阿香）、大姊携方宣及方寅等来，守钦来，一同捆扎书籍。晚间素芳及其爱人朱棣同志设宴于华大利，邀岳母、黄宅亲翁（素芳外祖）、月秋、秀琴、秀莲、方寅及我夫妇。

10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守元来，助我捆扎书籍，共四十包。下午守钦亦来，一同前往交邮，邮费49.48元。姬妹来，醒石表叔来。晚间仲光堂兄来，偕往至五房，晤及五婶及叔翰堂兄，抄录五叔六旬寿序。返家，将姬妹之账目加以清算，计算收支。晚间月秋妹来。

10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整理藏书，将集成版“廿四史”共400册赠送市立图书馆，守钦、守元来协助，捆30包。今晨有二家旧书铺前来接洽，购买不要的旧书。苏醒石先生来谈。下午岳母来，姬妹来。赴民盟支部访金嶸轩先生，谈及温州师专及保护文物事。又至王祥第同志处，约之明日前来拣去要用的书籍。晚间在家写了几封信。

10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少兰姊夫来，陈德煊同志来，梅冷生先生来，为籀园选拣书籍。午后联合古旧书店来，拟收购剩余的书籍，洽价未妥，约明日再来。温中朱鹏同志来，约明日讲演。晚间大姊及姬妹为我们饯行，在座尚有大嫂、秀琴、少兰等，大哥以今晚选民会须要出席，未来参加。

10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联合古旧书店来，购去所余书籍，计50元，连书橱一个计63元。据籀园所藏“温区先哲著述”，以校补《温州经籍志》。邮寄书籍又26包，计35.51元，连前日邮寄共计84.99元。下午预备讲稿。少兰姊丈偕传聪来，在后院照相。晚间王祥第同志来，偕至温中，晤及朱鹏、魏忠，在大礼堂讲演。毕后与祥第出来散步，至陈钟声同志家中少坐。

10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秀君收拾行装，籀园图书馆取去赠书，我偕姬妹雇船赴山西岢谿墓，去年及今年皆未扫墓，墓上野草甚多，嘱看山人王善卿同志代为清除，予以小费4角。在墓下与王竹岩御史墓之间，已添新坟二座。返家已2时许，岳母等都在家中，作最后二天的叙晤，小孩子们倒一大

群，为守元一家、传聪兄妹等，照像。叶正钦、王祥第、方介堪同志来谈。正用晚餐，谢磊明、周孟由、梅冷生、苏醒石诸先生约出来，在仓桥大鸿楼共进餐。饭后偕秀君至国光服装店改制呢大衣，至姬妹处将酬劳金交之，返家校补《温州经籍志》。临睡前吃了两个蝤蛑。

10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继续校补《温州经籍志》。晨间王祥第、严琴隐、陈德煊同志来。守钦、守元昆仲来帮助捆扎行李。午间仲光堂兄邀我俩赴华大利用餐，为我俩饯行也。午后行李送运，共七件，由温赴金华，共计9.41元。赴温二中，偕德煊赴王祥第处，三人偕至明朗照相馆摄影。归途至市政府向金嶸轩先生辞行。归家后，为一津等四人，锦泮昆仲等照相。方介堪、梅冷生、郁宗鉴三同志来，送来龙泉县最近拆塔时出土的唐代写经（乾宁四年《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将钱币及书画赠送给文管会。管希雄同志来，取去证明文件。姊夫及大姊、姬妹、鼎和三房二姊、岳母、守钦、守元、昆仲等来，连同小孩子一大群，他们走后，秀君与守钦收拾行装，至深夜2时许始入睡。

《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

“乾宁四年丁巳岁七月十日镇海军节度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诸葛福奉为母亲朱氏舍净财敬造此经四十卷本际经一部十卷入通玄观藏转读”

10月28日 星期日

我昨天吃东西伤胃（也许是连日所积下的，也许是昨晚吃粉干造成的），昨夜虽9时余即上床，辗转不能入睡，中宵胃部作痛。今晨3时余大嫂即来送行，起身洗脸后，于4时余由家中动身，没有车子，步行前往（由仓桥出发来送者，有大哥、大嫂、岳母、守钦、守元、仲仙，在路上遇及大姊及姬妹、秀琴、月秋）。至车站，梅冷生先生已来，苏醒石表叔、王祥第同志、仲光堂兄、诸声鑫表弟等来送。5时40分开行，由车中外望，尚看到晓初堂兄及冯真同志来参加送行。中午抵丽水，下午4时半抵金华，梅冷生先生在车中吐了好几次，我因为胃病的关系在车中（永康、金华之间）也吐了一次。抵金华，住浙东旅社，一进去



后，又大吐一次。晚间胃病仍作痛，今日除了几片苏打饼干之外未食他物，晚间喝二碗牛奶。

10月29日 星期一

晨间6时许将行李七件交运，六件送北京，一件送上海，计51.12元。7时23分火车开行，车中阅Seton Lloyd, *Ancient Anatolia* [西顿·劳埃德：《古代安纳托利亚》]。中午12时8分抵杭州，决定下车住一天，下榻清泰第二旅馆。出来进餐后，送秀君赴杭州化工学校张立人处。我回来后，将行李提单寄给正暄。梅先生赴浙江师范学院，据云夏癯禅先生赴武汉，张慕骞先生赴苏州，沈炼之先生开会去了。晚餐后沈炼之先生来谈，即以陈德煊、王祥第二同志的事见托。陈良箴同志来，现在此间新华书店工作。少顷立人夫妇送秀君回来，方中、素娥亦随之前来。素娥还去找到杨影（菊仙）来谈。11时许始睡。

10月30日 星期二

晨间7时40分由杭州动身，立人表弟及素娥来送，下午1时17分抵上海。下车后雇三轮至汉口路，找到旅馆，都是客满。梅先生去宣和印社找到方立疾先生，将行李暂寄印社，已3时许。至建国酒家用点心，同时设法找到孟渊旅舍一房间（217号）。安顿好后，又雇车至淡水路三房。我赴上海图书馆，晤及王育伊同志，约定明日再来。至三房，晚餐后即归家，胃病又呕吐，终夜不能入睡也。

10月31日 星期三

晨间呼车至宣和印社，偕梅冷生先生至上海图书馆，将梅先生介绍给王育伊同志。我自己先回来，至福州路第五联合诊所疗治，据云十二指肠溃疡已复发，开了药水及药粉。返旅舍即卧床休息，仅饮牛奶。晚间梅先生来，托之送信给正寅侄，后来梅先生来说，正寅今晚夜班，明晨8时许来访。胃疾稍佳，可以入睡。

# 11月

11月1日 星期四

晨间正寅侄来，他偕秀君赴北京东路其舅父家中。我赴中国科学院办事处，晤及李亚农同志，谈话了一会儿，即托他告诉秘书处，代办赴京卧铺。返旅舍，将账目清算付清后，即偕秀君及正寅侄迁往北京东路正寅侄处居住。下午阅《古代安纳托利亚》。傍晚，偕秀君赴小花园购鞋及用餐。返舍后遇及赵仰周同志，谈了一会儿，即返舍休息。

11月2日 星期五

上午偕秀君赴上海博物馆参观。午餐后至宣和印社晤及梅先生，赴大光明看电影《花木兰》。返舍休息，车票尚无消息。

11月3日 星期六

上午陈淮同志来，为干部学校购书及购仪器来沪也，稍谈一会。余即赴福州路第四医院看病，归途顺便至古籍书店及旧籍书店回视一周。返舍，知车票已送来，下午4时即可离沪。匆匆收拾行装，偕秀君及正寅上馆子用午餐，至水产公司购咸螃蟹。至宣和印社，梅先生不在，留言告别。返舍后稍憩，即动身赴车站，正寅侄及其舅母送至车站。火车4时16分开行，车中阅《古代安纳托利亚》。

11月4日 星期日

车中阅毕《古代安纳托利亚》（pp. 1-211）及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与发展》。晚间8时28分抵北京，即呼车回宿舍，离家已一月有余矣。

11月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晤及所中各同事，了解这一月所中发生的情况，阅留交的信件，至编辑室及图书馆一观。下午又至所中，金学山同志拟转业到中央民族学院，与靳主任商谈此事。又知道杨建芳、俞伟超二同志已决

定要进北京大学研究部，尹所长没有说服他们。晚间赴体育场观苏联马戏团，返家时已11时余，胃病又发，不能入睡。

11月6日 星期二

因昨日失眠，10时许始起，协助秀君整理寄到的行李。下午赴所，马长寿同志来商谈西北大学开设考古专门化事。晚间暄儿来家，闻继英侄媳已来取去托带之皮箱及什物。

11月7日 星期三

上午去买火炉所需之铅筒。旋赴所，郑所长来所稍谈。午后尹达同志来所，马长寿同志亦来。与苏秉琦同志商谈所务。晚间在家补阅近一月来之《参考资料》。

11月8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胃病。下午写了几封信，处理了一些公文。阅毕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与发展》（1-113页）。

11月9日 星期五

上午与靳主任、苏秉琦、陈梦家、林寿晋诸同志开小组会，讨论冬季所中见习员培训问题。下午与陈滋德、靳主任、苏秉琦商谈明年工作，然后赴西山第三疗养院探视郭子衡先生，闻肺结核及糖尿病都已好转，但仍须疗养几个月。晨间梅冷生先生由上海来，即借宿自家。晚间院中迎新会首都剧场话剧，戏票即转让与梅先生。

11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写了几封信。参加中国埃及友好协会成立大会，遇及翦伯赞、赵望云、埃米尔诸人。下午偕苏秉琦君赴北大，参加考古学通论教研小组会，决定下星期起开始上课，并讨论教学计划。散会后，偕宿白同志至南大地60号访埃米尔教授，闲谈至傍晚始告辞返城。

11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校阅《历史研究》寄来的两篇文章，梅先生的孙子明杰（光春，在钢铁学院）及陈湛如来看梅先生，即在自家午饭，饭后他们出来。我午睡后赴东安市场购物。晚间与梅先生闲谈。连日胃病未愈精神不佳。

11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写了两封信。下午党华夫妇来访，随沙孟海同志来京参观也。预备明日讲稿。

11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部参加院务会议，关于冻结编制事，由张劲夫副院长作报告，至下午1时始散。下午赴北大上课。晚间在埃米尔教授家进餐，有严仁赓夫妇及苏秉琦同志等，返家已9时许。

11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邢清谈同志由洛阳来，报告洛阳工作站情况。下午日本冈山县访中文化视察团团团长林秀一及团员桂又三郎来所参观。校阅《历史研究》送来文稿。

11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校阅黄文弼先生的稿子。下午孙中山先生纪念学术讨论会，因身体不舒请假。傍晚赴东安市场购物。

11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陈梦家、饶惠元同志谈编辑室事，至尹达同志处商谈所事。下午沙孟海同志来谈浙江省文管会事。

11月17日 星期六

今日下雪。上午梅冷生先生来所参观图书室，下午参观院部总图书馆。中午偕他去东来顺吃涮羊肉，大概是由于吃得多了，晚间胃病作痛，呕吐了几次，一夜不能安眠。为黄文弼先生校阅《塔里木盆地考古

记》。

11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仍是不舒服，勉强支持到快近中午，大呕吐了一次后才转舒服，上床入睡。上午梅先生的外甥叶正乐（在铁路局工作）来访，即在我家用午膳。下午冯羽同志来，取去托带之物及银款。正中侄夫妇及其小女来，正中侄将于25日出国赴波兰进修一年半，傍晚始去。晚间与梅冷生先生闲谈，梅先生今天已购定车票明晚离京。今天他整天在中国书店翻书及购书。阅毕Childe, *Piercing Together the Past* [柴尔德：《历史的复原》] (pp. 1-172)。

11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吕遵谔同志来，讨论北大考古学通论石器部分提纲。赴医院治病，晤及张铁弦同志，来疗治血压过高症，顺便询问介绍梅冷生先生参观北京图书馆事。午后介绍梅先生去参观北京图书馆。与尹达同志接待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C. Daicoviciu [达伊科维奇] 教授。晚间送梅先生上车南返。

11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达伊科维奇教授又来所参观陈列室及图书馆。为《历史研究》审阅稿。

11月21日 星期三

阅《考古通讯》今年第4期，并作札记。

11月22日 星期四

阅《考古通讯》今年第5期，并作札记。

11月23日 星期五

阅《考古通讯》今年第6期，并作札记。下午吴景荣同志来谈。

11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听张劲夫副院长传达八大及二中全会情况及精神。下午来所写了二封信。闻陈梦家同志说，蒋若是同志曾于晨间来所。晚间赵仰周的长子赵子文来取托带的衣服与鞋，坐谈颇久，吃了点心后始去。

11月25日 星期日

开始写《长沙发掘报告》结束语。下午张国熊同志来谈，晚间暄、楷二儿去观苏联马戏团。

11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黄文弼先生谈《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遗物说明。蒋若是同志来谈洛阳情况，我向他提出几点。继续写《长沙发掘报告》结束语。

11月27日 星期二

誊抄《长沙发掘报告》结束语，约5000字。

11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将《长沙发掘报告》结束语交卷。审阅《考古通讯》明年第1期稿件。下午《历史研究》编委会开第8次会议，由郭沫若院长主持，翦伯赞、侯外庐、胡绳、刘大年、季羨林及我一共六人而已。

11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将《考古通讯》明年第1期稿子审查完毕，交与编辑部付印。下午周永珍、赵芝荃二同志由洛阳归来，谈洛阳工作情况。

11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靳主任、安志敏、王仲殊等由西安返京，略谈西安及工地情况。林幼琪同志来谈埃及埃米尔教授讲课及日程。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考古学教授李如显教授来所参观，并谈中朝科学合作。下午写了几封信。吴宜俊同志来谈郭若愚稿子事。马公愚先生来谈，已三十年未见面，几不认识矣。晚间赴东安市场购物。

# 12月

12月1日 星期六

写了几封信。与陈滋德处长通电话，谈与城市建设部联系事，与苏秉琦同志谈此事及北大研究生事。下午赴对外文化联络局，参加中埃友好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晚间阅Hansford [ 韩斯福 ] 寄来的就讲席演讲词。

12月2日 星期日

晨间赴飞机场送罗马尼亚院士达伊科维奇上机南游。上午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访马公愚先生，在座有王利器同志等。下午刘致平同志来谈西安北郊汉代古建遗迹，王天木同志来谈，傍晚二人始去。晚间偕妻儿赴青年艺术剧院观话剧《家》。

12月3日 星期一

上午俞伟超同志等由会兴镇工地返京。沙孟海及党华同志由东北参观归来，来所参观。家中来电话，谓若渊婧来家。下午陈滋德处长偕顾铁符科长、谢元璐科长、庄敏同志来谈关于明年发掘重点问题、洛阳队归并问题及支援侯马工地问题。晚间至颜伯诤同志处，谈人骨测量问题，知工作计划有变化，约其明日午餐。

12月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文化部文物局商谈洛阳涧西金属加工厂工地问题。中午请颜伯诤、裴文中二同志在家用餐。下午庄敏同志来谈洛阳工地事，靳主任谈所中训练班事。写了几封信。若渊婧明日赴包头。

12月5日 星期三

上午送若渊婧离京赴包头。偕陈滋德、苏秉琦二同志赴城市建设部，谈西安、洛阳城市规划事。下午在所中学习八大文件，陈梦家同志来谈编辑室事。

12月6日 星期四

上午黄文弼同志来谈《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出版事。下午审阅石钟健《悬棺葬研究》。

12月7日 星期五

上午审阅安志敏《新石器时代》讲稿，并为之指正数处。陈滋德处长及庄敏同志来谈洛阳工作及宝鸡城市规划事。下午训练班开会汇报工作情形，计划下星期工作。赴北京医院治病。

12月8日 星期六

校阅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历史博物馆佟柱臣同志来谈历史博物馆拟设学术委员会一事，要我参加，又谈远景计划问题。下午写了一篇《埃及五千年简史译文的商榷》，寄给历史教学社。

12月9日 星期日

今日在家校阅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完毕。暄儿来家，谓下星期三办公地点及宿舍皆将迁至德胜门外（后注：即后来的延安大院）。

12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与黄文弼同志商谈修改稿子事。姚鉴同志来谈侯马工作事。晚间马公愚先生来谈，谓日内即将南返。

12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陈滋德处长、顾铁符科长、姚鉴、刘启益同志等来所，商谈侯马工作问题。下午在家阅科学院研究生招生委员会的“考古学通论”的卷子，投考汉唐组的有五人（石器组、殷周组各一人）。题目是：（1）试述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两名词的含义（3/10）；（2）在殷周二代青铜器中，有殷周俱有而前后形制不同的，有殷代流行而周代不流行的，有到周代才开始流行的，试各举两种，并绘草图示意（3/10）；（3）近几年属于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中有不少铁



器，试从它们的器类、形制，以及数量的变化，分析一下这时期冶铁业的发展情况（4/10）。又阅“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卷。

12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为郭院长写了一篇《解放后中国考古工作》，为《意大利艺术百科全书》而写也。整理长沙车器，虽已付印，仍觉其中关于车毂及盖斗有问题也。下午参加所中新来一部分研究实习员的座谈，他们皆已决定参加训练班，但思想上仍有些问题。晚间准备明日的讲话。

12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为所中训练班学员讲话。下午审阅安志敏同志关于“唐汪文化”一稿。

12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郑所长来所，昨日刚由华东返京，略谈旅途情况。下午高级研究员开会，讨论高级研究人员工资调整问题，即作为定案。训练班讨论明日开学典礼节目，审阅训练班中邹衡的《殷代考古》讲稿。

12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见实员训练班行开学典礼，郑所长及裴文中、陈滋德两同志先后致辞，尹达、阎文儒、佟柱臣及所中高级研究人员亦参加，由班主任苏秉琦同志主持。下午与靳主任及黎晨同志商谈所中调整工资问题，即作为定案报院。至东安市场，无意中遇及Van Der Loon [ 范登龙 ]，系剑桥讲师，来华进修。稍谈后，又遇捷克留学生，在北大学汉史，拟写关于桓谭的论文。

12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翻阅J.Walker, *Catalogue of the Muhanmadan Coins in the British Museume* [ 沃克：《不列颠博物馆伊斯兰铸币目录》 ]，欲为陕县出土之外国货币鉴定，知其为SassanianCoins [ 波斯萨珊朝之币 ]，而不能确定为何王所铸。下午赴天坛公园参观北京市出土文物展览

(1951-1956)，遇及周耿同志在彼处招待，张铁弦同志亦来参观，展览品中仍以双塔寺元代僧塔中出土物为最出色。

12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赴尹达同志处，与陈滋德处长一同商谈洛阳工作问题。郭院长来约尹达同志赴北大邀请向觉明同志。下午在家审阅《历史研究》的稿子。

12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下午与靳主任谈明年工作计划。晚间颜伯诤同志来谈，谓后日即起程返川。

12月19日 星期三

赴古脊椎研究室参加学术委员会会议，听赴苏参观团报告考察古生物学研究之经过。中午赴罗马尼亚大使馆宴会，席设国际俱乐部，为欢送达伊科维奇院士返国也，除大使馆人员及翻译之外，有尹达、裴文中二同志在座。下午继续在二道桥古脊椎室开会，讨论研究实习员进修办法及中苏古生物考察队事。晚间阅de Morgan, *Manuel de Numismatics Oriental* [摩根：《东方古泉学手册》] 的波斯萨珊朝部分。

12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胡谦盈同志由西安归来，略谈西安工作情况及培养研究实习员问题。安志敏同志谈三门峡工作事。陈梦家同志谈出版海外铜器图录事。下午偕靳主任赴历史一所，找尹达同志商谈所务。然后访胡厚宣同志，新近迁眷来京，正式入历史一所工作。晚间赴东安市场购物。

12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尹达同志来所，召集研究实习员，发动关于培养计划提意见，以制订培养计划也。下午阅Goodwin, *Methods of Prehistory* [古德温：《史前学方法》]。傍晚赴西四大院胡同5号，郭院长宴请埃及考古学家埃米尔教授也。

12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南博蒋祖安同志来谈，谓已转入博物馆研究所，但以编制关系不能转正，询问科学院编制如何。庄敏同志及安志敏同志，谈洛阳及会兴镇二处工作事。赴北京医院治疗胃病。阅昨日下午研究实习员小组会记录。下午校阅训练班周永珍的《西周考古》及徐苹芳的《考古学史》讲稿。傍晚印若渊娟离京赴哈尔滨。晚间黄展岳同志来谈。

12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写作《新疆出土的波斯萨朝银币》。下午偕秀君及楷儿至东安市场、百货大楼购物。

12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安志敏谈黄河队工作问题。郑州廖永民同志参加所中训练班，带来安金槐同志一函。下午赴中国建设社参观成立五年展览会，今天为开始的第一天。

12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将《新疆出土的波斯银币》一文写毕，交与黄文弼同志。硅酸盐研究所刘菱芬同志来谈中国古代玻璃问题。安志敏同志谈刘家峡工作问题。下午与靳主任及王明同志商谈明年工作计划问题。

12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院部秘书处派叶蒸同志来所，了解今年我们工作情况。庄敏同志来谈洛阳工作。郑所长偕赵斐云先生来，谈编写中国雕版史工作事。下午参加中埃友好协会所组织的庆祝收复塞德港活动。

12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佟柱臣同志来谈，拟赴陕洛等处参观，要求介绍。校阅训练班讲义（林寿晋的《东周考古》）。下午所中研究组开会，关于今年的年底总结，尹达同志亦来参加。

12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安志敏同志谈黄河工作队计划，与苏秉琦同志谈洛阳工作队工作事。校阅训练班讲义（苏秉琦的《秦汉考古导言》）。下午写《新疆最近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理发。赴邮局取邮包。

12月29日 星期六

校阅《历史研究》的稿子。下午所中开研究组会议，继续总结今年工作兼及室内研究，大家对于制度及检查的缺乏，意见最多。

12月30日 星期日

明日除夕放假，今日星期仍照常工作。上午为马得志寄来西安鞑耳朵夯土中出土的铁版阿拉伯数字作考释，即写回信寄去。又写给王伯洪同志一函，催促交来简报。靳主任来谈所务。陈梦家同志谈西北大学功课事。中午在郑振铎先生家用饭，他延请北京图书馆左馆长，及赵斐云先生、商务印书馆经理等用饭，为出版古籍影印工作也。返所后，偕靳主任赴尹达同志处商谈所务。晚间所中工会开除夕晚会。

12月31日 星期一

今日放假，在家阅古德温《史前学方法》（pp. 1-180）。暄儿中午在家用餐，下午便返局中的晚会去了。

# 1957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本部参加团拜，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张劲夫各副院长致贺词，郭沫若院长因伤风未来。返家后，陆步青甥来，留之午饭。午后张山樵同志由北大来贺年，暄儿亦来。

1月2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徐旭生先生偕李子魁同志来谈《水经注》整理问题。在陈梦家同志处，与赵万里先生谈中国雕版印刷史的写作计划问题。下午赴东安市场购书，返家阅《资产阶级民族学批判译文集》（1-120页）。晚间胃病又发，辗转不能入睡。

1月3日 星期四

上午以昨宵失眠，今日精神不佳。晨间下雪，赴所，郑所长来谈出版考古学古籍丛刊事，与靳主任谈研究实习员的培养计划问题。昨日他们又开了一次小组座谈会，已将记录整理分类交来。下午在家，阅罗尔纲的《论科学的考据和旧考据的不同》一文，并提了一些意见。晚间赴贺昌群同志处，询问关于李子魁事，顺便谈及向觉明同志最近辞职事（辞去历史二所副所长这兼职）。

1月4日 星期五

上午至所，林幼琪同志来，并交来译稿二篇，为埃米尔教授翻译也，拟采入《考古通讯》中。潘怀素同志来，取去贺光中在巴黎青年汉学家会中所发之《唐宋俗曲考》。下午为《考古通讯》校阅稿子（中译俄文，《古代城市的地层》）。至尹达同志处商谈所事。晚间胃病又

发，彻夜不能入睡。

1月5日 星期六

晨间天将亮时，胃病始稍止而入睡，11时赴北京医院治疗。下午在家校阅《考古通讯》的两篇译稿（埃米尔教授寄来的）。阅李亚农《西周与东周》。

1月6日 星期日

胃病稍痊，仍隐隐作痛。阅毕《西周与东周》（1-200页）。

1月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林幼琪同志来取译文，为之改错，并约定明日去访埃米尔教授。下午陈滋德处长来谈工作问题，又参加所中培养研究实习员计划小组会。

1月8日 星期二

今日微雪。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下午偕秀君出城，先至杨承宗同志家中，后至埃米尔教授家中，用茶点，留我们吃饭，坚辞始出来。

1月9日 星期三

上午写了两封信，郑所长及尹所长，商谈所事：（1）所务秘书问题，（2）研究实习员培养计划。下午校阅尹达同志的西北岗墓地论文。晚间为训练班审阅讲义。

1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故宫博物院开会，讨论发展方针及远景计划。下午偕秀君赴百货大楼购物，即在东安市场用餐，晚间胃病又发，整夜不能入睡。

1月11日 星期五

今日在家休息，卧床上阅《考古学报》，下午赴北京医院治疗。

1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知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报告，在文化部礼堂，下午1时始毕。饭后午睡，旋赴所校阅《人民中国》的石兴邦一稿及尹达同志关于西北岗大墓一稿。

1月13日 星期日

今日在家校阅殷涤非的《石器时代的新发现》一稿。下午铮儿偕炎儿返家，建中亦随着来，要在这里断奶。

1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为《历史研究》校阅二篇稿子，写了点意见寄回去。钟少林同志由西安返所，略谈西安方面工作情况，并带来西安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二枚。下午赴院，参加招待苏联科学院汉学研究所代表团的座谈会，由潘梓年同志主持，代表团有杜曼、鄂山宁、澜尔巴夫及宋采娃四人，谈中苏合作进行工作事。返家后，临睡时又大呕吐，整夜胃部作痛未能入睡。

1月15日 星期二

胃病迄今晨未止，赴北京医院，打了一支止痛针，返家后痛止，始入睡。王仲殊同志来探视，我正在睡眠中。晚间王明同志来探视。夜间睡眠尚安。

1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透视，下午又去复查。秀君偕铮儿赴东安市场购物。靳主任来探视我的病。

1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去北京医院放射科复查，归途经所，进去收拾一下办公室，写了两封信，将吴文良寄来的照片交与编辑室。下午校阅阎文儒同志所写的石窟寺讲义。

1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秀君与素琴带着两个孩子去儿科医院，我在家看门，写了两封信，为训练班写讲义（序论及考古调查）。

1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诊治，据云十二指肠溃疡有急性发作情况，劝在家休息二星期。下午将去年考古调查讲义写完，交给训练班。晚间靳主任来探病。

1月20日 星期日

在家休息，阅《考古学报》第13册，暄儿偕同事来家午餐。下午北大考古学教研室高明同志来，并送来兼课工资，我托他交给苏君分给教课的同志。傍晚包饺子，我以胃病不敢吃。

1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苏秉琦同志谈洛阳工作问题，与陈梦家同志谈编辑室事。下午在家阅Wheeler, *Archaeology from the Earth* [惠勒：《来自田野的考古学》]。

1月22日 星期二

阅Peake and Flane, *Times and Places* [皮克、弗拉内：《时间和地点》]。

1月23日 星期三

阅毕《时间和地点》（pp. 1-319）。下午续写《最近在中国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傍晚王天木同志来谈。

1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将昨天所写的一文加以修改。下午赴所，因为对外文化联络局介绍一位郭同志（驻叙利亚文化参赞）来所，略谈叙利亚考古情况及我国考古最近收获。尹达同志来所召开小组会，谈培养研究实习员问题。



1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写了几封信，沈炼之同志的儿子沈家骥来谈，现在师大数学系肄业。马得志同志来谈西安工作情况，前天刚由西安归来。下午出去理发，顺便赴所借了几本书，阅惠勒《来自田野的考古学》。

1月26日 星期六

阅毕Wheeler, *Still Digging Interleaves from an Antiquary's Notebook* [惠勒：《古物收藏者笔记的继续发掘研究》] (pp. 1-232)。晚间正荣侄来，取去温州带来的布鞋，约其除夕来吃饭，坚决拒绝不来。此儿怪脾气犹未能改也。

1月27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暄儿返家。我将吐鲁番出土的波斯银币，写了短文，给黄文弼同志。写了二封信。阅《文物参考资料》。

1月28日 星期一

昨晚下雪，今晨赴北京医院治疗。阅惠勒《来自田野的考古学》。

1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苏秉琦同志陪中央民族学院熊寿祺院长及林耀华同志，来谈考古学通论开课问题。阅毕惠勒《来自田野的考古学》(pp. 1-246)。下午赴所中，写了两封信。遇及尹达同志来所主持小组会，年老科学家谈心，闻大家都有一些意见。

1月30日 星期三

阅毕L. Woolley, *Spade Work* [吴雷：《发掘工作》] (pp. 1-118)。下午沈家骥及陆步青甥来。晚间除夕分岁酒，自家（连建中）7人，一共9人，围坐一桌，可惜今年买不到红糖年糕，又没有鳗鲞（温州买不到）。只是火锅乃今年新自温州带来的，进餐后坐了一会儿，9时许他们始告辞回去。

1月31日 星期四

今日为丁酉年阴历元旦。晨间佟柱臣同志来贺年，前几天刚由各地参视工地及博物馆返京。王明同志、顾铁符同志来。所中工会代表林寿晋、陈国英、张彦煌等人来贺年，并带有礼品（年糕及糖果）。中午暄儿的同事四人来，留之午餐。未终席朱庆永教授来，已休养半年余，闻仍须休养半年。陆步青甥及高麟溢夫妇来看铮儿。下午安志敏同志来，新由西安返京。北京工业学院郑愈教授来，谈至傍晚始去，晚间偕铮、暄、楷三儿赴首都剧场观《这样的时代》喜剧。

# 2月

2月1日 星期五

上午埃米尔教授来电话，谓今日来自家贺年。马得志、王仲殊同志来贺年。黄宗甄同志领其长子来贺年。所中黄展岳、李遇春、谢端琚等来贺年。午后，秀君偕铮儿去观《虎符》古装剧，程溯洛、薛寿樟同志来贺年，暄儿的同事来玩。傍晚，埃米尔教授偕一黄姓翻译来贺年，谓郭院长请他看《虎符》，刚散场回来。

2月2日 星期六

昨晚下雪。上午叶蒸同志来，陈梦家同志来。午后，王载<sup>宏</sup>同志夫妇来，暄儿的同事七人来玩（傍晚始去）。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

2月3日 星期日

晨间铮儿携建中返包头，暄、楷二儿送她上火车。上午郑振铎所长来探视我的病，略谈所事。郑所长去后，陆学善、施汝为二同志偕其夫人来贺年。这几天偷闲阅读毕O. G. S. Crawford, *Said and Done.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Archaeologist* [克劳福德：《言谈与行为——一个考古学家的自传》] (pp. 1-312)。下午偕秀君至张国熊及王明同志家中贺年，又至郑愈同志家中贺年。阅苏联百科全书选译《古代埃及》(1-38页)。

2月4日 星期一

上午至所，郑所长亦来所，至徐老及钟老处闲谈，又与苏秉琦同志谈洛阳工作事，与陈梦家同志及饶惠元、楼宇栋同志谈编辑室事。下午在家审阅《考古学报》孙作云同志一稿及安志敏同志《黄河水库队去年秋季工作简报》。

2月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苏秉琦同志谈洛阳工作问题。闻尹达同志又病了，至

历史一所，遇及胡厚宣同志，偕往至尹达同志处探病，并约其午饭。返所约苏、陈二同志午饭。返家，铮儿一同事由沪返包，途经北京来自家探问。饭间与陈、胡二同志谈西北大学考古功课事。下午梅冷生先生之孙由钢铁学院来，谓进城看病，借去10元，张国熊太太偕其女公子来，都是同乡，新年贺年未能免俗。他们走后，偕秀君赴黄文弼先生家贺年，出来后我顺便去东安市场购戏票。

2月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刘启益同志偕河北省文管会董增凯同志来，谓河北省拟办训练班，希望考古所帮助，与安志敏、王仲殊各同志商量，允适当地协助教课。与苏秉琦同志谈洛阳工作事，昨天来电报，拟下星期即让陈公柔同志去。与靳主任谈今年工作计划。整理家中寄来的书，因为最近才弄到书柜。下午黄文弼太太携孙女来，黄老以病未来，张国熊同志来谈。晚间偕秀君赴东安市场观越剧《白罗衫》。

2月7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阅了几件公文，为《苏联小百科全书》中译文改正错误，与安志敏同志谈修改水库队简报，起草训练班讲稿。下午继续写作。

2月8日 星期五

昨夜大风，今日天气变冷。上午赴所，继续写作。下午赴中央民族学院访费孝通同志，尹达、苏秉琦二同志亦由北大来，一起谈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展考古工作问题，秀君赴程溯洛同志家，一起返城。继续写讲稿。

2月9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剧院听讲历史唯物主义讲座。下午赴所，郑所长来，蒋祖安同志来谈调职事，靳主任谈所务秘书换人事，及洛阳二队写匿名信给《人民日报》控告我们事。返家继续写训练班讲义。

2月10日 星期日

赴西郊宾馆参加第四纪学术会议。上午开幕式由尹赞勋主任为主席，有竺可桢副院长、侯德封所长及苏联顾问讲话。下午开始论文宣读会，有裴文中同志第四纪古生物分区分期，苏联专家地貌学的规划，我提早返城。今晨所中训练班讲课《田野考古方法》（一），由安志敏同志担任。准备明晨讲课。

2月12日 星期二<sup>[1]</sup>

上午为所中训练班讲课《田野考古方法》（二）。王伯洪、张云鹏同志返所。下午所中开始中级研究人员谈话会，由尹达同志主持，我在家编写田野考古方法第四课的讲稿。何广艺由上海返沈阳经过北京，来自家看我们，约其星期天来午餐。

2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为所中训练班讲课《田野考古方法》（三），中央民族学院助教来谈参加实际工作事，河北省文管会谈开课事。下午编写明天的讲稿。

2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为所中训练班讲课《田野考古方法》（四）。下午参加所中的中级研究人员座谈会，英国剑桥大学讲师VanderLoon [ 范登龙 ] 来谈在中国参观旅行计划。

2月15日 星期五

整天参加第四纪学术会议。上午论文宣读会，《关于黄土的地层和形成问题》。下午黄汲清《中国第四纪新构造运动》，徐仁《孢子花粉分析对于第四纪研究的意义》，苏联专家苏卡契夫院士及别切杰夫也致辞，最后由侯德封所长致闭幕词。

2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与靳主任谈所事，石兴邦同志由西安返京，稍谈西安工作情况。与陈梦家同志谈编辑室事。下午与苏秉琦同志谈洛阳工作事，阅

《长沙发掘报告》校样。

2月17日 星期日

继续看《长沙发掘报告》校样。上午暄儿返家，何广艺侄来，留之午饭。午后赴国际书店购书。下午至陆学善所长家，询问关于玻璃光谱分析结果一事。

2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为炎儿办转学手续事，持东四区政府介绍信赴大佛寺西街第二小学，系半日制，今日下午可开始上学，今年已用注音字母。返家后，教之认注音字母。赴所，遇及陈淮同志，已来所报到。将《长沙发掘报告》校样再看一遍，即交与王仲殊同志。晚间预备明日民族学院讲稿。

2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审阅训练班讲义，与赵铨谈修改《考古照相》部分讲义。下午赴中央民族学院，为《考古学通论》开讲，林耀华教授致介绍辞，由2时至5时，讲毕返家。晚餐后偕秀君赴吉祥戏院，观越剧《雪里小梅香》。

2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训练班中旁听“兽骨”，周明镇同志主讲。下午所中开会，由中级研究人员参加，讨论培养干部计划及今年工作计划，由尹达同志主持，靳主任及林泽敏同志亦参加。

2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林寿晋同志谈编写报告问题（典型墓描写与墓葬表，重点分类与详细登载），饶惠元同志谈编辑室问题，安志敏同志谈黄河水库问题。下午与陈淮同志谈工作问题，楼宇栋同志谈《考古通讯》问题，陈梦家同志谈编辑问题。与王明同志及靳主任谈所务秘书事。

2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光明日报》记者何炳然同志（平阳人）来所采访新闻，陈梦家同志谈西北大学授课事，潘孟陶同志谈俄文翻译事，写了几封信。下午赴历史一所，与尹达同志商谈所务。晚间偕秀君炎儿赴蟾宫影院，观电影《刘巧儿》。

2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剧院听历史唯物主义报告。下午在家，阅《考古通讯》编辑部《大墓的发掘》中译稿。又赴所，遇及陈梦家同志，略谈西北大学的功课及编辑部事。

2月24日 星期日

昨天微雪，今日继续下雪。校阅《考古学报》鲁金科《阿尔泰古文化与中国的关系》中译稿。下午审阅雷震东《楚文物研究》，约7万言，东抄西抄，并不佳。暄儿今日星期来家。

2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改过的俄文中译稿交与潘孟陶同志，与陈梦家同志谈西北大学课程事，与夏振英同志谈训练班讲义事。下午原定印度大使来所参观，结果并没有来，联络局也不来通知。阅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史前学会通报》] 中 G. Childe, *Changes in Aims and Methods of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柴尔德：《史前考古学目标和方法的变化》]。胡谦盈同志明日去西安，前来辞行。

2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与靳主任召集秘书组，谈今后学术秘书工作事。下午参加第一组（新石器时代）小组会，尹达同志为主席，安志敏同志作报告，后来讨论一回儿，除王伯洪同志发言较多，其余的没有什么意见。今日将北大下周讲稿修改完毕。

2月27日 星期三

将北大讲稿交苏秉琦同志。闻埃及专家埃米尔教授与翻译林幼琪同

志弄翻了，要他搬出他的家，院联络组决定用外交途径来解决。下午审阅《考古通讯》第2期的稿子。晚间偕秀君去吉祥观越剧《盗印》。

2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将《考古通讯》第2期的稿子审阅完毕，交与楼宇栋同志。陈公柔同志将赴洛阳，吴汝祚同志赴西安，今日动身，前来辞行。下午院部原定“百家争鸣座谈会”，临时作罢。因“五省出土文物展览”将于明日撤去，今日乃前往再参观一遍，遇及王伯洪与马得志二同志亦来参观。阅毕《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1-21页）。



# 3月

3月1日 星期五

上午，审阅训练班讲稿。印度大使尼赫罗及其夫人来所参观，由我招待，介绍考古所情况，并引之参观陈列室。

3月2日 星期六

上午，哲学学习，阅《历史唯物主义》首三章。刘启益同志来，商谈关于路透社记者采访新闻事（广西岩画、郑州商城）。下午偕秀君看电影《孤星血泪》。

3月3日 星期日

为北大编写讲义《室内的考古研究》。下午去东安市场购物。返家时，见步青甥垂首而坐，面有泪痕，询知其兄家驹于上月23日去世，遗孤四人，最大者仅10岁，据云拟返里一行。

3月4日 星期一

上午陈滋德处长来，原拟赴城市建设部，因对方有会议，只好改期，仅谈西安工作事，石兴邦、马得志、安志敏三同志亦参加。下午在家阅《郑州二里冈》发掘报告稿本，偕秀君赴明星影院看电影。

3月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郑所长来，谈拟召开所学术会议事，又云院中仍考虑派我去埃及，不知结果如何。下午赴北大授课《考古学方法论》。

3月6日 星期三

上午赴中南海怀仁堂听毛主席谈话《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录音，1时余始散。下午参加小组会讨论。这是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我参加的是社会科学组，由潘梓年同志主持。晚间张云鹏同志来谈，因为他

明天即赴武汉。

3月7日 星期四

整天参加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午小组会，下午原为大会，改为继续开小组会。中午到所，与安金槐同志谈修改《郑州二里冈》报告事，陈梦家同志谈编辑室事。

3月8日 星期五

整天参加中共宣传工作会议。下午尹达同志谈苏联科学院约请我院派一考古学家前往参加考古会议，25日至30日开会，留苏约10天，他希望我去，因为他已不能脱身，我提出郑所长，明天再决定。

3月9日 星期六

今日宣传工作会议休会。上午赴所，恰巧碰上训练班结业式，由靳主任主持，苏秉琦、尹达、徐旭生、陈梦家相继讲话。下午郑所长来所，商谈开学术委员会事及决定遣派代表赴苏联事。晚间赴郑所长家中用膳，有朱楔、许钦文、徐森老、裴文中诸位在座，10时余始返家。铮儿来信日内来京转哈，在家大约住三天。

3月10日 星期日

阅毕H. Coton, *Potsherds* [ 科尔顿：《陶片》 ] ( pp. 1-81 )，并作札记。上午与杜曼教授接洽，下午赴北京饭店访之，谈及他在中国的工作，今后的刊物交换，并请在莫斯科派他所中年轻人协助作译员事。晚间9时，铮儿携建中赴哈，经北京来家中住，暄、楷二儿赴车站去接她回家。

3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在陈梦家同志处与安金槐谈编写报告事，又与安志敏同志谈黄河水库工作事，因为他明天即离京。下午在家对新疆出土银币作鉴定。

3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宣传工作会议，大会发言，散会时宣布下午有毛主席讲话。午后又去参加宣传工作会议，5时许毛主席登台，讲了两小时左右，散会时已7时余。

### 3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开学术委员会。中午在陈梦家同志家中用餐，有郑所长、徐森老等诸人。下午又去参加宣传工作会议，有康生、马寅初讲话，最后由陆定一部长做总结，返家已7时许。建中身体发烧，赴东四联合诊所治疗。晚间暄儿来家。

### 3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社会科学部情报研究室主任林仲同志来谈，托在莫斯科打听关于苏联科学院这方面的组织及工作情况。潘孟陶同志来取去译稿。下午，写了几封信。整理波斯萨珊朝银币，交绘图照相，以便付印。胃病又发，殊为所苦。

### 3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赴中央民族学院，出席《民族历史调查》报告会。下午在家阅《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3期。昨晚又为胃病所苦。

### 3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旋赴北京医院诊治。下午在家阅《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4-5期。胃病加剧，晚间只喝牛奶及蛋羹，终宵辗转不能入睡。

### 3月17日 星期日

晨间喝牛奶即呕吐，中午食蛋羹又呕吐，吐后胃部稍舒畅，始入睡。午睡醒后，王明同志来谈，他明日即赴哲学研究所办公。傍晚铮儿赴哈尔滨，暄、楷二儿送她上火车。

### 3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波斯银币的图版整理后交饶惠元同志。去医院挂号，

明天始能诊视。下午在家休息，阅《考古学报》第14期。傍晚赴北京饭店，访杜曼教授，取得介绍信，但能否去苏联，恐成问题矣。

3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医生谓病又恶化，不适应于长途旅行，并须适当休息。返所，将医生证明书交与靳主任，请其与联络局接洽，返家休息。下午佟柱臣同志来，谓明日即赴太原，接洽侯马发掘事。傍晚靳主任来谈，谓联络局已谈好，后日赴苏之行取消。阅《考古学报》第14期毕。

3月20日 星期三

在家休息，阅《文物参考资料》56年第6-7期，下午王世民、陈淮同志来谈所务。

3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发了几封信，即返家休息。东北人大单庆麟同志来谈，拟再参加我所发掘。下午家中拆去煤炉。黄展岳同志来谈，将南下结婚。阅《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8-9期。

3月22日 星期五

今日仍在家休息。下午赴北京医院治疗，阅《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0、11期。

3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休息，阅《文物参考资料》56年第12期。下午赴所，晤及徐老、黄老及陈梦家同志。赴图书馆，看新到杂志。晚间阅《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期。

3月24日 星期日

阅毕《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2期，这几天在家休息，顺便将这一年来的《文物参考资料》阅过。下午黄德滋夫妇来。傍晚靳主任来

谈，谓尹所长病仍未愈，预备住医院。暄儿今日返京。

3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又至北京医院治疗，因北京近日重感冒流行，北京医院门诊部明日起停诊一星期。已一星期未大便，盐水灌肠。阅钱基博《版本通义》（1-103页）及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1-87页）。

3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阅尚钺《中国历史纲要》。下午赴所，又转赴北大授课，为《考古学通论》最后一课，已延二星期，故只好抱病将它授完，以告结束。

3月27日 星期三

阅毕尚钺《中国历史纲要》（1-426页）。午后唐湜同志来谈关于中国戏剧史问题。晚间陈梦家同志来谈，后天彼将赴西安为西北大学授课，来商谈编辑事也。胃疾稍佳，前星期大便后至今日始大便，已是十天整。

3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看了一些公文，阅毕王璉等《中国古代金属化学及金丹术》（1-93页）。下午赴院部，参加招待日本考古学参观团的筹备小组，由郑振铎先生主持。晚间审阅《考古通讯》稿子。

3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后赴东安市场购书。下午对外文协来电话，谓意大利代表团已于今日抵京，约晚间进餐时商谈参观日程。傍晚赴新侨饭店与周南同志等招待意大利代表团，团长阿·吉乌干尼诺（Giugenino），团员有兰乔蒂（Lancheotli）、贝内狄克特（Benedikter）、英彼雷阿利（Imperilli），谈至9时许始散。夜间胃部又不舒服。

3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徐老谈李方岚同志要求入所事。下午至西单商场附近之鼎古堂，为梅冷生先生寻求《清词玉屑》，据云已售罄，在商场旧书摊一转，至东四七条宿舍访王明同志，这两天也以重感冒，请假在家。出来后，为楷儿买药，以楷、炎二儿亦皆感冒，咳嗽发烧也。夜间我自己又呕吐一次。

3月31日 星期日

今日以身体不舒，在家休息，暄儿返家过星期日。阅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中国与伊兰》一篇。

# 4月

4月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办公。下午携炎儿赴东四联合诊所治疗流行性感冒。阅《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

4月2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阅Laufer, *Sino-Iranica* [洛弗尔：《中国伊朗篇》]。晚间赴国际俱乐部，出席对外文协招待意大利文化代表团的宴会。

4月3日 星期三

上午意大利文化代表团来参观我所。去后，郑所长来所。下午在家，阅章鸿钊《洛氏中国伊兰卷金石译证》（1-120页）。

4月4日 星期四

上午携炎儿赴东四联合医院诊治，旋赴所。下午偕秀君赴电影院观粤剧《搜书院》。返家阅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

4月5日 星期五

阅毕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1-301页）。校阅研究实习员参考书目。

4月6日 星期六

上午听讲历史唯物主义。下午赴书店购书，阅张舜徽《中国史论文集》中所作罗振玉及王国维传。

4月7日 星期日

上午赴大佛寺西街小学参加家长会。下午写作波斯银币论文。

4月8日 星期一

继续写作论文。下午赵其昌同志来谈明定陵发掘的现状，谓仍未抵墓门，但已开始准备墓门打开后的清理设备。晚间参加意大利文化代表团的酒会。

4月9日 星期二

今日下雪。上午赴所，写了两封信。下午在家继续写作，并阅《长沙发掘报告》校样（三校）。

4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仍下雪，后停止。林幼琪同志来，商谈北大埃米尔教授《埃及考古学》中译稿审校事。审阅《考古通讯》第3期校样。为新华通讯社校稿。

4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将《考古通讯》第3期校样交还与编辑部，并指出错误之处，由楼宇栋同志召集编辑部人员开小组会，提出批评。下午赴东安市场购物，与秀君赴北京剧场观电影《家》。晚间审阅《考古学报》的稿子。

4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郑所长来，谓日内即赴西安兰州各地视察，5月中旬始返京。与新来所的研究生卢兆荫同志谈话。与饶惠元同志谈编辑学报事。下午参加院中召集的关于招待日本来华考古学代表团事。

4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写作波斯萨珊朝银币，原有中埃友好理事会，只好请假。下午赴所，苏秉琦同志谈北大学生考古实习事。裴文中同志来，偕往北京饭店访印度高善必（Kosambi）教授。他提出三点建议：（1）出外文年报，（2）组织考察队调查中英贸易路线，（3）在印度召集亚洲考古国际会议。至8时始告辞。



4月14日 星期日

修改波斯银币一文。下午偕秀君及炎儿赴东四人民市场购物。

4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郑所长来所，后天即赴西安。王世民同志编好所中《工作通讯》，预备自本月起刊行，为内部刊物，为之审阅一过。

4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携炎儿赴东四联合医院治咳嗽，并携之看电影《新儿女英雄传》。下午写作波斯银币。晚间赴周总理招待伏罗希洛夫主席的酒会。

4月17日 星期三

在家将波斯银币一文写毕。下午校阅《考古通讯》译稿。

4月18日 星期四

在家誊抄波斯银币文稿。

4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新华社外文部欧阳采薇来采访郑州考古消息。靳主任谈所事。下午审阅《考古学报》稿子，誊抄论文。夜间又有些不舒服，几彻夜失眠。

4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将波斯银币一文誊抄完毕，下午赴所将参考书出处加以校对，将定稿交黄文弼同志审阅。获悉王崇武同志已于昨日以癌病去世，明史专家又弱一人（后来知道虽已弥留，尚未逝世，21日下午始逝世）。

4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参加四中所召集之初中毕业班家长会，钱端升先生亦在座。下

午赴东安市场购书。傍晚偕妻儿游北海公园，在文化厅观皮影剧《打口袋》、《金钱豹》。

4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由黄文弼同志处取回波斯银币一文，再加修改，即交与编辑部。又审阅《考古学报》第2期稿子，日内即付印。写了几封信。

4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林幼琪同志来，并交来埃米尔教授《埃及考古学》的译稿，希望我加以审阅。顾铁符同志来，商谈西安汉城保护问题及云南剑川新石器遗址清理问题。下午在嘉兴寺公祭王崇武同志，祭前开治丧委员全体委员会，由刘大年同志报告治病情况及死前情况，祭时由范老主祭，刘大年同志报告生平。傅乐焕同志以生前好友致唁辞，祭后即发丧。我和贺昌群、王振铎、苏秉琦同志赴北海公园小坐，并参观北京文物组所组织的明清字画展览会。

4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为新华社外文部审查郑州殷代遗址新闻稿，与研究生易漫白同志谈工作计划。下午开高级研究人员小组会，谈招待日本考古代表团及增产节约问题。晚间为《考古通讯》审阅稿子。

4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陈梦家同志由西安返所，谈西安情况，武伯纶同志调所事尚未解决，但恐非如此不可；西北大学希望我们能派一人参加其考古专业教研组云云。清华大学研究生杨根同志持张子高先生介绍信，来谈研究化学史问题。下午陪秀君赴东四联合医院诊疗，因为这两天除背痛腰痛之外，又加上头痛，今晨又呕吐，所以去诊治。阅张舜徽《中国史论文集》，又去理发。晚间参加派出所召集的报告会，每年五一节左右，都有此举，注意防特（户口）、防盗、防火及交通问题。

4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蔡季襄、佟柱臣、黄素毅三同志来谈。埃米尔教授来所，与我及苏秉琦同志谈古史问题及如何增进文化交流问题：（1）交换标本，（2）交换刊物，（3）交换学生，（4）交换教授。下午参加院部所召集的招待日本代表团小组。晚间黄素毅同志来谈，由沪返太原，途经北京。庄敏同志来谈，新自浙南调查龙泉破坏古迹事返京也。

4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到所政治学习自学。下午赴院听刘导生同志传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并稍加讨论。晚间又呕吐。

4月28日 星期日

今日照常办公。楼宇栋同志来谈，谓明日即出外参观工地。写了几封信。

4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翻阅新到西文杂志。审阅新疆训练班雅尔湖墓葬发掘报告草稿，转交与黄老审阅。下午陪秀君赴东四联合诊所诊治。审阅《埃及考古学》译稿。晚间与尹达同志赴车站，迎接日本考古学访华视察团，由裴丽生秘书长致欢迎辞，原田淑人致答辞。

4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参加“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会，座谈科学工作中的矛盾。由郭院长主持，后来由陶副院长继续主持，发言人有秉志、胡先骕、冯友兰、金岳霖等，我也在会中发了言。下午与日本考古代表团接谈参观日程问题。晚间赴和平宾馆访刘敦桢先生，谈古建筑学与考古发掘合作问题。联络处本来要我参加今晚周总理的酒会，我改推荐裴文中，要我在外宾观礼台观礼，我也谢绝了。

# 5月

5月1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开无线电听广播天安门庆祝五一节情况。下午至北新桥小三条访罗尔纲同志，晚间赴马市大街找靳主任，又至考古所找黄展岳、王世民同志，因为明天尹达同志约日本考古代表团逛颐和园，要所中派几位同志作陪。今日校改埃米尔《埃及考古学》译稿。晚间单庆麟同志来，将赴陕县参加新石器遗址发掘实习。

5月2日 星期四

尹达同志在颐和园招待日本考古代表团，我因为在家赶审阅译稿，没有去参加。下午偕秀君在中医医院探视继英侄妇的病。阅《文物参考资料》第4期。傍晚王明同志来谈。

5月3日 星期五

上午接到张云鹏同志来信，写了回信，又布置临时展览。旋赴北海公园庆宵楼，吴晗及王昆仑副市长宴请，并讨论发掘定陵问题。返所，2时许，日本访华考古团来我所参观，谈至5时半始去。

5月4日 星期六

上午郭沫若院长接见日本考古学访华视察团，陪见者有裴丽生秘书长、潘梓年主任、尹达、翦伯赞、杨钟健、唐兰、韩寿萱、王冶秋和我，谈至12时赴西长安街全聚德用膳，几瓶茅台酒，关野、杉村、杉原皆有醉意，到2时半始散。返所赴图书室，阅新到西文杂志。阅毕张舜徽《中国史论文集》（1-201页）。

5月5日 星期日

阅Ehrich (ed) , *Relative Chronologies in Old World Archaeology* [埃里克(主编):《旧大陆考古学的相对年代》]中的有关埃及和中国的几篇,及《远东古物馆馆刊》26期中的关于中国丝织品

及马家窑发掘一文。晚间偕秀君赴明星影院观电影《母亲》。

5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下午赴北大，以今日原田淑人讲《由考古学上看日本所受中国的影响》，由翦老主持，埃及埃米尔教授也来听讲。周一良同志交来埃米尔预备的讲演译文，要我审阅。

5月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埃米尔的埃及考古学讲演稿校阅完毕，下午印度数学家高善必（D．D．Kosambi）来我所参观，并闲谈考古学问题。日本代表团原田淑人、水野清一二人来所参观。

5月8日 星期三

上午路透社记者潘德卫来访问关于郑州发现情况，并参观我所陈列室。不列颠博物馆远东部主任Baril Gray [ 巴里尔·格雷 ] 来我所参观，并询问一些问题，拟不久即赴敦煌参观，返京后再来座谈。参观所陈列室，谈至下午1时许始告辞。下午赴院部参加第三次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会。阅西安新创刊的《人文杂志》。

5月9日 星期四

上午周总理接见日本考古学访华视察团，郭院长和我陪见，又有福冈县亲善代表团及日本戏剧代表团一起接见，谈至下午1时半始散。下午陪秀君去购物。至所与王世民同志及靳主任谈所事。

5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科学院招待日本访华考古学视察团座谈会，由翦伯赞教授主持，至下午1时许始散。下午与靳主任及苏秉琦同志谈研究生卢兆荫改专业问题，以其原录取入第一组，欲改入汉唐组也。晚间偕秀君赴实验剧院看话剧《北京人》，10时半始散。

5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驹井和爱教授讲《关于巨石文化》，有幻灯放映。下午樋口隆康讲《日本古坟时代所受中国的影响》，冈崎敬讲《近东旅行》及《对马壹岐的发掘》。

5月12日 星期日

晨间赴飞机场送驹井和爱教授离京。今日市政府派余鸣谦秘书来，偕往明陵，以定陵工程将近墓门，闻已费10万元有余。与赵其昌及白万玉两同志谈工作问题。恰巧朱德总司令今日亦来定陵参观发掘工作。下午返城，约白万玉同志来城再商谈（秀君与炎儿一同赴定陵）。

5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在所阅新到《古物学》，审阅《考古通讯》第4期稿子。下午在家。

5月14日 星期二

将《考古通讯》第4期稿子审查完毕，交还编辑部。晚间赴长安剧院看越剧《沉香扇》。

5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文化部开座谈会，昨晚观剧归来后才收到通知，因为昨晚睡眠迟了，今日精神不舒，推有事不去。林幼琪同志来还书，并谈今后工作问题。下午审阅袁翰青同志关于中国玻璃史一文。阅Honey, Glass [霍尼：《玻璃》]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Handbook [《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手册》] 中关于上古玻璃诸文章)。晚间偕妻儿观电影。

5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历史博物馆来人参观，想知道保管部如何为研究人员服务的想法。查阅书籍，想为袁翰青文提点意见。下午赴院部参加社会科学部召开的座谈会。

5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阅训练班讲义中关于人骨及兽骨部分，即交与夏振英同志。曹联璞同志来，谓明日将赴福州，点收林石庐藏金石书籍。下午与陆学善同志谈玻璃光谱分析事，又与秀君赴明星影院观电影《秋》。

5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开高级研究员座谈会，为响应整风运动也，苏、陈、徐、黄皆提出一些意见。下午安志敏同志自西安返京，略谈西安情况。阅学部开会文件。晚间赴郑所长家中商谈所事，前天刚由西北视察返京也。夜间又呕吐。

5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因昨夜胃病复发，3时许始入睡，上午卧床休息。下午翻阅驹井和爱《中国古镜的研究》（pp. 1-193）。下午王世民同志来谈招待日本代表团事。

5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二次大会预备会。下午在家为《历史研究》审阅张一纯同志的稿子，提了一些意见。文化部的座谈会仍没有去参加。晚间马寅初校长为埃米尔教授设宴饯行，因为学部在晚间开会，辞谢了，没有去赴宴。哲学社会科学部晚间开会。

5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开历史科学小组会，对郭院长报告及学部报告提意见。访日本考古代表团，谈留京日程。下午休会，与安志敏同志谈黄河水库队工作问题，与黄老谈新疆工作问题。复王伯洪同志、洪埴增同志信函。

5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哲学社会学部小组开会，讨论增补学部委员名单。偕郑所长至文化部，与王冶秋局长谈欢送日本考古代表团宴会及送礼事。下午又继续开会，讨论学部委员工作助手及时间问题。晚间至和平宾馆，访朝鲜都宥浩所长，谈至10时始别。

5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学部委员会议正式开会，因昨夜胃病发，身体不舒，听了郭院长开幕词及陶副院长院务工作报告后即退席。下午偕妻儿赴东安市场购物。晚间对外文联宴请法国汉学代表团，有Etienne [艾蒂安]、Cherneaux [谢诺]、Gernet [热尔内]、Ellisef [叶理夫]、Hervont [埃尔沃]五人，酒会至9时余始散。

5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法国汉学代表团叶理夫教授及日本考古代表团水野清一、关野雄皆来我所参观陈列室，陪之至中午始去。下午参加学部委员会开会。傍晚赴同和居，参加郑部长设宴欢送日本考古代表团的宴会。晚水野清一讲演《云冈石窟的谱系》。

5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整风运动开会，有陈梦家、徐旭生、黄文弼、安志敏诸同志发言，我也指出了前年那次院部决定取消考古所、并入历史一所议案手续方面的错误。下午关野雄教授来我所讲《中国古代的国与都》，法国叶里夫教授也来听讲。晚间至北京饭店，拜访周予同先生，在座遇及同乡郭煜中同志，系素琴儿同学，现在《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又与日本考古代表团水野、关野诸人谈话，10时半始告辞。

5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苏秉琦同志谈及北大考古专门化学生的要求，偕至北京饭店，欢送日本考古代表团离京回国。郑所长、杨钟健、翦伯赞诸先生亦在车站送行，尹达同志前天又病倒了。正暄来家，下午荣侄来，偕暄儿到正中侄家中去看继英侄媳出院后情况，我去参加国家计划委员会会议。

5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哲学社会学部在院中开会，讨论体制问题。下午大会发言，我因陪秀君看病，没有前去参加。



5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朝鲜友人都宥浩所长来所参观。中午《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开会。下午赴中埃友好协会听埃米尔教授讲演，一同进晚餐。

5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陪秀君去看病。旋赴北京饭店参加学部委员会议，上下午都开会，重点是学部如何工作及学部委员工作问题。晚间至尹达同志处谈所中今日发现要求整风的壁报。

5月30日 星期四

昨宵胃疾又复发，不能入睡，今日精神不舒。上午阅毕许顺湛《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下午参加学部委员会议闭幕式。晚间庄敏同志偕蔡季襄同志来谈信阳发现情况。

5月31日 星期五

晨间陪秀君去看病。下午郑所长在家招待不列颠博物馆Baril Gray [ 巴里尔·格雷 ]，唐立庵先生与我作陪。阅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 6月

6月1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整风运动座谈会，陈梦家、徐旭生、苏秉琦、黄文弼诸人提意见。下午赴北京医院治疗胃病。阅《唐语林》四卷。

6月2日 星期日

今日为端午节，食粽子及蛋。阅毕《唐语林》（共八卷，1-288页）。上午正宗侄来，留之午饭，下午偕秀君赴右安门访王载紱夫妇，其岳父（即宋廷干君之父）新由温州来京，坐谈至5时余始告辞返家。

6月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靳主任谈所中整风运动。曹联璞同志由福州来电，关于洽购林石庐书籍事。下午赴中央民族学院授考古学通论，乃最后一课。杨时逢君之子杨光楣亦系该系学生，来教员休息室与我接谈。

6月4日 星期二

昨晚下雨，上午赴所。下午在家阅《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晚间赴吉祥剧院观西安狮吼社豫剧。

6月5日 星期三

今天仍下雨。上午赴所，与靳主任召集编辑室及技术室各2人，谈稿费提成金分配问题，希望他们提出一个草案来。下午在家阅《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秀君昨天发烧，今日稍愈，晚间仍发烧。

6月6日 星期四

上午院党组召集整风座谈会。由张劲夫副院长、潘梓年主任二位主持，临时潘老因事未来，出席者有所徐旭生，一所张德钧，二所向达、贺昌群，哲学所汪奠基，经济所严中平诸先生，谈至12时半始散。

我与向、贺、徐三位一起赴东安市场和平餐厅用餐。下午蒋若是同志由洛阳来京，整理烧沟汉墓报告，略谈修改事。阅新出《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5期。

6月7日 星期五

晨间陪秀君赴东四联合医院治病。上午赴所，石兴邦同志由西安返京，将负担学术秘书事，谈西安工作情况。下午赴医院探视苏秉琦同志之病，实则并非丹毒，仅足部发肿，因前几天身体有发烧，故入院治疗。至所，检视西安新出土之波斯银币。

6月8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整风运动座谈会，下午阅《考古学报》一文校样，并作修改。今日晚间下雨。

6月9日 星期日

阅《长沙发掘报告》最后一校，仍有些问题。下午至所，所中同人赴十三陵参观定陵发掘。傍晚至饶惠元同志家，将《考古学报》一文校稿交之。审阅《郑州二里冈》发掘报告。

6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将《长沙发掘报告》校样交与徐保善同志，并设法解决其中一些问题。安志敏同志谈三门峡工作事，将其杉原庄介《日本农业文化的生成》的译稿交还给他。高英同志由武汉返所，略谈湖北省考古工作情况。与石兴邦同志谈所中事，拟最近召开所务会议推进筹备考古会议事。下午审阅《郑州二里冈》发掘报告。

6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审阅《郑州二里冈》发掘报告，下午将稿交与陈梦家同志，审阅《考古通讯》稿。

6月12日 星期三

赴院部，开科学规划委员会哲学社会科学小组会。下午裴文中同志来，谓星期日刚返北京，又将赴巴黎参加会议，需要一些考古照片。靳主任谈所事，谓刘观民同志有回信，不愿意随黄老赴新疆。

6月13日 星期四

今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开会。上午由聂荣臻主任及周扬同志致辞。下午有关于图书档案资料的报告，涉及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并独立召开小组座谈。至所与蒋若是同志谈修改《洛阳烧沟汉墓》发掘报告事。

6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小组开会。下午赴所，阅《沂南画像石墓报告》。这两天腹泻不舒，赴北京医院治疗。

6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休息，阅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下午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有数人发言，最后由聂荣臻主任作总结闭幕。散会后至471号访新疆前来开会之沙依然同志，谈黄老赴新疆考古事。

6月16日 星期日

阅毕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60页）。上午理发。下午至饶惠元君、黄文弼先生处闲谈。晚间陶副院长招待苏联专家节尔列夫斯基教授与斯得诺索维奇教授。

6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历史教学编辑部托我选辑中国原始社会史的论文集。曹联璞同志自福州商购林石庐收藏金石书籍返所。郭子衡先生由休养所返家。黄文弼先生来谈再赴新疆工作事。下午至古脊椎室，与裴文中同志谈他的出国事。晚间不舒，夜中又大呕吐。

6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勉强参加所中扩大所务会议，由郑所长主持，尹达同志亦参加，商谈9月开考古会议事，所中各组室的组织关系事，及研究实习员与见实员的培养办法问题。下午赴北京医院医治，返所休息，阅赵彦卫《云麓漫钞》。

6月19日 星期三

在家休息。阅《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校样，做校勘。阅霍尼《玻璃》。傍晚，吉林王仲贤同志来谈。

6月20日 星期四

阅毕赵彦卫《云麓漫钞》（1-224页）。昨天在家休息一天，今日赴所。王伯洪同志自西安返京，谈西安工作情况。石兴邦同志谈召集考古会议筹备工作。接新疆寄来波斯银币拓片，下午又写补记，即补入校样中。天气渐热，身体仍不舒服。

6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对外文协派人来谈。香港陈公哲老先生来谈。下午阅《沂南画像石墓报告》。

6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整风运动座谈会，自19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正式发表后，整风运动又进入一新阶段。下午苏秉琦同志来所，谈北大学生实习问题，苏君足疾尚未痊愈。晚间暄儿来家取去照相机。

6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王天木同志偕王育伊同志来访，一同往访陶副院长，未遇。下午偕秀君往王明同志家，出来后又往观电影。晚间与天木、育伊二同志往陶副院长处闲谈。

6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搜集材料，拟写新莽铜量，又写了几封信。下午苏联民族学专

家节尔列夫斯基教授及斯得诺索维奇教授来所谈话并参观。朝鲜都宥浩同志来所闲谈，下班时始去。

6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日本和平代表团本山寺天台宗僧侣清田寂云来所参观，并谈佛教经典二。中午对外文协招待法国代表团，饭后又与叶理夫教授交谈。

6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阅毕《沂南画像石墓报告》。下午听钱宝琮同志讲“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徐旭老及王明同志亦在座。晚间王伯洪同志来谈，后日即返西安。

6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叶理夫来所参观，并要抄录一些他未能购到的《文物参考资料》。黄展岳同志返所，与刘启益同志一起谈沙河县铁冶遗址保存事。单庆麟同志自三门峡工地返东北，途经此间来谈。与叶理夫氏商量好星期六讲演，请徐旭生作翻译。下午写信复吴文良同志，商量泉州宗教石刻事。校《波斯银币》文，已是三校。市文物组约明日赴明陵。

6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明陵，吴晗副市长、王冶秋局长及市建设工程局工程师皆来，商谈金刚墙上端塌方问题，设法解决，参观一遍中午即返城。下午至故宫博物院。

6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阅读学习文件，赴北京医院治疗，遇及竺副院长、赵九章、金毓黻先生。下午叶理夫教授来所作报告《石器时代中国与亚欧的关系》。苏秉琦同志来谈，今晚即赴洛阳。阅久梅涅夫《关于希腊人的人种起源问题》中译本（1-61页）。

6月30日 星期日

在家审阅《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发掘报告稿。晚间偕秀君赴东四剧场观北京曲剧《圆明园末日记》。

# 7月

7月1日 星期一

继续审校洛阳报告。上午所中开所务会议，讨论考古会议事，由郑所长主持，尹达、郭子衡诸同志皆出席。

7月2日 星期二

审校《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发掘报告完毕，写了一点意见，交编辑部付印。与蒋若是同志谈《洛阳烧沟汉墓报告》，并取回一部分，以便翻阅。为新华社审阅关于长沙考古报导。

7月3日 星期三

写了几封信。翻阅《烧沟汉墓报告》第一、二篇。

7月4日 星期四

翻阅《烧沟汉墓报告》第一、二篇，交还与蒋若是同志，并指出几点问题。

7月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文化部，参加为炳灵寺而召集的座谈会，又赴北京图书馆参观中埃友好协会所组织的图片展览会。下午赴所，审阅《泉州宗教石刻》。刘观民同志由西安返京，谈赴新疆事。苏垂昌同志以身体不好，亦提早返京。

7月6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腹泻尚未痊愈。阅《历史研究》第6期。审阅《考古学报》稿子（黄盛璋《保贞考》）。晚间雷雨，楷儿赴校参加散学礼，淋成落水鸡。

7月7日 星期日



上午赴院部参加社会科学学部常务会议，与向觉明、尹达二同志一同至和平宾馆用餐。下午在家。

7月8日 星期一

审阅《洛阳烧沟汉墓报告》陶器部分。靳主任谈反右派问题如何进行。

7月9日 星期二

上午赴东安市场购宽幕电影票。下午参加院部积极分子动员会，由张劲夫副院长作动员报告。

7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陪秀君去宏仁堂看病。下午与蒋若是同志谈修改《洛阳烧沟汉墓报告》，明日彼即离京返洛。又与楼宇栋、陈梦家同志谈改《考古通讯》为月刊问题。与靳主任谈反右派运动问题。

7月11日 星期四

昨夜胃病又发，不能入睡，今晨精神不舒，赴北京医院治疗。下午午睡至4时始起，审阅《洛阳烧沟汉墓报告》金属器部分。

7月12日 星期五

审阅《烧沟汉墓报告》器物部分完毕。为了配合反右派运动，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了一篇短文寄去（7月14日刊出）。

7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反右派运动大会，主要对象为陈梦家。下午阅梅原未治《漢以前の銅鏡の研究》。晚间偕秀君及炎儿赴张国熊同志家。

7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参加中国科学院召集的科学家座谈会，由郭沫若院长主持，分别由学部委员中参加民盟科学规划者曾昭抡、钱伟长、千家驹、华罗

庚、童第周五人作检讨。下午偕妻儿去看电影法国片《逃亡者》。

7月15日 星期一

阅毕梅原末治《漢以前の銅鏡の研究》（pp. 1-92）。晚间偕秀君去首都电影院观宽幕电影《革命的前奏》。

7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中国科学院召集之科学家座谈会，继续批评曾昭抡、钱伟长等民盟科学规划。下午阅新出的《文物参考资料》第6期。

7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在编辑部谈工作事，拟明年《考古通讯》改为月刊。与靳主任谈反右派运动事，约定晚间再谈。下午为《考古学报》阅稿，写了几封信。晚间尹达、靳尚谦二同志来谈所中反右派运动事，9时余始去。

7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大，与埃米尔教授谈话，即在其家午餐。为了出境香港护照及船票的事，又发脾气，弄得王翻译很是为难，劝了他一阵，下午4时始告辞返城。晚间陪秀君赴东安市场购物。

7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为《泉州宗教石刻》作最后的审阅，以便付印。中午偕秀君赴中埃友好协会为埃米尔教授饯别，周一良同志夫妇及埃及大使馆文化参赞夫妇在座，对外文协杨慧琳同志作东道主。下午所中请埃米尔教授作报告，漫谈埃及考古学，6时许始毕。

7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审阅《考古通讯》及《考古学报》的稿子。中午偕秀君赴孝顺胡同卫理公会外交人员宿舍，赴埃及大使馆文化参赞Badran午餐，为埃米尔教授饯行也，杨慧琳同志及周一良同志夫妇在座，3时余始告辞。

晚间偕妻儿观电影《宋士杰》。

7月21日 星期日

将《考古通讯》第5期稿全部审阅一过。

7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陪秀君赴宏仁堂看病。赴所，将《考古通讯》第5期稿交与编辑部，并指出错处要加改正。下午陪秀君去理发。阅毕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1-132页）。

7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院部科学家座谈会。下午参加所中反右派会，又为《考古通讯》第5期写评论。

7月24日 星期三

今天又参加了一天的科学家座谈会，为检讨曾昭抡、钱伟长等的科学规划及陶副院长言论。晚间夏振球同志来访。

7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与黄文弼同志谈西北考察问题，他预备下月赴新疆考古。与白万玉同志谈定陵发掘事，预备下星期前往主持。下午在家阅石兴邦同志一文。

7月26日 星期五

晨间赴车站送埃米尔教授离京返国，周一良、宿白诸同志都来送行。上午将石兴邦所写的《石器时代》讲稿交还给他，并指出错误。下午赴机场接锡兰西尔瓦夫人（A. de Silva Vigier）、泰巴尔女士（Dapur）、达布阿女士（Dambia）。傍晚赴埃及大使馆参加埃及人民节庆祝会，周总理亦来参加，并致祝词，7时余始散。

7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苏秉琦同志（他昨天刚回北京）谈洛阳工作及北大考古专门化问题，与徐旭生先生谈参加反右派座谈会感想。下午在家，阅毕Silva Vigier, *The Life of the Buddha* [西尔瓦夫人：《佛陀的生活》]（pp. 1-198）。晚间参加美协招待西尔瓦夫人的宴会，由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朱伯深同志做主人，文物局王毅等同志亦在座。

7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审阅成都羊子山土台报告。赴所，遇及王仲殊同志，新自西安返京。许景元同志亦已返。

7月29日 星期一

为《考古通讯》翻阅稿子，上午锡兰西尔瓦夫人等来所参观。晚间与陆学善同志商谈赴故宫博物院测量新莽铜方斗事。夜间以食西瓜过多呕吐了两次。

7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阅Cheng Te-Kum, *Archaeological Studies in Szechuan* [郑德坤：《四川考古学研究》]。下午偕陆学善同志赴故宫，测量始建国铜方斗。晚间偕秀君看电影。

7月31日 星期三

阅毕郑德坤《四川考古学研究》（pp. 1-17）。

# 8月

8月1日 星期四

上午西德Munich [ 慕尼黑 ] 大学人类学教授K. Saller [ 萨勒 ] 来所参观。定陵发掘队来电话，谓长陵祔恩殿昨天电击着火，幸即扑灭。下午审阅考古会议论文稿。

8月2日 星期五

上午与朱欣陶同志通电话，中午对外文协宴请萨勒教授，邀我作陪。晚间观电影。

8月3日 星期六

上午阅新到西文杂志。金学山同志由西安返京，与之谈西安工作。《考古通讯》第5期校样来。晚间赴东安市场购书。

8月4日 星期日

在家阅Singer ( ed ) , *History of Technology* [ 辛格 ( 主编 ) : 《工艺学史》 ] 首二章。下午尹达同志来谈，修改《考古通讯》第5期的反右派评论。

8月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写了两封信，与靳主任谈所中反右派运动事。下午在家阅书。晚间赴国际书店购书，遇雨。

8月6日 星期二

上午范文澜先生来，谓后天有一招待冰岛统一社会党奥吉尔逊 ( Einar B. Olgersson ) 的座谈会，希望我参加。赵其昌同志来谈定陵发掘事，与苏秉琦同志商谈借用北大照相人员。陈梦家同志谈石刻拓本照相事。下午在家阅辛格《工艺学史》II。

8月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阅辛格《工艺学史》II。

8月8日 星期四

上午赴中山公园政协俱乐部，出席招待冰岛奥吉尔逊的座谈会，有范文澜、尹达、侯外庐、邵循正、翦伯赞、叶蠼生和我共七人。午餐后，他们继续会谈，我赴国务院，参加国家规划委员会的哲学社会部讨论，关于明年工作计划及经费问题。晚间步青甥邀我们参加文化宫的夏季晚会。

8月9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赵世暹同志来谈关于收集水利史材料问题，参加所中反右派小组讨论会。下午开始大会，郑所长亦来，陈梦家做自我检讨，然后由王世民、石兴邦、王仲殊同志发言。

8月10日 星期六

今天开了一天的会，为了反右派运动，大家继续对陈梦家同志提意见。报社记者亦出席，预备明天刊登报端。晚间暄儿来家。

8月11日 星期日

今日赴明十三陵，观定陵发掘工作，又参观长陵祔恩殿受雷击情形。同行者除暄儿外，尚有靳主任及伯洪、仲殊二同志。返家，遇及王明同志。

8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开反右派小组会。下午偕秀君赴百货大楼购物，赴银行取款，遇及靳主任，谈明天开会事。返家，秀君以无锁匙关在门外，大发脾气。

8月13日 星期二

今日所中又开了一天反右派的大会，吴晓铃、唐立庵、郭子衡等同

志前后发言。阅辛格《工艺学史》II。

8月14日 星期三

继续阅辛格的书。下午去访纳子嘉（忠）同志，由云南来京参加回民会议，邀之在东来顺晚餐，饭后至自家中小坐。

8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陪秀君赴中医医院诊治，预约挂号已一个半月，到11时始毕。据放大检查云，子宫颈有糜烂，须赴大医院检查是否为子宫瘤，即赴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挂号。下午赴所，人民日报社陈大可同志来所。晚间石兴邦陪武伯纶馆长来谈，今日到京，将赴捷克。赴裴文中同志处，新由法、德返国。

8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约武伯纶馆长赴和平饭馆午餐，黄文弼、苏秉琦、石兴邦同志作陪。下午赴院部开会，由潘梓年主任传达周总理关于整风报告。

8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陪秀君赴中医院诊治。旋赴所，与赵思训、赵铨同志谈明陵发掘照相问题，他们随苏秉琦同志赴现场视察，我下星期再去。下午偕秀君看电影，旋赴张国熊同志家闲谈。

8月18日 星期日

阅辛格的书。下午偕秀君看电影《罗汉钱》，正暄返家，将正昕嘱购的毛巾，送交杨志钦同志带去苏联。晚间张国熊同志来谈。

8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梅明杰同志送来姬妹托带之物，以近由温州返京也，我以参加所中陈梦家第二次检讨的会，未遇。今日陈的检讨占了整个上午，裴文中、尚爱松同志都来参加，未发言。下午学部派人来所了解明年计划及

第二个五年计划。

8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安志敏来电报，谓见习员刘永才因公触电而死。靳主任去其家接洽身后事。方壮猷局长、陈滋德处长来谈湖北考古工作事，写了一封信告诉张云鹏同志。下午在家，阅毕辛格《工艺学史》II（pp. 1-776）。

8月21日 星期三

北京市文物组来车，接往观定陵发掘电影预演。旋返所参加反右派小组会。下午在家，开始为《中国建设》写郑州考古发现。旋赴所，叶小燕同志谈搜集有关黄河水库各县古迹史料事。

8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陪秀君赴医院治疗。旋赴所，院中联络局又来电话，商参加赴埃访问团事，请靳主任回电话，婉拒之，请另邀别人参加。易漫白同志来谈工作事。下午在家继续写作。

8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继续写作。下午参加所中反右派大会，由陈梦家继续作检讨。晚间赴文化部招待所，访方壮猷局长，谈湖北工作事。

8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在所中参加小组会，商谈下一步布置。赵其昌同志来谈定陵发掘事。叶小燕同志谈三门峡调查事。下午在家继续写作。

8月25日 星期日

今日下雨，暄儿昨晚来家过宿。我今日将郑州殷商遗址的英文稿写毕，并加修改，拟明天即送《中国建设》社。

8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李仰松同志来谈，昨日刚由云南返京，参加佤族调查工作完毕归来。崔承瑶同志来谈，新由苏联返国度假，月底即返苏，已由近代史改修考古学。下午校阅《世界民族志》东亚部分译稿。

8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部参加学部常务委员会，谈召开声讨社会学及经济学方面右派分子及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事。下午阅毕Ehrich, *Relative Chronologies in Old World Archaeology*. [埃里克：《旧大陆考古学的相对年代学》] (pp. 1-144)。

8月28日 星期三

今天又开了一天反对陈梦家右派言行的大会，上午由靳主任主持，下午由我主持。

8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所中反右派大会，并在会上发了言，斥责陈梦家的右派言行。下午参加哲学社会学部所召集的批评费孝通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座谈会。由费孝通、吴景超、袁方等三人作检讨。晚间偕秀君观越剧《天雨花》。

8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继续参加学部召开之会，地点在西郊宾馆，由雷洁琼、李景汉、陈达、潘光旦、吴文藻等五人作自我检讨。下午赴所，《中国建设》社派刘一方同志来谈稿子修改问题。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侯方岳先生偕李仰松同志，来谈云南考古工作事。在黄老处谈新疆考古工作，9月2日黄老即飞赴新疆。阅郑振铎《汤祷篇》。

8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为《考古通讯》写补白（书评），参加反右派会议。下午赴福田公墓，为刘永才同志开追悼会。

# 9月

9月1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上午在家阅张舜徽《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下午偕秀君至王明同志处闲谈。晚间参加科学院欢送龙彼得（Peter，Ocn der Leon）宴会。

9月2日 星期一

昨晚吃多了一些，终夜不能入睡，11时余大呕吐了一次。今晨赴所，又吐了，赴北京医院治病。午间吃点鸡蛋，仍吐出来。睡了一个下午，稍舒适。晚间黄展岳同志来谈。

9月3日 星期二

今日在家休息，上午陈淮同志来谈，阅毕《中国历史要籍介绍》（1-230页）。

9月4日 星期三

今日仍在家休息。阅《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及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1-157页）。傍晚李光谟同志来。晚间陈作良、易漫白、卢兆荫三同志来。

9月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途经马市大街，与刘导生同志谈昨日李光谟同志所谈及争取李济老返国事。至所后，将结果打电话给李光谟，请他明天去学部商洽。写了两封信。下午赴北京医院治疗。阅毕马承源《仰韶文化的彩陶》（1-119页）。

9月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将陈作良《齐家文化》一稿交还给他。下午参加学部科

学小组开会。

9月7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开会，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重要项目。下午为《考古通讯》校阅译稿等，夜间又呕吐一次。

9月8日 星期日

阅《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上午正暄偕同事二人来家午餐。午后正荣侄来，偕秀君去看电影。今日中秋节。

9月9日 星期一

上午赵其昌、白万玉二同志来谈定陵发掘事。安志敏同志昨日由西安返京，谈黄河水库工作事。下午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座谈会。

9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开小组会，商谈西安工作，问题颇多。下午在家，为《考古学基础》一书写前言，约千余字。

9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开图书委员会。下午在家校阅《考古学基础》稿，王冶秋局长来谈下星期一召开文物界反右派座谈会事。晚间至贾兰坡同志家，知尚在医院住院未返。

9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安志敏同志谈黄河水库队事。苏秉琦同志谈郑振香同志参加沔西实习事。下午赴第六医院，探视贾兰坡同志之病，据云肝脏抽脓后，已见轻松，不日即可出院回家休息。

9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赴定陵工地视察，安志敏同志等随往，现已暂时停工，将计划开门进内工作。返城，下午在家校阅《考古学基础》完毕。偕秀君赴百

货大楼购物。

9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所内开小组会，谈访苏代表团与苏联协商合作计划事。下午写了两封信，将《考古学基础》稿子交还与编辑室夏振英同志。

9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王振铎同志来谈，留之午餐。下午为《历史教学》审阅论文集的稿子，为明天文物界座谈会预备稿子。

9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准备下午发言。下午参加文物界座谈会，由王冶秋局长报告右派分子点火经过，郭沫若、翦伯赞、吴晗三位发言，散会时已6时半。

9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为《历史教学》审阅论文集的稿子。下午赴北京医院治病。

9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赴中山公园参加科学院的反右派座谈会。下午继续开会。

9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写明天文物界反右派座谈会的发言稿。下午赴中山公园继续参加科学院的座谈会。

9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准备下午发言，誊清发言稿。定陵发掘队来电话，说正拆开封砖，发现内有石门。下午参加文物界反右派座谈会，有梁思成、赵正之等发言，我也就考古工作的今昔作了发言。

9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陪秀君赴北大医院治疗。下午西尔瓦夫人来所，新近自敦煌返京，询问中国考古情况。翻阅《考古通讯》第6期稿子。

9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赴定陵，郭子衡、楼宇栋二同志同行。金刚墙已拆去一段，露出墓门，大理石制檐楣，甚精美。民族事务委员乌兰夫同志等来参观。午后与赵其昌和白万玉同志商谈发掘计划，即宿定陵发掘队中。

9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将所发现之木栅门绘图测尺寸，以便复制。下午与市建设局工程师商谈保护安全计划，阅赵其昌同志等摘抄有关十三陵的卡片。

9月24日 星期二

测绘金刚墙内至石门的甬路平面图。午后至昭陵一观，王伯洪、王仲殊、马得志等同志来参观。为《历史研究》审阅稿子。阅梁份《帝陵图说》。

9月25日 星期三

测绘封门乱砖及前甬道平面图。阅《明实录》摘抄，讨论孝靖皇后祔葬的时间。赵其昌等同志都以为是天启以后重开隧道祔葬的，实则文献及实迹皆属一次，即万历十八年开隧道时入葬。

9月26日 星期四

今日原约定建设局一工程师来商谈墓门加固事，所中派刘玉同志来，谓秀君身体发烧，腰病加剧，昨夜赴北大医学院急诊，并喊暄儿来家调护，当即乘车返城。午间暄儿返机关。下午秀君又发烧，乃送至医院急诊，打了一针，晚间烧稍退。

9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今日有日本佛教亲善使节团竹村教智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塚本善隆所长等来所参观。

9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陪秀君赴医院，因为要看内科及妇科，至12时未毕，幸遇郑愈教授夫人夏道一同志，请其代为照顾，即先返家。下午张国熊太太送一保姆来，谈至傍晚始去。

9月29日 星期日

今日审阅《考古通讯》及《考古学报》的几篇稿子。下午王明太太来探视秀君之病。

9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中外友好协会成立大会，晤及埃及大使馆的文化参赞Badran、商务代表El-Farr，及开罗大学近代史教授Kerim，又与叙利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雅兹接谈。下午赴所。傍晚赴北京饭店，参加周总理的国庆外宾招待会，遇及锡兰的西尔瓦夫人、苏联的Rumintzov [ 鲁缅采夫 ] 等。散会后至东安市场逛旧书摊，遇及史树青同志。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二

今日国庆节，赴天安门观礼，登车时即遇及周明镇同志，在看台上又遇及王毓铨、王天木同志，游行完毕，散会已1时半。返家午餐，下午入睡，5时始醒。郑愈同志夫妇偕其长女来谈，晚间秀君又昏厥了一次。

10月2日 星期三

上午为《历史教学》审阅论文集稿件。下午颜伯诤同志由四川来，谈关于体质人类学工作，对于吴君，极为不满，有离开二道沟之意，我劝他还是合作为是。谈至傍晚，偕赴东安市场用餐。

10月3日 星期四

上午波兰考古学家赫米列夫斯基（W. Chmielavski）来谈，彼拟在中国参观考古发掘，并作些研究工作。下午苏联民族学家博切洛夫斯基（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来所询问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问题：（1）仰韶以前的新石器遗存，（2）仰韶文化的年代，（3）华中及华南的新石器文化。谈至傍晚始去。

10月4日 星期五

上午锡兰Mrs. Vilgwie [西尔瓦夫人] 来所，商谈麦积山及敦煌千佛洞图录的写作纲要，又偕往故宫博物院参观永乐宫壁画展览。返所后，与靳主任谈关于新来所研究实习员的座谈事，拟明日举行。下午赴历史三所，商谈下星期开史学界反右派斗争会计划。

10月5日 星期六

晨间坐对外文协的车子送锡兰西尔瓦离京。至所，颜闾同志来谈利用殷代人骨做研究事，与吴晓铃同志谈整理印度购来书籍事。下午参加所中欢迎今年新来之研究实习员13人（一人未到）。

10月6日 星期日

上午参加炎儿的小学家长会，一直开到11时半。下午偕石兴邦、杨建芳及陈淮同志赴定陵工地，第一道石门已掘开，过道铺有大木板，第二道石门后，似有供案、大缸，两侧似有边门通耳室。朱欣陶主任亦来，共商今后工作进行。

10月7日 星期一

上午校阅易漫白同志的译文（梁思永先生遗著）。下午参加学部常务会议，讨论史学界反右派座谈会及纪念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中遇及尹达同志，尚在休养中，谈及捷克讲学事，遂偕至联络局，拟即请郑所长附带完成任务，拟一电稿交去。

10月8日 星期二

上午为《考古通讯》审阅稿子。潘孟陶同志谈译稿事。楼宇栋同志谈明年《考古通讯》事。为王仲殊同志修改英文说明，拟寄往《伦敦画报》发表。下午为反右派座谈会审阅发言稿。傍晚至东安市场购书。今日张师妈及暄儿来探视秀君的病，仍如前无改进，睡时秀君昏厥，至11时始入睡。

10月9日 星期三

上午偕苏秉琦、王仲殊、徐苹芳三同志前往广安门外，查勘赵正之同志发现之遗址，证明并无战国文化层。下午参加学部召开之反右派座谈会准备会，遇及尹达同志，尚在休养中，亦前来参加会议，略谈所事。晚间秀君又昏厥一次。

10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搜集资料，拟写一文介绍波斯银币。写了两封信。下午李仰松同志来谈，并交来《作伕制陶概况》一文。继英侄妇前来探视秀君之病。

10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送秀君上医院看病，我自己赴西郊宾馆参加学部召集之反右派座谈会。为李仰松同志校阅《侏伧制陶概况》一文。

10月12日 星期六

今天又开了一天史学界的反右派座谈会，上午批评向达，下午批评雷海宗。晚间秀君又昏厥。

10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暄儿来电话，谓患痢疾不能来家。阅李思纯《江村十论》。下午写作《西宁出土波斯银币》初稿。晚间去见陶孟和先生，谈颜闾同志工作事，陶先生顺便谈及发掘报告稿费事。

10月14日 星期一

今天仍开史学界反右派座谈会，上午批评荣孟源、陈梦家二位。下午陪秀君上医院，返后又昏厥，到脱身赴会场时，已是范老发言，最后翦伯赞同志总结。散会后又开小组会，分别处理发言稿的发表问题。晚间颜闾同志来谈。因暄儿今日入隔离医院，秀君担忧，整夜不能入睡。

10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电影制片厂沈杰同志等来，商谈关于定陵发掘摄制电影事。下午阅李思纯《江村十论》。晚间继英侄妇探视秀君之疾，秀君又昏厥一次，醒来神志尚不清，第一句话便是“阿暄敲门了，快快去开门”，又说“一起到医院去看阿暄”。

10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赴制片厂观日本考古电影三卷。下午在家，张师母来探视秀君之疾，秀君又昏厥了一次。

10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陪秀君去东四联合医院治疗昏厥病。下午陪她去北大医学院作物理治疗。返所参加所务会议，谈1958年工作计划。晚间张国熊同志来

谈，秀君又昏厥了一次。

10月18日 星期五

今天偕苏秉琦、林寿晋二君去十三陵。定陵发掘打开第二道石门，进明堂，有放置宝册的三石宝座及五供长明灯。第三道石门后即金堂，有红漆木椁。明堂两侧各有券门一。制片厂已派人来定陵，准备拍摄，与沈杰同志商谈编提纲。又与赵其昌同志等去宝山采集新石器及陶片，乃上星期被发现者。返城已傍晚。晚间又呕吐了，大概是中午吃得多了。

10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张师母来探视秀君。下午陪秀君去医院看病。

10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赴院部乘车赴明十三陵，至定陵工地，今日参观者又甚多，当达400人以上。下午开最后一石门，随葬品不多，为万历与孝端、孝靖二后的漆椁并行，两侧室似原拟作妃嫔之墓，但未曾入葬，空无一物，另有隧道向后，当与右道及左道相通。下午郭院长、范老、邓拓同志等皆来参观。傍晚与朱主任及赵其昌、白万玉同志等商谈今后工作，返城。下午又感不舒，吐了不少白痰，整夜不能入睡。

10月21日 星期一

晨4时余，吐了一些酸水。上午至所，在所中又吐了，至北京医院治疗。返家喝牛奶，不到一小时又吐了。下午秀君去医院电疗，我在家，3时许吃了半碗鸡蛋羹，仍不舒服。5时许又大吐，始稍安。晚间继英侄妇来探视秀君，苏秉琦、黄展岳同志来探视我。晚间睡尚安适。

10月22日 星期二

今日没有呕吐，但只喝了三碗牛奶，晚间吃二片苏打饼干即感不舒，夜间睡眠不好。上午赴医院，才知道上午内科无门诊，下午又去一次，拿了一瓶药水。上午尹达同志来谈。将《考古学报》第4期阅了大

半，下午交饶同志取去。晚间赵其昌同志来谈明陵工作，黄展岳同志等来探视我的病。张师母来探视秀君的病，并陪她上医院作物理治疗。

10月23日 星期三

机械工业部程君来电话，谓暄儿今天可出院。阅毕辛树帜《禹贡创作时代的推测》（《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年第3期）。午后暄儿返家，瘦得多了。一家三人卧床养病，殊为狼狈也。王世民同志来。楼宇栋、徐元邦来谈《考古通讯》稿子事。晚间颜伯诤同志来，替我开了药方。今日仍吃牛奶及蛋羹，晚间仍不适。

10月24日 星期四

审阅浙江博物馆所寄来的《浙江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图录》稿本，所有器物颇不差，照相亦过得去，就是编纂得不大好。下午黄展岳、刘观民、易漫白三同志来谈。阅苏联阿尔茨霍夫斯基《考古学通论》中译本。

10月25日 星期五

仍在家休养。阅毕阿尔茨霍夫斯基所著《考古学通论》（1-274页）。下午王天木同志来谈。晚间靳主任来谈。

10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王世民、陈淮同志来谈，赴北京医院诊治。为《浙江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图录》著一序文。审阅《考古通讯》的三篇稿。傍晚王天木同志来，送来电烤器具。

10月27日 星期日

审阅《江苏徐州汉代画像石图录》稿本。中午暄儿同事来探视他的病，即留之午餐。午后颜伯诤同志来谈。阅《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9期。

10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陪秀君赴北京医学院诊治。返家后写了两封信。

10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颜伯诤同志来谈。下午赴所，遇及苏秉琦同志，新由邯郸视察发掘工作返京。

10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送大便去医院检查。21日以后，到今天才有大便。返后至所中，家中打电话来，谓有人在家等候，乃竺副院长派人送来《自然科学史》发刊词，涉及考古部分者代为校正。赵其昌、白万玉二同志来商谈定陵发掘事，留之午餐吃面条。下午写作《浙江新石器》序言。晚间靳主任来，送来后天院部反右派斗争会列席券。

10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据云检查大便没有潜血，心中稍宽慰。理发后返家。午后将《浙江新石器》序文修改完毕寄去。晚间参加埃及大使馆鸡尾酒会，为招待叙利亚代办沙蓝也。

# 11月

11月1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院部的反党内右派分子顾准的大会。下午偕秀君往东安市场购物。晚间参加欢送埃及青年代表团的酒会。

11月2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中国史学会的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会。下午在家，阅Plenderleith, *Presentation of Antiquities and Works of Art* [普伦德莱思：《古物和艺术品图录》]。晚间颜伯诤同志来谈。

11月3日 星期日

暄儿来家。黄展岳、李仰松二同志来谈。阅普伦德莱思的书。

11月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李仰松同志一文交与《考古通讯》编辑部。下午在家。晚间出席埃及文化代表团的宴会，在北京饭店。返家后又不舒服，呕吐后始稍舒。

11月5日 星期二

因为昨晚又呕吐了，今日不舒。阅毕普伦德莱思《古物和艺术品图录》（pp. 1—360）。

11月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天津李世瑜同志来，并携来调查天津旧海岸报告一稿，托我审查。下午赴北大听周总理报告，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

11月7日 星期四

今日放假在家，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也。傍晚王天木同志

来谈。阅Woolley, A *Forgotten Kingdom* [ 吴雷：《一个被遗忘的王国》 ]。

11月8日 星期五

阅毕吴雷《一个被遗忘的王国》( pp. 1-185 )。

11月9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院部召集的保护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座谈会。下午偕炎儿赴北海参观水力发电展览会，陈列有三门峡水库出土古物。赴所，王世民同志因父病危，请假返家。云南文化局来文，要求派训练班教师。晚间观电影《保尔·柯察金》。

11月10日 星期日

今日整天参加院部党组召集的反党内右派分子顾准的大会。

11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已开始整风。下午赴国际书店购书，偕秀君赴百货大楼。

11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下午陪秀君去北大医院治病。晚间工会观首都剧场《带枪的人》。阅Allegro, *Dead Sea Scrolls* [ 阿莱格罗：《死海古卷》 ]。

11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苏秉琦同志谈北大整风事。写了几封信。下午在家阅《死海古卷》。偕炎儿去看电影《骑鹅旅行记》。

11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下午波兰考古学家A. Zaki [ 扎基 ] ( Crokov [ 克拉科夫 ] 博物馆 ) 来所参观。晚间文化部在全聚德招待他，由王天木、裴文中、顾铁符与我作陪。

11月15日 星期五

今日又参加院部党组所召开的反党内右派分子顾准大会，下午由张劲夫副院长做总结。

11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尹达同志来谈。陈作良同志由三门峡返所，谈工地的情况。下午西德Köln [ 科隆 ] 大学民族学教授F. Funke [ 冯克 ] 来所参观。

11月17日 星期日

与苏秉琦同志偕往定陵工地，秀君及暄、炎二儿亦偕往。已将近一个月未赴定陵，连一个平面图尚未绘就，但参观者甚多。与朱欣陶及赵其昌同志谈工作，赴长陵食堂进餐，返家已3时许。阅宋谷柳《虾球传》（小说）。晚间黄展岳同志来谈赴昆明事。

11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王伯洪同志由西安返所，略谈工作情况。下午赴所，阅新到西文杂志，最近一期Archaeology No. 3 (1957) [ 《考古学》1957年第3期 ]，转载有所写Our Neolithic Ancestors [ 《我们的新石器时代祖先》 ]。

11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朱欣陶同志来所，商谈定陵工作事。下午偕秀君赴市场购物。

11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历史教学》编辑部陈玉刚同志来所，商谈《中国原始社会史论文集》事，当将选出的几篇论文题目告诉他，请他返津和他的领导商量。下午在所查书，以便修改参考书目。晚间偕秀君及炎儿观电影日本片《米》。

11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中央民族学院苏联专家博切洛夫斯基教授来所，谈新石器及早期金属时代问题，新石器时代的神是否可确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各个民族的关系又如何？铜器时代的起讫？用犁的开始？整整谈了一个上午。下午审查考古会议的论文。

11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文物局谢元璐同志来谈易县燕下都挖渠，及南博参加黄河水库队事。中国建设社陈同志来约稿，希望能写定陵、三门峡水库及总结前几年成绩三篇，我只答应他一篇。历史博物馆姚鉴同志来谈修改宋元陈列事，谈到下班时始去。下午将考古会议的稿子14篇审阅完毕，大部分不能用，与王世民同志谈此事，并打电话与尹达同志联系。他这两天又觉身体不舒。

11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苏秉琦同志谈北大整风事。据云考古专门化集中三点：一为考古实习事，二为阎、宿不睦事（开了四天），三为与考古所合作事。返家，审阅《考古通讯》稿子。今日下雪，秀君赴北大医院治疗。下午我偕苏秉琦同志赴清华参加科学讨论会，张子高先生讲《六经别解》。

11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赴政协文化俱乐部，参加长陵发掘委员会，讨论定陵博物馆问题。下午在家，审阅《考古通讯》明年1月份稿子。暄儿昨夜看戏后返家，今日告诉我们，他已报名要求下乡，秀君又为这事发愁。

11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吴汝祚同志由华阴返所。刘观民同志由定陵返所，略谈工作情况。曹联璞同志谈与院图书馆共同编作金石拓片目录签订合同事。下午将《考古通讯》稿交还与楼宇栋同志，略谈修改意见。将一部分考古会议论文提要（14篇），及审查意见，交与王世民同志。科学普及出版社派地学组主任孙觉同志来约稿。晚间审阅几篇考古会议稿子。



11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审阅考古会议稿子，交与王世民同志，已达30余篇。赵其昌同志由定陵来，略谈工作情况。下午陪秀君赴中医医院，初次针灸，她觉得不好受。阅《古代学》中林已奈夫关于中国华东及郑州的新石器文化等文章。晚间审阅天津史编纂室李世瑜同志《天津地区渤海旧海岸的调查》一文。

11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将《考古通讯》明年第1期的几篇书评，加以修改，以便付印。与楼宇栋同志谈明年《考古通讯》计划。下午将李世瑜同志一文审阅完毕，签注意见。

11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尹达同志来商谈所事：（1）干部下放问题，（2）考古会议问题，（3）洪晴玉离所去朝鲜事，（4）殷墓花土图录装订事。下午将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稿子交还与编辑部。偕秀君及炎儿观电影《拜月记》。

11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靳主任谈干部下放问题及我所目前情况，大约要下放39-41人。其中陈准是组织工作，徐苹芳、郑笑梅二同志是锻炼性质，其余的便是可以外放的干部。黄展岳偕清华大学华觉明同志来谈从金相学研究古铁器问题。为《考古通讯》审阅《西安郊区三座唐墓》（马得志稿），下午将马稿修改毕，交编辑部。

11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收到水野清一从日本寄来的《东洋史研究》“新中国の考古学专辑”，随便翻阅一下。下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资料是莫斯科会议的两个宣言。

# 12月

12月1日 星期日

上午偕炎儿去看电影《雪地激战》，换得了金属分币，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发行硬币，炎儿看了很高兴，拿去玩了。返家后，王载紘同志夫妇来谈。下午审阅考古会议论文《广州市华侨新村西汉墓报告》。

12月2日 星期一

上午将《广州西汉墓报告》提出修改意见。赴北京饭店访捷克考古学家吉士尔，来华已二月余，对于我国的招待颇有些意见，故此次前往与之交谈，至12时半始辞出。下午赴飞机场接郑所长，由捷克、保加利亚、波兰、苏联等处讲学约三月。审阅《考古学报》4期稿子。

12月3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开会，欢送第一批上山下乡干部，计41名，有陈淮、徐莘芳、郑笑梅等实习员九人，转业干部五六人，见习员二十余人，尹达同志亦来参加。我因为院部有会，匆匆发言后，即赴院部参加关于莫斯科十二国会议宣言及六十四国和平宣言的座谈会，我也在会中发言。下午陪秀君赴北大医院看病。阅尹焕章《华东新石器时代遗址》（1-76页）。晚间吴有训副院长招待波兰科学代表团，有考古学家赫米列夫斯基，所以约我作陪。

12月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为《宜兴晋墓发掘报告》写跋语，约千字。下午在家为《考古通讯》审阅稿子。晚间王继英侄媳来，谓正荣打电话给她说又病了，已要求退学。

12月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郑、尹二所长通电话，谈与苏联科学合作项目有关我所各项。北京市文物组朱欣陶来电话，说保存丝织品的方法，已实验成

功。邀我前往一观，并闲谈保存文物事。下午在家，阅A. I. Pershits, *The Problem of the History of Primitive Society in Soviet Ethnography* [ 彼尔什茨：《苏联民族学中的原始社会史问题》 ]。

12月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学部派人来谈关于与苏联科学院合作事。文物局陈滋德处长及谢元璐科长来谈干部下放事及易县发掘事。与安志敏同志谈洛阳工作问题。苏秉琦同志谓下星期去洛阳、邯郸一行。

12月7日 星期六

审阅考古会议论文《营城子贝墓发掘》。上午黄展岳同志谈赴昆明参加训练班事。晚间联络局招待波兰考古学家赫米列夫斯基，考古所由我与苏秉琦、安志敏二同志出席作陪。宴会散后，赴车站送我所上山下乡同志。

12月8日 星期日

上午赵其昌、苏天钧二同志来谈。下午王明同志来谈。正暄儿今日返家，据云局中已批准第一批下乡干部，暄儿并不在内。下午偕秀君上街购物。

12月9日 星期一

上午波兰赫米列夫斯基来我所工作，又捷克吉士尔来我所参观。下午北京市文物组约我去电影制片厂观定陵发掘电影。

12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郑所长来所，谈在保、捷及苏联讲学事。谓在列宁格勒看到三批精品，即Kozlov [ 科兹洛夫 ] 在黑城子所得者，Oldenbury [ 奥登堡 ] 在敦煌及高昌所得者。下午与安志敏同志谈天津古海岸问题，写了几封信。

12月11日 星期三

为了修改石兴邦的文章，竟费了一天的工夫，他将在《人文杂志》中已发表的加上了大量的图版及插图，非删去一些不可，文章也太啰嗦。

12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将石兴邦同志的文章附图删去一些，重新排列，寄给天津人民出版社。下午开始修改安志敏同志所撰的参考书目。将宜兴晋墓标本交与陆学善所长，请其代作光谱分析。

12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旋赴国际书店外文服务部，尚属第一次购书。阅P. E. Cleater, *The Past in Pieces* [克利特：《过去历史的遗迹》]。下午波兰考古学家赫米列夫斯基来所讲演《近年来波兰石器时代的研究工作》，杨、裴二公因事未来，由我作主席致介绍辞。

12月14日 星期六

阅毕克利特《过去历史的遗迹》(pp. 1-167)。审阅所中工作通讯报。陈梦家同志来谈关于移交彼处所存资料问题。

12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偕楷儿去看电影《风云儿女》，丢失了一本《文物参考资料》。下午王天木夫妇及颜闾同志来谈。大嫂来信谈及正荣退学事，希望能得挽回。整理《中国原始社会史论文集》的参考文献。刘观民同志来说，明天拟返定陵继续工作。

12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李世瑜同志来谈他的《天津旧海岸》一文。下午波兰考古学家赫米列夫斯基来所座谈中波考古问题，有裴文中、佟柱臣、安志敏、邱中郎同志在座。

12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写《中国原始社会史论文集·编后记》。

12月18日 星期三

今日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开学术委员会，开了一天的会。

12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赴一所，与尹达同志及王冶秋同志商量燕下都、两城镇及长陵发掘事，附带谈及历史博物馆隶属问题。又与尹达同志谈整风问题。下午在家写了两封信，将编后记修改完毕。晚间赴埃及大使馆招待会。

12月20日 星期五

阅贾兰坡《旧石器时代文化》（1-65页）。晨间赴飞机场送波兰考古学家赫米列夫斯基。上午陪秀君赴口腔医院修理牙齿。下午又陪她去东四联合医院，以学习停诊。赴所中，晚间不舒，又呕吐了两次。

12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休息。校阅《考古通讯》1958年第2期稿子。

12月22日 星期日

将《考古通讯》1958年2期校阅完毕。今日冬至，又系秀君生日，晨间食汤圆，照温州习俗也。午间食寿面，步青甥来谈，即留之午餐。下午赴裱背胡同医学院宿舍，知荣侄已于上星期离京返里矣。晚间赴中国照相馆照全家福，以为纪念。

12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将《考古通讯》交还给编辑室。郑所长来所，表示想辞退考古所事，我答应与尹达同志商谈。为《考古通讯》写了两篇书评。暄儿今日出差赴包头，大约三个月至半年始返京。陈公柔同志由洛阳返家。

12月24日 星期二

为《考古学报》审阅稿子。下午王天木同志来谈，赴北京医院治

病。晚间又呕吐。这是12天以来的第二次呕吐，闹到1时始入睡。安志敏同志视察易县燕下都返京。

12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休息。阅A. S. Romer, *Man and The Vertebrate* [罗默：《人类与脊椎动物》] 中Chap. 15, *Human Origin* [第15章，人类的起源]。下午赴所接赵学谦一函，谓云南训练班改期到明年2月。傍晚赴百货大楼购冬衣。

12月26日 星期四

审阅郭子衡同志的《山彪镇》报告稿。

12月27日 星期五

将郭子衡同志的《山彪镇》报告稿审阅完毕，写了几点意见。下午赴所，石兴邦同志由西安返京，苏秉琦同志由洛阳返京，略谈各地情况。

12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参加扩大学部会议，由刘导生同志报告此次赴苏签订中苏合作协定经过，各所发表关于有关项目的意见。下午赴所，正在大扫除，乃赴书铺闲翻书，买了几本书。晚间陆步青甥谓已得批准，下放至扬州兴化农村，谈至8时半始去。

12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偕秀君及炎儿赴首都电影院观宽幕电影《堂吉珂德》。观后与陆步青甥同至西单商场，用餐后至大栅栏胡同吴鸿汉同志处，乃温州美禄鞋店老板之子，正在国际书店工作，不日下放，其爱人与步青甥同事。晚间同乡夏振球同志来谈。

12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旋至尹达同志处商谈所务，决定明日在所中召集小组会

谈整风问题。下午赴所，将《山彪镇》稿交还与郭子衡同志，并提了一些意见。晚间参加所中除夕晚宴，夜间又呕吐了几次。

12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休息，审阅《考古通讯》的稿子（刘启益《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书评，李蔚然《南京六朝墓》），及《考古学报》的稿子（沈文倬《〈仪礼〉丧制》，对陈公柔一文提意见）。下午赴所参加整风座谈会，由尹达同志主持，先由尹达同志发表意见。整风重点应在方针政策，从前党组未能做好，然后由各位老科学家及年轻科学家分别发表意见，决定新年后再继续开会。

[1]编者注：2月11日内容日记原缺。

# 1958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三

今天为元旦，因为前天晚上胃病复发，呕吐了几次，昨天勉强上班参加所中整风小组座谈会，今天在家休息。上午阅温州寄来的《温州近代史资料》，我从前对于家乡文献，亦颇注意，桑梓之思，常萦心中。午后张山樵同志来，已半年未来过，北大毕业后仍留校当助教。张国熊教授携其幼子来，留之食点心。秀君生辰所拍照片今日始取得，寄与铮、暄二儿各一张。阅水野清一《中国先史时代研究の展望》一文。

1月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原拟赴政协礼堂参加中国文改会报告，到会场始知临时改期。返所，马得志、王仲殊同志自西安返京，略谈西安工作情况。下午尹达同志来所，小组座谈整风鸣放，3时半开大会，由尹达同志与我作动员报告。晚间阅《耀瓷图录》。

1月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参加整风小组座谈，布置今后运动步骤。下午王仲殊同志持西安汉城发掘图商谈草写简告。晚间陆步青甥送寄行篋来，因为他明天即南下赴江苏扬州兴化县乡间工作，谈至10时始去。晚间胃病又犯，胃部作痛，不能入睡，呕吐了三次。

1月4日 星期六

上午勉强赴所，郑所长、尹所长亦来，开研究组鸣放座谈会。我因赴医院治疗，提早退席赴北京医院，遇及竺副院长，华罗庚、胡厚宣二同志亦来就医，闲谈一会。下午在家休息，阅《法显传考证》（中译



本)。步青甥又来辞行。

1月5日 星期日

上午颜伯诤同志来谈。下午赴第六宿舍探视贾兰坡同志之疾，已较前大有起色，抽掉1600cc的脓后，尚须休养一时期。阅毕《法显传考证》（1-302页）。

1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写三封信，阅洛阳及三门峡工地的简报。下午正中侄来，去苏联一年多，最近始返国，约他星期五到定陵去，商洽加固墓室及朽木石化问题。为《考古通讯》第2期写补白《叶慈（Yetts）传略》，并校书评二则。偕秀君看电影《章西女皇》。

1月7日 星期二

上午赴国务院参加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为采纳苏联方面意见，对十二年远景规划设法修改也。下午赴所，田野工作队负责人正在开小组会交换意见。王伯洪同志由西安返京，持回沔西车马坑平面图及复原辘轳情况。晚间胃病又犯，胃部作痛，辗转始能入睡。

1月8日 星期三

精神不舒，在家写作《青海西宁出土波斯银币》，偕秀君去看电影《借年》。晚间胃又作痛，至11时始能入睡。

1月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饶惠元同志谈编辑室事。靳主任谓调回杨圣泉、杨秋涛，袁希渊先生已答应云。隔了一天没有去所，大字报增添不少，但多是对各队的领队人提意见。只有赵芝荃的一张向我提意见，对于全所的业务工作，没有计划也没有检查，对于培养计划也不关心。下午赴医院治疗，遇及吴有训副院长与罗莘田所长。

1月10日 星期五

晨间偕正中侄一起赴明十三陵，参观定陵发掘工地，征求其对于保存朽木及石头结构的方法。现下工地只有赵其昌同志一人，白万玉生病，王杰、庞中威返所参加整风运动。墓室床上绘图已完毕，现正做照片记录。在工地午餐后，赴长陵一游，即行返城。

1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开扩大所务会议，郑、尹二所长都出席，讨论修改十二年远景计划纲要，并讨论1958年计划。下午为《考古通讯》审阅罗马尼亚考古的译稿及《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考古发掘》一条的译稿。

1月12日 星期日

今天是星期日。上午将《考古发掘》译稿对照原文加以校改。下午偕秀君赴正中侄家中。晚间为《考古学报》审阅《成都天回山崖墓报告》。

1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西宁出土波斯银币》一文写毕。下午加以修改。晚间赴首都电影院观宽幕电影《祖国颂》。

1月14日 星期二

昨天下雪，今日气温骤降。上午赴所，所中工会开会，报告推销公债。尹达同志来，谈成立整改小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刘列夫同志来了解情况。下午参加所中整改小组。

1月15日 星期三

今日天气仍冷。上午将《西宁出土波斯银币》一文修改完毕，交与《考古学报》编辑室。下午在家审阅郭子衡《山彪镇与琉璃阁》下编。

1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将《琉璃阁》稿本交还与郭子衡先生，并提出一些意见。下午赴所，与尹达同志商量所事。安志敏、马得志同志来谈工地方

面又有新任务，务须派人前往增援。西北大学马长寿同志要求协助该校考古专业开课，与尹达同志商量后，即回复一信。阅《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2期。

1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徐旭生先生来谈春后考察计划问题，希望有见习员随他一同考察。杨根同志由清华来，谈古代铁器分析问题。审阅《考古通讯》第3期稿件。

1月18日 星期六

审阅《考古通讯》第3期稿件完毕，交与编辑室。黄烈同志来谈郭院长《两周金文辞大系》出版事。下午参加整风核心小组，尹达同志主持这小组，这些天所中大字报贴得颇多。会后我去看苏秉琦同志，谈北大处理反右派及所中整风事。晚间颜伯诤同志来，谈及卫生部希望他不要兼差，因为他是四川医学院解剖系主任兼古脊椎所研究员。

1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阅《文史哲》1957年第1期，理发后上街购物。下午偕秀君往观越剧《麒麟带》，张国熊同志夫妇亦携幼子前往。返家时，王明同志来说，他的夫人明日赴协和诊治（检查是否有子宫癌，要动手术否）。

1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写了一些信。下午在家阅De Laet, *Archaeology and its Problems* [德劳特：《考古学和它的一些问题》]。

1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续阅德劳特之书，作札记。下午整风小组开会。晚间偕秀君及炎儿往观电影《三毛流浪记》。

1月22日 星期三

阅毕德劳特之书（pp. 1-129）。下午参加所中学习农业纲要讨论小

组。

1月23日 星期四

为《考古学报》审阅《黄岩秀岭水库六朝墓报告》。为王仲殊同志审阅《汉城发掘续报》。下午赴所，闻郑所长上午曾来所。将稿子交还与王仲殊同志，并指出以宣平门为青门，始见于《后汉书·逢萌传》之章怀太子注。

1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参加处理右派分子大会，所中由靳主任宣读关于处理右派分子办法，下午开小组会讨论。

1月25日 星期六

今日所中整天皆开小组会，讨论处理右派分子问题。上午尹达同志来，谓联络局催促决定赴埃讲学事。

1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新出的《古物学》1957年12月Evolution [ 发展 ] 专号。下午偕楷儿赴东安市场购物，顺便逛旧书铺，买了几本书。晚间阅Советская Ахеология [ 《苏联考古学》 ]，1957年第4期关于德劳特《考古学和它的一些问题》的书评。

1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写了一篇柴尔德的传略。下午参加所中研究小组讨论右派分子处理方法。晚间写了几封信。

1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仍是研究小组讨论审理右派分子办法的性质问题，尹达同志也参加，并作结论发言。下午工会发起参观北京天文馆，偕秀君、炎儿前往，此系第一次参观北京天文馆，先参观展览室，3时开始天象仪表演，约30分钟。散场后，赴苏联展览馆电影场，观朝鲜电影《祖国的儿

子》。晚间庄敏同志来谈。

1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将陈梦家《中国铜器综录》一书，根据容庚、于省吾及张政烺三人的意见加以修改。下午参加所中整风，研究小组讨论处理所中右派分子陈梦家办法。晚间又感不适，入睡后起来呕吐两次，此二十来天身体尚佳，不料忽又发作。

1月30日 星期四

晨间炎儿腹痛，送他至东四联合医院医治。朱欣陶同志来谈定陵发掘事。上午赴所，与尹达同志商谈所务，下半年赴苏实习事，拟即派王伯洪、王仲殊去；所中整风，下一步拟由各发掘队队长作检讨；并提及颜闾同志事。至1时始散。下午赴北京医院治疗，遇及罗尔纲同志。晚间在家审阅《考古通讯》稿子。

1月31日 星期五

今天身体不舒，又呕吐了。上午赴所，阅《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下午赴所，与刘观民同志谈定陵发掘事。

# 2月

2月1日 星期六

今日所中义务劳动，我因病未去，在家中休息，写了两封信。下午赴所中整理1956年旧信，缚为一束。晚间偕秀君赴长安戏院观越剧《落绣鞋》，遇及翦伯赞夫妇。

2月2日 星期日

上午往访颜伯诤同志，未遇。阅李剑农之《宋元明经济史稿》。下午夏振球同志来谈。

2月3日 星期一

晨间楷儿下乡劳动。上午赴所，将柴尔德传略及书评交《考古通讯》编辑部。阅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下午所中开爱国卫生运动动员会。往访颜闾同志，为素娥病症询问治疗法。晚间偕秀君及炎儿参加对外文协所召开之锡兰十周年电影晚会。

2月4日 星期二

今日所中大扫除，我在家中未去。阅毕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171-297页）。下午接铮儿来信，谓若渊媚将携建中外孙来京，交给秀君照管。晚间颜闾同志来谈。9时许若渊媚携建中外孙自哈尔滨来，11时许始睡。

2月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仍在大扫除。遇及陈淮同志，刚由石家庄返京，将请假返里结婚，邀之至自家午餐。下午校阅《考古学基础》的校样。傍晚若渊返（晨间即赴食品工业部开会），晚餐后说一会话，晚间又呕吐。

2月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靳主任谈整风工作下一阶段问题，由各队领导还债，其次为老科学家中徐、郭二老。与徐、郭二老谈话。下午赴所，清理旧文件。阅郑德坤《中国明器图录》（pp. 1-35）。

2月7日 星期五

上午赴端王府，听张闻天部长外交政策的录音报告。下午赴所将1956-1957年来信整理完毕。晚间颜闾同志来，并送来《人骨对于考古研究的贡献》一文。夜间腹部又作痛。

2月8日 星期六

今天所中开了一个整天的会，由发掘队的领队人石兴邦、王仲殊、王伯洪、安志敏、陈公柔五位同志作自我检查。

2月9日 星期日

上午参加国家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小组成立会，由齐燕铭、周扬二同志作报告，并分发文件。下午偕秀君及炎儿、小建中赴人民市场购物。晚间参加送行捷克考古学家吉士尔宴会，回来在路上便呕吐了，夜间不能安眠。

2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国家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小组会议。下午赴所，至北京医院治疗。

2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仍参加古籍整理小组，有康生同志做报告，齐燕铭同志做总结及布置今后工作。下午王俊铭同志来，他新由欧洲返国，在美国曾住七年，搜集文物照片不少，谈至6时许始别。

2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参加学部常务会，由周扬同志做报告，另由外地来的杜国庠、嵇文甫等同志发言。下午赴所，与刘观民同志谈清理定陵问题。

2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赴西郊宾馆参加所长会议，由张劲夫副院长主持，以解决：  
(1) 加紧努力；(2)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订制；(3) 中苏合作三项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郭院长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报告。下午郁文同志传达周总理关于教育的谈话，杜润生同志报告中苏科学合作的签订经过。因徐森玉先生明日即南返，与尹达同志前往门饭店访问，并谈《历代石刻图录》编辑事，返家已7时。晚间又呕吐，终夜作痛，不能入睡。

2月14日 星期五

今日10时始起床，身体不舒，不能去开会。下午又睡至3时始起。审阅《考古通讯》第4期稿，写了点意见。

2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将《考古通讯》第4期稿交与编辑室。赴西郊宾馆参加所长会议，由张副院长及郭院长分别作总结。下午赴所，正在做反浪费工作，大字报又贴出不少。晚间去古脊椎所访颜闾同志，邀之除夕来我家过年；在邱中郎同志处观及新发现的第三具巨猿下颚骨。

2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赴文化部参加文物画报编委会，由郑振铎部长主持，参加者有张珩、赵万里、王去非、高履芳同志等，决定出不定期刊物，今年7月出创刊号，10月出第2期，并议定这两期的题目。散会后，随郑先生赴中国书店专家服务部看书。下午尹达同志陪同康生来我所，参观标本室。接着我所开下放干部返京过春节的座谈会，由下放干部徐苹芳、郑笑梅等同志连续发言，决定明日再继续开会。晚间胃病又作痛，终宵不能入睡。

2月17日 星期一

昨宵终夜不能入睡，胃病又发作，今晨吃了一碗藕粉，即呕吐。中午吃鸡蛋羹又呕吐。卧床休息，不能上班。傍晚夏振球同志来，颜闾同



志来。除夕分岁酒，除了他二人之外，尚有若渊媚与小建中，楷、炎二儿，我只能作陪，不敢举箸进食。颜闾同志代开药方，叫楷儿去配药，吃了下来，夜间睡眠尚安。

2月18日 星期二

今天阴历戊戌年元旦，因旧病复发，只能吃点半流体的食物。上午赵其昌同志来贺年，并谈定陵工作情况。王天木、颜伯诤二同志来小坐，即转赴他处。石兴邦、王仲殊二同志来，刘观民同志来，正中侄夫妻携小一江来，即留他们6人午餐，连同若渊媚坐了一桌，我仍未敢举箸进食。饭将毕，叶小燕、徐锡台等四同志来，看见我们正在用餐，没有坐下来即告辞，只有叶小燕同志留下来。下午王明同志来贺年，安志敏同志来，吴益三同志来。小炎随若渊媚赴正中侄家吃新年酒，晚间9时许始返。阅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卷上。

2月19日 星期三

今日年后初二，仍是放假。上午郭子衡同志来。午后王世民同志来，偕往访于省吾同志，新自东北返京过年，前天曾来所找过我。告辞出来后，赴王明同志家，适他去逛琉璃厂去了，未遇。至张国熊同志家，适他赴我家去了，吴仲达夫妇在张家谈话了一会儿。告辞而出，至郭子衡同志家，他去看戏了。返家，闻李蒸同志曾来贺年。傍晚苏秉琦同志来，留之晚餐，饭后他去看戏了。今日仍是吃半流体食物。阅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卷中。

2月20日 星期四

今日仍放假，但所中开小组会，讨论反浪费事。我赴所一下，将《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一文的校样，交与饶惠元同志，即返家休息。阅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卷下，这三本书共1388页，其重点在戏曲和小说二部分，以新材料的介绍为主，走的是胡适小说考证的路线与他的演化观，郑先生在这方面是有其贡献的。

2月21日 星期五

今日上班。春节已过，没有做什么工作，只是养病休息而已。今日

能食挂面。上午参加所中研究组讨论反浪费。下午继续讨论，并布置整风运动中之还债检查。王俊铭同志来谈，我告以我所有借重之意，谈至5时始去。赴北京医院诊治，并取来药物。写林惠祥逝世的消息交《考古通讯》。

2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作X光检查，下午又去复查，约定明晨再去检查，以胃中有晨间所食的残留物。阅Romer, *Man and the Vertebrate* [ 罗默：《人类与脊椎动物》 ] 中的Human Origin [ 人类的起源 ] 及Human Races [ 人类的种族 ] 二章。

2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徐桂芳同志由西安来，谈至10时许，我赴北京医院复查。程溯洛同志来，留之午餐。下午大便，已七日未大便（上星期六），送去北京医院检查。归途顺便至书店购书。

2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主持所中整风大会，由老科学家郭子衡、苏秉琦、徐旭生三同志作检查。下午继续开会，由各室主持人饶惠元、赵铨、曹联璞三同志作检查，又张孝光同志作检查。晚间颜伯诤同志来谈关于溃疡病的治疗，取去《骨骼研究对考古学的贡献》一稿。

2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旋赴北京医院诊治，X光透视结果，十二指肠溃疡之外，胃部亦有溃疡，幽门窄狭，但大量潜血，过磅身重49kg（前年56kg），三个月后再透视。归途中访古脊椎所裴文同志，谈王俊铭同志事，又晤及颜闾同志。下午参加所中整风，研究组讨论改进工作方法。审阅《四川船棺葬》一文，提了些意见。晚间参加所中党支部大会，接收王仲殊同志入党，我也提了一些意见，开至10时许始散。闻徐桂芳同志曾来自家，因我不在家即转赴张国熊同志家。

2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张子高先生偕杨根同志来，谈中国化学史事，对于宜兴晋墓出土之铝制物极感兴趣。上午所中研究小组谈1958年计划。下午赴国务院参加规划委员会会议，郑振铎、尹达、吕叔湘诸同志亦皆出席，至5时许始散。晚间写了二封信。

2月27日 星期四

今日东南区在科学出版社听郭院长及张副院长在所长会议中的录音报告，我在家校阅《考古通讯》及《考古学报》的校样。靳主任来，谓昨天下午所中大会热烈，应随势而上，鼓起整改高潮。赴所，写了几封信。下午在家阅陈万里《瓷器与浙江》（1-138页）。晚间所中开整风小组会。

2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所中整风小组研究组，讨论今年计划及响应号召使工作大跃进。下午所中开大会，我参加到3时半，赴文化部参加中阿友协成立会。晚间又呕吐。

# 3月

3月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修改《考古学报》校样。阅Carrel, *Account of the Tu-yü-hum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a Dynasty* [卡雷尔：《中国王朝史书中有关吐谷浑的记载》] (pp. 1-45)。今日刮风，下午在家，审阅《考古学报》稿子（厉鼎燧二文）。

3月2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校阅李仰松同志一文，写了几封信。下午偕秀君上东安市场，以建中明日入幼儿园，须添购枕头等。傍晚易漫白同志来谈。晚间又写了几封信。

3月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看大字报。下午携建中去东四治疗咳嗽及消化不良。晚间携炎儿去看京剧。

3月4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所中整风小组会。下午赴政协礼堂参加古籍整理史学组会。傍晚赴北京医院治疗，返家后又呕吐。晚间正暄儿来，谓28日返京，因参加整风，写了50张大字报，无暇返家。

3月5日 星期三

上午赴西郊宾馆参加国务院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由郭院长作赴苏代表团总结报告，姜君辰同志作社会科学方面规划报告。下午在家休息。

3月6日 星期四

今日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整天是大会发言，我没有去。上午赴所，

整风大字报仍在积极展开，写了几封信。为建中去东四医院取药。下午赴所，尹达同志亦来，略谈所中工作，靳主任谈干部局关于王俊铭同志事。晚间颜闾同志来家中闲谈。为《中国考古论文集》写序言，复信并寄合同给上海人民出版社。

3月7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大字报已贴至千余张，尹达同志来看。修改颜闾同志一文，交《考古通讯》发表。下午2时余王俊铭同志来谈工作问题，即作决定，俟其返家省亲后，即来我所工作。赴三所参加整风动员会，哲学社会科学各所高级研究人员参加，由潘梓年同志作报告，刘导生同志加以补充，各所竞争以多写大字报为响应。晚间阅《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

3月8日 星期六

上午赴西郊宾馆，今日上午仍是大会发言，有刘导生同志等诸人发言。散会时遇及郭院长，说要看一看最近考古所由西安取回的西周铜簋铭文。返所，今日大字报多了，尹达同志正在看大字报。下午赴西郊宾馆参加第四组小组讨论，由潘梓年同志主持，讨论第一天郭院长的发言及姜君辰的发言（指哲学社会科学方面1958年20项重点），并讨论12年科学计划。秀君赴院部参加妇女节座谈会。返家，送建中至东四联合医院诊治。回来后进晚餐，临睡时又不舒，夜间又呕吐。

3月9日 星期日

原拟今日赴定陵，以孝靖皇后棺拟今日开视，但以昨宵病发，今日临时作罢。在家阅《文物参考资料》今年第1期及第2期。正暄儿来家，说昨宵赶写大字报到宵深2时，已达105张，晚餐后始回去。

3月10日 星期一

晨间秀君送建中赴奇伟托儿所，我在家将《文物参考资料》作摘记。旋赴所，闻郭院长晨间曾来所看西周铜簋及大字报，我亦看了一回大字报，并写了几张。下午赴西郊宾馆参加科学规划委员会大会，听陈伯达副院长报告。晚间颜闾同志来谈，9时始去，说明天将赴卫生部谈

工作事。

3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郑所长今晨来所看大字报，并写了几张，商谈所事。下午写了几封信，傍晚赴所一看，赴邮局寄了两包书。

3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微雨，赴所，大家仍在写大字报。阅《人文杂志》1958年第1期，关于西安唐城一文极重要。

3月13日 星期四

今日在家休息。阅毕A. E. Berriman, *Historical Metrology* [ 贝里曼：《历史计量学》 ] ( pp. 1-215 )。下午赴东安市场购药。返家，写了一篇书评（陈万里：《陶俑》），为《考古通讯》凑稿也。晚间颜闾同志来谈，谓卫生部意见，仍要他去天津医学院，不过可兼科学院工作。程砚秋于9号逝世，今日《人民日报》第4版刊有马少波的追悼文章《永别的时刻》，说程砚秋逝世当日的下午到医院去探病时，程还说：“外面一股劲儿大跃进，多有意思！瞧我，人家大跃进，我倒大卧床了。”我自己虽未卧病，但今天在家休息，也有此感。

3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知我所大字报已逾15000张，超过认额。喜而仿李后主《虞美人》词写一首《观大字报有感》：“满墙满地贴满了，张数知多少？娇气骄气付东风，官气阔气暮气一扫空！保守、浪费，复何在？面貌完全改。前浪后浪不停留，恰如千军万马齐奔流！”今日收到英国Hansford教授寄来*Seligman Collection of Oriental Art, Vol. I* [ 韩斯福：《塞利格曼收藏的东方艺术品》卷一 ]，下午在家阅读一过（pp. 1-127）。

3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参加整风小组青年突击队会议，大字报超额完成15000

张的任务，现已渐减少，布置下一阶段之整风，将以解决问题、订制规划为主。与张云鹏同志谈湖北工作及赴日照两城镇调查事，尹达同志亦参加。下午在家，阅《梦溪笔谈》卷一至卷四。

3月16日 星期日

今日微雨，在家校阅黄河水库调查报告《三门峡漕运遗迹》，系俞伟超同志所写。上午周太焘同志自哈尔滨返内蒙途经北京，素琴儿托他带东西给建中，坐谈一会儿，吃了点心，告辞而去。傍晚暄儿返家，即留宿家中。

3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靳主任云已去函院中，让我短期休息。马得志同志由安阳返所，云安阳已列为重点建设地点，今后基建任务将扩大，将来恐非设立工作站不可。下午在家审阅《考古通讯》第5期稿子。

3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考古通讯》第5期稿子审校完毕，交还与楼宇栋、徐元邦同志。下午在家，整理《中国考古论文集》的稿子，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55年即来函要求，去年又再三催促，现下决心将它编好付印，先将较易整理的几篇整理好。

3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继续整理《中国考古论文集》的稿子。

3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谈西安工作事，叶小燕同志要求由第一组改入第三组。陶副院长送来Goodrich [ 古德里奇 ] 之 *New Discoveries at Zayton* [ 《扎伊顿的新发现》 ]，作札记。发现内封面有一贺年片，夹层中有台湾反动传单四纸（反共复国六大目标，参加反共阵营三大保障），递交靳主任处理。楼宇栋同志来谈《考古通讯》编辑事。下午赴派出所为建中办理迁移户口事，跑了两趟，向所中要了证明。赴东单购

药，顺便赴书店购书。张国熊夫人来，谓下星期即搬家至城外北京工业学院宿舍。

3月21日 星期五

今日赴定陵工地，偕往者有祝福祥、安志敏二同志及院图书馆范新三馆长。至工地墓室，已清理至孝端皇后棺底，棺中所出织金锦缎多匹，祝同志以有机玻璃加以巩固。在工地午餐后，范馆长先返城，我们4时许始动身，途经中关村时访杨承宗同志，未遇。返家，晚间颜伯诤同志来谈。

3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与尹达同志谈今后整风工作的计划。下午参加整风小组，拟下星期一开大会。阅C. F. C. *Archaeology as Scienc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作为一门科学的考古学——目的与原则》]一文（为1957年British Association [英国协会]的Sect. H. [H组]发言）。作札记，颇多精辟之见。

3月23日 星期日

阅F. C. Thompsen, *The Early Metallurgy of Copper and Bronze* (MAN, Jun. 1958) [汤普森：《红铜和青铜的早期冶金术》（《人类学》1958年7月号）]作札记。上午陈梦家同志来，谓其爱人赵萝蕤教授以参加整风过劳，发生精神病，现住协和，但协和有拟将其移疯入院之意，要我与郑西谛先生一谈，求其说项。赴黄化门，以郑陪波兰代表团赴故宫参观，未遇，打了几次电话郑均不在。暄儿返家过星期日。晚间庄敏同志来谈，拟订一田野发掘规格，余以1956年冬训班讲义交之，其中田野工作方法一章，即可作为草案也。

3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郑所长及尹所长商谈所中整风问题，尹所长准备在下午大会上作一报告，自加检查。下午开全所大会，尹达所长作检查：（1）两条道路与两种方法（保守与浪费）；（2）思想领导（名利思想，个人主义，红与专，马列主义指导，全国规模）；（3）思想跃进



是工作跃进的前提；（4）个人作风（拖拉与暮气，蜻蜓点水式的工作作风）；（5）今后的工作（定规划，包括1958年及五年计划远景规划；定条例：培干、领队等）。散会后，我先返家。晚间携炎儿去看电影，归途至张国熊同志家，因为他家明天即由钱粮胡同移往西郊去也。

3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参加中高级研究人员小组讨论会。苏秉琦同志交来北大实习报告四篇，翻阅一遍。下午在家拟写作《泉州景教碑考》。

3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参加所中青年突击队小组讨论。下午在家，阅A. C. Moule, *The Christian Monuments at Sianfu* [莫尔：《西安府的基督教遗迹》] (pp. 1-57)。

3月27日 星期四

今日在家，阅佐伯好郎 (P. Y. Saeki),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中国的景教文献和遗物》]。

3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陈梦家君来谈，谓其爱人神经病仍未痊，可能由协和转神经病院。下午所中大会，由年轻研究人员对老科学家提意见，刘导生同志及尹达同志皆列席。晚间偕秀君赴东四工人俱乐部观电影《凤凰之歌》。

3月29日 星期六

今天又开了一整天的会，所中整风已入重要阶段，关于学术的路线问题。这几天对老科学家提意见，自然包括我在内。苏秉琦同志说，北大教授在这一阶段，争取作为典型，但是整天开会，颇为累倦。

3月30日 星期日

今天在家休息。阅佐伯好郎的《支那基督教的研究》卷一及卷二。

下午夏振球同志偕陆善炯同志来，皆为温州学生。陆系去年考入人民大学历史系，谈了一个多小时始去。

3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写了四封信，翻阅A . C . Moule ,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1550* [ 莫尔：《1550年以前中国的基督教徒》 ]。下午所中继续开整风会，听各同志发言。晚间去理发。

# 4月

4月1日 星期二

整天开会，对所中领导及高级人员提意见。上午郑所长来所，谈三门峡水库工作事，尹达、安志敏二同志一起谈，决定召集有关单位开一次会。晚间审查《考古通讯》稿子。

4月2日 星期三

上午开小组会，商谈为北大历史系考古专门化开考古专题研究讨论一课，我所同人负担讲一次或两次。下午在家翻阅莫尔《1550年以前中国的基督教徒》，为泉州也里可温墓碑考释作准备工作。

4月3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遇及尹达同志，张云鹏同志汇报山东两城镇遗址调查经过。下午在家阅Libby, *Radiocarbon Dating* [利比：《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法》]（第二版）。晚间颜闾同志来谈，星期六他赴天津医学院商谈课务，星期日返京，他虽不愿意，恐不能不负担下来。

4月4日 星期五

阅北大同学的生产实习报告，开始准备下星期一为北大作报告的底稿。下午赴国际书店选购了几本书。

4月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文物出版社参加出版敦煌图录的座谈会，常书鸿同志主持，散会后郑西谛部长始来，计划于8年内出30册。下午瑞典H. Rykh博士来，上午曾来所参观，下午约我谈10分钟，询问印度出土的三件釉俑是否中国之物，定陵工作及中国文物管理制度。送他走后，即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参加北京史学考古学座谈会（座谈内容《人民日报》8日有报导）。

4月6日 星期日

上午杨承宗同志夫妇来，我和他谈建立C<sup>14</sup>实验室事，并交之利比《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法》之修正版。下午赴国际书店购书。归途至王天木同志处，遇颜伯诤同志，托王同志转交文物出版社以书费。阅北大考古专门化同学的实习报告。

4月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文化部参加黄河水库考古工作委员会的座谈会，由郑部长主持，出席有尹达、王冶秋、裴文中、石兴邦等。下午赴北大为四、五年级同学讲《考古学的现状》，乃“专题讲授”一门之开场白也。

4月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参加所中学术报告会，由安志敏同志报告三门峡水库工作。俞伟超同志来取去《三门峡漕运遗迹》报告的稿子，为之提出一些意见。下午将北大实习报告交还与苏秉琦同志，并提出几点意见，主要的是不管地层而讲器物分组，或依照小地层而作器物分组分期，实则不能成为一文化期或一文化中的一期。

4月9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阅《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3期。下午偕秀君赴东安市场购物，顺便去配药，跑了两处都没有Pepsin [胃蛋白酶]。傍晚至古脊椎所，找颜闾同志问代替药品，知今天杨老作自我检查。晚间写书评。

4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参加研究小组讨论规划。下午赴药房配药，顺便赴书铺购书。晚间颜闾同志来谈，谓今日下午参加中山公园音乐堂非党人士交心会，有裴文中同志等二十余人发言。

4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将书评（《远古文化史》译本）写好，交《考古通讯》编辑

部。下午参加所中第三组汉唐组的座谈会（上午殷周组的座谈会未能参加）。晚间阅苏联出版之《世界文化史通报》（英法文摘要，仍未能阅读俄文）。

4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国务院科委的会，讨论1958年重点计划措施办法。下午参加所中整风小组会，商谈下一阶段如何做，拟再展开思想检查。由我、苏秉琦、安志敏、及王伯洪同志等四人预备。又去参加学术报告会，上午由马得志、陈公柔二同志作报告（长安大明宫，洛阳涧滨），下午讨论，我以未能参加上午的会，只让他们讨论。

4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易漫白同志来谈。阅平岗武夫《唐代长安与洛阳》的中译本（1-86页）。下午赴所，参加第一组的座谈会，由尹达同志作总结，谓大跃进形势，各省皆将成立分院及历史（考古）研究所。今日星期天，喧儿返家。晚间颜闾同志来谈，谓卫生部可能许可全部在科学院工作。

4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陈梦家来谈编辑工作，因为前星期五尹达同志告诉他，院中已加处理，仍要做点编辑工作。下午2时参加所中研究组讨论会，谈大跃进。

4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宜兴东晋墓出土的金属（铝）带描绘草图，以已来信催促送回也。下午尹达同志来谈，关于我的思想检查事，我口述提纲，尹同志补充几点。

4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谢元璐同志来，商谈：（1）邯郸建厂，（2）安阳建厂，（3）越南请求派专家指导考古工作，苏秉琦及马得志同志亦参加讨论。接British Museum [不列颠博物馆] 的Watson [沃森，中文名“华

生”]来函，谓交换古物已经起运，写了复信给他。所中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的第二批40余人，今日前往参加，至所门口欢送他们。下午开整风小组会，余作自我检讨，请他们提意见，约定明晨续谈。晚间赴东安市场购物。阅青年出版社的《论又红又专》。

4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郑所长来谈黄河水库支援人力，动员高教历史系学生事。整风小组开会，各同志提意见，也对我提意见：（1）保守思想，气魄不大；（2）资产阶级思想，爱惜羽毛亦为此一表现。续由苏秉琦同志作检查，下午续开小组会，大家对苏提意见。最后由安志敏同志作检查，完毕时已下班，决定明日开全所大会。晚间出席阿联（VAR）大使馆国庆节（叙利亚省）招待会，周恩来总理等亦皆出席，8时许始散。准备明日会中检查。

4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开全所大会，由我与苏秉琦同志作自我检查。下午续开，安志敏同志作检查，然后由别的同志提意见。下班后赴东安市场购物。返家，阅毕《论又红又专》（1-212页）。夜间又呕吐，这一个多月来没有发生（3月8日以后），不知道是因为连日开会劳顿，还是因为今日吃了两片小米糕，终宵不能安睡。

4月19日 星期六

今日开始北京市围剿麻雀运动三天，秀君和正楷4时即起身，我因身体不舒，在家休息。上午阅王光祈《中国音乐史》。下午审阅《考古通讯》第6期稿子。张国熊同志来谈。

4月20日 星期日

今日差不多花了整天工夫，将《考古通讯》稿子审校完毕，写了两条按语。下午颜闾同志来谈。王世民同志来云，院部要我的自我检查稿子。中午正暄来，谓明日即赴十三陵参加义务劳动，两星期后始返城。晚间偕秀君赴北京剧院观越剧《双贵图》。

4月21日 星期一

今日上午赴所，将《考古通讯》稿交还与楼宇栋同志，并指出应修改之处。安阳市文化局派人来，商谈筹建博物馆及保护殷墟事。陈梦家同志谈其爱人已由医院返家，拟于下月南下。下午在家将自我检查写出，赶到晚间，共写5000余言。接少兰来信，谓大姊以患肺癌，已入医院，殊为焦虑。

4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修改自我检查的稿子，即交整风办公室转交院部。至院图书馆阅书，遇及刘观民同志自定陵工地回来，正在检抄书籍。下午在家审阅《考古学报》第2期稿子。赴协和医院，拟询问治疗癌病事，适今日下午不办公。晚餐后，至古脊椎室访颜闾同志，未遇，遇及邱中郎同志，稍候即返家，颜君正在自家中等候我，即将大姊癌病事与之商酌。颜君至9时始去，写信给少兰及姬妹。

4月23日 星期三

在家审阅《考古学报》第2期稿子。上午石兴邦同志来谈昨日商谈各队人员分配之结果，将名单交我过目。偕秀君赴明星观电影《荒山泪》，乃新近去世名旦程砚秋之京剧。

4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参加全所座谈会。他们昨天听了报告，今日谈体会，并提出保证跃进。下午审阅《考古学报》第2期稿子，晚间拿去交还给饶惠元同志，在贾兰坡同志处小坐，王择义同志亦在座。

4月25日 星期五

为了《考古通讯》中大同辽墓出土的棺盖上有天竺的悉曇字母陀罗尼，原作人误以为少数民族语言，阅Gulik [高罗佩]： *Siddham,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Sanskrit Studies in China and Japan* [《悉曇——中日梵文研究史论》] (pp. 1-149)，并作札记。上午朱欣陶同志来谈定陵工作。

4月26日 星期六

考古所共青团支部改为总支部，今日上午开成立会，有赵芝荃同志的工作报告，王世民同志谈跃进计划，我与工会主席苏秉琦同志都在会上发言。下午在家修正《中国考古学的现状》一文，并为之作附注。阅通俗读物涅斯屠尔赫《人的祖先》（pp. 1-39）。

4月27日 星期日

继续昨天增添附注的工作，亦颇烦重。下午赴东安市场购物。晚间选民小组开会。

4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各工作队的队长联席开会，由尹达同志致辞。下午林寿晋同志来谈关于陕县工作事，明日彼即赴陕县。

4月29日 星期二

今日上午参加研究小组谈所中十年计划。下午所中工会开会员大会，并改选职员。

4月30日 星期三

今日整天研究小组开会，讨论十年远景计划。晚间偕秀君前往北京剧院观越剧《碧玉簪》，携建中外孙一同前往。



# 5月

5月1日 星期四

今日五一劳动节，在家休息，没有去天安门观礼。上午同乡冯羽及杨承宗同志的长子以参加游行，顺道来家小坐。晚间石兴邦、王仲殊、王伯洪三同志来闲谈至10时许始去，续做《中国考古学的现状》附注工作。

5月2日 星期五

今日放假，上午携炎儿赴儿童医院检查身体，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顺便携他去看昨天揭幕的天安门前烈士纪念碑。下午在家将《中国考古学的现状》附注补毕，只待核对一过即可。接铮儿来信，谓仍不能于4日来京，要在10日以后，只得将建中又送托儿所上几天。晚间参加选民小组，提名候选人。

5月3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学术报告会，由王伯洪、王仲殊分别作沔西及汉城的报告。谢元璐科长来谈安阳市，并约定下午偕同往访陈建平局长。下午赴文化部招待所，与陈局长谈：（1）烧沟报告稿费事，（2）安阳工作分工事。陈局长的意思，安阳可以由考古所包干。晚间参加居民小组机关干部及工人会。

5月4日 星期日

今日仍照常办公。上午赴所，开研究小组会，仍讨论远景计划。下午赴政协礼堂，参加马克思140周年诞辰的纪念会，由杨献珍同志作报告。北大60周年校庆没有去参加。

5月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由赵学谦、李仰松二同志报告云南调查。下午开图书委员会。尹达同志来所，各队将出发，商量分照相机的事。晚间有选民小

组会讨论提名事。

5月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黄展岳、赵学谦二同志汇报云南训练班工作情况，魏效祖同志谈山东考古调查事。下午赴东安市场及国际书店购书，返家后翻阅旧的《文物参考资料》。

5月7日 星期三

上午尹达同志来所，商谈关于交给院部的考古所远景规划纲要。周永珍同志及安志敏同志后天将出发，谈安阳及三门峡工作问题。下午校阅《考古通讯》的三篇稿子（饶惠元的《南唐二陵》书评，冯汉鏞的《西宁至新疆交通路线》，吴文良的《泉州出土的日本铜镜》），并为冯君一文写按语。晚间为*Archaeology* [《考古学》] 添写郑州墓葬一段。

5月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审查《考古通讯》的《渭河上游调查》一文，并加按语。徐锡台、魏效祖二同志来谈山东调查事。下午所中开全体会，由王世民同志传达院中汇报，关于各所跃进计划。晚间颜闾同志来谈新石器以下人骨的研究计划。

5月9日 星期五

今日下雨。上午赴所，阅新到西文杂志。下午所中开会，以今晚又有一批工作队出发也。晚间选民小组又开会。

5月10日 星期六

今日上午仍下雨，在家阅M. Miller, *Archaeology in USSR* [米勒：《苏联考古学》]。下午赴所，阅毕米勒之书，为一白俄所撰，乃为美国宣传攻击苏联者。晚间正暄为取铮儿行李来家。

5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携建中到东四联合医院，因为晨间啼哭不休，诊视为中耳道发炎。赴文化宫，听取天津专区地委书记赵克同志报告天津东区改造洼地及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工业化问题。晚间正宗侄来，由济南来京开会，顺便来自家。誊抄《中国考古学现状》的补注。

5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审阅所中1958年计划，稍加修改。潘怀素同志来，谈中国音乐史论文，拟在《考古学报》上发表。陈梦家同志来谈，谓其爱人精神病又发作，送入医院。下午在家将《中国考古学的现状》补注誊抄完毕。傍晚又携建中去治耳疾。接铮儿来信，谓15日可抵京。

5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携正炎儿赴北池子肺病预防站去透视照相，中午始返家。下午王世民同志打电话来，说朱欣陶主任约我明天一起赴定陵工地。将《中国考古学论丛》作最后修改，连同序言修改完毕，写信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傍晚至所，遇及尹达同志，告以明日去定陵工地。苏天钧同志来，谓在温泉附近掘到一泥沼层，出有石斧等，并将标本给我们看。

5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与所中董德山同志一起赴定陵，朱欣陶主任派汽车来接，刘开渠同志夫妇亦同去。近午抵定陵，门口正在修路，并建造门口广场。午饭后，入地宫参观，孝靖棺已清理完毕。历史博物馆张书铭同志亦来，拟陈列设计。电影制片厂张庆鸿数人亦来，拟续拍摄。傍晚偕赵其昌同志赴九龙池。

5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由朱欣陶主任召开小组会，有赵其昌、白万玉、马科长等参加，谈今后工作，下午阅Reisner & Smith, *Tomb of Hetep-Heres* [ 赖斯纳、史密斯：《海泰斐丽丝的陵墓》 ] [1]，以其复杂情况，与定陵棺室中殊相类似也。与朱主任闲谈北京市文物工作。傍晚与赵其昌同志赴西井，乃永乐从葬妃嫔之墓，有宫殿及围墙。闻抗战期中曾被盗，有人见及木俑，今尚有盗坑痕迹。

5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入墓室，视察石宝座上之残留物，设计院有人来，拟将来进口处工程问题。中午有便车入城，即先返城，抵家时已1时许。铮儿已于昨日由东北来家，据云建中看见他妈妈不认了，说是阿姨不是妈妈。赴所，遇及靳主任，谈安阳及长江三峡水库，都有问题，约明日再谈。晚间王世民同志来谈。

5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遇及王仲殊同志，谓今日下午即赴西安。《考古通讯》第7期将发稿，与徐元邦同志谈，取来拟刊登的稿件。下午在家审阅稿子，出去理发。晚间颜闾同志来谈。

5月18日 星期日

今天北京市选举，前往投票。携炎儿前往儿童医院看前星期取血检查结果，说是正常的，没有病徵。下午正中侄携其次女来，正宗侄亦来，留他们晚餐，铮、暄二儿作陪。阅赵其昌同志的定陵发掘记录。

5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郑所长来，商谈所事。郑所长谓秋间将出国，率领文化代表团前往近东各国。下午尹达同志来，又约定王冶秋局长、陈滋德处长、谢元璐科长来所，商谈安阳铁厂的铁路线问题及长江三峡问题。晚间阅定陵纪录，并签注一些意见。

5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出城赴定陵工地。下午赴永陵及长陵一游。归途遇雨，与赵其昌、刘精义二同志由小径返定陵，过献陵一览，见一双眼井，乃明代物，旁有万历时所立之汉白玉小碑。晚间为《考古通讯》写《考古工作也要厚今薄古》。

5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将昨天所草的一文修改誊清，适有参观者返城，即托之带回所

中，以《考古通讯》第6期三校的校样，后日即须退厂也。新影今日运来发电机。下午继续阅读定陵发掘记录（第二本）及刘精义同志所摘记的卡片。

5月22日 星期四

将赵、刘二同志所做的摘记卡片阅过一遍。上午朱欣陶同志由城中来工地，下午有莫斯科市府代表团来工地参观。代表团走后，我们工作人员下去，检视万历及孝端的漆棺，商量如何打开。晚间写了几封信，阅章太炎《诂书》。

5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测量定陵发掘坑位，虽发掘开始已逾二年（1956年5月19日开工），但迄今还没有一个坑位图，屡次催促没有效果，今天我自己动手，但半天不能测毕。下午入地宫，将万历棺木的两侧棺表面漆皮剥下，已可看到内面有玉器，但尸身当已不能保存完好。晚间写信数封。

5月24日 星期六

阅毕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1-146页）。今天紧张了一天，将定陵的万历一棺打开。晨间郑振铎、王昆仑、邓拓诸同志来。我们将棺端及棺盖上的漆皮卸下后，见棺盖已塌下一块，腐朽得很厉害，乃将足端的竖板锯去一块，视察棺中情况，然后将棺盖分块取下，则已是中午。露出玉爵、玉碗等，锦被破处露出王冠。午后清理棺内由棺上塌下的碎木等。至傍晚搭新影厂的车子进城，至所中，晤及石兴邦、靳尚谦二同志。返家，若渊婿已于昨日来京，亦住在自家。正暄儿来，约若渊、素琴前赴观剧《红色风暴》。

5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偕炎儿去观电影《巴格达窃贼》，归途至所中遇及王伯洪同志，谈及他们暑假赴苏联实习事。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并将《考古工作也要厚今薄古》一文作了修改。傍晚偕若渊、素琴、正暄等赴萃花楼餐馆食烤鸭。返家后，正宗侄来谈，这是他初次与若渊婿会面，9时许始去。

5月26日 星期一

晨间赴所中取物，遇及石兴邦同志，谈及安阳工作事，铁路问题将取折中办法云云。8时许赴定陵工地，秀君、若渊、素琴亦随往参观，并陪他们去长陵，即在长陵用午餐。午后我独返定陵，下午将孝端后的棺盖亦打开，这棺保存较佳，故将棺盖切去一块后，即可逐渐将棺盖再分成二块取下。露出铜镜、镜架及锦被等。晚间在赵其昌、刘精义同志房中闲谈。

5月27日 星期二

阅毕滕固《唐宋绘画史》（1-115页），清理定陵万历及孝端二棺，测绘棺木结构及棺中器物分布图。上午胡志明主席来参观。新闻制片厂以事未来续拍，故将提取东西，延到明天再开始。

5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开始提取万历棺中随葬物，并拍摄电影片。将头部左侧的玉爵、金爵、玉碗（带金座与金盖）、金香盒（中盛玉瓿），逐一取出。其中，香盒以细金丝盘成龙纹，盒盖镂空，其他金器则刻花或镂成凸凹龙纹，都极美精，玉碗的琢制也极工细。下午测绘下一层的器物图，继续提取头部左侧的宝石簪子匣及帽匣中的金丝制成的帽子。这帽子全部以金丝制成，再堆上双龙，极为精美，前所未见。晚间8时又下地宫工作，为明天的工作做准备，做成一可悬空的站凳，以便站在棺中清理。阅八大二次全会的文件（刘少奇的报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方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莫斯科会议报告》及谭震林的《十二年农业纲要第二次修改报告》）。

5月29日 星期四

继续清理万历棺中随葬品，主要的是头部右侧（西南角）的器物，有玉壶、金壶、青龙碗（带金盖及托）、双耳小玉杯（带金托）、镶金龙的丝带钩，头上的金冠及白玉脸盆也逐渐露出；又取出头部左侧的三个小金壶与一小面盆（皆无花纹，成色亦差）。又一小木匣中有金匣，装一刷子，有类牙刷，可能是刷头发的。下午补拍影片，万历棺中取物

及补拍进金刚墙缺口。拍摄电影，告一段落。晚间团中开会，谈筹备展览及预算事。

5月30日 星期五

今日继续清理。上午协助董德山同志作修理古物工作，将丝织品加固。下午将孝端后棺中的漆盒及铜镜、漆镜架等取出。晚间开会谈展览会提取陈列品事，明日起做卡片。阅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5月31日 星期六

阅毕《张居正大传》（1-391页）。上午继续清理万历棺中物，将冠冕（有旒）取出。下午测图，4时半离工作站赴长陵，恰巧长途公共汽车开走，只好等候一个半小时，次班车6时半开行，抵家已近9时矣。

# 6月

6月1日 星期日

阅毕裴文中、吴汝康《资阳人》（1-71页）。上午赴所，遇及石兴邦同志，知明日学部有会。旋赴郑所长处，谈国家规划委员会考古小组人选问题，与尹所长联络，他又病倒了。下午偕炎儿往游北海，因为今日是儿童节。晚间王明同志来谈。

6月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靳主任及石兴邦同志谈下午学部会上发言问题，由石同志负责与王俊铭同志谈他的工作问题。下午哲学社会学部在端王府开跃进大会，开到7时始散，我因为有约会，提早离开会场。返家换衣服后，赴北京饭店，今日是竺可桢副院长招待昨日抵京的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 Needham），宴后谈至10时始散。

6月3日 星期二

上午全院跃进大会，我因为所中有外宾参观，未去。9时许李约瑟教授来，参观我所陈列室，对于车船制度特别留心，为搜集著作材料也，谈至十二时一刻始去。下午参加全院跃进大会，在政协礼堂，至7时始散。晚间往访颜闾同志，他正有点发烧睡在床上，谈了一会返家。审阅下期《考古通讯》的译稿（《苏联考古学四十年》）。

6月4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开跃进会，谈到明日在全院会中发言问题，推我去发言。下午王仲殊同志来，前晚刚由西安返京，他要参加院中关于执行中苏科学合作协议的座谈会，有些问题要谈一谈。我在家中将明日发言稿写出来。

6月5日 星期四

整天参加院中全院跃进大会，下午我代表考古所发言。晚间白万玉



同志来谈定陵工作事。冯家昇夫人谈，冯君已赴苏，托将其论文的抽印本寄给苏联。

6月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杨根同志来，谈化学分析事。地理所黄秉维所长派张丕远同志来，谈合作C<sup>14</sup>工作事。周一良同志来，为北大约邀科学院历史科学四所座谈跃进。下午偕秀君参观地方工业展览。赴文物局接洽安阳铁路线事，及派人赴苏联考察博物馆事。赴所，知联络局有电话，明日陪李约瑟教授赴定陵，傍晚赵其昌同志来始知定陵尚未答应，叫联络局与北京市府接头，我遂回绝联络局。审阅赵其昌同志《定陵发掘简报》的稿子。晚间往访颜闾同志，知已搬入第六医院治疗。

6月7日 星期六

上午赵其昌同志取去稿子，预备重抄一过。赴所，将此事告诉《考古通讯》编辑部。与苏秉琦同志谈资料室及洛阳工作事。赴尹达同志处，商谈所事，他最近又病了，在家休养。下午写了五封信，与王俊铭同志谈资料工作及国际文化交流，邀之赴东安市场和平餐馆共进晚餐，谈至9时许始散。

6月8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昨晚吃得不适胃，整夜不舒。今晨呕吐了两次，未敢进食，晚间始能稍进藕粉。原定晚间赴北大作报告，只好去函谢绝。写作《鲜于庭诲墓出土三彩陶俑》一文。

6月9日 星期一

阅毕原田淑人《唐代の服飾》（pp. 1-78）。上午赴所，原订今日赴定陵工作，以病只好延期，让郭、王、林等坐车去参观。王世民同志昨晚返京，略谈各工地情况。写了几封信。因为办公室正在修缮涂漆，提早返家。下午去王府井大街取照相，赴所翻检书籍，续写昨文。傍晚正中侄来谈。

6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修改誊抄昨文。下午遇及新来行政副所长牛兆勋同志，系中共中央财贸部转来，去冬决定调我所，今日始来。谈所中情况，加以介绍，希望今后能多得其助力，分担所中行政工作。

6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赴学部参加学部会议，由潘梓年同志作报告。下午赴所，为《考古通讯》审阅稿子，因胃部作痛，提前返家。牛兆勋副所长偕王仲殊同志来谈。晚间因胃痛厉害，提早上床休息，辗转一个时期才入睡。

6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将《西安盛唐墓中出土的八件三彩陶俑》一文修改誊抄完毕。下午与苏秉琦同志赴中央民族学院，观民族调查电影（卡瓦、黎族、大凉山彝族）。傍晚王仲殊同志来谈明天开会事。

6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郑所长来，介绍之与新来之牛兆勋副所长见面，谈些所中工作。写信并寄钱给徐森老，希望他早些北上商谈历代石刻编纂事。下午开全所大会，传达前天学部开会潘老的发言。又由牛副所长补充一下。

6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身体不舒，提早返家，只在图书馆中商谈明年订外国杂志事。下午参加所中学习总路线。晚间至第六医院探视颜闾同志的病。

6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W. B. Hope, *As Ceramic Art of China* [霍普：《中国的陶瓷艺术》]。同乡夏振球同志来谈，留之午餐。下午偕秀君赴西郊北京工业学院访张国熊夫妇，在张家遇及王宝兴同志的母亲。返家后不舒，整夜胃病作痛，不能入睡。

6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吐呕胃酸水，胃部稍舒，赴北京医院治疗，医生劝休息一星期，食流质食物两天。下午卧病休息，牛副所长来谈。阅老舍的短篇小说集及《历史译丛》。

6月17日 星期二

仍在家休息。上午王世民同志来谈安阳工作队事。下午楼宇栋同志来谈《考古通讯》稿子事。卧床阅小说《林海雪原》（曲波著）。

6月18日 星期三

仍在家休息。上午定陵工地派我所同志来谈。阅毕小说《林海雪原》（1-543页）。接姬妹来信，知已由上海返家，大姊赴沪检查已成不治，只得返温，用去150元。

6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将近十天未大便，今日洗肠，过磅仍是49.6公斤，与2月间相同。返家后阅W. B. Honey, *Ceramic Art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Far East* [霍尼：《中国和远东其他国家的陶瓷艺术》]。傍晚郑振铎先生来谈，谓徐森老后天将来北京，又谈及人大代表事。

6月20日 星期五

阅毕霍尼《中国和远东其他国家的陶瓷艺术》（pp. 1-227）。下午写了几封信。晚间王世民同志来信。

6月21日 星期六

今日端午节，秀君做粽子给孩子们吃，我以胃病无法享受。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X光透视肠胃。归途顺便至所中，晤及周永珍同志，由安阳工地返京，报告困难情况，明日将与尹达同志一同赴安阳工地。下午审阅梁思永先生西阴村一文的译稿。傍晚王伯洪、王仲殊两同志来谈赴苏事。晚间，正暄儿返家过端午节，吃了六个粽子，因明天他整天有会，即回去了。徐萃芳同志来谈，谓徐森老已抵京，最好明天能去看

他。

6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赴和平宾馆访徐森老，谈他的编辑历代石刻计划。此老又改变计划，今年不能出书。他说起陕县温山（？）的石刻造像及题记，谈到蜀石经及北宋石经的拓本，以为可以继汉石经加以刊行，允许水库石刻加入调查报告中，谈了两小时。返家，审阅梁思永先生的《新石器时代》一文中译本，加以修改。

6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梁思永先生文稿交给编辑部。赴北京医院诊治，遇及吕振羽同志，正在治脑瘤，医生劝我住院休养。下午在家阅Wenley, *The Grand Emress Dowager Wên Ming and the N. Wei Necropolis at Fangshan* [温利：《文明太皇太后与方山北魏墓地》] (pp. 1-22)。为天津通俗出版社审阅稿子（尹子文：《东南新石器文化》）。审阅《考古通讯》第8期稿子。

6月24日 星期二

将《考古通讯》第8期稿子审阅完毕。上午赴所，在编辑室与饶惠元同志谈《考古学报》事，将吕大防《唐长安图》拓本交之，转给邵友诚同志作审订。与徐莘芳同志谈《居延汉简乙编》工作。下午赴北京人民医院接洽住院手续，明日即可住院。晚间观电影《大风浪中的小故事》，乃反右派的宣传片。阅毕缪荃孙《云自在龕随笔》（1-186页）。

6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牛兆勋副所长及王世民同志谈所事。返家，偕秀君赴医院，在大跃进形势下，我却住院了。诵刘禹锡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不禁怅然，但是我相信自己只是漏舟而不是沉舟，只是病树而不是枯树，好好地医疗一番吧！1954年曾住此院，旧地重临，已是四年多了，住第九病房305号，医师是一位梁医生，广东人。今日起饮食治疗，是依照定方从中途开始，不像前次肠出血须从头开始，中

午馄饨，下午蛋糕、果子汁，晚餐稀饭、蛋羹，晚间又喝两碗牛奶。今日验血及验小便，第一天过医院生活。阅俄Π. B. 波克罗夫斯基《猎取猛犸的人》（1-168页），一部利用考古学及民族学材料写成的小说。

6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又来取血作化验，过磅仅48公斤，高1.65米，检查胃液。阅《瞿秋白文集》第1册（1-458页），包括二卷：第1卷《新俄游记》及《赤都心史》，第2卷《乱弹及其他》。下午秀君来看我，送来肥皂，以供使用。

6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写了《梁思永先生论文集》的编后记，约千余字。阅《邹韬奋文集》。

6月28日 星期六

阅Coghlan, *Notes on Prehistoric and Early China in the Old World* [科格伦：《关于史前旧大陆与早期中国》]（pp. 1-205）。下午秀君来医院探视，并携来少兰姊夫来书一封，道及大姊病情。

6月29日 星期日

阅萧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1-472页）。下午陈淮、王明、石兴邦三同志来谈，陈淮同志下放后此次到天津洼地区参观，顺便向所汇报下放干部情况。石同志在武汉开会后，至各工地一走，26日始返所。傍晚暄儿来。

6月30日 星期一

今天《人民日报》登载出南京南郊发现勃泥国王坟墓消息，是永乐六年（1408）入贡死于中国的。将科格伦《关于史前旧大陆与早期中国》，作札记。

# 7月

7月1日 星期二

上午理发，收到各队（黄文弼、安志敏、张云鹏、刘观民）的来信。湖北蕲春县毛家嘴的周代遗址，殊可注意。下午秀君来探视。阅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

7月2日 星期三

阅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

7月3日 星期四

阅毕《青年近卫军》（1-872页）。从去年起，眼睛有点老花了，小字（如《辞海》小字本）便看不清楚了，这几天在床上看书看得多，眼花得更厉害，真是有点老了。下午秀君来探视。

7月4日 星期五

阅毕郭沫若《历史人物》（1-320页）。今日起吃软饭。

7月5日 星期六

阅《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二卷本）。这是第三次阅读这篇东西，第一次阅读还是1931年在清华选读萧遽教授《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时候，然而在不同的社会环境，自然以不同的心境来读，也是别有领会的。又阅《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7月6日 星期日

阅《路易波拿巴政变记》。午间王世民同志来，谓所中正在考虑接收历史博物馆问题。下午秀君偕正暄儿来，刘致平同志来谈，下起雨来了，暄儿与刘同志冒着雨回去。正中侄夫妇来，正中新由温州归来，略谈温州情况。知道大姊的病又重了，据上海医院检查，谓秋间可危，但

现下已转重，不知能捱到秋间否？肺癌无法治疗。奈何！奈何！晚间陈梦家同志来谈。

7月7日 星期一

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至《法兰西内战》。下午赵其昌同志来谈定陵工作，不久即可告一段落。傍晚林泽敏、王仲殊二同志来，略谈所中情况，并送来罐头等3件。

7月8日 星期二

阅毕《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1-629页）。下午秀君来探视，司机王俊卿同志来探视，大夫允许明日即可出院。傍晚石兴邦同志来，谈至8时许始去。

7月9日 星期三

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下午刘玉同志来，为替换医疗证。俞伟超同志来，谈修改《三门峡漕运遗迹》报告问题。

7月10日 星期四

阅毕《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1-507页）。下午办理出院手续，秀君来，偕之返家。这次住院半月，体重增加1公斤。

7月11日 星期五

昨夜大雨，今晨未停，第一天返家休息。阅《文物参考资料》5、6二期。

7月12日 星期六

今日仍雨。阅毕Romen, *Man and Hre Vertebrate*. Vol. II. [罗默《人类与脊椎动物》第2卷]（pp. 198-412）。下午阅《历史研究》今年5期。

7月13日 星期日

阅毕李纯一《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对于古乐器作测音鉴定，是其优点，但利用文献处殊乏批判态度，近于轻信。暄儿星期返家。晨间颜伯诤同志来谈，谓正做思想检查，颇以为苦。下午又下雨。炎儿校中家长会，由秀君前往，明日即放假。

7月14日 星期一

阅毕《四川画像砖选集》（1-85页）。将入医院前所写的《苏联考古学家伯恩斯坦（Бернштам）传略》写毕，又写《陕西省出土唐俑选集》的书评。晚间祝福祥同志来，谓明日新影厂放映定陵电影，希望我去参观。今日仍间断下雨。

7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这是三星期来第一次上班，赴新闻制片厂（偕秀君与炎儿）观定陵发掘新闻片，朱欣陶、祝福祥二同志亦在座。放毕返家。阅《浙江出土铜镜选集》（1-14页）。下午尹达同志来谈。晚间又呕吐，这是一个来月未复发的，今日又发，休养之效，毁于一旦，殊为气馁。今日报载伊拉克发生革命，推翻王朝，成立共和国，中东为世界之火药库，可能又要爆发了。

7月16日 星期三

今日仍雨。因昨晚呕吐，身体不舒，在家中休息。阅《新校正梦溪笔谈》。

7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赴理发店理发，阅毕《新校正梦溪笔谈》（1-371页）。今日放晴，楷儿赴石景山参加劳动去。晚间又呕吐，北京市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美国侵略黎巴嫩的民众大会。

7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旋赴北京人民医院诊病，医生给药后劝再休息二星期，注意饮食。阅本年6月份《历史研究》。晨间若渊婧来家，以赴沈阳开



会途经此间也。晚间又来闲谈，剖了一个西瓜。因为菜蔬不容易买到，没有留他吃饭，只是晨间煮了一碗面。温习俄文读本。

7月19日 星期六

在家休息，上午王世民同志来谈关于所中参加院部展览会事，并及所中杂事。晨间正炎去参加北京市民反对英美侵略中东的示威游行，正楷也由石景山赶来城里预备参加。继续温习俄文读本。晚间若渊婧来，今晚即离京赴沈阳。这两天晴后大热，晚间王仲殊同志来，谓院中需要一篇反中东侵略的文章。

7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将昨晚所答应文章写出来。潘怀素同志来谈，谓关于音乐一文，已于昨天交卷，并商谈音乐史问题。傍晚王仲殊同志偕徐锡台同志来，谓山东鲁城工作，又发生困难。阅《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1-137页）。下午正暄儿返家过星期日。

7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遇及王世民同志，知石兴邦同志赴安阳未返。我至南池子皇史宬参观档案展览会。傍晚偕秀君赴东安市场购物。复习俄语。夜间又下雨。

7月22日 星期二

今日仍在家休息，将《广播俄语读本》第1册复习完毕。傍晚偕秀君赴邮局寄东西给岩翠。晚间观沪剧《寄生草》。

7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在图书馆阅新到杂志。靳主任刚由工地返所，石兴邦同志也返所了，谈谈所事。午间食挂面。下午睡醒后不舒服，喝了牛奶后，一直想呕吐。卧床阅《民族问题译丛》。6时许又呕吐了，晚间食藕粉一碗。

7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喝了二次牛奶，午间又吐了，卧在床上阅《史学译丛》，胃部仍不舒服。下午去北京人民医院门诊，说得住院，遂即办住院手续，仍是第9病房305号老床铺。秀君回去，因为未带钥匙又回医院来拿，已是8时余矣。晚间打一针，喝了一碗牛奶。

7月25日 星期五

同房的一位河南来的孟同志，今日便出院了。今天吃流体的东西，一天吃了7次。下午秀君送来住院用物，坐一会儿即走了。阅儒尔巴《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下午王仲殊同志来，谓已决定30日与伯洪同志离京赴苏，又谓王天木同志来信询问保存木船方法，因为江苏武进发现了一只战国木船。晚间王俊铭同志来谈，并送来几本英文小册子。

7月26日 星期六

阅毕《普通一兵》（1-415页）。阅高尔基《我的大学》。卧病只能以阅小说消遣，但同时想巩固学习俄文，利用《广播俄语读本》第2册。晚间郭子衡同志来探视，去了不久即有大雨，希望他不要被雨淋了。动物所寿振黄所长也来住院。

7月27日 星期日

阅毕高尔基《我的大学》（1-201页）。又阅R. L. Carson, *The Sea Around Us* [卡森：《我们周围的海洋》]。下午石兴邦同志来谈。

7月28日 星期一

阅毕卡森《我们周围的海洋》（pp. 1-220）。这是一本通俗性的海洋学通论，1951年出版后，次年便印刷到第15版。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阅读海阔天空的关于海洋学的书，心中另有一种滋味。下午秀君来探视，并转交少兰姊夫的来信，写了一封回信。秀君想把我未读的书拿回家去，这等于缴械，我答应少阅读，但不让她拿去。

7月29日 星期二

阅A . J . Toynbee [ 汤因比 ] 所编之*Greek Civilization and Character* [ 《希腊文明与知名人物》 ] 。下午赵其昌同志来谈，定陵已清理完毕，现搬进城筹备在神武门展览工作。

7月30日 星期三

阅毕《希腊文明与知名人物》( pp. 1-153 ) 。下午秀君来探视，取了两本英文书回去。颜闾同志来谈，谓整风已告一段落，现为着计划，到各方面去挂钩，古脊椎所想把体质人类学一门搞起来。

7月31日 星期四

看见今天《人民日报》所登载的土法提铝方法，使我想起宜兴晋墓所出的那一套铝制饰物来，如果不用氧化铝而用硫化铝（将氧化铝与硫化铁加温1000度左右），然后将硫化铝与氯化锌一起熔烧，在1100度左右即可提炼出铝来。如以氧化铝提铝须2050度，土炉子达不到这温度，仅能达1240度（铝页岩加苏打及石灰加热1290度）。阅柯切托夫《茹尔宾一家》。傍晚牛兆勋副所长来谈，谓拟后日赴洛阳，布置工地工作人员集中学习，并提出希望我出院后能赴青岛疗养一时期。

# 8月

8月1日 星期五

傍晚王世民同志和朱欣陶同志来探视。朱谈到定陵的问题，要再留考古所的人员一时期。王谈到明天即随牛副所长赴洛阳，召开各工地的工作人员做组织及思想工作。阅《茹尔宾一家》。秀君打电话来，说楷儿已返家。

8月2日 星期六

阅毕《茹尔宾一家》（1-504页）。今天终日大雨，天气骤凉。305号又搬入一人，为病历室李铭主任，胆囊病。（后来知道今日大姊在温州病歿，享年55岁。）

8月3日 星期日

上午在休息室中遇到同乡胡公冕同志，这是温州第一批的共产党员，还是第一次会面，现在国务院当参事，谈了谈他在温州的革命经历，今年70岁了（虚岁）。从前当过大兵，辛亥革命后在柘溪的徐端甫所办的学校中，民国二年出来到温州城中，便遇到从前当兵时的一位长官（营长）在那里招兵，便一同到上海去。不久退伍到杭州去，在沈钧儒等所发起的体育会中做事，后来在第一师范当体育教员，一呆便是十来年。后来感觉到革命的需要，1921年10月赴上海便加入共产党（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年），回到柘溪，在岩头一个小学中教书，谢文锦烈士便是在岩头小学做校长。1922年春赴沪转往苏联，是参加远东人民代表会议，在苏联一年多，各处参观。1923年返国做地下工作，曾去福建，想鼓励许崇智的军队，弄了两三个月没有结果，仍返上海。一度到柘溪，想搞开山荒从事生产，反动政府下令逮捕，有人送信，便逃回上海。1929年到温州搞游击，以柘溪为根据地，搞了二年，最多时达四五千（假借名义者还不算在内），但枪支不多，当年想到处州搞枪支，然后竄入江西根据地，但虽打进处州城，没有达到缴获枪支的任务，只好退出。有次想在温州城内暴动，已规定日期，但在要发动的那天日

间，一小组被破坏，抓去三人，临时决定放弃暴动计划（会上大家仍主张按期暴动，胡同志是军长，以为徒有牺牲，坚决反对），将枪支用麻袋包好沉到河中，干部逃去城外。第二天军警逐户搜查，胡化装出外打听消息，搜到他所匿藏的人家时，自己反跑上城头装作散步的样了，后来从西门逃回柘溪。受敌人打击，三次整编，但第三次遭打击后，决定不再搞下去，自己回到上海做地下工作。1932年在静安寺路被捕，引渡到华界，审问后一天夜间被唤出来，那时已10点钟，没有南站开杭州的火车，所以当时心中想如北行则到北站解往南京，南行即到龙华枪决。看到北行即放下心，到南京一直关到1936年，由邵力子保出。后来即随邵力子到陕西（当过专员），与党仍有联系，但受监视。解放那一年在上海，专员叶芳赴杭州开会，到他寓所说敌人想在解放军渡江后，即将浙江全省军队集中于温州，背城一战，以海军在瓯江口掩护。胡劝叶起义，关于起义日期，须临时决定，胡曾欲亲自来温州，后来党内要他去上海另有任务，未去温州。胡现在国务院当参事，还谈起另一同乡潘怀素参事的故事，三反中发言有错误，坚决不自认错误，不告而离京，连家人也不知道他的去处，当时怕他去台湾，后来知道他在上海，回来后全体参事要求将他撤职，周总理为照顾他的生活，在森林部给一职位，他本人又到民族音乐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去了。（后注：潘怀素于1978年4月5日病歿于北京）这位老人家说得很起劲。

下午秀君偕正暄儿来探视，秀君顺便在楼下诊治额上皮肤发炎肿病。石兴邦同志来谈。晚间王明同志来谈。今天开始吃大米饭了。晚报公布赫鲁晓夫来京与毛主席会谈的公报。

8月4日 星期一

阅多勃罗沃尔斯基《三个穿灰大衣的人》。下午在胡公冕同志处闲谈，他又谈到北伐时的情况，最初是黄埔军校的政治大队长，胡宗南还是他的学生，并且是由他介绍超越过连长而做副营长。北伐时胡先生在白崇禧军队中当政治部主任，由江西到杭州后，何应钦也由福建入浙江，因为未征求何、白的同意便妄派出沪杭铁路局局长，他们表示不满意，因之感觉到国民党的态度不对，即提出辞职，旋赴上海。四一二蒋叛变前几天，由旅馆搬入医院，所以没有被捕，（谢文锦在上海搞工人运动，被捕后就义）反而跑到杭州来，住入旅馆即有友人告诉他，浙江

要逮捕的共党名单，他是第一名，宣中华是第二名（宣中华被捕就义），立即到木柵（？）寺避难，住在寺后山坡上的一小屋中。过了几天，有个穿西装的来看见他，即认出是他，劝他立即逃难。其人是黄埔学生，孙文学会会员，留日回来，是反动的，但这次倒劝他逃难，由后山翻山到锯木场乘长途汽车赴江西。他即要求其人（谢□鹤）陪他一起走，并陪乘汽车，等其人下车后，第二站亦即下车，乘船返杭州，再由塘栖乘轮船到上海。在上海仍做地下工作，训练干部。1932年被捕后，他的女儿即拍电报给胡宗南，请其援救，后来不被枪毙，或与此有关。被捕是星期五，次日过堂时，否认自己是胡公冕；第二次过堂已是第二个星期六，杭州也派人来，证实其为本人，故被引渡，但营救已生效。在华界审问时，审问者即带笑说自己是有特别任务来的，过两天即解往南京。最初要把他送宪兵司令部（谷正伦为司令），知道宪兵司令部杀人甚多，不经法定手续，故经申请改关在军法司，司长是熟人，乃蒋介石的表兄弟，初关在邓演达所关的铁房里（邓已被杀害），过两天即改关普通房间，门禁尚严，不准出房。过了一年半，即关一处可以到庭院散步，一直到1936年释放。又谈到1922年赴苏联参加远东劳动大会，张国焘是团长，团员许多人对他不满意，在伊尔库茨克时，胡曾在小组中批评他。到莫斯科后，在党小组中，瞿秋白说不应在党外人士的会上批评党内同志，影响党的威信，这是一次教训。

8月5日 星期二

因为隔壁一患胃癌的老人病重，夜中临时需要打针及用氧气，吵得人不安。我们二人搬入靠近休息室的302号。阅毕《三个穿灰大衣的人》（1-285页）。

8月6日 星期三

晨间听见哭声，那位患胃癌的病人去世了。阅R. Benedict, *Patterns of Culture* [本尼迪克特：《文化的格局》]。下午胡公冕同志出院了，少了一个人闲谈。晚饭后到楼下庭院中散步，王俊铭同志来探视，谈所中近日情况。忽大雨如注，坐在凉棚下长椅上，雨停后始别。

8月7日 星期四

续阅本尼迪克特的书。今日开始吃普通软饭，早晨吃三个花卷、两碗稀饭和一个鸡蛋，中午两碗大卤面、一碗稀饭，晚餐一大碗大米饭、一碗稀饭、一块红烧鱼和一碗西红柿汤，中间还有两次牛奶、一片西瓜。下午秀君来，带来二个水蜜桃，说是张师妈送来的。写了三封信（少兰、姬妹、铮儿）。徐保善同志送来《梁思永考古论文集》底稿，要我写编者后记，坐了一会儿，谈谈编辑部的情况。秀君坐到晚餐后才回去，我下楼一直送她到大门口。晚间8时许便觉胃部有点不舒服，10时许又呕吐了。同房的李铭同志今天出院了，我也很想出院。

8月8日 星期五

今日饭量又减，大夫主张试用针灸法。下午针灸，由赵大夫来开始第一次针灸，这是我第一次受针灸。阅毕本尼迪克特《文化的格局》（pp. 1-257）。

8月9日 星期六

所中送来信件。新华社外文部打电话来询问定陵发掘消息。阅周立波《铁水奔流》（1-314页）。下午洗澡后，躺在床上看书，秀君与若渊婧及炎儿来探视。若渊由东北于前日返京，明天即赴呼和浩特，秀君想邀他赴东安市场吃一顿。打电话去约暄儿，他有事不能来。

8月10日 星期日

阅阿尔德里奇《外交家》。下午石兴邦同志来谈，并取去《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的底稿与编者后记，以便付印。晚饭后觉腹胀。

8月11日 星期一

阅毕阿尔德里奇《外交家》（1-802页）。今日减少饭量，仍觉腹胀。下午秀君偕绮霞甥女来，他由长春赴太原，途经北京，谈了一会儿，因为赶车即辞去赴车站。4时针灸。晚饭后仍觉腹胀，睡时不能安眠，吃药打针，都无效应，结果仍是呕吐。11时许吐后稍睡眠，1时半又醒来，到3时许呕吐后才再入睡。

8月12日 星期二

溃疡饭又由半软体改为半流体。上午傅大夫来检视，说要外科大夫来检视，是否需要动手术。下午饶惠元同志来谈所中拟编普及小册子事。阅毕巴里金《夏伯阳的故事》（1-201页）。傍晚，颜闾同志来谈，他不赞成用外科办法医治我的病。他又谈起见到王天木同志，文化部下放干部，王同志要到故宫博物院，郑部长亦将离开文化部，专任中国科学院的事。

8月13日 星期三

阅毕菲尔丁（1707-1754）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H. Fieldin,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of the Late Mr. Janathen Wild the Great*），萧乾译本，一部讽刺小说。下午秀君偕若渊婧来探视。今日仍进半流体食物。上午针灸，傍晚外科主任黄大夫来诊视，考虑做手术问题。晚间内科梁大夫来说，据外科诊断，是可以做切割手术的，要我与家属考虑。我自己的意见，是想彻底解决一下，甘冒危险。

8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取血检验，为行手术作准备工作也。知道秀君是不愿意我作手术的，我想对她说，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柯察金所说的：“亲爱的，你别替我焦急，我不会这么容易地就死去。”但是我想我很难说服她。下午秀君来探视。果然一说起，她便坚决反对，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她，6时余始去，临走时还再三嘱咐不要胡乱来，不要动手术。阅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

8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透视，检查血液，阅毕《汤姆索亚历险记》（1-272页）。下午，第四次针灸，又注射红色浆作肾脏机能鉴定。

8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靳主任与石兴邦同志来谈，我和他们谈及施手术的事，他们去向大夫了解过情况，倒也同意，但是如何说服秀君仍是一个问题。下午秀君来了，与她说了，仍未能说服。阅毕《瞿秋白文集》第2卷（211-458页）。



翻阅今年的日记，今年已呕吐了17次之多。自去年12月29日呕吐之后，今年1月3日、29日，2月最频繁，为5日、9日、13日、17日、28日；3月8日又呕吐，以后休息较多（3月17日住院休息）。4月18日做检查一次，5月没有再发，中间还在定陵住了二星期。6月8日及16日又发，于6月25日住院，7月10日出院，7月15日、17日又发，23日、24日连发，遂于24日又住院。8月7日改为普通饭，当日又呕吐，11日又呕吐。今年一年几乎都是在病中过日子，在大跃进的情势下，身体非打好基础不可。在阳台散步时，看见窗外边路上车马飞驰，不胜羡慕。下决心要把自己的身体弄好，外科手术只要医师们认为可以做的，我都情愿做。为着未来的光明，为着不掉队甘愿冒险，甘愿忍受短时期的苦痛，可以早些归队。保尔·柯察金所说的，活动一年，胜过养病五年。

8月17日 星期日

阅波列伏依《斯大林时代的人》。将《广播俄语》第2册中20课的课文，全部自修完毕，今日起，要读补充材料附注和练习。中午王明同志来谈，说昨晚秀君到他家商量关于我动外科手术的事，他自然不肯代俎代谋，代我们决定。我托他带一个便条给颜伯诤同志。下午秀君偕暄儿来，秀君说今晨到马市大街去找过靳主任，说靳主任要明天去了解情况，后天一起再来医院一谈。秀君似乎有点愿意了，还说如果星期二说好同意动手术的话，动手术的那一天，要与暄儿一起来在外边等候，手术后要在院中住几天服侍。6时许她与暄儿正准备起身回家，颜伯诤同志来了。谈到动手术的问题，颜是保守派，主张慎重，说犯不着冒这危险，手术过程有可能发生麻烦，年龄大的人愈合较慢，不比年轻力壮的；动手术后呕吐可以断根，但空肠结上后，可能仍有作痛的。这样一说，秀君的意见又变卦了，我只好叫她回去再考虑。

8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医师查病房，内科主任马（之升）大夫也一同前来。对于我的病，他加以检查后，据孙大夫说，也是主张用外科手术，梁大夫已调到门诊部去了。下午秀君来，因为昨天听了颜闾同志的话，今天口气完全改变了，坚决不同意，真是麻烦的事。

8月19日 星期二

阅波列伏依《斯大林时代的人》。下午秀君原定与靳主任一起来，但3时半左右独自一个人前来，据云找不到靳主任，大概开会去了。她说收到步青的一封信，知道步青到扬州去了，又说冯诚昨晚来家，由故乡返齐齐哈尔，途经北京。最后又谈到我的动手术的事，她仍是坚决不同意，说今晨与暄儿通电话，连暄儿也不同意了，我希望她再考虑，胆子放大一点，她急得流泪了，还是不同意，不高兴地回去，说明后天不再来看我了，我看了有点好笑，但又想不出办法。

8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与病房中几个病友在休息室玩弄牙牌为戏。傍晚楷儿来，并送来若渊媚到呼市后的来信。晚间颜伯诤同志来，谈及手术事，他去问过一外科的朋友（铁道部医院），仍是主张慎重，谈至9时余始去。

8月21日 星期四

阅毕波列伏依《斯大林时代的人》（1-327页），这是由35篇短篇特写集合成的，主要是伏尔加-顿河运河开凿工作者的英雄形象。上午郭大夫巡视病房，与他谈做手术的事，他说家属既不同意，可以暂时搁置不谈。下午秀君偕尹达、靳尚谦二同志来谈。秀君仍不肯同意，别人也不好坚决主张，只好暂时搁置下去。白万玉同志来，他的爱人亦以病进医院，住在二楼。

8月22日 星期五

阅瞿秋白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董吉珂德》（2061-2176，共116页），及瞿译《高尔基论文选集》。下午秀君来探视。

8月23日 星期六

阅瞿秋白译《高尔基论文选集》。傍晚中国建设社编辑部派西门露沙同志来谈约稿问题。晚间医院放映电影，我和同病房的包同志一起去看。

8月24日 星期日

阅毕瞿秋白译《高尔基论文选集》（1719-1972，共254页）。和同病房的诸位弄牙牌，闲聊天，还同意于下星期二组织一个联欢会。医院的生活有点腻了。如果不做手术，只想早些出院。今日报载北大学生编教学大纲的跃进。高尔基的话：“‘古时候的格言：鸡蛋不能够教鸡。’已经明显地丧失了自己的那种陈腐和守旧的意义。第一，‘大家都是由鸡蛋里爬出来的’，第二，说到小鸡，他们之中都有很多是从老鹰窝里爬出来的了，大多数受着了实际生活的严格手腕的教养。他们受着生活的锻炼，而且积极地参加着新世界的建设事业。”（瞿秋白译，《高尔基论文选集-关于小孩子》，《瞿秋白文集》卷一1882页）

8月25日 星期一

阅梅里曼的《嘉尔曼（附高龙巴）》傅雷译本（1-332页）。嘉尔曼的译文，我少时曾在《小说月报》中阅过。下午秀君来探视。晚间王俊铭同志来谈。

8月26日 星期二

阅基阿契利（ЛеоКиачели）著的《格瓦迪比格瓦（Гвадибигва）》中译本（1-283页）。晚间我们第9病房组织一个工休联欢晚会，工作人员到了三四十人，旁的病房病人到了130余人，弄到9时半才散会。

8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与郭大夫谈及出院事，他说可以出院疗养一两个月再上班，可以叫组织上派人与他细谈。便写一封信给靳主任。下午秀君来探视。晚间颜伯诤同志来谈，他在端王府听报告（张副院长谈群众路线），顺途来看我，因为他们明天便去天津下乡体验生活，一星期后始返京。

8月28日 星期四

昨夜下雨，今晨未停，天气渐寒。上午靳主任来，与第9病房负责医师郭大夫谈我的休养事，说已出一张证明书，到疗养所疗养二月再说。靳主任答应与院部接洽疗养地点。晚间石兴邦同志来谈。

8月29日 星期五

阅毕穆沙托夫（А．Мусагов）《小北斗村》（1-439页）。下午正楷儿来诊治眼疾，据云放瞳孔后视察结果，有一只眼结膜不健全，配眼镜无用，另一只稍有散光，但不厉害，暂时可以不必配。他在这儿休息室看画报，一会儿便回去了。家中已装好电话，傍晚秀君打电话来。

8月30日 星期六

阅方志敏《狱中纪实》（1-18页）。

8月31日 星期日

阅刘白羽《莫斯科访问记》（1-247页）。上午清华毕业同学华觉明同志来，谓已分发，不日动身赴甘肃。携来与杨根同志合写之中国早期铁器标本之鉴定书，略阅一过，提些意见。下午若渊媚和石兴邦同志来谈，秀君曾来电话，说若渊昨晚曾来自家，今日邀他在家晚餐。石兴邦同志说，《新观察》派人来，希望我能替他写一篇定陵发掘记，我只好推掉，并且写信告诉《中国建设》社，让他们请郑振铎先生写去，再译成英文，因为今日《人民日报》上便曾刊登他的一篇报导。

# 9月

9月1日 星期一

上午刘玉同志来，说已接洽好到小汤山温泉疗养院去疗养，明天便可前往。约定明晨来接我出院，下午赴疗养所。阅毕冈察洛夫（А. Гончаров）《我们的记者》（1-321页）。

9月2日 星期二

今日预定离开北京人民医院，这次住院已达40来天（7月24日入院），若并第一次入院计算，则已达70来天（6月25日），如再加上在家休息一星期余（6月16日起）则已达80余天。结果则仍与当初情况相似，中间呕吐发作6次，最近20来天虽未呕吐，但仍食半流体的食物，体重由49.5公斤减至47.5公斤。这次出院入疗养所，医师说暂定两个月，不知效果如何。由第9病房的东窗平台上外望，下面便是现改为女中的历代帝王庙，黄色的琉璃瓦，反映着日光，稍远是地质部屋顶上四面亭的建筑，更远是北海白塔，在绿色树木中露出平台的南面大街，无轨电车、公共汽车、各种汽车和行人，像流水似纷纷往来。在这“一天当二十年”的大跃进形势下，真不是害病的时候。关于手术问题，又因为秀君不同意而不能施行，我昨夜梦中还梦到要到手术室去，秀君被若渊娟劝动了，同意做手术，醒来却是一梦。因为下了整天的雨，疗养院那儿不好走，刘玉同志与秀君来，决定天气好转后再出院。傍晚杨根同志来谈关于古代铁器研究问题。

9月3日 星期三

今日放晴，上午离开北京人民医院，与郭大夫、孙大夫及护士、病友告别。先返家中，整理行装。下午秀君去弄粮票。我午睡醒来后，写了几封信（给铮儿、易漫白、陈梦家、王俊铭、楼宇栋等同志）。

9月4日 星期四

晨间若渊来电话，知我已返家，即搬来，以开会已毕，明日即返内

蒙，故住在自家。9时余，所中来车子，由秀君陪我去小汤山温泉疗养院，住在第二疗养所248号单身房间。安置好后，秀君即回去。晚间与家中通电话，知暄儿今晚亦返家。

9月5日 星期五

在疗养院度过第一晚，环境比较幽静，但护理不及医院周到。我的饮食，除了三顿之外，要他另加二顿，另外加钱。昨晨入院后，到今日晚间才诊视，由靳大夫诊视，说可由饮食及静养为主，明天可予药物，仍是西皮氏药粉与Belladan药水。隔壁房间是一位侯希文同志，建筑工程部建筑出版社的，血压高，昨天入院。下午碰到一位埃及学生Yassin M. Moussa（雅兴），系北大语文系交换留学生，于今春来华的。晚餐后，与另外两位同志到附近养鱼池去看，听说放进鱼苗，但水浊看不到什么，又至附近看试验田，正在翻土，旁有木榜，说要加肥50-70万斤，深耕3-5尺，要收获12-15万斤小麦。昨晚有电影，今日有晚会，我都没有去参加。在文娱室看画报，弄麻将牌或打台球。

9月6日 星期六

这医疗院原分四部分，军委150床（I）、220床（III）、北京军区、总工会及中央卫生部111床（II），现合并归北京市统一领导，有床铺共六七百。中央卫生部独占一楼，为第二疗区，楼上为单人房间，楼下为双人房间，可住112人，现住86人。有理疗楼，专为诊病及理疗（如水疗、泥疗、电疗等）。闻下月起拟将第四疗区（现今空着）专辟为作气功治消化溃疡病之用。今日报载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国内外局势报告，精辟分析。晚间广播周总理对美国侵略台湾宣言，针对杜勒斯的9月4日声明。晚间，此间乡村亦集会声援周总理，呼喊口号，比城内更为热烈。

9月7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但没有人来探视。上午与家中通电话，没有人接。晚间再通电话，说上午居民开会，下午游行。秀君说明后天也许前来探视。今天起，拟阅读俄文《联共党史》以学习俄文。晚间观电影《地下尖兵》，原是露天，以有大风雨，改移入礼堂放映，10时始毕。今日《人

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的定陵发掘消息。

9月8日 星期一

今天由248号迁入241号，因为248号恰巧是两个兼浴室的厕所与一个盥洗所的对面，晨间和夜间及午后，常扰及睡眠，并且有点厕所臭味，所以入院那天便要求有机会即换一房间。晚间与家中通电话。

9月9日 星期二

上午秀君来院探视，下午4时始回去，领着她在疗养院的院中走了一圈，又送她上车以前在小汤山的市镇上走一趟，买了毛巾肥皂。上午赵其昌同志来谈，谓展览会的布置已完毕，不日开放，他也于日内下放到周口店附近农村劳动去。晚间有电影，没有去看，洗了一个澡，提早入睡。

9月10日 星期三

所中寄来了一些《参考消息》，上午除了休息时间以外，便花在阅览这些《参考消息》。下午到街上去购水果。傍晚遇到休养员高察（E. Cocioia），是意大利的学生，在北大留学，据说还是杨凤歧同志的学生呢；隔座242号的马丁（Martin），是印尼人；245号的王玉是泰国人，真是国际的休养所。

9月11日 星期四

自3日出医院后，到今日一星期，昨天还吃了泻药，今天才有大便。这几天饭量增加，改为每天4次。体重进来时为48公斤，今日是49公斤，增加1公斤。晚间观苏联电影《玛格丹娜的遭遇》。

9月12日 星期五

今天起，《参考消息》直接送到这里，台湾海峡的局势仍很紧张，但看起来似不会立即爆发大战。下午理发。晚间又感觉到腹胀作痛，不能入睡，到中宵4时许又大呕吐。这是8月11日以来的初次呕吐。这几天仍是半流体的食物，不知何故今日又发了，真是糟糕。

9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找靳大夫看病，吐出的东西，除了菜叶之外，差不多都是清水，带有咖啡色，大概是胃黏膜有充血而出血的。今晨大便并未变黑，但前天送验的大便有潜血。今日改为西皮氏流体食物，并且打一针草柳酸，卧床休息。这次的复发可能的原因是前两天吃了泻药，刺激神经；又吃水果（葡萄）以润大便，可能也有影响；加以前晚看电影，天气变化，都可能有关。但身体如此，休养的功效不大。奈何！奈何！晚间与家中通电话，今日白天阴云有细雨，夜间雨下得大了。因为昨夜没有睡好，今天8点半即睡，睡得很香。

9月14日 星期日

今天又打了一针，仍是西皮氏饮食。上午收到家信，又收到所中转来的信件及前几天的《参考消息》。下午2时半，正暄由家中来，说昨晚便睡在家中，今天一家人在东安市场进食后，他便来小汤山，带来了拖鞋和衬衫等。他看过我后，在4时余离开返城。我告诉他前晚又呕吐的事，嘱咐他暂时不必告诉秀君。我写了一封信回复若渊婿，又写一封信给石兴邦同志，请他代为询问英国科学博物馆复制兴隆铁范模型的事，并代作复。晚间有电影，我没有去看。

9月15日 星期一

今天仍是吃西皮饭，前天休养院来了一位在北京人民医院同住过的休养员浦者五同志，是气喘病，据云那边的病友有几位仍在那儿，康同志不久即出院回大连去。他觉得在医院中住了9个多月，连热带瘤的病原尚无法根治，反而添了胃病。今日阅《北京日报》，知住北京人民医院时斜对过那位患癌病的许占立同志（前中国木材公司副经理），已于13日晨去世。在医院中令人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是在一些待死的半死病人和挣扎呻吟着的活人的中间受罪，在休养所中的气氛比较为佳。靳大夫今日来诊视，说明天起，可以加食少量半流体。今日报纸刊登11日艾克的好战广播演说，又谓波兰的中美谈判今日可以开始。

9月16日 星期二



今晨又改为半流体的食品。晚餐后有点腹胀，但没有想吐，仍是提心吊胆，恐怕再发作。下午所中工会及行政方面，派苏秉琦、石兴邦二同志慰问，并送来水果和饼干。听司机老王说曾与家中打电话，秀君因事没有搭车来。陪苏、石二同志在休养所闲逛了一圈，谈谈所中的事，知道下半年的工作队稍有变动。关于去埃及讲学的问题，院部仍主张由所中派人去。晚间观苏联电影《河上灯火》。

9月17日 星期三

这星期起，疗养所的图书馆集中整理后又开放借书了，今天去借了一本小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所诞生的》。晚间与家中通电话，知道楷儿今天去郊区参加劳动10天，秀君身体仍不舒服。

9月18日 星期四

阅毕《暴风雨所诞生的》（1-370页）。今天我改变食堂座位，与一位前月在积水潭医院做过胃切除手术的北京市文化局齐顺同志在一桌，谈他在医院做手术的经过，说手术后只一天即进流体食物。晚间有了大便，这是13日早晨一次以后五天多的第一次大便。

9月19日 星期五

昨夜大便两次，今日中午又大便一次。消化系统连拉粪也不正常。阅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晚间不舒服，又大呕吐三次。

9月20日 星期六

今天又改为流体食物。昨晚呕吐后，今日觉得有点疲倦，精神方面也有些懊丧。在床上躺了一天，连阅小说也有点不得劲儿。

9月21日 星期日

今天仍用流体食物，觉得有点腰酸，大概身体又衰弱下去了。写了两封信，一封回复赵其昌同志，一封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后者拖了很久了。阅毕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1-400页），描写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英雄故事，以沙希洛夫营长为中心人物。晚间有电影《家》，因为

从前已看过，没有去看。与家中通电话，知道暄儿今日曾来家，铮儿处有信来，已于18日生了第二个男孩子（建钢）。

9月22日 星期一

写了一封信给若渊媚与素琴。下午落雨，秀君没有来，晚间通电话。阅瞿秋白译涅拉陀夫的《铁流·序言》，绥拉菲摩维支的《自传》及《我怎样写〈铁流〉的》。今天仍是吃流体食物。

9月23日 星期二

阅《铁流》的中译本。上午10时许，秀君来探视，并交来秀莲妹的一封信，说大姊的病仍是差不多，但另有一信给秀君，没有带来；绮霞甥女有信来，仍在太原没有返里省亲，还说将我寄给大姊用的钱分期偿还。我猜想大姊大概已经去世了，她们怕我病中受刺激，瞒着我呢！大姊比我大5岁，我上私塾时便是她带着我一块去上学的，前年返里时，她还谈起我在五六岁时，拿着木板（布匹中的木板，当时洋布匹每匹中都有的。我家的女仆，原在戴宝源布庄中做过女仆，拿来了几块这种木板），当做船只，在桥棚用绳子牵着当做拉纤。我听说后，在脑中忽又泛上了这儿的印象。大姊是现在的我与儿童时代的我之间的主要线索之一。下午3时休养员开会，谈国庆前的卫生清洁运动。散会后，秀君便帮着我擦玻璃与抹家具，到6时始回去。还带了一只螳螂带回去给小炎玩。

9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诊视，靳大夫说，可以改为半流体，今天开始改为一天五顿半流体。卫生清洁运动继续收拾房间。阅《铁流》。又将俄文本《联共党史》第一章读完。差不多一天平均读一页俄文。

9月25日 星期四

阅毕《铁流》中译本（1-409页）。接到所中转来的Hanford [韩斯福] 教授的来信，仍是谈他的来华参观的事。自从格兰维尔和叶兹二教授逝世之后，他是我当年在英国留学时认识的唯一有书信往来的人。晚间观电影苏联片《友与爱》。

9月26日 星期五

阅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集《神秘的访问》。晚间洗了一个澡后，在阳台上散步，明天是中秋节了，月亮光明清澈，草间秋虫唧唧，此鸣彼和，月光下的树木，碧绿似洗过一样，城市中决没有这样的风光。徘徊好久，才回房睡觉。

9月27日 星期六

夜中被风雨声惊醒，今晨雨未停。这几天的清洁卫生工作，又因雨天的关系，被沾污了。下午评比，楼上28人的房间，红旗15，黄旗12，有一间不合格，但未插上白旗。我的房间清洁也得了红旗。阅毕马克·吐温的《神秘的访问》（1-224页），其中《食欲治疗》一篇，可以作为肠胃病患者的座右铭。不饿不要吃，一直等到你饿透了的时候再吃，那时它就会使你快活，也对你有好处了。一切治疗法只是装装样，真正起作用的是由于暗地里挨饿。（自然，只要你食欲不减，定时进餐也没有坏处。一等到食欲有时好有时坏，再应用那张药方——那就是挨饿，时间长短按照病情来决定。）可惜病人都充满了祖传的迷信，不肯让自己挨饿。他们以为不吃一定会饿死，我现在也学会了自动地减少一餐，不必等医生吩咐。自动地每餐少吃，不必把营养室送来的饭菜都吃光。只是信心还不够强，所以还得再在这里待一个时期。自上星期五呕吐后，今天才有大便。

9月28日 星期日

接所中来信，国庆展出已布置好，牛、靳二同志也已返所，希望我进城一趟，因为医生和护士长都进城了，无法请假。只好待明天再说。晚间与家中通电话，有电影《芦笙恋歌》。隔座首长休养室，昨天搬来侯德榜先生，这位68岁的老先生，患血压高来此休养。

9月29日 星期一

写了几封信（秀君、兴邦、韩斯福、楚图南）。上午与医生商量，想进城一趟，靳大夫不同意，只好作罢。阅赵树理的《三里湾》，描写一个农村合作社扩社开渠的事。晚间去看休养院的节目，有歌舞及魔

术。

9月30日 星期二

阅毕赵树理的《三里湾》（1-185页）。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三

今天是国庆日。二疗区的92位休养员，有28位进城去了，我请假没有被批准，只好在这里听无线电广播天安门的典礼，还看到一大群喷气式飞机飞过上空。阅阿札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第1册，其中描写十月革命节对于苏联人民的鼓舞作用，也许可以适用于我们的今天吧！晚间观电影《黑山阻击战》。

10月2日 星期四

阅《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第2册。下午安志敏、石兴邦二同志来谈。安同志上月25日刚返京，这次去埃及讲学，因为我以病不能去，所中已决定由安同志代表。晚间有电影，我没有去看，想打电话给家里，没有打通。

10月3日 星期五

两天的国庆节日过去了。今天第二疗区请假回城去的28人，归来18人。阅毕《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第2册（1-270页）。

10月4日 星期六

进疗养院已一个月了，仍未见有什么效果，体重比进院时反减轻了2市斤，大概由于两次呕吐的关系。阅毕《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第3册（1-288页）。写了两封信（秀君、石兴邦）。下午办公室召集休养人员开会，由吴干事主持，关于清洁卫生、宿舍清静及请假问题。

10月5日 星期日

阅毕马克·吐温《王子与贫儿》（1-228页）。听说明天起第四疗区开始集中肠胃病要求做气功的休养人员，我的X光照相已送来，但8月15日照的不清楚，靳大夫主张明天再照，看片子后再决定是否适宜做气功。

10月6日 星期一

上午做胃肠透视。阅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今日报载彭德怀部长告台湾同胞书，停止炮击一星期。

10月7日 星期二

今日秀君来探视，说暄儿可能下放到沈阳的工厂工作，10号可以决定。下午靳大夫说，昨天透视结果，没有看到溃疡面，已经愈合结痂，主要是结痂后十二指肠球部变形，幽门狭窄，有阻梗现象，以致发生幽门痉挛，气功没有作用，不必参加。

10月8日 星期三

阅毕马克·吐温的《费恩历险记》（1-349页）。上午林泽敏同志送爱人杨家德同志（水利科学院）入院休养，略谈所中事情。下午收到前几天的《参考消息》，看了一过。晚间与北大外文系赵诏熊教授（清华旧制1928年班），谈今日大学外文教学问题。今天理发。

10月9日 星期四

写了四封信（秀君、吴文良、程溯洛、颜闾）。上午偕杨家德同志赴小汤山街上购物。阅梁斌《红旗谱》。

10月10日 星期五

阅梁斌《红旗谱》。这一月的《参考消息》，今日起始直接寄来此间，因为每月都须另行通知转寄休养所，寄到所中的也一起寄来，够我花一个大半天来阅读了。

10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看病，拟添增理疗（平流电疗）。中午在饭厅遇及中央劳动部罗英同志，是北京人民医院的病友，也来此间休养。阅毕梁斌《红旗谱》（1-443页）。傍晚下雨。

10月12日 星期日

阅毕曹禺的戏剧《雷雨》和《日出》（1-362页）。下午颜闾同志和暄儿来谈了一会儿。晚间观苏联电影《荒地之春》，写回信给秀君和易漫白同志。

10月13日 星期一

今日微雨，开始理疗（平流电疗和太阳灯光疗）。上午徐旭生、黄文弼二先生来看我，黄老与我谈些此次新疆考古情况。接秀君来信，说大姊已于8月2日去世，一直瞒着我，没有告诉我。还是我前天写信去说：听说大姊已去世了，要她切实地告诉我，才有此次来信的通知。我听了没有哭，也没有悲伤，只呆了一会，心中有点茫然。大姊的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记得她未出嫁以前在家的情况，曾带着我上过几年私塾。前个大嫂也是识字读书的人，所以她当时阅读小说《红楼梦》、弹词《无雨花》，以及当时流行的文言小说《玉梨魂》（许秋亚著）之类，我也跟着阅读这些书，作为学校的课外读物。我又记起她出嫁后的情况，没有过几年幸福的生活。解放后祖谦甥有五个小孩，甥妇在卫生院中工作，把五个小孩一起交给她，还有一切家务也是她一个人负担。1956年我回乡时，看见她忙碌而愉快的情况，倒替她高兴。今年初接到她卧病的消息，还写信请求她善自保养，早日恢复，将来年老时姊弟一起重话童年时旧事，也是人生老年一乐。想不到她仅55岁便以患肺癌而去世了。我想了一会，勉强忍住不再去想了。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秀君信中又提起大姊的公公友兰先生也去世了，姊夫写信来借50元，我便写信告诉姬妹，就近拨给他50元。这位老先生前清曾中过秀才，身体衰弱得很，中年时便是除了收租及润源钱庄开股东会之外，不轻易走出大门的。前年80岁生辰，还请了一些老先生们替他做寿诗呢。今天报载彭德怀部长下令继续停止炮击金门二星期。

10月14日 星期二

这两天的秋风秋雨，带来了华北的寒冷。室内温度也只有  $F60^{\circ}=C15^{\circ}$  了，休养所发了冬季的呢外套。阅革拉特珂夫《士敏土》。

10月15日 星期三

阅《士敏土》，其中一位由资产阶级过来的克利思特工程师所说的

话：“我决意贡献我所有的知识和经验——终我一生——给我们的国家。除了同你们大家在一起的生活，我没有另外的生活，除了我们为建设一种新文化的奋斗，我也没有别的工作了。”（377页，1954年董沃斯译本，末章一节）在我的心中引起共鸣。

10月16日 星期四

写了三封信（秀君、铮儿、黄展岳），阅毕《士敏土》（1-426页）。

10月17日 星期五

阅毕叶蓁《小小十年》（1-272页）。作者是乐清叶蓁，在小学时比我高一年半，初中时比我高一年。女主角茵茵，真名为郑永英，是永嘉城内大同巷郑生记菜馆老板的女儿，在小学时比我低半年或一年。书中所说的离开家乡30里的较大的城市，便是指温州城市，当时城里人口约十余万到二十万。家乡指“乐清”，“较为有名的学校”、“稍微有点相当的成绩”的小学，便是当时的十师附小，在府前街。小学主任确是“很胖的人，笑起来眯眯地找不到缝”，名叫蔡慎铨，字谨初，瑞安人。喜欢打扮的英文教员兼级任，似乎是指谢泰。作者叶蓁相貌不扬，同学们替他起绰号叫做“烂棠梨”，其尊容可知，怪不得常被这喜欢漂亮面孔的级任所责罚。作者说自己脸上总带点蛮气，比有些同学面孔文雅些，还是带文人自夸的语气。小学同学沙如薰、张刚毅和王超迷，真名字是树勋、光荣、兆崙。光荣是张老喜的孙，是叶吕荫的妻弟，后来在“教会学校”艺文中学读书，又到上海读大学，解放后听说在上海一个经济单位做干部。兆崙是石板巷王鸣卿的孙子，也是王书林（中央大学教授）的侄子，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抗战期中曾做生意发了财。兆崙的弟弟兆云，后来学医。沙树勋后来被镇压，我不清楚。作者的情敌赵泌，真名是赵笙，后来娶了郑永英。作者所说三年级，是指高小三年级。在小学时十三四岁便闹恋爱，在性的方面可以说是早熟了。他上的中学便是省立十中。他是1923年考进去，所以一年以后，恰碰到齐卢战争，温州驻军是卢永祥部下的郝国玺旅。1924年9月卢永祥失败后，孙传芳的部下彭德铨部队，便由平阳分水岭北上到温州。由于温州士绅吕文起等出面，由商会出钱，买通郝旅撤出温州，所以并没有作战（我这一年暑假正考上



十中；曾逃难在慈湖东庄外婆家住一个多月）。并不是像作者所说“某方的军阀，抛下自己的主见，将他已经剥削过的城池让给他的敌人了”。作者中学时的小白脸朋友“霖”姓李。当时中师合并，校长是金嶸轩先生，教务主任是刘晓初先生。所说的“借用一种教育的名义，来增加我们的费用，剥削我们”，是指当时因为战后省教育厅发不下经费，学校决定每个学生多交维持费几元，以便维持教职员的生活及学校的开支。不够之数，还由金校长自己卖了田亩来垫款。作者说金先生等是一班办学的学匪，未免过甚其辞。省立学校不比私立学校，不能随便增加学生负担。作者的中学同学今立不知道姓什么，元白和尚英都姓黄，是乐清人，思想有些左倾。元白便是黄云畴（万杰）的弟弟，有共党嫌疑，清党后曾被指名要加逮捕，潜逃离乡，后来便死在北京。我在清华读书时，云畴曾提及他的棺木仍停放在宣外教场胡同的温州会馆，他还提起叶蓁的下堂妻淑兰女士“也住在温州会馆，正在寻救自己的爱人”，对人家说，虽然被接到叶的家里去，名义上算是结婚，但还没有和他“同铺”，仍是处女身。在广州的同乡陈莎依真名是陈素农，也教过我的体育，黄埔二期，抗战中曾做到师长或军长，解放前跑到台湾去了。军医胡健耕、叶耐言、陈乔然三人，我仅认识胡，真名是长庚，后来在温州城内挂牌行医。作者现今在那儿做工作，我却完全不知道。叶蓁在解放前逃到台湾，听说曾一度作台北卫戍司令。读了他这部自传体小说的前几章，使我回忆过我自己在中小学时的旧事，那已是三十多年以前的旧事了。

10月18日 星期六

阅毕茅盾《腐蚀》（1-268页）。上午看病。下午电疗和光疗。

10月19日 星期日

阅恰可夫斯基《我们这里已是早晨》。下午赴附近的农庄参加义务劳动，摘下来的玉蜀黍几大堆，因为缺乏劳动力，堆放在那儿连包叶上都长了霉，所以疗养院动员能够轻度劳动的休养员，协助农庄将包谷剥出来。晚间看电影《刘巧儿》。

10月20日 星期一

晨间广播新闻，说17日由北京起飞的图104号班机失事，机务员及

乘客全部遇难，包括我国访问近东的文化代表团团长郑振铎等，我听后不禁怔住了。想不到精力充沛、生龙活虎般的郑振铎先生，竟是这样像流星般突然结束了他的生命。6月19日我因病请假在家休息，郑先生于百忙中抽空来探视我的病，还说徐森老要考古所的事不日来京，他要亲自去迎接，叫我不用管；又说下星期要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一星期，最后谈到他要于10月间率领文化代表团赴埃及、叙利亚等处访问，他知道我已答应秋间赴埃及讲学，希望能一起同机前往。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会面。我于6月25日入医院，在医院中两个月，在休养所又将近两个月，我知道他事忙，前星期（10月8日）林泽敏同志来探视我时，我还问起郑所长最近曾来所否，她说前一天曾来过，知道他尚未出国。想不到今日竟在广播中听到他的凶耗。过去的旧事，又涌现在眼前。郑先生和我初次相识是在南京那时，他为着编《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寻索照片资料，我曾将在敦煌工作及发现物的照片，借给他12张。为了史语所的印刷出版事，我曾找过他。因为那时上海的珂罗版印刷工作，几乎掌握在他的手中，《殷虚文字乙编》的制版，便是由他介绍才能付印。解放前夕，我离开南京返家途经上海时，还去访问过他。那时他以政治关系，已经不会客了。解放以后，我接到他的来信，那时他是文物局局长，局下设立三处，图书馆处想邀向达担任，博物馆处邀裴文中担任，文物处想邀我担任。我因为怕再干行政工作，没有答应下来。后来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由他兼任正所长，梁思永和我任副所长。1950年10月，我到北京时去看他，还提起我想辞掉副所长，专搞研究工作。他笑着说，我自己还不是不会搞行政工作的人，你看我现在负起两处的行政领导工作（那时文学研究所还没有设立）。这八年来，和他一起工作的时间较长，对于他的了解较清楚。他好大喜功，粗枝大叶，但是气派大，对政策了解较清楚，有纪律性，决定事情较迅速。对于所中事情，一般是不干预，我们做过汇报他一下也便算了，没有很多的争执。自尹达同志来所后，他更放手了，对考古所与文物局的互相关系，他起了沟通的作用。他是个忙人，但仍有闲情逸致（《书林漫步》的序言），不但逛旧书铺，还到花圃选择购花，考古所的水池要放水，造成浪费。写了一封信慰问他的家属，又写一封给所中。

10月21日 星期二

昨天一晚没有睡好，今天精神不舒。阅冯德英的《苦菜花》小说。收到王世民同志的信，告诉郑所长遇难后家中情况。

10月22日 星期三

今天秀君来院探视，说素娥内侄女来京参观卫生工作大跃进展览会，曾来自家住一天，一同逛北海及西郊公园，今天才离北京。下午秀君走后，我去练太极拳，还是第一次开始学习。晚间觉得不舒，彻夜腹胀不能安睡。

10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去找医生，告诉腹胀与呕吐，打了一针，仍未见效，10时许又吐了。卧床休息，阅毕《苦菜花》（1-508页）。下午和晚间都打针，量血压。今晚有电影，带《地下宫殿》彩色片，我没有去看。饮食又改为流体的。

10月24日 星期五

今日仍卧床休息，赵诏熊教授今天出院，将他吃剩的烤面包送给我。侯希文、浦吉吾同志来室看我。收到秀君来信，附来铮儿的信，阅鲁迅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

10月25日 星期六

今日仍卧床休息，饮食半流体，上下午都还打针。李大夫来诊视一次（靳大夫病了，星期四进城去治疗，由李大夫代理）。侯、浦二同志及刘波同志来室看我。阅《竖琴》。

10月26日 星期日

今天起来坐在沙发椅上晒太阳。晨间广播彭德怀部长昨天发布的《再告台湾同胞书》，逢双停火，为对付23日美蒋的联合声明（杜蒋会谈结果）而发也。今天仍打针，饮食流体。阅毕《竖琴》（1-300页）。午睡未起时，暄儿来看我，说明天即出发赴宝鸡，到仪表厂实习，大约一年返京。和他合拍一张照相，并写了一封给铮儿的信，托他

投邮。

10月27日 星期一

今日报载郑振铎先生等骨灰已于昨日运到北京南苑机场。还记得去年他由苏联返国，我还曾到南苑机场去迎接他，那是他最近的一次出国归来，他的爱人高君箴同志也在机场迎接。这次是迎接他的骨灰，我却在病房中不能去迎接了。杨家德同志前天进城看中医取药，今天才回来，说林泽敏同志连星期天也没有回家，所中炼铁很忙。

10月28日 星期二

今天这里医生们集体进城参观并听北医校综合治疗神经衰弱的报告，停止诊病一天。我已起床活动，但仍用流体食物。阅《文物参考资料》今年9期。晚间看电影《祝福》。此间文娱部邀约我对工休人员作考古报告，因为他们上星期四看新闻电影《地下宫殿》，都感觉兴趣，但是我未即答应。报载31日将在首都剧场开会，追悼郑振铎等16位遇难同志。今日写了一封信给王世民同志，谈郑先生的学术活动。

10月29日 星期三

接到吴文良同志来信，还询问郑先生何时出国呢？阅毕《文物参考资料》今年9期。

10月30日 星期四

今日恢复半流体饮食。下午第三疗区有三位年轻人来找我，谈定陵发掘情形，因为他们看了《地下宫殿》电影后，听说我正在这里休养，所以来找我谈谈。晚间看苏联电影《不同的命运》。

10月31日 星期五

今日起恢复理疗。写信告诉家中，延期出院。又写了一封信给吴文良同志。今日是郑振铎先生公祭及下葬的日子，《人民日报》刊登有巴金的《悼郑振铎同志》一文。下午到街上购物。所中安志敏、卢兆荫、王世民三同志来谈，安同志于3日即赴埃及讲学，携来讲稿给我审阅。

今日所中同人曾往八宝山公墓为郑振铎先生送葬。闻石兴邦同志出差赴湖北省，为长江三峡水库工程也。

# 11月

11月1日 星期六

李大夫诊病时，告诉我疗养院已批准延期二星期出院，写信告诉家中。下午赴图书室还书，俱乐部冯主任邀约我对工作人员作一次报告。今日恢复理疗。开始阅*Монгайт и Амальрик, Что Такое Археология* [蒙盖特、阿马尔里克：《什么是考古学》]。□

11月2日 星期日

上午安志敏同志来，拿来讲稿英译，要我看一遍，匆匆阅过，稍加改正。下午写信给王世民、饶惠元及回复中华书局关于影印《册府元龟》的意见。晚间看电影《党的女儿》。阅高尔基《母亲》。

11月3日 星期一

阅毕高尔基《母亲》第1部。疗养院俱乐部冯主任偕同二区吴干事来，只好答应后天作一报告。

11月4日 星期二

今日阴雨，天气骤凉。阅高尔基《母亲》。晚间有电影《群英会》，准备明晚讲稿。

11月5日 星期三

阅高尔基《母亲》，并准备晚间讲稿。晚间为这里工作人讲十三陵的考古，主要是定陵发掘经过，因为俱乐部放映《地下宫殿》电影后，工作人员有此要求，所以组织了这次报告会。听众颇多，讲了一小时左右，一般似感觉兴趣，唯我病体未复，颇觉吃力。

11月6日 星期四

阅毕高尔基《母亲》（1-504页）。上午王伯洪、王仲殊、周永

珍、胡谦盈四位同志来探视。二王于本月3日刚由苏联参观归来，在苏三个月，所到的地点颇多；周、胡二同志由安阳归来，周将改入编辑室工作，胡则将偕刘观民同志赴安徽办训练班，谈至12时始去。秀君来，并带来暄儿抵宝鸡后来信及铮儿的信，下午4时始回去。晚间观保加利亚电影《希望号战舰》。

11月7日 星期五

写了六封信（秀君、姬妹、少兰、步青、铮儿、暄儿）。上午光疗，下午电疗和体疗（太极拳），与休养员们玩麻将牌几圈，阅读俄文书，一天便是这样过去了。

11月8日 星期六

上午看病，李大夫说延长理疗时间一星期。

11月9日 星期日

阅杨沫的《青春之歌》。阅读俄文，认生字。

11月10日 星期一

今日疗养院中试放暖气，因为天气已渐寒冷了，打太极拳也感觉到冻手，手指都冻红了。

11月11日 星期二

写了两封信（秀君、绮霞）。

11月12日 星期三

今天阴雨，转而下雪，天气变冷。下午体疗科有关于太极拳的报告，前往听讲。阅毕《联共党史》俄文本一至三章（pp. 1-91），差不多每天读1页或2页，约花一两小时。

11月13日 星期四

写回信给祥第。这两个星期阅俄文《什么是考古学》第1章及第2章

（pp. 1-32），平均每天读了2页多，约费2小时。接到山东省人代会秘书长来信，说已把我选成为第二届全国人代会的代表，这事尹达同志曾向我透露过，郑振铎同志6月19日到我宿舍来探视时也曾提起。我体弱事多，曾加推辞，领导上交下的任务，又无法辞掉。

11月14日 星期五

今日李大夫诊视（提早一天诊视），说下星期三可以出院，即写信通知家中。阅《青春之歌》。

11月15日 星期六

阅《青春之歌》。今日过磅，体重增1斤，恢复到48公斤。

11月16日 星期日

阅毕杨沫《青春之歌》（1-534页）。晚间看电影《皮包》。

11月17日 星期一

今天是理疗最后一天，平卧电疗共做22次（中断后续做15次），太阳灯光疗21次。晚间与家中通电话，后天上午所中派车来。休养员中较熟悉者，有北京人民医院时同住的浦吉吾（冶金工业部）、罗英（劳动部）、包洪义（内蒙干部）三人；此外，尚有杨家德（水利科学院）、刘波（人大）、雷振岐（甘肃邮电局）、徐欣三（机械部，东郊酒仙桥福利区七街坊五楼三单元）、赵一峰（建工部）等。

11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理发。下午办理出院手续。晚间看电影《民兵的儿子》。整理东西，预备明天出院。

11月19日 星期三

与疗养院工休人员中相熟者告别。10时许所中派车来接，秀君和炎儿一同前来，林泽敏同志为了探视她的爱人杨家德同志，也一起来，所中还来了刘玉同志。我们拍了几张照片，才离开小汤山返城，两个半月



的疗养院生活，暂告结束。出院证明书说，出院时状况有腹胀，无明显腹痛，有时有暖气腹鸣，睡眠尚可。建议：（1）注意饮食，少吃多餐，避免吃刺激性食物；（2）避免精神上过于紧张；（3）希望到医院诊治，考虑手术问题。虽然身体较进院时为佳，因为中间曾呕吐3次，体重只增加1公斤，病况与进院时仍差不多。下午写了两封信给铮、暄二儿。

11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王世民、林寿晋二同志来谈，并交来预备在《考古学报》上发表的《郑振铎先生传略》，要我审阅。下午写信给大哥及梅冷生先生。

11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周永珍同志携来《考古通讯》第12期目录及首三篇稿子，略谈今后编辑计划。下午阅稿，继英侄媳来，谓正中侄已赴南口参加劳动二星期。

11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晤及靳尚谦、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卢兆荫诸同志。将修改后的《郑振铎先生传略》，交与王世民同志。下午继英侄媳来，偕秀君及继英前往故宫神武门，参观定陵发掘展览会，后遇及冼自强、曹国鉴等。据云，每天参观者达千余人，星期日有达3000余人，门票1角。我们参观一小时后，又向他们询问定陵近况，据云，工程天寒已停，明春再开工，大约五一前始能正式开放。返家后，接若渊婧的电话，说今日来京，约晚间来家，即夜宿于自家。此次赴山东参观办工厂经验，后日即离京赴山东。

11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早晨后，若渊出外购物，我在家中写信给黄展岳及韩斯福教授。接朝鲜大使馆请柬，下午5时为庆祝朝中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5周年举行宴会，晚间有朝鲜访华艺术团的演出。遂于下午赴所要车子，晤及王仲殊同志。傍晚赴北京饭店参加宴会，同席有冯仲云部长等，会中由李永镐大使、金日成首相及朱德副主席致辞。席散后，回宿舍偕秀

君同住首都剧场，观朝鲜艺术团的歌舞，至10时许散场，周总理、金日成首相等上台与演员相见。

11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晤及黄文弼等同志。又与靳主任及学术秘书组，听山东队（陈作良）和湖北队（杨锡璋）汇报工作。陈作良即赴郑州，以尹、牛二所长在郑州召开现场会议也。下午在家休息。傍晚赴书铺购书。晚间若渊婿离京赴山东，在自家住了两夜。

11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昨晚牛所长有长途电话来，谈及郑州开会、《考古通讯》改为《考古》、永久所址、派人赴广州及厦门与综合大学联系等事。接着讨论1959年工作计划要点，我主张田野工作地区加入新疆，组织工作加入考古会议。至编辑室晤及饶惠元等同志，陈梦家同志已搬入编辑室侧小办公室内。又晤及郭子衡同志的夫人，知郭已赴西北大学讲学。苏秉琦同志亦赴洛阳、华县、西安、宝鸡视察工作。下午在家，阅长江水库工作条例及考古学体系草案，签注意见。晚间颜伯诤同志来谈。

11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参加讨论长江水库工作条例，因石兴邦同志明日即拟赴武汉参加长江水库工程的会议。听王伯洪、王仲殊二同志汇报此次在苏联3个月参观及实习的经过。在所中又晤及徐旭生先生等。下午在家阅读政治学习的文件。

11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本拟随同所中同事集体参观劳动结合生产展览会，因为到所晚了，他们已经出发。在所中与石兴邦、王仲殊二同志闲谈，他们二人今天离京分别赴武汉及西安。整理自己办公室中的书籍。赴王府井大街取照相及购书。下午将小汤山所拍的照相分别寄给李森大夫及杨家德、齐顺二同志，并写信给他们。

11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参观黄文弼同志由新疆带回来的古物，标本虽不少，但仍是一般新疆常出土之物。下午政治学习，在家阅读文件，接暄儿来信，写复信给他。

11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听各组汇报工作情况。下午偕林寿晋同志赴故宫保和殿，参观黄河水库出土文物展览。旋赴书铺购书。晚间陆步青甥来，他下放到江苏兴化一年，最近始返京。

11月30日 星期日

陆步青甥来把他存放在我家的衣箱中的衣服取出晒霉，上午9时来了，晚间8时始去，留他吃午餐及晚餐。阅Li Chi,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 ] ( pp. 1-117 )。

# 12月

12月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陈作良同志由郑州归来，报告郑州开会情况。下午在家，翻阅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小组的简报（各方面所提对原来草案的意见）。又阅Heffer书店的书目，为所中图书馆选购书籍。

12月2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尹达同志由郑州、西安、洛阳巡视（学部任务）归来，今日来所与靳主任、李持及卢兆荫同志等会谈，西安将一部分人员下放，还给地方，洛阳改为双重领导，考古所只抓重点工作。下午赴国际书店外文书店购书。将4月1日以来的9笔稿费共208.18元，交与齐光秀同志，以便将来采取统一办法处理。

12月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参观金学山同志在内蒙所采集之标本，与于劲心同志点收英国交换而得的古物标本。下午政治学习，写信给郭子衡同志、暄儿。

12月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旋至历史博物馆询问兴隆之铁范模型事。海军部派人来接洽布置军事博物馆中海军部分古代海军史有关的标本及复制事，赴国际书店外文部购书。下午同乡吴益三夫妇携外孙及外孙女来访我们。清华杨根同志来谈化学史研究问题。

12月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写信给竺副院长，附去李约瑟教授来信。写复信给李约瑟。与王俊铭同志谈购买西文书籍事。下午在家政治学习。

12月6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在图书室翻阅最近数月所到的国外杂志。下午在家，阅《古物学》上所刊登柴尔德自述学术思想，及Piggott [皮戈特] 的评论柴尔德著作；《史前学会通报》上的Childe, *Changing Methods and Aims in Prehistory* [柴尔德：《史前学目标和方法的改变》]。

12月7日 星期日

上午王俊铭同志来，偕往南锣鼓巷访张葱玉处长，以王同志在欧美所获购的中国古画，有些真伪未辨，故介绍之与张处长一谈也。徐邦达同志亦在座。旋至裴文中同志处，以外出未遇。下午在家阅*Man* [《人类》] 杂志，1942-1943年中柴尔德介绍苏联考古发现的文章。晚间张国熊同志来谈。

12月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接牛所长及石兴邦同志关于武汉会议的报告，与靳主任、王伯洪、卢兆荫同志稍谈。将Watson [华生] 的赠书交给所中图书室。下午去理发。傍晚颜闾同志来谈，谓日内将赴西安。晚间赴北京饭店参加金日成首相朝鲜访华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12月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最近所中补行整风，这一年来出差未参加所中整风者，补行交心。黄文弼同志今日交心，分为批判资产个人主义思想、工作作风及对党的态度，我们分别对他提意见。颜闾同志来所要参考半坡材料。下午偕秀君赴东安市场购物。

12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偕徐莘芳同志参观所中布置的陈列室，提了一些意见。下午在家政治学习，于省吾教授来谈。晚间所中工会招待下放干部看电影《渡江探险》，我亦去看。昨晚刚由井陉区劳动一年后返京也，陈淮、郑笑梅、吴汝祚等同志皆在内。

12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阅新到杂志，若渊婧出差赴山东返京，今日搬来家住。下午院部招待下放干部，有京戏，将票转让与若渊婧去看。翻译《世界通史》第1卷的书评。

12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赴历史博物馆，访佟柱臣同志，参观馆藏的莽权与秦权。返所，谈年内调查黄河水库工作，拟即派新返所的下放同志前往。下午所中招待下放同志胜利归来，由赵铨同志代表工会主持，我代表所中行政方面致欢迎辞，王世民同志代表青年团致欢迎辞，陈淮同志汇报下放情况，郑笑梅、吴汝祚同志等报告本人体会和心得，最后由靳主任汇报所中一年来的大事，主要是整风第四阶段及大跃进计划。

12月13日 星期六

所中同志参观人民公社，我以病未去，在家翻译《世界通史》第2卷的书评。中午偕秀君及若渊婧，赴东安市场购物，即在和平餐厅进食。下午若渊婧离京返呼和浩特。晚间写信给暄儿。

12月14日 星期日

将《世界文化史通报》上两篇书评译毕再加修改，拟交《考古通讯》发表。下午陆步青甥来谈。开始整理《明代冠服图式》残本。

12月15日 星期一

晨间阅报，知罗常培所长已于13日中午逝世，先辈学者又弱一人。我是1941年2月返国途经昆明时第一次晤面，那时他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负责，邀我在所中作一次公开讲演（1941年2月21日）。那天恰巧有警报，与罗先生一起躲警报，后来讲演即由他作主席。又因为罗先生的督促，讲演稿整理后交《图书季刊》发表，那时《季刊》的编辑人之一张静女士即罗先生的干女儿，觉得罗先生是很热情的精力充沛的一个人。后来1941年7月初，罗先生随同梅校长及郑天挺秘书长一起，由昆明赴成都，途经南溪李庄，在史语所住了几天。7月7日由叙府搭轮船赴嘉定，恰巧同乘一船。罗先生后来写了一本游记《蜀道难》，便描写这一段路程。抗战前他赴美国经过印度时，还给寄来我在印度发表的关于

Etched Carnelian Beads [ 蚀花肉红石髓珠 ] 一文的抽印本。中研院选举院士，还给我寄过他的著作。解放后，在北京又碰头了，因为最初考古所与语言所是邻居，接触较多，觉得他性情太过急，好名心太重，不久他便以血压高病重而休养，闻曾八度进医院，今年还曾在会议的会场上遇到过，不幸竟逝世了。国内语言学者，因为赵元任、李方桂留美不返，自然推他为巨擘了。惟丁声树同志或可与之媲美，魏建功、王力恐皆不及，更说不上陆志韦、高名凯、张世禄之流了。

上午赴所，与出发黄河水库的各队人员谈调查工作，因为他们日内将出发也。下午在家整理《明代冠服图式》一书，为配合定陵出土品的研究也。晚间赴实验剧院观话剧《青春之歌》。

12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科学出版社来谈为埃米尔出书（《埃及考古学》的中译本）找封面插图，即代为找出彩色图片一张。今日《参考消息》登出毛主席不拟续任人民政府主席的消息，此事闻在武汉会议中已决定，所中曾作过转达。下午在家阅《明史·舆服志》及《大明会典》。

12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降雪，与黄文弼同志偕往嘉兴寺，今日追悼罗常培所长，由郭沫若院长主祭。下午在家填写“干部履历表”（3份），阅读政治学习文件。

12月18日 星期四

今日报上刊登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报告，重要内容有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总结工农业大跃进，明年经济发展指标，同意了毛主席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上午参加所中学习讨论。下午赴故宫参加《文物精华》季刊编辑会，由王冶秋局长召集，张葱玉、陈万里、赵万里同志亦出席，决定元旦出第1期，散会返家后，身体不舒，6时后呕吐了，仍是不舒服，卧床不能入睡，一直到夜间2时许，又大吐一次，始稍舒服。出疗养院刚一个月，又是呕吐，这是今年第21次呕吐了。

12月19日 星期五

昨夜呕吐后，今晨8时余始醒，打电话给所中，派车来赴北京医院诊治。在家休息，仅饮牛奶。阅梁章钜《浪迹丛谈》（1-140页）。

12月20日 星期六

仍在家休息，饮牛奶，食鸡蛋羹。午后牛兆勋副所长偕陈淮同志来谈，牛所长昨晚刚由外边出差返京。张山樵同志来，谓已半年余未接其父一纯同志来信。其继母前次送幼子来京，谓一纯亦参加炼钢。山樵因为有同事在北大医学院手术后病笃，来陪伴过夜，留之食点心（汤面）。傍晚正中侄夫妇来，谓他们的两个小女都害麻疹，小的还转成肺炎，在医院住了几天，刚去接回来送往托儿所，留之晚餐。晚间颜闾同志来谈，他刚出差赴西安返京，谈至8时始去。

12月21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在家休息，饮食可进半流体。阅梁章钜《浪迹丛谈》（1-118页），其中有梁氏在永嘉时之杂记多条，涉及掌故及诗篇。

12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开会欢送第二批下放干部陈梦家同志等14人，由所中领导及下放干部分别致辞，至午始散，晚间上车，我因身体不舒，未能往车站送行。在家阅新到《世界文化史通报》，及最近三天的《参考消息》。苏秉琦、郭宝钧、王仲殊各同志均已于昨日返京。

12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王俊铭同志所译的一篇译稿加以审阅。与牛所长谈所中今冬工作计划，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讨论十年远景计划及业务补课为要点。下午偕秀君赴人民市场。返家，安志敏同志来谈，18日由阿联返国，连日正在做总结，今天才有空暇来谈谈在埃及和叙利亚情况。北京市文物组朱欣陶同志来谈定陵发掘事。

12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开领导小组会。陈作良同志由东北归来，刘观民同志由



安徽归来，王仲殊同志由西北归来，郭子衡同志由西北大学讲学归来，安志敏同志由阿联归来，分别汇报情况，参加者有牛所长、靳主任等数人。下午政治学习，在家阅读。开始写作《定陵发掘记》英文稿，为《中国建设》撰稿也。

12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撰写《定陵发掘记》英文稿。

12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由福建回来的许景元同志，偕同去安徽办训练班的胡谦盈同志曾到山东了解情况，一起汇报。李遇春同志亦由华县归来。牛副所长转达学部指示，大家谈谈冬季所中应进行的工作，以总结过去考古工作，批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主要任务。下午在家续写《定陵发掘记》英文稿。

12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领导小组开会，初步谈1959年我所工作计划要点。下午偕秀君前往东西人民市场购物，并在明星影院看电影《穆桂英挂帅》。

12月28日 星期日

阅Lady Wheeler [ 惠勒夫人 ] 的 *A Book of Archaeology* [ 《考古学的书》 ] ( pp. 1-180 )。下午偕秀君及炎儿赴百货大楼购物。傍晚前往蟾宫影院看电影《火焰驹》。

12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牛副所长偕王伯洪同志前往北大，联系冬季开会讨论考古学体系及批评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作。《考古学报》第4期出版，饶惠元同志送来样本。《文物精华》季刊发刊词寄来草稿，提了些意见。马得志同志由西安回来，略谈工作情况。下午偕秀君前往百货大楼购物。返家后，续写《定陵发掘记》英文稿，写回信给吴文良同志。

12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清华杨根同志来谈筹备历史博物院冶金馆事。赵芝荃同志谈洛阳工作，魏树勋同志谈安阳工作，二人皆由工地刚返所。黄文弼同志谈写作新疆报告事。下午在家写作《定陵发掘记》英文稿。晚间偕秀君及炎儿赴政协礼堂，参加科学院京剧晚会，京剧团一团演出《黑旋风》及《白蛇传》。

12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研究组开小组会，商谈起草撰写十年来考古工作问题。下午赴王府井大街购书。晚间赴北京饭店参加郭院长招待外宾的除夕晚会。

1958年今天告终。今年是全国大跃进年，我曾写山歌二首：“大跃进年成绩佳，呱呱叫来叫呱呱，人民公社遍全国，又见到处开花。”“一天抵得二十年，白首老头学少年，自从盘古开天地，哪有奇迹似今天。”

但就自己而言，今年都是不幸的一年，溃疡病越来越厉害，自从去年12月29日呕吐之后，今年一共呕吐了21次之多（I/3、29，II/5、9、13、17、28，III/8，IV/18，VI/8、16，VII/15、17、23、24，VIII/7、11，IX/12、19，X/23，XII/17起休息，18）。住了两次医院（VI/25-VII/10，VII/24-IX/3），又在疗养院住了两个半月（IX/4-XI/19），仍没有治好。

为《考古通讯》写了几篇书评及传略。为了响应思想改造运动，写了一篇《考古工作也要厚今薄古》。写了一篇《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主编《考古学基础》。参加编写“十年考古”的筹备工作。

田野工作方面，5月20-31日参加定陵发掘。

郑振铎先生于今年10月遇难后，所中名义上由尹达同志负责，但自己也增加了负担。6月10日牛兆勋同志来所，担任政治副所长。

[1]编者注：“海泰斐丽丝”为埃及最著名的胡夫金字塔墓主——古王国时期第四王朝胡夫法老之母，该墓于1925年发掘，随葬品保存甚

佳。



1959—1963 卷 六

# 夏 鼐 日 記

顧  
廷  
龍  
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夏 乃 鼎 日 記

顧廷龍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夏鼐日记 / 夏鼐著 .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9

ISBN 978-7-5617-7173-0

I . 夏... II . 夏... III . 夏鼐 ( 1910 ~ 1985 ) - 日记 IV .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09 ) 第157186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夏鼐日记

著 者 夏 鼐

特约策划 陈丽菲

责任编辑 陈丽菲 陈庆生

审读编辑 徐 艺 施隽南 金程虹 唐佳洁 许孟君 陈思维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赖芳斌 徐 真 王 卫 邱红穗 王丽平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 ( 邮购 ) 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印 刷 者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插    页    48

印    张    279.75

字    数    4383千字

版    次    2011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173-0/K·313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联系）

## 注释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 目录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1963年](#)

[返回总目录](#)

# 1959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四

今日为阳历元旦（旧历是十一月二十二日），放假一天，在家中没有出门。上午颜伯诤同志来贺年，说连日为赶元旦献礼，工作常弄到午夜2时许始睡。午后陆步青甥及石兴邦同志来贺年。石同志前日始出差归来，略谈各地考古工作情况，据云刚才去尹达同志家贺年，知道他支气管炎病又发作了。又说各地文物工作者多想大掘古物放卫星，此风恐不可开。他们去后，我仍写《定陵发掘记》英文稿。

1月2日 星期五

昨夜下雪，今天变冷。秀君晨间发烧达39.5度，劝她到医院去诊视，不愿意去。我到所中，领导小组谈召开会议事，决定即发通知，日期定为本月19—31日，又定明日下午谈考古学体系问题。下班返家，炎儿已上学去，秀君昏迷不醒，后来清醒了一些，体温仍是39度，劝了好久，才答应去医院诊视，即打电话喊所中车子，送往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挂了急诊，体温38.2度，检查结果说可能是泌尿系统感染，需要住院。因为病房已满，要到西什库第二附属医院去住，秀君不肯住院，只好勉强要她住下去，办手续毕返家已6时余矣。晚间颜伯诤同志来，说到8时余始去。

1月3日 星期六

将《定陵发掘记》英文稿修改完毕，《中国建设》社派人来取，并谈选取照片事。地质所接待的德国专家Schiller来所，检定中国古玉及殷

周釉陶。下午参加领导小组，座谈考古学体系问题。散会后，苏秉琦同志谈洛阳等处新石器遗址发掘的新发现。返家后，偕炎儿到外边进餐，然后赴医院探视秀君。据云，打过4针，发烧已退，返家已8时半。煤炉发生了问题，抢救到11时余楷儿回来时还没有完全弄好，结果是半夜中那座蜂窝煤炉还是熄灭了。

## 1月4日 星期日

晨起后，发现蜂窝煤炉已熄灭，即煤炭炉亦无生气，5时余即起，弄到7时许火炉始旺，又去睡一觉。起来后，出去食豆浆、油条当早点。上午王明同志来谈。中午偕炎儿去东安市场进餐。楷儿上午去学校开会，下午始返，把蜂窝煤生起来，围着煤炉阅小说吴强《红日》。今晨报载，苏联于2号发射轨道宇宙火箭（昨天晚报已登载），此与古巴革命胜利，同为今年的好消息。晚间颜伯诤同志来闲谈。

## 1月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文物局陈滋德同志来谈，接着所中开会，座谈对于苏联发射宇宙火箭的感想。下午在家写了两封信。

## 1月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阅新到西文杂志。下午赴北医第二附属医院探视秀君的病，发烧已退清，但仍腰痛头晕，饮食减少，大小便不通畅，昨天透视，结果尚不知道，后天再去探视。

## 1月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审阅安志敏同志所写的关于三门峡水库区的考古发现。下午在家政治学习。晚间与颜闾同志偕往探视陶孟和副院长，以最近伤

足，尚不能下床，谈一会儿即辞出。

1月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有海军司令部陈同志来谈，关于搜集海军博物馆资料事也。

1月9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休息，至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探视秀君之疾。

1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谈“新中国十年考古学的成就”的编写纲要事，决定明日上午在所中继续商谈。

1月11日 星期日

今天虽为星期天，上午仍赴所参加学术小组讨论编“十年考古”的纲要事。下午赴医院探视秀君之病，并替她照相，因为她与同病房的人要求合照也。

1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中国建设》社送来《定陵发掘记》英文稿清稿，要我加以审查修正后即作为定稿。下午赴神武门楼上参观定陵展览，以便修改。晚间楷儿来，谓今日至医院，秀君要明天出院返家。

1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人民画报社送来《定陵发掘记》稿子，不知是谁撰写的，为之修改后即退回去。下午至医院替秀君办理出院手续，即呼车返家。她仍未恢复健康，不但腰痛背痛，还加上时常头晕，走路都要人扶。

1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尹达同志来所，大家商谈《十年考古》及《中国通史》的编写问题。下午在家修改《定陵发掘记》英文稿，《中国建设》社派人前来取去。

1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王伯洪同志交来《十年考古》殷周部分提纲。下午在家，今日以寒流过境，天气较冷。王仲殊同志来，打算将《十年考古》秦汉部分提纲交与我来做，看见我在家中狼狈之状，不敢说下去了。他回所告诉靳主任，靳主任托齐光秀同志来了解情况，齐同志答应代我找一临时保姆。我大概是着了凉，晚间有点发烧，虽只37.8度，提早入睡。

1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杨根同志来谈关于冶金馆陈列事。文物出版社赵希敏同志携来《晋宁石寨山发掘报告》，希望我所替它加工。安志敏同志交来《十年考古》新石器时代部分提纲。阅后，连同王伯洪同志所写的，交与石兴邦同志。齐光秀同志说临时保姆已找到，让我带她到家中商谈一下。秀君的病仍没有起色。下午在家审阅《考古学报》英文提要（王俊铭同志所写的）。

1月17日 星期六

昨夜发烧达38.6度，今晨赴所，旋赴北京医院看病，医生怀疑可能是肺炎，透视照片后仍不能确定，取药后去打青霉素，先作反应试验，打针后返家已下午1时许。今天起临时保姆每天来两三小时，收拾房间及生煤炉等。下午发烧虽退，晚间仍稍有发烧，胃病作痛。

1月18日 星期日

今日在家休息。原定今天开编写《十年考古》座谈会的预备会，因尚未到齐，改为明日上午开。我上午又赴北京医院，取了一些药。

1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编写《十年考古》座谈会各省市代表多已到，遂开预备会。下午正式开会，由我主持，分别由尹达同志、王书庄副局长及陈滋德处长讲话，末了又请裴文中同志讲话。散会后，我即在外边吃晚餐并购物。返家时，见若渊嫕以出差经北京，仍宿自家，晚餐他自己去招待所食堂进食。秀君于晚间8时许昏厥过去，9时余吐了一些白痰后醒过来，忽大笑大喊，我与若渊将她拖住，楼下新搬来的李所长夫妇上来问什么事，并代打电话，叫他所中医务员来打了一针安眠针，过一会儿稍镇静，但胡说一气，一直讲到11时许始倦极入睡。睡醒后始神志清醒，仅觉疲倦，晚间昏厥后之事一概记不起来，说若渊在那里看报，她因为不舒服便坐着入睡了，还说我们故意编造她的昏厥后情况，以便再送她进医院，真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

1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看病，仍未能决定病情，抽血作血沉试验，白天没发烧，但晚间仍有发烧。秀君今天较昨日好，晚间又似要发作，语无伦次，吃了两粒Atraxin后，始稍清醒。

1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今日座谈会继续报告各省市十年来考古工作的成就，由山西郭勇同志及南博尹焕章同志分别作报告。下午陪秀君赴北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看病，晚间又发作，闹了两小时许始稍清醒。收到暄儿来信，年底想返京一次，即写回信给他。

1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座谈会由甘肃省吴怡如同志报告情况。我于10时许离所赴北京医院，病情仍未能决定，预定过了一星期再来。若渊今晨赴哈尔滨。我下午在家。晚间王俊铭同志来，谈购买外文书籍事。颜伯诤同志来，谈家眷将来京及在古脊所的情况。晚间秀君又在半昏迷状态中。

1月23日 星期五

晨间同乡舒文华由吉林来，携来锦千甥的来信及五十生日礼物。上午赴所，座谈会有广东省梁明燊同志及北京市苏天钧同志报告。返家午餐后，林泽敏及王仲殊二同志来探问秀君之病，时秀君又在半昏迷情况，吃了两片Artaxin，下午稍佳。据云，晨间王明太太曾来过。晚间颜伯诤同志又来，送来Luminal [ 鲁米那 ] 为秀君治疾也。审阅王俊铭同志的译稿。

1月24日 星期六

秀君晨间即不舒服，不肯起床及洗脸。我赴所，将译稿退还给王俊铭同志。参加座谈会，湖南省高至喜同志报告。因为秀君患病，家中今晨无人，正炎也到学校大扫除去了，乃提前返家，秀君仍在半昏迷状态中。扶她到客厅中，吃了两片Atraxin。下午稍佳，蒋妈来打扫房间，我到东安市场购物，并为秀君购药。到古脊椎所与颜伯诤同志商谈用药事，返家已傍晚，秀君又入半昏迷状态，给她两片Atraxin及一片

Miltown，后来才知道这二者都是Meproamate [ 氨基甲酸酯镇静药 ]，乃是一药二商品名。阅毕吴强《红日》（1—532页）。

1月25日 星期日

今日仍是开座谈会，我上午和下午都参加。上午返家时，步青甥正来探视秀君之病，暄儿亦在家，系昨夜返京，可能调往东北沈阳。晚间秀君又昏厥过去，弄了二个小时始稍清醒，暄儿返机关中去，约定明日再来。

1月26日 星期一

今日又开了一天的会，我上午和下午都参加，下午并由尹达同志致闭幕辞。正暄儿下午返家，晚间即宿家中。

1月27日 星期二

今天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及本所一些同志，前往定陵参观。我上午赴所，参加所中学术小组会，讨论写作《十年考古》的具体计划。中午在吉士林进餐，遇到张珩、傅忠谟同志。返家，因为炎儿上午出去玩了，家中无人，秀君生气，我返家时即有些神志不清，不久便昏厥过去，暄儿来时已完全人事不省，弄了两个小时始清醒。写了几封信。

1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参加编写《十年考古》的所中研究人员座谈会。下午在家政治学习并写了几封信。暄儿今天整天在家，因为后天他便离京。

1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今天无会，赴北京医院挂号，明天门诊，顺便去书店购书，及至市场购物。返家，因为暄儿明天便要离京，秀君今天精神不痛快，午间即神志不清。晚间素琴同事应君由赤峰来，带着小炎去看电视。颜伯诤同志偕其妹来诊视秀君之病，秀君整半天都在神志不清中，她在入睡前还念念正暄、正楷回来没有（正楷今天最后一天大考，归家很晚）。

## 1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各工作队汇报工作情况。今晨是马得志同志报告大明宫发掘，我因昨天已预约好，赴北京医院诊视，据云右肺中叶不张，原因不详，只给Vitamin [ 维生素 ] B及C，两星期后再来复查。返家，暄儿来，谓改期于春节后离京，已办好退票手续，秀君今天精神稍佳，由正暄拍电报，约素琴儿来京过春节。

## 1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赵学谦及黄展岳二同志分别汇报宝鸡及西安阎庄发掘情况。午后在家，秀君又神志不清，服药片后始稍清醒。傍晚正暄来家，步青甥来，以赴沙滩附近一友人之婚礼也。下午接素琴儿回电，2日上午10时可抵京。晚间若渊婧来，由哈市返京，住在内蒙古招待所。暄儿晚宿家中。

## 2月

2月1日 星期日

今日全文发表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赫鲁晓夫报告。傍晚我赴东安市场购物，即在其处用膳，返家已7时许。秀君又昏厥，昏迷不醒，暄儿和若渊在家，束手无策，6时许发作，到9时许始醒，但神志仍不清。暄儿和若渊二人扶秀君上床后，便各自回去睡觉。秀君弄到11时始睡，2时半便又醒了，吃了一个面包，后来神志稍清醒，但我已被扰得疲倦不堪。

2月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继续各队汇报工作。近午时家中打电话来，谓铮儿已抵家中，今天是若渊和炎儿到前门车站去接的。我回家后，见到铮儿和建中、建钢，带他们到萃华楼午餐。我午睡后又去所中听汇报。晚间审阅徐州一带出土画像石图录稿子，黄展岳同志来谈。晚间暄儿亦来家。

2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原子物理所调来做C<sup>14</sup>实验的二位同志来所报到，与他们谈工作布置。又去听黄文弼同志汇报新疆工作情况。下午在家，阅 Venezia [ 威尼斯 ] 1954年中国艺展目录，傍晚暄儿来家。

2月4日 星期三

今年是阴历十二月二十七日，是我五十岁的生日。上午赴所，下午在家。晚间吃面，为我祝寿也。晚间去颜伯诤同志处，约之后天晚餐。

2月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接家中电话，谓雅琴侄女已来家中。午间返家，已六七年未见面，几不认识，由铮儿偕之出外午饭。午后，杨根同志偕第一机械工业部韩丙吉同志来谈研究冶金史问题。颜伯诤同志携来贾兰坡同志文稿的英文提要，连文法都有大错，为之修改一过。

## 2月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小组讨论《十年考古》编写提纲。科学出版社送来埃米尔教授的《埃及考古学》中译本校样。下午在家。傍晚去照相。旋赴萃华楼晚膳，除自家7人之外，有正中侄夫妇、雅琴侄女、步青甥，以及颜伯诤同志，至10时始散。鱼翅席一桌，计47元，连酒烟等共为57元余。返家后，秀君又昏厥，至12时许始睡。

## 2月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尹达同志亦来，谈“中国原始社会史”提纲问题，涉及传说时代，徐旭老忽与尹达同志抬杠起来。下午牛副所长传达全国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中李富春同志的报告。晚间除夕分岁酒，铮儿夫妇及暄儿皆参加，不知明年能如此之盛否？雅琴侄女亦住自家而参加。夜间食芋头。

## 2月8日 星期日

今日是阴历己亥年元旦。上午赴温平同志家贺年，因为他今天中午即出差离京赴粤，顺便谈保姆问题，今日上工，并约同一起去访王载紘同志。返家，至施汝为同志处贺年，王明同志来自家贺年。据家人说，有两位考古所同志来过，似为刘观民、黄展岳二同志。11时余温平同志来，偕至右安门访王载紘同志，即在其家午饭。午后返家，安志敏同志来贺年。暄儿中午在志清家吃饺子，下午来家。若渊、雅琴、正炎下午去游故宫。步青甥来贺年，即留之晚餐。

2月9日 星期一

晨间郭子衡、裴文中、王天木、苏秉琦、王载纮同志来贺年，正中侄夫妇携二个小孩贺年。午间至王天木同志家，与王、苏二同志偕往胡厚宣、郭子衡、裴文中、张葱玉各家贺年，返家已5时许。步青甥与雅琴侄女上午赴西郊逛动物园，已返自家，遂连同正中夫妇一起，留在自家吃新年酒，并为暄儿饯行，今晚8时即动身赴沈阳也。秀君临睡又神态昏迷，真是麻烦。（下午王仲殊、石兴邦二同志来贺年，未遇。）

2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牛兆勋、靳尚谦二同志来贺年，遂偕往西直门宿舍徐旭老及苏秉琦同志处贺年，又至东厂胡同宿舍黄文弼、贾兰坡、饶惠元同志处贺年。下午铮儿夫妇离京返内蒙，楷儿及雅琴侄女去送行。张葱玉、顾铁符二同志来贺年。颜伯诤同志夫妇来贺年，颜太太昨天刚由成都来京。（上午叶蒸同志来贺年。）

2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赴王府大街购药。阅毕*The Arts of the Ming Dynasty* [《明代的艺术》] (pp.1—57)。傍晚赴楼下李所长家贺年，始悉其以肺炎入院未返家。晚间至王明、颜伯诤二同志处贺年。

2月12日 星期四

晨间雅琴侄女离京返家，系7时45分班车，楷儿送之上车。保姆段华前天以感冒休息二天，今天再来上工。上午赴所与牛兆勋、靳尚谦二同志谈所中最近工作安排，以1958年总结、1959年工作、今后学术任务和提高水平三点为主。下午在家，阅*Exhibition of China Art at Venice* [威尼斯中国艺术展览] 的目录。晚间颜伯诤夫妻来，开始为秀君注射肝膏剂（1）。

2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周永珍同志来谈《考古》今年第3期稿子事，赴王府井取照片。下午在家。晚间颜伯诤夫妇来，为秀君作肝膏剂注射（2）。临睡前，秀君又神志不清。

2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讨论1958年基本总结及1959年工作任务。赴北京医院诊治，X光透视，说右肺已恢复平常。至东安市场购物。傍晚秀君又入昏迷状态。晚间颜大夫太太来，只好暂停打针。

2月15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天，在家阅最近一期古物学。下午步青甥偕女同事（美禄鞋店老板的女儿）来，因为是同乡，与秀君谈笑颇欢畅。晚间颜伯诤同志夫妇又为秀君打针了（3）。

2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陈淮同志由武汉返京，与牛所长及王书庄副局长、陈处长汇报长江队工作。下午在家，王明太太来探视秀君之病，我为《考古》审阅稿子（答孙作云的一文）。晚间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4）。

2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各工作队汇报今年工作计划。下午在家，因为保姆今天病了未来，楷、炎二儿都上学了，本来想下午继续赴所听各队汇报，只好自己请假在家伺候病人。晚间陈淮同志夫妇来，颜伯诤同志夫妇来打针（5）。

2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各队谈提高业务水平及思想水平，牛兆勋同志给他们提了一些意见。下午在家审阅《历代石刻》第一集的稿本，黄文弼太太来探视秀君之疾。晚间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6）。

2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各队负责人谈与所方联系及组织问题，各队人事安排问题。工程兵团为筹备军事博物院，派陈果毅同志来接洽关于防备工事及城墙问题。下午郭子衡太太来探视秀君之病。我赴人民市场购物，并赴邮局提取包裹，乃若渊婿的父亲寄来红枣及龙眼各2斤。晚间颜伯诤太太来为秀君打针（7）。写了两封信。

2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北大考古专业派人前来接洽协作事，主要是实习基地问题。下午在家，为图书室选择西文书籍，赴王府井购药。晚间颜太太又来为秀君打肝膏剂注射液（8），已打完10cc的一瓶，这两三天稍有起色，没有发生昏迷或神志不清现象，但每隔4小时即服用镇定剂，并且晚间仍须服安眠药（鲁米那）始能入睡。

2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为《考古》审阅稿子并提意见（答孙作云一文），写信与作者商榷紧缩一下。又写了几封信。历史博物馆韩寿萱馆长等来，商谈协助布置新馆事，昨天下午即来过，要我所大力协助。下午在家写信。傍晚颜太太来为秀君注射黄体酮，我外出购物。

2月22日 星期日

阅最近一期《古物学》（1958.12）。下午刘致平同志来说，才知道他的太太去年曾大病几殆，现在仍在休养中，刘同志入建筑科学研究院后，似情绪较在清华为佳。闻刘敦桢教授现正在印度考察参观。我和刘致平同志一同往访颜伯诤同志夫妇，适以外出未遇，晚间颜同志夫妇来替秀君注射肝膏剂（9），已是第二瓶。

2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写信给瑞荣（老大房二兄之子），已十年未见面矣。晚间黄展岳、赵学谦二同志来谈。

2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下午微雪。傍晚颜太太与其小女来，为秀君注射肝膏剂（10）。

2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学术秘书组开谈心会，我亦参加。昨晚下雪，今日更大。晚间上街购物，跌了一跤。阅Walker, A Catalogue of Arab-Byzantine and Post-Reform Umayyad Coins [倭尔克：《阿拉伯 - 拜占庭和倭马亚王朝改革后钱币的目录》]。闻温平同志已返京，去访未遇。

2月26日 星期四

今日雪霁。上午赴所，接到英国的《国际人名录》的来信，附来1958年出版的小传，我自己还是第一次看到，原文如下：

THE INTERNATIONAL WHO'S WHO 1958. [《世界名人录》，1958] (Published by Europe Publications Limited, 56, Bloomsbury street, London, W. C. 1. England) [欧洲有限出版公

司出版，英国伦敦布卢姆斯伯里街56号]

Hsia Nai (Shiah Nae); Chinese archaeologist. Deputy Dir.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cademia Sinica; prof. of archaeology, National Peking Univ. excavated at Anyang 35; also at Tunhuang, Huein hsien, Changsha and abroad; led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n construction sites, Publs many articles on archaeology.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cademia Sinica, Peking China. [夏鼐：中国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国立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1935年参加安阳发掘，还在敦煌、辉县、长沙和国外参加过发掘。曾领导建筑工地的考古调查。发表考古论文多篇。地址：中国北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我加入一些材料：b. 1910; ed. Tsinghua University, London University (Ph. D.)。Excavated a Ming royal tomb near Peking 58, on the cttea of the Dep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 cademia Sinica, 55; Shantung Del. to the Second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59. [1910年生；清华大学，伦敦大学哲学博士。1958年发掘北京附近明陵。1955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9年任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属山东代表团。]

中午上东安市场购物，即在其处午餐。下午在家写申请入党材料。晚间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11）。

2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魏树勋、陈作良二同志谈安阳、山东二队的工作。科学出版社派人来谈关于埃米尔教授《埃及考古学》的出版校稿事。又审阅《十年考古》的简要提纲，预备送学部审查也。下午赴东安市场购物及书店。返家，秀君病又恶化，傍晚神志不清。

2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下午赴故宫撷芳轩参加历史博物馆座谈会。临时保姆段华今天为最后一天在自家工作，付给她工资14元。晚间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12）。临睡时秀君又神志不清。

## 3月

3月1日 星期日

上午赴王府井大街购药，遗失了通行证（幸而于次日由人家通知交还）。午后至颜伯诤同志处，未遇。旋赴王明同志处，托王太太代雇保姆。阅《明史·舆服志》及《明会典》，为定陵出土衣冠等找考据材料也。

3月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王俊铭同志谈关于搜集国外考古情报事。下午在家，修改入党申请书补充材料。晚间颜伯诤同志夫妇来为秀君打针（第2次 Honmone [ 激素 ] ）（13）。

3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马得志同志谈编写大明宫发掘报告事。下午在家将入党申请修改后，交与靳尚谦同志。晚间颜太太来携小女为秀君打针（14），王明同志介绍一江苏的保姆来。

3月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徐苹芳同志谈《考古》第5期组稿事。下午本拟赴海军部参加海军战史展览的座谈会，以车子坏了，没有去，写书面意见寄去。赴东安市场购物。写了几封信。

3月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昨天保姆来了一天，今天又不来了，早晨炉子又灭了，

直到9时半才去上班。靳主任谈及前天送去的申请书，经几位同志看过，总的说来，以什么身份来检查没有弄清楚，对自己的要求过低，希望改写过，后天所中开会讨论入党，并介绍几本书。下午在家阅陈云同志《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并复阅党纲及党章。晚间颜伯诤同志夫妇来为秀君打针（15）。

### 3月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将入党申请书重加修改，誊抄一过，约三千言，弄了一个上午，下班时交与靳主任。下午在家，阅《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书。晚饭后赴靳主任处，适以开会未遇。旋赴王明同志家，商谈雇保姆事。

### 3月7日 星期六

今天是我生命史上划时代的一天，我已被所中党支部大会通过接收为预备党员。上午8时半开会，由靳尚谦同志主持，我作自我检查，对于政治立场及思想意识二方面各作检查，然后由到会同志提意见，先由尹达、靳尚谦二同志，分别以介绍人身份提意见。尹同志提出：（1）不要将“孤独”，“洁身自好”的脾气带入党中；（2）知识分子特别要注意纪律性及组织性。靳同志提出，要提高政治热情及政治积极性，要加强原则性及战斗性，学会走群众路线。由卢兆荫同志转述支委会的意见：（1）多关心政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以提高政治觉悟，培养工人阶级感情；（2）学术方面，划分界线，灭资兴无。然后由苏秉琦、黄文弼、郭宝钧、牛兆勋各同志分别提意见。已近中午，乃由靳同志交到会党员举手表决，获得通过即宣布散会，许多同志与我握手道喜。

下午在家，继续阅《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书，记日记。孔子云，“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我今年虚岁已过五十，而实足年龄尚不到五十。从前四十岁时，尚未能做到“不惑”的地步，但望在五十之年，能知天命。我自己以前的看法，觉得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具有特殊性格的人，我自己没有经过革命斗争锻

炼，没有希望。后来渐渐感觉到我虽有缺点，只要决心改正，决心向工人阶级投降，仍是可争取入党的，今日竟能将梦想实现，光荣地被接收入党（虽尚未经上级批准，当无问题）。今后当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提高政治水平，努力推行与贯彻党的决议，联系群众。

下午颜太太来，谓要出城到她姨母家去，今晚不来打针了。傍晚偕炎儿去理发，在外边用餐。归家适保姆在家，约明晨来做半天。

### 3月8日 星期日

上午庄敏同志来，谓明日即赴江浙，征集历史博物馆标本。下午石兴邦同志来，谓今晚夜车赴西安。晚间颜大夫夫妇来为秀君打针（16）。王明同志的侄子，送一位同乡女工（梁碎凤）来做临时保姆，将厨房收拾一下，作为她的寝室。

### 3月9日 星期一

今日下雪。上午赴所，与牛兆勋副所长及张彦煌同志谈山西工作问题，今日下午他们即赴太原。武伯纶馆长来谈。下午参加历史博物馆的原始社会座谈会，由邓拓同志主持，至6时始散。晚间颜大夫夫妇来为秀君打第三次激素。

### 3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下午去东四购物。晚间工会有电影票，让正炎去看了，为所中图书室选购西文书籍。

### 3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取回自我检查及空白申请书。王俊铭同志谈选购西文书

籍事。东德进修的Käte Finsterbusch不久要返国，想与我一谈，约定后天接谈。下午政治学习，自己阅读。傍晚赴东安市场购物，遇及朱欣陶同志。晚间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维生素B<sub>1</sub>）。

### 3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旋赴北京医院看病。返家，保姆昨天颌部作病，今天发高温至39度余，下午陪之赴隆福医院，诊断为唾腺炎。

### 3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东德Käte Finsterbusch不久即离华返国，今天来访我面谈。9时来谈，至11时始去。保姆病了，今天卧床不起，还要为她试体温表和倒开水。将入党申请书填完了。张国熊太太来探视秀君。

### 3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将入党申请书交与靳主任。为编辑室校阅并标点赵斐云同志所藏的《永乐大典》本之《河南志》。下午参加院部召集的《北京猿人》电影剧本座谈会。晚间颜大夫来为秀君打针（维生素B<sub>1</sub>），知道颜太太患肾脏炎病倒了。

### 3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偕炎儿至王明同志家，与王明同志谈了一会儿。上街购物。下午至颜大夫家，探视颜太太之病，送去水果及糕点。晚间正中侄夫妇来。阅毕艾寒松《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1—202页）。

### 3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写信复吴汝祚同志。下午陆步青甥来。写信给姬妹，并将在温房地产归公的申请书寄去。晚间颜大夫来为秀君打针激素第四次。赵其昌同志来，谓下放请假归来整理定陵发掘品。黄素毅同志来，谓明日南下，拟返里一行，托之带信给姬妹。

### 3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赵其昌同志来谈定陵发掘简报事。下午在家阅最近两期（4、5）《红旗》及3月份《新建设》。

### 3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下午赴中山公园，参加人代会及政协北京市综合视察座谈会。晚间赴文化宫看电影晚会《林则徐》。

### 3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朱欣陶同志来所，取去郑振铎先生旧藏明抄本《明代冠服仪仗图》，打算录一副本。秀君昨夜又不舒适，今日卧床不起，下午试温度达 $38.3^{\circ}\text{C}$ ，至颜大夫处询问，即赴王府井购药。晚间颜大夫来，秀君发烧达 $39.8^{\circ}\text{C}$ ，颜大夫又叫他太太前来诊治，秀君出汗后退烧至 $38^{\circ}\text{C}$ ，仍服青霉素。

### 3月20日 星期五

今日秀君已退烧， $37^{\circ}\text{C}$ ，但整天呕吐不止。我上午赴所，下午在家，又至颜大夫处，正值颜同志以足踝生瘤开刀后卧床。晚间颜太太来，疑为青霉素反应，给以止呕吐之药，即昏厥不醒，半小时醒来，仍是神志不清，给她安眠药后始入睡，颜太太始回去。

3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旋赴故宫博物院，参加文物界反对美帝企图劫夺留台湾文物的座谈会，顺便一观故宫所藏凤翔石鼓十石。下午将朱欣陶同志送来之肉分一些给王明同志，到他家才知道王太太也以感冒发烧卧床。下午冯羽同志来家，新近由抚顺实习归来也。写了几封信。

3月22日 星期日

在家写作《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命名问题》。

3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牛兆勋同志昨日返京，今日晤及略谈在晋接洽经过。旋偕往文化部招待所，访河南文化局陈建平局长，湖南文化局刘斐章局长。下午在家继续写作，又赴颜大夫家商谈为秀君治病事，约定后天来为秀君打针。将《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命名问题》赶写完毕，明早交稿。

3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靳主任、王伯洪、卢兆荫同志等商谈与苏联科学合作协定中关于考古学方面项目。旋赴北京市政府，参加人代会综合考察，参观天安门人代会工地。由指挥部招待，先说明工程情况，然后现场参观，现下国宴厅已加钢梁，大礼堂亦将上梁，预定此45米高，17万平方米之大建筑，将于8月底完工。登高至屋顶远瞰，纪念碑及天安门皆相形之下显得渺小了（沈雁冰部长亦一同参观）。参观完毕，由指挥部招待午饭，在北京饭店用餐。午后赴百货公司购物。晚餐后偕炎儿赴王明同志家，探视王太太的病，并送去礼品，王太太已痊愈，与王明同志闲谈一会即返家。

3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与马得志同志谈大明宫报告工作，后天即赴西安。天津大学纺织系王若愚同志来谈，为编写《中国纺织技术发展史》材料问题也。科学出版社同志来谈我所出版工作事。下午赴人民剧场听党课报告，谢鑫鹤同志谈党的性质。

3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徐旭生先生谈关于调查豫西颍水流域及晋西南部，以探索夏墟的工作计划。午间赴东安市场购物，即在其处用午餐。下午在家，秀君病又恶化，晚间劝服安眠药后始入睡。

3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旋至颜大夫处，商谈为秀君治疾事。颜大夫主张用罗瓦精（Novalgin）注射，遂赴王府井购药。下午在家。晚间赴所参加党课讨论会，此系我第一次参加，由卢兆荫同志主持，大家谈前天听关于党的性质报告感想，6时谈起8时始散。

3月28日 星期六

今日《参考消息》刊载西藏拉萨发生叛乱的消息。上午参加北京市人代会代表视察小组，视察东城区自行车制造修配厂。这厂由修理小摊合并而成，58年由三个小社再合并为大社，现有395人，有修车门市部29处，四个车间（橡皮件、喷漆、零件机械，及为外厂加工），去年曾试制巨龙牌自行车，现则以制零件为主，去年产值达390万元。我们视察小组四人（有黄绍竑），视察各车间后，赴森隆餐馆午餐。饭后在东安市场购物。返家，阅关于Byzantine Coin [拜占庭钱币]的书。拟为西安出土的写一文介绍。晚间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



3月29日 星期日

今日报纸刊出西藏叛乱消息。上午赴院图书馆查书，为《考古》第4期的《文化命名问题》一文校样。返家知尹达同志曾来过，下午与之通电话，知对于我的文章结尾一段提出修改意见，已交卢兆荫同志处。晚间卢兆荫同志来，并交来尹达同志的改稿，遂依之更改。赵其昌同志来，谈定陵出土品整理事。

3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文化命名问题》一文校样退还给《考古》编辑部。参加北京市视察小组，共20余人，至朝阳区和平乡视察和平人民公社，搭乘竺可桢副院长的车子。公社办公地点在来广营，社长宁雪山，党委刘玉满，由社长介绍该社概况，耕地97129亩，人口41684人（11759户），劳动力15972个，现由四个高级社合并而成，以粮食为主，亦产棉花及蔬菜，此外为牧畜、果园及工厂。我们上午参观了中心商店→农具修配厂→试验田→猪场→小学校。午餐后稍事休息，下午参观青年细菌肥料厂→第五工作站第六队黄军营（容600人的食堂，幼儿园及敬老院）→清河水泵（尚未完工）→粮食加工站→养鸭场及孵化站，最后座谈提些意见，离开时已5时余。

3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徐旭生先生谈田野工作计划。下午在家，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罗瓦尔精）。

## 4月

4月1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饭店参加“中国大地图集编纂委员会扩大会议”，由竺副院长致开会辞，武衡同志代表科学规划委员会致辞，又由沈、张、黄三同志分别报告编委会工作情况、普通地图及自然地图的编写计划，散会时已1时许。午餐时尹达、刘大年、裴丽生、金灿然诸同志，都在一桌进食。下午在家休息，阅《红旗》第7期，及*Journal of Peking Oriental Society* [《北京东方学会会刊》] 中Bushell [布谢尔] 一文。

4月2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饭店继续参加会议，讨论普通地图集。我与贺昌群同志去找谭其骧同志，谈明日历史地图集的问题。返家，下午颜太太又来为秀君打针。阅Antioch报告中关于拜占庭钱币一章。

4月3日 星期五

今天整天参加大地图集历史地图组的座谈会。

4月4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入代会的北京市综合考察组，参观北礼士路的新华印刷厂，由厂长周永生介绍概况，现有职工约2900人，58年总产值为2652万元，今年拟增14%。参观与铅印有关的四个车间：（1）排字，（2）印刷，（3）轮转，（4）装订及油墨制造。午餐后，继续参观胶印车间（现有八色套印机23部，正由东德运来，在装置中）及凹版（即写真版）车间。参观完毕，已4时许。

4月5日 星期日

今日在家休息，拆煤炉。审阅古脊椎研究室的十年成就草稿。下午至颜大夫处，商量秀君治疗方法，近日稍好转，颜大夫主张仍打肝膏注射液。

4月6日 星期一

下午参加人代会代表北京视察组，在北京市人委会（前日本使馆故址），听城市规划委员会报告北京市城市规划情况。下午赴所，听卢兆荫同志传达外交报告（中东及西藏）。晚间赴蟾宫影院观苏联电影《烽火的里程》。

4月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刘启益偕李逸友同志来所，谈支援内蒙发掘宁城大名城辽中京遗址事。与王伯洪同志谈所中俄文翻译事。下午陪保姆去看病，当翻译。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肝膏及罗瓦尔精）。

4月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在图书室阅新到书刊。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原始社会陈列预展，并参加座谈会。

4月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改写最近出土古物展览图片说明。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

4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赴中山公园中山堂后面参加综合视察组座谈会，我亦发言。在来今雨轩午饭后，赴午门参观历史博物馆奴隶社会部分陈列预展。旋赴文化部对外文协会议室，参加中朝友协理事会（会长李德全、魏传统；理事到会者有徐肖冰、李颀伯、老舍、韦恂诸人），通过今年工作计划。今天一天开了三个会，实则前面二者都没有开完即离开了，惧身体吃不消也。

4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陪保姆梁碎凤去中医院看病。旋赴所，与靳主任等赴北京饭店听陈毅副总理关于科学大跃进及国际形势的报告。下午在家，为《考古》第5期校阅稿子（潘孟陶译文及安志敏书评），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晚间去隆福寺街购物。

4月12日 星期日

将最近出土古物出国展览图片总说明，重写一过。今天有5—6级大风，在家没有出门。保姆又回家去了，秀君病已好转，下厨房做饭。

4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携炎儿去东四北大街门诊所治疗，因为他昨天吐泻了，医师云是吃坏了，取药后我赴所上班。周永珍同志报告与徐苹芳同志赴川、湘约稿的经过。下午在家，审阅《考古学报》第2期的稿子二篇，又替郭子衡先生的《山彪镇与琉璃阁》提些意见。下午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晚间秀君病又变了，腰痛增加，卧床呻吟。

4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赴前门饭店人代会办公室办报到手续。下午在家，审阅《考古

学报》第2期稿子。

4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阅《永乐大典》本《元河南志》。下午在家，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阅《考古学报》第2期稿子。

4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将《考古学报》稿子交还饶惠元同志，指出改正诸点。赴前门饭店访徐森老，未遇。下午在家，阅《永乐大典》本《元河南志》。

4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人代会小组。下午参加大会预备会，由刘少奇同志主持，秘书长彭真同志报告，通过大会议程，通过主席团名单及资格审查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等名单，4时许即散会。王明太太来看视秀君，颜大夫夫妇来，秀君今天又打肝膏一针，暂告一段落，算是一个治疗过程。呼和浩特市有人（杨宗一同志）来，素琴托他带来两瓶桂元的罐头。

4月18日 星期六

第二届人代会首次会议于今天下午正式开幕，由毛主席主持，周总理作报告。

4月19日 星期日

今天是星期天，原定小组讨论，山东组以人数较多分为二小组，决

定今天读周总理报告，明天再讨论。我利用这空暇，在周仁先生处谈古瓷问题。为《考古学报》将关于《永乐大典》本《元河南志图》作一长跋。下午赵子文同志陪他母亲及幼弟来自家，她今晨刚由上海来京，住在秦老胡同，在京有两三个月居住。

#### 4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稿子交与饶惠元同志。遇及牛兆勋同志，刚由洛阳、西安、兰州等处发掘工地视察返京。稍谈后即赴虎坊桥，参加人大小组讨论，遇及罗尔纲同志。午间去罗室，恰值廖茂如先生与之同室，又至徐孝文先生室闲谈，适曾世英同志来访先生。下午我在小组上亦发言。遇及尹达同志，约其明晨来所商谈所务。

#### 4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尹达、牛兆勋、靳尚谦诸同志商谈所事，适陈滋德处长亦来，顺便谈与文物局协作。南博院长来与尹所长谈李济事。高履芳同志谈及希望我去敦煌一趟。下午人大在怀仁堂开会，有李富春、李先念等同志的报告，在会场遇及苏步青、陈翰笙、张稼夫、华罗庚等同志。

#### 4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人大小组会，讨论昨天的报告，我亦发言。下午大会，有班禅、阿沛、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及汪美嘉错等发言，散会时已7时许。在全场中遇及伍献文等同志。秀君今天病又恶化，几乎整天眠在床上。

#### 4月23日 星期四

今日人代会上下午都是大会发言，坐着一面听、一面阅书，将格拉德舍夫斯基的《原始社会史》（1—188页）阅毕。休息时，遇到伍献文、罗尔纲、王大珩诸同志。晨间至颜大夫处，商谈诊疗秀君的病，取来几颗安眠药。

4月24日 星期五

今天又参加了整天的人代会的大会，听一些代表的发言。阅毕周仁等《景德镇瓷器的研究》（1—81页）。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今天稍好转。

4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人代会小组讨论，关于国家领导人选举提名问题，没有什么多大讨论。散会后去理发。下午参加大会讨论，仍是代表发言。

4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赴王明同志处闲谈。又至院图书馆阅*Science*（1959.Feb.6）[《科学》1959年2月，第6期]上的一篇Caldwell [考德威尔]的*New American Archaeology* [《新美洲考古学》]。下午在家阅毕《民族史译文集》（1—162页）。

4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与尹达同志一起去参加人代会，在工人俱乐部大会讨论。下午在怀仁堂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到7时半才散会。文化部招待保加利亚的两位考古博物馆的馆长Plovdiv（普洛夫迪弗市的ХР.Джамбов扎姆博夫，Varna瓦尔那市的米尔契夫М.Мирчев），由文物局副局长王书庄作东，此外尚有吴仲超、陈滋德、顾铁符、安志敏诸同志，席散时已9时

许。

4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仍是大会发言，一篇对西藏问题的发言，我也附署签名，算作联合书面发言。下午最后一次大会，先在怀仁堂后面草坪上照相，然后继续开会，通过各部部长人选，通过政府工作报告、1958年决算及59年预算、1958年经济计划，最后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即宣告闭幕。晚间赴前门饭店访清华旧同学谷霁光同志，已二十几年未见面，现负责江西民盟工作，亦此届政协代表也。

4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中国建设》杂志编委会扩大会议。由社长宋庆仁主持，会上大家发言。我亦发言，以为根据刊物的性质，应该：（1）戒浮夸，（2）戒枯燥单调。午间便饭后，下午赴北京医院检查身体，今年第一次，院中各老科学家都作全身检查，眼、鼻、耳、牙、皮肤、内、外科、放射科。我除肠溃疡之外，右耳有耳道炎，眼有网膜炎（砂眼已愈），鼻膜发炎，颈部有神经性癬，这些都是自己也知道的，牙部有一牙须填塞，另一牙透视后再决定，傍晚始毕。晚间去洗澡。夜间不适。

4月30日 星期四

晨间空腹抽血8cc检验。返所，保加利亚代表团来所访问并参观陈列室，除翻译以外，尚有陈滋德处长、牛兆勋副所长、安志敏同志，谈至11时半始去。下午赴虎坊桥劳保展览馆，参观川甘青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罪行展览。晚间王世民同志与历史博物馆荣丽华同志结婚，在所中举行婚礼，我前往参加，并致贺辞，韩寿萱馆长亦来参加。



## 5月

5月1日 星期五

上午赴天安门观礼，与顾颉刚先生同车，这两天胃部不适，幸而今年在东看台，有休息室可休息，与李俨、廖世承、周谷城诸先生闲谈，12时半散会返家。下午张山樵同志来，说他父亲张一纯同志仍在太原，近来身体不太好。王明同志来谈。审阅《考古》的社论“关于建立考古学体系”一文，转与尹达同志，请他作最后的审阅。又阅颜伯诤同志《关于半坡人骨的研究》。晚间赴颜同志处退回给他，并提了一些意见。

5月2日 星期六

今天在家休息。上午携炎儿赴秦老胡同赵子文同志处。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校阅《庙底沟与三里桥》稿子。

5月3日 星期日

上午赴所，“中国考古学体系”一文由尹达同志负责修改，下期始能刊出，下午赴院部参加历史三所的五四运动座谈会。晚间观芭蕾舞《海侠》。

5月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商谈派人参加西藏文物考察队事。下午校阅《庙底沟与三里桥》稿子。赴所，遇及王仲殊同志，今晨刚由越南出差归来，在越二月，参加办训练班。

5月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庙底沟与三里桥》稿子审阅完毕，写了几点意见。饶惠元同年志来谈关于前天在科学出版社召开的座谈会。

5月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听广播《人民日报》社论，关于西藏问题事。《中国建设》陈同志来谈约稿事。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参加封建社会前期试展，由尹达同志主持，谈至晚间7时半始散。

5月7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尹达同志亦来，牛、靳、苏、郭诸同志一起，商谈召开考古学会筹备会事。黄文弼同志以胃溃疡，今天进医院。上午张志清同志由西安返京来我家。下午赵宅大舅母来我家玩，谈及受儿子及媳妇的气，谈得好起劲。我赴所去，与安志敏同志谈修改《庙底沟与三里桥》稿子事。

5月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马得志同志由西安返京，谈西安工作情况。下午王俊铭同志来谈为《北京周报》翻译考古消息事。写了几封信。

5月9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洗牙，并填补修造二处。下午秀君身体发烧至38.8℃，神志又不清醒，吃了合霉素，又吃安眠药，晚间醒来后，精神恍惚，弄到10时许始睡。阅Guillaume, Islam [纪尧姆：《伊斯兰教》]的前二章。

5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纪尧姆伊斯兰教的3、4章。下午阅Shepard, *Ceramics for Archaeologists* [ 谢泼德：《考古学家的陶瓷研究》 ]。晚间赴颜伯诤同志家，闲谈一会，即返家。

5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下午赴怀仁堂参加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东德人民议院代表团狄克曼在会上发表演说。

5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接到伦敦大学寄来《永乐大典》的照片，即转寄与中华书局编辑所。古脊椎所杨钟健所长来电话，催促对于“十年成就”稿提意见，匆匆写了几条寄去。所中开会讨论组织考古学会事，及安排下半年工作。下午参加历史博物馆明清部分的试展，并表示意见。

5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将《庙底沟与三里桥》的改订稿再加审阅。下午在家，秀君谓决定明日请客，遂至颜伯诤、赵子文、及正中侄处，邀其明晚便餐。

5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傍晚偕正中侄至赵子文处约请好后，我返家陪秀君赴萃花楼饭店晚餐，一共12人，花了40元左右。

5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在所中召开中国考古学会筹备会议，除所中的人以外，尚有北大、文物局、历博、故宫及古脊椎5单位代表，讨论简章草案及筹备委员人选。下午赴北京医院治牙，顺便去探视黄文弼同志的病。回来后，写了两封信。

5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阅新到的西文杂志。下午在家，阅谢泼德《考古学家的陶瓷研究》。

5月17日 星期日

阅毕纪尧姆《伊斯兰教》（pp.1—206）。写了一篇关于周仁《景德镇瓷器的研究》一书的介绍。

5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尹达同志来，谓将对党领导汇报历史学及考古学的情况，谈谈考古学方面应如何汇报。下午为《考古学报》及《考古》审阅稿子。

5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继谈昨晨所讨论的问题。下午在家阅谢泼德《考古学家的陶瓷研究》。晚间偕秀君及赵宅姪娘在首都剧院观话剧《悭吝人》。

5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天津大学纺织系王若愚教授来谈搜集中国古代纺织史资料问题。下午在家，阅谢泼德《考古学家的陶瓷研究》。

5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科学院广州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派办公室主任送杨式挺同志来京学习，谈了一会。下午暄儿返京，我在所中接秀君电话后回家，知他奉命调回北京工作。傍晚志清来，暄儿陪之出去。

5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下午赴学部参加关于中苏科学合作1959年项目问题的讨论。旋赴北京医院洗牙。

5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徐苹芳、陈公柔二同志由洛阳返所汇报工作。审阅尹达同志所写的汇报，提了一些意见。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参加冶金方面陈列的座谈会。

5月24日 星期日

阅毕谢泼德《考古学家的陶瓷研究》（pp.1—405）。下午暄儿偕志清来家，傍晚始去。

5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杨式挺同志谈在所进修计划问题。下午赴所，校阅《考古学报》的《湖熟文化》一文，提了一些意见，寄还给原作者。

5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洗牙，返所，刘观民同志由内蒙（辽中京大名城遗址）返京，约请支援人员，并谈工作情形。下午在家阅《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5年第1期及北大考古专业新石器部分讲义稿子。

5月27日 星期三

阅白鸟库吉《塞外史地论文译从》第一辑中关于燕林考证诸篇。下午阅读学习文件。

5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于省吾先生来谈。历史博物馆派人来谈冶金馆陈列事。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参加奴隶社会部分冶铜方面的陈列事。晚间正宗侄以途经北京来谈。

5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厦门大学一同志来京参加民族宫陈列会议，顺便来所参观。颜伯诤同志下星期赴安阳，来所要介绍信。下午在家，阅*Dubs, A Roman city in Ancient China* [达布斯：《古代中国的罗马城市》]（pp. 1—48）。

5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周永珍同志来谈《考古》稿子事。北京市文物组苏天钧同志来，谈最近北京市文物普查情况。下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晚间偕秀君去观越剧《红梅记》。

5月31日 星期日

上午至郑振铎先生家，晤及郑太太高君箴同志，商谈整理郑先生遗著中关于美术考古部分事。返家，正暄儿来家，昨天他送志清离京。阅毕白鸟库吉《塞外史地论文译从》第一集（王古鲁译本）（1—349页）。校阅王俊铭为《庙底沟及三里桥》所作英文提要。

## 6月

6月1日 星期一

阅毕桑原鹭藏《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何健民译，1—194页）。下午王俊铭同志谈对外联络事。晚间赵其昌同志送来《定陵发掘记》下篇稿子。

6月2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赵其昌同志来，会同《考古》编辑部周永珍、徐元邦二同志，选择图片，修改稿子。为院部邀请外宾参加国庆观礼拟定名单，并作说明。下午写了两封信，作补充说明。晚间温平同志来谈，9时许始去。

6月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阅北大考古专业殷周考古讲义提纲。宿白同志来谈。《中国建设》社派人来谈组稿事。与王世民同志谈编纂郑振铎先生遗著事。下午在家，开始写作《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一文，会计科退还去年以来所积存之稿费321.18元，秀君去中医医院针灸。

6月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尹达同志来，召集靳主任、王伯洪、王仲殊、卢兆荫、许景元等同志，谈关于向党领导汇报考古情况的经过，又谈所中工作。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封建社会部分试展。

6月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杨式挺同志谈来所进修计划，续写《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一文。下午在家，与秀君去中医医院针灸。李仰松同志来谈，昨天刚由华县工地归来。

6月6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牙，说下左臼齿龋牙，要拔掉再镶。下午赴所，所中动员下乡协助农民麦收，审阅林寿晋《上村岭虢国墓地》报告。

6月7日 星期日

为《中国建设》撰写《中国陶俑》（*China Tomb Figure*）一文，约1000字。上午偕炎儿去看电影《风筝》。晚间正中侄夫妇来。审阅《上村岭虢国墓地》。

6月8日 星期一

上午魏树勋同志由安阳返所，汇报安阳工地情况。徐旭生先生由河南调查夏代遗址归来，谈调查经过。下午北大考古学教研室来所，征求对于殷周考古学讲义提纲意见。接着便开《考古》编辑部会议，约稿以备10月份之用。晚间将《上村岭虢国墓地》报告稿本阅完，写了些意见。下午王太太来。晚间颜太太来。

6月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林寿晋同志谈修改《上村岭虢国墓地》报告的稿子。下午在家，阅列夫臣柯《拜占庭简史》。

6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所中大部分同志今晨下乡参加割麦。下午将《中国建设》送来的《中国陶俑》英文稿的修改后定稿再加校改。傍晚偕秀君赴蟾宫观电影《抢新郎》。

#### 6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阅列夫臣柯《拜占庭简史》。下午续写《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晚间赴政协礼堂参加晚会，观越剧《状元打更》。休息时遇及陶孟和先生，他谈起颜闾同志的事。11时许始毕，散场后即有雷雨。

#### 6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新疆柳晋文同志来谈。下午在家续写《东罗马金币》。接铮儿来信，说后天可以抵京，为了开会，在京要住一星期许。

#### 6月13日 星期六

接伍献文先生来信，询及中国原始社会的捕鱼工具事，即草复信答之。上午赴所，参加政治学习。阅读关于人民公社的文件。下午阅列夫臣柯《拜占庭简史》。到大佛寺街理发。

#### 6月14日 星期日

阅毕列夫臣柯《拜占庭简史》（pp. 1—356）。写毕《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一文。上午上街购物，暄儿来家。中午偕炎儿去永定门车站接他们的姐姐去，铮儿携小钢来京开会。

#### 6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上午尹达同志来所，谈参加国际史前史学会事，陈梦家来信关于他爱人工作事，黄展岳询问关于研究生事，颜闾同志参加我所工作事，柳江人发表消息事。尹达同志走后，与石兴邦同志谈半坡发掘报告事，昨天刚由西安返京也。又与马得志同志谈西安隋唐墓葬报告事。下午赴北京医院拔牙，下臼齿（左二）一枚，这是我第一次拔牙。修改昨天写好的文稿。

6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石兴邦同志谈半坡发掘报告事，审查马得志同志的《唐长安大明宫》。黄文弼同志出医院，将赴小汤山疗养，将昨天写毕的一文，交之审阅。下午在家继续阅马同志的《大明宫》。

6月17日 星期三

将《大明宫》稿本审阅完毕，提了一些意见。傍晚赴东安市场购物，即在该处就餐。晚间暄儿返家。

6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将《大明宫》稿子还给马得志同志，并与之商谈修改计划。下午赴所，在编辑室谈《考古》第7期付印事，安志敏同志主张将《东罗马金币》一文改刊《考古学报》中。靳主任等由郊区参加割麦返所。晚间赵其昌同志送来《定陵发掘简报》（下）稿子，为之审阅修改。

6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赵其昌同志来，与之商谈修改稿子，即交编辑室以便付排。下午在家。审阅北大考古专业的秦汉考古学讲义稿子。

6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学习，阅毕《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1—230页）。  
下午所中传达报告关于经济生活（市场副食品等供应紧张）。

6月21日 星期日

今天在家整理隋代李小孩墓的记录材料，预备写一报告。

6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牛兆勋副所长前天返京，今天聚谈湖北长江队情况及所中情况。下午在标本室开始弄隋墓标本。

6月23日 星期二

今天继续弄隋墓标本。下午素琴同事张主任来自家，即留之晚餐。晚间工会本有《蔡文姬》戏票，转让给素琴去看了。靳主任今天谈入党事，须写补充资料，即写了一张关于房屋处理经过，现尚未解决之原因。晚间颜闾同志夫妇来谈。

6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开领导小组会，讨论完成国庆献礼的发掘报告问题。下午继续整理隋墓的东西。铮儿今天下午离京返内蒙。将近下班时，颜伯诤同志来谈。

6月25日 星期四

今天上午续整理隋墓出土东西。陈滋德处长来所，商谈宁夏青铜峡

水库考古调查事。下午北大考古教研室由俞伟超同志率领来所，座谈秦汉考古学讲义事，提了一些意见。

6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将标本室内隋墓标本整理完毕。下午在家写了三封信，回复国外的朋友。

6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参加政治学习，牛兆勋副所长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报告。下午赴学部参加高级研究人员关于市场供应紧张问题的座谈会，由学部副主任张友渔同志主持。

6月28日 星期日

阅毕《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1—97页），写毕《一个考古工作者的思想改造》，约5000余言。午后暄儿来家。晚间至颜伯诤同志处坐一会儿。接铮儿来信，知已安返呼市。

6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牛兆勋副所长谈学部传达康生指示关于此次汇报后的决定：（1）推进研究工作，（2）培养干部。叶小燕同志谈赴宁夏青铜峡水库调查计划。下午参加所中学习。晚间阅新出《历史研究》第6期。保姆因为她的丈夫要她还乡，今日辞去。

6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偕牛兆勋同志等赴中南海怀仁堂，听刘仁同志报告关于市场供

应紧张的原因及措施。下午偕秀君上街购物，顺至王明同志家谈雇保姆的事。返家时保姆梁碎凤又来，谓她丈夫没有替她买车票，故仍未能返乡。

## 7月

7月1日 星期三

上午赴历史一二所参加中国历史图谱编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中午与南美哥伦比亚的代表团参议员Horacio Rodriguez Plata [ 奥拉西奥·罗德里格斯·普拉塔 ] 座谈考古情况，同进午膳。下午身体不舒，在家阅罗尔纲《太平天国文物图释》，并将《文物参考资料》最近两三年来发表的新发现文物，加注其上。今日为建党纪念日，各报登载新华社消息，最近接受入党的人，也有我的名字（误刊为考古所所长），虽未批准，当无问题也。

7月2日 星期四

上午赴学部，由刘导生同志代表学部党委与我谈话，先由我谈解放以后自己思想改变的经过，然后导生同志指出知识分子入党，有两点须特加注意：（1）阶级立场不稳，斗争性不强，温情主义；（2）自由主义，组织性纪律性不强。又云所中支部意见，以为够条件入党，但并不是已完全改造好为无产阶级分子，今后仍须努力。下午赴所，整理隋墓金器，阅石兴邦同志半坡报告图版，交回给他，并告诉他几点意见。又与实验室仇士华同志及武夺琦同志谈话，了解他们准备实验室的进展情况。

7月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领导小组漫谈。刘敦桢同志来谈编撰中国建筑史事，拟下星期召开座谈会。黄文弼同志谓今日下午赴小汤山疗养院休养二个月，并告诉我李遇春同志来信中关于新疆工作事。佟柱臣同志携来历史博物馆设计原始社会史陈列室的布置设计草图，安志敏、石兴邦二同志亦参加商谈。下午整理隋墓金器。晚间审阅林寿晋同志《上村岭虢国墓地》报告图版。

7月4日 星期六

上午将隋墓金器交还给资料室保管。下午将西安隋墓出土的波斯银币鉴定。晚间颜伯诤同志来，因为秀君又病了，这两夜都痛得不能入睡。

7月5日 星期日

为撰写英文“十年考古”搜集材料，上午颜伯诤同志夫妇来为秀君打针。

7月6日 星期一

上午的所中领导小组开会，谈1959—1962年计划。于省吾先生交来《司母戊鼎考证》一文。

7月7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继续开会，讨论国际合作及培养干部计划。容庚教授于昨天率领学生来京参观，即住在所中，与牛所长等去与他会晤。于省吾教授来取去他的稿子。下午赴所，观徐旭老携回标本。张葱玉处长来谈《文物精华》稿子事。晚间去看话剧《最后一幕》，系工会发票。

7月8日 星期三

上午尹达同志来所，参加所中领导小组谈培养干部问题及提高工作质量问题。林寿晋同志将赴安阳，谈安阳工作计划。下午在家写英文“十年考古”。



7月9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仍讨论培养干部问题及福利问题。下午在家写英文“十年考古”。接院中公文，谓关于庆祝十周年国庆的论文一律要送院审查。

7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讨论半坡及沔西报告问题。下午在家写英文“十年考古”。

7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复查身体。下午赴团校礼堂上党课，潘梓年同志讲民主集中制。李持同志告知，接到院党委批示，已批准入党，候补一年，从3月7日所中党支部通过之日起。晚间，将“十年考古”英文稿的初稿写毕。

7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于省吾先生来谈，日内即返东北。今日以一天工夫，写“十年考古”的中文稿，约5000言，尚有宋元明及结尾一段未写。暄儿来家午餐，复即返机关。

7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商谈保证研究人员工作时间问题。将中文“十年考古”写毕，交给所中审查。下午将英文稿打字。历博李锡经同志谈去年燕下都发掘事。

7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偕郭宝钧、徐苹芳二同志赴阜外建筑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室，参加编纂中国建筑史座谈会，由刘士能（敦桢）同志主持。下午将“十年考古”英文稿打字，并加修改。晚间理发。

7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继续将“十年考古”英文稿打字。山东队派人回来，携回临淄及曲阜县城的二千分之一地图，并谈工作情况。下午陪秀君去医院治疗，旋赴所，将英文稿打字完结。傍晚下雨。晚间秀君昏迷病又发作，弄到11时始睡。“十年考古”中文稿已经所中及学部审查通过，今日送院。

7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将“十年考古”英文稿校改一过，又审阅王俊铭同志所译的《上村岭虢国墓地》英文提要。山西文管会寄来太原金胜村5号墓出土银币，系库思老II世之币，写回信给他们。又将英国及澳洲来信（*Discovery* [《发现》] 主编Michaelis [米凯利斯] 及古玩商John Bereuter [约翰·贝罗伊特]）转寄给《中国建设》社。这两日又不舒，大概由于前晚吃了西瓜。下午在家休息，阅Childe, *Society and Knowledge* [柴尔德：《社会与知识》]（pp. 1—131）。

7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肠胃病。返所，《中国建设》社取去“十年考古”英文稿。下午陪秀君赴中医医院治疗。阅《广州西村古窑遗址》（pp. 1—12）、《吉州窑》（1—64页）。晚间颜闾同志来谈。

7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旋赴人民广播电台对外英语部，作《近年来考古成就》的录音，以便对外放送。下午所中党课讨论，即上星期潘梓年同志“民主集中制”课题。复又由牛兆勋同志传达科学保密及消灭蚊蝇运动。晚间赴中山公园音乐堂观解放军会演。

7月19日 星期日

校阅《考古学报》稿子（饶惠元及杨根的）。晚间白万玉同志来谈，在定陵工地做修整，想早日回来。下午陆步青甥来谈。

7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考古学报》稿子交与编辑室。下午陪秀君去看病，后赴故宫参观定陵展览。

7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阅《半坡报告》稿子。下午在家修改《东罗马金币》一文，并作英文摘要。晚间身体发烧 $37.4^{\circ}\text{C}$ ，大概是感冒了。这两天有点咳嗽，今天大雨，又着凉了，蒙被而卧，大汗如注。

7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下午赴所，旋即返家。

7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透视胃部，阅杨钟健同志的《十年来古生物学的成就》。下午又有些发烧。

7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领导小组开会，讨论1960—1962三年的所中工作计划和方针。下午在家休息，仍有发烧。

7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病，试表无热度。但下午又发烧，高达38.6℃。上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漫谈节约问题。下午党组讨论湖北宣恩县反革命分子破坏事。

7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卧床休息，阅Giles, *Six Centenaries at Tunhuang* [ 翟里斯：《敦煌六百年》 ] ( pp . 1—50 )，对敦煌285洞图录提了一些意见。下午正中侄夫妇来，知道他的大舅母已离京返沪。为《考古》审阅稿子（太原唐墓，西安隋墓）。

7月27日 星期一

身体仍有发烧，知体温不算太高（腋下37.3℃）。上午赴所，旋即返家休息。阅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册一、二章。

7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身体仍不适。下午赴北京医院诊治，透视胸部，右胸有肺炎现象，打了青霉素，明后两天须继续注射。

7月29、30日 星期三、四

上下午赴北京医院注射青霉素，每次20万单位。阅范著《中国通史简编》第二册三、四两章。

7月31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京医院诊治，体温37.1℃，仍未退清，医嘱再继续打针3天，休息5天。下午又去打针，阅范著《中国通史简编》。晚间颜闾同志来谈。

## 8月

8月1日 星期六

今日上下午皆去打青霉素。阅毕范著《中国通史简编》第二册（1—550页）。

8月2日 星期日

下午赴北京医院注射青霉素。阅新出的《世界文化史通报》（苏联出版，1959年第3期）。

8月3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医院诊治，透视肺部，没有什么变化，医生主张再打针一星期。阅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8月4日 星期二

上下午都去打针，卧在床上阅汤著《佛教史》。

8月5日 星期三

上下午都去打针。上午院中联络局派人来商谈派人赴英参加Junier Sinologist Congress [青年汉学家会议]事。晚间黄展岳同志来谈，他由西安返京。阅汤著《佛教史》。

8月6日 星期四

今日改打油质青霉素，每天一次。阅汤著《佛教史》。夜间又咳

嗽，流汗。

8月7日 星期五

上午去北京医院打油质青霉素。《中国建设》社派人来商谈，“十年考古”英文稿的插图。下午徐元邦同志送来《新疆乌恰县发现金条和大批波斯银币》一文。阅毕汤用彤《汉魏西晋南北朝佛教史》（1—878页）。

8月8日 星期六

上午仍去北京医院打针。阅姚枬、许钰《古代南洋史地从考》（1—173页），又《地理集刊》第2册中《关于南洋古代贸易港》一文。

8月9日 星期日

阅唐寰澄《中国古代桥梁》（1—88页）。上午赴北京医院打针。下午王明同志来谈。又将考古编辑部送来之《新疆乌恰县发现金条和大批波斯银币》一文审阅，并略加修改。

8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医院透视，据云较28日的照片，已稍有吸收，但仍有发炎现象。白血球本已自12000降至5000，又增11000，仍须继续打针一星期。阅陕西博物馆编《陕西省出土铜镜》，并为之作一出土地点索引。下午秀君去看王明太太，因为昨天王明同志来说他们的女儿病了。晚间王仲殊同志来谈。

8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打针。与裴文同志通电话，原定下午《北京猿人》电影，不能前去参加。楷儿今天下乡去参加义务劳动。为《中国建设》将“十年考古”英文稿一文作最后审查增删。晚间颜闾同志夫妇来谈。阅毕《陕北东汉画像石选集》。

### 8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打针，阅《广州出土汉代陶屋》。下午曹联璞同志来谈购买西文图书事。安志敏同志来谈赴英参加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事，谓今日上午已开会谈过一次，决定由侯外庐同志任团长，周一良、冯至、傅懋勳、安志敏四人为团员。晚间偕秀君参加庆祝国庆电影晚会。

### 8月13日 星期四

昨夜大雨如注，今晨未停，车子10时半来，又抛了锚，另借车子赴北京医院打针。因为昨天累了，今日觉得疲倦。阅曾衍东《小豆棚》。作者即曾旅温的山东人“七道士”，为名画家，惜此笔记乃来温以前所写，未述及温州事物。

### 8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仍去打针。下午吴汝祚同志由青海返京，来谈青海工作情况。阅《文物》1959年第8期（1—80页）。

### 8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仍去打青霉素，透视结果，仍有模糊痕迹，但较前有明显好转，医嘱再继续打三天。阅《考古通讯》1958年第9期（1—107页）。晚间石兴邦同志来谈。收到中国新闻社稿费。



8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去打针。阅毕《考古通讯》1958年第10期（1—75页）。晚间颜闾同志来谈，谓裴老前天曾和他谈调职的事，说在现今情况下，目前尚不可能。

8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医院注射青霉素。阅毕《考古通讯》1958年第11期（1—80页）。下午陆步青甥来谈。傍晚楷儿下乡劳动返家。

8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注射。阅毕《考古通讯》1958年第12期（1—54页）。

8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注射青霉素，自前月28日，已连续注射了23天，透视结果已基本好转，仅余片状小块痕迹，但白血球仍是11200（普通7000—9000）。医嘱继续休息五天，服合霉素，停止打针。归途赴所中，遇及尹达同志，谈及所中研究人员升级问题。又与安志敏同志谈赴英参加汉学家会议事。下午在家休息，阅毕《考古》1959年第1期（1—60页）。

8月20日 星期四

昨天晴了一天，今天又下雨了，在家休息。阅毕《考古》1959年第2期（61—118页）。晚间黄展岳同志来谈。

8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去理发，马得志偕阎文儒同志来谈历史博物馆陈列事。返家，所中各工作队队长以返京开会，来看视我，略谈各工地情况（刘观民、胡谦盈、陈作良、陈久恒、张子明、赵学谦、李遇春）。下午马得志同志来取去隋墓记录材料。阅毕《考古》1959年第3期（119—168页）。今晚乐清的小保姆梁碎凤要返乡，回去了，自3月8日以来已近6个月，秀君身体仍没有完全恢复，一时恐雇不到保姆了。

8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参加党组会，由牛兆勋同志传达八中八届会议的决议，25日将在报端发表，今日先加传达及讨论。下午继续讨论，我以病请假。卧床阅《考古》1959年第4期（169—218页）。

8月23日 星期日

阅毕《考古》1959年第5期及第6期（219—322页）。午间暄儿来，取去照相机，谓要到清华与他的同学冯诚夫妇一起拍照去。

8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开始队长会议，由牛兆勋副所长作传达周总理及康生同志的报告，靳主任作节约报告。我中途退席赴北京医院检查，白血球由11200降至7100，已属正常，但血沉为26，仍稍高，可能为肠胃病关系。下午在家。（王伯洪同志在队长会议上作提高水平的报告，上午已与我谈过。）阅《考古》1959年第8期。

8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队长会议，开始讨论昨日的传达报告及考古所任务。下午

欢迎北大毕业来所的同学，共本科15名、研究生1名，由我致欢迎辞。旋偕牛兆勋副所长赴院部，听张劲夫副院长传达八中全会关于党的团结及批判彭德怀的报告，至6时始散。晚间阅《考古》1959年第8期（393—452页）。

8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所中队长会议，讨论1960—1962年计划。下午参加听周总理庐山会议报告，7时始散。

8月27日 星期四

今日整天参加小组会，阅读庐山会议文件，因人多文件只有一份，改取念诵方式（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四人的发言及检讨），至晚间8时始散。原拟赴中山公园观戏，票都购好，只好不去了。

8月28日 星期五

今天上午参加小组会，听读庐山会议文件。下午参加录音报告会，听毛主席7月23日庐山会议上发言。晚间继续听读文件，7—9时始毕。

8月29日 星期六

整天参加小组会，对庐山会议的决议发言，历史、考古、语言、民族各所十二三人参加，陆续发言。

8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仍继续开小组会。下午休会。在家阅《考古》1959年第9期校

样。

8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听读庐山文件第三辑。下午以有几位同志参加学部的会议，休会半天。审阅《考古》1959年第9期完毕。

## 9月

9月1日 星期二

今天又继续开了一天会，上午阅读文件第三辑完毕，下午讨论谈感想。晚间校阅安志敏同志为*Peking Review* [《北京周报》]写的稿子。

9月2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所中队长会议。安志敏同志云，昨晚开会，已决定取消赴英国参加汉学家会议之行。下午参加听周总理庐山会议报告。

9月3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所中队长会议汇报工作。工间操后，领导小组商谈队长会议今后日程。下午赴公安学院礼堂，听庐山会议综合报告（毛主席8月2日、11日、18日三次发言），自2时起，至6时许始毕，返家已8时许。匆匆进餐后，即上床休息，倦极而眠。

9月4日 星期五

参加所中队长会议，听他们汇报工作。上午是华阴（李遇春）、宝鸡（赵学谦）、山东（陈作良）、安阳（林寿晋）。下午安阳（林寿晋）、沔西（胡谦盈）、汉长安城（黄展岳）、辽大名城（刘观民）。晚间偕秀君及炎儿至天安门广场，因为秀君今年没有去看过天安门前的新建设。

9月5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学部宣读会，由张友渔同志主持，谈谈对于八届八中公报

及反右倾增产的决议。下午所中开领导小组会，谈今后队长会议如何继续进行。

9月6日 星期日

整天下雨，在家修改《十年来的中国考古新成就》。暄儿来家。接铮儿来信，说明晚动身来京。晚间周恩来总理为欢迎阿富汗王国副首相萨达尔·穆罕默德·纳伊姆亲王，在北京饭店举行，我亦参加，遇及傅懋勳同志，同席共谈。今日宴会，菜单如下：（1）五拼盘，（2）燕窝汤，（3）鱼翅，（4）鸡，（5）菜花，（6）羊肉，（7）烩素什锦，（8）鸭，（9）桂元银耳，（10）点心，（11）水果。

9月7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所中队长会议，赵芝荃、徐旭生二同志报告洛阳发掘及夏代遗址探寻调查。下午继续报告，汇报阶段即将作一结束。晚间颜闾同志来谈。

9月8日 星期二

今日所中队长会议，开始反右倾及继续跃进运动，我没有参加，为《十年来考古新成就》一文作注释，注明出处，颇费工夫。午后素琴携建中由内蒙来京，即住在自家。晚间参加阿富汗纳伊姆副首相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告别宴会，副首相与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先后讲话，祝贺两国友谊进一步的发展，同席的仍是傅懋勳同志。菜单如下：（1）五双拼，（2）茉莉鸡包竹荪汤，（3）红烧鱼翅，（4）炸八块鸡拼象眼鸽蛋，（5）鸡油白菜心，（6）烤羊肉，（7）家常笋衣菜花，（8）葵花鸭子，（9）杏仁豆腐，（10）点心，（11）水果。返家时已9时半。

9月9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领导小组开会，谈国庆献礼及检查成绩，以及1960—1962年工作计划。中午偕秀君、素琴儿、建中至森隆进午餐。午后在家继续为《新成就》一文作注明出处工作。晚间张山樵同志（张一纯同志的儿子）来家，以手术出院后，今日去换药，头昏抽筋，故来自家休息，即留之过宿。

#### 9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为王伯洪审阅《沔西发掘报告》。午后素琴儿携小建中离京南下。下午在家，继续为《新成就》一文注明出处。晚间对外文联宴请英国文化代表团，约余作陪，由楚图南同志作主人，团长系Sir. Herbert Read [ 赫伯特·里德爵士 ]。

#### 9月11日 星期五

阅《考古》中安志敏同志及石兴邦同志二人关于十年来新石器时代研究的稿子，并签注修改意见。

#### 9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英国文化代表团赫伯特·里德爵士等来所，陪他们谈话及参观，花了一个上午的工夫。下午将石、安二同志的文章退还给他们，并告诉他们修改的意见。党组传达八中全会报告，及最近彭德怀给毛主席的信和回信。晚间至颜伯诤同志处闲谈。

#### 9月13日 星期日

今天随古脊椎所赴周口店参观，由裴文中、贾兰坡二同志作陪，我是1934年随袁复礼先生去过一次，这是第二次。二十五年经过多少变故，裴公由二十几岁的青年变成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了；工作站更较前

兴隆，几乎认不得了。午间食黄酱拌挂面，然后参观陈列室及山顶洞、猿人洞等。在后一地点，有五个工人正在那儿发掘，返室座谈。5时离周口店，返城已7时许。

9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庄敏同志送来《中国历史博物馆简介》，为之审阅一过，并签注了一些修改意见。下午尹达同志来所，大家商谈队长会议结束后所中一些问题，旋开队长会议，尹达同志以看病先走了。由牛兆勋副所长和我分别致辞。晚间庄敏同志来取去《简介》。

9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随同所中同事50余人集体前往，这是第一次来这新馆中，陈列尚未就绪。下午阅《考古》的稿子（安阳张盛墓、徐旭老夏墟调查记）。晚间黄展岳同志来谈。

9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复查，肺炎已痊愈，白血球正常（6700），血沉26仍稍高，体重52.5公斤。下午陪秀君赴百货大楼购物。晚间科长以上党员的小组会，根据八届八中全会指示，各人自己作检查，主要是对群众运动态度及个人和党的关系。今天由牛兆勋同志作检查，各人提了一些意见。9时许散会。

9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为《考古》审阅修改稿子。下午继续昨晚之会，由靳主任、王仲殊二同志作检查，各人提了一些意见。晚间到隆福医院，探视马得志同志的病。他也是肺炎，较为严重，前天住院，现已好转。



9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准备今天下午的检查提纲。吴汝祚同志将赴青海，来谈青海工作计划。下午党内小组开会，由我和王伯洪同志作检查，大家提了一些意见。

9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偕牛兆勋同志前往民族文化宫，参观新布置好的展览室。下午参加所中党内小组，由徐旭生及卢兆荫二同志作检查，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尤其是对于徐老的打退堂鼓思想，意见更多。傍晚颜伯诤同志来谈。晚间阅《考古》1959年第9期，延期至今日始出版。

9月20日 星期日

在家为《科学通报》修改《十年来的中国考古新发现》一文，即利用旧稿稍加修改。下午易漫白同志来谈。傍晚正中侄夫妇携二小女来，留之食面条。晚间颜伯诤同志夫妇，为秀君打“赐他静”注射液，有反应颇剧。

9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考古》国庆专号初本交来，作校改。下午继续前天的党内小组会，先对徐旭老继续提意见，下半节程明轩同志作初步检查。

9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继续党内小组会，对程同志提意见，然后总结，即告一段落。下午为《考古》编《十年来综合报告新中国考古发现的文章》，查对这书目，竟费了半天。

9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写了两封信。下午修改《十年来的中国考古新发现》。晚间党支部开会，讨论明天向群众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事。返家后，庄敏同志送来《中国历史博物馆简介》的英文稿，希望我能抽空加以修改。

9月24日 星期四

为历史博物馆修改《简介》的英文稿，继续修改《十年来的中国考古新发现》。上午赴学部参加挑选留苏研究生的考试小组。晚间对外文联宴请瑞士文化代表团J. Gabirs等，邀我作陪，改由安志敏同志前往。

9月25日 星期五

瑞士代表团原定今日来所参观，临时改为明天上午。为《科学通报》将《十年来的中国考古新发现》誊抄完毕。下午学部党组的录音报告会，以录音未弄好，改为明天再举行，白跑一趟。

9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瑞士文化代表团J. Gabirs来所参观，陪了一个上午。下午赴学部听杨尚昆同志关于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录音报告。晚间与秀君前往中山公园音乐堂观京剧《赤壁之战》，散会时已11时许，又在天安门前观游行队伍排练，返家时已1时许。

9月27日 星期日

昨日晏睡，今天整天不舒。下午赴朝阳门外新机场，欢迎缅甸代表团，因为其中有文化部考古局局长吴波拉在内也。

9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佟柱臣同志由历史博物馆暂调来所，与之谈工作。旋赴东安市场购物。下午参加国庆节庆祝大会开幕典礼。

9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下午本拟前往参加国庆节庆祝大会，以有通行证的汽车没有接头好，没有去。在所审阅《安徽屯溪出土铜器、釉陶的报告》。

9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接待外宾，系挪威文化代表团朗加爾（Langyaud），乃博物馆长、美术史家。中午参加对外文协主持的招待外宾酒会，即在招待挪威的一席上。遇及新西兰代表团的Bearsley [ 比斯利 ]，请其代向 Canterbury Museum [ 坎特伯雷博物馆 ] 的Duff [ 达夫 ] 致意。又遇及周一良同志。下午赴所，遇及尹达同志，商谈所事。晚间参加国宴，赫鲁晓夫同志已于今日抵京，为主要贵宾，曾继周总理之后，在席间致辞祝贺吾国国庆。今日共479桌之多，除冷盘、水果、点心之外，只有两热盘，麻菰鸡块和四鲜（鱼圆、鲍鱼、牛筋、火腿丁）。因为席桌过多，无法多做热盘也，同席者为缅甸文化代表团团员，及屈武、杨荫浏、巨赞法师等。

# 10月

10月1日 星期四

今日为十周年国庆节。上午参加天安门阅兵及游行，在西二台，同车前往者有地质研究所侯德封所长及何作霖同志，1时许始散。下午倦极而睡。铮儿由苏、沪返京，携来小建中，即住于自家。晚间下雨，没有去天安门参加晚会。

10月2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审阅《考古》译稿（Замяткин [查米亚特宁] 传略）。中午赴挪威大使馆，参加午宴，系大使请挪威代表团及对外文联朱伯深、工艺美术学院雷圭元副院长等，谈至3时始散。下午张国熊同志来，未晤面已近一年。知其夫人夏天曾发精神病，近已稍痊。素娟内侄女来，亦十年未晤面。晚间携铮儿、炎儿及小建中赴北海观烟火。

10月3日 星期六

昨晚赴北海，往返步行，颇为困累。在家阅*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美洲考古学杂志》] 1949年中Maryon [马里恩] 关于Metalwork [金属制品] 及Locher [洛克] 关于安阳兵器二文。下午赴人民市场购物。

10月4日 星期日

摘抄*Archaeology* [《考古学》] 1957年No.4中，A Decade of Discovery 1947—57 [《发现十年》（1947—1957）] 的各篇。下午赵子文同志夫妇来谈。晚间颜伯诤同志夫妇来谈。

10月5日 星期一

上午领导小组商谈所事。下午整理隋墓稿子。东德留学生陶家谟（Themas Thilo）在苏秉琦同志处谈话，顺便至我处一谈，因为他留学3年，将于17日返国也。晚间学部召集考试小组会，决定明天开命题小组会。

10月6日 星期二

阅Ceram, *A Picture History of Archaeology* [克里姆：《图说考古学史》]。傍晚赴萃华楼，参加留学生考古命题小组会。

10月7日 星期三

上午锦千甥由吉林来，以返家省亲，途经此间也。

10月8日 星期四

上午河南文物工作队许顺湛同志来谈工作，河南编写报告问题也。下午素琴儿携小建中离京返呼市。晚间与秀君、锦千甥、炎儿赴蟾宫影院观电影《冰上姊妹》。

10月9日 星期五

下午缅甸文化代表团来所参观。

10月10日 星期六

缅甸大使馆为缅甸代表团设宴，原定中午，后以文化部有联欢会，改为下午2时半，在国际俱乐部，共四桌，4时许始散。晚间与秀君、锦

千甥、炎儿一同去明星影院看电影。

10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阅毕《图说考古学史》（pp. 1—346）。下午偕Prof. Bernal [ 贝尔纳教授 ] 父子一起去参观定陵。晚间胃病又发，彻夜不能安眠。

10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会，布置学习。赴北京医院诊治。下午参加学部所组织之保卫总路线誓师大会，7时许始散。

10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尹达同志来所，对于我所的学习，有所指示。下午参加文物出版社召开之《敦煌》图录编辑会议，与所中学习相冲突，但几次电话来催，3时去开会，王冶秋同志主持，6时始散。晚间7时所中又继续开会，党支部誓师大会，我也报了名。

10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由牛兆勋同志作自我检查。下午及晚间大家提意见。晚间请锦千甥在大同酒家用餐，因为明天即离家南下也。

10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刘导生同志来所，指示学习批评重点，不能分散力量，应集中于牛兆勋同志一人，大家继续讨论。上下午均开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所中共18位党员都出席了。晚间牛兆勋同志正式作自我检查。

10月16日 星期五

上下午，所中党支部继续开会，对牛兆勋同志提意见。晚间参加文化部及对外文协欢送缅甸文化代表团宴会。

10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政治学习，阅读刘少奇同志的纪念建国十周年文章。我赴革命博物馆参观试展，一直看到1时许始返家。下午参加所中党组活动，漫谈这次整风运动及酝酿向牛兆勋同志提意见。晚间赴缅甸文化代表团宴会。

10月18日 星期日

晨间赴北京机场，欢送缅甸文化代表团。上午赴所，参加整风会，尹达同志亦来参加，由牛兆勋同志作第三次检查，大家提意见，一直开到下午2时未散，我以要去北京图书馆参加纪念郑振铎逝世一周年的座谈会，只得先行离开。返家饮一杯牛奶，吃半块面包，即匆匆赴北京图书馆。座谈会由沈雁冰部长主持，发言者有沈雁冰、叶圣陶、老舍、周扬、钱俊瑞、王伯祥等，最后由王任叔同志报告编纂《郑振铎文集》情况，乃散会，参观藏书及手稿。返家，胃疾又发作。

10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谈所中整风下一步计划，拟出大字报，并促牛兆勋同志再作深刻检讨。下午参加人民代表会政协的扩大会议，由匈牙利主席道比同志作报告。晚间写纪念郑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文章。

10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续写《纪念郑振铎先生一周年》。下午偕秀君往游天安门外的历史博物馆。晚间将纪念郑先生一文写毕，约3000余字。写了两封信（复吴景荣及齐思和）。

10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将纪念郑先生一文加以修改，即交与《考古》编辑部。这一年常想将这文写完，今日总算完了一重心事。下午整理李静训墓（西安隋墓）的图版。晚间写了两封信（复陈德煊及Ranila Thapac）。

10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赴院部，参加院党组的传达报告会。下午整理隋墓图版。晚间所中党支部又开会，由牛兆勋同志作第四次检查，尹达同志亦来参加。

10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党支部开会，对牛兆勋同志提意见。下午赴北纬旅馆向全国先进集体及先进生产者代表会文教部门组报到，说要搬去住，以便专心一意开好这个会。至北京医院诊治取药。返所整理东西。晚间所中党支部开会，继续对牛兆勋同志提意见。

10月24日 星期六

晨间，收拾一些东西，即赴北纬旅馆。8时半开会，中央文教卫生科技团约60余人，正团长侯德榜同志未到，由副团长张锡钧同志主持，作动员报告，分为卫生组，中国科学院组及文教组三小组。中科院组由副团长林同骥同志（力学所，林同济教授的弟弟）为组长，余为副组长，分组讨论后，开临时党支部会，由张锡钧同志为书记，中科院王克明同志为组长。下午参观历史博物馆及民族文化宫，我以都已去过，留



在旅馆中，洗了一个澡。阅毕Childe,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 [柴尔德：《考古学导论》] (pp. 1—139)。晚间文娱活动，在工人俱乐部观民族歌舞晚会。

10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参观军事博物馆。下午开预备会议，先在旅馆中开代表团会，由侯德榜团长主持。然后赴人民大会堂，由刘宁一同志主持，通过主席团名单，也有我在内。晚间联络宣传组开会。散会后，至工人俱乐部观京剧《摘星楼》，今日同房间的傅懋勳及罗大岗二同志也已报到，唯怕胃病尚未痊，虽继续服药，晚间仍发病（主席团在四川厅休息，厅颇大，悬挂有郭沫若、谢无量的对联）。

10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在家，为联络宣传组写材料，至杨荫浏同志房间，适王书庄副局长亦在座，闲谈一会儿。下午大会开幕式，第一次坐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刘宁一同志致开幕辞，朱德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休息时，中央领导人接见主席团，在湖南厅，这厅与四川厅一样大，悬挂有毛主席手书的《沁园春》词，及湘绣毛主席故乡韶山图。词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意为此次会议写照也。休息后复会，李富春同志讲话，谈当前形势及今后任务。晚间分小组学习。

10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大会，薄一波同志讲话，为工业部门的当前形势及今后任务。开始大会发言，有李唯功（上海钢六厂）等五人。下午解放军总政治部致贺辞，接着大会发言，有张百发（北京建筑工队长）等十一人。晚间由侯德榜团长传达团长会议报告。科学院干部局派人来了解情况，林同济、雷见辉与我稍作汇报，即开小组会，10时始散。代表团出“墙报”，试作打油诗一首《群英会颂》：

东风也是压西风，各路英雄立大功。

今年超额完任务，明年更来满堂红。

10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大会，谭震林同志讲话，农业方面今年的形势及今后任务，希望工业方面加以支援。午间接学部通知，下午2时半在学部开命题工作会议，与人大戴卓同志向大会秘书组团办事处请假，赴所取有关书籍。至学部，尹达、胡厚宣二同志已来。为中国历史及考古学通论，各出七题，选出五题（可任作四题），即作决定，交与命题小组。返会场，已为休息时间。李先念同志关于财贸方面的讲话，只能阅读文件。休息后继续大会发言，今天有金直夫（辽宁团长）等七人。晚间有文娱晚会，在天桥剧场观《春雷》，看了一半，休息时即返旅舍，恐晏眠影响明天开会也。今天上午我当了执行主席之一，开会前在湖南厅对面的北京厅集合（这厅较小，有北京特种手工艺品作为装饰），开会时坐在主席台的最前排。

10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大会，聂荣臻同志讲话，讲科技方面发展的有利条件、今后的任务及先进生产者应起的作用。大会代表有六人发言。下午蔡畅同志讲话，然后为北京市代表团团长王炯发言，接着便是北京职工报喜的热烈场面。下午大会发言，连北京市在内共九人。晚间侯德榜团长报告今天团长会议的事，接着中科院组讨论聂副总理的讲话，到10时始散。

10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大会，胡耀邦同志讲话，勉励青年工人；代表发言，上午九人，其中文化部摄影师沈杰同志的爬山队摄影工作，描写得较为动人，西藏代表达娃的发言，亦受欢迎。下午陆定一同志发言，谈文化革命；

接着代表发言，有侯德榜团长等七人。同时又开主席团会议。由刘宁一、李颉伯二同志主持，晚间8时代表团开会，侯德榜团长传达团长会议决定。今天胃病又发作，夜间没有睡好。

10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大会，总工会李颉伯同志讲话，有代表发言七人，包括云南瑞丽银行会计员徐学惠同志，以救护国家财产，两手被砍掉。下午工商联代表陈叔通先生致贺辞，北京一人民公社主任殷维臣讲话；代表发言，有掏粪工人时传祥等九人。因为发言者多，今天加夜班，在大会堂用点心后继续开会，代表发言人，共计今日24人，散会时已夜深10时半。

# 11月

11月1日 星期日

今日休会，但下午仍有活动。我于晨间返家一趟，自24日搬入旅馆，至今天始返家，写了信给姬妹及锦千甥，阅览这一星期的《参考消息》。午饭后稍憩，即赶回北纬旅馆。2时余出发至中南海怀仁堂，由领导同志接见（康生、陆定一、周扬、郭沫若、张劲夫、吴有训、沈雁冰、丁西林、夏康农、茅以升、侯德榜、严济慈等），拍照片后即散会。今天知道吴运铎同志亦在代表之列，许多同志请他签字作纪念，我也请他题写“把一切献给党”作为纪念。晚间在人民大会堂有大型京剧歌舞晚会，有郭兰英的独唱，李少春的《大闹天宫》，梅兰芳、袁世海的《霸王别姬》。

11月2日 星期一

上午7时半，代表团开会，由侯德榜团长致辞，动员大家重视此后的中型会议。8时余赴中国科学院开座谈会，由张劲夫副院长主持，张副院长致欢迎辞后，侯团长致辞，代表发言者八人，其中六人为科学院代表，以临时邀请发言，多未作准备。张副院长作总结，并谓星期三下午续开。12时，即至院庭中拍团体照相，散会返旅舍。下午参观天文台，我因为已去过，故留在家中休息，并准备发言稿。

11月3日 星期二

中型会议，科学院组参观中关村1959年科技各所成绩展览会，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下午文化部有电影招待会，是赵丹主演的《聂耳》和新疆电影厂的《绿洲凯歌》。晚间8时在科学院开起草倡议书的小组会，由张劲夫副院长主持，谈至10时始返北纬旅馆。

11月4日 星期三

今日在科学院开了一天的座谈会，上午有六人发言，我亦在内，四川的李泗高同志以文盲而提高文化，还做了科学试验，增加生产，所述最为动人。下午发言者四人，最后由张副院长报告三峡工程的会议，空前大规模的建设工程，任务推动科学。晚间又开一次关于起草倡议书的座谈会。

11月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清华大学，参观北京市高等及中等学校教育展览会，主要是表现教育与生产相结合。清华是我的母校，与从前相比，大是不同。返城午餐后，即匆匆赴大会堂。2时起，周总理做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至5时余始毕；接着是周总理宴请到会代表，连同陪客，达7000人左右，每桌11人，国宴厅楼下670余桌，侧楼上还摆了几十桌，周总理致辞，各代表团的团长集中在前6桌，各桌分别敬酒，场面极为壮观。菜以冷盘为主，每桌上热菜一道，7时始散。接着即赴大会堂，看苏联国家剧团的芭蕾舞《天鹅湖》，11时余始散。

11月6日 星期五

上午参观北京电子管厂，为苏联援助建设之大厂。下午参加中国科学院的座谈会，有童第周所长、王大珩所长等四人讲话，然后由张劲夫副院长做总结。晚间中科院在北京饭店举行晚会，郭院长等接见科技方面代表，晚会有魔术、杂技及歌唱等。

11月7日 星期六

上午8时，中科院小组讨论“致党中央及毛主席敬电”等四种文件草稿。然后赴院部，9时起继续讨论中科院代表的倡议书，今天张副院长以事未能出席，由小组长林同济同志主持，谈至12时始毕。下午组中各

人做自己个人的思想总结，4时半开小组会，各人继续发言。晚餐后继续谈，至10时许，团组中20人只有10人轮到（原有21人，齐根昨天被本单位撤回），决定明早分成两小组续谈。

11月8日 星期日

上午张副团长召小组长谈代表团总结初稿，又找参加中科院小组做思想总结。9时半赴人民大会堂参加主席团会议，通过四种文件及闭幕词，以及奖励办法。午后2时起，大会继续发言，今日有15人发言，接着宣布奖励办法，及北京、天津等报喜献礼。此次共有贺信及贺电5000余件。6时半休息，进点心。7时半续开，有首都少年先锋队代表向大会献词、献花，旋通过向党中央、毛主席致敬电，向解放军致敬电，向全国农民弟兄致敬电，及给全国职工信等四种文件，然后由周总理发奖旗，执行主席曾山同志致闭幕辞。最后奏国际歌，大会结束。返北纬旅馆，已9时许，清算伙食账，补记4日以来日记。赋打油诗一首，题为《庆祝群英会胜利结束》：

各路英雄进京来，千红万紫一齐开，  
大会堂中献万宝，庆功宴上千千杯，  
已将今年红旗夺，更把明春种子栽，  
满怀信心归去也，拍手齐呼取经回。

11月9日 星期一

今日赴周口店附近之原子能所参观，乃1958年所建，有回旋加速器及原子反应堆二部分，先由钱三强所长作介绍。然后分组参观，时已2时许，饭后即乘车返旅舍，与办公室陈萍同志等告别，即返家。晚间偕秀君及炎儿前往人民大会堂，出席北京市政府所组织之晚会，至11时始散场。

11月10日 星期二

今日赴所，知反右倾运动更深入，昨日尹达同志来作动员报告。今日起停止办公二天，全所从事写大字报，我当然特别注意对我自己所提的意见，已有七八张，为专而不红、埋首业务、不管方针任务等。晚间偕正炎赴东四市场购物。

11月11日 星期三

今天看大字报，我自己也写了几张大字报。下午偕秀君赴百货大楼购物，为《考古》审阅稿子（马得志、黄展岳等文）。

11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写了几封信。审阅杨根同志关于司母戊鼎论文，提了一些意见，写回信给他。下午所中研究组开会，讨论关于展开整风运动问题。晚间尹达同志来所，大家商谈所中整风运动及长江队开会事。

11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校阅《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的稿子。下午参加整风，陈准同志作自我检讨，大家提意见。晚间继续开会提意见。

11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政治学习，阅读聂荣臻、郭沫若二同志发表的关于十年来科学成就的文章，接着大家讨论。下午原定为牛兆勋同志作第五次自我检查，以尹达同志有事，乃改为晚间。阅《考古学报》的英文提要。晚间由牛兆勋同志作检查，尹达同志提了一些意见，9时半始散。

11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赴所，由王仲殊同志作自我检查。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王明同志来谈。晚间去看苏联电影《海之歌》。

11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西安研究所王家广所长来，为想调研究干部加强其所中研究力量，我与牛所长、靳主任、王伯洪同志去看他，谈了一会，约定再找尹所长一同商谈。宿白同志自西藏返，谈在藏考察经过。苏秉琦同志去山晋陕豫一带巡视工地，向所汇报情况。下午在所阅文件。晚间王伯洪同志作自我检查。

11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为《考古学报》审阅稿子《中国稻的起源问题》。下午尹达同志来所，谈向学部汇报明年上半年工作计划，及我在党支部中要做的自我检查。晚间正宗侄来京开会之便，来我家，留之晚饭，饭后闲谈，至8时许始去。

11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审阅《考古》稿子（陈公柔、徐苹芳《关于居延汉简的发现和研究》），又为借摄不列颠博物馆《永乐大典》残本事写信给中华书局。下午党支部开会，由赵永福同志作自我检查，大家提了些意见。晚间为图书室阅订购西文书单。

11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牛兆勋同志在领导小组中作自我检查。学部党组刘斗奎同志来作进行整风运动的指示，下午重新布置。晚间颜闾同志来谈，并交来殷



墟人骨论文。

11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大家对王伯洪同志16日所作自我检查提意见，下午继续提意见。晚间我去理发。

11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由程明轩同志作自我检查。下午学习，阅读党内文件《论同路人》。晚间石兴邦同志来谈，以下星期将赴西安授课也。

11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赴学部，举行留苏研究生口试也。口试的范围是：（1）党的总路线的重要性，（2）党对文教和科学的重要政策方针，（3）近日国际和国内重要问题，（4）过去的工作和学习，（5）对于留学的意见和要求。这次社会科学部方面有考生10人，分为三组口试，弄到12时始毕。下午赴东安市场购物，阅《历史研究》今年第10期。晚间赴内蒙招待所访包洪义同志。

11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与陕西考古所王家广所长谈耀县瓷窑工作事。领导小组召集党外中高级研究人员，传达助党整风，及今后布置。下午尹达同志来，商谈招待苏联吉谢列夫来华事，因为后天便来京了。晚间写了四封信。

11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将西安李静训墓的器物图版，排列出来，共18版，加上彩版

一、发掘工作情况及摹制，共23幅，交与编辑部制版。下午王伯洪同志作自我检查。晚间写信给Hoffers书局，将账结束，以已超过原存款项，昨天和尹达同志说好，将相当于已超过的两本书，转让与所中图书室。

11月25日 星期三

对王伯洪同志的自我检查提意见，晚间开会到9时许，原拟赴车站接吉谢列夫，后知火车误点6小时，明晨4时许始能抵京，遂先返家睡觉，夜中3时1刻，所中打电话来，即行起床，王仲殊同志来，偕往至尹达同志处，一起赴火车站，知火车又误点，要6时许始能抵达，便先赴历史一二所休息。

11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五时三刻赴火车站，6时许国际列车到站，我们迎接吉谢列夫（尹、夏、王），由莫润先同志作翻译，学部联络处亦派人来，一起赴民族饭店，安顿好后，约定午后来商谈日程，返家已8时许。早餐后，补睡到11时始起来。午餐后，与尹达、王仲殊、莫润先三同志前往民族饭店，商谈日程，他的房门锁打不开，改在另一房间，谈至2时半，一切都谈好。赴学部，听周扬同志关于整风问题报告，至6时许始毕。在尹达同志处闲谈，然后赴全聚德，参加欢迎吉谢列夫的宴会，由潘梓年同志作主，在座者有刘导生、尹达、侯外庐、翦伯赞、刘大年、张铁弦、翁独健和我，至9时许始散席。

11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吉谢列夫同志来所参观，所中研究人员中高级人员接待，谈至12时始告辞。下午由我陪同去历史博物馆，虽闭馆重行整理，但特别开放给他参观。由韩寿萱、任行健二馆长，及沈从文、王振铎二同志招待，至6时余始毕。返家倦极，上床休息，王仲殊同志来，谈学部已决定叫他陪吉谢列夫上东北，后天起程。

11月28日 星期六

陪吉谢列夫同志去明陵，由莫润先同志作翻译。莫润先以不惯闻汽油味，往返途中都呕吐。我们先参观长陵，然后参观定陵，最后参观十三陵水库，返家已6时整。黄素毅同志来，由山西太原赴东北，途经北京也，谈至8时许始去。

11月29日 星期日

晨间偕炎儿赴火车站送吉谢列夫同志赴东北，他看见炎儿，送了一个玩具（能动的猫头鹰）。返家早餐后，赴所参加党组会，由卢兆荫同志传达周扬同志的报告。下午在家。晚间赴北京饭店参加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的国庆酒会，遇及丁声树、吴汝康诸同志，在一起闲谈，9时许始散。

11月30日 星期一

今日花了整天的时间来准备自我检查，写了一个提纲，晚间作检查，说了两个小时。尹达同志提了一些意见，以时间不早，即先行散会。

# 12月

12月1日 星期二

上午开党支部会，诸位同志继续提意见（尹达同志亦补充提意见），最后由靳尚谦同志作总结，谓虽是比较全面与系统，但不够深刻。下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商谈所中今年提升级别问题，今年只能作小调整，大约10人左右。晚间党支部会上，徐旭生同志作自我检查。

12月2日 星期三

上午程明轩同志作第三次的检查，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午饭后，颜闾同志来访，谓古脊椎所已改名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下午赴历史所，与胡厚宣、尹达二同志评定留学研究生试卷。这次考古学只有卢兆荫同志一人，其试卷中国通史86分，考古学通论84分。旋赴历史一所礼堂，听尹达同志传达周扬同志前天所作报告。晚间又赴所，继续对程明轩同志提意见，暂作一结束。

12月3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为《人民中国》校阅裴文中同志的《我们远古的祖先》一文，签注一些意见，退还给尹达同志转去。又写了两封信（British Museum [不列颠博物馆] 的G. K. Jenkins [詹金斯]，瑞典冶金杂志编辑部）。下午阅《历史研究》今年第11期，干部局来了解所中人员今年升级问题。晚间在家，阅《历史研究》今年第11期。

12月4日 星期五

今天没有开会，学习关于学术路线的文件。晚间一个物理所姓戴的技工的爱人赵春花，乐清人，住在本宿舍中，昨天与秀君相识，今天来说愿意在自家帮忙做保姆。

12月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政治学习，阅读文件。下午王伯洪同志作自我检讨。晚间黄素毅同志来访，偕往访王明同志，未遇，又回来闲谈至10时始去。暄儿晚间来家，因明天有开会，不能返家也。

12月6日 星期日

上午写了两封信，审阅《考古》的稿子（黄文弼：《伊犁的调查》）。下午偕秀君往明星影院观电影《青春之歌》。下午楷儿返家，搬往学校住宿将近一星期矣。

12月7日 星期一

阅Forbes, *Studies in Ancient Technology*, Vol. V. [福布斯：《古代工艺的研究》第5卷] 关于蜜及玻璃二篇。晨间赴车站迎接吉谢列夫同志，由东北参观归来也。下午陪他去故宫博物院，由顾铁符同志接待，晚间送他上火车赴郑州。

12月8日 星期二

将黄素毅的稿子退还给他，并提了几点意见。上午小组交心，接着开全所大会，动员大家参加工间操。下午审阅颜闾同志关于现代人骨的文章。阅《史语所集刊》24本（李济、劳榦、陈槃诸人文）。晚间至颜君家，将文稿交还给他。

12月9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小组交心，对徐锡台同志提意见。下午领导小组开会，筹

备各工作队人员年会，返京后的布置。为《新建设》审阅马长寿同志的《西藏种族》一稿。

12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小组交心，对陈淮同志提意见。下午将马长寿同志的文稿校样退还给《新建设》，并提了一些意见。在苏秉琦同志办公室，听他谈华县仰韶文化遗址不同层位的各种带特征性陶器的分类。晚间在家，审阅《中国古瓷科学研究》稿。人代会今晚本有晚会（京剧、昆曲），我没有去参加。

12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小组交心，已告一段落，互谈体会及心得。下午赴怀仁堂听录音报告（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报告）。晚间学部党员大会，由潘梓年、刘导生同志作动员报告。

12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赴怀仁堂续听林彪的录音报告。返所，靳主任谈今后所中整风布置。下午尹达同志来所，谈下星期的所中整风布置。尹同志提出下星期三下午做一次检查。晚间阅Hetherington, *Chinese Ceramic Glazes* [赫瑟林顿：《中国陶瓷的釉》]。

12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阅毕赫瑟林顿的书（pp. 1—114），这书曾阅过一次。这次重阅，也有心得，预备为周仁先生的古瓷研究一稿提意见也。下午整理稿子，告一结束。对于后星期的自我检查，作初步提纲。

12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赴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参加编写中国化学史的讨论会。下午在所，阅大字报，为自我检查找资料。又审查《人民中国》的关于介绍新石器时代的稿子（王文清写的）。

12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赴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继续讨论《中国化学史初稿》。下午在所，《中国建设》社派人来谈关于介绍历史博物馆的文章。科学出版社傅学苓同志来谈关于《考古学论文集》出版事，现已交与所中秘书组审查。文物局刘启益同志来谈洛阳汉魏故城的开渠事。晚间在家，阅《中国化学史初稿》，为明日座谈作准备。

12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自然科学史室的中国化学史座谈会。又赴北京车站，迎接吉谢列夫同志由西安返京。下午在所，整理自我检查的材料。文物局王书庄副局长来，谈武汉开会问题。晚间偕秀君前往民族文化宫观舞剧《鱼美人》。

12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由尹达同志在全所大会作自我检查，谈至12时半始散。下午我修改自我检查提纲。山东文管会殷汝章同志等携带大汶口材料来所，交我所鉴定。晚间所中小组会座谈，尹达同志也来参加，由我和牛兆勋同志分别作自我检查，将自我检查做了摘要，大家提了一些意见，主张我偏于学术领导，兆勋同志偏于政治领导。谈至9时，我和尹达、王仲殊二同志赴北京饭店访吉谢列夫同志，谈至10时半始告辞归家。这两天的天气变冷了，今天最高温度为1℃—零下1℃，最低零下10℃—零下12℃。

12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便下雪了，最高温度零下4℃—零下6℃，最低零下7℃—零下9℃。在家整理自我检查的稿子。下午2时开始作自我检查，我在全所的大会上谈了一个半小时，休息后牛兆勋同志谈了一个小时，由靳尚谦同志主持，并布置讨论。

12月19日 星期六

今日上午吉谢列夫同志来所做报告，谈《蒙古及外贝加尔湖的古代都市生活》，由匈奴时代直至元朝，主要是根据他自己近几年的考古工作，由尹达同志主持，报告完毕后还提了一些问题。下午赴所，冯汉骥、梁剑韬等同志来所。晚间至颜伯诤同志处闲谈。

12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赴北京医院，因为这两天感冒了，胃部又不舒。在家中将《中国化学史初稿》全部阅毕。这两天都没有去参加会议，明天又要去参加北京猿人头骨发现三十周年的纪念会。今天星期日，暄、楷二儿都返家。楷儿谈到明年升学问题，可能下星期还要开家长会。

12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偕吉谢列夫同志一起至西颐宾馆北馆，参加北京猿人头骨发现三十周年纪念会。纪念会由杨钟健所长主持，竺可桢副院长致开会辞，吉谢列夫同志致贺辞，又宣读贺电。休息后，宣读论文，有吴定良的《北京猿人眉凸指数的比较研究》、吴汝康的《人类体质发展的不平衡性》，然后举行讨论，但发言者不多，未到12时即休息。余进城在和平餐厅用餐，遇及张铁弦同志。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听吉谢列夫同志报告《铜器时代西伯利亚与中国的关系》。



12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山东文管会殷汝章同志等携来大汶口的发掘材料，大家谈谈编写大汶口报告的问题。下午赴西颐宾馆北馆参加北京猿人三十周年纪念会，秀君和王明太太搭车至北京工业学院探望张国熊太太。今日下午大会由我作执行主席，先讨论旧石器文化问题，然后继续宣读论文，关于巨猿的几篇，五时三刻始散。

12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吉谢列夫同志来所座谈，明天他即离京返国。他参观所中陈列室，然后返会客室，提了几个问题：仰韶文化的前身，仰韶文化的分布和变体，龙山文化的形成，殷商文化的产生，元代对于中国物质文化的贡献（如青花瓷、雕红漆），元代建筑的特点（工字形的布局）。我们提了两个问题：仰韶及龙山文化的社会性质，中国与中亚在新石器及青铜时代的关系。谈至1时半始散。下午偕秀君赴百货大楼购物，傍晚上车赴武汉，许景元同志及炎儿送我上车。

12月24日 星期四

车中无事，阅《考古》今年第10期及第11期。傍晚6时50分抵汉口，张云鹏、陈淮二同志来车站迎接，驱车赴长办招待所，知会议晚间仍在进行。今天起各队学术报告，有河南分队安金槐同志报告。散会后，与王书庄副局长及石兴邦同志商谈，原定明日下午由我作报告，改到后天上午进行。

12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偕陈淮同志至长办访李廷序副主任及政治部马副主任，稍谈后，即返招待所。上午有云南、贵州、湖南、陕西、浙江五个分队报告工作。下午有四川、江苏分队及直属队三个报告。晚间我在室内作明日

发言提纲，代表们继续开会，谈收集革命文物及迁移地面古建经验。

12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由我在会上作报告《长江流域考古问题》，8时半开始，12时完毕。下午代表们开会讨论，我因为长办内部刊物《人民长江报》需要稿子，将上午所讲的摘要重写一过，约2500字，即交与石兴邦同志转交。晚间看汉剧，系文化局招待，有陈伯华的《宇宙锋》。我的溃疡病又犯，在剧院便忍不住，呕吐了两次。返家后又呕吐两次，闹到12时多始入睡。

12月27日 星期日

今日上午会议讨论组织条例及今后工作计划，我没有去参加。赴长江医院诊治，拿了药回来，在家中休息。下午照相，由王局长作总结，我只听了一半，即回去。晚间省文化局宴请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孟副省长，李宣传部长，韩、钱二文化局长。宴后有电影晚会，我先返招待所。

12月28日 星期一

今日文化部召集各省代表，讨论文物保护条例。我没有参加，上午偕张云鹏同志进城，参观长江大桥。又至中国科学院分院，访方壮猷同志，他现在负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历史组，又至水生生物研究所访伍献文副所长，遇到王家楫所长。稍谈后，将山东大汶口出土鱼骨交伍所长鉴定，即先返招待所。长办林一山主任由丹江口水库返武汉，前来招待所在会议上发言。散会后，长办设宴招待各代表，同席又有三门峡水库谢局长及工程师，至2时半始散，我返室休息。文化部系统的代表继续开会讨论文物保护条例。4时余，偕王书庄副局长，谢元璐、陈淮二同志，一起至长办林主任处汇报工作，商谈向国务院及中央书记处汇报这次会议的报告。晚间王局长离武汉北返。我与石兴邦同志谈长江队

工作问题。

12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参观湖北省十年建设展览会，共21个陈列室。我和陈淮同志一起，谈谈长江考古队办公室问题。午后上车，与陈淮、张云鹏二同志谈工作问题。2时26分开车，车中无事，阅《长江万里》。

12月30日 星期三

晨起时，车子已抵安阳，车上阅毕《长江万里》。下午5时半抵北京，许景元同志来接。返家，铮儿于今晨由内蒙来京开会，即住在自家。

12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知各工作队队长除长江队外，已陆续返所，整风运动继续进行。阅毕福布斯《古代工艺的研究》第5卷（pp. 1—231）。晚间参加所中新年晚会。

1959年这一年，我的溃疡病仍未痊愈，但一般尚良好，只在出差赴武汉时呕吐了一次（XII/26）。但因体弱，生了两次肺炎（I/17—30，VII/21—VIII/19），加以秀君春间大病一场，影响工作不小，曾临时雇用一同乡保姆。

今年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是我于3月7日被通过接受为中共预备党员。政治与社会活动方面，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V/11），人大代表北京地区参观（III/24—IV/10），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IV/17—28），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X/20—XI/9）。8月22日起，参加党的整风运动，至年底未毕。

年龄渐大，今年第一次拔掉一颗牙齿（VI/15），看小字要戴老花眼镜了。2月4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七日），依旧法计算是我的50岁生日，第三天（6日）秀君坚持摆酒请客，并且照了一张全家福。

今年很少时间阅书，写作也不多，长篇和短文共发表10篇。

# 1960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五

今日为阳历元旦。上午赴科学院院部参加团拜，郭院长、张劲夫副院长致新年祝辞，散会后即返家。晚间偕素琴赴人民大会堂参加新年联欢晚会，胃病又发作，观京剧未终场，即觉恶心，出来呕吐，提早退场返家。

1月2日 星期六

上午王仲殊、卢兆荫、赵学谦三同志来贺年。下午张国熊教授、正中夫妇及郑重远同志来贺年，即留正中夫妇及郑同志晚餐。阅Gray, *Early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格雷：《早期中国的陶器和瓷器》] (pp. 1—46)。

1月3日 星期日

今日照常办公。上午赴北京医院诊治，返所参加领导小组讨论今后整风运动步骤。下午在家休息。

1月4日 星期一

今天上下午都参加所中会议，上午是领导小组商讨布置讨论1960年及1960—1962年研究计划，下午研究组开会讨论，工间操后改为分小组讨论。晚间在家，若渊婧携小建中由内蒙来，即住自家中。晚间若渊

夫妇陪秀君去吉祥剧院观越剧。我在家中，为颜闾同志校阅《宝鸡人骨研究》的英文提要。

1月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参加小组讨论1960—1962年研究工作计划，下午仍继续讨论。晚间赴颜闾同志家，将稿子交还给他。

1月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尹达同志亦来，谈所中工作；学部刘斗奎同志来，谈整风运动今后布置；王书庄副局长及陈滋德处长来，谈如何汇报长办考古工作队队长会的经过。下午赴所，各组讨论已告一段落。晚间开全所研究人员会议，由各组负责人分别报告1960—1962年研究工作计划的讨论结果，提出主要问题。

1月7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吴汝祚同志谈青海柴达木地区发现建筑遗址及石、骨、铜器。王俊铭同志交来《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介绍》（英文稿），阅读一过，提出一些意见。参加领导小组讨论改进所中工作，如何保证党的领导。下午各研究组汇报上午讨论经过，决定再讨论一天。北大同学汇报实习工作。晚间在家，写了几封信。

1月8日 星期五

晨间梅冷生先生之孙明杰，由温州来京复学，送来信函一封、瓯柑一篓、《宋赵昌离圻志》等三份，留之午饭，饭后始去。上午所中领导继续务虚。下午赴文化部，将汇报武汉长办考古学会议的稿交还给王书庄副局长，并商榷两三处，稍加修改。返所，继续上午的小组讨论。晚

间研究工作计划，三小组汇报。

1月9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为《考古》校阅吉谢列夫的两篇讲演稿，饶惠元同志来谈关于修订林惠祥论文集的问题。下午偕秀君前往东安市场购物，理发。晚间在家阅《红旗》杂志。

1月10日 星期日

虽是星期天，所中研究组大家仍开会，讨论1960—1962年研究工作计划。我上午去参加，下午在家阅B. Gyllensvad, *Chinese Gold and Silver in the Carl Kempe Collection* [ 俞博：《卡尔·肯普收藏的中国金银器》 ]，为写隋基金银器搜集材料也。

1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考古学论文集》的编后记再加修改，交秘书组审查。下午改写《长江流域考古问题》。

1月12日 星期二

将《长江流域考古问题》写毕，交《考古》编辑部，又为《考古》审阅Kiseler的讲演记录。参加所中的讨论计划。阅反右倾的文件。

1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科学出版社傅学苓同志来谈《考古学论文集》付印事，《中国建设》派人来谈英译中国历史年表事。下午赴书店购书，返所参加所中商谈计划事。晚间赴人民大会堂，观郑州豫剧团演出《风雪配》，素琴

儿由京赴西安去。

1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党支部开会，谈如何结束1960—1962三年工作计划的讨论。下午参加研究组的讨论计划，并作总结发言。晚间在家写了几封信。

1月15日 星期五

今日下雪。上午所中领导小组讨论修改三年计划草案事。胃病转剧，下午在家休息。阅蒙盖特、阿马尔里克《什么是考古学》。阅毕其中第一部分История науки [ 考古学史 ] ( pp . 1—60 )。

1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党组讨论下次学部反右倾大会中卢兆荫同志发言稿，大家提了意见，再作修改。我赴北京医院治疗。下午赴历史所礼堂，听中央侨委专员朱毅同志关于印尼排华运动的报告。晚间在家，阅《历史研究》1959年第12期。

1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阅《历史研究》1959年第12期。下午阅《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晚间秀君昏厥病发作。昨晚楷儿返家过夜，今日又返校了。

1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谈1959年跃进评奖。下午尹达同志来所，商谈明晨召集党员同志，谈今年及今后跃进计划。晚间在家阅《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1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尹达同志亦来，召集研究组党员同志谈跃进计划，今年将由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于3月间召集理论工作会议，为学部大会作准备，今后社会科学方面将大力发展，先扩充工作人员，再加以提高。下午所中开1959年跃进奖金授奖大会，全所人员参加。晚间在家阅《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今日仍下雪，连日下雪。陈淮、石兴邦二同志分别由武汉及西安返京。

1月20日 星期三

今日开始四天的“反右倾系统批判大会”，系社会科学部党委所组织，借纺织工业部礼堂开会。由刘导生同志致开会辞，经济所王绍飞同志作自我检讨，然后由勇龙桂等同志发言批评。下午2时起，继续批评，至6时许始散。晚间所中党团员开会。大雪已停，但天气奇冷。

1月21日 星期四

学部反右倾系统批判大会继续开会。哲学所杜任之同志作自我检讨。下午继续发言，但提前结束；接着是对经济所刘怀溥同志的批判，至6时半始散。下午《历史教学》社派人来接洽关于出版《中国原始社会史论文集》事。晚间暄儿偕志清来，预备年底结婚。

1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赴人民大会堂，听李先念副总理报告国内经济形势。中间休息时遇及纳子嘉同志。返家时已1时许，饭后又参加学部反右倾系统批判大会，有潘梓年同志总结发言。晚间所中开小组会漫谈心得。

1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学部反右倾系统批判大会，有姜君辰、刘导生二同志发言。散会后返家，《中国建设》社送来稿子（陈乔《历史博物馆》），托我审阅。下午赴所，参加所中领导小组会，石兴邦同志汇报西安情况，又商谈长办文物考古队办训练班事，有刘启益同志参加。晨间若渊婿返京，下午即离京返呼市。晚间素琴儿由西安出差返京。

1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为《中国建设》社校改介绍历史博物馆一稿。旋赴和平宾馆访蔡孔耀同志，稍谈后，他即匆匆赴车站上车。下午《中国建设》社取去稿子。陆步青甥来谈。饶惠元同志来谈《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发稿事。暄儿偕志清来，筹备结婚事。晚间参加周总理欢迎缅甸总理奈温的宴会。

1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开会，谈照镜子学习心得。冶金陶瓷研究所李家治同志来谈古代瓷器研究问题，并取去西周釉陶片。下午继续谈学习心得。晚间偕炎儿赴历史博物馆礼堂，观看所中同人所演之春节联欢晚会。

1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所中开党小组会，由郑振香、高广仁、汪遵国三同志交心。科学出版社傅学苓同志来谈出版林惠祥遗著事。下午所领导小组谈春节中工作布置。晚间正暄儿结婚，偕秀君、素琴、正炎及建中，前往其宿舍。正中侄夫妇已先来，暄儿同事来的颇多。9时许，我们返家。

1月27日 星期三

今日为阴历除夕。上午赴北京医院透视肠胃，据云尚未能灶影确定是溃疡或瘢痕，但胃黏膜有些地方较粗厚，似有发炎现象，幽门狭隘，通过无阻而较缓慢，故停留食物较久，以致易引起发炎。下午赴所中，参加党小组漫谈考古所远景计划。傍晚赴北京饭店，参加缅甸大使馆的酒会，为缅甸政府代表团而举行也。7时许返家，除夕分岁，有正暄夫妇、铮儿及建中，步青甥及沈家骥同志（乃沈炼之教授之长子，正在师大任助教）。阴历除夕，即在闲谈中消磨。

#### 1月28日 星期四

今日为阴历庚子年元旦，天气晴朗。上午王明同志来贺年，下午石兴邦、张云鹏二同志，贾兰坡、饶惠元二同志来贺年，后来我赴东厂胡同宿舍回访贾、饶二同志，顺便至黄仲良同志处小坐。晚间偕秀君赴郭子衡、王则诚二同志处贺年，安志敏、顾铁符二同志来贺年未遇。晚间若渊婧携小钢由呼市来京。

#### 1月29日 星期五

晨间赴东郊机场，参加欢送缅甸奈温总理离京。上午赴所，党小组开会讨论远景计划，尹达同志亦来参加，12时始散。若渊的侄儿及侄妇来，留之午饭。上午郭子衡、苏秉琦、胡厚宣、温平、王载紘诸同志曾来贺年，皆未遇。下午赴温平同志处，亦以外出未遇。下午黄仲良同志，赵子文夫妇来贺年。旋偕家人赴照相馆照相。晚间在萃华楼设便宴二席，请正暄儿的妻舅等五人，此外有正中侄夫妇、步青甥、王明太太、素琴儿夫妇、若渊婧的侄儿夫妇及自己一家人，席间正暄夫妇被灌醉了，弄到10时半，叫来出租汽车送回去。阅《红旗》1959年第3期。

#### 1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知讨论计划已告一段落，今日不开会。赴胡厚宣、王天木二同志处贺年，都未遇。下午偕秀君至颜伯诤同志处贺年，未遇，只

会到他的夫人。又至赵子文同志处贺年。返家后，若渊婿的堂弟来访若渊，留之午饭。饭后，易漫白、黄烈二同志先后来贺年，吴益三同志夫妇来贺年。晚间，颜伯诤同志夫妇来贺年。正暄儿夫妇来，玩至9时后始去。阅《考古》1859年第1期1—60页。

1月31日 星期日

今日为阴历正月初四，亦即放假最后一日。晨间佟柱臣同志来贺年。旋携炎儿去隆福医院治疗手指发炎化脓，开刀后换药。至所中，领导小组谈考古工作八年远景设想，有牛兆勋、靳尚谦、王伯洪、王仲殊、郑振香及许景元诸同志参加，午后1时始返家。上午王天木夫妇及陈滋德处长曾来贺年。暄儿已上班，志清媳来家午饭。午后若渊婿、素琴儿携二个孩子离京返内蒙。携炎儿赴医院治手指化脓。偕秀君赴东直门外新中街访吴益三同志。晚间又访温平同志，仅晤及其夫人。阅A·雅库波夫斯基的《十一至十三世纪蒙古史研究概况》（1—68页）。

## 2月

2月1日 星期一

所中讨论八年计划，及本月内跃进工作。晚间继续讨论，由靳主任、石兴邦二同志报告本月跃进工作计划，研究组讨论。

2月2日 星期二

将八年计划草案作最后修改，即交出打字印发各组室讨论两天，5日送交学部。晚间党支部开会，商量整风运动总结写法及今后布置。

2月3日 星期三

今日开始群众讨论八年计划。颜闾同志来谈计划事，即介绍之参加研究组讨论计划。炎儿赴隆福医院外科换药。下午写信复Prof. Hansford [韩斯福教授]。晚间至人民大会堂观郑州曲剧团演出的《陈三两爬堂》。

2月4日 星期四

上午刘东生同志来谈协作Carbon 14 [碳十四] 鉴定年代工作及国际第四纪会议事。捷克科学代表团A. Siracky [西拉茨基] 院士（斯洛伐克科学院院长）来所参观，谈至11时始去。下午与牛副所长、靳主任及王伯洪同志等谈修改八年计划草案。谢元璐同志来谈山东文管会邀我所协助发掘大汶口事。晚间在家阅《文物》今年第1期。

2月5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小组谈本月内跃进工作及八年计划，旋赴尹达同志处谈所

事，遇及黎澍同志亦在座。午后，所中开全所动员大会，鼓足干劲进行春季跃进工作。晚间时事学习，中印边界问题，阅读1月3日报纸公布的中印照会。

2月6日 星期六

上午时事学习，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讨论。下午党团活动，讨论靳主任及王伯洪同志下放劳动后的所中安排布置。晚间携炎儿赴所中观少数民族调查电影。

2月7日 星期日

上午赴所，党组会为王仲殊同志在学部会上发言作准备。下午程美乔（程溯洛长女）来，偕之与秀君、小炎一起至民族文化宫参观。晚间颜伯诤同志夫妇来，为秀君开了药方。夜间胃病又犯。

2月8日 星期一

今天在家休息，饮食改为流体。阅《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1—76页）。

2月9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部，听周扬同志报告，关于文学研究所整风问题，谈方针及立破。下午裴文中同志来。晚间偕秀君观京剧，马连良、张君秋的《审头刺汤》，学部工会欢送下放干部也。

2月10日 星期三

今天花了一天工夫，听编写十年考古及资料组等汇报，讨论进行办

法。晚间党支部开会，讨论张子明同志转正及牛兆勋同志的检查。今日阴，天气转寒。

2月11日 星期四

昨晚下雪，午间雪霁放晴。上午赴所，陈准、张云鹏同志来谈长江考古队举办训练班的课程事。下午石兴邦同志送来《辞海》中考古学条目草案，系佟柱臣同志起草，审阅一过，删去几及半数。为周仁同志的古瓷研究论文英文提要作校改，并写一回信。

2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继续修改《辞海》考古学条目。下午参加时事学习，仍谈中印边界问题。晚间赴所，听李遇春同志传达关于人民公社的报告。今晨秀君的昏厥病又发作。晨5时一直闹到6时余，吓得保姆连叫“不得了！不得了！”

2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党组织生活。中午赴和平餐厅进食，遇及张珩和傅忠谟同志。下午所中欢送下放干部大会，并摄影作为纪念。晚间在家写整风运动思想小结。

2月14日 星期日

花了一整天的工夫，将整风思想小结写出来。自从去年8月22日听了传达八届八中会议的决定以后，不久即转入整风运动，将近半年大部分时间花在整风中，但是写起整风思想小结来，仍是觉得困难，党组规定字数1500—2000字，写好后，即誊清一过，明日交卷。下午正楷儿来家，正中侄夫妇来，正中侄明天即下放劳动一年，地点是湖北孝感

县，今晚来辞行也，送他一些路菜。

2月15日 星期一

晨间赴北京新车站，欢送我所本届下放劳动干部，8时4分开车。关于所中跃进工作，今天开小组会检查。

2月16日 星期二

今日下午在天桥剧场开学部团结跃进大会，由文学所（何其芳）、近代史所（刘大年）、经济所（邝日安）三人作检查，并提出今后改进措施，青年代表两人讲话。

2月17日 星期三

今天继续开了一天学部团结跃进大会，在东四工人俱乐部开会。上午青年代表（有我所王仲殊同志）讲话，下午潘梓年主任作总结。我因为有捷克大使馆欢送捷克科学代表团的酒会，提早退席，酒会中遇及Prusek及Siracky，谈及今年莫斯科东方国际会议及汉学家会议事。晚间团结跃进大会，放映电影，有《谷格王国遗迹》、《敢作敢想的人》、《上海交响曲》，返家已10时余矣。

2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至学部听捷克Siracky做报告。下午在所，东北刘谦同志来，携来锦西乌金塘发掘青铜短剑墓的简报及标本。接着讨论编写十年考古提纲。晚间学习，讨论潘老报告，返家时不舒服。

2月19日 星期五



昨天整夜没有睡好，但没有呕吐。今晨赴所参加讨论十年考古提纲。赴北京医院诊病，遇及陆学善所长夫妇。下午在家休息，陈淮同志偕长办政治部马主任来访，谈筹备训练班、展览会及画册事。

2月20日 星期六

昨夜又一夜不能安眠，昨天只喝了一磅牛奶，一小碗代藕粉。今天又到北京医院去治疗，内科没有办法，介绍到理疗科，因为已经下班，下午医院学习，只好星期一再去。在家阅《红旗》1960年第4期。下午3时半始醒，阅《考古》1960年第2期（1—53页）。下午原来政协常委文教组有扩大会，抗议“美帝盗运台湾文物”，我因病不能去参加。

2月21日 星期日

为《机械工程学报》审查一机部工艺研究三处凌业勤等同志的《中国古代冶炼技术初探》一文，写了意见退回给杨根同志转。下午正暄儿夫妇来家，坐了一会儿即回去。晚间颜闾同志夫妇来，阅《文物》1959年第7期。

2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所中正在开会，响应文化部抗议美帝“劫运我国在台湾文物”。旋赴北京医院，经理疗科诊视后，决定电烤（中波平流）5天。下午在家休息，阅毕《文物》1959年第7期（1—76页），又阅《文物》1960年第2期。傍晚赴所，尹达同志亦在，对于上午所谈的抗议书，审阅后即发出。晚间新华社记者与王仲殊同志来商谈，配合抗议书发表有关图片事，时已9时半，我已睡下，重新起来。

2月23日 星期二

阅毕《文物》1960年第2期（1—78页）。上午赴北京医院作第2次电疗。旋赴所，写信复周仁所长，佟柱臣同志谈关于《辞海》条目。下午在家休息，黎晨同志来商谈提升实习员及添行政人员（由转业军人中分配）。晚间审阅《考古学报》稿子（华觉明、杨根：《战国汉代铁器分析研究》）。

## 2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仍赴北京医院治疗，进行电疗（中波平流），顺途至百货大楼购物。返家，浏览《历史研究》及《历史教学》。下午赴政协礼堂，听第一机械部刘鼎副部长报告我国机械工业情况，至6时许始散会。晚间阅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寄来之《世界化学史》提纲，即为之提了几点意见。

## 2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仍赴北京医院电疗。返所，讨论“十年考古”写作问题。下午在家休息，阅《文参》1958年第9期（1—77页）。

## 2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一共五天，做了五次，告一段落，但医嘱再做10次。返所参加“考古十年”的写作讨论会，讨论第三组黄展岳同志的《中国早期铁器》。下午政治时事学习，讨论康生同志在波兰会议上的发言。至东安市场购书。阅E. Ashby, *Scientist in Russia* [阿什比：《俄罗斯科学家》]。

## 2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返所，科学院内蒙古分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组

主任都嘎尔扎卜来所商谈协作事，后来又谈“十年考古”写作的布置。下午党团活动，关于徐旭生同志转正及介绍接取新党员事。又偕仇士华同志至地质所与王所长谈协作建立C<sup>14</sup>实验室事。返所，继续讨论“十年考古”的编写问题。傍晚，《中国建设》社范之龙同志来，关于介绍历史博物馆的小册子，交我审阅。晚间阅阿什比《俄罗斯科学家》。

2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阅毕阿什比《俄罗斯科学家》（1—206页）。这是英国植物学家在1944—1945年在苏联所观察到的苏联科学工作情况，虽是一个自由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学者，但对于苏联的科学工作仍是很称赞的，尤其是科学所受到的重视。阅毕《文参》1958年第10期（pp. 1—73）。

2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顺便镶牙，取模后一星期可以制就。返所，潘孟陶、莫润先二同志谈所中翻译组计划事，黄仲良同志谈复武伯纶馆长关于伊犁考古问题。下午仍赴所，阅“十年考古”的几篇初稿。晚间至颜闾同志处。阅毕《文参》1958年第11期（1—51页）。

## 3月

3月1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人代会通知视察事，与尹达、牛兆勋同志商谈，决定这次不参加视察。佟柱臣同志谈《辞海》的考古学辞汇问题，及返原单位工作事。下午为中华书局审查陆懋德《考古学通论》，此稿已经陈梦家阅过并签注意见，我不过抽阅一二而已，写信附去给中华书局。晚间党支部讨论李进同志等二人入党事，都获通过。阅《文参》1958年第12期（1—62页）。

3月2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返所，讨论“十年考古”初稿。下午领导小组商谈本季工作计划，下班后赴东安市场购物。晚间偕秀君至颜闾同志家。

3月3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返所，与黄展岳、徐光冀同志讨论“十年考古”的《汉代墓葬》章，审阅《辞海》的考古学辞汇。

3月4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返所，审阅《辞海》的考古学辞汇。又为文化部文物局审阅刘启益同志所草十年考古成绩（为齐燕铭副部长在文物博物馆会议上报告用的），及王俊铭同志所草美帝掠夺我国文物罪证。晚间所中党支部改选，我仍是预备党员，无选举权，为了赶着审阅《辞海》的考古学辞汇，请假没有去参加。

3月5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返所，开小组会决定《辞海》中考古学辞汇条目，参加者有佟柱臣、石兴邦、王仲殊、徐苹芳各同志。午饭后，黄素毅同志来谈，以出差经京也。下午仍继续开小组会，讨论《辞海》中考古学辞汇条目，约400余条。晚间正暄儿夫妇来家。

3月6日 星期日

阅毕G. Childe, *Pre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y* [柴尔德：《欧洲社会的史前史》] (pp. 1—183)。下午颜闾同志夫妇来谈。晚间黄展岳同志来辞行，明天将南下返家省亲也。

3月7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返所，领导小组开会，讨论今后所中工作，在各工作队未下田野以前，再布置跃进总结及继续跃进计划。下午阅《文物》1959年第1期（1—73页）。

3月8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又配镶牙齿，试样未弄好。返所，校阅《考古学报》上周仁、李家治的古瓷器研究文章，及《考古》上马得志同志的《西安安西王府探勘记》，拟为后者作一跋，搜集材料。晚间陆步青甥来，已调至文化部出版局工作。阅*Boston Museum Bulletin* [《波士顿博物馆通报》] 中关于洛阳出土宁懋石室，及M. M. A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 果亲王墓中出土的织锦缎等文章。

3月9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已做了10次。大夫决定再做10次。返所，听各组汇报跃进情况，拟明天开全所大会。下午赴自然科学研究室，知道是明天下午开会，借阅《数学学报》。返所，尹达同志来，谈中央政治局文教组及中宣部连日开会，谈如何在文教工作中破除迷信大跃进及所中今后工作。今日下午又身体不舒，返家后大呕吐，即卧床休息。易漫白同志来谈他的工作事。

### 3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旋赴学部，参加高级研究人员座谈会，由张友渔副主任主持，谈对整风运动的感想。下午所中继续开会（上午开始），总结跃进一月来的收获，由石兴邦同志代表学术秘书组总结，再由尹达同志报告关于考古学路线问题。晚间阅Atlantic [《大西洋》] 1959年第12期（新中国专号）。

### 3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旋赴所中，大家分组讨论尹所长昨天的报告。下午去医院镶牙，至水电部招待所找瑞荣侄未遇。返家，刘致平同志来访，谓下星期将赴新疆调查，谈至傍晚始去。阅毕《文物》1959年第2期（1—73页）。晚间步青甥以开会过迟，来自家过夜，以本星期起改在文化部办公。

### 3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并赴内科治疗，归途至东安市场购物。返所，新疆博物馆韩同志以来京开会来所谈新疆工作。下午所中小组商谈下星期工作布置。傍晚瑞荣侄由南京来开会来家看我们，12年未见，已长得认不得。晚间赴人民大会堂参加欢迎尼泊尔首相宴会。

3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搜集元安西王材料。下午瑞荣侄来，偕往游故宫及景山公园，返家晚餐后始辞去。

3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领导小组商谈工作。福建文管会林钊同志来谈。下午赴所，各队长联合小组会，由牛所长主持，布置各队讨论工作及思想工作。晚间秀君昏厥，弄了一个晚上始醒。

3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开了一个整天的会，讨论各工作队今春田野工作任务。晚间秀君又昏厥了，弄了一个晚上，9时许才醒。10时余，步青甥以开会晚了，来自家过夜。阅毕政协编的《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156页）。

3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返所，王世民、徐莘芳二同志来谈关于资料室工作问题。下午与石兴邦、安志敏二同志商谈，为尹所长草拟在全国文物博物馆会议上的报告。晚间参加会议，听王冶秋局长报告“中央负责同志对于革博、历博指示精神的体会”，10时许始散。

3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返所，审阅石兴邦、安志敏二同志为尹所长草拟在全国文物博物馆会议的报告。至古脊椎所与王主任及颜闾同志谈送见习员〔前往学习〕事。下午写毕《元安西王府故址与阿拉伯数码幻方》，约4000字，赶到11时始睡。

3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今天开了一整天的跃进誓师大会。阅毕《文物》1959年第3期（1—73页）。晚间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秀君已睡，昏迷不醒，打针也不知道。

3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返所，田野工作队各队长聚集开会，后天起即陆续出发。为图书室审阅向资本主义国家订购书单。下午工会开会员大会，改选成员。饶惠元、周永珍同志谈向参加文物博物馆会议的代表组稿事，魏效祖同志谈山东工作问题。阅毕《毛泽东同志论和平与战争》（1—121页）。晚间工会有话剧票，因为秀君的病，给小炎去看了。

3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赴历史博物馆，参加全国文物博物馆工作会议，听文化部齐燕铭副部长的报告。听毕后返家，顺便至炎儿校中参加家长会。下午又赴历博，听王冶秋局长报告规划，及尹达同志报告考古工作总结及体会。晚间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2次），暄儿夫妇来探视秀君的病。

3月21日 星期一

拟将《中国古代玻璃》一文写出，阅Burlington Magazine [ 柏林顿杂志 ] 及TOCS [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 《东方陶瓷学会汇刊》 ] 中关于中国玻璃的文章，又阅J. D. Vavra, *5000 years of Glass-Making: the History of Glass* [ 瓦夫罗：《玻璃制造5000年：玻璃的历史》 ] 的第1章。



3月22日 星期二

由北京图书馆借来14本《东方陶瓷学会汇刊》，翻阅其中一些文章。晚间颜太太又来为秀君打针（3次）。步青甥来探视秀君的病。

3月23日 星期三

继续翻阅《东方陶瓷学会汇刊》的文章。晚间赵其昌同志来谈，他仍在南口劳动锻炼，工休来京。

3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故宫博物院参观永乐宫迁移预展。下午赴团校听张劲夫副院长在科技各所党员所长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录音）。晚间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4次）。阅L. Thomas Jr, *Out of this world to forbidden Tibet* [小托马斯：《从这个世界到西藏》]，乃美国特务于1949年随其父入西藏者。

3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审阅“十年考古”的一些稿子。赴前门饭店报到，遇及翁独健、夏康农二同志，谈内蒙少数民族地区考古工作事。下午至历史博物馆听王冶秋局长作全国文博会议总结报告，及齐燕铭副部长关于当前形势报告。晚间若渊婿以出差返蒙，途经北京，即下榻自家。

3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东四区党委书记刘文伯同志关于组织市民经济生活的报告会。下午参加所中研究组人员对于今天上午报告的讨论。晚间阅 *Archaeology* [《考古学》] 杂志（1959年第1—2期）中 *Ancient glassmaking* [《古代玻璃制造工艺》] 一文。秀君晚间又昏厥过去。

3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去理发，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147页）。下午在家作关于《古代玻璃制造工艺》的札记。晚间秀君又昏厥了，颜闾同志来，诊断后谓脉微，我去购药，颜太太来，未敢打针。

3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山西省科学院考古所张颉同志来谈科学规划。至华侨饭店访问周仁所长，谈关于中国古瓷研究问题，同进午餐。返家，若渊婧离京返内蒙。晚间参加政协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党组全体党员大会，因为秀君昏厥了，我只好请假不去参加。

3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人大开地方小组会，我参加山东组。下午全体代表开预备会议，通过主要议程，及主席团与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返家，审阅所中八年设想及三年规划草案。晚间正暄儿夫妇及步青甥来，今天秀君开始用Paranit，病稍好转，但晚间仍有昏厥，闹到11时始醒，已是连续第四天了，颜太太来打针。

3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将昨天审阅好的文件，交与王仲殊同志。至外文书店购书，返家休息，因昨夜未能睡好也。下午，出席人代会开幕式，有李富春副总理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报告，及李先念副总理的国家决算及预算报告，散会时已7时许。今晚秀君没有昏厥，审阅“十年考古”的稿子，步青甥来，颜闾同志来，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但主要依靠服用。

3月31日 星期四

人代会大会休会，在家阅文件。赴所，将“十年考古”的一部分交与石兴邦同志，并提些意见。旋至前门访徐赤文先生，即在饭店用餐。后访徐森老，说对于《历代石刻图录》一书，已决定放弃，年已八十，视力已不清楚，记忆衰退，不肯再担任此工作。劝之继续领导此工作，未能生效。辞出后，至民族饭店，访伍献文先生及南博曾昭燏院长。稍谈后返所，因家中曾来电话，即返家。秀君今天精神尚好，仅傍晚昏迷一次，不及一小时即清醒。阅毕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1—56页）。晚间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

## 4月

4月1日 星期五

今日人代会开了一整天的小组讨论会，山东组上午合组，下午分组，我在下午的小组会上发言。散会后至所中，写了一封信给冯汉骥同志。晚间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志清媳今天上午来探视秀君的病，下午4时始去。

4月2日 星期六

今日人代会继续小组讨论。晚间携炎儿去参加晚会，观电影《黄河飞渡》和《战火中的青春》。颜太太为秀君打针。

4月3日 星期日

今日休会。浏览《考古学》（1959）12卷第1—3期各篇文章。暄儿夫妇来探视秀君之病，今天为暄儿生日，买了面给他们吃。楷儿返家取去照相机，预备明日春游拍照。颜闾同志夫妇来，这几天颜太太继续为秀君打针。

4月4日 星期一

上午人代会小组讨论，对李先念副总理的决算及预算报告发表意见，我亦在小组中发言。下午大会讨论，分二处进行，山东一组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

4月5日 星期二

人代会仍是大会讨论。上午因为颈项后面生疔，赴北京医院，采用

超音波和紫外线治疗。

4月6日 星期三

上午仍赴北京医院理疗项后疖。旋赴大会堂小礼堂参加讨论。下午全体大会，有吴振同志报告在印度举行的世界农业博览会情况，接着有参加在印展出的几位同志发言。休息半小时，用点心后，继续开会，谭震林副总理作“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接着为陈叔通、沈钧儒（书面）及广东省陈郁代表发言。

4月7日 星期四

今日参加人代会大会讨论，上下午都是大会发言。傍晚归途经百货大楼购点心给保姆春花做路菜。阅《考古》1960年第3期（1—62页）。

4月8日 星期五

今日又开了一天的大会讨论，发言仍踊跃。家中乐清保姆春花今日离京南返，与去年的乐清保姆碎凤一起启程。碎凤的丈夫又带了一位乐清保姆来，秀君因为这几天病好一些，不欲再雇保姆。晚间有晚会，为田汉的话剧《文成公主》，看了一半，已10时许，即返家。

4月9日 星期六

上午小组讨论谭震林副总理前天的报告。下午全体会有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呼拉主席贾尔卡赛汗的演说。接着大会发言，有陆定一同志的“教育必须改革”，这是党中央对于教育改革新政策的宣布。谢觉哉、程潜、阿沛·阿旺晋美、傅作义等同志的发言。最后为万里等五个大城市的市长联合发言，“关于大城市办人民公社的暂定办法”。散会时已7时

余。上午小组会中，我曾对关于谭副总理报告的决议草案，表示有疑问（《农业发展纲要》依1956年草案参照，谭副总理报告，即可算完备。要修改即须依谭报告多做些修改，否则不改，不能仅加入修改“麻雀”为“臭虫”一小节）。中午及晚间进膳时，与同席者谈及此事，他们听后也都首肯。晚间有晚会，未参加。颜太太（任开云大夫）来为秀君打针。

4月10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不休会。上午全体大会，有周总理的报告，关于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关系，至下午1时始散会。下午3时又继续开会，继续有人发言，据说这次发言稿322篇，发言人数464人。休息后继续开会，毛主席也来出席，通过几个议案，6时许宣布散会。在宴会厅用膳，8时许始散了。有晚会，我提前返家。秀君今天不舒服，颜太太来打针，已在半昏厥。楷儿来家过夜。正暄儿夫妇亦曾于下午来家探视，晚间始去。

4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开会学习保密及防盗报告。周仁所长来所参观。下午继续学习。周仁所长来，偕往故宫，访冯先铭同志及吴仲超院长。

4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开会，继续学习。下午开小组会，商谈编写《辞海》中关于考古学条目。秀君今日开始打胰岛素。

4月13日 星期三

审阅“十年考古”。阅新出的*Current Anthropology* [《当代人类学》] 第1期。

4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将审阅毕的“十年考古”稿子一部分，交还与石兴邦同志。下午政治学习时事，关于周总理外交报告。晚间参加中朝友协的电影晚会。

4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审阅“十年考古”稿子（原始社会部分）。故宫吴仲超院长偕顾铁符同志来商谈先秦陶器事。中午赴东安市场购物，即在和平餐厅用餐，傍晚不舒，晚间又呕吐。

4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将“十年考古”已审查部分，交与石兴邦同志，并告以修改意见。因为昨天又呕吐了，今天身体不舒。接陈明达同志来信，谈及广元皇泽寺武则天像，即复信答之。所中派张明善同志前往拓之，为郭沫若院长索要此像拓片也。接刘致平同志由新疆来信，翻阅其所藏之大鲁班经旧刻本。晚间暄、楷二儿来家。

4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王天木同志来谈，谓下月将出国考察。下午《历史教学》社李光霁、何程远二同志来接洽编论文集问题。为《考古学报》审阅稿子（冯汉骥：《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

4月18日 星期一

审阅为《辞海》所写的考古学辞汇条目，又阅《考古教材》的稿子。晚间参加万隆会议五周年纪念晚会。

4月19日 星期二

校改《考古教材》。下午及晚间参加所中政治学习，阅读技术二革运动的文件及讨论。今日报载陶孟和副院长在上海以急性心肌梗塞症逝世，终年73岁。约十天前，人代会开会期中，在新侨饭店吃饭时，遇到几次。他还说今年身体很好，想不到竟以急性心症去世。20年前在李庄时，开始相熟。抗战胜利后，在南京也时常晤面。解放后，他因为我没有随着史语所去台湾，特别赏识我。他在科学院成立初期，以副院长领导社会科学各所，时常在梁思永先生处遇到，商谈计划。去冬我还曾偕颜闾同志去探视他足伤卧床。想不到便如此迅速逝世。

4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校改《考古教材》。下午对外文协召开兄弟国家友协理事会，我也出席。晚间颜闾同志来谈，为陶副院长去世而悼惜，又说贾兰坡同志要到广东发掘洞穴（新旧石器时代），动员他一起偕行，他仍不愿去。

4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提前返家，因为秀君今天要打胰岛素针，恐有反应。阅新出《红旗》中纪念列宁的文章。下午所中政治学习，学习《列宁主义万岁》一文。王天木同志来谈。晚间在家草写转正中共党员的申请书。

4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将申请书加以修改，誊抄一遍。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列宁90岁生辰纪念大会，有陆定一同志的报告。

4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所中同人都赴中关村听报告去了。阅《美术研究》。下午所中学习，关于上午报告会中偷窃犯问题及人民公社问题。旋散会，从事清理卫生运动，以后天将有卫生检查团来所也。晚间步青甥来谈，夜间又呕吐了。

4月24日 星期日

校阅张云鹏同志的《京山屈家岭》发掘报告稿。上午颜闾同志来谈，谓今晚即出发赴广东工作，留之午餐吃面。下午王俊铭同志持《考古学报》英文提要来商榷。王世民、蒋若是二同志来谈，蒋同志以参加文化学院学习来京也。晚间暄儿来家，写信给铮儿。

4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审阅《辞海》条目。下午参加政治学习，阅读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晚间携炎儿去人民市场购物，顺便至王明同志处一谈。

4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审阅张云鹏《屈家岭》发掘报告稿。下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继续昨天的阅读纪念列宁三篇文章。晚间赴北京车站迎接陶孟和先生的遗骨，遇及贺昌群、吕叔湘、巫宝山等。陶先生的生前好友，如陈叔通、张奚若、金岳霖、钱昌照诸先生，及院部、学部一些负责同志亦来迎接。

4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与安志敏、石兴邦、张云鹏同志一起，讨论《屈家岭》发掘报告如何修改问题。西安半坡博物馆的茹土安同志偕张葱玉同志来谈借发掘资料事。下午赴故宫博物院，参加历代艺术馆改陈后的预展。傍晚去

理发，等了两个来小时。阅《文物》1960年第3期（1—94页）。

4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赴中山公园中山堂参加公祭陶孟和先生，祭毕送灵至八宝山革命公墓，返家已中午。下午北京市民在天安门举行支援南朝鲜反抗美李集团的大会，我因身体不好，未去参加。

4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赴团中央礼堂，听潘梓年同志关于学习纪念列宁三篇文章的报告。下午阅石兴邦同志的《半坡报告》稿。

4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政治学习，讨论昨天潘老的报告。下午阅政协编的《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145页）。晚间参加国务院的招待外宾晚会，同席有潘梓年和捷克外宾李沙娃。

## 5月

5月1日 星期日

今年五一节，改为各机关自行活动。在家阅《世界文化史通报》1960年第1期中关于郑德坤《史前中国考古学》的书评。下午赴所，审阅《半坡报告》稿。阅R. Jessup, *Riddle of the Past World (The Wonderful world of Archaeology)* [杰瑟普：《过去世界之谜（考古学的奇妙世界）》]（pp. 1—69）。晚间赴天安门参加晚会。

5月2日 星期一

今日放假。上午卢兆荫同志来信，现仍在外语学校专修俄语。下午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在家阅《考古》1960年第4期（1—56页）及《文物》1960年第4期（1—90页）。

5月3日 星期二

上午牛兆勋同志召集全所党员大会，传达学部在香山会议的报告。下午将《明会典图》钞本送交高君箴同志（郑振铎太太）。茹士安同志来所，要挑取一些标本作陈列之用。观华阴出土的新石器遗址器物。晚间携炎儿参加院中在人民大会堂所开的晚会。

5月4日 星期三

上午越南文化代表团阮文义同志等四人来所座谈并参观。下午所中政治学习，晚间继续学习，阅读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并加讨论。

5月5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开小组会，由各组负责人报告4月份工作情形和5月份工作计划。下午将《考古教材》稿校阅完毕，交文物出版社付排。

## 5月6日 星期五

上午审阅《半坡报告》稿。下午研究组开生活检查会。晚间党组开会，谈公社化及人民经济生活组织化问题。尹达同志来，谈所中工作问题，秋间召集全国考古会议事，在座者有牛兆勋、林泽敏、王仲殊三同志，谈至10时始散。

## 5月7日 星期六

上午政治学习，研究组继续生活检查。下午党团活动，刘导生同志传达学部在香山开会的精神，及会中康生、周扬的报告，7时许始散。晚间在家写了几封信，正暄夫妇来探视秀君之病，10时许始去。

## 5月8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毕《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1—104页）。下午携炎儿赴东四人民市场购物，王继英媳来，谓正中侄近有来信，其苏联导师最近来我国，在武汉各处游览参观。晚间参加捷克解放十五周年纪念晚会，身体不舒，中间休息时即离会场返家，夜间又呕吐。

## 5月9日 星期一

今天北京市百万市民在天安门开大会，支援日本人民反对岸信介签订日美安全条约。我在家休息，阅《文物》1959年第4期（1—77页）。中午素琴同事黄一鸣同志来谈，留之吃粉面。傍晚，张国熊同志来访。

5月10日 星期二

为《考古》审阅稿子（安志敏文及俄文译稿），签注意见，阅《文物》1959年第5期。

5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审阅《半坡报告》稿。下午及晚间政治学习，仍是学习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今日把镶的假牙丢了，近日有点易遗忘。

5月12日 星期四

审阅《考古学报》稿子（邓少琴的《巴史新探》），曾由冯汉骥、陈梦家二人审查过，编辑不能决定。此文长达3万余字，但主要属文献考证，偶及考古资料，并无新义，故决定转给《历史研究》。晚间赴人民会堂小礼堂参加电影晚会，晤及叶企孙先生。

5月13日 星期五

审毕《考古》稿子（铁器保养问题），写了跋语。下午赴北京医院治疗，以颈后又生疖子也。晚间王仲殊、许景元、赵永福三同志来谈，关于今年派留苏进修生的志愿问题。

5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政治学习，搜集材料为下星期发言作提纲。下午党团活动，传达中央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的指示，结合我所情况，布置公共食堂及托儿所。晚间阅毕《文物》1959年第5期（1—76页）。

5月15日 星期日

因为双革运动，所中照常办公。上午赴所，审阅《半坡报告》稿。下午在家，张国熊太太来探视秀君之病。阅毕《文物》1960年第5期（21—90页）。

5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颈后疝子。旋赴所中工作，为《考古》校阅《旧石器居住宅遗迹》（俄文译中）的译稿，阅《文物》1959年第6期（1—79页）。傍晚下雨。

5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审阅《半坡报告》稿，又阅《文物》1959年第7期。傍晚赴挪威大使馆出席挪威国庆招待会。晚间颜闾同志来谈，近自广东调查返京。

5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颈后疝子，已经出脓，外科换药后，至理科短波电疗；又到内科复查溃疡病，竟花了整个上午的时间。阅毕《文物》1959年第7期（1—76页）。下午政治学习，仍是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准备发言稿子。晚间阅O. Karlbeck, *Treasure Seeker in China* [卡尔贝克：《中国的挖宝者》]。

5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理疗科治疗颈后疝子，阅毕卡尔贝克《中国的挖宝者》（pp. 1—215），审阅《半坡报告》稿。晚间张国熊同志来谈。

5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京医院理疗科治疗颈后疝子，除了超短波之外，又加上紫外线治疗。今日首都各界举行集会，支持苏联反对美帝破坏四国首脑会议。我留在所中，审阅《半坡报告》稿。写了两封信。今日起泰安巷宿舍亦组成公共食堂，秀君以病未能参加。

5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颈后疝子。返所，参加政治学习，讨论《列宁主义万岁》，我亦发言。中午赴政治协商会俱乐部用餐。下午党支部开会，讨论推选代表参加学部党代会及组织人民生活问题。工间操后，与王仲殊、林寿晋二同志商谈修改“十年考古”初稿计划。

5月22日 星期日

在家阅《考古》1960年第5期（1—52页）和《文物》1959年第8期（1—80页）。下午正暄儿夫妇来，即在自家晚餐。傍晚步青甥来。

5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颈后疝子。阅《历史研究》1960年第5期。晚间素琴儿的同事黄一鸣同志来访，明天离京返内蒙，托他带些东西给素琴。对外文协派人来商洽英中友协索取考古照片事。

5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颈后疝子。审阅《半坡报告》稿。下午黑龙江博物馆赵善桐同志来，拟请考古所派人前往协助发掘，一时无人可派。阅Watson, *Archaeology in China* [华生：《中国的考古学》]（pp. 1—32）。

5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审阅《半坡报告》稿。文物出版社高履芳同志来约稿，要关于新疆新出土丝织品。下午及晚间政治学习，《人民日报》编辑部纪念列宁社论。

5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颈后疝子。审阅《半坡报告》稿。下午所中编辑室召集编辑小组第一次会议，商谈今后工作。晚间赴政协俱乐部用餐，即在其处理发。

5月27日 星期五

审阅《半坡报告》稿。阅毕《文物》1959年第9期（1—87页）。晚间文物局王冶秋局长为欢送越南文物工作者代表团在四川饭店设宴，我与王仲殊同志前往作陪。

5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政治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纪念列宁文章。下午党团活动，选举学部党代会代表，分组各人检查思想及工作态度。钟凤年老先生来信，提出要求退休。晚间正暄儿夫妇来家吃粽子，明天即端午节也，10时许始去。

5月29日 星期日

今天为端午节，秀君昨天预备了一些粽子，但暄儿夫妇以事不能来，只有楷、炎二儿在家，我以胃病不能食粽子。阅Artibus Asiae



XI [ 《亚洲艺术》第11期 ] ( 1948 ) 中关于中国玻璃、瓷器、缂丝及漆器诸文。下午阅《文物》1959年第11期 ( 1—7页 )。晚饭后去东安市场购物。

5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安志敏同志自安阳返京，晤谈安阳保护遗址情况。与王仲殊同志谈英中友协要考古照相筹备展览事。赴北京医院治疗颈后疝子。下午审阅《半坡报告》稿，所中大扫除。晚间写二封信。

5月31日 星期二

晨间赴北京医院治疗颈后疝子。返所，为学部展览资本主义国家书籍作说明卡片5张。下午所中党支部开会，谈人民公社化问题，以明日我所与图书馆及近代史所三单位合办大食堂，筹备过程中，他们对我所有意见。支部开会后，即开党团员会动员。晚间由工会召集全所人员动员办好食堂。返家阅Paragon Book Gallery [ 模范书店 ] 的东方书目，为图书馆选书。

## 6月

6月1日 星期三

晨间赴北京医院治疗。上午审毕《考古》编辑部两篇译稿。下午与晚间参加政治学习，学习《人民日报》纪念列宁的文章。

6月2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颈部疖子，已经化脓。下午审阅《半坡报告》稿。晚间审阅张勋燎的《关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几个问题》一文的商榷，批判许顺湛的各点甚是，但为了避免两个刊物对立，拟转给《文物》。

6月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牛兆勋副所长昨由外面出差返京，向领导小组汇报各地情况。武伯纶馆长来谈乾陵发掘事。赴北京医院治疗颈后小疖。下午对外文协来人谈华生的《中国的考古学》出书事。所中领导小组谈今年工作计划，晚间开始写《再论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题》。

6月4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疖子。返所，参加政治学习。中午赴政协俱乐部用餐。下午参加所中党团活动，谈中央指示铲除五多（会议多、文件多、留在上面多……），造成官僚主义，又谈学部党代会献礼问题。散会后，我又呕吐了，去医院治疗。

6月5日 星期日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颈后疝子。在家休息，阅毕《文物》1959年第12期（1—79页）。自从前年一病，《文物》诸期便没有过目，这次将它连同《考古通讯》（《考古》）都补阅过了，剩下的还有1959年的《考古学报》。下午，若渊婧由内蒙来，将赴赤峰，途经北京，即住在自家。正暄儿来家，午饭后领若渊及炎儿到他宿舍去。傍晚瑞荣侄由南京出差来自家看我们，坐谈一会即辞去。

6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颈后疝子。返所，审阅《半坡报告》稿。下午在家写《再论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题》。

6月7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颈后疝子。返所，阅新到两篇英文杂志。下午同乡梅明杰同志来访，梅君走后，继续写《再论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题》，晚间写毕，约6000余字。

6月8日 星期三

今天参加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化学发展史初稿》讨论会，由李俨主任主持，稿由北大同学编写，参加者有胡庶华、袁翰青、俞崇智（师大）等。晚间颜闾同志来访。

6月9日 星期四

上午偕牛兆勋同志赴革命博物馆，参观哲学社会科学外文书籍展览会，遇及尹达同志等。旋赴北京医院治疗颈后疝子。返所，领导小组商谈安阳工作，安志敏同志今晚将随齐燕铭副部长赴安阳等处也。下午审阅《半坡报告》稿。石兴邦同志由武汉返京，略谈武汉训练班情况。晚

间赴政协礼堂观京剧《初出茅庐》。

6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颈后小疖，已经大体痊愈。返所。审阅《半坡报告》稿。下午所中领导小组谈派陈梦家赴兰州整理汉简工作事。审阅《武威汉墓报告》（《学报》稿）。晚间若渊娟离京赴赤峰。颜太太为秀君打针，她今天又昏厥了，闹到夜间1时许始入睡。

6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政治学习，阅读文件。下午审阅《半坡报告》稿。晚间在家阅《历史研究》今年第5期。

6月12日 星期日

将《半坡报告》稿的正文，审阅完毕，这个18万字左右的稿子，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真是费劲。自5月1日开始，陆陆续续，到今日才完毕，还缺一篇提要未阅。下午赴东安市场购物，送瑞荣侄带给亢甫二哥。颜闾同志来谈，关于秀君病的治疗。瑞荣侄及暄儿夫妇来，傍晚始去。

6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牛兆勋同志传达院中党组昨天开会报告，关于整风反官僚、劳逸结合、双革及安全保密，继谈学部党代表会事。下午陪秀君赴景山医院看病。至所，阅佟柱臣同志对于《半坡报告》稿的审查意见。晚间在家阅Mangait, *Archaeology in USSR* [蒙盖特：《苏联考古学》] 的英译本第3章。

6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将《半坡报告》稿图版审查完毕。下午尹达同志来所，与牛兆勋、林泽敏、王仲殊三同志一起，谈所中计划及工作布置。又与石兴邦同志谈修改《半坡报告》稿意见，尹达同志及王仲殊同志亦一起谈。晚间阅蒙盖特《苏联考古学》的英译本第4章。

6月15日 星期三

晨间，若渊娟由赤峰出差返京。上午将《半坡报告》稿子退还给石兴邦同志，并告以应修改之处。将《中国原始社会史论文集》寄还给历史教学社。下午参加政治学习，学习《列宁主义万岁》，晚间自己阅读文件。

6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校阅《半坡报告》提要，准备译成外文，由3万余字减缩为数千字。下午伴秀君去景山医院针灸。阅《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晚间赴人大会堂的小礼堂观评剧《小刀会》。

6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许顺湛同志来谈工作，顺便与他谈考古学文化定名问题。黄素毅同志来，偕之至华侨大厦餐厅进午膳。下午为自然科学史室校阅《化学发展史》的“古代化学”部分。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188页）。

6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仍是《列宁主义万岁》，下午党团活动时间，今天没有活动。阅毕列宁的六种小册子（《列宁论新型的革命的无产阶

级政党》、《列宁论修正主义》等），共286页。晚间阅最近一期《红旗》，出去理发。

6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学部第一届党代表大会开幕，前往参加。有刘斗奎同志报告学部党委一年来工作，刘导生同志反官僚主义动员报告。下午分组讨论。晚间在家，审阅《沔西报告》概述稿子。

6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日本画家代表团团员秋山光和（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来所参观，由我接待至午间始去。下午所中开会，对学部及所领导提意见，为展开反官僚运动也。晚间审阅《半坡人骨研究》稿子，颜闾同志来，即谈及此稿；又谈及古脊椎所反官僚运动及中苏合作古脊椎工作队纠纷事。

6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部参加党代会，有各所代表发言，都为对学部的官僚主义及所中领导缺点提意见，12时半始散。下午选举党委，潘梓年同志作大会总结，然后宣布散会。晚间张国熊同志来谈。

6月22日 星期三

锡兰的Silva〔西尔瓦〕寄来关于敦煌山水画的稿子，托我审阅，今天看了一半。下午参加政治学习。

6月23日 星期四

阅毕西尔瓦的稿子，写了一封信给他。下午阅蒙盖特《苏联考古学》的英译本第5章及第6章。

6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参加编写“十年考古”各组负责人亦列席，商谈修改及付印“十年考古”事，及下半年工作计划和反官僚主义运动。下午召集老科学家座谈。晚间观电影《亚洲风暴》及《英雄岛》。

6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政治学习，自学文件，写心得提纲。下午党组活动，谈如何展开反官僚主义运动，牛兆勋同志报告上午学部党组开会情况。列宁大学留学生魏青云同志来谈拟搜集考古资料研究古地磁问题。傍晚赴东安市场购物，并买了八本书。

6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阅朱希祖《汲冢书考》（1—63页）。下午阅中译本《世界通史》第一册第一编（1—164页）。

6月27日 星期一

将《中国原始社会史论文集·叙言》修改完毕。下午所中开会，传达学部党代会大会报告。晚间正宗侄、颜闾同志来谈。

6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陪秀君上中医医院针灸。下午开会，由牛兆勋同志主持，谈学术领导及培养干部，将《中国原始社会史论文集·叙言》寄给《历史教

学》编辑部。晚间秀君又昏厥了。

6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继续昨天下午的座谈。下午政治学习，阅读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及今日《人民日报》社论。晚间赴人大大会堂观话剧《赤胆红心》，返家已12时许。秀君又昏厥了，弄到2时余始醒。

6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秀君赴中医医院针灸。校改《考古学论文集》头校，并作英文提要。下午审阅《文物》送来《新疆巴楚古城发掘简报》，即写一复信。晚间秀君又昏厥了，步青甥来即宿自家。



## 7月

7月1日 星期五

因为秀君这几天病又犯了，晨间与牛兆勋、林泽敏二同志商量，原定是明日出去，暂行延期再定。科学出版社傅学苓同志来取去《考古学论文集》头校样。定陵朱欣陶主任偕北京市文化局局长来商谈《定陵报告》编写计划。下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商谈整风后整改办法。晚间阅蒙盖特《苏联考古学》英译本第7章“高加索考古”。颜闾同志来谈。步青甥来，即宿自家。

7月2日 星期六

上午政治学习，总结学习《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等文章的心得。下午党组阅读文件（《北京工作》中关于整风文件，及上海奉贤县违法乱纪事）。4时半起，民兵成立式及纪念七一活动（球赛及舞会等）。中午赴政协文化俱乐部用餐，遇及王铁崖、向达、李俨诸同志。傍晚赴东安市场购物，即在其处晚餐。晚间不舒，又呕吐了。

7月3日 星期日

以昨晚又呕吐，今天稍倦，幸不厉害。阅蒙盖特《苏联考古学》英译本第8及第9两章。晚餐后至东厂胡同宿舍，访黄文弼同志谈中亚考古。又至贾兰坡同志处，适刘宪亭同志亦在座，闲谈一会儿。返家，写《考古学论文集》的英文提要。晚间秀君昏厥病又发作。

7月4日 星期一

上午开所务会议，自郑所长罹难后，即未召开所务会议，此次整风中有人提及此事，故今天召开，讨论下半年计划，并建议每季，至少每半年召开一次。偕苏秉琦、李遇春二同志至安定门东，观城墙中拆出之

木材、石条及砖瓦，此处原来曾有一建筑（佛寺），筑城即利用之填入城墙中也。下午党团员开会，由牛兆勋同志报告星期六所听院党组关于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报告，以讨论我所的整改计划。晚间工会观电影《美帝是纸老虎》及《今天我休息》。晚间步青甥来，即宿自家。

7月5日 星期二

上午陪秀君去针灸。赴所，领导小组商谈整改事。下午了解昨日在北大讨论“十年考古”经过。与邵友诚同志商谈编辑《历代石刻图录》计划。续写《考古学论文集》英文提要。阅M. Wheeler, *Aspects of Ascent of a Civilization* [惠勒：《文明溯源诸问题》]（pp. 1—24）。

7月6日 星期三

阅毕蒙盖特《苏联考古学》（pp. 1—386）。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胃病。返所，领导小组商谈整改问题。下午续写《考古学论文集》英文提要。

7月7日 星期四

上午定陵博物馆李树兴同志来，携来朱欣陶主任一函，取去《大明会典图》抄本。校改《中国原始社会史论文集》中石兴邦同志一文，即行寄给《历史教学》社。下午续写《考古学论文集》英文提要。晚间又呕吐了。步青甥来，即宿自家。

7月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商谈关于裁减刊物事，将《考古学论文集》英文提要打字。晚间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

7月9日 星期六

上午陪秀君赴中医医院针灸。赴所，上午的政治学习和下午的党团活动，都没有举行。阅Mahler, *The Westerner among the Figures of the Tang Dynasty of China* [ 马勒：《中国唐朝名人中的西方人》 ]。傍晚赴东安市场购物。晚间正暄夫妇来家。

7月10日 星期日

阅毕马勒《中国唐朝名人中的西方人》（pp. 1—204）。上午颜闾同志来，谈及秀君治病事。下午赴中国书店，为温州市图书馆购书事。傍晚同乡吴益三夫妇来谈。

7月11日 星期一

写毕《考古学论文集》英文提要。上午吉林大学单庆麟同志来谈。午后若渊婧自内蒙来，将赴哈尔滨，途径北京，即宿自家。午后至中国书店，询问温州市图书馆购书事，即复信给梅冷生馆长。

7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陪秀君赴中医针灸，下午正宗侄来，以来京开会也。下午所中党团开会，牛所长报告学部党委指示整风布置，下阶段为检查政治挂帅、查刊物（思想路线及泄密）、精简机构及人员、检查经费等。阅毕《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1—108页）。

7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阅Antiquity [ 《古物学》 ] 过期的几期。下午赴学部开会，谈刊物缩减事。又至北京医院找沈林贞大夫，以学习未能会见。晚间小学开家长会，报告学期成绩及暑假作业事。若渊婧今晨离京赴东

北。

7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审阅马得志《西安唐墓报告》稿。中午至和平餐厅用餐，遇及向觉明先生。下午至北大医院，找到沈林贞大夫，约定门诊时间。返所，党团小组商谈工作计划。晚间阅蒙盖特《苏联考古学》俄文本。

7月15日 星期五

今日下雨。审阅马得志《西安唐墓报告》稿。晚间王仲殊同志与北大陈凯同志结婚，去参加婚礼。

7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下雨，陪秀君去北京医院针灸。下午朝鲜考古民俗研究所所长都宥浩同志来所略谈。晚间至颜闾同志家商谈秀君治病事，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

7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将《考古学论文集》英文提要经王俊铭同志阅过后，再加审阅，作为定稿，以便明天送排。午后正昕侄来，昨天刚由苏联学成归国，明天即开始集中学习，今天放假，故偕一同学来自家，留之食点心。正昕去后不久，继英侄媳来，偕二个小孩一起来，闻正中侄最近亦有信给家中。审阅马得志同志的《西安唐墓报告》稿子完毕，提了一些意见。晚间审阅石兴邦同志《半坡报告》提要稿子。

7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马得志《西安唐墓报告》稿及《考古学论文集》英文提要交编辑室，将《半坡》提要交王俊铭同志。所中领导小组开会，牛所长传达党组决定。下午陪秀君去北大医院，由沈林贞大夫检查，开了几样药，返家，以过劳又昏厥过去，经一小时余始醒。王仲殊同志来，谈及争取李[济]返国写一报告事，关于学术方面，由我写一介绍。阅原田淑人《唐代の服饰》。

7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阅原田淑人《西域绘画中所见服饰》（常任侠中译本）。下午阅Амальрик & Монгайт [阿马尔里克、蒙盖特]《寻找消失了的文明》（油印中译本），系北大考古专业所选译，错误颇多。

7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陪秀君赴中医医院针灸。旋赴所，将《寻找消失了的文明》阅毕，又阅北大考古专业的《中国考古学》讲义序言。下午参加所中讨论田野工作的方针问题。旋赴百货大楼购物。

7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陈久恒同志自洛阳归来，谈唐城勘探工作问题。所中领导小组开会，牛所长传达院中指示，关于整风问题中精简节约方面事。下午续谈所中精简人员初步方案。

7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审查北大《中国考古学》初稿关于旧石器方面。赴派出所办补领布票手续，至棉布供给处领取布票，以拟节约缴回一部分布票

也。下午阅*New Time* [《新时代》] (第27期) 中*Speech by N. S. Khrushchov at the Third Congress of the Rumanian Worker's Party. Jan. 21.* [《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月21日)]。阅原田淑人《汉六朝の服饰》。

7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所中各研究小组讨论北大《中国考古学》讲义。我自己仍在审阅其石器时代考古部分。下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牛所长传达学部指示，并布置今后整风及政治学习。晚间至颜闾同志处，商谈秀君的病况，近几天她右手有点麻痺，今日颜太太来打维生素B<sub>1</sub>，稍好一些。

7月24日 星期日

阅毕原田淑人《汉六朝の服饰》(pp. 1—154)。下午阅王棣《严复传》(1—102页)。正暄夫妇来家，晚间赴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四川京剧《蔡文姬》。

7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全所大会，牛所长报告院中布置整风及学习。散会后，陪秀君上中医医院针灸及内科诊治，遇及庞薰琴君。下午阅北大《中国考古学》讲义稿石器时代完毕。晚间赴王明同志处闲谈。

7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开会，由王仲殊同志传达前天周扬同志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上的报告。中午赴政协俱乐部用餐。下午学部召开反官僚运动动员大会，由刘导生同志作报告，又由哲学所、情报室及经济所报告经验。晚间在家阅熊瑾汀《革命老人徐特立》(1—50页)，写了几封信。

7月27日 星期三

为了对北大《中国考古学》讲义提意见，今天在所中开了一个整天的会。先在一起谈，然后分三组，我参加石器时代组，至下午7时始毕。秀君今天又身体发烧，下午达38℃，汗出不止，晚间至颜闾同志处商谈用药，赴药房购药，9时许始返家，用金霉素后退烧，12时始入睡。

7月28日 星期四

今天秀君用金霉素，未再发烧，但体虚出汗。午间颜闾同志来探视。今日上午所中政治学习，陆定一同志在文代会上讲话。下午阅北大《中国考古学》讲义殷代部分。

7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讨论巴人的“人性论”。下午领导小组商谈关于配合沔西砖厂问题，决定让张长寿同志前往沔西。我因身体不舒，提早返家，大概是中午食西红柿过多，胃酸过多，引起幽门痉挛，呕吐了几次。返家后，卧床休息，阅《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

7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同志去民族宫礼堂听潘梓年同志报告，我因为未接到通知，没有前去，返家休息。若渊婿由哈市返内蒙途经北京，偕其主任张同志一起来家，若渊婿即宿自家。阅William, *Selections of English Essays* [威廉：《英国小品文选集》] 中几篇。下午赴所，参加政治学习，讨论上午潘老报告，尤其是关于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的报告精神与我国中央是否有异同。学部人保处派人前来了解李济事，为之搜集一些学术著作的材料。下午大雨，炎儿送雨具来。

7月31日 星期日

阅北大《中国考古学》初稿第二编。下午正暄儿夫妇来家，与若渊婿晤面。



## 8月

8月1日 星期一

照学部布置，自今日起讨论潘老报告三天，上午全所座谈。刘士能同志来接洽，《中国古代建筑史》修改讨论会邀约我所参加事。下午所中分组讨论。

8月2日 星期二

今日大雨，上午陪秀君赴中医医院门诊。旋赴革命博物馆参观，遇及庄敏及牛兆勋同志。返医院，秀君已诊毕取药，乃偕往华侨大厦大同酒家，电话约若渊婧及正炎儿一起进午餐，以午后若渊婧即由京返内蒙。下午参加所中小组讨论。

8月3日 星期三

上午赴建筑科学院参加建筑史讨论会，由刘敦桢（士能）教授主持，先由王院长、梁思成主任分别致辞，我亦发言。然后重庆、云南、西安各处代表对史稿分别提出意见，与会者尚有陈从周、苏秉琦、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诸同志。下午以参加所中小组讨论，没有前去参加。傍晚赴东安市场购物。阅毕《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1—71页）。

8月4日 星期四

所中同志参加体力劳动，余以病未去。上午赴阜外医院诊治，下午仍是不舒，傍晚又呕吐了。晚间步青甥来。

8月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学部转来关于出席国际档案会议发言稿中美国掠夺文物档案一节，提了一些意见。牛兆勋同志明晨偕李光谟同志赴广州，写了一封〔致李济的〕信给他带去。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听李富春同志在全国三届文代会上关于国内经济形势的报告，7时始散。

8月6日 星期六

上午陪秀君赴中医医院治疗。旋赴所，审阅苏联多卷本《世界建筑通史》的中国古代部分。下午党团活动，对徐旭老提意见。晚间携炎儿观电影《战上海》。

8月7日 星期日

阅毕苏联《世界建筑通史》中国古代部分稿子。下午沈炼之同志长子沈家骥来谈，不日南返省亲。刘致平同志来谈，偕往访颜闾同志，返家，留之晚餐。阅《老工人回忆》第2辑。

8月8日 星期一

今日整天政治学习，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

8月9日 星期二

上午政治学习自学。中午赴政协文化俱乐部，即在其处用午餐。下午参加所中全所学习骨干分子讨论会。

8月10日 星期三

晨间赴车站欢迎朝鲜友好代表团。上午陈梦家由兰州整理武威汉简返所，略谈工作情况，交来《叙论》一篇，约3万余字。下午为之审阅

一过。

8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刘士莪同志来谈关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与我所合作问题，及“考古学通论”讲义问题。下午听潘梓年同志关于政治学习的报告。晚间赴中朝友好协会招待朝鲜友好代表团的电影晚会，放映《聂耳》及《攀登珠穆朗玛峰》。

8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与陈梦家讨论武威汉简中几个问题。下午所中秘书组讨论如何检查“十年考古”稿。阅《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8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赴人民大会堂，听周总理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下午参加朝鲜电影周的开幕典礼，有文化部长沈雁冰及朝鲜电影代表团金团长讲话，放映电影《朝鲜一定要统一》及《我爱未来》。晚间颜闾同志来谈，谓下周赴济南，整理大汶口人骨材料。

8月14日 星期日

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152页）。上午赴政协礼堂，参加朝鲜解放十五周年庆祝大会，有李先念副总理、李永镐大使及朝中友协代表团金团长讲话。休息后，为文艺节目。即在文化俱乐部用膳。下午在家，阅B. Rackham, *A Key to Pottery and Glass* [拉克姆：《陶器和玻璃器索引》]。晚间赴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朝友协所举办的联欢会。

8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庄敏同志来商谈关于西安沣西遗址保护问题。参加所中研究组学习，关于精简机构及精简人员问题。自从星期六发动，已有大字报百余张。有些如将考古所取消合并入历史所，各省室、站及工作队下放，似乎矫枉过正了。下午阅新到西文杂志。旋赴北京饭店，出席朝鲜大使馆招待会。

8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携炎儿参观朝鲜建设成就展览会，至政协俱乐部午餐。下午赴所，与陈梦家谈修改《武威汉简·叙言》的问题。参加所中整风。晚间颜闾同志来谈，谓日内将出差赴济南。

8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阅毕拉克姆《陶器和玻璃器索引》（pp. 1—172）。下午尹达同志来所，领导核心小组谈所中方针任务，具体措施等问题。尹达同志提出重点培训年青党员，以便形成核心。晚间参加中国音乐家协会举办的音乐晚会，为庆祝朝鲜解放十五周年也。

8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所核心小组开务虚会，谈昨天尹达同志所提出的问题。赴中医医院，以秀君今天又去看病。下午将秀君寄给岳母的食品包裹携往邮局寄送。晚间至颜闾同志处，以其今天赴济南出差也。

8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刘观民同志由内蒙返京，汇报工作，并商谈问题，内蒙郑隆同志随同前来，并携来扎赉诺尔出土的匈奴（？）墓中随葬品。下午阅

Vavra, *5000 years of Glass-Making: the History of Glass* [ 瓦夫罗：《玻璃制造5000年——玻璃的历史》 ]。

8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福建文管会许清泉同志来谈关于崇安汉城的发掘问题。下午党团活动，节约粮食的指示。晚间正宗及步青甥来谈。

8月21日 星期日

中午赴政协文化俱乐部用餐。下午正宗侄与正昕侄在自家会面，因正昕侄由苏联返国后尚未见正宗也。正暄儿来，谓明日出差赴长辛店。

8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内蒙队刘观民、徐光冀二同志汇报工作情形，在赤峰夏家店及药王庙发掘青铜文化。下午文物局王书庄副局长偕湖北省文化局钱副局长来谈湖北工作问题。阅毕瓦夫罗《玻璃制造5000年：玻璃的历史》（pp . 1—191）。

8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集体参观革命军事博物馆，我在预展时已去过，让正楷儿代替我去参观。李遇春同志由新疆来京，来家里看我，谈新疆考古工作问题。下午赴所，阅Hovery, *Glass* [ 霍维：《玻璃》 ]。

8月24日 星期三

整天政治学习，读李富春在《红旗》第16期发表的文章及陶铸关于过渡时期一文。上午阅读，下午讨论。今天接朱欣陶同志的来信，决定

明天赴定陵现场观察。晚间至王明同志处闲谈。高等院校放榜，楷儿录取到北大数学系，还是他的第一志愿。

8月25日 星期四

赴定陵工地，因为掘开左道，朱主任要我来看一下，携楷、炎二儿和楷儿的一个同学，一起前往。在长陵用午餐，归途顺便至十三陵水库参观。晚间赴车站，迎接朝中友协代表团由沪返京。

8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尹达同志来所，谈及李光谟同志在广州情况，大概与他父亲[李济]在澳门见面。刘敦愿同志由山东来，谈及山东考古工作情况，山东大学有增添考古专业之意，但一时恐难实现，又说王献唐先生以病又入医院。下午偕秀君上街购物，为楷儿入学准备行装。

8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阅霍维《玻璃》。下午党团活动，关于节约储蓄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生活的讨论。晚间赴北京饭店，朝鲜李永镐大使为朝中友协代表团设宴欢迎也。宴会后，放映朝鲜电影。

8月28日 星期日

阅小说周立波《山乡巨变》（1—330页）。下午正暄儿夫妇来，雅琴侄女自大连来。晚间赴新侨饭店参加中朝友协欢送朝中代表团的冷餐会。写了两封信。为所中图书室选西文书籍。

8月29日 星期一

阅Forbes, *Studies in Ancient Technology* Vol. 5 [福布斯：《古代工艺研究》第5卷]中关于玻璃一篇。赴北京车站欢送朝中友协代表团离京返国。审阅王伯洪、安志敏二同志为尹所长准备的两篇材料。下午内蒙文化局长及李逸友同志来，谈关于内蒙辽中京都城工作情况及今后保护计划。

8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阅老舍《西望长安》剧本，阅福布斯书。下午秘书组连同“十年考古”编委，商谈编写修改计划。晚间携炎儿及雅琴侄女，赴首都电影院观宽幕电影《柯楚别依》。

8月31日 星期三

阅福布斯书，并作笔记。下午原拟赴机场迎接中朝代表团返京，因为找不到车子，只好作罢。晚间颜闾同志来谈，最近刚由济南出差返京，谈及古脊所不久将搬到城外。

## 9月

9月1日 星期四

雅琴侄女在自家住了四天，今晨离京返大连。在图书室搜集关于明清时期的玻璃史料。

9月2日 星期五

上午陪秀君去中医医院看病，一起至华侨大厦中大同酒家用餐。下午尹达同志来所，牛兆勋同志昨天由广州返京，今天向尹达同志汇报李光谟同志在广州情况。阅Thorpe, *Codes of Work in Glass Industry* ( J. R. S. Arts 1948 ) [ 索普：《玻璃工业工作规范》 ]。

9月3日 星期六

今日整天政治学习，就潘老报告结合《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对于苏联及我国对和平和战争问题看法的分歧，加以讨论。晚间至张葱玉同志处闲谈，顺便托其为张明善同志介绍职业。

9月4日 星期日

上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正在修改布置中。下午在家阅《考古》1960年第6期（1—52页）。

9月5日 星期一

《考古》月刊有复刊消息，将已装订尚未发行的7期，通本阅读一过。上午郑振香同志谈洛阳工作问题。又五房叔翰堂兄的孩子济瀛考上地质学院，已于28日报到，今天打电话来，说找不到自家，明天即去劳



动一月，要返校后再来。

9月6日 星期二

上午商锡永先生来所晤谈，民盟开会，昨天始结束，陪之至徐旭生先生处一谈。商先生走后，参加所中领导小组讨论今年工作计划。下午阅《文物》1960年第6期，至阜外医院门诊，至政协文化俱乐部理发。晚间写了几封信。

9月7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听取昨天秘书组讨论今年工作计划的汇报，并作决定。下午陪秀君上东安市场配眼镜，并购物，因为她原用的老花眼镜已嫌浅，转让给我（我今天开始戴老花眼镜），她要另行配一副。

9月8日 星期四

上午瑞典Margit Bylin-Althin [比林·阿尔提] 来所，氏自写作*The Sites of the Ch'i Chia Ping and Lo Han T'ang* [《齐家坪和罗汉堂遗址》] 博士论文之后，即改从事律师事业。据云因文中反对安特生齐家早于仰韶之说，这论文被压经年始得通过，原稿寄往中国地质调查所，又以中日战争失其所在。另行写作，在《远东博物馆馆刊》上发表，安特生对之很是不满，她的友朋劝她，如果与安氏学说歧异，无法发展，还是改行为是。又说安特生精力过人，年逾八旬，听说最近又结婚了，前婚即随之至仰韶村工作之女士，已经离居。安氏退休后，住在乡间，但有时至远东博物馆作讲演。又云此馆自高本汉退休后，由俞博任职，年轻人较高本汉似更适合于主持博物馆，因为高本汉只顾自己的研究工作，对于馆务及培养干部，皆不热心也。阿尔提氏此次出席马尼刺一会议，途经香港，顺便来我国观光。参观博物馆后，对于考古又发生兴趣，要求来考古所访谈，询问关于齐家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生产水平问题，告以皆已解决，大喜，即抄下有关文献。又说齐家文化的篦纹

陶，恐为另一青铜文化的产物。谈一时余始去。下午阅*Codes of Glass-making* [《玻璃制造规范》] (J. R. S. Arts 1948)。晚间访颜闾同志，谈赵春生同志在彼处学习事及秀君病况。

9月9日 星期五

上午领导小组商谈整风总结方案，加强党的领导，有目标培养及吸收新党员，精简机构。工间操时，抽暇陪秀君上中医医院看病。下午有丹麦Aarhus [奥尔胡斯] 博物馆V. P. Glob [格洛布] 来所参观，并谈考古情况，氏主持波斯湾口Bahrein [巴林] 的发掘工作，又谈交换刊物，然后参观我所陈列室，5时许始去。继续参加领导小组座谈田野工作队的精简计划。

9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领导小组商谈1961年主要研究项目及著作等事。苏秉琦同志由青岛休假返京，谈山东最近发现，及我所在山东工作队情况。下午参加政治学习，关于反对修正主义问题。赴朝内市场供应处购物，此尚系第一次，院中供应处改由北京市供应副食品，本月份有肉、蛋、糖及烟四种。晚间赴所取书，遇及卢兆荫同志，知留苏预备班本星期已上课。

9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阅Lamper, *The Beginning of Porcelain in China* [兰珀：《中国瓷器的起源》]。下午赴东安市场购物。返家，暄儿夫妇携其内侄来，留之晚饭。晚间阅梅原末治《支那汉代の玻璃》一文，颜闾同志夫妇来。

9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在图书室搜集关于我国古代玻璃文献。下午北大考古专业夏超雄同志来商谈关于《中国考古学》一书修改问题，及研究生学习问题。晚间阅历史博物馆编写图册体例草案。

9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赴历史博物馆参加《中国历史博物馆》图册编委会。下午赴所，抄录有关玻璃的史料。

9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商谈精简人员计划。下午与编辑室同志商谈《考古》月刊复刊问题。又写了一封信给周仁先生，商谈《西周釉陶》一文。晚间偕秀君赴隆福寺东四工人俱乐部观电影《杨门女将》。

9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为《考古》月刊写作C. L. Woolley [ 吴雷 ] 的传略。下午阅吴雷的*History Unearthed* [ 《发掘所见的历史》 ]。晚间至颜闾同志处闲谈，征求将《半坡人骨研究》一文由《考古学报》改登《考古》月刊的意见。

9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校阅《考古学论文集》校样。下午黄展岳同志来谈关于研究组整风问题。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146页）。

9月17日 星期六

整天学习《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上午陪秀君赴中医医院治

疗。中午接正昕侄电话，说下星期一返家省亲，即约之与秀君同行。下午与牛兆勋副所长商谈赴武汉参加训练班结业事，决定由牛兆勋同志明晚前往，我因家事不能去。晚间修改《考古学论文集》并作补记。

## 9月18日 星期日

晨间赴朝内菜场买菜。返家时，正昕侄已来，留之早饭，即打电话预定20日13次车票，明日可送来。打电报给正寅侄，托之代购船票。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中午正昕侄偕其爱人来，正宗侄亦来，因为他又来京开会，两兄弟在此会面，留他们午饭。阅毕吴雷的《发掘所见的历史》（pp. 1—183）。

## 9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修改《考古学论文集》。下午所中编写“十年考古”同志商谈理论学习计划。下午车票送来后，为秀君购买东西。晚间步青甥、正暄儿来家。颜闾同志夫妇来，颜太太为秀君打针。10时许正昕侄来，即宿自家。

## 9月20日 星期二

晨间送秀君及正昕侄上火车，7时55分开行。返所，上午有瑞典远东博物馆馆长Bo Gyllenevand [ 俞博 ] 来所访问，并参观所中陈列室，氏于1959年曾过来一次。下午修改《拜占庭金币》一文。晚间偕炎儿至王明同志处闲谈。返家，写了几封信。

## 9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与北大考古专业分配来所的5位同志谈工作，将《考古学论文集》校样修改完毕，并在《齐家》及《东罗马金币》二篇后面作了补

记，交编辑室发稿。中午接秀君来电，知已“安抵沪，船已妥”。晚间偕正炎儿去人民大会堂观京剧《荀灌娘》。

9月22日 星期四

《考古》月刊开会，今日发第8期稿，并对第9期的稿件作了布置，由研究组三组分别担任一定数量稿子。下午阅《文物》第6期。

9月23日 星期五

阅毕《文物》1960年第6期（1—84页）。牛兆勋副所长昨晚由武汉返京，训练班已结业。言及许某在训练班中，攻击考古所关于“考古学文化”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竟得陈准同志之支持和学员之附和，殊为怪事。下午领导小组谈结束整风运动的事。

9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与牛兆勋副所长，林泽敏主任及王仲殊同志，商谈所事。工间操后，王俊铭同志谈昨天陪俞博，及送之上车的经过和谈话内容。下午在图书室翻阅新到西文书籍。接到秀君由上海来信，知抵上海后住在三房，23日上船，今日可抵温。晚间正暄儿夫妇来家，说明天不能回来了。楷儿来家，即宿家中。

9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8时半偕颜闾同志去访王天木同志，尚卧床未起，谈此次访问苏联及罗马尼亚的情况。下午至所，与尹达、牛兆勋、王仲殊三同志，谈所中政策方针。返家，赴全聚德陪丹麦外宾格洛布，以其提早返回，明天即起行也。

9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因为拿了几个书籍箱回家了，重新要了一个新书架，整理书架上的书。与王仲殊同志谈考古学文化问题。下午阅《文物》1960年第7期。叔翰堂兄的第二个孩子济瀛来所找我，偕他一起上萃华楼同餐，现订新办法，高级餐饭不取粮票，但仅一份菜，一人的4.4元，二人的8元，我们二人要了一份8元的三菜一汤（肉丝炒面筋、大肉与熏鱼双拼、油炸鱼片、白菜肉丝汤）。济瀛侄说，到京后还是第一次吃到肉，他吃了四碗饭，我只吃一个馒头，共8.3元。晚间恰好买到两张日本话剧团的戏票，请他看戏（《死海》），周总理也在场看戏，11时余始散，即留之住在自家。

9月27日 星期二

晨间唤济瀛侄起来，一起去用早点，送他上车才回家。臧正炎起来，然后赴所。知今天上午学部有会，偕徐旭老前往，乃传达北京市委关于节约粮食的报告。中午赴政协文化俱乐部用膳，又遇及向达、吕叔湘二君。下午文物局有保加利亚文物局局长马尔科夫同志的报告，谈该国文物工作，并放映电影二部，乃中世纪教堂及城堡，散会时已6时。晚间在家。

9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马得志同志谈西安工作问题，昨天刚由西安返所也。下午领导小组谈明天开会宣布整改方案问题，又与马得志同志谈西安工作布置，决定由马负责。晚间生煤炉，因为火灭了。晚间工会电影票《聂耳》，让小炎去看了。

9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开全所大会，由牛兆勋副所长做整改总结报告。下午全所各室

开小组会讨论上午报告。我与牛所长及仲殊同志，商谈关于起草“考古所的方针任务”报告，拟由尹所长转送院部及中宣部。

9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党支部开会，谈节约粮食问题，及所中仇士华，蔡莲珍二人摘右派分子帽子问题。下午开全所大会，传达节约粮食报告，及宣布摘右派帽子事。领导小组商谈并修改向学部报告整改总结。金学山同志由湖北郧县返所，领导小组谈郧县今后工作问题。

# 10月

10月1日 星期六

上午去天安门观礼。今年来宾有吴努总理、奈温将军、阿巴斯总理（阿尔及利亚）、凯莱齐副主席（阿尔巴尼亚）等。今年开会，由外交部长陈毅致辞，不由国防部长致辞，没有检阅海陆空军，但有首都民兵师，这是给帝国主义及修正主义诬蔑我国好战以反击。12时毕，返家已1时许。楷儿没有参加游行，已由校返家。据云，晨间步青甥来过，说4号离京返里。今天暄儿参加游行后返家休息，晚餐后始去。阅郭沫若《洪波曲》（1—231页）。下午许景元同志送来《毛泽东选集》第4卷，今天开始发行，收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这书的发行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重大事件。

10月2日 星期日

今天收到秀君来信，已十天无消息。读信后始知已安抵温州。在家阅读《毛泽东选集》第4卷。中午正打算外出吃饭，在弄堂碰到继英侄妇携着二个孩子来自家玩，她还不知道秀君已返里，开口便问二婶好一些否？接他们到楼上，正暄儿夫妇又来了，便留他们吃午饭，只有炒鸡蛋和烧牛肉二盘，中央一大碗白菜汤。我自己还是一个人到和平餐厅吃西餐。今天市场很拥挤，我返家时，继英已带着孩子上市场买东西去了，暄儿夫妇也午睡了。下午暄儿夫妇走后，王明同志来，说后天即下去劳动半个月，谈至傍晚始去。

10月3日 星期一

今天放假，在家阅读《毛泽东选集》第4卷。上午济瀛侄来谈。中午赴文化俱乐部理发，即在其处午饭。午后偕炎儿赴蟾宫影院观电影《偷渡的苦工》。返家，楷儿已离家赴校，留下一条子，说若渊婿托杨保国同志送来小罐头二瓶，及信一封。王书庄副局长来电话说侯马工作



事。济瀛侄又来，想与暄儿会面，但暄儿今天未来家，候到傍晚，我留他吃晚餐。傍晚马得志同志来谈。晚间临睡时，步青甥来电话，告以有东西托带，旋即来取去，明天即离京返里也。

## 10月4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部，听刘导生同志关于整政运动总结报告，尹达同志关于历史所编写中国历史的经验（群众路线，运动与写作两不误），最后由姜君辰同志总结，散会时已1时许。下午所中党组开会讨论上午的报告，及布置本季度的工作。

## 10月5日 星期三

上午秘书组及研究组开小组会，讨论编写“十年考古”及今年内写作计划。下午与金云山同志谈丹江口水库工作计划，与马得志同志谈西安工作问题，与石兴邦同志谈山西侯马工作。马、石二同志今晚即离京前往工作。阅《毛泽东选集》第4卷（1123—1520页）。

## 10月6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各组汇报每组工作计划，昨天他们讨论了一个下午，大致都已确定。下午领导小组与资料室讨论加强情报工作的计划，因为学部指示，拟加强人力突击一番，并拟对于长期工作作安排。阅《红旗》及《中国青年》中关于《毛选》第4卷的文章。晚间已入睡，为电话铃声所惊醒，乃正昕侄返京，已在车站，说11时以前可以取出行李来自家过夜。结果行李未取出，只身前来，转来秀君的信一封，昕侄即在自家过夜。

## 10月7日 星期五

阅《文物》1960年第7期（11—72页）。上午赴所，王仲殊同志转告，安阳发生市政府对安志敏要作处理，说他向文物局反映市府保护殷墟不力的情况不实。牛兆勋同志去文物局接洽，决定由文物局派人前往。郑振香同志由洛阳返京，略谈洛阳工作情况，集中力量发掘偃师二里头，并支持山西侯马工作。刘观民同志由内蒙返京。秘书组商谈编写“十年考古”计划。晚间正昕侄谈温州情况。

10月8日 星期六

上午政治学习，学习《毛选》第4卷及最近《红旗》、《中国青年》及《人民日报》上有关论文。中午至东安市场和平餐厅用膳。下午写了几封信。晚间正昕侄言拟明天去报到。

10月9日 星期日

上午正昕侄携带行李前往报到，正暄夫妇来家。午后，我至颜闾同志处闲谈。返家，正昕侄来，谓报到手续尚未报完，明晨再往，与暄儿夫妇、昕侄及小炎一起用晚餐。饭后暄儿夫妇先行回去，昕侄即宿自家。写回信给秀君，并附去暄、炎、素娥、素娟诸信。

10月10日 星期一

晨间为昕侄预备早餐，餐后他即赴机关报到。至所中，魏效祖由山东返，汇报今秋工作情况，以淄阳水库战国墓地为主要工作，此外为张友家水库的龙山遗址，当即讨论今冬山东工作计划，作初步决定。下午参加隆福医院的溃疡病快速综合治疗。晚间在家写了几封信。

10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与科学院广东分院历史组进修生杨式挺同志谈进修计划。阅

《考古学报》今年第2期。下午参加溃疡病快速综合治疗，气功及太极拳。晚间颜闾同志来谈。

10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王仲殊同志传达学部关于学习《毛选》第4卷的布置，接着商谈《考古》月刊社论介绍《毛选》第4卷。下午参加听学部刘导生同志关于学习《毛选》第4卷的动员报告。

10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十年考古”的务虚讨论，对于修改的总的意见，要写成怎样一本书？体例如何？由郑振香同志主持讨论。下午党支部大会，黎晨同志传达关于节约粮食的报告。今日下雨，天气骤寒。接秀君来信（9日写的），归期仍未定。

10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阅《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武威皇娘娘台及吴兴钱山漾报告。原拟开所务会议，以苏秉琦同志未来，郭宝钧先生又病了，只得延期。下午所中开会动员学习《毛选》第4卷，由王仲殊同志作报告，分组讨论。

10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教研组学习《毛选》第4卷，漫谈讨论。下午参加党组的活动，仍是讨论学习《毛选》第4卷。晚间正楷儿回来，说明天去南口实习，取去5元，即匆匆返校去了。煤炉熄灭了，花了一个晚上工夫才生起来。

10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济瀛侄偕他的同乡同学二人来，少刻正昕侄亦来。济瀛侄与同学们一道去逛了，正昕侄即在自家午饭，饭后始去。下午为《考古》月刊修改颜闾同志一文，译出参考文献，又修改武威汉墓铜量的计算。晚间偕炎儿去颜闾同志家中。返家后写回信给秀君，因为今天接信，知道可能26日动身返京。

10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知道今天在人大会堂有报告，系中共中央组织的，乘车赴会。10时开始，系周总理报告关于目前国际及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归结到精简机构和人员，直到下午3时半始毕，只中间12时许休息15分钟，我没有携带点心，散会后返家吃些糕点，即赴所。知今天没有什么布置，明天在党支部传达。下班后，颇觉疲倦。阅蒋秦峰《在毛主席周围》（1—86页），乃警卫班干部记述毛主席1937—1948年在延安情况，写得颇为生动，亦可作读《毛选》第4卷时之参考。

10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王书庄副局长来所商谈侯马工作问题，新由侯马返京，日内又将前往，欲商谈工作布置。下午党内传达昨天周总理报告，我因为已听过了，未参加。晚间阅毕《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1—130页）。

10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讨论“十年考古”修改提纲。下午参加政治学习《毛选》第4卷。晚间观电影《春暖花开》。

10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文物局王毅同志来谈关于安阳队事，因为市委关于安志敏事亦有抄件给文物局也。下午印度Kosambi [ 高善必 ] 来谈。晚间赴北京剧场，观话剧《列宁与第二代》（即《以革命的名义》）。

10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石兴邦同志由侯马返所，汇报侯马工作情况。下午党支部开小组会，讨论周总理报告。晚间北大同学携昌平雪山工地发现的古物来所，要求所中派人前往一观，决定由石兴邦同志明天偕北大同学前往。

10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讨论《毛选》第4卷第一单元。下午党支部研究组小组讨论我的转正问题，先由我提出申请书，自我检查缺点：（1）世界观仍没有完全改变过来，政治热诚、斗争性等皆不强；（2）业务和政治思想脱节。然后由各同志提意见，尹达同志以介绍人的身份，谈得最长，对于我的学术思想及学术路线未能改变，督促期望甚殷。晚间阅Schuidt, *The Cultural Historical Method of Ethnology* [ 舒尔特：《民族学的文化历史方法》 ]。

10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阅舒尔特《民族学的文化历史方法》（阅毕第1章pp. 1—87）。楷儿昨晚返家，今日午后即回校。下午偕炎儿去天桥剧场观话剧《甲午海战》。傍晚暄儿夫妇来家。

10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内蒙科学院分院考古所陈雨同所长来商谈内蒙考古工作，谈到我所设站及要干部二事。牛兆勋同志去香山学习一星期后，于昨天返

城，今日上午商谈所中工作安排。下午参加中朝友协及文化部同组的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十周年的电影开幕式，有友协魏传统副会长及朝鲜驻华李永镐大使的讲话，然后放映电影《历史的见证》及《上甘岭》。煤炉又灭，午晚二顿都在外用餐。（中午王明同志来询问秀君何时返京，有东西托她由温州带京。）

## 10月25日 星期二

今天是抗美援朝志愿军出国十年纪念，因为自己是中朝友协理事，今天也忙了一整天。上午10时，在帅府园美协有图片展览会开幕，遇到中国摄影学会副主席新华社的张印泉同志，谈谈摄影问题。中午赴文化俱乐部用餐。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有首都各界纪念大会，有陈叔通、李永镐、郭沫若的讲话。晚间李永镐大使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共30桌，同桌有王冶秋局长等，12时许始散。

## 10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在研究组谈“十年考古”编写问题。下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学习《毛选》第4卷。晚间在家中生作饭煤炉，自前天火熄后，这两天都在外边用餐。

## 10月27日 星期四

陈淮同志前天由武汉来，今天仍返武汉。上午牛所长谈学部布置最近4天所中要学习周总理报告，对于节约粮食及精简人员下放农村，展开讨论及响应。又听石兴邦同志及张长寿同志分别汇报侯马、沅西工作情况。下午所中传达周总理报告，我已听过，没有参加。审阅《考古》的稿件。晚间参加天桥剧场的朝鲜人民军协奏团访华演出开幕式，朱德、陈毅等也都来观演出，11时许始毕。

10月28日 星期五

今天所中展开申请下放到农业第一线的运动，小组会讨论，张贴大字报。阅Reviews of Lenin by his Relatives [《列宁亲属对列宁的回忆》]。午后接到秀君由上海来电话，知明日可以抵京，暄儿来电话，即告之。

10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即关于精简人员及节约粮食问题。下午党支部大会，全体党员表示决心听党的话，要求下放农业第一线。返家后收拾房子，9时许偕小炎赴车站，暄儿夫妇亦来。车子原定9时35分抵京，误点20余分，10时许抵站，秀君在车子中看到我们，即打招呼，绮文甥女亦一起来京，行李颇多。抵家已11时许。

10月30日 星期日

因为运动的关系，星期天仍上班。广东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孙儒副所长来所，与我及牛所长商谈他派来我所的进修人员学习问题，因为他们有研究实习员杨式挺同志及五六个见习实习员在我所实习也。中午赴文化俱乐部理发，并用午餐，遇及梁思成先生。下午赴所，阅美国白皮书《中美关系》（1949出版）的中译本。晚间原有朝鲜歌舞及冷餐酒会，因为请帖没有送到，未去（后来知道送到院中去，没有标出“急件”，到星期一上午才收到）。暄儿夫妇于下午来家，即在家中晚餐。晚间偕秀君至颜闾同志家。

10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与王仲殊、郑振香二同志商谈今年年底以前的工作计划，他二人在香山饭店集中学习一星期，昨天才返所。在香山饭店时，与尹达同志商谈过，决定写个计划，以《中国通史》中原始社会篇为今后一个月

的重点工作。“十年考古”则为今后二个月内中心工作，《半坡》、《沔西》报告亦要于年底前付印。工间操后，召集研究组全体在所年青人员的会议，讨论后即作决定。下午“十年考古”编辑组开会讨论封建社会篇的写作问题。我将石兴邦同志的《半坡》报告结论部分修正稿再阅一遍，又作些修改。晚间偕秀君至王明同志家，顺便我去洗澡。



# 11月

11月1日 星期二

上午陪绮文甥女到历史博物馆去参观。中午在文化俱乐部用餐，遇及向觉明教授。下午阅《中国通史》原始社会编初稿。晚间携绮文甥女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甲午海战》，我在上星期天（23日）已看过，所以先行返家。夜间又呕吐了。

11月2日 星期三

昨晚呕吐了，今天身体不舒。勉强去上班。阅毕《中国通史》原始社会编初稿（1—50页）。原来为了务虚，结果写成空洞无物。今天只喝了粥汤及饼干，晚间又呕吐了。

11月3日 星期四

上午赴阜外医院治疗，拿了一些药。下午在家，阅毕《列宁亲属对列宁的回忆》（pp. 1—224）。

11月4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讨论《中国通史》原始社会篇。列宁格勒大学学生崔承瑶同志来谈，因为他明天便回校去，由学部介绍到我所来谈今后工作计划。据云作研究生，拟作“仰韶文化”的论文，引导他参观所中陈列室。下午参加政治学习。旋与黎晨同志商谈精简方案。工间操后，学术秘书组谈总结三年（58—60年）经验的问题，因为学部本月底要召开学部委员扩大会议，要各所写总结也。

11月5日 星期六

今天整天研究组讨论学部所要的三年来工作总结。上午利用政治学习时间，下午利用党团活动时间。

11月6日 星期日

阅舒尔特《民族学的文化历史方法》。下午偕绮文甥女及小炎赴东城区工人俱乐部观电影《红鹰展翅》。傍晚正暄夫妇来家，即在家中晚饭，明日暄儿将下放劳动半个月。饭后继英侄妇携二小孩来，取去大嫂托带茶叶等。据云建筑研究院将下放50%干部去农村第一线，已作打算，拟将两个小孩送到温州，交大嫂抚养云云。

11月7日 星期一

上午赴东安市场吉祥剧场，听田家英同志关于《毛选》第4卷的报告，至1时许始毕。下午参加所中领导小组讨论关于总结三年工作内容概要。晚间阅党内刊物《北京工作》等文件。

11月8日 星期二

上午院中情报所袁翰青副所长派人携《人类学及史前学的十进分类译名》来，要我代为校正，弄了一个上午。中午赴文化俱乐部用餐。下午阅《民族学的文化历史方法》。晚间偕秀君、绮文及炎儿赴首都剧场观话剧《伊索》。

11月9日 星期三

上午赴学部参加各所老科学家座谈会。由张友渔副主任主持，至午后1时许始散。下午所中有劳动力同志去郊区收割白菜。我在所，阅舒尔特《民族学的文化历史方法》。

11月10日 星期四

今天所中邀约北大考古专业原始社会教研室同志座谈修改《中国通史》的原始社会篇，有吕遵谔、李仰松、杨建芳、张忠培等各同志，谈了一个整天。

11月11日 星期五

阅毕舒尔特《民族学的文化历史方法》（pp. 1—353）。下午胡庶华老先生来谈关于古代中国冶铁问题。旋赴学部参加常务委员会议，讨论召开第三届学部委员会议问题。会后随郭院长前往国务院参事室，参观科学院微生物所主办的粮食饲料代用品展览会，还初次尝试吃人造肉、叶蛋白等制成的点心。晚间赴人民大会堂参加晚会，由中央民族歌舞团作访苏归国汇报演出。

11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阅《考古》第8期样本。下午参加党支部会，传达党中央11月3日紧急指示信，关于农村人民公社防止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晚间偕秀君送绮文甥女离京赴山西临汾绮霞处。

11月13日 星期日

晨间偕秀君前往朝内菜市场购菜，遇及裴文中同志亦在其处排队。返家写了二封信。午睡至3时始起，阅Boas [ 博阿兹 ] 及Lourie [ 洛里 ] 二人批评Graebner-Schmidt [ 格雷布纳-施米特 ] 的文章。晚间偕炎儿去电影院观朝鲜电影《九点整》。

11月14日 星期一

阅Clack, *Archaeology and Society* [ 克拉克：《考古学与社会》 ]

(1957版)。阅“十年考古”中汉代部分提纲，提了些意见。晚间偕妻儿去看电影《宝莲灯》。

11月15日 星期二

阅毕克拉克《考古学与社会》(pp. 1—264)。审阅“十年考古”辽代部分提纲，提了些意见。晚间居民小组选民分组开会，分发选民证。

11月16日 星期三

审阅《考古》第10期稿子。晚间赴政协礼堂，参加学部欢送第一批下放干部会，潘梓年同志致辞，下放干部致答辞，会后有电影，以时已晚，我未看电影即返家。

11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关于“十年考古”汉唐部分开小组讨论会。下午阅黄文弼同志关于《水经注》新疆南北二水说的稿子。晚间观话剧《北大荒》。

11月18日 星期五

阅Peteche的*Northern India According to Shu-Ching-chu* [《从〈水经注〉看北印度》]，并对照《水经注》原本。下午所中开会欢送第一批下放农村干部。晚间观京剧《金田风云》，这几天的戏，都是为欢送下放干部。

11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文物局陈滋德处长来，谈关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批准后第二步工作，及增订第二批名单事。下午阅毕Peteche的小册子(pp. 1—

80)。晚间观话剧《共产党人》。

11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出席小学的家长会，开了一个上午。午睡至2时半始起，去东四人民市场取回修理好的收音机。傍晚正暄夫妇来，暄儿下星期将出差赴哈尔滨。晚间颜伯诤同志来谈，写了两封信。

11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陈梦家来说，山东王献唐已于本月16日去世，建议在《考古》月刊上登一传略。余乃搜集有关材料。下午将黄文弼关于《水经注》南北河考的稿子审阅完毕，交给与之，并提了些意见。

11月22日 星期二

将《王献唐先生传略》写毕，约千来字，寄给尹达同志阅，不知能刊登否？下午阅石兴邦同志所写的北大讲稿（关于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昨天起，天气骤冷，今天家中开始生煤炉，晚间我感觉到不舒。

11月23日 星期三

晨间只吃点藕粉。所中开小组会，讨论《中国通史》原始社会篇及“十年考古”的编写问题，谈至中午始散。昨晚下雪。中午饮奶粉，仍觉不舒。下午在家休息，傍晚呕吐，夜间又大呕吐。

11月24日 星期四

今天学部委员扩大会议预备会在华侨饭店召开，我因病请假，赴阜外医院治疗。下午在家休息，今天只进流体食物。

11月25日 星期五

今日仍在家休息。阅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一分册）以为消遣。此书因观点陈腐，出版后曾遭批评。

11月26日 星期六

阅陈登原《国史旧闻》。午后赴所，与第一批下放支援农村的九位同志一起照相以作纪念。晚间楷儿由校返家，谓校中停电，返家做功课。

11月27日 星期日

阅《国史旧闻》。暄儿夫妇来家，暄儿出差之事暂作罢论。

11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布置12月份工作，尤其是编书任务（“十年考古”及《中国通史》原始社会篇）及田野工作。下午赴华侨大厦参加学部委员扩大会议的座谈会，有王亚南（厦大校长）及周新民（法学研究所）等的发言。

11月29日 星期二

阅《国史旧闻》。中午赴文化俱乐部用餐，遇及李俨及季羨林二同志。

11月30日 星期三

阅毕《国史旧闻》第一分册（1—680页）。此书所涉及的旧书不少，分题编排，加以案语，在清代亦《二十二史札记》之流亚，近人中则近于吕思勉之《燕石札记》，考证虽有疏忽处，然最大缺点为观点陈旧，故出版后即大受攻击，亦可以见史学界风气之今昔大不相同。晚间参加中朝友协的电影招待会，有纪录片今年访华友好活动，及故事片《红色娘子军》，返家已11时许。

# 12月

12月1日 星期四

审阅郑家相《中国历代古钱冶铸法考》。下午领导小组开务虚会，对学部及院部提意见，乃院部布置的工作。

12月2日 星期五

将郑家相的稿子审查完毕，提了一些意见。中午赴文化俱乐部用午餐。晚间王世民同志送来学部工作报告稿子，并讨论“十年考古”写作问题。

12月3日 星期六

上午将昨天所写的审阅意见，加以修正。下午党组活动对徐旭老入党转正问题提意见。晚间偕秀君赴北京剧场观越剧《劈山救母》。夜间下雪。

12月4日 星期日

上午偕炎儿赴明星影院观电影《牛虻》。返家，正昕侄来，留之午饭。下午去马市大街投票，选举北京市区人民代表。写了几封信。阅《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傍晚暄儿夫妇来，留之晚餐，暄儿下星期四将出差西安。晚间写了两封信。

12月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文联大楼，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开幕式。由郭沫若院长主持并致开幕辞，潘梓年副主任做工作



报告，周扬同志做关于任务、队伍、学风及百家争鸣政策的报告，12时半始散。下午休会，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171页）及《红旗》第23期。

## 12月6日 星期二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三次扩大会议，今天开始大会发言，因为照顾老科学家，所以每天只开半天。上午有吴晗（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冯友兰（高级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朱光潜（美学上争辩的问题及接受批评的态度问题）、吕叔湘（编写汉语辞典问题）、金岳霖（逻辑问题）五位委员发言。下午休会，科学出版社傅学苓同志来谈关于《考古学论文集》校改问题。晚间在和平餐厅用膳，阅《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

## 12月7日 星期三

上午继续开会，发言的有包尔汉（少数民族语言工作）、贺麟（西洋哲学史问题）、秋浦（内蒙民族调查工作）、严中平（经济史编纂问题）。下午继续开会，有魏建功（辞典工作及古典文献专业问题）、吕澂（佛学研究）、程方（？）（辽宁经济史工作）、尹达（中国通史编写经过）。上下午共八人发言。晚间阅《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172页）。

## 12月8日 星期四

上午常委先行开会，决定延长会期。9时起又开大会。发言者有丁声树（汉语方言调查）、李培南（上海社会科学工作）、彭辰（湖北省社会科学工作）。下午田家英同志作关于《毛选》第4卷的报告。晚间阅广东英德阳山的南朝墓简报。

## 12月9日 星期五

今天休会，与牛兆勋、王仲殊二同志商谈关于考古所向大会报告的文件（关于方针任务问题），已有初稿，仔细推敲。苏秉琦同志由保定文化学院讲学回来，略谈彼处情况及北大考古专业情况。下午将上午所审阅的文件，再加修改。颜闾同志来谈，关于赤峰夏家店发现的人骨，有几架具有通古斯种的特征，介绍之与刘观民同志接谈。

12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分组讨论，我参加历史组。下午所中传达中央关于劳逸相结合的指示，分组讨论。

12月11日 星期日

今日会议分组讨论。午后赴人民大会堂，参加中朝友协组织的中国访朝军事友好代表团的报告，原定3时开始，由贺龙团长作报告，因为他伤风发烧，临时改由罗瑞卿副团长代为宣读，3时40分开，5时许始毕。至文化俱乐部用餐，遇及黄秉维同志。

12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继续开大会，由分组各组长汇报讨论情况，然后自由发言。下午闭幕，由潘梓年同志及郭沫若院长分别作总结，散会时已6时许矣。

12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校改《考古学论文集》校样。下午赴中苏友谊医院诊治，因为股上神经性疹症，没有痊愈而上身又周身发生这种疹点，夜间发痒。返所后，审阅《考古》明年第1期稿子。

12月14日 星期三

将《考古》明年第1期稿子审阅完毕（除石兴邦一文外），交还给编辑部。这一期理论性综合性文章较多，但质量仍不高。

12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开所务会议，这是高级研究人员的政治协商会议，谈谈研究所的方针任务及明年后年的工作安排。下午准备后天在文化学院关于博物馆与考古学的讲稿。晚间偕妻儿观电影《两代人》。

12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安志敏同志由安阳返京，已经推迟了近三个月。为了揭发当地破坏文物情况，被安阳市及省文物队开会斗争，扣住他不准返京，写了三遍自我检讨，才加放回，殊为扼腕。阅《苏联博物馆学基础》。下午陪秀君赴东安市场购物。

12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文化学院，对博物馆专业同学讲话，谈谈十一年来的中国考古新发现，及博物馆与考古学之关系。系主任王泽同志及教师佟柱臣同志作陪，12时讲毕，即在其处午餐，王院长及李副院长作陪。饭后返所，下午党团活动，我利用这时间写出要求入党转正的补充材料，即交黎晨同志。

12月18日 星期日

这几天的天气奇冷，今日最高零下6℃，最低零下15℃。在家阅《苏联博物馆学基础》。今天志清媳、楷儿、济瀛侄都来自家玩，炎儿星期天也在家同餐。吃了午餐后，粮食便不够了，由正楷拿出二斤粮票

去买米，以便做晚饭。

12月19日 星期一

阅毕《苏联博物馆学基础》（1—442页）。上午陪秀君去中医医院诊治。下午阅石兴邦同志所写的《中国通史》原始社会篇的旧石器部分，约2万字左右，写得不能令人满意，提了几点意见。

12月20日 星期二

阅《水经注》卷一及卷二，将Petech的考证转系于书眉上。下午尹达同志来所，与学术秘书组一起商谈所中方针任务问题，以便修改前次所写的报告。

12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中国农学院陈恒力同志来谈关于中国农业史中利用考古资料问题，主要的是金属农具问题。下午黄素毅同志由太原出差东北，归途经京来访。下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金维诺同志介绍他的助理来商谈邀请我所研究人员作专题报告问题，交秘书组办理。阅北大《中国考古学》稿本旧石器时代部分。

12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将北大《中国考古学》稿旧石器部分阅毕。下午陪秀君赴百货大楼购物。返所，阅佟柱臣同志的《经典著作论原始社会》，即写一封信复之，将其稿转交《考古》编辑部。

12月23日 星期五

审阅北大《中国考古学》稿子的母系氏族社会部分。晚间赴文化俱乐部用餐，遇及杨钟健、吕叔湘诸同志及《中国建设》编辑部的陈同志。晚间阅《红旗》第24期。

12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学习，讨论《莫斯科声明》。下午党团活动，谈吸收所中新党员问题，如何扩大队伍。下午秀君去购粮食，自十二时一刻排队领号，一直到5时许才购到粮食，因为节约粮食后，多家到今天即吃罄，故排队购粮者特多。回来煤炉又灭了，她生了一场气。晚间步青甥来。

12月25日 星期日

秀君昨天感冒，今天病倒了，上午还勉强起来，午后便躺下来，体温达39度余。晚间我出去买了药（中药桑叶，是她自己指名要的，说可以发汗。西药地霉素，可以退热），用药后体温稍降。今日正楷和志清都来家，上午杀了一只鸭。阅《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159页）。

12月26日 星期一

秀君仍是发烧，高达39度，陪她去景山医院治疗，诊断说是感冒，打针后返家，吃药后仍有38度。上午赴所，秘书组谈修改《中国通史》原始社会篇旧石器部分，安志敏、石兴邦、王仲殊、郑振香、王文清诸同志参加。下午继续谈修改计划。晚间邹继芹同志来，取去其父托秀君由温州带来之物。

12月27日 星期二

今天是我值得纪念的一日，所中党支部通过转为正式党员，我是阴

历12月27日生日，这次转正的会恰巧是阳历12月27日。转正的日子从3月7日算起，因为去年3月7日通过为预备党员，我的生日是阳历2月7日，则3月7日恰是我50岁又1月。今天一起讨论被接受转正的，还有徐旭生先生，已71岁了，还有化验室杜蒹运同志。由各人提出申请，党委宣读审查意见，到会26人，提意见后，全体通过。由上午10时开始，下午继续开到4时左右。散会后，将今天申请转正的发言，整理一下，写成书面材料，交与党支部，以便上报。晚间王仲殊同志来谈，以所中行政方面照顾生活。颜伯诤同志来谈，因为他昨天听他太太说，知道秀君病了，来看视一下。又说他所中吴依副所长询问他的工作问题，他仍表示要转到考古所，工作较易配合云云。秀君今天发烧已退，但仍头痛。所中送来两只鸭，叫王俊卿同志代为宰杀了。

### 12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陪秀君去景山医院看病。旋赴所，与牛兆勋、王仲殊同志商谈所务。又审阅石兴邦同志所写的母系社会一部分。下午赴首都剧场听报告，先是周扬同志在学部扩大会议上的录音报告：（1）方针任务；（2）百家争鸣问题；（3）队伍问题；（4）学风问题。然后刘导生同志作报告：（1）学部扩大会议的经过和收获；（2）解决了一些问题（除周扬同志所提到的以外，还有写书问题、资料问题、协作问题）；（3）明年工作的布置。散会时已近5时半。晚间审阅北大《中国考古学》父系社会一部分。

### 12月29日 星期四

今天北大《中国考古学》编写组将修正稿中原始社会一部分，交我所第一组同志传阅并提意见，北大派了严文明、杨建芳、吕遵谔三位同志来我所，讨论了一天，我也参加讨论。

### 12月30日 星期五

秀君病仍未痊。余上午赴所。旋赴文化俱乐部用餐，遇及吕叔湘、向达、沈从文三位，共一桌进餐，餐后又与向、沈二人饮茶闲谈，返家已2时半。偕炎儿赴东四人民市场购物。晚间院中组织一晚会，在政协礼堂，我去文化俱乐部理发，没有参加晚会。

12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陪秀君赴景山医院门诊，返家后，煤铺送煤块及煤球来。午后赴所，以所中开会庆祝元旦，并欢迎下放山东劳动锻炼干部返所也。由林泽敏同志主持。下放干部中杨锡璋、赵铨及张子明三同志讲话，然后尹达、牛兆勋二所长及我都讲了话，最后由黄石林同志朗诵毛主席诗词，王世民同志讲述毛主席朴素节约生活，散会时已5时许。晚间写了三封信。因为秀君病了，家中冷清清，一点也没有过年的气息。炎儿也跑去与同学一起逛了，8时半始返，9时许便睡了。

1960年在我生命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我被党支部通过转正为正式党员。本来我于3月7日即预备期满，但整风运动中暂不考虑司局级〔干部〕的转正问题，所以拖到下半年，10月22日在研究组党员小组讨论，12月27日党支部大会正式通过，党龄以预备期满日期算起后注：1961年3月19日得知〔上级党委〕批准。（今年2月6日为满50岁足岁，可谓虚度半生矣，但朝闻道夕死于也。）

今年身体仍不好，呕吐过14次之多（I/1，II/7，III/9，IV/15、23，V/8，VI/5，VII/2、7、29，VIII/4，IX/26，XI/1、23），虽然比1958年为少，但比1959年算是恶化了。2月20日至3月19日，差不多天天去电疗。又以颈后生疖子，去医院多次（IV/4—6，V/13—26，VI/3—10）。最糟糕是秀君又病了，自3月14日起，至6月10日始渐痊愈；她还返乡一趟，我单身住在北京照顾炎儿（9月20日至10月29日）；她回京后不久，又于12月25日病倒，过年时仍未愈。

参加的会议，主要有人民代表大会（III/27—IV/10），学部委员扩大会议（XI/28—XII/12），文博工作会议（III/18—25），中缅友好活动

(I/24、27)。中朝友协的活动(X/24、25)，也花费几天的时光。其余则为整风运动、政治学习、党团活动，以及所中讨论工作计划和总结。

业务工作方面，今年做得很少，主要是参加所中集体写作“十年考古”的讨论和审阅(II/10、19、25—29，III/2、25、30—31，IV/13—16，VII/5，VIII/12，IX/19，X/5、13、19，XI/14、15、17)，讨论和审阅《辞海》考古学条目(II/11、12，III/4、5，IV/12、25)。今年花费许多时间，替集体写作和别人稿件作审阅工作。个人阅书时间不多，写作更少，长短篇共写六篇，其中二篇未能发表(《再论考古学文化定名问题》，《C. L. Woolley [吴雷] 传略》)。又将《考古学论文集》细加校改。

家庭方面，秀君于病稍好转后，返故乡一次；正暄儿结婚(1/26)，正楷儿考上北京大学(8/24)。

我自己今年镶牙(去年拔掉一颗牙，是第一次拔牙)，配购老花眼镜，老态渐增，旧疾未愈，不能不努力争取时间，于有生之年，做出一点成绩出来。



# 1961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日

上午赴科学院院部团拜。今年郭院长出国赴古巴访问，张劲夫副院长又病了，由李四光副院长致辞，杜润生秘书长替张副院长讲话，在劳逸相结合的情况下，今年仍要跃进，要开一次神仙会，检查和布置工作。坐在我旁边的是物理所（力学）的郭永怀同志，刚由广东返京。闲谈后，又找钱三强、赵九章二同志，商谈C<sup>14</sup> Dating [ 碳十四断代 ] 仪器请他们所中帮助制造事。中午在文化俱乐部用餐，遇及袁翰青、钱端升二位，买了些水果、糖果及饼干，即返家。下午在家中休息，审阅石兴邦同志所写的母系社会。旋赴朝内菜场拿供应证购副食品，因为秀君病仍未愈。晚间颜闾同志夫妇来探视秀君的病，楷儿晚间由校返家。

1月2日 星期一

今天放假，在家没有出去，阅《郑振铎文集》第1卷以作消遣；翻阅60年旧日记，作一提要。下午戴本梅同志来（即去年自家保姆春花的爱人），谓春花返乡后已生育一男孩。志清媳来，在自家玩了一天，即在自家午饭及晚饭。傍晚郑重远同志（郑涤的长子）来，去年亦系1月2日来自家。据云赴首都剧场观戏，顺道来访，已吃过晚餐，遂不留之用饭，亦以近来粮食紧张，节约后自家亦嫌不够也。晚间志清及楷儿先后离家回去。

1月3日 星期二

今天上班，秘书组各同志轮流审阅原始社会史。余将石兴邦同志的

第三节阅过后，下午审阅安志敏同志所写的父系氏族公社一章。晚间赴北京饭店，参加中缅友协为庆祝缅甸独立十三周年之酒会，同桌有季羨林、金克木二教授。会上由张友渔会长致辞，翦伯赞副会长致贺电，缅甸驻京大使馆代办致谢辞，会后有吴努访华电影。

### 1月4日 星期三

今天花了整天的时间，秘书组王伯洪、王仲殊、郑振香、安志敏、石兴邦五位同志，与我一起讨论《中国历史》原始社会二稿，商榷如何修改，取得大致共同的意见，预备于14日以前修改定稿。晚间，阅《郑振铎文集》第1卷（1—571页）。

### 1月5日 星期四

上午牛所长召集秘书组，讨论今年工作计划及各队返京后布置，因为他明天即赴西安。下午阅吕振羽《关于中国原始公社的考古学根据》一文二次稿（约4万余字），又阅黄文弼“诺羌木简考古记”稿子。

### 1月6日 星期五

上午与黄文弼同志谈“诺羌考古记”稿本的审查意见。审阅安志敏同志修改过的“中国父权氏族制”的修正稿，仍未能完全满意。下午审阅《考古》编辑部送来的关于“非洲撒哈拉壁画”及“蒙古考古”的稿子。赴邮局取周兰英寄来的虾干等。

### 1月7日 星期六

上午政治学习，陪秀君赴医院看病。下午重读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将英译本与张仲实的中译本对照着读，中译本有好些错误。

1月8日 星期日

重读恩格斯前书。上午正欣侄来，据云正宗侄来京开会，要前去与正宗会晤。余旋赴东四银行存款，顺便赴文化俱乐部购水果，即在其处午餐，晤及袁翰青先生。返家见继英侄媳与其次女依拉正在自家用餐，因为急需，借去100元，留下半斤粮票。秀君今日又发烧，也许是昨天去医院着了凉，晚间达39°，又说胡话，服阿司匹林后，稍退热入睡。我将二个煤炉都封上，始去睡。

1月9日 星期一

秀君今日没有发烧，劝她去医院，她不愿意。买药给她吃，又不肯吃，真是没办法。重读恩格斯的书。午后倦极而睡，2时半始醒。晚间写信给铮儿。

1月10日 星期二

将安志敏、石兴邦二同志所写原始社会史修正稿看了一遍，提了一些意见。

1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秘书组讨论编写“十年考古”的具体计划，预计1月底完成初稿，2月底完成修正稿。中午赴文化俱乐部用餐。下午阅《中国历史》原始社会部分中关于黄河流域以外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间无事，阅毕周立波《山乡巨变续篇》（1—286页）。

1月12日 星期四

阅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英译本。下午秘书组讨论《中国历史》原始社会部分的修改稿，直至下班时，拟明日上午继续

讨论。

1月13日 星期五

今天又花了一整天讨论《中国历史》原始社会部分，现在修改稿已经基本完成，大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决定于17日以前完成修改工作，18日交出。晚间正宗侄以开会来京，来自家闲谈，9时许始去。

1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由王仲殊同志读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反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及劳逸结合政策，然后大家讨论三级所有制以队所有为基础。中午赴文化俱乐部用餐。下午党团活动，讨论关于发展党员对象，并各人谈谈自己的生活及工作计划。晚间阅毕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英译本（pp. 1—279）。

1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王天木同志来谈，偕往访颜闾同志未遇，至张葱玉同志处闲谈。下午正宗、正昕二侄来谈，志清媳携其内侄女来玩。我携炎儿赴蟾宫影院观电影《革命家庭》，即以阳梅生、陶承一家故事为蓝本也。志清媳及楷儿于晚餐后，先后回去，留下粮票，殊为可笑也。

1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为《考古》月刊审查《1958—1959年安阳殷墟发掘简报》。下午阅《考古》月刊1960年第9期（1—60页）。晚间写了两封信。秀君晨间去宽街买菜，晚间又身体不舒。

1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所中研究组讨论今年工作计划。午间以昨晚晚睡，乃作午睡，3时始醒。阅《考古》1960年第10期。颜闾同志来探视秀君之病。闻现下许多药品市面售缺，开药方亦无法购买。昨今两天，连接素琴儿来信，为了争取入党，要交代家庭经济来源问题，涉及温州的房屋也。

1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赴中宣部听录音报告，系周扬同志及张子意同志在中宣部除夕所作的当前形势报告，至12点半始散。下午阅新版《列宁传》首2章。

1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校阅《中国历史》原始社会部分。下午赴文化部参加保护修复文物的协作座谈，由徐平羽副部长主持，到会者有教育部、林业部、水利部、化学所等单位代表。

1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原有党内传达八届九中全会的报告，接通知后，去院部参加，临时斗奎同志又通知我和徐旭生同志，因转正尚未正式批准，不便参加，乃退出。至东安市场购物。返所，遇尹达同志来所，商谈今年计划，昨天苏秉琦同志谈北大三研究生即将分发工作，由尹达同志商请学部请示调配给考古所。下午审阅《中国历史》原始社会部分。

1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党团活动，座谈前天听了周扬同志录音报告以后的感想，恰巧今天报上公布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报导，及关于莫斯科会谈的决议，大家谈得很起劲。下午阅《列宁传》第3、4两章。傍晚赴文化俱乐部用

餐，自17日起改订办法，餐厅改为份饭，每月限于8张，小卖部限于10次，秩序较好，不为住居近处的人所独占。晚间接琴儿来电，即发去一电，为了送建中先来家也。

1月22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在家阅书，阅毕《列宁传》上册（1—324页）。午后正欣侄来电话，为询问雅琴侄女来京事。志清媳来，并送来白薯一小筐。傍晚楷儿来，即在家中晚餐。我赴文化俱乐部购物，遇及袁翰青先生，即在俱乐部用餐。

1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召集各田野工作队返所的队长开会，由牛所长布置这次冬季返所的学习，先作学习《毛选》第4卷的补课，然后业务学习，总结去年工作，计划今年工作。下午阅《列宁传》第10及11章。傍晚雅琴侄女由大连来，即下榻自家，与正欣侄通电话，约定明天在自家会晤。

1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将《中国历史》原始社会部分，作最后的审阅，即行发出付排。文物局陈滋德处长、石光明同志来，索取关于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资料，由王世民同志与之接洽。下午正欣侄来自家，与雅琴侄女会晤，即在自家午餐。晚间6时半，若渊婿由内蒙来，即住在自家。雅琴侄女乘晚间9时余的车离京南下。阅《列宁传》第12章。

1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为了准备政治学习，补阅潘梓年同志星期六下午所作关于莫斯科会宣言的报告，并作摘记。历史博物馆送来有Parthian [帕提亚（即

安息）]铭刻（希腊文）的铜饼，嘱作考释，乃搜集材料，便觉到图书室的书不够用。审阅编辑室的今年计划。文化学院送来前次讲演费，即缴交秘书组。阅毕《列宁传》（1—675页）。

1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阅《日用陶瓷生产基本知识》，系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出版。审阅莫润先同志为情报资料所作的译稿。下午山西队张彦煌同志向秘书组汇报山西队工作。陪秀君赴北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看病，仍由沈林贞大夫诊治，谓仍与大脑机能有关。赴文化俱乐部用餐。晚间阅《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1—148页）。

1月27日 星期五

继续搜集关于有Parthian Legend [安息铭文]的汉代铜饼资料。下午所中开会，动员第二批下放农村支援第一线的会，由牛兆勋同志作报告，然后分组讨论。秀君今天到王明太太家，送去烧鸭、糖果等。

1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读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农村公社十二条）。下午党团活动。工间操后，秘书组讨论“十年考古”的编写进程问题。晚间到颜伯诤同志家，并送去烧鸭及糖果等。若渊媚前天赴天津，昨晚返京，仍宿自家。

1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毕《日用陶瓷生产基础知识》（1—126页）。午后阅《唐摭言》1—5卷。傍晚赴文化俱乐部购物，遇及傅懋勳同志夫妇，即在俱乐部用餐。晚间郑重远同志来，谓明天离京返温州过年，即托其带

钱物给姬妹。楷儿今日返家，嘱之代抄北大图书馆善本书库之《神州大观》中郑文焯跋语。

1月30日 星期一

晨间5时余即起，若渊婧将乘飞机飞赤峰，须于7时前赶到民航公司（原定8时起飞，后以天气不佳，改于10时半始起飞）。上午历史博物馆来电话，索取关于上星期送来西文铭刻铜币，即约以再赴历史博物馆观原物后再定。搜集有关材料，赴院部图书馆借书。午睡2时余始起，朱欣陶同志偕赵其昌同志来所，商谈写作定陵发掘报告问题，赵在农村公社劳动，前日始暂行调回从事此项工作。审阅林寿晋同志所写“十年考古”的战国时代部分。

1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在所，领导小组开会，牛兆勋同志传达学部指示，讨论如何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下午赴政协礼堂，参加为抗议美帝劫运我国存台湾珍贵文物赴美的座谈会，乃政协文化教育组所召开，由胡愈之部长主持，王冶秋局长报告详细情况，到会者纷纷发言，我亦以考古工作者的资格作发言，至5时半始散。发言者有侯外庐、吴仲超、韩寿萱、梁思成、唐兰等诸人。（见2月1日《光明日报》及2日《人民日报》新华社报道。）



## 2月

2月1日 星期三

上午将林寿晋同志所写的“战国部分”审阅完毕，提了一些意见，交给王仲殊同志。又审阅《考古》月刊的来稿（黄盛璋的《海西郡考》）。下午王明太太来探视秀君，并带来过年的礼物。我赴所，与黄文弼同志谈新疆考古问题。晚间写了二封信。

2月2日 星期四

上午召集各田野工作队队长，由牛兆勋同志报告下一阶段的布置，本星期内学习《毛选》第4卷结束，即转汇报去年工作，做出总结，讨论所中方针政策，做好今年计划及具体措施。工间操后，又召集“十年考古”编写组，讨论下一段的工作。下午李家治同志来，商谈研究古陶器的技术分析，并取去30余片，以便作分析。晚间7时裴文中同志来说：  
（1）陕西汉水流域的旧石器及化石调查，（2）体质人类学的发展计划问题，（3）旧石器研究的方向问题，谈至9时半始去。

2月3日 星期五

上午赴历史博物馆，观所藏有希腊文的金饼，馆藏4枚，作记录，拟写一文。返所，与兆勋、仲殊二同志商谈今年田野工作队人员分配问题。下午安志敏同志自陕西省考古所讲学返回，略谈西安情况。赵学谦同志亦由西安同车返所，略谈宝鸡工作情况及整理报告经过。审阅“十年考古”汉代边疆部分。下午正中侄来，盖以浮肿病进城就医之便来自家一望也。晚间携炎儿赴电影院观《铁路卫士》。秀君以身体不舒，上午去中医院看病，晚间不欲出门看电影，且亦不喜欢战争片也。今日收到铮儿来信，说仍争取于5日到京。

2月4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仍是学习农村公社十二条。下午赴天桥剧场听报告，乃学部党组所组织，由军事博物馆馆长贾若瑜将军报告军队中艰苦奋斗发扬“三八”作风。

2月5日 星期日

上午阅《考古》1960年第10期（1—60页）。午间接素琴电报，谓已于昨晚动身乘44次车来家。志清媳来，在自家用餐。偕炎儿前往车站迎接素琴母子。余赴文化俱乐部购物，并拟理发。今日星期，又近春节，故颇拥挤，登记后先行返家。赴隆福寺购铁锅，登记后今日始有供给也。返家，则素琴儿及中、钢二外孙均已到家，小钢因最近患支气管炎及轻度肺炎，虽已痊愈，较前次来京时为瘦，学语仍是只能发单词，“没有”、“好吃”。余赴文化俱乐部理发，即在其处用晚餐。审阅“十年考古”稿子。

2月6日 星期一

所中各工作队，今日开始汇报，甘肃队（谢端琚），长江队（陈淮、纪仲庆）。晚间审阅“十年考古”秦汉及南北朝部分。

2月7日 星期二

各工作队继续汇报，山东队（魏效祖）、洛阳队（殷玮璋、郑振香），安阳队（高广仁）。下午与兆勋、伯洪、仲殊同志讨论所中方针任务问题。上午陈滋德处长来旁听汇报。下午高履芳同志来谈刊物移交与文物出版社问题。

2月8日 星期三

各工作队继续作汇报，上午为内蒙队（徐光冀），下午因为下放山东劳动归来的干部听报告，所以暂停。领导小组商谈修改“十年考古”的工作布置。晚间偕炎儿去参加朝鲜大使馆举办的庆祝朝鲜人民军建军十三周年的电影招待会，除新闻片外，尚有故事片《黎明》。定陵赵其昌同志来，约其他日再来谈。

## 2月9日 星期四

今日西安队汇报工作，由马得志、张长寿、赵学谦、刘随盛分别于上、下午报告。散会后，参加“十年考古”编辑组商谈修改计划。晚间审阅“十年考古”的西周春秋部分。若渊嫱由赤峰返京。

## 2月10日 星期五

审阅“十年考古”汉代边疆、宋辽金元二部分，提了一些意见。晚间赴文化俱乐部用餐。

## 2月11日 星期六

晨间若渊嫱离京赴杭州，以昨日接到内蒙来电也。上午政治学习。下午党团活动，传达中央文件（集体单位在市场控制购买物资，党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草案，关于三类物资的购销办法），及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提法。晚间携素琴母子及炎儿去首都电影院观宽幕电影《烽火列车》。

## 2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阅读Mongelint [蒙盖特]《什么是考古学》（俄文）。此书读了一半，搁下已久，生字又增多矣。下午抄《图书集成》中关于玻璃及琉璃诸条。晚间赴文化俱乐部用餐。今日俱乐部贩卖部供应春节食品，

登记达300—400号，幸于午后1时半即派素琴儿前来登记，5时许才购到酒1瓶、果酱1瓶、桔1斤半、茶叶3两及高级糖果和糕点。

2月13日 星期一

今天刮大风。上午所中为了春节大扫除。下午阅Humphry [ 汉弗莱 ] 的《钱币指南》，为写历博铜饼一文之用也。晚间正中侄来谈，他的浮肿病仍未消，仍在休养中。

2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开全体会，一面为除夕联欢，一面为欢迎第二批下放农村支援农业干部（我所三人），由林泽敏主任主持，我和徐旭生、郭宝钧、黄文弼诸老科学家，及下放的三位同志发言，最后由牛兆勋同志作总结发言。下午阅日文本《麦积山》（岩波写真文库）。所中提早下班，赴文化俱乐部，遇及邵循恪同志，一起用餐闲谈。返家，除夕家人团聚，唯暄儿出差西安未返京，若渊婿上星期赴杭州出差，其余八人，加上步青甥，一共九人。秀君仍要弄十碟，放在高脚碗里（酱肉、酱鸡、酱鸭、鳗鲞、杂拌、柑桔、糖年糕、豆芽、鸡杂烩、虾干、带鱼），四碗（肉、鸡、饺子、八宝饭）。因为步青甥布置部中晚会，7时半始来。9时余，步青甥及志清媳最后辞去，我们亦于10时许去睡。

2月15日 星期三

今天为阴历辛丑年元旦。上午王明同志及石兴邦、赵学谦二同志来贺年。济瀛侄来，留之午餐。下午同乡吴益三夫妇、安志敏同志、黄展岳夫妇、颜闾夫妇前来贺年。晚间偕铮女、炎儿及小建中，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晚会，观京剧。遇及陆学善夫妇。今天阅读俄文本《什么是考古学》第6章新石器时代。

2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王载紘父子、郭宝钧、苏秉琦、王振铎、胡厚宣、佟柱臣、庄敏诸同志来贺年。他们走后，余亦出门。至裴文中同志处，未遇。至张葱玉同志处，遇石光明同志亦在座，略谈全国文物保管情况。至颜闾同志处，未遇。返家，志清媳及正中侄夫妇（携二小女）来贺年，留之午餐。连同自家全家，共12人，只好让秀君及楷儿候大家进食后再吃。午后志清邀素琴、正中、继英去首都剧场观话剧，正中以浮肿病未愈，由楷儿代之。余午醒后，至郭宝钧、胡厚宣、王天木、王明同志等处贺年。返家，闻王仲殊同志夫妇来自家贺年。阅岩波写真文库《中国的雕刻》（1—64页）。

2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裴文中同志及正欣侄来贺年。素琴儿以感冒昨晚发烧，今晨去景山医院诊治，打针后，她卧床休息，以明日即离京返内蒙也。阅岩波写真文库中《正仓院》（一）、（二）两册（64+64页）。下午易漫白夫妇（携小孩）、步青甥及赵其昌等来贺年。步青甥还带了一位瑞安人，在北京编辑社（编译《世界通史》）工作，介绍来会谈。赵其昌同志谈及定陵发掘报告写作提纲事。

2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张国熊、卢兆荫夫妇、张葱玉诸同志来贺年。颜太太（任开云大夫）来为秀君打针，不知怎样，刺射到神经末梢，足腿麻痹不仁，急用热水敷，弄了半小时始恢复，亦可谓意外之事也。中午志清来，与楷儿一起送素琴及中、钢二外孙上火车离京返蒙。我与秀君只送到无轨电车站，以电车过于拥挤也。返后，王俊铭同志来贺年，闲谈一会儿。傍晚赴文化俱乐部用餐，遇及韩寿萱同志。阅P. Simmons, *Chinese Patterned Silk* [西蒙斯：《中国织成图案的丝织品》]（pp. 1—40）。

2月19日 星期日

今日上班。上午阅新到的杂志。下午王伯洪同志交来关于所中方针任务的二改稿，讨论一会儿。张葱玉处长来，鉴定文彭所刻图章（王守觉同志的岳父所藏的），谓系乾隆左右的贋品，顺便谈及《考古》月刊等移交给文物出版社出版事。今日胃部又不舒，晚间阅《苏共党史》前言及第一章，提早入睡。

2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与牛兆勋副所长及王伯洪、王仲殊同志商谈修改所中方针任务草稿。下午程溯洛同志的女儿程美乔携她的弟弟来贺年，程同志仍在新疆未返。赴所，领导小组商谈后天在会上报告的内容问题。梅明杰同志来自家贺年，我以上班，未遇。

2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审查河南文物队的《巩县铁生沟》（冶铁遗址）报告，胡庶华老先生来，即与之商谈冶铁史问题，下午即将稿子转交给胡先生，遇及其所指导的研究生童同志，稍谈一会返家。秀君今天偕同王明太太赴西郊访张国熊教授太太，我在家准备明天的报告，晚间参加中阿友好协会所举办的阿联国庆的冷餐酒会。

2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开研究组扩大会，由我做关于1960年全所田野工作的总结及估价，并对工作问题提出一些意见。后者主要是加强各队核心小组的领导（分层负责、检查记录、展开学术讨论及总结学术方面收获），提高业务水平（文献、实物及技术方面），最后谈记录问题及考古学文化问题。下午开“十年考古”写作组会议，讨论如何结束二改工作，以便月底付印。晚间偕秀君去看电影《女驸马》。

2月23日 星期四

今天所中组织集体参观军事革命博物馆，我因为已经去过，没有再去。上午秀君赴中医医院诊治手部发痛发麻，下午又陪她去同乡吴益三同志家中回拜贺年。晚间赴文化俱乐部用餐，隆福寺街旧书店购书。阅庞元英《文昌杂录》三卷。写了几封信。炎儿今天开学，但他昨晚看戏着凉，今晚早些去睡了。楷儿由校中寄回春节在家中所耗粮食的粮票，计4斤。本月因正炎加了4斤，所以坚持到月底。

2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在图书室阅新到的西文杂志*Oriental Art* [《东方艺术》]，登载去年莫斯科东方学会消息，谓西欧学者以会中无中国代表团，不能得知中国最近考古发现情况，殊为遗憾。下午审阅《沔西发掘报告》。晚间阅毕庞元英《文昌杂录》六卷（1—78页）。

2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与牛兆勋副所长及王仲殊同志一起，谈关于今年所中领导小组要做的调查研究工作问题，以学部要各所汇报，并以语言所的汇报为示范，故须加讨论。下午参加《人民日报》学术版史学方面座谈会，由吴冷西同志主持，尹达、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黎澍等同志皆出席，谈至5时半始散。晚间黄素毅同志由山西太原来京，晚间即宿自家。

2月26日 星期日

晨间早点后，黄素毅同志即辞去，赴北大找其子黄端生。我即赴所及牛奶站，办理添牛奶问题，说要医生证明，无结果而返。下午阅《文物》1960年第8—9期。傍晚赴文化俱乐部，即在其处用餐。

2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审阅“十年考古”的稿子。尹达同志来所商谈方针任务。晚间颜闾同志来谈。

2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苏秉琦同志谈北大毕业班及四年级开专业课一事。所中领导小组谈“十年考古”的付印事，拟将原始社会一部分作修改后再付印，其余先交出。下午阅毕《文物》1960年第10期（1—76页）。下午理发。晚间参加中朝友联所组织的联欢会，食春卷、面条、八宝饭、年糕及元宵，还有拼盘，至10时半始散。归家后即呕吐，这是去年11月23日以来第一次又呕吐。



## 3月

3月1日 星期三

昨晚吐了，今天不舒，又患腹泻。上午至所，审阅“十年考古”原始社会部分稿。下午赴医院治疗。

3月2日 星期四

审阅“十年考古”原始社会部分稿，明天即付排，作为讨论之用。晚间阅《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3月3日 星期五

审阅《沔西发掘报告》稿子。中午正欣侄以进城至院图查书，来自家休息。晚间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162页）。写了几封信。

3月4日 星期六

上午开所中党团员会，由牛兆勋同志传达学部党组指示，关于政治学习的布置，散会后分组讨论。下午去天桥剧场听张劲夫副院长的录音报告，原是对下放干部做的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晚间阅《红旗》1961年第5期。

3月5日 星期日

阅《历史研究》1961年1月，已近半年未出版，现改为双月刊。《考古》1961年第1期（1—62页）。下午赴文化俱乐部购物，顺便参观宫门口的鲁迅博物馆及故居，晚间即在文化俱乐部用餐。楷儿昨晚返

家过宿，今日回校。天气渐暖，家中可以不生火炉矣。

### 3月6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开会欢送下放干部7人（赵鸿德，刘庆仁等），去黑龙江安达支援新石油基地。下午审阅《沔西发掘报告》，以身体不舒，提前返家。晚间颜闾同志来谈，因为他知道我前星期又吐了，所以来看我；并且说古脊椎所明天欢送邱中郎同志等到山西分院去工作。临睡时，幽门痉挛症又发作，弄到12时许又呕吐后，始舒适入睡。阅毕孙光宪《北梦琐言》。

### 3月7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今天又改为流体食物，卧床阅笔记小说为消遣。阅毕《北梦琐言》（1—194页）。

### 3月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兆勋、仲殊同志商谈所中工作计划及支援侯马发掘事，因为昨天王书庄局长亲来所中商谈此事，拟下星期一王局长偕石兴邦同志赴该地指导工作。下午在家休息，阅谈迁《北游录》。傍晚偕秀君往东四工人俱乐部观电影《斗诗亭》，以今天为三八妇女节也。

### 3月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审阅《沔西发掘报告》。下午赴人民剧场听党组所组织的录音报告，支援农业的意义，录音不清楚。晚间续阅俄文本《什么是考古学》。

3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尹达同志来所，商谈方针计划。将《沔西发掘报告》稿子审查完毕，交还给王伯洪同志，提出一些意见，希望早日付印。下午各田野队汇报讨论今年工作计划的结果。晚间继英侄妇来，还给前月借款，并云正中侄已于27日出差赴湖北。

3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赴人民大会堂，听陈毅副总理关于国际形势及外交政策的报告，至12时半始毕，返家已1时许。下午党团活动，关于学习国内形势的各小组情况。林泽敏主任谓颜闾同志转到我所一事，已得批准，下星期可办手续云。阅毕王献唐遗著《黄县<sup>冥</sup>器》（1—169页）。

3月12日 星期日

阅历史博物馆修改陈列要点及方案草稿，因为下星期三要开会讨论也。赴东安市场购物。胃病仍未痊。阅俄文本《什么是考古学》第7章。

3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商谈今年工作计划。又召集编写“十年考古”小组，商谈修改意见，以后天即将初稿排印出来，即须从事修改，以求4月初旬正式付印。下午尹达同志来所对研究组及各田野队人员作报告，关于考古工作的目的性，及理论与技术的关系。晚间阅《俄译中翻译教程》约70页。

3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刘致平同志来所，打听关于最近发现的汉唐古建遗址问题，介

绍马得志、黄展岳二同志与之接谈。赴北京医院治疗胃疾。下午赴学部，参加党组讨论考古所方针任务问题，潘梓年、刘导生、姜君辰、张友渔、尹达诸同志出席，我所牛兆勋、王伯洪、王仲殊与我列席，最后决定修改后再上报。晚间偕秀君及炎儿观电影赣剧《还魂记》。夜间若渊婧由杭州出差返京，来自家投宿。

### 3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十年考古”编写组开会讨论修改办法。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参加学术委员会，讨论修改陈列计划。晚间与若渊婧及炎儿赴蟾宫影院观电影《换了人间》，系工会购票。秀君要在家休息，没有去。

### 3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阅《文物》1961年第1期。下午2时到北京医院作身体检查，每年一度，弄了一个下午，6时始毕。返家便觉得不舒，晚餐没出门痉挛又发作，呕吐后始稍舒，提早入睡（检查结果，见4月13日日记）。

### 3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取药，返后在家休息。原来上午有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巴黎公社六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只好不去了。下午所中老科学家座谈会，亦不能出席。晚间若渊婧离京返内蒙。阅毕《文物》1961年第1期（1—75页），又阅岑仲勉《隋唐史》。

### 3月18日 星期六

今日下雨，在家休息。阅俄文本《什么是考古学》第7章毕。这一月来，又继续读这书，每天读一两页一两小时，有时以他事无暇顾及，

便需要补课。

3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往访颜闾同志，以闻将调来我所也，适值外出，未遇返家。潘怀素同志来，谈音乐史及佛教气功。午后同乡吴益三同志夫妇来。所中王仲殊同志来探疾，并通知我关于我的转正事，已得批准，颇喜。写信告诉姬妹。傍晚颜闾同志夫妇来，颜太太为秀君打针。颜同志谈及调工作事，谓杨钟健、吴依二所长已告以所方同意，但裴文中、吴汝康、周明镇及年轻同志有意见，以为拆散了古人类组，故仍须吴所长做些说服工作。阅毕岑仲勉《隋唐史》卷一（1—195页）。

3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医院做胃液分析检查，抽验胃液，每一刻抽一次，共8次，加以事先候诊及完毕后洗胃，整整花了一个上午，返家颇倦劳。下午在家休息，阅本期《红旗》杂志及余元鑫《内蒙古历史概要》。

3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作胃肠道透视，因幽门痉挛，胃排空机能大减，头半个小时几乎没有下去，3个半小时后，小杯白粉尚留胃中约1/4（20%），因已是中午12时，照片后即结束。下午在家休息，如果经常如此，恐须作胃切除手术。阅毕余元鑫《内蒙古历史概要》（1—186页）。余氏对于内蒙史似属外行，惟因为懂得俄文，故能利用俄文材料及著作，加上汉文材料，编成此书，并不见佳。

3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好几天没有上班了。为《考古》审阅杨建芳同志的稿

子。阅《中国历史》初稿第二册（奴隶社会）。傍晚赴文化俱乐部购水果，即在其处用餐。

### 3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门诊，诊断病症仍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幽门高度痉挛，开了几样药；已9天未大便，肥皂水灌肠，又转到理疗，第一次用蜡疗法，要做6次，每次30分钟。归途至所中，闻颜闾同志调所已办好，下星期一可以来上班。下午在家休息，阅毕《中国历史》初稿第二册奴隶社会（1—91页）。晚间至颜闾同志处，知调所事已办好。

### 3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京医院作蜡疗法，顺便镶假牙，因为去年所镶的丢失了，候诊几乎等候了一个上午。返所，知下午所中研究小组开会，欢迎颜闾同志调来我所。写复信给Hansford [韩斯福]。午后偕秀君赴东单菜场购物返所。3时许，颜闾同志来，即由我和牛所长导之至会议室，由我与牛所长、郭宝钧、徐旭生、安志敏诸同志致辞欢迎，颜闾同志致答辞。散会后，在北屋再闲谈一会儿，即派车送之返家，我顺便搭车回家。傍晚偕秀君至文化俱乐部购水果及用餐，遇及向达、裴文中、韩寿萱诸同志，知今天政协在京委员有小组会。返家，阅《考古》1961年第2期。

### 3月25日 星期六

昨晚下雨，今晨未停。上午赴北京医院作蜡疗法。至所，牛兆勋同志传达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主要是整社的经验，公社干部的好坏对于公社的影响。下午在家审阅钟凤年同志的《水经注校释》样本（稿），及他给所领导的信。又阅北大《中国考古学》的序论修正稿。傍晚颜太太（任大夫）来为秀君打针。楷儿返家度周末。

3月26日 星期日

在家休息，阅毕《考古》1961年第2期（63—118页），又阅北大《中国考古学》的序论修正稿（油印本）。傍晚赴文化俱乐部理发，即在其处晚餐。

3月27日 星期一

晨间赴北京医院作蜡疗法，旋即赴所，领导小组开会商谈今年工作计划及4月份具体安排。至院图书馆，阅*Museum Journal* [《博物馆杂志》] 及Fitzgerald, *Flood Tide in Chinese* [菲茨杰拉德：《中国的洪水》]（1958）中关于考古工作一部分（pp. 142—146）。该氏于1956年曾来我国考察，当时曾晤及。此书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谈我国新建设，虽自称力求客观，总是不能完全了解。惟以由对外文协请之来华考察，故尚无反华语调。下午，参加学部所组织的报告会，由潘梓年主任谈学习目前形势的总结：（1）“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目前大好形势；（2）要高举三面红旗继续前进；（3）其他问题。散会已5时余矣。

3月28日 星期二

晨间赴北京医院蜡疗。返所，领导小组谈如何布置学部关于5月整风的准备工作。下午阅《考古》1961年第3期。偕秀君赴文化俱乐部用餐，晤及裴文中同志。与秀君去看电影《团圆之后》（闽剧艺术片）。

3月29日 星期三

阅毕《考古》1961年第3期。晨间赴北京医院理疗，已完结六天的一个治疗过程，今天复查，继续做十次蜡疗，并加捺背，因为便秘。前两次都是七至八天后由灌肠才大便，这次用药，五天才一次。至内科诊治并取药。返所，为《考古》月刊撰《长沙东郊杨家山南宋墓墓主

考》，约千余字。

3月30日 星期四

晨间赴北京医院理疗。返所，开全所会议，由我做报告，关于今年工作安排。下午2时，徐旭生同志做《夏文化的探索》的报告。散会后，至图书室阅新到西文期刊。晚间写二封信，一给若渊娟及素琴儿，一给绮霞（因为绮文定4月4日由晋返温）。

3月31日 星期五

晨间赴北京医院作理疗。返所，召集老科学家开所务会议，由我主持，谈所中今年工作安排，并漫谈百家争鸣政策。下午“十年考古”编写小组开会审查图版。晚间偕秀君赴人大会堂小礼堂观川剧《荆钗记》。今天腹泻，大便二次。



## 4月

4月1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海庆霄楼，参加学部所召集的老科学家中心小组座谈会。这是第二次开会，由潘梓年同志及刘导生同志报告开会的动机，及对于双百政策的体会，然后有贺麟、陆志韦、徐旭生诸人发言，12时余散会，即在其处午餐。饭后返所，与牛兆勋同志偕往至古脊椎所，这是古脊椎所迁移后第一次去。晤及吴依副所长，谈颜闾同志事，商借仪器及图书。返家，为图书馆选购资本主义国家的书，又阅中华书局的《古籍整理出版动态》。

4月2日 星期日

上午赴所，晤及石兴邦同志，昨由山西侯马返所，略谈侯马工作情况。赴东四邮电局取包裹，乃姬妹由温州寄来秀君在温所定制的衣服及毛葛布料。午后正欣侄来，稍坐即去。阅毕陈万里《闽南游记》（1—66页）。傍晚赴文化俱乐部购水果，赴朝内市场购物。晚间将陈书中有些地方与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参校，即抄入吴书中。

4月3日 星期一

晨间赴北京医院作理疗。返所，参加所中各工作队队长会议，由牛所长主持，讨论整风内容，尤其是培干问题，最后谈到保证读书时间问题。下午朝鲜科学院都宥浩所长以参加和大会议后途经北京，来所闲谈，并参观陈列室，谈及朝鲜今年工作主要力量集中于平壤附近，配合基建，又谓朝鲜新义州附近的美松里洞窟，其文化面貌，与吉林西团山者相近，疑为铁器早期，即相当于我国之战国时代。又谓 Окладников [奥克拉特尼科夫] 关于滨海省的石器末期相当于西团山者，C<sup>14</sup>鉴定为公元前8—9世纪，似嫌太早云。3时谈至5时始去。

4月4日 星期二

晨间赴北京医院理疗，顺便补牙。至南河沿文化俱乐部，购取人代会所配给之乒乓球赛入场券2张，计3.5元。返所，各队负责人正在牛所长主持之下开会讨论培干问题。为编辑部审稿。下午赴历史所听学部委所组织的党员报告会，乃张劲夫副院长所作关于院中整风问题的录音报告，自1时起，5时半始完毕。晚间在家阅《红旗》1961年第7期。

4月5日 星期三

晨间赴北京医院理疗。返所，领导小组谈培干问题。将昨天所审阅的稿交给编辑部。秀君昨晚发烧，晨间达39度，午间提早返家，桑叶滚水一碗给她喝后，发汗降温至38度，仍未退清。下午偕兆勋同志赴院部听张劲夫副院长传达广州会议精神，今天仅党员中司局级以上干部参加听。晚间阅学部情报室所编《学术资料》。秀君晚间烧已退清，但头痛背痛，卧床一天。下午暄儿新由西安返京，打电话到家中，说明天来家，她也没有起来，让炎儿去接电话。接铮儿来信，已于3月23日支部大会通过入党，暄儿于去年“七一”通过，两个孩子都是预备党员了。

4月6日 星期四

晨间赴北京医院理疗。返所，胡庶华先生来谈关于古代钢铁问题。所中各队最近将出发，谈队中培干问题。赴东四购药。返家，暄儿来家，以昨日返京，出差四个月，今明有两天休息也，即在家中午餐，并取去乒乓球比赛票一张。下午参加中央办公室主办的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为科长以上党员参加，由彭真同志作报告，3时开始，传达九中全会及座谈会议的精神，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及调查研究作风，5时即毕。晚间写了几封信。

4月7日 星期五

晨间赴北京医院理疗，顺便至内科诊视取药，已20天没有呕吐，便秘也有好转。至所，闻尹达同志晨间曾来所，谓领导方面对于《考古》1959年第1期刊登批判裴文中一文，要作检查；又对于安阳市，安志敏所处遭遇，亦将打报告送上去。阅《中国历史》第三分册（封建社会前期）（1—142页）。赴文化俱乐部洗澡，即在其处晚餐。晚间为《长沙东郊杨家山南宋墓墓主考》一文作修改，以校样已送来也。

#### 4月8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理疗，即赴北海公园庆霄楼，才知道本星期没有座谈会。返所参加学习，阅读《北京工作》380—383四册。下午参加党团活动，讨论前天彭真同志报告。晚间为《考古》月刊审阅稿子《评〈庙底沟与三里桥〉》。

#### 4月9日 星期日

上午携炎儿赴所，观电视世界乒乓球决赛。与王俊铭同志谈留美返国学生思想情况，据云一般对于工作及生活尚满意，去年底以来市场紧张除外；惟对于会议过多，工作中走群众路线事多功少，工作仪器缺套，有些意见；对于党领导以客卿看待，有照顾而少思想帮助，亦有些意见云云。杨建芳同志来辞行，后天即离京赴四川大学任教。下午偕秀君及炎儿去看暄儿夫妇，自前年冬他俩结婚后这一年多未曾再去过，因为下星期暄儿即离京赴成都出差，志清亦将于月底以前前往，所以约我们今天去看一次。返家，傍晚偕炎儿赴文化俱乐部用餐，即在其处观电视，今天上午我曾由人代会秘书处得乒乓球赛入场券，交给楷儿去看，晚间团体最后决赛，竞争激烈，最后中国队男子队以5：3胜日本队，获得世界冠军，中国女子队以2：3败于日本队获得亚军，返家时已11时许矣。

#### 4月10日 星期一

晨间赴北京医院理疗。返所，为《考古》审阅稿子，与郑振香同志谈洛阳工作问题，因今晚洛阳队将出发也。下午赵学谦同志介绍云南少数民族所侯方岳所长来谈。接*International who's who* [《世界名人录》]编辑部来信（见1959年2月26日的日记），附来传略，询问有否增改。因为最近收到联络局通知，这编辑部是抱有“两个中国”的看法，不要再与它打交道，所以将它转到学部联络局去。又接张轶东来信，说苏联《拜占庭研究》杂志准备将我的关于东罗马金币的一文，译成俄文发表，来函索取金币照片，遂草一复函，交联络局征求同意。晚间任大夫来为秀君打针。

#### 4月11日 星期二

晨间赴北京医院理疗。返所，今天世界乒乓球赛，我原有票子，让给暄儿去看了。审阅自然科学史研究室送来的关于巩县铁生沟冶铁遗址的文章，并不见佳，写了几点意见。下午在家休息。若渊婧自内蒙赴赤峰途经北京，4时许来家，即住在自家，傍晚带他去文化俱乐部用餐，即在其处观电视中乒乓球赛，我提早返家，他看到10时半完毕才回来，抵家已11时许，我都已入睡。我醒来后觉得胃部不舒，起来用手指弄呕吐后始稍舒入睡。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156页）。

#### 4月12日 星期三

晨间赴北京医院理疗，蜡疗至今日止已达16次，收效也并不佳。明天起改为波电疗。返所，北大历史系派人来商谈关于苏联留学生在我所图书室借阅台湾出版刊物问题。接着所领导小组商谈“十年考古”的编辑工作计划。下午在家休息。审阅《西安半坡》报告提要译文，作了一些修改。

#### 4月13日 星期四

晨间赴北京医院电疗并搓脊，这是中波电治疗开始。返所，将《半

坡》提要的英译，转交与王俊铭同志。周永珍同志谈《考古》第5期稿子问题。下午石兴邦同志谈西安工作问题，武伯纶同志来信说，已提请地方领导任命他为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今日晨间广播，知苏联已于昨天成功地发射第一次带人的宇宙飞船，加加林瞬息即成世界闻人。下午正暄儿来辞行，以明日即出差成都，可能到年底或国庆节左右才归来。晚间8时若渊娟离京赴赤峰，这次在自家住了两天半。今天接到北京医院门诊保健室通知，告诉我3月16日全身检查的结果，提出建议如下：

1．慢性十二指肠溃疡，伴有幽门痉挛。

建议：生活规律，避免过劳，饮食应以软、少刺激、易消化、少吃多餐，并注意低胆固醇饮食（少吃肥肉、内脏、蛋黄等）。按医嘱有规律服药及理疗，一个月后复查胃肠像。

2．轻度消瘦，适当注意营养，不需治疗。

3．请一个月后门诊复查血沉。

4．内痔：不食刺激性食物，可行运气疗法。左侧精索静脉曲张，不必处理。

5．沙眼，屈光不正，老视。

6．慢性鼻炎，慢性鼻窦炎，请来门诊照付鼻窦相。

7．牙齿疾患，请来门诊修复。

检查医师 沈瑾 61年3月29日

去年检查身体后，拔牙及补牙，治疗慢性溃疡及幽门痉挛，没有旁的建议。今年似乎又添了一些，尚在中年，越发衰老，未老先衰，殊为沮丧。

4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京医院理疗。返所，秘书组商谈《黄河流域新石器研究》的编写办法。下午赴学部参加党组召集各所负责同志开会（我所尚有牛所长及林主任，与我去），由刘导生同志传达康生同志及陆定一同志的讲话，然后商谈布置整风工作。各所依具体情况，先作调查研究，然后提出具体措施，报学部备案，抓住关键性问题，设法加以解决，确定制度，作为整风收获，大约7月间始能结束。晚间听无线电广播世界乒乓球比赛，今日决赛情况。

#### 4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理疗。旋赴学部参加各所老科学家中心小组座谈会，由刘导生同志主持，民族所冯家昇，少数语言所傅懋勳，语言所郑奠、陆志韦，分别汇报各所百家争鸣的鸣放情况及存在问题，最后由刘导生作总结，要重新布置小组如何学习。下午所中党支部开会传达八届九中全会李富春同志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然后讨论赵芝荃同志的转正问题，赵系1958年入党为预备党员，由赵先做自我检查及申请，党支部委员会意见，到会的人亦发言提意见，最后通过。晚间审阅吉谢列夫关于中国新石器及青铜器论文的中译文。

#### 4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阅毕吉谢列夫的关于中国新石器及青铜器论文的中译文。下午为《考古》月刊审阅稿子（佟柱臣：《西团山简报》、关于《庙底沟与三里桥》的三篇）。《中国建设》社来电话约稿，只得告以下月再考虑。

#### 4月17日 星期一

晨间赴北京医院电疗。返所，刘启益同志来与安志敏，王仲殊等一起，商谈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下午赴怀仁堂听周总理关于国内外形势的录音报告。晚间写作《外文铭刻的汉代铜饼》一文。

4月18日 星期二

晨间赴北京医院电疗，然后赴内科门诊，现在门诊病人又多了，原来排9时的门诊，候诊一直等到11时才轮到。遇到杨钟健所长，我说今年我的全身检查通知书列举到7项之多（见13日日记），他说，他还超过我，他身上的病达11种之多呢！候诊有空暇，去挂明天鼻科的号。下午在家写作昨晚开始的文章。晚间朱欣陶主任由定陵托人送来公社中处理剩余鸭子5只。今天《光明日报》刊登考古所去年工作消息。

4月19日 星期三

秀君昨天下午去东安市场，又着了凉，今晨发烧到39度。我晨间将一只鸭子送到王明同志，即赴北京医院电疗，然后至鼻科。据云有慢性鼻窦炎，需要将鼻窦刺孔去脓，先用麻醉药，然后刺孔，用盐水流进冲洗，但盐水进去并不出来。手术将完毕时，我即受不住了，有点要晕眩过去，周身发软，四肢无力，全身出汗（据医生云，我当时脸色也发白了）。医生嘱我到附近沙发上休息，我即不能起立了，医生和护士扶着我到隔壁一房间去，我几乎是半昏迷状态，胸部发胀，浑身不舒，软弱无力，她们将我扶到手术床上躺下。大概躺了一小时左右，两手及手臂仍发麻无力。护士问我是否要通知家属来接回去，或代雇车送回去，我打电话给所中，开来汽车，李遇春同志随着来，扶我出院上车。抵家后，秀君仍躺在床上，但发烧已退，我吃了“眠尔通”二片，即卧床入睡。下午1时半始醒，自己去用开水弄一点面粉糊作为午餐，餐后又睡了，醒来后精神稍佳。傍晚颜伯诤同志来，我告以今晨经过，他说这不是脑贫血，因为有出汗，大概是虚脱（Shoke），或是麻醉剂的反应，或是身体太虚弱的关系。晚间王仲殊同志来，代表所中探问病情，坐谈一会儿。赵学谦同志来辞行，明天他与楼宇栋同志将赴西安，下放到陕西分院考古所去。

4月20日 星期四

晨间赴北京医院电疗。归途至所中一视，秘书组正在讨论《辞海》考古学条目。返家，阅《红旗》第8期。下午6:30—6:45广播简明新闻，有前天《光明日报》所刊登的考古所去年工作的消息。

#### 4月21日 星期五

晨间赴北京医院电疗。旋赴所，秘书组继续讨论《辞海》考古学条目。下午北京市有60万人的集会和示威，支持古巴反侵略斗争，我因休养未去参加。在家将《外文铭文的汉代铜饼》一文写毕，约4000余字，将交《考古》月刊第5期发表。

#### 4月22日 星期六

晨间赴北京医院电疗。返所，旋即返家，阅《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1—151页）。下午赴所，与牛兆勋同志商谈所事，又去理发。晚间在家整理书橱。

#### 4月23日 星期日

今日下雨，上午志清媳来，即在自家午餐。修改《外国铭文的汉代铜饼》一文。下午偕秀君及志清去东四剧场看电影《林家铺子》。晚间参加周总理为老挝首相富马亲王访华的国宴，共百来席，我是63席，皆中国科学院同人，周总理及富马亲王皆在席上致辞。今天宴席是鱼翅席，菜单是拼盘（肉、鸡、青豆、豆腐干及鸭）、竹荪鸽蛋汤、扒鱼翅、炸对虾、素什锦、红烧肥鸭、点心（包子、春卷等）及水果（苹果、桔子），散席时已10时余矣。

#### 4月24日 星期一

晨间赴北京医院电疗，并作复查，医师主再做十次中波电疗，五次



捏脊。返所，将《外国铭文的汉代铜饼》文字作最后修改，交《考古》编辑部。下午拿冬衣去洋洗，并顺便至修绾堂一观内部门市藏书，乃中国书店之新措施，亦无佳书。返所，秘书组仍在讨论《辞海》考古学条目。晚间在家阅《历史研究》及*Central Asiatic Journal* [《中央亚细亚杂志》] 中W. Samohin关于Tarim Basin [塔里木盆地] 一文。

4月25日 星期二

晨间赴北京医院治疗。返所，有北大考古专业三年级学生来所，要求我所派人去作一报告。因为范老曾去做过一次关于历史学的治学态度的报告，反对空、风（捕风捉影）、逢（逢迎风气）的风气，与牛兆勋及苏秉琦二同志一起接见他们。下午在家，阅《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晚间偕秀君赴蟾宫影院观电影《追鱼》。

4月26日 星期三

晨间赴北京医院治疗。返所，为北大讲稿搜集材料。下午所中开研究组座谈会，谈吕振羽同志在星期天所发表的《从远古文化遗存谈我国各民族间的历史关系》一文，最后我作总结性发言，认为这篇文章是重要的，以一非考古工作者能写出这样文章是难得的，不过文中不仅细节有错误或欠妥处，总的理论性问题亦值得商榷：（1）考古学文化与民族、种族、政治集团（部落联盟）诸概念的异同；（2）民族关系的解释或考古学文化关系的论证的原则（地层前后并不表示有承继关系，遗物共存要决定其混在一起的时代如何，扰乱层不能算混合文化，影响的证据要用分析入手），贸易、传播及迁移的不同；（3）传说的利用（传说的体系及是否确为古代传说，要先弄清楚，其次始为结合考古学文化）；最后谈到大胆敢想敢说与谨严适当其分的问题，散会时已6时许。晚间正宗侄来电话，知其来北京开会。

4月27日 星期四

晨间赴北京医院电疗。返所，阅竺可桢《历史时代气候变化》一文（《光明日报》）。下午所中秘书组讨论《考古》今年第7期的文章，与苏秉琦同志商谈北大讲稿内容问题。下班后赴文化俱乐部购物，即在其处晚餐。阅《文物》今年第2期。

#### 4月28日 星期五

晨间赴北京医院电疗。阅毕《文物》今年第2期（1—75页）。下午在家阅《文物》今年第3期，校阅《考古》第5期我所写的那篇文章。晚间正宗侄下榻自家，以其已调来北京工作，住处郊区黄庄，离城有二小时的路程，明晨7时车子到济南去取行李，故宿自家。

#### 4月29日 星期六

晨间正宗侄离京赴济南，我赴北京医院电疗。旋赴学部听姜君辰同志传达这次中宣部召开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会议上周扬及陆定一同志的报告。下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学习公社六十条，今日念完，大家讨论。赴文化俱乐部购物，遇及巫宝三同志，即在其处同进晚餐。晚间阅毕《文物》1961年第3期（1—57页）。

#### 4月30日 星期日

今日仍上班，晨间赴北京医院电疗，捏脊治疗25次，今日暂作结束。至故宫博物院，晤及陈万里先生，还给他《闽南游记》一书，谈及中国瓷器研究的前景；又谈起我的溃疡病，他说，他从前也曾患过，于胜利后行胃切除手术，现在十余年，没有再发过。返所，参加昨天姜君辰同志传达报告的讨论。下午阅《中国历史初稿》第4册。傍晚至文化俱乐部用餐，遇及邵循正、赵九章二同志，饭后叫了一壶茶，谈一会儿始离开俱乐部分别返家。

# 5月

5月1日 星期一

今年五一节，仿照去年的办法，不在天安门集中游行，而在各处分别举行集会及活动。在家为北大讲稿作准备。下午偕秀君及炎儿赴大华影院观电影《黄浦江故事》。晚间同往天安门参加晚会。

5月2日 星期二

昨晚楷儿返家，今日志清媳来家。写北大讲稿提纲，又花了整天的时间。晚间下雨。

5月3日 星期三

晨间赴北京医院电疗，内科诊治取药。返所，将《新疆考古学概论》第一讲提纲交给苏秉琦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下午准备第二讲的提纲。今天腹泻不舒。

5月4日 星期四

晨间仍赴北京医院电疗。阅COWA ( *Current work in Old World Archaeology* [ 《旧大陆考古学现状》 ] ) 中关于Northern Asia [ 北亚 ] 的部分，尤其是中亚部分，拟将之收入讲稿中。又查阅西文杂志。

5月5日 星期五

晨间赴北京医院电疗，返所，阅颜闾同志所写《人类学与考古学研究的关系》一文，提出几点修改意见，交还给他。下午阅Claussen, *Turk, Mengol Tungen (Asia Major 1960)* [ 克劳森：《突厥人，蒙古人和

通古斯人》（《亚洲大陆》1960）]。晚间，秀君昏厥病又发作，闹到夜半11时始睡。

5月6日 星期六

晨间赴北京医院作中波医疗，已做中波电疗20次，今日复查。草拟北大讲稿第二讲。正宗侄来电话，谓已于前日返。赴北海参加座谈会，乃学习中心小组座谈会上星期姜君辰同志所传达的文科教材编选会议的报告。下午赴中直礼堂听商业部胡子婴副部长所作市场供给问题的报告，乃学部党委所举办的报告会。阅毕伯希和、列维的《吐火罗考》（冯承钧译本1—156页）。夜间秀君以头痛、手痛，终夜呻吟。

5月7日 星期日

这二天夜间都没有睡好。阅柳青《创业史》第一卷（511页）。上午正宗、正昕两侄来，留之午餐。午后赴文化俱乐部购物。返家，王则诚同志来谈，傍晚始去。晚间阅Mangent, *Archaeology in USSR* [蒙盖特：《苏联考古学》]的中亚部分。

5月8日 星期一

晨间赴北京医院作肠胃检查，自3月21日做过后，迄今已五十来天，已有好转，虽仍有幽门痉挛，但二小时后，吃进去的白粉液已排除仅剩1/10。遇及王冶秋局长，较前为瘦，据云仍在休养中，尚未上班。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西餐。下午阅羽田亨《中亚细亚的文化》（张育英译本1—110页）。与王伯洪、王仲殊二同志谈《中国历史》初稿问题。胡庶华先生来谈关于中国钢铁史问题，将董为元同志的稿子交还给他。

5月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苏秉琦同志谈明天到北大做报告事。下午草拟第二讲提纲。赴文化俱乐部，遇及向觉明教授，谈整理《大唐西域记》问题。傍晚偕秀君、志清在文化俱乐部用餐，返家夜间又呕吐了。

### 5月10日 星期三

昨夜又呕吐了，比前次4月11日为厉害，今天在家休息。晨间志清离京赴成都。下午北大的报告，打电话告诉苏秉琦同志，不能去了。政协文教组的座谈会（谈百家争鸣政策），也不能去了。

### 5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门诊，取药，打一针Atropine [ 阿托品 ]。至所，牛兆勋同志去农场劳动半个月，已经返所，商谈所中工作。下午在家休息，阅“十年考古”稿本。

### 5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阅松田寿男《古代天山の历史地理的研究》。下午阅《红旗》、《新建设》等杂志。晚间秀君又昏厥。

### 5月13日 星期六

昨夜约2时许，忽觉发冷，晨间体温高至39度（腋下）。至医院，经检查白血球为11600mm<sup>3</sup>，透视为右肺炎，即打青霉素及链霉素。下午在家休息，医院于傍晚派护士姜同志前来代为注射。

### 5月14日 星期日

今日仍卧床休息，北京医院护士晨间及傍晚都来打针，注射青霉素

及链霉素。昨晚体温已正常。卧床阅S. Piggott, *Approach to Archaeology* [皮戈特：《考古学入门》] (pp. 1—132)。下午王仲殊同志来谈，闻尹达同志已返京，将以全力主持修改《中国历史》稿子。易漫白同志来谈，为他下放到地方（初定新疆，后改鞍山），他不愿意去。晚间王天木同志来谈，他现正在协助修改革命博物馆的陈列，表示希望于这工作完成后，能有工夫将他关于中国古代机械学史上几个专题研究，设法写出来。大概他知道颜闾转入考古所，又有些动心。我也以为他的研究工作，应该设法使他有时间来完成，但是文物局领导方面的主意恐不如此。晚间秀君又不大清醒。

### 5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肺炎。检查透视照片结果，仍是右肺中叶发炎，并有膨胀不全现象，与59年1月发现的情况相似（59年1月及7月发过两次）。医师颇怀疑右肺中叶是否有支管阻碍，分泌物不易出来，以致易生肺炎及膨胀不完，决定再打针三天，然后复查，在家休息一周。下午王仲殊同志来，傍晚护士来打针。晚间卢兆荫同志来谈，他已于今天起暂返所工作，留苏与否尚待上级决定。阅“十年考古”稿子。接正暄儿来信，知志清媳已抵川。

### 5月16日 星期二

晨间护士来为我注射青霉素及链霉素，任大夫来为秀君打维生素B<sub>12</sub>。上午苏秉琦同志来谈北大授课事。下午阅赵树理《灵泉洞》上部（1—122页）为消遣。傍晚又去医院注射。晚间李遇春、王世民二同志来问疾，顺便带来近几天《光明日报》及《参考消息》。他们走后，颜闾同志来问疾，闲谈古脊椎所情况。

### 5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打针并拔火罐。返家后，苏秉琦同志来，商谈北大

同学实习事，即留之午餐，食了一碗面，他还留下二两粮票。下午又赴医院注射。石兴邦同志来谈，后天他将去西安。

#### 5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打针、透视复查，据云好一些，但未完全消失，要继续打针5天，又增加短波电疗5次。午后颜闾同志来，商谈介绍俄文翻译来所事。下午又去赴医院打针。写了几封信。吴汝祚同志来说，明天他将到山东去，参加我所的山东工作队。阅《什么是考古学》（俄文）第8章“铜器时代”。

#### 5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和下午都赴北京医院打针及电疗、拔火罐。上午白万玉同志来探视，他仍在定陵博物馆协助工作。阅《上海民间故事选》（1—259页），将一些解放前的工人运动回忆录也算做民间故事，似乎有些误解或改变民间故事的定义，但文章还浅显生动，只是国语中融入一些上海俗语，除了对白中可用上海语，其余似应保持国语的纯洁。晚间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膳，遇及沈从文同志。

#### 5月20日 星期六

今日仍是上午和下午都去北京医院治疗（打针及电疗）。阅时代出版社注释的《俄文文艺短篇选读》（1—72页，1959年出版）。晚间楷儿返家过周末。

#### 5月21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天，但仍于上午及下午赴北京医院打针。阅《什么是考古学》（俄文）第8章铜器时代。

5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医院打针及电疗，至内科复诊，肺部透视炎症已基本吸收，但右肺中叶仍膨胀不全，决定打针至明日暂行停止，继续理疗及休息一星期。下午仍去打针。

5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打针及拔火罐，自5月13日以来，迄今共打针21次，42针，总算告一段落；理疗科诊视，继续超短波电疗三次，又作体疗。阅《什么是考古学》（俄文）第9章铁器时代。归途至所中取书，所中“十年考古”编辑组正在开会讨论修改计划。

5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及体疗。下午在家休息。阅Tallot Rice, *Scythians* [塔洛特·赖斯：《斯基泰人》] 和《什么是考古学》（俄文）第9章关于Scythians [斯基泰人] 的几节。下午陆步青甥来，他已由文化部出版局下放到局的出版研究室，晚间王明同志及王世民同志来谈。

5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及体疗。阅毕塔洛特·赖斯《斯基泰人》（pp. 1—246）。下午阅《什么是考古学》（俄文）第10章“Урарту [乌拉尔图]”。傍晚偕秀君前往文化俱乐部用膳。

5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京医院电疗及体疗，在理疗科复查，暂行停止，下星期内科检查后再说。阅《什么是考古学》（俄文）第10章“Хорезм [花刺子模]”。



5月27日 星期六

审阅“十年考古”。又阅《什么是考古学》（俄文）第11章“古代斯拉夫及俄罗斯”。今天下雨，天气稍凉，上午秀君又昏厥过一次。

5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尹达同志来谈，他正脱产专从事《中国历史》修改。审阅毕“十年考古”（1—201页）。午后正欣侄来，稍坐即去。偕秀君及炎儿赴文化俱乐部用餐，即在其处理发。晚间颜闾同志来谈。阅梅原末治《殷墓发现木器印影图录》（1—23页）。

5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医院复查，肺炎的炎症已消失，右肺中叶膨胀亦已恢复，惟以身体衰弱，有贫血症，除服用多种维生素丸以外，还注射维生素B<sub>12</sub>及肝膏，隔天一次，治疗20天，然后再复查。又建议一个月后，作支气管造影检查。10时许始毕。至所，与牛所长、靳主任及林主任等开小组会，略谈近日所中工作情况及今后布置。下午又赴所，在图书馆阅新到西文书籍及期刊。

5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牛所长谈安阳工作情况及所中整风准备工作。下午偕颜闾同志赴德胜门外祁家豁子古脊椎所，参加该所研究生吴新智论文答辩会，论文为《山顶洞人类化石的研究》，由杨钟健所长主持，2时开始，主席致辞，学术秘书（周明镇）介绍研究生情况以后，由研究生报告论文，休息10分钟以后，开始论文答辩。由4时直至6时半，然后由导师吴汝康发言。原定即日宣布评定结果，以时间已晚，改为另日宣布，先行散会，留答辩委员会开会评定通过。返家已7时半，颇为疲倦，饭

后写了二封信，提前睡眠。

5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苏垂昌、吴绵吉二同志来谈。他们自厦大毕业后来所已几年，现决定下放到厦大去，6月4日将离京返厦，所以来谈谈今后工作。他们走后，我将《考古学论文集》进行修改，与牛兆勋、卢兆荫二同志谈所中工作。下午在家校改《考古学论文集》的校样，赴北京医院打针，赴文化俱乐部用膳。

## 6月

6月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科学出版社傅学苓同志来商谈《考古学论文集》的出版问题，因为纸张关系，恐要延期出版。下午参加政协的文教组和民族组第9组座谈文教工作问题。由载涛及吕振羽二同志主持，出席者有冯家昇、邵循正、顾颉刚、王伯祥、李祖荫、张政烺、胡厚宣、陈明达、秦德君等。今天所谈的，主要是关于民族的同化及融合问题，以及用词问题，因为有些少数民族对“同化”二字有反感。散会后，即在文化俱乐部用餐。

6月2日 星期五

晨间赴北京医院打针。返所，将《考古学论文集》校样作最后修改，交编辑室，以便转交科学出版社。卢兆荫同志汇报昨天下午所中领导小组讨论所中工作重点，以便准备今日下午讨论。下午所中领导小组开扩大座谈会，谈培养干部问题。晚间审阅资料室关于收集资本主义国家考古资料计划。

6月3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已近一个月未有参加，今天讨论周扬同志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会上讲话六点的感想（红与专，书本与活知识，理论与资料，今与古，中与外，基本训练）。下午在家阅《红旗》最近一期（第11期）。偕秀君赴东四取洗染衣服。

6月4日 星期日

阅毕《什么是考古学》（俄文）（pp. 1—185）。这是我第一次从头至尾阅读的俄文书，还写了生字簿，不知今后能否继续巩固，掌握好

俄文阅读。下午易漫白同志来谈，所中决定将他下放，但是他不愿意去边区，现正在接洽让他返湖南本乡工作。傍晚偕秀君及楷炎二儿赴文化俱乐部用餐，楷儿将于后天赴十三陵劳动二个月，返家颜闾同志夫妇来谈。

6月5日 星期一

晨间赴北京医院打针。返所，翻阅新到的西文杂志。下午所中领导小组讨论方针及任务问题，拟修改后再打报告给学部党组。晚间写了二封信。

6月6日 星期二

上午为《考古》审阅稿子（马承源的《马家窑文化问题》）。阅安阳队寄来的工作汇报，与颜闾同志谈工作问题，因为他今晚即离京赴成都为川博对三峡新石器墓葬人骨做测量工作，中午邀他到北京餐厅一同进餐。下午所中领导小组仍商谈关于方针任务报告内容问题。

6月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李仰松同志来谈去北大做报告事，初步决定下星期三2:45—4:30前往。安志敏同志参加协助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回来，略谈所中编写《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论文集》问题。为定陵博物馆《关于编写定陵试掘报告计划纲要》提出几点意见。下午赴北京医院打针。返所，阅党内文件《北京工作》第389—392期。“十年考古”编写组开会，汇报修改工作进程。

6月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为《考古》审阅李仰松《佉族葬俗》一稿。阅《文物》

今年第4—5期安金槐《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隰都》一文。下午在家，阅院部《关于自然科学发展的十四条意见》（草稿）。晚间偕秀君赴大众剧院观评剧《金沙江畔》。

## 6月9日 星期五

上午牛兆勋同志谈昨天学部党组会上哲学所及语言所汇报整风调查的情况，并决定我所将来汇报重点。下午所中领导小组商谈我所整风的调查重点。晚间工会电影票，在大华影院观新闻片《老挝见闻》及《古巴》等。

## 6月10日 星期六

晨间赴北京医院打针。旋赴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参加学部政治学习中心小组会，由刘导生同志主持，讨论周扬同志文科教材编选会上的报告，即在其处午餐。下午在家，阅《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176页）。下午素琴儿由呼和浩特出差赴哈尔滨，途经北京，即住在自家。偕之赴文化俱乐部用餐，秀君亦一起前往，并一起赴东四剧场观电影《乔老爷上轿》。

## 6月11日 星期日

阅《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1—90页），并审阅安志敏所写的书评。上午正宗侄、正昕侄及其女友来自家，坐了一会儿即去。下午郑重远同志（郑涤之子）来谈。晚间7时，素琴离家前往车站，乘8时车赴赤峰转哈尔滨。

## 6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东北博物馆胡文效、孙守道等同志，接洽征集考古标本以充实

陈列事。秘书组开会，商量修改《西安半坡》发掘报告稿事，拟即托张长寿同志代为校改。下午偕秀君前往东四领取补改过的呢大衣，并送去洗染衣服。往北京医院治疗、打针。晚间写信给正暄儿。

## 6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阅*Archaeology*, No.3 [《考古学》第3期] (pp. 1—52)。下午所中秘书组扩大座谈会，谈所中田野工作及培干问题。晚间阅资料室所译俄文资料 (Mongait [蒙盖特] 批评Tayler, *Story of Archaeology* [泰勒：《考古史话》] 及《1959年苏联考古所田野工作》)。

## 6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审阅“十年考古”的龙山文化部分。下午胡厚宣、罗世烈同志来，商谈协助编纂《甲骨文合集》事，至5时半始去。赴北京医院打针。至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餐，遇及唐兰、徐仁同志。晚间收到正楷儿由十三陵来信，即写回信。

## 6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写了二封信 (李俨及金灿然)。阅安志敏所写对安金槐郑州商城一文的质疑。下午天下雨，我在家中阅“十年考古”的甘青新石器部分。又阅许顺湛关于文化定名问题的稿子，他仍没有弄清楚考古学文化是什么。

## 6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陈明达同志来谈编辑《敦煌》事及复原汉代长安南郊建筑问题，顺便催稿 (新疆丝织品)。参加所中党团员座谈关于白专道路及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下午偕秀君前往东安市场购物。至北京医院打针，遇及朱庆永同志，正在取药。晚间与秀君在北京饭店用餐。

6月17日 星期六

晨闻正宗侄的爱人尹世清同志由济南来京，因为恰巧正宗侄以临时因公出差赴东北，她便来自家。初次会面，谈了一会儿。正宗侄恰巧今晨返京，在城内招待所得消息后，即来电话联系。我上班去，正宗侄携带她到城外自己宿舍去。上午审阅故宫博物院修改陈列稿。阅“十年考古”的“东北地区新石器”部分。下午参加学部党组关于中宣部文艺工作会议上康生同志及周扬同志的报告的传达，刘导生同志并指示关于各所的压缩预算及进行整风。晚间正宗侄夫妇来，即下榻自家，闲谈至11时始睡。

6月18日 星期日

本日阴间雨，晨间正欣侄偕其女友来会晤正宗侄夫妇，在自家闲谈。旋大家一起赴华侨大厦的大同酒家用餐，由我做东，五菜一汤，即需23.5元，饭费及点心钱在外。饭后至光陆照相馆拍一照片，下午他们自己去逛了。我午睡后，审“十年考古”中“华南地区新石器”及“秦汉考古”二部分，签注了一些意见。

6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牛兆勋同志商谈安阳事件汇报事。佟柱臣同志来谈。下午赴北京医院打针。返所领导小组商谈所中方针任务的报告事。晚间偕秀君送正宗侄的爱人尹世清同志上火车返济南。

6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与兆勋、仲殊、兆荫同志，继续商谈关于所中方针任务的报告内容。审阅侯马工作队总结报告。下午苏秉琦同志由侯马、洛阳、安阳归来，略谈各地情况。审阅《考古》译稿（布留素夫：《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共同体》）。阅《普通民族学概论》第一章（1—42页）。

### 6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参加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听张劲夫副院长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下午赴北大为考古专业作新疆考古的报告，归途至张国熊同志家。秀君亦去访张太太，遇及薛寿璋同志的母亲，去夏由温州来京为他照管孩子，不久将返里，以临时户口现正被催离京也。

### 6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苏秉琦同志向所中汇报侯马情况。下午参加学部各所党员干部小组座谈会，讨论昨天张副院长的报告，有尹达、侯外庐诸同志发言。若渊婧由赤峰出差返内蒙，途经北京，即宿自家。

### 6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学部各所党员领导干部小组座谈会继续开会，有熊德基、牛兆勋和我发言。下午赴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参加关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史提纲的讨论。又返所，参加领导小组商量再度精简编制及经费。

### 6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学部各所党员领导干部小组座谈会继续开会，有侯外庐、林维汉诸同志发言。少数民族语言所报告该所情况，谈前年曾在昆明开“控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会”；又在南宁开会，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语言学者十大罪状“古、详、异（追求差异）、分（多分方言）、纯（追求纯



一语)、玄(秘,妙)、霸、偷、赖、骗”,现下提出反诉,有退赔要求。下午参加所中党组织活动,讨论并通过高兴汉及薛玉尧二人为预备党员。若渊婿乘12时25分车离京返内蒙。

6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赴大佛寺小学参加家长会。返家,见正宗侄正来自家,转来侄媳尹世清的来信,留正宗侄午餐。午后济瀛侄来,谓不久将赴周口店作地质实习,留之食鸡蛋面。晚间偕秀君及炎儿去东四剧场观电影《第六纵队》。阅Bibby, *Testimony of the Spade* [毕比:《铁锹的证词》]第一部分(pp. 1—109)。

6月26日 星期一

阅毕比书第二部分(pp. 111—197)。所中领导小组继续商谈关于方针任务的报告稿子。

6月27日 星期二

阅毕比书第三部分(pp. 201—326)。上午北大俞伟超同志等来所商谈同学实习问题。晚间素琴儿由东北返内蒙经过北京,即住于自家。

6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准备北大报告讲稿。下午赴北大,对考古专业四、五年级同学作关于新疆考古学的报告,复又对五年级同学谈关于考古学当前形势及青年考古学者的任务及要求。正中侄来。

6月29日 星期四

阅毕毕比《铁锹的证词》（pp . 1—414）。这书虽限于欧洲的史前部分，但叙述得颇为生动，且亦谈及理论问题，常采用个人传略体裁或重要发现的纪事体裁。可以与Ceram, *Gods, Graver and Scholars* [ 克里姆：《神，陵与学者》 ] 合读，后者偏重近东及希腊。傍晚偕秀君及素琴儿赴北京饭店用餐。

6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领导小组商谈所中方针任务的汇报，后“十年考古”编辑组讨论插图问题。午间素琴儿离京返内蒙。下午在家，阅北大考古专业的专题讲稿（袁家骅：《语言学概要》，安志敏：《甘青新石器》，佟柱臣：《东北新石器》）。晚间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40周年纪念大会，刘少奇主席作报告，文艺舞蹈，至11时始散。

## 7月

7月1日 星期六

上午为苏联《拜占庭杂志》审阅我的那篇《中国西安出土的拜占庭金币》的俄文译稿，花掉整个上午的时间。下午参加学部学习小组所召集的中心学习小组，座谈昨晚刘主席的讲话，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黑龙江厅，会后即在人民大会堂进餐。晚间庄敏同志来谈《文物》月刊事，并催稿。

7月2日 星期日

阅毕E. Stepanova, K. Max short Biography [ 斯捷潘诺娃：《马克思传略》 ] ( pp . 1—151 )。重阅皮戈特《考古学入门》( pp . 1—132 )，作札记。午后正欣侄来，取去前星期的照相。傍晚偕秀君及炎儿去东安市场购物，至红星影院观电影《清明时节》，表现温州梧埏公社的农业生产。归家后，写《略谈番薯与薯蓣》，为《文物》写此文也。

7月3日 星期一

上午陪秀君赴景山医院针灸科门诊。赴所，修改《略谈番薯与薯蓣》。下午所中领导小组商谈修改《中国历史》原始社会部分，及所中方针任务汇报事。晚间赴正暄宿舍的田丽君同志家中，领取正暄的日用品供应证。

7月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略谈番薯与薯蓣》一文，作最后之修改。下午赴院部，由张劲夫副院长对院中各所党员领导同志作报告，关于整风及精简人员等方面。

7月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对“东罗马金币”一文的俄文译稿作审查，并作修改。下午所中领导小组谈“十年考古”写作问题，学部要我所略写工作经验，因为这书为学部主要项目中能按期完成者。为《中国历史》唐代中西交通部分作审查，并签注意见。晚间将《略谈番薯与薯蓣》一文交与庄敏同志。

7月6日 星期四

上午赴学部听刘导生同志关于整风准备工作的报告。下午校改“东罗马金币”俄文译稿。

7月7日 星期五

上午学部各所党员领导干部学习会，座谈整风问题。对学部提意见，谈及学部委员制问题及稿费问题。下午张云鹏同志由武汉返京，汇报工作情况。偕秀君赴蟾宫影院观电影《摩雅傩》。接锦千甥来信，预备暑假结婚云云。

7月8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政治学习。下午所中党组织活动，为整风作准备，大家谈思想情况。

7月9日 星期日

上午正宗、正昕二侄来自家，留之午餐。午后审阅“十年考古”的稿子。至文化俱乐部用餐，遇及傅懋勳同志。

7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党组谈关于整风运动，商量如何进步，重点何在。颜闾同志昨由成都返京。下午素娟内侄女来谈。将“十年考古”一部分初稿交与编写组，并提一些意见。晚间参加人民大会堂欢迎金日成首相的宴会。

7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石兴邦同志昨日由西安返京，今日汇报西安工作情况。金学山同志由武汉返京，半年未见面，瘦得多了。下午将“东罗马金币”俄文译稿修改完毕，并草就信稿，请示学部对外联络处。

7月12日 星期三

昨夜腹泻，今天精神不舒。上午参加对外文协所召开的各友协理事联合会，由楚图南会长汇报工作并改选一部分负责人员，会后放映电影《雷雨》。下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谈谈所中问题。

7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谈考古所方针任务问题。下午谈《半坡》报告修改问题。晚间与秀君及炎儿观电影《红旗谱》。

7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继续谈考古所方针任务及两条路线问题。下午赴新侨饭店报到，赴文化俱乐部购物并用餐。

7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新侨饭店，参加中央美术学院召集的“中国美术史教材审查会议”的筹备会。散会后赴北京饭店参加学部学习中心小组，谈培养年青干部问题，即在北京饭店中聚餐。饭后，偕傅懋勳同志返所，陪他去看颜闾同志。下午仍参加新侨饭店的会议。

7月16日 星期日

审阅《中国美术史稿》第一部分“原始社会美术”及第二部分“商代美术”。又为《考古》审阅黄盛璋关于长安水源一稿。傍晚偕秀君及炎儿赴文化俱乐部用餐。

7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牛兆勋同志谈星期六学部开会讨论整风布置，及张友渔同志在东欧各国视察的见闻。安志敏同志参加《中国历史》原始社会部分归来，略谈工作情况。又开会讨论“十年考古”的插图问题。下午兆勋同志在全所会上传达精简人员的报告。审阅《中国美术史稿》的“序言”部分及“周代美术”部分。

7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尹达同志来所，领导小组商谈所事。下午参加中国美术史讨论会。夜间胃病又发，辗转长久始入睡。

7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领导小组准备整风，讨论所中过去方针及作风。中午大雨如注。下午在家，审“十年考古”五代以下各章节，又审阅《考古》月刊稿（石兴邦同志的《原始社会考古收获》）。

7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继续昨天的所中领导小组讨论。下午金学山同志汇报长江队工作情况及今后计划。晚间庄敏、王去非二同志来谈《文物》稿子事。写了两封信，给铮、楷二儿。

7月21日 星期五

与牛兆勋同志审阅卢兆荫同志所写的领导小组整风讨论汇报。修改《略谈番薯与薯蓣》一稿，并参阅吴德修同志的稿子及其在《科学》上所发表的《甘薯的故事》。陈淮同志来谈今后彼转长办后的工作问题，今晚陈同志即将返武汉。下午与秀君赴东安市场购物，至北京饭店用餐。晚间兆勋同志来，并与尹达同志约定明天在导生同志处汇报。

7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商谈准备今天下午汇报，下班时大雨如注。下午赴导生同志家中，尹达同志亦来，由兆勋同志作汇报，卢兆荫同志亦参加作记录，刘、尹二同志对于汇报大致同意。返所，在领导小组中传达汇报经过。

7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王天木同志来谈。下午王明同志来谈。晚间陆步青甥来谈。余在家阅松田寿男《天山历史地理学の研究》，作札记。下午将正暄供应证送还给其同事田丽君同志，并托其有便人带东西给正暄。顺便至文化俱乐部购物。

7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人民出版社江平同志来谈编撰“知识丛书”事。许顺湛同志来谈

河南省博物馆事及编写报告事，又谈安阳去秋安志敏事件。由兆勋同志告以此次汇报情况，许谓安阳市府安华市长及魏局长皆已认识错误，许亦自认有错，此事将由监委作处理。下午“十年考古”编写组审阅图版及插图，大致可告结束，下月当可付印。晚间写了几封信，以车票已购好，定28日夜车离京赴烟台休假。

## 7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文物局傅忠谟、谢元璐、刘启益及顾铁符诸同志来谈，关于出版捷克摄影记者所编中国古物图录问题，有几幅真贋有问题。王俊铭同志负责将目录译成英文，但先须作鉴定工作，遍阅一遍。他们走后，研究组原始社会组谈编著“黄河流域原始社会”一书。下午续谈，并作了一些决定。编辑室汇报工作及稿子情形，秘书组作些指示。下班后，我赴文化俱乐部用餐。

## 7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审阅图书室订购资本主义国家期刊单子。武伯纶、常书鸿二同志来谈。石兴邦同志谈西安工作。阅党内文件《北京工作》。下午在家修改《近年来的考古工作》一文，为科协写作也。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208页）。晚间赴井儿胡同访潘怀素同志，以“十年考古”中有关音乐史问题咨询意见也。途中遇雨，归来后，闻颜闾同志夫妇曾来过。

## 7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编辑室汇报稿件情况及今年计划。科协派人来取去昨天所写的稿子。下午赴学部机要室，阅中央文件及学术界动态等。晚间正宗侄来谈，昨天他刚由西安返京，今又出差赴哈尔滨。



7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谈整风计划，分配工作任务，由兆勋同志主持。下午整理行装，又去理发。楷儿去十三陵劳动两个月，今天刚返校，匆匆赶回家中。傍晚偕秀君及楷、炎二儿赴北京饭店餐厅用膳，遇及王天木同志。饭后至新侨饭店访参加中国美术史教材讨论会诸同志，仅遇及武伯纶同志，闲谈一会儿。返家，庄敏同志来商谈新疆出土汉唐织锦彩色图版事。徐旭生先生来，一同前往车站，秀君及炎儿亦同车离京，车子10点30分开行。

7月29日 星期六

晨间8时余车抵济南（本应7时34分到，稍误点）。呼车赴考古所山东工作队（经三路小纬六路西354号），遇及唐士和及韩树鸣，知其余同志都已于17日离济市去胶东调查，即在其处休息。与尹世清侄媳联系，午餐后世清来谈，她请假来陪我们逛了一个下午。先乘车赴百货大楼站，经剪子巷至趵突泉，泉水清流，喷出处或作浪腾翻，或如珍珠连贯上升，泉中养鲤鱼及金鱼。泉畔阁榭中陈列山东矿产，又有市文化局布置的“大汶口出土文物特别展览”，此批材料尚未全部发表，览之颇感兴趣。赴省博物馆宿舍，在广智院路，即广智书院旧址，知他们已在陈列馆等候我们。因为走得累了，在会客室小坐后，再赴文化路的陈列馆，原为红卍字会的会所。分为自然资源、古代历史、革命文物等三部分，因为时间已晚，只参观古代历史一部分，似由1956年地志馆成立，未加改动。又有梁山县出土的明洪武年间木船，长达21米有余，中国历史博物馆建立时，初拟移运北京，后以运输困难，且再拆开后即难拼合，只得作罢云。参观毕后，又返至博物馆宿舍，即在其处晚餐。饭后博物馆秦亢青馆长及文管会王主任陪我们聊天。所中下放地方工作的郑笑梅、赵秀芝、赵文林等亦来作陪聊天。此次精简下放，因为山东特别重视，秦馆长亲来北京接洽挑选，故来此达十余人（19人？）之多。9时许，乘车赴车站，与各人告别。济烟线不挂软席，但能购到硬席卧铺，虽属上铺，我们也都满意了，5时40分开行。

7月30日 星期日

车中阅Richmond, *Roman Britain* [里士满：《罗马人的不列颠》] 第1章 (pp. 1—65)。下午1点25分车抵烟台市，因为事前未有通知，没有车子来接。打听地点颇不容易，在京时只说找市委交际处，到烟台市后，才知市委并无交际处。问三轮车，打电话，都无结果。后来在民警处才打听为烟台专员公署交际处，并承其代为雇车，抵交际处后，恰遇及刘导生同志携两女亦在其处休息。稍坐用餐后，乃安排宿舍。照顾徐旭生先生年老，住在交际处海滨楼房。我住在海滨街20号，由从前的市委办公楼改的，没有自来水及卫生淋浴设备，颇不方便（闻原来的水管等，在炼钢运动中被拆去做废铁使用了）。写了一封信给吕叔湘同志，告以途中详情。洗澡晚餐后，适值教育工会有晚会，系山东梆子剧《打胡林》，至10时半始散场。夜间颇为蚊子所扰，昨天在济南市内工作队中午睡时，则为臭虫所咬，还在衣服中捉了三个臭虫。

7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与徐旭生先生并秀君小炎一起上街去逛，由此间服务室王同志陪伴我们去，至综合商店及北大街百货大楼，归时已10时许。补记28日至昨天的日记。写信给正楷。下午苏秉琦同志由京来烟，偕至刘导生同志处闲谈。晚餐后在徐旭老房子闲谈。

## 8月

8月1日 星期二

上午写信三封（素琴、正暄及黄仲良）阅里士满《罗马人的不列颠》第2章（pp. 66—108）。下午偕徐老及苏公，连同秀君及小炎，至海水浴场，在水中泡了一会，又在沙滩上躺着晒太阳。返舍，小炎呕吐，大约是吃多了。

8月2日 星期三

上午赴百货大楼购游泳裤。阅里士满《罗马人的不列颠》第3章（pp. 109—148）。昨夜容肇祖同志由京来烟。下午与徐老及苏、容二同志赴海水浴场洗澡。晚餐时，遇及哲学所杨一之同志夫妇及其女，下午刚由京来烟休假。

8月3日 星期四

上午阅里士满《罗马人的不列颠》第4章（pp. 149—185）。下午偕秀君及炎儿去观电影《百岁挂帅》。晚间交际处有电影《铁道卫士》及《红旗谱》，都是在北京已看过的。

8月4日 星期五

上午与徐、苏、容、杨诸同志一起逛烟台山，山麓海岸有一船形石，石壁上有清人题字。下午仍赴海水浴场，阅毕里士满《罗马人的不列颠》（pp. 1—227）。

8月5日 星期六

上午阅Thucydides, *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 [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 的英译本。下午仍赴海水浴场。晚间至八一剧场观歌剧《红珊瑚》。

8月6日 星期日

上午阅《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午仍赴海水浴场。晚间有电影《水上春秋》。

8月7日 星期一

今天上午下雨，下午放晴。与徐、苏、容诸同志偕往参观张裕酿酒厂及烟台绣花麻布加工厂。前者已有60余年的历史，1915年曾获巴拿马赛会奖，每年利用葡萄百余万斤（六折成酒），去年曾订计划为四百万斤，但以风灾葡萄打烂，只完成百余万斤。后者亦有40年历史，现下每年出口约150万美元。阅《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卷（pp. 1—173）。秀君今天不舒，整夜呻吟。

8月8日 星期二

今日阴，天气已凉。阅《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卷（pp. 174—246）。下午集体往参观烟台程明锁厂（三环牌），每年出口100万把以上。又登玉皇顶及小蓬莱阁。返城，考古所调查队吴汝祚同志等胶东调查，昨天来烟台，下榻此间招待所，无意中遇及徐旭老，遂至我们宿舍闲谈工作。晚间观电影《暴风骤雨》。阅报知苏联“东方二号”上天空25小时，安全返地。

8月9日 星期三

晨间阅报，获悉梅兰芳于昨晨在北京去世，一代艺人，遽归黄土。

阅《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卷（pp. 247—334）。下午又与徐、苏、容、杨诸同志前往海水浴场洗海水澡。晚间写信给所中，拟归途由青岛返京。因为导生同志等决定明日离烟由海道至天津返京，已预定船票，我们亦应早行策划，以便决定返京行程。

8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上街购物，被脚踏车所碰，幸仅伤皮肤。下午下雨，阅《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卷及第6卷。

8月11日 星期五

阅《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卷及第7卷。下午赴新中国影院观电影《二十世纪》，归途遇雨，躲在商店中，幸今日没有随徐老、容公去海水浴场。

8月12日 星期六

阅毕《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8卷。在休假期，每天浏览一卷，竟花了8天的工夫，阅毕这部希腊史学名著（Everymans Library [大众图书馆] pp. 1—616）。傍晚以小炎随他们在海水浴场未返，已是6时半晚餐时候，仍不见踪迹。秀君着急了，因为前天这里淹死二个小孩子，所以跑去找他，我跟着去，沿海滨马路至浴场，浴场已于5时半收场。返餐厅，见正炎已归来，因为划船归来晚了。叫小炎去接秀君回来，谁知秀君回来后，小炎仍未回来，天已快黑了，秀君又着急了。我又沿海滨到海水浴场，天已黑了，归来才知道小炎找不到母亲，已回来看露天电影了。秀君禁不起担心，头痛几乎又要昏厥，终夜呻吟。

8月13日 星期日

阅L. Adam, Primitive Art [ 亚当：《原始艺术》 ] 第1—12章 ( pp . 1—109 )。下午偕苏秉琦同志逛马路。晚间观电影《潘杨讼》。

8月14日 星期一

阅亚当《原始艺术》及徐旭生同志的《从另一角度看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的油印稿。上午与徐、苏、容、杨诸同志参观烟台钟表厂，始建于1915年，为国内最早者，现下每年可产闹钟50万余座，挂钟万余座；现已开始制表，已做过10批（每批十余至三十余只），尚未完全掌握技术，废品颇多，正在改进中。又至南大街花园，有动物园（有海豹、黑熊、狮、豹、狼等），休息一会儿，返家已是中饭时候。下午在家休息。晚间观山东五音戏《金镯玉环记》3—4本。返舍已10时许。

8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吴汝祚同志等由栖霞、莱阳调查归来，据云在栖霞城南25里杨家园及莱阳城西7里于家店，皆发现有较大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系山东文管会已调查过的，有石器、鼎足及砂质红陶、黑陶等。我与苏秉琦同志到他们的招待所看标本，顺便参观这里市立博物馆的陈列品，现正在整理重新布置中。有市西福山镇对面的邱家庄新石器，市西南的门楼水库出土的汉墓群等。返舍已中午，午睡后偕秀君、小炎去看电影《古刹钟声》。晚间吴汝祚同志来谈，谓明晨将赴文登调查。

8月16日 星期三

今日集体赴蓬莱游览，一辆大车，一辆轿车。因为有在此间开会的省委统战部陈部长一起去，徐老与我陪他同坐轿车。六时三刻开行，9时许抵蓬莱，经水城，登蓬莱阁，在城西北隅。据云晴朗日子可以远看到辽东半岛的老铁山头。但今日阴，眼线不远，仅看到长山列岛。园中一位宋同志作介绍，谓有时在阁上可以看到海市蜃楼，多在天气将变化时，常在下午2时左右，天气变阴即有出现的希望。旁有望海楼、吕祖

庙，廊里嵌有明清人的诗，又有明清时碑文，最早者为宋苏轼元丰间登州观蜃楼诗刻。天后宫两廊有文物陈列室，有蓬莱城西紫荆山出土的石斧、陶鬲等，及附近汉墓群的花砖和白陶罐等。在蓬莱阁停留时间最久，喝茶望海，万顷烟波，点缀风帆三五，远处岛屿罗列，四周群山环绕，颇有故乡江山寺浩然楼望海的风味。由蓬莱阁下来后，至中共县委休息，听县委向陈部长汇报这里的农业情况及整社经过，今年春麦只有七成，但秋粮尚佳，地瓜花生更有丰收希望。这一带是丘陵地区，全县140万亩，种花生20万亩，地瓜更多。整社后，农民积极性增加，退赔已达60%左右，秋收后可达70%—80%。午餐后稍作休息，然后参观戚继光祠堂，即在其故里，街上有二石牌坊，“父子总督”及“母子节孝”，附近有陈其学的石牌坊。祠堂中供有戚继光的真容及牌位，闻其后人尚住在附近，其十世孙以附日及做国民党附从，解放后逃入长山列岛，后被捕判徒刑（7年），送青海劳动改造去。又至宋庆家祠参观，宋宫保曾参加甲午及庚子之役，为创建“毅军”者，祠内有袁世凯所写之匾额及对联。与县委告别后，驱车返烟台，6时许抵宿舍。晚间观电影《突破乌江》。

8月17日 星期四

阅毕亚当《原始艺术》（pp. 1—235）。傍晚刘导生同志等离烟台坐船（经天津）返京，与之挥别。晚间放映电影纪录片《曲阜》、《泰山》及故事片《达吉与她的父亲》。

8月18日 星期五

开始W. H. Prescott,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Peru* [普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 导言、自序及第1—2章。晚间观电影《关汉卿》（粤剧）。徐旭老昨天赴威海，今日返烟市。

8月19日 星期六

阅普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第3—5章，即阅毕第一卷（pp. 1—112）。上午10时许小炎身体发烧，打针后仍未退，送到市立医院去门诊，初步断定是感冒，又打青霉素，至晚仍未退。晚间小炎仍未退消，又开始拉稀，至天亮时已拉10来次，三人皆通宵未睡，天亮后即与张大夫联系。

8月20日 星期日

昨天终宵未睡，小炎自晚10时至今晨，已泻了11次。张大夫打青霉素后，仍未退烧，至市立医院挂急诊，检查大便为急性痢疾，这里不收，介绍到传染病院或玉皇顶医院。返舍，又转送至玉皇顶医院检查白血球，即行住院，这时已连续泻过十三四次，又以看病转动过多，脸色及嘴唇多已发白了，病房医师说痢疾是无问题，但病儿体弱，不敢保险，希望家属能留在这儿，但以此间不供应家属伙食，我们只好先回去，约定下午3时再来探视，我问小炎要带什么东西，他说要暑期作业的本子，只好告诉他看好后再补课。出来后秀君已眼泪满眶，后悔这次出来，自昨晨至今日中午，都未进食，也未入睡，我真怕她累出病来。下午3时去看，知用药后，发烧已退，泻亦减少次数，精神已恢复，与上午大不相同。医师谓三天检查大便正常即可出院。我们于4时半离开医院，秀君晚间吃半个馒头，夜间亦稍能入睡，惟头痛颇剧。

8月21日 星期一

晨间至医务处取正痛片，给秀君服后，头痛稍痊。我与徐老、苏公等去市立博物馆参观。下午去医院探视小炎，下痢已止，小孩想出院返家，秀君对于病房卫生及护理，亦不满意，但以病人尚未检查大便，医院不准出院。返家，晚间观电影《秦娘美》，以下雨中途搬入室内，我们先返舍。秀君因为这一月来，每次看电影都是炎儿作陪，代占座位，今晚炎儿仍在病院，未免伤感。上床入睡后忽然惊醒，叫服务员去唤张大夫来，打了镇静剂，始静下入睡，已10时半矣。



8月22日 星期二

秀君昨夜打镇静剂后，今天7时半才醒来（夜中曾醒过二次只说胳膊痛，旋即入睡），上午还睡过几次，到下午1时半始完全清醒，觉得有点疲倦。我上午偕徐、苏、杨等同志，参观西沙旺的果树园艺场。有地万五千亩，但仅8千亩已种上果树，以苹果为主，每年可产200万斤（80%出口），此外有葡萄、梨、樱桃等，拿出一些苹果与葡萄招待我们，并引导参观果树。据云，苹果树丰收者每株可达2千斤，每亩可植二十余棵。下午与秀君赴医院探视小炎，痢病已好了，但尚缺检查大便这手续，炎儿急要出院。我们来时，他已站在院子里等候，一时不能出院，他很着急，撅着嘴表示不高兴，又问昨晚交际处有电影否？告诉他昨晚下雨，没有电影，我们约好明天再来看他，也许便接他出院。返舍阅普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第2卷（pp. 112—183）。

8月23日 星期三

阅普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第3卷第1—3章（pp. 189—231）。午后去探视炎儿，今日仍未能出院，房中只剩炎儿一人，秀君决定今晚陪他。我先返舍，参加威海之游，有苏秉琦及杨一之一家，3时出发，5时余抵威海市交际处，晤及沈市长，陪我们一起到招待所，系一资本家之别墅（奠基石上有“民国二十四年双十节竣工，谷爱仁堂”等字样），最近才再加修理油漆，作为高级招待所。前星期余修省长来，系第一次使用，我们算是第二次了。别墅在山腰，可以望见刘公岛。沈市长以水果（苹果、梨及葡萄）招待我们，晚餐后又陪我们去大众剧院，观文登吕剧团的《红楼梦》一剧。

8月24日 星期四

晨起用早点后，沈市长及王主任陪我们去游览参观。威海市人口约20余万，市区仅4万余。先赴城郊公社的陶家乔（音旷，山溪出口处，乃鲁东方言），以果树为主要收入，葡萄3万余株，最大者可年产1300斤，全年产葡萄10万斤左右，苹果20余万斤。社中技术员陶同志招待我

们以水果，又引导我们参观果园。离开果园后，返市区参观橡胶厂及地毯厂。前者现下主要产品为胶底鞋，今年可产200万双，生产能力为400万双，以原料不足也。后者系58年新建，主要为定货，去年为人大礼堂专制地毯，全年产量为3600平方米，今年主要为外销。羊毛原料为山东羊毛，上海加工，编织有抽经（Open Work）及拉经织（Close Work，背面不露白线）。参观毕，登含庆山望海景。其左有英国租借时所建之兵营，抗战时为敌人所破坏，归途经一公园，亦为敌人所破坏，仅余门阙及一小亭。归途经市委办公楼小憩，庭院中桂花颇多。返舍午餐及休息，下午2时半出发至工人健康地温泉浴，泉水高达80度，带碱味，至4时半，冲水后出来，至海边一览，然后与沈市长王主任告别返烟台。抵烟台市已6时半，秀君已将炎儿接回来。说昨晚终宵未睡，病房中又送来病儿数人，上午医师巡视病房，说可以出院，炎儿喜出望外，他曾对他母亲说，如果再不准出院，他想偷跑回来，稚态可笑。下午秀君偕此间服务员刘同志一起去，清算住院费，一共10元，粮票1斤，即接出来。返家后，炎儿晚餐食汤面一两，说到医院后从来没有吃得这样多，这样香。晚间有京剧晚会，我没有去看，与秀君商量，决定坐海船赴津返京。

8月25日 星期五

阅普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第3卷第4章至第7章（pp. 231—301）。描述Pizarro [皮萨罗] 绑票及杀害Atahualpa [阿塔瓦尔帕] 的情况，使人想起从前上海租界中绑匪的举止。不过绑匪得赎金后决不撕票，而皮萨罗则得到1326539斤（Pesos de oro [黄金的重量]），仍将他杀害。西班牙殖民者之凶恶性残，背信弃义，令人发指。

上午参观烟台市罐头厂，主要为海产及水果，年产量最高可达10万吨，亦以原料关系今年减产。参观刀鱼（即带鱼Belt Fish）及梨的车间，须穿上白衣服及胶鞋，恐参观者带细菌进去也。闻海产以鲭鱼（Kesrened）为大宗，刀鱼及比目鱼（Halibut）等亦有之。鲍鱼（Abalone）亦有出产，但每年仅千余罐，以原料仅蓬莱有之也。由车间出来后，至会客室，据云1950年建厂，近年以外销为主，厂长及总工

程师陪我们谈话。又取出制品（鲭鱼、梨、苹果及樱桃）给我们试尝，味颇不恶。返舍，接黄文弼同志来信，知已于23日离青岛返京。又刘导生同志写信来托购鱼松及胡椒粉。下午出来购物，顺便至码头一观。晚间观电影《草原风暴》，描述青海藏族叛乱故事。

8月26日 星期六

阅普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第3卷毕（第8章至第10章，pp. 301—366）。上午参观烟台市水产联合加工厂，系1958年扩建，工人达5000人，今年生产任务为900万元，冷藏库可同时藏万吨（每间可藏300吨），一部分外销，一部分供内销。参观选拣及造冰厂、制液体氮厂，又进冷藏库。虽在暑天，仍须穿棉衣裤及绒帽，闻冻鱼室达零下30度，冷藏库零下12—20度，库中天花板有雪花下垂，地板上则溅成冰，可谓“雪天冰地”，京地严冬不过如此。冷藏鱼虾，装蒲包外运，冰块由天桥运渔船，另一部分则盐渍加工。下午照了几张照片，作为纪念。晚间赴市委礼堂观专署文工团音乐歌舞晚会，以炎儿身体尚未完全恢复，故中途休息时即返宿舍。

8月27日 星期日

今天整理行装，购买水果，拍电报给正楷，寄书籍。阅Feamsides and Bechman, *Geology in the Service of Man* [费恩赛兹、比奇曼：《为人类服务的地质学》]。下午6时由烟台招待所出发，上船后，8时宋处长及宁同志送我们上船并与船上接洽，让我们住上优待的二等舱，每间四人。这船是民主11号，吨位2000吨，可载货800吨，乘客400余人，现添五等舱，可乘600人，系1955年江南造船厂所造。

8月28日 星期一

阅《为人类服务的地质学》。船中有伴，我们八人共住两个房间，时常到甲板上望海，闲谈，颇不寂寞。上午抵龙口，船不靠码头，由驳

船载客及运货。傍晚有三四级风，稍有颠摆，提早入睡。但较之沪温线的台州洋面，则不免有大小巫之别。秀君每顿都能进餐，傍晚稍觉头晕而已，但船上亦有人呕吐者。

## 8月29日 星期二

因昨天在龙口停久了，今晨不能3时过天津浮桥，要等11时半浮桥再度开放时始能过去。所以进口时下锚停一段时间，由海河进口处（新港船闸）至天津港务码头，费了5小时余，12时抵天津。苏秉琦同志的大孩子在南开做事，前来接迎。呼车赴车站，以购票者众多，排队等了一小时余，下午每次车票都已售缺，最早是18:10的94次直快。购票后，打长途电话给正楷，通知车子抵达北京时间（20:01）及车厢号（对号）。我们将行李放在车站中，便在车站中候车。我与小炎出来逛马路，过解放桥，至解放北路转滨江路。返车站打长途电话后，买了些饼干回来，即以之当晚餐。车子开行后，阅毕《为人类服务的地质学》（pp. 1—101）。抵北京站，所中派车来接，王世民、杨锡璋二同志前来。正楷与济瀛侄亦来接。返家已9时许，即留济瀛侄在自家下宿。

## 8月30日 星期三

晨间早餐后，济瀛侄辞去返校。我到所中，各室走了一遍，知所中自牛所长、卢兆荫秘书以下，许多人都去协助秋收了。王世民同志谈所中工作。返家，正昕侄来，谓9月10日又将出国，改行继续学习，约须二三年始能返国，留之午饭。下午赴文化俱乐部购物。返所，至黄文弼先生处一谈。晚间至颜闾同志处一谈，送去水果及鱼罐头。又至刘导生同志处，送去托购之鱼松及胡椒，谈烟台住房费问题。

## 8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将“十年考古”作最后之审阅，今天即付印。于省吾先生来接洽吉大学生来往所事。王天木同志来接洽论文照片事。下午阅新出

刊物，赴文化俱乐部购物，即在其处晚餐。饭后偕秀君赴北京工业学院访张国熊、薛寿璋二同志，返家已9时许。

## 9月

9月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伯洪同志谈所事。安志敏同志休假返所，他这次赴大连返家探亲，顺便曾观旅顺博物馆。至郭宝钧同志处闲谈，知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情况，该馆要他订研究计划，他打算作铜器研究云云。谭其骧同志以参加杨守敬历史图修订工作来京开会，明晨即南返，来所聊天，偕至文化俱乐部南河沿分部用午膳，遇及侯仁之、唐立庵、王伯祥诸同志。下午在所阅新到期刊等，又赴东安市场购物。晚间不适，结果又呕吐了，这是四个月来又一次呕吐。

9月2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学习《人民公社六十条》（修订稿）。下午所中开会，传达8月20日聂荣臻同志在中国科学院关于科学工作的报告。下午收到27日在烟台寄回的书。阅普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第4卷。晚间正宗侄来，即宿自家，因为他去参加正欣侄的婚礼，晚了不能返他的宿舍。

9月3日 星期日

上午颜闾同志夫妇来谈。正欣侄来，昨天他结婚，今天带了糖果给我们，因为昨天下雨，天气骤寒，所以他没有带新人一起来。留正宗、正欣昆仲在自家午餐，饭后他们辞去。阅毕普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pp. 1—602）。

9月4日 星期一

上午郑州市文化局许同志来征求对于《郑州文物志》的意见。与金学山同志商谈青龙泉遗址进一步工作的计划。阅北大历史系所编撰的

《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资产阶级学者小传》（1—56页）。下午阅《哲学社会学部关于科学研究十条》（草稿）。5时锦千甥夫妇由温州来，即留之晚餐。饭后一起赴红星影院观电影《地下宫殿》及《龙门石窟》。他预备在北京逛几天，即住在自家。

9月5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研究组开会，座谈对于聂总报告的感想。下午科协的同志来，关于前月交去稿子，希望加以删改。傍晚偕锦千甥夫妇赴文化俱乐部用餐。

9月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陈公柔、徐苹芳同志商谈修改长沙墓葬报告草稿事。与李遇春同志谈编写华阴发掘报告事。又安志敏同志带回来大连贝丘出土新石器及陶器，似乎与胶东出土的相似，但差异也大。阅《中国历史》（修订稿）“夏代”一章。与徐旭生同志谈钟凤年同志工作事。傍晚正中侄来，少顷，锦千侄夫妇游览颐和园及动物园返，与正中侄相见，正中侄约他夫妇明午到他家中玩。修改*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中国考古新发现》]一文。

9月7日 星期四

上午审阅《中国历史》（修订稿）“殷代”部分。下午偕秀君去百货大楼购物（毛毯），为锦千甥结婚礼品。又偕锦千甥夫妇去大观楼影院看立体电影《黄埔江畔》等，至北京饭店用餐。晚间在家阅裴文中、吴汝康二同志关于曙石器问题的讨论文章。

9月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审阅《中国历史》（修订稿）“西周至战国”部分。中午偕锦千夫妇至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西餐。晚间锦千甥夫妇离京返吉林。晚间正昕侄来，为了明晨赴车站迎接他的父母来京也，即下榻自家。

## 9月9日 星期六

晨间仲光堂兄夫妇偕雅琴侄女一起来京，即住自家。我上午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参加学部中心学习小组，讨论聂总的报告，由潘梓年同志主持，今日到会的人不多，仅有顾颉刚、王伯祥、俞平伯、徐旭生、汪奠基和我六人而已，中午即在其处用餐。下午赴长安戏院听朝阳区委钱同志讲农村六十条。返家，知仲光兄的儿媳郭馥坤亦来。在自家晚餐后，馥坤偕雅琴回宿舍过夜，正欣侄即在自家陪他父母。我们闲谈温州亲友的事，不觉到11时许。

## 9月10日 星期日

晨间正宗侄来，馥坤、雅琴姑嫂亦回来，连同自家三人，一起九人到光陆照相馆去拍照片。因为是星期日，10时即去找餐厅，已是稍晚了，大同酒家已发完号，萃华楼拿到号也须等待，午餐后已过12时。下午至北海游览，拍了几张照片，旋返自家晚餐。饭后，正宗及正昕夫妇归去，仲光兄夫妇及雅琴侄女即住自家。

## 9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阅《中国历史》“原始社会”第一章及第二章一节（旧石器时代）。下午与尹达同志偕往古脊所，参加他们的讨论。晚间与仲光兄闲谈。同宿舍的许少鸿同志的老太太，昨晨中风，闻昨日下午即去世。

## 9月12日 星期二



审阅《中国历史》“新石器时代”各章节。牛兆勋同志由乡间劳动返所，略谈我所生产情况，今年丰收，估计可得8—9成。

9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尹达同志来所，所中新石器时代组讨论《中国历史》“原始社会”部分。下午所中党员同志讨论学部十条，刘导生同志亦来参加。下午同乡吴益三同志来谈。晚间偕仲光夫妇等至首都剧场观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

9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审阅这期《史学消息》的稿子，翻译质量不高。又审阅《考古》第10期的稿子。下午黎晨同志来，拟向秀君了解家庭生活情况、副食品供应情形，适秀君去文化俱乐部购物。晚间偕仲光兄等赴工人体育场观篮球赛。

9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与王伯洪、王俊铭、林寿晋三同志商谈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考古学流派的编译工作事。下午正昕侄来电话，说晚间来自家，因为集中学习已毕，晚间即宿自家。

9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正昕的爱人来，大家一起去北京餐厅用膳，一共七人，用去33元。下午在所参加党团活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手工业及商业的文件，后来漫谈，散会时已5时半。正昕侄今天5时10分车子赴苏联，我来不及去送了，秀君及正宗侄都去送行。晚间步青甥来谈，正宗侄即宿自家。

9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仲光堂兄一家五人去逛故宫，我与秀君去杨一之同志家，送去烟台所拍的照片。下午在家阅G. R. Willey & Phillips, *Method and theory in American Archaeology* [威利、菲利普斯：《美洲考古学的方法与理论》]。

9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阅威利、菲利普斯《美洲考古学的方法与理论》。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午餐，遇及王伯祥先生，归途至百货大楼购物。下午南博赵青芳同志来京住在我所，谈江苏考古情况。《中国建设》社派人来约稿。晚间张云鹏同志来谈，以明日即离京南下也。同乡赵子文同志夫妇来，取去锦千甥带来的东西。雅琴侄女今晚8时离京返大连，仲光兄夫妇至车站送她。

9月19日 星期二

阅毕威利、菲利普斯《美洲考古学的方法与理论》（pp. 1—205）。傍晚偕仲光堂兄夫妇赴政协文化俱乐部用膳。返家，正中侄夫妇来，因为今晨我曾打电话告诉他，仲光兄明晨即离京，希望能一会晤。正宗侄搬来自家，拟明晨随仲光堂一起南下。他们谈至9时许，正中侄夫妇辞去。

9月20日 星期三

晨间偕秀君送仲光堂兄夫妇及正宗侄离京南下，7时开行，挥手送别。我即赴北京医院检查身体，顺便至学部机要室阅最近党内文件。下午忽有一个温州同乡，自谓住在三官殿巷口236号，名吴庆洪，原住江北岸蔡桥，来京寻亲找事未遇，在车站中过夜被扒手偷去背包，囊无分文，想到郑州去寻友，要我救济代购车票，观其态度及言辞似不能信，

但宁可信其有。至所中托高兴汉同志代之购车票并途中零用共12元，他要自己去买，把钱拿去了。阅《红旗》第18期及《北京工作》（党内文件）。

9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抽血作检查。至所主持所务会议，讨论所中最近几年田野工作问题：（1）田野工作“三四制”安排，（2）提高工作质量，（3）培养干部，（4）最近二年冬季学习安排。下午赴学部阅党内文件。

9月22日 星期五

阅北大历史系所编的《外国资产阶级史学家小传》，这是去年他们所编的二册，反映我国对于资产阶级史学界的情况，虽亦有所知，但所知仍不多。中午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餐，遇及严济慈同志。今日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来京，长安街欢迎人众，断绝交通。下午正中侄来，谓后天将出差抚顺。今天收到锦千甥由吉林来信，并附来粮票，知已抵吉林。

9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作透视检查，幽门痉挛仍很严重。中午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餐，遇及王伯祥先生。下午所中大扫除。阅《历史研究》今年第4期。志清媳前天由成都返京，今天来自家，即在自家午餐。正楷在周口店实习结束，今天返家过宿。

9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杨一之同志夫妇来谈，张山樵同志来谈。阅Current

*Anthropology* [《当代人类学》] 去年合订本，尤其是Movicn的一篇关于旧石器晚期的C<sup>14</sup>断代文章，此文裴文中同志曾撮译，但译文有许多错误。写了三封信（给锦千、锦泮二甥及雅琴侄女）。

9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阅V. Sylwan, *Investigation of Silk* [西尔凡：《丝织品研究》]。下午阅《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晚间写了两封信（给铮、暄二儿）。

9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复查，幽门痉挛，又有贫血，开了几样药。在医院中遇及杨钟健同志。返所，接家中电话，知碧琴侄女与爱人来北京逛，已来自家，即拟住在自家。我提早回家，与他们一起去北京餐厅用饭。下午他夫妇去故宫游览，傍晚返自家。晚餐后闲谈，继英侄媳得讯后亦来自家，与他们一起闲谈。

9月27日 星期三

晨间碧琴侄女夫妇用早点后，赴颐和园去逛。我赴所，阅西尔凡：《丝织品研究》。下午阴雨，在家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1—216页）。晚间下雨，碧琴夫妇在继英处用晚餐，10时余始归。

9月28日 星期四

晨间下雨，送碧琴侄女夫妇上无轨电车，他们离京南下。我旋赴所中，阅西尔凡《丝织品研究》。下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靳尚谦同志新由西安回来，汇报西安情况，商谈西安今年及明春计划。

9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偕尹达、侯外庐二同志赴新侨饭店，参加史学座谈会。以日本民间教育代表团三岛一及高桥磻一，皆系历史教学者，故经过教育工会邀约座谈。到席者尚有翦伯赞、周一良、刘大年三同志，谈至12时始散。以尼泊尔国王夫妇今午抵京，长安街不通行，至1时许始开放，至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膳。下午所中领导小组商谈全所今冬计划及明春计划。阅杨泓同志所写二篇文章。

9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政治学习自学，将杨泓同志的文章退还给他，并提了一些意见。下午赴北京剧院，乃学部组织一报告会，由潘梓年同志报告当前形势及我们任务。傍晚偕秀君及小炎赴政协礼堂文化俱乐部用餐。

# 10月

10月1日 星期日

上午赴天安门参加国庆节观礼，今年有古巴总统、尼泊尔国王及王后、比利时皇太后等外宾。下午济瀛侄来谈。阅西尔凡《丝织品研究》。

10月2日 星期一

上午正楷儿及志清媳来。午饭时，暄儿由车站来电话，说已到北京，即来家中午餐。下午王明同志来，参加教育部文科教材编选会议宴会回来，顺便来谈也。阅毕西尔凡《丝织品研究》（pp. 1—174）。

10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赴东安市场购物。下午偕妻儿赴工人体育馆观杂技，顺便访同乡吴益三同志，未遇。对西尔凡《丝织品研究》一书作札记。

10月4日 星期三

上午刘观民同志由内蒙工作返京，汇报今秋工作情况。下午第一组开会讨论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论文的写作问题。晚间为《考古》审阅安志敏（旅大贝丘）及李仰松（我国酿酒起源）二文。

10月5日 星期四

将安、李二文，提了一些意见，交还给编辑部，并与安志敏同志一谈。阅姚宝猷《中国丝绢西传史》（1—82页）。晚间偕秀君赴首都剧场观《胆剑篇》。

10月6日 星期五

上午开会布置讨论及起草所中关于研究工作，田野工作及培训的条例，下午赴学部机要室阅读文件。暄儿以检查身体进城，来自家中晚餐后始去。

10月7日 星期六

上午和尹达同志赴新侨饭店，与日本民间教育代表团高桥磻一，谈历史及考古问题。下午党团活动，读中央文件工业条例，并行漫谈。阅 *Oriental Art* [《东方艺术》] 中Charleston [查理斯顿] 的 *Han Damask* [《汉代暗花绸》] 一文。

10月8日 星期日

晨间郭馥坤侄媳来，留之午饭。下午正暄夫妇来，偕赴政协文化俱乐部用晚餐。写作 *New Finds of Ancient Silk Textile* [《古代丝织品的新发现》]，写了几百字又搁下了。

10月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阅W.Willetts, *China Art* [卫礼泽：《中国艺术》] 中关于Silk [丝织品] 一部分。下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由牛所长传达学部任务，商谈今年工作。

10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由牛兆勋同志召集起草所中工作条例诸同志，商谈如何规定条例内容。下午赴学部机要室阅党内文件。晚间正宗侄由温州返京，即在自家下宿。

10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文物出版社高履芳同志来，商谈所中明年出版计划。学部党组派人来，询问中心学习小组如何展开讨论学部工作十条。下午赴文化俱乐部购物，即在其处晚餐。阅卫礼泽《中国艺术》中关于丝织品部分。

10月12日 星期四

今日赴昌平区旧县附近雪山庄，参观北大考古专业实习工地，同行者有苏秉琦、安志敏、宿白三同志，在该工地主持实习者有邹衡、俞伟超、高明各同志，即在其处午饭。该工地系10月2日开工，有龙山、周代及辽代三时代遗存。下午至附近旧县故址调查，有辽代灰坑及辽代经幢，返城已傍晚矣。

10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知佟柱臣同志已来所报到，与之略谈所中工作情况，并临时召集研究组人员，介绍佟同志与大家见面。下午在家写作《古代丝织品的新发现》。傍晚偕妻儿赴首都宽银幕电影观阿根廷影片《大墙后面》。

10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检查身体，取药，并打肝炎预防针。至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膳。下午党团活动，学习中央关于工业管理的文件。晚间继续写作《古代丝织品的新发现》。

10月15日 星期日

今天将《古代丝织品的新发现》赶写完毕，约1600字，下午中国建设社派人前来取去。午后济瀛侄来，取去正宗侄由温州带来的草席。正



暄儿夫妇来。傍晚偕妻儿赴政协文化俱乐部用餐，晚间整理行囊。

10月16日 星期一

晨间8时离家赴车站，乘8时45分的79次直达快车前往西安，同行者有苏秉琦、靳尚谦二同志。车中无事，除闲谈外，阅武伯纶的《西安历史述要》。

10月17日 星期二

车中阅毕武伯纶的《西安历史述要》（1—137页）。沿途有雨，抵西安时仍下雨，西安研究室王仲殊、马得志、胡才伦三同志来接，武伯纶馆长亦来接，并有张、林二局长（文化局副局长）为迎接钱俊瑞副部长亦来车站。即乘车赴西北人民大厦，我与苏秉琦同志住前楼534号。文化局设宴招待钱副部长，顺便邀我们作陪。午后与靳、王、马三同志商谈在此间工作日程，并询问此间考古工作情况。晚间去理发，并写家信。

10月18日 星期三

今天仍有雨。上午偕苏秉琦同志，会同靳尚谦、王仲殊、马得志、石兴邦四同志赴陕西省博物馆，访武伯纶馆长，适文化局张局长亦在座。此间星期三学习，武馆长室中有乾陵永泰公主墓壁画摹本，侍女如云，绰约多姿，殊为精美。谈一会儿，即赴研究室，晤及于秘书长及王家广所长，谈至午间，始返旅舍。午后又赴研究室，参观分院考古所的标本室及出土古物，主要为彬县仰韶遗址及咸阳秦城出土物。5时余，偕苏秉琦、靳尚谦二同志及于秘书长，赴党校访王灿然院长（省委高级党校校长，社会科学院院长）。晚间赴三义社观秦腔《唐太宗》。

10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赴半坡博物馆参观，由闫磊副馆长等作陪。这馆建造新房后，我尚未来过，有陈列室及遗址馆，与当年发掘工地，完全面目不同。下午参观省博物馆，由王翰章秘书及何正璜主任作陪，参观历代陈列馆，由殷周时代开始，陈列品中有新出唐代金银器等。原始社会部分，原来陈列在大殿中，1959年国庆前遭雷击起火，大殿被毁，幸未延及碑林。又参观雕塑馆，尚未建筑完毕。连日天雨，地颇泥滑。雕塑馆搬来献陵（唐高祖）石犀等，连同原有之昭陵六陵等，皆为他处不能得见之唐代作品。晚间观眉户调《曲江歌女》，即李亚仙、郑元和故事。

## 10月20日 星期五

赴沔西工地，于行秘书长，王家广及姚主任亦同往。至砖厂工作队住处，由赵永福同志作陪参观西周车马坑。于秘书长等先返城，我们在该处用餐。午后赴沔东，至斗门镇北工作队住处。胡谦盈同志在该处作钻探昆明池工作，稍谈工作情况，乃首途返城。归途顺便参观阿房宫及镐京观。晚间石兴邦同志来谈工作情况及省考古所情形，谈及岐山工作情况。

## 10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天阴，赴省博物馆参观铜器馆、石刻馆及仓库。石刻馆有新陈列，据云大安国寺遗址出土之唐代雕像数座，颇为精美，尚有原来金涂的颜色，因为洗刷泥土时所抹刷去，殊为可惜。仓库有1960年冬扶风齐家村新出土的西周铜器39件，其中有铭文的24件，以仲友父（仲义）者占多数，计鼎二，甗二，罍二，圆壶二，方壶二，钟十六，簋八，鬲、簠、孟、盘、匜各一。天近午，忽又下雨。马得志同志叫车来，一起返西北人民大厦。下午靳主任及王仲殊、马得志二同志，来谈研究室工作情况。然后赴西北体育馆，观全国篮球甲队西安赛区比赛。今天系江苏男队对全国空军，上半时江苏队以27比41，下半时将败转胜，86比77。晚间去莲湖公园里的空军招待所，找寻正宗侄，传达室查了登记簿又打电话询问里头，据云并无此人，失望而返。这几天陆续阅毕《考

古》1961年第10期，即最新出的一期也。

10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赴研究室，与靳尚谦、王仲殊、马得志、石兴邦诸同志商谈工作。于秘书长偕王灿然院长来，谈了一会儿，参观标本室，又一起去登大雁塔。塔高64公尺，1954年我来参观时，梯子尚未修理好，1956年冬修理。由大雁塔返研究室，王院长即进城。我在研究室用膳后，与他们继续谈工作，并约定明日下午汇报。4时余返西北大厦，晚间阅由研究室取来的近几天《参考消息》。洗澡后即入睡。

10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在家，补记前数天的日记，写一明信片给王小同同志。阅前几天的《人民日报》及《光明日报》。赫鲁晓夫报告中提及阿尔巴尼亚事，殊出人意外，下午在西北大厦客厅中开小组会，由武伯纶同志主持，分别由石兴邦及马得志二位同志汇报今年工作情况，今后安排及存在问题，然后由我与苏秉琦、武伯纶及于行同志讲话。我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强调提高工作水平，认真训练干部。由2时半起，至5时半始散。

10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赴研究室，参观宝鸡出土品，现由刘随盛、安德厚二同志整理，赵学谦同志亦将参加。旋赴曲江池遗址视察，以雨后泥泞，车子中途不能前进，乃下车走行一里余，登一小坡顶南望曲江村。返市郊，至兴庆公园一游，此为1958年所建，南大门正对交通大学，园中疏浚之龙池，乃原来龙池位置，但范围颇有出入；又建有花萼楼、沉香亭、缚龙亭，皆非原来位置。参观发掘过的勤政楼遗址，尚存留柱础等，至于原来花萼楼，则已被挖成小池，与龙池相通。我们仅在南部游览一周，即至缚龙亭小憩，喝茶闲谈，深感叹未能依原来布局恢复也。返西北大厦。午后参观唐城西市发掘工地，有李德金、姚苑真、冯普仁等在该地

工作，工人十余人，北大街已挖开一部分，现正扩充发掘市中心。出土有唐代残白瓷、三彩及石刻。参观后返西北大厦。晚间观全国甲队篮球赛，女队黑龙江胜福建，男队动力胜全国空军。

10月25日 星期三

晨间王小同来电话，谓拟今晚来访。靳尚谦、王仲殊、马得志三同志来，偕苏秉琦同志一起观察大明宫工地，现已暂行结束，麟德殿及含元殿（包括翔鸾、栖凤二阁）清理后又行掩盖，今已种上庄稼，但大致尚可看得出来，如何保护，殊成问题。下午赴省博物馆，今日此间学习，我与苏同志到北大学生实习的工作室中去。唐代墓葬64座，（经拣选，具典型性的大部分有墓志）加以整理，现正在开箱提取实物，摩观不忍离开。晤及贺梓城秘书，至5时余始离馆返西北大厦。晚间王小同及徐桂芳二同志来谈。省考古所王学礼同志来约，明晨乘6:46火车赴咸阳。

10月26日 星期四

今天日间阴转晴，我们去咸阳秦城工地视察。晨6时偕苏秉琦同志一起去雁塔路，会同石兴邦、靳尚谦、王学礼三同志赴火车站，八时一刻抵长陵车站。工作队住处即在车站南，系新购入的一座房子（连同家具3000元，由生产大队购入）。院子内满放着征集来的罐子，大部分为秦物，也有少数汉墓出土物，秦物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陶井圈、大鸭蛋壶与大陶罐。早餐后，由吴梓林队长引导出发，西行至长兴村观察，农田中即有秦陶片。南行至渭水滨，岸壁适当洒水及渭水汇流转弯处，岸边水冲击，水大时崩塌颇厉害。岸壁中呈露大量灰层堆积及完整大陶罐，常是覆放着，又有完整陶鬲及陶瓮等，闻亦出秦半两。沿河岸东行至发掘工地，今天才开工，以召雇工人困难，队员自行发掘出土。稍东为1960年发掘的探方，深处达2米左右。归途至长陵车站南的沙坑中，露出陶井，有重叠陶圈至9层之多者；又有下水道，以陶井圈横放连接而成。铁路北，车站西首亦露出下水道，陶管较小。返工作队午餐后，乘

2:36火车返西安，抵城时已4:10，返西北大厦休息。饭后至大厦礼堂观剧，碗碗腔《女巡按》，我因今天跑累了，未终场即离开返寝室，洗澡后即入睡。似乎着凉了，夜间起来大便二次，腹泻，夜间下雨。

## 10月27日 星期五

今日下雨，汉城之行，只好作罢。上午赴研究室，参观标本室，宝鸡及米家崖出土陶器，沔西出土周代物及汉、唐二城的出土物。午后在家休息，阅毕《考古》1961年第5期。电影制片厂黄粲同志，以钱俊瑞部长之介绍来访，商谈计划拍故事片《北京人》，但虽以电话约定晚间来访，结果未来。阅De Pradenne, *Prehistory. part. I* [德普拉代纳：《史前学》第1卷] (pp. 1—75)。

## 10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苏秉琦同志在省考古所作秦汉考古学报告。下午靳主任与苏同志去观球赛。我到交大宿舍一村访王小同同志，偕往金相学试验室，观金相显微镜及细磨抛光室，即在其家晚餐。饭后至徐桂芳同志家闲谈，喝咖啡羊奶，食白薯，谈至11时始返小同家，即在其家过夜。以饮咖啡之故，许久不能入睡。

## 10月29日 星期日

晨间起床后，徐桂芳同志邀我与小同同志到他家中用早点，吃面条，他在自由市场买到鸡卵，每人三个。饭后闲谈，不觉已是10时，遂向之告别。至门口，即遇及马得志、王仲殊二同志骑自行车来找，一起至研究室。今日星期休息，各工地（除汉城外）都来研究室，在会议室中开会，由马得志同志主持，我与苏秉琦同志先后致辞，谈过去工作，今后安排，尤其是寒假学习问题，所谈较多，散会时已1时许。午餐后小睡，参观宝鸡百首岭墓葬出土陶器，似可区分早晚。又与靳、王、马三同志谈研究室工作。返西北大厦晚餐后，阅《考古》1961年第7期。

10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我在家准备讲稿，苏秉琦同志赴研究室看宝鸡出土品。下午赴西安市政协礼堂作报告，听众有分院社会科学院、省考古所、西安研究室、省文管会、省博物馆，及西大、师大的历史系学生，由武伯纶同志主持，2时半开始，5时讲毕。题目是《关于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分为学术性问题（主要是陕西考古）及考古研究方针方向性问题（理论与资料，室内研究与田野工作，古与今及基本训练）。讲后，至市第一食堂宴聚，饭后至易俗社观秦腔《庚娘》，王灿然院长亦来作陪，散场已10时矣。

10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偕王仲殊、马得志同志二同志去汉城（苏秉琦同志仍去研究室观宝鸡出土陶片），观西南角城角、章城门、未央宫南墙及西安门遗址等。连日阴雨，汉城中他处不能前往，遥望未央宫遗址已栽上果树。附近有淤水池，乃1957年由城中引导而来，闻对于水利及施肥，皆大有裨益，故汉城现下种蔬菜，农民颇为富足，几乎家家有脚踏车，大半有收音机。返城，顺便至莲湖公园一游。下午与苏秉琦同志至西北大学史学系考古专业，因他们经过石兴邦同志要我们去座谈一次也。归途至省博物馆，观北大同学所整理之唐墓出土物。晚间乘8时34分火车离西安东行，分院社会科学院王灿然院长、于行秘书长、文化局武伯纶局长、省考古所王家广副所长及西安研究室马得志等同志来送行。

# 11月

11月1日 星期三

晨8时许抵洛阳西站，与靳主任告别（他直接返京），我与苏秉琦同志下车。出站后，即遇及郑振香、卢兆荫二同志，由友谊宾馆的汽车来接我们至宾馆。这里原为招待外宾及中央首长之处，现下多空无人居，三楼仅我们这一室有人居住，乃由市文化局介绍来住。安顿好后，与郑、卢二同志略谈此间情况。今天下雨，洛阳比西安更甚，已下雨（间阴）四十余天。秋季，工作站原定在二里头开工，结果以天雨未能开工。他们辞去后，阅北大同学生产汇报，李仰松同志来谈。午餐后稍休息。午睡后，唤车赴周公庙工作队，天雨未停。工作站中除郑、卢二同志之外，尚有邢清谈、陈久恒、叶小燕、钟少林、高天麟同志及北大同学十人。我们参观王湾、东干沟出土物及周代墓葬和遗址、北朝遗址出土物等，不觉已5时余，乃唤车返宾馆。蒋若是同志以开会来工作站，一起到宾馆，晚餐后一起闲谈，9时许始去。他谈到郭玉堂先生已于1957年去世。

11月2日 星期四

上午偕苏秉琦同志赴考古所工作站，参观汉墓出土物。又发现仓库中所征集之物中，有中州大渠的一件金饰，极为精美（原标签误认为涂金物）。即在工作队午餐，饭后稍憩。下午与郑振香、卢兆荫二同志商谈工作站今后工作计划，然后参观二里头出土物，由殷玮璋同志说明。这是殷商文化的前身，虽可分为早晚三期，实属一脉相贯，遗址及墓葬均有发现，已有觚、爵及大口尊，晚期有铜镞等小件铜器。晚间在宾馆休息，阅德普拉代纳《史前学》第2卷（pp. 76—140）。

11月3日 星期五

今日放晴。上午赴工作站，与卢兆荫同志谈此间工作站问题。又继

续参观王湾出土物，所谓“过渡期”文化颇可注意，最初似乎由于仰韶文化的继续发展，而受龙山文化的影响，其后龙山文化影响大增，但仍保留彩绘红陶的遗风，最后完全为龙山文化面貌。下午赴王城公园，乃1956年所建，即在周代王城遗址上。我前次来时，仅初具规模，现则绿树成阴，秋深矣，枫叶已红，过铁索桥至涧河北岸，参观复原的三座古墓（西汉晚年有二桃杀三士壁画，东汉初年有画像石门及子母砖（花砖）及王湾出土的晋墓）。参观后，又巡游公园一周，观其中之动物园及儿童乐园，原有小卖部、小吃部、照相部等，现以精简机构皆已关闭，游人亦少，以其离新旧住宅区皆颇远。游毕返宾馆。晚间阅德普拉代纳《史前学》第3卷（pp. 142—299）。

11月4日 星期六

阅毕德普拉代纳《史前学》（pp. 1—232）。结论部分带种族主义甚浓，但正文介绍一般性史前学知识，仍便于初学。今日上午赴龙门参观石窟寺。同行者有苏秉琦、卢兆荫及杨圣泉三同志，抵龙门保管所，晤及马所长及傅新民同志。傅同志原为我所同事，6月间下放到这里。由傅同志引导游览东山一周，已11时半，即返城。龙门为旧游之地，此次重游，未抵目的地时，即遥见龙门大桥，正在修建中，全部由青石修筑，仿赵州桥，中央一孔跨度90米，两侧两孔各60米，桥身宽16米。闻预算360万元，去年动工，工人多时至2000余人，现下精简，尚有700余人，但恐今年年底尚不能完工。自1956年以来，保管所也做了一些工作，前次火烧洞未能上去，现已有石磴可循，其他如药方洞，古阳洞等，亦做了一些修缮工作。奉先寺则已搭了木架子，高达17.19米的石佛顶上，现正收集地质及水文资料，准备搭檐以保护。抽水站的亭子新建与石窟寺殊不相称，闻以缺电力，始终未能抽水灌回。南行至路窟，然后北返，登车归宾馆。下午至工作站，他们正在政治学习，与卢兆荫及冯承泽同志谈唐城钻探工作，并一起至中州路北汽车修理厂中唐代建筑遗址一观。然后进城一行，由西大街出城返工作站，稍观王湾出土物，即返宾馆。晚餐后，李仰松同志来，与苏秉琦同志商谈北大学生学习工作。



11月5日 星期日

上午赴工作站，与郑振香、赵芝荃、卢兆荫三同志，商谈工作站的今后工作安排。下午与苏秉琦同志又来洛阳工作站，观王湾出土的新石器各期陶器及陶片。接石兴邦同志来信并附来讲演记录，晚间写回信给石兴邦同志，并开始修改讲演记录。

11月6日 星期一

上午偕苏秉琦同志及卢兆荫、叶小燕二同志一起，赴关林参观市博物馆，蒋若是、黄明兰同志引导参观。现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夏、商、西周）、东周、西汉、魏晋、北朝、隋唐及北宋诸室，最后四室正在布置中。洛阳出土古物丰富，虽然有一部分精器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及河南省博物馆所提取，留下的仍然不少，原始社会陈列有王湾及孙旗屯的出土品，西周有发掘品（如西周之铜制彝器）及征集品（有叔弓方彝，闻解放前有人出20两黄金尚不肯成交），东周有中州路出土之铜器（重2767克）及陶器，西汉有烧沟汉墓及防洪渠出土西汉初年墓群（后者发掘200余座，尚未发表），西晋墓的墓志及青瓷，北朝有征集的刻花石椁。此外，尚布置有陶瓷馆及雕刻馆。参观一周后，登关冢。据云关帝忌辰，各地来烧香者仍近万人，该日博物馆门券收入达4万余元。至招待室休息，观所藏近年出土二批金器，一为57年在中州大渠发掘时出土，有金叶、金环、金戒指（刻有“上龙”二字）、金小狮六件、琥珀小狮三件、金饰二件（一作图形，一作水滴形，以小珠联成线条为饰granulation [形成粒面]，镶嵌小绿松石）。有一铜印作“讽”字。另有一漆耳杯，闻共出有西晋陶器碎片。另一批掘洛水旁工程中出土，邻近唐上阳宫，有金条及金饰，共重22两，发现后卖与人民银行，已作价2000元；金条及金马驹，已剪断为二，观马的造型，金链的结构及金钗的形状，似属初唐物。下午赴工作站开座谈会，由我与苏秉琦同志讲话。晚间路队长及蒋若是同志邀我们赴上海剧院观豫剧《打金枝》。回宾馆后，蒋同志又来我们房中闲谈。

11月7日 星期二

上午参观第一拖拉机厂，先由厂交际科介绍厂中生产情况，然后参观铸造车间、油泵车间、发动机车间、底盘及最后装配车间。这厂系1953年开始设计建厂，1955年10月1日奠基动工，国庆十周年1959年10月正式验收、投入生产。原来生产能力为每年15000台，1960年实际生产8000台，今年仅6000台，主要原因为原料不够。工人去年达2.3万余人，最近裁减为2万人，厂房占地达一平方里有余，加上工人住宅区，可与洛阳旧城区相埒。所生产仅一品种，即东方红号54匹马力的拖拉机，但零件达9000余件。主要销路为国内，亦有小部分外销，如最近即要输出阿尔巴尼亚250台，去年每台价21000元，今年为18500元。各车间多有自动化设备，但使用率不高，明年生产任务与今年相差不多。下午赴工作站，参观二里头及东干沟的出土品，二者的时代及文化类型大体相同。晚间苏秉琦同志即留在工作站，替北大同学解答问题。我返宾馆，阅杨宽《中国土法冶铁炼钢技术发展简史》的绪论篇。蒋若是同志及文化局郭科长来谈，至10时半始去。

11月8日 星期三

上午偕郑振香、卢兆荫二同志赴偃师二里头工地，因为弄不到吉普车，只好用波兰轿车，先拟走洛水南大道，过洛阳桥东行过邵康节安乐窝后，路过崎岖，不能行车，只好折回洛水北，穿洛阳县城，过瀍水，行至白马寺，前途路又不好行车，几乎抛锚，行至万庄对岸之渡口，已是10时半，恰巧渡船刚离岸，等了一个小时，才得渡过。登南岸后，经万庄之北，直向西行约4里，抵二里头村。找到工作队的住所，遇及赵芝荃及殷玮璋二同志，今晨刚砌灶开伙。我们用午餐后，由殷同志作陪，视察村南工地。先登村南一土冢，可以俯瞰全工地，土冢之南，有河南文物队所掘之坑。向南行，在拖拉机站东，有大片夯土，亦有灰层及灰坑。再向南行，经史家楼，又东行至新庄，为冶铜遗址所在地。此二处为本季拟作的工地。视察后，大家商谈工作计划，时已2时半，乃与殷同志告别。经圪垯头、万庄，至渡口已近3时，待渡船过渡至北岸已近4时。循原途返工作站，已5时半，乃与苏秉琦同志一起返友谊宾

馆，嘱宾馆购明日返京之车票。晚间洗澡后，9时即睡。

#### 11月9日 星期四

昨日长途旅行，昨晚9时即睡，今晨7时始醒。早餐后，赴工作站，参观西干沟出土的仰韶及龙山文化陶器，方酉生同志整理这批材料，已贴好图版并写成初稿。方同志与郑振香同志又陪我去仓库，参观洛南六县调查所搜集之资料。傍晚时，方同志谈对于《考古》上有些文章的意见。中午据宾馆交际科云，今晚班车已无卧铺，乃决定改明日午后2时兰京班车。下午又赴工作站，参观东干沟及二里头的出土物。晚间蒋若是同志来谈，他因祖母有病，今晚返家，故来道别。阅杨宽《中国土法冶铁炼钢技术发展简史》上编一至六章。

#### 11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赴工作站，观王湾出土物，又与郑振香、卢兆荫、方酉生三同志谈工作站的工作。午后离宾馆，乘2时6分的渝京列车赴京，郑、卢、叶（小燕）、李（仰松）来送行，车开后无事，阅《清华大学学报》（古代技术史专辑）。夜间做梦，梦见到英国惠勒教授的考古工地，问他申请在那儿参加工作，惠勒初未作答，后知不要工资，便加答应，并介绍其住所，问我何时上工，答应明天星期六即可上工。不觉梦醒，思之殊为可笑。

#### 11月11日 星期六

晨4时许，即被唤醒，5时20分车抵北京，天尚未亮。下车后乘8路无轨返家，秀君已起床，正在扫地。素琴儿以身体不好，请假来京休养，卧床未起。早餐后，想再睡，但不能入睡，乃起来赴所。在所门口遇到黎晨同志，说今天有周总理的录音报告，颇为重要，我有入场券，乃即赴国务院礼堂听讲，上午9至12时，下午1时半至六时一刻，前后共达7小时，为苏联二十二大会的经过及意义，特别注意其反阿尔巴尼亚

及反斯大林运动，亦讨论到苏共纲领、苏共对外政策等。晚间提早睡觉，夜半（11时半）又为秀君所惊醒，她的昏厥病又发作，弄了半小时余，吐一些白痰后始苏醒。

11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参加炎儿的小学家长会。返家，暄儿夫妇来，即在自家午餐。午睡后，正宗侄来谈。正宗侄走后，阅最近的报纸。傍晚偕暄儿夫妇及素琴儿一起赴文化俱乐部用膳，遇及吴文藻、杨荫浏同志。饭后返家胃部不舒，呕吐后始稍舒，即提早休息入睡。

11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秘书室现只余王世民同志，略谈近一月来所内情况。批阅最近一个月重要文件。安志敏同志来汇报在山西工作情况。林寿晋同志谈“十年考古”排印情况。又遇及黄文弼、佟柱臣、颜闾诸同志。下午在家，阅《考古》来稿。

11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陈梦家来谈编辑《居延汉简》情况。至编辑室，了解编辑工作近况。我的《考古学论文集》已出版，送来赠书。又至图书馆翻阅新到书刊。下午尹达同志来所，因为安阳市委派徐同志来，为去年秋间对安志敏同志斗争的事道歉，在座者除尹达、我之外，尚有林泽敏、许景元及安志敏同志，后来尹达同志说这事便作结束，为今后协作奠一基础，并将安阳考古工作计划（草稿）几份交给徐同志，带去作参考。徐同志辞去后，陈梦家找尹所长谈话，大概是为了摘右派帽子的事吧！晚间往访商锡永先生，未遇，仅遇及其弟子，稍谈即返家。

11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商锡永先生来谈关于编撰楚简事。写了几封信。下午偕秀君去购米，然后赴所。安志敏同志汇报今晨在文物局开会谈编辑“文物小丛书”事。

11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至文物局，与王书庄局长及陈滋德处长谈西安、河南工作事，他二人明天将赴河南、陕西及甘肃，与地方文物机构商洽今后工作计划。内侄女素娟及其同学来，即在自家午餐。下午在家休息，阅《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236页）。晚间偕妻儿赴政协文化俱乐部用餐，即在其处参加京剧晚会，观袁世海的《九江口》。

11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阅《新中国的考古收获》<sup>①</sup>三校的校样，此书可于今年年底出书。下午吴荣曾同志来，谈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考古工作计划，及在北大参加编写《中国历史纲要》的经过和问题。

11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赴民族文化宫，参加学部学习中心小组的座谈会，由潘梓年同志作关于苏共二十二次大会的报告，然后讨论。即在其处午餐。下午所中党团活动，亦系讨论苏共二十二大的事。

11月19日 星期日

晨间偕安志敏、佟柱臣同志，赴昌平旧县雪山，中途苏秉琦、吕遵谔二同志搭车，一起前往。北大考古专业学生实习，后天即将收工。参观工地，有龙山文化遗存，又有较之为早遗存，所出多为红陶，并出彩陶一片；墓葬有龙山、西周、西汉等，又有东周灶址、辽代房子（炕）

及陶窑等。即在工作队中午餐，餐后参观工地出土物。返家时已傍晚，闻正宗侄及馥坤侄媳上午来自家，午餐后始去。暄、楷二儿今日皆曾来家，晚间始去。晚间，潘怀素同志来谈。

11月20日 星期一

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239页）。上午与王俊铭、林寿晋二同志商谈翻译外文考古学资料书事。下午庄敏同志来谈关于《文物》编辑事，又为《考古》审阅文章。傍晚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餐，赴东安市场购书。

11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王俊铭、林寿晋二同志继续商谈翻译外文考古学资料书事。与陈梦家谈整理《居延汉简》事。下午赴学部机要室阅中央文件。晚间阅北京市委编印的《北京工作》第412—414期。

11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为尹达同志校阅历史小丛书《半坡村遗址》。李文杰、吴汝祚同志汇报山东队工作情况。兆勋同志由湖北郧县来信，伤寒症已退烧，正在医院疗养中。下午审阅《考古》稿子（黄展岳：《土高炉》，郑某：《保存古铁器》）。阅最近二期的《红旗》。晚间颜闾同志来谈，以素琴于昨晨赴协和门诊关于心脏病的鉴定，托颜大夫去与协和李大夫一询也。

11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与苏秉琦同志谈昌平北大工作，并代石兴邦同志催他将记录稿子早日修改寄回。黄素毅同志由太原来。中午偕妻儿赴北京饭店用餐。

下午赴学部机要室阅读文件。

11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写了几封信，阅宋伯胤同志所写的稿子，并作复信。与黄展岳同志谈汉代考古学问题。下午阅曾昭燏、尹焕章所写《江苏古代史上的两个问题》。晚间黄素毅同志来谈。

11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仍是讨论苏共二十二大。中午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餐。下午参加党团活动，宣读北京市委的《北京工作》，及学部宣布对董谦、王绍飞二人重加甄别，去除右倾分子帽子。晚间偕铮、炎二儿去看电影：印度故事片《两条牛的故事》。

11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读《史学资料》“关于近二十年来日人研究中国史的概况”（1—48页）。秀君偕铮、炎二儿去暄儿家，午餐后始返。正中侄夫妇偕其小女依拉来自家，留之晚餐。我赴所中，又至贾兰坡同志处，以出差赴山西未遇。返家，阅《考古》今年第4期。

11月27日 星期一

王仲殊同志由西安返所，与之谈西安情况。阅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送来的阿国最近考古收获（法文）。下午校阅《中国建设》的英文稿译文。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晚餐，遇及巫宝三同志。晚间阅毕今年《考古》第4期（175—230页）。

11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寄信给中国建设社，对于稿子有几处稍作修改。又审阅许顺湛的《仰韶文化已是父系氏族》一文，写了一封信给他。下午赴文化俱乐部购物，遇到裴文中同志。旋返所，为王仲殊同志传达周总理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晚间赴文化俱乐部用餐，遇到杨钟健所长。返家，知黄素毅同志曾来过，阅《考古》今年第6期。

11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阅毕今年《考古》第6期（289—340页）。下午阅《天工开物》，就中华影印崇祯十年初刊本的插图，以校自己手头的世界书局校排本。

11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与王仲殊同志谈《考古》稿件及颜闾同志评级事。阅《天工开物的研究论文集》中关于“乃服”一章。中午素琴离京返内蒙。这次她因怀孕后又发现有心脏病，在内蒙休养两个月，又请假来京休养一个月。曾去协和检查，说是先天性心脏病，还不严重，近已稍好转，故先回去。下午阅E.Bendann的*Death Curtom Introduction* [《丧葬风俗引论》] 三章（1—57页）。晚间黄素毅同志来谈。



# 12月

12月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接周仁所长来信，答应作古陶的科学研究，但索取陶土标本，遂去函洛阳及西安去索取。阅《丧葬风俗引论》。下午在家续阅，浏览一遍（1—283页）。

12月2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学部学习小组，在政协第五会议室座谈分为二组，每组十五六人，我组由潘梓年同志主持，仍是谈苏共二十二大的问题。中午即在其处午餐。下午所中党团活动，自修阅读有关苏共二十二大的文件一。晚间阅《红旗》今年第23期。下午天阴小雪，晚间转晴。

12月3日 星期日

上午若渊婧的大嫂，带着她的女儿与小孙女来探视素琴。不知道素琴已于大前天离京返蒙。我们留她们午饭，饭后始去。王天木同志上午来谈，最近曾到宁、沪去一趟。下午正暄儿夫妇来，说可能春节后又又要出差到西安去，这一去又至少是半年以上，傍晚他们归去。我与秀君小炎于晚餐后到王则诚同志家闲谈。返家，得素琴儿抵蒙后来信，便写回信给她。今日阅《哈佛亚洲学报》（HJAS）32卷（1959）中张光直关于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一文。

12月4日 星期一

上午对外文协派人来所，商量关于在日本举办中国考古画片展览一事，文物局也派人参加，一起商谈。下午在家，阅《天工开物》中关于纺织一部分及《史林》34卷第1—2期太田英藏的《古代中国の机织技术》一文。

12月5日 星期二

上午为新华社修改关于西安唐城发掘的消息。下午阅W.Willetts, *Chinese Art I, Introduction*及*Cap I* [ 卫礼泽：《中国的艺术》导言及第1章 ] ( pp . 1—52 )。

12月6日 星期三

阅Black, *Key to Weaving* [ 布莱克：《纺织图解》 ] 第1、2章 ( pp . 1—34 )。下午阅Bacon, *Digging for History* [ 培根：《发掘历史》 ] 引论及末二章。晚间偕秀君及炎儿观电影《51号兵站》。

12月7日 星期四

上午为《考古》校改阿尔巴尼亚考古消息稿。下午写回信给冯汉骥同志，商榷墓向定位问题，找了一些文献资料，写了一封长信。赴文化俱乐部用膳，遇及向达、吕叔湘诸同志。

12月8日 星期五

上午准备讲话的稿子。下午向所中研究人员及助理业务人员作报告，提出：（1）理论研究和资料工作，（2）田野工作与室内研究，（3）基本训练问题。

12月9日 星期六

今天所中政治学习，全所合在一起，开了一整天，谈苏共二十二大的问题。王伯洪同志正在外学习，亦赶来作为中心发言人。我亦发言。下午安志敏同志由洛阳归来，略谈工作情况。晚间黄素毅同志由东北返

太原途经北京，前来闲谈。正楷儿由校中归家，即宿家中。

12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正宗侄来，留之午饭。下午正暄儿夫妇来，晚饭后始去。今天阅V.Birrell, *The Textile Art* [比勒尔：《纺织艺术》]至第3章末(pp. 1—99)。

12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为《考古》审阅稿子，胡肇椿的一篇《楼橹堡坞及汉代阶级斗争》，系广东中山大学考古教研室介绍来，谓胡氏已于11月30日以高血压去世。按胡氏(1904—1961)系燕京大学毕业，曾在日本京都帝大专攻考古学，归国后任中山大学副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及教授，在国民党政府中任立法委员，系孙科一派。解放时未去台湾，开初在一中学教书，最近才至中大任副教授。人颇能干，考古学虽未深入，但亦不能谓毫无所知。惜以政治关系，误入歧途。下午王天木同志来所，谓将赴西安讲学，系陕西分院考古所约聘也。晚间偕秀君及炎儿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餐，遇及胡庶华老先生。

12月12日 星期二

天气骤冷，温度最高为零度，最低已达零下10度左右。阅比勒尔：《纺织艺术》第4及第5章(pp. 100—196)。下午在家工作。晚间偕秀君及炎儿赴文化俱乐部用膳，遇及向达同志。

12月13日 星期三

阅比勒尔《纺织艺术》第6及第7章(pp. 197—274)。天气寒冷，下午在家工作。阅吴文良《九日山题名石刻》一稿。晚间阅翦伯赞

《内蒙访古》一文（今日《人民日报》第5版），竟以女真起源于呼伦贝尔草原，殊为可怪。

12月14日 星期四

阅比勒尔《纺织艺术》第8及第9章（pp. 275—376）。晚间至温平同志处闲谈，他托带书籍给王小同同志，因后天黄展岳同志赴西安也。

12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学术报告会，由郭子衡先生作关于殷周铜器的报告，会后大家提了一些问题。下午学术秘书处召集一次小组会，讨论关于建立标本室事，决定由佟柱臣同志负责，即开始进行。傍晚黄展岳同志谈赴西安工作事。胡庶华先生来谈关于安阳冶铜遗迹事，偕往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餐。

12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赴历史所，今日由尹达同志作对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参加听讲者有历史所及考古所诸同志。下午所中开会学习讨论。今天下雪，天气骤冷。

12月17日 星期日

星期天在家休息，阅毕比勒尔《纺织艺术》（pp. 1—466）。下午赴政协文化俱乐部购物，遇及丁声树同志。

12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学部学习中心小组讨论会，在华侨饭店举行分组，由张友渔同志主持，即在该处午餐。下午在所审阅《武威汉简》稿子，及《考古》编辑室送来高林生关于冶金问题的稿子。《红旗》杂志编辑室来约稿。

12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钟少林同志上星期由洛阳返京，今日汇报二里头发掘工作情况。林寿晋同志汇报《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印刷事，现已印就图版，文字部分亦已开始上版印刷。下午人大开扩大常务会议，由周总理作关于国内外形势报告，并通过延期召开本届人大。由3时开始，6时半始散。

12月20日 星期三

审阅《武威汉简》稿子，下午与陈梦家商谈修改的意见。

12月21日 星期四

审阅《半坡》报告结论部分。阅Hudson, *Europe and China* [赫德森：《欧洲与中国》]。

12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阅赫德森《欧洲与中国》。下午参加北京史学会年会，遇及朱庆永同志。今天由吴晗会长及黎澍同志作报告，陈垣、范文澜、翦伯赞、邓广铭、韩寿萱、翁独健、郑天挺、金灿然等皆坐主席台上，但未作报告。参观明末耶稣会教士墓地，在北京市党校校园中，现仅保留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三人墓，1934年我曾来过，不觉已近三十年矣。晚间即在四川餐厅用膳，饭后赴政协礼堂观京剧，周信芳的《乌龙院》。返家后，以晚餐进食过多，又呕吐了。

12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政治学习，仍是苏共二十二大文件。下午党团活动，谈思想情况及感想。晚间偕秀君及炎儿赴工人体育馆，观杂技和马戏。

12月24日 星期日

阅毕赫德森《欧洲与中国》（pp. 1—329）。昨晚楷儿来家，今日暄儿夫妇亦来，晚餐后始去。

12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知牛兆勋同志已返京，偕王仲殊等同志前往探视，谈在郧县获病经过，及京中所内情况，至中午始辞出。下午赴所，校阅《史学消息》校样，因其中有三篇系我所供稿也。

12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阅《历史研究》今年第6期。中午返家，知炎儿发生喉炎，陪他去隆福医院治疗。出来后，偕秀君赴东安市场购物。

12月27日 星期三

晨间正炎发高烧至40度，陪他到隆福医院内科门诊，轮到诊视时，说他未满13岁，要改赴北兵马司儿童医院去，到12时余始返家。下午赴所。

12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为《新建设》审阅周谷城所写《柴尔德的古史研究》一

文，提了一些意见。程溯洛同志来，他从新疆归来，尚属首次见面，略谈新疆情况，中午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餐。下午新华社摄影部派人来摄取考古所工作照片，要我参加。为《人民画报》审阅林寿晋《虢国墓地》一文。返家，购粮食，准备客来。傍晚偕秀君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餐，返家后胃部又作怪，呕吐后仍不舒服，提早入睡。11时许六房大嫂与二房正璋侄由吉林市来京，正宗侄去永定门车站接他们来自家。我卧床不能起来，只听任秀君招待他们，夜半1时许他们始安睡。我终宵反侧不安，不能入睡。

## 12月29日 星期五

晨间8时始起床，一夜未安眠，胃部仍不舒。上午正宗侄返其机关，正璋侄带六房大嫂出去了。10时许，六房大嫂的表姊妹来访她，说今天上午11时半即离京南下。我去医院治疗，回来后吃药（阿托品）后稍舒。喝牛奶，吃二片饼干，即午睡，2时始醒。阅卫礼泽《中国的艺术》第1卷（漆器部分）。晚间院工会组织晚会，在政协礼堂举行（京剧，电影，曲艺）。

## 12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休息，阅卫礼泽《中国的艺术》（pp. 53—107）。下午赴所，参加所中工会所组织的除夕晚会，牛兆勋同志亦都参加。傍晚下雪，天气始冷。

## 12月31日 星期日

今天是星期天，又是阳历除夕，在家休息。阅卫礼泽《中国的艺术》第1卷铜器部分（pp. 108—173）。正暄儿夫妇上午来家，晚饭始去。下午济瀛侄来。晚间偕秀君、炎儿、六房大嫂及济瀛侄一起赴北京市工人俱乐部，观京剧张君秋主演《珍妃》，度过了1961年的除夕。

今年这一年，仍为病魔所扰，但较去年有些好转。春间一度恶化，呕吐了5次（II / 28，III / 6、16，IV / 11，V / 9），夏间休假后稍好，呕吐1次（IX / 1），但年终又连续2次（XII / 22，XII / 28），共8次，比较去年的14次，总算好一点。5月间生过一次肺炎（V / 13—19）。

业务方面，曾出差一次，到西安与洛阳，因为特别照顾，没有生病。所中编写“十年考古”（《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总算是编好出版了。我自己的《考古学论文集》，也于今年10月间出版。此外，还写了论文（长、短篇在内）共5篇。

今年亲戚来京游览，住在自家的特别多。徐敬千侄夫妇（IX / 4—8），仲光堂兄夫妇（IX / 9—20），碧琴侄女夫妇（IX / 26—28），六房大嫂及正璋侄（XII / 28—I / 4）。素琴女儿于春节来家过年（II / 5—18），若渊婿亦来过3次（I / 28—30，II / 9—11，III / 14—17）。

---

(1) 编者按：即前述“十年考古”的正式书名。



# 1962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一

今日元旦。上午赴院部团拜，由张劲夫、竺可桢、吴有训三位副院长分别致辞，祝贺新年（郭院长赴广州未返）。下午温平同志来贺年。晚间颜闾同志来贺年。又六房大嫂的内侄女金婉棣携其小女来探望她。

1月2日 星期二

今日照常上班。阅《远东古物馆馆刊》第33期（1961）中高本汉关于铜器及Nils Sundius [ 尼尔斯·森迪乌斯 ] 关于陶器的分析二文。

1月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阅卫礼泽《中国艺术》第1卷Sculpture [ 雕塑 ] 部分。中午偕秀君、馥坤侄媳、璋侄及六房大嫂，至萃华楼用膳。下午一起去逛北海公园，拍了几张照片。正宗侄及正中侄夫妇来，即在自家晚餐，谈到10时许始去。

1月4日 星期四

上午六房大嫂与璋侄离京返里。我因为开会，仅秀君及正宗侄送他们上车。先赴所讨论标本室事。我上午参加北京市委召集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观访问座谈会，即在人大大会堂用餐。午后赴政协文化俱乐部购物。赴所，阅毕卫礼泽《中国艺术》第1卷（pp. 1—319）。晚庄敏

同志来谈。

1月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谈所务，尤其是院长会议的准备工作事。下午所中学术报告，由安志敏同志谈仰韶文化问题。晚间去理发，阅《红旗》今年第1期。

1月6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自学《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及《红旗》第1期社论。下午参加《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十周年展览会，展览会中介绍了杂志十年来的编辑内容、推广发行、读者反映各方面的情况。宋庆龄、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也来参观。会上有茶、酒、点心招待，吃了一些冷食，胃部又不舒服，返家后，晚间又呕吐了。

1月7日 星期日

在家休息，审查《考古》的稿件（杨建芳：《引用考古材料的几个问题》）。阅卫礼泽《中国艺术》第2卷第6章（pp. 393—500）。

1月8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靳主任及王伯洪、王仲殊同志皆参加，讨论院长会议工作事。旋赴北京医院门诊。下午下雪，在家阅《考古》1961年第8期毕。晚间陆步青甥来辞行，以将于明天南下返里过年也。

1月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中国新闻社记者访问，因为前天《光明日报》发表了关

于《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的出版消息，故有此访问。10时许周一良同志接洽关于聘请郭宝钧先生为北大研究生导师事，一起至郭先生处谈定。下午在家阅《考古》1961年第9期。

### 1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赴政协礼堂，听章汉夫副部长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报告。下午所中党组传达学部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报告。阅J.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I* . [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注：中译本称《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pp. 1—72）。

### 1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北京市人代及政协访问。国棉二厂，在朝阳门外，1955年开始投入生产，现有职工5000人，厂房面积40万平方米（其中生活区9.8万平方米），机器都是国产的，有10万纱锭，2400台织布机，产品以咔叽、灯芯绒、府绸为主。日产量最高额为220件纱，现下为150—160件纱，布最高额为20万公尺，现下为16—17万，以今年原料不足，故停工修理者几近1/3。1961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为主，增加品种，提高质量。经王厂长介绍后，我们参观了工厂各车间，以及工人住宅、幼儿园，家属住宅等，即在厂中便饭。饭后，李同伟、张慕尧二委员谈参观后的感想，然后告辞返城。下午在家休息，杨一之同志的爱人冯静同志来看秀君，4时许始去。赴文化俱乐部购物，遇及翁独健同志。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pp. 73—149）。

### 1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阅党内刊物《北京工作》第418—419期。下午参加所中学术报告会，由颜闾同志讲人类起源进化进程及人种分化。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

1月13日 星期六

院党总支部有重要传达报告（关于苏共二十二大），今天读了一整天，尚未完毕，下星期二再继续。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下午正楷儿返家。

1月14日 星期日

阅毕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pp. 1—298）。上午正暄儿来，午饭后始去。下午尹达同志来，商谈关于总结考古所61年工作，并谈考古所的今后工作及队长会议事，至傍晚始去。黄素毅同志托其同事杨金元同志由太原带来铝制饭盒二个，并附信说希望能分给他香烟几包，即交杨君带去。

1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北京市人代、政协访问朝阳区星火人民公社，与竺可桢副院长，钱昌照、俞平伯二先生同车。先到公社办事处，由党委刘书记作介绍……<sup>(1)</sup>介绍完毕后参观渔场及温室，然后到农业展览馆餐厅吃午饭，多系农场自己生产品。返所已1时半，与王伯洪同志谈队长会议事，又与王俊铭同志商酌白寿彝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史的译文，审阅安志敏同志关于仰韶文化分期的提纲。

1月16日 星期二

今天又花了一整天的工夫，听院党委所组织的重要报告转达（1960年莫斯科会议，1958年会谈，1957年莫斯科会议）。

1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学部党组派人来所参加所中领导小组对学部提意见。参加者靳尚谦、林泽敏二主任，王伯洪、王仲殊、黎晨三同志，提的意见不多。下午参加政协及人代小组座谈会，由张奚若主持，座谈对于听章汉夫、刘宁一、刘长胜三个报告的感想，到6时余始散。晚餐后，到近代史所参加讨论，对于刘大年《新中国的历史科学》、白寿彝《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传说》二文提意见。他二人预备24日赴巴基斯坦，参加该国的历史学年会，谈至9时始散。参加者除他们二人之外，还有刘导生、尹达等同志。

#### 1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北京市人代、政协参观访问，我参加北京象牙雕刻厂组，原来有四人，后来他们转入别组，结果只有我一个人去，有一位杨同志陪我前往。……<sup>(2)</sup>参观后，在华侨大厦用餐，饭后返家休息。下午赴所，刘大年同志来，商量如何修改昨晚所谈的《新中国的历史科学》一文。苏秉琦同志谈北大考古专业班毕业论文题目事。晚间写了几封信。

#### 1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开领导小组会，商谈下星期队长会议事。中午王天木同志来，偕之及颜闾同志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餐。下午所中开高级研究人员会，谈队长会议事。晚间阅《红旗》今年第2期。

#### 1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北京市人代、政协参观访问，赴东郊红庙参观合成纤维厂，参加者30余人。由张厂长介绍情况，……<sup>(3)</sup>分三组参观各车间，完毕时12时许。到华侨大厦用午膳后，对厂方提意见，2时余始散。返所，参加党团活动，谈谈思想情况。晚间阅《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1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潘怀素同志来谈其工作情况，谓从前得盛家伦同志的帮助，借与参考书，惜该氏已于1957年去世，年仅40余岁，希望能返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因彼正研究隋唐燕乐渊源也。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下午偕秀君赴文化俱乐部购物。晚间工会有戏票，让炎儿去看话剧《胆剑篇》。阅*American Antiquity* [《美洲古物学》]（1960年）总结25年来美洲考古的一些文章。

1月22日 星期一

晨间牛兆勋同志来所，商谈队长会议事。9时起，由各队长作1961年工作汇报。上午为山西队，下午为甘肃、山东二队。晚间写了几封信。

1月23日 星期二

所中队长会议继续开会，内蒙队、安阳队先后作报告，然后大家讨论。晚间准备明天会上发言。

1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座谈会，支持美共反迫害斗争，由楚图南同志主持，有陈援庵先生等发言，我因时间关系，送了一个书面发言。下午参加所中队长会议，由洛阳队郑振香、赵芝荃二同志作报告，主要是二里头的工作（上午西安马得志同志作报告）。

1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商谈队长会议今后如何继续进行事。济南市博物馆刘馆长及山东省文管会杨子范同志一起来所，商谈今后工作协作计划

书。下午领导小组继续商谈队长会议日程，各队长亦分组开会。傍晚赴文化俱乐部用餐，遇及裴文中同志，新自海南岛视察归来。晚间拍一回电给梅冷生馆长，转告接洽请人为孙诒让先生遗著遗物展览会题词事也。

1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以兆勋及仲殊二同志都身体不舒，领导小组改日再谈，先分组讨论，我参加西安组。中午将温州市图书馆的信及宣纸送到顾颉刚先生处，才知道他尚在广东未返，留下一字条。旋即赴文化俱乐部用餐，遇及翁独健同志。下午在家，描绘楼兰出土汉代彩锦，加以着色。阅沈从文、王家树《中国丝绸图案》，竟没有说明材料来源及断代根据。

1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利用学习时间，依学部指示，我与徐旭生先生讨论中宣部的学位与学衔条例草案，由卢兆荫同志做记录，以便汇报学部。下午偕秀君上街购物，小炎儿于今日放假，也一起赴市场，并一起去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晚餐，遇及韩寿萱馆长。晚间写了二封信。

1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郑愈同志由内蒙来，带来了一瓶昭君酒与一包内蒙糖果。师大沈嘉钧同志因送朋友上火车，顺便到我家。遂偕他们二人一起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餐。饭后又继续闲谈，到1时许始散。顺便到东安市场购书，又赴国子监古书门市部。这里利用文庙旧房子，庭间有元大德碑及明清进士题名碑。又到西边国子监一观，现改为首都图书馆，两廊皆为阅览室，乾隆时所书十三经石碑，已移至东边庑院中（由文化部保管，不能进去看碑）。返家，已4时半矣。阅Burlington Magazine [《柏林顿杂志》] 中Andrew [安德鲁斯] 所写的《楼兰出土汉彩锦》。

1月29日 星期一

所中继续开队长会议，安阳队、洛阳队、西安队汇报62年工作计划，及63—64年工作设想，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晚间，四川电影制片厂同志及四川大学童恩正同志来家，谈编写考古故事《古峡迷雾》的电影剧本问题。

1月30日 星期二

所中继续开队长会议，上午内蒙、甘肃队，下午山东、山西队，汇报工作计划，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明天休会一天，后天继续开会。晚间偕秀君及炎儿赴蟾宫影院看电影《复活》（上）。

1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与甘肃队谢端琚、郑乃武二同志谈甘肃今年工作计划细节。下午将甘肃“临夏发掘报告”提纲审阅后交还给他们，并提出几点加以讨论。今天校《真腊风土记》（《古今说海》本，《古今逸史》本）。傍晚去文化俱乐部购物，即在其处用点心。晚间写了几封信。今日收到陆步青甥来信，知返温后已于本月25日结婚，回信去向他祝贺。又素欣内侄女来往，谓方汉内侄亦已于本月23日结婚。



## 2月

2月1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续开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全所今年关于室内整理研究及出版计划，又谈如何加强对各队领导的具体措施。下午领导小组与高广仁同志谈安阳地方关系问题。下午参加北京市人代、政协参观访问组座谈会，在人大会议福建厅。晚餐时遇及吴晗同志，催其为“孙仲容先生著作遗物展览会”题词。吴以不好写什么，推辞不敢应允。返家后，校《真腊风土记》（以《历代小史》本校之，此本并不佳）。

2月2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续开队长会议，讨论所中七年计划及今年室内研究计划、老科学家研究项目。下午在家校《真腊风土记》（《百川学海》本，百二十卷本，《说郛》本即“百川本”版子，《图书集成》本）。傍晚赴政协礼堂文化俱乐部购物。

2月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新侨饭店，参加学部学习中心小组，由张友渔同志主持。今天的老科学家特别多，座谈内容主要是此次人代、政协参观访问的感想，有文学所的何其芳（湖北农村）、唐棣华（海南岛）及张友渔（北京市）同志。我也谈在北京市参观的经过。会后聚餐，有四桌之多。散会后返家。已1点钟。下午阅《文物》今年第1期（1—58页）。傍晚赴文化俱乐部购物。晚间赴颜闾大夫处，替秀君带去一些礼物（手提塑料包、手巾、水果、糖、糕点），为酬谢打针之劳也。她以参加居民小组会，没有偕往。在颜闾大夫处闲谈一会，即返家。

2月4日 星期日

今天是除夕，又是立春。秀君与楷儿从昨天起，便准备今天晚上的除夕聚餐的菜蔬（前天是大扫除）。上午赴东安市场购书。返家，正宗侄夫妇及暄儿夫妇都已来了，留他们在自家午餐。饭后，暄儿夫妇偕炎儿去天桥剧场观戏《春雷》。正宗侄夫妇聊天一会儿，即告辞，要早些返机关，参加机关除夕晚会。我去文化俱乐部购物。阅《考古》1961年第11期。晚间除夕宴，除自家六人外，还有颜大夫夫妇及长女，一共九人。今年居然也能搞到10碗冷菜（白切肉、酱肉、酱鸭、红烧鱼、鱼饼、炸鱼丸、年糕、花生、桔、银豆红萝卜）。热菜有水饺、敲鱼片、清炖肘子、红豆汤、菠萝蜜。谈到9时余始散。今天因为吃得多一些，睡觉前胃部不舒，又呕吐了，这是62年第二次呕吐了。

## 2月5日 星期一

晨间楼下林剑华同志来贺年。接着所中同事郭宝钧、佟柱臣二同志来，同乡戴乃姆同志来贺年。午后，同乡王明、吴益三同志夫妇来贺年，所中安志敏、王俊铭同志来贺年。王俊铭同志还带来一本新出的 *Archaeology* Vol.14 NO.4., 1961 [《考古学》14卷第4期，1961年]（*Symposium on Salvage* [抢救专题讨论会]），其中有关于中国方面的，系59年8月Canada [加拿大] 访华代表团F.Ridder [里德] 所写的。

## 2月6日 星期二

上午文物局庄敏、刘启益、罗哲文三同志，及所中王世民同志来贺年。下午同乡王载紞同志夫妇，所中林寿晋同志来贺年。傍晚王天木、胡厚宣同志来贺年。阅毕《考古学》1961年14卷第4期（抢救专题讨论会）专号，及《考古》1961年第11期。

## 2月7日 星期三

今天是春节的最后一天。上午赴王天木、胡厚宣、黄文弼同志处贺

年。又到郭宝钧同志处，适以外出，未遇。返家，正宗侄夫妇、暄儿夫妇及馥坤侄媳已来，留之午饭。刚开始进食，同乡程溯洛同志来贺年，遂留之一起进餐。饭后，与程同志一起到王明同志家贺年。返家，闻同乡郑重远同志曾来过。黄文弼、吴汝祚二同志来贺年，稍谈后即去。正中侄夫妇携带二个小孩来。正中除夕刚出差回来，并携其长女一江一起回京。馥坤侄媳以路远先回去。正宗、正中及暄儿三对夫妇皆晚餐后始去。秀君忙了一个整天，颇觉累倦，幸今天已是春节最后一天了。

## 2月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留在北京的各队队长续开讨论会。写了二封信。下午去理发。阅黄展岳的一篇关于云南土法炼铁的文章。阅毕李惠忠《钢和铸铁的结构、性能和用途》（1—80页）。

## 2月9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院党组召集传达最近中央扩大工作会议精神，先由张劲夫副院长作总介绍，此次精神以统一集中为主题；然后宣读刘少奇同志报告目前形势（国际与国内，成绩与缺点教训，今后任务）、民主集中、党的生活。下午继续开会，由杜润生同志传达毛泽东、刘少奇同志的口头发言。昨晚上雪，今日又下雪（北京达13毫米，天津达22毫米），新年瑞雪，预祝丰年。晚间阅溥仪《我的前半生》下册。

## 2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张副院长传达邓小平同志关于党的生活及作风（实事求是，民主集中，群众路线），及周总理关于国务院方面工作检查及措施。到中午始散。下午参加所中党的生活，宣读北京市委刊物《北京工作》，并加讨论。晚间阅毕溥仪：《我的前半生》下册（307—614页）。此书出版于1960年1月，但我前天才由胡厚宣同志处借到，还只是下册。由1932年做伪满洲国执政时代起至1956年最高人民军事法庭

在沈阳审判为止（书中所提到的在抚顺接见外国记者，或为*Asia is My Beat*, 1961 [《1961年我对亚洲的报道》]的作者Earnest Hoberecht [欧内斯特·霍布赖特]）。

2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郑笑梅同志来贺年，由济南来京过春节，留之午饭。裴文中同志及颜闾同志夫妇来贺年。下午赴二家回拜。返家后，知道赵子文同志夫妇曾来贺年过。阅毕《考古》1961年第12期（641—702页），将去年全年的《考古》补阅一遍。

2月12日 星期一

阅毕《考古》1962年第1期（1—54页）。上午参加所中队长会议关于队员学习及读书经验。下午身体不舒，没有去所。傍晚呕吐，吐了三次，没有进晚餐，提早上床入睡。

2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旋赴北京医院门诊，预约挂号10时，我是9:45去的，候诊到11:35才轮到。遇到潘梓年、黎澍二同志。下午在家休息，秀君偕楷儿去探视张国熊太太的病去了。阅潘际垆《末代皇帝传奇》（1—114页），及《红旗》今年第3、4期合刊。

2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阅《文物》去年第6期。下午民主德国记者及美国工人日报记者来所访问考古工作情况，4时半始去。与尹达同志等商谈所中工作。

2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内蒙汪宇平同志来谈，商谈借标本为五一节展览事。所中领导小组商谈明天61年工作总结及62年工作计划，各队人员更动事。下午赴院部听传达1月29日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同志的报告。

2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商谈今天下午的全所会议报告。陈梦家同志谈《居延汉简乙编》的编排问题。下午开全所工作会议，由我报告61年工作总结及62年工作计划。

2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政治学习，阅读《红旗》这期的李维汉同志一文。下午党的生活，读北京市党委所编《北京工作》。晚间偕秀君及炎儿到亲戚赵子文同志处。

2月18日 星期日

开始《真腊风土记》校注工作。阅Briggs, *The Ancient Khme Empire* [布里格斯：《古代吉蔑帝国》]关于《真腊风土记》的一段。下午翻阅模范书店的新书目录。又赴文化俱乐部购物。暄儿夫妇今天来家，让他到百货大楼购买一具牡丹牌911型的收音机，计538元。晚餐后，他们才去。晚间汪宇平同志来家闲谈，托他带东西一包给素琴。

2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开研究组座谈会，讨论洛阳队偃师二里头工作具体计划。下午讨论田野标本统一编号办法。

2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为《考古》审稿（王家广的《耀州瓷、窑分析研究》）。下午在家，阅毕布里格斯《古代吉蔑帝国》中关于《真腊风土记》的一段，作札记。

2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尹达同志来所，对所中研究人员及队长作报告，关于考古工作的研究目标，搜集标本，编写简报报告，专题研究与写历史教本。下午在家，阅布里格斯《古代吉蔑帝国》。

2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新街口新闻制片厂，观纪录片“斯文赫定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由包头至乌鲁木齐途中，共七本。今天，徐旭生、黄文弼、袁复礼及李宪之四位，当年考察团的团长、副团长及团员，都来观看。下午所中开今年第一次所务会议，讨论61年总结及62年计划。

2月23日 星期五

晨间6时许，济瀛侄来敲门，由温州返京。火车误点，昨夜12时许抵北京，在车站过夜，今晨冒雪来自家，送来姬妹及守元弟托带的东西。据云13日离温，15日抵沪，以购火车票在沪等候了好几天。洗脸后，与其同乡即匆匆赴校7时余，张国熊夫人来约秀君一起去看病（中医陆航慈）。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讨论今年精简人员计划。下午赴学部机要室阅读文件。晚间阅《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1—223页）。

2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学部中心学习小组，地点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由王伯

祥、周新民、俞平伯、潘梓年四同志先后作此次人代、政协访问视察报告。下午没有党团活动。在家阅《学术资料》及《史学资料》（美国研究汉学情况，日本近代史学史）。

## 2月25日 星期日

阅《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1—245页）。这是淮海战役的专辑，当时自己正在南京，只由国民党的报纸上获知一些不确实的一鳞半爪的消息。这一辑出来，读后始知国民党军队及作战的糟糕。下午偕秀君及暄儿夫妇去吉祥戏院观戏《文成公主》。

## 2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队长会议已结束，郑振香同志即返洛（以后转赴安阳）。中午赴文化俱乐部用膳。遇及唐兰同志，闻明日将赴西安，应陕西省考古所之邀去讲学。下午赴所，查考地图，拟作一《真腊风土记》插图。又与兆勋、仲殊同志谈所务。

## 2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阅《参考消息》，知胡适已于24日在台湾逝世。接学部机要室电话，前往阅文件，因新来一关于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20周年（5月23日）的通知也。下午在家阅布里格斯《古代吉蔑帝国》（pp. 1—36）。秀君今天去看病，晨7时半去，下午5时许才归来，因购药须跑好几处也。素娟内侄女来，等候了一个下午，为提取她母亲托带的酱鸭、泥鳅干及瓯柑，也留之晚饭。晚间梅明杰同志来，因即赴上海实习，家款未到，借去20元。

## 2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兆勋同志谈所中精简人员方案。阅布里格斯《古代吉蔑帝国》（pp．37—64）。下午赴教子胡同伊斯兰协会访张秉铎同志，将故宫外国丝绸品的阿拉伯字母文字请教，据云像Urdu〔乌尔都〕文，无法解决。返家，傍晚，一位江西的青年夏麦陵来访，从前曾通过信，要求代为找事。曾函复现下城市疏散人口，决无办法，想不到这个冒失的少年，竟跑到北京我家来。秀君为这事大生其气，他坐一会儿即告辞。夜间秀君昏厥病又发，弄到12时许始安睡。



## 3月

3月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阅《中国通史稿》第1章。中午返家。下午赴政协礼堂参加文教第9组的座谈会。由吕振羽同志主持，出席者有吴仲超、王天木、陈明达、王书庄、翁独健、邵循正、王伯祥、陈万里、徐邦达、苏秉琦诸同志，谈62年工作计划。至6时始散，即在其处晚餐。

3月2日 星期五

上午庄敏同志来，商谈出版马叔平先生遗著事。开来一著作目录（大概是傅振伦所开的），除《中国金石学讲义》及“汉石经”之外，尚有论文39篇，多为短篇，与之略谈取舍的意见。又为《文物》校阅宋伯胤的《汉织机复原》一文。下午在家以《说库》本校《真腊风土记》一过，知冯承钧所根据者即此石印本。秀君晨间去门诊，下午2时许始回，因购药不易也。为之赴东四补购六合散。晚间在家写信给姬妹。夜间秀君病又发作，弄到12时余始入睡。

3月3日 星期六

晨间秀君起来打扫房间，七时三刻我正打算赴所，发现她神色不对，又留在家中，吃药后到11时许始恢复。我即赴所。同志们正在学习李维汉的统战工作一文，谈西安事变。散会后，我与颜大夫商谈。下午又留在家中，晚间楷儿来家。阅布里格斯《古代吉蔑帝国》。

3月4日 星期日

阅毕布里格斯《古代吉蔑帝国》（pp. 1—261）。今天秀君病况与昨天相同，吃药后始好一些。暄儿夫妇晨间来，傍晚始去。楷儿替他去同仁堂购药，等了一个上午，回来连中饭都赶不上了。

3月5日 星期一

秀君病仍未痊，打电话向所中请假。上午卢兆荫同志来，明日将赴西安。又王仲殊同志来。阅伯希和《真腊风土记新释》。

3月6日 星期二

在家阅伯希和的书。下午王世民同志来。晚间陆步青甥来，新由温州返京。秀君仍未痊，服用眠尔通药片。

3月7日 星期三

阅毕伯希和的书（pp. 1—178）。秀君病仍未痊。今日起，又用Parpainte镇静剂药片。与眠尔通相间而用，似有见效。下午高兴汉同志送来工资。

3月8日 星期四

上午颜闾同志来，与之商量处方时，他以为不宜续用昨天处方，惟晚间最好服用鲁米那片。所中张振邦及汪卓诚二同志来。托汪同志赴朝内菜场购买供应品，并约下午来处理烧剩煤末，因不日将停止烧煤炉也。下午写《校注〈真腊风土记〉序言》。晚间暄儿来探视秀君的病。陈梦家同志来谈。

3月9日 星期五

上午汪卓诚同志送来所中的公文二件，一是联络局对国外通讯（英国David [戴维]），一是历史博物馆关于铜器化学分析事。张国熊太太来看秀君，留之午饭。牛兆勋同志来，谈所中公事。据闻尹达同志又

曾昏倒，现在香山休养。本来今天古脊椎所有实习员张森水干部考核，叫我做主试员。因为秀君病了，我只好请假。阅读他的论文材料《关于中国猿人石器性质的一些认识》，不知何故，连统计数字也未核对过，对于石器是摸过一些，但推理方面，仍有偏颇处。

3月10日 星期六

晨间暄儿来，说今天请假来看护秀君。我去参加学部学习中心小组座谈会。在和平宾馆举行，由刘导生同志报告在厦门参加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年纪念会情况，刘大年同志报告参加巴基斯坦历史学年会情况，即在其处午餐。下午在家，暄儿仍回机关办事。晚间秀君又发作一次，楷儿由校返家，勉强要她服鲁米那，始入睡。

3月11日 星期日

晨间秀君起来后，竟不知道楷儿昨晚已返家。所中安志敏、张彦煌二同志来，偕往文化部招待所访山西省考古所张颌所长，谈到10时半返家。适正宗侄以赴西安出差进城，济瀛侄亦来，遂与二人同往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膳。下午我赴政协礼堂购物，归途至东安市场购书。返家，两侄已去，暄儿夫妇来，闻步青甥亦来过，傍晚即去。为《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勘误表作审查工作。

3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陪秀君去北大医院门诊，这是她这次旧病重发后，初次去医院看病，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劝说成功。候诊时，排号预约9时，直到10时半始看病，返家已11时许。王俊铭同志来，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翻译问题，及近代史所谢璉造同志在肿瘤医院癌病严重情况。下午在家，阅毕维诺格拉多夫《近代现代英国史学概论》（pp. 1—122），这是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观点，叙述和批判英国18世纪至今日的史学情况及英国史学家代表人物。

3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同乡吴益三同志来。原来是为着打听介绍婚事的，看见秀君生病，也不再提了。只说他的爱人曾以吃左金丸治好，劝秀君试服。所中靳尚谦主任及王世民同志来稍谈一会，便偕秀君赴北医第一附属医院去。约好了所中沈锦椿同志的女儿沈渔村大夫，为她检查，花了一小时余，开了二样药，午后12时半始返家。回家后不久又发作一次。下午吴益三同志送药来，沈锦椿同志来探问病况。傍晚到银行取款，碰到林泽敏同志，稍谈后返家。写了几封信，批阅了几个公文。

3月14日 星期三

这两天，人代及政协的北京部分都有座谈会，我请假未去。今天上午在家，秀君稍好，没有发作，惟精神疲劳。下午王则诚太太来看视秀君之病，我趁机去所中。遇及佟柱臣同志，知古脊椎所明天下午举行考核干部会（张森水同志），我请假不去，托他带去些意见。遇到王世民同志，知赵正之同志（清华营建系）已于昨日以癌病去世。到颜闾及沈锦椿同志处稍谈，即返家。傍晚炎儿返家后，我去文化俱乐部购物。返家，秀君已上床休息，吃药后即睡。

3月15日 星期四

晨间暄儿来家，我便赴所一趟。遇及兆勋同志，商谈关于精简人员问题，培训干部问题。返家，秀君则刚起床以昨夜睡得还好。下午王世民同志来电话，谓近代史所谢璉造同志已以癌症于昨日去世。阅 B.Groslier, *Art and Civilization of Angkor* [ 小格罗斯利：《吴哥的艺术和文化》 ]。晚间去理发。

3月16日 星期五

阅毕小格罗斯利：《吴哥的艺术和文化》（pp. 1—230），其中包括6幅彩色版，112幅黑白版图片。下午黎晨同志来，商谈调用化学所分析工作人员事。前天家中停止生煤炉，连日大风，今天颇冷。

### 3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阅王力《诗词格律》。秀君的病仍未痊愈，上午精神抑郁，下午较好一些。楷儿返家，将煤炉又生火。我下午赴所，至编辑室及图书室，又与王伯洪同志谈所事。旋赴前门饭店，在人代会报到处签名报到，领取公文包及出席证。晚间陆步青甥来谈。

### 3月18日 星期日

阅毕王力《诗词格律》（1—184页）。下午暄儿来家，傍晚偕暄、炎二儿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餐。志清媳身体不适，想吃好东西，大概是怀孕了。暄儿留着酸黄瓜及干煎带鱼、烤鸭，预备带回家给她吃。晚间小雨，楷儿返校。

### 3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在家将《真腊风土记》校本写成清本。下午赴所，写了几封信。打电话回家，无人接电话，即返家，炎儿放学返家，亦敲门无人答应。开门进去后，秀君钻在被中熟睡，厨房蒸笼中饭菜正热，我匆匆用餐后，秀君已醒，但神志昏混，乃使之服Parpainte镇静剂，半小时余始苏醒。

### 3月20日 星期二

阅《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上午赴所。下午在家，继英侄媳到中医医院门诊，顺便来我家，见秀君病着，遂坐谈半晌始去。

3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怀仁堂，参加本届人代及政协党组召开的共产党员会议，由彭真同志作报告。散会后，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餐。会场中曾遇及顾功叙、刘敦桢二同志。上午暄儿来家，下午始回去，恐秀君病发也。我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1—252页）。晚间步青甥来谈。

3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9时赴大会堂山东厅，先参加党员座谈会，讨论彭真同志昨天报告。11时开代表分组会，选举正副组长，讨论议程草案、主席团等名单。下午参加第二次会议的预备会议，通过议程及主席团名单。晚间去民族饭店访刘敦桢先生等，谈颇久。暄儿今日来家，晚间始去。中午炎儿拖地板，将地刷柄弄坏了。

3月23日 星期五

今日在家阅读文件。上午曾赴所一趟，遇及沈锦椿同志，又与伯洪、世民同志商谈所事。马得志同志将于下星期一返西安，略谈西安工作。写一封信给石兴邦同志。午间至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餐。下午在家阅读文件。傍晚赴所与沈同志商谈，并写一报告。返家，秀君又发作一次，到12时始睡，不肯吃药。

3月24日 星期六

晨间6时秀君即起床，扫地抹桌，而神志不甚清醒，午后食Parpainte半片，稍佳。下午炎儿在家，我赴所一趟，参加党组织活动，讨论学部党组活动计划。周仁先生来所，谈古陶技术研究，安志敏同志亦参加，并将大明宫出土唐代磁片给他看一遍。返家，任大夫来为秀君打针，夜中睡得尚佳。楷儿回来颇晚。

3月25日 星期日

因为楷儿昨晚已回家，所以秀君安睡到中午12时始起床。我上午出去购物，回来时见暄儿夫妇已来家，志清媳因身体不舒，已十来天未来。午间偕暄儿夫妇及炎儿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餐。下午在家审阅《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图版说明英译文。

3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阅读人大文件。10时许郭院长来，带来一块由故宫博物院借出来的高士奇题铭古砚，叫我所代为拓墨，并且要亲自看墨拓过程。郭院长走后，马得志同志来谈西安工作，因为今晚他便离京赴西安。下午在家，王俊铭同志来，商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图版说明的英译文，初步做决定。阅溥仪《我的前半生》上册第一章。

3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在人大大会堂山东厅，参加山东组小组，由李克佐同志传达这次在广州开科技会议的经过情况。下午人代会正式开幕，毛主席、刘主席都出席，周总理作国际形势及我们对外政策的报告。正暄儿今日来家。

3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阅读文件。赴所与沈锦椿、颜闾二同志谈。赴政协礼堂文化俱乐部购物，顺便至医院取药。阅《红旗》最近一期。下午出席人代会，由周总理继续作国务院工作报告，关于国内形势及当前措施，由3时许至6时半始毕。正暄儿今日来家。晚间阅毕溥仪《我的前半生》上册（1—305页）。

3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赴人大会议山东厅，参加党员小组会，由白如冰同志传达彭真同志对党员在会中态度的报告。散会后，至历史博物馆一游，已半年多未去，遇及高英同志。下午在家，曾至所中，与高广仁同志谈山东工作问题，因为他后天即赴山东。与王伯洪、王世民同志谈所事。并与苏秉琦同志谈北大学生实习事。返家，秀君正在为炎儿补裤，忽将剪刀等摔在地上，发作一阵，食药片后始恢复。

### 3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赴山东厅参加小组讨论，关于周总理报告国际形势及对外政策一部分。刘宁一同志发言最长，详举关于亚非拉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下午继续开会。晚餐后，偕王天木同志赴前门饭店访徐森老，谈石刻及碑帖。旋至同乡浙江代表徐赤文先生处小坐，返家已8时，暄儿已回去。

### 3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山东组讨论。刘宁一同志又谈了两小时多的国际形势。下午改谈国内形势，吕鸿宾同志谈农村公社情况，钱昌照同志谈北京工业。散会后，与王天木同志偕往民族饭店遇及史念海、徐中舒等同志。返家暄儿已去，楷儿回来。秀君入睡后又发作，一夜不能安眠，后来服鲁米那片，才安睡。



## 4月

4月1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休息。下午赴政协文化俱乐部购物，遇及韩寿萱馆长，正在那儿读《水经注》。傍晚在南河沿俱乐部用膳，为秀君购带鱼。阅《王若飞在狱中》（1—170页）。写信给素琴儿。

4月2日 星期一

参加人代山东组小组讨论，上午有冯沅君、刘同诰、蔡邦华三代表发言；下午有刘惠民代表等发言。今天宣布小组讨论延长三天。

4月3日 星期二

今天仍参加人代会山东组小组讨论。上午有沈雁冰、杨蕴玉二代表报告参加国际会议情况；下午有金宝珍、李澄之二代表发言。中午我午睡醒后，发现秀君又神志混乱，暄儿购蛋糕回来，我才去开会。中间休息时曾打电话到家中询问，说秀君已清醒。晚间有乒乓球表演赛，我让暄儿去看了。

4月4日 星期三

今天仍参加人代会山东组小组讨论，上午有赵丹、钱临照、徐佐夏三代表发言；下午张含英代表谈水利工程，谢觉哉代表谈民主集中制。阅《红旗》今年第7期。

4月5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山东组讨论，谢觉哉、王首道、吕鸿宾、徐建春各代表发

言，主要谈林木问题。又主席团决定再延长小组讨论二天。这三天改为半天阅读文件，半天讨论。下午赴所，为《考古》审阅稿子。晚间秀君又发作一阵，至12时始入睡。

#### 4月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至图书馆阅新到书刊。接家中电话，谓正中侄来家探视秀君之病。我遂返家，偕正中侄及暄儿赴北京饭店餐厅用餐。下午参加山东组讨论，有朱学范、陈少敏代表发言，我亦作了一次发言。晚间写几封信。

#### 4月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国外的信，已得学部联络处批准。将周总理报告交与靳主任，供所中学习之用。返家，偕暄儿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餐。下午赴人大大会堂参加山东组小组讨论，有山东省长白如冰代表报告山东经济情况，童第周代表谈科研情况。

#### 4月8日 星期日

上午张国熊同志来谈，济瀛侄来，送还照相机，留之午饭。下午同乡戴乃姆同志来，送还前借之款。晚间步青甥来探望秀君之病。阅 Bacen, *Digging for History* [ 培根：《发掘历史》 ] ( pp. 1—78 ) , *Archaeology Discove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 《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 ] ( 1945—1959 ) 。

#### 4月9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山东组小组讨论，有酆云鹤、郭铁城、徐文国、郝建秀诸代表发言。下午休会，以最高国务会议，故大会延期一天。在家续阅培

根《发掘历史》（pp. 79—123）。接若渊娟来信，知素琴儿已于6日晨生一男孩。继英侄媳来探视秀君之病。

4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阅培根《发掘历史》。下午参加人代会大会讨论，有几位代表发言。晚间秀君又轻度发作一次。

4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休会，我赴学部机要室，阅读广州科技会议文件（周总理、陈毅、聂荣臻二副总理报告）。下午参加人代会大会，继续大会发言。晚间返家时已近7时，秀君又神志不清，到11时半服安眠药后始入睡。

4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牙病，仍是右下臼齿的龋齿，前曾补塞，这两天又发痛，检查是补塞脱落了，治疗后约定25日上午再来治疗。赴百货大楼购物，以下午张瀚同志离京返呼市，托他带去给素琴儿也。下午暄儿来，他自上星期六后，这几天以领导决定不出差了，在家有工作，故未来家。2时许，张同志来取去托带之物。我赴人代会参加大会，有几位同志发言，至6时半始毕。

4月13日 星期五

参加人代会，今天上下午都是大会发言，会场中遇及陈翰笙同志，据云此次访问视察曾到过温州，在温州住了四天，同组有于学忠、陈达及刘某，对于温州手工业的印象颇深。晚间正宗侄来电话，谓昨晚已由西安返京。阅培根《发掘历史》至209页，做了些札记。

4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小组，讨论后天大会的议案。下午仍是大会发言，这次发言人数共达一百六十余人，发言稿117篇。

4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赴颜闾同志处，接着赴东四药房购人参精为秀君试服。返家，知正宗侄及馥坤侄媳曾来过。下午正楷儿来，我赴怀仁堂参加集体合影，中央领导人自毛主席以下与人大代表一起合影。归途赴政协礼堂文化俱乐部购物。晚间参加中朝友协为金日成50周岁举办的晚会。今天下午起，秀君又有些不适，楷儿至我回家后始赴校。我则弄到11时始睡。

4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休会赴所，阅毕培根《发掘历史》（pp. 1—309）。下午参加人代会大会，有陈毅、周恩来二同志报告，及通过各项决议案，最后大会闭幕。自3月21日起，迄今已开了二十几天，政协还要再开两天。

4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阅Ilertian的*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 in Asia* [《亚洲考古考察》]。下午在家，张国熊太太来探视秀君之病，我出去购物，又阅最近几期的《学术资料》。

4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南博曾[昭燏]院长来所访我，与所中周永珍、安志敏二同志一起谈一会儿。她走后，写了几封信。中午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餐。途中遇及刘大年同志，获悉聂崇岐同志前晚以心脏病突然去世情形。下午赴东安市场外文书店购书，寄书给李良。赴所，以身体不舒，提前返

家，结果又是呕吐了，这是二个多月以来没有发过的，大概是中午吃了些油炸的东西。在家审阅《考古学报》稿子（郭沫若文）。

4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在嘉兴寺举行的聂崇岐同志的追悼会。遇及尹达同志，谈及钟凤老给陈援庵先生写信反映意见事。返所与徐旭生先生一起，与钟凤老商谈他的工作。又由化学所调来的李敏生同志前来报到，与之谈工作问题。下午在家书阅《考古学报》稿子（刘林发掘）。

4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文物出版社同志来谈《武威汉简》印刷事，与王俊铭同志商谈修改《考古学报》英文提要稿子事。下午参加党支部活动，由靳主任主持，因为林主任、牛所长等仍在轮训中也。工间操后，全所会议，由靳主任传达关于清理仓库及北京市实施依工资发购买特种物品券事，凡55种商品。继续审阅《考古学报》稿子。

4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我参加老科学家一组，略谈人代会情况。徐中舒先生来访，以列席政协，完毕后不日返川。又陈万里、冯先铭二同志来谈，查询关于山西及洛阳等处的瓷窑及瓷器发现情况，以下星期他们拟前往调查也。下午审阅《考古学报》稿子。赴政协文化俱乐部购物。傍晚楷儿由校返家，携回《红岩》一册，我便拿来阅读。傍晚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

4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暄儿夫妇来家。中午偕他夫妇及楷、炎二儿赴北京餐厅用餐。

顺便至王府井西药门市部购土霉素，为秀君足趾搔破，受到沾染红肿起来，股间淋巴腺亦发炎也。今天一口气将《红岩》（1—598页）阅毕，写解放前夜重庆革命斗争情况，歌乐山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残酷情况也，颇为生动。晚间至王明同志处闲谈。

4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安志敏同志商谈《仰韶文化分期》提纲问题。为《考古》编辑室审阅稿子。将《考古学报》稿子交还饶惠元同志。下午赴学部机要室阅读文件。

4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为《考古》审阅稿子（郭湖生：《大明宫复原》一文）。下午在家，阅毕《考古》今年第2期（55—110页）。秀君今天又不舒，一天未进食，晚间12时许始睡。

4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牙，以龋齿须要填补也。姚鉴同志来所了解图书情况，他现在中华书局编辑所工作。下午王振铎同志来谈。赴文化俱乐部购物。阅《新建设》第4期裴文中《中国猿人究竟是否最原始的“人”》一文。

4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朱欣陶主任来谈，《红旗》杂志社派人来约稿。下午在家阅毕Duyrendak的*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 [《中国之发现非洲》]（pp.1—35）。赴文化俱乐部购物。

4月27日 星期五

阅Davidson, *Lost Cities of Africa* [戴维森：《消失的非洲城市》]。

4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党团活动，下午政治学习。韩槐准同志最近返国，今天来所访问，系新加坡华侨，对考古有兴趣，曾通信过几次。

4月29日 星期日

今天仍照常上班，上午赴所，与王伯洪同志谈龙山文化问题及岐山工作队问题。下午赴文化俱乐部购物。阅马欢《瀛涯胜览》（冯承钧校注本）。

4月30日 星期一

阅郑鹤声《郑和遗事汇编》（1—226页）。明天五一节，今日下午提早下班，秀君昨夜食通便药片三片，今日腹泻，上厕所14次。

## 5月

5月1日 星期二

今天五一节，没有去参加庆祝活动，在家阅Kirkman, *Historical Archaeology in Kenya* 1948—58 (Ant, gou1957) (*Antiquaries Journal*, 1957) [柯克曼：《肯尼亚的历史时期考古学1948—58》，《古物学》37卷第1—2期，1957年]。下午王天木同志来谈，并送来鲜鱼。傍晚颜闾同志夫妇来。据颜太太云，昨天曾参加废帝溥仪的婚礼，新人系其同事，朝阳医院一护士。晚间正楷儿由校返家。

5月2日 星期三

今日放假。上午落雨，暄儿夫妇冒雨来家，在家午饭。下午正中侄夫妇来，携二个小孩一起来玩。正中侄去后，王明同志来谈。暄儿夫妇于晚饭后回去。晚间写了几封信。阅G. Maqthew, *Chinese Porcelain in East Africa and in the Court of South Arabia* (*Oriental Art* 1956) [马丢：《东非洲和南阿拉伯宫廷的中国瓷器》，《东方艺术》2卷第2期，1956年]。

5月3日 星期四

上午北大同学杨虎同志来约下星期到北大做报告。刘观民及徐光冀同志谈内蒙队工作计划，他二人后天离京赴赤峰转林东工作。下午王伯洪同志谓公安部为了编手印的历史，询问关于此方面的资料。为之查书，最早似以《地券徵存》中“北魏正始四年”地券中“画指为信”为最早，唐代文书中似亦有之。阅《古物学》1962年3月号。傍晚赴东安市场购物。晚间阅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关于中国与非洲交通史料。



5月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阅毕戴维森《消失的非洲城市》（pp. 1—337）。下午赴政协听双周讲演会，吕振羽同志的《中国历史的几个特征》（1．历史悠久，多民族的统一国家；2．农民起义的革命传统）。

5月5日 星期六

上午审阅黄展岳关于汉长安城的稿子及王世民介绍《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的稿子。下午参加党团活动。晚间熟睡时，秀君又发作，12时许吃药后始入睡。

5月6日 星期日

上午王仲殊同志来谈关于轮训班情况，还有二星期即将结束。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中关Geography and Cartology [ 地理学和地图学 ] 一节（pp. 495—590）。

5月7日 星期一

上午为《考古》审阅稿子（石兴邦：《马家窑文化》）。素娟内侄女明日返里，今天上午来我家，以其医院离城过远也。取瑞安许刻本《真腊风土记》以校《古今说海》本，拟即交素娟带回温州交还给温州市图书馆。晚间预备明天去北大的讲演稿子。

5月8日 星期二

上午准备下午的讲演稿，素娟内侄女今晨离京南下。下午赴北大，向毕业班同学作讲演，谈“世界考古学的目前动态”、“我国考古学上的主要问题”、“考古学研究方法”等，讲了两个半小时。这几天胃部不舒，今天紧张一阵，离北大上汽车后，即想呕吐，停车吐了几口。归途经政协

礼堂，进去购物。返家后，又大吐特吐，比前几次都更厉害。夜间打嗝，不能入睡，乃食安眠药。

5月9日 星期三

今天在家休息，仅进流体食物，下午赴北京医院诊治，据云是幽门痉挛发作，取药返家继续休息。阅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中译本。

5月10日 星期四

今天仍在家休息，进流体及半流体（藕粉及鸡卵羹）。下午赴所，与王世民同志及苏秉琦同志谈招收研究生问题。旋至文化俱乐部缴回出入证。阅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中译本。

5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京医院补牙，完毕后赴所，遇及王伯洪同志，谈学部关于招收研究生事。又至实验室与仇士华同志谈C<sup>14</sup>实验装配事，现已装配好，以外界干扰厉害，故仍未能进行。下午在家休息，阅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靳尚谦主任来，谓党组已接学部通知，尹达同志准辞考古所所长职务，由我继任。此事尹达同志几个月以前曾对我谈过，现竟成事实，今后负担责任更重，不禁凛然。晚间正宗侄来过宿。接素琴儿来信，谓已购票定后天来京。

5月12日 星期六

今天仍在家休息，似乎有梗塞症状，食牛奶、藕粉及蛋羹仍觉饱胀，又腿弯作痛，不知是关节炎否？上午仇士华同志来，检查收音机，未得结果。下午汪卓诚同志来，托之购物。秀君今天又觉精神不好，睡

了一个上午，据云有点头晕。阅毕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中译本（1—404页）。

5月13日 星期日

阅毕杨宽《中国土法冶铁炼钢技术发展历史》（1—232页）。下午素琴儿携中、正二外孙由内蒙来京，暄、楷二儿去车站接他们，车系108次，2时抵站，抵家时已3时许矣。下午王弻同志代表所中党组来探视我的病。晚间颜闾同志夫妇来。

5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医院门诊，洗肠，打针，拿了些药返家。下午在家休息，阅《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295页）。

5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靳主任、王伯洪同志等谈所事。下午在家休息，又大呕吐，因为仍未恢复也。阅《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

5月16日 星期三

今天整天在家休息。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1—238页）。

5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注射鸡胚组织。下午为所图书室选购西文书，翻阅新到模范书店的书目。晚间庄敏同志来谈。

5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将西文书单交曹联璞同志。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整理集邮册，解放以来的纪念邮票（91套）及特种邮票（50套），虽仅各缺二三套，但每套中仍常有缺。

5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在北京医院注射鸡胚组织。参加学部的学习中心小组，讨论学部所拟研究所规划未定稿，即在其处（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午餐。下午在家休息，阅Beveridge, *Art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贝弗里奇：《科学调查的艺术》]。

5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暄儿夫妇及楷儿来家，素琴的侄子及侄女亦来探视她，正宗侄也来，中午留他们吃饭，一桌子坐不下来。下午邮寄《居仁日览》给王拭同志。阅毕贝弗里奇《科学调查的艺术》。这书写的颇不错，本月7—10日《光明日报》有摘译。

5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与王伯洪、苏秉琦同志商谈招收研究生问题，与李敏生同志谈化学实验室问题，与安志敏同志谈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问题。下午赴学部机要室阅读文件。

5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所中高级人员学习会，讨论上星期六（19日）刘导生同志在学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对于反右倾运动的检查。下午在家休息，阅Miller [米勒] 的《北周书》异域传的英文译注本。

5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注射鸡胚组织。阅《考古》今年第3期（111—166页），又浏览《文物》1961年第8期。下午张国熊教授以进城之便，来我家小坐。

5月24日 星期四

浏览《文物》1961年第10期。上午《人民中国》沈苏佳同志前来约稿。下午赴学部机要室看文件，有驻印尼使馆给外交部电，询问关于南京渤泥国王墓及神道碑，与广州宋碑有关印尼关系史料。晚间步青甥来谈。

5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科学出版社李同志询问关于埃及古代小麦发芽问题。我记得有此材料，但查了一上午，并无所得。下午赴学部听传达周总理在中央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检查国务院工作上错误及今后计划。接着另开小会，由刘导生同志传达中宣部关于缩小编制减人及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晚间看国务院学位条例小组有关文件，以明天将开会讨论也。

5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赴国家科委，参加学位条例小组的讨论会，由周培源同志主持。下午参加所中党团活动。晚间楷儿返家。

5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正宗侄及暄儿夫妇来。午饭后，他们送素琴儿与她的两个孩子

由京返内蒙。我与秀君没有去，写作《中国和非洲间久远的友谊》。

5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继续写作昨天未完的文章。下午参加所中扩大领导小组会，靳尚谦同志谈反右倾运动时的错误，并涉及58年所中洛阳整风工作问题。

5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赴对外文协，参加赴日考古图片展览的审查座谈。由陈司长（曹瑛夫人）主持，除我所的同人以外，还有古脊椎所的贾兰坡、吴汝康，文物局的王书庄、陈滋德，谈至12时始散。下午参加所中扩大领导小组会，谈反右倾运动检查。

5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赴中宣部，汇报考古所工作，由于光远同志主持，这是第二次（前次我因病没有来）。除考古所以外，还有语言所、民族所，谈至1时许始散。下午在家休息，写作《中国与非洲间久远的友谊》。

5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牛兆勋同志谈昨天汇报经过。下午参加所中扩大党委会，由靳尚谦同志再作关于反右倾运动中错误的检查，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晚间送礼物给颜闾同志。

## 6月

6月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途中遇及李素娟内侄女由温州返京，肩挑两个大提包，多是别人托带的东西。我到所后，审查赴日考古图片展览的照片，所中同人如苏秉琦、安志敏、佟柱臣、王伯洪等也一起商量。审查毕后，我提前返家，偕秀君及素娟一起至华侨大厦的大同酒家用餐。素娟谓归途至金华车站候车入睡，被人偷去手提包一个（我托她带给温州图书馆的许刻本《真腊风土记》即在其内）。今天左眼忽觉不适，中午泪出不止。下午即电话挂号，前往北京医院诊治，据云眼睑下边长出一小疙瘩，又侵入一砂粒，角膜已被擦伤。将左眼遮盖上，并取回氯霉素药水。

6月2日 星期六

上午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参加学部中心学习小组，由刘斗奎同志传达陈毅副总理在广州话剧及歌剧座谈会上的谈话，中午即在其处用餐。午后偕秀君赴东四剧场观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晚间阅Heffer新寄来的东方书目。

6月3日 星期日

上午写了二封信，至东安市场外文书店购书。下午在家续写《中国与非洲间久远的友谊》，约3000余言。

6月4日 星期一

上午《红旗》杂志陈惠敏同志等来约稿，希望25日能交稿。下午校对昨天写毕之文。晚间阅本期《红旗》，又审阅傅振伦的《燕下都论文集》。

6月5日 星期二

上午以炎儿腹部憋闷作痛，带他去看病，竟花了整个上午的工夫。阅毕本期《红旗》。下午赴学部听中央财经扩大会议的传达，有关今年财经计划及目前形势。晚间庄敏同志携来《新疆考古简报》，要求审查，为之提了几点意见。

6月6日 星期三

上午历史教学社李世瑜同志来，接洽出版《中国原始社会史论文集》事。《人民中国》沈同志来取去《中国与非洲间久远的友谊》一文。下午在家审阅武敏《新疆出土之丝织品》一文。

6月7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作胃肠透视，花了一个上午。据云，仍有幽门痉挛，但较前检查时似有改善。8时40—50分食进硫酸钡，至10:30已经排空，前次至11:30尚留1 / 10。下午阅北大研究生考卷。晚间至尹达同志处谈所中工作。他最近在家中休息，以背部长一瘤子，已动手术割除，不日将赴颐和园休养，谈至9时许始返。

6月8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科委的学位条例小组会议，仍由周培源同志主持，这已是第三次讨论了。下午在家。

6月9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注射鸡胚组织。参加所中政治学习，各人谈谈对于



陈毅副总理的话剧歌剧会议上讲话的感想。下午参加党的活动，谈星期二听到的财经会议报告的体会。

6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赵琦同志自呼市来，携来素琴儿一信及代正楷购买的苏联手表。正宗侄来阅《东洋学报》42卷1号和田久得所撰《宋代东南亚华侨社会》一文，并与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相较。又阅同卷3号榎一雄所谓Sino-Kharosthi [ 汉-佉 ] 钱。下午阅宋伯胤关于汉代织机的二篇文章，并写信回答他。宿舍中开会讨论自来水问题。

6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容庚教授率学生来所，搜集铜器材料。辽宁省博物馆孙守道同志来，商借古物标本供陈列之用。赴北京医院门诊并打针。下午学术秘书组开会，谈今后方针及计划，并讨论北大实习及发掘批准问题。晚间将Bilingual Sino-Kharosthi Coin [ 汉佉二体钱 ] 的Kharosthi [ 佉卢文 ] 一面，加以复原，修改数次，终算弄成，预备作为插图。

6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刘启益同志来谈文物局关于管理及批准发掘手续事及今后三年内编辑计划。下午搜集论文材料。晚间开始写作《和闐马钱考》。

6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赴丰盛胡同中直俱乐部，听刘导生同志关于形势及任务的报告，为学部党组所安排。下午偕秀君赴东安市场百货大楼购物。晚间将论文插图交与庄敏同志，回来后，洗了一个澡。

6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与徐旭老、靳主任，及王世民、李筠同志，商谈录取研究生事。旋赴北京医院打针。下午为《和阗马钱考》搜集材料，并继续写作。

6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李文杰同志由山东返所，汇报山东队工作。又批阅西安队及洛阳队工作汇报。旋赴学部听刘导生同志关于时事报告（东南沿海形势及防御措施）。下午在家，同乡吴益三同志夫妇及王则诚太太来谈。他们去后，继续写作《和阗马钱考》。

6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将《和阗马钱考》写毕，约4000字左右，交与庄敏同志给《文物》上发表（新疆专号用）。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参加学部中心学习小组，即在其处午餐。下午参加所中学习，研究组讨论星期三听刘导生同志报告后的体会。晚间楷儿来家，说学期考试已毕，明日起生产实习（测量），二星期后即放假。

6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赴北京医院打针。返家暄儿夫妇来，傍晚始去。阅侯仁之：《历史上的北京城》（地理小丛书）。又阅毕卫礼泽《中国艺术》第2卷（pp. 1—759）。晚间去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参加文化部及中朝友好协会所组织的文艺晚会，演出京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遇及王冶秋局长携其小女来观戏，演毕已11时许。归途中乘4路无轨，上车时竟为扒手偷去皮夹。

6月18日 星期一

为写《新疆新发现丝织品》一文，继续搜集材料。西尔瓦《丝织品研究》一书，曾做过札记，放在家中近半年，此次竟遍寻不得。在所中办公室及家中书柜中，三番两次翻查，都不见踪影，只好由北京图书馆再借来一阅。晚间赴人民大会堂观看朝鲜国家歌舞剧团的演出。

6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阅Forbes, *Studies in Ancient Technology*, IV [ 福布斯：《古代技术研究》第4卷 ]，关于古代纺织技术。

6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门诊并注射鸡胚组织。阅毕福布斯《古代技术研究》第4卷（pp. 1—252）。下午赴所，遇及陈梦家由上海探亲返所。

6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开全体职工会，传达中央关于蒋帮企图反攻冒险计划事。又宣布院务会议决定关于考古所领导人员更动事，尹达同志辞去兼任所长，由我继任。阅V. Sylwan, *Woollen Textile of Lou-lan* [ 西尔凡：《楼兰的毛织品》 ] 及宇野米吉《纹织制造法》。晚间庄敏同志送来《和阗马钱考》校样。

6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京医院注射鸡胚组织。将《和阗马钱考》一文校阅一过，并将校样文给黄文弼同志一阅，请提意见。他看后说没有什么意见。陈梦家同志来谈此次赴沪情况，述及徐森老近况。下午赴东安市场购物。

6月23日 星期六

晨间苏尔寿表弟由呼市公差返南京，途经北京，来看我们，约之午餐。赴所，参加政治学习。中午邀苏尔寿表弟在大同酒家用餐，秀君及炎儿亦来一同用餐，共用15元钱。饭后一起至美术馆参观全国美展。返所，参加党支部活动。晚间至王明同志处，知其将于下月赴青岛休假一个月。

6月24日 星期日

下雨，上午赴北京医院注射鸡胚组织。返家，正宗侄已来，谈军事形势。正昕侄前日由苏联返国，今天偕馥坤侄媳一起来自家。暄儿夫妇亦来，一起用膳，午后始去。下午写了几封信。

6月25日 星期一

阅《欧亚北部考古学》（ESA）11卷中Tallgren [ 塔尔格伦 ] 的《南西伯利亚格拉赫提的汉代墓地》，及RAA [ Revue des Asts Asiaticques , 《亚洲美术评论》 ] 13卷中Pfister [ 菲斯特 ] 的《帕尔米拉出土的汉代丝织品》，两篇关于国外发现汉绢的文章。

6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注射鸡胚组织，与秀君赴百货大楼购物。返所，与王伯洪同志谈向学部报告任务及计划事。下午赴北京图书馆借阅四库本《真腊风土记》，校录于自己的本子上。

6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审阅历史所所编《美国历史学会会长致辞》的译本序言及后记，作了一些修改。又阅《和闾马钱考》三校的校样，昨晚庄敏同

志送来，为之再校过一次。下午在家审阅沈元同志的《关于玉门关的位置和敦煌郡的建置》一文，写了一封信给《新建设》杂志社。

6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阅Herrman [ 赫尔曼 ] 《中西丝路贸易考》，久未读德文，颇为吃力。下午在家工作，正中侄夫妇来，留他们吃面。

6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牛兆勋同志来所，手术后今天初次来所，谈医疗经过，又商谈所中方针及计划报告。赴历史博物馆参观鄂伦春族文物展览，由韩寿萱馆长陪同观看一周，提了一些意见，离馆时已过12时矣。下午在家修改《中国与非洲间久远的友谊》。晚间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为朝鲜议会代表团临别饯宴也，席间遇及王冶秋局长，谈及上午参观鄂伦春族文物展览的感想。

6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注射鸡胚组织。旋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参加学部中心小组学习，谈知识分子政策。下午参加所中党支部学习。晚间修改《中国与非洲间久远的友谊》的法文稿子。

# 7月

7月1日 星期日

上午《人民日报》沈苏诗同志来，将修正稿交之。赴大佛寺第二小学参加家长会。下午写作《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

7月2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医院注射鸡胚组织。旋赴所，与兆勋及伯洪同志谈向学部汇报方针任务事。下午在家，续作《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

7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陈梦家谈《居延汉简》编撰事。阅内蒙等队工作汇报，签注了一些意见。下午为《考古》审查沈时英《关于宜兴晋墓的铅片问题》，签注一些意见。晚间在蟾宫影院观电影《光辉的历程》及《民族英雄郑成功》。

7月4日 星期三

上午审阅徐苹芳同志关于《大汉原陵秘葬经》的札记。下午中宣部罗同志，征求下列三问题的意见：（1）学部应管哪一些事，不必管哪一些事；（2）培干问题；（3）所中领导小组的存废问题。续写《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一文。

7月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兆勋同志等商谈所事。下午在家，将尼雅出土的一件暗花绢的花纹加以复原，利用照片及放大镜，花了整个下午的时间。保

姆蒋妈来，接洽长期做半日工事。

7月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查阅书籍，佟柱臣同志商谈下星期一去各地参观事。中午返家时，见素娟内侄来，送来秀君托购之药品，留之午餐。下午修改昨天所作的汉代暗花绢的复原图，又几乎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7月7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讨论今后学习计划，提早散会。赴北京医院注射鸡胚组织。返家，张师母与瑞安王太太（王宝舆同志的母亲）来探望秀君。下午曾赴所中参加党的生活，读党内文件，谈加强会计工作事。返家，秀君刚由王明同志家回来。

7月8日 星期日

这三四天傍晚儿皆下雨，今晨又大雨如注。昨晚楷儿返家，今日下午暄儿夫妇来，晚饭后始去。今日开始写作《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

7月9日 星期一

上午接石兴邦同志来信，谈陕西省考古所情形，即作回信。将信转交与兆勋同志，并与兆勋同志及仲殊同志商谈汇报考古所工作的附件：《关于管理考古发掘工作问题》。苏秉琦同志来谈，谓北京市文物组发现良乡车站附近有东周城，广袤数里，琉璃河亦有二处西周遗址，约之共同去看一下。续写《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傍晚有阵雨。

7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接温州一中校友王志樵（矿业学院）函，谈庆祝母校六十周年事，即作复信。续写《新中国的考古学》，下午在家赶写完毕。晚间偕秀君及炎儿赴首都剧场观话剧《武则天》，与苏秉琦同志夫妇适在邻座。

### 7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将作文交给王世民同志看过，《红旗》杂志社邵铁真同志来，催取此文，即先交之带去审查。赴北京医院注射鸡胚组织，这次是第25次注射，自5月14日开始，隔日注射（有时隔两天），至此暂告一结束。下午赴中宣部参加座谈社会科学部及所属各所的问题，即：

（1）学部与各所分工；（2）各所领导制度；（3）研究人员升职暂行办法。由周扬同志主持，康生同志亦出席。晚间至尹达同志家中商谈所事。

### 7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将昨天讨论会情况，告诉兆勋同志。工间操后，张铁弦馆长来商谈关于工作人员稿费问题。他走后，我到干面胡同访顾颉刚先生，将孙丕晋先生的《六历甄微》卷一交给他。下午至学部机要室阅读文件。晚间阅李英儒的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第1—11章）。

### 7月13日 星期五

阅*Survey of Persian Art, Vol. I* [《波斯艺术综览》第1卷]中Ackerman [阿克曼] 所写的*Persian Textile* [波斯纺织品]，并作札记。今天下雨。上午秀君来电话，谓若渊娟出差途经北京，现在家中，即约之中午来所送伞，并一起至大同酒家用餐。遇及华侨韩槐准同志，饭后返家。晚间偕炎儿赴蟾宫影院观电影《枯木逢春》。



7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赴学部听报告，传达统战部关于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接着刘导生同志谈行政干部与研究干部的关系问题，姜君辰同志谈青老关系的问题。午后正昕侄来，谓明日赴大连休假半个月。若渊婿下午离京赴海拉尔市。我喝牛奶后，亦即赴所，参加党支部活动，谈所中统战工作问题。我觉得不舒，结果又呕吐了。返家后，又接着呕吐，提早入睡休息。楷儿晚间返家。

7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卧床休息，阅毕李英儒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上午济瀛侄来，今日起各大学放假了，留之午饭。饭后他与楷儿一起赴市场去购物。温中校友王志樵同志来，商谈关于庆祝母校六十周年事。济瀛侄于晚饭后始去。审阅林寿晋同志《东周式铜剑初论》一文，又对学位条例签注意见。

7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大雨，赴所，人事科谓院部联络处来通知，今秋有英国留学生来习中国考古学，乃科学合作协定（另一名为语言学），当告以最好放在北京大学，以彼处有留学生宿舍，较易对付也。为温州一中母校写《春草池边的旧梦》一文，为纪念刊撰写也，共3000余字。下午在家，秀君昏厥病又发，醒后神志不清，食安眠药后始入睡。

7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秀君仍神志不清，与颜大夫商量如何用药。返家，给她吃三溴片及安眠药后，仍未见效。午后颜大夫夫妇来，为她打针后始安静入睡，4时半睡醒起来。晚间我本来有中朝友协的酒会，只好辞谢了。

7月18日 星期三

为《红旗》杂志所写《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已打出校样。请所中兆勋、伯洪、仲殊诸同志看过，他们提了一些意见，我又做了一些修改，午前即退还。郭院长的秘书打来电话，知道郭院长也在那儿审查我的这篇稿子。与林寿晋同志谈他那篇周代铜剑的研究。写了两封信。下午赴对外文委召开的赴日考古图片展览座谈会，由楚图南主任主持，杨钟健、裴文中、王冶秋等都出席，大家讨论到下午6时始散。晚间工会电影，因秀君病仍未愈，让孩子们去看了。

7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与兆勋同志等谈下星期向中宣部汇报事，及北大学生来所事、明年招研究生问题。下午在家将尼雅出土暗花绸花纹复原。晚间陆步青甥来探视秀君。黄素毅同志自太原来京，前来叙谈。

7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红旗》杂志邵铁真同志来，提出关于修改《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的意见，花了一天的工夫再作修改，准备明天退回。

7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政治学习，我们这一组自学，阅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又到东安市场去购物。下午没有党的生活，审阅石兴邦同志寄来《中国历史》原始社会部分的稿子。下午5时参加中阿友协为庆祝阿联合国庆的酒会，遇及徐中孚、杨荫浏诸同学。晚间黄素毅同志来闲谈，谓明天去安阳，至10点钟始去。

7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喧儿夫妇来家，见秀君又病了，殊出他们的意料之外。我到所中，遇及王俊铭同志，正在那儿整理房间，据云今天下午要会一位锡兰女舞蹈家。返家，继续查阅汉代丝绸品的材料。傍晚，顾颉刚先生来，送来为孙诒让先生遗著遗物展览会的题词一幅，谓明日将赴大连休假。济瀛侄来，取去今晚中苏排球赛的入场券。

7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兆勋同志谓中宣部汇报事，改到下星期去了。《红旗》杂志邵铁真同志来，商谈修改《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事。阎文儒同志来，想借关于Marshall, *Buddhistic Art in Gandhara* [马歇尔：《犍陀罗的佛教艺术》]，是我前次告诉向觉明同志的。下午在家阅《上饶集中营》。旋赴北京医院门诊，遇及同乡胡公冕先生，1958年在人民医院一面，过了四年，今年胡已76岁。晚间阅毕《上饶集中营》（1—258页）。

7月24日 星期二

昨夜下雨，今晨未停，秀君原拟去干面胡同看房子，还约好颜太太一起去。结果因为下雨，并且颜太太不好请假，所以没有去。上午赴所阅关于汉唐织锦的资料。下午开所务会议，讨论计划，为下星期汇报作准备也。晚间阅《内部消息》9本及中央文件4件。

7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翻阅《亚洲美术评论》中关于汉锦的文章。昨夜下雨，晨间未停，中午雨停，偕秀君前往干面胡同观新宿舍，以便决定是否搬迁，分配到的是3102号。下午在家阅*Oriental Art* [《东方艺术》] 中John Lowery [约翰·劳利] 的关于汉唐织锦的文章。

7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阅《波斯艺术综览》第1卷中*Sassanian Textiles* [ 萨珊朝纺织品 ]。晚间阅《新建设》。

7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京医院作胃液检查，弄了一个上午，颇为疲倦。下午在家休息，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谈新房子事。晚间学部房产处来人，谈迁房事。阅《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

7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政治学习。下午党的活动，自学党内文件：《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1—277页）。

7月29日 星期日

阅俄文本Лубо-Лесниченко [ 鲁博-雷斯尼钦科 ] 的《古代中国丝绸锦绣考》，颇为吃力。晚间王天木同志来谈。

7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王天木同志携其《地动仪考》的图版及插图来讨论。徐旭生先生由郑州参加河南省人代会返京，曾赴洛阳工作站及二里头、稍柴遗址，转达洛阳工作站意见。工间操后，写信复石兴邦同志。又为升任副研究员的王伯洪、王仲殊、石兴邦三同志作学术鉴定。下午阅俄文本《古代中国丝绸锦绣考》。

7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宿白同志来，谈关于下月携北大同学赴敦煌千佛洞作生产实习事，并将其《元白塔寺碑的考释》交给我一阅。我匆匆阅过，这可以解决白塔的修建年代问题。下午在家，为《考古》审阅稿子（许顺湛：《夏文化的探索》，张森水：《北京猿人的骨器及木器问题》，陈直：《咸阳陶文的考释》），又为《红旗》校阅《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的校样。

## 8月

8月1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门诊，费了一整个上午，上星期胃液检查，仍是胃酸过多，血沉也过速。阅蒋一葵《长安客话》一、二卷。下午所中领导小组商谈提升研究人员问题，研究实习员拟提出6名（郑振香、金学山、林寿晋、张长寿、黄展岳、刘观民）。

8月2日 星期四

上午尹达同志来所，谓昨天历史所向中宣部汇报事延至下星期三，考古所恐只好再顺延下去。又谈考古工作，借去我1935年日记，为了要写殷墟西北岗大墓的回忆也。下午赴干面胡同看房子，归途至贺昌群同志处少坐。

8月3日 星期五

上午审阅《成都王建墓发掘报告》。下午审阅邵望平同志的俄文《越南石器时代考古》一文中译本。旋至东安市场购物。

8月4日 星期六

上午偕秀君赴西郊，炎儿随行，先至北京工业学院，访同乡张国熊夫妇；后赴民族学院访程溯洛夫妇，其子正以肝炎在家休养。辞出后，在西郊公园对面食堂用餐。下午赴所，参加党支部活动。晚间阅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修订本。

8月5日 星期日

上午暄儿来家，志清媳以身体不舒未来。我赴嘉兴寺参加金毓黻先生追悼会。午后暄、楷、炎三儿赴干面胡同新房子打扫。我在家将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修正本与初版本作校对。主要是第四节增加10段，强调理论学习的重要性，此外为删去引用《联共党史》的几段话，增加引用《毛泽东选集》中的话，将“马恩列斯”改为“马列主义创始人”，文句修改亦颇多。花了整天的工夫才校毕。下午贺昌群同志来谈。

## 8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徐旭老及王天木同志来谈，为陆式熏同志退休事说情也。至兆勋同志商谈。阅山东队及西安队汇报。下午在家，阅《红旗》杂志。旋至颜闾同志处，正在家中休养也。

## 8月7日 星期二

上午宿白同志来所，谈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生分配及生产实习问题，并将上星期二送来之稿取去，我与王俊铭同志提了一些意见。又与兆勋同志谈明年招收研究生的问题。杨建芳同志由成都返京，略谈工作情况。下午在家阅俄文本《古代中国丝绸锦绣考》。正昕侄来谈，晚上写了几封信。

## 8月8日 星期三

上午偕妻儿赴新居，打扫房子。归途至王府井购门窗纱，即在东安市场吉士林用餐。下午在家，继续写作《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此文已搁了好久，拟在搬家以前赶好。秀君今天下午又花了半天收拾用物，预备搬家。将不用的废品交给废品收购者，得7.6元余。写信回复新疆博物馆武敏同志。

8月9日 星期四

上午对于赴日考古图片展览作最后的审查。金学山同志自郟县工地返京。阅《内部参考》4册。下午在家，继续写作《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

8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下午至王若愚同志处，谈古代丝织品问题。今天秀君带了蒋妈及楷儿去新房子擦地板，干了一整天。

8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政治学习，阅刘少奇同志的《论党员在组织上纪律上的修养》。下午党的生活。济瀛侄来，晚间偕楷儿看乒乓球比赛后，即宿自家中。

8月12日 星期日

今日暄儿夫妇来家。上午我赴五中参加新生的家长会。由校长致辞，介绍五中情况。今年招收408人，计8班，录取标界为总分187以上（最高者为198.5，闻今年无达200分者，全市最高者为199分）。炎儿列入一年五班。下午阅王若愚同志的《古代中国的纺织》稿本。

8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阅毕王若愚同志的稿本。阿联留学归来的华维卿同志来谈，他可能分发到考古所中来，所以先来谈谈，了解情况。王仲殊同志谓学部有来文，关于赴日本学术访问团事，提了初步意见。牛兆勋同志在生产基地，写信去征求其意见。下午在家，继续写作《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决定招收研究生，与郭子衡同志商谈，请他为一导师。



8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部机要室阅读党内文件。下午赴所，王仲殊同志曾于晨间赴尹达同志处商谈赴日学术访问团事，回来后再商谈一下，即报学部。写了几封信。

8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华维卿同志又来，谈将来工作问题。他现下不能决定是否继续搞考古，拟改搞阿拉伯语文。下午在家，素娟内侄女来谈。阅《织物组织设计》一书。晚间参加朝鲜大使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庆祝朝鲜人民全民节日招待会，有韩益洙大使及陈毅部长讲话，会中遇及吴晗、魏建功、韦惠诸同志，散会时已8时许矣。因为吃了一杯冰淇淋，归来又呕吐矣。

8月16日 星期四

因为昨天呕吐，上午在家休息。下午赴所。旋赴民族饭店，访周仁先生，以科技学部正开扩大会议也。

8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宿白同志来，谈北大毕业生分配事及他的关于白塔的文章。他将于21日带领学生赴敦煌实习。庄敏同志来谈《文物》编辑事。阅党内文件。下午在家整理东西，明日便要开始搬家了。

8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高级研究人员组最近没有政治学习，遂返家。暄儿及济

瀛侄都来帮忙搬家，秀君及楷儿已忙了好几天了。我去派出所办理迁移手续。下午开始搬家，先送了一卡车去新居，其余的明天再搬。傍晚偕仇士华同志及正楷、济瀛去虎坊桥提取电视机，返家已8时半矣。

8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搬家，迁入新居，为干面胡同15号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高级研究人员宿舍3102号。晨间正宗侄及王阿波侄（王明同乡之子）亦来帮助搬家。济瀛侄昨晚即宿自家。所中派来3人（王俊卿、汪卓诚、刘湘泉）和一辆卡车，加以昨天已搬去一卡车，所以今天搬得很顺利。中午出去至北京饭店进餐，一共7人，因为星期天顾客多，领号后等候了三刻才有座位，饭后已2时许，正宗、济瀛侄即辞去。返家午睡后，至颜闾同志处少坐，他现住1202号。不久，王天木同志来，坐谈后，偕至颜同志少坐，始辞去。晚饭后，偕炎儿至附近街道散步。返家，洗澡后即睡。

8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兆勋同志由生产工地返所，略商谈所中工作。下午在家，为了办理迁移手续，竟花了一个下午的工夫。好不容易在北京车站附近的喜鹊胡同找到了建国门派出所，恰巧昨天高校招生发表，考上大学的学生，多在办理迁移户口及转移粮食的手续。又分在两处办理，排队等候，便花了一个下午的工夫。阅Asian House [ 亚洲馆 ] 所组织的南宋美术展览会的说明书，*Art of the Southern Song* [ 《南宋的艺术》 ]，其中有一部分东西的收藏者，是我国在美侨民H. C. Weng（翁颢庆）和C. C. Wang（王继铨），前者为翁同龢之孙。

8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徐莘芳同志谈参加学部资料工作会议事。与张孝光同志谈绘制汉绮花纹事。下午张山樵同志来自家，与楷儿一起安装天线。晚餐后，仇士华同志亦来，弄到9时许总算将天线安装好了。同乡王明

同志夫妇携其子来自家。与王明同志一起去4102号访容肇祖同志。大家一起看电视，10时许始去，张山樵同志即宿自家。

8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王伯洪同志昨天由济南返所，今天汇报视察山东队工作的情况。人民出版社江平同志来接洽为“知识丛书”投稿，及审阅陈直的《居延汉简论文集》事。下午在家阅*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SA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美国的外交（外交文书，1943，中国）》]。张山樵同志及楷儿午饭后即返北大。

8月23日 星期四

翻阅《美国的外交》。其中关于Stilwell [史迪威] 与蒋介石冲突、宋美龄访美、开罗会议等，有些为前所未知的资料。傍晚去访杨向奎同志，他住在2102号。

8月24日 星期五

晨间王仲殊同志谈汉长安城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下午赴东安市场购物。阅向达《蛮书校注》。晚间正昕侄夫妇来，即宿自家，预备明晨去接雅琴侄女也。

8月25日 星期六

晨间正昕侄夫妇去接雅琴侄女夫妇，我们没有去。我赴所上班，所中暑假中政治学习是自己阅读。下午没有党团活动，我在家，阅新出的《历史研究》。又偕秀君去访杨一之同志夫妇，旋至颜闾同志处小坐。晚间看电视，这几天晚上，因为新装上电视机，天天看电视（北京电视台每星期仅星期一休息，其余每晚都有，星期四及星期六还有上午的第

一次节目)。

8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正宗侄、正昕侄夫妇及雅琴侄夫妇都来，暄儿夫妇亦来，留他们午饭，一张圆桌几乎坐不下。饭后拍了照相，他们出去逛了，暄儿夫妇晚饭后始去。晚间容肇祖同志夫妇来访。审阅钟凤年同志与黄盛璋同志讨论西安历史地理（逍遥图、王渠等）的文章。

8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金学山同志汇报郧县青龙泉工作情况。又与徐旭生先生及王仲殊同志商谈关于处理钟凤年同志文章的问题。下午在家，阅《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傍晚偕妻儿赴北新桥百货商场购物。晚间偕秀君访容肇祖同志。

8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徐萃芳同志汇报上星期四学部开会讨论各所资料工作事。接家中电话，知雅琴夫妇来自家，遂提早返家，与他们一起至北京餐厅用膳。下午在家。晚间正楷儿回来，雅琴夫妇在自家过宿。

8月29日 星期三

雅琴侄女晨间离京，她的爱人晚间离京。楷儿亦返校。阅1949年的美国《美中关系的白皮书》中译本1—3章。

8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与伯洪、仲殊二同志商谈洛阳今秋工作计划。因为收到方西生

同志一信，说到稍柴遗址并不像殷玮璋同志所说的那么重要；又为了《辞海》将在上海召开扩大编委会，所中决定派林寿晋同志前往。下午在家，审阅卢兆荫同志的《唐李仁墓志考释》。晚间偕妻儿去大栅栏大观楼观影院立体电影《魔术师的遭遇》。

8月31日 星期五

上午与王仲殊同志谈西安工作，因为他将于后天赴西安。《光明日报·东风》副刊派章丽阜同志来约稿。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阅《新建设》。晚间向党明同志来，谈北大开课事。

## 9月

9月1日 星期六

上午陈滋德、王振铎等同志来，商谈关于文博所保护科学规划的草案。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又将《历史上中非的友谊》一文（中文稿）寄出。

9月2日 星期日

上午携炎儿赴王府井大街购物。旋赴所，遇及仇士华同志，约请他晚间来自家修理电视机。下午暄儿来安装窗纱，正中侄携带他们的两个孩子来。暄儿因志清怀孕未来，故提早回去。正中侄夫妇等在自家晚餐后始去。晚间仇士华同志来。阅本期（第17期）《红旗》。

9月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为新华社对外新闻部修改我在《红旗》上发表的文章摘译。佟柱臣同志由外地参观调查归来，汇报情况。又至安志敏同志处，参观他这次在海拉尔采集的细石器标本。下午偕秀君赴东安市场购物，即在北京餐厅晚饭。晚间杨一之同志来谈。

9月4日 星期二

上午牛兆勋同志由生产基地返所，商谈所事。为《北京周报》修改《红旗》上我的那篇文章。阅报，知李亚农同志已于9月2日去世，享年仅57岁。解放上海后，李同志接管中央研究院，曾托熟人来电邀赴上海参加工作。我因已有杭州浙大之约，未往。在杭州时，曾去上海与之晤谈（见1949年11月20—22日日记）。后来应中国科学院之约北上过沪时，又曾晤谈（1950年7月7日日记），南返时又晤谈数次（7月31日，8月10日日记）。决定赴京就职时经过上海，又曾晤面（9月28—29

日)。后来李同志来北京开会之便，亦常来所晤谈。最后一次，是1956年我由家中出来经过上海时（1956年11月1日），他已因病住在楼上不下楼，但谈锋仍不错，那时他已知道他自己的风湿性心脏病不会治愈的，只说自己能小心利用这部坏机器，仍可延长寿命，想不到最近又突然恶化以致不起。老党员中的史学家，又少一人矣。下午王明同志来，说已分配到房子，不久即将迁来4302号。胡厚宣同志夫妇亦以看房子（4401号）来此，顺便座谈。颜闾同志夫妇来，因为颜同志明天即赴西安出差工作。晚间看电视（评剧《白蛇传》），电视机出了小毛病，看得不痛快。

### 9月5日 星期三

上午新华社对外部又寄来一译稿，即交王俊铭同志审阅。赴故宫博物院，晤及魏松卿同志，新自新疆返京，对于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曾做了研究，谈至近午始告辞出来。下午阅《美中关系白皮书》（1944—1949）中译本第4—5章。

### 9月6日 星期四

上午赴公安部礼堂，听传达陈毅同志关于国际形势报告，系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所组织（限于党员司局长以上者）。下午赴所，参加所中领导小组会，讨论关于团结非党员的老科学家问题。晚间为《考古》审阅稿子（安志敏驳黄盛璋伏俟城一文）。

### 9月7日 星期五

上午与牛兆勋同志商谈所事，与王俊铭同志谈译稿事，与安志敏同志谈退稿事。下午携炎儿赴儿童医院看病，因为他今天肠泻，怕与去年一样是痢疾，检查结果是轻度肠炎。晚间看电视（电影《大地重光》）。

9月8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学部中心学习小组，在四川饭店，由出去休养归来的同志谈谈感想。下午济瀛侄来。赴所，参加党团活动，传达北京工作的几条。返家，因中午吃得多了，又呕吐了。晚间看电视（话剧《结婚进行曲》）。

9月9日 星期日

因为昨晚呕吐了，今日整天在家休息。翻阅《美中关系白皮书》中译本第6—8章，并以英文原本对照。可见当时美国的阴谋。钱南海同志携叶正秋同志（叶焜的长子）来，叶新考入师大国文系，并送来国画二幅（宋徽宗的一幅，黄道周的一幅）。下午馥坤侄媳来，取去正昕侄留交的手表。王明同志全家来此间打扫房间，整整忙了一天。炎儿病已愈，今天去他哥嫂那边去。晚间看电视（保加利亚电影《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9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人民日报》国际副刊版丁好德同志来接洽稿子事。又阅内蒙队汇报。下午在家，继续写作《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又搁置好几天未写了。

9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阅颜闾同志《关于大汶口人骨的研究》。王俊铭同志将所译我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稿，给我加以校改。晚间偕秀君去首都剧场观话剧《结婚进行曲》。

9月12日 星期三



继续审校昨天王俊铭同志送来的英译稿。下午赴学部听传达关于新疆北疆公民外流的报告。晚间为新华社对外部审阅译稿。

9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原定所中党内讨论昨天所听报告，后改为下午举行。上午将昨天审校的译稿交与王俊铭同志，并商谈翻译中的一些问题。苏秉琦同志谈北大研究生及生产实习事。下午参加所中党内讨论。晚间看电视（中秋晚会，苏联片《我是太阳的行星》）。

9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中国建设》赵玲珠同志来约稿。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厂张天纪同志来谈摄制《半坡遗址》电影事。偕刘湘泉同志去看沙发修理情况，已修理好，须修理费128.6元，此套沙发购置时仅花90元。下午至王若愚同志处，谈中国古代纺织史事。晚间看电视（电影《怒海轻骑》）。临睡时，秀君病又发作，弄到12时始入睡。

9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高级研究人员组的政治学习，谈击落美帝U-2飞机事。这几天关于这消息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下午电视广播人民大会堂中召开北京市民大会庆祝此事。阅《文物》今年第9期。晚间又看电影，楷儿返家。自前星期六呕吐后，仍未恢复，今晚又呕吐了。

9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阅毕《文物》今年第9期，主要为赵万里《南行访书记》。安志敏同志来谈，偕往访胡厚宣同志，未遇。下午程溯洛同志的长女程美娇来，取去为其弟住院费用100元。正暄儿来家，不久即赴东安市

场，为未来的小孩置办摇篮等。楷儿于晚餐后返校。

## 9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与牛兆勋同志商谈所事，关于派遣留学生及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王若愚同志来谈关于纺织史问题。内蒙队刘观民、徐光冀二同志返所，汇报内蒙工作。为《考古》审阅稿子（罗宗真：《关于晋代古铝问题》）。下午陪秀君去百货大楼购物。晚间偕秀君去王明同志及胡厚宣同志家回访。回家后又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回复南京的张一理同志，他在南京发现一张1941年我在Calcutta [加尔各答] 所摄与同行者二位山东老乡的合影及我的留学证书。这些是我解放以前放在南京史语所丢失的东西（解放后去收回时，发现遗失一只中号皮箱，有十来年的来信数百封及一些零物），张同志亦可谓有心人矣。

## 9月18日 星期二

今天赴所，《人民日报》国际副刊版送来《中国与非洲间久远的友谊》一文校样，即为之校阅一过。若渊婿寄来牛油二斤，赴邮局提取，并汇寄吴耕山舅父20元。下午在家，读《丝绣笔记》，并过录徐莘芳同志藏本上的批注。接向觉明同志来信，接洽讲学事，至贺昌群同志处商量，因为有《光明日报》的人来贺处催稿，所以先辞出来，少顷贺同志来谈。晚间向觉明同志来，偕至贺同志处商讲学事，即作一决定。晚间即觉不舒，夜中又呕吐了。最近这次恶化，10天以内即已呕吐三次，殊为可虑。

## 9月19日 星期三

今天在家休息，整天饮食只进流体的牛奶及藕粉。阅向达：《蛮书校注》卷三、四。下午继续校读《丝绣笔记》。晚间看电视豫剧《对花枪》。

9月20日 星期四

今日仍在家休息，将《丝绣笔记》校阅一过。下午王世民同志来。傍晚庄敏同志来，携来《文物》第10期校样中《关于发见忠王宝剑的报告》一稿。晚间王明同志来。

9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已数日未来。《中国建设》拟采登关于中非间古代文化交流一文。托王俊铭同志代为查对英译名，商谈一会儿。王冶秋局长来电话，代胡愈之部长约我在政协双周讲座会上作一次报告。将《丝绣笔记》还徐苹芳同志。下午理发，在家休息，阅《蛮书校注》卷六。晚间观电视（电影《深山中的菊花》）。

9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休息，王世民同志来。今日下雨，在家阅《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1—276页）。

9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苏秉琦同志来，偕往中央美术学院，参观美术史系生产实习展览。下午至郑奠（石君）先生处小坐，他今天才搬来，即住在隔壁（3101号）。后来郑先生与容肇祖、王明二同志来自家小坐。梅明杰同志来，谓日内即分配南下，借去25元。晚间观电视（电影京剧《武松打店》及《新安驿》）。阅《蛮书校注》。

9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为《中国建设》校阅我的《中非间久远的友谊》一文英文译本。林寿晋同志汇报去上海参加《辞海》审稿会议经过，他昨天才返

京。与伯洪、世民二同志商谈修改《辞海》考古条目事。下午在家，牛兆勋同志来谈。《光明日报》学术部章正绩、詹铭新二同志来约稿。晚间写了二封信。其中一封是十中旧同学章文光同志，已三十余年未通消息，此次忽来信叙旧，殊出意外也。

9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牛所长等去曹家坟看北京市文物组发掘工地。与王伯洪同志商谈开所务会议议程事。赴东安市场购书。下午在家，审阅《考古》第10期。

9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赴历史所参加《历史译丛》编委会，由尹达同志主持，参加者有侯外庐、金灿然、刘桂五等，商谈组织发行等事，将于下月出版第1期。下午赴所，参加所中编辑出版小组会。

9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赴学部，参加座谈知识分子问题。下午正宗侄来，明晨即赴济南，故在自家过宿。

9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开所务会议，谈今冬及明年工作计划，中初级人员提升问题。下午审阅学报稿子。

9月29日 星期六

院部党组召开司局长级干部会，由张劲夫副院长传达中共八届十中

全会的报告，开了一个整天。晚间看电视（电影《东进序曲》）。

9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赴所，阅内部文件。下午赴东安市场购物。晚间看电视（笑的晚会）。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一

今日国庆节，因为身体不好，没有去天安门观礼，在家观电视中广播游行情况。郑石君、王明二同志也来一起看。下午阅*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亚洲研究杂志》] 19—20卷中有关中国文章及书评。晚间观电视（电影《红岩》）。济瀛侄于天安门游行后，即来自家，午饭后午睡，晚间观电视后即宿自家。

10月2日 星期二

今天放假，沈炼之同志父子来，即留之午餐。午后偕往访王明同志。下午同乡吴益三同志夫妇来。阅《亚洲研究杂志》20卷中一些文章。晚间写了几封信，观电视（芭蕾舞《海侠》）。

10月3日 星期三

上午胡厚宣、安志敏同志来谈。阅颜闾同志《关于华县柳子镇元君庙人骨报告》，并赴颜闾同志处，与之商榷修改问题。午后阅《历史教学》新出的一期（1962年第9期）。下午顾颉刚先生来谈，并借去《考古学报》一册。阅《亚洲研究杂志》21卷。晚间观电视（电影《孙恩奏本》）。楷儿今天返校去。

10月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兆勋同志谈拟出差赴安阳市。将颜闾同志关于华县人骨一文交与《考古学报》编辑部。阅北大考古专业今年毕业论文。下午贺昌群同志来谈。阅郑师许：《漆器考》。

10月5日 星期五

上午，新来三位研究生报到，与他们谈研究生制度及要求，又与我自己所指导的乌恩同志谈他的学习计划。与徐旭老及莫润先同志商谈，为研究生补习俄文的具体措施。下午与刘大年同志偕往历史所，招待朝中友好代表团副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金锡亨同志，召开座谈会。由刘导生同志主持，我院尚有尹达、侯外庐、翁独健、贺昌群诸同志参加，谈话由3时至6时，以他们晚间有话别晚会，提早结束，赴西长安街全聚德用餐。返家，至郑石君先生处，约明晨一起去参加学部中心学习小组。看电视（电影《风雪大别山》）。

10月6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学部中心学习小组谈国际形势。下午参加所中党的活动。散会后，与安志敏同志谈赴阿尔巴尼亚参加阿尔巴尼亚学会议事。原定由我与语言所赵洵副所长一起去，后来我建议改由安同志去，因为这次会议分成语言文学及历史考古二组，故须派二人去。牛兆勋同志谓昨日去过文物局，王局长由西北视察文物归来谈情况。河南文物队对于许队长的作风、与考古所闹矛盾，令其作自我检查，实则我所对于此事，并不介意，惟妨碍及工作须加纠正，而我所同人也有态度方面不大好。晚间写了两封信。至颜闾同志处谈下星期四古脊椎古人类所研究生答辩问题。看电视（京剧张君秋《望江亭》）。

10月7日 星期日

上午同乡叶蒸同志来谈，他仍在《科学通报》编辑室工作。这次来询问对于温州一中母校60年校庆作何表示。我告诉他已写了贺信去。下午阅北大考古专业毕业论文（高家鑫的《洛阳王湾北朝遗址生产工具》）。晚间看电视（德国故事片《五个子弹头》）。

10月8日 星期一

上午苏秉琦同志来谈北大考古专业的生产实习（安阳及北京良乡），并谈已看过的两本毕业论文的感想。下午偕秀君去东安市场购物。返家，又阅了一本北大毕业论文（刘一曼的《洛阳东周墓的分期与分区》）。

10月9日 星期二

上午石兴邦同志昨晚由西安返京，谈西安工作近况。陈梦家同志来谈《居延汉简》释文之事。又偕往华侨大厦访吴世昌同志，刚于9月29日由英国返国，留英已15年矣。下午接王仲殊同志来信及所附《汉弘农杨氏墓地考》。

10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阅安阳队汇报，提了两点意见。阅北大考古专业毕业论文（李经汉的《东干沟》）。写了几封信。下午为《考古》审阅陈直《秦汉瓦当述略》。若渊婧自东北及山东出差返京，途经北京，即下榻自家。晚间看电视（日本电影《没有太阳的街》）。

10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阅《古物学》1961年3—6月号的几篇文章。下午偕颜闾同志前往古脊椎所，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会，论文系《内蒙扎赉诺尔人化石研究》，由吴汝康指导的林一璞同志作论文报告，裴文中同志主席先行致辞，其次为吴新智介绍研究生情况，论文报告完毕后，开始论文答辩（张鋈、佟柱臣、吕遵谔、颜闾和我），然后由导师发言。因为时间关系，原定休会30分钟，然后由主席宣布答辩委员会评定结果，改为散会。由答辩委员会讨论评定，明天再行宣布。除了所外人士以外，委员会尚包括所中高级研究人员（贾兰坡、周明镇、刘宪亭），旁听者有各省中初级人员及所外人员，散会时已6时许。晚间阅武伯纶《唐长安郊区的研究》（稿）。



10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预备今日下午的报告。下午赴政协礼堂，在政协“双周讲座”上作关于《解放后的考古学》报告，系文化教育组所组织，有吕振羽同志诸人，由2时半开始，中间休息10分钟，至5时半始毕。他们招待我晚餐。因为讲了三小时，有点累了，加以中饭时多吃一个白薯，本来已经少吃，只用了一个小馒头，但回家后，仍旧呕吐了。真是糟糕。离前次的呕吐，还不到一个月呢！但今天并不算厉害，只吐了一次便好了。

10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休息，阅《古物学》1961年3—6月号。下午赴所，参加党的活动，学习最近八届十中全会的几个文件。晚间有话剧《红岩》票子，让给若渊婧去看。楷儿今日返家。晚间观电视（西德故事片《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

10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秀君与若渊婧等去暄儿家吃午饭，我一个人留在家中。阅《古物学》1961年9—12月号。

10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胡庶华先生来，谈一些关于中国冶铁史上的问题。陈梦家同志谈寿县最近出土的铜器（吴太子剑等）。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听陆定一同志关于八届十中全会的报告，至下午7时结束。返家后，若渊婧已赴车站上车返蒙，炎儿送行返家，在门口碰到。

10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为《考古》审阅稿子（李逸友：《扎赉诺尔古墓群族属等问题试探》，李世瑜：《天津古海岸线问题》）及安志敏同志为赴阿尔巴尼亚所准备的报告稿子。

10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审阅吴汝祚的《诺木洪发掘》稿子。下午在家，吴世昌同志夫妇来谈，他们尚未搬家，来看房子。张雁深同志夫妇来谈。晚间阅毕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1—310页）。

10月18日 星期四

因为约定明天要去与著名的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 1868— ）和他的夫人Shirley Guahm [雪莉·格雷姆]座谈，所以今天临时借了一本美国人F. L. Broderick [布罗德里克]写的*Du Bois, Negro Leader in the Period of Crisis* 1959 [杜波伊斯—危机时期的黑人领袖]一阅。下午学部召集诸人商谈中国代表团去加纳参加非洲学国际会议事。由刘导生同志主持，有亚非所张德生同志及对外文委代表。晚间看电视（浙江越剧《断桥》等）。

10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王俊铭同志谈David Du Bais [戴维·杜波伊斯]在北大读书事。10时许，高同志来，偕往十八所，见到杜波伊斯这位94岁的老人，精神仍很好，因为最近施过二次大手术，身体比1959年来华时差一些。他的夫人更是健谈，因为在《中国建设》上读到我那篇关于中非古代友谊的文章，所以找我来谈一谈。由中非友谊谈到和平运动，谈到黑人新文化，谈到加纳，便留我在他处同进午餐，饭后我即告退。下午正中侄来，我去建筑工程部参加他们讨论《中国建筑史》（为苏联所编《世界建筑史》的一部分）。由刘秀峰部长主持，刘敦桢同志作报告，归途搭建筑科学院王院长的车子返家。晚间阅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

## 第2卷。

10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去学部找到刘导生同志及对外联络处，汇报与杜波伊斯接谈情况，及他的夫人提出要找三四位中国的学者谈中非历史关系。下午参加党的活动，讨论前天陆定一同志的报告。晚间阅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第2卷。

10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为修表，跑了一上午没有结果，因为摆子坏了，要换配一个，而目前没有这零件。今天报纸下午才送来，因为昨天10月20日，中印边境冲突，事态扩大，我军已反攻，夺取了几个据点，所以报纸延迟出版。下午写了几封信。阅毕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第2卷（1—408页）。校阅《北京周报》的英译稿*Archaeology in New China*，即《红旗》第17期所发表《新中国的考古学》。晚间看电视（话剧《红旗谱》）。

10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阅Davidson, *Black Mother* [戴维森：《黑色母亲》]（1961），是关于黑非洲的近代初期（16世纪至18世纪）。下午偕兆勋同志赴人民大会堂听谭震林同志八届十中全会的传达报告，关于加强农业集体经济、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及商业工作的决议，至晚7时始毕。

10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广播电台周同志来接洽为星期学术讲座撰稿事。《辞海》编辑所派人来京，商谈修改考古学条目事。阅Beasley & Pulley Blunk [ 比斯利、普利·布兰克 ] 所编的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 《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 ] ( 1 . 导言 ; 11 . 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 ; 17 . 远东史的西洋著作 ; 19 . Lattimn [ 拉铁摩尔 ] 的蒙古游牧民的社会史 ) 。午后张珩处长及傅忠模同志来，观叶焜同志送来的书画，宋徽宗《子母猴图》及黄道周《寿石图》皆为赝品，前者为明末清初物，后者可能为乾隆时物；至于陈邦彦的字则为真品，但馆阁体的正书，今日实吃不开云。内蒙沈怡方同志来，携带来素琴托带的鸡蛋及一包小孩衣服。晚间阅《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

### 10月24日 星期三

今日报载，美国宣布于昨日起对古巴军事封锁，除非苏联屈服。上午偕亚非所张德生同志至和平宾馆，会同刘导生、侯外庐同志等，至西郊新三所，访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伊斯夫妇。他今天很兴奋，谈起世界史应由中国人重新写过，将中国史摆在重要的地位上，这样不但有益于中国，也有益于世界的团结与和平。又谈他的《非洲百科全书》编辑计划，希望加以帮助。导生同志询及12月中国非洲学国际会议事。返家得通知，下午在中宣部有会议，3时开始，由周扬同志主持，乃继续八届十中以前的每星期三关于讨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工作事。今日传达陆定一同志在宣传会议上的报告，并指示各所今后工作方针。晚间阅《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观电视（西班牙故事片《房客》）。

### 10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王俊铭同志谈购外文书籍事。北大学生已于昨天报到，与王伯洪及王世民同志，商谈下午开会欢迎事。下午开会欢迎新来北大学生（连研究生共13人，外加开罗大学返国留学生华维卿同志）与所中老科学家会面，各位老科学家纷纷发言。散会后，由王伯洪同志对新来同志介绍所中情况。晚间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1—278页），

看电视（昆曲《长生殿》）。

10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听说有外汇可以买书，阅新来的Heffer书目，以便送出购书单。下午在所中领导小组传达前天中宣部的会议报告。晚间阅《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

10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学习，谈时事，中印边界冲突及美国封锁古巴，然后阅读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1节。下午党的生活，谈星期一所听谭震林同志的报告。晚间看电视（故事片《心连心》），王明同志一家人亦来观看。晚间又呕吐了，幸好不厉害。

10月28日 星期日

晨间刘慧达同志来，谈编写“响堂山石窟”一书事。亚非所同志来谈为刘导生同志搜集中非关系史料事。华维卿同志谈今后计划事，他自阿联留学归来，虽说是搞阿拉伯考古学，所学关于考古学很少，所以有点茫然不知如何下手。下午在家，阅《学术资料》。晚间黄素毅同志自上海休假返晋，途过北京来访。谈及当时在温州十中时旧事，谓当时在四顾桥边五木亭开“情江山房”出售新文化书籍的陈铭石，系乐清人，曾去过日本（其子陈宣人，当时在商务，为地下工作人员，后来变节叛党，在伪外交部总务处工作云）。当时府前街有日新及醒新二书房，后改为商务及中华，所售以教科书为多，亦有商务及中华出版的新文化书籍，至于情江山房，则专售北新（语丝）、创造社、开明书店等之书。

10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陈滋德、高履芳同志来谈《文物精华》稿子及侯马工作事，以最近又有基建也。与王俊铭同志商谈购买西文书事。下午张国熊太太来，秀君偕之赴东安市场。我在家中，汪宇平同志来谈内蒙工作事，文物出版社派人送来《文物精华》彩色图版，王俊铭同志来谈购书事，审阅《考古》第11期稿子校样。晚间张国熊同志来，谓张师母到6时尚未归家，怕出了事。给他这一说，秀君吓的心直跳，晚间的电视吕剧《逼婚》也没有心思看，一夜没有睡好觉。

10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为《考古》审阅稿子（安志敏：《扎赉诺尔墓群的种属问题》）。与编辑室商谈稿子问题。庄敏同志来，送回托裱画轴。赴北京医院治疗，因为这几天胃部又不舒服。下午在家，写了三封信。又开始整理《新疆新发现丝织品》的稿子。晚间正宗侄来，在济南市休假一个月返京，即在自家下榻，一同看电视（故事片《英雄坦克手》）。

# 11月

11月1日 星期四

上午正宗侄告辞回去。我赴所，兆勋同志传达前天院部传达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关于古巴问题及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苏秉琦同志来谈关于出差赴安阳市，因为天气已冷，已经收工，并且我自己最近身体也不好，只好让他一个人去安阳了。他打算下星期前往。下午在家休息，审查何汉南的一篇关于屈肢葬的文章，写了回信给他。续写《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一文。

11月2日 星期五

上午得暄儿电话，说志清媳已于10月31日生育一女孩，现仍在医院中。秀君自前天起就要去暄儿宿舍看志清，一天拖一天，现在只好等星期天再去了。我赴所，林寿晋、王俊铭二同志今晨去外文出版社，商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的英文译本出版事，现下仅译及一半，外文出版社又派一人前来帮助，以便年底以前赶出交稿。据云交稿后审查约需三个月，印刷装订等又需四个月，恐只好赶明年的国庆节了。下午赴学部参加分党组扩大会议，各所汇报传达周扬同志报告及对于规划再考虑的情况。会中遇及情报所的洪彦林同志，系瑞安人，温中高中部1936年毕业。晚间王世民同志来，携来王仲殊同志的一封信，并通知明天学部中心学习小组开会，看电视（日本故事片《一个女矿工》）。

11月3日 星期六

上午至郑石君先生处稍谈，偕往南河沿参加学部中心小组讨论当前时事，由刘导生同志主持，谈古巴问题及中印边界。下午赴所，王世民谈山西侯马有紧急基建工程，文物局要我们支援。与苏秉琦同志谈他要助手的事，他想叫高家鑫同学帮助整理战国及两汉的陶器。徐苹芳同志汇报这两星期来参加建筑工程部召开的修改《中国建筑史》（苏联编

《世界建筑史》的一部分)座谈会经过,今日结束,组成编委会,将我和徐苹芳同志也放进去。赴东安市场购物。晚间看电视(相声,豫剧《三上桥》)。临睡时,楷儿由北大进城,参加支援古巴游行返家过夜。

11月4日 星期日

上午赴东安市场购物。旋赴所中取报纸。返家,暄儿及馥坤侄媳来家,即在自家午餐。下午始去,秀君本拟与暄儿一起赴医院探视志清媳,因为今天风大,经暄儿劝阻未去。整理汉锦的插图。晚间王明同志全家来看电视(香港故事片《假少爷》)。

11月5日 星期一

上午与牛兆勋同志谈上星期五在学部汇报情况。安志敏同志后天赴阿尔巴尼亚。王家广同志由山东游览来京,来所略谈,偕苏秉琦同志一起到大同酒家用午餐。饭后返家,下午阅《红旗》第20期。接梅冷生先生来信拟来京游览,去函表示欢迎。

11月6日 星期二

上午审阅对外文协送国外展出的《中国考古图片展览》说明的英文译文,已经由王俊铭同志初步修改过。下午在家整理“汉锦研究”的插图,作组织结构图。闻吴世昌同志已于昨日搬来此间,前往访之。晚间看电视(支援古巴新闻片,原定的话剧节目取消)。秀君为志清媳以发烧未能出医院,颇为着急。

11月7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高级研究人员开会,传达中宣部指示,商谈所中工作规划



的修改问题。下午在家，写作“汉锦研究”。暄儿来电话，谓志清媳已退烧，也许今天即接出医院。阅《历史研究》今年第5期。

#### 11月8日 星期四

上午郑乃武同志由兰州返所，汇报情况，并携来冯国瑞教授的书信及捐献的敦煌写经等。与黄文弼先生等一同审阅一过，其中有《〈穀梁传〉残卷》、《西州都督府开元十三年牒契》、《唐三藏圣教序》等，颇为可珍。下午在家，写作“汉锦研究”。秀君中午赴暄儿家，据云志清媳仍未出院。晚间偕秀君赴政协礼堂观婺剧。

#### 11月9日 星期五

上午与苏秉琦同志谈工作问题，因为他今晚赴安阳视察。阅《波斯艺术综览》及 *Innermost Asia* [《亚洲腹地》] 中关于丝织品部分。下午审阅《辞海》条目考虑增添部分。晚间阅《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新出今年第3期中关于北京猿人石器与匭河石器早晚问题，及《文史》第1期（《新建设》与中华书局合编）。

#### 11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写作“汉锦研究”。下午赴所，参加政治学习，讨论古巴问题。晚间续写“汉锦研究”，修改插图（织物构造图）。

#### 11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钱南海同志来，取去叶焜同志托售的字画三件。顾颉刚先生来，送还《考古学报》一册。偕往访金岳霖、吴世昌二先生。午后汪宇平同志来谈河套人骨发现事。暄儿来家，午餐后即去。以志清媳生育后仍在医院未返家也。继续写作“汉锦研究”。

11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李逸友同志来，为编写内蒙考古工作十五年图录征求意见，并谈最近田野工作及编写辽中京报告事。下午向达先生来，谈北大功课，并托我转告胡厚宣同志，将胡的甲骨一课改到下学期。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告以此事，并顺便谈及他所写《李亚农传略》的发表问题。在胡同志处看到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研究》，将我写给他的信都制成锌版收入书里面去。为李逸友同志校阅图录说明的稿子。

11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与李逸友同志谈修改图录说明稿子事。梁思成先生来，商谈约请我所襄助修改《中国建筑史》事，决定由徐莘芳同志与郭湖生同志合作修改。下午返家，继续写作“汉锦研究”。晚间看电视（评剧《张羽煮海》）。今天宿舍开放暖水管设备。

11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秀君到暄儿家去探望新生的孙女儿，志清媳已于前天出院返家。我在家继续写作“汉锦研究”。赴所，接商务印书馆为选译“外国史学及历史著作”及建筑工程部为编写《中国建筑史》的来函。下午仍在家写作“汉锦研究”。晚间看电视（电影《李双双》）。

11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阅《织物组织设计》一书的绪论、第一章（基元组织）及第二章（变化组织）。赴所，接王仲殊、黄展岳二同志来信，即行作复。下午在家，继续写作“汉锦研究”，并作汉锦构造图。晚间工会电影《保卫古巴》。

11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阅《内部参考》第3429—3431号，校阅向学部汇报各学科国内外情况的草稿。下午赴历史所，参加拟译国外重要史学著作目录的会议，由周一良同志主持。晚间继续写作“汉锦研究”。

11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继续写作“汉锦研究”。下午赴所，今天没有党团活动，阅《北京工作》及中央文件，牛兆勋同志向全所作关于中印问题的报告。赴内蒙古招待所晤及汪宇平同志，谈内蒙考古工作。晚间观电视（话剧《杜十娘》）。今天原有《中国建筑史》编委会，没有去出席。

11月18日 星期日

阅Otto von Falke, *Kunst Geschishle der Seidaweherei* [奥托·冯·法尔克：《丝织艺术史》]，因为明天便要退还北京图书馆，所以匆匆阅过，此书插图颇多，达526幅。下午楷、炎二儿赴暄儿家，去看新生出来的小侄女，还带了玩具做礼品（楷：塑料哑铃；炎：小布老虎），我没有去。晚间颜闾同志来，谈及前天他家中几乎煤气中毒事。

11月19日 星期一

石兴邦同志由山东返所，汇报山东队工作情况。至王若愚同志家，商榷唐代纬锦、经锦问题。下午赴学部去，参加讨论出席第一届非洲学会议的发言，由张友渔同志主持。返家，胃部又觉不舒，未进晚餐，整夜不安，夜半又呕吐了。

11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看病，顺途至所，孙毓棠同志来，谈论写汉代纺织

史事。至医院中又呕吐了，遇到翁文波及简焯坡同志。诊视后转到外科，说可以做手术，返家商量，结果又呕吐了一次。下午躺在床上休息，什么东西也吃不下，胃部有水声。晚间颜闾同志来，打了鲁米那针，夜中喝了几杯葡萄糖水。

11月21日 星期三

今日稍佳，喝了几次牛奶加葡萄糖。下午浙江博物馆朱伯谦同志来，谈龙泉窑报告编写问题。晚间颜闾同志夫妇来，又打了一针。王明同志昨今两天都来探视。今晨报载，我国政府宣布中印边界主动停火，主动撤兵，阅《中印政府官员会谈关于边界问题的中国方面报告》（1—188页）。

11月22日 星期四

阅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发来的关于《辞海》民族问题重点词目讨论会的有关文件（“民族”、“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参考文献、重要词目抽印本）。本来是今天上午在民族文化宫开会讨论，我因为病了只好请假不去参加。下午《中国建设》赵珍珠同志来约稿。牛兆勳、林泽敏同志来探视我的病。晚间颜闾同志夫妇来，又打一针，今仍吃流体（牛奶和鸡卵羹）。

11月23日 星期五

仍在家休养，一天只喝一杯牛奶与两碗鸡羹。下午汪宇平同志来，托他带了柿子、果脯、饼干给素琴，谈内蒙出土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及骨器问题。晚间石兴邦同志来，谈关于中国新石器彩陶花纹问题。颜闾同志夫妇来，又注射一次VB<sub>1</sub>。阅《中印政府官员会谈关于边界问题的印度方面报告》（1—114页未完），写的很长，但多不切题，更有些怪话，如为英帝国主义辩护，及对史料强不知以为知（印方72页，以为有隋裴矩《西域图志》的地图）。晚间暄儿来，取去王明太太送的礼品

(二只鸡)。

11月24日 星期六

阅Ling Roth, *Studies in Primitive Looms* [林罗思：《原始织机研究》] (1—40页) 及大仲马《三个火枪手》的节译本 (pp. 1—202)。因为病中精神不好，阅小说以作消遣也。本来今日上午有学部中心学习小组会，下午有周总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皆以病不能去参加。晚间郑石君先生来。颜闾同志夫妇来，打针后谈及手术问题，秀君又为此波动，不能入睡。楷儿回来过周末。

11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胡厚宣、郭子衡二同志来探病，并谈论昨日下午听周总理报告后的感想。王天木同志来谈他的写作计划。佟柱臣同志来探病。下午素娟内侄女来，即在自家晚餐。王世民同志来探病。晚间颜闾同志夫妇来，注射VB<sub>1</sub>。他们连同素娟便在客厅中看电视（话剧《红岩》）。我因为国庆电视已看过的，提早入睡。今日开始除牛奶、鸡蛋羹以外，添了面包片。阅《原始织机研究》。

11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阅毕《原始织机研究》 (pp. 1—150)。宿白同志来谈在千佛洞工作经过及整理西藏寺院调查资料计划。下午审阅朱伯谦《龙泉青瓷发展简史》的稿子。晚间向觉明、胡厚宣二同志来谈。

11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审阅朱伯谦《龙泉大窑青瓷窑址发掘报告》稿及《考古》1962年第10期金祖明《龙泉溪口瓷窑发报简报》，关于龙泉窑有更深入的了解

了。傍晚王世民同志送来几封信，并谈今日下午学部开会讨论研究生工作事。晚间朱伯谦同志来谈浙江考古工作及《龙泉窑址发掘报告》问题，将稿子还给他，提了一些修改意见。颜闾同志夫妇来，又注射VB<sub>1</sub>，今日病况仍旧，比前几天精神好一些，能吃点面包和饼干，但一星期未大便。躺在床上无事，阅读《续隐侠记》第1至15章（1—150页）。

11月28日 星期三

今天又开始写作“汉锦研究”，已经因病旷了一个多星期。下午胡庶华老先生来，送来一篇《中国古代八种金属发现年代的初探》稿子。以为金始于黄帝，铜始于夏禹，锡始于夏初，银、铅始于殷，铁始于春秋，汞始于战国末年，锌始于五代（据《宝藏论》“倭铝可勾金”一语）。似乎过于相信传说。王俊铭同志来，谈翻译出席非洲学会报告的译文问题。傍晚尹达、胡厚宣二同志来。晚间观电视（阿尔巴尼亚影片《泰娜》）。

11月29日 星期四

继续写作“汉锦研究”。明天是大孙女满月的日子，秀君煮了两只鸡和一碗猪肉，亲自送到暄儿家中。晚间暄儿来，坐一会儿看电视，旋即回去了。颜闾同志夫妇来，注射VB<sub>1</sub>。

11月30日 星期五

将“汉锦研究”写完，续写汉绣。阅模范书店新书目录，现下以外汇关系，不能购书，但阅此以作消遣。下午李文杰同志来，送来一些文件和刊物，听说山东队和山西队都回来了。阅《内部消息》、《参考消息》、《红旗》及《学术资料》等。

# 12月

12月1日 星期六

上午牛兆勋同志来商谈所务，关于今冬返所各队各室的布置及明年计划。续写汉绣。晚间颜闾同志夫妇来，又注射一次VB<sub>1</sub>。一同观电视（相声晚会等）。阅毕伍译《续隐侠记》上册（1—420页）。楷儿返家。

12月2日 星期日

上午徐元邦同志来，并送来《考古》今年第12期校样。黄文弼同志来探疾。正宗侄出差东北返京，留之午饭。下午济瀛侄来，适楷儿已离家，正宗侄亦已去，失之交臂，4时许济瀛侄始去。今天将汉绣部分写毕。晚间石兴邦同志来谈。王明同志来谈，谓倪克宽同志已调来北京广播公司，今日在王明同志处午饭，曾偕同来访，适我以午睡未得见面。晚间观电视（京剧张君秋《诗文会》）。

12月3日 星期一

上午赴广安门内北线阁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看病，是李素娟内侄女介绍的，由她的同学代为挂号，在高干外宾门诊部等候，后来由荣老大夫看病，开了药方，说先服四剂再说。下午又去北京医院挂号，因为十几天没有大便，用肥皂水灌肠。下午王俊铭同志来谈，他为刘思慕同志赴加纳参加全非学会的翻译工作已做完，今天将搬出和平宾馆回所。阅《续隐侠记》下册300余页。写了几封信。

12月4日 星期二

写作汉代丝织物告一段落，加写唐代丝织物。阅毕《续隐侠记》下册（1—341页）。晚间颜闾同志来，送来詹文璜同志的一封信，已十几

年未见面了。看电视（越剧《沉香扇》）。

12月5日 星期三

开始写唐代丝织品，参考有关文献，拟绘Compound Weft Twill [ 重纬斜纹组织 ] 的组织图。晚间王俊铭同志来谈购买西文书事。阅《内部参考》2份及党内文件6份。

12月6日 星期四

上午编辑室饶惠元同志来谈《考古学报》集稿问题，牛兆勋同志来商谈所事。下午王抒同志来谈侯马出土陶范，托他绘丝织品织造图。曹联璞同志来谈图书室人事问题，以杨圣泉同志患肾病仍未恢复也。

12月7日 星期五

上午赴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门诊，归途理发。下午赴所，瑞士大使 Naville [ 纳维耶 ] 为了将返国，要求会见，商谈为Musée Guimet [ 吉梅博物馆 ] 搜集考古图片事，并参观我所标本室及实验室。赴故宫博物院，晤及魏松卿同志，谈新疆汉锦及唐锦的问题。晚间看电视（电影《黄花岭》）。

12月8日 星期六

上午《光明日报》章丽阜同志来约稿，并谈及罗赤子古漆问题文章事。下午安志敏同志来，刚由阿尔巴尼亚参加会议返国，汇报情况。阅朱师辙《清史述闻》（正篇五卷）。晚间看电视（电影《槐树庄》）。

12月9日 星期日



继续写作唐代纬锦。傍晚庄敏同志来，谈及《文物》编辑计划及约稿。晚间看电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

12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写毕汉唐丝织品研究。下午赴所，以病已久未来所，遇及兆勋同志，谈上星期五学部传达外事会议精神。与石兴邦同志谈武伯纶馆长来京及杨建芳同志调职事。与王予同志谈绘图事。返家，阅民委为编写修改《辞海》条目的参考材料。晚间庄敏同志来谈。

12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兆勋同志谈与文物局接洽明年召开考古工作会议事。王世民同志谈修改《辞海》考古学条目事。庄敏同志来取去非洲出土瓷器照片。下午在家绘制“东非沿岸中国瓷器出土地点地图”，傍晚庄敏同志来取去。晚间看电视（评剧《双玉蝉》）。

12月12日 星期三

阅《东方艺术》中有关中国的一些文章。王予同志来谈关于绘“汉锦研究”插图问题。傍晚贺昌群同志来谈，并送来川橘2斤。

12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至徐旭生同志处商谈关于研究生培养事。与石兴邦同志谈改绘半坡房子复原图事，以陈明达同志来电话商酌此事也。赴故宫博物院，参观魏松卿同志所提出的清代康熙时的织锦、新疆出土宋代锦袍以及外国贡物。下午在家阅《柏林顿杂志》中Flanagan [ 法拉内干 ] 关于提花机一文。

12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赴中医院研究附属医院诊治。返所，苏秉琦同志由豫晋视察归来，谈沿途参观情况。下午偕秀君赴东安市场及百货大楼购物。

12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王<sup>予</sup>同志来谈，旋赴东安市场购物。下午赴所，参加党团活动，谈古巴问题。与王伯洪同志谈安阳及洛阳工作站问题，因他昨天刚返京也。晚间吴汝祚同志来谈，刚由济南返京，谈白浪河水库考古发掘整理经过。晚间正宗侄来，以明天赴西安出差，即宿自家。

12月16日 星期日

晨间正宗侄乘8:30车赴西安。写信复梅冷生先生，并寄去苏惠廉夫妇著作二册。偕秀君及炎儿至正暄儿处，看看刚满月的小孙女，即在暄儿家午饭。饭后返家，阅《红旗》第23—24期合刊及《学术资料》等。

12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颜闾同志同车，他看过曲阜西夏侯大汶口文化墓葬人骨，据云与大汶口遗址相类，并且也有拔牙的风习。至所，兆勋同志正与各组室谈政治学习计划。卢兆荫同志昨天由西安返所，汇报西安工作。吴汝祚同志将大汶口及白浪河水库的陶器草图交给我看，并加说明。下午在家，《历史译丛》刘世谟（？）同志等三人来商谈翻译汤因比《历史研究》一书事。晚间庄敏同志来谈。

12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汉锦研究”的插图作最后的修改，并校对引文出处。下午将汉代锦绣的研究作修改。文物出版社派人来取去插图以便制版，

晚间观电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12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兆勋同志商谈明天开所务会议事。阅《内部参考》两期。下午在家写“汉锦研究”图版、插图说明，并查阅文物出版社送来的图版。晚间观电视（电影《飞渡乌江》）。

12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开所务会议，讨论今冬工作及明年计划，尤其是明年拟召开考古工作会议事。下午在家写《作为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一文，主要是根据《人民日报》所已发表的我的那篇文章，又加补充改写，并多附几个插图。

12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赴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仍由叶心清大夫诊视，据云可以再服四剂汤药后改用保和丸。赴所，阅《内部参考》。下午安志敏同志在所中报告此次赴阿尔巴尼亚，参加阿尔巴尼亚学会议的经过情况。晚间应中国对外文化协会之约请，在四川饭厅宴请日本研究中国美术史代表团，共设三桌，由丁西林副部长作主人，团长米泽嘉圃（东京大学），团员五人，有东京大学的长广敏雄等。

12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将《作为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一文写毕，共3000来字，庄敏同志即来取去。下午将“汉代织锦”一文再作修改，送给魏松卿同志审阅。晚间新疆博物馆陈婉伊同志二人来谈布置陈列原始社会部分的问题。观电视（电影曹禺《雷雨》），王明同志夫妇亦来一起看。

12月23日 星期日

晨间郑石君先生来，谈要求增拨房子事。魏松卿同志来，交还稿子，并提了一些意见。素娟内侄女来，留之午饭。饭后她与秀君一起去暄儿家。阅Migens, *Mannel d'Archaeologic Museums* [米亨斯：《曼努埃尔考古博物馆》] 中与中国陶瓷及丝织品有关的各段。下午将汉唐锦绣的研究一文交给王若愚同志审阅。晚间石兴邦同志来，他大后天将返西安。

12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遇及王仲殊同志，昨天刚由西安返京，略谈西安工作情况。所中领导小组开会，商谈今冬所中队长会议，及明年召开全国第二次考古工作会议事。下午在家，修改《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

12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陪伴秀君赴锡拉胡同口腔医院治牙痛，花了整个上午的时间。阅Forbes, *Studies in Ancient Technology* [福贝斯：《古代技术研究》] 第4卷第1章 (pp. 1—80)。下午赴故宫博物院，参加招待日本研究中国美术史代表团的座谈会，米泽嘉圃、长广敏雄等都来出席，由吴仲超院长致欢迎辞，唐兰副院长介绍故宫博物院情况，陈滋德处长介绍保护文物情况，然后由日方提出问题，加以解答，米泽提出故宫如何解决古建筑与近代陈列设计的矛盾，长广提出《考古》及《文物》上发表简报与调查发掘工作的时间有一定期限的限制，发表的平面图及地图缩小的比例似嫌过甚。5时许始散。至王若愚同志处，商榷《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一文的修改问题，晚间作最后一次的修改，明天即拟交卷。看电视（话剧《红岩》，是铁路文工团的改编本）。

12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故宫博物院内文物出版社，将写好的稿子亲自交给陈明达同志，并商谈排印插图一些问题。旋赴所，办公室正在装设水管，不能坐在里面办公。下午在家，审校《辞海》考古学条目。

#### 12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领导小组开会，讨论总结今年工作及准备队长会议事。下午偕牛兆勋同志等去探视徐旭生先生，因为星期天他被车子冲倒晕去，住院休养也。返家为Compound Warp Twill [ 重经斜纹组织 ] 作织造图。

#### 12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郑振香、魏树勋二同志汇报安阳队工作情况。下午陪正炎儿赴东四儿童医院检查身体，因为他近几天说胸部有点作痛，检查结果心肺正常，没有什么。晚间庄敏同志来，送来《文物》校样，即为之校对一过。观电视（故事片《王老虎抢亲》）。

#### 12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学习本月15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篇重要文献，是反对修正主义的重要文献，对于当前全世界的革命具有决定性意义。下午参加所中党的活动。晚间写了几封信，观电视（话剧《红色宣传员》）。

#### 12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写了几封信，校阅《辞海》考古学条目。下午出去洗澡，竟花了整个下午时间，太不经济了。晚间观电视（古巴电影《十八

号封地》)。阅Han Suyin, *A Many-Splendoured Thing* [韩素音：《一个很有光彩的东西》]。

12月31日 星期一

阅毕韩素音《一个很有光彩的东西》(pp. 1—34页)。这是以解放后的香港作为背景的一篇小说。文章写得流利，但思想并不健全，作者是混血儿，虽然口头上说为了祖国，但仍是混血儿的看法。上午商承祚先生来谈，偕往胡厚宣同志处坐了一会儿。继续审阅《辞海》考古学条目。下午赴所，今天放假，办公室都上了封条，取了《参考消息》即返家。晚间看电视，除夕晚会，有相声、评剧、杂技、歌舞等；电视新闻有班达拉奈克总理今日抵京的新闻。今天《人民日报》刊登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是反对修正主义的重要文件，今年是修正主义更为猖狂的一年，除夕的社论也以反对修正主义作为结束。

1962年这一年，仍为病魔所扰，比去年呕吐的次数又有增加。上半年吐了5次(I/6, II/4, IV/18, V/8、15)，下半年5个月中吐了8次(VII/14, VIII/15, IX/8、15、18, X/12, X/27, XI/19)。尤其是最后一次，更为厉害，只得暂时完全休息，改用中药治疗，总算最后四十多天没有再发。加以秀君又病了，闹了个半月(III/3—IV/15)，真是倒霉。幸好总算痊愈了。

在大佛寺西街泰安巷1号宿舍住了10年，今年VIII/18—19搬家到东城干面胡同15号3102号。素琴儿生了第三个孩子，正暄儿也生了一个女孩。炎儿考上北京五中。

所中主要活动是：春间的队长会议(I/19—II/21)；尹达同志辞去考古所所长职务，由我继任(V/11, VI/21)；中宣部汇报工作(V/30)，座谈会(VII/11)。

社会活动是：人代会代表的参观(I/11、15、18、20)及开会(III/21—IV/16)；科委的学位条例讨论会(V/26, VI/8)。业务

方面，发表了六篇稿子，包括在《红旗》上发表的《新中国的考古学》。另写有二篇，已交稿，明年在《文物》及《文物精华》上发表。又为《辞海》审阅考古学条目。本来冬间想赴各工地视察，因身体不好，临时又作罢论。

今年因为购置电视机、牡丹牌收音机、脚踏车，及沙发修理等，全年家用6411.35元，比去年又多出2000来元（去年为4492.59元）。

国内形势，经过三年困难后，今年已经好转。唯国际方面，修正主义更为抬头。古巴问题发生后，修正主义者不仅采取屈服政策，并且还为此事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及我国的党；中印边境事件发生后，印度反动派受了一顿教训，但仍不肯和平谈判。这些都要看明年的发展如何。

---

(1) 编者按：该处基本情况的介绍从略。

(2) 同上注。

(3) 编者按：该厂基本情况的介绍从略。

# 1963年

这一年的3月6日做了胃切除的手术，我没有死，我的生命是党和毛主席给我的，我要把自己的生命无条件地贡献给革命事业！



# 1月

1月1日 星期二

上午赴人民大会堂东厅，参加科学院团拜。今年扩大规模，除各所正副所长本人之外，还邀请眷属，并有文娱节目，由各院长先致贺年辞，然后由解放军文工团表演节目，至11时许始散。因为车子抛锚了，我与秀君改搭金岳霖先生的车子，返宿舍。正中侄携小女依拉及正宗侄来贺年，留之观电视并午饭，饭后始告辞而去。午餐后，偕秀君至颜闾同志家贺年，因为他们晨间曾来过，未遇。顺便至杨一之同志家贺年，返家后不久，杨同志来回敬。晚间观电视（话剧《第二年春天》），看了一半便去睡了。

1月2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领导小组商谈明天起召开队长会议事，拟提前结束，闻14日起学部将集中党员领导干部（所长、主任及学术秘书）开会也。至文物出版社，将插图12换了一张，交陈明达同志。下午赴学部机要室阅党内文件，以病久未赴此阅文件矣。

1月3日 星期四

今天起开始所中队长工作会议，安阳队、山东队、山西队、内蒙队分别作报告。今天接到瑞荣（阿卯）侄来信，知亢甫二哥已于12月4日逝世。亢甫二哥系大房堂兄，族中辈分及年龄最大，逝世时当在70岁左右。清末至杭州入测量学校，其后即任职测量局绘图科，犹忆幼时亢甫二哥间或返里，来自家时，娓娓作长谈，我侍立在父兄之侧，听之不倦。亢甫二哥善饮，先严常待之以温州之老酒汗，抗战期间转入温州地政局。抗战胜利后随玲玲侄女至南京，我在南京时常至其家，谈房族中旧事，如数家珍，不啻房族中之史官。自我离南京后，仅知其于1950年半下肢瘫痪卧床。今日接信，才知道于9月间病势变成癌症，10月间移

至徐州医院瑞淦侄处治疗，终于不起，殊可哀悼。

1月4日 星期五

今天继续开队长会议，由西安四个分队（扶风队、沔东队、汉城队、唐城队）分别报告。这两次我胃病又有点作痛，今天下午去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才知下午没有门诊，改为明天上午再去。晚间看了一会儿电视，便提早入睡了。

1月5日 星期六

上午赴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门诊，返家，又陪秀君赴口腔医院治疗她的牙病。下午无党的生活，今天西北风大，气温骤降，阅《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新出的第38期（1962）（Berl Almgren, *Geographical Aspects of the Silk Road Especially in Persia and East Turkestan* [伯尔·阿尔姆格伦：《丝绸之路特别是波斯和东土耳其斯坦的地理学考察》] 等篇）。晚间看电视（电影《春满桃李》）。

1月6日 星期日

上午审阅所中所定《考古队工作条例草案》，及各队对条例所提的意见，考虑一过，签注一些意见。又检查乌恩同志的研究生学习计划。阅梁钊韬《关于原始社会史的几个问题》，及R. J. Braidwood [布雷德伍德] 的 *Earliest Village of S. W. Asia reconsidered* [《再谈西南亚的初期村落》]。下午正宗侄、馥坤侄媳及暄儿来，傍晚始去。写了几封信。

1月7日 星期一

上午队长会议，由洛阳队赵芝荃及许景元二同志，分别作关于二里

头及汉魏故城的报告。下午至学部，听传达党内重要文件（四国代表会议，核扩散等）。晚间在家，王明同志来访。阅党内文件及《参考资料》。大便颜色变黑。

## 1月8日 星期二

赴北京医院检查，据云，大便有血，消化道出血，即令住院，不准回家（红血球 $<90/mm^2$ ，血色素3.5克，55.8%，血色指数0.96）。即赴住院处办手续，住在大楼内科病房126号，同室已住进一位侯政同志（曾任大连市公安局局长，现在检察院工作）。打电话告诉所中王世民同志，又打电话告诉家中，叫送盥洗用具来。下午输葡萄糖1000cc，从2时半起一直到晚间7时余才输毕，这还是平生第一次输葡萄糖。3时余，秀君偕志清媳来，秀君很是生气，以为今年春节全家团聚的设想又吹了。牛兆勋所长及王仲殊同志来，谓所中党员今天继续听传达报告，明天继续开队长会议，讨论田野工作队条例。

## 1月9日 星期三

今天进流体食物，曾用甘油洗肠，没有效果。医生不准下床，阅这几天的《参考消息》及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系同室侯同志的。此书曾在《文史资料选辑》中刊登过，包括《国防部保密局内幕》一篇。

## 1月10日 星期四

仍继续进流体食物，不能下床。阅毕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1—222页）。下午秀君来探视，据云商承祚先生曾来过自家，将返广州，陆步青甥夫妇曾于昨晚来过自家，恰巧喧儿也在家中，并且说已经去函告诉铮儿，叫她们一家春节不必来家。好几天没有大便了，今天食白腊油，仍未见效。

1月11日 星期五

今天仍不能下床，食流体食物。阅Clark, *World Prehistory* [ 克拉克：《世界史前史》 ]。这几天检查，血压没有什么变化，估计已不出血了，明天起改为半流体饮食。晚间饮白腊油，仍不见效。

1月12日 星期六

今天可以下床了。食物改为半流体，一天六顿：晨7时牛奶，加鸡蛋羹；10时藕粉，加饼干；中午挂面，加面包一片（前3天是蛋清的汤）；午后2时豆浆，加饼干；3时半稀饭，加鸡蛋黄；8时牛奶，加饼干。都是今天所添加的。阅克拉克《世界史前史》。下午秀君来探视，并携来信件几封。易漫白同志来探视，他刚由新疆归来，知道我病了，赶到医院探视，昨天曾到干面胡同宿舍来过。谈新疆考古工作情况，这一季在昭苏发掘一座有封土的木椁墓，尚未完事，拿些照片给我看。

1月13日 星期日

今天仍为半流体食物。上午洗肠，用甘油，但仍不见效，已是6天没有大便了。阅《红旗》今年第1期。下午正暄儿夫妇来，王明、颜二同志来，暄儿要去买脚踏车，提早偕志清媳走了，王、颜二同志谈到傍晚才离去。晚间补进入医院以来的日记。

1月14日 星期一

今天称体重，只有51公斤，比从前轻了一些。洗肠，仍未生效。下午黄文弼先生来探视，谈新疆考古，谓李遇春同志已由新疆来京，接洽新疆博物馆陈列事。阅克拉克《世界史前史》。

1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又洗肠，入院已一星期，今天才大便，送去检查。食物仍是半流体。下午理发，济瀛侄来探视，他已考试完毕，中午在自家吃饭，饭后来医院。所中安志敏、王伯洪二同志来探视，谈所中队长会议情况，已告一段落。他们去后，阅这4天的《参考消息》。阅克拉克《世界史前史》。

### 1月16日 星期三

晨间静脉取血，以供化验。阅毕克拉克《世界史前史》（pp. 1—274）。史大夫巡视病房，说昨天大便检查正常，没有潜血，明天再作胃液检查，以后肠胃透影，如果不作外科手术，则下星期可出院，在家中治疗。打电话给家中，知道素琴儿明天即来京。下午秀君偕继英来医院探视。继英将于20日偕正中侄一起赴温州探视。易漫白同志来，携来在昭苏发掘土塚的实测平面图及侧面图。刘观民、黄展岳二同志来，略谈连日队长会议情况及工作计划。晚间阅《文物》1962年第4期。今日的队长会议上，牛所长宣布陈梦家右派摘帽子。史学界四右（雷海宗，向达，陈梦家，荣孟源）皆已摘帽子，雷于上月24日病故于天津。

### 1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作胃液检查，至10时许始毕。阅毕《文物》1962年第4期（1—58页）。下午楷儿偕一东北同学来探病，校中已放假，楷儿今晨返家才知道我病了。据云铮儿一家要今晚才能抵京，大概是买不到下午2时到家的快车票。晚餐起，改为软饭，二片面包，二菜（炒蛋、青菜）一汤（肉沫白菜）。阅《文物》1962年第6期。同室侯同志搬到116室，新迁进一位由大连来的马毅同志。

### 1月18日 星期五

昨晚起食软饭，晨间除牛奶及鸡蛋羹之外，又有馒头一个、稀饭一碗。阅毕《文物》1962年第6期（1—68页）。上午内科主任张大夫，

与王、史二大夫一起巡视病房，加以诊视。下午与家中通电话，知素琴儿已于昨晚到自家。素琴儿夫妇来医院探视，并送来今天接到的温州电报，“父病危汇款办理后事，王”。当是绮雯甥女拍来的，恐怕是姊夫缺钱使用的苦肉计，便写一封信给秀莲妹，叫她就近探视一下，如果属实，可将我在温的存款提出一部分给他作为医药及办理后事之用。阅《文物》1961年第12期。晚间观电视（电影《铁道卫士》）。

1月19日 星期六

昨天报上登了古巴卡斯特罗总理在美洲妇女会议的讲话，今天发表了我国代表伍修权同志在东德的统一工人党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及祝词。又阅今日《参考消息》所刊登的东德会议情况，包括乌布利希的报告，反修正主义的斗争正在展开。下午牛兆勋同志来，商谈所事，谈毕即去。新疆李遇春、陈婉伊二同志来谈，苏秉琦同志来，一起谈到傍晚，送他们三人出去。阅毕《文物》1961年第12期（1—68页）。

1月20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因为刮风，天气寒冷，连探病人的来客也少了。阅毕《文物》1962年第11期（1—67页）。晚间观电视（川剧《秀才外传》）。

1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作肠胃造影，8时半入胃的一杯硫酸钡，到11时复查尚有1/3，幽门梗塞的症状，比去年9月间透视的一次为厉害，除变形外，仍看不出溃疡瘢影，但有痉挛现象。下午4时又去透视一次，已6天没有大便，今天下午才有一些。阅毕《文物》1962年第3期（科技史专号）（1—60页）。下午与家中通电话。傍晚胡厚宣同志来探视，坐谈了一会儿。

1月22日 星期二

医院中有翻印小册子二种，一是邓颖超同志谈怎样对疾病作斗争（摘自《中国青年》1960年第12期），一是记王观澜同志谈征服疾病经过的《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战胜疾病》（摘自《中国青年》1961年第4期）。后者有1941年毛主席写给王同志的格言：“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要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我将它抄录在这里，以作自己的座右铭。上午内科主任陶大夫巡视病房，与王、史二大夫一同来诊视，根据昨天的透视结果，及血液和大便检查，消化道出血已停止，没有潜血，但贫血颇显，幽门隘狭及痉挛，内科只能治标、维持现状，答应可以明天出院。打电话给家中。阅《文物》1962年第4—5期合刊。依旧历计算，今天是我53岁的生日，便在医院中过了。

1月23日 星期三

今天出院，素琴儿来接，建中、建钢二个外孙也揩油坐车来。办好手续后，与医师护士及病友告别。登车前遇及刘大年同志，也来诊病。返家后，即开始在家休养的生活。医院的证明，由史大夫签字。“诊断：慢性十二指肠变型，伴幽门痉挛及出血，建议：（1）出院后继续门诊治疗，休息一个月；（2）生活规律，保证充分休息及睡眠；（3）少量多餐，进少渣饮食。”下午郑石君先生来探视，谓民主党派会议已于20日晚开毕，来京代表已纷纷返原地；又谓今天中餐，学部宴请高级研究人员。晚间因暄儿明晚不能来，提前今天分岁酒，除自家铮、暄二对夫妇，楷、炎二儿之外，有颜闾同志及步青甥夫妇，同时看电视（电影《女理发师》）。阅毕《文物》1962年第4—5合期（1—96页）。

1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学部萧佛先同志等三人来，代表院部慰问病号，并送来水果、

奶粉及果脯，坐谈一会而去。阅《文物》1962年第12期（1—60页），并阅翻译小说朝鲜金罗曼的《在顺川发现的一本日记》（1—259页）。傍晚济瀛侄来，留他参加除夕分岁酒，暄儿夫妇因为保姆回家了，留在家中带小孩，没有前来。秀君请颜太太来一起吃饭，一面看电视（除夕晚会，电影《锦上添花》等）。今年副食品供应比较多，素琴又由内蒙带回来15斤猪肉，依照温州的惯例，10个高脚红花碗（年糕、柑橘、山楂糕、花生、白肉、酱肉、酱鸭、带鱼、松花蛋、芹菜拌鸭肫肝），几个热菜（面筋、火锅、素什锦、蹄膀、烧鸭、红豆及枣、罐头梨），因为今天比昨天人少，所以将烤鱼留下等正月初二的新年酒时再吃。用餐毕已8时许，电视晚会颇长，我提早上床睡了。

1月25日 星期五

今天是夏历癸卯年新春正月初一，今年正月十一日立春，天气尚冷。晨间旧邻居林剑华先生前来贺年。王明及王俊铭二同志前来贺年，王俊铭同志并携来《北京周报》的关于石窟寺的英文稿子，并云我的那篇《新中国考古学》已于今年第3期上发表。偕王俊铭同志一起至钱锺书同志家贺年，又偕秀君至郑石君先生处贺年。所中马得志同志来贺年，同宿舍的钱锺书夫妇、杨一之夫妇都来贺年，学部刘导生、姜君辰二主任亦来贺年。午睡后，3时许始起来，郑奠夫妇、颜闾夫妇、张雁深夫妇、杨钟健夫妇、吴世昌同志前来贺年。所中安志敏、王世民、黄展岳三同志，及新疆李遇春、陈婉伊等三同志前来贺年。李同志顺便谈新疆工作，谈得很久。晚间人民大会堂有军民联欢会，让若渊婧及炎儿去参加了。电视是话剧《结婚进行曲》，我已看过的。晚间向达、白寿彝、贺昌群三同志来贺年，将正昕侄寄来的一本冬宫博物馆出版的《汉代锦绣》转送给向先生，他谈到北大讲课事，只好待本学期末尾再说了。

1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郭宝钧先生，同宿舍的胡厚宣、容肇祖二同志，同乡钱南海、



叶正秋同志，牛兆勋同志等来贺年。看电视（电影《停战以后》）。午间设春宴，暄儿夫妇带了小孙女第一次来自家，铮儿夫妇、楷、炎二儿之外，还有正宗侄夫妇及素娟内侄女、馥坤侄媳。吃饭后，同乡吴益三同志夫妇，薛寿樟、程溯洛二同志来贺年。我家一起12人去王府井中国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铮、暄二儿还拍了他们小家庭的全家福照片。返家，王天木同志来贺年，并送来蜂蜜一罐。林寿晋同志夫妇来贺年。晚间人民大会堂有科协组织的文娱晚会，还有国家领导人接见科学家，我因病未去，请柬及入场券给若渊婧，及楷、炎二儿和中、钢二外孙去参加了。阅《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

1月27日 星期日

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1—329页）。上午看电视（电影《柳毅传书》），颜太太带了她的老姨母及小女一起来看。下午至宿舍中各家回拜贺年，今天已是正月初三日了，颜闾（1203）、杨一之（1302）、贺昌群（2201）、张雁深（3402）、容肇祖（4102）、王明（4302）、胡厚宣（4401），共7家。至于钱锺书（3301）、郑奠（3101），则前天已去过了。傍晚王世民同志来。晚间陆步青甥夫妇来过，恰巧我与秀君在张雁深同志家，未曾晤面，他说很忙，便匆匆走了。

1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阅毕张雁深同志昨天赠送的《美国侵略台湾史》（1—95页）。苏秉琦同志来贺年。看电视（电影《七天七夜》）。下午审阅所中队长会议的总结草稿，傍晚王世民同志来取去。下午同乡叶蒸夫妇，所中陈梦家、梁太太（李福曼）来贺年。傍晚同乡吴景荣、王载紘、刘昌汉、施其南四位前来贺年，即留之晚餐，饭后偕往访王明同志，谈到9时许始别。

1月29日 星期二

今年春节假期四天，已经过去了，今天各机关已照常上班，我仍因病在家休息。上午观察新疆送来的四片丝织物，用放大镜观其组织，并作成记录。傍晚黄展岳同志送来他所写的《西安三桥西汉铜器群铭文补正》。

1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审阅黄展岳同志昨天送来的论文，签注了一些意见。下午审阅《考古》今年第2期校样。傍晚古脊椎与古人类所刘宪亭同志来，因为周明镇同志病了，他代理学术秘书职务，征求对于该所今年工作计划的意见。晚间观电视（歌剧《货郎与小姐》）。

1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将《考古》今年第2期校样审阅完毕。观电视（电影《水上航线》）。张祥尧同志来，说他父亲张国熊同志病了，今天上医院门诊，留祥尧在自家午饭。下午杨泓同志来谈《考古》月刊事。晚间王世民同志送来文件，并谈所中工作，闻所中开所务会议，讨论去年总结、今年计划及田野队章程。

## 2月

2月1日 星期五

上午翻阅昨天王世民同志送来的这一个月来的《光明日报》及最近二天的《参考消息》。下午审阅所中1962年工作总结及63年工作计划，古脊椎与古人类所的63年工作计划及三定工作。阅《科学通报》最近一期及《外国学术资料》（1963年第1期）。

2月2日 星期六

上午素琴儿与若渊娟，带着三个孩子一起离京返内蒙，自上月17日来京，已半个多月了。中、钢二个孩子，都对于小电影（电视）恋恋不舍，今天上午还看了一会，临走时才关上电视机。小建中希望有一架飞机，每天放学后能由呼市来北京看小电影。楷、炎二儿送他们上火车。傍晚所中李遇春同志来，并携来《内部参考》9本，《参考资料》52本。晚间阅《内部参考》。琴儿等走后，秀君与楷儿花了整个下午洗被单等。晚间王俊铭同志来谈。

2月3日 星期日

黄展岳同志来取去《西安三桥西汉铜器群铭文补正》一文，他的爱人今天由南京返京，他去东站迎接，顺便来我家坐谈。楷儿在家度寒假，今天上午返校，明天将开学。阅《内部参考》及《参考资料》。傍晚王世民同志来，取去1962年总结及1963年计划的草稿，并谈所中工作。又送来夏麦陵的一封信，秀君为这事发脾气，夏是讨厌，我写信叫他不要再来信。

2月4日 星期一

阅《参考资料》，主要内容是关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六代大会情况

及印度关于六国建议的反应。下午陆步青甥的爱人湘云同志来谈，来京将及一月，拟大后天离京南下，秀君买了一些礼品送她，她推辞不要，弄得一个来小时，后来打电话给步青甥，才得解决。

2月5日 星期二

阅这几天《大公报》及《参考消息》。又阅《红旗》及《新建设》。

2月6日 星期三

好久未写信了，将最近寄来的信，写了九封回信。下午新疆李遇春同志来谈关于新疆博物馆陈列意见，及巴楚出土丝织品问题。晚间王世民同志来，谈所中做十年规划问题，并说明天上午来我家商谈。

2月7日 星期四

上午兆勋、伯洪、志敏、仲殊、世民五位同志来，商谈十年规划问题，谈至中午始去。下午秀君和王明的太太一起去西郊张国熊同志家了，我在家为石兴邦同志审阅《彩陶艺术》一文，并为之作删改。审阅科委所拟订的《学位条例》及《学衔条例》，签注几点意见退回去。

2月8日 星期五

修改为《历史教学》社所写《中国原始社会史论文集·序言》。晚间乌恩同志等二人来谈，并送来学习计划（草稿），为之修改了几处。看电视（元宵晚会）。

2月9日 星期六

继续修改昨天所写的《序言》。上午杨向奎同志介绍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历史教研室副主任魏晨旭等二同志来，接洽拟要我担任部分课程的讲授，即关于考古学方面，作讲演2—3次。我说与所中商量，如果我以事或以病不能负担，可以让所中别的同志去担任。晚间楷儿返家。

2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正宗侄来，即留之午饭。傍晚颜闾同志来谈。今天继续修改前天所写的《序言》，加以补充，开始誊抄。晚间看电视（电影《周信芳的舞台艺术》）。

2月11日 星期一

仍修改《序言》，并重新誊抄完毕，了却一重事。下午北京市文物组赵其昌同志来谈。傍晚颜闾同志来，并送来最近几天的《参考消息》。

2月12日 星期二

写信给《历史教学》编辑部，并将修改后的《中国原始社会史论文集·序言》寄去。阅《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1—261页）。晚间看电视（豫剧《花打朝》）。

2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门诊复查，顺便至所中，已一个多月未到所了，因为装置暖气管，办公室内很是凌乱。下午在家，张国熊太太来看秀君。为《考古》编辑部审阅文章（安志敏：《阿尔巴尼亚考古学的现状》、冯汉骥：《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晚间看电视（电影《金银滩》）。

2月14日 星期四

昨天由所中取回《辞海》考古学条目，今天为之审查，此事已搁置一个多月了。上午杨泓同志来取去《考古》稿子。下午审阅石兴邦同志的《龙山文化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一文，并审阅陕西分院考古所的1963年工作计划。

2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世民同志谈所事，将已阅过的一部分《辞海》考古学条目交给他。下午阅《内部资料》及《参考消息》、《学术简讯》等。晚间看电视（京剧《桃花村》）。

2月16日 星期六

今日差不多花了一天将这十几天的《参考资料》翻阅一过，又继续审阅《辞海》考古学条目。傍晚庄敏同志来还书，并谈《文物》的编辑方针。晚间看电视（评剧《夺印》）。晚间楷儿返家，说他的入团已经批准。

2月17日 星期日

继续审阅《辞海》考古学条目。下午暄儿来家。印若渊娟的侄女送来她祖父的来信及大米10斤，赤豆、芝麻各2斤。晚间电视（话剧《相亲记》，电影《鄂尔多斯的风暴》）。暄儿为我们夫妻拍了一张快照。

2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写了几封信，阅《文物》1961年第9期（内蒙古专号）。下午赴所，将审阅后的《辞海》考古学条目交给王世民同志，至图书馆翻阅新到书刊，至编辑室了解出版情况。晚间在家阅《内部参考》等。

2月19日 星期二

阅Heffer书目，为图书室选书。下午至王明同志处，谈逯钦立同事，因为逯同志的组织上想了解他在史语所的情况。

2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刘敦桢同志来，商谈编辑《中国建筑史》古代部分，需要我所协助之事。遂将所嘱之事，转交郭子衡、王仲殊、马得志三同志分别办理。历史博物馆石志廉同志来，携来希腊罗马铜币，征求历史博物馆收购与否之意见。下午在家，为《考古》审阅喀什博物馆收藏货币的文章。晚间观电视（曲艺《喜笑颜开》）。

2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皮肤科治疗。下午继英侄媳来，新由温州返京，述温州情况。正中侄则以出差赴湖北未返。傍晚王世民同志来，送来有关进行东北考古的计划。晚间观电视（苏联故事片《仇恨的旋风》）。阅Johnson [ 约翰逊 ] 的《中国炼丹术考》（黄素封译本，1—142页）。

2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兆勋、仲殊、志敏三同志商谈关于东北考古事，预备在学部范围内再加讨论。陕西社会科学院一同志来商谈陕西十年考古工作计划。易漫白同志来谈新疆考古事，新由长沙返京。安志敏同志由韩槐准老先生处取回马来西亚出土陶片，看过一遍，似与华南几何印纹陶有些相近。与乌恩同志谈做卡片方法问题。下午在家审阅《辞海》考古学条目。晚间阅这几天的《参考资料》。

2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审阅《辞海》考古学条目，告一段落。下午阅《文物》1962年第9期。晚间王明同志来谈反修正主义（所中学习，陈梦家作中心发言），并借去近日的《人民日报》。楷儿返家。

2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写了几封信，阅毕《文物》1961年第9期（内蒙古专号）（1—65页）。下午赴东安市场逛书摊购书。晚间看电视（电影《七十二家房客》）。

2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蒋若是同志来谈洛阳工作，至图书室为《辞海》条目查书。下午赴学部，由张友渔主任主持商谈关于东北考古事，有对外文委及牛兆勋同志、宋守礼同志等参加，谈至傍晚始散。

2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阅《清史述闻》，为《历史研究》编辑部提出修《清史》事也。下午赴所，阅读《党内文件》1—22号，完毕交还给人事科。至胡厚宣同志处，询问关于马衡论文集的编辑意见。

2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写了几封信，审阅《考古》第3期校样。

2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北医药学系薛愚教授来谈关于编写我国炼丹史事。与陈梦家同志谈《居延汉简》事，并及其《铜器图录》稿费事（后来于3月间，他自愿捐献700元）。所长办公室为添设暖气管及新书架，今天才搞好，但书籍仍乱，不能办公。下午在家。将《考古》第3期校样审阅完毕，徐元邦同志来，将校出错误处（凡数十处）加以更改。今天接北大历史系来信，约邀4月23日及30日（星期二）下午三时一刻在俄文楼201教室上课，每次二节，讲《近十年来考古学的新发现》（讲义须于一星期前送寄办公室）。接古脊椎所来信，续聘为该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晚间看电视（电影《羌笛颂》，为红军故事）。

## 3月

3月1日 星期五

阅毕朱师辙《清史述闻》（1—432页）。傍晚赴红星电影院观新闻参考片，为工会所组织，以配合反修正主义的学习。今日报纸开始刊登《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这是12月31日初论以后继续刊登各篇中最重要的文章，将在《红旗》一次发表，先在报纸上分四次刊登。返家后身体不舒。

3月2日 星期六

昨夜没有睡好，胃部不舒，今晨不敢进食，喝了二次牛奶，仍是不舒。卧床阅*East & West* [《东方与西方》] 关于阿富汗佛教古迹的文章。傍晚便又呕吐三次，这是去年11月19日以后的第一次呕吐，想不起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促成此次发作。颜大夫来决定打一次镇定剂，晚间睡得尚好。楷儿返家。

3月3日 星期日

今日整天只进流体食物，没有再呕吐。下午暄儿来家。傍晚王明同志来探病。晚间颜大夫夫妇来，注射VB<sub>1</sub>和B<sub>12</sub>。阅读谈迁《北游记》（纪闻部分）。

3月4日 星期一

阅毕《文物》1961年第9期（1—67页），现已将61年全年《文物》阅过一遍。上午徐元邦同志来，阅《考古》第3期校样，作最后决定。下午王世民同志来电话，说明天中宣部开会，谈十年规划，恐不能出席矣。

3月5日 星期二

仍在家休息，进流体食物。上午秀君去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针灸去了，我一个人在家，阅毕《文物》1962年第7—8期（1—116页），现又将62年全年《文物》阅过一遍了。这两天才将61—62年《文物》未阅过的几期补阅一过。下午中宣部有会议，我因病乃请示学部，改由兆勋同志出席。晚间王世民同志来谈，借去罗尔纲《师门辱教记》。钱宏同志送来《历史研究》编辑部嘱审查的稿子一篇（张铁生：《由东非史来看中非关系》），读过一遍，认为不能发表。因为病的关系，将审查意见留到明天再写，提早入睡。

3月6日 星期三

上午牛兆勋同志来，传达昨天中宣部会议中周扬同志的报告，并商谈所事，谈了一个多小时才去。《历史研究》编辑来电话，催着要对昨天稿子的审查意见，便写了书面意见，中午钱宏同志前来取去。晨间仅饮牛奶，中午吃了一碗鸡蛋羹。下午胃部又觉不舒，午睡醒后继续躺在床上看书，阅《文物》1963年第1期及《考古》1963年第1期。傍晚病况又恶化，有点想呕吐而没有吐出来，秀君为这事很是着急，一方面为我的病担心，一方面又怨我不小心。我俯卧在床上，按着腹部不舒的地方，她在床沿上，埋怨不已。一会儿她的精神分裂症又发生了，突然站起来，打开卧室通阳台的门往外跑，这时大概7时左右。炎儿放学回来，取了馒头，站在电视机前拿着吃，我跑到客厅中从窗口向外望，看见她绕着院中花坛转圈子，我便对炎儿说“你妈妈的病又发了，快出去把她扶回来”。把她扶回卧室，勉强躺在床上，似乎睡着，但一会儿即醒来。这时清醒一点，我便叫炎儿去颜大夫处，请他过来。颜大夫夫妇来了，秀君这时虽稍好转，但未完全清醒，对颜太太说我不听话，自己生气，颜大夫说最好替她打镇定剂，她不肯注射，说“是他有病，我没有病”。后来说好我打一针，她才答应。我这时幽门痉挛，所以也打一针镇静剂。颜大夫夫妇去时，小炎正在看电视（电影《卓娅的故事》），因为今晚6时半电视开始时，小炎还没有回家，我二人又都病了，所以没有像平时时别人来看电视。9时余，打发小炎去睡了，我二人也睡了，

我觉得有些想呕吐，但只吐了两三口酸水。上床入睡，正在朦胧中，忽然腹部大痛，痛得连忙坐起来，弯腰叫痛，冷汗直流，秀君吓得连忙起来，决定送医院。秀君跑到颜大夫家中，把颜先生从床上拖过来，颜太太在厨房中未睡，也跟着过来。颜大夫看见这情况知道不好，连忙打电话叫出租汽车，炎儿也惊醒了，穿好衣服跑到门口等汽车。秀君助我穿上衣服和鞋子，炎儿说汽车来了，秀君扶我上车，颜大夫和炎儿也跟去，这时我疼痛未止，冷汗直流。到北京医院，我下车后，告诉颜大夫拉那急诊门铃，因为他是近视，不易找到。铃响后，值班大夫前来开门，我一见是春节前我住院时主治的史大夫，很是高兴。因为我的病历自1953年以来，已累积成为多卷本，检查病历翻阅一定颇费功夫，史大夫将我扶进急诊室，躺在床上，这时痛得更加厉害，呻吟不已，秀君在我身边带着哭说，“怎样办好呢？我受不了”，我还安慰她没有关系。史大夫将病历调来后，稍加询问，即邀外科副主任陈宝兴大夫，移交给外科诊治，这时我病得已坐不起来，抱到担架上，抬到透视室，由担架上转移到透视台上，透视后，陈大夫告诉我说，溃疡处完全糜烂，要穿孔了，非立即动手术不可，劝我不要心慌，即推到手术室去，准备做手术。先抽胃部积物，因为今天午间吃鸡蛋羹后即没有进什么东西，所以抽出不多，又抽血以定血型（我是B型），准备血浆，以供输血。我这时虽痛得要命，但神志还是清醒的，告诉陈大夫，我做手术没有顾虑，但我的爱人有精神分裂症，她一定会要求亲自看护我，希望不要答应她，以免发生意外。我后来打了麻醉针，疼痛稍止。陈大夫对我说，“已经与你的组织上联系去了，病况紧迫，不必再等待了，想你的组织上一定可以同意的。”我说，“不必再等了。”这次是局部麻醉，我最初还听见剪刀的声音，为了使自己镇定不乱想，我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似乎还没有背诵完毕，我便昏迷，失去知觉了。

以上系在北京医院时所补记，后以体弱，无心思续补。后来又在此页（第15页）写上“狂人日记”四字，以3月26日与新月派诗人陈梦家同事谈话后，戏谓今后暂不干考古，除了做打油诗之外，写写幽默小品文。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所以写上这四字，后来并没有写下去。

4月14日补记：

据陈大夫云，透视后发现要穿孔，即征求我爱人同意，最初她迟疑

未决，陈大夫很着急，叫赶快去找我的组织，时已11时半许。颜大夫叫了出租汽车赴阜成门内西廊下财贸大楼宿舍牛所长处，路上约花20—30分钟，敲了五六分钟的门，才叫开门，即乘原车赶来医院，已是12时半左右。在颜大夫离开医院后，秀君也已答应可以做手术，所以约12时许便开始动手术，牛所长赶到时已经开始了，牛所长也便追认了，以为理应及时从早动手术。后来牛、颜都离医院返家，颜大夫带了炎儿回干面胡同，时已夜深2时许。第二天晨间7时颜先生打电话问医院，知道我仍在手术室未曾完毕，实际上做了7个半小时，至7时半才完毕出手术室，送入朝南的215号房间。据陈宝兴大夫云，切开腹部后，发现已经穿孔，已有脏液流到腹腔中去，故即进行切除手术。当时除陈主任外，尚有值班大夫骆燕禧大夫（原为门诊部）、麻醉师高日新大夫，此外尚有护士朱凤珍、秦月兰二同志（后者正怀孕，秀君尚记得其大腹便便也）。当时施行局部麻醉，但亦施加速眠药针，故不久即失去知觉。秀君当时站在手术室前面，不肯回家，亦不肯坐下，腋下夹着我的一双布鞋，竟7小时半而不知放下。值班为王大姐，与之攀谈，亦觉其心神不清，每逢有人自手术室出来，即询问完毕了没有，人家姑以“再有一个多钟头即可完毕”以慰之。但每次更增其疑惧，至我出手术室推入215号病室时，秀君亦跟进去，襄助将我安放在床上。时余尚完全无知觉，虽已输血二单位（计800cc），脸色尚惨白也。

### 3月7日 星期四

秀君于夜间2时炎儿离医院时，曾嘱其查明暄儿办公室电话号码后打电话来医院。所以于晨8时许打电话告诉暄儿以我已动手术，盼其即来院。暄儿来医院时，秀君正拟返家，但神态恍惚，尚未出医院门也，又一起回到215号病房。至10时许我始苏醒，时脚部插针输入葡萄糖液（一天2500cc，即5瓶），嘴中插入橡皮管，以便人工吸出气体。我睁眼时，见暄儿立于我右足前，秀君立于其右侧，见我睁眼，即询此是谁人，我说是“暄儿”。又叫近秀君，谓我只有肠胃病，此次根治了，一星期拆线，二星期可出院，您身体多病，须要保重，秀君即阻止我不要多说话，我不久又失知觉矣。下午约3时许醒来，为探病时间，见志清媳与楷儿亦皆来院（楷儿系王仲殊同志爱人陈凯同志电话通知，仲殊同志

晨间亦曾来院探视过），颜伯诤同志则坐在沙发上。我苏醒后，安慰他们不要着急，经过都很好，他们也劝我少说话，朦胧中听到秀君与护士斗嘴发脾气，暄儿劝阻秀君（后来知道是上海籍的张护士，见颜同志翻阅我的病历纪录，有点不高兴，说：“你懂得什么，不要看了。”秀君说，“颜大夫是一位大夫呢！为什么不能看？”），后来他们便走了。今天打针，抗生素4针（链霉素及青霉素）、维生素（B<sub>1</sub>及C）2针，因为滴水不准入胃。口干只能漱口，故维持生命主要依靠打针及身上所保留的生命力。一连三天都是如此，今天晚间以橡皮管导小便一次，似由李殿柱大夫施行。

### 3月8日 星期五

情况如昨日，仍是输葡萄糖液，人工排气，打抗生素及维生素。午间又以橡皮管导小便一次。夜间再导小便时，橡皮管放不进去，改用金属管子。下午秀君又来探视一次。葡萄糖输液，自上午10时至晚9时，手臂觉麻矣。静脉输葡萄糖液，以足部血管过细，改用臂部。

### 3月9日 星期六

情况如昨天，下午秀君来探视。第二次用金属管子导小便。今天下午发现有点咳嗽，不是肺部有问题，实是鼻腔粘膜受橡皮管的刺激，产生粘液下流至气管也，但我当时有点怕是肺部产生问题，因为前二年曾得过两次肺炎，咳嗽时常动伤口。同室原有一耿姓病员，系农业科学院工作人员，似乎足胫下有一小瘤动手术，今天出院。

### 3月10日 星期日

昨夜放了屁，知道已能自动排气，所以今晨取掉人工排气，并且答应可以进流体食物（米汤和豆浆），每二小时一次，每次50cc。上午暄、楷、炎三儿来探疾，志清媳亦偕来。下午秀君偕王明同志来探疾，我已能起坐，稍有小咳。医生主张用蒸气润喉，以便易于咳出粘液。输

葡萄糖1500cc（病房大夫为李殿柱、王瑞萍二位大夫），又用金属管子导小便。

3月11日 星期一

今日仍输葡萄糖1000cc，但进流体食物加倍，为每两小时100cc。下午又用金属管子导小便，今天已可起来在沙发上小坐。秀君及步青甥来探疾，秀君拟明天与步青甥去购手表。

3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外科主任王力耕大夫巡视病房，劝我不仅在室内散步，也可以去室外散步，以便结交一些病友。现下外科手术后，主张要散步、多活动，可以恢复活力较速。下午2时许又导小便，橡皮管仍插不进去，乃由王力耕大夫改用较大之金属管，插入导小便后，再套一橡皮管于此金属管中，然后将金属管取去，仍留橡皮管于内。此后每4小时放小便一二次，约200cc。前数天为了减少苦楚，24时倒一次，每次小便达900—1000cc。今天停止输葡萄糖液流体，流体食增至每次200—250cc，即一杯。下午秀君来探疾，提早出来，与步青甥一起赴百货大楼以278元购得瑞士Enican三针表一只。

3月13日 星期三

今日又将流体食物增加一倍，即每次可食二杯，约500cc，除米汤、豆浆之外，有时系蛋花汤。停止打维生素，但仍打抗生素，以午后体温仍在37度—37.1度也。上午出房门散步，遇及白寿彝同志，知亦来外科，为割痔疮，今日刚住院。王大夫及护士来，告我以搬迁房间，改迁入东楼204号，以215号乃较大之房间，又近电梯，故常留空以备急诊病人之用。余乃迁入204号，虽亦为二床铺，现仅住我一人，王瑞萍大夫为我拆线，距手术时恰为一星期。后来又赴216号往访白教授，知214号新迁入者为嵇文甫先生，乃入室谒见，知为膀胱瘤动手术，已住在三

楼近一星期矣，昨日以膀胱镜检验，确定为瘤，拟明天动手术云。下午秀君来，几乎找不到我，知我已经拆线，视我创痕，愈合颇佳，皆甚欣喜。暄儿今天亦来医院。下午理发、刮胡子及剪短头发，未毕而刘导生同志来探病，颇惊我恢复之快速也。

3月14日 星期四

今天嵇、白二公施手术。下午秀君来，携来浙大来信，有夏癯禅先生附笔问候，乃草一复函，交秀君投邮。秀君说明天不来探病，想去买些东西。正中侄来探病。

3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去探视嵇文甫、白寿彝二公，手术后经过都很好。今日上午打抗生素后，即停止打针。朱庆永同志来看白教授，知我亦在此，顺便来看我，似为15日间之事。下午无事试作打油诗。同室病友白凤鸣同志，谈其师刘宝全故事。

3月16日 星期六

将打油诗，题作《病中偶吟》，录副如下：

病榻孤灯夜静时，往事低徊苦缠思，  
神游太空气似虹，志吞沧海命如丝，  
绮年旧梦迷庄蝶，老境禅心赠采石，  
“自己完全不着急”，七字真言是吾师。

注：“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毛主席赠王观澜同志战胜疾病秘诀中语也。（见北医翻印《以革命者的意志战胜疾病》一文，原载《中国青年》1961年第4期）



下午秀君来视疾，并携来素琴儿3月12日来信，谓知我动手术后“真想马上去北京看你们”。写一信致郭院长，谢其为孙仲容先生纪念会写题词，并将《病中偶吟》凑成二首寄去，以供一粲。其二：

得便高歌失即休，不将愁痕锁眉头，

胃虽三分还留一，肠曾寸断非为愁，

身卧病榻羁幽燕，魂绕乡关到温州，

吟罢新诗酣睡去，不觉红日上东楼。

（注：所住204号病房，适为东楼，时值反修正主义高潮，“红日上东楼”，亦反修正主义完全胜利之征兆也。）

致郭院长函写毕，原拟交秀君寄去，但修改来不及了，只好留待明天再说。

3月17日 星期日

晨间暄儿夫妇来，即将致郭院长的信交之投邮。11时许，楷儿偕济瀛侄来谈，至午饭时始去。今天已开始食面条。下午黄仲良先生来，谈及招考研究生事。阅昨天秀君携来之《参考消息》及《人民日报》。

3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阅《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下午秀君偕胡厚宣夫人（桂琼英小姐）来，因为胡同志这几天感冒，故托其夫人来探疾。胡夫人走后，牛兆勋同志来，稍谈所中事，即将昨天黄老的意见转告之，我意以为招收研究生应宁缺毋滥。秀君将素琴儿15日来信给我看。徐旭老、郭衡老二位来探疾，当告以嵇老亦在此施手术，并告以房间号数。今日写信给向觉明教授，告以4月份北大讲学之事，只能作罢，请代向同学们致歉意，顺便附去《病中偶吟》二首（此诗前给嵇、白二公看过）。

3月19日 星期二

同室病友白凤鸣同志今天下午出院。今晨首将《病中偶吟》给白凤鸣同志看，他说第三句末字及第七句末字，皆不应作仄声，乃改写第三句，至于第七句，“急”字乃入声，北京语为阴平。《续吟》也给白凤鸣同志看过，他没有什么意见。彼为京韵大鼓名家，为刘宝全之高足。据云其师傅最盛时包银可达每月二三千元，彼则可达八九百元。刘死于1942年，享年七十余岁，前一个多月尚登场献艺，谓大鼓之流，江湖卖艺者，讲究门户宗派，有胡、梅、清、赵四家门，辈分有元、亨、利、贞，等于宝、玉、□、□。白同志已耳聋，但健谈，自谓18岁起吸上鸦片，48岁始戒烟（1952年），一般麻药对之不能生效，故做手术颇麻烦，幸这次小便出血，查明系膀胱里石如绿豆大小，可以由小便中出来，不必施手术云。

今日上午王力耕大夫巡视病房，对于我的恢复健康状况，颇为满意（据护士云，此次我做这样大手术，没有打过一次止痛针，没有喊过一次痛，颇称许我的忍痛的坚强意志，实则由于我的望病愈心切，而感觉迟钝也）。下午尹达同志来探病，偕之至嵇、白二公处。

3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将《病中偶吟》作了签注，寄给吴晗同志。下午秀君来探疾，即交之投邮。（是日或星期一，安志敏同志来看我，商谈复周仁先生函之事，将《续吟》给他看，秀君不在。）

3月21日 星期四

自15日洗肠后，迄今一星期未大便，乃又灌肠（前次是半个月来大便，以进食甚少也）。下午王世民同志来，携来《历史教学》社李世瑜同志来信，即关于4月份《历史教学》发表文章事，乃即作一短函复之。将《病中偶吟》改题为《断肠词》，曾给王世民同志看过。

3月22日 星期五

是日上午又吟成二首《病中续吟》。下午以脑后小瘤须剪发，乃至楼下理发室。理发未毕，而秀君及向觉明教授来。向公谓昨天才收到18日去信，对于两首打油诗，感到很有意思，想复写几份，我笑道“版权所有，不准复写”。他对秀君说：“为了身体的康健，要多多管制他，不使过劳。”我笑道：“不要干涉内政。”理发后上楼，我将推敲修改后的稿子给他看，并说已改题为《断肠词 并有序》。向公便将他的抄本照样修改：

### 《断肠词 有序》

序曰：断肠者，外科手术切断肚肠也。

#### 其一

孤灯病榻夜阑时，往事低徊苦缠思，  
学究鸿荒人未老，志吞沧海命如丝，  
绮年旧梦迷庄蝶，老境禅心胜披缁，  
“自己完全不着急”，七字真言是吾师。

#### 其二

得便高歌失即休，不将愁痕锁眉头，  
胃虽三分还留一，肠曾寸断非为愁，  
身卧斗室羁幽燕，魂绕乡关到温州，  
吟罢新词酣睡去，不觉红日上东楼。

3月23日 星期六

将秀君昨天由家中取来之《考古学论文集》，赠送与嵇、白二公各

一册。作脑后小瘤的手术。下午苏秉琦同志偕山东文管会一位女同志来，谈大汶口墓群报告的编撰事。将《病中续吟》初稿改为《断肠词》之其三及其四。

### 其三

当年脚跟类转蓬，洹滨考古初启蒙，  
莱刻什城风暴烈，金字塔影夕阳红，  
哈定故乡吊古堡，滂贝废虚畅游踪，  
大雪骑驼度荒碛，流沙拾简玉关东。

（注：第三四句原作：“金字塔影夕阳下，尼罗风帆怒涛中”；第五句原作“挖古堡”，第八句原作“检简”。）

### 其四

敦煌西去丝路通，火焰山石如血红，  
喇嘛湾里退浑墓，彭云山下蛮子洞，  
琉璃阁畔千百冢，西安城外两代宫，  
长沙楚简定陵宝，挖运亨通乐无穷。

（注：首句原作“张侯凿空越崆峒”，三四句原作“拜孜克里壁画少，哈刺和卓宝物空”，第五句原作“阁侧”，第六句原作“城郭六代”，第八句原作“考古之乐乐无穷”）

3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正暄儿及正宗侄来，我将《断肠词》交他们一读。正宗侄说，现下反修正主义，这诗只最后一句有影射反修正主义，似嫌不够，我欣然有会，何不利用幽默小品文，以作思想斗争之工具。下午秀君偕素娟内侄女来。素娟与她的一位同学一起来，后来便走了。楷、炎二儿来，

胡厚宣同志来谈。楷儿来拍照片，与胡厚宣同志也合拍照片，以作纪念。胡走后，又至嵇老病房，合拍一影，以作纪念。下午颜伯诤同志夫妇亦来探疾。写信给向觉明，托楷儿回校后送去。

3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阅《剧本》1962年第6期中《拉壮丁》及《猪八戒学本领》（木偶戏）二剧本。下午王伯洪、王仲殊二同志来谈，便把这《断肠词》给他们二人看，谈兴颇烈，恐出他们意想之外。送之出，还嘱咐他们今天有些话不能对别人乱说。后来卢兆荫、佟柱臣二同志来，一直谈到我晚餐时始辞去，我始终兴高采烈，一反往常沉默寡言之故态。今天同房间搬来一位卫生部的李同志，牙床有疾，须做手术。是日或前后一天，邓副院长来谈，乃58年与安志敏同志一起赴埃及者，乃赠送《考古学论文集》一册。

3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王力耕大夫率诸大夫巡视病房，我即谈话很兴奋，并约陈大夫有空再详谈。上午至嵇老处，他已由215号搬入209号单身房间，膀胱手术后经过良好，已经取下流泻小便之橡皮管。嵇老给我一首诗，可见其诗兴亦高也。

读作铭同志《断肠词》，欣然有会，书此以赠：

夏公真达人，身危气益壮，

割胃犹弃土，肠断置若忘，

坚守七字诀，妙药品无上，

横眉斗病魔，信心高百丈，

清词解人颐，襟怀何开朗，

我亦卧病榻，一读一神旺。

嵇文甫 1963年3月26日，北京医院

下午秀君来，并携来王明同志的《断肠诗序》，乃3月25日所作，用以送余赴小汤山疗养，而不知原定27日赴小汤山已经延期。因为连日仍有轻度发烧（37度—37.2度，午后），故又打青霉素，余并不介意。吴晗同志来病院探病，谓收到我的信后，以市人代会正在开会，故今天挤出工夫来看我，并赠我以他新出的《学习集》一册。我这时谈兴很浓，说：“我对你只有一点意见，我一到北京便速赴清华园奉访，但是十几年来，只今天你才来病院看我，从未光临敝舍。但话又说回来了，你是副市长，我是市民，你是父母官，我是属下级民，这又当别论了。”最后他以有会要走开，我笑说：“结交三十多年来，恐怕我今天所说的话，比这三十多年对你说的话还要多一些。”他含笑颌首而别。后来陈梦家同志来，我也将《断肠词》交给他看，并且笑说，暂时不阅考古书籍，不作考古工作，只写打油诗和幽默小品文了，诗须诗兴来时始能作，所以只好让你们诗人来做（陈为新月派诗人），主要是写幽默小品文。

3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至嵇老病房中闲谈。下午秀君来探病，并携来颜大夫及王明同志的来信，劝我静养，实则今天我较昨前二天已稍安静。秀君怪我说话太多，托之携一笺与郑石君先生，附以《断肠词》二首求正。又作一笺与王明同志。<sup>(1)</sup>

## 4月

4月13日 星期六

晨间张主任及黄大夫来谈，关于余的病历拟作总结也。余告以我自己所作之分析，又提出要出院参加选举投票事，张、黄二大夫答应考虑设法解决，后来他们决定让我出院，不过是试出院，下星期三（17日）仍要来检查，然后办正式出院手续。我向黄大夫要回日记本及一部分病中所写的东西。所中高兴汉、王俊卿二同志来，遂出院返家，秀君正卧床未起，不知我今日返家也。志清媳来，以暄儿有会，故改派她来代尽子职。饭后午睡，下午1时余，炎儿返家，以下午无课也。志清媳遂回去。杨一之同志来谈，知其叔杨肇谦同志，以肾瘤切除住院。傍晚，楷儿返家。晚餐后，电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余仅观二场，即提早入睡。阅《学习集》五十余页。

4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郑奠先生来，并送来《鲁迅回忆录》（许广平签名赠送本）及《回忆伟大的鲁迅》（集体的散文集），以为余病中消遣之需。因余昨晚遣楷儿去借鲁迅《呐喊》（全集本），拟一读《狂人日记》，彼谓未有全集或其他本子，但借来影印本《鲁迅日记》一函，盛情殊可感也。10时许，派出所遣人前来了解情况，以昨晚通知居民小组“尚未审批”也。余同时介绍郑奠先生身弱有病，最好能加照顾，允许其夫妇亦在流动柜中投票。11时半左右，流动柜为秀君投票，余以尚未批下，要我稍等。后于近12时第二次前来，我乃得投票，差一点被剥夺选举权矣。颜伯诤同志夫妇来，并送来苏打饼干。午睡后，暄儿夫妇来。补记3月6—13日的日记。正宗侄来，谈至4时余始去。傍晚王明同志来谈。晚餐后，用甘油疏通大便，已三天未大便矣。晚间电视苏联片《伟大的公民》上下集，未终场，以瞌睡提前退场入睡。以惧夜间口渴起来频繁，晚8时服普鲁本辛一片，仍醒来两次喝水。

4月15日 星期一

今日仍天阴，上午9时半赴北京医院门诊，外科李殿柱大夫诊视，略询近况，谓可赴小汤山休养。询问嵇老，谓已于昨天出院。至皮肤科治疗湿疹。返家，尚是10时半。阅《回忆伟大的鲁迅》。午睡起来后，补记3月14日—21日日记。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今晚无电视，提早入睡。

4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阅毕《回忆伟大的鲁迅》（1—222页）。补记3月22—28日日记。若渊婧托人送来奶粉及木耳等物，写了回信给他，又写一封给他的父亲。阅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晚间观电视（蒲剧《港口驿》），未终场即去睡。

4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偕兆勋同志一起赴医院作最后一次检查，并办理出院正式手续，遇及黄大夫，谈一会儿后，即办理手续，返家时已10时半矣。阅毕《鲁迅回忆录》（1—168页）。近午时，居于楼上3402的张雁深及鸟居绿子夫妇送来鲜花一束，并信柬一封，写着：“夏所长：我们不去打扰您了，奉赠鲜花一朵，谨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张雁深、鸟居绿子拜上，1963.4.17”。盛情殊可感也。下午阅《鲁迅日记》第1册。晚间提早入睡，胡厚宣同志曾来家。

4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写了几封信，若渊婧的侄女美芳前来取去若渊托带之物，顺便托她带些东西给他祖父。她是今天进城买车票，预备返里结婚，留她吃点心。下午继英侄媳来，知道我已出院，很是高兴，不过她不知道秀君又病了，坐谈一会，吃了点心。继英走后不久，黄文弼先生来，坐谈一



会儿，即辞去，不知来意为何事。阅《阿凡提的故事》（1—122页），又《鲁迅日记》2册（第2及第3册）。晚间看电视（故事片《大地重光》）。

4月19日 星期五

昨天打电话与文物出版社，送来《新疆新出土的古代丝织品》一文的校样，今天加以校对，除校出一些错误之外，做了一些小更动。今天下午文物出版社派人前来取去，据云五一节以前可以印好。下午偕秀君赴北京医院治牙疾，据云可能为龋齿孔中神经受刺激，但填补物仍保存，须要钻孔，如果痛得厉害可于小汤山休养后再做，遂即返家。阅《鲁迅日记》2册（第4及第5册）。晚间电视，未终场即去睡了。

4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阅《鲁迅日记》3册（第6至第8册）。所中王俊卿同志送来代购之供应副食品（肉与鸡蛋）。胡厚宣同志来谈。下午阅《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1—297页），这是入医院以前于3月6日开始看的，一搁下到今天才看毕。晚间王天木同志来谈。

4月21日 星期日

楷儿昨晚返家，今晨又匆匆赴校，因今天校中有清除臭虫之卫生活动也。上午阅所中送来之《参考消息》及《光明日报》等。又将《鲁迅日记》第1函及《鲁迅回忆录》等，回还郑石君先生，借来《鲁迅日记》第2及第3函，下午馥坤侄媳来，据云雅琴侄女今年10月生育，或将返温云云。暄儿来，为铮儿取回皮大衣。阅《鲁迅日记》5册（第9至第13册）。晚间电视，法国电影《妈妈你不要哭》乃Nazi [纳粹] 占领法国时法国少年的地下抵抗运动也。

4月22日 星期一

阅《鲁迅日记》6册（第14至第19册）。下午高兴汉同志送来小汤山疗养院通知书，知24日可以前往。王伯洪、王仲殊二同志来商谈所事，主要是关于出版方面问题。晚间王明同志来谈。

4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阅《鲁迅日记》5册（第20至第24册，完）。下午阅《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1—284页）。步青甥来，送来苏打饼干一匣及莲子一包。晚间将《鲁迅日记》送还郑石君先生，并在他的书房谈了一会。返家，看电视（河南越调《收姜维》）。

4月24日 星期三

今日赴小汤山入疗养院。小汤山离北京城35公里，但公路经沙河镇，约40余公里。据化验，温泉为重碳酸盐矿泉，每公斤含氟6.5毫克，温度为46—50度，亦有微量放射性元素。上午所中派车子来，牛兆勋及高兴汉同志陪同前往，秀君亦去，与郑石君先生告别。抵小汤山已10时半，办手续时遇及前次住院时之郭大夫，一切手续办毕后，即迁入第2疗区241号房间，即前次所住者，可谓凑巧矣。疗养院是1953年开院的，我们住的是1955年开院、1958年合并。1958年以来此间似乎变化太少，惟将第三疗区（总工会）分出来，独立成一单位，称为小汤山第三疗养院（归二机部），而将山后之第四疗区改为第三疗区。院中花木较前为盛，最近又移来桃花多株，正是花开灿烂时也。但房舍较前陈旧，室中矿石收音机已拆掉，但添了电视机。中午在食堂中遇及王去非同志，知韩寿萱馆长已于一个月前出院。下午阅吴晗《学习集》百余页。又至图书馆借书，现已迁至第二疗区前之平房内，不像当年远在隔街之职工宿舍中，惟不能进书库，是一缺点也。晚餐后，与王去非同志及郑士德同志（新华书店）散步至后湖，观别人垂钓，遇及郑君同室之王景荣同志（教育局办公室），亦曾作胃切除，而胃炎未消，常作痛云。闻此间下午及晚间皆有加餐之牛奶，但饼干须自备，又上午无加

餐，亦须自己解决。

4月25日 星期四

晨间6时半，量体重为50公斤，较在北京医院时已增长4公斤余矣。阅毕吴晗《学习集》（1—311页）。上午赴小汤山街上走了一遍，和1958年的情况差不多，惟进城的公共汽车改为只达沙河为止，须在沙河换车，颇不方便。阅果戈理《死魂灵》（鲁迅译本）。

4月26日 星期五

今晨李化鹏大夫来诊视，说手术后一切良好，主要是多休息，环境佳良，可以静养，作轻松活动，如散步之类，不需要特别治疗。阅果戈理小说《死魂灵》。上午检查血液常规，下午透视。写了一封信给家里。晚间有电影《大地重光》，我没有去看，因为今天午睡没有睡好。

4月27日 星期六

阅毕果戈理小说《死魂灵》（鲁迅译本）（1—385页）。今天起开始服药（肝精片和维生素B<sub>1</sub>）。开始阅读俄文本《考古学通论》，好久没有弄俄文，有些陌生了，一曝十寒，虽由病体的关系，自己的毅力不够，亦为一原因也。下午写信给向觉明先生。晚间去第一疗区看电视，一百多人观看，电视又小，看了一会儿便回来了。阅借来的最近三天的《参考消息》。

4月28日 星期日

今天为五一节作清洁卫生工作。五一节放假二天，故今天仍诊视。据李大夫云，我的白血球过少，故除了VB<sub>1</sub>及肝精片之外，今天又添Rkni片，注射VB<sub>12</sub>。因为入院四天未曾大便，今天灌肠，并取来甘油栓

四支。上午又赴街上买东西，见此间今天集市，有羊、鸡、兔，以及鸡卵、豆子、烟叶等，手工艺副业品，如柳条筐、铁器、笤帚等，皆有出售。下午在家复习俄文。晚间打电话给家里，知家信已收到，秀君打算5月2日来。写信给嵇文甫、吴晗二同志。

4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打针，至郑士德同志处闲谈。收到秀君27日寄来的信。复习俄文。下午赴图书室借来一本鲁迅的《且介亭杂文》，其中有几篇是看过的，但再读时仍觉得有趣味。晚间有五一晚会，未去，坐在室中阅书。

4月30日 星期二

阅毕鲁迅的《且介亭杂文》（1—215页）。复习俄文。下午赴图书室借书，革拉特珂夫《士敏土》的中译本，看了几页以后，记起从前曾看过的，不过再读时，对于书中描写在国内战争中两种要素的冲突斗争（建设的要素和散漫的颓唐之力），心理方面的描绘仍有新的体会。晚饭后，与王去非同志在湖边散步，并走至第一疗区观电视新闻，我没有看完，即提早返室，关门阅小说。

## 5月

5月1日 星期三

今日是五一节，疗养院也放假。休养膳食今天加餐，晚饭还吃一顿西餐，但此外也没有举动。阅《士敏土》前十章（1—232页）。复习俄文，开始阅俄文本《考古学通论》，好久没有弄俄文了，觉得很吃力。晚间看电视“东方歌舞团表演”。

5月2日 星期四

今天仍是放假。阅毕《士敏土》（1—426页）。上午10时半楷儿来，骑自行车走了三个来小时才到达，带来了一些饼干、奶粉等。领着他在院中走了一回，还到小汤山街上溜达，返时已是午饭时候。他自己在房间中吃带来的饼子，因为食堂不招待客人。饭后他在阅报室中看报，我睡午觉醒后已是2时左右，楷儿便起身返城，送他到门口。返室，阅《文物》今年第4期。至王去非同志处，他今日走过附近的八王坟（咸丰时）和定王坟。

5月3日 星期五

上午李化鹏大夫诊视，一切都还好，便秘不能用泻药，他主张用微量大黄。今天仍打针（B<sub>12</sub>），吃药（Rkni、VB<sub>1</sub>、肝精片）。阅毕《文物》今年第4期（1—56页）。图书馆整理书，今天起不能借书，暂停一星期。晚间王去非同志说有几位休养员对于考古有兴趣，叫我谈谈殷墟，晚餐后与他们谈了一小时。

5月4日 星期六

阅《新建设》1963年第9期中几篇文章。今天有大便，腹较舒适。昨天起改吃小灶，因为前晚将副食品供应证交给厨房，可以多吃一些鸡

蛋和猪肉。晚饭后散步，王景荣同志说，据他在附近打听的结果，小汤山的街市还是民国七年才建立起来的，从前是农村和园地，不过因为有了温泉，所以清代便有一个行宫，是一个楼房。民国初年，袁克定、曹汝霖、章宗祥都在这里建有别墅，后湖那座残破的洋楼，便是袁克定的，还有徐世昌的题字。蒙古人从前也常于冬、春两季，把骆驼在这里放牧，将温泉视作圣水可以治病，现在听说冬间常住有蒙古人家百来人，在街上看到的蒙古妇女及小孩，便是住在此间农户或客栈中的，常有拿小瓶到疗养院的温泉水池中盛水。日本人占据北京时曾在这里建立一个小治疗院，解放后才开辟为解放军疗养院。听说从前温泉可以煮熟鸡蛋，现下东池约为五十度，西池只有四十几度，水中含有矿物质，如碳酸盐、氟等，但含碳量甚微，作为饮料不适宜，所以此间自来水是由20里外的秦城龙泉寺引来的。疗养院斜对过的温泉浴室，最近将客座由百来人扩充至三百来人，附近各村都有人骑自行车来洗澡，每人收费1角5分，本村的人不满意，说往年时在温泉洗浴可以不花钱，现在却要花钱了。

## 5月5日 星期日

上午秀君偕暄儿来探视，昨晚暄儿来家住宿，今晨6时半便动身，到这里已是10时了，带来了一些点心和水果。陪着他们在院中散步，然后他们上街，在饭店吃午餐。午睡后已近2时，今天我睡不着，起来后，天下起雨来。雨停后，他们便回去了。在路上要花6—7小时，二人的车费便是三元余，劳民伤财，真是划不来，劝秀君没有事可以不必来。阅俄文本《考古学通论》，一天共读一两页。

## 5月6日 星期一

今天是动手术的两个月了，参加早晨的广播体操15分钟，仍觉得有点吃力，尤其是跳跃运动。早操后有半小时的太极拳，只好作坐上观了。治疗仍是除了饭后吃药外，只注射B<sub>12</sub>。复习俄文，阅《中国史稿》第1篇第1章。晚餐后，与王去非、王景荣二同志一起散步。

5月7日 星期二

接到嵇老的回信，知道 he 已回郑州大学，仍在休养。今天写了两封信，一封给秀君请她寄钱，另一封给石兴邦同志。阅《中国史稿》第1篇第2章（母系氏族）。复习俄文。晚餐后，与王去非同志坐小艇游后湖，今天刚开始售票租船。今天到街上去走了一转，买了一幅太极拳图解。

5月8日 星期三

接到秀君来信，并附来馥馨亲翁、徐敬千甥的来信。秀君对于这里疗养院的伙食不满意，但亦无办法。下午参加休养员党小组活动，读《北京工作》中关于德州地委书记等违法乱纪等报道。阅《中国史稿》第1篇第3章。复习俄文。

5月9日 星期四

写回信给徐敬千甥。近中午时家中来电话，秀君不放心寄了信还要通电话。阅《中国史稿》第2篇第1章。这与第1篇的写法完全不同，很少利用考古材料，一方面由于夏代文化在考古学上仍是一个谜，同时也由于换了一批人写作这奴隶社会制度下文献材料较多的时代的历史。复习俄文。晚餐后，与王去非及王景荣二同志散步，景荣同志晚餐吃了生硬的猪肉，回来后便腹痛得厉害，须要打针止痛安眠。这里关于膳食方面，似乎照顾得不够。

5月10日 星期五

晨间过体重，只比半个月前增了一公斤弱，一月下来，不知道还能增加多少？上午到李化鹏大夫处诊视，说一切良好，但不知血色素、白血球是否已有增加，故再检查血液常规一次，必要时可用紫外线治疗。今天去理疗楼洗一个澡。阅《中国史稿》第二篇第二章（殷代）。复习

俄文，已到第20课。俄文本《考古学通论》，读完导言（20页）。傍晚还是和二王一起散步。晚间有电影《红珊瑚》，没有去看。看了一会儿电视（《七天七夜》），也是已看过的。家中寄来汇款，赴邮局取来后，打电话给家中。

5月11日 星期六

阅《中国史稿》第一册第2篇第3章（西周时代）。上午到李大夫处看昨天检查血液结果，血色素11.5克，白血球原来3700现已增至7100，已经正常化。他说为了促进体力的恢复，可以照紫外线。至理疗科接洽，下星期一开始。下午复习俄文。晚饭后与二王到后湖去散步。

5月12日 星期日

早饭后，至郑士德、王景荣二同志房中闲谈。郑是宁古塔人，谈到满族风俗，仍有Shaman [萨满] 跳神。王是承德人，谈到承德的旗人及承德附近的两塔山和行宫，谈到9时半回房。牛兆勋、颜伯诤二同志带了炎儿来了，今天是坐所中的吉普车，由王俊卿同志开车，谈了一会儿，知道所中正展开五反运动。谈到24日左右商谈进行东北考古工作事，又谈到刊物出版问题，11时许始去。靳大夫来谈，询问去周口店的走法。下午阅《科学史集刊》第5期。王去非同志来谈，他今天上午去八王坟那一带走了一周，还调查了附近一座“宣统十二年七月廿六日亥时歿”的“郡王銜多罗贝勒载涛嫡长女韞聪之墓”。谈到5时半，一同去吃饭，他要借《科学史集刊》一阅。

5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去理疗科，为了做紫外线治疗，先行测定。护士刘同志下午4时又去看结果，决定明天开始做。B<sub>12</sub>仍继续注射。阅毕《科学史集刊》第5期，除了关于天文的一篇以外，其余的都看过了，论文的质量并不高，但是一个好的开端。下午复习俄文。晚间阅《外国学术资料》



1963年第5期。入院已20天了，领粮票30斤，还剩16斤，但菜票24元，因为加餐的牛奶费（每天3角，早餐有时亦有牛奶）用去3.8元，所以今天使用完了，去会计处又买菜票20元，估计可用到月底。

## 5月14日 星期二

今天起开始做紫外线治疗，每晨8时10分起，每次不到10分钟，共18次。上午理发，这一个多月未曾理发矣。阅毕《中国史稿》第1册（1—197页）。下午到小汤山街上去购物，复习俄文，观象棋比赛。王去非同志来谈，一起去饭厅。饭后，与他及王景荣同志到后湖散步。晚间电视评剧《夺印》。

## 5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打B<sub>12</sub>，自4月28日起，除星期及放假以外，已连续打13次，一个治疗过程结束，暂时停止。紫外线自昨天起，今日继续。阅《历史译丛》1963年第1期，主要的是批评Ranke [ 蓝克 ] 及介绍内藤虎次部的中国史分期问题的文章。下午复习俄文。写信给张一纯同志关于叶水心年谱问题。晚饭后与二王及郑士德同志去划小船。

## 5月16日 星期四

晨8时去做紫外线治疗。回来时，秀君已来探视，据云晨5时半即从家中动身，7时半在沙河换车，送来一些食物，谈了一会家常事，一起到小汤山街上走走。午饭后，休息一会儿。午睡起来后，3时自己加餐，陪她上街在合作社买上花头菠萝蜜和枇杷，听说城内买不到，她预备送给王太太，三时三刻她上车返城。我返室后，今天下午政治学习，自学阅读《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晚间复习俄文。

## 5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看病，李化鹏大夫看的。他看到颜大夫提意见的条子，所以询问关于伙食的问题。今天检查血压，高压只有九十多度，不知何故降低。上午洗澡。阅《红旗》最近二期中《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下午复习俄文。至王去非同志房中闲谈，因为他要于星期一出院了。发现疗养院证章丢失了，即行追索，幸亏丢在食堂里，王去非同志替我追问到，便行收回。晚间阅这两天的《参考消息》和《光明日报》，未去看电影。

## 5月18日 星期六

晨间6时半量体重，为51.5公斤，较4月25日增加1.5公斤，减去绒衫及羊毛衫裤，则这次50.7公斤，前次49.3公斤而已。上午与王景荣同志一起到小汤山街子看今天的赶集，这里是阴历逢五逢十有集，今天是四月二十五日，情况与前次看到的差不多。中午看到《人民日报》第6版，“学术动态”栏关于“我国原始社会解体时代的研究”一条消息，介绍我所写的《中国原始社会史论文集·序言》中有关的论点，这篇文章已在《历史教学》第4期提前发表。收到秀君的信，提笔写了一封回信给她。午餐时，发现同桌用餐的徐同志（航空学院）已经出院了，他本来是肺病，入院已二个多月，日前做平流治疗，反而使腹部作痛，做了三次便自行停止了，食量由每顿三两的普通饭减为二两的半流量，今晨只喝牛奶，向大夫请假进城诊治，假期不准过长，他便决定出院了。听说楼下一位休养员吴海，因为同房的休养员睡觉时打呼吵扰，他要求换房未遂，也于今日出院了。下午复习俄文。晚餐后与二王等一起划船，因为他们知道王去非同志于后天出院，借此送别。晚间电视故事戏曲片《画中人》。

## 5月19日 星期日

昨夜整宵下雨，今晨未停，半年多没有这样大雨了，对于农事当大有益处。这一个月来北京下了几场雨，旱象解除，还有丰收希望。上午与王景荣、陈陞、张绍魁等同志弄牌。复习俄文。下午王去非同志来

谈，因为明天他便出院了。晚间又与他及王景荣同志一起闲谈一个晚上。

5月20日 星期一

今晨起，开始学太极拳，简化的24式太极拳，先学11式。今日起开始夏季作息时间表，晨6时起床，早餐仍是7时半，但午、晚二餐推迟至12时及18时。上午王去非同志出院想搭便车，结果没有搭成，在他房间中闲谈，午餐后送他上公共汽车。休养员中仅他一人是原已熟悉的，他走后未免使我更显得孤独。下午复习俄文，将Bonder, *Simplified Russian Method* [邦德：《俄语语法简编》]一书文法部分30课全部温习过一遍，俄文本《考古学通论》仅读了30页。晚餐后，与王景荣同志弄牌，后来一起去散步，听说一位贾同志（民族学院幼儿园主任），做理疗时灯泡爆炸了，受了轻伤。

5月21日 星期二

晨起，学习太极拳。未起床前测血压，高压103，低压70，正常稍低。饭后紫外线治疗，已增至37秒。听说，昨天大连市来的吕东部长，被紫外线照射过度，周身发热，有点发烧不舒服，可见理疗实须要严格控制。李化鹏大夫来谈，说可以继续注射B<sub>12</sub>。上街去买东西。下午因为午觉没有睡好，只读了两页俄文本《考古学通论》。晚间，电视评剧《李双双》，看了一会儿，回到楼上，与陈陞等同志弄牌。王景荣同志昨晚胃病又发，今天没有起床，到他房中探视两次。

5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治疗后，随张绍魁同志（外交部）到后湖去看钓鱼。回来后，收到石兴邦同志的信及所中寄来的《雷锋日记》和《考古》第5期。下午读俄文本《考古学通论》。晚间阅《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打电话给家中，因为修理电话线，停用了10天，昨天始恢复通话。

5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治疗后，曾上街一趟。阅毕《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1—150页）。读俄文本《考古学通论》。下午政治学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傍晚偕王景荣同志散步后，观电视（介绍毕君武的政治讽刺画及电视新闻），和休养员同志下棋和弄牌。因为阴雨，天气稍冷。

5月24日 星期五

今天又晴了。上午治疗后，又至李化鹏大夫处诊视。返室后，王景荣同志来邀去后湖划船，陈陞同志及张绍魁同志已在船中，划了一小时多。下午听此间黄大夫对休养员讲气功法。晚间至球场观赛球，归来观电视（英国片《士兵的经历》）。

5月25日 星期六

早起返室后，还不到8时，秀君即从城中前来，送来一盒红烧黄鱼及其他食品，还有少兰姊丈的一封信，说绮文甥女将于下月结婚的消息。我去做紫外线及注射B<sub>12</sub>后，返室写了三封信（通知姬妹送结婚礼，月底交少尚姊夫，并附去介绍信）。加餐后，与秀君一起出去投信，并上街一逛。午饭后，午觉不能入睡，3时许起来，送秀君上车。返室，阅俄文本《考古学通论》。晚间观电视朝鲜故事片《分界线上的乡村》。

5月26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天，没有人由城中来看我，倒也落得清闲。阅俄文本《考古学通论》，已毕绪论及第1章（1—41页），读时先观大意，观过一页，然后再读，查字典及弄清楚文法，最后与中译本对照，也校正了中

译本的一些错误。下午阅《中国史稿》第4册（近代史），毕第1章（1—64页）。与王景荣同志等下棋。晚餐后弄牌，8时加餐后，出来散步。

## 5月27日 星期一

晨间治疗后，去洗一个澡。今天起疗养院粉刷里墙，弄得很脏。至王景荣同志处闲谈，他将于本星期六出院，回到医院去治疗，因为他在这里将近三个月，体重减轻三公斤余，胃切除后仍有潜血，医生劝他进城去治疗。范仁杰同志来谈，他是北京市安装公司工程师，神经性心脏病，这几天又患颞骨发炎，医生劝他进城去检查，他拟于今天进城赴医院检查后再作决定。阅《中国史稿》第2册第2章，及《考古学通论》俄文本第2章（中石器时代）。下午与王景荣同志一起照相，因为他将出院，留此作为纪念。晚餐后弄牌戏，打电话给家中，知道昨天张国熊同志曾与王明同志来自家探问我的病况。

## 5月28日 星期二

晨间量血压，100 / 70，体重仍是102市斤，与旬日前相同。理疗及注射B<sub>12</sub>后，阅《中国史稿》第4册第2章。张绍魁同志来邀约同作牌战，午牌后阅俄文本《考古学通论》第2章。加餐后，王景荣同志邀去照相。收到秀君来信及附来的几封信。晚餐后出来散步。

## 5月29日 星期三

晨起打太极拳。早点后，照紫外线，注射B<sub>12</sub>，服药VB<sub>1</sub>、肝精片及通大便片。除正餐三顿外，另加三次加餐（牛奶、饼干）。这是我在休养所中的治疗法，此外便是弄牌、下棋与阅书。阅毕《中国史稿》第4册（1—243页）。中国近代史（1840—1919）的提纲，已有一定的格式，虽然分期仍有不同的意见，这里以1867年及1901年为分界，可能仍有不同的看法（辛亥革命似不较1901年更重要）；以政治史为主，但

亦能注意到经济方面的发展，每章最后一节，皆概述当时的文化思想（后者似乎偏重于与政治有关的方面。对于文化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对19世纪中叶的战后有重要地位的学者及文学家，继承旧的传统一方面几乎完全略去了；殷墟甲骨及敦煌写本的发现，与其述于1864—1901年章末，不如改入1901年以后，它们在此后始为世人所知，为史学界所利用，流沙坠简及内阁大库档案亦可述及，以其与史学有关也）。下午阅俄文本《考古学通论》。傍晚与王景荣、张绍魁同志等划船。晚间看电视（百花奖授奖情况，故事片《红日》）。

#### 5月30日 星期四

晨间检查血压96 / 64。上午阅《红旗》1963年第10—11期，去小汤山街上一走。下午参加休养员政治学习，今日传达上星期五此间行政小组会，要大家把休养工作做好，又征询大家对于伙食等方面意见。阅俄文本《考古学通论》。傍晚餐后有音乐会，以天阴欲雨提早收场。

#### 5月31日 星期五

上午与李化鹏大夫谈提早出院问题，他也同意，遂即写信通知秀君。今天看病时血压110 / 74，这几天头部有些发痒，李大夫说是由于紫外线照射的结果，胸部有些地方脱皮，也由此故。阅《红旗》1963年第10—11期及俄文本《考古学通论》。晚餐后，与王景荣、陈陞、范仁杰三同志去划船，王同志明天便要出院了。张绍魁同志今天做紫外线治疗，被掉下来的螺丝钉灼伤。

## 6月

6月1日 星期六

阅毕《红旗》第10—11期的《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篇长文连续刊登三期《红旗》（第7—8,9,10—11期），长达99页，凡十余万字，是反修正主义的一篇重要文献。下午写了两封信，阅俄文本《考古学通论》。晚餐后划船。晚间电视戏曲片《三打白骨精》。

6月2日 星期日

王景荣同志原定昨天出院，因为昨天儿童节，车子没空，没有来接，改于今天出院，送他上车，陈加尔大夫亦同车离院（请假返家）。靳大夫来谈。阅《考古》今年第5期。中午接到所中转来的信。下午写了三封回信，读俄文本《考古学通论》。晚间看电视（京剧《彝陵之战》），看了一本即返室。这两天渐热，此间已有蚊子，颇为所苦。

6月3日 星期一

上午紫外线治疗，已达18次，作一结束。依据II表进行，全身紫外线BD=30”，距离70cm，开始第一次为 $1/4$  BD，7.5秒×2，今天最后一次为 $33/4$  BD，时间1分52秒×2，疗程结束。今天量体重，较5月18日又增1公斤余，为104市斤，即52kg+（穿长裤及衬衫）。读俄文《考古学通论》，毕第三章（新石器时代）（—59页），向张宗达同志（外交部）借得翻版Anthong Eden Memories BK One, Foreign Minister [《艾登回忆录》第1册，外交大臣]（1951—1955），阅约百余页。

6月4日 星期二

起床前血压120 / 90（因为昨晚没有睡好）。将《艾登回忆录》第1册阅毕（pp. 1—264），向张君换BK Two, Prime Minister [第2册，首相]（1955—1957）及BK Three, Suer [第3册，诉讼人]（1956—1957）。上午范仁杰同志来谈，张万信同志来，并约谈谈考古，再作一次座谈。晚间电视高甲戏《连升三级》。

6月5日 星期三

上午治疗，注射VB<sub>12</sub>，这第二个治疗15次，也于今日结束。去理发。返室，得家中来信并附来梅冷生先生一函，介绍许铁生同志。秀君云，许同志前日礼拜天曾来过自家。刘江同志来谈，张绍魁同志来约一起在陈陞同志处弄牌。午睡起来后，阅毕《艾登回忆录》第1卷第2册。晚餐后散步至后湖，观张万信同志捉鱼。晚间打电话给家中。

6月6日 星期四

起床前血压108 / 76，今天没有什么治疗，昨夜下雨，今晨还曾下过一阵雨，但不久即放晴，阅毕《艾登回忆录》（pp. 1—586）。下午参加党小组会，对疗养院提意见，协助五反整风。傍晚到后湖散步，阅俄文《考古学通论》。

6月7日 星期五

上午看病时，与李化鹏大夫商量，决定10日出院，即通知家中，让所中十日来车。洗澡。读俄文《考古学通论》。午睡后，至张万信同志处，与六七位休养员谈半坡村遗址。晚餐后，与张宗达同志至后湖散步。

6月8日 星期六



晨餐前过体重，为105市斤，较进院时增加5—6斤。读俄文本《考古学通论》至第一编第四章（69页），这是一个来月的结果，每天读二页左右。阅《考古》今年第5期。晚餐后，与范、杨二工程师在后湖散步。今天报纸公布人代会由第2季改到第4季召开。

6月9日 星期日

阅毕《考古》1963年第5期（229—286页），本期以山西省考古工作简报为主，其中侯马上马村东周墓出土有徐国的庚儿鼎。读俄文本《考古学通论》第2编第5章。下午与陈陞、张绍魁同志等弄牌一会儿。晚间看电视（上海话剧《笑着向昨天告别》），没有终场，即回家睡了。

6月10日 星期一

今天出院返家。晨间起来后，仍去学习太极拳，早起后收拾行装，办理手续。9时许，所中车子来接，秀君及高兴汉同志同来，老王开车。隔室何来素同志来谈，张万信同志送来他捕获的斗鱼十来条。至李化鹏大夫处辞行，取得“出院介绍信”，内容如下：

“夏鼐同志，男性，53岁，自1963年4月25日至1963年6月10日在我院住院48天，诊断十二指肠溃疡合并穿孔，胃项全切除术后，经过休养和治疗，现病情显著好转，特介绍回你单位。

出院建议：

（1）出院后暂休息一段时间，等北京医院复查后，再决定工作问题。

（2）注意饮食适宜，食用高营养易消化食物，应避免生凉辛辣刺激性食物。

（3）注意劳逸结合，坚持练太极拳等。

此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医师 李化鹏

北京市小汤山疗养院 1963年6月7日”

因为有出院休养员贾同志要搭车，只好候她办理手续后，才开车启行，已近10时许，抵家已11时，喝点牛奶，午睡一会儿。下午阅新出来的《文史》第2册，翻阅一遍，读章士钊关于《热河密札证补》一文。晚饭后，偕秀君出去散步，至南小街。晚间王明同志来谈，阅朝鲜出版社的《朝鲜历史故事集》乃朝鲜三国时期的故事10篇，颇富中国情调（1—98页）。傍晚，牛兆勋同志来谈，说可以休养一时期再行上班，所中现正从事五反运动的前三反，但已得学部同意，可以暂不参加。

6月11日 星期二

晨间颜闾同志来，并送来《参考消息》及《文物》等期刊。稍谈后，他上班去了。郑石君先生来谈。阅最近一星期的《参考消息》。下午午睡至3时半始醒。加餐后，与秀君坐车至东单，然后由王府井大街雇三轮返家，买了一些东西，逛逛大街，返家已6时许。王俊卿同志送工资来。胡厚宣同志来谈。晚间阅今年《文物》第5期。

6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复查，顺便至所中一行，已三个多月未来办公室。遇及牛兆勋、安志敏、王仲殊、陈存洗诸同志。稍谈后，取了几本书，即赴医院。由骆燕禧大夫诊视，主张检查血液及透视检查肠胃，又转至皮科治疗皮疹。至百货大楼修表。下午在家，写了四封信。偕秀君上街购物。傍晚马得志同志来，谓将于15日起赴西安工作。今日报载沈钧儒先生已于昨天去世，享年90岁。

6月13日 星期四

晨间赴北京医院检查血液，静脉取血。返家后，因昨夜没有睡好，倦极而眠。王世民同志来，未曾晤面，他留下一些文件先回去了。阅学部资料室所编的《简讯》第19—24期。傍晚偕秀君散步至南小街。晚间贺昌群同志来谈，闻尹达同志已于今日上午11时许由朝鲜返京。

6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苏秉琦同志来谈，他最近曾至广州、武汉、江陵、南京及济南，谈至10时许始去。下午写了三封信。晚餐后出来散步，遇及颜闾同志由所中归来，携来信件一封。

6月15日 星期六

阅《文物》1963年第2期（1—56页）。赴东安市场及王府井大街购书。下午张国熊太太及正中侄来，傍晚始去。所中来电话，谓朝鲜外宾后天来所参观，叫我通知颜闾。楷儿来谓同乡许铁生同志来访，遂返家。铁生系许漱玉先生之庶子，在上海京剧院工作，此次来京参加编剧作家学习，据云主要系如何贯彻反封建精神。又谓漱玉先生已84岁，近由沪返温；马公愚先生之父温州耆宿马秀眉（兰生）先生今春去世，享年96岁；郑剑西先生已于1957年去世，亦在上海京剧院工作，即许铁生君之师傅，享年约60岁。谈话颇久，辞别时还说月底离京以前，再来会谈一次。

6月16日 星期日

阅毕《文物》1963年第3期（1—56页）。中午济瀛侄来谈，午后始去。晚餐后，偕秀君往郭子衡先生家中，因为听说郭先生旅行归来发现左眼患青光眼病，在家休息。返家，观电视（上海滑稽剧《满园春开》）。

6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医院透视科做胃肠造影，据云愈合得很好，预约后天再去外科诊视。今天报上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是6月14日中共对苏共3月30日来信的答复，是一篇反修正主义的重要文件，一口气将它读完。今天广播了三次，在国际上将有很大的影响。下午在家，阅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四卷。晚间颜闾同志来，谓朝鲜外宾今日下午来所参观，明天还要再来参观。阅《文物》1963年第5期，最近连续刊登王天木关于地动仪复原的论文，颇为重要。

6月18日 星期二

阅毕《文物》1963年第5期（1—70页）。阅《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多是关于北洋军阀的资料。晚餐后，偕秀君上街购物。

6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外科复查，外科大夫仍是李殿柱大夫。今天过磅，体重已是54公斤（即108市斤），其他一切正常。药方VB<sub>1</sub>及C，Bland's pill，说继续休养一个月后再来复查。又至皮肤科诊视，遇及民族所傅懋勳所长、语言所吕叔湘所长，他们二人还不知道我这次胃切除手术的事，只说我胖一些了。赴所，知朝鲜外宾又来所，在北屋座谈。我至人事科、编辑室、图书室及技术室，与所中各同志谈谈，返家已近中午。下午王世民同志来谈，并送来《参考消息》及刊物。晚间看电视（电影《洪湖赤卫队》）。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1—288页）。

6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仲殊、志敏同志等陪朝鲜外宾到明十三陵参观去了，所中林泽敏同志等正在开小组会讨论政治学习问题。整理办公室中书籍。至黄仲良先生处稍谈，他正接到新疆吴震同志来信，讨论博物馆陈列室

的问题。下午在家，翻阅最近几个月的杂志（《新建设》、《科学通报》、《外国学术资料》等），写了二封信。

6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翻阅*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la Sinologie* [《中国问题研究书目》] 第3期（1957），这是Van dei loon [范登龙] 主编的，1962年才出版，项目达955条之多。下午睡到4时始起。晚餐后偕秀君上街购物，途中遇及吴世昌同志。

6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复习俄文。下午阅《考古》1963年第6期。所中陈存洗同志来过两次，询问国外相熟的人的通讯处，以便对外文协寄往中共致苏共的公开信，以作宣传。晚餐后偕秀君上街购物。晚间看电视（苏联片《夏伯阳》），未完场即去睡了，但已喝了咖啡，辗转不能入睡。

6月23日 星期日

昨夜失眠，今晨8时始起床，正在洗面时，暄儿夫妇已抱小晴前来。10时许，正宗侄及济瀛侄亦相继来家，留之午饭。饭后午睡，接王祥第来信，告我失业，来信诉苦。傍晚郑重远同志来，郑桢同窗之子也，正在谈话中，王天木同志来，谈其设计地动仪经过，并谓文物局正组织永乐宫壁画出国展览事，适王则诚同志又来，遂谈道教事。

6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遇及王世民同志，略谈所事（20日所中学习反修一天，21日朝鲜金锡亨在所中作考古报告）。返家，阅近几天的《参考消息》。午睡醒后，将郭院长致所中关于泉州宗教石刻一函，草一答复，

并附以前所写《泉州也里可温墓碑的考释》一文。郭子衡先生来，知其目疾（青光眼）最近检查已有好转，惟其糖尿病又恶化。今天又得祥第同志来信。

6月25日 星期二

写了几封信。复王祥第一信，关于介绍转业，只好说“爱莫能助”，但答应他代向嵯老说项，遂写信给金嵯轩师。又给张一纯同志，并寄去《水心年谱初稿》。又给铮儿一信。昨夜没有睡好，今天精神不舒。阅王明清《挥麈后录》一至三卷。下午安志敏同志来谈，述及连日接待朝鲜外宾情况。傍晚至东安市场购物。晚间至贺昌群同志处，将已审查过的《居延汉简》编后记稿子，交给他再加审查，坐谈一会返家。

6月26日 星期三

审阅陈梦家所拟《殷周铜器铭文集成规划草案》，提了一些意见。阅王明清《挥麈后录》四至十一卷。晚间偕秀君赴吉祥戏院观越剧《春草闹堂》。

6月27日 星期四

昨天睡晚了，今天觉倦。阅毕《考古》1963年第6期（287—346页）。又阅王明清《挥麈三录》三卷。傍晚散步归来，遇及胡厚宣同志，立谈一会。

6月28日 星期五

阅毕王明清《挥麈三录余话》二卷（全书1—402页）。阅J. Evans, *Time and Chance, The History of Arthur Evans Chaps I-V*. [伊文思：《时代与机遇，阿瑟伊文思的故事》第1—5章]。晚餐后，偕秀君上屋顶平

台，这是她第一次跑上这里的屋顶，虽然搬来已近一年了。下来时，顺便至王明同志处闲谈一会。

6月29日 星期六

阅伊文思《时代与机遇》第6—9章《考古》1963年第4期。晚间看电视（故事片《怒潮》）。楷儿返家。

6月30日 星期日

阅伊文思：《时代与机遇》第10—12章。阅毕《考古》1963年第4期（173—218页）。上午曹联璞同志来，商谈添订外文图书事。旋至贺昌群同志处，取回请其审阅的《居延汉简·编后记》。遇及胡厚宣同志，一起谈话，至午间始返家。晚饭后，偕秀君赴百货大楼及东安市场购物。

## 7月

7月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遇及兆勋、仲殊、世民诸同志，稍谈所事。至图书室借书。将《居延汉简·编后记》交给陈梦家同志。返家，楷儿接电话，知铮儿携小钢来京，已在永定门车站，等她来家吃午饭。下午阅《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晚间楷儿返校。《人民日报》今日刊登中共中央7月1日声明，仍派代表团于7月5日赴苏会谈。

7月2日 星期二

昨夜下雨，晨起未停。铮儿去口腔医院挂号镶牙去了，阅伊文思《时代与机遇》第13—16章。今日所中上午牛所长作关于“自我教育”的动员报告。下午分组讨论。

7月3日 星期三

阅毕伊文思《时代与机遇》（pp. 1—398），《历史研究》本年第3期中孙毓棠的《战国秦汉纺织技术的进步》一文。晚间看电视（故事片《阿尔及利亚的姑娘》）。

7月4日 星期四

阅毕《考古》1963年第1期（1—56页）。接到祥第来信，寄去稿子15页。晚间赴胡厚宣同志处闲谈。

7月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后赴北京医院治疗湿疹，兆勋同志同车赴北京饭店，陪



朝鲜外宾参观电子管厂。在医院遇及去冬医院同房病友侯同志，他说我长得胖了。返家，阅《文物》1963年第6期（1—56页）。晚间颜闾同志来谈。

7月6日 星期六

晨间铮儿陪她母亲到医院去诊治手痛，我带着小钢到东单公园去逛一会。返家，阅报知昨天中共代表团已离京赴苏联谈判。阅 Singer (ed.) ,*History of Technology*, Vol. III, Chap 1-2 [ 辛格：《工艺史》第3卷第1、2章 ]（1—71页）。写了两封信。

7月7日 星期日

上午赴所，遇及陈存洗、胡谦盈二同志，略谈沅东、沅西工作。至东厂胡同，访黄仲良先生，将新疆吴震同志来信给他一看，征求他的意见，又谈及休假事，相约共赴大连。返家，暄儿夫妇及素娟内侄女来，连同铮儿母子，午饭一桌坐得满满的。下午阅辛格《工艺史》第3卷第5章。写了两封信，晚间电视（故事片《平原游击队》）。

7月8日 星期一

上午写了几封信。赴所，知朝鲜历史学家李址麟、考古学家金用环今天中午离京返国。阅辛格《工艺史》第3卷第7、8章。晚间偕秀君及铮儿母子赴小黄庄正中侄家。

7月9日 星期二

阅V. Pucell, *China* [ 珀塞尔：《中国》 ]（pp. 1—324），是昨天由王俊铭同志处借来的。

7月10日 星期三

阅辛格《工艺史》第3卷第3章，并作札记。审阅新疆博物馆高昌陈列计划。傍晚颜闾同志来谈。晚间看电视（西班牙故事片《马歇尔，欢迎你》）。

7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遇及安志敏同志，略谈此次接待朝鲜外宾情况。与王世民同志谈所事。又至人事科，取来《中共中央文件》及《内部参考》。至东厂胡同访黄仲良先生，谈回复新疆博物馆来信事。返家，若渊娟的侄女美芳来看素琴及小钢，即留之午饭。午睡起来后，阅《中共中央文件》四本、《内部参考》五本，及最近3天的《参考消息》。晚间看电视（故事片《上饶集中营》）。阅辛格《工艺史》第3卷第9—10章。

7月12日 星期五

阅辛格《工艺史》第3卷第11、15、19章。审阅尹达同志的《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下午正宗侄来，将乘晚车赴济南，留之晚饭。暄儿今天下午离京出差赴沈阳，来家告别。秀君今天手痛稍好，与铮儿下午赴百货大楼购物。

7月13日 星期六

阅辛格《工艺史》第3卷第21、25章，Epilogue [ 结语 ]，这本721页的厚书，选读了一半多的章节，草草阅过。所中下午学习，总结“自我教育”。

7月14日 星期日

复习俄文。阅《考古》1962年第4期。傍晚尹达同志来，谈他此次

赴朝鲜经过及国内外形势；又偕往访贺昌群同志，谈历史所最近的史学理论讨论会。天忽大雨如注，雨势稍刹后始返家。写信复新疆吴震同志。

7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王世民同志送来《辞海》考古学条目的最后定稿，审阅一过。牛兆勋同志谈前天听国内外形势报告的内容，及东北考古和出版事。黄文弼同志谈关于回复新疆吴震同志来信事，他们二人今晨都曾来干面胡同宿舍，失之交臂。下午在家，阅《考古》1962年第4期。

7月16日 星期二

阅毕《考古》1962年第4期（167—218页），下午郭院长的秘书王戎笙同志来，询问关于郑成功银币问题。晚间看电视（越南故事片《中线炮火》）。

7月17日 星期三

昨晚失眠。阅《考古》1962年第5期（219—280页）。下午雷雨。炎儿今天期考完毕，星期六放学后即放暑假。

7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林寿晋同志云，后日赴上海参加《辞海》修订工作会议；兆勋、志敏同志亦将于日内赴沈阳参加东北考古筹备事。下午电视，首都各界欢迎参加世界妇联代表团，并由团长杨蕴玉同志作申报。阅《考古》1962年第6期（281—338页）。

7月19日 星期五

审阅陈梦家同志所写《汉简概述》，凡五万余字，其前一半乃摘译原报告内容，似可放在《居延汉简》图版后作为附录。

7月20日 星期六

阅毕《考古》1963年第7期，本期以山东的发掘简报为主，但最后一篇刘致平、傅熹年的《麟德殿复原的初步研究》一文，为颇费气力之作。傍晚铮儿携小钢离家返内蒙，送之上车站。晚间看电视（越剧《红楼梦》）。今日《人民日报》公布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

7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正听侄夫妇来，留之午饭。听侄17日晚由苏返国，次日即参加学习，故今天始能来我家，谈苏联情况。我曾看到《内部参考》关于苏联人民对于我国6月14日的信的反映，昨天《人民日报》已发表苏共中央7月14日致全体党员的信，可见彼方怕恐我方之理论，而我方对于理论方面颇有自信也。阅《考古》1962年第7期。

7月22日 星期一

阅毕《考古》1962年第7期（339—394页）。上午微雨。晚间王天木同志来，商谈编《文物译丛》事。

7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王世民、陈梦家诸同志谈所事。下午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所长的爱人李承仙同志来（持常所长来信），除答应王祥第谋职事之外，还商谈千佛洞修理研究工作及向北大要干部事，傍晚始去。阅

E. Snow, *Red China Today: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 斯诺：《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 ]。

7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科教电影制片厂张天纪同志等二人来，商谈制作《半坡遗址》电影事。下午大雨，至晚又雨。阅斯诺《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

7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世民、伯洪二同志商谈所事，兆勋同志在学部开会。至钟凤年同志处，谈他与黄盛璋同志争论的问题，及他的著作出版事。至人事科，询问休假事，据云已批准去大连，但不能携眷。顺便阅党内《内部参考》二份。下午偕妻儿赴东安市场及百货大楼购物。晚间写了四封信。阅斯诺《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

7月26日 星期五

阅毕斯诺《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pp. 1—795）。下午赴所，遇及兆勋同志等，稍谈所事。至图书馆借书。

7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高履芳、王去非等同志来，商谈编辑《文物考古译丛》事。下午叶蒸同志来，拟要我审查安志敏同志一篇《社会人与生物人问题的再商榷》一文，我因为这牵涉与吴汝康同志争论问题，只好婉拒，劝他送给林耀华同志审查。晚间济瀛侄来，约楷儿一起返家。《古物学》寄来我的文章的英译本的校样，为之校阅一过，增改了几处附注。

7月28日 星期日

阅毕《文物》1963年第7期（1—54页）及《考古》1962年第8期。晚间济瀛侄来，即宿自家，以便明天偕楷儿返里。

7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遇及王俊铭同志，将《古物学》英译文交其审阅。至图书馆借书。下午偕秀君送正楷及济瀛上火车南下，偕秀君至百货公司及东安市场，又一起摄影。阅毕《考古》1962年第8期（395—452页）。又阅S. W. Kung, *Chinese in American Life* [孔显我：《美国生活中的华人》]中关于华侨在美国各界的重要人物一章。

7月30日 星期二

阅历史教学社寄来《中国原始社会史论文集》的最后校样，为之校过一遍，又作了补记。下午写了几封信。晚间偕秀君一起去访同乡吴益三同志夫妇。回来后，步青甥在家中等候我们，谈一会儿，他即走了。

7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胡厚宣同志来谈，他打算下月赴庐山休息。写信给历史教学社，并寄去校样。赴所，知安志敏、王仲殊二同志明日赴辽宁、吉林，接洽并筹备东北考古事。佟柱臣同志来谈下半年工作计划。王俊铭同志谈翻译*Archaeology in New China* [《新中国的考古学》]事。下午阅《考古》1962年第9期。晚间偕炎儿赴军事博物馆参加联欢晚会。会中遇及正昕侄，谓请假已获准，将偕其爱人于8月5日离家返里探亲。我们看杂技，10时许即离开返家。

## 8月

8月1日 星期四

上午陪秀君去北大医院看病，她的指痛仍未愈，今天看骨科。下午为黄文弼先生审阅《高昌王世勋墓碑跋》。陈梦家同志来谈《武威汉简》编后记问题，并云冯国瑞同志已去世。

8月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下午若渊婧自内蒙来，即下榻自家。陈淮同志由武汉来，谈长江流域考古工作问题。阅毕《考古》1962年第9期（453—508页）。

8月3日 星期六

上午蒋若是同志来，谓今日下午即离京返洛。与之谈河南考古工作问题，尤其是偃师二里头的文化性质及夏文化问题，他亦同意夏文化问题尚不能作结论，主张在帝丘等处作发掘工作以解决此问题。晚间观电视（故事片《白毛女》）。

8月4日 星期日

今天下大雨。下午若渊婧乘5:15车子离京赴牙克石。正昕侄夫妇来，即下宿自家，预备明天离京南下。阅《考古》1962年第10期。

8月5日 星期一

晨间正昕侄夫妇乘7:30车子离京南下返里。上午赴所，遇及苏秉琦同志，邀赴北大参观。阅毕《考古》1962年第10期（507—556页）。

阅《历史译丛》1962年第4期。

接温州王祥第兄来信，附诗一首云：

七月廿六日，老夏寄书来，文章瞻卓识，红专旷世才，  
江昔同窗久，磨砺赖栽培，乘车念戴笠，五六君南回，  
要我京师去，谓吾非驽骀，自惭疏芜久，怅步黄金台，  
苟安舟送水，浸淫没顶灾。近年勉振翮，竟复坠尘埃，  
退職肝肠断，困居万念灰，教学平生愿，此日何惨哉！  
全家多病老，生计拟望梅，改造到末路，中夜起徘徊，  
郁结忧思重，霁志泣棺材，人死言也善，鸟死鸣也哀。  
辱君频函勉，复寄稿书来，噫嘻乎，奋发表凭藉，  
报效难自媒，仰天长叹息，惘怅忆蓬莱。

读诗后，不禁有感，聊占数语答之：

索居度长夏，故人来素书，言念平生欢，乡里久蛰居，  
退職肝肠断，落后亲友疏，母老娇儿病，终朝颜不舒，  
修书慰故人，前事诚可愆，仍当自奋发，迷途认明灯，  
莫作庵堂药，成渣遭弃屏，勉为猢猻王，悔过得超升。

8月6日 星期二

阅毕《历史译丛》1962年第4期（1—92页）。

8月7日 星期三



得所中黎晨同志通知，谓北戴河休假有空额，可以携眷，遂赴北京车站退票，因为原定正炎于今晚赴内蒙素琴处过暑假也。返时赴所，托所中购北戴河的车票，拟9日前往。又闻徐旭老来我家，不知何事，乃赴其办公室，知为“十年考古”的修改错误事（以安志敏提出宝鸡墓葬，男女分埋，并非事实）。至黄文弼先生处，知亦将提早于9日赴大连休假。下午在家，阅《考古》1962年第11期。晚饭后偕炎儿赴车站，将若渊婧托带之物，交与其同事周庆成同志。

## 8月8日 星期四

阅毕考古1962年第11期（557—612页）。一连下雨五天，今天仍大雨如注，收拾行装，准备明天赴北戴河避暑。上午正中侄取去白兔（安格拉长毛兔）。晚间步青甥来，即托之代为看守房子，每晚即来宿我家。下午写了六封信。晚间看电视（京剧《白毛女》），颜闾同志夫妇来谈，写了几封信。步青甥来，交给钥匙。

## 8月9日 星期五

昨夜整夜下雨，今晨未停，秀君为下午上车担忧。上午王明同志来谈，他曾于61年去过北戴河休假二星期。写信给楷儿。下午1时开行，北京一连下了六天的雨，车过天津后放晴，骤见晴天阳光，精神为之一振。6时44分抵北戴河车站，出站时询问检票员以“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休养所”，不知其处（后来知道，当地只简称为“国务院休养所”）。出站后，车站口没有三轮车，只有几部汽车，一打听，知道是休养所来迎接的车子。上车后，约行20多分钟，抵鹰角路1号国务院休养所，住在47幢5号房间，一个房间中三张床铺。晚餐后，以旅行疲倦，提早去睡。这里开饭时间，早餐7:30—8:30，午餐12:00—1:00，晚餐6:00—7:00，每日饭费为1.5元及2元。

## 8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赴餐厅时，途遇吕叔湘所长，知道科学院住在这里的人颇为不少。进食堂后，遇及吴有训院长，张钰哲、华罗庚、钱三强诸所长。饭后至比邻50幢访冯家昇、黄秉维二同志，归途遇及秦力生副秘书长，又至吴有训院长处小坐。遇及吕叔湘同志，知吕同志今午即离此赴哈尔滨讲学。午后，此间集体参观国家乒乓队表演赛，在市内文化宫，3时开始，5时半始毕，归途遇雨。晚间写了两封信。

8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赴门口百货公司门市部购物。返舍，冯家昇同志夫妇及吴有训院长夫妇来谈，午后赴海滨浴场海水浴，偕冯家一起前往，秀君不敢入水，坐在海滩帆布椅作壁上观，5时半始返。晚间有电影，炎儿去看，我们极为疲倦，没有去看。

8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在家，阅M. Mead, *Coming of Age in Samoa* [米德：《萨摩河历史时代的到来》]。下午偕炎儿赴市区购物。晚饭时，在饭店中遇及同乡张伯璠先生夫妇，饭后散步闲谈。

8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张文佑所长来谈，昨晚他抵房间，住在隔壁4号。黄秉维所长夫妇来谈。这两天拉稀，今天去医务处看病，拿了药回来，至张伯璠先生处闲谈。下午至海滨，因为闹肚子，没有下水。阅毕米德《萨摩河历史时代的到来》。傍晚接到四封信，乃抵此间后第一次收到来信。晚间下雨，有电影，我未去，让小炎去看。写了一信。

8月14日 星期三

写了几封信。上午张伯璠先生夫妇来谈。下午赴海滨海水浴，回来后赴供销社购水果。晚间阅《考古》1962年第12期。今天秀君赴医务处看病，开始继续注射VB<sub>12</sub>。夜中大雨。

8月15日 星期四

写了两封信。阅毕《考古》1962年第12期（613—671页）。晚间又下雨，有评剧及电影，未去看。

8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阅K. C.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chap I* [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1章]。下午偕秀君和炎儿去看附近的“怪楼”，乃一美国人所设计，楼凡四层，有门户44扇之多，布局甚怪。又至海滨河北省休养所海水浴场，沿海滩赴鹰角亭，以秀君走不动，未至亭即返。晚间向这里休养人员漫谈“地下宫殿”。

8月17日 星期六

阅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2章。傍晚与张文佑、叶笃正二同志闲谈。阅小说（刘流：《烈火金刚》）。

8月18日 星期日

早餐后，陪秀君至协和许英魁医生处检查，结果估计可能是颈椎椎病影响了相应的脊神经根，建议返京后再赴医院检查。至张伯璠先生处闲谈。下午赴海滨海水浴。晚间至俱乐部观电影（越剧《红楼梦》）。

8月19日 星期一

晨6时半即起，早餐后，7时半开车，集体赴山海关游览。先至姜女祠，在一小丘上，拾级而登，凡九十余级。后院有望夫石及乾隆题诗，前殿祠孟姜女，相传万里寻夫至此，未能如愿而死。祠前一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白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与吾温江心亭前之楹联相似，不知孰先孰后。两壁有石刻题诗，皆清代及近人之作，又有“天下第一关”五大字石匾，相传为明成化年间人所书，原在山海关楼上。后殿祠神女，两壁有壁画。后赴山海关镇，至百货公司购花生米10斤、花生2斤，计15元。又攀登关楼，上有木匾“天下第一关”乃临摹石刻者，楼凡二层，有陈列柜四，有瓷器、织物等，亦有附近出土之石斧、铜斧及汉代陶壶等。下楼已10时半，车开行后不久，即下大雨，过秦皇岛市未停，返休养所已11时半矣。下午在家休息，雨续下不停，阅小说《烈火金刚》。晚间在第42楼会议室，听秦力生秘书长讲革命的故事。写了两封信。

## 8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曾至冯家昇同志处稍坐闲谈，今天有几位同志离休养所返京，包括华罗庚同志在内。阅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2章。晚间观电影《红日》。

## 8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阅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3章及小说《烈火金刚》。下午赴海滨游泳，张钰哲所长告诉我有长途电话来。返宿舍，知为北京所中来，遂接通电话，知朝鲜外宾将于23日来京，嘱提前返京，遂暂决定26日返京。晚间听张所长讲“小行星”。

## 8月22日 星期四

阅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4章。下午又接所中牛所长电报，谓朝鲜同志已抵京，嘱25日以前返京。

8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偕秀君进城，购买江蟹和胶卷，回电给所中。下午至海滨游泳，阅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5章。

8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拍了几张照相，以作纪念。送国家乒乓球队离开这里返京，炎儿送他们一起去车站。阅毕小说《烈火金刚》（1—564页）。收拾行装，预备明晨返京。下午冯家昇同志夫妇来谈。

8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离休养所返家。张伯璠夫妇、冯家昇夫妇、张文佑、朱务善诸同志仍留休养所养病，前来送行。车子9:44开行，车中无事，阅毕裴文中《中国石器时代》（1—83页）。下午4:05抵北京，王世民、王俊卿、陆步青各同志来接。闻步青甥云，楷儿亦于今天下午抵京，已经遇到，因为京沪车误点，所以也是这时才到，一起坐车到宿舍。世民同志送来朝鲜代表团有关文件及到京后情况。返宿舍后，步青甥看守房子，半个多月不开窗户，屋内有灰尘气，稍加打扫后，我偕秀君、楷、炎及步青甥赴北京餐厅用餐。返家，郑石君先生来谈，王明同志夫妇来谈，至颜闾同志处稍谈，返家休息。

8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接待朝鲜考古历史代表团，由金锡亨同志领导，谈至十二时一刻始辞去。下午在家，阅新出杂志（《历史研究》、《新建设》、《科学通报》）及一些文件。傍晚王仲殊同志来。晚间颜闾同志夫妇来。审阅王仲殊的《战国及其前后的素镜》一文的校样。

8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翻阅最近20多天的《参考消息》。下午赴所，王俊铭同志来谈，谓张珩（葱玉）同志已于昨天下午2时，以切除肺癌手术无效逝世，享年仅49岁，国内鉴定书画专家，又弱一人，惜哉！马得志同志由敦煌归来，携来常书鸿所长一函。至东安市场购物，洗印照片。晚间阅李进熙《关于解放后朝鲜考古学情况》。

8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复查，体重又增加一些，但增加不多，为55.6kg，较3月22日的45.7kg，已增10kg矣。又至皮肤科及牙科治疗，遇到丁瓚同志。下午在家，阅《历史译丛》1962年第3期，写了三封信。

8月29日 星期四

阅《文物精华》第2辑。下午赴所，遇及王伯洪、王仲殊及安志敏同志，略谈东北考古事。旋至编辑室，将《考古学报》所须插入之插图交之。傍晚庄敏同志来谈。

8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赴嘉兴寺吊祭张珩同志之丧。归途至所中，牛所长与安志敏、王仲殊二同志正在商谈东北考古事。下午在家，修改《汉代的织锦和刺绣》一文。晚间至颜闾同志处闲谈。

8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牙，以右侧下臼齿原来曾加填补者又出毛病也。下午在家，继续修改《汉代的织锦和刺绣》一文。晚间看电视（话剧《关汉卿》）。

# 9月

9月1日 星期日

今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评苏联政府8月21日的声明（关于核试验条约）。上午正昕侄夫妇、正宗侄、志清媳来，在自家中午饭。昕侄6—7号将重赴苏联。志清媳与小孩，晚餐后才回去。阅《考古》1963年第8期。晚间至王明同志处闲谈。

9月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马得志同志谈长安唐城简报，王伯洪同志谈《考古》明年发行计划。下午在家，阅《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

9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部，在张友渔主任办公室讨论，游国恩、丁声树一起商谈讲学题目。下午在家，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1—251页）。晚间阅毕《考古》1963年第8期（403—460页）。

9月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至编辑室谈今年组稿计划。为《考古》审阅沈时英同志关于铝带问题一文。下午在家写了五封信。晚间看电视中缅足球赛。黄素毅同志偕其子端生来，看了一会电视即去。

9月5日 星期四

上午阅吴文良与庄为玘二同志争论泉州清净寺的文章，写信给谭其骧同志约稿。下午陪秀君赴协和看病，是张伯璠先生代为挂号。晚间赴

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科学院赠予印尼艾地（D. N. Aidit）同志以名誉学部委员称号的仪式，与尹达同志一起前往。

9月6日 星期五

上午阅《文物》1963年第8期永乐宫专号，为配合去日本展出者。下午赴所，与伯洪、世民同志，谈所中工作及出版问题。下午郭子衡先生来，并赠其新出版的《中国青铜器时代》一书。晚间黄素毅同志来，偕往访王则诚同志，谈了一会家乡同学往事，9时余始去。今天《人民日报》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9月7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阅毕《文物》1963年第8期（1—78页）。苏秉琦同志来谈。下午偕秀君赴南小街购物。赴所，参加党团活动。返家，秀君以感冒发烧，蒙被而卧。与颜闾大夫商量，去购合霉素，并请颜太太打针。购药归来，秀君已昏厥病发，不知人事，弄到9时许始稍苏醒。

9月8日 星期日

上午张国熊同志来谈，下午修改《汉唐丝织品》一文。为《历史教学》审稿，并写回信。

9月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佟柱臣同志由东北归来，谈在东北搜集石器时代标本情况。写了二封回复国际友人的来函。下午在家阅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6章。傍晚秀君又发烧，服合霉素后稍退，夜中再发烧，彻夜不眠。



9月10日 星期二

晨间颜太太（任大夫）来，为秀君诊病，送来了土霉素及止痛退烧片。本拟今晨赴北大参观毕业班考古实习标本，只好作罢。阅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7章。下午张国熊太太来探视秀君的病，今天用土霉素，较昨天有起色。下午暴雨。晚间任大夫又来为秀君诊病。

9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旋偕佟柱臣同志一起赴北京大学，初到朗润园找苏秉琦同志未遇，旋至三院历史系办公室，遇及苏同志，正在那里为毕业班实习同学讲解实习事。下课后，引我们参观毕业实习展览及生产实习（安阳）展览。参观完毕返城已12时半。下午在家，秀君今天又有发烧，但不肯到医院去看，任大夫来过两次。阅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8章。

9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新来的北大同学见面，并且谈话，略介绍所中情况。下午在家，阅毕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pp. 1—308）。此书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介绍中国考古学，主要是解放以后的收获，颇能自成一说，但其中有些立论过于仓促。下午饶惠元同志送稿来。今天《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斯大林问题》（再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9月13日 星期五

为编辑室审阅《考古学报》及《考古》的稿子（安志敏关于“干栏”建筑，马得志关于长安唐城发掘）。正昕侄来电话，谓赴苏以携有自撰反修正主义文件，被苏方武装押送归国。

9月14日 星期六

为《考古学报》写《汉唐丝织品》一文的英文撮要。下午赴所，今天没有党团活动，至编辑部取回《汉唐丝织品》作修改。

9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赴佟柱臣同志处，托之带食品（花生米、月饼）给铮儿，因为佟同志明天赴呼市，坐谈一会儿。返家，同乡张伯璠先生夫妇来，谈及祥第学兄事。正昕侄来，谈赴苏折回经过。张先生走后，正宗侄来，两侄即留自家午饭。下午正暄儿来，出差沈阳二个月，前天刚返京，暄儿为楷儿赴车站打听行李，知已送北大。傍晚暄儿等始去。晚间任大夫来为秀君打针。写了几封信。

9月16日 星期一

修改《汉唐丝织品》一文的英文撮要，重抄一过，下午送给编辑部。侯仁之教授来所，约徐苹芳同志协助之为杨图作元大都及明代北京图，王伯洪同志亦在座，商议合作办法。晚间写信回复科委专家局关于学位条例等的意见。

9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赴友谊宾馆，参加中国科协和世界科协北京中心共同发起召开1964年科学讨论会的筹备工作及中国代表团会议，研究出席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由范长江及周培源报告发起经过及用意。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周培源，副团长为范长江、张友渔。团员12人（王顺桐、艾思奇、刘思慕、刘大年、汪德昭、沈其益、沈其震、沈勃、姜君辰、夏鼐、张龙翔、戴松恩）。下午赴所，与林泽敏主任商谈调整所中职工工资问题，与王伯洪同志商谈学部三年调整和五年计划提意见问题，拟星期六座谈。

9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赴丰盛胡同听外事办公室赵（？）主任谈接待外宾工作问题，关于反修正主义方面应注意三点（遵守实行一切协定、向第三国贺词中不提、不寄小册子，友谊为主）以及招待外宾的注意一点（今年工作的有利条件及困难，国际问题，国内形势，防止大国沙文主义），返家1时许。下午审阅陈公柔、徐苹芳所写的《关于居延汉简的发现和研究》一文。晚间赴友谊宾馆，参加中国代表团第二次会议，晚餐尝试新成立的餐厅，大家提了一些意见。代表团开会，讨论会上的两个发言及1964年会议的论文题目，至11时余始散。因为喝了咖啡，夜间没有睡好。

9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陪秀君赴协和医院看病，照脑电图。下午赴所，在全所大会上作调整工资的动员报告，至人事科阅《中苏会谈文件》第1册。

9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布置明天所务会议事。下午陪秀君一起赴外交部街访张伯璠先生夫妇，未遇，上街购物。

9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开所务会议。赴文化部文物局，参加审查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下午赴所，将《关于居延汉简的发现和研究》一文，交还给陈公柔、徐苹芳同志。与伯洪、世民同志谈今晨所务会议上所提到的对学部三年计划八年设想的意见。又赴友谊宾馆，阅读机密文件，为此次科协64年科学讨论会筹备会也。晚间与王明同志一起观京剧，姜妙香等的《群英会》。

9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赴友谊宾馆，参加中国代表团会议。济瀛侄来，在自家午饭。我开会后，便在友谊宾馆用餐，然后将楷儿由温州带回的土仪，送到张国熊同志处。返家，正听侄夫妇来，谈一会儿，他们和济瀛侄始去。晚间去理发。

9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晚间赴友谊宾馆开会，已挂上“北京科学会堂”招牌，与宾馆间隔，至11时半始散。

9月24日 星期二

在家，因昨夜失眠，精神不佳。阅毕小说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1卷（1—504页）。晚间“北京中心”来电话，谓墨西哥代表团夜间10时半到北京，要我去接。今天到北京的还有巴基斯坦等代表团。刘大年、管大同二同志亦在场，墨西哥的Jose Louis Arnais是一位农业经济学家，送到宾馆时，已是12时，即宿友谊宾馆内。

9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开始“北京中心”成立大会，由周培源同志主持，张维、李四光二同志作报告，有外宾发言。午后中国代表团开会，开了一半，我与沈勃同志等赴飞机场，迎接新来代表团，是墨西哥的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人类学家S. Genonés [ 赫诺维斯 ]。他是剑桥大学1956年得学位的，能说英语。陪他到友谊宾馆北区楼，即改为“北京科学会堂”的。又陪墨西哥代表团两人至餐厅，范长江同志与他们谈话。然后大家赴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今日宴会，有聂荣臻、郭沫若诸位首长，散席时已10时许。介绍赫诺维斯与裴文中、吴汝康二同志见面。返友谊宾馆，即宿其处。

9月26日 星期四

今天整天开会，由外宾发言，除印度尼西亚及柬埔寨以外，都已到会，并且都有一人发言。中午与墨西哥代表团共同用餐，打听他们的要求和愿望。下午散会后，他们上街逛去。我与刘大年同志同进晚餐后，即先返城。抵家，若渊娟昨晚抵京，住在自家，拟后天返内蒙。今天《人民日报》发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9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继续开会，但还算是准备会议。北京中心的成立大会，昨天已告结束。今天改在大楼舞厅中开，不在大剧场中开，主席周培源与世界科协理事柘植秀吉和李承基、秘书长比加坐在一起，各国代表依照国家字母，绕成一周，由张维同志说明日程的各议题。然后开始讨论并通过日程，其次讨论并决定分组原则和正副小组长名单。分组有不同的意见，一般主张三组，后来通过。分组原则，有主张社会科学、生物及物理三组，有主张社会科学、应用科学及基础科学三组，并能得到一致的意见。主席决定散会，下午再开会。午后持小组长名单及公报起草小组名单，分头征求各代表意见。3时半开会，蒙古国提出明年会议讨论范围，限于农业，主席以逸出议题之外，暂不讨论。小组长名单，巴西代表建议撤换Nigeria [尼日利亚] 的代表人C. Obi，墨西哥代表赫诺维斯附议，尼日利亚代表提出抗议，最后还是通过，将来再调整。关于起草组，赫诺维斯主张加入比加，有人附议，并有人鼓掌赞成，主席宣布留待以后再决定。散会后，晚间有东方歌舞团演出，我们只看了一半，即去参加中国代表团会议，由张致祥同志主持，商量对策，开到夜半2时半始散，不能入睡，勉强躺了二小时而已。决定各代表与外国代表多加接触，最好同住同吃。

9月28日 星期六

晨间陪墨西哥代表一起用早点，将比加及蒙古、巴西代表的企图，

揭露给他。上午开小组会，我组有蒙古代表二人、巴西一人，提出明年请东欧国家参加，而蒙古主张讨论题目加以限制，谈了一个上午无结果。下午赫诺维斯赴古人类学所。我陪Arnaïs游故宫，途中再揭露右派目标，并征求代表意见，我只走到中和殿，即由博物馆说明员专负其责，我即出来。将车子开到神武门，顺送至所中一行。晚间社会科学小组又开会，我以身体不舒，提早返宿舍，吃了安眠药始能入睡。

9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10时小组长联席会议，至下午5时始散，一起开了7小时，连午膳也是将点心送到会议桌子上来开。会中取得一致意见后，6时重开大会，今日Kanga（？）亦赶到，在会上先发言；然后通过小组长联席报告（越南代表黎维文报告），又通过起草小组名单，即先散会，夜间再开。乃赴餐厅用膳，11时许又开大会，对会议公告草稿，纷纷发表意见，巴西、蒙古代表主张删去“反帝”、“民族独立”等辞句，说不惜闹到天亮。我于夜2时半，向张友渔副团长提出自己先行退席休息，他和姜君辰同志都同意，返宿舍睡眠。5时半沈勃同志来，知已结束，万事大吉。

9月30日 星期一

赴医务处取药，至招待组为墨西哥代表安排活动日程，返舍又睡一会，未能入睡。王俊卿同志送明天的观礼证及工资来。至范长江同志处谈今后工作问题，仍继续与之拉交情。接电话，张友渔同志宴请井上清教授于四川饭店，在座有翦伯赞、侯外庐、游国恩、刘大年、尹达等，谈此次会议情况及访日学术代表团的的活动问题。归家休息，晚间出席人民大会堂国宴。宴会之前，周总理接见代表团，并同拍摄影。今天外宾特多，达1700人以上，席位在2区144席。同席有杜润生秘书长、戴松恩教授，外宾为阿富汗（1人）、缅甸（2人）、墨西哥（2人）。散席以前，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亦与来宾会面，散席时9时许。返家，暄儿夫妇携小孙女来自家，正在看电视。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二

今天国庆节，因连日开会劳顿，未去观礼，在家中看电视。今年观礼的2万多人中，有外宾1800余人，比1959年建国十周年还热闹，至12时许始毕。暄儿夫妇带着小孩昨晚便来自家，楷儿和济瀛侄于游行后来自家。午饭后，我便午睡，这几天开会真是疲劳轰炸，幸已过去了。傍晚步青甥来。晚间偕秀君、暄儿夫妇、炎儿及王则诚夫人，一起赴天安门观礼台看焰火。因为小晴哭闹，看过第一阵烟火礼花后，便离开会场返家了。济瀛侄返校，只有楷儿与他的一个同学在看电视（东方歌舞）。

10月2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佟柱臣、王天木二同志来。佟同志刚由呼市返京，还替素琴带给我们一袋葵花子，略谈此次在呼市的收获。他去后，我和王天木同志在贺昌群同志处闲谈。午间正中侄夫妇携带两个小孩来。今天是中秋节，秀君做了几个菜。正暄儿夫妇，楷、炎二儿，满满坐了一席。午后程美娇同志来，他们都走了。晚间科协北京中心来电话，谓晚间10时开会，因为这几天开会疲劳未曾恢复，只好婉谢。晚间至颜伯诤同志处，谈后天赫诺维斯来所参观事。

10月3日 星期四

上午赴胡厚宣同志处闲谈，商锡永先生来，一起谈了一会儿，知道家中来了客人。返家，才知道是程溯洛同志来，为了他女儿美娇改科室的事。颜伯诤同志夫妇来谈。留程同志午饭。午后偕秀君赴外交部街访张伯璠先生夫妇，谈至9时许始返。晚间至张苑峰同志处，未遇，返家。

10月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旋至政协礼堂，参加中日友好协会的成立大会，我也被推为理事之一。下午赴所，原定墨西哥赫诺维斯今日下午3时来所，结果至4时未来，打电话去，才知道改变日程，今日下午去北大参观了。与王伯洪同志商谈所事。晚间至古巴大使馆参加酒会，他们为我国的国庆，招待参加国庆节的拉美外宾。

10月5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下午赴所，墨西哥赫诺维斯来所参观，由我和颜闾同志接待，至6时许始去。晚间至四川饭店，乃缅甸代表团团员设宴回请我国代表团，缅甸大使叫温亦出席，10时许始散。

10月6日 星期日

上午赴东安市场购物。返家，正宗及正昕来，留之午饭。午后写了两封信，将衣服拿去洗，又为炎儿订制棉大衣。傍晚程美娇同志来，为改换研究室事也，留之晚饭。素娟侄女来，谓明天再来自家下宿，后天南下返里。晚间看电视（京剧《白蛇传》）。

10月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前天拍的照片，寄给赫诺维斯教授。下午在家，阅毕《考古》1963年第9期（641—522页）。素娟侄女来过宿，明晨南下省亲。

10月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所中同人今晨集体去参观日本展览会，乃赴学部机要室阅文件，遇及导生同志。下午陪秀君赴协和医院看病。返家，学部房屋



管理处派人来了解这大楼住户的意见，以便反映改善。晚间阅《文物》1963年第9期。

10月9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文物出版社高履芳同志持《文物精萃》第3期稿来商谈改稿问题，陈明达同志亦一起来。下午陪秀君赴协和理疗科，今天开始理疗。

10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审阅方壮猷同志关于铁犁发展的一文，即写复信。又写了几封信，其中发陈德煊同志一信，附去一诗：

灯市旧梦禅化蝶，燕京新闻马吟诗，

鬓发渐斑心未老，油味不减当年时。

下午在所中召开审查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小组会，有王书庄、裴文中、贾兰坡、王振铎、苏秉琦、史树青等参加。晚间赴友谊宾馆参加科协“北京中心”，参加关于会议的总结经验会，张致祥、范长江同志主持，各人发言后，由张致祥同志作总结，返家已夜半12时许矣。

10月11日 星期五

报载人民代表大会将于下月中旬召开，本可以赴各地视察，这次去不成了，只好待以后再说。因为昨天睡得太晚，今天整天不舒。阅 *T'oung Pao* [通报] 1962年49卷第4—5期，其中有一篇我的《十年考古收获》的法文译文。

10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学部张友渔主任召开的会议，讨论组织访日学术代表团问题。下午赴所，参加党团活动。后又至徐旭生、郭子衡二先生处闲谈。今日《人民日报》刊登嵇文甫先生逝世消息。春间北医外科病房朝夕相处，情景恍惚犹昨，而已隔世，不禁扼腕伤叹。徐、郭二公，亦有此感。晚间看电视（话剧《年青的一代》）。

10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访张伯璠先生，未遇，晤及张师母，稍谈，即赴东安市场购物取照相。下午郭子衡同志来谈。晚间至王冶秋局长处，听其谈此次永乐宫展览会事及旅日情况。

10月14日 星期一

人大代表将开始视察，我以需要休养，去函请假。又写简历交联络处宋守礼处长。上午赴所，与苏秉琦同志谈。阅《中共中央文件》及《内部参考》。下午在家，阅《考古》1963年第10期。秀君病又发了，晚间才好一些，服眠尔通及鲁米那。晚间与颜大夫商谈治疗方法。

10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楷儿返家取书。写了一篇关于《和田马钱考补说》，附一封信寄给新疆人民出版社。又写了好几封信，其中包括复日本友人的信三封。

10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下午陪秀君赴协和看病。又赴所，参加欢送新来同学下放劳动一年的全所大会。阅《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

10月17日 星期四

在家，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1—251页）。下午阅毕《考古》第10期。晚间观电视（故事片《老兵新传》）。

10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复函（63）敦文人字第14号，说：“近接省〔文化〕局复示：凡在这次精简下放当中，已作退职处理的人员，暂时一律不能吸收工作。因此，王祥第先生的来敦工作问题，目前不能解决。专此函达，尚希婉告王祥第先生为盼。”此事亦知已无希望，久搁未得回音，今日始得解决。上午偕苏秉琦同志至中央美术学院，参观美术史班实习工作展览。遇及金维诺同志，稍谈后辞出返家。下午又赴所，魏树勋同志谓昨晚党小组开会讨论乌恩同志转正事，将小组书面报告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接张云鹏同志来信，即作复信，关于“京山报告”及“江汉考古”文也。晚间观电视（朝鲜故事片《前锋》）。

10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潘怀素先生来谈。赴北京医院复查，体重已达57.6kg。下午偕秀君赴东安市场、百货大楼购儿童服装给孙女小晴，不久将周岁矣。

10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赴东安市场逛旧书摊，至赵子文同志家。返家，暄儿夫妇已携小孩来，午饭后还替孩子拍了照片。晚间温平同志来，谈及王祥第同事。观电视（话剧《三人行》）。

10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赴学部听刘导生同志传达周总理报告，姜君辰同志谈筹备学部扩大会议情况。下午赴学部参加对外科学协作（人员往来）1964年计划的会议。晚间审阅陈梦家《居延汉简总述》的“官制篇”。

10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赴国家科委参加学位条例起草小组会议。下午在家审阅陈梦家《居延汉简总述》的“官制篇”。

10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刘观民同志由内蒙归来，谈内蒙队情况。将《居延汉简总述》“官制篇”交还给陈梦家同志，并提了一些意见。下午陪秀君赴协和医院治疗，这一星期好一些，重新继续电疗。阅《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

10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阅各队寄所汇报。下午在家，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1—269页）。胡厚宣同志偕徐中舒先生来，徐先生为参加学部会议来京也。阅《考古》1963年第11期校样。

10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将《考古》今年第4—11期勘误表交编辑室，签10期稿费单。下午赴北京饭店，访徐中舒先生；参加核心小组会，听周扬同志报告。又偕侯外庐同志至学部，参加赴日学术访问团会议。晚间庄敏及王世民同志来谈。

10月26日 星期六

赴政协礼堂，参加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全体会议，因为是常务委员，坐在主席台。由郭沫若院长致开幕辞，接着是周扬同志的报告。中午休息。下午周扬同志继续报告，7时半始散会。素琴儿的同事关宏志同志来说明天返呼市，秀君想托他带东西给素琴的小孩子吃。晚间仇士华、潘其凤二同志来修理电视机。

10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赴北京饭店访问此间来京开会的同志，遇及谭其骧、周谷城、韩儒林、魏治钧各同志，又访周予同先生、武伯纶馆长，未遇。下午在家，阅《吉谢列夫讲演集》。晚间仇士华等同志又来修理电视机。

10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学部扩大会议北京（六组）小组会，讨论郭沫若、周扬的报告。下午请假，赴所，济南市博物馆刘馆长来商谈《大汶口》发掘报告事。陪秀君至协和医院治疗，至市场购物。晚间阅《唐代长安》（43页）及《红旗》第20期。仇士华等同志又来修理电视机，这次才找出毛病所在，须换一电子管。

10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学部扩大会议小组会。下午休会，在家阅读文件，旋赴所。晚间参加招待阿联教育代表团的酒会，系包尔汉、杨秀峰二同志主持，遇及杨荫浏、马坚、季羨林诸同志。

10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赴防疫所打针，旋至北京饭店继续参加小组讨论。下午赴政协

礼堂，听薄一波同志报告当前经济情况及任务。晚间暄儿来，取去秀君所购给小晴孙女的周岁礼物，因为明天便是她的周岁了。

10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修改《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下午参加赴日学术访问团的集会，由张友渔同志主持，检查准备情况，并决定依对方意见，28日入境。晚间素娟侄女来，昨天由温州返京，今日携来温州亲戚托带之物，即留之下宿，谈温州亲友情况。

# 11月

11月1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学部会议小组会，11时许至火车站迎接朝鲜外宾，陪他们一起进午餐。午后陪秀君赴协和医院电疗，送她回家，补午睡一觉。起来后，赴波伟洋服店定制衣服。晚间学部刘导生同志等设宴招待朝鲜同志，要我们作陪。

11月2日 星期六

上午审校《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我那篇《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的校样。下午阎文儒同志夫妇来。赴所，将校样交给编辑室，又至王俊铭同志处询问《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英译稿的修改情况，与庄敏同志一同出来。晚间阅读会议文件，楷儿返家度周末。

11月3日 星期日

上午理发，取款，阅读会议文件。下午暄儿来，今天下雨，没有带小晴来，取去姬妹送给小晴的周岁礼物（帽、衣、鞋），谈及赴日的事。晚间看电视（戏曲片《杨乃武与小白菜》），写了两封信。

11月4日 星期一

上午在家审阅《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的稿子。今天起，每天下午有报告，今天下午为林默涵同志关于文学方面修正主义的报告，因为陪秀君赴协和看病，没有前往。

11月5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学部会议小组讨论，今天已是依学科分组，我是在历史三组。下午听宦乡同志关于修正主义的帝国主义说法的批判。晚间观电视（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

11月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又至防疫处取证。与牛兆勋同志一起赴北京饭店，我去参加学部会议历史三组的讨论，今天主要是云南民族所侯方岳同志关于云南民族历史的发言。下午陪秀君赴协和看病，理疗9次，今天结束，仍未见效。晚间观电视（故事片《斩断魔爪》）。

11月7日 星期四

今天历史组休会。上午在家收集“近三年来的考古工作”资料。下午赴所。

11月8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学部会议历史组会议，由邓拓同志报告。下午周总理接见朝鲜代表团，我亦去作陪。晚间又赴车站送他们上火车，由兆勋同志陪他们去西安等处。晚间在家，开始写作《三年来的中国考古工作》。

11月9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医院治牙痛，以昨日食夹沙大米，被沙子弄掉一块。又赴波伟洋服店试衣。返所，与安志敏、王仲殊同志谈东北考古事，与尹达同志通电话。下午写了几封信，继续写作《三年来的中国考古工作》一文。晚间至颜伯诤同志处询问今天开会情况，上午黎澍同志报告，下午钱学森同志报告。楷儿周末返家。



11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饶惠元同志来，送来《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校样。中午正暄儿来家，饭后即去。继续写作《三年来的中国考古工作》一文，已写毕原始社会部分，达4000余字。

11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饭店开会，由张友渔同志主持，讨论访日计划。下午学部会议继续开会，由潘梓年同志作三年来学部工作的报告，约一小时半，然后分组座谈。我赴北京医院治牙疾。晚间在家阅读文件，写了几封信。

11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饭店参加赴日学术代表团会议，听赵安博同志报告日本政治情况。下午在家，继续写作《三年来的中国考古工作》一文，又赴所中将前一部分交所中打字。遇及伯洪同志，谓学部会议明天休会，历史所及语言所利用机会邀请外地专家讨论。晚间步青甥来谈。

11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饭店，赴日代表团请孙平化同志报告日本各政党及经济情况，以及代表团应注意的各方面，谈至12时半始散。下午在家继续写作《三年来的中国考古工作》。

11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日学术代表团同人去国务院外办，由廖承志同志指示方针，要以中日友谊为主要目标，争取高等知识分子中间派为手段，反美及拥护世界和平亦可谈，但以学术活动为主，反修在日不必强调，反美即是

反修。下午在家继续写作。

11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日学术代表团请林林同志作报告，我因为赶写《三年来的中国考古工作》一文，未去。下午写毕，约12000字，赴所付交打字。晚间赴北京饭店，张友渔同志召集，送去审查的几篇文章，已批示审查意见。我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主张删去关于高句丽的一段，以朝鲜同志宣称高句丽为他们的祖先历史，不属于中国少数民族也。

11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人代会召集预备会议，以学部委员扩大会议要开闭幕式及总结，只得向人代会请假。参加学部扩大会议，由吴玉章同志讲话，然后由周扬同志总结：（1）反修任务；（2）学术与政治的关系；（3）社会科学规划；（4）积累资料；（5）队伍问题，注重培干；（6）体制问题，中央与地方的所之关系。最后由郭沫若院长致闭幕词。午饭后，赴怀仁堂，由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并一起拍照。晚间偕炎儿至北京饭店，至周予同先生、武伯纶馆长处闲谈。

11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读学部会议文件。至郑石君先生处，将周扬同志及潘梓年主任的报告文件借给他阅读，郑先生最近身体不好，没有参加会议。今天暄儿夫妇带着小孩子来，正宗、正昕二侄亦来，即留之午饭。午后赴人民大会堂，参加人代会开幕式，并由李富春副总理作“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晚间至北京饭店，由徐鹤皋同志处借读有关对日友好的文件。返家，观电视（故事片《野火春风斗古城》）。

11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在家阅读文件，偕秀君赴米市大街购物。至吴世昌同志处谈英国出版书籍事。下午参加人代会，由李先念副总理作“63年预算及64年预算设想”的报告。散会时尚早，与裴文中同志谈中国旧石器问题，一起用膳后即返家。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谈及日本收藏甲骨文字拓本事。返家后，阅读学部会议文件。

11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伯洪同志商谈所务，及英国Penguin edition [ 企鹅出版社 ] 拟出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英文版事。又与王俊铭同志谈英文版事，并拟回信。下午赴北京饭店，由张友渔同志主持，成立赴日学术代表团的党支部，拟定代表团的几条纪律。与游国恩同志一同进晚餐，饭后返家。秀君今晨赴菜场购鸡蛋，下午在家摔倒一次。

11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检查，体重57kg，较前57.6kg稍减。当由于这一月来开会过忙和赶稿子。检查血液常规，一切正常，已较手术后大有进步，旅行无问题，但饮食常须小心。至东安市场购买旅行用物，花去124.86元，公家津贴110元，西装及大衣亦已做好，大衣系自己出钱，计163元。返家，下午秀君又摔倒，起来后昏厥过去，王明太太来探视，大吃一惊，傍晚始完全苏醒。晚间颜太太为之打针。

11月21日 星期四

赴日访问团副团长江隆基同志及翻译周炳、秘书徐鹤皋，今天先行起程赴港办理手续。我今天上午参加人代会山东小组开会。下午在家，赴派出所办理缴交粮票手续。

接到日本杉村勇造来信：

夏鼐先生著席：

我们青年学业者还要领教左列事项：

一、现在中国人民彻底知道文化财就是人民全体的财产（此项经过怎样过程成功）。

二、中国人民要进行重要的课题上，文化财保护应做何种工作。

三、考古学、古文化财的专家以外，有无何种组织，而做何等工作。

四、教育工作中，历史教育的地位占有何等程度，考古学的成果利用否。

五、年青的考古学者有哪一种的兴趣，比如北京大学考古学学生的毕业论文哪一方面的多，要知道他们的题目一览表等。

六、中国方面有对鄂尔特的旧石器，比应欧洲的“牟斯迭期”之说，要知道具体的根据（最近我们的研究者有想定鄂尔特斯式石器就是后期的旧石器时代）。

七、中石器时代的遗迹，最近有无新发现（我们的地质学者中有第四纪研究者愿意与夏先生交换意见）。

八、黑陶的时期上，对于耕地问题有无新意见。

九、稻作农耕的遗迹（日本方面特别关心西纪前三世纪的中国稻作问题）。

十、战国时代的阶级关系有根本的变化，请教由墓制方面解说。

十一、分别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理论上，考古资料有做何等贡献。

十二、三国、晋时代的坟墓中，有无传世的汉镜副葬例。

以上各项题目，若有工夫，请先预备答回稿子。

此地阴晴不定，日加寒冷，请旅行前特别留意保养。

杉村勇造 十一月十二日

在这以前，曾接到10月14日他的来信，提出七项题目：

一、解放后‘文物保护事业’的成果，现状。

二、对于时代区分论，考古学方面的贡献。

三、对于对象中国学生的考古学的成果，现状（考古讲座等）。

四、共通（双方）的讨论题目，若有相当的题目，先请通知。

五、a．中国各地发掘实况的“幻灯片”“照片”（请讲谈时使用）；

b．“半坡”、“洛阳”、“西安”等考古研究上必要的照片（发掘进行的情况），图样等（对象专门研究考古的专家、学生）。

六、现在的考古学与（学校）教育的关系。

七、在日本的考察（发掘地质及古物等），若有希望地，先定日程的必要，请指示。

这些问题，有些需要预备一下，有些只好临时对付。

11月22日 星期五

今天收到日本每日新闻社事业部长安保久武的来信说：

敬启者，在北京机场和先生握别以后，已经有了六年半了，其间中国考古界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对于我们也觉得很高兴的事。这次听到先生参加中国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在我们有一个愿望，就是请先生写一篇论文，给我们《每日新闻》上发表，论文的题目是《最近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各地发掘的情况》，长约2500字，假如可能的话，先生在离开中国以前把这篇论文写完，到日本以后，就交给我们吧！我们预备立刻翻成日本文，在报纸上发表。当这好机会，在我们报纸上能登载先生的专论，不但是我们觉得非常的光荣，而且提高我们《每日新闻》的身价不少。关于稿费，《每日新闻》社计划以日本金献呈先生，恳请先生考虑中国考古界和《每日新闻》社的友好关系，容纳我们的愿望，给我们写论文，是我们所最盼望的。祝

先生健康，祝

先生文安。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夏鼐所长先生 台鉴

每日新闻社事业部长

安保久武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这当然也只好搁在一边，因为我们一切要通过日中友协的。

上午赴所，要一些考古照片，作为资料配合讲谈之用。下午人代会请假，赴民族饭店，听张致祥、周而复二同志介绍日本情况及此行的方针任务。与游国恩同志在民族饭店理发、用餐后，同赴北京饭店，洗了一个澡。8时代表团又开会，由张友渔团长主持，将前次所讨论的“访日学术代表团注意事项”，作成书面文件，分给大家，并由友渔同志作补充说明：

一、客随主便，一切活动尊重主人的安排，如有意见，须由代表团领导考虑后统一向主人提出。

二、接待日本朋友，应本着不亢不卑的精神，既要热情诚恳，

又要谨慎小心。一切言论行动，首先要从政治出发，避免个人感情用事。

三、注意遵守纪律，各项活动应服从代表团的领导，重要事项要事前请示，事后报告。每天访问活动，应作简单纪录，以便于回国后总结工作。

四、个人接待或走访客人，须经代表团同意，并征求日中友协的意见。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可根据具体情况自行掌握，接待或走访客人的谈话主要内容，应及时向代表团汇报。

五、如日方学术界有人提出访问我国或其他要求，一般不作肯定答复。如需要具体答复时，须和团领导商量后再定。

六、代表团成员接受对方赠送的各种礼品，均应交代表团统一处理。如对方赠送的礼品过厚，接收与否，应商同团领导决定，如来不及可征求陪同人员的意见。

七、代表团成员的讲演稿不在报刊发表。如有报告费，或归日中友协支配。

八、注意保守国家机密，在任何场合，均不要谈论不宜对外公开的任何事情。要尊重对方的翻译（包括华侨在内），但不对他们乱发议论。

九、遇有紧急或偶发事故，应保持镇静态度，由代表团领导会同日方主人研究采取适当对策。

十、注意维护国家尊严，不要随便到日本商店去买东西，更不要买美制商品。土产品可以统一购买。

十一、对生活问题，要随遇而安，不能任意向对方提出要求或流露不满情绪。如确因身体不好需要照顾时，可通过秘书或我方的翻译向主人或管理生活的人提出。

十二、遵守主人安排的作息時間，注意礼节和当地的风俗习

惯。

十三、不要随便替对方或华侨带信件和东西，必要时须和团领导商量，并征求日中友协的意见。

十四、发扬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互相关照，互相帮助。

1963年11月20日

会开到10时余始散。返家，秀君已睡，觉醒时很不高兴。这几天她精神又有点反常，时常摔倒。

11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秀君的病又发作，后来吃药后才好。10时许赴所，将最近三年的《考古》及《考古学报》上的图版翻阅一遍，又借出所中照相机、曝光表及三脚架，选取一些原来照片。返家，午后赴人大会议，听陈毅副总理的发言，谈国际形势，才知道昨天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身亡，可见美国垄断集团间矛盾的厉害。散会后，即在人大会议用餐，与傅懋勳同志同席。饭后返家，颜伯诤同志夫妇来，陪他们看电视（电影《红色娘子军》）。颜同志托为所中购买测量人体的仪器一件。

11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将所中的幻灯片，选取三分之一，约200片，以便带往日本作讲演之用。贺昌群同志来，胡厚宣同志夫妇来，郑石君先生来，颜伯诤同志夫妇来。午饭提早用膳，饭后即乘车赴车站，秀君与暄、楷、炎三儿，都赴车站送行。贺昌群同志亦同车赴车站，此趟车子，代表团共有7人同行，我与侯外庐同志一室，王守武同志另一室，其余四位（游[国恩]、刘[大年]、李[格非]、顾[震潮]）一室。所中王伯洪、王世民、乌恩三同志前来送行，尚有他所及家属送行。车子12时7分开行，车中最初没有生火，冷得不能脱大衣，后来生火，逐渐暖和，晚间才够热，可以脱大衣。9时余经过郑州，我们房间又上来一位赴长



沙的客人。晚间我睡得很好，侯所长虽用安眠药，还没有我睡得好，他说听到我打呼的声音。

11月25日 星期一

因为同行的熟人多，车中并不寂寞，中山历史系杨荣国教授亦同车，与王守武所长同房间，有时亦参加一起闲谈。阅Kidder, *Japan before Buddhism* [基德尔：《佛教以前的日本》]。午间车过武汉长江大桥，晚间9时许过长沙。

11月26日 星期二

晨起后，车子由湖南到广东，经过梅岭，过了几个山洞，然后沿河而行，风景颇近故乡。此时北京虽已入冬，而“秋尽江南草未凋”，何况“岭南”，沿途尚有农村正在收割晚稻。午饭后，午睡一会儿，2时55分许抵广州站。有对外文协广东办事处的人来接。乘车赴广东迎宾馆，我住在4—108号，与李格非同志同室。写了一封信给秀君。听说张友渔同志坐飞机来，今晚可到。江隆基同志等，已于昨日赴香港办手续，要我们明天赴香港，以便后天起程由香港赴日本东京。我整理行装，将这日记留在广州，仅拆下几张（81—108页）带去。基德尔《佛教以前的日本》一书（pp. 1—216），阅毕后连同中山服也存放在广州，以减轻行装重量。晚间张团长抵广州，已9时许，据迎接者云，机中旅客已都下来，不见张老，乃上机舱，始知张老以痔症脱肛，狼狈不堪，二人扶之下机，乘汽车抵迎宾馆后，即延医治疗，后来勉强托进去。我们先去睡了，李格非同志陪张老，听说夜间1时许才睡。李同志在浴室中赶写讲演稿，所以很晚才睡。

11月27日 星期三

晨间决定李格非同志暂留广州陪伴张团长，我们6人先赴香港，由迎宾馆赴车站，7:30开行，10:10抵深圳。这时有九龙海关，办理海关

行李手续，持有外交护照者可以不检查，香港方面派亚洲贸易公司陈铨方同志来接，将护照交给他，以便办理过境手续。午饭后，过桥便是英领九龙新界，改乘广九车，12:19由罗湖开行，沿途停站有10个之多，其作用等于郊区公共汽车，沿途皆为农村，甘蔗田尚未收，农舍旁常有芭蕉及修竹。1:29抵九龙终点车站，亚洲贸易公司廖经理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罗明林经理来接，徐鹤皋、周斌同志亦来，分乘汽车。因为香港的招待所有京剧团居住，所以我们便住在九龙亚洲招待所（在车中阅报，知溥心畲及董作宾，都已在台逝世）。这里招待所只有4个房间（11个铺位），都为我们所占了，我和游老〔国恩〕一室，侯〔外庐〕、江〔隆基〕各占一室，其余5人同住一大室，江团长由楼上下来接我们，告以张团长情况。下午休息，游老与我谈及同乡王季思教授轶事。阅报，此间报纸连日登载肯尼迪被刺新闻，占了很多篇幅。晚餐后，大家聚在一起闲谈，因为港九社会情况复杂，所以我们都不外出。此间近九龙机场，时间机声轰轰，但晚10时以后，幸无飞机起落。港九缺水，虽由广东接济一些，仍不敷用，每四天开自来水一次，仅三小时，故浴缸及水缸中盛满用水，卫生设备亦改由水勺冲洗，闻今后还可能改为每星期放水一次。闻日中友协曾来长途电话，表示欢迎，并询问能否提早今日或明晨起飞。我们因为张老的病，至早明日午后始能抵港，故告以不能提早。最初我们还想推迟一天起程，打长途电话与广州联系，张老仍决定明日扶病来港，仍坐明天下午5时班机飞日。今日日本驻港总领事馆曾来电话，谓接日本外交部来电，可以签护照，但我们以尚有二人未来，故仍主张明天一起办理。晚饭前，有书法代表团在陶白团长率领之下（潘天寿、王个簃、顾廷龙、郭芳为等6人），来此间稍憩，即赴九龙机场起飞赴日。据闻仍在日访问者，尚有红十字会代表团、作家代表团等。

11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整理这次携日的照片，编排次第；又将行李过磅，每人不能超过20公斤。午后小睡，起来便准备出发，闻张团长已来港，但以旅途辛苦，脱肛又发生了，下来后即送医院治疗，我们在招待所等他。他由医院出来后，即直接赴机场，不来招待所休息了。4时半，我们由

招待所出发，廖、罗、陈都来送行，并协助办理手续。到飞机场后，行李过磅，二等舱每人20公斤，头等舱30公斤，包括手提皮包在内，我们中仅张团长一人是头等舱的票，闻过磅时，因携带礼品等超过60来公斤，但由他们办理搪塞过去。这时，张老仍由二人扶着走上飞机，坐在前面头等舱，我们在后面二等舱，实际上是相通的，前十来排算是头等舱而已，惟可由前舱门上。这次所乘的是BOAC（British Oversea Airways Corporation，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喷气式飞机，可坐159位乘客，每列6人，共27列（ $27 \times 6 = 162$ ，但第27列仅有3座）。由港至东京，二等舱是1688港币（现下每港币一元合人民币0.42元），我所坐的是23排B座，由后舱门上机。5:15起飞，飞行颇平稳，不觉得震动，马达声亦不太大，不过像干面胡同宿舍的锅炉房的马达声而已。6时半用晚餐，天已黑，下瞰看不到什么东西，8时许已看到地面上电灯及霓虹灯，犹如银星点点，已在日本境内的上空了。

8时35分抵东京羽田机场，已是东京时间9:35，正是东京夜市最热闹时。近东京时看到地面上五色灯光灿烂，下降时稍有震动，飞机声亦稍大，服务员叫乘客扣上座位皮带，并分给糖果，食糖果可减轻晕机。飞机着陆后，我们等候别的乘客都出来后，乃排队出机门，下扶梯。这时张团长仍须人扶着，下梯后，摄影记者即开水银灯拍摄照片及电影（后来送到中国，在电视“国际新闻”中放映）。日中友协常务理事岩村三千夫前来机侧迎接，别的人不能进来，在候机室楼上凭栏站成一排挥手欢迎，我们也挥动帽子示意。进飞机场，办理一系列手续，有检疫站、移民局、海关，将手续一一办过（外交护照可以免查行李）。出站后，由关东招待委员会组织一盛大的欢迎会，约有百余人，先站在两旁，然后至一稍空阔处，我们代表团站成一列，他们也聚集在一起，在我们前面围绕成半圆形，欢迎者中，我所认识的有井上清、杉村勇造、杉原庄介、关野雄诸人，与之一一握手，然后站好，由我方秘书徐鹤皋同志介绍团员姓名，将我的名字念成“夏鼎”了，刘大年同志连忙加以更正。接着由关东欢迎委员会委员长谷川澈三和常务理事三岛一致欢迎辞，献花，张团长致答辞，新闻记者举行拍照，此时已近10时半，欢迎会即结束。由徐鹤皋同志及日中友协事務局文化部主任浅野芳男陪同张团长先去旅馆休息。其余诸人，又到会客室，出席记者招待会，由日中友协福岛要一司会，先由谷川澈三致辞，侯副团长致答辞，福岛乃宣布

散会。这次由横川健作翻译，时有辞不达意的困难，周斌同志加以补充。散会后，我与杉原、杉村、关野闲谈一会儿。车预备好后，团员一起出站，乘一大汽车，坐在我旁边的即是横川健，他的双亲仍在中国的外文出版社工作，他在中国读大学，数月前才返国，现在后藤所主持的Japan Press Service [日本出版署] 工作，每月2万日元工资，仅够单身生活。车行约40分钟，经过皇宫之旁，看到高达1092英尺（等于666公尺）的东京铁塔，乃1959年所建。

抵文京区汤岛天神下的和式旅馆“花水馆”。进大门后，即脱去皮鞋，换穿拖鞋，经一走廊，进房间，连拖鞋也脱掉，穿着薄袜子，在凉席（tatami）上走，颇觉足冷。但是东京天气并不算冷，室内又有煤气炉，可以取暖。我与侯老同住一间，房门口一木牌，上书“芙蓉の間”，左邻为张团长所住“荻の間”，是有卫生设备的套间，右邻是游、刘二位所住的“桔梗の間”，江、王、顾、李等住在楼上。我们的芙蓉の間是八叠（144平方尺），中央放置一几，上置茶具，靠壁放一梳妆台，台前及几侧放置坐垫，另一壁悬一和画，画下为高起的Platform [平台]，放置收音机、电话机、花瓶和瓷制不倒翁，这壁中腰的架上放一瓷制狮子和一砚匣（中有笔墨），壁柜中放置有和式睡衣；正间之外，以推门隔离，为一小间，中放两椅一桌，侧壁为盥洗盆及镜子；更为小院子，有石灯柱及花木大石，以玻璃门隔开，晚间外边又遮以木板门。进正间之门，须穿过一放拖鞋的穿堂间（壁柜中放被褥），及一衣帽间（壁上悬大衣及帽）。我们对这生活颇不习惯，但亦有新鲜之感。东京华侨总会的韩庆愈同志，带领此间华侨总会的吴、陈二副会长来（正会长甘文芳医师，后来在横滨市长宴会上才碰到），略谈此间情况，韩、吴皆为东北人。他们走后，我们在旅馆大浴室中洗了一个澡，浴室有内外二间，在外间脱了衣服，放在一筐中，乃推门进内室，有一浴池，壁上有冷热水龙头，又有小凳和水盆，以肥皂擦身，以水盆盛水倒在身上洗干净后，再入浴池中泡浸，最后又出来坐在小凳上擦洗，以水盆浇身拭干（闻作家代表团曾入一浴室，遇到一妇女正在浴池中洗澡，颇为受窘）。返室，男服务员已将床铺安排好，时已12时许，但仍不易入睡，只好服用两片眠尔通，仍不能深睡，当由于环境变化过大也。这一旅馆几乎整个包下，在楼梯口，有事务局的同志，日夜坐在那儿守卫，除警卫厅所派的便衣警察之外，还有民主青年同盟的年青同志，日夜分三班

轮值守卫，诚意殊可感也。

11月29日 星期五

寄发到日本后第1封家信。上午日中友协派人来说，留日全部时间内的日程，由江、侯二副团长出面，我没有参加。早饭是和式朝食，主食是米饭，有生鱼片、鸡蛋、一汤、咸果、海苔等。中饭是一种“丼”（dony），有点像我温二月二所吃的芥菜饭，不过放在饭中的是肉、笋等。午后1时半（此间没有午睡的习惯）起，商谈东京的日程，团员都须出席，关东地区招待会各科负责人，也都出席，大家围坐一周，由神山惠一司会，日程部长太岛和雄报告初步设想，然后分组谈日程。考古学科是关野雄负责，我与他商谈，便即依照他们所拟订的。关野说，如果我身体受不了，随时都可以将日程加以更改或全部取消，他也认为太紧凑，但各方面的要求，不如此安排不能满足，谈时任翻译的是中山时子，在此间御茶の水学校任汉语讲师，前次尹达同志访日时，也是由她任翻译的。谈后返室，医生来了，我和侯老都要了些治伤风咳嗽的药。

4:45由花水馆出发，赴日中友协总会访问，徐鹤皋同志留侍张团长的病，我们九人都前往。这是来东京后第一次出门，一般都是每车前面司机的旁边，坐着警卫厅便衣警察与民主青年各一位。友协总会的会客室颇隘窄，坐在一长桌子的一侧，他们到会的有副会长伊藤武雄、三岛一，理事长富崎世民，副理事长大森真一郎（新近访问中国农业归来），常务理事岩村三千夫、三好一、神山惠一、川崎正三郎（日共统战部长），事务局长长谷川敏三等，由伊藤副会长致欢迎辞，侯副团长致答辞，然后介绍到会的人员，随便谈话，至5:30告辞。赴花水会馆宴会，系一西式旅馆的餐厅，用西餐，福岛要一司会，谷川澈三委员长（法政大学校长）致辞后，他以事便先行退席，江副团长介绍团员，日方到者则自我介绍，有三岛一、中岛健藏、仁井田陞、小野惠、武藤守一、重沢俊郎（二人由京都来）、岩村三千夫、关野雄、井上清等，由江副团长致答辞，然后继续自我介绍，至7:30始散。返花水馆，柘植及井上二人来找刘大年，谈世界科协北京中心事。刘、游房间中漏煤气，

幸而发现，未生意外。刘大年引他们二人至我的房间中商谈，9时半始去。今日侯老搬到楼上，与江隆基一起住，我一人独住一室，晚间睡得还好。

11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10时，访问在日本的朝鲜总联合会，议长韩德洙同志招待，致欢迎辞，并介绍在日的韩侨情况。据云：留日韩侨约60万余人，60%拥护人民政府，总会所办的学校，学生约4万余人，报纸25种，文学团体等13个，希望我们能到朝鲜大学访问，并作报告。江隆基副团长致答辞。韩议长请我们用烟茶，并谓香烟是朝鲜烟，江答以我们团中只有二位吸香烟。韩介绍在座的朝鲜同志（诗人许南麒，妇联朴同志，宣传部长朴在鲁，监委金英根，科协会长李时求，朝鲜问题研究所所长裴秉斗，青年同盟金同志，科协顾问朴同志）。江副团长介绍我们团员后，又致答辞，后来自由谈话，提到世界科协北京中心事。李时求同志为理论物理学家，但韩侨离日本后，即不能再返日，故不易来华。刘大年同志提到中朝考古联合队事，我提醒他这事尚不能公开。韩议长提到正在华沙开会的世界和大，为修正主义者所操纵，为肯尼迪逝世默哀，大家都有些愤慨，中国代表团带头不同意，殊为人所佩云云。韩又邀我们到屋顶去眺望东京风景，此间地势较高，地点近于市中心，可以看到铁塔及皇宫绿树，在日的韩侨颇富有，故能集资修筑这大房子。据云落成时，请老修在日的代表来参观，头一句便询问总会在这座大房中租了几间做办公室？听说是自己修筑的，便问地价付清了没有？韩言及对老修甚为不满。下来后，留吾们用午餐，饭后已1时许，又至庭院内拍照，谓庭院中假山，象征朝鲜半岛。

此时关野雄教授已来，等候汽车到后，即一起赴明治大学新校舍。至休息室，则杉原庄介、杉村勇造、甘粕健、佐藤伸雄、和岛诚一、大塚初重等均已来到，甘粕的夫人送茶待客，但译员中山时子却仍不见来，只好请杉村勇造先生暂作译员。至小礼堂，由甘粕司会，讲演时有录音设备，以天寒，我仍着大衣，听众有60余人，大部分是青年学生。此次是日本青年考古学会主办，大塚教授致介绍辞，我乃就文物保护问

题，叙述历史及目前情况，谈到3时左右，中山时子才来，因为关野雄约她在东大的考古学研究室那里会齐，所以误时一小时多，但中山的汉语听语能力不及杉村，又不熟悉考古文物名辞，所以仍由杉村帮助翻译。讲演毕，由听众提问题，重要的有下列各问题：

（1）如何使全国农民都能了解并贯彻文物保护政策？（甘）

（2）由考古学者的角度来谈新旧中国的对比？（和岛，后来又提一次）

（3）配合基建的发掘工作这样多，研究工作能否赶得上？（甘）

（4）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遗址，考古工作者如何分配工作，使工作与专业相适应？（和岛）

（5）私人能否收藏古物？字画是否与古物一样处理？（文化财研究所一位）

（6）古物的时代下限如何？

（7）百闻不如一见，能否组成一些先史遗物在日本展览？（东北地区一位）

（8）考古工作者的生活如何？待遇如何？

（9）考古资料在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如何？如何利用？

（10）在中国的外国考古学研究情况如何？

由我一一加以解答，至4:15左右始毕。他们青年考古学协会送礼物（一件毛衣），和岛诚一及松岛又合送我一本书《平城京》。散会后，杉原教授等陪我至屋顶眺望，下来又至休息室小憩，然后告辞出来。

关野、和岛、杉原及译员中山，一起陪我至花水馆，在我房中商谈3日及7日的讲演会布置。又告诉我：日本考古学协会这次组织一小组，专任招待我的责任，东京是他们三人，仙台是伊东，横滨是和岛，名古屋是澄田，关西是樋口隆康，广岛是松崎寿和，山口和福岡是冈崎敬，

又送我以地图。他们走后，代表团全体（除张团长及徐同志外），都在我的室内，集体用餐，是和式饭，颇丰富。饭后，各人谈下午分组活动情况，江隆基副团长参加教育工作者座谈会；刘大年、王守武二位参观中国研究所，并64年北京中心科学讨论会的日本筹备会；侯外庐副团长参加教育大学的座谈会，据云参加者约六十余人，为反对美帝文化侵略，主张不接受美国津贴；顾震潮同志参观此间气象厅，有座谈会，互相介绍关于气候预报电子计算工作，并问及中国气象工作者生活情况，待遇如何；游国恩、李格非二位原拟参观内阁图书寮，由波多野教授陪同前往，由于星期六下午闭馆，改为逛旧书铺。大家汇报毕后，时间已不早，乃散。



# 12月

12月1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由东京赴东北地区的仙台市。上午9:10由花水馆动身赴上野车站，火车9:35开行。考古学方面，有关野、和岛、甘粕等来送。重藤俊郎教授则与事务局的福岛一正及华侨总会韩庆愈同志等，陪我们一起去仙台市。车行后不久，即可由车窗外望西北的日光山，为德川家康氏的发祥地，车穿过那须平原，西北为那须火山群中的黑矾，不久即经过关东区与东北区的交界处，在中世纪时原有一关隘，经郡山等处，沿途山清水秀，草木蓊盛，农舍稻田，阡陌纵横，颇类故乡。我们在车中用午餐，是站在柜台旁吃的，叫做“天妇罗そば”（Tempura，炸虾仁汤面），每碗日金150元，合人民币1元。饭后抵松岛，仙台招待委员会派事务局长村松胜三郎来，接洽在仙台活动的日程表。有一群众性的报告会，知张团长不能来，坚决主张由团内别人代为报告中国科学现况，以此次报告会乃至与仙台市府再三交涉始获许可，不能放弃机会。团中决定由刘大年同志代替。

下午3时许抵仙台车站，来迎接者近百来人，有小孩十人献花。出车站后，乘车赴鲁迅纪念碑献花圈。车中有东北大学汉语讲师赵迺桂作介绍，谓仙台人口现约46万，高等学校颇多，为一文化城或可称学生城。车子沿青叶通（道）而行，不久即见左边为东北大学校门，贴有明日“中国学术代表团讲演”的海报，右边为金属研究所。又前行，左边有一木屋，据云楼上即当年鲁迅故居，赵丹来日访问时曾特行进去参观，为演《鲁迅传》作准备也。过川上铁桥上山，不远即为鲁迅纪念碑，上刻鲁迅像，下为日文纪念文，我们下来，献花圈并鞠躬。仙台市公民馆长半沢正二郎，报告纪念碑建立经过，由赵同志翻译，侯老还放了一支中华牌香烟在碑前。然后我们上车至山顶，为一神社，有古城堡遗迹，社中立有伊达政宗卿石像。据伊东信雄教授云，此城为彼于1502年被封后所建，当时山麓城市人口住五万人，现则成为东北地区文化、政治的中心。

下山后，住Grand Hotel，乃一西式旅馆，我和游国恩同住在816号

室。进旅馆后，在客厅中即互相介绍仙台招待委员会人员和我们的团员。各人安顿好后，又聚集在江副团长寝室中，由周斌同志报告明天活动日程。我返室，整理明天使用的幻灯片。5:50赴餐厅参加欢迎宴会，共六桌，系西餐，有蚝肉，据云系法国种，移植仙台。我这一桌为考古方面，由伊东、芦沢等作陪。东北大学校长石津照玺，以招待委员会委员长名义致欢迎辞，江隆基副团长致答辞，然后进餐。席间，半沢正二郎又起来讲话，谈及与建筑鲁迅纪念碑有关的人物，各起立饮酒。伊东教授亦曾起立发言，谈及解放后中国考古学的发达，希望今后中日文化交流更多。金谷治教授（治中国思想史，系今晚的司会）介绍侯老的中国思想史。物理学家森田教授希望明天能听到关于中国物理学现况的介绍。侯外庐、刘大年二位致答辞。散席时已8时许。席间，有温州同乡李士芹、张正标、金福斋等来谈，席散后，又至我的房间内闲谈。江副团长等则举行记者招待会。睡前洗一次澡。

12月2日 星期一

在仙台，7时半起床，8时用膳，8:50开始进行各种活动。我们九人都先到东北大学校长会客室，由校长石津照玺（日本学术会议第一部部长）招待。室中挂一石刻拓片：“闲俸闲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觉延正区之年春二月。”据伊东教授云，原碑在附近福岛县二松坡楼下。校长介绍在座的教授，江副团长介绍团员，并致送礼品（书给学校，漆烟具给校长）。校长介绍东北大学概况，谓有学生7000余人，分为几个学院，欢迎我们来此访问，并请于题名簿上题名。然后分组活动，江隆基（教育）、王守武（物理）、顾震潮（气象）各为一组；我们人文科学合为一组（侯外庐、游国恩、夏鼐、刘大年、周斌），参加学术座谈会。

10时开始，由志村教授司会，伊东教授致欢迎辞，他是考古学教授，说从前日本考古学家也曾在中国学习中国考古学，原定节目为游老致辞，侯老怕冷场，抢先立起致答辞了。讲演正式开始，由我先讲《新中国的考古学》，使用幻灯，约讲1小时，效果颇不错。接着侯老讲《柳宗元的思想》，亦约一小时。讲毕已是中午，即在会场用餐，每人

各一饭盒，出席者约五六十人，多在会场用餐。饭尚未毕，因刘大年同志1时起即须赴另一会场，代替张友渔团长讲中国科学现状，故不等他吃毕，即提前提问题，要他解答。他也只能解答一个问题即“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即匆匆离开，其他历史问题改由侯老于下午座谈时再作解答。图书馆馆长邀我们参观善本展览，有列入国宝的二件（镰仓时代抄本《史记·孝文本纪》、延久五年《频聚国史》卷廿五），马克思1847年法文版《哲学的贫困》手校本，青木正儿于清末托人所绘《北京风俗图录》百十七幅（闻明年将付印），B. M. [不列颠博物馆]藏顾恺之《女史箴图》的摹本，鲁迅（周树人）在东北大学医科时的有关文件（明治三十七年入学履历书，志愿书，退学证明书，登记簿等）。伊东教授陪我去参观考古学研究室，这里所陈列的，以仙台附近出土者为主，主要是东北地区绳纹文化遗物，也有北海道出土的黑曜石打制石器，有些“无土器时代的石器”，他们视为旧石器。此间芦沢助教授，即专攻旧石器时代者，赠我一册《石器時代の日本》。参观后，即在陈列室中座谈，由此间汉语讲师赵迺桂翻译，知此校考古专业成立仅六年，现有研究生二人、本科生六人，主要是攻石器时代的。他们询问关于中国石器时代的一些问题，谈一会儿。返讲堂，正将散会，代表团各成员，又聚集校长会客室中，由石津校长致辞，并赠礼品，江副团长致答辞，我们乃告辞。

出校门登车赴火车站，此间招待委员会及温州同乡，共50—60人，在车站欢送我们，伊东教授亦来相送。3:50开行，挥手告别，还拍了几张照片。车中周斌同志告诉我们，在仙台时，有反动分子“陈金波”之名，致团员每人一信，劝“起义归来”，殊为可笑也。到东京后，我也收到一封由仙台转来的信，虽署名不同，但可能是同一人所搞的。9时许，抵东京车站，关野、和岛及日本考古学协会委员长八幡一郎来迎接，约明天下午讲演，乘车返花水馆。团员聚谈，至11时许始散。

12月3日 星期二

昨晚返东京，睡时颇晚，今晨起来后，准备下午讲稿。东京今天下起雨来，有点凉意。团员分两批赴代代木医院探视张友渔团长的病，我

是第二批，10时才去。因为急于要集体去日共本部访问，没有上楼，即一起上车赴日共本部。会客室（会议室）是在楼上，中间置一长桌，大家绕桌而坐，壁上悬挂这次（11月21日）众议院选举时日共候选人得票情况，墙上悬挂马、恩、列的三张照片，书架上有些关于马列主义、工人运动的书籍，旁置报纸。今天因为野坂年高（70多岁）竞选事累了，正在休养，松本也生病，所以由袴田里见接见我们，还有安斋库治、冈田文吉、石田精一、岗本博之（宣传部长）、冈正芳、土岐强（《赤旗报》主编）等，由主人致欢迎辞，江副团长致答辞。主人介绍这次选举情况，据云赖肖尔通过社会党国际部长和田，津贴了不少钱，资本家也津贴社会党几亿，结果社会党反减少1席，日共这次共得5席（增加2席）。又介绍我们所要到地点的情况，名古屋的物理学家坂田昌一，京都的末川博，都是左派，大阪原来左派势力颇大，但现下有许多已成为修正主义者，例如小野，各处的日共都要对我们协助的。谈到10时许，我们告辞。他们带我们到楼下观《赤旗报》印刷所，工人们放下工作，聚集欢迎我们。江副团长说：“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你们革命工作者致敬意。”工人代表支部书记说：“我们一定努力奋斗，把美帝赶出日本。”

出来后，招待会约我们到庐山饭店用中国饭，是一位江苏人开的，在城的西南部，车行须半小时，菜有鱼翅、虾仁、鸡、肉等。食毕匆匆返寓所，来不及休息，关野雄已来，一起赴明治大学本部，杉原庄介教授在门口迎接，还替我在衣襟上插上红花，学生夹道欢迎。至校长会客室，校长小出廉二因事至外地未赶回来，临时改由羽田理事、教务长宗京奖三招待，介绍学校情况，学生有3万人，专任教授约500人，兼任者500人，文学部有3000来人，分为10个专攻，考古系100人左右，校中有三个博物馆。然后由杉原陪我参观考古学博物馆，从“无土器文化”到古坟时代的都有；资料室有历年田野记录、照相底片及实物，现下放不下，有些堆在仓库中；资料室旁有作业室，学生正在粘对陶片及画绘器物图。出来后，至文学部，杉原教授有考古学通论课，约我一同到教室中，将我介绍给他的学生，要我说几句话，然后学生交我一封信，托带给北京大学专业同学。乃上楼至杉原教授办公室，原田淑人、八幡一郎、杉村勇造、杉本要吉（读书新闻社）皆在座，谈一会儿，乃至讲演会场。为日本考古学会所召集，听者60人左右，由杉村教授司会，先由关野致辞介绍，由八幡一郎致欢迎辞，乃由我讲演约20余分钟，中山时

子翻译，然后提问题：（1）与细石器共存的陶器；（2）半坡与庙底沟孰早（关野）；（3）龙山文化是否同源（关野）；（4）齐家文化与彩陶及黑陶的关系（杉原）；（5）水稻起源及水田（和岛）；（6）中国彩陶与西方的关系（原田）；（7）铁器时代的开始与铸铁、锻铁孰早（关野）。因为时间已到，故有些问题即不再作答，由和岛致谢辞，乃散会。至杉原教授办公室小憩，有鸟居龙藏的孙女玲子（绿子的侄女，在日本广播局工作）来见，约我作10分钟广播，我即推辞，请她与事务局接洽，可请团长用华语广播（对中国及东南亚）。

出来后，与关野、杉原一起至一日本式饭馆，名曰“福田川”，以烹饪鳗鱼出名，江户时代即已开设。明治校长小出廉二招待，彼新由欧美考察教育归来，同席除关野、杉原之外，有教务长宗京奖三、考古系助教授大塚初重等，食炙鳗肠脏、炙鳗等。席间，杉原教授介绍河出书房編集部所岛尾高明，说要约请中国学者写《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我推荐裴文中同志。8时许始散，回旅舍，福岛要一教授介绍日本学术会议及东京大学情况。

附：日本考古学协会委员长 八幡一郎的欢迎辞：

今天，日本考古学协会迎来了中国学术代表团成员之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并举办了有关我国考古学研究者 and 考古学的座谈会。首先让我向远道而来访问日本的夏鼐先生表示衷心的欢迎。回顾过去，1957年我们日本考古学协会派出了以原田淑人博士为团长的访中考古视察团，那时中国正值多事之秋。但是，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为代表的各有关方面，排除困难，给予欢迎。特别是以夏鼐先生为首的许多中国考古学家自始至终给予我们热情的招待。战后，中国开始了强大的国家建设，许多横跨数千年的有关中国文明的遗迹遗物陆续发现。中国政府对此实施了迅速而且详细的调查发掘计划。这些优秀的发掘成果使我们大开眼界。那是一次对东亚考古学充满希望和期待的访问。访中考古视察团怀着对中国接待方热情款待的感激之情而归。日本考古学协会一直期待着有报答此番厚意的机会。

这次在日中友好协会的周旋之下，实现了邀请中国各领域专家

学者访日的计划。非常幸运的是夏鼐先生作为考古学领域的代表是其中的成员之一。本协会非常高兴能实现多年的愿望。协会专门设立了欢迎夏鼐先生小委员会，并与中日学术代表团关东欢迎委员会取得联系，进行了诸般的准备。今天的座谈会，正是这一系列欢迎活动之一。非常荣幸能得到夏鼐先生的快诺，并在欢迎委员会的尽力之下顺利举行。在这里，我仅代表日本考古学协会向出席本次座谈会的夏鼐先生，提供本次机会的日中友好协会关东欢迎委员会，日本考古学协会欢迎小委员会以及提供本会会场的明治大学当局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希望今天来参会的各位能受益于这样一个大好的机会，敞开心扉就大家共同关心的考古学话题进行有益而诚挚的学术交流。

最后再次向夏鼐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

12月4日 星期三

上午10时，赴日本学术会议，地点在上野。今天仍小雨。至会客室，四壁悬日本近代学者照片，室中置圆桌六张，并列一排，主客双方对面而坐，由福岛要一作司会，由朝永振郎会长致欢迎辞，谓六年前访中国时，一下机场，中国主人即引《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一句以相迎，今日亦以此语回赠，在中国看到中国文明及人民努力建设，甚为感动，二国有共同点但亦有异点，文明交流，我们有互相了解的共同基础，又有可以互相取长补短的相异点可以学习，最后慰问张团长的病，并祝早日恢复康健。江隆基副团长致答辞，并介绍团员姓名、职务。福岛介绍在座的学术会议会员，有自然科学副会长吉田富三（医学）、松本信应（庆应大学）、八幡一郎（考古）、河大清夫（地球物理）、江上不二夫（第四部副部长，东大）、野村平甫（第二部部长，民法）、平井た太郎（音韵学，学术交流委员会）、渡边武男（第四部干事）、福岛要一（第六部干事，农学）。我方侯外庐、游国恩、刘大年相继发言。渡边武男拿出两个单子，表示中国学术刊物交换的情况。最后由副会长吉田富三致辞，即作结束，时已10时40分。

乘车赴东京大学，由总长茅诚司招待，先在校长室小坐。茅致欢迎

辞，说本人大约十年前曾访问中国，希望能早日有机会在日本接见中国学术代表团，今日遂愿，非常高兴，你们有什么要求，都不妨提出。江副团长致答辞。然后由别人引导我们参观校舍。据云皆1923年大地震后所盖，先至图书馆，现正在扩修中，我们参观开架书库，为学生指定参考书，约23000册，闻全部藏书达200万余册，阅览室有1100个座位。又参观工学部，系新盖房子，我们参观了合成化学实验室等，其中船型试验水槽室，槽长86米，闻设备为世界所少见。12时许，茅总长设宴招待，系西餐，在大讲堂南侧会议室，席位如次：

|                 |              |               |               |               |               |             |             |               |                |
|-----------------|--------------|---------------|---------------|---------------|---------------|-------------|-------------|---------------|----------------|
|                 | 仁井田<br>(文学部) | 侯外<br>店       | 周<br>斌        | 茅<br>诚司<br>○  | 江<br>隆基<br>○  | 南<br>原<br>繁 | 游<br>国<br>恩 | 仓<br>石武<br>一郎 |                |
| 周藤吉之            |              |               |               |               |               |             |             |               | 手冢富雄<br>(文学部)  |
| 刘大年             |              |               |               |               |               |             |             |               | 宗像诚也<br>(教育学部) |
| 高桥幸次郎<br>(社会所长) |              | 渡边武男<br>(理学部) | 团藤重光<br>(法学部) | 依田新<br>(教育学部) | 藤堂明保<br>(文学部) |             |             |               | 夏<br>鼐         |
| 菅义夫             | 相原藏          |               |               |               |               |             |             | 江上波夫          | 驹井和爱<br>(文学部)  |
| 王守武             | 横川健(通译)      |               |               |               |               |             |             | 中山时子(通译)      | 小野忍<br>(文学部)   |
| 正野重方<br>(理学部)   | 今井功(理学部)     |               |               |               |               |             |             | 关野雄           | 李格非            |
| 顾震潮             | 野上茂吉郎(教养部)   |               |               |               |               |             |             | 高桥勇源          | 徐鹤皋            |
| 神山              | 韩庆愈(通译)      |               |               |               |               |             |             | 岸(通译)         | 福岛正夫<br>(文学部)  |
|                 | 横山正彦(经济学部)   |               |               |               |               |             |             | 古岛和雄          |                |

饭后，关野、驹井二氏约我到考古学研究室，送我几本书，驹井以事先辞。研究室有八幡一郎、三上次男、斋藤忠等。参观陈列室，拍了几张照相。又至研究室小坐，与教员及同学谈几句话后，关野介绍在座各位，3时余辞出。

关野、三上偕往东京国立博物馆，参观印度艺术展览，有新德里博物馆G. D. Khullar及杉村勇造招待，在座有博物馆考古课副课长佐藤达夫，及其同事西田守夫（京大博士，周代金文）、增田精一（东大毕业，中西交通）、三浦勇助（庶务部长）。匆匆参观印度古代部后，又上楼观日本美术品。下楼休息，喝茶，返花水馆。晚间6—9时，观民芸

的《消失的人》，闭幕后上台献花。其余团员去法政大学参观，适值教职员闹增薪，要不得结果，明日罢工，谷川澈三校长颇感狼狈。

12月5日 星期四

上午10时访问早稻田大学，由江隆基、侯外庐、游国恩、夏鼐及周斌五人前往，其余另有活动。驱车前往，至大隈会馆，乃校友为纪念创办人大隈重信所筑。至会客室，由野村教授主持招待，致欢迎辞，江副团长致答辞，介绍团员。野村介绍在座教授，皆东洋史及汉语等与我们有关各科的教授，如小林昇（哲学）、原田正已（原田淑人之长子，中国哲学史）、河合（东洋史）、林木（东洋史）、栗原明信、大清（汉语）等。寒暄后，参观学校，先至戏剧博物馆，乃纪念坪内逍遙（1935年卒，为译《莎士比亚全集》为日文者），其中关于莎氏即有二陈列馆，有《莎氏乐府》原本各刊本，日本演莎翁剧的历史资料，此外尚有日本演剧史及世界戏剧史的资料的陈列。参观图书馆善本书，有《丧服小记疏议》抄本、《玉篇》抄本（背面有佛经抄本），二者皆曾收入《古佚丛书》中；有附图的《清国漂流图序》，文化庚午（七年）太史桥口善伯所授，由琉球那霸归国途中遇风飘至中国情况；有《鸿迹帖》数册，乃明治二十九年清国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题字或绘画以赠鸠山博士为纪念者；又有《新民丛报》等。再参观书库，闻中央图书馆藏有50万册。出来后，参观东洋美术博物馆，时已11时半，匆匆浏览一周，有安藤更生（正辉）教授、泷口教授招待，有甲骨、铜镜、陶俑等，又有“唐招提寺”木额，据云为奈良招提寺原物。安藤教授即新近来中国参加鉴真逝世千二百年纪念者。

返大隈会馆，由大隈总长设宴招待，系西餐，在座教授有野村、中岛、泷口（皆兼理事）、原田正已、安藤正辉（更生）、小林等。总长致欢迎辞，谓解放后招待过三次中国代表团，55年郭沫若学术代表团，57年梅兰芳、欧阳予倩戏剧代表团及此次代表团，早稻田大学自大隈伯以来，即主张对外国留学生开放，历年中国留学生不下2000人，现有在校学生35000人，中日同文同种，今后学术交流更为必要。司会系另一安藤教授，介绍在座教授。江副团长介绍团员，并致答辞。坐在我左边



的安藤更生教授，曾在北京十年，姚鉴即曾从之学东洋美术史，谓讲谈社拟出版15卷本《中国美术大系》。席终献赠礼品，江副团长口头答应改日回赠礼品，然后出来共同拍一照相，散会。至校园旁一古式小屋休息，与各专科教授分别谈话，此时关野雄教授来，谓泷口教授约一起至考古学系参观其标本室，并由泷口教授赠书。

出来后，由庆应大学江坂辉教授及关野雄教授陪同赴庆应大学，由言语文化研究所所长松本信应教授招待。在会客室稍谈后，参观日本考古学资料室，由清水润三教授作说明。返会客室，用茶点，介绍与前岛信次教授、伊藤清司讲师、松本芳夫、竹田龙儿、浅子胜二郎、和田博德（和田清之子）等教授，并有学生多人。松本教授要我说几句话，然后学生提问题。（1）与中国交换刊物，最近多有去无来回。（2）最近对于西藏的调查工作，因为此校有东南亚研究所，故对我国西南特加注意。稍谈后，以时间已不早，乃告辞，关野、中山陪我一起返花水馆。

稍息后，又乘车赴东京火车站之车站旅馆附设饭店，乃关东区招待委员会所组织之酒会，来宾出席有260余名。6时开始，至8时始毕。由福岛要一司会，我们进去，先排列一行，胸戴红花，由谷川致欢迎辞，江副团长致答辞，并介绍团员，尚原、中岛致欢迎辞、宫崎举杯致敬，然后分散至各桌分组活动。

考古学方面，有原田、八幡、杉原、关野、杉村、大场、樋口（清之）、大塚（初重）、清水、甘粕、松本（信应）、和岛（诚一）等，谷川及江隆基至各桌致敬，我还特别给他介绍原田淑人先生。最后，代表团成员又回到原来位置，排成一行。宫崎致闭会辞，侯外庐副团长答辞，司会福岛领头高呼“中日友谊万岁”三声，乃散会。至会客室等候车子，谷川、尚原、中岛、宫崎、岩村五人陪我们谈话。9时许始乘车返花水馆，大家又一起吃面，并谈今日体会。

补记：

《赤旗报》7日刊登消息：

《充满友谊的联欢 来自各界共260人出席》

为了日中学术的交流，相隔8年来日的中国访问学术代表团的盛大欢迎会，于5日下午6点半在东京丸之内东京スラーション酒店举行。来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学者、研究者约260人，在充满友谊的气氛中与代表团成员进行了联欢。代表团除了因病缺席的张友渔团长之外，全体出席了联欢会。江隆基、侯外庐两团长对日本学术界举行的热烈欢迎表示了感谢。欢迎实行委员会代表委员（法大总长）咨川辙三和东大学长南原繁元、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宫崎世民代表主办方致辞。在出席者中有中岛健藏、宗像诵也、仓石欧四郎、野上茂吉郎、岸保勘三郎、富山久尚、穗绩七郎、三岛一、羽仁五郎等来自各界的著名人士及来自共产党的高仓（泰鹿）、冈正芳、丰田四郎等。此外，代表团自11月28日访日以来，在仙台、东京进行了大学访问和学术领域的交流会，9日开始将对静冈、名古屋、关西、中国和九州各地进行访问。

12月6日 星期五

今天赴横滨，侯因血压高，顾参观仪器工厂，徐伺候张团长之病，故仅有七人前往，9时许动身，乘一大汽车。据云须分组至华侨及朝鲜二校，乃由江、李、周去朝校，刘、游、王与我赴横滨山手华侨学校。此地人口150万，华侨约5000人，朝侨约25000人，有华侨学校二所，其一为国民党分子所占，此山手华侨学校乃另行觅地盖房，有学生400余人，有小学及初中。我们到校后，由吴校长及马副校长欢迎，集合学生，吴校长致欢迎辞，小学生献花，刘大年先生致答辞，全体唱国歌，然后四人分组活动，小学1—3年级由刘负责，小学4—6年级由我负责，初中由王守武负责，家属由游负责。我至教室后，教员介绍，然后由我略谈国内情况，尤其是教育情况，然后学生询问：祖国小朋友的学习及生活情况，三年灾害情况，时已近12时，乃散会（闻刘云，一二年级小学生问天安门的灯笼多大）。

至市长官舍，由市长飞鸟田一雄接见，其人系社会党，跛足，对中国表示友好，但政治见解不合意我国的国际路线。在座者有国立大学长

黑泽清、市立大学代理学长松仓恒夫（物理学）、县教职员会长泽田三郎，日共市委兼此间日中友协常任理事石毋田达及东京华侨总会会长甘文芳（医生）和此间华侨妇女六七人。少顷江、李、周亦来，乃入餐厅用膳，系西餐，东京招待会的波多野为司会，市长致欢迎辞：“中国革命经验值得学习，我们应为世界和平及东亚和平而努力奋斗。我赠每人横滨市钥匙一把，可以打开横滨市民的心。”江副团长致答辞：“中日友谊，共同反帝。”市立大学长松仓起立为大家干杯，然后闲谈。黑泽校长致辞：“中日文化交流可溯至绳纹文化末期，弥生文化时水稻及铜器由中国输入。”飞鸟市长又问及新中国考古情况，送刘与我以《横滨市史》各一部。席散后，一起至草坪上照相，并眺望全市。出来后，以李同志解手，等候好一会，我们只好先上车。

到南公会堂，先开大会，约二三百人，□□致欢迎辞，江副团长致答辞，并介绍团员。然后至楼上会客室小座，乃分科活动。我是第6组（考古），在“和室”，脱鞋进去，围成一方形而坐，中央桌上放置古物及照片等。甘粕主持会，由和岛介绍横滨附近考古情况，南冢贝塚（绳纹前期）、三轮台（绳纹至古坟时代）等，有幻灯片放映，随作说明。然后由学生提问题，要我解答，中山时子翻译，杉村亦来协助。（1）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情况；（2）中国新石器时代古坟群等。

散会后，又参加横滨各界市民欢迎中国学术代表团集会，即在南公会堂礼堂。各界代表有神奈川县日中友协副会长星惣七郎，教育工作者协会代表、母亲代表、学生代表、山崎学术界代表等相继讲话，强调中日友谊。刘大年同志致答辞。6时半散会，驱车至中华街香港饭店用餐，华侨作东，共六桌，我与刘大年同志一桌，同席有东京华侨韩庆愈、日人星惣七郎（日中友协）及杉恒夫（日中友协县会长，医生）、朝鲜人崔相韶（朝鲜学校教育会神奈川会长）、横滨华侨王联养（料理店）、严应科（新亚制面所）、魏明鸣（稻原园料理店）、吴遇孙（株式会社崎阳轩）、吴烈通（牙医）。8时半散席，驱车返东京，途中无事，大家唱戏，我倦极，且一无所能，殊自惭也。进东京市经银座，正夜市热闹时也。抵花水馆，已11时许。

12月7日 星期六

上午原定与侯老一起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侯老已休息一天，我以倦疲，故决定在家休息半天，由侯老一人前往。我在家准备下午的幻灯片，关野、中山来，商议下午讲演会如何进行。中午只有徐鹤皋、李格非和我三人在家，食中国面。午后1时，关野、中山二人来，一起驱车赴一桥的东大校友会，甘粕在门外相迎，八幡在楼下相迎。稍息后，至楼上，会场已布置好，张一通告：

中国学术代表夏鼐先生讲演会次序

开会之辞：原田淑人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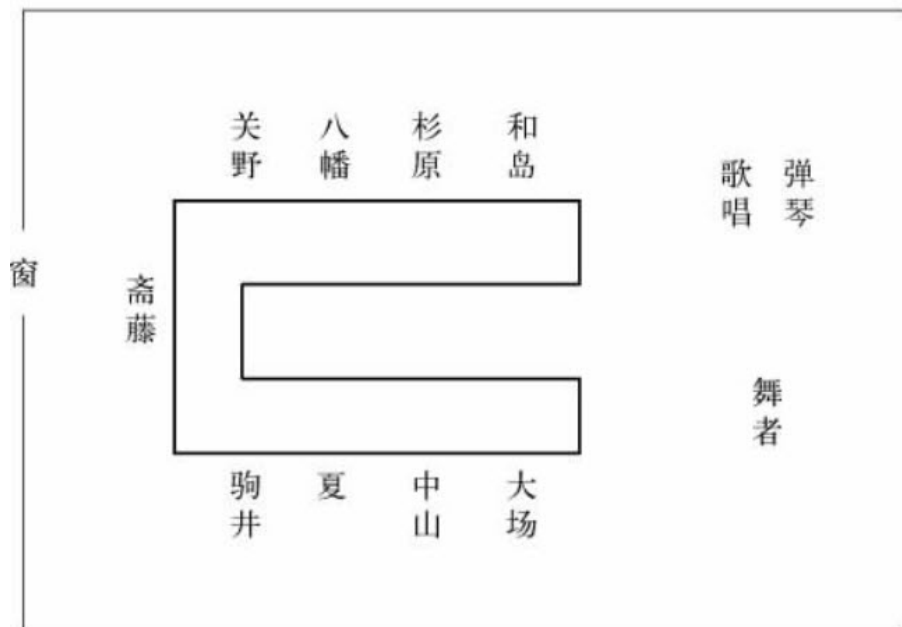
讲演：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夏鼐先生

题目：新中国的考古学

闭会之辞：八幡一郎委员长

我先用幻灯，并加说明，然后由关野诵读讲演稿日文译稿，由我作结束语几句，中山时子翻译，听众约百人左右。

4时许始毕。由杉原、中山陪往隅田川柳桥“筒井”，由日本考古学协会作东宴请。至时，驹井教授已在室内，桌下有暖炉，围桌而坐，八幡等亦来，即一起至餐室。九人席地而坐，室颇大，餐桌仅占一半，另一半为侑舞之用。窗外即为隅田川，依窗可下瞰川水，闻川水颇浊秽，但晚间倒映灯光月色，亦殊不恶。楼下有临水露天小阁，闻夏夜即宴饮其上。此间颇类金陵秦淮河，沿川相接不绝。上菜时，每二客有一侍者，坐于其间，上菜斟酒。少顷，女主人（原西茂子）亦出来见客，跪地致敬。酒数巡，乃在室隅弹月琴、歌唱各一人，舞者一人。大场教授后来自告奋勇，亦去歌唱，据云少年时常来此一带玩游。至7时许始毕。开始时，八幡致辞送礼品（仪器及相机），我作答辞。席将散时，亦由八幡致辞，我略作答辞。返寓，今晚理发师来寓所，替我们理发，不敢出外理发，为安全问题也。



12月8日 星期日

晨间关野、中山来，一起赴国学院大学，已10时许。由大场磐雄、樋口清之迎接至会客室，介绍我与佐野大和、下津谷达男、麻生优讲师等见面。谓校长因事未能前来，代为致意，又赠我一些书籍。然后参观点考古学资料室，以日本考古资料为主，亦有少数南满洲方面出土古物，为松本氏所采集，樋口清之助之采集，松本死后其家属捐赠国学院大学，并无报告，亦无记录。又参观神道学资料室，有些神社及民间迷信的文物。又至会客室，据云国学院大学考古学系成立较早，已有30年左右，日本考古学会会员中有六分之一为此校出身，现有学生七八十人。辞出后，赴四川饭店，系1957年访华考古视察团，原田、杉村、杉原、驹井、关野五人作东道主（在东京有七人，此外尚有《读卖新闻》之安保久武及杉本要吉，前者出差不在东京，后者以父病，明天离东京），知道我有胃病，嘱厨师勿放辣味。

饭毕已1时许，乃与杉村、关野、中山一起赴市川市。先至杉村家中，其父为纸厂老板，此屋为1923年大地震后所建，即由其父出资购地

建造。抵其家时，和岛及市教育科长君家在门口相迎。其家院中有小池，养金鲤鱼，池畔有竹木。入室，其夫人及小姨出来相迎，席地而坐，用茶瓯磨茶。室隅有小炉煮水，其夫人亲自磨茶盛以待客，谓感谢当时在中国招待其夫，又出笔砚及纸嘱书。送些女人用品作礼品，嘱代为赠郭沫若的夫人。稍坐后告辞，杉原等陪我去参观姥山貝塚，检拾陶片为纪念。测量时无线电话传音。又至一处观关东Loam〔壤土〕剖面图，其子系明治大学学地质学，也偕往。又至曾谷貝塚，时已天黑，原拟再至崛の内貝塚，只好作罢。

驱车至其间“北邑”饭店，途经须贺田，至一处停下。据云即为郭沫若院长1932—37年时所居，郭先生的公子即在三高读书，1955年来日访问，曾至故居。此间市长浮谷竹次郎，当时曾加招待，所以今天也请我吃一顿。入“北邑”，市长已在餐室相候，年已七十左右，为自由民主党，据云连任达二十余年。在座尚有市教育委员教育长岛津新治及市助役神作治平，岛津的儿子即与郭院长的儿子同学。浮谷市长致欢迎辞，我作答辞，然后用餐，闲谈，知浮谷曾于1941—45年在北京住过5年，当时北京有日本料理馆。席间闲谈，和岛又问及中国农业的起源问题，谈至6时半左右，乃告辞。市长送我们每人一匣点心，谓乃市川市土产，致谢。驱车返东京，途中与和岛谈及日本考古学情况及保护文物情况。至家已8时许，又与关野、和岛稍谈。他们去后，上楼参加代表团的会，总结东京经验（接触对象，政治调子高低，统战方法），谈至10时返室，收拾行囊，睡时已11时许。

12月9日 星期一

上午6时半起床，7时用早餐，即携行李赴车站，乘火车赴名古屋。火车8时开行，和岛、关野、甘粕等皆来送行。10时5分抵静岗，刘大年及韩（译员）、中岛下车（据云，静岗大学中午设宴招待，晚餐各界约三十人设宴招待，晚间有静岗各界人民欢迎会，欢迎情况颇热烈）。我们继续西行，12时10分抵名古屋。此间招待会委员长新村猛率众来站欢迎，献花，致欢迎辞，侯副团长致答辞。至车站会客室，开记者招待会，谈至12时50分。（1）来日本后十日来成果如何？印象如何？（2）

在名古屋想看些什么？会晤些什么人？（3）有否来过名古屋的朋友？（4）中日关系中断，中国学者感觉到什么不方便？（5）来日本进行文化交流，要商量些什么问题；（6）此间活动日程。最后一问题，由此间招待会人员负责回答。乃出站，乘车赴共济会馆，日中友协名古屋支部文化部长石川贺作（日共）接待。我与游老住在311号，午饭用西餐。饭后稍息，至屋顶俯瞰市景。3:20赴东山名古屋大学，车行约半小时，至校中丰田讲堂，有山兼孝（理学院院长）在门口相候。至校长会客室，篠原卯吉校长相接待。稍谈后，至会谈室，与各教授见面，校长叫各人自我介绍，有山兼孝（理学院院长）、坂田昌一（理学教授）、优见康治（等离子体研究所所长），以上三人55年曾至中国，水植（气象学）、大滨（中国哲学）、水谷（中国文学及音韵学）、三宅正勇（法学院院长）、松井武敏（经济地理）、澄田正一（考古学）等。然后校长致欢迎辞，侯副团长致答辞，并介绍团员，校长介绍大学历史及概况。然后至屋顶观全校布置，有些现仍在修筑中。下楼，告辞，返共济会馆。5时半招待委员会设酒会，即在会馆中二楼，冈村司会，新村猛致欢迎辞，侯副团长致答辞，介绍团员。然后酒会开始，分别找同行谈话，名大考古学教授澄田正一下午已遇到，此外有爱知大学汉语教授桑岛信一曾在中国18年，南山大学考古学教授小林知生曾在中国考古，三重大学助教授东洋史服部贞藏拿出一本《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要我签字。与名大理学院院长有山兼孝接谈，他曾于1955年来中国。又有福田龙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西岗勇（律师、会计师）、渡边（《华裔杂志》编辑）等接谈。名古屋学术界各方面人士如松井武敏等先后发言，代表团方面我亦发言，酒会至8时许即散。我返室，补记前几天日记，将放映幻灯片事与事务局接洽，并洗澡。东京来的译员周同志，谓东京有温州同学沈君。

12月10日 星期二

8时早餐，名古屋大学讲师榎崎彰一来迎接至名大，由桑岛信一教授作翻译，讲《新中国考古学》，听者约二十余人，由澄田正一教授依稿翻译为日语讲解，因为时间关系，依照我的删节本，还讲到十二时一刻，再由我作结束语，然后散会。赴会议室，他们已开始用餐，是西

餐，饭毕已下午一时一刻，即冒雨赴文学部。1时半再行开始，听众仍为上午的那些人，小林知生提问题：（1）中国旧石器与欧非的异点，（2）沙苑文化年代的根据。以时间关系，约1小时即结束，澄田及有玉（听众）持我的《考古学论文集》，要我签字。桑岛转送他的同乡久水的《瓜乡》一书，系一弥生文化遗址的报告。2时半返丰田讲堂，江隆基、刘大年二位已由静岗转来，新村猛委员长陪他们，在接待室小坐、闲谈。3时半，名古屋欢迎大会开始，在名大礼堂，听众约800余人，多为校中学生及教授，司会为坂田昌一教授，由有光、新村先后致欢迎辞，学生献花，介绍代表团团员。4时起，由江隆基副团长讲演《新中国的大学教育》，我们先退席，在接待室休息、闲谈。约5时许，又上礼堂，江副团长讲毕，新村献礼品（研究论文集，学校纪念集），学生献政治斗争照片。散会后，大家赴市公所（乃市工会的俱乐部）休息，用晚餐，系西餐，除团员外，尚有东京来的通译五人（韩庆愈、周顺圭、久保田、中岛及久保）。饭后分四组座谈，7:10开始，侯外庐、游国恩和我为一组，乃文史方面的，约二十人，入矢义高（名大汉语教授，译过袁宏道中郎的诗）致介绍辞，周斌作翻译，并介绍中国团员，其余参加者自我介绍。他们提问题：（1）作家的培养，（2）解放后史学家的工作及成就，（3）社会保险的工作者如何培养，（4）鲁迅研究最近何以衰落。谈至8:50即散会。集合在休息室，一起返共济会堂，已近10时，不久即睡。

## 12月11日 星期三

8时进早餐，然后赴名大，仍由榑崎讲师来接。至丰田讲堂，然后分组活动。我至文学部应接室已9:30，澄田、小林及桑岛皆已先来。稍谈后，至考古学资料室，小林出示1962—63年在九州国分县所发现的旧石器，稍加讨论；榑崎引导看室中陈列的陶器，除先史时代者外，主要为历史时代的窑址及出土遗物。然后放映彩色幻灯片，为旧石器遗址及窑址的发掘情况，由小林和榑崎作讲解。然后座谈，他们询问中国科学院情况，及如何培养考古工作者，我乃略作解答。他们送书，并托送一本给陈万里先生，榑崎对陶瓷特别有兴趣。12时散会，有一同学托我向刘大年同志问候，他昨天将自己的学习马列主义心得的日记，送给刘大



年同志看，亦一有心人也。至丰田讲堂集合，除江副团长下午尚有报告，其余诸人皆乘车赴车站，已有京都招待会重泽、井上清、貝塚茂树、清水茂等来迎接，下午1:14分开行，名古屋招待会诸人多来相送。

3时许抵京都，车中用膳，我觉头晕，吃不下去。车中与京都大学汉语助教授清水茂（曾在香港学习汉语）及貝塚茂树教授谈话，貝塚曾于1954年来过中国，为汤川秀树之胞兄。抵京都时，招待会在车站迎接，重泽致欢迎辞，侯外庐副团长致答辞，来迎的女学生献花。至站长室，站长与我们握手。来迎的考古方面有森鹿三及长广敏雄二人，一起坐车赴京都大学，沿途多为旧式房屋，尚保存古风，汽车亦不如东京之拥挤。至校长室，由奥田东代理校长（农学院教授）介绍在座教授，侯副团长介绍团员，校长致欢迎辞，侯副团长致答辞，然后闲谈。与奥田及理学院院长速水（在上海自然科学院工作过十余年）等闲谈。4:30，司会重泽宣布散会，引至另一会议室，接待新闻记者，途中遇及樋口隆康教授。招待会由貝塚主持，并先关照记者，代表都是学者，不要提政治性太强的问题。（1）到日本后十余天，感想如何？（2）招请运动由京都发起，你们初听到消息时感想如何？对于京都的招待有什么希望？（3）对日本学生的印象如何？（4）战后文化交流曾一度中断，你们现在对于交流的希望如何？尤其是考古与气象方面的情况，两国的交流更为需要，战后情况如何？约谈了30分钟乃散，至校长应接室，告辞。驱车赴Miyako Hotel（都ホテル）东山区，为最近代化的旅舍，由此间事务局近藤秀村陪同，我与游老住621号，室内有调整温度设备。休息后，6时至和式餐厅“佳水园”，由楼上飞桥走廊连接于山上，席地而坐，吃“すき焼”（Sakiyaki）[鸡素烧]，有类于中国的火锅，系用煤气，切牛肉片及各种蔬菜（白菜、洋葱、豆腐、香菇等），锅中放汤，重泽、貝塚、井上、速水作陪。至7时，江副团长亦由名古屋来。我们下楼至三楼Grill Room [格子窗屋]的一室中，谈在京都日程。我的通译为藤枝晃，谈后又至寝室，藤枝、樋口及永田英正（貝塚的助手）一起商谈详细日程及讲演安排。他们取去照片，准备作幻灯片。他们走后，我洗澡即睡，夜中咳嗽。

上午9时用和式早餐，9时半分两组出发。侯副团长等一组赴龙谷大学。我随江副团长（及李、周二人）赴大谷大学，乃一佛教大学，由学监竹田淳照、教授稻叶秀贤（学部长）、野上俊静接待，由稻叶致欢迎辞，谓竹田、野上皆曾至中国，承中国招待，江副团长致答辞，请我们题字签名。乃引导至图书馆观看善本书，并赠《善本聚英》等书，善本有宋拓本《信行禅师碑》、宋拓本《化度寺舍利塔铭》、圆珍大师加笔文书以及古印（此间有800余方，主要为罗振玉旧藏者），又有古砚（一有八大山人铭，二有金冬心题字）。

11时赴同志社大学，乃关西之最大的私立大学。至会客室，貝塚已陪侯副团长等先来。我们到后，由上野直藏学长（地位较总长为低，当时总长大塚節治以事赴东京未返，17日始遇及）致欢迎辞，介绍在座教授，江副团长介绍团员，并致答辞。乃至餐厅用午餐，我与酒诘仲男（日本考古学教授）对面而坐，用英语会话。饭后，他们赴京都大学及立命馆大学讲演，侯老留在同志社大学讲演。我出来，偕藤枝及近藤，1时赴国立博物馆，至应接室，由学芸课长梅津次郎及考古室长景山春树招待。稍谈后，乃由景山作陪，参观陈列品，有唐抄本《毛诗正义》、朱熹《四书集注》、日本古物（包括木雕佛像）、中国古物（瓷器，陶器），3时始毕。至应接室，谈明日演讲布置，明日即在此间讲演也。

3:30出来，参观清水寺，依山修筑，枫叶正红，已有落叶，有流水潺湲，虽在热市附郭，而幽静颇类深山古寺，拾级而登，经钟楼，悬有铜钟，闻为江户时代初年之物，经堂及开山堂，堂前有一石碑，上刻“弘化四年”经轰门（中堂）至国宝本堂，一名枫叶舞台。堂中悬有还愿木匾，多为彩画，和语“绘马”，但亦有绘海舶者，为海舶商人所献，有宽永十一年等纪年。下山，又登车经围山公园，知恩院前，返旅馆。

晚间在此开招待会酒会，约百人左右参加，由副委员长佐藤司会，重泽致欢迎辞，江副团长介绍团员，致答辞，然后分组活动。我在第五桌，有藤枝晃、樋口隆康、塚本善隆、井上清、森鹿三、貝塚茂树、内藤戊申（名汉学家内藤虎次郎之三子，在爱知大学任教），又遇及平岗武夫、中村准佑（奈良，栗宁美术馆）及龙谷大学教授小笠原宣秀、石田充之、佐藤哲英等。至8时余始由貝塚领头欢呼“中日友谊万岁”而

散。

12月13日 星期五

昨夜咳嗽增剧，晨间请大夫诊视，谓有支气管炎，注射维生素B<sub>12</sub>等，以补养身体，又注射青霉素等以消炎，并留合霉素，每四小时一次。

下楼，偕樋口驱车至住友家中观“泉屋清赏”，貝塚、梅原及藤枝皆已先在。梅原末治系来日后第一次见面，现已退休，眼力衰退，但仍在天理大学任教。美术馆主任为滨田氏，但实际上由梅原负责，座谈一会儿后，偕至陈列馆参观。楼二层，有调节湿度及温度的设备，各陈列柜皆满。据云，仍有半数放在仓库中，未能展出。住友所藏多精品，已在《泉屋清赏》正、续、别三集及新收编发表。在签名簿上签字，然后返回休息室，进茶点，乃告辞而出。梅原赠《Noin-ula [ 诺音乌拉 ] 出土遗物》（1960年出版）。屋主人赠《泉屋清赏》一套。因为他们知道我身体不舒，中午便在家用膳，没有去京大文科，由福島一正及戸毛（通译）作陪，饭后返室。

不久藤枝、樋口来接，偕至京都国立博物馆，应接室中馆长塚本及梅原、长广、貝塚已先在。稍谈后，2时余至讲演厅，听众八十余人，有一英国人乃此间留学生（中国哲学史）。塚本致开会欢迎辞，梅原介绍。由我作开场白后，即由藤枝将讲演稿译为日语，稿共21页，仅读到14页，讲到汉代，以时间关系，乃中止，即放幻灯片，并加说明，最后由我作结束语，乃下台。貝塚致闭幕辞，已5时许。返家稍憩，乘车赴街上和式料理铺吃“天妇罗”。这是和式“すき焼”（Sakiyaki）齐名的和式菜，桌子绕成马蹄形，我们九人环绕着桌子坐下，中间置一火炉，一老厨司在炉旁烹饪，先将面粉搅和一锅，炉上置一油锅，油沸后，乃以虾、小鱼、茄子、洋葱、嫩姜等，在粉糊锅中一蘸，然后放在油锅中一炸。每人面前放置一漆碟（上铺一白纸），调味一小碗，精盐一小碟，炸好后的东西，即轮流放在各人面前的漆碟上，然后用筷子把它蘸盐或调味来吃，最后，乃叫米饭或面条，即算一顿饭了，味颇不恶。

饭后返舍休息，补记昨天的日记。今天江副团长赴滋贺县讲演。

12月14日 星期六

今天原定到奈良游览，因为医生11时始能来，我只好在旅舍中等候，下午始能去奈良（江、侯二副团长下午1时去访京都的县长，从前曾在京大教统计学20年；去访招待委员会委员长、立命馆大学校长朱川博）。等候至中午，医师未来，乃与福岛一正及林已奈夫氏一起进膳。返卧室，已二时一刻，貝塚及藤枝已在该处等候。稍憩即一起进讲演室，听众八九十人（据周斌同志云，听众售票，一般为200日元，学生100日元），由奈良博物馆技官小野胜年致开会辞，谓“自鉴真和尚来奈良传法后，1200年来，此为第二次有中国学人前来奈良讲学”，貝塚作介绍辞，然后由我讲《新中国的考古学》，藤枝作翻译。我说了一些开场的话，即由藤枝依讲演稿译成日语，我得休息。约4时许，乃放幻灯，由我讲解，藤枝翻译。幻灯放映后，我乃作结束语，由奈良女子大学教授大岛利一（甲骨文专家）致闭会辞，然后散会。有一老年人出一小册，请我题字签名。返休息室，貝塚、藤枝、小野、大岛四人之外，尚有奈良学艺大学图书馆长池田源太博士。稍谈后，即告别，已5时余。返京都市，已近6时半，直接赴城内福建馆子桃原料理店用餐，徐鹤皋同志已于下午由东京来，横川健等亦来，一同进餐。福建菜颇为丰富，可惜我不能多吃。饭后返都ホテル，晚间洗澡后，即入睡。

今天虽去奈良一趟，但各处均未前往游览，仅看到东大寺院子中有麋鹿一群，见人亦不避，乃佛门所饲养者。车经正仓院及大佛殿，亦未入内参观，可谓“入宝山而空返”矣。晚间闻今天团中集体赴奈良参观，至鉴真大师墓，没有向之敬礼，事务局为此事引咎，事先没有关照。

12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9时半，樋口来，偕往至京都大学文学部，貝塚、长广、藤枝已先在应接室，乃一起参观考古陈列室，悬有滨田及梅原二氏的照片。少顷梅原亦来，送我以其“六十岁纪念论文集”，并拿出我的《考古学论

文集》，要我签字以作纪念，乃握手而别，继续参观陈列室。11时半赴学校食堂用西餐，尚有林巳奈夫、横山浩一等，共八人。饭后，赴藤井东洋美术馆参观，为藤井善助氏之收藏品，以中国古物为主，额为“藤井有邻馆”，现为其子所管理，成立有法人财团，陈列室占三层楼房，每月第一及第三星期日下午1—3时开放。有黄县丁树桢旧藏铜印万余方（13505方）及飞鸿室印章652方，为日本收藏之冠，此外尚有端方旧藏物不少，惟铜器不及住友氏。1时半返京大，至人文科学研究所应接室少憩，平岗武夫、天野元之助、大岛利一亦来，至讲堂，参加者约五六十人，提出问题13个，二时一刻至5时，中间休息20分钟，藤枝翻译颇有困难，下半时由此间讲师华侨彭泽周襄助。散会后，大阪钧田正哉及中尾二人赠抽印本及书。我又参观贝塚及长广办公室，前者有京大收藏甲骨文数柜，计2000余片，后者有石刻资料卡片数十匣，所编已达11000余号。

出来后，随贝塚教授至祇园新三浦，由招待委员会作东，武藤致欢迎辞，日本国际贸易会副会长吉田孙三郎及京大总长奥田东先后致辞，江隆基副团长致答辞，在座除团员刘大年、王守武、顾震潮、徐鹤皋及我以外，还有京大经济学教授松井清、物理系小林稔（汤川秀树助手）、日中友协京都事务局长山田高吉及东京来的安井等，后来有些人以事先离席，我和徐鹤皋同志至散席始驱车返旅舍。今天所吃的为这一菜馆的Mizutaki〔鸡肉余锅〕，以砂锅式瓷锅盛水，以鸡块为主，也放白菜、香菇等，放在煤气炉上煮沸后，各人蘸着调味而食。

今天座谈会中所询问的题目有13个：（1）汉及至唐长安城调查的经过和成果（平岗）；（2）六朝遗迹的调查及与古坟文化的关系，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坟墓，北朝文化与南朝文化的差异；（3）唐代以前火葬的例子；（4）魏晋南北朝的西方的影响（佛教以外）；（5）少数民族文书：明代新疆阿文文书，哈密出土弥勒经，内蒙古境内蒙古语史料的调查（藤枝）；（6）汉简研究的最近综述（森鹿三）；（7）汉—六朝画像石的研究（长广）；（8）文物保护、遗迹保存的状况，破坏的原因；（9）博物馆事业与考古学之间关系；（10）对中国考古学报告书的记述方法的质疑（林巳奈夫提出，报告中对于前人的成果，述而不提其人，尤其是对外国人）；（11）青年考古学者的训练；（12）日中两

国考古学者共同工作的可能性；（13）亚细亚研究组织的情况。后以时间关系，第13题省去不谈，有人提出关于航测的利用于考古及如何调整不同水平的各地考古工作者。

12月16日 星期一

9时许樋口来，以候车，至9:20始动身，与李格非同志偕赴天理市的天理大学（藤枝以牙疾，午后赶来）。10:30车经奈良市，约11时许抵天理参考馆。二层为民族学标本陈列室，主任藤塚将一、副主任福原喜代男招待，即至三层参观古物部分。以中国部分为主，标本颇不少，铜器有函皇父簋（陕西出土）、虎螭龙纹壶（传长沙出土）等，墓志有北魏孝昌元年元悦志、隋大业八年周德志、汉朱博残碑、北魏正光五年刘根等造浮图石刻，1950年洛阳出土唐墓玻璃瓶二件。又至日本古物部分，有1961年天理市出土汉中平□年错金铭文的铁刀，系古坟出土，属三四世纪，发掘者金关恕，乃金关丈夫的次子，赠我以照相。又有埃及、巴比伦、古波斯及意大利Etruscan〔伊特拉斯坎人〕古物。此时已过12时，匆匆下楼，略观中国、朝鲜部分的民族学标本，有北京的市招等及出丧、出嫁行列模型等。辞出后，赴天理教本部，途遇今南谷秋教授。至本部，由中国学科长志贺正年、图书馆长富永牧太招待。至餐厅，本部□□□室主任七屈越仪郎出来欢迎，并云教主山中，以有事未能亲行接待为歉。并云，曾于前二月招待过王冶秋局长。一起共进午餐，系日本式，有汉文教师高维先，系青岛人，来此间任教已十余年。

饭后辞出，至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此时藤枝赶来，奈良国立博物馆长小野胜年亦来，研究所所长小林刚（藤田亮策死后，即由小林继任）、建筑方面森蕴及杉山信三（后者曾与小野胜年、水野清一在大同云岗工作过）、美术工艺（雕刻、绘画）研究室主任守田公夫及榎本杜人（后者曾在朝鲜发掘过乐浪汉墓，现正编写乐浪古坟报告）。稍谈后，下来参观平城京新出土的木井阑，又至附近的春日若宫神社，观殿会布置，明日为祭日。返所，一起赴平城宫遗址，先至西南角的发掘工地，现由坪井清足主持（京都大学毕业），引我们至工地，参观发掘出的唐代房屋木柱遗迹。在奈良层下，新发现弥生期的柱穴，正在照相，

搭一高架约8米高，俯照全景。运土用机器，电动传送带，据云较人工可速5倍，干部10人，工人30—50人，每年可掘200×200平方米，估计依此速度，30年可毕。发掘工地旁有一小屋，可作休息室。参观后乃赴工作站，经西边大路北行，又折而东，至前数年所掘“内里”（后宫）；又折而南，至太极殿遗迹，前有一石柱，刻“太极殿遗迹”五字，旁立二木牌为十年前（昭和三十一年）所立，字已遭风吹雨淋而不明，小野及坪井解释大概。然后至工作站，由坪井引至标本室，观出土木简，及其原始记录、器物卡片等此间田野日记及器物卡片，皆已採Punch Card [ 穿孔卡片 ] 制度，赠送我一些样张。至会客室小坐，此间发掘干部，泽村（建筑）、杉山、工藤、田中琢、狩野等，及小林、小野、榎本一起用茶。询问我一些问题：（1）与西安唐城发掘队交换资料问题；（2）唐代瓦当花纹的变化断代；（3）唐长安城发掘后的保护问题。坪井曾为《世界陶瓷大系》编写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所以又询问关于仰韶彩陶的问题。谈至5时余始告别，抵家已6时半。休息后，团员共进晚餐。饭后8时半，代表团除侯外庐、游国恩与我3人外，皆起程赴大阪。我送他们后，返室洗澡后即睡。

12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收拾行装，10时许樋口来，送来下午座谈会所提问题：（1）北京猿人与南方古猿的先后（对于东非猿人的问题）；（2）对于仰韶文化编年研究近年的情况（a．河南仰韶与甘肃仰韶的先后关系；b．甘肃仰韶文化的分期；c．仰韶文化的起源？是否为最初的农耕文化？）；（3）中国曾否利用C<sup>14</sup>断定年代？对此方法的估价；（4）河南龙山与山东龙山的关系；（5）中国青铜文化的来源；（6）夏文化的内容（比讲演详细一点，和商殷文化比较）；（7）郑州遗址的最近调查情况；（8）西周文化的来源（祖述殷商文化？独立形成？）；（9）对于楚国文化的调查。另一纸加了几个问题：（10）中国有没有手斧？如果是有，我们应该如何把它在世界史上定位？（11）一般认为中国早期的铁器是铸造的，那么之前在中国有没有锻造技术？（12）山东的支石墓。

10时许，藤枝教授来，送给我以他的论文，包括汉简及敦煌写本。他说日本收藏的敦煌写本，除龙谷大学的以外，其他印有“德化原氏凡将阁珍藏”印的，连印亦为伪造。久保良定（汉简）偕往至龙谷大学，由小笠原宣秀教授接待，石田充之、佐藤充英（敦煌佛经）、井ノ口泰淳（研究Tukharian [吐火罗] 文字，据云日本尚有东京之辻直四郎，亦研究Tukharian Script [吐火罗文字]）。小笠原介绍此校历史，为西本愿寺所创办，属净土真宗，净土宗七高僧印度二人（龙树，天亲），中国三人（山西石壁玄中寺六朝昙鸾、唐道绰及善导），日本二人（比叡山源信，知恩院法然）。又谓现正从事《大正藏索引》工作，估计共30卷，现已出2卷，即龙谷所负责之华严部，大谷所负责之昆昙部下，此外尚有四个佛教大学大正，立正，驹泽，高野山亦分担编纂工作，估计10年可完毕。又谈及大谷光瑞（1876—1948），其生平事迹，有《大谷光瑞传》（昭和廿九年出版，宫崎円尊编）及《镜如上人年谱》，小笠原曾于1957年偕重泽（京大）、野上（大谷）、奈良本（立命馆）、岩仓（同志社）一起来中国访问。此间所编之《西域文化研究》，计6册，已于今年出齐。第6册有龙村谦的《唐锦研究》，我乃以我所写的《汉唐丝织品研究》校样本给他们看，他们又请龙村谦出见。稍谈后，他说有仿制样品，下午送到同志社大学来给我看。又遇及京大老教授那波利贞，亦在此间作研究工作。小笠原将龙谷所藏大谷探险队携回的“李柏文书”、敦煌写本及丝织品给我看，即在其处便饭（天妇罗そば，即面条放两个炸虾）。

饭后告辞，赴同志社大学，貝塚、长广、樋口三位亦来。龙村谦携来其父龙村平藏所仿制的汉唐织锦样品，并送我抽印本一册、领带一条（即仿唐锦者）。酒诘教授亦出来，谓以学期将终较忙。Symposium [专题讨论会] 于2时半开始，由长广主持，酒诘致介绍辞，乃逐题作答，仅回答了八个问题，校长（总长大塚節治）新由东京返校，出来会面，并赠送照相（12日午餐）及签名簿与代表团，以作纪念。貝塚致闭会谢辞，我作答语，校长亦说几句欢迎中日学术交流的话，乃散会。有神户大学的伊藤道治，古代学会的角磨文田及白鹤美术馆的中村纯一。告别出来至门口，侯、游二老亦来，拍照相，乃乘小汽车3辆赴大阪。



出京都市后，即入高速汽车道，须付养路费。汽车每小时可行90—110km，4时半由同志社大学门口出发，5时半即抵大阪市郊。但一入大阪市，车辆拥挤，不减东京，车行极慢，抵中岛之新大阪ホテル已6时许。上楼，我与游老住808号。听徐鹤皋同志说，昨晚北京广播，罗荣桓元帅逝世；又谈到重泽昨晚陪送代表团至大阪，没有住下来，即返京都。我们晚餐后，乘车至道顿堀，乃娱乐地区，一般车辆不准通行。我们观朝日座的文乐（Bunraku），由大阪外国语大学伊地知善继教授及国际贸易协会福富纪子作陪，乃一种木偶戏，由一人持之，另有二人戴黑面幕为助手，似不及我国提线木偶之可乐。舞台之侧另设二座，一人弹三弦，另一人依本唱念剧辞。今晚所演的是《假名手本忠臣藏》，为一古典剧，历应元年（1338年）史事，仅演“道行旅路”、“山科闲居”及“两国桥”三段。我们来晚了，仅看到“山科闲居”一段，没有听懂剧辞，连日本朋友们也都听不明白。闭幕后，我们到后台去看，九世野泽吉兵卫（原名吉三郎）表演如何指动木偶，返家已9时余。

2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代表团赴关西大学访问，游老与我在旅馆中休息。10时许，关西大学讲师森浩一来，携来最近发掘5世纪古坟（奈良附近的“新泽千冢”）发掘情况及M126出土的玻璃碟碗、鍍花金牌等的幻灯片，并赠我们以《古代学研究系书》。11时许樋口来，谈及日本古坟出土的镜子，希望知道中国的Proto-type [ 原型 ]。中午在旅舍用餐。

午后2时，在新大阪旅馆举行讨论会，由天野元之助教授主持，侯老与我二人解答问题。2时开始，侯老3时半才回来，前半由我作答：与会者有大阪市立大学的守屋美都雄、佐藤武敏，京都来的藤泽长治（立命馆大学）、樋口隆康（京大）、关西大学的大庭脩、中山八郎，主持难波宫发掘的山根德太郎等。问题如下：（1）中国开始使用高粱，梁和高粱的异同；（2）小麦的开始及来源（天野）；（3）水稻在中国始于何地、何时；（4）锻铁和铸铁在中国孰早（樋口）；（5）汉铁官地点与所发现铸铁遗址，何以不符合（佐藤）；（6）制盐汉代画像砖以外，有否遗迹发现；（7）汉长安城市场的所在地；（8）武威汉简整理

的现状及酒泉最近曾否发现汉简（大庭脩）；（9）中国关于防止破坏古迹的措施（藤泽）；（10）（天野向侯老提出）农业大发展与中国史分期的接合（战国、南北朝皆为大发展期，皆旱田为主，唐宋及解放后亦为大发展期，天野以为唐宋时始为封建社会）。谈至4时半始散。山根德太郎赠送我以《难波宫址の发掘》，并希望我能去遗址参观，与事務局接洽，说排不进去。

藤枝来，5时起在关电ホテル与侯老一起作讲演。先由貝塚作介绍辞，侯老先讲，韩庆愈翻译，6时末始毕；貝塚再介绍我，由我讲《中国考古学的新成果》，藤枝翻译，数语后，即放幻灯，最后我作结束语。闭幕之辞系大阪外国语学院金予静二郎教授，散会时已8时许。乘车赴南区谷西之町三番地，北京料理“东天阁”用膳。《朝日新闻》大阪版今日14页刊出代表团“历史与考古学”公开讲演会的消息：

今天18日下午5点开始，在大阪市北区中之岛关西ホール，由中国学术代表团关西执行委员会主办、朝日新闻社后援的“历史与考古学”公开演讲会上，侯外庐先生（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演讲题目根据本人的意愿变更为“您是如何成为历史学家的？”，此外还有夏鼐先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演讲“中国考古学的新成果”（使用幻灯演讲）。

12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9时，乘大汽车由大阪赴神户，10时半抵神户大学，然后分别活动。我由关西大学武藤诚教授及译员横川健二人陪同赴白鹤美术馆参观，神大古建筑教授野地修左及馆长中村纯一迎候。此馆一年仅春、秋二季各开放2个月，现虽闭馆，但为我特别提出精品，有殷周铜器、唐代铜镜及金银器，并参观陈列室一遍，仅空柜而已。馆在山麓，风景颇佳，即在馆中用午膳。神大伊藤道治（貝塚学生，甲骨文）等提出一些问题：（1）北京猿人的近来研究情况；（2）洛阳中州路东工段何时发现等。

饭后，又偕武藤诚、野地等赴大中遗迹考察，车行约1小时半，经

明石市，由土山车站东北行，即抵其地，闻属加古川郡播磨町。抵发掘地时，有日中友好协会高砂市支会樋野忠次（日共）等张会旗欢迎，并由工地主持发掘者上田哲也（东京教育大学，八幡弟子，今在此间高中执教）解释，乃一弥生末期的居住址（公元3世纪末），去年冬至今掘出住宅11座，其中二座出有土师器，时代可能稍晚，为4世纪，有些屋中陶器太多，成为仓库，曾发现一中国型铜镜残片（似为西晋时物）。遗址总面积约1000m<sup>2</sup>，现已掘300m<sup>2</sup>。又至工作站参观出土物，设在一寺院中，寺名“善福寺”，任职住持为中岛仁道，亦出来迎接。参观出土陶器及发掘时晒蓝草图，并以发掘时所摄之彩色幻灯片相示。参观毕，归途顺便参观垂水区的五色冢（古坟时代）古坟，一名“千壶古坟”，作壶形，长达200米左右。附近又有一较小的古坟，作圆形，名“小壶古坟”，现已定为文化财保护古迹，相传为2世纪仲哀天皇之坟，但依考古学家意见，此古坟当为4世纪末之物。因惧遭破坏，已于62年设置围栏以保护之。坟顶有一近代小庙，登临其上，下望谈路岛及海洋，风景颇佳，附近已成为小镇，名曰“霞ヶ丘”。

下来后，即返神户市。车中无事，询武藤诚以日本保护文物情况。据云，列入保护之古迹约840处，其中特别史迹约136余处，包括古坟、历史时代坟、石器时代遗址、城址、寺院址、窑址，但以经费关系，保护工作很难做好，颇羡慕我国的保护文物工作。先至神户外国语大学，遇及其学长大田善及汉语教授大荒孝。晚间在神户市的和式餐馆三ッ轮宴会，共八桌，约百人左右。由宫下忠雄司会（神大经济学教授），介绍团员，先由古林青乐（神大经管学教授）致欢迎辞，侯副团长致答辞，然后用餐，乃和式鸡素烧，同桌有武藤、野地、伊藤、中村及赤松启介（神户市史编集委员，神户新闻社）、贯名美隆（神户外大，亚非团结委员会）及译员横川健、蔡尔通（华侨）。席间有文艺晚会，壁上悬一节目单：

## 欢迎晚餐 御祝仪

- |        |        |              |
|--------|--------|--------------|
| 一、御殿舞  | 松の绿    | 神大助教授海道进氏    |
|        | 尺八     | 神大古琴长山田金作氏   |
|        | 琴      | 山田夫人         |
| 二、尺八独奏 | 本曲，木枯し | 神大事务长山田怀山氏   |
| 三、日本舞踊 | 神田祭    | 神大教授古林夫人(光子) |

席间还有一些人士讲话。又有李格非的京剧及古林教授朗诵唐诗《枫桥夜泊》，最后赠礼物（照相，木刻板画），神户日中友协中村九三郎致辞，江副团长致答辞，乃散席，已8时20分。席间有神大英国文学教授二宫尊道来攀谈。仍乘大汽车，返大阪已9时，医生检查身体，收拾行囊。写了一封家信，托徐鹤皋同志明日带回东京寄发。

12月20日 星期五

今天《神户新闻》，刊登有代表团消息，并且有我参观大中遗迹的照片。晨8时，由新大阪旅馆动身赴车站，安井、横川健偕徐鹤皋同志返东京，另由福山来接班，福岛要一及韩庆愈、周顺圭乃与我们一起赴广岛。车子8:40开行，天野元之助等来送行。下午1时20抵广岛，招待会委员长铃木直吉等来车站欢迎，并献花，至站长室，举行记者招待会，约一刻钟即散。所提问题：（1）广岛大学对中国文史及经济方面研究取得很大成果，是否要了解一些？（2）学术交流以外，想看到一些什么？（3）55年代表团曾交换经验，此次是否如此？（江答：我们日程由招待会安排，希望多接触，多交换经验。）（4）中国物理学方面原子能研究的焦点是什么？（团中没有原子物理学家）江副团长致谢记者，托他们将代表团的友谊及同情转达到广岛人民。出车站赴广岛 Grand Hotel [大旅馆]，与广大池田末利教授（甲骨学）一起至旅馆，又遇及广大松崎寿和教授（考古学）。在楼下厅中，双方互相介绍，由副委员长佐久间澄介绍招待会人员，江副团长介绍团员，然后即至卧室休息。我与游国恩先生同住，为603号，时已近2时半。3时半，又出发，至和平公园，向慰灵碑献花圈，参观广岛被炸的资料馆，当年死伤

达20余万（长崎约8万），实属触目惊心。又至原爆医院慰问。在院长室稍坐，院长介绍情况，出纪念册嘱签名，然后至病房慰问，并致送慰问金1万日元。听说这医院中仍有百多名病人，以受原子爆炸影响，患贫血及白血球缺少的病。然后，江副团长去讲演《新中国教育改革》，我们返室休息。6时又出去参加欢迎晚餐会，共10席，我在第4桌，同桌有池田、松崎、潮见浩（松崎助手）、玖村芳男、天道正人（皆日中友协广岛常任理事）、大国升（部落解放同盟）。由佐久间为司会，介绍团员，然后铃木致欢迎辞，日中友协田边继之，侯外庐副团长致答辞，江隆基副团长以讲演关系，在侯副团长致辞时才来，后来又有学生代表、气象台长、日中友协理事、华侨代表等相继发言，又有日人唱《何日君再来》，李格非唱京剧，最后唱《东京—北京》歌。散会时已8时半，返旅舍，洗澡后入睡。

今日此间出版的报纸《中国新闻》（15页）刊登代表团消息，标题为：“広島に特別の同情，来広の中国学术団語ゐ”。

12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9时赴广岛大学，与校长会见，介绍各学院院长，送礼品。10时，人文科学座谈会，由侯、游、李与我四人参加，向我提出的问题如下：（1）最近的中国考古发掘成果的研究展望（反思），特别是有关旧石器时代的研究；（2）日本的考古学者都希望能够到中国参观发掘现场（遗迹，遗物），中方对此有什么样的准备？（3）地下资料与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4）殷代的奴隶制；（5）最近发现地下资料处理的根本方针。先由主持会议者介绍团员及出席教授，又请团员各人谈游日感想，每人5分钟左右，然后座谈开始，轮流作答。（1）气的本质（侯）；（2）殷代的奴隶制（侯、夏）；（3）屈原评价问题（游）；（4）最近中国考古发现（夏）；（5）文字改革（李）；（6）自然科学在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侯）；（7）中国农民战争口号及纲领（侯）；（8）考古与历史相结合（夏）；（9）中国文学史的编纂（游）；（10）中国少数民族文字问题（李）。时已近12时半，乃散会，即在校中午餐，系北京料理“来来轩”，中国菜。

饭后，松崎助教授引导参观考古研究室，有广岛附近出土的古物，主要为绳纹、弥生及古坟时代者；又引至其研究办公室，有今年新发现的先土器时代石器及最早陶器，壁上悬尹达同志题字一幅，乃1955年12月25日所写，他要求我也题字一幅，乃书如下：“中日文化交流已有长久的历史，这在考古学方面得到明确的证据，希望两国的考古学家团结起来，为发展中日两国的考古研究和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友谊而努力！”下午3时许，介绍中国考古学新成果，放映幻灯片，约须1小时，讲后出来时合摄二影。

4时集中一起，开全体恳谈会，由今崛诚二（广大教养部，东洋史）主持，主要问题是：（1）日本留学生来华及交换教授；（2）书刊交换问题；（3）汉语在日教学问题，中国方面能否加以帮助，由江副团长回答。又谈到其他问题，顾震潮和侯外庐同志谈到两国学术交流问题。结束时已5时半，由西谷登七郎（广大，中国文学教授）致闭会之辞。晚间6—8时，广大校长宴请，在和式馆“满津井”用日本饭，并有艺妓四人作陪，席间校长致欢迎辞，江副团长致答辞，返旅舍已8时半矣。

## 12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9时离广岛大旅馆赴车站，铃木、池田、松崎等数十人前来送行。车子9:30开行，挥手相别，沿海岸西南行。11:35经防府时，即有山口县招待会大塚来迎。11:45抵小郡站，下车，出车站，欢迎者百余人，手执小型中国国旗，另有数人执日中友协山口分会等大旗，即在车站前开欢迎会，山口县连古谷致欢迎辞，介绍团员，江副团长致答辞。乃登车赴山口市，12:30抵市中，下榻“防长苑”，系一和式旅馆，进午餐，系和式，添西式一汤一菜。饭后稍息，1:50江副团长赴日本教育系学生全国Seminar〔研究班讨论〕第十回会，约千余人，作关于《新中国的教育》报告。我们于2:10赴山口大学经济讲堂，参加县民欢迎大会，约500多人，礼堂四壁悬此间参与招待委员会的22个单位的旗帜，司会者系安保市民会代表津田，由招待委员会会长上妻隆荣致欢迎辞，神山介绍团员，儿童献花，各团体（安保县民、朝鲜总连代表、社会党、

共产党）致辞，各约七八分钟。乃由侯副团长致答辞，原定75分钟，结果只讲30多分钟即结束。赠纪念品，合唱《东京—北京》，津田致闭会之辞。

乃至经济学院院长室休息，时尚未过4:00，上妻建议趁空讨论明日日程，负责谈日程者山口大学一教授。上妻指出此间与京都及东京不同，高等学校不多，故以群众性大会为主，学术交流会所提问题可能幼稚。初步决定分6组（政治、史学、教育、文学、自然科学、青年及学生），侯老与我第2组（历史），主要问题有：（1）哲学史上对唯心论的批评；（2）马克思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3）报告山口县地区的考古工作。我们没有异议。至于下午的全体恳谈会，主要谈中日学术交流，并拟有一声明，可以作为双方共同声明，亦可为日方单方面声明，我们主张由日方单独负责。

5时赴娣人会馆大会议室，参加欢迎晚餐会，一共10桌，我的桌子有考古学家国分直一、金关丈夫、小野忠照等，又有汉语译员小川文有、尾中正春（医生、日中友协）、井藤卫（炭矿物资会社）等。席间有和平会代表、劳动者代表、妇女代表等讲话，又有人唱歌，团员李格非及顾震潮亦皆唱歌，江副团长致答辞，最后三呼“中日友谊万岁”而散。席间，金关丈夫将最近在种子岛广田貝塚弥生中期墓所出的雕花骨饰、蚌饰，国分直一将最近在下关市青井（Aoi）所出旧石器，拿出来给我看，并送我抽印本。散会时已6时半，返旅舍，又出来至理发铺理发。

12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在山口县，9时由“防长苑”赴山口大学，校长市川桢治接见，并介绍与各学院的院长会面（文理学院冈崎、经济学院水田、图书馆安田等）。以时间关系，即匆匆分赴各专门讨论会。

我与侯老赴山口大学文理学部大会议室，约30人左右，前半节为考古学，由教育学院高村享治司会，先由小野忠照介绍日本先史、原史时代的围郭遗迹，并询问：中国的围沟、版筑、城壕的起源及其与日本围

郭的关系；中国陆稻及水稻的起源和发展及其与日本弥生文化的关系。其次为金关丈夫介绍鹿儿岛县种子岛广田遗迹的墓中所出的雕画贝制物，并陈列标本，询问：与中国周代雕玉饰及长沙楚墓棺底雕花板的关系，种子岛与《三国志·吴志》中的亶州的关系（日本学者现多以二者为一）。本来还有国分直一的西南日本旧石器的报告，并与中国旧石器关系的问题，以时间关系作罢。休息一刻钟，至学长室用茶与点心，侯老与游老替人题字。后半节为历史，由内田一男司会。第一问题为“哲学史中唯心主义的评价”（内田俊彦提出），由侯老解答，以为要具体分析，不能仅戴帽子，一概抹杀；第二问题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依马克思的说法，是否可解释为各民族并不都经过奴隶制”，侯老答，各民族发展不同，马克思只就典型而言，要具体分析；最后又有人问，“中国是否有日本七世纪时所谓法制国家”，侯老答以中国古代为土地国有制，战国以前以礼治国，战国时始有法治观念。时已中午12时半，乃告结束，司会者致谢，鼓掌而散。

中午在市区新道2879番地的“山口劳动福祉”用餐，系山口大学市川楨治校长作东，校长致欢迎辞，江副团长致答辞，1时半结束。即赴山大经济学部，开全体恳谈会，到会者约百人左右。先报告上午学术交流会情况，继由山大中国文学教授岩城秀夫提出中日学术交流建议，有此需要，今后要努力争取；继由此间高级中学教职员组合代表提出，谓每年该校毕业的汉语学生约30人，但师生皆无机会到中国去，可否实行师资交流，希望日本及中国朋友帮忙。江副团长致答辞，谓赞成交流，但具体办法可通过中国对外文协及中日友协。最后日方与会者提出声明，由日方出面宣读全文，鼓掌通过，我们亦鼓掌赞助之。时已2时半，即告结束，三呼“中日友谊万岁”，乃乘车赴小郡站。3:21开行，与送者上妻等告别，古谷送我们至小仓始返山口。

4:20抵下关，由海底铁道渡海抵门司，至小仓已4:30，古谷下车后，福岡来接者冈崎敬及贺来敏雄上车。冈崎于57年来华访问，曾经晤面。车子5:30抵福岡市（博多站），天下微雨，招待会委员长加目田诚、日中友协柏木正一（代表）等来接，即乘福大校车赴福岡驿前的三鷹饭店。在七层楼参加招待酒会，谷口铁雄司会，由委员长及顾问远城寺宗德（九大校长）先后致欢迎辞，江隆基副团长致答辞，并介绍团



员，然后分组。考古学方面有九大教授镜山猛、冈崎敬、森贞次郎、筑紫（九州文化财）等，中间有福冈特有的博多独乐（陀螺）表演。7時半即散，驱车至高宫夕下町“高宫山庄”为一和式餐馆。

12月24日 星期二

昨雨今晴，在福冈活动。上午9时出发，福大教授镜山猛（考古学）、谷口铁雄（美术）和冈崎敬来高宫山庄，与我去参观太宰府，译员是昨天由东京赶来的中山时子，连同保卫的人，一共二车。东南行，约半小时抵太宰府遗址西部的水城，立有一石柱，上刻“水城大堤之碑”，大正十年（1921）列为史迹，1953年列为特别史迹，旁有木牌加以说明，乃664年所建大堤，以御太宰府，当时日本在朝鲜白村江大败，撤兵返回，筑此以防止新罗入侵。堤高14米，宽37米，长约1公里，有石门址遗址。水城之南北两端有山城，即大野城（北）及基肄城，二城为继水城之后四年所建，更东行约半公里，即为大宰府。公路即从前由福冈赴京都（奈良或京都）的大路。折向左行，经南门、中门，抵都督府遗迹，即为正殿。殿基高出，尚有石础，直径约2米，东西7间，南北4间，正殿之后为后阁。正殿与中大门之间，两侧为东殿及西殿。周围有城，城外西侧有匠司及藏司，东侧有漏刻台，但现下皆无痕迹。太宰府建于唐初（7世纪中叶），平安末年撤废，但16世纪时始完全废弃。殿基上亦立石碑，标明为特别史迹，另有石碑二，为宽政己酉“太宰府都府楼碑”，龟井鲁造撰文；一为明治十三年碑，渡边清撰文。殿旁立有木牌，有复原图及说明，太宰府周围2400×800米，正殿44×94唐尺（1唐尺=0.978曲尺）。据镜山猛云，都督府与观音寺之间，原为学院，吉脩真备由唐携回孔子像，即置于此间，原像已失。又云，离此间约50公里之佐贺小城，有孔庙，现仍每年祭孔，此孔庙与东京汤岛孔庙为日本仅存的二孔庙（有朱舜水携来的孔子像）。南望有树木处，为当年的南馆，乃菅原道真谪居此间的别馆，后人祠菅原于观音寺。

我们又东行，参观观音寺，有国宝铜钟，置于钟亭中。据谷口云，京都仁和寺亦有相类似的铜钟，钟铭谓乃福冈附近所造。经五重塔旧

基，仍留基座，本堂（讲堂）前左边有一“木德树”，树旁有一石磨盘，金堂与本堂皆为近代重建，僧居的大房已无痕迹。绕本堂之后至宝藏，在菩萨院旧址。因为法隆寺的被焚，所以在昭和三十四年将此间木雕佛像，都移入新仓库，乃钢骨水泥结构，进去须购入场券。脱鞋子进内，和尚出来作陪，谷口教授作解说，谓九州多大木材，故此间木雕，多由一根楠木雕成，与京都、东京之由不同部分雕成的首、肢等凑一躯者不同。有：（1）马头观世音（12世纪），高5米；（2）不空绢索观音（1222年），高5.2米；（3）十一面观音（1242年），高3米；（4）又二躯，较小，其一为13世纪；（5）圣观音像，平安后期（11世纪）；（6）大黑天和吉祥天（11世纪）；（7）兜跋毘沙门天；（8）地藏菩萨二尊；（9）狛犬二，石刻，仿中国石狮，原物在福冈；（10）阿弥陀如来（11世纪），高2.2米；（11）四天王（11世纪），各高2.2米。此外，还陈列有舞乐面二：（1）广陵王舞，（2）纳曾利舞，皆为平安后期物。观音寺文书（天文十一年牒），传水野道风（平安时）草书额。又有观音寺及太宰府出土的莲花唐草文砖、莲花纹瓦当（唐中期较黑，唐末的较灰白，且图案化）越州窑瓷罐（兽足三脚）。出来后，又赴戒坛院一观，然后动身返福冈市。

途中镜山教授告诉我，福大是5年前才设立考古专业，比仙台大学还晚一年，国立大学中以京都最早，东京次之。仅此四处有考古专业，但私立大学中较多。学生仅有四人，其一为研究生，攻旧石器，名久保山教养。又云，日本考古学会乃订阅《考古学杂志》即可入会，达600余人；考古学协会则限制较严，须会员两人介绍，现有400人左右，但各地区分会限制较宽，有些地区出钱资助考古工作，即可作会员，九州会员约100人左右。

其他团员访问九州大学，开座谈会。11时集齐，11时半抵博多帝国饭店，在福大活动的团员及在气象研究机关参观的顾震潮同志亦来。12时进西餐，由福大校长远城寺作东道主，有各学院院长如文学院加目田诚等作陪，校长致欢迎辞，江副团长致答辞。饭后驱车赴九州大学，分组活动。先至文学部室，参观今年6月在志贺岛饭冢市立岩的弥生中期墓瓮棺中出土的西汉铜镜六面（内行花纹镜及重圈纹镜各二），另一小墓，出小重圈纹镜及错刀各一。据云，汉委奴国王金印，亦出于志贺

岛。2时半，开始座谈，九大及九州各校研究中国方面以六朝唐宋为主，昨天弃世的九大名教授楠本正雄（年66岁）即研究宋明哲学，现下九大哲学（中国）教授为山室三良及荒木见悟，东洋史为日野冈三郎及越智重明。所提问题为中央首都的大学和地方大学的分工、今后刊物的交换等问题。2时45分左右结束，我到另一教室，介绍新中国的考古学，并放幻灯，听众约五六十人。4时离开九大，约20分抵机场，冈崎敬、影山巍（汉语）及镜山猛送行。5:10起飞，6:25抵东京羽田机场，考古方面八幡一郎、关野雄来迎。今天为圣诞节前夕，但东京高速车道今日第一次开放，所以我们于8时左右，即抵花水馆，我与周斌同志住“芙蓉の間”。张友渔团长已于21日出院，但身体仍弱。饭后大家略谈情况，张团长告诉我们，日方对我们工作的反应，一般很不差。这时忽感地震，据云东京一年来未有如此之烈，但仍为轻型的，屋里皆震动。临睡前去洗一个澡。

12月25日 星期三

到日本将近一月，每天赶着进行排定的日程，今天才算告一段落，可以逛马路了。上午与游[国恩]、江[隆基]、刘[大年]等，由招待会派人会同一起出来，步行至末应町，下到地下铁道，经上野至浅草站又上来。至浅草观音寺一游，寺前如上海城隍庙，又如东安市场、百货列肆，又多娱乐场所，寺中有人烧香拜佛。出来后，分道而行，我与游老，由波多野教授陪同，乘Taxi先返。途中停下来，至松坂屋百货商店一游，直至7层楼屋顶，有金鱼及鲫、鲤，贵者每尾1万元，游老问可以调食否？恐至此者皆阔佬。返花水馆，关野雄偕米泽嘉圃（访华日本美术史代表团长）及讲谈社老板、编辑主任一起来访，并赠《中国美术》一册，乃16日始出版之新书，利用我国新出土资料，闻初版25000册。午饭后，译员周顺圭同志偕同乡沈国镇来，乃叶（沈）昌荫之堂兄弟，为四房（沈缉侯为五房），父在台湾一银行做事。彼自温州中学毕业后，在台大毕业，赴加拿大大学造纸，现在东京大学化学系攻博士学位，以木末造板法，谓二三年后毕业，拟返祖国为新中国服务。

下午1时半偕波多野及游老赴内阁文库参观。进宫城时，由波多野

与门警接洽即进内，至内阁文库，由高桥喜太郎（文库长）接见，并由其助手引导我们进书库，游老看到几种《楚辞》的刊本，我看到《温州府志》（万历）及《止斋二议》（江户抄本），为《壬辰廷对》及《僖祖太祖庙议》二篇，此中善本书不少，尤其是晚明清初的书，为德川家康所旧藏，惜无暇多看。出来后，至神田区观旧书铺，至岩波书店及中山书店，后者专售中国书，台湾、香港及北京、上海出版的都有之。因为游老要赶回刮胡子，出来弄车子，结果花了半个小时，还是波多野最后借用极东书店的送货小车，赶回花水馆已4:15，延迟10分钟出发。

4:40赴市内千代田区金刚饭店，答谢主人，由我们作东，延请600人左右（到会者约500人左右），我们在门口与来宾一一握手。6时开始，由张友渔团长致辞，来宾小野、朝永等先后致辞，共设10桌，考古方面有原田、杉村、杉原、大塚、关野、甘谷、和岛等，及关野的女弟子伊藤荻子、原田的儿子原田正已等。席间，东洋文库长岩井大慧、东洋文化史研究所西嶋定生等，都曾交谈。他们问我，何以不去他们那里参观，后者以过累倦只好让侯老一人去，前者则事务局有意不让我们去，以其受美国亚洲及福特基金资助也。7时半结束，由江隆基副团长致辞，我们至门口与来宾一一握手告别（经济学家守屋典郎与我握别时，说明年可能参加经济代表团访华）。我们与事务局人员（包括译员及守卫）又另行开饭，共六桌，今天工作告一结束，殊为痛快。惜我们团员多不喝酒，以桔水代替，互相致谢辞，李格非唱京剧，侯老唱山西梆子，散席时已9时半。返家，整理行囊，11时始睡。

御风乘槎渡海东，扶桑处处留萍迹。

中日友谊如手足，旭日赤旗相映红。

12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整理行装。杉村勇造送头巾及手巾为礼品，事务局贴出“面见谢绝”的条子，所以并未面别。我们偷空子，11时与江隆基、刘大年等由事务局陪同赴日比野公园一游，在帝国饭店之旁，有音乐厅及水池，大批鸽子见人不惊。返花水馆，午间食面。下午1:30由花水馆出发，先到

东京站口，日方送行人员在这里集齐，分组各乘汽车赴羽田机场，我和游老坐第4辆车，翻译是松崎和中山。考古方面送行的有八幡、关野、甘谷夫妇、佐藤荻子等；关野持原田及大塚的名片，说二人以事不能前来送行；又说驹井因身体不好，也不能来送行（杉村则昨晚即已声明不能前来）。3时许抵机场（刘大年、侯外庐二人同车）。据刘云，重泽教授谓“惜别之情不能自抑，不知道你们所乘的飞机在云中消失后，我的感情能恢复平常否”，小峰翻译成“你们的飞机在云中消灭后”，刘闻之不禁失笑。周斌谓，闻一次廖承志同志在飞机场迎接日本朋友，说“我看见你们由飞机下来，心中非常高兴”，翻译者译为“看见你们从飞机上掉下来，心中非常高兴”，廖大为不满。抵飞机场后，杉原庄介教授父子亦来相送，杉原自谓最近有三喜：一为五十生辰，二为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三为发现弥生时代墓地，现正在发掘中，今日请假前来相送，将工地交与大塚助教授。4时许，举行告别会，日中友协三岛一教授致辞，张友渔团长致答辞，此时行李已过磅，连同手提袋，每人平均未超过20公斤。入机场，警卫厅所派的二人，直送我们至机舱口，招待事务局神山等亦然。但其余各人，不能入内，都立于楼上，挥手向我们送别。我们行至扶梯上端，亦回身向之挥手告别。4:20起飞，不久即不见东京，上入云中。

这次所乘仍为BAOC，但不是来日本时的喷气式大飞机，机身较小，座位约50—60个，今日空座颇多，几乎为我们代表团的专机，头等舱为张团长，余人在二等舱，其他客人仅四五位。我在东京汽车中时，头晕，欲呕吐，但在飞机中食用晕船药后，反不觉得怎样。7时进餐，阅报纸及期刊。10:15抵香港九龙机场，时为香港时间9:15，途中计飞行5小时许。下机后，检验护照，办理签证手续，准居住至12月30日，即4天以内须出境。海关检查行李，没有打开即放行。出机场后，东亚公司廖经理、陈铨方主任及新华社罗明林副社长来接，分乘二辆汽车，由九龙渡海（约须15分钟）至香港岛，经皇后道至摩星岭道，至福利别墅已是10时半。这里原为中国银行所置，现划一部分为对外文协招待有关的文化代表团之用，书法代表团前天由日本返此，已回广州，京剧代表团今天已来一半人员（三十来人）住在此间。我们稍息，分别搬入房间内，我在五人大间之外一小房间内。下楼食面后，返房休息，入睡时已11点半矣。

12月27日 星期五

晨间张友渔团长召集团员谈话，嘱咐：（1）香港缺水，不要在此间洗澡、洗衣；（2）每人应得零用钱20元，今天可外出花掉，最好先打算好拟购何物；（3）在广州勾留几天，大家讨论总结提纲。早点时，大家决定31日乘火车由广州返京。早饭后，由廖经理及罗副社长陪着我们进城（张、侯二人未去），在中国银行取款后，分别给予个人，我在日本寄家信用去1500日元，扣去人民币1元，尚剩余人民币19元，换成港币45.5元（每港币1元合人民币0.42元），至轩尼诗路中国国货公司，购买蓝卡其布12码（每码2.2港币）、床单（9.9元），又至日本人所开的大丸百货公司，购买铅笔及玩具，钱便花光了。返宿舍，午后稍睡，这是一个来第一次午睡，恢复北京时旧生活习惯。下午4时余，我与刘、游、王、顾、李等六人，由罗明林同志陪同乘车环游香港一周，由住所（摩星岭道，在香港西端）开始，向东南行，经玛利医院，东行经船居蟹户聚集处，又至渔船群集停泊处，又东行，至淡水湾，为海水浴场，香港风景区。下车稍息，并拍了几张照相。上车，沿海滩道又入山径，两侧为青山，罕人居；经柴湾，有蓄水池，水已无多，现下香港仍是每四天放水三小时。至岛最东端的筲箕湾，为一小镇，折向西行，经北角铜锣湾，渐至市区中心，轩尼诗道、皇后道中为银行集中区，皇后道西，经香港大学侧，返住所，已6时许。京剧团另一半人员，亦已由广州来港，据云明天可能起程赴日，孙平化同志为副团长，正在接洽护照签证。晚餐后稍息，写家信，以便明天到广州后即可寄出。又补记日记。将在日本时所得名片，整理一过，计166张。

12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8:15由福利别墅出发，汽车轮渡过海至九龙。昨天过海时为夜间，今天白昼，望两岸高楼矗立，在轮渡上拍了几张照相，9时抵九龙车站，与罗主任握别。上车后，又与罗明林同志告别。惟陈铨方主任送我们至深圳，移交与广州来接迎者之后，始别去。9:25火车自九龙开行，10:30抵罗湖。下车，由陈同志拿护照去办手续，我们在等候室坐

憩，手续办好后，我们乃出来。过桥后，即为九龙海关，乃入国境矣。在深圳车站客厅小坐，陈主任将护照手续及海关手续办好后，乃与我们告别，护照即由外交部收回，我们仅保留牛痘证书（黄皮书）。在餐厅午餐后，下午1时登车，为一“瞭望车”，座椅置于窗下，相对放着，可以瞭望风景。4:05抵广州，对外文联派车来接，分乘二车，赴羊城宾馆，我与游老同住658号房间。稍憩后，下楼一起用晚餐，饭后寄信。与江、游、李三位一起出来，乘公共汽车（5路）至中山五路，为市中心，霓虹灯颇多，饮食店不少，夜市较北京为热闹。我们逛了几个百货公司，归途遇及徐、周二位，即一起上公共汽车返羊城宾馆。洗澡后即睡，对外文联已接洽好从化温泉宾馆，明晨可全体前往居住。

12月29日 星期日

晨间将箱子寄存此间，带一网袋及手皮包，8:30由羊城宾馆动身，分乘二车，三位团长乘小汽车，其余坐大汽车，10:30抵从化温泉宾馆，住在河滨大楼，我与游老一起住303号。安顿好后，11时许，与游、刘、李、王、顾一共6人，由河滨大楼出来散步，过滴翠亭，在大桥（石拱桥）上照相，又沿河而行，经竹庄，在一小亭上稍憩，原拟往观瀑布，以时间关系中途而返。午饭时，遇及日中友协长谷川敏三事务局长及事务局文化部主任浅野芳男，他们今日下午返广州，明天即回日本。我们午饭后稍息，又作午睡，醒来后，2时半开始代表团总结会，6时半始毕，由张团长主持，主要是：（1）汇报情况，（2）此行估价，（3）经验教训及建议。并决定先由徐、周、刘、江四人负责起草，返京后1月6日上午再开会。于是乃先由江副团长汇报代表团这一月来在日本的活动情况，侯副团长补充；关于学术方面的情况，然后由王、顾、夏、游、李先后分别汇报各科的活动情况，最后由张团长报告日共对于此行的估价：（1）学术报告质量高，使日本科学家另眼看待；（2）中国学者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亦为日本知识分子所佩服；（3）代表团能接近群众，在群众中影响很大。这些话或稍过誉，但基本上是成功的。晚餐后，与侯、刘、游、李散步，北行过一小红桥，然后折回。返舍，记日记，游老谓此处可悬一联“今日归来无恙，此间小住为佳”。

12月30日 星期一

晨起后，与江、刘散步，沿翠溪山径，至翠溪大楼后，即被守卫阻止，不准登山，返室。又与游老下来，散步至石拱桥东，返回用早餐。9时起，又继续开会，由张老主持，讨论总结的下半，即对此行的估价、经验教训及建议。先由张老提出初步看法，后来又由刘大年同志加以引申，12时用膳。午睡起来后，又于2时半起继续讨论，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基本上是同意张、刘的看法。4时半即告结束，休息一会儿。晚餐后，与游老散步，过石拱桥后北行过一疗养院前，至大路北端，将进小径，即折回，天已黑矣。在刘、李房子闲谈。

12月31日 星期二

早餐后，与王守武、顾震潮二同志一起，鼓劲步行往观瀑布。约行3公里许，瀑布不大，但山间颇幽静宜人，返舍已近10时。稍憩后，又与游老一起，过石拱桥，而至温泉池畔小亭上坐憩。后见城内来接的车子驶过，乃返舍。午餐后小憩，1:30离开温泉，抵广州东站已近4时许。上车后，4:20开行，广州今日微雨，但天气仍暖，可以不穿大衣。代表团11人，同一车厢，因为今天是阳历除夕，故乘客不多，仅挂一软卧车。我与游、顾、周四人同一房间，侯老在广州购一副扑克牌，与江、王、周四人玩牌，后来由张换王，其余的人，则闲谈以消遣时光。游老谓此次之行，可写一部《东瀛历险记》，飞机过台北一险也（12月24日）京地震二险也，花水馆煤气漏气三险也，东京车祸（每天150次左右）四险也，特务427阴谋五险也；而入门脱鞋，遇会“挨拶”等，仅算是受罪，尚不计算在内也。除夕车中无事，便以闲谈消磨长夜，1963年便告终矣。

今年是不幸的一年，为了养病，消磨去大半年的时光，但也是转折点的一年，动手术后，十年痼病，一旦消除，可以万里旅行，东瀛观光，亦一快事也。

年初参加队长会议（1/2—7），中途以病发住院（1/7—23），出



院返家过春节，2月13日销假到所上班，审查《辞海》考古学条目，3月2日又呕吐，6日恶化穿孔，幸即送入北京医院施行手术，28日移至安定医院，4月13日试出院返家，24日赴小汤山疗养，计二个月，6月10日出院，在家中继续休养，有时赴所办公，8月9日赴北戴河休假，25日返所，9月17日—30日为世界科协北京中心成立会的中国代表团团员而忙碌，10月25日—11月16日参加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扩大会议，同时参加访日学术代表团筹备工作（11月11日起）写了两篇讲演稿，送去审查，作为访日期中作报告之用，11月16日起开人大会议，没有等待闭会，我们访日代表团便于11月24日离京，12月28日返抵广州，便在京广火车中度除夕。

（1964年1月4日记）

---

〔1〕编者按：作者于3月6日突发胃穿孔，及时成功地施行手术，使困扰多年的病痛得以彻底解除。由于兴奋过度，以致一度精神失控，经转至安定医院治疗，十余日后恢复，其间日记思维与语言混乱，故从略。



1964—1975 卷七

# 夏 乃 鼎 日 記

顧廷龍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夏鼎日記

顧廷龍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夏鼐日记 / 夏鼐著 .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9

ISBN 978-7-5617-7173-0

I . 夏... II . 夏... III . 夏鼐 ( 1910 ~ 1985 ) — 日记 IV .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09 ) 第157186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夏鼐日记

著 者 夏 鼐

特约策划 陈丽菲

责任编辑 陈丽菲 陈庆生

审读编辑 徐 艺 施隽南 金程虹 唐佳洁 许孟君 陈思维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赖芳斌 徐 真 王 卫 邱红穗 王丽平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 ( 邮购 ) 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印 刷 者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插    页  48

印    张  279.75

字    数  4383千字

版    次  2011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173-0/K·313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联系）

##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 目录

[1964年](#)

[1965年](#)

[1966年](#)

[1967年](#)

[1968年](#)

[1969年](#)

[1970年](#)

[1971年](#)

[1972年](#)

[1973年](#)

[1974年](#)

[1975年](#)

[返回总目录](#)

# 1964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三

今日晨起，火车已过株洲站，沿途仍是下雨。过长沙及武汉时，虽亦见悬旗或扎彩以庆祝元旦，但并不热闹。由无线电中听到《人民日报》社论《乘胜前进》以迎接新的一年，以及“中国与摩洛哥政府联合公报”，周总理等已离摩洛哥赴阿尔巴尼亚。车中无事，复阅Kidder, *Japan Before Buddhism* [基德尔：《佛教以前的日本》] 作为访日期中参观日本古代遗迹及遗物的回忆。与同车的各团员闲谈，颇不寂寞。

1月2日 星期四

晨起时，车子已达安阳站。天气放晴，但已变冷。下午过邢台、石家庄，刘大年同志述抗日时期在此间冀中一带打游击战时的惊险故事。午餐后小睡，起来后，车子已过保定。5：40时抵北京车站，学部刘导生主任、宋守礼处长、尹达所长等来迎；所中以正在开队长会议，仅王世民同志来迎。秀君偕炎儿带皮大衣来，但北京并不凉，故未换衣，由王俊卿同志去接行李，即出站乘车返家。听说昨天元旦，正中、正宗、正昕三侄都曾来贺年。楷儿今晨才回校。晚间取出行装中东西，将皮箱及皮包的东西腾空，即睡。

1月3日 星期五

上午胡厚宣同志来谈，询问关于日本方面研究甲骨文情况（京都貝塚及白川静、东京松丸、广岛池田末利、神户伊藤道治等），又略谈日本访问情况。10时余，黄文弼先生来，据云20日左右，曾有信寄到日本，托购喷“气喘药水”器，但我未收到，因为信件邮程一般航空信须10天左右，又谈日本考古情况及新疆最近考古工作。午后，偕秀君至王则



诚同志处，她送给王太太以头巾、手巾及圆珠笔，我在则诚处闲谈访日情况。返家，牛兆勋同志于傍晚前来，略谈访问情况，询以所中近况，连日队长会议情况。晚餐后，颜伯诤同志夫妇来，谈日本古人类学研究情况，惜日本友人所赠仪器，未能随身带来。

1月4日 星期六

今日天阴，下午下起雪来。整天在家，整理东西，补记这一星期来的日记。阅陈恭禄：《日本全史》。晚间雪停，楷儿返家，王则诚同志来谈。

1月5日 星期日

今日天寒，阅毕陈恭禄《日本全史》卷上（1—154页）。上午安志敏同志来谈。暄儿夫妇携小晴来，已能步行自如，断乳后稍形清瘦。下午至郑石君先生处闲谈。傍晚贺昌群同志来谈，他曾于1928年留日一年多，询问日本情况。晚间写信给铮儿，观电视（话剧《千万不可这样》）。宋守礼处长来电话，约明日赴北京饭店参加总结事，并及西非加纳讲学事。

1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饭店224号，代表团就总结初稿，发表意见。下午继续开会讨论，最后由张友渔团长作结束，指定仍由徐鹤皋秘书依据今天讨论加以修改，写成草稿，送交刘大年同志加以修改，作为二稿，再由江隆基副团长于10日召集团员讨论，成为定稿。张团长明天即入医院检查，以便决定治疗办法。今日北京广播电台约稿，希望每人写一篇，约2000字左右，10分钟可讲完。晚间整理幻灯片，以便交还给所中，写了五封信。

1月7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检查，体重56公斤，减轻1公斤，血液常规检查，血色素稍降低。据云，不必服药，回来后不要过劳，注意饮食睡眠，不到一个月便可恢复，约定一个月以后再来检查。至尹达同志处，谈访日期间情况，日本考古学最近动态，至中午始告辞返家。午后赴所，已一个半月未来所，所中正在进行年终各队汇报，今天下午是卢兆荫同志作西安唐城队的报告，所中研究组各同志几都在场。将明治大学考古学系学生托带的信交给苏秉琦同志，转交北大考古专业同学。返家，又得宋守礼同志来电话，商春间派遣往加纳讲学事，因为时间匆促，怕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婉转谢绝之。审阅所中去年总结及今年计划。

1月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看了一些来信。这次离京，累积了一大批来信，都未作覆。将照相底片交照相室冲洗，并归还所借照相器具，将幻灯片交还资料室。下午参加所中队长汇报，谈长安城及甘肃敦煌莫高窟。晚间邱宣充同志来，转交侯方岳所长来信，希望将邱调云南民族所工作，因为他的爱人是西双版纳傣族的，所以希望照顾，调在一起。

1月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牛所长传达学部会议指示，商谈所中计划及最近几天的布置。下午参加队长汇报，有安志敏、王仲殊二同志关于东北工作的汇报。晚间翻阅这一月来的《参考消息》。

1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至编辑室，了解最近编辑工作情况，《考古》今年第1期已三校，将出版，《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已付印，2月底可出来，专刊则科学出版社尚未通知，但已准备好二种（《耀州窑》、《辛

村》)。河南来信谈及《甲骨文编》事，与陈梦家同志商量回复。至王俊铭同志处，商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英译本事。下午参加所中工作汇报，系实验室颜闾、仇士华等汇报。晚间看电视（朝鲜故事片《光明天使》）。下午下雪，晚间始停，庭院已一片白色矣。

1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仍下小雪，在家试写广播稿，写了一半。下午代表团开会，说除了正副团长以外，其他团员可以不写广播稿，便不再写下去了。代表团对于书面总结的第二稿，基本上肯定，只提了一些小的修改意见，即作为定稿。此事告一段落，下星期江隆基、李格非都将离京返原单位。晚间阅《文物》1963年第12期。

1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党内文件《大庆油田会战总结经验》及附件。下午阅苏联《历史问题》1963年第10期，对于中国史学界的攻击文章（译稿）。报载巴拿马发生反美运动。

1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赴历史博物馆，陈乔同志约我和陆学善所长来，商谈鉴定周处墓出土的铝带饰事。陆带他的助手梁□魁同志一起来，决定先用比重法测定，甄别是否有铝。如果都是银制，不再作进一步分析，如有可能为铝制的，将其提出取样，作光谱分析。南京博物院所留2片及残片，亦请其作鉴定，以便解决这一重公案。返家，对人事处送来关于提升为副研究员的安志敏、王伯洪、王仲殊三人，作学术鉴定。下午赴所，将由资料室提来的三年来考古图版，全部退回。与许景元同志谈洛阳工作问题。晚间在家阅《参考消息》及内部文件。所中今天起，室内研究汇报。王则诚同志来谈今日报载周鸿庆由日返国事。

1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偕牛兆勋同志赴学部参加会议，何其芳同志传达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兴无灭资，刘导生同志加以补充，姜君辰同志谈关于世界科协北京中心科学讨论会筹备事。下午赴所阅稿子（朱南诜《弹碁考》、方壮猷《犁考》）。庄敏同志来谈。晚间至颜闾处闲谈。

1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参加第一组，听刘随盛同志汇报编写宝鸡报告。蒋若是同志来谈关于洛阳考古工作事。下午访文物局王冶秋局长，未遇。至东安市场及王府井大街，巡书铺一遍，未购书。返家，整理此行所拍照相的底片。

1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将审阅过的两篇稿子交给编辑室，将朱南诜的文章交还给陈梦家同志。下午在家写信，这一个多月的来信，压积很多。晚间看电视（朝鲜故事片《在敦化的密林中》）。

1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与牛兆勋同志赴学部，听刘导生同志传达中宣部会议上陆定一同志的报告。至机要室阅党内文件。下午赴所，核心小组讨论下星期起如何在所中展开学习大庆油田工作。接重泽俊郎的来信，附诗一首《羽田别后》：“机场送别夕阳斜，深情一月过一年，飞翼远影碧空尽，唯见孤云浮天边。”晚间看电视（故事片《幽静的森林》）。

1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准备下午的报告。下午在所中党内报告这次访日的经过及

日本考古学的概况。

1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王天木同志来谈，留之午饭。下午正暄儿来，坐一会儿即走。阅《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及第40辑。

1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故宫韩槐准同志来谈关于玻璃珠问题。陈滋德同志来谈关于保护文物问题。今日牛所长传达大庆油田经验。下午在家，写了二封信，阅各室总结及计划。傍晚楷儿来家，晚饭后即返校。

1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核心小组商谈学习布置，各组室开始讨论昨天的传达报告。下午在家，阅新华社编的《内部参考》3578、3581二本（大庆油田的经验等）。写了二封信。晚间历史博物馆李锡经同志来谈关于馆内修改中外交交通陈列室事。

1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北大宿白同志来所，与苏秉琦同志一起，商谈关于北大越南留学生（研究生）毕业口试事，顺便谈谈此次访日情况。下午赴北京医院眼科治疗，因为昨天被风吹进砂粒到左眼中去。返家，审查北大越南留学生论文提要（《广东几何纹陶文化》、《广州两汉六朝墓内陶器》二文）。晚间写了几封信。

1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辽宁省博物馆朱贵同志等送来十二台营子人骨标本，要求鉴定。参加所中高研组政治学习，讨论大庆油田经验。下午在家填写干部履历表。晚间赴蟾宫影院观故事片《飞刀华》。

## 1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由兆勋同志总结前三天的学习，并布置下一阶段，以表扬为主。从下午开始，并指示今后道路：（1）学习毛主席思想；（2）建立优良作风（学习思想好、钻研业务好、团结互助好、勤俭节约好、严肃负责好）；（3）抓紧工作计划（要落实到人、改进检查制度、加强各组领导）。散会后，苏秉琦同志谈前月视察呼市、苏州、洛阳及郑州工作。下午小组学习，我到人事科阅最近的内部资料。晚间至贺昌群同志处闲谈访日情况。

## 1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参加小组学习，下午在家阅基德尔《佛教以前的日本》，作摘记，并参考《世界考古学大系》卷一。晚间看电视（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即《祝你健康》）。

## 1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赴张伯璠先生处闲谈，他赴广州开医科教学会议二星期，前两天才返京，我也闲谈访日情况。下午在家继续阅基德尔《佛教以前的日本》，作摘记。傍晚庄敏同志来谈，持来《文物》上所刊黄老《高昌王世勋碑校记》的校样，一同看一会儿电视（沪剧《鸡毛飞上天》）。

## 1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赴红楼文博所，这是我第一次来看这移入修理后的红楼文博

所，晤及庄敏同志及姜所长。参观王冶秋局长带回的日本书籍。至王天木同志房中闲谈，他正在搜集古卮等器物的资料。下午赴所，审阅新来研究生的学习计划，与佟柱臣同志谈关于他的研究生事。

1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至技术组与王序同志谈组中工作。下午赴所，参加研究组讨论1963年总结及1964年计划。今天报上宣布中法建交，互派大使。

1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兆勋同志正在布置政治学习，后来谈所中工作安排。下午在家阅基德尔《佛教以前的日本》关于弥生文化一章，并参考《世界考古学大系》卷二。

1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审阅各组工作计划，准备下午报告。下午偕兆勋、伯洪、仲殊、世民同志一起赴学部，向姜君辰主任汇报63年工作总结、64年工作计划及远景设想，由兆勋同志作主要发言，我们加以补充，最后由姜老加以指示，2时半起至5时毕。至机要室看文件。

1月31日 星期五

今天在家，阅《世界考古学大系》卷二（弥生文化），并阅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卷上前四章。

## 2月

2月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核心小组开会讨论布置工作，决定下星期一下午开始谈经验，并表扬好人好事。下午参加党团活动，讨论柯庆施同志在上海所作报告，党员革命化问题。晚间看电视（电影豫剧《朝阳沟》）。

2月2日 星期日

上午赴大方家胡同5号侯外庐同志处，送去在广岛所拍照片。这是第一次到他家中，才知道他收藏古物及字画颇多，书房壁上悬有他同乡傅青主的字和画竹，陈老莲和改七芑的仕女等，客厅中玻璃厨中放着青铜彝器、佛像、古钱币以及瓷器、陶俑。还给我看一对曾经张学良收藏过的朱砂斑图书石，据云系张的岳母家中售出的，侯老将张写的隶书题记的名字挖掉。闲谈一会儿返家。济瀛侄来，留之午饭。下午暄儿及素娟内侄女来。阅《世界考古学大系》卷三（古坟时代）。

2月3日 星期一

今天上下午，所中开会学习大庆油田经验，各组各队摆问题。

2月4日 星期二

今天继续开会，各组各队谈毕后，又对个人特别突出者加以表扬。今天报上刊登了《苏共领导是当代的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2月5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结束会议，由我与兆勋同志作总结。下午在家阅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卷下。

2月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红旗》杂志社涂光珍同志来约稿，要求将前稿修改后交之发表。王书庄局长及陈滋德处长来谈考古发掘条例事。下午在家，阅毕《中日交通史》卷下（1—398页）。

2月7日 星期五

上午历史博物馆王菊芳、黎家芳二同志来商谈关于中西交通陈列的修改问题。所中核心小组讨论关于下星期一全所会议上的63年总结及64年计划事。下午研究组由马得志同志谈城市遗址发掘的经验。至建国门外学部新宿舍，徐旭生先生处闲谈一会儿，一同乘车赴政协参加学部举办新年晚会，途经王府大街，郭宝钧、黄文弼二位亦搭乘。今晚先是老专家叙餐，然后7时起晚会，有相声、体育表演及乒乓球表演，我们于9时半即提前离开返家。

2月8日 星期六

今天又下雪。上午在家，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1—274页）。下午赴所，正在大扫除，阅反修正主义的历史学的文章三篇（邓拓、黎澍及《历史研究》编辑部）。

2月9日 星期日

上午写了二封信，至颜伯诤同志处闲谈，因为他这一星期多以感冒在家休养也。下午在家，阅《世界考古学大系》卷四（日本历史时代7—8世纪）。又准备明天报告的稿子，已由王世民同志写出初稿。程溯

洛同志来，送还前年9月16日借去的百元款，闲谈至傍晚始去。

## 2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在所中作报告，总结63年计划执行情况及64年工作计划。下午在家阅Paine and Soper,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Japan* [佩因、索珀：《日本的美术和建筑》]中关于日本早期建筑。

## 2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研究组座谈编写报告的经验及问题，大家发言颇踊跃。下午由我作总结并解答问题。晚间至东安市场购物。

## 2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将干部履历表及自我检查写出，交与人事科。与安志敏同志谈修改他的文章事。饶惠元同志送来我的那篇文章，《新疆出土古代丝织品》抽印木加封皮。下午又至所，许多同志都提早下班，我也早些返家。暄儿夫妇携小孩来。晚间除夕分岁酒，邀颜闾同志来参加。饭后看电视（故事片《夺印》）。

## 2月13日 星期四

今天是新春正月初一日，甲辰年是龙年。晨间前邻居林剑华先生、亲戚赵子文夫妇来贺年。上午同宿舍容肇祖、王明、郑石君夫妇、张雁深夫妇、胡厚宣、颜闾夫妇，同所佟柱臣、王俊卿、邢清谈、王世民、黄石林、安志敏、黄展岳来贺年。我也到同宿舍的上面各位处，又去吴世昌同志处，遇及谢国桢同志，谈一会，与谢一起至贺昌群同志处，后来谢亦来我家小坐。下午2时余，素琴儿夫妇携带三个小孩由内蒙呼市来，一个房间被占用了，还由所中借来一张木床，楷儿只好搭起行军床

睡在客厅里。此外，还有赵其昌、易漫白二同志也来贺年。因为小晴生了水疹，晚间便先回家了。我与若渊、正炎、建中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晚会，观话剧《社长女儿》。

## 2月14日 星期五

今天是年初二。上午除了铮儿一家五口之外，又来了正中侄一家四口、正昕侄夫妇、济瀛侄及素娟内侄女，留他们午饭，分坐两桌还嫌拥挤（小孩一桌，大人一桌）。上午我到宿舍中杨向奎、杨一之同志处贺年。楷儿来告诉我，家中有客来，是王载紘、吴景荣、刘昌汉、施其南四位，后来同乡吴益三夫人与她的儿子来，才知道吴先生已于三个月以前中风去世了。所中徐旭生、马得志、林寿晋、叶小燕及其弟，同宿舍吴世昌夫妇、胡厚宣夫妇与梁思永夫人来贺年。午饭时，古脊椎所刘宪亭同志来，谈了一会儿，还与他一起去佟柱臣同志处，未遇。归来后，郭子衡先生夫妇、程溯洛、贺昌群、杨钟健夫妇，张伯璠同志等来贺年。晚餐后，抓空去黄文弼、郭子衡二同志处贺年。归来后，听说傅振伦同志曾来过。

## 2月15日 星期六

今天是初三日。对外文委昨天来通知，要我今天参加南郊红星中朝友好公社的叙会。上午9时由家中出发，九时三刻抵公社办事处，公社社长及党支部书记都已在那儿等候了，还有文委的一位翻译姜同志。10时半，朝鲜大使馆同志共17人前来，有大使夫人及郑凤珪代办夫妇等。在会客室稍谈后，乃聚餐度春节，共四席，由主人及郑代办先后致辞，我亦代表中朝友协起来说几句话。社长介绍情况，全社11000余户，55000余口，土地15万余亩，去年生产粮食5000万余斤，牛奶2000万余斤（占全市四分之一），蔬菜9700余万斤，水果180余万斤，去年招待外宾参观120次，其中朝鲜外宾36次。饭后，还去礼堂参加文娱活动，社员文艺节目之外，朝方友人也上台两次唱歌。3时半休息，我们即告辞出来，分别进城。今晨微雪，天气并不太冷，但招待的场所颇冷。归

家，知裴文中、向达二同志曾来过。乃赴后门宿舍，杨钟健先生不在家，赴竺副院长处，遇到杨太太，在竺处小坐，还遇到黄秉维同志夫妇，出来，赴南锣鼓巷裴文中同志处贺年。归家，知黄文弼先生曾来过。

2月16日 星期日

今天为春节最后一天，明天即上班。上午牛兆勋同志来。下午王天木同志夫妇来。我也去建国门外新宿舍尹达、徐旭老、牛兆勋三同志处贺年。归来后，知苏秉琦同志来过。春节四天，便这样过去了。

2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正在开会，由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同志做报告，我旋即返家。阅佩因、索珀《日本的美术和建筑》的建筑部分。晚间至王天木同志处贺年，谈至9时许始返。

2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至图书室及编辑室了解情况。图书室，曹联璞同志以心脏病复发，仍在医院；杨圣泉同志肾炎未愈，在家休养。编辑室，杨泓同志参加四清，徐元邦同志将下放劳动锻炼，周永珍同志又病。真是不景气。陈梦家同志为编辑室担心。遇到王俊铭同志，知道他患了血压高。至院图书馆抄录日本文化财统计表。下午在家将上午所抄的资料，与《历史手账》中的清单对照。

2月19日 星期三

今日在家，阅毕《日本的美术和建筑》的建筑部分。

2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决定明日开核心小组会，商谈准备考古会议事。赴近代史所，参加审查“反修”文章，到会者有范文澜、白寿彝、陈翰笙、齐思和、张芝联等，由黎澍同志主持，讨论《反对历史中的新西方中心主义》一文，乃为反击越特金及齐赫文斯基的《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科学的一些问题》一文而作，讨论至中午始散。下午在家，阅《日本的美术和建筑》的美术一部分（1—7章即1—64页）。

2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兆勋同志赴学部汇报。我与志敏、伯洪、仲殊、世民等，讨论筹备考古会议事。下午在家阅史岩《东洋美术史》中有关日本美术的二章。晚间观电视（电影《林冲》）。

2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传达关于反修的宣传大纲，由王仲殊同志诵读一遍，然后分组讨论。下午仍继续讨论。晚间赴东安市场购书。素琴儿今天有点发烧，赴医院诊治，谓是感冒了。

2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审阅《历史研究》社论稿《当前历史学界的迫切任务》。写了两封信。下午阅《世界考古学大系》卷四，作札记。

2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叶小燕同志谈三门峡汉墓报告问题。易漫白同志来谈借书事。下午在家，阅《世界考古学大系》卷四（日本历史时代）。

2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兆勋同志、王世民同志谈考古学会事。下午在家，阅《世界考古学大系》卷四。晚间偕兆勋、颜闾及徐老赴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参加招待地拉那大学代表团的文艺晚会。

2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赴近代史所，参加讨论《历史研究》社论，由黎澍同志主持，参加者有翦伯赞、侯外庐、陈翰笙、尹达、刘大年等，后来范文澜亦来。若渊媚、素琴儿等一家五口，今日南下赴无锡探亲，10日后重返京。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听陈毅副总理的访非录音报告（2月5日在昆明做的）。晚间庄敏同志来谈。

2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为反修组审阅远东考古文章（俄文）的译文。《光明日报》编辑部吕德润同志来约稿。下午在家，阅《世界考古学大系》卷四。

2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安志敏同志送来《西安半坡》报告评介稿，并谈及安阳小南海报告问题。下午在家，阅毕《世界考古学大系》卷四。与陈梦家谈，所作《居延汉简考述》，应由所出版，不宜径交中华出版。

2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党小组作司局级干部鉴定，由兆勋同志作自我检查，大家提意见。下午续开，由我与林泽敏同志分别作自我检查，大家提意

见。至5时始散。晚间阅安志敏同志昨天交来文稿。暄儿来家。

## 3月

3月1日 星期日

上午偕秀君赴同乡吴益三夫人处，未遇。其女在家，谓益三先生去年11月以中风摔倒，入朝阳医院治疗，约10天左右即去世。辞出后，至亲戚赵子文同志处，又至大佛寺西街旧邻居林剑华及王守觉二家。返家已12时许，至江西餐厅用餐。下午在家，阅周一良编著《亚洲各国古代史》日本古代史编（1—52页），Gerwen [哥温] 著《日本历史大纲》（陈彬龢译本）前12章（1—138页）。

3月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旋赴黄化门大街王冶秋同志处，谈访日经过，及准备在日本展出之“历代艺术展览”及临淄发掘事。下午赴所，故宫博物院派张克同志来商谈选取赴日展览铜器标本事。所中派人去学部联络处，提取日本对代表团赠送礼物及书籍。傍晚至王若愚教授家中，谈古代纺织事，并将日本仿制唐锦领带给他看。晚间至王明同志处闲谈。又至颜伯铮同志处，告以日本所赠人体测量仪器已到。

3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部，参加所长会议，由刘导生同志传达毛主席在教育会议上谈话，董谦同志传达李富春总理及万里市长关于北京基建的报告，最后由张友渔同志作关于访日学术代表团的报告。下午以秀君感冒发烧病了，我没有赴所，在家阅书：《日本历史大纲》（中译本13—18章，139—214页），又准备明天的报告。陆步青甥由温州返京，来自家转送姬妹托带的汤元粉及虾米。

3月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准备下午的报告。下午在所中谈访日时所了解的日本考古界情况，及保护文物情况，文物局王书庄、陈滋德等同志亦来听，谈了三个小时，并陈列所得赠书。晚间赴人民会堂观话剧《激流勇进》。今天将联络处送来的日本招待委员会所赠礼物，拿一部分回家，包括两本Albums [ 相册 ]。秀君虽服土霉素退烧，但晚间病又发了，神志不清，服镇定剂始入睡。

### 3月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将安志敏的《评半坡报告》一文退还给他，并表示了一些修改的意见。为人事科填写提升副研究员的业务鉴定三纸。下午又赴所，审阅徐莘芳同志的《开封相国寺的复原》一文，提了一些意见。晚间参加对外文协等所组织的电影招待会，酒会时碰到刘大年同志等，与朝鲜大使馆同志谈话，后来看大型纪录片《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返家已10时余，颜太太正与秀君聊天。

### 3月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知考古会议事已经中宣部批准，发通知事亦经学部同意，乃与兆勋同志等商谈筹备工作。又为《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英译本事，与王俊铭同志谈，以外文出版社来催也。赴北京医院检查，据云一切正常，惟体重二月来未增。下午在家，秀君病又发作。阅浙大出版的《孙治让研究》（论文集中周、刘、沈、金诸篇）。晚间审阅黄文弼的《塔里木河变迁考》，他从《水经注》假设一条长二千余里的南河，实是不可靠的。

### 3月7日 星期六

与兆勋同志赴院部参加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听传达中央重要文件（反修的三封信件）。返所，参加政治学习。下午将黄文弼同志的文章交还给他，并提出一些意见。晚间搞Camera [ 照相机 ] 的使用说明书。

3月8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改写干部鉴定的自我检查。又试了一会照相机使用说明书，仍有不明白处。下午阅毕周一良的《亚洲各国古代史》卷上（1—105页）关于朝鲜、越南二编。晚间写了两封信。

3月9日 星期一

上午赴学部参加东北考古队核心小组，由张友渔同志主持。下午偕尹达同志赴什刹海西河沿郭沫若院长处，商量筹备考古学会事。阅哥温《日本历史大纲》第19—24章（215—306页）。素琴儿来信，原定今日返京，因建正患水疹，延期至星期四返京。

3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英人Lady Alexandra Metcalfe [亚历山德拉·梅特卡夫女士]偕同英人商业代表夫妇来所，系Prof. Hansford [韩斯福教授]介绍，欲拍摄北京古建筑，并须要补充资料的定陵照相数片。下午所中核心小组谈考古会议筹备会中拟讨论的问题以及北大考古专业考古实习事。阅毕哥温《日本历史大纲》（1—414页）。

3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北大历史系秘书徐师谦和考古专业苏秉琦、宿白二同志，与所中商谈北大同学实习事（所中有兆勋、伯洪、世民和我四人参加），宿白同志又代北大五年级考古专业学生约定后日向之作日本考古学的报告。下午忽下起雪来，赴所，参加高级研究人员组，商谈学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事。

3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赴前门饭店，参加第一次考古学会筹备会议，由尹达同志主持，到会者有梁思成、唐兰、宿白（代翦伯赞）、邱中郎（代裴文中）、陈乔、王书庄（代徐平羽）等，会毕即在前门饭店用餐。饭后返家。下午阅《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铮儿一家今日下午2时由无锡返京。

3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准备下午报告。下午北大考古专业师生来所，由我作日本考古学现况的报告，阎文儒、邹衡、俞伟超等都来，由苏秉琦同志主持，讲至5时半始毕。晚间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1—283页）。

3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参加政治学习（反修）。下午在家，瑞荣侄傍晚由南京来。晚7时，铮儿一家离京返呼市，瑞荣侄看电视后始去，谈及亢甫二哥前年（1962年）在徐州去世情况，恰为70岁。

3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写了二封信。下午偕秀君出城至北京工业学院，访张国熊教授夫妇。大风扬尘，颇为所苦。归途至锣鼓巷访张文佑同志，又至东厂胡同访黄文弼同志，黄太太外出未遇，张太太在出来后途中遇到。晚间颇觉困累，看电视（话剧《一家人》）未毕，即提早入睡。

3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晚间偕秀君往访张伯璠先生，

他全家都出门了，未遇。

### 3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旋赴理发铺理发。下午瑞士大使Caley [ 卡利 ] 来所访问，以前任大使Naville [ 纳维埃 ] 曾来所访问过也。傍晚赴朝鲜大使馆，以其回请中朝友好公社春节宴，邀我作陪也，饭后放映朝鲜电影《新的一代》，返家已10时余矣。

### 3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赴王冶秋同志处，转达杉村勇造来信的要求，并商谈筹备考古学会事。下午参加所中高研组学习毛主席著作。晚间阅文件《苏联文艺界的斗争》。

### 3月19日 星期四

今天又下起雪来，上午在家，校阅《新中国考古收获》英译稿子。下午校阅Childe, *Progress and Archaeology* [ 柴尔德：《进步与考古学》 ] 的中译稿。晚间庄敏同志来，偕秀君往访张伯璠先生夫妇。

### 3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赴学部，由刘导生同志传达陆定一同志在全国教育会议上的报告。下午赴所，写了两封信，与王俊铭同志商谈修改《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英译本事。晚间观电视（故事片《青云曲》）。

### 3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学部中心学习小组，即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用餐。下午赴

所，党团活动，没有新的文件。天阴欲雪，与王伯洪同志闲谈一会，即提前返家。审查《文物》关于西安新出土唐代银器的简报及《考古学报》周仁先生关于古代陶器研究的稿子。

3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若渊婧的侄儿印文俊同志来，取去若渊留交的东西及照片六张。近午，正宗、正昕及瑞荣三侄来，留之午饭。午后黄文弼先生夫妇来谈。正暄儿来。校阅《进步与考古学》的中译稿。

3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俊铭同志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英译稿事。王仲殊同志由东北开会归来，略谈开会情况。开所务会议，通过研究人员提升名单，汇报筹备考古会议及招考研究生事。下午陪秀君赴协和医院，竟花了一个下午。阅《文物》1964年第2期。

3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又陪秀君赴协和医院，检查浮肿原因，系昨天预约者，又花了一个上午。阅《文物》1963年第10期。下午将已校改好的《进步与考古学》译稿前二章，寄给祥第，并寄去一信。

3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偕徐旭生、郭宝钧、黄文弼三老赴北京展览馆，参观新工业产品展览。下午参加所中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晚间看电视（故事片《中华儿女》）。

3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接梅原末治来信索相片，与仲殊同志商谈，决定请示学部对外联络处。下午在家校改《进步与考古学》译稿第3章。

3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苏秉琦、卢兆荫二同志由易县开保护古城址现场会议归来，汇报情况。赴美术馆参观出版局1963年新书展览，遇及步青甥，亦在会场布置招待。下午在家校改《进步与考古学》译稿第4章。

3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参加政治学习。旋赴人民大会堂，参观周总理访问十一国图片展览，遇及马坚、裴文中等同志。下午赴所，陕西贺梓城、赵树城，河南傅月华等三同志来，商谈关于配合地方保护殷墟、洛阳汉魏故城及汉长安城问题。后来我又与苏秉琦同志赴文博研究所，参观河北省出土文物及易下都保护钻探工作的内部展览，在王天木同志处闲谈，返所已下班。晚间张云鹏同志来谈，他亦是参加易县会议毕来京的。

3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赴尹达同志处，商谈关于配合文物保护、石兴邦同志升级、梅原末治来信及《情况简报》东北考古队消息等事。下午在家校改《进步与考古学》译稿第5章。

3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湖北张云鹏，河南安金槐，内蒙李逸友、郑隆、苏赫来，谈了一会儿。下午偕秀君赴东安市场购物。傍晚王明同志来谈，晚间填写学部干部简历表。

3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陪秀君赴协和医院看病，她今早4时半即偕同隔壁郑家保姆，一起去排队挂号、检查血液等，一直到11时始毕。我去所，知道下午山东文管会有人来所谈临淄工作队事。下午3时赴所，由文物局陈滋德、谢元璐，历史博物馆黄景略，山东文物处李主任，文管会秦亢青、杨子范、王思礼，我所则由我、王伯洪、王仲殊及林寿晋一起商谈，谈至5时许始毕。晚间杨经元同志由太原来，携来黄素毅同志托带的“米芾铭”的石砚，嘱为鉴定。

## 4月

4月1日 星期三

上午偕同秀君赴协和医院抽血检查。赴所，复信给学部党组，提出关于63年总结（草稿）的意见。下午校毕《进步与考古学》译稿第5章，拟将已校毕的第3—5章，明日付邮。

4月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安志敏同志自东北开会归来，略谈开会后赴旅大及内蒙一行的情况。陈梦家同志谈所中出版工作事，拟将《甲骨文编》交中华书局出版。下午在家，继续校审《进步与考古学》译稿第6章。写信复孙晋孟先生，关于调职北京文史馆事，恐难办到。

4月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牛兆勋同志由东北返京，稍谈东北考古情况。古脊椎所李福山同志来征求关于推荐“五一”优秀奖及63年研究成果。中华书局编辑部经理潘达人与赵守俨同志来谈关于出版《甲骨文编》及《居延汉简乙编》事，是陈梦家同志介绍来的，顺便谈日本关于中国古籍出版情况。苏秉琦同志谈北大考古实习事。黄文弼同志谈西北明代历史地图事。下午校毕《进步与考古学》译稿第6章。晚间看电视（话剧《千万不要忘记》）。

4月4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学部学习中心小组，由侯外庐同志作“中国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情况”的报告。下午赴所，兆勋同志传达关于收回三种纸币事，接着核心小组谈工作。晚间看电视（独幕剧《好榜样》和《杨柳春风》），楷儿返家。



4月5日 星期日

今天下起雨来，但暄儿夫妇携了小晴来。午饭后，小晴睡了，暄儿夫妇赴百货大楼购物，回来后即抱着小晴归去。一个半多月未见，小孩子似乎长大一些，但比前瘦一些，已能牙牙学语。校阅《进步与考古学》译稿第7章。晚间观电视（现代京剧《芦荡火种》），未终场即去睡了。

4月6日 星期一

上午放晴，楷儿返校。我赴所，核心小组开会商谈考古会议筹备事。后来偕兆勋、志敏二同志赴红楼，参观河北省出土文物展览。下午偕秀君赴东安市场购物。返家后校改《进步与考古学》译稿第8章，全书初译稿全部校改完毕。这稿子寄来已一月余，初稿质量很低，译错的、译得不知所云的地方，几乎每页都有好几处，自3月19日起，挤空暇校改，几乎继续了三个星期才完毕。

4月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王俊铭同志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译文问题，已交外文出版社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可能本月内交出。兆勋同志谈去文物局与王书庄局长商谈公事结果。下午在家将《进步与考古学》译稿作最后的修改，并复陈德煊同志一函。晚间赴红星影院观电影（纪录片《两条路线的战斗》、《解放军生活》等）。

4月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洛阳许景元同志来电话，谓汉魏故城发现刑徒墓场，有百余人架，要求所中去人，遂商定由颜闾、王伯洪等去一趟。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听周总理关于访问亚非十三国的录音报告。晚间去理发，阅

《外国学术资料》1964年第4期。

4月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阅最近的中央文件及《外国史学动态》1964年第3期。下午赴人大大会堂，继续听周总理录音报告。晚间看电视（故事片《赤峰号》）。

4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赴学部，由刘导生同志传达陆定一同志在全国教育会议上的报告，田夫同志关于学部各所学习大庆总结及今后希望。下午校阅《考古》1964年第4期校样。晚间访张伯璠先生。

4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参加政治学习，讨论反修文件，主要是《八评》。下午赴所，参加党团活动，党支部讨论关于所中领导干部我、牛兆勋及林泽敏同志三人的鉴定，其中只关于兆勋同志的，他本人有不同意见，谈得较长。晚间看电视（独幕话剧《第一与第二》、《母子会》、《柜台》）。

4月12日 星期日

今天仍下雨。上午阅尹达同志的《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和展望》（1—69页）预备明天的讨论会。下午张国熊同志来谈，偕往访王则诚同志。归来后，阅张云鹏的江汉地区考古及牟永抗的吴兴丘城发掘报告（稿本）。

4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研究组十来个人，讨论关于中国考古学的方针任务及存在的问题，为尹达同志将来在考古会议上作报告之准备也。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晚间庄敏同志来谈。

4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部，张友渔同志主持讨论关于科协北京中心的科学讨论会的论文准备问题，姜君辰、刘大年、刘思慕、宋守礼同志亦参加。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阅最近出版的《历史教学》及《新建设》。晚间王则诚同志来，取去唐写本《太平经》照片，并讨论写本年代问题。

4月15日 星期三

连日下雨。上午赴所，与陈梦家同志谈出版《甲骨文编》及《居延汉简乙编》事。他因其爱人旧病复发，这几天都在家，昨天才送入医院。下午在家审阅韩槐准的《瓷釉及玻璃的钴盐着色问题》，写了几点意见。晚间王天木同志来谈，主要是关于考古学会筹备征求会员事。

4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故宫欧立培同志来，告以对韩槐准稿的审查意见，并将其退回。与兆勋及世民同志谈考古学会筹备事。下午在家，又下起雨来，阅《文物》1963年第11期（1—66页）。晚间卢兆荫同志来谈。

4月17日 星期五

今日放晴，今春雨水特多。上午为《考古》审阅谢端琚《秦魏家第二次发掘简报》稿子，又为卢兆荫同志审阅西安发掘简报稿子，原来为《中国建设》而写。徐旭老谈拟最近赴洛阳，决定由兆荫同志陪之一起

前往。下午在家，阅原田淑人《从考古学上观察中日文化之关系》中译本（1—65页），从前曾读过一遍，所惜其中谈朝鲜的比较谈日本的为多。傍晚偕秀君赴东安市场购物。

#### 4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去北海，参加学部学习中心小组，由潘梓年同志主持，因为昨晚才接到通知，所以今天出席者仅约三分之一，讨论《八评》，潘老加以发挥。午间即在仿膳用餐。下午阅东京国立博物馆：《镰仓时代的绘画及书法》。

#### 4月19日 星期日

今天又下雨。阅《日本的美术和建筑》第8—10章“镰仓、室町及桃山时代的绘画”。上午正中侄来，楷儿也返家，留之午饭。午后素娟内侄女来，送来托打的毛线衫，谈到3时余始去。晚间观电视（话剧《远方青年》）。

#### 4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核心小组商谈，为尹达同志找他的发言报告的材料。下午在家，阅《文物》1963年第12期（1—44页）。

#### 4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继续昨天的讨论。下午在家，阅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印度古代艺术展览说明书》。晚间赴蟾宫影院观纪录片《世界人民公敌》。今天雨停，但仍阴云，据说北京附近雨量之多，是几十年所没有的。阅《文物》1964年第1期（1—56页）。

4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继续昨天的讨论，加以总结。下午裴文中同志来所，谈关于吴汝康同志最近所写关于人类起源的文章，并闲谈他事，兼及我国新生代冰川问题。晚间赴东安市场购物。阅《唐永泰公主墓壁画集》。

4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偕志敏、仲殊、世民三同志一起赴尹达同志处，兆勋同志已在座，将前几天讨论的结果，加以汇报，谈至11时半始散。下午赴所，将审查好的饶惠元同志的“崧泽墓群”一文交之，并提了一些意见。与王俊铭同志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英译问题。晚间看电视（话剧《海防前哨》）。

4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赴公安局礼堂，听杨献珍同志关于学习《实践论》的辅导报告。下午阅《文物》1964年第3期（1—58页）。

4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偕兆勋同志继续听杨献珍同志的报告。下午赴所，参加党支部小组会，讨论五反运动总结，及学习中央文件《防止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晚间步青甥来，一同看电视（评剧清唱及电影《世界人民公敌》）。罗尔纲同志夫妇来访，昨晚抵京，自前年这里宿舍盖好后，即为之预备房间，现在才由南京搬来，罗公身体仍然不好，常患头晕。

4月26日 星期日

审阅《考古》1964年第5期校样。上午偕秀君及炎儿赴东安市场购物，即在森隆小吃部午饭。饭后赴暄儿处，他夫妇和小孩刚吃完午饭，

坐了一小时余。又偕秀君赴对面师大教职员宿舍访朱庆永同志，他夫妇都在家，谈一会儿，返家。

#### 4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赴学部，与兆勋同志及世民同志一起，向刘导生同志汇报考古会议筹备事。下午在家，将《考古》1964年第5期校样审校完毕。傍晚钱南杨同志来，携来叶焜同志一函，及清代画家诸升兰竹真迹及徐子静《罗汉过江图》两件，托我交张珩同志鉴定，不知张同志已去世，我只好退还给他，并写一封信回复叶君。晚间王天木同志来谈。堂妹夏阳来电话，谓由成都来京，约明天来自家。

#### 4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考古》1964年第5期校样交与周永珍同志。安志敏同志谈东北考古工作。西安段同志来谈，为了武伯纶馆长要借我所西安研究室的西周铜器作陈列之用。返家，夏阳妹已偕其友来自家，遂一起前往北京饭店用餐，饭后秀君陪她们逛百货大楼及东安市场，我先返家。阅昨天及今天报纸上所刊登的苏联反华文章，包括苏斯洛夫报告及赫鲁晓夫的最近言论。傍晚，夏阳妹等搬行李来自家，即下榻自家。晚间至罗尔纲同志处小坐，又去理发。

#### 4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王书庄副局长来所，与我及兆勋同志谈临淄工作问题。下午在家，阅《考古》1963年第12期。晚间修改所中升级鉴定意见。

#### 4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将提升副研的鉴定意见交人事科。王伯洪同志由洛阳及

安阳返京，汇报两地工作情况。下午赴所，与曹联璞同志谈图书室事，他因心脏病复发最近才恢复上班。阅《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1—283页），这辑多为文化教育方面的史料。今天又下一阵暴雨，夏阳堂妹等赴北海游览，几被雨淋。

## 5月

5月1日 星期五

上午又下一阵雨，幸即放晴，偕夏阳、许梅影赴中山公园参加五一节联欢会。在公园中巡游一圈，又在音乐堂观歌舞，11时许即返家。至罗尔纲同志处闲谈。午后王载紘、温平二同志来谈，温平同志将于4日因公南行，拟乘机到温州一行云。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1—283页）。晚间偕秀君、夏阳、许梅影及济羸侄赴天安门观礼台，参加联欢会，观放礼花，9时余始返。楷儿及暄儿一家，今天也来家。楷儿学校放春假四天，故返家住几天，但仍在赶学年论文。

5月2日 星期六

今天放假，所中组织春游，往颐和园。我也偕秀君、炎儿及夏阳、许梅影二同志一起参加。10时由所中出发，11时抵颐和园，以车多故在北宫门停车。因为正宗侄曾来电话约定在东宫门等候我们，所以让她们在须弥灵境后面等候，我一人到大门找到了正宗侄，一起回来聚在一处。然后由山后翻山而上，经香岩宗印之阁，下至佛香阁。此时可以看到昆明湖全景，未来颐和园几近十年了，园内景物依然，不过有许多地方刷新了，园外则周围新建房子颇多，如军事学院及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等。至排云殿，须另行购票，为殿堂券，各殿通用（排云殿、仁寿殿、颐乐殿、乐寿堂、玉澜堂），殿中有西太后油画像及宫中陈设。至排云门西行，坐长廊上休息，食面包及包子，即作为午餐。然后继续西行至石舫，拍了几张照相。又东返，沿长廊至乐寿堂，为西太后当年寝殿。至颐乐殿，有大戏楼。至仁寿殿，为西太后及光绪接见诸臣之正殿。由正殿南行，参观耶律楚材的祠、墓。出来至知春亭，在湖边拍几张照相，以佛香阁为背景。沿湖边至玉澜堂，乃光绪幽禁之所。最后赴谐趣园一游，在澄来斋前小坐，喝汽水解渴。至于铜牛、十七孔桥及龙王庙，以时间来不及，没有去逛。4时半至大门口铜狮畔集合，乘车返城。即在华侨大厦的大同酒家用餐，久未作郊游，今日天气又晴，颇快游兴，但颇困倦，提早入睡。



5月3日 星期日

上午仍上班，因昨天放假也。接许景元给所中报告，知颜闾同志在洛阳工地，以跌伤折骨，现入医院治疗，须二个多月始能恢复。又在报端获悉汤用彤先生已于5月1日去世，国内史学界老专家又弱一人矣。郑振香同志汇报安阳工作情况及计划。下午至颜太太处，告以颜闾同志消息，她想去探视，遂与所中联系，嘱代为购票。又赴所，为之代领工资。晚间至建国门外，与牛兆勋同志商谈，兆勋同志拟于明日与颜太太一起赴洛阳慰问也。又偕至尹达同志处，商谈考古学会理事名单。

5月4日 星期一

上午偕秀君赴东安市场及百货大楼购水果、点心，拟交颜太太带往洛阳慰问颜先生。赴所，正碰到兆勋同志到医院接他爱人返家。与王世民同志谈昨晚在尹达同志处商谈经过。苏秉琦同志来谈，并交来《仰韶文化的类型与分期》的稿子，4月间他在北大做过报告。下午在家，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1—276页）。

5月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又偕黄文弼同志一起赴嘉兴寺参加汤用彤先生追悼会。下午在家，阅Danial, *The Idea of Prehistory* [丹尼尔；《史前学思想》] 首二章（pp. 1—42）。晚间看电视（故事片《青年鲁班》）。

5月6日 星期三

上午宿白同志来，商谈关于北大学生参加元大都勘察实习事。偕陈梦家同志赴琉璃厂，参观海王村中国书店的“古书展览会”。下午在家，阅苏秉琦同志《仰韶文化的类型及分期》一文的稿子。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闲谈。

5月7日 星期四

上午赴公安部礼堂听艾思奇同志关于学习《矛盾论》的辅导报告。下午偕秀君陪夏阳、许梅影同志游景山公园及北海公园，拍了几张照片。傍晚观电影彩色纪录片《周总理访问阿尔巴尼亚》。

5月8日 星期五

上午续听艾思奇同志的报告，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一些体会。下午在家，阅丹尼尔《史前学思想》第3—5章。

5月9日 星期六

上午继续听艾思奇的报告。下午又赴历史所礼堂，听学部党委组织的报告会，由田夫同志传达。阅今日《人民日报》公布的中共与苏共间往来信件7件（其中4件，曾由张劲夫副院长传达过）。晚间偕秀君、夏阳二人，赴东安市场购物，许梅影同志到她友人家去。阅毕丹尼尔《史前学思想》（pp. 1—171）

5月10日 星期日

昨夜腹泻，今晨仍大便二次，吃了消治龙与苏打片便好了。上午11时赴北京站，迎接李址麟同志为首的朝鲜考古代表团，前往迎接的还有尹达、宋守礼、安志敏、王仲殊等同志。送往新侨饭店，稍事休息后，共进午餐。午睡起来后，知颜太太已返家，前往探视，询问颜伯诤同志在洛情况。秀君早已坐在她那里，谈一会儿返家。傍晚送夏阳、许梅影二同志上火车，秀君、济瀛、正楷亦去送行。晚间在前门全聚德烤鸭店宴请朝鲜考古代表团，出席宴会的还有张友渔、张映吾（外办）、王冶秋、牛兆勋等同志，由王致欢迎词，李址麟致答词，至9时余始散。

5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兆勋同志等已去新侨与朝鲜外宾商谈，我与伯洪同志商谈考古学会理事名单及全国考古远景计划事。苏秉琦同志谓拟后天赴济南，将前天他送来的论文交还给他，并提了一些意见。下午在家，张国熊太太来探视秀君。阅《外国史学动态》第4期。晚间工会给票赴蟾宫影院观纪录片《周总理访问北非》。

5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赴人民大会堂听陈毅副总理访问十六国的报告。下午阅《考古》1964年第1期。傍晚，送朝鲜考古代表团第一组出发赴大连，5时10分开行。晚间又去送朝鲜考古代表团第二组，包括兆勋同志在内，11时开行赴长春。今天又腹泻，加以晚睡，明天当须要休息，但仍要听报告。

5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又赴大会堂，继续听陈毅副总理作报告。下午倦极而睡，3时许始醒。阅毕《考古》1964年第1期（1—58页）。晚间至王明同志处稍谈。

5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仍赴大会堂听陈毅副总理报告访问十六国的最后一段，今天主要是谈访问印尼。下午在家，阅《考古》1964年第2期。偕秀君赴东安市场及百货大楼购物。

5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阅新到西文杂志。下午在家，阅毕《考古》1964年第2

期（59—110页），补作日记。

5月16日 星期六

审查卢兆荫同志所写《西安隋唐墓葬报告》的稿子（尚缺结论部分）。晚间去理发。今天又天阴小雨。

5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黄云畴同学的次子信孚，持他父亲的信来见，最近他曾赴余姚探视，顺便到温州一行，德煊同志托他带来子鲚干一包，留之午餐。下午阅毕《考古》1964年第3期（111—168页）。傍晚出席挪威大使馆庆祝挪威宪法日，由阿克雷（Akre）大使、陈毅副总理及外交使团代表缅甸大使吴叫温先后致辞，碰到瑞士大使及文化参赞，以及加纳、阿富汗、柬埔寨使馆人员。

5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佟柱臣同志由东北出差回来，汇报关于探索扶余遗迹问题。与伯洪、世民同志商谈全国八年考古规划事。下午赴学部，参加世界科协北京中心讨论会论文筹备事，由张友渔同志主持。晚间赴蟾宫影院观电影《周总理访亚非》。返家，闻向觉明同志来过，至贺昌群同志处一询，未见。回家，向先生与王明同志来，谈至9时余始去。

5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赴首都剧场，听学部党委组织的报告会，韩幽桐同志报告世界妇联大会与反修斗争情况。下午在家。今天又腹泻。阅《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

5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门诊。赴所，公安局同志来谈关于编制世界人口发展图表事。下午在家，准备明天的报告。晚间看电视（故事片《小铃铛》）。

5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翁独健同志来，邀赴科学会堂，向民族所召集的民族调查会议的同志们做报告，略谈考古学的任务、考古学与民族学的关系、考古学的方法、中国考古关于原始社会研究的成就等。至12时始毕，留我午餐，秋浦、林耀华等同志一起进膳。饭后返家。午睡后赴所，阅党内文件等，为《考古》审查稿子。晚间看电视（故事片《鸿雁》）。

5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陈梦家同志来谈关于战国秦汉度量衡的问题及徐森老近况。与王伯洪同志商谈参加“四清”同志返所后的工作安排，因为他们将于27日返所。午间返家，素娟侄女来自家，拟明日南下返里，为了她母亲病了。下午写了几封信。晚间至王冶秋同志处商谈考古学会理事名单。途中遇及赵其昌同志，谈及长陵计划发掘事。

5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参加小组政治学习，讨论中共与苏共往来的七封信。下午赴故宫博物院参观历史艺术展览及明代字画展览，原拟出国至日本展览，现已决定不出国。傍晚，胡厚宣同志来，新由天津鉴定甲骨返京。晚间王锦光同志来，乃由杭州来京，商谈物理学史提纲问题者也。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1—254页）。晚间楷儿返家。

5月24日 星期日

在家。阅《文物》今年第4期（1—64页）、第5期（1—56页）。下午正暄儿来，送来荔枝。

5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海，庆霄楼，参加杨图编纂委员会关于《明京师图》的座谈，由吴晗同志主持，徐苹芳、单士元二同志作说明，然后大家发表一些意见。午间即在仿膳用餐。饭后与尹达同志等商量后，我即先行返家，不参加下午的讨论。在家阅《考古》1964年第6期校样。

5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审阅《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的稿子。晚间至王锦光同志处闲谈。

5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将《考古学报》的稿子审查完毕。下午王小同同志来，乃参加西安交大来京参加工业新制品展览会，谈至傍晚，一起去江西餐厅用晚饭。饭后一起赴张伯璠先生处闲谈。出来后，又至王锦光同志处，返家已10时许矣。

5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接电话，谓朝鲜考古代表团又来五人，今日上午10：50乘飞机来京，乃前往迎接，为蔡熙国、张寅浹等，送至新侨饭店。稍息后，一起用午饭，晚间又在帅府园全聚德宴请他们。

5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赴嘉兴寺参加刘斗奎同志的公祭。下午在家，继续审阅《考古》1964年第6期校样。晚饭后，我与王世民同志赴尹达同志处商谈考古学会事。

5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参加小组政治学习，先由伯洪同志传达中央关于搞好国际友谊的指示，然后大家讨论。下午赴所，党团活动，传达中央文件。徐旭生先生昨由洛阳返京，今天遇到，略谈工地情况。

5月31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审阅《考古》1964年第6期校样。下午秀君赴暄儿处，因为小晴孙女得了麻疹。我拿着适园编的《三海见闻录》，到北海去游览，并加对证，返家已7时许矣。

## 6月

6月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阅最近的《参考资料》，将《考古》校样退还给编辑室。裴明相同志由郑州来，即住在所中，为了修改《信阳楚墓》的稿子也。下午在家，审阅人民大学所编的《中国原始社会史探索》（稿子）。晚间至东安市场购物。

6月2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庄敏同志来，取去《砚墨新语》，并一起到红楼参观康生藏砚，凡120来件，正拟编一砚谱也。下午在家为《考古》审查郭湖生等的《巩县宋陵调查》。

6月3日 星期三

上午赴学部，为世界科协北京中心讨论会论文筹备事，由张友渔同志主持。下午赴东安市场购书。返家，阅冈田等《图说日本美术史》。

6月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卢兆荫同志谈西安工作事，并谓拟于12日返里探亲。下午偕秀君赴东安市场购物。

6月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黄老谈助手事及托找人誊清稿子事。下午阅毕《日本的美术和建筑》（1—294页）。



6月6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参加小组政治学习。下午在家，校阅Baciler的《中国所受外来影响》一文的中译本，傍晚王世民同志来取去。

6月7日 星期日

今天花了一天工夫，审阅陈梦家的《汉简年历表叙》。傍晚李汾同志来谈，自浙大一别，已十余年未晤面矣。晚间正楷来家。

6月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苏秉琦同志自山东回，略谈山东情况。将陈梦家的文章（《汉简年历表叙》）交还与他，并提了一些意见。下午赴所，与王伯洪、王世民二同志商谈考古会议日期事。写了一封信给M. Medley [梅德利]，答复他询问元代雕漆盒（任仁发宗族墓中出土）。审阅乌恩同志所译有关蒙古或匈奴的文章译文计10篇，尚有七篇未阅。

6月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阅乌恩所译关于蒙古考古的译文三篇。外文出版社王老（名镇中，清华毕业，1919—1926自费留美学哲学）来谈，与王俊铭同志一起商量《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译文修改事也。下午在家，将乌恩所译的四篇一起阅毕，这17篇，都是有关蒙古考古，主要是匈奴时期的。

6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阅《历史译丛》1963年第2期（1—77页）及《外国学术资料》1964年第6期。下午参加所中高级研究人员组政治学习，检查生活作风，由佟柱臣及陈梦家二同志作检查。

6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测绘研究所刘宗弼同志来，商谈绘新石器遗址分布图问题。北京市文物组来电话，谓八宝山发现汉代石刻，前往该组观看，遇及赵其昌、苏天钧二同志，又与苏同志等赴八宝山原地一观。下午赴故宫，再次参观历史艺术展览。

6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中华书局潘达人同志来谈关于《甲骨文编》出版事。又偕陈梦家同志赴红楼访商承祚先生，参观其所摹之“信阳战国竹简”及“长沙缯书”摹本。返所，与伯洪、世民二同志谈考古会议代表名单事。下午在家，程溯洛同志来访，谈及其女美娇婚事。阅毕人大出版《中国原始社会史探索》（1—154页），臆测过多，轻信传说，而考古资料不过摘抄而已。

6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学部中心学习小组，由参观四清归来的俞平伯、贺麟、巫宝三同志，及参加通县四清工作的陈玉林同志，略谈所见及体会。下午党活动，集中读《北京工作》关于四清部分。晚间王明同志来，同观电视（现代京剧《柜台》、《审椅子》、《送肥记》等）。

6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素娟侄女自温州返京，谈温州情况，至东安市场购物。下午程溯洛及黄信孚二同志来，为介绍美娇婚事也。晚间至尹达同志处谈考古会议事。

6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阅Okladnikov, *Ancient Population of Siberia and its Cultures* [奥克拉特德尼科夫：《西伯利亚的古代居民及其文化》] 1—2两节。又偕秀君赴百货大楼购物，晚间至王振铎同志处闲谈，因为他昨天上午来找我未遇也。

6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裴明相同志来谈关于修改《信阳楚墓》报告事。徐苹芳同志汇报昨天去市建设计划局开会，谈北京市河泊问题的经过及最近几天钻探元大都情况。赴文博所，晤及王天木同志，参观其《汉代车制考》的图版。下午在家，阅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6月17日 星期三

今天在家。阅毕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并作摘录。这是《大日本佛教全书》本，同时翻阅这本中《鉴真东征传》、《慧运等入唐五家传》、《圆珍年谱》及《行历抄》。晚间王世民同志来谈。

6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王俊铭同志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英译问题，全部校正行将完成，有些问题商量解决，下星期即可全部交与外文出版社。伯洪同志明日将赴山西，商谈处理考古会议文稿事。下午乌恩同志商谈学习计划，四清归来已做总结，我将他的工作成果（论文目录卡片、翻译、论文试作）曾翻阅一遍，提了一些意见，并谈今后的计划。

6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商锡永先生来谈，陈梦家同志亦来，一起闲谈。商先生

主要是谈由王局长处听来的中医奇方妙用。为《考古》编辑部审查安阳报告一稿。下午赴贺昌群同志借汉简释文稿子，并借阅其《玄奘逝世一千三百周年纪念》一文的稿子，晚间阅毕。

## 6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第19—20条，关于“全民的党”及“个人迷信”问题。下午全所开会，由四清归来同志汇报体会，有赵永福、刘一曼、乌恩、赵铨同志报告，林主任作总结。晚间至贺昌群同志处交还其文稿，并提了几点意见。

## 6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暄儿夫妇携小晴来，患了麻疹后，显得瘦了一点，但还很活泼。翻阅《弘法大师传》（守山圣真著），做了一些札记。下午正宗侄来，至傍晚始去。阅*Catalogue of Muhammadan-Coins* [《伊斯兰钱币目录》]，为西安送来的三枚金枚作考释也，乃8世纪前半Umayyad Coin [奥梅雅王朝（白衣大食）钱币]。暄儿夫妇晚餐后始去。至黄老处取书。赴温平同志处，询问温州近况，因为他最近由温州返京也。

## 6月22日 星期一

上下午都参加院部领导干部会，由张劲夫副院长传达中央会议精神。

## 6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内蒙队将于后天出发，徐光冀同志领队，商谈工作计划。又至研究生办公室，视察他们学习情况，询问有无问题。下午写了几封信，赴历史博物馆参观。晚间秀君病又发作。

6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洛阳黄士斌同志与文物局谢辰生同志一起，来谈关于洛阳汉魏故城的保护问题。裴明相同志谈《信阳楚墓》报告事，因为最近即将脱稿。下午所中听前天报告的同志座谈讨论，只有徐老、林泽敏及黎晨同志和我四人，漫谈务虚。晚间校阅《考古》1964年第7期校样。今天秀君整天不舒，身软疲倦，晚间任大夫来为之注射。

6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赴科学会堂，为世界科协北京中心讨论会筹备事也，由张友渔同志主持，至中午始毕。下午赴所，接到伊藤义教博士的来信，及其所作《西安出土婆罗钵文墓志释文》。傍晚黄老送来登载其论文的各刊物，将寄给王祥第抄写也。

6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赴学部，由刘导生同志传达陆定一同志关于学习《毛选》的指示，列席者有学部各所刊物编辑负责人，又由张仲才同志谈招收研究生问题。会后至所中，徐老谈他的指导研究生问题。文博所胡继高同志来谈保存修理漆器、木器的科学方法问题。下午赴所，阅《参考资料》，将《考古》第7期校样审阅完毕。

6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将《考古》第7期校样退交与编辑室。参加政治学习小组，有徐老、黄老、苏秉琦、陈梦家、佟柱臣五位。下午又赴所，党内徐老、林泽敏、黎晨和我四人，继续谈关于中央会议报告的精神。取回陈公柔对伊藤义教文章的译稿。晚间户口复查。

6月28日 星期日

今天没有客人来家。为西安出土汉婆舍壁墓志，准备汉文考释，又预备关于此事的报告稿子。写了关于殷墟人骨测量问题的情况，拟交给尹达同志。打电话给尹达同志，他不在家。

6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批阅了几件公文，主要是与考古会议有关的。裴明相同志将离京，来告别。下午在家，为《历史研究》审阅沈光耀同志的一篇关于中非关系历史的文章，写了意见退还给他们。晚间至尹达同志处，商量关于日本伊藤义教论文事。任大夫来为秀君打针。

6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部，参加各所所长和学术秘书联席会议，讨论各所研究成果管理条例，及1963年总结和64年上半年计划执行情况。下午赴所，写了几封信。赴红楼访商承祚先生，未遇，遇及庄敏同志，参观康生藏砚。返家，何广艺侄以赴广东出差途经北京来自家探访，乃偕之赴森隆用餐，途遇炎儿放学返家，一起去用餐。餐后返家，已8时许。

## 7月

7月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阅学部资料室的《简讯》第4号和第5号。王世民同志转陈昨天参加对外文委宣传组的茶话会，为今年国庆十五周年纪念约稿也，又谈考古会议事。王俊铭同志来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英译改订稿本星期可以交出。胡谦盈同志来谈关于调工作事。下午在家，理发洗澡。晚餐后至黄仲良先生处稍谈，因为他明天将赴青岛休假。秀君今天稍好一些。

7月2日 星期四

上午赴国务院礼堂听廖承志同志关于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动员报告，接着由张致祥同志介绍情况及具体希望。下午在科学会堂开代表团社会科学方面预备会，由张友渔同志主持，讨论外来论文的评价及翻译付印问题，谈至下午7时始去。晚间阅毕《文物》1964年第6期（1—62页）。

7月3日 星期五

上午赴学部，参加学部党组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问题。下午，将这次所听到的中央工作会议报告精神及今天上午的会议，转告给伯洪同志，他刚由山西回来，汇报山西情况。

7月4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高研的政治学习，只剩佟柱臣、陈梦家和我三人。散会后，佟柱臣同志汇报他的工作情况及指导研究生情况。下午党团活动，林泽敏、黎晨、王伯洪和我四人，讨论如何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问题，主要是谈所内斗争形势。晚间看电视（故事片《两家人》）。

7月5日 星期日

上午写了二封信，至邮局汇款，顺便至东安市场购物。阅新收到的W．Meffer书店的书目，为图书室选择新书。张伯璠先生太太来。傍晚至王明同志处，送还《论考据》一文。

7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敦煌文物所李承仙同志来所，商谈订购西文书及索取表格等事。今天接学部电话，知考古会议事已由国务院批准，要积极筹备。下午大雨如注，在家，阅毕奥克拉德尼科夫《西伯利亚的古代居民及其文化》（pp．1—68）。

7月7日 星期二

上午赴科学会堂，参加北京讨论会筹备小组会议，由张友渔同志主持。下午听学部党组所组织之报告会，乃传达最近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和陆定一同志的报告。晚间看电视（故事片《在战斗中长成》）。

7月8日 星期三

上午继续听报告。下午参加党小组讨论昨今两天的报告。

7月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厦门大学陈国强同志来谈。下午在家，偕秀君赴东安市场及西单商场购物，结果没有买到拷纱，只为素琴的孩子买到凉鞋。



7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商承祚先生来，借去郑德坤*Archaeology in China* [《中国考古学》] 第3卷。下午赴所，参加党小组讨论导生同志的报告。

7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下午参加党团活动，学习党内文件。

7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赴尹达同志处，商谈关于考古会议事，知尹达同志明天即因公离京，月底始返。下午在家，阅裴文中同志《第四纪哺乳动物》第2册（稿本）。傍晚王天木同志来谈。何广艺侄及其同事由广州返东北，途过北京，偕来自家，并送来香蕉及菠萝一簋。晚间大雨如注，观电视（京剧《杜鹃山》）。暄儿来，以今晚即乘车出差赴洛阳也。

7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伯洪、世民同志商谈，并以电话与导生同志联系，决定将考古会议延期几天。又与郭院长秘书处联系，知道郭院长明天即离京赴越南，月底始返，将开幕词草稿寄去。硅酸盐研究所张福康同志来谈，并在所中参观标本。下午在家，杨根、高英同志来，谈关于周处墓出土金属带饰问题。阅今天《人民日报》发表赫修集团反华言论。阅毕裴文中《第四纪哺乳动物》（稿本）第2册。

7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今天发表了对苏共公开信的《九评》，洋洋三万言，比前几评更为尖锐。下午在家，审阅《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校样。

7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赴科学会堂，参加科学讨论会的社会科学筹备分组，由张友渔同志主持，散会后，至张国熊同志处，秀君已先来，遂在其家午饭，饭后返家。下午赴王冶秋同志处商谈考古会议事。

7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赴科学会堂，参加社会科学筹备分组的历史语言小组，由刘大年同志主持。散会后，顺途至民族学院程溯洛同志处。返家，下午赴所，与伯洪、世民同志商谈考古会议事。黎晨同志汇报至北大商洽毕业生分配事。晚间看电视（故事片《北国江南》）。

7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赴学部参加扩大党组会议，决定将考古会议延期举行。因为中宣部指示，在这思想斗争的高潮时，别的社会科学学会没有动静，目前开考古会议和成立考古学会，似乎不合潮流，所以决定延期。下午赴科学会堂，与刘思慕同志谈论文英译定稿问题，并取回二篇。返所，将一篇交王俊铭同志。山西省文管会王骥同志来谈。晚间写了几封信，收到王祥第同志转来译稿。

7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为北京科学讨论会审校译稿（渡边等的一篇）。下午参加党团活动。晚间至郭宝钧先生处闲谈，他刚由大连休假返京。

7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正宗侄来闲谈，10时许始去，他将赴正昕侄家探视新生的孩子。济瀛侄来，留之午餐。我到颜闾、罗尔纲二同志家去闲谈一会。闻

赵其昌同志来，乃返家，谈及长陵发掘事。午后去科学会堂，送去昨天校阅的中译稿。傍晚王俊铭夫妇来，并送还昨天送校的英译稿。晚间饭后，偕秀君及炎儿赴东安市场购物。

7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浙江轻工业厅李处长偕同硅酸盐所张福康同志来谈龙泉窑发掘事，谓已编好报告，今年可出版。审校科学讨论会的论文英译稿（安藤彦太郎一文）。午后赴科学会堂开会，秀君顺便搭车去程溯洛同志家。科学会堂的会，仍由张友渔同志主持，讨论出席人员名单。4时余，提前返城，至车站迎接五时一刻抵站的朝鲜考古代表团，李趾麟等同志。晚间一起进餐，在餐厅遇及李约瑟教授，稍谈，饭后返家。

7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今天下雨，至王俊铭同志处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译文事。与兆勋，志敏、仲殊同志谈东北考古工作事。将西安出土苏諲妻马氏墓照片及拓本交《考古》编辑部，以便制版；搜集材料，以便作跋语。下午在家，阅陈垣：《火祆教传入中国考》，又为乌恩同志审阅《关于双耳青铜锅比较研究》一文，及邓兴惠的 *Archaeomagnetism* [《古地磁学》] 一文。晚间写了两封信。

7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同志来商谈人类馆陈列的设计问题。广西省民族研究所同志谈及最近发现岩上“凹线”，有自然侵蚀与人工刻划二种看法，送来的描图，似为自然侵蚀。旋赴文化宫，参观印刷技术展览，乃出版局最近由日本访问归来后所布置，今日为最后一天。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关于中外交通陈列。晚间在丰泽园为朝鲜同志饯行，至8时半始散。

7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乌恩同志谈他所写《关于双耳青铜锅比较研究》一文，提出意见：（1）分型不适当，（2）没有利用河北、山西出土的春秋战国时代近似的铜器作比较。与西安队诸同志谈今年下半年工作问题。午后赴车站送朝鲜同志离京返国，1时20分开行。返家午睡后，偕秀君往访同乡陆太太（郑起凤，住温州花柳塘），其丈夫亦在家，已75岁，1913—1935年曾在财政部盐务署工作。晚餐后，又偕秀君往访张伯璠先生夫妇处，张先生将于28日赴长春，主持解剖学会年会事。返家，看电视（故事片《红孩子》）。

7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写作《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下午赴所，查对有关文献。晚间参加北京市教育工会劳动文化宫晚会，偕炎儿前往。我提早返家，步青甥来谈，以离京休假期拟托他看门，打电话请他也来。

7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高级研究人员政治学习。下午参加党团活动，读北京市委党内文件。晚间阅《内部参考》及《内部未刊稿》。贺昌群同志来谈，约结伴赴青岛。黄展岳偕厦大吕荣芳同志来谈，王明同志来谈。

7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写了三封信。赴邮局为楷儿寄钱和粮票，以其在河北阳原实习，8月中旬始能返也。王天木同志来谈。下午修改《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约2000余字，准备作为编者按语交《考古》发表。

7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为兆勋、仲殊同志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下午偕苏秉琦同志赴朝阳门外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参观应届毕业班毕业设计展览。

## 7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金学山、李文杰同志商谈长江队工作计划。与乌恩同志谈赴内蒙事，决定31日赴呼市，与牛所长及林主任说好，即托张振邦同志预订车票。下午参加党支部会，讨论关于牛所长鉴定的事，因为兆勋同志对于其中说他对于国内阶级形势认识模糊及集体领导不够二点有不同意见也。傍晚偕黄展岳同志访顾颉刚先生。返家，正中侄来，留之晚餐。饭后至颜闾同志处，兆勋同志亦来探视，又至自家谈今天下午会中事。

## 7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历史博物馆黎家芳同志来，谈修改中西交通部分陈列计划。下午浙江轻工业厅李田处长来，谈龙泉瓷器图录问题。校改《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并作补记。又为伊藤义教博士所写考释汉译文校改。

## 7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偕秀君及炎儿赴东安市场购物，即在森隆用午餐。下午赴所，将校改好后的稿子寄还给伊藤义教博士。校阅《考古》1964年第8期校样，晚间始校毕。

## 7月3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乌恩同志约好车中再见。阅《考古》稿子（一位读者评裴老《原始社会史》、易漫白《乌孙文化》一文）。下午在家收拾行

装，晚间乘8：43的63次车赴内蒙呼市，秀君及炎儿偕行，家中由步青甥看门，步青甥送我们上车。乌恩同志同车。

## 8月

8月1日 星期六

车中无事，阅《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中新发表的二篇，午后1时27分抵呼市。铮儿夫妇携中、钢二外孙来接。据说已在宿舍中另找到一间房子，不必寄宿招待所，雇三轮车（1.25元）前往。铮儿等另从小径返宿舍，海拉尔路106号轻工业厅科研所宿舍。

8月2日 星期日

今天下雨，不能出游，天气较凉，可穿毛衣。阅毕《文物》1964年第7期。

8月3日 星期一

上午与汪宇平同志联系，乘公共汽车由麻花板西站至农牧厅下车，至博物馆，汪同志邀入会客室。历史所同志正在为《中国历史图谱》拍照，闻张苑峰同志于28日来呼，下榻呼市宾馆。文物队荷芸队长及李作智同志等来，先赴文物队参观新出土文物，有1963年出土的完整的石镞、铜器、陶器，乃三个墓葬出土的，又唐胜州榆林县（今十二连营）唐墓出土物及另一处辽墓出土物，另有辽中墓出土的铜范（犁铧及犁镜），征集得之绥远铜器。出来后，由汪宇平同志导游博物馆陈列室，正为15周年布置陈列，要将展览加以修改。杨再兴馆长出来招待，乌恩同志亦前来一起参观。午后馆中派汽车来接，乃与秀君、炎儿及二个外孙一起来访，他们由翁善珍同志导游陈列室。我与汪宇平、乌恩同志参观文物仓库，看到二兰虎沟匈奴墓、美岱北魏墓、包头汉墓、昭盟辽墓出土物，收藏颇为丰富。出来后，至轻工业厅，至张主任处稍谈，即返宿舍。晚餐后出来散步。

8月4日 星期二

上午偕秀君、炎儿及二外孙，赴呼市旧城观市容，素琴夫妇亦随往，陪我们一块儿逛。步行至车站前，乘公共汽车至旧城站，先至市场，有土布等物出售，又沿大北街南行，至百货公司等一观，至大南街的南端，已11时许，即在麦香村用午餐。午后汪宇平同志来电话，谓今天不能派车来，改为明天上午。乃出来散步，海拉尔路西口路南有抗日烈士陵园，乃1933年华北军第59师傅作义部下在怀来一带抗日阵亡将士203人之墓，有一纪念碑，胡适撰文，钱玄同书。此公园现已开辟为农田，仅有二三墓碣，尚矗立田间而已。返家，阅《中国史稿》第2册，炎儿感冒发烧至37度。晚间此间研究所何主任及乌恩同志的父亲来谈。

8月5日 星期三

上午汪宇平同志乘车来接，偕往博物馆参观旧石器文化的标本。汪同志又谈及匈奴和鲜卑文物问题，他以为二兰虎沟的文物，仍当属于鲜卑。内蒙分院林干同志来谈，正在编匈奴史资料，谈研究匈奴史问题。11时许乘车赴宾馆，晤及张政烺同志，他正为《中国历史图谱》搜集资料，新由太原来此，乃一起赴文化局，晤及席局长，谢其对于我所工作队的照顾，并谈内蒙文物工作，文物所、博物馆荷芸、翁善珍亦在座。谈至11时半，此间下班时间，始告辞出来。午后以炎儿今晨仍发烧至37度，携之至附近之医院门诊所诊治，注射针剂，又给了四颗银翘解毒丸。阅《中国史稿》第2册。

8月6日 星期四

上午赴大黑河南参观昭君墓，素琴儿一家五人亦随同前往。车子不够坐，张政烺同志一组四人亦前往拍照，故车子跑了两次，我们先去宾馆，至昭君墓集齐，已10时许，拍了几张照片。冢前有一亭，亭前有石碑七，最早者为道光五年，闻最近董必武主席来呼，曾有题字，正在镌刻中，不久当又添一石碑矣。登冢巅，新建一亭，尚未油漆，又拍了二张照片。下来后，在新建之招待室中用茶及点心，至1时许始动身返



城，中途遇雨。下午出来散步，又遇降雨，乃索性赴市中心一游。由海拉尔路西口“十三中站”乘车至“医学院站”，乃沿中山路东行，经医学院、文化局、人民银行、市医院，折而北行至宾馆附近，仍返至中山路再东行，路北为内蒙人委，南为文史馆、语文工作委员会及博物馆，折而北行至农牧厅，乃返家。阅《中国史稿》第2册。

## 8月7日 星期五

文化局今天招待我们参观乌素图召，离城约20里，在大青山麓，为郊外有名的风景区。我们乘两辆车（吉普车及卡车）前往。中途将近西菜园乡尚不浪村（离城10里许），卡车陷入泥潭中，不能出来，至大队办公室小坐，一直到下午2时才弄出来。我们乘吉普车先往，跟着卡车也来了。这召庙一共有五座寺院，我们参观了三座，主庙是长寿寺，我们参观了佛堂，即普修延寿阁，其东为广寿寺（但匾额上为“广成寺”），其东北为法禧寺，山门有光绪十四年的匾额，正殿有楼，前悬民国十二年马福祥题“慈航普渡”匾额，也进殿参观。这些殿都有释迦佛、宗喀巴像，有的还有活佛讲经的宝座，座前二行地毯为喇嘛念经处，中置二大鼓。殿门平时都锁着，我们去时，喇嘛下地劳动去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老喇嘛，拿着钥匙带领我们参观。出来后，在召庙两侧，看到二个白塔，其西北有赵长城（秦汉长城遗迹），闻日本侵略军沿着这长城掘壕沟，一直到包头（约200余里），所以遭到一些破坏，但因此露出墙身夯土的痕迹，看得很清楚。参观毕返城，已6时半。今天虽未下雨，但公路未修好，颠簸颇利害。返家阅报，知美帝空军轰炸越南消息，东南亚形势更为紧张。晚间阅《呼和浩特市文物古迹便览》（建国版，1—78页）。

## 8月8日 星期六

文化局今天招待我们参观万部华严经塔，俗名白塔，在市东约20公里，因为昨天累了，秀君头痛，炎儿发烧，所以只我一个人去。张政烺同志一班人，也去照相，带了闪光灯及梯子去。公路系新修，颇为平

坦。塔为辽塔，金大定年间重修，八角七层，高约36米，最近将墙基培固，又围绕以砖墙，砖雕的菩萨天王像颇佳。我们登木梯上，由第一层起，有砖砌阶梯可以上登，直至顶层。第一层墙上尚嵌有姓名石碑五座，各层墙壁有游人题名，如金大定，元至元、至正，其中有古维文、女真文及蒙文者。下塔，至管理室小坐，喝开水用点心，已下午1时余，乃返城。我至宿舍稍憩，下午又赴博物馆，参观仓库中收藏，又至文物队，郑隆同志新自北京参加古建训练班返呼市，将去年赴黑城（居延）所搜集回来的东西给我们看，至5时半返宿舍。托文化局代买车票，汪宇平同志傍晚来取钱，并交给我他的新作《是匈奴或是鲜卑？》一文。晚间，于北辰，胡钟达二同志代表此间史学会，约请作一报告，原定星期一下午，因有游行，改为星期二上午，又谈一会儿，始告辞而去，天已下雨。

## 8月9日 星期日

今天上午，呼市原定有群众游行，以大雨如注，只得作罢。在家审阅汪宇平同志的《是匈奴或是鲜卑？》一文，以为三角形压粗点纹的粗陶罐，是鲜卑族的特征；又以为扎赉诺尔、西岔沟，甚至于二兰虎沟的东西，皆属鲜卑。说虽新颖，但似仍缺说服力。阅柯切托夫《州委书记》。下午放晴，偕秀君、炎儿及中、钢二外孙出来逛，素琴儿夫妇亦陪我们一起逛。先赴中山公园，在烈士纪念塔，及湖心亭附近桥上，拍了几张照片；又至动物角参观动物，有虎、狮、猴等。出来后，至百货大楼，买了些东西，以时已晚，乃在蒙民餐厅用晚饭，返家已近7时。李作智同志来电话，谓晚间歌舞团公演，文化局邀请我们去看，派汽车来接。至剧场，知张政烺同志等今日以车子停开（路轨被水冲坏）尚未离呼，亦来观剧。演毕已10时半矣。

## 8月10日 星期一

今晨天晴，呼市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抗议美帝侵略越南，闻达10万人。上午准备明天讲稿。下午赴旧城，一观清真大寺，大门有光绪十六

年“清真大寺”匾及民国三年宁夏护军使马福祥题“显扬正教”匾，大殿后有“望月楼”，即唱经楼也。又沿大北街，至大西街西行，由小北街沿顺城街，返至公共汽车站，乘车至博物馆。闻以停车二天，故硬卧买不到，但我仍决定明日坐64次软卧返京，因为明天上午仍继续游行，故讲演作罢。闻内蒙历史研究所勇夫所长曾来海拉尔路访我，乃偕汪宇平同志至历史所回访勇夫所长，林干同志及马耀圻、崔璇二同志亦在座，谈至6时余，乃返宿舍。晚间阅《州委书记》上册。

## 8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今天64次车，文化局只购到软卧一张，硬席（不带卧铺）二张。素琴儿乃托其熟人，改购44次车硬卧二张，但44次无软卧，故只好分两批返京。秀君为此很是不满。素琴夫妇今日上午请假，在宿舍照相。中午乌恩同志来，将汪宇平同志的稿子交之。2时许博物馆杨再兴馆长及文物队荷芸队长来，一起赴呼市宾馆，以张政烺同志等一批四人，亦乘64次车返京，在宾馆前摄影作纪念。乃赴车站，建钢外孙想来北京，他的父母阻之，车子开动时，面对车厢号啕大哭，列车员看见了有些不忍，问我何不带他上北京。车子2：53开行，与张政烺同志同一房间，下象棋为戏，10时许入睡。

## 8月12日 星期三

晨间7：53抵北京站，高兴汉、王俊卿二同志来接。据云，昨天下午与呼市博物馆通电话，催我返京，知已动身，故派车来接。返家，稍息后，王明太太来，送来热水瓶开水。至颜闾同志处，正在为上海自然博物馆审查种族问题展览设计。至郑石君先生处谈话，他刚由医院门诊回来，他的保姆替我生了煤炉和拖地板。我出去进午餐，返家稍息，赴车站接秀君等，晚了，乘客都已走了。乃即返家，秀君正在门外等候，说在车站前曾见到我在路上走。进房间后，壶水已热，乃轮流洗澡。晨间与牛所长通电话，知张老曾询问我何时回来，所以昨天打了长途电话，以今天即须报到也。托高兴汉同志去科学会堂报到，写信给若渊、

素琴。

8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赴学部，听刘导生同志传达陆定一同志在政治教育会议上的报告。下午所中党内开会讨论。晚间赴科学会堂，参加中国代表团成立会，由张劲夫同志作报告。

8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领导核心讨论东北考古中的学术问题及汇报稿。下午继续昨天下午的讨论。

8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科学会堂中国代表团内部会议，由范长江同志作报告关于招待外宾方面的问题。下午张彦同志报告国内外形势及对外宾宣传的口径。

8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暄儿夫妇携小晴来，济瀛侄来；楷儿实习两个多月，昨天返校，今天也返家，午饭坐满了一桌。午后听侄来，谓他母亲已决定不来京，雅琴侄女已离京返大连，听侄夫妇下月初携小孩送往温州。阅毕《州委书记》下册（1—668页）。

8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赴科学会堂，由张劲夫同志作报告，关于联系人的任务及注意点。午饭后返城至所中，广州文管会黎金同志来谈，将各事交代后乃返

家。傍晚兆勋同志来商谈所事，因明日即赴东北也。晚间搬入科学会堂居住，至郑丕留同志室内闲谈，乃清华同班同学也。

8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得知Senegal [ 塞内加尔 ] 代表不是上午，而是下午始能抵京，乃赴北京工业学院访张国熊同志，知其已赴北戴河避暑，晤及其长子延尧，知道张太太进城来自家，乃返舍，打电话通知秀君，告以准备午饭。下午联系人会议，由钱信忠同志传达陈毅副总理指示。4时半动身赴飞机场，翻译马省彭同志偕行，6时飞机抵京，有日本代表团四十余人，副团长福岛要一及顾问有光兼一，翻译久保田（气象）、岸阳子（中国文学）等，皆为去年访日时旧相识；塞内加尔代表为Samba N'diaye [ 桑巴·恩迪阿埃 ] 及Dakar [ 达喀尔 ] 民族志博物馆馆长。偕之返科学会堂，一起进晚餐，饭后陪之观杂技。

8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又开联系人会议，由范长江同志报告关于首席执行主席协商问题。下午开代表团团长会议，我列席旁观，由张劲夫同志主持，议程第一项关于筹备委员会报告，即遇到困难，有人（锡兰、柬埔寨、巴基斯坦代表）嫌时间过长，能否缩短，引起争论，即讨论了2小时余。后来关于主席团名单（每国1人）及秘书长（由中国代表团推范长江担任），很顺利通过。散会后，偕桑巴·恩迪阿埃至餐厅，顺便进行协商，尚顺利。后来他要进城一观市容，我因为有事未去，让翻译陪他去。晚间开联系人会议，范长江同志主持，有些代表团不同意四大洲，4-4-2-1的分配，至于每洲内的分配，问题更多；张致祥同志来谈五国核心小组对此亦有不同意见，后来决定废除首席执行主席制，改为每次四人为执行主席，依字母顺序。散席时已9时半，连忙去协商，幸无问题。今天打电话，知秀君病了，身体发烧，楷儿已由校返家，请假留家中侍病。

8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开主席团会议，我可以不参加，乃返城。至所中，将安阳简报及石兴邦同志一文，交给秘书组。又写了三封信。返家，秀君卧病在床，但昨晚食了任大夫的药，已经退烧。乃返科学会堂，下午参加全体会议，在新建的会议室中，由周培源同志主持，（1）报告筹备工作情况；（2）主席团名单及秘书长人选；（3）日程表，皆顺利通过。晚间中国科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酒会，招待各国代表，6时10分出发，抵大会堂后在三楼大厅举行，7时开始，我排在第1区39席，有东非（肯尼亚）的代表契拉格丁（Shita abuddris Chiraghain）在座，至于我所负责的塞内加尔代表团，只有一人，坐到主席团上去了。开始后，由李四光同志致欢迎辞，陈毅副总理也起来致辞，外宾有印尼、几内亚和越南南方的代表致辞，9时许始散。

8月21日 星期五

今天北京科学讨论会开幕了，会场是人民大会堂国宴厅改装而成的，9时开始，朱德委员长、陈毅副总理等都前来参加，奏乐入场，全场约3000多人，由范长江秘书长宣布开会，先由少先队员向主席团全体成员献花，郭沫若院长致欢迎辞，聂荣臻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及人民向会议致贺，然后宣读金日成、苏加诺、西哈努克、阮友寿、苏班德里约发来的致贺电，缅甸代表献礼物。休息一刻钟后，各国代表致辞，上午11位代表。午后继续开会，分为三节，第一节开始时先宣读本·贝拉（阿尔及利亚）贺电，第二节又有胡志明贺电，第三节开始，有新到的三国代表来参加（达荷美、马尔加什、塞拉勒内窝）。下午有26国代表致辞，除东道主中国（由聂总致贺）及玻维利亚代表明日始能来之外，仅有三国（约旦、黎巴嫩及新到的达荷美）未致辞（东非科学院包括三国，故共44国）。散会时已7时许，因为塞内加尔代表赴北京饭店到他的马里朋友处作客，我顺便到家中一视。秀君虽已退烧，病仍未痊。至颜闾同志处一谈，任大夫来为秀君打针，10时许我返科学会堂。

8月22日 星期六

今天开始学术活动，分为八组，我参加哲学历史组。上午先开小组学术委员会，然后开小组全体会，各代表自我介绍，宣读论文四篇。下午继续开小组报告会，我因为将明天塞内加尔代表的法文报告赶译为英文，未往出席。晚间8：30，范长江同志召集各代表团联系人，交流经验及汇报情况，最后因宣布明日毛主席将接见这次会议各国代表，散会时10：30。返舍，仍赶译，此为近数年来第一次开夜车。

8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将译稿交与组中秘书。8：30起，小组又继续开会，今天宣读论文四篇，因有雷雨，天气转凉。下午3时改变日程，全体代表先看电视（科学片及故事片《红日》），未终场，宣布5：20动身赴人民大会堂。主席团成员至北京厅，由毛主席召见，其余在外面会客室，互相交谈，我与也门代表交谈。少顷，宣布赴一室，全体代表与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合摄一影。散会后，驱车返科学会堂已7时许。饭后与家中通电话，知楷儿昨天返校取物，即回家中，秀君病仍未痊。又与翻译马同志通电话，知桑巴·恩迪阿埃今晚赴阿联大使馆聚会，乃出来散步至张国熊同志宿舍，据传达室云8时以后即不见客，只好返舍。以昨夜开夜车，故今日提早入睡。

8月24日 星期一

今天上午开分组会，昨夜才由五国小组决定今日议程由井上清主持，讨论我们这组的讨论会如何开法。休息后，乃由各国代表对于美帝文化侵略，陆续发言，各谈自国经验，下午继续这第一个讨论题。晚间桑巴·恩迪阿埃赴北京饭店去探望他的马里朋友去，我在宿舍中阅《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论苏联历史学》。

8月25日 星期二

晨间7：30参加联系人会议，范长江同志指示关于公报的协商。今日上午特别报告会，全体代表参加，由越南南方代表阮文孝作报告：《特种战争——新殖民主义的产物，美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在南越的最后阶段》。报告后稍息，然后放映电影，散会时至中午。与桑巴·恩迪阿埃一起进餐，并商谈关于公报问题。下午参观历史博物馆，我这一组有印尼（阿威J. B. Are）、也门（艾·萨拉菲丁）、玻利维亚（马里奥·米兰达）、朝鲜（许宗浩）和日本代表九人，与萨拉菲丁、米兰达（Mariv Mirnda-pacheco）两人同车，但至博物馆后，主要是与阿威谈话，因为他发现我是考古工作者，回想起曾在《中国建设》上读到我的文章，所以谈得很起劲。晚间参加联系人汇报会，决定将起草小组取消，由秘书长起草，乃赴桑巴·恩迪阿埃室中，转达此事，并闲谈一会儿。出来后，与联络组彭主任商谈今后工作如何做，今晚本有关于上午特别报告的讨论会，我没有去参加，返舍休息。

8月26日 星期三

今日上午游颐和园，我陪着塞内加尔代表桑巴·恩迪阿埃，进门后即赴玉澜堂及乐寿堂，然后沿长廊至排云殿，因为他不愿意爬山，所以便登船划向龙王庙，同船有杨显东部长及侯仁之教授等。至龙王庙，上登涵虚阁，下眺昆明湖。下来后，登船返至排云殿，沿长廊返至乐寿堂，经大戏台，出大门，登车返科学会堂。下午主席团开会讨论公报事，我不需要列席，乃进城至所中，将印尼托办译铜鼓上文字之事，交王世民同志去办理，与王伯洪同志谈所事。返家，秀君仍未全痊，胃痛不能正常进餐。返科学会堂，出来至工业学院，访张国熊教授，新自北戴河避暑归来。稍谈后，返科学会堂，塞内加尔代表赴几内亚大使馆酒会，我乃至王东平同志处反映桑巴·恩迪阿埃的情况。返舍，阅一星期来的《参考消息》。

8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陪桑巴·恩迪阿埃赴历史博物馆参观，系李学忠同志作解说员。



出来后，至外文书店及百货大楼，桑巴选购玩具及女用手提皮包。下午参加哲学历史组讨论，关于“哲学作为思想武器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发言者有朝鲜（郑圣哲）、塞内加尔（桑巴）、中国（周原冰）、越南（陈辉燎）、玻利维亚（马里奥·米兰达）五人，由日本代表寺泽主持，散会时已7时许。与刘大年、周原冰二同志同车赴四川饭店，以今日郭沫若院长宴请日本全体团员也。同桌有门协、伊藤秀一（天野元之助弟子）、古田光等，9时半始散。与陈翰伯同志等同车返科学会堂，本来历史组是刘大年、周一良二位，因为周一良同志送古巴团长历史家胡利奥·勒·里维兰（Julio Le Rivenand）上飞机，所以由我来代替。

8月28日 星期五

今天继续开分组讨论会。上午继续讨论“哲学在思想斗争中的作用”，由陈辉燎（越南）主持，发言者有日本（井上清）、哥伦比亚（胡安·莫拉·鲁维奥Juan Mona Ruhio）及尼日利亚（奥尼）三人。休息后，改由塞内加尔（桑巴·恩迪阿埃）主持，讨论“现代历史潮流和亚非拉前进道路问题”，开始时有点冷场，后来有越南（陈辉燎）、印尼（阿威）、玻利维亚（米兰达）、中国（陈秋原）、印尼（曾德峰）先后发言。下午继续讨论这题目，由哥伦比亚及朝鲜代表主持，发言者有朝鲜（金木乙）、中国（刘大年）、印尼（阿威）、中国（周一良）等发言，我因为要参加范长江同志召集的非洲各国联系人会议，提先退席。知道是关于公报问题，几内亚代表（玛玛杜）出了问题，布置协商工作。散会后，又大雨一阵，雨过后，与刘大年、周一良同志同车赴北京饭店，参加越南大使馆的招待会，茶点及大使致辞后，放映电影《十年来的越南》。返宿舍，与吕叔湘同志散步闲谈。

8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陪同桑巴·恩迪阿埃赴民族学院，同行者有智利代表二人、印尼代表二人及越南、日本各一人，由傅懋勳同志作陪，由宗群副院长接见，先介绍民族学院概况，然后参观图书馆，最后参观文物室，由杨成

志主任介绍，至11时半乃提前辞出。赴民族文化宫，参加史学座谈会，由尹达同志主持，到会者有范文澜、刘大年、周一良、白寿彝、吴晗、严中平、何干之、刘桂五等史学界人物，由中、朝、越代表介绍本国史学界情况。散会后，由郭沫若、刘导生、张友渔等接见，共同用餐，系民族饭店备餐，有抓饭、烤羊肉串、炸羊脂等，散会时已近2时。返科学会堂，派车送之赴和大，我在科学会堂参加联系人会议，范长江同志主持，商谈公报草案协商事。晚间观电影《农奴》，观毕已近10时，接着到桑巴·恩迪阿埃那儿去协商公报草案，他刚回来又走开了，等到10时半才返室，和他谈谈。据云下午和大接见，有刘宁一、王明远诸人，答应了他所要求的事（代为出版宣传小册子，供给书籍托售及派人来学军事政治），至于对于公报草案，完全同意。他明天去长城，不拟参加主席团会议，但可以书面表示同意，与会务组联系，请示长江同志，便答应了他这么办，将他给秘书长的信转交与会务组。

8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偕桑巴·恩迪阿埃及马青彭同志，赴明十三陵及长城游览。先至十三陵水库，无意中遇及郭院长亦来此郊游，一起走过水库大坝，上纪念碑前，读郭院长的《十三陵水库颂》。下瞰水库，据水库管理人云，现下水深18米，最高时可达25米，阔度南北800米，即最近毛主席游泳跨过者。因为有了水，现已种上8000顷水稻，葡萄收50万斤。由水库赴定陵参观（郭院长赴长陵）。然后赴居庸关（54公里）、青龙桥（62公里），至八达岭（65公里），在国际俱乐部休息处用餐，遇及墨西哥代表Arnaiz夫妇，闻今天讨论会代表及陪随人员来此者近百人，但用餐后多已离此赴明陵。我们三人用餐后，已1时半，为最后的一批。饭后登长城眺望。桑巴·恩迪阿埃说，因为读了毛主席的诗“不到长城非好汉”，所以他今天不参加主席团会议，一定要登长城做一次好汉。至2时半离长城，途经居庸关时，又下来参观元代的云台，即刻有六种文字的佛经者。返科学会堂，已3时半，因为桑巴·恩迪阿埃有中非友协的约谈，所以我须趁空赴民族学院访程溯洛同志，将王载紘同志的信，交他一看，以了却做媒的责任。返科学会堂，晚间偕周一良同志观京剧《芦荡火种》。闻今天上午主席团会议尚顺利，仅锡兰及智利代表不同意在公报

中放入政治性的一段，但答应作成纪录后，也便通过这公报。

8月31日 星期一

今天是北京科学讨论会的闭幕式。上午是大会发言。我于休息时，返家一行将已拍过的一卷（36张）底片交与正楷儿，托他交照相馆冲洗，仍返人民大会堂。中午返科学会堂，得楷儿电话，说那一卷底片，被炎儿由暗匣中取出打开，已全部漏光。真是可惜，这孩子真讨厌。下午继续赴大会堂参加闭幕式，发言人有39位各国代表（约旦、黎巴嫩二国代表已离京），然后由李四光同志致辞，秘书长范长江宣读公报，大会胜利闭幕。晚间陈毅副总理设宴于国宴厅，招待各国代表，刘少奇主席亦前来参加，我的一席有越南代表黄永源同志等。席间陈毅副总理及刘少奇主席前后致辞，外宾由几内亚代表玛玛杜致谢辞。宴会前，大家不回舍，便在宴会厅休息，与Nigeria [ 尼日利亚 ] 代表奥尼（Oni）、阿克佩塔（S. B. Cmkole Akpata），日本代表久保田、岸阳子等闲谈。

## 9月

9月1日 星期二

上午陪外宾参观革命军事博物馆，有朝鲜代表许宗浩、金熙一、金乙天三人，尼日利亚（奥尼）、也门（Sharabaddin）各一人，一共五人，由陈同志招待。因为现下正在整顿内部，搞环境卫生，对外不开放，仅参观综合馆，朝鲜同志则增参观“抗美援朝馆”（三楼）。出来时，已逾12点。下午社会科学部门我国代表，在张友渔、于光远同志主持下，做总结会议，由于各学科委员会于上午已分别做过总结，故谈起来比较顺利。晚饭后，搭乘刘大年同志的车子返城。至家，秀君以胃痛正捧着肚子在看电视。至颜闾同志处座谈一会。返家，任大夫来为秀君打针。

9月2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伯洪同志谈及《居延汉简乙编》的问题，世民同志谓《红旗》杂志索稿。至林泽敏同志处，谈下放参加四清问题及东北考古事。赴科学会堂参加社会科学组代表，继续昨天的总结工作。下午赴飞机场送外宾离京，与塞内加尔代表桑巴·恩迪阿埃，玻利维亚代表米兰达、拉米莱斯（Hugo Bollorquer Ramirer），阿富汗代表阿卜杜·舒摩尔·瓦里（Wari）、优素福·埃拉夫（Jusuf Ilini）、阿沙·穆罕默德·阿莱科扎依，印尼代表阿威等闲谈，并拍照。原定下午3时起飞，结果是下午4时半才起飞。返家翻阅《参考消息》。楷儿今日亦在家。

9月3日 星期四

上午赴科学会堂，我没有会。阅毕《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论苏联历史学》一书（1—220页），系商务出版之内部读物。午后，开哲学社会科学组论文编辑委员会，由张友渔同志主持，至5时半始散。周一良同志陪伴越南代表团长陈辉燎同志赴西安，匆匆返京，闻明日又将伴之南

下。晚饭后偕刘桂五同志等返城。

9月4日 星期五

上午赴科学会堂。校阅《考古》今年第9期校样。下午张友渔同志又召开论文编委会，5时许始散。5：30会餐，陈毅同志亲来参加，由张劲夫副院长主持。陈毅同志致辞，对于此次会议予以很高的评价，并向工作人员自炊事员、服务员、司机等，以至代表、翻译等一切工作人员敬酒慰劳。散席后，赴北京展览馆，观京戏《智取白虎团》。

9月5日 星期六

上午又赴科学会堂。张友渔同志召集秘书组作安排，今日即结束；又召集论文编委会，要再留一星期结束。午睡醒后，取来所分配之审校论文六篇，即返家。晚间王明同志来谈，楷儿返家。

9月6日 星期日

上午开始校阅论文译文（朝鲜金锡亨的一篇）。唐兰同志来谈。素媚侄女由岳城水库来，即住在自家，准备返里探视。午后暄儿夫妇携小晴来，偕素媚及暄儿赴天安门及中山公园一游。晚饭后，王天木同志来谈，9时始去。

9月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天雨。将王祥第所抄稿件及所用书刊，交还与黄文弼先生，由其验收。苏秉琦同志来谈，此次他去青岛休假，曾参观一处相当殷周时期的遗址，又谓青岛正拟建一地方博物馆，又谓江陵发掘大型楚墓，最近压毙干部一人（北大毕业生），伤工人数人。校阅金锡亨同志论文的译文毕，尚有数处未有定稿，写信托安志敏同志转询之。下午在

家，雨仍未止。楷儿偕素媚内侄女冒雨往游颐和园及西郊公园，我在家写了几封信。继续审校论文译稿（朝鲜朴时亨的一篇）。

9月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阅最近5期的《内部参考》。又商谈我所参加“四清”人员名单，共61人。晨间素媚去接月秋及冯廉，皆新由温州来，前天拍来电报，由天津转车，因班次及到达时间皆错误，以致无法去接，他们到达永定门站后，转赴北京新站领取行李，却碰上了。午间赴森隆餐馆用餐，花去11.52元。饭后至人大会堂安徽厅，参观总理访问十四国所得礼品的展览，然后经天安门赴故宫游览。出神武门，我与秀君先返家，他们由楷儿陪着，继续游景山及北海。晚间赴东安市场修相机，实则并没有毛病。顺便去理发，返家已9时半。

9月9日 星期三

上午送素媚内侄女上火车南下探亲。返家，校改阿富汗论文《论阿富汗教育》。下午赴所，黄文弼先生送来抄写费，即寄给祥第。晚间胡谦盈同志来谈，以其调工作事不惬意，要求改调，尚未解决也。至贺昌群同志处，送还其《居延汉简释文》稿本，遇及兰州大学历史学系某，乃其学生，稍谈即返家。

9月10日 星期四

昨夜下雨。上午偕徐旭生先生同赴国务院礼堂听录音报告（范若愚同志关于杨献珍的问题）。下午审阅《朝鲜旧石器》一文的译稿。

9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继续听报告。下午审阅印尼《关于加里曼丹的Dyak民族报告》

的译文。

9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继续听报告。下午赴所，今天没有党组活动，下放“四清”到东北去的诸位中队长在所中开会。审阅安藤彦次郎文章的译文，科学会堂派人送来关于这文章的中文初稿，曾经作者同意作过修改的。

9月13日 星期日

为了安藤稿子的汉译，足足花了一天。上午正暄儿夫妇携小晴来，素娟内侄女亦来探视他的二姑母，一起用午饭及晚饭，傍晚才走。

9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赴科学会堂，参加论文编辑委员会，并讨论总结，由张友渔同志主持，至中午始散。下午在家，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1—295页）。

9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徐苹芳同志谈勘查元大都计划。旋赴尹达同志处，谈“四清”问题、东北考古问题，及伊藤义教的论文问题。又谈到林泽敏同志下去“四清”期间，要我参加党支部工作。尹达同志说，参加组织工作，学习学习也好，做组织工作，有八个字最重要：“多听多看，少说晚说”，又说：“做工作要稳要准，多多请示领导”。下午在家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1—280页）。晚间接姬妹来信，谓榜甥已于10日起程来京。

9月16日 星期三

晨间听侄偕榜甥由温州来京，听侄稍谈数语即行，以馥坤侄媳在车站等候也，榜甥即住自家，以今年考高中仍未获录取，而私立鹿城民办中学又停办也。我旋赴所，李仰松同志谈北大越南留学生安阳实习事。商承祚先生来，送还所借之郑德坤《中国考古学》，知其最近曾去青岛休息。写了几封信。下午在家，为《文物》校审稿子。晚间赵其昌同志及庄敏同志来谈。

9月17日 星期四

今日赴国务院礼堂，听艾思奇同志关于杨献珍的资产阶级哲学体系的报告（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及“合二为一”），整整花了一天的时间。阅毕《考古》今年第9期的样本。

9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阅最近的《内部参考》和《参考资料》，最近中苏争执，又由意识形态转到领土要求。开始修改《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一文，为《考古》庆祝建国15周年而写也。下午在家，继续修改，并开始作注释，查明出处。楷儿晚间来家。正宗侄休假赴济南探视，傍晚来自家，将手提行李安放后，赴车站购票，然后返自家，一起用饭，9时始去上车。

9月19日 星期六

将昨天开始修改的文章，修改完毕，并附上注释出处142条。下午3时赴所，交与杨泓同志，以便发排。佟柱臣同志将伊藤义教的文章增改部分的日文译成汉文，交还与编辑部。苏秉琦同志谈北大考古专业情况，谓除外语系外，文学院有三班下乡参加四清（三、四、五年级），



预备下去一年，明年则另三班（新三、二、一年级）轮流再下去。又谈及关于《中国史稿》第1—2册抄袭北大《中国考古学》讲义事。晚间至胡厚宣、王明二同志处闲谈。

9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赴人民大会堂听报告，由廖承志、陈毅二同志作报告，动员关于国庆招待外宾工作。下午偕秀君往访张伯璠先生，未遇，晤及张太太，稍坐后即返家。王天木同志来谈，傍晚始去。晚间为《考古学报》修改文章。

9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伊藤义教的文章改毕后交《考古学报》编辑室，今年第2期即付排。偕苏秉琦同志至文博所，晤及王冶秋、庄敏同志，翻阅朝日新闻社出版的《正仓院宝藏》第5册（1960—64），印刷极精美。下午陪秀君赴百货大楼购物，榜甥亦偕行。晚间至贺昌群同志处闲谈，他为了向觉明同志对他的玄奘一文提意见，有“删不胜删”一语而生气，劝慰之，谈至9时半始返。

9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修改好短文《关于最近五年我国考古收获》交《科学报》及《中国建设》杂志。为图书室选购西文新书。下午在家审订科学讨论会的井上清及尚山武一的文章英译本，傍晚刘桂五同志来取去。晚间校阅《考古》今年第10期，杨泓同志送来校样。

9月23日 星期三

阅《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的校样，从事修改，竟花了一天

的工夫，改动颇多。下午赴所，与编辑室的校样对校。

#### 9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将昨天改好的这篇校样交与编辑室。与王俊铭同志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英译本事，正文将完竣，交外文出版社复校。王同志将赴沪休假。赴东四工人俱乐部，观故事片《早春二月》，即最近引起批评的著名电影。下午赴所，阅最近的《内部参考》及《参考资料》。

#### 9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徐光冀同志汇报内蒙队本季田野工作情况，主要是石城的调查和发掘。陈梦家由庐山休假归来，略谈上海情况。赴北京医院检查身体，附带将手腕上瘰子用电烧灼掉。下午在家，将《考古》今年第10期校样审阅完毕。所中下乡“四清”者确定59人。

#### 9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审阅赵其昌的《白浮堰的复原》和颜伯诤的《再谈人类起源》二文。下午赴所，取得《考古》今年第10期三校的校样。人事科李筠同志来谈，关于胡谦盈同志停职减薪事，打报告给学部。阅《参考资料》及《内部参考》。至王俊铭同志处，知道他于后天离京休假。晚间至东京市场购书。

#### 9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将《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一文三校再校阅一过。下午偕秀君姊妹及榜甥赴天安门，又偕往暄儿处，游了一会返家。炎儿因有功课未做，仅至天安门即返家。楷儿因欢迎西努哈克总理进城，即宿家中。晚间，我赴尹达同志处谈东北考古事，遇及杨廷宾同志，新自哈尔

滨调来北京，担任美术馆工作。又至张政烺同志处，谈鉴定印度尼西亚出土有铭文的铜鼓事，至10时许始返。

### 9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医院检查身体（检血及胃液，大便），花了一个上午。饭后赴所，归途至北京饭店，与宋守礼同志谈日本大安书店要翻印书本事，将昨天拿回来的铭文拓本交陈梦家同志，他也不能考释，只说可能是采用汉字系统的一种西南少数民族（包括云南）的文字。与苏秉琦同志谈泰国发现罍、豆等龙山文化类型陶器事。晚间赴民族宫，参加学部举行的联欢见面会，由潘梓年、刘导生同志主持，介绍新来的学部副主任关山复、杨述同志。会见后放映电影《天山的红花》，遇及吕叔湘同志，即将铜鼓拓本交还之。

### 9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疗牙疾，不但去年镶补的那个臼齿发生毛病，并且上前臼齿又坏了一个，弄了一个上午，照了X光片，约定国庆后再看结果。下午陪秀君姊妹和榜甥赴天安门，拟到中山公园逛，结果是公园今天起停止开放三天，而因为欢迎马里总统凯塔断绝交通，被阻止在南长街的南端，后来被允许往南越过马路，我到大栅栏大观楼立体电影院购票，回来接他们过去。用便餐后恰赶上6：30的电影，是已看过的《魔术师的奇遇》。散场后至天安门观夜景。

### 9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刘桂五同志来，嘱为科学讨论会的论文编委会翻译文章，由法文译成英文。又来说，已有法文原稿的可不必英译，仅须审查汉译本，乃加审阅，原由张雁深同志作过初审，即塞内加尔桑巴·恩迪阿埃的一篇也。下午赴所，明天放假，今天提早下班，至东安市场购物。傍晚暄儿夫妇携小晴来。晚间楷儿亦返家，四张床铺还要添上沙发。至

罗尔纲同志处，刚写完一篇检讨，约万余言，阅后略提意见。

# 10月

10月1日 星期四

今天为国庆15周年。上午与侯外庐同志同车赴中山公园，上西二台，遇及裴文中、韩寿萱、张玺等诸同志，游行10时开始，至12时始毕返家。下午正中侄夫妇携两个小孩来，留之晚餐，一桌还坐不下。饭后观电视，今年限制晚会，除带夫人，不准带小孩或任何其他人员，故没有去天安门。上四层楼屋顶，观放礼花，正中侄夫妇至9时许始辞去。

10月2日 星期五

今日下雨，本拟逛游十三陵，只好作罢。审阅黄老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下午偕暄、楷、炎三儿及榜甥，赴科学会堂观科学教育影片，并新报告厅，返家已傍晚。暄儿返家，榜甥学脚踏车伤手。

10月3日 星期六

上午王天木同志来，送来《东汉车制复原研究·前言》（初稿），偕往至颜伯诤同志处稍谈。返家，王则诚同志来谈。午后正昕侄夫妇来谈。今天继续审阅《罗布淖尔考古记》。

10月4日 星期日

因为昨天提前休息，今天仍上班。上午赴所，知小野胜年将于下午由沪来京，联络处通知要去机场迎接。徐苹芳同志来谈，谓元大都东墙北部水门发掘工作，将告一段落，石条已均显露，乃同车偕往一观。然后赴北京医院，外科检查谓一切正常，又至牙科，谓上前臼齿须拔去，约定12日前往拔牙。候诊时遇及冯家升同志，稍谈后返所。谓中午有宴会，要12：30至虎坊桥晋阳饭店，是日本极东书店的安井正幸，去年招待我国学术代表团的事务局干事，由张友渔同志作东，侯外庐、刘大

年、宋守礼及外文书店经理等作陪。晋阳饭店即阅微草堂故址，为山西馆子，有闻喜饼及猫耳朵等。席散后，即赴东郊机场迎接小野胜年博士，有张友渔、王冶秋、宋守礼等同志。接到后，稍寒暄即偕往北京饭店，安顿后，告辞出来，返家休息。晚间赴北京饭店，参加宴请小野胜年的宴会，有张友渔、尹达、王冶秋、宋守礼诸同志，共十人，由友渔同志致欢迎辞，小野致答辞。

## 10月5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饭店633号，访小野胜年博士，并谈参观日程，他希望除北京之外，访西安，太原，洛阳，南京四处，并及西安访问细目。下午与宋、王二同志陪小野博士参观北京市容，由北京饭店出发，经天安门，下来参观英雄纪念碑，经前门、天桥，由和平门返内城，经西单至西四，下车参观元万松老人塔，出西直门，至科学会堂折回，入复兴门，返北京饭店，一同用餐。饭后偕往天桥剧场，观芭蕾舞《红色娘子军》。

## 10月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阅小野胜年所赠的《圆仁入唐求法的研究》一文。下午偕秀君姊妹赴东安市场购物。傍晚将《叶水心年谱》稿子寄给王祥第。晚间阅《罗布淖尔考古记》第三篇毕。

## 10月7日 星期三

阅毕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1—220页）。下午赴学部，参加招待日本学术代表团筹备会，张友渔同志主持。此次来华共十人，由神经生物学家铃木直吉为团长，经济学家武藤守一为秘书长，团员为目加田诚（中国文学）、四手井纲彦（物理学）、内田道夫（中国文学）、森鹿三、北山康夫（史学）、鸟居久靖（语言学）、小川太郎（教育学），随员市川博，其中数人去年访日时皆曾晤及。

10月8日 星期四

上午阅《外国史学动态》1964年第9期，此刊自10月份暂行停刊。下午赴北京饭店，与小野胜年博士商谈日程，请其明天来讲演。返所，布置明日事。晚间偕秀君姊妹及榜甥赴大华影院，观电影《千万不要忘记》。

10月9日 星期五

上午小野胜年博士来所，讲演《隋唐时代中国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分制度、宗教、技艺三方面来谈，休息后又放幻灯，以正仓院藏品为多。我主持，致辞介绍，吉林大学的衣华同志担任翻译，讲毕已12时半。下午2时半又来所座谈，所中有徐旭生、郭宝钧、黄文弼三老及苏秉琦、卢兆荫参加，谈毕4时余。参观陈列室后，乃告辞而去，以预约赴协和医院检查身体也。由所中赴东郊机场迎接日本学术代表团，系铃木直吉率领，共十人，前来欢迎者有张友渔同志等。6点20分飞机由广州飞抵机场，稍坐后，即离机场赴北京饭店，我即返家。

10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阅《唐宋词人年谱》中之《韦端已年谱》。接联络处通知，赴人民大会堂上海厅，郭沫若院长接见日本学术代表团及小野胜年，旋至北京厅用膳，乃中餐西吃，由郭院长及铃木直吉、小野胜年先后致辞，用餐毕已2时余。赴所，见徐旭生先生独坐北屋阅《内部参考》，乃共同阅读几本。又嘱所中代联络处与北大接洽，下星期小野胜年赴北大访问事。晚间接宋守礼处长电话，约明日陪日本学术访问团参观十三陵。

10月11日 星期日

今天花了一天的工夫，陪日本学术代表团游览长陵及十三陵，除代

表团日本友人十人及翻译四人之外，尚有陈世骧、宋守礼与我，共17人，分乘轿车六辆。由北京饭店出发，先至八达岭，登至高处眺望，铃木团长以69岁之高龄，带头直登高处，年青的几位如内田、鸟居等，反而中途停止坐憩。离长城赴十三陵，入地下宫殿，参观陈列室。出来时已晚，经水库小停，即返城，已万家灯火矣。归途试赋诗以记之：

“远方来朋结伴行，郊游聊抒怀古情，

长城万里连天远，翠岫千峰倚云平，

秋风蔓草帝何在？长堤落日水自明，

暮色苍茫兴未尽，万家灯火入凤城。”

10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医院，这是我拔第二个牙齿，是右上前臼齿，因为拔时牙根断在里面，花了很多时间，还第二次打麻醉针，才把牙根拔出来。赴所，接洽小野明日赴北大参观事。下午在家，接到北京文物组的《永元十一年幽州书佐秦君石刻》的拓本，字迹漫漶，七行中多不识，花了许多工夫只认出几个字。阅齐思和等译《新史学》的序言和附录，以正文曾阅过旧译本也。

10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陪小野胜年赴北大参观，苏秉琦同志亦同行。抵临湖轩，由周一良、俞伟超及校长办公室一同志招待，周一良同志介绍学校及历史系情况，苏秉琦同志介绍考古专业情况，然后参观考古专业标本室。出来至二十七斋东语系学生宿舍一坐，赴朗润园，因小野曾于此间居住过二个月，即今张颐教授之住宅。此时已过午，乃告辞而出，陪小野赴颐和园，至听鹏馆用午餐。乃由石舫侧租船返至知春亭，已2时余。赶进城，以与历史博物馆约好3时前往参观也，韩寿萱馆长在门口迎接，我乃返所。接通知，谓今晚7时在前门全聚德招宴。返家稍息，即赴全聚



德，由秦力生秘书长及张友渔主任作东，宴请以铃木直吉率领之学术代表团及小野胜年，食北京烤鸭，席上秦力生同志及铃木团长先后赴辞。散席后，我方商谈日程，今天除科学院的人以外，还有人大和北大的黄一然副校长。

### 10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招待日本森鹿三及北山康夫二教授，所中徐旭生、郭宝钧、黄文弼三老及苏秉琦同志作陪，中午始去。下午赴东安市场取照片。至所中，为小野查书，并写信复伊藤义教。晚间陪日本学术代表团赴大会堂观大型歌舞《东方红》，小野以感冒未去。

### 10月15日 星期四

今日下雨，但仍陪小野胜年赴十三陵参观，衣华当翻译，榜甥亦随往。先至十三陵水库，绕湖一周，在长堤中间小亭内小憩。至定陵，朱欣陶馆长不在，仍接待我们在会客室小憩，赴地下宫殿及陈列室参观后，又至会客室休息用午餐。饭后赴长陵参观，出来时已4时，在石骆驼处及石牌坊处皆下来参观。返城，已5时许，送小野至北京饭店，我与榜甥即返家。晚间至贺昌群同志处闲谈。炎儿下乡劳动10日，今晚返家。

### 10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荷兰汉学家许理和（Zücher，莱登大学汉学院中国历史教授）及颜昌德（原为印尼华侨，现任荷兰人种博物馆中国馆管理人）来我所参观。9：30来，座谈至10：30左右，赴陈列室参观，告辞时已11时半矣。他们走后，我才阅今天报纸，知赫鲁晓夫已下台，但不知背景如何。下午将《罗布淖尔考古记》复制的意见及初步修正本做好，嘱秘书组送对外联络处请示。晚间张友渔同志在晋阳饭店为小野胜年博士饯行，有尹达、卢兆荫、宋守礼等作陪，王冶秋同志因心脏病，未出来。

10月17日 星期六

今日报纸刊登我国已于昨日下午3时（北京时间）在西部地区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这是对美帝及苏修的沉重反击。上午审阅伊藤秀一论文的英译稿。下午参加所中党团活动，因为大部分党员将参加“四清”下乡，只剩下九人，决定成立临时党支部，委员暂定三人，为张振邦、李筠和我，出席者全体通过。然后讨论这两天发生的两件事，即赫鲁晓夫下台与我国爆炸第一枚原子弹。晚间送小野胜年离京赴太原，由卢兆荫同志陪同前往，衣华同志为翻译，火车8：15开行，张友渔、宋守礼同志在开车前两分钟才赶到。

10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偕秀君姊妹，楷、炎二儿及榜甥，往游颐和园，在石舫饭店用午点。出来时遇及苏秉琦同志夫妇亦来游园。出来后至素娟侄女处小坐（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即返城，已2时半。阅唐兰《中国文字学》。得联络处电话，谓张友渔同志为日本学术代表团饯行，席设东安市场之和风餐厅。我去时，遇及潘纯局长，一起进去。席设在后面，布有Tatami（草席垫）的房间内，分为三列，仿日本式，大家坐地而用宴，张老致欢迎辞，铃本致答辞，并谓代表团全体讨论赞成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大家鼓掌欢迎。铃本团长还表演日本能（NO）剧，我坐在内田道夫教授之旁，他能说汉语，又至四手井纲彦教授旁，询问关于同位素断代法的问题，散席时已近10时。

10月19日 星期一

晨6时起床，联络处派车来接，赴东郊机场，已7时10分，余冠英、潘纯二同志同车。到时，外宾已来机场候机室，也有些送客的人已到，少顷张友渔、侯外庐二同志亦到，侯老这次陪他们到各处跑，一直到广州送其出境。飞机8时起飞，握手作别。返家用早点后赴所，校改伊藤

秀一的论文。下午又赴所，阅这几天的《参考资料》。晚间至颜闾同志处闲谈。

10月20日 星期二

阅毕唐兰《中国文字学》（1—192页）。上午科学讨论会论文编委会派人来取去审阅过的伊藤秀一的文章。下午陪秀君赴东安市场购物，买了一件灰色的秋大衣，又为王则诚同志的外孙女明天周岁购礼物。傍晚应小东同志来，取去托带给素琴的东西（粉干、黄鱼、粽子）。

10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查看为祥第的《埃及简史》解答问题。下午1时和5时赴车站，迎接去东北考察归来的朝鲜考古代表团。晚间为之洗尘，有张友渔、张映吾、尹达、李长路等作陪，在北京饭店7楼，共五桌，席间由我与金锡亨同志先后致辞。

10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兆勋、志敏、仲殊同志谈东北考古本季小结，已有初稿，稍加修改。下午我在家，阅A. Gardener, *Egypt of the Pharaohs* [加德纳：《法老的埃及》] 第1篇（pp. 1—71）。晚间安志敏同志来谈下午磋商经过，及明天再商谈时的修改方案。

10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赴学部，参加扩大党组会议，由张友渔同志主持，传达中央计划会议的经过及精神。下午继续开会，传达周总理在中央计划会议上的国际形势报告。晚间学部组织有内部电影《向毛主席汇报》，即6月间军事训练的纪录片也。

10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将东北考古本季工作总结定稿，并商谈明年工作计划。下午在家，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48册（1—256页）。晚间出席朝鲜大使馆在北京饭店新七楼举行的宴会。

10月25日 星期日

今日阴，偕秀君姊妹、榜甥及楷、炎二儿赴天坛公园游览，拍了几张相片，相机出了毛病，在坛旁的小吃部食元宵。出来后，赴自然博物馆参观，这还是我第一次来，古生物及动植物各陈列室，周游一遍，返家已近傍晚。晚间，竺可桢副院长宴请朝鲜考古代表团。

10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午后1时赴北京车站，为朝鲜同志送行。张友渔同志亦来送行。午后赴所，将前星期五学部扩大党组会上的报告，传达给所中核心小组。

10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部开会，由张友渔同志主持，中宣部林润青同志亦出席，近代史、历史、考古、文学、哲学各所分别作汇报，由林、张分别作指示，即关于“四清”队出发后各所的工作安排也。下午所中核心小组开会，传达上午开会情形，对所中工作商议具体安排，落实到人。今天仲殊同志即赴郑州，接替卢兆荫同志招待小野胜年。阅《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

10月28日 星期三

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1—235页）。上午赴所，乌恩同志

来辞行，今天“四清”队先遣队五人，由黎晨同志领队，先行出发。下午在家，阅加德纳《法老的埃及》第3篇Prehistory [ 史前时期 ] 及Protohistory [ 原史时期 ] 二章。晚间偕秀君姊妹及榜甥、炎儿一起，赴首都剧院观话剧《山村姊妹》。

10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日本中部日本新闻社记者浅井隆男来所访问，询问关于解放前考古情况、解放后考古收获及中日学术交流等问题，至11时许始去。卢兆荫同志由郑州返京，汇报陪随小野胜年的情况。下午在家，阅加德纳《法老的埃及》第2篇前三章（5—7章，pp. 72—176），因为没有时间，其余的只好暂搁下。

10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写了几封信。赴学部，参加关于东北考古的情况汇报，由牛所长作汇报，安志敏同志补充，最后由张友渔同志作指示。下午校阅小野胜年演讲的译稿，预计在《考古》上发表。又校阅《考古学报》上伊藤义教的《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墓志婆文语言学的试释》校样。晚间赴人民大会堂，参加招待阿富汗国王沙阿（Muhammad Zahir Shah、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陛下）的宴会，同席有吴汝康、张友渔、俞德浚、曹日昌同志等。

10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抄一张朝鲜字母发音表，准备将字母念会。赴东安市场修理照相机，发现并没有坏。下午赴所，参加党团活动，读《北京工作》。散后，与党委张振邦、李筠二同志及牛所长，商谈所事。晚间阅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唐宋词人年谱》本）。

# 11月

11月1日 星期日

上午赴邮局收特快信，乃姬妹寄来榜甥的粮票。返家，审阅《考古》稿子（方酉生：《二里头发掘遗址简报》）。暄儿夫妇携小晴来，即在自家午饭。下午一起赴北海公园游览。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因为他后天即参加哲学所“四清”，离京赴襄阳。

11月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阅《参考资料》及《内部参考》。下午在家，校阅《考古》今年第11期校样。赴容肇祖同志处，因为他亦将于明天离京参加“四清”，上午曾来自家辞行。旋赴王则诚同志处，以外出未遇。晚间至黄展岳同志处，因为他也将下去“四清”，还他《朝鲜语》一书。

11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牛所长商谈所中工作计划，新来研究实习员的安排。又整理文件，将一些密件移交给李筠同志。下午在家审阅《考古学报》的稿子（《洛阳西汉画像墓》）。接正寅侄来信，决定让榜甥等后天起程，即写航空信通知正寅侄。

11月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偕徐老及牛所长一起赴北京展餐馆，参观英国工业机械展览。中午请月秋及榜甥在广东酒家用餐，因为已购好车票，明晨他们即离京南下。下午参加所内党小组（徐旭生、牛兆勋）学习，讨论刘少奇同志写给江渭清同志的信。晚间拍电报给正寅，通知他们的乘车班次及到达时刻。又取回最近的照片。

11月5日 星期四

上午赴学部，由张荣安同志传达中央机关干部局郑思远同志关于批判杨献珍“合二为一”的报告。返家，月秋和榜甥已上车南下，秀君送他们上车，回来后两眼眶尚红。写了几封信。下午赴所，继续昨天下午的讨论。

11月6日 星期五

上午继续讨论。下午在家审阅《考古学报》的稿子。晚间送所中赴东北金县参加“四清”的同志64人上车离京。今天若渊婿由内蒙来，住在自家。

11月7日 星期六

上午政治学习，所中先开全体会，由我作国际形势的报告，兆勋同志作所中安排，然后分组学习。下午党支部开会，增选牛兆勋、王仲殊二同志为支部委员，并讨论今后工作安排。

11月8日 星期日

晨间若渊婿离京赴河南新乡出差。楷儿昨晚来，今天始返校，商谈报考研究生问题。上午至颜闫同志处闲谈。下午在家，阅李约瑟《中国科技史》中天文学部分。

11月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历史博物馆李锡经同志等来谈修改说明书英文本问题，顺便谈及周处墓铝带问题，希望他们也将残片检出送验。至编辑部，关于《考古学报》漏掉嘱送郭老的一文，并函询能否改动关于年代的结论。下午陪秀君赴东安市场及百货大楼购物。晚间在家阅朱文鑫《历法

通志》中关于二十八宿及十二次部分。

11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商谈关于东北考古总结的草稿问题，因为初稿交给张友渔同志，指示要大加修改。下午在家，陈存洗同志送来修改稿，再加审阅。

11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闻牛所长说，昨天傍晚下班时，郭宝钧同志过马路时以避车摔倒折断胳膊，现住北京医院，依医院制度，明天才能去探病。与牛兆勋、安志敏、陈存洗三同志商谈修改东北考古总结，将第二次稿写完。下午在家，审阅《考古学报》的稿子（《定县中山王墓发掘报告》）。

11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阅《内部参考》及《参考资料》。审阅《考古学报》的稿子（《邳县大墩子遗址发掘报告》）。下午去北京医院探视郭宝钧同志，据云伤骨大约一星期余即可痊愈。晚间出席阿富汗国王沙阿的告别宴会。

11月13日 星期五

阅李约瑟《中国科技史》中天文学部分。

11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下午参加党支部会，商量今冬及明春的活



动计划。若渊婧出差河南，今天上午返京，下榻自家。晚间楷儿返家。

11月15日 星期日

阅朱文鑫《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1—68页）。午后，暄儿返家。

11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商承祚先生来谈，并要求借阅《信阳楚墓》稿子。下午阅夏癸禅《二晏年谱》。晚间观话剧《矿山兄弟》，系院部组织观剧。若渊婧晚间离京返呼市。

11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王仲殊同志陪小野胜年游各地，今天返所，略谈沿途情况。下午在家，偕秀君往访吴益三先生的夫人，吴先生逝世（1963年12月4日）将近周年矣。偕秀君赴蟾宫影院观纪录片《光辉的节日》。

11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王俊铭同志前日由沪返京，昨天曾去看颜昌德及许理和，来汇报情况。下午赴所，与王仲殊、衣华二同志谈关于小野胜年的此次访问的情况，打算由王仲殊同志写一书面汇报。

11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中国建设》编辑部赵玲珠同志来谈组织考古方面稿件事。又偕牛兆勋同志赴学部机要室，阅毛主席与他的侄子毛远新的谈话记录。下午在家，审阅《考古》的二篇稿子（《陶器起源问题》、《齐

钱铸型研究》)。晚间赴东安市场购物。

11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翻阅《汉代画像全集》及《通沟》，搜集墓室顶（天井）之星座图也。下午在家，阅中村清兄的《高句丽時代の古墳について》（その星象壁画の考察を中心として）。

11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参加政治学习，今日报上刊登《红旗》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添增反修的学习资料。下午参加党支部的会，现下所中临时党支部委员5人，夏、牛、王（仲殊）、李（筠）、张（振邦）。晚间阅《唐宋词人年谱》中《周草窗年谱》及《温飞卿系年》。

11月22日 星期日

阅毕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姜、吴二谱）（1—507页），全书包括年谱十种，陆续阅毕。下午正宗侄来，暄儿夫妇携小晴来，留他们晚饭。下午校阅《考古》今年第12期校样。

11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考古》第12期校样交与编辑室。与牛所长及安志敏、王仲殊等商谈所中明年计划。下午在家阅《文物》今年第8期。

11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二里头发掘简报》交还给方酉生同志，并提出修改意见。为广州市文管会查明墓出土外国古钱，没有结果。下午在家，阅

《文物》今年第9期，写了二封信。

11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继续为广州市文管会查外国古钱，未有所得，只得将复信发出。得通知，明天在国务院外办开会，谈东北考古问题。下午在家，为《考古》审阅饶惠元同志《关于粤赣早期新石器文化》一文，又校阅祥第寄来的《古埃及历史》一文。偕秀君赴东安市场，即在森隆餐馆食炒年糕。晚间阅安志敏：《仰韶文化》一书。

11月26日 星期四

为了下午开会，阅史语所的《东北史纲》（第1册，1—136页）。下午偕牛所长赴外办，由李一氓主任主持，到会者有翦伯赞、侯外庐、张友渔、宋守礼、姚家积、李长路诸同志。散会后决定成立一小组，研究其事。

11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赴学部，由张友渔同志主持，侯外庐、宋守礼二同志与我一起，研究昨天所决定的小组名单及工作内容，决定由侯老召集。下午在家，阅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

11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赴九爷府，参加院党组召集的17级以上党员报告会，由郁文同志传达周总理的访苏报告。旋赴所，参加政治学习小组。下午参加党支部活动。

11月29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没有人来，在家阅金毓黻《东北通史》，作札记，尽三卷，（1—188页）。午后偕秀君出外购物。

11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牛所长及安志敏、王仲殊二同志，共同商量关于组织所中力量搜集东北古民族史考古资料及向历史所提出研究问题事。下午在家，阅《东北通史》卷三。

# 12月

12月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兆勋同志传达昨天下午学部党委会议的情况，要结合“四清”，传达西北局的十条及今后布置。下午在家，阅《东北通史》卷四。晚间探视郭宝钧先生的病，骨折已愈，前天出院，在家休养一月。谈到人代及政协的召开，他与黄老此次都当上政协委员。

12月2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阅毕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1—439页）。下午草拟关于东北考古历史文献的问题，提了十几个问题，以供侯老召集小组会议讨论时之参考也。晚间至张伯璠先生处闲谈，顺便替祥第询问关于他的家人（儿、孙与小舅子）病的问题。

12月3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牛所长传达昨日听空军政治部的思想工作的报告。开始审查《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的英译本稿子，尽旧石器部分，其中原书即有错误处，与安志敏同志商谈，因为这一部分原来便是他起草的。下午将《京山屈家岭》一书的内容提要及后记改后，交给编辑室。阅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阅毕上编（1—130页）。

12月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杨图编委会借我所的地方开会审查明北京图，由侯仁之教授主持，拉我也参加，花了一个上午。下午在家，开始写《西汉壁画墓的天象图》。

12月5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学部中心学习的小组，在北京饭店新七楼会议室，由潘梓年同志主持，张友渔同志传达关于反帝反修的形势报告。下午参加所中党支部活动，由兆勋同志传过“四清”、“五反”的典型例子（“四清”是唐山地区的王光美同志报告）。晚间在家审阅北大考古专业所写的反修文章（批判Васильев [ 华西里耶夫 ] 中国文化西来说）。

12月6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审阅《新建设》杂志社转来杨钟健先生关于蓝田新生代一文。正宗侄、正昕夫妇、暄儿夫妇及小晴来家，一起进午饭，因为昨天是秀君生日，今天添了一碗寿面。下午至侯外庐同志处，商谈关于东北古民族史小组的工作问题。返家后，阅李趾麟的论文《古朝鲜研究》。

12月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安志敏同志谈关于东北队问题及北大反修反帝文章问题。与佟柱臣同志谈东北、朝鲜考古资料问题，拟即托他搜集。下午在家，阅毕李趾麟论文的一、二两章（1—134页）

12月8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阅1956年版《朝鲜通史》的前四章（1—73页）。下午赴所，谢元璐、黄景略二同志来，谈山东临淄钻探工作。编辑室杨泓同志向所汇报《考古》稿件情况。晚间草拟“东北古民族的一些问题”。

12月9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兆勋同志传达昨天学部党组扩大会议所谈关于明年预

算、外事工作及思想工作，又传达关于解放军空军的党委工作经验。下午至所，与安志敏、王仲殊同志商谈关于昨天所拟的问题，写定初稿，以便明天开会时提出。

12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赴学部，参加张友渔同志召集的关于中国东北考古队的历史问题研究小组。下午在家，阅《文物》1964年第10期。

12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第一组由安志敏同志主持，讨论北大考古专业所写批判华西里耶夫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文章，我与兆勋同志都参加，北大方面即由苏秉琦同志代表，大家提了一些意见。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

12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今天学习小组，自己阅读毛主席的《矛盾论》。下午党支部开会，传达西北局关于社教中党员注意的十条，然后分组讨论。晚间楷儿返家。

12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罗尔纲同志来谈，最近他刚写出对于李秀成供状研究的检讨。下午偕秀君、楷儿赴百货大楼购物。晚间读《晋书·天文志》。今天报上刊登了人民代表的全体名单，共3040人，已死者3人。

12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兆勋同志传达关于学部党支部书记会议的内容，思想工

作，民兵工作、干部工作等。下午在家，写了两封信。晚间赴东安市场逛旧书摊，购书。

12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偕徐旭生、黄文弼二老赴民族文化宫餐厅报到。下午在家写《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

12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学术报告，由方西生同志报告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收获，然后大家提了一些问题。下午在家续写《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

12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将《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英译稿旧石器部分交还给王俊铭同志，告以修改意见。下午在家续写《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

12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续写《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下午赴所查书。秀君来电话，谓正宗侄来自家，明日南下，我乃赴东安市场购油鸡及叉烧肉，拿回家去。下午所中学习《毛选》典型报告，徐旭生、王振江、戴忠贤、曹继秀四人报告。晚餐后，与正宗侄一起看电视（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浙江、福建、青海文工团演出）。

12月19日 星期六



今晨正宗侄离京南下。上午赴所，徐中舒、方壮猷二位先生来所，都是前来参加人大的。方最近接管湖北文管会主任，对于湖北文物工作，谈得颇多，尤其是张云鹏的问题。他们走后，我与徐旭生先生一起去人大礼堂，参加人大、政协党组大会，由彭真同志作报告。下午参加人代会山东组，今年新增代表很多，由77人增至183人，多不认识。新人中有严中平、余冠英、钱临照等。下午改搭乘历史所的车子，与尹达同志互易，因为他与徐老皆在河南组，分组会场在京西宾馆，我和侯外庐、贺昌群都在人代会场，他二人是四川组。晚间断续写《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楷儿返家。罗尔纲同志来谈。

12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赴人大会议，参加预备会议，由朱德同志主持，彭真同志报告，并通过主席团名单等，今年仍作为秘密会议。上午若渊婧由内蒙来京，明日将赴牙克石糖厂，即下榻自家。下午暄儿来，我在家阅读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12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兆勋同志及仲殊、秉琦、俊铭等同志，审定《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英译本的图版样张。写了两封信。查书。下午参加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式，由刘少奇同志主持，周恩来总理作政府报告第一部分，休息时遇及谭其骧同志，谈了一会。晚间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因为他由西安返回曾来访二次，均未晤及，谈到9时始返家。

12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张岱海同志来，在家阅读周总理报告下午赴人大礼堂继续听周总理报告，6时半始毕。返家，张岱海同志来商谈所事。

12月23日 星期三

今日人大上下午都开小组会。我是山东第三分组，李澄之同志主持，我在下午也发了言，赞同周总理的报告。同组有周仁、孙云铸等同志。晚间有晚会京剧《红灯记》，我没有去。在家阅毕《文物》今年第11期（1—52页）。

12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小组停开半天，我在家继续写作《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一文。下午赴人大大会堂参加山东第三分组，发言者有赵丹和孙晓村等。

12月25日 星期五

今天下午都开小组会，我参加山东省第三分组，仍由李澄之同志主持，地点在人大大会堂3楼。四川省今天在北京饭店开大组全体会议，因为我与侯外庐、贺昌群同用一车，中午等候了半小时他们才散场出来，说是何其芳、邵荃麟、张经武三代表发言。下午侯老以身体不支，请假没有出席。

12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大会，有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书面）及张鼎丞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接着便开始大会发言。今年由于代表增加，所以书面发言占半数以上，以节省时间，今日共16人，其中口头发言仅六人，有对外贸易部叶季壮部长的“对外经援”，王进喜的“大庆油田”，陈永贵的“大寨公社”，宋玉庆的“京剧现代戏”等。下午改为小组讨论。

12月27日 星期日

今天休息，上午阅李约瑟：《中国科技史》中天文学部分。近午济瀛侄及正暄儿来，午饭后始去。下午偕秀君及炎儿赴东四人民市场购物。

12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大会发言，有刘宁一的对外政策，赛福鼎的新疆建设及反修等。下午改为小组发言，我仍参加山东省第三分组。若渊婿晚间由牙克石返京。

12月29日 星期二

今天上下午都是大会发言，上午有周建人的“浙江农业”，赵燕侠的“京剧现代戏”等，散会时已12时半。下午有罗瑞卿的“解放军工作”，蒋光鼐的“纺织工业”等，我提早退席（听说7时余才散会，还剩下一位改到明天发言）。晚餐后偕若渊婿赴人民剧场，观解放军文艺会演，到时间刚过7时，已经开演，9点演毕。

12月30日 星期三

晨间赴人大大会堂开会，上午大会发言，有黄炎培、周培源同志等。下午又为小组会，今天发言的人少了，我又作了补充发言。若渊婿中午离京返内蒙。晚间偕炎儿赴所中，参加新年晚会。

12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赴人大大会堂参加山东大组，讨论并通过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及常务委员、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院长人选名单及国务院总理候选人名单，通过选举投票方法，不到一小时，便完成任务散会了。返家，至罗尔纲同志处，告诉以经过，因为他

这几天都因病请假，没有出席。下午仍是大会讨论，提早散会。晚间大会堂本有联欢晚会，因为连日开会累了，我没有去，在家看电视。暄儿夫妇携小晴来过年，11时许始睡。

# 1965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五

今天新年，院部举行团拜，郭沫若、张劲夫、竺可桢、吴有训、裴丽生五位院长分别致辞，至11时半始散。今年有茶水、无糖果，但各院长致辞，内容颇丰富。尤以裴丽生副院长在山西洪洞参加“四清”情况，农村阶级斗争之剧烈，殊属惊人。下午王载紘、方逊平、叶蒸、徐贤权四位同乡来贺年，闲谈至4时半始去。暄儿夫妇亦携小晴回去。晚间偕秀君赴颜伯诤同志处，因为他夫妇上午曾来自家也，将颜同志所写书评退回之。返家，楷儿来家，明天学校放假。

1月2日 星期六

今天各机关学校放假，但人代会仍进行。上午宣布延期一天，所以今天上下午都是大会发言。下午散会时，宣布各大组开会，有些组晚间再开，但山东组在散会后立即开会，关于明天选举须知，散时已近6时半。贺昌群同志已乘车走了，乃坐公共汽车返家。素娟侄女下午来即去。楷儿晚餐后始返校。

1月3日 星期日

上午仍属大会发言，贺龙副总理谈解放军的思想工作遵循毛主席的军事观点，李启明（陕西代表）、杨静仁（宁夏代表）谈及“习仲勋集团的错误路线”，奎壁（内蒙）谈地方民族主义及沙千里（粮食部）、余秋里（石油部）的汇报。下午3时继续开会，分别选举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及常委，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并决定国务院总理人选，分三次投票，至6时半始全部宣布，刘少奇为主席、董必武、宋庆龄为副主席，朱德为委员长，彭真等

18人为副委员长，刘宁一为秘书长，杨秀峰为最高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常委共96人，计票要到10时余始能见分晓，故改为明天宣布。中间以等候计票，于5时余放映纪录片《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散会后，天安门广场已灯火辉煌，广播扩音器宣布选举结果，晚间广场集会庆祝。

## 1月4日 星期一

上午，去人大礼堂山东厅，参加山东合组会临时又通知作罢。我到所中去一趟，然后赴北京医院门诊，因为近几天有点感冒了。在医院中遇及王振铎、王冶秋二同志，一起坐车离医院。午后赴人大礼堂宴会厅，毛主席与代表一起摄影。人代会通过国务院副总理等人选，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决议，至5时许闭幕。返家晚餐后，至民族饭店，访夏癯禅先生，他与郑晓渚先生同一房间，同乡吴闻同志亦在座，谈一会儿。我又至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所长及陕西省博物馆武伯纶馆长处闲谈，他们二人也住在民族饭店。最后又在夏癯禅先生处谈一会儿，知张荃（慕骞）同志以癌病已垂危，回忆浙大时情况（不久去世，又北大高名凯昨日病逝）不禁慨然，返家已近11时许矣。

## 1月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至人事科阅最近党内文件及《参考资料》。下午在家，为《考古》审阅稿子。晚间看电视（故事片《跟踪追击》）。

## 1月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所中举行学术报告会，系徐苹芳同志《元大都的发掘》。下午在家，阅《中华文史论丛》第4辑。

1月7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王俊铭同志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英译本增加附录及添图版事。与兆勋、仲殊、志敏三同志商谈东北考古队事。下午抄录《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一文。

1月8日 星期五

上午赴学部参加关于东北考古的会议，由张友渔同志主持，尹达、李长路、宋守礼、兆勋四同志一起讨论，11时许散会。至机要室阅新来文件。下午在家继续誊抄《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一文。

1月9日 星期六

上午继续誊抄《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一文。下午赴所，参加高级研究人员组，讨论陈永贵关于大寨精神的报告。晚间郑石君先生来，说他的小儿子，不语之症已治愈，但要考虑参加工作问题，托我代为留意。

1月10日 星期日

昨夜刮风，今日未停，气温骤降。上午继续誊抄《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一文，抄毕再加修改，正文约9000字，连同注释约万余字。傍晚偕秀君至内务部街访同乡陆太太郑起凤同志（其夫陆翔鸿先生，去年曾晤及一次，8—9月间即以心脏病去世，享年76岁）。晚间审阅北大送来的《斥“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新嚼舌》一文（署名“一夫”）。杨泓同志来取去稿子，并谈《考古》稿件情况。

1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高级研组作年终思想总结，上午佟柱臣同志，下午徐旭

生同志，先后作自我检查，大家提了一些意见。

## 1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高研组继续作年终思想总结，上午由黄文弼同志作检查，大家提了一些意见，一直搞到下班时。我赴庄敏同志处，将方介堪同志托办的事，转交他办了，他已下班，乃交罗哲文同志转。下午原为陈梦家同志作检查，我请假在家，修改《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一文。晚间偕秀君赴大华影院观故事片《箭杆河边》。

## 1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阅毕《文物》1964年第12期（1—68页），将有关资料收入《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的收获》稿中，下午续行修改。今日所中高研组年终总结继续进行，为苏秉琦同志作检查，我没有参加。写了几封信，最近压积未复的信很多，最近几天写了16封信。

## 1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赴学部，参加关于东北队考古的东北古代民族史问题的领导小组会，由张友渔同志主持。下午赴所，参加所中学术报告会，佟柱臣同志讲“我国古代工具使用的材料及种类问题”，大家（我，陈梦家，安志敏）提了一些意见。晚间赴人民剧场观曲剧二《红花向阳》。

## 1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偕兆勋同志赴国务院外办，参加李一氓同志主持的外事问题会议，张友渔、宋守礼等同志亦参加。下午在家修改《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一文（所中牛兆勋同志作检查，谈到政治第一之重要性）。



1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召开党支部委员会，商谈关于添增人员及机关革命化问题。又参加高研组学习，讨论周总理报告。下午与兆勋同志赴院部，由张劲夫副院长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关于社教运动的讨论总结。

1月17日 星期日

今天又花了一天时间，将《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一文修改完毕，并加上元明时代的发现约千来字。下午陆翔鸿老先生的太太郑起凤偕同她的妹妹（在清河制呢厂工作）一起来，秀君陪她们谈话，还煮了桂圆肉招待她们。暄儿下午来，因为小疳唇舌发炎，所以他独自来，逛一会儿便回去了。晚间准备明天的思想检查。

1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高研组思想总结，由我作检查，大家提了一些意见，下班后延长几分钟始毕。下午将《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修改稿交王俊铭同志翻译，并商谈关于增添图版问题，决定黑白版增16版，彩色图4版。与兆勋、仲殊、志敏同志谈东北队问题。今天收到宋伯胤同志来信说：曾昭燏院长于12月22日在灵谷寺跳塔自杀，口袋中有遗书，说古物运台，自己有责任；隐匿湖南家中的地契，对于家庭成员中不满，实则这些事都已向组织交代过，自去年5月间入丁山医院疗养，领导上很照顾，此次当由于神经错乱，自绝于人民。事件发生后，南博即请示省委，决定不组织治丧会，不发讣告，由家属自行料理后事，院加襄助，当即火葬，尚未埋葬，此事向觉明教授知之，曾去电吊唁云。

1月19日 星期二

阅李趾麟：《古朝鲜研究》（摘要）及天野元之助《评〈新中国考古收获〉》的中译文。开始校阅《新中国考古收获》英译文的新石器部

分。今日郭宝钧同志作思想总结，我没有去。傍晚，杨泓同志送来《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一文的校样，晚间将它校毕。

1月20日 星期三

为了校对引文的原文，今天又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将它改毕。下午交与杨泓同志，拟改换一插图，并将副本交给陈梦家同志审阅。

1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苏秉琦、郭宝钧二同志闲谈。下午在家，至颜闾同志处一谈。继续审阅《新中国考古收获》英译文（所中下午全所大会，牛所长谈革命化）。

1月22日 星期五

将第一批审校过的译稿交与王俊铭同志，并讨论须商榷各点。下午在家继续审阅《新中国考古收获》译文（所中下午安志敏思想小结）。

1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学部中心小组讨论周总理报告，中途退出，赴北京医院治疗臂部关节炎。下午赴院部，听杜秘书长传达彭真同志报告。晚间阅《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

1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步青甥夫妇来。近午，邹衡同志来谈，并送来他在《北大学报》上所发表的关于殷墟文化分期的文章。下午继续审阅《新中国考古收获》译文。晚间偕秀君、炎儿赴明星影院看电影《满意不满意》。

1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赴中宣部，听周扬同志传达彭真同志报告。下午参加所中党支部学习。晨间接到素琴儿电报，知建中外孙今晨抵京，因为电报昨夜2时送到，在传达室搁到晨8时才送到我们手中，秀君偕炎儿去接，没有接着，我由中宣部开会返家后才看到他，乃是由素琴同事刘延江同志送来自家的。晚间校改《考古》今年第2期校样。

1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新中国考古收获》译文的原始社会部分，全部交与王俊铭同志，并讨论修改意见。下午赴所，党支部会中继续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晚间赴红楼访商承祚先生，未遇。理发后返家，知哲学所下去“四清”同志今晚返京，9时许至王明同志处，他略谈襄阳“四清”情况。

1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17级以上党员讨论《二十三条》，并结合彭真、周扬同志报告。下班时至商承祚先生处，将林已奈夫的论文抽印本交给他，他正在整理行装，下午动身返粤，此次他在京已近半年。下午校阅《新中国考古收获》译文的殷代部分。傍晚赴车站，迎接山东“四清”回来的同志，去晚了，没有接着，仅在站前遇到杨向奎同志返宿舍。在杨同志处略谈山东海阳“四清”工作情况，胡厚宣同志亦来，他亦去车站迎接没有接着，大家谈一会儿。然后与胡同志一起至自家，谈东北队考古历史问题。晚餐后，杨一之同志夫妇来谈，他于昨天归来。后来我又赴容肇祖同志处，胡厚宣同志亦在座，谈襄阳工作情况。

1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兆勋同志向全所传达《二十三条》。我招待外宾，是英国人K．P．Mayer [ 迈耶 ]，现在济南英语专科学校教书，专攻汉代弩机已有三年，此次趁寒假来北京小住，找到所中来谈研究计划，一直谈到12时始去。下午在家继续审阅《新中国考古收获》译文的西周部分。楷儿放假返家。晚间写了两封信。傍晚容肇祖同志来谈。

1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开始审阅《新中国考古收获》译文的战国部分。下午赴所，参加所中高研组学习《毛选》。旋偕兆勋同志赴车站，迎接去东北“四清”归京过春节的所中同志。晚间写了两封信。

1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高研组学习仍照常进行，与山东海阳“四清”归来的所中同志晤面、稍谈后即散。与牛兆勋同志谈所事，又一起召许景元同志谈他的检查事，他今日即赴洛阳，希望能做好书面检查，先行寄来。下午参加学部召开中心学习小组扩大会，由张友渔同志主持，刘导生同志谈山东海阳参加“四清”的经过和经验，散会时已6时。返家用餐，即赴所参加春节晚会，8时许始散，我也参加老科学家组唱《社会主义好》，已40年左右未唱歌矣。

1月31日 星期日

上午赴所，与王俊铭同志谈《新中国考古收获》英译文修改事。与兆勋同志谈所中革命化启发报告的修改稿问题。与仲殊、志敏同志谈刊物书稿事。下午在家，审改《新中国考古收获》英译文。晚间至贺昌群同志处问疾，他今天刚由医院返家，以心脏病复发也。借来北京出土的《张建章墓志》，抄录一过。罗尔纲的太太偕子婿来，询问电视机事。

## 2月

2月1日 星期一

今日放假，但上午仍赴人大礼堂听录音报告，彭真同志讲关于《二十三条》。散会后，偕兆勋同志往建国门外宿舍徐旭生及尹达同志处小坐。下午返家，正昕侄夫妇及暄儿夫妇携小孩来，留之晚餐，并邀颜闾同志夫妇来，挤满一桌，观电视，11时半始散。

2月2日 星期二

今日为阴历乙巳年新春元旦。上午陪秀君至郑石君，杨向奎、罗尔纲、颜闾、吴世昌、杨一之各同志处贺年。返家，卢兆荫、王伯洪二同志来贺年，坐谈东北“四清”情况。他们走后，我又赴贺昌群、容肇祖、胡厚宣、王则诚各同志处贺年。午后，济瀛侄偕一同学来，炎儿与小建中赴首都剧场观电影。所中安志敏、黄展岳、黄石林、郑光贵来贺年，郑石君先生夫妇来贺年，步青甥夫妇来贺年。傍晚张文佑同志夫妇来贺年。晚餐后，杨一之夫妇、胡厚宣夫妇、王则诚夫人来贺年，我钻空子，审校《新中国考古收获》英译文战国部分。

2月3日 星期三

上午郭宝钧先生来贺年，杨向奎夫妇来贺年。午餐，正中侄夫妇携了两个小孩，素娟侄女，加上暄儿一家三人，挤坐一桌，小碗十个，仍是温州式的。下午吴世昌夫妇来贺年，王俊铭同志来贺年。下午暄儿一家回去了。晚间至郭宝钧先生处贺年，同乡张国熊同志来贺年。

2月4日 星期四

上午裴文中同志来贺年，谈及蓝田猿人头骨，鉴定有问题。同乡王载紘、温平、方逊平同志来贺年，所中林寿晋、马得志同志来贺年。偕

方逊平同志等至内务部街，访他的亲戚郑起凤同志，乃方同志的表姑，已三四十年来未见面。后与方、王、温至大同酒家用餐。下午郑起凤同志偕其妹来贺年。晚间至裴文中同志处贺年。至火车站给山东“四清”同志送行。与兆勋同志步出车站，他今天上午曾至苏秉琦同志处贺年，顺便谈心，做点思想工作。

## 2月5日 星期五

春节放假四天，已经过了，今天上班。上午与兆勋同志商谈所事，阅近二期《内部参考》及近几天《参考资料》，阅读《矛盾论》。下午参加所中高研组的《毛选》学习。散会后，与兆勋同志等安排明天党内活动。晚间看电视杂技表演，今年虽提倡生活革命化，废止贺年，但仍不能免俗。今日还有罗尔纲夫人及同乡吴益三夫人前来贺年，我不在家，由秀君招待。

## 2月6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审校《新中国考古收获》英译文的秦汉部分。下午赴所，参加党支部生活，讨论《二十三条》。晚间偕秀君去同乡吴益三夫人家贺年。

## 2月7日 星期日

上午至汪家胡同宿舍，回答他们的贺年也。归家在门口遇到郑重远同志及其新夫人，邀之来家中，坐了一个来小时始去。

## 2月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新中国考古收获》秦汉部分的译文校毕，与黄展岳同志谈这部分的一些问题，因为这部分是他撰写的。下午在家审阅魏晋

南北朝部分。傍晚乌恩同志来谈。晚间赴车站送参加东北金县“四清”的同志们离京重返工作地。今晚北京市民游行抗议美帝侵略越南，无理轰炸。

2月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已审校过的《新中国考古收获》第二部分百余页译文，交与王俊铭同志。与兆勋同志谈所事，下午参加高研组谈所内革命化问题。晚间审校《新中国考古收获》英译文隋唐部分。

2月10日 星期三

今日上午北京市民在天安门集会，支援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炎儿也去参加，路上交通都暂时中断了。

2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锡兰大使德席尔瓦（S . F . de Silua）来所参观。送走后，与牛兆勋、安志敏、王仲殊三同志，谈关于借用故宫的房子供东北队整理事及下星期东北开会事。下午在家，继续审校《新中国考古收获》英译文隋唐部分。

2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阅这几天的《参考资料》，昨天美帝又轰炸越南人民共和国。写了两封信。与兆勋同志等商谈所事（今年第二批参加“四清”人员名单等）。下午所中党支部开会。晚间楷儿返家，劳动已毕，星期一开学。

2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高研组政治学习，讨论美帝侵略越南问题。下午工会传达康永和同志报告。又党委会开会，兆勋同志明天赴东北，作一些安排。

2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潘怀素同志来谈。素琴同事二人出差天津返呼，路过北京，前来打算捎小建中回去，小建中仍不肯走，随楷儿去自然博物馆玩。下午济瀛侄来，偕楷儿及小建中他们三人看话剧《龙马精神》。审阅毕《新中国考古收获》英译文隋唐部分。

2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赴历史所开会，由侯外庐所长召集，金灿然、周一良、姚家积三同志参加，讨论东北史地问题。下午翦伯赞、周一良、侯外庐、姚家积同志来参观东北队出土标本展览。

2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部开会，由张友渔同志主持，各所党员所长参加，汇报学习《二十三条》情况及今后布置。会后与张老及联络处李同志等一起至所，参观东北队出土标本展览。下午赴所，原定曹瑛同志来所参观，后改到明天。与仲殊及杨泓同志谈《考古》稿子事。返家时顺便赴东安市场购物及理发。庄敏同志来谈，他明天赴郑州、洛阳等地组稿。偕秀君及炎儿送外孙小建中上火车返内蒙。素琴的同事卢同志，长个子，由南京探亲返蒙，经过北京，今晨到达后即来自家；建中最初还不肯走，经动员后，才答应回去，卢同志代为购票，中午留之午饭，晚间食元宵后，送之上车，车开行后始返家。



2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将《新中国考古收获》英译稿隋唐部分交与王俊铭同志，并商榷从前交去的译稿。对外文委曹瑛同志来所参观，下午文化部齐燕铭同志来所参观，与安志敏、王仲殊二同志陪他们参观。木来康生亦打算今天来所参观，由上午改为下午，下午又以事不能来。晚间出席招待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宴会。

2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审校《新中国考古收获》英译文的两宋部分。下午外办李一氓主任来所参观，还带了外办及东北局的四位同志一起来。他们走后，李仰松同志来汇报安阳实习工作情况，苏秉琦同志亦参加。

2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仲殊及李筠同志商谈明天的党支部活动事，因为仲殊今晚即离京赴东北开会。下午民族所王利宾同志来所参观。

2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参加学部中心学习小组，由潘老及张友渔同志主持。下午赴所参加党支部大会，现所中只剩十来个人，讨论《二十三条》。文化部徐平羽同志来所参观。晚间赴大会堂参加宴会，乃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回请宴会，同桌的仍是大前天的几位（潘梓年、杨钟健、尹赞勋、顾功叙等），张友渔同志今日傍晚离京赴东北开会，没有来。席间由尼雷尔总统及周恩来总理分别致辞，使节团团长沙（越南大使）致谢辞，散会返家已9时半矣。

2月21日 星期日

审阅《新中国考古收获》英译文的辽金部分。上午暄儿夫妇携小晴来玩，暄儿要去工厂锻炼，志清媳也到宜宾工厂学习，想把小晴交给奶奶抚养，去与附近幼儿园接洽。步青甥来。我到贺昌群同志家探视他的病，已好一些，仍在休养中。胡厚宣同志来谈。午后，赴米铺取粮票。晚餐后，暄儿等返家，楷儿亦返校。杨一之夫人因为四层楼吴清友（拉美所）死了，害怕不敢独宿，跑到自家，在炎儿房中住宿。

2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在家继续审阅《新中国考古收获》英译文的金元明部分。下午赴所，与徐苹芳同志谈元大都勘探问题。

2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新中国考古收获》英译正文全部交与王俊铭同志。下午在家审校图版及插图说明的英译部分。

2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阅毕梁园东编译《西辽史》（1—105页）。

2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人民日报》社陈大可同志来所约稿。王仲殊同志自东北开会归来，略谈开会情况。下午在家阅Wittfogel and Fê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的历史（辽）》]

2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赴学部开会，由张友渔同志主持，侯外庐、姚家积、金灿然、宋守礼同志参加，谈东北民族史研究选题及计划。与金灿然同志一起返所，参观东北队出土标本展览。下午与王俊铭同志商谈《新中国考古收获》英译文中问题。晚间写了几封信。

2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参加高研组政治学习，讨论《矛盾论》最后二节。下午参加党支部会议，讨论机关革命化各组所提意见。

2月28日 星期日

翻阅《中国社会的历史（辽）》，主要是“General Introduction [ 导言 ]”和“Qarā-Khitay [ 喀喇契丹 ]”二章。审阅易漫白《关于昭苏土墩墓》后记及《文物》送来杨泓《关于石窟寺研究的一些问题》。

## 3月

3月1日 星期一

晨间文物局李长路副局长来所参观东北队出土标本展览，与之谈及洛阳汉魏故城问题。写信提些意见，将杨泓稿退还给《文物》编辑部。与黄文弼同志讨论易漫白的文章，即交还之。下午在家，为《考古》审阅呈贡明墓简报一文及安志敏关于柔佛出土陶片一文。

3月2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部，参加党员所长会议，讨论机关革命化问题。下午赴所，兆勋同志及志敏同志由东北开会归来，略谈勘察情况。

3月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兆勋、仲殊、方西生同志谈洛阳工作问题。兆勋同志正在搬家，迁到建国门外。与王俊铭同志谈《新中国考古收获》英译文问题。下午在家，阅Latourette [ 赖德烈 ] 《中国现代史》（中译本）（1—184页）。傍晚至颜闾同志处探疾，因为他以血压高了，在家休息。

3月4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阅郑德坤：*Prehistoric China* [ 《史前中国》 ] 的首二章。写了几封信。与秀君赴东安市场，约好暄儿夫妇在森隆餐馆一起用餐，送暄儿上车赴安徽合肥参加劳动锻炼，是他的三机部直属工厂，车子14：10开行。我返所，兆勋同志正在布置学习工作，阅《内部参考》。苏天钧同志送来《张建章墓志》拓片。赴北京医院补牙，即左上颚前臼齿也。发现右侧下颚第二臼齿又须拔掉，约定下星期二上午再来。返家写了几封信。

3月5日 星期五

上午赴学部，参加所长会议，听传达关于统战工作的报告（徐冰）和关于文艺批评文章的几个问题（周扬）。至机要室阅中央文件。下午赴所，学习《矛盾论》。若渊婧以出差途经北京，12时半来，食面一大碗，午后2时10分半南下，因为他父亲病了。

3月6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阅毕《文物》1965年第1期（1—64页）。下午赴所，参加党支部大会，学习《二十三条》，结合所中情况，对领导工作提意见。

3月7日 星期日

上午赴市立五中，参加家长会，遇到旧邻居王守觉同志，炎儿本学期要毕业了，校中要家长与学校相配合，提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返家，志清媳携小晴孙女与她两个内侄女来，留之午饭。下午阅《文物》1965年第2期。傍晚楷儿返家。小晴晚间即留在自家，让她祖母照顾。

3月8日 星期一

上午阅毕《文物》1965年第2期（1—54页）。偕兆勋同志赴学部机要室阅文件。下午赴所，裴文中同志来，为鉴定安阳小南海出土化石，安志敏同志陪之，颜闾同志也来，闲谈了一会儿。

3月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旋赴北京医院拔牙，这是第3次拔齿，为右下顎臼齿。下午赴所，苏秉琦同志谈北大考古专业事。与牛兆勋、安志敏、王仲殊三同志商谈今年所中工作计划，预备明天开所务会议也。今晨志清媳来，送小晴进钓鱼胡同托儿所。

### 3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开所务会议，讨论今年工作计划，后由牛所长谈机关革命化问题。下午在家，翻阅A. Lucas, *Ancient Egypt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 卢卡斯：《古代埃及的材料和工业》 ] 的1962年新版。

### 3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布置撰写反修文章，又党支部商谈关于行政人员对张振邦同志提意见事。下午赴北京医院，因为前天拔牙，顎部发炎发肿。归来后，阅谢米尔诺夫《关于考古学文化问题》（中译稿）。晚间观电视（故事片《红鹰》），又写了几封信。

### 3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审阅《新疆昭苏土墩墓报告》，与黄文弼同志商谈，并复易漫白同志一函。下午在家，阅藤枝晃《敦煌千佛洞的中兴》一文，写一后记，附在信中寄给他。

### 3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参加学习，试写《矛盾论》读后心得。下午所党支部开会，继续对所领导核心提意见。晚间程溯洛同志的女儿美娇来，这一年多没有来了，据云他父亲这月底可能返京。

3月14日 星期日

昨天将小晴接回来，今日在家中玩一天，明晨又须送去了。今天阅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将有关题记录入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一书中，互校之后，各有短长，可以互补。晚间写了几封信。

3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布置学部要了解国外考古学情况资料，组织所中力量进行工作，本星期内即须交卷。赴院图书馆，见历史所亦在工作，由孙毓棠同志主持。下午赴所，党支委开会。晚间郑石君先生来商谈他自己的治疗事，腰椎穿刺有否危险，我去询颜闾同志后，乃转告之。

3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兆荫、仲殊同志商谈所中革命化问题及今年计划事。下午在家，审校科学讨论会的论文（中、英、法），只看了两篇。接所中电话，谓明天学部组织各所高研赴通县参观斗争会。

3月17日 星期三

晨起提早用餐，7时半以前赶到学部，乘两辆大客车，共60人左右，赴通县徐辛庄平家疃。出建国门后，沿柏油路至宋庄，左转入土马路，经翟庄等至平家疃，已近10时许。斗争会场在平家疃小学门前，台前有横额书“斗争反革命分子郑朝俊大会”，两侧联语为“彻底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坚决打倒最反动顽固分子”，周围墙上贴有标语及漫画，台下广场上坐有2000余人，包括“四清”工作队、小学学生等，我们算是来宾，设有长凳，台上及台旁有持枪民兵。这时已近开始阶段，台右站有四类分子六人，群众唱革命歌曲、呼口号。10时，主席宣布开会，通过主席团名单，人都已在台上，公社主任宣布正式开会，台上有扩音机。主席令带上反革命分子郑朝俊，即由民兵押上台，约五十余岁，留有胡

子，然后又将四类分子六人中带上台二人，接着各队队长、妇女、少先队等代表共16人左右，陆续上台揭发其罪恶，由10时一直开到下午1时半。我们来宾，中途轮流到小学中来宾休息室，进食自己带来的午餐。1时半，大队副主席总结，要求惩办，工作队副队长代表政府，宣读罪状（参加反动会道门为道首，散布反革命言论，继续阴谋复辟，拒不坦白，顽固到底），决定逮捕法办，即由民警加手铐加以逮捕，装入吉普车送走。接着又宣布社中原有两个坏分子，表现较好，摘了帽子。然后由大队党支部书记总结今日开会。此时已2时矣，在台上的二个四类分子亦带下，与台下其他四个一起。另在台左亦出现二排十余人，似为态度较好的四类分子。此时由工作队队长讲话，庆祝开会胜利，希望乘胜前进，最后希望那六个四类分子能够顽固自化，可给出路，限三天内交代清楚，承认错误并检举别人，乃宣布散会。我们到来宾休息室，由工作队正、副队长介绍情况，此工作队为北京市委所派，共百余人，去年10月入村，已近5个月，最初为小“四清”，最近进入对敌斗争，然后组织安排及生产安排（五年计划），再有一个月可完毕。此平家疃共881户，4000余人，土地5000余亩，最近清出黑地1000余亩，入学儿童600余人。四类管制分子103人，已摘帽子70余人，尚有17人未摘。此村一贯道颇盛，有道徒百余人，道首（善才）数人，点传师31人，三才13人。地富反等反动言论甚猖狂。至于干部，自61年以来共190余人中，现任者82人，较好的干部占70%，贪污盗窃赃款4万余元，粮食6万余斤，最多者为8000余元，现下退赔已达半数。村中党员50人，团员60人，现拟就贫农下中农协会积极分子中，吸收50—60人。时已4时半，返城抵家已6时半矣。

今天车中坐在我旁边为钱宝琮先生，1892年生，1908年考上浙江省第一次公费留学，同时考上者有翁文灏，徐新六（徐珂之子）等二十人，本来有赴美者适以移民律关系未去，钱等6人赴英，翁等赴比，钱与徐在Birmingham [伯明翰]，丁文江此时在Glasgow [格拉斯哥]，1912年返回。据云，李四光、丁西林皆1912年左右才赴英，故未同学，当时留英有百余人，在伯明翰即有20人左右。



上午赴北京科学会堂报到，参加全国科学教育电影工作会议。上午看一些观摩片子，有：《消灭甘薯黑斑病》、《小麦选种》、《颗粒剂防治玉米螟》、《药剂防治三化螟》、《巧裁缝》、《甘薯育苗》、《金小蜂与红铃虫》七个片子。下午听陆定一部长长的报告，谈目前国内外形势，科学教育电影在社会主义建设及反修灭资工作中的重要性，散会时已近6时。

### 3月19日 星期五

今日上午赴科学会堂开会，秀君搭车到北京工业学院宿舍访张国熊太太。我到会堂开会，第一片是中国科学院的代表，约61人，由秦力生秘书长参加领导小组，第一组数理化，组长汪德昭；第二组技术科学，组长张兴富；第三组生物科学，组长林谔；第四组地学及社会科学，组长是我。这一组有竺可桢、尹赞勋、梁得柱、王遵亲、刘东生、刘宪亭、林庭煌（地球物理所）、陈述彭、李慕贞（地理所）、刘忠波（民族所）等，前二位请假未出席。中午休息时，我曾赴张国熊同志处，他们正在午餐。下午科学讨论会编委会取去已审改过的三篇论文。晚间看电影《斜面、回音、杠杆、预应力》。

### 3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科学会堂参加会议。上午科委韩光主任报告，关于现下我国科技水平情况、科普工作的重要性及科教电影的重要性。下午山东、四川、湖北等省放映公司汇报放映情况。晚间观摩影片，为国外进口片子，有《枝与叶》、《血液循环》、《植物和阳光》等苏联及捷克出品的科教片。散会后，即宿科学会堂（5606号）。阅《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

### 3月21日 星期日

今晨原有小组讨论，改为明日。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1

—277页)。早餐后，赴社会主义学院访方慕敏同志，在门口遇到温平同志，他是与别人一起访华侨有关的人，我去二区509号，知道方同志出去了，留一字条。返家，秀君昨日下午已接回小晴，楷儿亦返家，我阅审科学讨论会论文二篇。

3月22日 星期一

晨间偕秀君将小晴送往托儿所。我赴所。旋赴科学会堂，上午讨论，下午仍观科教片：《苦聪人》、《作伕人》、《光合作用》、《植物细胞分裂》、《草履虫》，返家已6时余。晚间听广播《红旗》社论，“评3月1日莫斯科分裂会议”。

3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阅近几天的《参考资料》及《内部参考》。下午赴故宫东北队办公处。本来是康生同志要来参观，结果他参观了古脊椎所后因开会便回去了。王冶秋局长随着曹轶欧同志、姚溱同志和别的同志来看了一遍便走了。科学讨论会的审查后的论文又取去两篇。

3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开全所会议，由我和兆勋同志分别做了关于机关革命化建议的处理及政治思想工作问题的报告。下午政治学习，讨论“评3月1日莫斯科分裂会议”的社论。

3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山东省博物馆宋吾安馆长及杨子范同志至所，谈临淄工作问题。阿尔巴尼亚学生来所参观，由安志敏同志陪同。继续审校科学讨论会的论文。下午赴学部，张友渔同志召集关于招待加纳外宾事。韩顿

(W. A. Hunton) 至所。安志敏同志汇报今天招待阿尔巴尼亚外宾事。

3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商谈写作反修文章的主要内容，除了参加写作的佟柱臣、林寿晋、郑乃武三同志外，尚有苏秉琦、安志敏、王仲殊三同志，11时许始散。兆勋同志由学部开会回来，传达学部开会事。下午参加所中高研组学习《毛选》，各人轮流谈读《矛盾论》的心得。素琴儿下午由内蒙来，傍晚偕秀君一同在森隆餐馆进餐。

3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党支委开会，由张振邦同志对总务组提的意见检讨，然后由支委大家再提一些意见。下午赴科学会议参加科学教育会议的第一片（中国科学院系统为主），由秘书处某同志及于光远同志传达昨天汇报后周扬同志的指示。返家，素琴儿已于下午5时离京赴东北通辽，今天上午她到托儿所将小晴抱回来，说女孩比男孩好玩。晚间审校科学讨论会的论文。

3月28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花了一天工夫，将科学讨论会的最后四篇法文的稿子审阅完毕，一共12篇，总算是全部阅毕。下午正暄的邻居蔡同志来看小晴。晚间审阅《最近五年的中国考古新收获》译文，乃昨天王俊铭同志送来的。

3月29日 星期一

晨间送小晴赴托儿所。赴所，贺昌群同志来所参观东北队出土标

本。高兴汉同志由西安返，携来石兴邦同志一函及半坡出土铜片，另有汉城出土的陶罐一个及铅饼13个，即我在《考古》1961年第5期所考证的汉代外国文字的铜饼也。与王俊铭同志商谈《最近五年的中国考古新收获》译文。下午林明扬同志前来取去科学讨论会托审阅的最后四篇东西，我开始审阅《考古》今年第4期校样。

3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牛兆勋同志谈所事，拟将靳主任调回所来（现在通县参加“四清”）。又与安志敏同志等商量阿尔巴尼亚进修生学习事。下午在家，继续审阅《考古》第4期校样。晚间写了几封信。

3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医院复查，体重为56公斤，与去年（9月）仅相差0.2公斤，体重稳定，血液常规，要过两天才知道，又烧去脑后瘰子。返所，与化验室谈化学实验问题；秘书室谈东北考古事。下午偕秀君至东安市场及百货大楼购物。晚间写了几封信。

## 4月

4月1日 星期四

上午开党支部委员会，总结第一季度工作，计划今后党支部工作。  
下午审阅《考古》稿件（关于洛阳西汉墓壁画天文图）。

4月2日 星期五

上午阅毕《考古》今年第1期。下午参加所中学习会，全所学习《毛选》心得中选出几篇（苏秉琦、陈梦家、安志敏、赵铨、王振江、李敏生六人），对大家宣读，以交流学习《矛盾论》的经验。晚间写了两封信。宋守礼同志来电话，谈关于巴基斯坦历史学会议事。

4月3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高研组政治学习。蒋若是同志来所，谈最近洛阳西周墓葬群的发掘工作。下午参加所中党支部活动。

4月4日 星期日

今天在家，阅COWA [《旧大陆考古学现状》] Servey Area 17 [17调查区] 的中国部分，pt. 1 [第1篇]（1959），pt. 2 [第2篇]（1961），审校《最近五年的中国考古新收获》的英译稿。

4月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昨天校阅的英译稿交还与王俊铭同志。几乎花了一天工夫修改《解放后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一文。傍晚王俊铭同志送来英译稿最后一部分，即加审校。晚间程溯洛同志的女儿美娇来，告诉溯

洛同志延期返京。

4月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人民日报社陈祖甲同志来，取去稿子，下午已排印好初校，要我再看一遍，校正几个字。下班特顺途去演乐胡同日轻工业部招待所，访蒋若是同志。返家后，阅Ikram (ed) ,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Pakistan* [ 伊克拉姆主编：《巴基斯坦的文化遗产》 ] ，因为学部要我与刘大年同志去巴基斯坦参加他们的全国史学年会也。

4月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兆荫同志传达昨天学部开会的指示。赴北池子检查肺部（透视），乃全所每年的例行检查。下午在家，为撰写《中巴友谊的历史》一文搜集资料。晚间参加所中党支部活动，谈党员如何起带头作用。《人民日报》刊出昨天所修订好的《解放后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一文。

4月8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继续为撰写《中巴友谊的历史》搜集材料，阅Wheeler , *5000 year of Pakistan* [ 惠勒：《巴基斯坦5000年》 ] 。素琴儿由东北出差回来，住在自家。

4月9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阅Bagchi的*India and China* [ 《印度和中国》 ] 。下午赴所。

4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下午赴所，继续为撰写《中巴友谊的历史》搜集资料。傍晚楷儿及小晴回家。

4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蒋若是同志来谈。晚间杨学德同志由吴景荣同志处来电话，以出差赴东北，经过北京也。阅《印度和中国》（pp. 1—222）。

4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开始写作《中巴友谊的历史》约千余字。下午偕徐旭生及兆勋同志赴民族文化宫，听郁文同志传达彭真同志在全国设计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和设计工作经验的报告。返所，裴文中同志来商谈关于参加写作反修文章事。晚间素琴儿上车离京返内蒙。

4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工会组织参观军事博物馆陈列空军打落无人驾驶飞机。返所，持介绍信赴安定门外蒋宅口的检疫处，办理防疫证（63年11月7日种痘，有效3年；今年4月8日霍乱注射）。下午在家继续写作《中巴友谊的历史》，至吴世昌同志处询问关于扬州拉丁文碑刻释文事。今天上午若渊婧自温州等处调查返京，即住在自家。晚间李方中内侄以来京实习一星期，前来自家会晤。

4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赴学部，张友渔同志召集刘大年同志和我，商谈关于赴巴基斯坦事。下午继续写作千余字。傍晚，偕杨学德同志与若渊婧，一起赴森隆餐馆用餐。饭后偕学德至张伯璠先生处。晚间赴中宣部听姚溱同志传

达中央关于备战的指示。若渊婧离京返内蒙。

4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写作。傍晚偕牛兆勋同志等至北京饭店，设宴招待今天来京的朝鲜外宾朱荣宪同志等五人。

4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黄素毅同志来谈，由太原出差赴东北，经过北京，借去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在家继续写作，初稿写出后，约5000余字。傍晚，正炎儿下乡劳动锻炼两星期归来。晚间李方中内侄又来谈，说明天学习便完毕，要到我这里来与正楷及素娟会面。

4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刘大年同志一起，初步审查此次赴巴所需要的致贺文辞及论文稿，贺辞是大年同志草拟的，论文是我的一篇《中巴友谊的历史》，大年同志提了意见后，我再作修改。下午交给张岱海同志携往联络处打印15份，以便送审（所中打字员英桂荣同志病了）。晚间校打出一份，王俊铭同志来取去原稿，托他翻译成英文。晚间正楷、方中、素娟都来，素娟便住在我家。

4月18日 星期日

晨间素娟到军事博物馆集体参观无人驾驶飞机。后来方中来了，只好我陪他去历史、革命二博物馆，出来后，至东安市场和平餐厅用西餐。饭后，他去北大找正楷一起游颐和园，我返家，遇到王俊铭同志，文稿有几个地方他不清楚，谈了一会儿。他回去后，我将打印的副本送请贺昌群同志审阅。归后，阅古脊椎及古人类所送来的三篇论文摘要，



送到颜伯诤同志处，他以血压高，仍在家休养，稍谈后回家。吴世昌同志来，谈及扬州拉丁文墓碑事，因为他今天将与英国人Bill [ 比尔 ] 一起吃饭，欲再谈此事也。牛兆勋同志来，谈及东北队今年改变计划，缩短日程，提出编写计划，以便明日商谈。

4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党支委开会，兆勋同志传达中宣部指示，又关于东北队改变计划，草拟一报告请示。下午审改赴巴基斯坦的贺辞英译稿，审阅古脊椎所的总结及计划，写了几封信。晚间贺昌群同志送回《中巴友谊的历史》稿子，并提了一些意见，谈了一会儿始辞去。

4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颜伯诤同志来，约下午一起乘车赴古脊椎所。旋前往学部联络处，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谈巴基斯坦情况，刘大年同志亦来，谈了一个多小时。下午偕颜伯诤同志赴古脊椎所，今日上午的会改到下午开会，乃是扩大的学术委员会议，报告去年工作总结，并谈今年工作计划。散会后，至吴汝康同志办公室，参观蓝田猿人头骨标本。返家，阅*Ancient Pakistan Vol. 1* [ 《古代的巴基斯坦》第1卷 ]，乃吴汝康同志最近赴巴参加科学年会时带回者。晚间庄敏同志来谈。

4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兆勋同志传达学部昨天的布置。下午赴古脊椎所，由贾兰坡、周明镇、吴汝康三同志宣读论文，乐森瑋与我分别提意见，杨钟健所长总结。晚间王俊铭同志送来《中巴友谊的历史》英译稿。

4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山东省博物馆于中航同志及文物出版社二同志来，谈《大汶口》报告审查意见，由苏秉琦、张长寿二同志提了一些意见。他们走后，我与苏秉琦同志及徐苹芳同志一块儿乘车去安定门，至北环西路，转入学院路，一观新掘开的元大都西墙北段的下水门，已近完工阶段。下午在家，阅G. Tucci, *Tibetan Pilgrim to the Swats Valley* [图奇：《迁至斯瓦特河谷的藏族移民》]。赴东安市场购物，傍晚王俊铭同志来，将今天修改后的英译稿送来。晚间偕秀君及炎儿赴蟾宫影院观朝鲜故事片《纺织女工》。

4月23日 星期五

今天花了一天的工夫，校改《中巴友谊的历史》英译稿。

4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赴南河沿，参加学部的中心学习小组会议，由张友渔同志主持，谈越南问题。下午参加所中高研组的时事学习，仍是谈这一问题。将校改后的英文稿交还给王俊铭同志，因为今天下午他要去会晤王老，拟乘机请王老代为再行审阅校改一遍。晚间阅毕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1—74页）。

4月25日 星期日

阅毕《巴基斯坦的文化遗产》（pp. 1—204），这是巴基斯坦独立后他们所写的一部介绍其民族文化的半通俗书，除了惠勒关于考古方面以外，其余皆限于伊斯兰教传入以后的历史。晚间去理发。

4月26日 星期一

晨间送小晴返托儿所，旋赴所，写了几封信。下午赴学部，参加关

于东北联合考古的领导小组会，商谈改变计划请示领导后提前结束，以及写报告及分古物的问题，由张老主持，宋守礼处长及牛兆勋同志亦参加，但文化部及外办则请假无人参加。返家后，写信，又修改《中巴友谊的历史》一文。今日得通知，下星期（5月4日）动身赴巴开会。

4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王俊铭同志谓外文出版社王慎中老先生，已审改中巴友谊史的英译本，现正赶打字，明天可以打出，与刘大年同志通电话，送审的稿子仍未发下，商量购置衣物事，审阅东北队报告的一部分稿子，下午在家，阅H. Ingbolt的*Gandharan Art in Pakistan* [《巴基斯坦的犍陀罗艺术》]。

4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学部联络处李同志送来中宣部及外办对于此次赴巴论文的审批，即从事修改。下午与刘大年及李同志一起，商量修改事，除英译稿外，其余即交李同志带去先行付排。晚间在家校改英译本。

4月29日 星期四

阅《巴基斯坦的犍陀罗艺术》引论部分。上午刘大年同志来，审定两篇稿子，以便作为定稿，英文部分托王俊铭同志依修改稿补正。上午11时许，向达同志来，送还《中巴友谊的历史》一文，并提了一些意见，一起至华侨大厦的大同酒家用餐。今日下午即排出初校及二校稿，由王俊铭、张长寿、杨圣泉三同志去外文出版社作校对工作。晚间至王俊铭同志宿舍，遇及靳尚谦同志，知王同志以改贺词稿，未返家。后来王同志由所中来电话联系，约定明晨携来英文贺辞定稿，商量酌定。

4月30日 星期五

晨间王俊铭同志来，关于贺辞的英译本，再作酌定，有些地方，他已与刘大年同志在昨晚商量作过决定。少顷张长寿、杨圣泉二同志来，他们一起去外文出版社。我赴所，审阅《中巴友谊的历史》的中文稿校样，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校阅东北考古队的一部分报告初稿。下午赴外文出版社作校样的最后定稿。晚间参加人民大会堂的招待外宾宴会，朝鲜同志六位，翻译一位，兆勋同志和我及对外文委一位同志作主人，今晚有刘宁一同志及周总理的讲话。散时已9时余矣。

## 5月

5月1日 星期六

今天是“五一”节，放假一天。上午，正昕侄夫妇来，他俩自春节以来，因为工作忙，久未进城，加以正宗侄不在北京，所以这样久才来一次。打算留他们吃午饭，但以时间还早，他们要到东安市场购物，所以只好让他们走了。他们看到小晴，也以为比春节间长得胖了。下午至钱锺书同志处，转达前天向达同志传达上海陈衡哲先生对杨绛同志的致意，恰巧只杨绛同志在家。据说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时常到任鸿隽先生家玩，现在任已去世，陈又盲目了，觉得寂寞，所以托人致意旧识。阅 M. E. R. Wheeler, *Early India and Pakistan* [惠勒：《早期的印度和巴基斯坦》]。

5月2日 星期日

阅毕惠勒：《早期的印度和巴基斯坦》（pp. 1—190）。这是继续着他的《巴基斯坦5000年》之后，补进关于巴基斯坦的新材料，并将印度的材料也写进去，时代至As'oka [阿育]王时为止，总结1959年以前的印巴次大陆的考古工作，殊可一读。又阅J. Marshall, *A Guide to Taxila* [马歇尔：《坦叉始罗游览指南》]至第9章（pp. 1—128），仍未毕，只好以后再续读。下午赴故宫博物院，观越窑出土的东西，以西巴亦有出土也。返家后，见继英侄媳携第二小女（一拉）来玩，留之晚餐，一拉比从前瘦得多了。正中侄出差湖北，约6月份可返家，其单位抽调干部支援四川，正中侄列入第一批名单，今冬春节前后将全家迁往成都。继英等晚餐后看了一会电视始去。

5月3日 星期一

“五一”节已过，晨间送小晴去托儿所，至考古所上班，刘大年同志来，偕往友谊商店购买什物，每人限110元（睡衣二套、衬衣二件，绸

衬衣一件，棉毛衫二件、内短裤二条、皮鞋一双、皮带一条），又买礼物（批准300元，实则只购180元），花了一个上午工夫。下午又赴学部，由张友渔同志及对外文委石钟同志，介绍情况及应注意之点，谈至4时余始散。出来后至波纬服装店取西服，又至所中取幻灯片，遇及兆勋、仲殊二同志。晚间整理行装，写了一封信给暄儿。

## 5月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还书。碰到徐老、黄老、佟柱臣同志等，向之告别。午餐后，换衣服，牛兆勋同志来，说接学部联络处电话，因为巴驻华大使馆有人来机场送行，所以希望他也来送。我偕秀君于1时40分由家中出发，行半小时即达机场。刘大年同志已早5分钟来，行李过磅，二人连同公家物品，没有超过每人20公斤的限度。学部宋守礼处长及党组王慎之、侯愕二同志亦来，据云张友渔同志亦以有巴驻华使馆的杜拉尼公使前来送行，所以也将前来。2时40分机场宣布乘客入场，这时才看见一位戴黑色帽子的巴公使，遂与之相见，并介绍一下，便一面走一面谈，步入机场，他交给我们一封给巴史学会秘书长的介绍信，握手告别上机。坐定后，由窗外望，这时才看见张友渔同志前来，虽然互相挥手示意，恐怕不能认出来人。2时56分起飞，这是中国民航的喷气式机，可坐44〔位〕乘客（ $4 \times 11$ ），由京至沪，约1200公里，2小时可达，高度在6千公尺。今天北京阴雨有云，至长江流域始放晴，4：55过南京，5：27抵上海虹桥机场，原定7：10起飞，因为换乘的PIA〔巴航〕尚未抵沪，要推迟到8时余才能起飞，我们便拿中国民航的餐券到餐厅用餐（仅有点心，如欲进正式晚餐，须付8角），我们遂用餐。有一位第一机部的高博达同志亦赴巴，一起用餐。餐后将所余人民币存入人民银行。飞机8：53分起飞，有几内亚总统夫人亦乘此次班机离华，所以机场欢送的人达数百人，执旗歌舞欢送，并行献花，听说刘少奇主席夫人亦赶来上海为之送行。巴航的飞机较大，一等舱（上海到卡拉奇889元）乘客20人（ $5 \times 4$ ），经济舱90人（ $15 \times 6$ ），高度36000英尺，每小时速度600英里。但是乘坐并不舒服，晚餐，我们三人都未用。夜间坐着睡眠亦不能入睡，仅闭目休息而已。1：40分抵达卡，下来休息1小时，检查护照及防疫症。2：50又起飞，约3小时抵卡

拉奇。即北京时间6：10，但当地间相差为3小时，故为夜半3时10分抵卡拉奇，达卡和卡拉奇二地皆较京沪为热，我们的秋大衣及绒衫，皆不能穿。

5月5日 星期三

晨间本地时间3时10分抵卡拉奇，此间使馆文化参赞史林峰同志率一干部成同志前来迎接，即将行李证等交与成若愚同志（上海外语学院）托之办理手续。丁国钰大使夫妇亦来迎接几内亚总统夫人，遂一起到贵宾休息室，坐谈一会儿。巴基斯坦历史年会招待组Aebdue Rahner来，说在普通休息室寻过我们。他持一年会秘书Dr. Y. A. Hashimi [ 哈希米博士 ] 给他的通知书，说他是管在机场迎接的。提取行李后，与大使等使馆人员告别，与A. Rahner一起乘车到Hotel Metropol [ 大都会旅馆 ]，住在309号双人房间。途中闲谈，A. Rahner和招待组两位助手亦同车，A. Rahner系Karachi [ 卡拉奇 ] 大学历史系教师，教印巴古代史、伊斯兰史等，对于中国文化史亦有兴趣。并云卡拉奇大学新建校舍，有文、理、伊斯兰研究三学院，另有医、工、法三院不在一起。校长Fazlus Rahner为历史学会会长，似为终身职，秘书长为Dr. S. M. Haq [ 哈克博士 ]，年会秘书哈希米乃卡拉奇大学伊斯兰历史系的教授，1957年由德国留学归国。安置好后与之告别。这时已约4时半，整理行囊洗脸后，即行入睡，一时辗转难入眠，晨间醒时已7时半，早餐后已9时，与大使馆通电话，11时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周保瑞同志来，系江苏南通人，驻巴已7年，熟悉本地情况，前次1961年冬刘大年同志来巴，即由其陪往各地参观。少刻，年会秘书哈希米教授来，介绍会议情况，谓代表共约120人，连同列席者共约500人，外国代表除中、苏二国由政府遣派之外，其余各国皆为在巴的客座教授或过境留在此间者。我们昨天听说另有一来历不明的中国人（史参赞说的），据他说并无此事。会议定7日开幕，上午10时举行开幕式，如有贺词，可以交给他，以便他以秘书长身份在会上宣读。下午3时第一次会议，希望刘大年同志能上台说几句话。5时半有招待会，7时半Dr. A. H. Dani [ 达尼教授 ] 宣读关于古墓发掘的报告。关于我的论文宣读，他要题目，以便安排。然后又为我们约定明天去访问的考古局主任

Dr. F. A. Khan [ 汗博士 ] 及史学会哈克博士，并约定明日赴卡拉奇大学回访他，握手而别。然后与周保瑞同志商谈此间工作安排，预定会议后再赴各地访问，大约18日或22日归国（班机每星期二、六），今晚大使馆设宴招待我们，宴会后再商谈工作。关于会议祝辞，拟另写一中国史学会祝词给秘书长宣读，而代表团祝词，则后天下午刘大年同志上台后再宣读，并补充一些介绍中国史学界情况的话。周同志走后，我们下去用午餐。这里房钱包括早餐在内，但午、晚餐另加，要在账单上签字。寝室及餐厅服务员，都须付小费，每次或每天给1卢比。饭后午睡，3时许醒来，即草拟史学会祝词稿子，并加翻译。7时许大使馆来车子，成同志来接我们。今晚为我们接风，还为羽毛球代表团送行，一共两桌，是中国菜。使馆厨子一般都不差，此间也不例外。冷盘有鸡、虾、凤尾鱼、肉和鸡肫等，热菜有香菇冬笋、红烧鸡、鱼块、炸大虾及豆腐鸡汤，最后上来西瓜。餐后请示会议中方针，大使对于贺词中反美一点，主张删去，以免主人为难。允许让周保瑞同志随时援助，并可派一翻译随大年同志。出来时，周同志送我们到旅馆，将中国银行支票290磅交给他寄存大使馆会计课。归后洗澡即睡。

5月6日 星期四

晨间大使馆成若愚同志来，将礼物包扎好，乘大使馆车子赴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 考古局 ]，访问汗主任，是一位四十多岁的身体健壮的人，我们送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陶瓷选辑》及杭州织锦，然后共同谈话，颇融洽。据云1947年他曾来北大进修一年有余，从裴文中教授学习，并说今后还要派青年来中国学习旧石器考古学。他送给我们一些出版品，说他们的考古局中高级人员，约40余人，全部编制400余人，包括考古发掘部、博物馆部、重点文物保护部，又一同照相，然后告辞。他还拉我们用茶，告以另有约会，乃赴大使馆。偕周保瑞同志一起赴史学会，拜访秘书长哈克教授，系伊斯兰史专家，其家即住在史学会中，楼上为图书馆及办公室，楼下为住家。周同志提起，据闻另有中国人参加年会事，据云有华人戴某以 Fulbright [ 富布赖特 ] 助学金来巴，在美国某大学进修，曾来史学会借书，可能以个人身份来听，但决非代表。我们送哈克教授漆烟盒等一套、茶叶一罐（二



两)，周同志有事先返大使馆。我们三人偕同哈克教授一起赴卡拉奇大学，晤及哈希米教授，也送他礼品，与给哈克教授相同，谈及年会日程。此时有广播电台记者，希望能为之播音5分钟，最好礼拜六录音。因为哈希米事忙，派一学生引导我们参观校舍，至图书馆，闻藏书10万余册，有学生阅览室。我们至校长办公室，晤及副校长Dr. Ishtiaq Husain Quneshi，坐谈一会儿，哈克教授亦在座，最后赠送礼物（竹簾及茶叶）。出来后，访此次年会主席Prof. Amir Hasan Siddiqi [ 爱米尔·哈桑·西迪基教授 ]，为伊斯兰史系主任，没有在办公室。又至新闻系办公室，晤及系主任Saarif al-Mujahid，据云有学生在中国教Urdu [ 乌尔都 ] 文及乌尔都语广播，要成同志转告大使馆继续赠送*Peking Review* [ 《北京周报》 ]，此时已12时半，重返城，送哈克教授返家，我们亦返旅舍。午餐后午睡。下午3时余，成同志来，送来500卢比，取去刘大年同志讲稿，以便译成英文，并加打印。晚间7时半，哈克教授夫妇来，留之用茶，其夫人在女子学院教欧洲史及伊斯兰史，送之丝绒鸟及织锦。哈克教授希望刘大年同志代表中国代表团于明晨会上介绍几句，至于原定明日下午之报告，可以延至后天报告，希望能有油印稿，而将我的报告提前在明天下午。其间，大使馆文化参赞拟请出席代表参加一招待会，并放电影《加利福尼亚》。哈克教授以电话与哈希米教授联系，决定8日下午6：30—8：30举行，8：30起，另有宴会。哈克教授谈至8时半始去，我们赴餐厅用餐（一汤、二菜、水果、咖啡，每人25卢比）。返舍，补记日记，睡时已10时半矣。修改讲稿，缩压字数，以便10—15分内讲毕。大年同志与周保瑞秘书通电话。

巴国的国立大学现有六所可以授学位，其前期大学多为两年制，至国立后期大学，再读两年或三年可得B. A [ 学士学位 ]，再读研究班两年，考试后可得M. A. [ 硕士学位 ]，后再读两年，通过论文可得Ph. D. [ 博士学位 ]，与英制相似。得B. A. 后穿黑色套袍，得M. A. 或Ph. D. 等，穿绿色套袍，校园中穿长袍往来，颇有剑桥、牛津风味。校事由副校长管理，正校长由专区专员兼任，乃名誉职，并不管事。

5月7日 星期五

今日巴基斯坦历史学会第15届年会开幕。晨间大使馆周保瑞秘书来，说使馆已接国内外交部来电，致贺辞中仍要提到越南问题，但要删去“美国”字样，使馆重新打印全文交给我们带去。年会原说派车来接，等到9时半，尚未来。我们遂乘使馆车子前往，到时已过10时，进会场，已在念《可兰经》。史林峰参赞亦已在座，我们入座后，此间专员（Commissioner of Karachi [卡拉奇行政长官]）代表招待委员会致欢迎辞，历史学会会长Fazlur Rahner致辞，然后由卡拉奇大学副校长Dr. Ishtiaq Husain Qureshi致开幕辞，史学会秘书长哈克作1964年度史学会工作报告。年会主席爱米尔·哈桑·西迪基教授作主席致辞，为今天主要发言人，阐明伊斯兰史的重要性。最后由年会秘书哈希米致谢来宾，念中国史学会致本届年会贺词，并介绍外国代表团，此次除我国外，有阿联一人，另有伊朗在此间的一人，今天没有来（后来知道还有印度的一人）。乃散会出来集体照相。拍照后，Ullah来找我谈，他已79岁，在印度考古局（化学）实验室工作。至餐厅用餐，遇及Peshwar [白沙瓦]大学考古学系主任达尼教授，送给他小册子*Archaeology in China* [《中国考古学》]抽印本。饭后休息，Ullah又与我闲谈。下午3：30起，开始宣读论文，原来限于10分钟，提问题解答5分钟，实则常超过，后来改为宣读15分钟。今天开始由刘大年同志代表中国代表团致贺辞，论文开始即由我宣读《中巴友谊的历史》，颇受欢迎。宣读后鼓掌之外，座位旁的代表还向我握手致意。接着有七位代表宣读论文，5时半结束。进城，在Palace Hotel [宫殿饭店]对面新建筑的礼堂中，由卡拉奇市政厅茶会招待。遇及此间老学者Prof. Halcem（现已退休，曾任卡拉奇大学第一任副校长），及印度的学者Hyderabad [海得巴拉]、Prof. Nizam al-Din。入席后，用茶点，主人致欢迎辞，年会秘书哈希米致答辞，散会后返大学。会前有此间伊斯兰历史系的Dr. Sabair、Dr. M. A. Klam及社会学家M. Sabir Baqai要我的论文印本，即予之。听达尼教授的讲演*New Grain Discovery and Problem of the Ary-aun* [《Ary-aun的新谷物发现问题》]，有幻灯片，讲毕提问，散时已近9时，即在大学餐厅用餐。归来已10时余矣。

5月8日 星期六

上午等车，仍没有来，乃雇Taxi至大学，约25分钟，计4卢比，加小费1卢比。今日9时有伊斯兰档案善本书及古建筑照相的展览，举行开幕仪式，先念《可兰经》，乃大学（副）校长Qureshi致辞，请巴基斯坦国家银行行长Mr. Mumtaz Hasmi致开幕辞，并行剪彩。参观一周，其中有维文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及英译本《法显佛国记》（Beal译本）等，此外巴基斯坦史学会出版品及牛津大学出版社卡拉奇分店亦另有陈列。10时起，开始宣读论文，至1时余始毕，（中间有休息用茶）共宣读八篇，包括一篇关于中国的伊斯兰。中午返城用膳，午睡一会，醒来已近4时。原来3—4时有论文宣读，我们便不去了。成若愚同志来，一起去博物馆，在Victoria Street [ 维多利亚街 ]，步行不过5分钟。少顷，年会代表亦乘车来。进入参观，房子不大，楼上为伊斯兰时代陈列室，暂未开放，所以只参观楼下一层。进门后，第一室为Prehistory Antiquities [ 史前时期古物 ]，有Soan Culture [ 索安文化 ] 的旧石器及Kat Diji的石器及陶器，第二室为Indus Civilization，[ 印度河文化 ] 有Harappa [ 哈拉帕 ]、Mohenjo-daro [ 摩亨佐达罗 ]、Chanhudaro [ 昌胡达罗 ] 等地出土品，但有两三件是仿制品，原物在新德里（如青铜制舞女像），但King-prince石像则在此间。第三室为Gandhara Sculpture [ 犍陀罗雕刻 ]，为Peshawar [ 白沙瓦 ] 地区的石刻。楼梯上陈列有Taxila [ 坦叉始罗 ] 出土的陶器及青铜器等。出来后，在门口照相。然后乘车观礼真纳（M. A. Jinnah）墓，此间称之为国父之墓（Quaid's Mazar），尚未完工。石棺在地下室中，有梯可下达。获得守护士兵同意，我们下去。本国人见之，闭目祈祷。地面上亦有一棺，为衣冠冢，供一般游人观礼。建筑物之外，平地上有其战友Liaquat Ali汗（1895—1951），乃独立后第一任首相，1951年被刺而死。出来后赴中国大使馆招待会，已6：30，由史林峰参赞主持，用茶点，来者约八十人左右，在草地上或坐或立，随便闲谈。与达卡博物馆M. Enamul Haque、考古局退休的老头子Ullah，及达尼教授等，接谈最多。7：30看电影阿尤布汗访华纪录片。完毕时已8：40，乃搭车赴巴史学会，用晚餐，围坐草地上闲谈。一位所得税局的副局长M. Damiol Ali，对史学有兴趣，谓在卡拉奇附近的18世纪墓中有画像石（石刻浮雕），有骑士像，出照相给我看，问中国亦有此种画像石否，答以汉代亦有之。又有人询及我国对印巴边界冲突事的意见，告以我国政府已有声明，此种边界问题乃历史上传下的，应由双方谈判解决，与美帝国主

义者的侵入越南不同，后者必须撤出来，彼亦首肯。至10时许始散，此间广播电台，要我们作讲演，携录音的仪器来，先由刘大年同志代表中国代表团致辞，先讲两句中国语，然后由成同志译为英文，诵读全文（英译本昨天由大使馆审阅和翻译）。但以太短，他又要我朗读我的论文最后几段，凑成10分钟的节目，他走时已11时许矣。

5月9日 星期日

这两天的此间报纸，对于中国代表团在会中的活动都有消息刊登。上午年会派车来，会议9时开始，由刘大年同志宣读关于如何研究历史的论文，读前先向主席献礼给年会及史学会，秘书长宣布后大家鼓掌，又将赠礼镜头拍成照相。论文宣读后，听众有提问题者数人，由刘同志为之解答，今天上午共有40人左右宣读论文，其中有三人以乌尔都语宣读，东区代表有提出读附英文提要，因为卡拉奇人不懂乌尔都语也。中间11时休会20分钟用茶，继续宣读至1时半散会，我们返城。Dr. Rais说下午的继续宣读，可以不来，但希望能赶上7：30的Dr. Brohi的讲演，及8：30的宴会。我们在旅馆用餐后，午睡到4时余才起来。成若愚同志来，往卡拉奇大学，他们已于4时半结束。史学会的报告会，已提前于昨晚举行，所以没有事，有几个人在年会办事处前闲谈。我们共听了宣读论文29篇，依论文目录，尚有12篇，当于昨天下午及今天下午宣读，可能有几篇没有时间在会上宣读了。所以41篇中，估计至多不到40篇宣读过。我们闲谈时，此间历史学者Dr. Sabin，一位三十来岁的青年讲师，曾在Istanbul [ 伊斯坦布尔 ] 学土耳其语，向我们学几句中国话（“中巴友好万岁”等），一位律师兼作家Prof. Azber Ali Birlas（曾于今天上午宣读一篇关于古代印巴史的论文），也与我们闲谈，询问中国穆斯林情况。至7时余，我们赴此间物理学系的礼堂，Mr. Brohi [ 布劳希博士 ] 来，介绍相见。7：30开始讲演，为*A Philosopher's Approach to History* [ 历史研究中的哲学家方法 ]，其人为法律家，曾任司法部长、驻印大使、法学院教授。讲演内容，不外宣传伊斯兰教的唯心史观，反对辩证唯物史观，以为不能完全解释历史，自然科学的唯物史观（即机械唯物史观），更不能解释，只有伊斯兰的教义，由真主的意志和人性来解释，最能说得通。谈到8：30始毕，有人提问题，又延长了

一刻钟，然后入草坪参加宴会，Prof. Haraem亦来参加，我们和卡拉奇大学普通历史系代主任Dr. M. A. Rahim, Lahore [ 拉合尔 ] 的巴基斯坦研究学会秘书Dr. J. A. Ghauri在一桌。前者希望我们能于13日上午到他系中去与学生们见面，系中学生约七十人，不及Ilaric历史系（120人）之多。后者曾与周一良同志会过面，希望我们到拉合尔时去看他，他那里有藏书10万册关于Hishimi的书的图书馆，乃私人藏书没收者，他兼图书馆秘书、年会秘书长。餐后，哈希米要中国代表团首先致辞，并示意最好由我直接用英语讲，并说刘大年同志今日宣读论文也许太累了。我们商量一下，便答应了。由我代表外国代表团致谢词，然后他们本国外地代表，白沙瓦的Jaffer [ 贾弗 ] 代表西巴，达卡的Prof. Karim代表东巴，分别致谢词。大学校长Leureashi致辞。年会主席西迪基教授及秘书长哈希米教授致辞，史学会会长Rabam和秘书长哈克致辞，即行散会，已10时余矣。归途经闹市时，有伊斯兰教徒，赤膊自击，以现已为苦难节（Mureahum）及纪念Iran Heacm（先知之孙之死难也）。

5月10日 星期一

今天游览参观，晨6时半，即由旅馆出发。抵卡拉奇大学，遇及哈希米教授，即在餐厅中大家一起用早点。前次在机场迎接我们的Mr. Abdul Rahman [ 阿卜杜拉·拉赫曼先生 ] 亦在用餐。据云，今晨他要到机场去送一些代表离此回去。约8时半始出发，西迪基教授与大年同志坐在一辆大吉普车的前面，我与哈希米教授等坐在后面，车子至Maliri时入国道大路，车子稍停，我们坐在后面觉得还不及大汽车舒服，便改乘后者。吉普车中只剩下坐在司机旁边的西迪基教授与大年同志，语言不通，一个看报，一个看风景，离卡拉奇约38英里处，道右有一指路牌“To Bhambhone Excavation 2miles [ 至Bhambhone发掘区2英里 ]”，我们折入边路，不久即达Bhambhone博物馆。四壁有陈列柜，时已近10时半。怕中午天热，我们便先去参观发掘地点。由Mr. Sharif [ 谢里夫先生 ] 引导，墙北有工场区，掘到过制玻璃、制陶器工场。由北城墙进去。城墙结构，可以看出Islamic Period [ 伊斯兰时代 ] 中的四期建筑。由新堆砌的石级，越城而入，至东北隅，有揭露的房子

四座。从这里可以看到城外东北边的大湖，为城中居民饮水所依赖，由北门外有石级直达湖畔。我们又到城中心区，有揭露出的礼拜寺，据闻曾掘到阿拉伯文石刻，知为8世纪初的建筑，后来曾经重修过。城中心区又有一房，石墙涂以石灰，现加盖房顶及铁丝网，加以保护。又出南门，循石级而下，有码头，紧靠小河。据谢里夫先生云，此小河水盛时，现今仍有人乘小船依河前来此间参观。水盛时，大湖与河水相通。此时参观团催促回去。我们乃拍了几张照片，返至博物馆。有一陈列柜以表示发掘情况，正在布置。此外北壁的陈列柜，为Scythian-parthion [斯基泰—帕提亚] 的红色打光陶器。Hindu Baddhist Period [印度佛教时代] 的彩陶及印花陶，东壁下为阿拉伯文石刻，南壁为第一期遗物 (Imitation Persian Ware [仿波斯器皿])，第二期 Mottled glazed Ware [杂色釉器皿]，中国瓷片以越窑式青瓷为最多，有白瓷片二片，又有白瓷片贴褐色印花一片 (湖南长沙铜官窑)，青瓷罐有一修补好的，上划一“本”字。我们出来乘车，向Tatta前行Tatta离卡拉奇63英里，抵该地的Intermediate College [传媒学院] 时已12时许，稍憩，即赴Makli山，离校不过一两英里。我们乘吉普车抵南端一群，经Isakhan Taskhan the younger陵墓时，以该处正在修理，未能进内。乃决定前行至中部一群，Ibashn Khan陵墓较完整，为砖结构，镶嵌瓷砖。再前行为一近代建筑之清真寺，脱鞋进内参观，Salir . Gauri 等在一处，拍了几张照片。据闻此间离北群尚远，不通汽车，步行来回须1小时余，故乘吉普车返至南群，此时Isakhan Tarkhan the younger陵墓已交涉好，开门让我们进去，此为石结构，为二层，可以拾级而登，壁柱皆雕刻细花。哈希米教授陪我们一起参观，又至附近之Shurbu陵墓，规模较小，为砖结构，镶嵌瓷砖。出来后，即返Tatta学院，已1时余，乃进午餐。刘、成二同志没有出去，与西迪基教授闲谈。彼谓本亦不拟前来，为陪我们中国代表团才前来。餐后进城，参观Jami Masji清真寺，乃Shah Jahan于1644年所建，亦为砖结构，但嵌镶有蓝色花纹的瓷砖很多，故颇美观。又有回声设计，据云一处唱经，全所皆可听见。现下正在修理中。出来后，循原途返卡拉奇大学，雇汽车进城。晚间算账后，搬出大都会旅馆，搬入Drigh路的大使馆招待所，服务员常同志告诉我们，一般不能随便外出，可在招待所中玩。外出时可叫使馆汽车来。此处离机场颇近，Drigh路又为通机场的要道，故汽车声及飞机声，时扰人睡。

5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周保瑞秘书来，商谈今后几天计划。乃赴史学会，访哈克博士，谈游览计划，拟赴摩亨佐达罗，惟车子不方便，刘大年同志拟作罢论，我亦同意，但彼谓你们一定要去，尤其是搞考古的非去不可。彼托Globe旅行社代为安排，后又谈及他自己访华计划，希望我们代为设法。其夫人亦出来相见，并用茶点，然后拍了几张照片。出来后至Globe旅行社，商谈车次，因为此间旅行，现下太热，须坐有冷气设备的车厢。打听清楚后，乃赴大使馆，告诉周秘书，周秘书主张改与另一与使馆有往来的旅行社，委托办理。下午又赴使馆，此间夏季办公时间为9：00—13：30。哈希米教授及Dr．Rais来拜访，并送来铜盘及花瓶，作为礼品，4：30来，约5时余始去。6时许，乌尔都语学院院长M．A．Rahim〔拉希姆博士〕来，彼为退伍中校，办此学院，试用乌尔都语教学，以便推广经验，彼正从事Harsha〔戒日王〕时代的研究，对于《玄奘传》兴趣很大。谈至7时许始去，我们也返招待所。

5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赴大使馆，向丁国钰大使汇报情况，并请指示。由刘大年同志汇报，然后我与成同志补充，周保瑞同志谓我们这次接触较多，能满足当地人的要求，不辞辛苦，所以反应很不错。丁大使谓此次我们支持史学会，派人参加，他们很高兴，借此可以宣传我们的观点，并增进友谊。对于代表团工作，亦颇赞许，关于贺词的删去反美字句，是因为有此必要，希望今后仍能派代表来参加他们的年会，袁心湖参赞表示没有什么意见。使馆出来，我们本想到此间市场购物，因为今日是苦难节（Marraham）的正日（Ashura），商店都闭门休息，我们由Invarity路，经Semerset街、Bleukin街，此间有中国饭店A．B．C，据云卡拉奇有华侨200余人，其中颇多牙医。此间热闹街市，使馆中人称之为王府井大街，其旁有一市场（Bazar），则称之为东安市场。我们返招待所，下午在家，与大年同志商量“总结”的草拟问题。谈了一会儿后，史林峰参赞来，见我们这个房间靠近大街，乃让我们搬入一较僻静的房间

（设备亦较好，有冷气及蚊帐），坐谈一会儿始告辞而去。这是由于上午大年同志向大使说过晚上吵得不能入睡，所以大使让参赞来看一下，以便照顾。晚间使馆来电话，关于明天的日程，已代为安排，决定分头活动，大年同志去Hyderabad in Sind [ 信德省的海得拉巴 ]，我去摩亨佐达罗。晚间补记这三天的日记。

5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原赴银行取款，由于时间关系，便先赴卡拉奇大学的Dept. of General History [ 普通历史系 ]，由拉希姆博士招待，系伦敦大学毕业，著有*Social History of aengali* [ 《孟加拉社会史》 ] 等书，讲师有连日常见面之Dr. Raess及Dr. A. H. Hizra（考古学讲师，亦伦大毕业，曾在Hansford [ 韩斯福 ] 手下研究中国玉器），知该系学生约七十余人，54%为女生，人数不及伊斯兰历史系之多（后者有130人左右），谈至10时许，乃至讲堂，与该系师生见面，约50—60人，由大年同志介绍我国史学界及历史教学情况，并说明我国史学特征是为政治服务，不脱离现实，但仍追求真理。又有学生提出中巴关系考古学上有何证据，乃由我作答，时已近11时，乃由拉希姆博士作结束语，至草坪上照。出来后，至史学会，向哈克博士告辞，他的夫人上课去了，没有在家，乃由他代送料子、镯子两对及木雕骆驼一件。告辞出来，返招待所进午餐。午后分二组进行活动：2时余，我与成若愚同志赴摩亨佐达罗；3时余，大年同志与李承增秘书赴信德省的海得拉巴。

因为天气较热，我们乘坐的火车，有冷气设备，车行约8小时，抵摩亨佐达罗，即从前的Dokri车站，车站离Dokri村镇约2英里，离摩亨佐达罗约6英里。下车后，招待所有人来接，时夜间已11时许。坐Tonga [ 轻便双轮马车 ] 约行1小时半抵Mohenjodaro Rest House [ 摩亨佐达罗招待所 ]，此间很热，我们便睡在屋顶上，有蚊帐以避蚊。倦极上床后即睡着了。

5月14日 星期五



晨间6时许即醒，由Mohel，Waris Abro引我们去见此间负责人Tarswir Husain Hanili，知其日内即调任赴Lahore Fort [拉合尔要塞]。据云，去冬有美国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 大学Prof. Dale [戴尔教授] 等与巴合作，在此间发掘三个月（11、12、1），雇工人最多时达200人，每月每人工资5卢比。此间清晨较清凉，乃由Mr. Abro陪我们参观遗址，经博物馆（1960年修盖），即是遗址西部的废塔，走近时，有一“重要遗迹保护牌”，依古物保护法（1904），如有破坏古物，罚款在五千卢比以内，刑期三个月。至SD区，乃1922—1928年斯提克主持发掘者，废塔之西有“College”（僧院），周围有砖柱及中央有天井，它的西边有一街道，街西的房屋中有以砖砌地的小浴室，附近又有水井，亦以砖镶边，西南为大浴室（Great Bath），现正在修理复原，以新砖替换旧砖，仍以柏油粘合，以求不漏水，浴池长阔39×23英尺，深8尺，两端有阶梯，周围有小室为更衣所，大浴室之西为仓库，我们东行，登废塔处，为土坯所砌，仅残留基座，南行为L. 区，乃1926—1927年Dhama所发掘，有一处有砖方柱四行，为一大厅，更东南行，有厚墙及碉堡，当为防御工程，时已近7时半，我们乃返招待所。用早餐，餐后又继续参观，至东部最南端，西南一角，有铁丝网围绕去冬新发掘地点，标牌“New Excavation [新的发掘]”“No Photograph [不准照相]”，除揭露房屋及水井外，主要是揭露出这里有城墙一段。我们转而北行，参观HR区，有牌指示，系1922—1926 H. Hargreaves [哈格里夫斯] 所发掘，沿First Street [第一大街] 北行，两侧有小巷，住宅的门多开向小巷，皆为砖砌，有的有梯可上达楼上。临街之墙有穴，可外泄垃圾于街上的垃圾坞中，大街宽约30英尺，有下水道，路西一房屋中，据云发掘时有13架人骨，可能为城市被毁时所残杀。稍北的东面一小巷，为“Deadmom lane”，也曾发现于残杀于巷中的尸身，北面为VS区，乃Vats于1923—1927年所发掘，仅在第一大街之西发掘出一些房子，更北行为DK区，乃1923—1931年所掘，用以纪念Dikshit。这一区也保存较好，发掘地点主要在第一大街的西边，一些小巷也都加上巷名，如Low lane [低巷]、Crooked lane [弯巷]、Fore lane [前巷] 等。在低巷与Central St. [中央大街] 转角处，有一小室，据云或为守夜者所居。这里有较大的房子，可能为宫殿遗址。有一处砖墙外表尚保留有石灰一层。这区的西北，有一遗址，前有一大天井，可能为庙宇或会议处。这一区与VS区，常有水井砖壁，高

出地面，犹如烟囱（有些可能是由楼上开口的）。游览至此，已近10时半，天气已热，我们乃返博物馆。博物馆楼下南北壁无墙，仅放置几个大瓮和一些模型，陈列室在楼上。楼下的墙壁上堆塑神牛、大象、地形图等，并嵌有一奠基石，知为1960年所建。楼上陈列室的陈列柜，都靠在墙壁，利用天然采光。上楼后，对面墙上即挂悬有大幅油画，为意大利画家Gasoli（？）所绘摩亨佐达罗当年盛时人物熙熙攘攘往来的情景。陈列柜有索安文化早期旧石器，Sukkur-Rehri的晚期旧石器，Koroiji及Amri的Pre-Indus [ 先印度河文化 ]，但主要是本地出土品，陶器、石刻、铜器、印章、陶制玩具、首饰等，最后则以当时车船、首饰、陶器与现今此地民间所用的相比较，以表示文化的继承。11时半闭馆（下午3时至5时开馆），返招待所休息，午餐后稍作午睡。下午4时余，再赴遗址附近Stupa [ 窣堵波 ] 一游，此时天阴欲雨，乃返舍。旋至馆长T. H. Hanidi处，送他一些礼物（杭州丝锦、敦煌彩塑图片），他招待我们喝茶，有邮局分局长及考古局一位摄影师，一起闲谈。告辞出来后，又至遗址DK区一游，天渐阴暗，景物萧条，遗址断垣残壁，都在阴影中，返舍，晚餐后，卧床稍憩，11时许来马车，乃动身赴火车站。因为招待所中蚊子多而且又热，所以我们赶到车站，夜半3时许始搭上火车，即在车子中入睡。

## 5月15日 星期六

虽是乘坐有冷气设施的火车，但仍炎热，开了电风扇，仍是感觉到热风阵阵，后来10时许乘务员上来，把冷气打开，才觉得凉快一些。11时许抵卡拉奇，使馆周保瑞同志来接，即赴使馆，遇及刘大年同志，昨晚由信德省的海得拉巴归来，今晨已取出钱款。返招待所，提前用午餐，饭后赴飞机场，史林峰参赞及周秘书来送。成若愚同志陪我们一起赴西北，二时一刻起飞，4时10分抵Rawalpindi [ 拉瓦尔品第 ]。考古局有一行政科长同机前来，所以与他一起，乘上考古局的吉普车，F. A. 汗亦因公出差在此间，一起搭车赴Taxila [ 坦叉始罗 ] 宾馆，车行约1时许抵达。即下榻该馆，在Bhrir护堤故址的北面。宾馆之旁为图书馆及博物馆，庭院中种植橘树等，环境幽静，闻为独立前所建，而近年又有增筑和翻新。寝室附有浴室，并有冷气设备。晚餐后闲谈，F. A. 汗

说，将草拟长期考古发掘计划。此间馆长为Ishtiaq M. 汗，为哈佛大学硕士，闻将调往卡拉奇局内工作。饭后洗澡即睡。

5月16日 星期日

晨间与F. A. 汗局长等一同用餐后。10时半，由博物馆长I. M. 汗陪同参观附近古迹。这一带，Sir. John Marshall [ 约翰·马歇尔爵士 ] 于1913—1934年间从事发掘，1951年出版发掘报告三巨册。1944—1945年又曾在Sirkap [ 锡尔开普 ] 故城再做发掘。现下无工作，有公路联络各重要遗迹。我们先赴Jaulian寺院故址，离宾馆约4英里。抵山麓，拾级而登，高出平原约300尺。下望Tamre Nala和Lundi Nala两河谷，颇为丰沃。据云Ayub Khan [ 阿尤布·汗 ] 总统的庄园即在这里，由其弟经营。春间陈毅副总理访拉瓦尔品第曾来坦叉始罗参观，至博物馆及锡尔开普故城二处。但未登山。我们到Jaulian僧伽蓝，有二塔院，分别置于上下二层台地上。下院有小塔五。上院有一中心大塔，周围有小塔及佛龕，尚残留有塑像，为晚期犍陀罗艺术的代表作，有的还有佉卢文铭文，为供奉人所题刻者。为了保护塑像，上盖屋顶。我们登上屋顶，大塔顶部露出塔院。塔院的东面为僧院，有29间僧房环绕一天井。天井中有一浴室，每僧房中有壁龕以放置什物。有石梯，当时可能为二层。更东为会堂、食堂、厨房及浴室，下来后至Sirsukh [ 锡尔苏克 ] 故城，仅一观其东南角的石砌城墙，乃公元2世纪时贵霜期所建置，为最后（第三）一城。这城中为农田，故未能大规模发掘。我们又赴Jaudial遗址，在锡尔开普故城北门外，因为时间关系，F. A. 汗要于10时进城使用吉普车，所以我们只参观了Jandial C. 系希腊式寺庙，前殿有石柱，正殿后壁有台座，但无佛像，可能为祆教的拜火坛。后面有石级为梯，可能上登楼上（或一高耸的望楼）。四周为围墙，但有平地直上的大窗门，有类希腊式庙宇的柱廊（约翰·马歇尔爵士以为公元1世纪 Bactrian Greek [ 大夏希腊人 ] 所筑，但东巴的Dr. Nazimuddin Ahmad [ 纳齐姆丁·艾哈迈德 ] 以为与Jaudial A. B. D相同，亦公元3世纪物）。南行约半英里，为第二古城锡尔开普，车子停于北门外。进北门南北大街之西，有一探方，发掘较深，显示：（1）Pre-Greek [ 前希腊 ] ；（2）Bactrian Greek [ 大夏希腊 ] ，Greek [ 希腊 ] （190B.

C. —90B. C. ) ; ( 3 ) Saka [ 塞种 ] ( 90B. C. —25 A. D. ) ; ( 4 ) Late Saka and Parthian [ 晚期塞种和帕提亚 ( 安息 ) ] ( 30—60A. D. ) ; ( 5 ) Kushān [ 贵霜 ] ( After 60 A. D. ) 。现下揭露的部分为南北大街约2000英尺的沿街两侧房屋，多为石砌，主要是晚期塞种和帕提亚时代建筑，我们参观了街东的一座凸背庙寺 ( Apsidul Temple ) ，为一佛寺，前庭有左右两塔，现仅存的基部痕迹，中部台基长方形，后面为圆形室，向后凸出。可能原本有一塔，现已无存。全部有走廊环绕，为礼拜者巡礼的行道 ( Pradakshina ) 。据云其后面的僧房中曾发现一批金银首饰，现存坦叉始罗博物馆。更南行不远，为一小塔院，台座方形，周围有浮雕，表现Corinth [ 科林斯 ] 式石柱，柱间有佛龕，龕顶有双头鹰，故称之为Shrine of the Double Headed Eagle [ 双头鹰神龕 ] 。更南有皇宫遗址，以时间关系，没有去看。沿街多为店铺，但没有门的痕迹，不知何故，各房间也没有门的痕迹，有的沿街有阶级。出北城门后，乘车返博物馆，已是10时许。乃参观博物馆，是平房，中间有Mohra Moradu出土的石塔模型。其旁有一附近地形图的立体模型。陈列品以此间出土的Gandhara [ 犍陀罗 ] 雕刻 ( 石刻及塑像 ) 为最精彩，亦有各塔座中发现的舍利瓶及舍利子，锡尔开普古城发现的陶器及什物、古币。另有一室，陈列珍宝。参观至11时余，乃返宾馆。由宾馆后面，向东北望，可以看到Kunala塔，在锡尔开普古城东南的山半。便是《大唐西域记》所说的坦叉始罗城 ( Sirsukh ) ，东南的南山上的Kurrala ( 构浪拏太子 ) 旋眼处。据云另有二处，亦为《大唐西域记》所提到，一处为城北十二或十三里的月光菩萨断头惠施处所立的塔，在今坦叉始罗古城西北十余里的Bhallar Stupa，另一处为Dharmarajika [ 法王寺 ] 僧伽蓝 ( 但查《大唐西域记》，未提及此僧伽蓝 ) 。我们稍憩后午餐，F. A. 汗在城中未返，新任馆长Saifur Rahman Dar [ 赛义夫·拉赫曼·达尔 ] ，为卡拉奇人，刚由Harappa [ 哈拉帕 ] 调来，离任的馆长I. M. 汗替我们介绍。饭后稍憩，我和成同志由I. M. 汗作陪，又往游法王寺。由招待所向东南行，转而向东，约行2英里，越过一河滩，即抵其地，为此间规模最大的僧伽蓝。中央大塔，基部保存尚佳，残留有石刻装饰。周围小塔很多。其南的J - 1塔，基部周壁还保存有塑像，现上面盖以屋顶。至大塔东面一观，出来后北行，至北面的僧伽蓝，为二期的建筑，早期规模很大，环绕天井 ( Court G ) ，每边约僧房13间 (  $13 \times 4 = 52$  ) ，约公元1世纪，后期缩

建，仅在小天井（Court H）4边共19间。其东南另一后期僧院（Court J），发掘时尚发现被杀僧尼的尸骨四具，乃公元5世纪时嚧哒入侵时所毁也。至大塔西北边，有一水池，其东的二小塔间尚残留有佛像。绕至大塔西边，有一前面长方形后庙塔殿八角形之殿。出来后，又乘车，归途顺便至Bhir Mound古城参观，此为北间最早的城，城垣为土筑而非石砌。揭露地区仅城的中心一部分，房屋残垣断壁尚有保存，街道不及锡尔开普整齐，乃出于自然发展而非有意规划的城市，最早为公元前5—6世纪波斯Achaemenid [ 阿契美尼德 ] 时代，其次为Alexander [ 亚历山大 ] 东征（4世纪B.C.），现下所揭露者多为孔雀王朝（第3世纪B.C.）时建筑遗迹，更上层的属于孔雀王朝以后时代，所残留不多。我们返招待所，乃出发赴拉瓦尔品第机场，途经教育部，进去与考古局长F.A. Khun告辞，并遇及教育部副秘书长。告辞后，I.M. 汗及S. 拉赫曼送至机场，4时45分起飞，5时25分即抵白沙瓦，考古系主任达尼教授，及历史学系主任Dr. Munaweera Khan [ 穆纳维尔·汗博士 ] 来机场迎接，谓已得校长同意，将作为学校贵宾招待。迎我们到校中宾馆（Guest House），即在校长住宅之旁。考古学系讲师（Senior Lecturer）Mr. F.A. Durrani [ 杜拉尼先生 ] 作陪。稍憩间，闻校长不在家，乃先赴达尼教授家，送去礼品，在他的宿舍前草地前稍坐。他的太太带着孩子进城了，天渐黑，乃返宾馆。

5月17日 星期一

晨间由杜拉尼陪同赴考古学系，晤及达尼教授，一起至校长办公室，拜会副校长M. Ali [ 阿里 ]，乃法律学专家，曾任法学院院长，送给他礼品，并寒暄几句，然后告辞出来。由杜拉尼先生陪同进城，参观白沙瓦博物馆。旧馆长M. H. Shakur已退休，现由白沙瓦档案处主任Prof. S. M. Jafar [ 加法尔教授 ] 接任，在卡拉奇年会上曾碰到。此次接待很是殷勤，送了我们许多书，其中有许多是他的关于历史哲学和档案管理方面的著作。他表示希望能被邀请访华。喝茶后，由副馆长M. Amin Jan [ 阿明·贾恩 ] 陪同参观。楼下全部为佛教时代古物，进门处即有与人等高的两件石刻佛像，为典型的犍陀罗艺术。佛教石刻很多，与坦叉始罗博物馆可以媲美。其中有1908年白沙瓦城东塔内出土的

有名的舍利匣，盖上有一佛二菩萨的立体像，匣周有浮雕及铭刻。最近曾由不列颠博物馆代为去锈修复。古币亦不少。石刻主要是由附近的Takht-I-Bhai僧院和Sahr-i-Bahlol（1907年发掘）古城二处出土的。前者有一模型。楼上为中古以后伊斯兰时代物及独立后纪念文物。又有边区Kafirstan〔卡菲里斯坦〕土著于墓上所立的木刻人像一批。这时杜拉尼先生的一位同事来说，赴Khyber途径要拿护照去游览局办手续，并建议是否可以不去，我们只好匆匆离开。我对楼上陈列未曾细观，即乘车赴游览局。据云，经办人员不在，不能办理手续，今天下午不能前去，则只好作罢。返宾馆，校长为我们设宴招待，除了校中的系主任及教授之外，还请了外面的人士参加，一共20余人，包括一位暑假派往我国学习中国语文的学生。来宾中有前驻日本、印尼、德国大使马立克（Malik）和法院院长某氏。宴会散后，我与达尼教授商量，决定下午由杜拉尼先生作陪，参观他们的发掘地点Charsada〔贾尔瑟达〕遗址的Shaikhan Dheri故址。（法显《佛国记》：“自键陀卫国南行四日到蒂楼沙国”，四日即竺教四瑜幡郡，足立计算，恰为18英里。《大唐西域记》谓在后者东北五十余里，亦相差不远，所差18英里。）。大年同志和历史系主任谈，本来想在历史系作一次报告，但是学生正在温课准备考试，上次来此的报告，似乎不适合他们的要求，所以穆纳维尔·汗博士不开口，只好作罢。午睡后，我与杜拉尼先生一起出发，刘、成二同志留在宾馆休息。另有考古学系讲师（去年研究班毕业）Abdur Rehmen〔阿卜杜勒·拉赫曼〕陪我一起，前往贾尔瑟达。途径Bala Hissar堡垒的西北，这一堡垒相传为1519年莫卧儿王朝Bala大帝年建，后经锡克人及英人改建。东北行，经Kabul河和Swat河，约行18英里，越Jinde河上的桥，即抵贾尔瑟达小镇。由大路西折入小路，车停在Jinde河东岸，我们过渡到西岸去。现下河水较深阔，有水牛在河中洗澡。由河这一面可以看到Bala Hissar古城址，高出周围平地颇高，为此地最早之城址，曾于1958年发掘，报告已出版，乃始于公元前6世纪，亚历山大东征键陀罗，即是此城。公元前1世纪时，转移于其北的Shaihan Dheri。后者亦稍高起成丘墟，但不及前者之高。1963—1964年此间大学考古学系在此发掘。工地指挥即为杜拉尼先生，而达尼教授不过每星期去一次视察而已。杜拉尼先生引导我参观发掘地点，凡三区。我们由大概是原来的东门进去（城垣痕迹不太清楚）。先至西区，发掘的面积较大，有贵霜时代的房屋残迹，其中一处为佛龕，曾被焚

毁，故保留下被火焚过的舍利小塔，有佉卢文铭文，知施主名字。北区为一狭长的探沟，乃用以确定：（1）南北大街，（2）地层年代，知大概建于119B.C. Indo-Bactrian [ 印度-大夏 ] 时，而放弃于A.D. 150年左右。东南区发掘地在城的中心，发现有Menander [ 米南德 ] 王的金币（约163B.C.），为此城中所发现最早可定年代之物。这些发掘区探沟四周都有铁丝网围绕，我的西装裤子便是不慎被网上铁刺所钩破的。我们又南行，登一塔址之巅，可以南望Bala Hissar古城，而Jinde河东的第三个古城Rajar废址亦可以望见。此塔址规模颇大，发掘队想今后加以发掘，以为可以获得雕刻。下来后，到发掘队工作房间前庭院中稍坐，喝些冷水。有土坯建筑的房子数间，村人代为看守。据云，雇用工人约百余人，工资每天2.5卢比，较摩亨佐达罗为便宜；学生20余人，则宿于帐篷中，每年约10月至1月可以工作。我们出来后，至河边渡回东岸，即赶回白沙瓦。抵校时，已7时余，达尼教授已来宾馆，邀请刘、成二同志赴其家晚餐，路上遇及，嘱我即来。我返宾馆换衣服后即赴其家，其夫人及一女三子皆出见。少顷，有森林学院博物馆某氏夫妇来。后来，有历史系主任穆纳维尔·汗博士，近代史教授杜拉尼先生，大学会计课主任，及拉合尔的Govt. College [ 政治学院 ] 历史系Prof. A. Hamid [ 哈米德教授 ] 一起用膳。冷食，巴基斯坦菜，大家围着一大桌站立着，一面谈一面吃，至9时余始散。

5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参观校舍，至考古学系，9—10时，由我对该系师生讲《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放幻灯片。有他系的教授（如历史系M. 汗博士，政治系一英籍女教师，及巴籍女博士），共约四五十人，由达尼教授致介绍辞及谢辞，讲后一起照相，并参观其实验室及标本室。返宾馆，午餐后稍憩，赴机场，达尼教授，M. 汗博士送行，2时起飞，3时50抵Lahore [ 拉合尔 ]，出机场，有Punjab [ 旁遮普 ] 大学历史系的汗先生（曾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和Mahdi [ 迈赫迪 ] 二人来迎接。据云，奉历史系主任拉希德教授之命来接。送我们到Hotel Ambassador [ 使节旅馆 ] 住下，大年同志住3号房间，我与成同志住11号房间，房间中有冷气设备，与室外相差颇大。拉希德教授因为有会，原说即来看我们，

后来改为明天。我们三人出来到Anarkali Market [ 阿纳卡里市场 ]。晚餐后，休息一会即睡。

5月19日 星期三

今天在拉合尔活动。晨间我理发，花了五个卢比。昨天招待我们的汗先生与拉希德教授来，稍谈后，接我们到他的新校舍去。在系主任办公室稍坐后，乃至另一室用茶，同时与该系同事见面座谈。该系共有八位教师，本国籍六人 [ 除了系主任及昨天迎接我们的两位外，还有曾来卡拉奇开会的Dr. Yar Mohammad [ 穆罕默德·汗博士 ]、Dr. Aijaz Qureshi [ 库雷希博士 ]，及一位教近代史的教员，外籍二人（一英，一美）]。陪我们的是本籍的六位，谈了一会儿，那位美籍教授Dr. John. G. Westover ( 韦斯托弗博士，美国Western Illinois Univ. , Macomb [ 西伊利诺斯州大学，马科姆 ] ) 攻军事史，在此间大学教国际关系史和美国史，乃Fulbright Professor [ 富布赖特教授 ]，即根据富布赖特法案来此教学一年，突然进入，问系主任他是否也要参加，系主任立刻替他介绍，他自己也连忙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朋友。”我们回答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朋友，但是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他接着说他自己喜欢中国菜，又说治历史依靠史料，才能得正确结论，否则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他又说他的，便不能得出结论。接谈约20分钟，对方始终紧张。大年同志怕成同志翻译不正确，这次遭遇战要打得好的，要我翻译，韦斯托弗要约请巴籍教员吃饭，忽向我们说，今晚有空否，想请你们吃晚饭。我们答以另有约会，婉加拒绝，后来听到他说二个月后要返国，大年同志说：“中国人民主张跟美国人民友好”，请他把这意思转告美国人民。他说：“很好，但希望东南亚的空气不要变得太热了。”大年同志说：“这不是我们的责任，这战事不是我们挑起的。”他不吭声了，主人也有点紧张，便提前宣布散会，请我们到系主任办公室去。与系主任拉希德教授一起乘车到城中旧校舍去，因为校长及其他校中行政部分，仍在旧城中。车中闲谈，知哈密德教授于6年前才由印度一伊斯兰大学回到巴基斯坦，说他在印度时（1950年左右）曾接到访华的邀请，因为他赴英，所以改由他的一位同事去了，那位同事返回后还写了一本书。又说这位韦斯托弗博士，对于美国政府的



政策，也并不完全同意，例如说美国参加朝鲜战事是愚蠢的，也不大赞成越南战事，观其意似为韦斯托弗博士辩护。抵旧校尚早，乃先赴历史研究所，从前为拉希德教授兼任所长，三四天以前由Dr. S. Razi Wasti 接任。后者由英国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来不久，其博士论文为 *Lord Minter and the National Movement in India* [ 印度封建领主铸币工（？）与民族运动 ]，已经出版。据云，此研究所有助理研究员两人，因为独立前的档案多被英国携回伦敦的印度局（India Office），所以研究资料缺乏，工作较为困难，拉希德教授送给我们一些小册子与画片。出来赴校园对过的Central Museum of Lahore [ 拉合尔中心博物馆 ]，由馆长Naim Hayat Qureshi [ 纳伊姆·哈亚特·库里希 ] 接待。中央厅陈列莫卧儿王朝的绘画，旁厅有犍陀罗雕刻，著名的骨瘦如柴的佛悟道像，即在该馆。有西藏喇嘛教曼荼罗画像数幅，又有新疆出土佛教遗物二陈列柜，乃借自新德里的国立博物馆者。因为副校长约见时间已到，乃匆匆一观，即行出来，至校长秘书室等候。副校长为Prof. Ahmad Hamid Khan [ 艾哈迈德·哈米德·汗教授 ]，乃英国文学史专家。我们赠送礼品，他请我们喝茶，有注册主任（Register）M. Bashir [ 贝希尔 ] 在座。少顷有此间前期大学校长Nazir Ahmad [ 纳泽尔·艾哈迈德 ] 亦来，一起座谈。问及中国大学如何采用本国语教授大学课程，以及中巴文化交流等问题。纳泽尔·艾哈迈德甚为热诚，一定邀我们到他的校中参观，他的学校去年已举行过创校百年纪念，为国内最古老之大学。参观物理系的原子物理实验室，由Dr. R. M. Chandra [ 钱德拉博士 ] 接待，乃剑桥大学1932年左右毕业生，据云当时同学有中国人Hou [ 侯 ]（？）乃仅有的两个亚洲学生。又参观图书馆、物理学系办公室，以时间不早了，我们提出结束参观，与之告辞，他送我们到他的学校与大学的隔墙缺口处始别。至历史研究所，与拉希德教授告辞，返使节旅馆。下午他们校中有会，借用他们的汽车自己去逛，先赴城的西北，参观Noar-Jehan陵墓，及Jahangir [ 查罕杰 ] 陵墓，要过一道河（Ravi River）。未过河前，即可遥望见查罕杰陵墓四角唱经楼的尖顶。先至Noar-Jehan陵墓，乃查罕杰的王后，1638年（相当于明崇祯十一年）卒，为一方形建筑，其葬室在地下；由看守人开锁揭门，拾级而下，以洋烛照明，为一大理石棺。拾级上来，闻前次白寿彝同志即在这地下室中丢失三十余卢比的钱包。不远处即为其夫查罕杰王陵，1627年卒，由其子Shah Jahan [ 沙·贾汗 ] 所建（后者为大兴土木之名王，印度

Agra [ 阿格拉 ] 的泰姬陵，即为沙·贾汗所建）。据云此墓花费百万卢比，以十年工夫始建成，占地55英亩。进大门后，为Dilamiz花园中央草地，四周游廊，右折过右首游廊的大门，即为陵园，亦为方形草地，越草地至陵墓，为一方形建筑，四角为唱经楼。墙上镶嵌细石，成各种花纹，甚为悦目，中央置大理石的石椁，刻雕花纹和铭文，并镶嵌色石。出来后，赴城东北的Shalimar花园。为沙·贾汗王于1641年所建，占地40英亩（240市亩）。现下进口处由Grand Trunk路进去，乃英国人所开辟，在最后最高的一台地背后。这一台地原为宫闱妇女所居，由此下行至中层台地，有一水池，池畔有二小方亭，倒影入池，景物动人。下至最低一层，亦有水池及喷水莲花，周围为树木，两侧有瓷砖镶嵌的门，为原来进园的大门。我们返至最高一台地，坐下来欣赏风景，喝橘子水。出来后，已是傍晚。饭后因为小成同志明日即返卡拉奇，大家一起谈谈这处旅行的心得及经验，交换一些意见，以便将来做总结时参考。

5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旁遮普大学历史系派汗先生（即剑桥留学者）和一位应届毕业的研究生Saif Khalid [ 赛义夫·哈立得 ] 一起来。我们至Nisbeth路的Research Society of Pakistan [ 巴基斯坦历史研究会 ] 访Dr . J . A . Ghauri（前在卡拉奇遇到过）。此即Dyal Singh [ 戴尔·辛格 ] 图书馆所在地，这是戴尔·辛格的私人图书馆，专藏关于印度教的书籍达5万册，独立后归公，但独立后这房屋曾作为难民收容所，故图书损失颇多，现下已收回者仍未及原有的1/7。1962年开馆，现仍在整理中，Gami托我们带书给周一良教授，因为1963年年会在拉合尔举行，周一良同志前来参加，与Gami相处颇熟也。出来后，赴Lahare Fort [ 拉合尔要塞 ] 参观，抵地后，汗先生有事告辞，托哈立得陪我们同游。城堡的进口处，墙壁上镶嵌彩油绘画人物、花卉的瓷砖。这是17世纪时Akbar [ 阿克巴 ] 大王开始建筑。哈立得见左右无人，便告诉我们说自己是巴共党员，曾作律师。并指着前面右侧一座房子，说他的同志某氏，即曾被囚于此，他作为辩护律师，曾来此房中探视过。我们没有表示什么态度，只是向他问一些问题。我们越过一些宫殿遗址，至Diwan . e . Am院东

南的办公室，遇到由摩亨佐达罗新调来的Taswin Husaim Havid [塔斯温·侯赛因·哈维迪]，据云F. A. 汗博士也在这里，原以为昨天下午我们便会来参观的，F. A. 汗博士和西巴考古主任Mohamad. Wali Ullah Khan [穆罕默德·瓦利·汗]都在下面等我们，可以派人陪我们参观。因为小成同志赶11时飞机赴卡拉奇，我们怕时间不够，所以很想自己自行参观。我们由御座殿 (Diwan-e-Am or Audience Hall)，在一大院一面，穿过这殿到Jahangir四合院，庭院中亦以水道水池相接连，但现下无水。北面的大寝殿 (Greater Sleeping Hall or Bari Khwabgah)，现作为武器馆，陈列有枪、炮、盔甲，还有一室，周悬英人所绘的英军侵略印度的战功图数幅。由武器馆出来后，穆罕默德·瓦利·汗 (瘦削，年纪不大，但留有胡须) 前来，自我介绍，并云Mr. F. A. 汗在西处一室等候我们，乃经小寝室 (Chhoti Khwahgah or the Lesser Sleeping Hall) 南面的庭院，至一室，F. A. 汗博士正坐在那里，与之握手谈几句，即匆匆告别。由穆罕默德·瓦利·汗陪我们西行参观，经一庭院子，即至八角院 (Sammon Burj)，北面为有名之镜厅 (Shish Mahal or Hall Mirrors)，以各种不规则形的小镜镶嵌四壁、上端及天花板。东首一小室，有门，闭上后，黑暗中以不同颜色手提电灯光反映上去，摇晃灯光，天花板上穹庐若群星烂灿。出来后，予以小费，W. U. 汗阻止之，令其不要接受。庭西为有名的Naulakhkha，屋顶作曲线，仿此间的竹竿屋顶，其内壁以各种半宝石镶嵌各种花卉纹，甚为精美，巴币1卢比的钞票上即为此一建筑图。此时已近10时，乃说明原因，与之告别。出象门 (Elephant's Gate, or Hathi pol)，又回到进口处。此时西南望，可以看到Badshahi礼拜堂屋顶三个洋葱形的大理石屋顶和四周的唱经楼。入礼拜堂大门，为一庭院，左侧为通往城堡的Alamgiri门，一称Aurangzeb，乃莫卧儿王朝最后一位名王Aurangzeb [奥朗则布] 所建，气魄雄伟，中央旗杆上飘摇着绿色的巴基斯坦国旗，右侧为礼拜寺，亦为奥朗则布王时，其大臣K. Koka于1674年所建。越庭院，拾级而登寺，须要脱鞋，但亦可加穿布鞋套，须给小费而已。礼拜寺前左侧为新建的Iqbal [伊克巴尔] 墓，乃该国近代诗人及思想家伊克巴尔的墓，因为时间不早了，我们匆匆离开此间，乘车送成同志至机场。看他办好手续进入候机室，我们乃返使节旅馆，哈立得陪我们返旅舍，一起用午餐，饭后陪我们到飞机场送行。自称做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已18年，现年36岁，家中有60英亩土地，拉合尔城中有房屋出租，财产收入

亦可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这次重新入学是受组织指派做学生运动。我们对他不表示态度，只说希望他工作顺利。他说，中巴友谊改进后，对他们工作也有方便。午餐后算账，知道所谓旁遮普大学招待，并不负担膳宿费，我们付了353.6卢比，飞机2：40起飞，6：10抵东巴，此间时间相差1小时，已是7：10，总领事郭静和副领事袁对松及东巴考古主任Dr. Nazimuddin Ahmad [ 纳齐姆丁·艾哈迈德博士 ]（中年人，颊上有一疤痕）来接，下榻Shahbagh旅馆。

5月21日 星期五

这次我们所住的Shahbagh旅馆的105号，便是大年同志1962年来此开会时所住的那一间，可谓巧合。今晨阅报，知昨晨（20日清晨）巴基斯坦PIA航空公司的波音式（Boeing）客机在开罗附近于降落前两分钟坠毁，死亡共122人，包括七名中国人员。晨间8时半N·艾哈迈德博士来，知其曾在伦敦大学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 考古学院 ] 获博士学位，论文即为Gandhara Art [ 犍陀罗艺术 ]，在Prof. K. de B. Codrington [ 科德林顿教授 ] 指导下写作。由他安排今天参观，明天访会友人。少顷袁对松同志亦来，一起先赴N·艾哈迈德博士的办公处，在Lalbagh Fort废堡中。在他的办公室中打电话与达卡大学联系。因为前星期这地区遭受空前风灾，死亡者达1200人以上，灾情严重，大学停课，学生前往灾区从事救济工作，接洽不上，乃先参观废堡Lalbagh Fort。此城堡乃奥朗则布王的王子Mohammad Azam [ 穆罕默德·阿扎姆 ] 为孟加拉总督时于1678年所建，现残存南北门及一些建筑物。其中有Pari Bibi墓，乃其后第二任总督Nawab Shaista汗的女儿之墓，建筑物系石结构，有Bihar [ 比哈尔 ] 来的玄武岩，Rajputana [ 拉其普他那 ] 的大理石和中印度的青灰色砂岩，为东巴所罕见，因为东部多为砖结构建筑。其后另有一礼拜寺，现不开放。我们又拾级而登南城墙，下临Buri Ganga [ 恒河 ]，原来即在滨河，现则临河数百米。城墙颇宽，又有马面突出，英国人曾于其上筑数栋房子作为警察局，前年始被拆掉。出来后，赴达卡博物馆，以今日礼拜五，为回教礼拜日，特提早闭馆也。这馆的馆长，自达尼教授调任白沙瓦大学后，现由他的学生Mr. M. Enamul Haque为副馆长，便住在达尼教授住过的馆旁一座房子中。

这馆是1914年成立，去年已是50周年，乃是当地公立的博物馆，政府亦加津贴，但非国立，故不属于教育部考古局。馆址不够，现正拟重新布置陈列，主要收藏品为东巴的雕刻，乃佛教神像或印度教神像，而以后者为多。其中，以Palas [ 帕拉 ] 王朝（750—1155A . D . ）为最多，石刻及砖雕都有，还有木雕的。后者有的来自Mainamati（在Comilla [ 库米拉 ] 县，独立后曾作发掘，N·艾哈迈德博士曾询问是否拟去参观，以距离过远，当日不能往返，故未去）。又有钱币（东印所铸中东钱币）、瓷器（17世纪）、武器、写本和档案等。有描绘19世纪初叶达卡苦难节巡礼图等二长幅（水彩画），近代乡村模型，及城中旧式街坊情况，象牙雕刻。出来后，返Shahbagh旅馆。午餐后休息，3：30总领事馆来车，我们三人乃赴New Market [ 新市场 ]，离旅馆不远，乃北京东安市场式的市场，有小街圆形一周，街两侧为小铺，我们买了些东西。出来后，又乘车经城中心的Jinnah路，大年同志说此间乞丐很多，我们没有下车，即返旅馆。

5月22日 星期六

晨间N·艾哈迈德博士来，邀我们到他家中，离旅馆不远，其夫人出来相见，我们送她杭州织锦。N·艾哈迈德博士打电话与达卡大学相联，其校长不得空，历史系主任病半身不遂，今夏即退休，学校仍以救济风灾停课中。与在卡拉奇遇到的历史系教师Dr . Abdul Karim [ 阿卜杜勒·卡里姆博士 ] 约定，11时在达卡博物馆会晤。又约定伊斯兰研究所所长（Director of the Academy of Islamic Studies）Abul Hashim [ 阿布·哈希姆 ] 到他家中拜访，当即与总领事馆袁对松副领事联系，约定即在哈希姆家中一起会谈。其人在东巴伊斯兰世界颇有势力，乃真纳（Jinnah）生前的好友。N·艾哈迈德博士与我们一起到阿布·哈希姆家中，其人将近70岁，眼力已坏。我们进去时，他正作祷告毕，叫我们稍坐，他进去更衣。后来一谈起，他还记得三年前大年同志来访他，那时苏修的加富力夫也在座。他还拿出大年同志前次所送的漆烟盒。他一开口便说，你们恐怕还不知道，巴政府的改变对华政策，是由我在最高决策会议上提出中巴友好以对抗印度，阿尤布·汗采纳了我的意见。大年同志说，印巴的纠纷是由于印度反动政府的过失，不是印度人民不好。他

连忙说，你不了解印度的人民，印度的人民即不是好东西，印度教的阶级分别很严，他们以优秀民族自居，实则他们值不得一击，我们巴军，一个可对他们十人，这次Rann of Kutch [库奇兰恩]的战事可以为证。又说，希望中国与日本携手友好，亚洲人民共同反帝，便可以把帝国主义赶出亚洲。他讲的话很多，几乎容不了别人插嘴，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已与别人约好在达卡博物馆见面，所以只好告辞。至博物馆，Mr. M. Enancl Haque及阿布·哈希姆都在那里，我们谈了一会儿，送了他们一些礼品。他们也送我们一些书，然后返Shahbagh旅馆。N. 艾哈迈德博士问我们下午是否还要到那儿参观。因为郭静总领事约我们今天晚餐，所以我们便与他告别，说下午在家不出去了。午睡后算清账目，此间双房间带饭，每天双人90卢比。袁对松同志来，我们一起赴总领事馆，郭静总领事为飞机失事人员吊丧去了（东巴总督的大儿子及新闻界人物），他的夫人及袁对松副领事一起闲谈一会儿，郭静总领事回来，天已傍晚，乃出室外，坐在草地旁的椅子上，大年同志略谈国内情况，及最近的政治报告。后来到餐厅用餐，是中国菜，但今天没有买到猪肉。饭后稍憩，我们便去睡了。天热又多蚊，我们虽用蚊帐，然睡不好。1时许即起身，前往飞机场，抵机场时已2时许，卡拉奇来机已到站。中国乘客有乒乓球选手徐寅生、张燮林、郑敏之等及教练容国团，又有驻巴大使馆朱汉民参赞调职返国，此外还有亚非代表团在加纳开会归来（廖承志同志等赴英国，没有来），日本代表西园寺公一等都在一起，坐在候机室中闲谈。郭静总领事夫妇及袁对松同志皆来相送，另有一位同志帮助我们办理行李手续及出境护照等。飞机至3：05分始起飞。登机时，与郭静总领事等握手告别，巴基斯坦之行告一结束矣。起飞后，下望地面，灯光点点若繁星，即最后之一瞥。

5月23日 星期日

清晨3：05由东巴达卡起飞，约飞3小时，6时许抵广州机场。但以两地时间相差，广州已为晨间8时。飞经云南境内时见群山起伏，下机在候机室稍憩，护照即被收走。朱汉民参赞夫妇即在广州下机稍住几天，故与之握别。9时余由广州起飞，11时许抵上海。下望江南乡村，田畴纵横，河流湖泊错综其间，颇为壮观。上海下机后，办海关行李检

验手续，才发现我们的两件在广州卸下了，广州已有来电，他们答应直接运至北京提取。因为中航机较小，今天由沪赴京，乘客较多，我们是因公，且仅二人，所以办了手续，12：45可起飞。大年同志打电话到北京。午餐后不久即上飞机，3时许抵北京，联络处宋守礼处长及李同志，牛兆勋副所长，张岱海同志，楷、炎二儿及大年同志的孩子，都来迎接我们。将行李事交代清楚，托他们运到后即通知我们，乃乘车返家。今日星期，秀君陪着小晴孙女在家，听说素琴儿于9日来京，仅住一宿即赴通辽。晚餐后楷儿返校，步青甥来，闻因为在东城美术馆对面工作，借住自家，已三星期。因为朝鲜考古代表团队金锡亨团长等五位，今天中午来京，后天即赴东北，晚间在前门全聚德设宴招待。朝方共11位，我方则有张友渔、李长路，所中牛兆勋、安志敏、王仲殊诸同志，共两桌。餐时，由我致欢迎辞，金锡亨等同志致谢辞。翻阅最近二十来天的《人民日报》。

5月24日 星期一

今晨8时许始起床，旅行颇为疲倦。下午赴所，牛兆勋同志曾与金锡亨同志谈过，明天领导小组开会。晚间与秀君偕往访胡厚宣同志夫妇，在他那儿坐了一会儿。

5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部，参加东北考古小组会议，有文化部李长路同志及对外文委张映吾同志等，张友渔同志主持，牛兆勋同志汇报明天谈话内容，主要是古物分配问题，谈了一些原则。散会后我赴北京饭店，与刘思慕同志会齐，一起到协和医院会晤美国黑人韩顿夫妇，系学部负责招待。刘思慕同志赴沪接来。因刘明天离家赴阿尔及利亚，所以学部要我接他的工作，寒暄一会儿，已近中午，乃告辞出来。下午在家，草拟赴巴工作的总结第一部分（经过），第二部分由大年同志负责。并清算账目。贺昌群同志来谈（晚间贺同志以心脏病重发，急诊进医院）。晚6时半赴所，参加所中党支委会，因为牛兆勋同志明天便离京赴东北了。

5月26日 星期三

今天行李才送到。上午在家整理东西。下午赴波纬服装店做西裤。又赴所，与大年同志交换对于总结的看法，他的部分已打印出，乃互相商谈一会，即托大年同志负责整理定稿。晚间赴北京站，送东北考古队起程，车子8时开行。

5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至人事科阅最近文件，又至编辑室询问最近稿件情况。下午赴所有法籍的黑人夫人来所访问。返家补记日记。

5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原定在学部党组上汇报工作，因故延期举行。补记日记。下午3时赴北京饭店，偕同吴同志至协和医院探视韩顿夫妇，适他要到牙科治疗，匆匆数语后他便与吴同志进去了。与韩顿夫人谈了1小时，已近4时，乃先告辞出来。返家后，至颜闾、罗尔纲同志处闲谈。晚间至东安市场购物，无意中碰到同乡刘子植先生，在茶馆中闲谈，知道他的弟弟刘叔扬已于前年去世。

5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参加学部中心小组学习，谈参观“四清”展览的感想，后由潘梓年同志谈参加襄阳的社教工作两个月的心得。下午赴所，至图书室了解最近工作情况。佟柱臣同志来谈撰写反修文章的进行情况。陈梦家同志谈西安出土银锭事，他正在写《唐宋元明银锭考》一文。杨泓同志送来《考古》第6期校样及几篇待决定的文章。下班后，赴邮局领取志清媳寄来给小晴做衣服的布一包。



5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将游巴日记全部补记完毕。这次因为事忙，没有像前年游日时每天都能记毕。离巴时，只记到5月14日，中途而止。记毕后，松了一口气。下午偕秀君携小晴，赴东安市场儿童商店临时售货处及百货大楼，为小晴购衣帽，因为后天便是“六一”儿童节了。楷儿由校中来，赶到东安市场，送来星期天开家长会的通知。晚间牛兆勋同志由沈阳来长途电话，关于东北队事。

5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秀君送小晴赴托儿所。我到学部联络处，将昨天牛兆勋同志电话的意见转告诉他，又将赴巴账目交给联络处。返家，续阅马歇尔《坦叉始罗游览指南》（pp. 1—187）。下午赴所，将牛兆勋同志电话大意转告王仲殊同志。与靳主任商谈所事。晚间偕秀君赴大华影院观电影《林家铺子》，乃工会购票，为批判也。

## 6月

6月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徐苹芳同志汇报最近元大都钻探工作情况。颜闾及苏秉琦同志谈昨天参加蓝田猿人报告会情况，我因为昨天有事而前月曾去听过，所以没有去。阅最近安阳、洛阳、西安、襄阳各队书面汇报。在巴基斯坦所拍第2卷照片，今天冲洗，才发现并没有曝光，因相机出了毛病，齿轮不管事，并没有卷过去，殊为失望。阅E. Haquet, *Treasures in the Dacca Museum* [阿凯：《达卡博物馆的宝藏》] (pp. 1—56)。

6月2日 星期三

上午赴学部礼堂，听传达万里市长的报告。中午接李素芬的表弟黄正乐（瑞彬）的来信，到虎坊桥陕西巷10号的正兴旅馆去看他，没有在室，留一条子告以来自家的路线。下午赴公安部礼堂，乃中央司局长级以上干部听周总理在人大常委会上所作国际国内形势的录音报告，返家时已7时。

6月3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人民日报》陈祖甲同志来，取去送来审查的关于非洲动植物的一篇稿子，又取去《中巴友谊的历史》一文。靳主任及李筠同志谈贯彻昨天上午报告指示我所应采取的措施，决定与近代史所及院图书馆会同办理。林寿晋同志随文物局王书庄副局长赴山东临淄归来，汇报情况。李仰松同志来，与苏秉琦同志一起谈下学期北大学生实习事。下午3时，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来所，询问关于我国考古发掘及保护文物工作，谈至5时始去。我乃赴北京饭店，与宋守礼处长等往晤韩顿夫妇，他们今天刚由协和医院出来，商谈日程，一起进晚餐。餐后与宋处长商谈，然后返家。黄正乐（瑞彬）下午来自家，秀君与步

青、小炎一起，陪他到东安市场吃饭，此时打电话来，约我一起到明昌照相馆照相，遂即前往。拍照后一起返家，谈至11时许始辞去，因为他今晚即离京南下也。

## 6月4日 星期五

今天为端午节，吃粽子及鸡卵。上午赴所，安志敏同志由沈阳归来，汇报工作情况。9时许韩顿夫妇来所访问，谈了一会，送他一本《新中国考古收获》。河北省文管会郑绍宗同志来，送来波斯银币照片，谓去年12月间定县一塔基的舍利函中出土，有太和五年铭记。下午在家，修改《中巴友谊的历史》，增添了插图。又写了几封信。傍晚秀君的病又发作，遵颜大夫的意见用药后，始安静入睡。晚间庄敏同志偕新来《文物》杂志社工作的同志来谈，略谈此次在巴考察经过。

## 6月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参加政治学习，学习彭真同志在阿尔巴尼亚社会科学院的讲话，徐旭生先生仍以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大家都不同意，以为应以亚非拉反对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为主要矛盾，争论得很热闹。下午在家，阅Paragon Catalogue [《模范书目》]，以便选购资本主义国家书刊。傍晚去接小晴返家。晚餐后去访王天木同志，刚参加“四清”归来。

## 6月6日 星期日

上午赴北京大学，参加家长座谈会，座谈关于毕业分配问题。在临湖轩开会，由周培源副校长主持，到的家长约二十人，似乎各系都有一家属作代表。先由周副校长致辞，然后各家长发言，颇为踊跃，几乎每个人都发了言，最后由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同志报告校方布置。散会时已12时半，留我们便饭。饭后至楷儿处，与他的同学数人一起闲谈到3时许。至向觉明先生处，送给他《中巴友谊的历史》单行本，及摩亨佐

达罗和坦叉始罗二处游览指南小册子，谈到5时许告别，抵家已六时一刻。6时半所中来车，赴全聚德餐馆，张友渔同志夫妇作东道主，宴请韩顿夫妇，除了我与宋守礼处长之外，还有二个译员。散宴后返家，告诉秀君以明天晚间起程赴青岛。

## 6月7日 星期一

晨起后，秀君勉强起来，打扫卫生，喂小晴牛乳，后来躺下休息，一会儿又病了。本来定晨间到学部去，只好让王俊卿同志将小晴送往托儿所。颜闾同志赴协和医院，想代请熟识的大夫前来诊视，但照常例不出诊，秀君又不肯去医院。我打电话向宋守礼同志报告情况，今晚恐不能成行，请他请示张老。所中派李筠同志来探视，一直到11时半才醒来，还埋怨今天天亮为什么这样晚。下午李素娟内侄女、杨一之太太冯静同志来了几次。下午秀君又昏厥过去两次。晚间我赴北京饭店送韩顿夫妇上车，因为弄错了开车时间，将晚间10：40看成20：40，所以8：20便到车站，结果又折回来，在北京饭店稍坐。

## 6月8日 星期二

晨间颜闾同志来，给秀君食Miltant [ 米尔顿 ]，上午尚佳，仅觉头痛及四肢疼痛而已。下午张岱海同志来，坐谈至5时许。阅毕《文物》1965年第3期（1—56页）。晚餐后赴东安市场购豆沙馒头。

## 6月9日 星期三

今天秀君服药后，仍于晚8时许昏厥一次，9时始醒，颜太太返家，前来看视。傍晚赴东安市场为秀君购炒面，即在森隆餐馆用晚餐。阅毕《文物》1965年第4期（1—60页）。

## 6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阅毕《文物》1965年第5期（1—60页）。下午张国熊太太来探视秀君。我赴所一趟，又赴东安市场购物。返家，王太太及杨太太来，颜太太来为秀君打针。晚间又昏厥了，颜太太又来为之注射，到10时始醒。

## 6月11日 星期五

今天下雨，在家为《考古》审查稿子四篇。傍晚杨泓同志来，将《中巴友谊的历史》一稿的补注取去，今天《考古》第3期付印也。

## 6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偕所中三老赴北海庆宵楼，参加学部中心学习组第61次座谈会，张友渔同志主持，由刘大年同志和我分别谈访问巴基斯坦观感。返家，杨一之太太看视秀君，徐敬千甥由吉林来，偕之赴北京餐厅用饭。饭后敬千甥赴冶金工业部看展览会，我赴所托张振邦同志代敬千甥预购车票。将审阅过的四篇稿子，交还给《考古》编辑部。旋赴东安市场购物，留敬千甥晚餐，即下宿自家。

## 6月13日 星期日

晨间敬千甥出去找朋友一块玩去了。近午时，正昕侄夫妇及瑞璋侄来，坐一会儿便走了。午后楷儿返家，敬千甥也回来。王俊铭同志夫妇来，王同志商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的英译文问题，王太太探视秀君的病，谈到傍晚始去。晚餐后下起雨来，楷儿出去又回来，9时半始去。敬千甥便在自家过宿。秀君这两天没有昏厥，只是有时有些神志不清的倾向，吃药后便阻止了发展。但今晚又昏厥一次，时间不长，半小时许即醒。

## 6月14日 星期一

晨间送小晴赴托儿所。上午偕宋守礼同志一起到中宣部，张友渔同志已先来，林涧青同志谈东北考古工作事。下午孙秉根同志来，携来集安国内城出土的玉手杯，将仿制一件。晚间秀君又昏厥一次，历时1小时许，颜大夫来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建议将服药增加剂量。醒后与敬千甥及步青甥闲谈如常，还交给敬千甥一些礼物，托他带去。敬千甥在自家住了两宿，今天才回旅馆，以便明早与同事一起南下。

## 6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写了几封信，这两天审阅东北队的报告初稿（双砣子、南山根、六顶山）。下午赴东安市场购物，顺便到所中去一趟，秀君今日没有昏厥，主要是由于及时服用药物。晚间胡厚宣太太来探视秀君。

## 6月16日 星期三

晨间赴火车站，迎接朝鲜考古代表团金锡亨等11人，由牛兆勋同志陪同由东北返京，宋守礼处长，安志敏、王仲殊等同志亦来接，送往北京饭店。后来偕兆勋同志赴学部向张友渔主任汇报情况。返家，秀君以服药过晚，又昏厥过去，半小时许即醒。傍晚王俊铭同志来，商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英译文问题。秀君病又以服药过晚发作了，还倒到地上，抱回床上，弄了半小时许始苏醒。兆勋同志来约赴宴请朝鲜同志的宴会，幸正炎儿回来了，交代一下。偕兆勋同志赴晋阳饭店，共两席，尹达同志亦来，由张友渔主任作主人，7时半开始，至10时许始散。

## 6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将由巴基斯坦携回来的书刊10册，交与图书室，又退回定书单一批。至编辑室取得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的简报。至院图书馆借书。下午若渊婧的同事前来，持有亲笔信，取去他的尼龙上衣一件。阅《文物》1965年第6期（1—52页）。秀君今天虽没有昏厥，但昨天摔痛了，时常唤疼，用松节油抹痛处。罗尔纲太太来探视秀君。杨

一之太太来了好几次，她准备20日赴新乡看女儿，托所中代购车票。

## 6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将《文物》近几期作札记，下午赴院部参加联络局召集关于招待保加利亚Obreterov通讯院士的方针问题的小组会，由秦力生秘书长主持，潘纯局长，张友渔主任，梁思成先生等参加。会后赴学部，晤及宋守礼处长，一起赴车站迎接由青岛归来的韩顿一夫妇。学部参加山东海阳“四清”工作的石明远等同志，第二批同时回来。送韩顿夫妇至北京饭店后返家。晚间又参加张友渔主任夫妇招待韩顿夫妇的宴会，在鸿宾楼，九时一刻返家。

## 6月19日 星期六

昨晚欠眠，今晨不舒，阅东北队东京城报告草稿。下午赴学部，与宋处长，牛、安、王同志一起，商谈后天去中宣部汇报材料，归途至钓饵胡同托儿所接回小晴。晚间陪韩顿夫妇进餐，介绍陈丹南同志给他们。

## 6月20日 星期日

今日星期，在家休息。但上午仍赴东郊机场，送韩顿夫妇上机赴西安，由陈丹南同志陪同前往。我携小晴一起去，因为她想看飞机。下午赴东安市场购物。

## 6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安志敏、王仲殊二同志所提供的资料，稍加修改，令打印两份。下午3时赴中宣部开会。秀君又昏厥了，但不久即苏醒，托王明太太照顾，我先去开会。会议由周扬同志主持，参加者有中宣部姚

溱、林润青，外办李一氓，文委张映吾，文化部李琦、李长路，民委某同志，科学院张友渔、尹达、宋守礼、牛兆勋和我，谈至5时始散。晚间得方中侄来信，闻方舟侄以响应学校号召，带领学生去温州九山河游泳溺死在水中，这是6月7日下午3时的事，享年25岁。秀君闻之，大为惋惜，我写信去慰问锄非内弟夫妇。

## 6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宋守礼、牛兆勋二同志商谈如何草拟请示报告，由宋处长负责起草后请友渔同志审定，即行发出。秀君来电话，知其感觉不舒，乃返家，已神志不清，为之进药，后来才醒过来。下午在家，王天木同志来，谈到7时始去。颜大夫来询问这几天秀君情况，商量用药份剂。《考古》第7期校样昨天来，今日即退还。

## 6月23日 星期三

锡兰大使de Silva [席尔瓦] 来所访问，并辞行，送来Ray (ed) , *History of Ceylon Vol . I , pt . 2* [雷 (主编) : 《锡兰历史》第1卷第2册]。他去后，与牛、安、王三同志商谈东北队报告的修改问题。秀君来电话，赶回家，神志已有些纷乱，乃劝其服药。傍晚暄儿由安徽返家，参加部中会议，一星期即回安徽。晚间赴人大会议，参加“和大”等八机关欢迎朝鲜人民代表团的宴会，因为也请朝鲜考古代表团全体人员，所以由我与兆勋同志作陪，共15席，由刘宁一同志及朝鲜使馆康良煜同志前后致辞，散席时已10时许。

## 6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山西长治县晋东南考古工作站薄同志来谈关于长治出土车马坑的保护问题。靳主任谈学部党委的指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汤池及季惠文同志来商谈改进教学问题。下午在家，继续阅读P .

Telbad de Chardin , *Phenomenon of Man* [德日进 : 《人类的现



象》]。

6月25日 星期五

续阅德日进：《人类的现象》。上午赴所，靳主任继续谈所中党委工作。

6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学部中心学习小组，由张友渔同志谈国际形势。下午在家，本拟3时半赴飞机场迎接韩顿夫妇，但因秀君病又发了，只好不去，等她醒过来，我赴北京饭店看他们。又赴锡兰大使馆，参加锡兰席尔瓦大使的告别鸡尾茶会。

6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赴五中，参加家长会，尹达同志亦在座。下午在家，正中侄来，他于3月中旬赴湖北，上星期才返家，说他的岳母将携带正中的三个内侄女由广州疏散到北京。正暄儿在家陪小晴，孩子还认得爸爸，但已不若从前那样亲热。晚间赴北京饭店访问韩顿博士。

6月28日 星期一

晨间送小晴返托儿所，继续阅德日进《人类的现象》。下午赴所，参加党小组会讨论周总理报告，有徐、牛、靳、王和我五人。返所，至贺昌群同志处探视，晚间胡厚宣同志夫妇来。

6月29日 星期二

阅毕德日进《人类的现象》（pp. 1—313）。下午5时半秀君的病

又发作，弄到7时半才进晚餐。暄儿打电话来，知道情况后晚间返家。

6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牛、靳、李三同志商谈关于第二次四清队名单问题。下午写了几封信，提早用餐。6时到所，与安志敏、王仲殊二同志谈东北队报告草稿问题，6时半党组织生活，牛兆勋同志讲党课，关于党员的品质道德问题，约1时半，然后分组讨论，返家已9时半。

## 7月

7月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旋赴院部访竺可桢副院长，送回德日进的《人类的现象》一书。下午在家翻阅《考古学报》稿子（安志敏：《小南海旧石器》）。傍晚赴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周扬同志接见韩顿夫妇，并共进晚餐，在座者有张友渔、刘思慕、周一良、侯外庐、陈丹南、吴学谦、傅懋勳等。

7月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下午广州文管会麦英豪同志由林寿晋陪同，前来商谈广州汉墓发掘报告事。

7月3日 星期六

今日陪韩顿夫妇去游长城及明陵，包括十三陵水库，虽然下雨，他们游兴仍甚佳。游定陵时遇到朱欣陶主任，他已68岁了，虽有动脉血管硬化症，但精神尚好。返城已4时余，到托儿所接回小晴。7时许乘车赴丰泽园（珠市口银市街），张友渔同志为韩顿夫妇饯行也。在座者有张铁生、陈丹南、周一良、刘思慕夫妇、宋守礼及翻译。

7月4日 星期日

上午审阅东京城报告“宫城内西寝殿址”草稿。下午到北京饭店访韩顿夫妇，刘思慕夫妇亦在座。返家，审阅《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稿子。

7月5日 星期一

晨5时半即起床，6时赴东郊机场，送韩顿夫妇离京返国。至时，陈丹南同志与韩顿夫妇已到。少顷，张铁生、张友渔、刘思慕夫妇亦来。七时一刻登机，临时发现没有办海关行李手续，没有领到登机证，立即补办，8时始起飞。返家已8时半，将小晴送往托儿所。赴所，与牛兆勋、安志敏、王仲殊三同志商谈东北队报告事。下午审阅考古稿件（陈梦家的《玉门关》一文）。

## 7月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牛、靳等商量关于下届参加“四清”的名单。接着又与牛兆勋、王仲殊、安志敏三同志商谈东北队报告草稿事，因为中宣部那次会议后的报告，昨天已批下来，明天要开领导小组会。下午开始写作《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一文。

## 7月7日 星期三

上午赴学部参加东北考古队领导小组会，由张友渔同志主持，有张映吾、尹达、陈滋德（代王冶秋）和我五人，牛兆勋、安志敏、王仲殊及宋守礼处长亦参加。下午赴故宫〔东北考古队工作室〕参观报告图版，并商谈明天事。傍晚偕兆勋同志赴朝鲜大使馆，出席电影招待会，有吴有训副院长、张劲夫副院长等出席，观朝鲜故事片《1211高地的守卫者》，返家已9时许。

## 7月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东北队第一组明天将继续讨论报告草稿，故我们自己先行商量一番。下午在家继续写作《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

## 7月9日 星期五

上午仲殊同志谈第二组报告情况。与兆勋同志商定，今日下午由安志敏、王仲殊二人整理一下有关问题，以便明日请示。下午在家续写《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一文。

7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赴学部，牛兆勋、安志敏、王仲殊三同志亦前来，一起向张友渔同志汇报连日情况。下午赴所，正在开关于山东海阳及黄县劳动“四清”队归来的汇报会。赴钓鱼胡同托儿所，携小晴返家。晚间参加对外文委及中朝发起的中朝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四周年的庆祝会。我与兆勋同志一起先赴北京饭店，后偕朝鲜友人金锡亨等一起赴人民大会堂，冷餐酒会中，由张奚若同志致辞，朝鲜大使朴世昌致答辞。返家已9时许。

7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山东济南博物馆于中航同志前来谈大汶口报告问题。今日写毕《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一文，约4000字。小晴发烧，暄儿携之赴医院治疗。

7月12日 星期一

赴所，与牛兆勋、安志敏同志商量东北考古队报告草稿，加以修改，预备打印。修改昨天写好的文章交编辑部复印。下午在家阅田坂兴宗的《中国にすけゐる回教の传来とその弘通》及白寿彝的《新唐书·大食传》注一文，将有关的方面，加以互校。

7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与牛兆勋、安志敏、王仲殊三同志商谈东北考古队报告问题。尹达同志来参观东北队出土标本。偕兆勋同志赴学部向张友渔同志汇

报，并将报告稿“前言”交阅，请示意见。下午在家阅田坂兴宗的书。至杨一之同志家探视其病，他昨晚刚由襄阳“四清”返京。叶蒸同志来谈。

7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翻查书籍，为修改《阿拉伯金币》一文也。午后暄儿与一同事离京返合肥。小晴午睡醒来后体温高达38.8度，晚餐后携之赴东四南大街医院诊治，打针服药后仍不退烧。

7月15日 星期四

晨间7时携小晴赴复兴门外儿童医院诊治，返家已近12时半矣，诊断为重感冒。牛兆勋同志来电话，关于昨天下午与金锡亨会谈情况。晚间赵其昌同志谈定陵报告编写事，久已停顿矣。阅毕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纲要》（1—72页）。

7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安志敏、王仲殊同志汇报连日讨论东北考古队报告情况。苏秉琦同志谈北大〔考古专业同学〕实习计划及赴定县参观事。又与安志敏同志谈阿尔巴尼亚进修生来所实习事。下午阅毕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1—224页）。

7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与牛兆勋同志讨论东北队报告前言及工作总结问题。下午阅田坂兴宗《回教的传来》一书的唐宋时代中国回教徒一章。晚间楷儿返家。

7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苏秉琦同志来，偕往定县（定县为抗战前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试验处，曾闻名一时，实则为骗人的一套）参观中山王陵的发掘工作。凡三墓，皆规模宏大，现已掘开的为最小的一座，已到底。椁室广长9米，前室西侧埋有马匹及车器，东侧为陶器及铜器，椁室中有漆器、陶器，中间棺椁未打开。我们去时，定县王县长、博物馆陈馆长、工作队工队长皆来车站迎接，北京去的谢元璐、朱希元亦来迎。至人民委员会小息，参观料敌塔，东北角于清末崩坠，最近几年南侧又见裂缝，闻曾有修理计划，拟领60万元，未得批准。又至博物馆，乃文庙改建，收藏品多无出土地点及情况，除一件陶簋为周初物外，其余陶器以汉代者为多，瓷器为定窑，但无佳品，铜佛像则为明清物。赴工地参观，陈慧同志正在绘M120马架、车器，其余二墓正在起土中，土堆前几年已平掉，故工程较省事。但西首大墓，宽20来米，长40余米，有积炭及积瓦片。东侧一墓已打开，为防止雨冲，搭上凉棚。我们参观后，返工作站，食西瓜，又吃了一碗面。座谈工作应注意之点，然后乘晚7时火车返京，抵家已10时半矣。

7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接见北大阿尔巴尼亚进修生刻尔吉斯及越南学生杜文安。他们二人从今天起所学习新石器，由安志敏同志指导，高广仁同志辅导。谈一会儿，他们参观标本室。携小晴去儿童医院诊治，因昨晚她又发烧达39度，据诊断仍是病毒性感冒。下午2时半赴学部开会，张友渔同志主持，关于向中央报告东北队结尾工作及指示，返家已5时半。

7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部，由张友渔同志主持，与牛兆勋、宋守礼同志继续商量汇报稿，将汇报稿定稿。下午黄盛璋同志来谈“杨图”汉唐两京图协作问题。林寿晋、曹延尊同志来谈反修文章的修改问题。起草今晚宴会的发言稿，翻译来，交之译成朝文。晚间赴朝鲜大使馆，出席朴世昌大使的

招待会，系冷餐，有五点，参加者有裴丽生副院长，刘导生、张友渔二位副主任，此外有尹达、张映吾、王冶秋、宋守礼等，8时始散。张驭寰同志来商谈调工作事，因为建筑历史及理论研究室已决定撤消也。

7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徐苹芳同志汇报连日“杨图”编纂会开会情况。与林寿晋、张长寿同志谈修改反修文章事。下午在家校改《阿拉伯金币》一文的初校稿。小晴今日未再发烧。晚间党团活动，因为他们多听报告去，没有开会，我即返家。

7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将小晴送往托儿所。赴学部，张友渔副主任对东北队报告稿事，有所指示。下午在家。

7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修改东北队考古报告稿子。下午阅田坂兴宗《回教的传来》一书。晚间在鸿宾楼为朝鲜同志饯行，由我与金锡亨先后致辞。

7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偕兆勋同志赴学部，张友渔同志指示关于东北考古队报告修改事。下午赴学部，传达二封信件。晚间9时半赴东郊机场，迎接叙利亚历史学家阿雅德（Kamal Ayad）教授夫妇，刘大年、尹达同志亦去迎接。

7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田坂兴宗《回教的传来》一书。中午赴北京饭店参加欢迎阿雅德教授的宴会，由张友渔同志作东，有刘大年、侯外庐、尹达、梁思成、张铁生等同志参加。秀君病又发作。

#### 7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饭店，10时举行饯别朝鲜考古代表团宴会，由张友渔同志和我致辞，金锡亨同志致答辞。今天五桌，尚有朴世昌大使、裴丽生副院长，王冶秋、张映吾、尹达、李长路等同志。饭后，送他们上火车，1时半开行。返所，与兆勋同志商谈东北考古队今后布置。返家，秀君病又发作，颜闾同志夫妇来探视。

#### 7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中华书局姚鉴同志来谈“马叔平文集”编后记问题。旋偕牛兆勋、王仲殊、陈存洗同志至学部，由张友渔同志指示关于东北队的结束工作。下午在家，校阅《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一文的二校校样。赴东安市场购物。晚间参加中朝友协为纪念朝鲜解放战争胜利12周年的冷餐会，我在第4桌，9时半即散。

#### 7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与兆勋同志商酌致朝鲜金锡亨的公函草稿，由他持往学部给张友渔同志审定。下午阅Hitt: *The Arabs, A Short History* [希特：《阿拉伯简史》]。

#### 7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阅毕《阿拉伯：简要的历史》（pp. 1—204）下午赴学部参加东北考古队领导小组会，张友渔、尹达、张映吾、李长路和我参

加，商谈呈报工作结束、报告稿问题及工作总结。晚间赴人民大会堂，郭沫若院长接见叙利亚历史学家阿雅德教授并设宴招待。返家时，秀君又发病，颜太太来为打针。

7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保加利亚艺术史研究所所长Cbretenos教授来所访问。下午叙利亚历史学家阿雅德教授来所访问。阅毕D . P . Dimitrov , *Archaeology in Bulgaria* [ 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考古学》 ] ( pp . 1—51 )。

7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阅《定县舍利塔墓石匣清理简报》。下午赴所，与陈存洗同志谈关于朝鲜考古论文翻译费问题。与王俊铭同志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英译稿事。将《考古》第8期我的那篇三校稿交与编辑室。

## 8月

8月1日 星期日

上午方逊平来谈，他自去年8月参加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今日期满，后日将离京返里。偕往访同乡郑起凤，未遇。返家正听侄夫妇来，少坐即去，写了几封信。

8月2日 星期一

晨间送小晴回托儿所。旋赴所，与金学山、王伯洪同志谈他们工作情况。金学山今由襄阳返所，准备下去“四清”。伯洪则由金县“四清”刚回来。下午朱希元同志由定县来，汇报近十来天的汉墓发掘情况，东边一墓已到底，棺室曾经盗掘，除碎玉块二件外，几无所得，西边二座亦已露盗坑痕迹。傍晚赴瑞士大使馆，出席瑞士国庆日招待会，有陈毅副总理等出席。晚间在家阅*East and West Vol. 13* [《东方与西方》第13卷]（1964—65）。

8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饭店，参加叙利亚阿雅德教授的报告会，谈阿拉伯史学史及叙利亚史学界近况，由刘大年同志主持，侯外庐同志等参加。下午赴所，与兆勋同志商谈所事，他将于9日率队下去“四清”，而留所的同志要搞机关革命化。准备明天发言稿。

8月4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饭店，继续参加座谈会，阿雅德教授提出问题，我们分别作答。下午赴所，林泽敏、黎晨同志汇报“四清”队各同志的情况，牛兆勋、靳尚谦同志亦一起听。后来又开所中核心小组会，王伯洪、卢兆荫同志亦参加，因为第二届“四清”队就要走了，移交工作，商谈布置今

后的工作。今天上午开党支部全体会，改选党支部委员。

8月5日 星期四

阅冯承钧《成吉思汗传》（1—124页）。

8月6日 星期五

阅田坂兴宗《回教的传来》。下午铮儿由通辽返，正中侄来，一起赴东安市场森隆餐馆用餐。

8月7日 星期六

上午赴学部，参加关于科教影片座谈会，由张友渔同志主持。下午赴所参加高研组政治学习，讨论贺龙的“八一”节纪念文章。

8月8日 星期日

上午审阅所中所写反修文章，预备明日讨论。下午起草答中宣部询问的复信稿，晚间至尹达处商谈此事。铮儿夜间离京返呼，楷、炎二儿送她上火车。

8月9日 星期一

晨间送小晴返托儿所。上午赴所，开会讨论反修文章。下午赴学部讨论东北队总结报告草稿。阅毕田坂兴宗《回教的传来》（上册）。

8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讨论东北队发掘报告稿的有关问题。工间操后黄盛璋同志来谈关于“杨图”汉唐两京图问题。下午赴学部参加东北队领导小组会，讨论工作总结稿。出来后至和平宾馆，访谭其骧、韩儒林同志，方国瑜同志亦来谈。他们都是参加“杨图”会议的。晚间阅《地理集刊》第7号黄盛璋关于历史地理学的两篇文章。

8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赴和平宾馆，参加“杨图”委员会的全体大会，由姜君辰同志主持，吴晗同志报告，休息后大家提了一些意见。下午赴所，与仲殊、伯洪同志商谈所事，因为兆勋已于昨晚离京下去“四清”，仲殊亦将与所中其他同志今晚下去“四清”。返家重写复林润青同志的信。晚间7时赴朝鲜大使馆，参加郑凤珪代办为武新宇率领的友好访朝团送行，我是以中朝友好协会理事的身份参加的，出席的尚有团员金光祖、张映吾、赵伯平、谢兆若等，9时始散。所中参加“四清”同志已于8时50分离去，不能前往送行。

8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赴学部，参加研究东北史问题会议，由张友渔同志主持，参加者有尹达、侯外庐、金灿然、秋浦、姚家积等同志。下午在家阅法国新创刊的*Archaeologia* [《考古学》] 杂志第1—2期。

8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与伯洪同志交换意见，关于反修文章，希望他能参加修订工作。午间郭沫若院长的秘书王戎笙同志来电话，约我与尹达于午后3时，去向他汇报东北队考古工作经过及结束事。尹达又向他汇报《中国史稿》事。后来谈到中国书法变迁史及文房四宝的历史，他兴趣很高，一直谈到将近6时许才告辞出来。晚间赴东安市场购物。阅《考古学》第3期。

8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海庆宵楼参加学部中心学习小组，由韩幽桐同志报告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情况，反修斗争颇为剧烈，后来张友渔同志又谈一些关于李宗仁返国经过及各方反应。返所与靳尚谦同志谈所事。阅《考古学》第4期。

8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修改关于东北考古队的工作总结。阅《文物》1965年第7期。晚间赴全聚德，张友渔同志作东，为叙利亚阿雅德教授夫妇送行，因为他们下午游颐和园及动物园，等到7时半才来，返家已10时许矣。

8月16日 星期一

晨间5时余即起身赴飞机场，为叙利亚阿雅德教授夫妇送行。刘大年、尹达、张铁生同志均来为之送行。一起用早餐后，稍谈一会儿，他们即上飞机。上午赴所，党支部开会。高广仁同志谈阿尔巴尼亚学生赴安阳实习事。下午赴学部参加党员所长会，关山复主任传达市里精简编制事。

8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传达昨天下午的报告，并讨论所中如何贯彻此事的布置。徐苹芳同志来谈关于北京辽金城的工作计划。佟柱臣、林寿晋同志谈修改反修文章事。刘观民同志谈内蒙古南山根简报事。至图书室及编辑部了解近日工作。下午赴同仁医院探视武伯纶馆长的病，他以眼疾来京入医院，星期五将动手术，谈了一些西安工作情况，昭陵勘查工作的情况。晚间写了二封信。

8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赴学部参加科教电影片委员会，尹达同志主持。下午在家阅刘克甫（M．L．Kryukov）关于中国文化起源论的文章。写了二封信。晚间赴所中参加党的生活，今晚分两组讨论关于机关革命化问题。楷儿返家，谓今日校中公布留校为研究生。

8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核心小组讨论前天的报告，初步决定家属不在北京的干部的调职问题。下午又赴所与靳主任商谈。

8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民族宫礼堂，参加经济所社教工作总结会，由关山复主任宣读总结报告。下午赴所，翻阅新到的西文杂志。

8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政治学习，听关于研制万吨水压机的报告。阅英国书店书目，选择购买书籍。下午参加高研组讨论，因休假关系，现只余徐旭生、陈梦家、佟柱臣和我。晚间庄敏同志来谈，主要是约稿。

8月22日 星期日

阅J．Fairban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乃1958年再版本，虽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实际上是为美帝辩护也。下午访赵斐云先生，询问关于敦煌卷子事。晚间阅《历史译丛》1964年第6期，此为最后一期，今年已停刊矣！炎儿考取二十二中。

8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中国建设》杂志社赵珍珠同志来约稿。所中核心小组商谈精简编制问题，作初步决定。

8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随同所中同志赴军事博物馆参观U2飞机残骸及抗日战争展览。下午阅《文物》1965年第6期。

8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赴学部开会，关山复、刘导生同志主持，由历史、近代史、考古、世界史、自然科学史五个单位汇报精简方案及为农民服务的报告学习及建议。下午赴所，将上午情况及指示，汇报与所中核心小组。阅新近的《内部参考》及中共中央文件。晚间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讨论《如何健全党委制》等三篇文章。

8月26日 星期四

阅《红旗》及《科学通报》第8期。下午赴学部开会，张友渔同志主持，商谈为《非洲百科全书》提供资料事，有刘思慕、侯外庐等参加，决定由张铁生、刘思慕负责此事。会议又谈明年赴Dakar [ 达喀尔 ] ( Senegal [ 塞内加尔 ] ) 参加国际非洲学会事。晚间楷儿赴内蒙探望铮儿，游览内蒙。

8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日本明治大学学生泽内勋，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来北京，到我所来谈，并携来和岛诚一托带的武藏地方史研究会的信件和油印刊物，询问中国考古学情况，并参观标本室。下午所中集体参观中国



美术馆中的抗日胜利20周年照片及美术作品展览。归途顺便至东安市场购物。下午志清媳托人带回四川糟蛋及芽菜。晚间至颜闾同志处，顺便分送一些给他。

8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学部中心学习小组，先是听钱三强同志的录音报告，接着大家讨论为面向农村，为农村服务问题。下午开始为《中国建设》写英文稿*From Savagery to Civilization*。[《从原始状态到文明》]。

8月29日 星期日

今日续行写作《从原始状态到文明》。晚间电灯失灵，不能工作。

8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与赵芝荃同志谈洛阳工作问题，与王俊铭同志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英译本问题。午间谢辰生同志送来车票，与靳主任商定让佟柱臣去沈阳一趟，至佟家，未遇。傍晚佟同志来，将车票及墓葬平面图交之。晚间秀君病又发了。电灯仍未修复。

8月31日 星期二

写毕《从原始状态到文明》。下午誊清稿子。晚间工会组织赴红星影院，观纪录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 9月

9月1日 星期三

将写好的稿子交给《中国建设》杂志社赵珍珠同志。偕所中同志赴革命博物馆参观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展览会。返所，与乌恩同志谈研究生工作问题。审阅吴文良的《泉州交通史略》稿子。审查内蒙南山根的稿子。晚间参加党组织生活，学习内部文件。

9月2日 星期四

上午偕秀君赴西什库北京医学院口腔医院，颜闾同志一起偕往，拔了一个牙后，她的牙痛总算是好了。下午赴所。

9月3日 星期五

上午徐苹芳同志汇报元大都发掘情况，苏秉琦同志谈北大同学安阳实习事。

9月4日 星期六

上午核心小组讨论精简方案。工间操后，佟柱臣同志汇报偕王书庄同志赴沈阳调查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墓情况。下午与苏秉琦、王伯洪同志商谈安阳队实习安排。与靳主任商谈所事。下班后接小晴返家，已升入大中班了。晚间阅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

9月5日 星期日

阅《东京梦华录注》，已毕5卷。天气这两天以刮风变凉。

9月6日 星期一

审查东北队发掘报告的勘误表，因为上次请示的公文，已经批准同意。赴学部机要室阅机要文件。晚间赴民族文化宫，观话剧《首战平型关》。

9月7日 星期二

上午徐苹芳同志汇报元大都发掘工作情况。下午继续审查东北队发掘报告的勘误表。晚间赴红星中朝友谊公社，以中朝友协理事名义参加庆祝朝鲜建国十七周年活动。

9月8日 星期三

上午核心小组商谈所务。下午赴学部，张友渔同志指示关于东北考古队报告事。返家校阅《中国建设》送回之《从原始状态到文明》定稿。

9月9日 星期四

上午《中国建设》社赵同志来取去英文稿。编制委员会派人来了解我所编制情况，由我与靳主任作陪。了解后，又参观所中实验室及标本室。下午所中开会，讨论学习《毛选》及面向农村问题，最后又讨论科教电影选题事。晚间参加朝鲜大使馆为庆祝建国十七周年的招待会，郑凤珪代办及周恩来总理先后致辞。

9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赴学部，参加学部召集的哲学社会科学各所党员所长的会，由关山复副主任主持，关山复、刘导生、张友渔、杨述、潘梓年诸副主任先后发言，指示学习《毛选》的重要性，经济、世界文学二所汇报情

况。下午偕苏秉琦同志赴德胜门东，所中徐苹芳同志正在此间发掘元大都遗址，一座前后二进各三间，旁边厢房各三间的房子已揭露出来，保存颇佳。与徐苹芳同志谈今后作法。阅毕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十卷（1—264页）。

9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学部中心小组学习，苏秉琦同志第一次参加，黄老病了未去，由刘导生同志主持，谈社会科学如何为农村服务。下午赴所，至王俊铭同志处了解《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英译本进行情况。晚间赴东安市场购物。返家，颜闾同志送来《科学通报》的一篇关于人猿界线的稿子，他已提初步意见，叫我再看一下。

9月12日 星期日

在家编制东北考古队报告勘误表，写了几封信。

9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旋至北京医院镶牙，戴上了第三颗假牙。返所，核心小组商谈加强《毛选》学习事，我传达星期五学部会中事。下午赴学部，向张友渔同志汇报东北考古报告稿的校对结果，拟致金锡亨的信稿及所附勘误表。又谈到V·Elisseff〔叶理夫〕来华访问参观事。返所，黎晨同志传达学部指示。参加毛选学习小组长讨论会，商谈今后加强学习事。晚间观电影《自有后来人》。

9月14日 星期二

将东北队报告勘误表交杨虎、段鹏琦同志抄写。审阅反修文章的修改稿，交还给林寿晋同志再稍作修改。高广仁同志谈安阳工作事。阅毕

Fitzgerald, *The Chinese View of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 [ 费子智：《中国人对其世界地位的估计》 ] ( pp . 1—72 ) 。晚间为郭院长搜集关于纸、笔、墨的考古资料。

9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王戎笙同志来电话，说郭院长想到所中来谈谈，主要是笔墨遗物的问题，还参观了C<sup>14</sup>实验室，又与黄文弼谈一会儿，希望他能根据新疆出土的汉文简牍来参加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论战。下午参加所中工会所召集的抗战胜利二十周年纪念及欢迎参加金县“四清”归来的同志。武伯纶馆长来，治疗目疾施手术已痊愈出院，不日返西安。

9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为郭院长搜集笔、墨、纸等文具的资料。下午赴所，核心小组开会传达关于国庆节保卫工作问题。

9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因为梁方仲、向觉明同志来宿舍看我们，梁同志带领三个研究生来北京搜集论文资料，住在北大朗润园，陪他到钱锺书、贺麟及贺昌群同志处，将近中午才走。下午赴所中接洽外宾参观事。

9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集体讨论。下午个人阅读。赴罗尔纲处传达梁方仲致意。

9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赴所，叶理夫教授来所访问，9时来，至午后1时才告辞。下午在家看电视，全国运动会团体操表演。晚间去东安市场购物。又去裴文申同志家，谈关于周口店与小南海石器问题，内蒙古新发现旧石器问题及阿尔巴尼亚学生的学习事。

#### 9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旋至尹达同志处，他将于26日出国。下午，吴晗同志来所，偕往元大都发掘工地，并建议保护，以备参观。晚间秀君又发病，至11时始入睡。

#### 9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旋至华侨大厦访瞿同祖同志，燕京同学，出国20年，最近始决心返国，8日抵北京。下午审阅尹达同志所写的《中缅文化的交流》一文。黎晨同志来谈人事、保卫工作。

#### 9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至王俊铭同志处，适王慎中亦在其办公室，正为校审《新中国考古收获》英译本。匈牙利一杂志的记者通过外交部来我所访问，打算撰一通讯稿介绍中国科学情况。其人名Nyáaraády Gábor。由匈京布达佩斯来，谈一小时余始辞去。晚间参加党组织生活。

#### 9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日本关西文化界代表团团长塚本善隆与团员太田英藏（川岛织物研究所）原定来所访问，后以郭院长接见改于明日。审阅尹达同志所写的第二篇文章，介绍中国史学界情况（近年成绩、反封建、“双百”政策，尤其最近“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讨论），晚间赴尹达同志

处，交还给他，并提了一些意见。

9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日本塚本善隆与太田英藏来所访问。太田赠给我几本他的论文，我也回赠他《中国古代丝织物》抽印本，讨论中国古代纺织技术问题，参观所中标本室。下午裴文中同志来所看小南海旧石器，为反修文章找插图用之标本也。

9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核心小组开会，靳主任传达前天学部开会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面向农村，及第四季度工作计划，讨论一会儿。下午赴所，将叶理夫教授明天来所事吩咐张岱海同志，院部保卫处派人前来了解情况。旋赴机要室看文件。

9月26日 星期日

晨间素琴儿返家，将出差赴广东。阅叶理夫教授的 *Nouvelles Données de la Préhistorique Asiatique* [《史前亚洲人新资料》] 一文。此文仅六页，但包括五十来万年，亚、欧、美三洲，结论有些太快，证据不足，传播论的色彩过浓。前星期他说在大学时受到语文老师的告诫，作文不要超过四页，力求简炼，所以很少写长篇文章。11时许叶理夫来，说临时代办沙耶（Chayen）夫妇在外面等候，是否一起吃饭去？当即请其来所中小坐，谈了一会儿，参观所中陈列室。然后一起到西长安街鸿宾楼用午餐，小吃六色连同水果共花15.3元，餐毕已3时半。下午阅《文物》今年第9期。傍晚接素娥内侄女来信，说她母亲来京，晚间又接电报，明天下午2时3分抵京。我赴东安市场购物。

9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与常沙娜同志电话联系，告以叶理夫要去工艺美术学院访问她，请作准备。所中开核心小组会，讨论今冬及明年工作计划。下午偕铮儿赴车站接仲仙，她偕外孙女周冀一起来。晚间偕仲仙及铮儿去首都剧场，观话剧《红色火车头》。

9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赴历史所礼堂听报告，由刘导生同志传达文化部召开各省文化局负责干部关于农村文化工作的会议中彭真及陆定一的报告。下午审阅《考古》本年第10期的稿子。傍晚赴森隆餐厅，请仲仙吃饭，素琴儿作陪。

9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核心小组讨论昨天的报告。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为郭院长搜集关于几、案的材料也。晚间党团生活，传达昨天的报告，并加讨论。

9月30日 星期四

阅关于老革命干部的退职等办法。为郭院长搜集关于几、案资料。晚间偕仲仙及炎儿，携小晴及周冀两个小孩至天安门玩。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五

上午赴天安门观礼台，参观庆祝国庆十六周年大会，今年外宾有柬埔寨总理西哈努克等人。我们在西四台，熟人颇多，返家已1时许。正中侄夫妇携二个小孩来，加上仲仙、楷、炎、素琴。秀君带小晴出去，但仍坐满一桌。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晚间至王明同志处小坐，偕至屋顶观放礼花。

10月2日 星期六

上午张国熊夫妇偕同新婚的女儿及女婿来，约我与王明前往全聚德分号吃喜酒，连素琴儿和小晴也拉去一起吃。秀君以病留在家中，照顾小周冀，因为仲仙由楷、炎及素娟陪同，往颐和园及西郊公园去逛了。返家已2时余。下午在家草拟叶里夫来所的汇报。素琴儿去看全国运动会团体操表演，她于晚间离京赴广州。

10月3日 星期日

上午替仲仙赴邮局领取素娟汇来的20元。午餐后，楷儿赴校，明天即去门头沟“四清”。写回信给素娟内侄女。审校《中国建设》的稿子校样及中译文。

10月4日 星期一

今日下雨，晨间送小晴上托儿所。上午赴所，审阅复日本武藏地方史研究会的信稿及《科学通报》的稿子（人猿区分的讨论）。下午偕秀君陪仲仙到北海公园去逛，秀君病体未复，连团城也没有上去，更不用说白塔了，团城有四川工艺品展览会。由漪澜堂过渡到五龙亭，返家已7时许。秀君一返家便躺下了，事先与回来后都吃了药，总算没有发

病。

10月5日 星期二

上午与韩寿萱副馆长通电话，到历史博物馆参观有波斯文铭刻的银碗及咸亨三年砖，遇到陈乔馆长。下午学部派人来了解行政人员情况。

10月6日 星期三

上午地质所刘东生同志偕同他所中党委书记及计划科长来所，商谈关于C<sup>14</sup>实验工作的合作签约事。他们走后，所中核心小组又讨论今年第四季度计划、明年上半年计划、面向农村计划及学习《毛选》计划。下午秀君陪仲仙游故宫博物院。晚间赴车站送黎晨同志调职赴东北工作，返家已10时余矣。

10月7日 星期四

上午赴学部将昨天讨论情况向刘导生同志汇报，今天参加者有历史所、近代史所、民族所和考古所。返家，吴景荣同志来，并送来王祥第同志托带的《叶适年谱稿》，留之午饭，王明亦来谈，至3时许始去。赴所，核心小组开会。文物局陈滋德处长及谢辰生同志来，商谈汉魏洛阳故城及易县燕下都基建事。

10月8日 星期五

上午《人民中国》编辑部送来稿子，要求代为审阅。至图书室查阅新到图书。饭后偕秀君陪仲仙赴蟾宫影院观《革命赞歌》。返家阅E. H. Shafer, *The Golden Peach of Samarkand* [谢弗：《撒马尔罕的金桃》，中译本书名为《唐代的外来文明》]第1节。晚间赴所，参加党组织生活，由林泽敏同志传达统战部的一个报告，后来讨论。散会后赴

北京站，为仲仙打听京宁车的时间表及票价，返家已近10时半矣。

10月9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政治学习。下午下班时赴托儿所携小晴返家。

10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偕秀君陪仲仙赴北京展览馆，参观日本工业展览会，并游动物园。中午返城在同和居用餐。午后在家阅谢弗《撒马尔罕的金桃》第2、3两节。晚间颜太太为秀君打针。

10月11日 星期一

敦煌文物研究所孙国璋同志来（由杨泓同志陪同），谈敦煌近况。下午赴所写了几封信。

10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同志参观日本工业展览会，我在所中审阅北京科学讨论会编委会工作总结（草案），退还给学部。又写回信给郭院长，为了书法问题，最近来了四封信。午饭后，偕秀君送仲仙上火车，天雨，雇了一部三轮车给仲仙与周翼坐，我与秀君坐公共汽车，火车2时16分开行。返家补睡，醒来后写了七封信。

10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核心小组开会，讨论黄河水库考古队账目清理问题。下午赴学部机要室阅文件。

10月14日 星期四

召开研究组会议，讨论最近二三年内的重点研究项目。素琴儿由广州返京。

10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学部中心学习小组，参观北京手表厂。午后，正暄机关派两位同志前来，了解情况并作慰问。傍晚偕秀君、素琴赴首都宽银幕电影院，观彩色片《东方红》。

10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没有学习，阅近几天的《参考资料》。接郭沫若院长来信，讨论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乃写一回信复之。下午赴院部，听张劲夫副院长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10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赴邮局汇款给岳母，听说她病了。下午审阅《新建设》送来孙毓棠文稿，关于汉代织机的两条文献诠释，阅后写了点意见。晚间王天木、胡厚宣同志来谈。

10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在所中核心小组传达星期六报告，并讨论杨献珍问题的总结，听说他已到哲学所当副所长。下午赴近代史所，参加讨论张劲夫副院长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参加者有近代史所黎澍、刘大年，法学所周新民、解铁光。

10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阅P. Dart [ 达特 ] 所编的*Charles . B . Hoyt Collection , in the Museum of Fine Art , Boston , Vol . I , China Art* [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查尔斯·B·霍伊特藏品》第1卷，中国美术 ] ( 1964 )，主要是唐及唐以前陶瓷、铜镜及Sino-Siberia [ 汉-西伯利亚 ] 铜牌，乃P. C. Swann [ 斯旺 ] 寄来，说原作者嘱赠给故宫博物院者。下午赴近代史所，参加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会。今天多了语言所的丁声树、石明远及考古所的徐旭生。素琴儿今日离京返内蒙。

10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香港记者徐振生来所访问，乃院部介绍来的，谈了一会儿。郭沫若院长偕王戎笙同志来，讨论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要一些资料。下午赴近代史所参加第三次讨论。

10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文物局谢辰生同志，与王伯洪同志由易县燕下都回来，汇报情况。下午赴中宣部，由周扬同志主持，讨论关于社会科学第三个五年计划问题。散会后，赴蟾宫影院观内部电影《打击侵略者》。

10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将昨天赴中宣部开会的情况，传达给所中核心小组。下午讨论一会儿。晚间阅Pelliot , *Notes on Marco Polo* [ 伯希和：《马可波罗行记》 ] 中关于Cotton [ 棉花 ] 一条。

10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学部中心小组所组织的参观组，到石景山钢铁厂参观。这

是北京附近较大的重工业单位，我们到达后，厂中负责同志先作介绍，然后参观焊钢管厂、高炉炼铁厂、炼钢厂及焦煤厂。下午阅伯希和：《马可波罗行记》中关于棉花一条毕（pp. 425—531）。秀君接小晴。

10月24日 星期日

今天在家，翻阅伯希和《马可波罗行记》中能引起兴趣的各条，不觉一天工夫便过去了。

10月25日 星期一

晨间秀君送小晴去托儿所，这是6月初迄今她初次再亲自接送。上午到所后，靳主任召集核心小组，就星期六学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进行讨论。下午开全所会讨论这一阶段的学习心得，主要是林彪同志的人民战争亦即备战问题的文章，及毛主席有关的著作。星期六上午已讨论，今天继续讨论一个下午。晚间开扩大党委会议，讨论所中工作。

10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阅伯希和书中关于Ginghis [ Gingham, 方格花布 ] 一条（pp. 281—363）。为郭沫若院长来信询问关于辛店彩陶事，查书后作回信。王俊铭同志谈有瑞士外宾要见他，代为询问学部联络处。下午阅新到*Antiquity* [ 《古物》 ] 关于考古绘画一文（Piggett [ 皮戈特 ] 写）。晚间去看电影：周总理访问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及陈毅部长、李宗仁先生的记者招待会等新闻片。

10月27日 星期三

炎儿今晨下去劳动锻炼，参加京密运河的开凿。上午赴学部，参加

党员所长会议，由刘导生同志主持，杨述同志参加，主要是重点研究项目及提拔培养干部问题。王慎之同志传达对外文委关于外事活动方面批示。下午在所中核心小组传达，并加讨论。晚间阅伯希和书中关于 Catai [ 契丹 ] 一条 ( pp . 217—229 )。

#### 10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研究组开会讨论重点项目问题，并附带谈明年工作计划。下午华觉明同志来所访问我，他在兰州工作六年，现来自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为王振铎指导下的研究生。晚间偕秀君赴红星电影院观电影，为工会团体购买，有陈毅副总理的记者招待会及一些阶级教育的纪录片。

#### 10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为《考古》审稿（陈述关于契丹文字，郭沫若关于王杖十简）。魏树勋同志由安阳回来汇报情况。下午开核心小组会，讨论中央会议精神，结合所中工作，决定要提升一些研究实习员。晚间核心小组学习《毛选》，关于党委会工作的几个问题。

#### 10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高研组学习《毛选》，讨论改造世界观为知识分子改造的中心问题，回来自学。为郭文作英文提要。至王俊铭同志处了解《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英译本进行情况，正文已交出，只剩索引及名词英中对照表。下午郭沫若院长来，由我与陈梦家同志作陪，商谈他昨天寄来的一文，不久又谈到《兰亭序》真伪问题。据云，郭院长曾去看陈垣先生，陈对于王羲之的思想，说要注意到他的崇信天师道问题。又谈到上海方面除徐森老外，多不同意认为伪，又谈到《石鼓文》，郭院长说他发表的《石鼓文》宋拓本，乃由藏日本河井荃郎处的小照片放大制版，故可能有些走了样。当时金祖同寄来善斋的甲骨拓本，即后来编写成《殷契粹编》者，河井荃郎欲借观此批拓片，故将此《石鼓文》拓本相易互

观。河井荃部在东京被美军轰炸时所炸毙，收藏品亦大半被毁，此拓本原物恐亦不复存在矣。谈至5时始去。去托儿所接小晴。阅毕《文物》今年第10期（1—70页）。

10月31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写了几封信。下午偕秀君携小晴赴儿童商店购物，又去明昌照相馆替小晴拍了一张相，因为今天正是她的三周岁生日。阅毕马克思《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1—106页），乃借自尹达同志。



# 11月

11月1日 星期一

上午赴学部参加党员所长会议，刘导生同志要去参加文学所路坎的追悼会，改由王慎之同志主持，传达陈毅副总理的讲话（10月28日记者招待会的反应，亚非会议，印尼局势），后导生同志回来才转入正题，各所汇报重点项目。下午继续汇报。

11月2日 星期二

上午学部继续开会，张友渔同志作外事工作的讲话（关于方针政策），由宋守礼处长谈明年外事安排，然后继续讨论重点项目。下午继续讨论，最后由刘导生、杨述同志作总结。

11月3日 星期三

上午将这两天的会议情况向所中核心小组传达。《考古学报》初校样送来，将郭院长文章的英文提要定稿与正文一起安排。下午赴学部，听张友渔同志作访越的报告。

11月4日 星期四

上午翁独健同志来所，他与徐苹芳同志赴北城参观元代房址，顺便来所参观元大都出土物。瞿同祖同志来所谈留美情况，并急于要将工作安排好。下午至尹达同志处谈谈：1．反映瞿同祖事；2．考古所的研究重点项目；3．谭文；4．中缅关系文章；5．还书。晚间偕秀君赴托儿所，将棉衣送给小晴。

11月5日 星期五

上午写了几封信，与乌恩同志商谈论文写作问题。下午参加所核心小组会，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晚间党组织生活，讨论《毛选》中为人民服务问题。

11月6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学习，讨论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问题。下午至胡厚宣同志处闲谈一会儿。

11月7日 星期日

上午赴王府井取照相，顺便至东安市场旧书摊买书。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

11月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写了两封信。下午赴胡厚宣同志处。

11月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林泽敏、卢兆荫同志今天下午赴西安，商谈房子问题与工作问题。下午为答复中华书局的信，至贺昌群同志处询问情况。阅毕 Rasmussen [ 拉斯马森 ] 的《天津史》（中译本，1—181页）。

11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审阅《新中国考古收获》序言的英译稿。阅新到西文杂志。下午审阅乌恩同志所写三篇文章（内蒙铜器）。

11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阅报上刊登《驳苏联新领导所谓联合行动》。核心小组商谈精简方案及研究生问题。下午审阅天津市文化局考古队的《渤海湾考古调查和海岸线变迁研究》一文。

11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赵芝荃同志由洛阳回来汇报情况。将乌恩同志所写的三篇论文退还给他，并提了些意见。王俊铭同志偕王镇中同志来商谈《新中国考古收获》英译本的序言改写问题。下午审阅《洛阳唐城里坊考》一文。晚间冒雨到所中准备参加核心小组学习，但靳主任在学部开会开得晚了，没有回来，只剩下我与王伯洪同志，乃改为自学。

11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赴学部参加中心组学习，听录音报告（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学习《毛选》心得），然后张友渔同志谈访越情况。下午返所自学。

11月14日 星期日

在家整理唐洛阳里坊资料。开始审阅*Paper presented at the Peking Symposium Section : Philosophy and History* [《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论文介绍·哲学与历史部分》] 校样（pp . 1—371）。

11月15日 星期一

继续审阅《北京科学讨论会论文介绍》。《中国建设》来电话催稿，乃于下午将《阿拉伯金币》一文改写一过，让他们自行翻译。

11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将《阿拉伯金币》改写过的一文，再加修改寄出。钟少林同志由安阳返所汇报安阳工作情况。下午赴北京展览馆，听陈毅副总理的国际形势报告，2时开始，6时始毕。炎儿劳动三星期（京密运河工程）归来。阅《红旗》今年第12期。

11月17日 星期三

继续审阅《北京科学讨论会论文介绍》。下午核心小组讨论昨天所听的录音报告。

11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徐苹芳同志谈元大都的复原问题，将赵正之同志的遗作元大都复原图稿给我看。陈梦家同志谈新出《甲骨文编》销路尚不恶，此间门市部这两星期已售出200余部。尹达同志来信询问科学出版社垫款事，托会计课代查。下午赴学部汇报关于长期重点研究项目问题。晚间偕徐旭生同志等赴农业展览馆，参观大寨型农业展览。

11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将《北京科学讨论会论文介绍》校阅到160页，以下还剩有200来页，乃托王俊铭同志代为校阅。与王伯洪同志商酌汇报重点项目的报告草稿。下午参加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座谈会，讨论《科学史集刊》问题。由钱宝琮同志主持，他先提到《科学史集刊》八年来的经过，黄伟同志作补充说明，到会发言者有陈邦贤、黄子卿、刘崇乐，袁翰青、沈同等同志。我也发了言，已近5时，乃请假先退席。至所中，将校稿托靳主任转交王俊铭同志，将英国书铺索卜骨文字照片的信，托龚琼英转交王伯洪同志。返家至颜闾、王明同志处告别。打电话给尹达同志告以科学出版社代垫日本彩色版印费用款<sup>(1)</sup>，已托所中会计代查，由王伯洪

同志办理。

晚餐后收拾行囊，7时半出发去火车站，在贵宾室集合〔赴山西参观〕。科学院包了一软席卧铺车厢，1、2号房间为工作人员（包括中关村医院的护士，郭沫若院长私人秘书王戎笙）；3号为郭院长；4号为施汝为、汪德昭、潘孝硕（应用物理所）和我；5—8号为徐旭生（考古所）、钱钟书、罗大纲（文学所）、张政烺（历史所）、陈世骧（动物所）、邓叔群、林镕、秦仁昌（植物所）、卞彭（电子所）、王荷仁（化学所）、傅承义（地球物理所）、蔡邦华、吴仲华、张文裕等。我与施、汪至郭老房间中闲聊天。裴丽生副院长等来送行。8时50分开行，10时30分入睡。

11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9时30分车抵太原。山西省人委派常委史纪言、省交际处处长来接郭院长。出站后，他陪着郭院长及徐老乘小汽车先走，我们乘一辆大汽车后随，由东郊沿马路至晋祠招待所，用早饭后出来赴晋祠游览。我是1934年毕业旅行来过一次，门面外边改观了，砌了新墙，开了新门，门上匾额“晋祠”二字，上首是“一九六四年五月”，下款是“康生左手”。进去后，倒基本保持原状，只有少数几处粉漆一新，树木也长大了许多。进去是一大戏台，过了悬有“三晋名泉”一个大匾。过了会贤桥，便是金人台，有宋代所铸的铁武士像，西南一件仍是原样未改，其余或修补或重铸，表面都摸得光亮了，千百年不生锈，可能是含有少量的镍或铬。再往前过对越坊为献殿，乃金大定八年（1166年）所建，虽经修葺，基本上还保持宋代风格。经鱼沼飞梁至圣母殿，一称邑姜祠，为北宋崇宁元年建，塑像（圣母一，侍从像四十二）也还保存宋代原样（其中有重修过者，又有几座曾经近代重新绘彩），虽不及唐塑，还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出来后，左行至水母楼，楼下为一鎏金铜制水母像，放在水缸上，旁立二侍者。登楼，则楼上亦有水母像，为塑像，两侧各立侍女三人，背后轮廓有点像鱼形，俗有美人鱼之称，乃明代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所创建。盖由于原来的水母（即圣母）被人移作邑姜（晋叔虞之母）后，明人又另立一水母祠也。下来后，至“难老泉”有傅山题

匾，泉水清澈，外流汇为清潭，有一石舫，匾为“不系舟”，我们下去参观。上来后至“山西历代书画馆”，乃同乐亭之旧址，1964年已改建过。出来后，其旁之胜瀛楼观改为服务部，出售拓片，照相等。挂雪桥畔的白鹤亭现改为流碧榭。我们又返至圣母殿前，右行有一巨柏，俗称“周柏”，但亦当为千余年前物，壁上嵌有傅山“晋源之柏第一章”一石刻。又至唐叔祠，谓陈列有石刻等，其旁为“贞观宝翰亭”，即有名的唐太宗写的《晋祠铭》所在地也。又至关帝庙及玉皇庙阁，后者现改为傅山书画陈列馆，所藏之傅山字画，其数量当为全国之冠。出来后，在文昌宫前照相，出新大门，又在门前照相。此时已近12时，他们都返招待所休息，我与张政烺尚有余勇，重返晋祠内又拍了两张相片。然后返舍，1时进午餐。下午3时半出发赴太原工人牛奶场参观。晋祠离城24公里，沿途两侧工厂甚多，烟突林立，据云绵连30来公里，太钢一厂即延7.5公里，至牛奶场已4时半，省委书记魏同志亦来作陪，牛奶场崔生茂场长作介绍。然后领我们去参观牛舍、饲料室、工人宿舍等，皆甚清洁，故为太原市卫生红旗单位。所修的亭子，砖墙洞门皆艺术化。崔同志好写字，到处是他所写的匾额或标语，最后他还请郭院长写字作为纪念，郭院长写了两张，一为毛主席的“九嶷山上白云飞”诗，一为临时撰成的一首诗“赤手翻天，雷锋八十，雄心伏虎，花果万千，牛郎回到乡国，银河落自九天。”此时已5时30分，我们乃告辞出来。途中看到西山煤矿的电灯满山，颇为壮观。晚间省府设宴招待我们，又请我们看剧。我饭后返室休息，没有去看戏，补记这两天的日记。

11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9时，集体参观太原机械厂。我在室阅《晋祠风光》一书，过了时间出来，才知道车子已开走了，乃与招待所服务员前往晋祠再作参观。进门后直赴圣母祠。先去看骀台庙，只有三尊泥像，又去公输子祠，神龛前还放着几尊小木刻神像。此时此间办事处蔡同志来了，我们经圣母庙前，由松水亭后面经舍利泉侧，上“七十二级石阶”（实际上经改后只有五十五级），至朝阳洞，有泥塑神像，其左之老君洞现为宿舍，其右之云阳洞，为傅青主隐居处，因为深处洞壁塌崩了，现锁封放置杂物。开源洞供财神，现为宿舍。待风轩放置杂物，再上一层，吕公

阁、读书台及三台阁现皆空着，据云拟将武后时华严经刻石放置在这里（前由山后风洞移置唐叔祠两廊，现已收取来）。下来后，经景宜园，重游唐叔祠、唐碑亭，进关帝庙殿，观隋槐出来，观东岳庙的周柏及唐槐，后者现已枯死。又至文昌宫，现为办公室及会客招待室。文昌阁两侧廊壁有乾隆时所书晋祠内八景、外八景的诗各八首。出来后，又至景清门，为原来大门，拍了一张相片。奉圣寺于1950年被拆毁，现为山西省疗养所，庭中有挂甲松，又有元碑。闻疗养所已搬走，将来此地仍归晋祠。返晋祠，至南小亭，观宋元制木殿模型。此时已近中午，乃告辞返舍，则进城参观的同志们亦正下车，闻郭院长亦没有去，在家看文件。下午3时许开党员小组会。晚7点10分火车开行，仍是原来四人住。这次由太原赴晋南，省委司秘书、交际处处长及公安厅一人员随车陪送。

11月22日 星期一

由太原至运城412公里，晨4时即抵车站，为了照顾我们的睡眠，至7时始下车。晋南地委李书记、运城县委刘书记等都来接我们。至县招待所下榻，在东三院的小院子内，我住24号房间，与徐老在一起。这几天正在开三级干部会，郁文同志及院部张同志都在此开会，科学院“四清”工作队亦有百余人在此开会。早点后出来逛大街，至骆家巷街104号有一清真饭店，悬一“革命文物”的牌，说这里便是1930年裴丽生同志（在清华时名“裴裕华”，在此工作化名“陶君贻”）做地下工作时，办一丽丽派报社。10点20分召开全体会，由郁文同志宣布在此间日程，30日离此赴曲沃。11时郭院长接见在此间“四清”工作同志，分三批照相。3时由县委葛书记介绍此间情况。接着由郁文同志介绍科学工作队在此间情况。晚饭后，稍息，赴戏院观听县专区北路梆子《山乡风云》，返舍已近11时矣。

11月23日 星期二

今天上午9时，此间三级干部中“四不清”干部交待，比较好一些的

人做自我检查。由张同志（科学院党委“四清”工作队副队长）主持。上午七人，下午四人。散会后，参观团分二组讨论。晚餐后，我们第一组继续讨论两小时。

### 11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分三组活动，物理所四位同志参加西姚公社，徐老等六人参加原王庄公社，汪德昭和我等八人参加大渠公社。大渠公社的干部住在城内党部，我们先到会议室，由工作队萧队长介绍大渠公社情况，包括经济、文教、卫生等各方面，然后介绍“四清”运动情况。我们八人又分为四组，我与张政烺为一组参加程家庄大队，由工作队王队长带我们去。上午听了“四不清”干部作交待者三人，已近12时，他们下午继续谈，我们参观团留在招待所听先进事迹报告，张同志主持会议，有全省模范饲养员王傅河等七人，但四人讲毕，时间已到了。张同志总结说：这些先进人物的共同优点：1．大公无私；2．学习《毛选》；3．阶级立场坚定；4．态度谦虚。晚间观蒲剧《红松堡》，阅《高尚的人——模范饲养员王傅河的故事》（莎荫、杨义著）。

### 11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集体赴解县参观关帝庙，因为解县是关羽故乡，所以这庙的规模特别大。前有端门、雉门、午门、御楼，两侧有钟鼓楼。正殿为崇宁殿，因为宋封崇宁王，有康熙、乾隆及咸丰的题匾。塑像作冕旒的王者像，后殿为春秋楼，楼下关羽作武将像，楼上作看春秋状，四壁为春秋经，故一称麟经阁。更后为关娘娘庙及左右关平庙和关兴庙，已于解放前被国民党所毁。登楼一望，南为中条山，北接“硝池”，此殿初建于陈末隋初，现存者为康熙时所建。西厢房为文物陈列室，有汉陶器、宋瓷及书画等。出来后，至西园大队参观，由大队支书王占奎陪我们一起参观，社员正在整地，将碱石滩改为耕地，又在打第五眼井，我们协助他们起土和运土。午后参观团上盐池。关帝庙文物保管所张洁严同志来采访徐老与我。又至城内文化馆参观，由历史文物馆何同志陪同，有仰韶



彩陶片、鬲足、战国及汉墓出土物、宋磁枕及瓷器等。门口有唐贞元十三年池神庙碑，由池神庙移来。晚间在施汝为同志房内闲谈。

## 11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开座谈会，由贫下中农及地富子弟谈他们对社教运动的体会和感想。一共七人讲话，多是贫下中农，站稳阶级立场，对坏人坏事敢于作斗争；另一个为地主家庭出身的积极分子，与家庭划清界线，揭发他父亲与伯父，并揭露队中坏人坏事。最后由郭沫若院长致辞，感谢地方领导给我们参观团这一机会学习，并表示要大家学习毛主席给小学生的题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下午分组讨论，讨论至5时，我们明天去环池大队的几个人，去听环池大队工作组介绍那里的情况以及运动经过，谈至6时许始毕。晚间观眉户戏喜剧《彩礼》及现代剧《一颗红心》，主角许老三即以临猗王傅何为蓝本。

## 11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赴大渠公社环池大队，在运城县城的西南约10华里，位于盐池之北。我们6人先到工作队支部，然后赴盐业化工局第一厂礼堂，参加群众大会，到会者约130人左右，10时开始，一直开了5小时。由大队支书自我检查，揭露或控诉共34人，最后由贫协主任总结，又由工作队队长致辞，已下午3时许。到贫农家中派饭，他们仍以客人看待，四个碟子（白菜、萝卜丝、粉条、辣子）、红薯、馒头之外，还为我们煮面条。我与汪德昭一起，饭后留下粮票半斤，人民币1角。出来后与工作队同志见面（现下13人），然后参观五六式用井，又参观野孤泉，返城已5时半。写了两封信。

## 11月28日 星期日

今天中国科学院在此间参加“四清”同志汇报。由郁文同志主持，上午是六位高级研究人员汇报。午睡后，我与徐老及张政烺同志一起去看

池神庙，在运城南门外。中间三座殿，中央为东西盐池之神，左为条山之神、风洞之神，右为忠义武安王之神。殿前有二大碑，一为元至治元年重修碑，一为嘉靖十四年重修碑，皆尚完整。前为戏台，台前竖立石碑十余，闻〔运城县文化馆门口的〕唐贞元十三年即由此处移去。其中有元大德国三年圣旨加封碑二，万历丁酉河东盐池之图，至正七年碑记，天顺七年重修记，万历四十年三碑，正德三年修周垣记等。壁上嵌有诗刻，有嘉靖胡纘宗诗，爱堂诗二首，剑泉与侍御王竹岩等游海光寺诗，阶上弃置一块明朱裳捞盐诗四言十章。由庙中出来后，绕道至庙前，为海光楼旧址，解放时毁掉，仍留石碑数件，矗立荒草间（嘉靖十四年古峰余光撰《海光楼赋》，嘉靖十一年曹嘉撰盐池虎异记，万历卅三年侍郎曾公大然《盐法记》，刘敏宽撰文，崇祯九年南阳鲍武撰行书《重修盐池神庙记》）。

返招待所，3时继续汇报，为青年研究人员汇报参加“四清”心得，凡五人。最后郭院长致训辞，望大家能完成临出发前张劲夫副院长所嘱咐的三项任务，希望大家学习雷锋，学习王杰。郁文代表“四清”同志向郭院长表示谢意。晚间观蒲剧团演古装剧《挡马》、《火焰驹》、《朝房》等。

11月29日 星期一

今天刮大风，我们乘汽车前往夏县参观。郭院长和钱钟书、罗大纲等三位，因为感冒了，在家休息。我们十六人前往，先至郭道公社郭道大队，由大队支书介绍情况，知此大队为绿化的模范。午餐后赴司马大队，正在学大寨，平整梯田。至司马光陵园，前为忠清粹德楼，此楼解放时所毁，旁立1962年重修记，谓此楼原高四丈五尺。中有大碑，为嘉靖二年御史朱实昌另刻之神道碑。至陵园，有大墓五，小墓十三。其中二墓之前有石人石兽等，墓前仍竖立有宋碑三，为司马池、咨、浩三人的墓碑，皆司马光所撰。又赴祠堂，中有王安石撰司马沂碑，已断为二，卧于地上，壁上嵌有金皇统九年碑记，又有至正壬辰重刻的苏轼书神道碑，计四块。壁上嵌有诗题，如嘉裕元年马□撰司马君实哀辞。此数碑所在地，即所谓杏花碑堂，亦即司马光祠堂。又东，原来亦为祠堂

之一部分，现唯留下石碑，如嘉靖三年重修司马光祠碑，至元四年范离谒司马君墓诗并序，吕桷重修司马光祠碑记，朱定昌撰司马光故里碑记。出来返舍已3时半，我与张政烺赴文化馆再参观，庭中嘉靖重修关帝庙碑，已倒地碎为二块，陈列室外靠边墙立着几块明清碑。6时半用餐，为我们送行，有酒。饭后与徐老闲谈，张志三来看徐老，秦仁昌来谈。他走后，我补写日记，阅报。

11月30日 星期二

今天乘9时29分车赴侯马。郭院长感冒稍有发烧，昨天没有出来活动，听说在家中写了八首诗，包括伤风未能去夏县有感。郁文与李德仲同志劝他直接先返太原，他只好与我们暂时告别，我们请他保重。11点40分车抵侯马，住曲沃县干部招待所。饭后，由李德仲同志召集全体开会，报告今后日程，12月4日返太原，因为与郭老一起行动，离运城后的活动，今日才宣布，为了安全保密也。下午3时，参观文物工作站，畅文斋同志等出迎，介绍情况，参观陈列室，由新石器时代下至金元，但以东周时代的为主，有铜器、玉石装饰、货币，而以陶范为最特出。又至库房参观，有些东西已装箱，拿出几件完整的陶范来看。然后参观复原的金代董氏墓二座，即1964年发现的董海墓，与1959年发现的董明墓，我们去参观董海墓，规模较大，前后两室，共埋十来人，雕砖彩绘有骑马相斗的武士，左壁有二人乘马，前后仆从相随，后壁为墓主人夫妇对坐，相对的门楣上有买地券，以黑笔书写。过道门侧有刻字，一边为墓田栽柏树，一边为收粮定额，进口处门相上则为墓主人姓名。次至董明墓，仅有一室，雕砖除戏俑外，不加彩绘，门楣上亦有买地券，后壁则有戏台及演员俑五人，两壁为格子门一排，藻井有八仙像。闻最近又发现一金代董姓墓，亦有戏台，有演员俑四人，亦有八仙，但与前者稍有不同，而二者皆与现今之八仙稍有出入，两墓之门皆窄。又至拓片陈列室，有绛县的《碧落碑》、万荣的《汉汾阴祠图》，最近由汾河中捞上来的宋真宗大中祥符间撰书的《汾阴祠碑》。出来至休息室小坐，由徐旭生先生在题名册上为参观团题记，还写上书者姓名及年龄（时年77岁）。陶正刚同志由工地回来，说在电厂址上发掘，探得排墓坑数十座，尚未有一座到底。又说郭马村发现一古城垣。晚餐后，7时

去观蒲剧现代戏《在红旗面前》，乃特别为我们演出。

# 12月

12月1日 星期三

上午8点半由侯马出发，约9点50分抵绛县南柳村。会客室四壁悬挂着村史的图画，及村中五好社员的画像。分送每人一本《南柳党支部工作的好经验》，然后带我们去参观大队展览室，四壁有村史及村中搞生产、学《毛选》的图画照片及文字说明，又带我们参观村中饲养猪的部分、手工业部分、农县仓库、小麦磨粉处、山上引水（由砖槽对合作水管）作自来水出水龙头，又指村背后的山丘，说这里是“四沟五岭十三坡”，现在开为大寨式梯田。下午2时出发，先至闻喜县东镇公社东鲁大队，乃山东青州人逃荒到此荒草滩所开辟出来，现下电力引水上来灌溉。支书引我们到展览室，介绍村史，另有解放以来增产的示意图。参观灌溉站及几家农户。又赴东镇公社涑阳大队，为植棉先进生产者的大队。归途，经礼元公社，参观闻喜裴晋公祠，祠宇除一侧厢小屋外，多已废圯无存，但碑刻尚多，进口处有武周时一碑，上半字已漫漶不清，再前数步，左有唐玄宗御书《裴光庭碑》，侧厢小屋有金大定十一年《裴氏家谱序》（裴滔撰）及《世系考》，乃咸丰七年刻字，庭中有咸丰元午祁嵩藻书《韩愈平淮西碑》，此外尚有唐贞元十二年《裴晋公祠堂碑》，明嘉靖二年《重修碑》（朱实昌撰）乾隆五年《学田碑》及《祠堂碑》。返侯马晚餐后，开小组长会。散会后到礼堂去参加晚会，观蒲剧独幕剧《打铜锣》、《卖牛》、《婚事》。

12月2日 星期四

上午8时半出发，赴杨谈大队参观，该队属曲沃县杨谈公社，在塔儿山下，多是丘陵旱地。车子直向山脚开驶，中途下来一观梯田的景色，他们还留下一道未经整治的田埂，以便比较。至山脚，此处高处为石山，山沟及山上植林，其下丘陵地带为黄土，辟为梯田。又至山腰观牲口养畜处。步行进村中参观展览会，又至养猪场。中午返侯马市。下午3时南柳大队谈建社情况，6时半始毕。晚餐后，陶正刚、王克林同志来谈。8时又参加座谈会，听涑阳大队吴吉昌报告他植棉的经验及土法

试验。

12月3日 星期五

上午八时三刻由侯马动身赴临汾，路程120华里，中途至阎店村，参观途旁的一砖建街门，门楣上生长一树，门侧有一石碑，万历四十年所立的《建门碑记》。至离临汾约十华里时为尧庙，进门处门楣以上，上直书“古尧帝庙”，下横书“光被四表”。进门后，右为明正统十二年《尧庙重修记》（陈循撰），左为元泰定元年所立至正间王磐撰《重建尧帝庙碑》，正中为五凤楼，现为文物保管所干部宿舍。其后为尧井亭，亭后即正殿，称为广远殿，有尧帝戴旒冕像，两侧为四岳；殿前有古柏，其中一柏中心又长出一桐。庭中左为嘉靖二年廖纪撰《作祭器碑》，正德九年韩文撰《重修尧舜禹庙碑》，碑阴有建筑图，殿前卧一断碑，乃至正庚辰为一道士所立，此外尚有道光、光绪年所立之碑。并有文物保护的说明木牌一，谓庙始建于晋代，重建于唐显庆三年，此后屡修，解放前尚有边屋400余间，为阎锡山军队所拆毁。正殿后为寝殿，所塑帝尧像作便服，并坐者为其正后。此殿正修理中。进城，下榻晋南交际处。下午3时出发，参观晋南专区社教运动展览会，闻花了七个月筹备，近始开放。展览会设在大云寺内，此寺有一琉璃塔，塔凡六级、高达30米，乃清康熙时所建，塔中一铁佛头部，高几达10米，我人立于其前，仅及其唇部。寺乃贞观六年创建。展览会分八室：（1）国际国内大好形势，（2）、（3）为阶级斗争，（4）社教运动，（5）千万不要忘记过去，（6）社教以后的大好形势，（7）社会主义建设，（8）学大寨。返交际处，地委及李专员设宴为我们送行，8时即上火车，车子12时许才开行，我们都已入睡。

12月4日 星期六

晨间5时40分抵太原市，赴晋祠招待所，写信给家中报告归期。郭院长已痊愈，今日将一起参观几个地方。由晋祠至汾阳贾家庄约150华里，8点40分出发，10点20分即达目的地，先至队部休息，发现李一氓

同志在文水蹲点，也跟郭院长来参观。由队长介绍情况，知道这大队属于汾阳县万年青公社，是一个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大队，是山西省农业的一面红旗。我们去参观展览室、副业工场，包括豆腐、醋、粉、磨、油、缝纫、理发、电碾、饮料加工、养蜂。又到后面养猪场。旋至农具修配队，分作钳、机、锻、焊、补带、泥、木、电、砖瓦。出来后至养马场，又参观公共食堂。此时已近12时，乃乘车赴杏花村汾酒厂。休息一会儿，即进午膳。他们拿出汾酒、竹叶青、玫瑰酒、白玉酒四种，每人四个小酒杯，各尝一点，还劝我们先尝汾酒，此酒最醇，喝了别的酒再尝便不知其美。饭后返会客室，由厂中干部介绍情况，然后参观各车间。参观毕已是3点5分，上车赴文水，3点40分至云周西村。遥望即见刘胡兰烈士陵园中之白石像，进门处悬“刘胡兰烈士陵园”及“刘胡兰烈士纪念馆”二块木碑，文水县委、刘胡兰的母亲及公社书记等都在门口迎接。进门后，庭中即是毛主席题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石碑，碑背后为郭老所书中共中央追认刘胡兰为正式党员的决定。再前行便是宫殿式的“七烈士纪念厅”。厅中央为刘胡兰的石膏像，后壁中央为刘胡兰烈士像，像前陈列柜放置遗物，为生前所剪窗花，两侧为同日就义的六烈士像（石洋三、张年烈、陈树英、石三槐、石世祥、刘树三），像前也都有陈列遗物的柜子。两侧壁为油画，一为七烈士站在就义处，一为刘胡兰挺身而出。纪念厅后即为陵园，中央矗立刘胡兰石像，背后土冢即为刘胡兰墓。其右就义处，有一白石花环中刻文字，相去不远的树上悬一说明木牌，谓树旁即刘胡兰受难前站立处。旁边的观音庙，亦圈入陵园中，有石碑知为光绪二十三年所修。此庙当年为村公所，西厢房即审问刘胡兰处。5时许离开陵园，6时半返晋祠招待所。晚提早入睡。

12月5日 星期日

上午休息。李德仲同志召集小组长开会，安排工作。返室，补记连日的日记，张政烺同志来谈。阅报，12月3日《人民日报》，有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下午参加小组座谈会。晚间阅文件：《贾家庄支书在山西省党代会上报告》、《南柳党支部工作的好经验》、《学习吴吉昌》等。

12月6日 星期一

上午由晋祠进城参观大寨展览。展览设在文庙中，原为省博物馆，展览分为六室。参观毕，又放《少数民族参观大寨》的新闻纪录片，时已11时半，乃上车返晋祠。饭后，省博物馆送七件铜器来给郭院长看，又有最近长治分水岭出土的铜俑、兽觥及镶金的玉器。午后2点57分火车由太原开行，省委二同志来送行，司正卿秘书和侯处长则仍陪我们到阳泉。6点32分抵阳泉市，市长来车站欢迎，下榻市内五一路阳泉宾馆，与张政烺同志一室。晚上我们没有出去。

12月7日 星期二

晨8点30分由阳泉动身赴大寨参观，这里离大寨120华里，但是山区道路不好，10时余才抵目的地。昔阳县委原耀先同志也来大寨招待。因陈永贵同志两星期前赴山东、河南等处取经没有回来，所以由贾承让大队长招待我们。大寨入口处的那座建在高台上的写着“大寨”的小庙，已同高台一起拆掉了，正在那里砌一道水渠，系由水沟引水，可以排洪。以石砌成券洞，洞口将嵌一石刻“大寨胜天洞”。小庙原址后面是两长排石窑洞，右面是“自力更生”，左面是“发愤图强”。我们先到田地参观一周，这次因为照顾郭院长等，只走了一小圈，但也差不多走一个半小时。由居民点的后底沟的右首上山，由山上平坦处可以下瞰后底沟，沟中一层层石坝，有人在那里放羊。那里还有铁缆，以便运肥。上山到赵背峪沟，有人在这里平土垒坝，有铁姑娘队，还碰到副支书梁便良，绰号“铁肩膀”。郭院长与他们照了相，还义务劳动，挑了一担土。再上行，为打石头的地方。我们上狼窝掌沟，这里三战的故事，我们早已听说过。回头走，由山腰转到沟边，可以看沟中一道道石坝，山上有些地方已种上胡桃树。折回到合作沟，即白驼沟，乃大寨首次治山的地方。由此返村，去饭厅，菜有一部分大概是宾馆带来的，颇不恶；但主食是村子里的，有玉米窝头、南瓜（倭瓜）、洋芋、小米粥，也有糖包和水饺，但是大家喜欢尝窝头、南瓜和洋芋，吃得很饱。我与张政烺等同志到陈永贵住宅前，他全家不在家，门也锁着，在门前广场中照了一张



相。匆匆与大寨人告别，回到阳泉市。晚饭后，又观看东风剧场的文艺晚会，由小学生及一些工人表演。

12月8日 星期三

上午没有集体活动。我与徐老，张政烺同志出来走走，一直到南山公园，为山西省内唯一的山区公园。参观了动物园，乃循途而返。11点半午餐为我们饯行。12点57分火车开行，4点10分抵石家庄，须要换车，5点25分改乘京渝快车，9点45分抵北京站，张劲夫副院长来迎接郭院长，各所都有人来。考古所张岱海同志偕炎儿来接。送徐老返家后我便回家了。秀君身体似较别时为佳。她告诉我勋铭大哥已于上月21日去世了，享年69岁，数十年同胞兄弟，不能再见面了，回忆往年，不禁黯然。

12月9日 星期四

上午阅《大寨精神大寨人》（1—123页），山西出版《大寨》（1—146页），后者实即前者之修订版。上午与所中各同志会面。下午赴院部，由李德仲同志召集参观团18位同志座谈，并决定各人写心得，星期一交卷。

12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蒋若是同志来，为了调干部的问题，要我们精简干部的名单，又与我谈洛阳工作情况。下午徐苹芳同志谈元大都工作情况。阅北京广播电台编《大寨》（1—112页）及农业出版社《大寨红旗飘》（1—104页），后者亦为前者之增订版。

12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开始写参观心得。补记6日以来日记。学部通知下星期二开会谈今年工作总结、明年计划，要求先作准备。历史所通知下星期四开会讨论《东北民族史诸问题稿》。

12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赴交道口第二十二中参加家长座谈会。下午续写参观心得。傍晚因小晴感冒发烧，去颜大夫家询问。晚间任大夫来诊治。

12月13日 星期一

将“参观心得”写毕，重抄一过，约4000余字，将此寄去，了却一事。晚间审阅《东北古代民族史问题稿》。北京市文物组赵其昌同志来谈。

12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部参加党员所长会，刘导生、关山复同志主持，谈年终总结问题，由导生同志先谈注意要点，尹达同志介绍历史所工作经验，关山复同志最后总结。下午在家审阅《东北古代民族史稿》，张岱海偕北大刘慧达同志来，谈关于响堂山石窟寺研究一稿，并将稿子留下。晚间程溯洛同志来，因他下星期将赴广西参加少数民族地区“四清”。

12月15日 星期三

将昨天所看过的《东北少数民族史稿》第二题，再交佟柱臣同志审阅。自己续审阅第四—五题。素琴儿由内蒙来，将出差赴东北，下午秀君偕之赴百货大楼购衣物。小晴留在家，我携她去新街口新影厂，观此次参观时所摄制的新闻片，并放映参考片数本。返家时，佟柱臣同志已携修改过的审查稿来。

12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赴历史所开会讨论《东北民族史诸问题稿》，由侯外庐同志主持，金灿然、周一良、姚家积同志参加，对于审阅结果提了一些意见，高句丽及渤海部分只有一些小的修改。惟上古部分问题较大，最后决定由历史所负责，其中第二题由考古所负责修改。由山西返京后，忙于写参观心得及审阅稿子，今天已一星期，始动笔写信，写了八封信。

12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在所核心小组中传达学部关于总结及计划的指示，大家座谈一下，决定我所如何进行。下午翻阅这一星期的《参考消息》，阅《王杰日记》，所中正在学习此书。晚间参加党的活动，讨论发展新党员计划。

12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赴学部参加中心学习小组，讨论《海瑞罢官》。下午阅文件。晚间阅《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

12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为《考古》审阅陈梦家《亩制与田制》一文，提了一些意见。下午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1—259页）。这刊物以前每期赠送，第51辑以后，不仅不赠送，连订阅也费了一些周折，最近才订货到。

12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仇士华同志汇报C<sup>14</sup>实验工作情况。林寿晋同志谈三门峡后川村战国墓报告明年整理计划。

12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所核心小组商谈洛阳工作计划，听郭义孚、钟少林同志汇报。下午全所会上由徐旭生先生与我作报告，谈此次参加科学院社教参观团的所见、所闻及感想等。素娟侄女今日离京赴山西参加农村巡回医疗队，需半年至一年，来辞行。

12月22日 星期四

阅《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1—270页）。傍晚，大房瑞荣侄由南京出差来京，留之晚饭。饭后偕秀君往首都影院，观《像他那样生活》。

12月23日 星期五

今天又刮大风，天气变寒。苏秉琦同志出差回来，谈江、浙及临淄、安阳等处情况。许景元同志由金县参加劳动返所，据云其他同志亦将于今、明日返京。审阅《东北古代民族史稿》。

12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高教研组学习，讨论《毛选》学习总结。下午参加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学术讨论会，潘吉星同志谈中国麻纸发明史，并最近在陕西凤翔纸坊村调查手工制纸的情况。晚间审阅《东北古代民族史稿》。

12月25日 星期日

继续审阅《东北古代民族史稿》。《中国建设》社寄来《阿拉伯金币》一文的英译稿，要我审查后定稿，为之审阅一遍，稍加修改，即行

退还。

12月26日 星期一

继续审阅《东北古代民族史稿》。下午王世民同志来谈，刚由金县劳动锻炼完毕返京，谈在沈阳所看到的新发现文物。赴北京饭店，参加中朝友协同朝鲜使馆举行的新年联欢会，5时开始用餐，饭后晚会有各种文娱节目。

12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高研组学习《毛选》总结讨论。正中侄来，他由汉口奔丧返里，又陪他母亲赴普陀及杭州游览，最近才返家。询以大哥丧事情况，知温州迷信，旧俗仍未能完全消除。《光明日报·东风副刊》编辑黎丁同志来谈，为《东风》约稿也。继续审阅《东北古代民族史稿》。

12月28日 星期二

继续昨天的高研组讨论，今日即结束。继续审阅《东北古代民族史稿》。至杨一之同志处探疾，前几天他又发病了，现已痊愈。

12月29日 星期三

《红旗》杂志送来我所集体所写反修稿的校样，校阅一过，并送裴文中、林寿晋、佟柱臣三位原作者校过。下午校改《东北古代民族史稿》。晚间观电影《胜利在望》。

12月30日 星期四

今天研究组讨论《海瑞罢官》这一最近发生的学术思想争论，发言

颇踊跃。上午《历史研究》编辑部同志来，商谈天津文物队的渤海湾一文刊登问题。下午《红旗》杂志社取去校样。赴黄文弼同志处探疾，前星期六曾住院，以支气管之外，又发现有肺气肿也。素琴儿由东北公毕返蒙，途经北京。我傍晚返家，感冒发烧至38.5度，秀君偕素琴儿去烫发，即在外面用晚餐。我自己煮面吃后，即上床休息，夜间出汗，体温37.5度。

12月31日 星期五

晨起，已退烧为36.7度，赴协和医院治疗，遇及曹禺同志。大夫诊治说气管发炎，服药外，还要打青霉素。下午所中新年联欢会，我没有去参加。

---

(1) 编者注：1955年尹达访日时，托梅原末治印刷500份侯家庄西北岗1001号大墓花土彩图所用款。

# 1966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六

由于患重感冒，气管有点发炎，晨间赴协和医院打青霉素。旋赴院本部参加新年团拜，由郭沫若、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张劲夫各院长致辞，我与裴文中、侯外庐坐在一起。散会后，偕翁独健到华侨旅行总社去访瞿同祖，他返国已近4月，工作尚未安排。审阅《东北古代民族史稿》，并加修改。正昕侄夫妇与正璋侄来拜年。

1月2日 星期日

去协和医院打针，上下午各一次。今天将《东北古代民族史稿》基本改毕，只剩第二题。下午素琴儿离京返内蒙。

1月3日 星期一

金县劳动的同志，今天都来上班了。将《东北古代民族史稿》改好的稿子寄给姚家积同志，又以整天工夫将第二题关于考古方面的修改完毕。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闲谈。

1月4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部开会，由刘导生同志主持，谈备战问题。下午向所中核心小组传达并加讨论。又关于《东北史前考古问题》与佟柱臣同志讨论，暂作定稿。晚间至杨向奎同志处探疾。

1月5日 星期三

上午继续昨天的讨论，又加入郑振香、许景元、赵芝荃、王<sup>予</sup>诸同志。下午全所开会欢迎金县及黄县劳动回来的十几位同志。志清媳自去年3月离京，今天返京，即返机关去。据电话云，曾去探望小晴，但连妈妈也不认得了，说“这不是我的妈妈”。

1月6日 星期四

上午谢辰生同志来谈去侯马调查“朱书玉册”事。与王俊铭同志商谈《新中国考古收获》英译本地图事。与苏秉琦同志谈集安所出土铁胃的年代问题。下午所中核心小组商谈工作计划。志清媳曾来家，我下班时，刚运行李走了。晚间阅《文物》1965年第8期。

1月7日 星期五

上午赴学部参加党员所长会议，先由张友渔同志主持，谈外事工作方针及计划；然后关山复同志传达陆定一同志关于文教工作的报告。下午向所中核心小组传达上午开会精神。晚间党的组织生活。

1月8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高研组政治学习，学习《毛选》总结及备战问题。下午赴北大，由对外文委召集，讨论国际汉学家会议的参加与否，今年在丹麦召开，已有请柬，自1956年后已9年未去，这次再加考虑。翦老与张芝联同志皆参加，提了些意见供领导参考。返家，志清媳已将小晴接回来。阅毕《文物》1965年第11期（1—56页）。

1月9日 星期日

上午王天木同志来。下午赴尹达同志处；至靳主任处，托他明天去



院部开会；又至张政烺同志处。阅《文物》1965年第12期。志清媳来陪小晴。

1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徐元邦同志出外约稿返所，汇报情况。下午接法国 *Archaeology* [《考古学》] 编辑部来信约稿，译成中文，向学部请示。晚间阅自然辩证法组：《关于从猿到人的提纲》，准备写一报告给学部。

1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靳主任传达昨天学部会议安排。旋赴文博研究所参观侯马新出土“玉简”，遇及唐兰、启功二同志。返所，历史博物馆派石光明同志前来征求关于捡选一、二级藏品标准的意见。正宗姪搬家携眷经京，即住自家。

1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中华书局编辑部古代组潘某、傅振伦来接洽《居延汉简乙编》出版事，并谈及《永乐大典》续补各卷。正宗侄下午离京赴西安。

1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知《新中国考古收获》英文本校样已来，与王俊铭同志谈校样赶工事，因他准备返沪探亲。苏秉琦同志谈北大哲学与历史二系下放南口国营农场半农半读，学制亦改为三年。阅《现代汉语大辞典》有关历史的一些条目。

1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乌恩同志谈专业课考试事。下午赴学部听传达关于中苏关系文件。

1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学部中心小组，讨论《海瑞罢官》问题。下午赴所，阅内部文件。又至编辑室观徐旭生先生藏沁阳出土战国玉简，约陈梦家同志写稿。马得志同志由西安归来，稍谈西安情况。晚间阅《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

1月16日 星期日

阅毕《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1—236页）。午后赴永定门车站欢迎所中山西四清返京同志，与牛兆勋同车进城。贺昌群同志来谈。

1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布置《海瑞罢官》讨论事。下午对《现代汉语大辞典》历史条目，写了几点意见寄给语言所。傍晚赴罗马尼亚大使馆，参加罗马尼亚科学院授予郭沫若、竺可桢院长以名誉院士，黄秉维所长以通讯院士的仪式，并举行酒会。

1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阅新到书刊。下午参加高研组学习，讨论《海瑞罢官》，仅到4人：陈梦家、颜闾、佟柱臣和我。晚间楷儿由四清工作队返家过春节。

1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阅吴晗《春日集》（1—268页）。赴民族文化宫，郭沫若院长接见哲学社会学部高研人员，关山复同志主持，郭院长致辞，然后观电影《华北戏剧观摩演出》上集（《竞赛》、《咱们都是同志》、《新社员》）。下午暄儿由合肥返京，春节后仍要下去。

1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阅《红旗》最近三期，包括1966年第1期发表的《驳修正主义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一文。中午所中聚餐。午后与靳主任及牛所长商谈所中工作问题。下班顺便赴东安市场购物。暄儿夫妇携小晴来，又约颜大夫一家3人一起除夕用餐，仍是10个高足碗、5个菜。饭后看了一会电视。

1月21日 星期五

今天是阴历丙午年正月初一日。上午容肇祖、王明、裴文中、马得志、黄展岳、王伯洪、卢兆荫、黄石林、李遇春、安志敏、王世民、林寿晋、颜闾夫妇等来贺年。午睡后，至容肇祖、王明家回拜。晚餐后，偕秀君去郑石君、颜闾、杨一之处贺年。后来我又去罗尔纲同志处，他谈起《海瑞罢官》讨论事，认为这是政治问题，不仅是学术问题；实则学术离不开政治，以《史记·儒林传》中景帝以为“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被杀者。罗同志以为可以取譬。〔补记：《汉书·辕固生传》：“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与辕固生辩于景帝前，景帝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师古注：……言汤武为杀，是背经义，故以为喻也。）遂罢。〕我又至郭宝钧处，前星期以伤风转肺炎，在医院住几天，打青霉素24针，因为过节，返家休养，坐谈一会即告辞返家。

1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郑石君夫妇来贺年，所中研究生乌恩、刘一曼、郑光贵等来贺年。正昕侄夫妇来，以其机关首长接见，11时许即离去。正中侄夫妇携二小女，偕同玉琴侄女（由温州来京）来。暄儿妻舅携其小女来。中午春宴，一共12人，挤得满满一桌，秀君做菜，8碗7菜（海参、蹄、鸭、腰花、年糕、八宝饭、鲜枇杷），还有黄鱼忘了上桌。3时许始陆续散去。下午，吴世昌、胡厚宣夫妇来贺年。晚间赴裴文中处，又至张伯璠处贺年。

### 1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至吴世昌、胡厚宣处贺年。在胡同志处遇到中华书局的姚绍华同志，听说中华书局正在审查全部已出版的历史小丛书。下午易漫白同志来，他由新疆返京探亲，打算解决接眷问题。张伯璠先生来。王天木夫妇带着女儿来。晚餐后，我到黄文弼处探病。并至王天木处回拜，谈至9时半返家。

### 1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刘慧达同志来，询问响堂山石窟稿已阅否？并谈最近在安阳参观石窟情况及发现。今天下雪，京中久旱，这是第二次，比前次为大。在家审阅《考古》1966年第2期校样（1—72页）。

### 1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至各室贺年。靳主任告诉我前晚所中住客（张岱海同志爱人）煤气中毒熏死，又商酌增派人员参加四清工作队事。下午邹衡同志来我家中谈，新近由临淄指导北大学生实习返京。赴所，杨泓同志送回刘慧达一文，并提了一些意见。

### 1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审阅刘慧达《响堂山东魏——北齐石窟类型和题材的分期》。下午赴学部，张友渔同志主持关于编写“中非关系史资料”的编委会。至王明同志处，询问哲学所外国哲学组情况。旋至贺麟同志处，将裴老嘱托找人讲解法国哲学书籍事托之。晚间偕秀君至张雁深、绿子同志处，稍坐即返家。

#### 1月27日 星期四

今晨楷儿返四清工作。我至中宣部，听传达毛主席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指示，康生同志批示，《情况简报》试刊第1期，及陆定一同志指示。下午分组讨论，我参加历史小组，由尹达、刘大年同志主持，刘导生同志亦参加，谈至5时半始散。晚间审阅《考古》编辑部转来《定县出土北魏石函》，并为其中出土波斯银币作初步鉴定。

#### 1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瞿同祖同志来谈。下午赴近代史所继续昨天的讨论，至6时许始散。昨晚秀君又昏厥一次，弄到11时半始醒，今天又在厨房内摔了一跤，饭食也骤减，一天只进半碗饭。

#### 1月29日 星期六

今天上、下午都在近代史所继续学习讨论。下午所中四清同志返山西工作，没有去送。

#### 1月30日 星期日

将定县华塔废塔下出土的舍利匣中波斯银币作考证。晚间观电视《红色背篓》。

1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各组室汇报学习情况。下午马得志同志汇报西安工作情况。晚间与秀君、炎儿一起去正中侄家，因玉琴侄女返里，送她水果、糖果、核桃肉等路上吃，并将显微照片托她带交梅冷生。

## 2月

2月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苏秉琦同志来谈，北大哲学、历史二系已搬往昌平旧县一个农场，实行半农半读。将刘慧达的文章托他转交。下午赴近代史所继续上周的讨论。王俊铭同志昨晚由沪宁归来，为了傅抱石画的拍照问题，南京画院派人前来追回。晚间颜闾同志来谈关于从猿到人的问题。

2月2日 星期三

上下午所中核心小组开会，讨论学部的工作的布置，谈思想认识及具体措施。下午赴近代史所继续昨天的讨论。

2月3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核心小组讨论关于学部布置的事。下午各组汇报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情况。晚间阅马叙伦的《石屋续潘》（1—180页），乃笔记及掌故，有涉及吾乡孙锵鸣、陈介石、宋平子者。

2月4日 星期五

上午各田野队汇报65年工作 & 66年计划。现只有四个队，即西安、洛阳、安阳及元大都，一天便完毕了。西安、洛阳以配合基建为主。安阳则有北大学生实习工作，鲍家堂（大司空型仰韶遗址）及南岗（龙山居住遗址）还有新收获。而以元大都收获最大。晚间党支部组织生活，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

2月5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展览馆，参观仪器仪表新产品展览会。下午赴所，苏秉琦同志谈北大历史系半农半读事。阅近期的《历史教学》、《新建设》、《历史研究》。

2月6日 星期日

上午写了几封信。下午去访常书鸿同志，未遇。阅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1—146页）。

2月7日 星期一

上午赴学部，参加党员所长会议，由关山复同志主持，布置本周学习讨论。下午西安及安阳二队讨论今年工作计划。

2月8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党员核心小组开会，传达学部指示并布置学习。下午洛阳队讨论今年工作计划。傍晚常书鸿同志来所访问，并谈敦煌千佛洞工作。晚间阅历史所编《外国史学简讯》二期。

2月9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开始学习，阅读文件，并布置全所学习毛主席著作。下午在家继续阅读。

2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继续学习。下午山东杨子范同志来谈。又赴人事科阅内部资料。核心小组讨论明年大学生分配名额问题。



2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继续学习。下午讨论山东队及内蒙队今年上半年工作计划，主要是整理资料、写报告。

2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高研组学习。下午参加核心小组党员学习。

2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赴裴文中同志处，告以与哲学所接洽经过，请其自行直接接洽。又赴建国门外宿舍，将《榴荫山房笔记》（抄本）送还给谢国桢先生，未遇，乃托张政烺同志转交。下午赴郭子衡先生处探疾，他的肺炎已痊愈。阅毕《外国史学简讯》一、二期。

2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继续上星期的讨论。下午陪秀君赴人民市场购物。

2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所中讨论。旋赴学部召集的会议，由关山复同志主持，指示这次运动的方针及方法。下午阅有关文件，又阅《文物》今年第1期。

2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全所赴民族学院礼堂，听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录音报告，从9时至12时半，但录音不清，大家很失望。下午继续开会讨论，传达昨天会

议的精神，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2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继续开会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以突出政治为标尺。下午商谈明天的布置。阅《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傍晚素娥侄女的爱人诸启政来，偕之赴森隆餐馆用餐。

2月18日 星期五

今晨阅报，知陈叔通先生已去世，享年90岁，戊戌维新志士，凋谢尽矣。十几年前我曾在梁思永先生处碰到他。那时，他为了丁文江所撰《梁启超年谱长编》而劝梁思永先生将它定稿，梁先生说这事最好不要由谱主自己的子女来编撰，以多所忌讳也。上午参加所中核心小组的讨论，仍以批评及自我批评为主。下午布置明天全所的学习。晚间党支部活动，仍继续上午的讨论。

2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赴中山公园参加陈叔通先生的公祭。与徐旭生先生一起去，今日系周总理主祭，刘宁一致悼辞。下午3时赴历史所礼堂，听传达中央重要文件。若渊婧携小正来京。

2月20日 星期日

晨起始知昨夜下雪，晨间未停。阅宫崎市定《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和文明主义的社会》。

2月21日 星期一

上下午核心小组都讨论，暂作结束。傍晚若渊婧离京赴哈尔滨，将小正留在这里。临睡时，他哭着要爸爸，从7时到10时半，哄他，骗他，吓他，骂他，都不起作用，真弄得人没办法，抱着他哭倦了才睡着。

2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学部开会，由张友渔同志主持，传达外事工作的报告。下午在所中核心小组内传达。

2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布置所中学习。下午参加学部党员所长会议，关山复同志传达党委决定，延长一星期，明天起继续讨论。返所即布置。

2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核心小组讨论会，传达毛主席62年讲话、昨天关山复同志的指示，然后讨论。下午素琴的同事来接小正返内蒙，知道能回家他很快快乐。晚间审阅《考古》今年3期。

2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继续讨论，读《解放军报》的《论突出政治》4篇及肖华的报告。下午为《考古》审查稿子（新疆Kertzer的Khan-ui古城调查）。晚间参加党支部生活。

2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高研组讨论，主要是史学界下乡滚泥巴。下午参加核心小

组讨论。

2月27日 星期日

校阅本期《考古》（今年3期）校样，晚间徐元邦同志来取去校样。

2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赴石油学院参观三查结果的展览。下午继续所中核心小组讨论。

## 3月

3月1日 星期二

上午继续讨论。下午为亚非学会审阅《印尼古代文化杂谈》，提了一些意见。阅毕《考古》1966年第1期。

3月2日 星期三

上午继续讨论。自1月27日听中宣部报告以来，这一个多月几乎每天开会讨论。下午赴吉祥剧场听解放军某部八班长的录音报告，由2时至6时1刻始毕，中间不休息。听毕又赶着赴红星电影院，观工会所组织的电影《焦裕禄》及《中日青年大联欢》。

3月3日 星期四

上午讨论昨天听报告的感想。下午赴学部开会，杨述同志传达学部主任办公会议关于学习下一步的布置。晚间偕秀君、炎儿去农业展览馆，参观农业副业展览。

3月4日 星期五

上午在核心小组传达学部的布置，华东纺织学院的严灏景教授及陈元甫来所访问，关于中国纺织史的问题，因他们受中宣部委托，编写《中国纺织史略》也。下午在全所大会上作动员报告，今天起展开全所学习“突出政治”一星期。晚间党支部组织生活。

3月5日 星期六

上午开始全所分组讨论下乡问题，及如何突出政治。我赴学部开

会，关山复主任传达文化革命小组学术批评办公室指示。下午赴所，传达学部指示，布置下星期起两星期的学习，各组组长分别汇报上午情况。因脑炎流行，托儿所不让小晴回家。今日下雪。

3月6日 星期日

今日雪霁。阅《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今年第1期关于蓝田猿人诸篇。审阅《印尼民族的形成》一文，系亚非学会送来。闻系巴人所写，提了几点意见。晚间阅《文物》今年第2期。

3月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临时接通知赴西郊友谊宾馆大剧场，听院部党委扩大会议所组织的党内传达报告会，由张劲夫副院长传达邓小平同志的报告，裴丽生副院长传达薄一波同志的报告，皆工交会议中之报告也，由9时至下午1时1刻始毕。午后在家，阅毕《文物》1962年第2期（1—62页）。

3月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新建设》杂志社田森同志来约稿，并谈史学界大辩论情况。下午在家，写作《吐鲁番最近出土的波斯银币》一文。邢台大地震。

3月9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所中党内讨论展开学术批评问题。下午继续写作昨天一文。

3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核心小组讨论下乡问题，作出初步方案，以便报学部。下午继续写作。

3月11日 星期五

晨间6时赴火车站迎接越南考古代表团。院部冯敏副局长，古脊椎所杨锺健、裴文中、吴汝康3同志，均已来站。少顷火车进站，团长阮文义，团员阮维、陈良文、黎春艳等4人下车，送之至北京饭店下榻。赴所参加党员学习中央关于学术批判文件，已是第三次。下午修改写好之文。晚间参加迎接越南考古代表团的宴会，由竺可桢副院长及张友渔副主任作东，至9时许始散。

3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将《吐鲁番最近出土的波斯银币》一文修改好，交给编辑室。下午与靳主任谈所事及越南考古代表团事。又赴文化部文物局，与院部联络局冯敏副局长、文物局陈滋德处长一起，商谈越南考古代表团赴西南路程事。

3月13日 星期日

阅E. H. Schafer, *Golden Peach of Samerkand* Chaps III、XVI—XIX [ 谢弗：《撒马尔罕的金桃》第3、16、19章 ]。下午参加北京市选民小组会讨论候选人名单。

3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继续讨论学术批判问题。下午院部联络局来所商谈越南考古代表团的访问日程问题。阅谢弗《撒马尔罕的金桃》第3—4章。

3月15日 星期二

越南考古代表团上午来所参观，下午谈日程，初步决定在京两星期的日程。晚间审阅《东北少数民族史研究》（修改稿）。

3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继续讨论学术批判问题。下午审阅《东北少数民族史研究》。瞿同祖同志来电话，乃前往华侨招待所，知学部已复信以编制关系婉拒，侨委在外语学院另行设法。

3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与靳主任谈所事。下午姚家积同志来商谈明天的讨论，并提出要求提供中非关系史资料。继续审阅《东北少数民族史研究》，完毕（1—153页）。

3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讨论学术批判问题。下午赴学部参加东北考古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研究《东北少数民族史研究》稿本。晚间参加所中党支部会议，通过任式楠、高天麟二同志为预备党员。

3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赴经济所礼堂听录音报告（王炳南部长的国际形势报告），至1时始毕。返家午餐后赴所，商谈下星期学习布置。因本市仍有脑膜炎，小晴已三星期未接回家度周末。



3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写了7封信。下午阅Wheeler [ 惠勒 ] 主编 *Splendours of the East* [ 《东方的光辉》 ] 中关于中国部分，乃Hansford [ 韩斯福 ] 所写。秀君偕志清媳赴百货大楼购买物品，给素然侄女作结婚礼品。晚间赴尹达同志处，谈学术批判、下乡等问题。

3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越南考古代表团来所座谈考古学文化等问题。下午阅《外国史学动态》1966年第1期（历史所编）。苏秉琦同志由武汉、江陵视察楚墓出土物回来，略谈情况。

3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布置本星期学习任务。赴学部机要室阅读文件，知明晚有重要广播。下午又赴所商谈下乡方案草稿，稍加修改，拟即打印，以便送学部审批。

3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政治学习，讨论突出政治问题。下午赴地质力学研究所，以李四光副院长接见越南考古代表团也。晚间听广播《答苏共二十三大邀请书》，我们的回答是“不去”。

3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仍是下乡问题，讨论突出政治。下午各组汇报学习情况，工会组织赴文化宫参观李素文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会。晚间写了几封信。

3月25日 星期五

今天越南考古学代表团在团长阮文义率领下，再次来我所访问并且座谈，参加者除吴汝康同志及翻译瞿焕祥外，又有苏秉琦同志，因为他是越南黎春艳团员的老师。谈楚文化问题，新石器时代华北和华南的差别，陶器的研究及铜鼓的时代与分布。上午和下午都谈了三小时左右。晚间参加党组织生活。

3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高研组学习突出政治。文物局谢辰生同志来，商谈关于集安高句丽墓群部分清理问题。下午院联络局冯敏同志及吴汝康同志等来，商谈越南考古代表团今后日程，并说已得领导同意。因为分两组活动，要我陪同阮文义团长一起参加西南一组。他们走后，所中各组汇报学习情况，商谈下星期的布置。昨天仇士华同志汇报碳-14实验试成，今天送来汇报，拟转送领导。审阅今天送来的《东北史丛考》（修改稿）。

3月27日 星期日

《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史绍宾批判吴晗、翦伯赞“资产阶级史学路线”的文章：《坚持历史科学的革命方向》。这是继前星期《红旗》上刊登的戚本禹等《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人民日报》转载，我们迄今尚未看到这期，实则《红旗》的文章都是先由《人民日报》上先读到），继吴晗之后，翦伯赞也成为被指名批判的对象。写作《定县华塔废址舍利函中的波斯银币》一文。

3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继续写作《定县波斯银币》一文。下午郭沫若院长接见越南考古代表团，地点在中南海武成殿，在座有裴丽生副院长，古脊椎所杨钟

健、吴汝康、裴文中，及微生物所副所长，谈至5时半。除考古代表团以外，还有微生物学考察团一越南同志。晚间为中国新闻社写《回忆巴基斯坦之行》一文。

### 3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定县波斯银币》一文交编辑室。中国新闻社派人来取去《回忆巴基斯坦之行》一文。下午4时赴北京饭店，与越南考古代表团一起偕往北京站，杨钟健、冯敏、裴文中来送行，4点47分开行。我们8人分占两个房间，但常聚在一起闲谈，晚间提早入睡。夜半梦见地震，醒后仍觉地震未停，伸手触床，才知道身在火车上，这是因为白天说到邢台地震之故，思之不禁失笑。

### 3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早点后，在越南同志房中与阮维同志闲谈，他已38岁，医学院出身，现搞古人类学，懂英、法文。陈香文同志则为留苏学生，原攻海军，以身体不好，改学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下午3点37分抵西安，陕西省科委甄善亭副主任、半坡博物馆阎磊馆长，科委汪步舟、交际处李志忠来接，下榻人民大厦后楼。我住在411号，套间原住二人。晚餐后赴人民剧场，观歌剧《向阳川》。

### 3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8时半由人民大厦出发，由甄善亭作陪，赴城内钟楼、鼓楼参观，我是从前来过的，惟鼓楼上的陈列柜，现已空无一物，原来陈列的古物，已移陕西省博物馆。今日天阴有雾，南望连小雁塔也只隐约可辨。出南门至大兴善寺，观小雁塔，去年已修好，花了16万余元，拾级而登，可直达塔顶，现为13层，高达46米，梯级较大雁塔为稍陡，上登颇费劲。下来时又细察唐宋时游人题记，都是刻划到砖上去的。后又去看金明昌时铸钟，重达2万斤，现已破裂为二、用铁索扎捆。出来赴大

雁塔，亦上登最高一层。阮团长以血压110—200，故今天没有上登二塔，仅参观陈列室。玄奘纪念室已重新布置，实物仍嫌过少，照片及连环画式彩图过多。下午参加半坡博物馆，遗迹保管厅已将玻璃屋顶改换过，因为渗漏雨水，现仅中央留几片玻璃以采光。我们照了几张相，在招待室稍座谈，并请阮文义团长在留言簿上题字，赠送他们每人一份说明书（1965年出版）及鱼纹纪念章，阮团长拿了3枚纪念章去。晚间无活动。我去交通大学宿舍访问同乡徐桂芳，还约来王小同一叙，大家谈得很起劲，至9时3刻始告辞。

## 4月

4月1日 星期五

今天赴蓝田公王岭参观。出西安市，经浐桥及灞桥，东南行，经油坊街、泄湖（陈家窝即在此附近）、蓝田县城，至公王岭，约60公里，车行2小时许。古脊椎所滕科长在此主持工作，迎接我们上山至工地参观。去年已筑一马路，汽车可上达工地边缘。到工地后，由戴尔俭同志作说明，此次由北京带来推土机，3月12日开工，现下每天可推去表面土100m<sup>3</sup>。据云，须推去表土6米厚，始过化石层，共须推去5000m<sup>3</sup>，约20多天可达化石层，本年拟发掘化石层约2000m<sup>3</sup>。我们只参观了剖面及蓝田猿人发现地点。下来至工作队住处，拿出检拾到的10件所谓“石器”，其中5件石英岩大块及1件中型石块，似并非石器；石片4件，亦仅有半数可算石器。吴汝康同志向越南外宾介绍发现蓝田人大概情况及其意义。然后大家进午餐，餐后稍息，即动身返西安，抵人民大厦已2时半左右。下午休息，我独自出来至民乐园大街百货公司购物。返舍，偕吴汝康、阎磊二同志带翻译，与越南代表团阮团长谈今后在西安活动日程。晚饭后，偕吴汝康散步至新城广场。返舍，尹世清侄媳携她的儿女来，据说正宗侄已于3月13日赴宝鸡参加四清。少顷，绮霞甥女夫妇携带他们的三个小孩来，大孩子在58年见过面，现已是小学六年级，近视戴300度眼镜；第二个男孩子说自己长大了要当装甲兵，今夏将入小学；第三个是女孩子，也是个胖娃娃，现在幼儿园小班，因为西安市亦流行脑膜炎，幼儿园不准小孩接回家，经特别交涉后，才被接出来，明天一早便送回去。大家谈至10时许，送他们上车。

4月2日 星期六

上午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武伯纶馆长因病住医院，由瞿贞祥同志招待，由陈列部张伯苓同志作说明员，介绍博物馆情况。然后参观第一部分陕西地方史陈列，新石器时代改归半坡博物馆，这里由周代开始。左侧各室是周、秦、汉、南北朝室，右侧是隋、唐、宋、元、明、清室，最近曾重新调整过，以陕西出土实物为主。稍息后，再参观石刻艺

术陈列室，现已重新布置就绪，但实物则我前次来时几都已见过，只有临潼移来的唐代老君像，似前次未见。又参观碑林，似没有什么变动，只是大成殿于1959年焚毁后，现将正面稍加油漆粉刷，悬上“碑林”匾额。由碑林出来，参观永泰公主墓陈列室，乃新近布置的，有壁画、墓志、石椁拓本、三彩俑、首饰等残件。再参观历代陶瓷陈列室及青铜器陈列室，后者增添了长安张家坡及扶风齐家村铜器群。出来在碑林前照相。下午赴陕西省考古所参观，因武伯纶所长生病住院，石兴邦同志在三原参加社教，王家广副所长已决定调职，所以由省哲学所李致祥所长招待，介绍省考古所情况，王珍、徐锡台同志等作陪，参观陈列室（添了陕北调查所得的新石器），修整室及我所西安研究室的标本室。出来后，顺便至兴庆公园一游，在沉香亭畔拍一照相。天下微雨，我们返舍。晚间观京剧《智取白虎团》。

#### 4月3日 星期日

今天赴临潼游览，天微雨，我们到九龙汤的飞霜殿休息。这九龙汤系1959年新修，对一般游人不开放。有海棠汤、莲花汤及九龙汤三处浴池。出来至华清池，虽然天雨，游人仍多，到此都想洗一次温泉。由禹王庙前经过，至华清池的夕佳楼畔，北魏元茺的“玻璃碑”已嵌在墙壁上，以玻璃保护。至五间楼即双十二事变时蒋介石宿处，有郭沫若的题诗三首及董必武、谢觉哉二老的诗。出华清池，仍是下雨，车子不敢开到东花园，年轻的同志们由东花园上山至捉蒋亭，我们便返九龙汤，洗了一个澡，即返城。下午阮文义团长和阮维同志留在家中，其余的同志参观西安搪瓷厂。又驱车至省府后面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现为纪念馆。晚间赴五一剧场观秦腔《三世仇》。

#### 4月4日 星期一

上午分两组活动，我陪阮团长及黎春艳赴半坡博物馆，今天星期一不对群众开放，可以穿软鞋进到栏杆内细看，由阎磊馆长作说明，我与张鼎钰没有进去，依栏闲谈。返舍，甄善亭、吴汝康同志陪阮维、陈香

文访问军医二大亦刚回来，据说医校送给代表团一颗人头骨。下午除黎春焰赴省博物馆外，我们赴沔西参观西周车马坑，归途顺便参观汉长安城遗址。晚间省科委设宴为代表团送行，饭后又观电影《地道战》及《团结就是力量》（中日青年联欢纪录片）。返室已11时半。

#### 4月5日 星期二

上午陪黎春焰赴省考古所，遇及石兴邦同志，昨晚刚由三原归来，明天又赴咸阳参加第二期四清。黎春焰对省所收藏的周汉铜武器作记录。我下去至图书馆，借阅近4天的《参考消息》，又找胡才伦同志稍谈西安研究室情况。返人民大厦，吴汝康同志陪阮维、陈香文参观国棉印染厂，亦刚回来不久。下午送吴、阮、陈上车，我们参观咸阳博物馆。去年长陵附近发掘的西汉初年墓出土大批陶俑，达2000余件，实为去年的重要发现之一。晚间，至甄主任处谈西安招待总结，阎磊、汪步舟、李志忠、瞿焕祥等同志皆参加。因这两天气候不好，飞机误期，后天亦无绝对把握，故改于明晨乘火车离西安赴重庆。

#### 4月6日 星期三

晨间4时半即起床赴火车站，火车5时36分开行，甄主任等前来送行。8时抵宝鸡换火车头，以南行经秦岭一段系电气行车，沿途经过许多山洞。下午车经广元，还可以望见隔江的千佛岩。车中无事阅《考古》今年4期校样。夜间11时许经成都，我们都已入睡了。

#### 4月7日 星期四

上午8点52分抵重庆，天阴，外办王霞同志上车迎接。下车，有文化局李庆升副局长及博物馆朱鼎固馆长来迎接。乘车赴重庆宾馆，我住211号。10时谈参观日程。午后2时半赴重庆博物馆，由朱馆长介绍情况，然后参观历史文化陈列室，此间主要古物为：资阳人，巫山大溪及忠县涪井沟坝新石器，巴县冬笋坝船棺葬的船棺和出土物，汉代画像

石、画像砖及一复原的汉代砖墓（内陈出土陶器陶俑等），六朝瓷器，唐代邛崃窑等。亦陈列革命文物。有些部分没有实物，只好摆一些古书及复制品。并参观仓库中提出来的船棺葬中出土物等。晚间李局长设宴招待，是四川菜。8时乘车至鹅岭公园，乃重庆最高处。登台四望，四周围山丘皆隐于夜色中，但灯火辉煌，满山野皆是电灯，颇为壮观。嘉陵江上铁桥，一长列水银灯，有些地方路灯也是水银灯，还加上一些红灯，更显得灿烂多彩。游罢归来已9时许，写了两封信。

#### 4月8日 星期五

上午赴重庆博物馆，黎春艳提出一些关于巴蜀文化的问题。下午3时许我陪阮文义赴馆参观自然史陈列室（古生物、土壤、动植物等）。后来在会客室中聊天，阮文义谈越南特产，并谓也想在越南建立这样一个自然博物馆，以抗战关系尚未能遂愿。晚间赴重庆剧院观川剧《柜台内外》。

#### 4月9日 星期六

今天赴北温泉，离市区约130华里，车行1个半小时。9时动身，经沙坪坝、北塔等处，10时半抵北温公园。在数帆楼小坐，然后至乳花洞，乃石灰溶洞，有钟乳下垂，穿洞而过，至温泉寺。寺为宋代创建，但现存天王殿，似为明末物，而大殿则为清同治八年所重修，内有观音像。庙内池中有越南鱼，闻为胡志明主席所送。返数帆楼午饭后小睡，又至石刻园参观，乃宋代石刻，原在寺后的山崖上，解放前开公路时将之凿下弃置，解放后乃加以保护，现保存罗汉像约10尊左右，风格与大足石刻中宋代石像相似。又有明清碑刻，乃修寺碑记及游人题诗石刻。返舍已5时，晚餐后又乘车出游，先至朝天门，至水上派出所旁的小亭侧，凭栏下望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岸侧停泊木船成列，江中有数小轮船，摆渡处以今日为周末，往来行人颇多。后又赴市中心的解放碑，其旁为群林市场，又至百货大楼，行人及购客甚多。又上车赴嘉陵江大桥，今年1月始完成，长约1公里许，沿桥步行，右侧近处为重钢三厂，



左侧红灯远处为鹅岭公园最高处。步行至江北岸，乃乘车返旅舍。

4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陪越南考古代代表团参观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车行半小时余抵歌乐山下，入展览馆大门，沿途有些地点置牌，标注原来各种房屋之所在。先至杨家山总展览馆（即戴笠住宅）参观，第一室为美蒋反人民罪行的图片，第二室为此间集中营罪恶活动的图片，第三室为革命烈士在集中营内的英勇斗争。再乘车至渣滓洞监狱，解放前夕被焚毁，现已修复。有刑审室，一排男牢楼房16间，另有女牢2间，每间常监禁20—30人，解放前夕最后一批300多位革命志士，即被集体大屠杀。田渣滓洞出来，又至白公馆，为监禁“重要政治犯”之处，有地牢，过道有弃置重病罪犯的草棚，上楼有山洞，为刑审室。一排陈列室，有布景箱，表现当时各种酷刑，旁置施酷刑的实物。白公馆之后，即杨虎城烈士被害处，有纪念室，闻尚有其他纪念室，我们以时已近11时半，乃返城。阮文义团长因子侄却仍在越南南方，受美伪残酷统治，睹特思情，隐然欲泪。下午赴红岩村，参观中共代表团驻渝办事处。至休息室，阮文义团长在纪念留言册上题“为了纪念伟大的革命时期”。出来经“乐园”过道，至当时礼堂，今陈列图片，说明当时斗争形势。又经黄桷树，即当时所谓“阴阳树”，另一支路即通伪国民参政会，今立一碑。下山进城，至曾家岩50号，即当时的“周公馆”，周恩来、林彪、董必武等同志住渝期间，经常在此办公。附近有特务的房子，严密监视，斗争极为复杂而剧烈。楼下会客室为毛主席在渝接见记者处，亦为周恩来见外宾及接待中外记者和来客处。晚间观京剧《嘉陵怒涛》。

4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陪黎春艳赴重庆博物馆，李局长陪阮文义团长参观工业展览会。今天星期一，博物馆不对群众开放，我们将历史古物部分再参观一遍。这里除巴蜀文化之外，还有4件理县及汶川羌族自治县所收集的铜柄铁剑，亦可注意。铜柄形式花纹，与大理地区的很相近似（见《考

古》1966年第4期)。我们一直看到明代部分为止。又在馆前参观陈列于庭院中的明代大炮，明万历三十八年铸大铜镜（直径136厘米，厚2厘米，重250斤）及铜塔，二者乃江津一古庙移来；又有铜铸关公像，现以标语牌遮盖着。汉砖台，其中画像砖乃仿制者。博物馆在枇杷山公园中，我们绕山一周，登两江亭，眺望重庆全景。午后12时半起程，抵白市驿飞机场，有李局长、朱馆长及王霞来送。2时20分起飞，4时半抵昆明，云南文化局洪雪邨副局长，博物馆三位副馆长（李家瑞、王银喜、董昌和）及浦恩立、胡振东等同志，外办人员及驻昆明的越南领事黎同志，都来机场迎接。驱车赴东风东路昆明饭店下宿，我住212号。晚间洪局长设便宴招待，有李家瑞同志作陪。饭后至翠湖公园一游。返舍，阅《晋宁石寨山墓群发掘报告》。

#### 4月12日 星期二

今天上、下午都在云南博物馆参观石寨山出土物，馆为新建，乃军区所筑移交省府，而省府发与博物馆，底下三楼陈列面积达3000m<sup>2</sup>，现作大寨式农业先进单位展览，乃于五楼上特辟一室提出一些藏品以供越南考古代表团观摩。除石寨山出土物外，还有滇池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陶片及石器，祥云铜棺葬，安宁古墓群，昭通汉墓，及铜鼓。晚间赴大观楼公园一游，至大观楼，以时已晚，楼门已闭，不能登临，仅观孙髯翁长联及楼前湖中“三潭印月”。返舍，阅毕《晋宁石寨山墓群发掘报告》。

#### 4月13日 星期三

今天仍在云南博物馆参观古物，多添出一些标本，如剑川出土铜器及陶片、昭通汉墓铜器、西双版纳的孟养老鹰山出土红陶、鲁甸马厂及昭通闸心场的小底瓶。上午黎春艳报告越南最近几年考古工作收获，云南博物馆十余人来听，即取座谈形式。下午黎同志作标本记录，我亦拿着石寨山发掘报告按图索骥。晚间赴实验剧院观独幕话剧《终身大事》、《两个理发员》、《向阳路上》，返舍已11时许。

4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偕黎春艳赴云南博物馆，团长在家休息。我发现石寨山串珠中有Etched Carnetian Beads [蚀花石髓珠]，报告中未曾提及。下午由洪局长及王、董二馆长作陪赴路南石林，凡120公里，须行3小时半，抵达石林已是5时。此处主任系王同志撒尼族，附近村庄亦为此族居民。管理处与公社订有亦工亦农的合同，由村民妇女每天来作打扫工作，一定时间（除农忙时外），予以工钱（每月十余元），粮食由公社供给，妇女皆穿撒尼族服装。我们稍息后，至石林湖畔草坪上用茶点，乃参观附近的小石林，实则车将近石林时，我们已看到几群石林，奇峰笔立，如万笏朝天。小石林中小径已用“马牙石”（即方解石）铺地，曲径约长1公里左右，常狭道侧身乃过。登山至小亭稍坐，乃返招待所。晚饭有羊乳所制奶饼，乃路南特产。

4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游览大石林，即在招待所前。进去后，左行为露天剧场，右行为石林题刻集中处，闻朱德同志亦有题字，现搭木架子预备刻上去。从前为石林公园时题刻很多，但署名多已凿去，闻其中有龙云题字。再进去有积水潭、九曲桥，登一亭小坐。然后下来至天然监狱，闻为清同治时撒尼族响应杜文秀起义，清朝官兵镇压，监禁俘虏处。石壁上仅一小穴可通，须爬行进去。返舍，中午用膳，有清炖狗肉、石林湖草鱼。下午返昆明。晚间观京剧《南方风雷》，由此间名角关鹂鹂主演，乃表演越南南方抗美英勇故事，返舍已11时矣。

4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黎春艳赴博物馆工作，我与洪局长陪阮文义游滇池畔的西山公园。车行十六七公里许抵山麓，由山麓有公路至三清阁，沿途经聂耳墓、华亭寺及太华寺没有停，直至灵宫殿前下车。步行经灵宫殿，前悬一说明牌，知上登至三清阁。三清阁原名罗汉寺，始建于元代，为梁王避暑宫，明万历四十一年（1683年）重修。阁前茶座，俯视滇池，真

是“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有桅船点缀其间北部有一大堤，中有一缺口以通舟。西北角湖岸有卢汉别墅，现归省交际处。我们休息后，又鼓勇上登，入“普陀胜境”石门，即为龙门石道，开凿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有道教窟三，由石道连系，第一洞已无像，第二洞前有栏干，再上登经石门（刻有“龙门”二字）为第三窟，曰“达天洞”，中央之像为魁星，相传刻像者刻魁星所执之笔，笔捍断折乃投崖自杀。此处为一般游客登临最高处，但仍在山腰，山巅离水面高出620米。三清阁以上山径不易登，乃下山乘车至太华寺，乃元代所建，明初为沐英家庙。有相传为建文帝手植茶树，已于1963年枯死。有一望万顷楼，可眺望滇池，此处离三清阁约3公里。再下行2公里余，至华亭寺（即云栖寺），相传为大理高氏别墅，元灭大理，改为佛寺，山门前悬明杨慎所撰对联。大殿供贴金三宝佛，高达二丈，三殿为五百罗汉像。此寺曾经唐继尧重修过。我们返城已12时余。午后，我借得石寨山出土虎纹银带扣，描绘一过。又陪黎春艳至博物馆，将象形文字铜牌核对一过，发现《报告》中漏去圆圈及横画甚多，此种符号为数码，不应漏去。又将铜鼓细看一过，其中最晚一件，有“康熙二十一年岁在壬戌孟春造铸”铭文（登记号12188），花纹较简单。晚间洪雪邨局长设宴为越南代表团饯行，在座有三位副馆长（李家瑞，王银喜，董昌和），越南驻滇领事黎同志及外办张其泽同志。饭后，知明早飞机尚在长沙，至早要等到明天下午。洪局长约我明天向博物馆及文物队同志座谈，又总结昆明招待工作。返室，作明天发言提纲。

今日报载继批判吴晗之后，又揪出邓拓、廖沫沙，与吴为“三家村”，笔名吴南星。

4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瞿同志陪越南考古代表团赴翠湖公园游览，我与洪局长赴博物馆，自9时座谈至12时半，谈及考古工作也要突出政治，及云南考古学方面学术问题。下午3时赴飞机场，4时起飞，为小飞机，除我们4人尚有2人，飞行高度为3000米，速度为每小时约270公里，离昆明即入山区，在云层上飞行尚稳定，5时半抵贵阳。由机场通知此间外办，约一

小时许，此间外办谢同志由城中来接。贵阳机场离城颇远，约34公里，故决定住在离城17公里的花溪招待所。车行20分钟，抵花溪招待所，四周为小丘，绿树满山，颇为幽静，时闻鸟语。7时用餐，饭后贵州省人委副秘书长余志坚同志来招待越南代表团，约定明晨如不能起飞，可以进城一游。

#### 4月18日 星期一

昨夜下雨，真可谓“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闻今年近几月，多阴而不雨，稍为干旱。上午7时赴机场，谢主任送上飞机。7时半起飞。阅《世界文学》1966年第1期。10时1刻抵长沙，俯视湘江如带。湖南省文化局张瑞同局长、湖南省博物馆支书房吴生同志、保管部主任任之可同志来接。至湖南宾馆，在烈士公园畔，1959年建，乃8层大楼，我们住在三层，我住337号。下午2时半赴湖南省博物馆，即在烈士公园，现未正式开放，仅在文物工作队，辟三室为内部陈列，由杨馆长及文道义、周世荣等同志招待。第一室为新石器及战国楚墓，第二室为汉墓，第三室为保养室。楚墓出土漆器多放在水中，加Formalin [ 福尔马林 ]，尚未取得去水分之善法，又有漆绘之棺槨，有复制品，漆几及盒、盘、杯、奩等亦有复制品。匆匆看过一周后，另有精品数件，乃仓库中提出者，为铜武器、玉饰及虎纹罽于等。晚间赴湖南剧院，观新疆和田专区歌舞团的表演。

#### 4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子弹库参观新清理出来的2号汉墓，乃西汉晚期墓，有硬陶罐，釉陶壶、鼎，滑石耳环及璧，铁剑及刀、铜镜（日光镜）二面，铜印一颗（谢千秋印），泥饼及泥五铢各一堆。下午又去省博物馆参观。4点半离省博物馆至清水塘，参观1921年冬至1923年4月毛主席主持当时湖南区省委地下活动时的机关，现为革命纪念馆，系在当时郊区，故仍保存，为三间小屋。出来又至新建的陈列室，陈列有与此时期毛主席活动有关的照相及实物。阮团长在留言册上题了字。又至城中心观市

容。晚间赴解放剧院，观湘剧《长山火海》，乃描写越南南方游击队之抗美斗争。返家已10时半。

4月20日 星期三

今天阴雨，我们去韶山毛主席旧居，兴趣很浓。韶山离长沙90公里，本来1小时40分钟可达，由于中途一段正在修路，所以费了2小时。先至韶山招待所新址会客室休息，招待所所长谢炎秋及陈列馆文辉元介绍此间情况，然后我们便乘车前往毛主席旧居。下车步行，前为一池塘，闻为主席少年时学习游泳之处，再前行，即为主席旧居。正门楣额悬一匾额，上题“毛泽东同志旧居”7字，我们在门前摄影留念。入门参观，为砖屋瓦顶，中堂与邻居共有合用，有神龛，供奉观音、财神和祖先牌位。……我们经厨房通过横屋出来时，游人青年学生有采山花二束以献越南同志，阮文义团长乃致谢辞，谓谒主席旧居，使人增加革命勇气，想同志们亦必由此获得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多做贡献，谢诸位献花。此时雨下得更大，我们至休息室稍坐，壁悬主席59年返乡时照片3帧，又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聂荣臻、彭真、李富春、贺龙、谭震林、陈伯达、谢富治诸首长前来参观时照片。2时又赴陈列室参观，为新建房子，64年国庆始开放，门面与毛氏宗祠颇相调和，但内部为现代博物馆，凡7室：（1）毛主席青少年时代，（2）创立中共时期1919—1924，（3）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5—1927年，（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5）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6）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1949年，（7）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0—1965年。一室及三室具本地风光，多前所未见者，其余各室与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颇多重复，但前来主席旧居，亦当上一次革命历史的教育。阮文义团长在留言簿上题字。3时半离开，5时半返抵湖南宾馆。晚间赴红色剧院观沈阳杂技团表演杂技，亦有表演越南南方抗美斗争者。返家已10时许。

4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阮团长参观湘绣合作社。我与黎春艳赴省博物馆参观古物，由仓库中又提出一些汉代硬陶罐及釉陶。下午又去省博物馆座谈，由阮文义、黎春焰介绍越南考古工作的组织及新收获，由文道义、周世荣介绍长沙楚墓及汉墓。出来至烈士陵园一游。晚间张瑞同局长设宴为越南代表团饯行。

4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离湖南宾馆上火车，张瑞同局长等来送行。8点23分开行。阅毕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正本）第三编第二册（445—803页）。

4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10时2分抵北京，院联络局王同志及古脊椎所杨锺健、吴汝康二所长，我所王世民同志都来迎接。送越南代表团到民族饭店住下后，我即返家。秀君在家，听说这几天差不多天天头晕摔跤。下午赴所，靳尚谦同志告诉我所中安排，现下试点不办了，改而参加北京郊区（门头沟）四清工作，我所35人参加，曾替我报名，没有被批准，下星期起集中学习，五一后即出发。

4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翻阅这一月来的《参考消息》及刊物。胡厚宣同志来谈。下午赴东安市场购物。晚间至颜闾同志处闲谈。

4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院联络局冯敏同志来所，吴汝康、王雪峰同志亦来参加，汇报〔越南考古代表团〕两组在各地活动情况，安排这一星期在京活动。至

林泽敏同志处商谈所中事，阅中央文件。下午赴学部参加党员所长会议，讨论周总理关于改革体制问题报告。今日四清干部赴历史所集训。晚间了解越南阮维今天来所谈话情况。

#### 4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越南阮文义、黎春艳、陈香文三人来所，谈此次西南旅行心得，并提出问题（如楚与巴蜀及滇国关系，铜鼓分布等）。下午赴学部，参加党员所长会议，讨论体制问题。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他将于下星期赴河南林县参加哲学所试点工作。

#### 4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阅读文件，并至图书馆翻阅近一月来新到期刊。下午学部组织赴公安部礼堂观内部电影《牡丹亭》及《舞台姐妹》。

#### 4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阅最近的中央文件及《内部参考》。黄文弼同志来谈工作。徐苹芳同志来谈辽金北京城勘查情况。又与仇士华同志谈碳-14实验室工作问题。返家，秀君昏厥躺在寝室地上，将她放到床上，弄出一些白痰，泡葡萄糖水让她咽了几口。炎儿放学回来，匆匆吃了晚饭，车子已来接，乃嘱咐炎儿一番。赴民族饭店陪越南代表团活动，赴北京展览馆看电影《敢教日月换新天》，完毕已9时1刻。返家，秀君已苏醒，但精神仍不好。

#### 4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阅《考古》今年5期的校样。修改《定县出土波斯银币》一文。下午越南代表团全体团员来所，古脊椎所杨锺健、吴汝康二同志亦



来，由阮文义团长总结访问我国的感想。晚间赴东郊机场欢迎瑞典俞博（Bo Gyllenvarb）博士，乃故宫博物院名义接待，吴仲超院长亦来机场迎接，10时半飞机到达，送他至北京饭店，返家已11时半矣。

4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学部召集党员副所长会议，布置关于五一前安全保卫问题。散会后，至刘导生处稍谈。下午所中开全体会，由我传达上午布置。参加门头沟四清的同志，昨天集训完毕，今天亦来参加。傍晚赴北京饭店礼堂，参加对外文协的酒会，越南代表团在第11桌，由我与杨锺健同志作陪，秦力生同志代表院部作主人，楚图南会长及陈毅外长先后致辞。散会后，他们去看京戏及芭蕾舞，我告辞返家休息。

## 5月

5月1日 星期日

上午下雨，我赴民族饭店，杨锺健、吴汝康二同志已来，遂陪越南外宾参加游园会，先赴景山公园，下雨颇大，后赴中山公园，天渐放晴。返家，正听侄夫妇来。午后，正中侄夫妇携二女来，据云4日全家离京搬往重庆，留之晚餐。饭后，赴民族饭店，偕阮文义团长一起赴天安门城楼上观烟火。我们是东首第11桌，同席有意大利人（外文出版社）、加纳人（教育代表团）、日本人（《人民中国》推广运动委员会）。8时放第一套烟火，约半小时。周总理出来与外宾握手。然后有歌舞节目（采茶舞、游击队舞等）。9时许放第二套烟火。时风渐大，高处寒冷，故烟火毕后，虽仍有体育节目，我们即下楼，送阮文义返民族饭店，我即返家。

5月2日 星期一

今天放假，志清媳及小晴，自星期六晚即来自家，明天才回去。阅 J. Gernet, *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 [热尔内（汉名“谢和耐”）：《中国的日常生活（1250—1276蒙古人入侵以前）》]。下午赴东安市场购水果与糕点送给正中侄。晚间越南考古代表团离京返国，杨锺健、吴依二所长，裴文中、吴汝康二同志及院联络局皆来车站送行。

5月3日 星期二

下午赴学部送所中四清队出发赴门头沟。我旋赴所中，院联络局冯敏同志召集此次参加招待越南考古代表团的翻译员、吴汝康及我谈谈总结工作，谈至6时始散。晚间至罗尔纲同志处闲谈。

5月4日 星期三

上午送正中侄夫妇离京赴渝。赴所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来所约谈。下午在家阅《中国的日常生活（1250—1276蒙古人入侵以前）》。晚间赴红星电影院观电影《我们的榜样——焦裕禄》。

5月5日 星期四

上午写了几封信。审阅《考古》稿件。下午瑞典外宾俞博来所，故宫杨伯达及翻译偕来。傍晚赴瑞典大使馆，大使设宴为招待俞博的中国友人也。除大使和俞博外，尚有文化参赞及中央美术学院瑞典留学生。中国方面有故宫的吴仲超、唐兰、杨伯达，及文化部联络局的周家驛及翻译，共10人。

5月6日 星期五

将我的旧作*Land Tex*（田赋问题）的英译本打字稿加以校对（原书还图书馆），晚间写跋语，作检查批判。傍晚赴四川饭店，乃故宫吴仲超院长为俞博设宴送行也。

5月7日 星期六

晨间赴机场送瑞典俞博离京赴西安。返所得美国Loris Dupre [洛里斯·杜普雷] 来信，译成汉文，并拟回信稿，请示学部联络处。

5月8日 星期日

阅毕《中国的日常生活（1250—1276蒙古人入侵以前）》（pp. 1—249）。下午偕秀君赴大华观内部电影《抓壮丁》。

5月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审查关于碳-14实验室建成的报告，并加修故。下午赴学部参加党员所长会，关山复同志布置学术批判工作及学习。因为昨天《解放军报》及《光明日报》都公布了批判邓拓的材料，并加评论，今天各报转载。这运动又进入一新阶段。返所布置所中活动，明天起增加学习时间。

5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学习二小时。阅杜普雷寄来关于阿富汗考古的简报。下午召集编辑室周永珍及秘书组卢兆荫、王世民商谈改进《考古》编辑工作，并拟复读者来信。今天报上宣布昨天我国西部地区继第一、二颗原子弹以后，爆炸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成功的消息。

5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高研组学习讨论。下午赴学部，在张友渔主任办公室讨论吉林集安平整高句丽古墓事，有国务院办公厅同志参加，因为文化部已行文国务院请示。阅毕Ann and L. Dupre, *Guide to the Kabul Museum* [安、L. 杜普雷：《喀布尔博物馆参观指南》] (pp. 1—80)。

5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丹麦国立博物馆东方部主任鲍雅 (Maidhe Boyei) 来所访问。下午赴公安部礼堂，观内部电影《两家人》和《逆风千里》。

5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为中非关系史搜集资料，阅毕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1

—98页)。下午阅Freeman Grenville,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Coast of Tanganyika* [ 弗里曼·格伦维尔:《坦噶尼喀海岸的中世纪史》] 首二章(pp. 1—40)。

5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教研组学习。下午在家, 阅《坦噶尼喀海岸的中世纪史》一书, coriv [ 海岸 ] 一章。傍晚赴挪威大使馆, 参加其宪法日酒会。

5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赴历史所礼堂, 听学部政治部所组织的录音报告会, 有关印尼及加纳最近发生的事件, 外事方面的阶级斗争及陈毅外交部长的讲话, 8时开始, 散会已2时半。下午探视颜闾同志病。

5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英人马雅(Muyer)来所谈了一会儿, 取去关于弩机的照相, 他在我国教英语二年, 下星期即返国。下午陪秀君赴百货大楼购物。

5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部, 张铁生同志召集关于中非关系史的资料问题, 了解情况, 有侯外庐、向达等参加。下午阅《科学史集刊》9期。晚间赴所参加党组织活动, 谈谈各人对于当前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5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将翻译任务交与图书室。旋偕林寿晋同志赴历史博物馆, 参观陕县后川出土器物, 正在整理中也。晤及韩寿萱馆长, 知历史博物馆正

在整风。下午赴学部开会，关山复同志主持，乃是政治工作座谈会的总结，上星期开了两天半，今天由关主任作报告，即作为总结。晚间去看颜伯诤同志的病，已比前天好多了。

5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在人事科传达昨天学部的布置和关山复同志的报告。下午阅 R . Oliver and G . Mathew ( ed ) : *Hietory of East Africa , Vol . 1* [ 奥利弗、马修：《东非史》第1卷 ]。晚间秀君临睡前又发病一次。

5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荷兰莱顿大学Hulsewe [ 何四维 ] 教授来所，到下班时才辞去。赴人事科看今晨送来关于文化革命的文件 [ 编者按：应为“五一六通知” ]。下午赴学部参加党员所长会议，由关山复同志主持，传达文化革命最近情况和这次文件的重大意义。各所汇报上午接到文件传达情况，并对今后清除毒素措施发表意见。

5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党员小组学习昨天发下的文件，并加讨论。下午继续讨论。3时丹麦考古学家P . Sorensen [ 索伦森 ] 及其助手，由丹麦使馆秘书Belling [ 贝林 ] 陪同来所访问，乃由泰国Ban Kao ( 班高 ) 等处发掘后来华，在班高等处发现有与龙山文化相似的新石器文化。我们告以屈家岭的发现后，并带他们参观我所标本室的屈家岭出土物，他要下星期再来参观一次。傍晚，偕王伯洪同志，参加对外文委楚图南同志招待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日本代表团宴会。这次是由白石凡团长率领，团员有小山富士夫、杉村勇造、关野雄、林巳奈夫等，还有米泽嘉圃一人因事晚两天赶来，一共9人。我们这里是由美协出面招待的，有杨朔、刘开渠、林林、王元方、华君武、王朝闻、吴仲超、冯先铭等。西园寺公一也应邀出席宴会，一共3桌。关野雄坐在我的旁边，是旧相识，杉村及

林已奈夫也是熟人。席间由楚图南、白石凡、刘开渠、小山富士夫先后致辞。散席回家已近10时。

5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去东安市场购物。下午赴所，因为丹麦的Tage U. H. Ellinger [塔格·U·H·埃林杰] 教授来所访问，他曾任马尼拉大学教授，娶了一位菲律宾女子，现已退休，在丹麦讲学，讲中国美术史，所以要来所询问一些问题，今晨抵京，明早便离京。他走后，我赴华侨服务社去看瞿同祖，他的工作仍未安排，可能要到本乡长沙去做工作，他的爱人今晚离京返贵阳。阅W. Watson, *Early Civilization in China* [华生：《中国的早期文明》]（1966年出版），是今天埃林杰送给我所，我们回赠他一本《新中国考古收获》。素琴儿夫妇携小正来北京开会，住在自家。

5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党内学习，关于文化革命之真实意义，清除前次错误文件的影响。下午在家，阅毕华生《中国的早期文明》（pp. 1—140）。晚间王世民同志来商谈明天日本外宾来所访问事。

5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知昨天中午起学部揭发杨述副主任与邓拓的关系，今天更多。开始揭发的是《哲学研究》编辑部的林聿时等。门头沟四清队已决定暂不前往，各返本所。下午日本美术史研究代表团8人来我所访问，到陈列室及C<sup>14</sup>实验室参观，5时半始去。晚间阅马修·奥利弗《东非史》第1卷Stone Age [石器时代]一章。今天学部决定将杨述《青春漫语》打印1000份，以便发各所组织批评。

5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将中非交通史料（外文材料）工作交给王俊铭同志。阅《东非史》第1卷Peoples [ 民族 ] 一章。

5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丹麦考古学家索伦森及其助手来所，提出一些考古学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在泰国班高等处发现一些与龙山文化相似的新石器遗址也。下午又来参观标本室，至6时余始去。

5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靳主任传达昨天下午学部开会情况，召集所中各组长布置工作。下午党员开会座谈，又接到中央文件，关于政治局扩大会议调整人事安排。阅学部编印的杨述（署名“文淑杨”）《青春漫语》33篇。

5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高研组学习，批判杨述《青春漫语》。下午党内学习中央文件。晚间偕王伯洪、王世民同志赴民族饭店，参加日本美术史代表团的座谈会，除了铃木以外都参加，但发言者以关野雄、林巳奈夫及杉村勇造三人为多，10时半始毕。

5月29日 星期日

今天在家，阅马修、奥利弗《东非史》第1卷Chap . IV . Coast of East Africa [ 第四章东非的海滨 ] （pp . 1100—1498），为学部编写《中非交通史料》找资料也。上午赴贺昌群同志处闲谈，因为他最近又进医院住了20多天，这一年多5次入医院，都为心肌梗塞疾。



5月30日 星期一

晨间在门口遇到钱锺书同志，知文学所也贴了些大字报，今天也开会。上午赴所9时开会声讨杨述。中午雷风加冰雹，我没有回家，下午续开，发言者25人之多。散会后，又开小组长会，布置工作。然后我赴学部看大字报，除杨述外，有关山复、刘导生，及历史所侯外庐、文学所陈翔鹤。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9时余始去。

5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高研组讨论。又审阅《考古》外来稿件，山东大学蔡凤书的《考古学必须进行彻底革命》，四川博物馆刘知远的《历史与考古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二文。下午参加党内学习文件，即关于文化革命小组改组事的附件二。阅毕《三家村札记》（1—203页），预备写批判文章也。所中大字报已达80篇，其中一篇向所领导提意见，指责对运动不够起劲。闻近代史所贴出揭发黎澍及李新的大字报，黎澍重用沈元为其罪状之一。

## 6月

6月1日 星期三

将所中所整理的关于中非交通史料考古方面的材料寄给历史所。闻上星期民族学院傅乐焕自沉于陶然亭公园湖中，当由于精神病复发，旧友中又弱一人。今天《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下午所中开研究组会议，讨论《考古》编辑室所收到的外边寄来意见。学部通知4时半召集党员所长会议，关山复同志指示目前学习重点：文化大革命运动及杨述问题。散会时已7时许。

6月2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党员开会，商谈运动计划安排，及汇报昨天下午讨论情况。今晨报端揭露北京大学大字报，攻击宋硕、陆平及彭佩云是“三家村黑帮分子”，闻校中已闹了一些时间。下午赴学部，参加17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传达中央文件附件3篇，散会时已7时。学部大字报对不召开声讨杨述的会，意见很大，故宣布后天开会。

6月3日 星期五

晨间广播《人民日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并攻击近代史所的《为什么替吴晗打掩护》及《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的前言。我和靳主任、徐旭老参加科学院院部党内报告会，由张劲夫副院长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接着院中同志传达北京新市委的指示。下午赴学部，继续昨天下午的宣读文件。会后返所，召集党员传达。返家途中见购买晚报者排队成行，因为下午4时广播中共北京市委改组的消息，《北京晚报》刊登。新市委为李雪峰、吴德，新市委撤消陆平、彭佩云在北大的一切职务。

6月4日 星期六

上午广播北京新市委的消息，并说10时广播《人民日报》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我们赴首都剧场，参加学部组织的“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杨述”大会。先由关山复同志讲经过情况，然后各所派代表上台声讨。到后来，哲学所改换代表发言，将矛头指向学部领导。另一代表继续声讨杨述。他下台后，台下有些骚动，向台上递条子的纷纷不绝。有人上台抢扩音器，秩序乱了。《新建设》的代表又对关山复同志提意见。同时有人将准备好的大字报送上去，要求撤换主席团。此时台下二派相持不下，一派要继续照原计划开下去，主要是学部各单位；另一派主张改弦更张，反对学部领导的安排，主要是哲学所、新建设，及民族所、世界经济所的一些人。主持会议的学部政治部副主任程文杰同志宣布，接到23张条子，主张继续开者21张，照旧开会。此时有些人跑上台去，下边的人喊声、鼓掌，台上互扭，乱成一团。主持会议的只好宣布散会，下午2时再开。我与王则诚同志下午前往时，中途遇及钱锺书同志夫妇，知道会不开了。我赴所，所中分组讨论上午的事，接着党支部开会。我所现下虽尚平静，对所领导贴出几张大字报，但是近代史所现已成为“众矢之的”，不仅所中的人贴大字报，外单位自昨天起也送来不少，说他所是“东霸天，西霸天”。下班时我走过一遭，与前天大不相同了。晚间杨一之同志来谈。

6月5日 星期日

晨间广播《人民日报》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上午在家阅《历史研究》去年的几期。下午赴学部看大字报，主要是攻击哲学所及新建设的人捣乱会场。又赴东安市场购物。楷儿由门头沟四清回来。

6月6日 星期一

晨间广播《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被点名

的有杨献珍、夏衍、田汉、阳翰笙、翦伯赞、邓拓、吴晗、廖沫沙、陆平。这篇社论，各报都加转载，电台10时广播。上午赴学部，听关山复同志传达周总理的指示，王慎之同志宣布各所继续批判杨述。下午赴所，党小组讨论上午的报告，其他同志赴学部看大字报，主要是关于“六四”声讨会的大争论。晚间至王天木同志处，打听文博所的情况。

## 6月7日 星期二

晨间广播《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并且说《光明日报》发表《揭露三家村黑店的分号——杨述〈青春漫语〉的反动实质》。上午所中各组汇报昨天的情况。闻近代史所昨天已开过全所大会，集中批判黎澍，学部派刘导生同志前往参加，刘大年同志也做了检查。下午学部开党委扩大会议，由关山复同志作检查，然后世经、世历等所同志对学部“六四”声讨会提意见，说现下问题是学部党委已不能得群众信任，关山复是与杨述一起被派入学部改组旧学部的。开至7时半始散。

## 6月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学习文件。核心小组讨论所中运动如何展开问题。昨天已有同志向学部送大字报，反对学部领导此次运动作风，主张派工作组来。下午所中党员赴中宣部，听新任部长陶铸同志（5日抵京）的讲话，近所后组织讨论。

## 6月9日 星期四

上午与王伯洪等同志谈《考古》的编辑问题，因为已有人提出可考虑暂行停刊。下午日本工艺美术代表团团长坪井明日春来所访问，乃日本考古学家坪井清足的姊妹，陶瓷工业专家，谈一会儿，参观标本室，即嘱王世民同志陪之。我赴学部，原拟参加学部党委扩大会议，至时才

知已改为哲学所、学部机关党员大会与学部党委扩大会议同开，由新建设杂志社刘亚克同志主持会议，潘梓年、刘导生、张友渔三位党委委员兼副主任先后揭发关山复的错误行为，然后哲学所及学部机关各同志纷纷揭发。开至7时未毕，乃宣布8时再开，并希望各所党员前来参加。晚间，群情激昂，至12时尚未完毕。我以身体不支，乃先行退席返家。知炎儿在校写大字报欢迎工作组来校，今晚不返家。

6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荷兰何四维教授来所访问，因为已由西安返京，有些问题要与我谈谈，谈至12时始去。所中今天上午开全所大会，对所领导提意见，我将何四维教授送走，也去参加大会，听了半小时。下午赴学部继续昨天的会，知道民族所及自然科学史所的支部书记已被撤职。除继续检举关山复及学部机关党委一些人以外，主要是检举经济所领导。学部党委刘大年因病请假，何其芳下午未出席，晚间前来，成为众矢之的，要他“站着休息”，不准坐下，经他恳求，总算让他坐下。后来又将锋芒转到对自然科学史所支部书记，据说该所党员大会已撤消其党内职务，最后又回到检举关山复，开到深宵1时才散会，宣布明天暂行休会。

6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内支部委员扩大会，讨论所中布置。10时集体听广播《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即加学习。被点名的，除杨献珍、吴晗、翦伯赞以外，还有经济学界的孙冶方等。下午开全所大会，对所领导纷纷提意见。将近结束时，我也发言，除了揭露、表态及检查之外，还赞同所中成立文化革命战斗小组。今后工作由小组与支委合作商定。

6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胡厚宣同志来谈，谓北大汪钱教授服安眠药自杀，正在抢救

中。下午至罗尔纲同志处，向他了解吴晗在1931—1932年情况。在他处看到今天《文汇报》社论，上海方面已见报的党员有周信芳、贺绿汀、李俊民（中华书局），此外电影界有瞿白音（《红日》的改编者），学术界有二周〔周谷城，周予同〕及李平心，文艺界有王西彦。晚间赴学部看大字报，旋至靳尚谦同志处商谈所事。

## 6月13日 星期一

今天上下午开党支部核心小组会，讨论这次运动中所党支部的落后情况及探讨原因。闻清华蒋南翔校长前天已停职反省，中宣部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都被撤职，由陶铸同志来挂帅。

## 6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自由组织讨论及写大字报。苏秉琦同志谈北大情况，谓翦伯赞家的大门两旁，学生贴上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忘八多”。历史系已点名有问题的教职员十余人。我到学部看大字报，除了三个编辑部所贴的27张学部阎王殿人物的大字报和几张“六四”会议真相的大字报之外，法学所送来检举张友渔所长的好几张大字报，说他曾任北京市委书记及副市长，一定知情，此次运动中严重右倾。下午开全所大会，选举战斗小组成员。接着由靳尚谦、林泽敏二同志作检查。饭后偕秀君送素琴儿到火车站上车，归途顺便到郭宝钧先生处小坐。

## 6月15日 星期三

今天整天分组讨论，对昨天两位办公室主任的检查及战斗小组的产生提意见。昨晚中宣部工作组派2人来所了解运动的情况。闻今日已有10人的工作组来学部，学部及各所（包括我所）贴出许多红纸的喜报。晚间工会集体赴红星影院观纪录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西藏农奴大翻身》及《海盐今昔》。散场后，赴学部看大字报，揭发“六四”大会的问题。闻昨天历史所侯外庐所长作自我检查，今天下午

近代史所刘大年所长作自我检查，大家都不甚满意。我开始为自己的著作编一目录，以为将来作自我检查的准备。

6月16日 星期四

今晨广播，南京大学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校长，党委第一书记），并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上午赴所，现下仍是每晨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小时，然后布置运动，今晨分组讨论。下午写大字报，并且每组派人到学部去看大字报。赴所，打了3封英文信。又至会议室看大字报，新贴出来的颇多。对我提的大字报，除有关这次运动的以外，还有：（1）发表右派陈梦家笔名的文章，（2）约外国学者写文章（指婆罗钵文字考释），（3）接见外宾谈学术不谈政治，（4）近代史太平天国李秀成，（5）参加北京史学会开幕式，（6）学部双周讨论会。运动正在展开，兆勋同志要到20日才返京，我很愿意引火烧身，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受一次洗礼。

6月17日 星期五

晨间赴所观大字报，又多一张关于〔我〕太平天国田赋一文的大字报。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写大字报。我看大字报，并将要点摘下，以便自我检查。

6月18日 星期六

晨间广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及《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这是教育制度的彻底革命。上午所中分组讨论，高研组便先谈此问题，后来谈所中运动的形势估计及今后布署。下午赴学部看大字报，已有要求将关山复、刘导生撤职的大字报。天忽下雨，不能出去，乃观新建设〔杂志社〕的大字报，揭发《新建设》及《文史》的资产阶级路线。晚间至颜伯诤同志处，探问他这两天扶病参加小组讨论的感想，又至王则诚同志处打听

哲学所运动情况。

6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赴王天木同志家，知道中央已向文化部派来千余人的工作队，文化部各单位的领导，大部分集中到社会主义学院，以便作交代及揭发，他也已得到通知，准备今明天拿一个月的粮票去报到。至历史博物馆一观，信阳楚墓的镇墓兽已移去，明代有关海瑞的一节也已取消，放置定陵出土金器的陈列柜中新添一些卖田契、卖身契，以便显示阶级斗争。下午赴学部看大字报。傍晚，饭后携小晴赴东单公园散步。

6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高研组学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下午赴学部看大字报，主要是历史所的两派大争论。赴所，王福祥同志说战斗小组要我明天下午做检查。我是决心在这次运动中引火烧身，回家草拟检讨稿子。秀君昏厥病又发作，从8时起一直弄到10时半才苏醒，吃药后睡着。我继续写检讨稿子，倦极始入睡。

6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全所大会，战斗小组传达昨晚潘梓年同志召集所战斗小组指示，主要是昨天下午历史所开大辩论的会，陈伯达、陶铸同志到学部看大学报，并参加历史所的会，在会上作了指示。所中分组讨论。我继续草拟检讨稿子，并作修改。下午参加全所大会，主席宣布开会后即说由“夏鼐再作检查”（前次散会时是说“夏鼐同志和靳尚谦、林泽敏”），谓前次的检查又长又臭，不像话。我知道形势已有变化，将预备好的检查稿子稍加变动，谈了一小时余。然后大家提意见，意见很多，而且尖锐。6时半散会时，介绍工作组同志，我才发现今天已有工作组一人参加。晚间7时半重新开始，对我继续提了半小时的意见，然后转到对林



泽敏和靳尚谦提意见，也都让他们站起来。近10时半才散会。今天下午大会的空气甚为紧张，对于我的错误，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负责考古所这么多年，将考古所办到如此地步，像群众揭发的那样，实深感惭愧。至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及立场模糊，并且解放前站在反动立场上，经揭发后更为惊骇和沉痛，希望通过这次运动，能引火烧身，根本改造。如果不进行世界观的根本改造，就不可能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返家，秀君未睡，精神甚为紧张，我劝慰之，怕她旧病复发。我相信自己能受得起考验，上床后辗转不能入睡，今天的事震动甚深，用安眠药后始入睡。

6月22日 星期三

晨间大雨。我已不能参加学习小组，他们分组讨论昨天大会感想，及继续对所领导提意见。我阅读《毛泽东选集》，为下一次检查作准备。下午继续阅读毛主席著作，希望能由其中吸取革命的精神，增加自我改造的决心。

6月23日 星期四

我所四清同志由山西返所。晨间已贴出许多质问牛兆勋为什么拖延不归的大字报。我在看大字报时碰及，有的知道情况，对我“敬而远之”，有的还不了解情况，向我微笑打招呼。我只说，这次运动中在家的所领导犯了一些错误，你们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划清界限，不要做保皇派。午后得牛兆勋副所长电话，打听所中情况，我说所领导十几年来犯了许多错误，在这次运动中又犯了一些错误，要他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投入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下午赴所，所中文化革命战斗小组召集四清回来的同志，传达前一阶段运动发展情况，没有约牛所长参加。牛所长到所即来找我询问情况，我告以前一阶段中所领导所犯错误及目前发展的良好情况，此外仍是电话中那几句话，并劝他根据党中央的精神，好好地投入运动。他问我：“我是否要检讨？检查些什么？”我告诉他去问战斗小组。我考虑自己的检查问题，读主席著作以求能掌握主席

思想，看大字报，群众的揭发和批判，对我启发也很大。晚间秀君病又发作，前些天由于素琴夫妇携小三来自家，那三星期太累了，前天起又为了我的挨整事而担忧。我劝他说：“我的一切行动你都知道的。我有什么重大罪恶你也可以检举，如果没有什么，你又何必担心。”本月9日及10日我在学部参加大会，到深宵1—2时余才返家，但一上床即睡着了。但21日这一天，晚10时半即散会，我那一夜辗转不能入睡，到半夜起来用安眠药始睡着，这两天亦然。这场运动，真可以说是触及人们灵魂，至少对于我这捱整的人而言。

6月24日 星期五

晨间广播《人民日报》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我自己扪心自问，这十几年来并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不管别人对我的看法如何，但是我仍当勇敢地进行自我检查，决心投入这次运动，将资产阶级思想的学术路线打垮。在过程中，与群众一起，把资产阶级所谓“权威”、“专家”，包括我自己在内，统统搞臭，丢到垃圾堆中去。当然，我认为一个人被搞臭后，仍应该为人民服务，献出自己的一点滴的力量。“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情”应该是有阶级性的，即带着无产阶级的感情去为人民服务。下午全所大会，包括四清回来的同志，由林泽敏作检查，群众提意见，整个下午及一个晚上，一直开到10时半，才由主席宣布暂作结束。由任式楠同志传达学部工作组指示，各所组织领导小组后，推举代表一人参加学部领导小组；又宣布学部工作组已决定，除刘导生、关山复、张友渔、杨述四人外，学部王慎之、程文杰、周平，文学所何其芳，历史所侯外庐，近代史所刘大年、黎澍，哲学所陈冷，民族所黄洛峰，皆停职检查。

6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分组讨论，我在办公室阅《毛泽东选集》，结合检查思想。后来推选我所代表一人，我写上“乌恩”，他以占投票150余人之103票当选。下午开始写自我检查，并翻阅旧信件。晚间楷儿返家，略谈北大运

动发展近况。傍晚遇及胡厚宣、钱锺书二同志在门口那儿说话，胡说上海李平心11日《文汇报》点名后自杀；钱说上海复旦大学对周予同贴了三千张大字报，昨天高级党校给哲学所杨献珍送来三百多张大字报。

6月26日 星期日

我今天大部分时间花在将我自己过去的写作编成目录，以便作自我检查之用。这些著作，确如郭沫若院长所说，都是错了，都应该烧掉（当然，我说的是指我的东西，并不指郭老的著作）。自1932年至1966年现下为止，共130篇（包括译文3篇、论文集1册、合著4种、主编1种）。检查起来，可能是大量放毒，不胜惶恐。但是解放以来所发表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毒，似还没有对党不满或对党进攻的毒草，这点尚可自慰。

6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文化革命小组喊我们4人〔编者注：夏鼐、牛兆勋、靳尚谦、林泽敏〕去，要做书面检查上交。又叫牛兆勋明天上午作初步自我检查。上、下午在办公室写自我检查，看大字报。我虽犯错误，但自信还是真正愿意医治，原意改正。

6月28日 星期二

将太平天国田赋一文的手稿、抽印本及英译本一起，上交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现将那篇文章英译撮要的校后记抄录如下：

“这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作，是当年在反动分子蒋廷黻的指导下所写作的毕业论文。在政治观点上完全是站在反动一方面的。他指定这题目是另有用意的。初稿写好后，他又指点要与当前的政治相联系，所以又添上一节极其反动的‘余论’。当时我自己觉得这与正文的关系不大，所以称它为‘余论’。实际上，这是画龙点睛，正是全篇的目标所在。英文撮

要将这‘余论’译为‘结论’（conclusion），可以说是‘恰中要害’。我自己当时思想之反动，昭然若揭，称之为‘余论’，想保留正文全篇的学术气氛，实是欲盖弥彰。甚至于可以说，这样一来，这篇文章所起的坏作用将更为恶劣。今日正处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渐入高潮之际，重读此文，惶惭无已，深愧当年思想上堕落之深。但是，我仍欲保留这一史料，作为检查自己过去错误之用，以便提高自己要求改造之决心，痛悔前非！1966年5月6日谨记”

“为了这篇文章及打印英译稿的事，昨天已上了大字报。旧根子一定要挖出，旧烂疮一定要搔开。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要引火烧身，痛痛快快洗一下，犯错误当然是错误，但不要讳疾忌医，而应愿意医治，痛改前非。6月18日又记”

上午天微雨。赴所读毛主席著作一小时，继续写检查。下午牛兆勋作第一次检查，约一小时，然后分组讨论，我返室续写检查。晚间写了2封信给铮、暄二儿。

6月29日 星期三

今天所中分组讨论，写大字报。我在办公室中继续写检查，并将第一部分（运动态度及活动，尤其是六四前后）抄成清稿，预备缴交。

6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文化革命小组宣布重新改选，分组讨论。我仍写检讨（学术思想）。晚间党支部讨论改选党支部问题。

## 7月

7月1日 星期五

今天是党的生日，晨间广播《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10时全所又听广播社论。接着，支部开会选出临时支委。下午读报纸社论，这社论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有指导性的作用。继续写自我检查。晚间阅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一书中北京大学部分（1—111页）。

7月2日 星期六

今天报纸重行发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加《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按语。上午开全所大会讨论选举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下午继续开会，到会156人，选出乌恩、蒋树成、任式楠、刘金山、段鹏琦等5人。

7月3日 星期日

今晨广播《红旗》第9期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及《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二文。在家修改已写的自我检查。晚间阅《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北师大部分（112—228页）。

7月4日 星期一

上午全所大会，没有去参加，誊写自我检查第二部分（关于学术路线）。晚间党小组开会。报上刊登《红旗》9期的《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这是周扬第一次见报。又刊登我国政府声明，谴责美帝轰炸越南河内、海防，表示中国援越抗美更加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

7月5日 星期二

晨间广播《人民日报》社论《美帝侵略没有界线，我们反侵略也没有界线》。今日报载郭沫若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发言，除了谴责美帝及苏修之外，也谈到文化大革命，并为自己4月14日在人大常委会上发言辟谣。上午大雨，赴所将抄好的第二部分检查（学术思想）交给文化革命小组，并继续修改第三部分。下午学部工作组组长张际春同志来所视察，并对全所同志讲话，阐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及具体作法：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左派，联合大多数群众，打击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晚间党支部开会，但两所长、两主任都不能参加。阅《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南开大学部分（229—323页，全书完）。这书是1958年北大、师大、南开三大学历史系大字报选辑，共计111篇，可见当年整风时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其中除了“学习苏联”一条之外，现下都仍适用，仅有些问题提得没有现下那么高，对于让步政策没有像现下这样深恶痛绝。晚间秀君的病又要发作，服药后稍轻。

7月6日 星期三

继续修改自我检查的第三部分（政治思想）。下午誊抄一遍，开始写结语。晚间秀君去参加宿舍学习，每星期一次，最近她扶病参加。

7月7日 星期四

将自我检查全文写完。晚间赴学部看大字报。

7月8日 星期五

将自我检查初稿誊抄完毕，缴交文化革命小组。翻阅有关文件。所中大字报，已有人提出夺回考古阵地的号召。

7月9日 星期六

文化革命小组要了解社会关系，我写了书面材料，接着又写补充材料（我与尹达的关系）。晚间王明同志来谈。据说他看到江西地方报纸，谷霁光也已上报，说与吴晗有关系，解放前曾当过中正大学教务长。又说四川大学也曾贴徐中舒的大字报，心理学家曹日昌也有问题，云云。

7月10日 星期日

阅毕Kluckhohn, *Mirror for Man* [克拉克洪：《人类的镜子》] (pp. 1—308)。

7月11日 星期一

赴所，写补充材料之二。旋赴协和医院治病，因为昨天拉肚子，今日未愈。下午继续写材料。晚间在家，阅陶宗仪《辍耕录》。

7月12日 星期二

赴所，将补充材料之二写毕。阅尹达同志的文章《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7月13日 星期三

赴所，阅毕尹达同志的文章，预备关于方针任务问题作检查也。

7月14日 星期四

赴所，写补充材料之三（关于所中领导工作，与尹达同志的关

系)。

7月15日 星期五

赴所，读毛主席著作，修改补充材料。闻近代史所开了两天大会，批评和揭发黎澍副所长。

7月16日 星期六

今天上午8时半起所中召开揭发批判牛兆勋的大会，开到12时。下午2时半开到6时半始散。5时半点到包庇反动权威徐旭生、苏秉琦、陈梦家，陈在场即[站起来]示众。

7月17日 星期日

修改自我检查的补充材料，阅陶宗仪《辍耕录》。晚间至学部观大字报。闻这一星期学部开了3天的揭发批判大会。

7月18日 星期一

将补充材料之二缴交。又修改补充材料之三。晚间秀君又发病。

7月19日 星期二

阅毕林彪《关于政治思想工作言论摘录》(1—116页)。晚间任大夫来为秀君打针。

7月20日 星期三



阅毕艾思奇《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辅导报告》（1—108页）。今天所中分小组开会。大字报仍继续有所增加。

7月21日 星期四

晨间广播《人民日报》社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上午赴协和医院看病。阅《毛主席语录》一遍（1—270页），预备再重读几遍，更切望能活学活用也。

7月22日 星期五

晨间广播刘少奇主席的声明及朱德委员长的电报，支越抗美。首都今晨在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大会，援越抗美。炎儿昨晚宿校中，今晨4时即集合出发也。下午楷儿开会游行后亦返家。

7月23日 星期六

所中开会，听说是传达陶铸同志21日的讲话。我没有参加，在办公室写补充材料之四（关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检查）。晚间赴学部看大字报。才知道历史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又有新变化，17日晚（前星期日）关锋同志在历史所大会上宣布陈伯达同志指示三点：（1）酆家驹停职反省，（2）一切被关被斗的〔同志〕都加释放，（3）停止对左派的斗争。晚间炎儿入去学校守夜。

7月24日 星期日

阅毕洪迈《容斋随笔》十六卷（1—159页）。

7月25日 星期一

阅1962年院部印发轮训用的党内学习文件（1—71页）。继续写检查之四。晚间炎儿发烧，冒大雨去购药。

7月26日 星期二

昨天报纸刊登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和照片。今天报纸又刊登毛主席《水调歌头》（游泳）词的手迹，以及《人民日报》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毛主席身体这样健康，真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上午阅《解放军报》上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辅导材料。下午将补充材料之四修改后交给文化革命小组。

7月27日 星期三

今天上午8时半所中召开揭发批判林泽敏的大会，开至12时尚未谈完，因下午工会有电影，改为明天继续。

7月28日 星期四

今天大会。会上群情激昂，晚间10时半始毕，返家已11时余矣。

7月29日 星期五

今天学部有会，我没能参加，在所中写补充材料之五（学术研究路线问题）。

7月30日 星期六

晨间来所，看到新贴出的大字报，赞成文化革命小组勒令牛兆勋停职反省，及质问右倾主义的工作组。听说学部已发动要工作组作检查，

并撤退出去。今天上午学部又开大会。下午得通知晚间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文化革命辩论会”。6时集合，8时开始，乃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宣部等召集，陈伯达同志主持，有世经所、历史所、国家科委、民族所、应用地球物理所、科学出版社、哲学所等发言。并由江青、陶铸、康生等同志致辞<sup>(1)</sup>。散会时已2时，返家已夜半3时矣。秀君尚未入睡。

7月31日 星期日

今日整天以睡眠不足而不舒。阅《容斋五笔》作消遣。以头眩不耐苦思作检查也。

## 8月

8月1日 星期一

上午继续写检查。下午赴学部，参加文化大革命辩论会，主要是对中宣部派来的工作组提意见。

8月2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部，继续昨天的辩论会。下午听邓小平、周总理及刘主席的录音报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也。

8月3日 星期三

今天下雨，今夏似乎下雨不少。上午赴所，知学部今天不继续开会。学习毛主席著作，修改补充材料。晚间阅毕《容斋五笔》。

8月4日 星期四

所中整天开会，闻系对工作队提意见。我没有参加，写补充材料。

8月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继续修改补充材料。下午2时半所中集体前往革命博物馆，参观大庆油田展览，几占二层楼全部，除总馆外，还有思想工作、油区、生产、油田等分馆，观毕已5时半矣。

8月6日 星期六

今天《人民日报》登载批判周扬文艺思想的文章。并阅《红旗》5

期郑季翘批判形象思维的文章，当时虽未点名，亦对周扬而作。下午继续写补充材料。

8月7日 星期日

上午阅*Archaeolog Vol . 8* [《考古学》第8卷] (1965年)的几篇文章，最近由英国寄来。下午赴学部、历史所看大字报。写了几封信。阅金敬迈《欧阳海之歌》。

8月8日 星期一

上午读毛主席《矛盾论》，这篇已读过好几遍，每次读时都有新的心得。下午所中同志去北大看大字报，我在所中阅今晨报纸上揭露孙冶方修正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文章，指出是修正主义的谬论。阅《资本论》中译本的序、跋。

8月9日 星期二

今晨广播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决定，并且连续广播几次。这是指导性的革命纲领，是当前运动的方向盘。整天街道上有锣鼓声，各单位送喜报，欢迎党中央这个伟大的文化革命纲领。

所中今天起成立了监督小组，“三反分子”及“右派分子”（夏鼐，牛兆勋，林泽敏，陈梦家）每天上午劳动，下午写检查。晚间大雨。

8月10日 星期三

今天《光明日报》刊登批判侯外庐的文章，斥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周扬部下的干将。”同时《红旗》10期也刊登批判侯外庐的三株毒草（关于汤显祖的“四梦”）。学部今天开大辩论会，我仍留所听。今日劳动者加入仇士华、蔡莲珍。

8月11日 星期四

晨间广播《人民日报》社论及《红旗》社论，都是关于前天公布的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英明决定。今天所中6人挂牌劳动，另5人劳动不挂牌（靳尚谦，王伯洪，王世民，许景元，刘随盛）。

8月12日 星期五

晨间广播前天毛主席在党中央接待站接见革命群众，闻讯大家皆欢欣雀跃，这是对革命人民的最大鼓舞。下午赴首都剧场，参加学部文化革命小组所召开的“斗争三反分子侯外庐大会”，台上两侧有历史所革命同志所张贴的“声讨三反分子侯外庐反革命十大罪状”。主席团有潘梓年同志等，1时宣布开会，由历史所王恩宇先行声讨。这次除学部各单位外，还有30来个外单位派代表前来参加。侯外庐先被唤上台，接着是包庇他的酆家驹。此时有人喊将关山复、刘导生揪出来，他们两人未到场，派人到他们家中去抓。各单位代表陆续上台声讨侯外庐，同时学部各单位纷纷揪出所谓黑帮分子，近代史所刘大年、黎澍，又加上刘桂五、蔡美彪、李新，哲学所杨献珍、陈冷，学部关山复、刘导生、杨述、张友渔，又加上新建设梅关桦、岑明，文学所何其芳、蔡仪、毛星、唐棣华，外国文学所冯至、陈冰夷，语言所石明远、赵洵，经济所秦柳方，已达24人。此时看表已近5时，考古所有人喊出“考古所三反分子牛兆勋、林泽敏”，并带他二人上台，我正坐在他二人外边，站起来让他们过去，旁边有考古所的人，忽唤起我来，我只好跟着上去。又唤世界经济所何锡麟，共28人。还有中宣部林涧青、于光远二人，因须先得中宣部同意，故此次未能来。还有法学所韩幽桐、新建设吉伟青，因病未能抓来。历史所有人发言，斥责尹达为“保皇派”，台下有人喊“把尹达揪出来”，主席说等散会时让他留下来。散会时已6时半。这次我思想上没有准备，实出突然，但从前的罪过，乘此机会涤洗，亦为佳事。

8月13日 星期六

今天整天在所。下午5时广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乃昨天通过的，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傍晚去托儿所接小晴，途中见有些机关大卡车送喜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去。秀君在中午摔倒一次，晚间睡后又发病，弄到12时。晚间大雨。

8月14日 星期日

这几天睡眠不好，服安宁片始入睡。昨夜又为秀君病晏睡，今天精神不舒。修改检查补充材料。阅最近几期《文物》，自5期后，已暂停刊。

8月15日 星期一

赴所参加劳动，为改建锅炉房搬砖。

8月16日 星期二

整天下雨，傍晚始停。晨8时开小组会，此次所中参加劳动计13人。晚间9时始返家。

8月17日 星期三

《人民日报》社论《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今日帮助锅炉房改建工程中地基去土。晚间学习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9时始散。

8月18日 星期四

今天上午在天安门开庆祝文化大革命万人大会。晨5时余毛主席即驱车前往天安门，接见各地代表。公共汽车好几路停车，我步行至所。晚间学习十六条，返家已10时许。炎儿等我回来才赴校，今晚又轮到他

守夜。

8月19日 星期五

今晨广播昨天天安门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盛况。毛主席与百万群众在一起，报刊上登出毛主席在天安门的二幅照相。毛主席和林彪一起，与群众欢度6小时。主席的健康如此好，更使全国及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高兴鼓舞。上午劳动，下午学习并写书面思想检查。

8月20日 星期六

今晨广播《人民日报》社论《毛主席与群众在一起》及《解放军报》社论《破旧立新的思想大革命》。上午所中开全体大会，再度传达关于收缴枪支弹药等指示。会后分组讨论。下午将劳动思想检查写出缴交，又将补充材料之五交上。工间操后集中学习，检查劳动中问题。暄儿由安徽返京，接小晴回去，明天不来了。

8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赴东安市场购物，看见“东安”已改“东风”，许多街道名、商店名也都改成带革命意义的，例如“王府井”改为“反修路”，“八面槽”改为“工农兵路”，“王府井百货店”改为“北京市百货商店”，“全聚德烤鸭店”改为“北京烤鸭店”。墙壁上，柜窗上还贴上许多“最后通牒”、“通令”等，由红卫兵署名。顺便至历史博物馆一观，为了做自我检查，要看看历史博物馆中对于某些古物如何提法。下午在家写检查，思考问题。

8月22日 星期一

今晨广播陈伯达的《在大风大浪里成长》及《红旗》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今天考古所的招牌也将“考古”二字用白纸



贴掉。“华侨大厦”改为“爱国大厦”。上午劳动，下午学习及写检查，晚间学习至8时半。

## 8月23日 星期二

今晨广播《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及《好得很》。下午所中成立红卫兵，3时揪斗“反动权威”苏秉琦示众，集中所中全体牛鬼蛇神，戴纸帽游行，绕所中三匝。我打黑旗，牛兆勋、林泽敏打锣，有：反动权威徐旭生（未到）、郭宝钧、黄文弼、苏秉琦、安志敏，保皇派王伯洪、王世民、许景元、刘随盛、王予、张广立、卢兆荫、曹联璞，右派分子陈梦家、仇士华、蔡莲珍，以及靳尚谦、王仲殊、佟柱臣、陈公柔、王俊铭、林寿晋、张振邦、齐光秀等，共计26人。晚间返家，宿舍中红卫兵正在斗争资产阶级分子家庭妇女。入室，秀君已昏厥在床上，正炎在旁看守着，去请任大夫为之打针。正炎打电话叫正暄来，大家商量，决定明天送医院。〔补记：当时被游斗者尚有赵铨、郭义孚、莫润先，实有29人。〕

## 8月24日 星期三

今天起，让出原有办公室，7人集中学习。晨间5时起床，参加宿舍中劳动。7时赴所，将家中情况汇报，得请假半天。返家劝说秀君送往北大医院，刻下这里只有神经科而没有精神病科，不能住院，只得返家。车未抵家，又昏厥过去，抱入房中，1时半始苏醒。下午赴所参加学习及写检查，暄儿在家照顾。中午陈梦家被揪斗，戴“流氓诗人”纸帽，回来写检查。

## 8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见通告牌上有红卫兵通告，谓我所右派分子陈梦家自杀未遂。听说：昨天中午下班后，他到东厂胡同的一蔡姓寡妇家（其丈夫死于1963年，据云曾于死前托孤于陈），被所中左派群众揪出示众，他

自杀以抵抗运动，犯现行反革命的罪，还在遗书中诬蔑群众污辱了他，所以自杀。所中开全所大会，文革小组报告此事，并对犯错误的三反分子、右派分子等警告。下午仍是学习与写检查。晚间返家，见楷儿亦由校来家过宿。

[ 后注：8月25日夜半，所中派人来抄家，这日记连同其他一些东西，一起缴交进去，这日记便中断，今日所退回给我。写上几句话，以说明中断的原因。1973年3月28日记 ]

[ 后注：这几段简单的记事，是在1964—1967年的工作日记中找到的。那本工作日记，也于1967年1月中为被没收，昨天才退还，转抄如下：1973年3月29日 ]

8月26日 星期五

昨晚所中红卫兵来封查家中图书、文件、存折、存单等，并缴交最近的一本日记。

8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学部的红卫兵开成立大会，将各所的“牛鬼蛇神”（实际上是所谓“走资派”）集中到学部，游行示众。

8月30日 星期二

毛主席第二次接见外地进京的学生。我开始写检查的补充材料之六（反修与苏修）。

8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历史所召开“斗争黑帮分子尹达大会”。下午毛主席在天安门第

三次接见红卫兵及革命师生。

# 9月

9月1日 星期四

交进补充材料之六（反修与苏修）。

9月3日 星期六

交进补充材料之七（执行黑线）。闻陈梦家已于昨晚再度自杀身死。

9月4日 星期日

写出补充材料之八（6.4前后我的活动）。

9月5日 星期一

所中召开“声讨陈梦家畏罪自杀大会”。写出补充材料之九（由写黑诗到住精神病院）。

9月7日 星期三

交进补充材料之九（我与李济的关系）和人事材料。《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

9月8日 星期四

交进补充材料之十，并准备全所大会上的检查。

9月9、10日 星期五、六

所中召开“斗争夏鼐大会”，由牛兆勋等陪斗，还约来北大考古专业的学生，以增声势。

9月15日 星期四

毛主席第三次在天安门接见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及革命师生。

9月17日 星期六

交进补充材料之十一（解放初期我的政治思想状态）。

9月22日 星期四

与所中红卫兵磋商，得许可取出被封存的冬衣。（补记；我的宿舍内，客厅一间暂作为存放图书及衣箱等之用，以封条封固，至军宣队来后不久，始启封。）

9月23日 星期五

交进第二次书面检查：第一部分。

9月27日 星期二

交进第二次书面检查：第二部分。

# 10月

10月1日 星期六

今天是国庆日，我仍在所中写检查。由广播中听到“批判反动路线”的讲话。

10月5日 星期三

中央关于批转军委总政通知。

10月12日 星期三

所中召开“批判斗争王伯洪的全所大会”。

10月18日 星期二

闻中央今天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革命小将。前一天街上出现大批“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标语。

10月23日 星期日

《人民日报》发表《〈历史研究〉是资产阶级史学的反动堡垒》。

10月24日 星期一

汇报思想。

10月27日 星期四

我国第一放射带核弹头的导弹试验成功，《人民日报》出红字号外，街上贴满庆祝的大字标语。

# 11月

11月3日 星期四

毛主席第五次接见外地来京的革命师生。

11月4日 星期五

补发我的9—10月扣发的工资。晚间过组织生活。

11月7日 星期一

调整所中的劳动名单（听说是10月20日讨论决定的）。

11月10—11日 星期四、五

毛主席第六次接见外地来京的革命师生（如果将国庆日的接见也算进去，这是第七次）。

11月15日 星期二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转来巴基斯坦 Mahamed Sabir 的来信，知前寄的维吾尔文《毛泽东选集》已经寄到。

11月18日 星期五

党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本月21日以后，免费乘车船串连的办法暂行停止，明年4月再继续。（大串联时，楷儿到四川等地，炎儿到广州等地）



11月28日 星期一

今天继22—24日之后，学部范围内又展开批判工作组的活动。

11月29日 星期二

学部范围内继续批判工作组。

# 12月

12月4日 星期日

听说彭真等被捉捕，报纸上未登。今日报载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文化大革命情况。

12月7日 星期三

写报告给所中党支部，拟将这几月的节余工资连同补发工资，缴交作党费。

12月9日 星期五

《工厂十条》下达，因为工厂是生产单位，不能停产搞革命。

12月10日 星期六

考古、文物、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沙滩红楼大串联，准备搞一全国性的革命组织。

12月12日 星期一

所中住进外地文博单位的串联人员。

12月13日 星期二

《红旗》第15期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

12月15日 星期四

《农村十条》下达，这是继《工厂十条》之后，为了“抓革命促生产”而采取的措施。

12月17日 星期六

北京市召开全市誓师大会，不许武斗，解散纠察队。

12月18日 星期日

听说黄文弼先生逝世。

12月19日 星期一

所中贴出“考古所必须大乱”的大字报。

12月26日 星期一

开始展开“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运动。

12月31日 星期五

温州造反派派人来所外调，问我有关温州“走资派”的情况。我离乡多年，一无所知。

---

(1) 编者注：这次大会，是江青一伙对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哲学社会科学部煽风点火的会议。当时会场的安排，造反派坐在一楼，一般群众坐在二楼，“走资派”、“反动权威”和其

他“有问题的人”都坐在三楼，夏竦也被安排坐在三楼。

# 1967年

## 1月

1月9日 星期一

《人民日报》转载1月5日《文汇报》发表的《告上海工人书》。这是上海“一月风暴”的信号。

1月13日 星期五

所中东方红公社（12月26日成立）发表声明，独立地参加学部联委及红卫兵联队。

[ 补记：所中东方红公社成立后，将所中“牛棚”中各人的抽屉又查抄一次，取去了所有的工作日记及笔记本，所以此后连简单的断断续续的日记也不写了，这日记便完全中断了。1973年3月29日记 ]

# 1968年

现就记忆所及追记如下：

2月份，学部出现一个“解放干部学习班”。所中，追随学部“[红卫兵]联队的东方红公社”于9月间王、关、戚垮台后，由“鲁迅兵团”夺权。后来“鲁团”又因学部“大批判指挥部”垮台，改由“红卫兵总队”掌权，所中也分出一部分群众组成总队考古所分队。12月4日（？），总队贴出倒谢（富治）的大字报，轰动北京市，不久也垮台。所中成立了临时服务组，静待宣传队的进驻。我们这些靠边的人，仍是每天劳动或学习，牛兆勋已自己解放自己。楷儿于8月间被分配到陕西省地质局去工作。

12月23日，“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部。分队约20余人进驻考古所，分队长是工人董师傅（变压器厂），副队长是解放军老范[焕通]同志。不久，全所办学习班，都住在所中。靠边站的和有问题的，另编成一组，由牛兆勋担任组长，我便在这一组中。文化大革命以来，为“牛鬼蛇神”办学习班，分为“日托”和“全托”二种（采用托儿所的分类）。我当时是“日托”，每晚9时余返家。这次变为“全托”了，睡草蓆，自带被褥。好在是不分“牛鬼蛇神”与“革命干部”，一视同仁。全体人员都集中所内，住在办公室里，一般是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间。我住在四合院南侧西首的小屋中，好像是三、四人一间，大概对于特别班的优待。上、下午和晚间，三次分班学习，读报纸（《人民日报》）和学《毛选》，写检查。最后一项是特别班学员的特别课。每次买饭，特别班的学员放在最后，像幼儿园一样排队前往食堂，快80岁的徐老（旭生）当领队，走在最前，因为他年老走得慢，大概是一则照顾他，怕他落伍，买不上饭；二则照顾我们这些特别生，免得抢先。

# 1969年

春节中，所中仍办学习班，家中很冷清，素琴儿一家也没有来京。

3月7日，所中解散特设学习班，分别插入群众学习班。我和徐旭生、仇士华进一班，班长是曹国鉴、杜玉生。自1966年夏季以后强迫劳动的生活告一段落，当时曾赋诗志感：

春风漾荡牛棚中，劳动归来花正红。

锤炼不为生锈铁，梦思犹作展翅鹏。

年近桑榆心未老，学穷洪荒愿岂空。

六十知非犹未晚，扬鞭驰马逐东风。

此后在小本子上又续记日记，现在转抄下来。到1973年才完全恢复日记。

第二天，所中女同志在工宣队杨师傅的主持下，召开批判所中走资派妇女政策的批判会，因为这天是妇女节。

3月14日，所中召开“批判走资派牛兆勋”的大会（全面批判）。

3月26日上午，所中召开“清理阶级队伍动员大会”，由军宣队范队长讲话。考古所已经大联合，成立大联委，为清理阶级队伍创造条件。

3月29日下午，所中召开“革命大批判”大会。范[焕通]队长讲话，动员有问题的人尽早交待。

4月12日 星期六

赴学部参加批斗潘梓年的大会。由宣传队主持，要总结肃清反动路线流毒，抓紧清理队伍工作。对干部要大胆解放，大胆使用。要抓紧大

检举大揭发的高潮，为着向“九大”献礼。

下午2时，在宗教所会议室，召开学部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由驻学部宣传队解放军同志讲话，传达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清华大学经验是“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

4月14日 星期一

今天发表“九大”新闻公报，喜而赋《庆祝“九大”胜利闭幕》（调寄减字木兰花），写大字报贴出来：

一轮红日，光芒四射照大地。

亿万工农，吹呼万岁震长空。

一闻喜报，亚非拉美腾欢笑。

强劲东风，吹得寰球一片红。

晚间所中为“九大”新闻公报的发表，召开部分党员座谈会。好几年没有听人家喊“同志”了，骤闻之几乎感动得泪下。王〔连仲〕指导员讲话：“党员脱离了组织以后，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你们能否恢复党籍，要听群众的意见。党籍是第二生命，我不能不对党员敲起警钟，党员要做斗私批修的先锋。”

4月18日 星期五

下午考古所召开向毛主席表忠心大会。由范队长讲话，要结合庆祝“九大”，推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



# 5月

5月5日 星期一

所中召开学习“九大”政治报告的动员会。

5月10日 星期六

所中讲用会，范焕通队长讲话，总结这星期的学习，并布置下二星期的学习。

5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传达周总理3月20日在中央计划会议上的讲话。下午所中召开“批判走资派牛兆勋干部路线”的大会。

5月17日 星期六

下午所中召开“批判走资派靳尚谦干部路线”的大会。

5月28日 星期三

下午学部召开“落实党的政策”的大会，是经济所的×××。

## 6月

6月13日 星期五

所中召开落实毛主席“六九”最新指示大会。

6月14日 星期六

学部在西颐宾馆召开学习班讲用会。解放军宣传队同志作总结，说要有“五心”：同志间要交心，帮人要耐心，听话要虚心，斗私要狠心，改错要决心。

6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学部召开“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会。

6月21日 星期六

赴西直门工地劳动。这是元代和义门的瓮城，由我所主持发掘，学部各所轮流参加劳动。听说所中今天介绍学部学习班经验。

6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学部召开“加强革命团结”的大会，发言者4人，由军宣队马信政委作总结。

6月30日 星期一

下午所中召开落实“团结”政策讲用会，发言者4人。

## 7月

7月1日 星期二

所中召开“庆祝党的诞生四十八周年”的大会。

7月2日 星期三

上午在考古所召开六所分片大会，请人作忆苦思甜报告。

7月5日 星期六

下午召开全所大会，总结两周来学习“团结”指示的大会，由宣传队孙指导员讲话。

7月7日 星期一

下午所中召开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动员会，参加学习者达25人。

7月10日 星期四

我所邀近代史所×××介绍自己的经验。他是5月21日近代史所第一批解放有历史问题的人。

7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召开“落实无产阶级政策大会”，落实政策者有3人。下午学习班总结，王[连仲]师傅讲话，要有问题的人走坦白从宽的道路。

7月15日 星期二

学部召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会，前者是历史所×××，后者是近代史所×××。

7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召开“表决心”大会，由王[连仲]指导员讲话，要把请队工作进一步落实。

7月18日 星期五

全所大会，批判×××、×××的反动历史。

7月21日 星期一

全所大会，×××、×××作自我检查。

7月22日 星期二

我在一班参加批判会，批判反动文章、反动思想。（晚8—10时）

7月23日 星期三

学部召开“批判俞平伯、罗尔纲”的大会。（下午3—6时）

7月24日 星期四

下午所中召开“彻底批判夏鼐”的全所大会。

7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召开第二次“落实无产阶级政策大会”，落实政策者有3人。下午参加五班批判会。

## 8月

8月7日 星期四

今天起连续几天，在各班听取群众批判。今天在一班（9时半至11时半），关于外事工作和干部政策。

8月8日 星期五

上午六班、七班联合批判会，批判反动立场及反动思想。

8月9日 星期六

上午三班、四班联合批判会，批判剥削行为和反动立场。

8月12日 星期二

晚间一班批判会，批判反对突出政治。

8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六班、七班批判图书、出版、建立实验室等工作中推行黑线。下午五班继续批判。

8月15日 星期五

下午三班、四班批判业务挂帅、反对突出政治。

8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召开第二次“彻底批判夏鼐”的全所大会。

8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召开“抓紧革命大批判”表决心大会。

8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五班、六班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体系。

# 9月

9月3日 星期三

上午学部召开第三次“落实无产阶级政策大会”，有外文所的×××、历史所的×××、学部机关的×××。

9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六班、七班批判会。下午所中召开第三次落实政策大会，有8人。

9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在一班作检查。下午在三班、四班联合会作检查。

9月13日 星期六

在七班作检查，并接受批判。

9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召开全所大会，宣传队队长董师傅报告：从今天起，清队工作转移到清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工作。今天起学习三天，前一阶段的清队工作暂时停止。

9月16日 星期二

所中召开“彻底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大会。



9月18、19日 星期四、五

学部召开“声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罪行”大会<sup>(1)</sup>，斗争周景芳、吴传启，由军宣队马政委讲话。

9月22日 星期一

下午所中召开“声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罪行”大会。

9月28日 星期日

下午所中召开“彻底批判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罪行”大会。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三

今天为国庆二十周年，喜赋七律一首《庆祝国庆二十周年》：

一从日月换新天，屈指已是二十年。

已埋封资入墓穴，定教帝修成灰烟。

三年风暴功未了，四卷雄文力无边。

节日盛会歌且舞，万众狂欢更无前。

10月10日 星期五

学部召开参加国庆观礼代表汇报大会，有学部大联委彭定炎，工宣队郑秉彦及群众代表二人。

10月22日 星期二

晚间所中召开“愤怒声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滔天罪行”大会。

10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请门头沟煤矿工人辛庚潮师傅作忆苦思甜报告。

10月29日 星期三

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动员大会。

# 11月

11月4日 星期二

学部召开斗争林聿时的大会。

11月6日 星期四

学部召开斗争王恩宇的大会。他是历史所的助理研究员，文化大革命初为学部“红卫兵联队”的头头。

11月11日 星期二

学部召开斗争洪涛的大会。他是民族所的造反派头头指挥1967年1月15日抢机密档案的事。

11月18日 星期二

学部召开斗争傅崇兰的大会。他也是历史所的助理研究员，后来成为“大批判指挥部”的头头，所谓“第二套班子”的头头。

11月20日 星期四

下午所中召开“彻底摧毁五一六集团”的大会。

11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召开落实政策预备会，由专案组作报告，各组讨论两天。

# 12月

12月8日 星期一

上午开全所大会，由宣传队董师傅报告学部及我所清理“五一六集团”工作的形势，范队长报告指出当前运动中的各种活思想。后来，继续召开所中党员大会，由范队长及王指导员动员党员积极参加运动。

12月10日 星期三

学部召开大会，传达北京市备战动员会议精神，据说苏修要发动进攻我们的战争。

12月11日 星期四

所中召开“声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会。

12月15日 星期一

所中大会，范队长报告全所形势及“五一六”分子的新动向。

12月16日 星期二

近代史所落实政策大会，东四区各所都参加，落实了几个坦白从宽，同时也有抗拒从严的例子。

12月22日 星期一

全所大会，老范同志总结考古所目前形势，并布置本周工作。

12月26日 星期五

今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76岁寿辰，所中贴了许多喜庆的大字报。我也写了一张，其词如下：

《热烈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七十六岁寿辰》

——调寄减字木兰花 有序

今年12月26日欣逢伟大领袖毛主席的76岁诞辰。这个寿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在革命人的心中引起热烈的庆祝。喜逢佳日，普天同庆，欣然命笔：

韶山圣地，日出东方红无比。

万道金光，百年妖雾一扫空。

雄文四卷，顿教天地齐改观。

雨露春风，全球祝颂毛泽东。

〔补记：12月11日学部五七干校的先遣队出发，17日文学所和经济所二所全部去干校。动员下去的人要“安家落户”，便是理论家康生所说的“到乡下去滚一身泥巴”，也叫做“连锅端”，拔宅下放，但可以带东西，要比“扫地出门”、光身子下去好得多。文学所有俞平老夫妇，钱默存、吴世昌、何其芳诸公。他们先到罗山，住了一个多月，搬到息县东岳。我们考古所是次年5月21日离京到息县五七干校的。〔参阅杨绛《干校六记》第1—66页，1981年7月三联书店出版。里面谈到何其芳拿大漱口杯去买鱼，为同伴改善伙食，忘记把杯里的一块药皂拿出来，大家吃了一顿“怪味鱼”（第117页）。〕〕

---

〔1〕编者注：关于当年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军宣队领导下进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可参看当事人孟祥才的回忆文章《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见《炎黄春秋》2008年9期）。

# 1970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四

这是在牛棚中过了四年的新年以后，解放出来后第一次在家过节。所中仍在办学习班。大家都住在所中，新年放假一天，大家写大字报，我也写了一张《元旦献词，调寄清平乐》：

“潮澎湃，热气冲天外，满怀革命豪迈情，跨入七十年代。

革命怒潮日增，为有指路明灯。阳光普照大地，红旗插上高峰。”

1月5日 星期一

上午在语言所开会，由变压器厂徐德秀同志作忆苦思甜报告。

1月8日 星期四

下午所中召开关于“五一六”问题落实党的政策大会，有4人落实政策。

1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全所各组表决心大会，学习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军宣队范焕通同志讲话，分析所中“五一六”分子的新动向。

1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全所大会，由×××报告思想转变过程，交待“五一六”问题。

## 2月

2月3日 星期二

下午工宣队王连仲师傅等四人，来我家，将原来加封的客厅启封开放。自1966年8月25日加封，已三年多，室内积尘甚厚，加以打扫。今天是旧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启封了过春节。王师傅宣传党的政策，强调红卫兵抄家的必要性。

3月

3月2日 星期一

考古所召开声讨“五一六”罪行大会。



# 4月

4月2日 星期二

闻颜闾（伯诤）同志于今日因病去世。四川宜宾人，1908年生。

4月15日 星期三

下午所中召开彻底批判“五一六”罪行大会。

4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宣传队范队长宣读中央文件（3·27文件），布置学习三天（后延长至一星期）。

4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学部大会，宋镒政委传达关于四届人大选举问题。

## 5月

5月4日 星期一

上午全所大会，宣传队老范同志报告，关于学习问题，战备问题，清查“五一六”运动，要注意政策。加紧挖防空洞工作，要求6月15日以前完成。

5月7日 星期四

上午全所大会，老范同志作下放五七干校的动员报告，同时宣传读总指挥部批准的，关于历史问题作结论，凡五人。

5月8日 星期五

上午全所大会，各班代表分别表示决心。宣传队宣布下放名单，我所有157人，留下三分之一，即40人继续工作，病号4人，继续办学习班的“五一六”分子2人，暂时有病不去者6人，其余105人作为第一批下放五七干校，我也名列其中。返家叫家人作准备，所中学习班解散，将行李搬回家。

5月15日 星期五

检查身体，血色素11gr，红血球394万，血压100/143，基本上是身体康健，可以经得起五七干校的锻炼。

5月20日 星期三

全所“五七”战士开会，老范宣布旅途应注意事项。

5月21日 星期四

由北京出发赴河南息县参加五七干校。秀莲妹及素琴儿皆来北京，与秀君一起送我上火车，乘37次列车，上午十时一刻离京南行。

5月22日 星期五

晨2时10分抵河南信阳站，天尚未亮，大家在车站等候。5时半有车自干校来接。计卡车四、大轿车一，车行约5小时抵干校所在地，为息县东岳公社。文学所和经济所先来，住在镇上。这次考古所与近代史所一起来，借住在农村中老乡家。先至预备建房的中心地点<sup>(1)</sup>，现仅有一个作为厨房的大席棚，为我们先遣队在经济所同志支援下所搭成的，共10间，听说花了2000元。我们在这里用午餐，是青菜粉丝一碗加上几块馒头。午餐后，各人认了自己的行李，便分别进村。我是10连（考古所和近代史所合组，连长是连燎原、刘随盛，指导员是正的暂空、后来是牛兆勋，副的是王明湖）3排（排长是安志敏，副排长是谢端琚）10班。这一班驻地是东岳公社小王庄大队樊庄。班长是王岩，全班11人，为李遇春、曹定云、郑文兰、吴汝祚、黄展岳、段鹏琦、刘勋、金学山、杨锡璋等。我与王岩、金学山住一房，分隔为二间，我住在后间，有一炕，炕外只有容人行走的面积，放置木箱。这间阴暗，白天也要点灯。我们将行李打开铺上，开始过五七干校的生活。这是我的生命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5月23—25日 星期六—一

因为工具还没有领来，除了整理东西以外，便是学习“五七”指示，全班集中学习。写第1封家信。

5月26、27日 星期二、三

开始上工，分为二组，一组锄地，别一组基建，做土坯。我班第一

天做600来块土坯，第二天增至1600多块，全部数量是16000块，以便雨季以前盖好食堂和一幢十间宿舍。

5月28、29日 星期四、五

今天下雨停工，在家学习。写第2封家信。

## 6月

6月1日 星期一

今天是到五七干校后的第一个休息日，这里10天一休息，只吃两顿饭。晨起后，洗衣服。9时早餐，饭后与别的学员去东岳公社赶集，需步行8里路，逢双赶集，是个小镇。学部五七干校机务组、校本部、文学所的驻点便在这里。在干校小卖部买些日用品，然后逛大街，街上有百货供销社、邮局、税局、中学、小学等。因为今天是赶集的日子，有卖油条的摊子，以及社员出售的农产品（粮食、蔬菜、活鸡、鸡卵）。返家已近午后1时矣。

6月2—4日 星期二—四

继续参加制土坯劳动，我是踩泥与运泥。

6月5、6日 星期五、六

我们十连协助农民收割小麦。但是十班仍参加基建准备工作，把已做好的土坯堆叠起来，还用塑料薄膜遮盖以防下雨。6日下午果然下起雨来。我班去东岳公社运粮，我留下来种菜。

6月7日 星期日

上午开全连大会，由大刘庄公社的贫下中农做忆苦思甜报告。下午到校本部工地种红薯苗，细雨寒风，颇冷。

6月8日 星期一

今日为端午节。上午在家学习，讨论昨天的忆苦思甜报告。下午改

为锄地，是高梁地。我担任拔草定苗。晚间写第3封家信。

6月9、10日 星期二、三

我班继续锄高粱地，又开始运砂与运砖，以便建房。

6月11日 星期四

今日又是休息日，洗衣。傍晚到哲学所。归来后，第1次收到家信，离家已三星期。发出第4封家信。离家已三星期矣。

6月12日 星期五

晨间老龚同志在全所会上总结20天来的经验与今后计划，并传达增产节约文件。今天起，我改为捆扎高粱束，为建筑房子作椽子之用。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近代史所的老弱人员。

6月13—20日 星期六

我继续参加捆扎高粱束的工作。

6月21日 星期日

今天休息，洗衣，理发。现在可以看到北京寄来的《参考消息》（1日至13日）。晚间开生活会。收到第2封家信，发出第5封家信。

6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在东岳公社开全校大会，放北京学部部分所6月11日大会的录

音记录（落实党的政策大会，当时外文所、历史所尚未下来，落实政策的有外文所×××、历史所×××、民族所×××，坦白交代的罪状是……；又批斗学部机关顽固分子×××，由专政机关逮捕）。宋政委讲话，宣传党的政策。下午分班讨论。

6月23—30日 星期二

这一星期每天2小时清查“五一六”运动。大田组织锄草，基建组开始盖房子和准备建砖窑。其中27日停工一天，活学活用“三·二七”文件与讲用会。

# 7月

7月1日 星期三

今天休息。发出第6封家信。

7月2—10日 星期四—星期五

这一旬，忙着搞基建，到10日已铺上房顶油毡。

7月11日 星期六

休息日。偕王岩、李遇春二同志赴正阳县岳城集赶集，买了甜瓜与布。寄出第7封家信。

7月12—19日 星期日

我参加测量及建造工具房的工作，后者是近代史所张侠同志管的。15日传达中共中央1970年44号文件关于国务院调整问题，学部归科教组管，暂时除考古、近代史二所留人在京工作外，其他各所都下放五七干校锻炼。寄家信第8封。

7月20日 星期一

下午开全连大会。由王明湖副指导员主持，各排代表对增产节约表决心。布置下旬政治学习，要抓思想、组织与纪律。同时布置下旬的业务安排。

7月21日 星期二



又是休息日，洗衣。接素琴儿来信。

7月22日 星期三

修盖工具房，又建窑烧砖，这是全连的重点任务。寄家信第9封。

7月27日 星期一

所中留在北京的“五一六”分子二人也来干校。

7月28日 星期二

我搬家至沟西，房子较明亮宽裕。今天所中开落实政策大会，有2人的历史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7月30日 星期四

收到家信，即写回信第10封。这里的东岳公社。有邮局，各连有邮递员，每日去邮局送取邮件。我连是武夺琦同志，听说文学所是钱锺书同志。据云，他帮助邮局里工作同志辨认难识字，寻出偏僻的地名，解决不少问题，所以很受优待，常得茶水款待。这真是“大才小用”，他自己却谦虚地说：“废物利用！废物利用！”

7月31日 星期五

因为烧砖要赶时间，晚间赴窑地装砖坯，一直装到晚9时才下班。至于九班的同志，听说后来到夜半2时半才下班。我4时起床去上工，至9时装窑完毕。我和八班的同事们返食堂用餐。饭后又至工具房顶上盖泥。

## 8月

8月1日 星期六

上午赴经济所参加全校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何政委传达周总理在一机部工厂代表会上所作国内外形势报告。李政委传达息县代表会精神。下午至窑场参加晒砖坯的工作，我的工作脱坯、两脚踩泥，后来盖房时运砖、递砖，虽不在免役之列，总算是照顾做轻微体力劳动。这也是所谓“弱者总占便宜”。

8月3日 星期一

今日是休息日。早餐后，副连长刘随盛同志宣布改编班的组织，并提出搬迁计划，因为连中第一幢宿舍已盖好。军宣队老范批评一些学员的自私自利、毫无纪律。我改入15班，班长是张振邦同志。返舍收拾行李，晚餐后即搬家。晚间开班会，知班中学员还有苏秉琦、陈久恒、王福祥、潘其风、孟凡人等人。西瓜已上市，晚间吃西瓜。

8月4日 星期二

我参加八班的工作，继续盖工具房，今天为止，这里即结束。

8月5日 星期三

在十五班工作，参加田间管理，点种萝卜，整理红薯苗。听说魏善臣同志返京治病，由冼自强伴送。我去送行，并托小冼带东西。寄家信第11封。（补记：魏善臣同志，1935年我参加安阳西北岗发掘时即认识，后来在四川李庄管消费合作社，我们称他为“魏老板”，这次返京后检查出是胃癌，不到一个月便死去了。）

8月7日 星期五

接素琴儿由北京来信。我这两天腹泻，用藿香正气丸，仍未见效。

8月11日 星期二

今日休息，到东岳镇的历史所住所。他们最近才来干校，向桂琼英同志领取秀君托带之衣物，知胡厚宣同志以病未曾下来。遇及谢国桢、张政烺、尹达等。这里已十几天未下雨，天气奇热，室内达36度，室外阴处达42度。北京初来的人，有点不能适应。下午两阵暴雨，天气变凉，已是末伏第4天。

8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在菜园工作，打菜畦。腹仍泻，改服中药附子理中丸。寄家信第12封。

8月13日 星期四

点种白菜籽。

8月14—21日 星期五

在高粱田中看青。其中18—19日作三个月的总结。

8月22日 星期六

休息日。因昨天装窑加班，我在谷子田看青，夜间轮班，今日补睡。醒后去民族所参观出土古物，有陶片，石器及铜箭头等。

8月24日 星期一

全校在经济所召开“大会战誓师大会”，包括讨论四届人大代表北京市候选人名单的最后讨论。又交代任务，要种500亩红麻。寄出家信第13封。

8月25—30日 星期二—星期日

上午在砖厂工作，早、晚在红薯地看青，开始收割高粱。27日与29日曾去民族所烧窑工地调查遗址。28日在砖厂工地开批判会，批判“五一六”分子。

8月31日 星期一

全所大会，落实政策，对“五一六”成员二人作结论，加以解放，并分组讨论。

## 9月

9月4日 星期五

开动员会，以一个月时间学习新党章。

9月5日 星期六

分班整天学习新党章。

9月6日 星期日

参加打麻绳的工作，一起的有所饶惠元、林泽敏等。寄出家信第14封。

9月7—10日 星期一—星期四

这几天与苏秉琦同志在砖坯厂，点数砖坯，为烧窑作准备。早晚看青。

9月11日 星期五

昨夜大雨，今日不能下工地，在家休息。抄录前晚发表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民族所刘凤翥携陶片来。

9月12日 星期六

今天起至20日，安排每天半天在红薯地看青，半天在土坯场工作。但今天整天学习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红薯地有被窃现象，加强看青工作，由我与苏秉琦同志负责。

9月16日 星期三

夜间风雨，天气变凉。以棉被改换毯子盖在身上。寄出家信第15封。

9月19日 星期六

第二次全班新党章学习会，二忆三查。

9月20日 星期日

学习新党章半天。

9月21日 星期一

休息日。连中昨天杀猪，今天吃猪肉包子，我亦去参加包包子工作。已入雨季，降雨不能上工地，在家学习。

9月22日 星期二

下雨，在家学习新党章。进行二忆三查，要克服从前那种单纯依靠好环境和靠别人帮助的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自觉地展开积极思想斗争。

9月25日 星期五

收到家信，即作复。寄出家信第16封。

# 10月

10月1日 星期四

国庆休假。至民族所窑场采集陶片标本。顺便访问王静如、翁独健二同志。国庆日上天安门的新见报者有“国人士王冶秋”，听说已解放。5—8月成立图博口，即由他与军代表郎杰负责。

10月2日 星期五

校本部开文艺表演会，我和饶惠元在家看守门户。

10月3日 星期六

晨间连部大会，宣布本月份工作和学习计划。我和老苏仍是看青（红薯地），有时至窑地帮忙。红薯开始收获，有时便安排我们洗红薯。

10月6日 星期二

校本部召开“农业学大寨”的报告会。遇及语言所吕叔湘，原对外联络处宋守礼等同志。寄出家信第17封。

10月9—11日 星期五—星期日

收割黄豆，红麻。

10月12日 星期一

参加10连座谈会，谈国庆感想，有校本部派人参加。寄出第18封家

信。

10月17日 星期六

红薯大量收获，堆成几个小山。今天起食堂供给红薯，缴交定量粮食，不限红薯分量，吃饱为止。

10月19日 星期一

家中通过驻京留守处来电报，说秀君病发，要我返京。我不知道是否她旧病复发，或者其他病症，便发电报给家中，询问秀君病况。这里工作正进入高潮，红薯已经挖完，坯场制砖坯，今天已达18000块，创新纪录。

10月20日 星期二

下午召开全连讲用会，表扬了三、四排昨天制坯的成绩。

10月21日 星期三

今天休息。偕苏秉琦同志去东岳公社，晤及历史所熟人张政烺（正在饲猪）、谢国桢、尹达（打麻绳）。途经“临湖轩”，晤及吴世昌同志（管理工具器材）。返校，得家中回电，催我返京。与军宣队老奚同志商量，决定明天请假返京。

10月22日 星期四

离开东岳的五七干校，请假返京。原拟假满回来，连铺盖也不打，只将床铺一折叠，盖上塑料布，步行至东岳公社，校本部有一便车至信阳，便请魏树勋联系搭车赴信阳购票返京。



返京后，知道秀君旧病复发，炎儿和王世民同志商量，通过所中宣传队拍电报叫我回来。所中原由王师傅主持，军宣队老范主持干校那一摊，这几天正以事在北京。与所中商量，我在家照顾秀君的病，同时为协助阿尔巴尼亚修复古书一事作准备。后来他们决定我不必返干校了，即留在北京所中工作，算是调所。秀君的病，经过一个多月的诊治，渐有起色。

# 12月

12月3日 星期四

今日起，我到所中上班，考古所全部加封，我们在近代史所办公。宣传队及行政工作统一起来。我所当时主要是为阿尔巴尼亚修复古书作准备工作。所中留京的领导班子，有王师傅（不久，调回工厂，由解放军老杨同志主持）、王仲殊、赵险峰〔原名“赵永福”〕等人。

12月30日 星期三

在学部开会，霍政委报告，介绍息县干校情况，尤其是清查“五一六”运动，取得成绩很大。要求在京人员抓紧学习毛泽东思想，天天读，时常开讲用会；展开清查“五一六”运动，但不开学习班，不搞逼供信。

补记：我于1970年5月21日离京赴五七干校，在河南息县东岳公社。10月22日以秀君病倒，我请假返京，后来便没有再回干校，留京工作。是年（1970年）年底，干校第一批“老弱病残”被批准回北京。1971年清明前后，干校搬家到明港。我在北京，有些外事活动（1971年5月17日—6月1日），上了报纸，留在干校的高级研究人员看见后，不禁低吟：“同是旧日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吴梅村：《圆圆曲》）但是不敢大声发牢骚（这是钱锺书同志后来告诉我的）。1972年3月，第二批“老弱病残”返回北京，钱锺书夫妇便在第二批中。在东岳时，劳动及学习抓得比较紧，斗“5·16”是经常课程，但搬到明港后报载林彪“格尔屁着凉”<sup>(2)</sup>，像杨绛同志所说“干校对5·16的斗争都泄了气”（《干校六记》66页）。听说纪律也松弛下来，无事可做，有的钓王八，有的网河虾或捉黄鳝，回宿舍煮着吃。这是后话。

---

(1) 补记：我们准备建房的地方是一块洼地，幸得干校好运气，连续两年干旱，否则遭逢水灾，大家都要变成鱼了。有些学员，有空闲便四面张望，各处走走，准备大水来时，就近可以找一个逃难的高处憩足。

(2) 编者按：“格尔屁着凉”为华北土语中的贬意词汇，意谓“死掉了”、“完蛋了”。

# 1971年

## 1月

1月9日 星期六

所中军宣队老杨同志作动员报告，所中在京部分也要搞清查“五一六”运动。

1月14日 星期四

写大字报。

## 2月

2月1日 星期一

[ 中国历史地图集 ] 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的编绘任务交下来，即开始工作（王世民、郑乃武二同志参加），先作新石器时代遗址表。

2月4日 星期四

上午学部开大会，由干校回来的李政委作关于在京召开的五七干校会议的报告，中央系统的五七干校106校代表376人，分作16小组，总结这几年办校的经验。

2月16日 星期二

下午军宣队老范在所中介绍干校情况，老杨同志动员第二批下放干校锻炼，大家表态，响应号召。休息后，老杨同志宣布16人名单，25日离京。

## 3月

3月21日 星期日

阿尔巴尼亚为修复古书，派阿利雅（Alia）、玛拉（Mara）二同志今日到京，院部由外事局曹文彬同志负责。

3月23日 星期二

在考古所技术室开会招待阿利雅、玛拉两人，他们大使馆亦派安东尼参赞前来参加，所中由我以所长名义出面。

## 4月

4月5日 星期一

秀莲胞妹由吉林来京，即住在自家。她自去年5月来京后不久便到吉林敬千甥处，这次是南返故乡。

4月12日 星期一

参加学习班，有近代史所等参加，初定5月22日结束，后来提前于19日结束。

## 5月

5月4日 星期二

以疟疾请假休息，这是下放干校时传染上的，现在才发作，为间日疟。最初隆福医院以为是感冒发烧，我提出疑问，说似为疟，大夫说北京没有疟疾，我说去年曾下干校半年，她说要发作时才能抽血确定。我等到第三天快到发作时先来医院，一发烧便挂号诊视，果然是间日疟，对症下药，便痊愈。（13日销假）

5月12日 星期三

赴科学院院部，听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介绍日本情况及招待日本外宾注意之点：（1）日本经济发达，但畸形发展，乃矛盾重重之经济大国；（2）日本已在积极复活军国主义；（3）我们的对策，分别左中右；（4）我们要友好，要虚心，不要强加于人。

5月16日 星期日

王世民同志由上海参加杨图会议回来，略谈会议情况。这事本来要派我去上海，因为接待日本外宾的任务，临时改派。

5月17日 星期一

傍晚赴飞机场迎接日本社会科学代表团，由科学院军宣队崔星同志出面，当晚即设宴招待。设有团长的名义，由松村一人及夫人、井上清、小林义雄等组成。系近代史所余绳武同志陪同。有一张接待日本外宾的人员名单，余为近代史所研究人员，但对外宾一直说是友协工作人员。



5月18日 星期二

郭沫若院长接见日本代表团，设宴招待。

《人民日报》1971年5月18日刊登：“（新华社17日讯）应中日友好协会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日本哲学家松村一人夫妇、历史学家井上清、经济学家小林义雄、历史学家藤田敬一，一行五人于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有关方面负责人崔星、徐明、王晓云、郝梦笔、邢仁先、张健、夏鼐等到机场迎接。”

5月19日 星期三

陪日本代表团游览故宫。故宫尚未正式开放，但从去年夏间起，已招待过几批外宾。

《人民日报》1971年5月19日刊登：“（新华社18日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今天会见并宴请日本哲学家松村一人和夫人、历史学家井上清、经济学家小林义雄、历史学家藤田敬一等日本客人。会见和宴会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宾主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共同表示要为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而斗争。参加会见并出席宴会的有：王国权、崔星、邢仁先、张建、余绳武、夏鼐、曹文彬等有关人员和科学家，以及翻译陈瑞华、张庶秋。”（附会见时合影）

5月27日 星期四

偕刘大年、王仲殊二同志至郭院长的家中，商谈座谈会计划，因为日本代表团井上清提出要开小型座谈会。当晚电影晚会招待日本代表团。

5月28日 星期五

在北京饭店开座谈会，日本方面主要是井上清教授询问关于考古所斗批改情况。

5月31日 星期一

傍晚，周总理接见日本代表团。

这半个来月，主要是接待日本代表团，这是我1966年以后第一次接待外宾，听说也是科学院自1966年以后第一次接待外国代表团。

## 6月

6月1日 星期二

午后赴机场，送日本代表团离京。

《人民日报》1971年6月1日刊登：“（新华社31日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科学院院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今天会见了日本哲学家松村一人和夫人松村玉、历史学家井上清、经济学家小林义雄和历史学家藤田敬一。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有关方面负责人、科学家和工作人员王国权、张香山、崔星、郝梦笔、周培源、于立群、徐明、王晓云、张建、夏鼐、刘大年、林丽韞会见时在座。”（《光明日报》同日刊登）

这次日本五位朋友的来访，是由松村、井上、小林三人分别向郭院长提出的，后来决定併作一起。他们在日本学术界的地位相差不大，不能将谁提高为团长，所以只以年龄关系推松村为首席，藤田是堀村的学生和助手。井上曾于1968年（？）来过中国，还到过近代史研究所，当时近代史所正满墙张贴打倒或批判刘大年的大字报。井上清于文化大革命前应刘大年的邀请（大约1956年左右）来过我国，在近代史所工作过一个时期，即由刘大年同志接待。井上清是日本左派的历史学家，在学术界有相当地位，当时他表示要访华，科学院决定以刘大年的名义请他们来。现在这次是以中日友协的名义请他们来，由科学院出面招待。他们是社会科学家，而科学院当时仍在军管时期，崔星、郝梦笔都是军代表，最好有文人亦出面，我调京，所以将我放进去。井上清一到广州，便向翻译打听刘大年的消息，到京时恰好刘大年由于校来京治病，院中请示领导，后来让刘大年也出面，不久因故又不出面了。近代史所余绳武同志，是以中日友协职员名义陪他们旅行的，事先没有将此事向周总理说明。总理接见时问起是谁陪同他们旅行，知道是余绳武，便查对面前的参加接见人员名单及简历，说：“哦！是近代史研究所的，你们都是搞近代史的（指井上、藤田），可以多交流经验吧！”一下子便泄了底，弄得余绳武很狼狈。

6月4日 星期五

历史博物馆派人来咨询关于原始社会陈列修改计划的意见，因为历史博物馆有今年正式开放的打算。

6月7日 星期一

历史博物馆送来全部修改陈列计划的提纲。又微生物所为了陈列的需要，询问关于酒、醴麦、醋、酱的起源，以及种痘免疫、微生物采矿等的史料。

6月13日 星期日

日本文化界代表团来京，我们赴机场迎接。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日本来华的较大型的文化界代表团。团长白石凡，副团长宫川寅雄，秘书长白土吾夫，团员有藤堂明保、尾崎秀树、野村浩一，秘书佐藤祥子等人。

6月14日 星期一

郭沫若副委员长举行宴会，热烈欢迎由团长白石凡，副团长宫川寅雄率领的日本文化界代表团。出席宴会作陪的有：石少华、王国权、于立群、吴晓达、徐明、夏鼐、刘大年、李希凡、刘春华、田家农、高粱、李福德等。6月15日《人民日报》第5版刊登消息，刊有宾主步入宴会厅时照片。

6月17、18日 星期四、五

在北京饭店与日本代表团开座谈会。由白石凡、野村浩一、宫川寅雄、白土吾夫、藤堂明保、尾崎秀树等作报告。对外友协王笑一同志主持。

6月20日 星期日

陪伴日本文化界代表团游览十三陵及八达岭。

6月21日 星期一

参加日本文化界代表团的座谈会。是小型的座谈会。日方有宫川寅雄、野村浩一、尾崎秀树等，我方有李希凡、刘春华、刘大年和我。上午由他们介绍，下午我们主要是介绍文化大革命时学术界、文化界的斗争以及前后对比。

6月22日 星期二

阿尔巴尼亚的两位外宾在我所参加修古书工作，自从3月21日起今已3个月。现已将古书的性质搞清楚，是有名的Berat Cadex [ 培拉特圣经 ]，乃是《新约·福音书》的7世纪及11世纪两种希腊文写本。前者是大字本银书，后者是小字本金书。修复工作，后者已完成，并开始复制。前者决定不久将动手。两位外宾将由卢兆荫同志陪同往外地参观。今天由郭沫若院长接见。

6月23日 星期三

《人民日报》71年6月23日第5版刊登：“（新华社22日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今天上午会见了阿尔巴尼亚国家档案局修复部主任雷沙特·阿利雅和国家档案局技术人员萨米·玛拉，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会见时，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罗博和大使馆三等秘书迪迪西在座。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岳志坚、郝梦笔、李连庆、于立群、张毅彬、李忠英、夏鼐、曹文彬、王仲殊、陶苗发、陈作域会见时也在座。”（刊登有会见时照片）

6月24日 星期四

参加陈垣校长的追悼会。陈援庵先生为我国史学泰斗，今年以90高龄去世。治学方法是承继乾嘉朴学而又引进资产阶级的考据学，积习既深，改辙不易。解放后，政治思想上是进步的，晚年仍学习文件及报纸社论不辍。但学术方面，无法应用马列主义历史唯物论，故自谓盘旋空中，无法下笔，但亦旧史学的光荣殿军也。

6月27日 星期日

赴故宫，郭院长来，为修改《故宫简介》召开座谈会也。结果由各人写点意见交卷。原定7月1日党的五十周年开放故宫，《简介》已印15万册，因为未得批准，周总理指示要修改，只好全部作废，同时将开放日期亦后延几天。（简介初版印了50万册，最初每天参观几万个，星期天达7万人，连小孩10万人。4月间美国乒乓球队来京，总理批准让他们看故宫，后来别的外宾也要求看故宫，5月份就接待了一千多外宾。五一节总理指示，故宫依原状陈列。）

6月29日 星期二

6月30日《人民日报》第1版刊登：“（新华社29日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今天晚上会见了由团长白石凡和副团长宫川寅雄率领的日本文化界访华代表团。会见时在座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以及文化、教育和体育界的代表：王国权、赵正洪、周培源、吴晓达、王晓云、宋中、夏鼐、李希凡、庄则栋、林慧卿、刘春华，李福德、周斌、唐家璇、张庶秋、黄世明等。”（并刊登会见时合影）

# 7月

7月1日 星期四

在故宫慈宁宫展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这展览是王冶秋倡议，后来取得很大的成功，推动了考古文物工作。我们陪日本文化界代表团去参观，有新影及电视台在那里抓拍电影、电视。文化界代表团走后，接着便是日本公明党的代表团参观。

7月2日 星期五

赴机场为日本文化界访华代表团送行。

7月19日 星期一

学部召开18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班，学习中央工作会议（外事方面）的精神。这个学习班一直办到31日始结束。

7月22日 星期四

郭老送出上报周总理报告，其中提到：“《考古学报》、《文物》、《考古》（此为简报性质）三种杂志拟复刊，以应国内外之需要。”（7月24日周总理签“同意”二字。）

7月25日 星期日

秀莲妹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今日返里。

## 8月

8月6日 星期五

赴隆福医院，治左髌骨炎。

8月10日 星期二

院部召开出版工作会议，传达文件。我所的《考古》和《考古学报》都将复刊。所以让我所参加。

8月11日 星期三

在院部学习讨论关于出版工作的文件。



# 9月

9月1日 星期四

参加《光明日报》召开的北京工人座谈会，征求到会者对于介绍出土文物展览文章的各种意见。

9月7日 星期三

中国新闻社约我撰写对外广播稿，今日赴广播电台录音。

9月17日 星期五

出国文展筹备小组在故宫开会，讨论挑选文物清单。

9月20、21日 星期一、二

进行出国文展挑选工作。

9月29日 星期三

赴飞机场迎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

1971年9月30日《人民日报》第4版刊登：“（新华社29日讯）由中岛健藏、宫川寅雄率领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一行二十人。应对外友协的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今天到达北京。有关方面负责人王国权、丁西林、石少华、赵正洪、周培源、吴印咸、王骥生、王冶秋、徐明、王笑一、王晓云、宋中、肖向前、李茂斋、夏鼐、谢铁骊、刘长瑜、李富荣、梁丽珍等前往机场迎接。正在北京的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清水正夫、田英夫、栗原俊夫、杉山市平，东京华侨总会会长甘文芳，副会长黄文钦等也前往机场迎接。”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五

今天是新中国成立22周年。晚间，国务院文化组、对外友协举行宴会，招待各国朋友。周总理、江青、张春桥、郭沫若同志都出席，招待会由吴德、王国权二同志主持。来宾中有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所以我也应邀参加。《人民日报》71年10月2日刊登“新华社旧讯”）

10月10—14日

赴故宫，参加出国文展的挑选文物工作，一起工作的还有宿白、史树青、王仲殊、安志敏等人。

10月15日 星期五

参加学部组织的18级以上党员干部学习班、学习中发1971年57号等文件。

10月16日 星期六

下午向学习班请假，赴故宫武英殿，参加出国文展领导小组会。由王冶秋向国务院吴庆彤同志汇报筹备情况。我们乘机顺便询问关于《考古》、《文物》的复刊问题，决定即公开发行，不先试刊。

10月17日 星期日

晚间，中日友协会长王国权、国务院文化组成员石少华举行宴会，欢送由中岛健藏、宫川寅雄率领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全体成员，应邀出席的还有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日中友协（正统）代表团

团长黑田寿男。我亦应邀出席宴会作陪。（《人民日报》1971年10月18日第5版刊登消息）

10月18日 星期一

前往机场，为中岛健藏、宫川寅雄率领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送行。前往送行者：有关方面负责人石少华、王国权、赵正洪、周培源、吴印咸、张香山、王冶秋、王济生、王笑一、徐明、王晓云、宋中、肖向前、夏鼐、谢铁骊、庄则栋、田家农等。（《人民日报》1971年10月19日第5版刊登消息）

10月20日 星期三

赴武英殿视察各地送来文物，开箱已毕，今日进入陈列布置。

# 11月

11月1日 星期一

所中移交修复好的阿尔巴尼亚的两本古书。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也来了安东尼参赞等几人。

11月4日 星期四

今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开郭宝钧同志遗体告别会。由学部军宣队总指挥部的李政委主持。郭宝钧同志是11月1日去世的，第二天我曾到他家中向他的遗体告别，后来决定组织一个告别会，以表示哀悼。他的一生（1893—1971），确曾为中国考古学做了些工作，虽然因为学术根柢差，贡献并不突出，但仍不失为中国考古学的先驱人物之一。

11月5日 星期五

在班上传达并讨论文件。

11月6日 星期六

学习并讨论昨天所传达的文件。

11月13日 星期六

为欢送阿尔巴尼亚参加修复古书的阿利雅和玛拉二同志，在所中技术室开了一个茶话会，他们自3月21日来京，已近八个月了。

11月15日 星期一

今日由科学院出面，举行欢送阿尔巴尼亚阿利雅和玛拉的宴会。

11月19日 星期五

军宣队老杨同志离所回部队，军宣队王同志接管所中在京的一摊子。

11月22日 星期一

所中党员开会，军宣队老范同志传达领导上对于我所的整党建党的设想。

11月25日 星期四

军宣队老范同志约我和王仲殊同志谈关于所中的编制问题。

# 12月

12月17日 星期一

学部留守处开大会，由陈政委作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报告。学部五千校已于春间搬到信阳明港，专搞清查“五一六”，但仍不能展开运动。

# 1972年

## 2月

2月6日 星期日

春节将近，素琴儿一家由内蒙来京。

2月12日 星期六

所中留京的人员开会，由军宣队老王同志作关于春节安排的报告。

2月20日 星期日

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这是为了尼克松访华，对于参加接待的人员，作个布置。由叶剑英、姬鹏飞二同志作报告，阐明我们这次答应尼克松访华的意义，以及接触时应注意之点。

2月21日 星期一

晚间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国宴。这次为尼克松访华安排了一个不冷不热、不卑不亢的接待计划。与我一起坐的是美国新闻记者。我桌的第一主人是《人民日报》的鲁瑛同志。

2月25日 星期五

这几天尼克松在京，小道消息风传很多。今晚，是他借用人民大会堂举行告别宴会，我也应邀参加。宴席上都是中国的菜，他只带来美国的香槟酒和美国香烟，还有罐头的朱栾，这水果在报纸上登出时许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们温州亦产朱栾，不过酸不可食而已。又分赠

参加宴会的人每人一块有机玻璃的方块，中嵌他签字的名片，以为纪念。

2月29日 星期二

春节已过，今天楷儿才偕同他未婚的爱人来京。趁着素琴儿在家未返内蒙，暄儿出差未定，今天便去登记结婚。



## 3月

3月1日 星期三

楷儿在京结婚，中午在东安市场蜀湘饭店用餐，晚间在家又摆了一桌。

3月16日 星期四

楷儿偕爱人离京返西安。

3月17日 星期五

我和仲殊同志离京赴西安，文物局约我们一同去视察乾陵及商量计划。

3月18日 星期六

抵西安，下榻西北大厦。楷儿知道我来，偕同他爱人及岳父来车站接我。今晚至他岳父胡尚池同志处，即在其家用餐。

3月19日 星期日

楷儿夫妇来，正宗侄夫妇亦携儿女来，一起到附近用午餐，正宗侄作东。饭后偕正宗侄及楷儿夫妇往琦霞甥女家，韩伟娟主持铁路西安的工作。在他家中用晚餐后，返西北大厦。

3月20日 星期一

由陕西省博物馆延文舟、王修同志陪同我们（王冶秋、王仲殊、任

际奉和我四人)一起去乾陵。我还是第一次来乾陵，规模确是雄伟。顺便参观永泰公主墓及新掘开的章怀太子、懿德太子墓，是赵学谦、王仁波二同志主持发掘，现正在描摹壁画，并已开始剥揭壁画。

3月21日 星期二

赴省博物馆参观，展出一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又参观石刻馆。出来后，至小雁塔，现归西安市管理。文化大革命前整修花10余万元，依照梁思成的“整旧如旧”的原则，修得还不差，闻曾拍过一纪录片。

3月22日 星期三

偕仲殊同志赴研究室，晤及胡才伦同志。

3月23日 星期四

偕王冶秋、王仲殊同志赴杨家湾，石兴邦同志在工地等候我们。这墓于1970年开始发掘，现未及半，墓前曾于1965年发现藏有“三千人马”的坑，此次在墓道上又发现彩绘陶器，器物殊不恶，结构亦奇特。墓道作L字形平面，墓门前的墓道有木结构。后又至茂陵参观。又去霍去病墓，墓堆侧修建了一些房子，不像从前那样荒凉。

3月24日 星期五

晨间，由西安去安阳，车票还是请韩伟同志代为设法的，他还送我们上火车。抵安阳后，至工作站，是戴彤心同志负责。

3月25日 星期六

我们参观了钢铁厂的车马坑及高楼庄工地（即后岗的南部，有仰韶、龙山及殷商层和殷商墓葬），晚间即住在高楼庄附近的招待所。

3月26日 星期日

返京。

## 4月

4月2日 星期日

瑶琴侄女之长子一津出差来京，偕往故宫一游。

4月11日 星期二

一位瑞典的摄影记者Arrea通过对外友协，约我今日去故宫慈宁宫参观出土文物。下午离京赴河南信阳，参加学部总指挥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4月12日 星期三

抵信阳，京中来者有我和近代史所张崇山同志等。“五七”干校的，今天亦由明港来信阳，共百余人。所中有牛兆勋、周永珍、张振邦、周本雄等同志，开了几天大会，听报告，分组讨论。

4月25日 星期二

由信阳返京。

4月28日 星期五

楷儿的岳父胡尚池同志由西安来京，今天陪他去故宫参观出土文物展览。

4月30日 星期日

向所中传达信阳会议精神。

## 5月

5月1日 星期一

今天为“五一”节，学部送来游会请柬，又派汽车。乃携炎儿前往中山公园及文化宫，同行者有学部新解放的干部关山复、刘导生、冯至、杨述等四人。

5月9日 星期二

学部召开第二次批判会。

5月12日 星期五

学部总指挥部余震同志由明港来京，传达在明港4月28日及5月6日的总结报告。

## 6月

6月5日 星期一

素娟侄女去西北近一年，新由西北归来，秀君打算与之结伴同返里，后以炎儿病发，不果。晚间接见菲律宾教育代表团团员Cassino [卡西诺]。

6月10日 星期六

意大利文化经济交流代表团团员Lancitli [兰乔蒂] 是1956年在巴黎认识的，1957年来我国访问又会过面。这次通过接待单位要求会见我。今晚与他见面，晤谈颇欢。

6月12日 星期一

炎儿上星期头痛、呕吐，今日夜间更剧，送他至首都医院急诊，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

6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将炎儿送至交道口北大跃进医院（合同医院，没有住院），介绍到首都医院（隆福医院）无床铺。改送安定门外小关的结核病医院，约定明日再送来决定住院与否。晚间赴吴兆勤大夫处，她与结核病医院的院长熟识，请代为介绍相助。

6月14日 星期三

将炎儿再送至结核病医院，诊视后决定可以住院。下午我到南郊大红门正炎工厂办手续。

6月15日 星期四

将炎儿送入结核病医院。

6月23日 星期五

炎儿病状加剧，头痛，呕吐。

6月24日 星期六

炎儿经医院诊断为隐球菌性脑膜炎，此间无法医治，别处亦无把握，决定转首都医院，由结核病院负责联系。我亦赴张伯璠大夫处，望其与首都医院说项。

6月25日 星期日

今天虽为星期天，以手续已办好，决定将炎儿转入首都医院。住在楼下病房。

6月27日 星期二

昨天炎儿注射青霉素，有剧烈反应，发高烧，今日起改用二性霉素。

6月30日 星期五

素琴儿为了炎儿的病，赶来北京。暄儿在“五七”干校，志清媳亦时来医院，与秀君替换看护，因为夜间亦须看护。

炎儿的病至7月下旬始有起色。主治大夫后来还在《中华医学杂

志》1973年第2期发表一篇关于炎儿的病案，是首都医院第一次治好隐球菌脑膜炎。



## 7月

7月10日 星期一

晚间赴机场，欢迎李约瑟夫妇。今天考古所去“五七”干校的同志，全部返京。

7月11日 星期二

晚间，吴有训副院长宴请李约瑟夫妇，邀约作陪。

7月12日 星期三

今天晚间，郭沫若、乔冠华、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会见并设宴招待美籍中国学者，我亦应邀参加会见并出席宴会作陪。共设10席，我是在第4席，同席客人是历史家刘子健、建筑家李祖安，主人是刘大年、王冶秋等。

7月13日 星期四

晚间送素琴儿上车返内蒙，因为请假期满，而炎儿的病已有好转。

7月14日 星期五

今晚，周总理、乔冠华、刘西尧、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会见美籍中国学者，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我亦参加会见。会见自晚10时开始至夜间2时半始毕。其中有位不到10岁的女小孩，躺在他母亲怀中睡着了。（《人民日报》72年7月15日第三版刊登消息，并附会见时合影）这次团长是物理学家任之恭（周培源同班同学），副团长是林家翘（钱三强同班同学），成员有戴振铎、张明觉、王浩、易家训、叶

楷、王宪钟、张捷迁、刘子健、沈元壤、李祖安等共12人，其中有九人是清华出身，所以今天清华同学出面招待者亦占多数。刘子健是历史学家，由刘大年同志负担招待。郭老前天宴请时，我们在同席颇健谈。他还笑说，在日本碰到日本汉学家，问起国内“二夏”（指夏承焘和我）的近况，他说中国现代人才辈出，已是“诸夏”不止“二夏”了。周总理在接见中，第一次对外谈起林彪9·13事件。

7月15日 星期六

昨晚睡得过迟，今天上午在家休息，赴医院探视炎儿。下午赴所。晚王明同志来谈。

7月16日 星期日

阅毕G . Daniel , *The Idea of Prehistory* [ 丹尼尔：《史前学的理念》 ] （1962年版，pp . 1—171）。至胡厚宣、钱锺书、吴世昌诸同志处闲谈，后二位是为出国文展说明书的英文本中一些问题。

7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下午陈滋德同志来谈。修改出国文展英文说明书。审阅《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简报》。

7月18日 星期二

杨建芳同志等四人由四川来，为了川大开办考古专业事，携来冯汉骥、徐中舒二先生的信函。阅《新闻记者文件》第24号及第25号。

7月19日 星期三

今天整天学习。上午《人民中国》派人来所，要求协助修改《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简报》的日译本，由安志敏、王仲殊二同志协助他们修改。

7月20日 星期四

今天搬回原来的所长室办公。下午北京图书馆来人商谈关于孙孟晋先生捐书（宋版《尹文子》）事。

7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医院探视炎儿，最近几乎每天都去二三次。他虽已好转，但脑压仍高，每天针刺。下午所中领导小组开扩大会议。

7月23日 星期日

潘怀素老先生来谈，他新近由沪返京。午后又赴医院。今天写了八封回信，信债积累得多了，不能不抓紧还（徐中舒、冯汉骥等）。

7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大会，总结搬家返所的工作经验，并动员做好下一阶段的工作。下午分组讨论所中工作。

7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文物出版社高履芳同志来谈关于长沙马王堆汉墓正式报告出版事。出版社想于今天年底以前出版，争取国庆节前付印。我以为不易办到（后注：后于1974年4月初旬才正式出版发行）。下午所中继续讨论所中工作。楷儿来信，谓将调回武功。

7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高履芳同志来，继续谈马王堆汉墓报告编写事。韩伟同志来谈西安简报事，知其即行返陕，托之将煤油炉带交楷儿。

7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写作关于古代用镍的问题。下午参加所中学习。

7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暄儿离京返“五七”干校，他是请假回来探视炎儿的病。继续昨天的写作。下午参加所中学习。

7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写作。下午参加所中学习，告一段落。

7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在医院陪炎儿。下午为新华社对外部修改马王堆汉墓英文稿。

7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接原田淑人具名来信，邀请参加高松冢国际会议，请示外事组，由于南北朝鲜亦派有代表团，不好发表意见，故婉拒未去。下午武伯纶同志来谈。

## 8月

8月1日 星期二

上午河南省博物馆安金槐、贾峨二同志来谈。王静如同志来谈。下午赴医院，帮炎儿从楼下病房搬到楼上病房。

8月2日 星期三

上午到医院陪炎儿，因为秀君夜班，而志清媳请假期满，只能星期天来护理。

8月3日 星期四

上午吉林省博物馆王承礼同志来谈，古脊椎所徐庆华同志来谈，他想离开古脊椎所转入我所，叫人事科去了解情况〔补记：后来调来韩康信同志〕。

8月4日 星期五

上午湖南省博物馆熊传新同志送来马王堆汉墓正式报告初稿。今天《参考消息》刊登日本各报消息，对我国马王堆汉墓的发现甚为重视。晚间在医院护理炎儿，值夜班。

8月5日 星期六

赴隆福医院治牙疾。所中看内部电影（日本片子）。

8月6日 星期日

潘怀素先生来谈。正听侄来，偕之至医院探视炎儿。下午至张伯璽大夫与赵子文大夫处，谈炎儿病况。

8月7日 星期一

《北京周报》社送来长沙马王堆汉墓的英文稿，为之审阅修改。

8月8日 星期二

上午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同志来谈该所工作情况。文物出版社高履芳同志来，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图版编排事。下午参加学习。郭沫若院长会见并宴请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夫妇及其助手鲁桂珍博士，我也应邀参加了会见和宴会。还有院部郝梦笔，对外友协马家骏，植物所林镕，院部外事局陈兆、杨友勇等。

8月9日 星期三

午后赴机场送李约瑟夫妇及鲁桂珍。返所参加领导小组会议。晚间炎儿的工厂派人来医院看护炎儿。

8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收到意大利东方学研究所寄来的刊物，共30公斤多，交给图书馆。翻阅了一个下午，其中以*East and West* [《东方和西方》] 期刊为主，可补缺期。下午参加学习。

8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讨论学习分组重新安排问题。下午参加学习。首都医院通知，今天起，炎儿不要晚间陪伴了，这替秀君卸了一大

包袱。自6月以来，夜间看护，绝大部分是她负担的。

8月12日 星期六

所中宣布学习新编组，我编在西屋组，组长是谢端琚、佟柱臣二同志。

8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赴医院陪炎儿。下午在家写信。

8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讨论招待越南考古代表团事。

8月15日 星期二

下午偕王仲殊、白荣金二同志至郭沫若院长家，汇报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工作。白同志亲自参加，知道得最清楚。郭老颇关心此事。返所，再次商谈招待越南考古代表团事。

8月17日 星期四<sup>(1)</sup>

素媚侄女自温溪水库工地医院转到邯郸岳城水库将近十年，这次才获得照顾，调到丽水与爱人周序昌一起。今天曾来，敲门无人应，只好去周序鸿同志家住几天。晚间赴周序鸿同志处。

8月18日 星期五

晚间王天木同志来谈。

8月19日 星期六

晨间赴车站，迎接越南考古代表团。同去迎接者有郝梦笔、陈水、王仲殊等同志。代表团以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考古学院副院长文仲为团长，黎春艳、黄春征为团员。下午谈日程，晚间郝梦笔同志作主人设宴招待，我去作陪。

8月20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仍赴所商谈明天在所招待越南外宾事。下午携小晴赴所，再赴医院，她母亲在医院等候，不愿她呆在医院过久。炎儿已一星期未再用二性霉素点滴，可以下床活动。晚间刘致平同志来谈。

8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越南考古代表团一行三人来所，所中在技术室开座谈会欢迎。下午陪他们赴慈宁宫参观出土文展。

8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越南考古代表团再度来所参观，陪他们参观标本室、技术室、实验室等。下午文物出版社高履芳同志来谈关于马王堆汉墓报告修改稿子事。

8月23日 星期三

开始写作《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棺槨制度》一文。

8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越南考古代表团文仲团长在北京饭店作关于越南考古工作的报告。除我所同志外，还有北大考古专业及古脊椎所人员来听，由我主持报告会。

8月27日 星期日

今天写毕《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棺槨制度》一文。这篇写得比较快，交《考古》发表。午后赴车站送素媚侄女离京南归。秀君仍在医院护理炎儿。

8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商量总结招待越南考古代表团事，以便向领导汇报。下午所中开全体会议，由我作关于两年来业务工作的报告。

8月30日 星期三

已决定派我率领代表团赴阿尔巴尼亚。今天赴院外事局，领取置装费及借用衣服，打防疫针，至出国人员购买部购物。

8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继续购办出国需用品。下午所中商谈西安及洛阳工作。

## 9月

9月1日 星期五

修改《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棺槨制度》一文。修改完毕，即行定稿。《人民中国》社秦珉同志来谈。所中讨论田野工作队计划。晚间参加越南大使馆的招待会。

9月2日 星期六

越南考古代表团去外地参观返京。晚间陪他们观看第一届亚洲乒乓球赛开幕式。

9月3日 星期日

上午赴医院看望炎儿，下午在家审阅马王堆汉墓正式报告稿子。

9月4日 星期一

又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棺槨制度》作了修改。晚间陪越南考古代表团在北京饭店看电影。

9月5日 星期二

下午楷儿的岳父胡尚池同志由西安来京，留之晚餐。内蒙古博物馆汪宇平同志送一批旧石器（？）来京供鉴定。他大谈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及此次发现大批旧石器遗址。（后来经过贾兰坡同志去复查，都不足信。至于“石器”，裴文中同志说根本不成器。）

9月6日 星期三

下午在北京饭店与越南考古代表团同志座谈。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

9月7日 星期四

上午越南考古代表团团长文仲来所参观，并且座谈交换意见。下午学习文件。

9月8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商谈所事。接家中电话知素琴儿已来京。她知道我将出国，炎儿仍在医院，秀君精神不好，所以请假来京几天。

这次奉命率领代表团出国，是出席第一次伊里尔人研究会议。同行者有王仲殊同志及李洪钧同志（俄文翻译）。因为找不到阿文译员，院部考虑阿方懂俄文者不少，故派一俄文译员，但阿国反对苏修感情极强，一般正式场合，不愿用俄语。实际上阿方派一阿尔巴尼亚留学学生当我们翻译。从始至终，相随到底。

9月9日 星期六

午后赴飞机场，院部外事局陈水，我所牛兆勋、安志敏等同志及秀君、素琴儿和志清媳母女来送行。阿使馆临时代办安东尼（文化参赞）和三秘梯第亚（翻译）也来送行。1时半起飞，4时半抵伊尔库茨克，休息一小时，5时半继续起飞，8时半抵鄂木斯克，室内温度仅8度，穿上毛衣以御寒。休息一小时，再继续西飞，夜间1时许抵莫斯科，大使馆文化参赞马列同志及李同志来接。我们在飞机上已吃过三顿饭，到大使馆又吃了一顿稀饭。住在使馆内招待所。夜深3时许入睡（上面所说的都是北京时间，入睡时莫斯科时间仅是晚间9时。莫斯科的夜生活正热闹时也）。（这里使馆，位于友谊路，是1960年落成，闻建筑费合

2000万人民币，当时员工达400余人，现下仅80余人。）

《人民日报》1972年9月11日第6版刊登：

“（新华社1972年9月9日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等一行三人，应阿尔巴尼亚国立地拉那大学的邀请出席阿尔巴尼亚第一次伊里尔人研究会议。今天乘飞机离北京前往地拉那。我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科学工作者陈水、牛兆勋、安志敏等到机场送行。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尼也到机场送行。”

9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由驻苏大使馆秘书荣健同志陪我们到红场瞻仰列宁墓。同行者有我国访阿解放军学习团14人（另15人已随团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万海峰赴布达佩斯候机赴阿），天津市秘书长王珍堂率领的游览事业访问团二十人，及在地拉那大学教英语和汉语的袁、徐等三位，都是这一次乘坐同一飞机，由北京来莫斯科候机赴阿的。我在1956年赴法参加青年汉学家会议途经莫斯科时，曾来红场参观过，当时斯大林的遗体 and 列宁遗体并排放着，棺中采光方法不同。这里使馆是租赁几座洋楼，闻租金每年合人民币14万元，办公室面临大街，有一小径以通员工宿舍（包括新华分社），皆为二层楼，有地下室。现任大使姓吕，我们没有遇及。我们由列宁墓出来后，沿克里姆林宫的墙而行，看到新添的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的半身石像，与从前的加里宁、斯维尔得罗夫、捷尔仁斯基、伏龙芝、日丹诺夫等半身石像并列。返使馆匆匆用餐后即赴机场。4时起飞，6时40分抵匈牙利布达佩斯（当地时间为4时40分，差2小时）。大使馆周同志来接，即赴使馆招待所下榻。晚餐后，当地时间尚是7时许，我们便上床入睡了。

9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8时便赴飞机场，但误点达2小时，到12时半才由布达佩斯起飞，抵地拉那已是下午3时20分<sup>(2)</sup>。由飞机下望，为丘陵地带，机场在

郊区，周围没有村落，远望可以看到市区，楼房栉比，但面积不大。地拉那大学副校长达约（Besin Daja），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波洛（Stefenaq Pollo）及其他教授数人来接。下榻Hotel Dajti，为城内最大旅馆，一般招待外宾及宴会都在这里。达约副校长及古建研究所所长加尼·斯特齐米里（Gani Strazemiri）陪我们用餐，已下午4时。稍息后，6时赴地拉那大学，至校长室，由梅罗（Agine Mero）校长接见。寒暄后，介绍与其他文史教授及负责人员会面。晚8时，梅罗校长在Dajti旅馆餐厅设宴招待我们。我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韩波同志及翻译马陆梅同志亦被邀。席间梅罗校长和我前后致辞，9时余始散席。

9月12日 星期二

今日地拉那的《人民之声》刊登了我们抵达的消息。

上午加尼·斯特齐米里教授来，他是被指定在地拉那负责招待我们，今天陪我们游览地拉那的市容。至英雄纪念碑和革命公墓，是在小丘上，居高临下，可望全城。又至民族解放博物馆。傍晚，我们赴大使馆，刘振华大使归国未返任，夏秀峰代办招待我们和旅游事业访问团，介绍阿国情况及访问时应注意之点，约1小时，然后设宴招待我们两个代表团，吃中国饭。

9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与别国代表团一起，参观近郊的拖拉机零件制造厂，是我国帮助其建立的。阿尔巴尼亚的拖拉机是我国洛阳东方红厂出品。这个零件制造厂，仍有几位由洛阳厂来的工人，留在这里继续教他们学习操作。下午翻译乌拉（Shoku Uran Hajdai）来，他曾留学中国数年，在中央美术学院跟王朝闻教授学习雕塑，华语日常口谈还可以，这次在阿主要是他当翻译。下午陪我们在地拉那逛大街，离Dajti旅馆不远，便是市中心，有钟楼及清真寺唱经楼，还有新建的文化宫。城市不大，但颇整齐清洁，道旁树木亦多，绿叶成阴，小公园置有石像或铜像。

9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偕同各国代表赴都拉斯（Durres）海滨游览，他们中有些人下海游泳。这里原是避暑游泳地点，新建了好几个高级旅馆，但现下已近秋凉，旅馆已空无旅客。我们坐在Adrcatika旅馆后面的院子里闲谈，其中有英国代表四人，即N．Hammond〔哈蒙德〕（Bristol〔布里斯托尔〕）、F．W．Walbank〔沃尔班克〕（Liverpool〔利物浦〕）、Harding〔哈丁〕（Cambridge〔剑桥〕）和R．Crossland〔克罗斯兰〕（Sheffield〔谢菲尔德〕），为特邀前来参加者，此外还有波兰、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国代表。即在旅馆餐厅用午餐。饭后返地拉那，没有进市中心参观，因计划另排日子参观市中心的古迹。傍晚梅罗校长在Dajti旅馆举行鸡尾酒会，招待各国代表。

9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第一次伊里尔人研究会议开幕，地点是阿尔巴尼亚的国民议会会堂，约可容2000来人，楼上是旁听席，两侧包厢是首长席位。这次开幕式由梅罗校长主持，主席台上坐着各国代表团团长。我坐在第一排，加尼（Gani）教授坐在我旁边，在地拉那时他始终陪着我。他是学建筑学的，留学意大利。开幕后，由梅罗校长致开幕辞，然后由三位阿国学者宣读论文。10时半中间休息时，我们都到休息室去。我们在会场上，车已看到，霍查同志和谢胡同志等进入楼上首长席。休息时又出来和各国代表握手。他们将中国代表团排在进门处，首先握手。然后循序周行休息室一遍，与他国代表握手。最后又至中国代表团跟前，再度握手，并且说“你们从毛泽东的伟大的中国到这儿来参加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使我们感到高兴和幸福。”并且喊“毛主席万岁！我们的友谊万岁！”他握住我们的手，让新闻记者照相。接着谢胡同志过来与我们中国代表握手，并且说“我们搞了些考古方面的研究，我们以前没有这方面的东西。我们研究自己的历史，时间较短。你们有很好的传统，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他们仍由进来的门出去。上午宣读论文毕，便散会用译意风翻译成法语。下午叫我们中国代表团搬入10号贵宾招待所（据说最近外贸部长白相国来，便住在这里）。6时参观国家博物馆，是为了配合会

议的一个新布置的“伊里尔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起源”展览会。今天展览会开幕式，谢胡等亦来参加。由Karkuti引导参观，并作说明。我们后来找到Fesk Prenga请他说明，他在阿尔巴尼亚的考古界居第四位，曾主持Maliq [ 马立奇 ] 遗址的发掘，能俄语和法语，由李洪钧翻译。

（补记：《人民日报》9月17日第6版，刊登会议开幕的消息）

9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第二次大会，宣读论文三篇，都是阿方主要学者所作的。中午加尼陪我们用午膳。在地拉那时，每天午餐都有一位考古学家或校方负责人陪我们一起用餐。下午分组开会。晚间有阿尔巴尼亚民间歌舞表演，梅罗校长陪我们坐在包厢观看演出。

9月17日 星期日

今天仍开会，上午分组会。分甲、乙两组，甲组是考古学方面，乙组是历史学、语言学和民族学（也属考古学论文）。因为论文过多，达六十余篇，不得不分组也。其中考古学占三十余篇。中午Selrin Islami陪我们进餐。午后全体代表赴都拉斯参观，离地拉那约40公里。今天去城区，乃创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老城市。今天微雨，我们先去博物馆，回廊上有石刻及浅海捞上来的布满贝壳的大陶瓮，乃是盛酒的。参观陈列室，有希腊罗马时代古墓出土的随葬品。出来时雨已霁，我们到另一边的庭院中参观从附近移来的一排列的以石柱支持的拱门。还参观了博物馆整理新近出土物的工作室和修理陶器的技术室。又驱车到高处的中世纪的城堡，参观了城堡东南新发现的罗马时代的圆形竞技场。晚间Karkuti陪我们进餐。他曾在我国进修，从裴文中同志学石器时代考古学，在贵阳观音洞参加发掘。

9月18日 星期一

上、下午都是分组宣读论文，中午Hasan Ceka陪我们用餐。他是阿国考古界的前辈，已七十来岁了，少年时跟随奥国人做过发掘，后留奥。下午提早散会，步行到文化宫，观看考古电影。两个片子：一名《都拉斯》（*Dürres*），介绍都拉斯的历史和考古；一名《伊里尔人的城市》（*Illyian Cities*），介绍现存的几个伊里尔人的城市遗址。

9月19日 星期二

上、下午都是分组宣读论文。中午小捷卡（Neita Ceke）陪我们进餐。他是老捷卡的儿子约三十来岁，Lower Selze [下舍尔察] 的岩墓便是他发掘的。他列举了阿国考古学界的10名学者。晚间地拉那大学副校长什·泽奈拉伊陪我们进餐，她是留苏的。晚间观歌舞剧《山娘》，据云去年曾来我国演过。

9月20日 星期三

今天会议结束。上午全体大会，由梅罗校长主持大会。国家领导人卡博等也出席，坐在厢楼首长席。各国代表团团长致贺辞。从中国代表团开始，我代表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致贺辞，由乌拉翻译。事先将中文和阿文译本给他准备一下，所以颇为成功。接着按照国家名称第一字母排列。最后由会议组织委员会主任波洛（Pollo）教授作总结，梅罗校长致闭幕辞。晚间8时梅罗校长设宴招待各国来宾，有党政领导人作陪，校长在主人席，右为中委阿利雅（Alia），左为中委斯巴秀（Spahiu），我坐在斯巴秀的左边，他谈到我所替他们修古书（*Cadex Berat*）的事，说霍查也看到了，都很满意。9时许始散席。

（补记：当地的报纸《人民之声》于次日摘要刊登我们的贺辞，又广播全文。我国《人民日报》1972年9月23日6版，也刊登会议闭幕消息。）

9月21日 星期四



今天起开始赴外地参观访问。第一星期是会议组织委员会安排的，分二组，即南路和东路。事先加尼教授告诉我们，中国代表可以随便选择哪一组。结果仍请中国代表团多留两周参观南路组。由地拉那出发，乌拉当我们的翻译，至费里（Fieri）为阿国石油基地，有炼油厂。在该地午餐后，我们便去阿波洛尼亚（Apollonia）遗址参观，后赴吉诺卡斯特（Gyrokaster）过宿。阿波洛尼亚在费里西不到12公里处，从前奥人、法人和苏联人都曾在这里作过发掘，这是阿国最重要的考古胜地之一。返费里稍息后，南行赴吉诺卡斯特，这是一个山城，我们到达时已是夜晚，满山灯火，颇似我国重庆的夜景。

9月22日 星期五

今天在吉诺卡斯特参观。这是霍查的故乡，其故居已作为一座革命博物馆。上午参观这里东南方山里的“伊庇鲁斯的安提哥尼”（Antiganiot Epirus）今名泽尔美（Jerme）。由主持发掘者Budina作说明。下午别国代表团参观霍查故居后，即匆匆离这里前往萨兰达。我们中国代表团午后稍休息，然后去瞻仰霍查故居，仔细参观和学习。他们安排我们在这里多留一晚，以便有充分的时间。参观出来时，暮气苍茫，我们去这里的城堡，参观城堡中的武器馆。时间已晚，来不及参观城堡本身，只在城堡墙后站立，一观全城夜景。

9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由吉诺卡斯特乘小轿车南行抵萨兰达（Saranda），这是阿国最南的港口。我们抵城的南郊旅馆，在馆前草坪上露天的安椅上稍息，遥望萨兰达城，风景如画。稍憩后，我们也去布特林特（Butrint），这是与阿波洛尼亚媲美的阿国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城市。1928年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考古队一直在这里发掘。参观时碰到先来的别国代表团。

9月24日 星期日

今天由萨兰达返首都地拉那。8时10分动身，与别国代表团一起走，但是从昨天起，我们中国代表团改乘小轿车，而他们坐大轿车，所以别国代表团中有人不满，说阿国特别优待中国人。轿车停在一个支路口，改乘吉普车至马拉卡斯特（Mallakaster）小镇。下车，由小径步行至小山上的克洛斯（Klos）堡，一般以为即古名比里斯（Byllis），已做一季发掘，搞清了大部分巨石城墙。参观时，遇到一位老农民，特别跑来与中国代表握手，说我们在山区不容易遇到中国人，欢迎你们由毛泽东的中国来的客人，他的热情很使人感动。回到镇上候车，看见一个纪念碑，是纪念马拉卡斯特1943年成立党小组的。下时2时半抵费里，用餐后稍憩，即回地拉那的宾馆。

9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赴大使馆，征求意见。适值使馆中每晨读报，我们也参加，听口译的外国报纸及通讯社消息。因为使馆正忙着筹备国庆纪念，稍谈一会儿，我们便返宾馆。中午加尼教授和历史研究所秘书Apostel及翻译乌拉一起来。告诉我们今后便由Apostel陪同我们赴外地参观访问，乌拉也一起去。今天安排日程，我们已征得使馆同意，决定5日离此返国，希望他们即依此安排。同进午餐后，下午再赴使馆托使馆预定10月5日飞机座位。晚间Apostel又来，将安排好的日程表告诉我们，征求我们同意，并告诉我们明天出发。

9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9时半由地拉那动身，天阴，中途遇雨，越山，至爱尔巴桑（Elbasan）稍憩，喝茶，然后继续东行，至波格拉德茨（Pogredec）已10时半。在这里用午膳，区委副书记作陪。饭后稍憩。下午5时起身，途经马立奇（Maliq）遗址，现已改为农田，看不到遗迹。6时40分抵科尔察（Korcë），今天共行178公里。科尔察为东部大城。我们下榻科尔察旅行社旅馆（Hotel Turjme Korcë），安顿好后，即往参观这里

的地方博物馆，一、二两层为民族解放战争展览，突出本地为解放所作的贡献，地下室为马立奇遗址出土的器物及民族标本。7点30分返旅馆，这是一幢公馆式的旧房子，餐厅在越过马路的另一幢洋房中，8点30分到餐厅用餐。

9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驱车赴城厢小山（Belvedere）有革命纪念碑，可以下瞰全城。然后下山参观了两个工厂（一个毛织厂和一个刃具量具厂，后者的工程师曾来我国留学，能够讲汉语），又去Bulgren参观一个农业合作社。由科尔察区副主席及文教局视察员陪同前往，先参观学校，是一座八年制小学，学员献花欢迎，校长陪我们参观并作说明。又至毗邻的文化宫，为村民文化活动地点。然后由合作社社长陪同，参观奶牛场。招待我们以水果及咖啡，并介绍情况，回答问题。约4时许始离开村子。赴波格拉德茨，下榻在湖滨一个干部招待所。这里面临明澈如镜的奥赫里湖（Ohri），是阿国东部避暑胜地。听说这里正要建一座专家招待所，以备招待我国派遣勘查铬铁矿的大批专家。区副主席Vexhi Berberi招待我们，用咖啡后，一起赴地方博物馆参观。由馆长引导，共有四室，第一室是考古标本，第二室是民族标本，有民族服装等，其余二室陈列民族解放史的文物，特别注意本地人民的革命史迹。返招待所进餐，这里有湖中特产的一种鱼，味特美。

9月28日 星期四

由波格拉德茨去西北山中的下舍尔察（Lower Salze）。行20公里至林村（Lin）遗址及西北山中的下舍尔察崖墓群。行20公里至林村，为一小半岛，伸入湖中。车行约12公里处有一纪念碑，为1943年Pojskes战役（反法西斯）的地点。以纪念当年在这里牺牲的烈士。林村现为边防前哨驻所。上午至遗址，可俯瞰全湖，看到对岸的南斯拉夫境及北面两国接境处的关卡。10时半由林村出发，行半小时便转入出路。11时半抵其地，参观下舍尔察伊利里亚人崖墓群。返波格拉德茨，下午参观一

个农业合作社，叫做Tushemicht [ 图什米黑特 ] ，这由七个村子组成。今年是它解放25周年，我们参观村博物馆，主要是陈列与民族解放战争有关的文物，但也有后山伊利里亚人所建的城堡中所得遗物。我们连续到他们三位社员家中作客，他们以糖果及白酒（Rake）待客，临行时还坚决让我们带一个大果果及一些核桃回去。参观养鱼池后，已暮色苍茫。归途至一公园，中有休养所及酒吧间，四面临水，以小桥通到岸上。喝咖啡，稍憩。可惜已是夜间，又是阴天，看不到周围的风景。晚8时半进餐，这时地拉那有电话来，要我们赶回地拉那，今天上午有庆祝会，因为联系不上，失掉参加的机会，说明天一定要赶回参加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

9月29日 星期五

8时半由波格拉德茨出发，10时半抵爱尔巴桑。自普楞查斯（Prenjar）起，沿途正在建铁路，有义务劳动队多处。稍休息，喝咖啡，然后参观城堡和博物馆，又参观市容，这是罗马时代便已建立的城市。已有一水泥厂，正在建立一钢铁厂，由我国援助。城中心有著名爱国主义者克利斯托福利希（K. Kristofarichi）铜像，曾编定阿语字典，有“阿语之父”之称，即此地人也。12时出发，中间在培忒利来（Petrele）稍憩，但没有上山顶城堡参观。下午1时抵地拉那，仍住贵宾招待所。傍晚6时半赴国庆招待会，在Dajti旅馆，刘振华大使已返任，主持招待会。霍查、谢胡、列希等阿国党政领导人都来出席招待会。席间刘振华大使和阿中央委员阿·查尔查尼先后讲话，9时半始散。

9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Apostel来说，日程有变更。11时半文教部部长绍马·德雅纳（Smad Deljana）接见。女副校长什·泽奈拉伊，历史研究所所长斯·波洛来陪同我们起至文教部。刘振华大使已在座。部长致欢迎辞，我致答谢辞，照相后赴文化宫，参加“中国摄影展览”的开幕式。巡行一周参观后，便一起赴Dajti旅馆，部长设宴招待我们，刘大使作陪（带翻译），

还有文教部副部长Hasan Duma，秘书Misto Treska，外事处处长Kristaq Hobatarn，地拉那大学副校长什·泽奈拉伊，翻译乌拉等，3时半始散。下午4时半由地拉那出发，经鲁什涅（Lushinja），赴培拉特（Berat）。7时到达，由培拉特地方招待委员会副主席Kola Stavri迎接我们，住旅行社招待所（Albturist Hotel），是新建的洋楼。8时半进餐。这旅馆在城外，靠近奥孙河（Osum），面对培拉特山城，风景有点类似吉诺卡斯特，夜色中看到万家灯火如繁星。

# 10月

10月1日 星期日

晨起，打开房门便可以看到在晨曦下展现在眼前的美丽的培拉特城，我便拍下了两个镜头。8时半，参观地方博物馆，系一地主的住宅，亦是1944年民主政府成立后的办公地点，仍保留霍查同志在这里工作过的办公室。又赴郊区参观毛泽东联合纺织厂，这是我们援助建立的，1963年至1969年陆续建厂和投入生产。由工厂出来后，赴城堡参观。又是参观城外的旧教堂圣马利亚（St. Mary）教堂，保存有13至14世纪的壁画。远望有一座圣密克尔（St. Michael）教堂，建筑外形相似。从前这些教堂中常藏有古抄本《圣经》，去年（1971）送来我国修理的古抄本，便是这里一座圣乔治（St. George）教堂中曾收藏的。2时午餐，休息至5时再出发北返。6时抵都拉斯（Dürres）的海滨区，下榻于Adriatica旅馆，7时半在小餐室进餐。这时大餐厅中，都拉斯党政领导和港务局领导人正在宴请中国客人，主要为海员，约七八十中国客人，听大使馆翻译马陆梅同志说每年自9月26日至10月1日，阿尔巴尼亚各地庆祝中国国庆活动，陆续不绝，有时一天六七起，主要为我国援建的工厂，大使馆都得派人参加，应接不暇。由无线电知道，国内今年无国庆节庆祝情况。

10月2日 星期一

晨8时半由都拉斯动身，赴斯库台（Shkodër）。11时许经斯库台城外，绕行先去毛泽东水电站，仍有中国专家在这里助之装配电机。这水电站离城约13公里，在德林河（Drin）上。由我们援助建设，为现下阿国最大的水电站。返城已1时许，2时进餐，3时半出发赴城堡参观，又参观地方博物馆。在城堡上，可以望见斯库台湖波平如镜，又可以看到南斯拉夫境内。由博物馆出来时，已五时一刻，赶着赴克鲁雅（Kruja），这时又下起小雨来。7时抵Furh Kruje小镇，再东行，7时半抵克鲁雅，雨渐大，8时进餐，9时半即休息。

10月3日 星期二

8时开始，步行去参观博物馆及旧城堡。这城堡在山上，颇为雄伟。我们回到镇上，在斯坎德培铜像前拍了几张照片，这铜像是乌拉的老师雕刻，比地拉那中心广场上那铜像，姿态较为英武。11时半，我们在雨中离开克鲁雅，中午抵地拉那。考古参观旅行告一结束。

午后我们至使馆汇报情况。晚间这里国家档案局局长Skender Hajro设宴招待我们。由曾来我国的阿利雅（Alia）和玛拉（Mara）二同志作陪，还有一懂汉语的翻译。8时开始用餐，局长致辞，感谢我国为他们修复古抄本。翻译说：“局长是革命老干部，曾立过几次功。这次将古抄本设法修复了，又立了一功。”我们逊让一番，晤谈颇欢，至10时始散。

10月4日 星期三

上午9时赴历史研究所，现下考古组即隶属于历史所。他们开座谈会表示欢迎，由波洛教授主持。双方介绍本国考古工作情况。我们赠书。中午副总理斯巴秀（Xhafer Spahin）接见，刘振华大使亦在座。接见地点即在部长会议办公室中，在亲切气氛中谈话并全体摄影。告辞出来后，什·泽奈拉伊副校长设宴为我们饯行，作陪者有大学党委书记Dako Lonsi及波洛、加尼二位研究所长，大学外事处负责人Pari Zesi，外交部秘书和我大使馆文化参赞韩波等。下时5时半赴大使馆参加电影晚会，由刘振华大使主持，放映两部考古电影《新中国出土文物》和《马王堆汉墓》。由我作介绍辞，马陆梅同志翻译。来宾有文教部部长绍马·德雅纳，什·泽奈拉伊副校长等，还有历史所考古组等，共六七十人，有茶点招待。7时开始至9时才散。返宾馆，两位所长，陪同参观访问的Apostel，及翻译乌拉，陪我们进晚餐。

（补记：《人民日报》1972年10月6日第5版，刊登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查·斯巴秀接见夏鼐和王仲殊的消息）

10月5日 星期四

九时一刻赴机场，波洛所长同车。来机场送行者有什·泽奈拉伊副校长，昨晚陪我们进餐的四位及大学外事处的Pari Zesi，大使馆韩波参赞和老杨、马陆梅同志。飞机误点，11时半始起飞，握手告别登机。12时半抵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有小雨，我们没有下机。2时又起飞，3时抵匈牙利布达佩斯，我国驻匈使馆派车来接。同机由阿来匈者有农学院陈冀同志，翻译老李同志，还有海员二人，返国援阿技术员七人。我们仍住在大使馆中的招待所。遇及使馆秘书老邢同志。

（补记：《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0日第4版，刊登夏鼐等一行三人离开地拉那回国的消息）

10月6日 星期五

在匈牙利使馆的招待所候飞机。上午在食堂包饺子。下午使馆派车子带我们去布达佩斯市区中心的一座叫Carvin的百货商店，我们买了一些东西准备带回去送人。晚间，在使馆看电影《欢迎埃塞俄比亚贵宾》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

10月7日 星期六

驻匈使馆今天补放“十一”国庆的假。使馆组织我们这些过境的十几个人，一起坐在轿车参观布达佩斯的四个名胜地点：（1）市立公园。门前为一广场，有和平女神像，绕以骑士。门两侧有匈国自999年以来各君王立像及历史故事浮雕。出来后，过一桥至（2）河心公园。有温泉水池等，过桥至西岸，为布达市（Buda）。又至（3）渔人堡，参观Matyás [马提亚] 教堂。登堡墙的女儿墙后面，绕行一周，可俯瞰多瑙河（Danube），河上有大桥，对岸有议会大厦。车南行至（4）Citadel [城堡]。有苏联战士阵亡纪念塔，上站女神像，两旁有铜像（战士戕龙等）。我们未进城堡参观。12时半返使馆。晚间在邢秘书处闲谈，他是清华毕业，自愿到匈学习匈语，后即在使馆工作。



10月8日 星期日

7时出发赴机场，8时半起飞，11时抵莫斯科，已是当地时间下午1时。驻苏使馆毕同志来接，并为办理返国机票手续。因为莫斯科—北京线客机较少，而苏修刁难，只准留莫斯科三天。但在机场办理机票，说星期二晚开行的飞机经济舱已满，可改头等舱，加价五十余卢布，将来再付（后来上机后发现经济舱有空位置，便不加价了）。至使馆稍憩，4时半进晚餐，遇及刘贤权大使及马利参赞。饭后散步，在水池旁边遇及杨廷宝同志，是新由保加利亚参加国际建筑学家会议，共六人，经此返国，搞不到机票，要坐火车返国。返舍，洗澡后洗内衣、看报，9时余即睡。

10月9日 星期一

上午偕建筑师代表团六人前往红场。今天是星期一，列宁墓不开放，只在红场拍了几张照相。后来进百货大楼，绕了一圈，没有买东西。然后同返使馆，下午在家休息。

10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偕同建筑师代表团参观建筑展览会。下午刘贤权大使叫我同使馆人员谈谈近年来国内出土文物，使馆明天要为外宾放映出土文物电影，刘大使及马利参赞等都参加，还问了一些问题。晚间离莫斯科，当地时间11时起飞，已是北京时间11日早晨4时矣。

10月11日 星期三

昨夜由莫斯科起飞，经俄摩斯克（Omsk）和伊尔库茨克（Irkutsk）各停1小时，在伊尔库茨克进餐后，改乘中国民航飞机。11时起飞，下午3点40分抵京。伊尔库茨克已是零下3度，北京还是19℃，阳光照耀，温暖之至，与重履祖国大地的喜意正相符。在机场迎接有学

部余震、关山复，院外事局潘纯，所中牛兆勋、安志敏，及秀君等。阿尔巴尼亚使馆安东尼参赞亦带一翻译来迎。寒暄后即返家。

（补记：《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3日第3版，刊登夏鼐等一行三人结束在阿尔巴尼亚的访问，10月11日回到北京的消息）

10月12日 星期四

今天在家休息，理发，洗澡。下午偕秀君至首都医院探视炎儿的病。

10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下午偕秀君至张伯鋈先生处。晚间又相偕至赵子文处，知他不久将参加医疗队赴非洲几内亚。

10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下午去探视炎儿。傍晚素琴儿由哈尔滨出差返呼，途经北京。

10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翻阅最近一个月的《参考消息》。山东大学的刘敦愿同志来访。王世民同志由长沙返京。下午至故宫出国文展工作组，晤及陈滋德同志。

10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领导小组开会，商谈所事。中午至东风市场与秀君母女一起用

餐，出来后买些东西，返所。

10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部汇报访阿经过。有郝梦笔、潘纯同志，及学部张科长参加。下午审阅马王堆汉墓图版。王承礼同志携出国文展图录初稿来谈。晚间送素琴儿上车返呼。

10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河南省文物队贾峨、周到二同志来谈。下午陈滋德、谢辰生同志来谈。

10月20日 星期五

下午赴美术馆参观工艺美术展览会。

10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故宫。参加关于马王堆出土丝织品的讨论会，有唐兰、魏松卿、王世民等同志参加，后来高履芳、陈滋德二同志亦来。下午于省吾同志来谈。

10月22日 星期日

审阅关于马王堆丝织品科学分析的报告。下午去红旗服装店制衣服。晚间至建外宿舍。

10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来所参观。下午所中领导小组商谈所事。赴首都医院探视炎儿，他今天又做针刺检查，如果结果是阴性，即可出院。

10月24日 星期二

炎儿由医院来电话，说院中已通知他可以出院。赴所，校阅《考古》第6期的初校样。又开始校阅《马王堆一号汉墓》报告初稿。

10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组织集体参观故宫珍宝馆，我偕秀君前往。出来后即向东风市场用餐。午后赴医院洽谈炎儿出院事。晚间甥婿韩伟同志来访。

10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刮风，赴所，《地理知识》编辑部送来丝绸之路一稿，审阅后提些意见退还。旋赴医院，办理炎儿出院手续。下午偕秀君接炎儿出院。自6月25日入院迄今已4个月零一天，住院处结账，医药住院费共达1780元。

10月27日 星期五

继续校阅《马王堆一号汉墓》报告初稿。

10月28日 星期六

所中集体游览八达岭、十三陵，我没有去。在所中校阅《马王堆一号汉墓》报告初稿，已校毕第一部分。出国文展工作组送来文展目录及图录稿子。

10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正昕侄夫妇偕小萍来，留之午餐。午后赴裴文中同志处闲谈。

10月30日 星期一

校阅《马王堆一号汉墓》报告初稿第二部分。

10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沈福文、高履芳二同志来，讨论马王堆出土漆器部分的问题。  
自然科学史潘吉星同志来，谈造纸史早期史料问题。

# 11月

11月1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

11月2日 星期四

下午甘肃省王毅同志来谈。中午日本东大教授关野雄忽来电话，说要来访，叫他通过招待单位，同时请示院外事局。所中刚上班，他便来了，说这次是以顾问名义为定陵展览来京商购复制品。傍晚王天木同志来谈，留之晚餐。

11月3日 星期五

校阅《马王堆一号汉墓》报告初稿的漆器部分。下午偕王世民同志赴历史博物馆，参观库存丝织品（新疆出土物，主要是斯文赫定考古队采集的）。晚间于光远同志来谈。

11月4日 星期六

阅王世襄《髹饰录解说》。晚间赴胡厚宣同志处闲谈。

11月5日 星期日

上午志清媳偕小晴来，午餐后便告辞，说到中山公园观菊花。

11月6日 星期一

北大宿白、李志义二同志来所，约明日到北大实习工地参观。下午

院部及学部派人来，说明年访问秘鲁和墨西哥事。

11月7日 星期二

赴琉璃河参观北大考古专业实习工地，为一西周遗址，颇为重要。正在平整土地，后经北京市委同意，暂停推土平整土地。（补记：后来发掘这遗址，以后世扰乱过于厉害，遗迹多已破坏，只得放弃。不过1973—1974年在附近探得西周墓地，发现“燕侯”铭文的铜器多件）。

11月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故宫武英殿，王冶秋同志传达中央对于出国文展的指示。下午赴学部，听余震同志传达国务院6日指示。

11月9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18级以上党员干部开小组会，讨论昨天传达的国务院6日指示。

11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学习文件。

11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校阅《马王堆一号汉墓》报告初稿的丝织品部分。下午看电影《奇袭白虎团》。返所，内蒙郑隆同志送来和林格尔出土汉代壁画摹本。晚间至裴文中同志处闲谈。

11月12日 星期日

在家，校阅《马王堆一号汉墓》报告初稿中竹简（遣策）考释部分。晚间王世民同志来谈。庄敏同志来谈。

11月13日 星期一

继续昨天的校阅工作。下午外交部于同志来，通知接待美国专栏政治评论家约·艾尔索普（J·Alsop）。晚间王天木同志来谈。

11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余顺章同志来，并送来新疆额敏出土银币。《人民中国》送来“丝绸之路”一稿，为之审阅。下午赴武英殿，与王承礼、郭文宣二同志商谈出国文展说明书及简介事。

11月15日 星期三

继续校阅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考释部分。

11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故宫魏松卿同志来，遂与王世民同志一起讨论修改《马王堆一号汉墓》报告初稿中的丝织品部分。王静如同志来谈。下午赴红旗服装店取新制衣服。

11月17日 星期五

继续校阅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考释。下午《中国建设》谭曼尼同志来约稿。



11月18日 星期六

继续校阅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考释。下午史树青、郭文宣二同志来谈出国文展出版物编辑工作事。晚间赴王天木同志处，未遇，将他关于历史博物馆技术史模型意见一文留交。

11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容庚、容肇祖同志来谈。

11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将《马王堆一号汉墓》报告初稿的丝织品部分，交还给王世民同志。下午王承礼同志来谈出国文展事。

11月21日 星期二

将《马王堆一号汉墓》报告初稿的竹简考释部分，交还给黄展岳同志。这报告的修改工作，所中交给王世民、黄展岳二同志负责。

11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外交部马同志来，介绍约·艾尔索普的情况。下午在故宫绛雪轩，与王冶秋、吴仲超同志一起接见约·艾尔索普，并与之交谈。

11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院部外事局的陈际春、李秀清同志来谈明年访问秘鲁事。张长寿、谢端琚同志将出差云南，明天动身，与之谈工作。下午所中领导小

组商谈明年工作计划。

11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继续商谈明年工作计划。下午翻阅新到的西文期刊。晚间赴容肇祖同志处访其令兄容庚同志。

11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业务工作同志商谈参加郑州商城工作事（补记：后来没有实现，只安志敏同志前往参观）。为《考古》审稿。

11月27日 星期一<sup>(3)</sup>

晚间林寿晋同志送来《战国细木工接合工艺的研究》稿子。

11月28日 星期二

审阅昨天林寿晋同志送来的稿子。

11月29日 星期三

为所中图书室选购外文书刊。

11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与安志敏同志谈郑州商城工作事。所中领导小组商谈明年编制问题。晚间至历史博物馆观电影。

# 12月

12月1日 星期五

上午至隆福医院补镶牙齿。晤及刘仰峤同志与陈滋德同志，知王冶秋同志已去桂林参加省文物工作会议。又至罗福颐、顾铁符同志处，参观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西汉木简，有《孙子兵法》及《元光元年历谱》等。又至王毅同志处，听他谈甘肃考古新发现。

12月2日 星期六

上午王承礼同志来，取去出国文展图录及说明书等。所中组织看电影《战斗的早晨》。下午赴武英殿，谈出国文展目录问题。翻阅法国 Petit Palais [ 珀蒂宫 ] 编印的展览目录。

12月3日 星期日

上午理发回来时碰到历史所谢国桢同志，他送来《东汉左表墓石刻》一文。中午与秀君母子一起邀正中侄与其女一江到湘蜀饭店用餐。返家阅 C. Wells, *Bones, Bodies and Disease* [ 韦尔斯：《骨骼，躯体和疾病》 ]。

12月4日 星期一

上午出国文展的郭文宣同志等来谈。学部指挥部老范、老刘来所，谈所中正式成立临时领导小组及解放干部事。下午杭州大学徐规、仓修良二同志来，谈杭州大学历史系的情况。

12月5日 星期二

上午郭文宣同志来商谈出国文展图录的定稿问题。为《考古》审阅稿子（谭其骧：《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下午阅有关古病理学（Palae Pathology）的文章。晚间至容肇祖同志处访容庚同志，闲谈一会儿。返家，9时上火车赴长沙，王仲殊同志同行。

12月6日 星期三

车中无事，阅D．R．Brothwell（ed），*Science in Archaeology* [ 布罗斯韦尔主编：《考古学里的科学》 ] 一书第三部分Human [ 人类 ] 部分。晚11时抵长沙，文化局张瑞同局长来迎接。

12月7日 星期四

上午偕王冶秋、王仲殊二同志参观湖南省博物馆，文化局张瑞同局长，崔志刚、侯良二馆长，及高至喜同志等陪同一起参观。

12月8日 星期五

今天开了一天会，研究 [ 马王堆一号汉墓 ] 尸体解剖的方案。晚间观电影彩色片和电视纪录片《考古新发现》。

12月9日 星期六

上午赴马王堆发掘现场参观。下午再度赴湖南省博物馆参观。晚间观湖南文艺团体的皮影戏和木偶戏。

12月10日 星期日

今天下雨。上午又去省博物馆参观马王堆一号墓出土文物。下午去仓库参观所藏各时代文物。归来后，右髌骨发痛。晚间宾馆医务处大夫

来诊疗。瞿同祖同志来谈，他现在这里的文史馆。

12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王冶秋同志说，昨晚得北京长途电话，[马王堆一号汉墓]尸体解剖方案已获批准。今天继续开小组会讨论，明天即开始工作，先作外形观察，14日解剖。湖南医学院外科主任吴大夫来诊视，偕同赴医院作心电图（正常）、量血压（140/98），及胯骨透视。

12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在博物馆，由医学院大夫作[马王堆一号汉墓]尸体外表检查。下午运至湘江西岸163医院透视。即在其处晚餐，至晚11时告一段落，始返舍。

12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尸体外形检查五科各医生汇报。下午放射科汇报。根据放射科报告，讨论解剖方案。晚间继续讨论。

12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赴省博物馆参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丝织品。下午1时起，继续观察尸体外表，2时半开始解剖工作。为拍摄电影，所以先表演外形观察和测量。3：20—5：40开膛取脏，保存大体完整。晚餐后，8：20—9：40开颅取脑髓，用锯打开头盖骨，剪开脑膜，脑髓已碎，取出后已不成形，最后缝扎切口，放回头发，至夜12时始毕。

12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赴省博物馆，参观前几年出土丝织品，有一片战国织锦，颇堪注意（左公塘战国墓出土）。下午参加汇报讨论会，华国锋同志亦来参加，至七时一刻始散会。

12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开会讨论今后工作安排。下午我到湖南省博物馆座谈约1小时半，又参观出土文物。晚间华国锋同志设宴招待外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宴毕赴戏院观看省文化团演出的歌舞及京剧折子戏。

12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9时由长沙起飞，省委李振军、马奇同志，文化组张主任，博物馆崔志刚、侯良等同志都来送行。王治秋同志至武汉下机，我和仲殊同志下午四时一刻抵京，即坐民航交通车进城。返家时，因为提早一天，出于意外。晚间王世民同志来谈。

12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洛阳队派段鹏琦同志返所汇报工作（主要是〔晋辟雍碑〕碑座问题）。下午至政协参加出版会议，由徐平羽同志主持，余湛副部长做报告，关于反修问题及国际新形势——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的时代。

12月19日 星期二

瑞士大使纳蒂拉和秘书麦恩比（Meienberger）来科学院赠送书籍，由外事局潘纯局长和我接见。下午赴学部听传达报告（余秋里：国民经济计划；纪登奎：关于批林整风问题）。

12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四川博物馆同志来所访问。沈阳博物馆曲同志来谈。文物局陈滋德同志偕河北省文管会同志来说，藁城商代遗址出一批铜武器，包括一件嵌有铁刃。下午故宫魏松卿同志偕轻工业部及上海纺织科学研究所同志，来讨论关于马王堆汉墓丝织品问题。

12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与安志敏同志谈刊物问题及审稿问题。竺可桢副院长来电话，要《考古学报》刊登他的文章后送抽印本。刘观民同志由东北归来，汇报经过。审阅马王堆报告附录的动物骨骼和棺槨木材的鉴定书，写了点意见（后来抽出没有放在报告中作为附录）。下午在家写自我检查。自从1969年11月28日写过一篇后，迄今已有三年多没有写自我检查，此次是为解放干部之用。

12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将自我检查写毕，稍作修改，便交给所中宣传队。下午集体看电影《廿三周年国庆》。

12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牛兆勋同志参加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完毕后归来，略谈会议经过情况。下午与老范同志略谈所中情况。

12月24日 星期日

下午志清媳的兄和嫂来访，她的哥哥后天便返湘西干校基地。阅Bulling [ 布林 ] 在美国Expedition [ 《探险》 ] 杂志发表介绍中国考古的两篇文章。

12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观电影《田中访华》。下午谢辰生同志来，谓王冶秋同志约明天去历史博物馆观出国文展的预展。

12月26日 星期二

河南贾峨同志来谈浙川黄果树报告事。后来我去历史博物馆观出国文物，王冶秋、吴仲超等同志皆在场。我又与工作组翻译谈出国文展说明书的英、法译本事。下午在所修改自我检查。又为地图出版社革委会写外调材料。晚间潘怀素先生来谈。

12月27日 星期三

全所大会，由军宣队老范同志宣布解放了苏秉琦、林泽敏、郑振香和我，一共四人。驻哲学社会科学部军宣队指挥部1972年12月4日上报《关于夏鼐结论意见的请示报告》中结论：“根据党的政策，我们认为：夏鼐是具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犯有错误的好人，应予以解放。”

12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王静如同志来谈。下午炎儿由医院来电话说，今天复查又发现隐球菌，须立即住院。我便去医院为之办理住院手续，母子俩意志甚为消沉。

12月29日 星期五

阅毕布罗斯韦尔主编《考古学里的科学》（pp. 1—481）。下午王承礼、郭文宣二同志来谈出国文展目录事。赴医院探视炎儿，偕秀君返



家。晚餐后至胡厚宣同志处，告以稿子正在刻字中。

12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大扫除。郭文宣同志偕同文物出版社的同志带来出国文展图录稿本，即将付印。下午写了几封信。赴首都医院探视炎儿。

12月31日 星期日

上午王俊铭同志至我家，谈出国文展等。正昕侄父女来，暄儿来，一起进午餐。下午修改出国文展说明书的法文译本。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

---

(1) 编者注：8月16日内容日记原缺。

(2) 编者注：关于9月11日至10月3日访阿情况，参看夏鼐、王仲殊《阿尔巴尼亚访问记》《考古》1973年第5期。

(3) 编者注：11月26日内容日记原缺。

# 1973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一

今天又是阳历元旦。自1966年8月，我的日记一度被没收后，这几年也曾断断续续地记了些工作日记。今天决定再恢复我的日记。

上午将出国展览说明的法文译本，逐条审校，有意见便加签注，以供修改定稿时参考。暄儿一家来。

1月2日 星期二

元旦只放假一天，今天正式上班。出国展览工作小组派人来取去展览说明的法文译本。赴医院探炎儿。秀君昨夜发烧，大概是昨天大风中去医院探视炎儿，感冒了。

1月3日 星期三

上午陪秀君去医院急诊治病，据云是重感冒。秀君上楼去看正炎，我去取药，呼车返家。中午秀君体温达39.5度。下午我便留在家中。阅 *TOCS* [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 《东方陶瓷学会汇刊》 ] ( 1963年出版的一卷 ) 的南洋瓷器等。

1月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旋赴医院探视炎儿。下午在家阅 *Artibus Asiae* Vol . XXV [ 《亚洲研究论丛》第25卷 ] 的左表墓画像石一文。傍晚又去医院探视炎儿，闻张伯璠先生卧病住院，即去探视。

1月5日 星期五

在家阅《亚洲研究论丛》第25卷的文章。杨学德同志由温州来，十余年未见面，初见时几不认识，他已58岁，我则将近63岁，回忆40年前在北京读书的年代，当时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不禁感慨！偕访王则诚同志，然后一起去晚餐后，到首都医院去探视张伯璠先生的病。顺便至炎儿病房一看。

1月6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王冶秋同志转来关于苏修反华的文件，约定下午面谈。赴医院，炎儿原定今日腰刺又改到下星期一。下午王冶秋同志来谈，主要是写反修考古文章事。下班后又去医院。

1月7日 星期日

上午10时赴历史博物馆，参加出国文物审查工作，今天外交部来了好几位副部长（乔冠华、马文波、韩念龙、符浩、余湛等）。方毅部长，吴庆彤主任等周巡参观后，又讨论一会儿，决定展品基本上定下来，仅须稍作修改。晚餐后去医院探视炎儿。

1月8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医院，炎儿10时做毕穿刺，我陪他至下午3时，始去所中。阅石兴邦寄来的两篇稿子（《仰韶文化来源及人种》、《大汶口文化》）。

1月9日 星期二

今天花了整天时间在历史博物馆，将展品作最后选删，删去40余号，成为400号。

1月10日 星期三

[ 军宣队 ] 老范（焕通）同志召集所中主要干部（牛兆勋、靳尚谦、王仲殊与我）谈成立所中领导班子事。前天学部开会，除近代史、语言、世界经济三所之外，又要成立八个所的临时领导小组。我所决定除解放军两人外，名额为5人—7人。傍晚去医院探视炎儿。

1月11日 星期四

所中酝酿成立临时领导小组事，校阅《考古》稿子，傍晚至医院探视炎儿。

1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赴历史博物馆，将出国文展的展品目录作最后决定，以便打印。闻叶理夫将于20日左右来华。下午所中主要干部又开会，对于这两天的组长会及党员会的情况加以讨论，决定交付群众讨论。

1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北京周报》汪健同志来谈，为该刊组稿也。下午牛兆勋同志去探视林寿晋的病，托牛捎去林所写的一稿（《战国细木工接合工艺的研究》）。《中国建设》谭曼尼同志来，为了约稿配合出国展览。傍晚去医院探视炎儿。

1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修改“展品选录”英文本。下午暄儿来，偕往历史博物馆参观出国文物。他先去医院探视正炎。我与王承礼同志等商谈修改展品

目录稿，出来后亦赴医院，顺便探视张伯璠。

1月15日 星期一

所中讨论成立临时领导班子，上午小组开会研究，决定再讨论一次。下午将“展品目录”英文稿修改完毕。继续修改法文稿。

1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赴历史博物馆，与王承礼同志等商谈改稿等事。下午将英文稿交与小魏。傍晚赴医院，炎儿今日开始做二性霉素点滴，有反应，身体发烧。

1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总结昨天群众分组开会结果，作初步决定，领导小组为9人，暂空两人。除军宣队两人之外，加上牛兆勋、林泽敏、王仲殊、靳尚谦与我。下午将法文“展品选录”稿交与小罗。秀君打电话来，谓炎儿今日点滴，一切顺利。山东省文化局赵同志来谈山东省文物工作情况。晚间赴医院，据云炎儿对二性霉素有反应。

1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又讨论所中成立临时领导班子事。下午为《文物》审阅河南浙川黄楝树发掘一稿。晚间又赴医院。

1月19日 星期五

张长寿、谢端琚由云南、广西出差返京，略谈工作情况。敬千甥带小萍由吉林来京。傍晚去医院，偕敬千甥至湘蜀餐厅用餐。

1月20日 星期六

为出国展览审校展品说明。

1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素琴儿携三个孩子来家过春节，暄儿在医院看护炎儿。

1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黑龙江省赵善桐同志及杨虎同志来谈，为了出版会议所定的任务来商谈工作也。出国展览组送来“展品选录”，法文译稿作最后审定，又校阅其英文译稿。傍晚去医院探视炎儿。

1月23日 星期二

昨晚下雪，今晨继续下雪，为今冬第一次下雪。马得志同志由西安归来，汇报西安工作情况。图博口派田大畏来，参加翻译反修文章事。今天将“展品目录”英文本校改完毕。

1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为《考古》审稿（王静如：《契丹国书》）。下午所中接学部总指挥部来文，批准我所成立临时领导小组。所中开小组会，决定后天开成立会。傍晚去医院，小炎今日穿刺。

1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出国展览组派人来取去“展品目录”英文稿及法文稿。外国语学

院朱永涛同志来谈汉英辞典考古学词汇事。下午外文出版社来谈图谱事。所中小组开会商谈成立领导班子事，并和各小组组长商谈。审阅《论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现代构造运动与地震的关系：临汾盆地》（1—30页），乃根据1968及1972年的两次调查工作。傍晚赴医院，知炎儿昨天穿刺的检查，未发现隐球菌。

1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开全体大会，由军宣队谢宝林同志宣读学部军宣队总指挥部的批示，考古所成立临时领导小组，由9人组成（暂空二名），成员及正副组长名单，然后由老范（代表军宣队）、张岱海（代表群众）及我与牛兆勋同志讲话。散会后，准备下午开会材料。下午参加图博口召开的马王堆汉墓尸体科学研究座谈会。晚间携小晴及建中兄弟等参加电影晚会，放映《陕西文物》、《考古新发现》、《永生的石头》（加拿大的纪录片）。

1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第一次常会，讨论所中今后的工作。下午陈滋德同志来商谈长江队工作事。傍晚去医院，素琴儿这两天代替她母亲护理炎儿，仍继续用二性霉素。

1月28日 星期日

今天在家阅《新中国出土文物》，并为其英译稿作校正。继续审阅“展品目录”。

1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新疆王炳华同志来谈吐鲁番墓中天文图事。今天又花了一天工

夫修改“展品目录”。

1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领导小组开会，商谈所事。下午开全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及交通安全问题。傍晚至医院探视炎儿之病，今天炎儿开始切断静脉插管灌注，以找不到静脉注射也。晚间食面条，因为今天是阴历十二月二十七日，是我的生日也。

1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陈准来辞行，今晚即南下返武汉。审阅“展品目录”法文稿。下午去东城区工人俱乐部观内部电影，乃院图书馆组织的，有意大利的塑料薄膜培养蔬果及以塑料管接肾动脉以治高血压，英国公害问题，美国片Apollo [ 阿波罗 ] 登月球。观后赴历史博物馆，参观赴日的河南碑刻拓本及章怀、懿德两太子墓壁画的预览。晚间返家，知秀君已返家，暄儿在医院护理。



## 2月

2月1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大扫除，赴图博口参加出国展览组织委员会的会议，讨论出国展览合同的条文事。由王冶秋同志主持，吴庆彤（国务院）、王植范（对外友协）、肖特（外交部新闻司）等同志参加。上次审查展品后，决定改组领导班子，称为组织委员会，由吴庆彤、王冶秋分别任正、副组长，对外以王冶秋为组长，我为副组长。下午在所继续审阅“展品简目”法文本。王承礼同志来，商谈修改展品详目的问题。安志敏同志谈他参加访问东非事。

2月2日 星期五

上午出国文展康昭同志来取去“展品简目”法文本。出差回来的张长寿、谢端琚二同志汇报云南工作情况，我与牛兆勋同志参加。下午不上班了，因为是除夕，所中提早放假。至医院探视炎儿，傍晚秀君去医院护理，今晚两个桌拼起来，还是坐得满满的。只是秀君与炎儿在医院过年，未免美中不足。

2月3日 星期六

今天是农历癸丑年正月初一，开始放假4天。在家阅*L'Art de la Chince des Seng* [《中国商代艺术》]，这是Musée Cernuschi [赛尔诺什博物馆] 的展览目录。今天下午孩子们都出去了，只我一人在家。

2月4日 星期日

在家阅《文物》1972年第9期马王堆专号。正昕侄夫妇带小萍来贺年，暄儿夫妇亦来，留之午饭。

2月5日 星期一

暄儿邀铮、楷及敬千，连同小孩子们，去他家午餐，我没有去。上午程溯洛来，偕往王明、顾颉刚先生处。下午安志敏、胡厚宣二同志来。傍晚去医院探视炎儿，静脉切断处又堵塞了，另割一处，真是受罪。

2月6日 星期二

上午至胡厚宣同志处回访。下午潘怀素、张国辉二同乡来谈。傍晚又至医院探视，因昨天插管掉下来，流了半床的水，今天暂停一天。楷儿轮值在旁，夜班护理。

2月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四天假期，一霎即逝。今日起又照常上班了。

2月8日 星期四

上午《中国文学》（外文本）杂志社编辑来约稿，为配合出国展览。只好婉拒之。所中领导小组开会，讨论下星期工作布置。

2月9日 星期五

上午常书鸿所长夫妇来谈资料工作事。

2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科教组领导同志廖□□同志来所了解考古所情况，由我与牛兆勋同志接待。旋赴红楼，参加关于接待英、法展览代表团来华事。下午王

仲殊在领导小组传达中央文件（在押犯待遇问题），讨论所中传达及安排。

2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将出国文物简目英文稿及法文稿的校样作最后审阅修改。下午携孩子们去慈宁宫参观出土文物展览。至钱锺书处商谈英文译稿中问题。

2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将英、法文稿校样退还给出国文物展览工作组的翻译人员罗、康、魏等同志。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蔡凤书等同志来谈，协助他们专业春季实习事。王静如同志送来稿子，并谈他近来编纂《西夏文字典》的进度。下午所中开骨干分子会，传达中央文件，并布置明天全所会议。傍晚王天木同志来，留之晚餐。晚间张驭寰同志来谈。

2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至历史博物馆参观出国文展，决定将法文说明先撤下来，铮儿和楷儿夫妇随同前往参观。下午开全所会议，传达中央文件并加讨论。阅《文物》1972年第3期毕。广州中山大学梁钊韬同志等三人来，所中为之介绍住处。

2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武英殿，参加出国文展的小组会议，听法国归来的驻法使馆秘书汪嘉年同志报告法国情况。下午杨虎同志来谈黑龙江的工作计划，因为我所与之协作调查研究边界地区的考古。

2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开会，动员学习形势，为汇报及总结1972年工作和安排1973年工作，打好一个基础。下午福建曾凡同志来谈昙石山发掘报告编写事。3时在红楼开会，谈关于出国文展合同事。阅C. Wells, *Bones, Bodies and Disease* [ 韦尔斯：《骨骼，躯体和疾病》 ] ( 1964年 )。傍晚去医院探视炎儿，已打20瓶，预备再打20瓶。

2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阅毕韦尔斯《骨骼，躯体和疾病》( pp. 1—279 )。下午外语学院朱永涛同志来取去《汉英辞典》( 考古名词部分 )。

2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赴科学院本部，接见哥斯达黎加妇女访华小组组长玛丽亚·欧亨尼亚·希门尼斯德·罗伊( 国家博物馆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组员莱达·费尔南德斯·巴格略，并进行了座谈。下午赴飞机场迎接英、法代表团，法国三人，英国十一人，来京商谈出国文展事宜。原定4点10分抵京，后以今日为巴航直达北京的开航典礼，并有布托夫人率领的一个代表团进行友好访问，机场上欢迎群众锣鼓喧天、彩带飞舞，李先念副总理等迎接。以致由上海来的班机改于6点10分抵京。英、法来宾中熟人有二国代表团顾问，Valuine Elisseeff [ 叶理夫 ]、W. Watson [ 华生 ] 二教授，约定明天即参观出国文展。

2月18日 星期日

上下午都在历史博物馆陪昨晚抵京的英、法代表团。晚间王冶秋同志主持，设宴招待他们吃北京烤鸭。

2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开始所中工作汇报，由洛阳队二里头组开始。10时我赴红楼参加招待组会议，商量会谈方案。下午开始会谈。晚间英大使艾惕思（Addis，J．M．）宴请。

2月20日 星期二

今天继续谈判，花了一天时间。谈判由我主持，我方肖特同志为主要发言人，法方布尔果，英方巴勒斯（白若思）。晚间向王冶秋同志汇报，并商量明天提出的我们的方案。

2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继续谈判，至12时半，重要项目大体就绪。返所，又赴医院探视炎儿。4时半在民族饭店继续谈判未了细节。晚间法国大使马纳克宴请。

2月22日 星期四

今天继续谈判，上午谈至午后1时。晚7时郭老在人大大会堂接见，英、法大使亦来作陪，8时完毕。返民族饭店继续谈判至夜深3时半始散，仍有细节未取得一致。

2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9时继续谈判，取得关于实质上的一致，文字还须斟酌，布尔果主张草签，我们未答应，以须上报批准后始能草签也。斟酌文字，又发生分歧。中午送法国代表团上飞机，留下的问题待与法使馆秘书及英国代表商定。

2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赴科学院外事局，墨西哥大使馆秘书Maldonado来谈参观访问日程。下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

2月25日 星期日

编出国文展参考文献。素琴儿一家离京返呼。

2月26日 星期一

今天下午墨西哥艺术博物馆馆长Gamhon来所访问参观。由我与王仲殊同志接待。晚间为英国的华生、Werner [ 沃纳 ]、Taverne塔弗纳] 等饯行。

2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观内部电影《马王堆女尸解剖》，家中人也来看，中午在萃华楼用餐。墨西哥大使为他们的来访人员Gamhon送行，邀我作陪，在座还有友协陈大庆同志。

2月28日 星期三

在全所会上，作关于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报告。楷儿夫妇今日离京返陕。

## 3月

3月1日 星期四

上午在所中全体会议上作关于1972年业务工作总结及今年工作计划的初步打算，让各组讨论。下午去机场为墨西哥友人送行，遇及英国代表团的霍普科克（《泰晤士报》记者）及女摄影师。

3月2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各组汇报昨天讨论结果，分配各工作队任务及人员。下午英国代表团团长白若思来所访问，偕赴民族饭店继续与英、法方面谈判，仍有文字细节未能一致。

3月3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商谈所事。下午与英、法方面再谈判，取得一致。晚间英国代表团团长白若思亦离京返国，这次谈判告一结束。自2月19日下午3时半开始谈判，至今日下午6时才结束。法国参加的是：布尔果（André Burgand）、艾利赛夫（叶理夫，Vadime Elisseeff）、卡岗（Adeliue Cacan）和大使馆文化专员多尼尔。英国参加的是：巴勒斯（白若思，Barrass）、塔佛纳（Taverner）、沃森（华生，W. Watson）、沃纳（Werner）。中方参加的是：夏鼐、王友唐、肖特、王承礼、晏鸿亮（外交部条约司）、郭劳为、刘光亚（对外友协）。（对外友协原为王植范，后改为刘光亚）后来只剩下我和王、肖、郭四人。工作人员：王尔庆、王宝云、赖祖金。翻译人员：魏渭康、陈树青、邝志良、罗新璋。

3月4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修改出国文展目录。下午去医院探视炎儿。经所，然后至

裴文中同志处稍谈。返家，石兴邦同志来访。晚餐后，耿飚庭大夫父子偕胡厚宣同志来访。

3月5日 星期一

安志敏同志昨天返京，略谈参加赴埃塞俄比亚友好访问团情况。下午洛阳蒋若是同志来访。

3月6日 星期二

上午中山大学梁钊韬同志等来谈。下午修改出国文展目录，增加参考文献。晚间赴机场迎接墨西哥外宾，以天气关系，没有来京。

3月7日 星期三

继续修改出国文展目录。午后赴机场迎接外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田更同志亦来。墨西哥外宾是国立文化博物馆馆长Julio Cesar Olive，副馆长Barba Piña Chan，到时已中午1时，寒暄后他们便赴饭店，我返家休息。晚间参加宴会，由王冶秋同志作主人，故宫吴仲超、田更二院长和我作陪。

3月8日 星期四

上午谢国桢先生来谈。下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商谈发掘队人员问题。

3月9日 星期五

今天下雪，雪下即化。上午与各发掘队（安阳，西安，洛阳汉魏故城，偃师二里头）讨论今年人员及任务，下午赴历史博物馆观少数民族



（黎、藏）纪录片。傍晚至医院，知炎儿前天穿刺检查，又发现隐球菌。

3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与北京队及山东队讨论人员及任务。裴文中同志来谈。下午开始写赴英、法出土文物展览巡礼。

3月11日 星期日

在家写作展览巡礼。下午偕秀君往访吴兆勤大夫，打听关于治疗隐球菌脑膜炎问题。

3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领导小组商谈发掘队津贴事。继续写作展览巡礼，晚间赶写完毕，5000余字。

3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送墨西哥文化博物馆馆长Julio Cesar Olive和副馆长Barba Piña Chan离京。下午学部传达文件：《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纪要》。

3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学习昨天的文件，并加讨论。下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讨论所中一些事情。

3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继续讨论文件。下午赴美术馆参观日本画家葛饰北斋浮世绘画展。阅毕江绍原《汉画像石上的神话》（稿子）。

3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继续讨论文件。下午赴红楼参加出国文展领导小组的讨论，王冶秋局长主持，有友协杨骥，外交部新闻司彭华、肖特，文物局王友唐、郭劳为等参加。

3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讨论，学习全国科技会议纪要告一结束。下午改写出国文展巡礼，分为二部分，以便作两期发表。傍晚至医院探视炎儿。

3月18日 星期日

整天在家修改出国文展巡礼一文，由5000余字增至8000余字。晚间史树青同志偕杨同志送来赴日展出的目录，要明日上午审查，告之学部传达文件，不能抽身。

3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学部传达批林文件，这一星期每天上午都要参加这一学习。下午赴所，《中国建设》温同志来取去稿件，并商谈选择图片作为插图，约选30来幅，其中10幅将作彩版。院外事局送来《科技外事活动规定汇编》。傍晚又去医院探视炎儿。

3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学习文件讨论会。下午临时收一通知到学部去，听传达关

于邓小平同志的中央文件。

3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学部传达批林整风文件。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赴日出土文物展览预展，与王友唐同志商谈修改展品说明事。

3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近代史所的讨论会。下午赴医院探视炎儿，并谈出国事。

3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赴学部第三次续听中央批林整风文件。下午所中领导小组商谈所事。旋赴出国人员内部服务公司购置物品。

3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偕王仲殊同志赴出国人员服务部，定制毛料衣服。中午返家，秀君这几天在医院护理炎儿，今天回家，下午昏厥，幸不久即醒。赴北京饭店与京都大学樋口隆康教授会见。

3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阅《考古》1972年第3期。赴医院送饺子给炎儿。

3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将江绍原关于汉画像石一文阅毕，写一封信退回原稿还给他。

《中国建设》派人来谈翻译上的问题。旋赴北京卫生检疫所打针种痘。晚间赴日本代表团佐伯勇之请，在丰泽园用餐。主要的客人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负责人刘希文等。我坐在樋口隆康的旁边，我们二人用中文笔谈或用英语。

3月27日 星期二

安志敏同志拟赴合肥、南京等地组稿，商谈《考古》稿件事，拟将交《中国建设》文章的中文稿交《考古》发表。晚间王载紘与温平二同志来谈，托温平为炎儿购药。

3月28日 星期三

开始写作《阿尔巴尼亚访问记》。在地拉那交运的书籍，最近才由图书室从上海运回。所中将文化大革命中取去的日记、笔记交还给我。

3月29日 星期四

继续写《阿尔巴尼亚访问记》。晚间王冶秋同志宴请英国出土文物展览组织委员会主席杜维廉（H. Trevelyan），邀我作陪，在座的有王植范、王友唐、郭劳为、张文英等同志。

3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赴学部听取关于前星期学习文件的总结。下午商谈所事。安志敏同志偕同徐元邦同志离京南下，为《考古》组稿。傍晚去医院，据贝大夫说，这次检查没有发现隐球菌。

3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检疫所打针。下午整理这次所中专案组发还的材料。

## 4月

4月1日 星期日

继续写《阿尔巴尼亚访问记》。

4月2日 星期一

上午新疆王炳华同志取去吐鲁番唐墓的天文图。新华社对外部的欧阳采薇同志拿着介绍出国文展的新闻稿，硬要我给审查。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讨论这星期的工作。下午召集骨干，传达批林整风文件的精神，以及所中如何进行学习及结合斗批改的安排。傍晚去医院探视正炎。

4月3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召开全体会，传达中央第14号文件（邓）。继续写作《阿尔巴尼亚访问记》。王静如同志来谈。下午赴民族饭店，应约访华生。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

4月4日 星期三

上午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几位同志来所参观，并交换意见。阅《墨西哥古代文化简介》，是王仲殊同志应外交部的要求而写的，告以应加入Tepexpan Man [ 梯贝希班人 ]，及删去墨西哥发现数码“零号”最早一点（古代印度最早）。

4月5日 星期四

上午美籍中国物理学家黄克逊（麻省理工大学教授）来所访问，并

谈殷代贞卜及《周易》问题，参观我所实验室及标本室。下午继续写《阿尔巴尼亚访问记》。

4月6日 星期五

《中国建设》送来我稿子的英译，为之校改后退回去。下午审阅技术室所写《满城汉墓帐构复原》一文。所中开会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文件的精神。

4月7日 星期六

所中业务组召开关于满城汉墓帐构复原的报告会，会后讨论，加以改进，尤其是第2号帐的帐顶部分。继续写《阿尔巴尼亚访问记》。晚间，秘鲁大使Valder宴请我们中国科学院考古小组，有外交部新闻司拉美组陈德和、林文英，友协林良及我们考古小组四人，中餐西洋吃法，9时许始毕。

4月8日 星期日

继续写《阿尔巴尼亚访问记》。正暄儿夫妇携小晴来，午餐吃面，因为后天便是暄儿的生日。晚间，王冶秋同志宴请法、英包装点交的代表。英国为白若思，法国由使馆秘书代行，包装是Pearson和阿希布两人，席设鸿宾楼，9时始散。

4月9日 星期一

上午《中国建设》社来人为稿子选定插图照片。下午《辞海》编辑所派人前来联系修改条目事。下午我们考古小组四人开始学习国内形势的社论及文件。傍晚去医院探视炎儿。

4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部外事局，借阅关于外事活动的机密文件。下午在所继续写《阿尔巴尼亚访问记》。

4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审阅《考古》的稿子（《马王堆汉墓的织物和服饰》）。下午继续写《阿尔巴尼亚访问记》。

4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出国文物工作组郭文宣同志来，携带图录及明信片的样本，据说第1架运载古物的飞机已于昨天中午起飞，第2架将于16日起飞。又云，出国文展现已准备结束。王静如同志来谈编写《西夏文字典》事。中午应墨西哥大使馆的约请，在北京饭店宴会，由安吉亚诺大使、巴罗纳参赞、马丁内斯一秘、马尔都那多二秘及一翻译作主人。客人除考古小组四人外，还有外交部拉美司的陈德和，院外事局的陈永、田瑶等。2时始散。下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讨论所中一些事情。闻王振铎同志昨天进医院，晚间至其家中，晤及赵指南同志，知为心肌梗死（急性），现已稍好转。

4月13日 星期五

安志敏同志组稿返回，谈经过情况。旋赴文物局，王冶秋同志谈文展代表团事。又至历史博物馆拍此次工作组全体人员合影。下午赴院部听外交部拉美司介绍拉美形势。

4月14日 星期六

继续写作《阿尔巴尼亚访问记》。傍晚至冶金部礼堂观内部电影



（日本片《汽车制造》、《捕鱼与加工》）。晚间至赵指南同志处，询问王天木同志病情。

4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赴飞机场，送廖承志同志率领的访日代表团，晤及华罗庚、周一良等同志，送行者有周培源、王冶秋等熟人。午后赴北京医院探视王振铎同志。

4月16日 星期一

将《阿尔巴尼亚访问记》写毕，总算了却一事。上午赴院部外事局领皮箱及衣箱。下午钟少林同志来谈北京琉璃河西周遗址发掘情况。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

4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修改《阿尔巴尼亚访问记》。下午与赵铨、王仲殊二同志商酌文章插图所用照片。赴医院探视炎儿，并拍了几张照片。晚间石兴邦同志来谈。

4月18日 星期三

为《中国建设》社审改我的文章第二部分英译稿。陈述同志来谈。下午赴院部，聆听岳志坚同志的指示。

4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料理一下。下午在家收拾行装。赴医院探视炎儿。遇及潘大夫嘱咐他关照一下。晚间7时出席周总理欢迎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

亚的宴会。

4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整理一下，交代一下，购物返家。暄儿来，午后2时余出发。来机场送行的有岳志坚、武藻文、宿白、陈凯等同志。秘鲁大使巴尔德斯（Valdes）及文化参赞，墨西哥使馆秘书。4时起飞，5时48分抵上海，傍晚7时45分由上海起飞。（法国航空公司使用波音707飞机，其飞行速度为每小时465公里，高度12公里，载重140吨，座位：头等16人、普通128人。票价北京至墨西哥城，经巴黎、利马，为5390.70元人民币。）

4月21日 星期六

晨经地拉那，当地时间上午10时半抵巴黎。稍事休息，使馆于参赞来接。连同停留机场时间计算在内，我们抵巴黎时已经过25.5小时。

4月22日 星期日

在巴黎休息一天，曾赴使馆及参加使馆游览车。晚11时起飞，经里斯本、海岛。

4月23日 星期一

经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当地时间下午3时半抵秘鲁首都利马（Lima）。此次代表团同行者还有我所王仲殊、北大范达人、翻译李秀清。我使馆参赞王吉昌（焦若愚大使回国未返）、二秘兼文化专员王永成、翻译林良由，陪同〔秘鲁〕国家文化协会José Carrea Orbegozo处长、渔业部交际处长Guillermo Sardon、矿业部交际处长Mario Belánu de Ruinasi来迎接。

还有新华社记者许必华。由机场驱车进城，下榻Country House Hotel [ 庄园饭店 ]，这是一座英国人建筑的旧房子，曾经翻新过。晚间7时半应邀赴秘鲁文化协会的鸡尾酒招待会。9时许散会后返大使馆，王吉昌参赞设宴招待我们。

## 4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10时许谈日程，秘方出面的有文协的文物研究和管理处处长Hugo Ludeña Restame，还有大学助教Rose Mendoza Fernander、渔业部交际司工作人员Mario Gañzaler Olinera等三人，我方除代表团三人外，还有大使馆文化专员王永成、翻译林良由。仅将他们原订的计划中最后一星期参加发掘，改为参观Nyacncks，然后由Ludeña介绍秘鲁考古工作情况，12时余始告别。下午2时参观金器博物馆（Musce D'oro）为Mujica Gallo的私人收藏品，又参观大陆银行举办的秘鲁金器展览（Oro del Perú）。秘鲁古代黄金制品之多，令人惊奇。晚间参观国立圣马科斯大学考古系的标本室，这是为教学用的，还有新近发掘的材料。

## 4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参观国立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这博物馆还不差，洋式平屋，中央为天井，有一Chavin [ 查文 ] 时代庙宇古迹复原模型，Inca [ 印加 ] 时代的水槽，及Houras附近Casma及Sachin出土的石人像。绕天井三边为陈列室，走廊有一“陶器演变及分布图”。有Paracas古墓群专室，陈列出土毛、棉织物及墓葬复原。尚有查文、Mochica [ 莫奇卡 ] 及Nazca [ 纳斯卡 ] 陶器及印加帝国时代的遗址模型和古物。下至地下室为珍宝馆，但金器仅10余件。下午再赴国立圣马科斯大学考古学系，以系主任C. G. Lumbreras晨间由日本返国，要求晤谈，还邀系中教员和学生共20多人。下午5时教育部部长Carpio Becarra接见，稍谈后互送礼物。晚间动力及矿业部部长Jorge Fernandez Maldonado接见，并设宴招待。

4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动力及矿业部长Fernandez再次接见，并提及共同考古问题，我们答以返国后可以转达此意，但目前我国考古工作很忙，恐难实现。接着渔业部部长（Jevier Tantaleen Parini）[坦塔莱安]接见，我们赠送他画册（《西汉帛画》）。出来后，赴利马市以南约10余公里的布鲁丘科（Puruchuco）参观，这是印加时代一个花园，1953年开始发掘，1960年成立现场博物馆。这里12世纪时已有Pre-Inca [前印加]的遗址。出城门，闻山腰有当时墓地。再过去为一新建的小博物馆，陈列有墓中发现的（1）木乃伊，羽毛帽（12世纪）；（2）彩陶壶，吹哨壶（Whistle Pot），企鹅形、南瓜形、海□形陶壶；（3）妇女盛花用的碟子；（4）记事绳（Quipu），原出现于房内一罐中；（5）一印加妇女模型，披上当时的服装等物。下午参观天野博物馆（Amano Museum）乃日商天野的收藏品，约1968年成立为博物馆。为二层楼洋房，楼下二室，进门有一地图，以各色小电灯表示文化分布。第一室为莫奇卡、纳斯卡的陶器及Chan Cay墓地（公元1000—1500）的陶器。第二室为各种织物，以Chan Cay织物最丰富，铜饰及记事绳。楼上一大室，有石器时代的陶片和石器，有些便是日本Kotosh考古队在这里工作所获者。还有陶范（印制陶器）、木器（排箫）、串珠（石、贝）、织布机、青铜武器及工具、陶器及农产品等。晚间，文化协会以Martha Hildebrandt已回国，又以她的名义，再举行一次鸡尾酒会招待我们。

4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由Lumbreras [伦布雷拉斯]陪同，参观利马市南31公里的帕查卡马克（Pachacamac），最早遗留为Malanga时代的（200—300），这里主要是Huari时代的Pachacamac文化的中心（约700—800），后来为Chan Cay时代（二分期800—1200—1400），后来仍为印加时代（1470—1533）的宗教中心之一。我们先参观博物馆。进门后，壁上悬一遗址平面图及空中摄影，陈列有印加时代的青铜工具及用具、纺织用具、彩陶及黑陶。又有木制偶像，乃公元1200—1400年间之物，在古庙址中发现（称之为Padamatrn，乃圣人或治理人之意）。

庙址中也发现有陶器及青铜器。由博物馆出来，先参观A址，乃金字塔庙宇，为Chan Cay时代建筑，有仓库及制陶工场。其北为B址，称为太阳庙（Templo de Sol），凡六层，有土坯砌砖红墙，即1898年Max uhle [ 马克斯·乌勒 ] 所发掘之处，有1964年所立的纪念碑。碑前为C址，即帕查卡马克庙。再前行为J. C. Tello [ 特略 ] 铜像，其人为秘鲁本国人中考古开山祖，已于前数年去世。经小径赴Mamacuna（西班牙文，为妇女教习所之意）。下午伦布雷拉斯介绍参观计划。晚间大使馆为我们举行考古电影晚会，放映《新中国出土文物》及《考古新发现——马王堆汉墓》，由我稍作介绍。这电影颇受欢迎，10时始散。

4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8时离开利马市。代表团四人，伦布雷拉斯教授夫妇及Rose Mendoza Fernander，大使馆人员王永成，翻译杨永声、王耀增，新华社记者许必华。北行约20公里为Garagay金字塔，实则为Pre- [ 前 ] 或Early Chavin [ 早查文 ] 的古庙遗址，未曾发掘。行70公里为Chan Cay一重要遗址，彩陶器为白底施黑彩的两耳瓶，另一特征物为小泥人。这里的墓地盗掘很厉害。凡行200公里抵帕拉蒙哥（Paramonga）遗址，已12时。这一路是沿海边行车的，左边是太平洋，右边是安第斯山脉。帕拉蒙哥为Chimu王国的南界，后来成为印加时代的堡垒。遗址呈金字塔形，但实为15世纪初期的边界堡垒，顶上尚有房屋残迹。伦布雷拉斯教授说，从前西班牙人将这座土台称为城堡，但秘鲁考古学家称为金字塔基座的古庙。附近小丘上也有印加建筑遗迹。车子开回到距利马195公里的Patalila市镇附近Barranca镇用餐，稍息。进向山区，经过Conocacha湖，海拔4010米，经过Chalqui Tanibo，现为小村，印第安人所住，乃印加时代的驿站。车行山中，海拔4100米。一直到夜间12时才抵Haures，下榻Monteterry饭店。瓦拉斯（Hauráz）海拔3200米，为Ancash [ 安卡什 ] 省的省会。我们这辆车，我和伦布雷拉斯夫人及翻译坐在后座，三人都呕吐了，当时以为地势较高，我们不适应（次日才知道是汽车中废气管漏气）。

4月29日 星期日

昨天太累了，决定今天休息。上午参观瓦拉斯地方博物馆，这房子因1970年大地震损坏，没有修复，藏品亦损坏过半，现仅有铁皮木柱搭成的工棚式小陈列室二，其中一室为陶器（莫奇卡，查文，印加及当地文化Huaylas或Recuay），红地白彩或五彩，以及少量织物。另一室放着当地出土的木乃伊，石锤及小石刻工具亦在此室。庭院中散放着一些石人像，是附近出土的，共达百余件，一般称为Recuay式石像。据说墓前石人为多，也有高浮雕的美洲虎，另有所谓Nauras式或Aija式的，则为人头像及浮雕人像，一件额上有“王”字，但不一定是汉文王字。下午请伦布雷拉斯教授谈谈查文文化，为明天参观作准备也。晚间洗温泉浴。

4月30日 星期一

今天赴查文遗址参观。查文遗址在白山东麓，海拔3180米，这是秘鲁最早的文明，一般定为公元前900—200年（相当于我国的两周），以一种特殊艺术风格（虎纹、龙纹）著称，有宏大的宗教建筑；但亦有以为更早的，早到公元前千余年。伦布雷拉斯教授以为查文遗址的旧寺年代1500—800 B.C.，新寺800—500 B.C.。我们于晨8时由瓦拉斯出发，行104公里抵查文，下午1时抵目的地。这遗址是特略发现的。新寺正殿，虽已成废墟，但颇宏伟，遗址成方形，每边约200米有余，最高处高出地面13米，拾级而登。正殿前有一祭坛石，上有星宿纹（猎户座）。正殿的石门框已修复，有精美的雕刻。北行至旧寺庭院，四边墙脚有石板，各刻浮雕，正殿下为暗道，曲径相通连，径宽约1—1.5米，高1.5—3米。其中一室仍保存神像，称为长矛式神像（The Lanjin）高达4米，为一自然石块。我们在旧寺前用午餐，还吃了安第斯山特产的水果，一种为Pacae Guaba（Inga Fenillei，像巴豆，长达半米），别一种为Chirimoya（Cherimoglia S P.）4时半离开查文，中途遇雨，司机头晕，急速煞车，已是一个轮子悬空。我们坐在后面，不仅头晕，还呕吐，这时前头两部车回来一部，把我们送到附近Recuay的一座新医院，使用氧气来救治我和伦布雷拉斯教授。后来检查出这轿车的废气管漏

气，所以我们中毒，并不是什么高山反应。11时始抵瓦拉斯饭店，即行休息。（补记：听说我国使馆将此事报到外交部，这事曾刊在外交部的内部通讯上）。

## 5月

5月1日 星期二

8时由瓦拉斯出发，下午2时抵Sechin参观遗址，这遗址在Casma河谷，为一古庙，建于山麓，庙前墙长达52米，有22大石雕，中间隔以人头、断肢、肠胃、眼睛、脊骨等的小石浮雕。这遗址是1937年特略所发现并加发掘，现稍加修复，原有石雕98块，1969年发掘完毕移10块至利马市的国立博物馆。特略以为在查文之后，但今多以为前查文或早查文，即公前1500年左右。主庙为土坯所建，有彩绘虎纹，稍晚壁画加刻线，有人头形及鱼形等，石刻为后加，或以为属于公元前500—300年。我们由中央正门登上主庙，观壁画，为蓝、红、灰、黑、白诸色所绘。土坯房子仍在发掘中，前墙尚高4米（平均）。门向东北，两侧石刻，门侧石刻为旗形，两侧则为武士，至于人头、断肢等或代表斗争血腥的结果。而这战争或即发生于这里。5时半离开Sechin，经卡斯马（Casma），10时半抵特鲁希略（Trujillo），为北方大城市，离利马357里，闻华侨颇多。我们下榻Plaza d'Anme旁边的Trujillo Hotel [ 特鲁希略饭店 ]。

5月2日 星期三

上午9时半离开特鲁希略市，12时抵奇克拉约（Chiclayo）。午餐后，下午2时半出发北行，约10公里至兰巴耶克（Lambayeque）镇。途中伦布雷拉斯教授提出交换标本问题，答以将来再说。参观镇上的布鲁宁（Bunning）博物馆。北秘鲁的古物，以这博物馆收藏为多，原为私人收藏，今归国有。为三层洋房，一楼依时代文化陈列有：（1）1000—800B.C.的打制石器。（2）人头石头（Taraco出土，属于300B.C.的Viru文化），Pima约400B.C.的马蹬壶。（3）300—800年Moche [ 莫契 ] 陶器。（4）前奇穆（兰巴耶克出土）1000—1300年。（5）前奇穆（Salinrl期约200B.C.—200A.D.）陶器。（6）兰巴耶克期陶器1000A.D.。（7）奇穆陶器（1300—1400）。（8）印加（1321—1532）。二楼依质料及用途分类：（1）海产、航海、病理、



外科。(2) 纺织用具、木器、镶嵌螺钿、航海用具(以上二柜奇穆-印加时期)。(3) 青铜工具及器具(有涂金者)、面具、铃。(4) 纺轮等纺织工具。(5) 石制工具、武器及饰物。三楼有:(1) 陶模(莫奇卡、奇穆、印加)、陶器(兰巴耶克, Trenritimal)、釉陶(Inca-Spanish [印加-西班牙])。(2) 织物、木乃伊头颅、带子、包装、颈饰。(3) 查文陶器、植物形(瓜, 玉米)、鱼类刻像。(4) Chancay 及 Patvilca 出土物、陶人像。(5) 印加织物。尚有金器珍宝室, 说先去野外参观, 回来再开灯参观。参观地点为附近的 Tucume 遗址, 乃莫奇卡时代的古城, 由馆长陪我们去。由城门进去为一广场, 上登至一高平台, 据云最高处曾发现一房子, 中有壁画。这平台经盗掘及雨水侵蚀, 台面高低不平, 并有坑穴, 回望远处有一小丘, 名 Illimo, 为奇穆时代贵族墓地, 曾出大批金器。下来后至城外, 可以看出一部分的六层金字塔。时已近6时, 返镇参观金器珍宝陈列室, 有小型金人像, 乃1956年所发现, 为莫奇卡IV期, 约8世纪。有木乃伊金面具, 兰巴耶克时代, 12世纪。此外有金制项链、耳珰等饰物, 金杯, 金碗。参观毕返奇克拉约已近8时。附近尚有 Alredepores 遗址, 我们来不及去参观。

5月3日 星期四

8时半由奇克拉约出发, 抵Guadalupe区, 区长兼考古视察员Oscar P. Lostauman出来招待我们。这区所属的Pacasmayo [帕卡斯马约] 县, 颇多古迹。驱车出城参观, Pacatmann, 乃莫奇卡时代城址, 有石砌水渠, 有不同时代的建筑残留, 以神庙为主。参观第一座庙, 主庙北向, 在一金字塔平台上, 其前为一广场, 场中心为祭坛, 其东尚有一建筑。环绕着金字塔庙宇有墓葬, 前数年有德国人在此发掘, 现仍可看到一些人骨残片及织物残片。第四座庙亦有墓地, 庙宇建筑所用土坯分二种, 凸平型者较早, 墙面外抹泥土, 有的有刻划的符号。另有一遗迹乃渔人丛葬之所, 除人骨外, 有捕鱼用之鱼钩。下午3时去参观私人收藏品(Rodriquez Razetto Collection), 其主人陪我们参观的是Rora Mendya (或Mancela Rios) 的亲戚, 收藏秘鲁古物颇不少。我们又至西南约4公里的Farfan遗址参观, 这是奇穆时代的古城, 有一庙宇, 其墙面泥皮有奇穆式泥雕, 其前为水池, 其旁为一墓地。车行赴Ganhal遗址,

在山上，有查文时代及较晚的刻划岩画，是刻在乱石的平面上。天渐黑，经Siaan（月神庙）遗迹时已看不清楚，仅为一土堆，为莫奇卡时代的。抵特鲁希略市已夜10时45分，只好到华侨开设的雄鸡饭店用餐，出来时已12时半。

## 5月4日 星期五

上午9时半出发，至Galido遗址参观，这遗址年代为莫奇卡V-奇穆，在市东约12公里。英国人Garth Bawden [加思·鲍登] 正在这里从事发掘，发现有奇穆早期物，而莫奇卡V的建筑遗存保存尚佳，在山麓，而山后亦有遗迹。据鲍登云，奇穆I与莫奇卡V属于同一时代，而分开各住一处。驱车至约1000B.C.的Caballo Muerto（译意为“死马”，指废丘如死马卧地也），为查文时代庙宇遗址，址旁立一保护单位牌子。我们由后面进去，主庙为一金字塔式平台，广场两侧又各有一平台，为侧殿的所在，殿前一柱廊，柱作四方形，柱面塑雕一人像，仅存足部，站在二支尾部相向的卧虎像的背上。柱廊两侧为土墙，各有塑泥虎三。这里工作的有一秘籍日本考古学家渡边。下午赴昌昌（Chan Chan）遗址参观（约1000—1540A.D.）这是奇穆时代的都城，是继Wari [瓦利] 帝国之后，于秘鲁北部兴起的一个王国，我们参观的是所谓“Tschadi”这一建筑群，门口放置有草船（模型）二件，进大门后，中央为广场，场中有平台，周围墙面都有雕塑，第一处仅墙基有飞鸟，另一处底层一排为海鸟，上有游鱼，70年代地震曾有部分塌毁，现加复原。有些花纹仿织物图案。后院有大水池，又有仓库及墓地。晚间8时参观这里一位收藏家Guillermo Gonoza Vergar的收藏品。他是主张古代中国与秘鲁即有交通的。秘鲁文协Correa处长由利马亦来参观，9时半离开，Correa邀我们用餐，返旅舍已12时余。

## 5月5日 星期六

参观特鲁希略市特鲁希略附近的古迹。上午所参观的都是奇穆时期（1000—1450）的。（1）Arcoiris有一小博物馆，陈列有Waka el

Drago（龙堆）出土的木俑（可能为Ai-Apaec神之像），镶嵌螺钿的莫奇卡陶器（Wanchaco、Pucosmayo等地出土），木乃伊（Santa Pedro de Illoc）。出馆，两边入口，内为一高平台，有二层，其第二层有泥塑雕，闻为1961—1962年发掘。（2）Huaca de la Esmeralda墙上泥雕的花纹像宝石镶嵌，由斜坡上登平台，前部墙面的花纹多为鸟纹。（3）再赴昌昌参观，为另一建筑群，Larintos或Gran Chimú，哈佛大学考古队正在该处发掘，送给我们一张新测量的昌昌平面图。据云，这地之东，为冶铜作坊遗址。又参观另一区，称为Rivero，其围墙为二层，中有小夹道，亦有广场、仓库及小屋。又南行，午餐后，赴莫契遗址参观，这是莫奇卡文化的中心，太阳庙Huaca del Sol和月亮庙Huaca del Luna相距不远。我们攀登太阳庙平台顶，平台为金字塔形，分层建筑，庙已无存，我们又赴特鲁希略西北10公里的海边小镇Huanchaco，有“Caballito de Tatera [香蒲草小马]”，为苇编小船，自奇穆时代即使用，西班牙人来后即渐废弃不用，今仅这小镇及南方的Titicaca [的喀喀]湖还有使用。晚9时特鲁希略华侨协会及秘中友协分会合办酒会招待我们，赠送纪念品苇船模型及Illimo出土金斧模型。使馆也为我们准备礼品，回赠以两件丝织画。至11时许始结束。

5月6日 星期日

8时半离开特鲁希略，南行赴Barranca，沿途参观下列古迹：（1）Pañamarca由特鲁希略市沿海岸南行至Chimbote [钦博特]，这是秘鲁鱼粉业中心。折而东行，至Pañamarca，这是莫奇卡III-IV时代，为莫奇卡王国最南的一个城市。在土山上，是宗教性建筑群，土墙仍保存高达5米以上。原有壁画，现仅保存一部分，可以看出为一排持乐器的人物，着红、黄、蓝、紫色。山顶上另有一四层金字塔。驱车约25公里至Casma用餐。这里曾发掘到Meslien墓地。3时出发，经Cerra Sechin寺庙前的工作站，参观出土陶片。再行4—5公里为沙漠荒地中一遗址即（2）Purgatorio为Wari时代城市，约公元1000年，西班牙人来时，这一带仍有印加人居住。1973年特略即在此发掘，原来遗迹保存颇佳，经1925年大水、1970年大地震，遭受损失不少。（3）Los Llamas为一土丘，为查文时代遗址，为土、石结构。登土丘上，可以看到远处的

Chankillo遗址，为一圆台。闻附近尚有一遗址，称为Mareke（Marjica），为石头结构，有石浮雕及泥塑雕，人身只雕半身者与Sechin相似。（4）Manchen这是奇穆-印加时代的城市，正在发掘。有一排土坯砌的圆柱，房屋有苇编隔墙，西南角高出处有土堆，疑为庙宇。东望山腰有城墙形数道。抵Barranca已9时半。下榻查文饭店。

5月7日 星期一

9时出发，沿“泛美公路”南行抵Chancay河，沿河东行至Pisquillo遗址。乃Chancay王国的首都。东面为印加时的宫城，依山筑墙。西面草原为Chancay-Inca时的居民，高处为贵族所住，中央地区为墓地，有尸骨及陶片暴露于地面。据云这里至17世纪才废弃，古城有一庙。我们西行返Huaaura镇，在一中国餐馆用餐。南行抵利马市已5时许。仍住庄园饭店。7时半赴华侨开设的国华饭店，利马华侨为我们开欢迎会，约80余人，由我致谢辞。返饭店已10时半。

5月8日 星期二

上午10时半赴大使馆，阅国内新到报刊。12时半，文化协会会长Martha Hildebradt接见。赠送二本*Achacological Finds in New China* [《新中国出土文物》]。4时赴使馆，为使馆工作人员略谈国内情况。7时半，使馆为代表团举行招待会，连同华侨约200余人，秘鲁客人有带家眷或朋友来的，可以一直闲聊，喝酒吃点心，到11时半始散。返饭店收拾行装，至夜深1时始睡。

5月9日 星期三

晨8时20分赴利马机场。9点50分起飞，11时10分抵库斯科（Cuzco），为印加帝国首都。下瞰西为太平洋，东为安第斯山脉，山中树木茂盛，但少居民，库斯科则在一山谷中。下机后，这里的秘中友

协分会及文协会分部都有代表来欢迎。驱车进城，下榻Hotel Turiones为一中型旧洋房。这里海拔3400米，我们对气候还能适应。下午3时赴附郭参观古迹（1）Sacsayhuamam在附郭高处，由巨石砌成，或以为堡垒，或以为当时宗教中心。巨石墙三层仍保存完整，其前为一广场，1536年印加人起义时曾占这里以攻库斯科下城（分上城与下城，这里便是上城）。巨石都曾用石锤加工，尚存痕迹。（2）Tambomarchay有二层石墙，有门龕（可能原置偶像）及水泉滴口，滴口下为水池。这里当为神庙，隔河山上有烽火台。再行山中，至（3）Kenko为一巨石，置于石砌平台上，周围有石墙。这是当时巨石崇拜的对象。据云这一类的圣地，库斯科有300处之多。周围各高山，都有专名，都是崇拜的对象。巨石建筑，西班牙人认为堡垒。但根据其形状及出土物（祭器，没有武器），似为寺庙。附近有陈列室，有小石雕（Mano）、陶器及印加时代遗迹、遗物的照片和模型。至Santa Antonin停车下来一看，这殖民时代建筑下面基层，仍为印加时代巨石建筑。6时半赴民族艺术宫，观民族歌舞的演出，为西班牙及印加舞蹈及音乐，有印加排箫，8时散场。

## 5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7时火车开车，11时抵目的地马丘比丘（Machu-Pichu）。同行者有伦布雷拉斯教授及其助手Posa（Reritc）Mendoza Fernander，使馆王永成二秘、杨永声翻译，新华社许必华，马丘比丘保管所所长Manuel Chaver Ballon（兼文化协会库斯科分处负责人）。遗址在山上，乘车经山上公路九曲转弯，12时抵遗址参观。进门后有修复过的印加小屋3所，山腰都是印加时代的梯田。至小山顶部有一小片草地，中为广场。上行至主庙处，靠南墙有巨石，更北行，拾级而登，其处置一竖石，上凿一方柱，据云作观日影之用，故称为日晷。场东有一排房子，其一置有二圆盘，或为工场，其余相传为囚禁犯人之监狱。在城墙南的坡路上，拾级而上至最高处，有一小屋，北壁有三小窗，窗外可以下瞰遗址全景，小屋屋南有一巨石，凿有三级，上面磨平，据云为祭祷之所。再上行，登高处四望。晚间伦布雷拉斯教授放映幻灯片，介绍秘鲁古迹。夜宿马丘比丘。

5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继续参观。经过皇陵（Royal Tomb），上行至圆塔（Round Tower）。越过广场至最北端的高处，有一“神石”作笔架山形，旁有二小屋，保存墙壁，两侧山墙开窗，后壁有壁龛四个，挂钉三个。更南行，即为昨天所经过的监狱，其中北边三座房子，仅够容人，两手可放入两侧壁中，代替手桎，西边四座，其壁凿孔未穿壁孔。或谓这些小屋乃放置木乃伊处，以绳索穿壁孔，再绑缚木乃伊身上以固定之。我们下行，至刻有鹰头形石头的院子。返旅舍，火车3时开行，马丘比丘之行，告一段落，但使人难于忘怀也。下午七时三刻抵库斯科。晚间8时半靠近政府一派的秘中文化协会的库斯科分会，举行鸡尾酒会招待我们代表团。

5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8时半出发，参观Pikillagta遗址。我们先至Qatin Rumiccolca的石砌关隘，为印加式巨石所砌之墙，中间有小石块所砌的小金字塔。后者时代或稍早，印加人将它入筑为关隘，为库斯科的外垒。或以为与后一遗址有关。车行1公里即至Pikillagta（Wari古城），这城周围以围墙，城中有一广场，旁边有建筑物，为当时统治者居所及贮藏战利品的仓库。建筑物多用泥和砾石筑成，狭街修长，城外四周皆为被征服人民，故Wari人须筑城以为保障。1964年发掘时，1公尺以下有一层文化层，R．Apricio曾发现40余件镶嵌宝石的偶像，将其中30余件售与外国。午餐后返库斯科饭店休息。下午3时半参观库斯科城内的太阳庙，乃印加时代所建以祀太阳神。西班牙人改之为天主教礼拜堂，其基台仍可见印加巨石结构。我们由侧门进去，其中仍保存有印加神庙建筑，每一神堂，印加时原贴以金叶。正殿完全改造过，但柱廊有印加时石墙，仍留有门洞及壁龛。参观出来后，至一私人收藏家Jorge Yabar Moreno家中参观其收藏品，以史前陶片及石器为主，别有特色。有Marcovalle文化（约900B．C．）的石器和陶片，也有Chanapata文化（约500—200B．C．）黑曜石所刻石器及陶片（陶片刻细线，线缝填以白色或红色，有小兽堆纹）、Caberzas小泥像（在Monan也发现有Chanapata式猴

子头像)、骨器以及Tiahuanaco [蒂亚瓦纳科]出土的头像、Wari时代陶器及Parallamaco红陶白彩。一直看到7时半。库斯科大学校长Isacc Velasco Quintanillo来接我们去,库斯科大学为我们考古小组成员三人,举行授予“名誉教授”的仪式。这是左派秘中友协搞的,并赠送我们以克丘语译本(打印本)(Quichua)。T. Amam人民大学校长Jorge Monzon致辞并赠送雕有印加驿使像的铜牌。Velarco校长致辞,并赠予证书。由我代表考古小组致答辞,大学秘书宣读校务会议定书,并由我们在他们的记录上签名。于是宣告散会,已10时。驱车返库斯科饭店举行酒会,并有民族歌舞助兴,晚11时半始散。

5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先赴Colon Cinema电影院,我国两部考古电影刚运到,友协借此放映,我在开幕式上讲几句话。10时半出发赴Pisac,有市集,参观博物馆,放置几件Pisac出土的木乃伊和陶器,未上山参观遗址。经Calea至Yucay参观印加遗址,这村子有一小广场,名Plaza Manco II。场侧有印加石墙,上部为土坯砌成,有木楔,缚以草绳。墙有二壁龛,正门已加填塞,我们由一殖民时代的大门进去,右边为一教堂的柱廊,尚留8柱,左边为印加壁画,残留已不清楚。下午经Urubamba抵Ollantaytambo,乃印加时代的驿站(tambo)。遗址绕以围墙,前有广场。据云原即为印加时代广场,尚存墙基,梯田约20余层,中间有石磴,可上行至顶部,有一巨石结构的庙宇,有石门。返旅馆,适大学来人,便将赠书西班牙文《新中国出土文物》带交校长。

5月14日 星期一

由库斯科飞利马。下午赴Rafael Larco Herrera博物馆,这人原是附近的一个地主,收藏莫奇卡一带古物,其子Larco Hoyle继续搜集,并作研究,后将藏品移至利马,筑室陈列。进门后,庭院中放有Huaras型石人。陈列室:(1)查文及Huaras石刻,莫奇卡及印加小石刻。(2)墓葬,有模型及实物(木乃伊)。(3)陶器。(4)金属物(技术、器

形)。(5)石器时代早期陶器。(6)——(8)陶器, Mochica, Wari-A, War-B, Lambayaque, Lima, Bancay, Santa Rosa A、B, Huala Nezca, Pacaas Neuopdis and Cavens, Chinchu, Inca各时期的。(9)黄金制品馆。另有数间贮藏陶器。庭院对面又有一陶器陈列室。6时半赴使馆。与王言昌参赞等一起赴渔业部长坦塔莱安寓所,他为考古小组举行家宴。其夫人曾来过中国,家中陈列由中国携回之物。至10时半始散。

## 5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8时半赴Curayaen遗址参观,为查文时代遗址。仍保存有前查文层的房址及贮物的巨瓮,文化层中贝壳颇多,因临海滨,现为小镇。上登高处,可俯瞰太平洋。中午矿业公司经理Bossio举行宴会招待我们,赠送我们以铜盘一个,秘鲁以铜矿著名也。午后在使馆与王言昌参赞等谈访问总结。晚间使馆设宴为我们饯行,同时为昨天新到的二代表团洗尘,返舍已10时余。

## 5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在饭店休息。中午赴飞机场,与秘方友人、使馆人员及华侨告别。1时15分起飞,乘哥伦比亚航机,经Bagata [波哥大] 停一小时,抵墨西哥城时已是晚间8时20分。秘鲁之行,作一结束。

抵墨西哥机场时,来机场迎接的有我国大使馆熊向晖大使及翻译。墨西哥外交部文化司司长Drs. Glorin Caballero,处长L. C. Antonio Dueñas Pulido,人类学及历史学协会史前研究组组长Prof. José Luis Lorenzo,文化博物馆馆长Julio Cesar Olive,副馆长Barba de Piña Chan等。驱车进城,下榻de Prado旅馆749A室。此处海拔高达2259米。

## 5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8时赴大使馆，熊向晖大使谈此间情况及应注意之事。10时赴人类学及历史学协会，是对我们考古小组的接待单位。会长Guillermo Bonfil Batalla [ 吉列尔莫·邦菲尔 ] 为人类学家，副会长为Prof. Fernando Camara Barbachano，二位接见我们，今天谈日程，我们是客依主人。主要参观墨西哥城附近及东北的El Tajin [ 埃尔·达清 ] 文化，东南的Maya [ 玛雅 ] 文化。又与熊大使赴外交部，是新建大楼，旁边有十六七世纪的西班牙教堂，又有新发掘出来已加保存的阿兹狄克的石建金字塔遗存，尚有龙头刻雕，三个时代的建筑相邻并立。外交部长拉瓦萨接见。下午大使馆设宴招待我们，墨方来宾14人。

## 5月18日 星期五

10时参观文化博物馆，专门陈列外国的文物，乃七年前所创立。据云现有22馆，分别展出一国或一地区的文物，有些是复制品，用以教育人民。我们参观了几个陈列室、包括中国文物陈列室。午间设宴招待我们，熊大使带翻译来，墨中友协主席拉里奥斯也来参加。下午冒雨去参观附近Tenochtitlan [ 特诺奇蒂特兰 ] 的Aztec [ 阿兹特克 ] 时代的遗址，为庙宇一部分，台阶两侧有石刻羽毛蛇之神。5时去参观Prof. Lorenzo的史前部，由Lorenzo主任介绍，参观各实验室及工作室：

(1) 古地形学及古人类遗址。(2) 古气候学。(3) 海岸升沉。(4) 洞穴堆积学。(5) 冰川。(6) 古代人类的环境及生活情况。首都范围600km<sup>2</sup>发现遗址百处以上。其次为空中摄影研究室，据云政府航测机构提供空中照片，这里由照片中找寻古代遗址的线索。

## 5月19日 星期六

9时由Mexico City [ 墨西哥城 ] 出发，由Prof. Lorenzo作陪，大使馆二秘贺谅偕行，至Queretaro [ 克雷塔罗 ] 市内州立博物馆参观，这地方是19世纪中叶奥地利大公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利安 (Maximilian) 抵抗民众起义的最后大本营，1867年被捕后即在此枪决，陈列有关照片。陈列室又有附近出土的文物。下午3时余经圣路易斯波托西 (San

Luis Potosi ) 至萨卡特卡斯 ( Zacatecas ) , 天已黑, 住在Hotel Zacatecas [ 萨卡特卡斯饭店 ] , 为新建平房, 但仿照旧时农舍样式。

5月20日 星期日

9时半出发, 此间有一糖厂经理, 名塞斯可斯 ( Federico M , Sescosse ) , 其人喜欢考古, 陪我们一起参观。行56公里, 抵克马达 ( La Quemada ) 遗址, 在小山上, 海拔6500英尺。这是古典时代的, 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宗教遗址。先至柱厅 ( Hall of Pillars ) , 由小石块砌成圆柱。然后至一金字塔, 尖顶, 不能上登。乃登山, 经过两个金字塔庙, 中庭有一顶部已毁的金字塔, 塔前有一祭坛。再鼓余勇, 登至山顶, 可以看到周围有石砌城墙。下山, 车经契克 ( El Chique ) 水库, 下车稍憩, 并眺望水库风景。2时余经阿波索尔镇, 再前行即为塞斯可斯的家, 邀我们到他家, 留之午餐, 我们也赠送礼物。告辞, 抵瓜达拉哈拉 ( Guadalajara ) , 为墨西哥第二大城, 下榻希尔顿饭店 ( Hilton Hotel ) 。晚间Lorenzo领我们去Federico Solorzano家中, 参观其私人收藏品, 有附近发现的化石、石器以及陶器、青铜器等。

5月21日 星期一

8时出发, 参观市内州立博物馆。古物不少, 但颇凌乱, 主要为哈利斯科州 ( Jalisco ) 的出土物, 有陶器、空心武士陶俑等, 大多数标本为征集或购买, 不知出土地点。附近的科利马州 ( Colima ) 及纳亚里特州 ( Nayarit ) 也出陶俑, 如动物俑及人俑等。9时半沿查巴拉 ( Chapala ) 湖的南岸, 经胡契坡拉 ( Juchipla ) , 为前总统卡德纳斯的故乡。2时半抵巴茨瓜罗 ( Patzcuaro ) , 乃16世纪西班牙式小城。午餐后, 至Tzintzuntjan [ 津沿赞 ] 遗址参观, 这是米却肯州 ( Michoacán ) 重要遗址, 有长方形平台, 台上并列圆形建筑五座, 其中外侧的二座, 已稍加修复。据云这当为塔拉斯康 ( Tarascan ) 人的首都。车行至莫雷利亚 ( Morelia ) , 参观州立博物馆 ( 为墨西哥州的首府 ) 。以塔拉斯康文化的遗物为最突出。返墨西哥城已近夜间12时矣。

5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9时赴国立人类学及考古学博物馆参观。由人类学院校长马托斯（Eduardo Matos）导游。先至序厅，为史前文物及民族学院标本，又有总介绍中美洲古物、人类起源及文化起源的陈列。第2室为先古典时代（Pre-Classic）的古物。第3室为古典时代的特奥蒂华坎（Teotihuacan）。第4室为托尔特克（Toltec）文化。第5室为墨西哥文化，即阿兹特克（Mexico or Azteca）。第6室为瓦哈卡（Oaxaca）州各文化。第7室为奥尔梅克（Olmeca）文化。第8室为玛雅（Maya）文化。第9室为西北各州。1时半始出来，即赴大使馆，与熊大使一起赴外交部宴会，4时半始毕。罗伦索（Larezo）邀我们到他所主持的“文物修复实验中心”去参观，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下的文物修复机构的拉美中心。这里有图书馆（藏书8000余册）、工作室（包括修复保存木器、壁画、油画、金属器、石刻加固、陶器修复等）、试验室（化学分析、光谱仪等）。仍住Prado旅馆。

5月23日 星期三

今日出城参观。9时出发，北行10公里至特那尤加（Tenayuca）金字塔庙。这庙始建于托尔特克时代，一直使用至阿兹特克时代。由西边进去，由西北部登上平台，可以看到三边墙脚各有一排蛇（北边四十三蛇，南边四十五蛇，东边五十）。由小夹道至西边台阶，为并列的二阶，南首者保存最佳。顶上原有三庙（水神与战神），现已无存。石阶上蛇像为石灰岩，外表原来涂色，台阶陡峻，我们都斜行折曲而登。由顶部下来，绕道至东边，由地道进去，可看出两侧所露的地层，即I、II、III次的挡墙断面也。东北角有一小陈列室，有剖面图及模型，以表示二次扩建，又有这里发掘时出土的石刻与陶片。从墙角绕道重返西边，台阶侧有放置人头的石盛具，外刻交叉的腿骨和人头。由特那尤加出来后，西行约3公里至Santa Cecilia村，有一小金字塔，顶部原有二小庙，现复原其一，但庙中仰卧人像为托尔特克的特有雕刻，可能由图拉（Tula）或他处移来。下午抵托尔特克时代的首都图拉遗址参观。距墨西哥城约80公里，属伊达尔戈州（Hidago）。这遗址距特奥蒂华坎约20

公里，主要遗迹占地约1公里见方，但四周小山上也有遗存，似兼具宗教政治中心及城垒之作用。进口处为博物馆，西行至二庙之间，南边者未掘出，仅露西面的台阶，北边庙前有柱廊，庙中有一仰卧人像，为托尔特克所特有。北行拾级至平台顶部，共三排，每排四柱，中间一排为作柱子用的武士人像。中央广场内有祭坛，庙西为三间有柱及浮雕墙壁的宫殿（Palacio Quemado），庙东有一单间宫殿（No. 1 or Palacio Quetzalcóatl）。下来时见柱廊西墙底部浮雕，尚存色彩。至西部宫殿No. 3参观，中间南向开门，房中尚存在仰卧人形的祭石。行至新掘出的球场No. 2，已露出房子石墙及石灰地。又北行至主要神庙，有浮雕尚存彩色。然后赴博物馆，参观该遗址发掘时出土物，由图拉遗址出来，经图拉镇的天主教堂。南行至Tepotzotlan镇，有一教堂，其中一部分改为餐馆。我们登楼入座，午餐后参观另一部分教堂，现改为总督时期文物陈列室，亦即西班牙人殖民时代的文物，其中有中国的瓷器、石器及象牙器，乃十七八世纪物，当时由西班牙船输入，其余陈列品为天主教所用的祀器、刻像等。出来时已近5时，返城至大使馆稍憩，然后回Prado旅馆。

## 5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访问墨西哥城内的墨西哥学院东方语文部，为拉美各国唯一的一座培养汉语人才的学校，现下该学院仍培养研究生及进修师资。其学科限于社会科学，如历史、语文、东方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最近7年内有中、日、印诸国学生150人，皆受奖学金。校长乌尔基迪（Urquidi）及部主任接见并会谈，然后由东方语文部中国语文组茶会招待，还赠送他们出版关于中国的书籍。12时半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由历史及人类学研究所主任陪我们至校长办公室，校长接见，并互赠礼物。然后参观历史及人类学教研室，并参观其图书馆。下午2时半校长宴请我们。晚8时人类学会宴请我们，会长致辞，我致答辞，宾主尽欢而散。

## 5月25日 星期五

今天起由Prof. Eduardo Matos陪同考古小组前往东北各地参观。9时出发，10时半抵梯奥帝华干遗址参观。这是墨西哥最重要的古迹之一，也是历史上古典时代最发达的文明之一。下车步行，越过“死者大街”（Street of the dead。由于从前在这一条街的南侧是土堆，误认为古墓，故名），便到了著名的羽蛇神（Quetzalcoatl）庙。这要越过一个广场，广场的三面都有四个小金字塔，而神庙则在大金字塔的顶部，现已无存。大金字塔曾经扩建过，底层每边65米。在晚期金字塔西边墙的后面，有一探沟式的小墓，露出早期金字塔的西边台阶，保存最佳，色彩尚保存，雕刻也很好。至太阳金字塔，每边底层长210米，高达64米。这与月亮金字塔都是较早的建筑（约公元左右）。所谓太阳、月亮乃后人所加，当时是否与日、月有关，实不可知。在太阳庙与羽蛇神庙之间，还有建筑群。街的北端为月亮金字塔，规模较小，高约40米，长宽140×150米。塔也分五层，最低一层的斜坡，中央的踏道直上，但两侧用Talnd Tablero分为五层，为这种文化的建筑特点之一。仅南边一部分修复，其他三面仍是乱石扰土。我们攀登到顶部。登临以前，我们曾参观“蝴蝶宫”，也称“克沙鸟宫”。这主要是一个天井，四周有柱廊，柱为方柱，上有浮雕克沙鸟、蝴蝶和美洲虎的花纹；廊的后壁有壁画，相连有起居室三。这些画廊和起居室，都将屋顶完全恢复。相连的是美洲虎宫。我们由月亮金字塔下来后，再赴太阳金字塔，又攀登到顶部。下午1时抵图兰孔戈（Tulancongo）。午餐后，东北行，5时余抵帕班特拉（Papantla）镇，已近海岸，地势较低，天气颇热。下榻Hotel Tajin。

5月26日 星期六

帕班特拉的人类学会分会负责人接总会通知，陪我们参观埃尔塔兴（El Tajin）遗址。陪我们的是Hector J. Kanffman，乃国立少数民族协会的托托科协作中心负责人之一。我们先参观博物馆的石刻，然后乘车进遗址。这里是丘陵地，是古典时代委拉克卢斯文化的中心（约100B. C. —650A. D. ）。这文化的特征是：石刻礼仪物（軛形器Yolkes、斧形器Hachas及棕榈叶形器Palmas。可能都与球戏有关）、页岩制圆镜（但微笑人像现以为在塔兴以南的Remojadas一带）。又有类似我战国蟠螭纹的花纹。这遗址面积较大，1200×680米，大约有80余

个大小土丘，都是建筑遗存，球场便有七处多。以壁龛金字塔为最重要，塔之南土堆C的南边夹道可以看到土堆底部露出的石刻，其中一幅为球赛后，败者被作为牺牲祭神。北行上小山，这一区称为“小塔兴”，有好几座建筑。建筑物B为二层，上层已毁，更登上建筑物A，然后沿小径至小塔兴最高处，为圆柱殿庙，尚有圆柱弃置于地。南望壁龛金字塔，很清楚。下山至壁龛金字塔，共七层，高22米，底层每边长35米，西侧有蹬道，共有365个壁龛，即每边90个，蹬道上五个，当为代表太阳历的一年。塔西的广场上有一长达30米的竿子，乃是飞人竿戏之用。主人我们召来托托纳克（Totonacs）人来表演。小学生表演民族舞，有音乐伴奏。已近中午，进民族餐，用树叶裹玉米粉煮熟。我代表考古小组致谢。东行赴哈拉帕（Jalapa），是委拉克卢斯州的首府。已是下午6时，州长公出不在家，派他的秘书来迎接我们。参观毕市容，赴州长官邸，州长夫人出来招待，特为我们摆出满室此间民间工艺品，送我们以布制小人（少数民族），我们回赠中国特产。喝咖啡后告辞出来，至大学城，观声光表演。这里建一高塔，以塑料制成，长35米，下面一室放交响乐的录音，彩色灯光随乐律而变化。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声光表演，返旅舍已9时。

5月27日 星期日

在哈拉帕参观委拉克卢斯州立博物馆。这里展品以奥尔梅克文化（Olmec）为最重要。进门处有一照屏为Mosaic [镶嵌]画，乃墨艺术家Alberto Beltran所设计，为羽蛇神等。有拉文塔（La Venta）运来的大石雕头像（重达16吨，高2.75米，时代2—7世纪）。庭院中放置各种文化的石刻，有本州北部的Haustec的高冠立像，塔兴浮雕，1402年特诺奇人（Tenochca）或托托纳克人文物，阿兹特克石刻。陈列室则（1）为奥尔梅克文物，中央为大石刻，四周陈列柜为陶器等。（2）托托纳克文物，早期（前15世纪—1世纪）人像陶器及黑底白花陶器。盛期（2—5世纪），古典晚期（6—9世纪）。第二期为托托纳克典型陶像及石刻的钺、斧、棕叶形物。（3）奥尔梅克小泥像，晚期（6—9，10—12世纪）陶器包括铅釉三彩陶器（7世纪—1519），人头骨变形标本（12—15世纪），Huastec文物（前1世纪—6世纪），奥尔梅克文物

（Preclassic [前古典] 前5—1世纪）。另一陈列室为民族学标本与古代手抄本插图相比较。一室陈列托托纳克古代音乐，中间为大石刻，Saint Lorenzo移来的大石头像（1—5世纪），奥尔梅克抱子小石像（被窃，仅有模型）。壁画为Vega的Las Higueras金字塔出土的托托纳克典型笑脸陶像（实为Remojadas文化物），后古典时代托托纳克石像，新出土的Las Chaspas的奥尔梅克石刻面具6件，Historic Olmec的彩陶，Cibissic Totnac晚期石刻。博物馆后面有一礼堂暂改为工作室，有新近出土的Chaspas壁画残片，闻共达200余件，尚未整理。驱车登山，山顶为革命烈士墓。抵城已7时余，至大使馆汇报情况。饭后观纪录片《田中角荣访华》，返旅舍已9时。

5月28日 星期一

在墨西哥城附近参观。上午9时，E. Matos及L. King二位教授偕往，11时抵霍切加尔科（Xochicalco），L. King正在这里发掘，所以陪我们去。这遗址在莫雷洛斯州（Morelos），在一小山上，山顶削平，有建筑群，绕以城墙，所以是一宗教中心，也是一个城堡。至中腰一小广场，两侧为小金字塔庙，中央一座较大，西边的已发掘并复原。其后又有一庙更大，也已发掘。更北的为主庙，规模不大，分为二层，墙上有精美的雕刻，主题为羽蛇神。由此西行，为另一建筑群。沿小径下山，有石穴，可以进内，颇深，约有百米。深处顶部有小孔，径约半米。据云可能为测天气之用，夏至日中午的日影由此孔直下。出洞后，经山腰南行至球场，又西行至Malincho土堆。沿途右侧有一列圆柱的基础，左侧有一建筑群，或以为乃宫殿。据云这里的建筑样式，陶器、雕刻都与东南的玛雅文化相近，而不同于墨西哥中部，时代则与图拉相近。上车赴奎尔纳瓦卡（Cuernavaca），已下午1时许。午餐后，参观特奥班帕萨尔科（Teopazalco）。这是一座双庙的金字塔，庙尚保留墙基，周围有数座小金字塔，都是阿兹特克时代的建筑。遗址在一小丘上，建筑金字塔前平整其地，原为阿兹特克帝国的属国奎尔纳瓦卡，1512年为西班牙所占领。附近有较小的金字塔庙。游毕已3时许。途经宪法广场，一称索卡洛。下车参观，北边为天主教堂，乃墨西哥最大的教堂，东边为国家宫，据说是阿兹特克最后的国王蒙特祖马

( Montezuma ) 的宫殿所在。参观里维拉 ( Diego Rivera ) 的著名壁画，由大楼梯侧起，一直到楼上的墙壁，都是大幅的壁画。独立钟亦在此。返旅舍与大使馆通电话，确定明天安排。

## 5月29日 星期二

晨五时三刻便赴机场，同行者有熊向晖大使、贺谅二秘、新华社记者庞炳庵，而毕那·昌夫妇陪我们同行。七时一刻起飞，约一小时余抵瓦哈卡 ( Oaxaca )，是同名州的首府。下榻市内的 Hotel Victoria [ 维多利亚饭店 ]。10时，州长Gómez接见。然后我们赴蒙特·阿尔班 ( Monte Alban ) 参观。这是在一小山上的遗址，早期的遗存为奥尔梅克时代，晚期则属古典时代。先参观东边古典时代的建筑群，最北者为球场，其中一所，可能是宫殿遗址。越广场，看古典时代的舞像庙，台基外表有石刻人像浮雕，旁有象形文字，内庭竖有石碑，有些石刻能复原即放置于庭院中。东南行一建筑物，也有浮雕和文字，有山形图像，半身人倒放于其下，可能为部族名。大广场中间为一建筑群，称之为中心台，因为它和南北二台都是利用原来的隆起的山石，山顶的其余部分则铲平，或为大广场。北台登上台阶后，为一柱廊，有圆柱，两排10柱。再上行一建筑物，呈方形平面，四边皆有台阶可上，中心为一祭坛，上置一石碑，刻有铭文。更北另有寺庙，尚未掘开。至7号墓参观，遗物颇丰富，已移置州立博物馆。下午4时赴瓦哈卡州立博物馆参观，馆设在修道院中。除古物外，还有民族学标本及石刻。上楼参观蒙特·阿尔班7号墓出土的金银首饰，及西班牙时代的宗教用品。座谈至7时半始返旅舍。

## 5月30日 星期三

9时出发，先赴Tula [ 图拉 ] 参观周径达42.14米的大树，据云为世界古老的活着的生物，已2000年左右。树旁有一说明牌，称之为“落叶松”，我们在这里拍了照片。至Dainju遗址，属600—200B.C.时代，相当于蒙特·阿尔班一期。庙前有石刻。再前行约3公里，路旁为兰比铁



科 (Lambytieco) 遗址，也是一座庙宇遗址，属于萨波特克文化的古典时代 Classic Zapotec。后院有当时的墓葬，亦属萨波特克时代，墓门的门额上放一人像陶罐、头饰及项链等，很富丽，表面原曾加色彩。墓室中放有陶罐，墓室上有用土坯所建筑的享殿 (1969—1971年美国大学教授 John Paeddock [约翰·帕多克] 主持发掘)。顶庙后墙曾经米斯特克 (Mixtecan) 修过，有堆上的几何形花纹。再赴附近的米斯特克时代的古城雅古尔 (Yagul) 废址。这里最近又做些工作，分为下城及上城两部，下城有庙宇及宫殿，上城为山顶的堡垒。宫殿区有六个院落，其北有蹬道可以登庙宇址，但庙已无存，其东有一球场。宫殿区发现墓葬，已发掘24座，墓的门面有米特拉 (Mitla) 式的曲折堆纹。我们鼓勇上登堡垒，有石墙，又有一隆起的岩石，登之可以俯瞰这遗址的周围全景。下来后，赴米特拉遗址。这里有五座主要建筑，我们参观其中两处。先到教堂前那个建筑物，中间是天井，四边是石墙、墙上石砌几何纹浮雕，后面是西班牙人所建的教堂。南行参观圆柱大厅，前面有六根圆柱，后面是四合院，墙上装以典型的米特拉式几何形纹浮雕 (墙身系石、泥结构，墙面铺以小片石板，刻以几何形纹浮雕)。用餐时，遇及美国在这里工作的考古学家约翰·帕多克教授，席间说起墨西哥最早农业的遗存是 Tlacolula 的洞穴中发现的野生豆类 (约万年前)，他还领我们参观他的工作室，正在整理萨波特克文化的陶器。返旅舍已5时许。

5月31日 星期四

晨间由维多利亚饭店出发，南行约18公里，至 Zaachila 镇，这里是萨波特克最后的首都，有金字塔，塔前广场中有二座萨波特克时代古墓，似乎是萨波特克国王和他的妻子米斯特克 (Mixtec) 合葬的墓。约行4—5公里至 Cuilapan，是一座旧教堂，乃黑衣僧派 (Dominicans) 于16世纪时所建。前面广场有残存的两排石柱分别左右，教堂内一个庭院。为革命烈士格雷罗 (Gerrero) 就义处，建立有纪念碑及石像。至该区的民族学院，系1972年创办，以同化瓦哈卡州的少数民族，挑选儿童 (6—10岁左右)，使之学习西班牙语及墨西哥现代文化。下午3时起飞，5时抵梅里达 (Merida) 市，为尤卡坦州 (Yucatan) 的首府。下榻 Hotel Montyo Pala。6时半参观尤卡坦州立博物馆，陈列品以玛雅文化

为主。

## 6月

6月1日 星期五

8时半由梅里达出发，约行43公里经Tahmak镇，参观国营剑麻厂（Coidemax）。10时半，抵奇钦·伊查（Chichan-Itza），乃新玛雅文化的重要遗址，建于公元435—455年，后于692年离此他往，200余年后复返此地（948—1204），后被迫放弃。进入遗址便看到金字塔。南行进入南区，经埋骨塔至观象台，由一内部盘旋而上的梯子，登上顶部，据云为玛雅人观测天文之用。南行参观“尼姑庵”及教堂，乃古典玛雅时所建，西班牙人取名，前者墙面浮雕为典型的玛雅式，后者亦作长方形，半圆雕更为复杂。其北为雕板庙（Temple of the Wall panels），墙面有挡板，雕刻人物、禽兽，或与托尔特克的老虎武士团有关。北返至中区，北行至球场，先至其侧的“美洲虎之庙”，庙内有壁画，是武士出战图，外面雕刻有美洲虎。登上庙顶，可俯观球场，为玛雅文化中最广大的球场。然后经骷髅台（原名Tzom pantli，乃骷髅墙之意，四周刻有浮雕骷髅）。由虎鹰台经金星台（因雕刻上有金星记年的符号），参观战士庙，前有柱廊，台基三层，顶部有庙，庙前有一卧人像。北行至圣井，这是石灰岩天然陷落的圆井，曾捞上不少珍贵古物。由圣井返广场，登上金字塔，将及顶部时有一横穴，直通早期的庙宇，正位于今日塔顶庙宇之下，发掘时发现古庙中有一人像，内室有一石刻美洲虎，可能为僧侣所占坐的宝座，发现时有一镶嵌绿松石的圆盘放置在座上。登至塔顶，这塔的四边都有踏道，每边91级，共364级，加以顶部一级，恰合太阳历365天。这塔为这遗址中最宏伟的建筑（塔高25码，底层边长60码）。由奇钦·伊查出来，参观附近的巴兰切（Balanche）洞穴，乃石灰岩Korst式山洞，深达400米，中途有祭祀处，为古代玛雅人祭祀异形石钟之所，放置石容器、陶器及磨石，尽头处有一水潭，或以为这属于公元前800年。进出约需半小时。归途经Izamal镇，有1805年所修的教堂，我们下车参观，教堂前为广场，其附近尚有玛雅时代的金字塔。途中尚见及路旁的玛雅时代大道。抵梅里达旅舍已达7时许。

6月2日 星期六

上午9时尤卡坦州长要接见，临时他以赴机场接农业部长改由第二把手接见，赠予熊大使和考古小组各人以“州贵宾”称号的证书。10时半赴乌希玛尔（Uxmal）离梅里达约50公里，12时抵目的地。进口后便是巫人庙，是建在金字塔的顶部，这塔曾几度扩建，在底部可以看到露出来的早期庙门。再西行为“尼姑庵”，中央为天井，四边为房子，有浮雕，这四边房子向中庭开门，各边不同，东五，西七，南九，北十一。南行经球场，乱石成堆，尚未修复。再南行为宫殿（宫殿区为 $181 \times 158$ 米），墙面亦有繁缛的浮雕花纹。其北为广场，场中有大石头及双虎石座。下午由梅里达乘飞机，6时半抵塔巴斯科（Tabasco）州首府比亚埃尔莫萨（Villahermosa），由当地诗人兼考古学家Prof. Carlo Pellicer陪同我们浏览。先应州长Trujillo之约请，到他的官邸中接见。出来后，赴州立博物馆参观，此馆布置颇不差，以奥尔梅克及玛雅文化的遗物为主，有临摹的波南帕克庙壁画，三间陈列室，又有该庙模型。旅游局长邀我们至Centro Turistico Bihiloni餐厅用餐，11时半始返旅舍。

6月3日 星期日

上午8时出发，赴拉文塔（La Venta）公园。这里有十余年前由州北的拉文塔移来的石刻，作为公园的点缀品，便将公园叫做拉-文坦公园。都是奥尔梅克时代的石刻，如17号碑，浮雕两战士相遇，其一高鼻厚唇，不像奥尔梅克人；18号碑，为有浮雕的石鼓；20号，为石棚式建筑，可能是古墓；21号，为大石头像；23号，为最大石头像；24—25号，为大石，有浮雕；26号，为方石雕，其一面为平圆雕。附近有祭祀用的磨石。参观后，与Prof. Pellicer告别，赴帕伦克（Palenque）遗址。遗址虽属恰帕斯州（Chiapas），但与其首府隔有山岭，州长贝拉斯科（Manuel Saurer Velarco）乘小飞机前来陪我们游览。寒暄后，进帕伦克遗址参观。根据纪念碑上的年份，为公元7至8世纪建筑，正是古玛雅文化最盛的时期。Palenque为西班牙语栅城（Palizada）的意思，遗迹很多，而以1952年发掘的塔下皇陵为最惊人。登铭刻庙（Temple of Inscription），在金字塔之巅，这塔位于山麓，背后山岩绿树，风景颇佳。塔作8层，高达65英尺。神庙分为前后二室，墙上有象形文字题铭，知为公元692年所建。地板为大石板，其中一板双行圆孔。1949年

发现这石板下为一梯级，填满碎石，现已修整，装上电灯，梯级尽头处为三角式墓门。1952年移开墓门，露出墓室，墓室三壁有泥塑武士像。墓室内置一石椁，上盖浮雕大石板，现将其挂起，可看到棺椁内的死者骸骨，原有玉面具，佩有玉项链及串带。州长叫人特别将墓室的门锁打开，让我们进内参观，还照相。沿梯阶一侧有一通气管，据云为死者灵魂进出或通话的方便。东北行至宫殿遗址，台座300×240英尺，高30英尺，内有几个院落。还有一个四层的观象台，作正方形，我们登上最高层，俯瞰宫殿全景及其附近。再东北至现场博物馆，有该遗址出土的石碑、泥塑像、陶器等。然后由球场遗址返至门口。这里遗址还很多，来不及参观了。用餐，互赠礼物，州长赠送我们每人一件木刻小像，我得到的是恰帕斯的少数民族（玛雅种Tzeltal族）。傍晚，州长亲自驾车陪我们沿着新筑的公路，至玛雅人所住的村落及帕伦克镇。晚间放映幻灯片《帕伦克皇陵发掘的经过》。

6月4日 星期一

由帕伦克9时起飞，分乘三架小飞机，每架载六人。先赴雅希奇兰（Yaxchilan），这是深山密林中的一座玛雅古典时代的城址，无大路可通。通过丛林中的小道，登山至一庙宇遗址，有雕刻及石碑，道旁灌木中有时也露出刻有象形文字的石碑。州长说我们是第一批外国人来此参观。飞约十余分钟抵博南帕克（Bonampak），是1946年发现的，以“画殿”出名，大约是公元990年左右修筑的，现下有公路可通，但不方便。画殿在金字塔的顶部，塔前有广场，立有石碑。上登塔顶，道旁有小石碑，分列左右，近顶部处，右首即画殿20×5米，三间皆有壁画，但壁面已有些不清楚，有些已涂抹上一层保护膜。左边为另一石室。塔顶部，有神庙数座。对于这些壁画，闻名已久，还在博物馆中看到摹本，但今天亲临其境，正如当年参观敦煌千佛洞，令人精神激动。下来后，登机赴圣克里斯托瓦尔（San Christobal）为恰帕斯州的旧首府。州长以须前往墨西哥市晋谒总统，在机场与我们告别。我们进城，下榻Hotel Espanal。冒雨赴查姆拉（Chamla）市访问公社，这里是玛雅种特索特希尔（Tzeltal）族所居，村中老人接谈。返圣克里斯托瓦尔郊区，参观家庭土法织布及供应当地妇女所需的黑布。又访问联合国社会经济发展

计划办事处，参观各科室。

6月5日 星期二

昨天接到墨西哥城电话，谓国家人类学与历史学协会（I. N. A. H.）安排今晚有酒会，已发出请帖，要考古小组务必赶回。10时抵Tuxtla，下午2时抵墨西哥市，仍住Hotel Prado。晚间出席国家人类学与历史学协会安排的放映中国考古电影的晚会，放映前稍加介绍，放映后举行鸡尾酒会，11时始散。

6月6日 星期三

上午9时再赴国立人类学考古学博物馆参观，由副馆长作陪。参观了中美考古、奥尔梅克、玛雅三陈列室。露天有：（1）坎佩切州（Canpecha）移来的Hochbl庙，为Chenes风格，约600—900年。（2）仿制的波南帕克的画庙。（3）奎奎尔科（Cuicuilco）石室。（4）少数民族的农舍。11时半至博物馆的地下室观表演，是幻灯片、模型等组成，舞台上轮流出现由墨西哥旧石器时代至阿兹特克时代的首都情况的各种情景。约表演半小时。（玛雅文化陈列室有一长达3米的泥塑浮雕，原放置在金字塔前面，大概是坎佩切州或金塔纳罗奥州（Quintanaroo）的东西，外国人拟盗运出国，加以没收，陈列于此）。还有几件亚克斯奇兰（Yaxchilan）移来的雕刻及文字碑。副馆长与毕那·昌夫妇邀我们至中国饭馆“金龙酒家”用餐。饭后赴奎奎尔科参观金字塔，约公元前700—600年，后来被附近的希特拉（Xitla）火山的熔浆所掩盖。初发现时以为火山喷发的地质时代很古，后始知其误，实则火山为公元后3世纪喷发。这金字塔是圆形的，共4层，高19.2米，底层直径135.78米，顶部平坦，中央保存有殿宇遗迹。出土遗物有一火神陶像及陶质小人像，还有磨玉米的石磨盘、黑曜石镞、大小骨针及各种陶器，陈列在小博物馆中。晚间出席墨中友协的酒会，会所不大，兼出售中国出版物。由副会长Victor M. Reyes与我分别致辞，10时半始散。

6月7日 星期四

上午至大使馆，总结考古小组在墨西哥的工作。下午离墨西哥市，送行者有墨中友协会长拉里奥斯及秘书长，博物馆正、副馆长，熊向晖大使、贺谅二秘及周绍铮文化专员等。6时起飞，次日上午7时抵巴黎（巴黎时间为下午2时）。墨西哥之行告一结束。

6月8日 星期五

抵巴黎，使馆有人来接，住Bol. de Chatean 35号招待所。晚8时半王承礼同志等三人来访，交来家信三封，介绍巴黎出国文物展览情况。曾涛大使夫妇来谈，知后天姬〔鹏飞〕部长由英国来巴黎。

6月9日 星期六

上午赴使馆，晤及于梦醒参赞谈展览会事，领钱去购买东西。下午返招待所，翻阅法文展览说明。晚餐后，我国访墨医药代表团（团长蔡宝贤，上海）邀我们谈访问秘、墨二国的经验。

6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赴珀蒂宫（Pitit Palace）参观中国文物展览。王仲殊同志等三人参加使馆组织的游览车，分别活动。我先至使馆，由丁宝华同志陪往。至传达室，少顷王承礼同志等三人来，一起转到大门前往参观，见未到时间已有人排队等候。由过道进去，陈列室共10室，71个柜子。游览一周后，参观其原来陈列的一部分欧洲文物。午餐后，又赴吉美博物馆参观敦煌文物。出来后，在协和广场等处散步，又坐游艇沿Seine〔塞纳〕河往来一趟。返舍已11时半。

6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10时半由巴黎起飞，经雅典、开罗、卡拉奇、仰光各站。

## 6月12日 星期二

下午2时抵上海，4时半起飞，6时半抵北京。〔前往迎接的有：〕墨西哥大使馆二秘Maldmado（杜明义），院部岳志坚、武藻文等，北大外事处同志及所中牛兆勋、安志敏、王仲殊的家属（陈凯等），暄儿、炎儿、建中、小晴亦来。（炎儿已于6月2日出院。5月16日即停止注射二性霉素，此一疗程共用57瓶。）牛所长送我到家中。留之晚餐，略谈所中情况。安阳又出甲骨，二里头夯土面将近全面揭露。黑龙江省在哈尔滨召开一会，讨论今后配合反修的考古工作，牛所长将去参加。安志敏同志要与裴老一起去泥河湾一带调查细石器一星期。美国人Bulling〔布林〕已来，约明天来所会面晤谈。考古小组结束墨西哥访问及返京消息，《人民日报》6月12日及13日刊登。

## 6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休息，阅最近的《人民日报》及《参考消息》。下午赴所，接待美国人布林，由牛兆勋、王仲殊、安志敏、卢兆荫和我五人接见，晚间在前门北京烤鸭店设宴招待之，明天即离京赴西安、洛阳矣。

## 6月14日 星期四

今天在家休息。翻阅这一个来月的《参考消息》，并整理带回来的东西。

## 6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王仲殊同志来电话，谓昨日在院部向我国赴墨科技代表团（组长刘瑞正）介绍墨西哥访问的经过，并约定明天在所中与北大范达人、



翻译李秀清一起谈出访总结事。

6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在所中，考古小组四人讨论总结事。王静如同志来谈。下午至王天木处，他今天刚出院，略谈即告辞。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

6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校阅《墨西哥古代艺术展览说明》。

6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陈滋德同志来谈：（1）今年下半年边疆考古计划，（2）长江考古训练班，（3）介绍翻译人员。下午陕西博物馆王修同志来谈。晚间方酉生同志来谈。

6月19日 星期二

牛兆勋同志为了开展黑龙江边境考古以配合反修，今天偕张长寿、谢端琚二同志赴哈尔滨。下午陪秀君赴东四拔牙，拔去四颗牙。审阅外交部送来的出国文物图片展览的说明书。

6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将王仲殊同志所写的〔访问秘鲁、墨西哥〕总结及致谢信底稿，稍加修改，即送院部外事局。

6月21日 星期四

下午徐苹芳同志来谈元大都工作事，想继续勘查辽金故城。晚间阅《文物》今年第2期关于《红楼梦》的文章。

6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出国展览王友唐同志来，将王承礼同志托带的照片交之。下午审阅新华社许必华同志的墨西哥通讯稿。又审阅上海纺织科学研究所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绒圈纹绵》。

6月23日 星期六

补记访问秘、墨二国的日记。撮叙日程，为总结、汇报作准备。安志敏同志从泥河湾调查归来。与安志敏、王仲殊二同志谈所中工作。晚间核算本月〔宿舍〕大楼的水电费，因这次轮到我家负责。

6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胡厚宣同志来谈。下午收水电费。

6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赴学部，听余震政委传达24日国务院十大代表协商会议的纪要及国务院单位代表名单。下午卢兆荫同志传达星期六外交部开会，关于接待伊朗议会代表团准备情况。同时传达上午的会议情况。晚间至张文佑同志处，托鉴定〔河北藁城出土的〕商代铜钺铁刃，是否陨铁。

6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讨论。下午所中群众传达。晚间至吴世昌同志处闲谈。

6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陪秀君赴东四拔牙。赴所，准备下午汇报。下午赴院部，有外事局武藻文、学部杨子江及外交部拉美司两人，我们汇报访问拉美二国的经过。

6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赴学部，参加十大代表协商小组（小组成员现添6人，我也在内）。余震政委介绍历次会议情况。下午观电影，为科教片《生命的起源》等。晚间程溯洛同志来谈。

6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陈滋德同志来谈招待伊朗议会代表团及新疆考古事。钟少林、屈如忠同志将赴安阳，谈安阳工作事。内蒙吴荣曾同志来，谈内蒙新发现（古墓群、匈奴金、铜器，和林格尔西汉古城）及内蒙训练班事。下午在家休息，以骨节炎又发作也。审阅黄石林所摘抄的中国伊朗交通史料。

6月30日 星期六

赴隆福医院外科看病。林泽敏同志谈所中人事问题。偕黄石林同志赴慈宁宫，了解波斯银币事。下午赴近代史所，谈访问秘，墨二国的见闻。

# 7月

7月1日 星期日

上午赴故宫，9时半，参加接待伊朗议会代表团，由吴仲超院长主持，周一良同志和我分别介绍中伊古代交通简史，我主要介绍考古发现。谈至11时半，散后返家。晚间参加人大常委招待伊朗议会代表团的宴会，由郭老和团长（参议院埃马米）分别致辞，返家已近10时。团员中有女考古家扎赫拉·纳比勒（Dahra Nabil）。

7月2日 星期一

下午赴国务院参加十大代表名单协商会议。今天整天大雨，天气骤凉。

7月3日 星期二

上午与王仲殊同志谈访问拉美二国总结。下午外文出版社李天海、王炯光二同志来谈外文考古文物的出版物事。

7月4日 星期三

今天写作《从考古证据来谈中伊古代友谊历史》，为了伊朗议会代表团的约请。晚间参加伊朗大使为访华议会代表团设宴告别。

7月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机场送伊朗议会代表团去西安。下午日本杉村勇造来所访问，他是随“现代日本传统工艺美术展览代表团”，作为团员来华，明天即返国。晚间又去机场，迎接王冶秋团长率领的赴日本展出的中国出土

文物展览代表团。

7月6日 星期五

上午，武英殿出国文物展览工作组的法文翻译康昭同志来，为赴罗马尼亚展览的法文说明作准备。下午王廷芳同志来为Nang Kuo [ 郭南斯 ] 要见郭老，他希望我代为接见。秀君今天又拔三颗牙，全口牙都拔光了。

7月7日 星期六

上午赴隆福医院看病，以胸（胃）部不舒。下午至陕西省博物馆王修同志处谈话，他已迁入我所宿舍居住。

7月8日 星期日

午后去探望王天木和尹达二同志，两位都是出医院不久，在家休养。顺便至张政烺处一谈。

7月9日 星期一

上午至所，陈滋德同志交来出土文物展览英文说明，改后托王俊铭同志转交还。下午郭南斯来所，代郭院长与之接谈。

7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M. Sullivan [ 沙利文 ] 夫妇来所访问，谈至中午始别。下午校阅《考古学报》稿子。晚间王冶秋同志宴请沙利文夫妇，邀我作陪。返家，胡厚宣同志夫妇来谈。

7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临时领导小组开会。中午赴英国大使馆出席为沙利文夫妇所设的宴会，有王冶秋、吴仲超二同志参加。下午在所阅沙利文的《麦积山石窟寺》（1—71页）。

7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赴学部，传达文件（空军）。下午在近代史所讨论。

7月13日 星期五

今天上、下午都讨论昨天传达的文件。

7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接待美籍中国科学家乔健（38岁）系Indiana [ 印第安纳 ] 大学人类学副教授，高去寻的学生。下午哈佛大学Peabody Museum [ 皮保德博物馆 ] 的John Penzer [ 约翰·彭泽 ] 教授来所参观访问。

7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W. Watson (ed) , *Pottery and Metalwork in Tang China* [ 华生主编：《中国唐代的陶器和金属制品》 ] 。

7月16日 星期一

今天上午所中大扫除。下午与牛兆勋同志等商谈偃师工作队事及陕西考古法令事。

7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校阅外交部出国画片展览法文译文，康昭同志来取去。与王仲殊、安志敏、王伯洪同志商量所事。下午《中国建设》赵珍珠同志来组稿，以没有空暇写稿婉却之。

7月18日 星期三

阅毕华生《中国唐代的和金属制品》（1970）（pp. 1—75）。

7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赴历史博物馆听王冶秋同志作关于访法及访日的报告。

7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赴学部，为了十大代表协商经过传达报告。下午院外事局西班牙组二位负责同志来所商谈并参观。

7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下午阅日文期刊《中国出土文展的临时增刊》。

7月22日 星期日

审阅《考古》稿件（佟柱臣的《中国的私有制和阶级起源的试探》）。阅新出《文物》今年第6期。

7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赴学部，听22号文件的传达和二周学习的动员报告，下午所中开始讨论。文物局郭劳为同志来谈访英代表团事，转交陈滋德同志关于陕西省文化局关于文物工作的通知批文事。

7月24日 星期二

上、下午继续讨论。牛兆勋同志出差赴安阳、郑州及洛阳。

7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学习，余震同志前来参加。下午在所中作关于秘鲁访问的报告。

7月26日 星期四

阅书Weaver , *Aztec , Maya and their Predecessor* [ 韦弗：《阿兹特克人、玛雅人和他们的祖先》 ] ( 1972 )。

7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学习，再读一遍22号文件。下午在所中作关于墨西哥访问的报告。

7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文物局任际奉同志来谈长沙马王堆发掘工作事。为《考古》审阅稿子（《长安明德门发掘简报》）。下午偕王仲殊、徐苹芳二同志去元大都水门遗址参观。后至文物局陈滋德同志处，遇到河北文管处李捷



民、唐云明同志，据云河北藁城商代遗址又出了铁块。然后赴秘鲁大使馆国庆招待会。返家，顾颉刚先生来谈，谓明天要带天津的两位同志来看我。

7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顾颉刚偕张、王二位同志来，他们皆在天津的中学教书，谈墨西哥、秘鲁访问情况。下午审阅新华社送来的照片及说明。晚间至张文佑同志处询问殷代铜戈中夹铁片的鉴定结果。

7月30日 星期一

上、下午都在学部开会，上午是批判会，有五位同志发言。下午传达12号（湖南）及某号（海军）文件。

7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吕遵谔同志来谈。下午在所，庞薰琴、黄能馥、王若愚同志来访，谈马王堆汉墓出土丝织物、M44的战国时代丝织品，以及少数民族织机。晚间石兴邦同志来谈，谓拟于日内返陕。

## 8月

8月1日 星期三

上午赴学部听传达文件。下午赴所，抄毕关于伊朗中国交往资料。晚6时参加瑞士大使馆的国庆酒会。遇到黄家驊、张维、单士元诸同志。

8月2日 星期四

王仲殊同志这三天参加院部外事会议，今天返所，谈到参加英国展览代表团事。阅毕《文物》1972年第1期。

8月3日 星期五

今天上午赴学部，听余震同志传达中央有关运动指示。下午在所中讨论。

8月4日 星期六

上午继续昨天的讨论。下午阅《文物》1973年第7期。

8月5日 星期日

今天天气很热，阅日本出版关于中国文物展览目录。又阅原田淑人的《东洋古文化论丛》。晚间至张文佑同志处，询问藁城铜钺铁刃的鉴定结果，据云下星期或许可以将结果弄出来。夜间大雨。

8月6日 星期一

上午驻秘鲁使馆王言昌同志夫妇来所。下午院部外事局来人商量邀请墨西哥、秘鲁考古学家访华事。

8月7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讨论运动事。

8月8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图书馆查书。下午所中开领导小组会，讨论学部运动计划。

8月9日 星期四

上午文物出版社交来《云冈石窟》英文稿，为了校改下午赴院图书馆继续查书。

8月10日 星期五

下午去学部开会，关于进一步搞清查“五一六”运动，以便结案落实。学部出现大字报。昨天炎儿又发烧，今天去医院没有挂上号。

8月11日 星期六

清晨秀君4时半便去挂号，以手续不合，仍没有挂上号。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制定计划。下午赴院部参加外事工作会议的总结会，由秦力生同志作总结，王健中同志作补充。

8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去探视王天木的病。下午阅毕原田淑人《东亚古文化论丛》（1962）（pp . 1—339）。

8月13日 星期一

写了一篇关于藁城商代遗址出土铜柄铁刃的《读后记》。因为地质所的鉴定迟迟未能交来，只好先写一读后感，以待今后进一步分析研究。炎儿去医院门诊，据云可能为肝炎。

8月14日 星期二

晨间携炎儿去首都医院空腹抽血检查，将他送回家后赴所。陈乔同志等来所与二里头发掘队同志座谈夏文化问题。下午写毕关于藁城商代遗址出土铜柄铁刃的《读后记》，并加修改，交给《考古》编辑室。

8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炎儿赴首都医院，确定为黄疸性肝炎，即联系传染病院，下午送至地坛第一传染病院住院。

8月16、17日 星期四、五

为《文物》审阅一《波斯银器具考》一文。为《考古》审校《广州明太监韦眷墓清理简报》。

8月18日 星期六

所中临时领导小组开会，商谈所中运动下一步如何做，并议定电召返所人员的名单。

8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偕秀君赴第一传染病医院探视炎儿，看见他在楼上走廊向我们打招呼。因为是传染病院，限制颇严。

8月20日 星期一

阅石田干之助的《欧洲之汉学研究》（中译本），系王静如同志处借来者。

8月21日 星期二

读毕石田干之助的书，并用以校正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一书中的误论处。

8月22日 星期三

阅韦弗《阿兹特克人，玛雅人和他们的祖先》。下午偕秀君赴医院探视炎儿。

8月23日 星期四

阅韦弗的书。上午去参观北京参加广州国际贸易会的展品的展出。返所，遇到长办的陈淮同志，为了长办训练班要求支援的事。

8月24日 星期五

下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讨论落实政策运动的布置。

8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学部余震及崔同志来所，听考古所汇报落实政策计划，并作指示。阅韦弗的书。晚间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开幕，看电视实况广播。

8月26日 星期日

阅毕韦弗《阿兹特克人，玛雅人和他们的祖先》（pp. 1—726）。炎儿来电话，肝炎已好转，今天有点发低烧。

8月27日 星期一

洛阳、西安同志返京以便参加运动。下午全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及北京市委报告（国内外形势）。文物局谢辰生同志来谈河北藁城商代遗址问题。陈淮同志来谈长办事。

8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陪秀君到大明去验光，重配老花眼镜。下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讨论运动如何搞法。晚间觉得不适，提早入睡。

8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去隆福医院门诊，是重感冒。学部余震同志与老马来所，督促我所提前一步开始搞运动。下午阅Forker, *Metallurgy in Antiquity* [福克；《古代的冶金术》]中关于铁器一章，尤其是关于陨铁方面。晚间余震同志偕科教口一同志访钱锺书同志，顺便来我家小坐。晚间广播十大代表新闻简报。

8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各机关及街道，游行到天安门，庆祝十大胜利召开。与田大畏同志谈话，因他在所协助翻译俄文，今天调回北图工作。浙江省博物馆朱伯谦同志来谈。下午在家休息，连日发烧，今晚始退烧。

8月31日 星期五

所中学习讨论十大文件。赴隆福医院门诊。

# 9月

9月1日 星期六

在家休息。阅《考古》1972年第6期。

9月2日 星期日

阅《考古》1973年第1期。

9月3日 星期一

赴所学习十大文件。仍有低烧未退，赴隆福医院门诊。

9月4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医院打针。为《考古学报》审阅英文提要的稿子。文物局来人谈英国展览代表团事。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孙培良同志来访。

9月5日 星期三

上午赵珍珠同志来为《中国建设》杂志组稿。晚间戈宝权同志来谈，想到我所图书室查书。

9月6日 星期四

阅*Journal of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 [《钢铁研究所杂志》] 中关于陨铁的文章。下午听胡绳同志关于十大代表大会的情况的报告。



9月7日 星期五

上午戈宝权同志来所，介绍他到图书室阅书。苏秉琦同志来谈，前几天到河北省参观博物馆及藁城商代遗址事。下午黄仲良的孙女来，说他祖母已于4日去世，即到她家中吊唁。

9月8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商谈学习的布置。下午参加学习。

9月9日 星期日

阅JRAI [《皇家人类学会杂志》] 71—75卷中的几篇文章。安志敏同志夫妇来，为秀君镶牙事。下午去医院探视炎儿。

9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陪秀君去口腔医院，上星期一修整牙床，今天拆线。下午参加学习。

9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将陕西博物馆朱捷元同志寄来的“波斯银币标本”加以查对，并写复信。下午参加学习。晚间参加欢迎法国总统蓬皮杜的国宴。

9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文物局郭劳为同志来谈出国事，并约定明晨在武英殿开会。下午校改马王堆汉墓报告的英文提要。

9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赴武英殿，参加出国代表团的会，商谈筹备情况，并且由我介绍英国的情况。下午赴北京防疫所打针。

9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搞清洁卫生运动。下午审阅仇士华等关于热释光断代的介绍一文，又阅Archaeology [《考古学》] 中几篇有关文章。晚间参加法国大使馆为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的宴会，遇及王冶秋、吴仲超诸同志。宴会时坐在我旁边的是法国商务参赞桑孙及邓岗同志。

9月15日 星期六

阅《皇家人类学会杂志》71—75卷中几篇文章。晚间赴劳动剧场观“杂技”演出。

9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炎儿由第一传染病院出院，因为他的黄疸性肝炎已基本好了，不过他的隐球性脑膜炎仍没有复查。下午赵学谦、胡谦盈二同志来谈。谭其骧同志由上海来，参加杨图审查事陪他到贺昌群、顾颉刚二先生处。傍晚偕王仲殊赴北京饭店，参加墨西哥的国庆酒会，遇及英国大使艾惕思（Addis），谈访英的事。

9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陪秀君去口腔医院，为她镶牙印样；又请祝大夫为我检查牙齿，有两颗牙要拔掉。下午为炎儿补办出院手续，并清算住院费。

9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商量下一步工作，是否可以照常先行派出田野工作队，由牛兆勋同志去学部商量决定。下午赴出国人员服务部购买衣着等物。

9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陈滋德同志来，商谈日本要派遣考察队来集安调查好大王碑事。所中召集各田野队员负责人，商谈下半年田野工作事。下午赴文物局，由外交部西欧司介绍中英关系情况。

9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与郑振香、杨锡璋二同志谈他们所编写的安阳发掘报告事。10时赴文物局，参加出国文物展览领导小组会，讨论关于赴罗马尼亚展览等事。下午与王友唐同志商量关于赴罗展览品目录事。参加赴英代表团小组，商谈筹备工作。又偕王友唐、郭芳为二同志，至王冶秋同志处汇报工作。

9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与刘观民同志谈东北队工作。下午与许景元同志谈洛阳汉魏古城工作。晚间建工部汪之力同志偕杨鸿勋同志来家访问，他拟介绍杨同志进考古所，答应转告所中考虑。

9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商谈田野工作队事。下午陈滋德同志来，谈日本考古工作者拟派考察队调查好大王碑事。为审阅赴罗马尼亚出国文物展览目录法文译本，至武英殿审查赴罗马尼亚的新添展品。晚间赴

英国大使馆艾惕思大使的宴会，为我们代表团送行也。

9月23日 星期日

阅Gettens [ 格廷斯 ] 等著的*Two Early Chinese Bronze Weapons with Meteorite Iron Blades* [ 《两件中国早期陨铁刃的青铜武器》 ] ( pp . 1—72 ) 。下午赴蟾宫影院观朝鲜电影《永久的战士》。至张文佑同志处，为了藁城出土铜柄铁刃的鉴定事。晚间审改赴罗展览目录法文译本。

9月24日 星期一

在所中听杨荣国同志批判孔子报告的录音。郭劳为同志来电话通知明日起飞时间。下午将赴罗展览目录法文译文交与康昭。与马得志同志谈西安工作事。

9月25日 星期二

今日赴英参加出国文物展览开幕代表团出发。代表团共七人，除了王冶秋和我以外，还有王友唐、冯先铭、郭劳为、叶启平（翻译）、张应钧（医生），抵英后再加上王承礼。下午12时半动身赴机场。下午3时起飞，8时抵仰光，因机件出毛病修理好些时间，12时才起飞（驻缅甸大使在机场招待我们）。

《人民日报》9月26日3版刊登：（新华社9月25日讯）“以王冶秋为团长、夏鼐为副团长的中国出土文物展览代表团一行7人，今天离开北京前往英国，参加即将在伦敦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开幕式’。前往机场送行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国务院文化组秘书长石少华、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负责人刘仰峤、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中国历史博物馆杨振亚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肖特、王本祚、彭则放、牛兆勋、李长路、丁志刚等，英国驻中国大使艾惕思

（Addis）也前往送行。”

9月26日 星期三

晨5时飞抵卡拉奇。14时抵希腊雅典，飞机零件又发生障碍，至16时始起飞。不久下望可见到瑞士的Lac Léman [ 莱芒湖 ] 和Genève [ 日内瓦 ]，少顷抵巴黎机场。在机场用餐，22时起飞，22：50抵伦敦（当地时间为下午4时，以下用伦敦当地时间）希思罗机场。有杜维廉，汉密尔顿、文艺部长代表及我国驻英大使宋之光等来接。驱车赴Hyde Park Hotel [ 海德公园旅馆 ]，我住在625号房间。由王承礼汇报情况，郭文宣、王富国、邝志良为随展人员亦来，估计参观人数可超过法国的一倍。乃先赴Buckingham Palace [ 白金汉宫 ] 匆匆参观一番，即赴印刷局广场，应Sir Denis Hamilton [ 丹尼斯·汉密尔顿爵士 ] 的邀请，遇及英中友协会长Prof. Thomson [ 汤姆森教授 ]，展览委员会主持杜维廉，Royal Academy of Arts [ 皇家艺术学会 ] 主任Sir Thomas Monnington [ 托马斯·蒙宁顿爵士 ]、W. Watson [ 华生 ]、Werner [ 沃纳 ] 等人。入席后，汉密尔顿和王冶秋致辞，近10时半始散。

9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10时赴British Museum [ 不列颠博物馆 ]。至博物馆门口，杜维廉爵士，馆长Sir John Wolfenden [ 约翰·沃尔芬登爵士 ]，东方部主任D. Barrett [ 巴雷特 ] 来迎。参观东方古物陈列室中国陶瓷部分及新布置的中国漆器，也看到了顾恺之的《女史篇》。旋至另一处，为院实验室，由沃纳作陪，参观T. L. [ 热释光 ] 断代实验室，由Mary-Ann Seeley [ 玛丽·安·西利 ] 负责；Atomic absorption analysis [ 原子吸收分析 ]，由Michael Hydes [ 迈克尔·海兹 ] 负责；C<sup>14</sup>断代由Richard Burleigh [ 里卡德·伯利 ] 负责。修理及保藏古物，有清刷“铜病”，洗刷石器，用A. J. K. dough塑料（Fibrenyl）修理陶器。赴使馆午宴。下午3时赴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由华生教授先解说该组织情况，然

后参观中国古瓷。由Miss Medley [梅德利小姐] 作介绍。5时返饭店，BBC电视台Nationwide（全国性的）节目，安排一访问记，由我和王冶秋作答，拍成电视片。7时半赴白厅，由文化大臣Eccles [埃克尔斯] 作主人，共24桌，190人，遇及三十余年未见面的Sir Mortimer Wheeler [莫蒂默·惠勒爵士]，安排坐在我的旁边。由主人及王冶秋分别致辞，冶秋又赠样品。散席后还遇到一些熟人，如郑德坤夫妇，Mlle Cacan [卡康小姐] 等。返舍已11时。

## 9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10时又至不列颠博物馆，由馆长约翰·沃尔芬登爵士接见，在座还有博物馆各组室负责人。参观书本展览。少憩进茶点。继续参观，由D. E. L. Haynes [海恩斯] 介绍希腊罗马古物，R. D. Barnett [巴尼特] 介绍西亚古物。然后参观阅览东方抄写本展览。12点25分皇家艺术学会举行午宴，杜维廉为主人，希思首相（Ed. Heath）为贵宾。2时半展览正式开幕，由希思首相主持开幕典礼。杜维廉致辞，希思致开幕辞，宣布正式开幕，巡视一周，4时完毕。晚间5点45分又赴皇家艺术学会继续参观，我在门口迎接客人。整理行装，准备明晨赴约克。

## 9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11时45分抵约克（York），代表团八人外，增加大使馆胡定一参赞、三秘胡南生，新华社记者陆运祥及主人Barran [巴伦] 先生。新闻处C. Galley [加利] 先生来接，进中餐，然后进行参观。为中小城市，名胜有天主堂、中古城墙及Castle Museum [城堡博物馆] 等。午膳时，又有文物管理局、地方博物馆及地面古建所等负责人作陪。饭后先参观T. A. M办事处，Adyman介绍工作情况，参观他们的绘图室、照相室，及新出土古物。至附近遗址，有Angle [盎格鲁] 时代的教堂及墓葬。然后赴Minster大教堂，为13至15世纪的建筑物（继续修筑250年始完工），外观为Gothic [哥特] 式，五彩玻璃大窗，表现“世界末日”及“圣僧图”等。此项玻璃面积达2000平方英尺，为英国之冠。入地

下室，参观发掘后暴露出来的罗马军营遗迹及Anglo-Saxon [ 盎格鲁-萨克逊 ] 时代、诺曼时代的教堂遗迹，亦陈列一部分教堂中宝藏，及近年发掘的13世纪主教的随葬品。参观市博物馆，据云分考古、地质、生物各部门，我们仅参考古部分。由旧石器时代直至盎格鲁时代，又陈列有“图尼斯玻璃”的专题陈列。其旁又有的St . Mary's Abbey [ 圣玛丽修道院 ] 出土的石刻建筑附件。以时已近5时，乃赴市长官邸，由市长夫妇接见，进茶点后，互赠礼物，参观官邸所藏的金银器物及宴会厅。又赴城堡博物馆，为一Folk Museum [ 民俗博物馆 ]，入口处有欠债不还判处徒刑的拘留监狱牢房，现在有一小室陈列中古铁盔甲及兵器各一付；陈列室有一二百年前富人住房客厅的原大模型，客厅的火炉旁还蹲伏一犬。最有趣的是两条18或19世纪的街道各一道，还保存旧的格局。我们到Bishopphill，由Adyman指导，今年发掘工作是罗马时代遗址，后来为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墓地。我们看到他的探方（Trial trench）的做法及平面、剖面。晚8时我和大使馆二位同志偕往Minster [ 大教堂 ] 参观声光表演。

9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8时半至Bootham Bar，上城墙，至西北角的角楼，转东行至Miach Bar下城墙。乘车至The Shambles，为公元1400年左右的街道，两旁建筑，虽经重建，仍保存原来形状，有些可能仍为当年旧建。其北为东西街，是当年最早以石铺砌的街道（Pavement），西行至于Petergate [ 彼得门 ] 附近一街。据云这街开始于1900年前的罗马时代，称为Via Praetoria，但两旁建筑为十六七世纪（？），仍是古香古色。再前行，为因火烧议会而闻名的Guy Fawkes [ 盖伊·霍克 ] 住过的房子。至Minster教堂前，乘车赴火车站，乘火车南行。4时半抵剑桥，住在King's College [ 国王学院 ]。6时赴Corpus Christi College [ 圣体学院 ]，由院长Wilson [ 文郁生 ] 夫妇接见，茶叙。然后赴Peterhouse College [ 彼得学院 ]，Prof . Clark [ 克拉克教授 ] 设宴招待。饭后参观他的瓷器及抽象派绘画和现代派雕刻，至10时许始告辞。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一

8时至学生食堂用餐，墙上挂着著名校友的油画像。9时参观小教堂，闻为15世纪的建筑。9时半与新华社记者陆运祥偕往彼得学院院长住宅，Mrs. Clark [ 克拉克夫人 ] 开门迎接，赠送以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及展览会选品目录各一本。他送我以他所自著的*Star Carr*发掘报告。他陪我到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 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 ]，参观欧洲史前部分及世界各处的石器时代遗物，英国的罗马及撒克逊时代遗物，五洲各原始民族标本以及动植物遗存，研究实验室，人骨实验室等，及其学院图书馆。然后送我们至Fitzwilliam Museum [ 菲茨威廉博物馆 ]，他们正在瓷器部参观，又参观玉器、漆器、字画、油画及W. Blake [ 布莱克 ] 的水彩画。赴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 [ 冈维尔和凯斯学院 ]，院长李约瑟教授设午宴招待我们。散席后参观教堂、食堂、图书馆，及院长办公室。3时38分抵伦敦。至海德公园饭店，改住718室。5时赴大使馆，参加国庆招待会。

10月2日 星期二

上午9时半Mr. Barrass [ 白劳斯博士 ] 来，与王冶秋团长、胡定一参赞和我一起商谈6日以后的日程。10时半他们去Sotheby [ 索思比 ] 拍卖行参观。我到伦敦大学本院埃及学系，原来的房子已被炸不存。到标本室，遇到Miss Julia Samson [ 朱莉亚·萨姆森小姐 ]，相别30余年，头发半白。少顷，Dr. David Dixon [ 戴维·狄克逊博士 ] 来，Prof. H. S. Smith [ 史密斯教授 ] 亦来。Miss Peggy Drower [ 佩吉·德劳尔小姐 ] 来，亦当时同学也。埃及学系仅收研究生，现有十余人。又与史密斯教授偕往至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 考古学院 ]，晤及院长J. D. Evans [ 埃文思 ]。稍谈后，乘车至Soho Square [ 索霍广场 ] 的画廊饭店，O'Brien [ 布赖恩 ] 作主人，招待我们代表团。下午3时半又赴Museum of Mankind [ 民族志博物馆 ]，即不列颠博物馆的民族志部分，有15个陈列室，面积达3万平方英尺。杜维廉及白劳斯在门口迎



接。我们参观了东南亚部（爪哇乐器、马来皮影等），西非部（Benin [ 贝宁 ] 铜器等），中印度Gond [ 贡德 ] 部落，墨西哥部（玛雅石刻等）。下午5时王冶秋和我赴杜维廉家中用茶，他拿出所收藏的中国瓷器及古画给我们看。8时赴英国广播电台电视部，用冷餐，来宾有宋之光大使夫妇、胡定一参赞夫妇以及英国来宾，看了《中国》第1部，接着放映第2部。10时半毕。

### 10月3日 星期三

上午10时，赴Victoria and Albert [ 维多利亚与艾伯特 ] 博物馆，由馆长迎接，远东部主任John Ayer [ 约翰·艾尔 ] 导游东方古物室。这位主任是陶瓷专家，研究中国中古及近代瓷器。助理Edmund Capon [ 埃德曼·卡彭 ] 负责中国上古陶瓷（秦汉及先秦）。此间瓷器，似较不列颠博物馆为更胜。漆器有新购置的宣德款雕漆桌三，据说以5万英镑购自美国。馆中也有一些铜器和石刻，主要为猷氏（Eumorfopoulos）旧藏品。又由John Irwin [ 约翰·欧文 ] 导游印度部分，并参观英国中世近世家具及有名画家作品。午餐后他们赴国家画廊，我赴不列颠博物馆的古币部，遇及主任Jenkins [ 詹金斯 ]、副主任Lowick，将广州明代太监韦眷墓出土的威尼斯及印度（阿拉伯字）的古币照片，请其鉴定，并找参考书图。6时50分由杜维廉作东，请我们到歌剧院，观Puccini [ 普契尼 ] 所作Tosca [ 《托斯卡》 ]。

### 10月4日 星期四

上午8时半出发离伦敦，赴Leamington Spa（游乐胜地），改乘汽车赴Stratford-on-Avon已11时半，由莎士比亚故居理事会主任助手来接，先游览研究中心和莎翁故居，又至其妻的娘家Cottage [ 村舍 ] 参观。至Broadway [ 百老汇大街 ] 的Lygon Arms Inn [ 利根·阿姆斯饭店 ] 进午餐，此乃五六百年的旧饭店，亨利8世时物也。据云Cromwell [ 克伦威尔 ]、Charles I [ 查理一世 ] 都在这里住过。有一室仍名Cromwell Room [ 克伦威尔室 ]，摆有当时盛行的家具和室内装

饰。5时抵Oxford [ 牛津 ]，住在Randolph Hotel [ 伦道夫饭店 ] 207—208套间。6时半史密斯领我们参观市容。

10月5日 星期五

上午9时赴45 Chalfont Street [ 查尔方特街45号 ]，晤及Dr. E. J. Baumgartel [ 鲍姆加特尔博士 ]，年已81岁，当年在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系时经常一起工作，现已退休，但仍健康，谈当年旧事，不胜今昔之感。他问及中国古代陶器或铜器有否“Z”徽标，又送我一册新著 Petrie, *Naqada Excavation, a Supplement* [ 皮特里：《涅伽达发掘》增补 ] (1970)。返旅舍，大家一起赴Ashmolean Museum [ 阿什莫兰博物馆 ]，馆长Piper [ 派珀 ] 迎接我们。这里分近东、远东、欧洲及古钱四部，远东部分又分中国、日本、印度及伊斯兰四馆。我们只参观了中国的馆，有铜器、瓷器等，以瓷器为最丰富，以Ingram [ 英格拉姆 ] 捐赠品为最佳。乃告辞赴考古实验室，先由主任Dr. Hall [ 霍尔博士 ] 作简单介绍，然后参观：(1) 热释光实验室。一相传辉县出土的描朱黑陶壶及一唐代陶马，二者显然不同，可分别真伪。(2) X-ray Fluorescence Spectrometry [ X射线荧光分析 ]，由X射线打击发荧光，射于荧光屏上，可知含何种元素及其分量。又有一架电子探针。(3) X-ray Fluorescence Milliprobe [ X射线衍射分析 ]，与前法相似，但仪器较大，不易搬动，而所得结果较为精密。(4) Dendrochronology [ 年轮断代学 ]。下午3时参观Bodleian [ 博德利 ] 图书馆，馆长、东方部主任和中国书籍管理员三人作陪，先参观旧馆，系15世纪建筑，书架则为17世纪物。由隧道至新馆，参观东方部中国书库，又至阅览室，有《永乐大典》及太平天国出版品。又至India Institute [ 印度学院 ] 阅览室。下楼，馆长以茶点招待我们。4时半我与冯先铭、郭芳为赴霍尔博士家中，室壁有兽头及动物皮，据云其父系军官，打猎所得。霍尔博士收藏中国瓷器达500件，主要是单色瓷器。6时又至Prof. Harold Thompson [ 哈罗德·汤普森教授 ] 家中作客，系一酒会。又至附近公园参观。返旅舍已11时半有余，收拾行李。

10月6日 星期六

上午8时即集合用餐，然后由Barran [ 巴伦 ]、Smith [ 史密斯 ] 二人陪同赴Stonehenge [ 斯通亨奇 ]，有Prof. Alderson [ 奥尔德森教授 ] 在此等候我们，参观时他作说明员，我当翻译。我在1936年5月15日曾来此一游，保存的照相已褪色，1936年的《指南》亦仍保留。现经二十来年的发掘修理等，已与从前大不相同，观众由地道至现场，由Heelstone处可观全貌。4时半抵伦敦Waterloo [ 滑铁卢 ] 车站，O'Brien [ 布赖恩 ] 已在车站迎接我们。7时赴大使馆参加招待会。

10月7日 星期日

上午巴伦来，引我们去Highgate [ 海格特 ] 公墓，瞻仰革命导师马克思之墓。我以前曾来过。1959年社会主义国家为之重修，墓碑上一半身巨像，碑上有生死年月日及附葬之妻、女以外，有马克思关于哲学家的任务一条语录。我们拍了几张照片。天阴，我和冶秋同志先返旅舍，别的团员往王宫前观看御林军换岗和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午后赴不列颠博物馆，由英国史前及罗马时代部的二人说明。又至Assyrian and Sumerian [ 亚述和苏美尔 ] 部。晚间7时偕王友唐、王承礼赴巴伦家晚餐。他还收藏一些中国字画（吴昌硕、黄宾虹、傅抱石、康有为、翁同龢等），又有仿制唐三彩马。9时半告辞返舍。

10月8日 星期一

上午赴不列颠博物馆，馆长约翰·沃尔芬登爵士及中文书籍稿本部副主任，群众服务部一女士迎接我们。即至一客厅，参观敦煌卷子30余卷，包括《秦妇吟》、《敦煌录》等，我们细看一遍。用茶后赴绘画部，有斯坦因窃取去的佛画等，及1930年Binyon所购置的宋人《洛神图》等。旅英的凌淑华女士亦来，出示她所收藏的程邈山水及查士标仿宋的山水字画，又观Nelnu（？）送来的两本戈登文件及合信文件。赴欧洲中部展室，观Sutton Hoo [ 苏顿·胡 ] Ship-burial所出的各种金器、铁盔镶银等。这时华生教授来拉我与冯先铭去他那里午宴，有伦敦大学

东方语文学学院院长Prof . Philips [ 菲利普斯教授 ] ( 印度梵文 ) , 波斯文教授A . D . H . Bivar [ 贝文 ] 、 Dr . Daniel [ 丹尼尔博士 ] ( 剑桥来 ) , 考古学院院长Prof . J . D . Evans [ 埃文思教授 ] , Miss Medley [ 梅德利小姐 ] , 中国语文教授刘程荫。饭后参观东方语言学院的图书室, 藏书35000册。参观考古学院, 分五系。3时赴Tower of London [ 伦敦塔 ] , 由馆长引游兵器陈列室, 又进珍宝馆参观皇室所藏的金器及皇冠等。晚间, 剑桥教师兼泰晤士报记者来谈, 询问我们的新发现, 并表示想来中国访问的愿望。还给我看一件新出品的绘画钢笔 ( Rotrunc Pen ) 。

10月9日 星期二

昨天接到Egyptian Exploration Society [ 埃及研究会 ] 的请帖, 说明日年会聚餐, 给我下请帖是史密斯教授介绍的。因为明天大使馆举行送别宴会, 只得辞谢。上午9时半出发, 先至古玩铺, 正展出中国瓷器, 及先秦铜器和玉器, 店主人送我们以图录各一册, 据云商代方彝已以66000元售出。赴展览会场巡视一周, 会场外观众排队买票。旋至British Academy [ 英国学术院 ] , 由秘书及外事组接待, 解说B . A . 的成立及组织, 任务及工作情况。远赴Greenwich [ 格林尼治 ] , 沿河岸行数百步, 便是“Cutty Sark” [ 卡蒂萨克号 ] 帆船。此船造于1869年, 曾在1870—1879年间来过中国八次, 在上海装新茶 ( 宣红 ) , 由上海至英国当时需107—122天。中午在Trafalgar Tavern [ 特拉法加酒菜馆 ] 用餐, 此为1837年所建。饭后, 至Maritime博物馆, 其中有我国帆船模型十来件, 航海指南针3件。又参观天文观象台, 台为八角形的塔楼, 上有观象室, 仍依照当年布置。出来后, 参观世界子午线标准线, 是用铜条嵌于地面上。晚餐后与冯、叶二人赴BBC ( 广播电视台 ) 看了两部考古电影: “The Ashes of Atlantis” ( 希腊Thesa岛遗址。公元前1500年以火山爆发被毁 ) 及“Cracking the stone Age Code”等巨石文化时代的科学知识。A . Thom [ 汤姆 ] 教授以为当时能测夏至, 能利用Pythagoras [ 毕达哥拉斯 ] 原理画圆圈。返舍已11时, 新华社陆同志送来此次代表团访英的通讯稿。夜半1时始睡。

10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9时动身赴Windsor Castle [ 温莎城堡 ]。参观瓷器馆、素描画馆 ( 有L. da Vinci [ 达·芬奇 ] 等人的画 )、玩具馆、帝后起居各室。赴Windson Safari Zoo [ 温莎旅行动物园 ]，此动物园有二特点：(1) 猛兽散放游人坐汽车通过其中，野兽可以扑向汽车。我们经过狒狒、老虎、狮子、猎豹各饲养场，热带禽鸟及猿猴。(2) 有海豚戏，须另行买票。海豚跳跃、推球。最后为鲸鱼作戏，工作人员为之刷牙，以头放于其口中，又表演击球取圈及乘鲸作戏。赴Old House Tavern of Windsor [ 温莎老屋酒菜馆 ] 用午餐，餐后在餐厅旁泰晤士河畔散步，河中有天鹅、野鸭等游于水面。据云此餐厅为1676年英国名建筑家所建。五时一刻，偕巴伦赴伦敦大学化学系礼堂，参加埃及研究会的Annual Dinner [ 年会 ]。由Prof. Turner [ 特纳教授 ] 主持，报告一年来工作，改选。然后由Mr. Martin [ 马丁先生 ] 报告一年来埃及Saqqaca [ 萨卡拉 ] 考古工作，以幻灯为助。Prof. Smith [ 史密斯教授 ] 将我介绍给主席、会计、秘书。主席向听众介绍，欢迎我参加此会。举行酒会。又赴大使馆，今晚大使馆举行宴会为我们送行。饭后与胡参赞谈及为所中补购过期刊事。

10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9时莫蒂默·惠勒爵士来访，送我两本他的著作，还亲笔写上题字。与他握别后，与其他团员到商店购物，我已把钱全部花在为秀君买一副假牙。下午离开伦敦返国。到机场送行的有《泰晤士报》董事长汉密尔顿，英国主计大臣兼艺术大臣埃克尔斯子爵的代表——教育和科学部副次官司赖特等，以及政府其他官员。中国驻英大使宋之光及胡定一参赞亦来送行。下午5时半起飞，6时10分抵巴黎。办理转乘手续，晚8时起飞。

10月12日 星期五

晨7时40分抵巴基斯坦卡拉奇，下机休息，8时40分起飞。下午6时

50分抵北京。来机场迎接的有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国务院文化组秘书长石少华，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国家文物局负责人刘仰峤，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历史博物馆馆长杨振亚以及有关方负责人肖特、梁上苑、牛兆勋、胡凡夫等。英国驻中国大使馆艾惕思也来机场迎接，家中暄儿父女亦来。乘车返家，途中牛兆勋谈及所中诸事，各田野队已分别出发；四届人大代表，学部已定7名。返家知炎儿昨日检查，没有发现隐球菌。

10月13日 星期六

《人民日报》第4版刊登新华社1973年10月12日讯，关于以王冶秋为团长、夏鼐为副团长的中国出土文物展览代表团，参加了在英国的参观访问回到北京的长篇报道。

上午赴所，遇及王仲殊、卢兆荫同志，商谈接待美国代表团事。又与王仲殊、安志敏同志商谈出版工作事。将进行C<sup>14</sup>实验所需要的Oxidic Acid [ 草酸 ] 交给实验室。王世民同志来谈贺昌群去世事（10月1日以膀胱癌去世）。由所返家至贺昌群家，向其家属慰问。午后整理东西，并翻阅十余天来的《人民日报》，阅读国庆节两报一刊社论及乔冠华副外长在联合国的讲演辞。晚间，至王明和胡厚宣两同志处闲谈，武英殿送来拟赴罗马尼亚展出的出土文物目录英文译稿。

10月14日 星期日

阅十几天来的《参考消息》。午后整理9月25日以来的日记。傍晚胡谦盈同志来谈。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

10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高广仁同志来谈山东队工作。下午校阅赴罗马尼亚展出的出土文物目录英文译稿。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

10月16日 星期二

将昨日开始校阅的展品目录英文译稿校毕，展览工作组吴同志来取去。为《考古》今年第6期王世民同志一文（《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商量修改末段。下午赴和平里工人俱乐部，听学部总指挥部余震同志关于落实政策的动员报告。晚间吴同志来谈关于译文中的几个问题。后来，我赴吴世昌同志处访谈牛津情况。

10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下午赴王府井将西装交洗，又取回定制的中山服。写有关在英活动补充材料交外事处。校阅新华社秘鲁所拍照片的说明。

10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讨论并决定初步安排。与金学山同志讨论回复李文杰同志关于〔长办〕训练班田野工作结束问题。下午赴院图书馆查书。晚间阅*Evening Standard*-Oct. 6〔《标准晚报》〕10月6日〕的中国出土文物展览特刊。

10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与编辑部商酌明年《考古》的封面及编辑方针，审阅稿件。下午接见新西兰外宾（Ronald Gresham Every）〔罗·格·埃夫里〕，乃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家。

10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学部老范和老马来所，与牛兆勋、林泽敏和我商谈所中运动安排。为《考古》审校陕西博物馆《长安和耀县出土萨珊朝银币》一文。

下午外文出版社王炯光同志来商谈出版《新中国考古收获》英译本事。

10月21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陪秀君赴西郊访问同乡张国熊和程溯洛二同志家。阅 Daniel , *Megalith in History* [ 丹尼尔：《历史上的巨石》 ] ( pp . 1—64 )。

10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陪秀君赴北京医学院口腔医院复查新镶好的假牙，加以修整。下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商谈运动进一步的安排。晚间修改马王堆汉墓报告中关于葬制的一段。

10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写了《辞源》的条目（《科曼文化》，另有二条原已由别的学科撰写了）。开始写《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下午余震同志来所谈运动计划。陈滋德同志来所商谈工作（新疆工作，西安沣西，好大王碑）。裴文中同志来闲谈。

10月24日 星期三

继续写作《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下午陈滋德同志来取昨天送文件，并交换意见。

10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郭芳为同志来，谈赴英代表团总结事。王静如同志来谈《西夏文编》事。下午审阅赴英代表团总结稿。



10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文物局外事处来人取去赴英代表团总结稿。下午杨鸿勋同志来所报到。

10月27日 星期六

接到刘大有同志寄来《司徒王真保墓志》拓片，为“大赵神平二年”，写了一纸跋语寄去给他。傍晚去访王天木同志。

10月28日 星期日

阅《文物》1972年第9期及Wheeler, *Flames over Persepolis* [惠勒：《珀塞波利斯上空的火焰》]。

10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韩康信同志来所报到，与他和潘其风同志商谈〔人骨研究〕工作。甘肃王毅同志来，略谈居延工作情况，说金关遗址又出汉简万余片，永昌出马厂期墓葬。下午胡谦盈同志来谈，关于他恢复工作、补发工资事。继续写作《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

10月30日 星期二

阅毕惠勒《珀塞波利斯上空的火焰》（pp. 1—180）。查阅文献，继续写作《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下午任际奉同志携国务院关于马王堆2、3号墓发掘问题批示来，要考古所派一人参加发掘工作领导小组。

10月31日 星期三

继续搜集波斯银币材料。

# 11月

11月1日 星期四

阅Chase [ 蔡斯 ] 关于青铜器化学分析报告。

11月2日 星期五

上午所领导小组开会。下午赴文物局，为发掘马王堆二、三号墓，召开准备会议，有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同志等。傍晚赴人民大会堂，参加郭院长接见以布达（Aleks Buda）院长为首的阿尔巴尼亚科学院代表团，并参加宴会。

11月3日 星期六

上午为《考古》审查稿子（黄展岳的《人殉与人牲》，庄为玑的“福建南安外币——西班牙银币”）。下午继续写波斯银币。

11月4日 星期日

陪阿尔巴尼亚科学院代表团游览长城，攀登东边一段，直抵“禁止逾越”的牌子处才折回。午餐后游览定陵，然后赴长陵一游，归途经十三陵水库，返城。晚间至王则诚同志处闲谈。

11月5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商谈接待阿尔巴尼亚科学院代表团事。为泉州南安出土的西班牙银币查找参考资料，几无所得，殊为失望。阅毕V. G. Lukonin, *Persia II* (From the Seleucids to the Sāsānids) [ 卢科宁：《波斯》第2卷（从塞流西到萨珊） ] (pp. 1—201)。

11月6日 星期二

上午湖南博物馆崔志刚馆长来谈马王堆发掘工作。张长寿、谢端琚二同志汇报黑龙江工作收获及明年打算。下午与牛兆勋、王仲殊、卢兆荫三同志商谈接待美国考古代表团事。晚间赴英国大使馆，艾惕思大使宴请访英代表团归来也。

11月7日 星期三

将黄展岳同志的文章《人殉与人牲》及转来的福建南安西班牙银币还给他，并提了一些意见。下午接电话，阿尔巴尼亚科学院代表团改为明天来所参观。

11月8日 星期四

上午阿尔巴尼亚科学院代表团团长布达教授，由院外事局武藻文副局长陪同来我所参观，所内由我和王仲殊、安志敏二同志接待，他询问考古所的组织及工作情况，然后参观实验室、标本室、技术室等处。后陪同赴颐和园，招待代表团五人在听鹂馆午宴，饭后游颐和园，至3时半返城。他们又赴动物园。晚间有电影晚会。我返所，刘随盛同志传达关于招待美国代表团的安全措施。

11月9日 星期五

上午继续写作《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赴隆福医院探视王伯洪同志病况。下午赴外交部，参加出国文展赴瑞典展出协议书的签字仪式。我方是余湛、王冶秋、王子长、肖特，瑞典方面是驻华大使比贝格、参赞赫德曼、秘书诺尔曼。

11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开全所大会，由牛兆勋同志报告我所接待外宾工作及注意事项。继续写作《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下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商谈星期一下午接待美国考古代表团的计划。

11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阅Bivar [ 贝文 ] 教授寄来的两篇关于波斯萨珊朝的文章。下午阅Sickman and Saper的*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hina* [ 西克曼、萨皮尔：《中国的美术和建筑》 ] 首5章。

11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阅长办训练班寄来实习发掘的《江陵西汉墓及宜都红花套遗址发掘简报》。下午美国考古代表团来所参观访问，由我和牛兆勋、王仲殊、安志敏、卢兆荫等同志出面接待。此次一共12人，由Cleveland [ 克利夫兰 ] 博物馆馆长Sherman E. Lee [ 舍曼 ] 为团长，有：弗利尔艺术馆副馆长劳顿 ( T. Lawton )、卡锡尔教授 ( J. F. Cahill )、鲁德福教授 ( R. E. Rudolf )、赖特教授 ( A. T. Wright )、西克曼馆长 ( L. Sickman )、蔡斯博士 ( Dr. Tom Chase )、溥若伯 ( R. J. Poor ) 教授、伟伯 ( C. T. Weber ) 教授、梅达 ( R. J. Maeda ) 教授、凯恩 ( V. Kane ) 教授、多伦温德 ( D. Dohrenwend )。由我介绍考古所情况，参观C<sup>14</sup>实验室及化验室，5时余始去。

11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讨论昨天学部的布置及批示，决定连同知青上山下乡文件一起，在全所大会上传达。外文出版社派人来谈出版《新中国考古收获》英文版事。应外事局要求，到北京饭店与英国科学家代表团的Bulbiary [ 巴尔布林 ] 谈话，乃此次访英时在牛津大学汤姆逊爵士酒会中曾晤面者。

11月14日 星期三

继续写作《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傍晚赴前门北京烤鸭店，参加招待美国考古代表团的宴会。出席者，美方除代表团外，尚有驻北京联络处麦金莱夫妇，我方则有王冶秋、吴仲超、朱永行、郭劳为、牛兆勋、宿白等。

11月15日 星期四

继续写作《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

11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下午李文杰同志由湖北长办训练班归来，谈工作情况。

11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王仲殊同志传达昨天下午院外事局传达的有关外事文件。审阅乌恩同志关于青铜短剑一文。卢兆荫同志来谈最近几天美国考古代表团的的活动。

11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赴隆福医院探视王伯洪同志。下午赴北京饭店，与美国考古代表团的蔡斯博士座谈，他是研究铜器的成份、制法及修整方法的专家。晚间，美国考古代表团回请我们，席设四川饭店，至9时半始散。明天他们离京赴西安。

11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搜集关于波斯银币的材料。下午庄敏同志送来何家村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嘱为鉴定。

11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地质所陶克捷同志来谈关于藁城出土商代铜斧（铁刃）问题，已做些化验，正拟写鉴定书。

11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敦煌文物研究所施娉婷、李永宁、马世长三同志来谈敦煌工作的计划。甘肃天水彫漆厂刘大有同志出差天津，途经北京，来所见我。下午所中组织看科教影片（电视、通讯器材等）。

11月22日 星期四

王静如同志来谈《西夏文编》事。继续写作《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

11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商谈所事。

11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赴外交部，参加出国文展赴罗马尼亚展出协定书的签订仪式。由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格夫里列斯库及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签字。具体合同由王冶秋同志签字。出来后偕秀君及炎儿至历史博物馆参观出国

预展，又至慈宁宫。下午李文杰同志谈训练班结束工作事。

11月25日 星期日

偕秀君及炎儿赴北京大学，访素娟侄女，即在其家午饭。饭后看大字报，闻自前天晚间动员会后，已全部停课搞运动两天。

11月26日 星期一

下午庄敏同志来，取去出国文展赴罗马尼亚的说明简介。

11月27日 星期二

下午所中领导小组开会，讨论落实政策名单。

11月28日 星期三

下午偕牛兆勋同志赴北城墙新华铸铁厂后面的元大都民居遗址。文物局刘仰峤副局长及金枫、谢辰生诸同志亦来，并约来地铁指挥部负责同志，因为牵涉到保留与否的问题。当时未作决定，只暂加保留，以便续商。

11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王仲殊、安志敏二同志汇报昨天参加科学院出版工作会议情况。王静如同志来谈。王承礼同志来谈文展说明书事。

11月30日 星期五



将《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的初稿赶写完毕，明日赴长沙，准备归来后再加修改。所中这两天传达新华社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

# 12月

12月1日 星期六

上午8点45分起飞，11点50分抵长沙洞井铺机场。王冶秋同志偕童正洪同志同行。省委李振军（发掘领导小组主任）和文化局张瑞同局长来机场接我们到湘江宾馆下榻。午后赴马王堆发掘工地，遇及博物馆崔志刚、侯良、高至喜、周世荣等同志。参观工地后又至博物馆，观新建的陈列室及仓库，又观昨天出土的木柄铁钺。傍晚，黄家驷、王应睐、陈官邑三同志由上海来，一同进餐。饭后在王冶秋同志处闲谈，省军区杨大易司令员及数学家华罗庚同志亦来，谈至10时余。又至宾馆前边宿舍看工作组的同志。

12月2日 星期日

上午赴城内建设电影院，观防空洞中新发现露白膏泥的战国墓。又至马王堆工地参观一遍。下午3时在湖南宾馆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由李振军、杨大易、王冶秋三同志分别致辞，张瑞同、王鹏程二同志汇报工作计划。晚餐后，四川大学童恩正等三同志来谈，去湖南剧场观湘剧《杜鹃山》。

12月3日 星期一

今天开了整天的会。晚间赴红色剧场观话剧《明亮的天》等独幕剧。

12月4日 星期二

上午8时半继续开会，讨论解决矛盾的初步设想（清理文物与古尸研究，清理文物与拍摄照相）。由李振军、王冶秋二同志作总结，会议即告结束。拍电报请王振江同志来长。下午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同志偕

省委二同志来宾馆作礼节性拜访。然后李振军偕同我们赴马王堆3号墓发掘现场，参观取白膏泥层内气体，测压、测量、温度、PH值等。晚间古尸科研组商量与上海等方面分担科研任务。我在王冶秋同志房中闲谈，他谈从前在冯玉祥处作秘书时的轶事（当时他为冯编写自传的二、三部分，第一部分系吴组湘同志所写）。陈宫昌同志向王局长汇报今晚古尸科研组会议结果。返室已11时半矣。

## 12月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清水塘纪念馆及第一师范参观。前者现改为公园，进门后为草坪，有12.26米高的毛主席像，清水塘亦扩建，旁边有一座大建筑，为纪念展览馆，从前的毛主席故居（1920—1921年时省委地点）仅留一小屋。第一师范现仍作教学用，还有附小，但保留毛主席活动的纪念地点。我们逐一参观：大礼堂、八班教室、寝室、水井、自修室、阅报室、附小主事办公室及工人夜校。只有毛主席革命活动的君子亭在后山，我们没有去。这些房子皆在抗日战争时期长沙大火中被焚，现依原样重建，故仍保存旧状。纪念地点皆有说明牌及有关文物展览柜。午后赴岳麓山参观，过橘子洲头，下车一游，为1968—1969年所修建的亭榭及两廊，临湘江，风景佳丽，栽培橘树成林。返至湘江桥，西赴岳麓山，在爱晚亭稍息。上山至白鹤亭，有白鹤泉、井栏刻白鹤及游鱼等。再上驶至山顶岳麓寺，铁瓦红柱，但内部已空无所有。抵最高点，高出地面200余米，可远瞰长沙城。返旅舍已5时余。晚间王应睐同志来谈上海文化大革命时情况。王予同志来谈工地情况。

## 12月6日 星期四

我们赴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铁路已经筑成，我们是坐小车去的。1965年陪越南外宾曾来过，故居陈列的变化不大。据云文革期中曾于客厅中立一毛主席像，并将神厨遮盖住，现已恢复原貌。故居陈列馆与毛氏宗祠有门可通。又参观南岸私塾及毛主席作农民调查时住过的地方。返城已6时许。晚间高耀亭同志（动物所）来谈，李亭植、王鹏程二同

志（医学院）来谈，一起去看电影（杂技）。

12月7日 星期五

上午8时半赴车站前往岳阳。游岳阳楼，楼为同治年间所修。有郭沫若题“岳阳楼”的匾额。一楼有乾隆八年张熙书《岳阳楼记》，刻于木壁上，这楼下的是复制品，二楼中壁为原刻张熙书。三楼有一神桌，桌上原卧一吕洞宾像，现像已被毁，仅留木桌。楼两侧存“仙梅亭”、“三醉阁”。午后赴后勤部某胶底鞋厂，又至手工制扇厂参观。6时半返长沙城。

12月8日 星期六

今天全天赴马王堆3号墓发掘工地。将椁盖上的木炭清理完毕，露出席子，有红黑条纹的图案。墓道露出两个人像，木已腐朽，灌以石膏。晚间参观阿尔巴尼亚国家青年游泳队与湖南省游泳队作友谊比赛。

12月9日 星期日

晨间王振江来，他是昨晚抵长沙的，捎来家信及棉大衣。上午又去工地，看他们继续清理画席，分块以麻纸加浆糊贴取。下午提取两层椁盖及其周围两层框子。晚间瞿同祖夫妇来，一起赴工地，椁盖提取完毕，11时许返宿舍。12时许已上床，接电话，谓决定今晚揭盖一观内涵，以便制定方案，约我同去工地。揭开头、脚两箱及棺室上所盖木板，有木俑、漆器及宝剑等，重新盖上，已是夜深2时。

12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8时始起床，早点后随李振军同志赴省博物馆，观察馆内为放置及保护研究出土物及古尸的准备工作。少顷王冶秋同志亦来，偕往工

地，开会决定清理工序，参加工地的业务小组会议，即在其处午餐。午后勤开椁盖板，取出外棺盖，发现其与隔板的空隙有绢画，采取措施，取出外棺及中棺的棺盖后，露出内棺及其上的帛画，已大半贴于中棺盖的底部，由故宫博物院张同志负责清理提取。返旅舍晚餐后再去工地，试探内棺强度，不敢用吊取法，决定先清理边箱。由东箱开始，先照全面的照相，然后盖上其他部分。东箱器物位置图绘毕后，由于全面照相未能冲洗出来，改于明晨提取器物。杨司令提出三点意见：（1）不能吊内棺，（2）加快提取器物，（3）加强警卫。收工后开会，冶秋同志已返旅舍，由李振军同志主持，会毕返舍已12时半。

## 12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经由省博物馆赴马王堆工地，听说已补照过墓坑全景。继续照东边箱内遗物出土情况后，便提取遗物，有彩绘漆器：鼎、壶、釜、盆、碟、耳环、卮、椭圆盒、长方大盒（内盛衣服）与竹筥（已朽腐）等，有漆书于器底“软侯家”。下午及晚间继续清理南边箱及西边箱，前者出耳杯（“君幸食”五十个，“君幸酒”数个，有的放在一个漆酒樽中），漆酒樽，弩两件，箠带箭一件，竹筥数个（都已朽腐）有“软侯家丞”封泥、“聂币千匹”等标签。西边箱有大壶及钗各一，小壶数个，竽、瑟各一，竹筥（已朽）及标签，遣策一束百数十根。清理至夜深1时许始返舍。张平化、李振军二同志都曾来工地，李政委并且三上工地，三至博物馆，冶秋同志晚间因感冒未去。

## 12月12日 星期三

今天继续提取西边箱下半及北边箱（头箱）的遗物。西边箱主要为已朽腐的竹筥。北边箱出木俑102个（其中四个大木俑高73.5厘米）、漆耳杯、陶熏炉、两个铜镜（其中一个为蟠螭菱纹桥钮镜）、屏风、悬剑的漆制兵器架、角质戈、弩二、长剑一（鞘镶有金丝）、六博局（一局盘、角牌数十、筹码十余银）、木俑所使用的小型竽、瑟、编钟、编磬等乐器、一长方形双层绘彩漆奁（上层放一漆纛中，下层为绢绢所制

的巾，形状以尚未展开，不清楚）。晚间随李政委参观歌舞节目彩排。出来后又赴工地，看到四个边箱均已清理完毕，闻杨大易司令曾下坑一看。归途经博物馆参观今天出土物。

## 12月13日 星期四

昨夜加夜班，由解放军清出椁室四周的木炭。上午拆除木椁，下午提取椁室隔板与外棺之间的绢画。晚间拆除外棺，吊起中棺连同内棺，工地现场工作告一段落。返宾馆已12时，由李振军政委召集领导小组及各业务组长开会，讨论今后措施，主要是明日开棺清理及古尸解剖方案。至夜深2时始睡。

## 12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以清理组正在讨论开棺方案及做准备工作。阅W. H. Prescott, *Conquest of Mexico* [普雷斯科特：《墨西哥的征服》]。午后赴省博物馆，参观拆除中棺工作，两端已露出贴在棺壁上的刺绣和起绒锦，两侧板和底板连在一块，是一根巨木制成的。两棺之间，头部空隙处发现一玳瑁壁及绸幅。晚餐后，瞿同祖同志来谈，至10时始去。王冶秋同志等去看湖南木偶皮影戏，10时半来电话，说他们已看毕木偶皮影戏，已到博物馆，等候开棺。我便去博物馆集合，少顷杨大易司令员等三人亦来，遂进棺室。开棺后，露出浮于水面的丝棉被（被面为织锦），棺中积水离盖仅10厘米许，水的PH值为7.2，偏于碱性，与1号墓棺中水PH值为4—5，偏于酸性者不同。用铁针插入数处，不见尸体，仅一处有骨架，王鹏程教授戴上橡皮手套后以手伸入棺底，据云骨已散乱，摸出胸脊椎骨一块，重行放入。尸体仅保存枯骨，大家未免有点失望。返宾馆，决底明晨9时开会，1时许入睡。

## 12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开了半天的领导小组会，决定继续发掘第2号墓，这大约须二

个多月后才能到底。我们决定下周一返京。下午赴省博物馆，参观王<sup>予</sup>同志等提取棺中文物。六博局有托盘，中放筹码及刀削等。盛衣的长方漆盒亦为两层，下层分为五格，分别放置一批竹简、一带朱书的绢画、一蚌壳等。晚间湖南省委宴请参加工作的省外、省内人士，共9桌，5时半开始，8时始散。有木偶皮影戏招待，我未去，在冶秋同志房中，与李亭植、王应<sup>睐</sup>等同志闲谈，至11时余始散。

## 12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赴省博物馆。内棺尸体外的东西都已取出，留骨架准备下午拍电影。长方形漆盒中的竹木简也取出，发现其下压有一幅小帛画及有字的帛书。至下午始取出，翻一个身，底面为朱栏黑字，张师傅准备取回北京再作展开工作，其下发现一青蛙尸体。下午我们赴建湘瓷厂参观。又前往城内参观白沙泉，池水深仅尺许，清可见底，但汲取不绝而不竭。附近有酒厂即取用此泉之水，名“白沙酒”。

## 12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又赴省博物馆，清理工作正继续进行。漆盒中所发现的二捆竹简，其中一捆有一百余根，已清理摹绘三十余根，为道家讲气的书。下午参观湘绣厂。又赴省立图书馆。该馆藏书200来万册，尚有旧书20余万册未编目；又有字画2000余卷，故宫博物院曾派人来代为鉴定。古籍中，有宋版《说文解字》等。（闻湘乡曾家之书200余箱，土改时悉归该馆；叶德辉家的书，也有许多现归该馆。）步行返湘江宾馆，李振军政委设宴为我们饯行。饭后即赴机场，李政委、张瑞同副局长及省博物馆二位馆长皆来送行，6点45分起飞，抵北京机场已10时许。

## 12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兆勋、仲殊同志谈所中事，知学部已令各所临时领导小组停止活动，由军宣队领导，但我所改为核心小组，工作照前分工。

又谈及王伯洪同志的病。落实政策运动，第一批不久即可全部落实。

12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偕立人表弟及秀君、炎儿一起赴故宫，参观慈宁宫出土文物展览。遇及黄石林同志，介绍参观各省新送来文物以为替换一些展品。下午与仲殊、志敏二同志谈编辑室工作事，专刊出版已得院部批准，明年可以出版《满城汉墓发掘报告》。

12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黑龙江博物馆杨虎同志来谈绥滨县同仁遗址情况，并商谈明年工作事。黄展岳交来泉州交通博物馆同志来信，谈海船发掘工作事。下午校阅《辞海》考古学方面条目。傍晚至王明同志处闲谈，想请他一检《道藏》，看是否有马王堆3号墓所出的道家书籍。

12月21日 星期五

为《考古》审查稿子（澳洲石器，燕下都）。

12月22日 星期六

今天继续审查《辞海》考古学条目。昨天刮风，今天气温下降，白天零下2度，晚间零下13度。

12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王明同志来谈，同乡吴鸿夫妇来。下午王世民同志偕广西阳吉昌、古脊椎所张森水及我所魏树勋、叶小燕诸同志来谈。



12月24日 星期一

今天继续审查《辞海》考古学条目。下午王振江同志由长沙返京，略谈我们走后的情况。

12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陪秀君赴北医口腔科修整义齿。下午所中核心小组开会讨论所事。

12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将《辞海》考古学条目审查完毕，交给徐苹芳同志修改。下午审查《考古》稿子（刘秉正的《司南辨》，《C<sup>14</sup>误差问题》）。晚间杨一之同志来谈。

12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至赵险峰处谈他的工作，金文词条的纂集。近代史所黎澍同志来闲谈。吉林省博物馆王承礼同志、福建省博物馆曾凡同志来谈。继续写作波斯银币综述一文。

12月28日 星期五

因昨夜腹泻，上午赴隆福医院看病。下午继续写作《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晚赴王天木同志处，将刘秉正的《司南考》交给他审阅，同时取回周世德的《衡制考》一文。与徐苹芳同志谈审查《辞海》考古学条目问题，作一结束，寄给上海。

12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审查周世德的《衡制考》一文。杨鸿勋同志由西安返京，谈西安及洛阳工作。下午高广仁同志谈山东工作。

12月30日 星期日

今天仍上班，与元月2日对调。我继续写作《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初稿已写毕，须要誊抄清稿与加工。

12月31日 星期一

晨间陪秀君去医院整义齿。旋赴所，参加扫除过新年，整理办公室。阅毕《文物》今年第12期，这是两年来《文物》第一次没有脱期，按月出版。

# 1974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二

今天元旦。在家花整天工夫审阅地质所杨杰同志所写《满城汉墓出土的玉》一文，7万余字，120张照片，过于专门，也过于烦长。

1月2日 星期三

上午陪秀君前往口腔医院修整义齿。下午王序、白荣金来谈长沙工作近况。晚间审查景德镇市陶瓷馆刘新园同志关于覆烧窑具一文。

1月3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自学两报一刊《元旦献词》。与王仲殊、安志敏二同志谈编辑出版工作事。

1月4日 星期五

修改《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

1月5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核心小组开会，传达学部指示，并作所内学习布置。晚间偕秀君及炎儿观电影。

1月6日 星期日

在家休息。吴世昌同志来谈，张忠培同志来谈。

1月7日 星期一

修改波斯银币一文。下午孔祥星同志来谈大冶铜绿山发现古铜矿坑及遗物事。

1月8日 星期二

誊抄波斯银币一文。马得志同志由西安返京，谈西安工作情况。晚间至王明同志处，谈马王堆3号墓出土竹简关于“修养之道”的道家书。

1月9日 星期三

将波斯银币一文誊抄完毕，交与编辑室。将几年累积的东西，一旦写出来，完了一事，心情颇为轻松，亦一快事也。下午偕安志敏同志赴武英殿参观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出土物，遇及王友唐、于坚、庄敏等同志。

1月10日 星期四

开始写作《我国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一文。阅新到西文杂志。

1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文物局，晤及王冶秋同志，打听关于马王堆2号墓发掘的情况。又与陈滋德同志商谈关于河北藁城商代遗址的铜柄铁刃器事。下午审阅杨鸿勋同志所写的《说钲》一文。与王仲殊、张孝光二同志谈绘图室事。

1月12日 星期六

为长安及耀县出土的波斯银币写附记。考订其铸造年代及地点。

1月13日 星期日

阅Catling and Millette, *A Study of the Inscribed Stirrupjars from Thabes* [卡特林、米利特：《底比斯出土马镫形壶研究》]（油印本）。写抄波斯银币一文的英文提要。

1月14日 星期一

昨晚下雪，今天放晴。上午地质所陶克捷同志来谈关于藁城铁器的问题，已写成初稿，以为不是冶铁，可能还是陨铁。安志敏同志一起参加讨论。

1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将英文提要抄写完毕，交与编辑部。下午2时Robert Leakey [罗伯特·利基] 来所访问。

1月16日 星期三

阅读Man [《人类》] 及Antiquary Journal [《古物收藏杂志》] 中关于Etched Carnelian Beads [蚀花肉红石髓珠] 的论文。素琴儿携三个小孩来京过春节，打电话来抵家，我返家午餐。傍晚赴前门全聚德烤鸭店，院部宴请罗伯特·利基，由院部秦力生秘书长作东，作陪的有古脊椎所张力彬、吴汝康、吴新智，外事局陆忠生，陈祥春等。

1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苏秉琦同志带领张忠培同志来谈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实习问题。下午继续写作《我国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

1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开全所大会，由军宣队范焕通同志，传达北京市关于春节放假的安排，防火、防盗的安全措施，及节制生育等。下午受所中委托去探视病号，偕王仲殊、安志敏二同志去隆福医院探视王伯洪同志。

1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王弼同志来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工作，关于马王堆2号墓出土印章，他也很感兴趣。下午阅新到《古物学》杂志（郑德坤：《中国文化起源》一文）。

1月20日 星期日

阅李四光《天文、地质、古生物》一书（1—115页）。晚间楷儿由西安来。

1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将波斯银币一文连同英文提要交编辑室。下午偕楷儿去看裴文中同志，因楷儿带来安康地区出土的动物化石想请他鉴定。

1月22日 星期二

今天为除夕，写了几封信。下午在家阅S. Piggott, *Ancient Europe* [皮戈特：《古代的欧洲》]（pp. 1—305）。这书是Childe, *Dawn of Europe Civilization* [柴尔德：《欧洲文明的起源》]和

Hawkes, *Prehistoric Foundations of Europe to the Mycenaean Age* [霍克斯：《迈锡尼时代以前的史前欧洲》] 以后，关于整个欧洲史前史的一部重要著作，颇值得一读。晚间吃分岁酒，共11人。看电视新出故事片《艳阳天》。

1月23日 星期三

今天是甲寅年正月初一日，春节放假三天。上午所中赴铨、马得志同志处，历史所马雍同志，哲学所王明同志来贺年。看电视新出故事片《火红的时代》。至吴世昌同志、王明同志处贺年。

1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正昕侄夫妇携小萍，暄儿夫妇携小晴来，午餐算是春酒了。下午牛兆勋同志来电话，说明天在首都体育馆有批孔问题的报告会，所中有14张票。

1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素琴儿等看电视故事片《青松岭》后便到正暄家。午后我到首都体育馆听关于批孔运动的报告。由周总理主持，乃国家机关的动员大会<sup>(1)</sup>。江青、姚文元等同志出席，郭老亦被邀列席，返家已7时半。下午黄烈同志来贺年，未遇。晚仇士华同志夫妇来贺年。

1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通知，11时开昨天出席报告会的同志（12人）的讨论会。我即赴所，仅到7人，至下午1时半始散。胡厚宣同志偕刘启益同志来谈余姚新石器时代木结构出土情况。晚间看两篇关于Radiocarbon Dating [放射性碳素断代] 的文章，作札记。

1月27日 星期日

今天照常上班。整天讨论前天的报告。

1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继续讨论，因为学部布置三天。下午体会，查阅书籍。

1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学部传达动员会。下午所中动员，分组讨论。

1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西屋的小组讨论。下午所中核心小组开会。

1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召集各组组长开会，汇报各组讨论情况，并由总指挥部王志彬副主任前来参加指导。下午所中再开一次动员大会，然后分组讨论。上午对外友协来所商谈关于招待新西兰考古学家Duff [ 道夫 ] 事。他于1956年曾来我所，现定于2月17日来京，要到考古所来。



## 2月

2月1日 星期五

今日下雪。今天又开了整天的学习会。上午召开一次核心小组会。下午开所中党员会。

2月2日 星期六

继续开会学习。上午召开各组组长会议，商谈今后学习布置。

2月3日 星期日

今天将《中国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一文写毕，并加修改，约4000字。因已收入《考古》第2期图版，只得赶出来以了此事。

2月4日 星期一

核心小组开会商谈今后布置。地质所陶克捷同志送回藁城标本，因她将下五七干校。炎儿今日去作腰刺检查，一切正常。

2月5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再次传达1月25日中央动员大会的记录稿。学部范、曾二同志来，催促所中运动要赶上形势。核心小组讨论决定贴出大字标语，到学部去贴决心书，所中贴批孔大字报，后天开批孔会。下午学部在冶金部礼堂开会，由任继愈同志作《林彪与孔孟之道》的辅导报告，余震同志布置学部下一步运动。

2月6日 星期三

下午科学出版社开会，讨论刊物如何配合批林批孔。又《人民》、《光明》、《北京》三报联合举办放映英国BBC拍摄电视电影《中国》，要求所中派人参加。拟继安东尼奥亚的《中国》电影片之后，加以批判。准备明天的发言稿。

2月7日 星期四

上午写发言稿。下午全所批林批孔大会，发言十余人。

2月8日 星期五

上午卢兆荫同志等汇报昨天参加《人民日报》等关于英国BBC《中国》电影的批判座谈会。下午召集全所人员传达。

2月9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组织观电影《火红的时代》。下午1时半，学部召开第一次批林批孔大会，共8人发言。

2月10日 星期日

校阅英国BBC《中国》电影剧本的译文。为楷儿鉴定安康洪口的新石器遗物，所出的遗物为半坡晚期物，但带有西方式石器。

2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轻工业部一局长偕同赴墨西哥考察团五人，来所询问墨西哥情况。核心小组开会。

2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苏秉琦同志来，一同鉴定安康洪口遗物。闻竺可桢副院长于上星期五去世。下午参加批林批孔的小组会。继续校阅BBC《中国》电影剧本的译文。

2月13日 星期三

将译文校对完毕，开始作勘误表。下午参加小组批判会。

2月14日 星期四

继续作勘误表。下午全所大会，传达中央有关领导致四机部第十设计院和国防科委情报所的信。

2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将译文勘误表誊抄完毕，并附上一信，交人民日报社。下午赴学部参加会议，传达中央文件，并由总指挥部对学部一些问题作了澄清。审阅《考古》第2期的5篇批林批孔文章。

2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业务组开会，讨论三篇批判反动电影的文章初稿。《考古》第2期今天付印，本期起，付印要主编负责签字。素琴儿与楷儿今日皆离京回去，家中顿形寂寞。建中外孙暂留京。

2月17日 星期日

继续校改《中国》电影解说词的译文。阅Antiquity [《古物学》] 最近一篇文章。

2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传达中共中央第5号文件。下午赴八宝山参加钱宝琮先生追悼会，遇及谭其骧同志，一起返城。

2月19日 星期二

将关于BBC电影《中国》的解说词译文勘误和商榷，寄给人民日报社批判组，并附去一信。下午为《考古》审稿（铁器问题）。

2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将满城汉墓出土的弩机作剖视，为了Watson [华生] 在 [BBC 电影《中国》] 解说词中提及也。下午学部在虎坊桥工人俱乐部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共七人发言。

2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学习小组谈及学部及所中的问题，提起回潮的问题，编南组<sup>(2)</sup>提出泰晤士报《世界地图集》[中两个中国]问题。下午阅B. M. , *Handbook to the Collection of Early Chinese Antiquities* [不列颠博物馆：《早期中国古物收藏手册》] (pp. 1—102) 亦为华生所写，为了写批判电影《中国》的批判稿。傍晚对张岱海同志谈关于电影和《世界地图集》问题，叫他写成书面上报学部指挥部。

2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赴学部看大字报，开始写批判《中国》电影一文。《考古》今年第1期延至今天才看到样书，匆匆看一遍，增加一篇转载社论后，勉强适应当前运动。下期要增加有关批林批孔的文章。

2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继续写批判文章。下午所中开批林批孔大会。关于电影及《世界地图集》事上报学部。

2月24日 星期日

继续写批判文章。阅《文物》1972年第1期，其中内蒙和林格尔汉墓壁画，颇为重要；冯汉骥考证汉墓铜鼓花纹一文，也是不错。

2月25日 星期一

安阳文化局同志来谈安阳要筹建博物馆。《考古学报》要发排，取回波斯银币一文，再作修改，并增入吐鲁番1972—1973年出土的两枚。

2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有关所中外事问题的大字报出来了，我写了一张大字报表态。核心小组开了半天会。下午至技术室审查赠送墨西哥文化博物馆的古物复制品。

2月27日 星期三

修改波斯银币一文，并审查英文提要稿子，下星期即将付印。

2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继续写批判英国电影《中国》一文。傍晚6时赴阿根廷大使馆，与王仲殊、卢兆荫等同志同行，参观他们使馆一职员家属所拓危地马拉的马雅地区比尔文化的蜡拓片的展览。有我国同志二十余人，驻华各国使馆人员数十人前往。

## 3月

3月1日 星期五

上午继续写作批判英国电影《中国》的文章。下午出土文展的康、戴二同志来，为了展品目录译文问题。戴彤心由安阳返所，略谈安阳工作情况。

3月2日 星期六

上午康昭同志取去昨天送来的译文。下午赴美术馆参观江苏省工艺美术及中国画预展。回来后审校《考古学报》今年第1期英文提要。

3月3日 星期日

将批判英国电影《中国》的稿子写毕，还须誊清一遍。下午王静如同志来谈，偕往胡厚宣同志处。

3月4日 星期一

誊抄和修改昨日写完的稿子。上午蒋若是同志偕同白马寺保管所赵若愚同志来谈。

3月5日 星期二

上午赴和平里工人俱乐部，听北京市清河公社宣传站的六位工农同志所作批林批孔的报告。下午核心小组学习有关文件。接到出土文展转来英国伦敦展览委员会白若思（Barrars）的来信，及附来转给王冶秋同志的一张铜俑（摔跤）的照片。

3月6日 星期三

上午学部范、刘二同志来谈关于电影及《世界地图集》事。所中开会布置明天批判会。我准备发言稿。探视王伯洪同志的病。

3月7日 星期四

上午仍准备发言稿。下午开全体会，有八人发言，我作检查，由老谢同志作总结。

3月8日 星期五

上午开核心小组会，讨论今年业务不作计划。下午开田野队各队长会议，初步决定今年派出的各田野队。将昨天的发言稿誊抄后交与军宣队老谢同志。

3月9日 星期六

为《考古》审阅稿子（黄展岳：《人殉和人牲》）。晚间偕秀君赴车站迎接李良内弟，将近二十年未见面，大家都老了，但是还认识。

3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暄儿一家来，与李良内弟等游览故宫，然后至帅府园北京烤鸭店用膳，出来后逛东风市场和百货大楼。

3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开动员会。下午学部开批林批孔大会，有七人发言，主要是学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散会时已7时许。



3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出土文展陈鹏程同志来谈，关于加拿大展览中需要殷代遗址地图事。今天起集中学习一星期。

3月13日 星期三

下午召集修整组，王予、王振江、白荣金三同志，由王仲殊同志和我谈关于阿尔巴尼亚拟今年派遣工人来我所学习修理技术，希望他们订一具体计划。

3月14日 星期四

参加所中学习。晚间审阅《考古》1974年第2期的校样。

3月15日 星期五

继续参加所中学习。

3月16日 星期六

继续参加所中学习。审阅《考古》1974年第2期校样。为秀君返里定购车票。

3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偕李良同志赴十三陵游览，下午返家。素娟侄女及暄儿夫妇赴东风市场替秀君购办东西，以便赴温州赠送亲友。

3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阅《文物》第2期。中午返家，饭后送秀君、李良及炎儿上车南下。与技术组商谈接待阿尔巴尼亚来人事，由王弢、王振江二同志负责。

3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核心小组会，商谈下星期田野队汇报工作问题。

3月20日 星期三

阅毕Frumkin , *Archaeology in Soviet Central Asia* [ 弗鲁姆金；《苏维埃中亚考古学》] ( pp . 1—158 )

3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学习。旋开核心小组会讨论今后学习布置。下午赴美术馆参观“黑画”展览。

3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开组长会。

3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全所搞卫生。下午贵阳地球化学所刘东生同志来谈。

3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阅Jan Funtion and Wu Tung , *Unearthing China's past* [ 吴同等：《发掘中国的过去》 ]。下午赴学部看大字报。

3月25日 星期一

阅《古物学》No . 185—186 , 尤其是关于C<sup>14</sup>断代文章。

3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学部报告会，传达中央10号文件（外交通知）。下午所中开会讨论。

3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讨论。下午劳动栽树。

3月28日 星期四

继续讨论10号文件，作一结束。《考古学报》第1期初校已来，校阅《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

3月29日 星期五

所中举行1973年田野队工作汇报。上午是东北、西安唐城及安阳，下午是山东、洛阳汉魏故城及二里头。

3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赴东四工人俱乐部，参加学部批林批孔大会。下午写《综述波

斯银币》的“补记”，增加新疆吐鲁番资料。

3月31日 星期日

接炎儿由温州来信，即写回信。阅《沫若文集》自传第4卷（《洪波曲》等）。

## 4月

4月1日 星期一

上午继续1973年田野队工作汇报，湖北宜都红花套及北京工作队。

4月2日 星期二

将新疆博物馆寄来波斯银币拓片，写成“补记”，附在正文后面。今天参加劳动，修查卫生间，为今年几批我所负责的接待外国代表团。

4月3日 星期三

上午全所大会，军宣队老谢同志布置今后学习。下午讨论。

4月4日 星期四

上午小组讨论。下午自学。

4月5日 星期五

上午继续学习。下午为《考古》审阅稿子。临睡时，胸部作痛甚剧，不能安睡。

4月7日 星期日

晨赴隆福医院治疗。阅Piggott, *Approach of Archaeology* [皮戈特；《考古学方法》] (pp. 1—133)

4月8日 星期一

晨间于坚同志来，取去出国展品目录说明。郭文宣同志同来，谈在英、奥两国展出时情况，并谈及在英车祸几乎丧命事。福建博物馆派苏垂昌同志等四人来京，为晋江后诸古船（海船）发掘事。午后为图书室审查外文书单。

4月9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医院治疗。返所，对北京队谈琉璃河发掘车马坑事。下午阅Chase [ 蔡斯 ] 寄来的铜器分析（微量）的操作方法（英文本）。下班时，途遇清华同学施其南同志，他已在商务印书馆工作。

4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商谈派安阳队的事。下午安阳市外事组魏延夫同志来谈安阳工作站标本室事。院部李秀清同志来谈接待秘鲁外宾计划，并闻墨西哥代表团人选现由总统府来掌握，时间可能改为9—10月。

4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全所大会，军宣队老范同志主持，关于安全问题和卫生问题。散会后去医院复诊，已服药一星期，仍未见效。

4月12日 星期五

下午学部在东四工人俱乐部召开全学部的批林批孔大会，由山东大学历史系一位女同志 [ 官美蝶 ] 作调查孔府报告，声讨孔府罪恶。

4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传达中央12号文件。散会后，分组讨论。下午搞卫生运动。

4月14日 星期日

在家转抄前数年记在小册子上的日记。张铁弦同志来谈，此次返京20日仍回干校，尚未分配工作。

4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继续讨论中发12号文件。古脊椎所卫奇同志送来在蔚县暖泉附近所发现的一处新石器遗址和阳原一处战国（？）墓地的资料。夜间腹部胀气，半夜才入睡。

4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出国文展李同志来，因为翻译英文说明书有几个问题，要求我代为解决。他走后，我赴近代史所与刘大年、黎澍等同志一起谈《历史研究》复刊的报告（稿），大家谈一会儿即散。夜间比昨晚稍舒服，能入睡。

4月17日 星期三

接石兴邦同志来信谈及咸阳发掘六国宫殿事，与陈滋德同志通电话，并复石兴邦同志一信。至《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编写组，为了解答一些问题。下午探视王洪伯同志的病，已好转，有时能够起坐。

4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赴东四工人俱乐部参加学部的批林批孔总结动员大会。下午赴

医院治疗。孙秉根同志来谈关于安阳隋墓整理情况。

4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偕王仲殊、钟少林、蒋忠义三同志，赴琉璃河董家林西周墓地参观。最近出了车马坑，一车四马，有铜饰不少，惜文物队开始发掘时没有注意，挖掉木痕残留，复原有困难。见前者有一车二马的坑，其中一马首部已为西汉墓所破坏，车厢及车轮部分尚未挖开。东北有杀殉墓一（一童子持铜制车马饰）、陶器墓一（有陶器8件之多）。去冬曾挖过十余座墓，皆小墓，闻尚有大墓一座，未掘。

4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王友唐、邝志良二同志携来出国展览说明书英译本，希望我加以校阅。至刘大年同志处，谈《历史研究》复刊问题。

4月21日 星期日

阅毕R. S. 与B. A. 合编的*Impact of Natural Science on Archaeology* [《考古学上的自然科学影响》] (pp. 1—185)

4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赴学部，中央学习班学员参加学部运动，要找我个别谈话，对于当前学部运动的看法。下午为出国文展校阅英文说明书。

4月23日 星期二

借来1972年春王冶秋同志在图博口的讲话。因为上海《文汇报》4月16日发表一篇上海博物馆“公常”写的《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文物的研



究和展出》，说1972年春天，在我们文博队伍中突然刮起一股黑风，有人公然宣称“十七年文物考古工作是一条红线”。据说，这便是王冶秋在这次讲话中所说的话。下午至院图书馆查书。

#### 4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王弻同志汇报关于筹备招待阿尔巴尼亚同志交流修理古物经验的情况。下午于坚、邝志良二同志来，将英文稿第一批退还给他们，并告以校改过的地方，希望能加以改正。

#### 4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赴隆福医院看病。下午审阅出国文展说明英文稿。晚间炎儿由上海来长途电话，谓29日可抵京。

#### 4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赴友谊医院看病，主要是检查血液及大小便，包括癌反应，并预约肠胃透视造影。阅《古物学》1971年合订本。

#### 4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与王仲殊、安志敏、卢兆荫、赵铨等同志，商谈《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事。绘图工作落后一大节，今年底恐尚不能交卷。晚间王则诚来谈马王堆3号墓出土木简问题。

#### 4月28日 星期日

今天照常上班，5月2日补假一天。浙江博物馆梅福根同志来取去展览说明书英译稿的第二部分。下午于坚同志又来谈。

4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偕素琴儿、建中孙去车站接秀君及炎儿，由故乡探视返京也。送至家后，我返所。下午所中集体组织参观琉璃河西周车马坑，我已去过，故赴隆福医院看病，说可能是感冒，因为25日以来每日发低烧37.8—38度，今日白血球为12100，稍多，服药后退烧。

4月30日 星期二

傍晚偕安志敏同志赴荷兰使馆招待会。今日为荷兰女王生日，即其国庆日也。遇及吴仲超、王冶秋等同志。

## 5月

5月1日 星期三

今天“五一”节，庆祝筹备工作小组送来请帖，可以携眷游园。上午偕素琴、建中、正暄一家，往游中山公园及文化宫。

5月2日 星期四

上午王则诚同志来谈。下午审阅出国文展说明英文稿。

5月3日 星期五

今晨赴友谊医院作肠胃造影。下午再去一次，X光观察钡粉流动位置，一直至5时才完毕。阅K．C．Chang，*Rethinking Archaeology* [张光直：《再思考古学》]。

5月4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修整组开会，谈为阿尔巴尼亚同志进修及复制赠送墨西哥文物事。下午继续审阅出国文展说明英文稿。阅毕张光直：《再思考古学》（pp．1—156）。

5月5日 星期日

花了整天的工夫为出国文展审校说明书英文稿。

5月6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召集组长开会，布置学习“五四”社论及《红旗》文章。下

午赴民族饭店，与不列颠博物馆的R．惠特菲尔德（R．Whitfield）会晤。

5月7日 星期二

上午出国文展邝志良同志来，取去已校过的英文说明书，并讨论几个翻译问题。审阅《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稿。学部指挥部王志敏同志来，并将外交部对于《世界地图集》的处理意见报告给我看过，结论是“政治警惕性不够的表现”。

5月8日 星期三

上午华侨黄春谷同志夫妇来所访问。

5月9日 星期四

将出国文展说明英文稿最后部分审阅毕。

5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文物局任际奉同志来，讨论《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修改问题。于坚同志取去出国文展说明英文稿。下午校阅《波斯银币》一文的三校校样。为《考古》审稿（安志敏的《澳洲石器》一文）。

5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赴友谊医院看检查结果：胃肠造影，胃大部切除胃空肠的吻合后，吻合口通过顺利，其他未见异常；右上叶肺不张，建议动态观察。下午审阅《考古学报》今年第1期校样。

5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赴王振铎同志处闲谈。他的病已痊愈，仍在家休养。《考古学报》今年第1期校样已审阅完毕，作些修改。

5月13日 星期一

晨间所中军宣队老范同志传达中央文件，动员支援西藏师资事。

5月14日 星期二

审阅《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赤峰夏家店遗址》一文校样，退还给编辑室。

5月15日 星期三

下午在劳动文化宫，听传达中央15、16、17号文件。

5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赴外交部，谈关于参加考察西沙群岛。下午所中组织观电影会演（《智取威虎山》）。审阅《光明日报》拟刊登的关于马王堆发掘一文<sup>(3)</sup>。

5月17日 星期五

审阅《考古》1974年第3期初校。下午旅顺博物馆许明纲同志来谈。

5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赴友谊医院透视及验血，透视结果右上肺不张，已吸收。湖南省博物馆单先进同志来谈马王堆发掘事。邝志良同志来谈出国文展英文本译文问题。审阅毕《考古》1974年第3期初校。

5月19日 星期日

阅常慕隆著《杭州山水的由来》（1—84页）。

5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天文馆伊世同同志来谈关于利用旧气象台建立天文馆事。下午审阅《马王堆二号、三号汉墓发掘简报》。

5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至中华书局晤及张政烺同志，取回马王堆竹简照片，抄誉马王堆三号墓竹简。将出国文展送来说明书英文校样的第一部分，为之审阅一过。

5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出国文展送来说明书英文校样的第二部分，取去第一部分，为之审阅一过。晚间偕炎儿及建中孙去红星影院看电影《海港》。

5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全所大会，传达中央第17号文件（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问题），分组学习。出国文展取去说明书英文校样。中华书局赵诚同志来

谈，关于《甲骨文合集》使用考古所资料问题。下午继续誊抄马王堆三号墓竹简。

5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骨干小组商谈所事：（1）发掘队派遣事。（2）日本考古代表团七八月间来华事。（3）西沙群岛考古事。阅Tylecote, *Metallurgy in Archaeology* [泰莱科特：《考古冶金学》]（1962）。今天炎儿销假上工，自1972年5月发病，至今已两年矣。

5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民族饭店，与日本代表团布目顺郎晤会，讨论中国古代丝绸问题。下午在所阅泰莱科特《考古冶金学》。晚间赴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参加邓小平副总理招待英国前首相希思的宴会。

5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王静如、杨一之同志来谈。下午偕秀君赴东风市场购物。铁秋媳来信，近二个月身体不好，呕吐，可能是怀孕了。

5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院外事局李秀清同志来，谈招待秘鲁考古文物代表团的计划。因为对方已接受邀请，预定6月底来京。贵阳化学地质所欧阳自远来所谈关于陨铁鉴定问题，取去陶克捷同志的鉴定书。晚间出席英国前首相希思的答谢宴会，仍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

5月28日 星期二

阅泰莱科特《考古冶金学》。

5月29日 星期三

所中续派洛阳队、东北队、内蒙队，与各队队长交谈，各队人选定下来，下星期即可出发。西安队马得志、张长寿二同志赴西安。

5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将《考古》第3期改正过的校样交给安志敏同志，商谈改换《考古》封面。赵信同志由琉璃河来，谈该地西周墓地发掘情况。并云最近53号墓中青铜短剑失窃，已由公安部门追查。下午所中组织看电影《白毛女》。返家，陈滋德、于坚二同志来商谈关于瑞典编写的出国文展说明书的改正问题，以便电复驻瑞大使馆。

5月31日 星期五

上午赴友谊医院复查，血沉虽由26降至24，但仍不正常，肺部阴影仍有一条，可能为加厚关系。阅毕泰莱科特《考古冶金学》（pp. 1—311）。这是限于铜、锡、铅、金、银、铁，但叙述及诠释得颇为精而确，为研究古代冶金者必读书之一也。



## 6月

6月1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传达中央文件（关于外宾看大字报事）。10时所中组织看新出电影《平原作战》。接英国来信，转到学部去。

6月2日 星期日

上午去探视徐旭生、钱锺书二同志的病。徐老自1969年以后即以老病在家休养，卧在床上，连人也认不出来。或认出来而叫不出名字，只说“我没有病啊！”钱自去年12月气喘病骤然恶化，抢救过来后，仍在休息中，现由其女儿家搬到学部6号楼居住，已恢复得差不多了，但体弱，步行困难。返家午饭后，我一直午睡到4时始起来。阅Brill [ 布里尔 ] 主编 *Science and Archaeology* [ 《科学与考古学》 ] 首二篇，关于金属的鉴定（镀金或贴金，铁器的金相学研究）。

6月3日 星期一

接英国British Academy [ 英国学术院 ] 秘书Neville J. Williams [ 内维尔J. 威廉 ] 来信。打报告请示院外事局，是否可以同意(4)。

6月4日 星期二

为内蒙文物队送来的四枚波斯银币及一枚东罗马金币作鉴定。《考古学报》今年第1期清样送来，再校对一遍。

6月5日 星期三

将《考古学报》上的《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改写为《中国和伊朗长久友谊的物证—萨珊银币》，约3000余字，拟交《中国建设》发表。

6月6日 星期四

今晨下雨，旋即放晴。《中国建设》社取去稿子。全所大会，军宣队老谢同志谈对于今后运动的设想。

6月7日 星期五

阅P. Kuanth的*The Metal Smith* [《金属工匠》]。下午赴首都医院门诊，经检查血沉仍慢（28），但未查出原因。安志敏同志陪杨钟健同志去泥河湾四天，今日返所。

6月8日 星期六

上午阅毕《金属工匠》（pp. 1—199），是Tius-life公司的通俗读物。审阅何爱华的《评〈中国伊朗篇〉》一文。下午新华社对外部欧阳采薇持《〈孙膑兵法〉的发现》英译本来，为之校阅。晚间吴大夫来，约炎儿星期一去首都医院试验新鉴定隐球菌的方法。

6月9日 星期日

到胡厚宣同志处，谈《甲骨文合集》事。阅美国的《考古学》1973年6月份一期。又阅《古物学》1972年第1期。

6月10日 星期一

翻阅新到西文杂志。

6月11日 星期二

北大李仰松同志来谈王湾报告编写事。为满城汉墓的报告绘图计划，找张孝光、张广立同志商谈。院外事局来电话，秘鲁代表团23日入境。与苏秉琦同志谈易县燕下都遗址，因为他上星期随河北省文物队去过那里，据云发现埋葬人头骨千余个。

6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陈滋德同志来谈关于墨西哥文化博物馆要求交换文物事。陈淮同志来谈长江队事。下午在绘图组座谈，关于促进满城报告的绘图工作问题。

6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赴首都医院检查，血沉仍是28耗 / 小时，肺部透视，仅纹理稍厚粗，余如常。赴故宫，遇及辽宁省博物馆杨仁恺同志，参观辽墓出土的两幅宋画及缂丝，同时也看了马王堆的帛书及帛画。阅Clark [ 克拉克 ] 关于史前考古的两篇文章，Baril Guay [ 巴里尔·瓜伊 ] 关于中国画对波斯影响的两篇文章。下午《中国建设》社对于《波斯银币》一文提了一些意见，希望修改后再送去。

6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赴首都医院继续门诊检查。阅J . N . Leonard , *The First Farmem* [ 伦纳德：《初期农耕者》 ] ( 1973 )。

6月15日 星期六

阅毕伦纳德《初期农耕者》（pp. 1—160）。这是一本通俗读物，但文图兼佳，值得一读。上午学部组织听“历史上儒法斗争”的录音报告。下午所中组织看电影《青豆花生》。归途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晚间至王忠同志处，将新疆出土藏文写本交其鉴定。

6月16日 星期日

为《中国建设》修改《波斯银币》一文。

6月17日 星期一

所中传达学部协助农村秋收的动员报告。下午阅《古物学》1972年第3期文章。

6月18日 星期二

接院外事局通知，秘鲁考古代表团3人：伦布雷拉斯（Luis Lunberas），冈萨雷斯（Jasus Enrique Gonzalaz Cavie）副馆长，及罗歇尔·拉文内斯（Rozzer Rawines，全国文物局局长），下星期一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6月19日 星期三

阅《古物学》1972年第4期文章。

6月20日 星期四

所中同志赴参加麦收，我留守在所。审阅《满城汉墓发掘报告》首尾部分。下午至胡厚宣同志处闲谈。

6月21日 星期五

昨天麦收，今日多在家休息。上午赴首都医院门诊，肺部照片及痰皆正常无恙，另作血液检查，以鉴定血沉过慢的原因。下午赴隆福医院探视王伯洪同志之病。

6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开外事组小会，布置下星期秘鲁考古代表团来后招待事。陈滋德同志来谈。阅B. G. Trigger, *Beyond History: The Method of Prehistory* [ 特里格尔：《超越历史—史前学方法》 ]。

6月23日 星期日

阅毕特里格尔：《超越历史—史前学方法》（pp. 1—105）。上午至胡厚宣同志处商谈。暄儿一家来，午饭后即回去。明天是端午节，秀君包了些粽子。

6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陪秀君赴北医口腔科安另一副假牙。

6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赴首都医院，抽血检查。所中组织观看电影《原子弹的防护》。下午至文物局与陈滋德同志商谈安阳殷墟保护事。晚间胡厚宣同志夫妇来谈。

6月26日 星期三

下午伦布雷拉斯率领的秘鲁考古代表团来所访问。先在会议室中招待，我所出席18人，约谈2小时；然后参观标本室、化验室、C<sup>14</sup>实验室，又至会客室谈日程。

6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开小组会，谈参加院部召开的调剂物资及1974年物资计划。

6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陪秘鲁外宾参观故宫慈宁宫出土文物展览。下午又来所中参观标本室，拍了一些照片。

6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陪秘鲁外宾赴周口店参观，古脊椎所张朝行、吴汝康、戴尔俭三位同志接待。座谈会后，参观标本室及现场（猿人洞及山顶洞）。下午外宾游览颐和园。我返所，对《地理知识》一篇《关于碎叶》稿子写了些审查意见。至刘大年同志处闲谈。

6月30日 星期日

在家阅尼克松的《六次危机》中译本。晚间参加院部在前门北京烤鸭店宴请秘鲁外宾的宴会，由周荣鑫同志作主人，秘鲁使馆参赞亦来出席，散席时已9时余。（《人民日报》7月2日刊登消息）

## 7月

7月1日 星期一

上午于坚同志拿来已出版的展览说明英文本及中文本，又有英文稿初稿，要我代为审校，又壁画展览说明一份。赵信同志由琉璃河返京，汇报情况。韩康信同志等由易县燕下都观察人头骨后返京，汇报情况。下午审校Zanbia [ 赞比亚 ] 考古学部分译文。晚间出席秘鲁大使馆瓦尔多斯（Valduc）大使的宴会，有岳志坚、武藻文、郭劳为、李秀清和我，秘鲁考古代表团三人及阿拉依萨参赞作陪。席间伦布雷拉斯团长提出交换古物复制品问题，我们答应请示上级。

7月2日 星期二

上午送秘鲁代表团乘火车离京赴外地视察，王仲殊和李秀清二同志陪之前往。武副局长托我到文物局王冶秋局长处，谈关于交换古物复制品事，王局长说他们那里无力量，连墨西哥的也推掉不干了。至地质学院，晤及袁希渊教授，谈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材料的整理，及西阴村考古问题（地图、蚕茧）。下午湖南省博物馆熊传薪、高至喜、何介钧三同志来，商谈马王堆二、三号墓报告编写问题。今日中央读书班离开学部。新疆李遇春同志来所，还送来一篇“儒法之争”的报告记录。

7月3日 星期三

上午收到院外事局指示，对于英国学术院来函关于通讯院士问题，主张婉拒。下午赴工人俱乐部，参加学部批林批孔大会，两位工人谈关于战国时代儒法斗争及秦始皇估价问题，由余震同志主持，结束时传达昨天中央读书班的临行致辞。

7月4日 星期四

上午赴首都医院诊视，检查结果，血沉竟是39，反见恶化，但又查不出原因，要再抽血检查。下午将出国壁画展览说明书审阅一过，提了些意见。又校阅《中国建设》我那篇《波斯银币》的英文译稿。

7月5日 星期五

上午去首都医院抽血检查。王静如同志携《西夏文编》稿本九册，及《永宁寺碑女真文考》稿子来，将稿子交编辑室。下午所中传达中共中央21号文件。分组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7月6日 星期六

整天继续分组讨论。下午审阅《考古》要发表的《青龙寺发掘》一稿。晚间送建中孙返呼市，这次又呆了半年，闻已批准留呼市分配。

7月7日 星期日

阅毕Hansford, *Chinese Jade Carving* [韩斯福：《中国的玉雕》] (pp. 1—124)。晚间偕秀君等赴北展影院观电影《杜鹃山》。

7月8日 星期一

上午审阅出国文展说明书（罗、南、墨）英文译稿。下午偕王抒同志赴北京玉器厂参观，并作记录。高广仁同志率领的山东队返所，略谈工作收获。

7月9日 星期二

上午黄展岳同志谈昨天下午在文物编辑室座谈《马王堆汉墓报告》情况。与卢兆荫、王岩同志，略谈满城汉墓2号车器问题，并参观实



物。蒋忠义同志来谈北京市在丰台发现西汉积炭积砂木椁墓事。下午审阅出国文物英文说明书。

7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赴学部，商谈关于招待日本考古代表团事，已定于本月29日动身来华，初步安排参观访问日程。下午偕安志敏同志赴北京市文物处，与赵、吕二同志一起去丰台区黄土岗公社郭家庄大队，参观新发现的大葆台古墓，钻研结果似为西汉时代的积炭木椁墓。晚间内蒙汪宇平同志来谈，谓最近又发现旧石器地点三处，皆在呼市附近。

7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赴吉祥剧院参加学部组织的儒法斗争史报告会录音（天津工人）。下午为出国文展审阅说明书法文本稿子（可能明年去比利时展览）。

7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开组长会，讨论如何开展运动。

7月13日 星期六

阅何炳棣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一书。晚间法国大使馆举行国庆酒会，应邀前往，遇及王冶秋、岳志坚等同志。

7月14日 星期日

今天下雨。在家阅毕何炳棣的《黄土与中国农业起源》一书（1—228页）。

7月15日 星期一

山西队谈山西工作问题，因为山西文管会已决定要在东下冯遗址作主动发掘，拟派出一队共同工作。下午何炳棣教授在北大作报告及座谈会，让安志敏等同志去听。

7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偕安志敏同志至红楼，参观内蒙呼市附近出土的旧石器（乃英板村脑包梁，有flake [石片] 石器；大窑村南梁沟，及什棋窖、火石山二处的石球、砸砍器等）。贾兰坡同志带着一批年轻人亦来参观，还与汪宇平等内蒙同志开一次座谈会。又见及在红楼编写内蒙和林格尔汉墓壁画的张郁同志，参加《孙子兵法》汉简和马工堆帛书整理小组的商承祚教授，以及唐兰、顾铁符等同志。下午阅Barthold, *Turk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巴托尔德：《蒙古人入侵前的土耳其斯坦》]。郑愈教授由内蒙送病人来京，找我一起至张伯璠先生处代介绍医师。然后赴丰泽园，乃由岳志坚同志作东道，宴请何炳棣教授，旅游局岳岱衡局长招待的，返家已10时许矣。

7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偕安志敏、黄展岳、徐苹芳三同志赴历史博物馆，参观出国文展组主办的汉唐壁画展览（去北九州展出），王友唐、于坚同志招待介绍，遇及北大俞伟超同志，中午始返所。下午阅巴托尔德书至200页，留待以后再阅了。

7月18日 星期四

山西文管会张颌、陶正刚同志来谈山西工作。北京市发掘大葆台，已得批准，下午开会，让安志敏、蒋忠义同志去参加。我去探视赵铨同

志的病，未遇。途中碰到王天木同志，到他家中闲谈。报载英国伦敦于7月16日成立British-China Center [英中中心]以代替两年前成立的英中委员会，仍以Melman Mecponald为会长，Trevelyan [杜维廉]为副会长，H. Thompson [汤普森]教授为主席。

7月19日 星期五

接外事局电话，阿尔巴尼亚修整古物同志将于9月初来所。山西文物队整理侯马发掘材料组吴振禄、叶学明、杨富斗三同志来谈编写侯马报告问题。

7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组织观电影《侦察兵》。下午审阅《考古》第4期稿子。秘鲁外宾提前出境，晚间由王仲殊同志由广州返京。

7月21日 星期日

继续审阅《考古》第4期稿子。

7月22日 星期一

阅读沈括《梦溪笔谈》中有关考古的条目，并加摘录。

7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赴自然博物馆参观新装配好的甘肃合水县出土的剑齿象的架子。周荣鑫、杨钟健、吴依等同志在场，还拍了电影。下午大雨，所中同志去参观出国文展主办的汉唐壁画预展。我在所中，继续搜集关于《梦溪笔谈》的材料。收到英国学术院的来信，说已于7月10日被选为

通讯院士，去函请示院外事局，说“可暂不理”。

7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核心小组开会，一是关于编辑室丢表的问题，失而复得；二是派人到曲阜帮助近代史所拍孔府档案。下午继续搜集有关沈括的材料。

7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天津咸水站中学张铠同志来，去年曾由顾颉刚先生介绍来谈拉美历史问题，这次来京搜集材料，要利用考古所图书。下午继续搜集材料。

7月26日 星期五

开始写作《沈括与考古学》一文。

7月27日 星期六

学部余震同志传达中央首长7月14日的讲话，是关于中央文件17号及21号的一些问题解答。

7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访裴文中同志，开会去了，未遇。

7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北大宿白、李伯谦二同志来谈北大学生实习事。下午新疆博物馆副馆长韩光夏及柳用能二同志来了解情况。

7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同乡缪天荣医生由温州出差来，持周邦基同学手书来所访我，偕往至张伯璠先生处，然后邀之来家中，闲谈家乡事。

7月31日 星期三

继续搜集《梦溪笔谈》的考证资料。晚间赴机场迎接日本考古代表团。我方有院外事局潘纯局长、冯固复处长，文物局郭劳为处长，还有白土吾夫。

## 8月

8月1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饭店，与日本考古代表团谈日程。团长宫川寅雄，团员关野雄、町田甲一（名古屋大学雕塑美术史教授）、冈崎敬、铃木嘉吉（建筑史家，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平城宫迹发掘调查部长）、土居淑子（成城大学助教授，汉代美术及画像石、古代绘画史），高桥绘（共同通讯社）及秘书木村美智子（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局长助理）。日程：1日—6日北京，7日—8日安阳，9日—10日洛阳，11日—13日西安，14日—15日上海，16日杭州，17日—18日广州。下午2时半来考古所，我介绍考古所概况及近年来考古收获。参观标本室及C<sup>14</sup>实验室，6时始告辞。晚间与王冶秋同志通电话。

8月2日 星期五

上午山西文管会张德光、邓林秀二同志来谈山西共同工作事。文物局任际奉同志偕北京市李同志来谈大葆台汉墓发掘事。下午王仲殊同志约王廷芳同志来谈考古所的归属问题。

8月3日 星期六

上午陈滋德同志来商谈下午开会中的问题，以便先取得一致意见。下午赴北京市委，参加大葆台汉墓发掘工作领导小组会，黄作珍同志主持。晚间参加中国科学院宴请日本考古学者代表团，由吴有训、王冶秋二同志作东道。

8月4日 星期日

将1972年下半年日记（包括访问阿尔巴尼亚日记）由手册转抄到1972年日记本中。

8月5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饭店，陪同日本考古代表团游览长城及十三陵。晚间返家，招待组来电话由我和冯固复同志去护国寺街23号向周建人同志汇报情况，因为中央批准由他明日接见。

8月6日 星期二

上午周建人副委员长接见日本考古代表团，由我和王冶秋同志作陪，接见后他们参观人民大会堂。下午广东省文物队参加西沙群岛考古的何纪生、吴振华、徐恒彬三同志来谈。晚间赴北京饭店送日本考古学者代表团离京赴安阳，11时35分开行。今日大雨。

8月7日 星期三

上午山西文管会张德光、邓林秀二同志来，续谈山西队工作事。所中领导小组开会讨论所中检查及保管器材事。下午谈墨西哥赠送标本及参加大葆台发掘事。

8月8日 星期四

上午物理所李国栋同志来谈冶铁史问题：（1）铁及冶铁的最早标本；（2）陨铁制器与冶铁孰早；（3）磁铁或慈石的最早出现（《吕氏春秋》）；（4）李约瑟书Vol. IV中P. 267, PL. CXVI的画像中“司南图”是否可靠？一会儿，陈滋德同志偕河北省文管会唐云明同志来，取去藁城殷代铜柄铁刃。对于地质所切片，大为不满，对陨铁的结论，也不同意。谈得很久，由陈滋德同志从中调解，由陈同志出一收条，而告一段落。下午任际奉同志来谈，他将于后天赴长沙参加马王堆尸体解剖座谈会。

8月9日 星期五

上午王序来谈昨天下午大葆台墓发掘组开会情况。北京钢铁学院师生三人来谈关于冶铁史问题。下午写作《沈括与考古学》一文。接温州来信，谓素芳侄女夫妇携小孩子来，要住在自家。现已有兰英侄女姐妹四人，又增加三人，连床铺也成问题。

8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偕王仲殊、钟少林二同志去参观安定门西煤厂附近元大都民居遗址，及所出文物。这是北城墙下遗址的最后一处，元大都工作即告一段落。返所，张彦煌同志来谈山西队工作问题，打算10日左右出发。下午继续写作《沈括与考古学》一文。

8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正暄儿一家来，中午一起到北京烤鸭店请兰英姐妹等四人，还陪她们到故宫午门前拍一合影。然后偕秀君至东风市场购北京特产，以备作礼物。

8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偕暄、炎二儿至火车站接素芳。中午吃她从温州带来的蟠螭。下午所中临时领导小组开会，关于王伯洪同志出院后的住屋问题，及北大学生实习要求支援辅导员事。

8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故宫吴仲超院长处，因为周仁先生去世后，他的老伴偕同次子等来京游览，并顺便访问周先生的生前老友，冯先铭同志陪他们参观陶瓷馆，我亦去陪同参观一周。下午北大李伯谦同志来，仍是谈学生实



习事。晚间返家才知道楷儿由西安来京，家中骤增至十人住宿，借了两张木床、两张行军床，还要秀君睡在沙发椅上。

8月14日 星期三

继续写作《沈括与考古学》一文。下午陈滋德同志偕江西文化局同志来谈，为清江吴城遗址的抢救工作，希望支援。领导小组又谈为王伯洪腾房子事。

8月15日 星期四

晨间送兰英等上火车。为《考古》审稿及校阅英文目录。下午继续写作《沈括与考古学》一文。

8月16日 星期五

阅沈括《长兴集》。

8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听传达23号文件（批判林彪右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

8月18日 星期日

在家继续写作《沈括与考古学》一文。下午张国熊同志偕吴仲达夫妇来访。

8月19日 星期一

今天《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消息：《长沙马王堆第3号汉墓出土一批古佚书》，晨间广播提要。上午赴隆福医院探视王伯洪同志，昨天恶化，现已入昏迷状态。下午全所大会传达23号文件。所中同事高家鑫同志今天结婚，前往致贺。写了两封信（河北唐云明，陕西石兴邦）。

8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河南省博物馆曹桂岑同志五人来所，要参观标本室收藏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标本。下午继续写作《沈括与考古学》一文。麦英豪同志由广州来，是文物局借调来京三个月。

8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钟少林同志来谈大葆台汉墓发掘工作问题。我偕钟及陈滋德同志等赴大葆台考察，已于前天开工，商谈下一步工作计划。返城，大雨。

8月22日 星期四

继续写作《沈括和考古学》一文。

8月23日 星期五

继续写作《沈括与考古学》一文。晚间胡厚宣同志夫妇来，并送来一篇文章：《殷代奴隶的反抗》。

8月24日 星期六

继续写作《沈括和考古学》一文。

8月25日 星期日

写完《沈括和考古学》一文，开始誊清。

8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院外事局陈祥春同志来谈墨西哥代表团来华事。魏志同志来谈关于阿尔巴尼亚进修生来所实习事。继续誊抄《沈括与考古学》一文。

8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王静如同志来，偕往访商承祚同志。

8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与王仲殊、王<sup>弼</sup>二同志谈送墨西哥复制古物及阿尔巴尼亚同志来进修问题。下午《人民日报》来约稿。李秀清同志来说，伊朗大使馆要《波斯银币》一文的抽印本二本，又谈外事。赴隆福医院探望王伯洪同志之病，比上星期稍好，神志清醒，但体力渐衰，已移住单身小房间。

8月29日 星期四

学部总指挥部余震同志和老范同志来所，我们向之汇报所中工作，并请其对于今后方针及计划作指示。下午将《沈括与考古学》一文誊抄完毕，交与编辑室，还有几幅插图要绘。王伯洪同志又出血，病况恶化。

8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高广仁同志来与我及仲殊同志，商谈山东队下半年工作计划。

8月31日 星期六

誊抄《沈括与考古学》一文的注释。晚间赴王明同志处闲谈。

# 9月

9月1日 星期日

上午送素芳内侄女离京南下，秀君和正暄三兄弟都去送，因为携带东西过多，非有多人帮忙不可。下午王载紘同志偕同徐桂芳同志来访，桂芳是来京参加数理科学会议的。

9月2日 星期一

上午编辑室会同秘书组审改我的《沈括与考古学》一文。下午赴北京市文化局文物管理处，开会座谈元大都的发掘报告计划。由该处负责人李长发、梁丹（由赵光林代理）、袁、宋、潘、郭仁等，与我所徐苹芳、蒋忠义二同志一起商谈。后来又赴北海观元大都出土物。

9月3日 星期二

今天所中与近代史所合起来，听学习23号文件的辅导报告录音，关于辽沈战役及平津战役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9月4日 星期三

上午写了几封回信（童恩正、叶万猷、方介堪、周邦基）。下午偕楷儿参观工艺美术展览。

9月5日 星期四

今日下雨。撰写《沈括与考古学》一文的英文提要。素琴儿的同事来，托之带咸肉等给琴儿。

9月6日 星期五

下午南京天文所王德昌同志等来谈洛阳北魏墓星象图问题。秀君以昨日淋雨，今日右手臂疼痛发麻。

9月7日 星期六

为《辞海》审阅新添辞目的稿子。

9月8日 星期日

阅《文物》1974年第6期。傍晚王则诚、钟少林同志来谈。晚间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

9月9日 星期一

为《人民日报》写作《友谊的花朵遍地开》，谈国外访问的情况和感想也。

9月10日 星期二

修改昨天写的文章，下午《人民日报》社来人取去。

9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宋之光大使偕同康矛召大使夫妇来所，约好今天偕同去历史博物馆参观汉唐壁画展览，由王友唐同志招待。下午至文物局，与陈滋德同志谈关于回复唐云明同志来信问题。遇及刘仰峤同志，他谈此次参加赴加拿大代表团的情况。晚间温平同志来，他奉命在香港办一出版字画文物等书的出版社，将于16日离京赴港。

9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写了几封信。

9月13日 星期五

所中传达关于报审《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草案）的报告。赴隆福医院，与王伯洪同志的遗体告别，今天上午9时去世，住院已逾十月有余。下午陈滋德同志来谈关于安阳小屯建新公路事等。

9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赴八宝山公墓，为伯洪同志遗体告别，今日火葬，下星期二开追悼会。下午所中商谈追悼会布置。

9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至王则诚同志处谈，取回《文物》第7期，将《沈括与考古学》一文的校样校改一过。将在《考古》第5期上发表。晚间赴同和居，应温平同志之邀，在座有胡愈之夫妇及王仿子（出版局）、王益（人民出版社）等。阅T. Smollett, *The Adventure of R. Randon* [ 斯末莱特：《蓝登传》 ] 的杨同翰中译本（1—556页）。

9月16日 星期一

所中搞卫生。

9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去八宝山开王伯洪同志追悼会，由牛兆勋同志司仪，我主祭并致悼词：“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王伯洪同志。王伯洪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学术秘书、殷周研究组副组长。因肝硬化久治无效，于1974年9月13日上午9时15分不幸逝世，终年51岁。王伯洪同志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积极参加北京解放前夕的地下斗争。解放后，王伯洪同志曾参与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工作，在我所的学术行政、编辑出版，特别是西周时代的田野考古等方面，都贡献过较多的力量，作出了显著的成绩。”散会后返所，与钟少林谈北京队工作问题。下午王弻汇报上午开会情况，谈接待阿尔巴尼亚外宾进修事。

9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李秀清同志来谈关于接伊朗代表团路线事。王静如同志来谈，偕往翠华楼午餐。下午所中商谈关于王伯洪同志身后事。《人民日报》社李同志送来校样。

9月19日 星期四

审阅杨泓的《中国古代的甲冑》一文（至宋代止），写了几点意见。

9月20日 星期五

《人民日报》社李同志前来取去校样。又《考古学报》校样来，加以校阅。

9月21日 星期六

将《考古学报》上《沈括与考古学》一文校样退还给编辑部。



9月22日 星期日

阅《文物》1974年第7期（1—84页）。主要是《马王堆二、三号墓发掘简报》。

9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广州麦英豪同志来谈。

9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临时领导小组谈国庆节事项。王冶秋同志派金枫同志前来邀我去鉴定菲律宾赠送古陶器的年代（马科斯总统夫人赠给江青同志的），偕安志敏同志一起去，又偕冯先铭同志去看赠送故宫的一件菲律宾出土的釉硬陶器。返家查书，知为当地铁器时代早期的Novaliches型豆，相当于我国的汉代。下午校《考古》第5期的校样。

9月25日 星期三

外事局陈祥春同志来商谈接待墨西哥考古代表团计划。上午外文局张星联同志送来汉唐壁画说明英译本，希望我所代为审阅改正。下午审阅《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校样完毕。

9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河北省郑绍宗同志来谈满城发掘事，与陈滋德同志通电话，告以此事。下午与王俊铭同志谈外文局翻译问题。

9月27日 星期五

校阅《考古》1974年第5期校样。阅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晚间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

9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外事局来电话，谓墨西哥考古代表团今日可抵广州，陈祥春同志已去广州迎接，可能明日来京。阅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

9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钢铁学院邱亮辉同志带同教研室焦、杨等教授数人，来谈中国炼金史问题，谈了一个上午。下午西北大学考古教研室张洲同志来谈。晚间赴机场迎接墨西哥考古代表团。

9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饭店，与墨西哥考古代表团团长Guillermo Bonfil [ 吉列尔莫·邦菲尔 ] 商谈访问日程，翻译陈祥春。下午阅毕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1—196页）。晚间参加国宴，共450桌，4500余人，周总理出来时，欢声雷动。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二

今天为国庆25周年，今年游园仍分六处。我陪外宾，上午游颐和园，下午游中山公园及文化宫。晚间陪外宾赴工人体育场看烟火，间以足球比赛及体操表演，10时始散。

10月2日 星期三

今天在家休息。阅Brill [ 布里尔 ] 主编的《科学与考古学》。

10月3日 星期四

至北京饭店，将吴有训副院长祝酒辞改了几句退还给外事接待组。偕秀君赴东风市场及百货大楼购物。

10月4日 星期五

假毕又上班了，国庆节三天过得很快。上午校阅《汉唐壁画》英译稿，王俊铭同志改译过，作最后审定。下午墨西哥考古代表团来我所访问，在会议室开招待会，将赠墨西哥的复制品22件也陈列出来，座谈后参观实验室及标本室。

10月5日 星期六

陪伴墨西哥考古代表团赴周口店参观中国猿人遗址，吴汝康同志等招待。即在此处用午餐，由北京饭店带去的。饭后顺便参观天坛公园，然后赴琉璃厂购物。晚间吴有训、王冶秋二同志设宴招待墨西哥代表团，墨驻华大使亦出席。

10月6日 星期日

校阅《汉唐壁画》英译稿。上午洪彦林同志来谈。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

10月7日 星期一

上午外文局张星联同志来，拟取去《汉唐壁画》英译稿，但是还要加工。新影的同志来商量，拟借用外景拍马王堆二、三号墓电影。午间赴墨西哥大使安吉亚诺的酒会。傍晚赴前门外北京烤鸭店，招待R．Pira Chan和Litoak King两位新到的墨西哥外宾。

10月8日 星期二

上午陪墨西哥外宾去西郊动物园，又赴故宫参观出土文物。下午3时在墨驻华大使馆，墨西哥代表团团长吉列尔莫·邦菲尔及Matos、Zaldivar二团员作报告，听众约六十余人，5时结束。赴人大会议江苏厅，郭沫若院长接见，吴有训、王冶秋等同志作陪，约谈1小时。后来外宾参观人大会议。

10月9日 星期三

晨间送墨西哥代表团离京赴外地访问，由王仲殊同志陪同，驻华大使馆二秘马尔多耶多夫妇亦随往，院外事局派二位翻译和一位联系工作人员，一共15人。赴所，钟少林汇报大葆台汉墓工作情况。下午偕牛兆勋、安志敏、赵铨、钟少林四同志一起赴大葆台参观，现已掘开椁盖，下一步将撤盖清理。

10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校阅《考古学报》第2期《沈括与考古学》校样。赴美术馆参

观全国美展。中午观新电影《闪闪的红星》。下午所中集体参观大葆台汉墓。

10月11日 星期五

内蒙队返所，参观其新获的夏家店下层的烧后绘彩陶。下午所中传达中央25号文件（为贺龙恢复名誉），分组讨论。裴文中同志来谈，他新近由合肥返京。

10月12日 星期六

晚间洪美林同志来谈。

10月13日 星期日

参加所中的旅行，偕炎儿一起去小房山（石经山），苏秉琦、徐苹芳、佟柱臣等同志都一起前往。先参观新盖的藏贮经板的库房，乃南塔拆除时地穴中出土，达10083块。然后参观云居寺遗址，抗日战争时为日寇所炸毁的。登北塔，乃辽代建筑，四周有唐塔4座。遗址中尚立有石碑。我们又鼓勇登石经山参观雷音洞，9座藏经洞仅此洞仍敞开，可以进内，四壁嵌石经，中央有四石柱，刻镌千佛像。下山返家已4时半矣。

10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屈如忠同志由安阳来，参加大葆台发掘。阅毕Samalin, *East Turkistan down to the XV Century* [萨马林；《15世纪以前的东土耳其斯坦》]（pp. 1—95）。下午赴北京市革委会，参加大葆台汉墓发掘领导小组会议，由黄作珍、王冶秋二同志主持，批准揭盖清理方案。

10月15日 星期二

审阅《考古》稿子。下午传达中央26号文件（人大）。

10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临时领导小组开会，商谈所中一些事情。下午偕炎儿赴大葆台，参观汉墓发掘。

10月17日 星期四

今天下雨。上午所中集体看电影，是一些科教片。下午接到美国张光直的来信，及二篇单行本，阅后转呈外事局。傍晚袁翰青同志来谈关于翻译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一卷事。

10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参观澳大利亚展览会（农、牧、工业等）。下午陕西朱捷元同志偕李长庆同志来谈，借满城汉墓玉印照片。

10月19日 星期六

下午赴大葆台汉墓工地，王冶秋同志等亦来，已揭盖，商谈下一步工作。

10月20日 星期日

在家阅布里尔主编《科学与考古学》。下午任梓良同志夫妇及其女来访，携来梅冷生先生一信及虾尾一包。

10月21日 星期一

得袁翰青同志来信，询问关于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一卷译文中的几个问题，复信加以解答。阅《科学与考古学》。晚间偕妻儿赴红星影院观电影《南征北战》。

10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裴文中同志来打听去大葆台汉墓的路径。阅《科学与考古学》。下午偕牛兆勋、安志敏、黄展岳三同志赴大葆台，已清理完三重棺底板，墓经盗掘，尸体亦移置棺外，仅余玉片、铜镜四面、龙头枕头及丝织物残件。晚间至王天木处闲谈。

10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黑龙江省文化局文物处孙处长及文管会王永祥同志来谈，想提取东京城出土器物，告以此事须请示上级。下午所中组织参观大葆台汉墓。我在家阅毕《科学与考古学》（pp. 1—283）。

10月24日 星期四

阅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1分册。

10月25日 星期五

下午又赴大葆台汉墓工地参观，以墓道中又发现车马遗迹。

10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军宣队老谢同志告诉我们，学部全体军宣队员集中学习，约一

星期。最近科教组领导人员来学部，对学部有所指示，要学习中央文件26号，落实改策。徐苹芳同志来谈元大都工作等事。下午阅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1分册。

10月27日 星期日

阅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1分册。

10月28日 星期一

王仲殊同志来电话，知已于昨晚返京。墨西哥外宾于昨晨由广州离境，沿途一切顺利。

10月29日 星期二

王仲殊同志来所谈这次陪外宾情况，因为他要写这次外宾访问参观的总结。

10月30日 星期三

旅游局通知，英国外宾卡彭和哈华将于明天来所访问。

10月31日 星期四

阅毕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卷1分册（pp . 1—397）。下午2时英国外宾卡彭和哈华来所，旅游局高振东副主任及一翻译陪同前来，谈至4时余始告辞。



# 11月

11月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文物局参观浙江余姚河姆渡史前遗址出土物，是最近运送来的。下午校《考古》第6期稿。

11月2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军宣队学习后返所，谓下星期有工宣队进驻学部，我所也分到2位。下星期二学部举行动员大会，以后进入运动。学部的运动可进入一新阶段，落实政策或可于今年告一段落。又商谈东北考古队的报告出版事，拟打报告给学部上呈。下午看到新出版的《历史研究》试刊号。钢铁学院邱亮辉同志来谈古代铁器问题。

11月3日 星期日

陪秀君赴东风市场及大栅栏购物，中午即在大栅栏用餐。返家后，阅《文物》第8期。

11月4日 星期一

敬榜甥的邻居还带一位解放军，携敬榜甥的信说来北京逛，要住在自家几天，真是没办法。

11月5日 星期二

上午唐兰先生来，交来其所撰关于《黄帝四经》的文章，谓《文物》嫌长，拟交《考古学报》。下午阅他的稿子。晚间送给王则诚一阅。

11月6日 星期三

学部在翠微路海军第一礼堂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由范振衡同志主持，宣布工宣队于昨天又进驻学部，协助搞运动。由科教组李琦同志宣布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名单，组长柳一安，副组长余震、薛玉珊，组员张振标、范振衡。谓中央指示“要下决心，解决学部问题”。下午各所开会，我所与近代史所一起开，宣布临时领导小组名单，李翔、尹登年、王广东、范焕通及老窦。由李翔、尹登年同志先后讲话，然后分组讨论。我们这一组由李翔同志主持，有刘大年、黎澍、李新、牛兆勋与我六人。散会后，山西文管会张颌同志来谈，为了整理侯马盟书也。

11月7日 星期四

今天继续学习昨天的报告。

11月8日 星期五

上午全所偕同近代史所赴东郊火车站西货场劳动。下午在所中学习。晚间吴荣曾同志和王世民同志来谈，并交来《历史研究》编辑部赠送的《历史研究》第1期试刊号。

11月9日 星期六

上午继续学习，读文件。下午参加所中清洁卫生劳动。阅毕V. M. Masson [ 马森 ] , *Central Asia* [ 《中央亚细亚》 ] ( pp. 1—180 )。辽宁博物馆李庆发同志来谈。

11月10日 星期日

阅《古物学》No. 190 ( 1974年6月 )。王则诚同志来谈。

11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北京钢铁学院邱亮辉同志等来谈藁城铁器问题，并取去地质所及地化所的鉴定书。我与王仲殊同志赴学部外事处，晤及朱永行同志，谈明天接见外宾事。下午参加所中学习。闻上午柳一安同志曾来我所，参加几个组，有一些指示。

11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饭店，与英国汉学家代表团中鲁唯一（Michael Loewe，剑桥大学），范彼得（Peter Van de Low，牛津大学）及刘殿爵（华侨）相约座谈。这个代表团除他们三人外，尚有克里斯特弗·豪（伦敦大学），戈登·博伊德·唐纳及肯尼思·理查德沃克，另赴他处参观。下午参加学部的老科学家座谈会，由柳一安及余震二同志主持，到会者有吴世昌、吕叔湘、张政烺、严中平、王静如、卞之琳、陈元晖、黄洛峰、任继愈、曹葆华、唐弢、傅懋勤、丁声树与我，共14人（闻尚有金岳霖及另一位以病未来）。

11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近代史所与考古所合开前领导干部的座谈会。尹登年同志主持，到会者有近代史所刘大年、黎澍、李新、刘桂五、张崇山、连燎原，我所的牛兆勋、靳尚谦、林泽敏与我，共10人。下午又参加考古所党员座谈会，由李翔同志主持，到会者共26人，谈至5时始毕。晚间审阅《考古》的稿子。

11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到历史博物馆礼堂，参加学部党员大会，共700余人。由余震同志报告近一星期来学部的大好形势。迟群同志传达党中央指示，党员要带头，作好团结工作，学部运动要三步作两步走，要团结，要安定，

要工作。下午及晚间所中党员分两组讨论，至7时半始散。

11月15日 星期五

今天整天，所中党员分组学习。下午广东一位参加西沙群岛发掘工作的同志来所谈这项工作。湖北省文化局胡美洲同志，与历史博物馆黄景略同志、北大李志义同志，来谈黄陂盘龙城工作。

11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学习，下午参加劳动。

11月17日 星期日

为《考古》审阅稿子，写了几封信。

11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与苏秉琦同志谈山东考古工作。湖北省文化局及黄石市文化局（许友三同志等）来谈大冶县铜绿山发掘工作事。下午范焕通同志通知明天起，学部办学习班，在第四招待所携粮票半个月。

11月19日 星期二

和牛兆勋同志一起赴市委党校报到，住进三楼153号，每室三人。全部学员六十余人，分七组，学部机关三组，其他四组为各所原领导（所长，副所长）。10时开会，范振衡同志代表临时领导小组讲话，关于举办学习班的用意。迟群同志讲话，还提了一些问题，点名要回答，对于学部过去的情况，指出名声很坏。今日仍有些人想不通，要提高各人的政治觉悟，做出像样的总结，以便回本单位作汇报，能得群众通

过。下午及晚间开会，讨论上午两个讲话。我们第四组由历史所、近代史所、考古所三所组成共8人，由刘大年和我为召集人，参加者还有黎澍、张崇山、牛兆勋、尹达、熊德基、东光。

### 11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接到通知，朝鲜文物保护考察团抵京，今晚文物局王冶秋同志设宴招待，明天上午来考古所访问，要我与牛兆勋同志请假返所一天。上午读文件（26号文件，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致江青同志的信》）分组讨论。午后返所，王仲殊同志告诉朝鲜代表团情况。团长李昌沅（国家文物保护局副局长），副团长朱英汉（即朱荣宪，考古所副所长），团员朱中燮（文物保护局指导员）、崔三俊、金东一（皆《文物画报》人员）。晚间6点半在前门烤鸭店宴请，由王冶秋同志作东道，9时始散。

### 11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朝鲜文物保护考察团李旦沅等来所参观，由我和牛兆勋、王仲殊、安志敏同志接待。先座谈后，引他们参观标本室、化验室、C<sup>14</sup>实验室。然后再座谈，并赠书刊，至11时半始告辞。午后返学习班，下午继续讨论。

### 11月22日 星期五

今天学习班全体赴农村参观访问，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上午7时半出发，9时许抵房山县周口村大队，大队党支部书记历述八年来这里的变化，生产逐年增长，要在五年内做到四双三化（粮食双跨江，棉花双百斤，每人养双猪，单层住房都改成双层房；机械化，田园化，田旁绿化）。又说到大队中两条路线斗争，阻止了搞副业挖煤的资本主义路线，又重视阶级斗争，挖出了阶级敌人。进午餐（大饼，豆腐炖肉）后，参观养猪房，政治学校的陈列馆、新建双层民房，然后到社员家中

闲聊天。刚开始不久，班上派人来通知，要我与牛兆勋同志返城，因为中央首长接见朝鲜代表团，我们要参加会见。一连打了三个电话来，说3时接见，一看表已1时半，连忙坐汽车赶回学部已2时35分，问清楚在人大大会堂新疆厅接见，北门进去时已二时三刻，来不及换衣服即直接赴人大大会堂，郭芳为、王仲殊二同志已来，少顷华国锋、王治秋二同志亦来，由王治秋同志向华国锋同志介绍代表团情况。不久朝鲜使馆代办李宰弼，一秘朱轸极二位前来。代表团上午赴周口店观猿人洞后亦前来。由蔡学昌同志陪同，华国锋同志与之一起照相，然后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结束后，参观人大大会堂。候他们走后，我与牛兆勋同志一起返学习班。还赶得上吃晚饭。饭后在宿舍中谈今日参观心得，刘大年同志去参加张振标召开的座谈会。

11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结合这两天学习的文件和昨天的参观，大家畅谈心得。下午自己准备总结，我们几个人在会议室交换意见，虽不曾写出什么，但颇有启发。晚餐后进城返家。

11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读梅冷生先生的《劲风楼诗集》及《桃花诗》。又至东风市场购物。午饭后赴学部搭车返学习班。下午自学，写总结提纲。晚间7时在第13会议室开会，张振标、迟群同志前后讲话。又由余震同志报告学部现下一片大好形势，家里群众起来了，热气腾腾，落实政策在考古、近代史两所已完毕，别的所中最近一星期内也都可落实，希望学习班的同志能跟上形势。最后由张振标同志宣布下一阶段的布置。

11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讨论昨晚的领导讲话，然后分别各自写总结。下午亦然。晚间观民族所纪录片：《苦聪人》，《独龙人》及《西藏民族生活》。

11月26日 星期二

今天上、下午我组（第四组）都在写总结。晚餐后召开召集人的会，张振标同志作指示：要抓紧、要严肃、要注意政策，各组汇报情况。晚间，各人将自己写好的总结念一遍，有五个念过，还剩三人明天继续。我返舍誊抄一遍，11时半始上床，辗转不能入睡。

11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组中黎澍、熊德基、尹达三同志做了检查发言。休息后，互相切助，互提意见。下午提早半小时开会，继续互提意见。晚间7时半全班开会，由新华印刷厂党委书记李同晏同志做报告，介绍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想变化，及厂中文化大革命前后，由于路线斗争觉悟提高所起的变化，现下干劲冲天，热气腾腾，9时完毕。张振标同志布置学习，各组回去分别开会，谈听后感想，散会时已近11时。

11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7时半动身赴附近车公庄新华印刷厂劳动，是搞明年的挂历，9时半结束，便赴各车间参观。听说现下提倡劳动，每天来这厂劳动者平均约700人。11时返舍。下午各组继续开会，互提意见。晚间有文艺晚会，我没有去，在宿舍写关于学术思想的检查。

11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开学习班大会，由关山复同志作检查，谈了2小时余。下午及晚间开批判揭发会，发言者29人次。

11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我所与近代史所返所参加整风动员报告。由李翔同志主持，余震同志作报告，分析形势，指出整党的必要性、主导思想、方法和步骤，最后谈政策和要求。返学习班，下午2时又继续开揭发关山复大会，13人发言。散会时宣布今晚及明天上午休息。晚饭后即各自返家。



# 12月

12月1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洗衣服，购米。午后赶往学部，乘车返学习班。召集人的会开过后，下午各组推代表一人，我组由黎澍同志准备材料，又综合我组这几天所揭发材料及批判要点，写一书面材料。晚间继续开揭发批判关山复大会，发言者达12人，最后由关山复表态，余震同志作总结，散会时已11时半矣。

12月2日 星期一

上午各组开会，先作准备。10时各人对学习班心得作发言。下午继续发言，最后由解放军王珍文作总结，散会已4时。赶赴礼堂参加全班大会，由张振标同志作全班总结，先谈这二星期学习班基本情况，然后指示回去后怎么办。接着柳一安同志总结学习班情况，并对关山复指示出路，今后再给他一个检查机会。全部学员回去后接受群众批评，以便绝大部分同志得到解放，恢复党的组织生活，6时散会。晚餐后，各自归家，学习班生活，告一段落。

12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市委，参加大葆台汉墓发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由黄作珍同志主持，王冶秋、黄家驷等同志皆来，决定明春继续发掘。下午及晚间参加所中学习。

12月4日 星期三

今天仍是整天开会。下午开党员大会，由李翔同志主持，谈了一小时半。

12月5日 星期四

上、下午及晚间继续参加整党学习。徐苹芳同志返所，谈最近十天参加天文学史工作会议情况，我所负担编写《天文学史文物图录》，及《北京观象台简史》、李淳风墓发掘。

12月6日 星期五

上、下午及晚间继续参加整党学习。下午各人发言“增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分裂，要团结”。午后陕西省文化局文物处陈孟东同志及华清池休养所所长来，我与马得志同志接见谈话。晚间胡厚宣同志夫妇来谈。

12月7日 星期六

全所赴郊区大白楼参观学习。上午8时半出发，9时半抵目的地。我所与近代史所同志一起200余人，坐6辆大轿车。10时起，参观王国福事迹展览馆，共有四个馆：（1）由少时山东逃荒至文化大革命。（2）、（3）先进事迹。（4）奋斗直至病亡。11时半完毕，休息，用午餐，自带干粮。关于王国福先进事迹，他于1969年11月6日死后，曾在报纸上介绍过，我们那时还学习过。今日亲睹其故居，又参观展览馆，印象更深，确为一个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干部。晚间偕安志敏同志去西直门招待所，会晤一些外地来的考古同志，如新疆李征同志等，9时余始返。

12月8日 星期日

上午偕秀君、炎儿及榜甥等六人赴故宫游览。下午偕秀君赴东风市场购物。晚间冯普仁同志偕天津李先登、云南邱宣充同志来我家闲谈，因昨晚没有碰头。

12月9日 星期一

上、下午及晚间仍是参加整党学习。山东王献唐先生的内侄，来谈整理献唐先生的遗稿。友协送来瑞典俞博赠送的书。收到英国R．A．S．[皇家人类学会]的来信，选为名誉会员，征求同意，转呈院外事处请示。

12月10日 星期二

继续整党学习。将赠送墨西哥文化博物馆的古物复制品的提单寄去，因为已经托运。

12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分组讨论。下午全所大会、由乌恩、蒋树成、靳尚谦、牛兆勋四同志在会上谈心得体会。然后由李翔同志及曹同志总结，散会时已6时半。今晚没有活动。

12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考古所、近代史所合开大会，两所共有八位同志发言，批判修正主义，联系学部及本单位实际。最后由解放军小赵同志作总结，并布置下一阶段的活动。下午及晚间分组讨论。

12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请一三通用机械厂二位工人做报告，算是上党课。散会后，党员继续开会，由李翔同志宣布整党日程安排，及应注意几点。下午各组讨论上午所听的报告。

12月14日 星期六

今日准备下星期的斗私批修，前后找到七位同志谈心，在学习班所写的底子上大加修改。罗哲文同志说文物局希望我所派一人与他一起去西安，解决周、秦、汉、唐四处遗址平整土地问题。

12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洗衣服。至马得志同志家，谈心之外、转达昨天所中决定派他去西安一星期。下午王则诚同志来谈。他去后，我继续修改“斗私批修”的发言稿。

12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学部召开大会，各所派代表，由刘大年、李纯、张守一、陈铁健四同志作“斗私批修”。下午组中开会，由我作第一次斗私批修，在组中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晚间继续。

12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在所中将下午的发言，作了详细的提纲。下午全所大会，由我和牛兆勋同志作斗私批修。我讲30多分钟，牛同志讲70分钟。尹登年师傅作总结，要各组回去分别评议。晚间各组继续评议。晚间接楷儿来信，说13日1时半生了一个男孩，母子俱安。秀君看信后，收拾一些东西，叫我托马得志同志带往西安。

12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考古、近代史两所在考古所会议室，听周口村大队书记李金同志的录音报告。下午继续评议昨天夏、牛二人的斗私批修。3时半考古所各组召集人向宣传队汇报，我与牛兆勋同志亦参加。对于我的意见，

总的说来，是抓着主要问题，挖出思想根源，但不够深刻。对牛兆勋同志的意见，以为态度不端正，没有亮出对群众和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思想。有几组提出要求再做一次。

12月19日 星期四

今天起，开始一般党员在各组中斗私批修，由党员召集人带头。我组乌恩同志讲了约1小时，群众提意见。下午3时以后意见提得差不多了，一致认为还可以，然后议论别组的党员。晚间传达柳一安同志在学部的讲话。

12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赴学部参加大会，先由刘大年、姜君辰二同志作斗私批修，作为示范性的。后来念读中央1973年14号文件及附件。散会后去看钱锺书同志。下午所中各组开会，我组上午由郑振香同志作过斗私批修，下午继续提意见。晚间组内由佟柱臣同志传达上午报告。

12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各组开会。我们组李遇春同志作检查，大家提意见。下午考古、近代史所在山坡上开党员干部及群众代表的座谈会，由柳一安、余震二同志主持，大家谈些所中运动情况，至6时始散。余震同志说今天来此，一是学习和了解情况，二是加温。

12月22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上午仍继续开会，各组转达昨天座谈会情况，并讨论。我组继续对李遇春同志提意见。午后在家，将图书室外文书订单看了一遍，删去几种。去容肇祖及胡厚宣同志处闲谈。

12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李遇春同志作第三次斗私批修，群众提意见，有进步，这次已抓住要点，但还不够深刻。下午乌恩同志传达宣传队意见，要由组中走出来。我先到山坡组听群众对高天麟同志提意见，自己亦提意见。工间操后到编南组，听群众对郭振辉同志提意见。晚间继续在编南组。

12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到山坡组，听林泽敏同志的斗私批修，然后与同志们一起对她提意见。下午到编南组征求，同志们向我自己再提意见。准备明天的发言。

12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在会议室，有各组代表参加，我作了补充前次斗私批修的发言，算是第三次，约1小时。然后群众提意见，一般认为态度还是诚恳的，也抓住主要问题，三次是一次比一次深刻，不过还有些不足之处。然后由工宣队作总结，叫我整理材料，今晚7时以前赶出来，以便报学部。下午在所中整理，晚间交给工宣队。

12月26日 星期四

就工宣队的要求，写了一篇600来字的《我在这次整党中的心得》。上午组中孙秉根作斗私批修，群众提意见。下午阿尔巴尼亚科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佩特里特·斯肯德来所，参加C<sup>14</sup>实验室。文物局陈滋德同志刚由美国返国，来谈些美国情况。主要是谈湖北、西安平整土地损坏重点保护古遗址的问题。今天所中贴出红纸大字报，有23名党员恢复组织生活，为已在组中及全所中通过。（我原亦在内，因为所级都要上级批准，报上去还没有批下来）。晚间第一批恢复组织生活的同志在会议室开会。我填写恢复组织生活的表格。

12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东西屋组给王仲殊同志提意见。下午传达中共中央30号文件，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回组后讨论。又评论新通过的几位党员。

12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组中继续评议新在本组通过的几位党员。下午我到图书资料组听张岱海同志第二次斗私批修，大家提意见。

12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写几封信。下午偕秀君访张国熊同志夫妇。

12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靳尚谦同志来我组听取群众意见。我偕同宣传队范、曹二同志至所中在家养病的同志处慰问（周本雄、支沅洪、徐旭生、田春华）。下午组中准备向宣传队提意见。今天所中发表第二批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名单，共11人，我已得上级批准，亦在其内，全所党员39名，现只有5名尚待再作斗私批修。晚间第二批11人都过组织生活，大家谈心得体会。

12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开全所大会，宣布第二批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名单，然后由我和高广仁同志发言表态。最后由曹师傅总结这一段整党经验。散会后，又由各组派代表参加座谈会，对宣传队提意见。下午全所搞清洁卫生工作，提前下班。返家后，遇到由温州出差来的三房四妹夫黄国光，找不到招待所，即住在自家。一江侄孙女由于学校放假，亦来自家住两天。骤增两人，显得热闹了。

---

(1) 编者注：据《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记载：是日周恩来“参加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江青策划下，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借介绍《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产生过程，大谈所谓‘反复辟’的主题，……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大会召开前，江青还对迟群等讲了许多攻击、诽谤周恩来的话。”又记载：“在‘一二五’大会上，郭沫若被江青点名，并当众站起。”

(2) 编者注：考古所的这一政治学习小组，因在编辑室南侧，故所内习称“编南组”。

(3) 编者注：应为《马王堆汉墓的葬制与西汉初期的复辟反复辟斗争》一文。

(4) 编者注：应为英国学术院授予通讯院士事。



# 1975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三

上午赴学部，参加学部召开的几个所原负责人（刘大年、冯至、唐弢、吕叔湘、严中平和我）的座谈会。由余震同志主持，学习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大家谈学习社论后的感想。中午始散。暄儿携小晴来，今年元旦又有二位亲戚在自家，热闹一番。不过没有贺年的客人，革除旧俗之一例也。下午至瞿同祖同志处小坐，听说他快要返湘，去后才知道他的爱人摔伤了腿，卧床休养，短期内不能离京。为《考古》审阅稿子三篇。

1月2日 星期四

上午在所中东西屋组学习元旦社论。新疆李遇春同志来所，在安志敏同志处谈新疆考古工作。

1月3日 星期五

继续学习社论。冯先铭同志奉吴仲超院长之命送来故宫藏墨碎块，作拓甲骨之用，并谈古瓷及窑址问题。

1月4日 星期六

继续学习社论，依学部规定，学习三天。学部通知我与刘大年同志到学部，由余震同志通知学部开会事。

1月5日 星期日

上午将自我检查改好，赴所交与军宣队范焕通同志。下午在家为《考古》审稿二篇。下午王则诚同志来谈。

1月6日 星期一

上午组中学习元旦社论。下午学部开会，是余震同志再次作整党动员报告，先谈目前学部整党形势一片大好，已有528人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占学部党员的70%，尚有220余人未过关。申请入党的群众有244人。形势是好的，表现在：（1）端正态度，坚持高标准，严要求；（2）坚持党的基本路线；（3）坚持斗争哲学，展开思想斗争；（4）严格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然后提出四点要求：（1）把思想整顿，搞深搞透；（2）教育和挽救犯错误的党员；（3）加强党的领导；（4）加强学习和批判。晚间所中各组传达。

1月7日 星期二

学习和讨论昨天余震同志的报告。又宣布学习小组由八组并为五组，并决定今后星期二、四有半天学习，星期六劳动，而晚间学习限于星期一、三、五。党团活动放在星期四晚间。今晚无活动，与秀君母子偕往东郊工人体育馆，观北京杂技团的表演。

1月8日 星期三

上午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午李翔同志通知今日下午2时赴科技组报到，准备开会〔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午后赴科教组，汽车至东单后抛锚，我只好下车步行到二龙路科教组，盛同志派科教组的车送我到政协礼堂，约到40余人。熟人张伯璠、王冶秋、陈德和等同志，后用大轿车送我们到北京市第四招待所，即原市委党校。这次住在主楼462号，一人独自一室。晚间在第一餐厅

用餐，遇及陈世骧、童第周、范达人等诸同志。饭后在506室开小组会，我们中央机关是北京市第四组（北京市222人、共分11组），召集人是王冶秋、柳忠阳、张运麟。组中共20余人，有张伯璠、迟群、王观澜、陈国栋、曹贤钦、杨牧之等。晚间在506室开小组会，传达下午万里同志召集各组召集人会议中通知应注意的事，并规定9日至11日学习三个文件的安排。返室后，王冶秋同志来谈。

1月9日 星期四

上午阅读文件。下午小组讨论《宪法草案》，及《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晚间自由阅读文件。9时范达人同志来谈，前年同去拉美，现在两校批判组。

1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小组继续讨论昨天的两个文件，下午转入学习《政府工作报告》。先行阅读。晚间有电影招待会，为《闪闪的红星》。

1月11日 星期六

今天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两位刚由国外做援外工作的同志（张杰、王佩珠），结合对外政策谈在国外做援外工作的情况。晨间至二楼与童第周、钱伟长同志闲谈。晚间观电影《渡江侦察记》。观毕后张伯璠同志途经我室，进来谈一会儿。阅《人民日报》发表的上钢五厂工人理论小组写的《论语选批》。

1月12日 星期日

今天继续讨论，主要是有些代表介绍他的部门的工作成就。王冶秋同志介绍文物工作情况。晚间开北京代表团全体党员会，由万里同志主

持，传达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吴德同志指示，关于大会的议程，希望各代表在党的领导下，开好这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党员代表要起应有的作用，使之开成为一个团结的大会。原定8时20分开会，后来晚了近一小时，由浩亮等唱几段京戏，散会时已10时许。

1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9时召开北京区代表团会，由万里同志主持，传达大会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吴德的讲话，然后通过大会主席团名单及大会议程和会议日程。然后推定北京代表团正团长倪志福，副团长万里等，并宣布分组由11组合并为5组，我在新的第2组，共47人。下午2时半，召开小组会，宣布今晚大会的注意事项。年老体弱者（60岁以上）18人用大轿车送，特殊年迈者用小轿车送，一般代表送到京西宾馆，由地铁前往会场。他们于下午5时即集合，陆续出发。我们是5时用餐，5时40分集合，6时20分左右始开车，抵会场后，在休息厅分区休息。8时半由朱德同志宣布开会，代表名额2885名，实到2851人，符合法定人数。然后由张春桥同志及周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仅念首尾数段以省时间。8时55分即完毕散会，抵家已近10时。休息后都睡，但因为兴奋久久不能入睡，睡后做梦。

1月14日 星期二

今天开小组会，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及昨晚的两个报告，并谈昨晚参加大会的感想。下午我组许多老同志请假去参加李富春同志遗体告别会，只剩下一半人留在组上继续讨论。大家都表示昨晚参加大会时非常高兴，非常激动，看到老一辈领导人身体健康，尤其是周总理健康恢复得很好，又看到这次年轻代表特多，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觉得非常高兴。并且表示决心，执行《宪法》和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今后任务。我组有4位援外同志，由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上沃尔特、索马里回国参加人大，报告在国外执行革命外交路线的情况，尤使人兴奋。晚间有电影晚会，我没有去，杨承宗同志来谈，原来是泰安巷宿舍的邻

居，现仍在合肥科技大学，已十余年未作长谈，谈到支援我所放射化学讲师级专家的可能性。清华同学程纯枢同志（气象局）来谈。

1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9时开小组会，继续讨论。10时北京区代表集中到礼堂开会，通过《宪法》。散会后至王冶秋同志处闲谈。下午2时半开会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今天李富春同志追悼会在人大大会堂召开，我组几位老一辈领导干部都去参加。晚间观彩色影片《第七届亚运会》。

1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早餐后，随童第周同志至他房间中谈科学院情况。9时开小组会，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休息后，召集人传达昨晚主席团会议情况，然后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分发人大常委候选人名单和中共中央提名的国务院成员名单。下午开小组会，介绍名单中的候选人，各人就把自己所知的凑成一起。晚间观宽银幕彩色电影《南征北战》。回来后洗了一个澡，便上床睡眠，但久久不能入睡。

1月17日 星期五

早餐后，杨牧之同志偕白寿彝同志来谈。上午9时开小组会，通过选举及任名单便休会。程纯枢同志来闲谈。10时半通知开小组会，召集人王冶秋同志传达召集人会议中大会秘书长吴德同志的话，关于今晚大会进场及选举等办法。并谓十届二中全会公报今晚广播，人大公报明晨广播。今晚全部代表由地面乘大轿车及小轿车赴会。午后在室内等候具体安排。下午提前于4时半进餐，5时出发，抵人民大会堂在休息室分区休息。6时半各代表团入场，8时大会开始，由朱德同志及吴德同志主持，朱德同志宣布开会，今天应到代表2864人，实到代表2850人，符合法定人数。然后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新《宪法》及《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又批准《政府工作报告》。接着吴德同志宣布大会进行第

三项议程，选举第四届人大常委会正、副委员长及委员和任命国务院总理，并说明选举和任命的办法，乃由到会代表进行投票。投票后由监票人收集票数与到会人数相符合，宣布这次投票有效。这时已8时50分，代表们退出会场到休息室休息。然后到国宴厅用点心，实则一大砂锅的杂碎，还有冷盘和点心，主食为大米饭及小米粥，还有蜜桔，10人一桌。用餐后返休息室，遇及上海代表团的谭其骧、杨宽等，广东的商承祚。10时40分重新开会，宣布投票结果，朱德同志为委员长，董必武同志等22人为副委员长，常委还有144人，共167人。周恩来同志为总理。宣布后，掌声不绝。又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同意邓小平同志等12人为副总理，以及国务院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主任，代表们又鼓掌。最后朱德同志宣布大会胜利闭幕，到会代表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长时间热烈鼓掌，庆祝这次大会开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代表们分区陆续退场，这时已11时，开车已11时20分，抵舍已近12时矣。

## 1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9时观电影《矿山机械化》，接着再放映《闪闪的红星》，因已看过，多先退场。陪张伯璠先生到二楼访林巧稚、孟起潜二大夫。晚间随众到民族文化宫，看中央乐团和中国歌舞团联合演出的音乐、舞蹈，共有13项节目，有殷承忠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协奏的交响乐队由李德伦指挥），吴雁泽、马玉涛和朱逢博的独唱等。散场后绕人民广场一周。今晚广播人大公报，作为节日，天安门附近灯火辉煌。返舍已近12时，用夜餐。

## 1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步行赴附近的新华印刷厂，由厂书记介绍情况，然后有文艺节目，是他们为了庆祝四届人大的召开而特别编演的。下午参观北京重型电机厂，介绍后，参观5个车间约1小时。返礼堂观厂办幼儿园儿童的文艺节目，又由代表中文艺级演员赵燕侠等唱革命样板戏片段（如《沙家浜》的阿庆嫂，《红灯记》的李铁梅）。晚间至百货大楼及东风市场参

观兼购物，我顺便返家一行，仍返东风市场搭车返招待所。

1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展览馆，参观赴西德展览会。这是全面介绍新中国的一个展览会，预定6月间在科隆（Köln）展出，现下为预展。11时午餐，12时出发赴牛栏山维尼纶化工厂。这厂是购自日本的整套设备，介绍后我们便赴各车间参观，设备大部分自动化。晚间在工人俱乐部礼堂观《杜鹃山》演出，返舍已10时半。

1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8时出发，参观红星中朝友好人民公社。下午送文件给张伯璠老先生，顺便返所，晤及牛兆勋同志。晚间参加晚会，观京剧《平原作战》，仍返招待所。

1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共分三路：一路为批林批孔展览，右手为中国通史陈列，左手上楼为文物调展，包括革命文物及历史文物。我主要是看历史文物，有的是初次看到的，如郑州大鼎、新疆唐画等。11时半以前集中，所以批林批孔展览只匆匆走过，前已看过。通史陈列，闻春秋战国部分变动较大，我只看原始社会部分，便已到时间。返招待所，下午算账，准备返家。来此已14天了。至张伯璠同志处，转交文件及体育表演入场券。

1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向宣传队汇报。西安市文化处赵书铭同志来谈市内保护单位事。至刘大年同志处稍谈。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新出土文物展

览。素琴儿偕二个孩子（钢、正）来京。她明天去昌黎开会。

1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新出土文物展览，已是第三次了。归途遇及胡厚宣同志。下午在家，阅《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晚间接到学部电话、余震同志约明晨面谈。

1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赴学部，见到余震、柳一安二同志，略谈四届人大情况，他们要于星期二开全学部的大会作传达，以刘大年为主，其余代表由侧面谈一些感想。赴刘大年同志处稍谈传达内容。返所，与马得志同志谈西安保护文物事。下午准备传达报告。晚间至西直门第二招待所，晤及新疆李遇春同志，又碰到甘肃嘉峪关保管所宋子华同志及西安赵书铭同志。

1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阅潘怀素同志寄来杨天孙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十二律管性质的研究》一文，李遇春同志的《尼雅汉墓》。晚间王则诚、瞿同祖二同志来谈。

1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赴火车站送李遇春同志赴西安，托之带东西给楷儿。赴所，到东西屋小组略谈人大情况。找马得志同志谈西安保护文物单位事。下午继续准备传达人大会议报告。

1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正在家准备传达人大的报告，王世民同志坐学部车子来，说已于8时半在政治学院开会，因为没有交代清楚，没有通知我，发现这事，临时派车来接。到会场，刘大年同志已作三分之一的报告，接着顾颉刚、吕叔湘、唐弢三同志，轮到我已过11时半，我只简单讲不到10分钟，再接着韩光明同志（清华军宣队派到学部，由清华选出），最后由余震同志作总结。散会时已十二时一刻。下午参加所中西屋组的学习。学部蒙同志，来谈关于上报我的结论事。良乡陶瓷绘料厂一位青年，来谈关于古代陶瓷釉料事。晚间阅毕《文物》1974年第9期，开始阅《文物》第10期。

1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东西屋组讨论，由郑振香同志作学习总结，大家提些意见。下午赴学部开党员大会，由科教组鲁士敬同志传达二中全会的精神，一是人事安排问题，二是理论问题。晚间参加所中党员讨论。

1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党员继续讨论昨天的报告。下午，由学部派人来向全所群众传达这报告。晚间赴法国大使馆，出席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为中国方面举行的告别招待会。晚间武敏同志来谈，后天他将返新疆。

1月31日 星期五

今天参加东西屋组，结合郑振香同志的总结谈所中斗批改问题。下午牛兆勋同志在他的组中作斗私批修，别组各派二名代表参加。

## 2月

2月1日 星期六

上午陕西西安文化处赵书铭同志来，与马得志，王仲殊二同志一起谈西安保护文物事，邀之至首都饭店午餐。午后仍在东西屋组参加学习。晚间参加居民小组谈组织社会主义大院事。

2月2日 星期日

上午赴王天木同志处，一起至袁翰青同志处，谈翻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事。下午审阅《盐铁论·散不足篇》的译注。晚间居民小组谈社会主义大院管理委员会人选事。

2月3日 星期一

上午与河南文化局、北京天文台、北京天文馆及我所徐苹芳同志一起，谈登封周公测景台的修复事。下午所中宣传队召开全所大会，关于所中增选人员参加领导班子事。散会后钢铁学院黄务涤同志等来谈冶金史问题。陈滋德同志由鄂返京，来谈。晚间讨论下午动员报告。

2月4日 星期二

继续讨论并推选增入领导班子人选问题。这两天学习组又讨论福利待遇事。晚间至王世襄同志处谈马王堆乐器事，因为潘怀素同志寄来一篇批评文章。王同志说，最近在马王堆3号墓乐器中发现竽孔有簧，“七弦琴”为瑟至琴之中间型。今日下雪。

2月5日 星期三

上午在东西屋组，继续讨论关于领导班子增入人员的人选。尹师傅叫我去，要填干部表格。下午靳尚谦在组中做检查，别组派代表参加。

2月6日 星期四

上午牛兆勋同志在全所大会上作第二次斗私批修。下午讨论靳尚谦同志的斗私批修，组中同意通过。晚间过组织生活，宣布增加我和乌恩同志2人加入所中临时领导小组。又宣布林泽敏同志恢复组织生活。

2月7日 星期五

今天所中二张在其组中作第二次斗私批修。下午所中开慰劳转业军人及军属的座谈会。

2月8日 星期六

今天所中学习讨论《宪法》。

2月9日 星期日

上午仍上班，做清洁卫生工作。下午在家。晚间薛寿樟及洪彦林二同志来谈。

2月10日 星期一

今天为阴历除夕，开始放假三天。王载纮同志夫妇来。阅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中译本）第2册（393—864页），为1934—1939年入侵波兰的开始。这些事情发生时，我正在英国读书。当时天天看报，德国于1936年3月占领莱因兰，1938年3月14日合并奥地利，同年9月30日慕尼黑投降，次年3月15日灭捷克斯洛伐

克，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虽然事隔三十余年，记忆犹新，但当时未知幕后情况，故读之倍觉兴趣。晚间吃分岁酒，今年比去年少了楷儿和建中孙，而多了一江侄孙女，刚好十人。

## 2月11日 星期二

今天是乙卯年正月初一。上午所中黄展岳、马得志、赵铨三同志来贺年，下午王则诚、胡厚宣、容肇祖三同志来贺年。阅《第三帝国的兴亡》第3册（865—1282页）。

## 2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9时尹、赵二师傅偕乌恩同志来，一起去集体宿舍（干面胡同、东单、建外、东大桥、东四头条、弓弦胡同、所内等七处）的同事处贺年，至1时半始归。中午吃新年酒。下午至胡厚宣同志处，晚间王世民同志来。阅毕《第三帝国兴亡》第4册（1283—1560页）。

## 2月13日 星期四

今天素琴儿等到暄儿家去，我和秀君在家。我到容肇祖、王则诚、吴世昌及金岳霖诸同志处。程溯洛同志携其子来。午后整理宣化辽墓天象图资料。

## 2月14日 星期五

今天又上班了，参加东西屋组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薛玉尧同志谈参加器材会议事，傍晚与尹师傅商量。上午裴文中同志来谈。

2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继续学习。上午至文物局，晤及陈滋德同志，谈今年田野工作地点事。下午合肥科技大学《梦溪笔谈》注释组王术、任知恕、余明坤、张怀谦四同志，来谈《梦溪笔谈》的几条有关物理学方面的问题。

2月16日 星期日

阅竺可桢《二十八宿的起源和时代》。下午王则诚同志来谈晚间写整党思想小结草稿。

2月17日 星期一

所中东西屋小组讨论党员思想小结，小组意见，同意我的思想小结，并希望我：“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提高路线觉悟，紧密依靠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今后在斗、批、改中做出贡献。”

2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临时领导小组开会，讨论成立党支部及人选事。制绘“二十八宿及黄道十二宫图”。下午俞伟超同志来谈江陵工作，及整个田野考古工作提高水平事。

2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酝酿党总支委员的人选问题。下午麦英豪同志来谈关于广州市发现船坞（或船棚）事。吕维诚同志来谈关于热发光实验事。晚间素琴儿和两个外孙在京度春节后，离京返内蒙。

2月20日 星期四

今天在东西屋组讨论党总支委员的人选。晚间组织生活，分两组讨论关于选举党总支委员。

2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将“二十八宿与黄道十二宫图”的清样绘毕，交给编辑室。下午所中开批判会，每组一同志批判林彪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开毕后，尹师傅作关于选举所中党总支部委员的动员报告。晚间继续讨论党总支部委员的人选。

2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在所中讨论党总支部委员问题。10时与近代史所合开大会，由学部领导小组薛玉珊同志传达中共中央文件第4号（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及第5号（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新指示）。又传达北京市关于粮食的比例及粮票办法的文件。

2月23日 星期日

阅吴世昌关于红楼梦研究论文6篇。为《考古》审阅潘鼐（上海自然博物馆）：《苏州天文图考释》。

2月24日 星期一

在东西屋组学习毛主席最近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指示。下午临时领导小组开会，学部派《新建设》编辑部的刘亚克同志来我所参加领导班子，并由工军宣队增进两人。晚间至裴文中同志处，谈美国发现失落的北京猿人化石的谣传。

2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党员开会，商量明天选举党总支部委员事。下午刘亚克同志来所报到上班。晚间至王明同志处谈哲学所事。

2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开党总支选举会，选出党总支委员9人。下午先开会酝酿，然后分组选出第一及第二两个支部的委员各4人，加以党总支委兼任支部书记一人。党总支委员9人为：牛兆勋、夏鼐、刘亚克、王仲殊、李筠、高天麟、乌恩、谢保林、尹登年。晚间党总支部学习。下午山西省文化局文管会张新华同志偕二同志来所，谈今年山西工作问题。

2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党总支委员开会，讨论分工问题。师大赵擎农（系何乐夫西北师大的同事）携来由其家乡山西汾阳峪道河李家沟所采集的石器、陶片等，交与张彦煌同志。下午党总支开会学习。技术组开会谈接待阿尔巴尼亚进修生事。河北郑绍宗同志来谈宣化辽墓事。晚间过组织生活，选举党小组组长，谈对于新的党总支的要求与希望。

2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党总支委开会学习。下午安金槐同志来所，谈洛阳汉魏故城保护问题。晚间党总支委继续开会，通过决议。

## 3月

3月1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东西屋学习组。下午开全所大会，宣布学部批准考古所党总支委名单。然后由干部及群众分别发言。

3月2日 星期日

上午偕王世民同志去访杨荫浏同志，谈关于潘怀素同志的文稿事，杨同志大谈中国乐律史，对潘文有很多意见，认为不宜发表。下午在家阅《第三帝国的兴亡》第1册，春节中曾阅第2—4三册，这部4册书的中译本共1560页。

3月3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展览馆，听北大批判组作《国家与革命》第5章的辅导报告。下午所中组织观电影《创业》。晚间党总支委开会，讨论本周工作布置。

3月4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东西屋学习小组。下午召开各田野队队长开会，商谈今年上半年出发事。晚间为《考古》审阅杭州五代石刻天文图。

3月5日 星期三

上午赴学部，听薛玉珊同志的动员报告，自今天起，各所党总支委学习四天，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下午及晚间自学。昨天起，边学边议边批。



3月6日 星期四

上午自学。下午讨论。晚间过组织生活。

3月7日 星期五

参加党总支委学习。上午接学部通知，学习延长两天。上午湖南博物馆侯良同志来谈。

3月8日 星期六

上午党总支委继续学习。上午讨论《考古》第2期社论的写法，又讨论下星期二在学部会上发言稿。晚间偕牛兆勋、乌恩二同志赴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听各地来京向文物局汇报工作的第一批同志座谈，希望他们提意见。

3月9日 星期日

上午阅斯诺《在中国的十三年》（即 *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旅行于方生之地》] 中译本，1—132页）。下午审阅《梦溪笔谈》选注。又修改《沈括与考古学》一文，科学出版社拟收入其所编的《儒法斗争与中国科学发展史》第二集中。

3月10日 星期一

开会审议《考古》第2期社论，即作为定稿，又审议明天在学部会上的发言稿。下午讨论学部拟定的学习计划。

3月11日 星期二

学部骨干的干部学习班，办了一星期，今天结束。上、下午由各所代表发言（我所是乌恩同志），最后由薛玉珊同志作总结。回来的所中党总支委商量工作。军宣队范焕通同志来所已6年有余，今天离所返部队。

3月12日 星期三

党总支委商谈工作。学部已批示，我所田野队可出发18人，下星期起可以恢复半天工作，半天搞运动。晚间又偕牛兆勋、乌恩二同志赴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听各地来京向文物局汇报工作的同志对考古所提意见，陈滋德、金冲及二同志亦参加。

3月13日 星期四

审阅关于福建晋江及南安出土的西班牙银币的文章。上午地质所陶克捷同志来谈，决定继续探索藁城的铜柄铁刃问题。晚间过党组织生活，乌恩同志传达上午学部开会布置下阶段工作。

3月14日 星期五

所中开讲习会，共八人发言。又由乌恩同志向全体党员传达昨天上午学部的布置，学习到4月底。为《考古》审阅关于天文史的两篇文章（李元田：《历法改革与反儒斗争》；首钢工人理论组：《儒法斗争与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晚间偕牛兆勋同志去看望住在所中的山东参观团。

3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政治学院礼堂，参加学部大会，由余震同志作动员报告。下午为《考古》审阅《永宁寺女真文碑考释》。傍晚高天麟同志传达学部

防震会议的报告。晚间赴吴世昌同志处，询问关于菲律宾银币问题，接着他大谈《红楼梦》的问题。

3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赴王天木同志处，谈天文仪器问题。

3月17日 星期一

下午召集各田野队，商谈出发人员问题，今年上半年只能出去18人。

3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开党总支会议，决定田野队人员。我偕徐苹芳、邵望平同志等去故宫，参观和挑选天文史有关文物，为编图录作准备也。下午参加学习，自学文件。

3月19日 星期三

上、下午自学，并与各队商量出发事。

3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自学。下午讨论《马恩列语录卅三条》的第一、二条。安阳队召开会议讨论工作及人选。晚间看电影《地震》。徐苹芳同志来谈为天文史图录搜集资料南下事。

3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赴第五工人俱乐部，参加学部大会，各所六位同志谈学习心得，然后由薛玉珊同志作总结。下午谈上午大会的体会。晚间过党组织生活，谈生活及检查缺点。

3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偕钟少林、蒋忠义二同志赴大葆台汉墓工地。陈滋德、任际奉、赵光林诸同志亦来。现下工地由梁丹同志主持。我们参观工地（金代房址及水井，出土铁器、瓷器，第二号墓），然后商谈第一、二墓的发掘工作。下午召集田野队同志，由乌恩同志和我宣布党总支的决定，谈到学习及与地方关系。散会后至美术馆参观。晚间内蒙汪宇平同志来谈。

3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赴中国美术馆，继续参观儒法斗争和科技发展的展览会。下午整理上午参观时写下的意见。又写信给王锦光同志及《自然辩证法杂志》，讨论《梦溪笔谈》的注释问题。

3月24日 星期一

准备明天讲习会发言提纲，下午在组中谈了，请组中同志提意见，将发言稿写出来。

3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全所学习讲习会，对《马恩列语录卅三条》，分别作发言。我讲的是第三条。下午继续开会。今天共有9人发言，乌恩同志作总结，并布置今后所中工作和学习。

3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党总支开会，讨论建立政工、业务、总务三组事。下午与晚间主要是自学，阅读列宁《国家和革命》。

3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召集各组群众代表，讨论所中政工组等人选事。下午参加东西屋学习，总结学习《马恩列语录》前十一条心得。工间操后，党总支开扩大会议，由乌恩同志传达学部下一段布置。

3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审阅《考古学报》第1期校样。徐苹芳同志由南京来电话，希望派邵望平同志去协助工作，并催张明善同志早日南下。下午所中组织观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晚间参加党组织生活，谈关于学部新布置。

3月29日 星期六

今日全体去中山公园，参加体力劳动一天。

3月30日 星期日

阅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1—101页）。下午赴东风市场购物。阅饶惠元的《几何纹陶》和魏效祖的《咸阳秦宫》二稿。

3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全所大会，由乌恩同志主持，宣布下个阶段布置。下午小组讨

论上午的布置。晚间阅读《国家与革命》。晚间接素芳内侄女来电话及温州来电报，知岳母已于今日下午3时去世，享年89岁，秀君闻耗颇为悲伤，劝慰之。

## 4月

4月1日 星期二

上午党总支开会讨论第二季度工作计划，并开一次生活会。下午自学《国家与革命》。夜间2时半，接刘随盛同志电话谓魏树勋服毒自杀，所中派车来接，与牛兆勋同志一起去医院，有他同屋住并发现他服毒者冯敏同志，以及谢保林、刘玉等同志。医生说情况颇严重，4时返家。

4月2日 星期三

晨间赴所，知魏树勋抢救无效，已于晨间7时断气。通知派出所，公安警察来了解情况。西安市外事处负责人汤云平，及袁仲一、何质夫三同志来，拟借用西安出土标本赴日本展览。下午学部在和平里第五工人俱乐部召开大会，运动将进入批判关山复同志的阶段。晚间所中开全体党员大会，由牛兆勋、乌恩二同志说明魏树勋自杀事，分组讨论。

4月3日 星期四

上午地质所陶克捷同志来谈藁城钢柄铁刃研究事。党总支开会商谈上报关于魏树勋的处理意见，魏的家属已于今日抵京。

4月4日 星期五

上午党总支讨论关于魏树勋事的善后问题，又由乌恩同志传达关于释放一部分在押犯事。下午参加东西屋组讨论，晚间党小组活动，讨论吸收新党员。

4月5日 星期六

上午赴工人俱乐部参加学部批判关山复同志大会。下午参加东西屋组讨论，谈对上午大会的感想。

4月6日 星期日

下午参加董必武同志追悼会，教育部30人参加，学部占10人，有刘大年、姜君辰、吕叔湘等同志。阅《历史研究》第3期（1—172页）。

4月7日 星期一

上午洛阳蒋若是同志来谈。下午开全所大会，有八位同志发言，批判关山复的言行。晚间开扩大的党总支大会，传达学部布置本周运动，又商谈魏树勋自杀的善后事宜。

4月8日 星期二

上午审阅《考古学报》第1期校样。下午参加小组学习。

4月9日 星期三

上午阅《文物》1974年第10期（1—94页）。下午参加小组学习。党总支开会讨论行政各组编制及人选。

4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阅新出《文物》1975年第1期（1—78页）。下午赵光林同志来谈大葆台汉墓发掘情况。参加东西屋组学习。

4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赴隆福医院治咳病，久不愈。下午参加学习，晚间过组织生活。

4月12日 星期六

今日全所赴北京真空仪表厂义务劳动。

4月13日 星期日

温州一中语文教员黄立中来，携来梅冷生和胡福畴的信，及胡的《叶水心传》一文，并附有一诗。

4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编辑室召集一部分同志讨论佟柱臣的《中国私有财产和阶级的起源》一文。下午参加全学部大会，由关山复作检查。晚间小组讨论。

4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西安文化局赵书铭同志偕同西安外事处冯副处长，来所谈展品赴日事。偕马得志同志一同前往武英殿参观，提了点意见。西安市谢邦定同志及外事处处长等都在场。下午参加学习。晚间阅郭沫若《释干支》一文。

4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赴大葆台汉墓工地，苏秉琦、安志敏、黄展岳三同志一起去，由梁丹、赵光林二同志接待，外单位有北大宿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建筑研究院陈明达，文物局谢辰生、任际奉，市文化局李同志等。参观现场，2号墓亦已到底，几乎盗掘一空，只剩残玉器、破陶罐及一正方

形石案，盗后被焚，土烧成熘块。座谈关于保护1号墓问题，意见不一。午饭后返城。下午及晚间参加学习。

4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中译本。下午偕尹、乌、王三同志至建外宿舍，探视牛兆勋同志之病，知已痊愈，明日可上班。返所参加学习。

4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党总支开会，讨论所中工作。

4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赴学部参加中型会，五个所的代表谈批关山复的心得。下午在所参加学习。

4月20日 星期日

校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中译本。午后王静如同志来谈。

4月21日 星期一

为《考古》审阅稿子（C<sup>14</sup>及玻璃史）。下午及晚间党总支开会，传达上午学部布置下一阶段工作，及关于开门办所的指示。

4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开学部大会，由工农代表作关于学习报告。下午讨论心得。傍晚赴英国大使馆，以英国大使游德为British-SinoCentre [英中中心]的代表凯瑟德爵士访华开招待会。有故宫吴仲超、冯先铭，文物局王友唐、郭劳为，清华张维、钱伟长等在座。

4月23日 星期三

今天搞卫生运动，晚间没有活动。在家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中译本。上午山西王克林同志来，想邀苏秉琦同志去侯马指导工作。

4月24日 星期四

下午赴中山公园观“五一”节活动预演。旋赴北京图书馆参观“古代科学技术史文献展览”。阅毕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中译本（本文1—565页）。

4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党总支开会，讨论斗批改的科研路线及刊物改进，建议成立编辑小组，增加编辑室力量；准备成立三个研究组。下午科研组派人赴工厂参加理论学习小组，成立反修的写作小组织（批判华西里耶夫最近反华文章）。晚间过组织生活。

4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中译本的错误处作成表，达百余处之多。下午参加小组学习。

4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冯家昇同志的未亡人来谈，想替她儿子找工作。下午偕秀君赴亲戚周序鸿处。傍晚胡厚宣同志来谈。晚间阅《文物》1974年第11期（1—90页）。

4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阅《文物》1974年第12期。下午及晚间参加小组学习。

4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阅毕《文物》1974年第12期（1—60页）。其中关于洛阳北魏墓中星象图的研究，似未能使人满意，拟花些工夫重作一过。

4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搞卫生。新分的三个研究组开会选组长。志清媳母女及一江侄孙女来过“五一”节。

## 5月

5月1日 星期四

上午偕炎儿、一江及小晴一起游园，赴颐和园，由知春亭以南的东堤，沿途有游艺28台之多，每台前站一会儿，经十七孔桥至龙王庙。出正门到停车场，因误会，到北宫门外才找到车，返家已12时半。下午为《考古》审阅稿子二篇，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天文学部分。

5月2日 星期五

继续阅读古天文学的文献。下午潘怀素同志来，说最近由上海来京，对于马王堆瑟的研究，仍攻击杨荫浏同志的文章。潘已82岁，而盛气未消。晚间新疆王炳华同志及所中冯敏同志来，王同志谈新疆最近考古工作，9时余始去。

5月3日 星期六

上午党总支开会，商谈今年所中业务及学习的布置，研究组三组决定重新组合。天文馆伊世同同志来谈。下午参加学习，讨论最近大好国际形势。陈滋德、任际奉二同志来，商谈我所派人参加郑州及承德会议，并准备论文事。

5月4日 星期日

今天不休息。为《考古》审阅四篇稿子（儒法斗争，泉州西域银币）。

5月5日 星期一

上午党总支开会，由乌恩同志传达学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布置下一阶段工作，具体到我所工作，讨论一个上午。下午及晚间参加山坡组学习。外事局上午来谈接待美国代表团事。

5月6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第三组讨论选题问题。中午所中集体去看电影。下午参加组中讨论，接着谈参加业务组派小分队去工厂及到湖北江陵发掘工地。

5月7日 星期三

上午为所中图书室选外文书。下午编辑小组开会，商谈关于编辑室改革，及组稿问题。傍晚赴车站，送素琴儿返内蒙。

5月8日 星期四

上午钢铁学院邱亮辉同志等来提取满城铁器作鉴定用，并座谈冶金史与考古学的问题。下午社会主义大院有表演节目。我返所参加山坡组学习，至图书馆查书。

5月9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第三组讨论选题。下午参加学部大会，柳一安同志讲话总结半年来学部运动情况，并布置今后工作。余震同志谈具体工作。晚间过组织生活，汇报思想。

5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党总支开会，商量下星期全所大会的讲话内容。

5月11日 星期日

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天文学部分。晚间孙秉根同志陪王仁波同志，来谈关于懿德太子墓报告问题。正楷儿的同事来，托之带东西给楷。

5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赴历史博物馆礼堂，听大连造船厂师傅介绍该厂理论学习小组情况，乃近代史所组织的。下午参加所中第三组讨论。

5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与牛兆勋、乌恩、王仲殊三同志谈所中工作问题，因为王仲殊同志明天将率领小分队赴江陵考古工地也。北大李志义同志来谈，新由江陵归来，谈洛阳协助北大整理王湾报告事。下午卢兆荫同志汇报上午参加院外事局开会，关于接待美国古人类学代表团事。

5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山坡组，由组长马得志同志传达昨天布置关于调查所中从前工作中的问题，本组负责检查1955—1966年的《考古》刊物中表现的路线错误。徐苹芳同志由江南归来，这次去了一个半月，略谈工作情况。下午与王世民同志谈资料室工作事，为图书室查国外订书单。晚间王仲殊同志率徐光冀、曹定云，及宣传队小赵，赴江陵亦工亦农发掘工地取经。写信复温州四中朱璋，戏作打油诗一首，奉和他4月17日寄的奉怀诗原韵。

朱璋寄来的七律一首：

“一别云泥越廿年，故园绿柳又含烟。

人归沧海八千里，心系修门尺五天。

几度垂询佳客座，何时同泛米家船。

微生已拼江干老，好与渔樵共醉眠。”

复打油诗一首：

“故园一别二十年，往事如梦复如烟。

云掩雁山多险地，潮涌瓯海辟新天。

频年行役乘行轺，何日归乡登归船。

堪羨瓯滨朱夫子，伴随渔樵共醉眠。”

5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赴历史博物馆礼堂，听朝阳农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关于教育的报告。张孝光同志由西安、洛阳归来，谈两地工作情况。组中李德金同志传达上午报告以便讨论。晚间阅毕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天文学部分（171—461页）。

5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党总支开会，讨论所中思想工作。下午参加学习。晚间过党组织生活。

5月17日 星期六

所中劳动，搞环境卫生。晚间由周培源以科协名义，宴请美国古人类学代表团，共三桌。有文物局陈滋德、郭劳为，北大宿白，古脊椎所张利彬、吴汝康、吴新智，植物所徐仁，地理所某等参加。由周培源及团长分别致辞。我坐在张光直教授和沃明顿教授之间，席间谈一些考古



工作问题。代表团团长：克·豪厄尔（F．C．Howell），副团长埃·利奥波德（E．Leopold），团员：弗·布朗（F．H．Bronn），张光直，埃·德尔森（E．Delson），莱·弗里曼（L．G．Freeman），威·豪厄尔斯（W．W．Howells），帕·马多克斯（P．Maddox），汉·玛丽·沃明顿（H．Mc．Warmington），哈·马尔德（H．E．Malde），戴·凯特利（D．N．Keightley）。

5月18日 星期日

阅张光直教授的一些论文：*Prehistoric archaeology of Taiwan* [《台湾史前考古》]，*Settlement Patterns in Archaeology* [《考古学上的聚落形态》]，*Prehistoric and early culture horizons and fraditions in South China* [《华南的史前和早期文化及其传统》]等。

5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美国代表团中张光直、沃明顿、弗里曼，及凯特利四人来所，由我出面招待，安志敏、卢兆荫、王世民三同志也参加。8时半到所，由我介绍考古所情况，参观标本室及实验室，然后座谈，至12时始告辞而去。下午参加组中学习。与文物局陈滋德同志等谈明天招待事。今晚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回请我方，外事局决定周培源、朱永行和我推故不去参加。晚间党总支开会，为了为员工修建小厨房，谈至10时始散。

5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美国代表团张光直、凯特利、马多克斯来所，由《考古》、《考古学报》二刊的编辑人员出面座谈。下午参加学习，与卢兆荫同志赴院部听外事局报告及传达文件。张光直下午做报告，我没有去。

5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阅张光直编辑的*Settlement Archaeology* [《聚落考古学》]。下午参加学习。晚间看电影（新闻纪录片：《马王堆二、三号墓》、《黄河古象》、《上海动物园》）。

5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阅《史语所集刊》中张光直所发表的文章（42本81—177页）。晚间写信给楷儿和铁秋媳，关于小阳孙长期腹泻治疗事。

5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所中编辑室会议，谈组稿、定稿及清稿事，因院中召集各所编辑会议，作了几项规定。赴文物局，晤及郭芳为同志。下午张光直教授在北京饭店作《台湾史前考古》的报告，由我主持。报告有幻灯百余片，由2时半至4时半始毕，提问题讨论至5时散会。我应他的要求，留下作个别谈话，6时告别返所。晚间上党课，由尹师傅谈增强党性问题。8时散会，开党总支委会，至9时半始毕。

5月24日 星期六

我与乌恩同志找吴汝祚、高广仁二同志谈山东队结束工作问题。晚间出席美国古人类学代表团的宴会，团长克·豪厄尔与周培源同志分别致辞，席设鸿宾楼，一共四桌。我们这一桌由威·豪厄尔斯和张光直教授作主人，同席有宿白、安志敏等同志。

5月25日 星期日

阅*Archive of Chinese Art* [《中国艺术档案》] 1972—1973年的Krishna Riboud [克里施娜·里布夫人] 关于汉锦的文章。读《资本论》

## 第1卷第1章。

5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与安志敏、卢兆荫、王世民三同志谈，关于向院外事局汇报张光直二次报告，及座谈会情况。至文物局找陈滋德同志，谈关于大葆台汉墓的善后问题、瑞安玉海楼的保护问题、安阳配合基建问题及郑州历史文物会议问题等。下午组中劳动。

5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党总支开会讨论所事。北京市文物组同志来谈，关于大葆台1号墓的保护和复原问题。下午自学。满城报告写作组要我参加讨论关于车子复原及五铢钱统计问题。审阅殷玮璋同志的《从大汉口文化看阶级及私有制的起源》。

5月28日 星期三

学部第三期学习班开始。我所参加者有我和乌恩二人。全班19人，每所一至二人。班长为经济所李遂根师傅，副班长为世经所何锡麟同志和语言所阎铁同志。这班办7天，至6月4日结束。每天上下午各4小时，还加上晚间1小时半。今日开始，由军宣队李政委讲话，谈学习班的重要性，并提出要求，又由上届副班长介绍情况及经验。然后作辅导报告，由经济所沙吉万同志讲《资本论》第1篇的首二章“关于商品”。下午及晚间自学。

5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辅导报告由经济所邬家培同志解释《资本论》第1篇第3、4节，分析“商品的价值状态”。下午自学。晚间过组织生活。

5月30日 星期五

整天学习。上午先自学，然后辅导《资本论》第2章“交换过程”。下午读书及讨论。晚间预习第3章。返家，发现秀君发烧。

5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辅导报告，关于《资本论》第3章“货币”。下午学习、讨论。晚间在家复习《资本论》第一篇的三章。

## 6月

6月1日 星期日

上午王世民同志夫妇来探视秀君的病。阅Васильев [华西里耶夫] 的反华文章《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中译本（原刊苏联《历史问题》1974年第12期）。

6月2日 星期一

上午辅导报告，由《新建设》杂志社的徐同志报告关于恩格斯《反杜林论》“分配”一节，这是“三十三条语录”中16及17两条的出处。下午自学。晚间讨论下列二题：（1）为什么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产生资本主义？怎样理解毛主席的最新指示？（2）商品交换的原则对党的侵蚀，在学部中有什么表现？应该怎样认识？怎样自觉地防止它？

6月3日 星期二

整天继续讨论昨天的二个题目，各人把学习所得，联系实际。谈得很热烈。

6月4日 星期三

今日学习班结业，开经验交流会。上午分组准备，下午及晚间共6人发言，最后作了总结。大家互相握手告别，已是晚间8时半。

6月5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各研究组汇报检查刊物结果。下午开党总支委员会的生活会，作批评和自我批评。晚间接续开，至9时半始散。

6月6日 星期五

上午在小组学习，自学《〈反杜林论〉提要与注释》。至满城报告编写组，因叶小燕同志为钢铁学院查关于唐宋时代金银铜铁矿冶的岁课数目。唐兰同志来查书，谈及商代陨铁事。下午赴建研院礼堂观内部电影（《人造卫生》、《地震》、《广岛》等）。晚间与牛兆勋、戴彤心二同志谈安阳工作。

6月7日 星期六

上午开全所大会，汇报前一段检查刊物的结果，提出批判意见。下午党总支开会讨论麦收、下工厂的人员名单。

6月8日 星期日

在家阅《资本论》中译本至第9章。这是学习班中读了前三章后，想继续读下去，至少读完第1卷。下午至东安市场购书。

6月9日 星期一

上午文物局任际奉同志来谈关于边疆考古会议事。下午参加研究三组学习。晚间党总支开会讨论下工厂等问题。

6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文物局，听钢铁学院柯俊、邱亮辉等同志向陈滋德同志汇报关于研究古铁器情况。下午赴学部听刘大年同志报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十七年科研路线”，顺便至钱锺书同志处闲谈。

6月11日 星期三

下午至学部开党员会议，传达中央12号文件，及冶金工作会议中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阅毕《文物》1974年第2期。

6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赴学部，由近代史所张秉坤、黎澍等同志介绍近代史所批判十七年科研路线的经验。下午全所大会，由牛兆勋同志谈关于下工厂锻炼及参加麦收。外事局陈祥春同志来谈关于墨西哥要求成立研究玛雅文化委员会一事，牛、尹、王、卢都参加。我们意见最好不要成立委员会，可以加强文物考古交流。

6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召集明天所中参加文物局召开的边疆考古工作座谈会的同志，谈了一会儿。晚间党支部过组织生活，谈下工厂的表态。

6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文物局关于边疆考古工作座谈会。下午全所大会，由牛兆勋同志再次动员关于下工厂接受再教育，宣布参加下工厂及麦收的名单。散会后，座谈关于郑州会议的论文事。傍晚参加英国使馆为女王诞辰的招待会，二秘Miss Pares [ 佩尔斯小姐 ] 谈及明天来京的英国博物馆代表团事。这团由小麦克唐纳 ( Malcolm MacDonald ) 为团长，团员六人即：Tate Gallery [ 泰特美术馆 ] 馆长N. 里德 ( Norman Reid )，英国文化委员会美术部主任福迪 ( G. Forty ) 里昂市美术馆馆长罗伊 ( Robut Rowe )，艾尔斯 ( John Ayers )，罗森 ( J. Rawson )，巴莱特 ( D. Barrett )。后三人皆在1973年访英时晤及。

6月15日 星期日

下午潘怀素同志来谈关于乐律的事。他仍没有找到有关部门落实政策，连自己的生活亦成问题，想上函郭老，我说郭老未必过问这事。傍晚温平同志偕王载紘同志来谈，约我去江苏餐厅用餐，返家已9时余。阅《文物》1974年第3期。

6月16日 星期一

所中少壮同志都去参加夏收，我们几个留守值班。收到对外文协来文，说英国博物馆代表团接待计划中有拟请考古所座谈介绍考古新收获一项，叫张子明与外事局及对外友协联系。阅毕《文物》1974年第3期（1—78页）。下午至温平同志处，偕往故宫博物院访吴仲超院长，顺便观故宫放映的内部电影：南朝鲜的“新罗双冢”的发掘情况（天马冢、南冢—5世纪王妃冢，北冢尚待今冬发掘）；日本摄制的《明清工艺展览》、《汉唐壁画》及《马王堆》3部影片。

6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整理秘鲁考古访问日记。下午偕钟少林、蒋忠义、王世民，殷玮璋四同志赴琉璃河，参观新出土的22件西周铜器，并参观保护下来的52、53、54号墓，郭仁同志在那里主持工作。梁丹同志在那里率领九十余人参加麦收。

6月18日 星期三

所中大部分同志参加麦收二天后，今日休息。我来所，与牛兆勋、乌恩、刘亚克同志一道，听曹定云同志汇报检查所中十七年科研路线问题。下午审阅马雍的《历史上的新疆》一文，准备明天退还。

6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我所下厂接受再教育的工作队，到东郊郎家园的北京仪器厂，由厂党委肖副主任介绍该厂的历史，再由工人师傅介绍安全工作的注意点，以防发生事故。9时半，我与王仲殊同志先返所。下午英国博物馆代表团来我所访问，是不列颠博物馆的J. Rawson [ 杰西卡·罗森 ] 和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 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 ] 的Mr. Ayers [ 艾尔斯先生 ]，有翻译陪同。我所有王仲殊、卢兆荫二同志。我介绍考古所情况，并引导参观C<sup>14</sup>实验室及标本室。3时半来，5时半始去。

6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赴工厂劳动，在钳工车间，主要是锉磨工作，我是半劳动力，劳动半天，指导师傅张学荣也是半休的工人，7时半至11时半即完毕返家。午后赴所，黄展岳同志送来钢铁学院写作组的稿子《我国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约二万余字。

6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党总支开会，因为军宣队谢保林同志明天回部队，为他提了些意见。然后由人事科综合作为鉴定书。下午审阅毕钢院的稿子。

6月22日 星期日

审阅《最近十多年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下午王世民同志介绍民族学院耿世民同志来谈研究古维文（即“回鹘文”）的事。在家整理秘鲁考古访问日记。

6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赴工厂，继续在钳工车间劳动。下午在家整理秘鲁考古访问日

记。

6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赴工厂，继续在钳工车间劳动。下午有三位师傅做报告，谈学习心得。

6月25日 星期三

今日工厂休息，我们返所上班。上午文物局沈竹、陈滋德、任际奉三同志来商谈郑州会议事，主要是报告问题，由二家合作。开党总支介绍学部新派来的干部共7人。然后讨论下段工作，及安排新来同志的工作。下午开全所大会，由乌恩同志总结上一星期下厂工作的情况及表现，刘亚克同志谈下月起在工厂劳动同时斗、批、改计划。散会后，与刘亚克和编辑组商量《考古》第5期及第6期稿子，与徐苹芳等同志谈天文史文物整理事。

6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下厂劳动。下午将秘鲁考古访问日记整理完毕。

6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下厂劳动。下午赴所，与卢兆荫同志谈外事，他告诉我昨天外文所开会批判对外提供情报的翻译情况。与潘其风同志商谈赴青海鉴定人骨事。谢端琚同志前天由甘青工作返京，汇报情况。

6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下厂劳动。下午开始整理墨西哥考古访问日记。

6月29日 星期日

今天继续整理墨西哥考古访问日记。上午潘怀素同志来，他这次来京已二个月矣。北大邹衡同志来，他刚从洛阳、西安归来，并曾赴宝鸡参加西周墓发掘。

6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下厂劳动。下午赴所，南斯拉夫记者兰契奇来所采访，偕一翻译，外事局邓同志亦来，询问中国考古工作如何进行、经费来源，及其目的性等，参观标本室。

# 7月

7月1日 星期二

上午下厂劳动。下午在厂中听党课。今天是党的生日（54周年），由厂中工人师傅三人分别作报告。

7月2日 星期三

工厂休息，我们返所上班。整天讨论斗批改方案。晚间过党组织生活。

7月3日 星期四

上午下厂劳动。下午赴所，商谈关于招待秘鲁外宾及《考古学报》第2期发稿事。

7月4日 星期五

今天起改为下午去工厂劳动。上午赴所，与苏秉琦同志谈山西考古工作，因他去山西十多天，本星期才返京。他带回来中条山1400米以上各处出土的打制石器，可能为中石器的东西（仰韶遗址在500米以下）。冶金部有色金属研究所朱同志来谈古代炼金史事。下午下厂劳动，并参加下班后一小时的学习。

7月5日 星期六

上午陪秀君去北医口腔部修整假牙。下午下厂劳动。晚间继续整理墨西哥考古访问日记。

7月6日 星期日

将墨西哥考古访问日记整理完毕。

7月7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编辑小组会，为《考古》第5期定稿。下午下厂劳动。

7月8日 星期二

上午赴工厂，参加四车间理论小组，由王仲殊、曹定云二同志介绍考古所情况及批改问题。下午由理论小组向考古所及世界史所同志谈厂中理论小组情况。张子明同志来电话，要我返所，商谈明天接待肯尼亚外宾事，因为外宾向接待组提出具体学术问题。

7月9日 星期三

上午秘鲁文化协会主任马尔太·伊尔德布兰德博士（Dr. Martha Hildebrandt）来所访问。下午肯尼亚外宾、黑人画家约翰逊（E. Harper Johnsen）来所访问。据云，他承继Dubois [杜波依斯] 的《非洲百科全书》的工作，要写非洲历史，附以自己所绘的历史画。询问中非交涉，尤其《旧唐书·林邑传》所谈到的“昆仑（奴）”问题。晚间赴前门北京烤鸭店，出席科学院柳忠阳、武藻文二同志作主人，宴请秘鲁外宾马尔太博士的宴会。秘鲁新大使塞沙尔·埃斯佩霍（Cesar Espinoza）及其夫人也出席，9时始散。

7月10日 星期四

阅G. R. Willey,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Archaeology Vol. I* [威利：《美洲考古学入门》第1卷]（1966）关于墨西哥的各章。下午下厂劳动。

7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为《考古》审稿，为《考古学报》英文提要定稿。下午下厂劳动。下班后学习，讨论下厂以来的收获。晚间出席秘鲁大使塞沙尔在国际俱乐部设宴回谢我们的招待。马尔太博士今日逛颐和园，对于我们安排的日程，颇为满意。返家，立人表弟来电话，谓立伦表弟已于今晨在杭州去世，他明晨离京赶回杭州，今晚要住在我家。少顷他来，谈至11时半始睡。

7月12日 星期六

晨间立人表弟赴民航局乘飞机赴上海转杭。我赴所，党总支开会，开了一整天。

7月13日 星期日

阅威利：《美洲考古学入门》第1卷的首三章：引言；古代美洲人；中美（墨西哥）（pp. 1—117）。审阅宋伯胤的《墨西哥考古学》稿子。

7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将宋伯胤的稿子审阅完毕。下午下厂劳动。傍晚参加法国国庆招待会。由法国大使克洛德·阿尔诺（Claude Armand）及乔冠华外长先后致辞敬酒。

7月15日 星期二

今天起参加学部组织的老科学家参观团，到农村和工厂参观，由刘

导生同志带队，我所参加的有我与佟柱臣、王仲殊三人。晨7时半由学部出发，到南苑大红门红星公社参观。先带我们参观户县农民画展览（人大开会期间，我于今年1月21日曾来这公社参观）。再去参观养鸭场，现在采用机械填鸭法。出来参观团河公社，为乾隆时团河行宫遗址，即南海子，旧为下马飞放泊，湖中现种有荷花，但湖旁台榭已为茂草，行宫亦已毁，尚有松柏古树。御碑亭中的石碑，四面分别刻庚子（1780）、壬寅（1782）、戊申（1788）、丙午（1786）乾隆巡行这里的行宫时所写作的七律，知行宫创建于1778年。诗注中有云：“南苑水源有二，西北曰一亩泉、会凉水河，由马驹桥达张家湾入运河者北源也。西南曰团河，旧有七十二泉，又入东南，酺为凤河，涤永定河之浊，由大清河入海者南源也。”大红门为入南苑之行宫，原为狩猎之地，养有四不像鹿，庚子时为帝国主义所侵入，鹿被掳至国外，行宫被毁。返数里至大白楼王国福事迹展览及其长工屋。返城已12时余。下午赴所，与牛兆勋同志商谈明天全所会上的讲话。

7月16日 星期三

晨7时半由学部动身，至红星公社。先参观社办农业机械厂，原来仅能装配修理，现已能制造脱粒机等。还有奶粉厂、化工厂、粮食加工厂等。据云今年收购粮定额1800万斤，实交2400万斤。又有副业，如养蜂、养蚕、种蘑菇、编草帘。又有鱼塘，及农业试验场。教育则有60所小学、23座中学，一般社员为初中毕业。各年升大学的有50名。赴鹿圈三队，参观知识青年的宿舍，然后赴葡萄园。又坐车去参观畜牧场，有马场、猪场、奶牛场，已逾午后1时，乃告辞返城。饭后匆匆赴所。下午开全所大会，先由各组总结下厂经验，牛兆勋同志作总结，休息后由乌恩同志作批判十七年科研路线的动员报告。牛兆勋同志和我作表态发言。晚间党总支开会。今天学部传达国务院第7号文件，国务院成立政治、政策研究室，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于光远、熊复、李鑫、邓力群等同志负责。又谈学部对于运动的布置，9时半始散。

7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赴学部2033室开会，由刘导生同志主持，座谈前、昨两天参观的感想。下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商谈所事。

7月18、19日 星期五、六

所中党总支开会，学习13号文件。

7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张伯璠先生来谈，询问赵志文大夫的地点。写作揭露奴隶社会一文。

7月21日 星期一

党总支继续开会学习13号文件。晚间党员过组织生活，传达13号文件，然后讨论。

7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下厂劳动，已一星期未下厂矣。下午为《中国建设》写文章。

7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全所大会，传达13号文件。又传达学部指示，学部归国务院领导，业务通过政治研究室胡绳同志，行政通过国务院吴庆彤同志，党务通过国务院贾鲁加同志，中央派来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三同志组成的临时领导小组，学部问题将告解决。分组讨论13号文件。下午全所大会，传达中央17号文件（上半年工业情况），然后分组讨论。晚间党总支及下厂各组长讨论结束下厂工作事。



7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与刘亚克同志商谈刊物问题。写毕《奴隶创造历史》一文。下午去工厂，由考古所与世界历史所同志与厂中领导同志开座谈会，我们谈下厂以来的收获，并请他们提意见，至5时散。

7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将稿件作修改，即寄给《中国建设》社。下午去工厂，4时半下班后，钳工二组工人与我所参加劳动的同志座谈，他们对我所来劳动的同志，颇加赞扬，并希望今后不要完全失去联系，有空暇可来玩。我们感谢他们的指导和帮助，并谈学习心得，谈至5时半始散。

7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陈滋德同志来谈，关于两单位合作事，及对于我所今年下半年工作的要求。赴仪器厂，今天是最后一天，与工人师傅告别。傍晚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

7月27日 星期日

阅E. Knobloch, *Beyond the Oxus* [诺布洛克：《在妫水那边》] 前5章 (pp. 1—106)。

7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开党总支会，并召集各组长，传达学习布置，这两天学习13号文件，向所领导提意见。傍晚赴国际俱乐部，应秘鲁大使埃斯佩霍的邀请，参加秘鲁国庆招待会。

7月29日 星期二

今天下雨。上午学部新领导班子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三同志来所，由牛兆勋同志向之汇报考古所的情况、存在问题及今后设想等。下午参加学习组，学习13号文件，继续向领导提意见。

7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转入总结下厂劳动经验，准备后天在组内谈心得体会。下午学习中央18号文件附件，邓小平、叶剑英二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晚间继续学习。

7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下厂理论小分队开会，商谈《中国考古学讲话》的体例等。下午编辑小组开会谈明年工作计划。阅外国书店图书目录，为所中图书室选书。

## 8月

8月1日 星期五

整天参加山坡组，总结下厂心得，各人发言谈自己体会。晚间党小组过组织生活，谈发展新党员问题。阅报，昨晚“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罗瑞卿亦名列其中，表示解放干部工作的新情况。

8月2日 星期六

上午赴民族学院访王静如同志，送还其关于明永宁寺碑的考释。谈至中午，即在其家午饭。饭后偕访程溯洛同志。阅毕诺布洛克《在妫水那边》（pp. 1—252）。

8月3日 星期日

上午夏承焘教授自杭州来，已十年未见，留了胡子，手执拐杖，渐显老态，由其义子陪伴前来。偕往访容肇祖、王则诚二同志；又访吴世昌同志，彼外出未归。返家，吴归家后闻讯前来。中午留夏老父子便饭。下午准备明日的讲话。

8月4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开会总结下厂劳动经验，共11人发言，由牛兆勋同志最后总结。下午至图书馆翻阅最近西文期刊。晚间党总支开会，乌恩同志传达学部下午开会布置工作的情况。

8月5日 星期二

上午与徐苹芳同志商谈天文文物图录工作情况。与王仲殊、卢兆荫

二同志商谈今年全所工作计划。下午山西陶正刚同志来谈合作事。

8月6日 星期三

上午与所中骨干讨论今年下半年工作任务，由王仲殊同志提供方案。下午与仲殊、乌恩二同志商谈人员安排问题。

8月7日 星期四

上午北大同学随李志义、李伯谦二同志来征求意见，谈至中午始毕。下午审阅佟柱臣同志写的《史前石器工具的研究》。

8月8日 星期五

上午审阅小分队《中国考古学讲话》提纲。与赵芝荃、王仲殊二同志谈二里头工作。下午与小分队讨论提纲。晚间讨论吸收新党员问题。

8月9日 星期六

上午徐苹芳同志来谈关于居延汉简工作及敦煌天象图唐人写本事。下午参加二里头队商谈参加郑州座谈会事。与王仲殊、乌恩二同志谈下半年田野工作事。

8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偕王则诚同志赴朝内大街97号访夏承焘教授夫妇。返家后，又赴张伯璠先生处，谈关于他儿子治肺病及外地人来协和医院挂号手续。晚间阅毕《文物》1975年第4期。

8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党总支开会，商谈所事。下午开全所大会，牛兆勋、王仲殊二同志谈所中今年下半年工作计划。

8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偕乌恩同志赴学部，各所党总支书记及支委到会，由刘导生同志主持，先传达国务院14号文件，及文教口这次开会的四期简报。学部已恢复各种业务活动，可以直接对外联系。下午在所传达，并商谈1976年年度基建、财务、器材、人员计划。

8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文物局，晤及王友唐、谢辰生二同志。郟县文化局陈耀来同志谈该地新发现人齿化石，及李泰（唐太宗之子，封亲王）墓情况。王剑英同志来谈凤阳明中都城遗址调查情况。下午夏承焘同志、吴文同志来，偕往访顾颉刚同志。夏老为吴县顾铁桥的《吴门待擢录》题词，这是顾颉刚藏书中的珍本。谈苏州掌故及手工业等。顾藏书现仍有三万余册，闻为北京私人藏书之冠，其中有苏州秀野草堂刊本及藏书，为其特藏。又出示王渔洋《秋柳图》及其自写跋语，并朱彝尊等题辞及近人蔡元培、马叙伦等题词，谈至傍晚始别。阅毕《文物》1975年第5期。

8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为《考古》第5期看校样。下午偕夏癯老夫妇去北京市文物组，看琉璃河新出土西周铜器，又至故宫参观出土文物，最后访钱锺书（现仍住在学部）。

8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党总支开会，工宣队今天要离所，互相交换意见。接着业务方面诸人研究田野队名单。下午赴学部开会，由刘导生同志主持，讨论五年规划，务虚，谈到6时半。返所参加党小组的组织生活。

8月16日 星期六

晨间送赵师傅离所，尹师傅已于昨日离所。写了几封信（石兴邦；宋伯胤；王静如）

8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阅Hulseve（何四维）关于《史记·大宛传》的考证，以为乃后人依据《汉书》张骞、李广利、西域诸传，以补佚卷，其论证仍未足以服人。又阅毕故宫新近出版故宫档案中有曹寅一家的史料。下午至顾颉刚先生处，送去新出《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继至史树青同志处，偕往访夏承焘先生，约定明日偕往自然博物馆。又往访王友唐同志。

8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偕秀君邀夏承焘先生夫妇及其子，一起参观自然博物馆，出来已11时半，邀之至淞江餐厅午餐。下午开全所大会，布置讨论五年规划。审阅佟柱臣的《细石器文化类型探索》稿子。

8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与内蒙队刘观民同志、山西队张彦煌同志，下午与洛阳队赵芝荃同志，安阳队戴彤心、郑振香同志，谈田野队工作问题。山西文管会祁惠芬同志来谈山西队合作问题。王静如同志取去代借的西夏文书籍。审阅安志敏同志反驳吴汝康同志关于人与猿界限问题的文章。

8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学部借我所会议室开一次历史科学规划座谈会。由刘导生同志主持，六所（历史、近代史、考古、民族、世界史及自然科学史）都有代表二三人参加，谈至12时始散。下午向所中各组传达讨论规划的布置。

8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三个会，与北京仪器工厂理论小组合作的小组会，与山西文管会祁惠芬同志商谈山西队工作问题，与方酉生同志谈二里头工作问题。下午至王忠同志处谈。

8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学部开大会，由胡绳同志作报告，谈形势、任务及五个问题：（1）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累积资料问题；（2）红与专，政治与业务问题；（3）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问题；（4）双百方针问题；（5）普及与提高问题。最后谈到党的领导问题。林修德同志接着谈学部规划。下午所中分组讨论上午的报告。晚间参加党组织生活，也是谈上午的报告心得和感想。

8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赴学部参加座谈会，由姜君辰同志主持。到会的有近代史所李新、文学所何其芳、语言所丁声树、经济所邝日安，连我一共五人，谈到11时3刻始散。下午参加所中小组讨论昨天的报告。晚间至夏承焘同志处闲谈，赵玲珠同志送来前写关于奴隶社会的文物一文的定稿。

8月24日 星期日

阅《文物》1975年第6期（1—94页）。傍晚王则诚同志来谈。

8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党总支开会。科技大学《梦溪笔谈》注释小组张永谦同志送来注释初稿，嘱我审阅。下午参加所中学习。与方酉生、赵芝荃同志谈二里头工作问题。傍晚《中国建设》交来中文定稿，并谈有关翻译的问题。

8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全所开会，由刘亚克同志传达昨天学部关于学习毛主席批示的布置。与刘观民、孙秉根同志谈新疆队的问题。下午编辑组商谈组织稿件宣传毛主席最近关于《水浒传》指示事。

8月27日 星期三

将《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校阅一遍。

8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讨论西安队、洛阳队的人选和任务，与张长寿、胡谦盈二同志谈沔西工作问题。下午党总支开会，牛兆勋、乌恩、高天麟同志传达学部讨论规划情况。

8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将佟柱臣同志的《细石器文化类型探索》一文交还与他，并提出一些意见。与苏秉琦同志谈黄河流域史前文化问题。赴文物局访王友唐同志，向之借用宣化辽墓星图照相底片。下午参加所中小组学习，讨论



五年规划。审阅《满城玉器岩石鉴定》一稿。

8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英国修理文物代表团S . Brommelle [ 布罗米尔 ] 及绘画瓷器 R . Whitfield [ 惠特菲尔德 ] 等4人来所参观访问 ( 另二人为A . S . Clowley [ 克劳利 ] 修理古字画 , ( BM ) 及P . H . Laweron [ 罗森 ] 修理古书 ) 。谈至12时始告辞而去。下午将《满城玉器岩石鉴定》一稿退回给卢兆荫同志。阅胡绳同志22日讲话的记录稿。

8月31日 星期日

与王世民同志谈所中工作规划问题 , 因为所中要他起草规划草稿。阅G . Van Den Bech , Echipre in the secand millenmium B . C . ( -1600 to -1207 ) [ G·范登·比奇 ; 《公元前第二千年期 ( -1600 至-1207 ) 的日环食》 ] 。

# 9月

9月1日 星期一

下午党总支开会，讨论至晚7时始散。

9月2日 星期二

上午阅《宣化辽墓星图》一文（《文物》第8期校样），作札记，准备另写一篇。下午参加党支部会，讨论吸收张连喜同志入党，一致通过。

9月3日 星期三

上午与王仲殊同志赴学部，向领导汇报考古所工作规划。刘仰峤、姜君辰、刘导生三位同志听取汇报后，姜、刘二同志作了指示。我到钱锺书同志处闲谈。下午党总支开会，我传达上午的汇报情况。宿白同志来谈最近北大考古专业情况。晚间整理行装。

9月4日 星期四

上午9时15分由北京站出发赴承德。同车有文物局陈滋德、故宫顾铁符、北图李长路、民族所罗致平、复旦谭其骧等同志，途中颇不寂寞。这次列车是慢车，没有餐车，只卖面包、饼干。下午5时40分抵承德，市文物局白局长等来接，下榻地委招待所，住202号房。晚间市委韩书记来看我们。晚间召开一个碰头会。

9月5日 星期五

上午8时开幕式，由陈滋德同志处长、省文化局李局长、承德市委

翟书记相继讲话。8时3刻出发，到招待所对面即避暑山庄的丽正门，东行绕山庄墙外转北而西，先至殊像寺。外八庙皆为蒙藏式喇嘛庙，惟此庙为满族喇嘛所建，采用汉族佛教形式。乾隆二十六年奉皇太后去山西五台山，据云有文殊出现，因而于乾隆卅九年建此寺正殿后宝相阁安置文殊塑像，故称殊像寺。寺内原藏有满文《大藏经》，置于大殿两壁经架中，现已无存。山门正在修理中。天王殿已毁，仅存基础。正殿名“会乘殿”，为面阔七间（包括南侧小间）进身三间，中间为文殊、观音、普贤三菩萨，分别骑在狮、象背上，两侧经橱已空无一物。两旁置八角塔，各有304龕，原置铜佛，现亦已不存一像。经橱前置佛像，据云为广安寺（戒坛寺）及本寺侧殿等处移来的。侧殿仅余残墙及佛座，钟鼓楼亦已损坏，拟加修理。会乘殿后沿山堆积假山，以仿五台山，中间为宝相阁，闻于1965年拆除。沿磴道上行，四角各有佛堂、佛殿，现已无存。至广安寺及罗汉堂，现为部队所住。

由殊像寺出来东行至普陀宗乘之庙碑（小布达拉庙），为外八庙中最大之一庙。我们由右掖门（上嵌“威严总持”四体文字）进去，门外有一石碑乃乾隆卅六年所立，进来后先东行至碑亭，亭有三碑，作四方形，分别四种文字（汉、满、蒙、藏）中央为《普陀宗乘之庙碑记》，两侧较小二碑为《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及《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亭前即为山门，亭后为五塔门（门前左右有大的石象，高2.45米）。门后左右为钟鼓楼，中间为琉璃牌坊（坊前有石狮一对），坊匾前为“普门应现”，后为“莲界庄严”。拾级而登，有一平台，坐而喝茶，有一木牌说明谓：此庙为1767年至1771年所建，适值1770年土尔扈特部归顺，故立碑纪念。再前行，道路两侧的山岳上，建有西藏式建筑多座，壁涂紫红色或白色，带有假窗，有两座五塔台，其余为藏人碉楼式建筑。最后为红台，高达58米，据云共171级。红台代表太阴，其前有一座白台代表月亮。红台上三座建筑，左右侧为角楼。右为“权衡三界”八方亭，左为“慈航普渡”六方亭，皆铜瓦金顶。我们攀登至顶后，正殿原有刺绣一幅，现已无存。堂中有小三尊佛、寿字塔，两侧置铜佛像及宗喀巴喇嘛像等。殿中一匾为纸写“万缘普遍”。出红台登“落伽胜境”阁，更东行至“权衡三界”角楼，有小三尊佛，背光作火焰，闻原为鎏金吉祥天母像。红台上又有千佛阁，有乾隆卅五年碑记，但屋顶已毁，仅有残墙及石碑。下来时至天罡殿，有骑驴的“吉祥天母”鎏金铜像，原在“权衡三

界”角楼移来。出左掖门乘车返招待所。

下午参观须弥福寿之庙及普宁寺。前者乃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旬时，班禅六世朝觐，仿后藏扎什布伦布寺而建，作为班禅驻锡之地。经山门前五孔石桥由右掖门进，门前有一碑，与小布达拉庙的一样，限制一般人进庙。中央为碑亭，为《御制须弥福寿之庙碑》，两侧有钟楼和鼓楼。再前进亦为琉璃牌坊，有“总持佛境”匾额，前有二石象。再前进为主殿即“妙高庄严”殿，为班禅讲经处，外观像西藏式喇嘛庙，前殿无佛像，侧殿有别处移来的佛像。主殿中上方有匾为“宝地祥瑞”，两侧为万佛龕，已空无所有。殿中主佛为释迦像，前有宗喀巴像，像前放藏式塔（琺琅品）三件，殿上四周有二层走马楼，为平台屋顶，中间露出主殿的鎏金屋顶。四角有小殿，仅东北小殿尚有密宗佛像六尊。由西北角出来，可以看到“吉祥法喜”二层楼房，为班禅六世行宫。我们绕道去看后面的琉璃宝塔，八角八层，仅余残墙。

出门登车至普宁寺，一称大佛寺，经修理，门票为五分钱，闻每天参观者约五六百人。乃乾隆二十五年平定准噶尔后，仿西藏三摩耶庙（桑噶寺）而建。山门仅存砖墙。庭中为碑亭，有三碑，皆四方，中央大碑为《普宁寺碑记》，两侧小碑为《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和《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亭两侧为钟鼓楼。前进为天王殿（殿中有布袋和尚及四大金刚像）、东西配殿（西配殿为三菩萨及罗汉54尊，东配殿为罗汉110尊左右，加上大雄宝殿三尊佛约20尊，共存约184尊，皆由罗汉堂移来，原有五百罗汉，1937年日本人将罗汉堂改为火药库，移至普佑寺，1962年普佑寺失火）。大雄宝殿有妆金三尊佛、两侧彩塑十八罗汉，壁画亦佳。大雄宝殿之后为大乘阁，建于高台之上，台高9.5米。平台前方为三角殿，二层，下层作凸字形平面，壁面有西藏式假窗，上层为梯形平面。大乘阁之前，左右各有一红台及白台。阁的四方，又各有一喇嘛塔，塔身形态各异，且分别为紫红、青绿、墨、白（黄）四色。阁两侧又有月光殿及日光殿，皆二层。月光殿下尾作月牙状，日光殿下尾作长方形。山坡上在阁的左右侧还有三对白台。

经山庄前，参观永佑寺舍利塔。塔前有石碑，一面为乾隆十七年《御制永佑寺舍利塔记》，一面为《避暑山庄百韵诗有序》。这塔是乾隆时仿南京报恩寺及杭州六和塔等而建，故这里俗称“六和寺”。塔八

角，除基层外尚有九层，塔高65米，基层两面有拱门，今以砖堵死。六面佛像，石面粗雕轮廓，原石面加泥塑细雕，上加彩油漆，今剥落仅存残迹。周围回廊为木结构，近年亦已拆除，仅存留柱础及插椽木横梁的孔穴。返宿舍饭店，侯仁之同志来谈，沈竹、谭其骧二同志来谈。又偕谭其骧同志往回访侯仁之同志、访地理所文焕然同志及新疆沙比提同志。

9月6日 星期六

上午8时出发，沿武烈河（热河）西南行至伊犁庙（即伊犁庙），围墙已毁，由缺口处进去，至正殿前石碑处，碑为乾隆乙酉所撰的《安远庙瞻礼书事有序》。乃知1759年伊犁地方达什达瓦部移迁于此，1764年建此庙，仿伊犁河北的图尔扎都庙，以为部众礼拜之用。由石碑处南行至三洞门，为内围墙的前门，其后门及左右三门亦皆保存，但内围墙多已破坏。门两侧墙面有西藏式假窗，门前有四座插幢竿用的石础。与李长路返至正殿，即普度殿，高三层，为走马楼，天井为斗八藻井，中央本尊佛，在三楼上可见到头部及头顶装饰。四壁有壁画，为佛国源流故事。

出来后赴普乐寺（即圆亭子）。正门进去，两侧有钟、鼓楼，经天王殿，两侧四大天王，中央佛座前为布袋和尚、后为韦陀像。正殿名“宗印殿”，中央为三世佛，两侧为八菩萨。侧殿名“慧力殿”，供密宗三明王（或天）。其后为圆亭子，在高台基上，拾级而上，凡29级。上有碑亭，为四种文字的《普乐寺碑记》。内围墙的前额为“舍卫现祥”，后门额为“须弥臻胜”四体文字（后者仅余“臻”字，余皆风化）。中央为阁楼二层台，四面皆有门洞，但仅前面有二台阶可拾级而上，为一平台，有八塔，其四角为白塔，四面为四色塔（前紫红色、后黑色、两侧为黄、兰二色）。再进门洞，拾级而登，凡25级抵平台，这二层台称为“阁楼”，或仿舍卫城。台上中央为旭光阁，为重檐圆亭，亭内天花板中央为两龙抢珠，周围为方格纹云龙及莲花，涂以金箔，甚为华美；亭中置一立体曼荼罗，高约1米，在圆形石造须弥座上。有木雕的曼荼罗，惜佛像及佛具皆已无存，仅存一架子而已。（闻须弥庙及普陀庙的四面楼，

均存有立体曼荼罗六基，不知今尚存否？）出来，由宗印殿之旁经僧房（现为管理人员所住）中央穿过，这里为一般观众出入之所，门内置有一说明牌。外八庙现存的六处，均已参观过了。

〔按外八庙为一般通称，原有十一处，现存七处，依山傍水，位于山庄的东面及西面。都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所筑，是清廷为了巩固与国内少数民族的政治关系而修建的，维护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惜现下溥仁寺旁的普善寺与普宁寺旁的普佑寺，以及西边的广安寺和罗汉堂，均已无存，只剩了七座寺庙，又多破旧，现正积极修理中。闻中央拨款数百万元，以求修理及加固。〕

由普乐寺出来，与李长路结伴登山至虾蟆石，山路不易行，劝我们不要再上去。年轻同志已登上棒槌山，我们以棒槌山为背景，照了两张相。又步行至溥仁寺，现仅存正殿及后殿。正殿为三世佛（夹以二弟子，作年轻和尚装），后殿为无量佛九尊，两侧为十八罗汉。殿前有二碑，乃康熙五十三年《御制溥仁寺碑》文，碑阴为乾隆题诗。天王殿仅留残墙。

下午乘车由德汇门西的小门进山庄。山庄为康熙四十二年（1703）开始营建，有三十六景。乾隆初扩建，正门丽正门为乾隆十九年所建，完成于1790年，历经87年。乾隆新建三十六景，几乎每年有半年住在这里，接见外国使节及国内各民族王公贵族。我们进门到达水心榭后，即下车步行。石堰上建立了三座阁子，仿扬州五亭桥之制，倒影入湖颇为雅致。再至静奇山（“月色江声”）。然后至金山寺，这是仿镇江金山寺的。小阜上造三重阁，原有额曰“皇穹永佑”，现已无存。其前原有“天宇咸畅”的殿宇三间，其侧临水有“镜水云岑”五间西向，为康熙三十六景中的二景，现今仅为废址。第三层高处，可以东望棒槌山，北眺“南山积雪”，下瞰如意湖。下来后乘车至热河泉、有石碣，一面题“热河”二字，另一面为“一九五七年七月建”。前为积水，中有水泡，即为热河源。旁有“东船坞”乃停驻游船之所。中途路北有一卧碑，在树林中，刻有乾隆《绿掬八韵诗》。直至烟雨楼，在小岛上，由如意洲步行过桥，楼仿浙江嘉兴之烟雨楼。前有假山，山上有亭，原名翼亭。这岛有青莲岛之称，四周种莲花满湖。下来至如意洲，新建房子为花房，其前为“水芳岩秀”、“延薰山馆”、“无量清凉”等房子，及“般若相”等庙宇。观莲所濒

湖，有匾额，原名乐寿堂。北行经文津阁房，直抵“南山积雪”的山麓，登山至亭子中小坐。下来乘车沿松雪峡至西北门，出门为风摩岭，下行可俯瞰狮子沟及殊像、普陀、须弥三寺。返门口爬上城墙，这是皇帝驻蹕时节护卫兵的步哨路。再经文津阁畔至养鹿场。参观至近6时。晚间有晚会，系此间中小学演出的歌舞。

9月7日 星期日

上午集体参观避暑山庄展览。由丽正门进去，门前对面有照屏，门额镶嵌石匾额，五体文字“丽正门”（汉、满、蒙、维、藏），门前石狮一对。越午门为第三门有“避暑山庄”匾额，前有铜狮一对。再进至“澹泊敬诚”殿，为正殿，一称楠木殿，为万寿节举行礼仪、朝臣奏事、外国使臣引见之所。其后为“四知书屋”，即康熙时之“依清旷”殿，作书斋之用。进宫门，为“烟波致爽”殿，为皇帝所居，嘉庆和咸丰皆死于这间。现下这三殿为宫廷展览，复原清代陈设。最后为“云山胜地”楼。现下展览陈列室，设于殿前两侧殿及十九间房。展览分四部分：（1）介绍山庄建立前的历史背景；（2）介绍山庄在康熙、乾隆时的政治作用；（3）从外八庙的建立看清初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4）从山庄及外八庙的历史变化，看清王朝的腐朽卖国及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涨。另有二室为承德地区的出土文物。下午再往参观，至畅远楼招待所，为当时乾隆之母太后所居的松鹤斋，民国初期为热河都统家眷所居。斋已毁，仅余后面之五间楼，楼前有废址。出东门至东宫废址。至文津阁，阁二层，原藏《四库全书》。楼后有花坛，以琉璃砖砌，已毁，仅余假山石。楼前亦有假山，有池。楼侧有石碑、为乾隆所撰《文津阁碑》。返正宫后门，中途临湖有一小亭，为“芳渚临流”，乃康熙三十六景之一。由正宫后门向西上山、有一亭疑为“驯鹿坡”，但未见乾隆题字石碑。返招待所，晚间又有晚会，为天津文工团的歌舞音乐。今天又与新疆的沙比提、穆舜英同志，及刘观民同志谈新疆工作。

9月8日 星期一

上午8时开大会，由彭局长致辞，摄影，由承德市文物局局长白坪报告筹备展览之经过，突出防修反修。下午由《历史研究》胡绳武同志谈写反修文章，黑龙江武尚文同志谈黑省文物工作，吉林梨树县文化馆穆景熙同志谈收集1900年该县农民对帝俄士兵抗暴斗争资料。6时散会。晚间与甘肃初仕宾、岳邦湖等同志谈居延工作，与宁夏马文忠同志谈银川市西夏王陵发掘，他们都带有照片，翻阅讨论。

## 9月9日 星期二

上午大会，新疆穆舜英同志报告新疆近年来考古概况，利用考古材料举行批判苏修群众大会，今后计划等。吉林王承礼同志报告今年组织200余人的哲里木盟文物普查队筹备经过、工作情况、主要收获，以及总结经验。下午由北大侯仁之同志讲《承德市的发展史》，辽宁省姜念思同志报告辽宁近年来考古收获，及其对于反修工作中的作用，最后由内蒙郑隆同志宣读《呼市二寺的康熙御碑及其与平定噶尔丹之役的关系》。晚间观承德市话剧团表演《枫树湾》。

## 9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复旦大学谭其骧同志讲《边界与边疆》。由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根据《杨图》（历史地图）的经验，谈：（1）历史时代的中国边界，（2）中原王朝的边界，（3）各边区是几个民族共同开发的。下午吉林大学张忠培同志讲《黑龙江流域的民族与文化》：（1）石器时代黑龙江流域诸民族，（2）赫哲族的起源问题，（3）赫哲族的文化问题。然后由国家文物局文物处沈竹副处长布置小组讨论题。晚间与黑龙江武尚文及杨虎同志闲谈。

## 9月11日 星期四

今天小组讨论，我上午参加第一组（吉林、黑龙江二省代表）。下午参加第二组（辽宁、河北二省代表）。晚间偕侯仁之同志至畅远楼招



待所，楼为二层，在“松鹤斋”之后，斋址尚可见。闻此间松树上，灰鹤每年来巢居育雏，文革中无人管理，儿童上树取鹤卵，故今已不来。至招待所。谭其骧同志正与文物出版社及甘肃同志谈居延汉简整理事，我们参加谈话，9时余返舍。

9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第三组讨论（新疆等四省）。至10时休息后开大会，由陈滋德同志作总结。下午分组至山庄游览。一组划船，我不会划船。一组去西北门，我已去过。所以我便自己一个赴山庄。由德汇门进去，经五孔水闸、登一小山，有一平地，可能为花神庙或“戒得堂”遗址。绕道至“物鱼亭”，为1955年重建。过水心榭至德汇门后面登上长堤，取道左边小路，疑即“芝径云堤”，可以看到湖西的“芳渚临流”的小亭，及通向如意洲的长桥。由一小桥至如意洲，临湖为1955年重建的“观莲所”。返正宫后门，沿山径入山泉沟，道中右侧有三进房子，疑即“松鹤清越”。再前行道分为二：右首为一建筑遗址，有二幡竿的石座，其后有石洞及假山石，疑为“碧峰寺”；寺后有高起的小山，顶平，疑为“秀起台”。左边一道当为榛子峪，再前行，道右有一卧碑，上刻乾隆辛丑年所作诗，正面为《古栢歌》，背面为《山中一首》。经“四面云山”，下坡沿梨树峪，有时可看到“南山积雪”，及伊犁庙和圆亭子。至一处，有建筑遗址，沿山坡有三方柱，当为“梨花伴月”遗址。经养鹿苑，似为“石矶观鱼”遗址。经“芳渚临流”，由正宫后门（岫云门）西行，经“万壑松风”至招待所。这次由下午2时进山庄，一直步行到5时，行程当达20余里。晚间有28位代表离此赴京，到他们房间中闲谈并送别。今日下午收到所中来电云“伊朗外宾17日来所，请早回京，殊”。返舍收拾行装，准备明晨离此返京。

9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由承德动身，河北省文管会丁武同志及地区文教局刘会川同志等送行。与李长路、谭其骧二同志同一车厢，金冲及、文焕然同志亦来

谈，车中颇不寂寞，4时半抵京。至所中，了解所中这10天的情况，及下星期招待外宾事。

9月14日 星期日

星期日在家休息。翻阅最近10天的《参考消息》。校改《中国建设》的英文稿。

9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赴近代史所参加《历史研究》编辑工作座谈会，由林修德同志主持，参加者有：近代史所刘大年、黎澍、余绳武、蔡美彪，历史所熊德基、田昌五、林甘泉，还有世界史所某同志及考古所（原有牛兆勋、乌恩二同志，皆未出席）。中央已决定，由今年第6期起改由学部主办，由黎澍担任主编。各人发表了一些意见，最后由林修德同志作总结。下午所中开党总支会，商谈所中事。我昨晚便觉不舒，今天体温达38.4度，晚间服药出汗始退热。

9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赴隆福医院看病，白血球6200，肺部亦正常，只开了“穿心莲”和“吗啉呱”。下午在家休息，牛兆勋同志来，他今晚赴洛阳、西安。

9月17日 星期三

晨间赴机场迎接伊朗考古代表团。伊朗使馆派文化参赞等来接，我方有院外事局武藻文副局长、国家文物局外事处郭劳为处长等。稍谈一会儿即离机场。我返家休息。下午赴所，在会客室招待伊朗考古代表团，3时抵达，我介绍考古所的情况，参观标本室、实验室，再座谈一会，已过6时，送走他们即返家。伊朗考古代表团：团长费罗兹·贝格扎

德（Finour Bagherzadeh），团员沙普尔·沙巴兹（阿契美尼德研究所所长），阿里·阿巴·沙法拉兹（尼沙普尔考古小组长），赛福拉·坎巴什（康加瓦考古小组长）。

#### 9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去山东调查“梁山泊”小组（高广仁、徐光冀、杨泓），汇报调查经过，并决定加紧写作一文，以便《考古》第6期可以刊出。接着开党总支会。晚间赴新疆餐厅，出席招待伊朗考古代表团的宴会。伊朗驻华大使巴赫拉米及一秘、三秘亦来出席。由吴有训副院长及贝格扎德团长先后致辞，9时半始散。

#### 9月19日 星期五

感冒未痊愈，今日又拉肚子。去医院门诊，拿了些药。与人事科李特、李筠二同志谈调干问题，最后请乌恩同志去学部请示刘仰峤同志。上午新疆同志由承德开会返新经京，来所会晤。下午丁守和同志代黎澍同志来所约稿。

#### 9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徐莘芳同志谈《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录》拟目。乌恩、卢兆荫二同志谈写作小分队出外参观事。吉林大学考古系学生来所参观，将赴江陵实习，下午开座谈会，由刘观民谈东北考古问题。到C<sup>14</sup>实验室谈工作，及建立热释光实验组事。

#### 9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至东四访夏癯禅先生，出院已一星期余，还写了一首《临江仙》词以谢到医院探视他的友人。又至王天木同志处，他正受托为保护

泡子河古观象台事，起草建议书。

9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编辑组开会，“梁山泊”调查组汇报编写调查记提纲。学部希望我所能就这次调查，在学部中型报告会上作报告。下午阅过去半个多月的《参考资料》（大参考）。晚间庄敏同志偕马承源同志来访。

9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化学所梁树权同志来谈翻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部分的译文问题。下午全所大会，山东“梁山泊”调查组做报告。刘随盛同志传达关于国庆节前后的公安保卫工作等。

9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与杨锡璋同志谈安阳工作。阅L. H. Morgan, *Houses and House-life of the American Aborigines* [摩尔根：《美洲土著的房屋建筑与家室生活》]。下午美国Stanford [斯坦福] 大学教授Michael Sullivan [迈克·沙利文] 夫妇来所，谈最近考古新发现，并参观标本室，据云今晚要去大同参观云岗。

9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生分配到我所的三名同志报到。北图李致中同志来询问夏鼐先生住处。

9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文物局图书室查书，遇及王世襄同志。下午王友唐同志来，

偕往历史博物馆参观将去日本展出的中国古代青铜器预展。归途至文物局，晤及陈滋德、谢辰生同志，拟借用宣化辽墓星象图照相底片。晚间所中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9月27日 星期六

阅D . Nengehener的*Exact Science in antiquity* [《以古代的精密科学》]。晚间，美国驻华联络处布什（Bush）主任，为送回展览文物的代表团Miss Palmer [帕尔默小姐]等二人举行答谢宴会，席设晋阳饭店，参加者有王冶秋、王季范、王友唐、郭劳为等同志和我，共3桌。

9月28日 星期日

阅毕《古代的精密科学》（pp . 1—181）。

9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与北京市文物组商谈整理元大都报告事，因为下月即恢复编写报告。赴院图书馆查书。下午偕靳尚谦同志探视徐旭生先生，88岁高龄的人，仍卧床，健忘，说话不多。又至吕叔湘同志处。

9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加拿大籍的中国文史方面教授石景成、许进雄师生来所参观访问，中午始去。下午夏承焘教授夫妇来访。晚间参加国庆招待会，由邓小平副总理致辞。今年学部已展开工作，出席招待会的，除学部领导班子林修德等三同志外，还有18人，其中刘大年列在人大常委中，其余17人为：唐弢、顾颉刚、吕叔湘、任继愈、吴世昌、傅懋勤、翁独健、贺麟、冯至、何其芳、丁声树、俞平伯、严中平、黎澍、韩幽桐、姜君辰和我。今年因举行全国第三届运动会，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县委书记

会议，外地参加者很多，故北京市的同志票子限制很严。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三

上午携敬千甥赴中山公园游园，遇及胡绳、陈乔、王友唐诸同志。下午在家，阅毕《文物》今年第7期。

10月2日 星期四

昨天发现丢了眼镜，今天去配，领号验光一直搞到中午，还要等到22日才能取。下午将科学出版社寄来的《沈括与考古学》一文的校样，校改一遍。

10月3日 星期五

到宿舍中王则诚、王忠、胡厚宣等同志处转一圈，坐谈一会。阅今年《文物》第8期。晚间觉得不适，体温37.5度。

10月4日 星期六

敬千甥昨天排了二次队，晚间一次排了3个小时至夜深12时许才归来，总算买到明晨的京沪火车票。我与他道别即赴所。蒋忠义同志谈大葆台汉墓发掘已收工，现正参加整理车马坑的发掘记录。我赴隆福医院，挂不上号（星期六下午停诊）。

10月5日 星期日

上午赴学部开会，由科研组姜君辰同志主持，讨论五年计划（1976—1980年）的填表上报。阅张光直寄来的今年5—6月访华报告（pp. 1—58）。阅《古物学》1975年No. 193。

10月6日 星期一

罗马尼亚考古学博物馆代表团，团长勒都列斯库（A．V．Radulescu，康斯坦萨市博物馆馆长），团员沃勒特斯库（C．M．Vladescu）、鲍尔蒂耶（M．M．Baldie）三人来所参观访问。在北屋接见，并导之参观标本室、理化实验室。下午阅有关伊朗考古的论文。晚间在丰泽园招待罗马尼亚代表团，由刘仰峤同志作主人。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学部第一次出面招待外宾，学部外事处已成立，仍由宋守礼同志担任处长。出席作陪的还有王冶秋、郭劳为、王仲殊、卢兆荫、宋守礼等同志。

10月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商谈下午座谈事，由王仲殊、安志敏、王世民、孙秉根、莫润先等同志出席。下午赴北京饭店与伊朗代表团座谈。

10月8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医院治牙。下午乌恩同志传达上午学部开会，临时领导小组传达胡乔木同志的指示。为王世民同志审阅《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考古工作的新收获》。

10月9日 星期四

上午赴学部参加昨天报告的讨论，每所二至三人参加，我所是刘亚克、乌恩和我。下午分成三组，我们历史科学一组由刘仰峤同志主持的，黎澍同志为召集人。晚间王世民同志来谈。

10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赴学部继续参加讨论会。下午在所中接见伊拉克考古代表团二



人。团长哈迪西，团员舒克里。座谈一会儿，参观标本室及实验室。晚间过党组织生活。

10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赴学部参加座谈会。林修德同志传达关于学部上送《学部批判〈水浒传〉情况简报》的毛主席及邓副总理等中央领导的批示。下午在所中召集党总支、支委及群众中的业务骨干，传达毛主席指示及乔木同志报告的大意。晚间科学院武衡秘书长宴请伊拉克考古代表团，由我与王仲殊、武藻文、卢兆荫等同志作陪，伊拉克驻华大使馆一秘亦出席。

10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访夏承焘老先生，即在其寓所午餐。

10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赴学部继续参加座谈会。下午赴隆福医院拔牙，这是第5颗牙被拔，医生出证明休养一天。卢兆荫同志今天陪罗马尼亚外宾赴外地参观访问。明日王仲殊同志陪伊拉克外宾赴外地参观访问。

10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部参加座谈会，我还在会上发言。林修德同志宣布今后几天暂停开会，各所可在所中开会讨论。下午在家休息。

10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李敏生同志来谈化验室工作计划问题。安志敏、黄展岳同志来谈编辑室问题，《考古学报》第2期已有校样，《考古》第6期已

初校。下午所中集体看电影《红雨》。返所，写了两封信（石兴邦，王锦光）。

10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学部突然通知9时继续开会。赴学部，顺便至钱锺书同志处小坐。开会由林修德同志主持，先宣读经毛主席批示的学部领导小组请示创刊《思想战线》的报告，然后展开讨论。下午所中传达毛主席圈阅有关学部的两个文件，然后分组讨论。所中党总支开会，关于西安研究室问题、赴大寨参观人员名单等。傍晚赴王天木同志处，适徐苹芳同志亦在座，谈至7时许始回家。

10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与徐苹芳同志谈元大都整理工作。王俊铭同志偕山东淄博硅酸盐研究所刘凯民同志谈古代陶瓷研究问题，并提出请他们代为研究元代瓷器问题。下午宋一平同志来传达胡乔木关于创刊《思想战线》的讲话，散会后小组讨论。晚间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10月18日 星期六

下午赴学部开会，由宋一平、姜君辰二同志前后讲话，强调这次赴大寨参观学习的重要性。传达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晚间偕秀君往访夏承焘先生。

10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审查黄展岳同志关于东周铁器一文，写了点意见，退还给他。下午赴所，遇及编辑室郭地同志正值班、略谈编辑室情况。晚间整理行装准备明天出发赴大寨。

10月20日 星期一

晨间8时半抵车站，乘139次火车，9点15分开行。学部由姜君辰同志带队，包了一个车厢，共120人左右。车中无事，阅《红旗》第10期。下午4点15分抵阳泉市，昔阳县委派农研所宋同志来接，并派来一辆吉普车，由姜君辰、东光同志和我三人坐，另有大轿车四辆，共行20公里抵昔阳县城。据介绍昔阳人口只有百万余人，现下每天参观平均7000人。我们住一招，乃前年新建。晚饭后考古所八位同志（乌恩、安志敏、刘一曼、刘随盛、张子明、王振江、王世民和我），除乌恩同志参加小组长会外，我们七人上街观市客，只有一条大街，但市容颇整齐清洁，店楼多是新建的，一般为二层楼房。返舍，乌恩同志传达小组长会情况，并每人分发一册《昔阳县参观点情况简介》。写了一封家信。

10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7时由昔阳县城出发前往大寨，相距约10华里，中途抛锚，7时半抵大寨，8时开始参观。十年前曾来大寨，面貌大变。进村处为一个汽车停车场，进村后左一排平房为理发店、照相店、书店等，我们进去买些书与图片，还可打上“大寨留念”的戳记。再前行，右边一小块农田，有一拖拉机手正在平地，或许是表演性质。我们在民房拍了照，因为山墙有红书“大寨”二字。集体参观，从8时至11时走了3个小时，据云是10里路程。我们由村子北行，上山至一转弯处，可以俯瞰大寨村子全景。再上行至康家岭，为一片人造平原，及喷灌工程。道右为后底湾，再前往，登上虎头山的山腰，为一蓄水池，讲解员介绍大寨治水治土情况。这里可下瞰小背峪沟，隔沟有金石坡。再东行，经团结沟，道右有牲畜饲养所。再前行为高空渡槽，跨过团结沟，颇似罗马帝国时代的Aqueduct [高架渡槽]。再前，道左为“青年教育田”（原名神土角），原为大寨村最富最大的一块地，为地主所有，现在不加改造，作为教育青年之用。再前行，道右为军民渠，即渠道所经之所，一部分穿过山洞，一部分露于狼窝掌沟；道左为友谊坡，1965年阿尔巴尼亚友人来参观过。由于周总理1964年指示后，注意在这一带造林，为植林区。再前行，道左山坡上有粉坊等。讲解员讲解治理狼窝掌的经过。继续前行，

可以看到道右的高空运输线，向山顶用筐往来运输东西，现有四条这种运输线；道左为教育沟，为麻黄沟的一段，留下原状以教育青年。沟中草木丛生，有时见到流水。再前行为老坟沟。再前行可见后底沟，经砖厂便是大寨村的背后。返大寨村，我们又去看原名“苦人树”的大柳树，现改名为“忆苦思甜树”。这里从前为村中小广场，地主常在树上吊打贫农，后来成为村中露天会场，开斗争地主的斗争会之所。再前行，道左为洋式楼房，据云为招待外宾之用。再前行为“旧大寨”，保留一些较完整的旧窑洞与平房，作为教育青年之用。十年前来此时，尚为居民住房，今成为纪念文物点矣。途经百货大楼，买些纪念品，我只买了三条上印“大寨留念”小手巾，不到九角钱。登车返城。

下午2时出发到南塙大队，属大寨公社，原为穷村，但学大寨后，变化很大。由1967年所修盘山公路直到村中，下车后是新建的二层圈楼，边旁还有些平房和饲养场，村侧有一蓄水池。步行至北山顶，这里有一蓄水池，1973—1974年“打翻北山顶”即在这里，现在为一小平原。从这里可以看到松溪水，距村子五华里，从前用水时要去那里取。讲解员指着山神庙沟的三块田，说是去冬今春用定向爆破填成的，已种上高粱，并且说还要继续移山填沟。我们看到村的周围的梯田，层层重叠已够人惊奇叹美。3时许经留庄大队至原庄大队，又下来参观。这里的房子依山挖窑洞，上加瓦房，有五排上下建筑，颇为伟观。由原庄北返，参观郭庄水库，步行穿过水坝，可以俯瞰水库。下行至发电站，更下行为养鱼苗的水池。大寨引郭庄水库的水，经40余华里，引上虎头山头。登车返城。晚昔阳县外事处主任王辅仁请我们看文艺晚会，是为了全国卫生工作学大寨现场会议的代表，我们沾了光了。据说到会者达3700人。我们7时去昔阳剧场观歌舞表演，散场时主持现场会议的钱信忠上台致辞谢演员。今晚大雨，大家步行往返，都淋湿了。

10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天雨，改赴大寨展览馆。刚开始参观，便来通知有外宾亦改到展览馆参观。我们便退出，冒雨返招待所分组学习，谈感想与表态。下午原有航空表演，天雨改赴近郊参观县办工厂，先后参观县办化工厂、

大寨氮肥厂、县办农机厂、大寨水泥厂。晚间参观大寨展览馆。

10月23日 星期四

今天仍阴雨，但尚可行车至近乡。8时始出发参观李家庄公社石坪大队，是县内第三大的大队，从前重副轻农，学大寨后，建设了涵洞水利工程共三条。入口处门额上“石坪”二字石刻，由门望进去，两排瓦房排列整齐，右边横街的转弯处有两座三层楼。大家都为之惊叹不止，一般城市也没有这个“新农村”的整齐。旧石坪部分保留有几座瓦房，仍住有人。进红旗洞原来是大沟河，涵洞长达4300米、高2.5米、宽3.5米，上面造田230亩。出来又是一条涵洞，进口门额是“变天改地”，长约1000米，出口门额“胜天洞”。右边沟上不远的另一涵洞，额上写“前进洞”，闻约1100米。沿另一沟前行，是新建涵洞工程，长1250米，这是上边三条沟汇合下流的大沟。参观完毕，至李家群英水池，为社办工程，水池颇大，打了五个深井，把水送到11个大队的13个小水池。又到李家庄公社社办企业参观，看腐殖酸铵厂、农机厂、陶瓷厂，后以时间关系便返城。

下午赴离城二里的河西大队。这里从前也是后进队，地多人少，每人可分四亩地。从前重副轻农，学大寨后改变面貌，大搞科学试验，亩产突破千斤关。步行上山参观试验田。由河西大队赴泰山水库，1973年1月开工，现已完成70%。我们步行泞泥道路至堤坝上，听讲解员讲解。大坝高28米，底长250米，底宽136.5米，顶宽4米，为沙土混合，外砌石块。返城到街上逛，至新华书店购书。晚间观晋剧《杜鹃山》。

10月24日 星期五

今天又是阴雨。上午随姜君辰同志至县委，由办公室主任接见，姜同志向他们致谢意，并送给县委几本学部出版的书。出来后又参观大寨展览馆。下午至县委礼堂听郭凤莲同志在全国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录音。返招待所，在食堂听王金籽同志在同一会议上的报告，宣读一遍。晚上小组讨论，虽仅考古所八人，讨论得颇起劲。

10月25日 星期六

晨起天阴，仍决定前往离城40公里的皋落大队和白羊峪大队参观学习。约7时半动身，经武家坪大寨、金石坡红联大队及井沟，没有下车。经东平原，右隔沟便是西平原。再前行便是阅庄公社赵庄大队。8点50分到赵庄。村中出来，走上村前小山上，一知青给我们讲解大队学大寨的变化，尤其是“三战南河滩”的故事。人少地多，土瘠水少，有“平原赵庄，马粪拌汤”之说。后来改造土壤，筑坝造水库，现在每户单产达万斤。进村参观一排排平房住屋。9时40分离开赵庄，10时半抵皋落大队，这是全县一个最大的村队，村中一条大道，两侧都是机关、商店等楼房，右侧一礼堂可容千余人，公社干部讲村史。沿街而行，有人民银行营业所、百货商店、农具修理组、理发铺、饭店、图书室，及中草药标本室等。村尽头为一座二层大楼，楼下有门洞，可以出村。我们登楼一望，新街道楼房之后皆为民居瓦房。此间出党参，收购每斤5元。上车已11时半，开始微雨，经库城、水峪水库、后口庄，抵白羊峪公社白羊峪大队。村中亦有一大街，便在车中听讲解（因为下雨），这村学大寨，但以农为主，兼顾林、牧二业。我们在食堂用餐，有米饭及馒头，每人一碗白菜汤，后来为我搞一碗面条。经后口庄，北行经北石瓮、南江山、西红山，至南思贤的葫芦沟稍停。我们冒雨站成园圈，听一女青年谈铁姑娘治葫芦沟的故事。这沟在公路的西北侧，沟口山壁上嵌一木牌，白地红字“葫芦沟”，路侧有一说明牌，介绍铁姑娘治沟的英雄事迹。我们上车北返，经北思贤、川口、凤居公社、井沟等，又经大寨村口。晚餐后，冒雨到电影院看《大寨》电影，因座位满了，只得冒雨跑回招待所。

10月26日 星期日

今天阴，本想出去参观，因县委组织了整天的报告会，主要是应成都、广州、武汉三军区来学习大寨的解放军。我们也利用这机会。上午是武家坪、安坪和石坪三个大队的书记或党委做报告。下午由县委副书记（管文教的）刘叔章同志做报告，谈昔阳学大寨的经验。晚间分组讨

论。

10月27日 星期一

晨间天阴，中午出太阳。8时出发，出城过松溪河，经建都大队、马家峪大队至县办良种繁殖场，这是界都河改造工程第一次大治河。经二郎峪、东园壁至东冶头公社，东冶头是以社队联治河工程著名的。由山后转到山前，可以看到村子中的几排新屋，以及1969年在河滩上筑顺水坝所造成的800亩田。折回参观界都公社西园壁大队，他们的豪语是：“劈开寨岭山，顺直松溪河，腾出老坟湾，建成大寨田。”沿着山上大道，路右便是420米长的新河道，其中有80米长的通水石洞。回招待所已12时。午后，由于许多同志要求，再去大寨一次，有的去拍照留念，有的想买纪念品或书籍，以便盖上“大寨留念”。到目的地后，即分组活动。考古所八人依照前次走的路线重走一次。不过这次跑到虎头山顶，跑得汗流浹背。由山顶沿小径至团结沟渡槽，然后沿大道绕个大弯返村。5时返城。晚间由昔阳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介绍所中科研概况。

10月28日 星期二

今天天晴。我们到西路参观。7时半出发，过松溪河的大桥，西行经拖拉机厂，由氮肥厂的旁边过去。车子在河滩上走，幸得这两天晴了，否则不能通车。由白村经杏庄水库，至崇农岭下车，先参观涵洞。这是公路隧道，据云现下高3米、宽3米，将来再下挖4米，作为水渠，上盖铺公路。回到村旁的山，为沾岭山，已开始劈山为水渠，这是有名的“县办西水东调工程”。总干渠及两个支干渠，总长达76公里，须投工775万个，为昔阳县史无前例的大工程。附带工程也很多，如倒虹、渡槽、土坝、电站。将萧河的水由西流改为东流。至县城东北的界都公社安阳沟大队，又分二渠，一条至东南的瓦丘公社的联东峪大队，另一条至东北的东冶头公社的曹家窰大队。又乘车至杏庄水库，为7个大队联合兴建。由白村过河至安坪公社，听讲解员讲“安坪公社综合治理概

况”，即进行了山、水、林、田，路的综合治理。提前用午餐，11时半去留庄前的小飞机场，观跳伞表演。场上停有一架直升机，等到2时才开始，今天由解放军跳伞队表演，听说是中央特批在这里表演一次。主席台上坐着有大寨英雄人物陈永贵副总理、郭风莲、贾承让、梁便良等同志，还有卫生部钱信忠部长、成都等军区参观团领队人等。由郭风莲同志宣布开始，并致辞。跳伞领队讲话，表演8项跳伞，然后是内蒙来的航空模型表演。我们因为要赶车，便先离开。返城取行李，4时离开昔阳，北赴阳泉市。我们几个人买了面包苹果进食，分散买东西，有人买山西醋，有人买砂锅、火锅。六时三刻集合，7时上车，姜老与我是软座，后来才搞到两张硬卧铺，上卧铺即睡。

### 10月29日 星期三

晨间5时余抵北京永定门站，所中派吉普车来接。敬沅外甥昨天来京，住在自家，与他谈了一会。整理日记。上午赴所，拿了这十来天的《参考消息》和信件。下午在家休息，翻阅《参考消息》。

### 10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牛兆勋同志谈洛阳、西安及山西视察情况。赴大寨回来的同志商量汇报工作。下午整理汇报资料。晚间原定开党总支会议，我跑至所中才知道不开了。

### 10月31日 星期五

上午历史博物馆许同志来谈关于周处墓的“铝带饰”问题。邵望平同志汇报编辑《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录》的情况。下午阅览十来天的报纸及《参考资料》，至图书室翻阅新到的书刊。继续整理汇报稿子。晚间过党组织生活。



# 11月

11月1日 星期六

上午文物局陈滋德、任际奉同志来商谈本月5—10日召开七省文物局负责同志座谈会，讨论关于考古工作配合全国学大寨运动事。陕西陈孟东同志来，参加商谈配合西安市保护文物区平整土地工程事。宝鸡市卢连城同志、扶风罗西章同志、岐山庞怀清来，谈他们那里近来文物出土情况，希望考古所能派人前往协同发掘。下午所中党总支开会，交换在外地所了解的情况。

11月2日 星期日

阅毕《大寨红旗》1974年版（1—279页）。下午理发，购物送泮甥。写明天汇报提纲。

11月3日 星期一

今天开全所大会，赴大寨参观访问同志汇报。由牛兆勋同志主持、乌恩、王世民、刘随盛和我4人汇报。会后党总支开扩大会议，布置这星期学大寨的学习。

11月4日 星期二

下午参加所中小组“学大寨”学习讨论。

11月5日 星期三

上午偕牛兆勋、乌恩、王仲殊三同志赴总工会招待所，参加文物局召开的七省文物工作单位的配合“农业学大寨”的会议。王冶秋同志致

辞，谈国内外形势及这次会议的任务。下午在所参加学习小组，继续讨论对于学大寨运动的理解。

11月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布置下午接待外宾事。下午在所中接待美国考古协会的秘书长怀特黑德（Elizabeth Whitehead）。她是杜克（Duke）大学讲师，这次随同杜克大学代表团来华访问。我介绍所概况，然后由卢兆荫、王世民陪她参观标本室。

11月7日 星期五

上午荷兰籍中国血统的汉学家顾昌德教授和商人Loovers一起来所访问。下午赴隆福医院看病，因昨晚发烧，今天下午达38.6度，检查血液，白血球达16500，后来打青霉素及退烧针。

11月8日 星期六

上午开党总支会议。下午又去打针，已退烧。至中央美术学院，参观磁县东槐村北齐高润墓的壁画摹本。

11月9日 星期日

上午赴隆福医院打针，顺便赴所取报刊及信件。恰巧刘新园同志来访，略谈景德镇瓷窑址最近发现情况，及这次来说参加编写《中国陶瓷史》经过。晚间为科技大学审阅《〈梦溪笔谈〉译评》第一分册。

11月10日 星期一

为《考古》审阅稿子《吴城出土三件陶文考释》。至隆福医院看

病，咳嗽仍未痊愈也。审阅《〈梦溪笔谈〉译评》第一分册。

11月11日 星期二

将前二天审阅《〈梦溪笔谈〉译评》第一分册的意见写下来，共30余条。下午西德Max-Planck Institute [ 马斯克-布朗克学会 ] 的年轻放射学家瓦格纳 ( Gunther Wagner ) 来所参观访问，他是搞热释光断代等实验的，参观标本室及C<sup>14</sup>实验室。送他走后。我去访问夏癯禅先生。

11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天津自然博物馆江月起同志来谈关于收集科学技术史资料问题。

11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北京市公安局李存兴同志等携来关于意大利罗马城的几本书要我鉴定。下午参加小组学习。

11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阅新到的*Expedition* [ 《探险》 ] 及*Atiquity* [ 《古物学》 ]。下午阅*Avtibus Asiae* [ 《亚洲艺术》 ] 11973—1974两年的。晚间参加党组织生活。

11月15日 星期六

今天党总支部开了一天的会。晚间审阅佟柱臣的《商周金属器代替石骨蚌器的过程》一文，写了点意见。

11月16日 星期日

审阅科技大学编的《〈梦溪笔谈〉译评》油印本第二册（天文学部分）。中午王俊铭同志来谈及为外语学院审校《汉英辞典》考古学条目事，及荷籍华人颜昌德访问我所事，因为颜与他在欧洲时认识，留之午饭。

11月17日 星期一

徐苹芳同志由安徽凤阳调查明中都回来，稍谈。杨鸿勋同志由秦咸阳宫遗址工地回来，谈该地发掘情况。张彦煌同志由山西夏县回来，也稍谈工地情况。下午与徐苹芳同志谈《天文文物图录》。又与苏秉琦同志谈广州工作，因广州指名希望他去广州代为鉴定马坝新石器时代墓葬陶器等。

11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与北京钢院柯俊教授谈冶金史问题。韩悦同志汇报拍摄玉器制造电影事，已拍一半，大约6000余尺，可放映一小时云。下午为《考古》审阅稿子（《秦雍城出土铜构件》、《扶风出土外国字铭文铅饼》）。

11月19日 星期三

阅北京钢铁学院所写的《关于藁城铜钺铁刃的分析》、《燕下都战国铁器》二文。

11月20日 星期四

佟柱臣同志参加小分队外出返所，将两篇文章交还给他。晚间至地质所张文佑同志家闲谈。

11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党总支讨论《考古》明年第1期的“社论”。下午镇江文化局的同志携来金坛南宋周瑀墓出土器物的照片及丝织品实物。

11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赴文物出版社，晤及张政烺、顾铁符二同志，他们二人正在整理马王堆帛书中的《周易》和《星占》。我将吐鲁番出土的黄道十二宫图给他二人看，他们都认为书体是唐代初期的，边区落后，可以晚到晚庸或中唐。下午在所，原拟开党总支会延至下星期。

11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审阅杨泓同志的《中国古代甲骨》上篇（修改稿），提了些意见。下午整理天文学史论文的稿子。

11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党总支会未开成，改于下午开会，谈今年冬季所中工作安排。

11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开全所大会，由乌恩同志传达林修德同志的报告。下午参加小组学习，自学《毛选》中《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11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讨论昨天传达的学部关于两地分居干部问题的解决设想。下午赴学部机要室阅读关于情况动态的机要文件。

11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整理关于二十八宿及十二宫一文的材料。下午参加学习小组，布置继续学习卅三条中19—23条。

11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整理天文史材料。下午赴所，夏承焘教授夫妇来访。赴院图书馆还书。碰到上海航空局参加编写《航运史讲话》的吴石荪同志，及计量局参加关于度量衡史编写的丘光明同志，知道是我，分别来与我商谈编写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晚间参加党组织生活。

11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为出国文展审阅明年赴澳洲展出的出土文物展览简目及重点说明。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中国古代青铜器”预展（拟明年赴日展出）及“纪念长征四十年”的展出。

11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一川来，偕秀君和他一起去访张伯璠先生夫妇及王载紘同志处。傍晚黄展岳同志由胡厚宣同志处取稿，顺便来坐一会儿。晚间吴震同志由新疆携吐鲁番出土文书照片来京，参加整理。昨晚刚到，今晚来访，谈新疆考古情况，谈到9时许才辞去。

# 12月

12月1日 星期一

上午阅科技大学编的《〈梦溪笔谈〉译评》油印本第三册和第四册。下午去隆福医院治病，慢性气管炎仍未愈。

12月2日 星期二

上午吴荣曾同志来为《历史研究》约稿。下午参加所中的编辑小组会，谈与文物局合作问题：（1）资料丛刊（简报汇编），（2）考古学专刊交文物出版社出版问题。

12月3日 星期三

上午将科技大学编的《〈梦溪笔谈〉译评》油印本第二册算学部分阅毕。全部4册，提了90余条意见。上海博物馆马承源同志来谈透光镜问题，并参观我所陈列室。偕安志敏、张子明二同志去故宫，参观在保和殿陈列的宝鸡茹家村虢伯墓出土铜器，及岐山（董家村）、扶风（强家村、庄白村）的窖藏铜器。

12月4日 星期四

上午科技大学张永谦同志来谈《〈梦溪笔谈〉译评》油印稿的问题。下午参加所中学习小组，学习今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社论《关于继续进行教育革命》。

12月5日 星期五

上午审阅《中国天文学简史》的油印稿。下午黄盛璋同志来谈关于

他自己的研究计划。与徐苹芳同志谈关于编辑《天文学史论文集》事。

12月6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党总支开会。下午夏承焘先生夫妇来访。

12月7日 星期日

上午阅《基辛格》中译本上册。下午偕秀君赴东风市场购物。

12月8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中国硅酸盐学会召开的《中国陶瓷发展史》编写座谈会，今天是开幕式，丁源局长讲话。下午在家翻阅这次会议的文件。

12月9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继续翻阅昨天的文件，写了点意见。下午赴所，刘亚克同志传达学部领导关于学习的讲话，分组讨论。

12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中国陶瓷发展史》座谈会，由盛厚兴同志主持，先由程朱海同志对于编写条例及初步提纲作了说明，我接着发言，谈至中午散会时始毕。用餐后至沈从文同志处，看他所收集的《新三才图会》的材料（扇子、杂技、马具、打马球等）。下午继续大会发言，然后小组讨论。

12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偕牛兆勋同志赴学部，在林修德、刘仰峤二同志的主持下，与历史所的程文杰同志等谈关于他们《甲骨文合集》及《历史图谱》的编纂工作，我所如何协作的问题。下午在家写作《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一文。

12月12日 星期五

今天整天继续写作，为下星期在天津的天文学史会上作报告也。

12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继续写作。学部召集各所正副书记开会，布置他们学习一星期，每日半天，关于教育革命及对待文革中新生事物问题。景德镇瓷器公司刘新园同志来谈，关于拍纪录电影及作元瓷片分析鉴定问题。与王世民、黄展岳二同志谈关于《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的修改问题，因他二人对此已加审查。

12月14日 星期日

在家继续写作。审查徐苹芳同志所拟《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录》的拟目及说明。下午徐苹芳同志来取，谈了一会儿。晚间开始誊抄论文提要。赶到11时半。

12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誊抄完毕已10时许，交给徐苹芳同志，托之交人打印，又将插图交黄展岳同志。赴图书馆还书，遇及钢院柯俊教授，也正在还书。后来他到我办公室稍谈，并借去二本书。下午3时由家中动身，5时10分抵天津站，薄树人同志来接。抵天津宾馆，遇及胡厚宣、王振铎二同志，一起去用餐。饭后在他们房中闲谈。返房间，薄同志腾出一间南房

给我住。写一封家信。

12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开小组会，讨论审查《中国天文学史简编》第4—9章的总结。下午审查工作组开大会，讨论《简编》和《简史》的审查报告，以便提交大会。散会时记录王宝娟同志（北京天文台工作，北师大毕业）自我介绍，说是素琴中学时的同学。晚间科大张永谦同志来谈，参加领导小组会。席泽宗同志来谈。

12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开大会，为〔天文学史会议的〕开幕式，由华觉明同志代理秦力生同志致开幕辞，由工人代表刘铁军、农民代表曹玉分别致辞。中午徐苹芳、邵望平二同志由北京前来报到。下午学习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上报告，及《红旗》的二篇文章。晚间商谈明天会议布置。

12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全体会议，由徐苹芳同志介绍《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录》的编辑情况，并陈列《图录》的资料，以供审查。大家看了以后，提了一些问题和发表一些意见。下午分组讨论，我在第二组甲组，这组中文物考古工作者较多，谈得颇起劲。晚间搬至515室与吴品三同志同住。晚间由华亮明副局长主持，讨论明天开会办法。

12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开大会，由曹玉同志和我主持，卢央同志报告编写经过及主导方针，然后由张钰哲、严敦杰等同志汇报预审情况，最后由华局长谈审

查标准及今后安排。下午继续开大会，由大家发言及提问。开至4时即散，个人阅看。午饭后，潘薰同志来谈。晚间内蒙盖山林同志来谈。

## 12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偕徐苹芳同志赴南开大学，访郑毅生（天挺）先生，今年已77岁，精神仍甚佳。下午又一同至赤峰道天津艺术博物馆，周同志招待，现下不开放，由库房取出几件精品，如古画：（1）宋人《金明池争标图》，（2）杨无咎《墨梅图》，（3）赵孟頫《水仙图》，（4）钱选花鸟（三幅），（5）宋高宗《瑞应图》（三幅：《卜棋》、《射台额》、《入梦》），（6）元末金润《溪山真赏图》。藏砚六种，为徐世襄（为徐世昌之十弟）所捐赠，达千枚以上（一部分归天津历史博物馆）：（1）石鼓文砚甲（明代顾××刻），（2）石鼓文砚乙（较前者多出十来字），（3）殊砂澄泥砚（鱼形），（4）建武八年砖砚，（5）大魏兴和二年砖砚，（6）康熙黄任铭墨雨砚。又参观陶器室，古代瓷器室，华瓷外销室，现代各名窑出品。参观毕已过5时，告辞致谢后与徐苹芳同志往劝业场逛了一圈，买了三本旧书（《丛书集成》本）。至广东饭店用餐，返宾馆已8时，郑克晟同志（郑天挺先生之子）夫妇来访，在王振铎同志房中闲谈，胡厚宣同志亦在座。晚间有电影，我没有去看。

## 12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自己阅读《简编》。下午小组讨论。晚间开专题讨论会，讨论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问题，10时始散。写了一封家信。

## 12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自己阅读《简编》，下午小组讨论。上午10时由华觉明同志主持，讨论考古所协作项目的明年安排，仍是《图录》的付排，及《图录》收入文物的研究论文集。晚间开专题讨论会，讨论明末以来的中国

天文学，尤其是对徐光启等的评价。

12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自己阅读《简编》，我偕徐苹芳同志一起去马场道外语学院，参观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办公室及仓库（陈列室在佟楼附近，有从猿到人的展览会，未去看）。由黄为龙引导我们参观古生物室的榆次、庆阳、内蒙河套，及河北泥河湾等四处的脊椎动物化石，乃今年特展，以招待今春美国古人类学代表团者。又参观旧、新石器贮藏标本，然后在会客室谈话一会儿，即行告辞。此地为北疆博物馆旧址，亦即法国人桑志华（Licent）所办的白河黄河博物馆，其旁即为天主教堂，及法国人所办的天津工商学院，后接收改为河北大学，房屋颇多，现有八个机关占用。秦力生同志由北京来主持此会。下午分组讨论《简编》，提意见。晚间观电影《第二个春天》、《熊猫》、《彩色底片》等。又写了一封家信。

12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开大会，由各组汇报组中对于《简史》、《简编》及《图录》所提意见，然后各代表发言，我也对天文学体系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下午开大会，交流工作经验，由整理小组、工人理论小组等发言，走群众路线，开门办科研工作。晚间天津文化局张映雪副主任、杨来福处长来谈。他们走后，我准备明天报告稿子。后来听说有电影《金光大道》上集。

12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全体会，学术报告。先由严敦杰同志报告《国外研究中国古天文学概况》。然后由我报告《从宣化辽墓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休息后，由戴文赛、席泽宗、王德昌、尤振尧（南博）分别作报告。下午分组讨论，我在第二组，主要是关于古代历法的几篇论文。中

间，我与王振铎、胡厚宣二同志接待天津市文化局送来有关天文的文物“璇玑”，二十八宿镜子、阳燧、“汤若望”题记石砚（伪制，背面有日晷）。晚间开《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文集》的专门小组会，落实写作单位，共29篇。

## 12月26日 星期五

今天上下午都是小组会，由与会者宣读论文，有关古代天文仪器、藏历、《梦溪笔谈》128条等。我听后在会上发了言，是关于《璇玑玉衡》问题，及沈括关于冬夏日行迟速问题。晚间开大会，讨论关下“古为今用”问题，到会者不到半数，谈到9时即散。

## 12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大会，由洪斯溢（北京天文台）、伊世同（北京天文馆）二同志主持，讨论关于普及天文学问题，发言颇踊跃。最后由秦力生同志发言，表示中国科学院的支持，并提出具体措施。下午开小组会，由各归口单位召集，因我们负责的天文文物研究论文事，已于前晚讨论落实，所以不开了。我与徐莘芳、吴品三二同志进城，至东门内大街旧文庙，新华书店旧书部在这里设有售书处，出售线装及平装旧书，选购几本。晚间阅《天文学史简编》。

## 12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开领导小组会议，汇报明年工作计划落实情况，及下午大会布置。散会后至秦力生处闲谈。下午闭幕式，由北京541厂赵春和及我所邵望平分别代表工农兵及科技教育界致辞，华觉明作会议总结，最后秦力生致辞，谈最近教育革命运动和今后工作方针。会议到此结束。散会后，伊世同（北馆）、陈宗镛（山东海洋学院）来谈。晚间在王振铎、胡厚宣二同志房中闲谈，陕西省博物馆孙中同志、上海自然博物馆潘鼐同志及南大戴文赛同志在座。返室，整理行装。有些代表今晚便离津返

家。

12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送徐苹芳同志乘所中来车带资料返京。午餐后，我与秦力生、胡厚宣同志一起离津返京。

12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牛兆勋同志谈最近所中情况。青海赵生琛同志来谈明年青海工作问题。安志敏同志谈《居延汉简》付印问题。下午学部宋守礼处长来所谈明年外事计划，可能有日本社会科学代表团来华，包括考古学家。又伊朗可能要求回访。

12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开全所大会，传达关于控制人口的报告。保卫干部传达阳历年应注意事项。散会后搞环境卫生。我去隆福医院看气管炎。下午在家，阅摩尔根《美洲土著的房屋建筑与家室生活》。今年又告结束。



1976—1980 卷八

# 夏鼐日记

顾廷龙题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夏鼎日記

顧廷龍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夏鼐日记 / 夏鼐著 .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9

ISBN 978-7-5617-7173-0

I . 夏... II . 夏... III . 夏鼐 ( 1910 ~ 1985 ) — 日记 IV .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09 ) 第157186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 夏鼐日记

著 者 夏 鼐

特约策划 陈丽菲

责任编辑 陈丽菲 陈庆生

审读编辑 徐 艺 施隽南 金程虹 唐佳洁 许孟君 陈思维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赖芳斌 徐 真 王 卫 邱红穗 王丽平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印 刷 者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插 页 48

印 张 279.75

字 数 4383千字

版 次 2011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173-0/K·313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联系）

##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 目录

[1976年](#)

[1977年](#)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返回总目录](#)

# 1976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四

阳历元旦，晨间广播二报一刊社论，及毛主席的两首词：《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和《念奴娇 鸟儿问答》（1965年秋）。上午和晚间电视也广播毛主席的这两首词。各报都刊登这两首词。

上午正听侄一家及暄儿一家来，午饭后即回去。我与秀君前往裁缝铺取衣服。回来后继续阅摩尔根《美洲土著的房屋建筑与家室生活》。

1月2日 星期五

所中整天学习毛主席的两首词及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上午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高汉玉同志来谈编写《纺织史话》问题。据云，上海市委写作组拟组织编写二十多本史话，先由《纺织史话》、《陶瓷史话》、《造船史话》及《航运史话》四本带头。约定下星期再来谈。

1月3日 星期六

上午在所中学习元旦社论，学部规定学习一天半。新疆博物馆穆舜英同志来谈，关于我所新疆工作问题。到隆福医院中医科看病，主要是气管炎仍未痊愈。

1月4日 星期日

阅毕摩尔根《美洲土著的房屋建筑与家室生活》（pp. 1-310）。下午阅《基辛格传》中译本。牛兆勋同志来电话说徐旭生先生病危，傍晚

又来电话谓已于下午4时去世，享年88岁。

1月5日 星期一

上午与牛兆勋赴学部，找林修德、刘仰峤二位主任商谈关于徐旭生先生追悼会事。返所，王翥来商谈技术组问题。下午总支部开会，接着开徐旭生同志治丧工作小组的会。下班后，赴徐老家中吊唁，尚爱松同志坐在那里。晚间发烧达38.4℃。

1月6日 星期二

上午赴隆福医院看病，发烧38℃。除中药之外，又要打青霉素。下午开始打针，发烧达39℃。所中派车由张子明同志陪同上医院及返家。

1月7日 星期三

上下午都去隆福医院打针，下午发烧仍达38.4℃

1月8日 星期四

所中代为办理转首都送院手续。下午王仲殊同志来探视，送来转院证。傍晚发烧达38.5℃。乃向所中要来车子，偕炎儿赴首都医院急诊，说是气管炎，仍打庆大霉素，但分量加倍。暄儿听说我病了，来探视。

1月9日 星期五

晨间广播，惊闻周恩来总理昨天以癌症去世，享年78岁。这位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的逝世，实为不可弥补的损失。我自己除在公共会场上遥瞻丰采之外，还曾许多次在接见外宾时陪在末座，印象更深（1956年5月31日下午参加周总理接见[埃及]费克理教授。1957年5月9日参

加周总理接见日本考古代表团。1963年11月8日参加周总理接见朝鲜考古代表团。1971年参加周总理、郭院长接见五位日本朋友（松村一人等）。1971年6月29日参加周总理、郭院长接见日本文化界代表团、7月2日设宴招待，团长白石凡，副团长宫川寅雄。1972年7月14日参加周总理接见美国中国学者代表团，团长任之恭，副团长林家翘）。一旦大星陨落，能不沉痛哀悼！上午去首都医院打针，护士们正在纷纷议论周总理去世的消息，据说许多人闻讯痛哭失声。下午所中派车来接我去医院打针，听说所中下午4时举行默哀纪念，我赶去参加。会后赴医院打针。晚间仍发烧至38℃。

1月10日 星期六

偕秀君赴首都医院，由王俊铭同志介绍朱大夫，仍继续打针，加服中药丸。预约下星期二上午再去诊治。晚间发烧仍达38℃。

1月11日 星期日

晨间原定电视广播周总理遗体告别实况，但临时取消这节目。上午夏承焘教授偕杭大历史系毛昭晰同志来访，毛为王仲殊同志的同学。此次来京协助人民出版社编大学世界史教材。傍晚王俊铭同志来商谈《考古学报》英文提要事。晚间新疆博物馆吴震来谈，9时始去。仍发烧至37.5℃。

1月12日 星期一

今天在家休息，停止打针，只服药，体温为36.5℃。这一星期来第一次整天没有发烧。阅《文物》75年9期。晚间观电视新闻《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王则诚、王世民等都来观看。

1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偕秀君赴首都医院，仍由朱大夫诊视，透视肺部一切正常，据云急性气管炎已基本好转，恢复期可再休息一星期。今天下午体温为37℃。

1月14日 星期三

在家休息，阅中译本《基辛格》（Kalb [卡尔布] 兄弟著）。午后仍有低烧，与牛兆勋同志通电话，他劝我明天追悼会不必去了。

1月15日 星期四

今日在人大大会堂举行周总理追悼会，由王洪文同志主祭，邓小平同志致悼词，我因病未能前往。下午牛兆勋同志来探视，并商谈后天徐旭生追悼会事。阅《历史研究》75年6期。午后仍有37℃

1月16日 星期五

今天退烧，最高只有36.8℃。午后卢兆荫、叶小燕同志来谈。傍晚佟柱臣同志来。阅毕中译本《基辛格》上下册（1-839页）。

1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赴八宝山参加徐旭生先生追悼会，由林修德同志主祭，我致悼词，接着向遗体告别，即返家。今天最高体温仍是36.8℃。

1月18日 星期日

在家休息。阅《考古》75年6期。



1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素琴儿携建钢、建正两外孙由呼市来，建中外孙因分配到化纤工厂才两个月，不便请假。上午王俊铭同志来，谓美国旧金山美中友好协会拍了一部中国文物展览的电影片，寄来电影剧本的说明书，要求审定，郭劳为同志托王俊铭同志代为翻译审阅，找我商量其中有问题的几处如何酌改。下午所中李遇春同志来谈西安汉城工作情况。阅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三册中气象学一章。

1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销假。至牛兆勋同志处，他传达林修德同志的讲话，关于春节以前的工作布置。下午在家学习邓小平同志在周总理追悼会上的悼词。

1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徐旭生同志家属来所，致谢所中对于其后事的安排，并谈及其遗著《东西文化的比较》及捐赠所遗藏书事。山西文管会王建同志来谈下川、舜王坪等处石器遗址的发现。中华书局张健来谈排印《居延汉简甲乙编》事。下午阅《满城汉墓》的普及本稿子（金属章），及Oscar Kiss Maerth的*The Beginning Was the End ( Man Come into being through Cannihalism in Intelligence can be eaten ! )* [ 《开始与结束（人类因吃人而形成，因而也可能被吃掉）》 ]。原著者自己推荐希望译成中文，实际上是不值一阅的书。5时许楷儿一家三人携带绮霞甥女的女孩一起来。诗虎表侄出差去天津，留下他的独生子永年在我家。晚餐时，共11人，一桌都坐不下了。借了三张床，还要打开行军床，真是没办法。

1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山西王建同志携来在下川采集的石器标本。下午参加所中小组

学习，关于周总理的逝世，学习邓副总理的悼词。

1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图书馆翻阅新到杂志。自然科学史所潘吉星同志来谈。审阅黄展岳同志关于中国铁器起源的文章，将修改意见一起交还给他。下午审阅关于满城汉墓出土织物的稿子，交给卢兆荫同志。六房兰香侄女的女儿在自家住了三天，今日离京赴徐州探亲。

1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刘观民、孟凡人同志向我和牛兆勋、王仲殊同志汇报新疆调查工作及今后工作的设想。阅《考古》75年1期。

1月25日 星期日

阅毕《考古》75年1期，又阅《文物》75年10期。下午访夏承焘先生，适史树青同志亦在座。

1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至编辑室及碳-14实验室了解情况，因为《居延汉简甲乙编》付印及试制现代标准碳水化合物C<sup>14</sup>含量事，下午将要讨论。下午总支部开会。

1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集体在首都剧场观电影《金光大道》上集。张忠培同志由两湖返吉林途经北京，来所谈工作。高天麟同志将二里头新发现铜器、玉器展示，大家参观后都认为收获不少。下午参加学习《红旗》1期的三篇

文章。秀君病了，感冒发烧。

1月28日 星期三

我与素琴儿、楷儿将秀君送往首都医院急诊，留他二人照顾。我去首都工人俱乐部，所中集体看电影《决裂》。阅《文物》75年10期。

1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在编辑室与中华书局赵诚同志谈出版《居延汉简甲乙编》事，前日总支部已决定交之出版。释文部分即可先行发排。下午全所大会，关于春节期间“四防”注意点，值班安排。人事科宣布关于陈梦家等三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自杀的结论。晚间胡谦盈同志来谈。

1月30日 星期五

今天旧历除夕。上午全所大扫除。下午去西直门苏秉琦同志家，因他出差广州未返，向他夫人慰问。接着去裴文中同志家，他最近才出院，在家休养，上月以心脏病入院住了一个多月，人比以前瘦了。傍晚暄儿一家来，后来一江亦来，秀君卧病，仍有12人，分岁酒满满一桌人。

1月31日 星期六

今天是阴历丙辰年元旦。上午赵铨、马得志、王则诚、沈家驹同志来。下午至王则诚、胡厚宣同志处贺年。傍晚胡厚宣、容肇祖同志来贺年。阅《文物》75年11期。《人民日报》发表《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

## 2月

2月1日 星期日

上午王世民同志夫妇来，我到杨一之处闲谈。中午摆了二桌新年酒，除子女直系12人外，还有正昕侄一家三人，一江与晋利二个侄孙女，共17人。下午原侨委张楚琨同志来。我到容肇祖、吴世昌同志家去贺年。阅毕《文物》75年12期。

2月2日 星期一

上午黄盛璋同志来。中午偕同素琴、楷、炎等七人赴暄儿家，便在其家吃新年酒。饭后素琴等去北大素娟侄女处，探望四舅母。我至师大朱庆永同志处稍谈。返家吴世昌同志来谈。

2月3日 星期二

上午王载紘同志来贺年。他走后，我至王振铎同志处。下午新疆吴震同志、朱庆永同志来访。晚间胡厚宣同志夫妇来贺年。

2月4日 星期三

四天假期匆匆过去了，今天上班。上午总支部开会。下午偕王仲殊同志到文物局，晤及沈竹副局长及陈滋德、谢辰生同志，谈安阳钢厂占地问题。后来我到楼上看新疆来的穆舜英、吴震同志，及张政烺、顾铁符同志，谈到下班时。

2月5日 星期四

上午总支开会，传达中央第1号文件，华国锋同志代理总理之职

位。又讨论所中组织大批判组及学习问题。下午开全所大会传达，然后分组讨论。晚间党的组织生活也讨论此事。牛兆勋同志偕张彦煌同志赴山西，商谈下川发掘合作事。

2月6日 星期五

上午阅W. T. Chase为曼谷国立博物馆所写*Bronzes Disease and its Treatments* [《青铜器的锈蚀及其处理》]，为1975年的展览作说明，傣英合璧（pp. 1-27，附图达84之多）。又阅张光直的《中国考古学上的C<sup>14</sup>断代及其意义》稿子。下午参加所中学习，为参加科技战线的大辩论也。

2月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阅新到的《探险》18卷1期。下午阅F. R. Hodson (ed), *The Place of Astronomy in Ancient World* [霍德森主编：《天文学在古代世界的地位》]。昨天《人民日报》载《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介绍清华大学对于科技界及教育界的反对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2月8日 星期日

上午全家去王府井大街的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12人），又替小阳孙拍了一张。后来大家在湘蜀饭店用餐。午后至北皇城根科学院宿舍，访吴有训副院长，他提出希望《考古学报》出季刊，说半年刊太少，又询问《考古》本期的反修文章为什么放在末尾，又不收入外文目录中。至张文佑同志家，知道科学院昨天又开了动员大会。至赵志文大夫处打听小阳孙缺钙及水疹事。

2月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青铜器的锈蚀及其处理》一书作了摘记。下午参加所中学习。牛兆勋同志由山西返所，我将杨承宗的信交给他。晚间何方同志与她爱人来谈。

2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同志来谈编写《中国自然科学史》问题，11时始去。下午学部在虎坊桥工人俱乐部开会，由刘仰峤同志主持，王仲方同志传达中央76年2号文件及75年23号、26号文件。然后由林修德同志报告“积极展开大辩论，回击右倾翻案风”。3时许散会。我到所中参加总支委员会，商量明天的布置。阅霍德森主编《天文学在古代世界的地位》。

2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召集各学习小组长及大批判组成员，布置工作。下午总支开会，商量全所大会如何开，动员报告内容。学部也派人来旁听。晚间仇士华同志来，送来高能所王蕴玉的信，谈超微量化学分析对于古物鉴定的重要性。阅霍德森主编书的前半（pp. 1-148）。

2月12日 星期四

今冬北京第一次大雪。翻阅霍德森主编书的后半，Thom [ 汤姆 ] 的巨石文化学说，不易懂，翻阅一过而已。至图书馆还书。今后一段时间，当以更多力量投入回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下午参加所中小组会。晚间过党组织生活，由牛兆勋同志代表总支委员会作动员报告，然后分组讨论。

2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戴彤心同志由安阳返，稍谈安阳工作情况。总支部开会，根据昨晚提意见，将动员报告再作修改。我为《考古》2期审阅样本及英文目录。下午全所大会、牛兆勋同志作动员报告，然后分组讨论。张忠培同志由吉林来，稍谈。我到隆福医院去治内痔。晚间党组织生活。

2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至编辑室与苏华同志谈。下午总支开会，传达上午学部开会情况及布置，又讨论并通过今年预标。晚上张忠培同志来家谈学生实习问题。

2月15日 星期日

为出国文展审阅青铜器展览图录英文本说明，共百余件，准备送日本展出。

2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至化验室与李敏生同志谈陶瓷分析问题。仇士华同志送来C<sup>14</sup>最近实验数据，并商谈建立热释光实验事。下午赴隆福医院治牙。

2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钢铁学院柯俊教授来谈关于中国冶金问题。下午开全所大会，宣布给陈公柔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监督劳动改造。

2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组织十余人赴清华大学看大字报，观者拥挤不堪，当达数千人，汽车都有数十辆。中午返城。下午参加学习。

2月19日 星期四

审阅《考古学报》的稿子，杨泓：《中国古代的甲冑》下篇，约三万来字。

2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阅佟柱臣同志整理的关于我国东北地区乌、黑两河流域的考古学材料及苏修的工作和反华情况。为写作反修文章作准备吧。赵玲珠同志来为《中国建设》催稿。下午赴隆福医院拔牙，医嘱明天休息一天。

2月21日 星期六

在家休息。阅毕佟柱臣同志的稿子。

2月22日 星期日

阅毕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数学部分（1-170页）。下午偕素琴儿赴中关村方心芳同志处。我又到陆学善同志处，十余年未见面，已留起胡子，其夫人亦已白发满头。他正在家审查翻译稿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物理学部分。

2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科学出版社四编室送来《儒法斗争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二辑15册。接石兴邦同志来信，知调考古所的手续已办好，不日来京报到。下午所中集体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我因为18日已去过，没有去。晚间收水电费，这个月轮到我家也。



2月24日 星期二

为《考古》审阅四篇关于原始社会的稿子。开甲骨文小组会，谈上影拍电影事。业务组讨论今年工作计划的设想，决定明天召开队长会讨论。

2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牛兆勋同志召集各田野队负责人开会，我与王仲殊、高天麟同志亦参加，商谈今年计划。下午小组学习，集体到学部去看大字报。晚间素琴儿携二子返内蒙，调职事仍未有眉目。

2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偕秀君、炎儿，送楷儿夫妇及小阳返陕西。返所，墨西哥送来交换的古代文物复制品20件。下午赴学部参加老科学家座谈会，由林修德同志主持，到会者有刘大年、黎澍、熊德基、刘导生、关山复、姜君辰等，刘仰桥、李纯同志亦参加，听说还有记者来听。主要是批判“以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散会后，至钱锺书同志处小坐。晚间参加党组织生活。

2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应邀去参观出国文展准备到澳大利亚去的文物预展。我与安志敏同志一起去历史博物馆，遇及李作智、于坚、陈鹏程、王天木等同志，坐谈一会。我与安志敏又参观历史博物馆的通史陈列。下午开全所大会，批判“以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昨天起，清华大字报已公开点邓小平的名。晚间下雪。

2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总支开会，由高天麟同志传达昨天学部关于运动的指示。旋接学部电话，要总支委员及支部书记于10点半到学部，听林修德同志传达华国锋同志25日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布置五条。审阅《明代东北疆域考》一文，提了一些意见。

2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下午至刘亚克同志处探病，这一星期他的胃病又发了。又赴佟柱臣同志处，偕往其邻居郭静同志处，65年他任达卡总领事时，我与刘大年同志访问巴基斯坦，曾在那里作客。

## 3月

3月1日 星期一

上午阅毕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1-680页）。下午参加党员学习。

3月2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党员学习。下午参加小组学习，都是回击右倾翻案风。今天是学习《人民日报》的《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社论。石兴邦同志由西安来京，调职报到。

3月3日 星期三

上午写了一张《批驳“以三项指示为纲”，回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下午全所大会，传达华国锋同志的五点指示。赴工商联礼堂观所中拍摄的《玉石工艺》的科教电影。

3月4日 星期四

阅《考古》今年1期（1-66页）。高能所王蕴玉同志来谈。下午政治学习。晚间过党组织生活。

3月5日 星期五

上午《历史研究》编辑部吴荣曾同志来约稿。阅竺老以英文发表的《二十八宿起源》（1956年）一文，借自严敦杰同志，阅后即还给他。下午学习。

3月6日 星期六

上午总支开会，讨论工作计划。与徐苹芳同志谈与淄博陶瓷厂合作研究元大都出土的汝、钧二窑瓷器事。下午在家写作《考古学与科技史》一文。晚间石兴邦同志来谈。

3月7日 星期日

上午继续写作。胡厚宣同志来谈。下午取回修理手表，至周序鸿同志处小坐，听他讲最近清华运动情况，及最近返温州时的见闻。

3月8日 星期一

上午在党员骨干中传达中央第4号文件，毛主席最近指示十二条，然后依党员学习小组分组讨论，下午继续讨论。刘仰峤同志亦来参加。

3月9日 星期二

全天继续讨论昨天转达的文件，并传达中央3、5、6号文件。

3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学部召开批判大会，地点在和平里第五工人俱乐部，由林修德同志等五人发言。下午即在此观电影《磐石湾》。

3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将《考古学与科技史》一文写作完毕。下午赴学部参加批判会。有各所的四位同志发言。最后由宋一平同志总结，作自我批判，并布置下一段运动。

3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将《考古学与科技史》一文誊抄出来，并选出插图用的照片。  
下午参加小组学习。晚间过党组织生活。

3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中国建设》赵玲珠同志来取去稿子。参加安阳队的讨论。下午牛兆勋同志召集山西队谈工作计划。晚间吴震、胡继高同志携银雀山汉简标本来访。

3月14日 星期日

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1分册。偕秀君访张国熊同志教授夫妇，又偕张至薛寿樟同志处稍谈，返家已傍晚矣。

3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阅历史所《甲骨文合集》编辑组寄来《分期分类意见》，提了几点书面意见寄去。下午学部政工组派人来征求所中总支委员对于运动的意见。放映《玉石工艺》纪录片，邀工厂工人及干部来看，并提意见。

3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审阅《考古学报》76年1期。下午参加所中学习。晚间瞿同祖同志来谈，他的爱人已于上月去世，他很想来京工作。张忠培同志来谈，他将赴江陵，谈吉林大学应届毕业生分配问题。

3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浙大毛昭晰同志来谈。所中召集山西队及安阳队的同志，讨论今年工作任务及目的性，因他们先遣队将于最近出发。下午偕秀君看电影，系所中集体购票。

3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将《考古学报》2期校样退还给编辑室。审阅清华寄来的《天工开物》译文及《陶埴》篇注释。下午参加学习。学部刘仰峤、王仲方同志来，关于历史所要〔小屯南地出土〕甲骨文一期拓片事。晚间参加党组织生活。

3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所总支开会，商谈所中下一步运动及工作计划。下午审阅《天工开物》冶铸篇。后赴翁独健同志及瞿同祖同志处，谈瞿工作事。

3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全所大会，批判“党内不肯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5人发言。下午阅《考古》75年2期。

3月21日 星期日

阅毕《考古》75年2期。上午赴王载紘同志处闲谈。下午偕秀君往访张伯璠先生。

3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总支开会讨论布置下一段运动。高天麟同志由西安、洛阳、安阳了解基建事返所，汇报情况。下午天津尤仁德同志来所谈“玉器展览”事。定陵孟亚男同志来谈编写定陵发掘报告事。陶瓷学会同志来谈编写《中国陶瓷发展史》事。晚间全体党员开会。

3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全所大会，交流田野队经验，开门办科研的经验。下午继续开大会，由乌恩同志布置全所展开大辩论。晚间阅张光直介绍台湾考古一文。

3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所中学习，下午继续讨论。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瞿同祖、王俊铭同志来谈。今天将对于《考古学与阶级斗争》一文的读后一点意见，即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的一条语录的引申，提出不同意见。

3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各组组长汇报情况，讨论下一步布置。我至刘大年同志处谈话。下午参加小组讨论。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

3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审阅出土文展说明书。旋至文物局，在李学勤同志处遇及唐兰同志，观湖北云梦出土秦简照相。至吐鲁番文书组观新携来的文书，遇及唐长儒、马雍、吴震、孔祥星诸同志。后至文物处，遇及沈竹、谢辰生同志，商谈赴杭州参加会议事。下午参加小组讨论，已是第三天了，但讨论不起来，改为自学。

3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杨鸿勋同志去满城参观汉墓后返京，我告诉他所中决定派他去杭州参加河姆渡报告编写座谈会。又至甲骨文组，问他们后天去历史所参加座谈会的事，一起谈甲骨文组的工作。下午阅河姆渡报告的稿子。

3月28日 星期日

阅《文物》76年1期（1-94页）。这是新出的第一期，《文物》始终是延期出版。

3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赴历史所参加《甲骨文合集》座谈会。由程文杰同志主持，王贵民、胡厚宣同志介绍工作情况，然后由到会者发言，有李学勤、裘锡圭、唐兰、邹衡等同志，我也讲了几句。散会后，参观他们的工作室，与于省吾、魏建功等同志谈话。下午我没有去继续开会，返所与牛兆勋、王仲殊同志谈所事。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

3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赴中苏友好馆礼堂，参加学部批判右倾翻案风的党员大会。有刘仰峤、刘导生、黎澍等同志发言。下午参加所中学习小组，今日自学。

3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总支开会，讨论下一步布置及参加杭州会议的人选问题。下午参加小组学习。晚间审阅《满城汉墓》通俗本的《编者的话》及首二章。



## 4月

4月1日 星期四

上午天津博物馆黄为龙同志来谈。与卢兆荫同志谈审改《满城汉墓》通俗本意见。下午翻阅几本外国书店的书目，为所图书室选书。晚间过党组织生活，孙秉根同志谈上海情况，及在北京站看到车厢外的大字标语。

4月2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总支开会，学部刘仰峤同志参加。散会后，政工组向学部请示所中技术组同志要在清明节前去天安门广场为周总理献花圈事。下午全所大会传达中央7号及8号文件。下班后到天安门广场去看，花圈排了好几层，还有小字诗词，回家已7时许。

4月3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开总支会，刘仰峤同志仍来参加。下午开全所党员会，传达国务院通知，劝阻到天安门去献花圈，以免为坏人破坏阴谋所利用。分组学习。长办陈淮同志来所，联系李文杰同志去武汉整理红花套发掘资料事。

4月4日 星期日

今日微雨。在家为所图书室选购西文书。

4月5日 星期一

上午总支开会，刘仰峤同志亦参加，已是第三天。刘亚克同志发言

表达他对所中工作的意见，大家展开讨论。下午总支大会，商谈挖防空洞及党员学习事。至近代史所图书室阅书。海洋研究所卞同志和院图书馆郭同志来谈，为了展开“古潮汐”研究工作。晚间瞿同祖同志来谈。

4月6日 星期二

上午校阅新译出的苏修奥克拉德尼科夫的一篇文章，介绍西伯利亚及远东的历史考古研究所工作成绩（原发表于《历史问题》1975年12期，由吉林大学译出）。总支开会谈安阳亦工亦农训练班事。全所大会传达学部转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不要去天安门的指示。下午总支继续开会，刘仰峤同志参加。

4月7日 星期三

上午苏秉琦同志返所，自12月5日去广州已4个多月，曾到马坝石峡、始兴澄陂新村、曲江龙归等遗址考察，还对饶平墓群、平远窑址等出土物进行排比分析，我们谈了一小时许，还到他办公室去看印纹陶。我又阅《马坝石峡考古发现的简报》，这发现是颇重要的。下午全所传达关于天安门广场前天发生的“反革命”事件，学习小组抓紧学习。晚间8时，广播中共中央的两项重要决议：（1）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2）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然后广播4月5日吴德同志在天安门的广播讲话，及《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

4月8日 星期四

晨间听广播。旋赴学部参加座谈会，临时领导小组全体出席，各所总支分别有两三人出席。由林修德同志传达昨天下午6时半国务院开会情况，后来各所出席者纷纷发言，共19人。下午开全所大会，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两项重要决议。晚间党组织生活，仍是学习和讨论这两项决议。

4月9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学部召集的全学部大会，拥护中共中央的两项重要决议，发言者有林修德、刘大年等10人，还通过了致毛主席的致敬电。返所，总支开会谈今后运动布置。下午党员分组讨论毛主席最近的十二条指示。

4月10日 星期六

全学部组织游行队伍。所中除老弱病残的以外，都去游行。我在所中看家。苏秉琦同志谈广州考古工作情况。

4月11日 星期日

在家审阅《考古》第3期校样。敬千甥一家三口已来一星期，一江侄孙女来过周末，昨晚又显得床铺紧张。下午至翁独健同志处，朱士嘉同志亦来，谈一会儿。晚间王世民同志送回汪宁生一篇文章的校样。

4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总支开会，落实今年全所工作计划。下午杨军同志汇报安阳办训练班事。徐光冀等同志汇报调查有关方腊起义的遗址、遗物及传说。

4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赴隆福医院医牙。下午参加所中学习小组。

4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将《考古》3期校样的错误或可商榷处，摘录出来交与苏华同志。中午赴机场迎接奥地利考古文物代表团，系文物局接待，迎接的有沈竹副局长，历博的杨振亚馆长、出国文展的王友唐同志、文博研究所的蔡世昌同志等，奥国驻华大使亦来迎接。下午参加学习小组。

4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医口腔医院治疗牙病，要镶牙。下午接待奥地利考古文物代表团。晚间开始准备批判会的发言稿。

4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准备批判会的稿子。下午赴所，党员学习会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提早退席，参加文物局接待奥地利代表团。由王冶秋及沈竹作主人，客人除代表团5人外，还有乔普大使及使馆翻译。文物局外事处郭芳为、俞慧钧，还有故宫彭炎、历史博物馆杨振亚、出国文展王友唐和我。又有使馆一秘苏可朴及我方翻译。席设帅府园北京烤鸭店。散席时已8时半。

奥地利文物考古代表团：团长Lecicid Obermann（莱奥波尔德·奥伯曼，科研部司长），团员：Herrman Vettters（考古所所长、维也纳大学教授、奥地利科学院院士），Herbert Fux（应用艺术博物馆顾问），Alfred Janata（民族博物馆工作人员），William Angeli（自然博物馆工作人员）。

4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总支开会，仰峤同志亦来参加。我赴奥地利大使馆，中午是鸡尾酒会，谈到下午1时告辞出来。下午全所开“声讨邓小平罪行大会”，我也是六个发言人之一。散会后，总支开会听郑振香汇报安阳工作情况。

4月18日 星期日

阅桥本增吉的《支那历法史研究》中关于二十八宿的各节。下午至刘仰峤同志处。

4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最后审定《中国建设》的稿子《考古学与科技史》，退还给该杂志社。

4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医口腔医院治疗牙病。下午赴所，参加小组学习。

4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总支开会，仰峤同志亦来参加讨论一些具体问题。下午自学。阅冯友兰《论孔丘》（1-105页）。

4月22日 星期四

今天写作《从宣化辽墓论二十八宿及黄道十二宫》。将提纲扩大，等于重写。今天写了3000余字。晚间参加党组织生活。

4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查书。下午参加支部学习会，学习毛主席的最近指示。

4月24日 星期六

今日整天参加学部组织的报告会，但上午开会不久便停电，改为下星期一续开。下午继续写作修改《论二十八宿》一文。

4月25日 星期日

誊抄昨天稿3000余字。下午王则诚同志来谈。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借书，坐谈一会。

4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学部参加批判会，由林修德同志主持，宋一平同志等5人发言。下午至口腔医院镶牙，戴上下排新牙，但上排还须医治和拔牙。

4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西安汉城队要出发，与乌恩、王仲殊同志一起，与马得志、李遇春二同志谈汉城工作。

4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下午赴学部参加关于接待越南代表团筹备工作会。由外交部介绍越南最近情况，及中越关系。

4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由我与乌恩同志对谢端琚等三同志谈青海队工作。下午阅T. W. Kingsmill [金史密] 在JRAS [《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志》] 1907年38卷上发表的*Two Zodiacs* [《两种黄道带》] 一文，一片胡言，当时西人汉学研究水平之低，可以想见。

4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清洁卫生工作。新疆博物馆李征同志来谈。下午出国文展康昭来，要我为赴菲展览回录图片说明的英译定稿。

## 5月

5月1日 星期六

今天五一节，请帖限制一人，较为严格。上午偕暄儿（他由本单位分配到一张去中山公园的票）赴中山公园，带着敬千的儿子小晖一起去。素娟侄女陪他母亲和爱人张树霖、小儿子一起来。午饭后，他们出去玩，我留在家与树霖、暄儿闲谈，晚饭后他们才回去。

5月2日 星期日

上午至马雍、王天木二同志处。下午抄写《论二十八宿》一文。

5月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审阅赴菲文展图片说明英译稿。又审阅冯普仁同志所写《史话》中《中外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篇。

5月4日 星期二

继续修改《论二十八宿》一文。

5月5日 星期三

上午赴北京图书馆办借书证手续，访包遵国副馆长。下午参加小组学习。西藏文管会仁钦次仁、甲央同志来谈西藏考古工作，他们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去年毕业的，是第一代藏族考古工作者。今天敬千甥一家返吉林，这次住了一个月。



5月6日 星期四

上午赵芝荃同志等3人汇报去杭州参加河姆渡报告会议情况。高广仁同志汇报山东队情况。下午小组学习，自学文件。

5月7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图查书。返所总支开会。下午参加小组学习，仍是自学。新疆穆舜英、李征同志来谈新疆考古工作。晚间为出国文展校阅赴菲展览目录英译。

5月8日 星期六

上午与牛兆勋同志召集洛阳二里头队，谈今年工作问题。下午修改《论二十八宿》一文。

5月9日 星期日

在家继续写《论二十八宿》。下午偕秀君去看电影。

5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查书。下午出国文展同志来取去英文译稿。中华书局谢方同志来约稿，因为他听徐苹芳同志说我有《真腊风土记》合校本。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张冀同志来谈，关于7月间招待缅甸考古代表团事。

5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总支开会，牛兆勋同志谈此次去山西联系经过，然后讨论继续派工作队，及抓小分队写作。下午北京市文物组赵学勤、齐心同志来

谈，要求派员参加我所绘图人员短期训练班。

5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文物局黄景略同志来谈湖北考古工作问题，希望我所能派人与他一起去。下午修改《论二十八宿》一文。傍晚偕秀君和素琴儿去东城区工人俱乐部，观电影《牛角石》。

5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总支开会，议定派人去安阳及郑州，以及派人参加近代史所调查李自成事迹。下午至文物局，遇及陈滋德同志，请其转告黄景略同志，湖北省不能去了，因为越南代表团要来了。又至张政烺、顾铁符二同志处闲谈。

5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继续写作《论二十八宿》一文。下午参加全所纪念“五一六”通知十周年大会。散会后至小组中参加学习，阅读关于邓小平的文件。接着与刘观民、徐光冀同志谈辽宁队工作。谈至一半，听说挖防空洞出事，刘湘泉同志压伤了腿，兆勋同志去处理此事，送往医院。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询其对日人所藏一片甲骨真伪问题的意见。

5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赴和平里第五工人俱乐部，参加学部召开的纪念“五一六”通知十周年的集会。由林修德同志等二人作报告，然后表演文艺节目。散场后，接着看电影《金锁》和《一个司机的儿子》。

5月16日 星期日

继续写作《论二十八宿》一文。晚间瞿同祖同志来谈。

5月17日 星期一

今日孙秉根，刘随盛同志赴西安，与近代史所同志一起赴陕北调查李自成事迹。

5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赴前中苏友协礼堂，听唐弢同志关于学习鲁迅的报告。下午赴隆福医院治疗，因为这两天咳嗽加剧，又有低烧（昨天38.1℃，今天37.6℃），医生说是上呼吸道感染，可休息二天。我感到没有这个需要，仍然上班。

5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赴文物局，遇及张政烺、顾铁符同志，讨论山西临县出土的铜戈铭文，又借阅《开元占经》。下午审阅赴菲出国文展说明。

5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赴菲出国文展预展，遇到于坚、陈鹏程、史树青诸同志。下午赴所。

5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故宫杨伯达、冯先铭同志等，北京文物组赵光林同志等，来所参观我所采集的河南各窑址瓷片。下午淄博刘同志与大家谈钧窑釉色起

源及演变等问题。赴隆福医院看病。

5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修改《论二十八宿》。下午王~~抒~~同志出差回来，略谈在云南工作情况。

5月23日 星期日

审阅《考古》4期稿子。下午马雍同志来谈。

5月24日 星期一

人防交给我所挖防空洞的任务，全体人员除老弱病残者外，一律参加，分组轮流，每组二星期。我分配在第三组，今天开始。

5月25日 星期二

今日继续劳动。上午钢铁学院柯俊同志送来关于藁城铜钺铁刃的鉴定报告，《考古学报》下期发表。谈至中午，与他一起到顺东楼吃午饭。下午审阅《满城汉墓》通俗本中的四篇，劳动请假半天。

5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继续劳动。下午赴院外事局开会，商谈招待越南代表团事。

5月27日 星期四

继续参加劳动。

5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赴火车站，欢迎越南国家科委和社科委代表团，前来谈判1976-77年科学合作实施方案议定书。我方谈判代表团以吴有训为团长，柳忠阳为副团长，今天都来车站迎接。（团员有郝汀、田遥、郑炳华、李亚舒）。越南及越南南方的两位大使阮仲永、武玉湖也来车站迎接。越南代表团：团长黎克（国家计委副主任）、副团长范辉通（考古学院院长），团员阮文向（科委外事司副司长）、黎魁（社科委外事处副处长）、胡文久（地质科学工作者）。送他们至北京饭店新楼，即告辞出来。下午谈判日程，由我和田遥同志与越方代表团在黎克团长房中谈得很顺利。晚间请他们看中巴羽毛球赛，我没有去。

5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双方谈判代表团在科学院院部会议室会面。由吴有训副院长主持，计划局局长刘继英介绍中国科学院情况。下午参观故宫博物院，由我作陪。

5月30日 星期日

今日越南代表团由我作陪，游览居庸关、八达岭、定陵、长陵及十三陵水库。在定陵时，我拿出1958年5月27日胡志明主席参观定陵发掘的二张照片，他们说这很重要，是他们所需要的革命文物（后来他们提出要三份复制照片）。晚间在前门北京烤鸭店，由吴有训副院长以郭沫若院长名义宴请（次日见报）。

5月31日 星期一

今日越南代表团分两组活动：一组参加谈判，由阮文向，黎魁同志与我方郝汀局长会谈；另一组则参观访问，上午来考古所，由我与王仲

殊、苏华、李文杰同志出面，参观标本室、化学实验室、C<sup>14</sup>实验室及阅览室。下午审阅《满城汉墓》通俗本第五部分。

## 6月

6月1日 星期二

上午陪越南代表团赴北京大学参观。由周培源教授接待，在新落成的图书馆介绍北大教改情况，然后参观图书馆、文科阅览室、书库（现在书库可容300余万册书籍）及陈列室。接着参观考古专业的标本室。然后乘车至北阁（即燕大时姊妹楼的北楼），参观每秒钟可运行15万次的电子计算机。返城已是中午。下午赴所，参加一会儿劳动。

6月2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劳动，挖防空洞，后来卢兆荫同志要我尽速将《满城汉墓》通俗本审阅完毕，他代替我劳动。下午外事局临时要我陪同黎魁同志游览，由李亚舒同志翻译，先至天安门拍照留念，再至中山公园参观社稷坛及水榭。出来后，绕市一周，经西单、西四、东四、东单出崇文门，经前门大街，至天坛公园一游。然后返北京饭店。晚6时半，越南阮仲永大使在使馆为越南代表团访华设宴，邀请我们出席宴会，有吴有训副院长、柳忠阳副秘书长、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有关方面负责人计划局刘继荣局长、外事局郝汀局长、前驻越参赞邱力行及友协张岐同志等。越南南方共和驻中国大使武玉湖也出席宴会。

6月3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参加劳动。将《满城汉墓》通俗本稿子交还给卢兆荫同志，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下午3时赴人大会堂，3时半国务院副总理孙健同志来，郝汀同志介绍这一星期的活动情况。4时越南代表团来，孙健副总理与越南同志一一握手后，即以“迎客松”屏风为背景集体合影，然后入会客厅。孙健副总理与越南同志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这次合作计划的谈判已完满结束，两方都很高兴、满意，约谈半小时余，结束后送越南同志。然后孙健副总理另有活动走了。我们由南门坐车至西门进

江苏厅，越南代表团亦来了，先坐谈一会儿。然后举行签字仪式，由吴有训副院长和黎克副主任分别签署双方合作1975-1977年执行计划。然后至四川厅宴会，互相敬酒，庆祝谈判圆满结束。我坐在范辉通院长旁边，对面是吴有训副院长和黎克副主任，他们二人先后致辞。宴会后返北京饭店，我偕李亚舒同志到范辉通同志处，将胡志明主席参观定陵发掘的照片送给他，并致谢他邀约我于方便时间赴越访问的盛意。他们要求代做C<sup>14</sup>测定的6个标本，也已收到，答应替他们尽先测出。返家已8时许。

6月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参加劳动，中间又被卢兆荫同志拉去看《满城汉墓》通俗本的插图，主要是三幅写意图：（1）当地施工时挖山搬石的情况；（2）刘胜“闻乐”的宴饮图；（3）农民起义图，及一号墓的复原图。下午参加总支扩大会，学部派人来参加，主要是征求对学部临时领导小组的意见。接外事局通知，郝汀同志因为要汇报工作，下午4时友协举办的庆祝越南南方革命政府的酒会，由我去作陪。3时由所出发，至北京饭店与越南代表团一起去，地点即在北京饭店宴会厅，6时散场。

6月5日 星期六

晨7时赴飞机场送越南代表团。他们赴延安，然后转西安、上海、广州，最后由南宁返国。我方吴有训副院长为首来送行，两位大使亦来，8时10分起飞。由郝汀同志及二位翻译陪同，依照日程大约17日出境返国。这次招待告一结束。返所参加劳动。下午所中组织观电影《阿马河的秘密》。

6月6日 星期日

为《考古》审校王恒杰一稿（4期用）及《中国建设》的《考古学与科技史》英译稿。



6月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为图书室选西文新书，以便订购。傍晚赴外交部街，探视张伯璠先生，他二星期前摔伤了，卧床休养。

6月8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总支扩大会议，牛兆勋同志传达学部布置的追查天安门事件“反动诗词”的来源。下午修改《论二十八宿及黄道十二宫》稿子。

6月9日 星期三

上午赴学部，参加科研组召开的关于审查去年下半年以后进口的反动报刊事。散会后至机要室看文件。下午所中召开关于追究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布置，分组开会。

6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修改《论二十八宿及黄道十二宫》。下午参加小组学习，晚间过党组织生活，谈论天安门事件。

6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总支开会。下午自然科学史室华觉明同志来谈，他参加《中国冶金史》的编写工作，月底将去河南研究汉代冶铁问题。徐莘芳同志谈《天文文物图录》及《论文集》。

6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谢元璐同志来，在苏秉琦同志处闲谈。下午全所大会，由牛兆勋同志主持，有三位同志发言，“坚决揪出天安门广场反动诗词的制造者”。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

6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我们宿舍连同干面胡同其他几个学部宿舍联合开会，由派出所郑所长传达北京市第26号文件，并阐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经过及其背景，最后宣布成立清查小组，进驻干面胡同宿舍。散会后，与秀君赴暄儿家，午餐后至程溯洛同志处，他正在写作北师大白寿彝同志主编《中国通史》的五代宋辽金部分，回家已6时矣。

6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偕所中同志（钟少林、蒋忠义、王世民、李德金、郭振辉）去琉璃河西周墓地，由北京市文物组郭仁同志陪同，参观新发掘完毕的西周木椁墓。惜以昨天进水，抽水机已撤，半坑满水，看不到什么东西，只有携上来的几块椁顶板。返工作站，看新出土的器物，有小铜件、骨器、蚌器、小玉器、玛瑙珠及涂漆龟甲，最特殊的是一件象牙梳子，柄上雕刻兽面纹，嵌镶绿松石，齿已断析。参观一周后即返城，中途在翠微路餐厅用饭。下午参加小组学习。

6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学部刘仰峤同志来所，找我和牛兆勋同志谈。上海《摘译》（历史经济），袁、席、杨三同志来，由我和王世民同志接待，王世民同志介绍我所资料室关于国外动态，尤其是苏修考古方面反华动态的搜集及翻译资料情况。新疆库尔班同志来电话，想来所找我，谈整理古维文的文书事。

6月16日 星期三

今天下雨。整天修改《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一文。

6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旅游局通过学部外事处说美国大学科学代表团要求来所会见，谈我国C<sup>14</sup>工作事。

6月18日 星期五

晚间，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刘华清在北京饭店7楼宴请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访华团。团长为该大学校长翰·谢弗（J. P. Schaefer），副团长为地球科学院长休·奥迪肖（H. Odishaw），团员约20人。作陪者有旅游局岳岱衡，科学院外事局朱永行，卢惠生，高能物理所张文裕，心理所（？）唐效渭，地理所左大康等。坐席为一长桌。主人右边是团长谢弗，左边是奥迪肖（伊朗血统），我坐在奥氏左边，我的左边是达蒙教授。由主人与团长分别致辞，散会时已9时余（见《人民日报》20日第3版刊登消息）。

6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开全体会，听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录音报告。下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访华团有五位团员由巴尼斯特（年轮学试验室）率领，达蒙（地质物理）、耶利内克（史前学）、沃尔生（动物考古学）、范章云（动物学家、美籍华人）来所访问，并参观实验室与标本室，由我出面招待，仇士华、王世民、陈思民、李文杰，5时余始去参加。

6月20日 星期日

今天将《论二十八宿与黄道十二宫》一文修改完毕。下午徐苹芳同志来谈《天文文物图录》事。

6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黄盛璋同志来谈。下午将昨天写完文章的注释部分重抄一遍，并加校对。

6月22日 星期二

将《论二十八宿与黄道十二宫》一文交编辑室。与牛兆勋同志商谈安阳工作事。下午阅N. Barnard [巴纳]和佐藤保合写的《中国冶金史的研究》。

6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外事局总结招待越南代表团的经验教训。下午阅巴纳《中国古代铜器铸造技法溯源》（英文本）。

6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华觉明同志来，说也要去湖北参观，乘星期六的班车，我与柯俊、杨鸿勋同志则乘班机。审阅赴菲文展说明参考书目，即退回给出国文展。赴文物局，晤及沈竹、陈滋德、谢辰生、黄景略诸同志，谈及后天我赴武汉事。下午文物出版社俞筱尧同志来谈出版事。阅巴纳的书。

6月25日 星期五

所中同志前两天参加麦收，今天休息。我是属于老弱病残的一批，仍是照常上班。将巴纳书中《溯源》一章（pp. 1-75）阅毕，作札记。

晚间收拾行装。

6月26日 星期六

晨间6时抵民航局，临时改变，下午12时20分才起飞。返家午饭，11时半乘车赴机场，经郑州停半小时，5点05分抵武汉机场。省博物馆陈国钊馆长及高仲达来接，我们3人（柯俊教授、杨鸿勋同志和我）下榻武昌饭店。因为朝鲜人民军民歌舞团将来武汉，车辆颇紧张，文化局的一辆吉普车又坏了，须修理，所以明天只能在家休息。

6月27日 星期日

早饭后，我们3人出来散步，沿解放路登蛇山，为长江大桥的东端起点。山顶有一喇嘛塔，闻为元代建筑，解放后曾重修过，黄鹤楼则已拆掉，在塔畔闲步，可以俯瞰长江大桥和对岸的汉阳及汉口。返旅舍，华觉明同志乘火车抵武汉来武昌饭店。下午在家，阅W. H. Prescott, *Conquest of Mexico* [普雷斯科特：《墨西哥的征服》] 下册（下册414页在这次旅行中阅毕。上册则73年访墨时所阅）。晚餐后，我们又出来散步，至汉阳门江岸轮渡处。长江滚滚，66年毛主席即在此间不远处游泳过江。返舍闲谈至9时始散。

6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陈国钊馆长偕文化局李晓明局长来，安排活动日程。陈馆长陪我们参观湖北博物馆，正值龚凤亭副馆长招待日本外宾。等外宾走后，我们进去参观，主要为文化大革命后出土文物，共陈列二室。第一室有：长阳人化石，大冶石龙头山洞旧石器，屈家岭文化，房县七里河新石器遗址（76年发掘，与红花套相似，包括屈家岭及大溪文化），黄陂殷代盘龙城，各地西周铜器，战国铁器，江陵楚墓及西汉墓。第二室有：望山一号墓，云梦秦简墓：汉唐古墓直至宋、明瓷器，有三国时铁器为蒲圻赤壁所出，又有蕲春明代荆端王次王墓所出的金银首饰。

6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陈馆长偕小吴来，说搞不到汽车，决定乘火车去黄石市。11点15分动身，下午2时30分抵黄石市。市宣传部孙玉玺部长、文化局汪旭光局长、市博物馆周德顺馆长来车站迎接。下榻海观山招待所，在山上，旁有一中式亭子，匾额“挹江亭”为董必武所题。傍晚陈金声副书记来，大家一起闲谈，周德顺介绍最近发现炼铁炉情况。晚间设宴招待我们。

6月30日 星期三

今天赴铜绿山参观。上午8时动身，车经老下陆、大冶城关，抵铜绿山矿冶公司，文物队便设在此。乘车至工地，先参观柯锡太村旁1-2号炼炉。1号炼炉挖于山石上，有二石板。2号炼炉有土坯砌墙，炉底铺砂石块，炉壁高处尚达15米左右。又至圆水池矿体的3号炉，为最后发现，尚未加圈，亦未盖房保卫，底为炼渣二层，有气孔。午餐后，又前往参观矿井，前次发掘的12线及24线二矿井已经无存，观6号老窿（在大岩阴山七号矿体）及群井（未挖到底，暂停工）。又上山，地面有陶片，但无居住房子遗迹。回来后，参观临时布置的陈列，有矿井图解及采集的铜、铁器和陶片，又有附近的黄老山铁矿中老窿内发现的铁工具。晚餐后，返招待所。

## 7月

7月1日 星期四

上午参观黄石市博物馆。这馆正在筹备中，现在文化局中宿舍楼上一小房间，暂作陈列之用，有陈列柜十，所展出的都是铜绿山矿井的出土物及矿井模型。由周德顺馆长及文化局文化科祝子华科长陪我们参观。下午开座谈会，孙玉玺部长主持，参加者约20余人。由我、柯俊教授，夏宗琦副总工程师（大冶钢厂）、蔡思礼（北京钢院毕业，在大冶钢厂工作，临时调到发掘队工作）和华觉明等同志先后发言。

7月2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报告会，有大冶矿冶公司、大冶钢厂及文化部门约百余人，在招待所礼堂召开，我们推辞几次，但推不掉，由我和柯俊教授先后发言，散会时已12时余。下午2时出发，参观大冶钢厂，该厂建于1890年，遭多次破坏，故现下机器皆为解放后新安装的，现为制造特种钢的工厂。我们参观三个车间及轧辊车间、无缝钢管车间。参观毕，乘车返招待所。市委第一书记刘广泉同志、市委柳森同志来看我们，设宴招待我们。

7月3日 星期六

上午8时动身，市委派一面包车专送我们返武汉。途经老下陆、新下陆、铁山和鄂城等处。铁山即大冶铁厂所在地、数十年来的开采，炼渣堆积如山。其附近有一“黄石三八冶炼厂”，用土法冶炼。返武汉已12时余（东行约120公里）。下午陈国钊馆长偕省文化局文物处，余魁处长来谈，余同志新由岐山参加会议返回，知谭维四同志赴北京未返。晚间伍献文来，已十余年未见面矣，今年已76岁。下午通电话后知我来，派车送他来我这里，谈后殷勤道别。

7月4日 星期日

上午周德顺馆长及王同志向我们辞别返黄石市。10时许陈国钊馆长和余魁处长来，说吉普车已修好，5人一车，稍挤一些便可以成行，即动身西行。由武汉市至江陵约227公里。12时许抵沔阳（原仙桃镇），下车在沔阳饭店用餐，在文化馆稍息后继续西行。4时余抵江陵城，下榻荆州地委招待所。晚餐时，地区博物馆高道成馆长与滕壬生副馆长一起来看我们。晚餐后，遇及纪南城工地的刘彬徽同志。他听说我们来，带了记录资料进城，便住在招待所。少顷，地委江洪同志及文化局谭道三局长，来商谈日程。

7月5日 星期一

今天赴纪南城参观，离江陵约10华里。8时由谭局长陪同，由东城出城，经安家垆至纪南城东南角。道左有一国家重点保护文物标志，为一矮碑，郭沫若院长题字。经一段高低不平的土路，直至30号台基发掘工地。前几天下雨，探坑中有的尚积水。据云这宫殿遗址，到底是两次建筑还是三次建筑，尚有争论。我们参观了地层。刘彬徽同志在旁作解释。参观后返工作站，在站旁登烽火台，在南城门西，登之可望纪南城全城。城东北为凤凰山，有一雷达站、实则不过一稍高起的台地而已，全不见山形。闻北城墙有一摩天岭，实则不过城墙上稍高出的一台基而已。至工作站小坐，参观出土东西，以时已近中午，未及全观即动身返城。下午2时半再出发，沿东城墙至纪山，上登纪山寺，寺后为黑龙潭，山下可以看到附近各土冢，累累皆是，据云皆为楚墓。下山后又登北城墙，保护工作做得不错，现尚有4-5米高。又南行至凤凰山稍停。杨鸿勋同志拍了几张民居住宅照片。进南城门，又至工作站，观纪南城出土物。然后返江陵城。

7月6日 星期二

上午天阴间有小雨，我们仍照原计划。上午除谭道三局长、刘彬徽同志外，又添了县文化局（博物馆）的杨明洪同志。出西门后，由豁口



经西城墙进纪南城内，下车步行至新掘的西城门遗址，已种上稻田，看不出痕迹，仅城墙有一缺口而已。杨鸿勋同志要照龙骨水车的轴子，以其与铜绿山古矿井所出辘轳轴相近似。至陈家台，在纪南城内西南部，参观附近出土器物，西城墙所压春秋层出土陶片，城南部的墓葬。下午至望山汉墓处参观，1号墓已在水渠的桥下，2号墓在水稻田中，都已不见痕迹。另有一望山大墓，土冢直径约50米，居民取土烧砖，但高度尚有5米许。登临其顶，可以西望八岭山上的诸土冢，直北则为纪山，东为纪南城。本来想去八岭山，因为公路截断不通车，乃折回县城，顺便去城内参观新建的县文化局办公楼，文物陈列室即在二楼上，有战国时的铜柄铁剑等文物，为数远不及地区博物馆之多。下午省文化局邢西彬副局长率领古尸研究小组20余人来此开会。晚间我和他一起去湖北医学院武忠弼教授（即研究组的负责人）处闲谈。

7月7日 星期三

晨间听广播知朱德同志逝世消息，革命老前辈又少一人。上午参观荆州地区博物馆，为开元观旧址，门楼及正殿尚为旧建筑。先至会客室，由博物馆书记张鹏同志介绍该馆情况，馆中业务人员彭浩同志介绍荆州地区文物分布情况。然后参观特展室，为最近纪南城中凤凰山167号及168号西汉墓出土器物，及稻禾，麻鞋等，再参观公开陈列。博物馆中有一所谓“关羽饲马石槽”、“张飞用铁锅”放在边廊上。陈列室中以凤凰山168号西汉墓出土物为最重要，独占一室。又上登“天门”阁，为道观中的高台建筑。168号墓出土的完整男尸，即放在阁下地下室，内脏和脑髓昨天由武汉携来，一起陈列，另售门票。下午参观仓库中藏品，先看雨台山发掘的400余座楚墓，由陈耀钧同志负责整理，以陶器为主，但亦出铜剑等物，铜戈有二件有铭文，铜带钩有一件有铭文。又参观铜铁仓库、漆器仓库，及化验修复室正在处理的一件钢针（167号墓出土）。晚间这文化局招待看地区文工团的杂技。

7月8日 星期四

上午在地区博物馆开座谈会，由地委宣传部艾文华部长主持，参加者为地、县文物干部约10余人，由我和柯俊教授、杨鸿勋同志分别发言。下午参加古尸研究小组的座谈会，由邢西彬副局长主持，武忠弼教授等20余人参加，我与柯俊教授分别发言。中午荆州地区李海忠书记设宴招待古尸研究小组会议主要人员、省教育会议主要人员和我们，共二桌。晚间至电影发行公司试放室，观《江陵汉墓》及《长空雄鹰》。

7月9日 星期五

上午赴沙市参观，这是地区直辖市。由谭道三局长及市委二同志陪同，参观：（1）荆门牌热水瓶厂；（2）床单一厂；（3）石英玻璃厂；（4）玻璃厂，制造工艺美术玻璃。驱车上江堤，参观荆江分洪工程。至万寿塔，塔基现低于江水的水面，以石堤保护之。又至荆江分洪纪念公园，即在堤上，中央为纪念碑，有毛主席题词“为中国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总理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两侧为1952年7月16日李先念、唐天际撰碑文和邓子恢“落成纪念诗”。下午1时半由江陵动身，车在中途抛锚，7点半才抵武汉，改住省委第二招待所。

7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乘二辆吉普车赴盘龙城参观，由陈国钊馆长、余魁处长陪同，8时半出发，10时许抵盘龙城。今天放晴，天气颇热，我们在工作站稍息，然后赴现场参观。盘龙城是54年调查发现的，63年曾在城外楼子湾发掘，74年冬北大学生实习，在这里发掘宫殿遗址及李家嘴一座铜器墓葬。我们由北城墙西行，然后沿西城墙南行。闻前几年城墙尚高5-6米，现以取土破坏，尚高2-3米，底宽约20米。闻南墙外曾挖到壕沟，宽10米，深4米。南墙有城门，铺有石板。其南有一系列石板，直抵水边，可能为码头。城的南郊万家嘴，掘到炼铜遗址，有十来个大口陶尊，等距离排列，相隔2-3米。陶尊附近有木炭、草木灰及零碎孔雀石（疑为碎铜矿石），似为坩锅熔铜，而非“炼铜的地炉”。万家嘴在74年底筑土堤

时破坏颇严重，文化层多被破坏，留有隔梁。至李家嘴，这里是墓地，据云已掘过4座墓，74年冬所掘者，尚可看到坑的痕迹。进城内，东北部为宫殿遗址，尚留痕迹。返工作站，参观展览室及仓库。展览室为图片展览，但M2的人骨架连同原来泥土放在室内。仓库中有作坩锅用的大口陶尊（碎片），李家嘴M2出土的小件铜器（大件已运走）和陶器，杨家湾北排葬坑的单身墓出土陶器，这些墓有殉葬狗的。又去牧羊城（磨园城），在一小山脚，城墙略作正方形尚可识别，有些小陶片，细绳纹，似为西周物。返武汉，晚餐后上火车。

7月11日 星期日

晨5时50分抵安阳。前天抵武汉后曾拍电报，但不见人来接，只得雇三轮车二辆赴小屯（每辆3元）。抵工作站已7时余，门口即遇到老工人张五完子，乃35年发掘的老工人，当年为十几岁小孩，现在是将近花甲的老人。进门后遇到郑振香、戴彤心同志等，原拟今晚即动身返京，他们意见最好多住一天，与地方党政领导和文化机构会晤一下。早餐后，参观小屯的工地，即M5的出土地点，现已填土，在一片建筑遗址范围内。返工作站，参观陈列室，又上楼参观M5出土物。陈列室中展品，多为从前所见过的。苗圃北地的陶范及熔铜炼炉，73-74年出土甲骨，则为新添的。楼上的M5出土物，为殷墟发掘中的大收获，随葬品达千余件（海贝不计在内），二方鼎（其一有“司母辛”铭文）、铜禁和复式铜方彝为前所未见。铜器达200余件，铜觚即有30件之多（爵约40来件），有4面铜镜。骨器中骨笄即达几百件，象牙大杯3件（嵌绿松石）。玉器有400余件，有玛瑙杵臼、玉人、玉牛等。石牛有“母辛”二字。后又参观特藏的玉器，多为小件，但多精品。下午继续参观，又谈此间工作。小营的工地已结束，全部人员搬回工作站。此次发现殉葬坑200余坑，发掘140余座，多为无头的丛葬坑，每坑10人，亦有较少的，似可分组。晚餐后8时余地委宣传部秘书张同志，及参加过小营训练班的文化局孙德萱同志来接我们进城，住地区招待所。

7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地区宣传部张启荣部长，王向明副部长及张秘书，文化局申根喜副局长和孙德萱同志，市文化局魏明路局长，市宣传部路有富部长，参加小营训练班的崔金凤，市博物馆李进馆长，市外事处处长，都来看我们。后来魏局长和外事处处长陪我们参观城内的文峰塔，为省级重点保护单位，一名天宁寺塔，五代时所建，为楼阁式，后来上部塌倒，仅余5级，元代于其巅另建一喇嘛式塔，可拾级上登5层。进口处有乾隆三十七年石刻门额，顶上可绕喇嘛塔一周，俯瞰全城。城内多为灰黑瓦顶及粉白墙的旧建筑，郊区尤其北郊，多为红砖墙平顶的高楼，新旧对比，一目了然。西望可隐约看到太行山，近处为安阳钢厂及热电厂的大高烟囱。下来后，看到塔旁的乾隆三十六（？）年重修石碑。返招待所。下午3时出发赴小屯工作站，再参观标本室及M5出土物。4时许赴袁坟，魏局长和李进正在那里等候我们。进门后，两侧华表及石刻（马、虎、狮、武官、文官）皆已扑到，碑亭中石碑连同龟趺移出亭外，俯卧于地；门楼后有庭院，中置一他处移来的铜香炉。享殿中陈列安阳出土的古物，铜器为常见品，玉器亦然，但有一玉饰，为前所未见，亦不知作何用处。又有71年8月小屯北夯土台上出土的白陶器，尚残留大半；71年11月，南关地区储运站出土的铜钱窖藏，原储于一大瓮中，共700余斤，主要为开元、乾元钱。又至大殿之后，原有铁花门，已锯下移放他处。拾级而登宝城，墓冢亦已铲平，但痕迹仍可见，闻未掘开。参观毕后返招待所。晚间9时上车，地委宣传部张启荣部长、文化局孙德萱及外事处一位同志送行。上车后不久即睡。

7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6时许抵北京站，与柯、杨二同志握手告别，此次旅行告一结束。返家，早餐后，素琴儿偕建正外孙扣门，临时决定出差来京。赴所遇及牛兆勋、王仲殊各同志。下午在家整理日记。

7月14日 星期三

原定所中总支开会，因故没有开成，只交换一些意见，关于赴罗马

尼亚代表团事。下午为出国文展审定赴菲律宾展览英文说明稿子。

7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开总支会。午后出国文展康昭同志取去英文说明稿。下午2时半，所中召开大会、交流学习心得，由我主持，三人（李文杰，陈思民，莫润先）发言。晚间过党组织生活。

7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有电影，我没有去，将《论二十八宿与黄道十二宫》一文再修改一次，今日《考古学报》即发排。

7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赴和平里第五俱乐部参加学部大会，由林修德同志作“批邓”的揭发和自我检查，然后有3人发言。遇及刘大年、黎澍同志，即坐他们的车子返城。

7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将旅行日记整理完毕。至胡厚宣同志处闲谈。下午去探视张伯璠先生，适黄家骅院长亦在，谈了一会儿。归途去看顾颉刚先生，知又于上月22日以感冒住医院。傍晚至王则诚同志处一谈。

7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牛兆勋同志交来佟柱臣同志整理的夏文化资料，阅过后，提了几点意见。下午处理积压的国外来信7封。建钢外孙由呼市来京，准备在京过暑假。替《考古》审阅《秦的统一》一文。

7月20日 星期二

今天下雨。上午马得志同志由西安出差归来，谈西安情况。外文局张星联、王槐挺同志来谈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二辑）翻译问题。下午参加组中学习。历史博物馆送来通史陈列参观券。

7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开总支会，讨论今后学习的布置。在会上我汇报这次参观湖北省考古工作的经过。下午召开《满城汉墓》通俗本座谈会，由卢兆荫同志汇报在工农兵及专家中征求意见的经过。晚间阅有关缅甸考古文献。

7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英国路透社记者Rogers [ 罗杰斯 ] 来所访问，下星期他去西安，要了解考古情况。下午缅甸考古代表团来所访问，团长吴昂道（考古局局长），团员吴乃潘拉、吴辛貌乌。2时半来所，文物局童正洪同志陪同，参观标本室及C<sup>14</sup>实验室，谈至5时半始去。

7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张子明同志由山西返京汇报工作。下午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2分册。

7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电视广播电台陈安、王南生、金德显三同志来谈关于拍摄“丝绸之路”电影所遇到的问题。下午北大严文明同志来谈岐山宫殿遗址发掘经过。学部刘仰峤同志来，参观安阳M5出土的铜器和玉器，并看了十分钟

的电影（现场）的试放。

7月25日 星期日

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2分册。傍晚王则诚同志来谈。

7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批复了五件对外国来信的复信。赴文物局，访张政烺、顾铁符同志，知定县中山王墓烧焦木简中有《论语》及《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

7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总支开会。下午小组学习，改为自学。傍晚访裴文中同志，他已好了一些，但仍在休养中。谈及关于元谋人的年代问题，及中国第四纪的冰川问题。

7月28日 星期三

今晨3点40分左右，为地震所震醒，全宿舍的人都跑到屋外空地上，一直等到天亮才返室。早餐后赴所，沿途仍有人坐在人行道上或空地上，有的房子墙塌。所中食堂后宿舍外墙塌倒，门外近代史房子山墙上部倒塌，幸未伤人。闻地震中心在冀东丰润、宁河一带，震级7.5级。接温州来电，知梅冷生先生已去世，到邮局拍一唁电。途中遇雨，今天继续有余震。傍晚7时较强烈地震，据云震中7级。下午在家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晚间无电灯。

7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阅书，下午赴所。建外宿舍四、五层楼同志和一些房屋危险住户，都搬入所中办公室居住，连我的办公室也征用了。学部刘仰峤、宋一平同志来所了解情况。我至王天木同志处，适华觉明同志搬来，住在他的宿舍门洞中。据云这次灾情以唐山市损失最大，死亡很多。返家赴电报局，拍一电报给铁秋媳，叫她暂缓来京，排队一小时半，拍电报者之多为前所未见。沿途许多地方，包括我们宿舍，搭上临时住篷。晚间张立人表弟由杭州来京。

7月30日 星期五

晨间2时40分许又有地震预报。大家撤出大楼，到门外空地，一直坐到天亮。正暄儿一家来，午饭后回去。傍晚瑞淦侄出差经北京，留之晚餐，10时他即离京赴大同，以便转行南下。他本来27日赴唐山研究矽肺病，到济南得唐山地震消息，乃由天津来京，可谓幸矣！

7月31日 星期六

晨间4时余又有地震预报，要大楼住户全部撤出。天亮后，说地震局通知，今日至明日可能在唐山附近又有7级左右地震，要采取预防措施。乃在门外空地离大楼数十米（高度的一倍以上）搭一棚子，放进两张床，上盖以席。下午牛兆勋同志来电话。晚间即宿帐篷内，8个人挤在两张小床上，都睡不好。



## 8月

8月1日 星期日

上午阅毕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2分册（1-304页）。据云5日以前仍有地震可能。至胡厚宣同志处小坐。晚间仍睡在临时搭的棚中。

8月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开总支会，商量所中目前要做的工作。接张光直教授来信，说明年6月在美国加州分校召开一次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的专题会议，想邀请我、安志敏、唐兰、胡厚宣四人参加。下午在家阅这几天的《参考消息》。傍晚防震小组传达学部防震办公室通知，地震动向有所减轻，估计不会有6级以上的地震。夜宿楼内。

8月3日 星期二

晨间4时许又为警报所惊醒。据云北京动物园中动物有异常动作，为了安全，大家搬出大楼宿于棚内。阅童书业《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下午赴所中，北屋院子、门口行政办公室、操场及编辑室前，四处都已搭起棚子，闻住在所中将达200人。总支开会。

8月4日 星期三

整天开总支会，听山东、洛阳、安阳三处工作队负责同志汇报，安排这三处下半年工作。又为当前防震工作作紧急安排，成立调查组，由高天麟负责，关于所中各家住屋的安危情况作一调查，以便作修复计划。晚间睡家中。

8月5日 星期四

晨间立人表弟乘飞机返杭州。上午探望张伯璠先生。阅毕童书业的《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1-144页），虽颇新鲜，然蹈《古史辨》派的偏见。下午总支开会，4时半党支部开会，过组织生活，结合地震工作谈各人在工作中的表现。晚间写了几封信。

8月6日 星期五

上午开全所大会，由乌恩同志报告地震以后这10天的所中情况及今后布置。下午分组讨论。然后总支开会，决定明天起恢复上班，提高警惕，搞好防震工作。晚间写了几封信。

8月7日 星期六

今日大雨，在操场大棚中召开全所大会，宣布今后工作布置。并报告昨天震情：一天内唐山地区有4级以上地震数十次，5级以上2次，天津宁河一带须注意，预震仍频。自前天起共收到慰问信已11封。

8月8日 星期日

今天放晴。为《考古讲话》审阅稿子（战国部分）。下午暄儿来，与炎儿送素琴儿及钢、正二外孙返内蒙。傍晚大院召集居民会，一家一人，宣读公安部门关于地震中造谣、抢物等坏分子判处刑罚的通告。晚宿棚中。

8月9日 星期一

上午起床时，大腿骨臀部左边关节处发痛，大概是露处潮湿。上午赴所，获悉牛兆勋同志今晚出差山西，审阅《考古讲话》稿子（两汉六朝部分）。下午卧床休息，4时许发现体温达38℃，服药后稍降。晚间

睡在屋内，10时许被叫醒到户外睡，说近月里地震可能性增加。今天将《考古讲话》的稿子（宋、辽、金、元，及明、清两部分）阅毕。

8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赴隆福医院门诊，由炎儿去代为挂号，医院在门外人行道上搭棚，内科限于急诊，药物一部分提供，有的没有。至所中，将《考古讲话》的稿子交还任式楠。下午在家写了9封信（都是慰问的信）。今日居民会通知，10至14日之间可能有一次较大的地震，晚间不要宿在屋子中，要继续保持警惕。晚宿棚中。

8月11日 星期三

今天在家休息。接王祥第由温州来信，谓梅冷生（雨清）于7月22日去世，享年81岁。7月30日开追悼会，会上有我和王棡等唁电、挽联30多对。晚宿棚中，夜间有小雨。

8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为《中国建设》杂志审阅马承源关于中国铜器一文。今天居委会敲锣打鼓，欢迎解放军来街道协助抢修受损坏的房子。地震警报仍未解除。阅Daniel, *The First Civilization* [丹尼尔：《最初的文明》] 前两章（pp. 1-68）。下午过党组织生活。李遇春同志由西安返，谈汉长安城武库发掘情况，王弢同志去大葆台，与北京文物组商谈地震后保护汉墓工作。晚仍宿棚中。

8月13日 星期五

接美国布林博士（Dr. Breling）来信慰问地震，并汇来美金50元，即作复婉谢，告以我们自力更生，不要外援。写作《论二十八宿与黄道

十二宫》一文的英文提要。至沙滩红楼，知文物局已搬入故宫，只留文博所在棚中办公。傍晚牛兆勋同志与徐殿魁同志出差山西返所。

8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与牛兆勋同志等一起参加劳动，将旧砖削去石灰以便再用。下午2时下了倾盆阵雨，将搭棚加固。晚仍宿棚中。

8月15日 星期日

阅毕丹尼尔《最初的文明》（pp. 1-202）。

8月16日 星期一

凌晨通知：唐山地震余震缓和了，北京地区异常现象也恢复正常，估计近期不会有强烈地震，居民可以回家过宿，人行道上所搭棚子一概拆除（东单等处限9时以前拆除），公园及院子中可以暂加保留，房子受损坏的可以暂住棚子，老弱者可暂借别家多余的房子。上午所中总支开会，乌恩同志传达上午学部开会的布置。下午2时半开全所大会，宣布学部布置。会后许多同志由所中迁回宿舍，我亦返家拆除棚子。

8月17日 星期二

闻昨晚10时许接西安林泽敏长途电话：高兴汉同志已于昨晨7点50分去世。电话中断，谓四川阿坝有7.2级（或作6.9级）地震，西安亦波及，感觉到地震，所以电话中断，旋即再接上。我们上午参加劳动。下午学习，谈这次所中抗震工作的经验教训。再接着开总支会议，赵芝荃同志汇报赴河南接洽经过，牛兆勋同志谈赴山西接洽结果，并加讨论，最后谈高兴汉同志身后事。

8月18日 星期三

今天参加所中劳动。林修德同志亦来近代史所、考古所参加劳动。晚间臀部左边又再疼痛，与9日发生的同一位置。

8月19日 星期四

今天参加所中劳动。下午偕秀君去探视张伯璠先生。晚间过党组织生活，谈这次地震发生后自己的感想，及所中党员和群众的好人好事。

8月20日 星期五

今天大雨。上午参加学习，读报，主要是关于唐山丰南地震的报导和社论。

8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传达中共中央13号文件，继续劳动。下午审阅《考古学报》的稿件（童恩正的《西南地区青铜剑研究》）。

8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北大俞伟超同志偕黄展岳同志来，谈凤翔、岐山考古工作问题。下午赴地安门宿舍访张文佑、吴有训、杨钟健同志。又去访赵子文侄夫妇。返家阅毕加藤繁《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译本卷三。

8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劳动。下午将《论二十八宿及黄道十二宫》一文的英文提要稿写出来。

8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劳动。下午总支开会，因昨天上午学部开各总支书记会议，布置今后四个月的工作任务。据闻四川阿坝昨天又有6.6-6.7级地震。

8月25日 星期三

今天在所中劳动。晚间开始整理论文集《考古学与科技史》，拟收入10篇。写信复湖北省博物馆馆长陈国钊同志。

8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中国建设社赵玲珠同志来，为了英文稿译文中有不清楚处特来询问。下午以下雨不能劳动，改为政治学习，学习中共中央13号文件。4时后过党组织生活，谈地震后所中党外积极分子的抗震救灾事迹。

8月27日 星期五

整天参加劳动。上午与王俊铭同志将《论二十八宿及黄道十二宫》一文的英文提要，作成定稿。

8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将昨天作成的英文提要交杨圣泉同志打字，再加校对、修改。郭振辉同志交来上影的《奴隶社会》科教片说明词，审阅后提点意见，便写在原稿油印本上。下午参加政治学习，市公安部门关于北京最近要判刑的30个坏分子（包括杀人犯、强奸犯、反革命犯等）的罪状，在组

中讨论。

8月29日 星期日

审阅《中国天文学简史》（二次稿）。上午史树青同志来谈。

8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劳动。阅毕《中国天文学简史》（二次稿）。

8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徐苹芳同志汇报昨天赴北京天文台参加祖国天文史整理小组召开的《简史》审查会。我上午参加劳动。下午参加总支会议。接通知。明天起参加学部第二期学习班一星期。傍晚至王天木同志处。

# 9月

9月1日 星期三

上午赴学部学习班，我所有我与乌恩、郭振辉三人。先由林修德同志作动员发言，李纯同志宣布分组名单、日期安排。然后分组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指示，中央4号、5号、13号文件，8月23日社论《抓住要害，深入批邓》。下午继续分组阅读、讨论。

9月2日 星期四

今天以一天的时间，分段读邓小平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边读边议。

9月3日 星期五

上午学习昨天报纸社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及关于1日在京召开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及模范人物代表会议的报导，会上通过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信。大家讨论后，接着读今天报纸所刊登的三位同志对唐山、天津、北京三处的抗震救灾事迹的汇报。下午继续批邓的《论总纲》。晚间校正《论二十八宿及黄道十二宫》一文排字的错误。

9月4日 星期六

整天参加学习班，重点批判，环绕着：（1）三项指示为纲；（2）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宣扬阶级斗争消灭论；（3）唯生产力论。中午到所中去将校样稿交编辑室。晚间王世民同志来谈，并送来英文提要校样。

9月5日 星期日



将英文提要校样校毕。阅《考古》75年5月完毕。下午准备后天发言稿。

9月6日 星期一

今天继续参加学习班，批判〔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工业条例》。下午在家准备明天发言。李文杰同志来谈回复驻秘使馆关于测定秘鲁送来标本作C<sup>14</sup>测定事。

9月7日 星期二

今天学习班大会发言，共9人。我讲了“《总纲》所鼓吹的四个现代化是什么货色”。下午4时完毕，分组总结，联系学部实际。

9月8日 星期三

上午学习班结业。开始分组讨论这次学习班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并谈回去以后在各所如何开展“批邓”运动等。然后开全体大会，由临时支部郑光拂同志（宗教所）作总结，并由学部临时领导小组林修德、宋一平同志相继发言。下午赴所，已一星期不在，办公桌上生尘矣。与牛兆勋、王仲殊同志谈所事。所中仍在修建房屋。

9月9日 星期四

上午9时，学部召集各总支紧急会议，第三期的学习班也宣布暂停办。下午总支开会，传达学部布置。4时广播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今晨逝世的消息，这消息引起最大的悲痛，有闻哭泣不成声者。听了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后，大家都沉浸在悲痛的心情中。所中在图书阅览室，布置围着黑纱的毛主席像，献上花圈，排队进去默哀3分钟。今天下班时，看到行人、交通警察、工人、解放军及商店服务员都

戴着黑纱，有人还在黑纱上或衣领上带上一朵白纸花，使人感到全市都在服丧，许多人泪流满面。建筑物上下半旗志哀。

9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各所赴学部，参加学部举行的默哀仪式。下午学习今天报纸发表的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工间操后，总支开会布置在18日追悼会以前的吊唁及工作。决定明天照常劳动。

9月11日 星期六

今天上下午都参加所中劳动，还是削砖工作。

9月12日 星期日

今天照常上班，参加劳动后不久下起雨来。总支开会，商定参加吊唁人员名单。昨日全市5万人，学部分配到200名，我所由学部分来11名，由高天麟同志带队。今日学部分到80名，我所6名，由王仲殊同志带队。下午总支几位同志把致党中央决心书定稿。晚间看电视，昨天毛主席吊唁仪式的情况，吊唁者多痛哭，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看电视也不禁泪下。

9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劳动。下午总支开会，商量关于布置18日主席追悼会事，牛兆勋同志赴学部开会，回来传达学部布置。阅毕W. Heisig, *A Lost Civilization* [海西希：《失落的文明》]，还给王俊铭同志。

9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和下午都劳动。4时乌恩同志由学部开会回来，传达追悼会的布置，即开全所大会。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

9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所中劳动。将《考古》5期校样，退还给编辑部。下午接通知，4时许在学部集合，指定要我参加。我们参加十人。4时半抵天安门广场，在广场西部排成4人纵队坐下休息。5时3刻站起来整队，缓缓前行，登上人大会堂北门外的台阶，进大门以后便听到灵堂里传出的抽泣声和痛哭声。由东侧门进去，转到第二道正中的门，便看到灵堂正中有围着黑纱的毛主席的画像，像前是毛主席的遗体，两侧是守灵的中央领导同志，两侧靠壁处放着长排的花圈。这时痛哭声越来越高，与哀乐相配合，弥漫着沉痛的气氛。我们迈着缓慢的步子走向灵床，在灵前默哀，三鞠躬，然后分成两排，在灵床两旁走过，看到毛主席遗体，党旗盖到胸部，露出上身，穿着灰色上衣，面容安详，犹如入睡。我曾听过主席做报告（57年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参加过9次毛主席接见和拍摄团体接见照片（59年至65年二至三届人大会议5次，56年6月14日接见制订科学规划的科学家，及群英会，63年11月16日接见学部四次扩大会议代表，64年8月23日接见北京科学讨论会全体科学家）。那时候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现在与我们永别了，闭目不再开口给我们以教导了。周围的痛哭声，使我也抑制不住感情，带着泪痕走出灵堂，默默地离开大厅，由东门出来已是6时10分。灵堂的吊唁，也许不到5分钟，但这是永世难忘的5分钟。上车返学部已6时半，偕胡厚宣同志步行返家，一面走，一面谈，天微雨，抵家已7时。秀君也去参加居民的追悼会，献花圈。

9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召集昨天两批参加吊唁的同志，共15人，谈各人的感想。大家对于毛主席的逝世都很悲痛，谈到瞻仰遗容时的感情，抑制不住流泪，今天谈时还有人痛哭不能成声。下午参加学习。后来开总支会，布

置明天在所中献花圈、守灵，及后天追悼大会。晚间过党组织生活，读诵并讨论今天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9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布置灵堂，献花圈，全体人员参加默哀3分钟，三鞠躬退出会场。总支4人开始守灵，我也在其列。灵堂静肃，站立时间想主席的事业和恩情，不禁泪下。半小时，技术组同志前来替换。明天参加追悼会的75位同志集中学习半天，其余的人分组学习昨天的社论。下午所中开表决心大会。

9月18日 星期六

今日在天安门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追悼大会。晨间6时炎儿便起床，他要于7点30分以前赶到厂中，以便集体前往参加追悼会。我所是9时到学部集合，全学部约1000人参加，约为学部人数的一半，我所75人参加。我因为年龄大了，叫我参加所中的追悼会，不去天安门。我于8时到所，阅大连造船厂编写组等编写的《中国造船史》（古代部分）。下午2点半集合到会议室，设有灵堂。2时50分北京电视台开始广播天安门追悼会实况。3时开始由王洪文同志宣布大会开始，默哀3分钟，默哀毕，军乐队奏《国歌》和《国际歌》，然后华国锋同志致悼词约半小时完毕。参加大会的向主席遗像三鞠躬，接着响起《东方红》乐曲。3时半宣布结束，电视也便结束了。在这半小时中，我们看到天安门前的庄严宏伟场面。广场中40万人，东西长安街各30万人，百万群众，怀着极其沉痛和无限崇敬的心情，参加大会。我们看到新搭起的台上站立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到华国锋同志在扩音器前讲话的镜头。这个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表达了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爱戴。电视结束后，由牛兆勋同志代表我所总支致简单的悼词，不到10分钟即结束。

9月19日 星期日

阅毕昨天借到的《中国造船史》（古代部分）（1-109页），并提了些意见。中午瞿同祖同志邀我与翁独健同志，到新侨饭店用餐。晚间秀君值班。

9月20日 星期一

今天参加组中学习毛主席追悼会悼词。下午继续学习。总支下午开会布置国庆节以前的学习，劳动（修房子）的安排，以及招待墨西哥友人冈萨雷斯来所访问事。冈萨雷斯23日抵京，决定由王仲殊同志作陪。

9月21日 星期二

今天起隔日劳动，要在国庆节前三整天的政治学习。我们这组今天整天劳动。上午编辑室商量组织安阳排葬坑的稿子。任式楠同志谈《中国考古讲话》的修改问题。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闲谈。

9月22日 星期三

组内宣布今日自学，明天讨论，后天劳动。总支开会听青海队及李自成起义遗址调查的汇报。下午编辑室讨论组稿事。《考古》第6期要一篇纪念毛主席逝世结合考古学领域革命的文章。

9月23日 星期四

中午偕王仲殊同志赴机场迎接墨西哥外宾冈萨雷斯（Louis Gonsales）夫妇。他是一位医生，但对考古有兴趣，对于Olmec [ 奥尔梅克 ] 文化兴趣更大，以为是由中国传去的。经他们总统府办公厅介绍来我国访问，由学部招待。接到后在机场招待室中，他便要拿出照片及实物，谈奥尔梅克文化起源问题，后来请他明天来考古所时再谈。送他上车后，即返家。阅能田忠亮《关于（夏小正）星象论》一文。他将

《夏小正》星象分为二组，一为600B.C.左右，一为2000B.C.，实则后面所举的例子，有的是600-2000B.C.的现象，有的是《夏小正》误差一个月（或由错简欤？），拟撰文加以讨论。

9月24日 星期五

墨西哥外宾冈萨雷斯夫妇偕同其儿子，一起来访问，还带来了他收藏的标本与照片。8时半来，谈话及参观标本室与实验室，至12时半始去。下午2时半继续讨论奥尔梅克文化起源问题，至4时半，因为要到友谊商店买东西，才告辞而去。

9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总支开会，讨论国庆节的安排。今年以毛主席逝世，不举行国宴，不举行游园会，各基层单位自己组织学习会、讨论会或批判会均可。下午开全所大会，宣布国庆节安排。审阅《考古讲话》关于父系社会的一章，退还给任式楠同志。

9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审阅刘秉诚同志所写的《天工开物·陶埴篇》的注释及译文，写了几点意见。下午审阅《考古讲话》关于少数民族的一章，实际上是边疆考古（东北、北方、西北）。

9月27日 星期一

晨间牛兆勋同志来电话，他9时即去太原，交代几件要办的事情。审阅《考古讲话》关于少数民族的一章（西藏、云南、台湾）。上午北京科影来谈拍摄“丝绸之路”科教片的问题。下午4时第二支部开全体会。

9月28日 星期二

将审阅过的《考古讲话》交还给任式楠同志。为《考古》审阅谢端琚同志关于齐家文化一文。

9月29日 星期三

审阅哲学所送来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简介和注释，签注了一些意见。上午与乌恩、任式楠同志谈，关于他们下月赴罗马尼亚访问事（由文物局组织共7人，我所2人）。

9月30日 星期四

昨晚开始下雨，上午赴所，原定今日打扫清洁工作，没有办法进行了。徐苹芳同志送来席泽宗、薄树人同志对《论二十八宿》一文的意见，正好三校来，可以改在校样上，花了整天工夫来校改。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五

今年的国庆，由于毛主席逝世未满一月，所以停止一切庆祝活动，没有国庆宴会，没有游园，没有放烟火。今天下雨，上午在所中开分组座谈会，由国庆联系到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下午在家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3分册关于造船航海部分。晚间陪墨西哥外宾到天桥剧场，看舞剧《沂蒙颂》。

10月2日 星期六

续阅李约瑟的书。上午志清媳及小晴、正昕侄及小萍来，一江侄孙女昨晚亦由清华来。

10月3日 星期日

在家阅书。张国熊同志偕吴仲达同志夫妇来，吴已由铁道部退休，最近从河南新乡来北京暂住。

10月4日 星期一

上午总支开会，商谈所事。下午修改《考古学和科技史》一书中所收入的论文。

10月5日 星期二

上午乌恩同志向总支传达昨天下午学部开会布置。总支只剩4人，只能布置所中学习。下午参加小组学习。晚间阅Robert B. Fox, *Voluntary of the Philippines* [ 罗伯特·福克斯：《菲律宾的志愿者》 ]



( pp. 1-20 )。

10月6日 星期三

下午偕乌恩、任式楠同志至前门饭店，访谭其骧同志，他刚由罗马尼亚访问归来，向他打听罗的情况。

10月7日 星期四

上午赴学部，参加外事处的一个会，由刘仰峤同志主持，讨论接待菲律宾考古人类学代表团事。下午在所中参加小组学习组。为《考古》审阅中央气象局王继志的一篇《二十四节气渊源史初探》。

10月8日 星期五

整天参加整理祖国天文学史小组召开的讨论殷代天文问题座谈会。由卢央同志主持，到会者有唐兰、胡厚宣、张政烺、李学勤、史树青等诸同志。晚间河北省文管会唐云明同志来谈，为了邀约苏秉琦同志去石家庄鉴定文物事。晚间有地震紧急情况的通报，可能10日左右北京附近有5-6级地震。一江侄孙女来，王则诚一家来过宿，说避地震，他家住在三楼，不敢在家过夜。

10月9日 星期六

上午吴汝祚同志由山东归来，汇报工作情况。与杜蕻运同志谈学习金相学事。中央宣布二项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各组开会讨论。又传达中共中央1号文件。

10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3分册关于船舶方面。下午赴所值班，2时至8时。阅Bagger, *Pre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Far East* [巴格尔：《菲律宾和远东的史前史》]。今日下雨，天气变凉。报纸刊登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心愿》，强调“三要三不要”。听广播后，读了几遍。

10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接学部通知，今日整天学习党中央二个决定，昨天两报一刊社论及中央第15号文件（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及中央军委主席）。王仲殊同志由洛阳陪外宾返京。下午偕之赴北京饭店与墨西哥外宾冈萨雷斯谈论，3时起，5时半始告辞。今天所中听到消息，详情尚不清楚。

10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学部召集十三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各所负责人，由林修德同志传达10月7日华国锋主席的讲话。下午分组讨论。我所牛兆勋、乌恩、刘亚克、靳尚谦和我5人参加。晚间刘仰峤同志在北京烤鸭店设宴，招待墨西哥外宾冈萨雷斯夫妇及他的儿子，我所由我与王仲殊同志出席作陪。

10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偕王仲殊同志赴机场，送冈萨雷斯博士等离京返国。返赴学部参加讨论会。下午继续开会。

10月14日 星期四

今日，华国锋同志的讲话传达到学部全体党员。我们已听过的同志开全体会议，各组推代表发言。

10月15日 星期五

参加所中党员第二支部的学习会。

10月16日 星期六

继续学习。下午开全所党员大会，有四位同志发言。

10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吴世昌同志来，我向他借阅Said [ 赛义德 ] 的《菲律宾史》的中译稿稿子，仅有6章，但有一译者前言。阅毕O. H. Bagger , *Philippines and East Asian Archaeology and its Retention to the Origin of the Pauper Island population* [ 巴格尔：《菲律宾与东亚考古学及其与巴布亚岛民起源的关系》 ] ( pp. 1-130 )。

10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总支开会。下午阅《菲律宾史》中译稿本前6章，及Sullivan [ 沙利文 ] 在《古代》1956年发表的*Archaeology in the Philippine* [ 《菲律宾的考古学》 ]。

10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故宫博物院，晤及冯先铭同志，向之请教关于菲律宾出土的中国瓷器问题。下午总支听辽宁（大甸子）队及山东队的汇报。晚间夏承焘先生夫妇来谈，地震后他们去洛阳暂住，8月底才返京。

10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党员学习。下午全所传达华国锋同志10月7日讲话，及中共中央16号文件，实则许多人都已知道此事。

10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学部召开拥护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声讨“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大会，由林修德同志主持，进行至11时即提前散会，以下午有游行。今天各所都有约一半人参加，其余明后天参加。我所除研究组外，都参加了。我们在所中继续学习讨论。

10月22日 星期五

今天下雨。北京昨天有150万人游行，今天继续游行。我们学部改于明天下午集中游行。参加所中学习小组学习讨论。

10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开全所大会，拥护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声讨四人帮反革命罪行。下午参加学部的游行，与黄洛峰同志一起步行至天安门，由南长街绕道故宫后门，返所休息一会后返家。闻这三天的游行人数达380万人。

10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J. M. Addis, *Chinese Porcelain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艾惕思：《菲律宾发现的中国瓷器》] (pp. 17-36)。午饭后赴学部，参加天安门观礼，学部开去两辆大轿车，分别到东台与西

台，我在东二台。我们这辆车共27人，有刘导生、关山复、姜君辰、吕叔湘、程文杰、张仲才、周平、任继愈、刘亚克等同志，到文化宫下车。3时开始，由吴德讲话，然后工农兵及红卫兵代表讲话，散会时已4时半。返家已6时矣。

10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偕李文杰同志到车站迎接菲律宾考古学与人类学代表团，还有刘仰峤、杨振亚、彭炎、黄洛峰、史金波等同志，及菲驻华使馆代办。9时一刻车抵站，团长帕特尔诺夫人（工业部长夫人，考古家兼收藏家），副团长埃班赫利斯塔（国立博物馆馆长），团员10人。送到北京饭店新楼，在会客室中小坐，互相介绍。然后他们到房间中去。我们由宋守礼同志汇报沿途情况。下午到所中，总支开会，牛兆勋同志传达昨天学部开会布置。傍晚偕李文杰同志到天桥北京烤鸭店宴请菲律宾考古学与人类学代表团。席上刘仰峤同志及团长帕特尔诺夫人前后致辞。

10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校阅艾惕思文章中译本。下午参加学习小组学习。

10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菲律宾代表团来所访问，菲驻华使馆三秘及新闻摄影员亦陪同前来。我所由我与王仲殊、王世民、陈思民、白萍、缪雅娟等出席，在会议室座谈并赠送书刊后，参观标本室，化验室及C<sup>14</sup>实验室。

10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应对外友协之约至北京饭店，与意中友协的秘书祖凯蒂率领的 Prof. Dr. Vincenzo Tusa [图萨博士、教授] 等人座谈。图萨教授是西

西里岛Palermo [巴勒莫] 国立博物馆馆长及当地考古学会会长，主要是他询问关于中国考古情况，谈至11时始散。下午李遇春同志汇报汉长安城武库工作，并谈今冬工作。

10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赴故宫，找冯先铭同志谈菲律宾出土华瓷，并看到Locsin [洛钦] 赠故宫的八棱瓶（Balinping）一件。下午赴所，到院图书馆翻阅新到的期刊。

10月30日 星期六

陪菲律宾代表团游览长城与十三陵，除了副团长之外都去了，我方有宋守礼、金志洪及翻译3人。先赴长城，然后至定陵，用冷餐后赴长陵参观。归途经石人石马时下来拍照，返城已5时。回家稍息后，偕李文杰同志赴宴，乃代表团回请，席设丰泽园，刘仰峤同志为主宾，团长与刘仰峤同志分别致辞，9时许始散。

10月31日 星期日

上午赴夏承焘先生处闲谈。下午4时乌兰夫副委员长接见菲律宾代表团，刘仰峤、黄洛峰、程瑞声（外交部）、宋守礼和我作陪，谈至5时始毕。晚间写信回复王祥第。

# 11月

11月1日 星期一

上午偕李文杰赴机场，送菲律宾代表团离京赴广州，刘仰峤、杨振亚、黄洛峰同志等亦来送行。菲驻华使馆代办罗多尔佛·塞维利诺夫妇亦来送行。下午开总支会，传达中央19号文件（冻结经费）。又由牛兆勋同志向全体组长作传达。

11月2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阅仲田浩三的关于《真腊风土记》中柬埔寨语的文章（《东南アジア》1972年第2期），作笔记，并在校注本上添入。下午北京市文物组赵其昌同志偕定陵博物馆孟亚男同志来，商谈定陵发掘报告写作问题。少顷赵光林同志等二人来谈元大都发掘报告问题，希望我所参加的人即行继续参加整理（自地震后已三个月余未去工作）。

11月3日 星期三

上午中华书局谢方同志来，希望我明年能将《真腊风土记》的校注本交稿。与苏秉琦同志谈他最近去石家庄一带参观的情况。下午接待旅游局招待的旅行团团员西德海登堡大学的德梦玲（Magdolene von Demanll）。2时来，稍谈后去标本室，巡视参观一周，返休息室继续会谈，至5时许始去。返家遇及翁独健、胡厚宣同志，延之至家闲谈。晚间杨向奎、沈有鼎同志来谈关于二十八宿问题，并谈及古代夏文化问题等。

11月4日 星期四

上午山东省文管会张学海同志来所，谈山东考古工作事。中国陶瓷史编写组来同志，希望我们能派人参加分担史前陶器的一部分。下午阅

L. C. Goodrich , *China's Earliest Contacts with other Parts of Asia* [ 傅路德：《中国同亚洲其它地方最早期的接触》 ] 一文 ( pp. 1-14 ) 。晚间参加党组织生活，漫谈“四人帮”问题。

11月5日 星期五

今天是今冬第一次下雪，天气变冷。上午阅《帝俄侵略中国西北史》的稿本（新疆大学、西北大学等合写）。下午总支开会，谈节约问题，要组织一个小组清仓库。

11月6日 星期六

将《帝俄侵略中国西北史》的古代部分（清以前）阅毕，并签注一些意见。

11月7日 星期日

下午偕家凌侄女婿、暄儿与炎儿，至帅府园北京烤鸭店用餐。饭后我到沈有鼎同志处，将华侨丁宜甲所写《无玄的〈易经〉》提要及来信给他看，他说提要太简单，看不出来所列举公式的来源。又谈二十八宿问题。

11月8日 星期一

上午编辑室苏华、黄展岳二同志争论起来，到我办公室反映情况，我请他们去牛兆勋同志处，这些事我不欲去管。到苏秉琦处谈考古专业的办学问题，及考古研究工作的改革问题。下午为《考古》审阅稿子（批“四人帮”，安阳祭祀坑）。



11月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审阅《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一文，签注了一些意见。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闲谈，顺便向他请教关于甲骨文的两个问题。

11月10日 星期三

阅Laufer [ 劳弗尔 ] 在JAOS [ 《美国东方学会会报》 ] ( 1930 年 ) 的文章，并翻阅其他文章，阅John. Hay , *Ancient China* [ 海约翰：《古代中国》 ] ( 1933 )。

11月11日 星期四

阅毕海约翰：《古代中国》( pp. 1-126 )。下午参加所中劳动，为了改修房子，又要劳动10天。总支开会，讨论关于清理仓库事。

11月12日 星期五

整天劳动。下午钢铁学院柯俊教授来，要选取满城汉墓铁器标本作鉴定。下午下雪，提前收工。

11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学部在和平时第五工人俱乐部开大会，声讨“四人帮”罪行，由几个所的代表发言，对“四人帮”加以揭发批判。最后林修德同志传达昨日宣传口会上耿飚指示，及学部今后布置。下午参加所中小组学习，读报纸上社论，稍加讨论。

11月14日 星期日

下午至尹达同志处闲谈。

11月15日 星期一

这一星期参加劳动。下午观阿尔巴尼亚电影《初春》（集体购票）。提早返家，将东西携往车站，交素琴儿的同事带去内蒙，正炎儿亦送去旅行袋。晚10时地震，大家都跑到室外，后来知道震中在宁河（天津与唐山之间），震级为6.9。

11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总支开会，牛兆勋同志传达耿飚同志的讲话，下午在全所大会作传达，半小时即毕。继续劳动。晚间王明同志一家又来自家借宿，他们住在三层楼上有点害怕。

11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总支开会，对通俗本《满城汉墓》提出修改意见，基本上是通过。关于地震仍有提高警惕的通知。

11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8时半所中开会，由高天麟同志传达前天和昨天北京防震指挥部通知，下午又接到今天中午的补充通知，说一两天唐山老区有6级左右地震的可能，北京东南有5级地震的可能。所中即开始搭棚及加固旧棚。

11月19日 星期五

防震预报，今天可能有地震，有些中小学放假。上午总支开会，商

谈《考古》6期社论“批判四人帮”。下午为图书室选购西文书。晚间至沈有鼎同志处将《论二十八宿》一文交给他，取回丁宜甲《〈易经〉之数理研究》第一部分。又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王则诚同志自星期一起，这几天都来自家借宿。

11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全所开会批判“四人帮”。下午高天麟传达学部关于地震的通知：这几天内唐山区可能有6级地震，波及北京地区。阅供批判用的四人帮罪行材料共32种。

11月21日 星期日

阅毕《〈易经〉之数理研究》第一部分。下午偕秀君去访夏承焘夫妇，因为地震关系，他们不敢住楼房，搬到王伯祥故居、王的儿子家中住。晚间有地震紧急通知，住楼房中者要立即搬出，我们到门口丁家院子的棚子中（哲学所搭的）暂躲避一下，睡在稻草堆上，到10时余，风烈天冷，仍返楼房中睡觉。

11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昨晚大家都没有睡好。总支开会，决定即日在会议室搭一避震房子。下午为《考古》审阅《牛耕考》的文章。晚间沈有鼎同志送还《论二十八宿》一文，讨论一下，顺便谈《〈易经〉之数理研究》。

11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牛耕考》一文退还给编辑室，提了些书面意见。魏效祖同志出差来京，来所访我们，他现在咸阳文化馆临时工作。下午阅

王抒同志写的关于大葆台出土丝织品的报告，提了几点意见交还给他。

11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整理办公室，以便搭一棚子。下午赴学部，听传达中央宣传工作的报告。由宋一平同志传达宣传重点及耿飚同志讲话，刘仰峤同志传达汪东兴同志讲话，最后由林修德同志作总结，并布置近二天的学习。

11月25日 星期四

今天开了一整天的学习会，昨天听过报告的党员都参加了。

11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继续讨论，暂作结束。下午阅民族所社会历史室西北组所写《历史上新疆地区与祖国的关系》一文（1-68页）。

11月27日 星期六

晨间至小雅宝胡同访夏癯禅先生，他将于今日赴长沙躲避地震。王若愚先生来访，并交给我两篇他所写的稿子。上午在组中参加学习。下午在家将昨天看的新疆历史一文写了点意见。旋赴南教场胡同访瞿同祖同志，未遇。晚间沈有鼎同志来谈。

11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写了两封信。下午赴王振铎同志处，适华觉明同志亦在座，谈了一会儿，又参观他们那里的棚子。旋至李长路同志处小坐。返家，知瞿同祖、庄敏同志来过。

11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总支几个人商量关于举办汇报展览事，决定由牛兆勋同志与历史博物馆联系，两方合办。下午将王若愚同志的稿子及《考古》的稿（安阳短训班，安阳队杨锡璋、杨宝成所写）。晚间电视：阿尔巴尼亚故事片《小贝尼》。

11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阅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下午总支开会，传达上午学部开会林修德同志讲话，关于今后批“四人帮”的学习布置，及学部接管《红旗》杂志事。闻明日清华大学在首都体育馆开批斗迟群的大会。

# 12月

12月1日 星期三

上午与牛兆勋、乌恩等同志赴历史博物馆，与陈乔、杨振亚同志商谈关于明年办汇报展览事，取得一致意见。顺便参观《鲁迅战斗的一生》展览。下午由牛兆勋同志召集数位同志座谈，关于“三十年考古收获”的编写设想。晚间与刘亚克同志谈这期《考古》的问题。

12月2日 星期四

上午北京市文物组郭仁同志来谈，在琉璃河周代遗址发现周初城墙事。晨9时42分，北京市又有地震，震中在距京百公里的宝坻黄庄洼，5.5震级。大家都跑到院子中，震动过去后返办公室。下午仇士华同志送来《C<sup>14</sup>断代测量》一文，预备在《物理通报》上发表。晚间过组织生活，谈“四人帮”插手学部的罪行。

12月3日 星期五

上午偕钟少林、徐殿魁、吴家安同志三人赴琉璃河工地，由郭仁同志作陪，对新发现的周代城墙的剖面作鉴定。北京市文物组梁丹和赵同志，文物局任际奉同志，亦来参观。返城已1时半。下午为《考古》审阅国家计量局度量衡史组所写《我国度量衡的产生与发展》一文。刘大年同志来谈，前、昨两天他参加人大常委第一次会议精神，会上任命邓颖超为人大副委员长、黄华为外交部部长事。

12月4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小组学习。下午总支开会，以郭老有信给学部领导，说《考古》第5期有问题也。至翁独健同志处闲谈。

12月5日 星期日

阅V. Minorsky , *Sharaf al-Zaman Tabir Marwezi* ( 1000年左右 ) , 以其中有关于阿拉伯人记载当时中国中亚的情况。

12月6日 星期一

阅V. Minorsky的书。中午张树霖侄女婿来, 谈北大近况。下午总支开会传达上午学部开会关于宣传口上周开会情况及指示。

12月7日 星期二

阅毕V. Minorsky的书 ( pp. 1-160 ) , 作了札记。下午所中召开批判“四人帮”的大会, 有四位同志发言, 乌恩同志在会上传达昨天学部会议情况。

12月8日 星期三

上午与苏秉琦同志闲谈。编辑室公开郭老关于《考古》5期要学部领导小组审核的信。

12月9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编辑室讨论《考古》5期问题。下午刘仰峤同志来, 亦是谈这件事, 并与编辑室的同志座谈, 乌恩、王仲殊同志与我参加。

12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 开始修改《考古学和科技史》, 一文。下午在家继续修改。后赴学部资料室, 看《内部参考》及学部大字报。

12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小组学习、阅看有关批判“四人帮”的材料。下午继续修改《考古学和科技史》。乌恩同志传达学部意见，要我写一篇关于纪念周总理的文章。又为了关于《考古》5期是否出口问题，叫我与王冶秋同志联系，打听关于《文物》8-9期出口情况。晚间至王冶秋同志家，谢辰生同志亦在座，谈到9时半始告辞返家。

12月12日 星期日

在家修改《考古学和科技史》一文。

12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全所大会，传达中央23号文件，及24号文件附件《“四人帮”罪行材料之一》。下午继续传达至3时始毕。开总支会，为《考古》5期出口事，决定打报告请示。徐苹芳同志汇报这三天北京市防震会商会经过。

12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总支开会，通过昨天所拟的信稿，又讨论为《考古》5期的错误作检查。下午徐苹芳同志汇报今天上午参加防震考古小组关于组中讨论情况。阅《探险》18卷4期关于Ban-Chiang [ 班清 ] 的发掘。

12月15日 星期三

今天在学习小组中又传达第24号文件及《“四人帮”罪行材料之一》。下午工间操后，牛兆勋、乌恩二同志召集各小组长，告以《考



古》5期的出错经过，准备全所组织力量，检查自“批邓”以来的刊物情况。

12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赴和平里第五俱乐部参加学部大会，由林修德同志作批“四人帮”的动员报告，刘仰峤同志传达中共中央22号文件。下午所中分组讨论。

12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继续修改《考古学和科技史》一文。下午总支开会，通过向学部报告《考古》5期的错误及检查。

12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总支开会，由乌恩同志传达昨天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在各所书记会上传达的宣传口指示，然后商谈所中运动今后计划。下午召集所中各组组长商谈。我继续修改《考古学和科技史》一文。

12月19日 星期日

将《考古学和科技史》一文，添上《编者按》告一结束。

12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总支开会，将总支向学部上报关于《考古》5期的报告（并附检查）校对后送出。下午全所大会，乌恩同志传达上周五宣传口的指示。总支一部分同志与任式楠同志商谈《考古讲话》的修改问题。又与徐苹芳、杨焕新同志谈参加地震考古事。石兴邦同志由太原来京，留之

晚餐。饭后闲谈，王世民同志亦来，谈至8时许始辞去。

12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吴震同志来，近由上海返京，谈沪事颇详。下午刘仰峤同志来，在我办公室中坐谈一会儿；徐殿魁同志来谈东下冯遗址今年清理城址过程，顺便向仰峤同志汇报。后来，仰峤同志与牛兆勋、乌恩、王仲殊和我一起商谈所事。他走后，与王仲殊、卢兆荫二同志谈《满城汉墓》通俗本问题。

12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总支开会，商谈编辑领导工作的组织上改组，凡三点：（1）由总支委员三人管编辑工作，乌恩同志负全责；（2）恢复编辑小组；（3）编辑室内由苏华、卢兆荫二同志领导。全体通过，即报学部审批。下午宝鸡市博物馆卢连城同志来，携来最近发掘的一座西周墓出土铜器及陶器的照片，谈该地考古工作情况。陈滋德、黄景略同志来谈地震考古协作问题。

12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将《考古学和科技史》一文修改一过。下午参加小组学习，读昨天《人民日报》社论《四人帮的要害是篡党夺权》，并作讨论。晚间党小组会，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晚间电视看纪录片《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12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与卢兆荫、王仲殊二同志商谈《满城汉墓》通俗本的定稿问题。又与张孝光、卢兆荫同志谈插图问题。与王仲殊同志谈去云南拍傣族

制陶电影事。下午参加小组学习《论十大关系》。

12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开始写作纪念周总理的文章。下午所中开会“隆重纪念毛主席八十三周年诞辰”，并有文娱节目。后来乌恩同志传达上午学部传达宣传口布置最近工作。归途至王若愚同志处，退还其稿子，并提了几点意见。

12月26日 星期日

继续写作纪念周总理的文章。吴震同志来谈。

12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总支开会，传达学部关于我们编辑室的批示，并成立资料组（专案组）。接电话，全体总支委员赴学部，听林修德同志传达华主席在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总结今年的斗争历程，布置77年的四大任务，又传达中央关于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安排。下午赴学部机要室翻阅《内部参考》。顺便至刘仰峤同志处稍谈，又至钱锺书同志处闲谈。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

12月28日 星期二

续写纪念周总理的文章，花了一天工夫，总算写完了，还要修改誊清。

12月29日 星期三

今天将《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一文修改抄写完毕，了却一重心愿。晚间电视观电影《洪湖赤卫队》。

12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由乌恩同志召集编辑小组改组后第一次会议，谈编辑方针及工作方式。下午学习《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陕西文管会王翰章同志来谈。晚间组织生活，学习《论十大关系》。

12月31日 星期五

上午编辑室同志开会讨论刊物改进办法，乌恩同志主持。《考古学报》及《考古》6期又发现转载文章中有“深入批邓”或“继续批邓”字样，要加改正。下午将纪念周总理的文章交王世民同志修改加工后，再交王仲殊同志修改，牛兆勋同志也提了些意见。修改后初步定稿，交打字室打印。下班后至裴文中同志处探望，他仍在家休养。

1976年又过去了，这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在这一年内相继逝世。我们失去了老一辈的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幸得华国锋继任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展望明年，举国上下，都充满了希望。

# 1977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六

今天是元旦，放假一天。上午赴故宫博物院参观那拉氏（慈禧太后）的展览会预展，虽只有二个陈列室，看了一个半小时，到后面会客室小坐，提了一些意见。返家已中午，暄儿一家来，一江侄孙女来。下午他们去看故宫展览。赵子文大夫一家来贺年。瞿同祖同志来谈。

1月2日 星期日

上午审阅张长寿同志的《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一文。下午黄宗甄同志来谈，至王则诚同志处闲谈。晚间看电视电影《秘密图纸》。

1月3日 星期一

上午为了《考古学报》及《考古》撤回四篇社论不刊登事，偕乌恩同志去学部找刘仰峤。下午在所中商谈补救办法。接唐云明同志来信，为之考释东罗马金币，即作复信。

1月4日 星期二

上午故宫博物院李同志来取*Far East* [《远东》]（77年）一册，想要翻拍。编辑小组开会通过《考古学报》今年1期拟目。总支开会讨论所事。下午傅振伦同志偕硅酸盐学会一同志来商谈编写《中国陶瓷史》事。参加小组学习元旦社论。

1月5日 星期三

上午总支开会，乌恩同志传达昨天下午林修德同志讲话，布置各所今年任务。下午审阅张长寿同志的《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一文，写了几点意见。晚间科学史所何绍庚同志偕赵承泽同志来访。

1月6日 星期四

上午偕仲殊、世民等同志到郭沫若院长家，由王廷芳秘书出迎至客厅坐下，将安阳小屯5号墓的部分出土铜器、玉器及象牙器拿来给郭老看，又带去一些照片和拓片，以及将在《文物》特刊上发表的简报。郭老对之很感兴趣，说可证殷代文化至武丁时已如此发达；又说妇好可能是卜辞中的武丁配偶，能作战，立了功，所以随葬品如此丰富，或为武丁时代或为武丁之子一辈所葬，故称“母辛”（父母同辈，但已嫁妇女亦称母），不会晚到孙一辈（孙辈称祖妣）。顺便我提起专刊中郭老的书要付印。《考古学报》改成季刊，并索取郭老亲笔所写《东风第一枝》的词，以便制版插入《考古》今年1期作为扉页。下午参加小组学习，自学读报。晚间党组织生活，学习元旦社论。返家看电视，播放追悼周总理的影片，邻居有十余人来看，10时始毕。

1月7日 星期五

下午赴政治学院礼堂看电影《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

1月8日 星期六

上午与张长寿同志谈殷代铜器问题，将稿子退还给他。至苏秉琦同志处闲谈。邵望平同志来谈去秋赴云南调查少数民族古天文历法材料事。下午所中开隆重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大会，由乌恩同志主持，我也在会上讲了《怀念周总理关心考古文物工作的关怀》，牛兆勋同志作《周总理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的报告，所中同志朗诵诗词及唱革命

歌曲。

1月9日 星期日

下午赴中山公园参观湖南陶瓷展览。途经天安门前，人山人海，观礼台上堆着花圈，花篮，还有大字报及小字诗词，因为天安门广场正在施工中，不准进去所以显得群众更为拥挤了。归途至王冶秋同志处，因为他正要出去，匆匆数语，关于周总理的往事。返家后审阅《居延汉简》的前言和附录。

1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赴学部参加学习班，各所总支委员会除留一人外，全部到学习班学习，林修德同志作动员报告，然后分五个小组，分组讨论。我所与历史所、情报所、自然科学史所一起，共十几人。陆怀发（自然科学史所）、牛兆勋二同志为召集人，下午继续讨论。

1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部学习班，继续讨论。下午请假在家，将《考古学与科技史》一文修改完毕，托王世民同志转交《考古》编辑室。

1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赴学部参加学习班，继续讨论。下午开全体大会，由林修德同志介绍学部新情况，宋一平同志代表临时领导小组表态。散会后返家，校改《考古学报》77年1期英文提要。

1月13日 星期四

在学部开会，讨论昨天下午的报告。晚间王世民同志来，谈及这几天所中情况，前天图书室曹联璞同志中风送医院，尚未脱离危险期。

1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大会发言，报名者11人，但三人便占了一个下午。外事组通知，有日本中国研究者代表团永田英正（汉简，富山大学），砺波护（唐宋史，京都大学），曾布川宽（中美美术史，京都大学）要求座谈考古问题。返家匆匆用餐后，即赴新侨饭店。6时半开始，代理团长近藤秀树及秘书长狭间直树二人亦来（团长岩见宏，已先期回国），63年访日时曾见过，寒暄后，他们两人先辞去，其余3人加上井波律子（元朝文学），一起座谈至9时一刻始毕。

1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大会，继续批判“四人帮”插手学部。有陆怀发（自然科学史）、张友坤（近代史）二人发言。下午改为小组揭批，谈至4时半即散。至机要室看《内部参考》。

1月16日 星期日

今天在家阅《文物》76年2期（1-94页），及近一星期来的《参考消息》。下午赴所取信件。

1月17日 星期一

今天继续大会发言。上午有周平及燕宏远同志的揭发和检查，政工组李纯同志的发言。下午牛兆勋同志等发言。



1月18日 星期二

昨天下雪。今天仍参加学习班。有林修德同志讲话并分发文件。

1月19日 星期三

今天继续小组开会揭批，但我们小组揭发无材料，批亦多重复。王仲方同志在我组蹲点，亦发了言。

1月20日 星期四

今天学习班开揭批大会，发言者颇多，上午三人，主要是哲学所，还有二人临时报名上去发言。下午三人发言。

1月21日 星期五

今天学习班改为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大会由林修德同志作总结并布置今后工作，4时许始散。分小组稍作讨论，即告结束。至机要室阅《内部参考》。

1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集体观电影《洪湖赤卫队》，偕秀君前往，观毕赴暄儿家。暄儿出差东北，志清媳在家，小晴这星期患病毒性感冒，在家休息。坐谈至2时半，乘车至护国寺转车，竟等了一小时余始能上车，返家已傍晚矣。阅《文物》76年3期。

1月23日 星期日

阅《文物》76年4期（1-94页）。

1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科学出版社王玉生同志来，商谈关于《考古学和科技史》出版事，已拖搁了近半年。总支开会商谈所事。午饭后新疆博物馆李征同志来谈，他正在参加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下午与徐保善同志谈编辑专刊事。偕牛兆勋同志赴第二医院，探视曹联璞同志的病，他已稍恢复，左手能平举，左脚能扶着走四步。但精神兴奋、言语过多。返所，处理了几封国外来信。

1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编辑小组开会，接着科研组开会商谈参加北京地震会战事。下午党员开会，由高天麟、王仲殊二同志传达前二星期学习班经过。

1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赴和平里第五工人俱乐部，参加学部的揭批“四人帮”的动员大会。刘仰峤同志主持，宋一平同志代表临时领导小组发言，然后由哲学所及学部政工组同志揭发“四人帮”插手学部的罪行。下午总支开会，讨论所中布置。

1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编辑室开会，由乌恩同志主持，分配编辑人员的分工。接着开队长会，安排下星期的业务汇报工作。下午偕苏秉琦、靳尚谦、赵铨同志前往历史博物馆，参观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紀念展览。由雷从云同志作陪，参观一周，几近2小时。返所，晚间过党组织生活。

1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审阅《大葆台汉墓发掘简报》。下午参加小组学习。后来偕徐苹芳同志去友谊医院探望翁独健同志的病，前列腺有癌症嫌疑，故采用切除阴囊办法，手术后恢复得很好。

1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校改学部《未定稿》上纪念周总理一文。10时赴演乐胡同工人俱乐部观内部电影《反击》，乃“四人帮”所指使拍摄的黑电影，《人民日报》上已批判过。黄盛璋同志来谈关于《金文合集》编纂事。返家已1时许。素琴儿一家由内蒙来京过春节。下午总支开会，谈运动下一步布置，及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劳动。

1月30日 星期日

审阅《考古》今年1期的校样。为论文集《考古学与科技史》作校改工作。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为了桂琼英同志的病，隔天去通县一趟，身神交瘁，劝慰之。

1月31日 星期一

继续校改《考古学与科技史》的稿子。

## 2月

2月1日 星期二

今天整天参加所中学习小组。昨天经学部批准，可以揭批本单位的执行“四人帮”路线者。

2月2日 星期三

上午继续整理《考古学与科技史》的稿子。下午总支开会。晚间偕钢，正二外孙赴大华影院观电影《天山上的红花》。

2月3日 星期四

今天继续校改论文集。楷儿一家三口今天抵京，火车晚点4小时，琴儿一家去接他们。

2月4日 星期五

上午偕建正外孙赴第五工人俱乐部观电影《小兵张嘎》。下午总支召集各田野队队长开会，谈今年工作及预算。

2月5日 星期六

上午校对钢、正二外孙为我誊抄的《考古学和科技史》中一篇。下午山东大学李兆年、蔡凤书二同志来，我与牛兆勋、乌恩及高广仁等同志与他们谈话。

2月6日 星期日

上午访王天木同志。午后，吴震同志来谈，他最近将返新疆过春节。瞿同祖同志来，并送来他所译的《艾登回忆录》三册。

2月7日 星期一

上午总支开会，传达星期六学部开会情况，及布置春节前所中运动。下午赴八宝山参加宋守礼同志的追悼会。

2月8日 星期二

今天参加山坡小组学习，批判“四人帮”，并讨论所中福利金分配问题。下午新疆博物馆李征同志来，问及吐鲁番十六国时期文书。杨宝成同志由安阳返京，谈在安阳与杨锡璋同志整理钢厂小墓报告事。徐苹芳同志来谈《居延汉简》出版事。

2月9日 星期三

整理论文集。

2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全所党员大会，向刘亚克同志提意见。下午去探视王忠同志的病，已不能说话。晚间至胡厚宣处，询问桂琼英同志的病况，据云已报病危。又至王则诚处小坐。

2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续开全体党员大会，继续向刘亚克同志提意见。下午北大张芝联同志来，谈及美国考古学会秘书长Whitehead [怀特黑德] 来信邀请赴美事。审阅《胶县三里河发掘简报》（大汶口，龙山）。

2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全体党员大会，继续向刘亚克同志提意见。下午全所大会，传达中共中央第5号文件（关于政治谣言），及宣传提纲。晚间，听王世民同志说，胡厚宣同志的爱人桂琼英同志已于昨晚以癌病去世，偕王去胡处慰问，杨向奎同志亦在座。

2月13日 星期日

晚间至沈有鼎同志处，送去《二十八宿起源》的抽印本，并略谈一会儿。

2月14日 星期一

全所打扫卫生，为了过好春节。结束后，开总支会议，由刘随盛同志传达公安部门的指示。下午赴通县参加历史所桂琼英同志的遗体告别会。夜间建中外孙来京过春节。

2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山坡小组学习，由马得志同志传达上星期四至星期六的扩大党员大会的情况，然后各同志发言揭批。下午继续，我中途因事出来，国家计量局宣传处汤冠英同志来联系关于古代度量衡史的会议，拟约请20来人，2月24日起开会。汤同志走后，我写了几封信（陈国强，王尧，叶焜，陈德煊）晚间检查论文集的图版及插图，仍有几幅未完成。

2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科学出版社王玉生同志来取去《考古学和科技史》论文集的稿子，以便审查出版。与故宫冯先铭同志联系，请他鉴定菲律宾寄来的外销华瓷77件，王世民同志一同招待。下午修改悼念周总理一文，已是二校。

2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总支开会。乌恩同志传达前天学部汇报会上刘仰峤同志的指示（关于运动及业务计划），然后牛兆勋同志谈春节后所中工作安排的设想。计量局汤冠英同志送来《中国度量衡图录文字说明》，下午校阅之，并将副本交与王世民同志。晚间除夕分岁，摆了两桌，除了我们全家外，又加上奇峰侄及一江侄孙女，秀君在厨房做菜。

2月18日 星期五

今天是阴历丁巳年元旦。上午赵铨、马得志同志来贺年，下午张广立同志来贺年，偕至王世民同志处。正昕侄偕小萍侄孙女来。王则诚、容肇祖同志来贺年。阅美国赫·沃克（H. Wack）的《战争风云》（The Winds & War）的中译本第一册。

2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王载紘、黄展岳、王世民、杨一之同志来贺年。今日孩子们都去暄儿家吃午饭，家中只剩我与秀君陪小阳孙。下午在家阅《战争风云》。晚间至胡厚宣、容肇祖、王则诚三同志处。

2月20日 星期日

今日午饭又是满满一桌，有素琴儿及建中三兄弟，楷儿夫妇及炎儿等，素娟侄女一家。晚间至杨一之同志家贺年，据云他所中同事徐懋庸

同志已于去年年底在南京去世，因为避震南下，今冬南方亦大寒，受凉转肺炎去世。徐在鲁迅逝世前，曾被鲁迅骂了一通，鲁迅追悼会上，徐送去一副挽联：“敌乎友乎，我应自省。知我罪我，公亦无言。”唐弢对之不满，说鲁迅已写了公开信指责其罪，挽联不应那样写。

2月21日 星期一

今天补放一天假。上午偕楷儿去地质所张文佑所长家，恰巧碰到地质总局地质力学所的负责人陈庆宣同志，张遂代为介绍。又至杨钟健同志处一坐。阅毕《战争风云》三卷共1-1260页。

2月22日 星期二

春节已过，今天上班。上午总支开会。下午将西文新书目翻阅一过，选出20多种书，让图书室去订购。晚间准备度量衡图录会议有关材料。

2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研究组开会，由安阳队及汉城队分别报告去年收获。下午赴学部，由王仲方同志传达2月14日铁路会议华主席指示及叶副主席讲话。与刘大年同志一起坐车返所。与苏秉琦同志、安志敏同志先后闲谈。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告以明天上午的桂琮英同志追悼会，因为度量衡图录会议，不能参加，致歉。

2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赴科学会堂，参加度量衡图录讨论会。上午开幕式，由计量局刘达局长讲话，然后由别的同志分别讲话，刘局长因有事先行退席，其余续谈，我主张先应有一个凡例。下午继续讨论，由计量局顾处长主持



会议。外地来的有上海杨宽、马承源，广州商承祚，北京的有二十余人，故宫唐兰、杨伯达、罗福颐、巫鸿，历博王振铎、史树青，北大俞伟超、朱德颐、裘锡圭，历史所张政烺、李学勤、马雍，地理所黄盛璋，考古所我和王世民，文物出版社阎清，计量局顾懋森、丘隆、丘光明、孟昭行、汤冠英等同志。

2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在所中参加汇报会，为山西队下川（张子明）及东下冯（徐殿魁）二处工作汇报，北大亦有十余人来听。下午返科学会堂，讨论尺度部分。晚宿科学会堂（一直至4日）。楷儿离京。

2月26日 星期六

今日继续讨论度量衡图录的尺度部分。晚间有电影晚会，为《广州杂技团访澳》及《南海长城》。

2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开始量器部分，先由孟同志介绍概况，然后逐件讨论。晚间至北京工业学院张国熊同志处。

2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集体至故宫及历史博物馆，参观及鉴定这两处收藏的古代度量衡器。中午我至所中，知道下午汇报会延期，我返家换衣，仍赴会堂。

## 3月

3月1日 星期二

上午继续讨论量器部分，10时起讨论权的部分。下午赴所，本想参加所中汇报，到所中才知改为全所大会。由乌恩同志传达中共中央77年6号文件（铁路会议），王仲殊同志传达今天上午学部吴黎平同志的讲话，关于展开业务工作的问题。听说昨天曾指定要我也参加，上午在会上还特别问起我来出席没有，想要我多抓考古所业务。散会后，我回科学会堂。晚间观电影《反击》及《三进山城》二片。

3月2日 星期三

继续讨论权的部分。晚间集体乘车至北太平庄总参防化部队礼堂，观电影《猛龙沙》，是62年拍摄的旧片，彩色都已变色了。

3月3日 星期四

整天讨论前言部分。晚间偕史树青同志去中央民族学院，在他家小坐，见到他的新夫人夏玫云女士，吃糖后，一起到程溯洛同志家小坐。

3月4日 星期五

上午总结，取座谈方式，大家谈了些意见，最后由刘达局长作总结发言。午后在唐兰同志房中闲谈，文物出版社胡绳武、金冲及、朱天三同志来谈一会，他们即去大佛寺。我们又等候了一小时余，乘车返城。我与王世民同志返所，适徐苹芳同志向牛兆勋同志汇报地震资料文献汇刊的付印问题。返家与建正外孙赴反帝路观电影《新儿女英雄传》。

3月5日 星期六

上午杨宽、马承源及商承祚同志来，坐谈一会，由王世民同志领他们去参观安阳小屯M5的标本。总支开会，谈工作总结及明年计划。河北省罗平同志携来标本（罗马金币及金戒指），交照相室代为照相。下午补阅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及《参考消息》。至朝内大楼访夏承焘先生，最近由长沙返京。

3月6日 星期日

上午王世民同志来谈所中资料图书工作。下午王湜华同志来谈。阅 *Treasure of Turkoman* [《土库曼的珍宝》]（1976年美国展览说明书）。晚间素琴儿一家返呼。

3月7日 星期一

上午全所大会，由乌恩同志总结去年工作，并略谈今年工作计划，以便分组讨论。牛兆勋同志接着谈去年工作中所遇到的阻碍及所取得的成绩。《人民中国》编辑部郭伯南同志来谈，关于《人民中国》今夏增添“历史和考古”一栏，及编稿计划。下午赴军事博物馆参观反走私斗争展览，分三部分：（1）反政治破坏；（2）反经济走私；（3）反思想腐蚀。其第二部分有“珍贵文物严禁出口”一栏，第一案便是“温平走私国画案”。赴所，与牛兆勋同志谈所务。

3月8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第三组学习，讨论昨天全所大会上提出的今年计划。下午写了6封信，都是复春节前亲友的来信。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慰问之。

3月9日 星期三

上午安志敏同志来谈下周《中国陶瓷史》全国编写工作会议的筹备

情况。下午总支开会，商谈今年计划“定人”的问题。晚间何方同志和唐晓峰同志来谈内蒙考古工作情况。

3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山坡第三组学习。下午修改《考古》2期上《考古学和科技史》的校样。

3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将校样退还给《考古》编辑室。与山西队谈东下冯工作问题。又参加小分队谈修改《中国考古讲话》。下午参加编辑小组会，谈《考古》第4期拟目及第2期社论性一文。晚间阅《考古讲话》的稿子。

3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为国内发现波斯式凹雕宝石查书，未得结果。下午参加学部召开的各所总支书记及委员会议，由宋一平、吴黎平二同志作报告，关于学部批“四人帮”运动，最后由王仲方同志布置下星期学习《材料之二》及《毛选》第5卷。晚间至谢辰生同志处，祝贺其新婚之喜。

3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至张伯璠先生处访问。下午至夏承焘先生处及王天木同志处。返家史树青夫妇来访、晚间戈宝权夫妇来。

3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总支开会，传达前天学部开会情况。下午准备明天报告，又所中集体到第五俱乐部看电影《金光大道》中集。

3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收到发下的《关于“四人帮”材料之二》。下午赴香山饭店参加“中国陶器发展史”编写工作会议的开幕，据云共有来自全国18个省市50多单位的代表65人。2时半开会，来宾有轻工业部贺局长、文物局陈滋德处长、故宫吴仲超院长等。由硅酸盐学会盛厚兴同志主持，丁原局长讲话，再由陈滋德处长与我先后讲话，即告结束。代表们分组安排。后来与南京宋伯胤、浙江朱伯谦、新疆李遇春等同志闲谈，并参观新疆伊犁阿里马遗址出土元代瓷器（有均窑、枢府窑、龙泉窑、磁州窑及青花高足杯等）。硅酸盐学会仍由程朱海、刘炳孝、李秀兰等同志作具体工作。北大宿白、北京市文物组赵光林，我所安志敏、郑乃武、李德金三同志参加。我与徐苹芳同志返城，顺道至故宫宿舍访唐兰先生、谈国内古文字学界情况。

3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召集“三十年考古收获”的编写小组开会，由牛兆勋同志主持，准备于4月中提出编写提纲初稿。下午在家照料小阳孙，昨晚他发烧38.1℃。

3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在图书室翻阅新到西文书刊，知M. Wheeler [惠勒] 及E. Bäuml [鲍姆加特] 二位已于去年及前年逝世，享年都80多岁。这是我在英国时所结识的欧洲考古学界及埃及考古学界的老前辈，1973年访英时曾经再次会晤，也知道后会无期，但看见了他们的噩耗，未免仍有伤悼之感。审阅《考古》稿子（关于安阳人骨）。傍晚过党组织生活。晚间阅读《毛选》第5卷样本。

3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石兴邦同志来谈。下午开全所大会，声讨“四人帮”，乌恩同志主持，有四人发言。北京市文物组来谈大葆台汉墓的报告编写事（主要是墓中“便房”问题）。高天麟同志由洛阳返京，与牛兆勋、乌恩、王仲殊和我谈洛阳队工作情况，拟在商丘组织一分队发掘黑孤堆等。晚间继续阅读《毛选》第5卷样本。

3月19日 星期六

下午越南考古代表团阮维占、范明~~纘~~二同志，由外事处张国维同志及我所卢兆荫同志陪同来我所访问，由我接见，王仲殊、刘一曼、李文杰同志作陪，参观我所标本室及实验室后，谈至5时余始去。晚间刘仰峤同志在前门北京烤鸭店设宴招待，越南驻华使馆一秘高明德同志应邀前来作陪。

3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安志敏同志来谈《中国陶瓷史》会议情况。下午王则诚同志来谈。阅毕《毛选》第5卷样本（1-500页），这是第一次，今后还要学习。

3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总支开会，传达前天学部会议上吴亮平、宋一平二同志的讲话，然后谈所中学习布置。阅M. Loewe [鲁唯一] 在*China Quarterly* No. 65 (March 1976) [《中国季刊》65期(1976年3月)] 发表的*Archaeology in the New China* [《新中国的考古学》] (pp. 1-14)。

3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历史研究》编辑部严四光同志来谈，关于叙利亚的Ebla [埃

卜拉] 遗址发掘简报事。下午至院图书馆翻阅新到西文期刊。审阅孟凡人同志的关于夏文化一文。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

3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在石兴邦同志处参观下川发掘所得的石器，遇及山西文管会王建同志。下午阅安志敏同志的《海拉尔石器》一稿。

3月24日 星期四

下午观电影《欢欣的十月》，及解放军文工队的歌舞、音乐及相声。傍晚过党组织生活，谈学习《关于“四人帮”材料之二》的心得。晚间至刘亚克同志处，通知明天开会事，这两天北京以寒流过境降温，他的病又发作了。

3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8时半赴学部，由林修德同志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传达了一整天。

3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分组讨论昨天的报告，历史、考古二所合为一组，刘仰峤同志亦参加我们的组。下午大会由王仲方同志传达中央工作会议中的苏振华（上海）、秦基伟（保定）、段君毅（铁道）等的发言。

3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上街购物，顺便至所中取报纸及信。下午阅读昨天所发的文件（华主席讲话，叶帅的两次讲话，李先念同志的讲话）并作摘记。

3月28日 星期一

今天继续在学部开小组会讨论。同时由林修德同志传达到19级党员干部。

3月29日 星期二

今天返所学习。下午偕牛兆勋同志赴北海天王殿北京文物组仓库，参观元大都出土瓷器。我所徐苹芳、关甲堃二同志亦在。返所参加学习。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

3月30日 星期三

今天分组讨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今天传达到全体党员。

3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仍分组讨论。下午于豪亮同志来谈，新由成都返京，谈及冯汉骥同志身后事及徐中舒同志近况。文物局金枫同志来，为明天《人民画报》为郭老照相要几件铜器作陪衬也。4时开总支会，牛兆勋同志传达学部布置，明天将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传达到全体群众。



## 4月

4月1日 星期五

上午至北京市文管处访沈阳博物馆郭文宣同志，未遇，将他留下的专写用纸及笔墨退还给他，留一便条。下午审阅《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录》的文字说明。阅Semienov, *Primitive Technology* [谢苗诺夫：《原始工艺》]。

4月2日 星期六

今天整天学习。上午常书鸿、李承仙夫妇来所，谈甘肃情况，一起去康乐餐馆用餐。晚间继续阅读谢苗诺夫《原始工艺》。

4月3日 星期日

上午素琴儿的同学陈秀琴偕同徐赤文先生的孙女徐婉雅来访，暄儿全家亦来共进午餐。

4月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我所与近代史所等全体同志听公安部门传达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下午在家阅《原始工艺学》。

4月5日 星期二

今天整天参加所中学习。

4月6日 星期三

上午阅毕谢苗诺夫《原始工艺学》（pp. 1-206）。下午赴公安部礼堂，观内部电影《走访地下城》，附带放映《瑞典的地下民防工作》、《唐山地震后地下民防检查情况》。

4月7日 星期四

上午将《原始工艺学》的札记作完。唐云明同志来谈关于河北保定地区最近考古发现情况，杨泓向之组稿。参加小组学习，下午自学。晚间过党组织生活。

4月8日 星期五

阅李惠林《东南亚栽培植物之起源》（1-29页），作札记。上午北大侯仁之同志来谈元大都发掘事。中华书局谢方同志来谈整理《大唐西域记》事。下午为《中国建设》审校译稿。

4月9日 星期六

《考古》2期的《考古学和科技史》三校出来，亲自校改一过。下班时顺便访夏癯禅先生。

4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宁嘉风同志来，清华同学，在英时亦一起，已二十余年未晤面，几不相识，他携带朱庆永同志的介绍信，并云朱近患病，几成半瘫。阅瞿同祖译《艾登回忆录》。

4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将安志敏同志的《细石器》一文交还给他，并讨论修改意见。

下午赴学部听传达叶帅在军委会议上的讲话。至机要室看《内部参考》。接到通知及《毛选》第5卷一册，16日在学部开座谈会。

4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总支开会，传达昨天上午学部各所书记会上传达的宣传口耿飏同志的讲话。下午写信给天津地毯厂附还《中国地毯史稿》。

4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集体看电影《智取华山》。散场后，至故宫访吴仲超院长，将宁嘉风同志托介绍事与他谈。下午审阅《人骨鉴定与考古》一文，还给潘其风、韩康信二同志，并谈人骨组工作，他二人即赴新疆。晚间石兴邦同志来谈。

4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偕牛兆勋同志赴北京展览馆，参观“工业学大庆展览”。归途探视朱庆永同志病。下午开会讨论“三十年考古”提纲。杨钟健同志来参观安阳出土物，由安志敏同志接待。审阅王世民同志所草拟的《金文合集编辑计划》及《考古书刊论文索引》，写了几点修改意见，晚间交还给他。

4月15日 星期五

今日《毛选》第5卷出版，街上闹锣鼓声，到处是大字标语，要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上午学部开动员会，下午在所中又开动员会，分发预订的《毛选》第5卷。审阅邵望平同志所写《调查云南少数民族的天文历法》。

4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赴学部参加学习《毛选》第5卷的座谈会，林修德同志主持，发言者有刘大年、冯至、戈宝权、唐弢等同志。下午阅《毛选》5卷，准备发言提纲。

4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审阅拟购西文新书单子。阅*Current Anthropology* [《当代人类学》]校样关于华南新石器一文，原是寄来征求我的Comment [评论]。

4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赴学部继续开座谈会，我作了发言。下午赴所，自然科学史所华觉明同志来谈关于殷代铜器铸造问题。

4月19日 星期二

今天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建筑工地的劳动，7时半入场至下午2时才出来。至所稍坐，阅《参考资料》，已数天未看。

4月20日 星期三

接圆明园管理处通知，明天参加座谈。

4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偕杨鸿勋同志至圆明园遗址管理处，参加座谈会。介绍情况后出发，由101中学（即从前升平署遗址）经九孔桥（遗址），至“九洲清

晏”，有“三一八”烈士纪念碑（当时北京市长何其巩撰书碑文），北面的后湖已改为水田及种藕，前湖仍有水养鱼；经“长春仙馆”、“坦坦廖廖”（皆为废址），至吉花春馆，假山石颇多，遗址上有民房，至其西的“万方安和”，原在湖中建筑，现湖改为稻田，卍字形废址隐约可辨。东北行，经“武林春色”、“柳浪闻莺”，皆无当年景色，桃柳无存，新植白杨。“武林春色”的峡中假山石尚有山洞。至海源阁尚有巨石数块，其一刻有乾隆时彭元瑞等题字。至舍卫城，现改为打靶场，北墙加高，上加粉墙以防流弹。往福海北岸，最近几年改为水田。经安润园、“三潭印月”，尚有圆磨状的扁石数扇，水面改为农田，石块移至田畔，经涌金桥（遗址）之北至“方壶胜境”，尚有石刻堆及夯土台基。由此而东即入长春园北部的西洋楼，先至“方外观”，其前有一小亭遗址，现正清理。其西为“谐奇趣”，其东为“海晏堂”及“远瀛观”，皆有西洋式雕刻，尤其是东部的二建筑，保存更多，恍如进入西洋希腊罗马故址。近日来游者，大概以此处为最多。稍休息，乘车出园，往正觉寺，入内参观，现有机修造厂设其中，新建房屋不少。返101中学，午餐后稍憩，开座谈会，发言者有历史博物馆曾奇（画家）、文物局杜仙洲、北大侯仁之等，我也发了言，5时许始散。

4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总支几位同志商谈调整预算。下午阅N. Wales [ 威尔士 ] ( Snow [ 斯诺 ] 的第一位夫人 ) 的 *Red Dust : Autobiographies of Chinese Communists* [ 《红尘——中国共产党员的自传》 ] ，有吴亮平同志传略。

4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展览馆听周培源同志的报告，关于科技战线的路线斗争问题，揭批“四人帮”干扰科技工作的罪行。下午为“三十年考古”写作组审阅序论提纲及原始社会篇提纲。赴东四工人俱乐部看电影，朝鲜片《农民英雄》上、下集。

4月24日 星期日

今天阅*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Vol. I* [《辩证的人类学》第1卷] (1975-1976年) 中有关考古的文章。下午送衣服去洗, 顺便至瞿同祖同志处小坐。

4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赴学部参加十三级以上党员会, 由刘仰峤同志报告全国工人学大庆会议的第一阶段的经过情况。下午赴所, 与任式楠同志商谈“三十年考古”提纲事。

4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赴和平里第五工人俱乐部, 参加学部揭批“四人帮”大会, 有5人发言。下午所中传达北京市委关于五一节注意事项及爱国卫生工作。阅《辩证的人类学》第1卷第3-4期文章。

4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至隆福医院治气管炎。下午阅*Anthropology Vol. 30, No.2* [《人类学》30卷2期]。

4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赴学部, 参加各所总支及十三级以上党员会, 由林修德同志代表领导小组做报告“坚决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夺取学部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彻底胜利”。下午分组讨论, 共分11个组, 考古所与历史研究编辑部在一起, 大家对于这个报告还是拥护的, 领导这次决心大, 旗帜鲜明。

4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大会发言，共有七个人发言。下午继续分小组发言。

4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学部大会发言，颇活跃。下午赴所与王仲殊、任式楠二同志商谈“三十年考古”提纲问题，拟打印出来，征求意见。出来后，因为本月的限额生肉还没有买齐，至东四副食品店排队，排了4小时才买到。

## 5月

5月1日 星期日

今天五一节，上午携晴孙女赴中山公园游园。下午阅瞿同祖译的《艾登回忆录》。暄儿一家三口及一江侄孙女，今晚观烟火，即宿自家。

5月2日 星期一

上午往访刘启益同志，谈《金文合集》事。晚间王世民同志来，今晨刚由安阳，洛阳，三门峡出差返京，调来发掘品以供“考古发掘展览”之用。

5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部，参加各所总支及十三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乃继续五一节以前所开的会继续对学部领导小组的报告草稿提意见。学部外事处通知，今日下午菲律宾外宾要求会面晤谈，即去年10月来华访问的考古代表团团长索科洛·帕特尔诺，这次随她的爱人工业部长来华访问，乘机要找前次遇到的学部几位谈谈，但宋守礼已死，周翻译又以后天出国不能参加，只剩我一人。

5月4日 星期三

今天都在学部参加学习班，大会发言者十余人。晚间参加菲律宾工业部长帕特尔诺夫妇的答谢宴会，有外贸部李强部长、刘希文副部长、王耀庭主任，奚必胜局长，学部有刘仰峤副主任和我，还有菲使馆临时代办巴托洛米和夫人，以及其他使馆人员，席设丰泽园，共三桌。



5月5日 星期四

今天仍参加学部的学习班，大会发言，下午我请假一小时，应比利时史前学家Camille Donnay的要求，晤面会谈，主要是要求交换刊物。晚间至沈有鼎同志处闲谈。

5月6日 星期五

学部的会延长两天。上午大会，又开学部党员大会，林修德同志作动员报告。下午回所参加所中全体党员的会，讨论林修德同志的报告。

5月7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分两个支部讨论。下午赴学部参加大会，有近代史所、民族所、学部政工组等同志发言，最后由林修德同志作总结，暂行休会。宣布学部成立运动办公室，由宋一平同志兼主任，王平凡、王慎之二同志为副主任，以加强领导。

5月8日 星期日

审阅李家治《关于我国上古的釉瓷或原始瓷器》一文。下午石兴邦同志来谈。

5月9日 星期一

上午赴公安部礼堂听林修德同志的揭批“四人帮”动员大会，并规定今后一段时间学部各所<sup>(1)</sup>半天搞运动。下午参加所中学习。

5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赴学部听林修德同志关于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华主席及叶副主席的重要讲话。下午所中总支开会，讨论运动小组的人选，及关于发掘队的运动安排。

5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院部向群众传达昨天上午的报告。下午参加所中学习。

5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总支开会，决定下午开全所大会，先由牛兆勋同志作动员报告，二位副书记作检查，对于帮派体系作了些交代。晚7点20分有地震，闻为唐山余震，震中强度约6.6。

5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阅*Proceedings of the Twelfth Nobel Symposium* [《第12届诺贝尔专题讨论会通报》]（1972）的Damon [达曼]等关于“年轮校正法”一文。下午开全体大会。

5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编辑小组开会，讨论《考古》第3期宣传《毛选》第5卷的文章，并谈今后组稿计划。下午阅Olsson, *Radiocarbon Variations and Absolute Chronology* [奥尔森：《放射性衰变与绝对年表》]。

5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李虎侯同志来谈调所工作事，所中热发光仪器已到，所以要进行。

5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至院图书馆查书。出国文展康昭同志来为法文翻译事，将前天于坚托校改的出口文展说明交她带去。下午全所大会继续揭批。

5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阅*Connoisseur* [《鉴赏家》] 1975。下午全所大会继续揭批。

5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辽宁同志来，携来科尔沁旗泉水沟出土的唐代银器（金）6件，其一刻有刘赞进奉的刻铭（两《唐书》有传）。下午全所大会继续揭批。晚间瞿同祖同志来谈要进近代史所事。

5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到故宫参观水文考古展览（在乾清宫西廊），上海黄宣佩同志陪我参观，主要展品是长江上游关于枯水、洪水的石刻，及中下游的遗址、墓葬，可证当时河岸及海岸的变动界线。下午开全所大会继续揭批。晚间过党组织生活。

5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审阅“考古发掘展览”说明书。下午参加小组讨论，仍是揭批。晚间瞿同祖同志来，继续谈前晚商量的事。沈有鼎同志来谈黄道十二宫问题。

5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审阅“考古发掘展览”说明书，修改后交给殷玮璋同志。下午所中集体看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地点在外交部机关俱乐部（即北洋时代的“六国饭店”，1954年增筑南边楼房）晚间至杨一之同志处，并送去《考古学报》。

5月22日 星期日

今天在家开始整理C<sup>14</sup>数据，增入年轮校正。晚间杨一之同志来谈。

5月23日 星期一

继续整理C<sup>14</sup>数据，阅Renfrew, *Before Civilization* [ 伦福儒：《文明以前》 ] 前六章（pp. 1-119）。

5月24日 星期二

开始写作《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傍晚殷玮璋同志送来“考古发掘展览”说明书（初稿），准备打印。

5月25日 星期三

阅张光直在《考古人类学刊》37/38期（1975年）及田河祯昭在《史学研究》133号（1976年）发表的关于中国C<sup>14</sup>断代的文章。

5月26日 星期四

楷儿同事晨间6时许来，刚下火车，送来托带鸡蛋，留之早点。

5月27日 星期五

今天将C<sup>14</sup>年代分布图绘出。

5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将C<sup>14</sup>年代分布图交给绘图组重绘上墨。总支开会商谈运动，有运动小组成员参加。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

5月29日 星期日

在家作C<sup>14</sup>年代134个数据的登记表。

5月30日 星期一

山西王建、王向前二同志来谈，并交来《下川调查发掘报告》。炎儿12日去黄山开会，今日返家。

5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观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借来的纪录片《西藏古格王国遗迹》。与曹国鉴同志谈绘制C<sup>14</sup>年代分布图。下午继续编制C<sup>14</sup>年代一览表。

## 6月

6月1日 星期三

上午，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的许顺生、郑文升等8人来所找我，座谈关于他们编写《冶金史话》的一些问题，谈至11时始去。下午将C<sup>14</sup>年代一览表编制完毕，并作校对。

6月2日 星期四

上午赴第五工人俱乐部，参加全学部大会。由林修德同志主持，有历史所、经济所、哲学所、语言所作揭批“四人帮”插手学部的罪行的发言最后由林修德同志作总结。下午所中放映日本科技片《绳文时代》。晚间过党组织生活，讨论上午林修德同志的总结。

6月3、4日 星期五、六

继续写作《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

6月5日 星期日

上午北大邹衡来谈，至11时始去。

6月6日 星期一

上午开全所大会，王仲殊同志传达学部布置。下午开全所揭批大会。

6月7日 星期二

上午继续写作。下午参加全所揭批大会。晚间参加欢迎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里亚及夫人访华的宴会，在人大大会堂北京厅，由陈永贵副总理主持，有黄华外长，王海容副外长，教育部李琦等人作陪。我在第2桌，外宾有古铁雷斯等三人，我方有文化部石敬野，科学院刘华清、郝汀，北大周培源，外交部林平等。

6月9日 星期四<sup>(2)</sup>

上午9时，开全所党员大会，由牛兆勋同志主持，关于选举十一大代表及本月揭批“四人帮”运动计划。下午在历史博物馆礼堂，开全院党员大会，由林修德同志作动员报告，再由哲学所及历史所同志发言，揭批“四人帮”在所中安插的帮派体系。

6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河南博物馆裴明相同志来谈，他正在撰写二里冈冶铜遗址的报告。党员开会谈昨天动员会后的感想。下午群众分组谈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晚间继续写作《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

6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继续写作。下午参加小组讨论，揭批“四人帮”插手学部及我所的罪行。

6月12日 星期日

今天继续写作，总算将全篇赶完。晚间杨泓同志、胡厚宣同志来谈。

6月13日 星期一

今天起赴东交民巷拆迁院部宿舍旧房，除老病者外，劳动三天，我算在老病之列，在家看守。今天赶誊抄昨天写好的论文，仍未完毕，托蔡莲珍校对算出的C<sup>14</sup>年年轮校正数字。

6月14日 星期二

今天将论文誊清完毕。上午巩县文物保管所傅永魁同志来，据云准备发掘宋陵中宋仁宗的陵。晚间王世民同志来谈，据云布置“考古发掘展览”，已经就绪。

6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校对已抄毕的论文，即交编辑室。下午阅伦福儒《文明以前》。

6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与安志敏、黄展岳同志谈所事。安志敏同志去沈阳探视刚返，略谈辽宁考古工作情况。下午偕牛兆勋、乌恩、王仲殊等同志赴历史博物馆，与杨振亚、陈乔馆长参观刚摆好的“考古发掘展览”，商谈有关展览开放后的具体问题。少顷文物局陈滋德、谢辰生、罗哲文三同志来，又等候王冶秋局长来，一起参观一周。

6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传达中联部耿飚同志四月下旬所作的关于形势报告。下午传达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中国科学院方毅同志的讲话，接着各组学习，联系“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破坏科研工作的罪行。



6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原是今天学部召开揭批四人帮的大会，延期到下星期了。下午全所参观“考古发掘展览”，我因为已去过，故没有去，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审阅石兴邦同志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稿子。

6月19日 星期日

阅《古物学》1959年中一些文章。闻吴世昌已由郑州返京，去访未遇。至胡厚宣同志处闲谈。晚间吴世昌同志来谈。

6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为出国文展审阅说明文字。

6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中国建设社赵珍珠同志来约稿，并谈外文局情况。同乡林树中同志由南京来，谈丹徒南朝墓模印画砖墓的情况。下午学习小组为自学。到院图书馆阅书，翻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所学报》各期。

6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总支开会。下午学部召开各所总支委员及支部书记会议，传达昨天酝酿十一大代表情况。晚间参加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里亚特使在墨西哥大使馆举行的宴会。我方有陈永贵副总理等。陈副总理提前退席，因为今晚人大会堂中央领导人接见《毛选》5卷翻译出版人员、少数民族学员等8000余人。

6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全所大会，传达关于十一大代表中央机关人选事。下午全所大会，专题揭批“四人帮”。晚间党员大会。

6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编辑小组开会，商谈《考古》第5期稿子，及出版专刊计划。下午全所大会，专题揭批“四人帮”在所中的代表人物的帮派体系的罪行。

6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为出国文展审阅今冬赴日展出的文字说明稿。下午偕牛兆勋、石兴邦二同志赴历史博物馆，我所“考古发掘展览”今天预展，刘导生同志及有些所的领导人来参观。

6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马得志同志偕西安市文管会范绍武、傅嘉仪来，谈关于西安汉城及沣西保护事。傍晚到民族文化宫观内部电影：苏联故事片《红玫瑰》、意大利故事片《警察局长的自白书》。

6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出国文展小卢同志取去赴日文物展览说明文字校改稿。下午赴公安礼堂参加院部揭批“四人帮”罪行大会。

6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北京钢院柯俊同志来谈，关于他们冶金史写作小组最近江南旅行的收获，及最近工作情况。下午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耶鲁大学

前人类学系主任)来所访问并座谈。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

6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阅毕伦福儒《文明以前》(pp. 1-286)。至王若愚同志处稍谈。11时半的火车向邯郸出发。这是河北省文化局来函约请苏秉琦、安志敏和我三人前往考察新发掘的武安磁山遗址及出土物。5时一刻抵邯郸,有当地文化局等负责同志来接。省文化局也派董增凯处长偕同朱希元、唐云明二同志来此作陪招待。我们住在第一招待所,为1958年所建,面临中华大街,对面为展览馆,所北为丛台公园。我们登丛台,有郭沫若院长题字(刻碑,为1961年秋游此所作)。晚间有电影故事片《红孩子》及豫剧《花木兰》,散场时已11时半。

6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8时出发,有四辆吉普车赴武安磁山工地参观。经旧城西门,出西部,经北李庄,看到翻车,幸未伤人。经武安县城,凡行90华里,抵磁山。在村中参观磁山遗址出土遗物陈列室,并作笔记。遗址离这里尚有二里余,在高台上,南临南洛河,高出水面十余米。出土物不少,陶器以褐陶及红陶为主,器形以孟、鼎罐(深腹)为主,仅出一片红彩红陶片;石器有斧、锛、铲等,骨器有镞、筭、鱼镖等,但无石镰或石刀;出有小米、核桃等,及牛、羊、猪、犬等动物骨骼。参观后至矿务局食堂用膳,设宴招待我们,一共三桌。至4时再赴工作站看出土标本,然后赴工地。分南区(第一发掘地)及西区(第二发掘地),前处正在工作中。二区皆有灰坑(多作长方形,有深达5米者)及居住宅(浅围坑,有红烧土)。照相后即动身返城。工地由北大毕业生马同志及佟同志(佟柱臣同志的女儿)负责。归途经北李庄时,上午翻车正用吊车起吊,绕道而行。返城已8时许。写了一封家信。

## 7月

7月1日 星期五

上午8时出发，赴北响堂山参观石窟寺。这里属北义井公社，离邯郸市90华里，距磁山镇10余华里，南距南响堂山约30华里。吉普车可开至山脚，在金代长乐寺砖塔侧下车。步行上山，石窟寺在山腰，约数百步，有一稍平处，立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碑记。上行，经一排9窟，皆已成空洞。再上行，由一山门进去，拾级而登，山门两侧有围墙，山门门扇仍存，可以加锁。由左侧开始参观，第一洞有道光年间题额“随佛龙”，当为隋代佛龕，佛像已毁，仅存身躯。出来后，磨崖有“万历四十二年”及“万历乙卯”碑记；又有二碑，将此与2-4一组隔开，碑文为“万历十五年张应登撰书”的《水鼓山记》，及“嘉庆壬戌”的《鼓山灵境》碑记。正洞即（3）洞系北齐刻，为中心柱式佛龕。左侧即（2）洞，为明代“弘治十七年”创建，北室有记。这里原有北齐磨崖碑，被毁凿洞，洞外改凿明代碑文。右侧即（4）洞，门额上有“弘治年间重修募石门记”。下来后，山门对过的第（5）洞，为嘉靖年间的道教雕刻一尊。再前行为第（6）洞，50年曾于洞前筑有木构建筑，上有琉璃瓦，其正洞与第（3）洞相类似。左侧为一宋洞，有佛教及道教石像，右侧洞为唐显庆年间所凿。这窟前有木制说明牌。第（6）洞与第（7）洞之间山壁一片，没有洞子。第（7）洞规模亦大，额上刻有“弥勒佛，狮子佛，明炎佛”三行大字，洞前修过，拾级上登，洞中三面佛像，其旁有小屋，近代修，仅余四壁，其前有一平台，似亦为一寺庙遗迹。去看砖塔，凡九层，闻为北宋物。其旁有四石柱，中一立佛。其后则为常乐寺遗址，有三世佛石像，又有文殊、普贤及所乘的狮、象，亦为石制，现皆露天立于遗址上，有的已倾倒。前有一石墙，后有二经幢及二石碑，乃乾隆重修三世佛殿碑文，及嘉庆元年重修天王殿碑文，又有金代正隆四年《鼓山常乐寺重修三世佛殿碑》为胡勗撰书。返至果园队部，食李及林禽。这里碑记所述，石窟乃天统四年至武平三年间所开凿。返至烽烽矿区已1时余，他们设宴招待我们，共3桌。饭后休息，午睡。

4时许继续活动，先赴南响堂，不到1里，但须绕道而行，车子直抵山门，闻现为开放单位，房子正在修理中。现开放7洞，皆在洞内装电

灯，并各有说明牌。第1层有2洞：第1洞为华严洞，有七尊佛；第2洞为般若洞，刻有般若经文。拾级至第2层有5洞：第3洞为空洞，佛像毁光，结构为前后二室；第4-6洞成一组，即阿弥洞、释迦洞及力士洞；第7洞保存最佳，为千佛洞，其旁尚有一小洞。由第3洞可拾级上登靠山阁即第3层，正在修理中，我们没有上去。有石刻陈列室。主要为常乐寺附近发现的大批红砂岩所刻佛像，似为唐时物。寺前不远亦有一宋代砖塔。观市陶瓷公司研究所的陈列室，主要为仿宋及花釉二部分。又至7洞小坐，已近下班，只买了几件花釉瓷器即返邯郸。晚观电影《林冲夜奔》，为1959年旧片。

7月2日 星期六

上午参观赵王城。分乘4辆吉普车，由孙德海引导，先至赵王城东城北墙，城垣缺口处有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城墙残余一段，高约米余，现为大队果园，栽有桃树及苹果等。至西城，登龙台，有一标识铁牌，在台上可以看到其北尚有二较小的夯土台，南边的夯土台曾被日人发掘过。由龙台上可以看到四周西城的城墙及缺口，还可以看到东城中的南北二将台，但北将台已在果树绿荫中。东西二城之北尚有一城，乃新探出者。城墙多在地下，最近以挖防空地道，于4至8米深处发现城垣，还有战国至汉的陶片及瓦片，其上盖有一厚层淤土。我们从龙台下来，至西边的夯土建筑，立有一铁牌标记，但地面上无痕迹，仅有大量瓦片，包括板瓦及筒瓦，又有四角或五角陶水管残片，闻有素面半瓦当，在沟壁上可以看到夯土层。返城至丛台公园一游。又看到最近出土的《唐卢龙节度使楚国公庐江何弘敬墓志》，长宽各2米左右，志盖有四神及虎头，闻墓曾被盗掘过。墓志卢若撰文，吴藩书。何为唐文宗时节度使，卒年六十。这样大的墓志石，尚属第一次看到，可见中唐以后节度使的势力之大。返招待所，3时半开座谈会，一共20来人。由我和苏秉琦、安志敏、朱希元4人先谈，后由省里来的董增凯处长、市文办许主任及地区文化局刘硕伯副局长先后讲话，谈至7时始散。晚间有电影《祖国啊！母亲》。我没有去看，洗澡后即睡。

7月3日 星期日

上午参观市文物保管所，为我们由仓库中取出一些东西及照片。文物特别引起注意的为：（1）武安赵窑出土的仰韶时代石刻人首；（2）磁县下七垣的二里头类型陶器；（3）赵窑殷代墓群的铜戈等；（4）龟纽“关中侯印”金印；（5）70年及72年邯郸张家庄东汉初年墓中出土鎏金铜尊（“建武二十三年蜀郡工官制大爵铜樽”），带架熨斗（柄上有12寸刻度，10寸=20cm），刻花长颈壶。闻同出有银缕玉衣及鎏金银缕玉衣。又有帷帐铜构件、铜洗等。返招待所，地区文办周主任设宴为我们送行。我与安志敏同志先返，苏秉琦同志仍留几天。下午2点15分开行，车中无事，阅G. Clark, *World Prehistory* [ 克拉克：《世界史前史》 ]。晚9点12分抵京。

7月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下午校改《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

7月5日 星期二

上午开编辑小组会议，商量《考古》稿子。下午继续校改稿子，这是初校兼二校。石兴邦同志来谈，他明天将赴下川工作。

7月6日 星期三

上午刘仰峤同志来所，对于考古所工作及运动，有所指示。江西李科友同志等五人来谈。又圆明园赵光华同志来谈。下午根据安志敏、仇士华同志的意见，对《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又作修改。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

7月7日 星期四

上午庄敏同志偕文物出版社同志来谈出版专刊事。又校对C<sup>14</sup>年代一览表。下午党员大会。

7月8日 星期五

上午将C<sup>14</sup>年代一览表校对完毕。下午4时与吕叔湘同志去华侨大厦，访杨联陞教授。虽是初次见面，他颇健谈，一起晚餐后始告辞。晚间杨一之同志来谈。

7月9日 星期六

上午科学出版社王玉生同志来，谓《考古学和科技史》论文集稿子已整理就绪，拟于20日以前付排。将《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校样退还给编辑部。下午参加小组学习。5时赴建筑科学院礼堂，观电影《海鹰》。晚间王世民同志偕辽宁徐秉琨同志来谈。

7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到东风市场购物，并送洗衣服。上海师大教师黄炳麟、黄慧珍二同志来，携戴家祥同志介绍信，为编写教材及教学标本事也。下午为出国文展撰写《中国考古学的现状》。

7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辽宁徐秉琨同志来，携来〔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绿玻璃方碟一件，镶有银扣及银补丁，问及玻璃、绀丝、双陆等问题。下午将《中国考古学的现状》一文写毕，誊清一遍。

7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出国文展派人来取去《中国考古学的现状》稿子。杨鸿勋同志由汤阴及西安归来，谈视察建筑遗迹情况。下午召开全所党员及组长的会，布置星期六的全所大会。与杨泓同志将论文集的图版及插图定稿。

7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与徐殿魁同志谈东下冯遗址工作问题。开总支会，商谈今年下半年外事活动的安排，有瑞士Bandi [ 邦迪 ]，罗马尼亚代表团需要招待，又须派代表团赴罗及伊朗。下午偕徐秉琨同志赴文博所，观 [ 叶茂台 ] 辽墓出土的丝织物（缂丝及刺绣）。返所，与潘其风同志谈新疆测量人骨事，因为他与韩康信同志最近去新疆、甘肃一趟也。

7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将论文集集中第一篇《考古学与科技史》作校改。下午所中开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专题揭批“四人帮”在学术战线上的谬论。徐锡台同志由西安来，携来周原殿址出土的西周甲骨文。

7月1日 星期五

上午徐锡台同志介绍周原殿址及甲骨出土情况，并要求送给郭老一看。下午所中继续昨天的大会。我4时去华侨大厦访张光直教授一家，留我晚餐，饭后谈至8时余始与之告别。

7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彭金章同志来谈武大专业的情况。他走后，去参加党员和组长的会。下午洛阳文物队叶万松同志等二人来谈，关于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现。接着总支几个人商谈工作。商丘回来的胡谦盈同志谈孟庄工作情况，及出土的商代草鞋残片。



7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文物出版社俞筱尧同志来谈，留之午饭。志清媳母女来，午饭后便去体育馆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工程先进工作者的授奖典礼。我到东四电影院观电影《渔童》和《多瑙河之波》（罗马尼亚故事片）。接温州来信知同学叶子亮（焜）已于7月8日去世，少年旧友又少一人，殊可叹息。不久前还接到他的来信，说准备暑假退休，秋间来京一游，并希晤面话旧，不意竟成虚愿。去函吊唁。

7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曲阜师院杨年，天津地毯厂徐维，戴彤心，石兴邦）。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谢印心，王祥第，李锄非）。

7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河南安金槐同志等二人来，即住所内，在牛所长处谈河南考古工作及运动情况。午后，所中搞卫生运动。

7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总支开会，高天麟同志由成都返，汇报接收川大考古毕业生情况。下午校对《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的校样。

7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继续校样并修改。下午全所党员大会。归途遇雨。

7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与河南安金槐同志及山西队东下冯分队同志谈夏代文化探索问题。下午在历史博物馆开“考古发掘展览”座谈会，关于妇好墓的年代问题。由陈乔馆长主持，先由郑振香同志报告发掘经过，历史所甲骨组同志谈甲骨文中关于妇好的资料，然后展开讨论，邹衡、裘锡圭同志主张年代较晚，李学勤、胡厚宣同志主张武丁时代。6时散会。7时半出席朝鲜大使电影晚会，主要为科学院的同志，有刘华清、郝汀、刘仰桥等，10时始散。

7月23日 星期六

昨晚8时广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我们由朝鲜大使馆出来时，路上灯火齐明，庆祝游行的队伍已挤上街头，今天则更热闹。我所与院部的游行队伍，7时半分别由自己机关所在地出发至南河沿集合，经天安门前，至南长街口始毕，步行返家。下午在公安部礼堂召开全院庆祝大会，由刘仰桥同志致辞，黎澍同志等五人发言，接着通过致党中央及华主席的致敬信。最后放映电影《风雪大别山》。下午大雨，至晚间未停。

7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至王载紘同志家访小同同志，谈至11时半。下午去建外宿舍，徐旭生夫人由兰州返京，82岁高龄，身体尚健。赵芝荃同志已由河南返京，他自去冬搬来徐家，闲谈一会儿，我便告辞去访尹达同志，谈至傍晚始返家。

7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应旅游局之请去新侨饭店，访日本外宾伊藤清司。下午在历史博物馆开“考古发掘展览”第二次座谈会，谈夏文化之探索问题，我因为学部传达三中全会的文件，没有去。闻参加者颇多，由安金槐、徐殿魁、黄石林、赵芝荃各同志作报告，然后讨论，发言者有李锡经等同

志，时间不够，决定明天再开。我在院部听报告散会后，在机要室看文件。

7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全所大会传达三中全会文件，旋赴东四电影院观“三中全会纪录片”及故事片《枯木逢春》。下午参加历史博物馆的座谈会，讨论夏文化问题。发言者有佟柱臣、安金槐、史树青、王玉哲、李学勤等，最后我也发言。晚间席泽宗同志来谈，并送来文稿《科技史上的中外交流》。

7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全所党员开会，传达三中全会上华主席及叶、邓二副主席的讲话。下午分组讨论。

7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开编辑小组会，决定关于出版专刊问题。张政烺同志来商谈关于接待日中友协第五次访华代表团的史学座谈会事。故宫杨伯达同志来谈关于巩县发掘宋陵事。下午分组开会，继续昨天的讨论。

7月29日 星期五

晚间赴机场迎接日中友好国民协议会第五次访华团，由友协接待，有孙平化同志及社会科学院、北大代表来迎。访华团名单：团长蜡山道雄，秘书长菊地昌典，秘书山形欣孝，团员河部利夫、佐藤升（经济）、冈崎敬、山口光朔、山本满（国际关系）、森木达雄、小林多加士（现代中国）、直原弘道（文学）、久保田让（计测工学）。

7月30日 星期六

今天在北京饭店开座谈会，闻分国际政治、历史考古、文学、工学及经济学等组。历史考古组由我主持，日方出席者四人：河部利夫（东南亚史），冈崎敬（考古），山口光朔（日本近代史，思想史），森木达雄（印度思想史）。我方出席者有历史所张政烺、卢钟锋，考古所安志敏、王仲殊，近代史所余绳武、丁名楠，世界史所丘立本，哲学所方昌杰，宗教所黄心川、谢雨春，北大亚非研究所张光珮，对外友协韩炳培、张和平等。9时开始，由我致辞，然后互相介绍姓名，日方四位分别介绍本人及其专业，11时3刻结束。12时在北京饭店友谊厅设宴招待，由廖承志同志作主人，共三桌，作陪者有张香山、孙平化等同志。廖承志同志及蜡山团长分别致辞，2时余始散。午睡后审稿，席泽宗的《科技史上的中外交流》，游修龄的《河姆渡出土水稻》。

7月31日 星期日

下午赴院部与丁声树同志一起乘车至钓鱼台林修德同志处，一起赴大会堂参加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纪念会，由华主席主持，叶剑英副主席讲话，然后有工农兵代表发言。晚间席泽宗同志来，谓他明天将赴安徽黄山参加天文学的一个会议。

## 8月

8月1日 星期一

上午全所大会，由刘亚克同志作检查，然后大家批评。下午审阅上海马承源寄来的《新莽无射铜管残件》一文，写了几点意见。

8月2日 星期二

今天整天大雨。上午所中开学术座谈会，由南京博物院纪仲庆同志谈青莲岗文化问题，讲了两个多小时。然后有高广仁、严文明、苏秉琦、安志敏等同志发言。下午党支部开会，讨论新党章草案。

8月3日 星期三

上午总支开会。下午观内部电影：《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反攻》第3集。傍晚至王天木同志处，因为他要些有关周仁老先生的研究工作事实。

8月4日 星期四

上午偕牛兆勋同志赴八宝山，参加何其芳同志追悼会。下午厦门大学庄为玠教授及苏垂昌同志来谈。晚间炎儿离京出差鞍山。

8月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审查订购明年外文期刊。下午总支开会，讨论派遣出访伊朗及罗马尼亚人选，及写作小分队结束事。王天木同志来所索取关于周仁同志的生平资料，他正在写关于周仁对于科技的贡献。

8月6日 星期六

上午裴文中同志夫妇来所，由我与苏秉琦、安志敏二同志陪他参观旧石器标本，并闲谈。下午“考古讲话”写作组座谈如何结束工作。

8月7日 星期日

在家校勘论文集《考古学和科技史》。张楚琨同志在新侨饭店宴请庄为玘教授，邀我与虞愚同志作陪。

8月8日 星期一

上午在家继续校勘论文集。下午阅《西汉透光镜的研究》，作“补记。”

8月9日 星期二

上午洛阳队汇报工作情况，主要是商丘地区的调查与试掘，讨论今后计划。唐兰同志来访，最近他到陕西，河南转了一圈，参观周原工作，看到了西周甲骨及铜器，在洛阳看到了北窑的西周铜器及铸铜工场。下午在家继续校勘论文集。

8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召开“三十年考古”的编写小组会，汇报各组关于写作提纲的意见，决定三组各试写一节，“十一”前交卷，然后着手依提纲写作，明年底定稿。王若愚同志来谈罗纱组织起源问题，他以为半山文化中已有之。谭其骧同志来谈，新近由上海来京，为了杨图（历史地图）隋唐图幅北部边界的修改问题。山东文管会杨同志来，关于代作C<sup>14</sup>测定及人骨测定。下午在家继续修改论文集。

8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修改论文集稿子。下午所中接待伊朗穆哈默德·穆加达姆（Dn. Mohammad Moghaddam）教授夫妇。晚间参加宴会，由友协副会长杨骥同志作主人，我和北大宿白教授作陪，有伊朗大使埃斯几迪亚里（Mohammad Espandiari）及文化参赞肖加依（Hosseyi Shojaie）夫妇也来参加。

8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继续修改论文集稿子。下午开编辑小组会，决定：《考古学报》明年改为4期，每期120面，图版20；专刊发掘报告，全部归文物出版社。昨天乌恩同志去文物出版社商谈，初步议定几点。

8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安阳队汇报工作情况及今秋计划，参加者有郑振香、杨军、孙秉根、王仲殊同志。下午赴机场迎接何炳棣教授，岳岱衡同志亦来迎接，这次由旅游局接待。写《考古学与科技史》的“编后记”。全稿由杨泓同志转交给王玉生同志以便最近期内付印。

8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唐兰、胡厚宣同志来，一起聊天，唐先生为了他的那篇文章，询问《考古学报》如何处理。傍晚旅游局在帅府园烤鸭店，设宴招待何炳棣教授夫妇，由刘仰峤同志作主人，有劳辛、李光泽等同志作陪。

8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地震〔考古〕组徐苹芳同志汇报工作及今后计划。下午阅何炳棣的*The 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Indigenous Origins and*

*Technique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 5000-10000B . C .* [ 《东方的摇篮：新石器时代及有史早期中国技术和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讨，公元前5000至前10000年》 ] 一书。写信复新疆李遇春同志及上海“西汉透光镜”试验组。

8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阅《东方的摇篮》。下午在所接待何炳棣教授，由我与安志敏同志出面，参观标本室及C<sup>14</sup>实验室。晚间日中友好国民协议会访华团蜡山道雄等在帅府园北京烤鸭店回请，有张香山、王晓云、张政烺等同志。席间蜡山团长与张香山同志先后致辞。我坐在冈崎敬教授旁边，听他说这次访问新疆的经过。

8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听传达邓小平同志8日的报告。旋偕张政烺同志赴机场送日中友好国民协议会访华团离京经上海返国。下午郑笑梅同志由山东来京，偕叶小燕同志来谈。

8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阅严敦杰《数学史话》稿，提了几点意见。观王<sup>衍</sup>同志等由东北辽宁大甸子带回来的漆豆和赵芝荃同志由豫西带回来的陶片。浙江文管会梅福根、周中夏二同志来谈。下午光明日报社苏双碧同志来约稿，为庆祝十一大召开也。

8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与王仲殊同志商谈所中外事：一是8月29日来华的瑞士考古学家Bandi [ 邦迪 ] 由我所招待，二是日本提出明年派遣考古代表来华访



问，三是今年派遣出国赴伊朗及罗马尼亚的代表团。下午写发言稿，欢呼党的十一大胜利召开。

8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赴人大会堂，参加邓颖超副委员长接见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夫妇。有罗青长（人大秘书长）、岳岱衡、刘仰峤、王冶秋、劳辛等同志陪见。下午修改昨天写好的稿子。傍晚《光明日报》历史栏记者苏双碧来谈稿子事，他准备先发一综合报导稿，报导今晚社会科学院新老科学家座谈情况。晚间偕王仲殊同志赴院部参加收听广播及座谈会。由关山复同志主持，8时开始广播党的十一大公报，主席团名单及中央委员（包括候补）名单。9时半开始座谈，先由关山复同志致开场白，发言者有外文所李健吾、冯至，法学所韩幽桐，文学所余冠英，历史所田昌五与我。一共6人，11时结束。

8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有游行，我因为腿病又发，没有参加。北大邹衡同志携来他的《论先周文化》稿，介绍内容，谈了一个上午。午后赴公安部礼堂参加院部召开的庆祝十一大胜利召开的大会，由林修德同志作参加十一大的报告，然后有许涤新同志等数人作报告。放映电影《铁证如山》（福建省莆田、晋江地区“四人帮”的罪行）及《延河战火》。

8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文物出版社杨瑾同志来，为该社邀请我们参加长江流域考古座谈会。陕西省文化局王修同志来所访问，与马得志、王仲殊二同志等一起与他闲谈。下午英国《泰晤士报》记者Peter Hopkirk [彼得·霍普柯克] 来所访问，为了写报导，想了解73年以后的重要考古发现。晚间王世民同志来谈。

8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高广仁同志带领山东昌潍区文物干部十来人（为参观“考古发掘展览”来京），与我和苏秉琦会见谈话，并摄影。下午参加小组学习十一大华主席政治报告。

8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牛兆勋同志由山西出差返京，商谈所事。下午学习十一大修改党章报告及新党章。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

8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阅Whitting, *Byzantine Coins* [惠廷：《拜占庭钱币》] 第一部分。下午参加小组学习十一大闭幕词。4时党组织生活，谈学习十一大文件心得。

8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开始写作《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下午赴历史博物馆礼堂，参加院部党员大会，听林修德、林甘泉二同志关于十一大的报告。晚间停电，在院子中休息，与胡厚宣、王世民、王则诚三同志闲谈，9时余才来电开灯。

8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偕苏秉琦、蒋忠义、王~~抒~~、王振江等同志赴北京市文物组，参观平谷刘家河出土的殷代铜器。下午继续写作《赞皇出土的拜占庭金币》一文。晚间至罗尔纲、杨一之同志处闲谈。

8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赴菜场买菜。下午参加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欢迎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率领的代表团，在北京饭店举办的茶会。有林林、张香山、赵朴初、周培源、王冶秋等参加。我与张香山及外宾宫川寅雄、藤堂明保一桌，他们二人刚由新疆访问归来。

8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偕段伯复同志前往东郊参加纺织史编写会议。下午赴院部听林修德传达中宣部关于铁托总统访华，及毛主席纪念堂今年“九九”开放的宣传要点。晚间偕王仲殊、卢兆荫二同志赴机场，迎接来华访问的瑞士外宾邦迪教授（H. B. Bandi）。

8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商谈招待外宾邦迪教授的计划。下午邦迪教授偕同翻译秦麟征来所访问，谈至5时始告别。晚间刘仰峤同志设宴招待，我所有我与王仲殊、卢兆荫二同志参加。散席后至王俊铭同志家，商谈翻译邦迪下星期所作考古报告事。

8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座谈我院目前科学工作情况和今后的设想。下午山东队汇报今春夏工作及秋间工作计划。院部派人来所传达中央关于“九九”纪念毛主席的几个规定。晚间席泽宗同志来谈。

## 9月

9月1日 星期四

继续写作《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

9月2日 星期五

阅惠廷《拜占庭铸币》。晚间赴丰泽园，旅游局岳岱衡同志设宴为何炳棣教授送行。

9月3日 星期六

晨间偕院部外事组金同志赴机场旅游局房本局长、中调部劳辛同志等与送何炳棣教授一同进早餐，至8时25分他们上飞机起飞。返所开总支会，商量赴大庆学习的名单和人事调动。下午校阅人民出版社寄来的《我们的好总理》一书收入我在今年《考古》1期发表纪念文章的校样，为之校正几字即退回去。今晚赴北京饭店，为瑞士伯尔尼大学教授邦迪58岁生日设宴庆祝，闲谈至8时余始告别。

9月4日 星期日

上午张国熊教授来，一起至夏承焘教授处。夏在温州上河乡任桥小学教书时，张尚为学生，已60年前事矣。返家后至胡厚宣同志处稍谈。下午将《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一文写毕，并开始誊抄。

9月5日 星期一

上午在家将论文誊抄完毕。下午瑞士邦迪教授来所作《关于瑞士史

前史》的报告。由我主持，瑞士Sigg大使及两位使馆女工作人员亦来听讲。晚间王世民同志来谈关于资料室工作问题、展览会座谈及闭幕事。

9月6日 星期二

上午审阅吴汝祚《太湖地区的原始社会》一文，和他谈话讨论。将昨天写毕的论文再加修改。下午由院部外事处金志洪、张一萍二同志陪同，偕秀君至出国人员服务处定制衣服，购买东西。

9月7日 星期三

晨间陪炎儿去医院抽血及检查。北大宿白同志来谈。长办陈淮同志来谈。旋偕王仲殊同志赴车站送邦迪教授离京赴外地访问，由我所卢兆荫同志及翻译秦麟征同志陪同，火车11时半开行。下午在家，将《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一文誊抄完毕。晚间温州十中同学叶栳（健吾）由上海来京，住在自家，已30余年未见面矣。

9月8日 星期四

上午偕叶健吾同志赴历史博物馆参观“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展览（彩色及彩染照片）。返所将《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一文作修改，交给《考古》编辑部。下午起草明日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

9月9日 星期五

上午9时所中开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纪念会，由王仲殊同志主持，牛兆勋、我、殷玮璋及小刘先后致辞。散会后，将西安汉城故址出土带铭文铅饼写成简讯，以资料室名义交《考古》编辑室。下午赴院部，有25人参加天安门前的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1

时半由院部开车，抵天安门广场，遇及暄儿亦来参加典礼。3时开始，由叶副主席主持，华主席致辞，3时半完毕。然后结队进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容颜如生，犹如在睡眠中，想到毛主席已不能再开口指示我们前进，不禁泫然欲涕。返所，写回信给罗宗真、宋伯胤二同志。晚间与叶健吾同志闲谈。

9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赴公安部礼堂，参加院部组织的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会后放映电影《东方红》。至翁独健同志处稍谈，月初由小汤山疗养院出来，比5个半月前入院时胖得多了。下午所中开学术座谈会，由杨宝成同志作殷墟平民墓地的报告，然后有唐兰、邹衡、张政烺、马雍、裘锡圭、李学勤诸同志发言。

9月11日 星期日

审阅高广仁同志的《大汶口文化的分期与分布》一文提纲，退还给他，并提了意见。开始写作《文化大革命以来有关天文学史的考古新发现》一文。

9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上海电影制片厂胡惠英同志来了解考古情况，为编写电影剧本寻觅素材，为之介绍王世民同志接谈；后来又来找我，我给她写一介绍信，介绍到裴文中同志处。约科学出版社傅学苓同志来，商谈《西安郊区隋唐墓》发行事。下午继续写作《文化大革命以来有关天文学史的考古新发现》一文。

9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昨天写好的一文及提要，托徐苹芳同志转交给北京天文台。午后偕王仲殊、安志敏二同志前往北京市卫生检疫站，打预防针及种牛痘，取得黄皮证书。

9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屈如忠同志将返安阳来告辞，并谈安阳工作站情况。与编辑室周永珍、杨泓同志谈《考古》稿子。与徐苹芳同志谈美国天文学代表团及《居延汉简》付印事。下午为《竺可桢文集》编辑小组写了几点意见。

9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河南安金槐、贾峨同志来，与我及王仲殊同志商谈关于编纂《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图录）借我所藏品照相事。北京电台袁可文同志来讨论对外广播“考古学与科技史”一题。院部外事处金志洪同志偕翻译许博渊同志来，即拟带往伊朗作翻译者。至编辑室与黄展岳同志商谈处理唐兰关于大汶口文化与阶级起源一文。下午修改《有关天文学史的考古新发现》一文。开始写作《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文物》一文。

9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修改《有关天文学史的考古新发现》一文，加入南京明制铜圭表一段。与杨泓同志谈《考古》组稿。与徐元邦同志谈《西安郊区隋唐墓》发行事。下午在家，为安徽阜阳出土西汉汝阳侯墓出土三种式盘作考证。继续写作《波斯萨珊朝文物》一文。

9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赴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访严敦杰同志，将阜阳文化馆寄来的六壬

式盘等三件漆器照片交给他，请他鉴定；又将《有关天文学史的考古新发现》一文稿子，请他提意见。高天麟同志谈国庆游园名单。下午续写《波斯萨珊朝文物》一文。晚间观电视“中美足球比赛”现场直播。

9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偕叶健吾同志及暄儿父女前往自然博物馆，参观新开放的古人类陈列室预展。中午请他在东安市场的湘蜀餐厅用餐。

9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全所大会传达英国友人格林对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下午在家，继续写作《波斯萨珊朝文物》一文。

9月20日 星期二

今天参加科学院招待美国天文学代表团。其中有搞天文学史的 Nathan Sivin [内森·席文]，要为他准备报告及座谈。由北京天文台洪斯溢同志及冯敏同志（女）主持，有严敦杰、席泽宗、薄树人诸同志参加。

9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上海电影厂胡惠英同志来谈编考古题材的故事片问题。下午在家，继续写作《波斯萨珊朝文物》一文。

9月22日 星期四

今天在家，将《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文物》一文写完初稿。



9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徐苹芳同志谈《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录》及《居延汉简甲乙编》付印事，后者已决定不用珂罗版，改用细铜版；又谈扬州唐城发掘及甘肃博物馆整理居延新出汉简事。下午赴民族文化宫观内部电影《哥白尼》。

9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将《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文物》一文誊清完毕，下午送交所中，以便打印20份。《考古》6期校样已来，将《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一文校对一遍，改了几个字。晚间与叶健吾同志一起用餐，他即离京南返。

9月25日 星期日

阅《探险》19卷3期（1977年），其中关于叙利亚的陶器历史，及殷代青铜中的含铅问题。下午王则诚同志来谈，并借去《历史研究》第4期。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

9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洛阳二里头队及山西下川队汇报工作及计划。下午偕秀君赴出国人员服务处试衣。晚间王世民同志来谈。

9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文物出版社俞筱尧同志来谈考古学专刊出版事，所中牛兆勋、乌恩、王仲殊、苏华、徐元邦、徐保善参加，关于合同的草案商谈后他便告辞。下午总支开会，由牛、乌分别汇报出差东北及山东情况，又谈调整工资问题。晚间找王俊铭同志，谈翻译《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文

物》一文事，谈至10时始返。

9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王俊铭同志来谈翻译遇到的一些问题。下午赴北京饭店参加中日友协所组织的中日建交五周年的招待会，邓颖超、廖承志、王炳南等同志出席。又有黎澍同志及日本朋友社会科学代表团阪本、田中等。

9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上海人民出版社来人谈组织“科技史话”稿子。

9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与赵铨同志商量《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文物》一文需要的幻灯片。下午阅何炳棣的《东方的摇篮》。去取出国衣服，归途至顾颉刚先生处小坐，又至吴世昌同志处小坐。晚间偕罗尔纲同志一起去参加国宴。这次社会科学院有20余人。我在243桌（三区），同桌有许涤新、任继愈、余冠英、贺麟等，邻桌（239桌）则有尹达、罗尔纲、吴世昌等。今日外宾以柬埔寨总理波尔布特为最主要，华国锋主席致辞，由7时至8时半宴会始散席。

# 10月

10月1日 星期六

今年国庆节的游园，社会科学院的人大代表都没有收到请柬。整天在家阅何炳棣的《东方的摇篮》。晚间去天安门观礼台观放礼花。到院部集中坐车的只有21人（听说收到请柬的有五六十人），我与吕叔湘、张政烺等同志一起，返家已10时半。

10月2日 星期日

阅毕何炳棣的《东方的摇篮》（pp. 1-407）。其中国文化独立起源论，虽为现下一般所接受，其农业特征亦可备一说，但不排斥Stimulus diffusion [促进因素扩散] 之可能。至于仰韶时代已有文字，已有数字，乃是臆说，不足信也。晚间刘启益同志来谈。

10月3日 星期一

上午王世民同志来谈。黄素毅同志来，留之午饭。午后偕访夏癸禅先生，以素毅之父与之有诗词之交也。又相偕访王则诚同志。晚餐后则诚同志来回访，谈至9时许始去。素毅以返家道远，即宿自家。

10月4日 星期二

早点后黄素毅即辞去。我去上班，杨鸿勋同志由西安汉城、半坡、山西东下冯返所，汇报工作情况。下午在家，整理笔记。

10月5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阅*Domestic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植物和动物的

驯化》] 论文集集中的几篇。下午赴北京饭店见日本东京学生社（出版社）社长鹤冈阨已（Masania Tsureoka）他说樋口隆康翻译我的论文集，写信征求科学出版社同意，没有回音，我说可以来信考古所。晚间王俊铭同志送来《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文物》一文英译稿。

10月6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美国天文学家代表团的中國天文学史组座谈会，由我作《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现的有关天文学史的考古新发现》的报告，宾州大学席文教授介绍最近国外研究中国天文数学情况。又偕友协接待组去访奈良市代表团小野胜年教授，一起照相。下午在所中接待学习代表团山崎优（广岛的广播电台工作人员）携来广岛大学名誉教授松崎寿和及广岛纪念馆田河（Tagawa）祯昭二人所托交的书籍及抽印本，他自己送我广岛名酒一瓶。晚间薄树人同志偕同阜阳地区博物馆韩自强同志，交来殷涤非同志所写《汉汝阴侯墓出土天文仪器的初步考察》一文及照片、绘图。今天接楷儿来信，知铁秋媳已于10月3日生了第二个儿子，母子俱安。

10月7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京饭店参加座谈会，由席泽宗同志作《马王堆帛书中行星及彗星的天文资料》，席文教授作《王善阐的天文理论及其对当时思想界的影响》。下午外交部西亚司林枫及姚匡二同志介绍伊朗情况。傍晚应邀参加美国联络处的招待会，晚6点半赴前门烤鸭店，由周培源教授为主人招待美国四个代表团（应用语言学，天文学，中国古代绘画，及癌病治疗）。

10月8日 星期六

上午北大宿白教授来所，向我们介绍去年他赴伊朗考察情况。下午审阅殷涤非同志的《汉汝阴侯墓出土天文仪器的初步考察》一文。晚间

吴震同志和四川博物馆于豪亮同志来谈，分别赠哈密瓜一个，及《巴基斯坦史》中译本一部。

10月9日 星期日

上午赴北京饭店参加中国天文学史组的座谈，由席文教授和我方同志交谈，主要由我方介绍各人最近的研究工作。下午校改《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文物》一文的英译稿。晚间参加美国天文学代表团的回请宴会，席设四川饭店。散席后至王俊铭同志处，商量译稿的定稿。

10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日本井上清教授率领的日本社会科学者代表团9人，由历史所、近代史所转到我所访问，主要是看一看中国旧式的四合院子的形式。下午参观阜阳汝阴侯墓出土的式盘、占盘等，自然科学史所天文组的同志也都来参观。内蒙古敖汉旗的同志携来1975年出土最近才征集到的一批银器（执壶、执杯、舟形杯、虎纹盘及银钏，共五件）和一批金饰带的饰件。

10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文物》一文，交由杨圣泉同志打字，我则补作脚注的英译，打一清样交给杨同志，他忙了一天，晚间才打毕，交给王俊铭同志最后校阅一遍。下午所中开会，商谈“三十年考古”的编写问题，由邵望平、张长寿二同志将介绍试写的“大汶口文化”及“奴隶社会（夏殷与西周）总述”，大家提了些意见。又关于人力安排问题，王世民、黄展岳二同志以别的工作不能全力以赴，要求另想办法，谈至6时下班时始散。

10月12日 星期三

王俊铭同志对于打印稿提出待改正的错误，几乎每页都有，即由他和杨圣泉同志进行补打及补贴，搞到下午4时始完成，请科学院情报所代为复制10份。下午开总支会，由牛兆勋同志传达院部开会情况，院部临时领导小组改为临时党委。又集中院部及各所中级领导开学习班，明天起学习一星期。陕西王修同志来谈。

10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整理幻灯片，并补一张隋李静训墓的金制高足杯。下午整理行装，理发，写了几封信，阅Pape, *Chinese Porcelain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波普：《出自Ardebil圣殿的中国瓷器》]。

10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5时半动身，秀君及小钢外孙一起赴机场。刘仰峤、牛兆勋二同志亦来送，伊朗使馆文化参赞Hosein Shojaie（肖加依）亦来送行。7时余起飞。

次日报载：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为团长的中国考古代表团一行五人<sup>(3)</sup>，应伊朗考古中心邀请，10月14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伊朗进行友好访问并参加伊朗考古和历史学第六届年会，科学院负责人刘仰峤、考古研究所负责人牛兆勋等前往机场送行。

在飞机中用早点及午餐。阅Ehishuen的*Iran* [《伊朗》] 前二章（pp. 1-126）。机行8小时，下午4时半抵Tehran [德黑兰] 机场。这里与北京时间相差3小时半，尚是下午1时许。来机场迎接者有文化及艺术部副部长A. Pourmand [普尔门德]，办公室主任Aüne Sanrat，考古中心主任F. Baghezehchl [贝格扎德]，博物馆馆长Kiyani，翻译F. Danoshpour [唐内希普]，工作人员Senaghaton，我们使馆焦若愚大使、徐世光二秘、姜品兴翻译。在贵宾室稍谈，即赴住所，为Park Hotel [公园饭店]，我住在735号，为德黑兰高贵旅馆，每人住一单

间，闻每天房钱人民币100元左右。这市人口350万，汽车达100万辆，故街道拥挤。由贝教授作陪，离机场不太远，便可看到Chauyael纪念塔，为建国2500周年（1971）时所建。经德黑兰大学前面，至Hofer大街即抵旅馆。8时抵大使馆，焦大使为我们代表团及黑龙江代表团（由正副团长及外事工作人员作代表）设宴，饭时有使馆文化参赞林蔼丽及陈景湘作陪。饭后，我们与焦大使、陈秘书等闲谈一会，留下拟宣读的论文中、英文各一份，即告辞返旅舍。

10月15日      星期六

昨天为此间礼拜天（回教）。8时半出发，驱车至古物博物馆，由文化和艺术部普尔门德副院长接见，在座的有贝教授、唐翻译，赠送《新中国出土文物》。稍谈后，即由唐翻译作陪，参观古物博物馆陈列室及图书馆。进博物馆大门，左手有一柜为旧石器，为Kinmanskah，Susa Tepe Sanal等处采集品，几乎都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只有一件Bchenlem手斧。右手起为新石器时代遗物，东侧南半，几皆为新石器各柜所据，有Siulk，Kana Tepe，Tepe-in Bakem，Cheslimi Ali，Tell Gigam，Susa等。第7柜之南有一柜满列印章（主要来自Susa [ 苏萨 ] 及Suristan）。第7柜之北为复制的Hammurabi's Code [ 汉谟拉比法典 ] 碑，接着是铜石并用时代及青铜时代的遗物，如Tepe Hissar，Turary Tepe，Kalar Daskt（Mazandaran），还有出土金器的Marlik，Ziwiye。靠墙有苏萨出土的陶俑，Hasanlu。北墙为Persepolis [ 珀塞波利斯 ] 的库中出土的石刻浮雕，为Xerxa及其太子与大臣像，原在Apadama大台阶前，Xerxa被刺后，Antaxenxes改用新刻石浮雕，将此移放仓库中，另一件仍在珀塞波利斯。这陈列室与两侧陈列室之间为一走廊，陈列Luristan出土的所谓“Luristan青铜器”，有马具、武器等，形式及花纹皆自具特色。走廊西端中间陈列著名安息王朝的铜人，高逾真人，Shaiei出土（一世纪物）。西侧陈列室，北端为一Achaemimid王朝的台阶，两侧有浮雕，为御林军及进贡图像，有珀塞波利斯移来的人头狮身像及黑石猛犬雕像。陈列柜中陈列Achaemimid王朝及安息王朝，皆为苏萨出土遗物。西边陈列室南半，为萨珊朝出土物，如陶器、银容器，其北为玻璃器；西壁上有萨珊朝的雕塑图案，原镶嵌于墙上，南端

墙上有Bichapor [ 毕沙普尔 ] 出土的萨珊朝的细石镶嵌，最后一陈列柜为古代钱币。由此上楼，楼上正在修改中，并且以时间关系，只参观了Ardebil [ 亚得比尔 ] 的华瓷陈列室及珍宝馆。前者为1612年Abbas [ 阿拔斯 ] 大帝贡献于祖庙的瓷器（也有早于他的时代，他的可能是最多的一批，也是最后的一批）。原在阿塞拜疆的亚得比尔城（Ardebil）及Safavid [ 萨菲 ] 王朝的始兴祖Sheih I Shaq Safi ed-Din（134？-1367）的王陵。1502年王朝建立后，于此建祖庙，1609年建一华瓷室，专藏瓷器。阿拔斯大帝王献出1162件，有档案可查。300年后德人Sarre于1910年介绍之世，始为世人所闻名，但今仅有805件，1935年移置德黑兰（其中有39件送往Isfahan [ 伊斯法罕 ] Chehal Sotien陈列）。其中许多刻有波斯文献词。陈列室中陈列50余件，以青花为多，也有龙泉青瓷、白瓷、五彩等，闻华瓷仓库即在此陈列室之后，以时间关系未要求参观。珍宝馆进口处，西首为Luristan铜器及金器，第4柜为Marlik出土金器及Hasanlu出土金银器。北面有Marn Dasht及Ziwige（VIII-VII世纪B.C.）金银首饰。西侧有Hamela一带出土Achcimenun王朝金银器（VI-V世纪B.C.），及1963年Poragedae出土金银器窖藏。两壁陈列为Sassanian [ 萨珊 ] 王朝银容器，室中有三陈列柜，亦陈列金银器等，匆匆参观一过，便出来了，返旅舍，午饭后休息。

下午3时又赴考古中心，由贝教授主持报告会。由Z. J. Mabammadi作伊朗地理环境的报告，并放幻灯，后来谈到最近在Humadan及Harmoor的考古发掘情况。我便将宿白同志托带的两本书（《星槎胜览》及《瀛涯胜览》），连同宣读论文英文稿交给贝教授，转交他们的图书馆。他们很高兴。晚间8时又赴贝教授的宴请，席设法国俱乐部，使馆徐、姜二同志参加，由贝教授和我分别致辞。我坐在贝教授及Aüne Sanrat旁，曾承介绍伊朗最近工作情况。散席已10时许，返旅舍与王仲殊、卢兆荫二同志商谈明天工作。

10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赴文化和艺术部，联络司总司长M. T. Mayeli，我们使馆徐、姜二同志亦陪同接见，谈了一会。赴工艺美术博物馆，系新设机构，尚



未正式开放。由馆长Semsar接待。参观纺织品、金属器皿、小木器作、书籍封皮、插画、工笔画、油画，又至地下室，参观书法展览。由Semsar馆长及Daneshpan、Sedeghatian陪同，至一本地餐馆用餐，名为Khansalar餐馆，在地下室中，侍者衣古装，菜饭亦为本地风光。我们所吃的有饭二种：1. Tah chin（饭成层，表面放红花及蛋黄，蒸熟）；2. Baghali polo（饭中拌以大豆及羊肉丁、青菜）。烤饼。菜为烤羊肉，烤鸡块，及Dolmen（西红柿皮，内填柿子椒、白菜末、茄子、豆子等）。用毕已2时。3时去Golestan Palace Park [ 戈莱斯坦宫公园 ] 参观民族博物馆，由馆长Pirouzy接待，并引导作说明，送我们每人2套彩色明信片共42张，可见其陈列内容。有各少数民族的生活，亦有本地旧式生活，有蜡制人像穿民族服装，亦有群像加背景表示生活及生产活动，如婚礼、茶馆、家庭，及制陶，织布等，背衬以实物及照片，布置得颇不错。据云，该馆于1937年开馆，1968年移入新居，乃从前王宫之仓库，曾几度作为首相官邸。出来参观皇宫，19世纪建筑，极为华丽，四壁及天花板皆用刻花或粉绘花纹的玻璃镜，开电灯，灿烂如群星。先观瓷器馆，乃当时各国国王赠送伊朗王的礼物。又参观水晶宫，为觐朝之殿，有宝座，即所谓孔雀宝座，闻镶嵌宝石达千余颗；有英国Victoria [ 维多利亚 ] 的长钟，鎏金，上为宝塔，中为孔雀，开动机后，孔雀开屏，宝塔伸缩。又至一厅，为今国王招待各国外宾之所，悬有法国壁毯、油画及英皇所赠之大银杯等。出来后即在王宫的花园中散步，树木成荫，有喷水池，底部镶嵌浅蓝色瓷砖。晚间赴大使馆，由徐世光同志介绍情况，返舍9时半。

10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由唐、沙二位陪同，8时半出发。由德黑兰市南行至Shabe Rey（老“莱依”城，今译“雷伊”）。这里离城中心约12公里，离南郊约8公里，几成为德市的附郭。这Rey在新石器时代即有人聚族而居。Achaerixian时代曾为小城市。Alexander [ 亚历山大 ] 大帝可能皆经过该城。Seleucid [ 塞琉西 ] 王朝时，第一个皇帝Seleucid Necato [ 塞琉古一世 ] 重建，此城称之为Europas。安息王朝时为春季驻驾之所，城市繁盛，经萨珊及阿拉伯时代而不衰。Saljuk王朝（约1000至约1218

年)曾建都于此。1218年为成吉思汗所毁。沿Hafir大街南行,离Rey不远时,便可看到Rey Shah王陵大门(即今王之父,卒于1945年)。东北附近有著名的Shah Abdul Azim礼拜寺。这是朝圣之地,每年来瞻拜者达百万人左右。但以不能进内参观,只能远望其镀金圆顶,及大门两侧高耸云霄的唱经楼。我们车子右行,赴Old Rey,先至Toghril Tower,这建筑像礼拜寺,但可能为墓上建物。这建筑作二十四棱面,屋顶已毁,一般以为1139年所建,但不一定为Toghril Rey之墓。现高20米,有屋顶时当更高1.75-2.75米,内径11米,外墙16米。1884年Qajar王朝时重修一次,面貌已不同于原物。由北门进去,南门出来,门楣仍可见到两次修筑的痕迹。南门外门楣之上嵌有一阿文的碑,为重修时所立。这时工地主任Kossari Yahya由工地前来,亲自驾车,先至于Cheshmeh Ali泉,参观泉水,为晾洗地毯之所。“泉水”汇成一池,池畔有悬崖石刻,为Qajar王朝凿去古代浮雕改刻而成,悬崖之上有土坯城墙残基,水池之旁为新石器遗迹,仍可捡到彩陶片。又至Shahr Rey工地,在戈壁滩上。现分三个工作地点,第一地点已停工,为第三道城墙,有凸出的马面,城墙分层,每层厚约5.8-6米。第二工地,为第二道城墙,闻曾于墙外发现陶片一堆,为9-10世纪物,时代当与伊拉克的Samarra相近,曾发现中国青瓷一片。城墙土中陶片最晚者亦为9-10世纪物,墙基连续,有一部分已埋入城下。远处有一隙望台,未去。第三地点为当时墓地,已探出百来座,挖了三十来座,坟院形状有多面型、正方形及圆形,为砖砌;墓室在地下,亦当多为砖砌,惜全部被盗掘过,只有绿釉碎陶片残存。K. Yahya给我们看去年一季发掘情况的照片及地图,各墓平面图及侧面图,器物图等,共五大册。我们参观墓地后,返Toghril Tower。午餐后又赴Varamin,为一市镇,为蒙古人毁灭Rey古城后,城中居民避难之所,后成大城市。我们先赴The Djomah Mosque,为1322年Ikhnid王朝时Sultan Ahn Said所重建,后又径Tunruid王朝Shah Rokh所重修。由北门进去,西墙已毁,南墙中为Mihsuk,有精美的泥塑花纹,现高23.2米,内径10.5米。西壁外,最近曾加发掘,知蒙古人入侵加以毁坏以前,这里也是一座10世纪四合院式的礼拜寺。附近又有一礼拜寺Alaedin Mosque,外表与Toghril Tower相似,为多棱面形,但南壁为Mihsak并不开门,屋顶亦已修复,亦为Suljreh时代所建。归途经Tepe Mil前往参观。这里有一土堆,上有拜火教的残迹,俗称Tepe Mil,属Samanin时代,上登顶上,砖墙已部分修复,四周有小土堆不

少，地面多有陶片及玻璃片。下山原拟参观陈列室，但现为军队所占，不能进陈列室，只能由窗外内望，有泥制鸽子及大鱼等，疑非拜火寺所应有。在Old Rey的Toghril Tower后面的帐篷中用茶，6时半即告辞返德黑兰，7时半抵花园饭店。

10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8点45分赴Shangad Ahramabr，即国王纪念塔，乃1971年建国2500周年所建，高达45公尺。由副主任Mrs. Barjin陪同我们参观。先赴图书室，堂前玻璃柜有美国赠送的月球上取来的岩石一小块，在有机玻璃球中。闻这里藏书4000册。至国王，王后及王子的纪念馆，然后赴电影厅Audi-Viscal Hall，乃用几个电影画片，描述伊朗的地理形成，古代历史纪念物，一直到今皇的“白色革命”政策，有一说明员先穿古装，后穿今装，口头解说。由东面进入塔底，有博物馆，乃由古物博物馆移来少量古物及复制品，以表示伊朗古代艺术。由侧门进电梯，换乘两次，达塔顶，可以俯望全市，南边为大道，直通市中心，西边为机场，有飞机起落，旁边为军用机场，有美国鬼怪式飞机停在机场上。下来至餐厅，馆长Busheberi招待我们，一共12人，馆长以今天为其生日，兴致很高。下午3时参观皇家珍宝馆，门票为100 Rial [ 里亚尔 ]。有陈列柜三十余个，各种珍宝及镶嵌宝石的金银器很多。出来后赴国家图书馆，馆长Maraheri接待，还约一位版本专家Anvar教授参加，引导我们参观藏书的书库，闻藏书达11万册，其中抄本颇多（达5200册）。全国出版图书，每种都要赠送该馆二册，馆建于40年前。晚间馆长在Royal Teban Hilton宴请我们，有Anvar等三人作陪，食时奏乐，还有波斯式跳舞，返舍已11时许。

10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8时，考古中心Baghezede来共进早餐。使馆二秘陈景湘来，与我们一起去外地参观。还有考古中心Donlat Ahadi-Isfahani陪我们赴Sāveh [ 萨韦 ]。车子二辆冒雨南行，约137公里抵萨韦，由Isfahani引

导并作说明。参观礼拜五礼拜寺，这里正在进行修复工作，这里为Saljick末期的冬京（12世纪）。1220年蒙古入侵，此间天文书籍图书馆被毁，Marco Polo [马可·波罗] 曾游此地。除Mihrah尚保存部分Saljick建筑，其余为萨菲建筑。我们一直爬到圆穹的顶上参观，寺旁有一唱经楼，有铭文，为1061年所建（一作1100 A. D.），有几何纹花纹雕砖。我们在这里用午餐，有日本罐头鱼，及本地羊肉片、酸黄瓜及大石榴等。饭后Isfahani向我们告辞，返德黑兰。我们继续南进，沿途多为荒地，这时又下起雨来。我们在Delijan及Murcheh Khurt两镇各休息一会儿，用茶。抵Isfahan [伊斯法罕] 已晚间7时许，这里的古建筑保存修复所主任Shiraji在Shah Abbas Hotel迎接我们。我住在135号套间。与Shiraji一起用餐，他能说英语，曾在意大利学习三年，在这里工作六七年。这旅馆原为Safavid Dynasty [萨菲王朝] 时驿舍所改建，壁画及装饰多为仿古的。

10月20日 星期四

伊斯法罕近于伊朗中心，人口今为百万左右，为全国第二大城市。《元史》作“亦思法杭”，《明史》作“亦思弗罕”。1世纪时，即与中国有使臣来往。萨菲王朝（1491-1722年）的首都。建筑物为阿拔斯大帝（1587-1625年）所建，大帝于1598年迁都于此。上午Shiraji来同去皇帝礼拜寺（Shah Mosque）附近的伊斯法罕历史展览会，地点在皇宫中。这个展览曾于1976年5月6日至7月11日在伦敦英国博物馆展出，有英文本图录。又经Shiraji解说，更清楚这城市的变迁过程。出来后，绕到后面的皇宫花园，有一大水池，池后为四十柱宫殿，乃接见及宴请外国使节之所，前面为二十根木柱（四十为多数之意。或谓倒影到水池中，柱数应加二十）。后面宫中壁画，有接见Uzbeg [乌兹别克] 国王和外国使节图，及与印度军战争图。

至皇家广场，参观皇家礼拜寺。正门朝广场，但是后面的四合院，后墙正朝麦加。正门及后面圆弯大殿，都有两个唱经楼耸立于门的两侧。出来至Sheihh Latfollah礼拜寺，在广场的另一侧，与皇宫相对，乃皇帝的私人礼拜寺，阿拔斯大帝敬礼这经师，故以之名他的私人礼拜

寺。这里仅有一大殿，没有唱经楼，也没有四合院，但建筑物匀称，瓷砖花纹亦精致。出来赴礼拜五礼拜寺，在旧伊斯法罕城的中心，后来阿拔斯大帝改建城市，将城市中心移至皇家广场。进东侧南门，请此间主持发掘的意大利考古学家Scerrato来作解说，其人为罗马大学及近东远东研究所派遣前来，曾由Prof. Tucei [图奇教授] 及Prof. Lanciotti [兰乔蒂教授] 处知道我的姓名，招待解说不厌其详。并引导至发掘工地处。曾发现一萨珊时代Stuteo浮雕的石柱残段，可能为祆教寺，有小屋残址。后来阿拔斯王朝，建立清真寺（约8世纪）曾经重修过，以方柱代替圆柱，瓷砖花纹亦较细而碎。出来后逾河，可以看到Khayer桥，不远处为红日及狮子会（相当于红十字会）。会长Eshiaghi为伊斯法罕文化局局长，招待我们午餐，此间大学历史系Lotfollah Hanarfar教授作陪。饭后，他送我们到Popular Tradition Exhibition [民间传统展览] 乃民间旧习俗展览，展示与孩子有关的习俗及实物，由怀孕起，生产，育婴，行割礼，儿童玩具，及自制的玩具等。又至伊朗农业、牧业、渔猎业、手工业的展览会。出来至河南岸New Jolfa地区的亚美尼亚天主教堂，为17世纪所建。又参观博物馆，瓷器有两件五彩，可能为清代物；又有1804年在中国定制的刺绣，有隐士仰眠像，花卉亦带中国式，惟所绘牛身像为历史上的人物，当为原来定制上所拟。出来后赴皇家广场，参观Ali Kapn宫，亦称Naqs-e Jahan（世界的印象），上行五十余级，有平顶伸出，乃阿拔斯一世观看波罗球比赛之用，可俯瞰皇家广场；再行三十来级，为国王接见外宾之所，有放置各种不同瓷器的壁龛，现已空无一物；再行二十余级为屋顶，可以隙望全市风景。返舍已近7时。晚餐后看一会儿电视即睡。

10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Shiraji仍来陪我们一同游览。先赴旅馆旁边的皇太后礼拜寺读经院及市场。乃萨菲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的母亲所捐献，读经院中有皇帝读书的一室，与其他书房同，很简单，现仅放一床及一毡，因为这里读书的学生多为托钵僧（deivish）。但礼拜寺的建筑很美丽。出来后，至Hash hehestit Palace，为一夏宫，乃17世纪。楼上亦有放置瓷器的宝龛，天井及墙壁亦镶嵌玻璃作花纹，四面有门，前有二木柱，其余为砖

结构。驱车至距城约7公里处，为一Ateshgah（烽火台或拜火坛），在一小山巅，山路崎岖。据云为三层台，最高处为一八角小亭，八面开窗或门，最低一层已大部毁去，第二层墙面有凹凸，现经修补，但仍保存大部分萨珊土坯结构，第三层有土墙房间。登顶小亭四望，山侧有一蓄水塔，四周多为果园，绿荫一片，有数座畜鸽塔，闻为19世纪物，每塔可养鸽千数，每年收拾鸽粪作为种葡萄等农作物的肥料，现已废置不用，改用化肥。这里遗址周围绕以铁丝网。归途经“颤动的唱经楼”（Saking Minaret），在Menar Jonban，为14世纪初1316年所建立，以埋回教圣人Amm Abd Allah Kasladani之处，坟为石槨，由阶梯上至屋顶，唱经楼两侧分立，并不高，有人上去加以摇振，一塔颤动，另一塔亦随之而颤动。返旅馆，午餐后与Shiraji告别，即南行赴Persepolis [ 珀塞波利斯 ]。在伊斯法罕南约45公里处，有一16世纪的驴马店，地名Mqior，在公路西侧的戈壁滩上，入口的门上有铭文，题为Shah王Smail时所修。门外两侧有走廊如市场Bajan，中间为四合院，四周为宿舍，中间有天井，可放驴马，骆驼，有水池残迹。继续南行，中途误车，故抵Darins旅馆时已21时，这是为建国2500周年（1971年）所建，仅有二层，我住在208套间。建筑设计是现代式的，但外表朴素，壁墙陈列古迹古物照片。

10月22日 星期六

今天参观珀塞波利斯，为我们这次参观的最后峰。这地方闻名已久，为Darius [ 大流士 ] 大帝建都之所。8时半动身，抵珀塞波利斯故宫前，Dr. Shah Baji在那里等候我们。1975年9月10日我们曾接待过他，当时他参加贝格扎德博士所率领的考古代表团，他还学会几句汉语，热情招待我们。由大台阶上登台座，据云初次来觐见皇帝者右上，已来过的则左上，我们戏说，我们右上吧！这里经修复过，门楼有三门，门侧有人头石狮，中间有四柱，现存三柱（其一为最近补修者。南行，门外左侧有一石水柜，至觐朝大殿（Apadana），北面与西面皆有石阶，阶旁有职贡图及御林军图像，前殿为十二柱，现仅一柱耸立，正殿有三十六柱，现亦仅立三柱，两配殿各十二柱，现仅立东四、西五。至西侧院中Danis宫，台阶亦有侍从鱼贯前进，手持各物。下行至后院，再由旁

刻人像的台阶上升至Xerxes [薛西斯] 宫殿的院子，院子后面即薛西斯宫。我们在这里用茶，其西有未完成的Artaxerxes [阿尔塔薛西斯] 三世宫，其南低一层为后宫，皆仅存墙基。前行至Triphen，有三门，皆有雕刻，正在修理中，工人粘合碎片。其北由台阶下行至院子，即在大殿之东，可参观大殿两侧大台阶。我们南行至研究所，用茶后，参观博物馆，利用原有石壁门窗及柱础所建成，但陈列物不多。出来后，经百柱殿，柱多仅存石础，经前面院子至门楼，为未完成者。再前行，为Sclununelt发掘工地，曾发现36000件楔形文字泥版。我们越宫墙至东侧山上，参观[阿尔塔薛西斯二世]的王陵，为一岩墓，墓在山腰，墓门前有小平台，现筑有石阶梯，可上登。墓门距平台面不高，可以攀登。门内为一小室，下有并列的两穴，皆长方形，内穴的盖子已破为数段，有一段仍留在穴上，前穴的盖子则已修复，在原来位置，中腰有破损处，乃盗掘者所为。下行至仓库，有一石浮雕国王及王子与二大臣的像，乃这里所发现，原以为大流士一世像，现以为Xerxes [薛西斯一世] 像，原有一对，分别镶嵌于大殿的东面及北面大台阶正面，后来薛西斯一世被刺，大流士王子被杀，两个大臣后来亦以谋叛伏诛，阿尔塔薛西斯乃将这二块移置仓库中，另以雕刻四大臣像代替之。这二块石刻，其中一块现在德黑兰博物馆中，仓库部分各室皆仅存石础或石础痕迹。返舍已1时余。

下午继续在珀塞波利斯附近参观。先至Naqsh-E Rostam，为Achamid [阿契美德] 王陵所在，又有Sahamian湾崖浮雕数处，与珀塞波利斯的阿尔塔薛西斯二世王朝相同，但不能上去，只能远望。闻大流士墓中有铭文，可以确定，其余为推测。墓在山腰，其下面空白处Sarjanian各王刻有浮雕8处，为Shrbper I, Adaslin, Harmird等国王受神恩赐神权，与敌斗争等浮雕。对面有一塔形物作四方形，称为Kaahah-i Zarduht (Cuhe of Zarvarter) 我们不去看，有铁栏杆门，瘦子从栏杆缝中挤进去，胖子只好由梯子上下。塔上部有一方室，由阶梯上行，因阶梯已被损一部分，不能上去。有铭刻为Pehlavi [巴列维]，Prithian [帕提亚] 及希腊文字，乃萨珊朝所刻，但建筑为阿契美德王朝。Pasargalac故都亦有一座，或以为与拜火有关，或以为坟墓。至附近参观一对拜火坛，即由山石刻出四柱，上有一浅凹穴，为盛火之处。从这里赴Nagsh-i Rajah，为山边一隐蔽处，有三面浮雕：(1) Shahper

I, 后面随一王子, 前面有八人像, 乘马, 马身有巴列维及希腊铭刻。

(2) 为Shahper I之父Ardaghir I由神手中接受一皇冠, 身后为皇子, 帝与神像像, 当为Ardaghir之后或太后。(3) Shahper I接受神授之皇冠。(4) 为僧正Kartir像之间有二小人像, 为皇孙Harmisd I及神之随从。另一浮雕, 为罕见之贵妇人, 旁刻巴列维铭文。出来至Istakhr古城, 乃萨珊朝的州治, 有石城门, 跨一河。公路对面有神庙遗址, 现矗立一石柱, 似为Nelleiatei Perind的神庙, 希腊人所建, 后来为萨珊朝的祆教庙, 阿拉伯初期为礼拜寺, 10世纪以后州治改在Shinar, 这里遂废弃。遗址很大, 仅发掘神庙一处, 有一废井, 为阿拉伯时代物。乃返Danis Hotel。8时Dr. Shahaji携其加拿大夫人来, 一同用餐, 又谈到伊朗文物机关的组织, 现下是文化艺术部有一文化遗产司, 其下有博物馆处、民间艺术处、考古中心, Achamid [阿契美德] 研究所等。

10月23日 星期日

今天赴Shiraz [设拉子] 参观, 相距60公里左右。先至诗人Hafer墓处, 现成为一花园, 这时原文化艺术局派Mr. Islami接待, 参观附设的图书馆。至城西北的Eram玫瑰花园参观, 据云有玫瑰257种, 17000株, 占地33000平方米。其中有Rajan建筑物, 现作为贵宾馆, 一般不能进建筑物参观。驱车至城中心的Vakil清真寺参观, 进门处有售卖明信片处, Mr. Islami让我们自己选取几种作为赠品; 又至隔巷一Vakil浴室, 正在修理中, 拟修复作为博物馆陈列室。至Bazar Vakil参观市场。然后赴省文化艺术局, 由局长Kujuri接见, 陪同用餐。餐前去参观附近一座Khan书院, 现仍作为神学院之用。餐后至此间诗人Sa'ad's Tomb墓地参观, 亦在一花园内, 墓堂四壁镶嵌瓷砖, 为诗人的著名诗句。其旁有一泉水, 在地下, 拾级而下, 泉水极清, 有鱼数尾。据云饮此水可以长寿, 故诗人住在此间, 活到90余岁。至招待室小坐, 在纪念册上题名。Mr. Islami代表局长送我们每人一本英译Sa'ad [萨迪] 诗选及一本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详目, 有图片及说明。傍晚又赴设拉子城, 应此间巴列维大学校长Mehr教授之邀, 在他的住宅中作客, 除我们外, 还有Kujuri局长、Shah Baji教授, 及大学对外联络处长作陪。校长夫妇于二个月前, 曾率领一教育代表团来我国访问。



10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9时出发，直抵Cyrm's Tomb。石墓巍然矗立于戈壁滩上，Shah Baji教授已在那里等候，由他作解说。墓的基座凡6级，底层长阔为 $13.5 \times 12.5$ 米，墓室作小屋形，长宽为 $5.24 \times 5.3$ 米，高约11米，由原石垒成，用铁细腰嵌入以加固（铁细腰以铁棒为心，外灌铅汁，疑非铸铁）。可上登至墓室，入内一观，门洞内为门枢臼，门已无存，室内亦空无一物。惟在蒙古时代，此间回教徒将之为礼拜寺，右壁刻成壁龛，刻有花纹及阿拉伯字母。下来后，乘车约2公里至宫殿区。先至门楼处，石头建筑，用白石、青石相间。门侧壁尚余一堵石壁，上刻一戴埃及冠、身穿Elam服、有四翅的神人一。由门楼至觐朝殿，有柱8，现仅矗立一柱，上有鸟巢，闻二三百年来即有此巢。西侧有门，门刻有石浮雕，其一尚存，上部有三体文字（Old Preris, Elunite及Bobghes），知为Gyrm所建。前行230米至后宫，沿岸可见当年石砌的渠道。将近后宫时，有一处为1963年发现金银器窖藏之处。后宫中心为30柱，础石为白、青石垒成。此后宫为Darim所完成。更前行为方塔，但保存面完整，其余已倾圮，现正在拼合石块以求复原，基本结构与Naqsh-i Rushm的那一立塔相同，其用途当亦相同。再北行为一山城，实为宫殿的基座，建在山上，但未完成即放弃，有上行的大阶梯，后来加以堵塞，平台上后来亦有建筑，尚留有小石础及石柱，但已非宫殿规模。上登四望，可以见到Cyrus石墓及宫殿区遗迹。隔山丘尚有寺宇遗迹，闻有拜火坛遗址，以公路未修好，我们没有去。返至Cyrus墓附近的办公室，Shah Baji教授招待我们用茶，并赠送书籍，又请我们在纪念册上题字。然后告诉我，他也是伦敦大学毕业，1973年得博士学位，认为我同学前辈。握手告辞，分道南北行。我们至Abadch镇，在茶室用午餐，是由旅馆中带来蔬菜、罐头及大饼等，这里叫几杯茶。饭后续行，经Yajdi kdest，有一萨菲时代的驴马店，门前有一小河，对面为小村，其石壁高处有一废村，一片残墙断壁。更北行，经Aminahad，有一萨菲时代八角形的骡马店，我们没有停车参观。抵伊斯法罕已天黑，仍住Shah Abben旅馆，我住的是11号房间。

10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9时出发，赴德黑兰，相距约420公里。中午抵Dalijan [ 代利詹 ] 北的Duduhak饭店，继续北行，5时许抵达，仍住花园饭店，我住在435号房。到大使馆去，晤及焦大使及徐世光秘书等。晚餐后即返旅馆，接到明日参加此间国庆的参观体育表演请柬。

10月26日 星期三

今天为伊朗国王生日，也是他们的国庆。昨天起，连续放假四天。上午9时去参观Nega-reston博物馆，这馆原为国王之母的宫苑，二年以前改为博物馆。由馆长Diba夫人接待。楼下为Qajar王朝的油画，为帝王像及宫女像，以及故事画。有一小厅，观Audio-Vision [ 声像 ] 表演，放映藏品，并加说明。楼上为临时展出的“伦敦的金银器”，英国文化协会协助由伦敦金银细工行会所借来（10月6日至11月16日），共226件。又有珍宝馆，陈列本馆收藏的首饰等。另有细笔画、插图及《可兰经》抄本等的展览。出来后，赴大理石宫（Marble Palace），乃前王Reza Shah于1933年所建，由大理石建成。二年前改为博物馆，一部分改为陈列馆，凡5室，壁上以金或铜的画面，表示伊朗在从前受外国压迫和欺侮。Reza Shah起而争取独立，进行改革，建立德黑兰大学，建铁路等，以及今王即位，宣布“白色革命”，进行一系列改革。另一部分为王宫原来陈列。如楼上水晶宫，以玻璃装饰天花板及四壁。有细木宫，以细木镶嵌天花板及四壁，闻为设拉子工匠185人花二年工夫所制成；有一地毯，为工人10人花三年工夫所织成。前王卧室，地上陈列床铺，前王不喜睡在床上，喜卧在地板上。又有王服二套及日用器皿。有一放映室，放映建国2500周年的纪念典礼，及伊朗王加冕典礼的纪录片，故这博物馆一名巴列维王朝博物馆。在会客厅小坐，有前王立像（意大利画家所绘）。馆长Mrs. Khatibi请我们到一伊朗式餐厅用餐。下午天雨，体育表演停止，改请我们到现代艺术博物馆参观，有现代派、印象派等，我们看不懂，兴趣不大。晚8时，Baghezadab主任在中国饭馆请我们吃中餐。这个饭馆是伊朗人作老板，厨师系华人。

10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8时半，南行赴Kashan [ 卡尚 ]，经Qom [ 库姆 ] 可以看到礼拜寺的金顶。下午1时抵Kashan。县里文化艺术局长Mar'asbi及副局长Feizi二人在北郊迎接我们，赴Kashan Hotel [ 卡尚饭店 ] 新址。饭后出来，先赴Tope Sialk，乃史前彩陶遗址，为法国人所发掘（1934及1936年）。我们登南丘之巅，看到土坯所砌的墙，并捡拾一些彩陶片及石器。进城，参观Borngerdi House，乃一富商私人住宅，建筑于Qajar王朝之初，距今百余年，有雕塑及壁画，去年由政府征购，作为文物保护单位，正在修理中。出来后参观Agha Bozorg礼拜寺，亦为Qajar王朝建筑，有二层，地下室亦有二层，以Kashan夏天炎热时可以在地下一层作礼拜。又至读经书院，现仍有28名学生在这里读书，有小图书馆，闻藏书二万余册，有些是写本。晚间有今年文艺节，为庆祝国王生辰，有民间歌舞，邀我们前往参加，乐器仅唢呐及手鼓，节目除歌唱外，有舞蹈二节，9时散场。返旅馆，Mar'ashi局长请我们晚餐，有他的夫人及三个子女一起用餐，还有副局长Feizi（诗人）。Kashan为小城市，属德黑兰省，人口10万，阿拔斯大帝即埋于此市。

10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赴Natanj [ 纳坦兹 ]，全程约85公里，在距纳坦兹20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支路，西行约20公里，抵Abianch村参观。车行山间，路旁常有泉水，水畔长有杨树。Abianch村在山中，据云虽已改宗回教，但风俗仍保留有回教传入以前的遗风，例如妇女地位较高，早已男女同校，衣服则男女皆穿大裤脚的黑裙，亦为他处所无。房子有许多保留有Qajar甚至于萨菲时代的残留，如雕刻花纹及文字的木门及木窗等。有一老人领我们参观一萨菲时代的木结构礼拜寺。出来后赴纳坦兹参观礼拜寺，这里是一个建筑群，早期的有书院大门及唱经楼，为14世纪物，有玻璃砖嵌成各种花纹。进门参观14世纪的清真寺，亦为14世纪初由Salpin时期的八角式改为四合院式，又有Sheikh Abd-al-Samad的陵墓，亦为14世纪初所建。其坟墓作长方形，立有墓碑，屋顶里部为有弧柱的穹顶，外部则为玻璃砖所嵌成的金字塔式屋顶。以时间尚早，绕道Tepe

Sialk再参观一次，捡了些陶片；又赴Fin花园及博物馆参观，这花园离卡尚市区约7或8公里，为萨菲王朝阿拔斯大帝所建，后经Qaj an王朝所增筑修改，进门后即看到流水喷泉，柏树成荫，中心建筑正在重修中，以恢复萨菲时代的原貌。东边一博物馆，有陈列室8室，由以Tepe Sialk为代表的公元前3000年的东西，一直到现代手工业，都有标本。至西侧的古代浴室参观，北边较大，为国王所用，南边较小为大臣所用，1893年Marza Tiqikkua Anir Kair即在这浴室被刺死。旁有一图书馆，我们绕道至门口，登至门楼上招待室，喝茶，吃水果。晚8时，Mar'ashi局长在旅馆餐厅宴请我们。

10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赴Neya Sar参观，为一萨珊朝拜火庙，石砌，四角落柱，上为圆顶。其附近有当时居民所挖之窑洞二座，有烟熏痕。这里为砾石，不坚实，已半圯。又至附近的Khorram Dasht村，参观另一萨珊朝拜火庙，由砾石加石灰堆砌而成，仅残存四角柱，周围尚有寺庙围墙等痕迹。这遗迹在一村落边缘，附近有近代清真寺及墓地。返卡尚午餐后，与Mar'ashi局长及Mr. Feiji告别。北行，在中途，有一可能为Pre-Safavid [ 前萨菲 ] 时代的骚店，在沙碛中，保存尚存，盖作羊棚之用。参观后更北行，经库姆，抵德黑兰天已黑。抵花园饭店时约7时半。

10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赴德黑兰大学，由校长Mo'tarnechi接见。至文学院，院长Negahban教授（原为考古学系主任）接见，领我们参观图书馆及地理系，又至总图书馆参观书库（抄本书库）、阅览室等。至大学俱乐部，由Afshen馆长作东宴请我们。下午3时20分赴古物博物馆，为新出土文物展览开幕。巴列维王后亲自前来，与各国代表及本国考古学家一一握手，并寒暄。我们说，72年她到我国访问，在我国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她说，很高兴能在这里见到中国考古学家们，她访问中国时，中国也给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她在中国看到了新出土文物的展览。接见后，她

进陈列室参观，至图书馆稍息，听说给德国考古学家颁发一纪念章，以纪念这位德国考古学家在伊朗工作30年。

10月31日 星期一

今天为伊朗考古研究年会的开幕日，国王的姨夫、文化艺术部长 Pahlbod亲自出席开幕式。开会前，部长和我国代表团谈话，并约我们到他那里看72年王后访华的纪录片。9时开会，由贝格扎德教授作报告，用波斯语介绍这一年中伊朗考古中心的重要考古收获。九时三刻，由我作《近年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文物》的报告，并放幻灯片，由许博渊译成伊朗语，以时间关系，我只讲开场白及结束语，讲毕休会。大家到休息厅喝咖啡及谈话。11时半继续开会，由P. Amiet主持，M. Kantor（美国）作Cŏqā Mis及Cŏqā Banut发掘简报，F. Hole作《由Sus出土陶器以讨论社会的变迁》，皆用英文。下午继续开会，由F. Hole主持，作报告者皆用法语，有下列诸人：G. Dullfus（Bendebai的最近发掘），J. Perrat（1977年Šuš工作），A. Lehun（Šuš的Acropolis I），F. Vallat（Preto-Elarnite文字的数字概念）。至4时半，乃散会。我们赴大使馆，因今晚焦大使为我们代表团举行招待会，邀请伊朗人士20余人，一共4桌，11时余始散席。

# 11月

11月1日 星期二

上午9时开会，由R. Dyson（美国哈佛大学博物馆）主持，报告人有：1. A. Zagarell（Recent summing in the Baxtiari Mts）；2. 增田精一（S. Maluda, Telle Jari A in The Marv Dasht）；3. W. Sumnor（Maltin 1976）；4. E. Couter（EDD Section at Malyin）。休息后，请Kuini馆长引我们去参观古物博物馆，巡视一周，主要是看楼上前次未曾看过的Islamic时代古物。返会场，听E. de Waele（Bas-Reliefs Repestes Sunniees du Fars）及U. Sernato（Morqune Maszede Jonich d'Esfahan）。下午由我主持大会，第一部分为Hormor发掘，有：1. H. Bahltiari（Survey and Excavation at Hnnor Ib），本人未来，由Mr. Rahbac代为宣读2. A. Ghonchani（Tonnptoins from the Hormor Is）；3. F. Daneshur parvar（Chinese Wase from Hormor Is）。然后转入别的题目，H. A. Hakcomi的Application of Somitfic Method to Aulunzical smelias in Iran，用伊朗语，自己译成英语S. Salvatori的Brief Surface Survey at Shahdad用英语。返旅舍，我将F. Daneshpur的《中国艺术对伊朗的影响》一文阅毕，准备明天还给他。

11月2日 星期三

今天继续开会。上午由Y. Majidzadch主持，宣读论文有：1. M. Pipeno（Excavation at Gneyend at Sahrst Suxteh）；2. S. Salvatori（Centere Juorter of the Settlement at Sahn-e Suxkh）；3. L. Mariani（Conservation looks at Dahan-e Qolaman and other amient Site of Sistan）；5关于Atrak流域的调查报告，一人讲调查经过，一人讲发现的陶器的研究。休会。我们又去博物馆，再次参观新出土文物展览。下午3时我们到文化艺术部，由考古中心副主任Iskandor作陪，先观伊朗王后访华纪录片。部长迈赫达德·帕赫勒博德（Mehedad Pohlbod）接见我们代表团，焦大使作陪。我们赠送《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作为礼品。部长说“伊朗古代文物遭入侵者的破坏，遗留者珍品不多，希望

中国如发现有伊朗传入的古物，能告诉我们有关机构，尤其是音乐古谱及乐器方面，能将研究结果告诉我们。”返会场，然后由Perrot作Šuš讨论会总结的导言。Shahpom Malek Shahmizad及另一伊朗人，分别作关于伊朗古代年代学的比较研究的发言。散会已近6时，赴考古中心，由贝格扎德主任代表部长赠送我们每人一匹波斯锦（Isfahan时代）及手工业品（木骨细工）。返旅舍，主任为卢兆荫、安志敏二位明天离伊送行。A. Saurat, Iskandar副主任作陪，进食至9时始散。

11月3日 星期四

上午7时出发，我和王仲殊及Donashpor三人赴Qazvin [加兹温]，在德黑兰之西140公里，乃萨菲王朝Shah Tahmasp (1524-1576) 建都之所，但市内古迹不多，我们没有下车。经市区转向南行，直赴德黑兰大学田野考古研究所的Zagheh遗址，在市区之南约60公里。Negahban教授引导我们参观，这里一共三个遗址，其中以Sagzabad为最大，但从50年代始即遭盗掘，表面有公元前1000-800年的墓地，出铜小像及彩陶。从前比利时人V. Berghe及考古中心均来调查过，以为盗掘殆尽，无大价值。Negahban教授于1970年来此调查，申请获得发掘权，遂于此地建工作站，工作范围包括加兹温平原，约200公里见方。开始发掘Sagzabad遗址，又发掘Zagheh遗址。土丘表面满布陶片，其时代相当于Rey的Cheshmi Ali，其下可能有更早的，故决定选择此地为学生实习地点，目的在于：1了解这一地区的古迹及其地层年代；2训练学生。

Zagheh遗址，时代最早，文化层堆积约6米，圈一土丘，但周围有砾石及泥沙堆积层约4.5米，乃山洪冲来的，故土丘高出地面约1.5米，曾打一10米见方的探井，至发现住屋下缩为1米见方。可分17层，表面第1层与Cheshmi相当，或Sialk II（约4500 B.C.）；在第8层所采木炭， $C^{14}$ 断代为 $6269 \pm 150$  B.C.，距地面2.8米深；其下尚有9-17层，可能上达8000 B.C.；16-17层仅有石器，未出陶片，但也许已有之而极少；生土距地面几达7米。探井搞清地层后，即进行全部揭露，高处面积为 $300 \times 150$ 米，但可能达到 $500 \times 250$ 米。现已做到第4层，表面第1层有土墙房子，大小为 $10 \times 5$ 米；第2层有作坊，现已发现20来处。作坊

中有贮物瓮，一室达10余个，其旁有火灶，皆很干净，疑为粮食加工之所，将粉作成面饼。第3、4层有一古庙，已经重修过，墙壁高4.3米，大小为7.5×11.5米，为了筑屋顶，曾加隔断以便过梁，墙有壁画简单，仅在红地以黑、白二色绘成花纹，并在墙上插入成对山羊角，已发现17对，墙面曾经8次加抹。地面曾增填过5次。室内曾发现小泥像，其下的第5层，仅露出一些图形房屋。

第二工地Sagzabad遗址，在加兹温城南约60公里，当地人称之为Kara tepe（黑孤堆）。三处遗址中，时代最晚，面积最大，500×300米。遗物原来极丰富，但经盗掘，随葬物多已无存。表面层有墓葬，已被毁，其下则为建筑遗存。这里的时代，由3000B.C.左右，下达Achaemenids [阿契美尼德] 王朝（550B.C.）。中层已有铜器，有石制范、刻纹陶。在这加兹温地区100×200公里范围，发现古代遗址250余处（直至Islami时代）。第一季度于土丘最高处掘一探井，每边20米，4米以下地层未经盗掘者扰乱，于是选掘一个5米见方的探井，直达生土。另于土丘东南角掘一剖面3×1米，共分36层，最下的文化层，出土红、黑两彩的淡黄色底的陶片，约3500-2300B.C.，相当于Sialk III晚期。

至Qabrestan遗址，面积为200×100米，高出地面约1米许，文化层深达地面下约5米，时代为5000-3000B.C.，适在前二遗址之间。但表面层亦有与Sagzabad表面层坟墓相当的铜器坑。这些800-500B.C.墓的主人的住地仍未找到，可能为游牧民族，或另有所在。最下一层的时代相当于Sialk III，中层约3500B.C.，上层约1000-500B.C.，即铜器墓的时代。这时建筑较进步，彩陶的制造技术达最高峰。又发现冶铜遗址，有孔雀石铜矿碎块、冶炼炉、陶制铸范、坩锅等。房屋有的较大，其中一间即有6×3.5米，一般房子2-2.5×3-4米，现堆积有3米厚。可分18层（Strata），但可归拼为6个文化层，时代为4500B.C.至3000B.C.。东边小屋中有陶弹丸，多者达2-3千粒，用以御敌。这些小屋曾经火烧毁，梁柱成为木炭，但仍可识别。一室中，有一尸体被烧过的木材所压，可能当时曾经兵燹。我们在这里三处拣取一些碎陶片。又至工作站，设在Mohammad Abad，距加兹温28公里，为一座萨菲朝的骚店（Caravanserai），原已倾塌，花了二年半才修复。我们与



Nagahban教授及其学生共进午餐，饭后巡视工作站一周。这骚店为阿拔斯大帝所建，修理时发现一枚铜币，为1164H  1760（？）年所铸。7时20分抵德黑兰的花园饭店，许博渊翻译自使馆来电话报告卢兆荫、安志敏二同志离伊的情况。饭后记今日的日记。

11月4日 星期五

今日为在伊朗活动的最后一天。上午8时半赴年会的会场，王仲殊、许博渊二同志赴大使馆办结束手续。上午由比利时F. Vanden Beeghe主持。报告人有：英国人Stronach（Nush-e Jaān 1977，为Median居住地）；德黑兰大学Negahban（Qazvin Plain的发掘工作，主要是介绍Zageh遗址的一座庙宇）；Maj idzadeh（1972-1976年Tapheh Qahrestan的发掘，大房子和冶铜作坊）。休会，遇及Tabrir博物馆的Tabatabai馆长，将新疆出土的阿拉伯钱币的照片请他鉴定，为合赞汗（卒于1304年）所铸，正面阿拉伯文为《可兰经》中语，背面为突厥文“合赞汗”等字。继续开会，有报告：1. M. Rahlan（Xocheh的Selenco-Parthian建筑物的发掘）；2. Ch Adle（Rey地区的调查与发掘，是与Y. Kossari合作的）；3. A. Ghouchani（Soltaniyeh）的发掘；4. P. Amiet（公元前3-2世纪伊朗与大夏Batice的关系）；5. P. Calmeyer（有关Achcenined的Persepolis举行仪式的季节的文献证据）。下午D. Stronach主持，报告有：1英人B. O'kane（Timrrid Sturro Decoration）；2伊朗自然博物馆馆长H. Sadek Kooros（关于该馆的工作和计划，包括化石及旧石器）；3. A. Hakemi（1977年的Sahdad的发掘，包括墓地及作坊）。休息后，由贝格扎德教授作总结，这次会上共宣读63篇，其中48篇为调查发掘简报，其余为论文等，然后总结报告及论文内容。5时半宣布散会。我们返舍整理行李。7时半赴Rudaki Restunhent聚餐。与主人贝格扎德教授谈话，俯视全市夜景，10时半散席，与主人告别即赴机场。送行者有考古中心主任、副主任和翻译，大使馆许世光、陈景湘等。大使馆与机长打招呼，让我改坐头等舱，同舱者有军事代表团王树声团长，轻工业部杜子端副部长（科技合作代表团由阿尔巴尼亚返国）。

11月5日 星期六

晨5时半即见太阳。约8时半抵北京机场，已是北京时间11时半，天气不冷，约14度左右。下机后，有伊朗使馆文化参赞Hosein Shojaie（肖加依）、刘仰峤主任、牛兆勋同志来迎。秀君偕阿钢，带着小阳也来接。还有仲殊的爱人陈凯同志。与王、许二同志告别，约定星期一联系，即驱车返家。伊朗之行告一段落。阅这二十几天的《人民日报》。晚间王世民同志来谈。

11月6日 星期日

今天《人民日报》刊登消息，第5版“友好往来”栏有：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为团长的中国考古代表团在伊朗进行友好访问后，11月4日离开德黑兰回国。代表团在访问期间参加了伊朗考古和历史学第六届年会，夏鼐在会上作了《近年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文物》的报告，受到与会专家们的热烈赞扬。伊朗艺术和文化部长迈赫达德·帕赫勒博德（Mehdad Pahlbod）在11月2日接见了中国考古代表团。中国代表团还参观了在德黑兰、伊斯法罕、设拉子、珀塞波利斯、卡兹温等地的出土文物和已被发掘的遗址。

今天翻阅了这二十多天的《参考消息》。傍晚，遇及胡厚宣同志，王则诚同志来谈。

11月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牛兆勋同志告诉我院领导小组已决定调走二人，所中增补靳尚谦、林泽敏二同志为总支委员。孙秉根同志由安阳返，谈安阳情况。广播电台来电话约下星期二英语广播录音。新疆博物馆王炳华同志携来阿拉沟墓地出土器物照片。下午文物局任际奉、黄景略二同志来商谈18日〔在河南登封〕召开夏文化讨论会。至编辑室知《考古》5期已出版，6期已付印。阅二十余天国内外来信，又是一大堆。

11月8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整理伊朗带回来的书籍。下午赴所接见外宾西德马克思·普朗克协会（Max Plunk Institute）地学访华团的团长贝格曼（F. H. Begemann）、团员普赫尔特（H. Puchelt），大使馆文化参赞先铁（Hannebore Theodar），及我方翻译一人，参加接待的有王世民、仇士华、李文杰，参观了标本室和实验室。谈至5时始去。晚间阅《“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

11月9日 星期三

上午麦英豪同志由广州来，准备修改《广州汉墓》，定稿付印。参观山西下川今年新发掘的标本。与杨泓同志谈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会议的情况，及《考古》编辑室情况。下午翻译许博渊同志来，说要写一篇伊朗考古情况的报导。南京博物院葛同志来谈，关于漂水山洞出土的化石、人头骨及陶片事，有木炭希望所中代为测定。晚间阅毕《“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1209页）。

11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与周永珍、杨泓二同志商定明年《考古》1期及2期的拟目。写了几封国外的信件。下午开总支会，关于调整工资成立一小组，及下星期登封开会派人出席事。

11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新疆博物馆王炳华、李征、陈戈三同志来，并携来新疆昌吉城出土的Islamic Coins [ 伊斯兰铸币 ] 银币，据云共出土1300余枚，共出的还有“元祐通宝”钱一枚。北大C<sup>14</sup>实验室陈铁梅同志来，携来最近测定的数据30余个。下午与新来的法文翻译谈话。四川省工艺美术研究所何洪志同志等来，谓新编一本《蜀锦史话》（未定稿），要讨论几个问

题。

11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审阅《人民中国》关于河姆渡文化的报导，作了些修改。下午浙江博物馆梅福根同志来谈河姆渡发掘工作事，他是随着浙江瞻仰毛主席纪念堂（500人）来的。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闲谈，知学部新来三位领导已于昨天上班。

11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北大宿白同志来谈。下午自然科学史所华觉明同志来谈。素琴儿昨日来京，今日出差赴沪。

11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8时半加拿大地质考察组在旺利斯（Wanles）率领下来所访问，先在会客室接见，他们提了些问题，讨论到10时许，参观C<sup>14</sup>实验室、标本室。返会客室已11时半，互赠书刊，稍谈后，告辞而去。下午罗马尼亚外宾来所参观。这是二人组成的考古代表团，已由任式楠陪同参观访问安阳、洛阳、西安、南京及广州，昨天返京。2时来所，由我和王仲殊、王世民、乌恩、任式楠、李文杰等同志接待，院部张国维同志及两位翻译陪同。我致介绍词，彼特雷斯库教授谈罗马尼亚的Cuenteui彩陶文化，并放幻灯，至4时始毕，继续座谈。彼特雷斯库教授及塞巴斯蒂安博士提了些问题，将近5时半始告辞。晚间准备明天的广播发言稿。

11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邀，用英语对外广播，题目是《考古学

与科技史》（Archaeology and History of Science），是广播局加拿大专家伯尼尔（Neil Birton）根据我在《中国建设》上发表的英文稿改写而成。录音后，与伯尼尔会面谈话，他希望看到一本中国考古学的教科书或参考书，又希望有35毫米关于古物的幻灯片，以为教学之用。下午赴首都体育馆，参加教育部批斗“四人帮”的黑干将大会。共有4人发言。我因为今晚离京赴郑州，提早退席。晚间8点55分开车，同行者有殷玮璋、张彦煌、佟柱臣及周永珍四同志。

11月16日 星期三

清晨5点45分车抵郑州，傅月华副局长来接。赴招待所，与文物局来的陈滋德处长，及任际奉、黄景略同志一起用餐，饭后稍息。安阳队杨宝成同志来谈安阳工作，想参加登封会议，我劝之返安阳。9时许由傅月华同志陪同我们八人一起赴登封，车行约2小时半。中途经密县打虎亭，看到路旁一大土冢，据云即汉代壁画墓，已封闭。抵登封县招待所不久，另一大轿车载外地来参加会议的同志30来人也到了。其中包括历史博物馆的李石英、史树青、李锡经、石光明，及我所东下冯工地的徐殿魁、高炜、黄石林、张岱海等。午餐后，与所中同志交谈。后来随傅月华、陈滋德、张守德（县委副书记），坐吉普车同赴太室山南麓的嵩岳寺砖塔，为南北朝时物。归途经嵩阳观，观内有古松二株，俗有大将军、二将军之称，相传为汉武帝时物；墙上嵌有宋代政和、大观年间题诗石刻。观前不远有一巨碑，为唐天宝三载徐浩书的《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碑额及碑座皆有雕刻。返招待所已近6时。晚饭后与史树青等进城散步，返舍在陈滋德同志处闲谈。

11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由登封城出发，西行参观少林寺，距城1公里，车行山中，几近1小时。将近少林寺时，可以看到右侧山腰永泰寺唐塔，左侧可见少林水库。寺面对少室山，后枕太室山西麓的五乳峰，从前树木成林，故称少林。相传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跋陀开山。孝昌三年（527年）

达摩来此，面壁12年，为禅宗开山祖，在此传法于二祖慧可。建筑为乾隆时重建。民国十七年（1928年）石友三部队焚毁天王殿、大雄宝殿、钟鼓楼及藏经阁。我们于山门前下车，山门匾额为康熙所书，过山门后甬道两侧石碑各一行。有：（1）唐开元十六年（728年）建，裴淮撰书唐太宗碑；（2）永淳二年（683年）王知敬书天后御制诗碑；（3）元代日僧邵元书碑；（4）明洪武元年（1368年）日僧德昭书道行之碑；（5）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三十六峰赋碑；（6）宋朱节书“第一山”；（7）“千山万壑11碑；（8）嘉靖二十年（1541年）达摩渡江图、达摩双足迹碑等。再进为天王殿遗址，其西北有三碑：（9）天启甲子（1624年）刻达摩像；（2）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禅宗宗派世谱；（3）苍谷书诗碑。又有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重修碑。两侧钟鼓楼已毁，钟楼有明弘治三年（1490年）铸铁佛和金泰和四年（1204年）铸11000斤重铁钟（已碎裂），又有乾隆诗碑。大雄宝殿已毁，其前的五品秦槐、汉柏及娑罗树等皆随同被毁。殿后有大铁锅，重1300斤（1576年）；大石磨一（1564年制），直径1.19米，相传三骡推磨，每天可磨千余斤。庭中有至正七年（1347年）欧阳玄撰、之书的《重建达摩殿碑》及《徽府恩赐之碑》，皆为巨碑。其后藏经阁已毁，据云有明代北京铜版《藏经》及达摩面壁石等，现皆无存。壁上嵌有宣和壬寅（1122年）蔡京书“面壁之塔11、大金元光视昭绘“二祖慧可像”及达摩面壁图（乐田笔）。后有客堂一，现存五开间，乾隆十五年（1750年）曾驻蹕于此，故称“龙廷”，有至元二年（1342年）铸铁钟，重650斤。由此上登达摩亭，相传慧可于此受衣钵，一名“立雪亭”，墙外壁有苏东坡诗石刻。更上一层，为千佛殿，又名毗卢阁，万历戊子（1583年）建，乾隆重修，有永乐年间周王所献玉佛，后壁及两壁有明代壁画“五百罗汉朝毗卢”，面积达300平方米。这殿中地面铺砖，有凹陷处10处，据云为寺僧练武脚踏所成。毗卢佛为铜铸。左侧厢房白衣殿，为晚清建筑，有壁画，后壁为少林和尚救唐太宗图、会那罗御红巾图，两侧为少林寺练武功图。初祖庵，由寺上行约3-4里，山径不好走，约有一半人留在下面未登，我鼓余勇上行。庵前有康熙己酉（1669年）“六祖手植柏碑”康熙十三年（1674年）重修伽蓝祠功德碑等。这庵为宋代建筑，额匾“明阳绕立”为民国丙子年（1936年）立，斗拱雄伟，石柱有浮雕，殿内东侧一柱有宣和七年（1125年）题刻，又有嘉靖年刻字。西侧一柱有近人刻字：“丁丑四月江安傅增湘、吴兴徐鸿宝、贵阳邢端来游，增湘

书。”两壁为三十八祖图像壁画。殿后又有一后殿，乃近时重修，现住一老僧，名“行夏”，已81岁，尚隔日下山挑水。除了老僧床铺、锅灶之外，有一菩萨残像，及一达摩椅（打坐用）。殿外壁上嵌有天启壬戌（1622年）重修初祖庵碑。在这殿侧空地上，可以看到后面的五乳峰。由初祖庵下来，绕道至塔林，有220个和尚塔，最早者为唐代，如“东都敬爱寺法玩禅师塔”，有贞元七年（791年）李光撰、马士瞻书碑，嵌于塔的后壁。其前有一“宣和三年普通塔”，门洞开露，现下空无所有，相传当年为一般和尚集放骨灰之所。又有元代日僧邵元撰书的“圆通法师法照和尚碑”，嵌于塔壁。又有嘉靖甲子“就公天竺和尚之塔”。时已晚，不及一一细看，照相后返少林寺，山门前又照合影，登车返招待所。

下午2时出发，参观中岳庙及太室阙。相传秦时创建，汉武游此建庙，唐玄宗时定庙址于此，盛时占地11万平方米，万历时有庙宇900余间，清代尚有300余间。正门作牌坊形，正门前有石人二，对立于道旁，为汉代物。又有遥参亭，立于正门后，1942年由四角亭改为八角亭。其后为门楼，名天中阁，楼上有木化石两段。过门楼：（1）廷中有“配天作镇”坊，次楼有“宇宙”、“具瞻”额，故又名“宇宙坊”但三个额字现均已失去。（2）过一楼阁，其后东侧有守库铁人四，原在古神庙四角，高约3米，有一铁人铸有“维那主吕荣，忠武军匠人董瞻，治平六年（106年）三月二十八日”等字。（3）又过楼阁，后院两侧各有二平台，上面原有建筑物皆已无存，东侧二平台之间有北魏太安二年（456年）“中岳嵩高灵庙之碑”，高2.82米，寇谦之撰书，现有木栅加以保护。又有至元猪儿年（1287年）白话圣旨碑、五岳真形图，开禧三年（1207年）御制蘸告文碑。（4）峻极门，乾隆重修。（5）其后为岳宿阁，万历三年（1575年）修，院中有“崧高峻极”坊，又名通神门。南院有厢房现作展览之用。两侧有乾隆御碑亭，中央有月台（拜台）。（6）中岳大殿，又名“峻极殿”，九间，乃顺治七年（1651年）建，乾隆年间重修。这殿曾以日寇轰炸，东侧受毁，今已修复。殿中有神厨，前有盘龙藻井一口，天花板原来皆有盘龙图，今除藻井附近之外，余皆无存。殿中又有万历三年（1575年）铸铁钟一座，重达千斤。（7）寝殿，明成化庚子（1480年）重建，乾隆年间重修过，为七间。这殿外原植有日柏、月柏各一株，现有日碑、月碑各一，原有日柏亭以保护木根，但1942年被十三军毁去作柴烧。（8）御书楼，原名“黄篆殿”，为

藏贮道经之所，万历年间创建，民国初年重修，不中不西，已非原貌。中岳庙的后边小山上有一小亭，更后即为中岳嵩山主峰太皇山。正门之南约一里许的太室阙，现有小屋保护，阙为汉安帝元初五年（118年）所建。晚间有电影晚会。北大邹衡、李伯谦，开封师院孙作云，中大商志禪等同志亦来。

11月18日 星期五

会议正式开幕，会场上悬着红布横幅，上书“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座谈会”。报到者最后达109人。今天县委中，连人民武装部的委员都来参加。大会由陈滋德同志主持，先致开幕辞，然后由省文化局杜希唐局长，县委第二书记张元喜致欢迎辞。由我与历史馆李石英同志、山东省博物馆金松源副主任，分别发言。最后陈滋德同志谈会议目的及精神。散会已10时许。至杜局长房中与县领导们闲谈。下午继续开大会，由我主持，由安金槐同志作告成发掘的报告。任际奉同志宣布明、后两天的日程，然后散会。晚餐时，遇及林耀华同志，为了编写《原始社会史》，他率领编写组一共六人，由西安、洛阳来此，顺便参加这会。晚间有晚会，由县委委组织武术表演，放映常香玉《花木兰》电影。

11月19日 星期六

今天赴告成现场参观。距登封县城约1公里，至告成镇折向西行，直至王城岗，参观发掘工地。我们由城基东南T42开始，至转角处T41，经T38、T39至T31，参观东壁剖面；又由转角处T29北行至T23，参观北壁剖面。T16-19大方探坑已填平。经T26至T27参观北壁剖面，这里有春秋墓一座，陶器三件已取出，仅留人骨架。至T32，夯土至此被一古沟所打破，又至T36，仍为古沟。我们曾下坑，剥古夯土层，打夯不坚紧。由王城岗返告成镇，在镇的南墙外有战国炼铁遗址一处，正在发掘中，出土陶范、陶豆碎片，碎铁器（锄、斧、刀等）。其西侧有一烘陶范窑及冶炉底部，其东部断崖上又露出一炼炉残迹，尚保存顶部。中午返登封县城。下午参观工作队部，在观星台旁，为中学旧校舍，陈列



有新发掘遗址T31、T27、T32三条探坑的出土陶片，又依时代先后，分别陈列龙山中期晚段、龙山晚期、二里头一二期、二里头三四期、二里冈期、西周及春秋等王城岗出土物；其次为战国炼铁遗址出土物，有字陶豆及陶瓦（出于东周城址内），王城岗出土骨器，石器；最后为双庙沟出土仰韶早期的红陶、褐陶及石器。

出来至观星台参观。前有影壁，嵌一乾隆戊辰（十二年，即1745年）石刻“千古中传”四字，大门建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嘉庆十四年（1809年）重修，有嘉庆十四年的对联“石表寓铸心，氤氲南北变寒暑；星台留古制，会合阴阳交雨风”。最后为戟门，门前有康熙十五年（1676年）和乾隆二十二年（1755年）重修周公庙碑。戟门内有嘉靖七年（1528年）重修测景台碑，其后的院中，有一石台座上之碑，通高3.91米，碑连盖高1.96尺，正面刻“周公测景台”五字，碑阴台座上刻明（？）人石刻对联“道通天地有形外，石鑲阴阳无影中”。其后为周公庙，现改为展览室（观星台展览）。庙后为测景台，台的东壁留有1944年日寇所击炮弹痕两处（原来不止两处，余已修补），台北为石圭表，建于元初，明代重修过，以石灰岩分段连接成，上有水槽，以为量天尺，尺长31.19米。拾级上登观景台，凡60级，台上东室曾于1944年被日寇炮弹打毁，75年修复。由台下来，至展览室参观，为新近布置就绪，除了说明测景台的图片之外，还有些附近出土的古物。返登封城，晚间观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及《人欢马叫》。11时半返舍。

11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赴阳城山参观东周时代阳城遗址。东行小路至萧家沟，这里有战国时代的水管，长达二十余米，上接一水池，长十余米，宽约六米，下铺大鹅卵石一层十行。其旁有大片居住遗址，耕土下即为红砂岩层，有鹅石堆聚成石础或仅余柱础穴，可能为大建筑，正在继续工作中。由萧家沟北行，越北城墙豁口，外壁有窑洞，洞口上媚露出夯窝痕迹，夯窝小而密。沿外壁西行，至城门外入城返原地。乘车下行，经告成镇，东行至双庙村，下车至史前遗址，断崖上露出石灰华成层，夹有红陶片。至石淙河，上流有石灰岩断壁，壁上有唐代久视元年（700年）

《夏游石淙诗磨崖》及《秋游石淙诗磨崖》。其间为石淙涧，据云原来水深而清澈，但去年水库决坝放水，今水浅而泥沙满涧，但怪石嶙峋，风景不恶的。下午参观的不是古迹，而是人民公社，至徐庄大队、朝阳大队，返家已6时余。今晚这里的张书记为林耀华等明天赴郑州的同志饯行。戴彤心同志今天才从西安赶来，下午他到现场补课参观。

11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大会，陈滋德同志主持，由徐殿魁、赵芝荃二同志分别介绍东下冯、二里头工作情况。开封地区书记王佩玉同志等来与大家见面，慰问几句，并共进午餐。下午继续开会，由傅月华同志主持，发言者有黄石林、佟柱臣、张彦煌、邹衡等四位同志。邹衡同志于晚间继续发言，至8时半始毕。邹同志以为王城岗并非属于夏文化，许多人对此有意见，散会后议论纷纷。戴彤心同志来谈，表示希望返所工作。

11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继续开会，由陈滋德同志主持，发言者有史树青、张彦煌、殷玮璋、安金槐四同志。最后由孙作云教授谈夏初自禹至杼的传说故事，主要根据《天问》，谈了一小时余。下午继续开会，发言者有方孝廉、李锡经、郑光、贾峨四同志。休会十分钟后，由我发言，对于：（1）夯土城墙问题；（2）地层文化问题；（3）夏文化问题；（4）夏都阳城问题，我以为前二者已解决或基本解决，后二者尚待继续探索。然后由杜希唐、李石英、傅月华、陈滋德同志相继致辞，会议遂告结束。7时登封县委设宴招待到会代表。宴会后，陈滋德同志和傅月华同志在会客室，向杜希唐局长及县委领导汇报会议情况。返室，《光明日报》刘汉屏同志、河南省博物馆贾峨等同志来谈。

11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由登封县动身，向杜局长，傅月华、李德扬同志告别，并请其

代向县委致谢。登车共7人，除北京来的4人外，还有赵芝荃、高天麟、安金槐同志，用洛阳工作站的吉普车去偃师二里头。中间经过十八盘、古滑城遗址（下车参观，除城墙外尚无所见）、唐太子陵。在二里头，参观二号宫殿址，段鹏琦、屈如忠、张国柱三同志在工地。少顷，汉魏故城许景元同志亦来，并且偃师县委、公社书记、大队书记都来工地，与之寒暄并致谢其支持工作。一起进城，县委设二席招待，并请洛阳地区林局长由洛阳市赶来作陪。饭后稍息，赴县博物馆参观，在图书馆楼上，有二里头出土的铜爵、玉兵器、玉饰及东汉釉陶等。向林局长等告辞，已近3时。经宋陵时，宋真宗永定陵即在道旁，下车参观，为省级保护单位，有1976年所立标志。前有二土阙，其后两行石人、石马等，每行二十余件；墓冢前又分列两旁文武官及狮子，并有民三十二年（1943年）巩县县长李子俊所立碑。登土冢之巅可以看到后面有太子墓，亦列石人、石马，但较少。永定陵围墙四方阙前石狮一对，皆可以看到。抵郑州市的国际旅社已6时半，下榻107号房间，与佟柱臣同志同室。补记日记。

11月24日 星期四

今日由国际旅社迁至中州宾馆（房钱贵一倍，每天8元）。10时出发赴大河村参观。大河村离郑州约15公里，遗址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文化层4-6米，包括仰韶1-4期，龙山文化一期（第5期），64年发现，72年发掘500来平方米，主要是三期遗存，C<sup>14</sup>断代距今5040±100年。有房子，残存墙壁达1米，已掘出房址6-7座，皆火烧成红烧土，现加保存，并于74年加盖房子保护，房内陈列柜陈列有各时代的陶器，由仰韶1-4期，至龙山文化。这里的主管人李昌韬同志出来招待，并作说明。后来又引我们参观仓库，即大河村出土陶片，正在整理中。山西队徐殿魁、郑光、张岱海、黄石林同志亦来。参观毕返宾馆已近12时。下午2时余，参观商城遗址。先赴省博物馆会同安金槐同志及考古所同志，至白家庄工地，即出有大堆人头骨处，途经T.71宫殿遗址，已半入墙中，留花墙外的已盖上。抵工地，裴明相同志作说明又引至现场，参观柱础出土处大片夯土，又至大堆人头骨处，已盖上房子加以保护，可以看出打破二里冈下层的夯土的小沟，沟内填土上堆大批人头骨等。陈列柜中

有洛达庙早晚期、二里冈上下层、人民公园等地出土陶器，及冶铜、制骨、制陶遗址所出遗物。出来后至医药器械厂前面的商代城墙遗址参观。返至省博物馆，参观许昌县东鄢陵出土的五件陶器，其中一件为折腹盘（上有彩绘花纹），四件为背壶（一件灰的无花纹，其余为红陶无彩），似乎受到山东大汶口文化背壶形器的影响，但花纹为大河村期型。晚饭后进城至旧城百货大楼一带闲逛，远望可以看到“二七”纪念塔巅的红星。

11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参观郑州市博物馆，地点在碧沙岗，原为冯玉祥所建的[烈士]林园，今为公园。李昌韬、于晓兴二位同志陪同参观，原始社会室，以大河庄仰韶文化遗址及马庄龙山文化遗址为主；殷代奴隶社会室，以郑州市出土物为主。又观仓库中所藏的古荥阳冶铁遗址所出陶范等，及放在室外的荥阳唐代下海寺遗址新出土的唐代长庆元年（821年）菩萨像十余尊，宋元丰四年（1081年）释迦佛像一尊，已身首分离，但可以拼合修复。这馆是57年开始建立的。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探视任际奉同志的病，恐须动手术作胃切除。下午赴省博物馆参观，陈列品颇丰富。（1）旧石器（三门峡市及安阳小南海）；（2）新石器仰韶文化（郑州林山寨，淅川黄楝树等）；（3）龙山文化（偃师灰嘴，郑州豨豸王等）；（4）夏文化（巩县小芝田煤山一期，巩县稍柴，偃师二里头等）；（5）商代（郑州二里冈，人民公园，安阳小屯等）；（6）西周铜器（上蔡，洛阳，鹤壁庞村等）；（7）春秋（新郑、郟县铜器等，信阳楚墓）；（8）战国（铁器，三门峡74年上村岭铜器，新郑铜兵器等）；（9）秦代（秦量，秦半两，瓦当）；（10）西汉（烧沟汉墓等）；（11）东汉（南阳铁器，温县陶范，洛阳刑徒砖）；（12）魏晋南北朝（淝池出土铁器，邓县画像砖，安阳范粹墓等）；（13）隋唐（安阳张盛墓，唐三彩，含嘉仓）；（14）宋代（瓷器：钧窑，汝窑，鹤壁窑，修武窑等）；（15）元代（焦作陶戏剧俑：龙凤碑，“元帅之印”）；（16）明清时代（大顺三年铜镜，“荒年志”拓片等）。时已近5时，告辞返宾馆。晚餐后，博物馆派车来，办公厅主任送我们上火车。

11月26日 星期六

晨5点45分抵北京，分别返家。王仲殊同志携来许博渊翻译的“伊朗之行的通讯稿”加以审改。王同志走后，审阅他起稿的“伊朗访问总结”。下午补阅这十几天的《人民日报》。晚间王世民同志来谈。

11月27日 星期日

补阅这十几天的《参考消息》。楷儿托同事捎来鸡蛋一盒。

11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总支开会，商议关于调整工资，明年及五年规划。我简单汇报这次登封会议情况。散会后，王杰同志汇报出差湖北情况。下午文物出版社俞筱尧同志等来，由我与乌恩同志二人与之商谈订立专刊合同事。高广仁同志来谈南京开会及山东工作情况。

11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开了三个会：（1）王杰同志汇报去湖北联系明年发掘地点的经过。（2）“三十年考古”的写作问题。（3）院部组织去大庆取经的人员名单。下午写了几封信。赴裴文中同志处，将房县兔子湾出土的打制石英石器给他鉴定，他也说很难确定。又将国外报纸所刊登的1943年协和医院解剖系及新生代研究室人员的合影给他看，他很高兴，畅谈当时情况。

11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开会，讨论明年工作计划及三年工作设想，有各组室负责

人及已返京的田野队队长参加。散会后，将Chase [ 蔡斯 ] 教授寄来的英译稿，托华觉明同志转交原作者柯俊教授审改。下午校改殷玮璋关于我在登封闭幕那一天的发言记录。又为《考古》审阅孙作云的一篇稿子《古代器物纹饰中所见的动植物》。孙同志有“图腾孙作云”或“孙图腾”的绰号，这里有许多以图腾崇拜来解释、殊嫌牵强，建议退稿。晚间吴震同志来谈，他们在文物出版社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

# 12月

12月1日 星期四

上午院部科研组派岑明、高德二同志来了解我所图书资料组情况。他们走后，我到苏秉琦同志处，他仍是半天上班，他谈及最近去山东、南京、杭州情况。下午天文馆伊世同同志来谈，徐苹芳同志一起谈天文学史问题。徐苹芳同志又取来内蒙出土的千阳铜漏（河平二年）。甘肃博物馆初师宾同志来谈甘肃新出土居延汉简，及火烧沟墓葬发掘情况。

12月2日 星期五

上午校阅通俗本《满城汉墓》。为《考古》审阅殷玮璋《关于二里头文化》一文。下午赴所，接见日本大使馆文化专员山口一郎。刘仰峤同志来所，要求我所开一介绍图书资料工作的会。晚间至胡厚宣、王则诚二同志处闲谈。

12月3日 星期六

上午与杨泓同志谈编辑室情况，又偕麦英豪、苏秉琦二同志一起至首都餐厅用午餐。下午写了几封信。晚间夏承焘先生来访，翻阅伊朗画册。

12月4日 星期日

上午牛兆勋同志来电话，关于我去大庆的事，是否可再加考虑，冬季太冷，今后还会有机会。晚间去看牛兆勋同志，决定去大庆另换一人，我不去了。下午卢兆荫、安志敏同志来谈，他们二人昨天由罗马尼亚返国。赴首都医院探视张伯璠先生的病，这次病情较严重。

12月5日 星期一

陕西徐锡台同志携来周原出土甲骨照相70余张，连同前次携来的，已达百六七十片。牛兆勋同志谓明天起学部新领导要来所听取汇报，叫我准备关于业务方面的情况，另嘱运动小组准备关于运动的情况。下午准备明日汇报材料。

12月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分三组向院部汇报工作。我为图书室审查西文订书单。新疆博物馆陈戈同志来谈，并交来昌吉故城出土银币拓本。下午向院部领导胡乔木院长及邓力群副院长汇报考古所情况，由我汇报科研工作情况，杜荻运同志汇报运动情况。

12月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徐苹芳同志汇报筹备《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审查会议的情况，明天开始开会。下午在家，翻阅《文物》今年10期及11期。

12月8日 星期四

上午偕王天木同志赴前门饭店，参加《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审查会议。由卢央同志主持，徐苹芳同志介绍集稿经过，我们几个人发了言。然后分组讨论。午餐后返家。下午参加党组织生活，原定继续学习《“四人帮”罪行材料之三》，后来谈到院中运动情况去了。

12月9日 星期五

上午与黄展岳同志商量《考古学报》明年2期拟目。审查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一稿。至院图书馆翻阅西文期刊及西文新书。下午修改《近年出土波斯文物》的英文稿，并选择照片作图版之用。



12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陪秀君赴北大医院口腔医院治牙，由张裕珠大夫为之修治假牙。下午与赵铨同志商量翻印论文照相，为《考古学报》审阅稿子（《南阳铁器分析》）。

12月11日 星期日

为《考古学报》审阅稿子（顾铁符的《楚墓断代》）。下午瞿同祖同志来谈。

12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陈志达同志向我和牛兆勋同志汇报安阳工作情况。又与卢兆荫同志商酌通俗本“满城汉墓”的校样定稿问题。下午赴院部参加科研计划会议，传达于光远同志12月2日的讲话。晚间阅所中新创刊的《考古学参考资料》第1期。

12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陈滋德同志来所，与牛兆勋同志和我商谈安阳保护殷墟问题。下午赴钓鱼台9号楼，参加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由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同志主持，谈至5时即散，让大家一观电视卫星广播。明天下午继续开会。

12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参加党员十三级以上干部会。由刘导生同志传达12月10日闭幕的中央计划会议上华主席、李副主席及余秋里同志的讲话。下午

继续参加昨天的座谈会，由张平化同志主持，发言者有胡乔木、周扬及刘大年三同志。

12月15日 星期四

昨天下雪，今天转为下雨。上午刘随盛同志汇报宝鸡百首岭发掘收获。院部索取关于解放以来的考古所工作总结，让卢兆荫、王世民二同志撰写，下午即要交去。下午为《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一文搞些插图，拟在《考古》2期上发表。

12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高天麟同志谈洛阳工作。为图书室审定订购西文图书单子。为翻译组审查《当代苏联考古学家小传》，为莫润先同志所翻译。下午依据王俊铭同志的意见，对英文稿作些修改。晚间徐苹芳同志来谈《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审查会议的情况，拟明天结束。

12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偕徐苹芳同志出席《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审查会议的闭幕式，由卢央同志主持，由徐苹芳同志报告审查结果。下午赴所，与莫润先同志谈翻译工作。

12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阅毕《探险》19卷4期（1977年）（pp. 1-47）。下午阅《考古》1977年5期（289-360页）。晚间石兴邦同志来谈，昨天刚从西安返京。

12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将《波斯萨珊文物》英文稿及图片，连同一信寄给德黑兰贝格扎德教授。下午总支开会，讨论调整工资，及筹备考古学会事。

12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安阳外办偕同电影制片厂来商谈，协助拍摄《安阳导游》的殷墟部分。中国纺织史编写组来商谈，春秋以前阶段的纺轮发展问题。下午院部在公安部礼堂召开全院党员大会。由胡乔木院长传达华主席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及学习领导小组对于今后全院各所运动及工作的意见。

12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党员分组讨论昨天胡乔木院长的讲话。下午所中开动员会，由牛兆勋同志传达中央关于调整工资的文件，其意义是粉碎“四人帮”后的胜利成果之一。然后分组讨论。晚间观内部电影《罗马之战》。

12月22日 星期四

整天讨论工资问题。晚间观内部电影《哥白尼》和《侠盗罗宾汉》。

12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总支开会，讨论调整工资问题，及编辑部人员的重新安排。会后与卢兆荫同志商量，目前拟由黄展岳同志协助管理编辑室，杨泓同志由管《考古》改为协助《考古学报》编辑工作，周永珍同志专任《考古》。下午与黄周二同志商量，接着召开编辑小组会议，作决定。

12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党员分组开会，继续讨论胡乔木同志的讲话。下午将《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一文中文稿最后修改。阅Acta Antiquae (Hungary) [《古物学报》(匈牙利)] (1971年)，及德国《东方研究所通报》(1966年)中关于西安出土的汉文娑罗钵文合璧墓志的考释。

12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冯佐哲同志来谈关于英法新发现的中国地图事。阅黄烈同志的《从考古发现看3-6世纪我国新疆与内地的关系》文稿。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宣部召开的在京社会科学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知名人士座谈会。2时半开始，先开大会，共332人，由张平化部长讲话，座谈会目标，然后分组讨论，5时半散会。我们这一组由中宣部廖井丹同志主持，发言者有孙冶方、任继愈、朱智贤等同志。

12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虎坊桥工人俱乐部，参加院部召开的毛主席84岁诞辰纪念会。胡乔木院长主持，于光远副院长作报告。这次主席团四五十人，考古所有我与安志敏二人，除院部党组及领导小组外，主要是各所的业务骨干。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宣部的座谈会，发言的有薛暮桥、李曼村等。4时许发言结束，由张平化部长作总结。4时半郭沫若院长来，由轮椅送进，他朗诵新作《纪念毛主席84岁诞辰》七律一首。后由张瑞芳演员再朗诵二首。散会后返家。晚间参加人民大会堂的文艺晚会，中央首长自华主席以下也都来看演出，9时半即散。

12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仍在继续评工资。我到院图书馆阅新到书籍及刊物。下午

我所与近代史所总支成员合开小组会，谈听了胡乔木院长20日的讲话后的体会与意见。晚间自然科学史所刘金沂同志陪同地理史组的曹婉如、唐锡仁二同志来访，谈英法新发现的中国明代地图事。

12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中国陶瓷史》编写组盛、程二同志来谈组织编委及主编人员，想叫我与安志敏同志加入编委会，婉却之。所中总支开会，讨论工资调整问题。下午赴历史所小礼堂，参加院部各所总支委员座谈会，由刘仰峤同志主持，有八人发言。

12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将《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一文交《考古》编辑室。下午院部继续开会，由王仲方同志主持，发言者有牛兆勋、冯至同志等五人，5时许散会。

12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总支开会，为调整工资最后定案。下午阅Treasures of Early Irish Art 1500 B. C. - 1500 A. D [《早期爱尔兰艺术珍宝，公元前1500年—公元1500年》]（1977年纽约展览图录）（pp. 1-220）。下班前至黄烈同志处，将他的稿子交还给他，并提了些意见。晚间炎儿持介绍信及证明书赴建国门派出所，为夏阳孙迁移户口办申请手续，不知这次能办成否。

12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与王俊铭同志谈《考古学报》英文提要事。与杨泓同志谈《考古》编辑事。下午赴学部继续参加座谈会，散会后返家。偕秀君赴

张伯璠先生家吊唁，张先生于27日去世，我于今日午后才知道。晚间观内部电影，雨果名著《悲惨世界》改编的黑白片。暄儿一家也去看，暄儿已决定3日离京出国。王世民同志来谈。

---

(1) 编者注：1977年5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2) 编者注：6月8日内容日记原缺

(3) 编者注：团员有王仲殊、安志敏、卢兆荫及许博渊（翻译）。

# 1978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校改《考古学报》78年1期英文提要。下午审阅《考古》78年1期校样。至胡厚宣、王则诚二同志处闲谈，也算是贺年。暄儿一家午后便回去了。

1月2日 星期一

上午农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李虎侯同志来谈调动工作事。校阅《考古》78年1期校样毕。

1月3日 星期二

上午总支开会，谈调整工资事。下午赴所，写了几封信。晚间吴震同志来谈。正暄儿今日离京赴英。

1月4日 星期三

上午旅大许明纲同志来谈。编辑小组开会，决定编辑室人事及今年专刊计划。下午赴院图书馆阅新到期刊，及Britannia [ 英国 ] 1977年鉴。晚间吴震、于豪亮同志来谈，徐锡台、叶小燕同志来谈。

1月5日 星期四

上午编辑室开会，宣布改组，由黄展岳同志协助卢兆荫同志管理全室，杨泓同志管《考古》，周永珍同志助黄编《学报》，徐保善同志仍

管专刊。下午所中党员大会，由王仲殊同志传达31日邓力群同志的报告，然后分组讨论。

1月6日 星期五

上午将揭发材料交专案小组。下午阅周梦江摘抄乡贤日记的稿子。

1月7日 星期六

上午学习。审阅于豪亮同志的《墙盘考释》。下午赴刘大年同志处，将周梦江摘抄的稿子交给他，请他考虑出版问题。傍晚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

1月8日 星期日

上午偕胡厚宣、苏秉琦二同志赴八宝山参加王葆真先生的追悼会。旋至牛兆勋同志处探病，他前天感冒，发烧至39℃，这两天在家休息。最近北京有流行性感冒，秀君自前晚起，也以感冒发烧卧床。傍晚王则诚同志来谈。晚间王世民同志来谈。

1月9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召开各队长会，布置下星期的汇报。与王仲殊、林泽敏二同志商谈运动事。

1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牛兆勋同志来所，尚未痊愈。将《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中文稿作最后修改。下午阅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v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 1916-1952* [ 菲利普·韦斯特：《燕京大学与



1916-1952年的中西关系》 ] ( pp. 1-314 )。

1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赴商务印书馆礼堂，参加院部召开的规划动员会，由刘仰峤同志主持，胡乔木、于光远二同志作报告。散会后遇到翁独健同志，知瞿同祖同志的事已解决了。下午偕秀君赴八宝山参加张伯璠同志追悼会及遗体告别，由黄家驷同志致悼词。

1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总支开会，总结调整工资工作，确定了名单。下午过组织生活，谈所中对调整工资工作的反映。晚间阅毕《燕京大学与1916-1952年的中西关系》 ( pp. 1-314 )。

1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山西队同志汇报今冬晋南调查收获。下午赴故宫，先至陶瓷馆与冯先铭、李知宴二同志谈话；又至文物局整理小组与张政烺、于豪亮、李学勤、李征等同志谈话。晚间阅Ponada的*Ancient Iran* [ 《古代的伊朗》 ]。

1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全所大会，传达11日的胡乔木、于光远二同志关于规划的动员报告，分组讨论。总支商谈今年外事布置，已有的是出访希腊及接待日本，还有参加在加拿大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会议，尚未定下来。下午续阅《古代的伊朗》。

1月15日 星期日

阅毕《古代的伊朗》（pp. 1-217）。下午王则诚同志来谈，谈及最近在唐兰教授家中讨论中国最古文字问题。石兴邦同志来谈。晚间王世民同志来谈，他将于大后天迁往和平里新居。

1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开会讨论考古学规划。下午总支开会讨论调整工资事，即作最后定案报院。

1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开会，由石兴邦同志报告下川工作。下午由梁星彭同志报告宝鸡北首岭工作，胡秉华同志报告山东王因工作。

1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开部分业务骨干会，布置下午会，分组讨论。下午开会，院部刘仰峤、刘导生等同志亦来参加，发言者有黄石林、安志敏、苏秉琦等同志。今天王世民同志搬往和平里，这里由孟凡人同志搬来居住。晚间叶小燕同志偕张忠培同志来谈。

1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继续讨论规划，俞筱尧同志来谈专刊出版事。下午总支开会。

1月20日 星期五

所中继续开汇报会。上午郑光同志谈豫西，胡谦盈同志谈商丘。下午胡秉华同志谈山东王因，徐光冀同志谈辽宁大甸子。

1月21日 星期六

所中继续开汇报会，上午郑振香、杨军同志谈安阳，冯孝堂同志谈浞西。下午李遇春同志谈西安汉城武库，许景元同志谈洛阳汉魏故城灵台。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招收研究生事。

1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审阅历史研究所送来的稿子，孙毓棠的《安息，乌弋山离及条枝》。下午阅Duprea的*Afghanistan Preliminary Research* [《阿富汗初步探讨》] 及*Afghan Studies* [《阿富汗的研究》]。

1月23日 星期一

所中继续开汇报会。上午杜玉生同志的北京地震调查报告，潘其凤同志的人骨研究组报告。下午参加南京会议（高广仁）及登封会议（殷玮璋）的报告。卢兆荫同志报告访问罗马尼亚情况。

1月24日 星期二

所中继续开汇报会。上午安志敏同志报告罗马尼亚考古情况。下午王仲殊同志报告伊朗访问。我讲伊朗考古年会情况，及我所作的《近年来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附以幻灯）。

1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各田野队负责人开会，议定今年计划。下午召开八年规划设想

小组会。由王仲殊、乌恩二同志负责，安志敏、王世民、殷玮璋、任式楠、徐苹芳五同志参加，春节前报院部。

1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翻阅新到西文图书。下午与许景元同志谈洛阳工作。接着参加所中党员大会。传达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位中央领导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讲话。

1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总支商谈所中运动下一步布置，及1977年工作总结。下午修改1978年全所业务计划，是殷玮璋同志起草的。晚间孙秉根同志偕陈戈同志来谈。

1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转达文件，我前天已听过。在办公室审阅修改王世民同志起草的78-85年的远景规划。下午开全所大会，由牛兆勋同志总结77年所中运动及业务情况，然后由张双文同志报告去年所中经费开支情况。

1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赴瞿同祖同志处，他正与他的老弟校改他所编译的“史迪威文件”，匆匆谈几句，不欲多耽误他的时间。赴翁独健同志处，谈及民族所制订计划，他参加规划小组。又谈到王俊铭同志代借《燕京大学与1916-1952年的中西关系》一书事，他很想一阅。返家，王静如同志在家等候，留之午餐。

1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总支开会，通过1978年工作计划及1978-1985八年设想。宁夏李范文同志持费孝通教授介绍信来访，谈《西夏一汉文辞典》问题。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因为科影拍摄《古剑》电影，要我们参加，有陈乔副馆长、柯俊教授等。返家，为《中国建设》修改吴震同志的《火焰山下的宝藏》一文。

1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与山西队同志开会谈今年山西工作的具体计划。下午日本大使馆文化专员山口一郎携翻译王同志来所，谈伊藤道治来函说明前次中山转交的甲骨拓片，及希望访华事。

## 2月

2月1日 星期三

上午与陕西队马得志、张连喜二同志谈西安研究室及汉城队情况。乌恩同志传达昨天下午院部召开各所负责同志会上院领导关于科研规划指示，并催各所速交。下午在家。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

2月2日 星期四

上午编辑小组开会，商谈新订稿费办法。下午，党员19级以上会，传达“公安会议纪要”文件，并加讨论。晚间杨鸿勋、石兴邦同志来谈，石同志将于后天返西安，托之带东西给楷儿。王天木同志夫妇来访。

2月3日 星期五

院部召开各所刊物负责人会议，由乌恩、卢兆荫二同志去参加。开总支会议，工资调整已得院部批准，要做些收尾工作。下午审阅C<sup>14</sup>实验室两篇文章：《C<sup>14</sup>年代数据的统计分析》、《热释光测定年代介绍》。

2月4日 星期六

阅毕《考古学》77年5期（pp. 362-432）。又阅俄文《亚洲人民》1976年5期中А. Н. Зелинский [舍尔克斯基] 的《帕米尔与丝绸之路》一文。久未阅俄文，只能解大意。

2月5日 星期日

今天照常上班。上午所中搞卫生工作。9时半，偕安志敏、王仲

殊、马得志、赵铨四位同志赴八宝山，参加赖家度同志遗体告别会。以肝硬化于1月28日去世，享年64岁。遇及白寿彝、张政娘、史树青、贾敬颜诸同志。返所，参加所中刘忠伏和缪雅娟二同志的婚礼。下午阅《考古学》1977年6期毕。

2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麦英豪同志谓今晚即南下，要负责4月间在香港的出国文展。《广州汉墓》已基本完成，仅余结论及图版，将找人替代完成，仍争取按期交稿。下午在家，志清媳母女来，协助做除夕酒菜。今年除夕只有六人，比较清静。

2月7日 星期二

今天是阴历戊午年元旦。上午孟凡人同志夫妇（现为邻居）、马得志、赵铨、黄展岳等同志来。黄同志偕杨建芳同志来，已十余年未见面，最近来京办理赴曼谷探亲。王则诚同志来贺年。下午黄宗甄同志偕同乡苏寿桐同志来谈。民院耿世民同志来谈，并赠送他所编的《古代突厥文献选读》第一分册。晚间赴人大会堂参加春节联欢晚会，中央首长多出席参加。

2月8日 星期三

今晨雪停，积雪颇厚。今天来客有王世民、杨一之同志。中午素娟内侄女一家五口来，留之午餐。下午偕秀君至孟凡人、任开云、杨一之三同志处。又自己去胡厚宣、王则诚、容肇祖、吴世昌等同志家，皆住在一个大楼中。

2月9日 星期四

上午陪秀君到月坛郑起凤同乡家，新春车挤，竟在路上费了两小时余，坐了一会儿便返家。下午审阅孙毓棠的《安息、乌弋山离及条支》一文。又去黄宗甄、王天木同志处。所中孙秉根、韩榕同志来贺年，顺便谈及其爱人调京事。

2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张广立同志母女来贺年。下午偕秀君至张伯璠先生家。自张先生去世后，家中顿形冷落，老太太哭哭啼啼，令人心酸。马雍同志来，惠赠其所译《古代社会》一书。叶小燕同志来，沈楚白夫妇及其子来。晚间胡厚宣、吴世昌二同志来。春节4天，便匆匆过去了。

2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上班。总支几人与金学山同志商谈长江队问题。我与苏秉琦同志谈广东石湾的考古发现事。下午看近几天的《参考资料》。又在图书馆翻阅新到西文书刊，抄了拟订西文书籍给杨圣泉同志。晚间席泽宗同志来谈，谈及整理竺可桢先生遗著事。

2月12日 星期日

下午瞿同祖同志来谈。晚间孟凡人同志偕同马世长同志来谈，马同志由敦煌返京探亲。阅Colledge的*The Parthians* [《帕提亚人<sup>(1)</sup>》] 一书。

2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总支讨论所中今后运动计划。下午编辑室开会，由乌恩传达2月3日院部开会的讨论结果。阅毕《帕提亚人》（1967，pp. 1-234）。



2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阅Chirshman的*Iran* [《伊朗》] 中关于The Parthian [帕提亚人] 的一章。下午总支开会，传达今天上午院部关于全院各所运动的布置。晚间孙秉根同志夫妇来谈。

2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携阳阳孙去隆福医院诊视鼻子。赴院部外事处谈访问希腊事。这是希腊大使韦利萨罗普诺斯所提议的，已经中央批准，正与旅游局商借翻译张常友。午后赴院部参加社会科学院揭批“四人帮”座谈会预备会，由宋一平同志主持，先宣读胡乔木院长的发言稿，然后讨论。散会后，我到文物出版社，遇及俞筱尧、金冲及等同志。

2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开全所大会，传达宪法草案，即分组讨论。我与苏秉琦、安志敏二同志商谈下星期一参加座谈会的发言及分工。审阅华觉明同志翻译的R. Maddin等《铁器时代是怎样开始的》（*How the Iron Age Begun , Scientfic American*）一文。

2月17日 星期五

阅毕Chirshman的《伊朗》（pp. 1-359）。上午与赵芝荃同志商谈二里头队工作，因老赵要参加访问希腊代表团，须重新布置一下。总支开会，谈所中两地分居问题，须要上报人数。

2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王璋等同志汇报云南原始陶业调查队的工作情况，并放映已冲洗的电影记录片。下午翻阅新到书刊。

2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将审阅孙毓棠《安息、乌弋山离与条支》一文意见写出来。下午刘启益、庄敏、王则诚三同志前后来访。刘谈整理西周后期铜器断代问题。王借去《文物》1966年1期。晚间至地安门宿舍访地质研究所张文佑所长，谈楷儿工作事。

2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总支几位同志商谈78年科研计划。王仲殊同志传达上星期院部规划会上情况，商量抓计划的措施。外事组来电话，关于朝鲜考古访问团要来访事。下午偕苏秉琦、安志敏二同志往学部参加座谈会，今天有于光远、孙冶方、吕叔湘、许涤新等同志发言。

2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准备明天发言的稿子。下午参加院部座谈会，发言者有任继愈、傅懋勳、尹达、黄绍湘、蔡美彪、翁独健等同志。

2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院部继续开座谈会，发言者有冯至、韩幽桐、周扬、苏秉琦等同志，并且说明天再延长半天。今天收到人大代表报到的通知。

2月23日 星期四

今天继续开座谈会<sup>(2)</sup>，也是最后一天，但是会上宣布算是暂时休会，人大开会过后再行续开。今天发言的有我、王易今、吴世昌、陈元晖、刘大年、罗大冈等同志。邓力群同志宣布休会。下午看内部电影

《冷酷的心》与《灰姑娘》，观毕赴所，参加组织生活，传达公安会议文件。

2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赴前门饭店，向人代会秘书处报到，领取代表证及有关文件。赴公安礼堂参加院部大会，由宋一平同志主持，邓力群副院长作关于揭批“四人帮”的动员报告，由9时谈至12时半始散。返家午饭后赶赴前门饭店，下午会改到晚间开。我返所取东西，参加总支的会，布置所中的学习。返前门饭店，住在332号房间，与关山复同志在同一个房间。此次社会科学院代表共13人，代表北京市的有关山复、宋一平、冯至、丁声树和我五人。晚间开北京代表团中党员大会，由吴德同志主持。接着开全体代表大会，由倪志福同志主持，通过北京代表团团长、副团长、五个小组召集人的名单。散会后有电影《牛虻》，我没有去看，返室洗澡后即睡。

2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分组开会，我参加北京市第一组。讨论大会议程及主席团名单，社会科学院有4位列名主席团：胡乔木、于光远、许涤新、吕叔湘。散会后我到清华同学程纯枢同志及前秘鲁使馆代办王言昌同志处闲谈。下午参加大会的预备会议，由宋庆龄副主席主持，通过大会议程及主席团名单，即散会（李先念执行秘书长职务）。会场中遇到胡绳、王大珩等同志。返宿舍在科学院秦力生处闲谈。晚间偕丁声树同志散步，后来到工人俱乐部观电影《风筝》，为中法两国合拍。

2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阅读文件。下午1时45分集合，2时至2时半进会场，3时正式开会。大会执行主席叶剑英宣布会议正式开幕，军乐团奏国歌，然后全体代表为毛主席、周总理及朱委员长静默致哀，接着进入第一项议程，华

国锋主席以总理身份作《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不断为掌声所打断，据统计，凡鼓掌达86次之多。报告共分六部分，前三部分占2小时，休息40分钟，用点心，茶水，约6时继续报告至7时半始完毕。晚餐后稍息即睡。

2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阅文件2小时，我看了经济计划八年纲要。10时小组讨论。我所在组的召集人为毛维忠、李梦夫二同志。上午发言者5人：周建人、茅以升、王惠德、刘宗军与我。下午发言者6人：李建平、张平化、洪丝丝（归国华侨）、侯宝林、林佳楣、宋一平同志。在侯宝林同志发言时，华主席偕同汪东兴、吴德、倪志福同志来我组参加讨论，挤进一大批摄影记者、新闻纪录片摄影师，约十来分钟便离开赴别组。晚间有京剧《雏凤凌风》，即《杨排风》一剧改编者。

2月28日 星期二

今天继续分组讨论，上午发言者6人：冯至、李何林（鲁迅博物馆）、王若水、王冶秋、华罗庚、杨世荣。下午发言继续连同表态者共达十余人。今昨二天已有32人发言（包括联合发言）。晚间观电影《满意不满意》，乃1963年旧片。今天发表这次人大代表全部名单。

## 3月

3月1日 星期三

上午继续分组讨论，全组41人，除三人请假外，其余的都已发了言，最后由毛维忠同志作总结。下午一时三刻赴人大大会堂，3时开始大会，由华主席主持，叶剑英同志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至5时10分完毕散会。晚间观电影《穆桂英大战洪州》，乃1963年北影与香港合拍。后在丁声树同志处闲谈。

3月2日 星期四

上午阅文件，宪法修改草案及叶帅的报告，我对照着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准备了一个发言。下午分组讨论，发言者6人：刘宗军、洪丝丝、王若水、王惠德、周建人和我。提早散会，在王冶秋同志处闲谈。晚餐后集体赴首都剧场观舞剧《小刀会》。

3月3日 星期五

上午分组讨论，发言的（包括表态的）共22人，主要有张平化同志的发言，强调报告中“英明领袖华主席为我们掌舵，这是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介绍华主席学习及体会毛主席思想的事迹，赢得到会代表的掌声。下午开北京市代表团全体会议，初步通过修改宪法草案，传达和布置大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决定事项。然后分组讨论各项候选人名单及总理人选。我组提出副委员长名单排列，邓大姐提前，赛福鼎放后。散会后至国家测绘总局负责人王大钧同志处闲谈。晚间观电影《钦差大臣》。

3月4日 星期六

上午阅读文件，主要是看简报，总号已达129号。综合的只有五

号，报导大会开会情况，其余是各代表团发言情况，表态的为多，大部分重复。翻阅一遍后，我便阅带来的一本R. M. Cook, *The Greek till Alexander* [库克：《亚历山大以前的希腊》]。下午分组讨论国歌。我组两种意见：或以为可以暂缓决定，继续征求审查修改，延到下届再决定；或以为可以稍改后即行通过，两种意见都提上去。晚间赴政协礼堂观话剧《转折》，为纪念周总理诞辰80周年而组织的文艺晚会。

3月5日 星期日

上午阅读文件，11时召集小组会，本组摄一合影，传达今天下午开会注意事项。下午3时开会，大会执行邓小平同志宣布大会开始，在通过修改宪法和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之后，选举了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副委员长宋庆龄等20人，常委175名，总理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当宣布叶剑英为委员长、华国锋为总理时，欢声雷动。副委员长则以宣布邓颖超时鼓掌最多，虽是3459票，比得到全数3460的更得众望。最后根据华总理的提议，决定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副总理邓小平等13人，部委领导外交部长黄华等37人（由副总理兼任者6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全体通过。7时散会，圆满结束。晚间看新出电影《豹子湾战斗》。

3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进城，乘公共汽车，因为游行庆祝的队伍过多（次日报载达30多万人）。在西单换车时遇到史树青同志也在那里等车，好容易等到车子来了，又好容易挤上车子，车子开了一个来小时才到北京站口。返家，放下东西，换了衣服即到所中，乘所中小车赴前门饭店。午餐后稍憩，下午3时赴人大会堂，分六大区及解放军，分别与中央首长合影。我排在中央首长座位后站立的第一排，这一排是常务委员及年老代表（我的代表证被误填成69岁，增了一岁），中央首长的两侧为病号（如侯外庐、高士其等）、老人及大区与五省区的第一把手。摄影毕，我们便返前门饭店。晚间到中央办公厅礼堂看电影《红楼梦》，为1962年上

海越剧团与香港金龙电影厂合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3月7日 星期二

上午阅毕简报（共195号），将应收回的文件点交给秘书处。至于饭费昨天已算清，这次伙食标准是一天1.5元，代表中工资100元以上者每天交8角，100元以下者交4角，农村代表只有工分而没有工资的不交饭费。收拾行装。9时许所中车子来接我返家，顺便买一瓶特曲白酒送给司机王俊卿。下午出席院部召开的计划会议，由梅光桦同志主持，于光远同志作了报告。

3月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开了一次小组会，落实计划，要做好全国性的考古学规划。下午赴前门饭店人代会秘书组取会议文件。为《考古》审稿二篇写了三封信。

3月9日 星期四

上午与黄展岳同志谈编辑室事。与杨鸿勋同志谈圆明园保护事。下午赴出国人员供应处购物。

3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与希腊访问代表团的同志商谈准备工作，他们去检疫站打针，我的黄皮书仍有效。审查我所的八年规划。下午阅库克《亚历山大以前的希腊》。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闲谈。

3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业务小组讨论修改八年规划。前两天分别派人去文物局、北大、历史博物馆、北京市文物组各单位征求意见。下午获悉朱庆永教授（1909-1978）已于3月7日去世，傍晚赴其家吊唁。阅毕库克《亚历山大以前的希腊》（pp. 1-257）。晚间罗尔纲同志派他女儿来询问朱庆永逝世事。

3月12日 星期日

审阅稿子（丁耀君：《汉代铅饼外国文字铭文考》，以为是新发现的一种语文。曹定云：《亚其考》。赵承泽：《关于我国古代几种织物的组织》）。晚间与炎儿去东方红剧场，观新排话剧《报童》。

3月13日 星期一

今天起所中派车来宿舍接送。上午牛兆勋同志去友谊医院住院检查身体，因为他最近感到行动困难，可能是小脑失调。我与王仲殊、徐苹芳等同志商谈八年规划，准备后天开座谈会。下午匈牙利驻京记者艾利雅什·贝拉（Bela Elias）偕同夫人蒋昆华（华侨）来所访问，要了解我国考古工作的组织情况及解放以来的重要新发现，谈了一个半小时。送走后，至尹达同志处谈所中情况，希望他后天能出席考古所召开的座谈会。又至关山复同志处少坐，借来人大北京代表团的总结，准备星期六在所中传达。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

3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西德核物理学家贝克（Klaus Berker）来所访问，由我与仇士华同志接待，除了贝克教授之外，还有李德平及一德文翻译。我介绍我所及实验室情况，然后参观实验室（C<sup>14</sup>及新装配的热释光部分）。下午将八年规划定稿打印，发出邀请开会通知。



3月15日 星期三

今天科学大会开会，我所只分到一名，由仇士华同志前往参加。看了几篇稿子（孙培良《丝绸之路》，贾应逸《新疆出土毛织品》，丁耀君《汉代铅饼外国文字铭文考》），退还给原作者。下午安金槐同志等来访，谈《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要收录安阳5号墓铜器事。至王天木同志处，邀其参加明天的座谈会，并交其一份规划草案。

3月16日 星期四

今天在所中主持全国考古工作八年规划草案座谈会，有唐兰、尹达、胡厚宣、陈乔等同志分别发言，发言者有20人，有些还不止一次发言。

3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宿白同志来所，请其对规划草案提意见。赴华侨大厦，应返国华侨谢景兰之约，晤谈。据云旅法已20余年，这次来为法国电影公司联系拍摄《丝绸之路》电影，问了几个关于丝绸之路的问题。下午所中汇报各组讨论规划情况。刘仰峤同志来谈。晚间薛玉尧同志代为安装彩色电视机，今晚为话剧《白求恩的故事》。

3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审阅高广仁同志的《试论大汶口文化的分期》一文。下午全所大会，汇报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情况。晚间于豪亮同志来访。

3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杨学德同志偕其子来访，他将于28日离京赴墨西哥考察提铝工业，留之午餐。下午阅读Greek Museum [《希腊的博物馆》] 中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 [ 国立考古学博物馆 ] 一节。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

3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湖南博物馆崔志刚同志来谈。赴希腊代表团请外交部西欧司束思明同志介绍希腊政治及外交情况，约三小时余。他们走后，总支开会商量调人来所事，因扩大编制已得批准。下午阅《希腊的博物馆》中Acropolis Museum [ 卫城博物馆 ] 及Delphi Museum [ 特尔斐博物馆 ]。

3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编辑小组开会，拟定本年各期目录及处理积稿。下午偕王仲殊、乌恩、高广仁三同志赴友谊医院探望牛兆勋同志的病。晚间席泽宗同志来谈，并送来自然科学史八年规划纲要一份。

3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阅毕Expedition [ 《探险》 ] 最近一期关于Ur Excavation [ 乌尔发掘 ]。下午偕王玕、王仲殊、蔡莲珍三同志赴农业大学的七机部五院，先观内部电影《遥控技术》，然后看最近由人造卫星上所拍摄的航空摄影。

3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召集“三十年考古”的秦汉部分编写同志商谈工作。又至苏秉琦同志处，了解20-21日的民族所八年规划座谈会情况。下午赴院部参加招考研究生的会。散会后到刘仰峤同志处商谈所中工作。晚间瞿同祖同志来谈。暄儿今晨由英返国，下午炎儿去看他。

3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总支开会，谈我所编制及增添人员。下午谈招考研究生出题事。甘肃博物馆张学正同志来谈甘肃省考古工作。阅毕《希腊的博物馆》。

3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将《希腊的博物馆》一书作摘要。赴国际俱乐部，参加希腊国庆招待会。主人系希腊驻中国大使韦利萨罗普洛斯（D. C. Vélissanopoulos），应邀出席有文化部部长黄镇，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贸部副部长郑拓彬，交通部副部长郭建，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涛，国家体委负责人李青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立功，外国文学所所长冯至和我。各国驻中国外交使节也应邀出席。下午仲殊同志来电话，说北大地貌专业希望正楷能报考研究生，即拍电报告知之。晚间阅 Johnston, *Emergence of the Greek* [约翰斯顿：《希腊的出现》]。

3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暄儿一家来，三个月未见面，风尘仆仆外，没有什么变化。午后正昕侄夫妇来，据云由于液体燃料中毒，肝功能发生变化，住院三四月才出院。傍晚应瞿同祖同志之约，赴新侨饭店晚餐，翁独健同志夫妇亦来。饭后偕往王俊铭同志处。

3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全国考古工作规划草案定稿。又商谈参加规划会议的京内外人士的名单。至林泽敏处商谈进人事。下午阅约翰斯顿《希腊的出现》。

3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与李筠同志商谈调人问题。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北京市出土文物展览。又赴文物局晤及新来副局长华应申同志。晚间邹衡同志送来稿子。石兴邦同志来谈。

3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希腊大使韦利萨罗普洛斯来所访问，并商谈在希腊访问参观日程。下午写一封信回复张光直教授，谈器物分类问题。审阅夏之乾同志的稿子《试谈氏族公社时期墓地的演变及其同氏族组织演变之间的关系》一文。

3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新疆博物馆沙毕提同志来谈，他新由日本返国。下午参加党组织生活，学习华主席在科学大会上发言。晚间潘怀素同志来谈。

3月3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日坛路，号总工会招待所，参加历史所的规划会议，由尹达同志主持，齐燕铭、周扬二同志先后发言，占了一个上午。下午赴所，接见西德Heidelberg [海登堡] 大学Dewull教授，谈至4时半。偕王仲殊、安志敏、石兴邦三同志赴民族饭店，与日本东洋、驹泽及早稻田大学旅游团晤面座谈，团长樱井清彦，副团长长泽和俊，秘书长松本昭及团员尾崎康等共12人，谈至6时许始告辞返家。晚间写信给楷儿，告以研究生报名延期。

## 4月

4月1日 星期六

在所审阅邹衡的《试论先周文化》，约56000字。傍晚赴希腊大使馆，韦大使为我们饯行也。客人有刘仰峤、华应申、吴雪等同志。

4月2日 星期日

写昨天阅毕的邹衡一文的意见。

4月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缪天荣同志从温州来出席科学大会，前天已闭幕，昨天中央领导接见，今天自由活动。我们一起到张伯璠先生家，他受托至张家慰问。返家，我将《真腊风土记》的稿子及空白稿纸，交他带给王祥第同志誊抄。午后瑞士大使馆二秘周铎勉来，能华语，曾在英国剑桥学习华语，来京已三年，不久将离任返国。持Bandi [ 邦迪 ] 教授来信，要求交换各代陶片，加以婉拒，但答应写一信直接回复邦迪教授。审阅安志敏的《罗马尼亚石器文化》，为之删改。

4月4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部外事组，阅驻希大使馆来电关于希方招待日程及规格等。至机要室阅新到的《内部参考》。下午至北京饭店，主持美国哈佛大学的Lims Dupree的座谈会。所中去了十二三人。由他介绍在阿富汗的考古工作及近年来阿富汗考古成就，放映幻灯片。

4月5日 星期三

上午阅毕Rogen Ling, *The Greek World* [罗根·林：《希腊人世界》] (pp. 1-149)。将安志敏同志的稿子还给他，提了几点意见。乌恩同志由太原开会返所。由我审批这次研究生试题。下午偕王世民同志去看尹达同志，谈规划事。晚间收拾行装。接楷儿来信说已报考研究生。

4月6日 星期四

晨间5时起床。素琴儿和炎儿送我赴机场，秀君为陪小阳孙，没有去。6时许抵机场。行李交金志宏同志一起办理。上楼到5号招待室，希腊大使韦利萨罗普洛斯来送行，院部新任外事处长孙亚明、我所王仲殊同志亦来送行。7时余起飞，我们5人（赵芝荃，石兴邦，张长寿，张常友）原来都是经济舱，经联系，我改坐到前面头等舱。这次头等舱很空，只有赴罗的友协代表团王炳南团长、梅益副团长及二机部赴罗的姜圣阶副部长，还有两位外交部信使在德黑兰即下去。下午4时抵德黑兰，我驻伊朗使馆陈景湘及李同志在那儿招呼过境的中国旅客。5时（北京时间）重新起飞，9时抵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使馆二秘龚同志及司机李同志招呼我与姜圣阶副部长乘小轿车赴使馆招待所，我住201号为一套间，李庭荃大使及参赞来看我们。

4月7日 星期五

昨晚本地时间8时（时差6小时）即入睡，今晨3时即醒，辗转不能再入睡，阅书消遣。早餐后，驻希腊大使馆二秘蒋继屏同志夫妇来谈，介绍希腊情况。他们昨晚来罗，即回国休假。9时许，这里使馆随员宋桂国同志带我们参观市容，郊区新建公寓式房子不少，城中心商业区为19世纪式的洋楼。去历史博物馆参观，仅珍宝馆开放，由新石器时代金器，一直到这里故宫旧藏的皇冕，及革命后的勋章。又参观图拉真胜利纪念柱的石膏模型（柱上浮雕表现征服达西亚人等的作战情况）。午睡后，至大使馆附近的公园（原名斯大林公园，现已改名）散步，有大湖，游艇及赛船行驶其中。天气尚冷，看到迎春花初开，垂杨已放新

芽。晚间，李大使派人邀我去与李一氓、于光远等同志会面谈话。今晚大使馆为他们党政代表团回请罗方招待的党政人员也。我谈一会儿即告辞返招待所。

4月8日 星期六

早餐后，7时出发。飞机原定8时20分起飞，上机后临时发现机件有毛病，返候机室，9时半又上机，始起飞。11点30分抵希腊首都雅典，此间夏季时间为12点30分。外交部文化司副司长莫尔穆利斯，及我国驻希腊大使何扬、政务参赞朱贵玉二同志来机场迎接。出站后，朱参赞偕同我们赴Stadiun Street 22号的希望宫旅馆（Expect Palace Hotel），我住在211号。使馆翻译王培荣同志来协助我们办理住店手续。午饭后休息一会儿，出来散步并参观市容。看到University of Athens [ 雅典大学 ]、Greek Academy [ 希腊学院 ] 等，经议会大厦及其前的宪法广场（Constitution Square）转向西行，北转经国家历史博物馆门前返旅舍。晚7时，大使馆派车来接我们，设宴为我们洗尘。除代表团五人外，有何大使、朱参赞、郑参赞（商务参赞）、李武官及王翻译等。饭后，朱参赞等为我们介绍情况，及安排日程。此次招待单位为外交部，日程由文化教育部安排。旅馆及交通费外，每人发5000 Drachma [ 德拉克马 ]，以供饮食及零用。使馆人员陪往各地，旅宿费亦由他们负担。

4月9日 星期日

上午8点40分偕同使馆翻译王培荣同志，先赴雅典古卫城（Acropolis）。经Arch of Hadrion [ 哈德良拱门 ]，可以由门洞中望见Temple of Olympic Zens [ 奥林匹亚宙斯神庙 ]，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至哈德良时始完成。至卫城山下，可以看到Temple of Athens Nike [ 雅典胜利女神庙 ] 及Parthenon [ 帕特农神庙 ]。至山门口，说今天星期日也是10时才开放。俯望Odeum of Heroder Atticus，观众座位，现已修复，乐队池座亦然，闻夏季在此演戏及开音乐会。因为雅典考古博物

馆有约，所以又赴博物馆。Helen Mototi招待，先至Mycrrn室，一共五十余个陈列室，以石刻为最丰富，由公元前7世纪末至Hellenitze [ 希腊化 ] 时代，包括罗马时代仿制品，顺次参观展品，可以看出其演化过程。又有一室专陈列Thera岛出土品，包括壁画。再有数室陈列陶器。专题有医药文物的临时陈列，及一专陈列Stathos夫人赠品的陈列室。午后赴卫城。由山门进去，过道正在修理中，露出中间的阴沟。雅典胜利女神庙不开放，仅能远望。至帕特农神庙西侧一观，绕道转向Erechtheion [ 伊瑞克提翁神庙 ]，二者之间有一旧庙遗址，现已不显明，仅有部分地面石板或铺地砖残遗。二者皆在修理中，仅能在外观察，女神中一座为现代复制物（原物在英国博物院），绕伊瑞克提翁神庙一周，又由帕特农神庙北侧前行，直抵卫城西侧顶头，可下眺望雅典全城。由此下阶梯参观小博物馆，最重要者为帕特农神庙墙上顶部的浮雕，绕室一周皆砌石刻，为雅典迎神（Athena [ 雅典娜 ]）行列；其他陈列品主要为Ache Pined的石刻。因为希波战争（480-470B.C.）后，希腊人将被毁的神像埋在地下，19世纪始发掘出来。此时微雨，由卫城遗址下山至希腊古市场（Agora），为1931年以来美国人Shear [ 希尔 ] 等发掘地点。1953-56年修建，已将东首的Attalos走廊修复，作为博物馆。我们进馆参观，除一室陈列两耳尖底瓶的演化的标本外，皆为此地发掘所得之物。由于这里属于Myrennen时代墓地，没有参观完毕已是6时，振铃要闭馆。由Street of Parthenaia [ 帕特农大街 ] 北行，可见远处保存比较完好的Temple Hephaest [ 打铁神的庙 ]。稍近有Temple of Ares [ 战神神庙 ]，仅余残迹。又有罗马时代的音乐厅，现将门前墙上蛇身上人首像复立起来，以时间关系未能前往细看。晚餐后，使馆派人来接，何扬大使叫我做一个关于五届人大的报告。讲毕返旅行社已10时半，洗澡，记日记后即睡，已近11时半矣。

4月10日 星期一

今天赴Delphi [ 特尔斐 ] 参观，使馆派车，并由朱贵玉参赞作陪。上午8时动身，路经167公里，沿途水绿山青，不啻我国江南风景，麦田已长麦苗。中途微雨，将抵特尔斐时天已放晴，我们戏谓Apollo [ 阿波罗 ] 欢迎我们。经Arabova镇，许多铺子出售纪念品及假古董。抵目的



地已11时半，与博物馆联系，由Komninon小姐陪同参观。先驱车经特尔斐镇上山，至体育场。这运动场为4年一次Pythium [ 皮托 ] 节竞技之所，场长约200米，阔约30米，依山一边的座位尚保存大致完整，下半分12层，上半已毁，横分为13节，另一边临山坡的座位，大部分已毁。据云可容观众3万人。运动员入口处有3个门洞，门楣已圯，前有赛跑起点13处，于石板上划二道凹沟，两侧为立短柱处。由此下山，山腰处为阿波罗神庙。先至戏院（Theater），据云可容5000人，中心为音乐队池座，乃公元前4世纪建筑，2世纪时重建，罗马帝国时，于池座加铺石块。由戏院下行，石铺人行道，右侧为早期多边石块砌成，左边为长方形石块分层砌成，时代较晚。至阿波罗神庙，周围柱廊，现仍竖立大柱，为公元前6世纪初建筑。庙前为祭台。神庙南边台地护墙，墙南有一排石柱，仅余柱足短段。据云此柱廊乃放置希波战争的胜利品之处。其西为Naxos岛邦所献Sphinx [ 斯芬克斯 ] 之处，现仅余底座，原物在博物馆中。折而南行，残基为会议厅（Bantenterion），其旁之雅典城邦神库，现已修复，石刻故事为复制品，原物在博物馆。会议厅之北为Ompbalos [ 奥姆法洛斯 ] 放置处，相传为世界中心，原物亦已移博物馆。厅前路南为Cnido神库，仅余残基。由雅典神库南行，右边为二神库（南边一座为Baetia的神库），折向东行，山势渐低，左为Siphnos神庙，有重要雕刻，现亦存博物馆中。再东行，左边为罗马市场，有红砖所砌小屋，现无屋顶，但装有小门，现放有附近发现的石刻碎块。此时已近山脚，由正门出来，乘车赴旅馆餐厅进午饭，时已1时半，喝了当地Wooza酒，吃Muzaya（用Cheece，Patatao分层蒸熟）。饭后参观博物馆，此馆1902年法人初建，1937年扩充重建，墙上嵌有法国考古学家Thaplele Homelle（1848-1925）铜浮雕头像，氏为1892-1903年主持此间发掘者。上楼后即看到阿波罗神庙侧移来的石制奥姆法洛斯，墙上嵌有初次建庙时所刻的浮雕。陈列室中石刻，从Archaean [ 远古 ] 时代起Roman [ 古罗马 ] 时代止，各时代的石刻有公元前8-6世纪Amplrissa墓地所出的随葬品，包括雅典神库的浮雕及Archeic时代（590 B . C . 左右）的Kleihes和Python的像，Naxium Sphix（560B . C . ）马车夫铜像，此像甚为著名，高与人等，手执缰绳；又有Drochas家族的人像（包括Asyais像），这家族为希腊北部Thessaly [ 色萨利 ] 的统治者Siphnor神库的浮雕。又至博物馆前，天下小雨，但我们仍坚持下去参观地面上4-5世纪的镶嵌画 [ 镶嵌图画 ]，原为一教堂中地面。离阿

波罗神庙不远，指示牌上写“Temple of Athena Pronoia”[智慧的雅典娜神庙]。此地原为Kastri村，现无居民，有一排建筑遗迹，中间的圆形建筑（Tholos），尚有3柱竖立，上有横额，其余17柱已大半毁去。由公路边下行至神庙区，先为Athena [雅典娜] 神庙，其次为两座神库，再其次即圆形建筑物。时已5时许，开车返雅典，中途车轮出毛病，停车修理20分钟，抵雅典已8时半。用餐后，偕石兴邦、张长寿同志及张常友翻译出来散步，返舍洗澡即睡。

4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使馆朱贵玉参赞及王培荣翻译来，一起于8时半出发赴机场。10时45分起飞，11时半即抵达Thessaloniki [塞萨洛尼基]，外交部驻北部专署派S. Mpansproudes来接，送我们至Ilectra Palace旅馆，我住在122号房间，房钱每天890德拉克马。依约于1时赴大学访M. Andronikos [安德罗尼科斯] 教授，他颇热情。今天博物馆休息，他打电话安排1点30分去参观，由Salonica [萨洛尼卡] 博物馆Katerina Romioponlon接待。少顷，安德罗尼科斯教授来引我们参观他新近发现的所谓Philip II [腓力二世] 墓中出土物。在库房中，两件黄金骨灰匣放在保险柜中者，给我们看了。参观修理室，正在修理金桂冠、金属杯及陶器。上去参观陈列室。安德罗尼科斯教授因事先辞去，我们参观Deiveu墓地（共8座墓）出土的金银器、陶器等，以堆雕鎏金Krator为最美观（4世纪B.C.）。这墓地与Vergina [弗吉纳] 的腓力二世墓出土物的年代大致相同。然后参观陶器及石刻，为各地尤其是北方区所出土的。出来时已2时3刻，返旅舍午餐后，又赴Ronde教堂，即St. George Church [圣乔治教堂] 参观，此为公元4世纪罗马皇帝所建，本来用以祠皇帝，Constantin后改为东正教的教堂，有14世纪的墙上镶嵌的镶嵌图画。圆形建筑后方鼓出为神堂，1590年土耳其改为清真寺，门外一侧有唱经楼，现仍保存。教堂直径约25米，高约30米。出来后又乘车去参观Dunitim教堂，乃5世纪中叶建筑，625-630年被焚后重建，1493年改为清真寺，1917年大火被毁后又在原基上重建，一部分石柱及石墙仍利用原有物。我们由西侧门进去，现仍为正教徒所用，有许多人来做礼拜，同时亦为参观点之一。教堂后壁一小门，拾级而下，为中世纪地下

室，一部分为浴池，尚保存有墙上镶嵌图画与题记（7世纪物）。上来后，教堂后壁另一小门通一小教堂（Chapel），尚保存有壁画。出教堂后，至教堂前空地，据云下面西侧低地的广场，原为罗马时代的市场，而东边高处的断墙残壁，则为罗马时代的浴室。告辞出来，绕行一周观市容，返旅舍休息。

4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赴弗吉纳。村南小山半腰为马其顿时代的宫殿，由Gregary Vasdakis及Takis Tsakiridis二人说明介绍，此宫殿遗址法国人Lecny Heyey所发现并加发掘，后来由希腊人继续发掘。据英人N. Haman的意见，此地可能为马其顿首都。由大门进去，中庭为一柱廊，四周皆有房子。这里周围为88×102米，天井作方形，每边长44.5米。其东尚有房子，正在发掘中，其北为当时墓地，已发掘20余座，多为早期铁器墓。下山时，未到弗吉纳村，有一墓称为马其顿墓，墓中有一石椅为邦君的宝座，其他已空无所有。至村中，腓力二世墓即在其中，我们去参观，M. A. 教授陪同我们，亲自作说明。先至丘顶，正在发掘一座积石墓，其中可能有墓室。至于腓力普二世墓已加封，仅看到门口的石柱及门额上的壁画。经Varia城参观Varia博物馆，仅二陈列室，有5-4世纪陶器及石刻。动身返雅典，中途在Pella遗址参观。发掘出街道及住房，住宅有天井、柱廊及地面。有的镶嵌图画已移至博物馆。又至Pella博物馆参观，此以壁画为最佳。返萨洛尼卡，晚餐后即赴机场，10点45分起飞，11点10分抵雅典，仍住希望宫旅馆。

4月13日 星期四

在雅典休息。10时偕朱贵玉参赞及代表团团员赴文化教育部，会见总司长（兼大学教授、博物馆长）NO. Yalanui。下午2时赴卫城下音乐场对面的饭馆。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亚斯·安德里亚诺普洛斯宴请我们。6时何扬大使来，一起赴雅典科学院访问Stasmoparlos院长，遇及Mylonas教授等，喝咖啡稍谈。S院长为法律学家，曾任希腊总统。科学

院在雅典大学之旁，建筑是希腊古典式的，屋顶上有两座石雕像，一为武装的雅典娜神，另一座为执凤尾琴的阿波罗神。我们进去时，正在开院士会议，闻有院士40余人。院长接见时，还有前院长和秘书长在座，请我和何大使在签名簿上签字。

4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8时半动身，开始了我们在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os）的两天旅行。由雅典至Nafplion [ 纳夫普利翁 ] 为147公里。10时至Corinth [ 科林斯 ] 故城，我们先至博物馆。进门后，左侧前室为史前遗物，后室为罗马时代遗物，有公元1世纪的壁画和一些镶嵌图画，右侧为希腊古典及希腊化时代遗物。科林斯为雅典兴起以前的商业文化中心，但除了公元前7-6世纪的多彩陶瓶以外，似乎没有自具特色的东西。所谓科林斯式柱头，也是较晚才产生的，这里的公元前6世纪的阿波罗神庙，仍是Doric [ 多利克 ] 式的。说明员引导我们到遗址去参观，主要是神庙，是多利克式的，所用的石灰质劣，在外面加一层泥灰（Stucco）。周围柱廊，原有柱42根，现仍有7根矗立。由神庙下来，经罗马时代的市场至Peirene [ 佩瑞尼 ] 泉，今仍有水，由水槽引水，注入四个水池中，水池由石块砌成。前面为石砌房子，乃希腊化时代所扩建。这泉水相传为希腊天马常来饮水，即在此处被披加缰索。

Mycenaean [ 迈锡尼 ] 是1876年德人H. Schliemann [ 谢里曼 ] 发掘后闻名于全世界，现成为希腊铜器晚期文化的名称，时代约公元前1600-1100年。这古城在Argos [ 阿尔戈斯 ] 草原的一个小丘上，处于交通要道的交叉点。这里没有博物馆，发现的古物都放在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由进口处沿大路上登山城，路旁便有发掘后露出来的古代住宅遗迹。这卫城在小山上，城墙是巨石建筑，每块石头长达1-3米。城门为有名的狮门，门楣上有一块三角石雕，中间雕一柱子，两侧为狮子。这是所谓“relieving triangle” [ 减轻三角形 ]，在门楣上假券以减轻楣石的负担，有的假券空悬，一般塞填一块薄的（约0.7米）三角形石雕板，一方面为了美观，另一方面也是加固假券。进门后，大道右侧为1876年谢里曼发掘的竖井墓的圆的坟场，原在城外，乃1600-1500B.C. 所建，

后来约1150B.C. 围入城内。现保存坟场周围的石墙（由两道石板墙，两墙之间，原来当填以泥土，上盖石块仍留一块，）还露出几个长方形的墓穴。圆坟场的东南有房子遗迹，更东南为1972年以来新发掘的宗教建筑，曾发现壁画、偶像，以及祭坛，神座等。我们拾级上登，参观宫殿遗址，有些地方仍存有石础及石墙。这时又下微雨，我们下来参观圆坟场，并俯瞰山下的绿野。出城门后，至西南400米左右的蜂巢形圆墓（Tholos Tomb）。另有一进口处，便是著名的Atens宝库，原来用巨石筑于平地上，用土覆盖，现则近似小山侧的一座崖墓，这墓建于约公元前1250年左右。神道长36米，宽6米，道两侧有巨石砌成的两道石墙，墓门面高度仍保存至10.5米，门高5.5米，门楣朝里面的一块重达120吨，门楣上有三角形空隙，原来当有一三角形薄石板浮雕。进口后为一圆形墓室，直径14.6米，高达13.5米，为假发券即叠涩法所建成。右侧另有一门，可通一石室，室的大小为6×6×6米，乃挖凿山岩而成。这里及正室中皆早已空无所有。参观后，考古部工作人员莫鲁女士陪我们又去往南约16公里的Tings [ 梯林斯 ] 古城。经过阿各斯附近，莫鲁遥指阿各斯古卫城，在一小山上，说是他们的发掘地点。

梯林斯古城也是锡尼亚时代的巨石建筑。城墙周围700米，城内面积约2万平方米。城门的结构近似迈锡尼，但已失去门楣上的三角形石雕板。进口后为前廷，其左首有一小道可下达一走廊，廊宽1.6米，两侧石墙，由地面竖立，上砌至1.75米时向内叠涩成为假券的顶。一侧为库房6间。返到地面由大门楼进去为中廷，其南亦有仓库5间，进二门又一天井。城中心的宫殿遗址，正殿西有浴室，南面铺一石板3×4米，东北角有一槽以出水；其东边有一大型房子，即为宫殿，殿前为天井、三角柱廊，殿门有三柱，经前室至大殿，殿有四楼，East Gallery [ 东走廊 ] 壁画即出于此殿。由宫殿遗址下望，山麓西侧有一小片发掘工地，今年尚未开工。由宫殿西面下行有一小道，穿过城墙至城外。由梯林斯南行至瑙普利亚，在海味馆午餐。瑙普利亚临阿各斯海湾，为一商埠，菜馆在临海湾的街上。海味有干炸海鱼及大虾，有本地土酿的茴香酒。

Epidaurus [ 厄比达鲁斯 ]，距瑙普利亚约40公里，莫鲁女士陪我们去参观。进口外不远，左侧有一小博物馆。我们先上山至戏院，这是希腊古典时代留下来的保存最完整的最大的戏院，为公元前350年所

建。乐池直径24.4米，圆形，观台作半圆形，分上下二层，下层横隔成12部分，上层多一倍，正中前排为贵宾席，有背靠及靠手。有外国旅游团的向导，在乐池中心撕纸及抛钱，据云周围座位上都可听到。舞台建筑仅存残迹。此间每年夏季在这里演戏及奏乐，故已破坏的座位都加以修复，可容二万来人。由此下来至大道右侧药王庙（Temple of Ask-lapios），为公元前4世纪的Doric〔多利克〕式建筑，柱廊共30根。附近有病房，约半数为一层楼房，其余为平房，有宾舍为病人家属等所居。体育训练馆为希腊化时代建筑，当时治病大概也有体育治疗吧！又有一个圆形建筑物，用途不明。再有一小音乐厅，可能不是露天的。至博物馆参观，主要陈列品为此间发掘所得，有还愿的供物，又有各座建筑的现存残件及复原图。乘车返Nauplion〔瑙普利翁〕，已近6时，直接赴中世纪瑙普利翁城堡参观。

瑙普利翁古城堡，为1204年威尼斯人所建，卫城中有好几个建筑物，因时间关系，只参观St. Andrews〔安德卢斯〕堡。这安德卢斯堡大门的门楣，还刻有威尼斯市徽。进去后有一庭院，对面为小教堂，乃一东正教的教堂，有圣像，神座前有香炉，可插置小蜡烛，其旁有小蜡烛一大堆。右侧较高处为守卫队伍的驻所。边端一室有地牢，为19世纪希腊民族英雄Kolokotronis〔科罗科特罗尼斯〕，由于起义被土耳其人所囚处。由小教堂取小蜡烛点燃后，进入参观，黑暗潮湿的小室，空无所有。至守卫室后面的女墙下视，可看到山下景物。庭中放有威尼斯所铸铁炮一具，大门外有石制及铁制的炮弹放在地上，径约30-40厘米。下来后与莫鲁女士告别，下山至Xenia旅馆下宿，我住210号。饭后至海滨一游。在Xenia旅馆所在的山麓，有一小片平原，城墙伸延到这里，炮眼上还架着17世纪的铜炮和铁炮。墙外便是波涛汹涌的海水。又拾级走到下面海滩上，隙望不远处的海中，一小岛上有建筑物，据云为囚禁罪犯的牢狱。我们散步一会儿，便返旅舍休息。

4月15日 星期六

今天要赶路，7时半用餐后即出发，共行117公里，抵斯巴达（Sparta）已10时许，途中所经多为山区，橄榄树成林。赴斯巴达博物

馆，为一新古典式建筑物，庭院中树木扶疏，颇有公园风味。馆长G. Steinhauer迎接我们，并作说明。陈列室一排6室。进口后，第一陈列室有许多罗马时代石刻，除铭文外，常镶嵌一铁镰刀，乃在该地阿尔特弥斯神（Artemis，月亮和司狩猎的女神，相当于罗马的Diana [狄安娜]）的庙址所发掘。在月神祭祀日，儿童比赛歌唱音乐，胜者得一铁镰为奖（丰产的象征），并立碑献神。这神庙为英国发掘队于1906-1910年及1924-1926年所发掘。闻保存不佳，因时间关系，没有去现场。博物馆还陈列有公元前6世纪古朴时代的雕刻，各个时代的陶器，尤其是堆塑浮雕的大两耳瓶更引人注意，罗马时代的镶嵌细石图像（镶嵌画）及人物头像（如Ptolem III的头像）。有一石刻上有Sverates之名。又有由附近Amyklei的阿波罗神庙遗址出土的石刻残件（德国人在1904及1925年发掘）。新石器时代陈列室，有其南海边Alopotrypa山洞中出土物。在Laconia地区各地发现陶制祭祀用小物件，阿尔特弥斯神庙所用的演戏面具，公元前7-4世纪的铅制小人像。但希腊古典时代遗物反而不多。因为当地斯巴达人以强悍简朴闻名于世，不似雅典城等处的繁华。向馆长互赠出版物后，向之告辞。

往8公里外的Mistra [密斯特拉] 中世纪古城遗址，进口处有Aphentru Mantzali女士迎接，因时间关系，建议我们仅游近处的主要部分。这是拜占庭时代的城市，也是一座山城。第4次十字军东征中，法兰克武士于13世纪中叶依山建筑。后Morea（或Achaca）亲王Willian II始于山腰建碉堡。1259年Willian II战败被俘，希腊人由法兰克人手中夺回这地。我们由城门进去，拾级上登，山坡上满布房屋，大部分已塌圮。右侧去St. Demetrius教堂，为1291年所建，1700年重修过。由侧门进去，庭院一边有石刻残件，包括南侧的附近出土的石椁，右侧有一喷水池。前行至一走廊，左边墙上嵌有石刻题记，记载建造年份（1291-1292年Nicephorm主教所建）。教堂底层为Basilica [长方形大会堂] 式，上层为十字式，有五穹顶及一妇女厅，壁上及顶部有1400年左右壁画，作风不一。庭院北侧为博物馆，二层，乃18世纪所建。又经St. George [圣·乔治] 教堂，至Pllueapitce教堂中，四壁及屋顶有中世纪的壁画，描绘耶稣故事。再望上行，可至Pantassa修道院及宫殿，我们没有去。

下山出来已12时许，乃赶赴Olympia [ 奥林比亚 ] 古城。我们中途在山间路边空地上野餐。抵目的地已下午3时40分。先赴新建的奥林比亚博物馆。馆长Th. Liagkouras及说明员Roza Proskunotoponlon [ 普劳斯库诺脱普鲁 ] 陪我们参观。进口大厅有1960年德国人M. Von Eva Mallwitz所制奥林比亚遗址复原模型，及遗址发掘所得的石刻精品，例如相传为公元4世纪雕刻家Praxiteles的Hermes [ 赫尔墨斯（为众神传信并掌管商业、道路的神）] 像，手抱婴儿Dionysus [ 狄俄尼索斯（酒神）]，此像独占一室。古朴时代约600B.C.的女头像，陶制的宙斯神携Ganymede [ 神的持酒俊童 ] 群像。宙斯神庙的西边Pediment [ 三角破凤 ] 雕刻像（包括阿波罗Heracles，[ 海拉克里斯 ]，阿特拉），铜铸的赛跑者、立马（皆5世纪B.C.前期）、鸟头兽身像（皆7世纪B.C.中叶，乃铜鼎耳柄残件）及盾饰（6世纪B.C.）。至于胜利女神石像（Nike of Paionios）仍在旧博物馆。出来乘车至现场参观。

奥林比亚遗址。这遗址德国考古队自1875年开始，经过百来年的发掘，现今仍有西德考古人员在这里。博物馆中挂有德国考古学家E. Curtins和K. Kunze的半身照相，便是当时发掘队的主持者。这里有宙斯（Zeus）神庙，每四年一次大祭，自公元前776年（希腊纪年之始）起，四年一次，至公元4世纪末才遭罗马皇帝禁止。1896年起，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奥运会）即起源于此。我们由二位希腊主人陪着，由北边进口，右侧便是体育馆（Gymnasium），有两排柱子。再前行为拳术练习馆（Palaestra），中央为一广庭，围绕以柱廊，外部四周为房子，包括室内练习场、更衣室、讲堂，乃希腊化时代所建。再前行，为一群浴室，早期的为公元前5世纪，晚期的约公元前100年所建。其东的房子为神庙巫师所住。西南角原有一座东罗马正教的教堂，拆除后清理遗迹，发现为希腊古典时代雕刻大师Phidias的工作室，发现石块、工具、陶片，有一件刻“Phidias”的名字。相传这里的宙斯神巨像，便是他的杰作之一，现只能由罗马钱币的宙斯像浮雕，略得其仿佛。其南有宾馆（Leonidaion），为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Leonidas所捐建。其东有议事厅（Boylenterion）遗址，两翼为公元前6世纪所建，古典时代再加扩建。折而北行，为此间主要建筑物宙斯神庙，现存遗迹为公元前470-456年物，据云被洪水冲垮，由石盘垒积的石柱倾倒地。1875年德国人开始发掘时，淤土覆盖其上，有2-3米之厚。这神庙的雕刻及浮雕



已移置博物馆中。我们登临神庙废墟，仿佛不忍去。穿过广场至竞技场，原来逼近神庙，后东移，隔以东柱廊，有洞巷相通，巷口如凯旋门，门洞顶部一部分已不见。竞技场长达190米的跑道，等于希腊长度一Stade<sup>(3)</sup>，故称Stadium（竞技场）。两侧为看台，北面看台前有一祭台式平座，为女巫师的位置。因为希腊人赤身竞技，除女巫一人外，不允许妇女在场。世界奥运会，每次由这里燃点火炬，传递至奥运会所在地。出竞技场，北面台地上为各邦宝库所在地。其前有一排17个基座，据云竞技者犯规即罚建一个。其西为古典时代所建Matroon庙。更西为Herod Atico水池，乃罗马时建筑。其前有史前时代的房子遗址二所，较现地面低。更西即为宙斯配偶海拉女神（Hera）庙，其前有一古坟，稍高起，绕以五边形围墙，更西为一圆形建筑物（Tholos）乃马其顿王腓力二世所捐修，故称Philippeion，乃公元前338年所建。其北沿有建筑物残遗。由原进口处出来，至旧博物馆。大部分陈列品已移置新建博物馆中，著名的胜利女神则仍在旧博物馆中，这是古典时代雕刻家Paionios的作品，约公元前420-410年所制。陈列室周壁中嵌置宙斯神庙的三角破风（Pediment）及柱间饰（Metope）的浮雕复原。离开奥林比亚经Pyrgos [皮尔戈斯]，约行百公里至Patra [帕特雷]，为半岛的北边海岸港口。沿北海岸东行，日落后天色渐暗，隔科林斯海，还可看到海北岸小村灯火星星。至科林斯城，越城至这河畔一小餐馆用晚餐，烤猪肉加啤酒。休息后再赶路，抵雅典希望宫旅馆已是夜深11时余。明天还要早起赶乘飞机。

4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由雅典乘飞机赴克里特岛首都希拉刻利翁（Hirakleion），同行者除代表团5人外，有大使馆朱贵玉参赞及王培荣翻译。飞机经爱琴海上空，俯瞰岛屿星布罗列如明珠。抵希拉刻利翁机场，旅行社的一部大轿车司机接我们到城西郊区的Apollonia Hotel [阿波罗旅馆]下榻。这是海滩浴场，有Zeus Hotel [宙斯旅馆]为邻，都是新建的。除海滨浴场可以游泳，还有引进海水的游泳池、儿童游泳池、夜间网球场等。午后进城，至市博物馆。这博物馆是Steph Xanthoudides于（1904-1912）所筹建。最初以Joseph Hatzeidakes（1848-1936年）的

收集品为主，后来增添该岛各地的出土物，博物馆进口处便有两人的半身像。陈列品颇丰富。

先去看Knossos [克诺索斯] 遗址，进西门后，为西边天井，有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Arthur Evans, 1856-1943）的铜像。这遗址虽为1878年希腊人Minos Kalodairinos所发现，但是伊文思于1900-1935年间发掘后才闻名于世，1921-1936年出版了4大卷的发掘报告，外加一本索引。西院中有三座圆坛，用途不详，可能为Sacred Deposits [神库] 或Sacrificial Pits [祭祀坑]。说明员介绍发掘经过及遗址历史，谓遗址揭开面积达3万平方米。西院的东侧为宫殿，较高一层，一部分已复原。由南边进去，经门道有圆柱础，经过所谓“巡行走廊”，经大门楼遗迹。拾级而登，为一小天井，旁有神龛。下一层为御座室（Throne Room）。出来为中央院庭，越过中庭，对面为大台阶（Grand Staircase）。这个中庭分整个建筑群为两部分。西部有接见使节及举行仪礼的高三层御室神庙，后面为一排仓库等；东侧南部为帝后所居，北部为工匠工作场，也有仓库。这东南一部分，有些地上下三层楼（甚至有四层，可能有五层者）都加修复。我们上下巡行，弄得几乎不辨方向，怪不得古有“迷宫”之称。由与中庭等高的地面进门，有柱子及天井。下楼，尚有二层，中层的壁画，有8字形盾牌壁画。最下层为国王所居，其天井的石墙有双头斧，故称“双头斧之院庭”。南边一门通向王后室，后者设备更为完善，有更衣室及浴室，有水管以出水。再拾级上行，由盾牌室的侧面出来，又经中央广庭的一角，拾级南下行，右侧有双排方石柱的房子，未加修复，即伊文思所谓税关所。因克诺索斯距海仅四公里，有大路直通海边，所以货物运至这里纳税。其东有一小室亦已修复。伊文思称之North Bath [北浴室]。此御道西通一小离宫，以石板铺路。这时听到吹哨声，知已到闭馆时间，乃折向南行，拾级至西边庭院，有二祭坛，一个便在北面，我们经过其旁乘车返城。

下午4时至6时参观希拉刻利翁博物馆。馆中有克诺索斯宫木制模型。楼下第1室为新石器及Prepalatial Minoan [宫殿前米诺斯] 时代文物。楼上第2室有临摹的壁画及原物残片。其他各陈列室有Palae-Palatial [旧宫殿] 及New-Palatial [新宫殿] 时期，即Mm与Lml的文物，皆克诺索斯出土物。另第6室，则陈列岛上中部其他遗址出土物，

如Phaestos [ 法斯托斯 ] 的刻字泥图版，Heyia Triada的浮雕黑滑石杯等，皆为新宫殿时代物。第7室专陈列Zakros [ 扎克罗斯 ] 出土物（这地在克里特岛东端近海，宫殿遗址面积达七八千平方米，仅次于克诺索斯宫殿，亦为新宫殿时代，由该博物馆主持发掘，闻仍继续发掘，但今年尚未开工），及其他岛东部各地新宫殿时代出土物。盖此间陈列品，以米诺斯文化的旧、新宫殿二期的文物为主。另有二室，分别陈列Post-Palatial [ 宫殿以后 ] 迈锡尼铜器时代文物，及Sub-Minoan and Geometric时代文物（铁器早期），则已为强弩之末，不足观矣。6时闭馆。出来乃驱车往东边约36公里的Malia另一米诺斯时代（旧、新宫殿时代）的宫殿遗址。沿北海岸东驶，一侧为碧海，另一侧为青山，多种橄榄树及葡萄。时已闭馆，只能由铁丝栏外遥观，面积不大，约900平方米，断垣残壁，未能临近细看，无法识别结构及布局。沿原途返希拉刻利翁。

4月17日 星期一

用早点后，8时30分赴市博物馆，另雇一职业说明员陪我们前往，参观法斯托斯。由城区出西门，南行越过Idi [ 伊季 ] 山区，即为Messara [ 美塞拉 ] 平原，约行40公里抵Gortys [ 哥提斯 ] 已10时许，参观这里的中世纪的St. Titus Church [ 圣提提斯教堂 ] 及罗马遗址。这哥提斯城，荷马诗篇中已经提到过，但至罗马时代才发达。相传Gortys [ 哥提雅 ] 女郎由小亚细亚被带到这里，后来结婚生子，为克里特人的祖先。公元前45年整个克里特岛为罗马人所占领，罗马人以哥提斯为克里特首都。拜占庭时代为东罗马正教圣提提斯的教区，6世纪时建筑这教堂，一部分利用罗马时代旧料。我们参观现仍保存教堂中部一部分及神龛处。又前往参观罗马时代（公元1世纪）的露天音乐堂，亦曾利用公元前6世纪希腊时代的旧料，如看台后边有一排石刻题记，即为公元前6世纪物，其文字排作牛耕式，上一行右行，下一行左行，一左一右，循环不已。现以石室加以保护，隔以栏杆。看台仅保存五排，戏台亦残缺不完。

离哥提斯南行，折向西约行15公里余抵法斯托斯。此遗址为本世纪

初意大利考古学家L. Pernica和F. Hallberr所发掘。这宫殿面积仅900平方米左右，布局和克诺索斯相似。有一中央广场，分为东西二部分。进口处外边新建一小卖部兼茶室，凡三间。在这里可以看到遗址全景。由入口处拾级而下，右侧为戏台区，看台平行各层排列，凡九层。左侧有大型台阶，上登正殿，有柱础，这里壁画不多，但以雪花石膏作壁板及地板，故有“白宫”之称。由小台阶下行至男人居室，有二圆柱。前面为仓库，右边为祭奠室，有一陶瓮。至中央广场，越过广场至东边，有一排小房子，北边有过道，过道两侧为房子，其北又有仓房数间，有的已盖上遮篷。沿新木梯阶而下，东北的仓房，有一间即为发现圆形泥板处，泥板上刻有象形文字。新发掘西边的房子，有一间分内外二间，内间有台阶可下降至水池。我们至海边Matala [ 马塔拉 ]，这是海滨游览地，有小餐馆，进餐后至海边。这是小海湾，湾侧山坡上有罗马时代崖墓一大群，都已被盗过，墓室内有棺床。

乘车返法斯托斯，再行3公里余抵Agia Triada [ 阿基亚·特里阿达 ]（三一教堂）已是2时半。这是法斯托斯那里国王的别墅行宫，约公元前1550年所建，也是意大利考古队于本世纪初所发掘的，因为遗址东南角有一近代的“三一教堂”故名。我们下车后，可以俯瞰全景，还可以远望到Lethaios河，两岸树木葱笼，可以说当年为法斯托斯附近的避暑胜地。下降至宫殿遗址，右首拾级下降，有一排仓库式小室，前有石柱走廊。返至建筑主要部分，已有一部分上加塑料遮幕，当为宫殿建筑，有台阶，柱础及门洞，附近有墓地。博物馆中所藏的有壁画的屋形陶椁，描绘祭奠情况，即此间出土。

由遗址返希拉刻利翁市，已近4时，本想参观市博物馆，以周一下午闭馆，乃在其附近闲逛，以观市容。附近为自由广场，在旧城墙之内侧，城头上又有小片空地，上置E. Venizelos [ 委尼瑞洛斯，1864-1936 ] 铜像，乃克里特人，完成将克里特岛由土耳其改属希腊的任务（1913年），第一次欧战后期为希腊元首，曾出席巴黎和会，1926-33年任国务总理。这两天的大轿车租金为1万德拉克马，合人民币565元，7人旅馆费（包括早点及午餐）又约1万德拉克马，可谓昂矣。至机场，9时5分起飞，9时45分抵雅典。返希望宫旅馆。

上午9时，随何扬大使赴文化科学部，由部长普利达斯接见。他抱歉说我们代表团到克里特岛机场没有人迎送。我们便说这事没有关系，致谢他们的照顾，我们送他一部英文本《新中国出土文物》，他送我们一件马拉松青年铜像的头像复制品。下午我们再度赴希腊古市场Agora遗址参观。今天周二陈列室闭馆，但遗址现场仍开放。这次由西门进去，先至保存完善的炼铁神神庙，乃公元前5世纪建筑，后来改作为东正教教堂，19世纪拆除教堂附加部分，复原本来面目。虽仍有残损，但为保存较完善的古典时代建筑，庙中悬有教堂时代的平面图及复原的古代神庙平面图。这庙在台基上，拾级而下至圆形建筑物，为公元前478-460年所建。其北有议事厅，厅东有建筑物，乃收藏议事会记录及公文处。其北为阿波罗神庙，作为伊沃尼人的始祖而崇拜。更北为宙斯柱廊，乃苏格拉底常去的地方。更北为地下电车铁道处，隧道下陷成深沟，铁道横贯而过，因之截断破坏了这建筑北部。铁道之北仍有市场建筑残迹，包括与这建筑毗连的皇家柱廊，原为雅典执政官治所，陈列法典。相传苏格拉底在这里提出审问请求，以致后来受审及判刑。南返，有所谓英雄纪念碑，现仍留一排十个基座，古时每个基座上有英雄像，为雅典城十族祖先（神话中英雄），基座前可贴公告。东侧有Ares [阿瑞斯（战神）] 神庙，仅留基部平面。其南为音乐堂，乃罗马时代所建。据云，看台原可容千人，150年屋顶塌圯（以无柱上托，顶不坚牢），乃加改造，看台缩小，增设托柱，门前增置六巨人为柱；267年音乐堂被焚，5世纪初改建体育场，地面铺三合土，巨人像移置门首；中心三个柱廊，六柱上各有巨人（鱼尾或蛇尾）像，现仍有3座，恢复放于原来位置上。由此往南，为中央柱廊，有柱3排，其南为南院或南市场，更南为南柱廊，更南为市场南边围墙。沿南柱廊而东，有中世纪（约公元1000年）所建的“使徒教堂”（1954-1956年修复）。东部南端为图书馆，仅留残基。其北为Attalus柱廊，乃公元前2世纪（159-138 B.C.）小亚细亚Pergamos [帕伽马] 国王Attalus [阿塔洛斯] 二世所捐建。现已修复，上层为美国雅典考古学校办公室、工作室及仓库，下层则为陈列室，每层25间。我们在这修复柱廊的两排柱间往来徘徊，这里置有石刻雕像及浮雕，都是这里发掘出土的。最后沿古代的Panathentia [帕特农大街] 走一段路。这个古街从前直通古城西门，所

谓双道门，乃帕特农迎神赛会所经之道。时已不早，我们直赴使馆。今晚大使馆为我们考古代代表团举行宴会。希方仅有外交部文化联络司司长拜特鲁，副司长莫尔穆利斯，文化科学部考古司司长杜马斯，外交部礼宾司顾问Naoum，考古学家米罗纳斯等五人。大家谈一些考古情况，席间由何大使和拜司长先后致辞，11时始散。

4月19日 星期三

朱参赞今天有事，改由郑参赞（商务参赞）作陪。上午8时30分出发，先赴东面阿提卡海角的苏尼翁参观海神庙，离雅典约69公里。抵目的地上山至山顶的海神庙，伸出海中，三面都是汪洋一片，这处有坞屿。据云古时希腊船舶返航，远睹此庙，知道家园在望，欣喜若狂。庙为公元前440年所建，为多利克式，柱子36根，由本地所产大理石制作，现已将大部分柱子复原竖立于原地，但横梁Frieze [中楣] 上的浮雕（题材似为人马与拉皮泰人的搏斗）则已残损，绝大部分丧失。

返雅典，在城西区参观希腊古城门（双道门）圣门及城外古代墓地。因为这里在希腊时代为郊区陶工所集之地，故称为开拉美斯，这现场及附设博物馆皆用这名称。进口处北行先至圣门外南大道参观。这里道侧古墓并立，墓地在较大道高起的台基上，有石砌护墙。道南有一排墓，墓上立有石刻，如No. 23为执政官Lysimachides一家之墓，有浮雕石碑及一石犬像。No. 24为财政官Dionysios墓，墓上立一石柱，柱顶为石牛像及一墓碑（碑不刻字，原有图绘）。No. 25为Herakleca一家之墓，有一石柱，一浮雕碑及一图绘碑（画已不存）。No. 26在角上，为394年（B. C.）在科林斯作战阵亡者Dexileos家族之墓，本人与一起阵亡者集葬公墓中，但此间有浮雕描绘Dexileos作战（原物在此间博物馆中，墓上为复制品）。道北No. 20为Eubios墓，有一墓柱。No. 21为Karoibos一家之墓，有著名的Hegeso浮雕碑（原物在雅典国家博物馆，这里是复制品）。No. 22为Hipparete（可能为Alcibiades的孙女）墓，有一墓碑。这里有一墓，似为新掘开者，墓穴仍露于外。旋返至路东口，西行参观北道，即为圣门外的圣道（Sacred Way）。重要者在路南，如No. 16为Antidosis墓，有图绘碑（画已无存）。No. 17为

Aristomache墓，墓上置一石刻瓶（Iekythoi）。No. 18为Olympiabos墓，亦有石刻瓶，形状不同。我们登墓地上，看到No. 19有封土成一坟堆，上立浮雕碑，知为Eukoline墓。路北有近代建筑“三一教堂”，为希腊东正教的教堂，没有去。返至圣门，沿圣道而行，道北侧便是Eridanos河古河道，现为干河床。城墙有水门，以容河水通过。门南有小门，我们进去一看，德国考古队在Dr. Urrala Knigge率领之下，正在做发掘工作，有美国女学生Burama Bohen襄助之，发现有陶制水管一排。城墙系不同时代增修的，城建于公元前5世纪初叶，为击败波斯军后Themistocles所建，4世纪初重建一次，4世纪雅典败于Chaeronieia（338 B.C.）后又重建加固。今日所见者即为最后一次的城墙，但所压的地层中有早期城墙遗存。我们送德国人两打中国古物明信片。越河床北行至双重门，德人派Bohen回赠一本*Archaic Cemetery* [《古代的墓地》] 小册子。双重门规模更大，其门外的大道宽39米。进城后由帕特农大街经市场直达卫城，为Parthenica procession [帕特农迎神行列] 所经由的大道。郊外1公里半为城邦古英雄Akademos的神域，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即于此建学院（Academy）。二城门之间有一建筑物，乃公元前400年左右所建的体育场。两重门北侧有一喷水池室，门洞有一祭坛。据云此门外大道两侧，为雅典人用以埋葬为国牺牲的英雄及政治上的伟人，但现在多已无痕迹。今尚有The Lacedaemonians墓，为公元前403年暴动时阵亡者，及另一约公元前350年时的墓。南返至圣道，道南尚有外国使臣的墓（5-4世纪BC）。路北三角地带为一庙。南行小径，路东有古墓No. 27为Demetria姊妹墓，有Demetria浮雕碑。No. 28有一由Messene迁来的一家之墓，有浮雕碑及墓碑。这里的墓几乎都是古典时代（4世纪B.C.）的墓。自公元前310年禁止厚葬令颁布后，墓基规模较衰落。这里城外Eridanos河谷，公元前11世纪即成为墓地，经1500年来继续使用。墓中所出陶器陈列于这里博物馆中。墓上陈设，最初以大陶瓶或粗石为记，公元前800年起起土成坟，或堆土成平台，护以砖墙（公元前6世纪改用石砌），墓上设置墓碑、方柱、浮雕石碑（或图绘碑），碑顶常用人面兽身像或忍冬纹为饰，有时以死者像（坐、立或骑马）代替之。基座及石碑常有铭文或加浮雕式图绘。这些早期墓在波斯军占领雅典时多被毁，故今日所复原者为古典晚期（5-4世纪B.C.）墓地情况。公元前338年后逐渐废弃，为秽土所堆积掩盖。1863年发掘Heraklei。家族的Agathon墓碑，

乃开始发掘。初由希腊考古学会主持，1913年改交德国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我们到门口小博物馆参观，为该墓地出土物的主要收藏陈列之处。

下午2时30出发向西行14公里，抵Daphni [ 达夫尼 ] 修道院，1930年改为保管所，现仅留一中世纪（11-12世纪）所建的东正教教堂，及旁边修道院的二排修道士居室，其余多成废址，曾经发掘过，保留残墙及墓地。教堂中有《新约》故事的镶嵌图（镶嵌画）。

4时赴Elensis [ 厄琉西斯 ] 参观，这里离雅典23公里，有圣道相连。Eleusinian Procenion即经行此道，乃Eleusinian派宗教的圣地。门外两侧各有凯旋门一道，乃后来罗马时代（公元1世纪）所增建。中央为大门楼（Great Propylaea）。再前行为第二门，进去为一大道，逐渐升高，其旁为Plutoion乃祀冥王（Pluto）的祠庙，主要建筑Telesteion，石柱四排，每排七柱，后部三面皆有阶座。据云乃新参加Eleusinian派者举行入社式之所。这些建筑皆建于希腊时代。主要建筑物后面更高，其侧有石阶上升高处，为博物馆所在地，有遗址平面图、复原模型，及发掘出土物，包括浮雕、雕刻像及陶器等。返Telesterion，另一侧的高处有小教堂及钟楼。Telesteion前面低处有新发掘露出的土坯墙，以塑料遮盖以防雨水毁坏。已近6时，我们离开厄琉西斯，沿途返雅典车子很多，我们乃绕道Piraeus [ 比雷埃夫斯 ]，自古以来乃雅典的海港，穿过市区返雅典城。晚餐后，出来逛街，今晚乃在希腊的最后一晚。

4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8时30分赴大使馆，向何扬大使及朱贵玉参赞辞行，并请其提意见。他们很客气，只说这次访问还是成功的，并且说使馆中有些希腊朋友赠送的仿古陶瓶及古物复制品，还有几瓶外国酒，转赠给代表团带回国去，已代为包装好，我们向他们道谢。10时30分由使馆出来。我与石兴邦、张长寿二同志参观比拿基博物馆和拜占庭博物馆。

比拿基博物馆（Benaki Museum）在Sofia大街。原为私人收藏品，



由原主人Antony Benaki (1873-1954) 捐献给国家。1927-30年布置陈列后开馆。此馆的建筑物为新古典式，为原主人的父亲Emmanuel Benaki所购置者（彼收集古物，传给儿子），有希腊各时代的古物，以金银细工首饰及绘画为最佳，亦有陶瓶、石雕刻，还有现代或近代希腊各族的服装、首饰（制腊人加以穿戴）、手工艺制品，如玻璃器（多碎片）及陶瓷。有一室专陈列猷氏（Eumorfopoulos）收藏的中国陶瓷，因为猷氏为英籍希腊人，在未将全部收藏售给英国博物院和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当时以10万镑出让）以前，捐赠一部分与本国公家，共有五六个立柜及六七个壁柜。约有200余件，由仰韶彩陶一直到清代瓷器，闻为希腊境内收藏最多与最佳的华瓷收集。另一室为纪念希腊民主革命家Venizélos [维尼泽洛斯]（1864-1963）的陈列品。

拜占庭博物馆在同一大街上。该馆系1930年所建立，陈列室的房子为1840年Plaïemne公爵夫人所修造，是所谓Ilissin式建筑，原来面向Ilisos河，现下博物馆处为后园后的后门。进去后，越一广庭，中央有石刻，乃东正教教堂移来的，原为净身洗手之用。正房二层楼上下各5间，有些石刻残件便放置在广庭的两侧墙下。先参观楼下陈列室。拜占庭分为二期：前期为4-9世纪，尚有罗马遗风；后期为9-15世纪，独立自成拜占庭风格。此后1453年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即受阿拉伯影响。今日希腊东正教教堂及信徒，仍保留有拜占庭遗风。1921-22年由土耳其移回希腊籍人，及此次Cyprus [塞浦路斯] 事件后土占区被驱回去的希腊人，多携东正教宗教用品返国捐献公家，故该馆藏品骤增，拟重加布置陈列，为全世界唯一专陈列拜占庭文物的博物馆。所陈列的石刻与壁画、板画，多为教堂中移来的。陈列处恢复教堂中圣所（Sanctuary）部分，前期为4-7世纪，教堂为Basilica式，圣所门面为石刻；第二期为8-11世纪，两侧设栏杆；第三期为12-15世纪，则于栏杆之上设置画像，一侧为耶稣像，另一侧为圣母像。楼上陈列可携带的圣像画，以木板三块制成，合则两侧的二块为门加以掩盖，乃家庭中圣龛所用。拜占庭的艺术，是渊源于古代希腊、罗马写实派艺术，另加添东方的表现派艺术，后者特征为豪放的线条轮廓，而平面未涂颜色，不作凸凹阴影，二者互为消长。参观毕返旅舍。

1时30分用午餐，休息，整理行装。下午4时30分离旅舍赴机场，希

腊外交部文化联络司副司长莫尔穆利斯与何扬大使、朱贵玉参赞来送行。原定6时15分起飞，等到8时才起飞。10时抵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机场有使馆老宋同志来接，下榻使馆招待所，仍是201号房间。今晚大使馆灯火辉煌，据云为陈慕华副总理访问完毕返国举行招待会。我们提早入睡。希腊之行告一结束。

补记：《人民日报》4月25日消息

希腊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亚斯·安德里亚诺普洛斯4月13日设晚宴，招待正在希腊访问的，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为团长的中国考古代表团。中国考古代表团20日结束对希腊的访问后回国。

代表团于4月8日抵达雅典后，参观访问了希腊国家历史文物博物馆，参观了位于希腊北部萨洛尼卡附近的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马其顿王菲利普二世的墓。代表团还参观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的古迹和历史文物纪念馆。

4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9时我们5个人由使馆出发，步行经公园，至公园旁边的“农村博物馆”。将全国各地有代表性的农舍，连同生活用品及农具，移来重建于这博物馆中，还有农村教堂、风车、磨坊等亦移来，露天重建。每一农舍进口处有一小木牌，标明农舍所在农村在何省何县，还有全国地图以红点表示农村的位置。归来已12时，至大使办公室，与李庭荃大使谈，致谢其过境时照顾。下午在招待所阅毕*Handbook of Greek Art* [《希腊艺术手册》]。下午4时去机场。本定5时1分起飞，结果是6时才起飞。我上头等舱，与二机部姜圣阶副部长同座。飞行3小时，抵伊朗德黑兰机场，下机休息，又遇及陈景湘同志，闲谈一会儿，上机飞北京。德黑兰距北京6500公里，须飞7小时半。

4月22日 星期六

民航抵北京，已是当地时间11时20分。希腊大使馆韦利大使，及院部孙亚明、金志宏，我所牛兆勋、王仲殊，家人秀君、炎儿及阳孙，都来机场迎接。午饭后休息，收拾行李，取出东西，箱子要退回给院部外事局。

4月23日 星期日

今天上午正暄儿一家来。赴杨一之同志处，知潘怀素先生已于4月5日以肺炎去世。闻王若愚同志曾来自家，乃去其家访问。又至黄宗甄同志及吴世昌同志处闲谈。

4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访希代表团会聚一起，商谈关于做总结等事，由张长寿同志执笔。与王仲殊、黄展岳二同志商谈“三十年考古”的写作问题。下午携阳孙赴儿童医院门诊，以近日食欲不进。后来赴所，与王仲殊、赵铨同志商谈购进口照相机事。和王仲殊、安志敏、殷玮璋三同志谈修改八年规划。杨鸿勋同志来说要出差洛阳。

4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牛兆勋同志来上班，他住院一个多月，上周四才出院，医生劝他继续休息一时期。今天来了，便商谈规划事。

4月26日 星期三

院部规划小组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召开规划会，由于光远同志主持，有各所代表参加，谈了一个上午。下午赴文物局将蔡季襄先生托人带来的稿子交金枫同志，因为王局长尚未返京。

4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总支开会，布置下一步运动和一些人事安排。下午写了几封信。出去半个多月，又累积了一些未复信件。晚间新疆吴震同志来谈。

4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人民画报》社茹遂初等四同志来谈丝绸之路问题。下午去派出所联系阳孙户口事。赴所，黄石市铜绿山的同志（包括市博物馆周德顺馆长）携来标本，谈新发现冶铜炉的年代问题（现已发现六号炉）。

4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审阅稿子（庄为玑：《泉州古船香料》，汤池：《西汉昆明池牵牛织女石像辨》）。晚间中国科学院钱三强秘书长代表郭院长，设宴招待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教授，邀我作陪。在座还有汤佩松、陈世骧等同志。

4月30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仍上班，2日再补假一天。上午与牛兆勋、王仲殊同志商谈所中增设学术秘书事。下午审阅武敏《唐代的夹版印花——夹纈》一文。素琴儿同事过京返内蒙，托带东西给她。

## 5月

5月1日 星期一

在家补写4月14日以来的日记。今天五一节，没有游园，也没有放烟火，虽有晚会，我没有受到邀请，倒是清闲。上午夏承焘先生夫妇来谈，正听侄夫妇来。门口恰巧碰到周扬同志来宿舍看金岳霖先生，见到我后顺便至我家一坐。至胡厚宣同志处少坐。下午瞿同祖同志来，偕往访燕大同学谢友兰同志。晚间王天木同志夫妇来。正暄儿一家于昨日下午来，今日午饭后便回去。

5月2日 星期二

继续补写访希日记。下午王则诚同志来访。阅The Athenian Agora , A Short Guide [ 《雅典市场简明手册》 ] ( pp. 1-31 ) 。

5月3日 星期三

上午汤池同志来取稿子，并谈中国美术史的写作。他们校中美术史专业已恢复，金维诺同志负责，今年招研究生。但暂不招本科生，以课程还没有讲义。《光明日报》国际版记者吕同志来约稿。晚间吴世昌同志来谈，并借去《编译参考》三册。

5月4日 星期四

上午8时偕吴世昌、贺麟二同志赴北大，参加建校80周年庆祝会。到临湖轩休息，遇及杨钟健、尹达等诸人。9时乘车到东操场，参加庆祝大会，进口处有附中、附小学生敲锣打鼓舞蹈欢迎。大会由周林校长主持，许德珩先生以体弱提早退席，托人代诵一诗。教育部刘西尧部长致贺辞，周培源副校长作报告，然后宣布提升教授及副教授的名单。宣布散会到新图书馆，参观“梁效”等罪证展览及馆藏善本书。11时即告别

返城。下午2时半至北京饭店，在7008房间与李约瑟谈话，还有对外友协杨骥、中央美术学院吴作人等同志，在座有鲁桂珍博士，及外事局苏同志等。有水果、香烟招待。我告辞最晚，李约瑟教授还要求合影一帧。晚间将访希日记补写完。

5月5日 星期五

上午10时赴西德大使馆，参加该馆举办的康塔尔斯基兄弟（Klavierduo Aloys and Altons Kontarsky）钢琴音乐会，演奏舒伯特（F. Schutert）和勃拉姆斯（J. Brahms）乐曲。参加者有对外友协林林，我院陈翰笙、冯至等，12时1刻始散。下午2时半，日本大使馆文化专员山口一郎偕同小南一郎来所访问，前者曾来过二次，不久将返国到神户大学任教，小南一郎为其接班人，介绍与我们相见，谈了将近一小时。他们走后，看所中摄制的纪录片：《湖北铜绿山古铜矿》《云南傣族原始制陶》及《北京玉器工艺》。晚间7时半赴民族文化宫，参加西德钢琴家康塔尔斯基兄弟访华演出，遇到冯至、黄家驊、朱永行等同志。

5月6日 星期六

总支开会，自4月中旬院中宣布各所业务领导所长及副所长名单后，今天商谈所中作适当调整。由王仲殊同志以副所长兼管编辑事宜，我与王仲殊同志任编辑小组召集人，乌恩同志任所务秘书。与郑振香同志商量关于东干沟报告。下午与赵芝荃、郑振香二同志商定关于东干沟报告修改定稿。冯先铭同志来，他新由香港返京，送来《大公报》记者费大龙在希腊雅典所摄的我们代表团的集体相，交给石兴邦等同志。晚间彩色电视，朝鲜故事片《空中舞台》。

5月7日 星期日

上午刘启益同志来谈，王静如同志来谈。中午偕家人（包括暄儿一

家），陪同楷儿的岳母赴萃华楼（首都饭店）用餐。下午阅J. V. Luce, *Homer and The Heroic Age* [ 卢斯：《荷马与英雄时代》 ] （1975年版）。

5月8日 星期一

上午写了几封信。至图书室阅新到外文期刊。下午所中编辑小组开会，调整人事。赴故宫宿舍访唐兰先生，他新由香港返京，积劳成疾，有半瘫痪初兆，在家休息。又至故宫访冯先铭同志。

5月9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业务组与编写“三十年考古”汉唐部分的同志商量工作，今天是第三部分，有徐苹芳、杨泓、段鹏琦三同志参加，9月底完稿。裴明相同志由河南来修改《信阳楚墓》报告。下午阅卢斯《荷马与英雄时代》。傍晚至罗念生同志处谈访问希腊事。

5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继续开“三十年考古”的会，召集编写第一部分的任式楠、邵望平、徐光冀、谢端琚等同志。至杨鸿勋同志处了解洛阳工作情况。下午审阅李众关于藁城铁刃铜钺鉴定一文的英译稿，即寄往美国。出国文展于坚同志来谈明年去日本文展事。晚间刘启益同志来谈。黄烈同志来，为他儿子黄纪苏工作事。阅毕卢斯《荷马与英雄时代》（pp. 1-191）。

5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写了几封信。整理在希腊所得照相，准备明天报告访希情况。晚间邹衡同志来，谓后天赴承德辅导学生实习。阅毕G. E. Mylonas的 *Mycenae: A Guide to its Ruins and its History* [ 《迈锡尼——它的遗迹和

它的历史指南》] (1976, pp. 1-78)。

5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阅Pendlebury的*Handbook of the Palace of Minos Knossos* [《米诺斯-克诺索斯宫手册》] (pp. 1-73)。下午在所中做了一次访问希腊的报告。

5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开会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分组学习。下午阅北大世界史专业所编印的《国外史学动态》第1期。阅戴金星的《宋应星——世界上油气有机成因说的创造人》一文，误将宋明理学中哲学名词“气”作为天然气。使人想到那一年访日时，口译者将侯外庐同志报告中的“气”，译为瓦斯。傍晚去访瞿同祖同志。

5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赴政法学院看电影《未来世界》。下午开始写作《希腊访古记之一——马其顿王陵发掘记》。晚间电视为越剧电影《红楼梦》。

5月15日 星期一

上海赴所，孙秉根同志接着返京，上星期韩榕同志也由山东接着回来，总算解决了两起家眷分居两地的问题。下午继续写作。晚间偕秀君赴中山公园音乐堂观电影《红楼梦》。

5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在图书室阅新到西文期刊及香港报纸，遇见王俊铭同志，闲谈



一会。晚间赴北海公园仿膳饭庄，由刘仰峤同志以院秘书长名义宴请希腊韦利萨洛普罗斯大使及参赞，为了答谢其协助考古代表团访希圆满成功，有外交部新闻司钱其琛司长、我院外事局唐恺局长及使馆翻译宋晓苏同志，我们代表团四人及金志宏同志，8时半散。

5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安徽刘同志来，谈关于漆器脱水法及地磁阻力勘测法。总支开会，王仲殊同志传达昨天院部开会布置运动事，林泽敏同志汇报落实干部历史问题事。下午继续写作。

5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王世民同志汇报这次赴川、滇了解情况及为规划求意见。下午党员组织生活。先由王仲殊同志传达院部关于运动的指示，然后分组讨论。晚间至王则诚同志处闲谈。

5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总支商谈稿酬问题，定一试行办法。下午英国*Times* [泰晤士] 报记者Peter Kipkir夫妇来谈，因为他写一本关于丝绸之路的书。阅地理所《竺可桢文集》编辑小组所写的《竺可桢的生平与贡献》一文，约3万字，提了意见。

5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安志敏同志由河南返所，略谈见闻，约其星期一汇报。11时赴法国大使馆文化处，出席色伽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诞生百年图片展出。法国驻华大使、文化专员出席招待，我方还有文物局王冶秋局长，陈滋德、史树青等同志及外交部同志，大使及色伽兰的儿子

Yum Segalen先后致辞，浏览一周，用茶点酒食，是采取酒会的形式。他的儿子曾于1972年来华，我们曾在故宫招待过他，旧友重逢，未免有一番寒暄。

5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胡厚宣同志来谈。暄儿一家来，午饭后一起赴故宫参观传世文物的收集保护工作展览。将《希腊访古记之一》誊抄一遍。

5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光明日报》吕同志来取去稿子。安志敏同志汇报河南调查裴李岗等遗址经过。与郑乃武同志商谈调编辑室工作事。与王仲殊、林泽敏同志商谈所中人事问题。下午在家审阅《考古》3期样本。

5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总支开会商谈所中添建房子。院部雷青云同志等来谈环境卫生，在所中开现场会。返家陪阳孙去打大脑炎预防针。下午阅张广达的《千余年来国外研究中亚情况》（报告稿）。后天将开始研究生招考阅卷，所中评卷小组开会。

5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商谈外事工作，由刘导生、唐恺二同志主持，到会者有法学、外文、世经、经济、哲学、考古等所负责外事同志，院部鲍正鹄同志亦出席，谈了一个上午。下午法国人色伽兰的儿子Yum Segalen来访，谈去西安参观事。阅毕《考古》78年3期。

5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阅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的两篇文章：李仰松的《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李伯谦的《试论吴城文化》，后者写得较好。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谈到《竺可桢同志的生平与贡献》（初稿）中一些问题，回家后将这些意见写出寄给编辑小组。晚间至吴世昌同志处闲谈。

5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与牛兆勋、王仲殊、靳尚谦等同志商谈修建房子事，因为近代史所要我们搬迁房子（交换），要盖新房。去探望金学山同志的病，他患神经末梢炎，现在电疗。下午阅北大五四讨论会论文，俞伟超、高明的《周代鼎制研究》。傍晚沈有鼎同志送来他在逻辑讨论会上宣读的《（公孙龙子）的评价问题》一文的提纲，坐谈一会即辞去。

5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赴历史博物馆礼堂听于光远同志关于访问南斯拉夫的报告，谈南斯拉夫的经济组织，法律、政治组织等。下午赴王府井购物。至所，审阅戴金星的《宋应星的油气成因说》，这是误将《论气篇》的“形气章”中的“气”作为天然气（瓦斯），实则这里指无形的物质，与有形物质的“形”对称，与天然气无关，写信答之。

5月28日 星期日

昨夜及晨间下雨。阅《文物》1977年3期。下午审阅朱江寄来的几篇文章（《几何纹硬陶质态综说》，《扬州古代的地理变迁》，《（元和郡县图志）（淮南道）补正》等）。

5月29日 星期一

《光明日报》吕同志交来《希腊访古之一》的校样，修改后寄回去。

5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日坛1号总工会招待所，参加《凉山彝族社会调查报告》的座谈会。由院部温济泽同志主持，四川省社科所吴德让同志及编写组负责人李绍明同志分别介绍情况，然后有胡庆钧、林耀华二同志发言。下午赴所，了解上午关于建房事的会议情况。赴文物出版社整理小组，与唐长孺同志等闲谈。晚间吴震同志来谈。

5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罗哲文同志来，邀约杨鸿勋同志去参加苏州虎丘塔的勘察团。李福曼同志来。下午陶瓷史编写组来谈6月间在金华开会事。旋赴日坛路参加《凉山彝族社会调查报告》座谈会，有李民、胡钟达等同志发言。

## 6月

6月1日 星期四

上午与殷周组张长寿、王世民、殷玮璋三同志，谈“三十年考古”殷周段。下午开编辑小组会，决定恢复编委会，并决定两个刊物的主编和副主编人选。4时半开党员大会，读报（福建三明市的冤狱及七机部的运动）。

6月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日坛路参加《凉山彝族社会调查报告》最后一天的座谈会。由尹达同志主持，齐燕铭同志讲话，接着我和俞伟超等同志发言，最后尹达同志宣布会议结束。下午为《考古学与科技史》论文集写英文提要。

6月3日 星期六

上午偕秀君携阳孙去礼士路儿童医院，作身体检查。赴所，安徽文管会同志送来汝阳侯墓中出土漆器制品两件，用途不明。下午与王仲殊、卢兆荫同志商谈编辑室工作，尤其是满城汉墓报告工作结束后的人事安排。

6月4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没有客人来。秀君为端午节包粽子，我阅 *Elements of Ceramics* [《陶瓷学基础》]，想写一篇讨论原始瓷问题的文章。

6月5日 星期一

上午偕王仲殊、林泽敏二同志去探望牛兆勋同志。

6月6日 星期二

上午与王仲殊、卢兆荫同志商谈编辑室的工作安排，确定编委名单。旋赴东风剧场观罗马尼亚电影。下午化学所柳大纲所长来谈，介绍沈文悼同志。晚间赴虎坊桥工人俱乐部，观话剧《西安事变》。

6月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阅《编译参考》1978年4期和5期。下午在家。晚间史树青同志来谈。

6月8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商谈研究生录取问题，根据考试成绩，拟以总分240分为初试标准，并要求增加名额三名。下午河北省文管会郑绍宗同志来，为举办训练班商借刘观民、佟柱臣二同志去讲课。

6月9日 星期五

上午阅新到西文杂志《探险》最近一期。下午硅酸盐学会刘炳孝取去陶瓷史战国部分审查意见，婉拒参加金华会议。

6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赴政法礼堂，参加批斗“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大会。下午在家，阅《文物》5期（1-96页）。

6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至于光远同志处，商谈《考古》改双月刊为月刊事。

6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总支开会，商谈近代史所建新屋换房、增添面包车等事。圆明园遗址管理处梁柏年等同志来谈。下午观进口片电影《伪君子》，未终场即返所。4时余，王廷芳同志来电话，谓郭老已于4时5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催即赴北京医院向遗体告别。即呼车前往，郭老近几个月身体欠佳，据云昨天病况忽变恶，今天遂不救。瞻仰遗容，回想解放以后屡次接触时的情况。良师益友，一旦消逝，不禁泫然。

6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考古》编辑部开会，商谈纪念郭老的事，除了刊登遗像之外，要我写一篇悼念的文章。下午开始写作，明天交卷。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约稿。

6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继续写作。开罗时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生、旧友金静川（？）同志来访。他现在军事部门任翻译，近来正在集体编《汉阿字典》。下午赴院部，参加院内各单位总支委员的大会，由刘仰峤同志主持，王仲方同志传达中央有关越南问题的文件。散会后在尹达同志处稍谈关于悼念郭老写文章事。晚间继续写作悼念郭老的文章。

6月1日 星期四

晨间广播郭老逝世的消息，并宣布治丧委员会名单共74人。中央领导人华主席以下至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文化部部长

黄镇等64人之外，尚有文化科学界10人：成仿吾、周培源、严济慈、华罗庚、周扬、巴金、夏衍、夏鼐、侯外庐、许涤新。继续写作悼念文章，约6000来字，誊抄清稿，又请编辑室抄一副本。

6月16日 星期五

将写好的稿子，交与王仲殊、王世民同志过目斟酌修改，上午交《考古》编辑部送出版社付排。下午《光明日报》史学栏负责编辑陈清泉同志来，坐候稿子修改毕即取去，说明晨排出。

6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编辑小组开会，由卢兆荫同志传达昨天院部邓力群同志关于学习和贯彻中央军政会议报告（三个文件）的精神。赴北京医院向郭老遗体告别。返所，《光明日报》陈清泉同志送来校样，再作修改，11时余来取去。据说还有故宫吴仲超同志及历史所胡厚宣同志的文章一起刊登。下午至裴文中同志家，才知道他已于前天出差哈尔滨。晚间，夏承焘先生夫妇偕一同乡来，一起观电视话剧《蔡文姬》。

6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赴北京饭店，参加郭老治丧委员会会议。晤及王廷芳同志，询问追悼会灵堂有否挽联，以及于立群同志在医院病况如何？据云昨下午心脏病又发。下午3时半赴人大大会堂，参加郭老追悼会，先在新疆厅休息，遇及周扬、陈翰笙、王冶秋、白寿彝、尹达、许涤新等同志。结队入追悼会场，中央领导人华主席以下数十人亦步入会场。追悼会4时开始，由叶帅主持，默哀后，由邓小平同志致悼辞，然后三鞠躬致敬。礼毕，向郭夫人于立群同志和他的子女表示慰问。出来时遇及刘大年同志，稍交谈，即上车返家。写作《怀念郭沫若同志》一文，应《人民日报》的要求也。晚间沈有鼎同志来谈，至10时许始去。



6月19日 星期一

今天《光明日报》刊出了我所写的《郭老对中国考古学的卓越贡献》一文。昨天追悼会上的悼词，周扬同志的《悲痛的怀念》及华罗庚、茅以升二同志的文章一起刊登。下午为《人民日报》撰写悼念郭老的文章。

6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将悼念郭老的文章修改完毕，交与《人民日报》理论部。旋至王天木同志处稍谈。下午审阅黄展岳的《中国古代农业》及马文宽的《战国漆器》二文。今天所中同志去秋收，明天休息。

6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人民日报》编辑部送来悼郭老文的小样，改了几个字。旋赴出国文展，与于坚同志谈借用陈戈同志与张明善同志，他说不能作主，要请示局中。与王冶秋局长联系，刚回去，乃与金枫同志商谈，大致商定，由于坚同志打报告，局中批示。下午陈戈同志正式报到，与他商谈工作。胡谦盈同志出差豫东回所，稍谈。晚间至于光远同志处，谈《考古》改月刊事。

6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赴院部参加关于规划的会议，由于光远同志主持。下午校改《考古》4期校样中悼郭老一文。4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晚间至于光远同志处，将《考古》编辑室要求改为月刊的公函交给他，闲谈关于组织学会问题。

6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学生15人，由蔡凤书同志率领，来所参观，接待后我赴北京展览馆参观全国科研成果展览。下午浙江电影厂卢叶高、周平同志来谈拍摄河姆渡纪录片。至尹达同志处谈考古规划问题。晚间至牛兆勋同志处，他正出来散步，说血压过低，最近脑供血不足，有晕倒现象，须要继续休息。至张政烺同志处，知其明天偕李学勤同志赴湖北随县，约其写稿（郭老对于金文研究的贡献），并向傅学苓同志打听郭老著作的出版情况，知《卜辞通纂》即于月底付印，《考古论集》已集稿完竣，图版未齐，不久可付印。

6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大会，传达文件。王俊铭同志谈译稿事。河北姚苑真同志谈保定展览事。甘肃灵台文化馆送来齐家文化玉器和蓝色串珠，及春秋时铜器（包括一铁刃铜柄剑）。下午殷玮璋同志汇报天津历史科学规划会议情况，胡秉华同志谈山东队情况。

6月25日 星期日

晨间接电报知，守钦内弟偕朱棣侄女婿今天抵京。早点后，赴副食品店购物，正暄儿来。少顷守钦等三人亦来，一江侄孙女由重庆来参加研究生复试。午饭后都走了，留下守钦，我陪他去看故宫。由神武门进西路，由太和门沿中轴线，经三大殿及三大宫至御花园，再游东路，今天仅参观陶瓷馆及绘画馆。出来后偕至百货大楼及东风市场。

6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同志与规划局及院部王同志，商谈我们修建8000平方米大楼事。11时许，日本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理事小野信尔来所访问，并送来山田来信及科学史的抽印本。下午加拿大籍华人梁任明女士来所访问，由中国旅游局2人陪同，我所安志敏、李文杰二同志参加会见，并参观标本室及实验室，5时半始去。晚间审阅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

的《殷墟发现的妇好墓》一文的中英文稿。

6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麦英豪同志来所，他新由香港回来。院部杜干全秘书长来谈建楼房事。下午总支开会，传达院部关于运动的布置。晚间刘仰峤同志宴请梁任明女士，约我们作陪。

6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学术报告会，请民族学院林耀华同志谈《关于原始社会史的分期及有关问题》。下午阅香港考古学会《南丫岛深湾发掘》一文。至王则诚同志处送去夏癯老托交张某关于《周易》一文。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约稿，并谈《甲骨文合集》事。

6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院部在公安部礼堂开批判大会，最后由邓力群同志作总结，运动告一段落，下半年转入整风整党及整理组织。

6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院部郝俊卿副局长偕王同志来谈盖房子问题。

## 7月

7月1日 星期六

上午全所大会，传达文件，分组讨论。今天各报发表毛主席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下午湖北队陈超、王杰二同志汇报筹备工作情况。旋至永安里宿舍访尹达同志，谈《甲骨文合集》事。又至牛兆勋同志处探视，仍在休养。

7月2日 星期日

阅《考古》78年2期（73-144页）。上午暄儿一家来，午后素娟侄女携其子来，一起偕同守钦、朱棣至帅府园北京烤鸭店用餐，一共11人。下午黄宗甄同志偕同教育出版社同志来谈研究生复试事。打长途电话给楷儿，才知已于今日动身来京。

7月3日 星期一

上午科学出版社送来《考古学和科技史》初校样，交稿已一年。与卢兆荫同志至下川组，谈C<sup>14</sup>数据发表问题。至实验室，李虎侯同志今日报到。楷儿已来，下午去北大。我到八宝山参加游国恩教授追悼会。由北大校长周林同志主持，高铁同志致悼辞，遇到阴法鲁、邓广铭、吕叔湘诸同志。

7月4日 星期二

上午收到林寿晋托麦英豪带来赠送所中的电子计算机和来信一封。至夏癯老处闲谈。下午校改《考古学与科技史》的校样。

7月5日 星期三

上午麦英豪谈香港展出文物展览情况。驻希大使馆朱贵玉同志来所访问，与我及石兴邦同志闲谈，他将调往联合国工作。下午至院图书馆阅新到西文期刊（*JAO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美洲东方学会杂志》）最近张光直写的对何炳棣 *Cradl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中国文化的摇篮》] 的批评）。继续修改《考古学与科技史》一文。

7月6日 星期四

上午接驻希腊大使何扬同志来信。下午山东省文化局文物处刘谷同志，博物馆任、宋二馆长，副书记牛继曾、文化局干部薛寿义同志等来所，由乌恩同志和我接待。继续校改《考古学与科技史》校样。晚间将希腊来信转告罗念生同志。院中遇及王则诚、胡厚宣二同志，立谈一会。

7月7日 星期五

上午在所接待西德考古学家比格富（Phil Bigefow）及其他二位外宾（H. Brandt, Schmidt）。下午接待华裔爱尔兰天文学家江涛教授。林泽敏、刘随盛二同志由西安返所，稍谈。

7月8日 星期六

上午赴外交部招待所访朱贵玉同志，未遇。至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晤及严敦杰同志，谈昨天江涛教授访问考古所情况。据云昨天上午自然科学史所招待他，他对于武王伐纣的年份，提出自己的看法，主要是纣亡以前50余年有“五星联珠”现象，约在公元前1073年左右。返所，编辑小组开会，下川组亦参加，谈安志敏同志文中利用下川材料事。下午总支开会，商谈人事问题及运动情况。晚间访瞿同祖同志，偕往访翁独健同志，知刘子健教授已于前天由美来京。

7月9日 星期日

今天继续校改《考古学与科技史》校样。关于幻方一篇，大加修改。阅初级数学史中严敦杰《阿剌伯数码字传到中国来的历史》，及李俨《中国数学发展情形星期一》二文。

7月10日 星期一

楷儿今天赴北大参加研究生复试。一江侄孙女来，晚间离京返川，等候复试通知。上午与仇士华、李虎侯二同志谈实验室工作。下午继续校改《考古学与科技史》校样。朱棣来陪守钦逛天坛。

7月11日 星期二

西安市文物处负责同志在所中住了半个月，今日返西安来告辞，顺便谈西安工作。高天麟由洛阳返京。为《考古学报》4期审阅英文提要。下午继续阅《考古学与科技史》校样。

7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重庆师范学院孙同志来谈关于中西（伊朗）交通史问题。下午校毕《考古学与科技史》初校校样，因为要做些修改增订，陆续拖了10天才校完，杂事过多，无可奈何。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

7月13日 星期四

今天下细雨。上午赴所，与麦英豪同志谈请他下星期作报告事。与杨鸿勋同志谈所中建房事。下午福建省陈仲光同志等三人来，与我及王翥谈福建宋墓丝织物问题。过党组织生活，学习华主席在财贸会议上的讲话。晚饭后送守钦、朱棣等离京南返（住了18天）。整理《考古学与科技史》校样。

7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白荣金谈随县曾侯墓发掘情况。下午澳洲堪培拉高等教育学院院长雷查逊率领的文物考察访华团来所，由我和仇士华、李文杰二同志接待。晚间，他们宴请，邀我参加，席设四川饭店，有澳洲驻华大使及夫人，我教育部马副部长、王冶秋、郭芳为等同志参加，9时始散。

7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参加关于赴意大利学术代表团的会议的会议，由刘仰峤同志主持，刘导生、唐恺二同志亦参加，将由四人组成代表团，许涤新同志为团长，钱锺书（文学所）、丁伟志（历史研究）和我为团员。暂定7月底交论文中文稿，出国前准备英文译稿。8月底离京，9月3日-9日开会，会后可在意大利参观访问一星期。下午清华老同学林家翘教授夫妇来所访问，谈到徐贤修的三子徐遐生是他的得意学生，现已在美国任教授之职，合摄一影。他还要赶往北大访问周培源副校长，4时许即告辞。晚间沈有鼎同志来谈。

7月16日 星期日

在家抄写英文提要。铁秋媳携雷孙由武功来京。

7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外事局通知有日本美术史代表团今晚回请，约我参加，因要出差只好辞谢。10时赴火车站，10时29分开车，同行者有王世民同志与历史所张政烺、李学勤等9人。下午3时抵石家庄。下车后才知，王冶秋局长由童正洪同志陪同同车来石。有文化局副局长秦友善及文物处处长等来接，下榻省招待所，我与王世民同志同室。稍憩由陈应祺陪同赴展览馆参加“中山国墓出土文物展览”。这次陈列M1、M6及王陵随葬墓。发

掘工作已于今年5月暂作结束，出土文物达18000余件，现陈列出2000来件，分为二室。开始有关于中山国的介绍（简介、地图、平面图、大事记、发掘情况照片）。M6中随葬品以错金银犀牛尊一对及银首铜身人俑灯为最精美，山字形仪仗为前所未见，共出六件（五件）。又有帐内取暖用器与炊器、铜工具（刀、斧、锯等）。铜器又有列鼎九、壶四、簋二、豆二、陶搓一对，黑皮陶器多件。相邦司马□的墓中，精品为错金银器，如四凤四龙案（十四年铭文），动物形器座（虎、牛、犀），神兽（双翅辟邪四件，兔形二件），又有十五连灯、鸟柱盆、犀牛足筒形器。此外，还有帷帐铜构件、铜帽、藤皮、铁杖等，又有错金铭文的建筑布局图铜板。第二室中间放置M1出土较小的山形仪仗五件，长篇铭刻铜器三件：（1）铜壶，铭文共204字，每行三字，有“嗣胤□□”及“十三年”工匠题名。（2）铁足大铜鼎，469字，每行六字，有“唯十三年”，“先考成王先祖桓王”及“王□”等。（3）铜方鼎450字，有“唯十四年，中山王□命相邦曰……唯联皇祖父武，桓祖成考”。后二者皆提及燕王哙让位，以致国乱，中山国取其城数十等事。齐灭燕乃314B.C.事，这批长篇铭文，为战国铜器中所罕见，可据以定墓葬之年代。此室有中山王家族墓出土物，有玉器（玉版、玉人、玉琥、玉璜、玉环），骨珠，料珠（一件），编磬十三件，编钟十四件，以及铜列鼎、a，豆等。返第一室，还有纯金车饰，错金银的铜车饰和柜架，狗骨架（带有金银项链），压暗花黑陶，大批玉器（有的有墨书的字，如“恒子”、“王它”玉环等），骨珠及料珠（蓝地白环），长方形铁盒（二件，一件放玉器，另一件放陶丸）。参观毕后，休息时他们文化单位向王局长提出物资问题（汽车、照相机等）。晚餐后观电影（香港凤凰公司出品淮剧《生死牌》，长春制片厂《柳毅传书》），散场已过12时。

7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赴展览馆继续参观中山国墓出土文物。下午赴正定参观龙兴寺（俗称大佛寺），为宋代建筑。离石家庄30华里。由侧门进方丈院。李捷民副处长在这里监督修理摩尼殿的工程，预算35万元，但拖了几年，现定明年完工，约要超预算10万或10多万元。稍憩后，由方丈院出来，先参观摩尼殿，正在修建中，屋顶已卸下，三尊佛为明塑，建筑为北宋



皇祐时物（新发现题记）；壁画为明成化时绘，亦已剥下，仅存一墙仍在原位置。前有天王殿，明塑天王已于文化大革命中毁去。我们经戒坛，为明清建筑，但其中铜佛像乃弘治六年（1493年）所铸。至转轮藏及对称的慈氏阁，皆宋代建筑。转轮藏有转轮，现加铁链固定，不能转。有弯曲梁，轮后有梯可上登，为11世纪建筑。慈氏阁有观音像，为13世纪建筑，上层斗拱，虽与转轮藏相似，但其下节作法已如明清式样，不再将后尾挑起。御碑亭二，分别为康熙及乾隆御制。另有一嘉庆御碑亭，则亭已毁，仅存巨碑。这里有著名隋碑，开皇六年（586）恒州刺史王孝仙书《龙藏寺碑》，又有宋端拱二年（988）《龙兴寺大悲像并阁碑铭》。知唐时改名“龙兴寺”，开宝四年（921）铸大悲像并建阁，阁高33米，铜像高20米，为观音立像，两侧各21臂，为后来木制补上。我们登楼四望，可以看到正定城中全景，四古塔一一在望。大悲阁已于1944年缩小改建过，其旁御碑提及的集庆阁亦于1944年毁去。侧殿有流散文物展览。大悲阁后为弥陀殿，正德五年（1510年）建。其后为弥陀殿，乃1959年由城内崇因寺移来重建，为万历年间物，有铜铸毗卢佛像，分三层，每层有毗卢佛四尊，相背而坐，其连座铸小佛达千尊，象征贤劫千佛。我们又返方丈院参观仓库中藏品，有新近出土镂空佛像，皆北齐时物，较曲阳出土者为精。参观毕，返石家庄。晚间观内部电影《画中人》。

7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王冶秋同志返京，我们仍留下参加座谈会，由我与李学勤、张政烺、王世民等同志就中山国墓有关问题，如年代、民族、墓主人及今后整理等问题，谈了两小时。午饭后，我与张政烺等同志去瞻仰烈士陵园，有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友人墓，及冀中军区烈士骨灰。下午4时出发至火车站，5点59分开行，车中已无空座，后由洪君联络坐邮车，晚9点12分抵京。

7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补记日记和阅前三天的报纸。下午赴所，商量关于决定研究生复试结果。铁岭同志来，携来出土外国铜钱。陈滋德同志来谈联合国科教文代表要求编写考古新收获。新疆最近发现Niya〔尼雅〕东面古城，并介绍新疆同志携来乌恰出土波斯银币，嘱代为鉴定，并写一篇简单说明，以便外交部赠送伊朗政府（8月间华主席将要访伊）。湖北省博物馆胡美洲同志来，约请我们去参观随县曾墓出土文物，婉却之，答应将来在武汉展出时再组织人去看。晚间王戎生同志送来为《红旗》撰写的追悼郭老一文，嘱我审阅。

7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杨鸿勋同志谈建筑事。将昨晚审阅过稿子交与王世民同志。为图书室审定明年定购西文期刊。下午文物局谢辰生同志来谈关于外贸部出口文物事。黄盛璋同志来谈关于历史地理论文集及学会事，并送来追悼郭老一文。晚间看电视电影《好兵帅克》上集。

7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接通知，下午2时半在院部开会，谈各所组织方面、培干方面，及党委领导下所长负责制如何实施问题等。所中业务领导商谈并准备意见。下午开会由邓力群同志主持，历史科学各所分别发言，王仲殊同志代表我所介绍情况及提出要求。晚间看电视电影《好兵帅克》下集。

7月23日 星期日

将英文译稿《考古学与科技史》译毕。下午偕楷儿夫妇、志清媳赴实验剧场观内部电影《巴顿将军》。晚间访王俊铭同志并请其为译文定稿。

7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与杨泓同志谈《考古》事，并将黄盛璋同志的稿子交给他。又为《考古》审阅安志敏同志所写的《大汶口文化》一文。新疆博物馆同志来取去伊犁地区出土的铜斧等。与麦英豪同志谈，请他明天在所中做报告。谢端琚同志由甘肃、青海返京，略谈情况。顾颉刚托其助手王煦华同志送赠《史林杂识初稿》（重印本），稍谈知王同志亦为王遽常先生的弟子，日内即南返接着。下午为文物局草拟波斯萨珊朝银币及中婆文合璧墓志拓片的说明。

7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开会，由麦英豪同志作参加香港举办的出土文展的报告，由我主持，谈了一个上午。下午誊抄《考古学与科技史》的英译稿，交打字。晚间胡厚宣同志送来《郭沫若同志在甲骨文上的巨大贡献》一文，匆匆阅读一过，明天即交给《考古学报》编辑部。楷儿返陕西。

7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偕王翥、徐苹芳、乌恩三同志赴七机部卫星组，参观达里淖尔东岸一小城卫星照片，并北京城及十三陵放大照片。返所开始写作《近年来中国考古新发现》。

7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硅酸盐学会同志送来这次金华开会的论文打印稿一袋，略谈会议情况，及《中国陶瓷史》编写进程，闻已集中诸位在管庄审定初稿。与王仲殊、林泽敏二同志商量所中各研究室的组织及负责人选等问题。下午编辑小组开会谈修改稿费分配规定。

7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孟凡人同志谈修改黄文弼的《新疆考古发掘报告》。与王仲殊同志商量接待日本考古代表团事。王俊铭同志送来《考古学与科技史》英译稿，要定稿，再校阅一过。下午偕王仲殊、林泽敏二同志赴牛兆勋同志家中，商量所中各研究室领导班子安排事。

7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政治学习，召开全所大会，传达文件，有关于制止地方干部打骂和压制群众暴行的，有关于计划生育的，有关于公安部门防止偷盗等不法行为的。将《考古学与科技史》的全部稿子交给杨泓同志转交给科学出版社（初校的样张及英文提要稿）。下午写作《近年来有关中国天文学史的考古新发现》一文，约3000字，应伊世同的要求为《天文爱好者》复刊号所用。晚间至于光远同志处询问《考古》改月刊事。

7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阅张光直的*Chinese Archaeology since 1949* [《1949年以来的中国考古学》]。下午继续写作《近年来中国考古新发现》一文。

7月31日 星期一

将前天写好的文章交徐苹芳同志转交伊世同同志。取回《考古学与科技史》再作小修改。至甲骨组观贴就的甲骨拓本图版，已将全部4600余片贴或600余版，准备付印。在赵芝荃处遇及邹衡同志，闻北大将为翦伯赞、向达二位教授开追悼会，以表示平反昭雪。

## 8月

8月1日 星期二

上午湖北省博王劲同志来，为省博要今年大学分配的毕业生事。

《中国建设》赵玲珠同志来，为组织追悼郭老文章事。继续写作《近年来中国考古新发现》，准备在意大利召开的第26届欧洲汉学家会议上宣读。下午，与安志敏同志谈江西召开的几何纹陶会议事，及所中各研究室的组织。与王仲殊、卢兆荫二同志商谈明天招待日本考古代表团事。晚间写毕《考古新发现》，开始抄写。杨一之同志来谈。

8月2日 星期三

上午将《考古新发现》抄写完毕，交打印室打印25份。午餐后，偕王仲殊、卢兆荫二同志赴机场，院部刘仰峤等三同志及翻译周彬同志亦来。12时40分，飞机由东京来。日本代表团共9人，名单如下：团长宫川寅雄（和光大学教授，美术史），秘书长白土吾夫（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事务局长），团员三上次男（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考古学会副会长、东洋陶瓷学会常任委员长，中国史），关野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御茶水女子大学教授，中国考古学），藤田国雄（东京国立博物馆次长，中国考古学），护雅夫（东京大学教授，中亚史），前田耕作（和光大学教授，亚洲、美洲史），村濑雅夫（读卖新闻社文化部部员），秘书木村美智子（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辅佐）。稍谈后，即动身进城。下午3时半，代表团来考古所访问。参观标本室、实验室，并座谈至6时始告辞。出席招待会的有外事局张国维，我所的王仲殊、安志敏、卢兆荫、王世民、徐莘芳、杨泓、乌恩等。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

代表团中，白土于解放后来过中国66次，宫川18次，木村17次，三上曾于战前来过9次。关野于战前来过，57、74、78三次参加考古代表团，66、72年参加美术史代表团。藤田来过3次。其余则初次来华。

8月3日 星期四

上午赴院部，由外事局唐恺局长召开，关于赴意大利参加汉学家会议的筹备工作，各人都缴交论文打印稿20份，以供领导审查。下午胡乔木院长接见日本考古代表团，参加者有刘仰峤秘书长，唐恺局长，及我所三人（王仲殊、卢兆荫和我）。4时半开始接见，6时半设宴招待，8时半始散。

8月4日 星期五

赴公安部礼堂，听宋一平同志传达谷牧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访问西欧的汇报，及胡乔木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发言。下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血统的美籍教授周鸿翔来所访问，谈及美国亚洲学会及美国东方学会明年拟邀请我国代表团前往参加，又询及妇好墓及周原出土甲骨事。

8月5日 星期六

上午偕王仲殊、乌恩、殷玮璋三同志赴院部，参加历史科学的规划会议。参加者历史所、近代史所、民族所、世界史所、考古所5个单位，院领导有胡乔木院长、邓力群副院长，及刘仰峤秘书长、鲍正鹄副秘书长、宋一平主任等。各所汇报，院领导指示，散会时已12时。下午赴所，参加总支会，讨论各研究室人选问题。晚间至杨一之、王则诚二同志处闲谈。

8月6日 星期日

今天下雨，天气变凉，前两天热得难受，最高气温达34度，今日只有28度。傍晚我与胡厚宣同志赴华侨大厦，会晤周鸿翔教授。一起赴华府园烤鸭店用餐，周教授做东。一面进餐，一面闲谈，8时始告辞返家。

8月7日 星期一

继续翻译《近年来中国考古新发现》一文为英文。上午新疆博物馆王顺德副馆长来谈新疆考古工作问题。下午开组长会议，商谈所中成立研究室人选事。

8月8日 星期二

上午赴首都医院向张伯璠先生的老伴张师妈（余韵芳女士）遗体告别，（8月2日去世，享年82岁）。旋赴所，墨西哥大使馆文化参赞偕三秘Flora Botton（白佩兰）来所访问，由我和李文杰同志接待，建议加强墨中学术文化交流，参观标本室。送走后，院部邓力群同志来电话，关于赴意大利参加欧洲汉学家会议的论文修改问题。与林泽敏、王仲殊二同志商量各组讨论后调整各研究室人选问题。下午将论文英文稿全部译毕。下班时大雨如注。

8月9日 星期三

今日放晴。上午继续誊抄和修改英文稿。冯敏同志由江苏来京，随参观团来参观故宫流散文物展览。下午在家，继续誊抄。

8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广播电台张同志来催稿，告之下星期一来取。继续誊抄。又与王仲殊、林泽敏、乌恩三同志商谈研究室人选事。下午偕王、乌二同志至牛兆勋同志家，征求意见。傍晚赴北海仿膳饭店，刘仰峤秘书长宴请加拿大友人Mr Beck [ 贝克先生 ] 及Miss Cooper [ 库珀小姐 ]，有史树青、唐恺同志等参加。一桌8人（每人6元标准）。饭后登白塔山，然后分别。

8月11日 星期五

所中开会，再次讨论所中各研究室的人选，作最后的决定。下午将《近年来中国考古新发现》英文稿誊抄修改完毕。

8月12日 星期六

全所大会宣布所中各研究室负责人名单如下：

第一研究室（史前）：安志敏、佟柱臣、石兴邦；

第二研究室（殷周）：张长寿、郑振香；

第三研究室（汉唐）：苏秉琦、马得志、徐苹芳；

实验室：仇士华、李虎侯；

技术室：赵铨、王玕、张孝光；

图书资料室：王世民、莫润先；

编辑室：卢兆荫、黄展岳。

然后，传达文件，邓副主席在军政会议上的讲话，分组讨论。下午召集各室主任，商谈今后工作问题，及室内秘书人选。下午访裴文中同志，未遇。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

8月13日 星期日

今日在家写作《中伊友谊》一文。

8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将《中伊友谊》一文誊抄完毕，告诉广播电台张同志，请其来



取。文物局办公室常泊同志来，取去关于汉、婆合璧墓志的说明书。下午赴工业学院访张国熊教授，偕张至民族学院访程溯洛同志。我又去王静如、费孝通、陈述三同志处，谈了一会儿，即返城。

8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第一研究室主任安志敏同志谈室秘书人选及今后工作事。与徐莘芳谈第三研究室问题。下午赴院参加外事局召开的赴意代表团会议，决定下星期集中学习几天。将论文改定稿交去。

8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山东大学考古专业三人分配来所，今天报到。吉大张忠培同志来电话告诉吉大毕业生情况，推荐几个人。和王仲殊同志商谈所中外事安排，主要是印度的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会议、日本的邪马台讨论会，及丹麦的农牧与冶金起源会议。下午所中三个研究室开会，商谈开展各室工作问题，分配人员、田野队及研究项目。散会后，我去故宫博物院宿舍访唐兰先生，最近唐先生已渐康复，但仍在家休养，谈到丹麦开会事，他说身体不好，不能接受任务。

8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赴出国人员服务部购物。返所，偕徐莘芳、王世民二同志去地震资料办公室访胡钟达同志，商量借用孙贯文同志事。下午修改《近年考古新发现》中文稿。接电话，已得领导批准。伊朗寄来论文校样，审校一过。又至王俊铭同志处，请他再校一次。晚间至吴世昌同志处，他送赠给我英译本《红楼梦》（三卷本，杨宪益夫妇译）的第一本，谈至9时半始告辞。

8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外事局，由中联部张治宇介绍意大利左派政党情况，黄捷文同志介绍意修情况。散会时将近12时矣。下午赴建国门派出所，为阳孙户口事也。

8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人民日报》国际部约“中伊友谊”稿，即以广播稿给他们，让他们删改。至刘大年同志处，送去一篇黑龙江寄来的评范老“先周封建”一文，请他转交于《中国通史简编》编写组；又谈范老的学术贡献，明年为范老逝世十周年，准备出论文集。王俊铭同志送来英文稿的一半，交陈思民同志打字。下午，安志敏同志送来他准备在江西提出的谈华南新石器的论文，提了几点意见，给他参考。下班时又到建国门派出所，晤及马所长，为阳孙户口事也。晚间至杨一之同志处闲谈。

8月20日 星期日

为《近年来中国考古新发现》报告找幻灯片，誊抄广播稿。叶小燕同志陪张忠培同志来谈，张将于明日赴江西开会。下午赴邓力群同志家中，商谈所事。傍晚，王俊铭同志送来译稿修改本下半，留之晚餐。晚间将译稿再审校一遍，准备明日付印。

8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陈思民同志谈打印英文稿，与赵铨同志谈补制幻灯片事。旋偕丁伟志、吴克良同志赴经济所，参加赴意大利代表团的学习。下午将稿子交外事局付印。赴经济所继续参加学习。

8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赴广播电台录音。录毕返所，人艺话剧团前张同志等二人来所

中，要了解科技界“四人帮”横行时代的斗争情况，为一新剧本定稿及演出做准备也。乌恩同志传达学部开会布置，关于研究生及学术委员会的事。下午又赴经济所参加学习。傍晚金志宏同志送来论文的大样，英文部分我送一份给王俊铭同志，未遇，托靳主任转交。晚间在家校改大样。

8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赴经济所许涤新同志处，继续参加学习。将校改好的大样交还，明天要下厂最后校正，拟请王俊铭同志代劳。下午偕卢兆荫同志赴人民大会堂，今天下午3时半，谭震林副总理接见日本考古代表团宫川寅雄一行，陪同接见者刘仰峽、唐恺、卢兆荫、张国维等，5时许代表团辞去。我将明天所用下厂译稿交王俊铭同志，未遇，托卢兆荫同志转交。

8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院部开会，由邓力群同志主持，各所所长出席，讨论所学术委员会组织事。下午在北京饭店开座谈会，由日本考古代表团的护雅夫（日本突厥学研究情况）和三上次男（由中国陶瓷谈中西海路交通）分别作报告，由宫川寅雄团长和我先后致开场白和结束语。晚间代表团回请我们。有院部胡乔木、刘仰峽、唐恺，我所王仲殊、卢兆荫和我，文物局郭劳为，对外友协陈大庆，故宫彭炎、冯先铭，历史博物馆杨振亚、陈乔、史树青，北大季羨林、宿白、张广达等。由宫川团长致辞祝酒，散席已近9时。

8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开所总支会，谈关于学术委员会事。下午赴飞机场送日本考古代表团。晚间修改人民日报的“中伊友谊”一稿。

8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全所会上传达中央文件。下午赴院部参加赴意代表团的会，听取院党组的意见，由力群、仰峤同志传达并作指示，会后与力群谈所中调人事。与仰峤同志谈学术委员会人选，及考古所与文物局关系问题。返家，阅*Early China* No. 3 [《古代中国》第3期]。至于光远同志处谈《考古》改月刊事。

8月27日 星期日

整天下雨。上午阅《古代中国》第3期。下午阅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几同志的工作情况（油印本），闻最近自然科学史准备提升九位副研究员。下午，胡厚宣同志来，约后天去历史所参加《甲骨文合集》座谈会。

8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所中同志多去看罗马尼亚电影去了，我与王仲殊同志谈所事。至夏鼐老处，遇及吴天伍同志，旋至王天木同志处。下午，仓孝和同志（自然科学史）偕严敦杰、黄伟同志来谈关于助理研究员升级研究员事。他们走后，与许景元同志谈洛阳工作事。至杨鸿勋同志处，他新近接着来京，暂住所中。晚至罗尔纲同志处，因为今天接汤象龙的来信，嘱向罗尔纲同志问候，他将于9月初来京。又至王则诚同志处闲谈。

8月29日 星期二

今日《人民日报》为配合华主席访问伊朗，刊登我的文章《两千年的友谊大放异彩》。上午参加历史所召开的《甲骨文合集》座谈会，讨论分类和出版计划。由尹达、胡厚宣二同志主持，有于省吾、唐兰、陈邦怀、罗福颐等同志参加。下午赴经济所再次讨论赴意大利计划。

8月30日 星期三

今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配合华主席访问伊朗，广播我的广播讲话《中伊友谊源远流长》。

《广播电视节目报》（8月26日）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同志，曾经带领中国考古代表团到伊朗进行友好访问。他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邀请，作广播讲话，介绍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见闻，并畅谈中国与伊朗两国人民两千多年来悠久的友好关系。

夏鼐同志的广播讲话，电台将在8月30日的《国际时事》节目里播送。时间是（1）12：00-12：15；（2）13：00-13：15；（3）19：30-19：45。

上午所中报告会，由李德金同志报告《南朝鲜沉船出土元代华瓷和元大都出土华瓷的比较》，由马得志同志主持，所外有故宫、北京市文物组等参加。中午赴院外事局，与唐恺局长及代表团团员一起，赴建外外交公寓，应意大利大使馆一秘贾连德（Carletti）女士之约，午宴，至2时半宴毕告辞返所。4时半，希腊大使Velissa Ropoulos〔费利萨·罗普洛斯〕来所。最近返国述职回来，赠送我所一部《希腊文大词典》（4册），为德国人著作，并谈及写书计划，希望我们能提供有关照片。谈至3时半始去。回家收拾行装。

8月31日 星期四

晨5时起床，5时半坐车赴机场，6时抵机场，意大利驻华大使方济曦，一秘贾连德，我院邓力群副院长、刘仰峤秘书长等来送行，共进早点。飞机7时半起飞。4时抵德黑兰机场，休息1小时，5时起飞，8时许抵布加勒斯特，当地时间下午2时。驻罗使馆田参赞来接，同机来罗者有铁道部代表团吕正操等。我们到使馆招待所后，住在301号，与丁伟志同志同住一套房间。少顷，李庭荃大使来谈。晚餐后，新华社驻罗记者来谈。洗澡后即睡，已近8时，此地与北京时差为6小时。

## 9月

9月1日 星期五

晨4时即醒，6时起床，7时半用早餐。李庭荃大使夫妇来，偕我们参观大使馆办公楼，乃去年新建者。9时告辞动身，赴机场，10时半起飞，12时半抵罗马（当地时间11时许）。王国权大使已返国，乃由参赞王传斌、于元俊、蔡容等同志来接。意国友人兰乔蒂（Lanciotti）及高拉迪尼二人亦来接。下榻Claridge旅馆，在该城东北部。休息后，下午3时赴大使馆报到，了解意大利最近情况，即在大使馆晚餐。除王传斌参赞外，还有文化处陈绥之等，9时始散。

9月2日 星期六

9时大使馆陈绥之同志陪我们参观罗马市容。由Claridge旅馆出发，经Borghese [博盖塞] 公园侧，沿Veneto大街，转入小巷，至S. Trinita der Monti [罗马市政府广场]，有一方尖碑。下车，可南望市容，步行拾级而下，为一小广场，有石舫、喷泉，旁为英国诗人Keats [济慈]（1796-1821）曾寓居过的旧居，墙上嵌有石刻作为志念。上车，经人民广场，有一尖方碑，乃罗马时由奥古斯都（Augustus）从埃及运来。至Tiber [台伯] 河滨公路北行，右侧有海军部，门前有两铁锚，为由奥军夺来的战利品。过桥，由沿河北岸南返，经司法裁判所，再前行即Castel S. Angelo [圣天使古堡]（Hadrian陵的俗名）。西折便可看到Vatican [梵蒂冈] 教皇城，广场中有一方尖塔，门口驻有瑞士御林军（雇佣兵）。折而南行，至Faro广场，有一灯塔，据云为意侨捐款所建，有望远镜可俯瞰广场。下车休息，捡地上的松子。再登车，经Anita Garibaldi [加里波第] 纪念馆，至加里波第广场，下车休息，有加里波第的骑马铜像，雄姿英发，有望远镜可俯瞰全城。闻附近有苏联大使馆，占据高处。上车再东南行，由加里波第路转入G. Maneli路，Morosini路，再转入Trastevere大街，街西有教育部，进入Marconi大街，过Marcoia桥，过桥不远，即进入新城，为近十余年所建设，高楼大厦林立，仍有新建物在建造中。经运动体育馆，为圆形建筑物，可容

数万人，每年美国歌舞团来演奏，我国京剧团也曾在这里演出。由新罗马西北行，返罗马城去参观古罗马。先经过一城门（凯旋门），有月亮游艺场，经一古罗马空中水渠，至Caracalla [ 卡拉卡拉 ] 浴场，我们下车沿铁丝网一观。上车再北行至斗兽场广场，下车，由Constantine [ 君士坦丁 ] 凯旋门侧进入斗兽场（Colosseo），许涤新同志参观时感慨万分，口吟“旧踪往迹二十年”之句。过马路，登Palatino [ 巴拉蒂诺 ] 山的罗马市场，有庙宇及元老院等遗址。上车经威尼斯广场，乃当年Mosolini [ 墨索里尼 ] 当权时发表演说之处。经小巷至Trevi [ 特雷维 ] 喷泉，有石刻雕像及喷泉，今天没有喷水，只看到永池中水清如镜，池底泉币百数十。据云投入多少枚钱即可有机遇再来罗马城几次。这亦为许涤新同志二十多年前旧游处，据云，当时他与谢冰心各投入二枚，说他还有可能再来罗马一次。由这里出来上车经威尼斯广场旁的Emanuele [ 埃马努埃莱 ] 二世纪念物，双塔高耸，立有其骑马的高大鎏金铜像，前有无名英雄墓。再去参观万神庙（Pantheon），为一希腊神庙式建筑，始建于27 B.C.（Agrippa [ 阿格里巴 ] ），重建于Hadrian大帝，608年改建为耶稣教堂。庙中有石刻及壁画，有埃马努埃莱二世（-1878）及Humberi [ 翁贝托 ] （-1900）及其母后Margherita的墓，都在这里。又有画家Raphuel [ 拉斐尔 ] （-1520）及其徒Peruzzi [ 贝鲁齐 ] （1481-1536）等墓。由万神庙出来后，时已近午，乃乘车返旅舍。

下午在旅舍中，丁伟志同志因身体不舒，服了安眠药睡大觉。许涤新、钱锺书、吴克良三同志搞后天许团长发言的中英文稿。后来王传斌参赞、秦凤翥参赞、程文栋党委来访许，谈话颇久。我整理今天的日记。前几天阅毕Van Buren的Ancient Roma [ 《古代的罗马》 ] ，今天起阅1938年的New Guide of Roma [ 《罗马的新指南》 ] 。

9月3日 星期日

上午9时离罗马赴车站，10：00开车，前往Bolzano [ 博尔扎诺 ] 城。使馆中文化处陈绥之同志及翻译蔡容随行，王传斌参赞来送行，还送了两个大西瓜。车子10：10始开，中途又误点，晚了两小时才到达博

尔扎诺。车上遇及意中友协秘书祖凯蒂（Zuchetti）夫妇，一同用午餐。12时经Orvieto [ 奥尔维耶托 ]，可远望古城。再前行，可以看到Trasimeno [ 特拉西梅诺 ] 湖，约下午2时，经Florunse [ 佛罗伦萨 ] 省城，3：30经Bologna [ 博洛尼亚 ]，6：10经Verona [ 维罗纳 ]，7：40经Trento（特兰托），8：15抵博尔扎诺。下车后有会议秘书处Sabattini（友协会员）来接。乘车约行一小时抵。Ortesei [ 奥蒂赛 ]，时已入夜，所行为山径，绕山上行，海拔由200米骤升达1300米，有点不舒服。晚9时许抵地后，住Gardena旅馆，乃取名Gardeno河。有大会秘书处法人K. M. Schipper（施博尔，即施舟人）出来招呼，Cordodini亦来，安顿后，洗澡后即睡。

9月4日 星期一

早起推窗一望，山城虽不大，风景优美，四周山色葱笼。今天开会，到会场即遇及Hneseme、Bulling、Van Dewall等人，皆为旧友。开幕式9时开始，主席台8人为：Corratini（副主席）、Lanceitli、许涤新、Egerod（主席）、Inaco（市长）、Sladkovsky（苏）、Hervonet（法，副主席）、Schipper（书记）。先由兰乔蒂报告筹备经过，主席Egerod致辞，希望大会能增进友谊，市长致欢迎辞，许涤新团长致贺词，然后休息10分钟。日程取消Van Dewall的中国考古新情况的介绍，即由我上去做《近年来中国考古新发现》的报告，由吴克良同志逐段翻译，约一小时，然后放幻灯片，共70片，由我作说明，约半小时。由Egerod作主席，于讲演前致介绍辞，讲演后致谢辞，称赞讲演内容丰富，见解Stimulating [ 深刻 ]。散会时已11时半，遇到在Leiden [ 莱登 ] 图书馆工作的同乡马大任，及辅仁大学的哲学系主任钱志纯等，英人Hook（Leech），法人Ruhlmann [ 于儒伯，后改“于如柏” ]，德人Senbulich，荷人Blusse等。返旅舍，午饭后休息。下午3时半大会重新开始，我和钱锺书同志赴会时，遇到艾德林和史乃德，一路上谈话，后来他们到他们的团长处谈话去了。苏联观察员14人，都住在我们旅馆中。大会由牛津大学Van der Loon [ 范登龙 ] 为主席，德人R. Treimzitlee作报告。报告后，荷兰E. B. Vermeer提问题。许涤新同志的经济学报告。休息10分钟，由K. M. Schimue作宗教思想的报告，丁



伟志报告《儒家的变迁》。我们方面的报告，都是由吴克良同志翻译，有人提出问题，由许涤新同志作答。散会时已7时半。晚间至会长Egerod，书记Schipper，及组织委员Lanceitli和Corradini处拜访，并送礼物。巴黎华裔文史研究者吴其昱送我们他的敦煌学论文抽印本二种。

9月5日 星期二

上午9时开会，上半节为大会，由Erik Zürcher [许理和]主持。先由匈牙利的B. C. songor [陈国]报告《由语言文字来了解近代中国》。钱锺书对于他认为《水浒》、《西游记》中的官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文化大革命理论基础，提出异议。钱锺书同志的《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很受欢迎。报告完毕后，英国范登龙表示希望不要忽视像报告中提及的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的增订工作。法国于如柏询问，古典文学中的形象思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能否介绍现代文学研究的现况。由钱同志作答后，即暂告休会。11时分组开会，语言文学组由苏联Sorokin主持，法国Paris M. C女士作报告，我们代表团参加这一组。我因为与范登龙谈到他的近来工作，研究唐代“女□文”（类汉代陶罐上的咒文），进会场时已近散会。另一组为历史政治组，由法国P. Bady作报告。我们没有人参加。散会后，返旅舍午餐。休息后，3时半继续开分组会。我们代表团也分两组，我和钱锺书、蔡容参加语言文学组，为Schram [施拉姆]主持，共宣读三篇报告，一为东德Eva Muiler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看法》；二为York [约克]大学Lo（罗）教授的《中国语中的同音字问题》；三为汉堡大学关愚谦的《汉堡大学汉语速成班的教学法》。前二者用英语，后一用汉语，其人油腔滑调，像他自己所说的“庸俗化”的教法。散会时已近6时。另一组为历史政治组，许老等去参加。由Kramer主持，Santangelo讲中国对于法国革命及拿破伦的新看法；俄人S. Kuczera对中国古代法律中的连坐（临时取消），及B. Hork [霍克]对1978年宪法的评论。

9月6日 星期三

上午8时1刻集合，由Ortesei出发。钱、吴二同志留在家中，不参加游山。晨间小雨，后来放晴，石灰岩的山峰，常壁立耸起，山坡绿树成片，以圣诞树为最多。白云灰雾，犹如我国江南山水。我们于9时抵Passo Sella (2218 m)。下车稍息，约1刻钟，又赴Passo Pardoi (2242 m)，又下车休息半小时，再赴Corvara。11时半抵Corvara。最后一处为Passo Gardena (2137 m)。两侧群峰争妍，时已12时半，稍息后即返Ortesei。进餐后午睡，3时半起来。原约电视台记者，改于星期五上午，我们便没有去参加会议了。想不到傍晚时兰乔蒂和Corratini二位到许团长的房间里，说我们下午都不出席，有人误会为我们故意抵制会议，因为下午有苏联两个报告，波兰两个报告，东德一人报告（此外西德华侨程天牧一个报告）。我们答以这是凑巧，这是误会，希望他们代为解释。晚间有茶会，许、钱以倦累不去，我们三人（丁伟志、吴志良、夏鼐）参加。我接触谈话的有会长Egerod夫妇，法国将于后天赴华的Bady，荷兰的许理和和Blusse（研究荷兰占领台湾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意大利的Santangelo和Lucidi。Lucidi教授询问中国史前考古问题，因为跳舞及音乐过吵闹，约明天再谈，散时已11时半。

## 9月7日 星期四

上午EACS（欧洲汉学协会）开会，我们是非会员，不参加，在许老房中谈这几天情况。西德华侨关愚谦来，与丁同志谈自己情况，及大会的会外反映。说这次我国代表团参加，事前未宣布，他们到会后才知道，苏联代表团撤回报告或修改报告，西欧代表懊悔没有派一线的老教授来。对于我们的报告，有些国家很满意（只是经济报告空洞一些，对于“四人帮”的生活腐化的批评，可以不讲），谈的时间很长。下午开小组会，我与许、吴参加A组，有Vermeer的《现代中国的福利制度》，许要我上台去提出异议，以为对于剥削阶级的子弟加以歧视，不能上大学，只是“四人帮”横行时的现象。第二个报告是苏联Krivtsov的《中国政治思想的兴起》，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宗教（祖先崇拜，即孝道）、道德等概念，贯彻于政治思想中。最后为荷兰Blusse的《明末荷兰占领台湾（1624-1661年）》。B组由钱、丁、蔡参加，有瑞士

Kramer《儒家传统在近代中国的起了什么变化》，事前曾以底稿请丁看过。法国Bandry（即《盐铁论》法译本的译者）《最近在中国关于〈盐铁论〉的新解释》，比利时Gryn timer的《古代中国的“和平”思想》临时取消。中午意大利的Lucidi又来谈中国新石器文化的问题。2时曾参加《道藏》提要编纂小组的会，由我与钱、蔡参加。

9月8日 星期五

A组关于考古学的两个报告，Wang Chie-Yu没有前来开会，Chrubonniu的关于中国博物馆陈列的分期，自动取消。我们都参加B组，荷兰Hneseuwe的《新发现的秦律》，许理和和主席要我发言，没有准备，又没有对好扩音器，Hneseuwe在台上听清楚了（他的老伴用笔记给他看，他已耳聋），但台下没有听清楚。我是问他能否对于秦律和汉律的比较，再加补充。他说这次是否可以不谈，我同意了。下台后，有人说没有听清楚，许理和代为解释说是扩音器不好。后来Hneseuwe在解答别人的问题时，也提及我所提的问题。其次为西德Peters的《中国五十年代的发展》，发言时改换题目，缩小范围。Thorvry的《1949-1978年中国妇女的地位》。这时有意大利电视台来拍大会情况，要我们代表团坐在最前排。散会后，马大任同乡约我上咖啡馆作长谈，出来后遇及乔伟（西德华侨，研究彝族）约他们二人一起来旅馆共餐。席间马大谈图书馆，2时半始散席。下午有FAVA所拍的中国民俗电影，是在台湾拍摄的，我们没有去看，在附近散步。晚间有民间歌舞的文艺晚会。散会后，有台湾留波恩学生李文起（山东人）、刘宝胜（安徽人）追踪来谈，由吴、丁二同志接谈。

9月9日 星期六

上午在许团长房中，乔伟（若虚）及毅庄夫妇来谈，谈及西德情况及昨晚赶到这里的（由波恩来的）刘宝胜（安徽人，攻哲学）和李文起（山东人，攻法律）情况。后来黄祖瑜（瑞典华侨）亦来加入。许团长为乔氏夫妇写了毛主席诗词“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二句。

钱锺书写他四十年前旧作《瑞士莱梦湖旅居》一首：“瀑边淅沥风头湿，雪外嶙峋石骨斑。夜半不需持扶去，神州自有好湖山。”乔夫人送我们每人一张国画。大家一起下楼至河边照相，然后告别。丹麦Egesod夫妇及法国于如柏适在附近，亦握手告别。返旅舍，许多人已走了。我们与法国Scthiper、英国范登龙告别，他们下午即离此返国。

午餐后午睡，3时许偕同许、钱、丁三位同志散步，游览市容。返旅馆，在门口围坐小桌闲谈，钱谈起在昆明时，闻一多先生曾对他说起陈梦家在《平民》上发表文章，开头说：“请教于闻师一多，师曰……，余以为非也。”批判老师，抬高自己，拿老师的未成熟的口头意见，作为靶子来攻，深致不满，此与偷窃老师见解作为己见，为另一种利用老师的方法。许谈及30年代的两个文化界大人物：张竞生与郭任远。谈至6时许始散。晚间收拾行装。

9月10日 星期日

晨间7时半用餐，苏联艾德林博士来告别，说他们这次来代表6人，观察员14人，昨今两天，分别离此赴米兰，由米兰乘飞机返国。9时我们由兰乔蒂教授陪同，由Ortesei乘大轿车赴威尼斯，西行至Ponte Gardena，折向南行，经Bolzano [博尔扎诺]、Trento [特伦托]、Borgo、Bassano [巴萨诺]，进入平原，在巴萨诺南不远的Rosa下车稍息，喝咖啡。继续南行，经Mestre [梅斯特雷]，离Venice [威尼斯]仅14公里。再南行经自由桥，闻长达6公里，过桥后即为威尼斯市区。车停于S. Lucia车站前，经小巷即抵Pouted' Sculgie侧，租一汽车，经大运河，过学院桥不远为S. Maria della Salute [圣马可]教堂，对岸即为我们要住的旅馆。时已下午1时许，我与许老住153号，为双人房间，每日房钱（连早点）67406里拉（约134元人民币），下来午餐，每人约2万余里拉。这时使馆陈绥之同志由罗马来，住在另一旅馆。饭后午睡，4时半出来至圣马可广场，L教授偕同其学生圭德（Samaram Guido），柯里斯蒂娜及Manrizio Scarpari一同游广场，风景不殊当年，但鸽子恐已传数代矣。进教堂，至神座前有金屏风，右侧有珍宝馆，包括圣骨；又登至四马楼，有二马移去修理。右室有Masari，左侧有Tapistry。出

来后至湖滨小坐，然后返广场，又至小巷观市容。返旅舍休息，用晚餐。在威尼斯大学教汉语的阎德军偕同罗马大学的张亚军，及那不勒斯大学张宏信三位闻消息前来访问。坐谈一会儿回去，洗澡后入睡，已11时矣。

9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10时，兰乔蒂及Savatter教授来，乘船偕往契尼基金会访问参观。会址设在岛上，必须船渡。先参观St. Gaoge教堂，为1951年由基金会出资修复者，现正有18世纪画家、木刻家Piranesi的展览。又参观基金会附设的四个研究所：（1）东方与威尼斯研究所，兰乔蒂教授即为其所长，图书馆颇丰富，有美国捐赠中国善本及方志的显微照片，长达10公里；（2）文学、音乐、戏剧研究所；（3）艺术史研究所，亦有图书馆，且有照片档案数十柜；（4）威尼斯国家历史研究所，未去。参观教堂，有当时僧侣食堂，今改为讲演厅。又两侧为僧侣所住的长廊，达200米。又乘电梯上登钟楼，楼高70米，可俯瞰全市。至基金会的客厅，由副会长Vittore Branca教授接见，氏为Padova [ 帕多瓦 ] 大学教授，又有威尼斯大学校长F. Benvenuti在座，谈了一会儿，即进餐厅用膳，下午2时始毕，告辞返旅馆。下午参观威尼斯大学，乘船至中文系，由兰乔蒂教授介绍情况，教务长兼东方语文系主任Balatto，文学系主任G. Padoan教授作陪。中间与此间意中友协会分会Sapattuni，及其他四位相见，并介绍分会情况。出来至大学本部，另在一处，要乘船前往，为16世纪建筑。由Benvenuti校长接见，互赠礼物。晚间由校长设宴，餐厅设在屋顶，上张幕布，点红蜡烛，不用电灯，11时返旅舍。

9月12日 星期二

9时15分由威尼斯动身，兰乔蒂教授陪同送至车站，即告辞。他返罗马，我们于12时45分抵米兰（Milano）。因为车站很大，月台多，意中协会毕狄干事及另一位来接，竟没有碰到。将行李运到车站门口，等了一会儿，他们才找到我们，一起赴旅馆。安排好后，一起赴中国餐馆

用餐。此间有中国饭馆13间（罗马有六七间），我们是在长城餐厅，想不到竟是温州人所开。3时45分，至意中协会，在一大楼中占几个房间，会长V. Colombo现在罗马，由副会长及理事接见，在客厅中互致辞及赠礼物，参观他的图书馆及秘书处。4时45分告辞，游览市容。先至（1）Cenolola Vinliano，为一教堂的餐厅，有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1943年曾受破坏，现已修复。（2）参观米兰大公堡。为中世纪城堡为红砖所砌，有广场、院子、城墙、角楼等。（3）至St. Ambrogie教堂。（4）多摩（Duomo）大教堂，为哥特建筑，规模宏伟，为欧洲中世纪代表建筑。时已6时余，Booeoni大学校长接见我们，是一位穿黑衣的教授I. Gasparini。晚间校长宴请我们，有参议员Spadulini作陪，曾访问过中国。

9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参观圣心天主教大学，由校务长（或学监）接见我们，是一位天主教徒，谓该校创办已57年，此系第一次接见中国代表团。许团长致答辞，然后参观陈列的罗马时代纸草书，又观所藏抄本圣经，参观校舍，乃修道院所改建而成。告辞出来，赴国立米兰大学，为意大利古老大学之一（仅晚于Bologna [波伦亚] 大学）。校长Schiavinato在会议室招待我们，互相致辞，然后有在座教授互相询问些问题，有考古教授Pietro Orlandini，为罗马考古学专家，与我用英语交谈，因为时间关系，12时即结束，没有参观，赶赴火车站。在米兰活动时，协会雇有保镖三人，另坐一车保护我们。下午2时50分开车，经波伦亚，5时半抵佛罗伦萨（Florence），有当地友协Sparino（建筑师，最近曾访问过中国），下榻Execintive旅馆，离火车站不远。饭后偕陈绥之同志赴车站，车票签字。

9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9时市长接见，市长名Eleo Gabbuggiani，为意共党员，佛罗伦萨意共势力很大。市长办公室即在该市旧宫Palazzo Vecchio中，占有一

办公室，四壁及天花板均为壁画，Sparino以外，有市议员Franco Sattani作陪，在市长室互相致辞及赠礼物。然后告辞，参观旧宫中的

(1) F. Humdred厅，还在修理中，但仍可看到壁画及石像。(2) Francesco的书房，四壁分格绘壁画，有一小门进珍宝室，由珍宝室又有一小门进地下水牢，其旁有井通Arno [阿尔诺] 河。(3) 再进四个元素厅，四壁分别绘水、火、风、神的壁画，外有阳台，可俯瞰全市。

(4) 忍冬花厅，四壁绘忍冬花。(5) 再前进为地图厅，中央置一地球仪，四壁皆绘地图，闻为16世纪物(1570)，有一秘窗，可监视办公厅活动。(6) 返至一室有Michelangelo [米开朗琪罗] 泥塑雕像及画像，以及抱鱼铜像的原物，乃15世纪时Andre所制。返忍冬花厅，其木门刻有Dante [但丁] 和Petrarca [彼得拉克] 像。由旧宫出来，赴其旁之Uffizi Palace [乌菲齐画廊] 参观。宫为Medici [美第奇] 家族所居(旧宫有钟楼，高94米，较St. Maria del Fiore [圣玛利亚·德尔·弗洛雷] 大教堂的钟楼104米者为稍低)。乌菲齐大楼为美第奇家Cosimo一世于1560年所建，后改为画廊。以时间关系，我们匆匆看过，有些陈列室我们没有功夫进去，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进门后，为一古教堂遗址，部分修复，地下仍保存部分建筑遗迹。壁上挂有古画(15世纪)名人像，如但丁、彼得拉克、米开朗琪罗。复原部分，四壁嵌有发掘出来的壁画，早者为罗马时物(3-4世纪)，最晚者为13世纪画壁。教堂为10世纪所建，名S. Pier Scheraggio [圣·彼尔·斯克拉克吉奥]，馆长出来与我们握手，并予免费门票，上楼，长廊一边为临街窗户，另一边为各陈列室：

(1) Giotto [乔托] (1267-1337) 及其先辈的名画；

(2) Uccello [乌切洛] (1397-1475)；

(3) 15世纪画家；

(4) Botticelli [博蒂切利] (1445-1510) 等名画；

(5) 有博蒂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有一八角厅，陈列有石像，如Venus of Medici [美奇第的维纳斯]，Appollo [阿波罗] 等。又经过几个名画陈列室，折到对面的长廊，下临阿尔诺河，可以看到河上各桥，包括但丁过到Beatuig的桥。此道长廊的旁边画像，有米开朗琪罗室，Raphael [拉斐尔] 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名画家，又有荷兰画家Rubens [鲁本斯] 室，以时已不早，匆匆结束，至Otello餐馆用午餐。饭后至Belverdere堡，在山上，正有新派美术家Karavan (以色列人) 的展览。我们在堡外游览，拍照相。下来至山麓的Putti宫，乃Putti家族所建，后亦归美奇第家族，内有7个陈列室，以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去看，只在宫中空地闲游。至

露天剧场，中有小方尖碑（埃及Obelisk，刻有象形文字），又经人工洞，洞系人工仿石灰山洞，钟乳塑作人、羊、树等形，龕中另置大理石像。出来后，至车站，四时一刻开行，7时15分抵罗马，下榻Aurinale旅馆，房钱每天48000里拉。洗澡后即睡。丁同志下车抵旅馆后，发现口袋中所藏20万里拉被窃去。

9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9时去国家科研委员会，由会长E. Auagliariello教授（生物化学家）接见，并有学士院院长Autoniv Carrelli，经济学家Luigi de Rosa，考古学家G. Donallo（为化学家，文物修复所负责人），历史学家Corredini Boscolo（公共教育部长顾问，历史学家）、Mango（科委秘书长）、Velianti（女，科委国际关系局长，曾访华）、Misiti（心理学研究所所长）等参加会谈，互相介绍情况，至12时始告别，返旅舍。1时半至Pincio〔宾丘〕山Villa Borghese〔博尔盖塞别墅〕公园的Casina Valadier餐厅用餐，由CNP会长做东，除参加上午座谈的各位外，还有最近访华归来的教育部长佩迪尼·马里奥，4时始散席。返旅舍休息，5时半赴学士院访问，由院长A. Carrelli作主人，有八位院士作陪。院长与许团长分别致辞，并送礼物，然后参观办公室、会议室及图书馆。我接触较多的是古代史家Mescati及东方学家Peteck。又参观对面的Farnesina，为一小宫，有壁画，乃15世纪物，现归学士院所有，用茶后即告辞。晚间8时，使馆举行冷餐会，为代表团招待意大利友人，来者三十余人。Lucidi又找我谈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约9时半结束。代表团向大使馆王传斌参赞汇报情况，返旅舍已12时许。

9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8时访问近东远东学院，亦在一贵族住宅，乃18世纪末建筑，由兰乔蒂，Corredini及Peteck三位教授引导参观图书馆，及东方艺术博物馆。11时院长Tucei〔图奇〕接见，致欢迎辞，许团长致答辞。然后图奇拉着我谈话，他已85岁，但精力不衰，追述他在西藏考察调查的往



事。至12时告辞。下午整理书籍，一部分交给大使馆处理。旅馆的工人组织送礼物，要求接见，由我和钱、蔡接见，到他们办公室谈了3分钟。赴意中友协总会参加冷餐会，约有百余人，大使馆王参赞不在罗马，由陈参赞及陈绥之同志等出席。我接谈较多的有此间古生物学家 Segre，考古学家M. Pallottino，M. T. Lucidi，后者送我一本罗马画册，又有其弟子Raberto Ciarla，亦在古生物所工作，约我到该所，婉却之。V. Tusa [图萨] 在中国曾见过，今天又赠我关于Sicily [西西里] 考古学的书数册，约8时许散席。返旅舍，补这两天的日记，洗澡后即入睡。

9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在罗马游览，傍晚6时乘火车赴Naples [那不勒斯]。因为大使馆的车子，今天比较忙，11时余才来车子。而旅馆结账时，据云科研会只负责旅馆宿费，其余如餐费、洗衣费、饮料费，都由我们自己出钱，一算是二十余万里拉，带的钱不够，只好写一条子，由大使馆代垫。我们乘大使馆的车子，还有使馆人员及信使等四人，一起去圣彼得教堂，由大蔡作说明员。由Via Nezinede，经Corso E，可以看到远方四座古寺庙废址，Emmanuele [埃马努埃莱] 二世的纪念建筑，及其旁的Trajan [图拉真] 凯旋柱、教堂。由Pasguali Pamla广场，经一桥过台伯河，桥西侧有胜利女神铜像及石刻群像。至Piazza S. Pietro [圣彼得广场]，见许多人都涌向圣彼得教堂大广场，今天星期天，有新教皇训话。我们赴Vatican [梵蒂冈] 博物馆，星期日休息，改向大广场，教皇正在讲话，在梵蒂冈宫楼上临窗致辞，窗下挂一花毯。讲毕群众鼓掌（闻达50万人），逐渐散去。我们进圣彼得教堂参观（原本听说穿中山装的无神论者不准入内），富丽堂皇，为所见到的欧洲大教堂之冠。中央神龛前神父正在作弥撒，有信徒百余人坐在那里，我们参观我们的。进门为铜浮雕大门，右侧为Michelangelo [米开朗琪罗] 的Pieta石像，各龛为著名教皇的墓碑，有石刻雕像。Ivanorent V及Gosaphet二教皇玻璃棺，仍可见尸体。有圣彼得铜像，足部及腿部被游人所摸抚发亮。中央圆顶高达447英尺，四柱下有圣物盖上已不可见，但其上的石刻表示四种圣物有关四圣。中央圆顶下有教皇神座的帷帐，中央神龛左侧一

神龛，有高浮雕一座，甚雄伟。此教堂的屋顶可登临，但要排队，我们6人便离开教堂，使馆中人留下排队。我们在大广场左侧喷泉前照相，以大方尖柱及大教堂为背景，然后乘车至斗兽场。下车休息，并照相。返大使馆，遇到陈绶之同志，安排我们进午餐并午后休息。4时20分出发至火车站，5时15分开车，7时半抵那不勒斯。此间友协派Paolo Santtaugel及二位女士来接。

9月18日 星期一

早餐后，许、钱、丁和我出来散步。街道不及罗马整洁，人行道上有狗屎，钱公便踩了一脚。返旅舍，Dinaci Maurizia来旅舍，陪同我们赴那波里东方研究院（Instilist Unimunitaro Orintale de Naploli），由代院长Aduls Tanburrelo教授出来迎我们至一教室，由他致欢迎辞，并送为我们特别准备的该学院情况的简介，接着亚洲系主任Manrizio Taddei及学生代表分别致辞，许团长致答辞，然后参观图书馆中文书、西文汉学书及期刊部。出来后，乘车赴大学本部，上车前遇到A. Bombaci（突厥学家）稍谈。大区文化委员会代表Vardu Monaco致欢迎辞，系意共的女党员，用茶点和酒，至Taddei教室谈阿富汗考古工作。又遇到去年在Esfahān [ 伊斯法罕 ] 碰到的女考古工作者Giornna Ventrone，及在阿富汗工作过的Giounanni Verardi，谈至12时半，乘车至Ceri餐厅用餐。饭后，Dinaci Maurizia及Franco Magzei三人陪同我们游览市容，由旅行社出车及一说明人员一起游览。先行上山，山路凡7公里，半腰进入新市区。此间二次大战时，经过125次轰炸，故多为新建房屋。那不勒斯130万人中有三分之一住于新区，房屋石墙，多由火山凝后岩砌成，外面抹灰泥。至山顶的Cartie S'elmo堡，下车向东北望城中，高约350米，颇为壮观。上车再行是下山路，绕至堡背后，下车眺望，右为大海，正面为伸入海中的小半岛上的Cartel Dill'ovo堡，左侧为市区，可以看到所住饭店的30层摩天楼。下山，海滨有一道长达1公里的街道花园，一侧为海水，一侧为树木及石像，然后经故宫古堡、市政府广场、喷泉广场，返旅舍。意共女党员Monaco约我们晚上到她家中喝茶，婉却之。傍晚这里有示威游行集会，由23层下瞰，可以看到，闻为失业者所举行，约200来人。

9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8时1刻由旅舍出发，乃由Dr. Giusemu Pica陪同作说明员，又有那不勒斯汉学院的P. Santangalo和Lucia Caerina二位陪行，前往参观Pompeii [ 庞贝 ] 故城。离那不勒斯城约60公里，公元79年为火山爆发后的火山灰所淹没（最近1944年曾爆发一次）。我在1938年4月20日留英时，参加埃及发掘队途经意大利曾往参观，还保留有当年的门票，但时间已过了40年。同车有一位在那不勒斯大学教书的华侨郭滨光，自谓云南昆明人，生长于香港。9时稍过，车抵Marina [ 码头 ] 城门外，城门外起，拾级而登，城内地势高。进城门，过道右侧开门，为博物馆，因时间尚早，尚未开门。进城后，为东西大道，为市场隔为两段，西段很短，为码头大街，东段很长，为Abbondanza大街。我们先参观码头大街北的神庙，为希腊式，两侧为柱廊，右侧有阿波罗铜像，左侧有Victory [ 胜利女神 ] 半身像，主殿较高，在一长方高台上，仅余残柱。街南为法院，正门在市场，我们进入市场（市场作长方形，142×38米，为当时政治、经济、宗教的中心），三侧为柱廊，为二层建筑，柱廊前有方座若干，原来是放石像或铜像，今天无存。西南角为法院，北首为Jupiter [ 朱庇特 ] 神庙，西北为粮仓，东北为食品市场，东面为两座神庙与一座布业公所、一座选举会场，南面为三个市政府机关的公署。我们在这里拍了照片，还碰到新任的那不勒斯文物监督Zevi一起照相。由朱庇特庙侧的一道门进入浴室大街，交叉处有Caligula凯旋门。我们左旋去参观市场浴室，这是城内三处公共浴室之一，这里男女浴室分开，各有入口，男浴室主要部分为：（1）更衣室两侧墙上有方穴以插木头，原有衣架，墙脚为座位。室内现陈列一石膏翻浇成的当时的遇难人，放在玻璃柜中。（2）冷浴室中央有圆形冷水池，四周有凹入的龛子，墙上有泥塑人、马浮雕。（3）温浴室南墙下有一铜火盆，乃烤火使内温暖（并煮温水之用）。（4）热浴室北端有热水池，墙壁为空心砖，通热气之用。南端有大理石的喷泉，石面嵌有铜制字母铭文，铭文记载公民二人于公元3-4年建这浴室，共费5400 Sesterces。由浴室出来，沿Nola大街东行，街北为□□□□，至Nola大街与Stabiana大街交叉处稍西的Viedodacivatti北折，路侧可以看到铅制水管。参观Home of Vettii (Ins. 15, No.1)，由后门出来，为Via di Mercurio街，经Home

of Labyrinth ( Ins . 11 , No . 9-10 ) 未进去。至Via di Mercurio街，其北可以看到城墙上的了望台。我们折向南行，可以看到街西的两座房子，后院喷泉照壁的镶嵌画镶嵌装饰。过Caligula门，返市场，折向西行，经Via dell Abbondanza大街，街面有Home of Wild Boar ( Ins. 3. No. 8 ) ，有镶嵌画描绘狗咬野猪。南折，经Tutr街至戏院，戏院大街之南为三角市场，有廊柱一排，门对大街。进市场门后，为市场回廊，仍竖立断柱若干。市场之东有门，进入大戏院，据云可容5000人，其南为角斗士的宿舍及运动场，其东又有小剧场，可容观众1000人。出来后，返市场出城，时已近午，博物馆已闭馆，乃决定乘车前往参观Villa de'Oplontis ( 在归途上，离庞贝约5公里 ) ，为当时贵族别墅群集之处。这Villa de'Oplontis，1833年即已发现，1839-40年曾加以发掘，最近1964年起再加发掘，现正在进行中。但已印出发掘简报，故将一部分修复，5个月前加以开发，让人游览。引导参观的Dr G. Pica说自己也曾参加发掘。我们参观壁画及建筑，又参观新发现的游泳池，据云长达60米，现仅揭露一部分。工地负责人引导我们参观，参观后请我们签字留念。此时已逾中午12时，乃返那不勒斯城，在旅馆用午餐。Maurizia Dinaci说2时来旅馆送我们，但2时10分尚未见影子，我们雇出租车赶往火车站，火车2时25分开行，距我们上车后仅3分钟，几乎误了上车。6时许火车抵罗马，使馆派人来接，即先赴大使馆，晤及王传斌参赞及陈绥之秘书，进晚餐。有述职后返任的驻马耳他国的程大使夫妇和领排球队来意比赛的体委张志环同志，一起用餐。餐后整理行李，并赴使馆小卖部购物，返旅馆，乃往Claridge Hotel，不过这次我们住在4楼，我住411号（房钱3700里拉）。

补记：House of Faun，门朝南，我们进去，过门道后，即为天井，院中有水池，池中央有一Faun小铜像（此为复制品，原件在那不勒斯博物馆），门前地面细工镶嵌HAVE四字母，乃表示欢迎之意。门道的墙壁上部有小神龛。后院有柱廊，中置水池，柱廊北面的客厅中，地面原有亚力山大大帝战争图，以细石嵌成，现已移至那不勒斯博物馆。

House of Vettii，这屋的主人为二位姓Vettius的商人，屋中壁画为所谓第四期的，多而精美。屋顶等已加修复。正门向东，进去后，前庭有天井，我们先折向右行，室中有一小天井，又有神龛，有石梯可上登

楼，但楼已不存，再前行为一厨房，有灶，其侧一小室，通常加锁，原为奴隶所居，三面的壁上有镶嵌壁画，进门一侧凹入，有辟邪的巨阳物的小石像。出来，经天井右折，有室面对柱廊，有壁画，其旁F为妇女所居，此处隔墙曾为炸弹所毁，重新修复后，壁嵌“R1944”字牌，其旁客厅，正面对柱廊庭院。客厅中壁画，地为深红色，近墙脚有一周小爱神从事各种活动，小庭院中原有小铜像二，最近被窃，仅余基座，据云那天晚上共被窃六件，尚未破案。绕柱廊至天井，南侧一室，亦有精美壁画，由此出来，经侧门至大街。

Villa de'Oplontis：这是公元前1世纪的建筑，后来几经修筑，最后这座别墅属于暴君Ner的妻子Poppaea。由北边进，迎面为二柱，由西侧进去，至热浴室，四壁为壁画，以红色为底，中间为以风景人物画，上面为风景横幅及孔雀，经厨房（No. 7）至客厅，四壁亦为壁画，以建筑物为题材。另一大客厅（No. 15），亦以建筑物为题材，为两层柱廊。返至天井，四壁皆为建筑物图，有门扇，柱廊，柱间有悬盾牌，其北为小花园，四周有半柱，盛水果的玻璃盘，至No. 23，亦有壁画。至一柱廊，中有水池，壁画及柱子皆几何纹，黑色线条，其东为新发掘区，有一大游泳池，现仅掘开一部分。返进口处，参观仓库，为新发现的出土物，如石刻、陶器之类。主人拿出签字簿，要我们签字留念，然后告别。

9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10时半，由旅馆出发，直赴机场，行李过磅。陈绥之秘书来送行，小蔡（蓉）亦来。原定下午1：30起飞，因故延至2：20才起飞，起飞后3：00进餐，4时余抵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使馆老宋及王占恕同志来接，即下榻使馆招待所。阅毕A. Maiuri的*Porupei* [《庞贝》] 简介（pp. 1-88）。这里天气较意大利为冷，我们穿了绒衫和秋大衣。

9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微雨，后来放晴。使馆派一大轿车，我们也参加，游览布加勒

斯特市容。先在旧市区巡行一周，然后至新市区（为六个新市区之一），许多新建的高楼公寓，有些为去年地震后利用救济金所建。我们到新市区一个百货大楼参观，又至前面街上的自由市场，为摊贩，卖农产品。返使馆已12时。午后3时余，我们4人出来至使馆旁的公园散步。晚餐后，李庭荃大使来谈。晚餐时，驻埃及大使姚广夫妇同席，他们述职后返任所。

9月22日 星期五

原来班机是下午5时，为了伊朗宵禁，提前于上午11时起飞。我们9时半由使馆出来，在机场中遇及大学代表团的王竹溪同志（为清华同学，现任北大副校长）。上飞机后，又遇到张致祥团长（访南、罗党政代表团，现为中联部副部长）及团员吴江等。罗马尼亚时间2：30抵德黑兰，驻伊大使馆参赞亦在机场，为新来不到半年，闻陈景湘同志将于10月返国。休息一小时许，再行起飞。晚餐后入睡，但睡不好。罗马尼亚时间晚11时5分抵北京，为北京当地时间5时5分。

9月23日 星期六

晨5：05抵北京，家中秀君、正炎来接，学部金志宏、经济所、文学所等亦有人来接。取出行李后返家，早点后入睡，仍睡不好。下午赴所，遇及王仲殊同志，谈所中最近情况。又遇及乌恩和张子明同志，张同志已调来秘书室，以接替李文杰同志。返家，汤象龙夫妇已在罗尔纲同志家，前往会面，一别已30余年矣。

9月24日 星期日

暄儿一家来。上午至王府井，送西服去洗。访瞿同祖同志，谈了一会儿。午后胡厚宣同志来谈。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

9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晤及王仲殊、林泽敏二同志，商谈所事。王俊铭同志来，要求到香港去，因为他的爱人杜崇玲赴港交涉房屋事，病发住院，要求他去。下午在家，张子明同志来，有三件国外信件拖了很久，急须签发也。

9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赴三里河许涤新同志处，斟酌修改汇报稿。下午赴所，至编辑室了解情况，杨泓、周永珍二同志病了，急需增补力量。王俊铭同志一走，英译事亦将发生困难。至实验室，了解热释光试验工作。4时赴规划筹备会议，与新疆来的宣传部副部长蒋恭竹同志谈新疆考古工作问题，刘导生、马雍、高德三同志亦在座，谈至5时半。晚间叶小燕同志来。

9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赴首都剧场，听于光远同志关于规划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下午，电视台记者部为了要拍“丝绸之路”的电影，来所征求意见。林志纯教授偕周怡天同志来谈关于学习埃及学问题。刘观民、高广仁同志汇报上半年工作。

9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原定〔访意代表团〕今天向学部党委汇报，后来决定由许涤新同志单独汇报。整理访意的照相，以便分送给团中别的同志。

9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院部全体党员大会，由访意代表团作汇报，由宦乡同志主持，

先由许涤新团长作全面报告，然后由我和钱锺书、丁伟志作补充。返所，与王仲殊、徐苹芳谈参加日本邪马台问题座谈会事。晚间7时半意大利大使馆宴请访意代表团五人，还有邓力群副院长、唐恺局长参加，餐后喝咖啡闲聊，10时始散。

9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遇到苏秉琦同志。他此次是4月赴山东，7月中旬因病在烟台休养，看来已恢复康健，虽然医生证明要他继续休息。安志敏同志来谈庐山会议（江南几何纹硬陶问题）及赴长岛调查情况。下午赴王天木同志处闲谈。晚间观电视话剧《报童》。



# 10月

10月1日 星期日

今年国庆没有游行或游园等节目，我在家中没有出去。正暄儿夫妇携小晴来，素琴儿由内蒙来，大家一起用午膳。饭后到王则诚同志家小坐。汤象龙同志夫妇来访，留之晚餐，饭后一起至罗尔纲同志家小坐闲谈。

10月2日 星期一

上午林志纯、胡厚宣二同志来谈，林同志又提古代近东诸国历史研究小组的事。阅戈宝权编写的《（马恩全集）中的希腊罗马神话典故》（1-228页）。

10月3日 星期二

上午阅《资本论》第1卷第4篇第12及13章。下午杨虎同志夫妇来，新近调来所中。胡谦盈同志来，谈他的工作打算。四川张毅同志来，他最近由中华书局编辑组借调来京，协助《（大唐西域记）校注》工作。晚间至邓力群同志处，商谈所事。

10月4日 星期三

三日假期匆匆而过，今天上班。晨间林志纯同志来，约定明晨开埃及学小组会。杨鸿勋同志来谈关于建筑学会外宾事。下午赴北大，到宿白、阎文儒同志处，谈谈关于向觉明同志的追悼会及纪念册事。晚间至吴震、于豪亮同志来谈。

补记：钱锺书同志谈及一些名人逸事，可作《世说新语》新篇：（1）张其昀在中央大学为罗家伦所压抑，副教授不能升为教

授，后经陈布雷与老蒋一说，即升教授，并赴浙大任文学院院长。

（2）钱穆称钱基博为宗祖，辈行较低。其《先秦诸子系年》，原列为清华大学丛书，雷海宗评语谓创获甚多，但写法仍是清人札记体裁，须要改写，钱闻之甚为不满。后钱锺书投考留英，钱穆谓一定要考上，出洋镀金后大家自会另眼看待。（3）钱进牛津大学某学院，当时院长为人类学家R. R. Mrett，据云此为这学院的第一个中国人。Mrett戏对他说，作为人类学家，我自然要收你这位中国学者进这学院。（4）冯友兰到英国讲学，他的英文英国人听不懂，纷纷要求退票退钱。（5）钱锺书等在干校时，见报上刊登我带领代表团赴阿尔巴尼亚，不禁低吟吴梅村《圆圆曲》中诗句“旧巢同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

10月5日 星期四

上午林志纯同志约了12位搞世界古代史（古代东方）的同志，有周怡天、毛昭晰等同志，叫我谈谈埃及学问题。楷儿返京，明天将赴北大研究生院报到。晚间偕往访张文佑所长。

10月6日 星期五

上午继续参加林志纯同志所召集的埃及学座谈会，林同志布置下一步工作。所中业务骨干商谈召集全国考古规划会议及筹建考古学会事。下午孙贯文同志来谈，拟请他担任我所特约研究员，主持历代石刻整理事。徐苹芳、王世民同志一起，大家商谈整理工作及闲谈石刻事。接着与王仲殊、王世民、殷玮璋三同志谈上午所决定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等问题。傍晚去探视牛兆勋同志，出去散步了，未遇。建钢外孙由内蒙来，将赴天津轻工学院报到。

10月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新华社记者来所，询问关于墨西哥银币流传中国的历

史，据说为了配合墨西哥总统访华要写文章也。美术学院汤池同志来，谈到最近磁县大冢营村的东魏茹茹公主间氏墓（武定八年550卒），出土东罗马金币。闻墓虽被盗，但有壁画，且出陶俑千余件。下午在家，阅《文物》1978年1期《居延汉代遗址发掘简报》。晚间至杨一之同志处闲谈。

10月8日 星期日

上午楷儿原在的地质勘测队蒙主任因公来京，留之午饭。下午在家，阅《文物》1978年1期。又至周序鸿同志处、袁翰青同志处，最后至王天木同志处，偕往访金枫同志。

10月9日 星期一

上午偕徐苹芳、王世民二同志至北京饭店，会见日本文物历史代表团森鹿三、大庭脩、伊藤道治，及广岛大学代表团松崎寿和教授等。下午与王仲殊、徐苹芳同志等谈洛阳汉魏故城保护问题。

10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丹麦汉学家兼建筑史家Elise Glahn [ 格兰 ] 来所访问。由我与杨鸿勋同志接见，张子明同志作陪，参观标本室。下午与新录取的研究生谈话，接着开总支会。访侯外庐同志，并转交去日本代表团托交的一封信。晚间荆三林教授来访，偕同他的一位女亲戚（熊炎同志），谈他这几年的经过，及最近在郑大历史系的教学工作。

10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回了国外来信几封。下午阅《资本论》第1卷。

10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学术报告会，由安志敏报告庐山开会讨论江南几何纹硬陶问题的会议经过。下午吴鸿汉同志来谈关于中墨关系事。

10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全院大会，由邓力群同志主持，宋一平同志作前一段工作的总结，关于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及总结四条经验。今天遇到鲍正鹄同志，知17日赴法，又谈到荷兰华侨马大任事。下午赴所，写了6封信。晚间张忠培同志来谈。

10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赴三里河许涤新同志家，赴意大利代表团的几位聚在一起，谈总结已由院党委通过，利玛窦墓碑恢复问题，已由院转中央。大家都接到Schipper来信，主张建议院方请他访华，又谈了一些别的事。返所，瞿同祖同志来，一起到康乐餐馆用餐。下午所中召集有关的几位，谈下周招待美国汉代文化代表团事。写了几封信。

10月15日 星期日

下午吴震、武敏夫妇来谈。武新自新疆来，带一个哈密瓜以赠我。夏癯禅先生夫妇偕吴世昌同志的研究生某君来谈。石兴邦同志来谈，送来推荐一些要来考古所的人员名单。

10月16日 星期一

审阅几篇稿子（天津博物馆：《海岸变迁》；江苏蚕业研究所周道明：《养蚕起源》；北京市宋惕冰：《伊斯法罕》；黄展岳：《考古札记》）。下午在家校改访意代表团接触人士名单，又赴所校对。晚间杨

一之同志来谈。

10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偕安志敏、石兴邦、王世民三同志赴八宝山公墓，为郑振铎同志遇难二十周年扫墓。他的家人高君箴、郑小箴、郑尔康，院部宋一平、王平凡，文学所余冠英、唐棣华等同志亦来，献花篮及鞠躬后，即返所。

下午美国汉代研究考察团来所参观访问。代表团团长：余英时（耶鲁大学历史系），副团长：傅汉思（H. Frankel，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团员：白瑞霞（P. Berger，加州大学艺术史系）、毕汉思（J. H. Bielenstein，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卜德（D. Bodde，宾州大学东方研究系）、张光直（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皮博迪博物馆）、杜敬轲（J. Dull，华盛顿大学）、马绛（J. Major，达特默思学院历史系）、王安国（J. Riegel，加州大学）、芮效卫（D. Roy，芝加哥大学远东语文系），秘书：狄安杰（A. P. Deangells，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他们走后，我与王仲殊同志应邀去美驻华联络处参加酒会。返家用餐后，至瞿同祖同志处，未遇，留一字条。赴北京饭店，应邀与张光直教授会谈，他主要是为了后年（1980）我国青铜器在美展览时要组织一学术讨论会事。谈至10时许，他同房间的芮效卫参加晚会后亦返室，乃告别返家。

10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邓嗣禹教授来所访问。下午赴院部，先至刘仰峤同志处谈所事，然后听传达外事文件。晚间参加接待美国代表团的宴请，由于光远、刘仰峤、尹达和我分别坐在主座，还有林甘泉、王仲殊等作陪。代表团之外，还有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芮效俭（Gama Ruy）夫妇，9时始散。

10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赴院部，与于光远同志谈。返所，与王仲殊同志等商谈关于规划工作会议事。校阅情报所所出的《美国汉学家》一书，勘误表已有126处，又校出14处，可谓错误百出。阅北大魏祀文的《伊朗考古新发现》一文，提出几点意见。下午日本驻华使馆文化专员山口一郎及小南一郎来访。山口将于11月1日离职返日，前来辞行。

10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孙贯文同志来谈。下午在家审校《考古学与科技史》三稿，携阳孙去理发。

10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高教部高教司同志来谈关于高校设置考古专业事。下午坦桑尼亚科学代表团卡优波等四人来所参观访问。晚间，由裴丽生以全国科协名义宴请。

10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赴于光远同志处，谈考古学会的筹备事，及素琴儿调工作事。旋至所，晤及石兴邦同志。返家继续校《考古学和科技史》三校稿。中午暄、楷二儿都回来了。素琴夫妇仍住自家，加上志清媳、晴孙，一桌坐得满满的。晚间电视，卫星转播邓副总理访日及日本电影《望乡》。

10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洛阳地区林局长和黄士斌同志来谈，关于保护汉魏故城事。编辑室谈审稿事。与王仲殊谈考古工作会议及筹备考古学会事。晚间邓力群副院长回请意大利大使方济曦，[赴意]代表团的同志除许涤新团长

出差苏州没有出席外，其余四人都到了。又有刘仰峤秘书长，意大使馆二秘及专员夫妇。饭后食水果时，钱锺书同志与他们大谈文学与语言的关系。返家，电视（卫星转播）邓副总理在东京接受欢迎情况和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情况。

10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黄石林同志作报告，介绍吉林大学召开的历史分期讨论会。下午在家继续校改《考古学和科技史》。晚间应坦桑尼亚大使馆之邀，出席招待坦国科学代表团的宴会，席设北海公园的仿膳餐厅，有裴丽生、王顺桐等同志出席。

10月25日 星期三

晨间与牛兆勋同志相遇，他自上星期五起，又隔日去医院治疗。返所，与王仲殊、乌恩、殷玮璋三同志，商谈关于考古规划会议，及筹备考古学会事。下午在家，继续校改《考古学与科技史》。傍晚去新侨饭店六楼，参加法国使馆鸡尾酒会，为介绍新任文化参赞Poisson夫妇、科学参赞Corbel夫妇及商务参赞Duguin夫妇，由大使馆公使主持介绍（大使回国未返）。我与张芝联（北大）、贾连德（Carletti，意大利）等谈话。又与新文化参赞Poisson谈话，他说曾在叙利亚工作，对于考古学很感兴趣，过几天要到考古所来访问。返家，看电视“座谈中日友好”，由张香山同志主持，有王冶秋、夏衍、赵朴初、孙平化等人及《日本的公路》电影。

10月26日 星期四

今天在家继续修改《考古学与科技史》三校。

10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郭沫若著作编委会，在政协礼堂由周扬同志主持，有茅以升、李一氓、夏衍、成仿吾、林默涵、冯至、于立群等同志发言，我亦发表了几点意见。下午赴所，王仲殊、乌恩二同志谈参加院部关于规划的会议情况。刘仰峤同志来，与之商谈美国邀请事，规划会议及考古学会事。

10月28日 星期六

我上午赴所，传达中央文件（公安部及财政部的）及院部关于职工借用家具折价事。上博蒋大沂同志来谈，已二十余年未见面，据云已76岁。今日炎儿结婚。下午志清媳去小于家，将她接来，陪来的有她的嫂子与表妹，留之晚餐。暄、楷二儿亦于下午返家。自下午3时起至晚9时半，宾客登门，络绎不绝。

10月29日 星期日

炎儿昨天结婚，今天中午在首都饭店（即从前的萃华楼）宴请于家一家，恰巧诗虎表侄由兰州来，瞿同祖同志来谈，便邀同他们一起参加。一共三桌。餐后返家。胡厚宣同志来谈访美代表团事。

10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至于光远同志处，谈素琴儿调职的事。赴所，将校稿交给杨泓同志，并谈出版事。张忠培同志来谈，修改报告已毕，后天返校。

10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总支开会，讨论关于支部改选事，人事更动事。散会后，我至院部找到刘仰峤同志，商谈上午所中总支讨论的事。下午赴所，偕杨鸿勋同志赴人民医院探视刘致平同志病。他入院将近一个月，除血管



硬化、大脑供血不足之外，又发现胃溃疡大出血。这几天胃疾好一些。谈了一会儿，返家。晚间阅电影剧本《考古世家》。

# 11月

11月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电影剧本《考古世家》的作者上影胡惠英同志来征求意见，乌恩同志在座。下午在家，写了两封信（叶健吾、正中铨）。至瞿同祖同志处闲谈。晚餐后至胡厚宣同志处谈话。

11月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下午赴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齐燕铭同志追悼会，遇及许涤新等同志。

11月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开总支会，讨论所中人防劳动事。至院部，找刘仰峤同志，联系规划会议事。晚间至吴世昌同志处闲谈。

11月4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开全体会议，动员参加人防劳动事。与王仲殊、徐苹芳二同志谈洛阳工作问题。赴历史博物馆访陈乔同志，联络关于考古学会筹备事，因为明天他便赴武汉去参加随县曾侯墓出土文物展览也。下午赴所，布置人防劳动事。

11月5日 星期日

上午去看院部组织的内部电影美国片《等到天黑》（Wait Until Dark）。下午赴瞿同祖同志处闲谈。阅毕《资本论》中译本第4篇（至546页）。

11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林泽敏同志商谈所事，遇及王俊铭同志，稍谈。下午与丁伟志同志在所中接见东德洪堡大学教授费路（R．Fellor），谈了一小时多。阅毕《资本论》第5篇（580页止）。

11月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校阅《美国汉学家》一书，除更正表所列124处外，又校出16处，抄出给情报所。下午赴院部，听传达邓副总理访问日本的报告。

11月8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近代史所原副所长张崇山同志追悼会。午饭后，郑石君（奠）先生的女儿来，谈到她们父亲的补开追悼会事，及她们母亲的生活费问题，后来她们去王则诚同志家。汤象龙同志夫妇来谈，明日将返回四川成都，又偕往访金岳霖先生。阅毕《资本论》第1卷“论工资”（至614页）。

11月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至院图书馆阅新到杂志。JARS最近一期有关于钱锺书旧作《围城》的评论。下午在家阅《资本论》中译本第1卷第21章。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闲谈。炎儿夫妇出差赴四川，夜间一时离京。

11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与王仲殊、林泽敏同志商谈所务会议成员及学术委员名单事。下午，所中召开各研究室负责人会议，商谈今年计划完成情况及明年计划。阅《资本论》第1卷第22章（至672页）。

11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在徐苹芳处遇及顾铁符同志，谈随县新发现的战国墓。吉林王承礼同志来，谈东北考古及朝鲜考古问题。下午在家阅《资本论》第1卷第23章。

11月12日 星期日

阅《资本论》第1卷第23章毕（786页）。

11月13日 星期一

阅毕《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1-854页），并根据英译本加以勘正。上午山东大学刘敦愿等同志来访。张友渔率领魏基同志来谈关于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事。科学出版社王玉生同志携来《考古学和科技史》三校稿，再修改几处。下午王廷芳同志来谈郭老著作整理事。

11月14日 星期二

下午张光直教授来所，由安志敏、佟柱臣和我接待座谈，至傍晚始去。

11月15日 星期三

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报告会在北京饭店举行。因为尹达同志病了，由我代理主持报告会。上、下午分别由余英时、张光直二教授为主席，依次作报告，介绍美国各大学汉学研究情况。晚间代表团回请于光远、刘仰峤。我所出席者有王仲殊、安志敏、徐苹芳、徐光冀、黄展岳等五人，还有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情报所、北大、人大及文物局

的同志。

11月16日 星期四

洛阳蒋若是同志来谈。下午，伊朗原驻阿富汗大使达乌德（Hursein Daoudi）由对外友协介绍来所，谈中伊古代交流的历史，他说要写一本中国通史，向伊朗人民介绍中国历史知识。送他走后，我偕王仲殊同志去访尹达同志，他最近又晕倒一次，现在家中休息。

11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10时赴意大利大使馆看电影，是方济曦大使招待我们访意代表团的。下午偕王仲殊同志赴机场，送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返国，刘仰峤同志亦来送行。晚间赴北京饭店，乃对外友协杨骥同志邀请伊朗友人达乌德。

11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美国科学促进会代表团团员Reni Fox偕同团长的女儿David来所访问，谈到美国人类学研究情况，及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工作Sociology of Medicine [医学社会学]。下午开所总支会，通过所务会议成员名单，准备下星期开第一次会议，又谈及评奖小组的事。晚间，楷儿来家。观电视苏联片高尔基的《我的大学》。阅胡乔木同志在中央党校的报告《科学态度与革命文风》，及邓力群同志在北大的讲话《学习李先念同志的讲话的几点体会》。

11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赴瞿同祖处闲谈，至所中取书。返家，钱宏同志偕同驻希大使何扬同志来谈。晚间电视剧《女店员》。

11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文物局陈滋德、黄景略二同志，偕西安市宣传部一同志，前来谈西安文物保护单位事。中午，意大利使馆Dottore Martinazzoli夫妇，邀我们代表团的同志及唐恺局长，宴聚于四川饭店（许涤新同志出差长沙，未能出席）。饭后，我乘车到西直门，接苏秉琦同志一起去八宝山，参加向达教授的追悼会，遇及杨宪益夫妇、吕叔湘、裴文中等同志，向其家属吊唁（燕生及小燕兄弟）。出来后返所，至唐兰、裴文二同志处，商量恢复考古学会筹备事。晚间杨泓同志送来《考古学和科技史》三校，坐谈至9时始去。

11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召集骨干分子会议，讨论所务会议成员事。北大历史系党委书记郝斌同志来谈关于北大成立考古系事。下午偕王仲殊同志赴院部，听中央领导接见外宾谈话8份。

11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将《考古学和科技史》的英文提要再校阅一遍，退还给科学出版社。写了几封给外国友人的回信（大庭脩、伊藤义郎、Keightley [ 吉德炜 ] ）。下午与徐苹芳、杨泓同志闲谈。晚间审阅出国文展目录英译稿。

11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召开第一次所务会议谈评奖小组、学术委员会、岗位责任制。下午开编辑委员会，谈明年工作计划。出国文展于坚同志取去目录英译稿。

11月24日 星期五

为写作《敦煌另一星图》收集资料。上午法国返国（现住美国）的盛成先生来访，当年以写自传体小说《我的母亲》出名，现已79岁，谈马来语问题。

11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文物局，到文物处，陈滋德同志以胃出血在家休养未来，遇及谢辰生同志，谈及考古学会及规划事。他提出居延汉简整理事，希望考古所协作。又给我一份文物图博八年规划。遇及甘肃博物馆新来的两位同志及于豪亮同志，知唐长孺教授今天离京返武汉，吴震等同志送行去了。下午在家，开始写《敦煌另一星图》。晚间偕钱宏同志去访问何扬大使，他由希腊返国述职，12月初将返希腊。

11月26日 星期日

为图书馆选书。正暄为炎儿买大衣柜，我去东风市场，即返家。

11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部，晤及刘仰峤同志，谈规划及筹备学会事。返所，湖北省博物馆谭维四同志来谈随县发掘工作事。下午所中编辑小组开会，谈明年工作计划事。晚间炎儿夫妇由四川返京。

11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与苏秉琦同志谈北大考古专业事，与杨鸿勋同志谈圆明园保护问题，与王仲殊、王世民等同志商谈明天开学会筹备事。下午，偕王世民、徐苹芳同志至尹达同志处，谈明天开会事，及居延汉简整理事。晚间审阅《历史研究》编辑部寄来的林加坤《恩格斯怎样对待自己著作

——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若干修改》。

11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在所中召开考古学会筹备委员会。1964年筹备时共17人，现已有七人去世（郭沫若、翦伯赞、冯汉骥、曾昭燏、徐森玉、齐燕铭、梁思成），一人已离工作岗位（徐平羽），尚余9人，其中因病或在外地者3人（牛兆勋、武伯纶、李文信），只剩6人（裴文中、尹达、唐兰、陈乔、王冶秋、夏鼐），今天王冶秋由陈滋德代表，算是都到了，6人中有3人带着拐棍来（裴、尹、唐），所以这次增添了15人，暂定明年3月中旬在西安召开成立大会，委托考古所继续筹备登记会员、起草会章草案、联系会场及住宿事宜等，对于会章中会员条件及会员也讨论一会儿。开到11时许即散会。下午在家，阅宿白《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杂考》。

11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开全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关于大字报和天安门广场事件。下午赴北京饭店，乃自然科学史所邀请澳洲Griffith [ 格里菲斯 ] 大学教授何炳郁（1926-）座谈会，由段伯宇同志主持，谈至5时始散。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关于Zürich [ 苏黎世 ] 大学邀请他明年9月参加道教著作《道藏》的讨论会事。一起观电视剧《于无声处》。



# 12月

12月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有西德记者来访，请安志敏、王世民二同志去接待。记者走后，院部情报所国外汉学组的金同志来谈，并携《世界报》Le Monde所刊登的我们参加意大利汉学会议的消息（Fava写的）。下午在家，阅Ad. Or. 41（1978）的书目，为图书馆选书也。晚间，安志敏同志来，一起赴任大夫处，联系为颜闾同志补开追悼会事。

12月2日 星期六

所中开全所大会，传达北京市委文件：（1）治安和安全（2）卫生（3）天安门事件与大字报。散会后分组讨论。下午赴王天木同志处闲谈。谈及自然科学史所近况，严敦杰提升为副所长，席泽宗为古代科技史室主任，提升三位副研究员（杜石然，曹婉雏，潘吉星）。至癯髯处稍谈。

12月3日 星期日

我晨间至所中，返家后阅《中华文史论丛》复刊号（7号）。

12月4日 星期一

上午《历史研究》韩文娟同志取去托审查的林加坤的稿子及审查意见。美院汤池同志来，谈磁县北齐墓。修改考古学会章程草案。晚间至罗尔纲同志及杨一之同志处闲谈。

12月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同乡马大任由荷兰返国探亲，昨天由沪来京，今天来所，谈交换书籍，并参观我所书库。一起返家，留之午饭，午后送回华侨大厦。我参加所中总支开会。3时半赴北京饭店，许涤新、吴克良二同志亦来，至意中文化经济协会总干事毕狄（Butti）处晤会。我们9月12日至13日在米兰市访问时，由他陪同参观的。

12月6日 星期三

自然科学史所林文照同志来谈。下午赴故宫武英殿参观出土文物展览（明春赴日）的预展。访翁独健同志，托其促成复建利玛窦墓碑事。返所，王天木同志来谈。同乡赵恕同志来谈，已三十余年未见面，一起返家，留之晚餐。饭后，偕往访王明同志。

12月7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学术报告会，安志敏同志谈“磁山·裴李岗文化”。下午开所务会议，接着座谈明年研究生招生，拟明年招收殷周二名、汉唐三名。晚间，与颜闾遗族任大夫等谈开追悼会事。又至杨一之同志处闲谈。

12月8日 星期五

甘肃电影厂陈乱同志等六人来所，谈编写电视剧《丝绸之路》。午后去访刘大年同志，将张毅（汉江）同志托转的《文物》一册，转交给他。闲谈一会儿。傍晚去前门烤鸭店，参加刘仰峤秘书长宴请日本中国研究所社会科学交流协议代表团，有吕叔湘、刘大年、李纯等同志参加。客人为团长斋藤秋男，副团长北山康夫，秘书长上原信夫，团员细川廓真、山下龙三、野间清、横松宗等。席散后，到华侨大厦访马大任同乡（荷兰来登大学汉学研究院图书馆主任），转交去叶健吾的一封信。

12月9日 星期六

这一星期来感冒咳嗽，昨晚加剧，胸部作疼。今晨去隆福医院门诊，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遇及我所的仇士华同志，以盲肠炎作手术住院。下午在家休息，写了两封信（叶健吾、正中侄）。审阅杨向奎同志交来的曹怀玉《“大石”、“小石”巧辩——兼论“大”、“小”二字之含意》，写了审查意见。晚上楷儿来家。

12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正暄儿来。傍晚赴北京饭店，是日本的中国研究所代表团回请我们。斋藤秋男团长和刘仰峤秘书长先后致辞，散席时已8时许。今天阅Glyn Daniel,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f Archaeology* [江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 最末一章“1940-1970年的考古学”。

12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北大严文明同志偕陕西周原考古队的三个同志（宝鸡尹升平，岐山祁建业，扶风刘连山）来所，谈该工地最近工作情况。下午在家，阅毕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最末一章（pp. 327-381）。

12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张颉同志（山西文管会）由吉林开古文字讨论会返晋，途经北京，住在所中，谈吉林开会经过。张亚初同志由辽宁调京，来所报到。下午在家，将丹尼尔书的最后一章作札记。晚间至杨向奎同志处闲谈，送还其交来的甘肃师大曹怀玉的文章。

12月13日 星期三

晨间至院部找刘仰峤同志谈所事。知鲍正鹄同志赴巴黎参加科教文

会议已返京，遂托外事局与之联系接见马大任先生事。至所，与王仲殊同志等谈追悼会事，及规划会议、学会等事。四川大学童恩正同志来谈。下午在家，阅近出《考古》1978年6期，错字仍不少。晚间至任开云大夫处，告以颜闾同志的追悼会定于21日上午10时举行。

12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山西队张彦煌同志谈最近与殷玮璋、钟少林同志在东下冯会诊方地层问题事。下午2时所中总支开会，商谈所事（右派平反问题、支部改选、年终评奖等）。

12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阅毕《考古》78年6期，为之勘误达25处之多。详阅宿白《唐代长安与洛阳城》，签注几点意见。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他刚由吉林开古文字讨论会归来。

12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电台宣布10时有重要新闻，要大家收听。贾洲杰同志由内蒙来，借调在编辑室工作。与周永珍谈工作问题，因为她提出要参加三门峡隋唐墓报告问题。10时广播，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交。下午院部召开各所负责人，传达中宣部关于中美建交的经过及布置讨论。回所后由王仲殊同志传达，并定星期一分组讨论。至王天木同志处，通知颜闾同志的追悼会。审阅江苏蚕业研究所周匡明同志的《殷代的蚕事》一文。

12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山西王克林同志来，今晚将返山西，谈调动工作事。至胡厚宣

同志处，送去周匡明的《殷代的蚕事》一文。阅徐苹芳同志的《居延汉简》一文。晚间暄儿的同学郑尚芳来谈温州方言问题。

12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山西文管所戴遵德同志来，携来离石出土的一件铜钺，表面有铁锈几块，曾分析其成分，含铁多处达8%。至甲骨文组，遇及赵诚同志（中华书局），谈及《甲骨文编》印刷事。下午在家，阅Bulling, *Taoistic Inbeing* [布林：《道教的本质（？）》]一文的打印稿。晚间应邀至北京饭店，社科院由秘书长刘仰峤同志出面，宴请归国华侨马大任主任，（荷兰来顿大学汉学图书馆主任）。在座有钱锺书、丁伟志、唐恺、鲍正鹄、马大望夫妇等。宴罢返家，叶小燕、支沉洪二同志偕三门峡文化局二同志（副局长刘茂恩同志，文物干部许永生同志）来访。今天下雪，为今冬第一次，天气变冷。

12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陕西徐锡台同志来谈。下午在家，对布林的文章打印稿提了一些意见。今天继续下雪。

12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所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五个文件。下午在家阅 *Oriental Catalogue No. 42* [《东方书目》42期]（1976），为图书馆选购西文书也。晚间，任开云大夫偕同其女颜红与女婿徐枫岩来访，他们二人在湖北益阳工作，这次为了颜闾同志的追悼会，请假前来参加。

12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我所颜闾同志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由院部刘仰峤秘

书长主持，由我致悼词，参加者有杨钟健、裴文中、苏秉琦、胡厚宣、吴新智等及所中同仁，共百余人。下午在家，开始阅Li Chi, An-Yang [ 李济：《安阳》 ] 一书。

12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商量考古学会事。偕至院部，与刘仰峤同志商谈所事。下午在家，徐苹芳来商谈购买英国博物院的斯坦因的汉简事。晚间任开云大夫来谈。

12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偕王仲殊同志往访尹达同志，商谈考古学会事。下午在家，阅李济《安阳》一书。

12月24日 星期日

阅李济《安阳》一书。晚间，孟凡人、孙秉根二同志来谈新疆工作。去王则诚同志处闲谈，并送去道教镇墓瓶铭文，请其协助作注释。

12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总支20日听过中央工作会议传达的五同志座谈。新疆考古所穆舜英同志来谈新疆工作。下午西安长跃同志与陈滋德、黄景略同志来谈西安汉城保护计划，由马得志同志接待，我亦参加。4时赴院部，听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华主席讲话。晚间在家，阅毕李济《安阳》一书（pp. 1-293）。

12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10时，意大利亚洲协会Pirisdi及G. Foseati教授来所访问，并约稿，婉拒之。赴陈梦家同志的家中慰问，后天将为之开追悼会，遇及赵萝蕤、陈梦熊等同志。返家，遇及尹达同志，正由胡厚宣同志家出来，稍谈知其将于29日赴外地休养。与王仲殊、刘仰峤二同志通电话，拟于后天开一次考古学会筹备会议。今天下雪。傍晚赴于光远同志处，商谈考古学会事。晚间至罗尔纲同志处闲谈，少顷胡厚宣同志亦来，一起谈一会儿即返家。

12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西德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特奥多尔（Theodon）来谈，关于明秋赴德访问团事。下午至院部，遇及刘仰峤同志，商谈明天追悼会及考古学会筹备会议事。又至外事局商谈美国周鸿翔教授约请访美事，及赴日代表团筹备事。因为仰峤同志明天上午开党组会，改请鲍正鹄同志代表院部，在鲍同志处闲谈。阅严敦杰《波斯古历甲子考》一稿。

12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偕王天木、苏秉琦二同志赴八宝山，参加陈梦家、黄文弼二先生的追悼会。由院部鲍正鹄同志主持，由我致悼词。除家属及我所同志们以外，还有近代史所黎澍、历史所尹达、故宫王世襄、历史博物馆陈乔、民族所王静如等同志，还有包尔汉、李唐晏等先生参加黄老追悼会。11时完毕，返家。下午赴所，总支开会，商谈明年编制，然后参加考古学会筹备会，报告筹备经过，及商谈会章和领导班子事，拟设置理事长一人、副理事长若干人（5人左右）、常务理事若干人（18人左右）、秘书长一人，另置名誉理事若干人（10人左右）。又提名王仲殊同时为临时秘书长。其余人选待成立大会时再提名酝酿推选。散会返家，王则诚来谈，收拾行囊。

12月29日 星期五

由京赴沪参加《辞海》编委会扩大会议。晨6时半由家中出发，7时45分起飞，9时35分按时抵上海龙华机场。史地组编辑室主任王芝芬，副主任谈宗英及上海博物馆丁义忠三位来接，其中仅丁同志在京见过一面，他认错了人，接了一位上车才发现错误。我未见有人来接，以为电报未到，便自己上了航空公司的大轿车，想到了城内再说。丁同志发现接错了人，找到大轿车中，才找到我，乘小轿车进城，住在锦江饭店602房间。然后去参加外地来沪者的座谈会，束纫秋同志接我进去，由罗竹风同志主持，各人踊跃发言，11时散会，听说昨天开大会，由市委王一平同志及夏征农同志（《辞海》主编）发言，其余同志（包括扶病前来的谭其骧教授）亦纷纷表态云。午后稍休息，我与林耀华同志乘车到上海博物馆参观，马承源同志作陪，参观了铜器馆、瓷器馆及字画馆，最后为临时展览（文房四宝）。出来时已5时许，返锦江饭店。饭后写了4封信（正寅侄、庞元龙、叶健吾及家信）。至林耀华同志处闲谈，遇及田汝康教授，一起畅谈一切，又同至二机部吴征恺同志处，稍谈即返室。

12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辞海》编委会史地组杨宽、吴泽等同志来访。上海博物馆沈之瑜馆长及马承源、蒋大沂等同志来访，大家一起谈话，谈至11时许，他们告辞回去。我偕吴征恺至至红房子西餐馆，田汝康教授已在那里等候我们，坐下来闲谈，等候林耀华散会后前来，由田教授作东，一起用膳。饭后，由丁义忠同志陪同赴上海博物馆参观，由沈馆长（之瑜）陪同看了裱字画室（21人）、修理及复制铜器、瓷器室（12人）、制版印刷室，还看了他们的印谱稿（6万余枚，分订12册，打印百来部）。又至文物保护研究室（生物防霉，热释光，X光照相，木器漆器脱水，铜器去绿粉防锈等）。遇及周仁太太，已78岁，其孙女在上海博物馆工作，邀约我与沈馆长晚餐。我回家后稍休息，即赴红房子，4人进餐，一面闲谈，至8时始返旅舍。庞元龙夫人邹颐年同志来，才知道庞同志已于去年6月以胃癌去世，邹同志父母都在香港，想赴香港探亲。邹同志辞去后，我到傅懋勳同志处闲谈，他昨晚才由新疆来沪，参加此会，为民族学方面条目定稿。返室，阅《中国史研究动态》1978试



12月31日 星期日

上午9时由锦江饭店出发，由上海博物馆杨同志及丁义忠、谈宗英同志陪同，与林耀华等同志一起去嘉定、松江参观。天微雨，借了雨具，冒雨乘中型轿车前往。经南翔至嘉定县城，至文庙，现为县博物馆，建于宋代，现存者为清代重建，仍保留原来规模，惜大成殿后面为县房管所新建的七层楼宿舍，破坏了大成殿的背景。大成殿为陈列室，有外岗（古海岸线）的战国至西汉初年古墓出土的泥制郢版、兽头两耳釉硬陶器等，有嘉定竹刻（明朱小松香薰，清周灏山水笔筒，周乃始七贤笔筒，王梅邨、邓云樵、程庭鹭等竹刻。后者署名程的搁手，疑为仿刻他的手迹，并非亲刻）。有67年出土明成化说唱词话12种（72年征集，现藏上海博物馆，此间陈列的乃是影印本）。有嘉定本地人的字画，如明程嘉燧松图（康有为丁巳题记），黄淳耀行书及册页，侯峒曾行书，侯歧曾（孟阳）行书，娄坚行书，王泰际行书，严衍行书，钱大昕信札（致子峰世兄，为峰父遗著池《南江札记》审定），王敬铭书及画，又有山水（有王鸣盛、钱大昕、余绍宋题字），程庭鹭山水及册页，张鹏翮草书，陆道淮山水等。又至侧院观碑廊，进口处外面有延佑年碑，而碑廊则由他处移来者，如县署的德政碑，唐（一件）、宋以来的墓志等。然后出来，经青浦至松江，将近松江时，可以看到佘山的天主教堂及天文台。继续前行至松江西郊的醉白池，为清初顾氏私人花园，布置颇不俗。侧有石刻《云间邦彦图》四十余块镶于壁上，有明清的松江府人物图像91人，乃清乾隆时当地人徐瑶圃收集的名人图像，后来改九芎有所增补。嘉庆间上石，原在明伦堂，民国三十年移至此间，又刻有题记，有乾隆五年“云间先贤遗像序”，乾隆五十年陆锡熊题，及民国三十年□□□（姓名现已刮去）题。我们又赴兴圣教寺参观宋代方塔，寺毁于元代，已无遗存。方塔最近花了二十余万元修复。凡9层，高48.5米。我们登至第9层，其中第3层外檐下尚有古壁画佛画二。下来后参观由城隍庙故址移来明洪武三年雕砖影壁，其前刻有獬豸。闻松江区，抗战时日人金山登陆前后，大加轰炸，几乎全毁，现建筑皆为新建。途经中心小学，进内参观唐大中十三年经幢，高9.3米，雕刻佛像

和陀罗尼经，原立于衢，现在校内庭院中，61年修复。又至醉白池，参观文物室，有（1）广富林遗址出土石器、陶器；（2）凤凰山出土战国蟠螭纹铜尊等照片（原物在上博）；（3）余山东汉古墓出土陶器；（4）兴圣教寺宋代方塔地宫出土石函及佛牙（74年发掘，乃象齿化石，另有小铜器及宋钱，藏库房未陈列）；（5）—（8）瓷器；（9）明代松江布（明墓出土）；（10）摹刻皇象本《急就章》（明刻）；（11）陈继儒、莫是龙等山水画；（12）夏允彝父子墓照片及墓碑题字（1961年陈毅题）；（13）清朝有关工业碑刻；（14）清夷铁炮一尊；（15）1962年发掘明代诸纯臣夫妇墓出土衣物等。参观毕已4时半，返锦江饭店已近6时矣。

---

(1) 编者注：即“安息人”。

(2) 编者注：1978年2月20日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是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座谈会，《人民日报》曾以两整版的篇幅发表座谈会的发言摘要。学者们的许多精辟言论，对拨乱反正具有重要意义。夏鼐23日的发言，批判了张春桥所谓“思想上的正确和错误，决定于理论”的谬论，明确指出：“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比嗣后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早三个月。（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13—1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3) 编者注：相当于607 738呎。

# 1979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一

今天元旦。我住在上海锦江饭店，参加《辞海》编委扩大会议，为《辞海》新版定稿。晨间广播，中美建交，自今日起生效，两国政府互祝贺词。叶健吾（栻）来电话，约定上午来访，偕健吾同志到复兴中路他家中。少顷，黄郁炎同志亦来，都是50年前小学或初中时同学。叙旧至1时余，赴美心饭店，已客满，乃叫车改赴外滩东风饭店。饭后步行经南京路，至国际饭店后面的扬子公寓（即从前的Colton [ 科尔顿 ] 公寓）郁炎家中。郁炎同志明天起，恢复上班。少顷，其夫人亦来，闲谈至4时许。出来后，偕健吾一起乘车返锦江饭店，留之吃晚饭，饭后他回去。我偕傅懋勳同志等到文化广场去看杂技表演，返舍已9时50分。

1月2日 星期二

上午《辞海》编委会谈宗英、上博丁义忠同志及周同志来谈修改工作。少顷编委会副主编罗竹凤、束纫秋二同志来，谈了一会儿，蒋大沂同志来，戴家祥同志来。他们走后，留戴同志再谈一会儿，一起进午餐。饭后他辞去，我去取明天机票。3时许，谈宗英、丁义忠同志又来谈，并交来《辞海》的考古学部分条目及分册，由我带回北京定稿，于2月中旬以前寄回上海。阅J. O. Brew [ 布鲁 ] 主编*Hundred Years of Anthropology* [ 《人类学100年》 ] 中Willey [ 威利 ] 和Daniel [ 丹尼尔 ] 所写的两篇关于考古学的专文 ( pp. 1-96 )。晚间偕刘思慕同志往剧场，观上海昆剧团的昆剧《蔡文姬》，系根据郭沫若同志同名话剧，由郑拾风同志改编，郑同志亦在场招待我们。

1月3日 星期三

上午7：55由锦江饭店出发，与林耀华、傅懋勳同志等告别。此间的谈宗英、丁义忠及周同志送我们去机场。本是8：50起飞，因故延至10：15起飞，11：55分抵京，乘民航班车至民航大楼，至隆福寺用餐，然后赴所。正值今天下午王仲殊同志在全所大会传达中央宣传部新部长胡耀邦同志的讲话，共分四点。与王仲殊、徐苹芳二同志商谈完成《辞海》工作任务的布置。返家，这次提前返京，殊出秀君的意外。阅近数天的报纸。

1月4日 星期四

今天在家休息。审阅麦英豪的《广州汉墓》的结语部分。下午泛阅《世界历史》试刊第1期，果然不出所料，限于我们世界史研究的水平，其中文章谈不上研究论文也。

1月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大百科全书孔繁明等同志来，商谈考古学分册部分编纂问题。胡谦盈同志谈这次陕、陇调查收获。下午所中党员开会，讨论改选党支部事。散会后我与王世民同志往访唐兰先生，约之担任我所研究生导师。

1月6日 星期六

上午院部大会，由胡乔木同志作关于三中全会及中央扩大会议的传达及我院今年新任务。下午赴所，与卢兆荫同志商谈今年招收研究生事，要填申报表格。翻阅最近一星期的《参考资料》。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闲谈。楷儿来家过周末，晨间素琴儿由开封返京。

1月7日 星期日

楷儿于下午返校，我准备明天汇报稿。阅布鲁主编《人类学100年》。

1月8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部汇报，原定8：30分开始，但因胡乔木院长病了，改为书面汇报。返所与黄展岳同志商谈将《广州汉墓》（麦英豪写）定稿事。阅吴其昱《敦煌写本整理工作》的简报（原文系法文，已翻译成中文），退还给王世民同志。下午所中传达中央扩大会议及三中全会的文件，我没有去，在家阅毕布鲁主编《人类学100年》（pp. 1-264）。草拟考古所向胡院长的汇报稿。

1月9日 星期二

上午开编委会，商量稿费问题。下午去首都医院探视徐苹芳同志，然后与王世民同志赴三里河访吴仲超院长，为约请唐兰先生担任我所研究生导师也。

1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杨锡璋、杨宝成二同志汇报安阳西北岗工作。西藏文化局张正修等同志来所作报告，昌都加卡地区卡若遗址发掘，并携来实物。下午日本博物馆代表团团员西田守夫等3人来访。晚间至王俊铭同志家，适外出，遇及瞿同祖同志，少顷王回来，谈至11时，出来后已无班车，步行回家。

1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总支开会，商谈学术委员会名单，拟定13人，其中所内9人，所外4人（裴文中、尹达、唐兰、宿白）。下午所中党支部委员会改

选。然后至院部，晤及鲍正鹄同志，长谈至5时始告别。

1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开所务会，通过学术委员会名单。闻唐兰先生已于今晨去世，昨晚他在家摔倒，送医院抢救无效。我是前星期五与他会面晤谈，不料竟成永诀。北大宿白同志由武汉返京来所，略谈关于北大师生在武汉整理鄂城隋唐墓葬情况，及向达教授藏书和遗著整理情况。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

1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赴经济所，为赴意代表团未了之事，由许涤新同志召集，钱锺书、吴克良参加，丁伟志请假，院部及北京市各有一人参加，还须商量一次，一即重立利玛窦墓碑事，二为延请Schipper [ 施博尔 ] 来华访问事。前者已由中央批准，但交给市民政局去办，而文化局文物组没有接公文，无法办理，将情况反映上去，当可解决。后者拟建议外事局，由宗教所名义请他一人前来。返所，故宫博物院来电话，要我担任唐兰同志治丧委员，即加同意。下午，王仲殊建议与王廷芳同志商量一下，关于所中总支书记人选问题，即约之前来一起谈，他说自己已就科学院外事局副局长之职，并且要参加郭沫若院长纪念馆的工作，不能考虑，但允代为物色人选。晚间至邓力群同志处闲谈。

1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审阅《小屯南地甲骨》序言。下午写了几封信（宿白等）。阅李约瑟寄来U. Le Guin [ 奎恩 ] 的科学幻想小说*The Dispossessed* [ 《被撵走的人》 ]。

1月1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开始年终汇报，由高天麟同志报告襄汾工作。下午徐殿魁同志报告东下冯工作。然后郑光同志报告二里头工作，主要是第2号宫殿遗址。我因赴机场送胡乔木院长赴日，提前退席赴机场。晚间林志纯同志偕胡厚宣同志来谈。林同志说，今天赴古脊椎所约吴汝康同志于9月间去讲学，才知杨钟健同志于昨晚以胃出血去世。又云拟组织世界上古史研究会，以推动这项研究工作云云。

1月16日 星期二

所中继续汇报。上午杨宝成报告安阳西北岗皇陵区杀祭坑发掘情况，胡谦盈报告陇陕先周遗址的调查经过。下午由吴汝祚报告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先于大汶口文化的遗址，胡秉华报告大汶口文化早期王因遗址的发掘情况。散会，至院部访刘仰峤同志，商谈关于所学术委员会名单，考古学会及《光明日报》刊载考古所为黄、陈、颜开追悼会消息事。遇及唐恺局长，据云已决定调第二外国语学院任院长。归途经首都医院，探视徐苹芳同志，明晨即作胃切除手术。

1月17日 星期三

所中继续汇报。上午许景元报告汉魏洛阳城明堂遗址，马得志报告麟游九成宫遗址。下午李遇春报告汉长安城武库遗址第5.6号建筑。我因事先退席，参加唐兰先生治丧委员会。

1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王仲殊同志谈昨天院部历史学科各所总支书记开会情况，邓力群同志主持。安志敏同志这几天因病休息，今天来所。与王、安谈所中学术委员会名单事，旋即赴大华观内部电影英国片《女英烈传》[ *Carve Her Name with Pride* (《带着骄傲来镌刻她的名字》)]。下午所中放映自己拍摄的《陶器的演进》(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纪录片)。所外的同志如北大李仰松同志等亦来观看。放映完毕后，至院图书馆查书，

与王世民同志商谈所中学术委员会名单事。返家，将严敦杰同志的《波斯古历甲子考》稿子托何成均同志退还给严同志，并附几点修改意见。邹衡同志来谈，谓张光直教授有信来，拟聘请他去哈佛担任研究员一年或半年。又至王则诚同志处闲谈，他听我说了才知道他的导师唐兰先生逝世，明天他也去参加追悼会。

1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赴八宝山参加唐兰先生追悼会。8时半开始，由王冶秋局长主持，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萧正文致悼词，参加追悼会约二三百人，政协委员长王首道、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历史博物馆杨振亚馆长等都来参加。下午意大利米兰天主教大学代表团F. Denassli等三人来所访问，我方由钱锺书同志与我出面接待，4时余始告辞。我与卢兆荫同志交换关于所中学术委员会名单的意见。赴地安门科学院宿舍杨钟健家中，向其夫人吊唁。

1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全体大会，传达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文件。散会后，召集三个研究室主任，交换关于学术委员会名单的意见。下午偕安志敏至北京医院，参加杨钟健同志的告别会。至建外永安里宿舍访张政烺同志，请他为唐兰先生写传事及研究生导师问题。

1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正暄一家来，阿钢外孙由天津返呼市，途径北京住在自家。下午访王天木同志，闲谈一会儿。

1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下午所中同事王仁湘同志结婚，前往道贺。傍晚阿钢离京返内蒙。写了几封信。阅张光直教授寄来的合作考古的建议。

1月23日 星期二

晨间赴院部外事局，联系关于国际史学会议事及张光直提出考古合作事，与唐恺局长商谈，并与黎澍同志通电话。遇及许涤新同志正为访日代表团事来院部开会筹备，已决定我不参加此团，改而参加古代史代表团。返所，初师宾同志由兰州来，谢端琚同志陪之来见，谈了一会儿。下午所中各研究室领导人开会，对学术委员会人选作最后决定。傍晚赴王府井取回送洗的衣服。

1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第三研究室李德金同志汇报这次去杭州开会经过，及在龙泉调查所得，为今年工作计划作准备。下午在家，阅[奎恩]的科学幻想小说*The Dispossessed* [《被撵走的人》]，去菜场购买副食品。

1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召集几位同志商谈考古学会筹备工作事。9时40分赴八宝山参加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同志追悼会，由李昌同志主持，郁文同志致悼词。方毅等同志都来参加。我亦是治丧委员会委员之一。下午开党支部会。

1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偕王仲殊同志至院部，晤及刘仰峤同志，汇报考古学会筹备情况。刘说他去澳洲，已由3月1日改为3月13日。我又偕王同志去探视牛兆勋同志的病。返所召集考古学会筹备小组的几个人谈一下，决定将会

期由3月改到4月中旬去。王俊铭同志来，偕往康乐酒家，已过了时间，改赴新侨饭店餐厅，用西餐。他说他的赴港通行证已批下。返所已近3时，原拟赴机场迎接胡乔木院长由日返京，南小街车子拥挤，已来不及了，最后决定折回所中，写了两封信（甘博吴怡如，贵州侯同志）。晚间写了几封信。赴东四电影院观内部电影《OS1137在东京》。

1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到人事科与林泽敏、李筠二同志谈今年增聘新人事。下午在家，赴银行交水电费，顺便至首都医院探视徐苹芳同志的病，今天星期六不能探视。返家，暄儿夫妇及晴孙女来，一江侄孙女来，除夕照旧吃“分岁酒”，今年比去年多了3人（暄儿、凤荣、一江），但素琴、正楷二家，除阳孙之外，都不在京。晚间赴人民大会堂参加春节晚会，提早返家。看电视《三凤求凰》。电视晚会节目到深夜1时余，我提早去睡了。

1月28日 星期日

今天是旧历己未年元旦。同宿舍的容肇祖、王则诚二同志，所中同事李虎侯、石兴邦（及其妻、子）、孟凡人来贺年。接着我到容、王二同志及胡厚宣同志家贺年。回来后，听说马得志、赵铨二同志来过。下午阅毕科学小说《被撵走的人》（pp. 1-319），这是李约瑟寄来的。傍晚，王世民同志来。晚间吴震偕党华同志来。党华同志已二十余年未见面，在浙江文管会时冤案受处分，回乡劳动，正在申请平反云云。晚间看电视。

1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正听侄夫妇偕小萍来贺年。炎儿的岳父、岳母来贺年，是第一次来自家，留之午饭，饭后他们告辞回去。胡厚宣、吴世昌同志来贺年。叶小燕、谢端琚二同志来贺年。又同乡徐婉雏同志来贺年。傍晚赴

明星观电影，路上遇及安志敏同志来贺年，一面走，一面谈，至东四分别。电影演《大河奔流》上、下集，10时许始散场。

1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孙贯文同志来谈，谈了1小时余。他走后，我到吴世昌、杨一之二同志家贺年。炎儿到北大素娟侄女处贺年去。下午去访徐莘芳、裴文中、赵子文三同志。裴老身体较去年为佳，但因为杨老（钟健）去世，未免有点伤感。赵不在家，值班去了，只看到他的母亲和妻女，长女已考上交大，春节返家探亲。返家，观电视，邓副总理访美的卫星转播电视新闻。

1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炎儿偕小于去看病。所中孙秉根、韩榕二同志来贺年。写了三封信（正中侄、吴景荣、王祥第）。张树霖、李素娟夫妇偕子女来，正炎的妻兄亦来，留之午饭。下午郭宝钧的子女（六女、八子）来，谈及他父亲的遗著及纪念事。晚间耿世民同志来谈。审阅李敏生等同志的《殷墟妇好墓出土铜器分析》稿子。

## 2月

2月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开所总支会议，讨论预算等事。下午偕秀君赴赵子文大夫家，因为秀君要去会晤他的母亲，即大嫂的弟妇。

2月2日 星期五

昨晚下雪，晨间未停。所中开学术报告会，由安志敏同志报告小南海工作，李文杰同志报告湖北队工作。下午将《长沙马王堆一号墓棺槨制度》加以修改补充，寄给湖南省博物馆考古组，他们准备收入《马王堆汉墓研究》一书中。

2月3日 星期六

上午全所开会传达中央文件。西藏文管会刘平修同志来谈协助发掘工作事。下午偕王仲殊、林泽敏同志去地安门东大街，祝贺所中吴家安同志结婚之禧。返所，写信给麦英豪同志、湖南省博考古组（改定稿子），及贵州省博李衍垣同志。

2月4日 星期日

上午审阅《红岩碑初考》，关于发现经过及批评前人的考证，尚属可取，但其提出的意见，以为是傣族文字，则不可靠。下午阅《老稼斋燕行日记》，乃朝鲜人金昌业于康熙五十一年随其兄正使金昌炜来京朝贡之日记也。

2月5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部开会。下午赴所，与实验室仇士华、李虎侯二同志谈今年工作及订购仪器事。

2月6日 星期二

上午将化验室李敏生同志所写的《殷墟妇好墓出土铜器分析》一文退还，并提了一些意见。王俊铭同志谈已取得赴港通行证，大约15日离京。下午总支开会。返家，楷儿由武功度寒假后返京。阅毕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1-354页）。

2月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修改《大汶口文化与C<sup>14</sup>断代》。晚间，至邓力群同志处，谈英国邀请赴剑桥作研究事，及1974年英国British Academy [ 英国学术院 ] 通讯院士、R. A. S [ 皇家人类学会 ] 名誉会员事。

2月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林泽敏、李筠二同志汇报到经济所了解情况（汪某赴港前升级事）。旋即赴东四，观电影《车队》。下午赴院部参加《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撰稿座谈会，顺便至刘仰峤秘书长处商谈王俊铭事及外事活动。散会后，将昨天答应给邓力群同志的文件交给他，并请转胡乔木院长。

2月9日 星期五

上午与第三研究室正、副主任（苏秉琦、马得志），及新疆队（孙秉根、孟凡人、陈戈）商谈今年新疆工作计划。下午在家，郑起凤同乡来，秀君留之午饭。我去理发，然后继续改写《大汶口文化与C<sup>14</sup>断

代》一文，取回新购的录音机，晚上试行录音。

2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全所会上传达中央文件。下午在家，王仲殊同志送来他所写的《日本太安万侣墓略说》，阅后提了几点修改意见，并主张该题目改为《日本新发现的太安万侣墓》。傍晚，应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之约，参加他们的鸡尾酒会。返家，审阅安志敏的《裴李岗、磁山和仰韶》。

2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将安志敏的一文看完后写了审查意见。下午继续修改《大汶口文化与C<sup>14</sup>断代》一文。晚间偕王仲殊同志赴北京饭店，参加美国代表团的答谢宴会，有王冶秋、杨振亚、郭芳为、徐邦达等同志参加。主人为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的新馆长及东方部主任华裔方闻教授，9时始散席。

2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部，参加13级以上干部大会。下午赴所，将安志敏文交卢兆荫同志。杨泓同志来谈他的工作问题。开始审阅《辞海》的考古学条目稿。

2月13日 星期二

审阅《辞海》的考古学条目稿，约完成一半，交王世民同志。又将《红岩碑初考》的审查意见写出，退给院部信访组。

2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开外事工作会议。下午赴八宝山公墓参加近代史所孙瑞芹同志的追悼会，由刘大年同志主持，余绳武同志致悼词。返所，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方闻主任及其学生二人来所，商谈明年青铜器展览期间开讨论会，及要求提供妇好墓照片事。晚间，将《大汶口文化与C<sup>14</sup>断代》一文修改完毕，寄给山东大学。

2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在所，继续审阅《辞海》的考古学条目稿，写了两封信（山大蔡凤书，甘博吴怡如）。下午至院部外事局，遇及刘仰峤秘书长及李纯副局长（唐恺局长已返第二外国语学院当院长）。刘说下星期即到教育部当副部长去。商谈外事（美国讲学、香港开会），我都要推掉，他们亦同意，但去日本不能推。金志宏还提到英国代表团事。返所参加组织活动。下班后赴冶金部礼堂观意大利电影《检察官的自白》。

2月16日 星期五

今天《辞海》的考古学条目稿全部审查完毕，交给王世民同志。他将与徐苹芳同志（现在家休养）作最后润色。安志敏同志由杭州参加中国陶瓷史编委会完毕返京，谈会中情况。晚间赴院部，在新食堂召开全院党员大会，由邓力群同志传达中央文件。

2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全体大会，传达中央文件，然后分组讨论。瞿同祖同志来谈，并述及前天送王俊铭同志赴港时情况。下午在家，阅 Pennsylvania [ 宾夕法尼亚 ] 大学博物馆出版的 *Expedition* [ 《探险》 ] 最近两期。晚间楷儿来家。沈有鼎同志来谈景教碑事。

2月18日 星期日

在家写作《敦煌星图乙本》。晨间石兴邦同志来。下午王锦光、李明二同志来。王同志来京参加Einstein [ 爱因斯坦 ] 百年纪念会。今天星期日，找不到宿处，即住自家。

2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林泽敏二同志商谈赴美讲学人选。下午至院部与刘仰峤同志谈所事，又至鲍正鹄同志处闲谈。晚间至席泽宗同志处。

2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开考古学会筹备小组会，又布置所中申请入会人员。下午与王仲殊同志商量，约王廷芳来谈关于他来所工作事。赴院部，与刘仰峤、鲍正鹄二同志谈中美合作考古事，我主张婉拒。又偕刘仰峤同志至武光同志处，约其代表院部出席考古学会成立大会。晚间至于光远同志处，商谈考古学会事及罗马尼亚代表团事。

2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赴世界史所晤及朱庭光同志，商谈罗马尼亚国际史学会议事，但他今日要参加各所联席会议，改为明天。我向邓力群同志汇报此事，又请示所学术委员会及规划会议院方代表事。出来赴文物局，访陈滋德同志未遇，晤及黄景略同志。赴三里河公寓，晤及钱锺书同志，他说，他已决定不去罗马尼亚，托我转陈，又闲谈一会儿，返家。下午，赴首都医院集体检查身体，搞了一下午。晚间写了回信给王祥第，商谈校注《真腊风土记》事。



2月22日 星期四

昨夜大雪。今晨至所，又赴院部，与黎澍、朱庭光、陆家淦等同志，商谈赴罗马尼亚参加国际史学会事。又至武光同志处商谈考古学会事，他今日即赴西安搬家，答应回来后与院党组商量决定。下午偕苏秉琦、安志敏、郑振香等同志，赴八宝山参加翦伯赞同志追悼会，由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周培源同志致悼词。会后与张芝联同志商谈赴罗事。晚间赴杨一之同志处闲谈。

2月23日 星期五

昨夜下雪，今晨未停。到首都医院集体检查身体，今天是抽血化验与透视肺部。下午在家，继续写作《敦煌星图乙本》，至胡厚宣同志处了解历史所情况，又至王明同志处闲谈。

2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全所大会，传达中越战报等文件，然后分组讨论。下午总支开会，讨论招收研究生等事。至刘大年同志处商谈明年罗马尼亚史学会议事。

2月25日 星期日

继续写作《敦煌星图乙本》。傍晚至邓力群同志处，晚间至于光远同志处，商谈赴罗代表团事。下午王廷芳同志来电话，谓于立群同志已于今晨去世。

2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张长寿二同志商量第二研究室增加副主任一人人事。下午，林志纯教授来所阅书，请其向我所同志作一次报告，并谈

及明年赴罗代表团事，安志敏同志一起谈话。打电话给朱庭光同志，请其来所，商谈组织赴罗代表团事。晚间在家，续写《敦煌星图乙本》。

2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赴世界史所，偕朱庭光同志去历史所晤及林甘泉同志，至建外宿舍找瞿同祖同志，又至东华门找陈翰笙老先生，皆为赴罗马尼亚代表团事也。下午美籍中国学者王伊同教授来所晤谈。他现在美国Pithbug [匹兹堡] 大学任教，说将《洛阳伽兰记》编译成英文，已经付印。我提醒他最近几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汉魏故城的调查发掘简报（《考古》73年4期，78年6期），他都没有看到，即送他这二本《考古》。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谓瑞士Zürich [苏黎世] 大学Ksumu来信，约请其于9月间去Zürich [苏黎世] 参加整理《道藏》的会议。

2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赴王天木同志处，询问周葵同志（周仁之子）来京住处。赴所，与王仲殊、林泽敏商谈所务。胡谦盈同志谈陕、甘调查事。下午赴北京医院探视周扬同志，与之商谈人事调动及访日代表团事。返所，接见日本代表团团长增田精一，及斋藤忠、田边昭三（增田前年在伊朗会面，后二人则63年在日本曾会面），约谈1小时半。他们走后，民族学院耿世民同志来谈。傍晚至吴世昌同志家，商谈赴英代表团事。

## 3月

3月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林志纯同志来谈，约定下星期在所作学术报告。天文学史会议组织者卢央、薄树人二同志来，邀约赴闽开会，婉拒之。梅关桦同志来谈中央批示加强敦煌研究事，谈至中午下班时才回去。下午与王世民、佟柱臣、王天木三同志一起赴八宝山，参加姚鉴同志追悼会，由中华书局赵守俨主任主持，遇及贾兰坡、施其南同志等。散后，偕施赴友谊医院访吴景荣同志，二星期前施胃切除手术，现已返内科病房，不久即可出院。

3月2日 星期五

上午周葵同志来，谈他的父亲（周仁）的论文集事。郭宝钧同志的女儿（老七）来谈关于他的父亲骨灰安放，及出版遗著事。下午开总支会，商量所中科技人员提职事，院中已有公文来，我所拟于下星期开始进行。严四光同志（历史研究编辑部）来托审稿，婉拒之，介绍到林志纯同志处。

3月3日 星期六

晨间全所大会，传达文件，包括中越前线战报，然后分组讨论。下午翻阅这次中宣部召开务虚会的简报及文件（2月15日闭幕）共百余份。傍晚楷儿返家。

3月4日 星期日

上午填写所中履历表及科研干部登记卡。暄儿一家来，他于前星期天搬家到新居五层楼，一起午餐。下午誊抄《敦煌星图乙本》一文。傍晚去取回护照用照片，顺便至黄宗甄同志处小坐。

3月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林志纯同志来谈明天报告内容。广播电台对台宣传部来联系对台广播事。阅务虚会第二批简报。下午赴古脊椎及古人类所访吴汝康同志，商谈关于答复张光直教授建议中美考古合作事，及裴老受聘为考古所所学术委员及研究生导师事。偕秀君往访张国熊教授夫妇，他们的女儿亦在家，听说已请假在家三个月余侍疾。张师妈这两天没有进食，病态显然。返家，晚间席泽宗同志来，交回英文提要5篇，因为他所中的译员，一人辞职返沪，另一人自谢不敏，不省此种工作。晚间广播我国政府声明，今日起我国军队自越南境内撤回边境内。

3月6日 星期二

上午，林志纯同志在所内作学术报告，题目是《国家和文明的起源问题》，谈发展过程及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意义。下午参加于立群同志遗体告别。然后偕安志敏同志去访裴文中同志，告以学术委员及研究生导师已得到古脊椎所同意，顺便谈中国考古学会事。乃与裴、安二同志赴王府井北京照相馆拍一合影。返家，朱庭光同志来电话，告近几天与历史所、近代史所联系结果，并约定明后天赴历史所找梁寒冰同志面谈。

3月7日 星期三

所中编辑小组开会。下午在家，修改《敦煌星图乙本》一文。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关于郑奠先生追悼会悼词问题也。

3月8日 星期四

上午赴历史所，与梁寒冰、林甘泉二同志谈历史所派人参加明年罗马尼亚国际史学会议事，朱庭光同志亦在座。又至外事局联系关于赴英

事。返所，开全所大会，宣布院中规定研究人员提升职称事。下午赴王天木同志处，关于杨烈事予以回信也。在座有出土文展于坚及周葵同志，周同志最近由上海来，谈上海最近下乡知识青年闹示威游行等事。傍晚返家，继续修改《敦煌星图乙本》一文。

3月9日 星期五

甘肃博物馆初仕宾同志由山东返甘肃，途经北京来所，与我及谢端琚同志谈调职事，我将吴怡如同志的两封复信给他看，希望他回兰州后自己作工作。下午赴人民剧场观内部电影香港片《龙凤呈祥》。晚间，叶云帆的儿子宏湛由温州因公来京，携来其叔健吾同志来信，略谈温州近况。他走后，我写了两封信（素琴、祥第）。

3月10日 星期六

将《敦煌星图乙本》一文誊抄清稿。翻阅务虚会议简报六七十份。下午美国Minnesota [明尼苏达] 大学刘君茗（研究元曲，中国文学教授）来所访问，谈1小时余。晚间开始写作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

3月11日 星期日

自己写作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为《考古》第3期之用也。晚间，王载紘同志夫妇来访。胡厚宣同志来谈，史学规划会议将在成都召开，历史所老专家除谢刚主老先生外，都不去。

3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部，赴英代表团第一次商谈工作。由团长宦乡团长主持，到者有吴世昌（文学）、余绳武（近代史）、李琮（世经所）、查汝强（哲学所自然辩证法）、陈尧光（情报所）和我，一共7人。还有外事

局夏森同志作记录。散会后返家。下午，写蚕桑史的周匡民同志在郑州开会后来京，来所访问我和吴汝祚同志，谈上古关于蚕桑的考古资料事。赴文物局与陈滋德、谢辰生二同志谈中美合作考古事，及考古会议事。又至建外宿舍访张政烺同志，请其后天参加学术委员会成立会议，又与之讨论敦煌星图甲、乙本的年代问题。又至瞿同祖同志处少坐，谈赴罗马尼亚参加国际会议事。

3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于立群同志（年63岁）的追悼会，遇及王廷芳、谢鑫鹤、张友渔诸同志，由邓颖超同志主持、致悼词。返所，与林泽敏、王仲殊二同志商量调王廷芳同志事，即报院党组。下午在家写作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外事局夏森同志送来治装费50元。

3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召开学术委员会成立会，并开第一次会议，除尹达因病在广州从化休养请假未到，其余都出席，包括所外专家裴文中、张政烺、宿白。议程是通过考古所今年工作计划，选出主任（夏鼐）及副主任（裴文中、王仲殊二位）。又通过孙贯文同志为特约研究员。散会后偕宿白同志赴康乐餐馆用餐。饭后返所，闲谈一会儿。返家，仍写作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

3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中国建设》赵玲珠同志来，请其襄助解决《考古学报》提要中译英问题。将《五四运动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一文誊抄完毕，交编辑室，将于《考古》第3期刊出。下午审阅王世民同志起草的考古会议报告稿。赴院中外事局领取皮箱。至武光同志的办公室，与杜干全同志等商谈新建实验室恒温室事。返家将皮箱一只交给吴世昌同志，并在他家闲谈一会儿。

3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与邓力群同志谈考古会议与拆房子事。返所，王廷芳同志来，商谈调职事，他已同意，说等他4月初由日本返回再办理调职手续。王静如同志来，一起至首都饭店用餐。饭后返所，他到图书馆去借书，我与王仲殊同志到人民大会堂，听邓小平同志关于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及其收获的报告，由华主席主持会议，副总参谋长王尚荣介绍作战经过，今晨已胜利地安全撤退。6时余始散，返家已7时余。

3月17日 星期六

我起草回复英国韩斯福（K. Hansford）及美国张光直的信稿。下午在所中招待江上波夫教授，这是他解放后第一次来华访问，担任日中旅行社组织的东亚古代文化研究会友好访华团长，指名要来所访问我和安志敏二人，由翻译村山英村作陪，谈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他们这次要访问乌鲁木齐、吐鲁番、兰州、西安四地。晚间至黄宗甄同志处，未遇。他因公赴天津后天才返京，告诉他的夫人以科学出版社出书，托他代催。

3月18日 星期日

将《敦煌星图乙本》写完，约4000字。上午至王则诚同志处，谈及吴景荣同志住院事。下午我去于光远同志家，与之商量赴罗代表团人选，及考古学会成立会事。志清媳母女上午来，午后即回去，暄儿出差上海未返。

3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考古学会及规划会的筹备小组开会。西安方面已来电话，说3号即可报到（下午又来电话可提早于1号报到）。关于会前应准

备情况，都讨论一下。下午偕秀君赴出国人员购物处买东西。购毕赴所，王仲殊同志在党员会传达前天的报告及文件，然后分组讨论。我与朱庭光同志通电话，约明天在所中开会，商量明年赴罗参加国际史学会事。

3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部，将于光远同志的批件交给外事局孙亚明同志，遇及鲍正鹄同志，谈及沈从文同志想调人事，婉拒之。至文物出版社遇及刘启益及吴震同志。返所，朱庭光、瞿同祖、王毓铨、张芝联等一起商量赴罗代表团事。下午赴院部，参加赴英代表团学习，一起去听赴美代表团约请于仁泉及钱浩二同志（原驻美联络处，现在国家科委任处长）介绍美国情况，尤其美中学术交流协会情况，散会时已近6时。晚间胡厚宣、王则诚二同志来谈，前者谈了参加考古学会成立会事，后者谈今年9月参加瑞士的第三次道教讨论会事。

3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傅学苓同志来，与王世民同志等一起商谈关于郭老考古学著作的编辑问题。张孝光同志谈绘画组的工作问题。石兴邦同志谈西安工作问题。规划局梅益局长来，谈西安规划会议院部派人参加事。我们及所中筹备小组大家商谈，并说定他于4月2日到达西安，3日开会。下午杜干全副秘书长来，商谈拆房建房事，由仇士华同志与他商谈具体解决办法。我到图书馆去找英国学术院有关资料。徐苹芳同志来所参加第三研究室讨论今年计划，这是他做手术后第一次返所。晚间将《敦煌星图乙本》一文再作修改。

3月22日 星期四

将《敦煌星图乙本》一文作最后修改，托徐保善同志转交徐苹芳同志一阅。与徐元邦、杨泓同志谈我的论文集《考古学和科技史》催促付



印事。下午在家，开始写作《忆吴晗》一文。

3月23日 星期五

昨夜下雪，今晨未停。赴所，评级委员会召开小组会，这竟花了一个上午。下午赴外交部招待所访问常书鸿所长，邀他参加西安规划会议及考古学会成立会，他明天返甘肃，然后1日或2日来西安报到。

3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大会，传达中央报告，然后分组讨论。我到文物局与陈滋德、黄景略二同志商谈关于英人汤普森（Paul Thompson）看阅马王堆帛书事，及考古学会事。见到华应申局长，又至文物出版社见到高履芳、朱天二同志，谈出书事（考古学会论文集）。下午所中杨焕新同志结婚，偕王仲殊同志往贺。又至建外宿舍，访牛兆勋同志，商谈所事。至尹达同志处谈考古学会事，他新近由广东（丛化温泉）休息返京，体力仍弱。

3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访黄宗甄同志，未遇。至王天木同志处，邀之赴西安开会。探王若愚同志的病，他以中风已病一年。下午至邓力群同志处，商谈所事（考古学会事、新房子事），约定明天下午在所中开一次协商会。返家。今天上午绮霞侄女来，以参加全国幼儿教育会来京也。暄儿前天由上海出差归来，今日也来。阅《古物学》No. 206（1978.11）中的几篇文章。

3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安志敏及王世民同志商量考古会议事，谈理

事人选。下午原定开会讨论拆房事，以邓力群同志有事，改到明天去，我们先商谈一会儿。

3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英国伦敦大学汤普森来访，看阅马王堆帛书《战国策》，他说正从事马王堆《道德经》黄老书四种的校勘工作，今后再向文物局整理小组商量借阅。下午赴院部，由情报所王勇领同志介绍法国社会科学利用电子计算机情况。3时许，连来两次电话，要我回所，商谈新大楼实验室的安排问题，最后又来电话记录：“邓力群同志讲，请你一定要回去，你如不回去，事情不好办。”我只得回去，谈得很顺利，邓力群同志主张把新大楼中放进实验室，改变设计，对原实验室仍设法保护。4时许始散。我偕石兴邦同志至安外结核病院，探视赵永福同志的病。又至尹达同志处商谈考古学会事。

3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商谈关于实验室房子事，决定要写一书面文件，把昨天下午所谈的写成纪要，交院部、近代史所基建处。又商谈考古学会事，后来他到院部开会去了，我阅务虚会简报，又写了两封信（罗宗炎、上海王敬之）。下午至红都服装店定制衣服，遇及李荣及任继愈二同志。返所，王仲殊同志传达上午会议关于学术交流（美国）事。返家，至王则诚同志处，交退他所写的道教史论文，提了些意见。晚间观电影日本影片《金环蚀》，以吉田内阁的一件受贿丑闻为主题，7：00-9：30演了一个半小时。

3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总支开会，讨论关于拆房问题、定职升职问题、为右派平反问题。下午校改考古3期初稿（我的《五四运动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一文）。赴裴文中、尹达二同志处谈考古会议。晚间赴院部食堂

观南斯拉夫电影。

3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旋至院部，晤及梅益同志，了解成都史学规划会议情况，并知梅益同志已购好飞机票，1日飞西安。至建外宿舍访张政烺同志，劝其仍按计划明日赴陕，他说明天再作决定，大半是依原约赴陕。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听邓副主席关于宣传部理论务虚会议的总结报告。返家，绮霞侄女以开会仍在北京，来自家看一会儿电视即辞去。

3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谈考古会议事，他这次留京不去西安，为了赶作赴美讲学的准备工作。与靳尚谦同志谈搬迁人骨标本室事。下午在家校阅《婆汉文合璧墓志》。4时半起身赴车站，去西安。同行者有胡厚宣、石兴邦、黄展岳、张政烺、裴文中、李有恒。5时12分开行。

## 4月

4月1日 星期日

上午在东中与裴、胡、张三同志闲谈。午餐后稍憩。下午2时半抵西安，下榻人民大厦前楼，我住405号。宿白、邹衡、顾铁符等同志已来。与宿白同志谈《敦煌星图乙本》事，他转给我马世长同志阅后的意见。至秘书处询问报到情况及筹备情况。晚间至梅益同志处，商谈规划会议领导小组名单及日程。至陈滋德同志处谈考古会议筹备事。下午胡尚池同志偕铁秋媳及雷孙来看我，坐谈一会儿，即辞去。

4月2日 星期一

上午偕陈滋德同志去访武伯纶馆长，黄景略、陈孟东二同志偕行。在武馆长家中谈秦俑坑及周原考古工作问题。返宿舍，陈乔、沈之瑜、王振铎等同志已来，与他们闲谈一会儿，又至梅益同志处谈下午出去访人及游览事。由马得志同志联系和安排。午后稍憩，2时出发，至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同志家，梅益同志与之相熟，但以午睡，由秘书接见。然后我们赴大雁塔、考古所西安研究室、小雁塔、钟楼及鼓楼，然后返人民大厦（鼓楼正在搬迁清理，准备作文物商店）。晚间闻省委领导尚未收到请柬，乃偕殷玮璋同志一起赴王修同志家，一起至省文教书记李尔重同志家，说明晨他有事，由章泽书记替代他前来参加明天的开幕式。

4月3日 星期二

上午9时，全国考古规划会议开幕，由我主席，致开幕词，然后有梅益、章泽、陈滋德等同志讲话。最后由安志敏同志做规划纲要的说明，即行散会。时已11时半，分组召集人开会。午后分组讨论，我参加第2组，又偕宿白同志往梅益同志处，谈敦煌研究工作问题。下午各组讨论中意见较多者，一为领导一元化问题，二为地区考古中心问题，三

为培养干部问题。散会时已5时余。晚间观电影《没有说完的故事》和《驯虎记》，观毕已11时许。

4月4日 星期三

上午各组继续讨论规划纲要，我去参加第2组。下午参加第1组及第4组。晚间，召开考古学会筹备委员会会议，通过会章草案及大会主席团候选人名单。散会后至章泽同志处闲谈，又至安志敏同志处了解今天各组讨论情况，因为他已听各组召集人汇报今天讨论情况。

4月5日 星期四

上午继续讨论规划纲要。下午大会发言，发言者有俞伟超、沈之瑜、梅福根、邹衡、张忠培、沙比提、林向、王承礼、彭适凡、李辉柄、陈国强，共11人。散会时已超过5时半。晚间电影，二部电影，越剧《碧玉簪》和印度片《两亩地》，我看完一部，即返舍休息，准备明天讲话及安排日程。

4月6日 星期五

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开会。开会前，老先生们挥毫题字，有于省吾、商承祚、王振铎、陈乔、李尔重、张政烺、王修等人。有陕西电视台、新华社等派人拍电视及摄影。由我主持大会预备会，安志敏汇报筹备经过，选举主席团及正副秘书长。主席团推于老为执行主席，安志敏、张禹良为正副秘书长。来宾讲话（省委书记李尔重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梅益同志，南京史学会会长韩儒林教授、陕西史学会会长史念海教授），本地及外地单位贺信及贺电。然后由我做报告《我国考古工作的巨大成就和今后的努力方向》，裴文中同志作《考古学会会章草案的说明》。散会时已11时40分，在人民大厦前楼的广庭合影，后已12时，李尔重、史念海二同志辞别。午后2时半，各组开会讨论。我陪梅益同志去省博物馆参观。看了周汉室、石刻室、碑林及隋唐室。出来

后赴半坡博物馆，参观第一、第二陈列室及现场陈列室。天微雨，返旅舍。饭后有电影，我没有去看。韩儒林同志来谈他自己的遭遇，谈至9时始去。至梅益同志处商谈今后全国考古工作的组织工作问题。

4月7日 星期六

上午至梅益同志处送行。我偕宿白、安志敏二同志前往临潼参观。文物局陈滋德、谢辰生、高履芳、黄景略等同志，及省方武伯纶、王修等同志，亦前往参观。到秦俑坑发掘现场，由杭德洲同志陪同参观。我看了大吃一惊，这是一场全面破坏的挖宝工作。至于修复工作更是糟糕。韩儒林教授不是搞考古的，他一看坑中站立着的几个新修出来的陶俑，不禁问道这些是复制品吗？修复工作做得好的，会做得像真的古物一样，修得糟糕的，把真的修成像假古董。这里，便是糟糕的一例。听说，99人工作，规定每天修复1.5个，现在可以每天1个。发掘现场更是一场破坏性的活动，开了24个20×20平方米的探坑，只有四五个工作人员，还经常不在工地，而工人有120人之多。没有现场作记录，照相、绘图都看不见人。揭露出来的东西，有的规定拿起放在一边（听说，最后摆成几堆照相、绘图）。要看平面图，拿出试掘时的平面图来塞责。图上器物都没有编号。这工作搞得真糟糕，我忍不住发了一顿脾气。后来省委书记章泽同志为了陪外宾（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来到工地，我也对他说了一顿。为了解决工程上的矛盾，我们开了一次现场会。午间休会，去临潼县城用餐。下午在华清池继续上午的会议，对于工程与考古的矛盾，比较好解决。南北面走道，取折中方法，保存坑壁到一定高度（约2米余，即高出土隔梁30厘米），坑口高处可去掉一部分。至于东边坑边仍要保留，不要依原计划要挖深到坑底下还要低50厘米，以便让观众可以由低处仰视陶俑。散会后我们返西安已近6时。晚间，在东楼会议室放映《琢玉工艺》及《原始制陶工艺》。我在王天木同志房中，与苏秉琦、谢辰生诸同志闲谈。

4月8日 星期日

今天是大会参观。分两路分别赴汉长安城武库工地，及赴昭陵、乾陵与咸阳。后者参观昭陵后又分为两路，一路先赴乾陵，另一路直接赴咸阳。我与宿白、邹衡、金维诺等同志参加后一组，约二十余人，8时半出发，抵昭陵碑林已10时半。碑林设在李勣（徐茂公）墓，在山麓原上，离九嵎山的唐太宗昭陵，山路尚有18华里。我们只能遥望，没有上九嵎山去。碑林为新建的，去年8月才开放，有围墙。大门进去后，可以看到墓由三个土冢组成。据云：象征阴山、铁山和乌德鞬山，高各20米，呈倒品字形，墓前两侧侍立石人一对，文官前石羊三，武官前石虎三，中间前面有丰碑一，龟趺（闻昭陵陪葬墓仅魏征与徐茂公墓有龟趺），为唐高宗撰文书碑。现已建有陈列室三。我们进门后左行，至第一陈列室，门额有“昭陵碑林”4字。有陪葬墓的墓碑21件：1．段志玄，2．褚亮，3．孔颖达，4．薛收，5．豆卢宽，6．张胤，7．尉迟敬德，8．温产博（欧阳询书），9．房玄龄（褚遂良书），10．高士廉，11．马周，12．李靖（王知敬书），13．杜君绰，14．阿史那忠，15．张阿难，16．兰陵公主，17．清河公主，18．纪王妃陆氏，19．许洛仁，20．房仁裕，21．裴芝（第一室的碑，都是原立于墓前，最近移来，我们表示希望他们于原墓前补立标志，以备参观原墓者的参考）；墓志5方：1．安元奉（西域人），2．尉迟敬德（志石特大），3．尉迟敬德妻苏氏，4．阿史那忠，5．赵王李福。出来后，越墓冢之前，至另一侧的第二室，有墓碑14方，多为新出土的：1．崔敦礼，2．宇文士及，3．唐俭（7年出土），4．梁敏（65年出土），5．姜简（65年出土），6．周护（74年出土），7．程知节（65年出土），8．吴黑闥，9．燕妃，10．豆卢仁业（74年出土），11．姜遐（74年出土），12．李承德（即唐太宗之兄，承德太子）（74年出土），13．乙速狐行俨，14．长乐公主（65年出土）。这碑的左下角有类似蒙文的字四行，不大清楚，询之韩儒林教授，他说不像蒙文，也不是古维文。在第二陈列室之前，又有一发掘出土的陪葬墓中随葬品，有壁画，很精美。常书鸿同志说，长安画工到底高明，敦煌画工非其比也。尤以李勣墓的舞女图及另一墓的牛车图，更为动人，惜陈列时都没有放上标签，不知哪一墓出土（舞女图的出土地，还是询之馆中同志才知之）。陶俑方面，有的色彩鲜明，保存极佳，为初唐代表作。此外，还有李勣墓出土的三梁进贤冠和错金铜剑鞘，乃是衣冠冢之意。徐敬业被武后所杀后，墓遭掘开，尸体被毁，后被平反，修复其墓。又有唐代砖瓦和铁犁铧等，及献殿遗

址出土的陶制鸱尾。因为这里有陪葬墓167座，陵墓周围60公里，面积30万亩。这里陈列有昭陵的陵园的模型。参观后，又登墓冢顶四望。下来后，赴乾陵的人已离此前往乾陵。我们乃进休息室，用午餐（面包、鸡蛋）。与昭陵碑林的同志们闲谈，又去陈列室巡视一周，登车赴咸阳，先到咸阳博物馆。

4月9日 星期一

上午召开主席团会议，有几位老先生搞古文字学的，因赴周原参观，未能出席（次日傍晚才返西安），还有商锡永先生因病（感冒）请假，其余的都出席，讨论：（1）会章草案，（2）理事及名誉理事候选人名单。午后，我偕马得志同志赴省博物馆，校对汉、婆合璧墓志的婆罗钵文。出来后，赴西北大学访郭骥校长，又由历史系张、李二同志偕往访陈直教授。陈直教授年老体弱，最近才由医院出来，但精神很好，谈了一会儿，谈到王献唐先生的遗著，谈到他自己的著作（《史记新证》，《汉书新证》）。返宿舍，与陈滋德同志谈会务。晚间去看话剧《西安事变》，是由省宣传部与省社会科学院招待的，散会时已近10时许。

4月10日 星期二

晨间，胡尚池及正宗侄来电话。上午大会，由武伯纶同志主持，有4人发言。苏秉琦同志谈规划要有重点，应：（1）区分分片组织人力调查研究各地区的历史进程；（2）特别注意阶级社会及国家起源的阶段，谈了两小时。接着陈国强同志讲高山族起源问题，汪遵国同志讲太湖流域文化，安金槐同志讲郑州商代宫殿遗址。下午，分组讨论会章及理事候选人名单。我们听汇报后，几个人商量一下，准备明天早晨开一次主席团会议，决定草案，后天交大会表决。晚间电影晚会，有《随县曾侯乙墓》（音乐录音及电视片）、纪录片《古城西安》，及日本教育片《绳纹文化》。



4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召开主席团会议，通过会章草案、名誉理事和理事候选人名单。主席团愿去临潼参观秦俑坑者另备一车前往，其余代表已先出发到半坡博物馆参观，接着也来到秦俑坑。我看见工作仍是与大前天的一样，对陪我参观的王学理同志等批评了一顿。出来后到临潼文化馆参观，然后到华清池休息，用午餐。有些同志洗澡，我没有洗，与张政烺、胡厚宣、顾铁符等同志登高，但只到飞虹桥，没有去捉蒋亭，但看了西安事变现场的五间厅503号，即蒋介石下榻处。现已停止参观，双门紧闭，但玻璃窗上的弹痕两处仍保留，用玻璃罩盖。返城，我赶写〔关于文物保护的〕《紧急呼吁》，征求裴文中、苏秉琦、宿白、安志敏、王振铎5位同志的意见，修改后交印。我去会场听沈之瑜同志关于“访问西德”报告，及陈滋德同志关于文物工作的报告。返寝室，与安志敏、王世民二同志商量明天的工作。

4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闭幕式，由裴文中同志主持，1通过学会章程，表决前由陈滋德同志作说明；2选举名誉理事和理事，无记名投票。利用计票时间，由俞伟超同志宣读论文《战国与汉代的墓室布局的演变》。然后，宣布投票结果：名誉理事6人，理事64人。由裴文中同志致闭幕词，散会。下午，开第一届理事会，选举常务理事会成员，举手表决。推举我担任理事长，裴文中、尹达、苏秉琦三位为副理事长，王仲殊为秘书长，又有常务理事8人：陈滋德、宿白、安志敏、顾铁符、贾兰坡、陈乔、张政烺、王振铎。讨论事项：1．为台湾的考古工作者保留若干理事名额；2．规定会费；3．明年开会地点与时间（湖北省愿承担）；4．论文集编委及会刊编委，王仲殊、安志敏、宿白；5．会徽由中央美院金维诺负责征求图案；6．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筹备组，决定承担任务，由常务理事会决定人选及进行日程，然后散会。晚饭后观秦剧《赵氏孤儿》。

4月13日 星期五

晨间于省吾、张政烺、王振铎等同志离陕返京。上午偕胡厚宣同志赴西北师院，访史念海同志，偕往历史系文物陈列室，没有什么精品，其中有些还是石膏翻制的模型。又至大学图书馆参观善本书库，遇及黄永年同志，为董书业（1968年去世）的女婿。下午，会务秘书组开总结会，我去参加了一会儿，说了几句慰劳的话。偕张长寿、黄展岳二同志去汉城，参观武库发掘工地。遇及李遇春、张连喜、冯孝堂同志，巡视一周，参观库房中新出土的箭头、铁器等。归途经轻工业机械厂，访胡尚池同志，谈了一会儿，他们把雷孙抱过来，胡同志留我们晚餐，做了十碟小菜与一汤，食后告辞。王家广同志等来访，稍谈后，偕往苏秉琦同志处闲谈。返室，新华社西安分社记者王兆麟同志来谈，想了解秦俑坑情况。他走后，洛阳蒋若是同志来谈。

4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我偕马得志同志往访省博物馆武伯纶馆长、省文化局鱼汛局长，省社会科学院张堃生副院长及省文物局副局长王修同志，后者不在家，通电话知已赴人民大厦。我们返大厦，与王修商量，想找李尔重书记一谈，这是前两天已提出的要求，但因叶帅在西安视察，他陪着不能离开，只好托王修同志转致意。下午睡醒后，在蒋若是同志处，与蒋及李遇春（新疆）同志闲谈。提早用晚餐，同行者有文物局系统的高履芳、谢辰生、金冲及、顾铁符等4同志及大百科全书的张遵修同志，另有上海沈之瑜馆长及福建的陈国强等4同志离陕乘火车赴沪。饭后上车，安志敏、陈孟东二同志送行。6：10起飞，7：25抵京。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访美代表团今天离京，我到候机室为他们送行。胡乔木院长因病未去，由宦乡同志领队，团员有费孝通、钱锺书、李新等八人。送行者有邓力群、武光、鲍正鹄、任继愈等同志。据说访英代表团因团长走了，改期出发。我同王仲殊同志进城，途中介绍西安会议情况。抵家，绮霞侄女来辞行，明晨返陕。楷儿返家度周末。少顷，绮霞告辞。我们继续看电视英国片《王子复仇记》（Hamlet [哈姆雷特]）。

4月15日 星期日

在家休息，翻阅这两星期的《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因为在西安时没有功夫看。下午至王振铎同志处闲谈，并请他在《紧急呼吁》上签名。晚间至王则诚同志处闲谈，他明日将赴山东济南参加哲学规划会议。校改《考古》3期的校样（二校）。

4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林泽敏二同志商谈所事。闻调来王廷芳同志担任党委副书记，已征得本人及两院的同意，正在办理手续中。与徐苹芳同志谈洛阳工作问题。将《考古》3期用的我的《五四运动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一文交给编辑室。下午写就考古会议简讯，交给卢兆荫同志。晚间，梁从诫同志来谈“百科全书丛刊”事。

4月17日 星期二

晨间，吴幼雄同志（吴文良同志之子）来谈。审改《考古学报》3期英文提要。至院部，谈英国学术院来信事。下午在家，访英代表团7人开会，宦乡途中赴美，因之，访英日期要推迟。

4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所中举行学术报告会，由于省吾教授讲关于古文字学的问题，《从文字记载起源谈到古音韵学及古文献》，至11时始散。请他至首都饭店用餐，他的学生周永珍、张亚初二同志作陪，饭后送他回家。下午，日本讲谈社代表团来访，团秘书长川上裕之，团员唐泽正彰、斋藤和欣二人，翻译滨野慧子，至3时半始去。去北京医院探视吴仲超院长。他一星期前进院，但精神尚好，谈了一会儿。我谈考古学会成立大会情况，并告以选出他为理事会理事。他谈一些故宫博物院情况，谓副院长已达七人，工作效率不高。返家，素琴儿由内蒙来。晚间

看电视故事片《51号兵站》。

4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湖北省博物馆新送来的随县曾侯墓出土的皮甲，仍保持原状，一堆未动乱。由白荣金同志和随送来京的二同志负责修复。与王翥同志谈技术组问题。韩悦同志昨天由西安返京。这次照片拍了40余卷，尚未冲出。至院部，与外事局接洽访日代表团事，与梅益同志谈敦煌千佛洞研究计划问题。又依梅益同志的意见，将我的论文《五四运动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一文，交给高德同志，准备列入五四讨论会中。晚间，阅马世长《敦煌写本紫微恒星图》一文。

4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听传达报告。散会后偕王仲殊同志赴历史博物馆，参观突尼斯出土文物研究。下午，新华社的中国特稿社介绍他社中记者胡国城同志前来访问有关古代中墨关系资料，我告以在考古学方面没有资料，在文献上也没有。他拿了一本《燕山夜话》中谈古代中墨关系一文，我告之这是以讹传讹，他颇有点失望。与徐莘芳商谈敦煌文物研究所事，打电话与谢辰生同志联系，他答应来所面谈关于敦煌研究所及敦煌学院事。晚间，审改《广州汉墓》英文提要。

4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偕王仲殊、林泽敏同志去看尹达同志，汇报考古学会成立大会经过情况。下午接通知，到友协参加廖承志同志的报告会，原来是友协为作家代表团访日而组织的，除了作家欧阳山、姚雪垠、杨沫等同志外，还有我院（社会科学院）访日代表团的同志。返家，晚间赴国际俱乐部观英国大使馆放映的BBC片子《文明》。

4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杭大沈炼之教授来访，由其媳妇陪同，今年已75岁，十五六年未见面，未免显得有点老态龙钟。稍谈后。偕往访夏癯禅先生。我返家后，至于光远同志处谈访英代表团事，知道他昨晚返国，在飞机场上已答应了外事局，他可以代替宦乡同志按期访英，正在候英方答复。下午张裕珠大夫偕其女安家瑶来访，其女准备投考研究生。晚间钱锺书同志的女婿杨伟成同志来，托我带东西给现在英进修的钱媛同志。今天校改《华县元君庙》及《信阳楚墓》的英文提要。

4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谈所务。阅潘薰同志《敦煌卷子中的天文星占残卷》（p. 2512）一稿，尤其是《玄象诗》的时代问题，殊值得商榷。下午日本使馆文化专员小南一郎来辞行，后天即任满返国。至王冶秋同志家，他由日本返国后，心脏病曾发作过一次，现在家休息，谈西安考古学会成立大会情况。晚间看电视故事片《林则徐》。写了三封信（丁贤明、王祥第、叶健吾）。

4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校对《五四运动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一文的红样，又审阅《人民画报》的《丝绸之路》一稿，让杨泓同志去仔细审阅一过。赴车公庄第四招待所访沈炼之教授，遇及林志纯、吴于廑二同志。稍谈后，偕沈炼之至莫斯科餐厅用餐，送他们返师大职工宿舍。下午接电话，谓访英代表团事要延至明年。至史家胡同大百科全书新居访张友渔同志，未遇，与历史组魏同志稍谈。返家，至吴世昌同志处谈访英事。晚间阅《故宫博物院院刊》新1期（1979）唐兰遗作《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

4月25日 星期三

晨间下雨。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商量所事。历史博物馆李石英同志等2人来所谈东下冯工作事。下午访英代表团来我家开会，到者有吴世昌、余绳武、陈尧光、夏森与我5人。由夏森同志报告延期的原因及现下的情况。翻阅《故宫博物院院刊》新1期。

4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医院探视周扬同志，谈访日事。返所，意大利使馆贾连德秘书来谈。下午学习文件。午前曾至尹达同志处，将《五四运动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一文请他审阅，傍晚退回来，只说“应该写这样一篇”。安志敏、马得志二同志由西安返京，略谈周原会议情况。

4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写《考古学论文集》的增补勘误，寄给樋口隆康教授，他主持这书的翻译工作，已经译定要付印。下午阅西德考古代表团团员的报告提要（英文稿）8篇，了解内容后，与王仲殊、卢兆荫二同志商量接待计划，由赵芝荃同志陪同访问。晚间杨虎同志夫妇来谈。

4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科学出版社送来《考古学和科技史》样书，这书是1977年8月交稿，1978年7月付排，1979年5月出书，几近二年矣。下午在家，审阅《北京大葆台汉墓发掘报告》草稿。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他在山东济南参加哲学规划会议后刚回来。

4月29日 星期日

今天仍上班，以5月2日将补放一天也。林志纯教授偕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罗郁正来访，他偕同他的夫人和年轻教授欧阳氏，谈至11时始

去。下午赴机场迎接西德考古代表团。晚间观电视剧香港片《蟋蟀皇帝》。

4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西德代表团来所访问，一共7人，K. Böhna [伯纳] 领队。由我介绍我所情况，参观实验室及图书室，11时3刻始辞去。下午赴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报到，参加五四运动讨论会。傍晚赴国际俱乐部参加荷兰大使招待会，遇及周而复、宋之光、宿白、郭芳为、金枫等同志。出来后，赴北京烤鸭店，参加招待西德考古代表团的宴会，由武光秘书长作主人，我方有冯至、刘思慕、王平、杨振亚、王仲殊、安志敏、卢兆荫等同志。客人由赵芝荃同志陪同前来。散席后，我与安志敏同志至张政烺同志处稍谈。

## 5月

5月1日 星期二

今天五一节，除放假外，没有什么活动。上午赴所。下午赴北京医院探视许涤新和周扬同志的病。许老将于9日出院，手术做得还顺利，已经恢复。周扬同志仍未恢复，谈访日代表团事，他仍争取于本月10日参加作家代表团赴日，明天的五四讨论会，他的开幕式致辞，要别人代念。晚间看电视《一江春永向东流》，乃解放前旧片，我还是第一次观看。

5月2日 星期三

上午赴政协礼堂，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由邓力群同志主持，由许德珩、周扬二同志致辞。周扬同志自己只念头尾两段，中间部分由广播员代读。下午在家，阅毕邓健吾、石嘉福《敦煌の道》（197年），彩色照片颇精美，文亦扼要浅显。（上午裴丽生同志来，因为我开会去了，未遇，据云他最近要赴美国。）

5月3日 星期四

上午赴军事博物馆礼堂，参加社科院的五四运动讨论会，由于光远同志主持，有周培源、黎澍等同志讲话。周在讲话中谈到陈景润在美事。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参加团中央主持的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大会，中央领导同志多来参加，有华主席、许德珩同志等讲话。傍晚吴世昌同志来谈。晚间裴丽生同志来谈，拟推荐一位同志来所担任书记，告以已有人调来。

5月4日 星期五



上午赴军事博物馆礼堂，参加社科院的五四运动讨论会，听了两篇报告。下午赴所，张国维同志送来三篇赴日本访问时用的稿子，晚间翻阅一遍。

5月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开全所大会，由王仲殊同志主持，安志敏同志汇报西安会议概况，我作了补充。散会后，赵光林同志来谈关于利玛窦墓碑事，及定陵发掘报告事。将《大葆台报告》稿交还给他，提了一些意见（墓主人问题、便房问题）。

5月6日 星期日

抄录《鸣沙石室佚书》中的《玄象诗》和《三象星经》。下午赴北京医院探视周扬同志，将赴日代表团论文三篇交给他审阅；又探视许涤新同志，告以北京文物处关于利玛窦墓碑已经找到，将予以重立。后偕秀君及阳孙至暄儿家，他最近已搬入新楼。

5月7日 星期一

上午原拟参加郑奠追悼会，因院中有重要传达报告，我只好到院部去，在新食堂，由邓力群同志传达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情况。下午赴所，重庆师范学院张毅同志来谈，说应陕西人民出版社之约，要写一本十来万字的《丝绸之路》。晚间赴东四旅馆访王家广同志，未遇。返家，知杨一之同志来过，即去回访，闲聊一会儿。

5月8日 星期二

上午赴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参加五四运动讨论会。下午在家，翻阅讨论会的文件和赠书（《五四运动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五四运

动专辑”）。修改《近年来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一文。晚间去外交部街，观内部电影《茶花女遗事》，《傲慢与偏见》。

5月9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将昨稿修改完稿，付打印。马得志同志将于今日下午赴西安，来谈西安工作问题。刘庆柱同志夫妇由咸阳来所报到，办手续。石兴邦、张长寿同志前星期六由西安返京，谈工作问题。下午赴军事博物馆礼堂，参加五四运动讨论会闭幕式，由邓力群同志主持，有王若水、于光远二同志讲话。晚间电影晚会，为美国影片《斗牛》。

5月10日 星期四

晨间赴机场，送周扬同志率领的作家代表团赴日本。返所，将审阅过的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的书面汇报交还给王世民同志，以便打印。阅贝塚茂树新著《中国古代の再发现》（1974年4月20日出版），是他最近寄赠的，其中21-22页谈到我的情况，也等于对我国解放以后的考古工作的评价（阅读1-53页）。

5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外事局，联系关于考古所的几件事。返所，孙秉根同志今天赴新疆，石兴邦同志明天赴西藏，稍谈后，王仲殊同志偕仇士华同志商谈拆房建房事。下午，钟少林同志谈龙泉瓷窑址发掘工作（李德金同志等已于上月前往，钟同志也将于本星期六离京前往参加）。王弼同志交来《缬染技术》一文。历史所郝镇华同志来谈关于美国发现明末清初中国出口华瓷，他译出两文，并写一文介绍，稿子我曾看过。晚间中央广播局李连庆同志宴请日本电视台电视片《丝绸之路》的调查团，席设前门烤鸭店，出席者有王冶秋同志等。

5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审阅董恩正同志的《西南地区秦汉时代古文化》一文。为史学一号楼动工挖坑事，王仲殊、仇士华二同志来找我，中午和邓力群同志通电话。晚间日本《丝绸之路》电视片调查团在北海仿膳宴请我们。

5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审阅王抒同志的《中国中古时代（48世纪）缬染工艺的探讨》一文，写了点意见。楷、炎二儿偕阳孙参加考古所春游，赴十三陵。

5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偕王仲殊、仇士华二同志赴院部，在邓力群副院长处商谈关于保护实验室不致因施工而垮了的问题。下午在所，安志敏同志由新郑裴李岗视察回来，汇报情况。王抒同志取去他的《缬染工艺》的论文，我告诉了我的意见。邓力群同志原说下班时来所一观建房现场，我等到6时一刻，只好先返（后来听王仲殊同志说邓于7时余来所，由王陪同巡视一周。晚间，至杨一之同志处闲谈。

5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张友渔、姜椿芳、张遵修等来谈关于考古学部分编委会筹备情况。我所由我与徐莘芳、王世民二同志出面，谈了一小时余。所中开骨干会议，王廷芳同志初次出面参加活动。下午我在家，阅读D. W. Dennell [登内尔]的关于Archaeobotany [考古植物学]的论文9篇，这是他寄来的，并要求来华合作。当然在现下合作实不可能的，但他所提倡Fronth Flotation Method [泡沫浮选法]是应当采用的，以推动关于考古植物学的研究。晚间，李学勤同志来谈，他上月刚由澳大利亚归来（刘仰峤同志率领的代表团），下月又将去美国参加马王堆帛书讨论会，略谈赴澳洲访问情况。

5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至外事局联系出国事，至鲍正鹄同志处稍谈。下午赴所。瑞士大使馆文化一秘白金奇（Hedy Baünger）偕其友法国美术考古学者亚力山大女士（Egly Alexander）来访，并携来马大任的介绍信，谈她在我国访问旅行的计划，想包括麦积山和敦煌千佛洞。韩康信同志送来他为三十年考古所写的《古代中国人的人种成分的研究》。晚间沈从文同志偕王亚蓉同志来访，谈最近赴南方各处调查的情况。

5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赴红都服装店取衣服。至所，将韩康信同志所写的论文交还给他，并与之稍作讨论。北京文物组吴梦麟同志来谈关于利玛窦墓碑事，已找到原碑，明后天将动工修复。晚间，写了几封信（夏令一、马大任、张光直、严琴隐）。

5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赴国际俱乐部报告厅，约容四十来人，由我主持，西德考古代表团团长Böhna、团员康德尔（Kernd'l）及Behrne分别作关于佛兰克王国时代墓地、柏林市区考古工作，及自然科学方法考古学上的应用等三题。中午赴西德大使馆宴会，由魏克德大使及夫人作东，为西德考古代表团饯行，至3时始散。返所，写信给邹衡同志。晚间访史树青及沈从文同志，皆未遇。

5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全所会，传达华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下午赴院部，访梅益副秘书长，谈考古学会事，及黑龙江畔尼布楚条约摩崖事。至沈从文同志处稍谈。晚间至王则诚同志处，询问关于哲学所提级提职（研究人员）事。

5月20日 星期日

阅毕貝塚茂树《中国古代の再发现》（1-214页）。这是日本广播电台（NHK）的大学讲座讲稿，写得很不差，从新石器时代至周代末期。下午，吴世昌同志来谈，他今天上午偕吴恩裕同志一起去开“红楼梦研究会”。听说俞平伯、顾颉刚、王昆仑等同志都出席了。他谈了关于访英代表团的事，因为英国皇家学会本月17日要开会讨论，并决定下半年的活动，催我们早些回复他们的建议，而我们却要等17日宦乡同志返京后再定，只好临时决定延期到明年，接着又改计划，说是今年由于光远同志担任团长，迄今未得答复，这是又重复了上月的变来变去的做法。傍晚去机场送西德考古代表团离京返国，有武光秘书长与我来送行。团长和秘书长分别致辞，团长约我们组织一考古代表团赴德访问。

5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赴裴文中同志家中，谈考古学会事。下午文物局谢辰生同志来，商谈派杨虎同志去黑龙江调查尼布楚条约摩崖事、仰韶村发掘工作等问题。与王仲殊、林泽敏二同志商谈所中提职问题。晚间偕秀君往和平宾馆访黄郁炎同志，谈了一小时，遇及温平同志。

5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与王仲殊、乌恩二同志商谈关于研究技术人员提职的进行办法。召开考古学会成立大会论文集编辑组会议，有王仲殊、安志敏、王世民及三研究室秘书参加。将《碳-14年代数据的统计分析》一文交还给蔡莲珍同志，提了几条意见。下午在家，黄郁炎同志夫妇来谈。审阅《考古》稿子（殷代铸工技术）二篇。

5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王世民及杨泓同志谈工作。下午在家，审阅新出的

《历史学》季刊（《历史研究》杂志社编）。

5月24日 星期四

晨间赴所，知赵永福同志已于7时余去世。告诉杨鸿勋同志赴安阳，鉴定后岗龙山房屋遗址。苏秉琦同志昨日由山西返京，到他的办公室听他谈山西考古近况。至赵永福的爱人处（住在所中）吊唁。下午至钓鱼台17号会议室，参加关于敦煌研究问题的讨论。由常所长为方毅同志拟订计划经中央交议，中宣部廖井丹同志主持，文化部黄镇同志亦出席。文物局齐光、陈滋德、谢辰生等同志都出席。散会后返家，济瀛侄来，陪秀君去看香港电影《巴士奇缘》。

5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向梅益同志汇报昨天在中宣部关于敦煌会议情况，并作书面汇报请他转党组。下午所中研究人员提职评议组开会，讨论提升副研及正研的工作。散会后，与王仲殊、王世民、徐苹芳三同志商谈《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专册编纂问题。晚间我整理幻灯片。黄郁炎夫妇来谈，告之已代为接洽好，明晨他们可以去瞻仰主席纪念堂，让济瀛侄陪他们去。

5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全所开会传达中央文件，即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先念、邓小平二同志的讲话。黑龙江文管会的柳彦章、殷德明同志赴安徽开会，途经北京，来所与我及杨虎同志谈黑省考古事，顺便谈到尼布楚条约摩崖的调查事，同意合作。下午赴院部，至外事局，谈访日代表团团员开会，商谈准备事。散会后，赴尹达同志处闲谈。

5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往访黄郁炎同志夫妇，偕往故宫博物院参观新展出的中山国出土文物展览，我还是第一次参观。出来后，偕往帅府园烤鸭店，秀君及楷儿等已在那儿等候，一起吃烤鸭。返家，午睡后，修改《敦煌星图乙本考证》。

5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部，宦乡同志召开访英代表团团员的会议。驻英使馆已来电，10月间英方来华，我们明春再访英，并由宦乡同志去函表示歉意。至和平宾馆访温平同志。下午参加我所赵永福同志追悼会，由我主持，王仲殊同志致悼词。返家，王则诚同志来谈，谓昨天上午杨学德同志曾来过，因我不在家，他到则诚处稍坐，现已南返。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闲谈，关于《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专册的编委会筹备组，请他参加，他表示同意。北大邹衡同志来谈，关于哈佛大学邀请讲学事，教育部不准。

5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瞿同祖同志来谈，商量关于明年参加罗马尼亚国际历史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组的问题。9时召开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会，商谈论文集、会章及吸收新会员等事，并推荐《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分卷编委会筹备组人选。接着开筹备组会议，推定各分组主持人选。下午所中开党支部会议，商量所中工作。散会后，赴许涤新同志处，汇报关于利玛窦墓碑的重建问题；又至钱锺书同志处，谈美国访问情况。返家，敬千甥来，一起晚餐，饭后看电视。

5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与外事局王平副局长及张国维同志商谈访日译员问题。因为原定译员将随周扬同志于13日返国。井上清来信说，周扬团长因体弱提前返国是可理解的，但他听说通译也随之返国，十分惊讶，要

求周斌继续留日二星期。此事不知如何解决，与鲍正鹄同志商谈，不得要领。返所，召集所中参加“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的同志，告以此次承担任务的经过。马大任同志来谈并出示古钱、铜炉及墨砚，乃马公愚先生生前所藏者。下午所中又组织看电影，我没有去，与黄展岳同志谈编辑室事。晚间大百科张遵修同志等二人来，谈明天开会事。阅郭德维《江陵楚汉墓的发掘和演变》稿子，乃顾铁符同志交来者。

5月31日 星期四

今天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日坛路总工会招待所开了一天会。考古学分册编委会筹备组除尹达、石兴邦二同志外都参加了，由张友渔同志主持，由刘尊棋同志说明体例。晚间至邓力群同志处商谈访日代表团译员问题。



## 6月

6月1日 星期五

晨间至宦乡同志处，询问访日代表团译员事，知道已经解决，甚喜。返所，与王仲殊同志谈所事。史树青同志来，谈他最近赴日访问所遇到的问题，又谈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最后是仍保留两条罪状，一条是康生批为反革命的柳亚子的印章“前生弥正平，后世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一条是《天安门》书中的插图“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照片。下午，总支开会商谈访西德及访意大利的代表人选。写了两封信（叶健吾、丁义忠）。晚间赴北京饭店，参加美国大都会博物馆Mrs. Vincent Artov [文森特·阿托芙夫人]的宴会。

6月2日 星期六

上午，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方闻教授夫妇来所访问，商谈明年在美召开中国青铜器讨论会事，我建议他通过组织商谈此事。约刘大年同志来谈，他原定八、九月赴日本东京大学讲学，现在仍未确定。他最近由南京开太平天国史讨论会返京。下午赴院部，参加访日代表团的小组会，听外交部亚洲司的萧向前同志介绍情况。我因为要赴5时半的意大利使馆的国庆招待会，提前退席。到意使馆，今天有李强部长、周培源校长等出席招待会，我院王平同志、丁伟志同志等亦出席，6时半始告辞。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他9月赴瑞士参加苏黎世道教讨论会事，给我看参加讨论会的名单。

6月3日 星期日

上午杨一之同志来谈，主要是哲学所的情况。我花了一天的工夫，写了关于妇好墓的报告，并整理幻灯片，选出50张以配合这报告。严琴隐先生寄来一幅章草写的词《鹧鸪天》：

红杏枝头春放晴，绿樱花底舞轻盈，汉文唐乐因缘在，唇齿相

依带水程。通瑰宝，睦芳邻，千秋友好致文明。从今一订和平约，  
添个亚洲万里城。八十八叟严琴隐

6月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商谈所务。与乌恩、卢兆荫同志商谈招考研究生阅卷问题，这次的考试自前日起，举行了两天半。与王世民同志谈《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分册筹备组会议纪要事，将昨天写好稿子，今天打印出来。下午在家整理行装，将行李运送给外事局托之代办运送手续。民族学院耿世民同志来谈。

6月5日 星期二

晨间6时出发，倾盆大雨，6：40抵机场，秀君及锦千甥陪同前往。院部温济泽、孙亚明二同志来送，语言所吕叔湘同志亦来，我所则有王仲殊、安志敏、王廷芳三同志。原定7：25起飞，延至7：50始起飞。9：30抵上海，停留近一小时，办理出境手续。10：20由上海起飞，在机上用午餐，12：30抵大阪，当地时间为13：30。吉田富夫来接。出机场，周扬同志等已在小吃部等候我们，尚有大阪领事王植范同志，日方有井上清、上田正昭、藤枝晃、北山康夫、小野信尔等人。喝咖啡后，乘车赴大阪，抵京大会堂已是当地时间下午3时许，贝塚茂树理事长及岛田虔次副理事长在门口欢迎。又有日中友协男女青年持旗欢迎。至会客室，寒暄几句后，分别到房中休息。我倦极午睡，醒时已5时半。樋口隆康教授来谈日程。接着下去进晚餐，系西餐，每人4000元（闻食堂西餐分三等：4000，3000，1700）。饭后代表团开会，周扬同志主持，张国维同志汇报出国前情况，周扬谈在日访问情况，说我们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应该不亢不卑。散会时已9时一刻，洗澡记日记后即睡。

代表团：团长周扬（1908），副团长夏鼐（1910），团员任继愈（1916）、黎澍（1912）、唐弢（1913）、贺麟（1902）、李荣（1920）、李芒（1920），秘书张国维，译员周斌。

6月6日 星期三

晨间5时余即醒。早餐后，偕黎澍同志去“都ホテン”见周扬同志，商谈团事，并向周斌领取安定剂（医生及周扬夫人在大阪）。返宿舍，樋口隆康教授来，偕往京大考古学研究室参观访问，参观资料柜（照相储藏，底片储藏，幻灯片储藏等等），及Pakistan〔巴基斯坦〕出土品仓库。又至人文科学研究所及古物博物馆（标本室）。林巳奈夫、砺波护、貝塚茂树、藤枝晃等出来作陪，然后座谈。天野原之助及钩田二位亦来参加，由小南一郎作翻译，谈了几个问题，已12时，赴万养轩（Kanyksen），乃法国式西餐馆，已有五六十年历史。《每日新闻》的上田健一（编辑局长）及岩井昭三（学艺部长）二位已在该处等候用午餐。稍息即开始座谈，由3时至5时。散会后，由貝塚教授陪同返京大会堂。6时参加招待会晚宴，约到130来人，8时半始散席。返舍，黎澍同志来谈。记日记后整理今天他们赠书，已11时许，用镇定剂，洗浴后即上床入睡。

追记：6月6日参观京大的日本出土的古镜。《每日新闻》于7月10日发表消息，附以照片，题目为《卑弥呼の镜论争，をさぐみ》。下午座谈记录，《每日新闻》于6月17日以第6版整版刊出记录。日本出土古汉式镜：（1）京都府相乐郡木津町椿井大塚山古墓出土三角缘神兽镜21枚、TLV镜1枚、神兽镜1枚；（2）筑前国系岛郡一俣山村田中桃子冢，昭和25年（1950）1月调查，出土三角缘神兽镜6枚、TLV镜1枚、连弧纹镜1枚（京大考古研究室）。

6月7日 星期四

晨间，10时赴京大访问，天微雨，至总长室，由岗本道雄（原为医学教授）接待，出席者有文学院院长清水纯一（意大利文学）、中国语文教授岛田虔次、清水茂，考古学教授樋口隆康，由竹内实教授任译员。由岗本校长和周扬团长先后致辞，然后至会议室座谈，各人相互谈话。樋口又提出互换留学生攻考古学的问题，只得答以返国后可以反

映。陪座有貝塚茂树、井上清二位，还有上田正昭、尾崎雄二郎、吉田富夫等。至12时返宿舍。中午，校长在会馆宴请。下午二时一刻，偕东村武信及藤枝晃二教授至京都产业大学。西北行约30来分钟，经国立京都国际会馆，闻为前几年因在此间召开国际人类学会及民族学会而建者。日本现下生活费用高昂，每人旅居此间食宿等费约需18000日元，故不宜招待国际会议之私人参加者。抵产业大学，在上贺茂本山山麓，新建房子。至碳-14实验室，负责人为山田治，招待我们参观，现用闪光液体法。我们出来后，返京都大会堂，已4时许，座谈到6时半，至餐厅进餐。座谈会由我介绍中国方面情况，然后由（1）市川米太（奈良教育大学）；（2）西村进（京大）；（3）东村武信（荧光X线分析）；（4）三迁利一（奈良教育大学、中子Activation[活化]分析）；（5）小山睦夫（京大）；（6）前田丰（京大、Mossbauer[穆斯堡尔]分析），最后由我致谢。藤枝也讲了几句。晚餐，用西餐，即在会馆餐厅。

6月8日 星期五

上午9时出发，12时返京大会馆，游览下列地点：

（1）二条城，乃1603年德川家康所创建，后经德川家光增筑。250年为德川一家在京都之住宅，一部分（天守阁，本丸殿）已毁，但二の丸御殿尚存，乃五间之大书院建筑。保存桃山期的美术及工艺遗物，庭园亦佳，隅櫓及米仓亦乃保存。晨间，我们9人偕同日方翻译尾上礼子（曾在辽宁大学读过3年），及清水茂、上田正昭二教授等（黎澍上午与井上清对话，周扬团长已返大阪休息）抵二条城。其面积达2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2.3万平方米。我们由东大手门进去，所长等候我们，并陪我们参观解说。墙上有说明牌，有平面图。我们左行，由“唐门”进去，此为木门，额楣皆有铜饰。进去为二之丸御殿，乃日本国宝。进门后脱鞋，前二间依壁上绘画取名为“柳之间”、“松之间”。其房外走廊行走时吱吱作声，犹如黄鸟鸣，据云木板下有铁弹簧，故作声。再进为“台式”，乃将军接见老中职之所，壁间绘松，为桃山时期狩野探幽所绘。再进为大广间，有幕府将军坐像及臣下群像，作觐见之状。据云

1867年德川庆喜（十五代）返政天皇，即在此处举行。后面为内廷，有黑书院和白书院。白书院亦有复原群像，为女官伺候之所。黑书院有走廊。至大广间の之间，为将军藏武器之所。最后为款使之所，即在“柳之间”后面。返进口处，穿上鞋，至二之丸庭院，有流水小池及树林。由咏子门出来，可以看见丸本御殿周围水濠，闻天守阁已毁，丸本御殿乃19世纪中叶建筑物，由他处（旧桂离宫御殿）移来。我们没有进去，即赴其东的“清流园”，乃用十余年所创建，为日本式庭园，闻邓小平及邓颖超二位来日时都曾来过。有茶道室以迎宾客。

（2）国立博物馆。在东山七条，馆长为林屋辰三郎，前晚已曾会晤。至博物馆已经10时半，馆长招待我们在会客室用茶，然后参观。旧陈列馆为日本名建筑师片山熊1892-1895年所设计，现成为明治时期西式建筑之代表，有时特展利用之陈列。经常陈列改在新建陈列馆展出，乃1963年奠基，1966年开放。陈列室楼下凡7室，1-2乃日本古物，有绳纹、弥生、古坟各时代出土文物；3-4室为陶瓷，有日本、中国、朝鲜三国陶瓷器；5-7室陈列雕刻，主要为佛像。楼上凡9室，8-12为绘画，以日本画为主，有雪舟的名画，亦有屏风画；13室为书法，有宋拓《十七帖》等；14室为织物，现陈列小孩类衣服及玩偶，因为3月3日为日本女孩节、5月5日为日本男孩节；15室为漆器；16室为金属武器，以日本刀剑为主。时已近12时，匆匆看了一遍，向主人告辞，返京大会堂用午餐。午后准备晚间报告，在家休息，其他团员出去活动去了。

晚间在京都教文中心大讲堂作报告，由小南一郎翻译，题目为《近年来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6时开始，由樋口隆康教授主持，貝塚茂树教授致介绍辞，连同幻灯片放映，约1小时半，然后提问题及解答，8时始散，听众约150余人。

6月9日 星期六

8时半出发赴奈良，近铁京都线，9时1刻开行，10时许抵橿原。同行的有小南一郎、冈内三真、杉本宪司。抵站下车，橿原考古研究所所长末永雅雄（已82岁）来站迎接，即驱车赴春日香村参观高松冢。这墓自1972年发现后，经4年施工保护，花费4亿日圆，1976年竣工，现仍

不公开参观，即外宾中亦只有专攻美术、考古学者才特别安排，由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派人前来会同打开，墓前以铁丝网拦住。这里春日香村村长爱水典庆来迎。先参观机械室，由东京文化财研究所保存科学部部长技官江本义理及课长吉田睦久二人陪同参观。换鞋至机械室，是空气调和设备，能加热和冷却，能加温与送风，给水有净化装置，皆自动控制。如有人参观，则事先又先行调整一次，他们在机械室解说后，自动显示器上表示“可入内”，我们乃加外罩衣，拾级至墓室前进准备室，又另换一双拖鞋，再前进通过两个前室，皆有保温铁门，人一进去后即闭上。除了陪同的二位技官、末永所长及小南译员外，都不准进去。我们站在原墓室前，墓门洞仅露上部用塑料幕遮盖，取开后可以内视，照相设置外，有一个“测定端子的架台设置”。地面上铺一层塑料布，以收拾下落的物质，壁画有三壁之画，除对面玄武之外，其余并不能看得很清楚。从前看到他们发表的彩色照片图版，比实物清楚得多。这壁画是日本的国宝，但较之我国西安附近唐朝王室的壁画，不免有小巫见大巫之感。出来后，至橿原考古研究所末永所长会客室用茶，互赠书籍，显得我们寒酸。出来参观其所属考古博物馆，有高松冢出土海兽葡萄镜等。又陪我们看太安万侶墓志铜板实物。出来后，至橿原观光Hotel用午餐，是日本式的，中央设一座两边各设八座，末永教授进去，先跪在贵宾席上拜跪、谦坐，我坐上后，他们各入座，主人看到我屈膝而坐不习惯，乃建议大家盘膝而坐，即便这样，也够我受了，席毕几乎站不起来。席间各致辞互谢，主人介绍来陪的几位，他们有的来到我的席位跪下来交名片，“礼失求之野”，怪不得孔老夫子要乘槎到东瀛来，一笑。饭后让我到寝室少息，一时三刻又出发，向主人们道谢告别。赴奈良，经石舞台（7世纪巨石墓室）、板盖宫（已盖上土），至飞鸟资料馆，为陈列飞鸟时期古物的新建陈列馆。坪井清足馆长迎接并陪同参观，有“猿石”、“须密山石”等，皆附近移来，有宫殿遗址出土文物及复原图（藤原宫、板盖宫等），有古墓出土物如铜镜等。出来后，由坪井馆长陪同参观平城京遗迹。途中可看到三轮山，沿途由古坟时代前方后圆墓几座。抵平城京遗迹，有现场保存遗迹，如太极殿及配殿砖基殿，盖上房子以作保护，又乘车至资料室，有陈列室，至馆长室小坐，送我一批出版物。参观工作室，有Stereomicrograph [ 立体显微照相 ] 保存木简（现已达2万多枚）等。此遗址20世纪初叶关野贞调查报告后，即受重视，但大规模发掘是1950年左右开始，已达二十余年，仅发掘了20%。

每年有百来人参加发掘工作，半数以上为专家及考古工作者。出来后，由三条通り，经兴福寺，至一日本式旅馆“菊水楼”休息。这是日本政府登记的国际观光旅馆之一。坪井馆长告辞，约晚间在这里宴请我。6时余坪井馆长来，我们即在菊水楼的餐室用西餐，由18位参加，各人自我介绍，几皆为40余岁的青年人，坪井馆长最老，为1921年生。席间他表示希望能互派研究古代都市发掘人员共同研究，答以返国后可以反映，目前恐不易办到。他赠送给我以平城京瓦当为图案的银项链一件，散席时已8时半左右。

6月10日 星期日

8时半，与小南一郎一起用餐。去车站迎接代表团其他成员，他们前来奈良参观。我和小南，及另一位接待一起，向主人告辞。穿过兴福寺，有五重塔，高达50米，为15世纪重建，其旁为东讲堂，未进去。西折经中讲堂，为19世纪新建者，经南北圆台之间，出寺，为一市场，称为“商店街”，这是北街（过东西马路另有南街）。车站即在北街南口之左。少顷，代表团7人由北山康夫、荻村修二等陪同，乘大轿车一起去参观东大寺。我前次来作报告，并没有参观，这次补充前次的欠缺。小野胜年教授前来迎接。进门后有自由放养的鹿。游人拿哺鹿的饼干饲之，鹿即前来，以口接之。进南大门，为12世纪末（1199年）重建。据小野云，乃中国人陈和卿设计，乃由中国传来的天竺式建筑物。两旁有木雕的金刚力士立像各一尊，为13世纪物。门北的石狮子一对，是中国人伊行末等石匠制作，是中国式的。进南大门便可以看到大佛殿。殿的正门不开，由西侧门进去，派一青年和尚名川藤者陪同作说明。大佛殿正在大修理，原定经费20亿日元，因物价日涨，现需60亿日元，其中80%由政府拨款，其余20%为私人捐款。由回廊至正门后面，越天井，天井中有铜制的灯台，至大佛寺殿内，大佛铜制，高14.8米，为世界上最大之铜像，乃8世纪中期所铸，约费了四年时间，经过八次铸造方成。此佛像经数次重修，其中头部10世纪以地震坠落，经过数次修补；台座的莲瓣有些部分是8世纪遗物，有一瓣有复制品放在佛座前的供桌左侧，有线刻佛群像。为了照顾我们，让我们登到佛座上，就近绕行佛像一周。下来后出大佛殿，返顾此殿，建于8世纪（1709年重建），颇

为庄严。殿和大佛乃表示奈良文化之高峰，闻耗费国家经费五分之一。殿前一侧有水池，养有马鱼，作金色，有类于我国的金鲤鱼。出东大寺前行越一桥，过马路，即为奈良国立博物馆。

奈良国立博物馆馆长为仓田文作，能英语，考古室长为稻垣晋也。出来相迎，至新馆会客室稍息，互相致辞并赠礼品。仓田馆长引我们参观旧馆，馆为明治初年所建的西式建筑物，现与京都博物馆一样，皆成为国家保护的文化财产。旧馆中陈列佛教美术与佛教考古，有佛像、伎乐面、经冢出土品（铜镜、经卷）等，有修理东大寺大佛时佛腹中所出的舍利（珍珠）、水晶小盒，及狩猎纹银盒、二柄金耳脱剑鞘等。返新馆，闻新馆陈列美术品，我们没有时间参观。在会客室中稍谈后，即告辞。至奈良Hotel用餐。这里，奈良市同时招待以赵泊生为首的中国友好代表团，副市长站在门口与我们一一握手。我们进餐厅后等候主人久而不来，后知为误会，不禁大笑。午后在客厅休息，有此间教汉语的高维先（天理）、下条新太郎（龙谷大学）及今里素士出来与我们谈话。

周扬团长偕同周斌同志由大阪来，一起赴唐招提寺参观。大门额上“唐招提寺”四字为孝谦天皇敕额，木额平素。此即为鉴真和尚8世纪来日讲经处。寺中森木方丈今天不在，由一乘院接待，先至金堂，为奈良时代建筑，金堂内卢舍那佛座像，及两侧药师佛、千手观音像（现存950手），中型的梵天、帝释天、四天王像，皆为漆像，有的脱胎，有的木心，皆列为国宝。其后方的讲堂，乃鉴真讲经处，有弥勒佛坐像（乃平成宫朝集殿移至此处）、复制的讲经座，及几排听经和尚信士的坐处。讲堂前有钟、鼓楼各一。在东室及讲堂后面有栈仓二，乃奈良时代的原物。南为经藏，据云原藏佛经。北为宝藏，有鉴真遗物，如衣着及携来的药物等。现已移至新馆中储藏，乃奈良时代新田部亲王邸宅的米仓。仓东为一片灌木，清静如园林，越一桥至开山御庙，乃鉴真埋骨处，在小丘上有僧塔一，台座前边两角有塔形灯座，但以木栅隔开。又返折西行至开山御影堂，19世纪重修过，庭院中有中国移植来的花草。脱鞋进御殿，各房有东山魁夷的画，但中间放置鉴真漆像之室，封闭不开，闻每年仅6月5日至7日鉴真生日开一度。出来后，向一乘院告辞，并嘱代向森木长老问候。

出来后，我们又赴药师寺参观，为7世纪所创建，原在藤原京（今



檀原市)，8世纪移来奈良。下车后，经一马路，由北门（后门）入寺，经食堂遗址与新建僧房之间，由讲堂和经堂之西侧至西塔，原已毁，今重建一塔，正在施工中，闻需20亿日元。新建复原古建筑，政府不拨款，皆由私人捐款。北门进口售票处及金堂中皆有募款处。我们参观施工中的西塔后，至佛足堂，有一石上刻线雕佛足一双，赤足有法轮图，由中国摹本上石，又有佛足石歌碑，为万叶假名，为日本最早的和歌。返至金堂参观，1976年4月重建竣工，中置白凤时代（八世纪初）的药师三尊像（铜）中央为药师如来，两侧为日光、月光菩萨，现列为国宝。其前东侧的东塔，亦为白凤时代物。经堂亦为新建，亦有药师三尊像，以时间匆促未入观。闻东院曾有本尊观音佛，寺中又藏有天文绘画（吉祥天画像）、慈恩大师像、憎形八幡坐像等国宝级的寺宝很多，皆未及参观。出来赴西大寺车站，乘5时5分的车子返京都，已5时35分。

6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偕同贺麟、李荣、张国维三同志，由藤枝晃作陪，前往同志社大学。先至会客室，由总长上野直藏（美国文学）、大学长长上谷实（法学）主持，出席者尚有教务部长等。下午2时，有森浩一、藤枝晃陪同参观考古教室及标本室，然后返回新町校舍之讲堂开恳谈会，由森浩一主持，伊藤、町田二教授先后司会，藤枝及小南翻译。他们提出十个问题：（1）你们怎样概括新石器时期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有几个有特色的文化地域？（例如大溪文化可以认为是一个独立文化吗？）

（2）在中国种水稻和种小麦地区的界线在何处？这两个地区的差异怎样反映在文化遗址和遗物？（3）青铜器的起源有何看法？唐兰说，在龙山文化晚期青铜器即已出现了，这是中国学者们的普遍看法吗？

（4）殷时已有周族自制的青铜器（周京）吗？西周时代的铜器中是否带有地方性特别的例子？（5）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铜器中，曾侯乙的名字是在怎样的地方出现？（6）阿房宫与汉长安城遗址，两者上下重叠关系如何？你们是否有两者调查计划？（7）居延汉代遗址的调查发掘，1975年后是否仍继续工作？（8）中国的古墓前的石造物和石刻物的起源怎样？（9）从事中国国内的从西方传来的文物（例如金银

器物 and 波斯银币) 的学者, 除夏先生之外, 还有几位? 他们的姓名及所属机关。(10) 日中两国的中国考古学者将来能不能进行共同研究? 谈毕已4时半。貝塚茂树邀明晚到他家中家宴。返舍, 将明天要用的幻灯片交给冈内三真助教。至张国维同志处, 见到周扬同志, 他刚由大阪回来, 略谈后即赴宴。主人为京都府知事林田悠纪夫, 市长松桥木己, 作陪者有东大岗本道雄校长等。

6月12日 星期二

晨间得消息,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已于昨日去世, 周扬团长前往向遗体告别并献花圈。上午赴泉屋博物馆参观, 由樋口隆康及小南一郎二人陪同, 代表主人出迎的为池田等二人。先至和式客厅小坐, 寒暄后, 登楼上观望庭院, 为和式林园。又出来至林园中散步, 至住友家祠堂, 有15代神主, 又有三尊石佛像在侧壁的龛中。至旧陈列室, 现正在改建内部, 作为陈列中国古画(如八大山人)之所, 现空无所有。此即1963年梅原未治教授陪我参观的地方。又至新陈列室, 两层皆陈列铜器。出来后在会客室小坐。主人送《新修泉屋清赏》一部(2册, 1971年出版)。出来后, 至私学会堂, 由学生社第三出版部长三木敦雄作东, 除樋口及小南外, 尚有砺波、杉本、冈内、江树等四人, 皆是为学生社翻译我的“论文集”者, 共进和式餐, 同时讨论翻译中所遇到的问题, 2时许始散。

返京大会堂, 小野信尔约我一起游岚山, 瞻仰周总理诗碑。车行约半小时, 抵目的地, 由大堰川过月渡桥停车, 步行返过月渡桥, 沿川上行, 有岚对旅馆在山麓, 据云邓小平、邓颖超二同志来时, 都在此休息。我们由山脚拾级而登, 不远处有一小亭, 诗碑即在亭畔, 为一巨石, 一面为廖承志手书周总理岚山诗, 另一面为协力建立此碑的团体, 我们坐在旁边座位上小息, 然后下山乘车返会堂。

下午6时开始讲演“殷墟妇好墓”, 听众约七八十人。听众为考古专业者, 有的来自东京(如西田守夫副馆长, 松丸道雄教授)、大阪(如伊藤道治、大庭脩教授)、奈良(如町田章教授)、富山市(秋山进午教授), 当然以京都占多数(森浩一, 藤枝晃、砺波、林巳奈夫等),

由小南一郎任翻译。连同幻灯说明，约讲一小时余，然后提问题。8时许由貝塚茂树教授作总结，即散会。貝塚教授夫妇设家宴招待我，饭后稍坐。我请他下半年访华，他说此间恳谈会拟组织一学术代表团于秋间访华，请他担任顾问，他尚未决定。他家中的客厅，悬挂有郭沫若手书五言诗，及吴大澂手书，又拿出一些名人手迹如内藤虎次郎手札等，至10时始告辞。返舍，收拾行装。

6月13日 星期三

晨间电视，知我国人大常委已于昨天开会，宣布人大将于本月18日开会。上午8时用餐，9：30分出发，由小野信尔及吉田富夫二位陪同赴热海。抵车站后，10：53分开行，经静冈、沼津、三岛，于12：57分抵热海，下榻New Figiya旅馆。稍息后，至11层的屋顶庭院，可以俯瞰全景。下楼，沿银座街至海滨（即相模湾），沿海边西行，拍了两张照片，折返旅馆。7时进晚餐，饭后偕小野、吉田、李芒、张国维诸同志游银座街，夜景另另具彩色。据云附近有“宫松”，为尾崎红叶所著《金色夜叉》中穷学生贯一与负情的小宫分别处。

6月14日 星期四

昨夜下雨，晨间未停。上午9时半离开旅馆，共乘二车，经姬の泽公园、十国，至箱根（18公里），进“有料道路”，经箱根町，是一山区，左边即为芦の湖。这时雨仍淅沥不止，远山在迷朦中，我们没有下车，抵箱根关所遗址。箱根关所现已修复，并有偶人穿江户时代服装及武器。又至箱根博物馆（即资料馆），有当时人过关时的日记等实物。出来后，至“箱根八里”一诗碑下照相。再前行，两侧杉林（所谓“杉并木”），许多为二三百年前物。至“芦の湖园”公共汽车站附近之山海楼用餐，主人为日本人，厨师为镇江人，去年曾返家探亲、才来此地，为此间唯一的中国人家。出来后，绕湖一周，国际村（有日、美、英三国国旗）、湖尻、三山，至箱根，为“有料道路”的出口，返热海，已下午2时许，即赴车站2：58开行，3：52抵东京，来迎者有关野雄（东大，此

间招待负责人），斋藤秋男（中国研究所），中山时子（翻译），高桥纮（共同通讯社）等，驱车至上野公园附近之弥生会馆，稍息后，即赴附近之东天红会餐，共四桌，四十余人，入席后，有关野雄和我先后致辞，我同桌的有关野、中山、土居淑子、乙益重隆（国学院大学）、樱井清彦（早稻田大学）、贺麟、张国维等。另有斋藤秋男、安藤彦太郎、前田耕作（和光大学）等，8时余始散。

6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9时赴大使馆，因符浩大使返国，王晓云公使送吉田健二上任赴华，都未在馆，一秘黄辛迎接我们上楼，一秘金苏城一起谈话。少倾，陈抗参赞亦来。陈参赞略谈日本情况（清除三大差别，日本取得成就比我国为大）。《光明日报》驻日记者张可喜采访新闻，约定晚间前来细谈。偕关野、户川二位同车赴东京大学，校长方向隆因事未能出来，由校长特别助理馆龙一郎（经济学教授，留美）接见，陪同的有法学部长福田歌一（经济学教授，牛津留学，吴世昌同志的朋友），文学部长柴田三千雄（欧洲近代史）、小井涌（宋明哲学史）、户川芳郎（汉晋经学史，与我同车来）、尾上兼英（中国白话小说史）、平山久雄（唐代音韵，任翻译），由馆龙一郎和我先后致辞，互相介绍。饭后，参观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深井晋司乃江上波夫的学生，曾参加伊朗考古，松丸道雄助教授（攻甲骨文及金文，要求参加中国古文字学会讨论会）。又至资料馆参观古生物、矿物资料（速水格助教授），及考古资料室。又至考古研究室，在法文楼，先参观C<sup>14</sup>实验室（小林Hiromi）及标本室，有1935-37年乐浪出土标本，正在整理中。研究室主任边渡仁（旧石器）及上野佳也助教授（绳纹文化专攻），座谈一会儿，即告别。晚间原有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宴请，因中岛会长去世，临时取消。晚间整理幻灯片，准备明日的讲演。

追记：松丸道雄嘱转要求参加今年11月广东中山大学召开的古文字研究会者名额：（1）伊藤道治，（2）林巳奈夫，（3）松丸道雄，（4）持井康孝（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助手）（5）通译小南一郎。返国后，交给中山大学曾宪通，经长时间办理手续，10月底始得批准，函告

对方，已来不及办理签证，故11月间的会议上没有日本学者参加，仅有美国加州大学周鸿翔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学某君参加。

6月16日 星期六

晨间偕李荣同志散步至上野公园（不忍池）。9：45偕关野雄教授赴国立博物馆，即在上野公园。由馆长斋藤正（其人并非像京都博物馆林屋馆长，并非专家）接待，在会客室寒暄后，由副馆长西田、学艺部长滨田隆陪同参观。先参观本馆，再参观东洋馆，特别取出楼奴国王金印、“中平”大刀，又参观中国的螺钿。埃及方面有G. Maspero [ 马斯伯乐 ] 所赠之木乃伊。近东有伊拉克、伊朗古物。东南亚有柬埔寨吴哥石刻，越南和泰国的瓷器，苏门答腊的棉织品。中国方面有关野雄携回的孝堂山汉画像石，天龙山、云岗、龙门的石刻，又有宝庆寺（在西安）武周长安三年、四年的三尊佛凡8件；又有香港陈仁涛原藏殷墟石牛（？），闻以10万美金（3000万日元）购入；寿县楚墓出土彩绘（镶嵌？）壶，亦以10万美金购入。此外有寿县朱家集楚墓铜鼎（“为铸客为集□为之”铭文）、殷代铜尊等10件。铜镜有三角缘神兽镜（景初、正始二面）。又至对过的“表庆馆”，为纪念明治皇太子（即大正天皇）成婚而建造，专陈列日本古物，有：绳纹、弥生、古坟时代各种文物，奈良天理市东大寺上古坟出土的大刀（有“中平”年号，错金铁刀），有安闲陵出土的玻璃盖，以时间匆促，走马观花。出来后，斋藤正馆长邀我赴精养轩（闻为近百年的旧餐馆，房屋已翻新）用西餐。饭后返弥生会堂。

下午2时赴国学院大学，至会客室小坐，即赴讲堂作《近年来中国考古的发现和研究》的讲演，听众近200人。结束后，至会议室小坐，与八幡一郎、杉原庄介等话旧。吉川校长递讲演费，我致谢后，即交给张国维同志。张以事偕前田、高桥等先走，乙益重隆教授引我参观标本室，以日本考古学标本为主，有日本出土的最早的铁器（弥生早期，约西元前3世纪）等，与小林达雄助教等会面。参观毕，告辞返会馆。团中各同志都有活动在外用餐，关野雄陪我在会馆用餐，松尾今日由京都赶来。饭后，关野陪同《读卖新闻》记者小谷直道等3人来采访新闻，

将利用今天讲演材料作报导，明晨发表于《读卖新闻》。京都樋口教授来电话。

6月17日 星期日

晨间获见《读卖新闻》刊出的昨日讲演消息，强调裴文中同志的旧石器时代即有中日交通的意见，标题为《中国の学者が大胆な假说——八万年力から往来，石器の材料、技术酷似》，详细介绍裴氏说法，不过我对此仍持怀疑态度。又《每日新闻》今天也刊出我与貝塚、樋口、藤枝三氏在京都的座谈记录，占一整版。

上午往访日中友好交流协会宫川寅雄理事长，会中派干事原信之来接，为一年轻人，1963年我来东京时，他还是早稻田大学学生，听过我的讲演。由关野雄教授及平松圭子（大东文化大学讲师，为中山时子的学生，1953年毕业）陪同，抵宫川寓所，在门口相迎，至客厅，席地而坐。宫川夫人今天因亲戚丧事没有在家，由他们的女儿出来送茶及茶点，三上次男及前田亦前来作陪。寒暄后，我表示对中岛健藏去世的悼念，进餐为和式，三上以事先走。饭后再谈一会儿，即告辞。返弥生会馆，关野、平松偕杉村勇造的未亡人及女儿前来访问，其女儿出生在中国北京，说杉村病中说胡话都是说北京话，医生和护士皆不知所云。2时许，关野、平松、高桥纮（共同通讯社）、杉原教授及其助手安藤教授，前来接我去明治大学。先逛大街，乘车观市容，附近有高层建筑6座，所谓新宿地区新建筑皆在30-40层。杉原提出明年明治大学百周年时，邀请二位中国石器时代考古学者前来参加事。说原来大学校长拟亲自来谈，因事未能来，托杉原代为商谈。出来后，至三越百货商店，买了两付电池。赴明治大学考古教研室送书、送花，参观标本室（有绳纹文化中晚期出流原出土黑石块，与中国流行的玉块酷似，径约2-3厘米）及学生绘画实习室。

6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早稻田大学，安藤彦次郎教授来接我们到其校大隈会馆，乃

第一任校长大隈伯的私邸（原屋被毁，现为重建物），教务部长示村悦二郎，外事局长山代将来迎。就座后，互相介绍，然后参观图书馆，在校本部。馆中事务长高宫样引导参观特展室，为我们布置的，有：民国三年孙中山致大隈的信，鸿迹帖（1906-1908年清国来宾及学生毕业纪念笔墨原本），旧高崎藩主大河内辉声与清国黄钧选（名锡钟，公度族人）等笔谈录，壁上悬吴昌硕为早稻田大学题“道德文章”横幅。又参观阅览室、书库、编目室、复制室等。出来后，又至戏剧博物馆即坪内逍遙纪念馆，外面为英国17世纪（莎翁时代）的房屋即戏台样式，每年莎翁诞辰（4月23日）演戏。馆中有各种陈列室，例如坪内工作室，有其所藏图书；日本戏剧史、西洋戏剧史，各有陈列室。闻前有中国戏剧史陈列室，有梅兰芳来日时所赠的京戏的戏装及道具等，现未陈列。又有莎翁纪念陈列室，1928年坪内70岁，适他所译的《莎翁全集》40卷出齐，盖此馆以为纪念。出来，至大隈会馆用午餐，有校长清水司主持。

下午2时许，开始分科活动。我由樱井、关野、中山三人作陪至考古室讲堂，约有60余人，先由樱井教授致欢迎词，然后由泷口宏教授（考古学主任）致介绍辞。我乃讲《殷墟妇好墓》，接着放幻灯，讲毕已3时半。稍息，我去与鸟居绿子女谈话。然后继续开会，提问题给以解答（如夏文化、青莲岗文化等问题），谈至5时1刻始散。晚间我与黎澍同志、张国维同志接见前驻华大使吉川四平郎。明晨即离此间，晚收拾行装。

6月19日 星期二

8时离旅馆赴羽田机场，井上清教授昨晚由京都来与吉田富夫陪我们赴金泽。与仙台组告别，该组由任继愈、唐弢、李荣、李格非四位组成。9：50起飞，系波音747，飞行一小时，即抵小松机场，天正下雨，有金泽大学教授佐口透（东洋史）、畑中幸子（民族学）、土原纯一（西洋哲学）、及冈田文之助（1972年由北京返回担任翻译）及其他人士。车抵离金泽市约30公里的三湖地区，停车休息，在湖水苑进午餐。食后继续北行，这时天已放晴，下榻New Grand Hotel [ 新大饭店 ]，这是新建旅馆，地下一层，地上12层。

3时半由New Grand Hotel出发，往游兼六园及奥卯辰山，前者为江戸时代林泉式大庭园的代表作，占地1万平方米有余。据云该地系五代番主前田纲纪于延宝四年（1676年）所始建，1822年取宋人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所谓园林六胜（宏大、幽邃、人力、苍古、水泉、眺望），此间兼而有之故名。去年游览人数达246万人次之多。我们由钳屋坂经桂坂，至莲池门，兼六园资料室越村藏雄来迎接，陪我们游园，兼作说明讲解。过桥是竹根石，可前望瓢池及池东之翠泷（瀑布），及海石塔（相传为朝鲜战利品，由朝鲜移来）。经夕顾亭旁侧，亭乃1774年所造，亭旁有刻伯牙断琴的洗手臼形钵。沿松径北行，进一喷水泉右折，经常盘岗至霞池边，可以看到池中蓬莱岛（俗称乌龟岛）。经虎石旁至虹桥，可望见池旁之徽轸石灯笼、唐崎松及对岸之“内桥亭”。至唐崎松侧，可以看到几杆直柱，乃冬季装置“雪吊り”之用，以防积雪压坏了松树。过月见桥北行至悬崖上，俗称眺望台，可以看到全市景物，坐在木桌上小息，下瞰金泽市。又由一石桥过河，可以看到雁行桥（一称龟甲桥，共十一枚），这里有樱花多株，尤以旭樱最为著名。经千岁桥，北望小丘上日本武尊像，为铜像，高55米。过花见桥，前为围墙，墙内即美术馆，现不开放。我们由美术馆围墙之北，沿墙而行，出东门，乘车往游奥卯辰山，山径中可以看到路右侧有觉林寺，近山巅处有睦々丘，下车照相，站在悬崖上可以下瞰全城。山腰及山麓为新住宅区，闻此种中型住房每幢（连地皮）约需2000万日元。我们下山后，至畑中幸子家中小坐。闻畑中每月工资约20万多元，独身一人尚可维持，多人时困难较多。

6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9时由金泽市New Grand Hotel旅馆出发，至安江金箔所参观，主人安江孝明，年已83岁。据云槌打金箔方法，自1200年前由中国传入后，最初限于京都及东京，依行会规章，他处不得从事此业。有安田者于宽政年间传入金泽，但私下传授作业，明治维新后始正式开业。今则日本全国金箔99%、银箔70%皆在金泽，金泽市有90家，年产值60亿日元，但多已机械化，惟安江仍用旧法，有弟子，亦已62岁。闻全国仅安江一人能槌成22厘米见方的金箔，全年约用60公斤黄金（现下每公斤



200万日元)。他出示12种不同色泽的金银箔，又参观他的出土及收藏利用金箔的工艺品（织金、沉金漆、贴金佛像），又表演槌打方法，师弟相对而坐，金箔一次可叠60层，弟子持一槌（铁），师持二小槌。参观后喝茶，还送我们每人一小瓶金箔，说可以和在茶或酒中，可补体长生。出来后，在松任市一和式餐馆“素园”用餐。坐在我旁边的是金泽大学考古学讲师佐佐木达夫，最近曾随三上次男、冈崎敬来中国参观敦煌千佛洞，专攻古代陶瓷。他建议参观发掘工地西山遗址，为10世纪至9世纪村落遗址。我们下午1时出发，经千里滨，折至柳作郡押水町西山遗址。主持发掘者小嶋芳孝出迎。遗址在一沙丘上，现露出五个探坑（10×10平方米），有工人七人，用皮带转送掘出之土，有屋址，出土陶片。又附近押水町另一遗址，曾出土三彩瓷（陶）片、影青和越窑式瓷片及海马镜一枚。闻该县的埋葬文化财中心系去年新成立，有考古工作人员12人。由石径下山，上车至千里滨8公里，沙滩因海水关系，颇坚实，可以过汽车，有人在水中拾贝。闻夏天假日，游人甚多，有海水浴场。右折，经国立能登半岛公园，树木成荫。左折，道右有妙成寺（国宝）。经志贺町、田鹤原町、中岛町，皆为小镇。沿海湾至穴水终点，下车休息。有大停车场，步行登展望台，可下望七尾湾北湾及能登小岛。由穴水沿河原田川北行约20公里为轮岛，实为海滨小镇。下榻轮岛庄，在山麓，为日本式旅馆。我们先参观轮岛火车站前之漆艺技术研修所，乃县立专校，1967年创立，由所长松原政义及干事张间造彦接见，参观陈列室。主要为毕业生作品。这研修所分三科：沈金科、漆科、蒔绘科，为三年制，每班只有四、五人，讲师有几位为此艺专家，为国立“重要无形文化财技术保持者”，俗称“人间国宝”。所藏有明代吉祥文存呈桌，其余为仿制品（如中尊寺所藏平安时代的螺钿平尘案等），又有名家制品如象眼（嵌镶）漆器等。黎澍同志以对漆有敏感，先退席走了。主人嘱题字，我戏写“中日友谊，如胶似漆。富士黄河，山高水长。”抵轮岛庄已6时。饭后在井上清教授处闲谈，畑中、佐佐木、桥本（哲哉，攻近代史）三人嘱题字，我与黎澍同志各写三副分赠之。

6月21日 星期四

晨间8时用餐，9时由轮岛出发。车中畑中幸子谓此间费用较省，每

个学生，东京月需12万日元，此间7万元即可，（教授每月17万元，副教授及讲师12-15万元）。我们由外浦海岸南行至门前町的黑岛，参观角海家，时已10时半，女主人为角海藤子，乃角海七代，其祖先以营海运（船主、货主及供给海船用品）而发财，现其房子一部分古建为国家文化财。我们参观后，她拿出方纸求题字。又有门前町文化财保护审议会委员长森冈弥佐久，为当年海运巨商高森岗又四郎之后裔，向我们介绍情况。而角海藤子则引导我们参观“茶之阁”部屋（起居室，附有展览室），三层之家财箱，有漆器、瓷器多件，又有盐物藏、小豆藏及米藏，现皆放置杂物（据云土改前尚有每年可收五百石谷的土地，兼营当铺，后为银行）。后院有“门”，即临海湾，门外可泊船。在门外照相后告辞，沿海岸南行。据云山间有渤海使臣墓可以望海。我们至能登高尔夫俱乐部餐厅用餐，是西式的。出来后，不慎碰了鼻子出血，进城赴医院检查及包扎。返旅舍，休息至6时，在三楼餐厅用中餐，旅馆经理八田恒平亦出席，由畑中幸子和我先后致辞，井上清敬酒，坐在我旁边的是富山大学前来的秋山进午、永田英正二教授，同校的佐藤进，为该校汉语讲师，但未去过中国。饭后分科座谈，与我一起的有永田、秋山、佐佐木、佐藤，后来冈田亦过来，帮助佐藤作翻译，9时散席。

6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金泽大学校长接见。我们由旅馆出发，由畑中幸子、佐口透教授陪同。先赴大学参观校园，由宫守坂进去，庭院中为金泽城内“二の丸”遗址，1969年曾作过发掘，现在标立“二の丸”内各房间所在地，至法（政）文（科）大楼参观畑中幸子助教的办公室。又出来，参观“三十间长屋”，为江户时代的仓库，现为国家指定重要文化财，在校中植物园内。出来后，经教育学部至办公楼。丰田文一校长在校长办公室接见。至会议室开座谈会，参加者校方有12人：佐口透（东洋史），进藤及郎（西洋经济史），铃木宽（政治学），田中加夫（康德哲学），稻叶昭二（郁达夫研究），西川己夫（中国近代史），土尾纯一（西洋哲学），桥本哲哉（日本近代经济史），久富夫成夫（东周思想史），井波律子（六朝文研究），佐佐木适夫（考古学），畑中幸子（民族学）。午后稍休息，即由学校出发，赴车站。2时35分开行，5时55分抵

大阪。在车中午睡，将近琵琶湖时始醒，烟波浩渺，风景颇不恶。抵大阪车站，大庭脩及狭间来迎。至Plaza Hotel [ 广场旅馆 ] 下榻。我们到后几分钟，仙台组同志亦到。据任继愈同志云，李荣同志在仙台时，因旅馆室内有冷气，骤至露天日光下，相差15度，头晕呕吐数口，类似中暑。至松岛没有游览即回。

6月23日 星期六

今天大阪总领事馆王桂范及译员张玲陪同我们活动。上午关西大学的大庭脩、芝田稔两教授来迎我们，先去服部绿地“日本民家集落博物馆”，由关西大学民俗学教授上井久义作说明。我们参观了四座民家房子：（1）日向（岐阜县）白川村一大房子（凡三层，总面积达540平方米），乃江户时代中期物，由于该地修筑水库，故移建一座于此。该地区生活艰苦，故仍保持大家庭制度，一个屋中有时可住43人之多；（2）摄津能势的民家，亦江户中期物，为小地主所住，一家约住5口，占地约94平方米，此种房子称为“入母屋造”，房屋较为整洁；（3）宫崎县椎叶村民家，为江户晚期物，当时已稍发达，有类近代民家建筑。这房子也较大，约200平方米，左侧另有一小屋为厩，约52平方米。贺麟、任继愈、唐弢三同志留这里休息，我们又去参观（4）信浓秋山的民家，屋前稍远处有一高仓，类我国的凉亭，这屋较简陋，屋内无地板，草席即放在泥土地面上。这些房子，皆茅草为屋顶。这里又有一门，门外为第二组民家，有5座房子，我们因时间关系，没有去参观，返“椎葉の民家”前，用茶。闻这博物馆乃22年前所创办。

我们于11：30抵关西大学，先至校长办公室，中义胜校长及九井忠雄理事长迎接。12时在3楼研修室午餐，除中义胜校长之外，尚有上林良一（教育部长）、藤本胜次（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伊斯兰教史）、芝田稔（汉语）、大庭脩（汉简研究）等十余名教授陪同。进食时相互谈话，1时许食毕，至休息室休息，我与王植范及张玲同志谈话，其他同志都睡着了。2时继续活动，分为3组（文、史、哲），我与黎澍同志一组。张国维及总领事馆王、张二同志也参加我们的这一组。由中国法制史教授奥村郁三主持讨论会，参加者日方有12人，即大庭、藤本、上

井、山口、横田、足立之外，尚有泉澄一（日本近代史）、纲干善教（考古学）、山岗泰造（日本美术史）、松浦章（清史）、桥本敬造（中国科技史）、山田幸一（建筑技术史）等12人。他们事先准备问题，后来以时间关系，有的问题没有提出来，3：30即结束。向我提出的问题有：（1）（大庭脩）关于秦始皇陵的陶人兵马俑，像这样巨大的烧制物，是何地烧成的？那种技术在汉代以后好像是没有传下来，为什么呢？（2）（纲干）乾陵三陪葬墓（永泰公主，章怀太子，懿德太子）墓中天井上的星宿图，是否要发表？（3）（纲干）中国唐代八角墓的样式，与日本八角古坟的关系？其用意是什么？（4）（山田）汉代小砖墓的券顶（Vault dome）完成的过程中有否叠涩式（Corbeled Arch）的阶段？还有替黎澍解答大庭脩所提二个问题：（1）《文物资料丛刊》2期欧志培的《中国古代陶瓷在西亚》，叙述中国陶瓷输入欧洲的情况。欧先生以外，关于Export Porcelain [外销瓷] 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几位？有关这些研究，在社会科学院中，是属于哪一个研究所的？（2）关于中国船的历史，航海术的发达，航路的历史，海图的历史等等，现下研究情况如何？我已知道汉代的造船场（广州）的发掘和宁波的宋船的发掘，但是有否日本的长崎市平户市松浦史料博物馆内所藏的绘图船吗？黎澍也回答了几个近代史的问题，时间已到，乃匆匆结束。他们赴图书馆参观（增田文库），时忽微雨，我和张国维同志赴考古教研室参观，有标本室，所陈列者大部分为日本古物，尤其是史前时期的绳纹、弥生、古坟三时代的遗物，又至东西交流学术研究所小坐，奥村、纲干、大庭三教授作陪，吃茶，参观所中所有的档案、中国外销瓷卡片、居延汉简卡片等。出来，与图书馆参观组会齐，坐车返旅馆，时已近6时。

6月24日 星期日

晨间大庭脩、芝田稔教授来，共进早餐，谈邀请我方研究人员来日本事。10时，大庭脩偕同日方人员和中方人员来访，日方系富山大学秋山进午教授，及大阪市立美术馆学艺员阪井卓（雕刻史）、中野澈（金工史）、大重薰子（陶瓷史），陪同前来的是我国丝绸之路展览随展人员张庸、卢继成，翻译女同志。秋山等来与我座谈，提出下列问题：

(1) 汉代中国北方与南方的文化差异处，边境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关于这方面的近况研究如何？尤其是a两广出土的汉代青铜器与灰釉陶的特异性；b汉代至六朝前半期的金丝、金粒（Ziligree and Granulation）的饰金具的分布；（2）唐代随葬品的宗教要素：a．金铜佛等佛教关系品的出土例子；b．唐代的天王像及神将像（三彩）的意味；c．唐代的舍利纳骨器的形态。最后，秋山问关于殷墟陶器编年，除邹衡的以外是否另有新的？大重问冯先铭同志所提到的扬州唐代文化层中出土青花瓷片是怎么一回事？谈至11时始告辞。

我们出发赴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抵馆已12时，馆长梅掉忠夫因病没有出面，由第二研究部长佐佐木高明及君岛久子（1963年她侍张友渔团长养病的，研究中国的纳西族），竹村卓二（技术员，残足），杉木栋（攻西亚民族学，杉村勇造之子）。该馆系1974年筹备，1977年冬开馆，占地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4层，可使用面积为28，778平方米，为新式钢筋水泥建筑。佐佐木能英语，最近曾赴尼泊尔搜集民族标本。饭后开始参观，楼下主要是库房，楼上除少数办公室外，主要为陈列室（三楼为图书室、计算机室、档案室等，四楼为研究室）。楼上未进陈列室前，为Video chequer [ 视频方格 ]，闻全世界仅此一套，乃新式设备，用电子控制，为电视影片式，每盒可放映1分左右，闻须耗费2000日元，但此间免费。现有300种，每种连复本共3盒，总共900余盒，储藏可达1500盒。视屏有30余架，但常满座。我们试观，不及一盒，以时间关系，往参观陈列室。I．大洋洲、II．美洲、III．欧洲、IV．非洲、V．西亚、VI．音乐（乐器及播放音乐录音带）、VII．语言文字、VIII．东南亚，至此有休息座位，坐了一会儿。据云，民族标本陈列欧洲人民标本，在欧美民族学博物馆中所未见。又继续参观东南亚，有印度尼西亚、泰国、日本等，缺中国及印度。新增建陈列室，我们进去一看，正在修筑一虾夷族的民屋，雇用虾夷人搭建，指导工作的一个虾夷人自谓曾去过中国。陈列室参观毕，佐佐木主任又引我们到三楼参观计算机室，主机（Host Computer）乃IBM System [ 系统 ] 370/138，配以Tape Control Unit [ 录像带控制单元 ] IBM 3803及3207等，过于复杂，我们也看不懂。下楼至馆长室用茶，即告辞返旅舍，有NHK [ 日本广播协会 ] 记者长谷川澄男带领摄影人员三人，及《东京新闻》记者斋藤修来与我作谈话记录，由吉田富夫作翻

译，10来分钟的花了半个多小时。

6月25日 星期一

晨间神户大学伊藤道治教授来接。我们9时半由大阪出发，乘坐大轿车，10时半抵神户大学，在山腰上，校长须田勇来迎接，上楼至校长室，校长致欢迎辞，我答谢，相互介绍，然后上6楼会议室，接见时有伊藤道治、岩见宏（中国语文）、山田敬三（鲁迅研究）、藤本昭（经济学）、伊藤正文（汉学）、陆井四郎（社会学）、笈久关子（中国语文）、岩佐昌晖（汉语）、山口一郎（近代史），还有本校及外校的教授多人，会议室中座位环绕一周，共41人。由陆井四郎报告《日本现代化的特征和今后问题》，连同翻译时间，约讲1小时，时已12时10分，由伊藤道治宣布暂停开会，进午餐后再继续开会。下午由黎澍同志报告《中西文化问题》。我和李芒、张国维同志等三人，由吉田作陪，参观校中图书馆，藏书库凡5层，计60余万册，主要为商业、经济方面的。闻各学院都有分馆，全校各馆共藏120万册左右。出来后，参观经济研究所资料分析中心的电子计算机，为日立出品的M150型，有主机，记录带及放映屏等。返会议室已2时半，黎澍同志已讲毕，听众提问题。下午增加了后排一列椅子，系助教及研究生约十余人。3时结束，由须田勇校长和我分别致辞。散会后至门口集体照相，即告别。坐电车，3：45开车，4：50抵京都，小野信尔来接，下榻都Hotel。

6月26日 星期二

晨间樋口隆康来谈，谓张光直教授来京都并留下几册抽印本。我将赠送冈崎敬教授的书二册，托他转交。又写了三纸分别给貝塚、井上与未永，以为纪念。

（1）赠貝塚茂树：旧地重游有所思，风物依稀似昔时。欢叙友情细论学，加藏夜雨添新诗。

（2）赠井上清：燕市旅邸几度见，今朝重晤瀛海东。论学谈心忘

作客，促进交流此心同。

（3）赠末永雅雄：佳木森森高松冢，荒草萋萋板付宫。主人殷切迎远客，缅怀往古此心同。

下午1时45分由旅馆出发，赴京大会堂，2时开始座谈会，也便是酒会。由貝塚茂树和我先后致辞，井上清作总结报告，（1）谓此次20天来，报告会、座谈会等共达50余次（京都28次，东京13次，其余地方3-4次），接触日方人士（包括听众）达3000余人。（2）日本人中参加招待工作者百人左右，大部分为对口的专家，每一专业都设有专业委员会，这种形式很好。（3）招待方式由于经费有限，一概从简。曾拒绝中方提出的告别宴会，也许有点失礼，但是学术活动不必搞形式主义的礼节（我们是穷书生，招待不要以金泽为例）。我们感到为代表团安排的会太少，游览太多，接触面限于专业对口，不够广泛，这是我们的结论。（4）今后，拟邀请自然科学代表团来日，也准备派社会科学代表团在10月中访华。大型代表团已为交流打下基础，今后可派1-2人来日本住1-2个月，学术上交流采取多方面形式。井上讲毕，我作了些补充。酒会散时，有日本京都科学标本株式会社的社长和该社工艺部长来接洽复制考古标本事，婉拒之。分组开会，即在一楼休息室，五六人一组。我们考古学自成一组，樋口教授下午有课，4时余结束。樋口谈为考古所补配缺期期刊的情况。冈内询问关于青莲岗文化问题。松田询问中国研究海船及中西海运交通史的专家，特别询及周世德、田汝康在何机关工作。5时余结束，返旅馆。晚饭后，偕张国维同志至井上清教授处，赠送礼品（唐三彩仿制品），并座谈一会儿，交换对此次代表团的经验和今后的计划，然后告辞，返室休息。

6月27日 星期三

今日为停留日本的最后一天。上午偕李芒同志赴古川町商店街购物。天雨，为来日本后最大的一场雨。这里是一个市场，以副食品（包括蔬菜、水果、点心）的铺子为多，亦有衣铺、布铺、药铺等，买了一些东西后，即返都Hotel。下午1：30上车，貝塚茂树、樋口隆康、藤枝晃、井上清等都来送行，井上、藤枝及吉田、小野夫妇送我们到机场，

烟中幸子因事至大阪民族馆，亦来送行。闻书籍超重达680公斤，除180公斤作为随身行李，其余500公斤，分批运华，运费达人民币5000元，恳谈会要代为付款（闻此次接待经费，原报1000万日元以上，只募到900余万日元，但我们团实际上只用不到500万日元，所以他们愿意多花钱招待我们，不过还要留一部分招待自然科学代表团）。飞机原定3时50分起飞，结果延迟至4时10分起飞，8：10到北京，即北京时间7时10分。同机有奈良访西安代表团（共25人），有大利久利（记者），曾在奈良相晤，前来稍谈。到北京，周扬、孙亚明等同志来接，考古所安志敏、王廷芳二同志来接，家中有秀君、炎儿及阳孙。返家已8时许。晚餐后，收拾携回的行李，但书籍仅到一部分，皆送院部。10时余始睡。

6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研究生招考成绩已出来，召开招生组会，决定录取5名。我又至编辑室，遇及卢兆荫、黄展岳等谈刊物事。托李筠同志与全国人大秘书处联系，下午赴东单南新盖的向阳招待所报到，办手续后，至8楼会议室参加小组讨论，今日讨论《刑法》草案，我们第一小组由王若永、王惠德二同志主持，谈至5时3刻即散会。我先返家，明日再来。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他赴瑞士开会事。

6月29日 星期五

今天住向阳招待所（崇文门旅馆对面路西），为15层大楼，我与关山复同志同住815室。今晨杨鸿勋同志来谈关于圆明园遗址保护问题的提案，因为提案已逾期截止，不能作为提案。晚间返家，补阅将近一个月的《参考消息》。

6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继续讨论。中午遇及白寿彝同志，到他房中稍谈。下午休会，补阅会议简报。



## 7月

7月1日 星期日

[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延期一天，今天下午举行闭幕式。上午继续补阅会议简报，开始阅提案。今年提案之多是有空前的，达1890件，装订了六大本，加以审查意见一大本，共七本之多，一时看不完。下午3时起，举行闭幕式，由叶帅主持，宣布到会已足法定人数，由乌兰夫秘书长进行各项议程，……最后由叶帅致闭幕词，宣布散会已近5时。返旅舍后，遇及动物所陈世骧同志，到他房中稍谈。又在程纯枢同志处遇及叶笃正同志，稍谈。晚餐后返家。又至所中取书，因为楷儿要用李约瑟书中关于地学的一部分。遇及王仲殊同志，商谈所事。

7月2日 星期一

上午赴向阳招待所，继续阅读简报，然后交还给北京组秘书处。赴所，参加党总支会议，商量改选党委事。

7月3日 星期二

昨夜下雨，今晨始停。在家阅读提案及审查意见，共2506页之多，择要看一些，准备明天交给所中政工组。下午参加院中召开的会议，关于研究人员提级事。晚间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了解政协的一些情况。

7月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至苏秉琦同志处，恰巧山西王建同志亦在座，谈丁村遗址的三期分法，中期为Q3前期，亦即丁村文化时期，后期为Q3后期，有细石器与石片共存，为下川文化的前期。又与苏同志谈所中提升研究人员事。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

7月5日 星期四

马得志同志昨晚由西安返京，今天上午来谈西安尤其是秦俑坑发掘情况，殊令人痛心。下午全所党员开会，关于总支改选事，由王仲殊同志总结这两年的工作，然后分组讨论。晚间华觉明同志来谈，关于随县曾侯乙墓出土铜器，说可以确定二点：（1）用失蜡法铸造；（2）用焊剂（铅50%，锡40%）焊接鼎足。

7月6日 星期五

上午偕徐苹芳同志等赴新街口北京科影（原新影地点），观上海科教厂所拍摄的《敦煌壁画》试演，大家提了一些意见。下午党小组会议，酝酿党委候选人。傍晚至胡厚宣同志处闲谈，他最近赴厦门开会，前晚始返京，询问我访日一些情况。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关于参加欧洲《道藏》会议事。今晨素琴儿来京，将去石家庄。

7月7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总支开会，谈改选党委事。文物局陈滋德同志来谈，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关于我国考古文物工作的项目。下午赴院部，传达关于这次人大的中央首长在政治局上的讲话，以及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经过，散会已6时10分。遇及鲍正鹄同志，他说在荷兰遇及马大任，嘱致问候。晚间至杨一之同志处闲谈。

7月8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写访日总结。顾铁符同志来，谈湖北楚文化问题，并且说宜昌地区曾发掘700多座由西周晚年至战国的墓葬，还没有整理发表。下午张国熊同志来，说他的老伴已于6月26日去世。我去告诉秀君，她大吃一惊，春间一别，竟成永诀。我偕胡厚宣同志去探视谭其骧同志，人代会后，他住在阜外医院作治疗，他中风后治疗17个月，现仍半身欠

佳，要用拐杖走路，左边手及腿仍无力，谈至5时半始告辞。

7月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杨鸿勋同志谈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复原事，他已写就文章，将与傅熹年同志的文章一起发表。与徐苹芳同志谈汉唐研究室工作事（杨鸿勋同志出差韶关及西安事，“三十年考古”写作事，《明清北京城图》印刷事。）。与王仲殊同志谈《院报》拟刊登考古所工作事。下午赴院部，访日代表团谈总结事，讨论后，他们推定我起草初稿，以便交换意见定稿。晚间写作《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

7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陈公柔的堂兄陈符璉来所访我（他由美国回国探亲，原在芝加哥，与何炳棣、董作宾诸人都熟悉），打听陈公柔是否仍在我所。因为陈公柔的事最近已落实，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出来见面，还陪同去北海公园。林志纯同志来谈《大百科》的外国考古学条目，及下月在吉林开会事。下午全所党员开会，选举党委，王仲殊、王廷芳、林泽敏、乌恩、陈春生、卢兆荫和我七人当选。后互推王仲殊为书记，王廷芳、乌恩为副书记。继续写作《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一文。马得志同志偕王修同志来谈。

7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在所中会见美籍华人李铸晋教授（堪萨斯大学，美术史）夫妇，美术学院金维诺同志作陪。他们走后，与张长寿同志等商谈《小屯南地甲骨》的释文问题。下午在家继续写作《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晚间至史树青同志处，谈访日情况，并告已将其托交横川健的书转交了。

7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至图书室看这次访日送赠的书刊，概归所中。阅新到期刊《古物学》等，天大雨。刘勋同志催要《考古学报》4期英文提要，匆匆校改一遍，一共5篇。下午拟在家继续写作，发现原稿忘在所中，乃赴所去取。与徐苹芳同志商谈新疆工作事，孙秉根同志来信要在吉木萨尔工作，暂不去库车。与李文杰同志谈编写红花套报告事。与杨泓同志谈出版事，他的《中国古兵器论丛》已交文物出版社。一个下午便过去了。晚间在家继续写作。

7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安志敏同志谈新石器专业研究生事，因尹达同志希望他代为解决。民族学院耿世民同志来，谈新疆队发现有古维文的壁画事，请他考释，并对工作提出意见。下午在家，王小同同志来谈，他来京开会，顺便检查身体。傍晚去前门丰泽园，参加许涤新同志宴请意大利兰乔蒂教授，意使馆文化参赞贾连德作陪，我方有钱锺书、丁伟志、熊德基、黄烈、王平等同志参加，8时散席。接祥第来信，谓《真腊风土记校本》稿已寄出。

7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参加政治学习，讨论前星期六传达的报告。下午在家，继续写作《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一文。

7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赴吴世昌同志处，送他一册《考古学与科技史》，闲谈访日及人大政协开会情况。晚继续写作。

7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清理访日所得书籍，嘱图书室编一清单。寄出《银雀山汉墓竹简》及《侯马盟书》，作为交换，并写信给樋口隆康教授。为图书室拟定明年订购西文期刊名单。下午所中开会讨论提升副研究员及研究员问题。晚间至王则诚、胡厚宣二同志处闲谈，并送他们以新出版的《考古学与科技史》。

7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裴文中同志来谈，旋偕往礼士胡同观《随县曾侯乙墓》电影，约1小时余，系试映，征求意见。下午在家继续写作《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

7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写毕“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一文，约9000余字。下午赴北京饭店，会晤美国Beavu大学华裔教授吴秀玑，现已66岁，福建南安人，已退休，返国探亲携来A. G. Bulling的介绍信及礼物（圆珠笔）。谈了1小时余。出来赴尹达同志处，谈秦俑坑（今天见报）及访日情况。晚间赴杨一之同志处闲谈，他夫妇明天赴北戴河休养。

7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9时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兰乔蒂教授来所座谈，由我和卢兆荫、徐苹芳与之对谈，询问我国考古近况及将来计划，谈至11时始去。下午偕阳孙赴三条儿童医院看病，昨晚发烧，今晨达38.5度。后赴所，参加党支部会，讨论二位同志的转正问题。晚间访席泽宗同志，未遇，留书而返。

7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新调进的戴应新同志由西安来所报到，谈赴新疆参加维、汉医药知识交流事。与甲骨组刘一曼同志谈《小屯南地甲骨》工作事。下午在家，起草访日总结。晚间赴友谊宾馆，访问昨日抵京之日本美术史代表团的森浩一教授，谈了1小时。

7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为《考古》审查稿子（陈邦怀，李虎侯）。下午在家继续写作访日总结。铮儿由石家庄返京（25日返内蒙）。

7月22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天，暄儿一家来，铮儿母子亦来，加上楷儿一家四口，一桌坐得满满。我阅*Archaeology* [《考古学》] 今年第2、第3二期中的几篇文章。

7月23日 星期一

今天赴所，将访日总结修改完毕，与张国维同志通电话，希望明天下午代表团开一次会。

7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中华书局谢方同志来，说中华答应可以为王祥第提供宿舍，便写信给他，询其能否来京。下午赴院部，开访日代表团会，唐弢同志已赴庐山避暑，出席7人，通过给日方致谢信，关于总结打印分发后再提意见修改，下星期在院部作一次访日报告。散会后至鲍正鹄同志处闲谈。傍晚至王则诚同志处，谈他赴瑞士做衣服事。晚间至史树青同志处，李先登同志亦在座。

7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与王仲殊、殷玮璋二同志商量秦俑坑事，决定写信给王兆麟同志（新华社驻西安分社记者），打印信函。我去裴文中、尹达同志处，联合签名。下午叫殷玮璋同志送到苏秉琦同志处，请他联签，即行发出。上午又谈提升研究员的工作。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端砚展览，又看李济家信原稿。铮儿母子返内蒙。

7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南博罗宗真、西安楼宇栋、民院王尧同志来谈话。写信给王若水同志谈秦俑坑做报导事。下午至张政烺同志处，未遇，留字条。王若水同志来电话，知已收到我的信。去电话，人已离开办公室，去人民日报社见他，亦不在。晚间，席泽宗同志来谈。

7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访法代表团团长梅益同志作报告，将总结初稿交张国维同志，并嘱之转交一份给周扬同志，附去一信。返所，第三研究室正在讨论评议提升研究员事。下午偕杨鸿勋同志赴北京饭店，访同志社大学森浩一教授，谈中山国墓地复原问题，遇及兰乔蒂教授。晚间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

7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先赴院部，晤及新到任的外事局王光美局长，及新成立的对外学术交流委员会主任宦乡同志，谈访西德代表团成员事。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所事。与梅益同志通电话，他要我们将秦俑坑事写成简报，以便刊登院报。下午，《人民日报》调查调研组送来清样，与王仲殊、殷玮璋同志商定清稿，退回。晚间赴意大利文化参赞贾连德处

参加宴会，为兰乔蒂教授饯行也。

7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王则诚同志来谈。为王仲殊审阅他去美讲学的“汉代考古学”讲稿，今天阅了农业、漆器、铜器、铁器四讲。大致可以，有些地方尚可商榷改进。

7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部，听传达报告。下午在家继续审阅王仲殊同志的“汉代考古学”讲稿。

7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殷玮璋二同志商定关于秦俑坑的报告。接见河北临漳县文物保管所的乔文泉、王祥礼二同志，谈邺城工作，看到邺南城出土石刻的照片。所党委开会，商谈分工及今年重点工作计划。晚间至贺麟同志处商谈访日总结报告事。



## 8月

8月1日 星期三

阅Bermstein, *Lo-Yong in Later I Ian time* [ 别伦斯坦：《后汉时代的洛阳》]。下午法国考古杂志社L. Dutsait来访，携来V. Elisseeff [ 叶理夫 ] 教授的介绍信，商谈为其汉代考古学专辑组稿事。他们走后，谢觉民教授来访，他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地理教授，浙大1941年毕业生。晚间去裴文中同志处谈秦俑坑事，征求签名。又至谢辰生同志处，告以经过情况，商量措施。傍晚至尹达、张政烺二同志处，尹住院，湿疹感染，张参加一个宴会，均未遇。

8月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准备明天的讲稿。刘观民同志汇报参加呼市保护长城会议情况。下午所中党组织活动。遇及邓力群同志来视察近代史所大楼工地，当与之商量实验室房子事，及西安房子问题（明天马得志同志去西安交涉）。晚间与周扬同志及黎澍同志通电话，谈明天报告事。

8月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在党员会上汇报访日代表团经过情况，经验体会及建议，由8时半讲至11时。下午赴所，开党支部会，通过二位同志转正。晚间校改《考古》5期的《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稿子。

8月4日 星期六

上午在所中全体会上，作访日代表团的报告及考古学方面的心得，并在图书室内展览由日本携回的图书。下午文物局齐光副局长来谈秦俑坑事。谢觉民教授再次来所，借阅内部发行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至3册。晚间黄展岳同志偕吴文良同志的次子来谈。

8月5日 星期日

今天气温达33℃，整天在家。阅毕别伦斯坦《后汉时代的洛阳》（pp. 1-142）。傍晚赴协和医院探视尹达同志，顺便将所中学术委员会关于提升研究员的文件交给他。

8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下午赴机场迎接日本代表团，周扬同志夫妇亦来迎接，日本客人有井上靖、宫川寅雄、圆城寺次郎、樋口隆康等。

8月7日 星期二

上午，胡乔木院长接见日本代表团，陪同接见者有武光秘书长、李季同志（作协）、王刚副局长等。下午考古所接待希腊考古代表团 Roumiopoulon [ 罗米波卢 ] 女士等，开座谈会并参观。晚间宦乡同志设宴招待希腊代表团，大使馆代办Sioris夫妇亦来。

8月8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学术委员会开会，通过提升安志敏、佟柱臣、石兴邦、王仲殊4位同志为研究员，是全体通过的。我提早退席，赴北海仿膳，周扬同志以作协名义宴请井上靖等6人，陪同者有谢冰心、曹禺、陈荒煤、冯牧、姚雪垠等人，下午1时散席。他们6人，下午3时即离京赴新疆。下午开考古学会第三次常务理事会议，讨论明年在湖北召开年会一事。汇报成立大会特刊、论文集等编辑事，最后谈到秦俑坑问题。散会后，我偕王仲殊、张长寿二同志赴希腊大使馆，希腊的代办为访华代表团举行酒会。

8月9日 星期四

上午在所中举行报告会，由希腊考古代表团5人轮流作报告，9时开始，11时3刻始结束。下午，石兴邦同志谈西安工作问题，我偕他一起赴友谊宾馆访齐光同志，谈秦俑坑事。晚间林志纯同志来访，约赴长春参加世界上古史研究会成立会。

8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将访日代表团总结修改后，转交周扬同志批送。阅毕《文物》今年7期。

8月11日 星期六

昨夜又下雨，今晨未停。上午又赴文物局，晤及陈滋德、谢辰生二同志，正在那里开会，与他们商谈秦俑坑发掘及新疆楼兰遗址的发掘问题，并及武汉开会讨论铜绿山工作事。旋至院部，晤及梅益同志，商谈前述事，并及考古学会事。下午2时半，日本考古代表团4人及翻译冯同志（冯乃超的侄女）来所访问，5时半始离去。

8月12日 星期日

今天又下雨。暄儿一家来，加以楷儿一家，中午满满一桌。阅美国海军情报局原局长埃·马·扎卡里亚斯的《秘密使命》中译本（1-107页）。下午黄郁炎同志偕其表妹马大望同志来谈，马同志将于下星期赴美进修，还赴友人送行饯宴，先行离去。我和黄郁炎同志是1921年春十师附小同学，话旧至晚9时余始别。

8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部，参加对外学术交流委员会成立会，由宦乡同志主持，

宣示院党组对这项工作的意见，大家发言，最后王光美局长代表外事局发表意见。下午赴所。晚间赴和平门烤鸭店，由院部赵复三同志作东，宴请日本的日中关系史代表团三上次男等。

8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校改意大利人来稿《威尼斯银币》中译稿的译文。下午所中接待日本关系史代表团三上次男等，并开座谈会，他们介绍高松冢的发掘，大庭脩介绍江户时代松浦家的唐船图。晚间至尹达同志家问病。

8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中国建设》的赵玲珠同志来约稿。郑州荆三林同志派人来借书。下午在家修改《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一文的三校样。昨天接李光谟同志电话，谓得美国来信，济之先生已于8月1日去世。今天又得张光直教授来信，谓死因是心脏病猝发，有养子光周在侧料理一切。张函中又说《考古》3期上我写的《五四运动与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中对于李的评价，殊为公允，不知李在生前曾获见否？又谈到高去寻打听其子的消息，谓何兹全教授可能知道。这几天大雨，根据报载“从10日开始在北京及华北北部、东北南部地区出现的这次阴雨天气，到15日已持续5天之多，降雨较多为张家口及北京市，前者达250 mm以上，后者一般达100 mm以上。北京及华北北部在8月中旬出现这次阴雨天气，是多年来少见的。”（8月16日《人民日报》）

8月16日 星期四

今天放晴，但傍晚仍有一阵小雨。上午中央电视台曹兴成同志来，谈拍“丝绸之路”的电影事。王天木同志谈历博筹备“科技史图片展览”（赴加拿大展览）拟目问题。吉大张忠培、川大童恩正二同志来谈。下午在所中召开《大百科全书》外国考古学部分拟目的小组会，由林志

纯同志主持，参加者有徐苹芳、王世民、张广达等，我因为要赴机场送日本客人，发表意见后，提前退席。至机场，原定4：35起飞，因东海有台风，临时宣布推迟到明天，我与熊德基同志陪他们谈话到5：10，我二人告辞，由吉林陪同的同志及翻译替他们解决晚间住宿问题。

8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汉唐研究室举行报告会，由李德金、刘观民二同志分别报告龙泉窑及张家口战国时青铜短剑墓的发掘。下午偕秀君赴北大，她探望素娟家，我到阎文儒同志处谈《向达同志纪念论文集》事。又赴中央民族学院访程溯洛同志，坐一会儿，偕往访王静如同志。返家已6时半。晚间至东堂子胡同访史树青同志，谈日本代表团事。

8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得温州市革委会办公室来信，为金嶸轩先生开追悼会（26日）。金先生是1967年10月去世的。作一挽联寄去：“绛帐追思，春草池塘如昨梦；素帏遥奠，雁山瓯海共销魂。”下午至历史博物馆参加通史陈列。旋至翁独健同志处小坐。返所，史树青同志携樋口隆康遴选的中国铜器精华照片百余幅来，要求收入妇好墓的鸛尊和偶方尊。石兴邦同志谈今晨至文物局与陈滋德同志商谈联合打给国务院报告的草稿。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他将于29日赴瑞士苏黎世参加欧洲协会召开的道教研究会议。

8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建钢外孙离京赴天津上学，是前天来京的。暄儿一家来。阅《中国史研究》（历史所编）第2期。

8月20日 星期一

写了几封信。晚间访王冶秋同志，未遇。至王则诚同志处小坐。至李学勤同志处，听他谈此次访美六个星期的情况。

8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荆州博物馆滕壬生、陈耀钧同志，由黄展岳同志陪同，携来新出土战国竹简照片。刘思慕同志来谈关于明年赴罗马尼亚参加国际历史科学会议事。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中宣部来电话询秦俑坑发掘事。晚间日本代表团樱井清彦等回请我方，席设帅府园烤鸭店。

8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召开评定研究人员职称小组会。下午偕王明同志赴八宝山，参加汪奠基同志（1898-1979）的追悼会，由院部宋一平同志主持，孙耕夫同志致悼词。晚间铁秋媳偕雷孙返陕，自7月16日来京度暑假，不觉已一月有余。

8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学术报告会，由历史所李学勤同志报告赴美参加马王堆帛书讨论会，及访问十所大学的情况。下午在家写作《扬州拉丁文墓碑》一文。

8月24日 星期五

院部召开对外学术交流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由宦乡同志主持，各所提出明后两年计划。下午赴所，安志敏同志送来“裴文中小传”，为大百科全书写条目也，阅后还给他。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访瑞士参加会议事。耿世民同志来谈，希望参加10月份在巴黎召开的中亚出土写本国际会议，告以院部已去函拒绝。

8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外事局，为王则诚及耿世民二同志昨晚所托的事，与王平副局长联系。10时赴中央广播事业局，参加中日合拍《丝绸之路》影片的开拍仪式，由李连庆同志主持，到会者有吉川大使夫妇、井上靖、宫川寅雄等，张香山、中塚昌胤先后致辞，然后歌舞助兴，至11时余，最后为六七辆大轿车载摄制组人员鱼贯开出大门，鸣鞭炮欢送。中午在国际俱乐部举行酒会。下午在家，抄录“慕容若妻李氏墓志”，为《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一文作补记也。

8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王震副总理接见井上靖、宫川寅雄等日本朋友6人，王光美同志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的身份，第一次参加接见外宾。合影后进江苏厅，谈话甚欢，11时始告辞。我出来后至王冶秋同志处小坐。下午赴友谊宾馆访齐光同志，未遇。至张国熊同志处稍谈，他丧偶后，现有其女一家住在一起照顾。又偕张同志至薛寿璋同志处小坐，谈教育部事，他在大学组，最近去外地调查，曾顺便至温州一行。出来后，顺便至马雍同志处小坐。6时抵北京饭店，参加井上靖等的回请宴会。到会者有胡乔木、周扬夫妇、夏衍、谢冰心、曹禺、孙平化、林林、姚雪垠、冯牧、王冶秋夫妇、吴仲超、杨振亚、史树青、冯先铭等，一共四桌。席间由井上和胡乔木院长先后致辞，至8时半始散。

8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日本代表团宫川寅雄、樋口隆康、圆城寺次郎及翻译横川健来所访问，在会议室开座谈会。我所由王仲殊等12人参加，谈至11时始去。下午1时半赴机场送他们上飞机离京。井上靖及樋口坐巴航机赴巴基斯坦，继续考察丝绸之路，3时许起飞。其余4人乘4时1刻的飞机返日本。我因为与希腊代表团另有约会，提前返城，至北京饭店，已4时许，乃至会客室与希腊考古代代表团罗米波卢女士等5人座谈，约一小时始出来。赴院部找梅益同志，未遇。赴建外宿舍，晤及张政烺同志，

谈组织代表团赴美参加青铜器展览事。晚间在家校改《考古》6期的三校（我的《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一文）。

8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先赴院部，与梅益同志联系关于科研人员提职的外文测试问题。后赴所，陈滋德同志来电话，即赴文物局与陈及谢辰生二同志商谈，关于秦俑坑及新疆楼兰发掘事。下午，所中开会，布置助研提升副研事。晚间写了几封信（王静如，耿世民，闻广）。

8月29日 星期三

将有关秦俑坑的报告送院部盖章，以便上报国务院审批。将王祥第来信送交中华书局谢方同志。下午河北省科教制片厂在所中放映《中山国王墓》纪录片（附带放映《考古学会成立大会》纪录片，及墨西哥古迹幻灯片），随后在北屋开座谈会，对《中山国王墓》一片提意见。晚间在家继续写《扬州拉丁文墓碑》一文。

8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北京文物局刘子章局长偕赵光林等三同志来所，该局是8月以前筹备，现已开始工作，刘局长新任此职，所以前来商谈北京市考古工作。西德华侨乔伟来访，最近返国为搜集有关彝族材料，准备写文章。下午，过党的组织生活，阅读并讨论胡耀邦同志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上关于整顿党风的讲话。

8月31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先至梅益同志处，谈关于设立学术档案处事。宦乡同志召开的关于接待福特基金代表团的会议，由工业经济所负主要接待责



任。会后至宦乡及鲍正鹄同志处闲谈。下午在家，写作《广州威尼斯银币》一文。

## 9月

9月1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第三研究室评议提升副研究员事，有助理研究员许景元、杨鸿勋、刘观民三同志。下午赴教育部访刘仰峤同志，谈社会科学院与教育部协作培养年轻研究人员及文物考古工作事。晚间，至刘思慕同志处，商谈请其参加明年赴罗马尼亚代表团事。

9月2日 星期日

上午，薄树人同志等二人来，为天文学会年会希望我作一次关于天文学与考古学关系的报告。下午程溯洛同志父子偕叶祥奎同志夫妇来访，都是同乡，且多年在京，但叶同志夫妇却并不相识，谈了一会，留之吃点心。本想今天抄毕论文，结果仍剩了一节未完结。

9月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商谈关于提升副研究员事。下午在家，誊抄《扬州拉丁文墓碑与广州威尼斯银币》一文。

9月4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部，至外事局谈婉拒关于巴黎敦煌写本会议邀请事，又谈接待英国学术院代表团事。至世界史所与刘思慕、朱庭光二同志谈赴罗马尼亚代表团成员调整事，决定以刘思慕同志替换陈翰笙同志。将论文抄写完毕。写了几封信（耿世民，罗宗真）。晚间至李学勤同志处，商谈明年参加美国青铜器展览事。

9月5日 星期三

上午，文物局陈滋德同志来所商谈关于秦俑坑事。下午赴八宝山参加邓拓同志追悼会，遇及于光远、陈翰笙、邓力群、尹达、刘大年、黎澍等同志。

9月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整理旧材料，开始修改《真腊风土记》校本。下午开所党委会，通过吸收新党员。晚间石兴邦同志来谈关于秦俑坑工作。

9月7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至外事局发出复吴其昱、Sonmie的信。至世界史所访朱庭光同志，谈赴罗马尼亚代表团事。返所，召开所中业务核心小组会，谈提升副研究员事。下午福特基金会Bell [ 贝尔 ]、Robinson [ 鲁滨逊 ] 及Bresnan三位来所访问参观。晚间他们设宴于北海仿膳，主要客人为 [ 社科院 ] 副院长马洪、 [ 外经部 ] 副部长汪道涵等。

9月8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参加宦乡同志召开的会议，为下月招待英国学术院代表团事。旋赴日坛路1号总工会招待所，参加天文学会年会，作了一个关于考古发现中天文史资料的报告，由席泽宗同志主持。报告完毕后返院部，到宦乡同志办公室内商谈明年赴罗事。下午赴所，顺便至中华书局，告谢方同志以王祥第同志将于明天来京，希望他代为安排住宿的房间。所中正接待南斯拉夫外宾，由王仲殊、安志敏二同志接待。向编辑部取稿，作最后修改，后天即付排。

9月9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将《真腊风土记》校本作定稿。中午赴车站接王祥第同

志，（谢方同志已先来），20余年未见面，已白发苍苍，脸部瘦削，老态可掬，匆匆寒暄几句，让谢方同志陪之赴前门办理住宿手续，约其来家晚餐。6时许来，留之晚餐，9时许始去。赵承泽同志来谈参加纺织史座谈会事。

9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赴前门大街178号中华书局招待所，访王祥第同志，偕往中华书局编辑室，顺途至所中小坐，又至王来棣同志处小坐，打听载紘住处。到中华书局见到谢方同志，代之安排办公室位置，会见到赵守俨主任。返所。下午在家继续整理《真腊风土记校本》稿。

9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王祥第同志来谈，拟今天开始工作，取走《校注本》凡例草稿。下午在家继续整理《校本》稿。晚间自然科学史所赵承泽同志来，通知后天下午在民族饭店为D. Kuhen开座谈会，约我参加。

9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与王祥第同志商谈抄录《校本》稿事。下午在家，将《校本》稿整理完毕，即可付抄。

9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将《校本》稿，全部交与王祥第同志誊抄。钢院柯俊同志来谈接待Hall [霍尔] 及Mittim事。下午赴民族宫，参加自然科学史召开之座谈会，由段伯宇同志主持，应西德Dieter Kuhen博士之要求，讨论中国纺织史问题，主客互相提问题，加以解答，发言者有赵承泽、沈从文、赵钰（纺织所）、王璠、潘吉星、严敦杰等同志。

9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日本社会科学代表团西嶋定生教授来访，由我与王仲殊同志等接待，又有历史所林甘泉等，一起座谈至11时。下午参加吴晗同志追悼会。傍晚至苏秉琦同志处，一起去访西德W. Franke（傅吾康）教授，即在其家用餐。

9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接待日本东北大学社会科学友好访中团（中国旅游局接待），团长金谷治，团员田隆信、吉田忠（研究中国科技史），我方有刘大年、任继愈、李荣、张国维及近代史所林海等同志，11时始散。至外事局联系美国及罗马尼亚事。至历史所，遇及梁寒冰、林甘泉二同志，商谈邀请张政烺同志明年参加美国青铜器讨论会事。下午赴院部听传达外事文件。散会后，去建外宿舍，访尹达、张政烺、牛兆勋三同志。晚间访许涤新同志，适遇吴黎平同志亦来访，许老送以他的新作《百年心声——中国民主革命诗话》。访王则诚同志，昨天刚由瑞士返国。

9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写了三封信。中午赴和平宾馆，应温平同志之约，一起用膳，在座有王祥第、王载紘夫妇及罗同志，饭后闲谈，至2时半返家。下午理发。访李学勤同志。晚间访王天木同志，谈造纸起源问题。

9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商谈关于开学术委员会事。下午在家，开始写《真腊风土记》注释。

9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阅新到西文杂志。访裴文中同志，未遇，留下关于提升副研究员资料，请其星期五参加我所学术委员会。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随县曾侯乙墓展览。谭维四同志及陈乔馆长陪我们参观。这墓的发掘，尤其是那一套编钟随同钟架，确是空前的发现。出来后，又至尹达同志及张政烺同志处，送去提升副研究员的资料，稍谈后即返家。晚间偕杨向奎、张政烺二同志去胡厚宣同志处道喜，见及其新夫人任女士，坐谈一会儿。张同志又至我家小坐。

9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山西文管会张颉同志偕邓林秀等同志，来谈东下冯工作，让张彦煌同志也来参加。中午偕苏秉琦同志去和平门北京烤鸭店，宴请西德傅吾康夫妇及胡同志（每人5元）。下午西德海登堡大学Dewall博士来所访问，由我和安志敏同志接待。

9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洛阳蒋若是同志来所谈工作事。今晨社科院研究生院开学典礼，我未去参加。在家写了几封信。下午与王仲殊同志商谈秦俑坑工作事，因为齐光同志约26日赴西安讨论组织发掘队事。晚间阅伯希和的《真腊风土记译注》，1962年时曾阅过一遍，此次为了《校注》定稿，再读一次。

9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席泽宗同志来，谓将参加科学院举办的英语听讲速记班。所中学术委员会开会。除宿白同志出差新疆外，其余的都出席。在所中午饭，饭后至叶小燕同志家，他父亲昨天刚由温州来京，坐谈一会儿。下午在办公室接见新考取的研究生四人，另有一人请假未来。谈一会儿

后，与孙贯文同志谈工作问题。晚间胡厚宣同志夫妇来访。

9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继续开所中学术委员会，到会委员仍是11人，科研局梅益局长也亲自前来旁听指导。连同昨天，共通过9人提升为副研究员（徐苹芳、刘观民、马得志、杨鸿勋、卢兆荫、黄展岳、仇士华、蔡莲珍、张长寿），至12时始毕。下午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周方夫妇来访，并携来叶桢的介绍信和三本西书，我回赠以新著《考古学与科技史》各一册。王祥第同志送来《真腊风土记》校本清稿，一起回家。偕往张伯璠先生家中，因为王祥第与张先生夫妇抗战前在上海来往甚频繁，坐一会儿即返家，留之晚饭。饭后一起往访王则诚同志，二人亦三十余年未见面，则诚已认不出祥第矣。

9月23日 星期日

星期天在家，校对《真腊风土记》校本清稿。晚间新疆吴震同志来谈党华同志工作事。

9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与王仲殊、王廷芳、石兴邦、马得志等同志谈去西安商洽秦俑坑问题的方案。下午召集“三十年考古”写作组负责人会，初稿尚未完成者（徐苹芳、王世民），要年底才可全部完成，但可先作已完成部分的审改工作，并准备插图及图版。旋开《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的会，即可编辑加工付印。

9月25日 星期二

今晨5时许，即被吵醒，凤荣媳要生育了，由炎儿伴送产科医院

(10时许, 诞生一男)。我赴所, 下午讨论技术人员提职事, 院部已批下试行规章, 故布置技术室评定。3:30, 英国Norman Hammond [ 诺曼·哈蒙德 ] 教授 ( 现在美国教书 ) 来谈, 73年曾在英国遇及, 专攻玛雅考古学, 去过墨西哥几次。据云Bernal [ 伯纳尔 ] 教授已退休, 并戏说他是墨西哥的Hsia Nai [ 夏鼐 ]。由仇士华同志陪同他参观实验室。晚间收拾旅行袋。

9月26日 星期三

晨6时余即起, 陈滋德、石兴邦、马得志三同志来, 一起乘车赴机场, 遇及齐光同志夫妇及文物局关敬诚处长 ( 流散文物处 ), 同机赴西安。7:55起飞, 9:40抵西安。省文化局梁副局长及陈孟东处长前来迎接。因西北大厦已为外宾专用, 改在友谊东路西藏办事处 ( 第一招待所 ) 居住, 我与陈滋德住216号, 关同志住018号, 齐光同志夫妇返家休息。午后赴临潼, 参观秦俑坑。现定10月1日开馆, 建筑已完工, 前面5个坑尚未清理完毕, 现由王玉清同志主持清理工作。闻已揭露800个陶俑, 已提取470个, 修复230个。发掘工人已减至二十来人, 但修复工人仍有80余人, 分15组, 每组五六人。陈列室正在布置中, 现由塑料翻制一匹陶马, 两个陶俑头, 尚算成功。时已7时, 即在其处用餐, 8时半返城。在招待所, 由齐光同志主持, 商谈今后工作的初步设想, 梁、陈二位文化局同志说他们决定不了, 明天向省宣传部反映情况再决定, 又说底下可能有意见, 要打通思想, 谈毕已11时, 约明天再谈。

9月27日 星期四

早餐后, 黄景略同志汇报自13日来西安所了解情况, 少顷齐光同志来, 商谈秦俑坑工作方案。候至11时1刻, 知道今天上午文物局不会再来人, 乃偕陈滋德同志等往赴后门访武伯纶同志, 未遇。返舍, 省宣传部黄植部长来, 谈秦俑坑事, 约定晚间约齐光同志一起商谈。下午, 偕齐光、陈滋德同志等参观钟楼上新建的文物商店, 及西城门楼上的西安地区历史陈列。晚间, 省宣传部黄植部长、聂景德副部长, 省文物局马



可选、梁山、陈孟东，国家文物局齐光、陈滋德、黄景略，我所石兴邦、马得志和我，一共11人，商谈秦俑坑工作问题，至10时许始散。我与陈滋德及石兴邦、马得志、黄景略等五人，谈到12时半始散。

9月28日 星期五

晨7时起床。上午赴省博物馆参观今天开发的全国文物复制展览，有四川复制的双耳铜盆，以手磨擦两耳，盆中水即沿鱼纹口部喷珠。从前（1941年）在重庆市北碚见到过表演，今天又在此看见，可谓有缘。中午返舍，饭后向齐、陈二同志告辞，偕石、马赴机场，省文物局马、梁、陈三同志亦来送行。4时半抵京。所中派车来接，同时送安志敏同志到机场送日本代表团返国。

9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赴西安情况。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三十周年报告会，上主席台聆听叶剑英同志的报告。3时开始，由华国锋主席主持，我坐在右侧第2排，吴世昌、钱锺书二同志便坐在我的两边。报告的前后两段由叶帅亲自念，其余由广播员代念，讲话中屡次被热烈掌声所打断，最后结束后，掌声良久不息，时已5时1刻。晚间，楷儿赴大同地区实习返京，即住自家。阅历史所送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编纂《中亚文明史》的文件，签注了一些意见。

9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商谈所事，他将于10月2日赴美。下午吴天五同志偕癯老来访，他新近来京，闻将赴天津师院工作，偕同他们往访王则诚同志。晚间国宴，今年院部分到17张票，让年轻的各所领导去参加，我所由王仲殊同志去。明晚文艺晚会，我所只分到1张，也让别人去参加了。将《真腊风土记》校本全部竣事。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一

今天国庆日。昨天郑德坤教授约我到他住处会晤，遂前往友谊宾馆，稍谈后，他建议一起去参观曾侯乙墓展览。我们上楼后，说门票要到楼下售票处购，我去买三张，再上去，据说外宾要特票，一角门票要一元，我便又跑下楼去。还未到售票处，工作人员追上来，说知道郑教授是香港观光团的，不算外宾，只要参观券便够了，还送给他们二本说明书。参观后，到外宾休息室，遇及日本平山郁夫画展代表团的平山郁夫（画家）夫妇，秘书高桥纮（共同通信社记者），及西园寺公一。出来后，已11时一刻，送他们夫妇到北京饭店，我即返家。暄儿一家来，一起午餐。饭后午睡。下午写《真腊风土记》注释。

10月2日 星期二

继续修改《真腊风土记》注释。晚间席泽宗同志来谈，说Sevin最近来过北京，已于29日赴日。赵其昌同志来谈定陵发掘报告写作事。

10月3日 星期三

王仲殊同志来电话，谓昨天由于护照签证没有下来，所以没有乘上飞机，此事殊为意外。上午赴东风市场，取回送洗衣服。下午，王祥第同志来，偕往访黄宗甄同志，未遇，遇及其夫人林巧媚女士，乃祥第的学生，黄宗英（宗甄之姐，电影明星）来访其弟。座谈一会儿后，我与祥第去访吴天五同志。自癯老家出来后，祥第谈及癯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最主要罪状为首赋七绝一首：“敢想容易敢说难，说出原来非等闲。一顶帽子飞上头，推它不动重如山”此首当然未收入《癯叟诗词》中。

10月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洛阳地区文化局长及黄士斌同志来谈永宁寺遗址保护问题。王仲殊同志谈前天未能动身，今天通过Gamson（简慕善）才弄到护照签证，正在办飞机票，以6日飞法民航无空座，改由日本转美也。下午柯俊教授陪同牛津大学的Dr Hall [霍尔博士] 来所访问，参观实验室及标本室。送他返北京饭店，顺便赴和平门烤鸭店，吴景荣同志请客，在座除他父子二人外，还有王祥第、王载紘、施其南、黄宗甄和我，一共7人，至7时半始散。

10月5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院部、教育部与市委宣传部会同召集的社会科学三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但论文百余篇中，与三十年总结有关者不到十篇，其余为一般性的论文。由许涤新同志主持，温济泽同志司仪，于光远同志致开幕词，黎澍同志作三十年社会科学的报告，散会时已近12时矣。下午在家，修改《扬州拉丁墓碑及广州威尼斯银币》一文校样（《考古》6期上将发表，528-533页）。晚间与黎澍、唐弢、李芒、任继愈、张国维等合请日本东京中国研究所的斋藤秋男理事长。

10月6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饭店，晤及霍尔博士，约之午餐。返所，知王仲殊同志后已于晨间离京赴美，经过一番周折，总算顺利解决。

10月7日 星期日

上午阅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1979年9月20日稿），是梅益同志借给我一阅的。10时许，王静如同志来访，为祝贺胡厚宣同志新婚之喜，特地由西郊进城，留之午饭。下午王则诚同志来询问关于组织考古学会经过情况，今晚他赴太原，主持成立中国哲学研究会事，

大约20日左右返京。傍晚应约赴北京饭店，会见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板桥旺角，他是九州大学冈崎敬教授的学生，这次参加由进藤一马市长率领的日本福岡市友好访问团来华，明天即返日。他受冈崎教授之托，送来冈崎敬新作的抽印本，及板桥旺角自己的著作《奴国发掘》一书。在北京饭店的咖啡间中喝咖啡，他团中一位翻译坐在旁边当译员，谈后即告别返家。今日素琴儿返内蒙，暄儿出差广州。

10月8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部，宦乡同志接见英国学术院代表团，有关各所的高级研究人员若干人参加。团长因病未来，由副团长Sir Alec（亚历克爵士）代理，由宦乡副院长和代理团长致辞后，由经济所及法学所的同志分别介绍经济及法制情况，并提问题，我方解答，散会时已近12时矣。我是坐在W. Watson [ 华生 ] 的左边，以便交谈。下午有招待酒会，约百余人，考古学方面有我所的苏秉琦、佟柱臣、张长寿、卢兆荫、王世民等8人和所外的吴汝康、冯先铭、史树青等。酒会散后，即在国际俱乐部设宴招待，一共四桌，由宦乡同志和亚历克爵士致辞，至8时始散。我到尹达同志家中，将李光谟同志来信给他一看，关于纪念李济之先生事也。

10月9日 星期二

上午原定华生来所座谈，临时以病未能来。阅方闻寄来的*The Study of Chinese Bronze Age Arts : Method and Approacher* [ 《中国青铜器时代艺术研究——方法与途径》 ]。下午美国地理学会制图组Ted Dachtera来谈，系国家测绘局招待。我所乌恩、王世民、张子明三位同志参加接见，谈至4时始散。去中华书局访王祥第同志，未遇。据云到清华访钱伟长教授去了。傍晚到北京饭店探视华生的病，是轻度感冒，谈了一会儿，他说起1974年我国在斯德哥尔摩展出“新出土文物展览”时的事。

10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王祥第同志来谈，述及昨天赴清华访钱伟长情况。日本代表团  
貝塚茂树教授来所访问，提出两个问题：（1）对于夏文化的看法，  
（2）中国汉字的起源，谈至12时一刻始去。下午偕华生去故宫参观，  
先至漱芳斋，冯先铭和郭劳为二同志已在其处恭候。少顷，大英博物馆  
副馆长Miss M-Webb [ 韦布小姐 ] 亦来，座谈一会儿。他们商谈赴英展  
览事，我与华生去参观陶瓷馆，然后赴历史博物馆参观随县曾侯乙墓出  
土文物。返所，与乌恩同志商谈所事。傍晚，宦乡同志宴请日本人文社  
会科学代表团。散席后，我到张政烺同志处闲谈，谈及明年初夏美国召  
开中国青铜器学术讨论会事。

10月11日 星期四

晨间赴历史所，与梁寒冰同志谈及天津开会事及出席美国青铜器讨  
论会事。上午，邓小平副总理接见英国学术院代表团。我方出席作陪者  
有宦乡、宋之光、王光美、李琮和我五人，英国柯立华大使亦出席，约  
谈1小时。下午在家。晚参加英国柯立华大使为英国学术院举行答谢酒  
会，席间Sir Alec [ 亚历克爵士 ] 及宦乡同志分别致辞。亚历克爵士又代  
表英国学术院致送我当选通讯院士的证书，我致谢辞。此即1974年7月  
10日所发的，重新打印一张，将人名拼音Hsia改为Xia而已。全文如  
下：

THE BRITISH ACADEMY

BURLINGTON HOUSE , PICCADILLY , LONDON , W1V 0NS

Telephone : 03-734-0457

10 July 1974

Dear Sir :

*I have the honour to inform you that at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Fellows of the Academy held this day you were elected*

*a*

*Corresponding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e Charter and Bye-Laws*

*Your faithfully ,  
Secretary*

Professor Xia Nai ,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

Academia Sinica ,

9 Wang Fu Ta Chieh ,

Peking , China

英国学术院

伦敦WIV ONS 皮卡迪利 柏灵顿大楼

电话：03-734-0457

尊敬的先生：

我荣幸地通知您，在今天举行的学术院院士年会上，按照本院章程的条款，您当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

学术院 秘书启

1974年7月10日

致

中国 北京 王府大街9号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夏鼐教授

散会时已9时半，参加者有钱锺书、吴文藻、钱俊瑞、谢冰心等。

10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本拟赴机场送英国学术院代表团，但昨天告诉我的时间是10时许，结果是8时20分即起飞，所以没有去。山东烟台地区李步青同志来谈新发现的第四纪化石地点问题。下午继续整理《真腊风土记》注释。傍晚偕王祥第同志赴国务院第一招待所，访沈炼之、魏忠，未找到。碰到李锐夫同志，留我们进餐。饭后在沈炼之同志房中闲谈，魏忠、李锐夫亦来。因为他们晚间7时有电影晚会，我们告辞，在电梯上又遇及王国松同志夫妇，30余年未见面矣。

10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取得赴天津车票。《人民画报》记者来谈丝绸之路上新发现阿拉伯银币事。赴东四电影院看内部纪录片《莫大的犯罪》，为驻马店地委及其下属挪用救济水灾经费大盖楼房事也。赴中华书局晤及谢方、王祥第二同志，谈《真腊风土记》事。下午在家，翻阅Karlsgren,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 Japanese* [高本汉：《汉语与汉和分析辞典》]。

10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乘火车赴天津，同车有梁寒冰、季羨林、梅益等同志，10时40分抵天津东站，有车来接。我与翁独健同志下榻大连道天津第二招待所，他们住天津宾馆。韩儒林同志1时许到，一起谈一会儿。晚餐，包尔汉、陈翰笙二同志亦住第二招待所，一起用餐。晚间开预备会，选出主席团及执行主席，决定大会日程。

10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成立大会在天津宾馆开幕，到会者有60余人，由我为执行主席宣布开会后，梁寒冰同志致开幕词，然后梅益、包

尔汉、陈翰笙、侯奇一（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季羨林和我分别致辞。散会集体照相。下午继续开大会，由韩儒林、翁独健、朱杰勤等致辞。我与季羨林同志提前退席，提前晚餐，饭后赴车站，乘6：35车子返京，抵京已8：35。

10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知英国使馆来过电话，关于李虎侯同志赴英事，乃与之联系。邵望平同志携来《中国天文文物图录》校样，有几个问题解答决定。下午，英国使馆又来电话，即与之通电话，先经过一中国雇员张某，后直接与副领事谈话，商定办法。然后偕李虎侯同志一起赴院部外事局找王平副局长商谈此事。决定由院外事局与外交部会签，然后电告中国驻意大利使馆协助办理赴英手续，托我起草外事局给驻意使馆的公函，又将霍尔博士的电文译成中文。

10月17日 星期三

晨间赴院部，遇及王平副局长，托之办李虎侯赴英事，代拟文件。返所，知关于美国青铜器学术讨论会的报告已于13日批准，写信给马承源同志及张光直、方闻二教授。傅熹年同志来谈关于复原唐长安大明宫问题。与赴意代表团卢兆荫同志等谈话，因为他们明晨即赴意。下午在家，阅BEFEA Vol. XVIII [《远东古物馆馆刊》第18期]（1918）中关于真腊的两篇文章。

10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美国华侨、加州大学艺术史教授方夏莲（Many H. Fong）来所访问。下午美国全国地理杂志副总编辑顾温诺（Gilbut M. Grosvenor）来所，想组织文章或专著，告以无暇，婉却之。写一封信给英国学术院，告以已收到[通讯院士证书]



10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外事局，与王平同志及赵复三同志商谈对外活动事。赴所，国家文物局齐光、陈滋德二同志新由西安返京，来谈西安联系情况，武伯纶同志来京开会（民盟）亦来一起谈。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傍晚至李学勤同志处，谈澳洲Barnard [巴纳] 来访事，及明年赴美参加青铜器讨论会事。

10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写了几封复外国友人的来信。下午在所中图书馆查书。回办公室，说吴景荣同志来电话约晚餐，至王祥第同志处，托他捎口信不能去。下班至三眼井接阳孙，以昨夜起6级大风，今日未停，天气降温。回家后，又至尹达同志处，商谈关于发表李济老妣讯事。

10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王祥第同志偕魏忠同志来谈，至10时许始去。阳孙身体发烧，楷儿携之赴儿童医院门诊。暄儿来家，午饭后即去。整理《真腊风土记》注释11。赴王明同志处，他新由太原开中国哲学史研究会返京。

10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河南淅川县文化馆张希贤同志来谈发掘楚墓事。下午在家，继续整理《真腊风土记》注释11。傍晚偕苏秉琦同志赴国务院第一招待所，访武伯纶、商承祚二先生，皆来参加民盟会议，今天闭幕。

10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8：30张友渔同志来所听汇报，因为他调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分管考古所。这是院部自胡乔木院长上任时，偕邓力群、于

光远二公来所了解情况以来，迄今第二次院领导来所了解情况。谈至11时始去。至中华书局访王祥第同志，他已接温州三中宋启材校长来信，说市教育局施振声局长同意，允许延长调用时间。下午赴北京医院探视梅益同志之病，适他已于今天出院，只得返家。

10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至外事局与王平同志谈英国、美国（费城）进修学习事，他询问我所的中亚国际协会代表人选事。返所，新疆沙比提、穆舜英、王炳华同志等来所，谈新疆考古工作事。下午至院图书馆翻阅新到西文杂志。晚间偕炎儿至计委礼堂观舞剧《丝路花雨》。

10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阅王炳华同志的“阿拉沟报告”，赴文物出版社，将稿托吴震同志转交。傍晚赴美国大使馆出席招待会，为美使馆学术顾问G. C. Gamison（简慕善）介绍也。

10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党组开会。下午在家，继续作《真腊风土记》注释。晚间，偕王祥第同志赴西苑饭店访苏步青先生。苏老将率领大学校长代表团赴西德访问。自谓当上校长后，颇有“满案簿书双睡眼，毕生事业一教鞭”之感。

10月27日 星期六

安志敏同志昨晚由西德返国，今晨来所，谈访德经过。裴明相同志以修改《信阳楚墓》报告事来京，见告浙川下寺楚墓出土铜器铭文有“王子午”（令尹子庚），乃561-552 B.C. 时为楚令尹者，又有江、黄等

国名。又谓沁阳出有字玉片（盟书）200余枚。中午赴北海仿膳，由张友渔同志作主人，宴请中日友协招待之日本代表团宫川、野村等五人。下午访翁独健同志未遇，为王静如同志论文事也。至尹达同志处，商谈发表李济老逝世消息事。晚间至北京饭店访荷兰人（法籍）施舟人（K. M. Schipper）教授，谈整理《道藏》事。

10月28日 星期日

今天在家继续整理《真腊风土记》注释。

10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王祥第同志来所谈《真腊风土记》注释事。下午陈乔同志来谈随县曾侯墓座谈会事，旋至公安医院探视谭维四同志之病，他得中风后入院已一月有余，已好转能下地，下月10日返武汉治疗。

10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部参加对外交流委员会的会议，由宦乡同志报告昨天院党组讨论外事时对几个问题的看法，赵复三、王刚、王光美三同志作补充。下午赴所，瑞典研究古代陶瓷技术之B. Hulthen来所，由我和乌恩、任式楠、殷玮璋三同志接待，并参观标本室。晚间，赴工人体育馆，应西德使馆文化处之邀，听德国交响乐队演奏也。

10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广西蒋廷瑜同志来所，谈明年春间开铜鼓问题座谈会事。下午日本留学生菅谷文则偕关野喜久子来，并携来末永雅雄教授来信及赠书，座谈1小时余，领他们参观标本室及实验室。

# 11月

11月1日 星期四

上午偕王祥第同志赴定陵，因为已与王岩同志约好，看看他们整理定陵发掘报告的进展情况如何？与定陵博物馆业务主任老魏同志及其爱人谈此间工作情况，保管员李同志及王岩、赵其昌同志陪我参观仓库。中饭后赴长陵一游，然后返城。

11月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阅《考古》稿子，李敏生同志等的《殷墟青铜器鉴定报告》（二），退还给她。又阅杭州丝织厂徐辉等所写的《钱山漾出土的丝织物》，转交给编辑室。将《扬州拉丁文墓碑及广州威尼斯银币》一文三校阅后退还。下午在家继续整理《真腊风土记》注释。傍晚赴北海仿膳餐厅，乃法国施舟人教授夫妇回请，有任继愈、王明、丁伟志、王平、赵复三等，未到8时即散席。

11月3日 星期六

上午赴钢铁学院，听美国Prof. Maddin [ 马丁教授 ] 所作关于世界冶铁早期历史的报告。这是第一次晤面，他是柯俊教授介绍来的。下午赴机场迎接以井上清为团长的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代表团一行9人，副团长为西夏文专家西村龙雄，团员有考古学家冈内三真等。傍晚赴珠市口丰泽园饭店，由副院长张友渔出面宴请，有黎澍、唐弢、李荣、傅懋勳、王刚等作陪。

11月4日 星期日

上午同乡张初鸿（张伯璠先生长女）偕平阳同乡潘祖璋同志来访。历史博物馆傅振伦同志来访，赠我一本《湖南陶瓷》79年1期，其中有

他的一篇蒋祈《陶记略》译注。下午阅Early China [《早期中国》] 第4期。将《真腊风土记》注释部分“总述”一则全部修改完毕。

11月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佟柱臣、徐光冀二同志参加吉林省考古学会成立大会返所，汇报情况。赴中华书局王祥第同志处，遇清华老同学易仁菱同志夫妇，谈了一会儿。下午日本代表团冈内三真来所参观访问，由我与安志敏等作陪，并请他作报告，关于京都地区出土中国瓷器分期，由唐三彩至明万历青花。参加者有故宫博物院及历史博物馆的冯先铭、李辉柄、傅振伦、史树青等同志。报告后参观标本室及实验室。

11月6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进行青铜容器翻铸实验，正在试制殷代铜觚，由华觉明、白荣金等同志试制，我们站在旁边参观。烤范炉达500℃，由昨日开始，化铜（80%）及锡（14%）、铅（4%）则用坩锅（可盛5公斤青铜），温度高达1200℃。试制时将范放入沙坑，倒范后不久即取出，敲掉内范泥，否则内外范与青铜冷却后收缩率不一致，将使铜件有裂纹。分开外范，即取出铸件，外范必有一部分损坏，不能再用。傅学苓同志为郭老著作（《卜辞通纂》）事找我与王廷芳同志。下午炎儿夫妇携子孙赴医院检查，已40天，生下时7.2市斤，据云长了2斤。我到府学胡同访市文物局刘子章局长及赵光林副局长，谈定陵、圆明园等保护问题，第一步先拨归文物局，园林局管不了此等工作。谢辰生、黄景略等同志来，商谈湖北铜绿山发掘工作事。返所，找张长寿、殷玮璋同志，商量组织一发掘队去参加工作。晚间阅新出《文物》10期，关于三十年考古及周原发掘。又至张炳常同志处，询问毛主席纪念堂参观事。

11月7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听传达胡耀邦同志10月26日报告。下午吴天五、王祥第

二同志来，偕往王则诚同志处闲谈。

11月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张长寿、殷玮璋二同志来谈参加铜绿山发掘事。赵铨同志来谈《殷墟玉器》图录事，给我看了图版。下午在家整理《真腊风土记》注释。晚间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遇及薄树人同志。

11月9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图阅旧《通报》（1933年）摘抄Coedès [ 戈岱司 ] 关于《真腊风土记》译注。下午赴院部，参加关于学位问题的会议。傍晚，赴北京饭店访冈内三真，退还日译的我的两篇报告稿，小南一郎所译，并谈及《考古学与科技史》日译事。

11月10日 星期六

晨间赴车站送井上清率领的日本代表团离京赴洛阳、西安访问，将由上海离境，所以去送。车开后，我到院部，将关于学位条例的书面意见交给他们，适值黎澍同志亦在座，谈了一会儿。返所，安志敏同志来谈湖北队工作，殷玮璋同志谈铜绿山发掘事。写信给英国牛津大学霍尔教授，为李虎侯同志进修事也。下午在家校阅《中国天文文物图录》文字部分校样。王祥第同志来谈。晚间杨一之同志来谈。

11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偕杨鸿勋同志赴圆明园遗址参观，新展出之圆明园史展览，在西洋楼畔新盖简易房子。王祥第同志及炎儿偕行。出来后，赴颐和园藻澜堂访方介堪先生，堂在园一角上，仅有一径与陆地相通，闻原为江青驻园时所住，现为美协招待所。方为叶浅予同志所介绍，来京参加书画

创作组，偕幼子前往。这里自有一门，但辟在北坞村后，绕行找寻，竟费了半小时余。入门后，其子方赓强来迎，至住所，方老持杖下楼相迎，至其房间小坐，已二十余年未相见，坐一会儿起立告辞，方老坚持在其处午饭，已嘱餐室备饭菜，情不可却。饭后拍了几张照相为纪念。返家已2时许。午睡后整理《真腊风土记》注释。

11月12日 星期一

今天大风。上午赴人民大会堂听报告。下午赴所，王祥第同志来谈，他出来至门前遇及方介堪先生正在传达室等候，偕之来访，座谈一会儿，以天冷，即告辞返颐和园。

11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继续整理《真腊风土记》注释。下午赴礼士胡同，看电影《河姆渡遗址》预演，演后座谈讨论。

11月14日 星期三

卢兆荫、王世民、杨锡璋三同志由意大利访问昨天下午返京。上午王祥第同志来，取去《真腊风土记》注释稿（第1则）誊抄。下午在家继续整理。

11月15日 星期四

今日东城区普选，所中同志在中华、商务礼堂投票。下午美国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 史密森学会 ] 代表团 TrousdeU [ 特鲁兹德U ]、Lawton [ 劳顿 ]、R. M. Organ [ 奥根 ] 及肖像画廊主任 [ 萨多克 ] M. Sadok等4人来所访问，Tronsdale并且报告在阿富汗沙漠地区的考古工作。然后参观标本室及实验室，R. M. Organ对实验室兴趣很大，

流连不忍去。因为代表团另有活动，5时许即告辞。晚间，阅有关Angkor [ 吴哥 ] 文献，继续注释《真腊风土记》。

11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清理一下外国来信，写了6-7封回信。下午在家继续写《真腊风土记》注释。晚间叶小燕、曹延尊二同志来，为素琴调动工作事也。

11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石兴邦同志谈秦俑坑工作事。下午在家，打电话给素琴未通，改写信给她。晚间赴北海仿膳，美国史密森学会代表团回请也。

11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继续整理《真腊风土记》注释。下午4时赴中华书局，偕王祥第、施其南二同志，乘吴景荣同志的车赴外交学院，在吴同志的家中用餐，一面闲谈。9时许始告辞。

11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审阅两篇稿子（安志敏的《旧石器与碳十四》，高汉玉的《曹庄画像石的纺织图的研究》）。接李虎侯同志由英国来信，向外事局转达他的要求。下午赴新影制片厂，观考古电影《焚人悬棺葬》及《永乐宫》。

11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王~~行~~同志谈派往高邮参加汉木椁墓发掘工作事。下午



赴院部，陪同王平局长接见西德Volkswagen基金会秘书长Borst，谈合作事，未有结果。送走后，与王平局长谈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书事，及李虎侯在英通知使馆照顾事，顺便谈及明年罗马尼亚开会事。返所尹达同志来电话，嘱派人参加《中国历史大词典》编纂事，与王世民、安志敏二同志商谈，拟由安同志参加。

11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新疆队汇报工作，有苏秉琦、徐光冀、乌恩三同志参加。然后赴美术馆参观英国书籍展览。下午在家继续写作《真腊风土记》注释。

11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听邓力群同志关于研究生院的报告录音。下午在家，将《真腊风土记》第2则注释写毕。下午素琴儿由内蒙来京。

11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至图书馆查书。下午在家，继续写作《真腊风土记》注释。

11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赴国务院第二招待所访常书鸿同志，他夫妇二人新由日本访问返国。下午在家阅《基辛格回忆录》中译本第1卷（皆大参考节本）。

11月25日 星期日

暄儿一家及一江侄孙来，午饭后始去。继续写作《真腊风土记》注释。

11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林泽敏同志由湖南探亲返所。王仲殊同志来信谓下月13日返京。下午西德使馆文化参赞Theodor [特奥多尔] 偕同Volkswagen基金会秘书长Borst, 及Dormstdr高等技术学院Heinn Knell教授(考古学家, 参加大学教育代表团)来所访问, 武汉轻工学院吴忠弼教授陪同。参观标本室及实验室。晚间赴新疆餐厅, 中国科学院李苏副秘书长宴请法国史前学及古生物学代表团, 约我作陪。法国使馆文化参赞高培尔陪同团长沙瓦勇(J. Chavaillon), 团员范戴梦会(E. Vandermersch), 科万(J. Cauvin), 古脊椎所吴汝康, 吴新智、邱中郎及刘宝庆等同志作陪。

11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校阅已写好之《真腊风土记》注释, 已写完第4则。下午在家, 写第5则。

11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院部外事局王平副局长来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派代表参加古代都市研究事。杨锡璋同志谈安阳工作, 明日将赴安阳。下午, 赴苏秉琦家, 偕往访西德归侨张同志, 谈返乡乡安徽寿县探亲扫墓事, 随后赴对外友协, 以王炳南同志接见也。

11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赴院部, 胡乔木同志谈组织明年赴罗马尼亚代表团事。阅毕M·里尔兹《柬埔寨简史》(1-135页)。下午赴所, 范钟鑒同志来谈, 清华同班同学, 已40余年未见面, 相见几不相识, 畅谈别后情况。

11月30日      星期五

下午薄树人同志来谈《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史分册事。邵望平同志送《中国天文文物图录》英文说明来。

# 12月

12月1日 星期六

赴院部外事局，晤及王平同志，谈及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古代都市研究会，由我参加事。会期3天，即本月13日至15日。已由杨蕴玉同志代表电告巴黎，要求寄来机票。下午在家继续整理《真腊风土记》注释。同乡吴仲达同志夫妇来，留之午饭。傍晚王祥第同志来，已誊抄总叙及注释1-10则。

12月2日 星期日

上午正昕侄夫妇携小萍来，坐一会儿即走了。今天以一天功夫审校《中国天文文物图录》目录英文稿。傍晚至席泽宗同志处，商量解决“向东西日晷”的译法。

12月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王祥第同志来谈，《真腊风土记》注释稿已交至第20则。宿白同志自新疆返，谈Kizil [克孜尔] 千佛洞年代问题。下午CIHPP秘书长丹麦人Prof. Klindt Gansen来所访问，谓在丹麦发现华丝，询问汉代丝绸情况，又邀请参加后年在墨西哥召开之史前国际学会大会。晚间法国使馆在四川饭店设宴，由文化参赞考贝尔为东道主，为古生物学及史前学代表团答谢也，出席者有科学院副秘书长李苏，古脊椎吴汝康等同志。

12月4日 星期二

上午教育部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李根嘉同志来，谈曼谷开会

事。我与卢兆荫同志找熊存瑞同志，谈研究生学习事。下午在家。晚间宴请丹麦考古学家Prof. Klindt Gansen，由院部王刚局长出面，席设鸿宾楼，由我及安志敏同志等作陪。

12月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继续整理《真腊风土记》注释。晚间去找李学勤同志，知在广州开古文字学会年会，尚未返京，为巴纳事也。

12月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将《真腊风土记》注释第25-30则交王祥第同志。下午，王祥第、吴景荣同志来，谈一会儿后，一起赴和平门烤鸭店进餐，为祥第送行也。

12月7日 星期五

上午赴中华书局将《真腊风土记》注释第31-33则交王祥第同志。赴北京检疫站打针，种牛痘，取得黄皮书。至院部，遇及宋一平同志，他现在代理对外交流委员会，赵复三、王刚二同志亦在座，向之告辞。至外事局取皮箱，护照及机票已取得，存小卢处，以便在机场办理手续。下午偕苏秉琦同志赴友谊宾馆报告厅，参加中国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五十周年纪念会，由周明镇同志主持，钱三强副院长致开幕辞，裴文中、贾兰坡、吴汝康三同志作报告，然后散会、照相。返家后，将《真腊风土记》注释稿全部写毕。晚间，观电视剧《南海风云》。

12月8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所中党委开会，商谈工作。10时许，加州大学周鸿翔教授来谈，约之晚餐。下午将《真腊风土记》注释稿全部交给王祥第同

志。晚间赴华侨大厦，邀周鸿翔教授一起，赴和平门北京烤鸭店一起用餐。周教授谈及美国电视台拍考古电影事，嘱其向中央电视台或文物局联系。

12月9日 星期日

晨间王祥第同志交来《真腊风土记》誊清稿，校对一过，即嘱之转交中华书局谢方同志，审稿后再作最后修改付印。据谢方同志意见，明年第一季度即付印。正荣侄及其同事一人来，今晚即离京南返，留之午餐，正暄儿亦来一起用餐。下午阅L. Frederic, *Sud-Est asiatique : ses temples, ses sculpture* [腓特列：《东南亚之寺庙与雕刻》] 中泰国一节。傍晚王祥第同志又来，留之晚餐。饭后正荣侄等来观电视。收拾行装。

12月10日 星期一

晨6时即起，赴飞机场，原定7：45由北京起飞，但因上海大雾，天气低于标准，所以延迟至11：45始起飞。今日翁独健、马雍同志由巴黎返京，我们去迎接他，听说河野靖已由法赴泰，并已知我出席会议，据说很是高兴。在餐厅进午餐后始起飞，13：10抵上海，停留一小时，14：20分由上海起飞，以2小时40分飞越2230公里抵东京羽田机场，民航公司李会林同志已在机场等候，协助办理手续。乘公司汽车至羽田日航旅馆下宿，拍电报告驻泰使馆。

12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9时由羽田机场起飞，系日航飞机JL463（波音747），在机上午餐，下午4：10抵曼谷。天气颇热，不仅不穿大衣，连绒衫都脱掉了。使馆二秘林桦同志来接。先赴使馆，适值张伟烈大使有应酬外出，匆匆数语，即告辞分向目的地，林桦同志送我到Royal Hotel [皇家饭店]。我住114号，隔壁113号即河野靖所居，我便去联系，了解会议情

况。领取生活费3952 Bahts [ 铢 ] ( 合170美元 )。遇及日本代表山本达郎、南朝鲜代表金秉模及印度代表等。晚间泰国联合国委员会，在此旅馆宴请我们，7：30开始，9时许散。北朝鲜原派林进相，因病未来，改由金锡亨来出席。

12月12日 星期三

晨间6时25分集合出发，8：10起飞，9时10分抵Phitsanulok [ 彭世洛 ]。由机场乘车赴城内旅馆。稍息后，即赴Srinakharinwirot ( India ) 大学。10：30开幕，由该校副校长，速古台 ( Sukhothai ) 文化研究所主任Dr. Panas Hannarkin致迎接辞。UNESCO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代表河野靖博士致辞，报告筹备经过，然后选举主席Prof. M. C. S. Diskul ( 东道主 )，副主席Dr. Satyawati Suleiman ( 印度尼西亚代表 )，Roland Silva ( 锡兰代表 ) 为大会秘书 ( Rapporteur )。到会专家除上述三人之外，尚有下列六人：(1) 阿富汗代表Mohamed Noorzai，(2) 中国代表夏鼐，(3) 朝鲜人民共和国代表金锡亨，(4) 印度代表H. Sarkar，(5) 日本代表山本达郎，(6) 南朝鲜代表金秉模。此外有观察员12人。主席就位后，河野靖宣读议事日程，通过后即开始讨论：(1) 此项研究工作的目的。至12时休会。午餐时与山本达郎及金秉模在一个桌子上，金邀我参加电影晚会，放映新罗皇陵的发掘，并准备晚餐。下午开会讨论：(2) 研究的方法及出版计划，有些发言人超出题外，大谈建议选择地点，我指出这是明天的日程，今天应先集中历史古城的定义和分类，明天再讨论选择，主席同意，乃休息喝茶吃点心。朝鲜郭善旭同志奉金锡亨之命来对我说，他们主张研究朝鲜古城，但未准备好，推到明晨更为适合，故对我的建议很是感激，又提出希望不参加南朝鲜的电影晚会，姑允之。复会后，再继续讨论，至5时散会，返旅馆，我赶紧起草对于研究长安古城的建议，用英文写，7时交给Dr. Silve。至食堂，遇及金锡亨等四人，遂一起用中餐，最后由他们付账。晚间偕金锡亨一起赴街上散步，返旅舍已9时许，阅今天散发的文件。

晨间在旅馆附近散步，这城离曼谷400余公里，人口约2万人，至Nan河，沿河北行，至桥边，可以看到金涂塔尖。返旅馆，8：30分出发至大学，继续开会，讨论“历史都市”的选择，一直讨论到下午。到会代表提出自己国家中古城值得列入此次计划中者。兹列表如下：（1）平壤（北朝鲜）；（2）Taxila [ 塔克西拉 ]（巴基斯坦，犍陀罗都城）；（3）Mallaca（马来西亚）；（4）平城京（日本）；（5）顺化（越南，未派代表，已由UNESCO资助，不再列入）；（6）庆州（南朝鲜）；（7）Anuradhapura [ 阿努拉达普拉 ]（锡兰，古都，佛教圣地）（8）唐代长安（中国）；（9）Tepe Sarder（鹤悉那，伊朗）；（10）Kancli（印度，可能为汉代黄之国）；（11）Sukhothai [ 索可泰 ]（泰国）；至于印尼，因UNESCO已资助之修复Borobudur Temple [ 波罗浮屠神庙 ]，故不再提。此外还提到缅甸的Pagan [ 蒲甘 ]，柬埔寨的Angkor [ 吴哥 ]等。讨论时，由各国代表口头说明（书面文件早已分发），各人提的意见，作为原送来文件的附录，另写一页左右的节要交给秘书处。讨论时，只南朝鲜提名庆州时，北朝鲜代表金锡亨通过郭善旭翻译，提出异议：（1）不同意新罗王于668年统一朝鲜（当时有新罗与渤海两国，高句丽旧壤大部分在渤海国境内）；（2）不同意说新罗在当时系全国宗教中心，不同意以新罗文化代表之庆州为朝鲜人民之圣地（麦加）；（3）不同意说朝鲜家姓三分之一左右出于庆州（姓氏在百数以上，以庆州为族望者不过十姓左右）。当时会议空气有点紧张。主席问金锡亨，是否同意提名庆州为历史名城之一。金说此点并不反对。主席作决定说，此次只讨论选择得当与否，其余意见，可俟将来再提，今天不谈。后来金锡亨通过翻译说明，实则系一准备好之英文稿，由郭同志念一遍。此次朝方准备颇充分，但不了解情况，除了打印两篇书面意见之外，还准备印刷品5册，但效果殊有疑问。中午进餐时，与阿富汗代表Noorzai坐在一桌，他谈起留苏14年，讨了一个苏联妇女，现总理阿明是他的老师。下午本应讨论各遗址的方法论。一般而论，方法论依照对象，所以不详细讨论，让后人去做。最后由河野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言，说提名这样多，只能择要（不超过五处）作为第一期研究对象。散会后，又去参观Wat Phra Buddaha Chinarat，其大殿有鍍金佛像数尊，有游人入大殿，皆须脱鞋始准。有跪在地上烧



香求签者。闻此庙有和尚50人左右。佛像系Sukhothai [ 索可泰 ] 时代物，又去参观金顶塔寺，有一砖塔表面为白灰，旁有一佛殿，中奉一佛。塔座正方形，但顶部为圆形。佛庙有沙弥随着大和尚跪地念经。返旅舍，7：00赴中国餐厅，系泰国UNESCO国家委员会宴请，由Prof. Diskul致欢迎辞，山本达郎教授致答辞，散席已9时许。

12月14日 星期五

晨间出来散步，至火车站，有一火车头陈列于站前。沿Mahatarim araja Rd北行，这是一条大街，晨间沿街两侧摆满小摊，或将蔬菜、鱼肉、水果放在地上（地摊），有类于北京的自由市场。返舍，早点后，8时半出发，由东道主Prof Diskul承担说明员任务，经Wat Phre Buddaha Chinaret时又停车进去参观，我们昨天去过的，也自愿再去一遍。Prof. Diskul特别指出中心佛像的索可泰时代特征，镶嵌螺钿的大门（有铭文）以及建筑物（重建）的特点。出来后，直接赴索可泰（1235-1365年之古都）古城，距彭世洛约96公里，将近目的地时，道旁有砖塔数处。博物馆设在古城内，名为Ramkkamhenng National Museum，1960年所建，1964年1月正式开放。将近博物馆时，有一佛寺，在一大湖之小岛上，即Wat Traphang-Theng也。至博物馆，下车稍息，用茶点。庭院中有16世纪Lophui Styk佛像，及门柱与门楣。入馆参观，为两层，因为时间限制，只匆匆巡行一周，楼下为古城及附近全景模型，大型雕刻、铭文（有些为复制品）、建筑零件等。楼上为Sisantca-Sulai Wat Chet Thaen出土佛教壁画摹本（14世纪物），速古台窑陶瓷，亦有中国进口明代青花瓷（15-17世纪）、鎏金小佛像、木刻浮雕等，这时楼下已催促要出发。此馆原有英文指南，但已售罄，每人获《速古台古城公园游览指南》一册。上车南行，不远处即为著名的Mahathat大寺，其中大塔（Chedi）为含苞莲花形塔顶，塔高17米，周围小塔达189座之多，其前为讲堂（Vihara），乃僧众集合念经之所。柱皆复原，闻原废土堆积约3米，经发掘复原，现为游览胜地。出来后，经南门大街，路西远望去Wat Sri-Sawai有三座塔庙（Prang），为Khner人所创建。出南门有一道城墙与三道城壕，至Wat Chetuphon（在南门外约1300米），其中峙立砖砌之Mondop，四周原

为四尊佛像（立、行、坐、卧），现仅遗留立、行二像。此寺有以页岩仿石结构之门窗等，闻为仅存的二处之一。参观后返古城内，经Mahathai大寺，北行，北门大街东侧可以看到Rawkhamhang Monunect，在一公园中，有一平台，上置此王之铜像，为索可泰朝的第三个国王（1279-1299A. D.），为一英主。道西可以看到Wat Sra-Sri，在Traphang Trakran湖中，有一大塔，为仿锡兰式，其南有9小塔，皆未及停车参观。出北门约500米，即为Wat Phra-Phai Luang，原为Khmir印度教寺，后改为佛庙，亦有似Wat Sri-Sawai之三塔，现二塔已圯，仅余北首一塔，有石灰塑门楣，为Khmir式，其东为讲堂，更东又为一塔，四周有坐佛，有的原已遮盖，砌入墙内，今又露出。更东为Mondop，与Wat Chetuphon之Mondop相似，亦四面四尊佛。出来后赴Wat Sri-Thum，有大佛，高15米，为坐像，两膝之间即达11.3米我们由复壁中爬上屋顶（山本、西尔瓦和我三人）。佛堂长阔各16.5米，其前为Vihara，仅留砖柱。据说这佛像有“能讲话的佛”之称。大概由于僧侣搞花样，在佛像后复壁中（壁厚约3米），假装佛能说话（此处1956年修缮）。复壁石阶上行，顶上有页岩，雕线形佛图。下来后，大家一起去文化中心用午餐。我们几个人相约乘小轿车由小径去陶瓷窑址参观，系砖砌，有火膛、窑室及烟囱三部分。窑的附近有碎片。参观后赴文化中心，旁有小型动物园，旅行外宾来此用膳者颇多。饭毕，又赴Srisachanalai古城参观。Srisachanalai在索可泰之北约10公里，傍Yom河。我们先至一茶室小息。Yom河流水潺潺，两岸绿树成荫，风景颇不恶。进遗址，先至Wat Chang Lom，此间大寺周围绕以壕沟，有塔及殿址（殿大小12×30米）。塔为锡兰式，底座有像39尊，石砌外加石灰，中层有佛龛19龛。出来后，至对面有一大塔，受Cealan影响，下为方座，周围有小塔7行，故名为Wat Cheli Chet Taew，小塔样式不一。大塔中原有一石佛，最近被窃。再南行为Wat Nang Phyn，有戒殿，其一边墙上残留有窗，窗柱及楣有细致之Stuzzo浮雕花叶纹。近来又有剥落。北返登山，可远望Wat Kao Phanum Phlerng，凡登112级，山顶平台，有佛像，头脸近年用水泥重塑过。西行经山凹重新登至Wat Kao Suwankiri，亦在山顶，较前者更高，可俯瞰全城及郊外，有些同行者不愿再登，即在Wat休息。下来后，至饮茶室，用点心，已5时半。乃驱车返城，7时余始抵旅馆，满身灰尘。洗澡后，金秉模博士邀往中国餐厅用餐。饭后返旅馆即休息。

12月15日 星期六

晨间在旅馆结账，然后赴大学会议室继续开会，会议记录已打印好，逐条讨论，全部通过后乃举行闭幕式。午餐后，即赴机场。原定2：30起飞，结果到6：15才起飞。在机场无事，与印度代表Sarkar教授闲谈，他谈到Debala Mitra最近几年在Nepal [ 尼泊尔 ] Tarai之Tiloura-Kot发掘，可能为佛教Kapilavastu [ 迦毗罗卫 ] 遗址，但迦毗罗卫也可能在印度境内之Piprahwa。又坐汽车在城郊转一圈，此间热带，村边柳树及香蕉颇多，居室多为“干阑”式，居室凌空，其下放杂物。飞机起飞后，7：30抵曼谷，大使馆林桦秘书来接，取行李后，与同行者告辞。林秘书说已订好机票，今夜4时即起飞。抵使馆，将用剩生活费转交给林秘书，又用20元人民币购手表一只。休息一会儿，10时许使馆李参赞来谈（张伟烈大使因事赴附近的城市去，不在曼谷），曾在1973年由墨西哥返国时同机。吃面后上床入睡。

12月16日 星期日

晨间3时即醒，林桦秘书送我上飞机场。4：15乘印度班机赴东京。林秘书将我所节余的泰币，在机场换成美元（127元）。7：00抵香港稍停，下来休息约一小时，8时再起飞（香港当地时间9时），11时30抵东京成田机场（当地时间13：30）。泰国使馆虽已通知东京使馆，但没有人来接。我与日航办事处联系，请他打电话与中国民航，今天星期日，又没有中国民航班机，所以找不到人。他劝我便在候机室办理登机手续，原来已定Iran Airline [ 伊朗航空公司 ] 801，下午5时45分起飞，如不出候机室，可以不办理入境签证手续。我便坐在候机室阅书消遣。飞机晚半小时起飞，抵北京已10时余。没有车子，出租汽车站也已下班。据云打电话向城里要车子，须半小时后才能来，劝我住机场宾馆，系新盖六层楼，每宿40元，华侨打6折，本国人打对折，我便住进去，打电话给家中，嘱向所中要车，明晨来接。洗澡后已11时余，即入睡。正炎儿于上星期四出差赴重庆。

12月17日 星期一

晨9时许，王廷芳同志及素琴儿随所中车来接。抵家，廷芳同志小坐即告辞。午睡后赴所，途经中华书局，进去与王祥第同志稍谈，至所，晤及张子明、乌恩同志。晚间收拾东西，结账。

12月18日 星期二

晨间赴院部，晤及王平、王刚二副局长，王光美局长以肺炎入院，刚出院在家休息。返所，遇及王仲殊同志，他是赴美讲学两个半月，15日返国的，谈美国情况。下午在家写汇报提纲。此次一个人孤军作战，幸能完成任务。

12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将《真腊风土记》的稿子交给王祥第同志。赴所，开会讨论所中工作。下午，偕秀君母女赴王府井购物。旋赴所，签署为联合国写书合同。复谭其骧同志一函。

12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与王仲殊同志商量所事（技术室提级等）。上海博物馆马承源同志来谈，关于明年参加美国青铜器讨论会事。苏秉琦同志处谈明年计划事。下午参加党组织活动。文物局谢辰生、罗哲文同志来，谈关于襄助周原展览会事，及《考古词汇》英译事，前者拒之，后者答应之。下午美国人包华石教授来电话，约晚餐。傍晚他们四人来所，偕往北京饭店共同进餐，一面闲谈，系初次见面，乃周鸿翔教授介绍者，此次参加旅游团来华，明天返美，曾游大同（云岗）、郑州、洛阳（龙门）及西安等处。返家，至李学勤同志处，谈巴纳教授明年来华事。

12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与张国维同志谈结束访日代表团工作事，与王平局长汇报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泰国〕会议事。赴历史所小礼堂，听费孝通同志讲访问加拿大的观感。下午，送王祥第同志南返，施其南、谢方同志亦一起送到车站。施云：吴恩裕同志于上周以心脏病猝发，死于书桌旁，《红楼梦》考据的手稿尚在桌上，墨迹未干。又谓楼邦彦同志亦于今年夏间以病去世。皆清华老同学也。返所，至新侨饭店访加州大学周鸿翔教授，谈：（1）考古年表；（2）派留学生；（3）安阳甲骨学会议。晚间由王仲殊同志出面，宴请美国简慕善教授夫妇及其二女在和平门烤鸭店，8时半始散。

12月22日 星期六

所中举行报告会，由安志敏同志作关于访问德国的报告。下午赴中宣部，参加朱穆之部长召开的关于高邮汉墓发掘的会议，文物局齐光局长和谢辰生同志及电影局同志参加。散会后赴所。晚间7时，素琴儿离京赴蒙，调职事仍未解决，希望不再发生变化。

12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阅旧的《东方杂志》（1947年）。下午阅《中国史研究动态》11-12两期。晚间起草关于参加亚洲古城会议的报告。王则诚同志来谈，以接到关于道教会议的来信也。

12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部，至邓力群办公室，商谈所事。又至鲍正鹄同志处闲谈，他去法国3个月，最近返国，谈法国考察情况。返所，得黄素毅同志来书，及所寄其先人黄迂（式苏）《慎江草堂诗》（续集）。下午，文物局罗哲文同志来，取去关于古尸保护中心建议的《光明日报》“内部

情况反映”。晚间至张炳常同志处商谈此事。

12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部，听传达胡耀邦同志的报告。下午邓力群同志偕同基建局同志来所，谈拆房盖房事。晚间写了两封信。阅《慎江草堂诗》（续集），又翻阅《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4期。

12月26日 星期三

晨间，河南郑州市博物馆陈立信同志、洛阳张剑同志来，携来浙川出土春秋墓中串珠求鉴定。李虎侯同志由英国归来，谈英国情况，又携来田汝康同志来信一封。下午，送黄素毅同志寄来之《慎江草堂诗集》给吴天五同志等，坐谈一会儿。晚间，修改赠傅吾康夫妇诗：

获信为傅吾康教授出纪念册，赋赠傅吾康教授伉俪诗一首：

汉堡学宫育俊才，又将桃李吉坡栽，钻研明史书盈案，寻访古碑石长苔。

欧陆相逢曾论学，燕京重遇共衔杯，寄言南国贤夫妇，冀北寒梅已绽开。

己未冬

建国门派出所通知，小阳户口准迁入的通知书已发下，即寄武功，嘱铁秋媳办理迁移手续。

12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文汇报》驻京记者郭坤同志来，因为看到了院报上刊登的我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消息，前来采访新闻。开始我拒不接见，后来张子明同志接待，谈了一会儿后，到我办公室来约见，只得出来。下午

所中王仲殊、王廷芳、林泽敏、靳尚谦、乌恩诸同志一起，去故宫参观“康展”，为陈列康生所掠夺国家文物的展览，书籍达12000余册，文物6000余件。遇及院部梅益、鲍正鹄诸同志，北大季羨林副校长等，下午原有吴恩裕同志追悼会，与参观冲突，只得作罢。晚间阅*Journal of Center Asia* [《中亚杂志》] 最初两期，有Asimov [阿西莫夫]、Dani [达尼] 等人的文章。

12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阅《中亚杂志》2卷1期的文章。下午赴院部，汇报泰国开会的情况，还有翁独健、马雍二同志汇报巴黎开会关于编写《中亚文明史》，及中亚研究协会的情况，经济所汇报赴非洲开会的情况。晚间至王天木同志家中闲谈。

12月29日 星期六

晨间傅乐焕同志追悼会，因事未参加。上午赴国家文物局，晤及齐光副局长及谢辰生同志，商谈文物保护事；知中央已有明令，王冶秋局长升为顾问，改由安徽省委任质斌同志为局长，尚未抵任。下午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谈所事。

12月30日 星期日

今日上班，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及林泽敏同志赴建外宿舍，至牛兆勋同志处，适外出到公园散步，其夫人谓牛病似有所发展，觉腿软舌硬。又至尹达同志处，家中无人。他们返所，我到院部，找到梅益同志，谈科学管理人员升级定级条例事及翻译人员定级职称问题等。又至鲍正鹄同志处谈此事。下午赴所，马得志同志由西安返京，晤谈秦俑坑事。写了几封复洋人的信。晚间至杨一之同志处闲谈。今天《参考资料》发表香港《晶报》社论《金章银章不可滥发》。据云：香港的《信报》、《明报》，澳门的《澳门日报》、《华侨报》等，都对此批评

过。实际所谓“仿古帝后金章银章”乃故宫收藏宣统大婚之纪念章，原定于香港艺珍有限公司发行，并非今日仿造。

12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林泽敏同志商谈所事。裴文中同志偕成恩元同志（他的燕大学生）来谈。下午至黄宗甄同志处，送去《考古学与科技史》一册。至所中，与仇士华同志谈实验室事。至翁独健同志处闲谈。返家，炎儿出差四川返京，楷儿由北大回来。



# 1980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二

今天元旦，在家休息，没有参加什么活动。上午去胡厚宣同志处，谈周鸿翔建议安阳开会事。阅腓特列：《东南亚之寺庙与雕刻》一书中关于Cambodge [ 柬埔寨 ] 部分。暄儿一家来，午饭后回去。

1月2日 星期三

阅腓特列书的Thailand [ 泰国 ] 部分，及B. Diskul的*Art in Thailand, a Brief History* [ 《泰国艺术·简史》 ] 傍晚，杨鸿勋同志来谈，关于唐长安城研究计划草案。

1月3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学术小组（正副所长及三室主任）商谈技术人员升职事，及考古工作全国体制问题。下午胡乔木院长约谈：（1）专家治院问题，（2）院所之间建立学部问题。在后一问题中，要成立历史科学学部，要我担任主任，婉却之。遇及宦乡同志，谈赴英代表团事。晚间看电视法国片《红与黑》上集。

1月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王仲殊同志由高邮暂返北京，谈高邮汉代大墓发掘情况。钟少林、李德金二同志自龙泉返京，谈发掘瓷窑情况，钟少林曾绕道湖北黄石市铜绿山，谈工地发掘情况。与王仲殊同志谈全国发掘工作的管理问题。下午在家，阅Italo Calvino's *Geographic* [ 塔罗·隆

卡：《托勒密的地理学》] 中关于Serice [ 赛里加 ] 一章，即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上校正。晚间观电视法国片《红与黑》下集。

1月5日 星期六

上午卢兆荫同志报告访问意大利情况。下午李虎侯同志报告在意、英考察科技应用于考古学研究的实验室情况，然后放映幻灯。这次他们买了600余片，今天放映了120余片。晚间至刘仰峤同志处，谈研究生制度及学位条例，他同意我的看法，允代为反映。

1月6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王世民同志 [ 为《中国历史学年鉴》 ] 所写《1979年的中国考古研究》，提了几点修改意见。下午访黄宗甄同志未遇，因为他的姐姐黄宗英同志要参考我的《考古学和科技史》，市面上已告罄，已买不到了，送去一册。至周序鸿同志处小坐一会儿，他谈清华情况，又谓自己下月全家搬校中居住。

1月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稿子退还给王世民同志，嘱他修改后先交《考古》发表，并至编辑室将此事交代一下。下午审阅黄展岳同志关于铜鼓一文，提了几点意见。

1月8日 星期二

上午返所，将黄展岳同志的文章退还给他。遇及黄盛璋同志，他谈最近去新疆罗布淖尔事。下午偕林泽敏、卢兆荫二同志赴人民大会堂，听杜润生同志讲农业问题，六时一刻始散。晚间，阅陈梦家1961-66年日记手稿。

1月9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党委商谈接待美国进修生Michael Nylan [ 戴梅可 ] 事。文物出版社金冲及同志来谈《敦煌》画册事及“考古学会论文集”事。李承仙同志奉常书鸿所长之命来谈出版《敦煌》画册，他们二人会面了，互相商谈一下。阅陈梦家1961-66年日记手稿，至66年8月24日的“这是我最后一天”为止。当晚即他服安眠药自杀，但事实上这仍不是他最后一天，抢救过来后返家，于9月2日晚悬梁自尽，多活了8天。日记太简单，工作项下有时只写“所”或“所如昨”，但几乎每天都看电影、电视，有时还加评语，当然也记一些写作篇名或参加所中学习，此外便是家庭琐事了，也着语不多。闻尚有几本，已退回给家属，此本现存考古所资料室<sup>(1)</sup>。

1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美国进修生戴梅可昨天搬入华侨大厦，今晨来所，我与王仲殊同志接见座谈，由何方同志陪她到办公室及图书室。我去苏秉琦同志处闲谈。下午审改《考古学报》2期英文提要。至张政烺同志处，商谈加州大学邀请参加讨论会事。晚间至史树青同志处，谈《风俗通义》研究工作事。

1月11日 星期五

晨间赴院部外事局，遇及王刚同志，讲美国Keightley [ 凯特利，汉文名“吉德炜” ] 来信，叫他转交王平同志办理。又至赵复三同志处，商量访英事。返所时，途经科学史所，进去与严敦杰同志谈参加国际科学史会议事。返所后，顾铁符同志来谈赴湖北参加楚文化讨论会事。下午至北京医院探视常书鸿同志。

1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商谈所事，如工农兵学员问题等。下午张友渔同志来所，听取关于对院党组的意见。晚间以考古所的名义，在华侨大厦宴请戴梅可，有王仲殊、乌恩、何方及院外事局夏森等共七人，规格为每人11元。

1月13日 星期日

阅毕应劭《风俗通义》十卷，及史树青同志的《（风俗通义）校补》、《从〈风俗通义〉看汉代礼俗》二稿。晚间至容肇祖同志处闲谈。

1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梅益同志来谈关于明天的会议事。下午在家，开始写作《我所知道的吴晗同志》一文。翻阅1931-34年日记，快50年了，不禁感慨系之。

1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部，参加重建中国史学会的筹备会议，由梅益同志主持。开会前散发当时（1951年）第一届理事会名单（去世者已占三分之二以上）：

主席：郭沫若 副主席（二人）：吴玉章，范文澜

理事（41人）：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徐特立、郑振铎、吴晗、陈垣、华岗、向达、陈寅恪、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汤用彤、裴文中、陈翰笙、陶孟和、周谷城、潘梓年、翁独健、嵇文甫、邓初民、叶蠡生、徐炳昶、邵循正、白寿彝、金毓黻、马衡、叶恭绰、宋云彬、杨东蓀、罗常培、周予同、楚图南、尹达、金灿然、杜守素、夏鼐、郭宝钧、杨树达、季羨林、吴泽、马坚。

候补理事（9人）：杨绍萱、唐兰、钱杏邨、王伯祥、蔡尚思、李则纲、赵宗复、杨荣国、孙叔平。

理事中现存者16人，其中在京者为11人。9时开会，梅益同志说明开会旨趣，然后有陈翰笙、我、黎澍等发言。我提前退席，偕王仲殊、安志敏二同志赴故宫武英殿，参观青铜器展览。遇及新任文物局局长任质斌同志及齐光、郭劳为、于坚等同志。由马承源同志（昨天刚由上海来京）陪我们参观。还遇到北京市文物局赵光林同志等亦来参观。此次共展出105件（包括秦俑八件、玉器八件）。游览一周后，稍坐，即告辞。下午所中开始田野工作队的报告会，由郑乃武同志报告新郑县裴李庄发掘。刘随盛同志报告武功县浒西庄龙山遗址的发掘。返家，傍晚，俞筱尧同志来谈，关于《敦煌》画册问题。

1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纺织史编写组来所征求初稿意见，由我与吴汝祚二人接待座谈。写了几封复外国友人的信。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听邓副主席报告，是新年时对民主人士谈过的，即：（1）当前的形势及80年代的任务；（2）四个现代化的四个必要条件（一为坚定的政治路线，二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三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四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队伍）；（3）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3时开始，至6时20分始毕。晚间至李学勤同志处，商谈回复何四维（Hulsiwe）来信询问关于云梦秦简的事。

1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田野队汇报工作，胡谦盈谈甘肃东部镇原常山遗址的发掘，类似齐家文化而有其特点；张岱海同志谈山西襄汾陶寺的龙山型墓地，有大墓，出烧后彩绘陶，花纹近似辽宁大甸子。下午续写《我所知道的吴晗同志》。

1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文物出版社借我所会议室，召开5卷本《敦煌壁画》（与平凡社合作）编委会。据云中日双方各四人，我方为常书鸿、宿白、金维诺和我。日方为长广敏雄、冈崎敬、邓健吾及另一人（未定）。监修二人为王冶秋和貝塚茂树。此次谈图片及文字部分，3月底皆要交卷。图片已基本完成，文字部分尚须努力。由常书鸿所长组织敦煌研究所力量，谈至12时始散。下午所中编辑小组开会，讨论今年期刊赠送名单及今年工作计划。晚间写了二封信（小南一郎，张光直）。

1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田野队汇报，杨宝成同志谈后岗龙山文化遗址，刘观民同志谈张家口市庞家堡区白庙宣化墓地，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不同，而与内蒙古西部相近。下午在家，继续写作《我所知道的吴晗同志》一文。

1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赴所中翻阅藏书，想找《太平天国史事丛考》原印本未得（仅有罗尔纲赠六卷本）。下午在家继续写作《我所知道的吴晗同志》一文。

1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中华书局谢方同志，偕沈之瑜馆长的女儿沈建华，来所访问。他们走后，写了几封复国外友人的信。下午赴北京医院探视常书鸿所长的病，他正在那儿起草文件，大概是关于敦煌学研究所的，略谈关于前星期五的会上编纂《敦煌》图录事。返家，继续写《我所知道的吴晗同志》一文。

1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年终汇报，李遇春同志谈汉城发掘（武库、未央宫），马得志同志谈唐城工作（青龙寺发掘，慈恩寺调查钻探），乌恩同志传达上星期六院部召开的创汇会议情况。张芝联同志来，谈访问罗马尼亚顺便到希腊事，我告以此事要另打报告，又说到家谱学开会事。时已下班，我偕之一起回家午餐。下午在家，继续写作《我所知道的吴晗同志》一文。

1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赴国家文物局，上星期搬回红楼。至齐光同志处谈秦俑坑事，石兴邦亦参加。又至新任局长任质斌同志处，沈竹同志亦在座，少顷，郭劳为同志亦来参加，谈至下班时始告辞。下午在家，将《我所知道的吴晗同志》一文写毕，约7000余字。

1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田野队汇报，孙秉根同志谈报告新疆吉木萨尔城郊大庙遗址，发现一批精美的壁画及塑像，放映彩色幻灯片。杜玉生同志谈洛阳汉魏故城中永宁寺木塔遗址。下午写了几封复外国朋友的信，修改《我所知道的吴晗同志》一文。晚间去访王冶秋同志，他已卸去局长职务，改任顾问，颇有“无官一身轻”之感。谈到吴晗事，他说自己1948年在孙连仲处任少将参谋，做地下工作，因叛徒出卖，军警来捕，乘机逸出至吴晗处，想逃至解放区。吴初有惧意，其夫人袁震较坚决，后介绍之与北方大学一地下工作的党员联系上。他来吴处，带王去解放区，卸下军装，换上吴的大褂。又云解放后会面不多，但有两三次偕吴一起在故宫御河钓鱼，吴在清华时亦常在小河上钓鱼，还是有一手的云云。

1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晤及梅益及鲍正鹄二同志；又至外事局，三王中一病一出差，仅有王刚副局长，稍谈后返所。下午在家。晚间至邓力群同志处，商谈所事，兼及院事。邓有消极意，说干不下去了，要离开社科院，但为其企业化办法辩护，说没有要全院企业化，只要行政方面企业化。

1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王仲殊同志报告在美讲学两个半月的经过，整整讲了三小时。下午至刘大年同志处闲谈，他在日本讲学三个月，上星期才回来。

1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回信给谭其骧同志，讨论七洲洋问题。正暄儿来，午饭后，送楷儿上车返武功。下午阅R. Tichane, *Those Celadon Blues* [提查尔：《中国青瓷的青釉》]（1978年）。傍晚去吴世昌同志处，谈访英事。

1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开了两次会：一是殷墟保护范围扩大方案；一是修改《古遗址、古墓葬调查发掘管理条例》，文物局送来一个初步草案，我所各室提意见，今天议论定一草稿，以供文物局参考。下午至胡厚宣同志处小坐，沈有鼎同志亦在座。返家，阅《中国青瓷的青釉》。

1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继续汇报，李德金同志谈龙泉紧水滩笔架山窑址的发掘，韩榕同志谈山东福山丘家庄早期新石器发掘遗址的发掘，尚有二队未作报告。下午在家，阅毕《中国青瓷的青釉》（pp. 1-206），作札记。



1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宿白同志来，谈研究生指导问题，及楚文化讨论会事。下午偕吴世昌同志赴院部，参加宦乡同志召集的访英代表团碰头会，决定以赵复三同志换李琮同志，因为下半年时另有一经济代表团前往也。

1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偕徐光冀同志赴文物出版社，晤及王代文同志，谈“考古学会论文集”事，决定再抽掉几篇。又与俞筱尧同志谈《敦煌壁画》及王振铎的论文集事。下午在家，阅吴晗《读史札记》。

## 2月

2月1日 星期五

上午美中友好代表团四人，由副团长率领来所访问，由我与王仲殊同志接见。下午波士顿博物馆吴同主任（美籍华人）来谈。晚间偕炎儿去红星电影院观日本电影《人证》。

2月2日 星期六

上午顾铁符同志由武汉开楚文化会议返京，来所谈会议事，及江陵纪南城保护问题（最近挖了200余亩的鱼池）。下午在家，写信给《社会科学战线》刘英杰同志，补寄《我所知道的吴晗同志》一文的附录，即《吴晗著作目录》。徐光冀同志来谈“发掘条例草案”事，他已写出一个文字稿，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晚间看电视片美国幻想片《从大西洋底来的人》第5集《微波化冰器》。

2月3日 星期日

上午阅《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4期，关于《北凉沮渠安周造寺碑》拓本一文，连断句都断错了，写了一函给他们的编辑部。下午写提查尔：《中国青瓷的青釉》的书评。又去谢辰生同志处，送去“发掘条例草案”。石兴邦同志来未遇，留下《大百科》的条目（外国考古部分）。

2月4日 星期一

上午谢辰生同志来，送还“考古发掘条例”（二稿），稍有修改。他走后，我将这交给王仲殊同志，请其定稿后付打印。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参加院部召开的“迎春茶话会”，由邓力群同志主持，先由胡乔木同志致辞，然后有各所的严中平、吕叔湘、费孝通、陈元晖、王光美、李学勤等讲话。到会者约600来人，为院所党政领导、高级研究人员及老

革命，我所去了20人，至5时半散会。

2月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审阅马承源同志的《中国古代青铜双音钟》一文。写了几封信。下午参加院部对外学术交流委员会。顺便至自然科学史所访严敦杰同志，商谈关于UNESCO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的《世界文明史》编写事。晚间电视为故事片《李四光》。

2月6日 星期三

上午返所，召三室研究人员，布置今年工作计划，并对“三十年考古”作出加紧赶工的呼吁，希望3月底以前能全部完成初稿。教科文组织委托撰写《中国考古的新发现》。李唐晏老先生来访，今年已76岁，青光眼导致目盲，由其侄扶持来所。下午在家审阅顾铁符同志写的两篇文章，都是关于随县曾侯乙墓的，一为试论封建制度下的杀殉问题，一为随县曾侯的秘奥。

2月7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马承源同志来谈，取去他所写的论文，托之带信给张光直教授，他明天即离京赴美。赴院部，与宦乡、梅益同志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明史》编写事。下午在家。审阅文物局交来的《中国博物馆》英文稿。

2月8日 星期五

上午美国MMA [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纽约大都会博艺术博物馆 ] A. Murck [ 默奇 ] 来所，由我与大张（张政烺）、小张（张长寿）接见，谈访美日程及订机座事，交给我们机票。送走后，敦煌所李

承仙同志来，约下午去常书鸿所长处商谈编辑计划事。接日本杉原庄介教授来信，与王仲殊同志商谈复信事。下午赴北京医院访常书鸿所长，其同室新搬来一位病人，即周总理的弟弟，其相貌与周总理颇相似，与常书鸿所长同年龄，皆肖龙（1904）二月生，惟相差二天（22及24日）。少顷，常沙娜母女亦来，今天才知道她继嫁科学院外事局崔光斗同志。等候金冲及同志，未来，乃告辞返家。

2月9日 星期六

上午敦煌所李承仙同志来，约俞筱尧同志一起，商谈《敦煌图录》事，照昨天商定的意见，告以编委会希望去电甘肃，催参加编写人员迅速来京。新华社西安分社王焕斗同志谈调查汉长城遗址事。下午在家。至王明同志处，转交阎文儒同志一函。素琴儿从内蒙来办理调动工作手续。

2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赴人民大会堂，听李先念副总理谈国内经济形势，目前任务及方针等。午后，审阅《中国博物馆》英文稿，无暇大修改，只改动数处，如“吐蕃语文”误译为“Turfan Language”之类。

2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院部开会。下午赴政协礼堂，参加中华书局举办的春节联欢。

2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处余魁处长，来谈关于今秋在武汉召开考古学会年会事。故宫顾铁符同志来，将他所写的两篇关于楚文化的文章退还给他，并提了一些意见，以供修改时参考。谢端琚同志来谈

《青海柳湾》报告编写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关于齐家文化的，并参观其携回的实物。下午赴院部参加关于制定“吐鲁番历史考古研究计划”的会，有梅益、张友渔、陈翰笙、翁独健、马雍、胡绳武、谢辰生、孙毓棠等同志，决定成立领导小组及工作小组。晚间至谢辰生同志处，谈修改《中国博物馆》英文稿事。

2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开新年联欢会。由王仲殊同志主持，先由我讲话。我回忆65年新年联欢会，有老头儿合唱《社会主义好》，今天则徐旭生、郭宝钧、黄文弼、陈梦家、颜闾五位皆已去世，我与苏秉琦亦年届七十，“天增岁月人增寿”，祝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并讲了一个故事。然后，文娱节目。此次有美国进修生戴梅可女士参加。散会后返家，秀君还记得阴历今天（十二月二十七日）是我70岁生日，中午吃面条。下所申党委开会。蒋若是同志由洛阳来京，邀之与王世民同志一起来自家晚饭。

2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偕王仲殊、王廷芳至牛兆勋同志处探病，他的病仍是那样，打针吃药仅减缓发展而已，腿软舌硬，已休养二年矣。出来后至张政烺同志家，全家出去了，至历史所办公室亦未遇，大概办年货去了。遇及李学勤同志，稍谈。至梅益同志处，二王正与他谈我所三户搬迁事，将田汝康同志来信留下请韩秘书转交。下午至所，他们又在那里跳舞，昨天下午已举行半天舞会，此风不可长也。

2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二王将给院部的报告定稿打印。写了几封复国外友人的信。下午在家阅历史所出版的《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2期。胡厚宣同志来谈周鸿翔教授建议在安阳开会事。晚间分岁酒。今年只有暄、炎二儿两家六人与阳孙及一江。饭后观电影。爆竹声彻夜不绝。

2月16日 星期六

今天系阴历庚申年正月初一。晨间，杨虎同志夫妇来贺年，小坐一会儿，陪他们至孟凡人同志处。我去王则诚、吴世昌二同志处，都去参加统战部在人大大会堂召开的新年联欢会去了。至容肇祖、杨一之二同志处贺年。炎儿来谓家中有客，乃仇士华、李虎侯二同志来贺年，后来又有王世民、马得志、赵铨三同志来。下午，王则诚、杨一之同志来贺年，同乡徐婉维同志夫妇来贺年，并谈及留美事。阅《文史》第七辑中诸篇文章。

2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容肇祖、吴世昌、徐光冀三同志来贺年。至胡厚宣同志处贺年，遇及唐兰先生的次子，现在故宫工作，整理唐先生的遗著。午后，薛寿樟同志来贺年。傍晚，何方同志陪美国进修生戴梅可来，约之来参加新年分岁酒也。晚餐两桌，戴梅可的一桌，有我、何方等一共六人，她带来一瓶法国香槟酒，即打开喝了，又用葡萄酒。饭后闲谈，9时始去，已开始微雪。

2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夜间积雪未化，天阴。华觉明同志夫妇、胡厚宣、李学勤、王亚蓉（代沈从文）等来贺年。下午偕秀君及冯静同志，赴大兴胡同访朱瑞绶同志（为熊瑾汀同志的夫人），稍坐，谢其对小阳户口迁入事协助之力。出来后，我与秀君赴北京工业学院访张国熊同志，未遇，仅晤及其婿，我们留言后便出来。至民族学院程溯洛同志处，适同乡叶君（叶向奎）夫妇，亦在其家。我与程溯洛偕往访王静如同志，折骨已愈。稍谈后，返程家，告辞返城。知所中杨鸿勋、孙秉根二同志曾过来。

2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去访邓力群、于光远二位副院长，一未起床，一已搬家。返家，马雍同志来贺年，谈及中亚史研究会的工作计划事，他是该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2时半始去。下午，秀君偕炎儿去买冰箱，我在家看着阳孙。金维诺同志来谈，关于中国美术史及佛教壁画问题。出来至严济慈同志家贺年，昨天《人民日报》刊登其生平事迹及贡献，他拿威士忌酒来待客。少顷，刘导生同志夫妇来为他贺年，我坐一会儿便走了。晚间，开始写作《中世纪中国和拜占庭的关系》一文。

2月20日 星期三

春节4天假，匆匆过去，今天上班。送阳孙上幼儿园，至所，遇及二王，闻三户搬迁又有问题。外文局张星联同志（已78岁）来谈，拟编《中国考古文物词汇》（汉英对照）事。赴院部至宦乡、赵复三同志处，商谈参加罗马尼亚会议事。下午在家，新购冰箱送来。出去理发，人仍多，访沈从文同志，未遇。

2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开所务会。下午，党的组织生活，由王廷芳同志在全体党员会上传达邓副总理报告，然后分组讨论。

2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至外事局遇及王刚同志，商量杉原庄介及周鸿翔来信事；又至赵复三同志处，商谈赴罗马尼亚代表团事。返所，写了几封信。下午在家，至沈从文同志处，谈王翊同志工作事。院中讨论体制问题，由乌恩同志去参加。晚间阅《从文自传》。

2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二王商量所事，徐苹芳同志谈访美事，殷玮璋同志谈铜绿山工作事。下午偕二王赴邮电医院探视尹达同志之疾。晚间至沈从文同志处还书，谈至9时半始回家。

2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访黄宗甄同志，未遇。至王天木同志处，旋偕往访谢辰生同志。谢同志说：王冶秋同志在三个问题上顶撞了上司：①不能出卖文物出口；②不准博物馆门票涨价；③不准故宫设置外宾旅馆，当然他的去职另有原因。下午在家修改《真腊风土记校注》。

2月25日 星期一

昨夜下雪。上午送阳孙去幼儿园，又送去止咳药水。所中谈提级计划，写了几封信。至裴文中同志处，商谈学术委员会开会事。下午，文物局齐光、陈滋德、黄景略三同志来，谈关于教科文组织中亚研究计划委员会事。傍晚至胡厚宣同志处，送去刘克甫的赠书《中国中古时代初期的少数民族》。

2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日本旅行社村山樱树等二人来所，携来埴原教授的信，谈日本人类学代表团来华访问事。下午在家，阅陈正祥《真腊风土记研究》，作札记。

2月27日 星期三

英国A. C. Graham [ 格雷厄姆 ] 教授的华裔妻子张德宝女士来，送来格雷厄姆的新著*Later Mohist Logic, Ethics and Science* [ 《后期墨家的哲学、伦理及科学》 ]，并嘱转交吴世昌同志一册。她是张彪的孙女，



48年赴香港，后与英人结婚。下午林志纯同志携其子林郁同志来，座谈一会儿，他们到胡厚宣同志处。我至吴世昌同志处，送去格雷厄姆之书，座谈一会儿。

2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孙秉根同志汇报工作。昨天下午中亚史研究会开会，讨论吐鲁番历史考古研究项目。新疆穆舜英同志来谈。北大邹衡同志来谈山西翼城工作情况，偕之返家，留之午饭。下午党小组开会。我与王仲殊去探视尹达同志，商谈后天所中学术委员会会议事。他又谈起近年田野考古工作的水平降低，工作人员不下坑，不动手，以及保护文物工作方面的问题。

2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与王仲殊、安志敏二同志商谈所中事务。下午赴政协礼堂参加叶恭绰（1880-1968.8.6）追悼会，由胡愈之同志主持，遇及王朝闻、常任侠等同志。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商谈明天学术委员会事。晚间广播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召开十二大，并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素琴儿由内蒙返京，调职事已完成。

## 3月

3月1日 星期六

所中开学术委员会，缺席者裴文中、尹达、石兴邦三人。议程第一项为提升技术人员，第二项为通过今年工作计划。下午在家阅陈正祥《真腊风土记研究》一书（PP. 1-66）。建正外孙参加二中转学考试。

3月2日 星期日

将陈正祥《真腊风土记研究》中可采或可批的地方，分别收入我的《真腊风土记校注》草稿中。

3月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杨鸿勋同志偕汪之力同志来谈，他现在力学研究所。下午赴院部，赴罗代表团决定人选10人。傍晚至和平门烤鸭店，由张友渔同志作主人，宴请澳大利亚的巴纳教授及张光裕，有李学勤、王平等作陪。返家，阅萧离同志的《回忆向达先生》一文。

3月4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报告会，由殷玮璋同志谈铜绿山发掘，李文杰同志谈湖北关庙山史前遗址的发掘。下午赴八宝山参加齐思和同志的追悼会，系2月29日去世，年73岁。傍晚偕王仲殊、安志敏、卢兆荫三同志赴瑞士大使馆，应席望南大使之邀，为Bandi [ 邦迪 ] 教授访问举行酒会。邦迪教授曾于1977年9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来华访问五星期，此次是由中国旅行社安排，率领一旅行团二十余人来华参观两星期。他送给考古所以复制标本八种及小册子两本，谈最近瑞士考古工作。使馆参赞G. Ducrey谈及纽约一位Carlton Smith [ 卡尔顿·史密斯 ]，想在中国设置一奖金基金会，以彼命名，谓已与章文晋副外长及王平副局长谈过，托

我赴纽约时可进一步谈一下。

3月5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外事局，将G. Ducrey的信托王刚同志转给王平同志；晤及赵复三同志，商谈此事。至社科院规划局访梅杰同志，谈翻译人员条例及我所建筑计划事。返所，偕苏秉琦、佟柱臣二同志赴政协礼堂，参加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大会，由宋庆龄副委员长主持，许德珩副主席致辞，只开了45分即散会，返家。下午，偕安志敏同志赴邮电医院探视尹达同志，汇报前星期六学术委员会经过情况，并及李光谟同志的来信及附件。

3月6日 星期四

上午澳大利亚国立堪培拉大学巴纳教授及张光裕二人来所作报告，由我主持。今天报告，巴氏主要谈研究中国青铜器与利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考古学。下午党组织生活。晚间，偕王世民、李学勤二同志赴北京饭店，访巴纳教授，他提出派留学生及陶片标本事。

3月7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开评级提薪委员会，传达中央文件，讨论到中午。下午续开，讨论下星期的动员报告草稿，我已看过，并提过意见，没有参加。科学院送来学部委员补选候选人名单。出来后，赴北黄城根宿舍，访张文佑同志，知亦搬家到黄庄，稍谈后即出来。至建外宿舍访孙毓棠同志，孙同志谈起1945-1947年在英国牛津时，听Prof. Gadd [加德教授] 谈起我的博士论文*Ancient Egyptian Beads* [《古代埃及的串珠》]，至少有60年的命运，为研究此道者必须参考之书。那时他是应British Council Scientific Scholarship [英国科学奖金委员会] 之聘，与邵循正、沈有鼎、洪谦三人在一起去的。

3月8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院部接待罗马尼亚大使馆秘书，谈8月间赴罗马尼亚代表团问题。阅*Expedition* Vol. 22 No. 1 [《探险》22卷1号] (1972) 关于Ancient Lapidary [古代玉石雕刻] 一文 (pp. 17-32)。

3月9日 星期日

草写一篇短篇文章《风俗通义小考》，约1400字，拟交《文史》刊登。傍晚至王则诚同志处，询问其《抱朴子内篇校释》稿付印情况。

3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偕苏秉琦同志赴中国历史博物馆，参加曾侯乙墓研究讨论会，由考古学会、历史博物馆及湖北博物馆合办。今天由我主持，陈乔馆长介绍筹备经过。顾铁符同志谈随国与曾国的问题，接着张政烺、史树青、李学勤、黄盛璋、俞伟超、朱德熙等同志纷纷发言，颇为踊跃。下午赴所，又至中华书局晤及谢方同志，谈吴静安的《左传集解》书稿事。

3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偕苏秉琦同志赴历史博物馆，介绍王世民同志与湖北文化局邢西彬局长谈拍摄 [曾侯乙墓铜器] 照片事。我不参加讨论会，出来至文物局，晤及陈滋德同志商谈工作。又至院部晤及宦乡同志，谈访英事，决定4月24日动身，在西德勾留三天。又至梅益同志处，告诉所了解吴静安的《左传集解》书稿事。出来至自然科学史所，晤及严敦杰同志，催其对于《世界文明史》提书面意见，早日交卷。下午，赴南长街礼堂，胡乔木院长谈院中工作，谓今后恐更无暇多管院事，正在讨论改革体制，谈及颇赞同我所提的不要三化（衙门化，宣传部化，企业化），强调科学研究，只能用科研成果直接或间接为四化服务。散会时已6

时。建正外孙转学二中今日才解决。素琴儿今天赴轻工业部招待所去住。

3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大会，由我主持，为考评升级事作动员也。下午赴科委，参加讨论院士制度。由于光远、武衡、钱三强三同志作说明。到会者有中国科学院严济慈、周培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冯至与我，医学科学院黄家驷等二人，农业科学院金善宝等二人，教育部吴大厦（代表黄辛白），讨论了一下午。

3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内蒙李逸友同志来，邀请参加内蒙古考古学会成立会，告以已作布置，请苏秉琦同志前往。湖北省博物馆三同志来，谓邢局长已于昨日离京，谈考古学会年会事，及曾侯墓出土文物拍照事。下午在家，阅杉本直治郎《东南亚细亚史的研究》第1册，主要是关于“西洋布”的一篇，其余只看了提要。晚间，常书鸿所长原约来家访问，商谈壁画事，但以有些兰州客人，不能出来，来电话道歉。

3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日本土井正兴教授来所访问，是一个人带我国翻译来谈，他是搞西洋上古史的（希腊罗马史），参观我所标本室及实验室，11时始去。下午赴院部找宋一平同志，未遇。托梅益同志将信转交给宋同志，为王廷芳同志兼任行政副所长事也。梅益又谈及沈从文提名要人，婉拒之。

3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将《真腊风土记校注》所需插图，交给绘图组描绘。下午在家整理《真腊风土记校注》的稿本。

3月16日 星期日

今日整天在家整理《真腊风土记校注》的稿本。上午曾赴所，遇及杨鸿勋同志，正在值班。至办公室取书，写信给季羨林同志。晚间常书鸿所长夫妇来，谈《敦煌壁画》编辑事。

3月17日 星期一

赴所，与院部梅益同志及文物出版社俞筱尧通电话。赴文物出版社，晤及金冲及、俞筱尧二同志，谈《敦煌壁画集》编委会事，决定明天召开一次。至谢辰生同志处，谈文物保护事。他谈到对王冶秋前局长的评价，谓要一分为二，就优点而论，还是知道保护文物是怎样一回事，例如反对故宫出卖处理品文物，反对门票加价，反对故宫中盖外宾招待所，反对文物作为商品出口，敢想敢作等等。尤其是反右时，没有把局中持不同意见的人打成右派。返所，今天起，开始对各人评定，在各组进行，作为升级的根据。下午，赴中华书局取回《真腊风土记校注》的序言，又由谢方同志介绍至吴树屏同志处，取回《风俗通义小考》，修改后再交《文史》发表。返家，继续整理《真腊风土记校注》稿。

3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文物局，参加《敦煌壁画集》的编委会，由常书鸿同志主持，宿白、金维诺和我共四人都出席，列席者有金冲及、俞筱尧、黄文昆，谈至11时半始散。下午继续在家整理《真腊风土记校注》。晚间石兴邦同志来谈，今天新由西安返京，参加所中考评升级讨论。

3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偕石兴邦同志赴文物局，访齐光同志，谈出口文物问题，各持己见。

3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赴中国美术馆，参观新疆石窟寺壁画展览会，遇及李遇春同志，告以此类展览会一般要对展品先行编号，以便引用。年代方面，误依阎文儒同志说法，将早期的归入东汉，实嫌过早，而晚期归入元朝，亦嫌过晚（所谓蒙古人供养人像，实为回纥人。旁边一些题记为古维吾尔文，而非蒙古文，耿世民同志亦是此意）。下午在家，继续整理《真腊风土记校注》。洛阳蒋若是同志来，谈到地方财政独立，以致文物经费无着落，又将事业费化在编外人员工资上去，留之晚饭。饭后观电视《丝路花雨》舞剧。

3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今天所中为戴梅可布置了一个座谈会，由徐苹芳同志主持，由所内外专家李学勤、于豪亮、黄展岳等同志参加。我赴院部，与王平同志商谈外事（赴罗马尼亚事，联合国教科文西安会议事）。下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商谈如何答复教科文组织。返家，继续整理《校注》稿。

3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与王平同志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明年在西安开会事。返家，日本九州大学冈崎敬教授来访，有中央电视台郭同志作陪，谈到11时余始去。下午与王仲殊同志谈所中考核升级工作。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

3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继续整理《真腊风土记校注》。下午赴北京饭店，参加《中国壁画》编委会的座谈，由文物出版社王仿子社长主持，高履芳副社长亦参加。编委我方有常书鸿、宿白、金维诺和我四人，日方为邓健吾、冈崎敬二人（长广敏雄未来，提出书面意见）。日方尚有平凡社代表中村新珠及山本恭一。谈至6时始散。6时半在和平饭店用餐，王仿子作主人，9时始散。

3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召开党组会议，商谈考评工作。下午在家整理《真腊风土记校注》。晚间，日本平凡社中村新珠在丰泽园设宴回请我们，闻下午商谈已大致决定编纂具体方案。

3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考评升级小组13人开会，讨论名额分配问题。下午在家继续加工《真腊风土记校注》。晚间，张友渔作主人，在和平门烤鸭店招待三上次男率领之日本中国古陶瓷研究者友好访中团。

3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召开各组组长会议，传达昨天的决定，让他们回到各组召开会议讨论。下午张子明同志传达上午召开的全院保密工作会议。审阅《敦煌洞窟形制研究》一文，提了一些意见。

3月27日 星期四

三上次男率领的日本陶瓷代表团来所访问。上午参观标本室及实验室等。下午开座谈会，并作报告，由我主持，先由冈崎敬及三上次男分



别讲日本发现的陶瓷窑址（古代及中古，明清部分），佐久间讲景德镇元明时代陶业，最后由冯先铭同志讲中国陶瓷窑址及瓷器的新发现。散会时已6时许。

3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参加宦乡同志主持的访英代表团的会，一共八人，商谈准备事及约请外交部人员介绍英国情况。下午，自然科学史所的段伯宇同志来，商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明史》编写事，我劝他将此事交给社会科学院统筹办理。晚间校阅《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一文。

3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陈滋德同志来，他出差甘肃刚回来，为了敦煌所人事问题去的；谈及最近中央要成立古物保管委员会事，已在提名人选中。梅益同志来电话，商谈史学会事。下午赴所，将《真腊风土记校注》再作修改，尚余“版本考”未写，其余可说是脱稿了。晚间阅张政烺的《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

3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同乡徐婉雏同志（徐赤文先生之孙女）偕其爱人蒋永宁同志来，留之午餐。蒋同志已由其单位决定派赴美国进修，尚未联系好学校。午睡后，赴北京医院探视王冶秋同志，知已出院返家，乃赴其家探视。适值刘大年同志亦在座，谈一会儿，即出来。晚间看电视日本片《白衣女郎》。

3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赴建外宿舍访张政烺同志，将他所写《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还给他，请他写一约3000字的提要，本星期内交差。我将《真腊风土记校注》全部稿子整理好，连同地图及插图一起交给谢方同志，请其托人誊清，尚余《版本考》及照片，下次再补。

## 4月

4月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旋至院部访问梅益同志，谈史学会召开重建会议事。下午将《真腊风土记校注》所需照片找出来，托照相室翻印。

4月2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开考评小组会，将连日考评结果汇总起来，布置下一步，拟将群众考评投票得票在110票以上的100人，列为第一榜。下午在家写《〈真腊风土记〉版本考》。

4月3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又开考评小组会，决定第一榜，即定局公布。科技馆筹备处王琦同志来，谈与加拿大交换科技史展览事。刘思慕同志来谈访罗事。下午在家抄誉《版本考》，审阅殷玮璋《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文。晚间吴震、武敏夫妇来谈。

4月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闻昨天各组讨论第一榜，意见颇多。领导小组几人商谈，决定仍按原来计划，继续投票，以便产生第二榜。下午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

4月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修改《版本考》。晚间蒋永宁同志来，给他写一函介绍给林家翘教授。

4月6日 星期日

上午王静如同志来，谈他的著作事，胡厚宣同志知道他来了，便来我家，一起聚谈。下午，王天木同志来。带来谢辰生同志写给胡耀邦同志并转中央书记处同志信的复写件，及耀邦同志的批示。晚间准备明天报告的稿子。

4月7日 星期一

上午微雨，所中开田野队会议，由我作报告，强调田野工作应该注意科学性。王仲殊同志介绍1963年所中制订的田野队工作条例。王廷芳同志谈田野队财经制度。下午赴所，观铜绿山发掘电影试片。又至中华书局访谢方同志，谈《真腊风土记校注》誊抄定稿事。

4月8日 星期二

上午赴京西宾馆，参加中国历史学会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此次各省代表及特邀代表，共计164人（其中因病、因事未能前来出席者十余人）。预备会议由梅益同志主持，报告代表大会筹备经过和这次大会要讨论的主要问题，选举大会主席团。因时间关系没有将选举结果当场宣布，先行散会。下午2：30举行开幕式的照相，胡乔木院长来，与代表们一起照相，3时开幕，宣布当选的主席团15人：白寿彝、周谷城、梅益、黎澍、刘大年、夏鼐、翁独健、郑天挺、尹达、邓广铭、侯外庐、张友渔、吕振羽、陈翰笙、梁寒冰。白寿彝未来，乃由周谷城同志为执行主席。主席团上台，并请牟润孙（香港代表团）上台作为来宾。乃由张友渔同志致开幕词，胡乔木同志讲话，6时始毕。散会后，胡乔木院长接见香港代表牟润孙、李锷、赵令扬三位教授。晚饭后，与张政烺、宿白二同志谈《真腊风土记》，请其鉴定《百川学海》重辑本的刊刻年代，一致说为天启、崇祯间刻。返家。

4月9日 星期三

所中开会，关于考核升级事，第二榜已公布，讨论第三榜即最后一榜的布置。下午赴所，将《〈真腊风土记〉版本考》写毕。

4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赴京西宾馆参加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闻昨天讨论过胡乔木同志的讲话，并讨论过学会章程。今天上午小组会议，酝酿理事会名单。下午改为交流学术情况（原为明日的议程）。孙毓棠谈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分册；郑天挺谈编写《中国历史大辞典》；李新谈编写《中华民国史》；刘大年谈对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建议；胡华谈对研究党史的几点建议。晚间观电影《蝴蝶梦》。

4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先开主席团会议，再开大会，有牟润孙、谭其骧、侯方岳诸同志发言，然后投票选举理事会。下午小组会，讨论制定史学研究规划，古代史两组合为一，因为许多同志进城办私事去了，有六位去医院探视顾颉刚先生。晚间观电影《恶梦》。

4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主席团开会，讨论会章草案及致台湾史学界信。然后理事会开会，通过会章草案及致台湾史学界信，并选举常务理事、主席及秘书长。下午大会由周谷城同志主持，香港代表牟润孙作补充发言（钱穆近况、古籍出版工作、复印机问题）。然后宣布投票结果：郑天挺（天津）、周谷城（上海）、邓广铭（北大）、白寿彝（北师大）、刘大年（近代史）五人为主席团成员，梁寒冰（通史）为秘书长，常务理事15人。然后通过学会章程及致台湾史学界人士的信。最后由周谷城致闭幕词，宣布散会。决定明天再开一次理事会。晚餐后，返家，补记近日的日记。

4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新出*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 的英文版创刊号，其中金岳霖的《中国哲学》一文，只有英文版有之，英文写得很漂亮，但所谓中国哲学之特征，仍是《中西文化及其哲学》那一套，实则西洋古代哲学亦是如此，偏重认识论及逻辑学乃西洋近代哲学之特征，我国近代哲学也有这倾向，金氏即为此代表也。费孝通一文，内容平平，英译者亦为劣手，甚至于介绍费氏为攻Socio-anthropology，由中文“社会人类学”硬译成英文，而不知英文原作Social anthropology而并无Socio-anthropology一字也。

下午参加中国史学会理事会，讨论到出版学术性会刊问题，议论纷纷，最后觉得有此必要，但是否可能出一水平较高的刊物，又觉胆怯。我提出如果利用《历史研究》的组织与刊物，而作为史学会刊物，为之组稿、审稿，或可解决此难题，大家都赞成，只是黎澍不表态。秘书长梁寒冰提名副秘书长李侃及上海一位。散会后，至沈炼之同志处，暄儿亦来见沈老，乃暄儿中学时的老师也。返城后，偕胡厚宣同志赴北京医院探视顾颉刚先生。晚间至王天木同志处，与谢辰生同志谈秦陵发掘事，既未盗掘过，应坚决制止发掘。薄树人同志在座，谈科技史事。返家已10时许。

4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澳大利亚电视广播委员会记者梅森，偕同凯利前来访问，并作录音。主要谈两个问题，一为中国考古和它的解释方面的最近发展情况，二为自从五四运动以来，考古在政治争论中所起的作用。下午赴所，今日西安来的同志已离京返西安，湖北队、安阳队也打算离京出队。与殷玮璋、郑振香等同志商谈工作。又赴中华书局将《〈真腊风土记〉版本考》交给谢方同志副抄，收回《真腊风土记校注》已誊抄成清稿的一部分，约5万字，打算再阅一遍。

4月15日 星期二

晨5时半即起身，偕同王廷芳、乌恩、杨鸿勋三同志赴东方饭店，与国家文物局新局长任质斌、副局长孙轶青及罗哲文同志等，一起赴易县清西陵，因为西陵保管所谎报情况，说雍正泰陵像东陵乾隆、西太后的墓一样，已经盗掘一空，要清理开放，得到批准后，就挖起来，发现仅有一盗洞，不到1米半抵三合土层即停止，但他们一个劲儿想打开，已将地面大面积起出石板，三合土也已打去一部分，露出砖墙，将水泥梁托住照壁，要向里挖。参观现场后，进午餐，不休息即讨论下一步如何办。我主张即行停工回填，如要发掘，另打报告，据实呈报，转呈国务院审批。最后便算了，像明长陵一样，不再发掘。文物局的领导同意我的意见，但地方干部仍有想继续干下去的意见。我因为傍晚6时有事，2时即离开返城。5时半抵所，稍休息后赴人民大会堂江苏厅，胡乔木院长接见日本学士院代表团，8时余始散。

4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徐莘芳、王世民二同志商谈《大百科》考古分册的计划。徐光冀同志参加史学会代表会秘书组工作结束后返所，刘观民同志参加内蒙古考古学会后归来，稍谈情况。下午西德Max Plonk [ 马克斯·普朗克 ] 学会代表团来所参观访问，接待的除我所访德代表团安志敏等四人外，尚有世界史所的两同志参加。谈至5时许始去。

4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日本学士院代表团团员山本达郎（东南亚史）、小叶田淳（日本史）及秘书庄司三男（对外交涉史）来所访问。有世界史所的汪向荣、丘立本二同志参加，谈至11时半始去。下午在家，将《真腊风土记校注》的清稿，再作校改。今天曾将一部分交给山本达郎一阅，他颇赞许。晚间参加日本学士院代表团的宴会，席设丰译园，横田喜三郎团长与张友渔副院长分别致辞，我方参加有宋一平、赵复三、季羨林、傅懋勳、刘大年、王铁崖等同志。王同志为清华同学，已四十年来未见面，长得胖了，如不介绍，几乎相逢不相识了。

4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分册的编委会筹备会，由张友渔同志主持，他要我汇报前一段时间的工作情况，主持讨论条目修改的几条原则，及今后的工作安排，希望能在今年考古学会年会时开一次分编委扩大会议，确定条目及撰稿人，谈至11时半结束。到会者有贾兰坡、苏秉琦、张政烺、胡厚宣、林志纯等二十来人。返所，与林志纯同志谈培养西洋上古史与考古学人才问题。杨泓同志谈敦煌事，及他自著武器论文事。赴文物局，晤及谢辰生同志，谈前天去西陵情况，催其发一公文制止继续发掘，并责成回填及恢复原状。

4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传达文件。我将《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王朝文物》英文稿，应丁伟志同志的要求，寄给《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此文自1978年春（前年）看过伊朗寄来之校样后，由于伊朗发生革命，便没有消息了，可能停止出版了，所以打算在国内印出。下午林寿晋来电话，已由香港率领一历史考古代表团来京，想来看我，约定明日来家便饭。至中华书局访谢方同志，将《真腊风土记校注》清稿前半交给他，并取回后半，约定星期一退还。晚间为谢方同志审校苏继庠《岛夷志略校释》附录之伯氏注释（《真腊风土记笺注》1951年本，71-73页脚注（1）的译文）。看电视《大西洋底来的人》第17集（完）。

4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将《真腊风土记校注》作一结束，下半部只好待校样时再细审校。下午开始写作《中世纪中国和拜占庭的关系》。4时许，林寿晋同志，率领一香港中文大学文史代表团10人，明日来所。今天先来见我，谈香港学术界情况，提出希望参加中国考古学会的年会，并要求提供他的专著所需的论文；又谈他五十年代初退党事，处理过分，要求平反。留之晚餐，饭后稍谈，即告辞回去。



4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部，参加访英代表团的会议，团长宦乡同志已在国外，我们七人开会，由外事局姜同志通知飞机班期。我到外事局，与王刚同志谈日本明治大学创办百年纪念会事，与王光美同志谈瑞典讲学事。遇及鲍正鹄同志。下午所中接待香港中文大学文史代表团。8人来所，由我与苏秉琦、王世民、张长寿、乌恩、张子明诸同志接待。傍晚至中华书局谢方同志处，将《真腊风土记校注》一书的照片交之，其余清稿亦先退还。晚间，张政烺同志来，交来他准备在美宣读的论文，稍谈一会儿。接着我将《〈真腊风土记〉版本考》清稿修改及审校。

4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偕吴世昌同志赴院部，访英代表团继续学习，约定明日送行李，后天在院部会齐赴机场。下午在家赶写《中世纪中国和拜占庭的关系》。晚间，蒋永宁、徐婉维夫妇，因为今天报纸发表我当选英国学术院（British Academy）通讯院士的消息，前来祝贺，并托为联络学校。

4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中国报导》摄影记者张威同志及《中国建设》记者来所为我拍照。接着接见瑞典皇家博物馆馆长俞博博士夫妇，谈下半年赴瑞事，他说这是提名，希望能答应下来，当然两年后来也可以，但那时他已退休了，并且说讲座只讲一小时不到，可以半通俗地介绍解放以来的考古工作收获，可以用些幻灯片，并不难办，经他劝说，我只好答应下来。他又提到，要提名我为瑞典科学院通讯院士，征求我同意。我顺便提出，要求他提供他们藏品中一部分中国铜器的照片，他也答应了，说他们下午即赴西安，便告辞。我托张长寿同志将张政烺同志的稿子寄给张光直教授，并说明我的论文随后寄去，但是只寄一篇。至图书馆还书，将《中世纪中国和拜占庭的关系》一文打字。将行李送到院部。常书鸿同志夫妇来，谈敦煌壁画编辑事。下午偕秀君赴红都取衣服，又赴所取需要资料。归途访刘思慕同志未遇，留下字条及论文稿。傍晚至吴

世昌同志处稍谈。饭后刘思慕同志来电话。又写了三封信（瞿同祖，谭其骧，王祥第）。

4月24日 星期四

晨5时即起，乘车赴院部集合，这次依院部新规定，到院部后一起乘大轿车赴机场，所以在家门口即与家属告别。吴世昌同志搭我的车子，他的次女及次女婿送他到车，自家则秀君母女及周兰英送。6时由院部出发，王刚副局长及姜同志陪至机场。同行者有吴世昌、赵复三、余绳武、查汝强、夏森、陈尧光。6：45抵新机场。办理托运手续，领取登机卡片。抽空至餐厅用早点，餐厅壁上有新派壁画，一壁为“北国风光”，一壁为“西南少数民族，泛舟小溪，两岸榕树成行”。闻候机楼那幅浴水节图，因为西双版纳傣族抗议，已被遮盖起来。7：45起飞，行6540公里，抵德黑兰已是五时一刻。在德黑兰机场休息1小时。我在1978年以前曾数次经过德黑兰，还曾于1977年访问伊朗一次。但是这两年多，伊朗变化很大，在机场也可反映出来。巴列维国王及王妃王子的彩色肖像，当然都不见了，换上了霍梅尼的照片，神态严肃，一些五色缤纷的招贴也都不见了，只剩下零星的几幅古迹放大照片，候机室的彩色电视已不放映，连厕所也在翻造，将男、女并列的女厕所改为男厕所，外国乘客来此旅游的差不多了，多是过境的外宾。国内航班的乘客，妇女都戴上黑面纱，没有看见穿洋服的妇女。再行起飞，还未爬上万米高空，即报告机件有故障，飞回德黑兰修理，一直到夜半1时（当地时间傍晚7时）才宣布可以继续飞行。在机场五小时，又饥又渴，以此地温度为24℃，后来民航公司搞到开水和软饮料、点心，劝大家不要着急，这是常有的事。

4月25日 星期五

夜1时许由德黑兰起飞，约4小时行2650公里，于5时抵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当地时间夜12时，因为已过晚，到西德不能办入境手续，所以在布加勒斯特停留一夜。晨6时即醒，早餐后偕吴

世昌同志一起在附近走了一个圈子。回来后，民航原定10时派车来接我们上机场，临时又通知飞机尚待检查，明天才能起程，无可奈何，只得返室静候。在余绳武、赵复三二同志处闲谈。12时下楼进餐厅，忽然宣布飞机已修好，民航派来两部大轿车，立刻起程。返室取行李后，乘车赴机场。1时40分起飞，约2小时许抵Frankfurt [ 法兰克福 ]，下机后，乘使馆车子赴Bonn [ 波恩 ]，相距约180公里，傍晚时间7：30抵波恩，宦乡同志今晚可到。我们至餐厅看电视，知美国总统卡特派军用飞机去伊朗，结果未能救出人质，反以飞机互撞，死去八人。9时许宦乡同志来，叙谈后，张彤大使亦来作陪。进晚餐后，张彤大使告辞，吴世昌与我在宦乡同志处闲谈。谈至11时半，返室上床，以喝了浓茶，良久不能入睡。

4月26日 星期六

我们住的大使馆招待所，在远离波恩城约30公里的Rolands Logen镇，是一座4层楼，原为苏联领事馆。这里旅馆费很贵，这几年往来的代表团较多，还有大批留学生，多先住在这里，等候安排好了学校，再分散入学。现下住有六十来人，已达到饱和程度。

上午使馆金同志来，带我们进城游。将近波恩城时有一超级市场，西德一般一星期工作5天，星期六上午都到这里采购一星期所需食品，回去放在冰箱供一星期之用。又至波恩城中心，街道狭小，不准进汽车。广场有贝多芬铜像，闻其故居即离此不远，现改为博物馆。步行走一圈后，即返招待所。下午原拟赴科隆，以使馆开会，我们只好在招待所休息。午睡后，偕陈尧光同志沿莱因河而行，河中有一小岛，惜不能过去。晚餐后，与宦乡、吴世昌二同志又出来散步，沿相反方向而行。我们三人为这次代表团的三老，吴1908年生，宦1909年生，我则1910年生。宦乡同志云，这次赴日代表团也有三老，除他自己之外，还有副团长上海金□□及经济所严中平同志。

4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驻西德使馆文化处二同志陪我们去游览科隆，约距波恩40公里。我们乘车经波恩市市中心，可以看到黑色的总理衙门、公安部大楼、基督教民主党总部等。9时抵科隆，下车游大教堂，为13世纪兴建的哥特式建筑，屋顶离地156米，顶尖至1842年始陆续安装，1880年完成，为砂岩所建，每年须维修，维修钢架终年使用。闻此城第二次欧洲大战，民居炸毁80%，但此教堂美国空军奉命避开，故未遭轰炸。民居现已依原式重建。由大门进去，大门系青铜铸造。教堂内正在准备作弥撒，有信徒一群坐在圣坛之前的席上，各人之前的桌子上置《圣经》一部。圣坛前及旁边，有戴红色软帽的神父数人，已在张罗。游人数群在教堂内游览。教堂大窗户上所安的彩色玻璃，有人物故事及图案。闻大战时卸下另行安放保护，故大战中这城中遭轰炸很利害，而玻璃窗未被震碎。又挂有几幅织有故事的地毯。出来后，仰望156米高的二尖顶，直上九霄，使信徒虔诚之心，油然而生，有人间天上之思。又至其广场旁之罗马日耳曼的博物馆，有各时代的文物，自旧石器时代的石手斧，直至中世纪初叶的金银饰物、陶器及玻璃器等，但以罗马时代文物为重点，有罗马时代的墓碑、货币、灯盏、陶器、玻璃器、金银首饰、石刻建筑零件（包括科隆古城的城门石楣）。许多为科隆附近出土，分类陈列，且有依题材而分，如宗教、手工业、船舶及航运、建筑业等。又有墓葬出土物，每墓自成一群。每部分皆有自动放幻灯附有录音带的说明。一按电钮即陆续放映，可惜时间关系，我们匆匆浏览一周，即出来。至附近街道观市容，商业中心不准汽车通行，只能徒步。11时半结束，餐后休息。下午在宿舍中阅书（《考古》今年2期，为准备介绍最近国内考古新发现）。

4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10时由波恩使馆24号招待所动身，10时25分抵机场，参赞盛怀远同志送我们到机场。11时45分起飞，12时40分抵伦敦希思罗机场。这机场离市区24公里，占地2700平方英亩，1946年启用，现有76家航空公司使用这机场。我国于1980年11月实现通航后，我民航机着落于Gatweik [ 加特威克 ] 机场离市区达43公里。英方接机有下列诸位：英国学术院外事秘书Prof. Eric. Handley [ 汉德利教授 ]，SSRC [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秘书Dr. C. S. Smith [史密斯博士]，英国学术院秘书长J. M. Carswell [卡斯韦尔]，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科学长官S. Yasin [亚辛]，英国学术院副秘书长P. W. H. Brown [布朗]。到贵宾室后，汉德利致欢迎辞，宦乡团长致答辞。上车进城，住Savoy Court Hotel [萨沃伊广场旅馆]，各人分配一室。洗面后，下楼，与英方主人一起进午饭。饭后休息。下午5时，代表团集合于218室商谈工作。5时半，使馆来车，赴我国驻英大使馆，会见褚启元参赞、文化处曲德贵等三同志，新来代替褚参赞的梁淦参赞，丁文彬同志及新华社分社杨社长。后来在这里战略研究所进修的郭凤鸣亦来，谈此间研究所的情况，座谈一会儿，即在大使馆便饭。饭后又在客厅座谈一会儿，告辞返旅舍。与宦乡同志等一起，步行由使馆返萨沃伊广场旅馆，没有带地图，几乎迷路。幸亏后来找到附近的百货公司，乃得返旅舍。这是中等旅舍，我住的这间，26镑一天，有淋浴，无澡盆，有彩色电视，无冰箱。

4月29日 星期二

英国学术院院长Sir Kenneth Doner [肯尼思·多纳爵士] 接见我们代表团，秘书长卡斯韦尔介绍院的各部分，然后分别参观同在Burlington House [柏林顿大楼] 的Society of Antiquarian [古物收藏者协会] 及Linnaean Society [琳纳荫协会]，前者系秘书接待，后者由会长W. T. Stearn [斯特恩] 亲自接待并作说明。前者陈列一部分善本书，其中有15世纪刊刻本，初期考古书籍之插图底稿，还有1864年英国丝绸商带回的关于中国丝绸商的印戳及广告，集为一册。后者有关于中国的植物志，及蝴蝶标本一匣、鱼类一纸。出来后，到斜对过Ritz Hotel [里茨旅馆] 的餐厅用餐，一共20人，由肯尼思·多纳爵士为主人。席毕赴Paddington [帕丁顿] 火车站，3时开行，4时5分抵牛津，大学人员W. C. Bell [贝尔] 出来接我们。乘车至Beaumont Street [比蒙特街] 角上的Randolph Hotel [伦道夫旅馆]。稍息后，代表团由卡斯韦尔及库珀二人陪同，至城北的St. Antony's College [圣安东尼学院]，由院长M. T. Willetts [威利茨] 迎接，在会客室中，由院长及宦乡分别致辞，然后自由交谈，院长介绍圣安东尼学院的三个特点：（1）仅有研究生；

(2) 限于研究一地区；(3) 学生不限于一国。至6时半返旅舍。7时20分赴Merton College [默顿学院]，副校长Rex Richards [雷克斯·理查兹] 迎接，在会客室相互介绍，分散自由交谈。与我交谈甚多者为大学讲师N. K. Sandars [桑达斯]，系欧洲考古学，对于中国考古学仅知皮毛。Piet Van der Loon [万德龙]，Hanke [汉克]，Boardman [博德曼] 等皆来，又有留学生10余人。晚餐时，主人肯尼思·多纳爵士坐在右边。左边是希腊考古学教授博德曼，最近才由Ashmolean Museum [阿什莫兰博物馆] 升迁到大学当教授，他表示希望我们去阿什莫兰博物馆参观（后来与卡斯韦尔商量，明天上午我不去Bodleian Library [博德莱安图书馆]，改赴博物馆）。我谈到前年希腊之行，他说他很同意菲力普墓之说，虽然有些考古学家仍不赞同。至8时余始毕，用茶及咖啡，10时许返家，洗澡后即睡。

4月30日 星期三

天微雨。代表团参观博德莱安图书馆，卡斯韦尔陪我至对面的阿什莫兰博物馆参观，约定11时派车来接。博德曼教授将导游任务交给东方古物部的Miss Mery Tregear [梅里·特拉格小姐]（跋足）与她的助手Oliver Impey [奥利弗·英庇]（日本美术考古）。先参观远东部分，73年来过，没有新添的重要古物。谈起6月间将在此间开中国瓷窑的讨论会，冯先铭同志将来参加。此间中国古物，仍以瓷器方面占优胜。其它有铜器、玉器、漆器、印玺。后来又去古物部，由Mr. Humphry Chase [汉弗莱·蔡斯先生] 导游，有英国史前古物，埃及古物

（Petrie [皮特里] 的Nagada [纳格达] 及El Amarna [阿玛纳] 出土物即售与此间），两河流域古物，希腊古物（Evans [伊文思] 的Minoan [米诺斯的] 古物，除希腊出土之外，以此间最胜），罗马及中世纪古物。有一小室专陈列17、18世纪的私人海外归来纪念品捐赠此间者，有1710年某人所赠之中国纸灯笼2件，纸已破碎，但画面的色彩一部分犹存。又至古币室一观，即匆匆告辞，赠特拉格以所著《考古学和科技史》一册，她送我此间博物馆的出版物3册，包括Treasures of Ashmolean Museum [《阿什莫兰博物馆的宝藏》]。到门口，Mrs. Cooper [库珀夫人] 已来，乘车到Queen Elizabeth House [伊丽莎白王

后宫]，有Chine Gerop的Mr. Maxwell [ 马克斯韦尔先生 ] 等组织的招待会，这里原称Colonial House [ 殖民地屋 ]，近始改名，由一座18世纪农舍农会改造。会长Arthur Haslewood [ 阿瑟·哈斯尔伍德 ] 致欢迎辞，还有名誉会长Sir Richard Southon [ 理查德·索森爵士 ] ( F. B. A ) 亦致辞，宦乡同志致答辞。参观图书室。索森系St. John's College [ 圣约翰学院 ] 校友，陪我们穿过圣约翰学院，乃告别。卡斯韦尔等陪我们步行到All Souls College [ 万灵学院 ]。这时微雨，库珀夫人拿伞来接。到万灵学院已12时许，院长F. P. Neill [ 尼尔 ] 迎接我们，酒会叙谈，又设宴招待。坐在我旁边的Cunliffe [ 坎利夫 ]，剑桥出身，为Graham Clark [ 格雷厄姆·克拉克 ] 的弟子，两年前才来牛津任教授，是英国古物专家，现主编World Archaeology 《世界考古学》] 杂志，希望我能为《世界考古学》写稿。谈到New Archaeology [ 新考古学 ]，他说现下新考古学又不行时了。昨天博德曼教授也说，考古学研究仍应以古物古迹研究为主，不能务虚空谈，此乃英国考古学传统也。坎利夫又谈起Pitt-Rivers [ 皮特-里弗斯 ] 考古博物馆，铜器等已分散出卖，石器、陶器等则由South Museum [ 索斯博物馆 ] 全部收赠，并谓此事乃英国考古学上的一件丑闻 ( Scandal ) 席散后，又至该学会的图书馆参观，乃18世纪初之建筑，为我们的参观，特别提出四件善本书：( 1 ) 1741年Du Halde [ 杜赫德 ] 的《中国总述》的英译本 ( 2 ) 1776-91年出版15卷本德文《耶稣会教士关于中国的各方面情况的通信》或著作翻译 ( 3 ) 1797年Staunton [ 司当东 ] 的乾隆年间Macartney [ 马戛尔尼 ] 朝覲记 ( 4 ) 1817年出版，Ellis [ 埃利斯 ] 的Lord Amherst [ 罗斗何美士德 ] 使节日记，但所谓Tie-Sing城外的行宫，当为热河行宫或圆明园之误。告辞后，赴车站乘火车返伦敦。稍息后，至伦敦大学的总部 ( Senate House )，由副校长Lord Annan [ 洛德·安南 ] 接见，酒会招待。晚间在Covent Garden [ 科文特花园 ] 的皇家歌剧院观看《魔笛》一剧。包厢每位15英镑。10时许始毕，返旅舍。

## 5月

5月1日 星期四

上午赴亚非学院（SOAS），由院长C. D. Cowan [考恩] 及教授C. B. Howe [豪] 接待，在会客室中由考恩致欢迎辞，谓此院1917年创办，现有学生800人左右，另有旁听生、进修生等200来人，希望与中国合作，互派学者及留学生。宦乡团长致答辞，互赠礼品。考恩以事退席，豪继续会议座谈。然后参观图书馆，由馆长V. T. H. Parry [帕里] 陪同。最后至东方部，部主任J. Lust [勒斯特] 带我们参观远东图书参考阅览室及书库。出来后，返会客室用午饭，坐在我旁边的为余绳武及Schram [施拉姆]，即撰写《毛泽东传》而未完稿者。饭后返旅舍。下午2时半赴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3时开始，由Mr. Posner [波斯纳先生] 主持座谈会，Mr. Smith [史密斯先生] 介绍该会情况，宦乡团长介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情况，最后由Mr. Ian Byatt [伊恩·拜厄特先生]，像财政部人员，讲私人企业及公共企业的经济的计划。讲毕大家提问题，互相讨论，5时结束。到另一室举行酒会，遇到亚非学院的社会人类学Mayor [梅厄] 教授，乃Fritl [弗雷特] 的学生，谈到6时始散，返旅舍。7：15又出发赴Pall Mall [保尔林荫大道]，乃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设宴招待我们，由波斯纳主持，我国驻英柯华大使亦带翻译前来参加。汉德利、史密斯、亚辛、布朗等皆出席，至11时始散，返旅舍已11时半矣。

5月2日 星期五

由伦敦赴剑桥，由布朗及库珀夫人陪同，9：42抵剑桥，Dr. Loewe [洛伊博士，中文名“鲁惟一”] 来接。因旅馆房间尚未腾空，我们先去游览。由洛伊博士作陪。经过街道至King's College [国王学院]。此间的教堂为哥特式的最后大建筑，1446年开始兴工，未完成时即遭宗教改革，故没有神龛及神像。现悬一Rubens [鲁本斯] 所绘杰作-耶稣降生图，乃最近捐赠者。此牛津著名之建筑，现正在修理中，1974-1984十年修理计划，每年花3万至5万不等，今年物价高涨，估计



须10万以上。有一钱柜，旁列一张说明牌，希望参观者随缘乐助。教堂的窗上彩绘玻璃，为Flemish [ 佛兰德斯 ] 派所绘。

出来后，游览告一段落，赴Oriental Institute [ 东方研究所 ]，由各学院的东方学教授讲师所组成，有印度学专家F. R. Allchin [ 奥钦 ] 夫妇（其夫人专业为旧石器文化），经济学家Prof. Joan Robinson [ 琼·鲁滨逊教授 ]，埃及学家J. Ray [ 雷 ]，自然科学史专家A. W. Sleeswyk及Kuhn [ 库恩 ]，汉学讲师T. Barrett [ 巴雷特 ]、Dr. McMullen [ 麦克马伦博士 ]、鲁惟一、B. P. Sloss [ 斯洛司 ] 等，还有在此间作研究工作的鲁桂珍、田汝康及Allchin [ 奥尔欣 ] 夫妇。A. W. Sleeswyk [ 斯利维克 ] 为荷兰人，搞机械工程史，托我带一抽印本给王天木。步行至主食堂进餐，我的两旁是Prof. Graham Clark [ 格雷厄姆·克拉克教授 ] 及麦克马伦博士。前者为国际知名先史学者，已退休，仍担任Master of Peterhouse [ 皮得学院院长 ]，73年来此时曾宴请我们，今日叙旧。麦克马伦博士则很年轻，攻汉学。散席后饮咖啡，雷先生为Prof. Plumley [ 普拉姆利教授 ] 的学生，后者退休后即由彼继任，谈及埃及学颇起劲，与伦敦大学Prof. Henri Smith [ 史密斯教授 ] 亦很熟，一起到室外阳光下畅谈（田汝康教授即住在Clare Hall [ 克莱尔会馆 ]，闻房租每星期约60余镑，其旁亦有单身宿舍，李虎侯同志住在那里）。由大学图书馆代理馆长J. Oates [ 奥茨 ] 陪同赴大学图书馆参观。据田汝康介绍，前任馆长去年以心脏病去世，每天在办公室工作至深夜十一二点，电灯不灭，警察以为小偷夜间潜入图书馆。奥茨先生将我们交与助手，一女图书馆员，让她带我们参观书库。此间书库皆为开放式的，读者可以自由进书库找书阅览。此间藏书300余万册，每星期进书400-500种，依照法律规定，英国出版商的书籍皆需分赠四大图书馆（British Museum Library [ 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 ]，Oxford University Bodleian Library [ 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 剑桥大学图书馆 ] 及苏格兰皇家图书馆）。我们特别参观了中文书籍部分，台湾出版书籍不少（大部头的如四库全书珍本，已出十集，全国方志丛书等）。走廊上有东方书籍展览的几个柜子，中国方面有乾隆《御制白塔山五记》，记北海、白海者，有元刊本《柳宗元集》，万历初刊（1575年）《国语》，明刊本《元曲选》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如Mo-so [ 摩梭，即纳西族 ]、Lolo [ 傈僳，即彝族 ] 文

字写本。又有几个柜子陈列19世纪初与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 剑桥语文学会 ] 有关的文物及刊物。至3时半，由图书馆出来，Cater赠我们每人一册他们写的此馆简史。乘车返旅舍。出来散步，并逛百货大楼。7时半，由现任院长R. Wade [ 韦德 ] 及前任院长李约瑟为主人宴请我们，10时始散，幸亏没有主、客致辞那一套。

5月3日 星期六

离开剑桥，乘汽车到Royston [ 罗伊斯顿 ] 村的Thriphow农场参观。这是一家Walston [ 沃尔斯顿 ] 父子二人所办的，父为沃尔斯顿爵士，乃剑桥大学希腊史专家沃尔斯顿教授之子。教授为德国人，1927年去世，少年移居英伦，与Karl Marx [ 卡尔·马克思 ] 为忘年交，其家仍保留有马克思信札二封，曾拿出来给我们看。其子名Oliver [ 奥利弗 ]，曾于5年前作为农业代表团成员，来过中国。我们先至奥利弗家中，其夫人及三幼女孩皆出来，在客厅小坐，有书面介绍。主人老沃尔斯顿又口头介绍，先谈英国农村的历史，此间在500年前为牧羊的草地，封建主占有土地，农奴可以利用公用土地，但每年须为庄园主无偿劳动若干天，人身亦依附庄园主；工业革命后，庄园主圈地，90%为地主所有，农民变为雇工；19世纪，Thriphow由三个庄园组成，后来为20来个小农场，现归他们一家；近年则英国土地仅40%-45%为地主占有，55%-62%为农民所有。他这一农场，有土地3000英亩（约18000华亩），仅雇用15-16人（1920年工资每周1.5英镑，无休息日，今则每周66英镑，每年休息三星期。村中每二家有汽车3辆，过去只他一家有一辆。1920年雇用85雇工，今土地增加一半，但由于机械化，高工资所致）。然后由Oliver Waston [ 奥利弗·沃尔斯顿 ] 继续介绍，谓此农场以种大麦与小麦为主，作种子之用，雇用农业工人，或住在原有农民小屋不出租金（原有80来所，现仍余30余所，其余出卖），亦有住于市政府所建之公寓（平房小屋），每月出租金14镑，另有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住宅，每家一小幢，每月租金3镑，亦为村政府所建。介绍完毕，乃由奥利弗自己开车，引我们绕农场一周，此农场略作方形，每边1英里许，周围6英里，由一半望另一边，有时直达地平线，有时为一行树木。车路两旁，大麦小麦已生长一片绿色，糖萝卜则尚未出芽，油菜已

开黄花。还有牛栏，养牛百来头，从前有乳牛，因管理经营困难，故卖掉乳牛，今皆为菜牛。至村中心，到各类（三类）人家房屋参观，有我们中级干部公寓住宅的规模，屋后尚有小园。有小食品商店（附设邮局），又有一Pub（啤酒铺）。又至农场机械部参观，有拖拉机17台（机械师一人，助手一人）。又有仓库数座，附设干燥机器设备正在装配中。又至老沃尔斯顿家中，有书房，房中有其父老教授所留之古书及希腊罗马文物，如石刻、玻璃瓶、希腊小陶像、罗马油灯等，卡尔·马克思信件即保存在这里。由老沃尔斯顿家出来，即返到小沃尔斯顿（奥利弗）家，伦敦开来面包车（Minibus）已到，我们在奥利弗家用午餐。他们约了十几家农民，有的是农场雇工夫妇一家前来，与我们一起聚餐。拿着盘子，自找一地方坐下，一面吃，一面谈。有原住村中的拖拉机手，已在其家工作二十余年，也有由新西兰来的一对夫妇，乃季节性的，此间冬季农闲时，他们便返回新西兰，因为南北两半球，气候相反，彼处正是盛夏，农忙是也。据云，农村中雇工现下并不难，一部分青年愿意到农村落户，工资不低，环境条件较优。饭后，共同照相，然后告别。返伦敦，相距56英里，抵旅馆已是下午4时半。休息后，5：30又赴Aldwych，Sir Malcolm MacDonald [ 马尔科姆·麦克唐纳爵士 ] 夫妇代表英中友好中心宴请我们，饭后一起去邻近之Aldwych剧院，观看莎翁名剧《第十二夜》（戏票每张7镑）。

5月4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休息，柯华大使接待宦乡团长，吴世昌与我在大使馆官邸休息。使馆官邸在Golders End [ 金色区 ]，此为解放后初期所购买，闻费30余万镑，为中国银行所使用，最近银行另购一处，这里改为大使官邸。我们在庭院中散步，原有玫瑰花园，“文革”中改为菜园，实则在经济意义上来说，亦不合算。此间鲜花至昂，每花一朵须11镑，闻华主席献花圈于马克思墓即耗500镑。大使与我们三人及参赞夫人，乘车前往Kenwood [ 金伍德 ] 树林中散步，然后乘车返Golders Hill Park [ 金色丘陵公园 ]，步行穿公园，返使馆官邸，即在官邸中午餐。闻去年国内来英代表团达三百有零，因外交部有节约指示，不准花钱招待，此次破例招待宦乡同志。饭后稍息。午睡起来后，宦乡同志与柯华大使有事

商量，我们则坐在客厅中闲谈。5时许，告辞返旅舍。晚餐后，他们上街去，我留在家中，写作《铜绿山古铜矿发掘》一文，并开始誊抄，不知明天能赶出否？晚间电视新闻，南斯拉夫铁托总理去世，享年87岁。

5月5日 星期一

上午自由活动，宦乡团长上使馆做报告，其余人都去游览，只有我与吴世昌在家。我写《铜绿山古铜矿》仍未完毕，又起草将在美国纽约宣读的报告。下午3时乘火车赴Leeds [ 利兹 ]，5时半抵利兹。迎接的有此间大学接待组J.J. Walsh [ 沃尔什 ]（注册主任），J. Grossman [ 格罗斯曼 ]（文法学院院长），N. D. Dilke [ 迪尔克 ]（国际关系史教授），J. H. MacDonald [ 麦克唐纳 ]（政治系讲师），D. Rimington [ 里明顿 ]（中文系高级讲师），Dr. J. Ravetz [ 热瓦兹博士 ]（哲学系副教授）等。然后乘车赴旅馆，在Bramhope，离车站11公里，在郊区。车经市中心及利兹大学区。这城人口为50万，大学是1874年创办，原为郡立大学，1904年才得到批准，获得宪章（Charter），现有学生万来人，分为文法学院、医学院、工学院、经济社会学院等。学生入学后，一年级多住在校内，或附近之学校宿舍，住在校外或父母家中不到10%，但全部学生则46%住在学校宿舍中。这里的中文系系0。Lattimore [ 拉铁摩尔 ] 所创办，彼已退休，现为Hooke [ 胡克 ]，访问中国未返。闻此间选读中文在英国各大学中为最多，每年常有60人左右选读中文。中文教师八人，其中二人为华人。偏重现代中国研究，拟与上海复旦大学建立兄弟学校关系，并有意将中文系学生在三年级时留学中国一年之计划。抵旅馆后，安排房间。稍息后，主人请我们用餐，至10时许始散。

5月6日 星期二

原定上午赴利兹大学，昨晚决定改变计划，参观Brontë [ 勃朗特 ] 博物馆。由旅馆动身，约行一小时抵Haworth [ 霍沃斯 ] 镇，沿途经过一些市镇和村庄，此间为丘陵地带，羊毛产地，今日仍有许多放牧羊群

的草地，用石垒墙为界。霍沃斯原有纺织厂及工人宿舍，现毛纺业已衰落。霍沃斯镇内至勃朗特博物馆前停车，拾级至屋前，即勃朗特一家住宅，本来称为Haworth Parsonage [霍沃斯牧师住宅]，乃其父为牧师之邸宅，1928年改为博物馆，称The Brontë Parsonage Museum [勃朗特故居博物馆]，为英国开发参观的文学家住宅博物馆，每年达22万人次，仅次于莎翁之Shakespeare Parsonage Museum [莎士比亚故居博物馆]。主屋为1779年所建，1820年勃朗特全家迁入，右首为书房及其父工作室，桌上放其父所用的眼镜、烟斗、烟缸及圣经，又有风琴一、左首为餐室，据云1848年Emily [埃米莉]即死于房中之沙发椅上，年仅三十。右首再进一室为厨房，已非原来面貌。左首原为仆人放置泥炭之所，有小门外开（后改为Charlotte [夏洛蒂]之夫Mr. Nicholls [尼科尔斯先生]的书房）。现有由教堂移来的Pew [长椅]木板（上刻文字）。上楼后，有其父的卧室，其子Branwell [布兰韦尔]亦住此屋，父子皆死于此室。其父1861年死，年84。其旁为小室，原为幼儿玩戏之室（陈列有玩具），但后来为埃米莉卧室，另一间为夏洛特及Anne [安妮]所居。另一室为三姐妹的姨母所居，自1821年她们的母亲死后，在其家照顾外甥女达21年之久。姨母死后，为夏洛蒂结婚后夫妇所居卧室。楼上主屋与1872年添建的侧屋相通。侧屋中一陈列室，展出与勃朗特有关的遗物，如夏洛蒂的眼镜、衣裙、手稿等。另一室为The Bonnell Collection [邦内尔收集]的有关藏书等。出来为勃朗特博物馆新建部分，有小卖部及三姐妹铜像（1951年J. Herner所作）。我们在留言簿上签字后，买了纪念明信片及小册子。出来后山路上通山丘高处，我们没有上去。绕屋外至大门前，拾级而下，乘车离这里赴利兹大学。副校长Boyle [博伊尔]爵士迎接我们，参观Brotherton [布拉泽顿]图书馆（有善本书籍）及South Library [南部图书馆]（为学生参考书库，共12层）。至餐厅用午餐。饭后稍息，我与余绳武同志等至历史系丁再华（Ellis Timor）办公室稍谈，出来至会议室座谈埃利斯。2：40开始，先由黎明敦（D. Rimmington）主持，谈此间中文系情况，及交换互访的可能性等；然后由J. Ravetz主持，谈自然辩证法。休息喝茶，他们继续谈科学的哲学，此时副校长亦来。我们回会议室，由K. M. Gwilliam [格威利姆]主持，谈现代经济，尤其是共同市场问题，主要由宦乡团长作答及发问。最后谈到国际关系问题，由D. N. Dierks [德克斯]及Grossman [格罗斯曼]主持，至5时半散会。由副校长与宦乡团

长谈学术交流具体办法。返舍已6时许。7时15分又赴大学，副校长设宴招待，坐在我旁边的是此间考古学教授B. S. J. Isserlis [伊塞利]（近年在Sicily [西西里岛] 发掘Punic遗址，与意大利考古学家Tuza [图萨] 很熟识），又有年轻的Roman Britain [古罗马的不列颠] 考古学讲师L. A. S. Butler [布特勒]，当我说到1936年在Maiden Castle [梅登堡] 发掘时，他说，那时他还只有2岁。艾泽林说，曾看到中国考古发掘的照片，工作井井有条，不知如何取得如此水平，今天谈后才知道曾从Sir Mortimer Wheeler [莫蒂默·惠勒爵士] 学习过田野考古方法的。谈至10时，散席告辞返宿舍。

5月7日 星期三

上午由Mr. Cooper [库珀先生] 和Mr. Yasin [亚辛先生] 陪我们坐面包车，由利兹赴Boston Spa [波士顿疗养地]，已10时许。此处原为一个Lending Library [公共图书馆]，1973年改属British Museum [不列颠博物馆]，乃负责一个全国的邮借工作，期刊达10万余种，现期的达5万余种，英文书籍达300余万册。我们下车后，由一年轻的Mr. R. I. Sutcliffe [萨克利夫先生] 接待，又有一位在此工作的香港华侨胡清方帮助接待。先由出租部主任Mr. M. B. Luic介绍，这公共图书馆为British Library [不列颠图书馆] 的一部分，分给我们小册子说明，说明该部分情况，然后由萨克利夫及胡清方引我们参观书库，先参观期刊部，为1975年以来的期刊，旧期刊另放，又有英文书籍，限于最近两年多的，1973年以前者另放。借书制度颇复杂，每天外借及收回的书刊，须邮局专派一大卡车。参观后到会议室用茶。中国医学科学院代表团沈其震团长等7人亦来参观。由收购组、赠送交换多余书刊组及国际间互借组分别介绍情况，介绍毕已1时许。进午餐与分部主任M. B. Luie等辞别后，由博尔顿疗养地出发，约行二时一刻，才抵Manchester [曼彻斯特] 大学主楼。先在校务会议室小坐，由前副校长Walland [沃兰德] 教授（英美文学专家），经济学院院长Austin [奥斯汀] 及政治系Mr. Gardner [加德尔先生] 等作陪。副校长介绍大学情况，今年适为创建100周年，学生约11000人。参观其附设之博物馆，有建校百年纪念特展及埃及木乃伊展览（后者由A. R. Davia [达维亚] 主持研究工作）。

大学副校长沃兰德设晚宴招待。9时半散席，返旅舍已10时。

5月8日 星期四

上午8时半，由曼彻斯特乘火车至Glasgow [ 格拉斯哥 ]，此间大学苏联及东欧研究所前任所长Prof. A. Nove [ 诺夫教授 ] 来接，至大学附近一香港侨民开的琥珀酒楼用午餐。午后至大学主楼，他们在会客室会谈，L. Alcock [ 阿尔科克 ] 教授带我去参观Hunterian Museum [ 汉特伦博物馆 ]，Alcock [ 阿尔科克 ] 教授曾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附近的Barn Bore发掘，获有中国青瓷碎片，与Dani [ 达尼 ] 教授亦相熟。此博物馆有Hunter [ 亨特 ] 所赠A. Cork [ 科克 ] 探险新西兰时所携回之民族学标本，有欧洲史前遗物和埃及、希腊、罗马古物，最重要者为此间附近的罗马长城及沿途遗址所出之罗马时代文物，Antomice Wall所出的Distance Slabs即有20来块，又有表示罗马人生活的复原文物及图片。匆匆参观一周即返主楼（经过由教堂改造的大学大礼堂，为19世纪Victorian Gothic [ 维多利亚哥德 ] 式建筑）。时已5时半，匆匆告别，赶往车站乘6时开行的火车。头等车乘客不多，7时许抵Edinburgh [ 爱丁堡 ]，爱丁堡科学院的执行秘书W. H. Rutherford [ 拉瑟福德 ] 来车站迎接，即下榻车站附近的旅馆。7时半晚餐，饭后大家出来散步，旅馆对面右首为爱丁堡的城堡，耸立山巅。返舍已10时余，洗澡后入睡。

5月9日 星期五

在爱丁堡，天微雨。上午至爱丁堡大学的Old College [ 老学院 ]，有圆顶，上有镏金宙斯像。副校长A. G. Mackie [ 麦凯 ] 接见，赠我们每人一本学校建筑一览。出来参观，先至Upper [ 上部 ] 图书馆，由学校的Mr. Ray Footman [ 雷·富特曼先生 ] 介绍学校及图书馆情况。爱丁堡大学为1583年创办，但老学院的校舍乃1789年所重建。图书馆所藏之书，始于1580年Clermont Litill赠送市政府300册，后移置校中。今仍保存276册，400年间仅散失24册。这里有两张桌子，一为Napoleon [ 拿破伦 ] 在St. Helena [ 圣赫勒拿 ] 岛所用过的，一为Sir

Walter Scott [ 沃尔特·司各脱爵士 ] 的书桌。又去Talbot Rice Art Centre [ 塔尔博特·赖斯艺术中心 ] 参观，有现代派画家Par Donthwaite的画多幅，我们都不能欣赏，其后为近二三百年来苏格兰正统画家的油画及雕刻。出来后至High School Yards [ 高级学校院 ]，现为Dept of Geography [ 地理学部 ]，原为高等学校，司各脱爵士即在这读过书。其旁为Old Infirmary [ 老医务室 ]，后为医学院所在，楼下为解剖学实验室。据云有人窃新坟中尸体，或暗杀生人卖与医学院作解剖之用。又走至George Square [ 乔治广场 ]，进McEwen Hall [ 麦克尤恩大厅 ]，为19世纪所建大礼堂，可坐2千余人，现为毕业典礼及学生讲场之用。又参观图书馆新大楼，此馆1963年兴建，1967年落成，约费210万英镑，共6层，面积约30万平方呎，使用面积为21万平方呎，可藏书200万册，2500读者及114工作人员。此为主馆（Main Library），主要为人文及社会科学的书籍。另有神学书籍图书馆在New College [ 新学院 ]；医学图书馆在医学院；法学图书馆在法学院（后二者的书原均藏中心图书馆）。当然文科各系亦有图书室。介绍后，由Mr. Scrole带我们上第3层，参观历史、地理及文学的书籍，又至中文图书部分。下楼至主厅，一边进去有“宗教战争”有关书籍的陈列（临时展览），另一边为目录卡片的柜子所在。又有用Microfiche [ 缩微胶片 ] 查书号的设备。中间为出纳书籍之处，附设小卖部，出售照相及明信片。四周有办公室，又有一期刊室，仅中文期刊即达600来种（约半数皆为台湾及香港出版）。二楼为本科学学生阅览室。这座图书馆为新式建筑，据云，可利用读者（多者可达2000余人）的身体上热气，以调剂室内温度。阅览室可改装为图书室。参观毕，返老学院，已12时半。由副校长麦凯（农学家）设午宴招待。饭后，随同D. W. Harding [ 哈丁 ] 教授（攻欧洲先史学）至考古学系，参观其办公室、课堂、照相室（2人）、绘画室、登记标本室。哈丁因为5时即出发，周末携学生至遗址参观，所以将任务交给他的助手（系其同事近东考古学家某之妻），送我到苏格兰古物馆的实验室，一位研究古铜矿的女考古学家，亦一同乘车至博物馆实验室参观。一位青年人正在向参观者讲解Neutron Activity Archaeology [ 中子活化考古学 ] 及Thermoluminescence (TL) [ 热释光 ] 的实验，又参观古物修理室（由馆长某君陪同）。此时哈丁亦来告辞。我们返老学院，已4时半，告辞返旅舍。晚间，爱丁堡皇家学会会长Sir Kenneth Baxter [ 肯尼亚·巴克斯特爵士 ] 在会所设晚宴招待，至9时始毕。



5月10日 星期六

我们由爱丁堡，经Livington至Glasgow [ 格拉斯哥 ]，约40哩，不进市区，即北行过一桥，原为渡口，建桥后汽车过去须交费。由桥东望为格拉斯哥船坞，从前大客轮皆在此造。西南则为残废荣誉军人住区，再前行，两侧尚有一排仓库，据云皆为此间名酒Scotch Whiskey [ 苏格兰威士忌酒 ] 的藏库。至Baleerh，即Loch Lomond的湖边，有汽艇及私人所有的小游艇。我们至Loch Lamond Park，此公园即在湖畔，主要为树木及草地，有一城堡，为天然风景保护会办公室，以年久失修，不准入内。我们在城堡之外，散步闲谈，又沿山径绕旧堡一周，杜鹃等山花盛开，还有日本红枫叶，及非洲的M. . . P. . . . . .遇及在爱丁堡教中文的窦先生，随同着三辆大面包车的国外学生，来此游览。此时已11时许，我们上车继续往湖东边、东北边行。不久即入Elizabeth Forest Park (原名Trossachs)，东边又有一湖，名Lake of Menteith. 我们抵Callanger，在The Roman Camp Hotel [ 罗马人宿营旅馆 ] 用膳。此屋为1625年所创建，为Perth [ 珀思 ] 公爵游猎所宿之所，墙上仍嵌有“Jang waritg 1625”刻有徽章的石刻，其前的小土堆上有罗马时代的雕花石柱三件。据云为公元142年Antoninus Pius [ 安东尼努斯·庇护 ] 的远征军的驻帐所，现作为旅馆，仍保存其旧日面貌。屋前不远处即为Teith [ 泰 ] 河，附近为草丛及灌木，远处为山丘及树林，风景宜人。我们在这里午餐。饭后返爱丁堡，途中曾到Prof. McIntyre [ 麦金太尔教授 ] 家小坐，客厅、餐厅、工作室虽不宽大，但颇整洁。屋后还有庭院，还有一绿室，种菜蔬及花木。向教授夫妇告辞后，返旅舍，稍休息，下楼进晚餐。饭后我曾去旧城散步。散步归来记日记，洗澡后即睡，以明天早6：30即须出发也。赵复三谓Yasin [ 亚辛 ] 教授曾谓英国的社会科学有三缺点：（1）分门过细，各不通气；（2）不注意数字，不利用统计资料；（3）过于实用主义，急于与当前任务相结合。宦乡途中谓此种看法，可供我国社会科学院做规划时之参考。

5月11日 星期日

由爱丁堡乘飞机返伦敦，即坐火车赴Lewes [ 刘易斯 ]，此间的Sussex [ 苏塞克斯 ] 大学发展研究所的Prof. R. Jolly [ 乔利教授 ] 及Jack Gang [ 杰克·甘 ] 来接。乘车至苏塞克斯大学，在研究所的会议室中小坐，由乔利教授主持，R. Ryaley [ 赖利 ] 介绍情况，参加者还有Gordon White [ 戈登·怀特 ]（半身残废，坐推车来），Borwick [ 博里克 ] 等。1时许暂休息，用冷餐，有中国留学生6人一起用餐，皆为理学院学生。2：30继续开会。结束后曾赴Brighton [ 布赖顿 ] 海边及刘易斯老城，旋乘车返伦敦，以后即在伦敦活动。

5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K. R. Walker [ 沃克 ]、C. B. Howe [ 豪 ] 等已在门口迎接，先到政治经济系，在经济系主任沃克教授的办公室交谈，沃克教授介绍此系情况，由S. R. Schram [ 施拉姆 ] 介绍政治系情况，并由他的助手D. D. Tayls（印度政治），N. R. Crook（人口问题）作补充。然后到法律系，由华侨讲师陈恒昭（H. Z. Chen）主持，有印度法教授Prof. M. D. Derrett，非洲法讲师Dr. S. Coldham，比较法讲师Mr. P. Baher等出席。又至地理系，由代理主任John Songent（日本地理），介绍基本情况，有一临时展览，由J. A. Allan说明卫星空中土地资源研究方法，曾在Turkey [ 土耳其 ] 作过，又在泰国调查灌溉对于土地的关系。时已12时，我们没有坐下，立谈一会儿即告辞。车子奔向S. Kensington [ 南肯辛顿 ]，吴世昌、余绳武、夏森三位由Wainwright [ 温赖特 ] 作陪，赴Royal College of Art [ 皇家艺术学院 ]，我与查、陈赴Science Museum [ 科学博物馆 ]，群众服务组主任Mr. D. A. Robinson [ 鲁滨逊博士 ] 出来迎接，至会客室，馆长Margaret Weston [ 玛格丽特·韦斯顿 ]，及机械工程部主任Mr. J. T. Van. Riensdijk在室中等候，后者前年曾来过中国访问十几天。用午餐后，大使馆蒋达同志亦来，一起参观。2时半开始，4时始毕，先由Dr. O. Strimpel [ 斯特里姆佩 ] 及Mrs. J. Bowen [ 鲍恩夫人 ] 引导参观“Challenge of the Chip [ 集成电路的挑战 ]”，乃1977年所布置，以表示transistor [ 晶体管 ]、半导体和电子计算机等进化之过程，及现下之各方面应用。Dr. E. J. S. Becklake [ 贝克雷克博士 ] 导游，参观新布

置展览“Explorations [ 开拓 ]”，分6部分：（1）The Solar System [ 太阳系 ]；（2）Man and The Moon [ 人类与月亮 ]；（3）Our Chagring Chide；（4）Under the Sea [ 海底世界 ]；（5）Remote Sensing [ 遥感 ]；（6）Mind and Body [ 心灵与身体 ]，别的部分没有时间参观，返会议室用茶，与韦斯顿馆长、Van Riensdijk主任及鲁滨逊主任告别，返旅舍。傍晚5时，随宦乡同志赴Carlton House [ 卡尔顿宅邸 ]（William Pitt [ 威廉·皮特 ]，W.E. Gladstone [ 格拉德斯通 ] 等首相曾居住过），即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先是茶会，5时半由宦乡同志作国际问题的报告，由David Watt [ 戴维·瓦特 ] 主持，赵复三同志担任翻译，报告后解答问题，6时半散会。会中遇及杜维廉代办，以手拄杖来听，又遇及Barass [ 巴拉斯 ]，已由瑞士调回伦敦，仍在外交部工作，及柯华大使夫妇等听众约六七十人。散会后返旅舍。饭后至Oxford Street [ 牛津街 ] 散步。

5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赴伦敦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开座谈会。院长R. J. Ball [ 鲍尔 ]、副院长P. G. Moore [ 穆尔 ] 与J. M. Stopford [ 斯托普福德 ] 教授迎接我们。鲍尔院长介绍该院的历史，1965年创办，仅有研究生院，来源为各大学各系本科毕业生（学院房子为1823年建筑，门面未改，但内部重修过），现有教师40人，学生三百来人。接着，斯托普福德教授（今年1月曾访问过中国）介绍工商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我因为另有他约，先行告退。乘车赴University College [ 大学本院 ]，访H. Smith [ 史密斯 ] 教授及G. T. Martin [ 马丁 ] 博士，参观Petrie Museum [ 皮特里博物馆 ]，他留我用午餐。下午赴亚非学院座谈，W. Watson [ 华生 ] 陪我去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 大维德基金会 ] 参观，步行至其处，遇及Mrs Medley [ 梅德利夫人 ] 及香港来的中国女生何翠梅。参观1965-1970年Thai-British Expedition [ 泰 - 英考察队 ] 的出土物，主要是Kek Charoen墓葬出土的，为新石器时代。他送我以他主编的*Early South East Asia* [ 《早期的东南亚》 ] 一册，我回赠以《考古文物三十年》一册。谈及敦煌汉简，他已交不列颠博物馆办理，但须付款，可用出版书籍折价。我们返回亚非学院，用茶点，继续讨论。结

束后至院长办公室，由院长C. D. Cowan [考恩]教授接见，坐谈一会儿后告辞，已5时许。赴外交部，由外交次长Martin [马丁]接见，我们的柯华大使亦来。座谈寒暄后，又有酒会，有前驻华大使Jordd等，谈到六时一刻，告辞返旅舍。晚间9时听众应汝梅来谈，他来英伦将近一年，说一会儿留学生情况，然后到查汝强同志那里去了。

5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自由活动，在家将《铜绿山古铜矿》一文写毕，寄给K. C. 张光直教授。中午随宦乡同志等一起到伦敦北部的Derek Bryan [德里克·布赖恩]家中，他夫人廖鸿英是福建人，牛津毕业，布赖恩现任英中了解协会主席，除了我们代表团外，还有该会的女秘书及会员王斯符等，共进午餐，一面闲谈，至下午4时始告辞。返旅馆稍息，又赴大使馆参加冷餐会，招待英国友人，约六七十人，有WWilliam [威廉]，鲁惟一，David [戴维]，Wilson [威尔逊]等，又有曾在北大教书的Sir William Empson [威廉·恩普森爵士]夫妇及其子。6时开始，闲谈至7时45分，客人渐散，白若思 (Barrars) 来接我到他家中晚餐，他自己开车来。到他家中，仍是73年来过的旧居，但他曾在瑞士工作过三四年，坐下闲谈，他的夫人Alice [艾丽斯]也下班回家，三人一起进食，一面闲谈。饭后饮茶，至10时半乃告辞，他送我到旅馆。今天英国总工会号召总罢工，作为Day of Action [行动日]，矿工及印刷工人多响应号召，但工厂工人响应者不多，不到10%，交通工人亦仅一部分罢工，公共汽车仍开行。

5月1日 星期四

晨间将给张光直教授信及所附论文，一起挂号寄去。上午10时赴赴政治经济学院，因宦乡同志另有约会，只好由我代理，率领代表团六人与Mrs. Cooper [库珀夫人]一同前往，但她因事未来，只好我们自己去了。到校部，J.B.Joll在门口迎接，因为他去年秋曾作为British Academy [英国学术院]代表团成员来华访问，相互认识，握手后，随

他来到楼上会议室。前院长因事未来，即由Joll主持，到会的有经济学家M. J. Desai，[德赛]（印度人），M. Marishin（森岛，日本人），国际关系史家S. Strange [斯特兰奇]（女），M. B. Yahuda [亚胡达]（犹太人），宗教社会学家D. A. Martin [马丁]，东欧研究专家G. Schiopflin（政治制度），俄国研究专家P. J. Wiles [怀尔斯]（社会经济），哲学家J. W. N. Watkins [沃特金斯]（自然辩证法），地理学家M. J. Wise [怀斯]等九人。10：15开始一起讨论，实则互相介绍情况及解答问题。后分开个别交谈。中午British Council [英国委员会]会长John Burgh [约翰·伯格]接见并设宴招待。用餐后即赴教育部，由教育大臣Mark Carlisle [马克·卡利斯勒]接见，大使馆褚启元参赞也参加，不到一小时。由教育部出来，又赴战略研究所座谈，由所长Dr. C. Bertram [伯特伦博士]主持，他是德国人，1974年来所担任研究任务，今年不大（约四十来岁）。他们原约宦乡同志讲话，后改为座谈，他们中间还有军队出身的副所长（研究军事战略），以及国内派来参加研究的郭鸿铭，一直谈到5时半左右，告辞返旅馆。稍息后，我与吴世昌同志偕往英国学术院，Sir Barrio Grey [巴里奥·格雷爵士]代表英国学术院约我与吴世昌同志晚餐，除格雷爵士外，还有Prof. J. Evans [伊文思教授]，Prof. W. Watson [华生教授]，Prof. Graham Clark [格雷厄姆·克拉克教授]，Dr. I. E. S. Edwards [爱德华兹博士]，皆英国学术院的院士，饭后闲谈，一直到10时半始告辞返旅馆。

5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9时出发，赴British Museum [不列颠博物馆]。馆长Dr. D. Wilson [威尔逊]及东方部主任Mrs. Jessica Rawson [杰西卡·罗森夫人]在门口迎接。馆长引导我们参观新近开始展出的“The Viking Exhibition” [海盗展览]，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前年在哥德堡大学作Felix Neuboger [菲力克斯·纽伯格]讲演时，即以此为题目，知道我是今年的受邀者，他也非常高兴，赠我以他前年印出的讲稿。返会客室，用茶，院长介绍该馆情况，赠书。我们在来宾簿上签字。又由Mr. B. F. Cook [库克]引导参观The Low Greek and Roman Galleries [希腊和罗马美术陈列室]，因为这里希腊、罗马的收藏古物较多，分为楼上及

楼下二处，我们参观的是楼下部分。先至Arzhaec时期古物室，有公元前6世纪Ephesus的Temple of Artemis [ 阿尔特弥斯（月亮和狩猎女神）庙 ] 的雕刻，还有石柱残片，雕有铭文，似即Lydian名王Kroecms（即以财富出名）所捐献者，次室有公元前4至3世纪重建此庙时之雕刻残存，又有Halicarnassus [ 哈利卡那苏斯 ] 的陵墓（Masulers？）的雕刻。再前行为The Nereid Room [ 海中女神室 ]，折而左行，为Parthenon Room [ 巴台农神庙室 ]，陈列Elgin Marbles。出来至埃及古物部，由Assistant Keeper [ 助理保管员 ] W. V. Davies [ 戴维斯 ] 引导我们参观其办公室，有Rameses [ 拉美西斯 ] 时期墓碑铭文，古兵器研究，Demotic Papyrus [ 世俗语纸草 ] 研究，O. K. [ 古王国 ] 石刻画像临摹等工作正在进行。又参观其登记卡片柜子，闻达七万余件，正在制成软件投入电子计算机中。又参观其工作室，一为做展览架子（有机玻璃），二为清洗修理铜器。由此出来，参观“中国瓷窑出土瓷片展览”，乃故宫借陈，下月将移至牛津展出。此时我们八人分为二组，A组宦乡团长、查汝强、夏森及我，及大使馆褚启元参赞、库珀夫人，由罗森夫人陪同，出北门至实验室（Research Laboratory），由室主任Dr. M. Tite [ 泰特博士 ] 引导我们参观C<sup>14</sup>、热释光（TL），及电子计算机。前两者与我们考古所的大致相同。最后一项，他们表演给我们看，乃利用埃及考古部的登记卡片，闻已贮入万余件，检索确为迅速，但我们看不懂个中机关所在。此时已近1时，返会客室（Sloane Room），东方古物部主任Dr. R. Whitfield [ 惠特菲尔德 ] 出示斯坦因敦煌画佛幡，及康熙时的彩色套版花卉。即在其处午餐，有杜维廉、艾惕思（Addis）、Miss M. F. Webb [ 韦布小姐 ]（副院长，去年曾来中国，在故宫会面聚谈过）。由艾惕思前大使致欢迎辞，宦乡团长致答辞。饭后已2时余，他们回去，我留在不列颠博物馆继续参观。由罗森夫人作陪，参观埃及古物室、近东古物陈列室（包括波斯）、欧洲史前古物室、钱币室，走马观花。后又偕罗森夫人至附近书店翻阅新书，价昂，未购。罗森夫人替查汝强买了三本书。我们返不列颠博物馆陈列室，乘地铁至英国学术院。6时举行协议签字仪式。英国学术院会长Sir Kenneth Doner [ 肯尼思·多纳爵士 ] 赠送各人前次（29日）合影及会谈照相。致辞后，签协议书3份，签名者我方为赵复三团长，英国学术院为外事秘书E. Handley [ 汉德利 ]，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为S. Yasin [ 亚辛 ]。在会议室签订后，至客厅举行酒会，酒会约百余人。这是我们最

后一次正式活动，约8时许，随格雷厄姆夫妇（其夫人张德宝为张彪之孙女）到他家中去，使馆亦去两人，在他们家中晚餐，家中颇讲究，有游泳池，房子亦宽大，闻以4万英镑购进，加以改建。谈至11时许，由格雷厄姆夫人驾车送我们返旅馆。

5月17日 星期六

今日休息，自由活动。上午赴Talbot Street [ 塔尔博特街 ] 的Open Market ( 自由市场 )，旋赴库珀夫人家中，遇及Peter Hopkirk [ 彼得·霍普柯克 ] (《泰晤士报》记者)。下午赴Highgate Cemetery [ 海格特公墓 ]，瞻仰Karl Marx [ 卡尔·马克思 ] 墓，并集体摄影。铜像为名雕刻家Lawrence Bradshaw [ 劳伦斯·布莱德肖 ] 的作品。我们又至下面原来葬骨处，平放一石板，上刻“at this spot were formerly buried. These Remains were removed and reinterred on 23rd November 1954 at the place nearby, where a monument was erected on 14th, March, 1956 [ 此地过去曾是马克思夫妇及其长子海涅，夭亡的长孙等四人的葬骨地。这个遗迹于1954年11月23日迁移和重建到附近的地点，那里于1956年5月14日建立了墓碑。 ]”我们出来至大使馆官邸，柯华大使夫妇昨晚才由外地活动归来。在庭院中闲谈，原来想做代表团总结，但谈不出什么来。6时半在大使家中吃饭，饭后稍谈，返旅馆收拾行装。原拟今天中午宴请陪同我们的库珀夫人等，使馆以今天国内开刘少奇同志追悼会，停止一切宴会娱乐，故作罢论。

5月18日 星期日

赴Heathrow [ 希思罗 ] 机场，英方来机场送行者有英国学术院外事秘书汉德利，秘书长卡斯韦尔夫妇、亚辛、布朗等，使馆有柯华大使夫妇、蒋达、狄卫平等同志。在贵宾室闲谈，卡斯韦尔夫人去年10月访华时曾经晤面，相谈颇久。最后汉德利致欢送辞，宦乡同志致答辞。飞机延至1时半始起飞。下午3时许抵瑞士Zürich [ 苏黎世 ] 机场，大使馆刘耕茗同志（73年在英国曾遇及）来迎接。乘车至Berne [ 伯尔尼 ] 郊区

招待所。此所去年以百万元购得，经修改后，有47间房子，可有37间居住过境外宾客。在宦乡房中与刘同志等闲谈，驻委内瑞拉郑维之大使返国述职途经此间，亦住在此招待所，21日返国。晚餐后，李云川大使夫妇来，稍谈后，我与吴世昌等四人一起上街散步。此为小镇，距伯尔尼市区约11公里。归来后，宦乡同志谈明后两天，此间大使馆已代为安排游览日程，征求大家意见，又闲谈一会儿，返舍休息。

5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8时由招待所出发，刘参赞及翻译吴同志陪同前往Luzern [ 卢塞恩 ] 参观游览，有驻委的郑维之大使和随员，及别的代表团一起坐大轿车。先至Thun [ 图恩 ]，为一小市镇，濒图恩湖。至Spiez [ 施皮茨 ]，下车小息，步行至湖畔。此时微雨，但湖光山色，虽细雨迷濛，风景仍不恶。又前行，经Interlaken [ 因特拉肯 ]，为图恩湖与Brienzer [ 布里恩茨 ] 湖之间，亦为一中等城市。此处过一公路桥，在湖西北岸沿湖滨而行，至卢塞恩已11时许。下车游览，车停在火车站之旁。我们到湖滨散步，对岸为山丘，山麓为城市之一部分，有教堂及高楼，城跨两岸，有桥相接。湖中有野鸭，湖滨公园的鸟类动物园，有鸚鵡、八哥、喜鹊等鸟，关在铁丝笼中。至大街上观览市面，有穿金黄色制服戴黑帽之女交通警察，据云亦为此间一景，一笑。购得英文报纸一份，知我国试放洲际导弹，射程6200公里，落入Gilbert [ 吉尔伯特 ] 群岛及Fiji [ 斐济 ] 群岛一带。大家返车中，听宦乡同志报告此段新闻，皆鼓掌庆祝。车子开至一静处，即在车中野餐。餐后至交通博物馆，为欧洲交通博物馆中一流者，有7部分：（1）火车，有可以行驶的小火车，供儿童乘坐，有新车模型可进入车厢参观，又有火车放气等模拟声音。今年瑞士火车已全部电气化，每年需电力1.6 Million [ 百万 ] KW-hour [ 千瓦小时 ]，但可省煤310万吨，可有防污染（3400万吨煤烟，800万吨CO<sub>2</sub>，12.4万吨SO<sub>2</sub>）。（2）汽车，有1898年瑞士POPP牌等。据云，在Grison州，1911-1927年仍禁止汽车通行。（3）马车及脚踏车，后者有1818年木制，1855年铁制，后来始有橡皮胶轮。（4）飞机、飞艇（Epeltorini，1830年所用热气球）及宇宙飞船。（5）航海术。有各时期的轮船模型及图片，又有幻灯片放映。（6）旅游事业，



有各地风景幻灯，旅游说明书，瑞士各地土产及手工艺出品。（7）P. T. T（Port. Telegraph Telephone [ 便携式电报机和电话机 ] ），乃通讯设备之演化。参观毕已2时半，返招待所已4时。休息至傍晚，乘车进城至大使馆，在小胡同中，街道仅容一车行走。李云川大使夫妇设宴招待我们代表团及郑大使夫妇。饭后邀我至客厅，要求鉴定唐釉马。又在楼下会议室，请宦乡同志讲国内外形势，三信（信仰社会主义，信任党的领导，四个现代化的信心）。讲毕已10时，返招待所。遇及科学院外事局在此间工作的刘瑞亭同志，稍谈。

5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原拟往日内瓦游览，但此间招待所因公因私用大轿车，每公里按1法郎计算，伯尔尼距日内瓦180公里，往返360公里即360法郎，故改为赴城内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即动、植、矿物的博物馆。9时进去，10时半出来，展品甚为丰富。例如动物方面，除依照系统学分类陈列之外，又有地区性，如亚洲动物、瑞士动物等；多用布景箱，如蛙类的展品柜，下有一钮，按钮后，灯光落于某一品种之蛙，幻灯箱这一品种的生态照片即发亮，有德文或法文、英文说明，又有蛙鸣的录音。整个动物标本之外，又分别展出某一方面，如鸟类的卵，兽类的足迹等。亦有图解说明，如苍蝇、臭虫、跳蚤的放大模型，及传染疾病之图解。共四层，匆匆游过，即出去。在城内参观超级市场，周览一遍，即返旅舍。下午小睡，3时起，代表团在团长房中开总结会。下午使馆办公室吴同志代为联系此间大学的Bandi [ 邦迪 ] 教授，据云最初不在，至下午4时始接通电话，立即约我6：45在他家中晚饭。我于6时半乘车赴邦迪教授家，他出来到道旁迎接，并嘱使馆司机不必再来，他将送我回去。在他家中看到一些Eskimo [ 爱斯基摩人 ] 古物，壁柜上还有拉杂的古物，包括中国的瓷器和铜器，他的夫人及一女友出来接待，有一波斯商人正在其家做客，亦一同共餐，饭后饮中国绿茶。至9时余，告辞返旅舍，他亲自驾车送我归来，并约定明晨8时半在城内历史博物馆门口会面。

5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进城，8时半抵历史博物馆参观，邦迪教授在门口等候。我们全团宦乡同志以下，除赵复三同志在家起草访问总结草稿，其余七人都去了。先至先史学研究班，由邦迪教授介绍此间历史博物馆。据云，联邦国立历史博物馆在苏黎世，此间系州政府、市政府及商会合办，亦算是公立的，1798年创办，现分四部分：（1）历史部分，为15至18世纪的文物，有农舍中房间及陈设，也有城市中富人的房间及陈设，当时多有瓷砖火炉，又有各时代的服装、兵器等。还有一陈列柜，为1900-1950年文物，有留声机和收音机等，皆为儿童教育之用。（2）古币部分，仅有一室，主要为瑞士各部的中古货币及奖章。闻亦收藏有希腊、罗马古币，未加陈列。（3）民族学部分，为近东伊斯兰国家的服装及用具（包括陶器），有骑士模型3具，披甲穿胄带武器。又有非洲及大洋洲的民族标本，为数不多。（4）史前部分，正在修改陈列，突出新石器时代的湖居村落之研究。以为当年以发现木桩，推断为湖居，油画模型皆依之复原，实则除少数为湖居居民之外，绝大部分皆为沼泽地带或近湖处的居室，木桩打入地面，下层不住人，湖水涨时侵入，但一般时候，皆在干燥地面上楼居，并非湖居也。他分赠我们每人简介一册，他自己写的该馆起源一册，另赠团中一册《瑞士史前考古》。参观毕，已11时，向之告辞，返旅舍。下午1时，李云川大使来送行。2：45抵苏黎世，途经苏黎世湖滨，下来散步，3时半返至停车处。赴机场，办手续，6：15起飞，7：45抵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下机休息，候机室为新筑者，除坐椅外，空无一物。晚间9时又起飞，经9400公里直抵北京，已是上午10：10（北京时间已是下午5时），共飞13小时，以民航不欲在德黑兰及乌鲁木齐停歇也。

5月22日 星期四

返抵北京，已是下午5时。与吴世昌同志同车返宿舍，张一萍同志同行，将行李送到吴同志家中，我返家闻吴同志找不到雨衣，又至吴同志家一询，知已找到，在其处小坐。返家，王廷芳同志来，谓到院部接我，后知我已直接返家。晚间阅这一月来的《人民日报》及《参考消

息》。

5月23日 星期五

中午12时始醒，饭后赴所，遇及王仲殊、王廷芳、乌恩、张子明诸同志。来信及刊物堆积一大堆。打电话至中华书局，知谢方同志已出差广州，月底始返。外交部冀朝铸同志来所，为我们介绍美国情况。送他走后，至王仲殊同志房中闲谈，谈及文物局关于保护文物新法规问题，我所已提出二点：（1）批准权问题；（2）考古所及古脊椎所例外办理。下班返家，晚餐后，赴王则诚同志处小坐。返家，郑体容同志（郑愈教授之女）来谈，有英文稿要我修改，辞去时已10时许。

5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将《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的文章二校稿加以审阅校改，又集中二个照相的图版，此事即作一结束。《社会科学战线》寄稿费70元来。托赵铨同志补制幻灯片五张。午间，张汝霖教授侄婿来，留之午饭，他将于下月赴日参加学术会议。午睡后又赴所，乌恩及张子明二同志处有许多公函及文件须决定。与王仲殊同志商谈，有些便加决定。又偕张子明同志赴向阳第二招待所访李汝宽老先生。李为美国加州的华侨，原籍山东胶东，经商退休后，对古物有兴趣（尤其是青花瓷器及漆器），谈了一个来小时。返家，楷儿已接阳孙返家。晚间阅近一月来的《参考消息》。胡厚宣同志来谈，他后天即赴上海，为《甲骨文合集》出版事（此书已出四册），谈及周鸿翔教授要求参加安阳会议事，及商承祚先生以冠心病，赴美之行作罢。

5月25日 星期日

今天下雨，上午在家。刘思慕、张椿年二同志来，商谈8月赴布加勒斯特开会事。下午赴所，整理桌上信件及寄来刊物。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

5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写了五封信。赴文物局，晤及谢辰生、罗哲文同志，谈保护文物法令，及吉林大学约请美国学者讲学和参加发掘事。赴院部，晤及梅益同志；又至外事局，晤及王光美局长及王刚副局长（王平副局长赴西德及意大利未返）。又至宦乡、赵复三同志处辞行。返家，整理行李。

下午2时由家出发赴飞机场。至建外宿舍，张政烺同志尚在整理行装，等了一刻多钟。3时许抵新机场。院部与所中去了两部车，为避免万一车出故障以致误时也。所中送行的有王仲殊、王廷芳、乌恩、张子明、林泽敏、徐苹芳同志六人，我家有素琴、正楷及周兰英。至机场办理手续后，即上飞机。4时20分起飞，8时20分抵东京成田机场（当地时间为9时20分）。同行者有张政烺、张长寿二同志，临时经历史所林甘泉同志介绍相识美国密西根大学费维恺教授，机中座位在我的旁边，闲谈一会儿。我们看报，没有午睡，都有睡意。成田下飞机后，即办理手续，以明天下午再换乘美国飞机起飞。住成田日航旅馆，即去冬曾住者。安顿好后已当地时间11时许，下楼进餐，返室洗澡后已当地时间1时许，即睡。

5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饭后，与张政烺、张长寿在成田日航旅馆附近散步，绕了一大圈子，到成田王子旅馆跟前，本想由假日旅舍前转回来，但由于汽车往来多，又没有人行道，我们便由小径折回，绿树成荫，由草丛中一小径走出来是一小片稻田，在山谷中，苗已出水，我们由田埂上走，可以看到我们的旅馆，但陡坡上不去，田埂尽处连小径都没有了，只好披草开径，真可谓“舍大道而不由”的惩罚。走上高速公路旁边，沿大道，过一交错公路的桥，返旅馆。午饭后小睡，起来后看电视，今天中午12时半，华主席偕同谷牧副总理、黄华外长等来日本作国事访问，有大平首相在机场迎接及在迎宾馆前举行正式欢迎国宾的仪式。午后4：30离开

旅馆，在成田机场办理出境手续，坐美国Pan-American [ 泛美航空公司 ] 改装过的波音747客机，经济舱每行可坐10人，每机可坐乘客391人。6：45起飞。晚饭后阅Newsweek [ 《新闻周刊》 ]，不觉入睡，12时即醒，正在放无声电影，睡不着旅客，黑暗中可观电影消遣，我是半睡半醒，忽醒忽睡。

次日（因为越渡太平洋时间线，所以仍是5月27日），晨4时即醒来，不能再入睡。5时进早餐，5：10准时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当地时间已是下午7时10分，共飞行11小时。下机进入护照检查站，即看到张光直、方闻二教授。出站后，与他们握手寒暄，他们帮助我们提取行李，方闻教授拿我的外交护照，与海关人员联系，免去检查行李的手续。出机场口，又遇到MMA [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 的姜斐德女士（Freda Murck），与我国青铜器展览的随展人员马承源、费钦生二同志。分乘二车赴旅馆。车行约40分钟，经过长岛，抵城中心五马路的Stanhope Hotel [ 斯坦诺普旅馆 ]，是老式的旧旅馆，但室内有电视机、电话。返室洗脸后即下楼，方闻教授等约我们到三马路的大鸿运用餐，为我们洗尘。饭后，张光直教授返哈佛，以明天有课及会议。我们返旅舍，与大使馆张文颖秘书通电话，6月4日赴华盛顿晤面。然后我们分别返室，我洗澡后即上床入睡。

5月28日 星期三

昨夜12时许入睡，晨3时半醒过一次，后又睡着了，6时半起床，补记两天来的日记，并写一家信。9时进早点，饭后随马承源同志至他所住的The Adaus Hotel，在五马路的586街，与我们住的斯坦诺普旅馆，步行约5分钟可到。随展组秋振邦同志亦在，闲谈一会儿后，与马、费二人一起去大都会博物馆访方闻教授，毕嘉珍小姐在门口等候我们。至方闻教授办公室，姜斐德女士亦在室内，正在讨论合作准备工作，又介绍我们与讨论会翻译人员白慕堂及华侨马赞芳、朱敬文二女士见面，商谈翻译工作。何慕文（Milce Hearn，即Milce Nylan的丈夫）来，与方、姜及我们三人，一起去明轩。小院，乃苏州园林风格，正在粉饰髹漆中。出来至远东部陈列室参观，有端方旧藏之宝鸡出土柶禁铜器等。

饭后返旅馆休息，午睡1小时，马承源同志来，四人一起赴大都会博物馆，晤及方闻教授，由他带我们去见馆长Philippe de Montelebello，据云其祖父曾长期住在中国，曾以法文撰写中国题材的小说数种。我们赠他以仿制铜犀牛，他接受后很是欣赏。我们辞谢告退，又去参观中国青铜器时代展览，匆匆巡视一周。从二里头的铜爵、玉戈，到秦俑坑的陶俑和陶马，独占一室。铜器群则以安阳殷墟的妇好墓出土的铜器、玉器为最惊人。出来后，至埃及古庙Temple of Dendur参观一下。方闻教授带我们3人赴中国街，租界中房铺景象，以饭铺、杂货铺、玩具纪念品文物店为多，我们在一凤凰城饭馆用餐。饭后，我们再在街上散步闲谈，然后叫出租车返旅馆，已9时许，洗澡后即睡。

5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9时由纽约的斯坦诺普旅馆出发，由方闻教授陪同前往飞机场，他因事留在纽约，我们四人上机，每小时有一班飞往波士顿，约飞40余分。抵波士顿后，张光直教授已在机场迎接，自驾车子接送我们到Holiday Inn。车子沿Charles而行，过Larz Audirsen桥，即为Cambridge（康桥）。这里正在扩建地铁，交通较乱。至旅馆稍息后，即下去至餐厅午餐，张教授特邀哈佛校友和学生马培初、Bagley [巴格利，中文名“贝格立”]，及一位中国女士，一起用餐。饭后赴Peabody Museum [皮保德博物馆]，张教授即为该馆中国部顾问。先去参观玻璃制植物标本，达几百种，为最有名，矿物室陈列各种宝石及矿物。遇及前馆长Stepher William [斯蒂芬·威廉姆斯]，他引我们参观他所陈列的西北美洲Spiro一带14世纪的法螺线雕，据云分布很远，这里以印第安人的标本为最佳；有18世纪或19世纪前叶采集的标本，如Totem [图腾]杆子及巫师服装等；又有亚非拉的民族标本，包括我国的半山彩陶及甲骨片。又至楼上参观Ecuador [厄瓜多尔]的缩制人头及New Zealand [新西兰]的脸上刺花人头。出来后，至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长为华人胡先瑞先生，四川人，在会议室小坐，有红卫兵各小报缩印本20余册，又参观书库。后至福格博物馆（Fogg Museum），副馆长毛瑞（Robert D. Mowry）接待我们，并赠书，引我们参观东方部陈列室，有殷周铜器及玉器，六朝至唐的佛

教石刻，Warner [ 华尔纳 ] 由千佛洞剥来壁画（323窟）及一尊菩萨像，天龙山北齐石刻（浮雕飞天及供养人像），响堂山的狮头，宋元明瓷器等；又至仓库参观收藏的中国玉器，为Winthrop [ 温思罗普 ] 所旧藏，达八九百件，闻尚有天福十年（945）及照二年（985）敦煌绢画各一件。由此出来，至教职员俱乐部设三桌西餐，有大学人类系主任，皮保德博物馆馆长Lamkerg-karlovsy，燕京哈佛学社社长Caley [ 卡利 ]，图书馆馆长胡文津，及Max Loehr [ 马克斯·罗越 ]，Wilma C. Fairbank [ 费慰梅 ]，杨联陞，张光直，吴同、赵如兰等。饭后续谈，至9：45始散，张光直教授送我们返旅馆。

[ 补记：哈佛大学系1636年所创办，为美国最早的大学，现有学生15500人，教职员16000人，毕业生中曾有六人担任美国总统。福格美术馆即在教授俱乐部的北边，步行只须五分钟，属美术史系，当时John Hay（韩庄）负责业务管理，附有图书馆，幻灯片制作室，油画等修理室。陈列室分希腊罗马雕刻，意大利文艺复兴及近代绘画（包括素描），东方美术。 ]

5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张光直教授来接我们赴波士顿美术馆。馆长方腾（Fan Foutein）刚由中国归来，途中感冒未上班，由东方部副主任吴同夫妇（吴夫人金樱女士，辽宁人，为燕京哈佛学社资料员）陪我们参观。此馆新楼正在建筑中，为华侨贝聿铭工程师所设计，闻明年落成后，将第一次作为陈列室，展出中国青铜器展览会。以时间关系，仅参观一部分陈列室，费慰梅来陪我们参观。中国艺术的石刻部分，有六朝佛像，屋形、棺形舍利函，北魏正光三年冯邕妻元氏（？）墓石等。埃及古王朝室，有第四朝Khufu [ 胡夫 ] 之母后墓中出土随葬品，一部分为复制品，如轿子等，乃Reisner [ 赖斯纳 ] 所发掘者，当时惊动考古学界；又有古王朝之浮雕及人像，皆为Gizch及Sagfauh的Mastaba [ 玛斯塔巴 ] 式墓之物也。再至欧洲中古时代教堂的砖雕及石刻、画像之室（未至希腊、罗马室）。至库房办公室，取出未陈列出来的精品中国古画，有宋徽宗的摹张萱《捣练图》（实为宋摹本，徽宗题画）和《五色鹦鹉

图》，后者有徽宗御笔题字（诗及跋），二者皆为故宫旧藏，前者1912年购入，后者为日人山本悌二郎所曾藏，1934年此间购入。前者拍有大幅放大彩色照片，约60×120厘米。闻每张照片印纸即须300美元。其照相机为特大者，相匣可容数人进去。闻有一幅与故宫博物院交换。又南宋陈容《九龙图》，为一长横幅，九龙奔腾云间或游泳于浪涛中，诚精品也。最后取出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卷，有十三帝王，前六帝与后七帝的画法不同，中间有接缝，为梁鸿志旧藏，有乙丑年梁氏题跋（为杨褰摹本着色，梁氏曾修补填彩，衣缘全部描绘一新，加花纹），1933年经香港、日本等处，以索价昂，无人愿购，到美国后，以20余万美元售于波士顿博物馆。当时正值世界不景气，有人捐巨款，仍属不够，举债购入。尚有《北齐勘书图》，相当杨子华绘，此为宋人摹本，乃绢本设色。时已12时，乃留我们在餐厅用中国饭。吴同为福建泉州人，生长于南京，1948年随家人去台湾，入师范学院艺术系，曾拜溥西园为师云<sup>(2)</sup>。饭后出来，张光直教授送我们返旅舍。稍息后，4时又一起出来参观哈佛校园。一面为教堂，对面为图书馆，中间为草地，插有座位编号木桩，乃毕业生参加毕业典礼之位置也。毕业典礼每年一次，接着为校友返校日。闻草地亦每年修整一次，以便给毕业校友以好的印象，可以多捐赠一些给学校。进Widener Library [怀德纳图书馆] 参观，此馆为校友怀德纳在1912年泰坦尼克号轮船触冰山沉没死亡后，其家人捐款纪念所建，闻再加修建，需款美金1000余万元，款项尚无着落。绕大学办公楼门前，有中、美两国国旗夹于校旗两侧，迎风招展，盖今日周培源校长所率之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至此访问，此间出面招待，并于午间设宴招待也。又至大学文理学院图书馆参观，已近闭馆时间（5时闭馆），乃至皮保德博物馆楼上张光直教授办公室，有教授室及考古系实验室皆在此楼上，小坐，翻阅架上藏书。下来后赴北京园用餐，乃张教授设宴招待我们，除张氏夫妇及我们四人外，尚有费正清夫妇、韩惊（韩丁之女，在中国住过好几年，满口北京话），及林女士（张之学生，Linden [林德]，曾申请到山东大学进修，学校已答复。申请Fulbright [富布赖特] 奖学金亦已批准，但截至今日仍未得复，只好作罢论）。餐后至张教授家中闲谈，韩、林二女士亦来，10时许始告别返旅舍。



上午8时半，张光直教授来接我们，并送我们赴飞机场，因为今天是波士顿市的节日。恐中途拥塞，故提早动身，谁知时间尚早，路上车子不多，20来分便到达机场。我们在机场坐了一小时左右，张教授为我联系上林家翘教授，通了电话，林说这两天陪周培源校长的代表团，没有功夫来看我，连写信也没有功夫。10时起飞，11时抵纽约La Guardia [拉瓜迪亚] 机场，姜斐德 (Freda Murck) 来接我们，仍住斯坦诺普旅馆。安顿好后，姜女士陪我们赴全家福酒楼用餐，饭后返旅馆休息。下午4时赴大都会博物馆仓库，参观M. A. Sackler [赛克勒] 收藏中国古物。毕嘉珍在门口迎接我们，先与后天翻译人员马赞芳、朱敬文二君谈话，然后由萨克勒及其保管员Miss Lois Katz [洛伊丝·卡兹小姐] 陪同参观其藏品。先观铜器，闻礼器达200余件，二张及马对此皆兴趣很大。张老发现有二件有卦数铭文，其中一件未见著录，皆可为其论文作证。又观玉器，闻达1500来件，较温思罗普捐赠福格博物馆者为多。最后观Cox [柯克思，中文名“柯强”] 旧藏之长沙出土缯书，赛克勒谓此件所付之价，为其藏品中最昂者，但不肯说实价（有人谓10万美元以上）；又谈缯书的一部分发霉，清洗后发现青霉分泌之一种复原酶，致使其变色者（氧化）泛白，黑字更清楚。观后，赛克勒以事告辞，嘱洛伊丝·卡兹小姐取出玉器让我们继续参观，约6时致谢告辞。出来后，与毕嘉珍约在二马路海云川菜馆用餐。晚间用餐时10人一桌，我们代表团及随展人员之外，还有毕氏夫妇及郑德坤博士夫妇（黄文宗女士），郑送我一本他夫人写的归国游记《百闻不如一见》。至11时始散。归途步行，中途遇雨，避雨一会儿。返旅舍时雨又大了，他们在我们旅馆前厅坐了一会儿，再告辞回去。

## 6月

6月1日 星期日

晨间早点时遇及周培源校长和他所率领的代表团，亦住在此间7楼。饭后又在电梯间遇及周法高教授，已30余年未见面，当面不相识矣。早点后返室，接方闻教授的电话，约10时去馆中，与周校长之代表团一起活动，前往参观青铜展览及明轩。袁家骝、吴健雄夫妇陪周校长的代表团。方闻教授引导参观后，设午宴招待。方闻、周培源与我，分别致辞。午饭后返舍，路上有犹太学生等游行。午后毕嘉珍来陪我们去游览。恰巧历史所王毓铨、何兆武二同志住在此间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来访我们，一起出游。先去码头，购票乘船抵自由神岛，近观愈见其高，以时间关系，未登陆即返码头。至世界贸易中心大楼，为纽约摩天大楼中最高者，共1层，高1344呎，可到107层参观远眺。我们买票（2.5美元）乘直捷电梯，仅48秒即达107层，有坐飞机起飞之感觉。凡二幢，一为酒吧餐厅，一为眺望展览。我们至后者，绕窗而行，窗内设有座位，又有望远镜（须投入硬币），类似飞机上向下眺望。毕女士催我们下楼，以时已过5时，须5：30返旅舍，方闻教授约晚餐。我们返舍，张光直教授今日下午已由哈佛来此，住在同一旅馆，一起去赴宴。除我们代表团及周法高、张光直、方闻、樋口隆康、林巳奈夫之外，原以为劳榦教授赶得上，结果他6时半由机场来电话，不能前来。饭后返旅舍，知劳已来，住在6楼，我们去访他，30余年未见面，头发已白，但容貌未改。他正准备入睡，已穿上睡衣，见我们时有点拘束，稍谈后，方闻、张光直等他们先告辞，我与张政烺以旧友关系，留下再谈一会儿始别。同乡马大望（马大任之妹）下午曾来过，留字条，晚间来电话。我回来后整理明天讲稿，以便限于20分钟，又整理幻灯片，共20张，至2时始睡。

6月2日 星期一

今晨学术讨论会正式开幕，8：50开始报到，领取有关文件。我将缩改后讲稿及幻灯片，交给姜斐德。9时1刻开始，由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馆长Philippe de Montebello致欢迎辞并宣布开幕，方闻教授致辞并宣布议程。今日上午的主题为“考古学新发现”，由张光直教授主持，张上台后，即邀请第一发言人上台宣读论文，我的《铜绿山古铜矿的发掘》为第1名，接着是张长寿同志的《论宝鸡茹家庄发现的西周铜器》，我们都有幻灯；最后是马承源同志的《随县曾侯墓出土编钟的研究》，放敲钟的录音。时已10时半，休息10分钟，饮咖啡。张光直教授介绍我们与李孝定、张秉权、万家保三人见面，实际上20分钟后，才继续开会，由林寿晋、郑德坤二人为讨论人（discussioner），对论文发表意见，并提问题，各限15分钟，实际上亦超过，最后为听众提问题，有Bulling [布林] 等三人。时已12时，上午的会结束。下午2时继续开会，主题为“青铜器花纹与器形的研究”，由方闻教授主持，发言人为马克斯·罗越：

*Question of Content of the Decoration of Shang and Chou Bronzes* [《商周青铜器装饰内容质疑》]，樋口隆康的《西周铜器编年的新资料-特别是鸟纹研究》，乃根据扶风庄白大队白家村1号窖藏出土的史墙盘等来做分期（四期）研究，最后为林巳奈夫的《几种商周青铜礼器的器形学的研究》，即根据他在《东方学报》第15期上所发表的器形学研究（鼎、卣、尊、簋），现加上觚、爵二种。讲后休息10分钟。今天上午我们用中文讲，下午都用英文讲，有同声翻译。休息时遇到孙小梅，邀我们晚上看电影。李铸晋教授约我明年来堪萨斯讲学，交来正式邀请信。复会后，主席及发言人皆上台，还有讨论人G. Soper [索珀] 及V. Kare [卡雷] 二教授。卡雷发言，对三者皆有意见，颇为尖刻，听众提问题亦多。至5时半，方闻主席宣布限再提一问题，即行结束散会。晚间方闻教授请我们在餐馆用饭，有代表团及台湾李孝定、张秉权、万家保、劳榦、周法高，还有方闻的学生傅申夫妇二人，至10时返旅舍。席间曾谈及8月间台湾召开的国际汉学会事（见8月17日日记），张光直教授问李孝定，一面指着我们，说能请他们否？李说你问组长周法高教授，周装作没有听见。秋振邦同志说孙小梅已租一处放映室，我们去看电影《西安》。返时已12时，颇为劳累（到会者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张光远、刘万航）。

上午继续开会。晨间去看张政烺同志，说昨晚12时始睡，今晨3时即起床，修改讲稿，一打散便乱了，叫张长寿同志帮忙誊抄清稿，连早点也来不及吃了。我一人去餐厅，遇及张光直、劳榦二人，嘱张带两个面包前去给二张吃。我赴会场。上午为文字组，David N. Keightley [戴维·N·凯特利，中文名“吉德炜”] 教授主持，张政烺的《论铜器铭文中的文字与卦辞》，周法高的《三十年来的殷周金文研究》，David S. Nivison [尼维森·戴维，中文名“倪德卫”] 的《西周的年代与日期》。休息后，主辩人为劳榦、许倬云二教授，后者托病未来（闻正在竞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劳榦发言后，即由听众发问。因为张政烺的讲辞超过原定的20分钟（实际上45分钟），劳解释“卦变”亦费时，故发言者不多，即结束散会。给堪萨斯大学回信，答复考虑。下午为铸铜技术，由Dr. Chase [蔡斯博士] 主持，发言人有P. Meyers [迈耶斯] 的《萨格勒收藏铜器的技术研究》，万家保的《从铸造技术谈中国铜器的起源》，U. Franklin [U·弗兰克林] 的*The Potential of Technical Studies* [《工艺研究的潜力》]。休息时，方闻、张光直二人找我们谈话，要出会议论文集，征求我们意见。休息后继续开会，由N. Barnard [巴纳] 及Cyrie Smith [西里尔·史密斯] 为主持人，后者发言有幻灯配合，又有迈耶斯等相继发言，最后为张光直教授作结束辞。散会返旅舍，6时赴大鸿运餐馆酒席，共3桌，由方闻、张光直教授作主人，分别讲话，我作答谢辞，10时散席。返旅舍，候联合国代表团朱贵由同志，候至11时未来。方闻教授来闲谈一会儿，即回去。

6月4日 星期三

上午9时出发，方闻、张光直二位来送行，Maggie Bickford [玛吉·比克福德] 陪我们赴华盛顿。10时起飞，11时抵华盛顿。T. Lawton [劳顿，中文名“罗覃”] 馆长、傅申来迎接，下榻Holiday Inn Hotel。安顿后，即赴Freer Gallery [弗利尔美术馆]，观临时展览“中国古代书法展”，有《淳化阁帖》中王献之保母志拓本及元明人题跋，赵孟頫清静经，文彭、文征明父子行书等。午餐时，蔡斯博士亦来参加。饭后参观陈列室，有殷周青铜器（《太保簋》等重器）、石刻、瓷器、书画等。此馆陈列柜及移运陈列柜的推车设计颇为奇好，可以使用转轴

将玻璃罩上移。后参观实验室，由蔡斯博士及助手Winter [ 温特 ] 陪同，参观其X-ray [ 射线 ] 照相设备，又在其办公室讨论关于青铜器分析问题。张政烺同志等先去库房参观馆藏青铜器，包括两件西周初年的青铜柄铁刃的。时已不早，乃告辞返旅舍。6时赴大使馆，参加大使馆的招待会，我们代表团的客人有罗覃、玛吉·比克福德及傅申先生夫妇。招待会结束后，我们代表团9人由毕嘉珍陪同赴城内一中国饭馆吃面条，马承源同志谈及文物局参加青铜器展览的代表团的情况。饭毕，我们乘车游览市容，经白宫、国会、华盛顿纪念塔、林肯纪念馆、杰佛逊纪念堂，及五角大楼等，皆仅在外面绕一圈，未能下车进去，以晚间不开放也。返旅舍已11时矣。

6月5日      星期四

上午代表团五人赴国会图书馆参观，大使馆舒璋秘书，及罗覃、傅申二位陪同，馆中则由中文部主任王骥及副主任接待。此馆为1800年亚当斯总统批准成立的，1844年被英军烧毁，与国会大厦同一命运。我们参观大厅，屋顶为马赛克镶嵌成各种花纹；又来到东方部，看他们表演使用计算机查书的新方法。中文书库，有未编目的中文书千余种，乃麦克阿瑟于日本投降时，在日本所购。我们由第1馆出来步行至第3馆。第3馆今年落成，闻自奠基至今已10年，共化15000万元，其书库10层（地下4层，地面6层），面积较第1、2馆合并之面积还要大。然后由地道至第2馆，东方书籍仍在第2馆（1939年所修）。馆中藏书达2000万册，如将照片、唱片等皆算在内，则共达7000余万件。由国会图书馆出来后，至最高法院一观，法官9人的坐椅各不相同，就本人的身材及爱好而设计造成。出来后至山顶国会大厦，由前门进去，大厅有油画、壁画6幅，表现美国历史者，雕像为历代大总统。我们直穿国会大厦，其东西两翼为众议院与参议院开会地点。由后门出来，可以眺望华盛顿纪念塔。至莎士比亚图书馆，以时已晏，未能进去。即赴Smithsonian Institution [ 史密森学会 ]，由秘书长Perrot [ 佩罗特 ] 设宴招待，有来过中国者四五人作陪，亦有未见过面者三四人。宴会散后，赴Space and Air Museum [ 宇航博物馆 ]，由说明员接待，先至电影厅观电影《飞》（to fly），然后参观各陈列厅。从宇航博物馆出来时已4时一

刻，赴使馆小卖部购物。返旅舍，赴城内湘园中国饭店用餐，罗覃作主人，又有雷三世副馆长、傅申夫妇等，至9时始散。

6月6日 星期五

晨间微雨，我们结算旅馆房钱后，9时上车，经中国大使馆，马承源同志下车到大使馆中去。少顷，他偕同舒璋秘书出来，舒秘书允将考古文献一册转交给国会图书馆，将堪萨斯大学邀请信交之，托使馆考虑意见，与之告别。至弗利尔美术馆，将行李存放在馆中，傅申教授接待我们，罗覃馆长因事未去，约中午再见。赴白宫已10点，原已约好，由东门进去，有一导游陪我们，并作说明。先至东门外的Kennedy Garden [ 肯尼迪花园 ]，为一小庭院。进宫内，参观总统书房，悬有Coper（诗人库珀）所有之挂灯，对面为四壁柜中储藏镏金餐具之室。又过去为瓷器室，柜中陈列有为历任总统特制的瓷器餐具，旁边一室为19世纪出的绘有历史风景的壁纸。又至一室，陈列中国家具和瓷器，有小门外通庭院。由此返至宫中，随参观者上楼，导游者亦告辞。上楼后，为一大楼，即东厅，乃总统接见新闻界发表谈话之所，有讲台及数十把椅子，闻Kennedy [ 肯尼迪 ] 遇刺后即在此室停灵。过去为绿室、兰室及红室，皆为接见贵宾之所，就其壁墙及窗帘颜色而命名。又有酒会厅，较东厅为较小。游毕经前厅出来，在门外照了几张照片。又在东门外的财政部的自由钟复制物前照相（原物在费城）。赴林肯纪念堂，为一方形建筑物，有类于天安门前之毛主席纪念堂，林肯石像置于堂之中央后壁前，两壁有林肯语录。至此遇及陈翰伯及其率领之代表团。时已不早，故不去杰佛逊纪念堂及华盛顿纪念塔，改赴国家画院，参观欧洲泥塑，乃赛克勒藏品；又参观19世纪印象派画展，共13室。出来后即赴弗利尔美术馆用午餐，罗覃馆长以事于午饭后始来。蔡斯博士借来日本Enjo铸铜制造所的工作电影。马克斯·罗越教授父子及西德Dr. Sodine Werner亦来观电影。观后至蔡斯博士办公室小坐。张政烺同志等则赴仓库观铜器及玉器，后来我亦去参观，遇及大使馆张文颖秘书，来为我们送行，退还给我堪萨斯大学的信，劝我接受邀请。3时20分离开弗利尔美术馆，与罗覃馆长告别。傅申先生送我们去杜勒斯飞机场，5：30起飞，11：40抵旧金山国际机场。吉德炜等来接我们，经旧金山至伯克利

(Berkeley) 约35英里, 已10时许 (华府时间已夜深1时矣), 安顿后即入睡。

6月7日 星期六

9时至会客室, 参加者亦陆续来到, 步行前往矿物系大楼参观, 有一位在系读书的田恬女士任翻译。访问材料科学与矿冶工程学系, 由系主任Prof Robert H. Bragg [ 罗伯特·H·布拉格教授 ] 出来致欢迎辞后即离开, 由人类学系Prof. Ruth E. Tringham [ 鲁思·E·特林汉教授 ] 介绍在南斯拉夫发现及发掘Vinca文化 (约公元前4000 + 500) 的铸铜遗址及遗物, 然后由Dr. Jody Todd [ 乔迪·托德博士 ] 介绍金属及矿渣的金相研究、X光荧光分析、X光衍射 (diffraction)、透射电子显微镜, 并以Plate (Drake) of Brass经鉴定为伪品为例, 扫描电子显微镜等。然后乘Dr. Frank Asaro的车子赴Laurence Berkeley [ 劳伦斯·伯克利 ] 实验室, 其它的人乘大轿车前往。此乃国立实验室之一, 与学校在行政上无关系, 但科学实验可合作。至讲演厅, 由Dr. Asaro讲岩石的微量分析, 以求其原产地, 以黑曜石为例, 又以埃及M.....所用石英石分析 (并谈及玉石的研究, 但尚未开始), 陶瓷的同样研究工作。后由Prof. Isador Pearluse讲在Israel [ 以色列 ] 利用微量元素追求黑曜石及陶器的来源问题。Mrs Helen V. Michel [ 海伦·V·米歇尔夫人 ] 谈中子激化的分析。听报告后, 接着参观, 在中子激化分析, 亦鉴定Plate Drake of Brass为伪物。于是乘车返校, 用午餐。

下午2时半开会, 由吉德炜致欢迎辞, 并作介绍, 然后开始进入讨论。先讨论我国代表团的4篇论文, 依年代先后, 张政烺、张长寿、马承源和我的一篇, 逐一讨论。然后讨论关于商代甲骨文的5篇: (1) 《钻凿形态对卜辞断代的再商榷》(张台萍); (2) 《兆是怎么解释的? 推论卜命辞的存在》(D. N. K); (3) 《论卜辞的语法及所反映的神学观》(D. S. N); (4) 《商代甲骨文中的王“德”的问题》(同上); (5) 《周原的甲骨文》(D.N.K)。论文都已印出, 故不再宣读, 即进入讨论, 提问题, 提意见, 5时半结束。乘车赴吉德炜住宅, 出席招待会。7:30返校, 又在 (Men's Faculty Room) [ 教授俱乐

部]为中国代表团设宴招待，吉德炜为主人，尚有巴纳，倪德卫，Serrugs, Relut Poon, Robert Chard [中文名“晁时杰”]，Edward L. Shaughnessy [中文名“夏含夷”]（以上二人为研究生，此次兼任译员），周鸿翔，周世箴，Becky Johnson [中文名“江伊莉”]，Virginia C. Kane, Narrey Pruie等16人（周法高招待后托已饱未来）。

今遇到的Prof. Isadore Pearlman，系犹太人，原在这里当实验室主任，年老退休，现在以色列大学任教，兼材料科学及考古学二系教学，来此一年，做一项研究工作。知我曾在以色列作过考古工作，与我谈话，谓二个月前有一个中国代表团，由北京来，其中Feng Si-chang（冯锡璋）博士为彼30年前在此间教过的学生，为彼的学生最Brilliant（出色的）的一人。按冯氏在高能所工作。

6月8日 星期日

上午继续开会，在大学中Men's Falcuty Club [教授俱乐部]举行。前往出席时，遇及吴汝康、周明镇、郝汀、吴新智等同志。上午讨论的论文有6篇，结果只讨论了4篇：（1）《中国古代采矿技术》；（2）《中国古代的红铜捶打成器技术》；（3）《晚商时代的年历、疆域及政治组织》；（4）《罗越氏青铜器花纹风格论的再商榷》。除最后一篇之外，皆属商代的政治、社会和技术。午后稍息，2：15吉德炜及夏含夷各驾一车，带我们进城去游，由伯克利东行至Muir Woods茂林国家纪念公园，乃以杉木为主的森林，有红木贯穿其间，我们下车由参观者入口进去，沿溪北行，至第一道桥即过桥折回，还不到半公里，大树参天，绿草，鸟语花香，流水潺潺，风景宜人，返至入口处，即出来登车，经金门桥，停车眺望，一边为金门桥及海湾，另一边为旧金山市区，高楼耸立。至J. K. Riegl（王安国教授）家中冷餐，7：1即在其家中开第3次讨论会，客厅中椅子不够，席地而坐，讨论下列五篇：（1）史墙盘铭文（Serruys）；（2）裘卫组器铭文（D. Duty）；（3）班簋铭文（Allan Reskonit ...）；（4）中山国器铭文（J. K. Riegl）；（5）中山铭文（CCook）皆是商周铜器铭文，散会已9时半。返旅舍，补记这三日的日记。



6月9日 星期一

上午9时开第4次讨论会，到会人数较少，约24-25人，主题为西周年代学，讨论了6篇论文：（1）Virginia Kane [ 弗吉尼亚·凯恩 ]：《穆王时代的铜器》；（2）吉德炜：《〈竹书纪年〉与商周大事记》；（3）周法高：《西周年代考》；（4）倪德卫：《何尊铭文与周之初年》；（5）倪德卫：《关于年代可确定的西周铭文》；（6）夏含夷：《武王伐纣灭商后四年之年月》。仍按照昨天的办法，由作者稍作引言，即进入讨论。吉德炜对于张政烺、马承源等同志的金文年代，都很钦佩，时常指名希望他们发表。至12时始宣布会议结束。万家保今日没有参加，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张光远在结束前来了一会儿，未作发言。下午吉德炜及夏含夷二位陪我们四人参观校园。上Satta塔（此塔建于1914年，一名Companile（意大利语“钟楼”），后于1917年悬挂口钟），可以望校园风景。下午至大学图书馆，然后到东亚图书馆，由馆员张伯渊出来接待（主任名Joseph A. Rosenthal [ 约瑟夫·A·罗森塔尔 ] 出差Stanford [ 斯坦福 ]，不在场）。遇及一位中山大学移民到此的某君，据云与柯子栋很熟识。普通书库之外，又参观善本书库，有几种明版的小说，包括当时日本翻印的小说，又有朝鲜出版原装订的朝鲜书籍，包括李太湖（渔隐）的《耿罗志》等，多为高丽纸印。张伯渊又拿来香港出版的《中国名人录》，指给我看有关我的条目，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殊自惭也。又出来经学生协会的小卖部，出校门返旅舍休息。我们四人乘机谈总结提纲，推张长寿同志执笔。5时半他们来接我们，至鹿鸣春饭馆，吉德炜致欢送辞，我起来致谢，饭后散会返旅舍。此次伯克利的论文共24篇，较纽约的12篇多一倍，但为节省宣读时间，分成三天，故讨论较为充分。至9时结束，返舍洗澡入睡。

6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倪德卫、吉德炜陪我们参观东亚美术馆，在金门公园中，因为时间关系，只参观青铜器部分，楼上近东及东方部分粗看一遍。到图书馆参观精品书、古物及犀牛尊、方鼎等，互赠书籍，告辞出来。此次除馆长之外，馆员如高乐子、谢瑞华及李思德都出来接待。我们赴机场，

不久即登机，2：45起飞。同机有杨文霓女士，谈话后才知为旧友杨绍震、许亚芬之女，曾在故宫博物院工作。1时始抵东京，当地时间为21日下午5时。倦极上床睡觉，醒来已是当地时间11时，但已属11日（星期三），以过了时差即相差一日也。

6月11日 星期三

抵东京成田机场，即下宿日航机场旅馆。

6月12日 星期四

晨间当地时间4时余即醒（旧金山时间是11日中午12时余），大家都睡不着，卧在床上聊天。早点后，出去散步，又遇到杨文霓，4人一起到11层屋顶餐厅，坐着闲谈一会儿。中午离旅馆赴成田机场，才知道下午5时半才起飞。在机场一中国餐馆用餐，在候机室看电视。乘飞机越东海，约飞行4小时，于10时许抵北京机场。所中王廷芳、张子明，家中炎儿及敬千甥，张政娘、张长寿的夫人亦皆来机场，返家已11时许。秀君、素琴及周兰英皆未睡，稍谈后即休息。与刘思慕同志通电话，约明日晤谈。

6月13日 星期五

赴所，晤及王仲殊、乌恩等同志。11时许，刘思慕同志来谈世界史学会事，中国史学会申请入会事。下午赴美术馆参观“中国文物立体摄影展览”的开幕式，举行招待会，由文物出版社、三联出版公司及艺源精华公司三者所合办。遇到许多文物考古界的熟人。参观展品100种，据云用特种方法摄影，背面加灯光，故富于立体感。返家，阅半个月来的《人民日报》。

6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晤及外事局王平副局长，汇报情况，并询问堪萨斯大学邀请讲学事。赴所，他们正在开会商量参加麦收事。我翻阅近半个月来的来信与文件。与王仲殊同志商谈联合国教科文约为期刊撰稿及召开考古会议事。下午赴农业展览馆参观《古代农业科学技术成就展览》，乃江西省科协、历史博物馆与农业展览馆合办，主要是依照考古标本，亦有书本文献、复原图和复原实物（后者主要是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品），费了一些功夫，但我以为可以不必表现旧石器时代及旧石器标本，以其与农业起源无关，以《夏小正》来代表夏代历法及农业亦属欠妥。江西省来有陈文华、张忠宽、徐成洪三同志及说明员若干人。稍谈后告辞返家，已5时半，继续补阅《人民日报》及《参考消息》。

6月15日 星期日

晨间同乡徐婉雏同志来询问蒋永宁同志入学手续事。暄儿来家，素琴夫妇亦来，一起午餐。午睡起来后赴东安市场购物。阅毕近半个月的《参考消息》。晚间敬千甥上车返吉林。

6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接见李约瑟的助手Miss Francisca Bray [ 弗朗西斯卡·布雷小姐 ]，在英时曾见过面，此次来华六星期，搜集撰稿农业史资料。下午党组开会，推选我院出席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凡五名，为梅益、宦乡、王光美等。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闲谈，略谈在美活动情况。

6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安志敏同志出差回来，略谈这一月在陕、豫带研究生调查工作的经过。下午在家整理访美携回之书籍及文件。

6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所中有三十来位同志割麦去了。常书鸿同志夫妇来，谓敦煌所已另组织领导班子。又谈《敦煌壁画集》事，他想另出一《敦煌综录》，托我与文物出版社商洽。下午在家，将张长寿同志所草拟的访美总结初稿，加以修改，增加加州柏克莱会议一段。出来理发，晚间至吴世昌同志处闲谈。

6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为《中世纪中国和拜占庭的关系》一文中译本作修改，退还给《世界历史》编辑部。偕安志敏同志赴古脊椎所访裴文中、贾兰坡二同志，知贾将于6月□日赴日本参加中国猿人化石展览，裴将于9月赴日本东北大学讲学。下午赴所。补阅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文件<sup>(3)</sup>。我是代表，还选入主席团，但因为出国，没有参加，所以费半天时间阅读胡乔木、宋一平二同志的报告。晚间阅于光远的《关于编好百科全书的几个问题》及刘思慕的《中国人民抗战的宣传工作与中国战场在二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后者准备在罗马尼亚召开的国际史学会议上宣读）。

6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开编辑会议，讨论专刊付稿后迟迟不能出版之解决办法，拟将《信阳楚墓》报告改交河南人民出版社。又谈《考古学参考资料》的编辑出版事，稿费问题，刊物亏损问题。何慕文（Kite Heam）夫妇由千佛洞归来，找我谈话并致谢，明天将赴沪、杭等处参观访问。下午印度尼赫鲁大学华人谭中教授（谭平山之子）来访，稍谈后，钱宏同志来，接着谈中国近代史问题。晚间偕秀君去政协礼堂，观郭老的《屈原》新排演。

6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将回复瑞典哥德堡大学的信的副本交院外事局，以便转交驻瑞典大使馆，原信已于昨天发出。返所英国BBC记者Magnus Maynsson [ 马格努斯·马格努森 ] 来访，他于1973年为了配合出土文物展览，曾为BBC拍制一部电影，这次随同一个旅游团来华参观，作为顾问，曾去过敦煌、西安，建议要拍秦俑坑电影，我告以西安电影制片厂已在复制，此事可与国家文物局联系。赴文物局，晤及谢辰生同志，谈一会儿。下午在家，阅《泰晤士报》记者Peter Hopkirk [ 彼得·霍普柯克 ] 的 *Foreign Devil on the Silk Road* [ 《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 ] ( pp. 1-245 )。

6月22日 星期日

晨间，王则诚、曹联璞、黄素毅三同志来谈。下午文物出版社俞筱尧来谈关于《敦煌壁画》及考古学专刊事。他走后，写了几封信（俞博、方闻、吉德炜、张光直、林家翘等）。

6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返所，知王仲殊同志已于清晨由西安返京。赴院部，晤及宦乡同志，商谈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在中国召开亚洲考古会议事，将原信交王平副局长，又至鲍正鹄同志处闲谈。下午在家，阅王克非同志的《关于大海道》及《试谈山水画发展史上的一个问题——从“咫尺千里”到“咫尺重深”》二文，写了点意见。

6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王仲殊同志来，略谈关于此次西安之行的情况，及西安方面文物部门对于我们工作的故意阻挠，谓未央宫附近有汉代房屋遗存。偕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至建外宿舍探访牛兆勋同志，他的病自4月底以来，又有发展，曾摔了几次，最近大小便都不能排泄。又至尹达同志处稍谈。下午赴所，与王仲殊商谈派王廷芳、徐光冀二同志参加

文物工作会议及我们的方针。晚间，于豪亮、胡厚宣二同志来谈。阅 Needham [ 李约瑟 ] 关于中国科技史的现状汇报 ( State of the Project ) 及图书馆的筹款呼吁 ( Library Appeal )。

6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科技史所周世德同志来，谈李约瑟助手 A. W. Sleeswyk ( 史四维 ) 写信给他谈沙船问题。下午在家，鲍正鹄同志来电话，询问关于科教文写作《世界文明史》事，及院士条例讨论会事。阅邓力群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的《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一文。至王则诚同志处闲谈。

6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谢辰生同志来，交来文物工作会议的任质斌局长讲话稿。阅后至文物局，找谢未遇，便访任质斌局长，谈文物工作会议事，涉及《文物保护法》中“考古发掘”一章，提出几点意见。返所，青海省文化局戴锐兵局长及赵生琛同志来访，稍谈即告辞。华觉明同志来，谈仿铸随县铜钟事。下午所中党小组开会，讨论选举十二届全国党代会代表事，我院有五名名额。

6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偕王仲殊、安志敏二同志，赴院部找梅益同志，谈《文物保护法》事。下午由王仲殊与徐光冀同志起草向胡乔木同志报告的稿子。

6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苏秉琦同志谈北大考古实习事。李仰松和李志义二同志来所商谈此事，叫他们与山东队高广仁同志商谈。下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商谈起草报告事，因梅益同志今日下午有事不在院，约星期一去

见他。

6月29日 星期日

阅Renfrew, *Before Civilization* [ 伦福儒：《文明以前》] 新版，从前曾读过，此次添入新的导言。阅院士条例，写了几点意见。晚间，黄景略、张忠培二同志来谈。

6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偕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赴院部找梅益同志，谈向胡乔木同志报告的稿子，他指正几点，修改后即可送去。访新来的副秘书长杨克同志，稍谈后返所。下午日本进修学生菅谷文则来所访问，并赠《日本古代史》下册。菅谷氏已在外语学院学习华语毕业，下学期将进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又赴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文物工作会议正在开会，我与他们见面握手，然后在徐光冀房间中与洛阳蒋若是、长沙崔志刚二同志闲谈。返城，晚间赴历史博物馆观电影（《周总理陪蓬皮杜参观大同云岗》，《大同云岗》，《秦俑》，《故宫钟表》，《北京图书馆》）。

# 7月

7月1日 星期二

上午将昨日梅益同志修改后退还的文件，与王仲殊同志再加研究。至编辑室与卢兆荫、黄展岳、杨泓，谈吉林李殿福的《集安高句丽墓群》稿子事。下午在家阅Rawson, *Ancient China Art and Archaeology* [罗森：《古代中国艺术与考古学》]第1章。

7月2日 星期三

上午偕王廷芳同志赴第一招待所，访任质斌局长及谢辰生同志，谈修改《文物保护法》中“考古发掘”一章。出来后返所，修改给胡乔木的报告。赴八宝山参加赵万里先生的追悼会（6月25日去世）。下午赴院部，将报告托梅益同志代转，并请其向周扬同志打个招呼，因为文物工作会议要请周扬同志去做指导性报告也。返所，赴公安医院探视陈滋德同志，又至翁独健同志处稍谈。阅罗森《古代中国艺术与考古学》第2章。

7月3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阅《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潘光旦的《开封犹太人》）及陈树平的《玉米与番薯在中国的传播》二文，都不佳。下午在家，阅罗森《古代中国艺术与考古学》第3章。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刘北汜同志送来《紫禁城》创刊号，并约稿。

7月4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国家文物局召开的文物工作会议大会。由任质斌局长主持，中宣部王任重部长讲话，文化部黄镇部长讲话。散会后，至瞿同祖同志处，谈此次访美及罗马尼亚会议事。下午偕王仲殊、王廷芳二同



志，至尹达同志处，又至院部梅益同志处，商谈《文物保护法》修改事。阅罗森《古代中国艺术与考古学》第4章。

7月5日 星期六

上午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靳君（系林寿晋的学生）来所访问。《人民画报》送“丝绸之路”的稿子来托审阅。美国进修生戴梅可及其夫何慕文今天下午离京返国，到他们的办公室叙谈，何慕文赴故宫参观明代宫廷画，12时15分始来，匆匆告辞。下午在家阅毕罗森《古代中国艺术与考古学》（pp. 1-212）。

7月6日 星期日

今天在家休息。上午孟超同志的女儿来，询问关于报考副研究员的事。下午，阅方闻主编的*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伟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 中方君与张光直教授的文章。

7月7日 星期一

上午谢辰生同志来，商谈《文物保护法》问题。硅酸盐学会同志来取去西周玻璃珠，嘱其只能作不损坏实物鉴定。下午《北京晚报》记者杨德章、梁长娥二同志来谈，预备写专访稿也。阅Max Loehr [ 马克斯·罗越 ] 的*Ancient China Jade* [《古代中国玉器》] 的引言。

7月8日 星期二

国家文物局的文物工作会议昨天闭幕。今天留一部分代表开一次《文物保护法》的座谈会，由任质斌局长主持，先由他讲话。他传达中宣部朱穆之部长的意见，朱是传达胡乔木同志对于文物保护的意见，说还是从严为是，要有审批；然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约讲了一小时。随

后由我讲话，介绍国外及解放后制订的文物保护法令，为这次修改的《文物保护法》提了我的看法，约讲了二小时。下午续开，一直到5时一刻。然后由任局长作总结，提出几点意见：一是主动发掘一定要审批，二是抢救工作要补报备案，三是在新法未公布以前仍使用1964年国务院颁布的规则。散会后，我与王廷芳、徐光冀二同志至新疆代表的房间，谈我所新疆队的问题。出来时遇及董增凯同志，谈西陵工作事。返家已6时余矣。

7月9日 星期三

上午张忠培、黄景略二同志来所，要求考古所派人为进修班讲专题，嘱乌恩同志为之安排。谢辰生同志来，谈文物保护工作事。湖北文化局胡美洲等二人来，商谈11月初旬〔在武汉〕召开中国考古学会年会的具体安排，及铜绿山发掘工作开会事。外文局张星联同志来，谈编辑《中国考古辞汇》（汉英对照）事。下午赴王府井取送洗的三套衣服。在书店中遇及王俊铭同志，由香港随一商业代表团来京，一年多未见面，稍谈一会儿。返家，阅日本学生社寄来的“夏鼐考古学论文集”日译本校样，第一批60页），已由王仲殊同志代为校过。又开始写序文，由于他们来函嘱写1500来字，想略谈自己怎样走上考古学这条道路及写这几篇论文的背景。

7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河南傅月华同志及刘局长来所谈河南考古工作，谈在淮阳平粮台发现登封王城岗遗址（即所谓“夏阳城”），及淅川楚墓铜器群情况。敦煌段文杰同志来谈敦煌工作事。顾铁符同志送来《楚四邑考》一文。他们走后，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谢兴华（林寿晋的学生），由谢端琚同志陪同来访，他是研究甘青新石器的。下午赴院部，在鲍正鹄同志处稍谈，他对今天上午院部召开的人文科学发展公司会议很不满意，尤其是对某同志发言，说要对各所的外汇收入，全部归公司掌握，各所室应加强调查，广开生财之路，统一价格，统一管理，甚是荒唐。我去院

外事局，参加王平局长与教育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杨蕴玉同志商谈，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明年11月召开一次亚洲考古讨论会事，我所乌恩同志也参加。散会后，我至张友渔同志办公室闲谈。

7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机场迎接泰国考古代表团团长为苏帕德拉迪·迪沙汗亲王（Suhbadradis Disknl），去冬赴泰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亚洲古城研究专家会议时，他是东道主，此度相逢，他很是高兴。下午3时在所中接待该代表团，消磨了一个下午。晚6点在北京烤鸭店设宴招待，梅益同志为主人，8时散席返家。闻王小同、载纮昆仲来访过，惜失之交臂。

7月12日 星期六

接祥第来信，向中华书局谢方同志询问小丛书副主编李同志的情况，才知道李已去世，托谢代王接洽，又转告游止水（长龄）先生去世的消息（80岁）。返所，接待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我与王仲殊、张长寿、徐苹芳同志陪他去青海餐厅用餐。下午陪他一同观看所中新拍的“铜绿山发掘”纪录电影原始资料，尚未剪裁。与刘思慕同志通电话，为罗马尼亚开会事也。

7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郑叔斧同志来谈，大后天（16日）将返沪。下午王小同、载纮昆仲，及正听侄来访。晚间暄儿同学郑尚方同志，以投考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来京。阅《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

7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看到《人民日报》内参上读者来信，西陵保管所告我的状。与谢辰生同志通电话，约明晨会商。至赵铨同志处观妇好墓出土玉器。下午陪同姬鹏飞副总理接见泰国考古代表团。返所，张光直教授来访，历史所张政烺、李学勤，我所王仲殊、张长寿、徐苹芳一起闲谈。然后一起到华侨大厦用餐。梅益同志来电话，谈历史学会参加国际史学会事。建中、建钢二外孙来京度暑假。

7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谢辰生同志来谈，为西陵事也。至赵铨同志处，观妇好墓出土玉器，存在照片室者全部观毕。下午赴历博，陪同泰国考古代表团〔迪沙罕等〕参观通史陈列，史树青同志作陪。傍晚下雨，晚间阅成都科大田长浒同志的《中国青铜器分析》一文，写一回信给他。

7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外文局张星联同志，偕基本知识组许钦华同志来约稿。文物局庄敏同志来谈西陵发掘事，拟明日偕王廷芳同志去查看一下。中午赴机场，送泰国考古代表团离京也。返所，旋至院部，听传达胡耀邦同志报告等。晤及刘思慕同志，谈购历史书送罗马尼亚参加展览事。晚间阅顾铁符的《楚四邑考》稿，写了点意见。

7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写了几封信。阅W. C. White : *Chinese Jads* [怀特：《中国的玉器》] 第1卷。下午在家，继续阅读，一气读完（pp. 1-206）。同乡陈学文持董朴垞同志的来信来访，陈系山东大学毕业，此间来京应历史所明史副研究员之口试（明日口试，主试为谢国桢、许大龄等同志），并携来《俞曲园年谱》自序及《瑞安孙诒让学记》自叙。闻前书稿达122万字，后者亦有26万字，但尚无出版社愿意承印云。

7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日本佛教代表团来所访问，由立正大学教授坂诘秀一率领。他们走后，我偕王廷芳、殷玮璋二同志去国家文物局，与齐光副局长及庄敏同志谈西陵事，泰陵回填，崇陵盗掘善后事宜。李铸晋教授来信催复信。

7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张光直教授来所参观实验室。下午至院部，晤及赵复三、鲍正鹄二同志。

7月20日 星期日

阅怀特《中国的玉器》的第2卷（pp. 1-180）、第3卷（pp. 1-228）阅饶宗颐《敦煌白画》（pp. 1-72）。傍间至严济慈同志处，谈研究人员条例事。

7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部，将我对于研究人员称号问题的书面意见交与梅益同志，稍谈返所。9时起，开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会，决定下半年学会年会的几个问题，并通过吸收新会员。下午在家，张椿年同志来电话，商赴罗代表团集中学习事。写《考古论文集》的日译本序言，修改一过即将寄去。傍晚暴雨。晚间至史树青同志处，交还所借书籍。

7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蒋忠义同志由浙江、福建返所，参加龙泉发掘及德化窑讨论会，略谈情况。写了几封信。下午在家，阅程思远口述的《李宗仁归来》一书。

7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开党委会，商谈所中工作。下午赴友谊宾馆，访张光直教授，送给他以历史博物馆所藏“李济自传”（手稿）的抄本，他正在写英文的李济传略，闲谈一会儿。归途至张国熊同志处小坐。

7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将办公室的书架调整一下，以便增加一个书架，以书籍添得多了，无处放置。写了多封信。与石兴邦、庄敏二同志谈秦俑坑事。下午参加党组织生活，讨论院党代表会上的胡乔木、邓力群、宋一平三位同志的报告。

7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偕殷玮璋同志至国家文物局，与齐光副局长谈清西陵崇陵事，朱希元、郭仁、庄敏同志亦在座。后来又至文物出版社，与金冲及同志谈《敦煌壁画集》事，以日方编委将前来（30日抵京）商谈定稿事。返所，《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编辑来商谈改动《萨珊文物》的结尾部分事。下午，张光直教授来所，作《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的几个问题》，听众除考古所外，有古脊椎所、历史所、北京大学、国家文物局、历史博物馆等单位人员，讲了两小时左右，然后解答听众所提问题。

7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乌恩同志商量，日中文化交流会邀请明年2月参加日本古坟讨论会事，与历史考古代表团算作一回事。下午参加院部为各所党委学习班开业请胡乔木院长讲话，凡三点：（1）做党员准则的模范；（2）做宣传的积极分子；（3）对新党章草案提修改意见。

7月27日 星期日

阅Salmony, *Carved Jade of Ancient China* [萨尔蒙尼：《古代中国的玉雕》] (pp. 1-85)。下午向觉明先生的儿子燕生及小燕来，为整理他父亲的遗著，征求我的意见。他们走后，我到首都医院去探望丁树声同志。入院已9个月，医生谓只能恢复到这地步，半身不遂，讲话思维有时不清，殊可惋惜。又至8楼三层探望孙毓棠同志之病，据云15日得肺炎，现仍有低烧，医生云月底可出院，赴罗之事，不能确定，劝慰之。

7月28日 星期一

阅Na Chih-liang (那志良)的*Chinese Jades: ancient and modern* [《中国的玉器——古代和现代的》]引言。我在美国时，才了解他对古玉颇有钻研，这短文颇有见地，但对于花纹的意义，以为出于自然现象，如日、月、星、云，加以引申，又谈图腾崇拜，皆未免求之过深。下午张山樵(张一纯之子)由温州瑞安出差来京，留之晚餐。

7月29日 星期二

阅J. Rawson and J. Ayers: *Chinese Jade Throughout the Ages* [罗森、艾尔斯：《中国玉器通论》]。墨西哥驻华大使曼萨尼利亚的女儿琳达(Linde Manzanilla)来所作报告，关于中美洲的古典时代的考古学。

7月30日 星期三

阅A. Salmony, *Chinese Jade Through the Wei Dynasty* [萨尔蒙尼：《北魏以前的中国玉器》]前半部，至p.112 (middle Chou [中周])为止。上午赴所，宿白同志来谈关于北大成立考古学系事，又约庄敏同志来所，一起谈新疆壁画事。他们走后，与石兴邦、王仲殊二同志谈秦

俑坑考古队事，与王<sup>符</sup>同志谈制作玉器材料及技术。下午《北京晚报》记者梁长娥同志（7月7日来过）来谈，修改访问报道。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

7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刘思慕、张椿年二同志来谈访罗事，又约刘大年同志来一起谈关于辛亥革命问题。汪之力同志由杨鸿勋同志陪同来谈保护圆明园问题。王承礼同志将返吉林来辞行。朱振强同志来谈Corning Museum of Glass [康宁玻璃博物馆] 事。下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商谈明春访日的考古学古代史代表团事，及人选。旋赴复外医院一病房探视刘仰峤同志，住院已二十来天，我是由鲍正鹄同志处获知的，胸部血管有瘤，下星期要动手术，谈至6时始出来。晚间写作“古玉”一文。



## 8月

8月1日 星期五

上午访罗代表团集中学习，到者12人（另有陆象淦同志已在罗，孙毓棠在医院），由我主持，张椿年同志介绍情况，大家讨论应注意的地方及我们的方针。下午赴北京饭店，开《中国石窟》编委会第二次会议，日方长广敏雄、邓健吾二先生出席，我方四位都出席，列席还有文物出版社的高履方、金冲及与平凡社的山本恭一，由我主持，日方提出建议，经讨论后，大致都可解决。晚间在帅府园设宴招待，王冶秋、王仿子二同志也都参加，9时始散。

8月2日 星期六

上午访罗代表团继续开会，由外交部欧洲司邓同志介绍罗马尼亚情况。下午王世民同志谈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译稿的出版问题，希望我写信给胡乔木院长设法解决。与王~~衍~~同志谈玉器原料问题。徐莘芳同志谈故宫出卖文物事。阅滨田耕作《古玉概说》（胡肇椿译本）。与赵铨同志谈写作《殷墟玉器》事。

8月3日 星期日

阅毕滨田耕作《古玉概说》中译本（1-82页）。上午赴席泽宗同志处，谈科技史会议事。返家，知经济所张国辉同志曾来过，还送来一本他新出版著作《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高考成绩发表，建正外孙得417分（后来分配在清华大学）。晴孙女后来在北航自费走读。下午黄展岳同志偕吴幼雄同志来谈，吴系吴文良的幼子，正在整理吴的遗著，谈增订《泉州宗教石刻》事。晚间观英国电影《苦海余生》（Voyage of Damned），描述30年代（1939年）德国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的苦况。

8月4日 星期一

上午继续参加访罗代表团集中学习，由宦乡同志做报告，主要传达胡耀邦同志的一个文件，稍加发挥，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下午以考古学会的名义请日本学者长广敏雄在考古所作报告《关于研究中国石窟寺的研究与展望》，邓健吾、山本随同前来，我方所内有王仲殊、安志敏、徐苹芳、杨鸿勋、杨泓、李德金，所外有常书鸿、宿白、金维诺、史树青等，共30余人参加，3时开始，5时余结束。晚间梁长峨同志送来今日晚报，刊登有他写的《访考古学家夏鼐》一文，稍谈便辞去（此文后来在纽约《华侨日报》转载）。

8月5日 星期二

上午至院部找梅益同志，托他转交给胡乔木院长的信，即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中译本出版事。又至王平同志处谈出国事。偕林甘泉同志至孙毓棠同志家，知他仍未出院，已决定不出国了。返所，与王仲殊、安志敏二同志谈所事。看泾渭队胡谦盈同志等带回来的寺洼文化墓地出土物。下午在家，整理行装，写了几封信。

8月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张光直教授昨晚由西安返京，来所访问，并携来蓝田玉川出土的玉石一块，乃蓝田文化馆所赠，交王~~衍~~同志切下一片，托地质所代为鉴定。写了几封信。下午在家整理行装，张子明同志携来文件，签发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河野先生的信，即关于明年在中国召开亚洲考古会议事也。

8月7日 星期四

晨间6时由家中动身，6：45抵机场，7：45起飞赴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这次代表团名为“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乃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

行的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代表团名单如下：团长夏鼐，副团长刘思慕，团员：瞿同祖、孙毓棠、吴于廑、林志纯、张芝联、丁伟志、李际均、傅吉庆、吴春秋、张椿年、陆家淦、译员李家骅，共14人。陆已在罗，孙因病未能成行，这次共12人一起赴罗。送行者院中有赵复三、金志洪，所中有王廷芳、张子明，还有各人的家属（自家有秀君、正炎及三个外孙）。又有罗使馆文化参赞路明夫妇来送，都能讲汉语，Anna女士还在北京，攻近代史。这次是民航班机（伊尔62）。机中无事，与思慕、于廑二同志闲谈。上机后不久即用早点，13：00时经雪山（帕米尔？）出国境，进入阿富汗领空，进午饭。16：40抵伊朗德黑兰，下机休息1小时，但不到半小时即提前返机。17：45起飞，约飞3小时半，21：30抵布加勒斯特机场。当地时间为下午4时半（时差6小时，再减去夏季时间1小时）。有罗方历史所所长Stefan stefanesen教授等，我使馆参赞田景凤、二秘龚顺之迎接，在贵宾室稍坐。进城至首都饭店下榻。联系好赴Palace Atheine旅馆，访会长K. D. Erdmann及秘书长M. Francois，他们明天将开理事会，急于要知道我国史学会申请入会事，只要有申请书，可以提前办理（按章须于3个月以前提出申请。）告以情况。只能以后申请，如此则要二年以后的理事会才能讨论通过。

补记：

8月7日至22日，赴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参加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乃由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简称CISH，）所召开的。委员会为1926年5月14日在瑞士日内瓦成立，当时有19国代表28人。但第1届大会为1898（？）年召开于巴黎，第2届1903年在罗马，第3届1908年在柏林，第4届1913年在伦敦，第5届1923年在布鲁塞尔（原定1918年在圣彼得堡，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延期并改地点）。在此第5届大会上决定成立常设委员会，1926年成立于日内瓦。第6届1928年在（奥斯陆），第7届1933年在Varvovie [ Vancouver温哥华？]，第8届1938年在（苏黎世）。第9届年原定1943年在罗马，以战事停开，后1950年在巴黎，到会达1400人，比以前仅有700-1000人者大为超过，国家达49国。第10届1955年在罗马，第11届1960年在斯德哥尔摩，第12届1965年在维也纳。第13届1970年在莫斯科，达4000人。第14届1975年在旧金山，2500人。会长

及秘书长每5年改选一次。1933-1938年的会长为英国的 Temperley，当时曾邀中国参加。1972-1975年的会长为苏联的茹可夫，1975-80年的会长为西德K. D. Erdmann，1980-85年的会长为波兰A. Greysztor。秘书长1950年起即由Michel Francois任职，连任近30年，今年（1980年）改选，由法国H. Ahrweiler任职。副会长改选后为美国G. A. Craig，意大利Domienico Demarce。除大会外，尚有全体理事会，每两三年一次，Bureau（执行局）每年一次，现有会员国50国，委员会9个，此次报名参加者达2691人，可能有报名未能前来的。

8月8日 星期五

晨起补昨日日记，写了封家信。上午与使馆同志商谈今后日程及安排。11时至政治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所，访所长Popescu-Putyri，有所秘书Copoin等参加，我方由我与刘思慕同志，约谈1小时。返旅舍，午餐后稍息，3时半使馆来车，全团一起出来参观市容。晚6时，全团至政治社会科学院访院长Mihnea Gheonghiu（乔治乌）。乔治乌表示欢迎中国代表团来罗参加会议，并云齐奥塞斯库有指示，此会要开成友好与团结的大会，关于有争论的问题，最好会上不提。他又说，这事已与各国代表团团长谈过，包括苏联代表团，要他们约束团员，不要引起争论。又说这次会议是谈学术，不是谈政治，例如边界纠纷，亚非拉及欧洲都有，会议上争论这些问题，不要说一星期不能解决，两星期也不能解决，又如阿富汗问题，如果苏联撤出坦克，决不是由于我们这种学术会议通过什么决定。我代表我们全团致谢罗方，并表示我们决不主动提出有争论的问题，但是如果有人挑战，我们恐不能不应战，这点希望东道主能谅解，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会开成团结与友好的会议。最后，乔治乌知道我们要于7时去大使馆，乃结束谈话。我们告别后赴大使馆会见陈叔谅大使夫妇等，主要是谈申请入会的问题，决定请示国内。会后参观访问事，由代表团早作决定，以便安排，团内倾向于参加罗方所组织之参观团。散后，我与思慕、椿年、芝联四人负责起草电文，致梅益、宦乡二同志转请示胡乔木院长，托使馆拍发。晚饭后，有社科院进修生陆开明等四人来谈，由我与思慕、椿年三人接见，10时半始去。

8月9日 星期六

上午偕吴于廑、林志纯二同志往访考古研究所，其余同志参观历史博物馆。抵研究所，由副所长Radn Popa及研究员Poenaru Bordea（古币学家）迎接，在会客室坐谈。少顷，Bercin教授亦出来作陪，他已退休，但身体尚健，常来研究所工作，仍穿白色工作服。最后，所长Andrei Pippidi亦来，说因为开会晚来了。他们介绍此间考古情况，考古所系1864年创立，除布加勒斯特外，在Iasi〔雅西〕和Cluj〔克卢日〕亦有研究所，这三处的大学都有考古专业培养学生。这里的研究所现有研究人员40-50人，包括①石器时代，②Dacia研究，③希腊罗马，④中世纪，⑤铭刻学，⑥古币学等组，又有技术人员20余人，研究生40余人。刊物有四种：①上古史研究，②考古资料与研究，③古币研究，④Dacia；又有专利，如正式发掘报告，古币藏品目录（所中有1万枚），铭刻汇刊（碑刻数百件）。图书馆现划归大学，有专业书10-15万册，供所中人员利用。谈后，参观标本室，然后向所长告辞。下午报到，领取文件，在家中阅文件。晚饭后出来散步。

8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新华社记者郑纪元、朱有智二同志来采访新闻，关于历史科学国际理事会、这次大会的背景及日程，我们代表团的组成及方针等。今天上午主要是阅读文件，我抽暇写信给瑞典俞博。下午大会正式开会，4时开始，地点在共和国宫大厅（Great Hall of the Palace of the Republic），等于我国的人民大会堂，可容纳3000余人。到会代表名单2388人，现超过此数，今日还有各国使节参加，达2400余人。大会设有同声翻译器，可同时翻译成英、德、法、俄四种语言。开会后，由东道主罗国组织委员会主席M·乔治乌主持，主席台上为理事会理事数十人，主席致辞后，宣读齐奥塞斯库的书面贺辞，国际历史科学学会会长K. D. Erdmann介绍大会准备情况、会前理事会情况。然后由联合国教科文代表致辞，各会员国献书，乃五年内新出的重要历史著作（综述本国历史情况的）。献毕，乃由K. D. Erdmann会长用德语作讲演，其中

谈及中国史学会曾于战前参加一次，对此次参加表示欢迎，希望今后有更密切的合作（暗指申请入会）。5时3刻，由罗国史学会会长讲《罗马尼亚人民的起源及历史发展》（以法语讲演），至6时1刻讲毕。休会20分钟，遇及日本史学家中村平治，乃研究印度史者，在小组会上将有报告；又遇及秘书长M. Francois。重新开会，为歌舞晚会，至8时1刻始毕。中间罗国电视台邀请中国代表团团长出来拍摄记者访问谈话的镜头。

8月11日 星期一

今天上午分组活动，各专门国际委员会、研究小组等分别开会，25个会议室同时开会，我们除了三位参加比较军事史、四位参加二次世界大战宣传工作外，其他五人分别活动（张芝联法国革命史，吴于廑城市史，林志纯大学史，瞿同祖法制史）。我参加古币学研究一组，发言人为法国J. B. Giard [吉亚尔]，题目是《作为美术史与思想史资料的古币研究》，约讲了一个来小时，听众只有35人，占讲堂的四分之一左右，但提问题颇踊跃。后有七人发言每次提问后，主讲人皆作答复。时已10点半左右，乃休会一刻钟。11时重新开会，由罗马尼亚考古所古币组主任，讲罗国新发现的古币，有四枚印成照片传观，约讲半小时余，听众提问题，12时散会。午后，我本想参加历史文献学一组，后知改期明天，又去“历史科学中应用数学”组，3时会场没有人，我与小罗便改赴国家历史博物馆参观。5时半出来，赴建筑研究所参观为这次会议而征集的近五年国际历史著作展览会，共有31国参加，外加国际组织、协会或基金的出版品。我注意到我们送来的书籍已陈列出来（占2柜）。

8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偕小罗赴大学一部，参加拜占庭研究会，由法国Madame Helene Ahrweiler为主席。我听张芝联同志说过，他在巴黎时曾两次见过她，还将我关于拜占庭金币的论文交给过她，所以我便去与她打招呼，转达张同志的问候，并送她这次论文的抽印本。开会时约到63人，

散会时只剩44人，正式报告三篇。11时起，继续报告，是没有会前寄来、未收入论文集者，连我共7人。我排在最后，以临时添入者也。时已12时半，我先声明为了照顾大家的疲倦和饥饿，要缩短摘要，只讲了不到10分钟即结束，大家鼓掌。主席宣布散会后，听众纷纷来索取论文稿，以已交给秘书处，只留五六份，分给他们。下午偕林志纯、吴于廑、丁伟志三同志及小罗，参观国家历史博物馆。

8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赴大剧院，临时有《星火报》记者来采访，搞了半小时，赶赴会场，已经人满，后在工作人员帮助下，在包厢找到两个空位置，便让我坐。论文是两人合写的，分别由两人宣讲，题目是《东欧：各种文明的交汇点》。主讲人讲毕已10时。我出来赴共和国宫小礼堂，这里是讲历史方法论，今天的题目是《历史学家的语言》。下午赴古代史组，今天人数较多，约六七十人。有三人报告，第一个报告人是京都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平城京发掘调查部鬼头清明。4时半散会。晚餐后，全团开会，交换对这几天所了解的情况及见闻，散会时已11时半。

8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下雨，天气变凉，可穿毛衣。上午在家，为《历史》杂志写秦俑坑介绍（由《人民画报》译出）的小序，又写答记者问，补记日记。11时半，应罗马尼亚科学院院长邀请，出发参加酒会。适接使馆电话，说国内已有回电：“同意以中国史学会名义加入国际史学委员会，社科院8.14”，嘱代表团负责人到使馆去。我因赴约会，请刘思慕副团长前往。抵科学院，陆续进入会场，约七十来人。1时半告辞出来，上大轿车，但说此车专招待常设局成员，与东德代表团团长一起下车。与他分手后，竟迷了路，询问路人，罗人好客，领到无轨电车，还送给我一张车票，并告诉一乘客，要在大学一部下车。返旅舍已2时，他们都已用餐，刚从食堂出来。我匆匆用膳，即赴大学二部参加断代史组中世纪小组，约有七八十人，主讲人为西班牙人，题目为《西方犹太教、回教与

基督教三种文化的互相依赖》，又有梵蒂冈代表的《东南欧的宗教活动及教会组织的影响》，有许多人起来提问题。4时起，由丹麦人讲《中世纪早期（900-1200）北海与巴尔的摩海及欧洲大陆》。此时张芝联同志唤我出来，一起到秘书长F. Francois处，告知已得国内来电，授权申请，询问申请手续。他说希望明日前提出，他可帮忙，但要明年的理事会，才能讨论，后天新选出的理事、秘书长及会长即将上任，嘱从速办理。我乃先返旅舍。傍晚张芝联回来，与刘思慕同志商量，即请张同志起草申请书。晚餐后，张芝联、张椿年二同志赴大使馆打字，以便今晚即发出申请书。10时半二张返旅舍，我与刘思慕同志在申请书上签字，由张芝联同志送交秘书长Francois。

8月15日 星期五

今日又下小雨。上午张芝联谈昨晚送去申请书，及今晨与Erdwann会长通电话。据云，此次申请者亚洲有二国（中国、越南），非洲有二国（塞内加尔、尼日利亚），理事会将依章程办理，提出6个月后再加讨论，但中国方面将依会员国一样的待遇，可收到文件及出版物，后天闭幕词中将提出申请书一事。9时，乘车赴历史研究所访问。下午原拟去听报告，新华社驻罗记者来了解会议情况，由我、刘思慕、张椿年等三人与他谈话。美国历史学会总干事M. Thoopson送来书籍。晚间与吴于廑同志应黄维恺教授之约，一起到附近餐厅用餐。9时许返旅舍，袁清教授（Ohio [俄亥俄] 大学历史教授）来访。

8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8时美国代表团团长Mack Thoopson来旅舍访问，我们感谢他送书，他替Bowsa赠张芝联书籍，并表示要访华。9时赴约到政治社会科学院拜会院长，向之赠送礼品并辞行，他说中国代表团此次参加会议，大家印象很好，我致谢罗方的照顾，并赞扬组织工作做得好。告辞出来后，至音乐堂，大题目为“社会中的妇女”，到会的以妇女代表占大多数，梅义慈女士亦在内，不久即散会休息。到休息大厅，又碰到罗马



尼亚《文学报》记者，拉着我谈话，说今晚新闻广播有大会节目，他要与我作三、五分的对话，以便摄入镜头，只好答应之。出来后，我到小礼堂参加“历史方法论”的报告会。休会返旅舍，将《历史》杂志约稿的英文稿，回答的二题，再作修改，以便今晚交卷。下午独自赴历史博物馆，参观史前部分（9个展室），及前天漏掉的古币展览室。晚8：30参加大会组织委员会的酒会。8：30赴Pituri [ 普楚里 ] 的宴会，陈叔谅大使夫妇亦带译员参加，至10时始散席。据说这是今天普楚里第6次的社会活动，他已是76岁，但精神很好，谈锋很健。

8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10时，闭幕式在共和国宫举行，约近3000余人参加。未开会前，乔治乌由主席台下来，与我握手，说昨天酒会没有看见我，我说昨天8：30有普楚里的宴会，只好先退席。他说他知道，并希望我们明天旅途快乐。大会由乔治乌为主席，先行致辞，然后前会长Erdmann致辞，用英、法、德语讲了三段。然后前秘书长Francois报告情况，新会长Greysztor介绍新当选理事。散会已11时半。我与张芝联同志去找新旧会长及新旧秘书长，了解我们申请书送去后的情况，据Ahrweiler秘书长说，理事会全体大会要两年以后才再开会，那时当可解决，所有文件将依照会员国之例，一律致送。她还笑说，会费要自批准入会后才开始交纳，这样可以替你们省了两年的会费。下午赴国家博物馆。又至大使馆保密会议室向陈叔谅大使汇报会议情况，晚8时始返旅舍。晚餐毕已10时许，偕林志纯赴洲际饭店访日本代表鬼头清明，据云日本此次派代表约六七十余人，代表团长为村口朴郎，他受学校任务，还要去英、法两国查阅敦煌抄本，约谈半小时告辞。（补记：据闻这几天（8月15-17日），台北“中央研究院”召开国际汉学家会议，中外学者共276人（华人153，外国人123），收到论文245篇，秘书长李方桂，副秘书长高去寻、陈奇禄、余英时，共分六组：（1）语言文字，（2）历史考古，（3）民俗文化，（4）思想哲学，（5）文学，（6）艺术史。）

8月18日 星期一

昨日会议完毕，今日开始参观旅行。这是党史研究所普楚里招待我们10人。8时动身，乘车60公里经Ploiesti [ 普洛耶什蒂 ]，人口约20万，为旧的石油中心。10时半抵多芙丹纳监狱纪念博物馆。馆长领我们参观，并作说明。这监狱占地约8000余平方米，19世纪初利用盐矿地作为囚禁犯人之所。20世纪初，成为罗马尼亚条件最恶劣之监狱，大部分被囚禁者为政治犯，1933年达2000人之多。1937年齐奥塞斯曾在此被关禁2年，当时仅19岁。参观完毕已12时，用茶点，取出签名册请我们题字。我们翻阅旧册，有1965年3月25日，周总理访问时的长篇题字，占一整页。下午1时许，抵Timis de sud，至党政招待所下榻，此地距布加勒斯特为147公里。午餐后偕刘、吴、林三同志在招待所后面山林中散步。晚餐时，谈及年龄，我们代表团10人，得599年，增一年便是600岁矣。

8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8时用餐，然后乘车20公里抵Brasov [ 布拉索夫 ]，为一小城，没有停留，即左折行11公里，抵布拉索夫山谷已10时半矣。坐缆车上山，此设备自意大利进口，车中可容43人，外加工作人员1人。可升高693米，约须7分30秒。山顶下车后，有一小时可以休息，还附设有酒吧间，今日有雾，下望不很清楚。12时许乘缆车下山。下午4时出发赴Sinaria [ 锡纳亚 ]，南行25公里，抵达时已4时45分。先去19世纪Casol I所建之夏宫，以正在修理中，不能入内，惟遥望而已，建筑样式颇不恶。又至1916-1919年战争阵亡战士墓地。由此北返，经Timis de sud抵布拉索夫，赴黑教堂，已闭门。8时动身返旅舍。

8月20日 星期三

8时30分由招待所出发，北行20公里，经Braza，折而西南行，经Bran，遥望有一小城堡耸立于山间。16时30分抵Rucar，下来休息。此间有1916-18年阵亡战士碑，上立一战士铜像，石座刻人名，皆此间人士也。10时50分继续南行，车行山间，经Campulung ( 肯普隆格，乃

Wallachia公国14世纪都城)。已出山区，降入平地。过此不远，公路分为二，其一南下直达Pitesti [皮特什蒂]，其一西南行经山坡至Curtea de Arges [阿尔杰什宫]。我们取道后者，行46公里，下午1：50分至目的地阿尔杰什宫，15世纪时Wallachia国都曾西迁至此，有皇宫遗址，我们未去，仅至Bicerica教堂参观，有一修女引导我们，并作说明。教堂为1517年所建，受拜占庭等教堂建筑样式之影响。传说当时屡建屡圯，建筑师乃牺牲其妻，始得成功，颇有我国长城孟姜女故事的味道。又谓建成后，建筑师立于屋顶上，国王惧其为他人又设计同样美好之教堂，乃撤去梯子，他投身下坠而死。教堂分前后两部分：前部为国王墓地，埋有Wallachia大公Neagoe Barasad (1521年) 夫妇、其婿Radu dela Apunith (1528年)、国王Corol I (191年) 及嗣王Perdisend (1921年死) 等墓。后部为供圣像及十字架处，两壁为圣者像。教堂曾于17世纪重修过二次，19世纪又重修过一次。教堂之后为大主教及工作人员住所。由此出发，再行36公里抵皮特什蒂，在党委招待所用午饭，时已2时半。饭后4时15分出发，经由高速公路，6时抵大使馆。晚饭后，陈叔谅大使夫妇来谈。他们走后，我们10人开总结会，谈至9时半，11时入睡。

8月21日 星期四

今日为在罗最后一天。上午进城至科学院，访科学史所Prof. Stefan Balan，商谈明年中国代表团此间国际会议事（我国已初步由自然科学史所拟定五人：席泽宗、仓孝和、严敦杰、华觉明及许良英）。Stefan Balan教授是机械工程师，罗科学院院士，能讲法语，为组织委员会主席。Prof. Radu Pantazi为科学院学术秘书，Alexandru Clingn为外事局副局长，皆能英语。由小罗及她的老师作翻译，说曾致中国科学院三封信，只收到回信一次，决定派五人参加。现下报名已达46国，人数1256人，美国142，苏联91，英国116，西德60，法国80，东德40，日本46，印度23，南朝鲜1人等。希望中国能多派代表云云，送我们三本出版物。出来后，又与刘思慕同志偕至国防部招待所，由总统胞弟伊里亚·齐奥塞斯库少将接见，陪同接见的尚有佛依基查少校，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尼古拉耶夫·康斯坦丁上校，及几位校官。会见由12：50至13：

50，约1小时。告辞返大使馆，已下午2：30，尚留午饭给我们二人。饭后，我进城至中央图书馆，林志纯同志正在那里看书抄文献，没有出来吃饭，由小罗到外面买面包回来交给他。我出来购物，归途遇及留学生李同志（武汉大学进修），偕至大使馆。饭后往陈叔谅大使处告辞，未遇，又与刘思慕同志一起到新来经罗赴希腊上任的杨公素大使夫妇处，稍谈，返舍。晚10时由使馆出发，有历史研究所副所长V. Zaharese及学术秘书N. Copoiu（葛保佑），使馆参赞康黛莎（大使夫人）偕译员来送行。告别后12：20起飞，夜半2时许用餐，不久入睡。

8月22日 星期五

晨6时半（罗马尼亚时间）醒来，8时抵乌鲁木齐，休息一小时再起飞。由乌鲁木齐至北京2800公里，飞行3小时15分，12：45（北京时间下午5：45）到达北京。此时室外温度32度，所中王廷芳同志及家中小晴孙女偕一女友（钢同学）来接。返家，稍息，电视机已坏，所以稍息后即睡。闻玲玲侄女曾来自家住了一星期，今日5时始离京南下，失之交臂。阅毕Bercin：*Romania before Buribiska*（pp. 1-191）。

8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9时始起床，这次似乎没有英国回来那么困倦。阅近半个月的《人民日报》。下午赴所，一大堆来信及书刊，匆匆阅了一过，待下星期处理。返家，顺便至孙毓棠同志处稍谈会议情况。返家后，至胡厚宣及王明同志处，稍谈。建钢外孙今日离京返校。

8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近半个月来的《参考消息》。下午淦侄来，出差住宣武医院，坐一会儿即辞去。容肇祖同志来，送来《吴晗杂文选集》一册，乃其遗孤听说我写了一篇追念吴晗的文章（即《社会科学战线》今年2期的一篇），所以送来相赠。阳孙今日又发烧，由于扁桃腺发炎

也。

8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遇及林泽敏、王仲殊等同志，决定下午召开所党委会。至李遇春同志处，参观长安未央宫遗址出土汉简，虽经火焚，字迹仍可辨认。下午所中开党委会。晚间为张伯鋈先生追悼纪念册题字：“梓里耆旧，伯鋈张公，行为士表，学为医宗。绋帛传经，天下嚮风，登堂聆教，杖履常從。一旦捐馆，人亡室空，典型长存，流芳无穷。”

8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赴八宝山参加刘仰峤同志追悼会。我于赴罗前曾去医院探视过他，精神很好，谈了两个小时，对于他自己的血管长瘤，据云自己并无感觉，是在上海考察教育时在医院熟人处检查出来的，到北京入复外医院复查，确诊有瘤，是否动手术有两派不同意见，最后经中央批准，他自己也同意，决定动手术，又谈教育改革事。我临别时还说由罗归来后再来看他，想不到14日动手术时，流血过多，手术后昏迷不醒，陆续输注17000CC血液，但心脏突变衰竭，或谓肾脏功能发生问题，17日突变死亡。今日由蒋南翔部长致悼词。会后赴院部，由我与刘思慕同志向宦乡同志汇报此次在罗开会经过，汇报毕已12时半。晚间至席泽宗同志处，转告在罗联系明年国际科学史会议事。

8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旋赴铁道部招待所，人代会报到，领取文件。下午在家，赴东安市场购物，并送西服去洗。晚间至人大大会堂观电影《奸细》。

8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河南安金槐同志来谈，约定晚间送来登封王城岗遗址地图。阅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下午参观中南海，系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的请柬。进园后，遇及柳大纲、唐弢、李何林、谭其骧等同志。我先到瀛台一游，30年代曾来此间，瀛台尚无大变化，仅油漆一新。又至“静谷”，乃园中之园，门前有一亭，额为“荷风蕙露”，进门后，主厅为纯一斋，其旁为春藕斋，已经改修过，其前为曲廊及假山，假山上为爱翠楼，其旁山涧后为虚白室。另一假山旁为植秀轩。静谷之旁为丰泽园，与前门珠市口的饭店同名。进门后，正厅为颐年堂，乃毛主席接见外宾及开会之处。右首为毛主席故居，有书房、书库、会客室及卧房等。卧房中的双人床，半床堆书，真可谓“一床明月半床书”矣。出来返家，晚间安金槐偕李京华来谈登封工作事。北京代表团秘书处来电话，临时通知晚8时开会，已7时半，只好请假。安志敏、王明二同志来谈。

8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9时赴人民大会堂，参加人大、政协的党员会议。领导人对党员打招呼，要遵守党的纪律；又宣布大会日程安排，及今年此次会议对于提案的新规定办法。散会时已近11时3刻。回铁道部招待所，午觉醒来，乘车赴人民大会堂参加预备会议。散会后返所，安金槐正在所中一个小组会上讨论登封遗址问题。与王廷芳同志谈所事。返家取日用东西，即赴招待所住下。晚餐后与清华程纯枢同志散步闲谈。

8月30日 星期六

晨间腹泻，早点至医务处取药，写了五封信（林寿晋、社会科学战线社、清华校友通讯社、南京韩之琦、张椿年）。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参加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式。3时半开始，由叶剑英委员长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接着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副总理作《关于1980、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报告》，约一小时。休会时，与秦力生同志坐在一起，谈到科学院图书馆社会科学图书调拨问题，几乎争起来了，

他最后说，这事仍在商量中，并没有说死一定不给。重新开会，财政部长王丙乾作了《关于1979年国家决算、1980年国家预算草案和1981年国家概算的报告》，散会时已6时半。晚间在冯至、程纯枢房中闲谈。又至关山复同志房中闲谈，他正在那里与冯至同志商谈关于国歌歌词的提案问题。

8月31日      星期日

上午与下午皆为分组讨论，我在北京代表团团第一组，由王惠德同志为召集人，讨论颇热烈。晚间观法国电影《基督山伯爵》。

## 9月

9月1日 星期一

上午与下午继续分组讨论。傍晚返家，偕秀君及炎儿赴武警礼堂，观十幕话剧《陈毅市长》。

9月2日 星期二

我到所中接见英国考古学家Renfrew [ 伦福儒 ] 教授，卢兆荫、乌恩二同志作陪。走后，我们开各研究室主任的会议，商谈关于技术人员提级问题。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参加第二次大会，由彭真副委员长作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又有几个法律草案的说明（婚姻法，国籍法，合资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休息10分钟后继续开会，宣读人大常委关于修改宪法第45条的议案，江华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黄火青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大会由谭震林同志主持，3时半开始，6时半始毕。

9月3日 星期三

上午分组讨论，北京代表团讨论彭真同志报告。下午讨论《婚姻法》。晚间有电影，我没有去，在宿舍写了两封信，又写了“关于秦陵发掘一事的真相”。

9月4日 星期四

上午赴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列席关于宝钢建厂的咨询会，冶金部部长唐克，副部长叶志强、周传典到会听取代表意见，回答代表提出的问题。会议由北京代表团团长贾庭三主持，开始由刘达、王惠德、李瑞环等同志发言，接着唐克部长等回答，虽然澄清一些问题，但有些问题没有回答，有的说不清楚，一直到11时半才结束。下午到所中，将两封国



外回信打字寄出，与王仲殊同志商谈所事。晚间返招待所，至关山复同志处闲谈，又将胡尚池同志送来的关于污染问题的信交给侯宝林同志，托他交秘书处。

9月5日 星期五

上午北京代表团又赴人民大会堂开会，质询外贸部关于外贸中心建筑事，有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赵长春来作解答。清华刘达校长及王炜铨教授先提问题，二副部长作答，说鉴于渤海事件，故外贸部最近开了三次会，决定下马，但亦浪费300余万的设计费，开到10时半即结束。下午参加小组会。晚间，李何林同志交来文物局谢辰生同志送来的提案5件，签了3件。阅对Tikhvinski [ 齐赫文斯基 ] 的《辛亥革命》一文的中译稿及删节处。

9月6日 星期六

上午原定小组讨论，改为阅读文件，会议简报已发到第160号，每期平均三页计算，即达500页。抽空审阅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的《新中国考古》稿。谢辰生同志来，又送来两件提案（保护景德镇明代建筑群、“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下午小组会。晚间赴人大会堂，观美国片《摩羯星1号》。

9月7日 星期日

上午由家中赴人民大会堂，是北京代表团第一组质问石油化工部副部长兼燕山石化公司经理杨义邦与香港私商勾结，签订丧失权利合同事。11时半始毕，要继续调查。下午开大会。由邓颖超同志主持，华国锋同志作报告，讲了两个半小时，（1）制订长远计划，（2）经济体制的改革，（3）克服官僚主义，（4）发展民主和法制，（5）领导人员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专业化。最后提出国务院领导成员的调整问题，由赵紫阳接任总理，解除邓小平等七位副总理的职务。6时散会后，返家

换衣服，赴和平门北京烤鸭店，接待西德德麦玲（M. Demael）教授，有大使馆文化参赞作陪。

9月8日 星期一

晨间由家赴铁道部招待所。今天上、下午皆为分组讨论。关于后天要通过的几个法律草案的决议，下午才开始讨论总理的报告，发言颇踊跃。晚间有电影，我没有去，在家阅简报及提案，提案已印出五本，共1460号（据后来报告，共收到2300件）。

9月9日 星期二

上、下午小组讨论。华国锋同志到我们北京代表团第一组来，听取意见并发表讲话，主要是干部制度、计划生育二事。下午提前退席，所中派车来接，返家换衣服，赴和平门烤鸭店，接待日本明治大学杉原莊介教授及其助手安赫，有贾兰坡、安志敏、张国维及翻译，一共7人，9时始散。杉原教授晨间曾来考古所访问，明天将到古脊椎所作报告。审阅修改访罗总结。

9月10日 星期三

今天是人代大会最后一天。上午我将访罗总结交到刘思慕同志处。赴所遇及乌恩、王仲殊同志，稍谈后即赴人民大会堂，9时半开会。通过接受国务院总理、几位副总理、副委员长的辞职请求，然后票选赵紫阳为总理，由新总理提出副总理人选并进行投票，也选举人大副委员长及常委。休会时遇及杨承宗、葛庭燧、王大珩等同志，一起谈话。12时10分重新开会，通过副总理杨静仁、张爱萍、黄华，副委员长彭冲、习仲勋、粟裕、杨尚昆（兼秘书长）、班禅，常委马寅初等7人。时已12时半，宣布散会。下午3时半继续开会，通过七项议案：……最后由叶剑英委员长致闭幕词，4时半散会。晚间观法国电影《愤怒的人》（在计委礼堂）。这次印发简报1-439号，提案10册2509页（2300件）。

9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由铁道部招待所返家。至院部，晤及金志宏同志，谈赴瑞典事，将履历表填好后，交之电复驻瑞大使馆。至梅益同志处闲谈，又遇鲍正鹄同志。返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商谈所事。下午至秘书组取补发文件。晚间石兴邦同志偕景德镇刘新园同志来谈。

9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政协礼堂，为政协文化组及国家文物局召开的保护文物座谈会，由姜椿芳同志主持。任质斌同志汇报国家文物局的工作及存在的问题，然后刘澜涛、刘开渠、王朝闻、杨廷宝、沈从文等发言，乃至12时始散。下午，美国Scientific America [《科学的美国人》] 的出版人Gerard Piel [杰勒德·皮尔] 夫妇来，由中文版负责人程敦荣及编辑陈育真陪同，我所除我之外，有卢兆荫、王世民二同志参加，他们主要是向我们约稿，谈至4时始去。又与王仲殊、王世民同志谈考古学会事。晚间唐晓峰、何方夫妇来谈，何将于16日离京赴美留学。

9月13日 星期六

中国史学会第二次常务理事会在历史所召开。由周谷城同志主持。出席者有郑天挺、刘大年、白寿彝、邓广铭、谭其骧、尹达、胡华、翁独健等同志。讨论：（1）李侃关于接受编辑《中国历史学年鉴》事；（2）出席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代表团汇报（由我作汇报）；（3）刘大年同志报告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会筹备情况。邓广铭同志谈到北大要成立考古学系，约我任主任，婉却之。下午因有外宾，向周谷城同志请假。下午赴所，杉原庄介偕同助手安蒜来所，接谈1小时余，然后由安志敏同志陪他们去拍几张小南海出土石器的照片。与王仲殊同志谈北大考古专业事。

9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顾铁符同志来谈关于楚文化问题。中午赴瑞士大使馆，出席中瑞建交三十周年的招待会。遇及周而复副部长、曹禺、郝汀同志，及王光美局长等，2时始散。返家，徐婉维同志陪其舅曾守中同志来谈。曾守中同志系浙大化学系，搞食用植物油，联合国聘请为顾问，将赴奥地利维也纳。阅毕Hansford, *Jade: Essecof Hills and Streams*, 1969 [韩斯福：《玉—山川的精髓》，1969] (pp. 1-217)。

9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周鸿翔教授（加州大学）来谈编纂考古年表及翻译等事，至11时始去。与王仲殊、卢兆荫二同志谈研究生事。下午遇及刘一民同志，邀之叙谈，叙及中联部三个所（拉美、非洲及苏联），将于今年年底以前并入社会科学院。

9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回信（日本学生社、小南一郎、山大李发林等）。下午在家阅大仲马的Monte Cristo [《基督山伯爵》] 英译节本（仅有前半）。阅毕周本雄：《扬子鳄遗存》一文。傍晚参加国家文物局招待杜朴（Robut Thorp）夫妇，由沈竹副局长为主人。回家，熊存瑞同志在家等候，谈留学事，并交来他英文写的《匈奴考》主张战国早期占居鄂尔多斯地区为林胡而非匈奴，反对桃红巴拉基为匈奴墓。

9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美国物理化学家Martin Kamen [马丁·卡门] 夫妇及其子David [戴维] 来所，由我出面，仇士华、李虎侯二同志作陪。他谈到30年代（1937）发现碳14的实验，并谓从前作实验者对于放射性的毒害认识不够，但一般也没有受多大损害。与王仲殊同志商谈小熊事及考

古学会出席名单。下午在家，阅毕H. S. Hansford, *Chinese Jade Carving* [韩斯福：《中国的玉雕》] (pp. 1-124)。

9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赴院部，与梅益同志谈陕西省考古所事。至鲍正鹄同志处，借到陈若曦《城里城外》复制本一册。阅《城里城外》（香港《八方》文艺丛刊第1期，79年9月1日），影射去年[社科院]访美团事。团长侯立，社会学家毕文浦，文学家秦徵，教授尤义、施文惠，“左”派萧劲生，文学家殷勤、爱美丽、华列士（回民史）。秦徵宝刀未老，开口妙语如珠，幽默机智不说，一口牛津腔，把美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谈及《围城》]，直叫“年轻时代的游戏之作”，一脸苦气样儿，看得出仍是很得意。他自己抽出一本50年代的《宋词选注》，一瞧借书记录寥寥无几，就不动声色地放回去，毕老把手一摆，用英文说“呸，都是垃圾！”这小说是《儒林外史》式的讽刺小说，读后试作“有感”二首：

“秦老侄儿毕老孙，一心只想越城垣。侯老城里留儿女，片纸关情求外援。”

“城里城外起胡尘，突围妙策花样新。儒林耆宿文苑客，都作外史传中人。”

赴所，与王仲殊商谈所事，至文物局访谢辰生同志。下午至世界史所，与刘思慕、张椿年二同志把总结定稿，以便打印上报。旋即赴院部，遇及赵复三同志正在搬家，将办公室由二楼搬到三楼。出来访沈从文同志未遇。返家，写信给王修同志（陕西考古所）。

9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将《城里城外》交还给鲍正鹄同志，又至外事局办理护照。至梅益同志处，谈北大要求兼职事，及学会的体制事。返所，周鸿翔教授（加州洛杉矶）来谈《考古年表》事。他走后，中华书局谢方同志来谈，中华书局拟为后年利玛窦来华400周年，翻译出版其留华札

记。下午在家，徐婉维同乡来，为其蒋永宁同志留美事也。同乡郑起凤同志来访秀君。我准备明天的报告。傍晚素琴儿出差广州返京，即宿自家。收到最后一批人大会议简报。

9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在全所大会上汇报参加入大的见闻及感想。下午开所务会议，通过图书资料人员定职称的名单，又与王仲殊、王廷芳、乌恩、徐莘芳商谈洛阳会议（蒋若是发起的），及新疆队事，决定由王廷芳同志去新疆一趟，解决新疆队结束事。晚间建正孙由清华返家。宿舍盖新楼，将前门堵塞，由后门出入。

9月21日 星期日

今天将《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一文修改完毕，明天誊写后即可交稿。上午黄素毅同志来谈，新由东北、山西两地云游返京，不日将南下去安徽。五十年以前即初中同学，旧事重提，常不胜感慨系之。留之午饭。饭后他去购火车票。下午叶小燕同志来，素琴儿正在家，与她交谈。暄儿下午来家，午餐后回去。

9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阅C. Reafrew, *Social Archaeology* [ 伦福儒：《社会考古学》 ] ( pp.120 )。写了6封国外来信的复信。至黄烈同志处闲谈，他新由苏黎世参加欧洲汉学家会议回来。下午在家修改《泉州也里可温墓碑》一文。

9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至所，将《泉州也里可温墓碑》謄抄一过。与张彦煌、高家

鑫、王振江三同志商谈陶寺工地提取漆木器办法。下午在家，又拿起“妇好墓玉器”一文，拟将材料及刻玉技术二节写好交卷。晚间去理发，回家时看到楷儿田野工作归来。

9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继续誊抄修改《中国古玉的材料与产地问题》（这是《中国殷代古玉》的第一部分）。下午赴所，荷兰颜昌德博士来谈，留起胡子，苍老多了，据云再过两年即达退休年龄，现下荷兰失业人多，退休年龄达到后即劝令退休，虽然可以延长三年，一般不再延期。他走后，又写了国外来信的回信。傍晚偕卢兆荫、王世民二同志，应《科学的美国人》出版人杰勒德·皮尔之约，为庆祝中文版《科学》的出版发行，在人民大会堂湖北厅举行的宴会。6时半先举行酒会，与该刊的编辑部人员Mr. Kirly [柯利先生] 及西班牙版负责人Mr. Gracia [格雷西亚] 等谈话。7时入席，坐在我右首的是著名人类学家Prof. Harry Shapiro [哈里·夏皮罗教授] 和吴汝康，左首是Mr. Patterson Shapiro [帕特森·夏皮罗教授] 是李济老的哈佛同学，但他还不知道李于去年逝世的消息。至8时半始散，席间皮尔及童大林同志（代表中方）先后致辞。第一席还有汤佩松、严济慈、金善宝等老科学家。

9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赴院部外事局，瑞典的来回机票已寄到。返所有西德旅行团来所访问，由乌恩同志等接谈，我偕石兴邦同志去国家文物局，晤及齐光副局长及庄敏同志，谈秦俑坑发掘议定，关于考古队的组织方案（初稿）。下午赴所，草就复瑞典俞博的信。访刘思慕同志，谈结束赴罗代表团事，顺便请教他《泉州也里可温墓碑》中一段德文。赴建外宿舍，访瞿同祖同志，他11日由瑞士苏黎世归来，尚未晤面，稍谈苏黎世会议情况。

9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日本土居淑子来所访问，由院中外事局派译员陪同前来。安志敏同志汇报赴南京参加江苏省考古学会成立大会经过。下午至冯至同志处，托带一函给俞博教授；又至尹达同志处，请其星期一来所参加学术委员会议。

9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故宫端门内西朝房，参加科协中国科技馆召开的关于赴加拿大展出的中国传统技术展览的筹备领导小组的会议，我与王振铎、严敦杰、柯俊四人，算是顾问。下午赴所，与王仲殊、王世民、徐莘芳三同志谈洛阳开会事。将《考古》等三杂志托图书室去装订。修改《另一件敦煌星图写本》一文，拟托人带交上海《中华文史论丛》，作庆祝李约瑟八十寿辰论文集《中国科技史探索》之用。

9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赴所，误以为今天也上班，遇到王仲殊同志，正为他的中文版《汉代考古学》定稿而加班。返家，楷儿父子与建正外孙为度周末来家。今天花了一整天，将《另一件敦煌星图写本——（敦煌星图乙本）》重抄一过，还叫建正外孙帮助誊抄。晚间去席泽宗同志家，他刚由上海开会返京，将稿子请他审阅。

9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召开学术委员会裴文中、尹达、宿白等出席。通过周本雄为副研究员，又谈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展望。下午，《中国西部考古记》作者法国Segelin〔色伽兰〕的儿子来访，谈赴南京访其父曾游处六朝陵墓的计划等。地球化学所刘菊英同志来，谈分析铅同位素的问题。童恩正同志来，明天将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交换讲学。



9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部，与瑞典大使馆文化专员叶世春（Lars Ellström）接谈，他最近才接到哥森堡大学的通知，知道我要赴瑞典，他介绍瑞典情况，并谓瑞典大使要请我吃饭，为我送行。至梅益同志处，谈上海《中华文史论丛》为李约瑟纪念论文集约稿事，及院中研究所工作细则。下午在家，修改《玉器原料及产地》一文。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翻阅H. E. Shofer, *Ancient China* [《古代中国》]，1967 (pp. 1-190)。是Time-Life Books [时代-生活书店]出版的Great Ages of Man [人类的伟大时代]丛书之一，叙述自殷代至唐末的中国文化各方面，叙述颇生动，附图亦多达80余幅，大部分为彩版，但为通俗读物。下午黄展岳同志来谈，并转交《唐宋词欣赏》一册，乃癸老所赠者。梁从诫同志来说，费慰梅（费正清的夫人）在金岳霖先生家，想来我家一谈，跟着她便前来，坐谈一会儿，谓此次来华，为搜集《梁思成传略》之资料。晚间阅Charles O. Iucker, *Some Approches to China's Post* [查尔斯·O·赫克尔：《了解中国邮政的若干途径》] (pp. 1-71)。

10月2日 星期四

今日仍放假。访席泽宗同志，正在审阅我的文章，稍谈。我对他所写的《论中国科技思想史的研究》一文提了两点意见：（1）神学、宗教虽谈自然界，但不能算是科学思想的萌芽；（2）龟卜和巫卦是两个来源，不能混为一谈。他又交给我一篇《伽里略前2000年甘德对木恒的发现》，乃根据《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引《岁星占》，“〔岁星〕其状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是为同盟”，以为即木恒也。似颇合事实，但不一定是甘氏的发现，或为另一位视力超常人的观察者所发现。返家阅D. M. Wilson: *Economi Aspects of the Vikingsithe West—the Archeaological Basis* [威尔逊：《西方维京人的经济状况——以考古发掘为依据》] (pp. 5-36)，约8000字，乃第一次The Felix Neuboger Lecture [菲力克斯·纽伯格讲座]的讲稿也。又阅张光直的Some theoretical issues in the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historical reality [《历史真实之考古学探索的某些理论问题》] (pp. 13-26)。下午偕谢端琚同志去访沈从文同志，王季羣同志亦在其家，沈老不久将赴美国。又至高广仁同志夫妇处，谈山东工作。返家，晚间继续写作讲

稿。王廷芳同志来电话，明晨将赴新疆。

10月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安志敏、乌恩二同志商谈关于后年在墨西哥召开国际先史及原史学会会议事，托安同志与古脊椎所联系。下午赴所，将《有关安阳殷墟玉器的几个问题》一文定稿。赴院图书馆查书。晚间写了几封信（谷霁光、叶健吾、梁长峨、清华校友联络处）。至罗尔纲同志处闲谈，顺便了解谷霁光同志近况。

10月4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将《有关安阳殷墟玉器的几个问题》一文定稿交给赵铨同志。与王仲殊同志商量明年派遣代表团参加国际先史及原史学会会议事。下午在家，写英文讲稿。

10月5日 星期日

上午席泽宗同志送回《敦煌星图乙本》一文，并提出几点意见。下午同乡王锦光、洪震寰二同志以参加自然科学史会议来京，王偕同他的儿子及两个同学，与洪同志一起来访，坐谈一会儿即去。洪同志并交来王祥第同志手札一封。今天整天誊抄及修改英文讲稿。

10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旋赴金鱼胡同总参招待所，参加中国自然科学史学术讨论会及成立学会的大会。由严敦杰同志主持，宣布开幕。中科院钱三强副院长，科协茅以升副主席前后致辞，仓孝和秘书长讲话。到会的有张含英、王振铎、袁翰青、陆学善、席泽宗等同志，共200来人。下午小组会，我没有去，在所接待日本留学生菅谷文则（导师宿白）、谷丰信

（秦汉史，导师俞伟超）、佐川正敏（石器时代，导师吕遵谔）、河上邦彦（古坟时代，檀原考古学研究所新来，在外语学院进修）。由乌恩同志作陪，并陪同参观标本室。他们走后，我到中华书局，晤及谢方同志，取回《真腊风土记校注》校样。晚间，荆三林同志来谈，由郑州来京参加自然科学史会议，偕往胡厚宣同志处。胡同志由成都参加古文字学会议今日傍晚才回京也。

10月7日 星期二

上午杭州大学毛昭晰同志由吴汝祚同志陪同来访，携来沈炼之同志一函，来京向教育部及文物局要求筹设文博专业事，为之写一介绍便条给庄敏同志。故宫陶瓷馆李毅华同志来谈，谓受王家广同志之托，向我问候，并给我看王同志留下的陕西省文化局所收到的石兴邦同志的一封信及文化局批示。下午赴院部参加各所书记及所长的会议，由马洪同志传达中央文件。散会后至外事局，领取明天瑞典大使馆的宴会请柬，向王平局长谈访瑞事。又至宦乡同志处辞行，他也将于后天赴意大利参加国际会议。

10月8日 星期三

上午赴金鱼胡同，参加自然科学史学术会议。这会议分为10组，我参加天文学组。今天上午的报告有：我（《敦煌星图乙本》）、王振铎（《西汉漏壶的发现及有关问题》）及席泽宗（《伽里略前2000年甘德对木星的发现》），报告后讨论颇热烈。我中午有约会，先行退席。至所，偕王仲殊同志赴瑞典大使官邸，由Sten Sundfelolt大使夫妇作主人，参加者有：院部梅益副院长，文物局沈竹与谢辰生同志，还有在成都开会后来京的澳洲大学张光裕博士。由大使与我及梅益同志分别致辞。下午至所，又至金鱼胡同招待所，访王锦光同志，遇及吴德铎同志。又至胡道静同志处，谈纪念李约瑟80岁论文集事，我交给他《敦煌星图乙本》一文。晚间写了介绍信，交给梁从诫同志。

10月9日 星期四

上午，偕秀君赴天觉寺（大钟寺），参观新开放的大钟寺文物保管所古钟展览。庭院中有各处移来的宋、元、明、清铜钟32件。至大钟殿，看到大钟，据云钟高6.7米，径3米余，重45吨余（一作63吨），在中国为第一大钟，即在世界上，亦属第五（苏联有三钟皆逾100吨）。周围遍铸佛经十七部，达22万字。又到陈列室，遇及郭老纪念馆筹备处及郭著编委会的集体参观，其中有黄烈的第三女，她还认得我们。出来后，至建外宿舍，至瞿同祖同志处，托之审改讲稿（英文稿）。稍谈后出来至尹达同志处，谈前天关于改革科学院及社科院的体制问题报告的感想。下午在家，修改《敦煌星图乙本》稿子。晚间至金鱼胡同招待所，访胡道静同志，将星图绘本交之，坐谈一会儿，他的同屋孙克定同志（数学所）亦来谈。返家，中途遇微雨。

10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张友渔同志偕同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两位同志，来谈关于考古分册的条目定稿问题，所中有王仲殊、王世民、殷玮璋、徐光冀四位同志参加，谈至11时始散。托赵铨同志制幻灯片。下午在家，校对《真腊风土记校注》校样。季羨林同志来信，正式提出北大兼职要求，复函婉辞。

10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偕胡厚宣同志赴金鱼胡同，参加自然科学史会议的闭幕式。未等到开会，我去瞿同祖同志处取回修改过的讲稿，至院部取外汇、办手续，并取回机票及护照。返所，王廷芳同志由新疆归来，略谈新疆联系情况，将讲稿托陈思民同志打字。送《敦煌星图乙本》稿子及乙本彩色照片给胡道静同志。适值闭幕式已完毕，他们正在拍集体照，拉我亦加入。下午在家，校阅《真腊风土记校注》的校样。晚间胡道静同志来访。

10月12日 星期日

今天小雨，在家将《真腊风土记校注》校样全部校毕，写信告诉王祥第同志以此事，去年他来京即为协助整理此稿也。

10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借书与还书。与苏秉琦同志谈北大考古专业事。至中华书局谢方同志处，将《真腊风土记校注》的校样交给他。写了几封信（包括给王祥第同志的信）。下午去理发，赴所取回讲稿打印稿，及新制幻灯片。返家，秀君已收拾行装，检点一过。晚餐后8时出发赴机场。所中有王廷芳、王仲殊二同志送行，家中秀君及凤荣媳，侄女媳（聪聪丈夫）亦随来至机场。瑞典驻华使馆文化专员叶子春亦来送行，还送了《瑞典一览》画册。9时50起飞。夜半抵卡拉奇，下机休息半小时余。

10月14日 星期二

因为伊朗上空不能飞越，所以由卡拉奇至巴黎误点，原定晨7：35抵巴黎，今天9：20才到，没有赶上9：10的AF796，改乘晚7：10的AF792，补办座位及行李托运手续，并拍一电报给哥德堡大学L. Gunmund [ 郭门德 ] 教授，告以抵哥德堡时间。在机场休息，遇及清华图书馆赴美进修的宋鸿图同志，及温州同乡白品照同志，后者以其父在比利时Liege [ 列日 ] 开上海餐厅，前去工作。我进午餐后，在候机室休息，阅Martin Sterbenz, Sweden [ 马丁·斯特本兹：《瑞典》 ] 一书。晚7：10起飞，头等舱只我一人，经丹麦哥本哈根稍停，9：45抵哥德堡。郭门德教授来接，下榻Park Avenue Hotel [ 公园大街旅馆 ]，与郭教授约定明晨再见，洗澡后即入睡。

10月15日 星期三

昨晚以旅行过累，竟将门锁钥匙挂在门外未收取，晨间才发现。早点后在家整理材料。郭门德教授取去讲稿，以便复制，闻听众可能达千余人，海报已印好，张贴学校及图书馆等处。12时半，Dr. Lili Kaelas [ 莉莉·凯拉斯博士 ] 来，一起进午膳。饭后赴此间工艺美术博物馆参观，由馆长作陪。主要是远东部分，有中国铜器和陶瓷器，为数不少，但除汝窑二件之外，无他精品。郭门德教授送回讲稿，与莉莉·凯拉斯博士因事先走，馆长还陪我参观欧洲（包括瑞典近代手工美术，陶瓷、玻璃、纺织、家具等），还有整室表示一个时代的风格（如Rororo时代，19世纪）。室内建筑装饰，家具，皆当时色彩。出来后，返旅舍稍息，然后在附近逛街，及百货商店、书铺等。晚饭后在家休息，写了两封信（伦敦大学Prof. Sarich [ 萨里奇教授 ]，巴黎戴学绍表弟）。

10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曹科强大使夫妇携王禁声秘书来旅舍看望，他们是昨天来哥德堡，准备参加明天我的讲演会及招待会，坐谈一会儿。郭门德教授来，陪我去大学参加记者招待会，先至他的办公室，四壁悬挂现代派的画，连走廊上也是，据说他酷喜美术，收藏有百多幅这种画。他陪我去校长室，见到校长Geoge Lundgren [ 乔治·伦德格伦 ]，及基金赠予人Felix Neuboger [ 菲力克斯·纽伯格 ]。后者已85岁，刚由英国来此，乃侨居英伦之瑞典籍银行家。稍谈后，11时至会议室，有新闻记者九人（包括一名摄影记者）。先由伦德格伦校长致介绍辞，然后由我稍稍介绍讲演的内容，并解答问题，约12时许结束。由大学新闻宣传处主任Dahlsrom夫妇及瑞典最大报馆的此间记者Harry Bohsleat陪同进午餐。饭后至考古博物馆，利利·凯拉斯馆长已在门口等候，陪同参观。此处为瑞典东印度公司之旧屋，建于18世纪，门前临河，据云当时商船可直达门前之码头。穿过门房后，即为一小庭院，前面为考古馆，右为民族学馆，左为历史馆。我们先参观考古馆，仅有6小室，但布置颇佳，由旧石器末期至Viking时代的瑞典考古，除实物之外，还有图解及模型，有说明书一小册，惜为瑞典文。有一讲演厅，仅容数十人，据云每星期有中小学学生来参观，为之作讲演。又至历史馆，馆长见面后以有会议即告辞，由馆员专家陪同参观瑞典东印度公司一部分，有当时商船的模型，有由沉

船中捞出的华瓷（闻现下瑞典有三大外销华瓷收藏，一即此间，另两处  
在斯德哥尔摩，私人亦有收藏一二百件者。），有广州洋行的油画，一  
玻璃上绘的肖像画，及公司创办人和总理的肖像，闻明年为该公司创立  
250周年纪念，将开一学术讨论会。出来后，已3时许。莉莉·凯拉斯馆长  
陪我至考古学系，该校师生参加招待我的座谈会，由前任教授C. A.  
Moberg及现任教授A. B. Johanson先后介绍该学系情况，然后由我介绍  
中国情况，解答问题。Moberg教授问起人类化石，因为前次国际会议上  
曾与吴汝康、张森水二同志面谈过，讨论过这问题。谈至4时半，用茶  
点，继续讨论，5时余结束。莉莉·凯拉斯馆长送我返旅舍。我晚间在家  
整理幻灯片。

10月17日 星期五

晨间进早餐时，遇到俞博馆长夫妇，晨间刚由斯德哥尔摩来，遂一  
起进餐，欢谈4月间在北京别后情况，并了解冯至同志在瑞典情况。上  
午10时郭门德来，与俞博馆长夫妇一起述谈，然后偕郭门德一起去音乐  
厅，由旁门进去，使用麦克风及放映幻灯片。此次幻灯银幕，是由背后  
发射光线，所以更为清晰。技术员Larson [ 拉尔生 ] 是中瑞西北科学考  
察团团员Larson [ 中文名“兰理训” ] 之子，据云其父生前还接到过袁复  
礼的几封来信，现仍保存，嘱我返国后向袁教授问候。音乐厅可坐1400  
余人，听讲证已发出。搞到12时许，返旅舍。伦德格伦校长设便宴午  
餐，有纽伯格夫妇、郭门德夫妇，教育部次长Ulf Lundin [ 乌尔夫·伦  
丁 ]，一共八人进餐，二道菜（一为驯鹿肉，二为鱼片）。饭后进咖  
啡，乃回室休息。纽伯格闲谈中说此次选择获奖人，是他与郭门德决  
定，有人不同意将此奖给予中国考古学方面的学者。连公布后还有人异  
议，但他两人坚持原议。今天讲演一定会成功，不负所望，因为他看过  
讲稿，还知道有精美幻灯。下午3时半，偕同郭门德教授一起赴音乐  
厅，听讲证不对号，所以有些人不等到开门即前来排队，1400人的音乐  
厅几乎满座（当然也有拿到票因事未来的）。两旁有包厢，我们曹大使  
夫妇及王秘书，纽伯格，郭门德，莉莉·凯拉斯等都坐在包厢中，我去与  
他们握手，然后与伦德格伦校长坐在第一排连座，届时银幕放出菲力克  
斯·纽伯格讲座的圆徽。校长上去致辞，介绍纽伯格奖金和我这个获奖人



的考古方面成绩，然后请我前来，授予奖章及奖金，握手示谢，听众鼓掌。校长下去坐在听众席，由我作报告，中间放映幻灯片，因为事先散发讲稿，各人皆人手一册，听得颇留意，只有每页讲稿完后翻到第二页去时，纸张簌簌，听众很多是老年人，因为今天是星期五，有的地方尚未下班，由4时至5时半，依原定时间结束，听众鼓掌颇热烈。校长上去致辞，两次鼓掌致谢，然后散会。我下去后，有些听众经过我面前与我握手，表示谢意与满意。赴美术厅，有校长主持的酒会，有在此间大学的讲师（黄祖瑜夫妇）及留学生，还有大学有关教授，如考古教授A. B. Johanson及前任教授Mcberg，古典考古学教授Paul Astrom，人类学教授Karl Gustaf Igikwoitg（已退休，与费孝通同志相识）等。

至6时许，与校长告别，返旅舍，曹大使夫妇及王秘书至我的房间内稍坐闲谈。7时半，校长设宴招待，即在旅馆中一宴会室，除主人伦德格伦校长之外，客人22人，多为夫妇二人，由女宾偕男宾入席。席间校长致辞，然后菲力克斯·纽伯格致辞，谈设置奖金之用意，我亦起立致答辞。亦仅二道菜（一为海味汤，二为鱼及蔬菜）。散席至隔室用咖啡，前任Gothenburg [哥德堡] 州长PNystrom [奈斯特龙]（历史学博士）拉着我闲谈，曾访问过中国两次（74、76年），其夫人即博物馆莉莉·凯拉斯馆长。10时余始散。

10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没有安排日程。郭门德忙于布置下午大学高级学位及学衔典礼。俞博忙于明天主持附近一城市的“中国艺术展览”的开幕典礼上的讲话。我独自拿着地图，由旅馆出来，沿马路北行，此为商业街，将近运河处，路西有国家剧院，外表为白色，洁白干净，建筑大方，过河后，路东为NK百货市场，为该城之最大的百货公司，其旁有多层停车场，可停车600来辆。商场很大，逛了几个商品部。出来往北行，过北运河上的桥，沿北岸西行，路北有Gurtnb铜像，乃建该城之国王。其旁为法院及交易所的房子，为19世纪的建筑，今改作宴会厅之用，今晚大学即在此举行宴会。其西为德国教堂，钟楼高耸，铜顶呈绿色。再西即为民族、历史、考古博物馆，今天为星期六，到11时始开放，免费参观。我

进去，始知这博物馆规模很大，考古部分仅其中很小一部分，民族部分有世界五大洲各地的民族学标本，包括中、南美洲的考古标本（如秘鲁的Paracas墓葬中出土木乃伊及织物，Nazca [ 纳斯卡 ] 及Mochica [ 莫奇卡 ] 的彩陶，及纳斯卡织物、Chavin [ 查文 ] 的黑陶，墨西哥Maya [ 马雅 ] 及Aztec [ 阿兹特克 ] 文化遗物）。亚洲有中国及东南亚的民族标本。瑞典本国的展览室有10余室，陈列18、19世纪的各时代民族服装，家庭生活，手工作坊（陶器、纺织等）及街道与渔业、航海等。前天看过的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展品仅为其中的小部分。仔细参观，仅忘记了时间，看表已是一时一刻，原约定一时半到会场，已来不及，匆匆赶回旅舍。

换了衣服抵会场，已是一时三刻。在仪礼行列的队伍中找到郭门德，这种授予学术及高级学位的典礼，闻有时隔年始举行，乃15世纪以来的遗俗。队伍由执校旗者前导，其后为仪仗队，有男女学生及手执仪棍者二人，皆穿礼服，戴白帽，腰间横悬黄蓝二色条。其后为校长伦德格伦穿红色礼袍，Conuller Andrén与之并肩共导，其后为来宾及教授，每排二人，第一排为郭门德和我，其后有老教授二十余人，其后为接受教授职称者，授予学位的主持者五人，最后为接受学位者约七十余人。男人穿黑色燕尾礼服，白衬衫及蝴蝶领结，女礼服较多样化。校长等二人上台后，郭门德等教授在台下分坐头几排，我在右方第1排第1位置，教授之后的接受学位及学衔者鱼贯上台，执仪棍者坐在台上进口处的左右，执校旗者皆在台下前排两边坐。参加典礼者千余人，服装为常服，台上一边为音乐队，另一边放一桌子，桌上放着几顶高帽子，司仪者即立于其旁。坐齐后，奏乐，校长用拉丁语致辞，其后在台上讲话也都用拉丁语，这是仪式的传统。接着校长给予纽伯格夫妇以Socci et Amici奖章。他夫妇坐在台下，起来至台前，校长下台阶授予奖章各一。大家鼓掌，获奖者亦面向台上及台下致谢。二位都是80余高龄的老人，所以先退席。典礼继续举行，授予教授职的以高帽子，每人前去受戴，然后由名誉学位的银行家Tore Browaldh致辞，再分别由各学院的授予学位者5人致辞。先是名誉博士9人，其次为医学博士Odontologni，人文学科，Samhälls Vetenskapliga，数理科学5种博士。每一主持人致辞后，接受者由座位上起来至授予人面前，高级学位者有高帽子，但哲学博士则授与一桂冠，授予者先戴上，然后逐一呼名戴冠并予证书。在哲学博士

授予以前，还有9个女孩携桂冠上台，桂冠放在桌上后，她们都坐在台前的阶上。学位授予完毕后，有女声独唱，然后有新教授代表（A. B. Johansa）及新博士代表致辞，奏乐礼毕退席。持旗的、持仪棍的仪仗队先行，校长继之，然后为新教授（6人）及新博士（73人），接着为郭门德与我及老教授。时已4时半，返旅舍。这两个多小时的典礼，因为讲的是拉丁文，我听不懂，坐在台下第一排，又不敢打瞌睡，回去后休息。

晚7时在市府宴会厅举行正式宴会，校长夫妇在门口迎接，都穿礼服，我仍穿中山服。共44桌，约500来人，分发印有来宾名单及席次、席位图的小册子。我坐在第5席，共十人，由郭门德夫妇作主人，此外还有俞博夫妇，奈斯特龙夫妇（夫人即莉莉·凯拉斯馆长），Hj almers夫妇（为技术学校校长，最近曾访问合肥科技大学）及菲力克斯·纽伯格的侄女M. B. Apt，也仅二道菜。校长致辞，然后新教授，授予新学位者，新名誉博士先后致辞，唱校歌，大家起来站在椅子上高唱。坐下后，用咖啡，约10时半散会，接着是舞会，我不会跳舞，并且很累，俞博约我一起回旅馆。据说这舞会一直跳到夜深1时半始散。

10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9时此间考古博物馆馆长莉莉·凯拉斯（为Estonia [爱沙尼亚]人，苏联兼并其国后，避居瑞典，先在斯德哥尔摩工作，12年前调任哥德堡博物馆，为前任哥德堡州州长奈斯特龙之夫人）前来，一同前往Tanum [塔努姆] 参观古迹。由学校派车，车行约2小时。天微雨，车经Stenungsund附近时，可以看到路旁铁器早期的墓葬群，为高起的小土堆，闻为火葬墓，有骨灰罐。再北行，经Uddevalla [乌德瓦拉] 城，再北行，路右有一指路牌，有符号为记，表示有古迹，乃Fossum岩画。天下雨，海风颇大，持伞前往参观。岩画在山坡上，乃花岗岩，上刻图画，现涂上红色，有人像及兽像。上车至塔努姆镇附近，有一Runic石碑立于路侧（Runic石碑，西部只有6碑，东部达千件以上，但时代较晚）。其附近也有一教堂。再前行，至Vitlycke，有人像，由此上山，颇陡，山顶上有积石墓二座，闻为铜器时代物。下来后，又至

Aspeberget，有一列船只及持斧互斗图。再前行，为Vitsieby，有船只，双足迹及一巨人，手持长矛。同一山的另一处越山顶而过，为Tegnebey，为一组人物像，骑士两组相争，此处在一大路上，遭受磨损，现将大路移开，禁止通车。共参观五处。据云此间铜器时代岩画，几达千数，常有新发现。参观结束后，乃赴Grebbe stad，为一渔港，附近有铁器时代早期墓群，有直立石块。至Tanumshede [塔努姆斯海德]，在一旧餐馆用午餐，此馆创于1663年，已逾300年，主人已数易主，但房子仍旧，虽经修理，乃保持原状。我们参观了一时半，午餐后已3时半，南返哥德堡，经乌德瓦拉之南，在此地与Stenungsund之中间，又有一铁器早期墓群。抵哥德堡已5时许。6时半偕俞博教授及Br. Apt，至郭门德家中稍坐，返旅舍。晚间8时，Berther Neuhug 89岁生日，宴会至10时半始散。

10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8时偕俞博馆长夫妇上火车，郭门德教授曾至旅馆送行。下午1时抵斯德哥尔摩，下榻旅馆，每日房金440克朗，较哥德堡贵十分之一。2时许，俞博馆长偕往MFEA [远东古物博物馆]，今天休息，但我们仍可进内参观。有史前室、铜器室、瓷器室、字画室等，参观至6时许。与俞博馆长一起到他家中，三人晚餐，一汤一菜（菜乃用白菜叶包肉末及蔬菜、水果、蜜饯，据云为其乡间别墅院子所生长）。饭后用咖啡，9时许告辞返旅舍。

10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俞博馆长来，偕往其博物馆，参观玉器及玻璃器（约500件）。中午前驻华大使Per Petri [珀·皮特里] 派车来接我们午餐，在Atlas Copco公司，此公司制造采矿机等，皮特里现为该公司顾问，除俞博及Jar Wagri之外，公司经理、秘书及总工程师亦出来招待。先放映电影，为抢救Abu Siubel石窟寺的电影，此工程所用机器即由Atlas Copco供应。电影后，又至公司地下30米处的矿山隧道模型，凡1公里余，可

表演采剥技术，有公司新出品之机械。出来后，至该公司的另一幢房子内会客厅稍坐，接着招待我们进午餐。饭后已2时许，返远东古物博物馆，由Jan Wagri陪同参观仓库中之铜器（小件）、玉器、甲骨等。5时余告辞，返旅舍。晚间7时半，大使馆陈金祥同志偕同新华社记者许福瑞同志来访，晤谈前几天在哥德堡活动情况，9时始去，补记连日的日记。

10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至远东古物博物馆图书室阅书。俞博馆长送日本画家后回来，偕往国家博物馆馆长Per Bjurström处，Gpesnfeet Jan Worgin及Per Olon Leejion作陪，五人进餐。饭后偕俞博及Worgin赴Wasa博物馆，途经牙医器材公司，拟购假牙，每枚12克朗，未购。至Wasa博物馆，由副馆长L. A. Kvarning陪同参观。先至陈列室，有当时船上所用器物，水手模型。再至放映室，观打捞战船Wasa号的电影，约26分钟。然后进船坞，战船已大半复原，闻将另盖一博物馆。登船游览，共4层，长约200呎，吃水1300吨，沉船离水面110呎。战船原有炮64，分3层放置。1628年10月10日处女航即沉没，1956年发现，1959年开始打捞，1961年工作告成，1962年开放参观。出来后，进另一陈列室，有船长室的复原，有蜡人作样范，又有木雕标本。参观完毕告辞出来，又至远东古物博物馆图书室阅书，5时半偕俞博馆长出来，至中国餐馆用餐，俞博夫妇和我共三人，饭后返旅舍。

10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俞博馆长来，偕往参观历史博物馆。考古局局长R. Pálsson已在门口等候，偕至馆长室，遇及馆长O. Isaksson，坐谈一会儿，由馆长陪同，参观技术组，由Lars Barkman陪同，先参观一般修复室，及纺织品修复室、照相室等。然后参观陈列室，由石器时代至铜器时代，至于早期铁器时代正在重新布置中，等于参观仓库一样。关于瑞典古物，收藏颇丰。陈列方法亦可取。Viking时代古物，则以选标本出国陈列，故

没有看到多少。又由东地中海古物部主任Carl Gurtaf Styrenius及馆长陪同参观。适有保加利亚的金银器特别展览，参观者须另购门票，其金银器之精美及古老，殊为惊人。又有近代保-瑞关系的展览，由保大使夫人参加组织，今天亦在此间，握手问候。参观希腊、罗马及塞浦路斯古物。时已近12时，乃赴餐厅，招待我用午餐。考古局局长，馆长，技术室主任，东地中海部主任及俞博馆长与我，共六人。

饭后，由文物档案部主任Dr. Gurtal Trotzic（有点像梁思成同志）及田野部主任Dr. David Darnell陪同，前往Sollentuna [ 索勒图那 ] 早期铁器墓葬群，正在发掘中，已近一个月，只掘到陶器一块、磨石半块及人骨末少许（火葬墓）。闻今年预算，约须3万克朗（2.7克朗二人民币1元），明年可完成，经费由基建单位负担。有空中照片（离地面16米）。离工地后，至城内议会新建筑基地发掘后的整理工作站，有二十余人，闻工作已结束，约费40万克朗（即万余美金），由议会出钱。此处遗址有城墙，最早为12世纪物，18世纪及以后地层有中国外销瓷片。每件古物皆作登记卡片，将内容存入电子计算机中，可依计算机检阅资料。参观一周后告辞，偕俞博馆长返博物馆，在图书室查书。晚间在家，阅毕Маршак [ 马什克 ]：《康居银器》（英译本），作札记（今天下午原拟参观此间埃及古物，因参观发掘工地，临时改变计划）。

10月24日 星期五

今天下雨。上午偕俞博馆长乘公共汽车至民族志博物馆。该馆新建馆屋，闭馆两三年，拟下月18日开馆，现正在布置中。车中遇及Jan Worgan及Bo Samrustrim，后者为此馆中国部主任，即《居延考古纪要》（根据F. Bergmen [ 贝格曼 ] 的记录）的作者。抵馆后，馆长Larssen迎接，先上楼至董事会议室，坐下后，他介绍该馆情况，董事会共七人，馆内推举二人，馆外聘请五人，另有秘书一人，为最高决策机构。馆长以下分为四室：研究室，技术室，行政室，陈列教育室。馆长为太平洋斐济群岛民族志专家。各方面皆有专家。介绍完毕后，参观此层图书室及办公室，又至底层参观仓库，皆为新设备，恒温恒湿，纺织品另有一专门仓库。返至上层，参观Sven Hedin [ 斯文·赫定 ] 中瑞考察

团之物，有贝格曼在居延所收集者，有Norin [ 那林 ] 在酒泉敦煌收集者，又有斯文·赫定在楼兰所收集的木简及纸写本。据云将来中瑞考察团的标本要交还的。又至陈列室，正在布置中，闻建筑费共4000万克朗，合1000万美金。陈列室分上下二层，又至木匠工作室、祖孙工作室（让小孩在成人领导下作手工艺）。参观完毕后，冒雨越过公园，至餐厅用午餐，一共五人。

饭后，俞博馆长与我到旧城区，参观皇室一部分的兵器博物馆，有皇室帝王穿过的服装、兵器、乘马、马车及轿子等，乃宫中之地下室，现改为博物馆。下午原拟参观Skansen博物馆（乃瑞典各地农民住宅等的露天展览），以天雨不方便，故改赴兵器博物馆。出来后，在旧城街道中闲逛，天仍小雨，街道狭隘，房屋多为17、18世纪德国式旧房屋。至一茶馆用咖啡，乃与瑞典东印度公司有关的Grill（18世纪前半）的旧宅，现改为小吃及咖啡馆。我们进去少坐，然后返旅舍。晚间七时一刻，曹科强大使偕同王禁声秘书一起来旅舍看望我，谈至8时半始去，约定明晨9时王秘书开车来接我一起赴Uppsala [ 乌普萨拉 ]。他们走后，我收拾行装，洗澡后即睡。

10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算账时，始知昨晚俞博馆长已代付，计2247克朗。离开Actel Diplomat，使馆王禁声秘书开车，俞博馆长同行赴乌普萨拉。9时开车，天雨，后来微雪，原来拟顺便参观Pavillin之举，只好作罢。车行1小时许，10时抵乌普萨拉。至教堂后的大学本部，B. Almgren [ 阿姆格伦 ] 教授已在门口迎接我们。氏为O阿姆格伦（1869-1945）教授之子，北欧先史学讲座为1905年所建，而O阿姆格伦于1914年担任此讲座之教授，为瑞典有名考古学家。阿姆格伦承继父业。该校考古学标本室，乃对外开发之博物馆，5年前经过重新布置，很是得法，颇取得教授的效果，由旧石器晚期开始，至Viking时代为止。教授强调考古研究不能限于形制，重要的是研究古物在当时社会所起的功能，例如石器，依靠刃部痕迹，可知其为木骨或皮革的制造时所用（依据Semener论证）；又复原古代衣服，知带钩等之功能。氏又强调花纹图案之风格的研究，以

为花纹不仅为母题 (motif) 户的同异, 更重要为风格的研究。又谈到中世纪后期的丝绸之路, 有一条由中亚直通瑞典, Viking [ 北欧海盗 ] 曾远征至里海沿岸, 而Goth [ 哥特 ] 人亦由内里海来瑞典。又参观此校屋顶之解剖学讲学室, 为Dlof Rudbeck ( 16901702 ) 所建筑, 氏为著名解剖学家, 发现淋巴腺者, 23岁即任此校教授, 建筑此解剖室, 后来兴趣转移于先史学, 以为瑞典即希腊人传说沉没水底之Gtlandis洲 ( 植物学家Linne [ 林奈 ] 亦为此校教授 )。然后至教授办公室, 参观其新发掘的早期铁器时代的火葬墓群。出土有银质鍍金饰物, 有的镶嵌松绿石及石榴石, 据云有的饰物是Sassania Persia [ 萨珊波斯 ] 来的。参观后, 至附近一餐室用餐, 有驯鹿肉。餐后参观此间教堂, 明天为礼拜天, 唱诗班正在演唱赞美诗。教堂为哥特式, 瓦沙王朝的诸王即葬于此间。楼上有小博物馆, 有教堂保管的主教礼服, 为16世纪以来的丝织物, 及一些金银祭器。出来后, 又至教授办公室外客厅小坐, 饮咖啡。我送他们一册刊登有我的文章的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他赠我一本A. Geiger写的*Textile Treasures of Uppsala Cathedral*。告辞, 赴飞机场, 办理手续后, 向王禁声秘书及俞博馆长教授告别, 17:00起飞, 系法航AF191班机, 19:25抵巴黎。向法航办事处办理手续, 乘车下榻假日旅馆, 每夜为235法郎。安顿好后, 下来进晚餐, 洗澡后即睡 ( 住宿等皆由法航负担 )。

10月26日 星期日

晨起用早点后, 赴机场, 已近9时, 坐在候机室进5号门处, 戴学绍表弟来接我, 看见我便向我打招呼, 我已不认识他了, 四十多年未曾见面, 他穿着米黄色雨衣, 头发多白。他的儿子戴宪宾陪着他来, 没有见过面。我们坐谈了一会儿。他告诉我, 他自1955年出来, 在巴黎开金泉饭店, 希望我下次来巴黎时能来他家中玩, 送我一瓶法国酒, 又一袋葡萄, 送我到入口处, 检验护照后我进去, 与他招手, 我即上飞机。10时起飞, 机中无事, 阅O. Klindt-Jensen的*A History of Scandinavian Archaeology* [ 《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的历史》 ] ( 1975年, pp. 1-136 )。夜间抵卡拉奇, 下机至休息室休息半小时, 此时较瑞典相差4小时。在休息室中遇及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唐恺同志, 即我院前任外事



局长，知道他率领一代表团由欧美考察回国，因我坐头等舱，所以下机在休息室才遇到，谈社会科学院近况，重新上飞机，进晚餐，然后坐在座位上入睡。

10月27日 星期一

晨9时抵北京机场（巴黎时间是晨3时），因为波音747旅客多、行李多，所以在提取行李室中坐了半小时。经海关后出来，秀君、素琴携阳孙来接。所中王廷芳同志出差西安，王仲殊同志来接，返家已11时许。午饭后，睡至3时余。正听侄来谈，述及仲光堂兄病逝情况。至王则诚同志处稍谈。晚间吴品经同志偕叶蒸同志来。吴同志已30余年未见面，头发已脱得成了光头，最近由上海携眷来京游览，后天即南返，偕之至王则诚同志处，他二人系十中同学，也40余年未见面。坐谈别后情况及上海友人如叶孔耀同志等情况。他们走后，我也便提早休息。瑞典之行遂告结束。

10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徐光冀同志谈考古学会年会的筹备情况，徐同志曾去武汉联系，现定于11月13日报到，拟明日即发通知。乌恩同志谓日人石桥催促关于日本发现甲冑的年代问题早作答复，嘱交杨泓同志作复。张子明同志交来这两星期的来信及文件。下午审阅王仲殊同志的《中国古代墓葬概说》，准备明春赴日所要作的报告（代表团将由王仲殊同志担任团长，历史所林甘泉同志为副团长），约14000字，提了几点意见。

10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王世民谈资料室事。写了几封信。下午在家，翻阅这半个月来的《人民日报》及《参考消息、》。

10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赴院部，晤及梅益同志，闻将于后天率领代表团赴日，略谈赴瑞典情况。今天将开院党委会，梅同志把银质奖章及海报留下，说要给党委会上的同志看看。又遇及黎澍、马洪、钱锺书等同志。返所，河野有信来，约定明年开国际考古会议。与王仲殊同志商量，此事拟由王廷芳同志主办。傍晚赴同和居，文物出版社宴请香港的饶宗颐教授，邀我作陪，王仿子、高履芳作主人，有顾铁符等数人参加，9时许始散席。

10月31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晤及鲍正鹄同志，谈人文科学发展公司事。至梅益同志处，他还给我银质奖章，并说明天即率代表团赴日本。至外事局，晤及王光美同志及王平同志，略谈访瑞典情况，并商谈明年国际考古学会事，明春要签订合同。返所，与王仲殊、苏秉琦、徐光冀、殷玮璋四同志商量今年考古学会年会的日程等问题。下午赴所，写了五封对外复信。晚间，吴震同志新由新疆回京来访，谓现下新疆的民族问题颇为严重，又谈到考古领域中文物破坏严重，及田野考古工作永平降低，皆为之叹息。

# 11月

11月1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外事局王平局长处，商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Gorman [ 戈尔曼 ] 教授访华事。又至会计课，结算赴瑞账目，退还余款。10时半各所室负责人听传达邓小平同志、赵紫阳同志的讲话，马洪同志主持，并布置最近工作：（1）研究所暂行条例，（2）院务会议成员，（3）年底前工作计划。下午赴所，与徐苹芳同志谈《中国天文文物图录》及《中国天文文物论集》事。傍晚赴民族文化宫，参加中美合开的宋元明清经济史学术讨论会，美方团长费惟恺（Feuerwerker）及副团长斯金纳（Skinner）皆曾相识。中方团长严中平，尚有杨向奎、邓广铭、林甘泉、郦家驹等同志，6时余始散。

11月2日 星期日

上午至邓力群同志处闲谈，他谈到社科院领导体制改变设想。下午在家，阅《学林漫录》第1辑。

11月3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部，与冯至同志一起，向院部对外学术交流委员会领导宦乡、王光美、王平、赵复三同志等，汇报访问瑞典情况。下午整理幻灯片，及收到的书籍与论文抽印本。

11月4日 星期二

上午赴历史所，与刘大年、刘思慕、梁寒冰三同志，商谈前日院部安排增选院务委员会中青年委员事。散会后，又与梁寒冰同志谈明年赴日代表团事。下午赴张政烺同志处，谈考古学年会事。又至瞿同祖同志处，他正以足部动手术在家休息，从事《中国法制史》的修改。出来

后，赴首都医院，探视丁声树同志的病，最近又恶化，对他说话，似已不清醒，恐只能拖延时日而已。

11月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技术室放映铜绿山发掘电影，准备到考古学年会放映。冯先铭同志偕同上海美术出版社杨同志来约稿，为“中国陶瓷丛书”写序言。下午在家，写了两封信（谷霁光、王明侯）。阅《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80年2期的文章（随县曾乙侯墓，探索夏文化，汉代漏壶）。

11月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9时许秀君打电话来，谓宇孙发高烧，叫不到汽车，乃返家陪同凤媳将他送儿童医院治疗，11时余始毕。下午Carleton Smith [ 卡尔顿·史密斯 ] 来所，由院外事局黄列同志作陪。他自称为 *International Awards Fomelation*。谈了一会儿，由乌恩、张子明二同志陪他参观标本室。

11月7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布置增选院务委员会委员事。至国家文物局遇及朱希元及庄敏二同志，谈及考古学年会事，现在文物局副局长8人，有病者达6人，不能去人，文物处可派庄敏或罗哲文同志前往。马得志、王仁波二同志汇报访日情况。下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谈明年国际考古会议及西安工作事。晚间，院部由宦乡同志出面，在燕山饭店宴请卡尔顿·史密斯，邀我作陪。

11月8日 星期六

上午全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关于康生、谢富治的罪行及处理”。

会后全所副研及研究员15人集中选举院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至刘大年同志处，闲谈院所关系及院中情况。下午在家，李虎侯同志来闲谈工作，及他新写的一篇《铜绿山冶铜炉及热释光的研究》。他走后，我阅读一过。

11月9日 星期日

上午素琴同学潘维瀚（北航）及陈秀琴（四机部）来，陈同志有陶瓷学中国古代部分的中英对照，要我过目，尤其是“法花”一辞，我告以“法花”一辞，《辞海》新版中已有之。适傅振伦同志来，又谈一会儿。下午黄宗甄同志送来赵丹书画遗作展览请柬，并坐谈一会儿。今天将访瑞典的汇报写出。

11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将访瑞汇报交付打字。与佟柱臣同志谈他的参观计划，要他加以压缩。与王仲殊同志等谈学会年会事。阅高去寻《殷代墓葬已有墓冢说》，系由张光直教授转来的。下午偕王廷芳、张子明二同志赴院部，与外事局王平等同志谈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召开国际性考古会议事。又至杨克同志（副秘书长）处，谈人文科学发展公司事、建筑史学楼事，返家已5时余矣。

11月11日 星期二

晨间赴所，将李虎侯同志稿子交技术室。偕林泽敏同志往北京市委访刘导生同志，商量调进一名编辑人员事。下午赴美术馆，参观赵丹书画遗作展。与杨鸿勋、徐苹芳二同志谈参加北京市文物工作会议事，所中将由他们二人出席。

11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旋赴政协，参加陈垣先生百周年纪念会，有白寿彝、楚图南二同志讲话，阅纪念文集。马承源同志等已于上月31日返国，在美9个月，今日来访。下午加拿大Pullyblank [ 普利布兰克 ] 教授来所访问。

11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赴院部，晤及鲍正鹄同志，谈及访美事。返所，将访瑞汇报寄院外事局。下午法国Yum Segalen ( Victor Segalen [ 维克托·色伽兰 ] 之子) 来访，最近由南京返京，将返法国。晚间马雍同志来访，谈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史》编写事。

11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赴五棵松铁道兵招待所，出席北京市文物工作会议，到会者有萨空了等，由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主持开幕式，市文物局刘子章局长报告北京市文物工作，国家文物局金紫光副局长讲话，散会时已12时。午饭后，参观陈列展出的出土精品，如刘家河商墓和琉璃河西周墓出土铜器，唐宋墓出土的三彩，金墓（房山金陵墓附近）出土青瓷瓶（高丽窑？）及其它瓷器，又有重要文物保护单位的照片等。下午在家，修改玉器概说第一章。傍晚赵铨同志来取去。晚间9时余离家赴车站，10：55开行。同行者有张政烺、苏秉琦、王仲殊、佟柱臣、黄展岳、王世民等，连我共7人。车行后即上床入睡。

11月15日 星期六

车中无事，阅《文物》10期及《江汉考古》第1期中有关楚文化的文章。下午3时抵武汉，湖北省文化局局长邢西彬、文物处处长余魁、副处长胡美洲三人来接，下榻东湖宾馆5号楼212号。顾铁符、宿白二同志及庄为玠同志来谈。王劲同志来邀请明天参加省考古学会开幕式。晚餐后，方酉生同志来谈，谭维四同志来谈，至苏秉琦、张政烺同志处闲

谈。又与王仲殊同志商谈所务。后天省委领导因事不能参加开幕式，想明天晚间来看望我们。

11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8时半参加湖北省考古学会开幕式。省社科院李健同志主持，来宾中我和顾铁符、俞伟超同志都讲了话，然后讨论会务。我与顾铁符同志由舒之梅同志陪同参观省博物馆，现下对外开放的陈列，仅有随县曾侯乙墓的展览；又参观仓库，为中国考古年会的开会，布置了一个展览，主要是新石器时代的各遗址出土物，以屈家岭文化为主，又有东周墓地如当阳季家湖等地出土随葬陶器。返旅舍午饭后休息。下午偕顾铁符同志游览东湖公园。晚间，省委黎韦书记及李晓明部长（宣传部）来与学会常务理事及一部分理事见面谈话，谈至8时半始散。然后常务理事会开会，通过这次会议日程及一些具体安排。返舍已9时半，与王仲殊同志商谈会务，草写明日开幕词提纲，12时始就寝，久久未能入睡。

11月17日 星期一

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开会，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密加凡副院长来参加，由苏秉琦副理事长主持，我致开幕词，王仲殊秘书长报告一年来的会务工作，安徽、陕西、湖北三省文博单位献礼，然后来宾密加凡同志致辞，裴文中、尹达二同志书面发言，湖北省的李健、王劲、石泉致贺词，11时半散会。下午分组讨论，我分到第二组（史前组）讨论，许多同志都谈到文物保护问题，闻他组亦然。晚间文娱活动，为电影科教片《你信不信》和故事片《红牡丹》。

11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在苏秉琦同志房中，谈陕西工作事（陕西搞了一个文物条例）。谢辰生同志来谈黄石市来电话，希望我和苏秉琦二人去铜绿山参观。午后1时半动身至省博物馆，观铜绿山1号工地模型（1/2）。3时由

博物馆出发，同行还有省文化局邢西彬、胡美洲同志，及黄石市博物馆周保权同志，抵黄石市已5时半，下榻山半的招待所，即76年6月偕柯俊同志来此时下榻处也。晚餐后，黄石市刘道喜副市长、市宣传部孙玉玺同志，市文化局汪旭光同志来。7：40开会，由博物馆馆长周保权同志报告发掘情况及问题，然后散会，返室休息。

11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7：30由招待所动身，刘道喜市长等陪同我们一起参观。先至市博物馆，乃新建者，为平顶洋楼3层，正在修建入口处公路，但室内已有刘少奇同志纪念、台湾风光及本地陶瓷三个展览。出来后在门口照相，上车赴铜绿山，参观7地点1号工地，凡900平方米，乃考古所在近两年发掘的工地，有席棚遮护。进去绕一周，又至2号工地，乃市文物局所发掘，时代较早，但仅有竖井，未深掘至坑道。其旁为3号工地，则仅露出坑口。坐车至村中，在考古队办公室及宿舍小坐，参观陈列室，有矿石标本及新出土的木器、铜器。至11号矿区，闻曾掘出炼炉，现仅存残迹，又有探坑数处，闻亦有矿井，但不及7号矿区之多。返村，与矿山公司负责同志见面，致谢其协助我所考古队的工作，他们要求早日决定保留地点，以便早日解决生产问题及保护问题。结束后，返招待所。午饭后稍息，下午2时动身，向刘道喜市长等告辞。途经鄂城时，下车至市文化局及博物馆，南京大学戴同志正在辅导学生实习。参观此间出土的六朝墓出土物，闻铜镜即达300余枚，又有战国墓出土物，与学生一起照相。4时半由鄂城动身，抵东湖宾馆已6时，饭后返舍，代表们大多数已进城观电影。在石兴邦同志处，与谢辰生、佟柱臣及王劲等同志闲谈。

补记：11月19日鄂城之行，《湖北日报》80年12月8日第2版“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决刹住不正之风”栏，刊登一则报道，标题为《夏鼐所长婉拒接风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在湖北省文化负责同志陪同下，到鄂城博物馆考察。鄂城博物馆遵照有关单位指示，特意在环境幽雅的西山公园定了一个陈设讲究的客厅，备下美酒佳肴，等待接风。夏鼐同志详细地看完馆



藏文物以后，虽已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但他婉言谢绝了主人的盛情，驱车赶回武汉。图为夏鼐同志在考察馆藏的汉朝铜镜。”（洪峰摄影报道）

11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偕宿白同志去省博物馆参观仓库中唐墓出土器物，据云隋唐墓葬可分7期；又观安陆吴王妃墓中出土波斯银币，及李泰墓出土玻璃器。又至博物馆宿舍，探视谭维四同志，因为他昨天陪李光耀总理参观省博物馆达3小时，有点过累了，今天在家休息。午后集体又赴博物馆参观。电视台拍了三个镜头，至仓库，参观当阳居住遗址出土的战国时陶器。这两天我没有参加小组讨论，今天上午也没有去参观盘龙城。晚间，伍献文先生来访。他走后，我参加楚文化小组讨论。8时半，电视广播审讯“四人帮”，今天开始，仅有十来分钟，明天的电视中这专题新闻将放映较长。返室，陕西省考古所韩伟同志来谈陕西情况。

11月21日 星期五

今日大会讨论，上午为楚文化，由顾铁符、张政烺二同志主持，由俞伟超等同志报告，每人限20分钟。先由俞同志总结楚文化小组讨论情况，归纳为5个题目：（1）楚文化的来源；（2）楚文化的特征；（3）楚文化的分期；（4）楚文化的早期中心丹阳之所在；（5）楚文化与毗邻地区文化的关系等。然后，陈振裕、郭德维、高至喜、裴明相同志分别作专题报告。下午由石兴邦（大汶口—青莲岗文化）、安金槐（河南龙山文化与夏商文化）、蒋赞初（长江下游六朝墓分期）、张忠培（东北边疆的史前文化类型）四同志报告，每人限半小时。晚间电视，有审讯“四人帮”及事先送起诉书副本的情况。

11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开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讨论：（1）增选理事，青海赵生

琛、黑龙江赵善桐当选；（2）明年年会的地点、时间与课题，决定在浙江杭州，时间暂定11月，主要课题为“东南沿海新石器文化与古代青瓷及其窑址”；（3）今年论文的出版问题。下午闭幕式，由王仲殊同志主持，我与苏秉琦同志分别讲话，邢西彬副秘书长代表湖北省东道主发言，宣读关于保护文物的呼吁书，然后散会。晚间王仲殊同志离武汉返京，为明春赴日代表团事，白土吾夫今日来京，急待面商。晚间会议代表赴湖北剧场，观楚剧《杨乃武与小白菜》。

11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7时出发，由武汉赴江陵，中途在潜江稍息，12时抵江陵。车中与傅振伦连坐，他大谈自己1929年北大毕业以来的所见所闻。抵江陵后，下榻江陵宾馆（我住101号）。下午3时参观荆州地区博物馆，馆为新建筑，连同办公楼共化120余万，尚未完工，但陈列室已可使用。由滕壬生副馆长陪同参观。现使用五个陈列室：第1室为新石器时代（大溪、屈家岭及湖北龙山三种文化），第2室西周春秋铜器等，有万城西周铜器，京山曾国铜器等；第3室为战国楚墓；第4室为秦汉文物；第5室为凤凰山168号西汉墓出土物，即出“五大夫遂”尸体的墓，尸体将放在第6室的地下陈列，可以俯视，现尸体仍在开元观，尚未移来。时已5时半，返宾馆进晚餐后，地区马书记来，与常务理事及一部分理事谈话。看电影《生死牌》。

11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赴纪南城参观，由东城垣缺口进去，至南垣城门及旧城（烽火台）。至标本陈列室，共三室：第1室主要有从第30台出土各种古物（陶器、陶瓦、铜饰件等），陈家台冶炼遗址出土的红烧土、陶片、鼓风口，及附近出土的铅锭。第2室有纪南城1/2000的地形图和水门图，以及墓葬出土物。第3室主要有武昌义地墓葬出土的战国早中期古物，包括镇墓兽、木俑（包括有玉佩的（M6）2件）、陶器等。上车赴北城垣登高处，可北望纪山寺，西望八岭山，东望雨台山。下来返江陵城，

经城东郊会龙桥处，有公社干部要求见地方领导，希望能让他们挖鱼塘（在城内保护区）。此事地区江专员答复以后开一次会来解决。下午，代表团赴八岭山参观墓塚，我赴关庙山工地，有石兴邦、方酉生、黄展岳三同志偕往。2时抵工地，任式楠同志出迎。至工作站小息，李文杰同志及研究生3人亦在站内，还有武汉大学实习学生20人。参观出土标本，闻已复原陶器600来件，上架的以大溪、屈家岭二期为多，大溪有瓮棺葬（小儿），石器不多，骨器更少。又参观洗陶器及粘对复原处，武汉大学学生正在测绘陶片及陶器。至发掘工地，昨夜下雨，坑中有积水处，但二座房子遗址，保存很好。返工作站，稍谈今后工作。任式楠同志提出请周本雄鉴定人骨，及请王振江同志传习修整工作，然后照了合影，时已4时，陈超同志由北京返工地。我们告辞返江陵，5时抵荆州宾馆。晚间观京剧《徐九经升官记》，乃本地新编之丑角戏，与石兴邦同志闲步街道，谈陕西考古工作问题。

11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7时由江陵出发，向地区江洪专员、方局长等告辞，12时20分抵武汉。午饭后休息。下午在旅舍阅A. Lengyel, *Field Procedures for Classical Archaeology: Excavation Manual*, 1973, Northern Kentucky State College Peinting Office 41076. U. S. A [ 伦吉尔：《古典考古学的田野规程——发掘手册》，北肯塔基州立学院，美国出版署41076 ]，乃南京大学蒋赞初同志携来者，作者想来南京大学讲学，送赠给蒋，至蒋处送还书籍，稍谈我的意见。晚间偕陈乔、傅振伦、黄展岳同志上车返京，邢西彬、余魁等同志来车站送行，7点40分开行。

11月26日 星期三

车中无事，阅《楚都纪南城》（前三篇，1-35页）。与傅振伦同志闲谈，11时车抵石家庄，他下车探视他的兄弟。我们三人继续前行，闲谈博物馆情况。午后小睡，于3：40分抵北京站。晚间观审问四人帮电视，阅半月来《人民日报》。

11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返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商谈赴日代表团事，及陕西擅自制定考古条例问题。下午在家翻阅14日至27日的《参考消息》。晚间叶小燕同志偕其父叶岳同志来谈，明天他将南返杭州。观电视专题报道审讯“四人帮”。

11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安志敏同志前日由日本返国，今天谈在日访问经过。下午与王廷芳同志赴院部，晤及梅益同志，商谈陕西擅自制定考古条例事，他后天将率领一代表团赴美。今天收到《考古》明年1期校样，仔细校对一过。4时半赴瑞典大使官邸，出席接待斯德哥尔摩大学代表团的酒会，张友渔、周培源、杨蕴玉等出席，我与Sunfield大使闲谈在瑞讲学情况。晚间马雍同志来谈，他明日将随韩儒林同志赴法国参加《中亚史》的编写会议。

11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关野雄教授来所，由我与王仲殊、安志敏二同志接待。他是作为某公司顾问来京，与故宫博物院商谈故宫藏品送日本展览事。他走后，我将日本学生社寄来的《考古学论文集》日译本校样交给王仲殊同志审阅。下午又至所中，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谈明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亚洲考古讨论会事。阅胡耀邦同志在思想政治会议上的讲话。晚间至胡厚宣、王则诚二同志处闲谈。

11月30日 星期日

阅新出《文史》第9辑张政烺、周一良等文章，及《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4期萧离的《向达传》及《陈垣札记》等文章。下午至文化部宿舍，与谢辰生同志谈陕西文物条例事，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

# 12月

12月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谈关于明年亚洲考古讨论会事，草拟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河野的信。徐光冀同志由武汉返京，知此次召开考古学会年会第二届年会，共花费15100元有余。下午北大考古专业外国留学生五人来所访问我，由乌恩同志作陪，其中有日本3位：（1）西村俊范（樋口隆康的学生），（2）菅谷文则，（3）谷丰信，还有美国华裔高有德（张光直的学生）和西德罗泰（Lothar Von Falkeuhavsen）。我赴尹达同志处，谈此次武汉开会情况。

12月2日 星期二

上午，殷玮璋由武汉返所，将文物局联系事，托他与王廷芳同志商量后去接洽。新疆吴震同志来谈。外文局张星联同志来谈。下午赴院部食堂，听马洪同志传达思想政治会议上赵紫阳、胡乔木二同志的讲话。

12月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王世民同志昨夜由武汉返，今天遇及，略谈情况。王廷芳同志赴文物局，商谈考古发掘条例事。阅《文史》第9辑《汉代与东南亚的海上交通贸易》及周一良《〈三国志〉札记》。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叶君健、吴德铎、胡道静、王祥第及杨式挺）。致王祥第信，附去致方介堪先生的寿联：“多福多寿，年登大耄今犹健。善篆善书，艺冠群伦古所稀。”识语为：“乡前辈方介堪先生多才多艺，工书画篆刻，亦工于诗。庚午秋八十寿辰曾赋有自寿诗，余不文，敬撰一联寄（赠）贺，聊伸其颂祷之忱耳。”联中“篆”字平仄失调，姑从之不改。

12月4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党委开会，讨论所中工作。下午在家草写《敦煌星图乙本》的英文提要，寄给上海胡道静同志。

12月5日 星期五

上午冯先铭同志来谈，关于外销瓷器研究会津贴事，故宫研究人员提升事。王世民同志陪同《中国百科年鉴》编辑部胡嘉同志来谈约稿事。下午赴院部与宦乡同志商量赴日代表团、赴美讲学等外事。

12月6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组织前几天（12月2日）听转达报告的同志讨论，谈了一个上午。下午在家阅张光直的*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古代中国的考古学》] 1-2两章。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闲谈关于赴日代表团事。

12月7日 星期日

上午至宦乡同志处，适云南侯方岳同志为请宦乡同志担任东南亚研究会名誉会长及出版丛刊事，亦在座。侯同志走后，宦乡同志与我商谈院部体制问题，及明春赴日代表团事。下午至邓力群同志处，也是谈院部体制问题，同时为了北大考古学系事，征求他的意见，适有一新疆同志与他谈新疆事，搞在一起，6时余始告辞。晚间写信及抄录小传材料，应李铸晋之要求，拟寄给他参考也。

12月8日 星期一

昨夜降雪。晨间赴所，遇及张长寿同志，与之商谈关于召开国际性亚洲考古会议事。下午在家，校阅《考古学报》明年1期。杨一之同志由厦门大学讲学归来，谈闽南情况。

12月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量所事。西安秦俑坑副馆长张宁欣及小胡来，谓始皇陵西侧又发现铜马车，已加发掘，文物局拟派孙軼青副局长前往一观，邀考古所派人一同前往，我们答以容与国家文物局商量后再决定。下午在家，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寄来的有关文件，将于12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晚间至文化部宿舍王天木、谢辰生二同志处闲谈。

12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偕王廷芳、殷玮璋二同志赴国家文物局，商谈秦俑坑发掘队及秦铜俑坑事，以及发掘法令补发说明事，局中任质斌、孙軼青、沈竹、齐光四位局长，及谢辰生、庄敏二同志皆在座，由9时谈至11时始散。下午参加所中学习新党章草案及党员准则。晚间赴瑞典大使馆参加宴会。

12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写了五封对外回信（李铸晋，Chase [ 蔡斯 ] ，Asinsoing，Kuhn [ 库恩 ] ，Lanton [ 兰顿 ] ）。下午继续参加所中学习新党章草案。傍晚吴景荣同志派车来接，与王棻、王载纮兄弟一起赴政协餐厅，还有老同学施其南同志，一直到8时余始散，定后天中午再在此处聚餐。

12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接马得志同志由西安来信，谈秦铜俑坑及周原纠纷事，即与王廷芳同志商谈，因他今天下午即去西安也。山西张颉同志来谈明年古文字会议事。下午继续参加党内学习。晚间阅《考古学报》明年1期校样。

12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商谈所事。写了几封信。返家，偕秀君母女及王则诚同志赴政协餐厅，请王抱冲同志，由王载紘、吴景荣、施其南同志作陪。饭后返所，继续参加党员学习。晚间席泽宗同志来谈。

12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至胡厚宣同志处谈他们赴日访问事。下午观审问“四人帮”中姚文元的电视报道。历博李先登同志来，谈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晚期文化层中发现 $5.5 \times 4.4$ 厘米铜碎片。晚间整理在武汉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开幕词，作一提要。

12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与王仲殊、安志敏及乌恩同志，商量关于选派留学生报名事。赴院部，找宦乡同志，以开会去了，未晤。至张友渔同志处闲谈。又至外事局，与王刚同志谈赴美事，王光美同志亦在座，将致宦乡同志的信，托王刚同志转交。下午赴所，继续学习新党章草案。晚间赴中南海1号楼，参加学位委员会会议，7时开会，由蒋南翔部长主持，主任及副主任方毅，周扬、武衡三同志讲话，委员代表严济慈同志讲话，黄辛白秘书长报告筹备经过及开会布置，8时半散会。

12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赴友谊宾馆，参加学位委员会的小组讨论会。第1组，由严济慈同志主持，讨论《学位法》的暂行实施办法，首先碰到学科分类问题，于光远同志主张不分科，大家都主张要分科，但不要分得过细，原定六科，又由法学中分出经济学，成为七科。后来谈到两个核心问题学士学位审定单位及大学毕业生分为有学位与仅有文凭二种，大家讨论颇为热烈，更有人提出规定过严或不合格，恐引起纠纷及学潮（据云今年



为了种种原因，已有悬梁40余起）。下午继续讨论。晚间与吕叔湘同志闲谈。

12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小组会，讨论关于审定“授予学位单位”的原则及办法。下午讨论明年学位委员会的工作计划等。4时半我因有外事活动退席，乘车赴法国文化处，参加法国使馆外交参赞Poissor举行的酒会，遇及唐克、张芝联等同志。

12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复河野靖一函，关于明年亚洲地区考古会议事。又复李铸晋一函，附去小传。下午参加学位委员会大会，由蒋南翔同志主持。黄辛白秘书长报告这两天讨论情况，苏步青、张维、钱学森等同志和我发言，最后周扬同志发言，蒋南翔同志作总结。散会后，赴北京饭店，会见对外友协接待的美国科学促进会常务干事、马里兰大学副校长（科学事务副校长）N.L. Gonzales [ N. L冈萨雷斯 ]，明晨即离家返美。她是应用人类学教授，希望我们能派代表参加明春美国人类学会年会。

12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日本代表团圆城寺次郎（经济新闻社）、西田守夫（东京国立博物馆）、宫田、木村美智子（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等5人来所，由我与王世民同志接待，他们是为中山国墓地出土文物赴日展出而来的。谈到中山墓出土磨光黑陶的制法，这次发现的意义，还想多要几件东西。下午参加所中学习。晚间应邀赴宴，系圆城寺作主人，主宾为任质斌局长，同席尚有彭炎、孙平化、王刚、冯先铭、郭劳为等，席设交道口康乐酒家。

12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王廷芳同志由西安归来，与王仲殊同志一起商谈秦俑坑工作事。又谈“考古发掘条例”事，对国家文物局草拟的草案，提出二点修改意见：（1）批准权；（2）考古所申请手续除外。下午偕王廷芳同志赴文物局，与庄敏、谢辰生二同志谈，然后至任质斌局长处，与孙轶青副局长、庄敏同志等一起谈秦俑坑事，决定铜车马坑处理办法五点，由国务院发通知，谈至5时告辞。

12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阅Dana, *Manual of Mineralogy* [达纳：《矿物学指南》]（1977年版）。傍晚至王载紘同志处，知抱冲同志尚未离京，坐谈一会儿即返家。

12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写了两封信（王祥第，胡道静）。祥第来信建议给方介堪先生合赠寿联一副，并代作联语：“玉篆楼中，艺苑蜚声称大老。松台山畔，果园济美有先生。”下午所中党员大会，推选中央国家机关党代表大会候选人，选举结果，推王廷芳同志为候选人。

12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各研究室负责人聚在一起，讨论《文物保护法》草案，尤其是“考古发掘”一章。下午所中党组开会。傍晚访马雍同志未遇。晚间阅张光直：《商代文明》序论一章。

12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进行研究生英语口语试。阅赴日代表团四篇论文摘要。下

午在家，将《陇右金石录补正》一文修改完毕。拟交阎文儒同志，作为《向觉明先生纪念论文集》之用。

12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偕王廷芳同志至院部梅益同志处，商谈所事，及与文物局交涉修改《文物保护法》事。下午访张政烺同志。傍晚，赴台基厂松江餐厅，王载紱同志为他的三哥王栻治膳送行也，有黄宗甄、吴景荣、梁善等同志在座。

12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商谈所事。下午赴新影厂观黑城子纪录片。返所张友渔同志来，与二王一起商谈《文物保护法》。

12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将去年考古年会成立时的照片，送交梅益同志，并谈国内学会和各研究会的情况；又至外事局美大处，接洽赴美事。下午在家，开始写作《瑞典所藏中国外销瓷》一文。

12月28日 星期日

在家继续写作《瑞典所藏中国外销瓷》一文。赴杨尚奎同志处，询问赴美准备情况，他将于2月23日赴密执根（Michigan）大学作研究工作一年。

12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李铸晋，王祥第，杨宽，夏振球）。下午

赴院部，晤及鲍正鹄同志，他谈最近访美情况；又至宦乡同志及王刚同志处，商谈外事。晚间观电视审判“四人帮”，江青最后一次辩护，态度蛮横，极为恶劣。

12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布置下月开始的全所年终汇报工作的日程。偕王仲殊、王廷芳及林泽敏同志，去探望牛兆勋同志，他仍在家休养，稍有好转，携杖在家中行走，讲话时语言发音不清。又至尹达同志处闲谈，至宦乡同志处闲谈，顺便将给李铸晋教授的信，托他代寄（他今晚离京赴美）。下午至院部，听传达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从2时至4时始散。

12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徐光冀、殷玮璋同志，商谈《文物保护法》事；又与王仲殊、徐苹芳、王世民三同志商谈《大百科》考古学卷条目事。冯先铭同志来谈外销瓷研究会申请补贴事。下午偕秀君母女一起访鲍正鹄同志夫妇，谈谈关于治装事。晚间继续写作《瑞典所藏中国外销瓷》。

今年出国的任务特别多：（1）访美代表团（4/28-5/17）；（2）访美参加中国古青铜展览（5/26-6/12）；（3）访罗马尼亚参加国际历史科学会议（8/7-8/18）；（4）访瑞典（10/13-10/25）。还在国内接见外宾许多次。

国内活动：（1）参加中国史学会重建会议（4/8-4/13）；（2）参加中国考古学第二次年会（11/15-25）（3）五届三次人大开会（8/29-9/10）。

---

(1) 编者注：陈梦家的这本日记，后亦交给他的夫人赵萝蕤教授。

(2) 编者注：此处记载有误。溥西园（1871—1952），名“溥侗”，别号“红豆馆主”，为京剧名票，曾在汪伪政权任职，未曾去过台湾。在台湾师范学院（大学）任教的是溥心畲（1896—1963），名“溥儒”，为著名画家。

(3) 编者注：此为5月末至6月初社科院召开的党代会。



1981—1985 卷九

# 夏鼐日记

顾廷龙题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夏鼎日記

顧廷龍題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夏鼐日记/夏鼐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617-7173-0

I. 夏... II. 夏... III. 夏鼐 ( 1910~1985 ) —日记 IV.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09 ) 第157186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夏鼐日记

著 者 夏 鼐

特约策划 陈丽菲

责任编辑 陈丽菲 陈庆生

审读编辑 徐 艺 施隽南 金程虹 唐佳洁 许孟君 陈思维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赖芳斌 徐 真 王 卫 邱红穗 王丽平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 ( 邮购 ) 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印 刷 者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插 页 48

印 张 279.75

字 数 4 383千字

版 次 2011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173-0/K·313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联系)

# 目录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1985年](#)

[返回总目录](#)

# 1981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四

今天元旦放假一天。院部马洪副院长偕赵峰同志来贺年，坐谈一会儿。他们走后，戈宝权同志来谈。继续写作《瑞典所藏中国外销瓷》一文。

1月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胡乔木院长联系，没有联系上，为《文物保护法》事也。下午在家阅G. Sayer [ 塞耶 ] , *Tao'Yao* , 即寂园叟《陶雅》一书的英译本也。

1月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写了五封给外国友人的信。10时偕王世民同志赴北京医院，向顾颉刚先生遗体告别。下午在家，继续写作《瑞典所藏中国外销瓷》一文。

1月4日 星期日

上午林志纯同志来，说明日拟偕学生令孤若明、范重庆二同志来所找我，又云杨宪益同志的女儿杨炽将赴芝加哥进修三年云云。将《瑞典所藏中国外销瓷》一文写毕，约8000字。

1月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文物局庄敏同志来谈，石兴邦同志昨天由西安返京。我们及王仲殊、王廷芳、徐光冀同志等一起，商谈修改《文物保护法》问

题。下午在家修改昨天写好的文章。阅刘子芬《竹园陶说》。

1月6日 星期二

上午中华书局谢方同志来谈，并携来《真腊风土记校注》三校校样，乃于谢方同志已校过的校样上，再加校对。晚间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旋至谢辰生同志处，谈《文物保护法》事。与鲍正鹄同志通电话，今天他携眷赴巴黎讲学，5个月后始能返国。

1月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文物保护法》事。日本留学生菅谷文则来辞行，后天返国，29日再来续学。继续校阅《真腊风土记校注》三校。所中今天下午开始第二期党内学习班10天。我在家，马雍同志来谈《中亚文明史》编写事。

1月8日 星期四

上午偕秀君母女赴出国人员购物处定制秀君的衣服，及购日用品。下午在家，将《真腊风土记校注》三校，全部校毕。

1月9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古脊椎所吴侏同志来谈。下午加州（洛杉矶）美术史系助理教授包华石（Martin J. Powers）及夫人马飞文女士来访，他正在研究汉画像石，来华进修半年。他们走后，我偕王廷芳同志去北京医院探视梅益同志，他明天出院，谈《文物保护法》及学会年会事。

1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各所所长及书记共百余人，听传达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下午赴所，今天起，所中各田野队汇报工作，今天为郑光贵同志的二里头发掘，杨锡璋同志的安阳钢厂、纱厂、苗圃北地及三家庄等四处墓群发掘。徐莘芳同志送回《真腊风土记校注》的校样，并提了一些意见。将校样最后修改，准备后天退还给中华书局谢方同志。

1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替科普审查评奖的论文一篇（盖培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北美与华北的文化关系》），投邮，顺便至东风市场一行。

1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将《真腊风土记校注》三校样，交予中华书局谢方同志。所中田野工作汇报，有胡谦盈同志的泾渭队，刘随盛同志的宝鸡队（赵家来龙山遗址）。下午与王仲殊、王廷芳、张长寿及张子明同志，商谈关于下半年的UNESCO亚洲考古会议事。赴张政烺同志处，谈顾老纪念论文集事。晚间阅学位委员会的两种文件，提了一些意见。

1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田野队汇报，有襄汾陶寺队高天麟同志、东下冯队黄石林同志作报告。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王祥第、韩儒林、王锦光、沈之瑜、Bulling [布林]、Michell）。

1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田野队汇报，有张长寿同志的山西石楼殷代铜器调查，殷玮璋同志的大冶铜绿山矿井发掘及炼铜炉模拟试验。下午，日本经济新闻社编辑委员大野辰男等两人来所访问，谈中山国王墓，因为该社主办在日的中山国王墓地出土文物展览也。晚间将《瑞典所藏的中国外销瓷》重写一过，压成3000余字，以便交《文物》发表。

1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田野队汇报，有汉城队李遇春同志、栌阳队刘庆柱同志作报告。下午偕秀君赴出国服务部购物。晚间观日本电影《啊，野麦岭》。

1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田野队汇报，有洛阳队许景元同志谈太学石经，杜玉生同志谈永宁寺发掘。下午副研以上人员集会，由王廷芳同志传达中央4号文件。

1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田野队汇报，马得志同志谈长安大明宫、青龙寺及麟游九成宫发掘。下午在家，阅W. Willetts, *Chinese Art I* [卫礼泽：《中国艺术》第1卷]中关于玉器一章，准备写作《汉代的玉器》。

1月18日 星期日

今日整天工作，阅D. Dohrenwend, *Chinese Jades in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唐愣文德（杜玲雯）：《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中国玉器》]一书，导言部分全读（pp. 1—40），目录部分浏览一过（pp. 41—132）。

1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部。8:30开会，由宦乡同志主持，先由陪同人员汇报美国代表团的沪、宁等地活动情况，然后传达中央最近对美政策的精神。10时美国社会科学代表团来，由宦乡同志、Frewilt团长先后致辞。下午所中田野队汇报，由浙江龙泉队蒋忠义同志、内蒙队杨虎同志报告。散会后，我去国际俱乐部，参加由宦乡同志主持的酒会，招待美国代表团。

1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田野队继续汇报，任式楠同志谈枝江关庙山大溪文化遗址，韩榕同志谈山东长岛县原始文化遗址调查。下午美国代表团中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McCormick Adams [麦考密克·亚当斯]来所访问。晚间，邻居鲍冷雪同志来谈，携来孙文所写赠法租界总巡费某的题字（“平等”二字，民国十年元旦书）。

1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继续汇报，安志敏、马得志二同志报告出国访问情况，由我对汇报会作总结性讲话。中间休息时，张忠培、黄景略二同志来，谈山西太谷白燕遗址发掘情况。下午，赴院部开会，传达姚依林同志讲话。

1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张彦煌同志由山西归来。石钟同志来谈广西铜鼓图录事。下午赴院部，系院党委选举党代表，选举完毕已4时半。返家，5时余赴美国大使馆参加酒会。晚间，叶蒸同志偕其妹（成都川大历史系）来访。商志<sup>譚</sup>同志携商锡永先生来信，为中山大学要求赠与考古标本事。

1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叶同志来，由张子明同志领去参观我所标本室。下午，所中党委开会，通过提名安志敏为副所长。参加顾颉刚先生纪念会。

1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参加美国社会科学代表团的座谈会，由宦乡同志主持。下午返所，又至红楼，将《瑞典的中国外销瓷》一文交杨瑾同志转交《文物》编辑部，又与沈竹、谢辰生、庄敏同志谈文物工作。晚间参加宦乡同志为美国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1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审阅王世民同志的《1980年的中国考古研究工作》一文，提了几点意见。又校改《殷墟玉器》提要及简目的英文译稿，下午始毕。赵其昌同志来谈编写定陵发掘报告事。石兴邦同志来谈西安工作事。晚间准备明天开会讲话。

1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召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编委会，由我主持，汇报一年来的工作。出版社唐守愚同志及张友渔同志亦来参加，并分别致辞。中午休会，午饭后返家，阅《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为讲稿搜集资料。

1月27日 星期二

大百科考古学卷编委会继续开会，讨论修订条目的原则问题，谈了

一上午，至中午休会。午饭后返所，下午又赴院部参加外事局召开的学术交流委员会，由王光美同志主持，宦乡同志作报告。晚间在家，阅新出《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1月28日 星期三

大百科考古学卷编委会继续开会，讨论条目的修订稿。下午在家，审阅黄展岳同志的《西安洛阳汉唐时代的外国人和外族人》。

1月29日 星期四

大百科考古学卷编委会继续开会，讨论条目的修订稿，请出版社总编室及美工室谈编写释文及图片要求。下午在家，审阅闻人军（杭大）的稿子《〈考工记〉齐尺考辨》一文。又阅最近一期《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1期，竟介绍起近来西人关于中国人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胡说，死灰复燃。

1月30日 星期五

大百科考古学卷编委会继续开会，原定今天闭幕，但有的项目未能确定，只好明天再谈。上午先由天文学卷的责任编辑金同志介绍天文学卷编写的经验和教训，然后由张友渔同志宣布编委会的名单，由我宣布编委会各编写组名单，唐守愚同志讲话，商定今后工作计划，明年年底交稿。今天尹达、裴文中二位同志都出席了。下午在所，与王仲殊、徐莘芳二同志商谈所中今年拟定计划，要将大百科作为重点放入计划中。审阅陈戈同志《昌吉县发现察合台银币窖藏研究》，共1370枚，写了几点意见。

1月31日 星期六

《大百科》考古学卷编委会继续开会，讨论考古学卷编写的要求，试写条目的讨论，撰写人的入选原则。下午至所，在□□（原文此处为□）[1]教授处谈《唐长安城坊里考》。



2月1日 星期日

今天阅大阪市立博物馆出版的《汉代の美术》（1975年）中林巳奈夫所写的汉代玉器一章，作札记。继续写作《汉代的玉器》。

2月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阅徐苹芳同志所写书评。写信给李铸晋教授，以久未接回信也。得河野靖回信，寄来合同草稿。下午所中开党委会，商谈所事。为黄展岳同志的《说坟》一稿，找他谈话。

2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旋至文物出版社，与金冲及、杨瑾二同志商谈黄展岳同志的《说坟》一文。看到《中国石窟》第1本，即《敦煌》第1本（日文版），定价25000日元，仅印3000本，另交图版2000份给文物出版社，以便出版中文版。又至庄敏同志处，商谈考古发掘条例事。下午在家，唐寰澄同志（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来信询问关于西藏桥梁及拱券起源的问题，作书复之。又写信给王棣、李发林、曹联璞三同志。梅益同志偕文学所二同志去看沙汀同志，顺便来我处一谈。继续写作《汉代的玉器》。

2月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黄展岳同志谈他的《说坟》稿子一事。与王仲殊、王世民二同志商谈于下星期一上班时，召开一次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会议事。下午在家，阅《考古学报》新出今年第1期。今日除夕，全家20人坐了两桌，饭后看电视，11时半始散。

2月5日 星期四

今天是阴历辛酉元旦。这次春节放假三天，连同星期天，一共四天休息。贺年的习俗未改，不过没有去年那样多的春节联欢会。晨间王则诚同志、杨虎夫妇、李虎侯同志、孙秉根夫妇、孟凡人夫妇、席泽宗同志、徐光翼、马得志、赵铨、李学勤、容肇祖诸同志来贺年。席同志谈编写《大百科》天文学卷的经验。我到胡厚宣、王则诚、容肇祖三同志

处。午饭家中只有四人进餐，其余的到暄儿家去吃新年酒去了。下午胡厚宣同志来，我午睡未起，他打个招呼便走了。谢端琚、叶小燕夫妇来，谈了好久。他们走后，我到吴世昌同志处贺年，他的外甥（赵紫阳总理的秘书）正在他家，谈了一会儿。因家中有客来，我乃回家，是新疆维族的库尔班同志来谈，谈了好久，说他改行学梵文，在北大从季羨林同志处学，我劝他不要抛弃古维文的学习。谈到《坎曼尔诗笺》，他说仍不能确定为何处征集来之物，并非若羌所出土（他即参加若羌发掘），原仅有察合台文字，汉文乃一位施惠昌同志（原在博物馆）所写，他承认他描过使字体更清楚。据说原有淡墨文字，此说未必可靠。李征拿去在火旁烤过，使变旧，有些地方被烤焦，后拿到北京，给郭老看，郭老即写文章，实则原物仍有问题。蒋永宁、徐婉维夫妇来，蒋的出国事正在等候美国来信。据云林家翘教授有信，以导师教授不在，故一时未能办好。午饭后，我又去杨一之同志处贺年，闲谈一会儿。

2月6日 星期五

我所仇士华、蔡莲珍、北师大沈家驹（沈炼之教授之子）、科学史所华觉明夫妇等来贺年。后来吴世昌同志来，谈了一会儿，他又谈起《红楼梦》。中午又是两桌新年酒，饭后稍息，一起到王府井大街北京照相馆照一张全家福，共17人。阅K. C. Chang, *Shang Civilization* [张光直：《商代文明》] 前两章。晚间观电视。

2月7日 星期六

上午我所杨鸿勋、卢兆荫二同志来。中午张树霖、李素娟夫妇来，留之午饭。饭后闲谈。他们走后，马雍、安志敏二同志来。

2月8日 星期日

今天是春节放假的第四天，也是最后一天。在家中继续写作《汉代的玉器》一文。楷儿一家到素琴儿家吃新年酒去，炎儿夫妇到他岳家参加他大舅的结婚典礼，都没有在家。

2月9日 星期一

上午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开会，汇报工作，讨论会徽，参加联合国教

科文亚洲地区考古讨论会代表问题，及通过接收新会员。下午写了几封给外国友人的信。

2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等同志谈访日代表团事，因为他们将于明晨赴日。又与安志敏同志谈编写《中亚文明史》事。下午在家，继续写《汉代的玉器》。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送行。

2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继续写作《汉代的玉器》。下午赴所，审查考古所今年考古队计划。又应张钰哲同志之嘱，为《天问——中国天文史研究论文集》题词，四言八句：

邹衍谈天，上穷碧落。观文察变，太虚寥廓。

屈子天问，意境恢拓。考古溯源，治史最乐。

原约定年底以前寄去，于是写上“辛酉元旦”。

2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继续写作《汉代的玉器》。下午参加所中骨干学习中央1—2号文件。

2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外事局美大处周子勤同志处，谈护照签证问题，交去表格，因为昨天已收到李铸晋教授的回信。返所，林志纯教授偕同他的研究生令狐若明来所，找我介绍埃及学。他们走后，与刘观民、徐光冀同志谈内蒙工作（居延地区）。下午法国考古代表团来所访问，团长为CNSN中心研究员德伦雷（H. de Lunleng）博士，有C<sup>14</sup>实验专家拉贝里（Labeyrie. J.）博士等，由安志敏、仇士华同志作陪。

2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政治学习。下午在家写信给李铸晋、吉德炜二教授，因为

今天收到李的来信，知道那里一切手续已办妥，现在外事局也可开始办理护照及签证手续了。继续写作《汉代的玉器》一文。

2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偕秀君和炎儿至白家庄素琴儿家。继续写作《汉代的玉器》一文。

2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日本北九州中国书店小田富夫来所（国际书店接待），谈翻印《考古学报》事（1956年以前的旧刊）。与乌恩同志商量向文物局打报告，关于今年考古工作计划。下午参加所中政治学习。

2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继续写作《汉代的玉器》。下午赴历史所参加关于编写《中亚文明史》的会议，除参加编写的孙毓棠、马雍、安志敏、盖培四同志外，还有院部的赵复三、卢兆衡同志、历史所的熊德基同志等。我提前退席，至所中图书室查书。

2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继续写作《汉代的玉器》。下午赴所参加政治学习。晚间阅张培善同志的《殷墟妇好墓玉器的矿物学研究》（稿本），写了点意见。

2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庄敏同志谈关于我所今年田野考古计划，将给国家文物局的公函交之带去。与徐光冀同志谈《大百科》编纂问题，审定编委会会议纪要。下午在家写作《汉代的玉器》。

2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继续写作《汉代的玉器》，下午赴所参加政治学习。晚间铁秋媳携阳孙返西安，阳孙在京已四年矣。

2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在图书室查书。下午继续参加政治学习，作一结束。

2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为秀君填写签证申请书及表格。下午继续写作《汉代的玉器》一文。

2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洛阳队杜玉生同志谈洛阳工作站搜集三体石经残片事，因为洛阳专区文化局为此事向上反映也。旋赴国际俱乐部泛美航空公司办事处，办理机票。下午在家，将《汉代的玉器》写毕，约1万字。

2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李虎侯同志谈他去美事，持他的信件到院部外事局找王平局长商谈。返家，将《汉代的玉器》一文修改，已交打字。自1月17日起，时写时辍，至今天才告结束。

2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汉代的玉器》中文稿打字完毕。下午在家校稿，又赴东风市场购物。

2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张长寿同志谈亚洲地区考古会议事，拟复河野一函的稿子，及报院部的报告稿。与徐光冀同志谈《大百科》考古卷问题，将编辑条例写成试用稿。下午在家，将《汉代的玉器》一文的难字添注英文，交杨向奎同志，他明晨即赴美，托之带美投邮。

2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王<sup>予</sup>同志汇报云南少数民族原始技术调查情况（制陶、造纸、捕猎、纺织），有幻灯片为辅助。下午赴所，阅胡耀邦同志在军

事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打算明日上午在所中政治学习会上传达。  
晚间阅《山东巨野西汉墓发掘报告》。

2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陪秀君去北医口腔医院修理补配假牙。下午至新华书店，晤及施其南同志，闲谈一会儿；至所中取材料，理发。

## 3月

3月1日 星期日

昨天秀君又病了，吐了两次。今天一江侄孙女来，春节返川，前天始返京。暄儿来，午饭后即去。阅W. Trousdale, *The Long Sword and Scabbard Slide in Asia* [特鲁兹德尔：《亚洲的长剑与剑鞘滑动》]。傍晚冯廉（陈大祥连襟的外甥）来谈，他最近调回北京，在二机部工作。任开云大夫来为秀君看病。

3月2日 星期一

上午地质所张培善同志来谈，关于玉的产地问题。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阅《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的研究》。晚间，王仲殊同志率领的访日代表团返国。

3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部外事局。返所，9时许尚传道来所，已四十余年未见面，当年他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后官至长春市市长，长春解放时被俘，前年大赦始获释，现在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工作。与王仲殊同志通电话，知此次访日颇为成功。下午至胡厚宣同志处谈他此次访日事。返家，阅《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的研究》一书（1—116页）。

3月4日 星期三

上午王仲殊同志来，谈访日情况。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开始写作

## 《汉代丝绸和丝绸之路》一文。

3月5日 星期四

上午丹麦汉学家Prof. Egerod [埃格罗兹教授，中文名“易家乐”]教授夫妇来所访问，系由对外友协邀请。他是前任欧洲汉学协会会长，但仅于1947年来过广州一次，所以此次特别申请来华作学术访问，昨天抵京，今天第一次出来活动便来访我，明天去访语言所吕叔湘所长。我们自前年（77年）在意大利会晤后，已四年未见面，晤谈颇欢。下午所中开会，谈亚洲考古会议事。

3月6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晤及梅益同志，为考古学会送他《年会论文集》一册，并谈赴美事。返所，西德留学生郭曼雅来谈，谓已得教育部批准，继续在京读半年，不去南京。下午与安志敏同志去北京医院，探视裴文中同志的病，半年前得脑血栓，半身受影响，现已好转，可以起来行走，稍谈一会儿即出来。

3月7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举行学术报告会，由王仲殊同志报告访日经过，附带放幻灯片。下午在家，将《敦煌星图乙本》的补记写出，准备寄去，以最近即将付印也。又为《浙南日报》写一段回忆录。

3月8日 星期日

整天在家写作《汉代丝绸和丝绸之路》一文。

3月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召集“三十年考古”的编委会，决定审稿方针，定于5月底以前定稿，不知能办到否。审阅黄石林同志的《追悼徐旭生先生》一文，又为乌恩同志审改“三十年考古成就”。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表弟戴学绍同志的女儿雪琴经北京赴巴黎，由在北师大进修的李桂芳同志陪同一起来访我们。他们走后，继续写作《汉代丝绸和丝绸之路》一文。

3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审阅《考古》的两篇稿子（徐旭生、冯汉骥的传略）。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关于开会讨论永宁寺和唐城圆形建筑事。又赴地质学院访袁复礼教授，送去〔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Norin〔那林〕寄来的新书，稍谈后即返家。下午继续写作《汉代丝绸和丝绸之路》一文。

3月11日 星期三

接所中通知，美国领事馆口询事可以免掉，因为他们知道我，为照顾我可以不去了。上午在家继续写作《汉代丝绸和丝绸之路》。下午赴所，又往访沈从文同志，知己去广州。

3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将《汉代丝绸和丝绸之路》稿子的前半部分（1—12页）交付打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召开国际性亚洲考古会议的合同，签字寄回。为黄其煦同志写〔赴美留学〕推荐信。下午在家，阅Watson〔华生〕的*Style of Chinese Art*〔《中国艺术的风格》〕。晚间熊存瑞同志来谈论文题目。宋之光部长的儿子宋扬之同志来谈，并要求在他的集邮信封上签字。

3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召开“三十年考古”编写人员会议，根据3月9日编委会决定布置工作，要求每星期汇报一次进度。偕王廷芳同志赴国家文物局，晤及谢辰生同志，谈文物保护的问题，退还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的聘书。至文物出版社，晤及高履方同志，知王冶秋同志以病情恶化，上月18日摔了一跤，现住在北京医院北楼。下午在家，阅毕华生的《中国艺术的风格》（pp. 1—126）。

3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刘所长偕同徐锡台、韩伟二同志，来谈所发掘工地的情况。阅江苏师范学院《文教资料》中向达的敦煌考古通信29



封。下午在家，审阅《敦煌石窟》的长广敏雄一稿（《敦煌石窟与敦煌学》）。又将《别梦乡思到鹿城》一文修改后抄出，寄给王祥第同志转《浙南日报》。晚间继续写作《汉代丝绸和丝绸之路》一文。

3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林志纯同志来谈《大百科》外国考古条目，及世界上古史资料中心事。整天写作《汉代丝绸和丝绸之路》一文。

3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旅顺博物馆许明纲同志来谈，述及馆藏西北古物达1600余件，都是大谷光瑞探险队所携来的。下午在家，将《汉代丝绸和丝绸之路》一文写毕。自本月3日开始搜集补充资料，8日开始写作，总算是写完了，约8000字，拟明日交付打印。

3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返家，遇及任志良先生，5年前由梅冷生先生介绍，曾来访问过我，乃温州文人，能诗词，已75岁，去年丧偶后来京住其女儿处。留之午饭。午后偕之赴所，拟取《王海髯诗词集》，遍觅不见，允找到后寄给他。将《汉代丝绸和丝绸之路》一文打印稿校对一过，将难译的地方都注出英文。

3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将《汉代丝绸和丝绸之路》一文校改完毕，寄给李铸晋教授。赴院部，晤及赵复三同志，商量关于联合国教科文《人类科学文化史》编委会邀约参加第1卷“先史及原史部分”的工作事（L. de Laet [德拉特] 来信）。下午在家，写信复张光直教授，及拟致德拉特回信的稿。

3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途经宦乡同志家，商谈《人类科学文化史》第1卷工作小组人选问题。王静如同志由他儿子作陪，来所访我，谈西夏研究事。

又与苏秉琦同志谈西南民族考古问题。他们走后，湖南博物馆高至喜、熊传薪二同志来谈。吴震同志由新疆探亲归来，来访我，谈及《坎曼尔诗笺》事（参看2月5日日记），谓参加[婁羌县]米兰古城工作的，还有彭念冲同志（南通人，现在新华社工作），据云也记不起有这文书，另有一位管仓库的施（石）惠昌同志（亦南通人，现在省图书馆工作），精神有点不大正常，这文书是他在仓库中发现交给李征同志的。据云，字体有点像施（石）的笔迹，此事在新疆议论不一。《光明日报》发表浦之兴一文（80/11/18），新疆方面引起争论，有人写文章给《光明日报》，反驳浦文，尚未刊出云云。又知唐长孺同志已于昨日由日本返京，去了四个月。京大要他研究中国宗教史方面，所以他写了一篇关于范长生的文章云云。下午偕王仲殊、王廷芳及徐光冀同志赴院部，找张友渔副院长，商谈关于“考古发掘条例”事。又将联合国教科文的《人类科学史》第1卷参加编写小组人选问题的请示报告交王平同志，请其转交与宦乡同志考虑批示。返家，找幻灯片编目，未制者列目请照相室赶拍。

3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召开《大百科》定条目及写作人的会议，有各组主任参加。大百科社由胡人瑞同志参加。谈至十一时一刻结束。然后，宿白同志找我谈北大成立考古学系，校中想邀我兼主任，季羨林副校长及邓广铭系主任（历史系）想于星期日亲自登门邀请。我仍婉辞，最后允予考虑。将要补的幻灯片交姜言忠同志拍制。又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他们劝我接受，以便加强所、校的合作，有利于考古事业的发展。晚间与邓力群同志通电话，他说就此事与胡乔木同志商谈过，并将季同志来信给他看。他们二人意见，此事由我本人决定，他们以为在一定条件下，未尝不可接受。我说约法三章：（1）一年试用，二、三年退掉，不能勉强；（2）在京时，每月只能去一次（例如最后一个星期一，如已去过，下月再说）；（3）请配备副主任及支部书记，一切具体工作，请他们代劳，即一切系主任的会议等，亦请他们代表。系中大事情（系务会议）一起商谈决定。另一附带条件，不收报酬，如一定要给，交给所中作为奖金公积金。邓表示首肯。傍晚，石兴邦同志来谈，他刚由西安归来。

3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在苏秉琦同志办公室内，遇及甘肃省博张朋川同志，谈及最近两三年甘肃秦安大地湾发掘七层重叠的史前遗址，由老官台到马家窑文化都有；又谓编一全国彩陶集成图录，收入1600来件彩陶。下午开会听汇报“三十年考古”的进行情况，又对《大百科》考古学卷的外国考古部分的工作加以布置，因为石兴邦同志前晚才回京。任梓良先生托人交来诗三首，题为《夏鼐同志赴美讲学，赋此奉赠》：

天风万里指扶桑，横渡东西日月光。脚底白宫人仰望，好教云漠焕文章。

黄华文物五千年，考古应从我国先，石器青铜前代史，马王堆里出新篇。

我乡人物自堂堂，片羽能传国有光，池上楼头园柳色，梦中春草满池塘。

（南京大学教授赵瑞洪在美时，一女诗人爱好我国晋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句，拟来我国游览。她对“园柳变鸣禽”，园柳鸣禽同化一色，从形意情感上解释，不作节序变易解释。）

补记：

后首原作：“我乡人物自堂堂，讲学诸夷国有光，春草池塘依旧在，园禽柳色有鸣蝉。”4月24日来信：后首“蝉”字出韵，据癯兄说“诸夷不要，所以今换过一纸”。

3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与宦乡、梅益同志通电话，谈联合国教科文《人类科学文化史》邀请担任编委事，及北大考古专业改系事。北大王路宾（第一副校长）、邓广铭、宿白三同志来，谈北大考古专业改系事，王同志曾在纽约遇及，那时他正随周培源同志参加北大代表团，曾在大都会博物馆共进午餐。我答应访美归来后再谈。他们走后，胡厚宣同志来谈。

3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部外事局，与王平同志谈联合国教科文编写《人类科学文化史》事。返所在苏秉琦同志处翻阅张朋川同志的彩陶图录，收入1600余件，拟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美国李汝宽先生来，谈宋代青瓷问题，据云收藏有隆兴年号青花。下午河南省贾峨同志来，谈洛阳毁龙门、盗唐墓事。为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考古辑刊》题写刊名，并题词：“湘楚文明数千年，长沙发掘著先鞭，马王堆里多瑰宝，更出新篇后胜前。”

3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偕同徐苹芳同志前往车公庄傅熹年同志家，参观其收藏的玉器约千零几件，乃其父傅忠谟所搜集，抄家后最近才发还。有北京黄百川（濬）尊古斋及天津吴桐渊原藏物，大部分为陆续购入者。一直看到12时余，才告辞返家。下午在家整理稿子。傍晚石兴邦同志来谈西安工作。

3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所党委开会，商量所事。下午在家，整理笔记，修改讲稿。秀君去烫发。去杨向奎同志家，询问有无函信捎往美国。

3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去院部外事局领取外交部所发二人公务护照，皆已得美国领事签证。下午在家整理幻灯片。素琴及暄、楷二儿来，与炎儿一家共进晚餐。饭后，王则诚同志、杨向奎同志夫人来谈。

3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由家中出发。李虎侯同志来家送行。叶小燕同志随小面包车来家，陪我们到飞机场。家人因秀君首次出国，所以素琴，楷儿，志清、凤荣两媳都来机场送行。所中则王仲殊、王廷芳及安志敏同志亦来送。泛美班机PAN AM，11:20起飞，下午1:20抵上海，办理出境手续。2:20登机，2:45起飞，4:15进膳，5:25抵东京成田机场。6:15重新登机，当地时间晚7:40由日本东京东行，越太平洋，经国际日期变更线，次日仍

为27日。10:50（北京时间28日晨3时）抵旧金山，当地时间已是11时，在这里换乘UNITED公司班机，又在Denver [ 丹佛 ] 换乘另一架飞机，晚9:30抵Kansas City [ 堪萨斯城 ] 机场。出来后，堪城大学的白真妮（Janet Baker）小姐开车携一台湾同学张东秀来接。入住Ramada Inn旅馆310号房间，已11时半矣。洗澡后即睡，但久久不能入睡。

3月28日 星期六

李铸晋教授于上午10时来谈，并约定下午4时左右来接我吃晚餐。午后小睡。李夫妇还带着一把鲜花，出来至堪城大学巡行一周，参观美术史系图书馆、幻灯片室讲演厅（可容二百余人）和讨论室（即讲堂，可容五六十人），以及教授办公室（每人一间）。出来后至Supermarket [ 超级市场 ] 参观，秀君是第一次游超级市场，赞不绝口。至京都餐厅用餐。饭后，至李教授家中稍坐，遇及其外甥，现已来美一年，还在补习英语。稍谈后，李送我们返旅馆。天微雨，闻今年此间干旱，此省为小麦产区，久旱逢甘雨，农民皆喜悦。返舍后，补记这两天日记。

3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写信给炎儿等。在家休息，整理讲稿。下午3时李铸晋教授来，一起到系中的幻灯片室，选取幻灯片。这里幻灯片储藏在铁柜中，分类排列，达十余万枚，以西洋美术史为主，东方则分为建筑、雕刻、绘画及其它（即地图、考古发掘及出土文物）。铁柜每具五抽屉，每抽屉可容220片，分贮5行，每行又分隔为12格，依类放置，每格有一卡片分开，另有一较高卡片写明类别。15年前每柜为70余美元，今则需130余美元。晚间，李教授夫妇来陪我与秀君前往Prof. Marilyn Stokstad [ 玛里琳·斯托克斯塔德教授 ] 家（欧洲中世纪美术史专家），为前任美术史系主任及文学院副院长。斯托克斯塔德教授50来岁，独身未结婚。今天冷餐，各人自取一盘取食。客人除李教授夫妇之外，有动物学家文理学院院长何傅曼（Robert Holfman）夫妇、考古学家Al Johansen [ 阿尔·约翰森 ]（本地区印第安古迹）、人类学系主任Anta Monlet White [ 安塔·蒙特尔·怀特 ]（欧洲史前学）、英语教授Roy Gridley [ 雷·格里德利 ] 夫妇、Douglas Hyland [ 道格拉斯·海兰 ]（美

术馆馆长)、Tite Merrill [泰特·梅里尔] (研究生)等。我刚到时,与何傅曼教授谈话,知其有意与中国合作,研究中国动物。后来与秀君一起,同Marilyn Gridley [玛里琳·格里德利]及泰特·梅里尔谈话,二人皆能汉语,但不甚佳,由李夫人代为翻译。后来我们又到主人及其父亲那里,一起谈话者有李教授及约翰森、怀特两位考古教授。聊天一直到9时半左右,向主人告辞,李教授送我们返旅舍。

3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8时始醒,昨夜2时醒来辗转未能入睡,所以起身晚了。阅李教授所编的*Early Chinese Art* [早期中国的艺术]一课的提纲(1—18页)。下午至附近市场购物,秀君在家休息。李教授来,一起至幻灯片室提取幻灯片,4时半返家休息。6时用餐,李教授来接,偕秀君一起至美术史系,在211SMA讲室,听众约30人。从7时开始至三时三刻,休息10分钟,然后解答问题,九时三刻结束返家。今天题目为*Recent Archaeology and Discoveries in China (Pre-Han and Han)* [《中国(汉以前和汉)的近年考古研究与发现》]。晚间,电视广播报导里根总统被刺受伤。

3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偕秀君上街,至11街一超级市场。中午,李教授来,偕至文理学院院长何傅曼家。我们抵其家时,他还未归来,由其夫人出面接待。客人除李教授外,还有玛里琳·斯托克斯塔德教授, Richard L. Wilson [理查德·L·威尔逊] (研究生,六朝瓷器,现在美术博物馆帮忙作临时工)、道格拉斯·海兰(美术馆馆长)等,进冷餐。午后1时许告辞返家。午后2时半,李教授来,偕往美术史系办公室,此间报社记者约好访问,并在馆中陈列室中国佛像旁照一单人相。她们走后,李教授与我们一起整理幻灯片。返家休息。晚餐后,李教授夫妇来接。今晚讲《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只讲了1小时,休息10分钟,然后解答问题,约9时40分始散,有六位学生交来论文(提要)初稿。

4月

4月1日 星期三

上午在校整理讲稿。中午在旅馆进食。午后李教授偕我去系中，李夫人偕秀君进城逛百货商店。她们回来后，一起去泰特·梅里尔家中，她特别亲自做中国菜招待我们，她约请了李教授夫妇，道格拉斯·海兰、历夫人（原籍奥国）。饭后赴美术史系作第三次讨论班，谈“殷墟的发现”，约讲了半小时，然后讨论，至9时半始散。

4月2日 星期四

上午李教授来，9时出发，10时半至堪萨斯城。我们三人进Nelson Gallery of Art [ 纳尔逊美术馆 ]，遇及Marc F. Wilson（武丽生），现为东方美术部主任，继Dr. Sickman [ 史克门博士 ] 的工作，年仅39岁，馆长则由Ralph. T. Cole [ 拉尔夫·T·科尔 ] 继任。我们至史克门博士的办公室，他自从退休后，只占一小室，仍每天来从事研究工作。室中有启功的行书等，坐谈一会儿后，坐电梯至二层中国陈列室（XXIII），进门后为一六朝石辟邪，壁柜有漆器、玉器及陶明器等；内室为寺庙天花板，为北京智化寺移来者，据云当年寺僧卖给木匠；有一幅壁画，据云为山西广胜寺移来者，尚有大型菩萨像。出来后至东侧XXIV室，陈列中国青铜器，颇有精品。XXVII室原为中国画陈列室，但以Cleveland [ 克利夫兰 ] 中国画展借去，故改陈日本木版画。又至XXXVII室，为陈列中国石刻专室，有天龙山及响堂山的石刻，及著名的洛阳宾阳洞皇后礼佛图，据云1930年开始出现于北京古董市场，彼曾告中国方面官吏，设法制止，但洛阳方面无能为力，所以他陆续收购运返美国，将来可以送返中国云云。又有北魏石椁上孝子图浮雕，佛像碑二座，其中一座为西魏时物，来自山西芮城。XXXVIII室有中国家具亦为此间特殊展品。出来，走廊旁悬有康熙年间所绘《金瓶梅》彩绘插图，共八幅，其中四幅为馆藏品（闻每幅1500万美元），其余四幅为借展品，插图原有250幅，原藏故宫，曾印成《□□（原文此处为□）百美图》（石印本），后为张作霖所攫取，占有不还。张学良得此后，随身携带往各处，最后到台湾，近年张学良缺钱使用，遂陆续出售（总计250幅可售37万5千美元）。返至博物馆餐厅，少顷，武丽生亦来，五人一起进餐，一面闲谈。饭后稍息，史克门博士领我们到库房参观。泰特·梅里尔女士来，偕秀君上街购物。我们在库房参观中国部分。玉器部分有玉鸟等，有大

批清代至近代的小件玉器，又有清初玻璃器，其中一件玉杯有雍正年款。又有殷墟出土甲骨文，及骨雕、铜车饰等，约1小时出来，秀君在办公室休息，我与李铸晋教授参观此间美术史图书馆，最后，已近5时半，大家一起出来，至史克门博士家小坐，他是单身汉，但所住的是两层共八间，布置清洁。他邀请我们三人及武丽生夫妇一起去Alameda旅馆屋顶餐厅用餐。此旅馆11层，可以下瞰全城。餐毕已10时许，告辞后，由李教授送我和秀君返旅舍，已逾10时矣。

#### 4月3日 星期五

晨间，偕秀君至附近一间百货公司购物。11时半李教授来，一起至大学部学生会总部，为一俱乐部，有餐厅，主人为此间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之一，南朝鲜人李采珍（Chae-Jin Lee）。饭后会见将到我国进修的六位研究生，他们提了一些问题，要我解答，谈至3时许始散。6时半随李教授夫妇至此间美术史系主任Mrs. G. Stump [斯頓普夫人] 家中冷餐酒会，代理校长Shankle [尚克尔] 教授夫妇亦来，学生二十余人，包括台湾来的四位女士（张东秀、介文娟等），及本系教授，谈至9时余始散。

#### 4月4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补记日记，整理幻灯片。午后2时许，李教授来，偕至Spencer Museum of Art [斯潘塞美术馆]（附属于该校美术史系）。门口遇及何傅曼院长夫妇。进展览室，遇及Stokstad教授。先参观中世纪晚期美术，有西班牙Juan de La Abadia（活动于1437—1498年），所绘之Saint Cathernse Ordeal of the Wheel [圣喀德邻车轮殉教]（1491年的签），使人联想及扬州元代基督教墓碑上同一题材的浮雕；又参观文艺复兴时代美术、19世纪美术（有Rossetti [罗塞蒂] 的仕女图）、20世纪的现代派及1975年前后的美术照相。至李教授的办公室旁的幻灯片室，整理明天讲演的幻灯片。返家，稍息，6时半，李教授夫妇来，一起至尚克尔代理校长官邸，主人夫妇之外，宾客有文理院院长何傅曼夫妇，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李采珍夫妇，英语教授雷·格里德利（其夫人现专攻辽代雕刻），李铸晋教授夫妇。饭后稍坐闲谈，至9时半始散，返旅舍已10时半。



4月5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整理下午讲稿，李教授为之译成英文，昨天交来九页。下午12时半，李教授再交来六页。因为原文太长，讲演一般是一小时许，所以要加删节（后来讲了一小时半）。李教授夫妇陪我们赴堪萨斯城内的纳尔逊美术馆，已2时许，遇及科尔馆长及武丽生主任。我与李教授将讲稿校对一过，仓促中没有搞好。3时在讲演厅讲演（在此间作第一次公开讲演，题目为*Continuity and Change of Jade Tradition in Han China* [《中国汉代玉器传统的延续和变化》]）。科尔馆长主持致辞，武丽生主任介绍，然后由我以英语开端，用华语宣读，武丽生为之英译，听众百余人，讲毕已4时半。下来至教职员休息室休息，科尔馆长来，谈以四色表示四方，北方印第安人亦然。他是专门研究北美洲印第安人的。晚间，科尔馆长设宴招待，客人中除史克门及武丽生夫妇之外，皆为初次见面者，据云，多为博物馆董事会中董事，大多数为资本家、律师等。这个俱乐部为此城最高贵之俱乐部，入会费要万余元美金，每年要缴2100元美金云云。今晚两桌18人，最后由科尔馆长和我分别敬酒，散时已8时半。返旅舍已10时许矣。

4月6日 星期一

上午10时许，此间研究生理查德·威尔逊来访，询问关于中国青瓷问题，谈至11时半始去。他说自己从前只研究瓷器，没有注意政治、社会背景及各种影响，受我讲演的启发，今后要注意各方面的关系。接杨向奎同志来信，说：“我在此虽已月余，但越来越寂寞，有诗曰：‘丈夫有乡愁，而今已白头；少时思母泪，老来为己忧’。试作一诗酬之：‘落杨曾作两家春，海外远游二老头；异国万里风烟异，陌上桃花引乡愁。’”下午在家，修改《中国考古学新发现》的英文稿。下午4时，李教授来，一起到系中，准备今晚要用的幻灯片。旋即赴万荣芳女士家晚餐。饭后，秀君留在万家，我偕李教授返校，谈“周代考古学”，约一小时，然后解答问题，9时许始散。返家，秀君由万教授送返家中矣。万荣芳系天津人，燕京大学毕业，年约六十，在此间教汉语。房子为十余年前分期付款所购，二万来元，现值五六万元。独身未婚，养有三猫做伴。暑假将依交换教员协定到天津南开大学教英语一年云。

4月7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写一封回信给杨向奎同志，寄到密西根去。在家准备晚间讲演。中午偕李教授赴Kansas Student Union [堪萨斯学生活动大楼]，与考古学家阿尔·约翰森及安塔·蒙特尔·怀特二教授一起进餐。谈话中始知安塔即已故埃及学专家P.蒙特尔的女儿，曾在Tanis [塔尼斯]参加他父亲的发掘工作，现为此间人类学系主任，教欧洲史前学。饭后，四人一起参观考古及人类学系。楼上为印第安人及非洲人的民族学标本，中层有非洲土人艺术展览。楼下为考古学标本库房及工作室，有堪萨斯地区印第安人标本，及考古记录及调查档案。向他索取记录表格。告辞出来，至对面博物馆，展出生物标本，但包括人类学标本，为印第安人艺术品的展出，有堪萨斯地区的动物及植物，以进口处的布景箱最为引入，乃表现美国南部至北部各地带的动植物。又有古生物标本室。出来后至美术史系幻灯片室，选择今晚使用的幻灯片。至家已4时许。晚间格里德利教授夫妇请我们在其家用餐，饭后由万荣芳教授驱车送我与秀君至美术史系，7时开始讲“秦汉考古学”，8时休息10分钟，解答问题，至9时半始毕。晚间同乡徐贤修来电话，约我们到他家住一天，婉却之，以日程已安排好，机票已定，无法变动也。稍谈别后情况，已四十余年未见面矣。他说设法到纽约或波士顿面谈一切。

4月8日 星期三

晨间8时起床。早点后，偕秀君又到百货商场购物，返旅舍，午餐后稍息。2时半，李教授来车，赴校，整理今晚所用幻灯片。研究生J. Baker [贝克]等三人找我询问有关他们论文的问题。傍晚，Prof. Stump [斯顿普教授]请我便宴，陪客有李铸晋教授、Mitchel [米切尔]、Stone [斯通]，及一希腊考古的教授，一共六人。晚间，7时开始讲演“唐代考古学”。这是六次讨论班的最后一次，李教授介绍后天将再作一次公开讲演。返家已10时，秀君谓接万荣芳教授电话，明天他们不去堪萨斯城，将于下午陪她一起上街购物。

4月9日 星期四

上午偕李教授赴堪萨斯城，再次参观纳尔逊美术馆，由武丽生介绍，参观南朝鲜政府组织的5000 years of Korea Art [韩国艺术5000

年」的预展，有南朝鲜的韩教授及李先生二人随展，正在继续开箱，尚未完全陈列出来。由石器时代的石棚至李朝的画，有新罗时代王陵中出土的金冠及天马壁画墓等，高句丽及百济遗物，高丽藏经，王氏高丽朝及李朝各派画，佛像遗迹。出来，与李教授及武丽生一起用餐。餐后再参观纳尔逊美术馆中国部分，路线与前次相同，但观察较仔细，以雕刻及家具最为出色，铜器、玉器、漆器、陶器亦有精品。北京智化寺的藻井及山西广胜寺的壁画，其规模之大，更为惊人。绘画此间亦颇特出，惜送至克利夫兰展览，尚未收回。然后匆匆参观西藏、印度、中亚的佛教艺术，及日本艺术。又上楼观新布置的波斯、新西兰、墨西哥及非洲民族标本。时已4时，乃与李教授返旅舍。秀君与万荣芳教授一起出去未返。晚间，历太太在其家中请我们吃饭。饭后，我与李教授到系中，整理昨天讲稿的译稿及幻灯片，至11时半始毕，归途至李家接秀君一起返旅舍。

#### 4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偕李教授至Endowment Association [ 资助协会 ] 取得剩余美金，又至银行兑取现金。返旅舍，偕秀君外出散步，返舍进午餐。下午2时半，偕李教授至校中准备今晚讲演，有研究生三人提询问题。后由贝克送我们返旅舍，来楼上少坐。他走后，我们整理行李。我写了两封信寄往纽约（林济、马大望）。5时半，何博曼教授夫妇接我们至中国饭馆京都餐馆，由副校长Robert Cobb [ 罗伯特·科普 ] 和何博曼教授同为主人。晚8时，作第二次公开讲演 *Silk and Silk Road in Han China* [ 《中国汉代的丝绸和丝绸之路》 ]。先由科普副校长致辞，介绍这个讲座的来源，为纪念前任校长Franklin S. Murphy [ 富兰克林·墨菲 ]，由校中基金委员会及斯潘塞博物馆、纳尔逊美术馆三个单位一起决定，每年主讲人一位。1979年第1次主讲，为法国的卢浮博物馆的Resenburg，今年为第三次，请中国学者来讲。又介绍主讲人的学历与贡献。然后由我上台讲演。我先讲几句开场白，然后由李教授宣读英译全文，同时放映幻灯片，约1小时，然后再由我结束致谢。散会后有酒会，至10时许始散，告别返旅舍。

#### 4月11日 星期六

晨7时半由旅馆出发，李铸晋教授及姚华女士来送。至机场，办好手续，与李教授等告辞。9时25分起飞，12时10分抵华府。使馆张文颖秘书及傅申太太（黄女士，已分居）来接，住使馆招待所。晚间新来文化参赞王子成同志请我们便饭，看电影，遇及柴泽民大使。11时始散，返旅舍即睡。

4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10时进餐。11时，傅申太太偕孙小铃女士来，陪我们游览国家植物园及Dumbarton Oaks Park [ 邓巴顿·橡树公园 ]。返使馆，阅国内报纸，知茅盾同志已于3月27日去世。晚间Asia Society [ 亚洲协会 ] 副会长Oxnam [ 奥克斯纳姆 ] 宴请我们，并请柴泽民大使夫妇作陪。

4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傅申太太来车，10时偕往Freer Gallery of Art [ 弗里尔美术馆 ]，Lawton [ 罗覃 ] 馆长接待，参观库藏中国古物（铜容器、玉器、铜兵器、镜鉴、铜带钩、金银器）原八件，据云，1938—39年宣德陵中出土，由Burchard [ 伯查德 ] 购得，后归Eumorfopoulos [ 猷莫福普洛斯 ]，今一件归此间，多件归不列颠博物馆。中午即在其餐厅午餐。下午至大使馆小卖部购物。又赴弗里尔美术馆遇及Dr. Chase [ 蔡斯博士 ]，他刚由西岸讲学回来，托他购买Oxalic acid [ 草酸 ]。赴亚洲协会，秘书Miss M. Sullivan [ 沙利文小姐 ] 接待。3时，讲演“中国考古新发现”，大使馆亦有十余人来听，共百余人，讲演约1小时。先由沙利文小姐及罗覃博士致辞，然后讲演。讲毕后至楼上酒会。7时半始散，返舍。驻此间新华社记者钱行同志来采访新闻。（补记：4月15日《光明日报》刊登新华社华盛顿电讯。）

4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原定赴白宫参观，没有安排好，未能进去。乃赴弗里尔美术馆，遇及蔡斯博士，交给我新购草酸标准样，并代为换取昨天收到的支票，后共进午餐。傅申先生新由澳洲参加会议归来，亦一起进餐。下午由蔡斯博士陪同，赴对面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与Gus Van Beck [ 格斯·范·贝克 ]、Dennis Stanford [ 丹尼斯·斯坦福 ] 及William Trousdell [ 威廉

·特鲁兹德尔]三位由1时40分谈至3时半，告辞。又偕蔡斯博士去隔壁的Museu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科学技术博物馆]，由Dr. Robert Orban [罗伯特·奥尔班博士]引导参观实验室。又参观美国历史部分，有历任总统及夫人蜡像等。蔡斯博士招待我在其家用餐，有其老母及妻女（三女）。他送我返大使馆招待所。

4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国家科学基金会P. Ponselle [庞塞尔]及Dr. Y. ellin [耶林博士]来使馆访我，谈学术交流合作事。张文颖秘书送我们上飞机。抵纽约，朱贵玉参赞来迎接。下榻驻联合国代表团南院2009号。稍息后，亚洲协会的毛瑞（Robert D. Maury）来，此间由他负责接待。偕往访纽约大学艺术系研究所保存技术中心，Prof. Lawrence [劳伦斯教授]、J. Majewski [马耶夫斯基]出来接待，并引我们去参观实验室、图书室、标本室等，送给我一些抽印本。返旅舍，马大望同志来，偕往街上购物。由南院宿舍出来，沿百老汇路走一段路线。7时半乘TAXI返舍。叶桎（石帆）同志来电话，约明晨来晤面。

4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9时，叶桎同志夫妇来，陪秀君逛市容。我偕毛瑞（Robert D. Maury）在Asian Culture Centre [亚洲文化中心]访R. S. Lanier [拉尼尔]主任，谈招收中国留学生计划。10时半至亚洲协会旧址，Dr. Bulling [布林博士]来，谈运其藏书事。她走后，偕秀君与叶桎夫妇至唐人街，他们请我们在广东酒楼用餐。饭后去联合国大厦，换瑞典克郎，并参观联合国大厦，遇及汤兴伯同志。参观安全理事会、财经委员会及托管委员会三个会场，及大会会场。出来后，赴大都会博物馆，姜斐德（Freda Murck）出来接待，参观明轩及中国古物部、欧洲画廊，5时关门，我们仍继续参观。返南院宿舍，偕毛瑞去亚洲协会新楼，闻花了1600万美金，14日始举行落成典礼。昨今二晚有酒会，约数百人。7时，会长Wardwell [沃德韦尔]在大鸿运酒楼设宴招待我，一桌13人，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凌青同志夫妇亦被邀请作陪。

4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赴亚洲协会，与Archaeology [《考古学》] 杂志主编Phyllis Katz [ 菲利斯·卡茨 ] 及行政编辑B. Riemensnider [ 里门斯奈德 ] 谈稿子事，然后偕毛瑞至世界贸易中心，到107层下瞰全城，因天气不佳，未上110层屋顶。世界贸易中心，共110层，高达1350英尺，两栋并峙，高出纽约一切建筑物，仅低于芝加哥之世界最高大厦。每天来办公者达5万人，每天游客平均达8万人。有餐厅多座，可同时容纳2万食客。共有43000面玻璃窗，使用玻璃达60万英尺。1966年兴工，1973年落成。地下停车场可停2000辆汽车。电梯有72部，其中直达107层或屋顶者，每分钟可上升1600英尺。晚间，在亚洲协会新楼讲演厅作讲演，即华府已讲过者。由沃德韦尔主持，毛瑞致介绍辞。驻联合国大使周南夫妇及朱贵玉参赞等亦来听讲。6时开始，7时完毕。返旅舍，收拾行李。

4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由纽约赴波士顿，天微雨。出发前曾与毛瑞前往Bloomingdale [ 布卢姆哈特 ] 百货大楼购物。下午1时起飞，2时许抵波士顿，张光直教授及童恩正同志来接，由张教授驾车到哈佛大学教职员招待所，住308室。张交来二信（学生社三木敦雄及杨向奎同志），及三木寄来我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日文版二册（另有六册寄到旧金山）。稍息后，5时半去张光直教授家中，张太太李卉女士出来迎接，她最近以风湿性关节炎，于月底做了手术，行走不大方便。他夫妇包水饺招待。饭后闲谈，张、童二人提到合作考古事，说已经电话建议四川大学，川大极为重视。余告以关于考古所的事，返国后再商量。谈至9时余，张教授送我们进城。

4月19日 星期日

今日为此间耶稣复活节。晨间出来将钥匙忘在房间中。8时半张、童二位来，张教授与校警联系，用万能钥匙打开房间，取出房间钥匙，已是9时。四人一起赴Plymouth [ 普利茅斯 ]，参观普利茅斯公园，乃1620年英国清教徒乘“五月花”（Mayflower）号帆船抵此下碇之处。参观复制之“五月花”帆船，这船运送102名英国清教徒移民此间，水手25名。进口处及说明员，皆穿着当时的衣式。出来后，汽车又南行约3英里，为1627年殖民村，购票进去后，先为招待中心，有陈列室，展出关

于这地区的Indian [ 印第安人的 ] 生活情况，及当时农村生活情况，讲堂正在放映15分钟幻灯片，出来后，至村中，这里复原了十余所农舍，室内陈设为1627年样式，院外有山羊、绵羊及鸡，还有人穿着当时服装，烹饪当时农村食物，砍木头烧火，并作为当年殖民村的居民，自称为英国人，移民来此不知外界事情。例如，童问一位主妇是否晚间睡在此间，她不悦，说我不睡在此间还能睡在哪里；问她丈夫，说他到地里干活去了；问她这些蔬菜是否自己种植的，她又嗔道，你看不见屋外的园子吗？自己不种植，到哪里去买呢？实则她们都是雇来的，5时下班后便回宿舍。蔬菜是超市买来的。总之，这里使人有置身世纪前期的感觉，连语言也说当年的口音云云。下午，即在此一小饭厅进午餐。然后返哈佛，已2时半。休息1小时余，偕秀君上街观市容。返舍，张光直教授来，一起步行，参观校园。至费正清教授家中，费氏夫妇开门迎接。稍谈后，费教授下厨做饭，便饭招待。然后用茶，继续谈话。费氏新作自传（书名拟定为*Chinabound: A Fifty Year Memoir* [ 《与中国的不解之缘——50年回忆录》 ] ），已脱稿。费氏前年心脏病突发，抢救得活，恢复期中不耐苦思，故以写自传消遣。夫人费慰梅所撰的《梁思成传》，亦已完成三分之一，又获得梁氏《中国古代建筑史》英文稿，即将交印。嘱代向金岳霖先生及梁从诫同志问候，谈至9时始告别。张教授夫妇送我们到教职员招待所。

4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偕张光直教授至Fogg Museum [ 福格博物馆 ]，参观其修理实验室，由Beale [ 比尔 ] 主任引我参观，张教授出去办事去了。我参观了修理金属器物室、修理石刻室、油画室、纸张版画室等，设有助学金。张君来，偕至矿物岩石鉴定组，遇及Eugene Farrell [ 尤金·法雷尔 ]，正在从事中国玉器质样鉴定工作。据云，此次在Detroit [ 底特律 ] 的中国古玉研究会议上，曾做过报告。赴Lechmere [ 莱奇米尔 ] 购照相机。至湖南饭店用中餐。秀君由童恩正同志陪往参观市容及购物。下午4时，在东亚文化中心作讲演，题目为《汉代的丝绸与丝绸之路》，遇及林家翘教授夫妇、Max Loehr [ 罗越 ]、杨联陞教授、费慰梅女士，以及波士顿博物馆的吴同博士等。讲演毕后，解答问题。6时许，返宿舍，整理幻灯片。晚餐由张教授偕同中心主任Prof. Schwartz [ 施瓦茨

教授]招待。晚饭后返室，发现丢失钥匙，两件衣箱皆被窃，电话告之张教授，报告招待所主任及校警。据云这间招待所从来没有出现过被窃事，但是有保险，可以赔偿，估计二件行李约2000美金。他们走后，秀君彻夜未能入睡，我则睡得还可以。

4月21日 星期二

晨6时许即起身，7时许张光直教授及童恩正同志来，张教授携来一小皮箱，将未被窃的东西放进去，窃案尚无消息。仍依照原计划，晨间由波士顿起飞，张、童二位来送。下午2时半抵洛杉矶，周鸿翔教授来接，下榻Claremont旅馆。写了一封信给李铸晋教授，请他将两次讲演的中英文稿寄给Jeffrey Riegel [里格尔，中文名“王安国”]教授。夜间秀君仍不能安睡，殊令人不安。

4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周鸿翔教授来，偕至大学部。11时至考古研究所，由所长Barciolati (原为意大利人，曾在叙利亚发掘)接待，先与该所的同事们座谈，然后参观实验室(动物骨骼、矿物岩石标本)，后又由Prof. Bergherm [伯格姆教授]陪同参观C<sup>14</sup>实验室，仍用气体旧法。出来后，与周教授及Barciolati所长，在教职员食堂用膳。下午1时，由此间考古研究所、东方语文系、文化史博物馆、对华交流计划四个单位，联合邀请我讲演，在Faculty Center as California Room [加利福尼亚教职员中心]讲演，可容200人左右，坐得满满的，还有人站着。由Barciolati所长主持，由周鸿翔教授作介绍辞，然后由我讲《妇好墓的发掘》，约讲1小时，利用幻灯，效果不错。听众中有劳榦(贞一)夫妇，劳夫人已三十余年未见面矣；黎东方夫妇，黎自清华一别已四十余年未见面。又有青铜器展览，随展人员麦英豪、郝本性、朱捷元三位同志。讲演至3时许始散。晚间，黎东方先生招待我们在法国餐厅用饭。得张教授长途电话，谓被窃的二衣箱已经查获，但照相机、计算器等已不见，衣服及书籍皆在，秀君闻之稍慰。

4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周鸿翔教授来，偕往校中，先至亚洲交流委员会会计科，领取



旅行支票手续，很费时间。至吴甦处小坐。据周教授云：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室刘玉遵同志现在此间讲学，将台湾出版的《真腊风土记校注》一书复制寄回广州。至中午尚缺三则手续，只好下午1时再办理。即在学生食堂用午饭，午后继续办理，至2时余始毕。乃偕往Disneyland [ 迪斯尼 ] 游艺场游览，先在市场购物，然后游览四个娱乐场所，至7时关门始离开。据周教授云，可以玩两天而不重复。他每年要带小孩来玩一次。秀君也认为今天的游览为此行第一，尽欢而归。

4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结账，房金付了100美金。周鸿翔教授来，送我们赴机场，为时尚早，周说明年拟召开国际性的商文化讨论会事。10时起飞，11时10分抵旧金山。王安国偕同Albert Dien [ 丁爱博 ] 及Callie [ 考利 ] 教授来接。午餐在Berkeley [ 伯克利 ] 街上一饭馆与王安国及考利一起进膳。至Faculty Club [ 教职员俱乐部 ] 住下，秀君希望住在总领事馆招待所，乃与王安国一起进城，晤及高其年领事，说有空房可下宿，约明晨10时搬来。晚间，丁、王二位在此间Station [ 车站 ] 餐厅招待，丁夫人（福建籍台湾人）亦在座。王安国赴洛杉矶开会，托其友人Donald Harper [ 哈珀，中文名“夏德安” ] 代为照顾。

4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夏德安君来校，送我们到城内领事馆招待所住下。夏德安去领取失而复得的二件行李，12时半始返。出来至May's [ 五月的 ] 百货大楼购物，天微雨，返舍，已5时。打开两个衣箱，检查和清理箱中的衣物，造一失物清单，寄给张教授。可怪者，*Han Silk* [ 《汉代丝绸》 ] 一文的一袋幻灯片及中英文稿皆丢失不见。秀君一面收拾，一面叹气。

4月26日 星期日

天气放晴，上午丁爱博教授夫妇驾车来，一起出游，先至金门大桥，再至Sansalito，为一郊区避暑游览之区。最后至Sonoma，有旧教堂、传道者房屋（1823年原建，最近重建），及Haraszthy Cellars酒厂。返城，至唐人街购物，在一客家人开的中国饭馆用餐。返舍已近9时，补记连日的日记。

4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乘总领事馆厨房车子至唐人街购物之便，偕秀君前往唐人街游览市容，顺便买了些东西。11时半搭他们的车子返总领事馆。下午，王安国博士来接我们赴Berkeley [ 伯克利 ]，张琨教授来谈，已三十余年未见晤面，几不相识。4时讲演，题目为《中国近年考古新发现》，听众约百余人，有此间亚洲图书馆张文渊先生、高居翰教授、丁爱博教授夫妇等，及吕穆迪、唐柱国先生等。约讲一小时，然后解答问题。讲后至王安国家中，他邀约本校有关教授及他们的夫人约十来人进冷餐。谈至八时一刻返旧金山宿舍。

4月28日 星期二

晨间向高其年领事告辞，并托其电告国内同志以返国日期。我偕秀君赴对面的日本贸易中心，搞到10时半始离开总领事馆。夏含夷 (Edward L. Shaughnessy) 来接我们去斯坦福，抵校已12时，丁爱博教授已在教职员俱乐部餐厅等候，并已约好此间中国研究中心的诸位教授：冯稼时、范力沛，及七机部来此进修的吴华棣同志（吴仲超院长的养子，原姓宋，乃吴的外甥），一共七人。冯教授最近参加在杭州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据云：中国东道主似乎想讨论理论问题，但国外来宾多为商人，想知道与中国做生意的具体办法，所以同床异梦，谈不出什么结果来。饭后，至中文系，与D. S. Nevison [ 倪文孙，中文名“倪德卫” ] 谈西周年历，又至人类学系，与John W. Rick [ 约翰·W·里克 ] 教授谈秘鲁考古，其夫人Rosa Mendoza [ 罗莎·门多萨 ] 即1973年在秘鲁曾晤面者。4时，至亚洲图书馆楼上小讲演厅，听众约30来人，有中文系王晴宇，美术史系罗伯兰教授，倪德卫教授等。由丁爱博教授介绍，我讲演约1小时，题目为《殷墟妇好墓》，即在洛杉矶讲过的（原拟讲《汉代丝绸和丝绸之路》，因为幻灯片及英文稿都已遗失，所以改为此题）。讲后至大学街的中国饭店六福园用餐，共11人。饭后向他们告别，由夏含夷送我们返总领事馆，已是8时半，整理行装，11时半始睡。

4月29及30日 星期三及星期四

上午收拾行装，王安国来车，偕往银行取款，至五月百货公司购

物，然后赴机场。倪德卫教授亦来。办理手续后至候机室休息，遇及高其年领事及章文晋副部长所率代表团，由墨西哥经此返国。PAN AM飞机14:15起飞，东京当地时间17:15抵东京（已是旧金山的30日晨1:25），换乘中国民航，凡行4时20分直抵北京，为当地时间30日21:20。因为经过国际时间变更线，亚洲地区在此线以东，与此线以西相差一天。出来后，没有见人来接。打电话回家，楷儿接电话，据说原谓飞机误点，明晨才到。所以只好临时向所中要车，小王开车带着暄、楷儿来接，返家已近12时。访美之行告一结束。

## 5月

5月1日 星期五

昨晚2时许始睡，今天精神疲倦。上午王廷芳同志来谈。下午蒋永宁同志夫妇来谈，所中安志敏、石兴邦二同志来谈。晚间至王则诚同志处稍谈，又至杨向奎同志家中，遇及〔他的夫人〕尚老师，知他最近也有信寄给家中。

5月2日 星期六

上午将活页日记摘要记入这本中。整理行装，将东西取出来，以便将衣箱还给院部外事局。下午张国熊教授携其幼孙来，要些旧邮票去。

5月3日 星期日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所事。闻院中正在酝酿选出院士十余人，院中副院长分工，我所改归梅益同志领导；《发掘条例》正在审查中。这一个月来，积压信件（包括期刊）一大堆。将带回的草酸两瓶交给仇士华同志，将黄其煦文件交还给乌恩同志。下午赴院部，至外事局晤及王刚、王平二同志，稍谈后，又至梅益同志处，正在开会，仅在夹道上稍谈几句。返所，与吉德炜教授晤面，他这几天每天来所中看《小屯南地甲骨》一书，作摘记。我致谢他离美前安排我在伯克利的活动。继续整理邮件。

5月4日 星期一

上午阅王仲殊同志所写的《关于三角缘神兽镜》一文，提了一些意见。徐光冀同志谈关于《大百科》考古卷的进行情况。殷玮璋同志谈上周赴湖北参加铜绿山古铜矿保护问题的会议。下午在家，阅《哲学研究》今年第1期的一些文章（周一良、张岱年等）。

5月5日 星期二

上午意大利考古代表团在Prof. Sturchi [斯图基教授] 率领下，来所参观访问，团员有Tusa [图萨] 等，在会议室互相介绍及互赠书籍之后，参观修整室、标本室、实验室。他们要到北大去参观访问，所以10时即离开。我参加《大百科》外国考古条目的讨论。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晚间赴和平门烤鸭店参加接待意大利代表团的宴会，由宦乡副院长接见。席间，宦乡副院长和我，及代表团斯图基和图萨分别致辞敬酒，9时许始散。

5月6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召开学术委员会，因为正在上海召开中国史学会的会议，所外只到了宿白一人，但所中人都在。通过了学位评审会及提议考古所为有权授予学位的单位及导师名单，学位口试委员会名单，并审议今年工作计划。下午在家。晚间去王则诚同志处稍谈。

5月7日 星期四

整天由意大利考古代表团在所中作报告。上午为Mora Mimmo的《壁画绘制技术及损坏原因》、斯图基《一座公元前5世纪希腊神庙的修复（理论及实践）》。下午为图萨的西西里岛西部非希腊化的遗址及遗物（为腓尼基、迦太基及Eris文化）。Scerrato的Isfahal [伊斯法罕] 考古工作，主要是Jemch清真寺的发掘。Tose以伊朗东部Sistan [锡斯坦] 地区Shehsi-i Ronkhta遗址为例，谈早期西亚城市与生物考古学（根据动植物遗存以考察当时环境）。晚间在家写了几封信（张光直、周鸿翔、王锦光、梁长峨、党华、许肇林）。

5月8日 星期五

上午意大利考古代表团图萨、M. Tose, 及V. Scerrato三人前来我所, 交换关于学术交流的意见。提出关于交换刊物(包括补充缺期刊物), 互派留学生及学者, 共同协作研究。除第1项外, 余均加以婉拒(第2项要通过院部, 第3项目前无此打算)。Tose颇觉失望。下午在家, 写了几封回信(汪遵国、李发林、刘大有、叶文程、林祥淦(温州翻译科技文献者)、范钟璠、夏麦陵)。晚间赴前门饭店, 会晤英国旅行团Nancy Sander[南希·桑德](考古学家, 去年5月在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酒会曾晤过面)。谈至9时始告辞。归后, 常书鸿夫人李承仙同志在家中等候, 说常所长有一关于成立敦煌学研究会的建议书(草稿)征求我的意见。

5月9日 星期六

上午日本京都大学藤枝晃教授来访, 宿白同志亦在座, 主要是谈敦煌学问题。他这次应南开大学的延请, 讲学六周, 尚有两周, 然后赴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安等处参观访问。他谈起吴廷镠教授介绍时说:“敦煌在中国, 敦煌研究中心已在日本。”颇为得意。宿白同志问到中村不折所购李木斋旧藏敦煌写本, 据云皆为贗品, 即有名的景教经典之《一教经》, 亦系摹本。吐蕃时代的写本多用木笔, 伪制写本用毛笔写, 仿木笔书体云云。下午赴所, 阅藤枝晃《现阶段的敦煌学》(中译本)。晚间至瘤老处稍谈, 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

5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同乡任梓良先生父女来访。他自丧偶后, 来京住在女儿家已逾半年, 对于京中生活仍觉不习惯, 将于月中南返故乡。下午安志敏的夫人张裕珠母女来访, 张大夫与秀君谈访美事, 安家瑗女士则谈她的论文事。晚间写信给李铸晋及王安国同志致谢, 又去杨一之同志处闲谈, 送他一瓶洋酒。

5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早稻田大学吉村怜博士(佛教石刻)偕同夫人菖子(青铜器花纹)来所参观, 乃文化部协定来华在中央美术学院研究, 谈至10时半始去。接三木敦雄来信, 谓已寄来十册我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日文版,

但海道寄来，恐要待一个月后才可收到。写信作复。又将《瑞典所藏中国外销瓷》一文的校样，校改后送到《文物》月刊编辑部。下午所中召开“三十年考古”的编委会，汇报工作进程，并推定具体编辑人员五人负责。又商谈《大百科》考古学卷条目及编写人。散会后，我赴文物局，向谢辰生同志商谈关于茂陵保管所乱挖陪葬坑事。又赴北京医院探视王冶秋、吴仲超、裴文中三位同志，皆已住院逾月。晚间至王世襄同志处闲谈，他正整理其20万言的大作《明代家具》，另一著作《〈髹饰录〉解说》则已付印。

5月12日 星期二

我至北大医学院口腔医院治牙，拔掉上排两个牙齿。下午至中华书局访谢方同志，他出差不在北京。至外文辞典组，施其南同志处闲谈，他谈及4月27日清华70周年校庆情况。至所中，与王仲殊同志谈常书鸿同志建议成立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事。出来至科学出版社，访黄宗甄同志，商量《考古》由两月刊改为月刊事。

5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所党委开会。下午在家阅James C. Y Watt, *Chinese Jade From Han to Qing* [詹姆斯·C·Y·瓦特：《中国的玉器：由汉至清》]，是香港大学屈志仁所编，他取了一个外国姓名，这是NY展览会的图录，前加序言。傍晚夏一江侄孙女来，明晨赴沪，分发到上海江湾建筑专科学校教书。

5月14日 星期四

赴院部，晤及赵复三同志，谈此次访美事；又至梅益同志处，谈常书鸿所长建议成立敦煌写本委员会事，送他一本《中国考古学研究》日文版。返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谈所中房子问题，因为新建史学一楼将要完工也。下午赴所，参加组织生活。顺便访常书鸿所长，谈敦煌写本研究委员会事。萧离同志亦在其处。晚间，文物出版社俞筱尧同志来谈[考古学专刊]出版事，及《敦煌壁画》事。

5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派赵序辉同志前来，征求对于评议委员会名单的意见。下午与徐苹芳、杨泓二同志谈连云港孔望山石刻的年代及题材问题，顺便谈及敦煌文献及文物研究委员会问题。

5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陈梦家的夫人赵萝蕤同志来谈，她下星期将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一学期。陕西考古所李圣庭和徐锡台同志由西安来，谈茂陵附近发现一汉代铜器坑，有鎏金铜马等。赴院部找张友渔副院长，谈关于《文物保护法》问题。下午至文物局，晤及谢辰生、舍枫、黄景略同志，谈西安茂陵及洛阳汉魏故城问题。又至建外宿舍，访尹达同志，他新由南方返京，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史学会理事会事。我又与他谈常书鸿所长关于敦煌文献及文物研究委员会事。晚间济瀛侄及建正外孙来，即宿自家。

5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书，*Maya Jades* [《玛雅玉器》]。下午至邓力群同志处，谈史学一号楼事，及对外合作事。返家，知蔡孔耀、黄宗甄二同志曾来过，留字条便走了。傍晚王则诚同志来谈。晚饭后，赴王载紘同志家，晤及蔡孔耀同志，已二十余年未见面，谈至10时许始告辞。

5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政协委员视察团派了一个以萨空了同志为首的视察文物保护代表团，去河南、陕西及山西考察，郑孝燮委员及张永年秘书到所中了解情况。下午在家，至胡厚宣同志处，他刚由上海开史学会理事会返京。晚间柯俊同志来电话，关于10月12日在北京召开国际性的中国冶金史会议也。

5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国外的信（费正清夫妇、冈崎敬、小南一郎、Kropp [克罗普]（美 洛杉矶））。又拍电报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河野靖，请其从速回复关于亚洲会议事。下午吴震同志来，谈六千年古展事，他草就了一篇书面意见。我到院部，与外事局王平同志谈西德邀请

事。又至尹达同志处，谈关于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事，据云已将建议书交林甘泉同志，请他所中敦煌研究的同志考虑提意见。又至瞿同祖同志处，知8月间将赴意大利参加中国法制史学术讨论会。晚间解放军梁长峨同志来，商谈拟转业到考古所事。

5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党委开会，商谈新建史学一号楼分配事、C<sup>14</sup>会议事、休假事。9时半，法国Riboud [ 里布夫人 ] 来，由法国留学生Alain Thout [ 杜德兰 ] 陪同，谈中国丝织品史的问题。下午在家，阅Maury [ 毛瑞 ] 的两篇文章*Chinese Jads from Han to Ching* [ 《中国玉器由汉至清》 ] ( 原刊*Archaeology* [ 《考古学》 ] ) 及*Korea: A Symposium* [ 《高丽——专题讨论会》 ] ( 原刊*Korea Culture* [ 《高丽文化》 ] )。

5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到图书室阅新到西文期刊，如*Antiquity* [ 《古物学》 ] 等。下午在家，卢兆荫陪意大利外宾，今天返京，汇报情况，并布置明天送行。蔡孔耀同志来谈，又偕蔡君往王明同志处坐谈一会儿。晚间至和平宾馆，访美国人类学代表团，外事局陈桂荣同志在门口等候，由7时半谈到八时三刻始告辞。

5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赴国家旅游局，应约与法国出版商Louis Nagel ( 现居瑞士 ) 谈话，他要约稿，写1—3本关于中国考古学的书籍，婉却之。下午在家，千甥及抗美甥媳来。

5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英国考古学家Renfrew [ 伦福儒 ] 教授的朋友Kenelm Digby [ 凯内尔姆·迪格比 ] 来谈。他是英国著名考古学家Lane Pitt-Rivers [ 莱恩·皮特里弗斯 ] 的后人，Jole Pitt-Rivers [ 乔利·皮特里弗斯 ] 的亲属，现为鲍澳特 ( Bowater ) 国际贸易公司董事，受伦福儒之托来访问我。他的公司作纸张及出版生意，曾去过文物出版社，所以文



物出版社的王代文、俞筱尧二同志亦来陪同谈话，但是没有带翻译，所以成为我们二人的交谈而已。下午赴所，整理近数月来的期刊。晚间至严济慈同志处闲谈。

5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审阅《大百科》考古学卷外国考古条目。下午偕秀君、暄儿父女至延安大院，回访同乡金同志（金克臣先生之子，其夫人徐同志系徐赤文先生之女或侄女）。他们在女儿家住了一年，将于后天返里。又至月坛北路访同乡郑起凤同志，正以胃痛不适，劝她到医院治疗。返家，已7时许。

5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偕苏秉琦同志赴故宫乾清宫东庑，看文物商店展出的一些准备出口文物。据云，仅瓷器一项，现库存罐子12400、香炉9200、碗9100、大小盘40512、瓶8500、人兽件2400、笔筒884，等等。此外陈列出的尚有彩陶、汉陶、铜器、玉器、石砚、字画等。遇及常任侠教授及史树青同志。苏同志对于文物出口发了一通脾气。返所。下午在家。抗美甥媳偕一亲戚来，偕秀君、正炎赴翠华楼用餐，等了好久才占到位置。楷儿偕蔡孔耀、王载紘二同志一起用餐，饭后蔡、王二同志一起到自家，看清华毕业时的旧照片，取去四张想翻拍。徐锡台、叶小燕二同志来，徐君谈近日在文物局联系工作情况，谈至10时半始去。

5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新疆王炳华同志来，谈所谓六千年古尸问题，他承认这事搞得冒失一些，我劝他自动更正一下。又谈到吐鲁番英沙古城安加勒克近一年来批准取土烧砖，损坏很厉害。再谈《坎曼尔诗笺》事，谓大家都知道是伪作，乃施惠昌所描写的，李征曾看到他用墨笔在纸上描写，但维族同志以为此可证8世纪已有维族住在新疆，反以辩伪为多事。又云当年初次去米兰采集标本为彭念聪（冲）同志（现在新华书店），不能肯定为当时所出；库尔班乃74年随西北大学去米兰古城实习，更否认有此标本。他辞去后，刘观民同志由承德来，准备商谈居延发掘事。卢兆荫同志谈开编辑组会议事。下午在家，翻阅《人民日报》及《参考消

息》。晚间温济泽同志来电话，商谈研究生院授学位问题。

5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将《大百科》外国考古条目修改后与石兴邦、莫润先二同志商谈，交之整理后即可打印。下午吉德炜教授来谈，商借图书。偕王仲殊同志去建外宿舍访尹达同志。又至和平宾馆访张光直教授，他的兄嫂正在彼处。他赠给我在美新拍的照相，转交童恩正教授来信及照相，及在美被窃失物的赔偿支票。晚间开始阅读金荣华的《真腊风土记校注》，校补入我的校本中。

5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纽约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R. A. Turna [ 特纳 ]，修复中心J. Majewski [ 马耶夫斯基 ]，及研究生江伊莉 (Elizabeth C. Johnson) 来所访问，并参观标本室及实验室。审阅叶小燕同志前天送来的《战国刻纹铜器》一文，提了几点意见。下午继续校阅《真腊风土记校注》。晚间偕秀君去和平宾馆访张光直教授。又赴友谊宾馆访吉德炜教授夫妇。

5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林志纯同志来谈。张光直教授来谈，陪同有王仲殊、徐苹芳、石兴邦、安志敏。下午赴所，又至院部，与外事局张一萍同志谈联合国教科文开会事。又至宦乡同志处，商量与美国合作事，及教科文邀请开会、西德考古学会邀请访问事。晚间李虎侯同志来谈，他新由美返国，谈在美国开会经过。《浙南日报》的两位记者林步宽、林敏同志来谈。李承仙同志代表常书鸿同志，来打听关于敦煌文献委员会事。晚间电视重要新闻，宋庆龄名誉主席于昨晚8时余逝世。

5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与梅益同志谈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及新建房子事。又至赵复三同志处，谈中美合作事，主张打一报告，加以控制。返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与院方联系结果。所中传达文件，散会后，召开“三十年考古”编写小组会议，决定6月份开始定稿。返家，偕秀君至

帅府园，宴请张光直教授及吉德炜教授一家，由王仲殊、徐莘芳二同志作陪一共九人，每人菜钱11元，加上烟、酒等，一共花费125.51元。又去医院访常书鸿同志，告以与历史所及院部联系结果。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王则诚同志来谈。

5月31日 星期日

上午9时赴人大会议，向宋庆龄同志遗体告别。遇及关山复同志，知道他最近曾去英国、马耳他及希腊访问。归途至张政烺同志处闲谈。今天大部分时间作《真腊风土记校注》的校对工作。

## 6月

6月1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部，听梅益同志关于院党代会此次开会五天的总结报告，约历2小时余，然后由马洪同志补充。散会后至历史所林甘泉同志处，将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的事，请历史所计划，并将李承仙同志的电话号码交给他。下午在家，继续校改《真腊风土记校注》。倪抗美甥媳来，午饭后即去。展览已结束，闭幕式后即将返里。

6月2日 星期二

上午外文局日本专家村山孚由郭伯南同志陪同来所访问，乃《人民中国》约他写中国古迹，他将赴全国各地参观访问，然后将结果写成文章连载于《人民中国》日文版上。他询问三个问题：（1）主动发掘如何确定发掘地点？（2）考古发掘与基本建设的矛盾如何解决？（3）如何将考古工作做好？最后将他的访问日程征求意见。吴震同志来，谈所谓《六千年前古尸》问题，偕至尹达同志处，取回他的稿子。下午在家，继续校阅《真腊风土记校注》。5时赴意大利大使馆，参加国庆招待会，大使塔马尼尼及文化参赞秘书贾连德等，遇及北大新校长张龙翔及张芝联教授等人。散会后赴瑞典大使馆，Sten Sundfeldt大使及夫人及他们的女儿（记者，新来中国旅游），来宾有外交部副部长及西欧司

第一副司长王文照、国际关系学院施谷同志、社科院外事局王平副局长等，9时半始散，主要是为9月间瑞典国王访华作准备工作也。

6月3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编辑小组王仲殊、安志敏、卢兆荫和我商谈编辑工作计划。又与李虎侯同志谈实验室工作问题，兼及人事。下午参加宋庆龄同志追悼会，遇及尹达、沈从文同志。返家，继续校阅《真腊风土记校注》。

6月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谈所事，并约梅益同志明天来所，以便我们汇报工作。与王世民同志谈编辑《考古学文献目录》事，以《文物》也要做这工作，6月份即上马。下午谢辰生同志来谈人文发展公司要搞出国展览事，我与之顺便谈及《考古学文献目录》事。4时，我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晤及吉德炜，赠以《小屯南地甲骨》二册。晚间《光明日报》苏双碧同志来组稿，为编辑出版《吴晗同志纪念文集》，拟用我那篇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的文章。

6月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文物局，晤及谢辰生同志，谈人文发展公司事，河南召开夏文化讨论会事及《文物》的文献要目事。遇及王世襄同志，谈家具研究事。返所，《中国建设》赵玲珠同志来组稿。熊传薪同志来（将于9日赴美洛杉矶，随展青铜器展览）。下午梅益同志来所，我与王仲殊、王廷芳及林泽敏同志汇报考古所工作情况，并参观考古所。将金荣华《真腊风土记校注》复制本挂号寄回广州许肇林同志处。晚间，文物出版社金冲及、俞筱尧二同志来谈关于《敦煌壁画》事。

6月6日 星期六

上午新疆考古所王炳华同志来谈，关于新疆古尸问题，及邀请我所人骨研究组前往新疆研究事。写了几封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编写组开会事。罗宗真《扬州青花瓷器》，温一中魏忠及天水四中刘大有）。下午在家，偕秀君赴东安市场购物，并取回送洗衣

服。傍晚赴瑞典大使馆参加瑞典国庆招待会，遇及王平同志、金志洪同志及文化部李振球同志，谈及对外文化协定事。又遇及宋之光同志，介绍我给爱尔兰大使，曾在耶鲁大学学习希腊考古，谈中国考古工作事。散会后，途经王载纮同志家，顺便进去访问，王不在家，遇及其夫人，知蔡孔耀同志返沪后已有来信。

6月7日 星期日

阅《考古》第3期及《文物》第5期的文章。暄儿来，午饭后始去，素琴儿来电话，已由内蒙返京，搬来一些家具。下午遇及赵元任先生来访金岳霖先生，在金先生处稍坐，听金老谈50年前在清华时事。梁从诫同志谓他父亲曾谈及1946年在美时，在赵先生家吃饭，赵先生谓他家中的澡盆，白天洗碗，晚间洗澡，还谱一首歌。晚间将访美总结写出，准备上报。

6月8日 星期一

上午马得志同志由西安返京，谈扬州会议及西安情况。王岩同志由定陵返城，谈写作报告事。熊传薪同志来，明天将赴美，托之印照片。下午写作《中国瑞典友好关系的历史》一文。晚赴人民大会堂，乃旅游总局万复同志宴请美国地理学会的旅游团（有前总统约翰逊夫人、人类学家Stewart [斯图尔特] 夫妇等）共28人，散席时已9时许。

6月9日 星期二

上午赴历史所梁寒冰同志处，为世界历史学会秘书长来函要求我们史学会提出正式申请书并附有关材料，所以由梁同志召集刘思慕、张椿年、梅光桦、张芝联。稍谈后，决定请二张负责起草回信。我与刘思慕同志到院部二楼参加学位委员会，由宦乡同志主持，宣布院学位委员会名单，会商与授予研究生院学生学位有关的一些问题。下午在家继续写作《中国瑞典友好关系的历史》一文。郑愈教授的女儿郑体容同志来。我至胡厚宣同志处稍谈。素琴儿夫妇来，晚餐后看电视毕始去。

6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写了几封信（林步宽、浙南日报、孙毓棠、研究生口试及为学

生借书)。卢兆荫将关于对外科学合作的建议书草案送来，我阅后提了意见，让他再去院部与赵复三同志商量定稿。与徐光冀同志谈《大百科》条目分配写作的会议。据与大百科总社联系的结果，要在7月10日左右始能召开，以住房有问题也。下午偕王仲殊、徐苹芳同志去钓鱼台，美国地理学会旅游团约我们座谈考古工作。原定约翰逊总统夫人要参加，一共五人，结果她以事未出来，仅有Betty J. Meggers [贝蒂·J·梅格斯] 等四人，由2时谈至4时，出来返家。

6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科学出版社叶再生副总编辑，偕傅学苓同志来所，由我与编辑室卢兆荫、黄展岳、徐元邦同志一起，谈《考古》增加篇幅或期数事，及专刊中出英文版事。谈到出版工作，竟忘了今天去北医口腔医院修牙事。下午在家，阅B. J. Meggers, *The Transpacific Origin of Mesamerican Civilization* [梅格斯：《中美洲文明在太平洋彼岸的渊源》]，以为中国商殷文化传到中美，产生了Olmec [奥尔梅克] 文化 (pp. 1—24)。审阅《考古学报》本年第3期英文提要，错误颇多，每篇都要改正好几处。

6月12日 星期五

赴所，将《考古学报》本年第3期英文提要校样交给编辑部，查对中文撮要，才知道Jade Pearl是“玉珠”的对译，“玉珠”是“五铢”之误，几乎闹一笑话。下午，赴中南海第四会议室，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晚间偕秀君赴北京饭店访斯坦福大学丁爱博 (Albert Dien) 教授，座谈一会儿。出来时在门口遇及丁太太Prof. Carter [卡特教授] (Pennsylvania [宾州] 大学教授)，立谈一会儿，即告辞返家。

6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晤及梅益同志，又至历史所晤及梁寒冰同志，为常书鸿同志的敦煌研究委员会事也。参加院部组织的《先驱者之歌》的座谈会，由彭副院长主持，参加者黎澍、唐弢等诸同志，谈到中午始散。下午至陆军总医院探视常书鸿同志，李承仙同志亦在座，谈敦煌研究委员会事，我将梅、梁二同志的意见告诉他们。又谈文物出版社《中国石

窟》的编委会事。晚间在家阅Mazzeo and Antonini, *Ancient Cambodia* [马佐奥、安东尼尼：《古代柬埔寨》]一书。

6月14日 星期日

阅毕《古代柬埔寨》(1978)一书(pp. 1—190)。傍晚,石兴邦同志来谈关于林志纯的研究生事,及西安工作问题。

6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内蒙呼盟区文物管理站米文平同志来谈,送来有关鲜卑石室发现材料,并略谈发现经过(《文物》1981年第2期)。江西吉州文化局余家栋同志来,谈吉州窑发掘经过及地图、照片等物。下午,张光直教授由郑州(登封)、成都及武汉三处考察回来,略谈与四川大学商谈合作经过。

6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赴中华书局,晤及谢方同志,将《真腊风土记校注》的勘误表(约35处)交给他。又赴文物出版社,参加《中国石窟》编委会,由高履芳、金冲及二同志主持,编委常书鸿、宿白、金维诺和我四人都出席,俞筱尧、黄文昆二同志报告情况。这是为本星期六开中日联合编委会作准备也(日方由平凡社社长下中邦彦、编辑山本恭一、安田治树、长广敏雄、邓健吾五人参加,将于19日即星期五抵京)。下午所中谈“三十年考古”的写作问题,主要是黄展岳同志负责的部分,不但未能完成,并且已完成的部分须要返工。傍晚偕王仲殊同志赴国际俱乐部,以梅益同志出面宴请张光直教授也,还有赵复三、王平等同志一共七人,至8时半始散席。

6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将《中国瑞典友好关系的历史》修改誊抄完毕,4000余字。将复河野靖的信定稿,并发出对观察员的邀请信。接到美国寄来讲演稿(英文部分),这稿竟被Riegel[里格尔]扣留了一个半月,不知何故。去信李铸晋教授,告以此事。访刘思慕同志,将誊抄过的稿子交给他,拟在《世界历史》上发表;又谈关于罗马尼亚会议事。因为昨天

梅益同志提到那次费维恺的《1839—1949年中国对于西方商业的反应》一文也。下午至院部晤及王平同志，商量河野信的复信稿等，又至宦乡同志处，谈人文科学发展公司事。

6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林志纯同志的夫人陈筠同志来，转达林同志关于研究生口试答辩委员事，婉却之。下午在家，修改《铜绿山铜矿》一文，并参考有关文章及《中国冶金简史》。梅益同志托人来电话约写稿。

6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召开“三十年考古”编辑小组会，商定结束初稿工作的计划及编辑进程。又开《大百科》考古学卷编辑会，由徐苹芳、徐光冀二同志报告《大百科》编辑室对于条目稿的意见。下午在家，修改《铜绿山铜矿》一文。阅《考古》1981年第1期及《有色金属》有关文章（1980年第4期，1981年第1期）。

6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殷玮璋同志谈铜绿山矿冶遗址事。刘思慕同志来谈中国历史学会申请参加国际历史学会事。段文杰同志来谈敦煌研究所事。下午参加文物出版社召开的《中国石窟》编委会，日方出席：编委长广敏雄、邓健吾二位（冈崎敬教授请假未来），平凡社社长下中邦彦及编辑山本、安田二位。我方编委四人（常书鸿、宿白、金维诺与我），出版社高履方、金冲及、俞筱尧、黄文昆。晚间王仿子社长设宴招待，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

6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G. L. Willey & G. Sobloff, *A History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威利、萨布洛夫：《美洲考古学史》]。下午偕秀君及楷儿赴北大，探视素娟内侄女，因为她被脚踏车伤足，在家休养，已近一个月，而未痊愈。我偕楷儿至王仲殊同志家，稍坐，然后一起出来，应伯克利大学三位教授的邀宴（长椿街致美楼新居），所中有王仲殊、徐苹芳和我（及秀君）共三桌，又有周培源同志夫妇、邓广铭同志夫妇、



吕叔湘、张政烺、胡厚宣等，至8时半始散席。

6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赴友谊宾馆，送《中国考古学研究》（日译本）一书给吉德炜教授，并与之道别，他今日上午即离京返美。赴市委大楼，参加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举出侯仁之同志为主任委员。由白介夫副市长主持会议，焦若愚市长、赵鹏飞副市长出席会议并讲了话，然后各委员发言，一直谈到12时半，即在其餐厅用膳。饭后返家。稍息后，赴和平宾馆，访张光直教授，谈至4时。赴所，安志敏同志由长沙开会返所，稍谈长沙楚文化会议，及下星期研究生论文答辩事。晚间修改《中国瑞典友好关系的历史》一文。

6月23日 星期二

晨间《外国史知识》编辑室王同志来，取去昨晚修改过的稿子。赴所，将《铜绿山古铜矿》一文交殷玮璋同志，请其过目，作为合作文章。《人民日报》社来电话约稿。遇及苏秉琦及俞伟超同志，谈了一会儿。下午赴中华书局找谢方同志，为《真腊风土记校注》的勘误表事也。他后天即赴广州，无暇誊清，并且印勘误表有困难，我再三强调要及时勘误，最后我答应自己誊抄一遍送去。徐光冀同志汇报关于《大百科》考古学卷开会事，定于下月12日开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秉堃同志来谈，他这次由沈阳返西安，途经北京，即住在我所，谈陕西考古工作问题。他走后，我将《校注》的勘误表做毕，即行送去。英文《中国日报》记者赵宝骅同志来约稿。

6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严东生同志（新任科学院副院长）来谈明年召开国际性中国古陶瓷会议事，要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希望我也能参加，又谈一些科学院管理问题。中山大学梁钊韬教授与容观琼同志来，谈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及明年人类学会年会事。下午在家将《人民日报》约稿草写完毕。晚间常书鸿同志来电话，谈敦煌研究委员会事。

6月25日 星期四

所中召开学术委员会，讨论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事，附带汇报“三十年考古”写作进程，及考古学会会徽事。下午将《不平凡的六十年》一稿修改完毕，誊抄一过。

6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赴历史博物馆礼堂，参加北京史学会党的六十周年纪念报告会，由齐世荣教授主持会议，白寿彝、翁独健、苏秉琦分别对中国史学、民族史及考古学做报告。在主席台上的来宾有市委宣传部吉伟青同志（刘导生部长因事未来）和我。下午阅威利、萨布洛夫《美洲考古学史》。赴所，陪张光直教授参观我所图书室，乌恩、王世民二同志亦陪之。

6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赴劲松住宅区访杨希枚同志，他前星期由美国返国，自南京一别已三十余年未见面矣。他现将在历史所工作，谈了两小时许。返所，与徐苹芳、王世民、杨泓三同志一起，谈“三十年考古”秦汉部分的稿子情况。下午赴院部，谈外事问题。至尹达同志处谈所事。我们又至瞿同祖同志家，知他以胃出血入医院。又至孙毓棠同志处，遇及王毓铨同志，王同志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来信，邀请他去担任访问学者一年，尚未决定。他走后，孙同志谈到美国德克萨斯某大学请人事，又谈到历史所添设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事。晚间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遇及谢辰生同志，谈一会儿，返家。

6月28日 星期日

晨间至和平宾馆访张光直教授，郭劳为同志亦在座，还有他的哥哥张光正同志夫妇，谈了一小时多，我便告辞了。返家，正昕侄来看望我们。下午素琴女儿和女婿来，留之晚餐。我偕王仲殊同志去华侨大厦，张光直教授昆仲请我们，及文物局郭劳为同志，古脊椎所吴汝康、邱中郎等同志，8时许始散。

6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至和平宾馆与张光直教授话别。赴所，庄敏同志来谈洛阳及内

蒙古考古工作事。至会议室，参加我所第一次论文答辩会，王仁湘同志提出关于崧泽文化的论文。委员会由苏秉琦、石兴邦、安志敏、任式楠、黄宣佩五同志组成，苏为主任委员。10时许休息，我返办公室，商谈“三十年考古”秦汉部分稿子的改写事。又与王仲殊、卢兆荫二同志商量修改关于考古方面对外学术交流的报告，以便在院党组中提出。下午阅威利、萨布洛夫《美洲考古学史》。4时许偕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赴院部找杨克同志，商谈新盖楼房分配事。又至赵复三同志处谈上午与宦乡同志商洽事。晚间李承仙同志来电话，谈敦煌古文献研究委员会事。

6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今天《人民日报》第5版，刊登我的《不平凡的六十年》一文，较之原稿，稍有删节。下午赴首都医院探视瞿同祖同志，以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住院已五星期，不日出院，溃疡已愈合，但医生劝之8月意大利之行最好作罢（中国法制史讨论会），已去函婉辞云。晚间阅毕威利、萨布洛夫《美洲考古学史》（pp. 1—248）。

## 7月

7月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将《敦煌星图乙本》一文副本，交与徐苹芳同志。复制本有些不清楚处，把它改写，仍有两处未能解决。将日本的书评请杨鸿勋同志译出。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参加党成立六十周年的报告会，我上了主席台，遇及宦乡、邓力群、于光远、曹禺、任质斌诸同志。今天由胡耀邦同志作报告，3时开始，将近5时始毕。阅今天报纸发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7月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商谈所事。杨鸿勋同志交来译稿。下午赴东安市场购物，送中山装去洗。阅K. C. Chang, *Shang Civilization* [张

光直：《商文明》]。

7月3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与梅益同志商谈史学1号楼房子分配问题，返所告诉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赵诚同志来谈古文字学会邀请外宾事，介绍之去与赵复三同志去商谈。下午参加所中党委会，商谈人事问题。接张永年同志来信，政协参观文物调查报告（草稿）。今天京津地区在久旱后下了大雨，夜间未停。

7月4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下午蒋永宁来自家访问，谓8日离京赴美。阅张光直《商文明》。

7月5日 星期日

阅毕张光直《商文明》（pp. 1—372）。傍晚，赴民族文化宫餐厅，杨希枚同志宴请，共二桌。我们一桌客人有梅益、张友渔、梁寒冰、熊德基、赵锋、张政烺等同志，另一桌有杨克、林甘泉等同志。6时开始，8时许始散。梅益同志谈及常书鸿同志关于敦煌古文献委员会事。

7月6日 星期一

上午《大百科》考古学卷下星期将开会，徐苹芳、徐光冀二同志向我和王仲殊同志汇报筹备情况。接着召开所中研究生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开会。下午在家阅新出的《中国史研究》及《文物》。

7月7日 星期二

上午召集所中《大百科全书》编写同志开会，谈下星期开会事。散会后写了几封信。仇士华同志来谈实验室问题。蒋永宁同志来，他明日赴美，托之带去五封信（朱贵玉、Chase [蔡斯]、Winton [温顿]、Bulling [布林]、Maury [毛瑞]）。下午在家阅《中国冶金简史》。写信给戴学绍表弟（次日发出）。

7月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谈明年日本请他去讲演事，旋赴北医口腔医院治牙。下午在家，阅毕《中国冶金简史》（1—264页）。赴所，与徐苹芳同志谈林寿晋事，并写回信给林。旋赴张政烺同志家，谈研究生口试事及古文字学会事。傅学苓同志亦在座，谈郭老著作付印事，看到《石鼓文研究》一书的校样。

7月9日 星期四

上午偕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赴院部，听梅益同志关于六中全会开会情况的报告。下午在家，阅殷玮璋同志改写的《铜绿山铜矿的发掘》一文。晚饭后，王仲殊同志来，偕往新落成的燕京饭店访日本京都大学上田正昭教授。他们明天即回去，此次来华，拟拍摄京都—西安友谊的电影。返家，杨学德同志来，已两三年未见面，现主持温州一化工研究所，因公出差来京，明天即去南京。谈到10时许始去。

7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开《大百科》考古学卷编委会预备会，接着开学位委员会，通过答辩委员会口试结果。散会后送张政烺同志回家，顺便去看瞿同祖同志，他由医院出来，将赴青岛休养。下午写了几封信，将《铜绿山》一文交殷玮璋同志修改。晚间阅 *Imperial China, Photograph 1850—1912* [《中华帝国——1850—1912年照片》] (pp. 1—151)，共有当时照相百来幅。

7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日本龙谷大学小野胜年教授来所访问。小野昨日抵京，明日即赴大同，联系太原天龙山及洛阳龙门参观事。李承仙同志来，他们原曾相识。小野走后，李谈常书鸿同志工作事，说王任重同志已批下，但敦煌古文献研究会事可再商量。下午《外国史知识》送来校样，阅读一过，改了几个字。国家文物局庄敏同志来谈关于泉州寺址发掘事，及新华社河南分社来信事。又与王仲殊、安志敏二同志谈研究生毕业考试事。

7月12日 星期日

星期天。暄儿全家来，因为晴孙女学期考试已毕，暑假开始。楷儿仍在为论文绘描附图，炎儿正准备下星期第一学年的考试。我上午写了几封信（关山复、蔡孔耀、穆舜英），并为哲学所的《中国社会科学人名录》及芝加哥Margulis *Who's Who in The World* (Sixth Edition 1982—1983) [《马古利斯世界名人录》（第6版1982—1983）] 撰写条目。

7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邮电学院留学生招待所，召开《大百科》考古学卷部分撰写人的会议，今天开始，由我与唐守愚、张友渔三人讲话。午饭后，我返城，参加院外事局与西德使馆文化参赞的会谈，由王平同志出面。

（1）向南亚所送书；（2）邀考古所所长赴德访问及代购仪器事；（3）社会学代表来华访问事。关于我的部分，我以今年事忙婉拒之，其余由王平同志作答。返所，胡谦盈同志谈工作收获，马得志同志谈开封（古汴京）发掘问题。至尹达同志处，探望他的病。

7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赴《大百科》考古学卷部分编写人的会议，由我主持。由《大百科》编辑部的同志分别谈话：张遵修（体例问题），谢景臣（图片问题），原明（外国地名的统一问题）。午后分组开会，我参加史前组及殷周秦汉组，又为《考古学报》英文提要修改定稿，共六篇。

7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偕胡厚宣同志前往参加《大百科》考古学卷的会议，他参加殷周组，我今天参加魏晋以下的一组。下午参加院部召开的高研人员学习六中全会文件的会，由梅益同志主持，各人都准备了1000来字的发言稿，共16人发言，有钱俊瑞、许涤新、任继愈、冯至、翁独健、费孝通、吴世昌、刘大年、张友渔、邢贲思、孙亚明、孙冶方等，散会时已6时许。

7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赴邮电学院，参加《大百科》考古学卷部分编写人员会议，先由张遵修、原明二同志解释体例，解答问题，然后由唐守愚与我分别致辞，最后由张友渔同志致闭幕词。下午在家，摘《梦溪笔谈》。

7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张长寿二同志谈二里头2号宫殿基址简报问题。下午在家阅宿白同志的《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一文。

7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听邓力群同志关于六中全会的决议草写经过的录音报告。下午，赴友谊宾馆，参加科普出版社召开的《中国科技史料》编辑顾问的会议，由编辑部副总编祝修恒同志，总编郑公盾同志分别致辞，介绍情况。然后有袁翰青、茅以升、黄汲清、蔡邦华等同志发言，最后由裴丽生同志致辞结束，至餐厅用茶点。

7月19日 星期日

阅毕宿白同志的《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一文。上午，王世襄同志来访，并交给我他所写的《回忆解放前我参与的文物清理工作》一文。我才知道他是清末光绪丁丑状元王仁堪的族孙，清末民初外交官员王继曾（号述勤，早年留学法国，曾任驻墨西哥公使）的儿子，历史教授王世富（留美，梁思成同学）之弟。其母金章（号陶陶，画家，其兄金城，字拱北，号北楼，为名画家，湖社画会创办人）。世襄同志于1943年至营造学社工作，1945年9月当上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正式代表为沈兼士—1946年），与翟荫（Horace Jayne，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副馆长）一起由渝来北京，至1946年9月止，干了下列六项事：

- （1）没收德人杨宁史（Werner Jannings，禅臣洋行经理）的青铜器（归故宫，由罗越（Max Loehr）及康斯顿（女，E. Von E. Constant）编过图录。
- （2）收购郭觐斋藏瓷（郭名葆昌，字世五，古玩铺学徒出身，为袁世凯办总务致富，经办烧洪宪瓷，有《觐斋瓷乘》20册，约1935年去世），宋子文以美金10万收购，并安插其子郭昭俊在中央银行工作，瓷归故宫。
- （3）追回美军德士嘉定少尉（Lt. Paul J. R. Desjardins）的宋元瓷器，乃日人原田及税田的旧藏物，归南京博物

院。（4）追回存素堂丝绣（约200件），朱桂莘（启铃，1964年去世，年93岁）原藏，以20万元售于张学良，曾刊《存素堂丝绸录》，日人取得后，刊印《纂组英华》一巨册，由朱桂老托宋美龄，由长春抢救空运来北京，后归沈阳博物馆。（5）接收溥仪存在天津张园保险柜内的一批文物，由北京美国驻军葛来上校（Colonel Gally）通知，王与克利夫斯（Francis Cleaves，哈佛汉学教授）赴津办理，归故宫。有古玉数百件，包括商代鹰攫人头玉佩、印度玉碗、黄杨绿翡翠扳指；宋元人画四卷：宋马和之《赤壁赋图卷》，元邓文原章草《千字文》，赵孟頫设色《秋郊饮马图卷》及《老子像道德经书卷》；瓷器有古月轩珐琅烟壶。（6）接收海关移交德孚洋行的一批物品，民族学标本归故宫，人亦到故宫。后来，1946年10月赴南京襄助办理“胜利后第一次文物展览”。又赴东京在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第四组（组长张凤举）工作两个月，押送中国107箱善本书返回。美国管理日本文物的机构由赫利斯（H. C. Hollis，曾在克利夫兰美术馆东方部工作）及谢门李（Sherman E. Lee，后任克利夫兰美术馆馆长）。抵沪时，郑振铎、谢辰生、孙家缙来码头接。1947年返北京。作者为上述问题，不知被查问和批斗过多少次。全文约21000字，我一口气读完。又阅令狐若明的硕士论文《古埃及统一国家的形成》的提要。晚间至胡厚宣、杨一之同志处闲谈。

7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部，继续听邓力群同志的录音报告。下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亚洲考古会议事，已接到河野靖回信，同意我们的建议。晚间至王世襄同志处闲谈。林志纯托郝际陶同志交来令狐若明论文及空白本，以便写评语。

7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国家文物局外事处派人联系接待埃及考古专家事。薄树人同志送来中国科技大学的《〈梦溪笔谈〉译注》。徐苹芳同志谈昨天代表我参加Int. Conf. Ancient classic Pottery and Porcelani [国际古典陶瓷学术讨论会] 筹备会事。下午偕胡厚宣同志赴京西宾馆访徐中舒先生，遇及邓广铭、林志纯、谭其骧、唐长孺、吴于廑、吴廷璆等同志，



皆是来参加学位委员会评议组的，今天是结束典礼。我们匆匆谈几句，即约后天再见。又偕胡同志往访马非百先生（今年86岁，1896年生），已二十余年未见面，谈锋尚健，坐了一小时许，辞出返家。这两天很热，今天达35度，明天可达36度。阅中国科技大学《〈梦溪笔谈〉译注》，其中喻皓《木经》一则的“以为榱等”一句，采用我的校正。接王祥第同志来信，谈及方介堪轶事，据云此类轶事尚多。

7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山西王建同志来所，携来最近山西太原北齐墓壁画彩色照片及描图。北京市文物局张深同志来商谈琉璃河工地设立工作站或博物馆事。下午在家审阅令狐若明的论文。

7月23日 星期四

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地点在京西宾馆。前半个月，教育部曾组织教育部系统的评议组成员，开了两个星期的会，前天刚结束。今天是召集人的会议，由蒋南翔部长主持，黄辛白副部长报告初审情况。方毅同志作报告，内容三点：（1）建立学位制度的理由；（2）要求质量第一，逐步开展；（3）坚决依靠专家，作好学位工作。下午赴所，河南贾峨同志来谈河南保护文物情况及考古工作近况。徐中舒先生由林向同志陪同，前来拜访，谈及川大与哈佛大学合作考古事，及顾颉刚、陈寅恪二先生身后家庭情况。送他们走后，赴建外宿舍，访尹达同志，他仍在病中，打针吃药。又至关山复同志处，闲谈最高检察院工作困难情况。

7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美国Arizona [ 亚利桑那 ] 大学教授John W. Olsen [ 约翰·W·奥尔森 ]（其父为研究古代狗骨架的专家），及其夫人Sandra L. Olsen [ 桑德拉·L·奥尔森 ]（研究古代骨器的专家），由韩康信的夫人祁国琴陪同，前来我所访问，并参观标本室与实验室。下午赴京西宾馆，参加召集人会议。我们这一组仅十来位，由季羨林同志主持，参加者有吕叔湘、王力、冯至、赵汾、郑天挺、张庚、黄震与我。白寿彝同志请假未来。

7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继续开召集人会议，作一结束。下午原来由香港来的王人聪，要来所访我，临时有事未来。我赴所借了两本书（后来并没有工夫翻阅）。赴京西宾馆报到，至同组的各同志处闲谈，了解教育部系统的初审经过。他们是12日起报到开会，结束后又参加这次会议。晚间，在郑天挺、邓广铭、吴于廑、吕叔湘、徐中舒、谭其骧等同志处闲谈。晚9时在吴于廑同志处闲谈时，蒋南翔部长约谈，要我明天在开幕式上讲几句话。

7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见《人民日报》第4版及《光明日报》）。上午是全体大会，由武衡副主任主持，蒋南翔同志致开幕辞，卢嘉锡（科学院、理科）、钱学森（工科）、宦乡（社会科学）和我（人文科学）分别讲话。下午学习文件，分组讨论。晚间观电影《幽谷恋歌》。同室是北大王瑶同志。

7月27日 星期一

分组继续讨论文件，尤其学科条目方面。我们删去两项。这次一共44组，我是在史学组，一共14人，召集人是郑天挺、白寿彝、刘大年和我。白、刘二人请假，分别到青岛和北戴河二地去休养。其余10人为邓广铭、苏秉琦、杨尚奎（请假）、韩儒林（请假）、李学勤、吴于廑、吴泽、徐中舒、黎澍、谭其骧，组秘书为南开李宪庆。下午继续讨论学科条目。晚间在苏步青校长处闲谈，谈到徐贤修、王祥第等同乡事。返室，温济泽同志来谈，已与秘书处谈妥，社会科学院补报博士导师名单，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不想承担，他说可照吕叔湘同志的例子，还是报上审议，将来是否招生再谈。我到吕叔湘同志室中谈此事，接着闲聊。

7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开召集人会议，由蒋南翔同志主持。下午3时，文科召集人开会。社会科学院送来初审通过的已报过硕士研究生导师中的25名（社会

科学院提出25人：侯外庐、尹达、黎澍、李新、夏鼐、冯至、蔡仪、唐弢、吴世昌、吕叔湘、李荣、傅懋勳、费孝通、于光远、许涤新、薛暮桥、严中平、任继愈、杜任之……），大家讨论后都同意。还有于光远同志以个人名义送来一函，要求补报自然辩证法及马列主义经济学，大家以为不合手续，不予受理，返组汇报，并评审博士研究生导师。

7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我组评议硕士导师名单。然后由黄辛白同志谈今后会议中的三个问题：（1）坚持质量第一，逐步展开，硕士要课程及论文、评审不能放松；（2）审校以单位为主，单位的中心环节及主要标准是有无导师，但亦不能忽视其他条件，至少一个方向一个导师；（3）严肃认真评议，慎重投一票。散会后，返组中传达。下午投票，选票上38人，另册2人，共40人，选出33人，占82.5%，7人落选。投票后继续开会讨论。散会去看吴世昌同志，他已回家过夜，明晨再来，但无意中遇到癯老，两个人扶着他，还有萧涤非、朱东润、王季思等人。晚饭后至郑毅生、谭其骧二同志处闲谈。观内部电影《太阳与人》，乃由电影剧本《苦恋》改编者。

7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继续评议硕士研究生导师名单。下午召集人会议，蒋南翔同志主持，刘同志汇报博士研究生导师投票情况，44组中已有20组开票，即文（外文、史学、法学、政治），理（无）、工（8）、农、医各4组。专业271，通过204，占75.2%。导师362，通过242，占66.8%。

7月31日 星期五

上午继续讨论硕士导师名单，下午评议硕士学位单位名单。晚观电影意大利片《父爱》，描写一个妻子离婚后的父子生活，孩子因白血病死去。

8月

8月1日 星期六

上午讨论硕士选票，10:30投票。下午小组上宣布结果，68个专业中仅3个专业未能通过（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湖南师院的中国近代史、某师院），添上一个武汉大学的外国国别史（美国史）。下午讨论《评议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及《招收博士研究生规定（草案）》，提了几点意见，然后散会。与苏秉琦同志谈北京市保护文物委员会事，我写了一封信给北京市文管会，把它交给侯仁之同志（因为他是北京市文管会主任）。遇及谭其骧同志，一起谈一会儿。晚餐后，偕李荣同志步行上楼，在他房中闲谈，知文学组选博士生导师落选者有蔡仪、冯其庸、姜亮夫。出来至王季思同志处闲谈。返室，知林志纯同志曾由吴于廑同志引到我房中，相候颇久，只好回去。至吕叔湘同志房中闲谈，又至苏步青同志处闲谈，他竟谈起做诗词的事，据云曾积累200余首，托癯禅老斧正，癯老不赞一辞，只说他自己的诗词，常放十来年，再拿出来修改一两个字，云云。

8月2日 星期日

上午在柯召同志处闲谈。后至吕叔湘同志处，与吴世昌同志一起闲谈。下午2:40先至第九会议室，召集人44人及其他主席台上的人在一起，赵紫阳总理由蒋南翔、黄辛白二同志陪同，前来与大家握手问好。3时开闭幕会议，由钱三强副主任、蒋南翔同志讲话，请赵紫阳总理讲话。休息，赵退席。继续开会，由王力、苏步青、冯德培三同志代表评审委员会讲话，然后散会。会后至徐中舒同志处，告之叶圣陶同志想会见他，一起下楼，则叶已离开。遇及钱锺书同志，闲谈，又有王力、吕叔湘、李荣、王季思、朱东润、萧涤非等同志一起谈话。新华社记者要我们到院子中间，以便拍摄合影。晚间观电影《丹凤朝阳》。散会后，偕苏秉琦同志乘车返家，中途大雨，车子在西直门大街抛锚，以街上积水，打湿变压器也。修理后，才把苏同志送到家门口，然后我返家。闻孙冶方同志曾有电话来，即与之联系，乃是他知道我不满意经济组及哲学组的讲话，向我解释，说轻文重理，我说这是我们文科自己不争气，但是不能非法破例，增加经济哲学方面人数也。

8月3日 星期一

上午与郑天挺先生通电话，请他与秘书处联系，商定一评议组史学分组的秘书。我们建议由白寿彝同志担任执行召集人，由北师大派一助教担任秘书工作。补记这十来天的日记。下午赴所，接见日本外宾铃木尚教授及赤泽助教，由李锡经同志夫妇作陪，参观了标本室。昨天大雨，今天骤凉。院中原定每天下午休息，现通知至立秋日起，整天上班。

8月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遇及苏秉琦同志，他后天去承德避暑山庄休假。他交给我6月间在北大讲演的提纲《类型学的新课题》，阅读一遍，错误甚多。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谈所中培养青年一代的问题。下午在家，胡厚宣同志来谈，说昨天去访谭其骧同志，述及这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的开会情况，胡同志又谈及《甲骨文合集》图版稿费事。吴世昌同志来，送给我一份他的著作目录，共13页，闲谈一会儿。

8月5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晤及梅益同志，谈这次会议情况。又至外事局，询及古文字学会年会邀请外宾事，闻已获得解决，9月15—25日开会。返所，将《石灰岩地区生物的C<sup>14</sup>浓度》一文交还给仇士华同志。旋赴北医口腔医院，找到张裕珠大夫，镶补上假牙。下午在家，审毕令狐若明的论文，写了几点意见，提了几个问题。参阅有关书刊，尤其是 Baumgartel [ 鲍姆加特尔 ] 在《古物学》1947年发表的 *Herodotus on Min* [ 《希罗多德论敏神》 ] 一文，顺便将这本《古物学》中觉得有兴趣的几篇文章看过。晚间杨一之同志来谈。

8月6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阅Aldred, *Egypt* [ 阿尔朱德：《埃及》 ]。下午赴所，许进雄教授偕张光裕博士来所访问，由王世民同志陪同，谈了一会儿。王同志陪他们参观标本室。我返室，遇到安徽殷涤非同志，在王仲殊同志房中稍谈一会儿。晚间准备明天问题。

8月7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在我所举行硕士论文答辩，是林志纯教授指导的学生令狐若明同志。论文答辩委员会由林、刘文鹏（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和我组成，论文题目是《论古埃及统一国家的形成》。有他的同学郝际陶（希腊史）、王乃新（罗马史）等五人参加。8时半开始，12时始毕。论文是根据鲍姆加特尔的说法，以为：

（1）前王朝时期上下埃及不存在两个独立王国；（2）Menes [美尼斯] 不是统一上下埃及的第一位国王，最后为第二王朝的 Khasekherwy [哈塞海姆威] 才第一次统一埃及。其实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一般认为他是重新统一埃及的国王，在他以前至少在第一王朝初已统一过一次。最后，我们三人中互相讨论，其余的人退席。决定研究生毕业，论文够硕士学位与否，有不同意见。他们二人都主张从宽，最后我也只好从众。再次开会，宣布毕业通过，授予学位与否，俟上级批准后再宣布。下午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张福康同志来，谈明年召开中国古陶瓷学术讨论会的外国人参加人名单及中国陶瓷和玻璃史上的一些问题。他走后，与张长寿同志谈回复河野靖的回信事。晚间，林志纯同志偕刘文鹏同志来谈，在研究生毕业单上签字。

8月8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院内通讯》校样送来，校后添了一段，送到院部办公室，遇及鲍正鹄同志，在他办公室谈到近午始告别。下午赴所，张长寿同志送来为了亚洲考古学会议上使用的介绍中国考古情况的报告，阅后稍作修改。至永安南里建外宿舍访吕叔湘同志，谈到向学位委员会打报告事，他愿意附签。又至冯至同志处商谈，他亦愿意附签，因为他到中宣部开会听报告，在他家中等候很久，抽书架上《郁达夫诗词抄》阅读。返家后，草拟致黄辛白同志的信。

8月9日 星期日

上午9时去访吴世昌同志，尚高卧未起，将他的那本 *Science Progress* [《科学的进步》] 交给他的女婿。返家，正昕侄携他的两个女儿来，小萍这次高考得507分，考入北大，坐了一会儿即走了。暄儿一家来，午饭后始去。素琴儿及中、正二外孙亦来（钢孙已于前日赴山西，到他未婚妻的家中去了）。审阅《考古与文物》寄来的一篇稿件，

陈浮（陈恩志，陕西社科院历史所）的《我国古代的纨素、纹绮和纱罗》，写了几点意见。下午写了几封信。傍晚石兴邦同志来谈，他明日即赴西安。

8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量所事。将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信件打字，然后赴建外宿舍，请吕叔湘、冯至二同志联合签字。下午在家，草写致胡乔木院长及黄辛白同志的信，又写回信给熊传薪同志，托之洗印彩色照相。晚间至严济慈同志处闲谈。

8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部，在历史所礼堂听传达重要文件，由梅益同志主持，传达最近中央思想战线上几个问题的会议情况，及邓小平、胡耀邦二位同志的讲话。下午在家审阅仇士华、蔡莲珍二同志所写《碳—十四测定年代与考古研究》一文，稍作修改。写了几封信（尚复珍、小南一郎、Lely Dale [ 莱利·戴尔 ]、秋山进午）。

8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继续听传达报告，是胡乔木同志报告的记录，还有习仲勋同志的讲话。下午在家阅Watson, *East and West* [ 华生：《东方和西方》 ]。晚间，仇士华同志来谈关于召开C<sup>14</sup>会议事。

8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湖南博物馆崔志刚同志、洛阳博物馆蒋若是同志先后来谈。下午参加所中党的组织活动。晚间同乡唐湜同志来谈，已二十余年未见面矣。

8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马得志同志、王仲殊同志谈开封宋城工作问题；与张长寿同志谈亚洲考古会议事，将报告中文本定稿。写了几封信（三木敦雄、冯至、吕叔湘）。下午在家，阅华生《东方和西方》第4章。晚间

赴民族宫餐厅，国家文物局宴请埃及考古学家哈米德博士与格里亚尼二人，大使馆公使衔文化参赞Khairy Nayel坐在我的旁边，由文物局副局长马济川同志做东，故宫杨伯达同志作陪。

8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国家文物局庄敏同志来谈关于开封汴京遗址工作问题。旋偕至国家文物局，谈及文物保护问题；遇及郭劳为同志，谈及招待埃及考古学家的事。袁清教授来所访我，坐谈一会儿即辞（他是袁同礼先生的儿子，布加勒斯特开会时晤面）。下午埃及考古学家哈米德（Ahmed Abdel Hamid Youssef）博士（法老时代考古）及格里亚尼（Youssef M. El Gheriani）（希腊罗马考古）二人来所。参加接待者，有我所莫润先同志，还有林志纯教授及其两个学生（学埃及学者），谈埃及考古，并参观我所标本室。晚间阅毕华生《东方和西方》（pp. 1—172）*Cultural Frontier in Ancient East Asia* [《古代东亚的文化边境》]。

8月16日 星期日

今天下雨，在家为洛阳安菩墓出土东罗马金币作鉴定，写回信给洛阳博物馆。阅M. B. Hatzoponlos主编的*Philippe of Macedon* [《马其顿的腓力王朝》]，借自罗念生同志者。中午徐婉雏同志来，送来蒋永宁同志的来信，已抵美入MIT [麻省理工]，留之午饭。下午张国熊同志来谈。晚间写回信（蔡孔耀、陈海云（陕博））。

8月17日 星期一

阅彭适凡《我国南方古代几何形印纹陶研究综述》稿本。写了几封信（澳洲大学巴纳、英国Buter [布特]）。下午赴院部，遇及王刚同志，将巴纳信副本交之。又至鲍正鹄同志处，谈学会及研究会邀请外宾事，戴学绍表弟在法国来信事。晚间，杨鸿勋同志来谈。

8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教育部黄辛白同志来电话，知已收到信，并与蒋南翔同志商谈过，同意我们的意见，提到学位委员会讨论。佟柱臣同志由东北参加辽宁省考古学会成立会归来，略谈情况。王序同志谈地质部矿冶司



袁建华约谈玉矿问题。Pittsburgh [匹兹堡] 大学谢觉明教授来谈，研究地理（土地利用），浙江大学毕业，为施雅风同志之同班生，颇为健谈，快近下班时，乃邀之一起至康乐餐馆用餐。下午赴所，四川博物馆沈仲常同志来谈。旋偕杨鸿勋同志前往探视刘致平同志，他由于脑血栓已经半年，现恢复到坐在靠背椅上，能谈话，精神尚佳，但已半身瘫痪。据杨同志云，已好转多了。前次看到他时，他还为了自己的著作有的未能出版，有的未能完成，而数次失声而哭呢！坐谈至6时半，始告辞返家。

8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Keightley [吉德炜]、Brecher [布雷彻]、Bandi [邦迪] 等）。为《光明日报》写了几点关于石钟健的《中国人发现美洲》一文报导的意见。又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关于美国周鸿翔教授建议召集商代文化国际性会议事，以便回复院外事局。下午在家，开始写作《〈梦溪笔谈〉中的喻皓〈木经〉》一文，因为我的校正《棖等》为《等衰》这一见解，已为中国科技大学编的《梦溪笔谈评注》所采纳，而加以发表。虽然说明是我的见解，而我自己的原稿却没有整理出来，所以赶写出来。

8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赴院部，晤及梅益同志，谈到学位委员会及常书鸿同志事。返所，写了几封信（吉德炜、Albert Dien [丁爱博]、Johan W. Rick [约翰·W·里克]，马大任等）续写《喻皓木经》一文。傍晚至戈宝权同志处，托之带二信到加州大学。晚间，朱克嘉同志夫妇来（她的丈夫在中央广播局，为康心如的儿子）。携来Segalen [色伽兰] 的一封信。

8月21日 星期五

今天在家，用一天的工夫，把《〈梦溪笔谈〉中的喻皓〈木经〉》一文写出来，初稿约4000字。

8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日本关西大学大庭脩教授来访，由我与王仲殊、徐苹芳、王世民四人会见，谈居延汉简考释问题。下午在家，修改《喻皓〈木经〉》一文。

8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赴报房胡同访宦乡同志，他刚从青岛避暑返京。午饭后休息，然后赴民族学院，访程溯洛同志，又偕至王静如同志处闲谈。途中遇及周达甫及李有义二同志，稍谈几句。在王静如同志处谈到6时许。出来后赴民族餐厅，国家文物局招待土耳其外宾努雷廷·亚特姆杰（Neuretin yardimci），有使馆二秘阿米尔，由马副局长作主人，郭劳为、汪士汉（历博）及翻译，共八人，8时半始散席。

8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邮政局礼堂，听院部组织的关于农业情况的报告。下午在家，修改《喻皓〈木经〉》一文。晚间，同乡陈冰原同志来，送来任梓良先生一函及《勤风楼酬唱集》二部，他是温州师院副教授。

8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部，晤及梅益、宦乡及王平同志，谈赴法开会事，返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谈所事。院图书馆刘世凯同志来，谈区昭文的著作（《〈尧典〉历法》）事。下午赴历史博物馆，参加土耳其二位学者的座谈。有其大使馆一位二秘作陪，我方有文物局谢辰生、郭劳为，历博汪士汉、洪廷彦，及我所乌恩等。谈至4时余始散。阅新出的《中国史研究》。

8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日本都市制度研究代表团岸俊男教授等23人来所座谈。有世界史所汪向荣同志参加，我所有王仲殊、张长寿、徐苹芳、王世民、徐光冀、殷玮璋等人参加。

8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西德华侨乔伟教授来谈。修改《铜绿山古铜矿》一文。下午在家，阅《文物》最新一期（第8期），尤其是其中关于铜绿山炼炉的二文。甥女绮霞的大儿子开建，出差经过北京，即留宿自家，他去购赴沪车票，没有买到。

8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加拿大华侨许进雄教授来所。有王世民、郭振辉、曹定云三同志与之座谈，我只在开首及结束时出面。与殷玮璋同志将《铜绿山古铜矿》一文定稿。下午赴所，朱寿康同志偕某工程师来，谈喜峰口附近砂层中发现小圈状的钨，谈及此种发现的意义。但仍有不可解处，故拟再去调查。同乡王左峰同志，现在中山大学读研究生，来京搜集论文材料。我写了三封信（张光直、教科文及戴学绍表弟）。晚间在家，又写了几封信（郭德维、何汉南、任梓良）。

8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王<sup>予</sup>同志陪地质部矿冶司袁建华同志，来谈玉料产地及筹建宝石研究会事。王同志又给我看新出版的沈从文《中国历代服饰》一书样本，闻售价每部500港币，签名本为800港币。下午在家，阅《历史研究》新出一期（第8期）；为《铜绿山古铜矿》稿译成英文，以张光直教授原稿为基础。晚间应国家文物局之约，赴便宜坊参加宴会，宴请英国不列颠博物馆东方部主任Jessica. Rawson [杰西卡·罗森]，马副局长作主人，郭劳为、杨伯达、汪士汉、李学勤等作陪。

8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将《铜绿山古铜矿》英文译稿搞毕。下午赴北京市委大楼，参加北京市文管会第二次会议，由侯仁之同志主持，白介夫副市长、刘子章副局长，及单士元、罗哲文、尚爱松等参加，讨论北京市文管会任务，东单北极阁“怡王府”的保护问题等。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

8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英国不列颠博物院杰西卡·罗森来所访问，由我与张长寿、王世民二同志接待，她谈铜器问题，并将我所殷周铜器照相卡片中英国收藏

部分200来张，失注收藏地点者注上地点，大部分在她的博物馆。下午所中开党委会，讨论所事。

## 9月

9月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美国天文考古代表团Dr. Kropp [ 克罗普博士 ] 等6人来所访问，并参观实验室及标本室。他们走后，我赴美术馆，参加波士顿博物馆美国名画原作展开幕式。美国大法官沃伦·伯格率代表团来参加，与对外文联主任黄镇同志共同剪彩。美国方面有简慕善（大使馆文化参赞）、方腾（Funtein）馆长与吴同夫妇等。开幕式后开始参观，共70件美国画家作品。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Segalen [ 色伽兰 ]、Lely Dale [ 莱利·戴尔 ]、徐敬泮、蔡孔耀）。

9月2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将《喻皓木经》一稿，由杨鸿勋同志处取来，他提了些很好的意见。加州大学Dows [ 道斯 ] 分校Mary Fang [ 方玛莲 ] 来谈，转送Archaeology [ 《考古学》 ] 杂志社托带的二本《考古学》，并为之约稿。王静如同志来，偕至苏秉琦同志处闲谈，苏同志新由承德避暑归来。接河野来信关于亚洲考古会议事，各国代表人选尚未确定。所中几人商量一下，拟去函一催。下午又去所，为修改《喻皓〈木经〉》搜集材料。

9月3日 星期四

上午微雨。赴所中开党委会议，商谈所事。周鸿翔教授来电话，谓昨晚已抵京，约明天来所叙谈。下午过党的组织生活，学习关于思想战线会议的两个文件（邓、胡）。

9月4日 星期五

上午召开所务会议，商量所务。11时周鸿翔教授来谈，关于殷商文

化会议的筹备经过，为之与院部外事局联系，院部答应下星期一由赵复三及王平二同志与之商谈。下午在家校《铜绿山古铜矿》一文的英文稿及英文提要。与王<sup>予</sup>同志谈步辇制问题，托他向沈从文同志一询。又与赵铨、白荣金二同志谈殷代刻甲骨工具问题，因为周鸿翔教授约他们二人明天一谈。

9月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王<sup>予</sup>同志持沈从文同志回条，谈《步辇图》问题。杨泓同志送来其新出版的《地下星空》一书。下午在家，为修改《喻皓〈木经〉》搜集材料。楷儿由西安探亲返京，傍晚始到。

9月6日 星期日

今天在家，以整天的工夫，将《喻皓〈木经〉》一文修改完毕，并作插图草图。阅Bulling, *An Eastern Han Tomb Inscription as Key to the Guide of the Some Banner and Funerary Art of the Han and Pre-Han Period* [布林：《论一件东汉墓葬铭文是解开汉和汉以前部分标志与埋葬习俗的关键》]，未能读懂葬罐的铭文，而大谈其思想内容及宗教意义，实不自量力，枉费工夫也。晚间研究生熊存瑞同志来谈。（下午庞元龙的亲戚姚君持庞氏遗稿《红楼梦类辑》来，要求设法出版，婉却之。）

9月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北京出版社（原为《大公报》记者）萧离同志来所，想了解陈梦家同志的考古学方面成就，打算为之写传略也。下午赴建外宿舍访张政烺同志。晚间写作《漫谈中瑞友谊史》一文。

9月8日 星期二

晨间偕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前往院部，访杨克副秘书长谈新房子事，他允于星期五会谈一次。至外事局，王平同志谈及昨日与周鸿翔教授谈判事。返所，与杨鸿勋同志谈《喻皓〈木经〉》一文，修改成定稿，将插图交绘图室描绘。下午赴所，王文清同志由南京来，他现调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因公来京访我，顺便谈及扬州唐城事。返家，胡厚

宣同志谈昨天与周鸿翔教授谈话事。写毕《中瑞传统友谊》一文。

9月9日 星期三

上午将《中瑞传统友谊》一文寄往《人民日报》。医科大学吴英恺大夫来所，谈他在美国访问时，加州洛杉矶分校考古所近东组要求与我国建立交换关系，询问我们的意见，因为下月有医外科国际性会议，美国代表可能问及此事。我告以我所对外的政策和交换手续。南开大学张锡瑛同志奉郑天挺先生之命，拿了一件端方于丙午（1906年）途经开罗时以25英镑购获物，有丁未（1907年）题记。乃Amenhotep III [阿蒙霍特普三世]（18王朝）的Scarab [刻有圣甲虫的宝石]（大型），闻为一遗老捐献给南开大学者。为之查阅参考文献。下午在家写了三封信（小野胜年、初师宾、王祥第）。晚间赴地安门宿舍访张文裕同志，原拟请其参加14日的C<sup>14</sup>会议开幕式，但他今天已赴日本访问两星期，只遇到其夫人，稍谈后即返家。

9月10日 星期四

晨间赴华侨大厦访周鸿翔教授，商谈明年的殷商文明讨论会事。返所，与苏秉琦同志谈山东考古工作。下午赴院部外事局，与王平同志谈明年中美合作召开殷商文明讨论会事，拟由美国负责召开，我们派代表团参加。晚间偕秀君访问周鸿翔教授。

9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新建房子分配事。然后偕谢端琚同志赴钢铁学院，晤及甘博张学正同志，参观甘肃出土的史前时代的青铜器90来件，以小型铜刀、铜锥为最多，时代有马家窑期小刀，马厂期铜锥，殊出意外。其余为齐家（有中型铜斧）、辛店及沙井文化（最多，有铁器2件，有成对鸟兽纹铜饰，及斧、矛等）。又与冶金史编写组邱亮辉、韩汝玢诸同志谈话。柯俊同志来，谈下月中国古代冶金史学术讨论会事。观贵州清代炼锌锅子。下午偕王廷芳同志前往院部，先至外事局，谈亚洲考古会议延期事，决定电告河野靖；又至杨克同志处谈新房子分配事，交涉未能使人满意，再至梅益同志处，亦无结果，仅允再考虑而已。晚间与周鸿翔教授通电话。

9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谈新房子分配问题。所中白云翔同志结婚，我偕二王前往贺喜。与苏秉琦同志谈参加C<sup>14</sup>及古代冶金会议事。下午赴院部，与外事局西欧处，谈接待英国乔佩（Jope）计划；关于学术交流归口问题，正在制定细则草案。楷儿返家，谓昨天论文答辩已获通过，现要留校工作，担任今年新生的班主任。

9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审阅《考古学报》今年第4期校样，重点是英文撮要方面。下午将为亚洲考古会议上的报告英文译文，加以修改，闻为外文局同志所译，但译错的地方不少。这个会议可能会延期到明年。杭大王锦光同志的儿子来，偕往访席泽宗同志。席同志新由罗马尼亚参加国际科学史会议返京，谈在罗开会情况。今天《人民日报》第5版刊登了有编者说明的调查汇报《温州地区还有不少社队企业大肆骗钱》，已揭发的有50几家企业，真令人丧气。

9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Prof. Barnerd [巴纳教授] 由澳洲来，偕其学生黄然伟博士来访，说要参加明年开的C<sup>14</sup>学术讨论会。安志敏同志前天由新疆返京，此次去了一个半月，颇有收获，谈新疆考古情况。我将《铜绿山古铜矿》英文稿交杜蒹运同志，托之转交柯俊教授复制。将《考古学报》校样退还给刘勋同志。自然科学史所华觉明同志来谈，他这次随同席泽宗同志赴罗马尼亚开会回来。中午，我赴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参加清华同学聚餐会，欢迎老同学孙增爵教授携带妻子返国探亲，系尚传道、王竹溪、陈久徵等同学发起。到会者有裴丽生、欧阳采薇、钱锺书、杨季康、傅承义、荣高棠等，一共五桌，约五十来人。至2时始毕，至中山堂前拍集体照后始散。至院部遇及王平同志，谈处理美国青铜器展览会讲演费问题。又至建外宿舍访张政烺同志，他今晚赴太原参加古文字学会年会。我返家，理发。晚间赴人民大会堂，为欢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及王后的宴会，由叶剑英主席作主。遇到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教授马悦然（Malmqvist），及驻华大使松德费尔德（Sten Sunsfeldt）。

9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赴邮电学院，参加全国C<sup>14</sup>学术讨论会，由仇士华同志主持，由我和王乃梁、张××、苏秉琦先后致辞。巴纳教授以贵宾身份讲话，然后由蔡莲珍同志讲C<sup>14</sup>标准样的制作原理及我国试制成功。下午3时，李约瑟教授偕鲁桂珍博士来所访问，以应邀赴日本讲学，途经北京也。晚间，由我出面宴请法国考古学家J D Gärden [ 耶丁 ]，安志敏、殷玮璋、张子明及外事局同志作陪。

9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及张长寿同志，谈前天王平同志处理美国青铜器展览会讲演费的决定，我们依照办理。下午与二王及马得志同志，谈开封宋城工作事。傍晚去国际俱乐部，参加明尼苏达大学的同学会的酒会。然后赴人民大会堂，参加瑞典国王及王后回请的宴会，坐在我旁边的主人席位是前驻华大使L. Polsi，去年10月在瑞典遇及，一别将近一年矣。散席时已逾10时。今天家中粉刷墙壁，搞得到处是白灰，幸三个孩子都来帮忙，楷儿因校中有事，午前即返校。

9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土耳其外宾尼·埃·迪亚伯克利 ( Nejar Diyarbekirli ) 教授由新疆返京，来所访问，询问丝绸之路及蒙新考古问题，由乌恩、孟凡人二位陪同，谈到11时始去。苏秉琦同志偕西德傅吾康 ( Wolfgang Franke ) 教授来谈，前天刚来北京。下午牛津大学布朗教授来谈，他是印度驻华大使的朋友，私人前来访问，也是想到新疆观丝绸之路遗踪，谈至4时半始去。

9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研究生熊存瑞为论文搜集材料，阅书遇到几个问题，讨论一会儿。写了一张题辞，寄给日本田边昭三先生：“《须惠器大成》一书辉煌巨著，犹如须弥山之高出群峰，实集其大成，嘉惠学林不浅也。欣闻东瀛将为田边昭三先生大作之刊行举行盛会祝贺，敬书数语，遥伸贺忱。辛酉中秋后二日。”下午法国耶丁来所，作《阿富汗的地貌和灌溉



水渠》的报告，用幻灯片，讲毕后，座谈一会儿。我所出席十余人，谈后引他参观标本室和实验室。（今日下午为全国第一次C<sup>14</sup>学术讨论会闭幕，由王仲殊同志代表我所致闭幕词。）

9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将《喻皓〈木经〉》一文交给编辑部卢兆荫同志。《殷墟玉器》一书中我的短文校样送来，校毕给赵铨同志，返还文物出版社方面。写了几封信（宫川寅雄、冈崎敬、丁贤明、李汝宽）。下午在家，阅黄其煦毕业论文《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

9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审阅外文局送来的《随县青铜器的综合研究》（李学勤原著），写了几点意见。下午审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送来的《人类科学文明史》提纲及讨论问题。晚间至王则诚同志处闲谈，他所中正在搞评定试点。

9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赴历史博物馆礼堂，参加院部研究生院1978届研究生毕业典礼。由邓力群副院长、研究生院副院长温济泽，来宾科学院严济慈副院长，导师代表李新同志，前后讲话。最后由毕业研究生代表及79—80届研究生代表讲话。11时半散会。下午所中党委会，商谈关于新房子分配问题。晚间至邓力群同志处谈此事，并及学位委员会事，谈至9时半始告辞，天微雨。

9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美国布林博士（Dr. Bulling）来访，谈她的新作《汉代随葬罐铭文》，原要在我所作一次讲演，经我们说服，其译文有基本性的错误，因之推论亦错。她震动很大，自愿不作讲演了。她赠过期杂志等九箱给我所，故我们请她在帅府园吃饭，并赠《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一部。下午在所中为素琴儿的同事陈玉琴查书，翻译有关考古的词汇。

9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与张友渔同志谈学位委员会事，与王刚同志谈亚洲考古会议延期事。返所，谢方同志送来《风腊风土记校注》样书。周鸿翔教授来，明日即离京返美，谈明年殷商文化会议事。陆峻岭同志来，赠以新书一册。下午巴纳教授来，谈太原会议情况，取去寄存物件。下午日本留学生菅谷文则、河上邦彦来所，由我与王仲殊、乌恩二同志接见，菅谷将于10月2日返国。送他们走后，至癯老处闲谈，并送去新出之书。晚间往访周鸿翔教授，晤及其学生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单周尧，谈至9时许始告辞。

9月24日 星期四

晨间赴所，机场海关有信来，谓周鸿翔教授携带在郑州所购仿刻甲骨，询问能否出口，告以可直接询问国家文物局。我偕安志敏同志往访裴文中同志，已出院家居，闻为脑软化，不易恢复，说话仍有困难，有时以笔代舌。据云，屡次要去古脊椎所及自然博物馆上班，又提到云南考察计划，要机票及助手，还有四个胶卷，裴夫人告以汽油不够不能出车。谈一会儿，我偕安同志至吴汝康同志家，这几天都在家中，以所中未能解决其迁房问题也。商谈XV Pacific Science Conference [第15届太平洋科学讨论会]及Indonesia Prehistoric Association [印度尼西亚史前学协会]会议事。返城，至尹达同志处，谈所中学术委员会事。下午赴所，阅最近一期*Antiquity* [《古物学》]。

9月25日 星期五

晨间赴隆福医院，门诊肠道炎。上午9时，所中召开“三十年考古发现及研究”的编辑会议，约70余万字，除高家鑫同志的几节尚待修改，10月10日可交稿，其余皆已完成，正在编辑加工中。马承源同志偕中大两研究生来谈。李唐晏先生来谈。下午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新房子的分配事。阅新到的*Oriental Art* [《东方艺术》]。晚间侄女婿谷崇林来谈，新由温州出差来京，与我尚属初次见面，但秀君与炎儿74年皆曾在温州会面过，坐谈一会儿便告辞。

9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找梅益同志谈新办公楼房子分配事，他正开会谈此

事，我不便多打扰他。至鲍正鹄同志处闲谈。又至外事局欧洲处联系飞机票事。返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所事。陕西考古所李圣庭所长及韩伟同志来谈。与徐苹芳、杨泓二同志谈与文物出版社签订合同事。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戴学绍、王祥第）。

9月27日 星期日

今天在家写一封信给《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纠正其最近一期上的错误。又写了几封回信（末永雅雄、有光教一、俞博、Lili Kaelas [ 莉莉·凯拉斯 ] ）。晚间赴北京饭店访巴纳教授。

9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偕苏秉琦、安志敏、王仲殊三同志赴孔庙参观展览，分三部分：首都历史展览、历代碑帖展览、李大钊先烈史迹展览。苏华、赵其昌等同志陪我们游览一周，在休息室座谈，返所已十二时三刻矣。下午在家阅《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的北京、天津两部分。晚间赴北京饭店，应菅谷文则等三人之邀，为日本橿原考古研究所宴请我们，除考古所人员外，还有故宫冯先铭、北大宿白、中华书局王利器等，宾主一共16人，进日本餐，闻每人要70元人民币。

9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荷兰莱顿大学许理和（Zürcher）来访，谈及明年5月将应北大之邀，来华从事研究3个月，仍想从事佛教史的研究。童恩正同志来，谈在美国已与哈佛大学谈妥，教育部亦已批准，将于明年起合作进行西南石器时代考古。我邀童同志到自家共进午餐，加以说服，考古工作不能与外国人合作，不能贪小便宜，将研究权拱手让人。他亦首肯，事已至此，他亦无能为力。下午赴所，王仲殊同志谈上午院中开会谈新房子分配问题。我赴院部，晤及梅益同志，谈及四川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事，他亦不赞成，商量补救方法。晚间校正《考古学报》英文撮要。

9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将《考古学报》英文撮要稿交给卢兆荫同志。与张长寿同志商谈关于亚洲考古会议事，决定写信通知观察员延期举行。赴院

部，与王刚同志谈亚洲考古会议事，又谈四川大学与哈佛大学合作事。又与梅益同志商谈此事，他答应代为教育部联系。下午赴所，许多人都不上班了，是节日的气氛。赴牛兆勋同志处探视，他的病况仍维持原状，但在发展中。返家，阅M. Beusdeley的*Giuseppe Catlione* [《郎世宁》]一书。

## 10月

10月1日 星期四

阅毕《郎世宁》一书 (pp. 1—201)。下午侄女婿谷崇林来，留之晚饭。晚间审改殷玮璋同志所写铜绿山炼铜炉发掘简报。

10月2日 星期五

今天开始整理今春 [美国堪萨斯大学] Murphey Lecture [墨菲讲座] 的英文稿，搁置好久了，本月底以前一定要整理好寄去，不知能如愿否？

10月3日 星期六

今天仍放假，在家修改《汉代的玉器》英文稿，前次李铸晋教授译稿，删节达四分之一，现加补入，并稍作修改。

10月4日 星期日

今天照常上班，补昨天的假。所中党委开会。庄敏同志来谈开封工作问题。Kansas [堪萨斯] 大学万荣芳女士及其妹（天津人民银行工作）来访，一起到自家，与秀君会晤，美国一别已数月，留之午饭。午后我偕乌恩同志至童恩正同志的哥哥家中，遇及其父母，知童同志已于今日上午离京返川，坐谈一会儿。返家，出去理发。Freer Gallery [弗里尔美术馆] 实验室的Dr. W. T. Chase [蔡斯博士] 来电，托定房间，复电告以柯俊同志已代定。

10月5日 星期一

上午法国考古学家M. Pirazzoli-t' [皮拉佐利，中文名“毕雪梅”] 来所访问，乃社科院接待，我与乌恩、张长寿、殷玮璋与之座谈，又参观标本室和实验室。巴纳教授来与我座谈一会儿，然后他去实验室找李虎侯同志去了。薄树人同志来谈接待美国Brecher [布雷彻] 事。傍晚去便宜坊，设宴招待毕雪梅，有金志宏、乌恩、殷玮璋等作陪，谈至8时始散。接河野靖来信，决定亚洲考古会议延至明春再开。

10月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湖北铜绿山古铜矿》定稿，交殷玮璋同志打印。偕卢兆荫、徐苹芳、杨泓三同志前往文物出版社，签订《新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的出版合同。王仿子、高履芳、王代文三同志代表出版社方。冯先铭同志来，他明日赴广东石湾参加古代外销瓷研究会年会，找我谈谈有什么要求。下午庄敏同志来，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及徐苹芳、马得志同志一起，谈开封宋城发掘事。6时半赴人民大会堂，参加西德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根舍告别宴会，遇及冯至同志，席间遇及Prof. Herbert [赫伯特教授]、傅吾康及Buchner [布赫纳] 所长，8时半结束。

10月7日 星期三

上午西德考古研究所所长布赫纳来所访问，邀我明年赴西德访问，告以可以在宦乡同志率领代表团赴西德签订协定时，请他们商谈纳入协定中。我并告以瑞士Bandi [邦迪] 来信邀请事。下午美国MIT的天文学及物理学教授K. Brecher [布雷彻] 来所访问，谈关于天文考古问题，自然科学史所薄树人同志及北师大刘同志陪同谈话。他还提起要翻印《中国天文文物图录》事，我告以可以与文物出版社商谈。傍晚偕苏秉琦同志访W. Franke [傅吾康] 教授夫妇，即在其家晚餐。闲谈至9时始告辞，他夫妇将于11日离京。

10月8日 星期四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开会，方毅同志主持，黄辛

白同志作说明，然后大家发表意见。最后通过单位及导师名单。关于我和吕叔湘、冯至提出的意见，决定不在这名单内，今年年底或明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增补名单，由学科评议组用通讯方式审核通过。又通过《评议组暂行条例》，并讨论证书样式。下午赴院部外事局，已接到法方介绍签证信，可以进行办理。返所，参加组织生活。傍晚，家中漆髹门户。

10月9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瑞士使馆、江苏农专苏东）。与王仲殊、乌恩同志商量向院部申请明年派留学生事。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会，由胡耀邦同志等讲话。晚间准备明天上午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座谈会上讲话，写了一首小诗《怀旧》：

前尘如梦又如烟，探古殷墟忆昔年。

客子归舟何日返，联床话旧共欣然。

10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参加关于台湾回归祖国的座谈会，发言者有五位院领导（梅益、张友渔、许涤新、马洪、彭达彰），八位老科学家（陈翰笙、沈从文、巫宝三、贺麟、尹达、严中平、费孝通和我），新华社、文汇报等记者在座。我因有外宾，便先返所。蔡斯博士来所后，由仇士华夫妇陪参观C<sup>14</sup>实验室。他原是西德人，1947年去美国，在Libby [利比] 的研究所工作，谈了一会儿，他便告辞走了。杜萑运同志谈钢铁学院召开的中国冶金史会议事。许景元同志由洛阳来，商谈开封宋城发掘事。下午赴所，将下星期报告的幻灯片试放一次。阅G. Daniel,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丹尼尔：《考古学简史》]。晚间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

附：《光明日报》10月11日第1版刊登10月10日座谈会的消息，标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著名学者座谈，表示愿与台湾学者携手促成民族统一大业》，其中发表了夏鼐、费孝通、罗尔纲3人发言，并发表发言者全部名单，共12名。罗尔纲与吕叔湘系书面发言。我的发言撮要是：“我们搞考古工作的，研究的都是多少千

年、多少万年前的事，为什么今天经过努力就可以办到事，反而做不到呢？我已向中国考古学会提出建议，今年12月在杭州召开第三次年会时，将邀请台湾的学者前来参加。会议结束后，他们可以去各地参观一些考古发掘工地和博物馆，探亲访友，增加了解，消除隔阂。”

10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丹尼尔《考古学简史》。11时许赴于光远同志家，商谈对外学术研究合作事（中美考古），他也不主张将研究权让于外国人，并且说方毅副总理下星期将赴美国谈交流合作问题，要我写一书面报告由他转交。下午将报告写好。晚间转交给他的秘书刘同志。阅毕丹尼尔《考古学简史》（pp. 1—219）。

10月12日 星期一

晨间柯俊同志来电话，劝我下午去参加冶金史会议开幕式说可以作为来宾，不算代表，不交费。上午赴所，与许景元同志谈洛阳工作事。写了两封信。与王仲殊同志商谈考古年会事。旋往建外永安里宿舍访张政烺同志，约后天来所开会。下午赴万寿路宾馆，参加冶金史会议。2时半开会，由中美双方柯俊、R. Madden [马登] 致开幕词，然后由钢院院长张之奇教授致辞，史密斯、巴纳、马登分别作报告，又遇及蔡斯，6时许结束。赴和平宾馆，出席招待会，8时半始散。

10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赴万寿路宾馆参加冶金史会议，Notis教授主持会场，由Prof. Jope [乔佩教授] 讲欧洲冶金史，是铜器、铁器在欧洲的起源。接着由我讲铜绿山的古铜矿炼炉，与我们的模拟实验。是用我与殷玮璋同志合作的名义，将在《考古学报》上发表。讲毕休息，我便返城了。下午阅周保叔同志等的《铜绿山古铜矿》的稿子，昨天才寄到，不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作为书面资料散发，我签了一些意见，给殷玮璋同志一阅。赴所，巴纳教授来辞行，明天离京，取去去年考古学年会论文目录。并谓在北京饭店住两星期，上了大当，原说25元一天（旧楼），结账按50元一天，钱带得不够，只好写个欠条，返堪培拉后再寄来，对此他很不满

意。

10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主持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会及考古所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下午偕王天木同志及祝大振（王天木的学生），赴虎坊桥市技术交流站，参观将在加拿大展出的《中国古代传统技术展览》预展，分作12个部分，周览后至休息室，与主持筹备事的祝一新同志及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黎光耀等一起座谈，至6时许始告辞返家。方闻教授来所，未遇，赠送*A Chinese Garden Court* [《一处中国的花园庭院》] 小册，介绍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的“明轩”。

10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赴万寿路宾馆，今天是中国古代冶金史会议最后一天。上午的讨论，由Madden [马登] 教授及柯俊同志主持，将前几天所提而未解答的问题，分为9类，逐题讨论，有的留在会后单独讨论，谈至11时半结束。我返家。下午返所，招待来所访问的外宾蔡斯等五人，及院中接待的乔佩教授夫妇。我于6时余偕蔡斯博士赴全国科协的宴会，席设和平门北京烤鸭店，共8桌，由科协副主席聂春荣、钢院院长张之奇等为主人，招待与会的中外出席这次会议者，外宾14人，中国代表约50人，由聂春荣、马登分别致辞；散席以前，外宾几乎每一位都讲几句话敬酒，所以搞到9时半始散。

10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为中外合作考古事，以电话与梅益同志联系。王<sup>予</sup>同志来谈关于兼职历史所事。高履芳同志来谈《敦煌石窟》出书事。10时许，冈崎敬教授率领的日本考古工作者代表团来所，12时余始告辞。下午赴所，黄烈同志来谈郭老著作编委会事。至绘图室商量铜绿山出土轱辘复原图。傍晚偕王仲殊、安志敏、徐苹芳、黄展岳、王世民至和平门烤鸭店，应冈崎教授之邀，一共三桌，我方除我所六人之外，还有历史博物馆的史树青同志，7时半即散席，因为他们要赶回涿县招待所也。偕王世民同志赴文物局招待所访麦英豪、熊传薪二同志，未遇，可能是参加方闻教授的答谢宴会。



10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乔佩教授来所作报告，题目是《C<sup>14</sup>测定年代与树木年轮断代学》。听众二十余人，一直讲到11时许，然后提问题到11时半才结束。下午赴所，写了几封信（张芝联、王明侯、瑞士使馆Bruffo）。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及仇士华、薛玉尧同志商定所中明年添购器材单子。蔡斯博士来，偕至家中，然后一起到康乐餐馆晚宴，由我作主人，还有乔佩教授夫妇，作陪有新来的院外事局欧洲处王处长（曾在西德使馆当过二秘）、安志敏、仇士华同志及翻译等。

10月18日 星期日

今天整天在家，阅姜斐德（Agreda Murck）与方闻（Wen Fang）所写介绍“明轩”小册子的《一处中国的花园庭院》（pp. 1—64），杰西·卡罗森在《东方艺术》21卷第1期（1975）所发表的《周汉玉器花纹》一文（pp. 36—55）。晚间吴震同志来谈，他新由新疆返京。后胡厚宣同志来谈历史所最近情况。

10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写了两封信（Bandi [邦迪]、王利器）。郭义孚同志来，将铜绿山出土轱辘复原图给我审阅，以便定稿上墨。晚间熊存瑞同志来，商谈毕业论文问题。他走后，我到杨一之同志处，谈了一会儿。

10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文物局黄景略同志来，谈洛阳汉魏故城东的电厂占地事。麦英豪同志来找黄展岳同志，我们座谈一会儿，他刚由美国随展返国。下午在家，助秀君整理衣箱，准备下月出国也。晚间至席泽宗同志处谈对外学术交流事。阅戴家祥《甲骨文字学的发展与王静安先生的方法论》（1—27页）。

10月21日 星期三

石兴邦同志由西安返京，谈西安事。院部副秘书长杨克同志来，谈史学1号楼已验收，已通过分配方案，又谈史学2号楼事。下午在家，理

发。写信给戴家祥同志。傍晚赴印度大使馆，乃大使夫人的老师Jams Cahill教授作一报告，关于明末清初西洋画对中国画的影响，疑为耶稣会教士带来的西洋画及洋书中插图使一部分中国画家受到影响，主要为远近透视及阴阳面明暗，以幻灯片表示之。闻M. Sullivan [沙利文] 去年在台湾时亦作过这题目的专题报告。遇及K. Riland [里兰]，今天刚到北京，将赴甘肃参观炳灵寺，约会巴黎再见。回信给叶显文、王锦光。

10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洛阳蒋若是同志来谈。下午赴所，写信给李铸晋、张光直及三木敦雄，李信中附去讲稿的序言二纸。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谈及戴幼和（家祥）的文章，乃为研究生的论文作序，校中出版社将其有关批郭的一段删去，故自印全文以分赠朋友。

10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将考古学会致台湾同行的信及新闻报导稿，请梅益同志批示。至外事局，商量亚洲考古会议停开事，及赴法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事。返所，参加中华书局与考古所洽商联合组织历代墓志汇编事，有中华书局的赵守俨、傅璇琮，及他们邀来的周绍良，我方是张政烺、徐苹芳和我，谈至11时始散。下午在家，同乡郑起凤同志偕孙瑞芹夫人来访秀君，谈及孙先生去世已10年，其夫人已76岁高龄，身体尚健。她们走后，我审校《广州汉墓》英文提要的校样。接着校正自己的《汉代的玉器》英文稿，以便寄往美国。

10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领取购物介绍信。返家，将《汉代的玉器》英文稿校改完毕。赴三里屯东七条联合国办公楼，参加联合国系统发展业务活动协调代表夏龙为庆祝联合国日举行的招待会。遇及瑞典大使Srmdfcet夫妇、第二外语学院院长唐恺、联合国全国委员会杨蕴玉主任等。大杨又谈及亚洲考古会议事，向之说明。12时许散会返家。下午赴中华书局，晤及谢方同志，取回向达同志的《两种海道图经校补》手稿。赴所，编《汉代的玉器》参考文献。晚间，开始誊录参考文献，阅《文献》第7

期。

10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华觉明同志来，他下星期（11月2日）将赴澳洲开会，告以巴纳的设想，希望其注意。傍晚石兴邦同志来，下星期将出差调查。今天整天搞《汉代的玉器》英文注释，及审校《广州汉墓》的英文提要。

10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熊存瑞同志要赴西安搜集写论文的资料，为之写介绍信给武伯纶同志。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所事。赴文物局，晤及谢辰生同志，关于考古学会年会邀请文物局领导参加事，他们都在开会，即托之转交。下午在家，《中国科技史料》编辑部钟少华同志来，为组稿事也。继续写《汉代的玉器》英文稿注释。

10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洛阳蒋若是同志又来谈，谓洛阳工作搞不下去了，想辞去行政职务，专搞研究云云。继续搜集《汉代的玉器》的注释出处。下午在家，开始为《汉代丝绸》英文稿作增订修改。晚间应邀赴友好宾馆访宫川寅雄先生，他偕夫人率领1981年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来华。宫川谈及明年邀学者去日本讲学计划。谈至10时半始告辞。（团员尚有早稻田大学中国美术史教授长岛健、画家加山又造、作曲家松村祯三、仅晤及长岛氏。）

10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及林泽敏同志，商谈所中明年人事编制，及研究生留所者分配工作事。下午偕秀君母女赴出国人员服务部购物，又至友谊商店购小礼品。楷儿返家，谓将于星期日随其导师王乃樑教授赴北戴河参加海岸冲积讨论会。

10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将《汉代的玉器》英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交陈思民同志

打字。阅Gervers, *Studies in Textile History* [杰弗斯：《纺织史研究》] 中K. Riboud [里布夫人] 一文。下午在家，校改《汉代的玉器》英文稿。傍晚素琴儿来，即宿自家。

10月30日 星期五

今晨，《光明日报》刊出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会开会消息，邀请台湾同行的信也摘要登出。我和苏秉琦同志商酌他致文物局咨询委员会的书面意见，打15份，今天下午送去。下午将《汉代的玉器》注释英文稿校对完毕，拟明天寄出。晚间赴王天木同志处，知道他明天也将参加文物局的那个会。

10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庄敏同志由洛阳返京，偕黄景略同志来所，商谈洛阳玻璃厂范围内唐宫殿保护事，决定由考古所洛阳工作站负责，所中派刘观民同志前往襄助解决，当然文物局将派人协作。苏秉琦同志来谈，告以明日将出差山东，我告以昨晚王天木同志的意见。午间在家中接常书鸿同志的电话，知他已返家。下午在家，与赵复三同志通电话，知教育部方面态度很僵硬，要另想办法交涉。与王仲殊同志通电话，他要我与于光远同志通电话，于答应向方毅同志请示，再与教育部交涉。

## 11月

11月1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写了几封信（戴家祥、许肇林、单先进、陈炎、周鸿翔）。本想到王世襄同志那里去，半路上遇到，便将我新出的《真腊风土记校注》送给他。下午偕秀君母女至甘水桥访鲍正鹄同志夫妇。返家，王世襄同志来家访问，谈昨天国家文物局开会情况，本人对明代家具的收藏，及将来陈列的想法。晚间阅钱锺书同志的《围城》，新儒林外史也。

11月2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部，晤及赵复三同志，谈川大、哈佛合作考古事。返所，日本第二次学术交流访中团的团员岗幸二郎、大泽一雄、高桥庄直、佐佐木鞠子及秋吉正裕五人来所，由安志敏、王仲殊、乌恩三同志陪同，我亦出面一见。新疆李遇春同志偕吴震同志来所访问，谈一会儿新疆考古最近情况。莫润先同志来谈，社科出版社变卦，拒绝出版考古所译出的Васильев [瓦西里耶夫] 的《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一书。下午赴院部，晤及梅益同志。

11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给张光直和周鸿翔二教授的信作修改。刘观民同志返京，谈随国家文物局的人去洛阳检查玻璃厂工作事。审改《考古》及《江陵雨台山楚墓》撮要的英译稿。下午在家。阅石兴邦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民族部落的鸟图腾崇拜及其有关问题》，写了1000多字的意见，主张暂缓付打印。王天木同志来，座谈了近2小时。晚间修改论文审查意见书。

11月4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晤及赵复三同志，商谈中美交流问题。至外事局取护照及机票。返所，有意大利外宾来所访问，让安志敏、乌恩二同志去接待。我写了两封信（Maury [毛瑞]、Riegel [王安国]）。下午在家，阅《纺织史研究》。晚间偕秀君赴法国大使馆，应沙耶大使邀请，为Liffe-Bicsherfelol亲王夫妇访华，遇及李可染、吴作人、彭炎等同志，9时许始告辞。

11月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旋至三机部礼堂，北京文物局放映有关文物方面的资料影片，有《镐头的愤怒》（破坏文物）、《打击走私犯》、《云中古刹》（大同华严寺）、《北京访古记》（北京文物遭到破坏）。后来还放映豫剧影片：关于岳飞的《精忠报国》，关于李闯王、李岩和红娘子的《血溅美人图》，未及幕终，我便回所了。与乌恩同志商谈所事，批了几个文件。至中华书局谢方同志处稍谈，取回订购的《真腊风土记校注》20册。下午在家，续阅《纺织史研究》。为《中国建设》修改《铜

绿山》一稿。写信复叶健吾同志。

11月6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阅《纺织史研究》，并作摘记。戈宝权同志借打电话，顺便谈访美情况。中午赴便宜坊，应意大利汉学家Lanciotti [ 兰乔蒂 ] 之邀，他是参加意大利外交部所派文化代表团来签订文化协议的。在座的有张芝联教授及大使馆文化专员贾连德，及兰氏另一女弟子。12时半开始，2时半始散，握手道别。赴所，王仲殊同志谈连日院党委开会情况，并谈今后工作。今日有国家文物局任际奉同志追悼会，我托徐莘芳同志代为致悼。晚间写信给王祥第及王锦光二同志。

11月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 ( Lawton [ 罗覃 ]、平凡社主编、Barnard [ 巴纳 ] ) 下午在家，修改《汉代丝绸》英文稿。晚间与于光远同志通电话，为川大、哈佛订协定事也。

11月8日 星期日

今日在家继续修改《汉代丝绸》英文稿。上午至邓力群同志处，他正在赶写人大代表的文件，我将中美联合考古拟议的事与他说了。他立即打电话给蒋南翔部长，蒋亦同意我的意见，以为不搞为是，邓要他管一管这事。邓叫我起草一说明，交给他转教育部。下午电视广播苏中女子排球赛，我队以3:0击败苏队。暄儿夫妇及琴儿母子，今天皆来家，一起用午餐，以知我与秀君下星期出国也。

11月9日 星期一

上午，日本西嶋定生、田边昭三、町田章三教授来我所，由我与王仲殊、安志敏，及今春去过日本的黄展岳、徐莘芳、王世民接待，谈至10时许始去。王仲殊、徐莘芳二同志陪他们去西安。我赴院部，将昨日所草的书面材料交赵复三同志审阅修改。下午在家继续修改《汉代丝绸》英文稿。

11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Michal [ 米沙尔 ] 偕同译员来所访问，他来华仅两个多月，礼拜六将赴西安游览访问。谈及到临潼秦俑坑能否拍照，并提出中法联合考古的建议，婉拒之。至宦乡同志处，他昨天刚由瑞典、西德归来，我汇报关于川大与哈佛大学联合考古事，他说西德也曾提出，已加婉拒。下午，赴院部将打印书面材料交赵复三同志，托转宦乡、梅益二同志。又与王刚同志商谈亚洲考古会议延期事。返家，将《汉代丝绸》中丝绸部分英文稿校正，明天交打印。晚间，王<sup>予</sup>、王亚蓉二同志来，携来沈从文同志赠送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部。至尹达、张政烺二同志处闲谈。

11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将托邓力群同志转交的书面材料附上一函，下班时送到他家中。与莫润先同志谈《大百科》外国考古组撰写条目事。下午赴礼士胡同观试放的科教片《万里长城》，约1小时，然后讨论修改意见。赴所，签署复河野靖信。晚间李有恒同志的爱人朱淑莲同志来，将陪日本别府大学访华团任翻译工作，来考古所访问也。

11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将《汉代丝绸》注释部分英文稿核校完毕，交给陈思民同志打印。下午参加党小组学习。写了几封信（Lely Dale [ 莱利·戴尔 ]、Peter Olds [ 彼得·奥尔兹 ]、潘柏林）。晚间修改打印稿。

11月13日 星期五

晨间赴于光远同志处，送他日文版《论文集》一册，谈中美合作事。上午赴所，王仲殊同志昨晚由西安陪日人西嶋定生、田边昭三等返京，谈《大百科》编写事，安志敏明年赴日事，明年招研究生事。将英文稿交李铸晋教授。下午在家收拾行李，5时30分由家出发，7:30乘法航由京赴巴黎，秀君偕行。

11月14日 星期六

当地时间晨6时半抵巴黎，下榻Cassette [ 卡塞特 ] 街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国常驻代表团宿舍47号，代表团副团长陶均及文化科赵章云二

同志来接，戴学绍表弟偕子女亦来。早餐遇及代表团团长苏林大使夫妇。饭后偕秀君至附近之卢森堡公园散步。下午偕赵章云同志往访学绍表弟。赵君走后，宪斌表婿陪我们去蓬皮杜文化中心游览。6点返金泉饭店，即在其家晚餐。赵同志接我们返招待所。

11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偕秀君赴附近散步。天阴，返招待所。审阅《中国考古新发现》英文稿。10时半进膳。11时朱克嘉同志来，偕往逛大街。星期天几乎都关门，她有事先走，我们返招待所。赵章云同志送我们到金泉饭店，学绍表弟设宴招待我们。饭后闲谈，9时半与赵同志一起返招待所。

11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偕赵同志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大楼，乃1958年所建，在Miollis街。由赵同志介绍我给HSCM [《人类科学文明史》] 编写委员会秘书Ulrika Von Haumeder，乃赴会议室，10时开始，由德拉特教授介绍从前经过和此次议程。上午谈本书体例，上下限等，下午谈新石器时代。散会后返招待所。晚饭后，朱克嘉同志来，偕往外边游览，坐地铁到Place Concorde [协和广场]，然后步行回家。

11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继续开会，谈第2部分新石器时代，及各地区新石器考古情况。下午继续讨论，并对全书及第1卷的体例提意见。最后，要各代表将负责的各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简况写成书面材料，明天交给小组。晚间委员会副主席Charles Moraze夫妇招待会。散会后，返招待所，草拟书面材料。

11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继续开会，各人缴交书面材料（我在会后补交，Diop则会后将来补寄）。提早散会，由Haumeder秘书整理材料，写成会议纪要。下午继续开会，通过会议纪要，闲谈一会儿，即行散会。今天下午秀君由朱克嘉同志陪同去Barbes Rochechowert一带购物，回来晚餐后，我偕



秀君至Vaurigurd街的Segalen [ 色伽兰 ] 家中，他夫妇招待我们，谈至10时始告辞。

11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赴附近Tati购物，返招待所，K. Riboud [ 里布夫人 ] 派车来接，一起到Relain Napolen午餐，有侯锦郎、M. David及Lion-Goldschaidt二位老妇及年轻的汉学家Jean Paul Desroches作陪，饭后至Guimet [ 吉梅 ] 博物馆，有招待会。代理馆长Le Bonhens，日本学者秋山光和，及J-F. Jarrige夫妇等，参观部分陈列品，Jarrige又让我到他的工作室去参观他在巴基斯坦所发掘的出土物，为新石器早期物。由博物馆出来后，侯锦郎又引我到法国科研中心的敦煌写本小组，相去不远，遇及Michel Soymie [ 索瓦米埃，中文名“苏运鸣” ]、Monier [ 中文名“梅弘理” ] 及J. Gernet等，参观他们的工作室，又参观书库，告辞返招待所，7时许，Segalen夫妇来。一起赴Cernuschi [ 塞努齐 ] 博物馆，V. Elisséeff [ 叶理夫 ] 邀我们晚餐，叶理夫夫人亦攻中国考古学，饭后参观博物馆及仓库中安南出土瓷片。据云，其弟Nikita在苏丹古港Aydhab发掘出土的瓷片，有些与之相同，返家已近12时。

11月20日 星期五

Segalen夫妇驱车来接我们出去游览。先在城中游览一周，然后出城，经Sevres，在附近一公园中小饭馆进餐，然后赴凡尔赛宫。进大门后，有Louis XIV [ 路易十四 ] 铜像，先游宫后御花园，然后至宫内，上楼，经镜厅（Hall of Mirror），至皇后区（Queen's Site），皇帝区（King's Site）等。返城中招待所已6时许，稍息后，Dr. J. C. Gärden驱车来接，除我二人外，还有Dr. Jarrige夫妇，及地理学家某君夫妇。饭后返招待所已12时许。

11月21日 星期六

晨间侯锦郎君偕同梅爱林女士来接我们去游览。先在城中游览至圣心院，这里为巴黎最高处，可俯瞰全城。下午赴St. Germainen-Laye，离城约20公里，有旧城堡及公园，Museum of National Antiquition [ 国家古物博物馆 ] 即在城堡中，分石器、铜器、铁器时

代，及罗马高卢时代，为法国本国出土古物之最佳博物馆。返招待所已近6时矣。

11月22日 星期日

今日上午10时早餐。教育部高沂副部长等由日内瓦开会返国途径巴黎，代表团一共八人，由常驻代表团组织出去游览。我与秀君去访学绍表弟，他引我们去他的住家处，离店不远，原来想让我们住在这里。座谈一会后，又至金泉饭店，留我们午餐。下午2时宪斌表侄与其妹及其幼女一起驱车出来游览，经Place de Nation [ 民族广场 ]，至Place de la Bastille [ 巴士底广场 ]，有高达52米的铜柱，上立自由神；又至Place de la République [ 共和国广场 ]，有一座立于圈座上的铜像，像戴桂冠，座前有一铜狮。至Opéra [ 歌剧院 ] 附近停车，步行至Place Opéra [ 歌剧院广场 ]，与他们告别。返招待所，校改《中国考古新发现》英文稿。

11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偕赵章云同志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他去办事，我去秘书处访问河野靖先生，谈三件事：（1）《中国考古新发现》英文稿定稿问题，答应明天可以交稿；（2）亚洲考古会议延期后，明年不开，但后年可以考虑，请他来信提出要求；（3）古代陶瓷会议事，答应转告组织单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年无款可供津贴。谈毕后，他想约我共进午餐。婉却之。至赵章云同志处，一起返招待所。午后，我与学绍父子去银行，将汇款结算，以便偿还机票垫款。然后，宪斌表侄夫妇偕我们赴Lafayette百货商店，时近圣诞节，该店已装饰一新，犹如我国前几年五一节及国庆游园中的游艺场，进内只看了服装部及玩具部，时已晚，乃告辞返招待所，将《中国考古新发现》英文稿交赵同志转交，仅有7种插图尚待加工，将来寄来。

11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K. Riboud [ 里布夫人 ] 派车来接我到她的工作室，有标本数柜，主要为印度的纺织品，工作室有幻灯放映机，有她的学生Christine Kontler，攻中国佛教艺术，又至她的书房，有书数架，又有照片及显微

胶卷资料书匣。返工作室，用茶点，送我几本书，并告辞返招待所。午餐后，偕秀君乘地铁至Tati百货大楼购物。晚5时余，偕秀君至Segalan家，他约我一谈霍去病墓石马与陕西省博物馆石马的关系，及南京附近南朝石刻等问题，约谈一小时，后来朱克嘉同志及前驻华大使商务参赞Mr. Duquin亦来。Duquin谈到在北京筹备出一法文期刊，发表关于文化方面的文章，已经与北京出版社谈好每期1500份，印费9000元，但最近出版社说要21000元，这事只好作罢，他说是否与李爽事件有关。我答以这是两码事，没有关系。他谈些北京新建筑，说不喜欢新建筑洋火盒式的高楼，谈至7时半告辞返招待所。

11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天阴。早餐后偕秀君去协和广场，法国大革命时，此处便是断头台之所在，1793—1795年之间，除路易十六之外，被刑者达1343人之多，当时名为革命广场，后改名为协和广场。中心为由埃及移来的RamesesII [ 拉美西斯二世 ] 方尖塔碑，旁边有两喷泉，代表海运，周围有8座女神像，代表法国8省省城（包括Strasbourg [ 斯特拉斯堡 ] 城，当1870年割让与德国后，曾加遮盖，1918年胜利收回）。至Tuileries [ 杜伊勒里 ] 公园，16世纪所建，在八角池边照相，由此处经La Madeleine [ 马德莱娜 ] 教堂，东北行至歌剧院，在附近购些纪念品，返招待所，将近1时。午膳后稍息。2时许朱克嘉同志来，陪秀君出去购物并浏览。我们一起坐地铁至St. Lazare分手。我到金泉饭店将账结清，秀君往返机票6000法郎。晚间收拾行装，又至田同志处结账，食宿及交通费1410法郎，在外用餐及一般交通皆不在内。清算后，明天兑汇美钞以偿清。

招待所黑板上通知：“今天11时法国‘李爽委员会’将在我国大使馆举行示威游行，希望在11时至下午5时之间，不要上11号来。”闻为女演员德·赛兰及电影导演帕·谢罗等领导之下进行示威。

11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偕秀君出外散步，由Renre街北行一直至Odeonb，顺便至银行换款。返招待所。午后休息，将行李捆扎好后，学绍表弟全家来送行。赵章云同志另用一车，于4时许一起离开招待所，与田同志告别。5时许

抵机场。Dr. Jarrige夫妇带着二小孩亦乘这班法航赴卡拉奇（Karachi），到巴基斯坦进行考古工作。行李过磅，以书籍一箱过重，超过8公斤，经商量后允许免费，与学绍一家及赵章云同志一起照相，告辞上飞机，6:30起飞。

11月27日 星期五

晨6:30抵卡拉奇（巴黎时间为2:30），停一小时继续飞行，巴黎时间10时抵北京（北京时间为下午5时）。所中派了两车。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来接，家中有暄儿父女及楷、炎二儿。

11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遇及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所中一切如常，唯史学1号楼划归我所部分，尚未交来钥匙。考古学会年会一切已筹备就绪，“三十年考古”亦可如期交稿。遇及徐苹芳同志，将《中国考古新发现》英文稿插图交之修改。下午赴北蜂窝铁道部招待所人大北京代表团报到。今天上午已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一次全体党员会议，我请冯至同志告诉我要点，晚餐后返家。

11月29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人大预备会，选举主席团及通过会议议程等。至张政烺同志家，知他今年不能出席考古学会年会，又与傅学苓同志谈郭老考古著作出版事。下午在家，整理日记。晚间至王则诚同志处闲谈。去胡厚宣同志处未遇，后通电话，知杭州之会他可能去不成。

11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卢兆荫同志谈《考古》稿子事，有两篇文章要我审阅，一是《广东曲江南华寺南朝墓发掘简报》，一是书评。偕韩康信、潘其风同志往劲松区访杨希枚同志，商量整理殷墟人骨标本事。下午参加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开幕式。由叶剑英主席主持会议，赵紫阳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第一部分当前经济形势，第二部分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十大方针）。

# 12月

12月1日 星期二

上午继续开大会。赵紫阳总理继续报告第三部分：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接着财政部王丙乾部长作1980年国家决算和1981年国家概算执行情况报告。下午阅读文件。我到院部，向宦乡同志汇报此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情况。又赴鲍正鹄同志家中，还给他巴黎地图，闲谈一会儿。他现已提出辞职，在家不上班，自谓闭门读不急之书。晚间审阅稿件。

12月2日 星期三

上午赴铁道部招待所，参加小组讨论，由周林同志主持。常书鸿同志来，商量关于提案事（敦煌资料研究）。下午继续小组讨论赵紫阳总理报告，发言颇踊跃，我也发了言。今年北京代表团由五组扩为七组，我与冯至、华罗庚、吴仲华、李何林、王言昌、李建平等由第一组改为第三组。

12月3日 星期四

上午阅读文件。我到所中去，将审阅过的稿件交给黄展岳同志转交卢兆荫同志。图书室送来订购外文书，作了审查。写回信给武伯伦同志。下午赴北京代表团参加小组讨论，由吴仲华同志主持，今天讨论第一部分，华国锋同志亦来参加。晚间集体观看意大利电影《父子情深》。

12月4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小组讨论。午后与同室鲍文奎同志（研究黑小麦的专家）谈中国农业的起源问题。我借给他何炳棣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一书。下午继续小组讨论。晚间，起草此次去巴黎参加会议的报告。

12月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将昨晚所写汇报交打字。赴人大北京三组，继续参加小

组讨论。散会后，遇及白寿彝同志，将《真腊风土记校注》一书赠送给他，并请他转交一本给苏步青同志。午后将假条交给秘书处，算账和退回文件。返所，将《考古》第1期《喻皓〈木经〉考证》一文校样校阅一遍。晚间至所中，将巴黎会议汇报打印稿校阅一过，留交乌恩同志转交给外事局，又写一封信给赵章云同志。返家已10时许。

12月6日 星期日

上午将《考古学报》第1期的《湖北铜绿山古铜矿》一文校样校改一过。午后上飞机赴杭州，秀君偕行。同机尚有王仲殊、安志敏、佟柱臣、徐苹芳、王世民、殷玮璋、周永珍、韩悦等，还有外单位的高履方、陈滋德、赵光林等同志。三时一刻起飞（实际上是3时半），抵杭州已是5时许。秀莲妹偕同泮甥夫妇及两个孙儿来接，秀君便跟他们走了。我与参加会议的各同志同乘一大轿车赴浙江宾馆。秘书处设在1号楼，即林彪的704号工程的所在。我们住在5号楼，乃招待外宾的高级宾馆，我与王仲殊同志分别住217和215号，苏秉琦同志亦住单间（211号），其余皆二人一间。晚间与秘书处的王世民、徐光冀、殷玮璋三同志，谈会议日程的安排。散会后，洗一个澡即入睡。

12月7日 星期一

上午乘车赴泮甥处。下午4时车子来接我回去，因为省文管会负责同志李远和胡一元二位同志来拜访我们，稍谈后即告别。晚饭后开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会，7:30开会，通过会议日程，接受新会员，及下次开会地点和时间（拟后年在郑州），9时半始散会，连夜草拟明天的发言稿。

12月8日 星期二

上午8时半，中国考古学会第三届年会开幕，当地党政领导有省委常委、王家扬副省长，省委宣传部商景才部长，李远副部长（兼文管会主任），胡一元及叶遐修副主任（兼年会副秘书长），省社会科学所朱文俊所长。今日由苏秉琦副理事长担任主席，我作报告。王仲殊秘书长报告会务，王省长致贺辞，接着省文管会、博物馆及社科所致贺辞，会后合影留念。午后分4小组开会讨论。我参加第一组及第二组。晚间观

法国电影《蛇》。

12月9日 星期三

今日上、下午都是小组会，宣读论文及讨论。上午我在第一组，有杨德标《试论薛家岗文化》、朱江《新石器时代的空间和时间关系问题》、蒋廷瑜的《广西新石器文化》、广东曾骥《论西樵山文化》等。午后，周邦基同志来谈，已三十余年未见面，仍在杭州第五医院，半退休，兼任农工民主党杭州市委副主任，谈到3时许。送他至四眼井，顺便一起谒章太炎墓，在张苍水墓之旁，在花港公园西大门外，相去不远。返家，阅读文件。晚间，沈炼之、王锦光、徐规三同志来谈，接着温州专区徐定水同志（地区文管会）、李思馨同志（地区博物馆）等二人，及省社科学所经济史组陈学文同志等来谈。接着大会秘书处开会，汇报前两天情况。

12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第一组的讨论，有刘军《河姆渡文化的再认识》、莫稚《广东新石器文化》、赵青芳《江浙新石器文化》、张瑞苓《陕西前仰韶文化——老君台文化》。下午参加第二组的讨论，有镇江市博物馆的《论湖熟文化》、罗宗真《六朝青瓷产地及原料与青瓷发展的关系》、高至喜《湖南青瓷》、朱伯谦《浙江青瓷》、安金槐《河南青瓷》。后又到第一组，5时半散会。晚间电影晚会，有《龙泉窑》、《西泠印社》、《天台山清寺》及故事片《乡情》。返舍，与王仲殊、殷玮璋二同志商谈两个呼吁书的定稿。

12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集体赴浙江博物馆参观。先参观历史考古部分，由河姆渡文化至良渚文化遗物，然后为商周铜器至唐五代瓷器。楼上为瓷器专题，由西汉白陶原始瓷至东汉青瓷，浙江越、婺、瓯三大名窑，及革命文物。又至文澜阁，参观杭州史迹展览。出来至仓库，参观发掘品。十一时一刻返招待所。下午1时半出发，游览六和塔，我偕王仲殊同志直登最高一层。此塔外面13层，高59.89米，登临后可下瞰钱塘江及钱塘大桥。晚间7点，省文管会约学会常务理事座谈，至10时半始散。

12月12日 星期六

今天上、下午都是大会报告。上午有赵青芳总结第一组论文及讨论，冯先铭总结第二组论文及讨论，还有牟永抗（浙江新石器）、黄宣佩（上海地区崧泽新石器）及李蔚然（南京六朝青瓷来源）。下午有任世龙（龙泉窑的分期）、孙守道（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初师宾（居延汉墓防御器物）、马承源（汉代蒸馏器）、李家和（江西营盘里遗址三叠层和年代）。散会后，谢辰生、王承礼二同志来谈明年拟召开一东北边疆考古会议事。晚间秘书处开会，谈明天最后一天的工作。起草明日的闭幕辞。

12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开会，讨论下届年会地点及时间。决定于1983年3—4月间在河南举行，又通过编辑《第三次年会论文集》的几条办法，最后讨论建议书：（1）提高田野考古工作水平；（2）保护文物工作。讨论后者时，陈滋德、谢辰生、高履芳三位同志提出增入“建议国家尽速公布《文物保护法》”。有同志反对，因为文物局草拟一个《文物保护法》，有“文物市场”、“文物出口”等方面条目，虽然已报国务院，实则非大加修改不能用，无益有害。后来决定加入“完善及加强法制”一语。11时半始散，参观这704号工程的地下工程，1号楼下直通3号楼又通到外面，林彪打算以此为司令部。午后2时年会闭幕式，王仲殊秘书长报告上午理事会的决议，我和苏秉琦同志分别总结此次大会讨论，最后宣读两个呼吁书，4时半散会。

12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偕秀君去访浙大杨杰同志夫妇，泮甥作陪，已三十余年未见面，五人一起游玉泉。午饭后，相偕至“玉泉观鱼”，返浙大，向之告别。赴杭大王锦光同志处，他上课去了，由其夫人及儿子招待我们，并约徐规、倪士毅二同志来谈，锦光同志上一堂课后，亦来参加聚谈。大家一起游黄龙洞，为道教胜迹，曾遭破损，现已修饰一新，有方竹、鹤止亭、黄龙洞诸胜，碑刻尚余1942年乐清傅式说任伪省长时所立的重修碑。他们要留影为念，然后与之握别。乘车返湖滨，《中国日报》记者谭铁民同志来，送来一篇新闻稿，酌改几字。



12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偕秀君及秀莲妹、泮甥一起去游湖。晚饭后与王锦光夫妇告辞，然后偕秀君及泮甥至卖鱼桥立人表弟家，向三姨母辞行。返舍，收拾行装。

12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朱伯谦同志随车来接我们赴车站上车。泮甥代购车票，只买到硬席，朱伯谦同志找熟人改换为游览车软席。9:40开行，下午6:10抵南京新站，罗宗真同志来接，下榻丁山宾馆5号楼240房间。

12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天阴，罗宗真同志来，陪我们赴南京大学去访问旧友王栻、管雄二同志。告辞后，我与秀君往参观南京大桥，乃1968年落成，为建国以来大工程之一，从前火车分节轮渡，要二小时许，现则不到几分钟即越过大江。原拟游玄武湖，天阴微雨，乃作罢。

12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赴南京博物院。进门，李逢春同志即出来相迎，已32年未见面矣。黎忠义同志亦来。至会客室，姚迁院长、赵青芳副院长陪我们闲谈。少顷，考古部同志及宋伯胤同志也都来叙谈，并拿出良渚文化墓葬所出玉器，汉墓所出金器（包括广陵王金玺）及错金银兽形灯、鎏金博山炉等，皆前所未见。告辞出来，返丁山宾馆。下午游览梅园新村纪念馆、旧东王府（现为太平天国史迹展览会）及其旁的瞻园（乃藩署之花园，最近修复假山，为南京唯一保存完整的园林。闻假山的恢复，系刘敦桢教授等的设计）。

12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宾馆休息，收拾行装，偕秀君散步，至山下丁山百货商店购物。11时许由宾馆动身，赵青芳、罗宗真二同志来送。12:40登机，飞行约一小时半，于2:15抵北京，俯视白雪皑皑，知近日曾降雪。楷儿及司机小汪来接。

12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翻阅近半个月来的《人民日报》。午后，广州中山大学许肇林同志来谈，他是来京参加华侨历史会议的，今天上午会议结束，成立华侨历史学会。我是为了编写《真腊风土记校注》，与许同志开始通信，今天才第一次见面，知道他于1949年返国时才13岁，曾在金边读过书。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

12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王仲殊同志亦于昨天返京，与王廷芳等一起商谈所事。乌恩同志传达19日院中外事工作会议精神。下午在家，为胡乔木同志来信关于秦俑坑是否属于秦始皇随葬坑一问题写答案。

12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部，因为星期六院中要开全院的会，汇报人大及政协开会情况。我院人大代表有十余人，但今天只有六人到会，即刘大年、吕叔湘、任继愈、李彦、许涤新和我，大家讨论一会儿，决定推许涤新同志代表大家来汇报（政协委员亦十余人，闻推张友渔同志）。散会后，到宦乡同志及赵复三同志处，谈川大与哈佛大学合作事，闻现已作罢。返所，徐苹芳同志谈明年洛阳工作事。下午在家，阅毕王锦光、洪震寰合写《中国古代物理学史话》（1—190页）。

12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为《考古》审阅稿子（罗宗真的《忆尹焕章同志》）。偕石兴邦同志赴第一招待所访武伯纶、史念海二同志，武老是参加民盟的会，史公是参加编绘大地图集的会。下午在家誊抄《临潼秦俑坑的主人》一文。阅《大丈夫只能向前》（回忆古生物学家杨钟键）。

12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召集各研究室主任，布置年终汇报及总结，决定1月4日开始，春节前结束。下午党组织生活，传达中央文件。散会后，李虎侯同志来谈明年赴丹麦开会事。

12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商谈所事，又与王仲殊、安志敏、乌恩、郭振禄四同志商谈研究生工作，决定提名研究生博士生导师增添名单，我所增三位（苏秉琦、安志敏、王仲殊）。并决定下月中旬召开所中学位委员会，依照研究生院布置，重新评定硕士学位导师名单。下午赴所，与徐苹芳同志谈杭州临安故城勘探工作事。卢兆荫同志送来推荐《考古学与科技史》一书为科学出版社评奖候选书的意见稿。晚间，阅人大此次所发文件。

12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听许涤新、张友渔二同志的关于此次人大及政协情况的报告。会后至梁寒冰同志处，谈及为郑天挺先生在北京开纪念会事，及杨希枚同志工作事。又将致胡乔木院长的信和关于秦俑坑的一文托梅益同志转交。下午赴所。将昨天卢兆荫同志送来的稿子退还给他。与徐苹芳同志谈第三研究室明年工作计划（魏晋邺城、南宋临安城遗址及洛阳唐城）。对我所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写《中国考古新发现》要修改的七幅插图作审定。

12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审阅王仲殊同志《中国古代都城概说》的提要。写了几封信，下午继续写信（李铸晋、赵章云、戴学绍、姚迁、罗宗真、朱伯谦、周鸿翔）。吴汝祚同志来谈山东发掘滕县殷墓，及接到日本第31届亚洲和北非国际会议邀请书事。晚间阅人大文件，拟明日全部交所中人事科保存，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

12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将昨天所写的信发出。与王仲殊同志商谈他的论文。吉大张忠培同志来谈。下午赴所，将昨天所写的信誉清后发出。

12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与王仲殊、王廷芳、林泽敏三同志赴建外宿舍，探视牛兆勋同

志的病，并至尹达同志处谈杨希枚同志的殷墟人骨资料事。尹达同志除哮喘旧病（今年未发）外，又发现一目白内障失明，但是精神仍不差。下午在史学1号楼世界史所观美国电视剧《大屠杀》，描写纳粹时代（1933—1935年）一家犹太人的遭遇，连台三大本，自一时半至九时一刻（中间两次休息15分钟）。

12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听传达最近（15—23日）中央召开的各省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中央领导人讲话。下午至人骨研究室与韩康信、潘其凤二同志谈。然后赴劲松宿舍区访杨希枚同志，借来《中研院五十周年论文集》第二辑（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又谈及殷墟人骨研究事，杨同志允与吴汝康同志商量。返家，阅新借《论文集》中有关历史考古诸篇。

12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留学南京大学的美国堪萨斯学生白真妮，假期由南京来京，来所访问。张子明同志作陪。下午至王天木同志家访问，他略谈这次政协会议间对于保护文物的讨论，以政协曾组织一代表团，由萨空了同志率领至陕西、河南、山西调查访问，对于各地破坏文物情况有所反映也。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闲谈。返家，写了几封信（张孟闻、沈炼之、王棣、董恩正）。

今年出国的任务加以控制，只出国两次：（1）应美国堪萨斯大学的邀请（两次公开讲演，六次研究生讨论班）。（2）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科学文明史》第1卷的编写委员会。

国内活动：（1）人大五届四次会议（11/30—12/6）；（2）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杭州）（12/6—19）。

今年出版了：（1）《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2）《瑞典所藏的中国外销瓷》（《文物》1981年第5期）；（3）《〈梦溪笔谈〉中的喻皓木经》（将于《考古》1982年第1期中发表）；（4）《湖北铜绿山的古铜矿发掘》（与殷玮璋同志合作，将在《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中发表）。

[1]编者注：此处人名原缺。

# 1982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五

今天在家。阅《中研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的钱穆、石璋如等的论文，及附录中蔡元培、朱家骅、胡适及王世杰四人与中研院关系的文章。午后同乡徐婉维来谈。傍晚，石兴邦同志来谈今年工作事。

1月2日 星期六

在家阅苏秉琦、安志敏二同志关于三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文章。下午，同乡张国辉来谈。

1月3日 星期日

今日上班，收到日本及美国寄来的贺年片，国内也有两张。但是寄月份历的这次不多了，只收到意大利使馆、法国金泉饭店（表弟戴学绍）及香港（蔡加源和吴伊望）寄来的。上午赴劲松区访杨希枚同志，一起到古脊椎所访吴汝康同志，一观新出土的云南禄丰的腊玛古猿标本，头骨及牙床已有六个，牙齿达四百余枚云。又商谈殷墟人骨研究事，据云已将材料交张振标同志了。下午在家。审阅河南考古文物所编的《巩县石窟寺》图录，有安金槐序言，陈明达、莫宗江、安金槐、贾峨的文章。晚间，杨一之同志送来杨熙龄同志的一文，评介萨维奇的《中国陶瓷史》一书。

1月4日 星期一

今天起，所中举行年终田野工作汇报。上午有石兴邦报告渭水流域调查，王吉怀报告河南裴李岗文化，赵信报告甘肃调查。下午有陈超报

告湖北调查，邵望平报告山东滕县商墓。

1月5日 星期二

继续汇报。上午，安志敏谈新疆调查，为写《中亚史》头二章之用也。然后第二研究室继续汇报，胡谦盈报告陕西长武先周文化遗址。下午有刘随盛报告宝鸡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张长寿报告陕北石楼等处调查。晚间写对于《巩县石窟寺》稿本的几点意见。

1月6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参加全院党员干部会，听马洪同志关于经济形势的报告。下午所中继续汇报，有郑光贵报告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高天麟报告襄汾陶寺的史前彩绘陶墓葬。

1月7日 星期四

上午继续汇报，卢连成报告宝鸡秦代墓群的发掘。下午，有殷玮璋报告琉璃河西周墓，杨宝成报告安阳队的调查及车马坑发掘，张长寿总结第二研究室的工作。接着是第三研究室的李遇春报告西安汉城的未央宫遗址（寝殿）发掘。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横崛克己来访王仲殊同志，散会后遇及，稍谈一会儿。与李虎侯谈出国开会事。

1月8日 星期五

上午，有刘庆柱报告秦栌阳城发掘及汉太上皇陵调查，马得志报告唐城大明宫的发掘，段鹏琦报告洛阳汉魏城太学遗址发掘。下午，有杜玉生报告洛阳汉魏城永宁寺发掘，杨虎报告内蒙昭盟工作，敖汉旗的红山文化，周家地的夏家店上层墓地（西周末年春秋初年）。

1月9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王廷芳同志以发烧未上班，不知昨天赴院部交涉新房子钥匙事的结果如何？赴院部，将《中国考古研究》一册托值班室赠送与胡乔木院长。至历史所访梁寒冰同志，谈及为郑天挺先生开纪念会及杨希枚同志工作事。又至建外宿舍访尹达同志，谈及杨希枚事及文物保护

问题。尹同志说及人大尚钺同志已于前天去世，又谈及为李济先生写传略事。下午赴所，将写李济传略事交给《考古》编辑室。审阅《考古学报》英文提要。楷儿寒假返武功探亲，送之至车站。

1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继续审阅《考古学报》英文提要。准备明天的报告。晚间电视，中国与新西兰的足球赛，以1比2负于新西兰，不能出线到西班牙。

1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在全所会上做总结报告，主要是谈田野工作，并布置明年的工作计划。下午在家阅吴汝康之《三十年来的中国古人类学》。

1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安志敏、乌恩三同志谈硕士研究生重加审查事。又至技术室参观曲阜文管会托复制孔庙礼器22件，闻费时1400来工，而所中领导事前竟不知道。下午赴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华书局成立70周年纪念会，有李侃、周扬、李一氓、王子野等同志讲话。晚间阅《学林漫录》第4辑中的一些文章。

1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外事局，商谈外事。至梅益同志处，商谈研究生院及硕士事。返所，与殷玮璋同志谈修改《铜绿山铜矿》一文事。下午赴明星电影院，所中组织看电影（日本片《风雨黄昏》）散场后至所，与王仲殊同志谈所事。晚间与张友渔同志通电话，约明天去谈《文物保护法》事。阅毕《学林漫录》第4辑（1—101页）。

1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偕徐光冀同志赴院部，见到张友渔同志，谈《文物保护法》事。下午应常书鸿同志的约，到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去探访他，才知道是2月4日要召开敦煌研究的座谈会。傍晚去瑞典大使馆，Sundefedet大使宴请宦乡、王光美等社会科学院同志及对外文委李同志等。



1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商谈安阳妇好墓的报告出来后的文物分配问题。审阅周本雄同志的《新石器时代的家畜》一文。王静如同志父子来谈。下午在家，校改《中国建设》杂志社送来的《铜绿山古铜矿》一稿的英文译文。

1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赴文物局，晤及罗哲文同志，偕同赴武英殿参观敦煌壁画展览的预展，准备去日本展出。遇及文物局的领导，才知道今天是他们来审查，有任质斌、孙轶青、齐光、马少川、彭则放、沈竹、郭芳为等。常书鸿同志夫妇亦来。共57幅临摹本。任局长因事先走了，我们留下来座谈一会儿。午后我偕张政烺同志一起来所，开学术委员会，审查硕士研究生授予学位事及年终总结。裴文中及尹达二同志因病请假，宿白同志由北大来参加，共10人，通过4名。晚间审阅《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校样。

1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将《考古学报》今年第1期校阅完毕。下午阅美国宾州大学博物馆*Expedition* [《探险》] 1981年夏出版的23卷4期的几篇文章。及Pelliot [伯希和] 遗著*Grottes de Touen-Houang, Carnet de Notes de Paul Pelliot* [《敦煌洞窟——伯希和的笔记》] 第1册(1981)。

1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王廷芳同志去医院回来说，已于星期六拿到新房子钥匙，商量新房子的分配方案。下午世界史所为我所放映电影《间谍》及《谋刺戴高乐》。建中及建钢二外孙寒假来京，由车站来自家，午后即到他们的母亲那里去。阅潘光旦的*Chinese of Jews* [《中国的犹太人》] 一书英文版。

1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赴鲁迅博物馆，参加国家文物局的春节茶话会，我因有沙博理

(Shapiro) 的约会，提前退席。抵所，则沙博理已提前来，坐在车中。请他进来，谈至11时半左右始去。他是犹太人，要写一篇开封犹太人的历史，介绍给外国人。下午在家，阅院部关于向中央汇报提纲的讨论稿，提了一些意见。

1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赴民族文化宫，参加中科院图书馆组织的科学家与图书情报工作者春节座谈会。下午赴宋庆龄主席故居，参加《中国建设》创刊30周年纪念会，赵玲珠同志在门口迎接。先由总编辑爱泼斯坦致辞，黄华、朱穆之及史密斯在会上讲话。邓颖超及朱学范分别打电话或写信来祝贺。参观宋庆龄主席故居，然后赴鼓楼西大街访鲍正鹄同志处，正在院中开会。

1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谈《甲骨文合集》的序言。至王则诚同志处，谈镇墓文的道教思想。

1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赴华侨大厦，访由法国返国的左景权先生，留了长胡子，几不认识，谈了一小时，主要是他谈在巴黎研究敦煌写本的情况。下午在家，梅益、鲍正鹄同志代表院部来贺年。后来，郭沫若著作编委会同志偕郭素英同志（郭老女儿）代表郭著编委会，送来水果一袋、一品斋笔一盒。阅《近代史所集刊》第7册（1978）几篇文章，尤其是《中研院与蔡元培》一文。

1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日本广播电台邀请事，对《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提意见事。又写了几封信。下午在家。文物局任质斌局长偕谢辰生同志来访，谈文物保护事。阅《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修改访法日记。

1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偕安志敏同志赴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组织的春节团拜会，参加者达5000人，由胡耀邦同志主持，李先念同志致祝词。今年的会，清茶一杯，不摆糖果。今年任务，修改宪法。今年工作，要抓精简机构和打击违法乱纪。然后各民主党派代表发言，有朱学范、胡厥文、费孝通等，最后文艺节目。我与民族所翁独健、牙含章二同志同席。翁同志谈最近赴美国印第安那和波士顿两处共50天的情况。我与安同志散会后赴裴文中同志处贺年。前次见面后，他曾进医院一次，病状还是没有改善，也没有恶化，已戒烟。由其夫人招待谈话，他一语不发，听说说话困难，偶发一语，连他的夫人也听不清。但最近知道春节将届，要求到自然博物馆视察一次，因为他还兼任该馆馆长。他的夫人以汽油紧张派不出汽车来接为辞，加以拒绝。谈一会儿返家。下午不上班了，赴癯叟先生处，适王则诚同志亦在座，大家作乡谈。此叟已是温州方言所谓“老懵懂”，说话有点颠三倒四，并且健忘，问话常重复好几次。至黄宗甄同志处，正在审稿，他说浙大校庆（4月1日）将赴杭州参加，又问了他的外甥李欲之在美国的住址。返家，晚间除夕分岁。素琴一家五人，暄儿一家三人，炎儿一家三人，连我与秀君一共13人，还没有算到在西安的楷儿一家四人。秀君忙了一整天，还有志清媳帮忙，10个高脚碗，8个大碗，仍是鸡、鸭、（鲑）鱼、（牛）肉、年糕、面、红枣、八宝饭，喝了三瓶啤酒、二瓶小香槟。饭后看电视，最后只留下建中外孙，其余都回自己的家中去了。电视文艺晚会12时才完毕。

1月25日 星期一

今日是阴历壬戌元旦。上下午，所中同志杨虎、李虎侯、杨鸿勋、马得志、赵铨、徐光冀、安志敏来贺年，邻居王则诚、杨一之、孟凡人来拜年。新疆李遇春、吴震二同志也来贺年。傍晚，容肇祖同志来贺年，并送来一本《江浙藏书家史略》，系吴晗同志的家属托他转赠的。晚间偕秀君至任开云、杨一之、吴世昌同志家贺年。

1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曾至容肇祖、胡厚宣二同志处贺年。下午偕胡厚宣同志至严济慈先生家贺年。严先生精神很好，大谈其当年从事学术及教学工作事。从3点至5时半始告辞返家。王世民同志正在坐候我返家，谈今年资料室

工作计划事。听说下午所中王廷芳同志及谢端琚、叶小燕同志曾来贺年。晚间写了几封信。吴世昌同志来谈。

严先生说 he 于1923年东南大学毕业后，因为替商务编了一本中国物理教科书，拿到一笔稿费，加以师长的资助，只身出洋到法国留学。后来郑洪年以父执的关系，由交通部津贴一笔钱。浙江省教育厅（当时厅长为蒋梦麟）曾给衣冠费，未要。即于1927年返国。在法国同时读博士学位，一年内即通过物理、数学等三门，一般是每年通过一门，故很受老师的器重。博士论文为《晶体结晶与放电现象》，印出来后，为各家所引用，现尚留有原印本，卷首为“献给父母双亲及未婚妻”。1927年返国时，同舟有李石曾，接见他和留法返国的画家徐悲鸿。抵上海时，适值龙潭战役之后，在沪时李石曾宴请蔡元培、吴稚晖等，也请他参与。他由沪赴宁，沿途看到战场上死尸累累。结婚后，移家上海（尚留有结婚照相，李石曾、郑洪年为证婚人）。身兼四个大学的教学，月入可达800元（上海的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及南京的东南大学。每星期五夜车赴宁，星期日教毕业生课，下午返沪）。当时杨杏佛亦为长辈，要他筹备物理所，但所长一职，已由中国科学社某君负担，正在由美国返国途中。他因为有再度出国的打算，故亦允之。次年即携眷再度赴法，新生一子，放在岳家抚养，自己对朋友说，这次再度出国进修，是为了孩子，省得孩子们再出国求学，可以在国内接受高级学术训练。在法国从事研究工作，当时由中华文化基金会甲种津贴，每年近万元。同时接受甲种基金者有丁文江、郭任远、刘世纪（？北大理学院院长）。至1930年才由西伯利亚返国。到北平即被李石曾留下办北平研究院居里物理研究所，当时中央研究院亦来电邀请，邮电往返，但他坚持在北平，不只是由于李石曾坚持挽留他在北研，且以宁沪学术空气较差，社会风气亦欠佳，尤其是怕家乡亲友来找工作借钱，北平与金华远隔，不易来干扰也。实则当时他的研究所，只有他一人能搞研究工作，翁文灏说他是三任（专任研究员、兼任大学教授、独任研究所工作）。工作到1937年“七七”事变，才离开北平南下到昆明。研究工作都是这十几年做出来的，后来条件不适合做研究工作，遂罕成果。他的学术论文都是1937年及以前所做，虽然发表年份可延迟到1940年。又谈中央研究院的创办，是中国科学社一班人加上北京大学教授，捧出蔡元培来做院长，而以杨杏佛推动工作，苦心策划才组成的。但没有蔡先生的支

持，也是办不起来的。现在便是缺蔡元培先生这样一个人。

1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偕秀君及炎儿一家三人，由建中外孙陪同，赴素琴儿家。下午去邓力群同志家中贺年，遇及农业经济研究所负责人亦在座。返家晚餐后，又写了几封信。

1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易漫白、李发林、张素文）。下午在家。为《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稿提意见，以译者来信（冯世钊）求正也。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送去马非百先生的《桑弘羊传》。席泽宗同志来，谈自然科学史所近况。

1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召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的编委会，决定下星期起将稿子及插图、图版分批缴交出版社。下午偕秀君往访同乡郑起凤同志。返家，阅毕R. Humble, *Masco Polo* [亨布尔：《马斯伯乐》]一书（pp. 1—224），是通俗著作，写得还生动，不枯燥。

1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国家文物局马少川副局长及历史博物馆王宏钧副馆长来谈，他们将于下星期去土耳其和埃及，了解一下情况。下午法国壁画专家哥伦拜（M. Pierse Colombel）及汤令仪女士（Madame Rinnie Tang），持Henry de Lumley [昂里·德·拉姆利]教授及盛成先生的信来谈。哥伦拜主要是想知道中国岩画的情况，说前两年为敦煌壁画的保护问题来过中国，当时询问文物局同志，都说没有发现过，当告以新疆、内蒙及广西都有发现。他们此次来京，是为接洽壁画摹本运法国展览事。晚间，建中、建正两外孙来，为了看女排比赛的纪录片《搏斗》。我阅N. Cameron [卡梅伦]的*Barbarians and Mandarins* [《野蛮人与达官贵人》]中《马斯伯乐》一章。

1月31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写了几封信（魏忠、夏令一侄女）。下午，阅左景权《巴黎敦煌写本目录新编》的凡例，提了几条意见。

## 2月

2月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审阅各室报来的今年工作计划。下午文物局谢辰生同志来谈，谓文物局已内定仍归文化部，精简编制，人员将有变动。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转交来尹达同志所写的《甲骨文合集》前言的第二稿，提了些意见。

2月2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开会，由各研究室主任来，将昨天所谈的计划复核一遍，并作修改。下午杨希枚同志来，偕至人骨组，与韩康信同志一起商谈《殷墟人骨研究》专刊事。晚间，赴法国大使馆，出席为哥伦拜所举行的宴会。

2月3日 星期三

上午院部召开关于精简机构的会议。全院各单位领导共116人，在史学1号楼报告厅开会，由彭达彰同志主持，传达邓、胡关于精简机构的讲话，然后由梅益同志报告院党组的决定，最后由宦乡、马洪二同志讲话。下午分五组讨论，我在第三组（史学组），由张友渔、武光、石西民三同志主持，我早些退席。返所，将《考古》第3期目录英译交给黄纪苏同志。晚间阅Archaeology [《考古学》] 中《埃及发现旧石器晚期小麦及大麦》一文。

2月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王静如同志父子来所，苏秉琦同志亦来，一起谈谈敦煌艺术文书研究事。文物局石同志来，商谈关于历史文化名城名单（25处）。下午参加院部召开的精简机构、防止老化的会议，今天讨论后作

一结果上送。

2月5日 星期五

上午敦煌研究所两位副所长段文杰、樊锦诗二同志，由杨泓同志陪同来谈，又偕往至华侨大厦访左景权先生，林志纯同志亦在座。下午赴史学1号楼报告厅，参加郑天挺先生学术纪念会。散会后，继开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会议，推选白寿彝同志继郑先生担任值年常务主席至今年4月，然后由刘大年同志接任。晚间至任质斌局长家闲谈。

2月6日 星期六

上午徐苹芳同志汇报前天开会事。修改李铸晋教授的序言英文稿，加以打字。下午在家。写了给李铸晋教授的信。阅左景权交来的新编凡例及两篇书评。晚间阅许肇林的《真腊风土记》及三种校注本，将新增材料抄入我的校注本上，准备作增订本也。此稿晨间谢方同志交来。

2月7日 星期日

上午将许肇林同志的稿子阅毕，提了几条意见。建正外孙今天返校，明天即上课。秀君、素琴晚间去车站会晤建中外孙，以其乘车经过北京赴东北牙克石医院实习也。阅安志敏同志为联合国教科文《中亚文明史》所编写的新石器及青铜器二章，并不见佳。

2月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陈久恒、冯承泽二同志由洛阳返所，由徐苹芳、徐光冀二同志与国家文物局庄敏同志一起，商谈洛阳玻璃厂内唐代宫殿遗址的发掘问题，已决定由我所来主持。阅马得志、徐苹芳二同志关于唐代两京的文章。下午赴所。寄出给李铸晋同志的回信，附去修改后的他的前言（英文稿）。返家，偕秀君及炎儿至牛兆勋及尹达同志处，因为秀君要看建外宿舍的房子，看后决定不搬。由尹达同志处取回〔李光谟搜集的〕有关李济的传记材料（他本人在台湾发表的三篇自传性的文章及别人的追悼文章），阅读一遍。

2月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又至史学1号楼，张长寿同志等已搬入，王世民同志的资料室，正在搬运中，将尹达同志处取回的有关李济的材料交给他。返室，写了两封信（董恩正、管雄）。下午在家。阅《考古》1982年第1期。傍晚至印度驻华大使馆，Bajpai大使为D'Agence访华举行酒会。

2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至苏秉琦同志处闲谈，送他一册《真腊风土记校注》，谈及他的办公室及北师大请他兼职教授事。下午整理李济事迹材料，交与王世民同志，以便他写李济的传略。晚间赴计委礼堂，观看瑞士苏黎世音乐厅乐团访华演出。

2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开所党委会议，通过今年预算，约120万元，较去年多10余万元，以田野工作所需一切，包括工人工资及赔地价，皆有增涨也。中午赴瑞士大使馆，席望南大使为欢迎瑞士作家和民族学家访华宴请中国有关人士。返家午睡，起来后为尹达《甲骨文合集·前言》及胡厚宣《甲骨文合集·序》提意见，写了几条。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将稿子连同意见退还给他。

2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左景权先生来谈，他将返法，特来辞行，并讨论他的法国收藏敦煌写本整理计划。又与王仲殊、王廷芳、徐光冀三同志谈《文物保护法》问题。下午在家，审阅文物出版社送来的《莫高窟》第4卷上用的两篇稿子：（1）李永宁《报恩经与莫高窟壁画报恩经变》；（2）孙修身《莫高窟的佛教史迹故事画》，写了一些意见，拟明天退回去。

2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将《中国建设》（英文版）送给殷玮璋同志，才知道他病了。王世民同志来取去李济之的材料。我至国家文物局，将《敦煌壁画》等卷的文章退还给文物出版社，又至谢辰生同志处，谈及下星期讨论《文物保护法》事。下午在家，阅《考古》今年第1期，错误颇多，作一勘误表。



2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阅毕《考古》今年第1期。中午建钢外孙偕他的女友来，午饭后他们上北京火车站赴天津，因为明天上课也。开始写作《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的前言。

2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偕王廷芳、徐光冀同志赴院部，访张友渔副院长，谈《文物保护法》问题，因为后天即召开法制委员会听取意见会。中午，接电报，是戴学绍表弟的女婿由温州拍来，谓“14日接法宪斌电：岳父于10日23点不幸逝世，此告。”别未三月，遽尔逝世，伤哉。下午在家。修改《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前言》稿，誊抄一过。

2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司机小汪（汪亚刚）去学习行车新规则四天，由戴复汉同志替他开车。将《考古》第1期勘误表交给编辑室。下午写了两封信，分别给张剑及戴宪斌，慰唁学绍表弟的去世。至所，搜集关于《文物保护法》的资料。晚间整理《文物保护法》，提出修改意见。

2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偕王廷芳同志赴人大会议，参加人大法制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讨论《文物保护法》。到会有萨空了、吴亮平、王朝闻、单士元、郑孝燮、吴良镛（清华营建系）、王振铎等，各有发言。参加者还有国家文物局孙轶青、沈竹、谢辰生，北京市文物局刘子章，法制委员会办公室朱剑明、项淳一等，整整开了一上午。据说，国务院收到法制委员会的修改稿，还要开一次座谈会；下星期的人大常委会上不能提出，来不及了，4月间的人大常委会，可以提出通过。下午在家。楷儿晨间由武功返京。今天便住在自家。将去年美、法访问的照相整理，选择入照相册，并加以说明。又起草一书面报告，准备连同建议修改的《文物保护法》条文，一起给张友渔同志。阅D. Leslie [ 莱斯利 ] 等主编的 *Essay i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 [ 《中国历史史料随笔》 ] (1973)，尤其是头三篇。

2月18日 星期四

昨夜下雪。上午赴所。河南郑州大学的匡喻同志来，谈去年在禹县发掘龙山文化遗址的情况。与王仲殊、徐光冀同志谈有关昨天座谈会情况，商量打书面报告，拟定稿子。审阅《考古》稿子（王世民的李济传略，杨鸿勋的答杨宽的信）。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编的*The Bronzes Age of Chinese* [《中国的青铜器时代》] 导言部分（马承源、方闻、张光直的文章）（pp. 1—50）。

2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与王平同志谈外事（法国叶理夫夫人来京事、檀香山会议事及中日交流事）。返所，安金槐同志来访。与徐光冀同志商量向张老书面汇报事。下午访张政烺、瞿同祖、尹达三同志。

2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院外事局召开檀香山会议的预备会。接着开《大百科》编写会议，我与王仲殊、安志敏二同志，及徐苹芳、徐光冀一起，了解现下进行情况，决定下星期开一次编写组在京人员会议。下午在家。阅读*Larousse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y* [《拉鲁斯考古百科全书》] 前两章。这是英译本，虽称百科全书，实是另一种写法。第1部分共11章，概论考古学的性质与方法。第2部分12章，第1章为史前（欧洲石器时代），其余分区叙述。今天读了前二章。

2月21日 星期日

整理《汉代玉器》的插图与图版。至于光远同志处，谈院中整顿精简方案事。今天用一天的工夫，将《汉代玉器》插图与图版的目录整理出来，插图须重新绘制，图版所需照相也需要添加。拟下星期将它连同汉代丝绸部分的图搞定。

2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召开《大百科全书》编写组会，几乎开了一上午。下午在家。将冶金史会议论文集要收进去的《铜绿山》一文英文稿作修改，增入插

图及图版，加上文献目录，目录及图的说明，都要译成英文，花了一个下午及晚上，开始打字。

2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法国Vadime Elisséeff [瓦迪姆·叶理夫]教授的夫人Danielle Elisséeff [达尼埃勒·叶理夫]来所访问，谈接办中国新出汉学书目事，希望我们加以支持。又谈及法国Chayet [沙耶]大使想在离任前到考古所参观标本室。下午赴所。与研究生安家瑶同志谈中国中世纪玻璃史论文的提纲及问题。晚间将《铜绿山古铜矿》英文稿整理完毕。

2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与顾铁符同志一起至新楼，在苏秉琦同志处小坐。我又至王世民同志处，将《李济传略》一稿退还给他。又至世界史所遇及张椿年同志托之找《罗马史》一书。庄敏同志来，谈洛阳工作事。将《铜绿山古铜矿》英文稿交给殷玮璋同志，托他缴交钢铁学院算是交稿了。下午在家，写信回复夏晨侄女（她的孩子孙启璠最近已结婚），又写信给王祥第同志。为古籍整理小组工作草拟意见书。

2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中华书局赵守俨同志，由徐莘芳同志偕同来谈《历代墓志集成》的工作，及古籍整理小组工作问题。国家文物局陈滋德同志，偕同河南文物局傅月华同志来访。10时，美国斯坦福大学John Laplante [约翰·拉·普兰特]教授由翻译陪同前来所访问，参观标本室。对于二里头出土的早期铜器特感兴趣，以为乃由铜片接合演化成翻铸，故口缘部仍显露翻卷的痕迹，厚度比体部成1：2的比例，并云曾为之与Barnard [巴纳]争辩过。后者以为中国铜器并没有经过铜片接合一阶段。一直谈到十一时三刻始去。下午偕秀君赴计委礼堂观电影《西安事变》，乃研究生院今日开学所组织的文娱活动也。归途经地安门宿舍，访张文裕所长，未下班，刘大姐在家，与秀君十余年未晤面，坐谈了半小时返家。晚间应中联部的约请，陪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观电影《乡思》。

2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将《汉代玉器》的插图6幅交给绘画室描绘。云南文化局文物处胡振东同志来谈，他是乌恩同志的同班同学，云南的澜沧江上游新发现崖画。下午法国大使沙耶及夫人，与叶理夫夫人来所，参观标本室，由3时至5时。他们走后，与杨希枚、韩康信及潘其风三同志谈整理殷墟人骨材料事。晚间在便宜坊烤鸭店，宴请法国沙耶大使夫妇及叶理夫夫人，秀君母女亦参加，6时起至8时半。

2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圆明园遗址近期开发座谈会，系圆明园学会筹备会等8个学会发起。由魏传统同志主持，汪之力、廖沫沙等同志先后发言，我也在会上发了言。下午在家。将古籍整理意见写出来，约2000来字。晚间至杨向奎同志处访问，他前天刚由美国返京，在美国密西根住了一年，谈史语所事等。

2月28日 星期日

阅唐德刚《胡适杂忆》，由杨向奎同志处借来。草拟致李一氓同志论古籍整理书。下午石兴邦同志来谈。

## 3月

3月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旧稿寄给《社会科学战线》刘英杰同志。与王仲殊同志谈李虎侯同志赴丹麦开会事。将致李一氓同志论古籍整理的信誉清交给徐苹芳同志。下午吴仲达同志夫妇来。晚间俞筱尧同志来谈，就文物出版社金冲及同志赴日与平凡社谈判事征求意见，又谈《敦煌壁画》第5卷写文章事、《三十年考古》日译本事，及编委会在日开会事，谈至9时始去。阅唐德刚《胡适杂忆》（1980年5月），乃胡适评传性质，作者虽以受历史训练者自居，但所论殊未必皆中肯，文章尚流畅活泼。

3月2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徐苹芳同志谈古籍整理小组事。与杨泓同志谈《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收尾工作，及昨天与文物出版社俞筱尧同志所谈的关于这书的翻译权问题。写回信三封：（1）王锦光同志（答复“李唐灸艾图”事，《敦煌灸法图》见《文物》1964年第6期14—23页）。

（2）瑞典大使（秦俑坑铜饰照片事）。（3）新西兰Bayard [ 贝亚德 ]（太平洋学术会议事）。下午在家。上海硅酸盐所李培俊同志来，谈及开第二次筹备会议事，并关于征求会徽图案事。

3月3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将《汉代玉器》的图版作最后审定。下午赴所。王廷芳同志谈院中最近一次会议，布置购买国库券、文明礼貌月、植树运动等。2时半，云南博物馆杨天佑同志作关于沧源县岩画的报告，并放幻灯，讲演后讨论。下班后，至张政烺同志处，将关于古籍整理的意见一信，请他提意见，并谈郭老三部著作付印事。晚间阅《中国史研究动态》今年第2期。

3月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中午偕秀君赴法国大使馆参加宴会，为叶理夫夫人明日返法，而大使亦将于13日离任返国。散宴后返所，参加党小组生活。

3月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韩康信、潘其风二同志谈殷墟人骨整理事，他二人已去杨希枚同志处取得原材料，谈好合作方法，古脊椎与古人类所决定不参加。又与徐苹芳同志谈《大百科》及古籍整理事。下午将致李一氓同志谈古籍的信再作修改打印。与王仲殊同志谈所事，王廷芳同志亦参加。关于NHK [ 日本广播协会 ] 要求访日事，决定告院部加以接受。至张政烺同志处谈古籍整理事。

3月6日 星期六

上午全所开会，由王廷芳同志传达院中布置。下午在家。自然科学

史所华觉明同志来谈，他去冬赴澳洲参加冶金史会议，谈在澳情况及关于中国冶金学会在北京召开的冶金史国际会议结束工作（编论文集事）。至杨向奎同志处，送还唐德刚《胡适杂忆》，谈当年史语所情况。读《胡适往来书信选》下册，乃1945—1948年者，真是“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叶已沧桑”（陈寅恪诗）。

3月7日 星期日

上午张文佑所长夫妇来，谈中国科学院最近开会精简机构及调整领导班子问题。又谈苏步青同志在会上发言，他早已决定并呈请辞去复旦校长一职，但数学系主任要坚持，因为他一离职，底下两派各不相下，不容易办好云云。晚间素琴儿出差武汉。我整天搞《汉代丝绸》讲稿的图版。

3月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汉代丝绸》的插图交张孝光同志描绘，拓片交赵铨同志翻拍。与徐光冀同志谈关于《文物保护法》的问题。下午在家，选拣《汉代丝绸》的照片。

3月9日 星期二

上午云南民族学院马曜同志原定要来，后因事改为后天来。写信给人大法制委员会。下午在史学1号楼报告厅，开尚钺同志纪念会，由白寿彝同志主持，有人民大学同志、尹达同志、李新同志讲话，散会时已4时半。今天参加者不及郑天挺先生那次学术纪念会的人多。傍晚法国大使馆，沙耶大使将于13日离任，举行告别酒会，由大使及外交部副部长分别致辞，遇及我院梅益、王平，教育部高沂副部长、中科院严济慈同志等。6时半散会。至王载紘同志处，打听王栻同志病状，闻脑溢血后，神志不清，开脑抽出淤血，尚未脱离危境云云。坐谈一会儿，即告辞返家。

3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哥伦比亚的安提斯大学校长Mauricio Obregón由院外事局介绍来所，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Ricardo Samper偕之前来，主要是谈中国明

代航海地图，日本龙谷大学所藏的朝鲜1402年绘成的《混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世界地图，包括欧、亚、非三洲）的几个地名，及《郑和航海图》。谈至10时半始去。与李虎侯同志谈是否参加地质化学所的热释光测定黄土年代问题。下午云南民族学院院长马曜偕同四川民族研究所李绍明副所长，持费孝通同志介绍信来访，谈组织一个西南地区综合性的民族调查组事。他们还没有走，接着荆州地区博物馆滕壬生馆长、地区文化局谭道山局长及省文物队余魁队长来所，王仲殊、王廷芳等和我会见他们，听余同志谈马山一号墓出土丝绸物的发掘工作。外地去支援的，都陆续回去了，只剩王<sup>予</sup>同志，继续协助清理和研究保存方法。

3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与李虎侯同志谈热释光工作事，决定放弃为黄土断代的计划。文物出版社楼宇栋同志来，谈我所丁种专刊〔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的出版。安徽文物局戴同志来，谈用激光全息照相探视文物损伤等，要开鉴定会事。旋偕韩悦、张孝光、赵铨三同志赴北京玉器厂参观。下午在家，寄信及书籍给温一中母校。选拣《丝绸之路》讲稿的彩色照片。

3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将《丝绸之路》的地图重绘一过。哲学所朱狄同志来，谈到要延请美国哈佛大学Marschock来华事，这是创新说以为旧石器的艺术起源于记录季节，不是为美术而美术，也不是巫术。说虽新鲜，未能服人也。谢辰生同志来，谈国家文物局改属文化部事，及设立国家文物委员会事。下午与王仲殊同志谈所事，他明天将参加院部召开党委史学片的会，讨论精简机构及调整领导班子事。赴中华书局晤及谢方同志，将对古籍整理的意见书修改稿交之，托之打印出来，作为书面意见。将《汉代玉器》的照相交赵铨同志添印。

3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韩振华、Olds〔奥尔兹〕等）。为芝加哥Margulis *Who's Who in The World* (Sixth Edition 1982—1983)〔《马古利斯世界名人录》（第6版1982—1983）〕的表格，填写了寄回去。下午赴所，王仲殊谈今晨院部开会情况。晚间至杨向奎同志处，送还

《胡适往来书信选》下册。闲谈一会，返家。楷儿及建正外孙来家过周末。

3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阅JRAS [《皇家亚洲学会杂志》] 1971年中，M. Loewe [鲁唯一] 关于中西交通贸易中的丝绸和香料一文。志清母女来，一起午饭。暄儿以英文学习班要考试，预备功课没有来。下午整理《汉代丝绸》一文的图版照相。

3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刘英杰同志来，谈组稿事，婉拒之。至资料室整理幻灯片。下午日本广播协会北京支局长飧庭孝典、井上孝利二人偕译员来，询问明年3月访日事，他们是礼节性访问。谈了一会儿，他们走后，与王仲殊同志商谈张光直教授邀请我所安志敏、徐苹芳二位到哈佛大学住一时期事。我们二人意见，高级研究人员不能长期离开我所到外国去工作，对于有些文史哲大学及研究所让高级业务人员到外国三个月至一年，我所则不能照办，拟婉拒之。庄敏同志来，明天将赴长沙参加湖南省考古学会成立大会，顾铁符同志代表考古学会已于昨日前往，谈保护文物事。

3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复张光直教授的信发出。将《汉代丝绸》照片交赵铨同志复制。张孝光同志交回插图16张，是重描的。关于《丝绸之路》的简图作最后修改，交去描绘。与张长寿同志及王仲殊同志，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信询亚洲会议日期事，张将于明日赴西安。下午偕徐苹芳同志赴京西宾馆报到，古籍整理小组将于明天起开会也。晤及王季思先生，新由广州来报到。返所，草拟《汉代玉器及丝绸》插图目录的英译。

3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返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及徐苹芳三同志，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河野靖来信谈亚洲考古会议，及写唐长安城事。下午赴京西宾馆参加



古籍整理小组开幕，由周林副组长主持，李一氓组长讲话。因为5时半有爱尔兰大使馆国庆招待会，我于四时三刻退席，赶赴日坛东街。招待会上遇及常沙娜、杨宪益等，6时半散，告辞返家。作《汉代玉器及丝绸》的插图说明（英文稿）。

3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赴京西宾馆，参加小组讨论。我在第4组，白寿彝同志为组长，杨邦福同志为副组长，发言者有荣孟源、胡道静、鲍正鹄、季羨林、谭其骧等，我也发了言。饭后小息，返家，偕秀君往访民院程溯洛同志，又偕程同志至王静如同志处稍谈。返家，晚饭后赴印度驻华大使馆，参加讲演会，由Bajpai大使主持，美国斯坦福大学John La Plante教授作《中国佛教及其艺术》的报告，外交使节（瑞典、爱尔兰、锡兰等）来者不少，我国有季羨林、金维诺、徐邦达、陈乔、杨宪益等同志，讲演后提问题，然后用冷餐酒会，9时余始散。

3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赴京西宾馆，即宿其处。今日为大会发言。上午由刘季平同志主持，有周谷城、杨邦福、季镇淮、朱士嘉四人发言。下午由王子野同志主持，有周祖谟、田余庆，及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出版社的代表各一人发言。最后由李一氓主任作总结，又提出不仅要熟书（常见熟知的书），还要生书（罕见的善本书）。晚间胡道静、瞿同祖同志来，至唐长孺、史念海二同志处，转达杨向奎同志给史同志的回信。返室，张政烺同志来谈，至11时半始去。

3月20日 星期六

今日参加第4组小组会议，讨论计划，我在第三组，由副组长杨邦福同志主持，大家发言颇踊跃。午饭与顾廷龙同志同席，谈善本书事。下午小组会谈至5时许散会，家在北京者大部分返家过周末。我返家，阅《历史地理》创刊号。

3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返所，处理这两天没有在所时的文件信札，顺便至王天木同志

处闲谈，了解国家文物局及中国博物馆协会最近情况。下午在家，审阅《考古学报》第3期英文提要。

3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赴京西宾馆。参加古籍整理小组的第4组讨论，谈落实到人。大家因为书目都还没有落实，更不好落实到具体的人。有能力的专家未必肯承担摊配给他的整理任务，只好待会后由中华书局召集出版单位及有关单位，与个人继续联系。下午李一氓同志召集各组组长商谈，然后分组讨论，打算下半年召开一个全国性文史哲方面中青年的会，携带论文前来参加。李主任的意思是叫各组提名推荐。大家讨论结果，会后由秘书处印制表格发给各组提名推荐。散会后在常任侠与梁容若二同志处闲谈，梁同志解放后久住台湾，78年左右赴美，最近才回国定居。晚间傅熹年同志来谈，徐莘芳同志亦在座，谈营造学社及建工部建筑历史研究室的故事。

3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赴丰台的京丰宾馆，参加中国博物馆学会的成立大会，由孙轶青同志主持，任质斌致开幕词，来宾林林、聂春容和我讲话。杨振亚馆长报告筹备经过。来宾中尚有教育部杨蕴玉副部长、自然博物馆徐仁刚馆长等。散会后我便返京西宾馆。下午自由活动，至史念海、谭其骧等同志处闲谈。晚间观法国电影《虎口余生》。

3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闭幕式，由李一氓同志作总结。下午，赵紫阳总理来宾馆会见，简短讲话后，集体合影，即散会。我与徐莘芳同志即整理东西返城。

3月25日 星期四

院中党委扩大会议分组讨论，今天继续，我没有参加。整理《汉代玉器和丝绸》一文的图片，将插图15张，先寄给李铸晋教授，并去一信，告以图版照片将续寄。傍晚正楷的同事由武功来，带来鸡蛋。

3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北海景山管理处邀请几位同志座谈，为静心斋收回后筹备就绪，征求意见也。自解放以来，成为中央文史馆所在地，最近才经国务院批准叫他们让出来。今天到会的，有单士元、魏传统、廖沫沙、汪之力、金紫光、侯仁之、赵光华等，谈至12时始结束。下午柯俊同志来谈，接着到八宝山公墓参加张伯驹先生追悼会，遇及单士元、吴世昌、史树青、王世襄、杨仁恺等同志。晚间，英国大使馆送来英国阿尔迪斯合唱团举行音乐会的票。

3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河南傅月华同志来所，谈安阳工作事，希望将妇好墓及甲骨移交一部分归省博陈列。顾铁符同志来谈，他由长沙归来，代表中国考古学会参加湖南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他们走后，我到绘图室取回《丝绸之路》地图。下午在家，为地图作说明，又整理照片，编号写说明。晚间至杨一之同志处闲谈。

3月28日 星期日

今天又花了几乎一天的工夫整理《汉代玉器与丝绸》的图片，编上号码，英译说明。下午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上星期他参加博物馆学会成立大会，在京丰宾馆住了一星期。前天选举理事长，孙轶青以副局长的关系被选为理事长，副理事长有徐仁（自然博物馆副馆长）、王宏钧（历博副馆长）、姚迁（南博院长）、秦兴汉（军事博物馆副馆长），吕济民为秘书长，理事共计69人。

3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孙贯文同志来谈石刻及他的研究生事。旋偕安志敏同志去民族文化宫，遇及石钟健同志，由王大道同志陪同参观《中国古代铜鼓展览》。下午赴所，写了两封信（刘大有、许肇林）。与王仲殊谈所事，及周鸿翔教授来信邀作中国古代美术史考古讲座第一次讲演事。赴国际俱乐部，应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Hunter [亨特] 之邀，参加酒会，为接待英国Donaldson [唐纳森] 勋爵夫人（历史学家）及其丈夫，遇及王

朝闻、吴作人、王尧等，至7时始散。

3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偕苏秉琦同志赴八宝山，参加李锡经同志（1913—1982.3.8）的追悼会。由历博陈乔同志主持，胡德平副馆长致悼词，遗体告别后返家，整理《汉代玉器与丝绸》图版。

3月31日 星期三

继续整理图版说明，译成英文。上午英国Powell [ 鲍威尔 ] 来所访问。下午镇江博物馆持来丹徒丁卯桥出土的唐代银器照片及绘画，当为晚唐物。熊存瑞同志亦在座，他们想邀他帮助研究。

## 4月

4月1日 星期四

上午英国Oberlin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授Care Jakobson [ 凯尔·雅各布森 ] 与美术教授Paul Arnold [ 保罗·阿诺德 ] 二人来所访问，为该校保护修理实验室想与中国交流这方面的人员。将图版英文说明交付打字。下午写信给李铸晋教授，将图片及说明书寄给他，稿子已全部寄去，请其全权处理。

4月2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党委开会，传达院党委扩大会关于调整机构及领导班子的初步方案，并布置明天的民意测验。下午讨论洛阳玻璃厂施工事。徐光冀同志上午参加经委召开的关于洛阳玻璃厂在唐故宫区建房子的会议，谈到下午1时始散。我们会商结果，增派人员作试掘工作。晚间我审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寄来关于人类科学文化史提纲草案。

4月3日 星期六

上午全所会议，搞民意测验，关于所中领导班子人选，条件是65岁

以下，政治上不是造反派。将图版目录再校对一过，封起来挂号寄给李铸晋教授。下午打电话给江陵，决定后天赴江陵参观马山1号墓出土丝绸。晚间偕徐光冀同志往访张友渔同志，商谈关于《文物保护法》的制订事。

4月4日 星期日

今天花了一天工夫，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寄来的L. de Laet [德拉特] 提纲（法文）读过一遍，并写了一纸意见书。上午安家瑶同志来，谈她的毕业论文事，及美国Corning [康宁] 玻璃博物馆的Robert H. Brill [罗伯特·H·布里尔] 博士访华事。

4月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国家文物局沈竹、黄景略、庄敏三同志来，由我和徐苹芳、徐光冀二同志一起商谈洛阳玻璃厂工程事。下午英国冶金史专家Prof. Tylecote [泰莱科特教授] 父女来所，由安志敏同志出面会谈，最后我出来与他寒暄几句，握手告别。将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Haumeder的信（写书事）及复周鸿翔教授的信一起发出去。傍晚六时一刻由北京出发赴武汉。

4月6日 星期二

车中无事，阅《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第2辑（1—109页）。11:15抵汉口，荆州地区博物馆彭浩同志前天送沈从文来武汉，顺便接我。省馆王劲、郭德维二同志亦来车站迎接。一起至江汉饭店午饭后，稍坐，即离武汉赴江陵，已午后1时许。彭同志陪我一起，途中闲谈，知他系北大考古专业1967年毕业，与江陵博物馆副馆长张绪球及历博胡德平，皆为同班同学。毕业后即分配到江陵，曾与江陵滕壬生馆长在北大专修古文字学一年。5时半抵江陵，共行330公里。至江陵宾馆，滕壬生馆长及刘先杜书记偕王<sup>予</sup>同志在门口迎接，下榻204号，为一套间。晚饭后，地区专员陈效先、宣传部王部长、文化局谭局长来访。他们走后，王<sup>予</sup>同志谈此间工作及省馆与地方关系问题。

4月7日 星期三

今天上下午都在荆州地区博物馆陈列大楼，由王<sup>予</sup>、彭浩二同志陪着我参观马山1号墓出土古物。棺中出土衾被3件，衣服13件，丝绵被最大者达3×4米，被面为织锦，衣服以刺绣为多，多刺在绢或罗纱上。以龙凤纹为主，而以虎纹为最醒目。图案布局动人、色彩鲜艳，织锦有二色和三色者，绢有平纹和畦纹二种，较之马王堆，没有绒圈锦。锦的花纹以菱纹为主，填以各种几何纹，亦有对鸟、对兽或舞人。有全幅者，亦有镶袖子或襟缘。有一种花纹最为精美，为类似缣丝的平纹组织，用挑花挑成凸起的花纹，或即所谓织成欵？有猎兽图、乘车图等。又有铜镜一面，桥纽，蟠螭纹，系有丝绦。又有串以丝带的眼纹玻璃珠，及玉管（一为玻璃管状珠）。晚间湖北电影制片厂试映马山1号墓发掘情况及出土文物的纪录片，约半小时。

4月8日 星期四

今晨变阴霾，预告可能要降温下雨，但下午放晴。上午偕王<sup>予</sup>同志继续参观，在陈列大楼地下室的仓库中，有马山1号墓出土的木俑，不仅脸部色彩完整，连头上发髻，身上所披刺绣，都大致完好。怪兽一，由一带枝的木头雕成。木胎漆耳杯二，及夹纆漆盘一，都花纹精美，前所未见。陶制鼎、敦、壶二副，盘一，勺一。又上楼参观陈列室。第一室原始社会古物，有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石器及陶器。第四室为秦汉古物，有凤凰山168号墓出土男尸及漆器、木俑、木船、木牍等。167号墓出土漆器等。又有西汉漆器多件。这时，中央宣传部廖井丹副部长为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沙市召开，顺便来馆参观。我与他们打招呼，一起参观马山1号墓文物。下午赴老馆（开元观）参观，库房有西汉丝织物（凤凰山167、168号墓出土）。168号墓有一小竹筥藏小片丝织品多件，其花纹及织法，多与马王堆1号墓相似，以各色绢绮及织锦为主。167号墓则压成一堆，乃衣衾残余，有长寿绣、乘云绣及织锦等。又参观马山1号墓的墓主人头骨，发髻尚存。地上又铺有二大块衾被断片，汉代漆器等。又由吴同志偕同参观其实验室，有木俑、漆盒（针刻）正在修理及脱水。又偕至地下室，乃防空洞，很狭。有泡在水中的漆器多件，包括历年所得的精品。参观至5时许，乃返宾馆。晚餐后，偕王<sup>予</sup>同志出来散步，沿着荆一路，为此地最热闹之街道。至百货商店一观，即返宾馆。

上午又至荆州地区博物馆陈列大楼四楼，继续参观马山1号墓出土物，有铜器九件（素鼎二、蟠螭纹提梁壶一、耳杯二、小盘匝各一、大勺一、镂空小勺一）。死者贴身上衣（三件重叠）及裤子，尚未脱水，亦未提取分开。现正在制木盒，将已基本干燥者放入木盒密封，再行清理这两件。荆州地区丝织厂一位戴同志来，携来荆州锦十来件，皆是旧物，现已不能织造，乃经线起花二重组织，幅宽约50厘米。经线由不同颜色的丝线分为10区，纬线白色，织成花纹，每区分为若干花格，每格中一花纹，每件共有四种不同花纹。原是沈从文同志到厂中参观时要求想看一下，当时保管人戴同志适不在江陵，东西锁起来，现沈老已于4日返京，倒让我看了一遍。下午偕王<sup>予</sup>同志去参观古建。至大北门，上城楼。这里正在修建中，闻大北门一处即需16万余元。整个古城建于宋代，清代重修过，周围9.3公里，有城门6座。这里提出修理费六七百万元，尚未批准，但已成立荆州古城修理办公室。城楼附近的雉堞已修复，但反使视线不能一目远眺郊区风景。旧城砖上印有字，乃各户摊分砖数时，烧制前用印模盖上。在城楼望城中全城历历在目。瓮城的城门偏东，城内西有北湖，东有饮马湖，相传关羽饮马处，今为鱼塘。下城楼出城门，护城河滨有人在钓鱼，护岸石板尚有一部分完整，有<sup>1</sup>形凹孔，乃灌铁汁加固处。石板上有三处凸起，相隔2米许，据云为设置吊桥处。偏西有一石桥，桥北为北关，两旁为旧有店铺房屋（城内北街曾经火烧，今为新建小屋）。又赴城内东北隅的玄妙观参观，乃明代建筑，庙前菜园中矗立一碑，乃元代至正三年《中兴路创建九老仙都宫记》，欧阳<sup>□</sup>（原文此处为<sup>□</sup>）撰文，危素书丹。观前为大殿，后面高台为玉皇阁，正在修理中，阁已修毕加锁，打开后，空无所有，仅壁上嵌有清代石刻二，乃乾隆五十九年及嘉庆十年重修时所刻，皆载有戊申大水记事。闻博物馆今天由监利取回元代至正七年杜氏八娘子墓中出土物，乃前往参观，有裙裤等十来件及绣花鞋一双，又有朱漆书买地券砖一方，闻一个月前发现，地人又将之埋入。博物馆派人前往掘开取出运回。返宾馆。地区专署马专员等设宴招待我和王<sup>予</sup>同志。饭后，滕壬生、张绪球二位与王<sup>予</sup>同志，及省馆驻纪南城负责人杨定爱同志，一起在我房中闲谈，谈到今后整理计划。他们走后，我洗一次澡，阅三上次男的《陶瓷之路》。

4月10日 星期六

晨9时由荆州起身，由张绪球副馆长陪我赴武汉，将近沔阳时，车辆堵塞公路，停了20分钟。11时10分抵沔阳城内（仙桃镇），在招待所食堂用餐。饭后于十二时一刻动身，二时一刻抵武昌，至蛇山麓的红楼，即辛亥革命纪念馆。此乃当年湖北军政府所在地，解放后为省统战部所占，去年乘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的机会，由国务院下令让出一部分作为纪念馆，正屋作陈列室之用，一部分为宿舍，但余屋及原宿舍仍为统战部所占。省博物馆陈同志在门口迎接，王劲同志正在开博物馆支部会，亦出来应酬一番，后来由陈同志及荆州馆陪我的张绪球同志一起参观。楼下陈列革命史迹，以照相为主，有一部分实物。礼堂亦依照原状布置，台上悬十八星军旗及五色国旗。楼上为当时黎元洪的住室及会客室。军政府的会议室、秘书处、参谋处等，均依原状复原陈列。参观后又上街附近一走。返室他们已散会，见及钱局长、余魁副局长、谭维四馆长、王劲副馆长，大家谈话一会儿，即告别。晚七时一刻开行，与他们告别。同房间为中央测绘研究所的方佩竹同志，颇健谈。

4月11日 星期日

晨起时，火车已到安阳。车中无事，方佩竹同志谈中央测绘工作事。下午一时一刻抵北京，抵家已2时许。午睡一会儿，补记这几天的日记。晚间观电视《吉普赛少年》及新闻广播（有西安盗窃文物犯黑光判刑15年的纪录片）。

4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及林泽敏同志商谈所事，今年分配大学毕业生名额。与徐光冀同志谈《文物保护法》修改建议，致函张友渔同志，又谈洛阳热电厂及邳城发掘事。下午在家，《中国妇女》杂志社的小冯，携一摄影记者来，将她起草的秀君访问记交给我，拍了几张照片。晚间为之修改访问记。阅近一星期的《参考消息》。

4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日本广播协会给我来信，院中转来日本广播协会给宦乡



同志的信，皆为邀请我明年赴日访问事也。下午在家，写信给敬泮甥及香港冯云山图书馆。晚间，黄展岳同志偕汪宁生同志来谈。

4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及林泽敏同志商谈所事，关于调整方案。下午在家，继续修改《敦煌星图乙本》一文的校样，可能这次来不及了，但收入论文集时要加以修改。晚间《浙南日报》记者林步宽等三人来谈（林同志去年5月间曾来过）。阅院部内部刊物《对外学术交流情况》第43—48期。

4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孙贯文同志谈整理石刻工作事。华觉明同志谈接待Barnard [巴纳] 事。安家瑶同志谈明天布里尔讲演事。杨泓同志参加古兵器研究会议回来，谈会议情况。我到热释光实验室，与李虎侯同志谈他的论文，以中子活化研究龙泉窑瓷片的结果，如Ce等五种稀有元素，自具特征。又谈及今后工作问题，至于丹麦的热释光会议，劝他此次不必去了，他也同意。下午，偕王廷芳同志去国家文物局，与沈竹、谢辰生、庄敏、黄景略同志谈陕西工作问题，秦俑坑暂不要再掘，茂陵浅墓可适当做发掘。又谈敦煌建飞机场事。返所，党组织活动，传达中央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限制条例。晚间，胡厚宣同志来闲谈。

4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偕卢兆荫同志赴历史博物馆，美国Corning玻璃博物馆的布里尔讲演《西方玻璃的起源和历史》。配以幻灯片，从9时一直到近12时始毕。握手告别，约明天再见。下午阅童恩正《早期铜鼓的分布、类型和功用》。3时偕卢兆荫同志至科学出版社，与总编叶再生同志谈明年《考古》增期事，他允许代为解决。

4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美国罗伯特·H·布里尔来所访问，交换关于中国玻璃早期历史的意见，又参观了实验室和标本室，并观察辉县出土的眼形玻璃珠。下午在家。校阅侯灿的《论楼兰城市发展及其环境变迁》。晚间至王载纮同

志处闲谈，询问王栻同志病情，据云最近无信，大概保持原状。

4月18日 星期日

阅宿白《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探索》，及其弟子晁华山《德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和研究》二文，皆为《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第1卷而写的，文物出版社送审。下午偕秀君至北大，访张树霖及李素娟内侄女，后来我独自去访宿白、邓广铭二教授，闲谈颇久。阅姚士宏《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乐舞形象》，未毕，姚君为克孜尔保管所副所长。

4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程朱海同志来，新由参加古陶瓷研究会年会（在巩县）归来，约我写《中国陶瓷史》的前言，婉拒之；又谈中国玻璃史问题，前星期与布里尔的晤面，以为西周玻璃珠的结晶体，多尚不能称为玻璃云云。下午在家，阅毕姚士宏的论文《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乐舞形象》。齐光秀同志的女儿（小冯）携来《中国妇女》的英文稿，即秀君的访问记改写而成，为之审定。

4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下雨。考古所与铜鼓研究会联合举办的报告会，由童恩正同志（四川大学）讲《早期铜鼓的分布、年代、族属和功用》，席克定同志（贵州博物馆）讲《中国南方铜鼓的社会功能》。由我先行介绍，然后报告，最后放映录像。下午在家，鲍正鹄同志来谈。阅最近一期的 *Archaeology* [《考古学》]，其中有Frost [弗罗斯特] 所写的旧金山附近发现的石锚问题，谓乃中国侨民的渔船所遗者。

4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参加《历史研究》编辑部庞朴同志召开的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Humanity* [《人类科学与文化史》] 的会议，由宦乡同志主持，庞朴同志报告情况。宦乡同志表示，我院想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此事，委员有钱锺书、冯至、季羨林、赵复三、严敦杰、宿白、王尧、朱德熙、李学勤、吴于廑等。我院

意见应不限于中国部分，要对全书有发言权。我以为这不是权不权的问题，除中国部分之外，我们对哪些方面有发言权，就提意见好了，人家不一定听，这可不管他，但是我们也要有自知之明，对外国的部分，没有把握的地方还以藏拙为妙。钱锺书同志亦以为然。大家讨论一会儿，想在委员会中增加名额，但也想不出适当的人选，只好待以后再说。散会后至王平、鲍正鹄及梅益同志处谈话。下午在家，偕秀君上街购物，又写了几封信（吴秉经、胡道静、侯灿、黄逖）。

4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所务会议，通过新提升助理研究员五人，及所中环境卫生、图书室接待所外读者等事。下午在家，写信给王栻问候。开始为《大百科》写汉代玉器一条，乃改写《汉代玉器》这一讲稿。

4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新闻战线》的葛娴及陈宏德二同志来采访，要我谈谈考古学研究与新闻的关系。所中开会，布置明天的大扫除。下午在家，翻阅新出版的《中国历史学年鉴》（1981年）。

4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奥国《信使报》记者Peter Kalasa来所访问。他是飞碟（UFO）的鼓吹者，根据道听途说，问起：（1）洞庭湖底三个金字塔中有壁画；（2）西安附近的大金字塔（美国空军的航空摄影）；（3）宇宙来人的石刻。我答以除了西安附近系秦始皇陵（方向距离有误）之外，其他二者皆是谣传，他有点失望。他走后，我偕王廷芳、徐莘芳二同志至文物局，与孙轶青、沈竹、谢辰生、庄敏同志商谈洛阳电厂建设事，因为地方不理中央的制止。谈毕，孙向我表示，文物局要建议设立国家文物委员会，要请我参加并负点责任。晚间王明同志来谈，谓上午院部梅益同志主持院中各所的非党员高研座谈调整方案。吴震同志来，送来他的文章《高桐谷口、伊吾关方位考》，要我审阅。他走后，与梅益同志通电话，询问国家文物委员会事，他说是胡乔木、邓力群同志与他商量好的，已得中央批准，要在文化部成立八个委员会。

4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哲学所杨一之同志来谈，谈及昨天院部召开座谈会事。谈至10时半，我到邓力群同志处，谈：（1）文化部设立国家文物委员会事；（2）洛阳电厂事。返家。午后，王载紱夫妇来谈。晚间，至文化部宿舍，晤及谢辰生同志，又至王天木同志处，一起商谈。谈后返家，昨夜楷儿返家。素琴儿及未过门的媳妇（为发酵工业专业的毕业班，来京实习写论文）来家，晚饭后看一会儿电视始去。

4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国家文物委员会事。仲殊已于星期六下午由安志敏同志处获悉这消息，并谓那天上午院中座谈会时，王明同志提出有的所领导，年龄虽超限，但身体健康，工作负责，经验丰富，何必一定要使之下台退到第二线；梅益同志说，这大概指夏某，我们已请担任更重要的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云云。王<sup>予</sup>同志由江陵返京，在该处逾3个月，对于马山1号墓出土丝织物已作妥善处理，故胡德平、王丹华二同志亦同意不必将其运京，地方上的同志以为京中允许留在当地，我曾起过一些作用，嘱王回所时代致谢意。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王祥第、左景权、刘大有、日本广播协会、徐贤修）。至国家文物局，遇及庄敏、罗哲文，稍谈洛阳电厂事。又至王天木同志处，未遇，返家。

4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部，至外事局晤及王平同志（王光美局长已调政协），谈关于日本广播协会邀请明年3月访日事。至鲍正鹄同志处，商谈国家文物委员会的组织事。返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谈此事。赴文物局，与庄敏同志偕往晤孙轶青同志处，谈洛阳电厂事，请其将致河南省人民政府的电报及公文复制一份，以便转交邓力群同志。孙又谈及国家文物委员会事，并偕往见任质斌同志，刚由日本参加敦煌壁画展览返京（已内定退作顾问）。下午至所，将复日本广播协会的信稿交张子明同志办理，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又谈上午在文物局商谈经过。至王天木同志处，因为前天未遇也，返家已6时余。晚间，阅N. Cameron, *Barbarians and Mandarins* [卡梅伦：《野蛮人与达官贵人》] 中第6章

及第7章（Poor Piris）（pp. 123—148）。

4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翻阅有关中葡关系的史料。下午赴所，由葡萄牙驻华大使介绍的里斯本大学的卡纳瓦罗（Pedro Canavarro）等二位外宾，为了明年展出的第17届欧洲艺术、科学和文化的展览会搜集资料，因为其中要包括一些中葡关系的资料。我曾通过院外事局向外交部请示我们对葡外交的原则。不过今天他们只说要求我们为他们鉴定最近在里斯本配合基建的发掘中所发现的青花瓷器的年代和窑口。他们走后，我和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谈《文物保护法》，因为修改草案已送来。晚间，胡厚宣同志介绍上海华东师大《历史教学问题》杂志社的丁季华同志，来谈原始社会史问题及约稿。

4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及徐光冀同志将《文物保护法》的修改稿再审核一遍，提出意见。王天木同志来，偕至苏秉琦同志办公室闲谈。他们前星期六和今天在文物局参加提升职称的委员会，全国范围内能升研究员的仅有顾铁符、冯先铭、王世襄、史树青，此外还有副研究员级的约20多人。下午在家，草拟国家文物委员会条例，及初步拟定的委员名单。为科学出版社审阅提升叶蒸同志为副编审的评议报告，签注意见。又赴所，途中遇及施其南同志，谈王抱冲与吴景荣二同志近况。晚间打电话与邓力群同志谈洛阳事。

4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洛阳电厂事。旋赴院部，与梅益同志谈所事，及国家文物委员会事。下午与王仲殊同志谈国家文物委员会组织条例，及委员会人选事。中国硅酸盐学会介绍盛厚兴等二同志，约写《中国陶瓷史》序言，婉拒之。明日五一节，提早下班，至王则诚同志处，谈院中各所高研退休办法事。晚间为《文物》杂志写作《要加强文物保护的工作》，1500来字。

# 5月

5月1日 星期六

今日五一节放假，在家中应《文物》约稿，写毕《要加强保护文物的工作》一文，约1500字，作了修改。上午石兴邦同志来谈。晚间至严济慈先生处，谈中科院及社科院的调整领导班子事。与邓力群同志通电话，谈国家文物委员会事。

5月2日 星期日

今天草写《汉代玉器》一文，为《大百科》条目之一，又起草国家文物委员会条例。

5月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召集所中几位同志，讨论国家《文物保护法》的草案。下午国家文物局新局长孙轶青同志，偕同原秘书长谢辰生同志来所，商谈国家文物委员会组织条例和15名委员人选。晚间中国女篮与南朝鲜比赛，以一分之差（64比65）输于南朝鲜。

5月4日 星期二

上午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量，将昨天与孙局长商谈情况，并将国家文物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定稿。谢辰生同志来，将中央会议关于调整文化部的方案纪要给我过目，并取去我所草拟的国家文物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以供参考。文物局要上报文化部以国家文物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及十五名委员名单。故宫博物院纪宏章同志来，转达在香港时林寿晋托他约请去香港讲学事。纪与马子云同志这次去香港半月，在香港中文大学鉴定碑帖。下午写一封信给邓力群同志，附去国家文物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及委员拟定名单，亲自送去。晚间续写《汉代玉器》（《大百科》条目）一稿。

5月5日 星期三

上午赴中科院访钱三强同志，谈《考古》由双月刊改为月刊事，顺便谈及两院调整方案和徐贤修事。今晨广播人大常委第二十三次会议昨天结束。这次通过国家精简与调整国家机构的方案，通过国家宪法草案，打击经济犯的条例，都是重大的决定。下午写信给卢嘉锡同志，为《考古》改月刊事也。又将谢辰生同志寄来的国家文物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校对并更改几个字，退还给他。至刘大年同志处闲谈。他说要在人大常委开会遇及胡乔木同志时，向胡提出两点：（1）社科院的领导仍应由胡乔木同志担任下去，但可以设法减轻工作上的负担，……；（2）社科院应是全国性的学术领导，可设一学术委员会，包括院外各地专家，人数不宜多，专管学术领导。敬千甥来，说要写一信给他父亲，当即催他写好寄去。

5月6日 星期四

上午，常书鸿同志夫妇来谈，谓已由任质斌同志处获得消息，要成立国家文物委员会，由我负责。我告以我亦只间接得到消息，不明白这委员会的职责，还没有考虑接受与否。他又谈到敦煌修机场事，托我向文物局进言，不要依原计划修在佛爷庙那里，我应允。他们走后，我到文物处找庄敏同志，知道他不日要出差敦煌，即为解决此事也。我转达常书鸿同志的话，最好修在圪瘩井或西千佛洞附近。下午赴所，商谈今年招收研究生事，又拟定今年毕业研究生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我又与王廷芳、徐光冀二同志商定关于《文物保护法》的修改意见稿。赴建外宿舍访尹达同志，谈国家文物委员会事。晚间审阅胡谦盈《姬周族属与文化》一稿。

5月7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院部党委扩大会议，由梅益同志主持，分发《关于我院机构改革问题的请示报告》（注明“此件已经中央审阅同意”），李彦同志传达中央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讲话。下午在家，谢辰生同志送来文物委员会组织条例打印稿，说纪要中明确说：（1）在文化部下面，协助文化部工作，不隶属国务院；（2）委员会有专家名流，不限于专家；（3）是咨询性质机构。他走后，我为刘大年同志草拟几条有关院学术委员会的组织条例，晚间送去给他，交换意见。写了两封信（王祥

关于校庆诗，徐贤修参加校庆）。

5月8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晤及梅益同志，谈院部调整事，及国家文物委员会事。至王平同志处，谈外事。又至冯至、吕叔湘二同志处，谈及昨天与刘大年同志商谈的事，征求他们的意见。返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考古所所中的调整方案，决定由他们二人找梅益同志商定。下午在家，二王由院部商谈后回来，到我家中，告诉我已得到梅益同志的同意。晚间，赴北京饭店二楼，乃对外友协王炳南会长宴请日本泛亚文化交流中心的代表团江上波夫、森住和弘（理事长）、瓜生深雪。有国家文物局马济川、友协林林等同志。

5月9日 星期日

在家阅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周易正义》及《毛诗正义》两篇（1—160页）。上午楷儿起身出差大同，素琴儿来。

5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召开我所学术委员会，通过本届五位研究生答辩委员名单。所外裴文中、尹达二位请假，张政烺、宿白二位出席，散会后与他们闲谈。中午，日本泛亚文化交流协会江上波夫教授等回请我方。1时半散，2时日本外宾来所，由我与王仲殊、王廷芳及安志敏同志出面接待，谈至4时余始散。赴文物出版社，晤及杨瑾同志，取回稿子复制。访吴震同志，未遇。晚间写了几封信（陈正祥、陈秀梅、黄素毅）。

5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荷兰汉学研究院许理和（Zürcher）教授来所访问，谓5月内留京读书，但北京图书馆无伯希和之《敦煌图录》，又无平凡社新出之《敦煌壁画》，拟借考古所图书室，每星期来两个半天，允之。询及孔望山石刻事。张星联同志偕其助手来访，想就《中国考古学辞汇》（汉英对照）中有些译名问题，进行商榷。徐苹芳同志谈洛阳电厂事，刚由洛阳返京也。下午Dr. Brill [布里尔博士] 来谈中国古代玻璃事，取西周标本（张家坡出土）用显微镜视察之，断定皆非真正之玻璃，乃所谓



Faience，由石英细砂或玻璃细末作成加温烧制。最近他提出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玻璃的建议：（1）国际会议；（2）玻璃研究的杂志出一《中国古代玻璃研究》的专辑；（3）送样本赴美国研究，尤其是质谱仪作定性分析；（4）派学生赴美国学习。谈了两个半小时，因为今晚7时离京赴大同参观，所以只好告别。晚间打电话给邓力群同志，请其向河南省第一书记（刘杰）打一招呼，制止洛阳电厂的勘探工作。

5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由徐莘芳同志与洛阳工作站联络，了解洛阳电厂选址已开始钻探，制止无效。请国家文物局通过河南省委制止。我写信给邓力群同志，并附去剪报（洛阳破坏古迹）一纸，及我的《要加强文物保护工作》一文的稿子。写回信给西德的Buchner，拟延期赴西德，因为他来信邀约6月底去，似乎过于匆促。下午《人民日报》记者四人来采访，由2时半谈至5时半。晚间阅J. Rawson [罗森] 的 *The Surface Decoration on Jades of the Chou and Han Dynasties, Oriental Art, Vol. XXI, No. 1* [《周汉玉器的表面装饰》，《东方艺术》21卷第1期]。

5月13日 星期四

赴北京市第四招待所，参加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由侯仁之同志主持，到会者有萨空了、单士元、吴良镛、丁洪、李准等，开了一整天的会，讨论《文物保护法》及北京市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最后讨论先农坛及万寿寺二处有单位要借用事，大家不同意；对于观象台南建一大烟筒事，亦主张不要批准。

5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徐慰曾同志，持副总编刘尊棋及张友渔同志的介绍信，来洽谈关于编译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事。我对于代《不列颠百科》组织编写中国条目一事，很不赞成。但答应可以为之审核，加以删编，不为之重加编写。下午在家。阅Jessup, *Wonderful World of Archaeology* [杰瑟鲁：《考古学的奇妙世界》] (pp. 1—93) 乃通俗性读物，写得还不错。又阅W. Watson, *Ancient China-The Discoveries of Post-liberation Chinese Archaeology* [华生：

《古代中国—解放后中国考古发现》]的M. Magnusson [芒努松]的引言及第一章。

5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搜集殷代玉器的资料。下午在家，阅郑德坤所写《殷代玉器治琢方法》一文（TOCS，1955）。

5月16日 星期日

阅《东方艺术》1975年中关于玉器的几篇文章。上午宿白同志偕同他的研究生陈英英君，来谈他的毕业论文《隋代金银器》的写作事。下午石兴邦同志来谈，关于研究生这次考试事。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谈檀香山会议的论文事问题。

5月17日 星期一

徐苹芳同志谈洛阳电厂事，经省方派人制止，自7日至13日用百来民工钻探了七天，今后仍有问题。下午在家。继续搜集关于殷代玉器材料（《考古学报》）。傍晚赴和平宾馆访加拿大外宾Dr. C. S. Belshaw [贝尔肖博士]，民族所牙含章同志作主人宴请。他是为了邀请我国派一代表团参加明年8月在加拿大召开的国际会议。

5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加拿大贝尔肖博士来所访问，由我与安志敏同志接待。又有荷兰汉学研究院许理和教授来所阅书。下午在家，阅《李济考古学论文集》中关于殷代艺术及玉器诸篇。晚间与邓力群同志通电话，关于洛阳电厂事及国家文物委员会事也。

5月19日 星期三

上海陈景元同志来所，谈秦俑坑年代及墓主问题。日本东北大学芹泽长介教授夫妇来所，由我与安志敏同志接见。下午在家，谢辰生同志来谈，关于洛阳电厂事。阅《李济考古学论文集》中关于爵、斚、觚的文章。

5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日本前在北大留学的菅谷文则来所，送来檀原研究所所长有光教一的亲笔信。至刘大年同志处，谈他建议设置院学术委员会事。至王<sup>予</sup>同志处，谈江陵出土丝织品及报销事。中午应邀至印度大使馆，他们为K. Riboud [ 里布夫人 ] 访华设宴，有郭芳为、吴晓铃夫人等。晚间至人民大会堂天津厅，应邀参加Corning玻璃博物馆布里尔博士的回请宴会，明天他即将返美。

5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将复制的文殊山寺院遗迹的复制本及《人民日报》82年3月3日的江陵马山楚墓的报道交给里布夫人，谈国外对中国丝绸的研究。赴所，知所中领导班子安排已得院中批准。又发出信函给河野（Kono），关于组织编写《唐长安城》一书事，1984年底交稿。

5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国外来信的复信（张光直、罗森夫人、志村）。殷玮璋同志由工地返所，谈筹备檀香山会议代表团事。下午赴所，遇及陈凯同志，进城为王仲殊同志赴日出国购置用品作参谋也。得陈植锷同志来电，知癯老以病入北京卫戍区医院（农展馆后面的亮马桥），前往探视。以脑软化加剧，入院治疗。晚间至王则诚同志处闲谈。

5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偕秀君携子孙至延安大院暄儿处，即在他家中午饭。午后赴院部食堂，观《少林寺》，最近在香港卖座最佳之所谓“功夫戏”的武打电影也。

5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阅《考古学》34卷第6期（1981年）中Koseir发掘等篇，埃及Koseir海港，当年（1939年）格兰维尔教授曾有意发掘，准备以Egyptian Exploration Society [ 埃及考察团 ] 的名义申

请执照，得到Sir Robert Mard [ 罗伯特·马登爵士 ] 的支持，曾约我参加，据云其处多中国瓷片，后以欧战爆发而作罢，匆匆40年。此次美国人发掘，乃National Geographical Society [ 国际地理学会 ] 及Smithsonian Institution [ 史密森学会 ] 所赞助，开始于1978年，颇有收获。

5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同乡陈植锬同志来谈，以参加青年社会科学讨论会已结束，等车票，来院图书馆阅书也。王仲殊同志等谈赴日事，他们三人明日赴日参加中古都城讨论会。下午在家，阅毕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1—400页），其一生功力，俱见于此书中，不朽之作也。又阅《李济考古学论文集》中从前未读诸篇。

5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高哈（Ganhar）先生和波尔（Boer）女士来所，询问近几年中国考古的新发现，谈了一小时余。他们走后，李虎侯同志谈工作问题，及参加国际会议事。下午审稿子（金维诺的《敦煌壁画与中国美术史》，高至喜的《华南出土的商末周初铜铙》）。

5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王廷芳同志谈昨天开了一天的院务会议，选出胡乔木同志作名誉院长，院所负责人名单虽已拟定，但任命尚未下来，暂不公布。卢兆荫同志交来研究生熊存瑞的论文，要我翻阅一遍再作决定。与许理和教授谈大同云岗及敦煌莫高窟的佛教故事。下午在家，安志敏同志来，送还法人Bernard所写阿富汗Ai Khanorm的英文简报。晚间偕安志敏同志一起赴法国文化处，听法国文化参赞Joel Thoraval关于Ai Khanorm的报告。

5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澳洲国立大学Golsan、Thorve二教授及夫人，又考古动物学家J. Hope来所访问，由吴汝康同志作陪，我所由我与安志敏、仇士华、周本雄同志接待，参观标本室及C<sup>14</sup>实验室，并谈到明年在新西兰召开

太平洋科学会议，及参加Asian Perspective [《亚洲展望》] 编辑部事。下午在家，审阅文物出版社送来的丁明夷《克孜尔石窟佛教壁画初探》稿，提了些意见。阅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编的《中亚艺术展览说明书》的前言部分（pp. 14—55），乃送展单位西柏林印度博物馆的D. H. Hartel所写。楷儿出差北戴河返家。

5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赴财政部招待所，访王九如同志（王今）。已近50年未见面，现已退休，住在上海，谈别后情况。知其清华尚缺一年，抗日战争起，借读暨南大学毕业，后在华东师院任职。我赴所，又赴国际俱乐部，参加《中国日报》创刊一周年茶会，遇及宦乡、刘思慕、戈宝权、王友唐等同志。下午在家，审阅马世长同志的《克孜尔中心柱窟主室宝券顶与后室壁画》一文。又审阅李光谟同志所写他父亲的传略。

5月30日 星期日

今天在家，审阅熊存瑞同志的《唐代金银器》论文。

5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徐光冀同志谈《文物保护法》事。写了几封信。下午在家，继续审阅熊存瑞同志的论文，写了几点意见。

## 6月

6月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文物局谢辰生同志来谈洛阳电厂事，固原县博物馆韩孔乐同志来谈去年在雷祖庙村一北魏墓中发现波斯银币事。与卢兆荫同志谈《考古》改为月刊，及小熊毕业论文事。下午在家，修改《汉代玉器》一文，为《大百科》条目之一。

6月2日 星期三

上午，应约赴文化部，晤及朱穆之部长，谈国家文物委员会事。返所与卢兆荫同志找熊存瑞同志谈修改论文事。下午赴院部参加全院大会，由刘国光同志主持。马洪同志宣布院领导班子改组，并谈今后计划。邓力群同志谈今后虽离院，仍关心院的工作，以中宣部部长的身份赞助，又提出“增长党性，改进学风”的临别赠言。由梅益同志宣读名单。散会时已近6时。傍晚丁诗虎表侄来，他由兰州赴北戴河休息一个月，今满期返兰经京来访。王<sup>予</sup>同志来电话，知已由安阳返所，又告诉我江陵马山又发掘一战国墓。

6月3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日本留学生谷丰信君来所，由王世民同志接待。在南开大学讲学的万荣芳先生偕其妹来所，说16日即离京返美，留一信函，嘱交李铸晋教授（已抵上海，16日可来京）。阅张光直在*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所发表的《殷周铜器花纹意义》一文，仍是主张他的殷周社会双分制。下午在家。阅Hortman的*Buffalo Museum of Science* [巴伐罗科学博物馆]的玉器展览一书。晚间写信给杨建芳君。

6月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院部来电话，关于我所的领导班子调整，可以向所中群众宣布。与王廷芳同志商量，等今日王仲殊同志等由日本返京后，再定时间开全所大会宣布。王<sup>予</sup>同志新由安阳返京，谈安阳制玉情况；又谈江陵马山发现另一楚墓，是省与县文物队甩开地区而从事发掘的。殷玮璋同志来谈赴美筹备情况。下午在家，阅水野清一《殷周青铜器と玉》中关于玉器的一节。

6月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刘大年同志来，谈向院方建议成立院学术委员会事，说已拟初稿，过几天再办理，院方正在集中力量于调整工作，恐目前顾不到这事。张政烺同志来，为裘锡圭同志赴美西雅图大学讲学，该校答应可以负担他赴檀香山会议的费用，但办护照签证恐来不及，想参加我院的代表团，这事恐难办到。嘱殷玮璋同志去院部联系此事。下午在家，

阅梅原末治的《中国古玉图谱》，乃黄伯川式的图录，不定时代，不加定名和说明。

6月6日 星期日

在家开始写作《殷代玉器》一文（补记：至8月15日始写毕，花了两月零十天）。傍晚，梅益同志来电话，说乔木院长约我明晨到院部。

6月7日 星期一

上午，应乔木院长之约，前入院部。下车便遇到钱锺书同志，也是应约前来，不知何事。小会议室已坐上胡乔木、马洪、梅益三位同志，坐下后寒暄几句，胡乔木院长便单刀直入地提出，要我们二人挂名担任副院长。他说，我们院部领导已商量好，委屈你们二人一下，在马洪同志的下面，担任副院长，不过不要你们负责任何行政工作，除了一年中有一二次关于院中大事到你们家中商量一下，一切院务会议都不必参加，主要是对外活动，要借重一下。主要是考虑到新的领导班子一发表，正副院长三人，都是学术上不大知名的人士，香港和各国都要纷纷议论，并且今后代表院方接待专业代表团，也须有专业对口的领导接见（一般外宾接待不必出面）。钱公推辞说，前一时期梅益同志代表院部几次登门要求担任文学所名誉所长，坚决拒绝，如果现在担任副院长，岂不成为王安石“小官不做，大官不辞”了么？我也推辞说，仍是担任名誉所长，事情可能少不了，不必再兼任副院长了。乔木院长急了，说：“我也了解你们不愿承担这工作，我也希望你们有更多时间做科研工作，但这事院部经过再三考虑过的，并且具体工作只有刚才说过的两点，决不增加工作，我是共产党员，说话是算数的，不要担心将来食言，加重工作量。看我的面子，承担下来吧！”钱老即松口，说可以担任一年，马洪同志说，“我们都是一任三年的，便是三年吧。”乔木同志说，“三年中可以试任一年，如确有干不下去再考虑，我想不会有。”我说，“钱公承担了便好办，我可不必参加，如钱公中途退下来，我也可试任一年。”他们都不同意。乔木同志说就这样决定了，便叫人请刘国光副院长来，说现已说定了，又说将来发表名单时，两位老人的名次要放在年轻人的前面，委屈年轻人一下。接着谈了一会儿。乔木同志最后说，“今天总算完成任务了，我有一年多没有到社科院，这次我觉得

不能不来亲自劝驾。”然后握手告别。我和钱锺书同志出来，梅益同志送下来，想为他张罗车子，我说便搭我的车子好了。送他返宿舍，坐了一会儿，杨季康同志也出来。谈了一会儿，我便告辞返所。到王仲殊同志处，他告诉这次访日的情况。下午在家，写《殷代玉器》。晚间去北京饭店访李汝宽先生，适冯先铭同志亦在座，谈了一会儿。

打油诗一首，奉赠默存学长，兼以自嘲。

“伏案终期老未休，无端被召上高楼（王荆公诗：“不畏浮云蔽白日，只缘身在最高楼。”）。樗材聊作补丁用（此次调整名单确定后，发现漏洞，打上两个补丁，可与《红楼梦》“无才补天”之顽石比美欤？），时人错认作封侯（有人问打补丁（deputy，副）院长之级别，为部长级耶？局司级耶？真是“时人不识余心苦，将谓争名学少年”）。

6月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赵铨同志谈关于《殷墟玉器》图录，希望修改一处。与陈志达同志谈妇好墓玉器问题。下午在家，写信给杨建芳和王祥第同志。

6月9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晤及梅益同志，谈及前天事，说当时有不少意见，有些人反对增添过龄的副院长，有的人主张增添三人（加上费孝通），最后才这样的决定。我谈所中情况，梅益同志对我所的工作还是满意，对于培养青年接班人也还是成功的。至外事局与王平及王刚同志商谈所中外事问题，尤其是访美到洛杉矶一行的事，决定向周鸿翔教授联系后再作决定。今日上午向全所各科室领导宣布院中决定。又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哈佛张光直教授邀请我所研究人员赴美与他合作研究事。香港中文大学陈正祥教授来访（现在意大利Vorona土地利用研究所主持工作）他说在重庆时曾会过面，接着他说自己是乐清柳市人。谈了一会儿，约他一起返家，一起去访王则诚同志，便在自家午餐，饭后稍谈，他便告辞走了。补午睡，起来后阅Robert Pons [罗伯特·庞斯]的《檀香山艺术院收藏中国古物目录》。

6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班学生由讲师率领来京参观访问，今天来我所开一座谈会，由苏秉琦同志为他们作报告。他们叫我先说几句，表示欢迎及鼓励几句。返办公室，拍电报与周鸿翔教授，商谈访美事。阅滨田耕作的《有竹斋古玉图谱》。下午在家，续写《殷代玉器》。旋赴印度大使馆Bajpai大使的告别会，顺便为沙恭达罗的演出举行酒会。6时许散，我到永安南里访尹达同志，谈李光谟撰写的《李济传略》，因为下午李打电话来；又谈院部调整机构事。

6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至新楼，在杨鸿勋、马得志二同志房中闲谈，谈及国家文物委员会事，杨谓遇及郑孝燮谈及此事，郑谓不要忘记萨空了同志，他对此事很是关怀。又谓郑最近已跟萨赴苏、杭一带作保护文物的调查，继去年赴晋、豫、陕的调查工作也。遇及陈公柔，交来他代为校勘《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日文译文的结果，附一勘误表。下午在家，阅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乃反驳长广敏雄的批评。至吴世昌同志处闲谈，谈及西山舒某宣传的他的房子即曹雪芹的黄叶山村的故居，吴谓是一骗局，所谓证据乃舒某伪造出来，唯夏癯禅、钟敬文等去过，并赋诗凭吊，加以胡德平同志支持之，但谓多一游览地也是好的，不管他的真伪如何。吴同志曾发表过调查简记揭发其伪。又谈及三十年代的名人轶事，从清华三孙皆为Bachelor [ 单身汉 ]，谈到徐志摩之死。谓徐赴沪是为蒋百里卖房作证人，可得酬金3000元，以供陆小曼之挥霍，又赶往南京晤韩湘眉（张欣海夫人）及包××（王伯群夫人），韩欲留之多住两天，徐谓要赶回北京，以林徽因将在协和医院以英语作关于古建的报告，已约好去捧场。当时王为交通部长，管民航，由包为之搞到一张免费机票，徐留条子给韩，有“将乘风归去，生死未卜”。韩说你不要“拆烂污”，劝之不要冒险也，不意徐途中以飞机触山而丧命。此与郑振铎赴埃及访问前，接受大会小会的批判作总结时说：“这些批判在我未死之前能够亲耳听到，也是好事”，不意飞机失事而死。谈到他家吃晚饭时始告辞返家。

6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赴文物局，与孙轶青局长谈国家文物委员会事，沈竹、谢辰生二同志亦在座。昨天文化部宣布基层名单，文物局副局长二人为马济川和沈竹，顾问为谢辰生，又宣布中宣部干部局对于王冶秋同志与康生关系的结论。谈到将近下班时，我乃告辞赴所。下午在家，阅河野寄来关于《中国考古新发现》定稿的一些问题及修改意见，起草作复。

6月13日 星期日

修改《安阳殷墟玉器的材料和产地问题》。继续写作《殷代玉器》一文。

6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河野来信及修改书稿意见交张长寿同志，托他办理。赴鲍正鹄同志家谈院事，他已决定辞职，居家不再上班了。午后，王廷芳同志来，说上午院务会议，梅益同志主持，通过副院长人选，增添一名副秘书长管人事，及一些所的领导班子问题。晚间至常任侠同志处打听金维诺同志的住处和行止。据云去敦煌似未回京。后来我到金家，遇到李铸晋教授恰巧也在他那里，据说下午6时由西安抵京。在金家中，请金代为安排他的学生在京的活动等。

6月15日 星期二

晨间，楷儿由大同出差返京。天下雨。我在家写《殷代玉器》一篇。傍晚偕秀君前往北京饭店访李铸晋教授夫妇。他们这次堪萨斯大学副校长Prof. Shankle [ 尚克尔教授 ] 率领的代表团，共计37人，由上海入境，经过开封、郑州、洛阳、西安等处，昨日抵京，18日离京。李铸晋教授与他的艺术系学生，则留京至25日，再赴宁、杭、广等处，由广州出境。李的房间挤得满满的，有的坐在地毯上，谈一会儿后，我们告辞，约明天晚宴。

6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院部在史学1号楼会议室召开新旧领导班子交替的会，我与王仲殊同志都没有去。下午在家阅《殷墟妇好墓》的玉器部分。傍晚偕秀君至东风市场五芳斋，宴请堪萨斯大学代表团的9位。6时半开

始，8时余始散，共花了151元，虽由公家出面定席，实则自己私人掏腰包。

6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赴建材部，参加古陶瓷国际会议的筹备会，由严东生同志主持。下午偕安家瑶同志赴故宫，由杨伯达同志接待，参观故宫所藏的古玻璃器。4时半返所，参加党组织学习。晚间至王则诚同志处谈王铃教授的事。今天下了几阵雨。写信给魏忠及张宪文（皆在温州）。

6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阅《殷墟妇好墓》玉器部分。11时赴王天木同志处，偕至北海仿膳餐厅，自然科学史所宴请王铃教授，自1956年在巴黎会晤，已27年矣。由段伯宇同志主持，有周培源、席泽宗、王均等同志作陪。下午在家，继续阅《殷墟妇好墓》的玉器部分。

6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量所事。嘱张长寿同志办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河野靖联系二事：（1）《中国考古新发现》定稿修改的几处；（2）亚洲考古会议定于明年8月18日至26日开会。与徐光冀同志谈《大百科》考古学卷事，因为总编辑部最近开一次会，对于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学卷的文体，白话夹杂文言，表示不满。召集过一次语言专家吕叔湘、王力等征求意见。至苏秉琦同志处闲谈院中调整事，及文物委员会事，他说七八月份要到承德休养。下午，为古脊椎所审查三位助理研究员盖培、张森水、李炎贤的提职材料作审查。重阅Laufer,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劳佛：《玉器——中国考古学和宗教的研究》] 引言及第1章。

6月20日 星期日

继续写《殷代玉器》。上午至宦乡同志处谈院事。晚间至杨向奎同志处，他昨天由济南开会（史学史会议）返京，告诉我以姚依林同志女婿的事，殊吓人听闻也。

6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返所，将复河野氏的两封信寄出去。为编辑部修改《青海柳湾》报告的英文提要。下午在家，审阅《考古》稿子（王世民的《1981年的中国考古研究》）。晚间至史树青同志处，托之为应县展览预展参观邀请李铸晋教授与山西随展人员商量。又至金维诺同志处，据云李教授昨晚在中国美协座谈。又谈及传闻莫高窟去年曾发现一洞，白描密宗画像，有辽代题记。但最近去敦煌，未见道及，宣传有误或暂时保密。辽代年号题记恐不可信，以辽人势力始终未及敦煌也。

6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在王仲殊同志主持下，开研究生答辩工作的会议。接着召开编辑会议，由王仲殊、安志敏、卢兆荫和我，商谈明年《考古》增加期数后如何组稿，及将《考古》改由考古所与考古学会共同具名负责事。内蒙乌盟文物干部持来最近大青山北出土的五件金首饰的照相（四件是鹿头。一件是项练，两端龙头，绞索，悬以小斧、小戟等）。下午在家，继续写《殷代玉器》，接戴幼和同志的来信及《“社”、“杜”、“土”古本一字考》一文。

6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英国燕谋格Empson, W. H. M. 约至燕京饭店会面谈话（其父亲前在北大执教），1979年访英时曾晤及。返所，与郑振香同志谈访美事。写回信给周鸿翔教授。下午3时，堪萨斯大学李铸晋教授率学生6人来所参观访问，由徐苹芳、杨泓二同志与我接待，参观标本室。送他们走后，阅香港出版的《美术家》杂志中庄申所写的《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文。写信给邓力群同志，附去《参考资料》6月21日下午版的《中国文物损失严重》一文。

6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的学生Diane Nelson [ 黛安娜·纳尔逊 ] 与她的爱人Robert Nelson [ 罗伯特·纳尔逊 ] 来所访问。黛安娜正在从事中国青铜器花纹意义的研究。想依照张的意见，以巫术来解释。

下午在家，审阅熊存瑞同志的论文《唐代金银器》的修改稿，已依照我的意见，将142页压缩成61页（每页400字）。晚间偕秀君至北京饭店，访李铸晋教授夫妇，拍了几张照片，后来金维诺同志来了，一起闲谈，至10时许始握别。

6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赴历史博物馆参观应县木塔出土文物的预展。先去办公室看大同市博物馆马玉基同志携来的山西大同出土的Sassanian [萨珊朝] 银盘，乃去年9月17日出土于封和突墓，同出土者有椭圆杯、高足杯，及陶俑、青瓷、陶器碎片。死者卒于正始元年（504），银盘为猎野猪图。旋至明清接待室，观应县木塔出土物，有《契丹藏》，及辽代刻本与抄本佛经及杂件（包括辽刻本李瀚《蒙求》，又有版刻画及加彩版刻画数件，舍利球及佛牙七宝）。遇及任继愈同志，及馆中的几位负责人王宏钧、胡德平等，稍谈，拍照片。下午在家。阅新出的《文物》第6期中关于应县木塔出土物的几篇文章。文物局孙轶青局长偕谢辰生同志来，谈国家文物委员会事。晚间写了几封信（王祥第、戴家祥、童恩正）。

6月26日 星期六

今天整天在家写《郭沫若同志与田野考古学》一文。上午李作智同志陪大同市博物馆马玉基同志，携来封和突墓发掘简报及照片，谈了一会儿。晚间文物出版社的俞筱尧同志来，谈：（1）金石丛书是否要继续进行筹划；（2）考古所是否有些第二编辑室可出的书，以便列入计划。他又谈到文物出版社的一些内情，谈到9时余始去。

6月27日 星期日

今天是阴历五月初七日，暄儿夫妇送来粽子，午饭后他们回去。我今天将《郭沫若同志与田野考古学》一文写毕，约3000来字。晚间赴王天木同志处，约明天会见劳延恺（劳榘之子，攻蒙古史）；顺便至袁翰青同志处坐谈一会儿，据说王铃教授曾去过他家访问。

6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赴和平宾馆，访劳延恺君，偕至考古所。少顷王天木同志亦来，谈了一会儿，由乌恩同志陪之参观标本室及图书室。庄敏同志来，他新由四川回来，又为洛阳电厂工地事奔走。又发生了中科院与史密森学会合作发掘吉林省榆树县周家油坊旧石器地点事。他们以化石地点为名，蒙混国务院获得批准，下月即开始工作。下午吴汝康同志来所，谈他所研究人员盖培、张森水、李炎贤三人提升副研究员事，顺便谈及他们与美国合作发掘事。他走后，王仲殊同志主持召开所中扩大党组会议，讨论院中交待要办理的事：（1）超龄人员及精简人员的名单；（2）硕士研究生答辩事。后又商谈参加院党委人选及院党代会人选（我所有7名）。

6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郭沫若同志与田野考古学》一文修改完毕，交编辑室，将在第四期《考古》中刊出。赴院部，晤及梅益同志，谈及王<sup>予</sup>同志要去沈从文同志处，及中科院与美国史密森学会合作发掘吉林省榆树县周家油坊化石及旧石器地点一事。下午在家，《人民日报·新闻战线》编辑部记者，把前次访问后写的访问记送我审阅一过。

6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哥伦比亚代表团一位考古学家Alvaro Sofo [ 索多 ] 教授来所参观，他是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Bogota）的安都斯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最近几年主持发掘北部山区一座古城，距今一千年。他携有幻灯片，要求在我所作报告，临时凑二十来位同志来听讲。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戴家祥、魏忠、汪远濊、王锦光、马大任）。晚间与邓力群、梅益二同志通电话，谈史密森学会来华作古生物及考古调查发掘事。

## 7月

7月1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开党员大会，选举院党委委员（我所一人）及院党代表大

会代表（我所候选人10人）。杭州沙孟海先生来访，谈了一会儿，说下午即返杭州。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听徐光冀同志关于洛阳电厂选址的报告，又商谈史密森学会的事。下午在家，理发，写《殷代玉器》。傍晚至康乐餐厅，王铃教授回请，在座有邓广铭、王振铎、张政烺、严中平、吴世昌、陶大镛、段伯宇、席泽宗等同志，一共两桌，5时半客人都到了，6时40分主人王铃才偕其弟王均来，一进来便作揖道歉，宴席到将近8时始散。返家后，胡厚宣同志来谈，近由杭州返京。据云，美方此次依照协定，邀请四人去美，为吕叔湘、胡厚宣、安志敏及另一人。

7月2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与王平同志谈访美代表团事。返所，参加研究生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小组会，讨论注意事项。庄敏同志来谈中科院与美史密森学会合作考古事，及洛阳电厂事。下午因为左胯骨肌发炎，去首都医院诊治，搞了一下午。还要继续打针、吃药及微波理疗一星期。遇及赵复三、冯至同志，皆来门诊。晚间写了两封信（周鸿翔、李光谟）。

7月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洛阳蒋若是同志来，谈及洛阳文物破坏情况及机构调整。与殷玮璋同志谈访美代表团事。下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谈所事。接着至矿业学院宿舍访袁清教授，乃袁同礼之子，来北师大任教一年。

7月4日 星期日

上午去首都医院打针，顺便至常任侠先生处闲谈，郭老在重庆发掘汉墓时，常亦在场。审阅安家瑶君的毕业论文《中国早期玻璃器皿》一文。

7月5日 星期一

上午偕安志敏同志赴八宝山，参加于豪亮同志的追悼会及遗体告别。于同志以癌病于6月28日去世，终年54岁（1927—1982）。归途至首都医院打针及理疗。下午在家，阅林已奈夫《中国古代的石庖丁形玉器和骨铲形玉器》（《东方学报》（1982年）第54期，1—81页）。

7月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偕赵铨及姜言忠二同志至常任侠教授处，拍郭老延光二年砖题词。至首都医院打针、理疗。至刘大年同志处，谈院学术委员会事，他对于院增设副院长事表示赞同，而惜其不早日想到这一着也。下午阅《晋阳学刊》新出一期中《陈寅恪传略》等。晚间王<sup>予</sup>同志来谈工作事。

7月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所党组开会，谈我所人员晋级问题。张政烺同志来所参加研究生答辩委员会。写信复西德Heidelberg [ 海德堡 ] 大学Kuhn邀约讲学事，婉拒之。下午赴国家文物局，晤及庄敏、罗哲文二同志，谈及中科院与史密森学会合作发掘周家油坊遗址，及洛阳电厂问题。我返所，与张长寿同志谈学风问题，谈及近来报刊上刊登中国人发现新美洲的新论，及我所有人以新石器时代有太空人飞碟来地球的谬论。晚间，准备明天到古脊椎所开会的意见。

7月8日 星期四

整天在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参加提升职称的会议，由吴汝康同志主持，所外只有我与安志敏同志参加。上午是盖培、李炎贤二同志，下午是张森水同志。然后旁听及本人退席，所中及研究室主任周明镇、吴新智、邱中郎、胡长庚等同志留下，讨论一会儿，即散会。我偕安志敏同志往访贾兰坡同志。

7月9日 星期五

上午赴历史博物馆观洛阳出土所谓Hebrew Inscription [ 希伯来文碑刻 ] （注：查现藏品名为“佉卢文井栏残石”），原藏北大文科研究所，1959年移交历博，77年登记时，三方中只有二方，以为是Kharosthi [ 佉卢文 ] 文字。返所，写信复沙博理。下午赴首都医院打针、理疗。返所，宁夏固原文化馆的同志来，谈宁夏新发现，固原发现西周铜器墓及北魏墓，有波斯银币一。写信给白寿彝、汪远滩，又写信给张友渔同志，为《文物保护法》事也。



7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美国Denver [ 丹佛 ] 大学Sarah M. Nelsen [ 南莎娜 ] 来访，系专攻朝鲜史前考古学者，以为朝鲜新石器时代种稻米系中国输入，故想知道中国方面的材料，参观标本室，又与安志敏同志谈中国农业起源及石刀问题。下午在家，楷儿由北戴河实习返京，雷孙已来自家一星期。

7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赴首都医院打针。至常任侠同志处，送去郭老《延光二年砖》题词照片，及我的日文版《中国考古学研究》。下午郭宝钧先生的儿子小八送来郭的遗著《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继续写作《殷代玉器》一文。

7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刘大年同志来，商谈建议设立院学术委员会事。所中开所务会议，由乌恩同志转达院中布置下半年的工作安排。至首都医院打针、理疗，打B1/B12已完毕（10次），理疗要再作一疗程。下午在家，王平同志来，谈访美代表团增添林沅同志事。晚间安家瑶同志来，为后天答辩事也。

7月13日 星期二

今天在家写作《殷代玉器》一文。下午赴首都医院理疗。徐光冀同志来，携来致马洪院长关于洛阳电厂一函，定稿以便发出。

7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研究生答辩会。安家瑶同志的《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一文，由我作主任委员，参加者有徐苹芳、马得志、卢兆荫、史美光四位同志，答辩后通过。下午赴王天木同志处，他家正在粉刷油漆，他搬到楼上去暂住，正在为《大百科》写条目。闲谈中，他说起当年在南京时，傅斯年力排众议，要我代理所长。在家中时，当着王天木等数人的面前，大发脾气，说这些人以老专家自居，不知要提拔青年人。他自己也觉老了，精力不如前了，写不出像《夷夏东西说》那种文章，等等。

返家，写信给童恩正同志，关于他们调查工作事。晚间大雨，一江侄孙女夫妇来，住在自家。

7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又参加研究生答辩会，是熊存瑞同志的《唐代金银器》，由徐苹芳同志主持，参加者有卢兆荫、马得志、王去非、刘观民和我，于11时即结束，宣布通过论文答辩，准予毕业。下午偕王世民同志至毛同志家（住在尹达同志楼上），观洪洞县上村出土两件铜器及一件金耳环。至尹达同志处闲谈，归途至首都医院理疗。继续写《殷代玉器》一文。

7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谈所事。他昨天参加院部会议，会后梅益同志和他谈起我关于设立院学术委员会的建议事。今晨梅益同志又打电话来谈调王<sup>予</sup>同志事。下午在家，铁秋媳携阳孙由武功来京度暑假。我赴首都医院作理疗。继续写《殷代玉器》。

7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赴首都医院作理疗，两个疗程结束。在家继续写作《殷代玉器》一文。下午偕沈竹、罗哲文、庄敏三同志去城建部，由薛北一副部长召开一次关于历史名城的小会，有郑孝燮同志及部中计划局、园林局的同志等参加，打算召开一次全国性历史名城规划会议。郑同志介绍最近萨空了同志率领政协视察团到苏、杭、宁、扬等地视察的文物破坏情况。

7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杨道敏同志持冯先铭同志的信来，约我为人美编的《中国陶瓷》写前言，婉却之。写了几封信（戴家祥、夏正中、夏碧琴）。晚间，张天枢同志持其爱人许肇林同志的介绍信来，并送来广东土产。今天继续写作《殷代玉器》一文。

7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阅读《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正稿（1982年6月5日修正草案）。下午在家，王仲殊同志来，送来他的《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一稿，乃答日本学者西田守夫教授者，坐谈一会儿便走了。我将党章草案再读一遍，写了几条意见。

7月20日 星期二

今天下雨。上午赴历史所，与梁寒冰、林甘泉二同志谈为谢国桢先生搞高干病房事，及历史所服装史室向我所调人事。返家，阅王仲殊同志的论文，提了几点意见。下午将对党章草案的四点修改意见誊抄一过，以便送院部。

7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退还王仲殊同志的论文，并谈了一会儿。又将文物局关于洛阳电厂的公文签署意见，请院部会签。赴八宝山参加张明善同志的父亲张彦生先生的遗体告别会。偕周绍良同志赴北京市文物局，参观所藏明清墨的拓本，凡2000余件，包括张綢伯、张子高、周绍良各家的藏墨，共七匣，只看了二匣，已近午。下午赴所，对外友协接待的中德协会代表团五人由Reindotte团长率领来所访问，由安志敏、高广仁和我接待。他们谈到：（1）马可波罗的史料考据，因为Reindotte正想写一本马可波罗的传记；（2）汤若望的墓地及墓碑；（3）元上都的地点及现状；（4）德中协作研究的可能性，告以法令规定不能让外国人参加考古调查发掘，即不发掘亦不许可，他们想调查研究和阐故都也。

7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Scott、Brill、王锦光、戴家祥、侯灿）。下午在家。阅Brill寄来的*Early Islamic Glass* [《早期伊斯兰玻璃》] 及*Ancient Glass* [《古代的玻璃》] 二文。

7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中国建设》赵玲珠同志来约稿，婉却之，尤其是要组织所中人写人物介绍。下午在家，阅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81年上海出版）。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情况，还是初次读到。作者为陈

先生弟子，能向先生家属询问资料，故多未曾发表的史料。编年诗文也颇完备。但对于先生的学行，似乎未抓住要点，反不及俞大维所写的《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而不相关的旁人诗，收入过多（1—195页，约13万字）。

7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谈所中配合党代表大会的文章，决定让乌恩与王世民二同志合写。又关于联合国教科文河野来信说明年8月在中国召开亚洲考古会议事，交代张长寿同志拟一复信。返家，继续写《殷代玉器》一文。

7月25日 星期日

今天下雨，整天在家，重读郭宝钧的《古玉新詮》。作者怀疑经传，有《古史辨》派的气概，以为“玉器自玉器，文献自文献”，盖由于考古发掘所得不符合于文献也，而未点破文献乃战国末与汉之文献，即“三礼”、《尔雅》及郑注、许书之类，出于儒家之理想化，或臆测，或望文生义。但郭氏推测各种玉器形制及定名之来源，其臆测之程度更超越前人。当年曾询之郭氏，答以史语所风气，当时提倡新说创见，故不甘于描述考古发掘新发现之收获，实则反而降低论文之价值。连轻信其说之凌纯声氏，对于郭氏之释命圭，亦谓“郭氏新说，虽言之有理，然终使人信疑参半耳。”（《民族研究所集刊》第20期194页，1965，台北）。又阅凌纯声《战国古代瑞圭的研究》，虽搜集材料颇丰，叙述亦有条理，但不懂《周礼》为儒家理想化之著作，视为信史，又不懂考古学与古器物学，而以刻有星宿图之玉圭为汉代物（沿西人所著图谱之误），了无是处。

7月26日 星期一

今天院中党代表大会最后一天，选举院党委，我所王廷芳同志当选。我在所中写了几封信（张友渔、季羨林、崔墨林、徐婉雏）。下午在家，重读吴大澂《古玉图考》。

7月27日 星期二

今天在家。晚间至王则诚同志处，谈道教与玉器。将吴大澂《古玉图考》的全书作摘记。将图考转录到劳佛《玉器》一书中。

7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在王仲殊同志主持下，召开所党委会，决定提拔一批技术员及改选党委事。写了几封信（林寿晋、王国华）。下午在家写作《殷代玉器》。

7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继续写作《殷代玉器》。阅劳佛《玉器》。下午赴所，遇及林志纯同志，谈《大百科》外国考古条目审定事。傍晚应约至丰泽园，瑞典大使秘书叶逢春（Lars Ellefröm）夫妇宴请，为毕汉思（Hane Bielenstein）和马悦然（Göron Malmquist）夫妇访华，及他本人离任返瑞典。来宾有王平、施谷、李荣等人，8时余始散。

7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继续写《殷代玉器》。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

7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里布夫人、左景权，许肇林，梁长峨）。为论文查书。下午至鲍正鹄同志处，谈院学术委员会的建议事，还谈一些学术界的轶事。

## 8月

8月1日 星期日

今天在家，继续写《殷代玉器》，下午王载紘同志来，送来蔡孔耀同志所赠茶叶，谓其兄抱冲仍在医院，神志迄今未清醒，已四五个月矣。

8月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下午继续写《殷代玉器》。

8月3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继续写《殷代玉器》。下午赴所，偕王仲殊、林泽敏二同志赴同仁医院，探视徐莘芳同志，以肋膜炎抽水住院。又偕至马得志同志家，探视他的病，以关节炎在手足关节处发炎肿痛，劝他赴中医医院住院治疗。建钢外孙大学毕业分配在北京工作。

8月4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召开学术委员会，所外有张政烺同志参加，通过所中研究生的答辩委员会的决定。偕张同志去访俞大缜同志，已十几年瘫痪，不能行走。返家，同乡林悦（在人民出版社）来谈，说同乡孙平（鞍山市委）已于前日去世。下午在家，继写《殷代玉器》。又审阅常任侠纪念郭老的稿子，拟删去三分之二，题目中也删去“诗人”二字，留下专谈考古的部分。

8月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搜集《殷代玉器》资料。中午，常任侠同志送来纪念郭老的文稿，坐谈一会儿。下午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商谈所事。返家，写信给姬妹。晚间继续写《殷代玉器》。

8月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日本东洋大学友好代表团来我所参观访问，共19人，由我与王仲殊、安志敏、王世民、乌恩等五人接待，座谈后，参观了标本室。下午在家，继续写《殷代玉器》一文。

8月7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继续写《殷代玉器》。下午赴所，遇及王仲殊同志，谓北大已允铁秋媳在附中考虑借用，下星期内或可确定。下午偕文物局马济川副局长、庄敏、罗哲文二同志赴城乡建设部，召开小组会，谈洛

阳、西安工作事，并拟最近召开一次关于历史名城的座谈会。

8月8日 星期日

整天在家，写《殷代玉器》稿。傍晚赵章云同志偕妻女来，知己离开驻巴黎科教文代表团，返回中联部工作，回国后曾返温州探亲，前次在巴黎时初次结识。

8月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谈所事。王廷芳同志才由承德返京，因为洛阳电厂及临潼核能基地的事要开会讨论，拟同文物局及城乡部组织一小组赴西安，决定派杨鸿勋同志。又谈为科教文组织写《长安史》事，因为徐、马二人都病了，暂由杨鸿勋同志负责草拟方案。接着开外事小组会，由安志敏同志传达上星期院外事局召开的外事会议的情况。卢兆荫同志赴闽休假返京，将常任侠同志的纪念郭老一稿交给他办理。下午在家，写明天中国史学会关于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问题座谈的发言，约1500字。

8月10日 星期二

在家写《殷代玉器》一文，修改发言稿。下午参加座谈会，会上由刘大年同志主持，发言者共有12人，有刘思慕、尹达、黎澍、白寿彝、瞿同祖等，我也发了一次言。电视台派人来拍新闻（11日在中央台及北京台新闻联播中播出）。

8月11日 星期三

今天在家，继续写《殷代玉器》一文。

8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在所中研究西安临潼核研究中心地址问题，庄敏同志亦来参加。杨锡璋同志由安阳返京，谈安阳最近大水冲坏洹水河岸事。接着王仲殊同志主持第一研究室的会，批评王仁湘同志的《太空人古代来到中国》（发表于《飞碟》杂志上）。下午在家，写了两封信（杨建芬、汪

远滩)。晚间至常任侠同志处，将修改后的稿子交给他看，闲谈一会儿，返家。

8月13日 星期五

整天观察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

8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又花了半天工夫观察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下午在家写作《殷代玉器》一文，并阅《殷墟玉器》一书。

8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石兴邦同志来，谈研究生补行答辩事。因为他的学生吴耀利君要求再考一次也。今天将《殷代玉器》初稿写毕，约18000字，尚缺艺术分析一部分，拟删成五六千字的论文（此稿系6月6日开始写作，时作时辍，共写了两月零十天）。

8月16日 星期一

昨夜及今晨大雨。上午赴所，继续观察妇好墓玉器，共计达91件。下午在家，修改《殷代玉器》一文。《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三位同志来谈，送来新出的第3期刊登有我的那篇《论“茹毛”的正解》，并约我为《社会科学战线》创刊五周年纪念题字（题：“兼收并蓄、博古通今”）。写作《殷代玉器》一文提要的中文本和英文本，开始删节、重抄论文稿。

8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考古》校样交给编辑室。阅李济《殷墟有刃石器图说》一文。将《殷代玉器》中英文撮要打字。下午偕苏秉琦同志前往八宝山，参加孙贯文同志（1915—1982. 8.11）追悼会。追悼会由苏秉琦以北大考古教研室主任名义主持，历史系副书记许师谦同志致悼词，参加者有北大副校长王学珍，文物出版社高履芳同志等。后至尹达及张政烺同志处闲谈。返家，内侄女婿（北大）张树霖同志来，留之晚饭。



8月18日 星期三

在家修改《殷代玉器》一文。

8月19日 星期四

在家修改《殷代玉器》一文。傍晚5时半，赴瑞士驻华大使馆以席望南大使将离任，举行告别宴会也。遇及黄辛白副部长、冯至、贾兰坡、张芝联诸同志。

8月20日 星期五

誊抄《殷代玉器》修改稿。下午赴所，交一部分打印。

8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赴史学1号楼报告厅，由李彦同志传达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文件。先由马洪同志讲我院下半年工作，包括提职、住房、培干等问题。下午将《殷代玉器》一文，修改誊抄完毕，近8000字。

8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本来铁秋媳返武功，因事延期。暄儿一家，素琴儿及钢、正二外孙都来，一起进午饭。午后，温州一中校友黄本华、徐长松二同志来，约下星期天在京校友叙首。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Main Trends of Resea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eince* Part two, Vol. 1 (《社会和人类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第2部第1卷) 中的*S. J. de Laet: Archaeology and Prehistory* [德拉特：《考古学与史前史》] (pp. 177—214)。

8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量关于堪萨斯大学的汇款单事。赴鲍正鹄同志处还书，闲谈至近午始告辞返家。第一次听到他说关于唐钺及郭任远的轶事。唐攻心理学，但每晚业余搞《国故新探》。郭任远晚年本拟应约赴美加州大学讲学，但以逼子离婚，欲仿唐玄宗故事，经子向美国加州大学董事会控告，解除聘约，复员返沪后隐居不出，谎称已赴美，甚至信件有寄美再转沪者，可谓身败名裂，解放前后

去世。而唐钺年逾九十，今尚健在。下午赴所，日本檀原考古研究所石野博信来所访问，由王仲殊、安志敏二同志接待。我向之打招呼，即去继续研究妇好墓玉器。《殷代玉器》打印已毕，托殷玮璋同志校对一过。

8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部外事局，将堪萨斯大学的汇款单交给王刚同志，他说要商量一下再告诉我。赴所，英国Norman Hammond [诺曼·哈蒙德] 来所访问，送我一本*Early Maya Civilization* [《早期玛雅文明》]，我回赠他一本《殷墟玉器》，谈了一会儿，陪他参观实验室。审阅论文打印稿。下午打印稿装订出来，交给殷玮璋同志，先寄给美国两份。审阅王世民同志的《郭老与殷周铜器的考古学研究》。

8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文物局流散文物处处长偕黄景略同志来所，商借妇好墓玉器展览，告以已不管所事；又约为训练班讲课，婉却之。高至喜同志来，准备一起出国也。周世德同志由杨泓同志偕同前来，为《大百科》审稿事借用所会议室一天半，告以可向所中联系，我已不管所事。今日整天观察妇好墓玉器，自13日以来，花了三天半工夫，看了229件玉器，暂告一段落。重要的除历史博物馆借展者外，几乎全部仔细观察过了。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送去檀香山会议代表团的我方代表论文6篇（缺历史所的3篇，安金槐的1篇）。

8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党员开会。分组讨论胡乔木关于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运动，因之不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能应用到共产主义是否真理这问题上去。返家，赴车站送铁秋母子（雷孙）上车，秀君与楷儿已在车站，阳孙最后见妈妈走，忽哭起来。下午在家，为《殷代玉器》搜集图片。日本泛亚洲文化中心为庆祝两国建交十周年派代表团来华，昨天举行联欢会，今晚举行冷餐答谢，明天将返日本。今晚由会长江上波夫及我国对外友协王炳南会长，分别致辞。到会者有楚图南、林林、王笑一、陈宇、启功和我，坐在贵宾席上。还有文物局

马济川副局长，及历博王宏钧等。闻由于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问题，接受代表团来访一事几乎流产，最后还是邀请他们来，希望子子孙孙永远友好下去。

8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将《殷代玉器》中需要绘图的四张，交张孝光同志。至资料室，挑选幻灯片。下午在家，将《殷代玉器》打印稿，校正错字。但论文已于昨日寄去，以急件邮寄，多花了40来元。

8月28日 星期六

晨间赴院部外事局，晤及王刚同志，商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亚洲会议签订合同事。至美大处与林池同志谈下星期一集中代表团成员，请赵复三同志作一次报告。返所，至殷玮璋同志处，商谈分发论文及召开会议事。下午赴所，将《殷代玉器》旧稿打印一过，拟交《考古学报》发表。校阅修改花了一下午。

8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赴经济研究所会议室，参加温一中在京校友联谊会，为筹备庆祝母校建校80周年纪念也。在京校友达230人，今天到会者约百余人。我是1927年毕业，为到会最老的校友。叫我讲几句话，然后介绍在京校友及职业，签名交费（5角），委托联络员草拟贺电，致函母校庆祝校庆。我坐在吴景荣同志旁边，他是初中1929年，仅低我两年。二十年代毕业校友今天到会者仅有我们二人而已。闻尚有校友夏承焘及张苏二位，皆八十有余，今天未能到会。散会时已11时半。返家时，正听侄夫妇及小女已来自家，留之午饭。午后在家，将《殷代玉器》参考文献目录列出来。又写信给王棻同志的爱人，询问抱冲病况，并寄去彩色照片一张，乃去冬所拍也。至首都医院，探视丁声树同志之病。护士嘱不要唤醒他，以其虽不能说话，但尚清醒，见熟人即下泪。7月中旬切开喉管，以防痰阻塞，近来维持原状，但随时可能恶化。

8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赴美参加商文化讨论会代表团11人，在所中会议室集中，由我

主持，请赵复三同志（副秘书长）作一报告。关于对外政策，尤其是关于学术交流者及中美关系，约讲一小时半。他解答问题后先走了，我稍谈在国外活动的注意点。下午偕胡厚宣同志至尹达同志处，拍了几张照片。三十年代初期参加殷墟发掘留在大陆工作的仅有的四人之三（另有王湘同志，在国家科委专家局）。在台湾亦三人（石璋如、高去寻、李光宇），此次可能遇到老高，拟以此为赠，作为纪念也。又与胡厚宣同志及张政烺同志偕往访杨希枚同志，他托我捎信给老高。前天李光谟同志也捎来几本书，托带给老高与李方桂先生。晚间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谢辰生同志亦来参加谈话。谢同志新由墨西哥参加会议，归后赴洛阳参加视察及会商洛阳汉魏故城东郊的电厂建厂事也。

8月31日 星期二

晨间接通知，上午10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列席十二大人员参加的预备会。我先赴所，还书，写信复西德的Müller-Karpe [ 米勒·卡普 ]，及美国的Brill [ 布里尔 ]。赴怀仁堂，遇及院部的许涤新、刘国光二同志。据云：我院列席名额10人，有张友渔、许涤新、马洪、刘国光、钱俊瑞、师哲、彭达彰、杨克、许立群和我。今天由习仲勋同志作报告，据云列席人员办法是新创的，以便安排年老干部、地方干部及民主党派，共740人，其中民主党派73人、党员667人，民主党派头头约20人，还要上主席台。然后谈筹备经过及保密措施等。散会时，遇及张友渔同志，说这次人大常委《文物保护法》排不上日程了。下午赴美代表团开会，讨论应注意事项。楷儿由校返家，明天送阳孙上学，后天又出差，带学生实习。

## 9月

9月1日 星期三

今天上下午都参加十二大开幕式，听胡耀邦同志三万余字的报告。上午邓小平同志主持会议，致开幕词。下午李先念同志主持会议。详情将见明日的报纸。叶剑英同志年老，坐了一会儿，提前由人扶着退席。

我院代表有六名：于光远、梅益、宦乡、王光美、董辅弼、孙冶方，此外胡乔木、邓力群由其它单位选出。晚间林志纯同志来谈研究生论文答辩事。写了几封信（马大任、魏忠、应幼梅）。

9月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为《殷代玉器》搞一参考书目，检查幻灯片，漏拍三张。下午参加所中党员大会，改选所党委。王廷芳同志担任书记，乌恩及林泽敏二同志为副书记。放映幻灯片，以试效果。

9月3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参加小组讨论加入文改会董纯才同志，发言颇为踊跃，有张友渔、师哲、彭达彰、董纯才等，我也发言。下午和明天都继续开小组会，我便请假，文件便交回去了。下午至故宫，遇及冯先铭同志，事先约好，在他那里借阅Bushell and Krug [ 布什尔、克鲁格 ] 的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of Jades in the Haber Bishop Collection* [ 《哈伯·毕晓普所藏玉器的调查与研究》 ] 共两大册，精装，共重125磅，当时共印100部，2部缴交版权局，98部除自留者外，分赠各国的国家图书馆及博物馆。1906年出版，为非卖品，极为稀见。滨田耕作《有竹斋藏古玉谱》（1925年）注中云：“《毕晓普氏藏玉的研究》系非卖品，现已不易购得，仅Bushell [ 布什尔 ] 氏的关于中国之玉的记述，别见于《中国美术》（1909年版）第1卷第7章者，尚可觐其大略。”（中译本，73页）。想不到故宫竟有一册。查档乃故宫旧物，当为宣统在紫禁城称帝时所赠者。匆匆翻阅一过，第一册有布什尔及唐荣祚《玉说》，李澄渊“图说”12幅。第二册为毕晓普藏品的图录，共812件，包括中国、欧洲、墨西哥、新西兰等地玉器，欧洲为新石器时代磨制石斧，其它三处皆有美术品，雕刻花纹。出来后，至张政烺同志处，稍谈后，返家。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

9月4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王锦光、吴震、晋阳学刊）。签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亚洲考古会议复信及修改合同。对法制委员会征求意见的《文物保护法》草案提意见，因为最近法制委员会要讨论这问题。下

午在家，收拾行装。重阅关于中国古代炼钢试验的文章二篇，作札记。

9月5日 星期日

这次访美，是参加美国科学院通过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在檀香山召开的一次国际性商文化讨论会。由张光直、周鸿翔、吉德炜三位教授组成一组织委员会，议定参加者名单。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提供在檀香山的住宿费用，其余费用由美国的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人类学基金会及学术团体协会三单位提供经费。

5日尚在北京，晨5时半，即起，6时半秀君陪我上车，胡厚宣同志父子同车前往机场，其余人亦先后到达，唯院部的车7时40分才到，机票和护照都在翻译林地同志手中，等他到后才好办手续。现下我国机场也实行用X光透视检查行李的制度。院部外事局美大处林青处长来送。9时起飞，在东京换机，等了8小时余，日航负担每人餐费1200日元。饶宗颐先生由香港来东京转赴檀香山参加会议，无意中遇到，谈了一会儿。我们的飞机22:55起飞。这次我国代表团由10人组成，由我任团长，计有胡厚宣、张政烺、安金槐、郑振香、高至喜、林沅、殷玮璋、杨锡璋、王贵民。又有北大裘锡圭，以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代表名义，也随我们一起前往檀香山参加会议。

过了“国际时间线”，仍是9月5日。晨10:05抵檀香山。美国方面，土谷夫人（美国人，能华语自谓有华名，可称“钟小姐”）、夏含夷（斯坦福大学研究生，能华语，原名为Edward L. Shaughnessy）、张光直教授三位来接。抵East-west Center [ 东西方中心 ]，时已11时半。12时1刻集合，赴学生餐厅用午膳。饭后午睡。3时出发，张教授陪我们游览檀香山大学校园，先至艺术系，由曾昭和（幼荷）接待，参观陈列室（师生成绩展览）及讲堂，幻灯片档案室。辞出后，至Hamilton Hall [ 汉密尔顿·霍尔 ] 图书馆参观，这里的图书也实行开架制。返宿舍，稍休息，遇及韦征庆同志，乃外交部所派，在这里研究国际问题，曾在美国大陆呆了一年余。晚饭后，至楼后的日本花园散步，有日本铃木首相所赠垂柳等。7时，代表团开了一次会议，然后至张光直教授房中闲谈。返室，洗澡后即入睡。

9月6日 星期一

晨间，李方桂先生夫妇来访，谈国内师友的情况。至10时许，他们走后，我们也返室，等候张教授迎接高去寻教授等。11时我因事返室，再下楼，听说他已来，便由张光直教授陪同一起去看他，已35年未见面，苍老多了，但精神很好，健谈如昔。下楼，与张政烺、胡厚宣等老友一同至餐厅用餐。下午自由活动，在室内阅读论文。晚间，与张政烺同志，同在高去寻房间中闲谈，至11时半返室。

## 9月7日 星期二

今天，商文化国际讨论会开幕，由李浩博士（东西方中心主任）、组委会代表吉德炜（Keightley），由我作为参加者代表，分别致辞。然后开始宣读论文及讨论。上午五人：（1）殷玮璋：《二里头文化再探讨》；（2）安金槐：《郑州商代城址及有关问题》；（4）高至喜：《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5）林沅：《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的关系之再研究》。原有（3）高去寻：《论郑州商城与汤都亳说——并论汤之迁都》，以没有写出来，临时取消。因为事先没有说清楚，主持者吉德炜以为安金槐对于殷玮璋的讲演所提意见，便是他的郑州商代城址的讲演，接着由高至喜做报告。我发现这事后，告诉周鸿翔转告吉德炜，又与安同志联系，让他在高之后补作报告。休息后，与会者提问题及意见。至12时散会。下午继续宣读论文，报告人及题目为：（6）张光直：《殷墟五号墓与殷墟考古上的盘庚、小辛、小乙时期问题》；（7）王贵民：《晚商中期文化试述》；（8）夏鼐：《殷代玉器》。我准备了一些幻灯片，原拟用两个放映器，临时又改为一个，放映者误解，发生次序混乱，只好依混乱的次序放映。5时散会。晚间，李浩教授设宴招待与会的来宾，每位自出餐费九元余。到会时，每人挂上鲜花扎成的项圈，李浩教授致欢迎词，我代表来宾致谢词。散席后返舍。

## 9月8日 星期三

上午继续开会，专题为“殷墟5号墓与妇好”，张光直教授主持会议。（9）Virginia C. Kane [凯恩]：《由安阳五号墓而衍出的诸历史上之矛盾问题》；（10）张秉权：《论妇好卜辞》，以为皆属第一期；（11）郑振香：《妇好墓出土司□（原文此处为□）[此字上“兔”+

下“丂”] 母铭文铜器的探讨》；(12) 张政烺：《妇好略说》。下午继续开会，专题为“殷代贞卜”，仍由张光直教授主持。(13) 张光远：《实验甲骨的整治与卜刻的办法》；(14) Nivison [ 倪德卫 ]：《卜辞中“贞”字意义》；(15) 饶宗颐：《殷代易卦有关占卜诸问题》。休息喝咖啡后，提意见和问题。

5时散会，大家乘车来到李方桂先生家，约二十来人，除北京来的12人，台湾来的5人，香港来的饶宗颐，外国人有Seattle [ 西雅图 ] 的Paul L. M. Serrys [ 司礼义 ]，Berkley [ 伯克利 ] 的吉德炜，哈佛的张光直，李先生夫妇殷勤接待，房内挂有今年8月八十大庆的贺辞等。7时半返旅舍。与胡厚宣、张政烺二同志在高去寻的房中谈话，至10时半返室休息。今天在李先生家一起进餐的还有孙科的女儿孙穗英，此间大学中文系罗锦堂教授 (Chin-Tang Lo)，为台大第一次授予的国家博士，攻中国戏曲史。

9月9日 星期四

今日开半天会议。上午由吉德炜教授主持，专题为“殷代天象”，报告者：(16) 周鸿翔、沈建华：《商代气象统计分析》；(17) 胡厚宣：《卜辞“日月又食”说》；(18) 赤塚忠：《商代にける十二支の意义》。中间休息时，许倬云教授来找我，说明后天将返美。韩国尹乃铉博士送我两本书：《商王朝史<sup>①</sup>研究》(1978)、《中国<sup>①</sup>原始时代》(1982)。他是韩国唯一研究甲骨文的人。

下午休会半天。我赴图书馆阅书。3时45分集合，参观Honolulu Academy of Arts [ 火奴鲁鲁美术学院 ]，这馆系1927年开发，建筑物系混合东方及西方建筑传统，庭院亦分别有中国式及西方式的不同庭院，院四周有陈列室，共达30来室。中国室有铜器 (殷周)，陶器 (新石器至明清)，有半山彩陶及辛店彩陶。后者绘有人形。字画有传宋《马贲百雁图》，为明清物。有漆器。印度室有佛教石刻，及近代丝绸服装。日本室有绘画、屏风、扇子等。西洋室有Picasso [ 毕加索 ]、Monet [ 莫奈 ] (闻以50万元购入)、Lecroise等画，及现代派画，中世纪宗教画及雕像。参观一小时。馆长举行酒会，遇及Socein II教授，乃此间大学考古学教授，去年冬在巴黎开会时初次见面，这次重逢，他



送我论文抽印本，乃谈东南亚考古学者。晚6时，赴中国饭馆名“华阁酒家”者进膳，共6桌，除参加会议者外，还有此间华侨及几位外国人，主人系曾幼荷女士（艾克夫人，艾克已于11年前在此间去世，年74岁），孙科女公子孙穗英等出席，至8时始散席。曾幼荷女士赠送画册，及《中国书法论》等书3册，交殷玮璋同志寄回国内。返舍，至图书馆阅Hansford [ 韩斯福 ] 的*Chinese Carved Jades* [ 《中国的玉雕》 ]。

9月10日 星期五

晨起后，据张秉权云：高去寻昨晚11时余出来到走廊喝水，把门关上了，钥匙锁在房中，服务台已下班，只好到张君房中沙发上睡了一晚。这时高君已与许进雄君在人行道上散步，穿着一件背心。7时半服务员上班，打开房门，穿上衬衣，连脸也顾不得洗，便去吃早餐了。今天继续开会，上下午均由周鸿翔教授主持。上午专题为“甲骨文的语言与文字问题”，有：（19）司礼义：《甲骨文的语音关联文字鉴定及语音解释》；（20）高嶋谦一：《甲骨文之名词化及名词的派生》；（21）伊藤道治：《由语辞中所见的卜辞之性质》。下午专题为“甲骨文分期问题”：（22）许进雄：《通过象形文字演绎中国古史分期》；（23）雷焕章：《兕字考释》，以为乃野水牛；（24）Nevison [ 倪德卫 ]：《试探夏商纪年》；（25）张聪东：《周原卜辞试释，并论其年代及来源》，以为那批甲骨乃殷人占领周原俘获文王东行所留下的。宫室被焚，以后并未重建，实是信口假说。林沅起来批评。林氏先行退席，去看吉大的原客座教授，余人继续讨论。休会时，伊藤道治教授拉着祁泰履来翻译，和我谈明年在日本召开亚洲与北非研讨会（即国际东方学会议），询问中国遣派代表团否？因为中古部分小组，他是召集人之一，又有考古新发现等专题，希望中国能去人也。散会后，我与饶宗颐先生一起赴王书林先生之约，由他的儿子开车来接，至唐人街的东江楼，四人一起用膳，闲谈旧日温州亲友的情况，他赠送给我新出的《论语译注》上下册。7时半返舍，参加公开讲演会，由郑振香同志讲殷墟17号及18号墓，9时毕。张光直教授翻译成英文稿，已有准备，但放映幻灯片作说明时，仍由张教授帮忙作翻译。散会后，周鸿翔教授至我房中谈话，殷玮璋同志亦来，商谈到旧金山后的日程。

9月11日 星期六

今天是会议最后一天。上午由张光直教授主持会议，报告人有：（26）N. Barnard [巴纳]：《商代图腾族号研究的途径》；（27）张聪东：《对于商王武丁的我见》；（28）杨锡璋：《商代的墓地制度》；（29）杜正胜：《略论殷遗民的遭遇与地位》。下午继续开会，由周鸿翔教授主持，报告人为：（30）裘锡圭：《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31）钟柏生：《殷商卜辞中所见农业地理》（原为松丸道雄的《再论殷墟卜辞中田猎地问题》，松丸以目疾不能来，故改而插入钟文）；（32）吉德炜：《王制与亲族制，晚商王族》。讨论和提问题后，由张光直教授致闭幕词，祝贺会议成功。最后由吉德炜宣布散会。今天我去图书馆阅韩斯福的《中国的玉雕》。散会后，高去寻与饶宗颐二位的学生马幼垣教授（夏威夷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香港大学毕业，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专攻中国小说史），受老高之托，请我们到他家中用餐，由罗锦堂教授与马教授开车来接，宾客八人：饶宗颐、高去寻、张秉权、胡厚宣、张政烺与我，加上张光直、周鸿翔二位，主人夫妇殷勤招待。坐谈至9时余始告辞。

9月12日 星期日

今天游览。8时早餐，9时出发，乘一大号面包车，约30多人。先赴珍珠港事变纪念馆，地点即在珍珠港，乃Arizona号战舰沉没之处，纪念馆分三部分：岸上为陈列室，有照片及捞上来的遗物；接着分批至放映室，放映珍珠港事变的电影，约20来分钟；然后登船至沉船纪念馆，该馆即在沉船的水面（沉船在38米深的水底），有该舰海军殉难人员1177人的全部名单，刻在大理石的碑上，1962年建成纪念馆。游览后登舟返岸。至附近一餐厅，用午饭。午后继续游览，游毕返大学。6时半，偕张政烺、胡厚宣二同志应罗锦堂教授之约，在其家晚餐，客人除我们北京来的三人外，还有台湾来的高去寻、张秉权二位，香港来的饶宗颐与赵令扬，在此间任教的姜联成及马勤垣夫妇，住在此间的退休老教授李方桂夫妇及王书林二位，一直到9时半始告辞。返舍，与张、胡二同志在高去寻处闲谈，一直到12时始返舍入睡。

9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由檀香山出发，全团连翻译共11人，由夏含夷作陪赴美国大陆

游历。抵旧金山后，下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晚餐后谈今后旅游计划。

9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参观Asian Art Museum [ 亚洲美术博物馆 ]，我们进馆，也到地下室的仓库参观，他们赠送我们以该馆收藏铜器图录各一册。午后，我去亚洲图书馆参观。傍晚，应约赴吉德炜家中酒会，系伯克利与斯坦福二校东亚研究中心合请，遇及在这里的中国学者周一良、朱龙华二位。

9月15日 星期三

由旧金山飞华盛顿，夏含夷陪同我们一起旅行。8:45起飞，飞行5小时，下午1:45到达（当地时间下午4:45）。当地时间7时半进晚餐，为本地风味的牛排。饭后在张政烺同志房间稍谈。他晚餐后在玻璃门上碰了一下，比我在日本时碰出鼻血来，总算轻多了。洗澡后入睡。这里与旧金山时差3小时，11时上床，旧金山还是8时。

9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由夏含夷陪同在华府参观，先至（1）华盛顿纪念塔，建以纪念开国元勋华盛顿，为华府城区最高的建筑物，高达169.29米。市区不准建筑能遮住这塔的高楼，所以全市各处都可看见。（2）杰佛逊纪念馆，前次来过，有铜像，圆顶四壁有杰佛逊的格言，采自《独立宣言》。又至（3）林肯纪念堂，是一长方形大理石建筑，在中央有大理石雕林肯像，高达6米，颇为雄伟。（4）Freer Gallery of Art [ 弗里尔美术陈列馆 ]，即在此处午餐，由Lawton [ 罗覃 ] 馆长及傅申博士接待。参观弗里尔美术馆陈列室及仓库。他们去宇航博物馆，我与张政烺同志前年去过，留在仓库中继续参观藏品。我去实验室，晤及蔡斯博士。其他团员参观宇航博物馆回来，一起返旅馆。

9月17日 星期五

继续在华府参观：（1）阿林顿国家公墓；（2）凡农山的华盛顿故居。午后进城参观国家画廊，新馆为贝聿铭设计的。赴我国驻美大使

馆，遇及文化参赞王大成同志，汇报檀香山会议情况。

9月18日 星期六

今日由华府赴波士顿，张光直教授及蒋永宁同志来接。午后参观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由吴文津馆长接待，然后参观大学博物馆的矿物部分及玻璃制花草。

9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参观。与代表团一起赴普利茅斯，旧地重游，与去年4月间来游的情况相同。午饭后，再与徐贤修通电话，他说虽辞退主任一职，仍当顾问，组织科研工作，返国探亲之事，一两年后再说，详询故乡友人及清华旧同学的情况。约有暇到洛杉矶再通电话。4时动身返城。

9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参观哈佛校园，参观福格博物馆及仓库中Winthrop Collection [ 温思罗普收藏的 ] 玉器。中午赴波士顿市政府，怀特市长夫人接待，冷餐。出来后，至市府前的市场参观，然后赴波士顿博物馆参观，有吴同、方腾、屈志仁等出来接待，正在布置新的亚洲美术陈列室。晚间哈佛大学东亚系和人类系联合宴请我们。

9月21日 星期二

由波士顿坐面包车往纽约，途经耶鲁大学，抵纽约。下午至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遇及朱鹿昌同志，并参观联合国大厦。晚间偕张政烺、胡厚宣二同志，参观此间索斯比公司的秋间拍卖文物预展，有一小部分为中国古物，如商代铜器及玉器，唐代彩釉陶俑等，有的有Pre-Auction Estimate [ 拍卖前估价 ]，自数千至数万元不等。会上遇及何慕文及毛瑞，和几位中国人，匆匆一周便出来，返旅舍。

9月22日 星期三

晨间8时，代表团集体赴附近餐馆用餐。翻译林池同志留在家中，与他的叔父（凌青大使）约会。9时返旅馆，何慕文已来，我们随他到

大都会博物馆。在他的办公室内，我应约与《纽约时报》记者R. Severo [塞韦罗] 谈话。代表团其他同志由夏含夷陪同游中央公园，他们到博物馆，参观明轩及画廊。10时，我与记者告别，与代表团其他同志会合，先参观埃及部。午后，我们要求一观Sackler Collection [萨克勒收藏] 的“长沙缙书”，因为高至喜同志很想一见，别的团员也想见这件文物，及萨克勒的其它珍品。匆匆参观后，即赴希腊罗马部。出来后，我偕胡厚宣同志至附近书店观书。晚间，何慕文来，坐谈一会儿，握手告别。偕殷玮璋同志至夏含夷处，送他礼品，以明天即分手，自9月13日离檀香山，这10天内，均由他沿途负责照料。明天离纽约后，除洛杉矶外，南加州大学负责招待。

#### 9月23日 星期四

今日由纽约飞洛杉矶，在机场与夏含夷握别。9:30起飞，下午3:30抵洛市，周鸿翔、宿白、王晨（王冶秋的女儿）来接。今日起由洛杉矶大学接待。8时许，戴星舟（翻译）来，将担任后天的翻译工作，由殷玮璋同志与之解释讲演稿中的专门名词，及解释幻灯片。周鸿翔教授来，取去讲演稿，明天再送回来。时已10时许，等于纽约时间夜半1时，今天自6时起床，已18小时未睡，即上床入睡。

#### 9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由周鸿翔教授陪同赴市场购物。晚间，丁骥教授夫妇来车接张政烺、胡厚宣和我三人，到上海雪园饭店用餐，又到他家中小坐，我们与他都是初次见面，但是他的谈锋颇健，尤其退休后搞甲骨文及殷代历法，与严一萍（住在旧金山）通信、讨论颇频繁，白云与严氏通信达20余年，但去年才见面。谈至11时始告辞返舍。

#### 9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全团由周鸿翔教授作陪，偕宿白、林寿晋二位，赴好莱坞区的中国剧院。这座建筑是仿东方式，但不是中国式的，门前有一对石狮子，屋壁绘画仿汉画像石，有点走了样。我们赴Hollywood Bowl，为碗形山谷中所建的露天音乐厅，可坐数万人。由这里出来后，直赴太平洋海滨。椰树成林，海滨沙滩之外，波涛汹涌，海鸥飞翔，茫茫何处是家

山，当在海的那一边。有人戏说应建个“望乡台”。下午在洛杉矶大学的讲演厅作报告，先由周鸿翔教授介绍李汝宽先生的事业，及李汝宽中国考古美术讲座的设立及用意，然后由我与殷玮璋联合讲《古代中国的铜矿——铜绿山的发掘》。先由我致辞，我最后说今日中国老年人退居第二线，由年轻人居前面出头，所以请殷玮璋同志继续讲演，介绍铜绿山的发掘经过及成果。由San Barbara [ 圣巴巴拉 ] 美术博物馆的戴星舟女士作翻译，殷同志讲了半个小时。今日听众约450—500人。一直到6时才结束。晚间，李经浩先生邀我们到他家晚餐，其父李汝宽先生亦来，先在院中闲谈，后来下起雨来，只好进室内，原来设在院中的六桌子，也摆进室内去。李汝宽先生今天特别高兴，他另住一地，与他的第三个儿子同住。客人陆续来了，冷餐取食。食后又与李汝宽先生继续谈话，他对于自己从前在北京的工作，及后来在国外的经商，很是满意。近年来他自己出资印行三部关于中国地毯、漆器及宋代青花的著作，更为满意，谈至9时半，客人渐散，我们乃告辞返旅舍。收拾行装，至11时始睡。

9月26日 星期日

今天是在美国的最后一天。上午到迪斯尼公园痛快地逛一天。宿白同志至此已三个多月，尚未去过。我团只有郑振香同志留在旅馆未去。

9月27、28日 星期一、二

11:40由洛杉矶起飞，13:00至旧金山，下机稍息，由此直飞上海，抵上海为晨4:30（当地时间为27日下午7:30，但由于过了国际时间线，日期应改为28日），5:30又起飞，抵京为晚间10:30。所中王廷芳、安志敏二同志，家中楷、炎二儿，还有徐婉雏亦来接。返家已近12时，秀君及凤荣媳在家中迎接，阳、宇二孙已入睡矣。第三次访美，至此作一结束。

9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休息，将行李打开，加以整理。下午偕张政烺、胡厚宣二同志赴考古所，开代表团总结会，由3时至5时始散。

9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所事，关于研究生分配问题。我偕安志敏同志去裴文中同志家，慰问其家属，谈裴老病中情况及临终前抢救情况。下午在家阅9月5日以来的报纸。晚间至王天木同志处，遇及谢辰生同志。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五

今日我国庆日，在家休息，此次放假为两天。孩子们都回来过节，满满一桌。

10月2日 星期六

今天仍放假。阅9月5日以后的《人民日报》及《参考消息》。下午李光谟同志来，偕之至胡厚宣同志处闲谈。晚间殷玮璋同志来谈代表团总结稿。

10月3日 星期日

上午林志纯同志来谈关于他的研究生论文答辩事。吴景荣同志兄弟来谈（吴友三同志，来京在东直门中医研究院史料室工作，系借调性质）。石兴邦同志来谈，他刚由杭州返京，谈绍兴出土春秋铜器及长兴山上土墩墓出土物。王世民同志来谈李零同志工作事，留之午饭。下午张政烺同志的研究生林某来谈。阅最近的《参考消息》。

10月4日 星期一

放假三天已过，今天上班。上午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返里休假两星期，托所中购飞机票。与徐光冀同志谈《文物保护法》事。将访美代表团总结交付打印。下午与安志敏同志谈追悼裴文中同志的传略事，安今晚出差河南。整理案头寄来刊物及来信。将王书林先生的书及

来信交徐莘芳同志，转交赵守俨同志，请中华书局考虑出版。

10月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澳洲堪培拉大学巴纳教授来所访问，要看标本室的几件殷商铜器，嘱王世民同志陪之。殷玮璋同志今天下工地，关于致美国各方面的感谢信，由我查通讯地点，并签字发出。晚间至杨一之同志处闲谈，他述及《哲学研究》编辑室一位向香港投稿泄密，虽得稿费600港币，却遭逮捕。

10月6日 星期三

上午赴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听马洪院长关于规划的报告，共分三部分：（1）学科，（2）学风，（3）规划及组织工作。由王惠德同志主持，主席台上还有钱俊瑞、刘国光、梅益等同志。下午，偕炎儿赴北京展览馆参观250年法国名画展览会，共78件，是卢浮宫及凡尔赛宫的藏品，有些是以前看过的，观众很多。赴所将10封感谢信寄出，包括给张光直、周鸿翔二位的。晚间偕徐光冀同志赴张友渔同志处，他正在参加修正宪法草案，晚间回家还与法学所的同志讨论，这次腾出工夫来接见我，谈关于《文物保护法》。我仍主张文物市场和文物商店不要放进去。张老答应将这信交给法制委员会的项淳一同志，但以为《文物保护法》可能这次还排不上，要放到12月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通过，但也不能不作为立法，而让国务院作为法规通过公布。

10月7日 星期四

上午赴院部外事局，与王平同志谈此次访美代表团的总结及报账事。至尹达同志处，谈在檀香山遇及高晓梅情形，将前次摄照合影送给他。返所，写信给柯俊教授，附去Dr. Hill [ 希尔博士 ] 的建议书。午后赴所，殷玮璋同志交来总结打印稿，并报道的稿子。偕潘其风同志至杨希枚同志处。晚间庞朴同志来谈，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编写《人类科学文化史》事。暄儿来家，帮忙秀君收拾行装。素琴儿、楷儿亦来。

10月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将殷玮璋同志的报道稿交还给他，在总结上签字。写信



给布里尔，回来后连接他三封信。王静如同志来谈，最近他一个月赴西北各地旅行考察，回京不久。返家，下午1时20分动身，2时抵机场，炎儿携宇孙及建中外孙送我们上飞机。3时5分起飞，4时55分抵杭州。立人及敬泮都来机场迎接，还都联系了小面包车，因为要住在立人家，所以搭他的车子到他宿舍，素娥夫妇到他家。

10月9日 星期六

晨4时20即起身，立人夫妇及阿桃送我们上汽车，与三姨母告别。5时40分开车，同车有郑重远君及缪天荣夫妇。10时到南马车站，下车休息。12时经缙云，然后沿瓯江而行，13时抵丽水。14:40经青田，15:40至梅岙渡口。过渡口花了半个小时，再行半小时，16:40抵温州西站。魏忠代校长偕洪震寰同志，及李良同志来接。到秀莲妹家，敬榜夫妇及二子、绮雯甥女亦在。晚餐后，王祥第、方恭敏二同志来，少顷缪天荣同志亦来。他们走后，魏忠同志偕正校长郑品珍来。

10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王祥第同志偕往温一中，遇及当年同学苏渊雷、徐希涛、杨悦礼、徐贤议、陈德煊等，在新图书馆楼中休息室小坐，然后到操场上开会。由魏忠副校长致辞，接着由苏渊雷校友为陈叔平先生纪念碑移立揭幕，然后由我为校史馆开幕剪彩。大家参观校史馆，关于八十年来的校史，校友履历及著作，据云有二百余校友送来有关校史文物三百余件。闻此间为全省五个重点中学之一，故今年增拨四五万元，作为添置图书、仪器之用。魏忠送来纪念专辑一册及纪念章一枚。下午偕秀君至仓桥街，访李锄非内弟，其爱人以脑血管硬化，不能行走，需人护理。与锄非偕往大嫂处，与正荣夫妇相遇，荣侄又产一女。凤妹及守元来，皆至岩翠家小坐，她的三个儿子都已长大，已有工作了。晚饭后，陈德煊同志来谈，素芬、素芳姐妹都偕其爱人来，李桂芳偕张剑同志来谈，至9点半，客人才陆续散去。

10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偕王祥第同志至温一中，归途至任梓良、李方华、游任逵三同志家访问。今日上午温一中举行第一次授予校友基金会奖金。这次据说

筹集14000余元，加以杨忠道教授每年汇寄500元，香港瓯江公司汇寄万元港币。奖金额最高50元，分为三好优秀奖、数学奖（陈叔平、陈仲武奖），及特种科目奖（如体育奖、理化奖、文学奖等）三种。散会后，顺道访徐风苞同志，光华老同学，多年未见，知其自1957年错划成右派后所受折磨，现已解放，在中学教英文。据云当年推板车，整天劳动，晚上安睡，身体很不差。平反后教书，备课改卷，生活一反故常，反不适应，已患失眠症，人也瘦了，最近又发现白内障云云，但精神很好。午后2时，偕敬榜甥至温州人民大会堂，参加温一中庆祝大会。晚饭后，叶云帆同志来访，接着六房巧弟及二房琴侄女、瑞璋侄，大房春芳、娟侄女来访，约后天游江心寺。岩翠携竹香婢来访秀君。直到10时才送走了客人。

## 10月12日 星期二

晨间王祥第、汪远滩二同志来访，谈了一会儿。市党史会李尔宽同志来接，又顺途接徐贤议、苏渊雷二同志，一起到柴桥巷市委第二招待所，郑嘉顺市长主持座谈会。这里原已设有党史征集委员会，此次想补充资料。散会后偕王祥第同志至缪天荣同志家稍谈。晚饭在李锄非内弟处，他设宴招待。饭后我去二房及六房，又至荷村姐夫处，他二人都已逾八旬。赴正荣侄家，他又设宴招待。

## 10月13日 星期三

赴江心寺游览。市文物保管会周笃同志来接我及秀君、秀莲到沧河巷图书馆。少顷，叶云帆、苏渊雷、林镜平、任梓良、王敬身等老先生，及王祥第、缪天荣二同志亦来，至朔门公安码头过江至江心寺，已十八年未来此，孤屿仍媚中心。先至文天祥祠，像系新塑，作书生状。两壁的壁画，颇具匠心，但以汉画像为蓝本，未免过早也。两壁石刻诗词，皆为现代人新写上石。对联为王遽常、启功、沙孟海等名家所写。出来后参观温州简史展览。这里是今年国庆才开放的，内容尚丰富，馆长徐定水出来作陪。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几何纹硬陶）及青铜斧、青铜农具，汉代陶器和青铜器，六朝青瓷和铜镜，唐代陶瓷和铜镜；宋代起历史文物更多，尤其是文献方面永嘉学派的著作，“永嘉四灵”的文集，以及海外交通（有独木舟二艘）的元周达观《真腊风土

记》，明代政治家张孚敬，以及南宋南戏，元曲高则诚《琵琶记》等等。午饭后，周笃生同志约我回去开座谈会，回到博物馆，我与苏渊雷同志谈了对地方简史陈列的一些意见，提前结束，到新扩充的花园部分游览。中途有来雪亭，乃郭沫若同志1964年来游时所题写。绕东塔返至南岸，已近4时，与房族拍一合影，渡轮已来，登船返城。与他们告别，我与房族亲人步行至大房文祥弟家小坐，又至永宁巷五房叔翰家小坐。稍谈后出来，经百里坊春芳侄女家小坐，吃点心，其爱人在师专教书，送我两本《南戏讨论集》。至正荣侄家，又是一顿盛宴。

10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王祥第夫妇来，偕祥第去访此间市政协主席刘展如同志（山东人），不在家，又往上农商医院特级病房访之。稍谈后即告辞返家，送祥第夫妇走后，周燮同志来访，小学同学，现住上海，前天来温探亲，已四五十年未见面。偕往访叶正钦同志，谈到当年小学时情况。我是1920年转学到十中附小的。正钦则次年转来。当初杨耀辰先生为班主任，有儿童自治会，称为勤朴节俭自治会，我级有一小植物园，有对联为“为山方一簣，树木待成荫”，乃杨师所写。当时的附小主任为瑞安人蔡慎铨，后来为乐清王亦文。我与正钦曾于抗战胜利后在温州与其他附小同学黄郁炎、叶昌荫、滕国桢（惠民）、柯国民（主光）、叶际豪同拍一张照片，可惜在文革中这张照片被撕毁，因为叶际豪（绰号“野猪槽”）穿着国民党军装。实际他与我们自小学毕业后只遇到一次，后来亦未再见面。又谈到小学至初中时，温州以国民党为背景的《大公报》，办在府学街，编辑有王超凡、魏介夫和林平海。林住城内谢池巷，在附小时与高崇武（敏）等同班，比我们高二班。初名林振漉，其父为泥水匠，平海在谢池巷周宅私塾附读，后来才进附小。小学毕业后进教会办的艺文中学，后来到广州参加革命（曾随北伐军来温州）。后来于1928年春来温组织农民暴动，被暴露，在永嘉就义。当时瓯中国民党左派有虞持中、林醒众等云云。大家谈得很起劲。下午3时文管会周笃同志来，偕往访方介堪先生。缪天荣、王祥第二同志亦来，谈了一小时余。归途至苏步青的女儿家。又至叶岳同志家，祥第已忘其处，拉朱侠医师引路。途经陈伯叔先生家，遇其子，知伯叔先生已于1972年去世，年八十一。在叶岳同志家稍坐。晚饭后，陈荣棠同志来访（地名委员会）。

他们走后，收拾行装，准备明天赴雁荡山。

10月15日 星期五

赴雁荡游览。同行者：有校友王耕夫同志及其家属，林平同志，秀君及秀莲，王祥第、陈德煊二同志亦偕行，市委李尔宽、吴金星同志，共11人。车行19公里抵梅岙渡口，已7时半，排队等候渡轮，8时半才渡至北岸，转向东行。离梅岙数百米，正在建筑瓯江大桥，北岸的第一桥墩已建立。江北岸属永嘉县，可以望见江心寺二塔。10时至乐清县的白象镇，不到10分，又经柳市镇，10:20经乐清县城，10:45经虹桥镇，11时抵清江渡，下车休息。此间路南多为涂田，现为水产试验场，养蛭、牡蛎等，闻有日本顾问。过清江后不久即为白溪，有三岔路，东北行为大荆，向台州、杭州。西行4公里即为雁荡灵峰。西行不远，路南有雁荡山管理局。已入山径，两岸青山，下榻灵峰招待所。午睡休息至2时半，开始游灵峰，由陈培源同志作说明员。今天上下午都有一次“灵峰横渡”的表演。沿大路前行，路左有亭名“笋潭亭”，题匾下注“乐清县旅居新加坡华侨兴建，1965年”。路左有小径，下行至凝碧潭，潭水深绿透兰，有桥架其上。潭壁摩岩有题名“凝碧潭”三字，为乐清朱某所书。其旁为果盘岩，岩上有一亭为“灵峰亭”，甲戌嘉平谭泽闾所书。返至招待所前，可以看到金鸡、犀牛望月及双笋诸峰。我们又前行至白云庵，原为尼庵，闻陈布雷妾名佩玉者，曾在此落发为尼，数年前死去，现为大队所办旅社。由此拾级而登，至雪洞，有贴金的佛像，仍有香火，有村妇携香兜售，秀君购香烛供养。在洞前可以看到对面的犀牛望月峰及（小）竹笋峰。对面为北碧霄洞，正在拆建中。由雪洞下行，山径又拾级上登观音洞，至山门，有四大金刚，后面原为十层楼，现拆去六层，加以改建，正在施工中，故不能登临，也无从看到一指观音及一线天等风景。又至北斗洞，洞甚宽敞，内建四楼层，除最大一层为神殿，为玉皇大帝及观音像，香火仍盛。洞中右壁近洞顶处有青龙卧石。第二、三层有董其昌及朱熹对联，乃80年新制者，都是依拓本刻在木板上，乃一般性的，与雁荡无关。由观音洞返招待所。今天游览的地方，最使人触目惊心的是，各处摩岩石刻，绝大多数在文革中被红卫兵凿毁。返舍稍息，晚餐后观灵峰夜景：老鹰峰（即双乳峰）、金鸡峰与双狮峰（合为美女梳妆峰）、夫妇峰（即合掌峰）、老妇峰（即双笋峰）、牧童峰

(即金鸡峰)、猫头鹰峰、鲤鱼朝天峰等。

10月16日 星期六

晨7时动身，由灵峰招待所出发，乘车经雁山中学至下灵峰、上灵峰，下车步行。8时由上灵峰出发，8:45抵马鞍岭最高处。据云，由岭底至最高处为850级，最高处下行750级为三官堂，上下共1600级。有一停足处，以石垒砌，有屋顶，稍息。沿途路右为观音峰，如观音坐莲台，又有“灵猫捕鼠”一景，猫在路右，鼠在路左。下行至三官堂，我们坐下休息。此间南行至能仁寺，北上大龙湫。秀君与秀莲即坐在此间休息，我们南行。经燕尾瀑，以水小，只有一支流水，不成燕尾。再前行，抵能仁寺，寺前有石砌墙一段，经石砌门洞进去，中有铁镬，原有小亭保护，文革中亭已毁，露天放弃，亟须保护。此镬高1.28米，可及人肩，直径2.4米，厚达20厘米，内壁铸有文字一行，知为宋元祐七年（1092年）铸，铭中有“造浴镬一口，舍入嘉福寺，制胜火焰峰，重二万七千斤”。前为火焰峰，一排锯齿形的峰峦，有类火焰也。能仁寺初建于宋咸平二年（999年），几经兴衰，前有山门一座，现放杂物，上一平台为大殿，但殿中已无佛像。厢房有一室作为小学教室，小学在大殿之后，为新建校舍。返三官堂，秀君与秀莲仍坐在那里，大家一起至附近的普明寺，已11时，食炒粉干，每盒6角。食后稍息，约12时半再出发赴大龙湫，1:30至大龙湫，中途可以看到“狮和狐狸”、剪刀峰（即小天柱峰、一帆峰，并路转而峰形变也）。越锦溪，此溪之水，自大龙湫来。近大龙湫，水小，直线而下，至半空即散为雨雾。至湫前，则潭水虽浅而清。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殊为失望。湫前乱石上有一题名为“审言来”，或谓原为“杜审言来此”，即杜工部之祖父也，乃附会之辞。摩崖上有题记数次，有（1）康有为题“白龙飞下”，大字旁为“民国甲子二月偕屈映光、姚琮、陈□□（原文此处为□）、□□□（原文此处为□）、蒋□□（原文此处为□）、蒋季哲同游，天游化人康有为”。（2）其左为“活泼泼地”四字，乃“民国十三年黄岗沈致坚题”。其下有（3）“嘉靖辛亥十二月武进薛应祺到此”。及（4）“同治辛未三月仪征方鼎锐子颖，郑沅世馨江都郭钟岳叔高来游”等。下午2时许离大龙湫南返。2:30抵龙湫桥。我们坐下休息，喝茶。沿锦溪至三官堂，又坐下休息，然后上马鞍岭，至最高点的旅亭，已4时许，坐下休息。然后下行至上灵岩上车，

已4时45分。上车后即开行，5:05抵灵峰招待所。秀君即躺在床上休息，据云出世以来没有走过这样远的路。（陈培源同志云，今天步行路程当达60华里。）

10月17日 星期日

今天游灵岩和中折瀑。上午7时20分由灵峰招待所出发，7时40分抵灵岩，经响岩门，入灵岩谷口，大石上刻“钟鼓齐鸣”四个大字，以二石一似钟一似鼓也。进灵岩风景区，须购门票。至灵岩寺前停车，下车游览。此处在四周山色中，前为南天门，由天柱峰及展旗峰二峰组成，相隔约三百米，从前曾于两峰架索表演飞渡，1958年失事后，已久不举行矣。天柱峰上，刻有“天柱”二字，以墨填写，闻字各大2米，但远望之，殊嫌细小。天柱峰右侧为双鸾峰，灵岩寺后为屏霞峰，峰下有新建之屏霞轩，沙孟海所题。拾级上登，左为灵岩寺，右为屏霞轩。寺前有石碑三，嵌于壁上：“嘉庆三年四月四日学使阮元偕客来游”，“嘉靖二十六年和尚岩碑”，及“道光二十四年开岭碑记”。入门后，右折有阶登大殿，阶两侧有石刻二：右为“海上名山”，乃“万历癸未夏侍御岭右张文熙书于小龙湫”；左为“寰中绝胜”，乃“万历庚戌冬仲关中张惟任题”。寺中无佛像，现作为招待所。出寺侧门，有山径上行至小龙湫，径右支路有指示牌为白龙鼻洞。再前行，路左有咸淳七年茹某题诗。至小龙湫，路右岩石上刻“小龙湫”三字。至小龙湫，水势亦小，下有水潭，潭旁乱石。返寺归途中，径左有一大洞，前为卓笋峰，洞中有石凳、石桌，小坐。上视依不同的站立位置，分别为三天，即坐井观天、半月天、一线天。秀君与秀莲经寺门赴屏霞轩休息，我与王祥第、陈德煊二同志赴龙鼻洞。路左有“天开图画”四大字，相传为朱熹手迹。拾级至龙鼻洞，洞前有八石碑，其一有南宋咸淳年游人题记。洞内龙鼻已不形似，但仍有孔流水，一青石类龙体，由洞顶通到洞底。洞口高百余米。深40余米，两壁石刻据云达80来件，洞内深处有一龙爪石，左壁刻有“霖雨苍生”大字，乃万历年间所题。又有至元己丑石刻，万历五年金应徵石刻，民国丙辰九月二十五日傅增湘、张元济、蒋维乔同游石刻。右壁有明宣德癸丑永嘉黄准（户部尚书兼大学士）。沈括题名也在这里，现以白粉填写，仅有二字，殊令人起疑。返灵岩寺，寺前有银杏树11株，为南方他处所少见。时已10时半，至屏霞轩小息。离寺乘车返灵峰，中途在响岩

停车。响岩在道右溪中，敲之作响，道左有听诗叟、鲫鱼峰、墨鱼岩等。11时返抵灵峰招待所。

午后1时半出发，至响岩下的烈士陵园，大门楣额为1982年粟裕题的“雁荡山烈士墓”六字，中庭为“雁荡山革命烈士纪念碑”，碑记乃1962年4月5日乐清县委所立，原为马公愚书，书者姓名已被凿去，碑上正面刻“死难烈士万岁”六字，两旁有四座墓塔如佛塔，上刻烈士姓名，似为藏骨灰者，后为墓穴四层，每层数十墓，左右各有一亭。我们又上三折瀑，先至中折瀑，惜以久旱，瀑布仅有数点滴，时断时续，潭水亦浅。摩岩刻“雁山第一胜景”，年代姓名处已漫漶不清，另一摩岩为“三折瀑”三字，民国二十四年雁荡建设委员会所刻。归途秀君与秀莲去车中坐息，我们去下折瀑，也有民国二十四年雁荡建设委员会所刻的“下折瀑”三字，亦无瀑布。我们又去净名寺，近寺处望猿峰，为老猿披蓑岩。净名寺现已改建为工人疗养院。出寺门，有猪头峰，山径左为鹫峰及龙头峰，右为铁城障。越溪行，铁城障对面为游丝峰，再前为水帘洞。返旅舍已5时许。晚间与王祥第、陈德煊、林平等同志闲谈。

## 10月18日 星期一

由雁荡山返温州市。10:15由港头渡下车，乘船过江至安澜亭，已11:20。乘公共汽车至五马街，返秀莲家已12时矣。午饭后，小睡起来，王祥第、徐希涛二同志来，缪天荣同志来，最后魏宣、魏忠昆仲来，送来温一中校庆照相，并谈及明天借车赴山西岙扫墓，闻公共汽车赴状元桥者停开也。晚间，偕秀君秀莲赴鸿祥（绮雯）甥女家。

## 10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偕荣侄、榜甥及岩翠的儿子阿清到山西岙扫墓。由于修马路，永强公共汽车停驶，由市委借用一吉普，中途以车辆多而路狭，两次以挤塞停车，经蒲州，杨梅，过一石板桥，来到状元桥，停车由人行路小径，经御史桥至山西岙。才知道为东方陶瓷厂的运输方便，现已有公路由杨梅桥右折可直达西山岙，多走了一小时的冤枉路。至山岙，知分产后，坟山归陈岩新和余昌银两家所有，隶大唐山大队（第十大队）。他们都不在家。我们向他家（陈家）打个招呼，便自己上山去了。由小径经过庙前，上山至坟坛。大哥的坟坛已修过，父亲的坟室后面壁上的墓

碑已不知去向。石刻凌乱，有的碎块，散在丛草中，我与荣侄、榜甥商量修理计划，叫他们请石匠来估价。稍高处紧挨着是外公丁长庚及舅父丁超的墓，亦遭破坏，但不厉害。沿山径下行，御史墓（竹岩王诤，明代人）未去，山麓有石马、石将军、华表、石狮及石羊各一对，更前为一石牌坊。这时遇及看坟人余昌银，已60余岁，挑柴返家，请我们到他家用茶，以时间关系婉却之。解放前每次扫墓，由看坟人携祭桌到坟坛上，祭后在他家用自备宴席进餐，送礼物给他们。现废除旧俗，只自携带香烛祭拜而已。由公路经东方陶瓷厂至杨梅站，乘吉普车返城，抵九柏园头已12时许。

下午在军分区礼堂讲演，是由市科协、市文管会等部门组织。演讲的题目是《考古与文物保护》。闻发票千余张，第二天（20日）的《浙南日报》第一版刊登消息，并附一照相。4时许讲毕，市政协主席刘展如同志讲话，我补充几句，再由主持会议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军同志致谢辞。晚间应缪天荣同志夫妇及玉琴侄女夫妇之邀，在缪家设宴招待我们，特请华侨宾馆厨师做菜。散席时将近10时矣。

10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秀君偕凤妹赴双屿山东屿，原拟她们去岳父母坟山扫墓，后来未去成。我偕王祥第、陈德煊、缪天荣三同志及锄非内弟由公园路登华盖山，至大观亭，俯视瓯江孤屿及江心，改变不大，城内及郊区则新建楼房甚多，水门头13层大厦正在建筑中，烟筒亦增多，面目已非当时之旧。回忆儿时常偕同学登大观亭，旧游如梦，不胜今昔之感。下至山腰的资福寺，解放后改为少年宫，以交通不便，已停止活动。下山，经蒙山赴海坛山。蒙山有叶适墓，已非旧地，原有一石将军已不可见，闻原墓已压在新建房屋之下。新墓为圆冢，后面为温州式靠背椅。冢前立碑，竖书“宋叶文定公之墓”七字篆字。目前右侧一碑为“叶适墓”三大字，小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3月11日公布。左侧一碑为隶书“叶适墓说明”，谓解放后，叶适墓经过重修，于1962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遭破坏，1981年重建。后赴海坛山，路左为118医院，即原来的天宁寺，路右近山顶处为空防阵地，有高射炮。海坛山亦名杨府山，有杨府庙，现改建为海员俱乐部。



下山至陈同志家小坐。乘公共汽车偕锄非赴双屿山东屿，至守钦弟家，又至守元弟家，为从前李宅原地，抗战中被焚后于战后重建。午间他们设宴招待。饭后至守钦次子方荣家，正在建筑中。现下农村中农民收入颇丰，纷纷建新楼房从前双屿山为农村，现在温州电力迁至东屿，将小丘挖成平地，由此至吴桥，从前为农田，今公路两旁皆建房屋，与城区连成一片矣。返城，至王祥第同志家，后魏忠同志来邀我与王祥第、李锄非一起至其锦春坊家中。少顷徐希涛偕管希雄来。管君自56年一晤后，迄今始见面，仍在温师专任副教授，谈及史语所旧事，他为了随所迁台湾，然后返里，历次运动中都受到盘问，甚至于冲击，深悔没有听我的话，不去台湾也。

10月21日 星期四

今天为在温最后一天。玉琴侄女一家，鸿祥甥女夫妇及敬榜甥一家，拉我们去附近的照相馆照相，老一辈还有大嫂与秀莲妹。照相后，赴瑶琴侄女家中，她设宴招待。一津的岳父汪远滩同志亦做主人，一共二桌。

10月22日 星期五

晨间朱棣甥婿来，说今天不能来码头送行。严琴隐同志来，已91岁，身体尚健，以洋伞当手杖，昨天曾来过一次，今晨再来，谈温州文化界往事。送他走后，为温一中写“校史馆”匾额。刘展如、魏忠、周笃生三同志来，谓汽车已开来。刘同志等陪我们到安澜亭（朔门），已有亲友在那里等候。11:45船离岸。船中无事，阅《南戏探讨集》第一辑（1—88页）。

10月23日 星期六

9时50分抵上海杨树浦公平路码头，迎客者都被阻在门外，看到黄宣佩、蒋树成二同志，向之招手。王一川同志亦来，乃祥第昨日电告我们抵沪日期及码头。上博来一小轿车，一起上车，下榻汉口路申江旅社。午饭后，偕秀君至南京路购物。返旅舍后，少顷，蒋树成同志来，一起到上博，遇及沈之瑜馆长，与黄、蒋二同志一起在会客室稍谈。我参观崧泽出土的玉器，然后参观展览室（铜器及陶瓷）。3时半离博物

馆返旅舍。5时许，一川同志来，说秀君与他夫妇游城隍庙，现正在老正兴等候我去晚餐。晚餐后，我与一川去华东师大宿舍（一村），访李锐夫同志，未遇。访戴幼和及徐望孚二同志，二位都是健谈者，至8时半出来，至一川家，与秀君返旅舍。

10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与秀君由汉口路至南京路一带闲行。午饭后，蒋树成、王一川二同志来，由上海博物馆派车，送我们到上海北站。特快列车14次，下午2时50分开行。车中无事，阅叶大兵《温州史话》（1—118页）。

10月25日 星期一

10时5分抵北京站，素琴、建钢母子及楷儿来接。抵家后，与院外事局联系，据王平同志云：瑞典松德费尔特（Sundefelt）大使定11时来院部辞行，指名要会晤宦乡、王平和我三人。我便到院部，在会客室晤谈了半小时，然后和他们赴北海仿膳，宴请瑞典学者根纳·贾林（曾任大使，Gunnar Jarring）及Stephan Helmfrid（斯德哥尔摩大学校长）夫妇，至2时许始散。返所，2时半，美国考古旅行团由玛灵可（Prof. Machfeld J. Mellink，继Dyson为美国考古协会（AIA）主席）率领，谈了一会儿，由黄展岳、王世民及仇士华三同志陪他们参观陈列室。我回到办公室，与王廷芳、王仲殊二同志谈所事，知院中已通知中央批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名单。

10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讨论规划问题、精简方案等。与李虎侯同志谈热释光问题，因为有读者来信对他发表的红花套一文提意见也。将化石牛牙交周本雄同志。阅《南戏探讨集》二辑（1—144页），乃途中未阅毕者也。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询问故乡情况。

10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至苏秉琦同志办公室，晤杭州来的牟永抗同志，同至王世民同志处，观牟同志携来的绍兴新出土战国青铜器，闻共16件容器，携来残碎的四件，一件壘形物有铭文，一鬲，一尊（有越式图案花

纹），一鉴（战国式蟠螭纹），闻同出土有徐国铭文的铜器，及数百件玉石（玛瑙）佩饰及串珠云。返室，与王廷芳、王仲殊二同志，商量关于《文物保护法》问题。中午赴西单曲园酒家，宦乡同志宴请英国前驻华大使Addis [艾惕思]，有西欧所刘所长等作陪。艾惕思大使这次是为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古陶瓷国际讨论会，顺途来北京一行。下午返所，阅新到的《考古学》中关于Wheeler [惠勒]、Miss I. Edward [爱德华小姐]等传略。杨泓同志后天赴日本，送来他将在日的演讲稿《中国古代甲冑》。晚间翻阅最近两星期的《人民日报》。

10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写了几封信（吴景荣、王一川、蒋树成、秀莲妹）。中午赴北京饭店参加我院招待西德的艾伯特基金会。由宦乡同志做主人。代表团团长为H-Kühn，我方有王平等。下午至所中，知张友渔同志今晚有空暇，可能接见商谈《文物保护法》事。由徐光冀同志准备。我返家，倦极，补午睡。晚间，林志纯同志来。徐光冀同志来，偕往访张友渔同志，商谈关于《文物保护法》问题。

10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谈昨晚与张老商谈情况，将徐光冀同志拟的信稿打印，作为急件送法制委员会项淳一同志。至院部，与梅益同志商谈此事，他建议可写信给人大常委会，也可与邓力群、朱穆之二同志商谈，他还替我打电话与朱穆之同志约定明天面谈时间。下午在所，阅范重庆《论海克索斯时代》，为研究生毕业论文，明天答辩，共79页。

10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8时半，世界史所研究生论文答辩，由我主持，林志纯同志指导，范重庆同志撮述论文大意，然后由答辩委员询问。我因有约，于10时离开，去文化部，晤及朱穆之部长，谈关于《文物保护法》的意见。11时返世界史所，继续答辩委员会工作。下午赴中南海勤政殿原址，访中宣部邓力群部长，谈《文物保护法》。他与朱穆之部长通电话，即于我的意见书上批“我与穆之同志都同意夏鼐同志关于25条及26条的修改意见，即送给法制委员会张友渔副主任。”返所将这事交徐光冀同志去

办。与王廷芳、王仲殊二同志告别。归途至吕叔湘同志家，将张剑同志的父亲张文明同志的新检字法及草案交给他，希望他转交给有关单位，考虑出版问题。谈及文改会，说简化字下一批的草案，因为胡乔木同志主张要科学化、系统化，提出几条原则，以致此事一时难以进行下去。返家，谢辰生同志来，谈《文物保护法》的修改问题。收拾行装，准备明天赴沪。

10月31日 星期日

晨7时半由家中动身，8时半起飞，10时抵上海龙华机场。李家治同志来接，同车尚有徐卓然同志及孟宪文同志，皆由北京同机来沪者。11时许抵延安饭店，办报到手续，与冯先铭同志同住413号，遇及李知宴、曾凡同志。饭后1时半，开中国顾问委员会及组织委员会联席会议。接着赴锦江饭店开顾问委员会议，中方为严东生、冯先铭、李国栋和我，外国方面为英国艾惕思、美国Kingery（日本三上次男未到）。会后一起赴衡山饭店用餐。7时半在衡山饭店举行冷餐会，中外代表会面，约120人左右。

## 11月

11月1日 星期一

上午8时乘车赴科学会堂，8时半开会，由我与Kingery为执行主席，由严东生同志致开幕词，艾黎老先生（85岁）讲话，读上海博物馆贺信，然后宣读论文，为刘东生、张福康的《中国古代陶瓷的科学与技术发展过程》，及艾惕思的《中国瓷器研究的展望》。休息半小时，大家参观仿古瓷的展销，共19家。休息后继续宣读论文，有张福康《中国古代陶瓷釉彩的发展》、盛厚兴等《中国古代建筑陶瓷的研究》、孙兴等的《宜兴羊角山古窑紫砂残片的显微结构》。十一时三刻结束，返延安饭店用餐。下午1时继续开会，李汝宽讲有关御土、淳海、水东、汀州（汕头）窑的若干问题。晚7时，市人民政府由杨士法副市长出面，在华侨饭店九楼大厅，招待全体代表。冷餐颇丰富，并且都有坐位，第

一席为杨士法副市长、顾问委员，及艾黎、李汝宽、鲁万章三位，9时许始散。今天我搬到415室，因邓白同志等未到，空出一间也。

11月2日 星期二

上午继续开会，一共七人宣读论文。第一篇是邓白教授的《中国古陶瓷的艺术成就》，他没有来沪，由别人代为宣读。接着三位谈钧窑、浙江青瓷及明清单色瓷的釉色研究。休息时，泰国外宾带来泰国出土的中国外销瓷，请冯先铭同志代为鉴定。休息后的三篇论文，都是关于钧窑的釉。午后参观上海博物馆，我上次（10月23日）已去过，所以没有去。我和冯先铭、陈锦康、王家广、朱伯谦、李知宴等同志应上海人美之邀，到长乐路社中开茶话会。返延安饭店晚餐后，至陕西北路与南京西路交叉处（南京西路1173弄）访蔡孔耀同志。

11月3日 星期三

今天是报告会的高峰。上午由李家治、三上次男当执行主席，宣读了7篇论文，由冯先铭的《新中国陶瓷考古的主要成就》开始。下午由冯先铭、陈锦康同志主持，宣读了8篇论文。晚饭后，王一川同志夫妇来访，本想与他们一起到蔡孔耀同志家，后来孔耀派他的长子送信来，约后天到他家聚餐，我便不去了。他们走后，我便到冯先铭同志处小坐。

11月4日 星期四

今天上午是海报展讲（Postat Session），阅读了一些报告。W. 华生教授为我们放映与他论文有关的幻灯片。在茶室休息时，遇到马来西亚代表，是搞伊斯兰艺术的，想知道故宫藏的几件正德窑有阿拉伯铭文的瓷器，我便介绍他与冯先铭同志。下午是专题讲座，分为两组，第一组是关于青花瓷等的，由郭演义同志主持。第二组是关于钧窑、建窑（天目窑）的，由李国栋同志主持。我参加第二组，由1时半谈到4时。散会后，外宾参观上海市容。我方顾问及组织委员会另行开会，谈对于这次会议的估价，今后是否再召开一次，这次会议论文集的编辑出版问题。晚间在锦江饭店第14层大厅举行宴会，共8桌约90人，由严东生、徐惠然二同志致辞，艾惕思及Kingery致答谢辞，然后自由发言，敬酒，

我也讲了几句，由7时至9时始散。

11月5日 星期五

今日为大会最后一天，仅开半天。上午由鲁万章同志主持，为程朱海同志讲云南卡瓦族及傣族的原始制陶技术，放映录像片。然后宣读艾黎的贺诗（英文）和译文。最后由徐惠然同志致闭幕辞。已近10时，乃至楼下后院拍集体照相。与外国友人告别，他们今天下午即赴宜兴、无锡参观。下午偕叶喆民同志去探视周仁先生的未亡人，已半身不遂，行动不便。赴蔡孔耀同志家，他约了吴秉经、林平、宋起杰、陶正耀、黄郁炎、王一川、陈时康、叶健吾、陈益谦等同志，在其家便饭，一起述谈，至10时许始散。

11月6日 星期六

上午赴上海博物馆，沈之瑜馆长赴渝开会，尚未归。途中遇及黄宣佩副馆长，为考古训练班第三届学员。稍谈后，参观绘画部分，在最上一层，前次仅参观铜器、陶瓷部分。然后至招待室，参观先秦玉器及明墓出土的玉器。在明陈所蕴墓中出有玉蝉、蟠螭纹佩璧各一件，刚卯三件。嘉靖时朱察卿墓出土带钩一件，蟠螭纹佩璧一件，皆类汉墓出土物，疑为嘉靖时仿古之作。午后，朱伯谦、程朱海、陈丽琼等同志来谈。2时许，黄宣佩同志来送行。乘3:50起飞的5103次班机，同机七人，为徐卓然、鲁万章、孟宪文、金永祚、童恩益等，5:31抵北京，炎儿偕阳、宇二孙来接。

11月7日 星期日

旅行归来，有点累倦了，今天星期在家休息，翻阅报纸及最近来信。

11月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遇及王廷芳、王仲殊二同志，谈《文物保护法》问题，因为项淳一同志已将最后一次的修改稿寄来，我们对于其中几点仍觉有未妥处。石兴邦同志来谈陕西考古工作情况，他将于今晚返西安。下午赴所，与王世民同志谈资料室工作事，尤其是《殷周金文集成》第1册

能否年底付印，仍需努力。写了两封信（许肇林、王建之）。

11月9日 星期二

偕王仲殊、殷玮璋二同志赴琉璃河西周墓发掘工地视察，北京市文物局于杰同志亦来。铜器墓仅一座完整，多数曾遭盗掘，陶器小墓则多完整。车马坑数座，有的车马坑轮子有卸下分放的。至工作站，参观新出土的贝壳、陶器、玉器及青铜车马器。饭后参观前几年保存下来的车马坑，有的已一部分倒塌。返所，已4时许。

11月10日 星期三

晨间梅益同志来电话，要我在下午的座谈会上发言。上午赴所，与王廷芳、王仲殊及乌恩同志，商谈所中提升副研究员问题。接着与王仲殊、安志敏、乌恩、徐苹芳同志商谈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长安城》一书事，决定由王仲殊同志挂帅。接着与徐光冀同志谈《文物保护法》事，起草给张友渔、项淳一同志的信。因为要起草下午发言提纲，我提前退席。下午中国史学会纪念郭老的座谈会，由刘大年同志主持，有侯外庐、尹达（由别人宣读）、戴逸、张政烺、胡厚宣等同志宣读论文，石西民同志报告《郭沫若全集》出版事，最后由我发言。五时一刻结束。晚间至王天木同志处稍谈，接着与谢辰生同志谈《文物保护法》问题，听说12日下午人大常委会要讨论。

11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写信给项淳一同志，提出对《文物保护法》第四稿的意见，与张友渔、刘大年同志通电话。下午赴所，与刘大年同志谈对《文物保护法》第四稿的意见。他说，还没有看到草案，答应在组中发言。晚饭后，我访严济慈同志，与他谈《文物保护法》事，他也很同意。谈话中，人大常委送来《文物保护法》第四稿及朱穆之同志说明稿，知道明天和后天讨论，19日将通过。又至谢辰生同志处商谈这事，王天木同志也表示意见，薄树人同志也在座，谈至10时始告辞。

11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至刘大年同志处，他已于昨晚收到《保护文物法》的草案。又

至吕叔湘同志处谈此事。返所，将关于“考古发掘”的审批权问题资料打印出来。10时后至文化部，晤及朱穆之部长，将致项淳一同志的信和资料一起交给他，并加说明。他答应和法制委员会协商稍加修改，并答应下午作说明时，补充些有关的话。我又赴院部，想找梅益同志，才知道他去审查郭老故居，尚未回来。我便到北师大教职工宿舍找白寿彝同志，托他在人大常委小组讨论《文物保护法》时，能够支持我的建议。下午赴所。与王仲殊、徐光冀二同志商谈此事，写信并附去资料给张友渔同志。赴院部，晤及梅益同志，他答应晚间至张友渔同志处，商谈此事。晚间，刘大年同志来电话，说下午人大常委开会时，已提出《文物保护法》。由朱穆之部长作说明，在谈到“考古发掘”的审批时，他离开稿子说过去与考古所会同审批，今后仍要由考古所协助审查。会后出来时，刘大年与朱穆之、张友渔同志三人又谈此事，看来作必要的修改，仍有希望云云。我又去邓力群同志家，送去致项淳一同志信的复制本及资料，他说与人大常委秘书长杨尚昆同志通过电话，杨亦同意，但要书面材料，所以邓同志即在信上写几句话，希望能尊重我的建议云云。

11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王廷芳、王仲殊及徐光冀同志谈昨天接洽经过。杨泓同志由日本讲学归来，送来末永雅雄教授的信。《文汇报》记者陈可雄同志来访问，谈至11时始去。下午赴所。写信给乔木同志，谈关于文物局改称博物馆管理局事。

11月14日 星期日

今天下雨，在家阅Sully Green [ 萨利·格林 ] 的《戈登·柴尔德传》。11时许访吴世昌同志，未遇。傍晚同乡郑张尚芳同志来，他今年调来语言所为副研究员，曾对温州方言作过研究。

11月15日 星期一

阅毕萨利·格林的《戈登·柴尔德传》（pp. 1—190）。这书写得不错，对于柴尔德其人，写得栩栩如生；对于他的学术贡献，也能抓住要点，加以介绍批评。上午赴所。参加所中党组及所领导的会议。下午不列颠博物馆D. Celman [ 塞尔曼 ] 来所访问。他走后，赴首都医院探视



尹达同志，闻已接受放射性钴的治疗两星期，态度尚乐观。傍晚，吴世昌同志来谈，关于他最近参加古典文学代表团访问日本的经过。

11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偕秀君赴前海西街，参加郭沫若故居揭幕仪式，由石西民同志司仪，方毅同志揭幕。然后参观故居各室。仍有余屋为郭老子女居住，尚未迁出。下午参加首都各界在人大大会堂西大厅召开的座谈会。由邓力群同志主持，严济慈、梅益、卢嘉锡、曹禺等同志讲话。晚间傅懋勳同志偕其女来，为他女婿李零同志的事也。

11月17日 星期三

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会。上午开始，由马洪同志主持，先由吴介民同志作我院改革、调整进行情况的报告，接着由梅益同志作报告。我为《文物保护法》与马洪同志商谈，由他通知国务院法制局，他看过我的建议后即转去。下午在家。阅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乃新出的论文集。晚间至席泽宗同志处，谈香港大学何丙郁教授来函谈明年在香港召开中国科技史会议事。

11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为《文物保护法》，又找马洪同志两次。审阅日本寄来的《敦煌石窟寺》附录的参考文献，作了些修改，文物出版社黄文昆同志前来取去。下午赴所，徐苹芳、徐光冀二同志汇报《大百科》考古学卷现下进行情况。3时许，大百科社长姜椿芳同志偕胡人瑞同志等四人来所，谈《大百科》考古学卷的计划。

11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院务委员会全体大会，由我主持。孙耕夫同志报告院中住房分配问题及基建情况，梅益同志代孙尚清同志提出院学术委员会组织条例及稿费提成暂行办法，并作说明，又口头讲提升职称问题。下午小组讨论我没有参加。在家修改《汉代玉器》一文。晚间严济慈同志送来《文物保护法》，知已于下午通过，有些条文已依昨天的建议作了修改。晚间谢辰生同志来，取去《文物保护法》的最后一稿，即今天下午

通过的。据云，他也参加下午的会，会上杨尚昆秘书长曾说，字句方面可以润色修改，基本上算是通过了。

11月20日 星期六

今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都刊登了新通过的《文物保护法》。上午赴所，谢辰生同志来，谈下一步制定有关细则问题。徐光冀同志谈洛阳电厂事。下午院务会议第三次会议最后一次全体大会。由汝信同志主持，由梅益同志及马洪同志作报告，即行结束。晚间写了三封信（王祥第、陈德煊、蔡孔耀）。

11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阅左景权《藤枝晃〈敦煌学导论〉评议》稿。上篇为（壹）《导论》警记及（貳）《敦煌遗书》诸问题，就问题细节及学风问题，已嫌火气过盛；而下篇商讨敦煌历史诸问题，指摘为复活军国主义，搞分裂主义，地方独立。南开大学印出藤枝晃讲稿时，未免麻木不仁，而左公则火气过大。下午至罗尔纲同志处小坐，谢其赠送《太平天国史丛考甲集》。谈话中，罗尔纲同志谓黎澍同志前年参加访日代表团返国后，在所中言及日本学术界中人，对于我国学术的估价，以为考古成绩最大，而主持考古研究工作的人亦被称誉为中国学术界之翘楚。我惶惶不安，以为未免过誉。他又谈及院中加邀钱锺书和我为副院长，以为深为得当。罗公闭门治学，足不出户，但仍关心院中大事，殊令人惊异。又至杨向奎同志处小坐。晚间为9月间第三次访美参加檀香山的商代文化会议彩色照相本添印，原达300来张，我选了50余张。

11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至苏秉琦同志处谈《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征求他的意见，他也认为漏洞不多。至张政烺同志处，谈关于《考古》发表他的纪念郭老文章，及左景权《藤枝晃〈敦煌学导论〉评议》一文，又谈许倬云教授访华事。下午所中召开所务会议。返家，至杨一之同志处闲谈。

11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开学术委员会，提名贾兰坡补裴文中为学术委员。谈提升

六位同志职称事，参加补考的研究生补授学位事。下午至人民大会堂的  
人大秘书处报到。写信两封（许倬云教授、郑孝燮同志）。晚间将《汉  
代玉器》修改完毕，加上插图及照相。

11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将《汉代玉器》中文稿交给黄展岳同志。赴人民大会堂  
参加党员代表大会，由杨尚昆同志主持。胡绳同志解说新宪法草  
案，薄一波同志讲下届人大和政协的改选及常务委员制的改革、人选条  
例。下午赴招待所，参加北京市代表团会议，由市委书记赵鹏飞同志主  
持。散会后返所，与王廷芳同志谈。晚间写信（左景权、周鸿翔、吴  
甦、张光直、蒋永宁）。

11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开人大预备会议，由彭真同志主持，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会  
议议程。至北蜂窝铁道部招待所住下。下午开三组小组讨论会。不久即  
散，阅读文件。至王言昌、李何林二同志房中谈话。晚间看电影《陈焕  
生上城》。

11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9时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开幕，由叶帅主持。彭真副委员长作关  
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又通过恢复原有国歌的决议，及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的报告（现有代表3421人，出席今天会议3055人）。会前在休  
息厅中遇到周谷城教授，他问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事。周老以老专家的  
姿态，大谈其在“文革”中由于戴了反动权威的帽子，而与周予同教授一  
起挨斗的遭遇，据云当时有“东周”、“西周”之称。下午与李何林同志谈  
提案事，因为文化部文物局送来两件提案，我同意文物保护的庙宇不应  
重新开放为群众性宗教活动场所，惧烧香失火也。至于加强文物工作，  
培养业务队伍事，文化部文物局拟添设文物研究所，增加编制及经费，  
我不以为然，以为加强并不一定要添设机构，李老亦同意。又至王言昌  
同志处闲谈国外情况，他最近才回来参加人大会议。晚间草拟明天发言  
稿。

11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小组讨论，有李何林、冯至等同志发言，我亦作了发言。下午阅读文件，我将上午的发言稿誊清，交给简报组。至冯至同志处，他告诉我，李健吾同志已于前天去世，又谈及加强图书馆工作事。晚间观电影《家务清官》。返家，已三天未返家矣。

11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谢辰生同志来谈，关于提案问题，及成立文物委员会事。谢走后，王<sub>予</sub>同志来谈，并携来在朝阳、赤峰等处所拍的彩色照片，包括玉器及元墓壁画，又谈中国古代服装史的研究问题。下午起草关于加强文物工作的提案（文物委员会、培养干部）。

11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小组讨论宪法草案。下午请假进城参加北京市文物委员会的市级保护单位视察。路线是：（1）孙中山行馆 在安定门内大街东侧铁狮子胡同内，南板桥胡同，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此寿终（1月26日在协和医院动手术后，出来即在此休养）。为旧式四合院，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时曾经开放过，有会客室、起居室（有一石版刻文纪念，嵌于墙上）及寝室（有原来所用单人床等）。（2）东四六条63—65号四合院 原来相通，现为机关宿舍。（3）东四清真寺 为牛街清真寺以外的北京最著名的清真寺，闻为明代建筑，解放后曾粉刷油漆一新。从前由鲍士谦阿訇主持，现为一杨姓者。有明万历七年碑文。正室为中国式的，地铺地毯，侧厢有一陈列室，藏有阿文《可兰经》（闻最早一部乃元代物）及汉文有关回教书籍。（4）于谦祠 在北京站前的西裱褙胡同23号，现为居民大杂院，进门处原为一魁星阁，下为土地庙，地震后，楼阁已拆去，土地庙亦改为民居。闻“文革”前仍有些遗物，现已无存。（5）日坛公园 我尚为第一次进去。由南门进入，南部东侧改为公园，有水池、轩榭等。再进为日坛，围墙及门坊尚保存，但已无坛（闻拟补筑一坛）。其西北为附属建筑，如神库、神厨、宰牲亭及具服殿等，现作为日坛餐厅及日坛艺苑（手工艺及美术品小卖部）。闻拟于公园西南部另筑新房子，将古建恢复。出来后，即返家中。原尚有东总布胡同53号四合院建筑及南新仓，以时间不够，未去。

[ 补记：11月29日上海《文汇报》刊登该报驻京记者陈可雄的访问记（第2版），乃11月13日来所探访者也。 ]

11月30日 星期二

晨间赴铁道部招待所，上午小组讨论宪法草案。下午集体赴人民大会堂，3时起举行第二次大会，由赵紫阳总理作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5时半完毕。返招待所已6时许，将关于加强文物工作的提案抄出，请人会签后交秘书处。

## 12月

12月1日 星期三

上午集体赴人民大会堂。休息室中遇及任继愈同志，及吴于廑同志（湖北代表团），闻伍献文同志以年老体弱，此次人代会没有来京出席。9时举行第三次大会，由财政部部长王丙乾作关于1982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3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10时许即完毕。返招待所，任继愈同志携来关于研究生不要受户口限制以致不能留下的提案。我带他到冯至同志处，我们二人都签字附议。

下午阅读文件，我进城参加北京市文物委员会关于文物保护单位的第二次视察工作。至市文物局，今天参加的人更多了，有侯仁之、汪之力等。2时出发，路线是：（1）茅盾故居 在后圆恩寺13号，现仍为其家人居住，但其书房及寝室都依原来情况未加改动，准备将来辟为纪念馆。（2）可园 在帽儿胡同9号，为荣禄胞弟、宣统皇后婉容的父亲住宅的花园部分。整条帽儿胡同的北首大部分皆为其住宅。有咸丰十一年其侄志和所撰《可园记》及隶书“可园”二字。花园格局有点像考古所占用的黎元洪私邸的“怡园”，有假山、水池、花厅、亭榭等，保存得还好。又至157号，为其住宅部分，现为轻工部宿舍，乃婉容娘家，其房中有隔屏，刻嘉庆时邓石如的篆书。又至35—37号，乃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宿舍，其中有宣统皇后婉容的卧房，隔屏红木雕刻颇精致，天花板为棋盘格，绘团龙。出帽儿胡同西口，沿地安门北大街北行，过马路

为（3）火神庙 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火神庙，现为公安部交警宿舍。北侧另有两进的三合院，现为防化兵招待所。出来后北行，路东一炊具批发店（地安门北大街54号）为（4）铺面房 其铺面为清末民初的样式，现正在油漆中，采取苏式彩画，似非原来面目。店铺内原来天花板及横梁都有绘彩，现都涂上白漆。更北行，入鼓楼西大街为（5）关岳庙 乃敌伪时期齐燮元等所修，有民国三十年齐燮元撰的两碑，一为《武庙兴建碑记》，一为《武成王碑记》。知原为德胜门果子市旧祠。现为西藏驻京办事处，除门口改建一洋式楼房外，其余尚保存原状。唯左侧墙外建有一座五六层的洋式大楼，闻为北京市某电子厂，未免煞风景。（6）西什库教堂 即俗称“北堂”，现为北京市三十六中所占用。教堂为哥特式建筑，窗户为彩色玻璃拼成图案。教堂有二琉璃瓦中式碑亭，闻为庚子后清廷为被害传教士赔罪的碑记，现已砸毁，但有龟趺（碑座）及碑额，弃置亭外。今天本来还有礼王府、顺承王府及都城隍庙，以时间来不及乃告结束。我返招待所，饭后文娱晚会，为话剧《不尽长江》，10时半始毕。

12月2日 星期四

今天小组讨论，我请假没有去。上午赴首都医院，9时参加李健吾同志遗体告别会，遇及胡厚宣、钱锺书夫妇、戈宝权夫妇等同志。然后赴所，到苏秉琦同志办公室，交给他以翦伯赞教授纪念会文章及翦老著作目录一份，是北大寄给我们二人的。国际电视台张同志来，取去有关文物保护的材料，要为我编一讲话稿云。

午后，又参加北京市关于文物保护单位的第三次视察，路线是：

（1）顺承王府 在马相胡同即政协礼堂后面，现为政协占用，正门已改建为礼堂，二门进去，为九间大殿，两侧为配楼，大殿后面经过道为五间房子，再后为院子，院子后边又为五间正房，右侧后面有假山，此处为张作霖父子的行营。（2）礼王府 由马相胡同出来至西皇城根，为礼王府，清初建筑，门口已改建，但正房及布置仍保存原状。大殿为琉璃瓦，后殿两侧有配楼，今为计委所占用。后面还有三座住房，闻为原来的四合院，现为华国锋、姚依林、张劲夫三同志所居住，有警卫，不能进去视察。（3）都城隍庙 由礼王府出来，经太平桥进成方街，路北有都城隍庙，现为水利电力印刷厂，即在西长安街长途电话局大楼

的后面。原保存有二座建筑，前殿仍保存，彩画犹新，现为纸张堆积仓库。左侧房中有石碑二，仅露碑阴，额为“万古流芳”，乃修建庙宇时捐助名单。（4）民国国会礼堂 在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的西边，现为新华社所占用。新华社自1949年进城后分配到这一建筑群，已于其旁新盖楼房，现下又在动工。新华社编制有5000余人，在这里办公的约3000人。出来接待我们的有余坚同志（石西民同志的旧部属，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过）。大楼原为二层，现改为四层，为宣统三年创立的财商学堂时所建，二十年代为北平大学法学院（平大三院），其后为图书室，匾额为沈尹默所书。西行为民国国会会场，现为新华社礼堂，作为放映电影之用，但座位作半圆形，尚为原物，椅座铁框上尚铸有“W. HVAN BERLIN”字样，闻有900来个座位，乃民国初年的众议院会场，当时众议员共为800名，有“八百罗汉”之称。曹锟贿选闹剧即在此演出，闻原来墙上尚有些痕迹，乃议员吵架时砚台横飞的遗迹，近已粉刷过。天井为新修的，舞台及池座也是改造过的。西侧有楼，乃当时的旁听席。出来后至后面当时的议员休息室及秘书处等，为二层楼，中间为椭圆形大厅，两侧有办公室。出来后西行，有楼房二排，现标识为“红一排”、“红二排”，每排25间楼房，闻原来为4间一单元作教室之用，亦为清末建筑，现拟拆建高层大楼。（5）西交民巷87号四合院建筑 在路北，靠近新华街，原为私人花园部分，有规模较大的假山，“护松扉”、“翠漱”等石刻，及石栏杆、小亭、花厅等。现分属三家，以墙隔开。至此已逾5时，乃告一结束。原来还有升平署戏楼、汀州会馆及北京明代城墙，以时间关系未去。返招待所，晚间观电影，有中国故事片《犟小子》及英国故事片《39级台阶》。

12月4日 星期六<sup>[1]</sup>

今天《光明日报》第2版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班子改组消息。上午阅读文件，下午1时3刻由招待所出发，赴人民大会堂参加第四次大会。3时开会，通过宪法，通过恢复国歌原词，又通过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决议。散会后返家。

12月5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在家休息。上午正中侄来，敬千甥今晚10时离京南

下，正暄儿一家来，所以中午一桌满员。闲谈，午睡起来，写了三封信（王祥第父子、蔡孔耀）。

12月6日 星期一

上午由家中赴人大会议，9时举行第五次大会，廖承志同志主持会议，由习仲勋副委员长作关于四个法律的说明，杨尚昆副委员长作下届人大代表名额及选举问题的说明，其余三个报告（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为书面报告，分发给代表。散会后返招待所。

下午1时半进城，至北京市文物局，参加关于文物保护单位的第四次视察。2时出发，路线是：（1）袁崇焕墓 在广渠门内，现为北京市59中学校址。有“有明袁崇焕将军之墓”石碑，已倒在地上，墓亦被平，不留痕迹，乃“文革”中为红卫兵所破坏。文物局有1952年蒋光鼐、蔡廷锴等谒墓照片。墓冢前有石桌，为民国五年所设，刻有纪年。1952年曾重修过，前为祠堂，五间旧房，现为民居，壁上尚嵌有石碑数件，现已被石灰覆盖，但其位置仍可见。闻此地原为两广义园，后在左安门内另建新的坟园，并建有袁崇焕祠。我们经崇文门外大街、光明楼至龙潭湖公园，园内有“袁督师祠”，为三间平房，石刻匾额犹存。石刻对联，乃康有为所撰书，岁在丁巳。康氏以孔子纪元为二千四百六十八年，祠堂现为民居，壁上嵌有康有为、赵熙等石刻（题诗）。东城区文物机构拟将袁墓亦迁葬此间祠堂之后，以便保护。我们又去视察（2）燕墩 在永定门外大街37号，现为北京市土特产公司南仓库。为一砖砌土墩，上立一方碑，南方有乾隆十八年乾隆《御制皇都篇》，满汉文合璧，末句为“勒石于永定门南皋”，碑座及碑额皆有浮雕，座上刻有坐于莲花座上的佛像。由此西行，经（3）红庙街78号 现为民居，原为弘济院，庙已毁，仅留一方碑，形制近似于燕墩之碑，已半陷于土中，为乾隆五十六年所立之《正阳桥疏渠记》。此地近崇文门。闻在宣武门内相对称位置亦有一形状相类似的方碑，惜已毁。由此出来，沿正阳门外大街北行，过珠市口，至大江胡同步行至（4）小江胡同36号 现为药材公司仓库，有一大戏楼，可能为清初建筑，闻原为晋冀会馆的一部分，现下堆满药材和纸盒。有王铎书“醒世铎”木匾，原来贴金，现已刮去金叶，上加三合板作为桌面之用。但戏楼规模甚为宏伟，类似故宫及颐和园的戏台，顶上有三门向外，皆有彩绘，看台为二层，三面皆有之，容观众



不少。楼上栏杆已拆毁一部分。出来至60号，为晋冀会馆正屋，其石刻“晋冀会馆”石匾，已断为二，弃置井旁。另有二石碑，亦卧于地上。闻附近有“福建汀州会馆”，木雕颇精，未去。乘车赴（5）金台书院在东晓市胡同，现为东晓市小学。我们经珠市口东大街至书院前。此处原为清代一书院，民国时改为学校，现仍由学校使用。其前原有一照屏，现改建高楼。附近曾掘出一三孔桥基，俗称状元桥，据云肄业书院的一士子，以此间地势低，天雨即成沼泽，发誓中状元后要建一桥，以利行人，后果然实现其志愿云。进门后右侧原为马棚，现改建楼房。不在小学范围内；二门现改为教师预备室，前面门洞改为墙壁。由后面一门进去，此间闻原悬一“金台书院”匾额，匾已失落，仅存悬匾之大钉。壁上嵌有一碑，为乾隆四十九年所立。后面尚有一房，两侧及最后一排，皆为平房。出来后返家。

12月7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部，遇及林青同志，托其一查前年赴美护照签证号码。赴招待所，今天上下午都开小组会，讨论三个法律草案：（1）全国人大组织法，（2）国务院组织法，（3）地方人大及人民政府组织法，尚有一《选举法》留到明天再讨论。我决定明天请假，参加北京市文物局的视察组。

12月8日 星期三

晨间约徐莘芳同志一起去参观西郊私人名园。8时半由市文物局出发，今天只参观了两处：（1）达园 在圆明园福缘门外道侧，现为福缘门1号，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民国初年由军阀王怀庆所建，窃取圆明园石刻及假山石不少。解放后为中央首长所居，如吴老、彭总等，闻均曾住过。1977年始改为接待外宾之用。全部面积约百余亩，即530×270平方米。右行，第1、2号中式平房，为英国石油公司租住，第3号房租给美国华美银行，第4号房租给德意志银行，后面的第5、6号则为外宾临时租住，每幢9间、14床，租金每天800元，国内机关租用可打八折，为640元。我们行至湖畔，由对岸可四顾长廊及小亭，有一船坞。又至长廊，彩画为“文革”中所改绘，有《红灯记》及《沙家浜》的人物画，恶劣不堪。返至门口，池畔有一石碑，为乾隆癸

末年乾隆御制“前湖作”诗。出来后，驱车至海淀，在八一学校旁，参观（2）乐氏花园 闻原为清代亲王的花园，后为同仁堂乐家购去，现为海淀区文化局、八一学校教职工宿舍，成为大杂院。旧建筑已衰败荒凉，杂草满径，小池无水，亟须修理。假山叠堆，有洞可穿行，占地颇广。市文物局有收回作文化馆之意。此时已11时许，即行结束。原计划尚有：（1）松堂，（2）宝相寺旭华之阁，（3）钓鱼台，（4）福佑寺，（5）朱彝尊故居，（6）报国寺，（7）观音院过街楼，皆以时间关系未去。我返招待所，下午开小组会，讨论后天的决议案。晚饭后返家，阅杨宽同志寄来的《复旦学报》，其中有他所写的秦汉陵墓调查一文。

12月9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草写《汉代玉器》一文的英文提要，赴所交给黄展岳同志，以便随中文论文一起发表。下午2时赴市文物局，参加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由侯仁之主任主持，主要为配合《文物保护法》的公布。发言者有汪之力、吴良镛、张开济、刘子章、许纪生（旅游总局）、杨冠飞（市府副秘书长）、安志敏、罗哲文、张驭寰等同志，我也发了言。5时许我提前退席，赶回铁道部招待所。

12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开小组讨论会。下午参加大会，3时开始，由杨尚昆副委员长主持，批准赵紫阳总理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王丙乾部长的预算和决算报告，通过四个法律案，批准人大常委会、高法、高检工作报告，提案审查报告，下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方法决议。最后由叶剑英委员长致闭幕词，他是致词前十来分钟才来坐在座位上，致词时读了开头一句即由工作人员代为宣读，读后宣布闭幕，唱国歌，是这次恢复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晚间观电影，返间已10时半。

12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写了三封信（李铸晋及两封群众来信）。与王仲殊、王廷芳及安志敏同志谈所事。下午在家，阅王仲殊同志的论文《关于日本古代都城的源流》稿。

12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将王仲殊同志的文章再读一遍，写了两点意见。又写了两封信（夏麦陵、李发林）。下午参加院部召开的社会科学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出席的座谈会。首先由梅益同志致辞，再由孙尚清同志介绍五年规划，然后出席者纷纷发言，有周谷城、谭其骧、谷苞、吴富恒（山大）、张毕来（民盟）、吴大琨、方国瑜、吴廷镠等人，最后由马洪同志致谢词，邓力群同志致词，希望老科学家身体康健，多带徒弟。晚间，历史博物馆李作智同志来谈最近去雁门郡调查古城经过，又送来一篇稿子《论我国的考古学发展新阶段》。他走后，去王明同志处谈话。

12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在近代史所会客室，参加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会，由刘大年同志主持，梁寒冰秘书长报告明年4月大会的筹备情况。周谷城、谭其骧、白寿彝、邓广铭、翁独健、黎澍等纷纷发言。下午赴刘大年同志处，谈院学术委员会事。又至鲍正鹄同志处谈此事，兼及院中情况，梅益同志仍希望他负责院中图书资料中心事也。

12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赴近代史所317号会议室，参加《国家大地图集·历史地图集》的编委会，由张友渔同志主持、致辞后，由主编谭其骧同志作设想的说明。接着历史所陈可畏同志、史念海、黄盛璋同志各有方案。曾世英同志谈《国家大地图集》的规格。地图出版社同志谈出版及装帧事。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杨宽、重庆陈宗周），草写《西晋有铝与否问题的争论》一文。

12月15日 星期三

上下午都参加《历史地图集》的编委会，由谭其骧同志主持，对于编辑方案逐条讨论。我所增王世民同志参加。晚间去王天木同志处闲谈。

12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修改《西晋有铝与否问题的讨论》一文，并写一篇《来信》。下午赴所，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学习党章。晚间写信给张光直、何丙郁二教授。

12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内蒙李逸友同志来，谈今年他们走进居延地区黑城（Karakhoto）附近，是李的第二次去黑城调查，准备今后再去发掘。下午在家，阅新出的《考古与文物》第6期中邹衡关于先周文化的讨论，李先登《西周夔纹铜禁》，周南泉《玉具剑饰物》，及沈汇《契丹小字石刻撰人考》等文。李作智同志来谈，并送来龙泉窑的发掘简报。

12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张长寿同志谈筹备亚洲考古会议事。复函给何丙郁同志，关于明年在香港召开的中国科学史会议事也。下午赴文化部，晤朱穆之部长，谈：（1）人大中关于文物保护的提案；（2）文化部文物委员会成员名单；（3）胡乔木同志关于文物工作的批示；（4）电影《丝绸之路》问题；（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我国参加保护文物和自然遗产合约事，谈了一小时许。晚间翻阅《中国史学史研究》最近一期。

12月19日 星期日

今天整天在家。翻阅彭浩同志关于马砖一号墓出土的编绪（tapestry）和绦的一文，并阅读《文物》第10期关于此墓的发掘简报。又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及自然保护的公约，作札记。

12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在苏秉琦同志处闲谈《文物保护法》事。下午参加所中党员学习。十二大胡耀邦同志报告。这星期每天下午学习。

12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赴邮电礼堂参加我院向孙冶方同志学习党员大会。下午日本史迹研修访中团的西嶋定生教授来所，由王仲殊同志与我接待。

12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卢晓衡同志新由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返京，与王廷芳、张长寿同志商谈明年8月的亚洲考古会议事。谈后我到新楼会议室，参加王仲殊同志主持的《文物保护法》座谈会。下午参加所中党员政治学习。晚间阅《中国科技史探索》中关于李约瑟的传记材料。

12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阅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写了几点意见，又阅彭浩的《江陵马砖一号墓出土的编绪与缘》，也写了几点意见。下午赴所，参加党员学习十二大文件。

12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参加学习十二大文件，由小汪赴华都饭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召集人会议秘书处报到。下午至院图书馆查书，将李作智的文章（谈考古学的重要性），指出他引文的不适当。

12月25日 星期六

晨间赴所，取文件，赴华都饭店，参加学位委员会评议组召集人会议，这个会议共开四天，我便住在这里开会，出席者共87人。由秘书长黄辛白同志讲话，办公室主任布置日程。下午分组讨论，共分5组，文科组由季羨林、白寿彝和我三人为召集人。晚间在2221室吕叔湘同志房中闲谈。

12月26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仍继续开会，分组讨论三个文件。这里华都饭店新近开张，系北京旅游局所办，国家贷款2700万元。有500床铺，套间110元，单间甲80元、乙55元，我们住乙种单间，每间二床。晚间7时在黄

辛白秘书长的房间开各组召集人会议，向他汇报这两天开会情况，以便他作总结。

12月27日 星期一

今天上午开分组会议，讨论修改学科专业目录的原则，及增补评议组成员的名单的原则。下午阅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晚间电影晚会，在地质礼堂放映《梨园传奇》及日本片《寅次郎的故事》。

12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沈竹、黄景略同志来，为宗教委员会《关于审定第一批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的报告》事。他们走后，刘大年、白寿彝二同志来闲谈，我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1—250页）阅毕，还给钱临照同志。下午开大会，由黄辛白同志总结四天会议的情况，然后由何东昌同志报告现下教育情况，及今后发展与改革计划，散会已5时许。晚餐后返家，才知道阳孙于星期六跑到火车上，开到唐山第二天才送回。

12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王世民同志谈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出版事。写信复杨宽同志。与殷玮璋同志一起，参观琉璃河西周墓出土的镶蚌螺的漆容器觚、壘的修复工作。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阅顾铁符同志为故宫精制古画摹本送香港出售事的报告，将报告副本转给中宣部和文化部，并附去便条。

12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偕潘其风、韩康信二同志去劲松宿舍访杨希枚同志，商谈《殷墟人骨研究》出版事。返家，阳孙放学后仍未回家，分头找寻，仍未找得，秀君急得团团转。8时半崇文门地铁来电话，说夏阳留在地铁车站，即由炎儿、钢孙二人去领回，又是一场虚惊。对李作智《论我国的考古学发展新阶段》一文写了几点意见，基本上不知历史科学在现下习惯不包括自然史。误引马恩《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已删去的一段话（《全集》3卷20页），这是误据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1961年版）作为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句引

文（9页）。

12月3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王仲殊、安志敏二同志谈院部研究生院为某君谎报研究生成绩，要求给予硕士学位，遭学位委员会否决事。其人未曾报考研究生，亦未读研究生，仅以赴美进修，有学位则待遇较高，故谎报此事。不知别的单位亦曾发生此事否？张长寿同志谈《小屯南地甲骨》下册文稿付印事。至阅览室，阅B. E. [《不列颠百科全书》] 中 Archaeology [考古学] 一条，作札记。下午偕秀君母女赴北京饭店访同乡马大恢博士，乃马公愚先生之公子也。返家，建中外孙由呼市来京探亲，住在素琴家。晚间，写信复胡道静同志，为抽印本漏插进彩图事也。

今年可以说是生活变化较大的一年。自解放以来，第一次调整干部制度，废除终身制，搞年轻化。我在考古所退到第二线，作为名誉所长（5/7）。但是另一方面，却叫我和钱锺书担任我院副院长，虽然说是挂名，但是未免添些事（6/7）。又要我兼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4/24—25，5/3）。

出国仅于9月间去美国一次，参加檀香山的商文化讨论会（9/5—27）。国内则赴湖北江陵，参观马山砖厂一号墓出土丝织品（4/5—11）。又于10月间返温州，参加温州一中建校八十周年纪念（10/8—25），顺便游雁荡山。

会议则参加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3/16—24）。考古所年终汇报会（1/4—11），几次春节座谈会（1/19，1/20，1/24）。

[1]编者注：12月3日日记原缺。

# 1983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六

上午石兴邦同志来，谈陕西工作情况。表侄女何捷的女儿胡晓来，留之午饭。暄儿一家以到亲戚家参加婚礼，在自家晚饭后始去。钢、正二外孙在自家玩了一天。阅《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考古学”一条。又阅 Childe,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 [柴尔德：《考古学导论》]。

1月2日 星期日

今天开始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写作《考古学》一条。晚间王载紘夫妇来，为了赴西安的班机误点，原定今天下午2时，结果要晚间9时始能决定起飞时间，所以来自家稍坐。敬千甥离京返吉林。

1月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文物局沈竹、谢辰生等四同志来，为了宗教局要收回寺庙事也。打电话给马洪同志，又偕沈、谢二同志到文化部找朱穆之同志，顺便谈文物委员会成立事，朱同志说拟于本星期内发表名单，早日成立；又谈文物政策事，朱同志说，如文物局中领导班子有不同意见，可以请示部中决定。返所，所中开关于《大百科》稿子的小组会，决定春节前交稿期截止。下午偕秀君往访她的朋友潘国英及郑起凤二同志，我提前出来。返所，王世民同志来谈，转交来《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一）。发信给湖北省博物馆及辽宁省博物馆，不去参加他们的座谈会（湖北随县曾侯墓编钟，利玛窦来华400周年纪念）。翻阅《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一），共377器，概述还可以，但稍嫌过于概括，又没



有注明器物，加以对照。英文提要极糟糕。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

1月4日 星期二

阅毕柴尔德《考古学导论》（pp. 1—123），作札记。下午偕马得志、李遇春二同志及楷儿，到新影去看《古城西安》的试放，文物局及历博、故宫都有来人。看后原拟即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后决定提书面意见。

1月5日 星期三

上午返所，与王仲殊同志商谈，关于历博王宏钧同志昨天来谈借用古物，及派人参加威尼斯文物展览事。王静如同志来，谓日内将住院，为前列腺肿大动手术。偕殷玮璋同志至张政烺同志处，以赴科技电影座谈会不在家。出来后至胡厚宣同志处，送去檀香山会议资料及所摄相片，顺便询《大百科》稿子事。下午在家，开始写访日讲稿，第一篇《中国考古学的现状和展望》。

1月6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宿白同志来谈，他新由新大陆讲学半年返国，20日抵京，谈在美情况。下午赴所，吉林王承礼同志来谈，他来京参加辽金史研究会的座谈会。他已由文物局系统改调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所长。我院外事局吕文忠及林同志来谈，关于日本广播协会二人来京联系我赴日讲学的日程安排。返家，继续写作讲稿。阅王仁波同志关于章怀太子壁画中外国使节像一文，以为东壁中间一像，一般认为高丽人像者，即日本使节，且以为即粟田真人，误也。

1月7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由王仲殊同志主持关于落实《大百科》写作条目事。王予同志谈江陵楚墓出土的丝织物（所谓“编绪”）的织法事，用显微镜放大观察织法。至资料室提取幻灯片，作为赴日讲演之用。下午在家，继续写作讲稿。

1月8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院部组织的高级党员干部传达文件会。散会后往访张政烺同志，谈《大百科》条目的写作事也。下午在家阅S. H. Hansford, *A Visit to An-yang*, [韩斯福：《访问安阳》]乃1942年在SOS（东方陶瓷学会）的一个报告，1949年又加整理发表。记述1939年春夏间在日军占领下访问安阳的经过，及他所购得的农民盗掘出土的零碎古物，有照相，全景照颇佳。但古物皆为零碎的易见之物，据说当时如有佳品，也会被日本士兵在城门口或火车站搜去。继续写作讲稿，写了两封信（朱璋、王祥第）。

1月9日 星期日

今天整天写作讲稿。上午去文具店购买笔芯，顺便至黄宗甄同志处少坐。他将于阴历年底搬到中关村。午饭又坐了满满一桌，素琴儿偕同三个孩子，暄、楷二儿夫妇，加上炎儿。下午拍了几张照相。

1月10日 星期一

今天所中开始田野工作汇报。上午由安志敏同志主持，谢端琚同志报告天水师赵村发掘（石岭下文化），吴家安同志报告临潼白家遗址发掘。下午在家，将《殷代玉器》整理好拟付印，改题为《殷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

1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继续田野工作汇报。由高广仁同志报告山东队工作，主要是根据近年来的成果，作出山东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上溯到北辛文化，而将岳石文化插入龙山与殷周之间。又报告砣矶岛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安志敏同志报告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发掘。下午2时日本广播协会（NHK）田川纯三等二人来所，商谈关于3月访问日本的安排，讲稿、提要、幻灯片（2月20日以前交）等事。晚间，偕秀君赴五芳斋宴请日本广播协会代表团一行，外事局王刚副局长及我所乌恩、张子明二同志参加，吕文忠同志任翻译。

1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继续汇报。由郑光同志谈二里头发掘。郑振香和郑若葵同

志谈安阳发掘（苗圃北地、薛家庄、钢厂及小屯四地）。下午在家，继续写访日讲稿第一篇约八九千字。翻阅罗荣渠同志的《中国人发现美洲说的驳议》，乃《中国建设》编辑部送来。

1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继续汇报。由殷玮璋同志谈琉璃河西周墓地的发掘。高天麟同志谈山西陶寺遗址的发掘。下午在家，继续写两篇访日讲稿的提要：（1）《汉唐丝绸和丝绸之路》；（2）《中国文明的起源》，每篇约1000字。

1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继续汇报。胡谦盈同志报告长武县碾子坡先周遗址及东周墓地的发掘。卢连成同志报告沔西发掘夯土面及西周墓。下午陕西省考古所李圣庭、韩伟同志来所谈申请发掘事，今年想开八个工地。日本NHK田川等二人来，要看幻灯片，提出增加马王堆女尸、河姆渡稻谷，取去第二讲及第三讲的提要，准备付印。晚间他们在晋阳饭店回请。

1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谈院部赴尼泊尔代表团，决定不去。赴武英殿参观洛阳市送往日本冈山市的《古都洛阳文物展览》预展，共134件文物。由洛阳市张剑同志陪同参观，遇及冯先铭同志，听说苏秉琦、史树青等同志都来参观过了。出来后赴外交公寓，意使馆贾雷蒂（一秘）宴请意大利Lanciotti [ 兰乔蒂 ] 和Corradini [ 科拉迪尼 ] 二教授，约我一起谈话叙旧。下午在家，为《文物》审查《大同市小站村北魏封和突墓清理简报》（出土萨珊狩猎野猪纹银盘）。又阅《晋阳学刊》今年第1期中《王遽常传略》与《吴文藻自传》。傍晚正宗侄来，乃保定开会后来北京汇报，已四年余未来京矣，8时余始去。

1月16日 星期日

在家修改访日讲稿第一讲。下午至王天木同志处，遇及谢辰生同志，他们二人最近去武汉参加曾侯墓编钟复制的鉴定工作，刚返京。据云朱穆之同志去外地，国家文物委员会将延时召开。晚间王则诚同志来

谈。

1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参加所中田野工作汇报。先由刘庆柱同志报告西安杜陵的陵园调查及试掘。段鹏琦同志报告洛阳汉魏故城东晋陵的调查（配合电厂）。下午在家，将《殷代玉器》一文修改一遍，并将修改情况，函告张光直教授，以便他翻译工作可以开始进行。张光直、樋口隆康二教授都答应，参加8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考古会议做观察员。晚间正宗侄来谈。

1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所中田野工作汇报。冯孝唐同志报告西安大明宫三清殿及东朝房的发掘。杨虎同志报告内蒙古史前遗址的调查发掘。散会后所中安排后天总结。下午赴首都医院探视尹达同志，恰巧他被送到北京医院复查。我便顺便去探视丁声树同志，他自前年10月脑溢血入院，至去年7月切开颈管，迄今已近三年半。我怕他激动，便告辞出来。至尹达同志处，他夫妇刚返病房，谈一会儿便出来。晚间阅《考古》上王世民同志总结79—81年考古工作的三篇文章。

1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继续参加所中田野工作汇报。李遇春同志报告汉长安城未央宫后殿（椒房殿？）的发掘。陈久恒同志报告唐洛阳城宫城的发掘。后者以玻璃厂建房，近年颇多破坏，此次亦为配合该厂扩建工作。历史所杨希枚同志来谈《安阳殷墟头骨研究》的出版工作。下午在家，为杨希枚同志修改《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序言的中文稿及英文稿。

1月20日 星期四

今天所中田野汇报结束。上午我作了总结，从8:30谈到11:10。然后由王仲殊同志谈今年的工作计划。下午在家，修改访日讲稿第一讲。

1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党员分组学习，是前一阶段学习的总结。与仇士华同志谈实验室问题。下午在家，将王世民同志起草的两个五年计划的规划草案看了一遍，提了些修改意见。

1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将规划交给王仲殊同志，并讨论一会儿。为新华社审阅江陵马砖一号墓出土丝织品的报道。下午赴所，与王仲殊、安志敏二同志商谈，后天起关于《大百科》旧石器条目定稿会议事。与李虎侯同志谈热释光实验问题。写了两封信（致左景权，谢寄来《沙州地志残卷》照片。致张光直，为寄去《殷代玉器》修改处及注释，又谈亚洲考古会议事）。

1月23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晨间7时才起来。王锦光同志来访，留之早餐，谈至9时许始告辞。我今天将李铸晋教授寄来的英文稿，校阅一遍。幸亏寄来定稿，避免一些错误。

1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大百科》开会，旧石器部分集中几位同志作定稿工作。这次由分主编贾兰坡同志主持，我和《大百科》副主编石磊同志等发言。由大百科编辑室王伯恭、原明、金英、胡人瑞、梁从诫等介绍经验。结束时已12时，即在此处午餐（交道口南，原为团中央招待所，现为招待外宾及华侨的宾馆）。午后在所中写了几封信（西德海德堡D-Knhn、英国华生）。修改堪萨斯讲稿英文本。

1月25日 星期二

今天收到德国考古研究所寄来会员单，知去年米勒卡普等提名，已得批准，列入名单中。写信给王仁波同志，询问关于章怀太子墓壁画的礼宾图事。继续修改*Han Jades and Silks* [《汉代玉器和丝绸》]一文。

1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继续修改《汉代玉器和丝绸》。外文局新世界出版社陈休徽同志来谈，想将我的英文的文章选编一册，我以无暇却之。下午在家，阅去年全年的《考古学报》。

1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赴鲁迅博物馆会议室，参加国家文物委员会及文化部科技委员会的成立会议，由朱穆之部长致辞，并宣布名单。然后由我与科技委员会主任委员司徒慧敏同志、孙轶青局长分别致词，最后有些委员如吴良镛等发言。下午在家，为《汉代玉器和丝绸》制一年表。

1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将修改好的《汉代玉器和丝绸》邮寄给李铸晋教授，并交绘图组绘一遗址地图，以便补寄。下午偕秀君去照相（护照用）及做衣服。翻阅去年《考古》前四期。

1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蒋若是同志来谈，他来京参与洛阳文物赴日展览的筹备，明天将返洛阳。下午赴公安部礼堂，参观“加强保密展览会”，遇及宦乡、张友渔同志。阅毕《考古》1982年第5、6期。

1月30日 星期日

今天花整天工夫翻阅82年的《文物》。正暄儿一家来，午饭后回去，小晴孙女今日学期考试完毕。炎儿广播大学亦今天考毕，将放寒假。

1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整理去年院部文件，交人事科处理。至苏秉琦同志处谈保护文物工作。下午赴新街口北大街徐悲鸿纪念馆，今天上午举行开幕式。晚间至邓力群同志处，谈保护文物工作问题。据云，最近将由中宣部与文化部联合召开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制止破坏文物的现象，（2）加强对于文物干部违反《文物保护法》行为的惩处。

# 2月

2月1日 星期二

今天花了一整天将访日讲稿第一讲再修改一遍，并配合幻灯片。吴景荣同志来电话，据云杨学德同志由温来京开会，在他家午饭，与杨通电话。

2月2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童恩正同志来，为《昌都卡若》报告定稿也。谈最近西南考古工作，并为前年四川大学与哈佛大学商定合作西南考古事作解释。李德金同志为今天下午作关于中国瓷器（龙泉及景德镇）的报告，让我预观幻灯片。收到国家文物局的来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决定》和《开创文博事业的新局面》（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工作报告）稿。下午在家细加审阅，写了些意见。接院中电话通知明天参加院务委员会，此事与所中学术报告时间冲突。

2月3日 星期四

上午赴史学1号楼报告厅，参加院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我因所中事，9时便请假退席。至所中会议室，主持所中学术讲演会，这一次由苏秉琦同志主讲，一方面总结前一段的田野队汇报，同时所中的讲习班也正结束。他的讲题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考古学新面貌》，谈到11时，由我致辞后结束。下午在家，将访日讲稿第一讲，又作修改。复孙轶青同志一信，对文博工作提出意见。

2月4日 星期五

上午赴鲁迅博物馆会议室，参加博物馆学会的春节座谈会，由孙轶青同志主持，胡乔木同志今天居然前来，还做了一小时的报告，讲完他便离开了。接着我讲了半小时，历博王宏钧同志、军博某同志、傅振伦同志等讲话。我于11时离开。返所，将复孙轶青同志的信复写三份，写一信给邓力群同志谈此事。下午偕安志敏同志赴人民大会堂，参加院部

的春节联欢会，由马洪同志主持，胡乔木同志请假未来，邓力群同志代表中宣部讲话。大家虽分坐，各桌进点心茶果，但可往来交谈。我将信交给邓力群同志，略解释几句。4时半散会。我到许涤新同志处，介绍王书林同志关于论语研究的书到他的出版社考虑出版。又至钱锺书同志处，和他夫妇谈到6时许才告辞，还承他夫妇各赠近著一册。

2月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谈文物委员会，他同意我的意见。主张早日召开文物委员会讨论一下。我将信寄出去，另给朱穆之同志一函。然后到苏秉琦同志处谈此事，又至资料室检幻灯片。下午在家，为访日第一讲选出幻灯片50张，并排次序。

2月6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为访日第二讲选幻灯片。同乡郑叔斧同志来谈，他由上海来京探视其姐，谈上海近况。下午暄儿来，选第二讲幻灯片，颇费斟酌。

2月7日 星期一

上午在家，选第三讲幻灯片。下午赴史学1号楼会议厅，参加院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最后一天会议，由马洪同志作总结，要进行改革，大兴改革之风：（1）试行科研项目合同制；（2）建立优秀科研项目评定机构（奖金基金会）；（3）鼓励人才流动的制度；（4）有条件的单位实行承包制；（5）试行兼职制度；（6）院部保留三权（人事权、财政权、对外学术交流权），其余下放给所；（7）推广深入基层单位，大兴调查研究之风；（8）实行特约研究员制度（吸取离休干部）。

2月8日 星期二

上午返所，谢辰生同志来谈文物保护问题。偕王仲殊同志去新楼参加第三研究室的春节联欢会。今年由所中出钱，分室举行。我与王提前退席，偕王廷芳、安志敏二同志，赴牛兆勋同志家探视，病情又有发展，喉不能咽，饮食困难，已有脱水现象，但神志尚清楚，看见我们张口讲几句话，连他的夫人也听不懂，拟春节后入医院治疗。下午开所中



核心组会议，为提副研究员事。散会后至鲍正鹄同志处，听说院方仍要他东山再起，负责筹备院图书馆事。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他将于4月初赴香港，参加国际性中国古文字会议。我向他借《先秦史论文集》第一集，欲阅读李学勤的《重估中国古文明》一文也。

2月9日 星期三

上午返所，湖北电影制片厂携来江陵马砖一号墓的科教片，送京审查，已获通过。由王<sup>予</sup>同志介绍，送所中放映一次。沈从文同志也来看。将幻灯片找出各片出处，以便交照相室翻拍。

2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将幻灯片需要拍照的，全部交与赵铨同志，并找出出处，将需要的书刊也交给他。写信给Prof. Marazé，他约请我作《人类科学文化史》的第二卷副主编，转请示院部，拟加同意。复信云南汪宁生同志。下午赴所，知彩色幻灯片30余张已拍好，将黑白翻拍片清单及所需书刊交赵铨。接张天明同志来信，及他的稿子第三部分及前言，遂把它送交吕叔湘同志，请他一起处理。至张政烺同志处闲谈。又访问瞿同祖同志，闲谈一会儿。晚间写信复张天明同志。

2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廷芳同志商谈文物委员会组织条例，拟起草后，征求文化部同意，在会议上讨论。黄烈同志来谈整理他父亲新疆考察日记事，打听袁复礼先生的住址，袁先生已90岁，尚健在。下午在家，写访日讲稿第二讲《丝绸之路与汉唐丝绸》，主要根据在美国堪萨斯讲演的英文稿。

2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今天除夕，我仍写作《丝绸之路与汉唐丝绸》。晚间辞岁，一桌。晚间电视放映除夕晚会，到12时余始毕，我提早入睡。

2月13日 星期日

今日为癸亥年春节。上午赴人民大会堂参加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政协及中央军委组织的春节团拜会，9时开始，11时半始毕。由中央领导及老同志、著名人士讲话，最后为文艺演出，有民乐合奏、杂技、仿唐乐舞、女声独唱，及侯宝林等相声演员反串京剧《萧何追韩信》。返家，闻上午所中赵铨、马得志、仇士华、李虎侯、孟凡人等同志来过。下午，谢端琚、叶小燕二同志来，马雍同志来。我到吴世昌、胡厚宣、王则诚同志处贺年。晚餐后，至孟凡人、杨一之同志处回贺。

2月14日 星期一

在家继续写作《丝绸之路与汉唐丝绸》，实则等于翻译英文稿，而贺年客络绎而来，时写时辍。上午所中同事杨虎、杨鸿勋二同志来。又罗尔纲同志夫妇来，罗老今年81岁，深居楼中著书，轻易不下楼，今天送其新出的大作《李秀成自述原稿注》来。我赴金岳霖先生处贺年，顺便取回其借去之二李词和苏轼诗。午后乌恩同志偕童恩正同志来谈。晚间吴世昌同志来，谈红学。他走后，偕秀君至罗尔纲同志处贺年，他谈及俞大维教授曾函告他以《李秀成自述》末尾撕毁的几页，是劝曾国藩自立为皇帝推翻清朝。这是曾家的口传如此。又谈到他自己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三年，将缪荃孙艺风堂石刻拓片三万余纸作《校碑随笔》，想在《太平天国史》（纪传体）脱稿后从事整理云云。

2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孙秉根、华觉明、胡厚宣等同志来贺年。下午偕胡厚宣同志至严济慈同志家贺年，未遇，至常任侠同志处稍坐。至首都医院探视尹达同志，其夫人高岚同志谓这几天有体温，医嘱不见客。我们至杜任之同志病房小坐，他不久将出院。晚间吴世昌同志来谈。

2月16日 星期三

将《丝绸之路与汉唐丝绸》写毕，需要誊清打印。温州一中同学会北京分会黄本华同志来贺年。下午接南京大学历史系讣告，谓王棫同志已于13日（阴历元旦）去世，享年72岁，将于26日开追悼会，乃写一唁函，托之献花圈，又拟一挽联，聊抒我情，工拙在所不计也。

三千里外凶闻，岁首成佛成仙，著史宏才君未尽。

五十年来风雨，交情胜金胜石，伤心老泪我无多。

打电话给吴景荣同志，告以此事，适施其南同志亦在景荣处，顺便告之。

2月17日 星期四

今天上班，恰巧打字室休息。将第二讲写毕。王廷芳同志将文物委员会组织条例拟一草稿。下午在家誊清访日讲稿第二讲。

2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将访日讲稿第二讲交付打印。下午在家，沈竹、谢辰生二同志来贺年，并谈保护文物工作。刘国强同志送来新制幻灯片，作第一讲及第二讲幻灯片目录及说明各50张。

2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赴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中宣部召开的《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由邓力群同志主持。9时开始，12时始散，由胡乔木、薄一波同志分别讲话，丁伟志同志报告工作经过，由已开始工作的单位（计委、气象局、轻工业部等）介绍经验，最后由邓力群同志总结，希望各单位把题目定下来，题目不要太细，月底以前上报。总主编胡乔木同志辞去职务，邓力群同志接办，马洪、武衡为副主编云云。下午NHK驻京分社社长来所，谈讲稿及幻灯片事，明天下午来取，以便早日送往日本。

2月20日 星期日

上午张长寿同志夫妇来访，他们家已于前天搬来此间新楼。暄儿一家来，留之午饭。我赶着编访日第三讲的幻灯片目录。下午赴所，3时NHK驻京分社派人来取去讲演稿二篇，幻灯片全部（三次讲演共150枚）。晚间我偕秀君回访张长寿夫妇。

2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山东大学邱克同志携刘敦愿同志的信来访，他是张维华教授的

研究生，攻中西交通史。所中开领导小组扩大会。下午在家写访日讲稿第三讲《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建设》赵玲珠同志来约稿，为中国科技史也。

2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故宫杨伯达同志来谈，并送来他所写的关于玉器的稿子。将第三讲的幻灯片，复制十来张，将不用的八十余张，退还给资料室。下午继续写作《中国文明的起源》。

2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由王仲殊同志主持召开所中各室主任会议，讨论这次提职问题，确定名单，征求各室意见。我退回到办公室，赶写我的第三讲。庄敏同志来，送来文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并谈洛阳太学遗址遭受破坏事。下午在家继续写作《中国文明的起源》。

2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文物局孙轶青、沈竹二同志来谈保护文物事，原定明天上午召开文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朱穆之同志临时因事不能参加，改到下星期去。下午偕王则诚同志往访吴景荣同志，谈至5时始返。今天仍继续写作《中国文明的起源》，已及一半。

2月25日 星期五

整天赶写《中国文明的起源》，边写边付打印。文物局来电话，谓文物委员会事决定下星期一下午召开，赶发通知。今天接到香港转来的《侯家庄1001号大墓》报告二大册，当是老高在檀香山诺言的兑现。

2月26日 星期六

将第三讲《中国文明的起源》赶写完毕，全部打印毕交来，已是下午6时，通知井上特派员，嘱他明天来取。文物局通知，朱穆之部长星期一下午又有事，希望改到上午8时半，急发通知。

2月27日 星期日

将第三讲打印稿校改完毕。上午顾铁符同志来谈。下午赴所，NHK井上特派员来，取走第三讲的讲稿、幻灯片目录及补充的幻灯片，此事告一段落。赴王天木同志处，适蒋若是同志在座。返家，为《中国建设》社写一短文介绍科技史。

2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文物局开文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8时半开始，由我主持，文化部朱穆之部长参加。先讨论〔文物委员会组织条例〕，然后讨论文物局草拟的两个文件（加强博物馆事业、全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报告）至近12时始散。下午在家，庄敏同志携来沈竹起草的今天上午会议的报道稿，稍作修改。并写一便条，托他交给朱穆之同志。将昨天所写短文修改誊清。

## 3月

3月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中国建设》赵玲珠同志来，取去稿子。为《考古》审阅孙机所写《章怀太子墓中礼宾图考》，驳王仁波日本使臣之说，仍以为新罗使臣是也。接de Laet寄来《世界科学文化史》第1卷提纲。下午在家，校改《汉代的玉器》一文。

3月2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谈所事。王廷芳同志午间要赴西安，为筹备亚洲考古会议事也。赴北大，先去招待所访澳洲张光裕博士，回赠他以《中国考古学研究》日译本一册，谈中国文字起源问题。旋至宿白同志处，看他从美国带回来的书。他笑着说，没有钱，只能购些展览会的说明书，向他借来*The Silk Route and The Diamond Path*〔《丝绸之路与钻石之路》〕展览说明。返家已过中午。下午在家，将《考古学报》第2期的《汉代的玉器》校样校改完毕，偕秀君上街购物。

3月3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将《汉代的玉器》一文校样校后于篇末空白处写了一段后记，补充些材料，交编辑室。复华生、俞博二位的信，为亚洲考古会议观察员事。下午理发，访金维诺同志未遇。将日本讲演第三讲末二页打字，稍加整理。晚间去萨空了同志家，谈保护文物事。

3月4日 星期五

上午偕王仲殊同志赴中宣部，参加讨论保护文物的部务会议，由郁文、廖井丹同志主持，文化部朱穆之部长，文物局孙轶青局长，沈竹副局长及谢辰生、黄景略等同志都出席，谈召开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事。下午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孙冶方同志纪念会。由邓力群同志主持，梅益同志介绍生平事迹及学术贡献，接着薛暮桥、于光远、钱俊瑞、马洪、宋任穷等同志讲话。散会后，至首都医院探视尹达同志。又去访金维诺同志，谈李铸晋教授访华事，及《中国石窟》编辑事。晚间将亚洲考古会议发言英文稿作修改后交给张长寿同志。又访席泽宗同志，知他已搬往永安里。

3月5日 星期六

上午有雷锋事迹报告会，我没有去。写信复张政烺同志。写信给汝信同志，询问杨联陞出论文选集事。与李虎侯同志谈工作计划事。下午至院部，与外事局王平、王刚二副局长谈所中外事，并辞行。返家，整理行装。

3月6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暄儿全家及素琴儿来，素琴陪秀君去染发。张伯璠先生的女公子张长鸿同志来谈。午后偕暄、炎二儿去东单及王府井商店购送人礼物。返家，捆绑行李，明晨即动身赴日。

3月7日 星期一

这次赴日，是应日本广播协会（NHK）的邀请。去年来信，会长是坂本朝一，现为川原正人。晨6时偕秀君离家赴机场，琴、炎二儿陪同

前往。8时起飞，经上海，12时半抵东京成田机场（当地时间下午1时半）。NHK派三位来接，事业部次长常安秋人先生，专题节目主任导演田川绝三及外事处主任吉川研来接。至贵宾室，视听本部副部长横江均先生致欢迎辞，我致简单答辞，然后乘车进城。下榻新大谷旅馆。

### 3月8日 星期二

上午偕贺利同志赴向阳服务社购物。下午赴日本广播协会（NHK）川原正人会长接见，参观广播协会内部，这里等于我国中央电视台，工作人员达16000人，其中多数在东京总部。参观内部工作情况，新闻部分，今日3时广播的5分钟，即有会长接见及参观镜头，可谓迅速。参观他们拍电视片《德川家康》，与主角合影。又参观演播大厅，可容观众4000人。傍晚参加川原正人会长所主持的欢迎会，与八幡一郎（今年80岁）、江上波夫、关野雄、西嶋定生、邓健吾等握手话旧。然后由井上靖、江上波夫二位致辞。最后结束前，因川原会长因事中途退席，由局内负责技术工程师香川宏致辞。中间第31回国际亚洲—北非人文科学会议事务局长石田一郎提到邀请中国代表参加事，说要派一代表团来我国邀请云云。散会返旅舍，已近8时。吉川研介绍一青年三笠宜仁来谈（为三笠宫崇仁亲王之子，现在广播协会工作，此次与常安秋人同任招待工作，陪我们旅行）。晚间故友刘古谿遗孀来旅馆访我，现正在东京暂留。

### 3月9日 星期三

上午学生社编辑三木敦雄来（现已退職，现以编Video Tape录音为业），他答应将我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日语译文商榷（陈公柔所作），转交与学生社及翻译主持者樋口隆康教授。又鹤冈正已社长、田川纯三来，斟酌幻灯片取舍排列问题。鸟居绿子来，为当年邻居，与秀君较熟识，1974年返日本。共进午餐。下午赴大使馆，晤及宋之光大使及文迟参事。6时在经团连礼堂作第一次公开讲演《中国考古学的回顾和展望》。听众似乎颇为欢迎，鼓掌，退下来，继续鼓掌不停，又上去致谢一次。散会后至礼堂后台，见三笠宫亲王、王妃及王女，有关野雄、江上波夫、山本达郎作陪。稍谈后，他们告辞。我亦由吉川研先生陪同，返新大谷旅馆，已9时，在大观庄用中餐。返室，收拾行李。闻

今天礼堂可容500余人，但2600人申请，结果添椅子，约600人。礼堂租金30万日元，同声翻译又加上30万日元，共60万日元，合人民币4000元。

3月10日 星期四

天阴小雨。10时由旅馆出发，由广江均先生陪我们去福冈，吉川、常安、三笠亦一起去，因为误点，12时半起飞，2时抵福冈。下榻西铁大旅馆。此间由广播协会分局副局长宫原敏光招待，九州大学冈崎敬教授作陪。4时有《西日本新闻》的记者森山邦人及竹原元凯二人来采访，谈半小时即结束。乘车去参观福冈市历史资料馆，由石田博馆长接待。看到日本出土的弥生式文化墓中出土丝绸，仅有被铜或铁锈蛀留下的痕迹。又参观陈列室，由旧石器时代至江户时代，皆有遗址，一市如此，亦殊不易。闻打算建立市立博物馆。出来后，即赴新三满饭店用餐，约30人左右，由宫原、冈琦二位先后致辞，我致答辞。后来九州大学原俊之及田村圆澄（塚本善隆之婿）等亦来谈。返家已9时许，冈崎教授来谈明天活动节目。

3月11日 星期五

今天由冈崎敬教授陪同参观。先至饭塚市历史资料馆（馆长儿嶋隆人），此间离福冈市35公里。参观楼上陈列室，有此间出土汉代铜镜10面，包括“饭塚市镜”。绳文、弥生、古坟时代古物颇多，又有近代民间农具及手工业用具。楼下有一彩绘塚（王塚）模型。午餐后参观北九州博物馆，田村圆澄教授在此间陪同参观，主要参观太宰府复原模型，及太宰府遗址出土物。馆中有X 8号瓮棺中出土的一件铜剑上有丝绢痕迹，乃公元前2世纪物，在比惠出土。出来后，赴太宰府遗址，自1968年以来，已发掘16年，与当年（1963年）野草丛生，完全不同。因为时间关系，匆匆照相，3时即上车返福冈市，抵福冈市已3时半。闻小南一郎副教授已来，但已赴讲演场。乃偕吉川至讲演场（福冈银行礼堂）。冈崎教授亦在场，将幻灯片排列次序。福冈放送局工作人员牧之内彰的夫人牧之内映子，系上海人，1955年13岁随父母来日本东京定居，仍能讲上海话，陪秀君上街逛，6时余亦来。美术史家谷口铁雄教授来，送我一册《历代名画记校本》（日文版）。6:30讲演会开始，先放电影



《马王堆汉墓》，7:00我上台讲演《汉唐丝绸及丝绸之路》，至8:20完毕。闻这里座位较少，听讲券不到300人，但是申请要求听讲者达4000来人，只好婉谢，请其下星期看电视节目。讲毕返旅舍，与冈崎敬教授一起进餐。

3月12日 星期六

今天下雨。上午，牧之内映子陪秀君去百货大楼。我由吉川研作陪，参观福冈市美术馆。著名“汉委奴国王”金印原物，即在此馆的黑田纪念室。原藏黑田家，曾寄存在东京国立博物馆，1979年此馆开馆，赠送给这里的特展室，陈列柜旁立一字条，“不准照相”。有寺院（东光院）寄存在这里陈列的木雕佛像及天王像，药师如来的十三神将。又有另一特展室，为小田原的松永安左卫门氏藏品捐赠该馆者。楼上是西洋美术、日本美术，尤其是乡土出身画家。因为急于要返回旅馆，没有上楼去参观，闻藏品达3256件。午后坐飞机赴大阪。下午2:45起飞，约一小时即抵大阪伊丹机场，下榻皇家饭店。此间由大阪放送局局长松本幸夫招待，田川纯三由东京来，一起讨论幻灯片。

3月13日 星期日

今日天雨，我们在旅馆楼下茶室，提前午餐。饭后赴大阪工商会议礼堂，小南一郎已由京都来，谈译稿问题。贝塚茂树、樋口隆康、坪井清足三位由京都来。又有我总领事馆马廷淮及夏永宏二同志，及留学生蔡风书同志等。因为是星期天，3时讲演开始。第三次公开讲演题为《中国文明的起源》，4时半讲毕。5时许欢迎会开始，由松本幸夫局长致欢迎辞，我致答词。参加欢迎会有东京来的井上靖，京都来的贝塚，樋口、坪井，以及广岛的长广敏雄、小野胜年，关西的大庭脩，神户的伊藤道治等，还有华侨陈舜臣夫妇。至6时余始散，返旅舍，与坪井清足教授一起进餐，谈到9时许始散。返室收拾行装，晨即离开此间。皇家旅馆为大阪高级旅馆，旧楼十五层，新楼三十余层，邓小平、赵紫阳二位访日时，都住在这里。

3月14日 星期一

晨间，由大阪乘汽车赴奈良市，约10时半抵奈良市，先至飞鸟资料

馆，由坪井清足教授作陪，参观一周。高松冢已有一模型，出土物都已陈列出来。山田寺出土物及复原图也已有之。又去参观山田寺遗址，乃去年发现，木结构包括木窗棂，现已作复原图，原物仍盖上。农田去年已收归国有，地面仅露墙基即柱础，乃6世纪建筑云。返奈良，参观橿原考古研究所附属博物馆，名誉所长末永雅雄住院，所长有光教一以事不在所，只有馆长接待。以时间已晚，匆匆一过。大安万侶墓出土物已陈列出来。菅谷文则等二位留学北大的学生，昨天已见过，今天又来陪我们。11:45结束，与坪井清足告辞。乘电化火车赴京都市，已近1时，樋口隆康教授在车站迎接，共进午餐。下榻都旅馆。我们赴西阵町参观手工织锦家庭，闻此间仍有千五百家织工，或谓曾达四五千家。我们先至河原町的浅野义一家，参观其收藏历代织锦，大阪艺术大学的吉冈常雄教授亦在座。后又至一织工家庭（广濑氏）参观，有织机五台。参观后返旅馆。京都分局小林彻，拍一些电视片镜头。我们在这里住在第七层，是一日本和式房间。晚间看电视，有我在东京的第一次讲演，约45分钟。

### 3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参观京都的龙村织锦会社，由副总理龙村元接待，其厂系其父于80年前所创办，其父已于15年前去世。1963年曾见到其兄，亦于两年前去世。现有织机50余架，熟练工人百余人。此时电视台京都分台开始拍摄电视镜头。我们进入其工场，乃机织部分，除仿唐化文样者外，亦有新创花样，由主人作说明，我们相互问答。参观后题词留念。归途经平安神宫，进去参观，并游览其御苑。返旅舍，小南一郎来，一起进餐。饭后参观“锦市场”，大学附近的书店（包括东方书店）。又赴银阁寺及曼殊院二古刹。出来后至百货公司（高岛屋）。晚间电视发送我的大阪讲演，约45分钟。

### 3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参观京都观光旅馆附近的青莲院及南禅寺二古刹。返旅舍取行李赴火车站。下午2时抵东京，即赴日本广播协会，至录音录像室，由陈舜臣和我做学术对谈，由陈提问题，我来作答，总导演为田川纯三，分导演为崛田谨吾。至5时始毕。返新大谷旅馆，6时余赴日中文化交流

协会的宴请，由前会长圆城寺次郎顾问做主人。秘书长白土吾夫及木村美智子之外，客人还有我国使馆文迟参事，日本考古学家及汉学家冈崎敬、关野雄、陈舜臣、藤堂明保、三上次男、细野达也（NHK视听本部事业部长）。9时始毕。返旅馆，我写一首诗：

七十三翁未老身，鹊桥幻化作通津。一衣带水隔难断，中日友谊情意真。陈舜臣和诗：

伏枥壮心聚一身，愿翁加餐作通津。四明富士同风月，中日学谊情意真。（我以为“富士雁荡”较“四明富士”更为合适，平仄亦顺。）

3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大使馆叶启镛同志来取去讲演稿，准备复制。贺利同志陪我们二人去购物，日本广播协会上村义正随往。返舍，写了几张册页，留给会长川原正人、理事荒川，又补写给井上靖和白土吾夫。给井上靖的诗是：“慕名识荆已多年，今朝重聚自欣然。鲁殿灵光身仍健，更挥钜笔赋新篇。”晚间广播协会设宴送行，由荒川治郎理事做主人。

3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坐高速火车赴冈山市，11时开行，约行4小时，下午3时12分抵冈山市，常安，吉川二位作陪。NHK冈山放送局局长岩濑降一，冈山市市长冈崎平夫来车站迎接。下榻国际旅馆，出来游览曹源寺及后乐园，吉川告诉我们，后乐园为日本三大名园之一（另二者为金泽之兼六园及某地之偕乐园）。曹源寺为此间名刹。后至城内一市场购物。晚间出席《古都洛阳秘宝展》主办的欢迎会。冈山市市长冈崎平夫为主人，还有表野士郎（冈山县知事）、鸿上芳雄（冈山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等。洛阳市代表团团长宿国夏、秘书蒋若是亦参加。我简单讲了几句，赋诗志感：

洛阳冈山两地通，历史名城声誉隆。今日秘宝暂借展，他年永传友谊风。至6时半始散，蒋若是随车到我的宿舍中来，一起闲谈，至11时许始散。

3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洛阳秘宝展》开幕式，有电视台记者找我拍几个镜头，发表感想。在冈山市美术馆（馆长山本遣太郎），由谷一尚陪同参观仓库，出来后赴火车站乘车返东京。三时半抵东京，赴出光美术馆，由三上次男顾问接待。出光为石油业资本家，其收藏品有中国陶瓷，日本茶道用具等，现下正有茶道用具展出。野田女士（该馆学艺员）工于茶道，亲自制泡日本茶。三上次男教授谈打算邀请我于9月初来日本参加第31次亚洲—北非学术讨论会，及中国古陶瓷讨论会，费用他们出光美术馆负责，已有冯先铭、李知宴、叶文程三人应邀。我婉却之。他又提出这次31届亚洲—北非会议，日方颇重视，希望中国派一强大代表团来，拟派代表来华向社科院特约邀请，我告以不易办到，但可以代为转达。他又谈起5月间将率领代表团来华事。然后参观陈列品，似无特殊精品，有中国铜器及陶瓷，日本陶瓷及书画，日本茶道用具。再坐一会儿，新加入二位，古代中国陶瓷专家谷部乐尔（东京国立博物馆学艺长）、西田女士（根津美术馆学艺员），用茶，题字作为纪念。参观后，返新大谷旅馆。

3月20日 星期日

晨间大使馆文迟参事及叶启镛秘书来送行。午饭后赴机场，常安、三笠、吉川三人送我们。3时半起飞，8时抵北京机场，暄、炎二儿来接。知楷儿出差未返，素琴腿骨折断住院。

3月21日 星期一

今天上午在家休息。下午赴所，遇及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所事。又托安志敏同志请人民医院骨科的熟人，关照素琴的手术。谢辰生同志来谈保护文物事，主要是宗教局要把寺院都收回去，原定明天讨论，现改为后天下午3时云云。

3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谈所事。转赴院部，至外事局，晤及王平、王刚二同志，稍谈访日情况。又至梅益同志处，汇报访日情况及外事问题。谈及西德驻华使馆要举行授受德国考古研究所名誉会员的仪式。院中已决定4月中举行，马洪院长也出席，以表示郑重此事。下午

偕秀君至人民医院探视素琴儿，据云：定于星期五做手术，建中外孙今晨由呼市赶来北京，与建钢一起看护其母。4时半，我二人离医院返家，始知阳孙又失踪了。

### 3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托所中人事科向东城区公安局及建国门派出所通知阳孙失踪事。与张长寿同志商谈亚洲考古会议事。下午赴中南海怀仁堂，讨论宗教局要求收回文物保护单位用作宗教活动事，由习仲勋同志主持，乌兰夫、朱穆之二同志参加，此外有文物局孙轶青局长、宗教局乔连举局长及国务院吴庆彤同志。宗教局提出名单165处，文物局希望保留11处，另有10处待与省方商酌后再定。宗教局寸步不让，赵朴初居士附和之，习、乌亦首肯，孙轶青、沈竹不同意。我以为双方同意者先发表为第一批，其余11处可以再商量，但宗教局坚持立即决定。最后习仲勋同志决定由吴庆彤同志于一星期内再召开一次会议，做出结论，再请三人小组（习、乌、朱）作最后决定。下午1时半接广渠门一幼儿园来电话，说阳孙在他们那里，叫家中派人去领。

### 3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文物局，遇及沈竹、谢辰生二同志，商定到国务院吴庆彤同志处一谈，由他们联系。与金枫同志谈日本考古代表团（由江上波夫率领）去东北访问事，又谈及内蒙文物在日本展览事。返所，至苏秉琦同志处谈保护文物事。下午参加所中组织生活，传达中央文件，讨论一会儿。我提前回家，偕秀君赴人民医院探视素琴。后去暄儿家晚餐，吃饺子，饭后返家已8时半。

### 3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偕炎儿送阳孙到遂安伯小学，因为王校长昨天不收他，说他屡次逃学，向之说情。我到民族文化宫，参加北京市历史学会关于保护文物问题的座谈会，有北京市文物局卢沟桥、周口店等保管所反映现下破坏情况，由贾兰坡、单士元、常任侠和我讲话。后来我提前退席返家。下午2时半偕文物局沈竹、谢辰生二同志赴国务院，与吴庆彤同志谈寺观保护问题。3时以有会议，我们便先回去。写了几封信（给NHK的答

谢信)后返家。正楷的岳父胡尚池同志由辽阳出差返西安，经北京，留之晚餐。素芬内侄婿王家凌会毕来自家，与素芬一起住自家，准备明天逛长城及十三陵云。

3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国务院通知，再去参加关于文物保护单位中寺庙的管理问题，我请假不去了。至所中，将对东京的NHK会长以下约10人的致谢信发出。与王仲殊同志谈所中工作，及日本考古田野工作水平。我以为在50年代，我们找柱洞、分辨土色，胜过他们；但60年代以来，他们已超过我们。至于文物管理，我们仍是在一片混乱之中，不比他们早已进入法治。下午偕秀君去探视素琴，昨天已做过手术，手术做了5小时，现需继续休息。我抽空到鲍正鹄同志处闲谈，返医院，与秀君一起返家。晚间席泽宗同志来谈。

3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楷儿晨间6时由厦门开会返京。谢辰生同志来谈，昨天国务院由吴庆彤同志主持讨论文物保护单位寺庙改归宗教部门管理名单，双方互让，仅剩一处（承德普宁寺）未能解决，由国务院决定，并删去“第一批”三字，今后不能再有第二批、第三批。此事总算较圆满解决。11时去帅府园北京烤鸭店，宴请胡尚池同志及王家凌、李素芬夫妇，70元一桌，喝四瓶啤酒和四瓶桔子水，总共73689元，傍晚瞿同祖、杨一之同志来谈。

3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返所，蒋若是同志来谈，他新由日本回国，后天即返洛阳。冰岛大使夫人Mrs Ann Paludan即《明陵》的作者，来华搜集关于汉代石刻的资料，来所寒暄几句，由王仲殊、徐苹芳同志接待。他们走后，我与王世民同志谈购书事。下午赴院部，代表院方接待阿尔及利亚布卡利（M-Boukari）率领的高教科研代表团，由2时谈至三时一刻才告辞。接着又接待日本友人中国研究所所长斋藤秋男及另一研究员，谈至4时始告辞，明晨即南下。我返所，将《往事》一首，写以赠南博作为建院五十周年纪念，怀念四十年代初与南京博物院之一段鸿雪因缘也。

离乡五载未能还，漂泊西南西北间，张氏祠堂濒绿水，彭亡古庙对青山。

深山礼佛登岩窟，大漠骑驼访玉关，四十年来浑似梦，梦犹未醒发已斑。

3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在所中开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会，出席者有张政烺、贾兰坡、王振铎、宿白、王仲殊、安志敏、陈乔等同志，陈滋德、尹达二同志请假，审查和通过团体会员6个，个人会员45人，讨论5月间在郑州召开的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的日程及内容，又关于接受文物出版社的要求，编撰《中国考古学年鉴》。下午赴史学1号楼礼堂，听马洪院长关于国家经济问题的文件。晚间送胡尚池同志及雷孙离京返西安。

3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日本运来书籍五大纸箱，昨天寄到领取。王廷芳同志谈起草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报告事，及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生分配事。至苏秉琦同志处闲谈。下午在家，校《汉代的玉器》一文三校稿，明天退还厂中去。

3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苏天钧同志来说，侯仁之同志要搞一个北京历史地貌研究小组，约我参加，婉拒之。赵玲珠同志来说，《中国建设》杂志社想把我在该杂志中已发表的文章收拾在一起，出一集子，作为丛书之一，答应可以考虑。她走后，我将日本寄来的书籍五纸箱，稍加整理，交图书室入藏。下午赴建内古观象台视察，对于陈列室提了些意见。返家偕秀君赴人民医院探视素琴儿，手术后已一星期，已能起坐。返家，将《考古》第5期《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一文的校样通校一过。

4月

4月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将《考古》第5期的校样加一附录，辩证“玉璇玑”说之非是，交给编辑室。下午在家，将《考古学报》第2期的《汉代的玉器》又加以修改，并于补记中加入驳林巳奈夫以珥与耳当为二物之说，后来由于印刷厂已是三校定稿，只能下厂改动几个字，“再补记”三百余言，只能收回，将来再补。

4月2日 星期六

将《考古学报》第2期校样交给刘勋同志，他们今天下厂作最后校正。与王廷芳同志谈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报告事，因为他参加文物局的草写工作。我将日本文化厅的《文化财保护实务必携》交给他，请文物局托人摘要翻译以作参考。下午在家，为洛阳出土井阑石刻（佉卢文）写信给沙博理（S. Shapiro）、季羨林和宿白。又写信给湖南出版社钟叔河同志，致谢其赠送萧乾的《海外行踪》。

4月3日 星期日

晨间宿白同志来，为本届毕业研究生工作事也。顺便将给他的信，及给季羨林同志的信，托他带去。审阅王世民同志所撰的《陈梦家的生平和学术贡献》，为之修改几处（《汉简年历表》、《汉简合集》等事）。

4月4日 星期一

写信给樋口隆康教授、贝塚茂树、关野雄、三上次男、弓场纪知等。上午与王<sup>予</sup>同志谈中国服装史问题。新华社来人，联系组织座谈登封王城岗遗址问题，因为《文物》第3期发表简报后，日本新闻界大为宣扬，我国《光明日报》于前天发表消息，《人民日报》亦于昨天发表消息，故新华社不甘落后也。李虎侯同志的两篇短文，阅后交还给他。

4月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院部汝信、王平二同志来谈招待朝鲜考古代表团事。下午偕秀君及楷、炎二儿、阳孙至所中，观日本NHK所拍的录像带，仅访



问协会川原会长时的10来分而已。至张政烺同志处，谈为杨联陞教授出论文选集事，以社会科学社已答应接受出版也。晚间至俞大缜同志处，受卞之琳同志之托也，现住在其女儿彭鸿远同志家中。

4月6日 星期三

上午偕乌恩同志赴武英殿，观内蒙古骑马民族文物展览，遇及宿白、吕遵谔同志。下午在家，写信给周一良、朱士嘉、胡顺平（温州医学院党委宣传部，写有《温州历史概述》稿本）。晚间将Petech [ 培忒克 ] 关于扬州拉丁字墓碑考证的文章译成中文。

4月7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人民日报社白夜同志送来他在《随笔》1983年第2期（广州花城出版社）上发表的一篇随笔《夏鼐诗话》，读之令人脸红，写信给他。又写信给山东大学研究生邱克同志。下午在家，将培忒克关于扬州拉丁字墓碑的译文，誊清一遍，并加按语，拟交《考古》发表。翻阅新出《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

4月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阅杨伯达同志所写关于玉器的两篇文章（《汉代玉器》、《金代“春水秋山”玉饰》）。下午建中外孙偕其女友来，在自家进晚餐。饭后他两人同车返呼市，以请假两星期，回去销假，其母之股骨股颈折断，手术后基本安定，需休息一两年。

4月9日 星期六

晨间至自然科学史所，晤及席泽宗、薄树人二同志，将藪内清所写的关于马王堆五星占一文交给席同志。又至建外宿舍，探视严敦杰同志的病，他于12月底赴广州开会，得中风症，在广州医院两个月，返京后又又在医院治疗一个月，最近才返家休养，右侧仍无力，现正在练习用左手写字。返所，写了几封信。下午校阅《考古》第5期的《商代玉器》一文。晚间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

4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赴京西宾馆，参加中国史学会的常务理事会，讨论开会日程及有关改选问题（是否设置名誉理事、名额及具体名单）。下午开理事会继续讨论，未能决定。散会后与刘大年、梁寒冰二同志商谈，打电话请示梅益同志，拟明天上午再开常务理事会。至335号房间，晤及孙正容同志，已五十余年未见面矣。谈后返家，阅读会上散发的文件（论文）。

4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继续召开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会，讨论理事候选人名单。下午集体照相。3时大会开幕，由刘大年执行主席主持会，周谷城同志代表主席团致辞。中宣部邓力群部长致辞，谓二胡（胡耀邦、胡乔木）因事未能前来，由他代表二胡并以中宣部长身份致辞，希望史学界承担起宣传爱国主义的任务。休息一刻钟后，继续开会，由代表宣读论文，今天两篇：陈启能、汤重南的《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木哈塔巴尔（乌孜别克族）的《把爱国主义教育结合到历史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去》。原定代表202人，今天实到172人。晚饭后返家。

4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中国史学会宣读论文，我因事返所，写了几封信。下午送秀君及炎儿到人民医院探视素琴儿，已能起坐。我赴会场，闻上午宣读论文二篇：（1）刘大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社会主义》；（2）张岂之《关于传统道德说的批判继承问题》。下午宣读三篇论文。晚宿京西宾馆。在张政烺同志处闲谈。洗澡后即睡。

获钱锺书同志来信，谓：“顷得沪友寄来剪报一纸，与兄皆金榜挂名，王先生于弟素昧平生，赐联亦未知闻。渠似与兄雅故，联语或已登记室矣，仍寄奉一掬。越客千丝网，或有漏洞，可备拾遗。勿此即叩，俚祉。锺书11日”。剪报乃3月27日王遽常先生之联语偶存，共八联。一为：

赠默存兄书：

熔铸百家，远惊海客（谓所著《管锥篇》名重海外）；

雕镂万象，独得骊珠（指《围城》等作，“骊珠”见《庄子·列禦寇篇》）。另一首题为：

书寄夏鼐学弟：

真积力久，终昭懋绩（真绩云云，见《荀子·劝学篇》。君长考古研究，英国聘为皇家院士）；

藏修游息，犹忆茅茨（藏修云云，见《礼记·学记》，光华初建，君来学，讲习茅舍中）。

4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中国史学会分组讨论，同时开常务委员会，讨论代表大会日程及会章。原草案将史学会变成联合会性质，规定只有团体会员，不设个人会员，经讨论加以修改。对于理事候选人的提出也作了规定。下午我参加西南组的讨论，推选主席团候选人名单。返所，将亚洲考古会议日本代表金关恕报告（英文）的中译稿加以审查修改。

4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町田章来所访问，由我和王仲殊、安志敏、徐苹芳、黄展岳接待。他走后，与王仲殊、徐光冀二人商谈考古学会郑州年会事，因为徐光冀明天赴郑州，托他带信给安金槐同志，限制列席人数。又写信给黄辛白部长，为考古所要吉林大学毕业问题也。下午偕安志敏同志赴京西宾馆，参加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由刘大年同志主持，梁寒冰同志报告议程及理事候选人产生办法，通过后即分组酝酿。除前届理事65人，各省分会推36人，另推十余人。散会后，至刘大年同志房中闲谈。晚饭后，与张政烺、谭其骧同志闲谈，又至孙正容同志处闲谈，9时返室休息。

4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由刘大年同志主持，梁寒冰同志会

务报告，李侃同志作修改会章报告，然后分组讨论。下午继续开大会。由120名候选人中选出81名。投票后先行散会，秘书组计票，明日再宣布。南开吴廷镠同志来谈，他将于5月赴日本讲学。晚间孙正容同志来谈，9时始去。

4月16日 星期六

早餐时，在餐厅门口看到中国史学会新选理事名单，闻昨晚计票数，搞到清晨5时始毕，凡81名。上午开新理事会，出席62人，选出17人，刘大年、戴逸、林甘泉、胡绳、吴于廑为主席团，李侃为秘书长。下午2时继续开党组扩大会议，对于本届工作作了估计。3时开全体大会，由李侃秘书长报告选举结果，周谷城同志致闭幕词。随后开新的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由李侃秘书长提出今后工作计划：（1）今年、明年与地方分会合办的学术活动（福建的康熙收复台湾和林则徐200周年，山东的甲午战争等）；（2）1985年国际史学会议代表团问题；（3）吸收会员。散会后在谭其骧、孙正容同志处闲谈。晚餐后返家，参加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的活动告一段落。

4月17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上午到所中，又是一大堆来信和邮件。下午写信，致朱士嘉、易漫白、李光谟、左景权及刘云鹤（江苏宿迁，治印史）。

4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谈中国史学会开会经过。徐莘芳同志汇报明天《大百科》考古学卷编委开会事。写信给沙博理，告以季羨林同志对于洛阳偃师文石刻画的意见，与犹太教无关。下午至鲍正鹄同志处，送余英时关于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因为院中托他处理此事也。晚间马雍同志偕穆舜英同志，来谈新疆工作，及7月间在新召开中亚史研究会年会事，10时始去。

4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大百科》考古学卷的编委会，由我主持，宣布关于各组进度计划，各组审议会议月份，84年2月底完成定稿，年终付印。张友

渔同志、姜椿芳同志先后致词，散会后照相。下午在家，阅马雍同志《〈尚书〉史话》（1—83页）。除了相信孔安国献书一事，其余尚无大错，但谈今古文仅及版本，而不谈二派学术观点之不同，似不妥。写了几封信。

4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赴古脊椎所，参加该所建所三十周年，要有学术活动一天半。今日上午由贾兰坡同志主持，周明镇同志报告建所三十年来的古生物学研究，吴汝康同志关于腊玛古猿的新发现，还有袁复礼先生的书面贺词，尹赞勋先生的贺诗。今日所外参加的还有尹赞勋及杨遵仪、安志敏等同志。下午在家，写信复庞朴同志、钟叔河同志（湖南出版社）、历史教学编辑部（纠正杨生茂一文）。晚间，杨虎同志夫妇来，送来《殷代玉器》校样，杨虎同志谈内蒙队工作，下月将出发。俞筱尧同志来，谈编辑《中国石窟》等事。

4月21日 星期四

今天阴雨。上午赴所，院部高德同志来，谈考古学五年规划问题。徐光冀同志由郑州返所，谈郑州联系考古年会问题，大致已解决。赴院部，晤及王平同志，谓外交部接苏联口头申请，以杰列维扬科（西伯利亚分院文史哲研究所所长）换雷宾科夫来华访问，征求我所意见。下午在家，审阅张长寿同志写的书评（张光直的《中国青铜器》）及仇士华同志的C<sup>14</sup>数据和夏文化的探索。

4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知昨晚所中失窃，损失在万元以上。开全所大会，报告情况，希望大家提供线索，以便破案。郑笑梅同志由济南来，正为其所撰《邹县野店》定稿也，嘱我题签书名。下午赴所，将访日报告交打字，拖到现在才定稿。晚间，阅《人物》今年第2期，有《国宝——记甲骨学家胡厚宣》（祝敏申）。

4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写了封信给河野，关于亚洲考古会议也。阅J. Orbeli，

*Sassanian and Early Islamic Metal Work* [ 俄培里：《萨珊朝和伊斯兰早期的金属制品》 ] 一章 ( Pope , *Survey of Persian Art* [ 波普：《波斯艺术综览》 ] , pp. 716—770 ) 。

4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单士元、顾铁符二同志来，谈故宫情况。下午偕杨向奎同志往首都医院，探视张政烺、孙毓棠二同志，张将于明天做前列腺手术，孙将出院，以气喘病发作，卧病一星期。

4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搜集资料，写作《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萨珊银盘考》一文。

4月26日 星期二

天雨。上午赴所，写信给杨子范同志，并回复兖州三中袁树坦同志，为兖州嵫山汉墓群被破坏事也。又复陈正祥（香港）及押野谷美智子（日本）。下午在家，誊昨天写好的一文。

4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晤及梅益同志，商谈关于中国考古学会在郑州开会事，并拟定临时党组名单，请院党组批准。至外事局，与王平同志谈明日西德大使馆举行授予名誉会员证书仪式事。意大利寄来罗马大学斯图基（A. Stucchi）、卢西提（M. T. Lucidi）二教授来信，邀请明年春去访问一个月，考虑后再答复。返所，与王仲殊同志谈考古学会事。沈竹、谢辰生二同志来，商谈关于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草稿事。他二人将赴杭州向廖井丹同志汇报定稿。我阅后，提出几点修改意见。下午在家，将《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萨珊银盘考》定稿，约二千余字。起草明天的讲话稿。

4月28日 星期四

天雨。上午赴所，将《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萨珊银盘考》修改一过，

交给《文物》杂志社。庄敏同志谓6月间将赴土耳其访问，要我介绍参考书，即告以可阅Anatolia等考古书。李光谟同志寄来李济老《汾河流域调查简报》的中译稿。将中午要用的发言稿誊抄一过。十二时一刻，偕王仲殊同志赴西德大使馆，修德（Günfher Schoedel）大使及夫人代表德国考古研究所授予我以通讯会员证书，特在使馆举行授予仪式及宴会。请的客人，我院为马洪院长及王平同志，王仲殊所长，北大为熊伟（德国史）、宿白（考古学）二教授，文化部文物局孙轶青局长，新华社记者等。修德大使致辞，授予证书，我致答辞，然后互敬香槟祝贺。入席后，修德大使作为主人敬酒致辞，祝中德学术交流日益发展。马洪院长致答辞。一直到2时半始散会。喝咖啡，大使夫人拿出《中国日报》刊登介绍透光镜的文章，她读不懂，乃为之解释。3时许，大家告辞，我即返家。

附：证书内容（使馆将拉丁文证书预译成中文），另纸写出如下：

德国考古研究所在各国科学家中选出为研究古代文物作出杰出贡献者为通讯院士。值此温克尔曼诞辰，1982年12月9日之际，接受夏鼐为通讯院士。希望通过他的协助来促进和发展共同的研究。

德国考古研究所所长  
埃德蒙德·布赫纳。  
(Edmond Buchner)

在证书之外，还附有布赫纳的来信，是德文写的。

尊敬的夏鼐先生：

能在此向您转交已通知的会员证书，我感到非常高兴。

同时，向您表示衷心的问候，并对您未来的科学工作表示良好的祝愿。

埃·布赫纳博士  
1983年3月22日 柏林

4月29日 星期五

今日《光明日报》刊登消息。（30日《人民日报》第3版也刊登了消息，是与《费孝通成为伦敦经政学院荣誉院士（Fellow）》作为同一条消息刊登的，我不知道学校中的Fellow应该怎样译为佳，也不知道带有学位的德国考古研究所的Mitglied，又应该怎样翻译才好呢？）上午鲍正鹄同志夫妇来所辞行，将借去之书退还。下午偕苏秉琦同志往友谊宾馆，访傅吾康，最近来京，在北师大讲学一学期，已由吉隆坡马来西亚大学退职。闻下星期将去广州中山大学讲东南亚华侨史，谈至3时半始返。

4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赴政协礼堂，参加政协文化组、城建组与中国建筑学会召开的北京市保护文物座谈会，由郑孝燮、戴念慈二同志主持，廖沫沙、单士元、汪自力等诸同志发言，我也作了发言。下午赴所，遇及徐莘芳同志，谈古籍整理小组事，及张光直教授下月来京事。又赴翁独健同志处，遇及其夫人，知已住院，稍谈后返家。晚间阅黄盛璋同志的关于新疆坎儿井起源一文，这是西方学者一致承认的起源波斯说，唯说理更为充分而已。

## 5月

5月1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又是五一节，但是没有什么活动。写了几封信：西德Buchner、李德清（上海古籍出版社）、自然科学史研究所、D. Dickerson（Nevada井渠问题）、吕美仁（吕诚之家）。阅关于夏文化的资料（吕思勉《读史札记》）。

5月2日 星期一

今日补假一天，庆祝五一节也。暄儿夫妇来，一起午餐，晴孙女仍在传染病医院。阅杨建芳、安金槐、李先登诸人关于夏文化的文章，作札记。



5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照片交给徐苹芳同志托之转交张光直教授，彼将于11日来京，我将于7日赴郑州开会，失之交臂。托卢兆荫同志找来孙机同志，商谈他的关于章怀太子墓礼宾图使节国籍问题一文。与王仲殊同志商谈参加登封遗址视察添上钟少林同志，并找钟同志征其同意。至中华书局谢方同志处，交去李德清同志的《占腊国名考》。下午赴首都医院探视张政烺（手术后已恢复，不日出院）、孙毓棠、沈从文、翁独健四位同志，尹达同志已转移至小汤山疗养。返家，阅有关夏文化的资料。

5月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为了《定陵》报告的开本问题，王岩、赵其昌二同志找我们，想改由科学出版社在香港印刷8开本，和文物出版社楼宇栋同志商量，最后决定仍由文物出版社出16开本，将来另出画册。为英文稿《殷代玉器》一文，选择图版及插图，写信留交张光直教授。与佟柱臣、殷玮璋同志谈夏文化问题。

5月5日 星期四

上午与王仲殊、王廷芳及安志敏同志商谈考古学会年会事。又找苏秉琦同志商谈。下午赴所，与王世民同志商谈关于年会纪要事。

5月6日 星期五

上午将《殷代玉器》图版所用照片选出，请陈志达同志检出底片交印。赴院部，与梅益同志谈考古学会年会事，及日本和意大利邀请事，又谈访日后NHK会长来信反映情况事。下午青海搞吐鲁番公路调查的同志由谢端琚、赵信二同志陪同来访。河北省董增凯、郑绍宗二同志由王世民同志陪同来访，董同志本月底将随文物局代表团赴意大利威尼斯参加出土文物展览开幕式。晚间将《殷代玉器》图版粘贴完毕。

5月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将需要交张光直教授的照片和插图，都托徐苹芳同志转交，并且写了图版说明，附上尺寸。写了几封信（郑孝燮、周明镇、王

一川、叶永烈)。下午素琴儿出院，送到自家休息。晚间王仲殊同志来，一起赴车站，同一车厢有苏秉琦、宿白二同志，隔壁为安志敏、佟柱臣、王仲殊三同志，后来佟、苏互换床铺（苏原为上铺，不好上下），顾铁符、高履芳、陈滋德三同志在另一车厢。10时43分开行，11时入睡。

## 5月8日 星期日

晨6时半起床，七时一刻即抵郑州，傅月华、安金槐等同志来车站迎接，下榻国际饭店，我住6002号，是一套间。上午与王仲殊、安志敏、徐光冀商量会务。后来我去6015号陈乔、傅振伦同志处闲谈。下午省考古学会欧阳道力会长、许顺湛秘书长来访。晚餐后，7时半开常务理事会议，通过会议日程，分组名单，批准团体会员，至9时半始散。昨天《河南日报》第1版刊登《考古学家安金槐说：登封告成镇发现的两座古城是夏代阳城的可能性极大》。

## 5月9日 星期一

上午7:50由国际饭店动身，至大会会场（文化厅招待所礼堂）。8时半开会，来宾有河南省副省长岳肖峡，省人大常委副主任、省社联主席张树德等出席，大会由苏秉琦同志主持，由我致开幕词。定一“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然后由王仲殊秘书长报告会务，张树德同志以来宾身份致词，宣读本地及各地文物考古单位的贺信、贺电，主席宣布向大会赠书情况。散会后照相。下午分组讨论，我参加第二组，由赵青芳同志为召集人。主要是对于保护文物问题，各地同志反映很是强烈。5时许召开各组召集人会汇报情况。晚间集体赴中州影剧院，观周口越调剧团的《诸葛亮出山》，申凤梅主演，诸葛亮不带须，亦创举也。省文化厅彭玮厅长、顾问傅月华陪同观剧。

## 5月10日 星期二

今天上下午都是小组讨论，我参加第一组，召集人俞伟超同志，主题是夏文化，宣读论文的有傅振伦、李先登、胡悦谦、方酉生、戴彤心。下午宣读论文的有杜在忠、郑光、杨宝成、安金槐。最后等于摆擂台比武，杨对安已发表的王城岗即夏都阳城说逐条批驳，安则逐条申

辩，5时半结束。晚饭后，偕陈滋德、董增凯、蒋若是三同志散步。返旅舍，在王振铎同志处闲谈，与苏秉琦同志商谈理事候选人。

5月11日 星期三

今天上下午仍是小组讨论，我仍参加第一组，地点改在咖啡厅。上午高炜同志讲《山西陶寺遗址与夏文化》，陶寺遗址发掘颇为重要，但似与夏文化无关。接着王克林、宋建、刘绪、郑杰祥诸同志发言，散会时已近12时。下午曹桂岑同志讲河南淮阳平粮台的龙山文化城址，然后即席发言。有佟柱臣、安志敏、胡悦谦、贾峨等同志。5时召集人汇报各组情况，并布置后天大会发言。晚间电影晚会。返舍至陈滋德同志处谈理事候选人事。

5月12日 星期四

今天赴登封参观，8时许出发，5辆车子，其中4辆先赴少林寺，一辆直接赴登封告成镇。后者距郑州70公里，车行约2小时，10时20分抵告成镇工作站，即在周公测景台之侧。稍息后，乘车赴王城岗工地，以红旗插在“城墙”墙基槽上几个点。参观“1号殉葬坑”、西南角墙基槽一段剖面，出土铜片的地点。返工作站，安金槐同志布置了三个陈列室，其中一、二室为王城岗出土物，三室为禹县瓦店出土物（龙山文化）。午饭乃郑州携来的面包、馒头及鸡卵。饭后，我继续参观标本。4时上车，我偕王振铎、安金槐同志参观周公测景台，未登台即返车，至密县打虎亭一、二号墓，现为开放单位，内装电灯。出来即返郑州，已7时许。晚饭后，至苏秉琦、王振铎、宿白等同志房中，对理事候选人交换意见。今晨5时许文物局沈竹、谢辰生二同志由上海来此。

5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由陈乔同志主持大会，发言人有安金槐、俞伟超、高至喜、李京华四同志。下午继续开会，由王振铎同志主持，发言人有冯普仁、张忠培等同志。散会返室，新疆王明哲同志来谈新疆发现铜矿事。晚饭后，开临时党组会。7时半开常务理事会，讨论修改学会章程及推选理事候选人的三条原则：（1）搞业务的专家，除死亡者外，其余均可推选；（2）行政领导的非专家，以行政领导身份选入者，退出本单位领

导工作，原则上不再推选，个别特殊情况可作为例外；（3）照顾没有理事的省份，但不勉强补人。散会后，至陈乔同志处交换意见。又参加各组召集人会议，散会时已10时半。

5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分组活动，酝酿理事候选人名单。根据各组汇报情况，第一届理事已去世者4人（裴文中、李文信、罗福颐、陈直），非考古专业退出者3人（刘致平、常任侠、宋伯胤），行政领导退出领导工作者4人（陈乔、吴仲超、王修、高履芳）；增补各省6人（安徽殷涤非、辽宁徐秉焜、山东杨子范、陕西巩启明、宁夏钟侃、贵州宋世坤）、文物局二人（黄景略处长、杨瑾社长），加上郑振香，共补上9人，江西、西藏暂缺，又有台湾保留二名。下午开常务理事会，由我主持。通过候选人名单及修改会章草案，接着讨论下次年会的时间、地点及主题。晚间观电影英国片《雪地英雄》，乃描写挪威地下组织破坏纳粹提炼重水的设备。

5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大会，通过修改会章及改选理事。投票结果，候选人名单64人全部当选。下午举行第二届理事会会议，出席者42人，决定由在北京的理事中推选常务理事11人，提名12人，除旧有11人（裴文中去世，陈乔未当选理事），增一谢辰生，陈滋德表示自己在文物局退居二线，不当常务理事，结果选出11人，即新增谢辰生，陈滋德落选。随后，常务理事会开会，分工如旧，唯将贾兰坡同志选为副理事长，以补裴文中之缺。然后讨论决定，下届年会在北京召开，主题为“古代都市”。晚饭后电影晚会，放映新出故事片《热那的婚事》及《夕照街》。

5月16日 星期一

今天上下午都是分组讨论考古学五年规划。上午常务理事前天未去参观者补去参观。先至省文物研究所，参观新盖办公楼中临时布置的四个陈列室：第一室为浙川两座楚墓，有铜柎禁、编钟、大鼎等；第二室为浙川下王岗新石器堆积。裴李岗（？）、仰韶三期、龙山二期；第三室为密县莪沟（裴李岗文化），长葛石固的裴李岗、仰韶重叠堆积；第

四室为固始侯古堆的春秋末期墓，为宋公<sup>繇</sup>之妹下嫁吴王夫差者，有几何印纹陶罐数件，楚式漆器（瑟、鼓、蛇等）；铜器有镶嵌红铜兽纹及镶嵌料质物（已成红粉末），其中方豆自名为“琿”。为省文物所撰一对联：“三代尊彝传百世，四方豪杰会中州”，以纪念郑州年会也。（后来添上两句，成为七绝：“国史遥溯夏商周，征献考古论未休，三代尊彝传百世，四方豪杰会中州。”）出来后，赴河南省博物馆参观通史陈列，许顺湛同志及馆中党委书记招待我们。午后在家，阅威尼斯的《中国文物展览目录》（有张光直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特征》）。

5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举行闭幕式，由我主持会议。8时半开会后，我说了几句，王仲殊同志以秘书长名义报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名单，理事会决定今年不增选名誉理事，下届年会定于明年11月在北京召开，主题为古代都市。然后由苏秉琦同志作报告，讲了两小时余。然后请来宾沈竹、彭玮二同志讲话。最后由我再简单讲话结束本届会议。下午1时离开旅馆，徐光冀同志送我到车站，杨宝成同志陪我到安阳。2时开行，4时半到安阳，安阳外办师晋倪主任、市文管会梁晴、文化局赵副局长及我所杨锡璋来接，下榻外办的安阳宾馆。地方党政当局张长江书记、袁觉民书记、李副市长等来探望，坐谈一会儿。他们走后，我与杨锡璋、杨宝成二同志谈安阳工作站事。

5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8时半，偕杨宝成同志至小屯工作站。站中已将农民租种的土地收回，向南延伸数十米，直抵马路，已筑围墙。主楼西南正在筑一车马坑陈列室，拟于21日将搬来的车马坑用吊车放入室内。我到主楼东侧的办公室，把存放在这里的妇好墓出土玉器看过一遍。下午再来，共看过妇好墓的24盒，11号墓（小孩墓）的2盒，共计26盒、146件。又参观小墓出土的玉器5盒。主要是想看小墓中所谓圭、璋是什么器物，实则乃玉戈的粗制品，还有加柄的痕迹。又至标本室参观一周，除玉器一柜之外，没有多大改变。返宾馆。晚间袁觉民书记与外办师主任陪我去红光剧院，欣赏文化部北京电影乐团的电影音乐会。

5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偕杨锡璋、梁晴（市文管会副秘书长）同志，至安阳玉雕厂参观。乃1961年始建，由南阳延聘老工匠，训练一班本地年轻人。产值最高时达160—200万元，近几年因外销停滞，年产只有65万元，且有积压。原料半为国产，如岫岩玉、南阳玉、和阗玉、内蒙紫褐石英、辽宁玛瑙，半为进口，如巴西芙蓉石、缅甸翡翠、加拿大孔雀石等，亦曾试用国产绿松石（襄阳产），但不佳。参观碾玉车间，已改用电动，除美术品外，有一部分用南阳玉制模具，用碾玉砂，亦有铁质小铤用金刚砂混合。又至磨光车间，用葫芦瓢作成小铤子，或用布条，使用氧化铝粉末（绿色）为碾玉砂。又至制品陈列室，乃从积压库存中提出者。据云，大件精品标价2万元，须七个月（碾制五个月，磨光修整两个月）；购进后发现不能使用的废料也很多，在庭院中成堆。找到几位老师傅，谈殷代玉器问题。我们辞出时已10时许。我偕杨锡璋同志又至工作站，参观楼上铜器部分。他们正在撰写《殷墟青铜器》一书，7月份可交稿云。下午3时张长江书记召开一个会议，谈：（1）殷墟保护问题；（2）发掘赔产问题。工作站由杨锡璋、杨宝成参加，地方党政方面参加者13人。谈至5时许，张书记总结，要作成一会议纪要，由他审批下达。晚6时半宴请我，张书记因事未来，由袁书记及马池副市长出面作主人，文化局王士杰局长、市宣传部段副部长、外办师主任、工作站二杨作陪，酒用安阳产玉液酒，菜单如下：（1）金鱼拼盘，（2）六味小碟，（3）红烧海参，（4）蒜台鱿鱼，（5）西炸肉排，（6）番茄鲜鱼，（7）安阳三不沾，（8）八宝鸡，（9）江米瓜，（10）拔丝苹果，（11）银耳蜜桔汤，（12）榨菜肉丝汤。其丰盛几与国宴相等矣，宴罢已近8时半。稍休息，晚9时许由旅舍出发，外办师主任等及二杨来送，徐广德因事回所陪我一起返京。10:05火车开行，向送行者告别，即睡。

5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五时三刻抵北京站，司机汪亚刚来接，返家已6时余。铁秋媳已起床，督促阳孙补课，这孩子昨天下午又跑了，乘车到劲松区下车，被一农民发现，晚9时许来电话，11时接回家。早饭后，敬千甥来，他出差来京，因素琴儿亦在吾家养病，他只好住招待所。我翻阅这十几天的《人民日报》，以昨晚睡得不够，上午补睡一会儿。

5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谈所事。赴人大大会堂山东厅照半身像，由人大秘书处留底。至张政烺同志处，他于6日出院，返家后曾发烧两次，故仍在家休养，答应参加所中学术委员会。返所，易县文化局陈瑞泉同志来，反映西陵保管所事。下午在家，翻阅最近一期《文史》（第16辑）。

5月22日 星期日

晨间王世襄同志来，并送来他的新著《髹饰录解说》，坐谈一会儿，他去张政烺同志那儿去了。同乡高令一、陈鹤梅两人来探视素琴儿，乃她在瓯公时同学。下午吴幼雄同志来，我适出去，未遇。温州一中校友会徐长松等三人来谈，谓下星期开校友会，又谈起同乡老革命家胡公冕，已于1979年去世，享年93岁。1923年左右即入党，后入黄埔军官学校为教官，北伐军中为第一路军政治指导员。“四一二”事变后曾在楠溪组织红第十三军，担任军长（金贯真为政委），失败后在上海被捕。由南京反省院出来后，担任国民党边区（天水）专员。解放后，担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我在1958年住中央医院时，他住在相邻的病房，曾数次谈其往事。晚间赴钓鱼台国宾馆11号，乃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董事长狄龙夫妇回请，狄氏曾两任财政部长，此次由文化部邀请，方闻教授夫妇陪同前来。主宾为朱穆之部长及马济川副局长，又有故宫杨伯达、历博王宏钧、北大宿白等同志，至8时半始散席。菜单是：（1）冷菜，（2）酸辣乌鱼蛋汤，（3）三丝鱼翅，（4）雀巢明蝦，（5）烤乳猪，（6）罐闷鹿肉，（7）干贝龙须菜，（8）冰糖哈士蟆，（9）点心，（10）苹果。

5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9时，在西苑饭店第二会议室召开郭沫若学术座谈会，由石西民同志主持，周扬、李一氓、夏衍三同志相继讲话。主席台上还有曹禺、林默涵、林林等同志，到会者约两百余人，又有沙汀、白寿彝、李长路等同志，我所有王仲殊、王廷芳、安志敏、王世民、周永珍五同志参加，11时半散会。下午赴所，《新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的初校已到，正文约75万来字，图版百余幅。审阅文化部文物局关于发展博物馆

事业的代拟文件。

5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返所，写了几封信（李光谟，为李氏奖金基金事；黄为龙，为天津自然博物馆事）。与杨泓同志谈《新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校样事，我主张增一“凡例”，又加“补记”及“补注”。下午傅月华同志来所，谈河南文物工作事，王仲殊、王廷芳同志在座一起谈话。5时赴保加利亚大使馆，参加酒会，今天乃保加利亚的文化节，纪念855年Cyrie创造斯拉夫文字的字母。主人为贝尔切夫（Belfchev）大使，主宾为外交部何英副部长，我以社科院副院长身份坐在一起谈话。6时许告辞返家。

5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开学术委员会，通过几位助理研究员提升为副研究员，这次共7人：谢端琚、郑乃武、赵芝荃、陈公柔、胡谦盈、周永珍、杨泓。又有编辑室徐元邦，技术组张心石、张广立、曹继秀也都提职。此次所外委员尹达、贾兰坡缺席，只有宿白、张政烺两位参加。增选徐苹芳为委员。推选宿白为副主任，补裴老之缺。

5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法国的Y. Segalen [色伽兰] 来所访问，乃Victor Segalen [维克托·色伽兰] 之子，谈汉代石刻及南朝石刻事。下午马雍同志来，商谈中亚文明研究会改选理事长事。接王—川同志由上海来信，知徐望乎（贤楷）已以心脏病去世。同乡友人又少一人矣。写了几封信（陈正祥、马大恢、刘大有、田川、Kuhn、王恺）。

5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赴文物局，主持国家文物委员会的会议，讨论：（1）关于洛阳龙门石窟南口桥修建问题；（2）关于陕西省政府破坏文物（明城楼及城墙）问题；（3）讨论文物局起草的发展博物馆事业的决定；（4）关于奖励文物捐献者的几点意见；（5）进行发掘不办手续应加制止事（河南光山及陕西沔西）；（6）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及纠正不正之风的通知。下午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召开的授予博士及硕士学位大会，由



何东昌、胡乔木同志先后讲话，然后举行授予仪式。休息后有故事片《张衡》。向胡乔木同志反映保护文物的意见。

5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日本饭冢市友协原田秀正和东洋大学新田幸治、文学所杜书瀛）。审阅黄展岳同志的《殷墓中人殉人牲的再考据》一文。下午参加所务会议，通过十几位助理研究员的定职。晚间至王则诚同志处闲谈。

5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在文化部会议室参加温州一中旅京同学会，在京有267人，到会百余人，由联系人黄本华、杜长松二同志报告，然后由我和来宾马大恢、谷超豪二同志发言，会后照相。下午2时半，日本古陶瓷研究者访中代表团来所，三上次男、山崎一雄二位分别为正副团长，樱井清彦等五人为团员，参观标本室，特别为他们摆出龙泉安福出土窑具及瓷片（由宋至明）。傍晚在小石桥竹园宾馆宴请他们，共二桌。院部外事局王刚同志亦出席，我所尚有王仲殊、安志敏、徐莘芳、乌恩四同志，至8时始散。晚间赵其昌、王岩二同志来谈定陵发掘报告事。

5月30日 星期一

天气渐热，今天白天到34℃，办公室开始用电扇。上午赴所，将黄展岳同志讨论人殉人牲问题的文章退还给他。沈竹同志将第二次文物委员会会议纪要送来。下午所中谈接受日本赠款购买仪器事。将给胡乔木同志关于博物馆事业的信发出。又复日本NHK田川纯三的信。

5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所中党组开会，为整风作准备也。又赴文物局参加《中国石窟》编委会的会议，讨论今后诸卷的计划。出席者有宿白、金维诺二同志，谈至11时半始散。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王祥第、叶常青、麦英豪、罗荣渠）

# 6月

6月1日 星期三

今天是儿童节，今年开始发制服，在学儿童都穿上白衣蓝裤，焕然一新。这当然增加了家长的负担，只有经济好转，同时又提倡独子政策的情况下，才能办好。上午赴所，参加在史学1号楼报告厅召开的今年第二次院务会议，由马洪院长主持，讨论提升各所高级研究员人员职称，五年社会科学重点规划，及语言学青年奖金三项议题。下午赴所，参加所中讨论考古学重点项目，又审定《殷周金文集成》第一册的格式及体例。此书在陈梦家去世后，由王世民同志主持。晚间至邓力群同志处，谈保护文物及发展博物馆事业问题，谈了一小时余。

6月2日 星期四

上午赴西直门总政招待所浙江代表团住处报到。返所，王仲殊同志等正在审批申请发掘执照。下午浙江代表团开会，选出铁瑛为团长，薛驹、项淳一、王□□（原文此处为□）为副团长，宣布大会议程及注意事项。散会，至同乡温一中校长郭绍震同志处闲谈。此次浙江代表团共121人，在北京者16人（胡愈之、金善宝、贝时璋、程纯枢、吴世昌、刘达等），分五组，温州、台州合为第五组，闻温州共12人。在北京者不提供住处，否则住在总政招待所，一般二人一室。

6月3日 星期五

上午赴人民大会堂，出席党员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会议，遇及吴景荣同志，他是这届政协委员。今天由杨尚昆同志主持，秘书长陈丕显同志讲了几句，这届大会主要是选举国家领导人和通过政府报告及财经报告，预计21日可闭幕。下午沈竹、谢辰生二同志来，商谈保护文物工作。日本NHK北京分局局长偕翻译来，送来照相册二本，录像带三盒及常安来信一封，讲演会海报若干张。他走后，偕王廷芳同志赴京西宾馆，访郁文同志，反映关于发展博物馆事业的代拟稿的情况，郁文同志现兼人大本届大会的副秘书长，管发布新闻的事，很是忙碌，谈后我们出来，我便返家了。

6月4日 星期六

上午赴人民大会堂，出席预备会，通过主席团名单及大会议程。下午参加《人民中国》庆祝创刊三十周年的茶话会。由总编辑康大川致欢迎词，胡乔木同志致祝词，日本来宾宇都宫德马、茅诚司、井上靖等致辞。自2时开始，5时始毕。国内人士有王震、胡乔木、周扬、朱学范、邓力群、朱穆之、张香山、周培源、苏步青、赵朴初等，把北京饭店西楼宴会厅的几十桌，坐得满座，还赠送刊物及纪念品一袋。晚间翻阅《人民中国》创刊三十周年纪念号（中文版）。

6月5日 星期日

晨间刮大风。上午王载紘同志的第四子王孙威来，谓他们双亲经南京赴温州，将参加于明日召开的平阳县的党史座谈会。温平同志以肠病动手术，现住首都医院，约我去谈曾侯乙墓出土文物拍电影事。我便赴首都医院外宾病房探视他。

6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收到田川纯三托人带来的幻灯片。为写《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序言准备材料。下午参加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3时大会开会，彭真副委员长致开幕词，赵紫阳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散会时已5时半。

6月7日 星期二

上午赴人民大会堂参加第二次大会由乌兰夫同志主持，姚依林副总理作关于198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王丙乾部长作198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然后通过这次会议的选举、表决和通过议案办法，通过六个专门委员会名单。下午在家阅读文件。晚间将考古学会四届年会开幕词整理出来，交王世民同志。审阅《考古》编辑部送来考古学会第四届年会的报道，将在第8期上发表。

6月8日 星期三

今天是人大小组讨论。我在浙江省代表团第五组（温州地区，包括

台州)开会。晚间在人民剧场观话剧《高山下的花环》。

6月9日 星期四

晨间将主席团开会通知送给吴世昌同志。赴总政招待所参加浙江代表团第五组讨论。午饭后返所，下午日本作家松本清张来所访问，主要是与王仲殊同志谈三角缘神兽纹镜问题，徐萍芳等同志作陪。傍晚偕秀君赴瑞士大使馆，穆勒大使宴请，所中王仲殊、王廷芳、安志敏及张子明同志亦被邀作陪，返家已9时余。

6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总政招待所，今天上下午都讨论赵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晚间即住在招待所，与吴世昌同志同一房间，闲谈往事。

6月11日 星期六

今日上下午仍是小组讨论，由卢声亮市长主持，讨论最高法院及检察院报告，谈法治及法制问题。傍晚返家。廖承志昨日晨间以心脏病猝发去世。

6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9时赴人大大会堂，参加党员代表及委员会议，谈选举问题，由杨尚昆同志主持，薄一波、彭真二同志相继讲话，12时许始散。赴丰泽园，参加日本松本清张率领的代表团答谢宴会，主要宾客为周扬同志夫妇，符浩大使夫妇及冯牧、张光年、姚雪垠等同志参加，共三桌，松本与周扬同志先后致词敬酒，3时许散席。返家，写信几封（朱士嘉、单先进、常安、冈崎敬）。

6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总政招待所，参加浙江代表团五组讨论中央政府领导人候选名单。我组上下午皆集中阅读文件，没有具体讨论候选人名单。晚间，观歌舞剧《文成公主》。宿招待所。

6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浙江代表团赴人民大会堂，铁瑛同志对候选人名单作说明。下午返家，本想参加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五周年纪念会，还是决定留在家中，审阅亚洲考古会议的印尼代表的报告的中译本。沈竹、王廷芳二同志给我看胡乔木同志的批示（即我于5月29日对于博物馆用销售文物筹经费提意见），批示基本上同意我的意见，拟于下星期五召开国家文物委员会。

6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参加浙江代表团，观看关于选举投票新法的录像带。下午小组讨论酝酿选举。晚间，观京剧《三岔口》、《坐宫》、《铡美案》，与铁瑛同志同车前往。

6月16日 星期四

今天上午参加讨论，临时休会，在家阅读文件。下午才开小组会酝酿选举，提不出什么意见，提前散会。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来谈广州汉墓发掘事。晚间电影，希腊片描述西德军火商与刚果内战事，香港片《白发魔女》，归途大雨，返舍已11时。

6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代表团大会。下午参加小组会。晚间有东方歌舞团演出。

6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将与文化部文物局会签的《关于广州市南越王室墓会同发掘的报告》签署，以便早日发出。赴总政招待所，参加小组讨论。下午大会，选出彭真为委员长，李先念、乌兰夫为正副主席，赵紫阳为总理，邓小平为军委主席，散会时已近7时。本届首次利用“电子计算机实时处理选票系统”计算选票，投票毕后，约20分钟后即可得计票结果。但是印制特种选票，专用铅笔，投票手续（不赞成要涂去白格，投票要放正），也增加不少时间，所以就整个而言，节省不了多少时间，亦可算是一番改进。

6月19日 星期日

今天在家休息，上午在家将今年第3期的《考古学报》校样的英文提要稿校改一过。写毕杨希枚主编《安阳殷墟头骨研究》的序言，约三千来字。

6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卢兆荫同志商谈，英国剑桥要求出版《新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的翻译版权问题。修改昨天所写序言。下午参加人大会议，决定国务院各部委人选，及国家军委人选，选举最高法院及最高检察院的院长。4时半即结束。返家后，阅新收到的《邓小平文选》。

6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柳亚子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会，讲话者有胡乔木、胡愈之、屈武及臧克家，有《柳亚子年谱》及《柳亚子诗词选》各一册为纪念品。遇及费孝通同志，他提起此次在香港参加有芮逸夫等台湾学者参加的社会学讨论，想明年再搞一次云云。下午参加人大最后一次大会，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等决议，最后由李先念主席、彭真委员长分别讲话。晚间写信给吉川研（照片事）、Dr. Sabere Wersur（访西德事）。

6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赴人民大会堂，中央领导接见人大代表，合影留念。下午在家，审阅《考古学报》第3期英文撮要校样。

6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在所中召开科学规划考古学小组会，通过六五计划考古学重点项目。

6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文化部文物局主持第三次国家文物委员会会议，主要是讨论文物局代拟国家关于文物保护决议的草案。下午在家，为文物局修改《文物保护法》英文本草稿。

6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徐苹芳、徐光冀二同志谈《大百科》编写问题。又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谈亚洲考古会议筹备事。赴院部，与梅益同志谈社会科学各部门六五计划重点项目，应该把关；又谈明年香港中文大学召开汉学会议事（费孝通尚未同梅益同志谈过）。下午偕秀君去出国人员购物部，现已由百货大楼移迁到三里屯新楼。

6月26日 星期日

今天以一整天的工夫，将在日本讲过的第一讲及第二讲加以修改，并将第二讲的英文稿，都配好幻灯片，以便万一要作报告时使用。晚间谢辰生同志来谈文物局孙轶青局长发表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长事，据说文化部及他本人事前都不知道。

6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文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纪要，及呈报文化部、中宣部关于文物保护的建议审阅后，交王廷芳同志退还给沈竹同志，连同《文物保护法》英译稿一起。又与杨泓同志谈《新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初校事，将校样退回给他。又与王世民同志谈《国家历史地图集》事，以8月间要开会也。下午在家整理行装。晚间7时离家赴机场，9时起飞，系西德航空公司。家中秀君偕炎儿送我到机场，所中安志敏同志来送。

6月28日 星期二

晨3:30抵印度新德里。停机1小时半，我没有下去，仍闭目休息。北京时间午后1时半抵西德Frankfort [ 法兰克福 ]，当地时间尚是晨间7时半。博物馆馆长Wiedemann [ 威德曼教授 ] 来接，一起偕行，乘火车抵Bonn [ 波恩 ]，已是当地时间10时44分。下车后，Prof. Müller-Karpe [ 米勒卡普教授 ] 及Dr. Werner [ 沃纳博士 ] 来接，与威德曼教授告别。出火车站，乘车至旅馆。办理登记手续，与米勒卡普教授告辞，返室即卧床休息，不觉入睡，昨晚几乎没有睡眠。下午4时半，赴比较考古学研究所。傍晚参加招待会，客人20余人，有华裔教授刘茂才及乔伟。由米勒卡普教授和我前后致辞，先后用点心并闲谈。大使馆许

家现文化参赞亦参加。

6月29日 星期三

今天天阴小雨。由沃纳博士陪同至Von Humboldt基金会，由其秘书接待。该基金会专门资助博士程度的进修生，时间1—2年，每年申请者达2000余人，大约接受500人左右，有中国学人150人左右（社会科学仅十余人）。希望今后更能展开交换工作。11:25偕沃纳博士及Hollmann [ 霍尔曼 ] 一起赴Köln [ 科隆 ]，进行参观访问。先由此间研究所的Dr. Stefan Nen引导参观罗马古城遗迹，有的在地下。赴远东美术博物馆，由郭乐知（Dr. Roger Goepper）馆长接待，同进午餐。然后赴Roman-Germanic Museum [ 罗马日耳曼博物馆 ]，由H. Hellenkemper馆长引导参观。又至大教堂，由A. Wolff工程师引导，参观教堂底下发掘后保存的由罗马晚期神庙至中世纪初的教堂遗址，至6时返旅馆。

6月30日 星期四

晨间Bandi [ 邦迪 ] 教授由Bern [ 伯尔尼 ] 来电话，商谈在瑞士游程，决定17日离瑞返国。邦迪谓接待经费可以有两星期，婉却之。10时偕沃纳及霍尔曼赴郊区的莱茵州立博物馆，天微雨，Ruger [ 鲁格 ] 馆长在门口接待。参观楼上陈列品，为史前时代室，乃莱茵地区出土物。又至罗马时代室及楼下实验室。先至X射线实验室，今天休息，仅看到墙上悬挂放大照相，以X射线检查铁器有否金银镶嵌。至空中照相部分，主持工作者作详细说明，如何摄取空中照相。由航空照相配合地形图，合并为古迹图，又查对地面考察，制成地图，存放在计算机中。他用荧光屏表示给我们看。至另一室，需要穿上拖鞋，以免污染，为储存数据及检查数据之用。此间有空中照相万余张，地图六千余张。数据多已储存在电子计算机，以便检查。也作地磁测量，以探古迹。出来后，至资料室，做成登记卡片，每个遗址又有登记档案一袋，并将重要数据储存在计算机中。据云已登记遗址，这一地区已达二万余处，分史前、罗马、中世纪。1982年颁布保护文物新法，加以择要保护。参观地图室，据云有二万五千分之一的考古地图，利用地形图，标上各种不同颜色及不同形状的符号。另有五千分之一的考古地图，则更为详细。返至



鲁格的办公室，他将莱因地区的公元前6世纪的丝织物复制一份报告给我。辞出后，即赴附近的科学大楼，已近中午。由德国科学交流局Karl Roeloff [ 卡尔·罗洛夫 ] 接待进午餐。午后至德国学会协会，3时在会议室座谈，米勒卡普教授亦来参加，主人为会长Siebold，乃一地质学家，研究古海岸升降，颇健谈。尚有翻译及二位学者作陪，约1小时，告辞出来。遂偕沃纳去取机票，一起返旅馆。我回房间休息。7时许，米勒卡普教授夫妇，刘茂才教授夫妇，沃纳等8人，前往郊区的一餐厅用餐。此时山雨过后，已是黄昏，我们一面闲谈，一面进餐。刘教授谈及1938年来德，迄今未曾返国，在汉堡与傅汝康教授一起，教中国语文及历史，著有《突厥集史》，颇受学术界重视。最近又出版一部关于龟兹史的考证，赠送我一部。谓希望能有机会返国，一观新中国的气象。其子通7国文字，现临时襄助一杂志编辑工作，秋间将解聘，工作尚无着落，曾陪同代表团或旅行团去过中国三四次云云。饭后闲谈至10时许，返旅馆已10时半矣。

## 7月

7月1日 星期五

晨间赴中国驻西德大使馆，向安致远大使及许家现参赞汇报情况。离波恩赴Mainz [ 美因兹 ]，这里有Roman-Germanie Central Museum [ 罗马日耳曼中心博物馆 ]，馆长即为来法兰克福接我的威德曼教授，引我参观，先至幻灯片室，达6万余片。至修理部各室（玻璃、陶器、铜器复制）。饭后至实验室部分，继续参观，木器去水加固，电镀复制，X射线透视照相等。又参观图书馆，书库中书架为活动型，可以开合，以省空间。又驱车至大学部，参观物理应用于考古学及地质学的实验室，由主任引导参观。这里属大学部，但博物馆也送东西来托之鉴定。先至一实验室，为化学分析，每一分钟可以鉴定20种元素，一年多来已作过实验三例：（1）铜，（2）陶，（3）石。可以做化学分析，也可以做结晶体元素（Barites）。又至（1）X-ray diffraction [ X射线衍射 ] 实验室；（2）结晶学（Crystallogeny）实验室；（3）电子探针（Electron Probing）；（4）电子显微镜；（5）

Atomic Absorption [ 原子吸收 ] , 及DNA实验室。这些新技术, 我们外行人听后只有惊奇而已。据云这类仪器, 10年即过时作废, 考古学上应用不广, 主要是地质学方面应用。仪器价格昂贵, 我国现下只好“望洋兴叹”。3时离美因兹赴Heidelberg [ 海德堡 ], 5时抵目的地, 下榻Rutter旅馆, 为1592年文艺复兴时代建筑物, 门面正在修理中。1694—1703年曾为市政厅。6时随Lothar Ledderese教授步行至东方研究所, 客人已来, 为在此间任教的Dr. Kuhn [ 库恩博士 ], 在大学本部的Dr. Dewell, 中亚史专家Prof. Jettmur, 本地区考古专家Dr. Henkemes夫妇, 还有3个学生 ( 共有17位研究远东文化的学生 ) 其中一能讲华语, 其一研究鸛尊。用咖啡, 然后至附近一餐馆用餐。10时许始散, 步行返旅馆。

7月2日 星期六

晨间, Dr. Von Dewall来, 并邀约库恩博士一同, 各驱一车, 前往Ladenburg古城参观。抵Ladenburg, 为一小镇, 本为Celtic [ 凯尔特人 ] 居民点, 公元1世纪罗马人占领去, 乃罗马时期The Civitas Ulpia Sueborum Nicretum省会, 大迁移时被毁。停车后, 找到Dr. B. Henkemes住宅, 为原主教官邸, 原已失修, 故拨归Henkemes使用。现外观保持原状, 仅客厅粉饰一新, 外室陈列印度近代佛教及印度教的艺术品很多。据云, 每年都去印度一次, 至不丹、尼泊尔、大吉岭等印藏边境为止, 未曾越境进入中国境内。谈印度风俗, 用咖啡。然后出来参观。屋旁即为一罗马时期住宅, 再前行在教堂旁有罗马城墙一段。又进去参观博物馆, 为Henkemes的收藏品, 捐献给公家。古代部分为石器时代至罗马时代, 皆附近发掘所得。其它诸室为近代 ( 18—19世纪 ) 民间生活用品。又陪我们去市中心。返停车处, 与之告别。库恩博士送我返城。在意大利馆子用午饭。饭后, 与库恩博士告别时已是下午1时半, 他要于2时出发与妻、子去乡间亲戚家度周末。我返旅馆。在家记日记。3时, Ledderese教授来, 送我上飞机场, 抵西柏林已6时20分。Buchner [ 布赫纳 ] 所长及Willibold Veit [ 魏克强 ] 柏林东亚美术馆馆长, 能中文, 曾在台湾四年, 娶台湾夫人 ] 馆长来接。下榻研究所的宾馆, 乃德国埃及考古学的创始人之一Lepsius [ 莱普休斯 ] 之子, 于1910/11年所建。1977年起作为研究所宾馆。外国来进修的学者长达6

个月住在这里。我随他们步行至附近一家意大利餐馆用餐。至10时始毕，他们二人告辞回去，布赫纳的夫人今天刚由希腊度假返柏林，约明天同进早餐。10时余始睡。

7月3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天，9时始进早点。布赫纳及Veit [ 魏克强 ] 二位来陪。布赫纳因为要清理旅行西班牙时期内积压文件，说要回办公室，于星期天办公补课。由他所中伊朗组的Huff [ 赫夫 ]，与布赫纳的助手Miss Peschlow，及柏林建市纪念筹备会的Sievernitch陪我去Gropiusbaus，参观战前的工艺美术博物馆旧址，战时遭轰炸被毁，正在修理中。由工程师Kanpmann引导参观修理工程。1978年开始设计恢复修建，现已完成一部分作临时展览之用。拟于1985年完成，尚须五千万马克。魏克强谓本月17日赴北京，拟联系故宫字画于85年借展，即在此展览馆中，将占一层。参观一过，几如游庞贝古墟中罗马时代的古宅。这房子即在柏林墙边，墙外为东德情报部门的办公楼。Kanpmann谓，此时东德的办公楼中也许正在遥控下作我们在这里参观的录音录像。Kanpmann的夫人亦攻建筑，现正在清华大学营造系讲学，系吴良镛教授聘请她去的。出来后已11时半。驱车参观Philharmonie音乐厅，今天星期天，我们仅参观演奏厅，可坐2000余人，系新式声学原理设计。出来后，至国家画廊参观，绘画为19世纪至现代画展。出来已12时。由专攻伊斯兰考古学的赫夫及Perchlow作陪，至附近的餐馆用午餐。赫夫在德黑兰曾见面，去年曾返德黑兰，但当地现下没有考古工作可做，故仍返回德国，谈伊斯兰考古情况。饭后返旅馆休息1小时。下午4时赴古典博物馆，由Heilmeyer馆长导游。出来已近6时，乃赴附近的Charlottenburg宫的庭院一游。晚间去魏克强教授家中吃饺子，有Dr. Peschlow及北大晁华山同志作陪。

7月4日 星期一

上午至德意志考古研究所，埃德蒙德·布赫纳所长叫他的助手E. L. Schwandner陪我参观这座称为Waigand-Haus的考古所房子。后来偕同赫夫及Peschlow赴先史及原史博物馆参观，由馆员Kohlmeyer导游。中午赴西柏林市市议会的迎宾馆，由副议长J. Von Uslar设宴接待，连同翻

译共12人。下午偕魏克强博士去参观Rathgen实验室（纪念德国化学家Rathgen，首次以化学方法保存文物）。由J. Riederer引导参观，首为鉴定文物的档案室，有大型登记卡片，凡文物送来鉴定者皆作了登记，并记其结果。又有资料柜，有关的单行本（有的系Xerox [ 静电复印 ] 复制本）分类储存。又有参考文献卡片的柜子，达二万余张。图书馆系专业图书，仅数千册。实验室有显微镜室，放有各类显微镜。有照相室，将器物放大若干倍照相。有X-ray diffraction [ X射线衍射 ] 所用仪器，为Apple II型，闻约须2万DM [ 马克 ]。有X射线照相室，有TL [ 热释光 ] 实验室。有Atomic Absorption [ 原子吸收 ] 实验室，每次可求12元素。有普通化学实验室，一般化学试剂外，有加热设备等。参观后在来宾簿上签字作纪念。

下午4时，至普鲁士文物局局长Knopp [ 诺普 ] 处，谈至5时告辞返旅馆。5时40分赴古典博物馆（Antike Museum），遇及这里国家图书馆东方文部中文分部负责者王文田博士，约我明天到国家图书馆参观。这里的会议室不大，听众只有三四十人，由我作英文讲演，题目为《汉唐丝织品》，讲了一小时余，由魏克强博士作结语，听众提问题，我解答，然后散会。晚间，土耳其研究所Tuchelt教授邀我，由伊斯兰博物馆Brisch，及东洋博物馆馆长魏克强博士作陪，一起至附近餐馆用膳，一面闲谈，至11时始送我返旅馆。

7月5日 星期二

晨间遇及Roberd Heidenreich老教授，已85岁，曾于1955年访问过中国，任职Leipzig [ 莱比锡 ] 大学，现已退休。研究所的车子来，由赫夫作陪，游此间的植物园。旋赴Dahlem博物馆区。先至东洋美术馆，由副馆长兼日本部主任（女）陪同，参观其新发现的馆藏《永乐大典》四本：（1）为二支韵的“诗”字。卷903有《寒山诗集》、《中州元气》等，卷904有《金壁故事》，《高季迪》、《缶鸣集》等。末页有“重录总校侍郎高拱，学士瞿景淳”；（2）卷1033，为二支韵255“叟”字，系《小儿征治》六十六；（3）卷4908，为十二先韵241“烟”字，有《洪武正韵》等书；卷4909为“燕”字；（4）卷13189至13190，为一送韵474“众”字，系《禅林类聚》等书。末页为“重录总校侍郎秦鸿雷，学士胡正荣”。偕魏克强博士参观殷周铜器及宋明瓷器等，这时晁华山同志

来，偕至伊斯兰博物馆，由馆长Brisch（昨晚同席）引导参观。然后至印度美术博物馆，由Dr. Yaldiz引导参观库房中所藏吐鲁番、库车等处剥来的壁画，惜已毁去一部分。二时许赴附近餐馆用餐，有魏克强、Yaldiz、晁华山和我四人。餐毕返旅馆休息。3时半赫夫博士陪同参观国家图书馆，由王文田博士引见馆长Vesper [韦士柏]，谈了一会儿，在来宾簿上签字。然后由中文部主任王文田先生引导参观卡片室、书库、东方书籍阅览室。他们准备于今年10月开一中国地图展览，去信苏州索取《地理图》拓本，索工本费800马克；去信西安索取《华夷图》、《禹迹图》拓本，没有回音，最近又去信恳求。王主任拿来几本有关中国地理和地图的书，无足观者（明本《武备志》等），地图亦无珍品。有（1）晚清绘制的着色地图，如湖南广西境内各地的营盘驻军20余幅，营盘旁插旗帜，有五色旗（绿、红、白、兰、黄）一面，绿、红、白、兰单色旗各4面。王主任误以为八旗图。有绿水青山，每驻营之旁有三褐色山形物，疑为烽火台。（2）又有《通州营汛境图说》（说明中有“发捻交讧以来”等语）；（3）《沿海图》（北起盛京，南至交趾）；（4）《香河县舆图》；（5）福州及内地舆图；（6）绘有经纬线的沈阳附近地图，上有洋文Mukden [“沈阳”的旧译] 一字。其中像（2）、（3）、（5）等图，衬以红纸，贴标签注以图名，又有编号“X字第X号”，此类地图疑为庚子战争时德军在各地衙门所盗取。忆在英国时，曾在B. M [不列颠博物馆] 见到鸦片战争时英军掳取的一些中国的营汛图等。晚间，德国考古研究所正式宴请，由布赫纳所长主持，席即设在昨晚讲演的会议室，共14人，散会后在庭院中闲谈，12时始散。

7月6日 星期三

晨间与布赫纳所长及Peschow道别。由赫夫博士陪同赴飞机场，顺便至埃及博物馆一游，新近重新布置，仅有一层。进去后为Philae [菲莱] 出土石刻殿门，乃筑阿斯旺新水库时，配合基建，埃及政府所赠。有著名的Neferteti [尼斐尔泰梯] 王后像，各时代古物，自Naqada [涅伽达] 史前陶器石器直至希腊罗马的木乃伊面具，尤以Amara [阿玛拉] 出土的Akhenaten [埃赫那吞] 时代的石刻为最佳。出来后即赴机场，10:20飞机起飞。

11:40抵慕尼黑机场，Hollmann [霍尔曼] 及Worrle来接，下榻国

际饭店。午间在Spatanlaus用餐，有二位德国学者（民族学家C. C. Muller及日本学家K. J. Antoni），及我所派来留学的黄其煦同志，一共五人。返旅馆休息后，与霍尔曼及黄其煦同志至旧城中心游览，虽经战祸，但已修复。游Michael教堂。至Franm kircke教堂，已关门，仅见到嵌在墙外的墓碑百余方，乃由原来的墓地移来。散步至8时余，在三玫瑰餐馆用餐。返旅馆休息，补记日记，洗澡后已12时，入睡。

7月7日 星期四

晨间9时，偕霍尔曼及黄其煦同志由旅馆出发，至东北郊的巴伐利亚邦州立文物考古局的先史原史部参观，访问主任Dr. Keller [凯勒博士]，介绍组织及工作情况。然后至Dr. Becker [贝克尔博士] 工作室，介绍古地磁学方法：（1）用以断代，谈及国内地球物理所关于洛阳地区古磁研究，我看到在荷兰发表的论文，即要求复制一份；（2）用以探测古代遗址，以前用Earth-Resistance [地电阻率法] 太费时间，已不用。现用Priton [质子磁力仪] 地磁探测法及Caesium [铯光泵磁力仪] 地磁探测法，此间即用后法，约三万美金一具，需要同时利用二具，每英亩需要四万点（每隔半公米一点），只需二人二天，然后利用计算机处理材料。给我看仪器及计算机，乃Canada [加拿大] EDA所制，一万美金一具。又参观修理古物室，分别处理铜、铁、玻璃、陶瓷等古物。至11时半，参观完毕，向凯勒博士告辞，送我该所出版的年鉴（80、81年各一份）。然后由贝克尔博士陪同，四人一起去Landshut小镇的巴伐利亚文物考古局Landshut分局，由分局局长Engelhardt及O. Braasch陪同至附近一餐馆用餐后返分局。由航测组主任Offo Braasch用幻灯片解释航测法约一小时，氏原在空军工作，去年退役后至此分局，已工作二年余。飞机系租自航空俱乐部，一人单机，每小时75马克，二人用飞机，则为132马克，会员打折扣，120马克。差不多每两三天即使用一次，约2小时，每小时可拍数十张至百来张，现已有二万来张，分别储存（底片及照相），另选择一部分制成幻灯片，彩色片之外，皆有黑白张，又有卡片登记。讲毕以幻灯片表示谷物显影及地形显影，雪地更佳。乃驾车至飞机场（民间航空俱乐部所在地），本拟驾飞机上空中表演航测古迹，以天忽变有雷雨，乃作罢。提早返慕尼黑，与Braasch告别，他送我一本图册，其中彩色航测图颇精美。此间距慕尼黑68公里，

抵慕尼黑已5时。返旅舍，稍睡。8时，Hollmann带我与黄其煦同志一起去中国饭馆用餐，有L. Pelmann及L. Vajda作陪。用餐至11时许始散。

7月8日 星期五

晨9时，霍尔曼及黄其煦同志，偕往希腊罗马雕刻博物馆及古典时代古物博物馆。二博物馆在一广场的南北两侧，为古典式大理石建筑，以Aegineten（约500BC）的希腊古庙最著名，有墓碑刻以浮雕，立于墓上者。罗马雕像不少，颇嫌单调。后一博物馆，则以希腊绘黑或绘红的古瓶最为丰富，亦有古典时代的铜小像、金银珍宝及玻璃器。出来后，返旅馆，旋即同往大学附设的兽骨研究所，全称为古代解剖学、家畜研究及兽医史的研究所。由J. Boessneck所长接见，送给我以他的著作（连同抽印本）四册，其中一册为瑞典出版的Eketarp发掘报告的兽骨部分，共504页，皇皇巨著。他又给我看他这里收到的关于家畜及兽类解剖学的古著，乃十六七世纪的出版物，亦有新近影印。参观他们的工作室，除供他们比较用的兽骨外，只有测尺及简单天平，但有一技师绘画并照片。时已近12时半，乃偕往巴伐利亚邦科学院，由H. Franke院长接见。这科学院已有200年的历史，历任院长七十余人，皆有半身油画像。H. Franck说他自己的画像也已画好，任期满后（1985）也将悬挂出来，他今年69岁，已由大学退休为名誉教授，但仍从事著作，最近正从事元末明初的军事生活史云。他请我午餐，并请W. Bauer [鲍尔]（中国近代思想史）及P. Zanker（希腊罗马考古学）作陪。饭后参观先史及原史博物馆，适有叙利亚古物展览，由H. J. Kellner [凯尔纳] 馆长接见，由馆员M. Egger [埃格] 导游，送我们每人以展览目录各一册，内容颇丰富。然后赴本馆展览室，有：（1）新石器时代；（2）青铜时代；（3）铁器时代，主要是La Tere文化；（4）罗马时代。庭院中布置有马赛克地板，闻为Kemoten Toun出土，室内又陈列有Schwangan（在东Allgan）的壁画、房子，闻壁画原已毁弃于窖穴中，发掘后加以复原。楼上为此地区的中世纪物，以6—7世纪日耳曼文化较为丰富，末期已开始有基督教遗物如十字架等出土，此时已闭馆。埃格又带我们至修理室，已下班，分为陶器、金属器物等。又至库房，给我们看1979年在Weissenburg出土的窖藏，共出土铜器156件，其中小铜

像即有80件。埃格赠送我们以介绍这一发现的小册子，详述发现及修理的经过，为公元3世纪初或中叶之物。据云发现人得报酬100万马克，实则其中精美者，每件即可卖数十万马克。提出条件是要在原地区的博物馆永久陈列。时已近6时，向埃格告别，返旅馆。黄其煦同志明天要返校，与之握别。

7时许，此间中国历史及考古学教授K. Finster Busch宴请，由在此间教中国语文的叶逢植（南京大学外语系）、张佳珏（广州外语学院）作陪，两人皆来德将近二年，张同志10月返国，叶同志还有一年。大家闲谈，F教授原为东德莱比锡大学Erche教授的助手，曾随之访华二次，曾于1957（或59）在北京见过面，后来进入西德，即在此间任教，属老一辈汉学家，懂文言文及白话文，但不能谈话，我只好用英语与之交谈，至11时半散席，返旅馆。

7月9日 星期六

晨间，西欧所的戈从理同志来电话，约明晨8时左右在旅馆见面，他将于8月间返国，已来德二年，住在干面胡同宿舍。9时，霍尔曼来，偕至旧城中心再游，由Sendling街直至Marier广场，中途进Asam教堂参观，在路北，乃Rococo [洛可可] 式教堂的典型，为18世纪时Asam兄弟所建，圆柱为彩色大理石，壁画鲜明。我们前天未能进去的Franm教堂，今天开门可以进去，乃Neo Gothic [新哥特] 式，始建于15世纪，闻钟楼高达98.5米。教堂有22根大柱，但柱子和墙壁皆为粉刷，无彩色，甚为朴素。窗户玻璃则为彩色，绘耶稣故事。至广场，观新市厅的楼上偶人表演骑士决斗及旋转舞，广场上几乎站满了人，每日上午11时及下午5时各表演一次，每次仅10分钟。即在其处午餐。饭后唤车赴Nymphenburg皇宫及花园游览，2时半开始，宫前两侧有石阶梯，开放为楼上一层。这宫殿建于17世纪，18世纪初中央大厅原为音乐厅，现下作宴会厅之用。两壁及天花板皆绘画神话故事。顺便至植物园一游，参观温室内的热带植物。5时半离开，叫出租车返旅舍。补记这两天的日记。

7月10日 星期日

晨间8时，西欧所的戈从理同志来谈。然后由霍尔曼陪同去火车



站，9时火车开行，向之告别。他曾在台湾及香港学习汉语，现正在研究江陵楚文化遗存，喜收拾烟斗。据云，拟收集关于烟草传播入中国的历史。下午3:15抵瑞士伯尔尼。沿途风景颇佳，青山绿树，偶有村镇式农舍，于绿荫中露出白墙红屋顶，间有教堂的尖顶，但无特别可引人注意的。途经苏黎士，为大站，上下车的颇多。到伯尔尼下车，无人迎接，只好自己把行李推到门口，雇一出租车到旅馆住下。Bandi [ 邦迪 ] 教授曾来电话，即与之通电话，知德方改火车班次，提前3小时未通知此间，故他到火车站接6:15的车子，结果扑空，故来电话约我在旅馆稍候。还约大使馆秘书刘瑞亭同志来，一同去中国餐厅用餐。饭后，步行参观旧城。今天星期天多已关门，桥畔有一小教堂，据云为伯尔尼最早凯尔特人城堡所在，城市则为1191年Berchtold公爵所建。街上店铺前多有走廊。至大教堂，现正在修理中，为哥特式建筑，广场喷泉有一摩西像。再前行为钟楼，乃原来旧城的中心，钟正在修理中，原为1530年所制。如此行将至新城区，乃乘公共汽车返南边的桥侧停车处，坐邦迪教授的车子返旅舍，时已10时余。

## 7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10时许，赴伯尔尼大学的先史研究所，与邦迪教授商谈在此间的活动日程，并商量他于9月初来华后的日程。返旅馆。下午偕邦迪进城，办理归程机票手续，又至Loeb百货大楼一逛。返至邦迪办公处，由他的助手陪我参观历史博物馆。5时赴大使馆，由刘瑞亭同志介绍我与刘东源代办相晤，他留我晚餐，并在馆内作一次关于中国考古新发现的报告。

## 7月12日 星期二

晨8时，邦迪教授来，他的秘书及一学生同行，由伯尔尼南行约半小时，至Rigzisberg [ 利吉斯贝格 ] 镇，参观Abegg [ 阿贝格 ] 博物馆，乃一瑞士富翁Werner Abegg [ 沃纳·阿贝格 ] （1903— ）捐献藏品及基金所建，为新建的旧式房子，有19陈列室，外加临时展览会3室。馆长Alain Gruber [ 阿兰·格鲁伯 ] （乃物理学家，曾来过中国）及研究员Karl Otavsky接待，引导参观，知所藏不仅为织物，还有近东及埃及的古物，而所陈列织物为埃及、叙利亚、波斯等中古织物，及大批欧洲近

代织物，多由教堂中来。中国织物没有陈列，有一壁画为17—18世纪的养蚕织绢图，凡8幅。又至储藏室，见及中国龙袍1件、绣袍1件，闻共有2500件。有书库，藏书约2500册。有8人在那里工作，有的是外国人来学习几个月的。出来后，返伯尔尼市，至大学本部。应邀访校长Prof. Geiss，为物理学家，前年曾随物理学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至北京、南京、上海及广州，谈访华印象。出来至邦迪教授家中，大使馆刘瑞亭同志亦应邀前来，坐谈一会儿，邦迪拿出他的收藏物，如铜壶、泰国铜鼓及Eskimo [ 爱斯基摩人 ] 民族标本。请我在其家中吃饭，有刘瑞亭同志及德国民族学家（研究印尼）Marschall作陪。饭后返旅馆稍息。4时半邦迪教授来，偕我到他的研究班，由我讲中国考古新发现，并放幻灯片。6时半完毕。散会后偕往附近一小餐馆用餐。

7月13日 星期三

晨间9时，此间研究所派车来接，然后由研究所出发，共九人，分乘二车，面包车坐六人，由邦迪的学生开车，另由邦迪自己的车子，与我及他的秘书坐一车，由伯尔尼出发，行约117公里，抵Luzern [ 卢塞恩 ]，已10时半。下车休息，参观州立地质博物馆，包括天文，地质，矿石，历史（考古）。我们主要是参观考古陈列品。此间文化起源较晚，未见旧石器遗迹，最早的在卢塞恩附近古湖滨发现的Schitg1—4为新石器早期，有一墓移来，连同人骨依原样陈列，标为“精神文化”，独占一室。此外陈列柜子，或依古物用途（居住，日月，农业等），或依文化陈列（新石器时代3200—1800BC）。下午游览市容，继续南行，抵Hepental [ 黑吉斯维尔 ] 镇，下榻Rossri旅馆，然后去Basel [ 巴塞尔 ] 大学的W. Meyer教授主持发掘的Blumenhutte工地，乃中世纪的初期日耳曼牧民石建房屋遗址，在山麓乱石角上，已掘二十来日，掘得小件铁器（如箭镞等），发现三处房子，还有石穴作窖藏用。据云瑞士境内这一段历史，最缺史料。Meyer曾在别处掘过两处，将从前发掘简报送我一册。邦迪教授与他讨论一会儿，5时返旅馆，Meyer亦一起来进餐。8时看新闻节目，有此间Blumenhutte遗迹发掘，由Meyer教授作解释。晚餐后，旅馆主人拿手风琴奏民歌，他们跟着唱，到11时许，我起来告辞返室。闻他们搞到午夜1时许，一边喝啤酒，一边歌唱娱乐，尽兴始散云云。

7月14日 星期四

早饭后，8时出发，先至一石作厂，乃利用这里的滑石及蛇纹石制石碑及造像，接着爬山去参观采石矿。再南行，抵Gotthard山口，此间海拔2100公尺，四周的山皆有积雪。下车稍息，有小湖及圣母石像。又西行，经Nufenen山口，海拔2478公尺，又下车稍息，车道两旁积雪达6—7公尺，据云一年中仅有4—5月可以通车，大雪后封山，即不能通车。下车登一小岗，西望为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几峰，山景奇绝，前所未见。下山至Urichen的一牛酪作坊，此乃我第一次参观制酪，他们对此兴趣很大。后至Münster [明斯特] 镇，参观此间一古教堂，即在此处午餐。为邦迪教授的学生的故乡，他乘机返家晤他的堂兄弟及八十余岁的祖父。2时许再出发，至Sion [锡永] 时，参观州立博物馆，折而北返时，在St. Maurice下车参观教堂，但教堂中珍宝馆已过办公时间，未能看到，赶回伯尔尼已7时余。

7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我独自进城，至Loeb百货大楼购物，遇及使馆同志。返旅馆，补记前两天的日记。中午，邦迪教授来，偕同他的夫人，接我到他的别墅所在地Motier居住，下榻在Praz的Bel Air旅馆。先在我这旅馆的露天餐厅用午饭，竟无意中遇到西柏林古代博物馆的Heilmeyer馆长。饭后，至邦迪别墅，楼下为客厅，楼上为寝室，后门庭院颇广，种有玫瑰花，及梨、苹果等果树。再前面为菜圃，种有西红柿及菜豆，过了铁门即为湖边。教授有小艇一，停在芦苇中。

稍息后，他偕我去附近的Mont Vully，乃此间史前时代凯尔特人的山城遗址（Lillfort），有一石砌城墙遗存，四人在那里工作，正在绘平面图及剖面图。有洞柱及木横梁槽，估计城门即在公路所经处。居住区可能在山麓伸入湖内的小半岛。又至山顶他们的发掘队住处，几个车厢即为工作室，主持人为G. Kaenal，持平面图及照相，向我作详细解释。此时，西柏林的Heilmeyer也来参观。遗物出土不多，以七枚凯尔特人货币最为重要，可以断代，知为公元前2世纪至1世纪初的遗存。根据罗马人记载，当时凯尔特人曾拟移居今法国境，为罗马人逐回，移迁前焚毁山城，以示不再重返，城墙旁有火烧痕迹。我们又赴Murten [穆尔

腾]湖北岸的St. Blaise [圣布莱斯]附近的Chiamp Reveyres遗址,现下所掘者为铜器时代晚期(约900BC)的湖居遗址,已在湖中筑墙抽水发掘,岸上尚有新石器时代(约3000BC)的湖居遗址,又无意中发掘到(约是万年前)旧石器晚期物。这里有一条公路经过,原已知有湖居遗址三处,六七年发掘完毕交出使用。依法律,发掘经费估计1200万法郎。这一Chiamp Reveyres遗址需要二年时间,400万法郎。由洛桑大学的Egloff教授主持发掘,另有四人负责分区发掘。雇用工人六十人,为规模较大的发掘工作,有照相师一人、绘图二人,还有植物学、动物学及土壤学沉积学等专家。材料送至大学计算机中心处理云云。这遗址在湖边,与公路有树丛遮隔,故不容易找到。邦迪将车停在停车场后,与我由小径步行至工地。遗址约二万平方米,围堤上可行人,有抽水机三架,挖沟将水流入沟内抽出,又将木板放在铁架子上,以利行走。干处则为大砾石,堤上有洗土机,以水冲洗,先经大网眼,又经小网眼,泥沙冲洗后,剩余砾石及遗物。但亦采用浮选法。我们被指引到工作站,Egloff [埃格洛夫]教授迎接我们,详细说明。又领我们二人返至工地。木桩上露,几乎像梅花阵,据云由年轮断代,将不同时代的木桩分开,可以看见各时代的房子的结构及布局。木桩之外,多为古砾石,间以石磨盘,陶片等。我们到旧石器居住址一观,一Canadaian [加拿大的]女考古学家在工作,出打击石叶及鹿角等。返工作地,埃格洛夫又将收集遗物给我们看,放在小塑料袋中,有旧石器,及小件铜器(包括蓝条的玻璃珠,乃地中海地区输入)。又参观植物鉴定室,已将下班,我们向埃格洛夫教授告别。返Motiers的别墅,晚间在Mont Vnly餐馆用餐,有A. Hermann [赫尔曼]夫妇作陪(赫尔曼夫人为华侨庄志坚,前次贾兰坡来,即由她作翻译)及Dr. Kohler [科勒]夫妇。这里可远眺穆尔腾湖。饭后闲谈,湖风袭人,穿上上衣。此间天黑颇迟,将近9时始下山,在邦迪的别墅中又闲谈一会儿,11时许始返旅舍。

7月16日 星期六

晨10时半,邦迪教授偕我及他的秘书Mrs. B. Stehelin,赴穆尔腾湖附近的Avenches [阿旺什]小镇,已11时半。这是罗马时代的Helvetir省的首都,古名Aventierm,公元前15年,罗马军队击败凯尔特人,建立驻军的省会。现下仅为古城一小部分。我们先去博物馆,在一中世纪

的碉楼中，仅上下二楼，需先通过罗马时代的斗兽场，曾经修理过。进博物馆需购门票，有游览指南、明信片等出版物。陈列有黄金半身像，较真人缩小1/2，出土于此间古城市场遗址。原物在洛桑博物馆，此间所陈列者为复制品，闻仍被盗二次。又有石刻、陶器、玻璃器、货币等。时已近12时，要闭馆休息，我们出来，至城镇一逛。有市政厅、中心广场、教堂、罗马市场、罗马戏院、城门城墙等，至浴室故址，盖以屋顶，未进去参观。即赴穆尔腾镇（德语，法语为Maret），乃一中世纪城镇，其城墙仍保存，虽然一部分曾经修缮过。在Stadthaus用午餐。下午1时半，上城墙参观，颇类似我国的长城，隔一段距离便有一碉楼，可以上登。碉楼之间以墙相接，墙头可行人，向外一边有女墙，墙上有红砖屋顶以避雨。至城门附近下墙，为德国教堂，进去参观，出来经城内，城楼即钟楼，与伯尔尼的古城钟楼相类似。再过去为法国教堂，与德国教堂相对称。在主要街道两旁的商店购物。返Motier的别墅。晚间有伯尔尼大学近东考古学教授M. Walfer及Mrs. Regina Wolf [里贾纳·沃尔夫夫人] 来，一起进餐。邦迪教授又请我们上他的小汽艇，在穆尔腾湖中游。此时夕阳西下，湖风习习，海鸥点点，遨游于碧波间，有时还可以看见白帆小艇。闻日间有公共汽艇，沿湖岸行驶，分段购票，以利游人。返别墅，坐院中闲谈至11时，乃告辞。我搭乘沃尔夫夫人的车子返旅馆，整理行装即睡。

7月17日 星期日

晨间，邦迪教授接我到他的别墅中去，今天便在他家中休息。他的大儿媳偕同二个小孩（4—5岁）来，到湖中游泳去了。午间，他的大儿子 and 次子、次媳亦来，闻住在附近，星期天来看双亲，一会儿便走了。2时半又进点心，然后邦迪教授驾车送我到伯尔尼车站。向教授夫人及同事Mrs. M. Capol [卡波尔夫人] 告辞。购了由伯尔尼赴苏黎士的头等车票，在月台上告别，车行1小时半，即抵苏黎士。我抵苏黎士车站后，即办理登机手续，6时50分起飞，7时45分即抵法兰克福机场，沃纳博士由波恩来送行，21时20分起飞。

7月18日 星期一

飞机抵印度新德里，停留1小时余，但乘客不下机，继续飞行。下

午1时半左右抵北京机场（北京当地时间为6时半）。王廷芳同志及司机小汪来接，建钢外孙及阳孙亦随车来接。途中廷芳同志告诉我，尹达同志和牛兆勋同志先后于7月1日及2日因病去世，都已举行遗体告别，不再开追悼会云云。抵家，素琴儿仍在家养伤，楷、炎二儿及儿媳均在家。秀君则连日来腰痛，精神不佳。其他没有变化。

7月19日 星期二

昨晚返北京。由苏黎士经法兰克福至北京，在飞机上约16小时，颇为倦累。今晨11时始醒。午餐后又午睡至3时许始醒。王则诚同志来谈。他走后，我补记日记，并将皮箱中一些东西取出来。

7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所事。最近无重要事情，主要是筹备8月间的亚洲考古会议事。谢辰生同志谈国家文物委员会第三次简报定稿事，答应明天来取，又谈及文物局近况，孙轶青同志尚未去全国政协报到。下午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去尹达、牛兆勋二同志家唁慰，秀君亦偕往。返家王一川侄由上海出差来京，奉父命来看我，谈了一会儿。午餐后，我到王则诚、胡厚宣二同志家，谈瑞士及西德访问情况。胡同志于7月1日新由美国讲学两个月回来，谈及尹达同志生前身后事，我们三人皆1935年春在安阳西北岗共同参加发掘工作者也，俯仰之间，已是半个世纪过去了。

7月21日 星期四

晨间赴院部，晤及王平同志，谈一会儿。汝信同志谈中亚研究会事。上午赴所，回复张光直教授来信，及山东大学李发林同志的信。下午在家，阅6月27日至7月20日的报纸。《人民日报》13日第5版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同志在京逝世”消息，谓7月11日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约700人参加，云云。

7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谈中亚史研究会邀约我为名誉会长事，他也劝我不必答应。遇及苏秉琦同志，知将赴承德开会。徐光冀同志汇报

《大百科》新石器条目已审查完毕，现正在审查外国条目，由徐苹芳同志参加，徐光冀同志将随苏秉琦同志赴承德。殷玮璋同志来谈琉璃河工地已开工，他将赴承德参加会议云云。下午在家阅读6月28至7月22的《参考消息》。

7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参加院部顾问咨询会，到会者有钱俊瑞、张友渔、许涤新、宦乡、于光远等五位顾问，谈六五计划重点项目、七五计划及加强领导和对院部工作意见。下午至鲍正鹄同志处闲谈，他拿出1955年底中央关于高级知识分子改善待遇的文件，后来没有实施，有“著名高级知识分子及高级艺人名单草案”，共860人，我亦忝列其中。这文件，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名单中人，现已成古人者逾半数矣。

7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9时，吉林省四平师范学院田育诚、李素贞二同志携袁翰青同志的介绍信，前来谈中国古代化学史，尤其是玻璃史的问题，谈至11时始去。傍晚，楷儿返家，以铁秋媳拟于明晚携阳孙赴西安娘家度暑假也。

7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意大利兰乔蒂教授来访，系我院根据文化交流协定请其来华，已去过敦煌归来，谈了一会儿，由我建议，一起去阜成门外车公庄市委党校校园，瞻仰利玛窦墓。此次修复后，还是第一次来参观，汤若望、南怀仁两墓亦在其旁。出来后，拟访鲁迅故居，以星期一闭馆，只得作罢。下午文物局沈竹同志来家谈此次洛阳视察调查事，主要是龙门渡桥事，同往者有单士元、王振铎、杨鸿勋等同志，今晨刚返京。晚间铁秋媳携阳孙赴西安度暑假，楷儿来送之上车。楷儿这几天正在师大阅高考的考卷。

7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所中今天开始最后一期政治学习，由王廷芳同志作报告。下午在家，将王世民同志草拟的《殷周金文集成》出版说明及编辑

凡例，关于《中国考古学年鉴》的初步设想，审阅一过，提了些意见。晚间看电视，话剧《家庭大事》。

7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写了谢函给邦迪，米勒卡普及布赫纳。傍晚赴去年新开张的东兴楼（东直门内路北），是院部宴请意大利兰乔蒂教授，有王平、李荣等同志作陪。归途至王载紘同志处，听他谈这次回故乡的情况；又偕往团结湖访温平同志，他现在家中休养。

7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将昨天写的三封信打字发出。下午上海张孟闻先生来谈生物学史事，尤其是谷物问题。他比我大8岁，还是初次见面，谈及胡道静、伍献文诸先生事。晚间偕秀君往访赵芝荃同志夫妇，他们搬来此间后，由于赵同志出差洛阳归来，所以我们找时间去回访他们。

7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王仲殊同志传达前几天的院务会议的情况，加强学术领导。下午偕秀君前往历史博物馆，参观河南省考古新发现展览，由安金槐同志作陪，史前的有裴李岗文化（密县莪沟、长葛石固）和龙山文化（淮阳平粮台）。原史时代有登封王城岗（所谓夏文化）及东周阳城，郑州商代（窖藏铜器及墓葬）。战国时代有（1）淮阳马鞍冢（战国车马坑），（2）固始侯古堆1号墓陪葬坑，（3）淅川下寺楚墓，（4）温县西张计村盟书。晚间席泽宗同志来谈，谈及12月间香港的国际中国科技史研讨会事。

7月30日 星期六

今天在家，将亚洲考古会议印度代表Haribishnu Sarkar [萨卡尔] 的报告中译本校对一过，加以审改。阅香港《广角镜》上的文章。

7月31日 星期日

上午石兴邦同志来谈《大百科》外国考古条目事。将亚洲考古会议



巴基斯坦代表Mohammad Sharif [ 沙里夫 ] 的报告中译本，加以审改。晚间至吴世昌同志处闲谈。

## 8月

8月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中联部张秀生同志送来《我国古籍中柬埔寨的史料》稿本，想要我审稿，婉却之。所中开会讨论本月召开的亚洲考古学会议事。下午阅党员轮训文件，明天要做思想总结。晚间，吴世昌同志来，送还《殷墟卜辞》一书，乃由我所图书室借出者。

8月2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所内党员轮训，做思想总结。下午请假，院外事局王刚、卢连衡等四人来所讨论亚洲考古会议的计划，据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11000美元已经拨来，所中有王仲殊、王廷芳、安志敏、张长寿、张子明、薛玉尧等同志参加，大体安排了日程及会前要预定的事。晚间审阅王世民同志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原始社会图组的工作计划。

8月3日 星期三

上午宿白同志来谈北大成立考古学系事（已宣布由他担任系主任）及亚洲考古会议事。他走后，我继续参加党员轮训学习，各人的书面思想总结，要于本星期内交进。这两天北京市古建文物保护委员会开会，只好请假不去了。晚间在家，审阅张长寿同志起草的亚洲考古会议的开幕词、闭幕词及宴会上讲话的草稿，稍作修改。

8月4日 星期四

上午偕秀君及建正、宇二孙赴院图书馆观日本电视台赠送的《夏鼐演讲会》的三次电视录像带，连续放了两个小时。下午偕安志敏同志去访贾兰坡同志，访谈瑞士情况，并转达关于邦迪教授介绍参加国际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Science [ 史前学与原史学联合会 ] 事。天

下大雨，乃返家。晚间，仍大雨如注，阅《考古学》今年第3期，写了几封信给温州友人（陈德煊、朱璋、黄兴龙）。

8月5日 星期五

上午审阅亚洲考古会议的泰国代表Plitdet Poolgerddee [蓬革滴] 报告《泰国的考古工作》的中译本。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四川刘运勇、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宁夏韩孔乐、同济党校陆敬严、广州麦英豪）。偕王廷芳同志至中宣部，访郁文同志谈国家文物委员会事。晚间看电视《何处不风流》，以温州江心寺为背景，描写待业青年自行解决就业问题，开设汤团店事。

8月6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王天木同志来，偕至安志敏同志处，谈文物局近事。下午至瞿同祖同志处，知其10月间可能赴香港大学讲学。又至张政烺同志处，谈及他们于9月初赴日本（张、任继愈、吴世昌、傅懋勳、安志敏，后来加上马雍、唐长儒及其助手等），尹达传略及遗著等事。晚间写信（吉川研、王遽常师、邓嗣禹）。

8月7日 星期日

今天将亚洲考古会议的泰国代表蓬革滴报告，及尼泊尔代表Riddhi Pradhan Ma [普拉达夫人] 报告的中译本校阅完毕。晚间至严济慈先生家，因为亚洲考古会议期中接见代表的中央领导，原拟请胡乔木同志，他最近身体不好住院，叫秘书打电话来推辞，我们决定改请严先生以人大副委员长名义接见，他最初推辞，后来答应下来了。

8月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昨天与严济慈先生商谈结果，又将两篇报告交还给张长寿同志。西德W. Franke [弗兰克，中文名“傅吾康”] 教授来谈，并交来四卷ASA400的黑白胶卷托冲洗，乃他这次西北之行所拍的有关回教清真寺的碑文照相。湖南大学的萧觉民同志来，谈古木器的保存问题，我介绍他到红楼文博所与胡继高同志商谈。下午偕秀君赴百货大楼购物。晚间试用今天领到的幻灯放映机及幻

灯阅看机（NHK赠送两套，我交给王廷芳同志，他说一套交所，一套给我留用），效果颇不差。

8月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西德魏克强夫妇来访，谈来此与故宫博物院联系1985年故宫藏品在柏林展览事。他们走后，审阅马来西亚出席亚洲考古会议代表Aai bin Haji Taha [塔哈] 报告的中译本。下午赴北京医院作全身检查，乃每年例行的体检，搞了三个小时，明天还要再走一次。遇及梅益、张友渔、钱锺书诸同志，亦来检查。梅益同志谈到上午接鲍正鹄同志电话，关于荷兰莱顿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马大任馆长来华事。

8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空腹赴北京医院抽血，供检验之用。返所，日本留学生田力子（复旦大学）来访王仲殊同志，带给我一本江坂教授的书。本来今天上午有圆明园学会与圆明园管理处召开的整修长春园围墙奠基仪式，我请假不去了。下午在家写思想总结。傍晚偕王仲殊、安志敏二同志赴五芳斋，宴请樋口隆康教授夫妇，今天下午刚由日本抵京。

8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日本京都大学樋口隆康教授夫妇来所访问，由我与王仲殊、安志敏，及去过日本的徐萍芳、王世民、黄展岳、杨泓诸同志接待，还参观标本室和实验室。下午，中宣部及文化部纪委联合调查小组来所了解文物局情况，文物局沈竹、谢辰生二同志来谈，（1）执行党中央政策，（2）作风，（3）对待专家及知识分子，（4）外事活动，等四方面，由3时谈至5时半。审阅王世民同志为《考古》及石兴邦同志为《史前考古》所写的尹达同志传略或评传，提了几点意见。王世民同志所写较为平实，石兴邦同志所写稍嫌空话过多。写信回复小南一郎助教（关于译书事）。

8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谈所事。后来到鲍正鹄同志处，将有关西柏林国家图书馆的小册子送给他，谈及马大任馆长来京

事。下午在家，阅由鲍正鹄同志处借来的香港《七十年代》1983年第3期，该刊总编辑李怡所写《余时英教授访问记》。这位余教授是国民党陈雪屏的女婿，虽然入了美国籍，仍是国民党的立场。晚间麦英豪、杨式挺二同志偕广州市文化局邵局长来谈广州西汉墓的发掘问题，黄展岳同志陪他们来。

8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知亚洲考古会议的招待工作，如住处、会场都已落实，工作人员亦已确定，下星期可以进入北京饭店开始工作。赴北京医院做脑电图。返家，胡厚宣同志来谈夏含夷来华事。下午，张子明同志来汇报亚洲考古会议情况，并送来《中国新闻》的报道。

8月14日 星期日

上午将思想总结修改一过，即算交卷。下午去理发。梅益同志来电话，谓明天有油画家刘君来所，要求画半身肖像。拟选教科文界人士约六十来人，将来出一专册。社会科学方面有张友渔、于光远、钱锺书和我四人。写访问西德、瑞士的报告。将活叶本中访问西德和瑞士的日记，摘要转录于定本中。

8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继续写访问西德、瑞士的情况汇报。常书鸿同志来电话，他今天赴兰州开敦煌学会议，约我同去。我说因为要在北京主持亚洲考古会议，已向甘肃兰州请假不能前去。印度古代史专家Narain教授来所访问，由徐苹芳、乌恩二同志接见谈，我躲在办公室内，听他问起我在那里，是否仍在考古所工作，明天便离京了，下次一定设法会面一次。下午在家，继续写访问西德及瑞士汇报稿。傍晚费孝通同志来电话，询问明年可否安排一次在香港召开的考古学国际会议，借此可召集台湾海峡两岸的学者在香港中文大学会面，我答以去年9月已在檀香山开过商文化讨论会，似无此必要，婉却之。

8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梅益同志介绍一位广西的画家刘宇一同志，来所为我画

像。刘宇一同志在广西艺术学院任教，兼广西省画院副秘书长。搞到中午，我回家已近1时。下午3时赴所，与王仲殊同志商谈亚洲考古会议事，及今晚与河野靖谈判事。王廷芳同志赴机场迎接外宾去。傍晚赴康乐酒家，为河野氏接风，并商谈会议正副主席、报告人选、议程、议事内容及细则等项，9时半始散。

8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赴院部，至外事局，遇及王刚同志介绍给新局长王昌运同志，取回关于意大利罗马大学约请讲学信件。至梅益同志处稍谈。返所，将访问西德及瑞士汇报交给乌恩同志打印报院。下午赴北京饭店，一进大门，即遇及张光直、金关恕二位，刚从飞机场来到旅舍。稍谈后，到王仲殊同志处，谈亚洲考古会议事。又由我至河野处，商谈决定。今天初次来京的外宾，皆赴长城及明陵游览。

8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赴人大会堂云南厅，参加亚洲考古（中国）讨论会的开幕式。9时开始，由我致欢迎词及开幕词，河野靖代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致词。全国教科文组织杨伯箴同志记错时间，稍迟到，没有讲话。接着河野主持会议，推选主席。尼泊尔代表普拉达夫人提议我为主席，好几人附议，表决通过，由我主持会议，继续进行。选举普拉达夫人及印尼代表UKa Tjandrasasmifa [ 詹德拉萨斯米塔 ] 为副主席，斯里兰卡代表W. S. Karunavafne [ 卡鲁纳拉特内 ] 为报告员（起草报告，即会议记要的秘书）（原定泰国代表Phelgerddee [ 蓬革滴 ]，他以自己年轻，谦虚，坚决不干）；又由河野提出大会议程，并加以说明，鼓掌通过后，即行结束，离十一时尚有三刻时间。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考古所一些同志，及历史所杨希枚、故宫冯先铭、北大俞伟超等人都留下与外宾接谈，至11时散会。下午2时开第一次全体大会，由我主持会议，各国依次简单报告本国情况，每人限15分钟，以英语为通用语言。中间休息15分钟，在宁夏厅喝咖啡，用点心。朝鲜代表不懂英文，也不会讲中文，其观察员仅懂中文，临时改为撮要发言，由他们准备中文稿，我们帮他翻成英文，推迟到休息时间以后，插进来讲，5时准时结束。这时，严济慈、马洪和杨伯箴三位都来了，我们汇报情况，7时接见开

始，至7时半至邻室招待宴会，共七桌，由我与马洪院长先后致词敬酒，然后由金关恕（日本）代表全体代表致谢词。今天的宴会，亚洲有代表参加的国家大使或参赞参加，全体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参加，因为有人大副委员长出席，每人20元。至9时余散席，我回家。

8月19日 星期五

今天上下午都是亚洲考古讨论会全体会议。上午由副主席尼泊尔代表主持，讨论：（1）考古学与其他科学的合作，由日本代表作中心发言；（2）关于遗址的保护与发掘，由巴基斯坦代表作中心发言，并就 Mohenjo-daro [ 摩亨佑达罗 ] 遗址的保护问题作重点说明。下午由副主席印尼代表主持，讨论：（3）关于器物的修复、维护和保存；（4）关于文字材料的整理与出版；（5）关于考古研究人员的培训；（6）国际合作。上下午都有咖啡休息时间半小时，散会时已5时，作一结束。晚餐后于19:30赴国际俱乐部，放映（1）河姆渡，（2）江陵马砖1号丝织墓，（3）马王堆2、3号墓，（4）云岗，（5）定陵，又放琉璃河发掘幻灯片，散会时已10时，晚宿北京饭店。

8月20日 星期六

今天亚洲考古讨论会代表参观访问一天。7:15赴周口店遗址，10时抵达，由袁振新同志接待，稍憩即参观陈列室及遗址。然后在会客室用午餐，由北京饭店带来野餐盒，每人一盒。餐后，我们几个人赴后面参观杨钟健、裴文中二位的墓。饭后出发赴琉璃河考古发掘现场，为西周墓群，有出土铜器、陶器及贝壳饰，又有车马坑。返回饭店用晚饭后返家。王天木同志夫妇来，送来车制说明，谈一会儿即回去。

8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暄儿来，偕秀君一起赴解放军医院，探视志清媳的哥哥的病，闻为癌症，病情较严重，已准备后事，但今天稍退烧，神志尚清醒，用点滴输液。稍坐后即返家。我写一封回信给祥第。偕秀君及暄儿赴机场，我陪外宾赴西安参观。12:45起飞，14:30抵西安机场。由机场赴人民大厦途经西门时，上城门楼参观“西安史迹展”。5时抵达西北人民大厦，我住在后楼463号，每天53元。晚餐后赴陕西电影制片厂观电影，

有尼泊尔代表送来的Lumbini（“鹿野苑”）、秦俑坑和古城西安。散场时已10时半，洗澡后即睡。

8月22日 星期一

今天过渭河参观乾陵及茂陵。8时出发，车行85公里，抵乾陵已近10时，杨正兴馆长接待我们，在外宾休息室少坐，然后参观文物陈列室。第一室为永泰公主墓，第二室为章怀、懿德两位太子，及两位陪葬乾陵的高官墓。又进永泰公主墓参观。甬道两旁壁龛中俑曾被盗去数件，故现下添门加锁，又上66级至墓顶，可以看到乾陵第一道门道两侧的山上双阙。在这里餐厅用餐，有西安特产的馍馍及蜂蜜肉。午饭后返城，中途至茂陵，先在外宾接待室听馆长王志杰作简单介绍，然后至陈列室一室参观，上墓顶（顶上小庙已加锁）参观两廊陈列的大石头兽象。出来后，车行44公里至西北大厦。遇及张光直教授，说〔高去寻之子〕高木欣同志已来过，约7时半来看我。晚餐后，高君偕妻、子来，给我看高晓梅教授由台湾寄来的照片（为〔高木欣母〕治丧情况）。高君又托我带手杖给胡厚宣、张政烺二同志，也给我一根。他们走后我偕宿白同志去探视武伯纶先生，又去兴庆公园附近访王修同志，由韩伟同志作陪，二老都已迁入新居。我们返旅馆后，我即到河野靖先生处，祝他60岁生日，吃了一小块生日蛋糕，稍谈后即返室。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稍谈，即上床入睡，已11时许。

8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8时出发参观临潼古迹。9时半抵秦始皇陵，下车参观。河野靖给我以报告员起草的会议记要，我和王仲殊同志阅读一过，增添宿白同志介绍北大办考古专业经验一句，便退回给他。10时抵秦俑坑，白副馆长及袁仲一同志迎接我们，参观秦俑坑已挖部分，闻共挖出1078件，经修整放回去的达700余件。又参观新布置的陈列室第一室为秦帝国的兴起，陈列秦始皇以前时期文物。第二室为始皇陵及秦俑坑出土文物，包括刑徒墓（残瓦上刻字“××（县）××里×（姓）”）。又至新陈列（尚未公开展出）的铜车马坑的第二号车，即今年《文物》第7期所发表过。后来我提出要在这里多停留一个半小时，由袁仲一同志陪同，细加观察，然后赶到华清池。他们已参观和用午饭，我和袁仲一同志及司

机一起用膳。饭后由王廷芳同志陪同，一起参观唐华清池遗址，即在新池的上首，青石板的池底及花砖铺地，又有水管及流水道，殊值得保存。出来后，赴半坡博物馆，由巩启明馆长及阎磊副馆长作陪。我与王仲殊、王廷芳等同志先返城内雁塔路我所工作站。遇及杨鸿勋同志，大家又一起赴青龙寺遗址，空海纪念室已于去年5月底落成，其前庭中有一纪念碑在一台基上，台基四角各置球形大理石灯。又至陈列室，有日本密宗僧侣所赠送之物。这些建筑亦为日本善男信女所捐建。其旁于大门之东，另有一慧果、空海师徒像的真像堂，亦为日本人所捐建。返西北人民大厦，7时许，楷儿岳父胡尚池同志夫妇偕雷孙来访，谈至10时始去。河野靖将改好的会议纪要交给我，稍改几个字，并得他同意，即交秘书组，以便打印复制，并译成中文。洗澡后即睡。

8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8时出发，参观唐大明宫麟德殿考古发掘现场，由马得志同志作说明，并携有实测平面图及复原图，以及在唐长安城及大明宫中的位置图，说明为当时宴会之所。大明宫可南望大雁塔，惜现下建有一大楼，遮住视线。现为准备参观之用，在原来地面上覆盖半公尺的土层，再放置塑料制的柱础，依原来位置排列。二层台、廊道和两侧亭台，则仍为原来地面，留有花砖、素砖、蜀柱，及滴水残件。门口有一小陈列室，布置展览，还有一大明宫模型，包括太液池及蓬莱岛。我陪英国华生夫妇参观，别的外宾已步行到停车处上车，匆匆参观即返到车上。到省博物馆时间比计划晚半小时，先参观珍贵文物馆（樋口一直在这里逐件观察，对于已取得照片的，观察得更为仔细）。楼上是周、秦、汉一般文物陈列室。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代表，特别注意石刻馆的北朝佛像，我陪他们看了石刻馆后，没有进碑林和隋唐历史陈列室，以时间已到，便出来了。下午2时半出发赴大雁塔，参观陈列室及大雁塔，我没有登临塔顶，只在塔前看褚遂良的《圣教序碑》。出来后至考古所西安研究室，由马得志同志介绍，并参观新布置的7个陈列室，我因为昨天已看过，所以到楼上参观沔西新出土的西周玉器等。5时离研究室返西北大厦。5时45分设宴为明天离西安的马来西亚和泰国代表送行，一桌八人，有卢曼（省外办顾问）、钱丹辉（省社科院副院长）、我和二王，及二客，驼蹄羹为第一次嚐味，据云为仿唐代作法。7:45赴戏院观



唐长安乐舞，有浣溪舞、龟兹舞、扶桑扇霓裳羽衣舞等舞蹈，秦筝、琵琶等独奏，清平乐、阳关三叠等诗词咏唱。散场时已10时许。

8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8:30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由我作主席，斯里兰卡代表W. S. Karunavatne [卡鲁纳拉特内] 逐节宣读报告草稿，逐节讨论，通过后由报告起草人修改后打印，10:30散会。下午2时闭幕式，有西安地区30多名考古工作者列席，钱丹辉副院长讲话，河野靖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讲话，印尼代表及华生先后讲话，最后由我致词，宣布讨论会结束。省社会科学院赠送代表《考古与文物》三册、《史前研究》一册、摹唐墓壁画一幅。3时散会。我去小南门访问林绮霞外甥女夫妇，稍坐后辞出。赴西安交通大学访徐桂芳同志，以接见外宾，仅通电话。至王一同同志处小坐，即返旅馆。6时半，副省长孙达人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及观察员，有省社科院何微院长、钱丹辉副院长、外办卢曼顾问（原主任）、文化厅陈全方副厅长，约谈半小时。随后在西北大厦举行宴会，由孙达人副省长、我、印度代表及河野先后敬酒，至9时半始散。

8月26日 星期五

晨8时，偕宿白同志赴小雁塔西安市文管处，参观近年收集所得的金银器、唐代陀尼罗印本等，及石碑（《大唐重修内侍省碑》，许敬宗撰文《高德颂》）。正统时所建《荐福寺碑》碑阴的小雁塔图有塔顶，可以供复原时参考。出来后，返西北大厦。10时40分，孙达人副省长来访，谈文物保护事，12时始告辞。2时离开旅馆赴机场，与西安的诸人如钱丹辉副院长、韩伟所长等告辞。3时10分起飞，5时25分抵北京机场，安志敏、徐光冀等同志来接，与外宾们告辞。外宾住友谊宾馆，明天即离京。唯张光直教授住北京饭店。返家晚饭后，胡厚宣同志来，即将高木欣同志托带的张良庙手杖转交给他。李光谟同志来电话，谈及李济奖金事，谓李方桂先生一家在北京，住燕山饭店云云。

8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华生夫人来所作报告，《关于伊斯兰建筑艺术对于欧洲建筑的影响》，由单士元同志主持。我这几天离京，又累积了一大堆邮

件，没有去听，待他讲完后，我送他到北京饭店。告辞后去张政烺同志处未遇，将高木欣同志托带的手杖交他夫人傅学苓同志。旋赴院部，向梅益同志汇报。下午在家，翻阅这一星期的《人民日报》及《参考消息》。安志敏同志来，偕至吴世昌同志处，他不在家，与他夫人稍谈一下。因为吴、安这次要同机赴日本参加亚洲—北非会议，吴老七十五六高龄，需要安志敏同志照顾也。阅温州寄来《劲风阁遗稿》（梅冷生遗著），为胡福畴同志所编。

8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正听侄夫妇携两女儿来看我们。他们走后，我去席泽宗同志处，他将于后天赴日本参加亚洲—北非地区东方学研究国际会议，谈及12月赴香港参加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事。下午偕秀君往访王天木同志，他的小女儿不久前结婚，由赵指南同志带秀君去看新房，我与天木及谢辰生同志谈文物局事。返家，晚间张光直教授来谈，约胡厚宣、张长寿二同志一起谈话，由张长寿同志陪他返北京饭店。

8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遇及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由廷芳同志向院部汇报亚洲地区考古会议事。下午在家，阅由王天木同志处借来的钱穆撰的《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记》一书，乃其自传。虽以文言写作，但叙事、写景、抒情颇为生动。

8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写信复香港大学第二届国际中国科技史研讨会秘书处，又复周口店遗址博物馆袁振新同志，致谢20日访问时他们的接待。莫润先同志交来《大百科》外国考古条目修改稿，27日起讨论完毕。下午在家阅毕钱穆的《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记》（1—325页），交赵铨同志退还给王天木同志。傍晚建钢外孙来，素琴儿自25日返她自己宿舍，在自家休养3个月左右。折骨恐须一年以上始能恢复。

8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将俞博托办之事（参观金银器及早期青花瓷器事），转

交给徐苹芳同志去办。刘观民同志谈出发赴额济纳河调查汉居延地区事。与张长寿同志谈这次亚洲地区考古会议总结事，拟为院部《要报》写一报道，并交一篇较详细的报道给《考古》发表。下午在家，阅《戏剧报》1980年第10期所刊的晏学同志的《芟芟草》（46—85页）是以常书鸿及其前妻为模特儿，但是除了常妻离他出走，其余都无根据。开始写《回忆尹达》一文。傍晚偕胡厚宣同志去拜见严济慈先生，并送去会见时照相。

## 9月

9月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一位日本学者小野和子（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教，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问题）来所，由任式楠同志接待。我写信给周一良同志（关于邓嗣禹要复制“灵台小补”事）及给沈之瑜同志（关于夏含夷来华事）。又为集安县博物馆写《好大王碑》的匾额。中午设家宴，请张光直教授午餐，胡厚宣、张长寿、徐苹芳三同志作陪。因为前年赴美访问哈佛大学时张君夫妇曾请我与秀君到他们家中便饭也。晚间至金维诺同志处，询问李铸晋教授来华事，顺便谈及此次在西北参加敦煌吐鲁番研究（兰州）会议事，及中亚学会会议（乌鲁木齐）事。

9月2日 星期五

晨间见胡厚宣同志父子在单元门口等车，他今日赴广州，旋往香港也。我后来赴所，写了几封信，继续写作《悼念尹达同志》一文。

9月3日 星期六

上午继续写作《悼念尹达同志》一文。至杨向奎同志处谈及写作尹达追悼文章事，他与张政烺同志同写一篇，一谈尹达同志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贡献，一谈尹达同志在考古学和原始社会史方面的贡献。又说侯外庐同志在《光明日报》上所发表的追悼尹达的文章，是他的助手黄宣民同志所写，实则这十年来侯老的文章都是他写的。有人说侯老近

十年来所写文章，大有进步，变得平淡易懂了，不知道这里另有原因也。一江侄孙女来，是于9月1日来北京科技大学搞毕业论文的，离开北京已16年了，长得认不得了，一起午饭，晚饭后便留宿自家。

9月4日 星期日

今天将《悼念尹达同志》一文写毕，约4500字。主要是回忆当年殷墟发掘一段，没有深厚的考古学底子，不可能成考古学家，更不要说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了。

9月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把昨天所写的一文，请王仲殊同志审阅。他以为有些地方不够严肃，而另一些地方牵涉到政治上敏感性的问题，应加删去。我取回再加删改后，由他交给卢兆荫同志再加审改，但今天即须送厂付排，只好待校样来时再作最后改定。王廷芳同志谈及，胡乔木同志最近有信给朱穆之同志，提到文艺、出版及文物三方面事，文化部开会传达。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李京华同志来，携来南阳汉城冶铁遗址的报告稿中图版部分，又谈到告成镇王城岗遗址的工作问题。下午在家，审阅《大百科》外国考古条目修订稿，问题仍多，恐亦不能另起炉灶重来。上午瑞士邦迪教授由机场来电话，谓17日来京后将来所面谈。

9月6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将《大百科》外国考古条目修订稿再加审阅，写了几条意见。下午瑞典俞博馆长来所，由我和宿白、徐苹芳同志接待。他今天上午赴故宫，由杨伯达同志接待，曾看到一些希望看到的金银器藏品，并交换意见，所以这次来所，仅提出：（1）中国金制品最早到什么时候（新石器晚期）？（2）Filigee [ 金丝 ] 及granulation [ 粒面 ] 的技术何时开始（西汉晚期，如日人发掘的万安北沙城）？（3）青花瓷器最早出现在何时（能确定无疑为元代，所谓宋代甚至于唐代，皆有问題）？谈至4时半始去。5时半赴瑞典大使馆参赞Mr. Vollrath Tham家，他为俞博及其助手备酒会招待我们。因为来宾中只有我可讲英文，所以大使与我立谈颇久（松德费尔特大使已任满返国，新大使来京不到一年）。

9月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到图书室去看新到书刊。阅《考古学》中的S. Piggott [皮戈特] 的《考古工作回忆》一文。写信给沈之瑜馆长。下午院部党组开会，因为讨论朝鲜方面对《考古学报》上靳风毅 [《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 一文有意见，约我去参加。会后返所，将 [我国驻朝] 使馆公函给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及卢兆荫同志一阅，商量由卢兆荫草一书面报告给院部。

9月8日 星期四

上午空腹赴北京医院，进行肠腹造影及超声波检查（发现有胆结石，但我自己未感觉到）。赴所，将所拟致院部信稿给王仲殊、卢兆荫同志，供他们参考。写信给王祥第同志及日本金关恕。下午在家，王俊铭来，他最近又由香港来京，曾来所访我一次。谈他在港近五年来的工作，留之晚饭。

9月9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审阅中宣部送来的前次谈话记录。又写信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附去这次亚洲地区考古会议纪要。为《考古学报》中靳风毅同志文章事，向院部写一汇报，以便回答驻朝使馆。下午在家，写信复樋口隆康，并寄去三个讲演的补记（（1）元谋人的年代；（2）文明一字的开始，伪《尧典》28字乃后加；（3）夏文化问题）。

9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返所，安志敏同志由日本参加国际亚洲—北非讨论会归来，谈这次讨论会盛况，社科院代表团费用由日方各团体负担，以每人30万日元给我们包干，而飞机票往返30万，登记费逾期需4万元，余下不够11天之用，临行前每人发2万，仍不够用，向大使馆借50万日元。阅尹达遗作《安阳侯家庄西北岗的殷代墓地》油印本，这是他1955年访日时购回花土图版，拟撰一文加以发表。他将此文交给张政烺，请其提意见，以便修改，1956年交去，张看后虽签注一些意见，但不惬意此文，便留下没有退回，后来张于1980年11月14日交给我，以尹达要在考古年会

上书面发言，顺便将这稿子交给我，我去开会后，这篇稿便留在我处。尹达逝世后，张提到这文，我检出后阅过一遍。按西北岗7座大墓的正式报告，已于1962—1976年先后出版，这篇1956年凭记忆所写的文章，非经大量增改，不宜发表。

9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将尹达文稿阅毕，写了点意见。又审阅杨泓同志的《日本古坟时代甲冑与中国古代甲冑的关系》，签注些意见，这文值得发表，并且估计发表后日本方面便会立即译成日文。严四光同志希望我为他担任申请美国Smithson Institution [ 史密森学会 ] 的Wilson Centre [ 威尔逊中心 ] 的进修奖学金的推荐人，婉却之，因为我不是搞中国近代史的。

9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写复信给樋口、金关恕二教授，他们返日后都寄来谢函。赴院部，将关于朝鲜抗议青铜短剑墓问题的调查报告给梅益同志，并谈及院部购书浪费问题、干面胡同宿舍建房布局不合理、史学2号楼等事。下午至鲍正鹄同志处闲谈。晚间写信复小南一郎，为讲稿日译本事。

9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王世民同志谈有关香港开古文字学会事。阅郑振香同志所撰《殷墟青铜器》前言稿。下午澳大利亚Biggs [ 比格斯 ] 来所访问，为其来华进修考古学事也，婉却之；泛谈中国考古工作。日本河上清彦等来所访问，由王仲殊同志等接待。

9月14日 星期三

今天花一整天工夫，将Han Jades and Silks [ 《汉代玉器和丝绸》 ] 校样及索引校毕，退回给美国。李铸晋教授已启程来华，由他的秘书Mrs. Ruth Lawner代收代办。下午同乡张天明同志夫妇来，送其子张剑赴法国。张问及他的检字法，乃赴吕叔湘同志处取来交还给他。他们走后赴所，旋至文化部，访朱穆之同志。

9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偕楷、炎二儿赴北京展览馆，参加加拿大主办的科学普及展览开幕式。在休息室遇及周培源、刘东生同志，陪同加驻华高文大使及加代表团团长闲谈。后来他们互赠礼物，接着是开幕式。然后进内参观，匆匆浏览一圈。出来后，至古脊椎所访贾兰坡同志未遇，据黄慰文同志云，出去采购，准备招待邦迪。下午在家，阅华生的《公元前1000—100年的中秦交通》（利用陶器及铜鼓为证）及张光直《中国文化七千年》（英文论文）。写《所谓“玉璇玑”是天文仪器吗？》提要，约500字。

9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将《所谓“玉璇玑”是天文仪器吗？》提要寄去。又写回信给澳洲比格斯及美国Largyel教授。下午赴所，与旅行社联系。晚间赴前门饭店访邦迪教授，并赠送礼物，谈至9时许始告辞。

9月17日 星期六

晨间偕苏秉琦同志赴京西宾馆，向国家学位委员会报到。中午赴机场前往广州，王廷芳、沈竹二同志偕行，飞机延至12:40左右始起飞，行至江南后，白云多奇峰，抵广州，穿云层下降白云机场，已是3时20分。广州市府秘书长施振同志，麦英豪、黄展岳同志等都来机场迎接。坐车进城，下榻东方宾馆，即前羊城饭店。原为□字式平面，现增筑一幢，成⊏形，中间为花园，有流水楼阁，池中小岛塑立五羊，草地如茵，树木茂盛。住2315号，与王廷芳同志同室，（每日50元，中国人六折，饭费每天2元，较外边为廉。）洗面稍息后，赴工地参观，即在附近建设中的国家饭店之后。象岗山周围皆为高楼大厦，中间一山丘，已削去17米，为一面积约万平方米（ $100 \times 100\text{m}^2$ ）的高平台。墓离原地面不过1米有余，墓道为斜坡式，前室、顶盖及第一道门已移去，前室及两耳室皆已清理完毕，门上及壁上有卷叶图案，第二道门后为棺室，可通左右两耳室及后龕，双门紧闭，现于左侧门下施工，穿一穴可以容一人于门下钻进去。闻棺椁前有陶器三堆约50余件，二玉壁（龙凤纹谷璧），已取出。我所白荣金、杜玉生、姜言忠、韩悦四同志在此间襄助工作。文物局文博所蔡所长偕同技术员及黄景略同志、湖北省博物馆一

同志，也在此襄助工作。现正在研究开第二道门，拟将门轴铜枢圈凿开，尚未成功。至工作室，参观出土丝织物（有刺绣，现成堆，不可揭开）、五色石（硃沙、雄黄、孔雀石、紫石英、白石英）、石门及前室盖石等。参观后返东方宾馆。晚餐后谈工作，并阅已洗印的彩色工作照相二册。黄展岳等走后，我洗澡后即睡。

9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赴中山纪念堂，现将陈列室楼上改为工作室。先至会客室，省中党政领导人已来，有梁灵光省长等。寒暄后，放映录像片，约15分钟，为前段发掘情况。然后至储藏室参观珍品，以玉具剑上的玉饰为最多，亦精美。有临时取来的玉Rhyton〔牛角杯〕及银盒（作莲状）为最精，尚有金银带钩、金饰等，此外有封泥、漆器、象牙猪等物。再至现场参观，并开会讨论打开第二道门的办法，初步决定取出双门，具体方案明天请市基建施工单位来商谈。午后又赴中山纪念堂，再细看早晨以人多未及细看各件，如金扣，纸（？）（在两镜之间），一部分铜器（钟，不知名物）等。晚间至市委第一招待所，慰问北京来的工作人员，并谈保护修整器物措施。

9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赴市文化局，观已拍的发掘南越王墓电影，已有4本，可放40分，基本可用，但需剪裁补充。这里即为前发现南越“造船工场”处，在地下约5米，凡3列，都已盖上，其旁曾发掘出南越时建筑铺地砖，但与“船坞”木结构没有重叠关系。出来后至陈氏书院，即陈家宗祠，为广东六十几县陈姓者于光绪间（1890年左右）所建，不仅建筑宏伟，其砖雕、木雕、石雕及铁花等，皆精美工艺品。文革中为省印刷厂所占，前两年收回后，加以修复，已耗费20万元。出来后，至工地一观，闻上午市基建部门已来过，决定包工提取石门，明日来施工。返东方宾馆。下午赴光孝寺参观，由徐恒彬、任发生同志陪同，保管所梁所长招待，先介绍光孝寺历史，及近来收回被占部分情况，然后参观。相传为吴国虞翻讲学之所，有“虞苑”、“柯林”之称。虞翻死后舍为寺，六朝时摩耶舍营建大殿，称为王苑朝廷寺，六祖慧能即在此受戒，宋高宗时始名光孝寺。我们参观天王殿（天王为他处移来），及大雄宝殿，有佛像一，亦



为他处移来，现为陈列佛教造像之用，有著名的北宋庆历年间的木雕罗汉等。殿前的两侧钟鼓楼则仅存遗迹，但铁钟仍露天悬挂使用。钟楼前不远有洗钵泉，上建一亭。殿东为伽蓝殿，殿后有柯子树及菩提树各一株，传说慧能即在这菩提树下受戒，故其旁有六祖发塔。西院有西铁塔，为南汉大宝六年铸，仅余三层。回廊墙上嵌有《岳雪楼法帖》数百块，现正兴建回廊以蔽风雨，便于保存。观音阁旁的占领平房正在拆除，观音像仍在，阁已毁，其旁为六祖殿，有六祖像，其东为碑廊，有宋、元、明碑，及达摩、六祖像碑。东面仍为印刷机械厂所占未搬。东铁塔仍在原建房子中。出来后，保管所赠送我们说明书，及菩提叶书签。至省博物馆，为中山大学旧址，中央高楼为钟楼，乃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礼堂依原样布置。至古物陈列室，自旧石器至明清皆有之，古代部分主要为广东省出土物。石峡文化的陶、石器，尤引我的注意，有〔四出式〕石环二枚。又参观仓库，为海关扣留的偷运出口文物。返东方宾馆。晚间梁灵光省长为我们设宴提前赏月，主人为省长梁灵光与省常委杨应彬、省人大主任欧初、市长叶选平、市委书记许士杰、市秘书长六位，还有省文化局副局长徐恒彬、市文化局副局长饶志忠及市文物队队长麦英豪等，客人为沈竹、王廷芳和我，一桌共12人，至8时许散席。

9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麦英豪同志来，偕至六榕寺参观，现归佛教协会管辖，市文管会占地所建房子及仓库也须迁移。先参观今年5月西村凤凰岗1号大墓出土玉器，有玉舞人及玉蝉，颇精美，还有其他玉器，惜已经盗过。另一木椁，尚完整，椁盖上有木刻人像一，边箱中有木船、木俑等物。又参观历年出土的广州汉墓陶屋、陶罐等，然后至六榕寺，观六祖铜像（较南华寺真身像为大）。登六榕寺塔，凡160余级，这是我继前年登杭州六和塔以后的记录。塔为宋塔，据云塔砖有南宋年号。塔后有他处移来的三尊大铜佛，拟盖一大殿加以遮盖（预算40万）。出来后，至光塔寺，乃回教礼拜寺，由广州回教协会会长杨汉光教长亲自出来招待。光塔高36.3米，因积水未能上去。至讲堂外向内一观，地上铺毯，西墙龛前一侧有讲台，梁柱上写有“贞观元年初建，成化三年重建，康熙三十四年重建，民国二十三年重建”，除贞观年号外，其余皆可信。出来后驱车

至桂花岭，瞻仰回教先贤宛葛素墓。院中有清至民国时墓，皆为回教式，麦英豪同志云有早到明朝的。下午2时半又出来参观，由饶志忠同志陪同，先参观廖仲恺纪念馆，乃去年新成立的。又凭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又至苗园参观，为小型植物园，以兰花为主，闻有百余种万来盆。

9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赴象岗山工地，昨天已起出第二道门，并进椁室清理椁外四周的随葬品。坠石四块已移去，棺中有玉衣片及玉器、金泡。棺椁四周有大铺首六件，后室有大件铜器及陶器。东侧室，器物较少，为陶器及铜容器，未见棺迹。至招待室，讨论下一步工作方案。又取出高足玉杯，有三花瓣饰圈，分为三部分，可以接合在一起。玉杯似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出土者，唯贵县出土者为一块玉料制成。返东方宾馆，与黄展岳、白荣金、杜玉生三同志一起午餐。午后，麦英豪同志陪我们参观镇海楼，楼凡五层，明初洪武年间所建，在越秀公园内，现房子正在修理中，陈列品都撤去了。登五层楼，可观全城，前为体育场，有照明设备如扇状耸立其前，殊为煞风景。下来观碑廊，有宋、元、明碑刻，又有各处移来的清代晚期大炮。下午至广州市美术馆，乃邓铿纪念馆所改建，现下无陈列。返旅馆休息，5时半用膳，赴机场。预定6:45起飞，来送行者有麦英豪、施振、饶志忠、黄森章及黄展岳五同志。上飞机后，又以梯子出故障，移不开，延误了半小时，天气奇热，汗流不止。起飞后，不到3小时即到北京，小汪来接，抵家已近11时。

9月22日 星期四

晨间王廷芳同志来电话，谓黄展岳来长途电话，墓中出土“文帝行玺”金印、“赵昧”玉印等。上午与周鸿翔教授通电话，约下午在所中晤面。李铸晋教授由天津来电话。上午在家休息，阅前几天的报纸。下午赴所，周鸿翔、夏含夷来所。夏含夷由上海来，将赴郑州、洛阳、西安，为之写一介绍信给西安工作站刘庆柱同志。他们走后，与王仲殊同志谈广州工作情况。偕王仲殊、安志敏二同志赴和平门烤鸭店，宴请 [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历史、语文和哲学研究所所长、] 考古学家 Dereiyanko [杰列维扬科]，苏联使馆一秘、我方外事局王昌运局长等

作陪。此为20多年来第一次再度招待苏联考古学家。

9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所务，旋与王廷芳同志偕往中宣部访郁文同志，谈文物局事。至京西宾馆，晤及苏秉琦同志，听他谈〔学位委员会〕会议情况，历史组已经表决通过博士、硕士导师及授予单位的新添名单。下午等候宣布明天的活动，在苏秉琦、邓广铭、谭其骧三同志处闲谈。晚饭后返家。

9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墨西哥文化博物馆馆长Julio Cesar Olive和副馆长Barba de piña Chan来访。1973年5月赴墨西哥访问时，曾承其招待，别后已逾十年。据云1980年曾来过北京，以时间过短，未能来所会晤，谈别后情况，又谈起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这仍是拉丁美洲各国考古学及古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又带他们去参观标本室。他们走后，乔伟教授（在波恩大学教汉文）来访，他在西德多年，对民族学很有兴趣，曾返国数次。下午赴所，旋赴京西宾馆，在苏秉琦同志处遇及刘大年同志，谈及广州南越王墓事。4时半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二次会议的闭幕式。这次开了七天会，我都没有参加，刘大年同志也只参加过开幕式。历史组只有九人，由王仲荦同志为代理召集人，其余有邓广铭、苏秉琦、杨向奎、李学勤、吴于廑、吴泽、谭其骧、章开沅等，闭幕式由副主任委员张光斗主持，邓力群部长作重要讲话，强调质量问题及学风问题，又由何东昌部长作总结报告，然后散会。晚间至金维诺同志处，知李铸晋教授已来京，住进前门饭店。入睡后，黄展岳同志由广州来长途电话，谓除金印以外，又发现金带钩。

9月25日 星期日

昨夜被长途电话吵醒后，今天整天精神不佳。晚间与李铸晋教授通电话，约明晚往晤。

9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今日苏联考古学家杰列维扬科来所访问。由王仲殊、安

志敏、乌恩三同志接待。我到图书室翻阅新到西文期刊。下午在家，写了两封信。晚间偕秀君赴前门饭店访李铸晋教授夫妇，谈至9时许始告辞，承其惠赠*Murphy Lecture I* [《墨菲讲座之一》] 谓我的讲演为第3次，出版款式将与之相同。

9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乌恩同志送苏联考古学家杰列维扬科后返所，据云对于在京活动尚属满意，希望今后加强交流。至苏秉琦同志处闲谈，留条子给殷玮璋同志。下午偕秀君赴青岛休养，火车3时21分开行。晚饭后，阅*Penguin Dictionary of Archaeology* [《企鹅考古学辞典》]。

9月28日 星期三

火车误点，原定8时半抵青岛，结果9时半始抵站。青岛疗养院有人来接，车子至函谷关路5号，住楼上12—13号房间，刘医生来检查身体。中午进膳，为预祝国庆加菜，还有啤酒。同桌有外文所葛林同志，及邻居艾钢阳大夫（首都医院副院长），皆以心脏病来此休养。午睡后，同他们二人一起至第一海水浴场旁的水族馆，途径汇泉宾馆、山东省对外贸易公司等，又至鲁迅公园小坐，返家已5时许。武护士来检查血压及脉搏（90/120，72次），一切正常。晚饭后至葛林同志处小坐，又至萧佛先同志处小坐，他心肌梗塞发作严重，现仍在休养中，不能出门。返舍写家信。我在55年左右来青岛时，住在栖霞路中科院招待所。

9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写作《殷周金文集成》的前言。下午赴第二海水浴场洗澡（现下已不准下海游泳，利用温水设备洗澡）。归来后至八大关俱乐部图书室翻阅报刊。晚餐后，偕艾大夫去附近山海关路，观宾馆及礼堂（即青岛会议的所在地）。晚间，潘其风同志来，他明晨即返京，听说我来此，故来探视。

9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继续写《殷周金文集成》的前言。下午偕秀君坐班车进城，在中山路德县路下车，沿中山路北行，至即墨路，在小市场的摊贩走了一

圈。晚饭后在家修改《殷周金文集成》的前言。

## 10月

10月1日 星期六

今天国庆，连同星期天，一共放假三天。我在青岛疗养院休养二星期，今天无事，坐在疗养院中无聊。上午偕秀君散步，直到中山公园，在园中巡行一周。今天国庆，游人颇多。我们稍坐一会儿，即返舍。午睡后，出来与艾钢阳同志三人，一起散步至海滨，即第二海滨浴场，行至海堤前端，反顾岸边欧洲城堡式的石头城，颇类置身欧洲，闻此楼为德国殖民胶州时总督最初的住处（后来总督府在城南龙山），曾作为蒋介石的行营，现拟为招待首长及外国贵宾的迎宾馆。沿黄海路东行，直至太平角，现正在施工加建新房子，为副部长以上的休养所；又有中组部所盖二楼，正在奠基。归途经青岛疗养院体疗厅（闻其体疗设备为全国之冠），及疗养院本部。返舍，在楼下疗养干部李林同志处小坐。晚间观电影《九州方圆》，看了一半即返寝室。

10月2日 星期日

上午偕秀君及葛林同志，至海滨第二海水浴场，在石头楼前，遥望蓝色的东海海滨，拍了两张照相。归来后，在葛林同志处小坐，便去午餐了。午后市文管会孙善德同志来探视我，他与潘其风同志同班毕业，曾在所中二年，参加汉长安城发掘工作，后来与郑笑梅同志等下放山东文物部门。晚间偕艾同志去武胜关路7号（第二疗区）访杜敬同志，未遇。归来后，誊抄《殷周金文集成·前言》稿。

10月3日 星期一

上午偕秀君至武胜关访杜敬同志，未遇，下午他夫妇来访。住在楼下的天津王林同志亦来坐谈，后偕杜敬同志去访艾钢阳大夫。今天将《殷周金文集成·前言》誊抄完毕，约3000余字。

10月4日 星期二

上午至八大关小卖部楼上俱乐部阅报。下午偕秀君进城，至东风电影院观电影《火烧圆明园》，乃疗养院集体购票。晚间接暄儿由北京来信。

10月5日 星期三

上午偕秀君赴栈桥，顺便至中山路逛商店。下午偕秀君至海边，在汇泉饭店前拍一照片。今年中国博物馆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在此召开，今日报到，访陈乔同志，又晤及副秘书长某，赠送我论文打印稿一套。返舍翻阅这些论文稿。

10月6日 星期四

上午由王林同志与省文化局联系，一起去市博物馆参观，杜敬同志夫妇也随着去。先经山东海洋学院，即青岛大学旧址，乃德国兵营所改的。现拟将闻一多烈士原住的房子作为纪念馆，正在塑造半身像，即放置在房前空地中，空地改为小花坛。王林同志30年代即在这里就学。我们至市博物馆，徐正大同志在门口迎接（他曾在武英殿出国文展工作）。至办公室，楚景明副馆长接待我们，并引导参观。这是宫殿式仿古建筑，30年代初为韩复榘的进德会，乃红卍字会的会址。后面现作库房的房子，原为韩复榘扶乩之所。陈列室以中央大厅及两侧厢房为主，庭院有北魏造像三，高可4米左右，乃由淄博地区移来，原来日军占领山东时曾拟运往日本者。陈列室正在修理房顶，文革中遭到破坏，现在修理费约20万元。故暂停展览，仅在左侧厢房临时布置展览，供博物馆学会参加者参观。有明清书画20余幅（八大山人、戴熙的画，四王、郑燮、高凤翰等的字）。陈列柜二，其一为1979年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墓葬出土物，另一柜为收藏古瓷的精品，如宋代钧窑、成化斗彩、雍正粉彩等。又至库房参观。楼上为书籍及字画，蒲松龄的手稿（充幕客时所拟文书，乃其主人孙家后人售出者）二册，有王统照（剑三）题跋。古籍有元刻本《政和本草》等。楼下一层为古器物，有铜器、陶器及玉器（三里河M5出土的玉璇玑，清乾隆时玉容器，及一件印度蒙兀儿王朝式玉碗，镶嵌石榴子、犀角杯等）。返宿舍已是午餐时间了。下午偕秀君赴鲁迅公园，至水族馆前照相，遇及日本古代陶瓷代表团，由三上次男团长率领，无意中遇及，喜出望外，一起拍照，然后告别返宿舍。晚餐

后至王林同志处送行，明晨他便将赴济南，遇及市文化局时桂山同志，明日也将赴东北，天津，他曾在考古所工作过，1961年精简下放时与孙善德（现在文管会）同志一起下放到青岛。晚间去7号楼看电视，有歌剧《清宫怨》。

10月7日 星期五

晨间与天津王林同志送别。上午写信给楷、炎二儿，告以归期。接到《考古》编辑部寄来校样，仔细看过一遍，拟随身带回北京。至小卖部寄信，顺便到楼上俱乐部看报。返宿舍，中途遇及孙轶青局长的车子，知道他曾来过，即邀之回宿舍，坐谈了1小时许，主要是谈他最近去英国参观情况。他们走后，偕秀君出来散步。来青岛已10天，今天初次遇到下雨，连伞都没有携带，下午只好在宿舍将《殷周金文集成·前言》加以修改，并誊清一部分。阅《企鹅考古学辞典》，已阅到J字部。

10月8日 星期六

今天放晴。上午偕秀君进城购物，在中山路走了一圈。下午至俱乐部阅这几天的报纸。重要消息有：谭震林同志的病亡和开追悼会，美国温伯格部长来京谈判并宣布明春两国元首互访，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率领代表团来京谈判。晚上收拾行装。

10月9日 星期日

上午偕艾钢阳大夫一起在第二海浴场的海滨散步，秀君在海滩上拾贝，准备明天带回去。返宿舍，杜敬同志夫妇来访。午睡后，偕秀君又至海边散步。她捡拾海菜（绿色紫菜），在石头楼（将军楼）前照相。至肖佛先同志处闲谈话旧，谈到解放初期中国科学院情况，当时党员中以恽子强同志领导行政工作，肖与汪承义、简竹坡等年轻人在他手下做具体工作，现恽、汪皆已亡故，简亦半身不遂，不胜今昔之感。肖这两天心尖痛又发作，遵医嘱卧床休息，每天使用氧气筒。返家，收拾行装。

10月10日 星期一

早餐后算饭账，但一直到中午还未拿到车票，我与秀君便进城了，到中山路一带购物。归途在鲁迅公园下车，沿海滨返函谷关路。稍息后，秀君即收拾行囊，我到杜敬同志处辞行。晚餐后返家，肖佛先同志以病不能出行，他的夫人来送行。杜敬同志夫妇来送行。同桌的李、钟二同志来送，连楼下李林老先生也扶杖上楼送行。6时半出发赴车站。疗养院邹院长及第一疗区薛同志送我们直到车站，一直将手提行李送上车厢。同房间有二位驻京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是加州来的，这次周末到青岛住了两夜，还去过崂山。

10月11日 星期二

今日车中无事，阅《企鹅考古学辞典》，已看到P字部。10点半午饭，12时11分抵北京。出站后发现口袋中皮夹被偷，上车时司机汪亚刚发现口袋中的现钞150元被窃，可见车站之混乱。炎儿接我们回家，他夫妇今日工休，阳孙也已放学。午睡后，阅前几天的《人民日报》。

10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遇及王仲殊、王廷芳及安志敏同志，他们今天参加院中所长、党委会议，我没有去。将《殷周金文集成·前言》再作修改，交王仲殊同志审阅提意见。卢兆荫同志交来杨宝成的《殷代车制考》一文，谈及泉州宗教石刻事。下午偕秀君赴民族文化宫，观湖北省歌舞团演出“编钟乐舞”，散场时遇及顾铁符同志。晚间阅《企鹅考古学辞典》P及Q字部。

10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阅最近寄来的期刊及来信。下午参加所中党员组织生活。

10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谈所事。他今天下午偕姜言忠同志南下赴浙江，搜集浙江出土汉晋铜镜资料。下午理发，赴东安市场购物。傍晚徐婉维同志来，留之晚饭，据云林家翘教授来京，住友谊宾馆，托我为之介绍。



10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偕秀君及徐婉维同志赴友谊宾馆访林家翘教授。返家，阅《邓小平文选》。下午偕秀君赴东安市场购物（包括礼品）。傍晚偕秀君赴北京饭店1635号，访马大恢同乡，他夫妇留我们二人在中七楼用餐，饭后稍谈，即返家。

10月16日 星期日

阅沈醉及文强所写的《戴笠其人》一书（1—258页）。下午访王天木同志，遇及谢辰生同志。据云，此次十二届二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就整党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有“混迹于文艺界、出版界、文物界的某些人，简直变成‘唯利是图’的商人”，这话值得我们深加考虑。又至礼士胡同访席泽宗同志，询问香港开会事。晚间吴世昌同志陪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郑隍同志来，郑同志谓该社拟出版一套介绍我国古代文物的丛书，要我当顾问。他说第一册收故宫藏品，已经拟目，共30余万字，180来幅图版，16开本。我祝他成功，但婉却担任顾问名义。

10月17日 星期一

今天下雨，天气渐凉。晨间找胡厚宣同志，打听香港中文大学情况。赴所，将香港中文大学邀请讲演事与王廷芳同志商量，决定由所中打报告给院部，拟12月会后延长留港5—7天。河南郑州贾峨同志来谈，河南淮阳大规模盗掘古墓案（六七百座），及洛阳盗窃文物案。他将赴山东曲阜参加文物局召集的古城保护问题会议。巩县文物保管所傅同志来，为清理发掘宋陵后妃墓事也。下午在家，阅《章太炎年谱长编》（汤志钧编，1979年版）。

10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自然科学史所接待的西德Kuechner来所访问，询问关于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及中国科学院的情况，他想搜集材料写一篇文章介绍。下午在家，阅宋乔《侍卫官杂记》，乃暴露抗战胜利前后蒋介石及其政权的黑暗面，以日记体写出，假托侍卫官所写，上册332页，一口气读完。

10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修改《殷周金文集成·前言》稿。至建国门饭店应约，访法国K. Riboud [里布夫人]，谈中国纺织史问题。下午在家，叶云帆同志来访，留之晚餐，饭后约王则诚同志来一起述谈，至9时许始去。上床入睡后，敬榜甥来电话，由东北返京，要偕其友住在自家。

10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法国左景权、四川人民出版社刘运勇）。下午偕秀君赴明星电影院观电影《垂帘听政》。晚间与敬榜甥等观电视。

10月21日 星期五

晨间王世襄同志来，新近由英国及香港讲学归来，谈及翁万戈转托他关于一位美国考古学家来华访问事。赴所，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次在我国召开的亚洲考古学会费用结账，据院外事局账单，由我所名义写信给教科文组织。下午赴院部，晤及王刚同志，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账事与他谈好，他说香港中文大学延请讲学事，已经汝信及梅益同志批准，现缺马洪同志签字。又谓苏联考古学家返国后，对于此次中国之行甚为满意（驻苏使馆来信）。返所，将《广州南越王墓发掘简报》修改一过。返家，敬榜甥已离家赴车站南返。

10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偕杨泓同志赴鲁迅博物馆，参加文物出版社召开的太原娄睿墓壁画座谈会。墙前悬挂摹本及照相，谷牧同志亦来，观电影纪录片后便先退席。由高履芳同志主持，有王建、金维诺、宿白、常任侠、徐邦达、启功、潘絮兹等同志发言，我也讲了几句。12时始散。下午偕安志敏同志至文物局，观广州南越王墓（仅两分钟，准备作为新闻记录广播）及山西朔县汉墓群发掘录像。

10月23日 星期日

今天在家，开始写作大百科《考古学》一条，前曾写过两三千字，

稿子遍找不见，只好重写。上午何绍庚同志持王天木同志一函来，介绍王同志的小姨赵同志（上海医院儿科大夫，来京探望其姐）。

10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赴牛街南口少年宫小礼堂，参加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开幕式。返所，写了几封信（黄兴龙、刘运勇、石兴邦等）。杨鸿勋同志送来关于《古城长安》的编写提纲，审阅一过。下午在家阅Trigger, G. Childe [特里格：《柴尔德》] 一书。6时赴建国饭店，文化部周而复部长宴请日本江上波夫代表团五人。

10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哈佛杜正胜、香港何丙郁、河北唐云明）。王世民同志由山东出差归来，汇报工作情况（搜集新出土铜器铭文拓本）。将《殷周金文集成·前言》稿交给他。下午，江上波夫教授等二人来所访问，由我、安志敏、乌恩三人接待，参观标本室。送他们走后返家。一江侄孙女由清华来，她现在清华借读写论文。

10月26日 星期三

今天院部及各所党委支书及正副党员所长在史学1号楼会议室开会，传达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及陈云同志的讲话，关于思想战线上精神污染问题，接着传达胡乔木同志的讲话。下午继续开会，传达邓力群同志的讲话，及乔木同志在院部的两次谈话，并宣布自明天起开一星期的学习小组会。间写了几封信（上海同济陆敬严、上海苏德发、法国任友谅）。

10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为亚洲考古会议收到感谢的信写回信。与王世民同志谈工作问题，主要是《殷周金文集成》的编纂事，他对于我所写《前言》稿很是首肯，以为澄清了一些认识问题。下午参加整党学习。晚间在家，阅整风文件及《邓小平文选》。

10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西安陈景元同志来，谈临潼秦俑坑问题，并谈及建筑史及建筑模型（烫样）的历史。下午参加整党学习。晚间阅新出《历史研究》（第5期）中杨向奎同志所写纪念尹达同志的文章，所谈历史理论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非尹达同志之思想。

10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将复河野的信发出，关于《古城长安》的编写进程也。下午仍参加整党学习。晚间写信（夏正中、陈正祥）。梅益同志来电话，要我替代他率领代表团去西班牙，以胡乔木同志不同意他在整党学习中离开北京也，我婉却之。

10月30日 星期日

晨间梅益同志来电话，说经再三商量，乔木同志答应他去西班牙，但要公毕即返，并要马洪同志在这期间每天来院坐镇。这事总算是解决了。秀君自前星期天病了，这两天才恢复，今天要我陪她上街走走，买些东西。返家后，至杨向奎同志处闲谈，顺便谈到他所写纪念尹达同志的文章。我说不是尹达同志的思想，他说尹达同志没有留下关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稿子，这些是他与尹达同志私下谈话中的印象，甚至于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尹达的也说不清楚。下午在家，将《古城长安》一书的内容目录及插图照相目录译成英文。

10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王仲殊同志由杭州返京，谈地方上保护文物情况。今天《光明日报》刊登盗窃三门峡文物保管所的盗犯二人被处死刑。写信复郑德坤所长，答应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一报告。偕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赴文物局，晤及沈竹同志，谈发表南越王墓发掘消息事，顺便商量了下星期召开一次国家文物委员会事。下午参加整党小组会。晚间写了几封信（许肇林、楚景明、王林）。

11月

11月1日 星期二

上午赴邮电部礼堂，听邢贲思同志关于异化问题的报告。下午赴所，继续参加整党小组讨论会。

11月2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将给河野的《古城西安》提纲，及插图、图版目录英译稿，校对后寄去。接林寿晋君来信，关于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事。下午参加整党小组学习。中间被叫出，乃香港林寿晋君来电话，要求在香港中文大学多留几天。晚间阅特里格《柴尔德》。

11月3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阅特里格《柴尔德》。下午赴所，参加整党小组会。

11月4日 星期五

上午赴美术馆参观庞薰琴画展，遇及庞薰琴同志夫妇及华君武、常沙娜等同志，参观一周后，辞出。返所。日人田边昭三教授来访，由王仲殊、安志敏、徐苹芳三同志作陪。出来后，至张政烺同志家，未遇，仅晤及傅学苓同志，谈科学出版社事。下午在家，阅毕特里格《柴尔德》一书（pp. 1—200）。晚间写信给周匡明、张学儒（吉林）。

11月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下午赴史学1号楼报告厅，由马洪同志总结这十天来的学习，并布置下一阶段的学习。

11月6日 星期日

今天以一整天的工夫，将《大百科》《考古学》条第一节“考古学的定义”修改誊抄出来。暄儿一家来，午饭后始去，稍谈他的妻舅上星期在八宝山开追悼会的情况。

11月7日 星期一

上午返所，所党委商谈关于整风的学习。决定明后两天。下午党内

骨干学习。下午至院部，与王平同志谈赴港事。晚间至杨一之同志处闲谈。

11月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沈竹同志来，商谈明天的国家文物委员会的议程。与朱穆之部长通电话，知明天上午他另有会议，不能列席参加，但约好明天下午在文化部一谈，将广州南越王墓发掘消息的发表事，商一解决办法，起草一公函。下午参加所中党员骨干的学习整风文件会。晚间写信复北大罗荣渠同志关于中美上古交通事。

11月9日 星期三

上午赴文物局参加国家文物委员会第4次会议。参加委员有王振铎、张政娘、顾铁符、宿白、常书鸿、启功、王仲殊、苏秉琦、安志敏等。对于文物界精神污染问题，尤其是“一切向钱看”的唯利是图的思想，举例并加批评，一直谈到11时半，然后总结，拟将今日会议纪要写出来交文化部，并请其抓紧文物界的精神污染问题。下午赴所，继续参加所中党员干部的整党学习。3时赴文化部，晤朱穆之部长，除口头汇报上午开会情况外，还请其将广州南越王墓的报道问题，从早决定批给文物局，以便从早公开发表。他答应今天下午即批复文物局，同意我们的意见。晚间至谢辰生同志处，他明天即率队赴埃及访问，托其搞一复制我的*Some Remarks on the Bekhen-Stone* [《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一文。又至王振铎同志处稍谈。返家，雨已停，但天气渐冷，听说明天降温。

11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沈竹同志来，谈明天公布南越文王墓发掘的新闻，拟由文物局召集，统一公布。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文化科学史》第2卷的写作提纲。下午在家，阅曲贵春《璇玑考辩》稿，乃《考古》编辑部送来，约16000来字，退稿给编辑室，请其另找人审查，他仍坚持“璇玑”乃天文仪器之说，无可理喻，又以“兼与夏鼐同志商榷”为副题，不便审稿也。下午王廷芳同志来电话，谓新华社已抢先公布南越文王墓发掘消息，不守诺言，乃于下午将新闻稿及照片8张交《人民日

报》等。

11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南越文王墓发掘的消息已于晨间广播，并且今天各报都有刊载（晚间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广播录像）。下午赴外事局找王平同志，未遇，留言及Gardin [ 加丁 ] 来信而返。

11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福州陈存洗同志来，从前在我所工作过。下午在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文化科学史》第2卷的提纲设想初稿提意见，复信给Hannudy。

11月13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上午王则诚同志来谈，他昨天刚由西安返京。下午至席泽宗同志处，询问香港开会事，我院已同意携眷前往开会，他也是刚由上海（徐光启纪念会）及西安（科技史会议）归来。晚间张仲才同志来谈，要求我推荐他的女婿任大卫到加州伯克利分校去读研究生，已有费孝通教授的推荐书。我以不认识本人，又不是社会学家，婉却之。写了两封信（美国Baity [ 贝蒂 ] 及Lengyel [ 伦吉尔 ] ）。又写回信给唐云明同志。

11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敬千翎由吉林来，出差赴长沙，经北京住自家。我到所中去，将昨天写的信发出，又将院中批回来的7月间要发的信（国际人类学及民族学会征求同意为理事候选人），实则他的选举会已于8月间开过了。至王世民同志处谈《殷周金文集成》，及《中国考古学年鉴》编纂事。下午在家。开始写《所谓“玉璇玑”是天文仪器吗？》一文。

11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为《玉璇玑》一文找材料。又为甘肃甘谷汉墓出土的四枚银币（西域？），似乎天城体字母，但找不到出处。下午在家，重读

Cullen & Farrer [ 卡伦、法勒 ] 关于玉璇玑一文。

11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偕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赴院部附近的邮电礼堂，听宦乡同志关于世界政治及经济的报告，乃此次他随陈丕显同志的人大代表团访问西欧的印象也。下午在家，阅De Laet [ 德拉特 ] 所写《人类科学文化史》第1卷的提纲（pp. 1—43），并复信给德拉特教授。

11月17日 星期四

晨间5时，敬千甥即起身，自己搞早点后即去赶6时的火车赴长沙。我上午在家，下午赴所。晚间身体有点发烧。将《玉璇玑》一文写了一半。

11月18日 星期五

今天在家，本拟将《玉璇玑》一文写出，但身体不舒。整天在家，将卡伦、法勒的文章《“璇玑”一名和牙璧》，再重读一过。阅Renfrew, *Before Civilization* [ 伦福儒：《文明以前》 ]。

11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遇及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到新疆的事，自治区考古所说我所考古队在那里的发掘，抢他们的工地。我因这两天身体有点发烧，所以到北京医院门诊，经检查，X光透视，肺部无问题，血压、心脏及小便皆正常，但体温达40度，白血球到2万，最后确诊为扁桃腺发炎，已化脓。医生即留我住院。打电话让楷儿送来面巾牙刷等用品，办理住院手续，住313号。下午及晚间点滴抗生素，每次约一小时。

11月20日 星期日

今天已退烧，上下午都点滴一次。下午秀君及铁秋媳来探视。阅*Expedition* [ 《探险》 ] 最近一期。发现钱俊瑞同志住在316号，聊天一会儿。

11月21日 星期一



今天不仅体温正常，扁桃腺发炎处开始缩小，化脓处也渐消失。上下午各点滴一次。下午秀君、楷儿来，王仲殊、王廷芳及安志敏同志亦来探视。傍晚，炎儿下班后来探视。阅伦福儒《文明以前》。

11月22日 星期二

今天正常，仍是上下午各点滴一次。上午抽血检验，白血球已降至6000。

11月23日 星期三

今天上午点滴一次，下午停止，改为口服。下午秀君及暄儿、晴孙女来探视。暄儿父女走后，凤荣媳及他的父亲来探视，谈了好一会儿才回去。

11月24日 星期四

今天仍住院。乌大夫换班改由孟大夫负责，据云再观察几天可以出院。阅毕伦福儒《文明以前》（pp. 1—306）。

11月25日 星期五

住院，服药，休息。钱俊瑞同志住院已四星期，决定明天出院。据云他9月参加经济考察团，与许涤新、于光远、宦乡等赴港，因为当时香港室外酷热，室内冷气，以致着凉，返回后即转成肺炎，故入院治疗，原拟痊愈后作胆结石手术，医生最后决定不作手术，故明天出院云。下午秀君来探视，带来近一星期的报纸。她走后，张忠培同志来探视，据云明天赴西德访问，参加教育部组织的文科考察团，由王玉哲教授带队，与他稍谈西德的情况。

11月26日 星期六

本拟将鼻尖的瘰子治掉，昨晚无意间将瘰子碰掉出血，今晨发现已不治而愈。上午送钱俊瑞同志出院。将《玉璇玑》一文写完，约3000余字，再修改一遍。与孟大夫商量，拟下星期一或二出院，孟大夫说可以出院。

11月27日 星期日

仍住院，今天没有人来院探视。我将《玉璇玑》誊抄完毕。明天交所中打印。开始写《中国考古学与中国科技史》一文。阅*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人类学的考古学杂志》] 创刊号，乃是所谓“*New Archaeology* [新考古学]”的刊物。

11月28日 星期一

晨间孟大夫来诊视，又到门诊部检查（耳鼻喉科），据云一切均良好，但这两天下午体温仍为37度，还须继续服药，但明天可出院。外科洛大夫来，诊治痔疮，据云，可以待出院后来门诊部治疗（洛大夫在1963年3月6日我做胃切除手术时亦在侧，当时知道陈、李二大夫主治，不记得他也在侧）。下午秀君来探视，告以明天出院，准备东西来办出院手续。阅毕《人类学的考古学杂志》创刊号的三篇文章（pp. 1—112）。

11月29日 星期二

今天出院，这次在医院共过十宿。晨间孟大夫来，又叫护士送来出院后在家服用的几天药剂。10时秀君偕炎儿来，办理出院手续后，与护士告别，返家。宇孙在车中等我，他昨天又发烧，今天一定要跟着来医院。凤荣媳在家，说有一位老同学来看我，在家等我。见面道姓名后，知是钱伯辛同志，我已认不得。他稍谈星期天开座谈会情况，到了十几位同班同学，坐谈一会儿后，他告辞回去。午睡起来，补记日记。

11月30日 星期三

返家休息，一切尚佳。写了几封信（唐云明、库尔班、李德清、马大恢、庞朴）。下午王<sup>予</sup>同志来探疾，顺便送还《事物的起源》（德国利普斯著，汪宁生译）。谈及日本民族学工作者打入云南民族地区拍电影，搜买文物（主要是大阪的民族学博物馆）。

12月

12月1日 星期四

上午写了两封信（石兴邦、庆阳刘得祯）。本拟去所中，但是王廷芳、安志敏二同志来了，谈朝鲜代表团在金勇男所长率领下，已经来京，正在商谈日程中。下午黄展岳同志来，后天将赴广州，托之带口信给席泽宗同志。傍晚徐婉维同志来，携来她的爱人蒋永宁的信及贺年片，谈她的儿子东涛去美后情况，留之晚餐。晚间胡厚宣同志偕其子振宇来，托我在介绍信上签字，推荐他到美国或加拿大留学。接着席泽宗同志来，谈赴港事，他们已去登记11日赴广州机票，闻此次我国代表团又加一人。他们走后，我将《玉璇玑》一文的打印稿校读一过，拟明天寄去。

12月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这是半个月来第一次上班。将前几天写的信发出。又写信给香港大学的研讨会秘书处，附去论文稿子。遇及殷玮璋同志，谈及周鸿翔要讲演稿事。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谈国家文物委员会事。为长沙市博物馆写额（及浏城桥楚墓等）。下午在家，写信给Sievernitch及林寿晋、周鸿翔。

12月3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写回信给香港中文大学林寿晋同志，并附去履历。下午赴所，与王仲殊、安志敏、徐苹芳及徐光冀同志，谈《大百科》考古学卷的明年计划。3时半，美国人夏含夷博士来谈在华工作，并对中美学术交流的不平等表示批判意见。他下星期二离京赴沪，然后经港返美。

12月4日 星期日

上午上海人美出版社杨同志来，携来《中国陶瓷》全集稿，希望我写一篇前言，婉却之。但是他一定要留下稿子。王则诚同志来，他自西安归来感冒了，迄今未愈，颇以到处开会为苦，说现决定可推便推掉。正暄一家来，午饭后始去。将《德日进与中国猿人》读后感写出，瞩晴孙誊抄一份，拟分别寄《外国史知识》及院部梅益同志。写信二封，复左景权、张甦（西安，银币）。

12月5日 星期一

今天赴中南海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5次会议，通过第二批博士、硕士研究生授予单位及导师名单，又讨论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明年改组学科评议组与成员、在职人员申请试点工作，及明年学位工作要点。由何东昌副主任主持，出席者有严济慈、苏步青、张维、冯至、张文佑等同志，开始时于光远同志大谈学科分类问题，我建议先讨论原定议题，有时间再务虚，幸被采纳，便是这样也开到下午6时才结束。

12月6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复查，基本痊愈。遇及郁文同志，谈文物工作事。又遇及姜椿芳同志谈大百科事。出来后至院外事局，晤及王平同志，向他汇报3日美国青年学者夏含夷所反映对于社会人文科学交流的意见。下午将《中国考古学现状》的幻灯片选毕。晚间王世襄同志来谈，携来《中国玉雕》（展品目录性质），乃香港叶义先生所赠，托他转交。

12月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文物局沈竹同志来谈，王廷芳同志在侧，一起讨论国家文物委员会会议纪要事。王世民同志谈商志<sup>譚</sup>同志来信转达麦英豪同志意见事。梅益同志以到近代史所之便，来所，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与之谈：（1）建新楼事；（2）李济奖金事。我与之谈《外国史知识》及《历史研究》中文章的思想性问题，及院部拟给王俊铭以情报图书中心顾问名义事。湖北博物馆杨同志送来馆方公函，邀我参加湖北省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事，婉却之。下午在家，薛观涛同志来，已近50年未见面矣，谈别后情况。他这些年来郁郁不得志，现已退休，其老母已于去年逝世（89岁），始终单身汉，拟后日赴上海，托之向蔡孔耀致意。

12月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看了我所写的反映文物工作情况材料，提了几点意见。我又参加了所中党支部的小组会，王仲殊同志传达院部党委扩大会上书记处邓力群同志关于精神污染问题的报告，及院部关于这阶段整党工作的布置。我将携港的文件作了准备，包括幻灯

片。下午在家，沈竹同志来，送来国家文物委员会11月10日的会议纪要，加以审定，又改过反映文物工作情况的材料。晚间继续写《中国考古学与中国科技史》一文。

12月9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续写《中国考古学与中国科技史》。出去理发，恰巧碰到停电。下午刘金沂同志来，送来护照，才知道英方签证，只准停留一星期。赴院部，接见朝鲜代表团，由金勇男团长率领，安志敏、张子明、张国维三同志参加接见，约谈一小时。送走朝方外宾后，至外事局，晤及王昌运局长，了解他访问英国的情况，商量关于办理在港延长居留期签证问题，由院部直接通知在港的新华社对外办事处代为办理。返家，《外国史知识》编辑部唐、王二同志来，商量关于改正《德日进与中国猿人》一文的措施，征求我的同意。晚间续写《中国考古学与中国科技史》。

12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将反映文物工作情况材料寄出。王廷芳同志通知，为郭老的女儿病危赴天津探望去了。与王仲殊、安志敏二同志谈接待朝鲜外宾事。下午去理发，续写《中国考古学与中国科技史》。秀君上午偕楷儿上街购物，下午由凤荣媳为之染发烫发。晚间收拾行装。

12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沈竹、谢辰生二同志来，谈文物局事，谢同志昨天刚由埃及访问归来。下午1时由家动身，在机场托运行李，办登机手续，2:45起飞。5:30抵广州，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派人来接，即下榻先烈路分院招待所。

12月12日 星期一

在广州，偕秀君赴南越文王墓发掘队库房（中山纪念堂），参观近来出土文物。下午往游白云山风景区，由饶志忠局长及黄展岳同志作陪。

12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在中科院广州分院开代表团成员会议。会后返舍，瞻仰黄花岗烈士陵园。下午偕黄展岳、麦英豪二位赴象岗，参观南汉文王墓、兰圃及越秀公园（镇海楼、五羊石像）。

12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离广州赴香港，九龙下车，何丙郁教授等来接，直接赴香港大学，下榻柏立基学院。午膳后，赴院本部中文系注册。至院中218讲堂参加开幕式，何丙郁教授主持，黄丽松校长致辞，然后赴Loke Yew Hall [洛克·尤会堂] 小礼堂，由我作公开讲演《中国考古学与中国科技史》。晚间在市大会堂的中国酒家宴会，由东亚科学史基金会主席毛文奇大夫做主人。

12月15日 星期四

今天报告会，上午为天文学史组各位宣读论文，下午转入农学史。晚间，赴香港农学院，黄丽松校长自助餐招待会。

12月16日 星期五

今天为会议第三天，上午为农学史及植物学史的论文，下午转入数学史。晚间柏立基学院有音乐晚会，会后冷餐。

12月17日 星期六

今日为研讨会最后一天，上午为一般科技史的论文。此次中文论文为16篇，英文论文为13篇，共29篇。下午有五人分别报告他们个人或单位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工作情况，最后由两人分别就中文及英文论文作总结。晚间，何丙郁教授设宴招待到会代表及工作人员。（今天中午遇到W. Franke教授，一起进午餐。）

12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偕秀君进城游览，坐公共汽车，在港市大会堂及其附近游览一周。至附近逛马路，今天是星期天，有些商店不开门。下午林寿晋君

夫妇来接我们到香港中文大学，住在会友楼。晚间，与林君一起至沙田的新瑞华饭馆，由郑德坤教授夫妇做东。

12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由林寿晋君偕同至中文大学考古艺术研究中心，访郑德坤主任，介绍中心情况，参观文物馆。正展出穗港汉墓出土文物。又参观图书馆。中午郑德坤教授在沙田马会餐厅接待午餐，有校秘书长陈方正先生作陪。下午在中国文化研究所二楼会议室开交流座谈会，由郑德坤教授主持，到会约二十余人，为所中同仁，有饶宗颐、刘殿爵等。晚间，中大校董利荣森先生在铜锣湾利园酒店设宴招待。

12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林君家中，又至中国文化研究所，安排下午公开讲演的幻灯片及讲稿复制。中午仍在沙田马会餐厅，由郑德坤、林寿晋作陪。下午在中国文化研究所第一讲室，听众颇踊跃，闻为此间历次公开讲演所未见。讲毕，有《大公报》、《文汇报》记者访问。晚间在崇基教职工联谊会餐厅用餐，林寿晋做东，有张光裕、王人聪二人作陪。原约有饶宗颐（其友人某画家去世，料理后事需饶襄助）、杨建芳、吕荣芳等三人，皆不能来。

12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林寿晋君偕往参观中文大学图书馆，已部分电脑化，又参观该校电脑中心。赴校长室，马临校长接见，一起赴大学贵宾餐厅，有陪客七位。下午偕林君夫妇至九龙购物，先至尖沙嘴，渡海至国货公司，后返九龙灰嘴，至翠园酒家晚餐。晚间全汉昇及林伯平二位来电话。

12月22日 星期四

今日由林寿晋君夫妇陪同，赴海洋公园游览。秀君尤其喜欢海豚、海豹表演，及缆车，而水族馆次之。林君因有事先返校，林夫人薛葵珍陪我们逛马路与商店。晚间，郑德坤、林寿晋二位在崇基联谊会贵宾餐厅设宴招待，共三桌，我的第一桌是郑夫人黄文宗女士为主人，我的左侧为全汉昇教授，已30余年未见面矣。

12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由林寿晋君作陪，先赴九龙公园的香港博物馆，即历史博物馆，馆长何清显，而吕荣芳君在这里临时工作。又遇到庄锦清君，去年来此，尚无工作。此馆现正在展出“中国自然保护”展览会。又有香港出土文物展览，文物为数不多。至库房参观正在整理中的出土古物。旋至香港艺术馆，谭志成馆长接待，有“中国玉雕”展览，及“当代香港版画展览”。出来后，在京华酒楼用晚餐。林君因有事先返校，林的学生谢燕萍女士陪我们在市大会堂附近逛商店。至咖啡座小息，林君的另一学生游学华君亦来。出来再走几个商店，然后至市大会堂，与林君夫妇会合，一起至敏求精舍会所，用自助餐办法招待我们，到会约20余人，由范甲先生做主人，还有叶义、利荣森、毛文奇、郑德坤夫妇、林寿晋夫妇等。用餐毕，范甲先生致欢迎辞，我答辞，稍谈考古经历。

12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林寿晋君夫妇及其次子作陪，赴九龙尖沙嘴。先顺途至中国文化研究所，向郑德坤教授辞行。至尖沙嘴，逛海洋大楼与海运中心。中午在翠亨村酒楼用餐。下午又逛几个商店，返九龙，在沙田的禾輦商场购熟食及青菜。至林君家中，今晚为圣诞节前夜，即在其家用餐。返会友楼，收拾行装。

12月25日 星期日

今天为在港最后一天。晨间偕秀君至校园内范克廉楼的百佳超级市场购物。林寿晋君夫妇偕其次子来，少顷校中派车亦来，一起赴车站，办理行李交运手续。杨建芳夫妇及王人聪君亦来车站送行。进站向他们摇手告别，十二时三刻车子开行。3时余抵广州，饶志忠、麦英豪、黄展岳三同志来接。下榻百花园旅馆（即市文化局招待所）。晚饭后，《羊城晚报》文化组记者赵君谋及摄影记者朱穗风同志来访问（26日《羊城晚报》刊登消息，但没有访问记）。

12月26日 星期一

偕秀君，由麦英豪、黄展岳、谭佑芝三同志陪同，前往番禺。阮宝



宽县长、司徒乔文化局长等迎接，下榻番禺宾馆。午饭后，赴沙湾区公所，由阮县长、蔡德全文化馆长陪同参观古迹。先至何氏宗祠，一称留耕堂。又至沙湾西村，有王氏宗祠。上山至滴水岩，现为苗圃。返沙湾区公所，即在其处晚膳。饭后返番禺宾馆。

12月27日 星期二

由番禺宾馆出发，阮县长、杜兆副局长、蔡馆长作陪，赴莲花山游览，现划为风景区，有“莲花塔”及公园，塔为明万历四十年所建，1981年重修，公园乃新修建的。又至莲花城，乃清初修筑以防台湾郑氏者。又参观附近莲花岩、南天门、燕子岩，乃古代采石场遗迹。至山麓莲花苑用午餐，餐后返番禺宾馆，途径南村，下车探查宋代窑址，然后至村中余荫山房，乃广东四大名园之一，为清中叶邬乐天所建。又至南村公社板桥，参观“黎公祠”，乃纪念明末殉难的地人黎遂球。返抵宾馆已4时半。至街上购东莞米粉丝。饭后收拾行装，并为题“莲花山古采石场遗址”。

12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9时与阮县长等告别，由番禺返广州。因为渡轮耽误，抵招待所（即百花园）休息已12时。省人大常委主任区初同志设宴招待。下午出发赴南方大厦地下商店，及地面上的百货公司。又至沙面参观白天鹅饭店。返中山纪念堂，再参观几件南越文王墓出土文物。6时出发赴机场，黄展岳同志偕行，麦、谭、苏三同志送行。晚9时抵北京机场，王廷芳同志及楷儿来接，抵家已10时许。

12月29日 星期四

今日在家休息，整理日记。下午去理发，顺便至所中，积牍盈案，只好慢慢处理。沈竹同志来谈。

12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所事。旋赴院部，与王平同志略谈在港情况。晤及梅益同志，偕至进驻我院的整党工作组办公室，见到了任质斌组长。返所，沈竹同志来谈，取去国家文物委员会事第4

次会议纪要校样。下午在家，起草中英文的准备在瑞典大使馆的讲话。3时半偕王仲殊、王廷芳、安志敏等同志赴瑞典大使馆。马洪院长亦来参加，瑞典大使贝里奎斯特致辞，授予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的外国院士证书，我致答词，马洪院长致词，然后举行酒会，有我院各所同志20多人参加，新华社亦有记者在场（新闻稿至1月3日始在《人民日报》第3版刊登）。晚间偕秀君至王则诚同志处闲谈。

12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返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谈所事。潘其风同志由新疆归来，汇报新疆队情况。徐苹芳同志汇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审稿进展情况。下午又去所，清理案头积牍。返家后，赴席泽宗同志处谈香港开会后情况。又至王天木同志处，取回他的《葛洪〈抱朴子〉中“飞车”的复原》一文，阅读一过，提了几点意见。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家，知赴沪未返。

今年已是退休后的第一年度，也是当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的第一年度，但仍是很忙，仍是尽可能每天上午到考古所去。

去年12月10日被推选为德国考古研究所的通讯院士，今年4月28日在德国大使馆中举行授予证书仪式。今年12月6日又被推选为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的外国院士，12月30日大使馆举行授予证书仪式。

今年出国三次：第一次是3月间应日本广播协会（NHK）的邀请，偕秀君赴日本作三次公开讲演，一次讨论会。由协会制作成广播电视，分三次广播。第二次是6—7月间赴西欧访问，包括西德和瑞士两国。第三次是赴香港参加国际会议，及和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并作讲演。

其他的学术活动有：5月间在郑州主持中国考古学会第四届年会，重被推选为理事长。8月间主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召开的亚洲考古会议。再是主持文化部的国家文物委员会，开了四次会议。这原是点缀的机构，我却想使它成为能起一定作用的机构，但阻力很大。

政治活动是参加六届一次人大会议，参加整党运动。

国内旅行去外地三次：一次是到青岛休假，一次西安主持亚洲考古会议，一次去广州视察南越王墓的发掘。

由于扁桃腺发炎，住了一星期北京医院。

# 1984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日

上午石兴邦同志来贺年，他前天由西安来京，阴历年底以前返西安。谈及陕西考古工作情况，及省方拟请其调回省中，负责全省考古工作。我知其去意颇坚，只能劝他与王廷芳同志商谈，因为我不管所中事情也。暄儿一家来，留之午饭。下午至王则诚同志处，谈及王天木同志关于《抱朴子·杂应篇》“飞车”一文。晚间翻阅这二十几天的《参考消息》。

1月2日 星期一

翻阅这二十几天的《人民日报》。下午将王天木同志一文，送到王则诚同志处征求意见。晚间至邓力群同志家，谈文物局事。

1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返所。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教授来所访问，这是为了联系王仲殊同志赴日本参加日本古代史讨论会也。他携带他的学生现在北京留学者二人来：村松伸（清华大学营建系研究生）、小川静夫（北京大学考古系高级进修生）。我所则王仲殊、安志敏、徐苹芳和我四人接待。中间我离开半小时余，偕王廷芳同志至中宣部郁文同志处，谈文物局事。返所，请西嶋定生教授在萃华楼用餐。饭后，他去历史博物馆史树青同志，及历史研究所林甘泉同志处。我们返所，我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谈上午郁文同志要求考古所出人协助文物局工作事。我们又与卢兆荫同志一起商谈此事，明日再商。我赴大石桥访鲍正鹄同志，闲谈至6时半始告辞。晚间在家阅黄文宗（郑德坤夫人）的《流浪》。

1月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及卢兆荫三同志谈文物局事。旋至苏秉琦同志处谈北大考古系近况，他说起哈佛张光直教授向北大提出交流计划。下午至所中，整理最近来信及新收到刊物，旋至王天木同志处，退回他的“飞车”复原一文。至素琴儿处，稍坐，即偕秀君返家。午餐后，吴震同志来谈。

1月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谢辰生同志来所，请其与王廷芳同志洽谈，我与王仲殊同志去参加汇报会。今日所中开始一年一度的年终田野工作汇报，先由王仲殊同志讲话。第一室开始，由安志敏同志主持，然后谢端琚、郑乃武二同志，分别就甘肃天水师赵村齐家遗址（有更早遗物），及河南许昌丁庄（裴李岗文化及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作报告。下午在家，写信给林寿晋、郑德坤及何丙郁三先生，分别致谢，又致函麦英豪同志。

1月6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继续汇报，由王仁湘同志报告临潼白家村发掘（石兴邦同志作补充），胡秉华同志报告山东沂河、沭河流域旧石器时代及细石器遗址的调查收获。至苏秉琦同志处，适山东大学刘敦愿教授与长岛博物馆宋承钧同志正在那里谈工作，所谈的是刘同志要开考古学史的课程，及宋同志要展开水底考古工作，要求资助事。下午《大百科》姜椿芳社长偕同副主编李同志，编辑刘加乾、胡人瑞同志，谈考古学卷的编撰问题，主要是交稿日期问题。姜希望今年年底交稿，我们以为观情况要明年，最后决定俟今春两个编写组开过审查会后再决定。他们走后，我到张政烺同志处，谈访问香港情况，及商量《大百科》殷周组审稿会议事。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我又谈起他承担的《大百科》条目事。

1月7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继续汇报，由胡谦盈同志报告陕西长武县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杨锡璋、徐广德同志报告安阳发掘（钢厂中型墓，纱厂等处小墓，但亦出有铭文的铜器）。下午在家，阅黄文宗散文集《流浪》（pp.

1—301)，阅《探险》25卷第4期（1983）（pp. 1—4），尤其是其中E. R. Knauer [克瑙尔]的*The Fifth Century A. D. Buddhist Cave Temple at Yun-Kang, North China* [《公元5世纪华北云岗的佛教洞窟》]（pp. 27—47），将云岗石刻与中亚及西亚的石刻作比较研究，颇具启发性。

1月8日 星期日

上下午写了九封信（丁贤明表弟、正中侄、四川刘运勇、香港秦维廉、广州许肇林、日本太田有子、天津王明侯、西德魏克强（Viet）、中国建设社）。

1月9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继续年终汇报，有殷玮璋同志的琉璃河西周墓地，刘随盛同志的扶风黄家河西周墓地。前者颇为重要，为燕侯的墓区，车马坑保存极佳，出土漆器之丰富，更为从前西周墓所未见。下午赴所，听传达胡乔木同志关于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的报告。至中华书局晤及谢方同志，与主持《永乐大典》出版的张忱石同志，谈西柏林新发现的四本。据云，此次再版已根据杨家骆在台湾所印者收入，惜无卷末监修者姓名（台湾尚有史语所等所藏五本，共多出九本）。再版已增入六十余本。晚间审阅贾应逸《新疆丝织技艺的起源及其特点》一文。

1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继续年终汇报，有高天麟同志的山东襄汾陶寺遗址与墓葬，卢连成同志关于沔西发掘（夯土遗址及西周墓葬）。下午在家。

1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继续年终汇报。日本前留学生菅谷文则送来照片。汇报有郑光同志的二里头遗址发掘，段鹏琦同志的偃师商城探掘。下午瑞典研究齐家文化的M. Bylin Althin [比林·阿尔提]来所访问。送走后，我赴王天木同志处，对他的《指南车补证》一文提了几条意见，退回给他。

1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继续年终汇报，有赵芝荃同志谈偃师商城及电厂墓地。休息后，有刘庆柱同志报告杜陵陵园殿址、门址及陪葬坑。下午赴所，写信回复内蒙汪宇平，及吉林师大林志纯（现在北京暂住）。杨泓同志陪同固原博物馆韩孔乐同志来访，去年9月发现北周李贤夫妇墓，出萨珊鎏金银持柄壶及玻璃乳丁杯。晚间赴法国大使馆，以大使为V. Elisseeff [叶理夫] 夫妇访华设宴也，主人为Malo大使，陪客有孙轶青、吴作人、严四光等，秀君亦被请，以前年在巴黎曾晤面也。9时半返家。

1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继续年终汇报，为内蒙队三人，刘观民同志报告居延汉长城，刘晋祥同志报告大甸子墓地，杨虎报告兴隆洼遗址。下午偕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赴院部，与梅益同志商谈所中整党工作，拟分两段，以避免误及春季工作。返所，接单士元同志、《人民日报》金同志、《中国建设》谭爱清同志来信，即写回信。

1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继续年终汇报，段鹏琦同志报告汉魏故城调查，主要是山南地区魏圜丘位置及宋代采石场（有题记）；徐光冀同志报告邺城勘查，主要是北城的城墙及城门。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赴西花厅一号访钱伯辛同志，关于今年1934年级毕业50周年事。晚间继写给西德的信。

1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将昨天所草拟英文信打字，又写信给傅吾康教授。下午建钢外孙由无锡返京，楷儿去车站接，他即回团结湖的宿舍去了。我整理去年的日记，草拟访港汇报。

1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继续年终汇报，马得志同志报告西安唐大明宫麟德殿的补充发掘，陈久恒同志报告洛阳唐城宫城配合基建工作，李德金同志报告南宋临安城遗迹。下午在家，雷孙由西安来，小学放假，来京度寒假。接麦英豪同志来信，并附来香港所拍彩色照片。写访港汇报。阅《文

献》第15辑。写回信给何丙郁、邹豹君二教授。

1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继续汇报，黄展岳同志报告广州南越文王墓的发掘，有电影纪录片（去年在文化部文物局放映过）。下午赴所，审阅张子明同志所写“接受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学院外国院士衔的报道”。又审阅关于曾侯乙墓铜器铸法的论文，以为是“漏铅法”。至席泽宗同志处，谈关于香港开会的总结问题，及今年8月间在北京开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的筹备工作。晚间写关于香港会议的报告。

1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由王仲殊同志作年终汇报总结，并布置84年工作计划的讨论。我也就今年这两星期的报告内容总结一下，希望加强计划性，田野工作仍要明确目标，其次是提高田野工作的质量。下午在家，将访港书面报告写出来。

1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新华社摄影记者杨绍明同志来，说为了配合文章，要拍一张彩色肖像照，布置背景，搞了大半天。送他走后，外文出版社张瑞颐同志为了翻译我的书，译稿不能满意，要找人另译云云。他走后，将昨天写好的访港汇报稿子交付打印。下午赴建国饭店，应法国Vandenbussche之约，他偕A. Karlen一起亲自驾车来接，为的是Krishna Riboud [ 克里斯娜·里布夫人 ] 乘5月间来华之便讲学事也。返所，将信译成中文，拟明天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量后决定。偃师县派人来所联系二里头遗址保护事，由王廷芳同志接谈。黄景略同志来，他明天赴广州出差，托之带照片给麦英豪同志，添印几张，并附上印费20元。晚间与黄展岳同志通电话，知道沈竹同志继陈滋德同志之后，因病入首都医院住院治疗，似乎不是旧病复发。又吴景荣同志来电话，介绍他的学生来所工作。

1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将昨天打印的访港报告，校阅修改后送院部外事局。与



王仲殊同志谈里布夫人讲学事，他以为可以考虑。与徐苹芳同志谈编辑历代石刻拓片事，拟调张明善同志来所工作一时期。下午在家，将王仲殊、徐苹芳、杨泓三同志这次拟赴日参加日本古代史讨论会的论文审阅一过。晚间观匈牙利电影《弃儿》。

1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开全所会，放映录像片《访日第三次电视》即关于“丝绸之路”这一题目，再加几句说明。楷儿和雷孙也到所中来听。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复墨西哥J. Cesar Olive、北大罗荣渠、武汉重型机床厂铸造分厂李志伟）。

1月22日 星期日

今天整天翻阅1934年下半年及1935年上半年的旧日记，搜集一些材料，准备为日文版讲演集写序文。午后偕秀君赴新侨饭店二楼，参加“日中电视艺术交流活动”的放映会，由日方代表团成员市冈作说明，放映了两本录像《现代中国的妇女》（在无锡拍摄）、《裸族最后的大酋长》（以印尼的加里曼丹，即新几内亚的石器时代民族的一个大酋长的自述，这位大酋长已于1981年去世，享年54岁，在50年代才有传教士乘飞机入境。裸族才穿上衣服，用追忆的方式表达当年战争及日常生活）。晚间将这次访港的开支清单誊清，准备明天上交。

1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赴院部，将这次访港的书面汇报及开支清单交给王平同志。王昌运局长也在座。他们已看到书面汇报，对于我提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人选的意见，觉得很好，拟抄出以供参考。返所，宁延明同志携吴景荣教授的信，来所访问。这事我已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谈过，请翻译组莫润先同志负责与他谈话，了解情况，再作决定。下午在家，写日文版讲演集的序文。

1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徐苹芳同志谈编纂历代石刻事。阅《古物学》新出一期。下午在家，续写日文版讲演集序文。

1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参加所中党委会，由王仲殊同志传达昨天院部各所党委书记会议上关于整党的布置。返家后，偕秀君赴北大蔚秀园，访素娟内侄女，她上班未返，她的母亲及丈夫张树霖同志在家。午间素娟返家，留我们午饭，她的子女也一起进餐。树霖谈到特异功能问题，颇为相信，我则仍是不信。下午拍了几张照片，向之告辞，至中央民族学院，访程溯洛同志，他的夫人以白内障，几乎认不出我了。他们一个半月前搬入新屋。程正在修改《维族通史》，谈至4时许，告辞返城。傍晚，石兴邦同志来谈，他今晚返西安。

1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胡乔木、吴友三、罗荣渠、李域铮（陕博））。将罗的稿子交给编辑室，并嘱安志敏同志再审查一下。庄敏同志来所，谈今春在四川展开田野考古会议事。下午3时赴首都医院探视陈滋德同志，他于两个月前轻度中风，现仍在恢复中，可以接受探视。见到我后很兴奋。他的儿子陈冰在旁伺候。我看他太兴奋了，劝他心放宽一点，他还讲个不停，后来有他的朋友来探视，我便告辞出，到新华书店（王府井南口）三楼看各地出版社的书，买了几本。到所中，然后返家。午间北京市文物局梁丹副局长送来请柬，说白介夫副市长将于29日举行迎春茶话会，请我参加。又说侯仁之教授已于昨日离京赴美国考察城市设计，又谈了其它问题。

1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院中整党小组派来我所的联络员任重捷同志，向我了解院部及我所的情况，谈了近两个小时。下午在家，阅今天《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共3万余字，今后还要学习。又阅院值班室送来的我院《工作日志》、《要报》等。写毕日文版讲演集序文。

1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全所大会，由王廷芳同志谈春节前后应该注意之点，传

达消防部门关于防火的通知，又传达院部通知（日语补习班等）。下午赴所，将日文版讲演集序文稿交王仲殊同志，请其提意见。徐苹芳同志在旁，我们谈吸取大学毕业生问题，尤其是北大考古系毕业生事。返家，知孙轶青、金枫二同志曾来过。

1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茅盾研究资料》的回忆录（1—427页）。下午赴北京第四招待所，参加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的迎春茶话会。萨空了、梁丹和我也讲了话。从3时开始到6时半，然后设宴招待，孙轶青同志与我同席，告诉他把国家文物委员会的纪要放行。散席已7时，至文化部宿舍，晤及王天木、谢辰生同志。

1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王仲殊同志交还我的日文版讲演集的序文，提了几条意见，我修改后交打字。下午在家。

1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日文版讲演集序文交给小南一郎。又写回信给D. Harper [哈珀] 致谢其寄赠 *Silver Vessels of Sassarian Period* [《萨珊朝时期的银质器皿》] 一书，并寄去我的论文 *Sassarian Object Recently Found in China* [《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 一文，复信中讨论大同出土的萨珊银盘事。至张政烺、瞿同祖二同志处闲谈。下午赴中宣部参加新年联欢，郁文同志主持，邓力群同志讲话，观电影苏联片及新版《雷雨》，未毕而先退席。赴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外专家春节联欢会，我在第13桌，因为13这一数字为洋人忌讳，所以没有安排外国专家，有我院马洪、刘国光二院长，招待会由张劲夫同志主持，姚依林同志致辞，冷餐自取用，有文艺节目，为音乐及杂技。散会返家已8时半。

2月

2月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至编辑室，适值他们在那里开联欢会，有糖果、水果，由卢兆荫同志主持，王仲殊、王廷芳和我都讲了话。下午在家。傍晚赴国际俱乐部，乃西德大使馆文化参赞为西德代表团访华举行酒会，代表团团长为议员Dr. Volker Hassemer [福尔克·黑斯默尔博士]，团员为Dr. Veit [魏克强博士]、Sievernich [西凡尼斯]，及一位外交部工作人员。我方为孙轶青、金枫、杨伯达、冯至等。据云接洽明年（1985年）在柏林举办中国古画展览会事，去年7—8月间曾来过一次，未能解决，此次来京，仍未能解决，明天即飞返西德，主要问题为我方舍不得将国宝送展，如《清明上河图》等，魏克强云，已请孙轶青同志等三人来西德参观访问，届时或可解决云云。6时与之告别，返家。今天除夕，暄、楷、炎三家十人，加上建中、建正二外孙，连我二老，共14人，宇孙喝小香槟酒后呕吐，早早上床去睡了，其余人看电视。今天为除夕联欢会，广播一直到夜半2时，我在10时半便睡了，12时被爆竹声惊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2月2日 星期四

今天为旧历甲子年元旦。今年放假三天，再接上星期天，一共四天。上午8时半赴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政协联合举办的春节团拜会，由赵紫阳总理主持，李先念同志致春节祝词，接着有朱学范、周培源同志先后讲话，讲话后有文艺节目。我同桌有陈岱孙、严中平，附近桌有吕叔湘、杨克、汝信、钱俊瑞、王振铎等。今天的团拜会，每人前面一杯清茶。散会前，我和王振铎同志提前出来，至红霞公寓王治秋同志家贺年，遇及高履芳同志。据云王还没有起来，最近仍维持原状，脑筋还清楚，但说不出话来。我与王同志又至孙轶青同志家贺年，因为他前两天借金枫同志来我家，谈了一会儿告辞出来。孙同志送我上车时说，国家文物委员会的第4期纪要已发出，我含笑说：“好的！”实则已扣压近三个月了。返家听说：胡厚宣、王则诚、罗尔纲夫妇、王世民、容肇祖、李学勤、孟凡人等同志曾来贺年。少顷，赵铨、马得志同志也来，坐谈一会儿。他们走后，我和秀君进午饭。饭后稍息。午睡起来后，正拟出门，谢端琚、叶小燕同志来，坐谈一会儿，他们走后，我偕秀君至容肇祖、王则诚二同

志家。在王家，楷儿谓有客来，返家，乃与徐光冀同志谈邳城工作及《大百科》考古学卷（殷周组）审稿事。再至王家，偕秀君至胡厚宣同志家，他夫人也出来，吴世昌同志亦来贺年，他走后即返家。晚饭后又偕秀君至罗尔纲同志家贺年，他谈《太平天国文书续编》出版事，把他的序文及跋语给我看，又至任大夫家贺年。返家，我又至吴世昌同志处稍坐，元旦便过去了。

2月3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瞿同祖同志来贺年，谈至中午始去。张树霖、李素娟夫妇携其幼子来贺年，留之午饭。楷、炎二家都到暄儿家吃新年酒去了。下午偕胡厚宣同志，至严济慈先生处贺年，严老谈在南京及美国留学事，谓1923—1927年留法，返国教学一年，又携眷赴法进修四年，谓替儿孙留学，以免他们再去留学也，想不到今日仍是如此。由三时一刻谈至5时，适卢嘉锡院长来，我们两人便向严老告辞返家，知杨希枚同志夫妇曾来贺年，另有历史所同志，疑为马雍同志。晚间，偕秀君同往杨一之同志家贺年，其夫人冯静同志亦在家。

2月4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同乡徐婉维同志来贺年。张长寿、周永珍二同志来贺年，谈《大百科》考古学卷殷周组审稿事。正暄儿一家来，他们与楷、炎二儿，一共三家到素琴儿家吃春酒去了。下午杨虎同志夫妇来，席泽宗同志来。傍晚至张长寿同志家回拜。楷儿谓家中有客，返家乃郑重远同志，少年同学郑桀之子也。今日翻阅《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的文章，优劣不等，乃一般纪念论文集的通病也。

2月5日 星期日

上午，柯俊、席泽宗二同志来，谈在北京召开的三届国际中国科技史研讨会事。柯同志谈他对中国冶金史的计划，关于黄铜及红铜问题。席泽宗同志以家中有事先告辞，柯同志谈至十一时一刻始告辞。午饭为春酒，除楷、炎二家外，有建正外孙、晴孙女。午后阅《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又阅毕*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Archaeology* [《企鹅考古学辞典》] (pp. 1—261)。将辞书从头至

尾，读一遍，亦为罕见者，自思殊为可笑也。

2月6日 星期一

放假四天，匆匆过去了。今天上班，遇及王仲殊、王廷芳、安志敏、乌恩等同志。又至苏秉琦同志处贺年，恰巧黄景略同志正在他的办公室内，稍谈后黄辞去，我们谈一会儿返家。秀君的同乡友人潘国英来贺年，留之午饭。下午在家，阅童恩正寄来他所写的《来自新大陆的信息——旅美航讯》（1—136页），文章颇生动，一口气读完。

2月7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在中南海怀仁堂，由裴丽生同志主持，卢嘉锡院长讲话，然后颁发第一次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共38人，即散会。我坐在贾兰坡同志旁边，遇及吴汝康等同志。下午在家，没有去友谊宾馆听专题报告。在家阅读这四个专题报告：浙大校长杨士林的《竺可桢教育思想和实践》、过兴先的《向竺可桢同志学习》等。翻阅《竺可桢日记》第1册及第2册（1936—1949），乃上午开会时所赠送者。

2月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参加所中党委会，讨论下星期整党运动的布置。散会后写了几封信（内蒙汪宇平、上海同济陆敬严）。下午赴院部，为了新疆考古所与法国科学中心的Genfele及Franscort要订协议互访事。我去历史所找马雍同志，未遇，仅遇及其邻室之杜瑜同志，托之转告马雍同志。返家，翻阅《竺可桢日记》。

2月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文物局庄敏、黄景略同志来，我所王廷芳、张子明和我参加，谈四川成都召开关于考古发掘执照的颁布及检查问题的会议。下午在家，马雍同志来，谓前次在巴黎遇及法国科学中心Gardin、Gentele（地理学家）及Franscort（考古学家），谈及要到新疆考古事；去年在巴基斯坦开会，在会上又遇及后两人。穆舜英曾于新疆遇到此二人，故谈及与新疆互访事。新疆去年曾派人来京，想叫马雍同志以

中亚学会名义派新疆人员去法国互访，马与院中卢连衡同志谈过，主张仍由新疆直接与法国联系，然后报院。故穆有如此活动，拉上沙比提、马雍，以便容易达到目的。马自谓此事现已不管云云。晚间写了三封信（温州黄兴龙、北京华觉明、广州暨南大学路萌）。

2月10日 星期五

上午赴院部外事局，晤及王昌运局长及王平副局长，谈及新疆事及院外事。返所，写信（景德镇熊廖）。下午在家，阅《镜报》83年10号。审阅《考古》稿子，上海博物馆的《上海浦东明陆氏的墓葬记述》。理发，本来阳历年底便去过理发铺，或因停电，或因人多，一直到现在才得理成。

2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将昨天审阅的稿子交还与编辑室，写了几封信（汪宇平、曹大鹏），并将曹同志寄来的“简报”稿修改退还。下午赴自然博物馆，参加《赫哲族的渔猎生活》展览开幕式，由我院民族所、黑龙江省民委及北京自然博物馆合办，由马洪院长致开幕词并剪彩，来宾有班禅喇嘛、包尔汉等，还有我院的梅益、王静如、安志敏等同志，参观一周，坐下来看录像。时墨庄同志陪着我，并作说明。出来时已4时许。返家后，赴鲍正鹄同志处闲谈，他给我看胡乔木同志致周扬同志的白话诗，又说思想战线的精神污染问题，涉及一些人，恐一时尚难结束，谈至6时半始告辞。

2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将许肇林寄来柬语译本《真腊风土记》（李添丁译）的注释23则，与“校注本”对勘，择要录入。写回信给肇林同志。下午审校《殷墟青铜器》的提要英译，将“测绘图”（line-drawing）译作survey maps，将“墨线图”（line-drawings）译成drawing black line of carpenters，灰坑（ash pits）译成lime pits，真令人啼笑皆非。下午赴首都医院探视沈竹同志及陈滋德同志的病，遇及庄敏同志。今日暄儿携晴孙来，午饭后始去。

2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整党开始，我所属第一批。所中开党员大会，由王仲殊同志说明布置方案，王廷芳同志补充。散会后，将昨天审查的稿子托徐苹芳同志转交给郑振香同志。下午赴院部参加第一批整党单位领导的会。返家，草写《考古》二百期纪念文章。

2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为《考古》第200期写作《回顾与展望》。下午参加整党学习。阅读文件。（《党员必读》前三篇）。

2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法国人Roland Vandenbossche来所，取去给里布夫人的信，请其5月间访华时顺便来所作讲演。下午参加整党学习，继续阅读文件。写毕《回顾与展望》初稿。

2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因为前天丢了上颚的假牙，准备镶牙，医师说要先拔牙。约定下星期四再来。返所，王仲殊同志正与徐苹芳同志商谈下月赴日访问事，我托他们带去给鸟居绿子的照相，乃去年访日时她与秀君在东京的合影。王又谈“吴镜”问题。下午参加整党学习。晚间写信给王遽常师，为了给他的研究生写介绍信，去石家庄河北省文物所参观汉墓出土的《文子》。

2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至清华同学钱伯辛处，将纪念册中所需照相交之，他将纪念册中所需1934级简史交我过目。至所中，关于古脊椎所申请周口店、元谋等三处由该所负责保管及发掘事，拟予批准。至院部，请梅益同志会签。梅谈及科学院转来美国华侨陈敏（丁肇中的助手）提出合作，用新方法探寻秦始皇陵事，我提议婉却之，决不能合作，梅益亦首肯。下午继续参加整党学习，阅《党员必读》毕。晚间阅安志敏的论文《河姆渡文化及其对海东的影响》。



2月18日 星期六

今天参加院部召开的第七次院务会议，由汝信同志主持，刘国光、梅益及顾问张友渔、钱俊瑞、许涤新等同志出席。由孙尚清同志报告科研计划去年完成情况及今年重点项目。孙耕夫同志报告关于去年决算及今年预算，科研大楼迁入布置。吴介民同志报告整党情况。下午讨论重点科研项目，及我院考核条例。散会后，与安志敏同志谈其论文，是否可以删去第一部分，而改题为《长江下游史前文化与日本的关系》，安亦首肯。

2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钱伯辛同志（清华级友）来访，仍是谈纪念册事，取去级史的稿子。他说要到翁文波级友家中去商量。历博李作智同志来，送来刘克甫（M. B. Крюков）《汉代简史》（直译为《政权集中的帝国时期的古代中国》），乃托其转交者。谈历博近况。阅新出的《文物》1984年第1期，主要为张忠培、俞伟超的《探索与追求》（《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的“编后记”）。其中有些论据颇有问题，用铅笔注于旁。《绍兴308号战国墓发掘简报》及有关论文（即出铜制有乐队的房屋者）。写信给张忠培同志。又写信给王利器同志及文学所曹道衡同志，询问《文心雕龙》唐抄本事，因为黄文弼藏有此抄本的传闻，迄今尚未熄灭。又写信给王祥第、林寿晋（附去照片）、De Laet [德拉特]、何丙郁等。

2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王仲殊同志将《回顾与展望》的稿子退还，改了几个字，主张用个人名义不用编辑部名义发表。交安志敏同志审阅，希望他提意见，以便定稿。与他们二人谈及《文物》这一期《探索与追求》一文，他们都有些意见，尤其认为关于考古学“中国学派”一称的提法，很不恰当。与徐苹芳同志谈《大百科》考古学卷殷周组这几天审稿的情况，也谈起《文物》上这篇稿子的事，据说俞伟超在美国哈佛大学曾就此题目作过一次报告。下午去洗澡。整理《玉璇玑》的论文。晚间王<sup>予</sup>同志来谈，将给麦英豪同志的信及底片托他带去。

2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将《玉璇玑》的论文修改一过。下午赴所参加整党学习。晚间北京市文物局梁丹同志来邀约24日起开会讨论《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这次要开两天，白介夫副市长将亲自主持这会议。我告以因整党关系，恐只能参加半天。梁丹同志又谓最近将率领代表团回访奥地利，询问维也纳情况。

2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将复De Laet [ 德拉特 ] 的信打字后发出。与苏秉琦同志谈《文物》第1期的俞伟超、张忠培的稿子，我劝他最好写信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要让以误传误。又谈赴成都参加会议事。下午参加所中整党学习。

2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牙，候诊人多，等候一小时半。由唐大夫拔去下颚两个牙。下午参加整党学习，今天讨论学习心得。

2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京市第四招待所礼堂，参加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会议，讨论北京市总体规划的“批复”，由北京市文物局刘局长主持，发言者有徐冠飞、王华容、汪之力等同志。午后返所，参加整党学习。晚间将日本寄来的广播讲演稿日译本排印校样交与陈公柔同志，请他代为校勘译文。

2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市第四招待所礼堂，继续参加讨论北京市总体规划，开了一整天，我也发了言。晚间杨鸿勋同志来谈，关于所中拆建房子的事情，因为院规划局托他设计这小区的房子布局设计图。

2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填了American Biographical Institute [ 美国传记协会 ] 寄来为编辑5000 *Personalities of the World* ( Edition One , 1984 ) [ 《五千世

界名人》第1版，1984]而发的Biographical Questionnaire [传记调查表]，打了字准备明天寄去。中午正暄全家来，一起用饭。与秀君、正暄谈设置奖金基金事。他们二人也同意。傍晚至陈公柔同志处，将小南一郎的序言译文交给他审阅，闲谈一会儿，见到他的大儿子陈劭夫（心理所）。修改《玉璇玑》一文。至王则诚同志处，谈及关于《文心雕龙》唐抄本事。

2月2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听张子明、张广立同志汇报关于两组讨论情况。至苏秉琦同志处谈出差成都事，又谈及博物馆学会事。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香港谢燕萍、湘潭易漫白、小南一郎、麦英豪。婉拒杭州《共产党员》编辑部约稿）。

2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赴院部访梅益同志，谈所中改建房子事，及考古学会奖金事。返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此事。广州黄森章同志来联系修理南越王墓出土古物事，我托他带信给王<sup>予</sup>同志。下午参加整党学习，阅读文件。晚间写了两封信（李汝宽、李铸晋）。建中外孙来，明天假期将返内蒙。

2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听院部组织的报告会，由梅益同志主持，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同志、社科院顾问钱俊瑞同志，作访问美国及印度的报告。遇及马洪院长，他很欣赏昨天《北京晚报》刊登的我在2月25日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上的发言摘录：“古观象台本来是‘登高观天’的地方，但是，南北高楼丛起，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坐井观天’。”当时委员们普遍对高楼包围古建的“间耕套作”式乱建，提出批评。下午将《玉璇玑》一文作了修改，又加注释。建钢外孙送他的哥哥上车回来，谈替他母亲（素琴儿）找一保姆事，秀君已托人觅到，不知合适否。

3月

3月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将香港研讨会的论文《玉璇玑》的修改稿及注释，打字后寄给何丙郁教授。同时准备国内发表所需的照相及插图。下午参加整党学习讨论。晚间写了几封信（孙毓棠、张文佑、古塞（温州仿古艺术家））。

3月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吴汝祚同志谈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墓中出土牙璧问题，才知道滕县的一件，实是多齿三牙璧，时代大约是龙山晚期（征集品）。下午参加整党学习。晚间阅台北故宫出版的《故宫文物月刊》第9期，有关殷墟发掘及玉器的文章。

3月3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检查牙齿，据云上颚尚需拔掉几颗，将有远游，暂时不动。返所，将致小南一郎的信及校样交给王仲殊同志，托其14日访日时转交。下午在家，将《故宫文物月刊》第9期大致翻了一遍。

3月4日 星期日

上午将《故宫文物月刊》第9期交张长寿同志，托之交给张政烺同志。阅严耕望《唐五代时期的成都》。11时用午餐，11时半赴机场。下午1时20分起飞，同行者有苏秉琦、马得志、张子明、林秀贞等。4:10抵成都机场，四川省文化厅文物处处长高文、处办公室主任朱炳章，黄景略、沈仲常等同志来接。我与苏秉琦同志住在锦江饭店，其余人皆住滨江路旅馆。休息一会儿，由黄景略汇报会议筹备情况。6时晚饭后，我与苏秉琦同志由沈仲常同志作陪，前往四川大学锦园2号徐中舒教授家，在他的书房中闲谈约一小时。8时返旅馆，洗澡，准备明天开幕式讲演。

3月5日 星期一

早点后，偕苏秉琦同志在院子中散步，徐中舒先生来，即陪他到寝室中客厅少坐。省宣传部李致部长（巴金的侄儿）、文化厅副厅长王幼

麟来访，还有各省代表中一些同志来访。后来大家一起上9楼会议室。上午9时，会议举行开幕式。由黄景略同志宣布开幕，并报告筹备经过及要达到的三项目的。接着要我讲几句。再是省宣传部李致部长、徐中舒教授、省人大副主任张秀熟、文化厅副厅长王幼麟，先后讲话，然后宣布散会。午睡后，2:30开大会汇报，有辽宁省孙守道、黑龙江省杨志军、北京市田敬东、天津市敖承隆、河北省郑绍宗、湖南省文道义，一共六人，讲毕已5时半。晚饭后，与苏秉琦同志散步。返室，童恩正、严文明同志来，二人原为中学同学。童以其父病危，连日在医院待疾。他们走后，张子明、马得志二位来谈所事（张谈山西及新疆二工地事，马谈杨鸿勋要兼院部基建室事）。

### 3月6日 星期二

上下午都是大会汇报。上午有广西、江西、湖北、贵州、浙江、上海、安徽、广东、云南九省，下午有江苏、福建、陕西文管会、陕西考古所、山西五个单位。午饭后，与古脊椎所吴新智同志一起散步，谈他们所中最近情况。晚间集体观电影《被抛弃的人》。散场后，黄景略同志来谈。

### 3月7日 星期三

上午赴省文化厅，观录像放映：（1）山西朔县汉墓发掘；（2）广州象岗山南越文王墓发掘；（3）成都青羊宫窑址发掘；（4）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壁画墓发掘；（5）湖北黄石铜绿山古铜矿发掘；（6）吴县五峰山石室土墩发掘。由高文同志主持，据云还有三盘录像，另找晚上时间放映。

下午继续大会汇报，由朱伯谦同志主持，有五个单位：（1）山西朔县队戴尊德；（2）河南省杨育彬；（3）洛阳市叶万松；（4）新疆博物馆柳晋文；（5）新疆考古所王明哲。午饭后返室，成都市西城区政府干部周尔本，携来他在城内基建地点（坊子街）地表下约3米至4米处陆续发现的一些陶器、打制石器、骨器，及有钻灼痕的龟板，苏秉琦同志也一起来研究，认为当属于新石器时代，其中可以早到新石器早期，晚者也较水观音遗址为早。周君原在公安部门工作，年已五十，但兴致很高。晚间集体看电影《在被告后面》。返室与马得志、张子明二

同志商量，并由张以长途电话与王廷芳副所长商量，拟明天由马作一简短汇报。

3月8日 星期四

上午继续大会汇报，上午有：（1）宁夏马鸣信，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有波斯鎏金铜瓶及玻璃碗；（2）青海许新国，唐墓出土纬锦（对飞马纹、花卉纹等），为初唐物及盛唐物；（3）北大严文明，山东长岛列岛陈庄遗址；（4）广州市麦英豪，象岗南越文王墓；（5）内蒙李逸友，辽代黑山祭祀坛庙遗址与元代黑城子遗址；（6）历博郭仁，垣曲旧城中关庙底沟二期遗址。下午为最后一场大会汇报，有：（1）四川省赵殿增；（2）武汉大学方西生；（3）山东省张学海；（4）甘肃省岳邦湖；（5）考古所马得志，仅谈偃师商城遗址；（6）古脊椎所吴新智，除略举两项工作外（他都没有参加），主要谈古人类学的一般问题，谈了半个多小时。本来要请苏秉琦同志讲话，只剩下半小时，不够了，只好提前散会，以后有机会再请他讲。晚间观录像片：（1）内蒙古黑城子发掘；（2）浙江龙泉窑发掘；（3）四川珙县悬棺葬的调查，由悬崖上取下一棺，开棺清理，出土人骨及随葬物；（4）浙江杭州海塘发掘。四片放完，已近9时。我提前回去，阅《四川文物》第1期徐中舒先生的文章等。

3月9日 星期五

今天整天参观。上午8时半由锦江宾馆出发，约10时抵灌县离堆公园。先至伏龙观，原为一道教寺观，正殿有1974年淘江时出土的李冰石像，乃建宁六年（168年）物，有铭文三行，其左侧有一无头的石像，当为三神石之一，为1980年出土。右侧有一铁鼎，标为“飞龙铁鼎”，原存青城山上皇观，咸丰中出土，相传该寺观为唐代公主出家处，故以前认为唐鼎，实则早不过宋代，可能晚到明代。绕至后面观澜亭，可以看到分水鱼头处的铁索桥，水分流由外江及内江南下，外江为原来江流，现在拦水坝以下无水，内江之水，由宝瓶口南流，灌溉成都平原。水大时则由飞砂堰流入外江，外江之西有水渠，乃用以灌溉成都以西及西南之双流等县。宝瓶口的岩上刻有“宝瓶口”三字。观中又有1955年郭沫若同志题字，及1959年董必武同志陪匈牙利总统道比来此参观的题诗。出

观乘车下山，由公路桥东行北折上山至“幸福台”，可下瞰安澜索桥及都江堰工程，由此步行下山，至二王庙，即二郎庙，原为祀二郎神者，后分祀李冰及二郎于前后二殿，其较高者为老君庙，亦为道观，现无神像。二王庙的两像，乃“文革”后所重塑者。又至安澜索桥，我们仅在桥上步行几步，眺望都江堰，即返至停车处。乃驱车赴灌口镇，在招待所（柳江旅社）用餐，膳食颇丰富，还有刺梨酒及洞天乳酒（以猕猴桃酿成）。饭后稍息，3时出发，4时抵王建墓，在客厅休息、用茶。此间园林布置颇佳，入墓室参观，棺床石雕伎乐及扶棺金甲神，后面神龛坐有王建石像，较真人小一半。红漆大门为复原物。出来参观二陈列室，一为墓中出土随葬品，一为比较材料，表示当时的环境。由此出来即返锦江宾馆。晚间观电影《月到中秋》。

3月10日 星期六

今天上午参观省博物馆，其馆长范桂杰同志为北大67年毕业生。馆员余德章同志（女）乃第二届考古训练班学员。文物处高文同志及沈仲常同志陪我们参观。此馆建筑物乃1958年为陈列苏联人造卫星所建之陈列馆，故地方较僻，闻每天参观者仅百人左右，不及王建墓参观者（千人左右）十分之一。其第一陈列室为石器时代至秦汉，第二陈列室为三国至清代，楼上为革命文物，我们没有上楼。楼下两室陈列，清代部分除织锦机及织锦标本之外，皆为故宫所赠的清代宫廷手工艺品如瓷器、珐琅、漆器等。下午又去参观库房藏品，主要有理番甘孜石板墓，广汉新石器文物，涪陵三国时代崖墓出土陶俑、瓷器、蜀汉钱等，四川汉代漆器复制品，彭山南宋虞公著（宝应二年卒）石刻墓中出土石刻（拓本）及雕漆盒。晚间偕沈仲常、朱炳章同志去访张老（秀熟），年已89岁，现为省人大副主任、省文管会主任，约谈一小时。回旅馆后，黄景略同志来谈今天讨论情况。

3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我和苏秉琦、马得志、吴新智三同志参观游览文殊院、武当山及望江楼，由省文管会沈仲常、市文管处翁善良二同志作陪。文殊院在唐代为信相寺，清康熙时始改名，现为省、市佛教协会所在地，由协会接待并导游。门前照屏有“文殊院”三字，中门匾额为“古信相寺”。经天

王殿、三大士殿、大雄宝殿，至藏经楼，楼下南侧室有寺藏文物，登楼为书柜，有《龙藏》（南藏）及《清藏》，皆已不全，有玉佛数尊。下楼至方丈院休息，他们拿出留言册嘱题，与苏同志商量，题“文殊古刹，成都一宝，其善保之”。犹忆1965年随郭沫若院长参观“四清”，在解州关公庙，郭老题字，大意为“相传关公出身铁匠，则亦劳动人民也”。当时大家都说，亏他想得出。出来经后面竹林，苏同志谓已不似1939年来游时之盛，但瞻佛和游人则香火繁盛，门票每人5分，每日可售万来张，佛诞日可达二三万人，不仅四川省博物馆每日百人，即王建墓每日千人，皆远不逮，交通方便为一原因，而迷信复盛，更为一原因。山门前有三四个摊子出售香、烛，佛诞日更多。出来至附近军区内的武当山，相传为开明妃之墓，现有一亭一塔，其旁为军区高级招待所。我们登临亭上，有石凳石桌，桌面刻象棋盘，稍坐即下来。赴望江楼，在城东南角锦江之侧，现为公园，栽竹子，闻品种达百余种，薛涛井亦在其中。望江楼现下锁门，不能登临。至竹园散步，已近12时，乃驱车返锦江宾馆。上午无会，其它代表参观省博。下午3时半开大会，黄景略同志主持，此间文管会主任张老（秀熟）亦来旁听，由我讲《考古与文物》，至5:40始毕。晚间观话剧《十五个离婚案件的调查剖析》。

3月12日 星期一

会议继续小组讨论。我与苏秉琦同志，由林向、高文二同志陪同，9时赴四川大学，在文史楼，杨校长及副校长、校党委书记都出来接待我们，由于今天有校长办公会议，他们两位校长于照相后即告辞去参加会议去了，乃由成恩元馆长陪同我们去参观馆藏古画，凡五万来件，现仅会客室陈列十来张。至通史陈列，由史前至清朝，有广汉太平场玉石器、理番石板墓、唐代邛崃窑、宋代琉璃窑等。又至民族标本室，四川诸少数民族，几皆有之，尤以藏族、羌族、苗族、彝族为最丰富，铜鼓即有二十多面，为全国之冠，因为这馆自1914年开办后，20—30年代时派人去收购标本。接着我们去楼上参观石刻室，有邛崃大佛寺佛教经幢石像等残片、汉画像石、石棺、佛像。告辞返锦江宾馆。

下午2时半参观杜甫草堂，由杨铭庆（59年川大毕业）主任导游，会议代表集体参观过武侯祠，亦来草堂，照了几张相。我们由大门进去即西折，参观西半。由花径至诗史堂，有杜甫全身塑像；至东侧，陈列



室有现代画家所绘杜甫诗意画多幅；至工部祠，有旧塑工部塑像，或谓像诸葛武侯，以太丰腴，不像被讥为“太瘦生”之杜甫也，旁有黄山谷及陆游二塑像，乃宋诗人而创诗派者。祠前的水竹居及怡受航轩内皆为照片，有各种版本杜诗，及杜甫生前游历各地的风景照相，杜甫墓（有5处之多）。经花园至接待室休息。然后告辞，赴城内成都著名小吃馆，有各种小吃达11种之多，（1）小笼蒸饺，（2）玻璃烧麦，（3）龙眼包子（以上三种佐以口汤），（4）夫妻肺片（牛肉片），（5）赖汤元（二个，佐以糖霜麻酱一小碟），（6）蛋烘糕（甜、咸各一），（7）层层酥，（8）银耳桔羹汤，（9）龙抄手（即馄饨），（10）担担面，（11）红油水饺。小吃店为我们会议代表占满。谢辰生同志刚由北京乘班机来，4时抵成都，亦来参加。6时许食毕，返旅馆稍息。7时观川剧，在红旗剧院，今晚演川剧四出：（1）《望江亭》；（2）《放裴》（《红梅阁》一折）；（3）《踏伞》（《出闺记》一折）；（4）《逼侄赴科》（《玉簪记》一折）。苏秉琦今晚亦破例来观，终场已10时许。

### 3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由朱炳章主任及小童（明康）陪同，赴城西参观武侯祠，我曾于1941年游过，但现下毫无印象。门口有保管所的一位川大68年历史系的同志等在那里，说昨天下午以为我会和大会代表一起来的，等了大半天，我只好道歉，然后进去。前面是刘备庙，中央塑刘备，旁有神龛，为其殉国孙子。正殿两侧为关羽庙及张飞庙，也有他们的儿子作陪。两侧边厢为文臣、武将各14座塑像，大概是仿凌霄阁二十八宿。绕过刘备庙，后面是武侯祠山门，再后便是武侯祠了，塑有武侯像，羽衣纶巾，两侧是其子及孙的像。刘备庙及武侯祠都有嵌壁，碑板及楹联不少。由武侯祠出来，由花径至西边的昭烈帝陵，有清代康熙、乾隆时的石刻标明帝陵，土堆尚高，闻达15尺，似未扰动过。又西穿过一门，为南郊公园，原为四川军阀刘湘坟园，其占地及规模远胜刘备陵。解放后改为公园，“文革”中刘湘坟被盗掘了，据说没有什么随葬物。坟为一平台，现上有一建筑物。享殿、二碑亭，及大门、牌坊都仍保存，但没有碑或楹联。坟园东边为园林，有小桥流水，现在一部分作为儿童乐园。到招待室，四壁挂字画，主任也出来招待，除了签名簿上留名之外，还要写一

条幅，推辞不了，只好录一首杜甫的《八阵图》诗（别人写武侯祠一首，或者新撰对联与诗，我嫌字过多，所以写20个字的《八阵图》），图章只好补寄了。出来后，在熙春路逛逛，有似北京的王府井，没有买什么东西，即返旅馆。

下午大会，由黄景略同志谈去埃及参观访问情况，谢辰生同志补充埃及保护文物情况；然后由苏秉琦同志作报告，谈如何提高业务水平。这次会议强调田野工作，强调以配合基建和抢救工作为田野工作的重点。而苏公拿出他最近在山东文物局编《文物摘报》第11期（1984年2月15日出版）所发表的《偶议》，要创设“齐鲁考古实验站”。他说，我国的考古工作及考古学发展已进入一个新时代，它的主要标志是：一、已有相当数量的一批比较系统而不是零星的，扎扎实实的而不是草率的田野考古工作、工地和原始资料（甯按：这只是相对而言，“新时代”是质变而不是量变。从量变到质变，什么数量才算是“新时代”呢？）。二、已经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甯按：曾问过这与所谓“中国学派的考古学”是否一回事？所谓“特色”是体系的特色，或仅只内容是中国材料，犹是中国特色的历史，即中国史。他说这是后者）。三、已有一批在建国后新培养成长起来的专家学者（甯按：要有新人，是必要的，但有新人并不便是新时代，还要新人的学术思想及拿出的成果，是否足以代表一个新时代）。晚间，我在苏公房里，四川文物干部如高文、朱炳章、沈仲常，大学考古专业的张忠培、严文明、方西生、戴彤心等，及地方文物干部张学海、穆舜英、王明哲、韩伟等，都来告别。返室收拾行装。

3月14日 星期三

上午我与苏秉琦同志由成都返京。8:10离锦江宾馆，高文、朱炳章、沈仲常，及张子明、谢辰生、黄景略同志送我们去机场，办好手续，我们向他们告辞登机。11时50分抵北京机场，没有所中人来接，我们两人只好买票乘班车进城至航空公司，然后手提行包至所中。司机汪亚刚在所，说晨间送王仲殊等同志上飞机，据云成都来的飞机要晚7时才到北京，所以没有去接。我们两人乃由所中乘车回家。秀君与正楷在家。午饭后午睡。下午安志敏同志来，谓明晨要去外交部开会，讨论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自然环境及文物遗迹公约》事也。他走

后，翻阅这十来天的报纸及来信。

3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赴院部，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的秘书 Traore [ 特拉奥雷 ] 来电交给卢晓衡，托之办理。至自然科学史所，参加8月间召开的第三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筹备会，先由席泽宗同志介绍筹备经过，然后由组织委员会主任钱临照同志主持会议，还有王振铎、薄树人、杜石然等同志参加，至12时结束。下午参加所中整党学习。晚间处理来信，写回信给里布夫人，与庞朴通信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会的意见。

3月1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Vandenbussche来，为里布夫人来华事联系也。10时 Nancy Price [ 南希·普赖斯 ] 来，由我与乌恩同志接待，后来安志敏同志亦来参加谈话。下午参加整党学习。晚间修改成都会议上3月11日的讲话。宁夏博物馆李志清同志来谈，谓拟在银川市开会讨论固原李贤墓的问题。

3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牙。又偕安志敏、赵铨同志至礼士胡同，观科技片《华夏之光》，由陕西省科教片厂，派刘明同志前来征求意见，遇及自然科学史所席泽宗、华觉明同志等。我发表意见后再赴北京医院，已过11时半，只得改为后天再来治疗（拔牙）。

3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大嫂的内侄赵子文偕其弟志强（上海交大毕业，现在公安部门搞计算机）来，并嘱为其子（在复旦大学数学系学习）介绍与谷超豪教授，乃为之写一介绍信。他们走后，同乡徐婉维偕其表妹章开璉（在清华大学机械系任教，原攻铸造工程），乃为其姨父马味仲（名马辅，为马公愚先生之弟，马大沛之父，现年84岁，在美国治病）购买《甲骨文合集》的第9、10、11三卷，第二版未出书，而极欲取得，以便月底交马大任带去，乃赴胡厚宣同志处，遇及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王贵忱同志

亦在座，据胡云可以设法购到。返家，留徐、章二位午饭，正暄儿亦来，一起用饭，饭后他们即走。我午睡后起来理发，至语言所李荣同志处，他新由建外搬来此间新屋也。

3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赴北京医院拔掉上颌右侧两颗牙齿。返家，阅中国书店新出的《六祖坛经校释》（郭朋撰）。下午赴史学1号楼会议室，参加院领导班子整风，由马洪院长主持。晚间审阅3月11日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张子明、马得志二同志已由成都返所。

3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写信复李光谟同志（李济奖金事，已作罢论）。下午赴所，参加整党学习。傍晚胡厚宣同志来，谈关于为马味仲补购《甲骨文合集》9—11三册事，及今冬在安阳召开商文化讨论会事。写信给高文同志，并附去昨天审阅后的讲稿。

3月2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文物局新任局长吕济民、副局长庄敏及顾问谢辰生来所。单士元先生来谈故宫事（派他参加外贸部故宫文物出国展览事）。下午参加所中整党学习。晚间阅《史学史研究》及《史学情况》最近一期的一些文章。

3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阅新出《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中杨根、赵承泽诸人文章。下午赴所，集体看电影《警钟》。返所，王<sup>予</sup>同志新由广州返京，携来我在广州冲印的照相，又介绍湖南省博物馆邵名荣同志来谈。据云去年发现，由北京送回的战国帛画《妇人夔龙图》（子弹库出土）并非原物，想来京设法解决。

3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又至中华书局，晤及谢方同志，谈及他最近参加厦门的

海外交通史学会事。又托他调换一册缺页的《鹤林玉露》。下午参加所中整党学习。晚间至席泽宗同志处，谈8月间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事。通知清华章开珪，告以托胡厚宣购买《甲骨文合集》三册书，已办妥。

3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又拔掉两个牙，并到外科诊治痔痛。返家，写信给王祥第、庞朴及周一良。下午赴所，《中国建设》赵玲珠的接班人来谈，据云赵以眼神经萎缩，在家休养，托他来联系将我在《中国建设》的文章，汇作一集出版。他走后，我将宝鸡茹家庄、竹园沟西周墓出土玉器照相册翻阅一遍，作了记录。

3月25日 星期日

晨间正暄儿来，送来为正炎南下广东的车票，即在自家午饭，饭后即回去。我今天写了几封信：Bandi [ 邦迪 ]，Maury [ 毛瑞 ]，Bulling [ 布林 ]，Kuhn [ 库恩 ]，及李志伟（武汉铸造）、罗荣渠（北大）、李衍垣（深圳）。下午历史博物馆李作智同志来，送来刘克甫的《释弼》一文，投《考古》杂志，允为代转。

3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王仲殊同志前日返京，今天谈在日情况，我也谈成都开会情况，及文物局领导班子改组的问题已解决；又谈李济奖金事作罢，已通知李光谟同志。晤及张长寿同志，他将赴西安。写信给邦迪及冈崎敬教授。下午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傍晚至胡厚宣同志处，知购《甲骨文合集》事已解决。又至王则诚同志处，将王利器同志来信给他看，谈黄文弼的唐写本《文心雕龙》事。

3月27日 星期二

上午至苏秉琦同志处，谈国家文物委员会事。写信给同济大学陆敬严，谢他寄抽印本来，又复日本冈崎敬教授一函。下午参加所中整党学习。傍晚至王天木同志处谈国家文物委员会事。晚间，阅毕王应奎《柳南随笔》及《续笔》（1—211页）。

3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为成都杜甫草堂及新都县新繁镇公园的“见山亭”写了字。与吴汝祚同志谈山东胶县三里河及滕县出土异形璧问题。下午参加所中整党学习。晚间《浙江日报》文教部冯颖平同志及浙江省文化厅王德良同志二位来访问，坐谈了一个多小时始告辞。

3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旋至文化部文物局，访新局长吕济民同志，庄敏、谢辰生同志亦在座，谈国家文物委员会事，拟下星期开一次会议，由庄敏暂时代替沈竹的秘书长职位；又谈及中宣部和文化部将于4月底召开全国文物工作会议，讨论关于文物、博物馆工作的两个文件。返所，顾铁符同志来，将于4月4日偕黄展岳同志赴广州。下午参加所中整党学习。晚间写了两封信（日本IKUTA，小南一郎）。校对《考古》第5期我所写的两篇稿子。

3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将校对过的稿子交还编辑室。写信复林寿晋。北大留学生日本檀原考古研究所的菅谷文则来所，王仲殊、安志敏、乌恩三同志与他接谈，我也插入拍了一张合影。下午在家，阅*Analytical Archaeologist* [《分析考古学家》]一书（pp. 1—20），又阅新出《考古》第3期，有《广州南越文王墓发掘简报》。

3月31日 星期六

上午地质部栾秉璈同志来，谈对于玉器作矿物学鉴定事。下午至鲍正鹄同志处谈话，借来吴景洲《故宫盗宝案真相》。

## 4月

4月1日 星期日

上午曾赴王府井新华书店选书，看到书店门口有我院团委所设社会咨询台，分别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等，我没有参加。返家，阅毕《故宫盗宝案真相》一书（1—226页）。

4月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今天收到日本放送出版社寄来的样书五册，预定4月10日发行，分送王仲殊、安志敏同志各一册。王世民同志去上海归来，谈在上海校审《殷周金文集成》，及购买《猗文阁藏金》（拓本）事。与徐莘芳同志谈《大百科》开审查小组会事。下午在家，审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为出版的*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新发现》] 底稿。傍晚王世襄同志来，为最近将有一美国攻中国家具史的Smith Ann Handler [史密斯·安·汉特勒] 来从他学习，并代译其《明代家具史》一事，留之晚餐。

4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安志敏同志谈英文本《新发现》的审校，又将与裴文中合影的底片交给他翻印，乃三人合摄者。黄景略同志来谈本月底的文物工作会议事，及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要求到我国各地拍摄照相事。下午在家，将《新发现》全部正文校毕，明天可寄回。

4月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向安志敏同志询问他所写的一部分中的英译问题，作修改后，即交乌恩同志寄去日本。所中召开小组会，对国家文物局所拟《古遗址、古墓葬调查发掘管理条例》（草案）提意见，王仲殊、王廷芳、马得志、徐莘芳、殷玮璋等同志参加，谈了一上午。下午在家，修改《玉璇玑》一文。阅《分析考古学家》中R. Chapman [查普曼] 所写的*Analytical Archaeologist* [分析考古学家] 和Alter [奥尔特] 一文。

4月5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为《玉璇玑》一文搞图。下午偕王仲殊同志赴邮电礼堂，听马洪院长关于技术革命的报告。晚间，浙江省文化厅王德良同志

又来，送还借去的书刊，并继续为访问记搜集材料（今晚《浙江日报》文教部冯颖平没有来）。

4月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将《玉璇玑》一文的英文提要修改后打字。写回信给《中国建设》朱毓朝同志，为汇集英文简报文章编集子及10月份纪念论文事也。下午偕叶小燕同志赴八宝山参加同乡胡公冕（国务院参事）骨灰安放仪式，实则我仅于1958年在白塔寺中央人民医院时与之交谈数次，后来才知道已于1979年6月去世，年92岁。据同乡易丁同志（国家计量院党委）云，中央所批准的《中共烈士英名录》，温州人中有四人：胡公冕、谢文锦、金贯真、郑采臣。又遇及北京市计算中心的周顺兴同志。

4月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文化部文物局，主持国家文物委员会会议，新任正副局长吕济民、庄敏列席。谈关于出国文展，及与宗教界、基建部门的矛盾，最后分发将于本月底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两个决议草案，乃文物局代拟者。下午在家。

4月8日 星期日

今天花了一天的时间，将《玉璇玑》一文修改完毕，将渊源图又加修改，制成草图。正暄儿一家来，午后始去。暄儿谈到《文物》上俞伟超、张忠培合写的那篇《探索与追求》，我以张君回信给他看。下午巩县县保管所傅永魁同志来谈巩县宋陵的事。

附录：张忠培84年4月2日来信：

我去成都开会路过北京时，秉琦师已将先生对《探索与追求》一文的意见转告了我，叫我认真考虑，同时还向我谈到他在昆明写《斗鸡台》时，梁思永先生等多次和他交换过意见，并得到帮助。先生，您这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坦坦心怀，又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先生向我提出的意见，我目前尚有点不同的认识.....但是将考古材料系统地划分为型、亚型和式别的分型分式法，并企图以此表述它们纵横方面的逻辑关系，我觉得还是从《斗鸡台》开始的。同时，他的区、系、类型概念，虽如先生提出的“有些问题的含义不清楚，尚待澄清”，也如先生说的和先前已有的‘分区讨论文化’有关，但从其是指对考古学文化作谱系研究来说，我觉得两者显然又存在较大的区别。至于“中国学派”问题，比较复杂，我想请先生以后面示。总之，感到先生的意见应引起我深思。

4月9日 星期一

上午有文联接待的意大利考古学家维拉德夫人（Licia Vlad Borrelli）来所访问，由文联甘延华及翻译宋宏志陪同前来。彼现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古迹委员会主席（任期一年），在罗马古物修复会中工作，希望我能到意大利访问。下午所中党员整党学习小组各组长开会。散会后将《玉璇玑》一文所缺的图，制成草图，交绘图室绘制。晚间至席泽宗同志处，告以我手头没有《敦煌星图乙本》，嘱其向罗哲文处借用；又将邹豹君的来信及来稿，交他处理。

4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补牙。赴所，将《玉璇玑》一文交与《考古学报》编辑部，并补绘谱系图。下午在家，审阅文物局送来的：（1）《古遗址、古墓葬调查发掘条例》；（2）《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保护管理条例》；（3）《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条例》。

4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文物局庄敏、黄景略同志来所中，与王廷芳、乌恩、殷玮璋同志商谈文物保护草案。河南省李京华同志来，在编辑部杨泓同志处，谈河南南阳汉代冶铁遗址报告事，据云王城岗发掘报告正在整理中。下午赴院部领取护照及机票，以及零用钱（法郎）。返家，休息后，偕秀君赴东安市场购物，打算送给戴宪斌表侄。傍晚石兴邦同志来，谈调工作事，谓已在办理中。晚间胡厚宣同志来，谈秋间拟在安阳召开商文化讨论会，据云已由筹备组发通知信给考古所科研处。

4月12日 星期四

上午赴建国门大雅宝胡同1号空军招待所，参加《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出版工作会议，先由中宣部顾问廖井丹同志致辞，然后由邵宇同志报告筹备经过，及有关具体工作问题。我后来也讲了话，对于文物拍照问题，主张如已有合格底片不要重拍，以免造成损坏；采用外国公私收藏品，也要定几项规定，一是图版不要翻印的，二是同样有代表性的，应该用国内收藏的等等。又将关于广州拆除“西堂”事写信给邓力群部长，托廖井丹同志转交。因为邓不在北京，明天才返京也。下午理发，又偕秀君去接宇孙。晚间，替秀君修改她写的《萍迹忆语》，即赴美、法、香港、温州、杭州、广州的游记。

4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接到李铸晋教授的信，知Jade and Silk in Han China [《中国汉代的玉器和丝绸》] 已寄来，但海运尚未到。写信给四川文管会，关于讲话记录稿修改后复制一份寄来，以便修改。至鲍正鹄同志处还书，顺便借给他以《藏园古籍经眼录》5册，他正在校改王氏读书题跋也。谈及中宣部及社科院事。返家，钢孙由外地出差返京，留之午餐。

下午2时40分离家赴机场，安志敏同志及秀君送我上机场。3时余办好行李托运手续，取得登机卡，与他们告别，我即进入候机室，4时半登机，系法航（AF）189次航班，今天误点，5时才起飞，系波音747飞机。6时半用晚餐，11:30抵印度德里，夜间2:30抵巴基斯坦，这两地天气较热，不仅夹大衣用不着，还脱掉绒背心，只穿绒衣仍嫌热。这两地我们去巴黎的都没有下机。夜间有电影，我觉得没有意思，便闭目入睡，但时常醒过来，没有睡好。10时半早点，中午12时抵巴黎戴高乐机场（来回机票为18600法郎）。

4月14日 星期六

北京时间12:10抵巴黎Chale de Gaule [戴高乐飞机场]，当地时间为早晨6:10。下车后提起行李，出机场没有人迎接，等到7:50，只好自己坐上航空公司的面包车到巴黎城区Porte Maillot，收费29 F [法

郎]。下来后改叫出租汽车到Ruecanette 29号的代表团的住处，遇到代理主任赵永魁，乃64年北大毕业，据云已派蔡荣生同志驾车去机场迎接，接不到已来电话，现在途中，便请我用早餐。这里星期六及星期天，多不办公。少顷蔡荣生回来，据云晨间去电话询问航空公司，飞机误点，6时半以后才到，但他6时半到机场时，此班机早已抵达，旅客提取行李后，已经走光了，打电话与城内住处相联系，乃回城至Duquesne Hotel联系，知道没有来过，这里是科教文代为联系的住宿旅馆，知道未到乃返。据赵、蔡二君云，这里招待所因有临时工住满了，但允代为设法。先由蔡同志送我上Duquesne旅馆，住进44号房间，有彩色电视机及双人床铺。与蔡同志谈话，他来此间已近10年，与同乡赵章云颇熟识。他返代表团代我借来1000法郎，以后天报到，才能拿到钱也。他走后，已近12时，我出来走走，至科教文办公楼很近。又由军官学校前经大操场，在霞飞铜像前向北行，经铁塔，已修好，可以步行登梯至一层或二层，亦可乘电梯至一、二或三层，游客排队购票，我从前曾登过，故一直往北行，由Iena [耶拿] 桥至北岸Chaillot [夏乐] 宫，拾级登至Trocadero [特罗卡戴罗] 广场，有福煦铜像，前几次我没有参观人类博物馆，这次买票进去，有体质人类学标本，史前考古学标本及民族学标本，尤其是世界各地的民族学标本，此间收藏不少。中国方面有“门神图”、京戏服装及木版套色戏剧图。出来后，已4时半，返旅馆。5时半里布夫人先生驾车来迎我到她家用茶点，其夫人将新近搜集的标本给我看，又提出改变讲演日期，谈至6时许，送我返旅馆。我乃携由京带来的礼物，坐地铁到金泉饭店。戴宪斌表侄及其一家人，见到我颇出意料之外，留我在他家晚餐。学绍的夫人谈及她丈夫前年去世事，说学绍当时中风后精神恍惚，故遭车祸，死前一两个月，还嚷着要到香港、台湾玩去。我约定有空再来，坐车返旅馆，浴后即睡。

4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早点时，遇及墨西哥Jose L. Lorenzo [洛伦索] 教授，为第1卷的副主编，也是刚到，住在这里。据云，今天要到附近找一小旅馆搬出去住。蔡先生来接我，说代表团已收拾好一间房子。当即结算房金（连早餐为300法郎，原定335法郎，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定打折扣，故少算一些）。返房间取行李，由蔡荣生陪同返代表团，住在四层楼的47

号，为双人床，有卫生间，与81年住的一样。蔡另有约会。我放好行李，写了一封家信，也便出门。乘地铁至卢浮宫，今天星期天，免费参观，故人拥挤，排队入门。我曾于战前暑假来巴黎，参观过一次，然后于56年、81年来巴黎，都没有去参观。现下，四合院（Cour Carrée）正在修理中，故由南翼的Denon门进去。今天遇到陈列室一部分在修理或重新布置中，像近东的东方部即全部不开放。我进去后，左转经Darn陈列室（有希腊罗马古典时代雕刻石像），终点为楼梯，放置有名的Samothrace [ 萨莫色雷斯 ] 胜利女神（Coviged Victory）像，站船头上。由此经古典时代陈列室，下行经一地下室，至埃及古物馆，为四合院的东南部，125—126室闭馆，仅参观127室，为中王国时代的石像及Tod出土宝藏（银器、青金石珠）。返至胜利女神像处，上行1<sup>st</sup> floor [ 夹层 ]，为埃及古物，由史前直至王朝晚期（236—250室）。又返至胜利女神像处，上行至宫南翼楼上，为欧洲名画，由19世纪法国开始，经国家厅，乃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画，著名之Mona Lisa [ 蒙娜·丽莎 ] 及Raphel [ 拉斐尔 ] 的名画。南面平行Grande Gallerie [ 宏大的画廊 ]，有法国17—18世纪名画。又返至胜利女神像处，至阿波罗厅，原为国王接待厅，四壁及房顶极富丽堂皇，陈列皇宫珠宝、宝石器皿、王冠及宝剑等，此室今天仅开放二小时（下午2—4时）。又至希腊雕刻美术室，有Venas de Milo [ 米洛的维娜斯 ] 等。又至贩卖部，出售复制品（明信片、画册、复制古物等）。出来时已4时半，返代表团，稍休息后，即到厨房包饺子。今天星期日，他们晚餐包饺子，但南方人食蛋炒饭。晚间入睡后，戴宪斌表侄来电话，约开会毕再到他家玩。

4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由蔡荣生陪同赴联合国教科文大厦，至7层楼编委会秘书处，遇及秘书U. Von Haumeder及P. Caborcat，适值De Laet [ 德拉特 ] 教授亦来，正在办交涉，相互问好。少顷，编委会秘书长A. Traore [ 特拉奥雷 ] 亦来，为非洲黑人。遂携带文件，一起上车赴秘书处大楼，至会议室，有同声设备，旁有记录室及翻译室，后者一排6间，分别为：（1）法文，（2）西班牙文，（3）英语，（4）俄文，（5）阿拉伯文，（6）中文。因为今天参加者多懂英语或法语，或兼懂二语，故仅（1）、（3）二室有译员，每室二人，以便轮换。这次参加开会者，除

工作人员外，编委会主席Maraze [ 马拉热 ] 为法国人，前主席 Carsera [ 卡拉塞拉 ] 于1982年去世后，由他以副主席升任。代表8人：（1）A. H. Dani [ 达尼 ]，巴基斯坦；（2）S. J de Laet [ 德拉特 ]，比利时；（3）C. A. Diop [ 迪奥普 ]，Senegal [ 塞内加尔 ]（4）J. L. Lorenzo [ 洛伦索 ]，墨西哥；（5）V. M. Marson [ 马松 ]，苏联；（6）R. B. Nunoo [ 努努 ]，加纳；（7）J. Vercoutter [ 韦库特 ]，法国；（8）Xia Nai [ 夏鼐 ]。但马松未来，由印度代表B. K. Thapar [ 撒帕尔 ]（新德里，文化研究及训练中心主任）代替，乃Nehru [ 尼赫鲁 ] 大学Romila Thapar之堂兄，Romila [ 罗米拉 ] 曾来过我国，写过关于敦煌壁画中山水画的论文，出版《敦煌千佛洞考察记》（英文本）。会议10时开始。今天由特拉奥雷宣布开会，并谈此次会议的任务，分发文件，然后由第1卷主编德拉特主持会议。德拉特谈这两年来筹备经过，然后转入正式讨论第1卷提纲，塞内加尔代表迪奥普发言，谓今晨才拿到一大堆文件，还没有工夫阅读，不过提纲中三段区域划分，前两段（人类起源及旧石器时代）都从非洲开始，第三段从西亚开始，把非洲（包括埃及）放在欧洲之后，表示不满。德拉特说，这两年通信中征求意见，迪奥普没有一字回答，这次忽在会上放炮，提出要把非洲放在前面，我殊不理解，说得面红耳赤。特拉奥雷连忙打圆场，说我们讨论要冷静一些，不要动火，还就提纲就事论事。迪奥普说，主席何必如此动怒，我对于这点不说了。德拉特说，这次讨论是落实提纲，不要有所遗漏，同时找写作的人选，有些还尚未落实，如中国吴汝康、贾兰坡不欲写中国以外的旧石器化石人类及文化（指朝鲜、日本、越南），尚未找到人。新石器方面，则有Solerin [ 索莱里 ] 愿意担任。后来各人就提纲发表意见。中午1时始散。下午3时复会，分发住宿、膳食、交通及零用费，每代表为3170法郎。下午会毕，搭蔡荣生的车子返代表团。晚间，张剑夫妇来访，还拍了几张照片。

4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继续讨论第1卷，后来德拉特宣布第1卷讨论上午结束，下午开始讨论第2卷，提前一天全部结束，以便伊斯兰穆斯林可以星期天回去。下午讨论第2卷，马松亦来参加，先由特拉奥雷宣布第2卷讨论开始，由达尼及韦库特二位主席解释第2卷提纲起草经过，然后转入讨

论。今天先讨论总则，各地区的留到明天再讨论。散会后返代表团招待所，知赵复三同志曾来过教科文组织秘书处联系事情，他明天即乘中国民航班机返国，闻中国民航座位，5月份内均已满座，我的返京机票，由蔡荣生去办，22日上午10:55由巴黎起飞去法兰克福，系德航，然后由法兰克福乘中国民航返北京，23日中午可抵北京机场。晚间张剑来访，送来水果和饼干。一同出来，游卢森堡公园，返家已9时半，他返金泉饭店，我在家阅读文件。

4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教科文组织继续讨论第2卷提纲。由达尼及韦库特二位主持。决定将各地区的章节修改后，各总述的章节，由主编根据各地区各章的内容而定，所以暂不讨论。我提出将第1篇各中心区以外的各种文化改为第3章，而将原来第3章从早期国家到帝国的1500BC—700BC提前为第2章，经全体同意。各章细目，我主张将北亚、东亚章中的蒙古、满洲删除，仅留外蒙古，在中国一章中叙述内蒙古及东北，也得通过。塞内加尔的迪奥普主张将非洲埃及放在西亚Mesopotamia [ 美索不达米亚 ] 之前，也得通过。洛伦索主张中美以外，放进南美的安第斯山区文明 ( The Andes Civilization )。又第1卷的纪要，打印分发，但秘书长特拉奥雷嫌太简单，德拉特以为特拉奥雷干涉主席的决定，但让步叫洛伦索修改增加内容。下午6时散会，叫代表团派车来接，因为等车的地点错了，没有接着。我坐地铁至St. Sulpice [ 圣叙尔皮斯 ]，便直接到Victor Segalen [ 维克托·色伽兰 ] 家，昨晚通电话已约好今晚到他家中。他的夫人见了我很高兴，问秀君为什么这次不一起来。少顷他们夫妇二人同我一起用餐，是羊肉排，再加上冷菜。据云朱克嘉仍在巴黎，还把她的一位十五六岁的孩子也带来巴黎上学，先补习法文云云。又说Elisséeff [ 叶理夫 ] 已升任Musée Guimet [ 吉梅博物馆 ] 馆长，住宅已搬家，打电话未打通。又约我星期六派车来接我，一起到一售东方书籍的书铺子去玩，乃告辞返家。

4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仍赴教科文组织，今天为最后一天。上午洛伦索将修改后的第1卷纪要念一遍，获得通过，即付打印。第2卷继续讨论，提前散会，

由达尼与撒帕尔二位商量写纪要，下午再开会时，纪要已写好，念一遍后，稍作修改即通过，明晨即可打印出来。连同第1卷纪要一起散发。咖啡前本可结束，但编委会主席马拉热前来出席，谓这四天的会议，没有讨论全书7卷整个精神，如何突出重点。德拉特即起而反驳，谓议程中并无此项，并且我们对于第3卷及以下的各卷，其内容完全不了解。咖啡后继续讨论。德拉特不来参加，由达尼及马拉热分别致辞。达尼谓马拉热主张全书为一般知识分子而写，并非为专家而写，此点很主要。马拉热也让步。6时许圆满结束。到秘书Haumeder办公室，今天为她生日，举行酒会，至7时许始散。晚间戴宪斌表侄来电话，约明天晚餐到他家用膳，推辞不掉，只好答应下来。

4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在代表团招待所结账，每天宿费75法郎，饭费早点6法郎，中晚饭15法郎，机场迎送180法郎，会场迎送20法郎，而巴黎一般小旅馆，如前天住的Duguesne旅馆，每天为335法郎，午餐晚餐一顿60法郎至100法郎，较此昂贵4倍以上。上午赴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因为会议纪要今天中午以前赶出来，分发给大家带回去。我们到时还没有校对完毕。与马拉热、德拉特等闲谈，翻阅第一版的Woolley [ 吴雷 ] 所写第2卷中“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段。文件取到手后，与大家辞别。特拉奥雷提出希望中国方面能为编写这一部书组织一个组，将来可以承担审查稿子，我答应转达庞朴，因为院中是指派庞朴参加理事会的。我在那里用午餐后，便出来走走。因为与叶理夫通电话约时间，始终不得结果。乃赴吉梅博物馆，他的秘书出来，说他很忙，要约下星期有空接见，我乃要求与叶夫人见面，据云在另一处办公，但联络后知道是我，便过来相见，并带我去会叶理夫教授，即在进口处的楼上，坐谈一会儿，我送他一本新出的《中国文明的起源》日文本。他谈起中山国文物展览事，谓中山国文物在日本展览时，有三宝特别引观众兴趣：（1）错金银的虎食鹿；（2）错金银的四凤四龙器物座；（3）中山王陵茕域平面图铜版。这次铜版不来，犹可说也，而前二者也不允借展，则展览失色不少，故仍在争取中，曾与大使肖特商量，并托我为之说项。我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婉却之。他说可否提出我的名字，希望列入展出代表团或另行特约，亦婉却之，说事忙不想多次出来，展品多已看过，巴黎亦

几次来过。与之辞别，他们夫妇一直送我到门口。我返代表团宿舍。6时抵金泉饭店，戴宪斌表侄一家人都在那里，只缺戴学绍表弟，不幸前年遇难身亡，多了一个他的小孩子，肥白活泼可爱，已能牙牙学语，与两个姐姐争吵要玩的东西。因为今天起是耶稣复活节，一直到星期一，许多人到乡间去休息玩乐去了，所以饭馆中客人不多，今晚只有三四批人。饭后喝茶谈话，一直到11时，宪斌驾车，带着我与张剑先去 Vincennes [ 万塞娜 ] 公园，参观每年春季一度的Throne a Ginger bread Fair [ 君王啤酒面包交易会 ]，乃露天游艺场，自3月底至5月27日共二个月，闻有一千年的历史，实则现已成为游艺场。远望即灯火辉煌，停车在门外，进门不要门票，唯各种娱乐活动都要购票，或将硬币投入。我们只坐了一次坐椅，安装了大转轮，最高处可上升二三十米，时已近12时，我们乃急于返城，又不熟城中路径，最后找到招待所，已锁门，按铃等了许多时间，才有人出来开门，与戴、张辞谢后，他们便回去，我返室，上床时已夜间1时许。

4月21日 星期六

这里代表团组织春游，我因为与色伽兰有约，没有参加。上午10时余色伽兰来接，赠送他以书，及前次所拍凡尔赛游览合影彩色照片。我们先去Christine路6号的L'Asiathique [ 亚洲 ] 书店，专售东方学书籍，并出版若干种。主人为Alain Thiollier，曾在阿富汗工作过5年，闻有青年华人协助工作，但今天为假期没有来上班。书店铺面仅一间，有伊斯兰、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日本、中国等，有关中国的书籍，除外文外，也有汉文的约百余种，多为北京、上海出版的，也有少数台北出版的。出来后，由Rue Dauphine [ 多菲娜大街 ]，经La Cité [ 斯德岛 ]，沿Rue de Rivoli [ 熙和里大道 ]，由Place de Concorde [ 协和广场 ] 至Grand Palais [ 大皇宫 ]，参观《威尼斯圣马可教堂收藏珍宝》，为借给此间展出者，展览时间由3月24日至6月24日，共三个月，珍宝的年代最早者为罗马晚期（4世纪的玻璃器等）、9世纪至15世纪的拜占庭遗物，以及后来的伊斯兰遗物和欧洲西式珍物。其中以宝石（水晶、玛瑙）及珐琅嵌、金丝或金珠嵌细工，最为引人注目，共计四十余件，加以辅助展品及说明，分别在5个陈列室展出。看毕，即在这里小餐部用膳，自己取食，所谓Caffetia（英美谓Buffet [ 自



助餐」)。出来后，又至Tournon路，参观此间建筑学会所组织的《北京建筑》展览，虽仅一室，但有北京明、清地图，北京发展图，北京四合院，现下改建情况，及今后设计。闻为北京的建筑科学院协助征集展品，在国内没有看见过。出来后，距我所住的代表团招待所不远，色伽兰送我返住处，与之告别，他说10月间可能来华。他的夫人今天已先赴南方度假，嘱之代为辞别。返家收拾行装。傍晚戴宪斌表侄携他的二女大丽及小莹来，并送来礼品（咖啡壶、大蜜柑、巴黎风景印花丝绒条幅），还有巴黎铁塔模型及大包巧克力，我以无法携带，没有留下，连同张剑送来的桔子和饼干都请他留下。我与他们去附近的卢森堡公园，拍了几张照片。然后他们回去，坚决辞谢明天不要来机场送行。晚间常驻代表处送来两袋文件，嘱带回去分别转交院部赵复三及法学所萧瑜，我收下放在箱子中。

4月22日 星期日

早点时与蔡锦涛（主管社会科学方面事务）同桌，谈此间情况，并说常驻代表团有教科文组织出版品，如Museum杂志及有关文物保护的书籍，惜今天来不及，今后有机会可以让我们考古所的人带回去。饭后已9时，蔡荣生送我上戴高乐机场，将箱子打行李票，为22公斤有余，马虎一下，不算超重（本定每人20公斤），直接运到北京。办理好海关及出境手续后，与蔡荣生同志告别，坐德航（Lufthansa）飞机，10:55起飞，约12时抵法兰克福机场，要换中国民航CA938班机，故只能领取没有座位号的登机卡，要到下午2时半再办理座位手续。在候机室无意中遇到北京市文物队的梁丹、赵迅二同志，去奥地利访问两星期，由奥国文化部文物局招待，由维也纳来此间转机返国。2时半办理手续，3时40分起飞。坐在我两侧的都是上海人，系外援人员，一在阿尔及利亚助建砖瓦厂，一在伊拉克搞轻工业。晚间9时抵阿拉伯半岛海湾国家萨迦，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六国之一，机场建筑颇宏伟，虽然已经夜深，免税小卖部仍开张，还收美金，不用兑换，有些人有节省下来的没有花掉的美金便在这里买香烟、洋酒之类。这里上机的中国人不少，机场停留一小时，继续飞行。

4月23日 星期一

晨间5时余抵北京机场，已是北京时间十一时一刻。我下机后到提取行李的地方，看见玻璃门外没有认得的人，大概是飞机提前抵达。等到提取行李，梁丹同志帮助我提行李出免检的出口，因为我的护照是红色的。他一出口，北京市文物局的许多同事来接他，他又进去与赵迅同志一起提行李出来。我将行李交北京市文物局的人看着，去那玻璃门外，看到王仲殊同志，他喊夏正楷来帮我提行李。出来后，坐小汪的车进城。车中王对我说，邓力群部长自13日返京后，报纸上多次报导他的活动，外国报纸谣传他辞职的消息不可信。又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仍是30日开幕。返家已2时许。

#### 4月24日 星期二

今天在家休息。上午王仲殊、王廷芳及安志敏同志来谈所事，王廷芳同志将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的两个文件和廖井丹部长的讲话稿子留下给我过目，如果有意见可以签注出来。下午石兴邦同志来过，还提到韩伟同志来京约稿，及成都会议的事。晚间将王廷芳同志留下的文件阅读一遍，签注几点意见，因为他明天下午要出席有关的讨论会。

#### 4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将昨天阅过的文件交还给王廷芳同志。下午在家，阅读最近十几天的《人民日报》及《参考消息》。

#### 4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王廷芳同志谈昨天下午开会事，又商谈安阳工作事，拟催郑振香回京面谈。王仲殊同志又谈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发言稿要准备。下午在家，补记日记。至王则诚同志处，交去朱璋寄来他父亲朱复戡（1873—1973）的遗集《后翁吟草》（油印本）。又至钱伯辛同志处，商谈29日返校日事。

#### 4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整党事。赴院部，晤及外事局王平副局长，汇报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情况。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博士来所，此次再度来华进修3个月，住在北大，刚来一星期左

右，下星期拟赴外地参观，6月间打算参加在武汉召开的周易研究讨论会。下午赴北京医院，今天洗牙，花了一小时半，约明日再来。傍晚赴陈公柔同志处，取回《中国文明的起源》及他所写书评，以便对照。

4月28日 星期六

晨间赴北京医院治牙，约下星期四再镶补。遇及梅益同志，来治耳病，中耳炎影响脑痛，时发时止，约下午商谈。赴院部将访法开支清单，发票及余款交王平同志，请其转交财务处。至马雍同志处，谈及《中亚文明史》事。赴所，至苏秉琦同志处谈成都会议事，他也以为传闻失实，恐有人借此挑拨是非。下午至院部，与梅益书记谈我所整党事。他说，他原先不知道，今后要过问一下，运动不能再取“四清”时搬开党委扎根串联的极左办法，但今日仍未能避免。又谈及所谓学术上马克思主义体系问题。杨鸿勋同志来，将史学中心设计交梅益同志审定。马洪院长适来，亦参加审查，并谈及最近赴洛阳，曾参观考古所工地事。返所，将在院部谈话情况，告诉王仲殊同志，并将陈公柔所写书评交给了他。

4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赴清华大学参加返校日。今年为我们34级毕业班的50周年。我一进门便碰到北大宿白教授，他正要找我商谈北大考古学系事，遂一同上清华校车抵工字厅。这次同级同学有二三十人返校，据统计已死亡六十人，将近毕业时的半数。我认识的有的已50年未见面，几乎不认识，如万鸿开（上海来）、向景云（昆明来）、伍正诚（南京来），北大的有季羨林、钱伯辛、翁文波、郑沛镠（丕留）、孟广俊、吴宗济等。我级赠送礼物有四件（两幅字、两幅画），画有白石弟子张秀龄（冯家昇的未亡人）的六桃祝寿，诗条为八九叟萧芳所写的诗：“精研六艺兮朝夕同窗，百年今半兮重聚一堂。振兴中华兮行健身强，母校培育兮恩泽毋忘。”进门签名领红条（上写级别与姓名），便到工字厅西房，9时半开始，由钱伯辛同志主持，宣布开始，先请高景德校长讲话，接着是党委书记李传信（50级）及老师长陶葆楷（26级），同级同学季羨林（北京）、向景云（昆明）、万鸿开（上海）等讲话。这时梅贻琦校长夫人及周培源（24级）来参加，也都讲了话，连向景云的夫人也讲了话，然

后出来集体照相，到工字厅旁树林里栽一棵柏，便偕到食堂聚餐，38级等有六桌，我级四桌，每人交五元，33级傅承义及沈同亦来参加。用餐时我坐在傅承义和张光斗教授（34级留美公费生）之间。遇及郭秀莹（吾真），为毕业班旅游团之一员。饭后偕郑丕留一起，至生物馆（现改为校医院）、第二院宿舍及教育楼，楼前尚有宣统辛亥那桐题“清华学堂”的匾额。三院平房宿舍现改为教室，经科学馆、礼堂、闻亭（原为旧亭，悬有一钟，今以之纪念闻一多），其旁低处有朱亭，为新筑者，以纪念朱自清，但王静庵墓已不见。返工字厅，大家于3时许一起上车返城，至美术馆下车。赴所，遇及王仲殊同志，说上午曾参加院部会议，谈整党情况。晚间席泽宗同志来，谈明天搭我的车子去参加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又谈中国科学院近况，谓卢嘉锡院长已不兼第一书记，由严东生任第一书记，学部委员及主席团由权力机构改为咨询机构，学部委员为终身职，不加改选。

4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偕席泽宗同志赴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参加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开幕式，由文化部周巍峙副部长主持会议，宣布开会，中宣部顾问廖井丹同志讲话，中间休息10分钟，由8时半一直到11时半。吕济民同志要我讲几句，我婉却之。我坐在廖的左侧，第一排还有王树人、谢辰生、沈竹、仲秋元、王小川、吕济民、庄敏。主席台上还有文物局退职的孙轶青、金紫光、齐光、马济川，及特邀的常书鸿、武伯纶、商承祚、王振铎、苏秉琦、杨振亚、陈乔等同志。散会后，遇及王承礼、麦英豪、王克林等，我不在该处用餐，与郑孝燮同车进城。下午赴所，遇及王廷芳同志，谈及派徐光冀代表考古所参加会议事。又遇及王世民同志谈《大百科》考古学卷“概论”编纂小组会议事。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他也谈到《文物》今年第1期的俞伟超、张忠培的文章，还拿宋伯胤同志来信给我看。

## 5月

5月1日 星期二

今天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我没有去。上午将席泽宗同志的《中国天文考古学新发现》一文（英文稿）审阅一过，改了几个字，提了几条意见。下午审阅王世民同志执笔写的《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一稿，签注了一些意见。傍晚至胡厚宣同志处，谈甲骨文上的“日有哉”卜辞是否指日蚀的问题，他以为尚未能确定，又闲谈一会儿，晚间宁夏博物馆马学林来，邀约我参加宁夏在银川市召开的北周壁画墓讨论会，婉却之。

5月2日 星期三

上午庄敏、黄景略同志来，送来昨天廖井丹同志的讲话稿，我看过后，签注了三点小修改：（1）“二不”改为“三不”；（2）博物馆的机能，“收藏”改为“保管”；（3）“不收藏文物”改为“不收藏出土古物”。同乡周顺兴同志夫妇来，谈及胡公冕同志追悼会事，谓《光明日报》曾刊登消息。午后获知，素琴儿复查后，尚须4—5月才可上班。晚间石兴邦同志陪同陕西省副省长孙达人同志来访，谈陕西考古工作事，因为石兴邦同志已决定调往陕西任省考古所所长。今天《人民日报》6版及《光明日报》报道华罗庚同志于82年被推选为该院外籍院士，4月30日在华盛顿接受这一称号，誉为“该院120年历史上获得这一荣誉称号的第一位中国科学家”。

5月3日 星期四

晨间得美国全国科学院外事秘书发来贺电，谓该院已推选我为该院的外籍院士（Foreign Associate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正式文件另行函达。上午赴北京医院补牙。返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商谈安阳殷墟及偃师商城工作，拟于7日晚乘车前往视察。关于外籍院士事，赴院部与王平局长商谈，他谓由院部向中央办理批准接受手续。至梅益同志办公室，适马洪院长也在那里，对于外籍院士事，他们闻讯也很高兴，向我祝贺，允上报审批。又谈及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闻及陕西省方欲发掘秦始皇陵及武则天乾陵，他们二位亦主张此风不可开。下午又赴北京医院，将下颚补牙已做好带上，至于上颚的，只好待洛阳回来再说。返所，将《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一文，连同审查意见交给王世民同志，他将结论部分交给我，阅后删去“以夏鼐

为代表的老一辈考古学家”一句中“以夏鼐为代表”6字，改为“现仍健在的和解放后去世的”。返家，赶写明天的发言提纲。

5月4日 星期五

上午参加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作了发言，计1小时半。接着浙江省宣传部副部长吴尧民谈浙江省文物保护情况。休息后解放军总政治部代表及军事博物馆代表分别发言。在该处用午饭，饭后至麦英豪同志房间，听他谈南越文王墓中整理遗物时，新出土铜桶上有战船四艘，上有战士持武器持首级。又发现铜勺之间有纸样物。商锡永先生在同一房间，这两天血压高，在房中休息。稍谈后，与席泽宗同志一起返城，顺便将他的英文论文还给他，并与他商榷“日又戡”问题，据胡厚宣云，“戡”字似以丁山说法以为颜色变红为较妥，不一定是月食，更不会是日有黑子。午睡后，阅会议文件。晚间赴中宣部，参加文物工作会议的汇报会，由吕济民同志向邓力群部长汇报，然后由湖北、河北、北京、浙江的代表发言，商承祚老先生也谈了广州西堂事件，最后由廖井丹、王树人同志汇报。邓决定后天接见后讲话。今天又接美国全国科学院人类学组Vogt [ 沃洛特 ] 的来电，祝贺我当选为外籍院士。今天《人民日报》第3版教科文版，又重复刊登新华社的报道《美全国科学院举行仪式，授予华罗庚外籍院士称号》，稍加删节，又加上花边。

5月5日 星期六

上午美国加州大学Santa Barbara [ 圣巴巴拉 ] 分校考古学和美术史教授M. A. Celesiso [ 戴杰荣 ] 前来访问。此次旅游来华，很是满意，还想再来作专业旅行。对我国考古前途如锦，很为羡慕。氏系意大利血统，父母皆由意大利来美，本人亦在意大利留学，专攻Etruscan [ 伊特拉斯坎 ] 考古，为Florence [ 佛罗伦萨 ] 的Institutie di Etruscan Italic [ 意大利伊特拉斯坎研究所 ] 的通讯院士，及德国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商量下星期赴洛阳事，及中国考古学会开会地点事。与王世民同志商谈他执笔所写《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定稿事。下午在家，将访法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书面汇报草写完毕。傍晚赴和平门烤鸭店，参加历史所以院部名义邀请来的美国中亚专家Denis Siner [ 丹尼斯·赛纳 ] 宴会，历史所有孙毓棠、陈高华、马雍同

志，还有两位翻译，席上我讲话，赛纳教授致答辞，还赠送礼物，是塑料的Indiana [印第安纳] 州地图，作书桌上笔架用。我赠他英文《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抽印本。至8时半始散。王仲殊同志来电话，谓西安马得志来电话报告，西安发现唐朱雀门。

5月6日 星期日

晨间马得志同志由西安来电话，仍谈西安发现唐朱雀门事。上午赴中南海中宣部，为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有王震、刘澜涛、邓力群、周谷城、朱穆之、廖井丹、王惠德同志，连我也算进去。胡乔木、萨空了同志以事未来。照相后，王震、刘澜涛、周谷城三位同志先离开，其余都入放映厅，听邓力群部长讲话，十一时一刻散会。邓力群、朱穆之、廖井丹同志和我留下，连同文物局同志，谈明天朱穆之部长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下午将参加巴黎召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书面报告写毕，明天打印。又至杨一之同志处，他受德国朋友之托，想要马王堆出土的《道德经》的本子，拟搞一德译本的新本子。

5月7日 星期一

上午偕苏秉琦同志同往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参加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的闭幕式。由朱穆之部长致闭幕辞。会前遇及宿白、张忠培、徐仁同志，稍谈几句。散会后，南京云锦研究所带来两幅仿明定陵出土的绛绮底织成，用绛丝法织成五彩龙纹，每幅宽2尺，长2丈6尺，三人搞了两年，才搞出这两幅。朱穆之、廖井丹等同志也一同参观。后来我偕苏秉琦同志一起返城，送他回家。下午我赴所，将参加巴黎会议的书面汇报打印本审校后，托张子明同志送院部。又赴院部，将杨宝成由安阳来信关于石璋如返国事，与梅益同志商量，将信交给他。又谈美国全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事。返家，将院中科研处草拟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十五年的发展情况，阅过一遍，发现关于介绍考古学成就一方面，过于简略，仅有五行，别的学科，有的好几段，多达数十行。我留一便条，嘱王世民同志另写一节换上。又打电话与鲍正鹄同志联系，告以明天赴洛。暄儿出差，经过温州，今天中午返京。下车后先来自家，午饭后才回去。接锄非来信，说叶正欽已于1月1日因病去世。

5月8日 星期二

上午八时一刻，偕张长寿同志赴车站，乘8:50分火车赴洛阳，车中无事，与长寿同志闲谈，阅樋口隆康、冈崎敬二位所写的我的《中国文明的起源》日文版的解说。晚8时15分抵达洛阳西站。洛阳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友杰、文化局长王艮生、秘书长王德木，及我所昨天来洛的王仲殊、王廷芳、安志敏、乌恩，工作站许景元等，都来车站迎接，下榻洛阳市委招待所209号，是一套间，他们坐下闲谈一会儿便去了，我洗澡后入睡。

5月9日 星期三

今天视察工地。晨间洛阳市委书记王德忱、副书记宗树铮、任普恩，市长武振国，秘书长张何良都来看我，接着一起去参观，王书记与我及王仲殊同一车子，先赴偃师二里头，现下偃师、孟津、新安皆归洛阳市领导。王德忱书记系山东人，来洛阳已30来年，原任洛阳拖拉机厂书记，据云1960年左右曾在清华大学干部训练班学习过几个月，现年56岁，去年调来市委担任书记，工农商学各方面都得管。谈及洛阳拖拉机厂，据云现下主要是生产15匹马力的小机，以适应分地各家分营制的需要，从前仿苏联的76匹马力的大机已经停产。对于农机部的引进主义，不提倡自己设计的做法，很不满意。又说三中全会以来，最初要给拖拉机厂20亿，以便引进西方技术，后来减为5亿，再减为2亿，又减为5000万，最后一块钱的外汇都没有。又说洛阳地区的小麦，今年因为天旱要减产，洛阳县境以能引河水灌溉小麦长得还可以，新安县则由于条件不好，很是困难。我们抵二里头村，现在农民建楼房，我们工作站租了三间两层楼，由郑光负责。今年挖了冶铜遗址，有坩锅

(Crucible) 残片。参观出土陶器(依二里头IIV分别排列)，去年出土玉器(柄形器、玉斧)及铜器(二爵、二戈)。我们又去参观偃师商城遗址。此城有城墙，东西1200米，南北1700米，但东墙西墙的南端都被洛水冲坏。赵芝荃、徐殿魁同志引导我们，参观城内东南部J1号建筑群的D4号宫殿建筑基址，为一夯土台基，有四踏步可上登，台基上已被破坏，不见柱子洞，院子内两侧及南侧也有夯土台，有柱子洞，知为厢房及南侧有一通道，乃门的遗迹。又至徐殿魁同志所主持的发电厂房址[杏园]的东汉、西晋及唐墓的墓地，共探出200余座，已发掘60余座。最主要者汉墓中有3座有壁画，其中一座由于墙外续修一层墙，所



有车马人物的画像，保存特别好，但是保护方法很成问题。唐墓中有景龙三年李延桢墓（隋工部侍郎李道丘曾孙），墓志有“寻旧茔于北都，卜新兆于西亳”之语，可见唐人仍知此为西亳，虽然当时名为武陵原。参观各墓出土标本，以李氏兄妹墓出土者为最佳，未曾盗过。出来后至偃师县城，县委设宴招待我们，一共6桌，以陪者众多也。午后，我们赴洛水之南的漣沱村，参观唐太子李弘（后谥孝敬皇帝）及其妃的陵墓，规模颇大，占地达500余亩，四门各有土阙1对，阙外有石狮一对，但南边增立石人3对，石马1对，华表1对，又在西侧前面2石人之间，立一石碑，高2米余，乃唐高宗立，现仆于地，字多被磨损。闻为明清时乡民以县官拓碑赠送亲友，扰民，故意仆之于地。西侧石马也已碎为数块，倒于地上。虽立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碑记，但亦无具体保护方法。归途至我所洛阳工作站，遇及段鹏琦、陈久恒等同志，以时间关系，约定明晨再来。返招待所，6时半，市委王德忱书记宴请我们，共两桌。饭后返室，洗澡后补记日记，上床入睡。

5月10日 星期四

晨间早点后，由招待所赴周公庙我所工作站。这几年又盖了些房子，院中月季花盛开，红白相间，还有假山石。稍坐，参观标本室，然后偕王仲殊、王廷芳、安志敏等同志，至唐宫城遗址（在玻璃厂内）参观，为一唐代建筑物。又至附近参观前几年掘出的武周时明堂遗址（后来为乾元殿），为一圆形坑，壁砌以石。闻其外围有二圆圈，以放射线相连，现已用土盖上，拟辟为公园云。我又去洛阳市博物馆，他们前曾参观过，返工作站去了。这博物馆筹建于1958年，但是新建的房子是76年左右才建成的。房子外观颇不差，内部陈列也颇丰富。我是第一次来参观，由许景元同志陪同，10:30参观完毕，与两位女解说员道别（馆长等都到偃师参观商城去了）。中途碰到由工作站来的车子，坐着王仲殊、安志敏等同志，原拟来博物馆接我们，说8次车误点2小时多，已改乘70次由乌鲁木齐来的车子。我们到车站，王廷芳同志与洛阳市文化局王良生及蒋若是等同志，已到站送行，即行进站，经地道上月台到卧铺车门时已不让上车，经交涉上车即开行，补办手续后，六人占了四人一间软席卧铺，我们也很满意了。坐下闲谈，一会儿去餐车进食。下午4时许，车抵安阳，他们五人下车，只留我一人继续前行。车厢由4号房

换成6号，只身无人可谈，阅洛阳拿到的三个小册子（《关林》、《龙门》、《洛阳博物馆》）。在车上晚餐，夜间10:09抵北京站，司机小汪来接，抵家已10时半，只有秀君和正楷未睡。

5月11日 星期五

晨间赴所，北屋只剩张子明同志一人。与王世民同志谈，离京前嘱其改写关于社会科学院三十五年稿中考古学科的一段事。下午在家，补阅这几天的报纸。

5月12日 星期六

晨间赴北京医院装假牙，据云前次印的假牙没有搞好，要重新印模，预约5月26日来装假牙。赴所，遇见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是昨晚8时余返京的。他们在安阳一天，已谈好两件事：（1）关于10月间在安阳召开商文化会议事；（2）发掘深坑事，已达8米，打穿一木椁盖，其下尚有几米，是水坑，挖下去要采取妥善措施。至资料室，将访日时所用幻灯片还回。看到王世民同志由上海购到的一批金文旧拓片（《猗文阁藏金》）。至苏秉琦同志处闲谈，谈到洛阳龙门大桥仍将修建的事。下午偕秀君至同乡郑起凤处，我赴香山八大处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一招待所人大浙江省代表团秘书处报到，办了手续。后返家，顺便带秀君返家。晚间阅新到的《考古学》。

5月13日 星期日

上午赴人民大会堂，参加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党员大会。由乔石副秘书长主持，陈丕显同志作报告。散会后，浙江省代表团开会，选出支部书记及副书记，即散会。下午偕叶小燕同志赴统战部，参加温州市卢声亮市长及温州科协主席周申生召开的会议，与会有在京的温州同乡约六十余人，由卢市长报告温州市近况，及被定为14个沿海开放商港后的计划，并拟7月间在温州召开200来人的会，请外地的温州人参加，约谈了两小时余。然后由参加会议者发言，有马大任、洪彦林、黄宗甄与我。晚间观电视剧《霍元甲》。

5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接到美国全国科学院正式来信，通知关于被选为该院外籍院士事，并函询能否参加下一次该院年会，并在科学院成员书上签字。译成汉文后，送交院部外事局。赴人民大会堂，参加人大预备会议，由彭真委员长主持，通过主席团名单及会议议程。散会后返所，将修改过的“璇玑”渊源图交刘勋同志，请其添绘补入。又由卢兆荫同志处取回原稿，加以修改，增入《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黄陂鲁台山璇玑的资料。下午将稿子改后退还给卢兆荫同志，以便在《考古学报》今年第4期上发表。

5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技术革新问题：（1）派几位同志去院部参加微型计算机学习班；（2）鼓励姜言忠同志搞高空摄影的措施。适姜言忠君来找王仲殊、王廷芳同志，闻后愿意去院部参加学习班，并继续设法解决摄影问题。写了几封信，为黄石市博物馆写《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匾额。下午出席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式，3时开始，由彭真委员长主持，赵紫阳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至4时45分完毕，中间屡次为掌声所打断，尤其是谈到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掌声尤其热烈。这次开幕式，除外国使节外，有港澳新闻记者十余人获得进会场采访权。政府工作报告分国内建设和外交两部分，后者几乎占了一半，前者除总谈国内各项建设之外（不到三分之一），将大量篇幅谈经济建设要抓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报告完毕即宣布散会。抵军委第一招待所已是5时50分。稍息后，郭绍震校长交来祥第来信及托带海蜒一包（2斤）。卢声亮市长来谈，我将张剑托带缪天荣的一包东西交之，谈温州近况，一起去进餐。饭后至卢声亮市长房间小坐，程纯枢代表和他同一房间。后来我们去礼堂看电影《失踪的女人》（英国片），散场已10时许。

5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出席第二次大会，7时半由招待所开车，9时开始，宋平计委主任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草案的报告。王丙乾部长作决算及预算的报告。11时散会。我搭顾功叙代表的车子到考古所，在所中取得一些文件，然后即行返家。下午在家阅读文件。晚间写了几封信（王祥第、熊

传薪、李玉寿、温州科协)。

5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将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剑桥大学出版社 ] 要出版《新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 经文物出版社转来 ) 的信交王仲殊同志，请其与所中有关同志商定后作复。赴北京军区第一招待所，参加小组讨论。我住128室，昨天吴世昌同志代表亦住进。下午继续开小组会，我也作了发言，强调要继续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起抓，决不能放松精神文明。五时一刻散会。晚饭后，赴海淀影剧院观演出的京剧《四进士》，我没有去。刘东生同志来谈，他走后，我审阅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的论文《敦煌窟藏的丝绸与刺绣》( 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撰写 )。阅吴世昌诗词存稿，有《息县干校示同室何其芳君》：“君留东岳牧群猪，我去菜园学种蔬。未醉宜防锺会问，不眠还读兽医书。田头岁月宁无感，井底鼃蛭各有图。却喜老夫低血压，不愁多病故人疏。”( 1969—70年二人同住 ) 《浣溪沙·息县干校威虎山值夜》：“秋雨池塘绿渐盈，荒村无酒暖寒更。安排枯坐待天明，遍地横流行不得，终宵梦难成，晓钟穿雾到残灯。”

5月18日 星期五

几天上下午都是小组讨论，由卢声亮同志主持，发言很踊跃。卢同志还介绍温州市要建为特区的筹备工作及计划。他有一篇铅印的稿子，是5月1日向来温视察工作的中央领导谷牧副总理的汇报。各人发言，都是表示拥护赵总理的报告。有些同志希望对于知识分子的待遇，及教育、卫生方面应多投资。晚间偕卢同志往观委内瑞拉电影《螃蟹》。

5月19日 星期六

晨间6时即起，吴公尚高卧，因为他每晚都要工作到1时，据说在家时一般要到深夜3时才睡。我不愿打扰他的清梦，所以出去散步，一直到八大处公园门口。公园7时开门，但人大代表不仅不要买5分钱的门票，还可提早由侧门进去，我到灵光寺前即返。今天仍是整天小组讨论。上午有代表对现下对外科技交流的办法，提了一些意见。我亦谈了一些，有的地方要放宽，以便达到开放的目的，但开放是为了四个现代

化，为了经济建设，并不是为开放而开放，有些地方，规定一些规程，加以封紧。我又谈到法制问题，以为现下虽已感到法治的重要性，彭真委员长前星期即在报上发表讲话，现下只讲政策是不对的，还要讲法治，当是有见于此。午饭前在钱礼教授处闲谈。午饭后打电话到所中要车子，后搭吴世昌同志的车子进城。我赴所，处理新到信札及文件。晚间石兴邦同志来，他今晚返西安，因调令已来，回去就职陕西省考古所所长。

5月20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建钢、建正二外孙来，留之午饭。阅《文史》第21辑，及《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孙机的《中国古代马车的系驾法》。晚间至北京饭店，将郭校长托带的东西交给他，谈至9时半告辞。

5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偕吴世昌同志至北京军区第一招待所，参加小组讨论。下午小组休息，偕卢市长及郭校长进城，至第四招待所的上海市代表团。苏步青、谷超豪二位代表以参加教育部召开的高教理工科座谈会，只晤及李锐夫代表，多年不见，几不相识。谈一小时许，告辞返招待所。晚间有芭蕾舞《鱼美人》，我没有去看，在家写了几封信（庞薰琴、戴宪斌、罗荣渠、林进喜）。

5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参加浙江省代表团第五组讨论，我提出了人大会议期过长，小组表态话过多，钱礼教授亦表示同意。下午1时半进城参加第三次大会，由阿沛同志作《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说明，杨得志同志作《兵役法》的说明，4时半即散会。至所，遇及王廷芳同志，约明天一起谈工作。张子明同志打电话给院外事局，关于接受美国全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事，仍未批下来。返家，晚间观电视《白蛇传》。

5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及徐苹芳同志，谈考古文物工作的体制改革的设想，徐以为可以一试，王以为还以不改为宜，可以小改。下午法国

Vandenbussche来，谓里布夫人来电嘱咐他通知我们，她的英文讲话稿要延期交来，本星期内由专人送来，以便事先翻译。我表示没有意见，可以这样办。瑞典一位研究中国气功历史的Gartze [ 盖茨 ]，要找一些资料，并闲谈他的工作，他是一个体育馆的主任，已逾六旬，曾数度来中国，对于中国古代体操及气功等很有兴趣，现正以此为题想写一篇博士论文。他走后，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及文物局庄敏、黄景略同志，商谈西安唐城朱雀门发掘事。偕王仲殊、安志敏同志去西德大使馆，参加西德国庆（西德基本法公布35周年纪念）的招待会。修德大使及其夫人为主人。我国政府要人有石油部部长唐克，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等。遇及宿白、李铸晋、冯至等熟人。返家后，写信给张光直教授，谈及石璋如事。

5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军区第一招待所，途经燕京饭店时，将瑞典盖茨遗忘在我所会客室的眼镜连同一封信，由司机小汪交此间服务台转交给他。上下午均参加小组讨论，是讨论《兵役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大家发言并不踊跃。明天上午的小组会改为阅读文件。晚间，我因为所中送来《邓力群同志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5月6日）的稿子，要于5月26日前将意见并文稿退文物局，所以晚间不去看电影，将这篇讲话细读一遍，并签注了几点修改意见。刘东生来，他是人大常委会中教科文卫委员会的委员，拿来两件提案：（1）陕西省孙达人代表等提出扩大秦始皇墓的发掘（要掘秦始皇陵墓），建议由陕西省组织人力，议定方案，尽速筹备进行发掘。（2）湖北省代表建议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随县擂鼓台墓地提升为国家级，并要求“人大责成国务院命令文化部文物局将该处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不知道《文物保护法》已有规定，这些事只能由有关单位依法向文物局申请，人大不能管理具体行政事务。如果行政部门违反法律，也只能由司法部门加以纠正。

5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阅读文件。下午依工业、农业、文教，分三组讨论。我请假进城，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西安工作，王廷芳同志为唐城朱雀门事，将于下星期赴西安。我将修改后的《邓力群同志在全国文物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与王仲殊同志商酌后，退还给文化部文物局。晚审阅浙江省丝绸研究所的《中国丝绸史》提纲，提了几条意见，退还给他们。

5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戴上假牙，并约定下星期再来复查。返所，寄了几封信，又赴院部外事局，遇及王昌运、王平二位局长，知关于接受美国全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事，批件已于昨天发下，乃拟一表示接受的电文，由院部发出。下午参加人大第三次大会，听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陈丕显），最高法院报告（郑天翔），最高检察院报告（杨易辰），散会已5时半。晚间看电视《钦差大臣》。

5月27日 星期日

在家写了几封信（李汝宽、宋伯胤、M. Gury、吕荣芳、谢仲礼（中大学生））。

5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偕秀君赴故宫，参观国际友谊珍品展览。出来后，至素琴儿家，仍丢不开拐杖。傍晚赴意大利使馆，参加他们国庆，遇及吴良镛、杨振亚等同志。日本海道邮寄《中国文明的起源》，今天才到。

5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赴北京医院，补牙后检查，告一段落。至所，将复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复信发出。至北京军区第一招待所。上午阅读文件，下午卢声亮同志赴车公庄第四招待所访苏步青、谷超豪二位代表，我和郭绍震、陈慕榕二人一起跟他去。晚间观电影《诸葛亮吊孝》。会议延期一天闭幕。

5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浙江代表团开会，薛驹同志主持，钱瑛（原省委书记）、陈安羽（省人大副主任）分别传达主席团全体会议、常委开会情况，及彭真

同志的讲话。下午开小组讨论会，出席人数不多，已成强弩之末。明天上午不开小组会了，阅读文件。晚间修改《考古与文物》讲话记录稿，为《四川文物》要该稿也。

5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无事，我就近去八大处一游。从前在清华时曾来过，已无印象，步行至八大处公园门口，购票入门。因为时间关系，我只去了五个“处”，便匆促返住所，以下午有大会，提前于11时进午饭也。先至第二处“灵光寺”，创于辽代，有金鱼池及古塔基，塔建于公元963年，1900年为八国联军所毁，新建一塔于其附近，1964年落成。至第三处“三山庵”，为一小庙，正殿门口地上嵌一“水云石”乃石灰岩，有依纹理蚀成水云形的花纹。至第四处“大悲寺”，山门嵌康熙御书“敕建大悲寺”的匾额，寺内台阶两侧植两池翠竹，左池前立有乾隆六十年的“重修翠微山大悲寺记”的石碑，登石阶而上，正殿有三尊佛，两侧为十八罗汉，皆贴金，相传为元代刘元所塑。第五处为“龙泉庵”，又称“龙王堂”，正在修理中。在门外内窥，有一石洞，流水由石洞经一石龙头，流入一方池。更上行，将近第六处“香界寺”时，路右有一石桥，过石桥有一亭，亭中立一石，上刻“冰川漂砾”四字，闻为李四光手笔，但是否为冰川漂砾，闻尚有争论。至第六处“香界寺”，一名“平坡寺”，依山势建庙，有钟鼓二楼，又有二石碑，东侧为康熙十七年御书碑，碑阴为乾隆御书，西侧为相传康熙时出土的观音像碑，碑侧有嘉庆丙子（1816年）御诗。此寺中佛像已无存。更上之第七处“宝珠洞”及卢师山上之第八处“证果寺”（“秘魔崖”），则以时间关系未去。返舍已11时5分。午后集体赴人民大会堂，出席本届最后一次会议，3时开始，由彭真同志主持，通过了10项决议。3时半即结束，返宿舍。晚餐系聚餐。饭后来车，即返家。



# 6月

6月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王廷芳同志汇报西安之行经过，关于唐代城门的发掘问题。徐殿魁同志送来偃师汉墓壁画的彩色照片。至苏秉琦同志处，赠送他一册《中国文明的起源》（日文版）。下午在家，同乡周顺兴来，送来13日所拍的座谈会照相。我送他一本刚收到的《吴晗同志的学术生涯》一书。晚间看电视《珂丽思漫游奇境》。

6月2日 星期六

上午赴史学1号楼会议厅，参加世界史所与商务印书馆召开的座谈会，无意中遇及纳忠（子嘉）同志，已发胖得几不认识。由朱庭光所长主持，先由陈翰笙、陈翰伯二同志讲话，然后由商务王新善同志（《外国历史小丛书》第一副主编）、世界史所唐枢同志（《外国史知识》主编）最后由周谷城等同志发言。我也即席发言，以为编通俗普及性的书刊，除政治性、思想性外，要强调知识性、趣味性，要求深入浅出，但不必有学术创见，而通俗不能流于庸俗。我提前返所，将我在成都会议的发言记录稿《考古与文物》修改一过，寄还给《四川文物》发表。世界史所唐枢来拉我去聚餐，与陈翰笙、万峰（世界史所日本史组）、朱幼慈（外国史知识编纂顾问）、吴廷璆等同志同席。饭后返所，日本田边昭三教授来所，是王仲殊所长招待，安志敏、徐苹芳作陪，谈了近一小时始辞去，乃护送秦俑标本在大阪展出后运返中国来北京的。返家，阅里布夫人的讲稿第2讲及安家瑶同志的译文。

6月3日 星期日

至陈公柔同志处，送他一册《中国文明的起源》（日文版），并谈这书中樋口所写《夏鼐先生和中国考古学》的汉译问题。这篇已由陈公柔译出，稍加修改，拟征求作者同意后加以发表。写了几封信（樋口隆康、魏克强、李铸晋）。下午高去寻的儿子高木欣途经北京，来访我，

并一起去访胡厚宣同志。李作智同志来，送来苏联刘克甫所著《中国通史》第四册。暄儿来家，并送来粽子，以明天即端午节也，留之午饭。

6月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里布夫人的讲演稿第一、二讲汉译稿校改一过。薛玉尧同志拿来洛阳工地照片及空中摄影。下午赴所，瑞典的汉语学家C. Lindquist（林西娅，高本汉的弟子）来，询问关于中国古汉语及古文字问题。晚间偕胡厚宣同志同往严济慈副委员长处，谈人民代表大会情况及科学院情况。

6月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里布夫人的讲稿全部审校一过，交张子明同志去复制一全份。下午至文化部<sup>[1]</sup>，知其下星期赴日本，托之带书给白土吾夫，并谈国家文物委员会情况。他谈起杨振宁有建议，打开秦始皇陵及乾陵后可以把它们封闭后抽成真空，并用红外线探索遗物。我笑谓此乃理论物理学家的空想。返所，法国K. 里布夫人来所，谈明后天的讲演事。（里布夫人为印度诗人泰戈尔孙女之女，1926年生，曾留学美国，嫁与法国人）。她昨晚刚抵北京，Vandenbussche同来，谈一小时。写信复Bo Gyllensvard [俞博] 及D. Keightley [吉德炜]。

6月6日 星期三

上午主持所中学术讲演会，由里布夫人作*Silk of Han* [《汉代丝绸》]的报告。印度大使及夫人，法国使馆文化参赞杜瑞乐及三秘，也来听讲。考古所以外，还有历史所、自然科学史所、故宫、历博、北大等单位，共约四十余人，由沈落雁同志作口译（将讲稿先行译好），约讲一小时半（连同放幻灯片），然后至北屋稍坐。明天第二讲。下午在家，审阅新寄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人类科学文化史》第2卷提纲，乃J. Vercoutter [韦库特]根据4月巴黎会议结果改订者。审阅库恩的《中国丝绸》英文稿。

6月7日 星期四

上午里布夫人继续作第二次讲演*Textiles From Han to Tang* [《汉代

到唐代的纺织品》]会后邀之赴五芳斋午膳。下午在家，审阅院部关于图书资料中心的设想及计划。

6月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审阅所图书室明年订购国外期刊的单子，增加了一种《故宫文物月刊》（台北），乃1968年创刊者。下午在家，审阅库恩的中国纺织用植物的稿子。晚间出席印度大使馆的为里布夫人访华的招待会，赴宴者尚有赵复三、杨宪益夫妇、季羨林、徐悲鸿夫人、哲学所巫白慧（曾留学印度）等，会后放映印度电影（绘画、毛毯图案等），9时半始散。

6月9日 星期六

上午赴建国饭店，访里布夫人，告以武汉来长途电话，可能江陵市荆州地区博物馆的马山楚墓丝织物在仓库，不让参观。但是他以一切旅行手续都已办好，仍愿一试，中午离京。返所，写回信给唐云明，谢其指出我的那篇在《考古》第5期中发表的文章中的错误（将镍钴误作为钴）。下午审阅库恩的稿子。

6月10日 星期日

阅库恩的稿子。下午至李荣同志处，谈语言所电脑事，及院中改革事。傍晚至钱伯辛同志处，谈清华34年级出纪念册事。

6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勘误表交卢兆荫同志。赴鲍正鹄同志处，将古籍整理小组所赠《藏园群书经眼录》转赠给他，并赠《中国文明的起源》（日文版）一册，又谈院中图书资料中心事。下午在家，翻阅美国地理学会寄来的几本*National Geography* [《国家地理》]。

6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安家瑶去长沙参加玻璃史讨论会归来，谈开会情况，及硅酸盐学会9月初旬在北京召开国际性玻璃讨论会（包括中国古代玻

璃)事。回信给自然科学史所戴开光关于考古学方面利用统计学问题。下午在家,阅毕库恩稿子(pp. 1—103),写了一些意见。

6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王廷芳同志谈所中7月份继续整党事。阅Paul Shao, *The Origin of Ancient American Cultures* [保罗·肖:《古代美洲文化的起源》](1983)。同乡李胜才同志来电话,约之下午来所会面。下午李胜才同志来,偕之一起返家,谈家庭情况,其父李景星(医生,温州人,现年79岁),母夏共和(徐贤修小姨),本人在岳城水库的水利学校执教,曾考取水利部的留美,攻水利二年后于去年返国,现来北京办水利部派遣代表团赴英国考察事。谈起在美国时曾去过贤修家。贤修还谈起前年我和他通电话,及请他考虑回国探亲事,贤修又谈起抗战时期在四川时,我曾借给他100(?)元,后来物价涨了,他不好意思还钱,这事我已忘记了。晚间,吴震陪易漫白来谈,易君由湖南来京,后天即离京回去。吴君则刚由新疆返京,谈新疆考古近况及考古单位问题。

6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谈《长安——中国古都》的稿子及英译问题。下午在家写信给库恩,并将他的稿子签注意见,写出来寄给他。

6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收到美国寄来的*Jade and Silk of Han China* [《中国汉代的玉器和丝绸》]10册,是3月28日寄出的,由于海运,到今天才收到。又与王仲殊同志等商量考古学会年会召开事。因为今年35周年国庆,北京住宿不好解决,改为明年二三月召开。下午在家,将致库恩的信及意见,改写一过,明天可以寄出。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

6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徐萃芳同志谈北大考古学系俞伟超同志辞职事。审阅《长安——中国古都》的稿子。下午王一川同志来,要我为他的书写序,婉却之。晚间至王天木同志处,遇及薄树人、谢辰生二位。

6月17日 星期日

审阅《长安——中国古都》稿子，问题仍不少，但是基本可用，而翻译仍成问题。

6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北京地区举行普选，东城区投票站分在各处，我们考古所在中华书局大楼，秀君在干面胡同东城区党校内。傅熹年同志来谈，赠以《汉代玉器及丝绸》（英文本）一本，并谈他最近在全国书画巡回鉴定组的工作情况，故宫便有8000件需要鉴定。现下参加者九人：谢稚柳、刘九庵、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傅熹年，加上文物局谢辰生等，原定三年，目前情况每日半天，恐难完成。又与王仲殊、徐苹芳、杨鸿勋三位同志谈修改《长安——中国古都》稿子事。下午在家，将《长安——中国古都》审阅后的修改意见整理一下，拟交给他们定稿时参考。

6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接侨委电话，知陈正祥教授已来京，住华都饭店，即与之通话，约在他那儿会面。赵芝荃、徐殿魁同志由洛阳来，谈偃师商城及汉唐墓葬发掘工作。旋赴华都饭店访陈正祥教授，赠送他一册《中国文明的起源》（日文版），他谈及在日本讲学的情况，这次来大陆参加治淮计划。又谈及日本学术界近况，谓日本要设立与Nobel Prize [ 诺贝尔奖金 ] 相当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奖金，以表示日本之富庶与关心精神文明。

6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赴中南海怀仁堂，始知为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事，由王震主任主持，分发代表团名单及中方委员会名单，我是委员之一，但没有参加第二次代表团。9时开会，由孙平化副主任报告筹备经过。然后由胡耀邦总书记讲话，散会时已11时余。下午所中发票，在外交部街观内部电影《我们要警惕》，乃公安部门所拍摄，内容为近几年来破获的国外及台湾的间谍特务案件。阅武伯伦的《西安历史述略》。

6月21日 星期四

晨间王世襄同志来，送来一本《文史资料选辑》（96辑），有他的一篇《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的文物清理》一文，回赠以《中国文明的起源》（日文版）一册。赴北大勺园参加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常务理事会。上星期他们送来通知，还附来一张聘书，聘任为顾问。今天由季羨林会长主持。上午北大周林同志也来了。会上，由秘书长宁可（北京师范学院），报告筹备经过，及去年7月在兰州开会以来的情况，主要是打报告到中央要求中央拨款，计划5年内成立三个中心。要经费500万。三个中心，北京图书馆不肯转让材料（万余卷写本），只好合作；甘肃根本拒绝，要自己设立敦煌研究院，所以问题尚多。午饭后，偕金维诺去访宿白，2时半继续开会，常任侠、周绍良、张政烺、金维诺和我，相继发言，散会。

6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主持《大百科》考古学卷编辑会议。下午席泽宗同志来，谈7月间在北京召开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的中国方面论文审查事。

6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近代史潘文阮、《中国日报》金颂平、《社会科学战线》刘英杰等）。赴近代史所，知潘文阮同志今天在所，即找到他的办公室，乃温州人，法文颇佳（震旦读过二年），英文亦可，在近代史所搞翻译工作，兼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返所，赴院部，晤及梅益秘书长送他两本新出的外文书（日文版《中国文明的起源》，英文版《汉代的玉器和丝绸》），谈：（1）考古学会奖一事；（2）新近发生的老干部抓学会，创建各种学会事；（3）院中外事权下放问题；（4）院图书资料中心扩展事；（5）关于宿舍问题。下午在家，审阅《中国考古新发现》英文稿二校。

6月24日 星期日

审阅《中国考古新发现》英文稿。下午至金维诺同志处，询问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二次会议情况，又谈到老年文物研究学会事，这是学会组织的新动向，一些退休的老干部，想抓一些学会，建立一些学会，来当领导。送金维诺同志一册《中国文明的起源》（日文版）。

6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偕张长寿同志，往访张政烺同志，谈《大百科》考古学卷条目事，决定将《殷周考古》一条，由二张合写，而具体写作工作交给长寿。下午在家，审改《中国考古新发现》英文稿。

6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审改英文稿。阅《古物学》新到的一期。下午偕王世民同志，往访胡厚宣同志。谈《大百科》考古学卷条目事，请胡厚宣将已写《甲骨学》一条，未写的《殷墟卜辞》、《周原卜辞》二条，由胡厚宣与他的弟子王宇信合写，将具体工作交给王宇信去作，亦得同意。又谈及最近他参加九三学社的会，忙得不可开交，借此卸责，亦是佳事。又谈及最近的两个学会（老年文物学会和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情况。返家审改《中国考古新发现》英文稿。

6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召开考古学会常务委员会，讨论：（1）会期改为明年3月，仍在北京；（2）接收新会员；（3）年鉴；（4）奖金。下午在家，修改《中国考古新发现》英文稿。

6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院中派来整党联络员，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下一段工作安排。陈正祥教授偕同国务院侨办傅伯祥副司长来谈，谈及动员旅台熟人返大陆探亲事。陈正祥教授又去近代史所访丁名楠同志，以二人为杭高时同学也。午间赴人大会堂浙江厅，由马洪院长宴请一部分出席这次会议的日方代表，一共三桌，我方有宦乡、于光远、许涤新等。席间日中协会事务局长白西绅一郎向我谈中日合作考古发掘事，我说明此事难办到，2时半始散。返家，继续修改《中国考古新发现》英文稿。

6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谈整党事，又谈及昨天席间

遇到的事。下午在家，席泽宗同志来谈筹备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事。傍晚，赴北京饭店西楼宴会厅，主人为日方团长伊东正义（前外长），大来佐武郎（前外相）等，我找到吉田光邦教授（东洋科学史），同桌有田中武志（日本放送协会副会长）、小口禎三（岩波映画制作所）、山口圭一（工学教授）等，后来每日新闻（Asahi）横崛记者来，又谈到合作考古事。伊东正义来敬酒，吉田替我介绍，伊东又谈及中日联合考古发掘事。我只说这事尚待慎重考虑。

6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宦乡同志通电话。又赴院部，晤及马洪、梅益二同志，谈日本人提及中日合作考古发掘事，认为此事决不可做。他们要我打报告给院中，以便转报中央。下午在家。

## 7月

7月1日 星期日

今天在家。上午温州马云博副市长持王祥第的信来访，永嘉人，南京工学院毕业，学都市设计，这次抽调来京学习两个月。原在温州市建筑设计院工作，去年选拔为副市长，年末50，谈至中午始去。

7月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谈所事。旋赴民族宫，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该组织活动展览，10时开幕，由该组织代表助理总干事亨利·洛佩斯（叙利亚人）及高沂主任分别致辞，观介绍该组织的电影，然后至餐厅参加酒会，遇及杨蕴玉、吴良镛等同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繆群经理及其助手沈国芬同志。散会后赴华都饭店，晤及陈正祥教授，将石兴邦同志来信转交给他，他明天即离京外出旅行。下午在家，阅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增订本）。傍晚至王则诚同志处，询问关于《抱朴子》中“丹鱼”的出处。

7月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庄敏同志来，并送来文物局为国务院代拟文件定稿，闻已上报。与原稿相比，仅与城乡部共同审批的城市规划有关文物保护，及与宗教事务局对于古庙宇的管理，有所改变。原定城乡部审批，但需事先得文物部门同意，今改为共同审批。宗教与文物部门分管古庙，原定除已拨归宗教部门者外，不再调拨，此次则退为严格依照国务院规定，实则表示还可以通融。既已上报，无法补救。与王仲殊同志谈文物局事，及日本提出合作发掘事。下午在家，阅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增订本（1—280页）。此为通俗性书，而有时用论文体裁，罗列物证或引文。作者对于历史和考古，皆未能深入，错误之处自所不免。

7月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谢辰生同志送来明天参加定陵出土丝织品复制研究讨论会的请柬，并谓近日将随廖井丹顾问赴晋视察。北大邹衡教授来，已数年未见，他的白内障已动手术，勉强可以看书，晚间可继续看一小时云云。赠以《中国文明的起源》一册。山东队汇报今年在临沂发掘细石器收获。下午在家，审阅王仲殊同志的《大百科》考古学卷《秦汉考古》长条。

7月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将《秦汉考古》一文交还王仲殊同志。旋赴故宫漱芳斋，是文物局召开的南京云锦研究所复制定陵出土蟒袍（二件系红色云罗，一件系黄缎，织锦花纹的织法，他们称之为“织成”，即小纬线断纬织成）。观后大家发言，12时始散会。要我们留字，王天木题“巧夺天工”，我题“云锦如花，花如锦”。这会由该所汪所长，文物局吕济民局长、谢辰生顾问、国家科委协调攻关局某同志、中宣部王树人局长等参加。下午在家阅《文物》第6期武敏关于新疆出土五世纪至八世纪初织锦及其产地问题的文章（《吐鲁番出土蜀锦研究》），虽可自成一说，但尚难作结论。

7月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商谈所事。下午至杨宪益同志夫妇处，谈英国史前学会五十周年邀请讲演，及《长安——中国古都》稿

子中译英事。傍晚，赴中南海紫光阁，赵紫阳总理接见法国史前学会海伦娜·阿尔韦纳夫人（H. Ahrweiler），陪同有胡绳、刘大年同志和我，及外交部西欧司长，谈一小时，赵总理送别。然后我们沿中南海沿岸散步，至丰泽园上车。今天法国驻华大使马乐及文化参赞杜瑞乐亦在座，后者曾在上海华东师大读书，今秋将赴香港中文大学当研究生两三年，再返法国。

7月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将昨天在杨宪益同志家联系结果告诉王仲殊同志。写了两封信（退稿《中国美术全集》二篇，景德镇陶瓷研究所“曜光天月”复制问题）。接院房管处通知，〔干面胡同宿舍〕新楼一门306室（二居室）可分给我。

7月8日 星期日

今天在家，校阅科技史与考古学论文集集中的译文，有疑问的解答。晚间席泽宗同志来，邀请明天参加国际中国科技史讨论会组织委员会会议。

7月9日 星期一

上午赴贡院西街自然科学史所，参加国际中国科技史讨论会组织委员会会议，由钱临照校长主持，席泽宗、柯召、王振铎等同志也参加，谈至中午12时始散。下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商谈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事。返家，梅冷生的孙子梅明杰来，已20余年未会面，北钢毕业后，即在肖山工厂工作，留之晚饭。

7月10日 星期二

上午偕秀君及秀莲妹一起去看望素琴儿，自骨折后已年余，仍用拐杖走路，不能下楼。我先返所，顺便访问诗人鬻老。返所开所长会，谈及参加中美中国古代社会史讨论会事，商定黄展岳一人参加，又讨论我所参加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的顾问委员会事，拟与院部商定，似可参加。下午赴所，参加接见海伦娜·阿尔韦纳夫人，由王仲殊、安志敏二位作陪，参观标本室及实验室，因为有晚会，客人提早告辞。午饭后，在

家写了几封信（何丙郁、王祥第、左景权）。傍晚，金岳霖老先生以病抬上救护车送医院。

7月11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陈道同志（原社科院科研局副局长）来，谓明日将出差，希望我答应于9—10月科学的社会主义学会纪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出版一百周年的会上做一次报告，婉却之。他走后，写了两封信，一是给美国Witkop [威特科普] 教授，一是给中国医学科学院黄梁教授。因威特科普也是美国全国科学院院士，9月间由医学科学院接待来访，希望在京时能与我和费孝通同志见面，称我们为Fellow academician [院士之谊]。但9月间我将去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恐未必能晤面。下午赴所，参加党组织学习，传达中央整党文件。

7月12日 星期四

今天在家，阅L. R. Binford, *Working at Archaeology Part I, Paradigm Growth and Theory Building* [宾福德：《考古学研究》第1部分“范例生成和理论建立”]（pp. 1—62）。

7月1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及徐光冀同志，谈文物局在沈阳开会座谈《考古发掘管理条例》事。中午赴法国大使馆，为海伦娜·阿尔韦纳夫人送行，中国方面有马洪院长，刘大年会长、北大张芝联和我，只有四人，散席后至北京饭店访马大任，才知已于今晨离京返美，昨天才收到他的辞行信，电话联系不上，想不到今天失之交臂。下午宁夏博物馆钟侃及马学林二同志来，约我7月20日去银川开会，研讨北周李贤墓，婉却之。写了两封信（小南一郎、樋口隆康）。

7月14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谈所事。又至苏秉琦同志处，谈内蒙开座谈会事，他将于明天赴承德避暑。下午赴二道沟第四招待所，参加圆明园整修规划座谈会，会期三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下午即闭幕，由魏传

统同志主持，汪之力同志作报告，关于会议经过及决定。然后来宾讲话，有连贯、□□（原文此处为□）（北京市前副市长）等，我也讲了，支持保护修整圆明园遗址，但是要作为遗址博物馆处理。整修要有依据，恢复原形，发掘要上报批准。即使西洋楼部分亦不必全部恢复，修复一部分，亦要表明原来保存部分与恢复部分的区别。当然这不符合汪的原意，他要大干一场，说现在要“松绑”。散会后回家。傍晚徐锡台、楼宇栋二位同志来谈，徐明天返西安。

7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审阅文物出版社送来的《日照两城镇陶器》图录稿及前言，稍作修改。下午阅宾福德《考古学研究》的第8、12、17、26四篇“总论”，及第13篇“历史考古学”。

7月1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接樋口隆康复信，允许发表所写《中国文明的起源》（日文版）序言《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的译文。我即与《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联系，又与陈公柔同志谈译《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的中译事。下午在家，晚间席泽宗同志来谈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事。

7月1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文物局庄敏副局长、黄景略处长来，与王廷芳、马得志、杨鸿勋同志等和我一起，谈开办训练班（在山东，今年20名）及西安保护唐城等事。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李铸晋、吴良镛等）。晚餐后，将李铸晋托购之书，交贺昌群的女公子办理。

7月1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写了几封信（张光直、库恩）。下午在家，楼宇栋同志来谈出版《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文版事，请他与陈公柔同志谈翻译事，后来我又去陈公柔处稍谈。

7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参加院党组会议。我于中途退席，因已约定有外宾来所访问，是Y. V. Segalen [ 色伽兰 ] 介绍的一位修复古物（尤其是陶器及石刻）的专家，法国人，名Monique Leroy。谈了一会儿，她还要去故宫修整室作表演，乃由丁六龙同志伴之去。下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座谈对于上午院党委检查的意见。

7月20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下午阅陆以湫《泛庐杂识》，连日翻阅，已尽七卷。尚余一卷未毕（22日阅毕，1—476页）。

7月2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外交学院秦同志夫妇来谈，为翻译《长安——中国古都》书稿事也，他们拿去中文稿，颇有畏难之意。送他们走后，我与徐苹芳同志偕往大佛寺西街，访赵萝蕤教授，希望她介绍一位胜任的人承担这项工作。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王祥第、华罗庚），阅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的前言。

7月22日 星期日

上午写了几封信（李汝宽、汪量、王利器、D. Siner [ 赛纳 ]、P. T. Baker [ 贝克 ] 等）。傍晚我到邓力群同志家谈保护文物事，尤其是对外合作问题，他也以为应当审慎。

7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一起谈院党组的对照检查。下午在家，打印了昨天的英文稿，加上答色伽兰的信。晚间阅院中送来的内部文件（《工作日志》、《院内通讯》、《未定稿》等）。

7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参加党小组会，听王仲殊同志所作党组检查的稿子。院中来电话，谓机要室有一文件，嘱我前往一阅。到那里才知道，是教育工会接待的伊拉克教联主席伊萨·沙里谟，是考古学家，要我院协助接待

（原寄到科学院，改送社科院）。在机要室遇及张友渔顾问，听说他仍是几乎每天来上班。阅一些中央文件。至赵复三处谈外事问题。下午在家，审校我所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写《中国考古学新发现》英文稿，二校，澄清一些问题。晚间席泽宗同志来，送来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的第三次通知。去王天木同志家，谢辰生同志亦来，一起谈文物保护问题，拟最近召开一次国家文物委员会。

7月2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王世民同志出差上海返京（为《殷周金文集成》校稿事），携回上海学林出版社的刘哲民编注《郑振铎书简》，乃1947—1958年给上海出版公司负责人刘哲民的书信167封，主要是编《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及《伟大艺术传统图录》二书事，附以他写的二书的序跋及刘哲民的《回忆西谛先生》。下午赴史学1号楼会议厅，听传达中央文件，提前退席去参加我院人文发展公司组织的为参加《日本出版人文社会科学书籍展览》的日方代表团的招待会，中方有王震同志、梅益、孙平化、高登榜（侨委）等同志，日方有代表团团长杉浦俊介（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坐在我旁边的为平凡社的中下邦彦。5时开始，至6时半始散。晚间将《郑振铎书简》一书（1—256页），一口气读完。

7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谢辰生同志来，与我及王廷芳同志谈，拟召开一次国家文物委员会事，预定下星期三（后因为吕济民局长出差，推迟一星期多）。下午在家，审阅李虎侯同志一篇关于用中子活化法鉴定稀有元素，以研究钧窑瓷片中元素。晚间过访陈公柔同志，将日本讲稿中文原稿交之。又至陈高华同志处，将Siner [赛纳] 来信交之，嘱其交历史所方面考虑答复。

7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院中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全院党员大会，由刘国光同志作院党组集体检查，梅益、马洪二同志作对照检查。下午在家。

7月28日 星期六

今日偕秀君、秀莲及炎儿、宇孙，赴八达岭，参加由社会赞助的长城北七台及八台复修工程的开工典礼。由朱穆之部长、白介夫副市长分别讲话，又由魏传统、单士元和我讲了话，然后进行剪彩，我上去一个台便下来了。饭后去定陵，找到赵其昌、王岩等同志，询问编写报告的进行情况，还看了苏绣百子图龙袍的复制件。秀君等去参观地宫及陈列室。回来后，我们出来到长陵一游，拍了几张照片，便回家了，抵家已6时半。

据胡适《庐山游记》（《文存》三集本），他自己说：“我在北京九年，没有游过长城，我常常笑我自己。”任叔永常说“当趁我们脚力尚健时，多游几处山水”。

7月29日 星期日

上午至所，又至宦乡同志家，与谈院务改革事及外事、学会等事。他将于下星期休假去了。阅Paul Shao的[保罗·肖：《古代美洲文化的起源》]，以为源于中国，虽搜集430幅画，实则一派胡言。傍晚参加文化部文物局吕济民局长宴请澳门公安代表团（共7人），为致谢他们帮助缉拿走私文物案，一共二桌，8时半始散。

7月3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谈所中整党事。至实验室，将《钧窑瓷的稀有元素研究》一文交还给李虎侯，劝之修改后，与《龙泉窑瓷片》一文一起，交《考古学报》发表，而将考古部分删节，以其中多误而不必要也。下午至文化部访朱穆之部长，谈国家文物委员会事，及日方要求中日合作考古发掘应加婉拒事，并及某些学会纷纷要求插手文物工作，展开对外交流事。后来到文物局，与谢辰生同志谈下星期召开国家文物委员会事。返家，阅鲍氏标点本清人吴振棫《养古斋丛录》。

7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参加整党学习，这是第二阶段对照检查阶段，并要插进三个月的整改。下午在家，审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要采取特别措施，特

批一批50岁以下的博士生导师。我认为不妥，可依常规增加博士生导师，而不论年龄，写了一封详细的书面意见。

## 8月

8月1日 星期三

今天在家，将《什么是考古学》一文修改一遍，交与卢兆荫同志，但是还缺二条附注。

8月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参加整党学习。下午在家。傍晚至王世襄同志处，送他一本英文的《汉代的玉器和丝绸》。又至陈公柔同志处，谈翻译《中国文明的起源》日文序跋及解说事。

8月3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下午去北京饭店参加科学出版社庆祝建社三十周年的茶话会，由出版社新社长余志华同志致辞，然后由严济慈、郁文、武衡、金善宝、严东生等同志讲话。我被让到第2桌，还要我讲话。

8月4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参加整党学习。散会后，将日本寄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书的英文稿最后一次校样退回，据云8月底可以出书。下午在家，审阅严敦杰同志的《式盘综述》一文。

8月5日 星期日

今天以一天的工夫，将《什么是考古学》的两条附注写出来，约3000字，几与正文相近。拟在《考古》第10期上发表，以便引起讨论。又审阅严敦杰同志的《式盘综述》，我以为这篇文章还是请张政烺同志审阅为宜。



8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昨天所写校对一些引文及出处，便交给编辑室（正文已付排）。又将严敦杰文退还给编辑室。下午在家开始写对照检查，但是颇难动笔，解放以来已写过不少次的检查，有时翻阅旧稿，不禁感慨系之。

8月7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参加整党学习。傍晚至陈公柔同志处，将他所译冈崎敬的讲演集跋语，退还给他。这几天奇热，最高温度达35—37℃，院部规定下午不上班。

8月8日 星期三

今日在家继续写对照检查，上午到所中取有关文件。中午广播奥运会的女排决赛，大家都挤到电视前去看了。

8月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参加全所党员及骨干的会议，然后参加党员小组讨论，学习《解放军报》上刊登的《关于彻底否定文化革命的答问十八则》及有关社论。下午在家继续写对照检查。

8月10日 星期五

晨间大雨如注。我在家，将对照检查修改一过，交请王仲殊、王廷芳同志提意见。下午赴院部，参加历史地图集编委会。

8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电，谓已通知改为9月2日民航。继续参加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由总编谭其骧同志主持，史念海同志和我参加，院方由张友渔顾问参加，领导此项工作。会上通过增添宗教所任继愈、民族所邓锐龄及历史所一人（补尹达的缺）。下午在家阅最近一期《社会科学战线》中关于顾颉刚的二篇及其他文章。

8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Boulneis的《丝绸之路》（中译本）。下午3时偕胡厚宣同志去访问严老（济慈），谈及近来科研工作的方针，认为越改越糟，以追求经济效益，完全忽视科学发展的特殊性，不禁为前途叹息也。

8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谈整风学习布置。下午在家，阅中译本《丝绸之路》。

8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参加整风学习，现插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学习。下午在家，阅毕中译本《丝绸之路》（1—332页，正文1—283页）。

8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审阅安志敏同志整理的梁思永遗稿《殷代陶器提纲》，与王仲殊、张长寿同志商量，决定不刊登，以其为半成品也。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

8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参加整风学习，仍是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对于如何算是“彻底”，很有不同的看法。我提前出来赴院部，至外事局国际处，办理赴法飞机票，与卢晓衡同志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编委会事，及国际史学会代表团事。至梅益秘书长处，谈我院整改事，梅说这次方案并非定论，希望我能提出书面意见给胡乔木名誉院长。返家稍息，赴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杜瑞乐之邀，至崇文门马可西姆餐厅用膳，杜将于下星期赴香港中文大学，这次一方面为告别，另一方面介绍新的参赞与社科院有关人会面，应邀者有钱锺书夫妇、季羨林、任继愈，及法学所一同志，院部为欧洲处刘处长及翻译。谈至3时许始散。返家，补午睡，将《殷代玉器》的校样改毕。

8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偕秀君、姬妹赴历史博物馆参观《全国拣选文物展览》，其中西周铜器部分及东南、西南地区出土地区性铜器为最佳。下午校阅《殷墟妇好墓》转载关于玉器的论文的校样。

8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庄敏同志来，给我看中央书记处上月会议讨论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的讨论纪要。贺川光夫来访安志敏同志，我和王仲殊同志也陪同谈一会儿。后来，日本冈崎敬教授率领旅行团来京，今晨偕同团员四人来所，谈至10时半始去。下午偕同秀君赴红都服装店定制衣服。晚间审校《考古学报》第4期我的关于璇玑文章的校样。

8月19日 星期日

今天的天气是阴霾欲雨。将前两天校过的校样，再校阅一次。

8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赴友谊宾馆报到，第三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将开幕。今天上午开顾问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的联席会议。顾问委员原为五人，但薮内清（日）及严敦杰（中）以病未来，王振铎以事请假，只剩了李约瑟和我二人。组织委员会主任钱临照因主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物理学组，请假未来，仅来柯俊、席泽宗、薄树人、杜石然四人。由席泽宗秘书长汇报筹备经过、会后出版论文集，及下次会议的地点与日期。散会后，我即返家。下午至所，关于对照检查事，院中未同意，明天不能举行。至王振铎同志处，偕往友谊宾馆。我将《璇玑》一文的校样交给 Callen [ 卡伦 ] 一阅，因为他为此问题写过文章，得到同样的结论。晚间招待会，由钱临照主持，李约瑟等讲话，7时开始，8时半始散，即宿宾馆。

8月21日 星期二

晨间，与钱临照同志谈学位委员会关于博士导师事，未提50岁以下的中青年 [ 导师特批 ]，他亦不赞成；这次香山会议主张通过博士导师

后即升为副教授或教授，更不合适。与钱临照、席泽宗同志去用早点，时已7时半，严济慈副委员长已来，乃一起去接见的小厅。全部外宾，小部分国内代表参加，由严老致欢迎辞，特别提到台北来的郭正昭。开幕式在小礼堂，主席台上有严济慈、卢嘉锡、周谷城、李约瑟、钱临照、席泽宗、张含英、王振铎、胡永畅和我，由钱临照同志致开幕词。卢嘉锡、周谷城同志讲话后即休息。然后由柯俊同志报告三十年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发展，李约瑟报告中国古代植物的命名。散会时，英文《中国日报》记者要拍几张照片，由李约瑟、钱临照、席泽宗、柯俊和我一共五人作座谈，明天发表云云。卡伦将关于璇玑稿子退还给我，希望出版后能送他一份抽印本，并赠我以他有关璇玑一文的抽印本，对于我的文章所附的英文提要，他作了些修改。饭后陈久金同志来谈，送我一本《彝族天文学史》。下午偕王振铎同志返城，我将《璇玑》一文及提要在校样上修改一过。

## 8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参加整党学习，由王仲殊同志代表分党组作对照检查，接着由我作个人对照检查。下午党员小组分别讨论上午的检查。我为编辑室审阅《悼念于省吾先生》一文，签注了一些意见，交给卢兆荫同志，让他们考虑处理。辽宁的徐秉琨等二同志来，谈辽宁省的考古新发现，即红山文化的泥塑神像，及长城东端的秦城和汉城，并谈保护问题。

## 8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偕王天木同志赴友谊宾馆，今天大会在四层楼，天木因为有心脏病，没有敢走上四层楼。大会由我主持，报告人薮内清因病未来，报告题目为《中国科学传入日本史》，由宫下三郎代读英文提要，王林娜代读中文本。第二报告人是美国人N. Sivin [ 席文 ]，题目为《中国科学史、技术史及医药史的展望》。用中文讲演。休息半小时后，继续报告，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邓正昭，题目为《中国古代科学及技术的局限性》，用中文讲。饭后偕王天木同志返城。午睡后赴所，遇及张子明，知晨间经我打电话给梅益同志后，院部决定后天中午以马洪院长名义宴请李约瑟。赴图书馆查《大唐三藏法师传》，为王锦光同志论

文找材料也。写了几封信（赵青芳、孙心一、易漫白、湖北省博物馆编钟研究组）。

8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向张子明了解昨天对照检查后的群众反应。下午偕王振铎同志赴友谊宾馆，参加〔第三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闭幕式，严济慈副委员长来。开会前，晤及胡道静，正遇及《文汇报》记者周臻与他谈话，我们合拍了一张照相；我到李约瑟房中闲谈，周臻又来拍照。闭幕式4时开始，在小礼堂举行，由钱临照同志主持，7个组的组长分别汇报各组论文内容：（1）数学、物理，U. Libbrecht（比）；（2）天文学，何丙郁；（3）地学，徐美龄；（4）生物农医，曹天钦；（5）技术史，钱存训；（6）综合，N. Sivin〔席文，美〕；（7）冶金史，Telecote〔泰利柯特，英〕。最后由李约瑟、席泽宗致辞，散会时已6时余。至餐厅，由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设宴招待。席间由卢嘉锡院长致欢迎词，后来又为鲁桂珍女士八十大寿（9月1日生日）祝寿。散会后，我到席文、何丙郁等人房间稍谈，赠送《考古》一册。晚宿宾馆。

8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下午整理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论文资料。傍晚，偕王仲殊、王廷芳、徐苹芳、张长寿同志，在五芳斋宴请张光直教授，8时余始散。

8月26日 星期日

晨间广播有南京博物院姚迁事。将王世襄同志的《明清家具》前言稿子还给他。赴华侨大厦，访问周鸿翔教授，据云不在室，留条而出。至所阅《光明日报》，姚迁事登上第1版，还加上评论员文章及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处理意见。下午与周鸿翔教授通电话，约他晚饭，又去约吴世昌教授一起用餐。晚间与周、吴一起用餐，饭后闲谈至8时余始散。

8月27日 星期一

晨间广播又谈南博姚迁事。《光明日报》头版续登有关报道。上午赴所，参加整党学习。10时周鸿翔教授来，谈及广州南越文王墓发掘报

告事，至中午始散。下午在家。傍晚偕王仲殊、黄展岳、马得志、杨泓一共五人，赴和平门烤鸭店，应冈崎敬率领的代表团之约聚餐，谈至8时许始散。

8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参加整党学习。10时余，美国亚历山大里亚的蒂德（Tiede）来访，谈中国古代陵墓的方向和天文学知识，还用幻灯片讲解。下午2时半Scientist of American [《美国科学家》] 负责人Gerero Piel [吉尼罗·皮尔] 夫妇来谈，为中文版拉稿，谈至4时半始去。

8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陪送雷孙到遂安伯小学参加入学考试。下午在家，翻阅这次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的几篇论文（如李京毕的《铁生沟冶铁遗址的再认识》，叶晓青的《论科学技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晚间至吴世昌处闲谈，希望他将“教育税”问题向人大常委会反映一下。

8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参加整党学习。散会后，将朱活同志寄来的书《古钱新探》，交与苏秉琦同志。下午在家，香港中文大学林寿晋来谈。后来偕往访王世襄同志，谈家具及细木作，返家留他晚餐。晚间吴世昌同志来，谈高等教育“教育税”问题，谓已与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员会负责人电话商谈，又谈国内红学情况。

8月3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偕杨鸿勋同志赴郑孝燮同志家，谈文物保护问题。下午为《考古》审阅王世民同志所写关于里布夫人（K. Riboud）讲演的报道，并且作了修改。晚间赴陈公柔同志处，将[日本NHK]荒井治郎的来信交给他看，已得我们出中文版的允许。写信给单士元、朱活、庄敏。

9月

9月1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至外事局国际处联系，卢晓衡同志出差不在京，由小陈负责，机票及护照已于前天送所，并预支3000法郎。据云已去电巴黎，告以抵法日期及飞机班次。至梅益秘书长处谈院中改革事，劝以不要不讲效果，越改越乱；又谈及教育方面最近要提拔一批带博士研究生的导师事，所谓高等院校毕业生的有偿分配（见《光明日报》8月28日第2版）。下楼遇及张友渔顾问，又到他的办公室谈话，建议应有《教育法》，他说现下还没有，只有一些条例，将来也要立法。张老今年85岁了，除非参加院外的一些会议，还是每天来院上班。我到所中，闻谢辰生同志来过，遂去电话约之，知调回洛阳白马寺借故宫的罗汉像，又谈及文物局要建立古建修整室事。他走后，我写了几封信（李铸晋、邓嗣禹）。下午又赴所，写了几封信（樋口隆康、小南一郎、库恩）。晚间赴席泽宗同志处，谈Nevison [倪卫德] 的《二十八宿时代考》一文。

9月2日 星期日

晨间与杨宪益、鲍正鹄同志通电话，告以今日离京赴法，知杨将于10月赴英。写信给A. Burl及Nevison，前者关于50周年（1985年）学术讨论会事，后者是关于他的近作《关于二十八宿起源问题》的三篇撮要。张长寿同志来，将这二信及日本寄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新发现》英文稿本及回卡交给他，请他明天交所。午饭后去理发，整理行李，5时出发。在机场有医学科学院医药研究所黄星同志介绍美国科学院魏德禾璞院士（Bernard Witkop），由美国前来访问刚下飞机，即在机场晤谈（事前安排）。后于8时许赴法民航航班机CA933，办理手续。8时55分起飞。

这次去法国已是今年的第2次。从前1936年在英国留学时曾于暑假来巴黎住半个月。解放后1956年参加青年汉学家会议，1981年偕秀君来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这次可算是第五次了。在我离京的时期内，《人民日报》9月9日第4版，曾刊登《姬鹏飞会见香港学者林寿晋》，是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说：“国务委员姬鹏飞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博士课程学部委员林寿晋，同他进行

了亲切的谈话。”据林君说，这次来京，香港新华社副社长祁峰有信介绍给中联部，望加接见，以便商谈在1997年收回香港以前在香港高等院校知识分子中做些统战工作。林君在解放前夕是燕京大学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他的老战友都已飞黄腾达，而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仍是高级讲师。当然物质享受方面，香港比国内教授为高，他也很满意了。郑德坤教授的考古艺术中心主任职务，据说明年退休后可能由他继任。

9月3日 星期一

北京时间13点，抵巴黎，为当地时间晨6时（时差7小时）。下机办入境手续，中国代表团蔡锦涛来接，同时也送人乘当班民航返国，我坐在车中等候。巴黎天阴欲雨，天气凉爽，颇有秋意，他们送客手续办好已8时7分。抵代表团招待所，已9时余，赴办公室上班的都已走。闻蔡荣生秘书已期满调任回国，苏林主任已归来，但10日即期满返国，由一位来汉宣接任。我上午不出去，在飞机上没有睡好，补睡一下。下午赴金泉饭店，访戴宪斌表侄，送去托购杜仲，并送去月饼等当礼物。乘地铁返家，知色伽兰已来过，晚饭后与之通电话，他约我明晚至其家晚饭。又与里布夫人通电话，知刚由乡间避暑一个半月返城，约明午派车来接会面。

9月4日 星期二

晨间遇及苏林主任，知已决定离任返国，预计10日起程，尚未拿到机票。上午在家，写信通知左景权君，并托其联系借阅敦煌卷子伯字5034号事。至附近卢森堡公园散步。返舍，里布夫人派车来接，至其家午餐，谈中国汉代丝织物研究问题。饭后参观其工作室。2时半派车送我返代表团住所。午睡后，整理敦煌5034，知王重民的照片缺数十行，补抄之。傍晚6时应约至色伽兰家，有意大利青年汉学家P. 巴迪（Paul Bady），乃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者，送我一篇文章关于老舍的论文抽印本。还有两位法国人，一为夏间来京曾晤及的Morique Leroy，乃修理陶瓷及铜器专家。一为研究佛教壁画的专家。巴迪告辞先走，我们四人一起用餐，饭后谈至9时半乃告辞返舍。

9月5日 星期三



上午随赵永魁代主任同车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事处，至HSCH办公室。特拉奥雷秘书长和Cabount秘书均在室，还有德拉特及迪奥普亦在，相互问好，会议将于10时开始。这次是第二卷正副主编的会，由A. H. Dani [达尼]主持会议，此外尚有迪奥普（塞内加尔）、洛伦索（墨西哥）、韦库特（法国）、Thapar（印度）、马松（苏联）和我。而S. J. de Laet（比利时）亦列席，后来埃及Mokhtar [穆赫塔尔]亦被请列席，下午起参加。另一非洲学者努努（加纳）以飞机班期关系，明晨才赶到。会议开始，由达尼报告自4月以来筹备情况。特拉奥雷宣读秘书处所接塞内加尔的达卡大学两位青年学者来信，谓原来大纲忽视非洲，有欧洲中心说主义气味，乃19世纪之旧观念。主张非洲部分重写，另议一大纲。德拉特谓此种指责，不近情理。迪奥普谓他也未看过，乃青年人一时意气用事。有人主张秘书处应将原信退还，令其删去指责的话再行在会议上转达。最后决定不退还信件，复信告以会议中已考虑其建议，吸取其合理部分。达尼指定由迪奥普、韦库特及穆赫塔尔三人提出修改非洲部分提纲，可以在第三部分分区叙述时，非洲放在欧洲之前，一章可分作两章等，但不作大变动。特拉奥雷亦认为可行。然后逐章大致讨论，达尼主张增加日本及朝鲜一章或一节。午后继续讨论，洛伦索主张像美洲部分，可以组织一小组，讨论写法等，然后分别由各区的负责者说明一下，中亚部分由马松作说明，中国部分由我作说明。达尼主张东南亚及大洋洲由索莱里负责，可包括中南半岛及日本朝鲜，非洲部分请迪奥普等三人考虑，明晨汇报，提前于5时许散会。马松为中亚考古专家，其父亲仍健在，已86岁云。他送我一些出版品（英文或俄文小册子）。穆赫塔尔亦为初次会面，谈及Fakhry [费克里]和Amir [埃米尔]两位来过中国讲学的，已相继去世。实验室之Iskawder亦于两三年前去世云。晚间左景权来电话，约后天晚间晤面。

9月6日 星期四

上午继续开会，仍由达尼主持，迪奥普将他们商谈结果，非洲部分提纲的初步想法，提交会议讨论。大家讨论一会儿后，加纳的努努赶来开会，也发表了一些意见。然后转入欧洲部分，由德拉特作说明，并介绍一些可以写作某部分的作者或合作者名单。关于大纲部分，可作一结束。又谈起书名英译问题，英文的Humanity和法文L'Humanité，涵义

不同，旧译Mankind似有男性中心思想，德拉特主张用Humankind，也有人认为字太生僻，罕见使用。最后决定交Bureau（总编委会）讨论决定。散会后，我向达尼请假，以下午2:30与H. Ahrweiler校长有约会见（通过Cabouat电话约定）。可以晚到，午饭后稍息，至售书部询问，知*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China* [《中国考古新发现》]尚未来书。赴Sorbonne [索邦]，由Rue de Ecoler [学院路] 45—47号进去，打听校长办公室，学生们多不知道，后来由校警告诉我，转了几个圈子，才到校长办公室门口。有人引进，至会客室稍坐，校长出来，送我一册索邦的英文说明书，据云刘大年的来信已收到，交给秘书，她还没有看到呢，后来她叫秘书来，是张椿年以代表团秘书长名义来信，询问有否新的有关文件寄一份给中国。她说国际史学会文件早已寄来，以便作申请入会。至于明年大会情况，亦已发第一次通知。理事会要在明年大会前几天召开，此外并没有其他文件。我才发现刘大年误以Ahrweiler将于10日起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七卷本世界文化史的主编联席会议（她以第4卷主编的名义），认为是与国际史学会大会有关的理事会。正像他在那次赵紫阳总理接见那一天，以为Ahrweiler是法兰西学士院院长，并替她大吹一顿，后来发现实际上是我院外事局将她名片的头衔误译作“法兰西学院院长，巴黎大学校长”所引起的。我当时查对一下，并在当面谈话时询及法国制度，才搞清法国的大学区制度，各区大学校长也便是各区科学院的负责人，所以也称Recteur（校长）。稍谈后，Ahrweiler带我去参观接见大厅、博士生答辩室、校务会议室、礼堂。然后留我喝咖啡，转嘱一位秘书带我去参观Chapelle de Richelieu [黎密留教堂]，在Cour d'Huosneus院子中告别。我随她的秘书去参观，由管理人拿了钥匙来，黎密留的墓即在这教堂中，墓上有大理石雕刻；又至地下室，为巴黎大学学生在两次大战中牺牲者的坟墓约十座。出来后，她的秘书又引我去校长室，她正与巴黎市长谈话。握手告别，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门遇及洛伦索，他提前退席，明晨即返墨西哥。我参加会议，会上提到各章的篇幅长短问题，以及图版、参考文献等，决定明天再谈，返宿舍。饭后散步，直至Montparnasse [蒙巴纳斯] 始返。

9月7日 星期五

上午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继续开会，先谈关于各章篇幅，每章25—40页（每页英文300字左右），图版、注释、文献在外，本卷正文约900页，然后由纪要起草人撒帕尔将其起草纪要稿再讨论，最后定稿交秘书处打印。中间休息时，德拉特对我提出，希望得到邀请来华访问，往返旅费自理。穆赫塔尔说明年可能访华，已得到邀请。午饭后稍息，至秘书处，则纪要稿尚未校对，初步约定4—5时再来取。我到中国代表团办公室，今天周末，办公室无人，只有四川巴中县来的洪明寿，代表该县因扫盲工作出色，授予野田（Nona）奖金50000元，来办理手续。晚间，左景权先生谈他自己的近况，及打算明年返国参加其先曾祖左宗棠之纪念会。约定星期一偕往法国国家图书馆阅敦煌卷子，约谈1时半，送至地铁车站，始告别。今天散会后，特拉奥雷又提出希望中国方面，加强关于这方面的组织工作。他把庞朴的来信给我看，说信中提到组织了一个集合二十多位学者的编辑委员会，还开过几次会议，但是没有具体的工作表现，如对于提纲提意见等，至于这会成员的简历也只寄了一部分，没有补寄所缺的三份。晚间，左景权来，约定下星期一到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卷子《沙州图经》。

9月8日 星期六

上午蔡锦涛同志来，托带东西到北京，给其友罗君，曾在巴黎进修一年，乃当年未带回去的一些书籍，又谈及他自己乃清华1950年末毕业即参加工作。今天在家，将张长寿同志草拟的Chap 27 [第27章] 提纲重新改写一遍，译成英文，加以打字。晚间张剑来，约明天星期日，一起出来照相。

9月9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我将负责的Chap 10 [第10章] 提纲，一起用英文写出来，并加以打字，连同昨天写的，一共七页，加以参考文献各一纸，准备明天请蔡锦涛复制两份。下午张剑来，一起至卢森堡公园、铁塔及凯旋门三处，拍了几张照相。在凯旋门时，正遇及法国两次大战的幸存战士，举行向无名英雄墓献花圈。军乐队前行，持各部队军旗者继之，戴白帽护士又继之，最后为便衣的退伍战士及家属，共约百人左右。时天已黄昏，乃下地铁返宿舍。进门后，始知今晚这里代表团提前一天过

中秋节，并欢送苏林主任任满返国。我及洪明寿（巴中县副县长，大家戏称他为“县太爷”）与苏林主任同桌，大家举杯互相祝贺，最后分批摄影作为纪念。

9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赴国家图书馆，侯锦郎已在门口等候，一起至东方稿本部，介绍与主任，由她写条子借阅敦煌卷子及耶稣会教士的Memoir [ 回忆录 ]。此时左景权亦来。中午左君请我及侯君在附近的枫林饭店用餐。饭后继续在图书馆抄书，及校对抄本。侯君以事先走，约明天在吉梅博物馆会面。我与左君于东方部闭馆后，又至附近阅览室参观，然后出来，与左君告别。坐地铁至金泉饭店，时已6时，宪斌已设下酒席，酒席颇丰富。至8时许，前来用餐的外国顾客渐多，宪斌夫妇及其妹去应酬顾客，我于8时半告辞返宿舍。

9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至吉梅博物馆，馆长叶理夫夫妇下乡未返，并且叶理夫有病，由其助手Lesroches与侯锦郎陪同参观。今天为博物馆休息日，特别通融，让我参观中国部（铜器、玉器及瓷器，也有明代家具），又至敦煌部再次参观，与前次看到的大致相同，唯增添了两张放大照相（一为伯希和氏在藏经洞烛光下拣选写本，一为敦煌千佛洞的现状，门面已修理过）。出来后，我便到里布夫人家中，有Jean-François Jarrige等三人作陪，共用午餐，饭后谈及李贤墓出土银币上图像，他们主张请Plane Bernard来，电话约好，下午5时在里布夫人家面谈。我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晤及秦光道及蔡锦涛二位。蔡介绍现下代替河野靖为主任的法人Chantal Lyard [ 李珊黛 ]，谈及：（1）新出的英文本《中国考古新发现》，他们这里只有由日本寄来的一册，正交涉尽早多寄来几册；（2）《古都长安》一书的稿子问题，告以中文已定稿，正在托人翻译中；（3）去年亚洲考古学会议，德中协会索取要我那篇文章的英文稿，拟回京后复制一份寄来。告辞后至Cabouat [ 卡布尔 ] 办公室，约我明天来参加会议。出来至里布夫人处，晤及她的助理K. Chrintine及Lai Tung Hung。我赴她的会客室，与P. Bernard [ 贝尔纳 ] 及Jean-François Jarrige [ 让·弗朗索瓦·加里加 ] 二人讨论鎏金银壶。关于西域

钱币，他们主张与R. Curiel联系，巧遇他正在家，约定即去。里布夫人派车送我到Curiel家中。他家有客人二人。我们坐下便谈此块银币，同时也将有图像的银壶交给他们看。Curiel希望将银币的照相留下，他将查对结果函告。告辞后返宿舍，我向会计科算账，这里支付1156.10法郎，每天房间75法郎，饭费全日36法郎。付清后返室，蔡锦涛君来坐谈一会儿（蔡锦涛系解放初期离开清华参加革命工作，因为他学过英文及法文，所以留下在中联部工作，没有南下，后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常驻代表团工作，现为一秘）。

9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坐地铁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为这里代表团的几位高级职员及车子都去飞机场送苏林主任夫妇返国。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会，由马拉热主持。这几天开会我遇到达尼及德拉特，知道达尼已收到我所写的提纲，允许修改后加入第2卷整个提纲中，并约定明春在北京会面。我便到Opéra [歌剧院]附近的Brentano书店，这书店楼下部分为英文部，但多为小说之类，我看了半天，只买了一本《普通地貌学》和一本袖珍本《英法—法英字典》。至Barlieer广场，即在附近便餐，然后赴金泉饭店，晤及宪斌及张剑。时已下午2时，等候他店中生意告一段落，我们三人一起去购物，再回到金泉饭店已过6时半，开始营业了。我们吃了一碗面，然后道别。宪斌嘱张剑送我回代表团宿舍，还送了礼物，并托带信及东西。张剑送我到家后，谓明天中午12时以前来送我。

9月13日 星期四

晨间我到附近的一间中国书店（“友丰书店”，原在28号，现迁至45号），以大陆上出版的书为主，香港及台湾的书很少，并且多是小说、散文集之类。返代表团宿舍。12时张剑来，代表团蔡锦涛派车，我们三人一起去机场。打行李票，虽加上蔡托带给罗君的一纸箱书籍，并不超重，与他们两人告别，即进候机室，2:15起飞。我的座位旁边是法国选派来华的留学生，一共二十余人，只有二位是男的，坐在我旁边的学中国戏剧史，能华语，是Rubolman [卢儒伯]的学生，据云卢儒伯已于去年逝世。

9月14日 星期五

法航在卡拉奇及新德里均停留一小时，不能下飞机。巴黎时间上午7时半抵北京机场，北京时间已是下午2时半。王廷芳同志、秀君与秀莲来接。返家已4时许，长途跋涉，颇为劳顿。

9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遇及王仲殊、安志敏同志，稍谈所事，还遇及张子明、乌恩、徐光冀等同志，拆阅这十几天来的来信及文件。下午在家，午睡到3时余始起。暄儿来，为钢孙明天结婚作准备。

9月16日 星期日

上午偕秀君及秀莲赴团结湖素琴儿家，今日为钢孙结婚喜日。暄、楷、炎三儿都来。我到王载紘同志家闲谈，他陪我到素琴处，即留之一同吃喜酒。4时半乘车返家。阅最近这半个月的《人民日报》及《参考消息》。

9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遇及安志敏、王世民同志，将里布夫人托带的二抽印本交给王世民同志。徐莘芳同志由扬州归来，谈该地新发现的唐城南城门情况，及南博自姚迁事件出来后的情况。下午偕秀君赴红都服装店，恰巧今日盘货，返家。接吴景荣同志电话，约我和王则诚到他家一聚。至王则诚同志家谈这事。又至胡厚宣同志处，谈关于吉德炜（Keightley）来信要参加安阳殷墟笔会及旅行游览事。他说这事是中华书局赵诚干的，前些时候在安阳市委商量，召开大规模的笔会，邀请许多外宾参加，但驻美国领事馆以为赵诚叫地方发去邀请信，不能算数，此事尚未能解决也。将左景权托带的稿子交给罗念生同志。将出差巴黎账目报销，并草拟书面汇报。今天《光明日报》第2版刊登关于35年来考古成就的文章《考古——跨入黄金时代》（王世民执笔，署名“谷延”）。

9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赴红都服装店试衣服。至院部，缴交护照及账目（及退款）。

至所，知蔡荣生已来过。下午赴北京医院作84年的全身检查，遇及张友渔同志夫妇及钱锺书同志。

9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遇及杨泓同志，谈宁夏开会事。关于鎏金银壶问题，拟为《考古》写一文。与王仲殊同志谈所事。黄展岳同志来谈《考古学报》英文提要事（以前托陈思民同志把关，陈已由研究生院派往美国）。将去年亚州考古会议的报告（英文稿），寄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李珊黛，以便转交德中协会。又将《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寄给里布夫人。下午在家。阅李光谟同志为其父所写的《李济传略》，签署了几点意见。至陈公柔同志处，托其翻译宫川寅雄来信，并了解《讲演集》中文版的进行情况。晚间蔡荣生同志来，取去蔡锦涛同志托带的信件。他谈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常驻代表团情况，及今年秋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探讨“世界重大问题，准备教科文23C/5文件（两年计划）”，总干事召开一次高级咨询会议，我院竟派×××作为代表，别国的代表都是学术界硕学之士，对于探讨世界重大问题有发言权，而×××则为外事局职员，无法置喙。最近华裔黄高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社科部门发展研究处代处长）来华访问时还谈及此事。又谈起上次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开会时，陈××代表竞选副主编落选及会上表现，拍桌子骂主席Asirov（苏联）霸权主义操纵编委会。谈了一小时余始离去。

9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利兹（Leeds）大学的W. Jenner [詹纳] 来，谈为“三十年考古”出英文版事，参加者有我所王仲殊、卢兆荫同志，及文物出版社杨瑾同志。拟请詹纳下月返英时与剑桥大学出版社酌定。下午在家，将巴黎开会报告写出来，以便交院部了却这事。

9月21日 星期五

上午赴北京医院继续检查身体，超声波检查有胆结石，但我自己无感觉，X光肠胃检查，未发现病状。返所，将巴黎开会汇报交付打字。至鲍正鹄同志家闲谈，明天他将赴上海，在复旦大学讲学十星期。谈及李光谟所撰《李济传略》事。下午在家，校对转载于《殷墟妇好墓》的

《殷代玉器》一文的校样。同乡周顺兴来，新近由温州参加开发会议返京。

9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意大利安东尼奥（Ammassari Antonio）来访，他曾在希腊及近东十余年，谙各国语言，现在语言学院读华语，已十个来月。原攻法律史，现拟搞中国古文字（甲骨文、金文），还想在中国延续学习时间。下午偕杨鸿勋同志赴燕京饭店，访宾夕法尼亚大学W. Gelaney [葛兰尼]，系研究世界各国穴居者。出来后，我至院部，至外事局副局长处，请他召×××来，一起谈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对于我们派×××参加总干事召开探讨重大问题的高级咨询会议不满，关于宗教所代为组织宗教艺术国际会议亦不满意，希望今后加以注意。返家偕王则诚同志赴吴景荣同志家。吴约施其南同志一起用餐，还碰到周珏良教授，聚谈一会儿，周辞去。我们用餐，饭后闲谈至8时半，吴派车送我们返城。今日为国庆游行彩排，灯市口以南即不通行车辆。今年国庆铺张浪费，出人意外。今晨报纸还刊登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9月20日提出要求，防止以国庆为名铺张浪费，还说“不要照搬首都的做法”，然为时已晚矣。

9月23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上午正暄儿与晴孙来，留之午饭。下午外孙建钢偕新婚妻来，还送来一盒糖果。写了三封信（张宪文、王祥第、唐云明）。

9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偕秀君赴美术馆，参观江西景德镇瓷器展览会。9时开始，中央领导人康克清同志参加，先由副省长倪献策讲话，然后参观，共7000多件。同来参观的熟人中有王朝闻、冯先铭、杨伯达等同志。每张请柬可领礼品（粉彩小瓶）一件、《江西省概况》（中、英文各一）及《景德镇瓷器》近期一册。下午赴东风市场购物，并将西装一套交去干洗。晚饭后，至贺昌群同志家，托其女公子购书，预购《中国美术全集》一册。又至陈公柔同志家，谈《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文版事。



9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所中召开关于《大百科》考古卷的所中编辑人员的会议，讨论如何抓紧各组未交的稿子，及经审查后，修改未交还的稿子，以便年底全部写出编好交卷。下午院部召开全院及各所室负责人会议，传达星期五中宣部会议中关于中英有关香港的协议、及赵总理关于经济改革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最后读本院整党运动中关于否定“文革”的认识问题。晚间将《社会科学战线》索取制版照相，选择10张，并写好说明，拟明天寄去。

9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故宫参观《全国出土文物珍品展览（1976—1984）》，9时举行开幕式，胡乔木、邓力群、王任重、朱穆之、萧华、廖井丹诸位中央领导亦来。全国29省市都送展出土文物，共计840件，多为精品，包括去年广州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数十件（“文帝行玺”金印、玉杯、玉具剑等）。惜秦始皇陵铜车马坑出土的铜马车，未能调来（文物局曾于两个月前去函调，以省方负责的领导不在为辞，拖至前天答应可调京，条件是赔偿门票损失50万元，及派专人负责运输展品，只好作罢。曾侯墓的黄金盖铜尊，盖子亦未调来。至于湖南出土的牺尊，以猪尊来替换，倒是后者更为稀见）。有许多不仅是前所未见，而且是前所未知的。后又赴钟表陈列室，新修理好的钟表有嘉庆时造办处所制的立地大钟，有老工人开发条使钟表的人物等活动。故宫还有三处特展：《宋元古画特展》、《清代礼仪文物展》、《国际交流礼品展》，没有去，便离开了。下午应北京市之邀请，参观新恢复的琉璃厂东西街的文物古籍书铺。遇及侯仁之、吴良镛、单士元等同志，北京市负责文物的副市长白介夫（已退为顾问）及陈昊苏（陈毅之子，42岁，新上任）。由市文物局局长致辞，文物商店负责人介绍，然后参观。乃一起到北京烤鸭店参加宴席，凡七桌。至7时我提前退席告退，烤鸭尚未上桌。国家文物局在广播大楼举行复制曾侯乙墓出土编钟、编磬的演奏，胡乔木、邓力群、朱穆之、萧华、王任重等同志出席。演毕后，上台向演奏者及演员致谢，他们要我们发表意见。乔木同志讲了几句，然后他推我一定也讲几句。我赞扬几句后，以为使用复制的，已经检验过音调，实较敲打原物为妥，是为保护文物着想也。至于演奏者的衣服，我不同意穿西装，

以为应为中装，古装更佳。所奏乐调及唱腔，亦应避免西洋乐器（包括汉代起输入的西域乐器）、西洋乐调和洋嗓子。最后合拍一照相。

9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张光直教授来所，要查阅一些外省出版的书刊，我和仲殊、王世民同志和他谈了一会儿。阅《古物学》近期的R. G. Willey [ 威利 ] 的自传简述。阅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第1册。

9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姜椿芳同志来所，与我谈考古学卷问题。大百科社的刘加乾、胡人瑞等与本卷编辑有关同志，及我所徐苹芳、徐光冀同志亦在座，一起谈交稿期限及措施。又谈及我所负责的这卷总条。这时王仲殊同志亦加入商谈，决定仍由我负责，然后他告辞回去。下午在家，阅《胡适年谱长编》第1册完毕，续读第2册。晚间，席泽宗同志送来上月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合影一张，闲谈一会儿。熊存瑞同志来，送回借去的书籍，说10月6日离京赴美。

9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王廷芳、王仲殊同志商谈下星期我去安阳参加殷商文化讨论会事，接下去的笔会便不参加了。阅丁文江等撰《梁启超年谱长编》。下午在家，阅毕《胡适年谱长编》第2册。傍晚张光直教授来，留之晚餐。饭后，胡厚宣同志来，一起谈至8时许始散。梁从诫同志来，谓Wilma Fairbank [ 费慰梅 ] 拟来看我。

9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赴所，今天才接到院部转来的今晚国宴请柬，及明天国庆观礼、明晚联欢晚会的请柬。返家偕秀君及秀莲往故宫，参观《全国出土文物珍品展览》，请柬上30日仍有预展，实际上今天故宫整个不开放，只好经天安门看国庆布置，即返家。阅《胡适年谱长编》第3册。晚间参加国宴，我们社会科学院的几位集中在一桌，有吕叔湘、冯至、钱锺书、翁独健、严中平、林甘泉、孙尚清等。赵紫阳总理致辞，敬酒。因为明早还有活动，所以没有安排什么文娱活动，散会后即返家。但是今

天交通办法改变，我坐在车子中等了一小时左右，才行驶出来，经西长安街、府右街，转景山前街返家。

## 10月

10月1日 星期一

晨间7时半即离家赴所，以小面包车在近代史所，我所、世界史所、法学所的同志们如王仲殊、蔡美彪等同志都是同一车子，仲殊6时半以前即来所，6时半以后城区即不通车子（除非有大会车照）。我由家中出来到干面胡同西口，即不准行人通过，出示观礼请柬，才准通过。路上除步行前往参加游行的小队外，只有观礼前往机关集合的人，两旁人行道也没有闲人观看。到所，晤及仲殊，8时半一起赴近代史所，然后上车，经法学所，又上来几位，至中山公园社稷坛门南边停车，步行经保卫和平牌坊出园门，我上西二台（红台）。今年观礼人多，除红台，还搭了绿台，路南在西南角即人大会堂北门外，也搭了绿台。我先在休息室小坐，遇及巫宝三、秦力生等同志，有新华社记者某君，乃1973年在墨西哥随同我们访古的，来与我话旧，并谓最近又去一趟拉美，对于国内新近的“中国人于哥伦布以前早已发现美洲”之说，他也表示不同意，谓将撰文加以驳斥。上台，同台有历史所林甘泉、酆家驹等。庆典于10时开始，先鸣礼炮，然后邓小平同志乘车阅兵，他返回天安门楼上，作国庆致辞，然后游行开始。先由军队作前驱，队伍整齐，陆海空都有参加，还有坦克车及导弹部队（今年有新导弹，最大者分为二节，由两车运载）。这时天空有歼击机飞过，今天天空并不十分清楚。接着是群众游行，农业、工业、体育大队（奥运会夺标归来健儿），文艺大队，最后为各校学生。闻今年游行彩排，两个月前即开始，有些单位向参加游行者统一发西服，发领带。游行队伍约历二小时，完毕已12时5分。我和王仲殊同志步行出来，他返所，乘车回家，我步行至家，已1时许。但是观礼的车子比我们还晚了一刻多钟才到家。下午在家，阅毕《胡适年谱长编》第3册。晚间天安门的联欢晚会，我便不去，在家中看电视。今年的礼花有新种类，数量也较多，天安门广场有表演舞蹈者，中日联欢者，其热闹为前所未有的。

10月2日 星期二

上午赴人大大会堂云南厅，为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的一次座谈会，由彭冲（中心主任）主持会议，程思远（秘书长）协助之。程宣布开会，请彭讲话，然后请归国华侨，美籍华人、华裔中之代表讲话，其中以潘毓刚（波士顿学院之化学系教授，教量子化学），给我印象最深。他说，他们返国的是过门的和尚，不一定会念经。中国的领导对于国内的专家，口头虽讲重视，但不尊重，更没有多听或听从他们的意见。又说自己喜穿中山装，今天因为中山装龌龊了，只好穿西装，但是他感觉到穿中山装的不及穿西装的受尊敬（言外之意，改穿西装以便受尊敬，又不是好办法）。德国汉堡大学的一位哲学教授，忽然大讲东方文明，他看不起西医，以为不及中医讲阴阳五行及切脉望气五字诀的合理，谈至12时许始散。下午阅《梁启超年谱长编》，一查梁思成、思永兄弟的少年事迹。后来费慰梅来了，谈梁思成的事，谓已把梁的*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a Architecture* [《图像中国建筑史》]印出来，她在前面写了一个引言，介绍梁思成的生平及贡献，梁从诚处便有一本。我即叫正暄儿上楼去借来一阅。费又谈及要想去山东嘉祥，参观武梁祠，我告以张光直此次在山东，曾联系好去武梁祠，后以天雨路途泥泞，没有去成，并告以张仍住在北京和平宾馆，她即去电话联系，询问办理前往武梁祠的手续。她走后，我即赴人民大会堂，参加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的宴会及京剧晚会，宴席有七八桌，我在第三桌，主人为诗人艾青及理事高沂、庄炎林等，华侨有薛公度（《黄兴传》作者）等。

10月3日 星期三

翻阅《梁启超年谱长编》，知其晚年仍不忘情政治，对国民党无好感，对中共更丑诋不遗余力，才知道此谱何以久不能出版之原因。傍晚赴四川饭店，为全国科协主席周培源宴请犹太富翁、收藏家Sackler [赛克勒]及其两助手，作陪者有北大党委文某等，因为我曾在美国承他邀请参观其藏品，故周培源约我作陪。这次北大希望他能赞助200万美元建一博物馆，现下还没有谈好。他提出二个条件，一为馆要以他的名字为名（Sackler Museum），二要建馆经费，中方负担一半，中方以北大经费这几年内都已分配，不能出钱，但是他愿送一位学美术史的保管员来北大讲学并学习，又允负担两位北大讲师级的去美国各15个月，以3

个月学英语，一年入学（考古学及细菌学各一名）。他明天即返美，明年再来。

10月4日 星期四

今天上班，所中招待张光直教授，在新楼会议室，设茶点，由王仲殊同志主持，苏秉琦、佟柱臣等16人参加（安志敏赴日本参加环日本海文化讨论会未返）。大家随便谈谈，至10时许，他以明天即返美，还有事待办，故告辞，没有作报告。下午阅梁思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主要是看费慰梅所写的小传，写得简明扼要，也很生动。但是以为思成生于东京，似乎应作横滨，以其时任公住在横滨也；又以为思成在李庄时，营造学社改为古建（建筑史）研究所，隶属中央研究院，亦是说错了。在1946年停办以前始终是私立的营造学社。晚间将这书还给梁从诫，坐谈一会儿，知任公年谱中的“王姨”确是思永的生母，除令娴（思顺）、思成、思庄之外，其他7个子女皆为王姨所生。又谓令娴是1966年8月16日即主席8.15讲话后一天去世的，前一天还被斗，房屋被分，只留堆煤的一间让她住，云云。

10月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楼宇栋同志来，谈所中出版刊物事。黄景略同志来，谈文物局事。写了几封信（冈崎敬、樋口隆康）。下午在家，阅《胡适年谱长编》第4册。

10月6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中国建设》赵玲珠同志来，已一年余未晤，以病休在家，谈要出版我的英文文章事。阅《胡适年谱长编》第5册，1947年前后，胡适来南京，都住在史语所，我第一次与之有所接触，他的日记中可能会有提到我的地方。这时期我在南京，一度代理史语所所长。读《年谱》，颇有陈寅恪的诗所谓“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正沧桑”之感。傍晚收拾行李，吴世昌同志来，赠我以他的《罗音室诗词存稿》增订本。7时40分乘121次快车赴安阳，软席卧铺东厢中只有三人，各不相识，周永珍、郑光都在硬席卧铺（郑赴洛阳），我在9时半即上床入睡。

10月7日 星期日

晨间5时车抵安阳车站。有安阳市委宣传部长吴克光，文化局局长王士杰、副局长戴志强，及我所赵芝荃同志等来接。乘车赴安阳市宾馆，住在楼上205房间。隔壁204号即秘书处。戴局长来汇报筹备情况及会议日程，并交给我一袋文件。我提出11日晚即离安阳返北京，12日的参观不去了（或提前去参观），13日的闭幕式也不参加。下去进早餐，遇及胡厚宣、张政烺、李学勤等同志。饭后在胡厚宣的房间内稍谈。返寝室，市委书记钟力生、宣传部长吴克光等同志来，坐谈一会儿，即赴会场。由戴志强秘书长宣布开会，由胡厚宣同志报告筹备经过及会议意义（促进商史研究、交流经验、增进团结）。然后由我、钟力生书记、金景芳、安金槐、许顺湛等相继讲话，并宣读先秦史研究会（徐中舒会长）、安阳师院等贺电。散会后照相，共百余人。游寿、孙一心（孙作云之子）等找我谈话。返寝室，阅吴世昌的《罗音室诗词存稿》。12时午饭，与张政烺、胡厚宣同桌，胡厚宣转达地方意见，希望我多留两天，闭幕后再回去，我加以婉辞。他还说，地方上拟为我明年参加殷墟发掘五十周年开一纪念会，这是王仲殊、王廷芳同志前次经安阳时对他们说的，我说更不敢当，便有此纪念会，我也不会来参加的。饭后返舍午睡，一觉醒来已是2时余，补记这一星期的日记。下午第一次分组讨论，我在考古组（另有二组，为第二组（商代社会史、经济史等）及第三组（甲骨文））。我组宣读论文，共4篇：李学勤《邲其三卣及有关问题》，杨锡璋《殷墟发现的青铜铲》，唐云明《藁城台西村的发掘总结》，郑振香《妇好墓部分成套铜器铭文之探讨》。我去迟了，只赶上休息后的下半节。召集人为郝本性，讨论得尚踊跃。晚餐与游寿同志一桌，谈李庄及南京旧事。晚间观录像片《古城安阳在前进》，约45分钟。我坐在张政烺同志旁边，谈梁启超、胡适年谱长编中事。接着香港片《威振四方》，是所谓“功夫片”，我们二人便退出来，返舍休息。我洗澡后便上床入睡，夜间出汗，也许是今天太累了。杨宝成同志由工作站来，谈小营“司母戊”墓发掘事，已掘至4—5米，至9米到底。

10月8日 星期一

上午小组讨论，我由杨锡璋同志陪同赴工作站及小营工地参观。张政烺、胡厚宣同志同行，由郑振香同志及文化局王士杰同志陪同。先至

小屯工作站，参观陈列室，都是以前看过的，又至楼上仓库参观。接着上车经小司空村至小营，先参观新发掘的出土过司母戊鼎的甲字型坑，深9米左右，已达4米，墓道露出人头骨（今天傍晚，杨宝成来说，在墓道上掘到二匹马骨，墓室中心有一大盗坑）。我们接着参观新建的保护4排殉葬人架坑，现已重新揭开4穴。馆内有新掘出的铜器坑，中心有盗坑，但二层台上仍有一铜鼎、铜盆、铜鬲，及一戈一钺，还有殉葬人头，两旁各一小坑，埋无头人骨。参观毕返城。下午参加大会，有金景芳、张政烺、朱绍侯、赵芝荃、刘起舒作报告。赵用幻灯片解说偃师商城的发掘。晚饭后至张政烺处闲谈。返舍，游寿同志来谈，并送我以哈尔滨师院收藏的史前遗物的图片，及嘎仙洞北魏摩崖祝文拓片。

10月9日 星期二

今天小组讨论，我没有参加，由王士杰局长陪同参观安阳市西侧的名胜古迹，郑振香、周永珍偕往，经水冶镇至清凉山村，参观〔修定寺〕唐塔，由卫本峰同志解说，此塔为1973年发现并定为重要古迹后，开始制造雕砖加以修复，现仍剩塔顶未修，已费14万余元。此塔以雕砖为特色，四壁达3000余块雕砖，半数为新补者，有人物（飞天、胡人）、走兽、绶带等（《文物》1979年第9期有修复经过的叙述及结构花纹的描写）。据云系一画家于1973年来农村体验生活时发现泥涂的后面的花纹，加以宣传。塔顶原有明代补修的三彩琉璃瓦，为民国时驻军所拆除，有铜佛及铜件被价卖以修渠云云。返水冶镇，用午餐，筵席丰富，共二桌，有水冶出名的管家烧饼、黄绿面。午饭后休息，2时许再出发，至珍珠泉稍息，有连理柏，惜已枯，另有古柏数株，有的亦已枯，泉中水珠上升如珍珠，水清澈底，可见水草，但无游鱼。闻已投资修围墙，拟辟为公园。出来后再西行，至小南海，已淤积不成海，因前几年村民于下游筑坝，以致淤积，今已拆除，而积土尚未浚治也。过桥至牛头山，上有古庙、圣人楼及碧霞祠，有老妇人在烧香。正在重修中，木构及琉璃瓦都已安毕，尚未漆髹，闻费3万元左右。下来后，乘车到小南海原始洞穴，现在洞口尚留洞顶处，设置铁门加锁，洞内以水泥梁上托洞顶。文化堆积尚多，即洞口门外，洞壁上尚有小片文化堆积也。下山后至三层桥，有北齐洞佛二处，凿在石壁上，一佛中坐，两侧各有弟子、菩萨等四人，龕口外两侧为金刚，门楣为莲花，两侧有飞

龙。一龕有北齐天统年号题记，另有龕则有供养人数列。闻小南海附近有9处古迹，这古庙群、原始洞穴及北齐佛龕为其中三处。返安阳，已5时半。6时用餐，返室休息，后至胡厚宣同志处。安阳市史编委会负责同志来，要我题辞，婉却之。裴明相来谈，谓河南省文物各部门仍未能团结，一时恐不易解决。

10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由市文物局王士杰局长陪同，与胡厚宣、张政烺同志参观淇县及汤阴。8时动身，经汤阴、浚县大赭店至淇县，计50公里，到达时已9时半。在县招待所稍息，然后赴“摘星台”参观。这里似为夯土城墙的残迹。现文化局把搜集到的石刻都放在这里。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由别处移来，似为元代物。有孔庙移来的明嘉靖御书程子《四箴》，明清时代的德政碑，有北朝的造像碑，石刻狮子照壁等，三仁祠移来的重建碑等，还有一块敌伪时代此间汉奸为日本占领军所立德政碑（1940年）。出来后，至附近的另一夯土城墙，闻宽度达80米，断续数百米。夯土内含绳纹陶片。返淇县城，至文化馆陈列室，有县境内所出土新生代化石（如水牛角、犀齿等），磁山文化遗址出土带耳陶罐及石器、仰韶陶片、商代铜器（觚）、周代铜器及汉镜等，还有宋金元明瓷器、汉代明器等，在留言簿上签名。告辞赴汤阴，在招待所用餐，一共三桌，书记、县长及局长作陪，丰富不减昨天。用餐后稍息，2时出发赴汤阴城内岳庙，碑刻现存近20块，皆明清时物。庙建于明景泰元年（1450年），门前为櫺星门，一名精忠坊，木结构，建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山门对面为施全祠，立施全铜像（为岳飞复仇刺秦桧，未遂被杀），前跪秦桧夫妇等五铁像，有御碑亭，但乾隆碑已移置山门外，嵌在壁上。正殿有岳飞像，后面为寝殿，泥像被破坏后没有重塑。四壁嵌有岳飞前后《出师表》及岳飞手迹石刻，还有近几年征集当代书法家的墨宝，印有汤阴岳庙近代诗文选集一册。至会议室，张政烺为他们写了“精忠报国”四字，我们三人又在纪念册上签名。出来赴文王演易的姜里城，门外竖立有“演易城”石碑坊，门外两侧有成化时刻的“周文王演易故里”及重刻“峋嵝碑”。台上除一“演易台”（二层方楼房），为乾隆时建筑物外，其余古建筑已无存，唯有新建的中学校舍，但古柏尚有余存，有的可能早到明代始建庙的年代。庭中立数碑，皆明清物，台实为一龙



山文化遗址。断崖上露出红烧土建筑面数处，有篮纹灰陶。由此我们即与汤阴县领导告别，返城已5时。晚间观豫剧《卖油郎》，返家已10时半。

#### 10月11日 星期四

上午大会汇报先由杨畅斋（华中师院）、李学勤（历史所）、游寿（哈尔滨师院）分别讲话；然后分组讨论情况，第一组郝本性（省所），第二组杨陞南（历史所），第三组洪家义（南京大学），分别介绍各组讨论情况，11时半散会。午饭后，安阳一中田涛来谈，关于小屯殷墟水淹问题，欲将之与《禹贡》联系起来。午睡后2时半参加“发起人和特邀代表座谈会”，会上吴克光提出明年再开一次会，为我参加殷墟五十周年纪念，我婉言谢绝，不要突出个人。郑州大学的李民来谈，并赠我以他的《尚书与古史研究》（增订本）。6时，安阳市委及安阳市长宴请发起人及特邀代表。9时，离宾馆赴车站，吴克光部长、王士杰局长、戴志强副局长送我上车，我所杨锡璋、赵芝荃亦来送。徐广德因事返京，陪我同车旅行。车开行后，即上床睡了。

#### 10月12日 星期五

晨6许抵北京，因为昨天下午拿到车票后才拍电报，晚间汪亚刚住在所中看到电报，今晨来接，所以家中都不知道。抵家时家人都未起来，在窗外以指敲玻璃，秀君开门，她即起身打扫卫生，我则睡了一觉。与所中通电话，知吉德炜今日上午来所访问，乃赴所，他这次是赴安阳参加笔会，明晚即离京。由乌恩陪同参观标本室，赴文物出版社购书。他现正想由殷代上溯，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下午在家，阅近一星期的《人民日报》及《参考消息》。又阅《胡适年谱长编》第6册。

#### 10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和王仲殊、王廷芳同志谈所事。下午在家，阅《胡适年谱长编》第6册。傍晚赴台基厂松鹤楼，宴请西嶋定生夫妇。

#### 10月14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天，在家阅《胡适年谱长编》第7册。上午安志敏来，谈

这次赴日参加日本海沿岸文化交流会议经过，留之午饭。因为钢孙的岳父来，一起用膳。

10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王仲殊、王廷芳同志谈整党后调整所中领导班子事。下午在家，阅《胡适年谱长编》第7册及第8册。

10月1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王世民同志送来《殷周金文集成》第4册稿本，将付印（第1册已印毕）。下午在家，阅毕《胡适年谱长编》第8册（至3138页）。晚间至杨一之同志处闲谈。

10月17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阅《胡适年谱长编》第9册。下午赴所，旋至史学1号楼会议厅，参加院部召开的各所党组成员大会，由马洪院长主持，梅益书记谈我院及各所整党进程，提出边整边改的初步方案，然后传达中央的12个文件。

10月18日 星期四

上午偕秀君及秀莲赴北大，至素娟侄女家，只有她母亲（秀琴）一人在家。我坐一会儿后，又至宿白教授处，他谈考古系的近事。我告辞后，至秀琴处，偕秀君等返家。下午在家，阅《胡适年谱长编》第9册（至3424页）。至罗尔纲同志处闲谈，他送我一册《湘军新志》。

10月19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谈所事。他和安志敏同志想为我出一册纪念论文集，我劝他们不要搞，他们不听，说不是祝寿，是为了我参加殷墟发掘50周年。下午在家，阅《胡适年谱长编》第10册。下午金岳霖同志去世，享年89岁。

10月20日 星期六

晨间送秀莲妹及敬千甥上车赴吉林，她在自家住了三个多月。上午赴所，将昨天改过的英文提要，交还给莫润先同志。在王世民同志处遇及徐锡台，由西安来京，与文物出版社联系出版《秦汉瓦当图录》事。偕张长寿至张政烺同志处，谈《大百科》考古学卷《殷周考古》长条，长寿已写出初稿，请其审阅修改，谈至中午始告辞。下午在家，阅《胡适年谱长编》第10册。又去理发，仍是人多，等了一小时。

10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阅《胡适年谱长编》第10册，全书10册3930页，共300多万字。这书的后半，也是我所经历的历史。中午赴北海仿膳，参与中国对外友协招待江上波夫所率领的PACC（Pan-Asian Cultural Exchange Center [泛亚细亚文化交流中心]）的考古文物研究者访华团，一共两桌，我这桌由林林同志作主人，还有故宫博物院的于坚、杨伯达，文物局的吕济民、金枫，辽宁省博物馆的杨仁恺等作陪。下午2时许始毕，返家午睡。今天各报刊登“十二届三中全会公报”。4时许，应约至邓力群部长处谈文物工作问题，下星期将由他召开一次会议，谈各方面的矛盾，如宗教、旅游、园林、城建等与文物保护的矛盾，设法加以解决，谈至6时始告辞。晚间补记这几天的日记。

10月22日 星期一

上午在所中招待江上波夫所率领的考古文物研究者访华团。至苏秉琦同志处，谈后天文物局开座谈会事。下午赴所，无锡博物馆冯敏偕常州博物馆陈晶，找我与王仲殊同志，谈太湖流域六市博物馆联合展览，并开座谈会事，邀考古所的同志参加，我婉却之，可能苏秉琦、安志敏、吴汝祚应邀参加。晚间至陈公柔同志处，取回《中国文明的起源》的译稿。

10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写了几封信（戴彤心、学位委员会中青年博士导师李学勤、陈骅、李宗一、邹逸麟）。校阅《中国文明的起源》的中文版稿子。下午赴史学1号楼会议室，听关于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传达报告，由马洪院长主持，刘国光同志传达（二人皆候补中委）。散会后至所中，

看到第三世界科学院院长C. Salam由Trieste（意大利）来电，谓已被选为该院院士，来电致贺。我不清楚这科学院的情况，只好等他们来信再说。晚间访席泽宗同志，将邹豹君的文稿、柯俊的照相（新华社记者拍的）交给他，闲谈中知薄树人已赴英讲学六星期。又谈及瑞士人Voiret [ 吴瑞 ] 对于登封汉阙的天文学意义的来信，10月15日席曾与之晤谈，今已携二助手及仪器赴登封工作云云。

10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赴文化部文物局，参加关于开发和利用文物问题的座谈会。由吕济民局长主持，谢辰生同志亦由南京参加织锦讨论会回京，中宣部王树人局长等亦参加。发言者有单士元、王振铎和我，而苏秉琦、郑孝燮未能出席。我主张文物工作以保护为主，可以利用，但不能说是开发。下午在家，阅苏双碧编《吴晗的学术生涯》。晚间将《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交贺昌群的女公子，托她寄给李铸晋教授。

10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赴政协三楼小礼堂，参加吴晗诞生75周年、逝世15周年纪念会。由北京市历史学会召开，由北京市历史学会张芝联秘书长主持，戴逸会长致辞，然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李传信、北京师范学院党组、义乌县委宣传部长及另一位领导同志分别讲话。下午在家，翻阅今天上午赠发的《吴晗传》、《吴晗纪念文集》及《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三书。

辰伯学长以奇才遭奇冤，今虽昭雪而千古文章未尽才，终属遗憾，甲子孟冬躬其逝世十五周年纪念会，归来后检取旧作，略改数字以志哀思：“史学文才两绝畴，十年京北擅风流，只因一曲清官戏，遗憾千秋永不休。”

10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赴政协楼下第二会议室，参加北京市历史学会召开的纪念吴晗座谈会，由戴逸同志主持，发言者有张友渔、陈述同志及生前好友等。李正文同志坐在我的旁边，他说30年代在清华读书时做地下工作，当时的吴晗确如我所说，至12时始结束。到党校用午餐，与周一良、张芝联

同志同席，周询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的编写事，因为他是第3卷的副主编，但他一直没有得到消息。饭后，至党校校园内的利玛窦墓一观，现下用围墙圈栏，铁门加锁。我问教堂内的其他诸人墓碑，则教堂拆去后，碑亦不知下落。下午一时三刻出发赴清华大学，先在工字厅休息，然后一起赴近春园遗址，参加“晗亭”落成典礼。由高景德校长主持，“晗亭”匾额系邓小平同志所题，由蒋南翔同志和我二人揭幕。然后，学生代表梅晓鹏、吴晗的学生林放讲话。乃参观《吴晗与清华》小型展览，有当年学生考试成绩单一纸（雷海宗的课，他和我得到“超-”，其余人皆为“中等”）。我没有参加座谈会，向李传信书记告辞返家。阅毕《吴晗的学术生涯》（1—230页），接着阅苏双碧等编的《吴晗传》。

10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遇及王仲殊同志，将《吴晗纪念文集》中谭其骧同志一文给他看，并且说谭的文中“清华历史系中有吴晗、夏鼐两个最出色的学生，那是传遍了燕京历史系的”。实际上是我的纪念吴晗文中说的王庸先生两位得意门生中一位便是吴晗，另一位我不点名，读者自然知道是老谭。这可以说是“一报还一报”，还要加上利息，公开点名。我要写信向他抗议！下午在家，阅《吴晗传》（1—368页）。晚间至吴世昌同志处闲谈，他送我一册新出版他的集子《罗音室学术论著》。

10月28日 星期日

上午暄儿一家来，暄儿帮着将新购书柜玻璃门上下边打磨光滑，以便推动。开始校阅《中国文明的起源》的稿子。

10月29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继续校稿子，做了些作者补注。

10月30日 星期二

整天在家，继续校稿。炎儿出差杭、沪十几天，今天返家。

10月31日 星期三

上午赴中共中央宣传部，参加文物工作座谈会。中宣部现已迁入新大楼，在和平门北京烤鸭店的东边。9时开始，由邓力群部长致辞，谈了文物工作（与别的部门）的十二个矛盾，一切要有利于文物保护，要符合《文物保护法》。后来萨空了、魏传统同志和我相继发言。散会时宣布以后每天上午开会，由廖井丹、吕济民、王树人主持。下午2时，法国华侨侯锦郎偕同法人石内德来所访问。晚间至胡厚宣、王则诚二同志处闲谈。

## 11月

11月1日 星期四

上午赴中宣部参加文物工作座谈会，由廖井丹同志主持，发言者有民族事务委员会顾问马寅、政协郑孝燮。前者谈了一个半小时，大谈民族文物的重要性，只结束时提到保护文物。郑孝燮同志谈到广州中山纪念堂事，庄敏同志插话“未能阻止，已完全拆掉”。王振铎同志大骂几句。下午在家，将《中国文明的起源》第一章及序跋校毕。

11月2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继续校阅稿子。下午参加民委召开的民族文物会议的闭幕式，由民委杨静仁同志讲话，班禅、阿沛、包尔汉、萨空了、马寅等同志都出席了。散会后，赴致美楼接待法国代表团（王仲殊、安志敏、王世民、张子明参加），谈至8时许始散，主要是谈新疆工作，他们想插手搞合作，婉拒之。

11月3日 星期六

今天在家，将第二章校改完毕。

11月4日 星期日

上午继续校改《中国文明的起源》第三章。顾铁符同志来谈故宫事。王则诚同志来谈夏癯禅先生事，明天将开85岁庆祝会也。傍晚至吴

世昌同志处，取回《胡适年谱长编》，赠送给他两本英文书（《中国汉代的玉器和丝绸》、《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新发现》）。

11月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先至政协礼堂，以为癸老的纪念会在今天，结果是12月5日，结果闯上了刘宜良的追悼会，连忙退出来。返所，法国的代表团来所访问，搞了一上午。下午将校稿再对一遍。傍晚赴晋阳饭店，马洪院长宴请松井率领的日本代表团，团员有关野雄教授等，我方有何方（日本所）、李学勤、张国维等同志参加，一共两桌。

11月6日 星期二

上午赴中宣部，参加文物工作座谈会，由邓力群同志主持，发言人有王振铎（历史博物馆）、郭宝祥（广播电台外事组）、郭治（旅游局）等同志。明天休会，后天再开。下午赴所，南博纪仲庆与扬州市文物队某君，携来最近发掘的扬州唐城南城门发掘图。王仲殊、徐苹芳二同志一起参加研究，商量下一步工作计划。浙江杭州《共产党员》刊物丁景云同志（女）来，代表该社要求为该刊题字。晚间至陈公柔同志处，谈《中国文明的起源》的译稿事，楼宇栋（责任编辑）赴福建崇安开会，尚未返京，此书付印当尚有待。

11月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旋偕王世民同志等赴历史博物馆，由保管部刘东瑞、易苏昊同志、文物局流散文物处刘巨成同志陪同，参观全国流散文物，主要是由废铜中检出的铜器，有班簋等商周铜器、汉镜、西藏鎏金铜佛等。现在撤出展室（展室改为文化部老干部书画展），故可以痛快摩挲。晚间将《中国文明的起源》校稿交给陈公柔同志。

11月8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谈扬州工作事。因为南博姚迁院长停职审查后，部下的业务人员希望我们考古所参加工作也。写了两封信（宫川寅雄、易漫白转湘潭市博物馆）。写了一幅字为首都博物馆纪念展览，一为湘潭市博物馆写匾额。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易漫白、侯灿、林

之满、张宪文、中国教育报)。

11月9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南博纪仲庆同志与扬州某君来谈扬州唐城工作，由王仲殊、徐莘芳同志与之洽谈，初步拟定明年合作。美国Pittsburgh [匹兹堡] 大学研究生丘兹惠，携其导师Katheryn M. Linduff [凯瑟琳·M·林达弗，中文名“林嘉琳”] 及许倬云介绍信，来谈云南滇文化的Animal Style [动物风格]，后又约安志敏同志来一起座谈。午后，同乡陈翔华（北图《文献》编辑部）携信来，约明天去夏癯禅寓所，中央电视台拟拍一小片为之祝寿也。山东王献唐先生儿媳（王国华之未亡人）来，谈王献唐先生遗稿事，谓为齐鲁书社某编辑所匿藏，不肯交出，此事不知底细，婉谢无法插手。写了几封信（李铸晋、李汝宽、熊存瑞）。

11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赴团结湖夏癯禅先生处，中央电视台为他的八五寿辰，要拍摄他的学术活动。遇及吴天五同志，由温州来京，谈温州近况。参加者有蔡若虹（美协）、许觉民（文学家）等同志。9时半才开始，癯老来就座，闻昨夜失眠，今天精神更差，不仅不认识熟人，连说话也语无伦次。听说近日精神佳时，只读《聊斋志异》，所以看见眼前都是鬼。〔夫人〕吴元闻女士介绍我是夏鼐，他说“是牛奶吗？”引得哈哈大笑。银光灯下怕光，给他戴上墨晶眼镜，拍摄一两分钟即完。我因事先告辞，他们继续拍摄。抵所，法国Roland Vandenbussche来，送来里布夫人赠给秀君的一盒朱古力糖，稍谈一会儿，即告辞。中午接到邓力群同志办公室送来他10月31日讲话的记录，征求意见，我以电话约王仲殊同志来，商量一下，写了点意见。打电话与邓联系，说这两天没空，写出意见可以书面寄给他。

11月11日 星期日

上午偕胡厚宣同志赴北京医院，向严济慈先生夫人张宗英女士遗体告别，是3日去世的，享年84岁。她是东南大学第一批毕业的女生。出来后，胡至段伯宇同志处；我至张政烺同志处小坐，又到吕叔湘处闲谈。午后，阅由张政烺处借来之《蹇安五记》，乃民国34年上海汉文正



楷印书局所印，前有帛公序，怀宁潘氏暂止斋印，计《玄玄记》、《拾书记》、《拾书后记》、《归燕记》、《锁骨记》，托为雪山寺僧蹇安所记，实则民初所谓鸳鸯蝴蝶派文言小说。当时陈仲子、华孤桐、苏曼殊之短篇小说亦此类也。下午至常任侠同志处，询问郭老在日本东京照相上之日本学者姓名，彼只能认出二人，亦不敢必也。对外友协接待的瑞典考古学会会长Pontus Hellström来所访问，由我接见，他提到中瑞合作考古事，婉却之。

11月12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邓力群同志讲话稿的打印件上用铅笔作了修改，又另纸写出修改的理由，请王仲殊、王廷芳同志看了一遍，他们同意我的意见。用我的名义写信给邓。又与谢辰生同志通电话，谈此事，他说会议已告一段落，暂行结束。又谈起南博姚迁的事。星期六他也收到报丧的电，说是含冤而死。据说是自缢身死，支持和同情他的人反而增多了，陈尸于南博礼堂三天，后来才由省委出面搬进医院太平间，现已把工作组撤出，将另派进去，以期把这公案作一结论。大同博物馆派人送来波斯银盘，我再仔细观察后，托姜言忠同志照相，还要照X光，以便鉴定其制作方法。托白荣金同志为之去锈。下午在家，阅Harper, *Silver Vessels of Sassanian Period* [哈珀：《萨珊朝时期的银质器皿》] 中Technical Study [工艺的研究] 一章。

11月13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据姜言忠同志云，已作X射线照相，此银盘的被锈掩的花纹及内部结构（尤其镶嵌进去部分）都很清楚。要李虎侯同志拿去这银盘，商量用中子活性化法鉴定其成分。下午在家，将《中国文明的起源》的三篇提要审阅一过，交还陈公柔同志转交给楼宇栋。

11月14日 星期三

晨7时半动身，偕钟少林、乌恩及王振江同志赴琉璃河工地，王仲殊、王廷芳及安志敏同志则坐另一车。因为卢沟桥附近卡车特别挤，车行极慢，抵工地已近9时半。我们参观黄土坡的墓地，最近又出一铜器墓，二层台上已露出铜礼器（方彝等）及漆器。椁室已塌陷，但似乎未

被盗掘。又至刘家店西周城墙西北角，城墙厚约10米有余，夯层很清楚，内侧作斜坡形，外侧则为断崖，闻外边不远有沟壕，积有淤土。刘家店以办颜料厂致富，而董家村等则仍穷，在他们的地段，要乘机勒索，每一探眼要2元，每一立方米发掘要赔地价50元。故暂时工作限于沟西。又至琉璃河街上的新工作站，乃以2万元价购车店，有3亩余的土地则属租借。谈今后的工作计划，时已11时许，返城已下午1时许。饭后午睡。下午阅贾兰坡、苏秉琦二同志新出的论文集，写了几封信（美国赵自强、长沙吴铭生、上海谭其骧）。

11月15日 星期四

今日小雨，天气变冷，今天已开始供应暖气。上午赴所，与李虎侯同志谈测定波斯银盘成分事。又与白荣金同志谈为之去锈事。姜言忠同志交来X射线照片，被锈所掩花纹皆清晰可见。下午赴所，有西德搞遥感及航测考古之Irvin Sedlar来所访问，由我与安志敏、仇士华、蔡莲珍同志接待。氏为波恩之莱茵河地区考古博物馆馆长，83年6月30日访问该馆时曾遇及，由中科院电子所接待。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转交重庆刁祥治的来信及稿子给他，请他处理。又至王则诚同志处稍谈。

11月16日 星期五

今天在家，写了几封信（日本伊藤道治，贝塚茂树，北京张政烺，吴天五，新加坡P. R. Jack）。阅杨宪益《译余偶拾》，虽自谦为“翻译匠”，然文笔流畅，广引博征，兼及外籍，但有类欧美汉学家，喜言对音，甚至以为“番薯”为译音，则未免过分。

11月17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又为大同那件波斯银盘，与白荣金、姜言忠、张孝光、李虎侯等同志商量，如何进行修理和鉴定。白荣金同志将有花纹的一面去锈，鎏金的地方，保留不多，但已露出更多的花纹和鎏金痕迹。下午在家，楷儿夫妇都赴校，将阳、雷二孙交给秀君来管，我去商店代为购物。晚间写了几封信（外国朋友）。

11月18日 星期日

昨夜大雪。今天继续写信给外国朋友，并加以打字，连同昨天的一共8封（英国海事博McGrail、英博Jessica Rawson [罗森夫人]，法国Grenet，西德Kimmig、Trümfülen，美国Angelo Havord、吉德炜，日本钧田正哉）。

11月19日 星期一

上午10时，西德大使馆诺勒偕同二秘及翻译来所，由我和王仲殊、王廷芳及安志敏同志接待。使馆收到其国内吐鲁番研究学会寄来之考古报告二套，一套赠与我所，另一套嘱我转交与新疆社会科学院。送走他们后，王仲殊同志对于陕西孙达人等要挖乾陵及桥陵事，并且利用外资（1亿2千万）开发之说，甚为着急，决定找文物局吕济民局长及谢辰生顾问，下午到我家中商谈。下午二位来，王廷芳同志亦来，一起商谈，决定由文物局经文化部上报国务院，阻止擅掘王陵及外资合作事。

11月20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杨圣泉同志谈订购外文书籍事，知今年又改订办法。下午在家，找出莫润先同志交来之《考古学与科技史》英译中问题，开始作解答。

11月21日 星期三

今天在家，以全日之力，将《考古学与科技史》英译者许同志所提疑问，未经莫润先同志解答者，加以解答。有三段不易译者，代为译出。

11月2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将昨天的稿子交还给莫润先同志，以便退还。旋法国代表团Piene Gentile等来，稍谈后，即请其作报告，有历博、历史所等单位同志参加。谈阿富汗的史前地理环境及今日农牧生活。接着Francfort谈阿富汗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辅以幻灯，并解答问题。会后参观我所图书室。中午王献唐老先生的儿媳安可行来，为齐鲁书社扣献老遗稿事，王国华死后迄今未能解决，曾请叶圣陶、臧克家函文化部查究此事，今天又去张政烺处搞得一函，要我副署，勉强从之。下午在家，为图书馆

选书。读《古物学》最近一期（No. 223）中的书评及论文。

11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至白荣金同志处，询问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玉衣整理得如何？及大同银盘修理情况，知已将后者交给图室。参观一下，正在绘图中。下午在家，阅Chase [ 蔡斯 ] 关于波斯银盘一文，作笔记。

11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文物局庄敏同志来谈，前天刚返北京，拟下星期召开国家文物委员会。洛阳市黄明兰同志来，携来公函及《洛阳市文物志》油印本，嘱为题字。至李虎侯同志处，谈大同银盘X射线荧光分析结果。安家瑶同志来，谈玻璃珠问题。下午赴所，知大同银盘要于星期一送还，以来人要回去也。至翁独健同志处谈《冯家昇论文集》序、跋事。

11月25日 星期日

今天在家，将图书室送来西文书目约7446种选出117种，其中有已订或已入藏者，可订购者当不出百种。阅杨宪益《译余偶拾》20来则（百余页）。晚间准备明天观察项目。

11月2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大同银盘与白荣金同志共同研究，作成记录。下午又去，将描图审定，银盘交给大同来人带回去。今晚他们即离京。晚间宴请澳洲国立大学贝尔伍德（Peter Bellword）。

11月27日 星期二

今天整天在家，阅Harper [ 哈珀 ] 及Grenet关于萨珊朝银盘的著作，并另绘两图，一以表示镶嵌结构，一以表示鎏金处。

11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将昨天的两张图，请绘图室加工描黑线，又至白荣金同志处，偕李虎侯同志观由内蒙宁城出土银器两件，一为鎏金的盘，一为

带嘴素面的壶（把已失，底部脱离尚可复原）。澳大利亚的汤迺乐，在前大使所办的一公司工作，偕同其友卜丽珊来访。送来王铃的介绍信，又另有信给王振铎，托我转交。下午至王振铎同志处闲谈，知沈竹同志又以病入医院。

11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牙病及痔疮。旋赴所，与王仲殊同志谈所中盖房事，又谈考古学奖金事。下午在家，阅杨宪益《译余偶拾》，写作《冯家昇论文集》跋语。

11月30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写毕《冯家昇论文集》跋语。下午赴院部，遇及梅益秘书长，谈考古所盖楼、全院整改等事；又至赵复三同志处谈外事归口事。晚间誊抄《冯家昇论文集》的跋语。

## 12月

12月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9时许澳洲国立大学贝尔伍德来所作学术讲演，谈东南亚人种起源、农业起源、青铜器的发明及环太平洋文化传播问题。下午在家，阅毕杨宪益《译余偶拾》（1—368页）。

12月2日 星期日

上午赴王则诚同志处闲谈。又将杨宪益书中有些材料转抄于新版的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上。下午将《冯家昇论文集》的跋语誊抄修改完毕。

12月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王世民同志由上海返京，谓《殷周金文集成》第1册将于年底出版。至陈公柔同志处，文物出版社楼宇栋同志亦在，谈《中国

文明的起源》出版问题。现文字部分已完成，排图亦就绪，唯图版所用照相，尚须加选择，不宜太多，以减轻成本。将《社会科学战线》的第1期校样交与陈公柔同志，因为这是他的译文。又至苏秉琦同志处，他由嘉兴参加太湖流域史前文化讨论会归来，并谈南博最近情况，以南博汪遵国同志亦参加此会也。晚间写了四封信（新疆侯灿、武汉方西生、石家庄陈慧、吉林林之满）。又复学位委员会一函。

12月4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商谈所事。今天谈所中建楼事，考古学奖金事。修正《冯家昇论文集》跋完毕。下午赴中华书局，将完毕文章交之，他们以为这最好改为序言，作为跋语太长了，实则3000字左右而已。

12月5日 星期三

上午8时半偕同乡王则诚同志，驱车赴政协礼堂，参加夏承焘先生从事学术及教育65周年纪念会。

12月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谈考古学奖金事。上午赴车站接守元内弟及其妻舅张宪文来，即住自家。下午将存款取出交所，并另开一纸便条，声明捐作考古学奖金基金，以推助中国考古学的进展。晚间将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翻阅一过。

12月7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谈考古学奖金事，即交由他们与院方办理。湖南师院单先进同志来谈开设专修班事。中午宴请西德大使馆人员，致谢其转赠Le Cog [ 勒可克 ] 那几部考古报告也。

12月8日 星期六

上午赴史学1号楼报告厅，听梅益秘书长关于我院整党经过的报告。休息后，由吴介民同志主持，传达中央文件。下午在家，为所图书

馆选西文书。

12月9日 星期日

昨晚下雪。今天上午在家，开始为《大百科》写总条中“考古学史”一节。下午5时赴交道口后圆恩寺7号友好宾馆，应森住和弘理事长（泛亚细亚文化交流中心）的邀请，参加宴会，同席有周而复、张百发、孙平化等，还有赵安博、王宏钧、启功等，至8时始散。

12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偕秀君赴民族文化宫，参观日本泛亚细亚文化交流中心组织的“小型道具展”。返家。阅友谊出版社出版的《蒋经国传》（江南著）。江南名刘宜良，江苏靖江县人，今年10月15日在旧金山为台湾特务所暗杀（1932—1984）。晚间易漫白同志偕一湖南同乡来访。

12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商谈所事，主要是所中改革计划，要作二方案报院，并为整党第三阶段（登记）作准备。阅毕江南《蒋经国传》（1—496页）。

12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阅G. Daniel, *Origin and Growth of Archaeology* [丹尼尔：《考古学的起源和发展》]。下午赴所。傍晚赴和平门烤鸭店，代表院部宴请日本宪法代表团。

12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下午赴院部，与梅益同志谈院事（研究人员专业职称和学术职称事，《大百科》要搞文物学卷事）。

12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偕守元内弟及张宪文赴北大访李素娟及其母。我赴宿白同志处，一面探疾，一面谈考古所与北大考古学系合作事。又至邓恭三同志

家小坐。他们谈北大成立研究生院事。晚间日本宪法代表团回请我院，席设北京饭店。

12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所中接国家文物局来函，询问关于陕西要求发掘桥陵墓室、秦陵周围遗址，及科学探测秦陵墓室报告。讨论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暂时不应发掘帝王陵墓，并主张由我与王仲殊同志赴院部请示马洪院长。马院长同意我们的意见，主张由我出面打一报告上呈。下午在家。雪愈大。傍晚偕张宪文往访王则诚同志。晚间，我到陈公柔同志处，谈《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的出版事，将小南一郎来信给他看。返家，王则诚同志回访张宪文，闲谈到10时。

12月16日 星期日

昨夜与今晨下雪。上午北大吕遵谔同志偕其助手黄蕴平同志来访，谈营口金牛山发掘中发现猿人化石的经过及其困难，现已将头骨交吴汝康同志，由古脊椎所代为修理。他携来肢骨及肋骨等标本，谈至10时余始辞去。午后，我先以电话约好，往见邓力群部长，谈保护文物问题，主要是陕西方面要求发掘桥陵墓室、秦陵周围遗址，及科学探测秦陵墓室的问题。他认为可以打报告陈述意见，但完全否定恐难办通，可以由中央派人了解情况再作决定。由5时谈至7时始告辞返家，起草报告。

12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商量打报告事，廷芳同志已与庄敏谈过，拟于下星期开一次国家文物委员会会议。下午在家。

12月18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遇及安志敏同志，据云易漫白同志上星期来过，谈及拟带田野考古研究生，安劝他不要搞。他上星期来我家时，谈话中也曾提及，当亦知此事不好办欤？转赠安志敏同志以《中国台湾》一书，以其中有宋文薰的《由考古学看台湾》一文也。下午在家、张宪文将我在《温州经籍志》及《东瓯金石录》的眉注过录在他的本子上。晚间送他与守元内弟上火车南返。他们是6日来京的，在自家住了12天。



12月19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写了几封信（苏尔溱、马大恢、何丙郁）。至李荣同志处，谈院中建议研究人员职位双轨制事，及吕叔湘语言奖学金事。下午誊抄报告留底。今天下午，中英两国由赵总理与撒切尔首相签订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2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民族文化宫参加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55周年的纪念会，由吴新智副所长主持，发言者有发起单位的领导人卢嘉锡院长、张弥曼所长（女）、戴逸（北京史学会会长）、方毅、周谷城、严济慈、刘导生等。吴新智要我也讲几句，我接着方毅讲话中将北京猿人头骨的发现视为中国科学界得到的第一块金牌这句话，乘机提出两点：第一像奥运会一样，我们可以请外国教练，派人到外国取经，但不能取与外国合作的方式，如果取得金牌的国家队是由外国人才获得，那便不算很光荣。第二是国家队要吸收全国的第一流人才，而不是把人才散到全国各地，否则地方队固然在国际比赛中搞不好，连国家队也垮了。接着贾兰坡拿着准备好的稿子念，仍然说发掘周口店的国际合作是我国科学工作的样板，值得学习。吴侏（前副所长）则伸手要钱扩大自然博物馆。杨钟健夫人则转达杨老的遗志，希望有一个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储藏仓库。最后由人大一位教授吟诗结束。然后，参观古人类标本，古猿（*Ramapithecus* [ 腊玛古猿 ]，*Sivapithecus* [ 西瓦古猿 ]），直立人（*Homo erectus*、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大荔人）及真人（*Homo Sapiens*、柳江人等）。我退席后，赴北京医院补牙。下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谈陕西挖掘陵墓事，拟下星期召开国家文物委员会。

12月21日 星期五

今天在家，写了三封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李珊黛、席文的学生盛余韵、德国的库恩）。

12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赴北京医院治牙。赴所，与王仲殊同志谈考古学奖金事。旋赴

宦乡同志处，谈我院改革方案事。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蔡锦涛、祁国钧）。

12月23日 星期日

今天是星期日，整天在家。开始写《大百科》考古学卷中“考古学简史”一节。

12月24日 星期一

上午赴国务院第一招待所（现改称国谊宾馆），主持今年最后一次国家文物委员会会议，朱穆之部长在天津开会，没有列席，文物局吕济民局长及谢辰生顾问都列席，除三位委员请假外，其余13人出席。由庄敏秘书长汇报今年工作，传达文物工作座谈会上邓力群部长的讲话。然后讨论黄石铜绿山铜矿遗址保护问题，陕西省要求发掘桥陵墓室、秦陵周围遗址，及科学探测秦陵墓室事。后者大家意见都主张不要批准。谈至12时，延长10分钟，即结束散会。备有迎春宴席，连同工作人员，一共四席。返所，将图书室送审订购西文图书的单子，交还给图书室。

12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谈昨天开会的事。现在等待纪要稿，上书事拟暂放一下再说。与李虎侯同志谈银盘分析事，交给他两个银角，以便比较。与杨圣泉同志谈订购西文书事，明年起不作限制，但将来恐不能不作限制，外汇到底有限。下午在家，阅贾兰坡《周口店发掘记》（1—223页），这是通俗读物，写得还生动。

12月26日 星期三

整天在家，写信给张光直及Burl（英国），后者来信谓已联系好，参加英国史前学会五十周年纪念，可提供旅费及开会期间生活费，采取包干制，故去函商量，了解情况。张光直则为NAS〔美国全国科学院〕年会事也。

12月27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王廷芳，陈凯二同志谈查抄财产填表事，因为秀君有一小包首饰未退回。写信给许肇林（广州）和刘运勇（成都）。下午在家，阅Wheeler [惠勒] 的*The British Academy 1949—1968* [《英国学术院1949—1968》]，看了半本（pp. 1—91）。

12月28日 星期五

上午在家，阅毕《英国学术院1949—1968》（全书），是惠勒任职英国学术院秘书长任期内的的工作。他认为1949年后，在Sir Charles Webster [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 院长任期内开始改革，等于重建。将老院士改称元老院士，以便空出名额，注入年轻血液，然后二者合作开创新局面，建立基金，以资研究工作。在东非及伊朗添置英国研究学院（在远东设置一个，未能成功）。资助研究项目及出版物，国际活动及双边协定等，似乎颇有可参考之处。下午召开院务委员会，由马洪院长主持，孙尚清副秘书长作《1984年科研工作总结和对1985年科研工作的意见》，孙耕夫副秘书长的《关于1984年我院预算执行情况和基建进展情况》，另发《关于改革社会科学管理体制向中央汇报提纲》的书面草稿。

12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赴院部，参加院务委员会的小组讨论。历史组由林甘泉主持，我提出了国家社会科学院的方针任务，大家觉得这问题关系重大，但是目前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只好依中央经济改革的路子走，要改革，改革的目的在于经济效益。午后，至马洪院长的办公室，谈及我院改革事，并及陕西省要挖历代帝王陵事。中午在院部进膳高级素食。饭后至小组，大家对于我院办研究生院颇有意见，我也谈自己的看法。二时三刻告退，赴八宝山参加马非百同志（1896—1984）的追悼会，由中华书局李侃致悼词。散会时，遇及王振铎、傅振伦、史树青等，与王振铎同志同车返家，王在我家坐一会儿，谈南博姚迁事。晚间在家。

12月30日 星期日

上午赴所，至图书馆还书，将抄家财物登记表（未发还的仅有秀君的首饰一小包）交人事科。旋至院部，将给张友渔顾问的信（《大百

科》文物卷事）托梅益秘书长转交。下午在家，同乡周顺兴来，送来《温州风貌》一册，谓温州市人民政府潘秘书托他转交，并要求为刊物题词和提供照相，又谈温州近况。他走后，与谢辰生同志通电话，约明天面谈。今天接到第三世界科学院院长A. Salam来信，谓明年7月要在意大利开会，邀请参加。我曾接到电报通知，因为不知道这组织的地点，负责人及性质，所以未复信，今天收到此信及附件，才知道是1983年成立，华罗庚为Founding Fellow [发起院士]，第三世界国家科学家已入外国籍者只能作为Associate Fellow [通讯院士]，中国血统者有陈省身、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四人。

12月31日 星期一

上午文物局谢辰生同志来，携来上星期国家文物委员会的会议纪要草稿，改了几个字，拟上班后还给他。午后，蒋永宁同志来，送来他的单位附设机构（计算机中心）的新月份牌一份，谈明年2月可能去美国，参加一个会议与接洽事务。傍晚，徐苹芳同志来，送来《大百科》长条《宋元明考古》稿（复制副本），并谈及邓广铭教授赴香港参加宋史讨论会，刘子健教授会后来北京，约徐苹芳去他校中短期讲学。晚间将徐稿阅读一过，写了几点意见。

今年是我退休的第二年，但是事情仍很多，忙忙碌碌又过了一年。因为所中只挂名誉所长，具体事务都让王仲殊、王廷芳去管，但我今年仍兼党组成员，并且还有经手未了的事，所以在京的时候，几乎每天上午都到所中上班。幸亏院中的事，虽挂名（第一）副院长，但是“有言在先”，坚持“三不主义”，即：不上班（不要办公室）；不批阅公文，连画圈也不画；不参加会议（钱锺书副院长是做到了，我仍参加了II/18、XII/28—29两次院务委员会会议，实则这会今年也只开了两次）。

国际活动仍多，除了接待外宾之外（只有点名要见我的，才出来接见，一般到所访问的，都让所中另安排人接待），还出国两次，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关于编书的会议（IV/13—23，IX/2—13）。此外 [接通知]，美国国家科学院选为外国院士（V/3），第三世界科学院选为院士（XII/30）。

国内会议，有的是国际性的，如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中国科技史讨

论会（VII/20—25）；有的是全国性的，如在成都召开的考古发掘工作会议（III/4—14）、全国文物工作会议（IV/30—V/7）等。还视察了偃师商城遗址〔的发掘〕（V/8—10）。

政治性的会议，参加了人大六届二次会议（V/12—31），院中和所中的整党会议。

至于写作方面，（1）日文版《中国文明的起源》于4月10日出版7000册，5月20日再版2000册，年底三版3000册，共计12000册。中文版的准备工作，由陈公柔翻译日本樋口隆康及冈崎敬氏的解说及序跋，编集图版和插图，年底赶毕，明年初付印，大概明年上半年可以印出来。英文版《中国汉代的玉器和丝绸》，版权页写1983年，实则今年才看到。（2）在《考古学报》发表了《所谓玉璇玑不会是天文仪器》一文（第4期）。（3）在《考古》发表了《〈殷周金文集成〉前言》（第4期）、《回顾和展望——〈考古〉二百期纪念》（第5期）、《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第5期）、《什么是考古学》（第10期）。

[1]编者注：原件此处失记人名。

# 1985年

## 1月

1月1日 星期二

今天是阳历元旦，虽然放假，但是不像春节，并不热闹，我没有出去，也没有人来贺年。不过，今年收到北京及外地的友人的贺年片比往年多（郑孝燮、黄寿华、王锦光、王明侯、尚传道）。国外来的，都托所中秘书处寄回片。上午写了几封信，也算是清理旧账，主要是群众来信（上海白骥昌、哈尔滨赵祥春）。继续写《大百科》总长条的“考古学简史”部分。

1月2日 星期三

上午故宫顾铁符同志来，取去他所写的《河南淅川楚令尹子庚墓的几个问题》一文。这实际上是一篇历史考证文章，不是考古文章，但是能独立思考，也难能可贵。他走后，正暄一家来，这次带了夏晴的男友朱浩来。午间新年酒，有楷、炎二家。下午写信给守元内弟，又写了中文版《中国文明的起源》的序言，约千言，晚间送交陈公柔同志，这书总算完成编辑工作。

1月3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谈国家文物委员会会议纪要，增改几个字。谢辰生同志因事未来，派人取去。黄展岳同志由广州返，张长寿、胡谦盈由陕、甘返，稍谈。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苏尔漆、戴克斌、李汝宽、马大任）。晚间，语言所李荣所长来谈，约明天一起赴回龙观报到。

1月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故宫顾铁符同志来，偕往故宫，参观宁夏固原李贤夫妇墓出土的鎏金铜（？）执壶，做了记录。这次全国文物精华展览，已于年底结束，有些省份已将送展文物装箱，派人前来运回（如浙江省等），但宁夏的尚放在陈列柜中，由故宫鲍勇同志（展览陈列组）将其取出，并取出与之同出的波斯式玻璃杯。又取出山东淄博汉初窖藏，与板门式铜镜同出的一件银盒，盖上补三铜卧牛，底部补一圈足）。至11时出来，返家整理东西，2时半与李荣同往清河镇回龙观饭店报到，我住213号。晚餐时遇及上海来的谷超豪、吴泽同志。晚间阅读文件。

1月5日 星期六

晨间8:30参加学位委员会会议，由何东昌副主任主持，黄辛白秘书长说明此次会议的议程，征求意见。9:30开评议会分组召集人会议，由何东昌副主任作报告，这次会议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1）第二届评议会成员；（2）权力下放。散会后返寝室，刘大年同志请假，换入季羨林同志，但季以深圳归来患流感，要求换单人间，与222号程明德教授（数学家）相换。下午开分组会，我是文科第二组，由季羨林同志主持，大家发言踊跃。我组为历史、教育、语言、外国语、体育、艺术，故谈得颇热闹。晚间有电影。我在家写书评（贾兰坡《周口店发掘记》）。

1月6日 星期日

上午8时，分组讨论，以体育与艺术组发言为最多，因为他们如何培养博士研究生的问题，始终不好解决。下午各科分组开会，历史组有吴泽、吴于廑、章开沅和我四人。对于历史组评议员名单，换了两名，又提出召集人除刘大年、章开沅以外，增入齐世荣。然后在二吴房中闲谈。晚餐后，我没有去看电影，将昨天所写的书评誊写完毕，凡2000来字。

1月7日 星期一

上午何东昌同志作报告，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设想，接着是黄辛白

秘书长做了这次会议的总结。关于第二届评议员名单，要加21人，更换22人，留待各方面联系人再定。关于授予权下放问题，有赞成的，也有主张从缓的，尤其是博士研究生问题，经验不够。下午分组讨论，黄辛白加入我们文科第二组，至4时半，我和李荣等提前退席，与李一起坐车返城。

1月8日 星期二

今天开始所中年终田野工作汇报，上午为新石器时代，甘肃队赵信报告天水师赵村（早期新石器及齐家文化），河南队郑乃武报告裴李岗文化。下午在家，将徐苹芳同志的《大百科》长条《宋元明考古》审阅一过，提了几条意见。晚间写了两封信（方酉生、陈慧）。

1月9日 星期三

上午所中继续汇报田野工作，有山东队报告山东临沂至江苏海州的细石器遗址；河南二里头队报告二里头墓地，这次发掘几座二期及四期的墓葬，出铜器和玉器。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何丙郁，美国Bulling [布林]、法国里布夫人、左景权）。傍晚将左景权的来信送交罗念生同志，因为去年9月间我带回稿子交给他，迄今没有去信也。

1月10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继续田野工作汇报，有安阳队郑振香报告小屯及苗圃北地发掘，杨宝成报告大司空村的司母戊墓（编号M260）。下午在家写了两封信（广武陈可卿、张宪文）。

1月11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继续田野工作汇报，有胡谦盈报告陕西长武先周文化墓葬，卢连成报告沔西西周墓地及夯土基址。下午院部在史学1号楼会议室召开大会，由马洪院长传达赵紫阳总理的报告，院部同志念中央文件（胡耀邦同志批件）。我提前退席，至华罗庚同志家，谈关于设在意大利的第三世界科学院推选院士，及今年7月在意大利召开会议事，又谈及目前国家科研工作的设想，完全显露出外行领导内行之缺点。辞出后，至张政烺同志家，他最近赴吉林参加于老（省吾）的研究生论文答



辯会，偕胡厚宣、李学勤二人前往，一起返京不久。我将美国赵自强关于《易经》的来信交给他，然后谈些院部的事，谈至6时许始返。晚间写了两封信（黄兴龙、太田有子）。院部内部刊物（《工作日志》）已有关于考古学奖金的消息（今年第3期，1月5日出版），后又收到院中发来的公文处理单。

1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继续田野工作汇报，有刘忠伏报告偃师商城发掘4区1号宫殿的东、西庑和南面门道，及两侧北向一列房子；徐殿魁报告杏园墓地的隋唐墓葬，尤以唐墓为最重要，30余座（700—850年间）皆未经盗掘，其中有16座有墓志，出土金银器颇精美。下午收到香港的东亚科学史基金会毛文奇主席的邀请，为该会讲座第3次主讲人。为中文版《中国文明的起源》的序文作最后的改定，并将书名题签写好，傍晚交陈公柔同志。至礼士胡同访问席泽宗同志，以参加中国科学院改制会议住在友谊宾馆，未遇，留条而返。

1月13日 星期日

今天在家，将为英国史前学会的论文提要写出，约200余字，午后修改提要，加以打字。

1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在家，对提要又作一次修改。下午赴院部参加院务会议，由刘国光同志主持，马洪院长做总结闭幕词。晚间席泽宗同志来，谈这一星期多的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工作会议情况（今天报纸已有刊登），又说明年澳大利亚拟主持召开第四次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由王赓武主持其事，已开始筹备，谈至9时始去。

1月1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继续汇报田野工作，有殷玮璋报告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及遗址。张岱海报告山西方城遗址（陶寺类型）。下午赴所，收到何丙郁教授来信，谓香港大学拟与基金会商谈，邀请在大学对师生再作两次讲演，即作复函，容再考虑，但去香港住在校中，恐不能不应酬也。

1月1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继续汇报田野工作，有高家鑫报告山西陶寺墓葬及遗址；杨虎报告内蒙敖汉旗的兴隆洼遗址。托炎儿将照片及回忆故乡温州的诗，送给同乡周顺兴同志转去。他昨天曾亲自来家为温州市府索取，不得不于昨晚赶出给他送去。

1月17日 星期四

上午所中继续汇报田野工作，有刘庆柱报告汉杜陵陵园的发掘，李遇春报告汉长安城未央宫附近遗址及建章宫遗址。散会后，赴院部，遇及梅益同志，已销假视事。至赵复三同志处，将今天收到的张光直来信，关于参加美国全国科学院年会事，托外事局与美国驻华大使馆联系。赵满口答应，谈及我院外事工作问题很多，赵亦无可奈何，说远不及宦乡同志前几年的情况。下午在家，写了两封信（复张光直、杨式挺）。

1月18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继续汇报田野工作，有段鹏琦报告洛阳汉魏故城太极殿、北城墙马面及外郭城，徐光冀报告邳城北城的钻探及发掘。下午在家继续写《大百科》特长条《考古学》中的“考古学史”部分。

1月19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继续汇报田野工作，有孙秉根报告新疆和静县战国时期墓地及东汉时期墓地的发掘，前者有点类似甘肃沙井，可能晚到西汉，后者出东汉铜镜及刻纹灰陶罐，有棺槨，已受汉族文化影响。接着安家瑶报告西安唐城大明宫翰林院遗址，及麟游县九成宫遗址；马文宽报告宁夏灵武瓷窑堡发现的西夏时代磁州窑系统的窑址。至此，21个田野队全部汇报完毕。至李虎侯同志处，谈银器的X光荧光分析事。又至仇士华同志处，谈计算机事。今天接到意大利近东研究所（ISMEO）来信，谓已被选为该所通讯院士。下午在家，续写《考古学》条的“考古学史”部分。

1月20日 星期日

今天在家为明天的总结报告作准备。

1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所中田野工作汇报总结会，由我来总结21个队汇报的内容。去年计划时的设想，现在有的已可看出其意义，有的还待继续做下去，才可达学术目标。后由王仲殊同志讲话，希望年轻人今后工作中注意之点，希望打好基础。下午在家，阅甘孺《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闻系罗氏之孙罗继祖所写，为罗氏辟谣，然作者带遗老气，口口声声称“逊帝”。

1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阅毕《永丰乡人行年录》（1—172页），接着阅萧艾《王国维评传》。下午赴所，参加党支部第二组会议，讨论刘勋、顾智界二同志入党问题。

1月23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阅毕萧艾《王国维评传》（1—226页）。下午赴所，日本电视广播协会大原丽子持松崎寿和的介绍名片来访，乃古脊椎所招待者，稍谈后，送一本《中国文明的起源》给她。她走后，我至韩康信、潘其凤二同志办公室，谈广州南越文王墓出土人牙简报事。晚间至贺昌群同志处，与他的女儿谈李铸晋教授购书事，写信托她交薛永年带去。

1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接Verdenbossche电话，约下午会面晤谈。审阅《考古学报》的4篇英文撮要。下午V氏来所，转达里布夫人的意见，拟约我顺便来巴黎住几天，由古代纺织史中心约请。我将审阅过的英文撮要交还给莫润先同志，将《永丰乡人行年录》、《王国维评传》二书还给王世民同志，谈了一会儿。回家后，赶写明天党小组上总结稿。

1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所中党小组第二组开会各人谈整党收获。开会期间，徐旭生先

生在黑龙江的大女儿王忱同志来，谈要整理徐老的著作及遗稿，希望所中加以协助。稍谈后，我便送她走了，请她今后与所中领导王仲殊同志联系。返会议室，继续会议。下午赴燕京饭店，参加文化部文物局流散文物处和出国文展公司合组的座谈会，到有傅振伦、顾铁符、王振铎、王世襄、宿白、金维诺等同志，我所有王仲殊、安志敏、王世民、杨泓等同志，由雷从云处长及郭维经理等主持会议。大家发言踊跃，我也作了发言，强调文物安全，不要唯利是图。会后在鸿宾楼晚餐。

1月26日 星期六

上午偕秀君及暄儿赴北大素娟内侄女家去慰问及了解情况（其女儿张立自前晚8时余留字出走，迄今仍无消息），返家已中午。午后胡厚宣同志来谈，最近数天，九三学社开会，还未开完。会中讨论科技规划，许多科技工作人员对于“一切向钱看”颇有意见。晚间写了几封信（丁贤明、夏麦陵）。晚间张树霖托同事来电话，张立已返家。《北京晚报》上刊登“夏鼐捐三万元作考古成果奖金”消息。

1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将登记表上所要填写的整党收获及今后努力方向，誊抄一清稿，以便明天缴交。下午胡谦盈同志来谈。晚间写了两封信（文焕然、晋阳学刊）。

1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昨天所写的整党收获交给张子明同志，写信两封（李汝宽、何丙郁）。与王仲殊同志谈考古学会年会由西山改为北大勺园招待所，已联系好。安志敏同志谈黄其煦由西德来信提及计算机软件事。晚间写了几封信（戴家祥、刘新园、方酉生）。

1月29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为北大历史系审阅论文，乃为提升教授也。来信没有告诉我以学术水平的标准是什么，我只好告以无法决定。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B. Witkop [威特科普]、马大任、王祥第）。王祥第久无来信，不知何故？

1月30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接到英国史前学会Burl博士来信，商酌在英日程，即复电表示同意。又接到美国国家科学院外事秘书来信，约请参加年会，即寄往外事局美大处，以便办理手续。与王仲殊、王世民同志商量考古学会年会事，拟请邓力群、马洪两位在开幕式上讲话，由我负责联系。仲殊谈及历史片四所昨天汇报工作，院领导对于世界史所意见最大，认为不懂世界史研究如何搞法，普及不能作研究所主要任务；又对历史所及近代史所以写通史为重点，亦不以为然；但是对于我所工作，没有意见。据闻还提到今年为我搞田野考古五十周年纪念。下午在家，写信给戴家祥，他寄自传给我（《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中发表），我写点读后感。

1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取得登记表，誊抄表中“整党收获及今后努力方向”一项。接陈邦怀老先生来信，作函复之，谓其奖誉过当，令人汗颜（原信抄录附后）。赴院部，见马洪院长，面请参加考古学会年会的开幕式并讲话。下午赴外文局访杨宪益同志，他的英国夫人赴海南岛避寒去了。在办公室会面晤谈，他去冬携眷赴英，探亲并讲学，住了两个半月，返京不久，说英国近况。谈起最近我国留学政策，提到小熊（存瑞）入赘当“番邦驸马”，近来有信给他。又说他自费留美的两个女儿，大女儿毕业后在哈佛大学教中文，二女儿在芝加哥攻亚述学，不久获得博士学位后可能回来，但返国后继续钻研此学，实困难重重，第一没有图书资料，第二是没有互相问学的同行。又谈到红楼梦研究，说除了曹雪芹故居这一骗局以外，最近又有南京的某君，谓曹雪芹曾听见过莎翁剧本，引一英文书籍为证（《龙的帝国》），实则根本没有这书。我说我看到《中华文史论丛》最近一期的文章（补注：马幼垣《曹雪芹幼聆莎翁剧史事存疑》，《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2辑185—200页。谓《文教资料简报》1982年第6期93—98页，有黄龙《曹雪芹与莎士比亚》一文，据云发现Williem Winton 1874年出版的《龙的帝国》有转述其祖在南京江宁织造曹頫处，述圣经故事及莎氏乐府，曹頫治家严，不准妇孺窃听，其子窃听被扑责。不久吴雪雷《曹頫新史料初探》（见《江海学刊》1983年第1期）从之。此实为“黄龙”者所捏造，所注出版者Daoglas

亦无此人，遍查英美大图书馆亦无其书。）现下红楼梦研究已成为默存诗人所讽刺的“红楼梦吃”。

附：陈邦怀先生来信

夏鼐先生大鉴：

久疏笺候，良用歉然。夙仰先生精于考古，合田野书斋事于一，著书多种，纸贵洛阳，既为举世所推崇，并为后进所取法，不唯此也。先生提倡斯学不遗余力，意义尤为深远。一昨阅报

忻悉

先生以三万元为奖励研究考古学之基金，盖中国考古学之特色，不违实事求是之旨，能收古为今用之长。今所属望者，承先启后多树接班之人，去粗取精，只凭作品入选。奖金分为甲、乙两等：甲等一千元，乙等五百元。以今视昔

邦怀少时，应试仓圣学会，系王国维先生阅卷。

名虽列于第一，而学会所发奖金不过二十元。诚为黜陟。语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悬知英英多士，对于考古必能刻苦钻研，发扬光大，有以体现先生奖勉之盛心焉。

专此布臆，敬颂

著安

陈邦怀拜启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 2月

2月1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参加整党学习，通过我组31位党员都可登记。下午在家，至王则诚同志处闲谈。晚间至陈公柔同志处，托之将《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制一复本，以便英译。遇及张长寿同志来，大家闲谈一会儿。

2月2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参加党支部活动，大家谈整党心得，在登记表上签名。下午参加院部扩大院务会议，梅益书记作关于我院整党工作的报告，马洪院长传达赵紫阳总理的讲话，然后传达中央文件。晚间吴世昌同志来谈浙江省人大秘书处来人，到我们二家预祝新春愉快，我们都未遇到，拟后天回访一下。又闲谈一会儿，他便辞去。写信给华罗庚同志，谈参加美国全国科学院4月下旬开会，及第三世界科学院7月开会事，因为前次晤谈中他说关于这两事有新消息通通声气也。

2月3日 星期日

阅《史前研究》最近一期的吴跃利一文谈史前学史，乃编译Daniel [ 丹尼尔 ] 的书中的章节，但是有几处是搞错了的。阅毕罗继祖《枫窗胜语》（1—199页）。

2月4日 星期一

上午偕吴世昌同志至全国人大招待所（西黄城根北街2号），访浙江省人大常委办公厅出差来京的徐葆卿、刘明聪二同志。下午在家，阅毕《杨钟健回忆录》（1—209页）。晚间至李荣同志（语言所）处，谈研究人员提升事，以我们二所皆以从严而受攻击也。

2月5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党支部开会。旋至蔡莲珍及李虎侯同志处，谈昨天《光明日报》所载郑州大学物理考古学研究成果事。下午赴院部，访梅益秘书长，知其卸任已成定局，将由孙尚清副秘书长继任。梅谈自己今后的工作。又转达胡乔木名誉院长的意见，询问我能否像严济慈老先生由副院长改任研究生院院长，我说副院长一职，瓜期已届，决定卸任，研究生院事决不敢任，即挂名亦不干。返家，民委马寅的女儿马莎来谈建立民族博物馆的设想。

2月6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旋赴院部，晤及梅益同志，知院中最近将调整领导班

子，梅将退第二线，由孙尚清接班。又谓胡乔木名誉院长托他询问我能答应担任研究生院院长一职否，我即婉却之。下午在家，整理《中国文明的起源》一稿。

2月7日 星期四

上午赴北京饭店西七楼餐厅，参加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召开的茶话会，由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刘子章同志主持，到会者共八十余人，有北京市前任副市长白介夫、陈禹，现任副市长陈昊苏，保护委员会主任侯仁之，委员萨空了、吴良镛、郑孝燮、李永序、张开济、单士元等，国家文物局有谢辰生、庄敏、罗哲文等。由市文物局副局长朱长龄汇报84年工作，然后大家分别发言，颇为踊跃。自9时起至12时始毕，备有午餐。饭后返所，莫润先同志交来《长安——中国古都》的英译稿，原说年底寄去，后来延迟至1月底，现又延期几天，只好先行寄去。

2月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徐苹芳同志商量，将《长安——中国古都》的英译稿作为未定稿寄出，由我写一封信加以说明。又与王仲殊、王世民同志商量，下星期五召开中国考古学会常务委员会，即发出通知。接到院部交来的中央批示，关于接受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称号，及出席7月间在Trieste [ 的里雅斯特 ] 召开的“南南和南北为发展科学的合作”国际会议的请示，已经批准。下午在家，将有关这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来往信件，抄录于日记簿末尾，拟回一信。

2月9日 星期六

昨夜及今晨下雪，这是去冬以来第一次大雪。据晚报载，至今晨9时止，全市降雪量已普遍达2—3毫米。上午写了几封信（第三世界科学院萨拉院长、执行秘书哈桑各一封）。下午又写了几封信（英Ucko、西德库恩、法国里布夫人、巴基斯坦Tavasoli），都打了字，准备后天上班时寄去。

2月10日 星期日



上午审阅杭州大学寄来的两篇论文：（1）《木器时代问题》，（2）《手斧与远东古文化传统》，皆戴尔俭所写，乃为提升副教授而送来，阅后签注了意见，退回给该校人事科。下午阅吴丰培所写的《冯家昇传略》，乃王钟翰同志代为觅得寄来者。写信给王君，提了几条修改意见。至席泽宗同志处，询问关于自然科学史国际会议事，打听中国科学院改革方案，据云已成立一发展公司，于各所设分公司，又将于国外设办事处做生意，由谷某为董事长。又云马来西亚延请中科院某所一研究人员前往参加，愿承担费用800美金，该所索要5000美金，延请单位谓敲竹杠，取消延请。院部为此事通报各所，有失国体。

2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昨天所写的信寄出去。收到F. Grenet寄来的书，乃其博士论文也。下午在家，将《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文稿修改完毕，约6000字。

2月12日 星期二

今天在家，写作《大百科》考古学卷总条“考古学史”部分。下午去理发。

2月13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将《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文稿，托徐苹芳同志找人翻译成英文。至苏秉琦同志处，他由福建参加国家文物局召开的1984年田野工作总结会议，还去过厦门等处游览。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牛津Hall [霍尔]、伯克利吉德炜、哈佛张光直、北京Shapiro [沙博理]）。

2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写信给比利时De Laet [德拉特]教授。取报纸时，遇及杨一之同志，到他那儿谈一会儿。他说，30年代初在德国时，第三国际在德国开会，主席D. 从本国拍来电报，嘱秘书处负责人Radek准备一国际形势的报告，回电说材料都有，先示总论，以便编写报告，一时传为笑谈。又说最近有人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绝对贫困化发生疑问，工人劳动占成

本越来越少，等等。下午在家，写了一段“考古学史”。晚间吴震同志来谈，他将返新疆过春节，前来辞行，并送我《新疆社会科学》一册，中有他所写考证“高梧桐谷口、伊吾关”的方位，又谈起《坎尔曼诗笺》伪作事。

2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主持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会，因为3月10日将开会也。会上通过新加入的团体会员及个人会员，并提出团体会员也要收费，提交理事会通过。秘书长王仲殊同志及年会副秘书长王廷芳同志报告筹备经过。散会后，我与张苑峰、王天木同车返家。下午赴东风市场及新华书店购书，顺便去看俞大缜同志，正在搬家中，随其女俞鸿运迁入新宿舍。又至汤池同志家，亦正在搬迁中，中央美院新盖好一栋宿舍大楼。晚间写信复Robert Frey [ 罗伯特·弗雷 ]，关于中国玉器研究事；又复夏皮罗一信，致谢其赠新著《中国的犹太人》一书。

2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41人中已去世3人，到会18人，不到半数，但只好开会，不管它够法定人数与否。会上讨论：（1）增选中青年博士研究生导师；（2）权力逐渐下放；（3）名誉博士名单。谈到最后一项时，关于名誉博士及名誉教授，讨论得最为热烈。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Burl、Renfrew [ 伦福儒 ]、霍尔），皆关于赴英开会事。又复爱尔兰大使Woldren [ 沃尔德伦 ]，关于来所赠书日期事。

2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审阅王仲殊《吴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佛像夔风镜》，签注了一些意见。偕秀君赴素琴女儿家，参加建中外孙的婚礼。

2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商谈考古学会年会开幕式延请嘉宾事。将王仲殊的文章退还给他。王世民同志携来《殷周金文集成》第3册的底稿，据云今年前5册均可付印。昨夜大雪，我于9时20分离所，到八宝山竟一小时许（平时半小时可到）。幸而追悼会<sup>[1]</sup>亦延迟时

间。在休息室遇及周明镇，刘东生等，我向刘询问元谋人年代问题，他说现又采些标本再做些测定，但出土地层即没有十分确定，可能年代问题要作为一悬案。追悼会由科学院副院长[2]致悼词，然后向遗体告别。出来后，赴院部，已近12时，梅益秘书长正在办公室用餐，我们谈了一会儿，即辞去。他正忙于审阅他在广播局的讲话稿，约30万言，起草我院整党总结。我向他表示，院部不要搞我从事考古五十年的庆祝活动。又谈及王仲殊同志的宿舍事。下午在家，写信复里布夫人，继续写《大百科》总条中“考古学史”部分。

2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发出致里布夫人的信，婉辞邀游巴黎之请。下午在家，审阅徐苹芳同志的文稿《元大都也里可温十字寺地望考》，此文最大缺点是将景教与天主教混为一谈，应删去第一节约翰·孟帖科尔维诺信中所记的元大都的天主教堂。除夕分岁，今年又添增了三人，即两个外孙和一个孙女的爱人，18个人共两桌。饭后8时余陆续散去。我们看电视晚会，至夜半12时余始睡，亦可谓守岁矣。王则诚同志提早来贺年。晚间王载紘、温平、吴景荣、王天木陆续来电话，后二位约明晨在团拜会上见面。

2月20日 星期三

今天是旧历乙丑年正月初一。晨间赴人民大会堂，参加春节团拜会。坐在张文佑、赵忠尧等同志旁边，与张谈科研体制事。遇及朱穆之同志，邀之参加中国考古学会年会开幕式。又遇及钱端升、孙轶青、萨空了、单士元等同志，但找不到吴景荣、王天木同志。李先念主席致春节祝词，谓“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要“坚决刹住新的不正之风”，盖亦有感于去年下半年以来迄今出现的几股新的不正之风和纪律松弛的现象也。我提前退席返家。至容肇祖、王则诚同志处贺年，闻家中有客人，返家，乃王世民、杨鸿勋同志来贺年，后来陆续来贺年的有李学勤、谢瑞琚、叶小燕夫妇，张长寿、周永珍夫妇、马得志、赵铨等同志，后来我与马、赵一起赴胡厚宣同志处贺年。返家午饭。下午将昨天审阅徐苹芳论文的意见写出，准备上班后交给他参考。胡厚宣、徐光冀同志来贺年。后来我到

罗尔纲、杨一之、吴世昌三同志家贺年。罗已逾八十，仍终日伏案著述，前月以血压高晕倒，医嘱休息一时期。他告诉我以谷霁光同志近来身体欠佳，住医院10个月，现已出院在家修养云云。晚间偕炎儿、宇孙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春节晚会。我大部分时间坐在会议厅楼上看杂技及音乐。返家已10时许。

2月21日 星期四

今天上午李虎侯同志来贺年，下午吴世昌同志来贺年。抽空写“考古学史”稿，为《大百科》考古学卷总条之用。

2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华觉明同志来贺年，将赴宝鸡，为茹家庄出土铜器作铸造鉴定。下午王<sup>予</sup>同志来贺年，谈历史所近况，谓最近群众推选林甘泉等三人为所长候选人。又谈考古所工作，因为他离开考古所后，对考古所仍有留恋，觉得工作条件考古所还是好的。谈到6时余，留之晚餐。郑孝燮同志夫妇来，谓刚由萨空了同志处贺年，谈保护文物问题。晚间同乡郑体容姐妹来，携其亡父郑愈的纪念册来，嘱题字，婉辞未允，只好待以后再谈。

2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在家写“考古学史”稿。下午偕秀君赴张国熊、程溯洛及郑起凤三位同乡处贺年。春节放假便这样度过了。

2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上班，与所中在春节期间未遇到的同志互相贺年，如王仲殊、王廷芳、安志敏、佟柱臣等。又是一堆来信。将《元大都也里可温十字寺地望考》，还给徐苹芳同志，提了书面意见。审阅王世民同志为邓力群、马洪同志代拟的考古学会年会讲话稿。下午偕秀君及胡厚宣同志，至严济慈先生及杨希枚同志处贺年。严老谈及院士制问题。返家又偕秀君去北京医院宿舍，访温州同乡潘国英同志。

2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至苏秉琦、莫润先、马得志、杨鸿勋同志办公室贺年。胡谦盈同志谈先周及早周陶鬲的演化问题。接夏威夷大学人类学家Pitrusewsky教授来信，交韩康信、潘其凤同志去考虑。中央广播电台要拍摄《黄河》，邀请28日开座谈会，并有午餐，婉却之。下午梅益同志来谈，关于院部改革方案，他希望我能与乔木院长面谈一次，他可代为安排。又谈到美国全国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事，他主张我答应去，他可代为解决经费。我仍主张明年再谈。晚间又打电话给他，但他主张先办好手续，必要时再延期。

2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谈年会事，将秘书处（王世民）所拟的讲话稿，送给马洪院长。下午在家，与邓力群同志通电话，因为他要到天津去，3月3日才返京，商量补救办法，请他嘱廖井丹顾问代为宣读，后又与廖通电话，知邓已去电话，乃将讲话稿分别寄给他们二人各一份，以便审阅定稿。晚间胡厚宣同志来电话，说即将赴沪，以其夫人要在上海第五医院做手术，他亲自前去，以便商量，考古学会只好请假。写信给英国的Burl及Renfrew [ 伦福儒 ]，安排在英活动，又去信意大利ISMEO [ 近东远东研究所 ] Gnoli所长（印度学专家），致谢该所推选我为通讯院士，但此次年会不能出席，告以7月5—10日将出席第三世界科学院讨论会（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如有可能将赴罗马访问该研究所。

2月27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闻胡乔木名誉院长已于昨晚返京，去电话他的秘书，告以已送去请柬，询问能否出席后天考古学会年会的开幕式。下午他的秘书来电话说旅途劳顿，又以事忙，不能前来。下午去理发。

2月28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修改明天开幕式上的讲话稿。下午赴所，然后偕苏秉琦、佟柱臣同志赴北大勺园招待所，参加中国考古学会第五届年会报到。我住五楼204房间。与王仲殊同志酌定开幕式上的致辞，删去一些细节和一些刺激性的话。我去晚餐时遇到到会各地代表，一一握手。我

同桌吃饭的有贾兰坡同志，谈到科学院近来改革情况，现在一是调整领导班子，张弥曼当所长（年轻的女古生物学家），二是减少国家拨款，自己想办法搞钱，鼓励开公司。我问他，你们是不是可搞一个龙骨出口公司？他笑着说不能这样搞，如果这样搞，我们真是成为靠龙骨吃饭的家伙了。饭后至205室参加秘书处工作会议。晚间，文物局谢辰生同志，山东的刘敦愿、朱活同志，北大严文明同志来我房中看望，谈了一会儿。后来我下楼至107室（马得志、徐苹芳二人同住）闲谈。然后返室就睡。

## 3月

3月1日 星期五

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在北京召开。今天上午举行开幕式，地点在北大办公楼礼堂。我昨天下午便来住在这里。今天原定8时半开会，因人未到齐，迟一刻钟开始。主席台16人，前排9人，依次为：吕济民（文物局局长）、苏秉琦（副理事长）、张友渔（社科院顾问）、廖井丹（中宣部顾问）、夏鼐、马洪（社科院院长）、朱德熙（北大副校长）、刘大年（中国史学会会长）、王仲殊（学会秘书长）。后排7人皆为学会常务理事，依次为：贾兰坡、顾铁符、王振铎、宿白、谢辰生、安志敏、张政烺。由我主持会议，宣布开会后致开幕词。廖井丹同志代表邓力群同志讲话。马洪院长讲话。然后由王仲殊秘书长报告会务工作。宣读贺词（五个单位：北大、北京市文物队、古脊椎所、考古所、历史博物馆），时已11时，宣布散会。在楼前合影。午后将讲话稿稍加修改，交王仲殊同志定稿付印。下午在校园中散步，没有去参加小组会。5时许各组汇报讨论情况，对于上午的讲话还是满意的，也提出一些工作的困难，及希望解决的问题。晚间电视新闻联播中有今晨会议开幕式情况。石兴邦、韩伟、巩启明等陕西代表来谈，并送我一本秦兵马俑坑的图册，发掘报告稿子（上下二册，附表一册），及陕西仿制唐三彩陶俑一件。他们走后，洛阳蒋若是同志来谈调查晋豫关隘的收获。

3月2日 星期六

上午分组讨论，这次分为4组，第1组为殷周组，我和王仲殊同志去参加旁听。赵芝荃、李先登同志分别报告偃师尸乡沟商城和登封王城岗所谓“夏阳城”。然后分别讨论，邹衡同志发言最长，坚持尸乡沟为太甲被放之“桐宫”，以为郑州商城（二里岗）才是汤之“西亳”，而二里头为夏代遗址。后来只剩半小时，我起来发言，以为尸乡沟商城为“西亳”，很有可能，但仍不能确定无疑，还有待进一步的发掘与研究。散会后午餐。饭后甘肃的吴玼来谈甘肃的长城调查，他为北大60年左右毕业，一直在甘肃工作，最后六年余沿河西走廊调查汉长城遗址，发现汉简千余枚。又谈甘肃考古工作，谈了一个多小时。下午小组会，我继续在第一组，有赵芝荃、张长寿、邹衡等人讲话，继续讨论上午报告，然后由武汉大学彭金章宣读他的论文，以为安阳不是盘庚迁殷的殷，而是武丁以来的都城。接着石兴邦代表陕西省考古所，报告陕北清涧县新发现的商殷古城遗址，为石砌城墙。我因事退席至105室，与王仲殊、王世民同志一起，请外省担负六五重点项目的同志，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催之要于今年年底以前全部交稿（河北的中山王墓，湖北的鄂城六朝墓，南博的北阴阳营，陕西的临潼姜寨，湖南的马王堆二、三号墓）。傍晚秀君来，一起晚餐后，去大讲堂看新片《马可波罗》，四集全放，至十二时一刻始毕。

3月3日 星期日

上午秀君随王振铎、冯先铭二位同车返家。我参加第2组隋唐城市的讨论。宿白作关于隋唐首都及各州县布局的报告，西北大学段清波关于唐代长安各坊内布局的报告，反对坊内十六分之说，主要论证是《太平广记》内只有十字巷四分而没有十六分的证据。然后讨论，有马得志、王仁波等人发言，我最后也谈了半个来小时，认为宿白的坊内四分后再分为十六分的说法，还是有可能的，这是设计，具体建设可能有例外。下午2时，我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约石兴邦同志面谈，关于下川报告的收尾工作。限定他这次返陕后，一定要于4月15日返京，主持这项编写工作，否则另行组织人员来编写定稿，他同意了。他谈及西安最近破获文物走私到深圳一案，谓与已调往深圳工作的韩某及她在西安的弟弟有关，都已在西安被捕云云。他走后，我去第三组旁听，由青海高东陆及甘肃吴玼谈汉长城遗存。大家提了一些问题。我提前退席，

至五楼112室，召开考古学研究成果奖评奖委员会，一共九人，由王仲殊报告经过及报院批复的几条奖金章程，最后推选我为主任委员，王仲殊为副主任委员。又开学会常务理事会，提出明年在沈阳召开第六次年会，主题为“东北地区的考古问题”。晚饭后，我即乘车返家。

3月4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收到《社会科学战线》今年第1期，有樋口隆康所写的《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一文的中译，又有《胡道静传略》（范文通所作）。赴北京医院向刘思慕同志的遗体告别。归途至院部，向梅益同志汇报开会情况，并略谈我的讲话内容，他也赞成这种“反潮流”的“反调”，认为如能发表也是好的。返家，下午阅《社会科学战线》新出的一期。电话告诉王廷芳同志送讲话稿打印本给梅益同志。补记这三天的日记。

3月5日 星期二

上午偕王振铎同志赴北大，继续参加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今天是大会讨论，下午有：（1）陕西省考古所韩伟的《秦公朝寝钻探图考释》；（2）李逸友的《内蒙古元代城址》；（3）何乃汉的《岭南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4）吕遵谔的《营口金牛山发现猿人化石》。后者有幻灯及录像。散会后，休息一会儿即去吃晚饭。饭后，偕徐苹芳同志至侯仁之教授家稍谈，即赴大讲堂观电影，为美国片《创奇记》及国产片《森林惨案》。散场时已9时半。

3月6日 星期三

上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开会，理事原为64人，死亡2人（尹达、姚迁），现有62人，今天到会40人，已是法定人数，讨论：（1）关于明年的年会事，决定在辽宁沈阳召开，时间为9月中旬前后，中心课题为“东北地区的考古问题”。（2）规定团体会员的会费，分为甲、乙二种，甲种为实体机关，每年50元；乙种为群众团体，每年20元。（3）关于考古所的考古研究成果奖金事，与大家商量一下，不算一个议题，不需要表决。下午举行闭幕式，由贾兰坡副理事长作执行主席，苏秉琦副理事长作报告，王仲殊秘书长汇报上午理事会的决议，最后由我致闭



幕词，4时许散会。我偕阎文儒、徐苹芳同志，去看周一良同志，他已病愈，10日赴日本访问四星期。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人类科学文化史》事。送阎君返家，我偕徐苹芳又至邓广铭同志家，他同他的研究生正为《宋史论文集》审稿。稍谈后，我们又去季羨林同志家，出差印度未返，留一字条。返招待所，在徐君房中，与宿白及徐闲谈。晚餐后，即偕徐苹芳、黄景略二人返城。在家看到胡厚宣夫人在上海病逝的来电：“吴世昌、杨向奎、夏鼐：胡厚宣夫人任梅清3月4日病逝，定于3月9日下午在沪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九三沪社。”与杨、吴商量，拟明天去一唁电。

3月7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为蒋若是同志写《洛阳古墓博物馆》横额，为殷涤非同志写《文物研究》刊名。乌恩同志告，里布夫人已有来电，嘱她丈夫的办事处转告，知道我不能应邀来法，甚为惋惜，希望将来有机会再去。与王仲殊同志谈此次会议开幕词发表问题。梅益同志5日离京赴日本以前，嘱登院内《要报》及在报刊上发表，还建议要院方叫新华社记者来访问，作一访问记。我婉拒访问。下午在家，处理这一星期的信件。

3月8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周本雄来谈参加在英国召开的The World Archaeology Conference [世界考古学大会]。校改《考古》第4期的我写的书评（贾兰坡：《周口店发掘记》）。下午在家，整理这次年会文件。

3月9日 星期六

上午翻阅《外国史知识》今年第2期，其中《最早来到中国的波兰人》一文，是根据波兰人写的文章编译的，不但原文中错误没有改正，反而翻译中增添了几个错误，写信去加以指出，希望更正。写了两封信（新乡崔墨林、同乡王祥第）。晚间，张伯璠先生的女公子初鸿来谈。

3月10日 星期日

阅毕M. Wheeler, *Myarchaeological Mission to India and Pakistan* [惠勒：《我们考古学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使命》] (pp. 1

—91），这是前几天在勺园开会时，抽空看过几章作为消遣。写了几封信（樋口隆康、马大任、何丙郁、宋伯胤）。傍晚至邓力群同志处，他告诉我，人家将我的讲话送给他审阅，他加了按语，交《光明日报》全文发表。他也很赞成我的观点，是“反潮流”的，最近潮流有所改变，可以发表了。又谈社会科学院的事，说乔木同志希望我像严济老一样，能承担起〔研究生院〕院长名义，曾听梅益同志转达过这意见，我仍加婉谢。又谈他事，至7时许告辞返家。石兴邦同志偕陈全方同志（陕西省文化厅副厅长），及省宣传部某君来谈。昨天他们来京，拟明天去国家文物局谈发掘桥陵事，先来给我打一招呼，我仍劝之帝王陵可暂缓发掘，至8时余始去。炎儿谓看到今天的《光明日报》，我的那篇讲话已经刊出，还加一按语：“编者按：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最近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对于如何提高考古学学科的水平，科学工作者如何正确对待经济利益和生活改善问题，应该具有怎样的思想和作风，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希望广大科学工作者和知识分子，都能从这个讲话中受到启发和教益。”

3月11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王廷芳、乌恩、张子明三同志都说，已看到昨天《光明日报》刊登的讲话。王仲殊同志在北大，没有看到，今晨来所后才知道。拟依《光明日报》刊登的稍作修改交《考古》发表，并嘱之加上《光明日报》编者按语。文物局谢辰生同志来，商酌文物鉴定委员会及名单事，旋至苏秉琦同志处闲谈，又将昨天写的信交给《外国史知识》编辑部。下午在家，至王则诚同志处闲谈，送回昨借的《光明日报》，他说可以赠给我保留。晚间，写了几封信（MIT、甘子钊、洛杉矶周鸿翔、熊存瑞）。

3月12日 星期二

上午写了几封信（Rose Kur, Rosenblith（美国全国科学院）、Traore〔特拉奥雷〕、张光直、马尼拉大学古人类学教授Michael Pietrusewsky），并拟一拍给张光直的电报。下午审阅《中国文明的起源》英文译稿，需要大改，亦意料中事也。

3月13日 星期三

将昨天写好的信发出。北京市文管处赵光林、赵其昌同志及我所王岩同志等，汇报定陵报告写作进程。我所除我之外，还有徐苹芳、乌恩二同志参加。北京市还有文化局新局长及梁丹等。最后决定5月底以前交初稿。下午至华罗庚同志处，谈美国全国科学院，因为今晨接张光直来信，已可作决定。华罗庚同志以去年已去接受证书，故今年上呈迄今无下文，恐不能成行。晚间写了二封信（伦福儒、钱临照）。

3月14日 星期四

上午在家，修改《中国文明的起源》英文译稿。下午赴所，审阅赵铨同志写的《空中摄影》一文，提了意见，退回《考古》编辑部。5时赴法国大使馆，参加马乐大使代表共和国总统向北京外国语学院盛成教授和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授予法国军团骑士勋章。文化部周而复、北大副校长朱德熙，皆来参加，至6时余始散。盛成曾侨居法国二十多年，1928年即以自传体小说《我的母亲》一书引起法国文坛的注意。Paul Valiry [ 瓦莱里 ] 为该书作序。我还是第一次与他晤面。

3月15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教育部教师管理办公室宗慎允主任偕二助手来谈，为名誉教授的职称及授予标题事也，谈了近两个小时。英国罗伯特·弗雷来，他收藏和研究玉器，主持“玉器之友”这个会出版物的编辑工作，要转载我的文章《汉代玉器》。偕至华侨大厦餐厅用便饭，谈至1时许始别，他明天即离京他往。返所，将购西文新书的单子交给图书室。审阅王仲殊同志所写我的传略，准备放在参加田野考古五十年纪念的论文集中也。

3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返所，参加在史学1号楼会议室传达中央最近重要文件。返所，写信回复美国对华文化交流委员会。11时赴爱尔兰大使馆，沃尔德伦大使举行招待会庆祝其国庆日，主宾为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外交部副部长周南。遇及杨宪益夫妇，及叶水夫、周珏良等同志，至12时始散。

下午在家，同乡程美娇来，奉其父程溯洛之命，来拜贺一个迟年，谈到中国科学院近况。晚间写信回复上海华东师大老友戴家祥（幼和），他要约我为他主编的《金文大字典》写序，复信婉却之。他的来信谈及瑞安孙氏〔诒让〕父子事，因为他幼年以亲戚关系，曾与孙家往来很密，见闻很多，谈得娓娓动人。

3月17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校正张长寿同志所编《夏鼐先生论著目录》，中文部分181种，外文部分43种（其中19种为译自中文者），共224种。下午审阅张长寿为《大百科》所写长条《商周考古》，约2万字。晚间继续修改《中国文明的起源》英文译稿。

3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论著目录》校正后，托王仲殊同志转交张长寿同志。将《中国文明的起源》英文译稿修改的部分交打印。下午在家，将英文译稿修改完毕。

3月19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将英文译稿交付打印，又托摄影室姜言忠同志补制幻灯片。得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执行秘书Harsan〔哈桑〕来信，说该院将负担7月会议的Travel Cost〔旅费〕，将来信转院部。下午又赴所，西德Trier〔特里尔〕大学的乔伟教授来谈，他这次是来华参加在重庆召开的Schiller〔席勒〕纪念讨论会，明天即离京赴渝。晚间至胡厚宣同志处，他于前天返京。十年以内，连丧两妻。79年与任梅清女士结婚以来，会少离多，故不若前次桂琼英女士去世时之沉重也。又与华罗庚同志通电话，告以已接到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来信。

3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爱尔兰大使沃尔德伦偕秘书来所，赠送他们出版的爱尔兰考古学的书籍及论文数十种，举行授赠仪式。我们回敬了他一本《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为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新发现》（英文版）。约谈半小时，他便告辞走了。将英国讲演的

幻灯片收集，托姜言忠同志翻制几片。下午在家，为《论著目录》添上页码，又写了几封信（美国李汝宽、温州黄兴龙、香港江成荣）。〔全国人大〕浙江代表团办事处来电话，告以已由社科院向人大请假一星期。

3月21日 星期四

《中国文明的起源》英文稿删订本已打字完毕，校对一遍，尚须再校。下午将《论著目录》增订完毕，交给王仲殊同志。

3月2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徐莘芳同志商谈明天与《大百科》同仁谈考古卷编写问题。写一函给张光直教授，托安志敏携往威尼斯转交。下午在家，胡乔木同志办事处秘书打电话来，说胡于下午4时来谈，乃草一书面意见，以便面交，除院部事外，尚有《大百科》文物卷及文物委员会事。4时余胡乔木同志来我家，提出要我担任社科院研究生院长事，婉辞之。谈至6时余，始辞去，以为此事尚无结果，下次再谈，告以不必再顾茅庐了，一笑而别。晚间王则诚同志来谈，又与梅益、鲍正鹄同志通电话。

3月23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赴苏秉琦同志处谈。10时许，《大百科》姜椿芳同志偕几位工作人员，来谈关于考古学卷的几个问题：（1）全部定稿定6月底，交稿付排定9月底，以便今年出书；（2）增添现存学者，我原来主张只收入裴文中一人，后来裴去世，我们又提出另一名单为7人，尹达、夏鼐、贾兰坡、苏秉琦、安志敏、王仲殊、宿白。不久尹达又去世了。这次《大百科》的刘加乾同志提出一个补充名单，供我们参考。我答应考虑<sup>[3]</sup>。至于定稿，稿子交齐后，于5月初旬开一编委会，作最后定稿。谈近中午始散。下午在家，将《中国文明的起源》英文打字稿校阅一遍。晚间席泽宗同志来谈，他谈到我在考古学会年会上的讲话，觉得切中时弊。

3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赴大都饭店报到（原国务院第四招待所），遇及吴世昌同志亦来报到。闻浙江代表团已于昨天由杭州来京。访郭绍震同志，不在房间内。又至主楼，访卢声亮、钱礼同志，周顺兴同志亦在。稍谈后，我偕周君赴主楼251房间，访上海代表团苏步青同志，在他那里稍谈。他说，在人大常委会开会时放了几炮，批评对于科研规划，过分强调经济效益，忽视基础科研工作。我问苏老看到3月10日《光明日报》刊登的我的讲话稿否？他说没有看过。我告以大概内容，他也深为赞成。他说，谷超豪同志在英国、法国、西德讲学，此次未来。我返家后，下午出去理发。傍晚胡厚宣同志来。晚间林志纯同志来电话，谓有学生将要赴英国攻读亚述学，托我打听，我以无暇顾及此事，婉拒之。晚间写《大百科》总条“考古学史”部分，已决定将这总条的下半让给王仲殊来写。

3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大百科总条未完稿交王仲殊同志。将《中国文明的起源》英文稿复制两份，将幻灯片大部分退还给薛玉尧，由姜言忠处又取来几片。9时赴人民大会堂，参加党员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会议，由陈丕显同志传达中央精神，希望能够在党员中统一思想。下午在家，梅益同志来谈院事。晚间收拾行装。

3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6:45分由家中出发，王廷芳同志与炎儿陪我上机场。11:40抵香港，转国泰的航班，晚11:20才起飞。在候机室无事，阅Daniel [ 丹尼尔 ] 的 *Origins and Growth of Archaeology* [ 《考古学的起源与发展》 ]。在机舱中继阅。这书在往返途中阅毕（pp. 1—304）。

3月27日 星期三

北京时间下午4:30抵伦敦，当地时间为上午8:30，大使馆一等秘书汪明义来接。当即购买由机场至剑桥的联运车票，与汪君告辞，下地铁，转车赴剑桥，到St. John College [ 圣约翰学院 ] 学院已12时半。这里气候，因为阴雨的关系，几乎与北京相近，房间中仍生暖气，比起香港可以穿衬衫在外面活动，差别近于一个季度了。傍晚，McMullen [ 麦

克马伦 ] 偕Loewe [ 鲁唯一 ] 来，一起用餐。

3月28日 星期四

晨间起来后，这里很安静。起草今日的Seminar [ 讨论会 ] 上的报告稿，并整理出幻灯片24张。10:30，Renfrew [ 伦福儒 ] 来，接我到他的考古学系去，由我作一次关于中国最近考古新发现的报告，用幻灯片为助。因为在假期中，听众不多，不到100人，除昨天见过的二位外，还有李约瑟、G. L. Barnes [ 巴恩斯 ] 等，约讲一小时。我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出的英文版的书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新发现》 ]，故此次限于几件最新的发现：（1）Ramapithecus [ 腊玛古猿 ] 与Sivapithecus [ 西瓦古猿 ]；（2）营口金牛山的Homo erectus [ 直立人 ]；（3）偃师尸乡沟商城；（4）广州南越文王墓；（5）宁夏固原的李贤墓出土鎏金银壶。顺便谈及江陵楚墓出土的简牍。最后谈到室内研究：（1）利用自然科学方法，C<sub>14</sub>等；（2）综合及理论研究。讲毕，尚留半小时提问题。李约瑟以年迈或有事先退出，其余的人似感兴趣。鲁唯一便提到夏文化问题，我告以正在探讨中，尚未解决。谈到12时始散。中午伦福儒以系主任设宴招待。饭后，即由李约瑟驾车接我，到他的研究所图书馆，仍在老地方。至鲁桂珍办公室，正在写中国医学史部分。李约瑟谓巴黎盛余韵来电话，约在伦敦见面，乃由李长途电话联系，约下星期在伦敦见面，并且他将由伦敦来剑桥，在李这里利用图书馆工作几天。至图书馆编目室，据云台湾最近出版大部头的书如《四库全书》，来后不能开箱上架，要等到新房子建成后才行。4时许在休息室用下午茶，除李、鲁之外，还有在该馆工作的及长期读者五六人，一起坐谈。还找出签名簿，有我1980年随宦乡来参观时的签名。用茶后下楼，由李送我返圣约翰学院。休息一小时，补午睡。6:10，伦福儒拉我到Sabloff [ 萨布洛夫 ] 家，有一Tea Party [ 茶会 ]，遇及L. Binford [ 宾福德 ] 夫妇（原配合写书的夫人已于去年逝世，这是年轻的新夫人）。萨布洛夫原在哈佛，现已移至新墨西哥大学，随其老师宾福德搞“新考古学”，他留小胡子，但仍年青。宾福德则将近六十，头发皆灰白。由萨布洛夫处出来后，至伦福儒家，不过百余步。宾福德夫妇步行，我随伦福儒乘车至其家。其夫人及子女迎接，客人只有宾福德夫妇与我。稍谈后，即进餐。宾福德颇健谈，谓受我国古脊椎所的邀

请，夫妇二人将于5月间来中国访问两三星期，重点在周口店石器。他又谈到自己在阿拉斯加的Eskimo [ 爱斯基摩人 ] 中工作，使他对于考古研究工作发生很大变化。伦福儒夫人系植物学家，对于农作物的起源，很有兴趣，询及中国农作物起源问题。饭后在客厅又谈一会儿，然后宾福德夫妇告别。伦福儒驾车送我返圣约翰学院，已近11时矣。

3月29日 星期五

上午至附近Green Street [ 格林街 ] 逛两个书铺，翻阅新书及旧书。买到R. G. Collingwood [ 科林伍德 ] 的*The Idea of History* [ 《历史的概念》 ]，此书自1961年出平装本后，已再版6次，我这次买的是1983年版。另一家有新书及旧书两部分，分在两个街。旧书Antiquity [ 《古物学》 ] 1—10卷只售100英镑。返宿舍，巴恩斯已来过，留一字条，1时来接。我收拾行李，将行李拿到大门传达室。巴恩斯来，一起步行去人类考古学系，途经一饭馆，进去用午餐。至系中，时间尚早，在博物馆参观陈列品，乃教学之用。2:30稍过，与巴恩斯搭Dr. Hill [ 希尔 ] 的车子赴Norwich [ 诺里奇 ]，车行约2小时，我在车子中几乎睡着了。5时许抵诺里奇，报到后赴讲演厅参加开幕式。G. Clark [ 克拉克 ] 讲该史前学会五十年发展情况。散会后，即乘面包车进城参加市长Stan Petersen夫妇的招待会。会员二百余人在一起，Castle Museum [ 科斯特利博物馆 ] 中济济一堂。有人介绍我给市长，市长谓其祖父作过海员，曾来过中国，彼当时年幼，不过听“海客谈瀛”而已。散会后返校用晚餐，11时许始睡。

3月30日 星期六

早餐后，赴会议厅。上午为第1题《小型社会的复杂性和变化》，主持人为伦敦大学考古学院的D. Harris [ 哈里斯 ]，乃环境考古学教授。9:15开始，讲演者四人：第一人为巴恩斯博士的《关于东亚地区绳纹陶的文化层》，氏为研究日本绳纹文化者，但亦涉及朝鲜及中国的绳纹陶，以为原先认为同一特征，近来则认为各具特征，讲后留10来分钟提问题。第二人为澳大利亚悉尼大学Dr. P. White [ 惠特 ] 谈《热带澳洲的史前史——复杂性及复杂的简单性》，分为三区，各有小异，而有其共同特征，其史前史至19世纪结束。民族志材料与考古材料相结合，因



之就经济生活、物品转运及社会等级各方面加以讨论。然后，第三人为澳洲新西兰大学教授Dr. H. Lourandes [ 鲁然德 ]，谈《全新世的澳洲》，以为澳洲土人在最近的四五千年中，社会及经济方面亦有其变化。第四人为英国彻菲尔德大学教授Dr. M. Zvelebil, [ 资维尔比尔 ] 谈《冰期以后欧亚大陆北部的采集经济，及其与南方农业民族的关系》。下午为第2题《走向复杂化和权威的道路》，由Ashmolean [ 阿什莫里 ] 博物馆的Dr. A. Sherratt [ 谢拉特 ] 主持。第一人为Reading [ 雷丁 ] 大学R. Bradley [ 布拉德利 ] 的《史前不列颠的社会基础》，谈“由新石器至铁器时代该国的社会变化”，“巨型建筑物的建造”，“消费情况及战争”。第二人为美国西北大学J. Brown [ 布朗 ] 教授的《北美在文明圈外的复杂性》，以为北美土人依其环境发展文化，并非受中美文明的影响才发展的，各依其不同的资源而显神通。休息半个小时后，由剑桥大学伦福儒谈《考古学与印欧语——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继续Schrade [ 施拉德 ]，柴尔德及Gimbutas [ 金布塔斯 ] 的探讨，以为印欧语是同出一源，但比前人所认为在3500BC开始要早得多。最后为美国宾福德的《复杂的社会：北美洲东北部的农业的开始和社会的复杂性》，氏没有讲稿，而头头是道，颇受欢迎，尤其是听众中有许多是他的学生及私淑弟子。最后解答问题，没有上台，即在台下站立起来回答，问题集中于宾福德的论文。散会后，伦敦一家报刊派人来拍几张考古学家的照相。午饭后，有团体照相。晚间先有酒会，然后聚餐，由会长克拉克致辞，至10时许始散，参观这Hall [ 大厅 ] 中的世界各地原始艺术及古旧艺术的展品。返宿舍已11时余。

3月31日 星期日

早饭后赴会场，已经开始。今天上午为第三题，亦即最后一题《早期复杂社会间的互相影响及变化》，由Southampton [ 南安普顿 ] 大学Dr. T. Champion [ 钱皮恩博士 ] 主持。先由牛津大学Cunliffe [ 坎利夫 ] 教授讲《野蛮人的酒》，主要讲地中海文明国家与中欧、北欧野蛮民族的关系，罗马人生产酒类北运，在罗马帝国边境发生贸易市场，输入原料及奴隶。此时提前休息，叫住在这里的参加者返宿舍取出行李，腾出房间。伦敦大学中国考古美术系教授Whitfield [ 怀特菲尔德 ]（前在不列颠博物馆工作，前年继任华生退休后的职位），由伦敦赶来听我

的讲演，助我拿行李，放在讲演厅外面。11:15继续开会，由钱皮恩博士介绍后，由我用英文讲演，同时放幻灯片。我报告的题目是：*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中国文明的起源》]。我先感谢主席的介绍，及该会请我作讲演，并且说这不仅是该会成立五十周年，并且也是我第一次来英国五十周年，听众颇兴奋喜跃。接着我依讲稿（稍加删节）作了约40分钟的报告，讲毕，照例一阵鼓掌。时间关系，不提问题。即接上第二位密西根大学来的Prof. K. Flannery [弗兰纳里教授]，讲墨西哥考古学（《瓦哈卡和它的邻区：墨西哥南部的早期的复杂社会的兴趣》）。本来这地区是想请墨西哥考古学家Ignacio Bernal，他不能来，改由美国人代替。弗兰纳里也是美国新派考古学的健将，他的*Archaeological System Theory and Early Mesopotamia* [《考古学系统理论与早期美索不达米亚》]（Meggens：*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in the Americas* [门格尔斯：《美洲人类学的考古学》]，1968）被他的同派视为“新考古学”派的代表作之一。他讲了一个小时多，讲毕，主席宣布以时间关系，不作总结，也不展开讨论。午餐后，搭乘Dr. Sherratt的车子赴牛津，直至Dr T. E. Hall [霍尔博士]家，即在其家晚宴。饭后至旅馆过宿。

## 4月

4月1日 星期一

上午，霍尔送我到他的实验室参观，他带我先去参观：（1）新安置的Accelerator Mas Spectrometer for  $C_{14}$ ，闻需50万英镑，占一小间房子。霍尔谓此间科学工作人员只有8人，外加秘书1人。他将我介绍给副主任Dr. M. Aitker [艾特克尔]，他也是忙人，将引导我参观的任务，交给他下手。我参观了（2）Archaeomagnetism；（3）T. L. Dating of Buried Flints，现正在从事中石器时代烧过的燧石断代，他们还想再增加项目。参观毕，返霍尔办公室，赠送他一本我国第一次 $C_{14}$ 会议论文集（有英文目录）。12:30，霍尔拉我去午饭，乃偕艾特克尔及Dr. O. Impey [英庇博士]，由霍尔带至一饭馆，闻为16世纪建筑，地方不大，自助餐。饭后由英庇作陪，参观阿什莫里博物馆，我前两次

也来看过，后来到他们的东方部的图书馆去查阅有关萨珊银壶的材料。他替我介绍了两位专攻萨珊考古的青年学者，谈了一会儿，还把有关材料复制给我。下午4时赴车站，乘车到伦敦，晚间Dr. Rose Kerr [柯玫瑰]来，偕我去Prof. W. Watson [华生教授]家参加酒会。有十几位他的青年学生，还有他的次子，他的夫人亦在家，大家在一起闲谈，华生说退休后仍从事著作，不久将赴泰国曼谷参加一国际会议，并且说英国这一行，也有点像中国，后继无人，现下自他这一辈已退休或将退休的以下，便是一些三十来岁的小伙计了。这些都是他的学生，所以约我与他们会面，一面冷餐，一面闲谈，至10时许始散。叫出租汽车，由他的学生二人陪我返旅馆，与柯玫瑰约明天再会面。

4月2日 星期二

今天是在英最后一天的活动。上午由柯玫瑰陪同，参观其博物馆雕刻部分，为教学需要，有许多是石膏复制着色，还有一部分展品放在一起，是近代假古董。后至他的办公室小坐。远东部主任J. V. Earle [厄尔]也出来会见。我送给他一本我的《中国汉代的玉器和丝绸》。搞丝织品的Verity Wilson [维里蒂·威尔逊]，昨晚在华生处谈过，也出来作陪。厄尔还拿出一件雕漆的盒子，人物、花纹很细，是最近由香港时义（去年逝世）家中出来的，闻售价约6万磅。由V & A [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出来，叫出租汽车到不列颠博物馆后门，以约好罗森夫人在该处等我。抵地后，到博物馆食堂用餐。午饭后，参观不列颠博物馆，现有些部分已重新陈列过，我只匆匆看了中国陶瓷、埃及和苏末尔至亚述古物、希腊罗马生活用品和波斯古物，并参观新布置的特展室。关于中国的花纹：龙纹及忍冬纹，罗森夫人曾写出专著。5时许始告辞，托之为购杂志的缺期，及请其向Prof. Bivar [比法教授]请教扬州两种文字的墓碑释文。罗森夫人送我到伦敦大学埃及学系，已3:30，由Prof. Smith [史密斯教授]引导我到Petrie [皮特里]博物馆，给我看陈列在那里的三件埃及古物。后来，我在这博物馆转了一圈，绝大部分都是以前见过的，可谓重温旧梦。傍晚盛余韵来，一起至附近的中国饭店“大三元”用餐。一面吃，一面谈。盛现在Riboud [里布夫人]处工作，明晨即赴剑桥李约瑟处查阅中国纺织史有关资料。据云还要去丹麦、瑞典，氏为加拿大籍，Toronto Museum [多伦多博物馆]已邀请其返国后在

该馆工作，对于在美的华裔学者中攻美术史及考古学者皆颇熟识，谓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明年将退休，由夏含夷接任，又谓方闻在曼谷搞中国美术史多年，学生在东部各大学已有执教者，自成一派势力云云。后来返旅馆，又继续在会客室谈至10时许，始告辞。我整理行装。

4月3日 星期三

上午柯玫瑰来，一起赴机场。先至维多利亚车站，有不列颠博物馆实验室的旧友（原件未记人名）在车站等候，三人一起乘火车至 Gatwick [盖特威克] 机场，与二人告别。飞机11时起飞，机中无事，阅 G. Clark [克拉克] 的 *Archaeology and Human Diversity* [《考古学与人类差异》]（pp. 1—20）。

4月4日 星期四

晨间抵香港（当地时间8:30，伦敦时间则应为夜半1:30），办转机手续，下午3时起飞，经天津稍停，7时继续飞行，20分钟即抵北京机场。所中张子明同志及家中素琴儿、炎儿父子来接。抵家已8时许，路途困累，9时许即睡。

4月5日 星期五

本来想上午赴所，结果睡到11时始起来。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杨道敏同志等四人来，送来《中国美术全集》中《工艺美术编陶瓷》分册顾问的聘书，想叫我写“总前言”，等得不耐烦，留下一字条便走了。我午饭后又睡午觉，起来时已近3时。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来，仲殊并送来他写好的《大百科》总条稿子。所中送来这一星期多的信件及文件、书刊，翻了一遍。

4月6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所事。又请张子明同志与外事局联系美国全国科学院事。赴大都饭店。今天人大小组会没有开会，自己看文件。我去秘书处取一部分文件，现下房间有空，我分配到127室。又与吴世昌同志住同一房间。午饭时，遇及卢声亮市长及上海市代表苏步青、王应睐等。午睡后，偕吴世昌同志一起返城。补记前几天的

日记。

4月7日 星期日

上午暄儿来，为修改床脚，与楷儿一起忙了半天，午后始去。阅香港出版的《百姓》第73期（1984年6月1日）中张荣的《看破红尘的吴世昌》等文章。又阅《书林漫录》第9册中关于唐文治、王国维等的文章。

4月8日 星期一

今天赴大都饭店，参加人大小组会。对于后天要表决的几个议案，加以讨论。有人提出关于小学教育的“义务”性质，在《宪法》中有明文规定，但今天小学生不仅要缴学费，学费还要加码，并且特别情况要多收特别学费，由机关代付，应加以改正。闻已有一提案。晚餐时与郭绍震同桌，他已由温一中校长退下，由其弟子继任。饭后返城，顺便至华都酒店访毛文奇医师，他约我谈下半年访香港事也。

4月9日 星期二

上午在家，审阅王仲殊所写的《大百科》考古学卷总条的第三、第四部分，我负责的第二部分尚未完稿，今天起续写。下午赴大都饭店，始知今天不开小组会，在苏步青同志处闲聊。他谈到前天星期日召集人大政协教育界人士，座谈教育体制改革，结果何东昌部长临时不来了，仅送来书面的改革方案说明。我昨天在郭绍震同志处已看到这两个文件。郭指出，教育方针在教学及科研之用，还有生产任务搞钱，及学校收钱代别的单位培养学生，都觉得别出心思，副作用对教育事业很是不利。晚饭后返家，为《考古学报》3期审阅英文提要（5篇），是莫润先同志交来的。

4月10日 星期三

上午在家，本想写点东西。薄树人同志来，接何丙郁来信，谈明年在澳洲开会事（第四次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他走后不久，河南浉池县有一代表团来京，要搞仰韶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说要在现场盖一博物馆，我告以此事与省方及文化部文物局谈去，我不想介入这种事，谈了

半个多小时，无结果。临走时，又要留下四瓶“仰韶酒”，我坚决不收，让他带回去。下午参加六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闭幕式，通过11件决议，都是一致赞成通过的，花了不到一个小时。散会后赴大都饭店，与吴世昌同志谈往事，他说到在燕京时与吴雷川校长的交往，说当年吴雷川当翰林等京官时，京中习俗，由于当时尚无照相，以脸型为别，分为四型：同、官、用、由。又谓吴雷川进城，要在世昌家吃饭，函嘱准备一只鸡、一斤黄酒。又说李四光在抗战期中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部聘教授聘书，附有表格，请其“仰即添就寄还”，他回信说，既承聘任，难道连我的性别、学历都不了解，“仰伏之事，素所不干”，将聘书及空白表格退回。当时在桂林的报上还刊登出李的复信，成为新闻。晚饭与吴世昌、张文裕同志同桌，皆燕京校友（张为1931、吴为1932）。张明天还要参加科技改革条例的座谈会，他说科技改革要视学科情况，不能一刀切。饭后吴景荣同志来，偕之访卢声亮市长及苏步青校长。然后送吴返校，我亦回家。补阅最近半个月的《人民日报》及《参考消息》。

4月11日 星期四

今天在家，写作《大百科》考古学卷总条。晚间，张长寿同志由威尼斯开会归来，送来这次威尼斯中国古代文明会议的文件。

4月12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有奥地利科学院代表团来访，互赠出版物。团长H. Vetters [ 费特斯 ]，乃奥国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所所长，以发掘Ephesos著名，为本国科学院院士，亦为德国考古所院士，参观标本室及C<sub>14</sub>实验室，至中午始告辞。因为昨天代表团乘飞机误点，昨晚的宴请改为今天中午，地点改为国务院东交民巷招待所（据云原为缅甸大使馆），由马洪院长为主人，有冯至、汝信、王仲殊、盛愉等，还有奥地利大使W. Wolte等一共两桌。我坐在Stein Kellwer的左边，他询问中国西藏文稿本情况颇详，2时余散席，因为他们下午还有活动（去北京图书馆）。我返家，补午睡，起来后，誊抄昨天所写的稿子。

4月13日 星期六

草写访英报告。

4月14日 星期日

写《大百科》考古学卷总条。

4月15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下午在家，续写《大百科》考古学卷总条。傍晚赴奥国大使馆，以大使Wilfgang为奥国科学院代表团访华设宴回请我院，有马洪、汝信、冯至及外事局副局长等参加，至8时许始散。

4月16日 星期二

今天在家，把《大百科》考古学卷总条“考古学史”部分写完。下午王仲殊同志偕徐苹芳、徐光冀二同志来，谈下月开《大百科》考古学卷编委会事。晚间收拾行装。

4月17日 星期三

晨间赴所，将所需要携带的书及来函带回家去，检点行囊。9时半出发，秀君陪行，王廷芳同志送至机场。11:30起飞，在上海暂停留一小时，办理出境手续，继续飞行，过国际时日线，仍算是17日。下午9时抵纽约，住在总领事馆。

4月18日 星期四

这次通过国际时间线，虽然在飞机上过了两夜，仍算是18日。早餐时，遇及原在文物出版社的王仿子（现任出版总会秘书长），率领18人考察团来美国考察三星期，已去过芝加哥等处，将赴旧金山，然后返国。今天他们参观联合国大厦，我留在家里，到接待处晤及杨汝玉及潘君，联络下午的车子。至文化处，晤及陈宗树，稍谈，知今日《美洲华侨日报》，已刊出我抵美的消息，乃马大恢，黄其孚于14日交去者。复制两份给我。中午遇及王仿子，与之告别。下午4时由纽约起飞，5时抵华府，Mrs. Tsuchitani [ 槌谷夫人 ] 来接。与任之恭教授通电话。饭后，在门口遇及大使馆杜尚炽秘书及文化参赞许家现，后者前年在西德曾遇及，去年10月调来美国，邀之至房间中闲谈。章文晋大使已于月初返国，新大使韩叙五一后才能上任。任之恭教授夫妇因误路，8:59始

到。任老颇健谈，乃周培源同班同学，现退休后即住在华府，约24日晚宴，谈至10时始别。

4月19日 星期五

晨间8时1刻，D. Sebright [西布赖特]来旅馆带我去弗里尔美术馆，由边门进去，以10时开馆也。由门房电话通知Dr. T. Chase [蔡斯博士]，他让他的助手（黑人女秘书）来外面，接到他的办公室。稍谈后，T. Lawton [罗覃]也过来。我谈到固原发现的鎏金六像银壶，他们都很兴奋。蔡斯博士带我去库房观波斯银器。蔡斯又偕助手Fell [费尔]一起坐车，到博物馆实验室参观，有华侨青年作有关透视分析的报告，听众二十余人，然后由主持实验室的主任带我们去参观各个实验室，有X射线实验室（为一功能的，屋顶及屋壁皆以铅隔缘），有电脑部分，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有联络。此外如化学、纺织等皆有实验室。参观毕，至附近一意大利餐馆用餐。返弗利尔美术馆参观所藏波斯标本。出来后返城，至蔡斯办公室，其助手Winter [温特]来谈。最近温特正从事中国颜料的研究，赠我抽印本，又将11日出版刊登有我在英国讲话摘要的英国刊物，复制一份给我。最后蔡斯送我返旅舍。晚餐前，西布赖特来，约定后天下午接我到美国全国科学院，参加Garden Party [花园聚会]。

4月20日 星期六

晨8:30与任之恭教授通电话，答应他夫妇10时来接我去游览。先至越南战事美国将士阵亡纪念物，乃中国耶鲁大学学生林英所设计，居然在1421件投标设计获选。纪念物在林肯纪念堂北边，长75米，由黑色花岗石组成，刻1957—1975年中间越战阵亡或失踪的人名58000人，分东、西区两扇，每扇各70石，以125度相接，共13行人名，另有一人名索引，厚得像美国电话簿，分别注明生卒年月，家庭所在州名、碑序列及第几行。家属可为之献花及小国旗。为1982年落成，前次来华府时所未见。有三位无名战士铜像，立于地面上，乃1984年底所竖立，旗杆铜座亦为此时所立。任老对此设计极为欣赏，赞不绝口。出来后，再乘车至国会图书馆，以星期六没有办公人员，仅阅览室开放，故没有去找中文部胡主任。我们至美术展览馆地下室用餐，无意中遇及熊存瑞的丈母



娘郭君，50年代初曾在清华工作过。餐后赴植物博物馆及自然历史博物馆，然后返旅舍。

4月21日 星期日

晨间接熊存瑞电话，等他来旅馆。与徐贤修通电话，约定纽约会面。熊存瑞来访我，说赴澳签证已在国内办好，但尚未寄到。

Canberra [堪培拉] 大学此项奖学金可用三年，还可赴香港及日本考察学习，至中午始去。下午赴NAS，办登记手续，登记费由美中交流会代付，闻每人75美元。槌谷夫人介绍我与Press [普雷斯] 院长、Rosenblith外事秘书，及Baker [贝克] 组长见面。至4时冷餐开始，由贝克介绍我与同组院士见面。晚间有音乐会，我没有去，在家写信给英国朋友。

4月22日 星期一

早点在美国全国科学院楼下餐厅，限于新选院士及其陪伴者。9时开始分组会议，我在51组（人类学组），应有42人，仅到11人，谈下届院士候选人及理事候选人名单。然后11时半，到另一会议室旁听理事会的讨论，分为5个学部，我所旁听的是第5学部，约20余人，由部主任R. D. Luce [卢斯] 主持，讨论理事名额各组分配。12时参加外事秘书Rosenblith的招待会，设2桌，约14人。饭后由Witkop [威特科普] 陪同赴弗里尔美术馆，由蔡斯陪同参观，遇及罗覃及傅申。晚间冷餐后举行典礼，由普雷斯院长主持，上半节为授奖仪式，有13人获奖，有的是二人共同获一奖。呼名后由各奖金委员会负责人介绍其贡献，本人去接受奖状。搞了一小时余。然后进入第二个节目，即去年当选的新院士在院士题名簿上签字，由普雷斯院长呼名，并介绍其贡献，然后被点名者上台在左首一桌子放着的签名簿签名，旁边站着内务秘书，外国院士签名时旁边站着的是外事秘书Rosenblith。我出来时，与Vogt [沃格特]（他明天返哈佛）及大使馆杜昌炽秘书等握手，新华社吴士嘉则已先回去写稿子了。散会时已10时余，有冷餐，我即偕槌谷夫人返旅舍，与之告别。

4月23日 星期二

上午院士会议，外国院士可以旁听，但无选举权。由普雷斯院长主持，院长报告酝酿新院士及理事选举情况，发表名单，无意见即通过。此次外国院士有我国遗传学家谈家桢（Morgan [ 摩尔根 ] 的学生）当选，然后为院长祝词，谈及工作情况。辞毕后，院士对于外事门中对苏联科学院的关系，尤其对于Sakharof [ 萨柯罗夫 ] 事件，纷纷提意见。后一节目为修改科学院的规划。午餐后，随Stewart [ 斯图尔特 ] 到自然博物馆，参观他最近取得的埃及人类化石标本，并参观博物馆陈列室。出来后参观Arts and Industries Building [ 艺术与工业大厦 ]，又至弗利尔美术馆，遇及温特。晚间普雷斯院长在National Building Museum [ 国家建筑博物馆 ] 的大厅开招待宴会，参加院士不及300人，但可携眷，故达550人以上。宴会后跳舞，我即返家。

4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的讨论会，以Washington Post [ 《华盛顿邮报》 ] 记者要来访问，我留在旅馆中，后临时取消约会。中午赴美国全国科学院，与Griffis [ 格里菲斯 ] 及Eggan [ 埃根 ] 一起用餐。午后，听Sanger [ 桑格 ] 的报告《原子物理在美术史及考古学研究上的应用》。出来后，遇及Rosenblith，与之稍谈，并向之告别，返旅舍。傍晚，大使馆来车，一起赴唐人街之利口福饭店，乃任之恭夫妇及此间清华同学会发起，共三桌，欢迎清华大学副校长解沛基率领的清华代表团与我，由此间校友会副会长杨振声（会长王颂明因病未来）主持，由他与任老前后致辞，然后由我与解副校长致答辞，到会者有张捷迁、李树书等。据云，华府清华同学有九十余人，一般只能到三四十人。我们相谈颇欢，至10时许始散。

4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由华府动身返纽约，中午抵纽约，即住在总领事馆。下午在家休息，看到《华侨日报》刊登消息。晚间与马大恢通电话，他知道我28日返国，不能参加校庆聚餐，他说7月左右要返国一次，届时再见。返舍，洗澡后即上床入睡。

4月26日 星期五

上午参观市容。下午至MMA [ 大都会博物馆 ]，遇及Freda Murck [ 姜斐德 ]，由她介绍P. U. Harper [ 哈珀 ]，先在陈列室参观Near East [ 近东 ] 的东西，尤其是萨珊部分，将银执壶特别由柜子中提出来到库房中仔细观察，并加讨论。至4时许，向哈珀告辞。出来后，归途经市立图书馆，曾进去参观其善本展览，有与发现新大陆有关的珍本书。返总领事馆，接马大恢来信，并附来18日《华侨日报》剪报，即写回信。

4月27日 星期六

上午清华同学黄中孚来，一起到机场，徐贤修由波士顿来，我几乎是对面不相识。中孚比43年前肥胖一些，有些像他哥哥“望孚”。即在机场餐厅闲谈话旧。贤修询问国内朋友情况，谓其第三子今年可能随美国全国科学院代表团返国。他自述61年由梅校长邀约赴台湾清华大学讲学3个月，后来梅校长去世后，由刘某继任，不称职，乃由徐去担任校长5年（1970—1975），后兼 [ 台湾 ] “国家科委”主任，最后专任科委主任。据云 [ 台湾 ] 由美国招回有Ph. D [ 哲学博士 ] 头衔的科学家约165名之多，科技计划要搞大型的：（1）四个工科合作（台大、清华、交大、成功大学）；（2）对于计划的审查工作，搞一个咨询委员会。美国科学家（包括华人血统）并不正式任命，先后约达500来人。当时严家淦继张群之后对他很信任，让他放手来做。由大型计划到做具体计划以前，至少费一年时间准备。他的科委抓科技，主张农业仍应为基础，台湾在实行“耕者有其田”（每人约2.5亩）。由政府发公债收买，然后注意：（1）种子选择；（2）遗传工程；（3）施肥；（4）灌溉。至于工业，要有整个计划，要有重点。重点要能自力配套，配件与整体并重，例如韩国搞录像机，现已年产40万台，值2亿美金，其特点是：（1）整体考虑，合于科学；（2）准备好基层（Bases），眼光向世界市场。据云，现下台湾交大偏重Technical [ 技术 ]，清华兼顾技术和Basic [ 基础 ]（中央研究院偏重理论）。试验要搞成功，要科学家和企业家合作。他的“国家科委”下面的研究所，大学以上的毕业生达4000人，注意四个方面：（1）能源；（2）材料；（3）化学；（4）机械（精密机械）、电子（这方面台湾交大搞得比较好）。现在以电子工业及精密机械为重点。机械又分三个方面：（1）机械本身；（2）机械控制；

(3) 电子控制 (Electric-Controlled)。又谓日本自朝鲜战争以来，其工业计划，一个时期搞一个重点：(1) 照相机、机械光学、电子；(2) 手表 (精密仪器)；(3) 汽车；(4) 电脑。最后谈到人寿命的增长：“百岁笑嘻嘻，九十不稀奇，八十多来兮，七十小弟弟，六十摇篮里。”时已近午，一起进餐。午后，徐返波士顿，准备参加校庆。我偕黄中孚返纽约市中心，与黄告别，即返总领事馆，结账后，出来买东西。晚间收拾行装。

4月28及29日 星期日及星期一

晨间由总领事馆赴肯尼迪机场，同机者四十余人。在机场遇及王铁崖同志，他赴西部访问。在候机室又遇及宦乡同志，同机返京。抵京已是夜间，算是29日夜间了，因为中途越过国际日期变更线。王廷芳同志与楷儿来接。

4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8时余起床，仍觉疲倦。上午在家，阅近几日报纸。下午所中送来这十来天积压的文件、来信和刊物。打电话给华罗庚、梅益、鲍正鹄同志。

## 5月

5月1日 星期三

今天五一节。安志敏同志来，他这次去意大利、西德，27日才返京，谈在国外情况。饭后至钱伯辛同志处，告以美国华府及纽约的情况。他亦收到陈光秦由港寄来的台湾《清华校友通讯》及第六级专号，又说去年集稿的第六级纪念册，下月可付印，6月可出版。

5月2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谈所事，由王仲殊同志处取回《大百科》考古学卷总条稿。旋至西郊外交学院宿舍，接王祥第、吴景

荣同志来自家午饭，并邀王则诚同志作陪。祥第这次来京参加毕业五十周年返校的校庆，27日来京即住在景荣家中。下午偕祥第、景荣去东郊团结湖，访髯翁，吴天五同志住在他家，不久将南返。四人一起又去访王载纮、温平同志。

5月3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中国建设》赵玲珠同志来约稿，让她找王仲殊同志去。至图书馆翻阅新到西文杂志。下午在家，写了两封信（叶健吾、向景云）。

5月4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旋至院部，晤及梅益同志，谈赴美情况。院中调整方案本月可出来。下午至席泽宗同志处，他最近由昆明返京，谈及有人向上级反映，对去年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中对李约瑟招待规格太低，表示不满，上级要中国科学院查处。又说7月间要偕同柯俊等共四人赴美，参加世界科学史国际会议。由席处出来，至王天木同志处，闲谈至6时始告辞返家。晚间华觉明同志来，谈为王天木出版论文集及编辑纪念论文集事。接叶健吾由上海来信：“报载吾兄荣膺美国科学院院士荣称，至深欣幸。兄老骥伏枥，钻研考古，孜孜不倦，对祖国文化及国际社会科学，迭有贡献，造福人类，实堪庆贺。现想已凯旋而来，安抵家门矣。”

5月5日 星期日

上午石兴邦同志来谈，他昨天由西安来京，要参加《大百科》考古学卷定稿工作，还要结束下川发掘报告的编撰工作。今天在家将《大百科》考古学卷总条我负责的前半，经王仲殊同志整理后，再加审阅定稿。

5月6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大百科》考古学卷总条前半交王仲殊同志，以便打印，并商谈下星期在西山开会《大百科》定稿会议事。旋赴院部外事局美大处，将这次赴美报销账目交财务科报销，至赵复三同志处谈院事，知院部领导班子已定，上报审批，谈院部今后工作方针。下午在家，阅

有关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材料，以便汇报。晚间与王祥第同志通电话，知其今天赴清华，明天约载纮至景荣处会晤，何时进城未定。

5月7日 星期二

在家写了几封信（周兰英、马大任、张光直、Rosenblith、槌谷夫人）。下午打字，以便发出。

5月8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同志商量后天开《大百科》预备会事。下午偕秀君赴明星电影院观立体电影美国片《枪手哈特》。

5月9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王祥第同志来所，偕往新楼叶小燕同志处，与之约好，请其父叶岳下午在家等候祥第。与祥第返家，午饭后稍息，即偕往东交民巷中国社科院宿舍访叶岳。我把祥第送到叶的宿舍后，即先行返家，顺便至理发馆理发。返家后即换装赴瑞典大使馆，大使举行招待会，庆祝中瑞建交三十五周年，并为瑞典卫生和社会事务大臣斯滕·安德松访华。5时在使馆庭院开始，由贝大使致辞，然后请安大臣讲话。这时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临时宣布退到室内继续举行。贝大使说，瑞典旧俗，结婚时遇雨，新夫妇一定获得幸福。乃由吴学谦部长代表中国政府致谢辞，接着安德松代表瑞典国王，授予经委副主任马仪以瑞典“北极星骑士勋章”，表彰他为中瑞友谊作出的贡献。马仪现任中瑞科技混合委员会中方主任。授勋后马仪致答谢辞，然后用点心，至6时半始散。

5月10日 星期五

今天为《大百科》考古学卷开了一天的会，参加有我所的王仲殊、安志敏、徐苹芳、徐光冀、张长寿、王世民同志，及大百科社刘加乾，胡人瑞二同志，讨论关于与政治有关的几个问题，决定处理办法。如“帝国主义分子”这一称号，如何避免不用。外国条目，尤其有关朝鲜的，如何避免与其观点相冲突等。下午下班返家后，至胡厚宣同志处闲谈，知谭其骧同志丧偶（前月5日左右）。晚间，孟凡人同志偕新疆的穆舜英、王明哲同志来谈。

5月1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谈所事，主要是所中人员提升职称事。顾铁符同志来，为黄石铜绿山古矿被炸事，旋约谢辰生同志来，他前天刚由沪返京。下午在家。

5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赴所，香港中文大学马临校长及刘增爵教授来访，邀请10月间赴香港中文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下午在家，修改访英报告，即作为定稿，又开始写访美报告。晚间，叶小燕陪其父叶岳来访。

5月1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日本陶瓷代表团由三上次男团长率领来所访问，并参观所中标本室，参观后他们邀我们一起去西苑饭店吃午饭。席间谈话中，三上次男询及外国人参加考古发掘事，答以依《文物保护法》，不能参加发掘。2时许散席返所。文物局吕济民局长，及谢辰生、庄敏同志来，谈洛阳、安阳及西安的保护区问题。他们走后，我将复毛文奇的信打印发出。晚间至吴景荣同志处，晤及王祥第同志，谈至8时许，告辞返家。

5月14日 星期二

上午偕胡厚宣、王振铎、苏秉琦同志赴西山华北军区招待所，开《大百科》考古学卷编委扩大会议。到后才知道，原在这里开会的单位，因为买不到车票，尚未腾出，大家坐在休息室中等候。下午开大会，由王仲殊同志主持，由我和张友渔、姜椿芳同志先后讲话，编辑室刘加乾同志汇报工作完成情况，致谢写作各专家及编委，并提出问题。石磊副总编辑接着讲话，强调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希望能完成任务。秘书徐苹芳宣布分组名单，到会共28人，分为4组。

5月15日 星期三

上午阅读文件。下午开小组会，先讨论考古学卷“总条”及《中国考古学简史》、《大事记》三条。我们第一组以老年人为主，由我作召集

人，参加者尚有苏秉琦、王振铎、张政烺、胡厚宣、林志纯、贾兰坡，除贾兰坡赴香港未返，林今天因事请假，其余都出席，各人对总条发表意见，总的来说都还是赞成的。细节如下限问题，定义是否放入“探求规律”，或除了“鉴别和整理资料”，有人提出意见。晚间在张政烺同志处闲聊，并将祥第送来的唐人写经请他鉴定一下。后来又请宿白同志鉴定，皆以为当为晚唐时写本，宿白以为从虫蛀痕迹来看，当为日本旧藏，传入中国，似非敦煌物。

5月16日 星期四

上午继续开小组会，今天增加张友渔、林志纯同志，讨论得颇热烈。“总条”大体肯定。下午讨论《中国考古学简史》及《大事记》。

5月17日 星期五

上午继续开小组会，讨论《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两个长条。张子明同志由城中来，有语言学代表团赴巴黎，所中托他们将《历史名城长安》英文稿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由我写信给常驻代表团秘书蔡锦涛同志，请其代为转交教科文有关官员。下午继续开会，讨论《商周考古》长条。张友渔老晨间进城开会，下午回来参加我们的小组会。晚间，卢兆荫同志携来我所写的《汉代玉器》条原稿及抄录副本，校阅一过，即退还给他。

5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继续开小组会，讨论《秦汉考古》长条。下午则讨论《三国南北朝考古》长条。晚间听取汇报，明天下午开大会即结束。张友渔老今天下午又进城去了，但明天可参加大会。晚间在王天木同志处，交给我他的“科技史论文集”目录，以便考古所联系出版，我便将此事交卢兆荫同志去办。

5月19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仍继续开会，以便今天结束，结果只有外国考古组还在开会，其它各组都不开了。张政烺同志带着几个学生步行远征法海寺，我在家对考古学卷框架作审查。又偕王仲殊、石磊同志至张友渔老



处，商量下午大会事，又谈及关于林志纯同志提出不要框架问题，最后商定改外国考古为国外考古；关于全部条目英译事，我们建议条目如为外国人名、地名，可以原文或拉丁化字母拼，不要用英文，更不要使用俄文。下午2时开会，由王仲殊同志主持，我与王仲殊、石磊同志及张老都讲了话，3时半即散会。所中来车，大家一起去法海寺参观明代正德年间的壁画，现在刚重新开放。返家已5时许。

5月20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将关于《古都长安》稿子的信发出。《大百科》胡人瑞同志来，对考古学卷框架作最后修改。经济所朱昭文同志来，送来托他带给我的坪井清足著作《历史考古学的研究》。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谈所事。院中正在改组中，各所的领导班子调整问题停顿下来了。下午在家。

5月2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有瑞典Emea [ 厄默奥 ] 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北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Broadbent [ 布罗德本特 ] 来所，由安志敏同志接待。我去鲍正鹄同志家中，闲谈院部近况。下午王祥第同志来，托我代购赴合肥车票，闲谈往事，不觉日落，留之晚餐，饭后送他上公共汽车。

5月22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至新楼会议室，由院部吴介民同志主持，向各所领导人传达中央文件及工资改革方案。下午在家，修改《大百科》考古学卷总条，作为定稿。傍晚赴台基厂松鹤楼，院部赵复三同志宴请何炳棣教授，由我和胡厚宣、张政烺同志作陪，孙毓棠同志以哮喘病未能参加。谈至8时许始散。

5月23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原有院部召开的整党总结会议，由梅益同志作总结，我请假未去，和王仲殊同志商酌《大百科》考古学卷总条的修改稿，加以定稿。又至安志敏同志处，将黄其煦同志所译Daniel [ 丹尼尔 ] 《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中的《考古学史大事年表》退还给他，因为错误过多，

已约莫润先同志重译。又约周本雄同志添写Archaeobotany [ 考古植物学 ] 为中条，不超过2000字。10时半偕王仲殊同志赴西德大使馆，参加其国庆招待会，遇及金维诺、于坚、张芝联等同志，12时始散回家。下午在家，校阅《中国文明的起源》校样。晚间，陈公柔同志送来校样的下半部，他已经校过一遍，这次我有暇，故再自己亲校一遍。

5月24日 星期五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商谈所事，王廷芳同志传达昨天会议情况。下午在家，将《中国文明的起源》第一章校改完，晚间交给陈公柔同志。

5月2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参加瑞典考古学家布罗德本特的讲演，在所中会议室，由安志敏同志主持，院部派来的一位女翻译，专业知识太差，但有幻灯为助，听众帮忙，勉强过去。会后解答问题，又至会客室小坐，即告辞。下午在家，继续校改《中国文明的起源》第二章的校样。

5月26日 星期日

上午在家，将《中国文明的起源》校样校毕。下午至黄宗甄同志处，谈王振铎论文集事，托他与科学出版社第四编辑室负责人商量。又谈这次在美国与徐贤修晤谈的经过。出来后至吴景荣同志处，接王祥第同志赴车站上车南下。

5月27日 星期一

晨间陈公柔同志来，取去校样的最后部分。我赴所，偕安志敏同志赴历史博物馆参观《镇江文物精华》展览。孔祥星同志在门口等候，并陪同参观。展品分古物和字画两部分。古物大部分为发掘品，惜一部分尚未公开发表。江南型青铜器、早期瓷器（三国、两晋、南朝），颇多精品。还有1984年刘宋元嘉十六年（439）波斯萨珊式圆饼纹玻璃杯，更为罕见。甘露寺塔基出土唐李德裕题记的舍利函及金银棺，南宋周瑀墓出土丝织衣服，丁卯桥出土唐代窖藏银器（包括酒筹），皆为已见过发表的照相而未睹原物者。至11时许始告辞出来。遇及李学勤、史树

青、顾铁符、陈乔等同志。

5月28日 星期二

上午瑞典外宾布罗德本特来所作讲演，关于瑞典的史前考古。有幻灯为助，仍由安志敏主持，我也参加，讲演后提问题讨论。下午在家，阅宾福德的书。

5月29日 星期三

上午古脊椎所接待的宾福德夫妇来所访问，他是美国“新考古学”的领袖，但60年代以后，实际上是作Ethnoarchaeology [ 民族考古学 ] 的工作，利用民族志材料，以阐明旧石器考古学的问题，思想极为敏锐，对许多问题都有新看法。他也承认60年代以后，他的门徒所提倡的考古学，走了偏向的道路，表示他与这种“新考古学”无关。至于他原来的主张，强调方法论，强调理论，仍是未变。但承认自己和他们一派仍没有得出社会或文化发展的新规律。对于周口店地点，无目的地重新发掘，表示不同意，以为整理已获得的材料，提出问题，依照问题论定发掘计划，再加发掘，否则还是不掘而保存不动为佳。又谓Core [ 石核 ] 与 Flake [ 石片 ]，或Microlith [ 细石器 ] 与Macrolith [ 大石器 ] 的区别，并无意义。遗址中发现虽多少不同，那是遗址性质问题，实则这一群人（或文化）二种石器工业都有，甚至于同一作业便产生石片和石核。参观标本室。我们送他以英文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新发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版）。下午，镇江市委副书记沙荣盛、文化局长胥明章、镇江博物馆馆长陆九皋来所访问。阅读Binford: *In Pursuit of Past* [ 宾福德：《对过去追踪》 ] （1983）一书。

5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审阅二篇关于玉器的稿子，退还给编辑部，皆不能用。下午在家，阅宾福德《对过去追踪》一书。

5月31日 星期五

今天在家，以整天的功夫，阅毕宾福德的书（pp. 1—242）。这书是作者1980—1981年在英国及北欧讲演的记录，经整理后出版，已是

氏改变理论，专力民族考古学工作后的产品，文字亦比较易读。

## 6月

6月1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为《大百科》审阅十来篇现代考古学家传略，为之稍作修改。下午在家，写了几封信（黄中孚、赵玲珠）。又至席泽宗同志处，将中研院院士录借给他参考，他准备写《叶企孙先生传略》。

6月2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为正楷儿的岳母在京住两星期后，大后天离京返西安，请她午餐，还照了几张照片。写信给张光直教授及同乡马大任。

6月3日 星期一

上午赴所，旋偕王廷芳同志赴北京医院，为钱俊瑞顾问遗体告别。下午在家，审查王世民同志所写《大百科》的郭沫若、王国维传略。傍晚赴建外的多芳斋，为宴请日本坪井清足所率的日本考古代表团。除所中有王仲殊、王廷芳、安志敏、徐苹芳、张子明参加外，还有吕济民、王刚及翻译吕文忠，8时许始散。

6月4日 星期二

上午日本考古代表团来所，由我与王仲殊、王廷芳等同志在会议室接待，所中有十余人参加，圈坐会谈。然后参观标本室、实验室、修复古物室及图书室。至11时始告辞。下午由徐苹芳同志陪同代表团参观历史博物馆。我在家，阅有关曾侯乙墓编钟的文章，为明天伊朗外宾访所询问此批编钟的声学意义也。晚间所中放映考古电影，我没有去，在家誊抄访美汇报。收到美国Eastern [ 东方 ] 航空公司退还机票差额160.20美金支票，交张子明同志转交院部。

6月5日 星期三

上午伊朗外宾阿里·萨哈瓦特（Ali Scknavat）教授夫妇来访，氏原为伊朗旧国王时代军事科学院负责人，霍梅尼上台后流亡我国，因与焦若愚大使相熟，故在我国定居，并在北师大任低能核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教授，最近去武汉参观，对于曾侯乙墓出土金丝线弹簧形物有兴趣，以为可能与音乐的声学有关，建议加以研究。谓我国博物馆一切皆好，唯对于外国专家参观时不配备内行者作解说，一般说明员不能解答问题。又谈到新疆吐鲁番古墓中尸体保存良好，是否与其衬席及尸床土中有放射性物质有关。余告以此当为地方气候干燥而炎热有关。至于放射性物质，即使有之，为量不多，恐不能起作用。谈一小时余。下午教育部高教司田珏等三人来谈，为北大申请金牛山发现猿人化石请奖事也。这事我曾与黄辛白同志谈过，我认为这项发现很重要，但化石地点及发掘工作皆为外单位所作，似乎最好不要给奖，以免增加矛盾。晚间，仍修改访美汇报第二段“几点意见”。

## 6月6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将访美汇报写毕。下午在家，誊抄完毕。王仲殊同志来一起赴车站，乘5时10分车赴洛阳。这是外加的软卧车厢，只有我们三人（王仲殊、杨育彬和我），预备在洛阳脱钩留下，以便运载外宾由洛阳返北京。车中无事，与王仲殊同志等聊天。

## 6月7日 星期五

晨7时许抵洛阳车站。王廷芳、许景元同志，及市园林文化局方局长、蒋若是同志来接。下榻友谊宾馆旧楼，乃解放初期建筑以招待苏联专家的大楼。早餐后，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等偕往龙门。伊水上游已筑成一条汎水桥，车辆可以不再经过龙门西山主要洞窟前面，但是如果发大水，桥被冲坏，则对佛洞的威胁很大。我们没有过桥，在东山参观万佛窟，然后赴白园，即白居易墓所在地，现作为旅游点。白墓有康熙四十一年墓碑，上嵌黄苗子所写的“兼善”二字。又筑一小亭及白的祠堂，中塑白的像。下山至关林，关羽墓仍旧，但主殿两侧厢房，现作为石刻室及碑林，返旅舍。中午市府设宴招待，武振国市长为主人。下午应地方当局之邀，参加座谈会，对洛阳古墓博物馆的设计图样，进行审查。闻将建在北邙山吕祖庙附近，地下室布置古墓（汉代砖墓，有的有

壁画，包括王城公园的二座，亦将移来）。据云旅游局出40万。座谈会由郑书庭副市长主持，李工程师作说明，大家发表了些意见。晚间，坪井清足等来洛阳，住在友谊宾馆新楼，王仲殊、王廷芳同志去访问，我没有去，阅Willey and Sabloff, *A History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 威利、萨布洛夫：《美洲考古学史》 ]。晚间为洛阳古墓博物馆题字。市委书记王德忱，副书记王永生、宗树铮，市长武振国，副市长郑书庭、窦祖皖等来访。王书记还问庄敏对于龙门新桥，看到后有何感想。

6月8日 星期六

上午偕王仲殊、王廷芳同志赴偃师尸沟乡商城工地，庄敏、杨育彬同志亦偕行。经汉魏故城永宁寺塔基时，视察遗址，拟设法圈地保护。至偃师商城，由赵芝荃、刘忠伏同志陪同参观，后至工作队驻地。现已收购十余亩土地，新建楼房，作为食宿及工作地点。参观标本。少顷，坪井清足率领的日本考古代表团（由徐苹芳陪同，吕文忠为翻译）五人前来，先在室内，由王仲殊、赵芝荃同志介绍发掘情况，并上楼参观标本，后至屋顶俯视发掘工地。下楼后，大家一起去工地参观。然后至偃师城内招待所午餐，由县长为客人，郑书庭副市长亦来参加，共三桌。午饭后，坪井等赴二里头及太学灵台遗址参观，我与二王在招待所休息，然后赴县政府开座谈会，他们提出要在商城旁边盖一博物馆，由旅游局出资20万，市、县各出资10万。旅游局提出要有自己的特点，想采用二里头1号宫殿的复原结构，我以为博物馆陈列室，还以适应博物馆的需要为主，不要盖仿古的假古董，花钱多而不适用。他们还想建立“商城保管所”，我亦不赞成。散会后，我与郑书庭副市长、二王一起至灵台遗址，这里也需要圈地保护。我还登上山顶眺望。然后我与二王返宾馆，他们去龙门，座谈龙门石窟及佛像加固的保护方案。晚间徐苹芳、冯承泽同志来谈工作站事。8时半，我与王仲殊同志至宾馆新楼访坪井清足及田中琢，坐谈约半小时。

6月9日 星期日

上午我与王仲殊、王廷芳同志赴周公庙工作站，许景元夫妇、段鹏琦、陈久恒等同志皆在，看陈列室及仓库，又至隔壁市文物队工厂（仿制三彩），以今天星期日，工人休息。中午返宾馆，午后去理发。晚餐

后6时余即离宾馆赴车站。郑书庭副市长、方副局长、蒋若是同志送我们上车，杨鸿勋、白荣金、王振江等同志同车返京。

6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8时抵京，返家。旋赴所，以星期六学位委员会来电话，返京后即回电话，后知道乃关于名誉博士名单事，已接到我的书面意见。下午在家，访王世襄同志，以其送来其母金章的《汉梁知桑集》一书。但王不在家，家中无人，只得空手而返。晚间发现尻部不舒服，又有咳嗽。

6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赴所，日本留学生（现在茨城大学任副教授）鹤间和幸来访，由杨泓同志陪同参观标本室，我与王仲殊同志接见他，谈了一会儿。他的专业是汉代历史，曾对东汉豪族、关中河渠水利、汉陵与陵邑，作过研究。中午赴宦乡同志处。下午在家，因为在火车上夜间开电风扇，感冒咳嗽，右侧尻部与大腿相连处发痛，可能是发炎。阅《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中“哲学与科学”栏介绍战后关于这一方面的英文著作。又翻阅《中国史研究动态》今年第4期和第5期。

6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所事，所中领导班子的调整问题，已由院部来文确定，我仍为名誉所长，王仲殊同志任所长，其余由所长“组阁”，党组书记任命王仲殊担任。又关于将所中食堂出租为对外食堂，行政方面以为现下食堂情况无法改革，只有这一出路，所得租金可作为伙食津贴，我与仲殊都不同意。最后说暂不考虑，过一段时间再说。写信给李汝宽和石兴邦。下午赴院部，与梅益同志谈所事。晚间至吴世昌同志处闲谈，知道他连日参加人大常委会议，要到17日才开完。

6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与王仲殊、王廷芳二同志谈所事，知道照相室于上星期六下班后没有关上烤箱电闸，几乎要闹出火灾。与赵铨商量，决定辞退

负责的临时工，加强暗室锁钥的管理。向仲殊转达昨天梅益同志的意见，决定打报告给院部，所党组书记由仲殊改为廷芳。审阅王世民同志所写《大百科》考古学卷的《中国考古学简史》长条，提了几条意见，但现下只能作小改，交与王仲殊同志定稿。下午在家，写回信给意大利 ISMEO [ 近东远东研究所 ] 所长 Gnoli，及 TWA [ 第三世界科学院 ] 的秘书长 Hassan [ 哈桑 ]；又写回信给英国博物院的罗森夫人，谈扬州出土的两体文字墓碑，据云，Dr. Bivas 答应帮助，这是继泉州那一件两体文字碑（见《考古》1981年第1期）之后，又一次发现以 Syrian [ 叙利亚文 ] 字母写 Turkic [ 突厥 ] 语的铭刻。

6月14日 星期五

晨间广播，华罗庚同志以心脏病猝发，死于日本。今天各报都在第1版刊登新华社的6月13日东京电：“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学部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著名数学家华罗庚，6月12日在日本东京因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于当晚不幸逝世，终年74岁。”又说：“华罗庚发病时正在东京大学为日本数学会作学术报告。华罗庚是应日本亚洲交流协会邀请，为增进中日友好和学术交流，考察数学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而访日的。”华罗公数学天才，但热衷于名，鞠躬尽瘁，苦于奔波之劳。他的兼职头衔极多，这次讣告上只有“数学家”是他的本行职务，其他都是社会活动所得的政治待遇。他的心脏病曾发过几次，这次最终仍以此死于异国，悲夫！（3月13日下午面谈，3月19日通电话，4月20日通电话。）将致石兴邦同志的信添入“出国讲学要注意，不要被人利用作牵线的掮客”一段。文物局谢辰生同志来，约我赴湖北黄石市召开的铜绿山铜矿会议，我以原定发掘后保护的一处已被炸掉，则不必我去了，另派王廷芳、杜玉生二同志去。接到黄石市博物馆王富国来信，反映这次事故的原因，我即写一复信。下午在家，写回信给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哈桑秘书长，连同给罗森夫人的信，一起打字。傍晚至胡厚宣同志处，将重庆机械厂一名青年关于甲骨文的文章交给他，他将于后天赴长沙参加杨树达纪念会。晚饭后，遇到王则诚同志，一面散步，一面谈。

6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赴所，将王世民同志所写的《中国考古学简史》长条的后半段审阅后交还给他。连同他所写的“李济小传”（为《国际史学名人辞典》所写），退还给他，抓不到要点，亦无法修改。下午将莫润先同志所拟的《大百科》考古学卷需要英译的条目列表，加以删节；又为《世界考古学大事年表》的最近几年（1980年止）据《英国大百科全书年鉴》历年“考古学”条，加以摘取。久不阅《年鉴》，先读近十年的各年“考古学”条，同时写摘记。

6月16日 星期日

将《世界考古学大事年表》的1973—1979年大事增入，然后审阅莫润先同志的译稿（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一书的附表），错处不少，校阅一半。内侄女婿朱棣偕其长女来，留之晚饭。其女婿进入深圳搞歌唱，学了香港调，中央广播电台约他来京录音。

6月17日 星期一

上午坪井清足来所讲演，谈《日本的考古学》，由王仲殊同志主持，听众约……

[编者注：日记至此戛然而止。当天下午5时左右，夏鼐正在家中审阅《世界考古学大事年表》译稿时，突感身体不适，驱车北京医院诊治，住院后不久即昏迷不醒。由于他的脑溢血病情严重，经多方抢救无效，延至6月19日下午4时30分，他的心脏停止跳动，终年76岁。夏鼐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孜孜不倦地奋斗终生，直到最后一息。]

[1]编者注：原件失载逝者姓名。

[2]编者注：原件失载副院长姓名。

[3]编者注：后决定增加于省吾、张政烺、胡厚宣、石兴邦。



生平事迹年表·交往人物  
索引·主要亲属一定

卷十

# 夏 鼐 日 記

顧廷龍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夏鼎日記

顧廷龍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夏鼐日记 / 夏鼐著 .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9

ISBN 978-7-5617-7173-0

I . 夏... II . 夏... III . 夏鼐 ( 1910 ~ 1985 ) — 日记 IV .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09 ) 第157186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夏鼐日记

著 者 夏 鼐

特约策划 陈丽菲

责任编辑 陈丽菲 陈庆生

审读编辑 徐 艺 施隽南 金程虹 唐佳洁 许孟君 陈思维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赖芳斌 徐 真 王 卫 邱红穗 王丽平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 ( 邮购 ) 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印 刷 者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插 页 48

印 张 279.75

字 数 4383千字

版 次 2011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173-0/K·313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联系)

# 目录

[生平事迹年表](#)

[交往人物索引](#)

[一、中文人名](#)

[二、西文人名](#)

[三、俄文人名](#)

[主要亲属一览](#)

[编校后记](#)

[返回总目录](#)

# 生平事迹年表(1)

1910年 1岁

2.7（阴历己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戌时） 生于温州城内厝库司前老屋。

1914年 5岁

本年 始上家塾读书。

1919年 10岁

本年 入温州瓦市殿巷模范小学，插班入秋季二年级。

1920年 11岁

本年春 考入温州十师附小，读春季三年级。

1921年 12岁

本年 仍在温州十师附小读春季四年级，每试辄冠其曹，被推为级长。

1922年 13岁

本年或翌年 任高小一年级儿童自治会图书馆主任，初喜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童话及《儿童世界》。后阅文学研究会之新小说及《小说月报》，开始对新文学发生兴趣。

1924年 15岁

本年秋 小学尚缺半年，跳级考入温州十中（今温州中学）初中部。当时投考者八九百人，录取百人，名列第二。周予同曾来校教国文。

## 1925年 16岁

本年夏 “五卅惨案”发生，以级代表身份出发街头讲演。

## 1926年 17岁

本年秋 任温州十中初中部学生会会长。暑假中，代表十中初中部，为温州学生联合会暑期驻会人员。

## 1927年 18岁

本年夏 温州十中初中部毕业后，考入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其间，曾前往大学部旁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张东荪的“西洋哲学”、吴梅的“中国戏曲史”等课程，以及鲁迅的讲演。

12.21 与夫人李秀君在温州结婚（阴历十一月二十八日）。

## 1928年 19岁

本年秋 仍在光华附中读书，上下两学期，成绩皆为全年级第一名。高中英文翻译竞赛及国文作文竞赛，均获全校第二名，得有银质奖章。

本年冬 光华附中学生会拟出版周刊（定名《旭刊》），为编辑部编辑主任之一及文艺组负责职员。

## 1929年 20岁

11.17 女素琴在温州出生。

## 1930年 21岁



本年春 任光华附中学生会编辑部长。在《光华大学附中周刊》第1期发表《吕思勉〈饮食进化之序〉的商榷》一文。

本年夏 由光华附中高中毕业，成绩优良，可免试升入光华大学本科。其间，在上海投考燕京大学，赴南京投考中央大学，均获录取。

9.10 抵北平，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选修功课有：钱穆的“国文”、萧公权的“政治学”、张尔田的“史学”、任宗济的“经济学”等。

## 1931年 22岁

上半年 阅读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马克思《费尔巴哈论》、《哲学的贫困》及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9.7 转学至清华大学，改入历史学系。选修功课有：吴其昌的“中国通史”，孔繁霁的“西洋通史”，钱穆的“战国秦汉史”，史禄国的“人类学”，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研究”，以及“法文”等。

9.21 为抗议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清华大学举行全体学生大会，议决若干反日提案。

9.22 听取蒋廷黻讲演“日本此次出兵之经过及背景”。

9.24 清华大学停课，参加同学去四郊宣传日寇暴行活动，至北郊沙河镇和昌平县城。

下半年 阅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初次参观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和历史博物馆。

## 1932年 23岁

3.24 在燕京大学听章太炎讲演“今日最切要之学术”。

6.15 暑假返乡途经上海时，前往闸北、江湾，凭吊“一·二八”十九

路军抗击日本侵略军战场。

秋季 选修功课：雷海宗的“史学方法”和“中国上古史”，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刘崇铉的“西洋十九世纪史”，以及“法文”、“日文”等。

11.24 因投稿《清华周刊》，与吴晗初次会面。

12.14 听取傅斯年关于古代东三省的讲演。

## 1933年 24岁

2.10 在燕京大学听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关于西方画家在中国的讲演。24日在清华大学听伯希和关于新疆考古收获的讲演。

2.22 应吴晗之邀，担任《清华周刊》的文史栏主任。

4.2 长子正暄在温州出生。

秋季 选修功课：陈寅恪的“晋南北朝隋史”、张星烺的“宋辽金元史”、噶邦福的“希腊史”、赵万里的“版本目录学”等。

9.27 选定毕业论文题目《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导师为蒋廷黻。

## 1934年 25岁

5.20 与吴晗、梁方仲、朱庆永等共同发起成立清华大学史学研究会。

5.31 完成毕业论文，得到导师蒋廷黻的赞许。

6.22 由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毕业。

8.21 以考试成绩之冠（总平均83分余），录取清华研究院近代史门。

10.2 以考试成绩总平均78分，录取公费留美考古学门。

10.3 开始阅读考古学书籍（第一部是李济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

10.23 清华大学确定傅斯年、李济为其指导教师。

10.30 偕吴晗谒见傅斯年。

11.30 第一次赴周口店遗址参观，与裴文中、贾兰坡相识。

## 1935年 26岁

1.4 抵南京，至历史语言研究所晋见李济。在所中广泛阅读中外文考古书刊，为时二月有余。

3.12 抵河南安阳，参加梁思永领导的殷墟发掘团进行考古实习，在侯家庄西北岗殷代王陵区东部，先后发掘几座小墓和车马坑（～6.2）。其间，与石璋如、刘照林、胡厚宣、高去寻等相识。又遇及傅斯年陪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前来参观。

6～7月 断续阅读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西周部分。

8.7 离开上海，乘意大利邮船赴英国。途经香港、新加坡、科伦坡、孟买、苏伊士运河、威尼斯，然后乘火车，于9月2日抵巴黎，3日到达伦敦。

9.12 第一次赴不列颠博物馆参观。

9.19 前往伦敦大学学院联系入学事。

10月 在伦敦大学科特奥德研究所注册。从叶兹学习“中国考古与艺术史”，又选修“岩石与矿物学”、“普通测量学”等课程。

11.6 继续阅读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东周部分（～28）。

12.2 参观为庆祝英皇加冕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时，偶遇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对中国送展若干商周青铜器的年代和真伪有所讨论。

## 1936年 27岁

上半年 选修课程：“中国青铜器”、“青铜铸造”、“田野考古的目的和方法”、“考古遗存的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考古绘图”、“博物馆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岩石与矿物学”、“普通测量学”等。

1.6 听取伯希和关于安阳殷陵发掘的讲演。

4.11 致函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陈请延长留学期限一年，转学埃及考古学系，以应日后返国从事有史以后考古学之需。

5.15 在惠勒率领下，前往斯通亨奇环状列石等古代遗址参观（~17）。

7.25 在惠勒率领下，前往多切斯特附近的梅登堡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其间，曾参观遗址附近的哈代故居（~9.5）。

9.21 晋见伦敦大学学院埃及考古学系主任格兰维尔，并开始从伽丁纳尔学习古埃及象形文字。

10.19 开始学习德文。

## 1937年 28岁

上半年 选修课程：埃及历史、埃及考古学、埃及文语法和课文、人类学、德文等。

1.21 李济至英国访问期间，陪同至各处活动。在伦敦大学科特奥德艺术研究所、皇家亚洲学会讲演。参观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大学学院博物馆。先后会见吴雷、惠勒、塞利格曼、格兰威尔等著名学者（~4.7）。

4.20 收到清华大学准予延长留学期限一年、并去埃及实习的正式通知。

4.25 前往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镇，瞻仰莎士比亚故居。

6.11 对照皮特里的《圆柱形印章与圣甲虫形宝石》一书，将伦敦大学学院所藏古代埃及圣甲虫宝石，仔细观看一过（又19、22、23）。

6.28 开始阅读埃及考古学重要典籍——布雷斯特德的《埃及的古代史料》（~8.20。全书4册1571页）。

9.1 应中法教育会的约请，参加中国留欧学生赴巴黎旅游活动，前往凡尔赛宫、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吉梅博物馆、赛努齐博物馆等处参观（~14）。

10.17 前往海格特公墓，瞻仰卡尔·马克思墓。

下半年 选修课程：近东上古史、埃及宗教史、埃及考古学、埃及文（新埃及文铭文）、德文等。

11.5 撰写《一个古埃及短语在汉语中的对应例子》一文，得到伽丁纳尔的好评，嘱其将该短文送《埃及考古学杂志》发表。

11.11 在皇家中亚学会，听取斯坦因关于波斯考古的讲演。

12.18 参加英国派遣的埃及考察团，前往埃及进行田野考古实习。途经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都灵、威尼斯、布林迪斯、罗得岛，28日抵埃及的亚历山大和开罗。29日到达卢克索附近艾尔曼特遗址的工作站。

**1938年 29岁**

1.2 参观艾尔曼特地区的托勒密神庙遗址发掘。

1.4 参加艾尔曼特地区的撒哈拉遗址发掘，主要在33地点工作（~2.2）。

2.3 至尼罗河西岸的帝王谷，详细参观图坦卡蒙、拉美西斯二世等古埃及帝王墓等，以及戴尔巴哈里神庙。又至王后谷，参观尼弗斐尔泰悌王后（亚美西斯二世之后）等人墓。

2.4 至卡纳克，参观库苏、阿蒙、拉美西斯三世、孟图、图特摩斯

三世等神庙。

2.5 赴伊德富神庙参观。

2.6 赴尼罗河西岸。

2.7 参观阿斯旺的古王国数墓、中王国二墓，以及南、北采石场（~8）。

2.9 赴阿拜多斯，参观塞提一世庙、拉美西斯二世庙。

2.12起 花费九天时间，详细参观开罗博物馆陈列的众多古埃及文物。

2.16 参观吉萨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以及其他金字塔（~18）。

2.21 赴萨卡拉英国考察团驻地，参观那里的古埃及陵墓。

3.2 由开罗抵达巴勒斯坦加沙，参加杜韦尔遗址的考古发掘（~4.3）。

4.4 在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参观（~8）。

4.11 在那不勒斯停留，详细参观庞培、赫尔库兰尼姆两处遗址（~18）。

4.19 在罗马停留，参观诸多古罗马时代遗址（~20）。

4.23 经过四个多月的旅行，返回伦敦。

5.1 在格兰维尔的指导下，确定进行古埃及串珠的研究计划，开始作皮特里收藏串珠的目录卡片，并广泛阅读有关埃及考古学论著。

9.27 在伦敦大学博物馆参与稀有埃及古物装箱疏散活动，以应付欧战之将临（~29）。

12.5 串珠编目至600号，开始作《古代埃及串珠集成》。

12.31 “本年第一季以参加发掘，漫游近东，无暇阅书”，“以后又

以在校中整理古物，从事于串珠之编目”，一年阅过80部书19534页（小说及杂志中论文不算在内）。

## 1939年 30岁

1.1 将《古代埃及串珠集成》作完。计划当年多阅埃及考古报告。

1.22 本星期，又开始学习德文。

4.9 前往牛津小住，其中三天赴阿什莫兰博物馆，参观该馆收藏的古埃及串珠，以及克里特岛古物（~13）。

7.6 学校放暑假，获得玛格雷特·默里奖金和道格拉斯·默里奖学金。

8.18 应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迈尔斯的约请，协助审定前数年在埃及阿尔曼特遗址所得串珠的年代。

8.25 再次参与伦敦大学博物馆古物装箱，并将其搬运至地下室储藏（又26，9.1~4）。

9.13 着手撰写学位论文《古代埃及的串珠》。

10.21 根据导师格兰维尔的安排，离开英国，前往埃及工作。经巴黎、马赛，于30日抵亚历山大和开罗。

10.31 持格兰维尔的介绍信赴开罗博物馆，开始检视该馆收藏的古代埃及串珠，阅读有关的埃及考古学论著，撰写自己的学位论文。

11.29 将学位论文第一章“绪论”的第一节“串珠及其考古研究价值”写完。赴开罗博物馆摘记陈列的串珠时发现，不注明时代者几占一半，书明年代者亦多由出土地而定，不可靠者甚多。

## 1940年 31岁

1.15 将学位论文第一章“绪论”写完（46页），历时两个多月。

1.21 随开罗大学考古系师生，赴埃尔穆波利斯参观发掘（～23）。

2.28 应阿尔曼特考察团主持人迈尔斯之约，协助鉴定该地撒哈拉诸遗址出土串珠的年代，并写出书面报告（～3.11。5.18获知，该鉴定报告将被收入《阿尔曼特II诸墓地》第2卷）。

4.5 撰写《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一文，拟交《埃及古物研究年报》发表（～9）。

5.9 致信埃及考古学泰斗皮特里，请教古代埃及串珠的若干问题（6.15收到复信，随即将自己论文的一部分寄请指教）。

6.30 将学位论文第二章写完。

7.4 将学位论文第二章寄请皮特里指教。

8.13 将1700多张古代埃及串珠登记卡片，区分为9期，编成时代索引。

8.30 连日整理学位论文中的“串珠图谱”，根据登记卡片，依其制作材料分为7类。

9.4 赴福斯塔特参观开罗旧古城巴格哈特发掘工地，出土的瓷片中既有中国的钧窑、影青等宋瓷，又有当地仿制品。随手拾取多块。

9.15 将学位论文第三章寄请皮特里指教。

10.8 将古代埃及串珠图谱整理完毕，计十八叶。拟再参考出版物，增加皮特里收集品未有的新类型。

12.6 由开罗启程回国，先乘火车赴巴勒斯坦。

12.8 在耶路撒冷停留，曾特地拜见皮特里爵士，当面求教（～9）。

12.10 在巴格达停留，赴巴比伦遗址参观（～16）。



12.17 乘船经巴士拉、卡拉奇、孟买，抵达加尔各答（~29）。

## 1941年 32岁

1.7 由加尔各答乘船至仰光（~10）。

1.13 由仰光乘汽车，经曼德拉、腊戍，返回阔别五年半的祖国。  
24日抵达云南边境的畹町。

1.26 由畹町乘汽车，经龙陵、保山、永平、下关、祥云、楚雄，  
抵达昆明（~2.3）。

2.4 与郑天挺、向达、雷海宗、姚从吾、吴晗等师友先后会面（~7）。

2.9 与徐旭生、苏秉琦会面相识。

2.21 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讲演《考古学方法论》。

2.28 由昆明乘汽车，经曲靖、盘县、永宁、安顺、贵阳、遵义、  
桐梓、綦江。3月10日抵重庆，即晋见傅斯年、李济。

3.15 由重庆乘船，经江津、泸州、江安、南溪，于19日抵达李庄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报到。与梁思永、郭宝钧、马长寿、王振铎等会面。

3.20 至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会见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

3.25 梁思永对其学位论文《古代埃及的串珠》稿提出意见。

3.27 开始继续整理写作学位论文。

4.10 开始阅读《华阳国志》、《四川郡县志》等地方历史文献，  
以及早年外国学者的西南地区考察报告。

5.26 遵李济之命，审阅吴金鼎、曾昭燏合著《云南苍洱境考古报  
告》稿本，写出书面意见，以供修订时参考（~29）。

6.2 李济对其学位论文稿提出意见。

7.7 由李庄出发，前往彭山进行崖墓发掘。沿途经叙府、犍为、嘉定、乐山，于15日到达彭山寂照庵。彭山发掘期间，阅“两汉书”。

7.28 与曾昭燏、陈明达等在王家沱发掘崖墓（~8.21）。

9.2 与同乡兼同学王枏、徐贤修结伴赴峨眉山旅游（~6）。

9.29 与吴金鼎等在豆牙房沟发掘崖墓（~11.10）。其间与古物保管委员会派遣的监察委员冯汉骥、黄文弼晤谈。

11.12 与吴金鼎等在寨子山发掘崖墓（~22）。

11.24 由彭山启程，返回李庄。途经新津、成都、内江、永川、重庆、江津、泸州、南溪，于12日到达李庄。

12.14 由李庄启程，返乡探亲。其间，12月17日至翌年1月30日在重庆等候汽车四十多天。

## 1942年 33岁

1.30 由重庆动身回乡。先乘汽车，途经綦江、遵义、贵阳、贵定、金城江、柳州、桂林、衡阳、曲江、赣州、宁都、南丰，于2月19日抵鹰潭。再由鹰潭乘火车，经金华至丽水，又乘船，经青田，于25日抵达温州。前后历时26天。

3.11 开始将古代埃及串珠的登记卡片，重新整理打字。将1760张卡片，依新编图谱的号数更改完毕。

4.16 开始温习日文。先温习清华的日语讲义（~5.1），再读《日语基础读本》（~9.17）。

4.21 继续写作学位论文《古代埃及的串珠》。

5.31 阅读《三国志》（~6.29）。

6.30 开始重读《史记》（~7.3读完《周本纪》）。

7.13 日本侵略军一度攻陷温州期间，两次与之遭遇，临危不惧，

巧妙周旋，得以脱险。此次遭受浩劫，最痛心的是历年在国外拍摄的照片，连同底片全部失去（~8.14）。

8.16 开始阅读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10.13）。

10.14 接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及李济发来的电报，邀其至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

11.24 前往慈山，凭吊宋代思想家叶水心之墓。

12.8 次子正楷在温州出生。

## 1943年 34岁

4.28 离开家乡温州，启程返回四川。先乘汽车，途经青田、丽水、云和、龙泉、浦城、建阳、光泽、宁都、赣州、南雄到达韶州。再乘火车，经衡阳，到桂林。

5.13 在桂林逗留期间，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晋见李四光（系初次见面）。

5.14 由桂林乘汽车继续前行，经金城江、河池、独山、贵定、贵阳、乌江、松坎、綦江，于31日到达重庆。

5.31 前往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晋见叶企孙总干事，获知中央研究院决定派其与向达二人，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去西北工作。又晋见朱家骅院长，谈西北考察计划。

6.3 由重庆乘船，经江津、泸州，返回李庄（~5）。

6.10 与中央博物院接待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初次会面。

6月上旬 着手进行西北考察之准备。

6.25 约请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人员，协助进行测量实习（~7.10）。

7.22 将学位论文《古代埃及的串珠》全部写完。

7.30 开始阅读斯坦因《塞林提亚》等有关我国西北考古的西文书籍，并作札记。

9.14 将学位论文打字修改完毕。

9.18 因患伤寒症门诊及住院治疗40日。病中阅读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格伦威德尔《中国的佛教艺术》等有关西北考古的中外文书籍（~10.28）。

10.30 托人将学位论文带往重庆，交由外交部航邮寄往英国。

11~12月 继续阅读斯坦因的《塞林提亚》、《沙埋契丹废墟记》、《亚洲腹地》、《古代和田废墟记》，伯希和的《敦煌洞窟》，黄文弼的《高昌陶集》，张凤的《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等书。

## 1944年 35岁

1~2月 继续进行西北考察的准备。阅前述未完之斯坦因著作。阅两汉至各史地理志，将关于河西走廊记载札抄成册。又阅《嘉庆重修一统志》、《甘肃通志》有关部分。

2.25 由李庄到重庆（~26）。

2.28 前往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办理赴西北考察手续，领取款项（~3.3）。

3.4 在重庆等候赴兰州机票（~4.3）。

4.4 第一次乘飞机，由重庆经宝鸡赴兰州（向达于3月21日成行）。

4.13 调查兰州附近的十里店、土门后山等史前遗址（~14）。

4.17 与向达由兰州动身，经永登、武威、永昌，抵张掖（~20）。

4.24 前往文殊山考察。

4.26 由酒泉赴金塔考察（～30）。

5.1 由金塔北行，考察三墩、二墩、旧寺墩等汉代烽隧遗址（～7）。

5.8 由金塔返酒泉（～9）。

5.14 与向达、阎文儒（12日到）由酒泉启程西行。经嘉峪关、玉门、安西，于19日到达敦煌。

5.22 与向达、阎文儒赴千佛洞参观，顺便踏查佛爷庙附近的古代墓地（～23）。

5.31 开始在佛爷庙东区发掘魏晋时期墓葬（～7.19）。

7.1 开始在老爷庙发掘盛唐时期墓葬（～7.12）。

7.30 与向达、阎文儒前往千佛洞避暑（～8.31）。其间，将各个洞窟游览一遍，拟“以洞窟题记之有年号者为标准，抽绎各时代之特点”，撰写《敦煌千佛洞各窟分期研究的初步试探》一文，后未能写成。又于8月12日去南湖，参观西千佛洞，考察古寿昌城。

9.2 开始在佛爷庙西区发掘盛唐时期墓葬（～10.20。向达于10.18离去）。

10.31 由敦煌县城经西千佛洞、寿昌城、阳关堡，抵达小方盘城（～11.4）。

11.5 在小方盘城之城北小丘进行发掘，获得书有“玉门都尉”等字样的汉代木简。

11.7 在大方盘城东南之小丘进行发掘，获得晋泰始十一年石碑，以及有字汉简19支等。随后继续在戈壁艰苦旅行，考察汉代烽隧遗址（11.15回到敦煌）。

12.1 由敦煌动身，经瓜州口、安西、南湖，至踏实堡。

12.9 前往万佛峡的榆林窟考察（～10）。

12.12 赴锁阳城、双塔堡考察，后抵安西（~15）。

12.18 离安西乘汽车经玉门东返。19至酒泉候车。

## 1945年 36岁

1.5 由酒泉乘汽车，经张掖、山丹、永昌、武威、永登，于15日抵达兰州。

2~3月 在兰州逗留期间，整理敦煌佛爷庙、老爷庙二地发掘的记录资料。又曾调查兰州附近的高坪、中山林、十里店、曹家嘴、青岗岔等史前遗址。

4.3 由兰州启程，赴洮河流域考察。其间，曾考察灰嘴、四时定遗址，发掘辛店遗址A、B、C地点，考察寺洼山遗址并进行发掘，考察齐家坪遗址，发现并发掘阳洼湾的两座齐家文化墓葬。5.28返抵兰州。

6.3 赴兴隆山太白楼，瞻仰战时由内蒙转移至此之成吉思汗灵柩。

6.24 撰写《敦煌藏经洞封启的年代》一文。

6.28 由兰州启程，去甘凉一带考察。其间，7.3~16在永登县境，曾至岔口驿、松山堡；17~24在武威，7.25~8.1在永昌，曾至皇城滩；8.2~6在武威，8.7~9.6在民勤（8.17发掘三角城，8.23~27发掘沙井墓地，9.3发掘黄蒿井汉墓），9.9~13在武威，15~24在张掖，25~29在民乐，9.30~10.3在山丹，10.4~11.5在武威（其间，10.9~16在喇嘛湾发掘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随后整理出土标本、墨拓武威收存的墓志）。11.11回到兰州。

11.15 赴青海西宁参观（~12.5）。（其间，11.17~18参观塔尔寺，19参观省立图书馆收藏的汉代《三老赵宽碑》原石，24~25考察朱家寨遗址，26拜访青海省主席马步青。）

12.8 偕吴良才考察他所发现的九间楼遗址。12考察太平沟遗址。

12.18 由兰州乘汽车，经甘肃的定西、通渭、秦安、天水、徽

县、两当，及陕西的留坝、褒城、沔县、宁羌，至四川广元。

12.26 游览广元北郊的千佛崖。

12.28 登广元开往重庆的木船。

## 1946年 37岁

1.3 上午游览广元城西的皇泽寺。下午启航返重庆。其间，1.4晚在广元县属之河湾场遭土匪抢劫，丢失相机、衣物、现金等诸多公私财物，发掘资料亦有相当的损失。沿嘉陵江，途经昭化、苍溪、阆中、南部、蓬安、南充、武胜、合川，于2.24抵达重庆北温泉，前后历时42天。旅途，将曾国藩辑《十八家诗钞》阅读一过，又阅叶昌炽著《语石》等书。

2.26 在重庆晋见傅斯年、李济，报告甘肃考古及遭抢劫情形。

3.10 请假返里探亲，由重庆乘飞机到南京。然后乘火车到上海候船（11～31），其间阅朱熹《近思录》。此时始获知父亲已于1944年十月初六病逝的准确消息。

4.3 由上海乘海轮启程，经舟山群岛，于6日回到温州家中。

5.4 阅毕陈傅良《止斋文集》。

5.5 将乡贤叶适的《水心文集》阅读、圈点一过（～29）。

5.19 游览温州名胜仙岩寺。

5.20 在母校温州中学讲演西北考察经过。

6.4 阅《瓯海轶闻》五十五卷，并取《永嘉县志》互勘之（～25）。

10.22 连续三天在温州中学讲演《最近二三十年中国考古学之新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之发现》、《殷墟之发现》（～24）。

11.16 乘海轮离开温州，经上海，于19日返南京。

11.22 在傅斯年办公室，第一次晋见胡适。傅与之商谈考古组工作，突然提出拟明年出国期间，要他代理所长职务，他以自己“资望过浅，成绩未显，难以服人”而拒绝。

11.24 随王世杰、胡适等，第一次往游紫金山，归途经明孝陵、中山陵，又至中央博物院参观司母戊鼎和毛公鼎。

11.28 开始整理西北考察资料。

12.20 晚间至下榻史语所的胡适处闲谈。胡看到夏鼐西北考察的照相、绘图及拓片，颇加赞扬；谈及北京大学设博物馆、中国考古学前途、夏代考古、《水经注》一书价值等。

12.29 偕高去寻，第一次晋见顾颉刚。

## 1947年 38岁

1.6 由南京启程返里探亲。途经上海、宁波，于10日到达温州。

1.16 阅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21）。

2.7 由温州返回南京（~10）。

2.14 继续整理西北考察资料，当日绘武威喇嘛湾地图，后又抽暇修理出土文物。

2.20 应何兹全之约，同往美国大使馆，协助办理赴美留学手续。

2.21 参加中央研究院饯别费正清夫人费慰梅的茶会和宴会。

2.24 傅斯年在史语所的所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在其出国赴美就医期间，由夏鼐代理所长职务。

3.14 阅新到之《远东古物馆馆刊》中安特生《中国史前史研究》、《朱家寨遗址》，以及布林《齐家坪和罗汉堂遗址》等著作（~19）。

3.22 撰写《新发现之齐家期墓葬》英文稿（~26）。



5.17 由南京返温州探亲。王振铎与之同行，前往考察那里的帆船（24王离温返南京）。

5.28 与夫人携次子正楷离温，回到南京（~31）。

6.12 修改《齐家期墓葬》英文稿（~19）。

6.26 撰写《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考订》一文（~7.17）。

7.24 阅尹达《中国原始社会》，有所评论（~25）。

8.19 撰写《新获之敦煌汉简》（~11.20）。

10.4 为曾昭燏校改《论周至汉之首饰制度》一文（~5）。

10.6 收到伦敦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证书。

10.14 邀请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会议的胡适、陈垣，参加史语所的茶话会，谈史学方法。

10.15 代表史语所列席中研院评议会二届四次会议。其间，17日审查院士候选人名单时，讨论郭沫若的提名有明显争议，夏鼐仗义执言，终获表决通过。

10.24 遵胡适之嘱，与李济商定中研院人文组候选人考语的修正。

11.2 与石璋如参加中研院办事处组织的栖霞山之游。

11.21 开始整理临洮寺洼山、沙井二遗址发掘标本。

12.3 开始搜集资料，准备写作考释“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的文章（~1.24）。

12.17 与王崇武等在胡适处作长时间闲谈。

1948年 39岁

1.23 随同中研院总干事萨本栋，与美国雷诺兹考察团代表，谈判积石山考察事。

1.27 离开南京，返回温州探亲。其间，曾阅读《旧唐书》本纪二十卷、孙诒让《名原》和《古籀余论》（~3.2）。

3.25 列席参加中研院评议会会议进行第一届院士选举的开幕式。

4.2 晚间应约去下榻史语所的胡适处，作长时间闲谈。

4.17 开始整理洮河流域史前遗物，准备撰写考察报告。

6.18 撰写《临洮寺洼山发掘记》（~9.9）。

8.21 傅斯年回国、到所视事，夏鼐不再代理所务。

8.28 史语所所务会议通过夏鼐晋级为研究员，提交中研院院务会议审批。

9.23 列席中研院院士大会，蒋介石到会致辞。

9.26 参加史语所同人招待人文组院士的茶会。

9.30 晚间与丁声树、萨本栋在胡适房中谈话。

10.13 晚间至胡适住处送行，胡谈其研究《水经注》事。

10.17 开始整理兰州附近调查资料，着手写作《兰州附近之史前遗址》（12.1大体告竣）。

11.29 史语所已决定将部分书籍、标本装箱运往台湾的情况下，傅斯年询问夏鼐的个人计划，答以“决定返家”，傅劝其早走。

12.1 傅斯年询问能否押运古物赴台湾，夏鼐拒绝前往。

12.9 脱离史语所，由南京去上海，乘海轮返温州（13日到达）。启程前后，寄回书籍200包。

12.17 开始阅读全祖望《鲒埼亭集》。

1949年 40岁

1.1 继续阅读全祖望《鮑埼亭集》（~3）。

1.9 阅读弗雷泽《金枝》（~24）。

1.14 继续写作《兰州附近之史前遗址》（~2.19）。

3.6 整理就读燕京大学时旧作《叶水心年谱》（~15）。

3.20 誊清《兰州附近之史前遗址》（~30）。

4.21 开始写作《甘肃考古漫记》。

5.1 前往永嘉中学等处，调查现存碑刻，以校正《永嘉县志·金石志》（~3）。

5.7 凌晨，温州市区解放。

5.16 写作生活中断十来天，始继续写作《甘肃考古漫记》。

5.28 阅读王弼注《周易》（~31）。继而阅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关于《易经》部分、《四库提要·易类》及郭沫若《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

6.7 阅读朱熹《诗集传》及《四库提要·诗经类》（~8）。

7.9 阅读孙诒让《周礼注疏》。参阅李如圭《仪礼释宫》及江永增注，又阅程瑶田《通艺录》（~8.18）。

7.16 收到梁思永由北平发来电报云：“盼仍来平，主持史所。”又北大汤用彤来电云：“敬聘兄为北大教授。”

8.21 阅读胡培翬《仪礼注疏》。读后感到“其中虽有一点原残迹，但是礼节的繁缛，经儒家的推演，变成戏台上各脚色的举止与台步了”（~9.2）。

9.3 写信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吴定良，应聘前往任教。

9.5 三子正炎在温州出生。

9.6 阅读《礼记集解》中《曲礼》上下篇、《檀弓》上下篇（～9）。

9.21 将《甘肃考古漫记》的写作暂行结束。

9.30 由温州启程，乘船经青田至丽水，换乘汽车经永康至金华，再乘火车，10.6抵达杭州。

10.6 收到梁思永来信，促其北上以期中国科学院成立后，“积极为将来之中国考古事业计划奋斗”。

10.8 与浙大人类学系主任吴定良商定，拟开设“考古学概论”、“史前学”、“文化人类学”三门课程。

11.3 接郑振铎函，谓文化部文物局不日成立，拟设图书馆、博物馆、古物三处，约请夏鼐任古物处长。

11.20 在上海，赴中研院办事处，会见军代表李亚农等，商谈史语所出版事务。并为李亚农校阅《孔德研究所收藏甲骨文考释》（1950年由中国科学院出版时改称《殷契摭佚续编》）。

12.4 率领石兴邦、党华等同学，在杭州马铃山发掘“东晋宁康二年”古墓，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其间曾因雨停工）（～15）。

12.28 偕石兴邦、党华等同学，赴良渚遗址考察。

## 1950年 41岁

1.29 写作批评裴文中的《〈从古猿到现代人〉的商榷》一文（～31）。

2.6 回温州探亲（～5.22）。

4.15 收到郭沫若院长来信，约他到北京商谈考古发掘计划。

5.25 获知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5.26 以母病笃返温，29日抵家，知已于27日逝世，随即料理丧事（~6.20）。

6.21 收到周恩来总理署名的政务院任命书。

7.10 抵北京，至中国科学院报到，并与郭沫若院长初次见面。又先后会晤郑振铎所长、梁思永副所长，以及徐旭生、郭宝钧、裴文中、丁声树、苏秉琦等。随后数日，又与阔别已久的其他诸多友人会晤。

7.24 晋见郭沫若院长，商谈考古所工作。

7.29 抵南京，去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址，发现本人所存之物，特别是十余年间保存的友人来信及照片，已经丢失。

7.30 由南京经上海、杭州，8月5日回到温州。在温期间，续写《甘肃考古漫记》，至9月21日中辍，成稿6万余字。

10.1 晨间8时许抵京，随即前往天安门参加国庆游行观礼。

10.8 率领考察团前往河南辉县，进行考古所成立后的首次发掘。考察团副团长郭宝钧先期于10.2出发。

10.12 考察团正式开始工作，先在琉璃阁北地发掘战国墓和汉墓，又在黄家坟附近发掘。

10.25 开始在固围村发掘战国大墓，用工最多时达350人。

11.27 开始发掘琉璃阁M131战国车马坑。

12.23 琉璃阁车马坑掘至底部，采取将石膏灌入空穴的办法，首次剔剥出古代木车的全形。

**1951年 42岁**

1.1 冒着大雪之后严寒，继续发掘琉璃阁车马坑，先后清理出19辆战国木车痕迹（~18）。

1.25 由辉县发掘结束，返抵北京。

## 2.8 参加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议。

4.11 率领考古所河南省调查发掘团抵郑州，随即赴开封，与省府联系，并在当地参观，又应邀与文教界同志座谈。

4.16 偕15日到达的安志敏、王仲殊、马得志，在郑州参观考察（~17）。

4.19 赴广武，并调查青台、点军台、秦王寨遗址（~21）。

4.28 发掘点军台遗址（~5.19）。

5.21 发掘青台遗址（~6.4）。

6.9 在洛阳及其附近活动。其间，先后赴龙门、马坡、金村和白马寺、东汉光武帝原陵、塔湾、东周三王冢，以及北邙山、魏晋太学遗址等地考察（~27）。

6.28 赴渑池县，调查仰韶村、不召寨等遗址（~7.1）。

7.2 发掘仰韶村遗址（~9）。

7.11 考察巩县石窟寺。

7.12 回到北京。

7.28 出席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被提名为理事候选人。

8.28 派遣发掘队前往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清理两座明代嫔妃墓（10月结束）。其间，曾去现场巡视。

10.8 率领考古所湖南省调查发掘团前往长沙，团员有安志敏、王伯洪、王仲殊、陈公柔、钟少林，及南京博物院宋伯胤、王文林。

10.18 开始在长沙近郊发掘战国墓和汉墓，发掘地点有陈家大山、伍家岭、子弹库、徐家湾。

10.28 应湖南大学之邀，前往讲演“漫谈考古学”，并与杨树达教授

等会晤。

1952年 43岁

1.15 经梁思永再三催促，返京参加“三反”运动。长沙发掘工作，由安志敏等继续进行。

1.16 中国科学院领导发现考古所的“三反”运动出现过左偏差，注意到追查所谓黄文弼私藏《文心雕龙》唐写本残卷等事。

2月中旬 开始参加考古所的“思想改造”学习会。

2.15 派遣徐智铭与文物局王振铎一道前往徐州，调查茅村发现的汉代画像石墓。

4.22 派遣郭宝钧、马得志等再次前往辉县进行考古发掘。

5.19 派遣安志敏、钟少林等前往唐山贾各庄进行考古发掘。

6.1 偕王振铎、苏秉琦等前往北京陶然亭公园建设工地，察看该地发现战国、汉代遗迹情形。

6.14 前往唐山贾各庄，视察本所人员发掘情形（~17）。

7.10 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以下简称“社管局”，即原文物局）参加会议，讨论暑期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事。

7.19 下午在教育部开会，讨论关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业、考古学专业、博物馆组及文科研究所问题。晚间在社管局开会，讨论北大考古专业课程问题。

7.24 晚间在社管局开会，讨论第一届考古训练班课程（26日在考古所进一步商谈田野考古方法、史前考古学、陶器概论、秦汉以后考古学等课程的内容）。

8.8 赴北大开考古专业课程讨论会。

8.11 出席在北大举行的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开学典礼。

9.5 为第一届考古训练班讲授“田野考古序论”。

9.20 返温州将家眷接来北京（～11.3）。

12.9 参加翦伯赞主持召开的北大考古专业课程会议。

## 1953年 44岁

1.3 与郭宝钧、苏秉琦、阎文儒讨论北大考古专业课程竟日，将“考古学通论”提纲大致确定。

1.12 开始为北大考古专业讲授“考古学通论”。

3.17 继续为北大考古专业讲课，本学期改为上午考古学通论二小时、下午考古方法一小时。

4.16 参加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筹备会。

4.22—26 视察洛阳烧沟、郑州紫荆山等项考古发掘工作。

5.22 与郑振铎拟定向基建部门提出地下古迹遗存须加注意的地点名单。

7.7 考古所成立第一、二、三研究小组，以推进研究工作。

8.1 出席在北大举行的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开学典礼。

8.18 与竺可桢、张钰哲、赵忠尧等一道在青岛休养（～29）。

9.14 在洛阳为第二届考古训练班学员讲授“田野考古序论”，并亲临发掘工地视察训练班学员及北大同学田野考古实习（～10.14）。

10月 校阅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书稿。

11.9 撰写《中国考古学的现状》一文（～12）。

11月中旬 经多方洽商，决定建立考古所洛阳工作站。

12.25 参加郭沫若主持召开的《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会议。



1954年 45岁

2.12 以胃病入住中央人民医院治疗。其间，曾与萧龙友、梁思永、彦涵先后同室。4月2日梁思永逝世，未能参加丧仪及纪念会，抱病撰写《追悼梁思永先生》一文。

4.17 在家休养（~5.17）。

5.24 赴文化部参加第三届考古训练班筹备会议，各大行政区文物部门领导干部亦参加。

5.31 约请社管局、北大的同志在考古所开会，筹备创办《考古通讯》。

6.9 参加第三届考古训练班班委会会议，讨论教学内容等。又去北京历史博物馆，参观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

7.7 参加《考古通讯》编委会会议，被推定为该刊主编。

8.16 召开《辉县发掘报告》编委会会议。前此花费较多时间，审阅该报告的各部分文稿。会后进一步修订、定稿（~17）。

8.28 为第三届考古训练班讲授“田野考古序论”。

8.29 整理辉县琉璃阁战国车马坑发掘资料，撰写报告（~10.7）。

10.14 与王冶秋等一道去西安、洛阳、郑州视察工作（~30）。

10.22 在西安参加第三届考古训练班的结业典礼。

11.8 协同编辑人员，编排《辉县发掘报告》的图版和插图，准备交付制版（~19）。

12.27 参加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二十五周年纪念会。

1955年 46岁

1.15 参加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筹备会议。

3.1 参加第四届考古训练班班委会会议。

3.15 参加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筹备会议（又22～23）。

3.25 召开全国考古工作会议的筹备会，决定秘书处组成、代表人数及会议内容。

3.26 参加史学界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

3月 审阅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书稿。

5.5 阅读美国利比《放射性碳素断代法》一书，敏锐地感到此断代法对考古研究的重要意义，随即撰文予以介绍，呼吁及早建立我国的放射性碳素断代实验室。

5.10 赴郑州，视察二里冈、省府工地、商代城墙、白家庄等发掘工地（～14）。

5.15 赴洛阳，视察汉代居住遗址、东周城墙、孙旗屯等发掘工地（～19）。

5.20 赴西安，视察客省庄发掘工地，及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等遗址（～ ）。

5.31 参加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的筹备会及成立大会，被任命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6.10）。

6.16 开始参加考古所的“胡风问题”学习。

7.14 审阅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书稿（～8.15）。

7.15 参加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四届考古训练班开学典礼。

8月 审阅北京历史博物馆《望都汉墓壁画》书稿。

9.1 在郑州为第四届考古训练班学员讲授“田野考古序论”及“考古发掘”和“田野记录”( ~3 )。

10.8 在历史一所，举行召开考古工作会议的筹备会。

10.15 在郑州参加第四届考古训练班结业典礼。当晚至洛阳坐镇，主持黄河水库考古队工作。

10.18 在洛阳为参加黄河三门峡水库考古调查人员，作题为《考古调查的目标和方法》的报告。

10.24 亲临三门峡，以望远镜远眺那里的漕运遗迹。

11.29 黄河三门峡水库分十组进行的考古调查行将结束，由洛阳返回北京。

12.8 应北京市人民政府之约，前往明十三陵的长陵等处勘察，以便决定发掘计划。

## 1956年 47岁

1.30 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 ~2.8 )。

1月 审阅马衡遗著《汉石经集存》书稿。

2.9 在考古所讨论考古学发展远景计划( ~16 )，3—4月继续讨论修改。

2.18 出席中国科学院和文化部联合召开的考古工作会议，并在闭幕式上作了考古学术方面的总结报告( ~27 )。

3.14 参加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6月6、10~12日继续参加，并于14日接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见。

4.14 与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以下简称“北京市文物组”)人员一道，再次赴明十三陵考察。

5.7 参加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5月 审阅埃及费克里《埃及古代史》译稿。

6月 审阅宿白《白沙宋墓》书稿。

6.20 在河南陕县，视察三门峡漕运遗迹的汉晋和唐宋时代题刻。

6.21 在西安，视察考古所新建的西安研究室，以及半坡、沣西、汉长安城等发掘工地和考古遗址（~7.5）。

7.18 在乌鲁木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局举办的考古训练班讲授《新疆考古学概说》（十讲）（~8.3）。

8.20 与翦伯赞、周一良、张芝联四人前往巴黎，参加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其间，曾在莫斯科与苏联科学院的历史、考古学家座谈，参观列宁、斯大林墓和克里姆林宫，访问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后改名“考古研究所”）；在巴黎游览埃菲尔铁塔和巴黎圣母院，参观卢浮博物馆（~9.23）。

9.30 离京返温州探亲。其间，曾为中学历史教师作历史文物问题的学术报告，与文物、博物馆和图书馆人员座谈，又将所藏集成局版“二十四史”400册捐赠温州市图书馆（~11.4）。

11.10 参加中国埃及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为该友协理事。

11月 审阅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书稿。

12.15 考古所举办见习员训练班，与郑振铎所长、尹达副所长等出席开学典礼。在此前后，曾陆续校阅训练班大部分课程的讲稿。

12月 着手研究波斯萨珊朝银币，先后考察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河南陕县隋墓、西安近郊唐墓等项出土标本，陆续撰写文章，最后集合为《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翌年4月中旬完）。

1957年 48岁

2.10 为考古所见见习员训练班讲授“田野考古方法”（~14）。

2.19 开始为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讲授“考古学通论”（6月3日完）。

3.6 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9、12、13）。

4.16 参加周恩来总理招待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的酒会。

4.29 接待原田淑人率领的日本考古代表团（～5.26）。

4.30 参加郭沫若院长主持召开的科学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座谈会。

5.4 陪同郭沫若院长接见并宴请日本考古代表团。

5.9 陪同周恩来总理接见日本考古代表团。

5.18 参加考古所召开的整风座谈会（5～6月多次开会）。

5.20 参加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二次大会（～23）。

6.6 参加科学院党组召开的整风座谈会。

6.12 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15）。

6月 审阅安金槐《郑州二里冈》书稿、苏秉琦等《洛阳中州路》书稿。

7月 审阅蒋若是《洛阳烧沟汉墓》书稿。

7.14 参加科学院召集的“批判民盟科学规划”科学家座谈会（16、23、24日继续开会）。

8.9 参加考古所批判陈梦家的大会（后数日连续开会）。

8.29 参加哲学社会科学部（以下简称“学部”）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座谈会（～30）。

9.16、20 参加文化部文物局召开的文物界“反右派”座谈会，并以“考古工作的今昔”为题发言。

9.22 因明定陵的发掘已将金刚墙拆去一段，露出大理石墓门，急赴发掘现场坐镇，与发掘队赵其昌等商谈进一步发掘计划。曾亲自测绘金刚墙内至石门甬道的平面图（~25）。

10.11 参加史学界“反右派”座谈会（~12、14）。

10.13 撰写《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

10.20 在定陵发掘现场，接待郭沫若、范文澜、邓拓等同志。

10月 审阅《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和《江苏徐州汉画像石》书稿。

11.1 参加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反右派”大会（~10、15）。

12月 审阅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书稿。

## 1958年 49岁

1.7 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

2.9 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小组成立会议（~11）。

3.5 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又8、10）。

3月 审阅俞伟超《三门峡漕运遗迹》书稿。

4.5 参加文物出版社为出版敦煌图录召开的座谈会。

4.7 为北京大学考古专门化四、五年级同学专题研究课作开场白，讲授“考古学的现状”。

5.20 坐镇定陵发掘工地。其间，曾详细审阅发掘记录，亲自测绘发掘坑位图；特别是深入墓穴多日，亲手清理万历帝、孝端后二棺的棺内文物，并测绘棺木结构及棺内器物分布图（~31）。

5.27 在定陵发掘现场，接待越南胡志明主席。

6.5 参加中国科学院跃进大会，并代表考古所发言。

6.25 因胃溃疡病况严重，住进北京人民医院治疗（~7.10）。

7.24 重新住院（~9.3）。

9.4 赴小汤山疗养院休养，历时两个半月（~11.19）。

12.14 整理《明代冠服图式》一书残本，以配合定陵出土物品的研究（~15）。

## 1959年 50岁

1.19 为编写“十年考古”，主持召开十三省市文物考古单位人员应邀参加的座谈会（~26）。

2.3 为在考古所建立全国第一个碳十四测定年代实验室，经多方努力由原子能研究所调入的仇士华、蔡莲珍来所报到。

2月 审阅埃及埃米尔《埃及考古学》译稿。

3.7 中共考古所支部大会通过接收夏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1960.3.7转正。

3.22 撰写《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命名问题》一文（~23）。

4.1 参加中国国家大地图集编纂委员会扩大会议（~3）。

4.10 出席中朝友协理事会会议。

4.18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为山东省代表（~29）。

5.15 主持召开中国考古学会筹备会议，到会有北大考古专业、文化部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五单位的代表。

5月 审阅安志敏等《庙底沟与三里桥》书稿。

6.3 开始撰写《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一文（～14）。

6月 审阅林寿晋《上村岭虢国墓地》、马得志《唐长安大明宫》书稿。

6.22 开始整理研究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金器等标本（～7.4，后又整理图版，但未暇撰文）。

8.22 开始参加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文件，继而参加“反右倾”的整风运动（持续进行至1960年2月初，历时将近半年）。

10.26 参加全国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并为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院组副组长（～11.8）。

12.21 参加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发现三十周年纪念会（～22）。

12.24 前往武汉，出席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并在26日作题为《长江流域考古问题》的报告（～29）。

## 1960年 51岁

1.4 考古所反复讨论本年计划、三年计划、八年计划及本月跃进计划（～2.5）。

1.13 将所著《考古学论文集》编定，交科学出版社付印。该书集结截至1959年发表的考古学论文十篇。

2.25 所内讨论“十年考古”写作问题（～27）。

3.1 讨论修订《辞海》考古学辞汇条目及“十年考古”部分初稿（～5）。

3.16 参加文化部文物局召开的全国文物博物馆工作会议（又20、25）。

3.17 撰写《元安西王府址和阿拉伯数码幻方》一文。



3.28 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4.10）。

5～6 审阅石兴邦等《西安半坡》书稿。

6.6 撰写《再论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一文（～7）。

6.10 派遣陈梦家赴兰州，协助甘肃省博物馆整理武威新出土的汉简。

6.24 所内领导开会，商谈“十年考古”修改付印事。

7月 审阅马得志《唐长安城郊隋唐墓》书稿。

8.30 所内开会商谈“十年考古”编写修改计划。

9.13 参加中国历史博物馆图册编委会会议。

10.5 所内开会讨论“十年考古”编写修改事（又7、13、19、26、31）。

11.1 所内开会讨论《中国史稿》原始社会部分初稿（～4）。

12.5 出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12）。

12.17 为文化部主管文化学院的博物馆专业学员，讲演十一年来的中国考古新发现，及博物馆与考古学之关系。

12.29 参加北大《中国考古学》讲义修改稿原始社会部分的征求意见会议，前此花费数日审阅该稿。

**1961年 52岁**

1.4 今起多次开会讨论《中国史稿》原始社会修改稿，以较多时间审阅之。

1.25 应中国历史博物馆之约，研究该馆所藏外国字铭文铜饼，后撰写《外国字铭文的汉代（？）铜饼》一文。

1.30 开始审阅重新撰写的“十年考古”二稿，以便排印后征求意见（3月初完）。

1.31 参加政协文化教育组召开的“抗议美帝劫运我国存台珍贵文物赴美”的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

2~3 审阅王伯洪等《沔西发掘报告》书稿。

4.1 开始参加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的老专家中心小组座谈会（每逢周六上周开会，并用餐以改善生活）。

5.10 因胃病加剧，在家休息，连日赴北京医院打针、电疗和体疗（~29）。

5~7 审阅“十年考古”二稿及插图、图版（年底正式出版，书名订定为《新中国的考古收获》）。

5.30 参加古脊椎所研究生吴新智的论文答辩。

6.4 阅读完苏联蒙盖特著《什么是考古学》（俄文本，185页）。这是第一次从头到尾阅读俄文书。

6.21 为北大考古专业四、五年级同学作关于新疆考古学的报告。28日又与五年级同学谈考古学当前形势与青年考古学者的任务和要求。

7.15 参加中央美术学院召开的“中国美术史教材审查会议”。会后审阅《中国美术史稿》的原始社会、商代、周代部分及序言。

7.29 赴烟台海滨休假。除在烟台参观外，曾去蓬莱和威海游览（~8.29）。

9.25 开始阅读西方学者关于丝织品研究的论著。

10.8 为对外英文刊物《中国建设》，撰写《古代丝织品的新发现》一文（~15）。

10.16 赴西安视察。其间，曾先后参观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考古所标本室、半坡博物馆、大雁塔、曲江池，视察沔西、兴庆宫、大明

宫、咸阳宫、汉长安城等发掘工地及其出土标本，并向当地历史、考古方面人员作题为“关于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31）。

11.1 在洛阳视察。其间，曾参观二里头、王湾、西干沟等遗址出土标本及洛阳市博物馆，视察二里头、唐长安城等发掘工地，并游览龙门石窟（~10）。

11.19 赴北大考古专业学生实习发掘的昌平雪山遗址工地视察。

12.22 参加在北京市委党校举行的北京史学会年会，顺便参观校园中原耶稣会土墓地仅存的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三人墓。

12月 审阅陈梦家协助甘肃省博物馆撰写的《武威汉简》书稿。

## 1962年 53岁

1月中旬 参加北京市委组织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活动。

1.30 开始进行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的校正工作（3.19写成清本）。

3.9 在古脊椎所主持研究实习员张森水的业务考核。

3.27 参加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4.16）。

5.8 为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班同学讲演，内容为：世界考古学的目前动态，我国考古学上的主要问题，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5.11 获悉被任命为考古研究所所长（6.21正式宣布）。

6.8 参加周培源主持召开的国家科委的学位条例小组会议。

6.12 撰写《和阗马钱考》一文（~16）。

6.18 为撰写《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继续阅读西方学者有关论著。

7.1 开始撰写《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一文。

7.8 应《红旗》杂志之约，撰写《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10）。

7.11 赴中宣部参加周扬主持的会议，座谈社会科学部及所属各所问题。

8月 审阅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书稿。

10.12 在政协文化教育组举办的双周讲座，作关于解放后的考古学报告。

12.25 完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一文，前后历时半年。

## 1963年 54岁

1.8 因胃病住院治疗，出院后继续在家休息一个月（～23）。

2.8 将前为天津历史教学社编辑《中国原始社会史论集》所写《序言》进行大幅度修改（～11。后以《解放后的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为题在本年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

2.14 审阅《辞海》考古学条目（～17、22、23）。

3.6 夜间胃部剧痛，急送北京医院诊治，确诊溃疡已近穿孔，随即顺利地施行切除手术。多年痼疾，一旦根除，兴奋异常，作打油诗《病中偶吟》（后改题为《断肠词 并有序》）。一度精神失控（～4.17）。

4.24 赴小汤山疗养院休养。温习俄文，阅读俄文《考古学通论》绪论和1～5章。读时先观大意，观完一页，然后查字典、弄清文法，最后与中译本对照。历时一个半月（～6.10）。

6.26 审阅由陈梦家起草的《殷周铜器铭文集成规划草案》，考古

所正式开展此项金文集成编纂工作。

7.12 审阅尹达《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和展望》文稿。

7.15 审阅《辞海》考古学条目释文定稿。

8.9 赴北戴河休假（~25）。

9.17 参加中国科协与世界科协北京中心共同发起召开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的筹备会议，为中国代表团成员（~18、22~29）。

10.10 参加文化部文物局召开的审查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座谈会。

10.12 赴社会科学部，参加张友渔主持关于组织访日学术代表团的会议。此后即进行各项准备。

10.22 赴国家科委，参加学位条例起草小组会议。

10.26 出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11.16）。

11.17 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四次会议（~18）。

11.24 作为张友渔、江隆基率领的中国学术代表团成员离开北京，经广州、香港，于28日晚抵达东京。除在东京活动外，曾赴仙台、横滨、名古屋、京都、奈良、天理、大阪、神户、广岛、山口、福冈等地参观访问，多次做学术讲演，历时一个月，12月26日离开东京，经香港回国。

12.28 回到广州，在从化温泉休息（31日下午由广州启程返京）。

**1964年 55岁**

1.2 回到北京。

2.15 作为中朝友协理事，参加北京南郊红星中朝友好公社与朝鲜

大使馆的联欢活动，并代表中朝友协讲话。

3.4 在考古所作访日情况的报告，文物局等单位同志也来听讲。

3.9 与尹达赴郭沫若处，商谈筹备成立中国考古学会事。

3.12 召开中国考古学会筹备委员会会议，决定本年7月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

3.13 为北大考古专业师生作访日情况的报告。

4.14 参加关于科协北京中心科学讨论会筹备工作的会议（又5.18，6.3，7.1、7、15）。

5.6 审阅苏秉琦《仰韶文化的类型及分期》文稿。

5.21 为民族研究所召开的民族调查会议作考古学与民族学关系的报告。

5月 审阅卢兆荫所写《西安郊区隋唐墓》书稿。

6.11 前往北京市文物组察看新收集的“汉幽州书佐秦君石阙”，并去八宝山原出土地视察。

7.17 根据中宣部指示，原拟近期召开考古会议和成立考古学会，决定延期举行。

7.24 撰写《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一文。

8.1 去呼和浩特休假。其间，参观内蒙古文物队、博物馆所藏文物，游览昭君墓、乌素图召、万部华严经塔等处（~11）。

8.17 进驻科学会堂，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工作，负责联系塞内加尔代表团。

8.21 作为周培源为团长的中国科学代表团成员，出席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参加哲学历史组（~31）。

9.1 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中国代表团社会科学组总结及论文编委会活动（～14）。

10.4 视察元大都东墙北部水门遗址发掘工地。

12.4 开始撰写《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一文（～1.10）。

12.21 出席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1.4）。

## 1965年 56岁

1.14 参加张友渔主持的东北古代民族史问题领导小组会议（又2.26）。

1.19 陆续校阅《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各部分及插图、图版的英文译稿，并与译者商谈修改事（～2.23）。

3.18 参加全国科学教育电影工作会议（～22）。

4.4 校阅所作《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的英文译稿，拟附入《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英文本（1966年1月排出校样，后因“文革”未能出版）。

4.12 为准备赴巴基斯坦访问，撰写《中巴友谊的历史》一文（～13。后修改该文，并校改英译稿）。

5.4 与刘大年等赴卡拉奇，参加巴基斯坦历史学会第十五次年会，在会上作题为《中巴友谊的历史》的报告，并在巴基斯坦参观访问（～23）。

6.17 接触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资料。

7.6 撰写《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一文（～9，后又进行修改）。

7.18 偕苏秉琦等赴河北定县，视察三盘山汉中山王墓的发掘。

8.11 参加“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简称“杨图委

员会”)会议。

8.13 与尹达去郭沫若院长处，汇报东北考古等项工作，又畅谈中国书法变迁及文房四宝的历史。

9.10 偕苏秉琦视察考古所发掘的元大都后英房民居遗址工地。

9.15 郭沫若来考古所，与夏鼐再谈笔墨遗物问题，并视察考古所建成的全国第一个碳十四实验室。

9.20 偕吴晗视察元大都后英房民居遗址发掘工地。

10月 郭沫若为讨论《兰亭序》真伪及中国文字起源问题，多次与夏鼐书信往还，于20、30日两次再来考古所面谈，夏鼐提供了诸多有关的考古资料。

11.14 审阅《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论文介绍·哲学与历史部分》（~19）。

11.19 参加郭沫若率领的中国科学院参观团赴山西，参观晋南地区的“四清”运动，并游览名胜古迹。其间，除在太原活动外，曾到达运城、曲沃、解县、夏县、侯马、绛县、临汾、汾阳、文水，以及大寨等地（~12.8）。

12.16 参加历史研究所由侯外庐主持的座谈会，讨论《东北古代民族史稿》。会前和会后审阅数日，并修改有关考古部分。

## 1966年 57岁

1.15 参加学部中心小组学习，讨论《海瑞罢官》问题（所内的政治学习同此）。

1.27 赴中宣部听取毛泽东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指示，并参加历史各所小组的讨论。此后一个多月几乎每天开会讨论，涉及“突出政治”、“下乡滚泥巴”、“学术批评”等等。

3.8 撰写《新疆吐鲁番最近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



12)。

3.11 接待越南考古代表团。并于3月29日陪同该团去西安、蓝田、重庆、昆明、长沙、湘潭参观，4月23日回到北京。

3.27 撰写《河北定县塔基舍利函中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28）。

5.6 将旧作《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的英译本打字稿加以校对，并写跋语，以检查批判。

5.20 阅读“五一六”通知，并参加讨论。

6.4 参加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的“批判杨述”的大会。考古所开始有针对所领导的大字报。

6.14 考古所成立“文化革命战斗小组”。

6.21 在全所大会上作检查，并接受群众批评。

6.26 将自己历年写作的文章编成目录，以作自我检查之用。

6.27 依考古所文化革命小组的要求写自我检查，7.8写完缴交。截至8.20又陆续缴交专项补充材料1~5。

8.9 今起被作为“三反分子”在考古所接受监督，责令每天上午体力劳动，下午和晚上学习文件、写检查，并打扫厕所。

8.21 赴王府井购物，看到红卫兵“破四旧”情况。为作自我检查，顺便去中国历史博物馆，看某些古物如何改变说明文字。

8.23 在考古所被戴高帽子游斗示众（当时被游斗者共计将近30人）。

8.25 考古所红卫兵前来抄家，三间居室中最大的一间被封闭，历年日记被全部收去。

1967年 58岁

每天上午体力劳动，下午和晚上学习文件、写检查。

## 1968年 59岁

每天上午体力劳动，下午和晚上学习文件、写检查。

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依然关心满城汉墓出土文物的修复工作，暗中向有关人员提供具体意见。

12.23 “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哲学社会科学部，并分驻各研究所。

## 1969年 60岁

参加工军宣队安排的“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等。

## 1970年 61岁

2.3 抄家时被封闭的居室启封。

5.21 被下放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曾参加烧砖制坯、农田看青等项劳动。

8.22 利用休息时间，考察民族所同志在当地烧砖掘土中发现的古代陶片和石器等（后又于8.27～29日及10.1与苏秉琦等前往该项标本出土地察看）。

10.22 因夫人患病请假，由息县“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后因考古所将承担为阿尔巴尼亚修复古羊皮书的任务，即留在所中工作。

## 1971年 62岁

2.1 承担并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一书原始社会遗址分布图的编绘任务与王世民、郑乃武共同进行该项编绘工作。

3.23 阿尔巴尼亚派遣其国家档案局修复部主任雷沙特·阿利雅等，护送严重受损的两部“培拉特古写本福音书”来考古所，夏鼐以所长名义出面接待，并参加该项修复工作（11月初结束）。

5.17 以有关方面负责人名义，参与接待应中日友协邀请前来访问的日本社会科学代表团松村一人、井上清等（~31）。其间，曾去机场迎接，陪同参观故宫，参加郭沫若会见与宴请、周恩来总理接见，并两次见报（5.19，6.1）。这是“文革”开始后，夏鼐第一次参加外事活动，也是中国科学院第一次接待外国代表团。

6.13 今起参与接待白石凡、宫川寅雄率领的日本文化界代表团。其间，曾去机场迎接，参加郭沫若宴请及座谈会，陪同游览十三陵和长城。

6.27 参加郭沫若为故宫重新开放而召开的修改《故宫简介》座谈会。

6.29 参加周恩来总理接见白石凡、宫川寅雄率领的日本文化界代表团。

7.1 参加在故宫慈宁宫举办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开幕式。

7月末 根据周恩来总理7月24日批准的郭沫若关于到国外举办中国出土文物展览的报告，与王冶秋、王仲殊任文物出国展览筹备小组成员。除参与筹划出国文物展览工作外，随即筹备恢复考古所主办的《考古学报》和《考古》两种刊物。

9~10月 参与进行出国文物展览的展品挑选工作。

本年 撰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考古新发现》、《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等文。

1972年 63岁

2.21 参加周恩来总理接待美国尼克松总统的国宴。

2.25 参加美国尼克松总统的告别宴会。

3.17 为唐代乾陵发掘与否问题，与王冶秋、王振铎、王仲殊等前往当地视察。顺便参观乾陵附近的永泰公主、章怀太子、懿德太子三墓，以及杨家湾汉墓、茂陵和霍去病墓。返程又在安阳逗留。3.26回到北京。

7.14 参加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会见任之恭、林家翘率领的美籍中国学者代表团（7.13参加郭沫若会见并宴请）。

7.25 应文物出版社的约请，应允由考古所派员协助湖南省博物馆修改《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后派遣黄展岳、王世民承担）。

8.15 偕王仲殊等至郭沫若院长处，汇报马王堆汉墓发掘工作。

8.23 撰写《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棺槨制度》一文（~27）。

9.9 与王仲殊代表中国科学院去阿尔巴尼亚，参加在国立地拉那大学召开的第一次伊利里亚人研究会议，代表郭沫若院长致贺词，并在阿各地参观访问。10月11日回到北京。

10.24 校阅《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修改稿（~11.21）。

10.28 出国文展工作组送来展品目录及图录稿，为之审阅，并反复商谈其修改及英、法文翻译问题（~12.31）。

11.7 视察北京琉璃河西周遗址北大考古专业实习工地。

12.7 与王仲殊在长沙参加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解剖工作会议，与各方面专家共商解剖方案，报周恩来总理批准后施行解剖。其间，曾参观马王堆汉墓出土及其他古代丝织品（~16）。

12.27 军宣队正式宣布“解放”。

1973年 64岁

1.7 陪同方毅、吴庆彤及外交部几位副部长，审查赴英、法两国文物展览，决定将展品基本定下，再稍作修改（9日作最后选删）。

1~2月 继续审校修改出国文物展品目录的英、法文译稿，2月12日最后审改。

2.1 成立出国文物展览组织委员会，由吴庆彤、王冶秋任正副组长，对外则以王冶秋、夏鼐为正副组长。

2.17 接待英、法两国文物展览代表团。其间，19日下午开始由夏鼐主持与两代表团谈判，22日谈判至翌日凌晨3时半始散。23日上午取得原则上的一致（~3.3）。

3.10 撰写《巴黎、伦敦展出的新中国出土文物展览巡礼》一文（~18）。

3.21 参观赴日出土文物展览预展，并商谈修改展品说明。

4.19 参加周恩来总理欢迎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的国宴。

4.21 与王仲殊等启程赴秘鲁、墨西哥两国访问（其间4.23~5.15在秘鲁，5.16~6.7在墨西哥，6.8~10在巴黎逗留）。6.12回到北京。

8.13 撰写《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的《读后记》，指出该遗址出土的商代铁刃铜钺，根据已做过的化学分析和金相学考察，“还不能确定其系古代冶炼的熟铁”。后经柯俊教授主持进行详细检验，完全证实了他的论断，从而否定我国早在商代已进入铁器时代的错误结论。

9.11 参加周恩来总理欢迎法国总统蓬皮杜的国宴。

9.25 与王冶秋率领代表团赴英国，出席中国出土文物展览开幕式，并参观访问。10.13回到北京。

10.23 撰写《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12.30）。

12.1 前往长沙，对马王堆3号汉墓发掘进行现场指导（~17）。

12.20 审阅《辞海》考古学条目（~28）。

## 1974年 65岁

1.10 撰写《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一文（~2.3）。

1.25 参加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随后，所内连日开会。

2.10 校阅英国《中国》电影剧本的译文，随后撰写批判文章（~3.4）。

4.19 与王仲殊等赴琉璃河，视察新近发掘的西周车马坑。

5.16 赴外交部商谈西沙群岛考察问题。

6.26 接待秘鲁考古代表团（~7.2）。

7.23 收到英国学术院来信，通知已于7月10日被选为该院通讯院士。

8.1 接待宫川寅雄率领的日本考古代表团（~8.6）。

8.3 参加北京大葆台汉墓的发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10.14、12.3再开会，10.16、19、22、25赴现场指导）。

8.9 撰写《沈括与考古学》一文（~25）。

9.30 接待墨西哥考古代表团（~10.9）。

11.19 参加学部工宣队举办的原领导干部学习班（~12.2）。

12月 参加所内的整党学习，30日宣布恢复组织生活。

## 1975年 66岁

1.8 参加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17）。

2.18 绘制“二十八宿及黄道十二宫图”，开始研讨这一古代天文学问题。

3.22 赴北京大葆台汉墓发掘工地视察（4.16再次前往）。

5.19 接待美国古人类学代表团。代表团成员有张光直，这是第一次和他会面（~23）。

6.14 参加文物局召开的边疆考古工作座谈会。

6.17 赴琉璃河西周墓地，参观253号墓新近发掘出土的西周铜器。

9.4 参加文物局在河北承德召开的北方考古工作座谈会（~12）。

9.17 接待伊朗考古代表团（~18）。

10.20 参加学部组织的赴大寨参观活动（~28）。

11.5 参加文物局召开的七省文物单位配合“农业学大寨”的会议。

12.8 参加中国硅酸盐学会召开的《中国陶瓷发展史》编写座谈会（~9）。

12.11 撰写《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提纲（~14）。

12.15 赴天津，参加中国科学院召开的中国天文学史会议（~29）。

12.25 在中国天文学史会议上报告《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

**1976年 67岁**

1.9 惊闻周恩来总理逝世，回忆“自己除在公共会场上遥瞻风采之外，还曾许多次在接见外宾时陪在末座，印象更深。一旦大星陨落，能

不沉痛哀悼！”

1.15 原应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总理追悼会，因病未能前往。

2.10 去学部开会，布置“回击右倾翻案风”事。

2.26 参加学部召开的老科学家座谈会，批判“以三项指示为纲”。

3.6 撰写《考古学与科技史》英文稿（～11）。

3.26 去文物局，观看云楚秦简和吐鲁番文书资料。

3.29 参加历史所召开的《甲骨文合集》座谈会。

4.2 去天安门广场，观看群众悼念周总理花圈。

4.10 学部组织拥护中共中央两项决议的游行，在所中留守，未去参加游行。

4.22 撰写《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一文（～5.22）。

5.24 在考古所参加挖防空洞劳动（～27，6.2～4）。

6.14 赴琉璃河西周墓地发掘工地视察。

6.26 与柯俊等前往湖北。先后参观湖北省博物馆、铜绿山矿冶遗址、黄石市博物馆、纪南城遗址、荆州地区博物馆、盘龙城遗址。

7.11 在安阳逗留，观看妇好墓出土的铜器和玉器，以及小营附近发掘的祭祀坑等（～12）。

7.28 凌晨唐山发生强烈地震，由宿舍楼撤出，搭抗震棚住宿（～8.16）。

8.14 在考古所参加劳动，断续至9月下旬。

9.9 毛泽东主席逝世，在考古所参加悼念仪式。



9.15 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向毛主席遗体告别活动。

10.21 参加学部和考古所召开的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声讨“四人帮”大会，百万人大游行，天安门庆祝大会观礼（~24）。

10.25 接待菲律宾考古学与人类学代表团（~11.1）。

12.25 撰写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文章《敬爱的周总理对考古文物工作的关怀》（~29）。

## 1977年 68岁

1.6 偕王仲殊、王世民等携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部分珍贵文物及有关资料，赴郭沫若院长处汇报该墓的考古发现情况。

1.11 修改完《考古学和科技史——最近我国有关科技史考古新发现》一文。

2.16 将历年来根据考古新资料，运用考古学方法，创造性地研究中国科技史问题的论文，集结为《考古学和科技史》一书，交科学出版社出版。

2.24 参加国家计量局召开的《中国度量衡图录》讨论会（~3.4）。

3.15 参加《中国陶瓷发展史》编写工作会议开幕式。

3.16 所内召开“三十年考古收获”编写小组会议，要求4月提出编写提纲稿。

4.1 审阅徐苹芳等编撰《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录》的文字说明。

4.14 所内开会讨论“三十年考古收获”编写提纲。审阅《殷周金文集成》的编辑计划。

4.21 参加圆明园管理处召开的座谈会，并视察圆明园遗址现状。

5.24 撰写《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6.12）。

6.16 审查考古所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布置就绪的“考古发掘展览”。

6.29 应河北省文化局邀请，偕苏秉琦、安志敏前往邯郸，视察武安磁山遗址发掘工地及其出土遗物，并参观响堂山石窟寺、赵王城遗址（~7.3）。

8.26 撰写《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一文（~9.7）。

8.29 参加《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编写会议，对该书的编写工作多所指导。

9.15 撰写《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文物》一文（~24）。

10.6 参加接待美国天文学家代表团的“中国天文学史组座谈会”，并作“文化大革命以来有关天文学史的考古新发现”的报告。

10.14 率领中国考古代表团一行五人前往德黑兰，参加伊朗考古学和历史学第六届年会，并在伊朗各地参观访问（11.5回到北京）。

11.16 赴河南登封，参加国家文物局召开的王城岗遗址发掘现场会，在会上作了题为《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又曾游览登封的名胜古迹，视察二里头遗址，参观巩县宋陵、郑州大河村遗址及河南省博物馆（~26）。

12.8 参加《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审查会议开幕式（17日闭幕式）。

## 1978年 69岁

1.11 参加社科院院部召开的制订远景规划动员会。

2.20~23 参加社科院召开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座谈会。在23日会上的发言中明确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比嗣后理论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早三个月。

2.24 参加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3.5）。

3.16 主持京内有关单位人士参加的全国考古工作八年规划座谈会。

3.23 召集参与编写“三十年考古”人员开会，商谈编写工作。

3.27 将全国考古工作八年规划草案定稿。

4.6 率领中国考古代表团一行五人赴希腊访问（4月22日回到北京）。

4.26 参加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全国规划会议开幕式。

5.4 参加北京大学建校80周年庆祝会。

5.14 撰写《希腊访古记之一——马其顿王陵发掘记》一文。

6.2 参加《凉山彝族社会调查报告》座谈会并发言。

6.12 郭沫若院长于下午4时50分逝世，闻讯立即赶往北京医院向遗体告别。

6.13 撰写悼念郭沫若的文章（~15）。

6.15 新华社发布郭沫若逝世的消息。夏鼐名列治丧委员会委员。

6.18 参加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郭沫若治丧委员会会议。参加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举行的郭沫若追悼会。

7.17 应河北省文化局的约请，与张政烺等前往石家庄，参观、座谈中山王墓出土文物，并参观正定龙兴寺（~19）。

7.26 偕徐苹芳等赴七机部卫星组，观看若干城址的卫星照片。

8.2 接待宫川寅雄为团长的日本考古代表团（~24）。

8.5 参加历史科学规划会议开幕式。

8.29 参加历史研究所召开的《甲骨文合集》座谈会，讨论分类问题和出版计划。

8.31 与钱锺书等作为许涤新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赴意大利，参加在博尔扎诺举行的第26届欧洲研究中国会议，并在罗马、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等地访问（~9.23）。

10.5 应林志纯之约，与12位高校古代世界史教师座谈埃及学问题（~6）。

10.27 出席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会议，分工负责《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的编辑工作。

11.29 主持中国考古学会筹备委员会会议，暂定1979年3月召开成立大会，委托考古所负责筹备。

12.28 在考古所为陈梦家、黄文弼补开的追悼会上致悼词。

12.29 参加在上海举行的《辞海》编辑委员会扩大会议，安排新版《辞海》的定稿工作（~1.2）。

## 1979年 70岁

1.5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来人商谈编纂考古学卷事。

2.12 审阅《辞海》考古学条目稿（~16）。

2.18 撰写《另一件敦煌星图写本——敦煌星图乙本》一文（~3.18）。

3.11 撰写《五四运动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一文（~15）。

4.1 在西安主持全国考古学科规划会议（3~5）和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6~12）。

4.6 在考古学会成立大会的开幕式上，作了关于《我国考古工作的巨大成就和今后的努力方向》的报告。

4.12 在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被选举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其间，曾两次视察秦始皇兵马俑坑发掘工地，对其发掘中存在的问题提出

严肃的批评；又去汉长安城武库发掘工地、唐太宗昭陵等处视察（14日回到北京）。

5.2 参加中国社科院召开的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4）。

5.24 参加中宣部召开的敦煌研究问题座谈会。

5.31 主持召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分编委会筹备会议。

6.5 作为周扬率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的副团长，率团去日本访问。团员有贺麟、黎澍、任继愈、唐弢、李荣等。先后在京都、奈良、热海、箱根、东京、金泽、大阪、神户等地活动（～27）。

6.28 参加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的未完会议（～7.1）。

7.9 撰写《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一文（～18）。

7.29 审阅王仲殊赴美讲学的讲稿《汉代考古学概说》（～30）。

8.29 撰写《扬州拉丁文墓碑与广州威尼斯银币》一文（～9.3）。

9.8 为中国天文学会年会作关于考古发现中天文学史资料的报告。

9.9 进行《真腊风土记校本》的定稿工作（～30）。

9.17 开始写作《真腊风土记注释》（～12.7）。

9.26 与国家文物局齐光副局长等一道赴西安，视察并商谈秦俑坑发掘工作（～28）。

10.5 参加社会科学院、教育部、北京市委联合召开的建国三十周年社会科学的学术讨论会。

10.11 与宦乡、王光美等陪同邓小平副总理接见英国学术院代表团。当晚，在英国大使馆为该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亚历克爵士代表英国学术院向夏鼐颁发当选通讯院士的证书。

10.15 主持在天津举行的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成立大会，为大会执行主席。

11.15 接待美国史密森学会代表团（～17）。

12.7 参加中国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五十周年纪念会。

12.10 由北京经上海、东京赴曼谷，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泰国彭世洛召开的亚洲历史名城研究计划专家会议（～15）。

## 1980年 71岁

1.14 撰写《我所知道的吴晗同志》一文（～23）。

1.15 参加在社科院举行的重建中国史学会的筹备会议。

1.18 参加文物出版社召集的中日双方合作出版《敦煌壁画》编委会会议。

2.3 致函《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指出该刊1979年第4期刊载的关于《北凉沮渠安周造寺碑》拓本一文，连断句都有错误。

2.19 撰写《中世纪中国和拜占庭的关系》一文（～4.23）。

3.5 参加宋庆龄副委员长主持召开的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大会。

3.10 主持召开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共同举办的曾侯乙墓研讨会（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在展出曾侯乙墓出土文物）。

3.12 赴国家科委，参加讨论院士制度的会议。

3.27 接待三上次男率领的日本陶瓷研究者代表团。

4.8 出席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当选为常务理事，并为15人组成的主席团成员（～12）。

4.15 与文物局任质斌局长、孙轶青副局长等，视察河北易县清西陵中雍正帝泰陵被当地保管所擅自挖掘情形。

4.18 主持召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分编委会的筹备会议。

4.24 宦乡、夏鼐率领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一行8人，由北京启程经德黑兰、布加勒斯特、法兰克福、波恩、科隆于28日到达伦敦，对英国进行访问。除在伦敦活动外，曾去牛津、剑桥、爱丁堡、格拉斯哥等地参观。

5.18 由伦敦赴瑞士游览，22日回到北京。

5.26 率领中国考古代表团一行四人前往美国访问。6月2日至3日参加由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美国学术协会中国文化研究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国青铜器国际研讨会，在会上作了题为《铜绿山古铜矿的发掘》的报告。6月7日至9日参加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办的中国青铜器及铭文学术研讨会。其间，还曾参观若干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青铜器。6月12日回到北京。

6.26 赴文物局访任质斌局长，谈《文物保护法》草案中“考古发掘”章修改事。其间随后，曾向社科院领导反映情况。并于7月2日再访任质斌。

7.4 参加国家文物局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开幕式（7.7闭幕）。

7.8 参加国家文物局任质斌局长召开关于《文物保护法》的座谈会，并在会上详述对制定《文物保护法》的看法。

8.7 与刘思慕率领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一行13人，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2）。

8.28 持中共中央办公厅请柬，去中南海参观。

8.29 出席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9.10）。

9.12 参加政协文化组与国家文物局召开的保护文物座谈会。

9.21 修改《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一文。

9.24 修改《中国古玉的材料与产地问题》一文。

9.27 参加科协中国科技馆召开的赴加拿大的中国传统技术展览筹备领导小组会议，为四位顾问之一。

10.6 参加中国自然科学史学术讨论会及中国自然科学史学会成立大会开幕式，及10.8的天文学组讨论会、10.11的闭幕式。

10.14 应瑞典哥德堡大学的邀请，作为1980年“菲力克斯·纽伯格讲座”的讲演人，前往该校公开讲演。接受纽伯格奖，并在当地参观访问（~27）。

11.14 参加北京市文物工作会议开幕式。

11.16 主持在武汉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开幕式上作了关于楚文化研究问题的讲话。会间和会后，曾去盘龙城、铜绿山、纪南城等遗址及湖北省博物馆视察（~26）。

12.15 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17）。

12.27 撰写《瑞典所藏中国外销瓷》一文（~1.4）。

## **1981年 72岁**

1.6 赴文物局谈《文物保护法》问题。

1.9 赴社科院秘书长梅益处谈《文物保护法》问题。

1.17 开始撰写《汉代的玉器》一文（~2.24）。

1.26 主持召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分编辑委员会成立大会，任分编委会主任委员（~31）。

2.5 向新疆有关部门的同志了解“坎曼尔诗笺”的真伪情况（又见



5.26)。

2.13 为吉林师范大学教授林志纯及其研究生令狐若明介绍埃及学情况。

3.4 撰写《汉代丝绸和丝绸之路》一文( ~ 16 )。

3.27 偕夫人李秀君启程赴美国讲学( ~ 4.30 )。先在堪萨斯大学,作为1981年“穆菲讲座”的讲演人,公开讲演两次,内容分别为《中国汉代玉器传统的延续和变化》和《中国汉代的丝绸和丝绸之路》。又曾主持六次研究生讨论班。后又在美国亚洲中心(纽约中心和华盛顿分会)、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等处公开讲演,讲题除“玉器”、“丝绸”外,还有《中国最近的考古新发现》、《殷墟妇好墓》等。

5.5 接待意大利考古代表团( ~ 5.8 )。

5.16 赴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张友渔处谈《文物保护法》问题。

6.9 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会议。

6.16 参加文物出版社召开的《中国石窟》编委会会议( 6.16为中方编委会议, 6.20为中日双方编委会联席会议 )。

6.22 参加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成立大会。

7.1 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并登上主席台。

7.13 主持召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撰稿人会议( ~ 16 )。

7.18 参加科普出版社召开的《中国科技史料》编辑顾问会议。

7.23 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 ~ 25 )。

7.26 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会议,并在开幕式

上作为人文科学方面代表讲话。分组开会时，为史学组召集人之一（～8.2）。

8.7 东北师范大学假考古所会议室，举行林志纯为导师的硕士研究生令狐若明论文答辩，为该答辩委员会主席。

8.19 撰写《〈梦溪笔谈〉中的喻皓〈木经〉》一文（～24）。

8.30 参加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9.14 参加清华老同学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聚餐会，到会的有裴丽生、钱锺书、王竹溪、傅承义、荣高棠等五十来人。

9.15 参加全国碳十四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致辞。接待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教授。

10.8 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

10.9 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大会。

10.10 参加社会科学院召开的著名学者关于台湾回归祖国的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

10.12 参加北京钢铁学院召开的中国古代冶金史国际会议，并在会上讲演铜绿山古铜矿炼炉及其模拟试验（～15）。

10.23 修改《汉代的玉器》英文译稿，并编写注释及参考文献（～30）。

11.7 修改《汉代的丝绸》英文稿（～10）。

11.13 偕夫人李秀君前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人类科学文化史》国际委员会史前组编写会议（～27）。

11.30 出席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12.5）。

12.6 前往杭州，主持召开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并于8日在开幕式上作了关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和中国古代青瓷问

题的报告。13日又在闭幕式上讲话。会后在杭州稍停，又至南京游览（17、18）。19日回到北京。

## 1982年 73岁

1.3 审阅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的《巩县石窟寺》书稿（~5）。

1.12 参加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会。

1.14 赴张友渔处谈《文物保护法》问题。

1.20 参加《中国建设》创刊三十周年纪念会。

1.29 考古所集体编写的“三十年考古”，定名为《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召开编委会，决定下周起分批发给文物出版社。

2.4 文物局来人商谈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25处）。

2.5 参加郑天挺先生纪念会及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会。

2.12 审阅《中国石窟·莫高窟》第4卷中的两篇论文稿。

2.14 撰写《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前言》（~15）。

2.15 赴张友渔处谈《文物保护法》问题，后又搜集有关资料，准备修改意见。

2.17 参加人大法制委员会讨论《文物保护法》问题的座谈会。

2.27 参加圆明园学会筹备会等单位召开的圆明园遗址近期开发座谈会，并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

3.1 致信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组长李一氓，阐述对古籍整理的意见。

3.17 出席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召开的会议，为整理小组成员（~24）。

3.23 参加中国博物馆学会成立大会开幕式，并在会上讲话。

4.3 赴张友渔处商谈《文物保护法》修改事。

4.5 专程赴湖北江陵，察看马山1号战国墓发掘出土保存甚好的大量丝织衣物，以及其他诸多器物。又参观荆州地区博物馆陈列（4.11回到北京）。

4.18 审阅《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书中宿白、晁华山的两篇文稿。

4.24 赴文物局商谈洛阳基建工程事。孙轶青副局长提及文化部拟设立国家文物委员会，请夏鼐参加并负点责任。

4.25 赴邓力群处，谈文化部拟设立国家文物委员会事。

4.30 赴梅益处，谈国家文物委员会等事。

5.3 与国家文物局孙轶青副局长等商谈国家文物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及委员名单（5月4日将“条例草案”和“名单”送至邓力群处）。

5.13 参加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5.28 审阅《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书中丁明夷、马世长的两篇文稿。

6.2 赴文化部会晤朱穆之部长，谈国家文物委员会事。

6.6 开始撰写《殷代玉器》一文（~8.15）。

6.7 胡乔木名誉院长亲自劝驾，动员夏鼐和钱锺书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6.12 与文物局孙轶青局长谈国家文物委员会事。

6.25 赴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应县木塔出土文物的预展，并观看大同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盘等文物。

6.26 撰写《郭沫若同志与田野考古学》一文（～27）。

7.17 赴城建部参加关于历史文化名城的小型座谈会（又8.7）。

8.10 参加中国史学会举办关于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问题的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

8.29 参加温州一中在京校友联谊会活动，到会百余人。夏鼐1927年初中毕业，是到会校友中最年老的一位。

9.1 以列席代表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

9.5 率领中国考古代表团一行十人前往夏威夷，参加美国科学院通过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召开的商文化国际讨论会。会间，与阔别三十余年的史语所老友高去寻畅叙。

9.7 在夏威夷参加讨论会，并宣读论文《殷代玉器》（～11）。

9.13 赴美国大陆参观访问。其间，曾参观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波士顿哈佛大学及福格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及萨格勒藏品，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演。28日回到北京。

10.8 离京返温州休假。其间，曾参加温州中学八十周年校庆活动，与少年时代老同学聚会，并畅游雁荡山三日；又曾为温州市科协、文管会举办的报告会讲演《考古与文物保护》（～25）。

10.28 赴张友渔处商谈《文物保护法》问题。

10.30 先后赴朱穆之、邓力群处，谈关于《文物保护法》的意见。

同日 主持社科院世界史所由林志纯指导的埃及古代史研究生范重庆的论文答辩。

10.31 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古代陶瓷国际研讨会，为顾问委员会委员、开幕式执行主席（～11.6）。

11.10 参加中国史学会举办的郭沫若诞生九十周年纪念会，并在会上发言。

11.11 为《文物保护法》第四稿，先后与项淳一、张友渔、刘大年、严济慈等或写信、或电话、或面谈，提出意见。

11.12 为《文物保护法》草案，先后去刘大年、吕叔湘、朱穆之、邓力群处面谈意见。

11.16 参加郭沫若故居揭幕仪式。

11.17 为《文物保护法》事，三次向马洪反映意见（~18）。

11.19 获知《文物保护法》于昨天在人大常委会通过，有些条文已依建议作了修改。

11.25 出席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12.10）。

11.29 参加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视察（又12.1，2.6、8日，共计23处）。

12.12 参加社会科学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

12.14 参加《国家大地图集·历史地图集》编委会会议（~15）。

12.24 出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会议（~28）。

## 1983年 74岁

1.2 开始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撰写概观性特长条《考古学》。

1.5 开始撰写访日讲稿第一篇《中国考古学的现状和展望》（~20）。

1.13 撰写访日讲稿第二、三篇《汉唐丝绸和丝绸之路》和《中国文明的起源》的提要。

2.11 撰写访日讲稿第二篇《汉唐丝绸和丝绸之路》（~16）。

2.19 参加邓力群主持的《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会议。

2.21 撰写访日讲稿第三篇《中国文明的起源》（~26）。

2.28 主持召开国家文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3.4 参加中宣部讨论保护文物问题的部务会议。

3.7 应日本广播协会（NHK）的邀请，偕夫人李秀君前往日本访问。

3.9 在东京作第一次公开讲演《中国考古学的现状和展望》。

3.11 在福冈作第二次公开讲演《汉唐丝绸和丝绸之路》。参观太宰府遗址、北九州博物馆、福冈市美术馆等。

3.13 在大阪作第三次公开讲演《中国文明的起源》，随后在奈良、京都、冈山参观，20日回到北京。

3.23 参加习仲勋副总理主持的会议，讨论宗教部门要求收回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寺院用于宗教活动事。

4.11 参加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选举新一届的理事会（~16）。

4.19 主持召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分编委会会议，检查各分支编写组进度，要求1984年2月底完成定稿，年终付印。

4.20 参加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活动。

4.25 撰写《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萨珊银盘考》一文。

4.28 赴联邦德国驻中国大使馆，接受德意志考古研究所授予通讯院士的证书。

4.30 参加全国政协文化组、城建组和中国建筑学会共同召开的北

京市保护文物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

5.9 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在开幕式作了关于夏文化探索等问题的报告。其间，曾视察登封王城岗遗址发掘工地，参观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标本室和河南省博物馆陈列。当选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17）。

5.18 返京途中在安阳停留，察看存放在考古所工作站的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和铜器（~19）。

5.23 参加郭沫若学术研究座谈会。会上成立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

5.27 主持召开国家文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制止不办手续发掘、破坏文物，打击经济犯罪，奖励文物捐献等事项。

6.2 出席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为浙江省代表（~22）。

6.23 主持召开社科规划考古学组会议，讨论通过六五计划期间考古学重点项目。

6.24 主持召开国家文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文物局代拟国家关于文物保护决议的草案。

6.27 应德意志考古研究所所长布赫纳的邀请，前往联邦德国访问，曾作关于汉唐丝织品的讲演（~7.9）。

7.10 应伯尔尼大学先史研究所所长邦迪的邀请，前往瑞士访问，曾作关于中国考古新发现的讲演（~18）。

7.26 审阅《殷周金文集成》的“出版说明”和“编辑凡例”，以及编辑《中国考古学年鉴》的初步设想。

8.18 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的亚洲地区（中国）考古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上夏鼐被推选为讨论会主席。会议在北京进行至20日，21日赴西安参观，25日在西安闭幕，26日回到北京。



9.17 前往广州，视察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工作，深入地下墓室进行现场指导（~21）。

9.24 出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二次会议闭幕式。

9.27 赴青岛休养（~10.11）。

9.29 撰写《殷周金文集成·前言》一文（~10.3）。

10.22 参加文物出版社召开的太原娄睿墓壁画座谈会。

10.23 继续撰写大百科全书特长条《考古学》（11月6日将第一节“考古学的定义”修改誊抄出来）。

10.24 参加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开幕式。

11.9 主持召开国家文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主要批评文物界的精神污染问题，尤其是“一切向钱看”的唯利是图思想。

11.14 撰写《所谓“玉璇玑”是天文仪器吗？》一文（~26）。

11.19 因扁桃体发炎，住院治疗（~29）。

12.5 出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第二批博士、硕士研究生授予单位及导师名单等。

12.8 撰写《中国考古学与中国科技史》一文（~10）。

12.11 偕夫人李秀君离京，经广州赴香港。

12.14 以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参加第二届国际中国科技史研讨会，作了题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的讲演（~17）。

12.18 赴香港中文大学参观访问，并在其中国文化研究所作题为《中国考古学的现状和展望》的讲演（~25）。28日回到北京。

12.30 赴瑞典驻中国大使馆，接受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授予的外国院士证书。

1.23 访日讲演集将以《中国文明的起源》书名，由日本广播协会（荣挈犒）出版，为其撰写序文（~24）。

2.19 阅《文物》1984年第1期发表的俞伟超、张忠培所写《探索与追求》一文（《苏秉琦考古论述选集·编后记》），认为“有些论据颇有问题”，即致函张忠培。

2.22 与苏秉琦谈对俞伟超、张忠培所写《探索与追求》一文的意见。

2.24 参加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会议，讨论《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并在会上发言。

3.4 参加国家文物局在成都召开的1983年考古工作汇报会，并在5日开幕式上讲话，11日作题为“考古与文物”的报告。其间，又曾游览都江堰、文殊院、武侯祠、杜甫草堂等地，参观四川省博物馆、王建墓等处。14日回到北京。

4.7 主持召开国家文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讨论出国文物展览，文物部门与宗教界、基建部门的矛盾等问题。

4.12 参加《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出版工作会议开幕式，并在会上讲话。

4.13 前往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一卷正、副主编会议，为该卷编委（~23）。

4.29 赴清华大学，参加1934年毕业班五十周年聚会。

4.30 参加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开幕式，并在5月4日的大会上发言。

5.1 审阅王世民执笔撰写、将以考古研究所名义发表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文章——《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

5.3 接美国全国科学院外事秘书发来的贺电，知被推选为该院外籍

院士。

5.4 晚间参加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向中宣部部长邓力群汇报的会议。

5.6 参与中央负责同志对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代表的接见。接见后，听取邓力群讲话。又与邓力群、朱穆之、廖井丹及文物局同志一道，商谈闭幕式上讲话事。

5.7 参加全国文物工作会议闭幕式。

5.8 与王仲殊等前往洛阳，视察偃师商城遗址、杏园汉唐墓地及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情况，又至考古所工作站、唐代宫城及武则天明堂遗址，洛阳市博物馆等处视察（~10）。

5.13 出席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31）。参加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市长卢声亮召集的在京温州同乡座谈会。

5.14 收到美国全国科学院关于当选为该院外籍院士的正式通知。

6.20 赴中南海，参加王震主持的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为中方委员之一。胡耀邦总书记到会讲话。

6.21 参加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会议，为该学会顾问。

7.5 参加文物局召开的定陵出土丝织品复制研究讨论会。

7.9 赴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参加钱临照主持召开的国际中国科技史讨论会组织委员会会议。

7.14 参加圆明园整修规划座谈会闭幕式，并在讲话中强调要作为遗址博物馆处理。

7.24 审校考古所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写的《中国考古新发现》英文书稿。

7.28 赴八达岭，参加社会赞助修复北七台、北八台工程的开工典礼，并在会上讲话。

8.11、12 参加《国家大地图集·历史地图集》编委会会议。

8.20 出席第三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为顾问委员会委员（～25）。

9.2 前往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二卷正副主编会议，为该卷副主编（～14）。

9.26 参加国家文物局在故宫举办的“全国出土文物珍品展览”（1976—1984）开幕式，及在广播大楼举行的复制曾侯乙墓编钟、编磬演奏会。胡乔木、邓力群、朱穆之等领导同志亦来参加。

10.2 参加彭冲主持召开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心座谈会、宴会和京剧晚会。

10.7 前往安阳，参加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并在开幕式上讲话。其间，曾与胡厚宣、张政烺视察小营“司母戊”墓发掘工地，游览安阳水冶、小南海，淇县“摘星台”，汤阴岳庙、羑里城等地。12日晨回到北京。

10.21 应约至邓力群处，谈文物工作问题。他将召开一次会议，解决宗教、旅游、园林、城建等与文物保护的矛盾。

10.23 接第三世界科学院来电，获知已被选为该院院士。

10.24 赴文物局参加关于开发和利用文物问题的座谈会。发言指出：“文物工作以保护为主，可以利用，但不能说开发。”

10.25 参加北京市历史学会举办的纪念吴晗诞生七十五周年座谈会。26日继续开会，并去清华大学参加“晗亭”落成典礼。

10.31 参加中宣部召开的文物工作座谈会（又11.1～6）。

11.14 与王仲殊等视察琉璃河西周墓地及刘李店西周城址发掘工地。

11.19 与文物局同志商谈报请国务院制止擅自发掘王陵及外资合

作发掘事。

11.29 为《冯家昇论著辑粹》撰写跋语。

12.5 参加夏承焘从事学术及教育六十五周年纪念会。

12.6 将自己节省下来的3万元人民币，捐赠给考古所，作为考古学奖金的基金，以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12.9 开始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特长条《考古学》中第二部分“考古学史”。

12.16 赴邓力群处，谈陕西要求发掘桥陵墓室、秦陵周围遗址、探测秦陵墓室事。

12.20 参加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五十五周年纪念会，并在会上讲话。

12.24 主持召开国家文物委员会会议，讨论陕西要求发掘桥陵等事，以及铜绿山矿冶遗址保护问题。

**1985年 76岁**

1.2 撰写《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文版序言。

1.5 出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讨论第二届评议会成员及权力下放问题（~7）。

1.5 撰写关于贾兰坡《周口店发掘记》的书评（~6）。

1.19 接意大利近东远东研究所来信，获知被选为该所通讯院士。

2.16 出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会上对名誉博士讨论得最为热烈。

2.18 向梅益秘书长表示：“院部不要搞我从事考古五十年的庆祝活动。”

3.1 主持召开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并在开幕式上发表题为《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的讲话。3月6日闭幕。

3.3 以夏鼐捐款为基金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奖评奖委员会宣告成立，推选夏鼐为主任委员（夏鼐逝世后，该项奖金定名为“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

3.10 赴邓力群处，获知他已将《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讲话稿加上按语，交《光明日报》发表。

3.13 听取赵其昌等关于定陵发掘报告编写情况的汇报，决定5月底以前交出初稿。

3.15 审阅王仲殊所写《夏鼐先生传略》，将置于《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的卷前。

3.17 校正张长寿所编《夏鼐先生论著目录》，也将放在《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的卷前。

3.22 胡乔木来到夏鼐家，提出要他担任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夏鼐当面婉辞。

3.23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同志来访，要求考古学卷6月底全部定稿，增添在世中国考古学家条目。

3.25 将“大百科”特长条《考古学》第三、四部分交王仲殊协助撰写。

3.26 前往伦敦，参加英国史前学会五十周年纪念会（3.29～31）。在31日的会上作了题为《中国文明的起源》的讲演。其间，与美国新考古学派领袖宾福德有较多接触。

4.4 回到北京。

4.6 参加全国人大六届三次会议的未完会议（～10）。

4.9 继续撰写“大百科”特长条《考古学》的第二部分“考古学简

史”( ~ 16 )。

4.17 前往华盛顿，参加美国全国科学院1984年会，接受该院颁发的外国院士证书。

4.27 与阔别四十年的老同学、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徐贤修，在纽约机场会晤畅叙（29日回到北京）。

5.13 主持召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编委会扩大会议，进行该卷定稿工作（ ~ 19 ）。

5.26 将所著《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文版校样校阅完毕。

5.29 接待美国考古学家宾福德，交谈新考古学派问题。

6.1 审阅《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在世中国考古学家条目（ ~ 3 ）。

6.4 接待坪井清足为团长的日本考古代表团。

6.7 晨间到达洛阳视察工作。先后赴龙门石窟和关林、偃师商城和灵台遗址及考古所工作站。10日晨回到北京。

6.11 因由洛阳返京火车的电扇吹风着凉，感冒咳嗽。

6.12 社科院来文确认，夏鼐仍为考古所名誉所长。

6.13 审阅《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王世民所写长条《中国考古学简史》（ ~ 15 ）。

6.15 校阅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所附《世界考古学史大事年表》的译稿，并根据《英国大百科全书年鉴》历年的“考古学”条，摘取1973—1979年大事进行增补（ ~ 17 ）。

6.17 上午在考古所听取坪井清足关于日本考古学的讲演。下午在家审校大百科所需《世界考古学史大事年表》时，突感身体不适，驱车北京医院诊治，住院后不久即昏迷不醒。

6.18 胡乔木、邓力群等领导同志及诸多友好，闻讯前往医院探视。

6.19 下午4时30分，夏鼐的心脏停止跳动，终年76岁。他为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孜孜不倦地奋斗终生，直到最后一息。

---

(1) 编者注：本年表主要根据日记内容编写，个别条目参考其他相关资料稍作诠释，以利读者的理解和检索。



# 交往人物索引(1)

## 一、中文人名

### A

艾钢阳：时任首都医院副院长

卷九（289，290，292）

安家瑶（女）：安志敏长女，现为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卷八（294）；卷九（112，122，126，144，149-151，365，367，415，430）

安家瑗（女）：安志敏次女，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卷九（36）

安金槐：历任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副队长，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四（375-377，379）；卷五（18，45，46，123，124，155，175，176，282，295，296）；卷六（69，178，180）；卷七（19，293，478）；卷八（107，108，118，148-151，173，290，460，461，490）；卷九（93，100，111，159，163，164，232，237，239，240，269，401）

安井正幸：1963年访日时接待人员

卷六（409，415）；卷七（63）

安藤更生：时任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

卷六（397，398）

安藤彦太郎：时任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

卷七（41）；卷八（313）

安齋库治：时为日共本部人员

卷六（393）

安志敏：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晋升至研究员，1982—1985年任副所长

卷四（311，315，323，325，326，333，339，364，366，368，375，387，399，418，419，425，426，444，447，455，456，460，461，465，470，472，475，482，483，491，493，496，497，499-501，504，505，520，522）；卷五（7，8，11，29，34，40，43，46，54，56，61，63，66，75，80，84，85，88-91，93-95，97，99-101，107，111，113-116，124，126，130，133，138，141，143，156，157，165，167，168，171-174，179，180，182，195，203，204，208，212，213，224，233-235，277，278，280-282，289-291，293-296，307-309，311，323，326，341-343，348，352，354，360，362-365，369，380，402，409，410，420）；卷六（3，4，9，22，25-27，34，36，42-44，46，48，50，77，87，95，97，100，102，117，125，128，138，140，144，145，150，153，160，164，167，178-180，183，186，187，198，200，205，206，217，218，222，229，231，236，243，246，250，251，256，258，277-279，283，285，289，291，298，300，308，311，315，317，325，328，346，349，351，354，355，357，362，364，377）；卷七（2-4，10，13-15，20，25，28，57，68，69，72-77，84，86，88，90，91，93，95，99-101，132，135，138，139，141-145，188，261，281，291，298，299，311，317，321，329，334，337，338，340，367-369，373，380，391，396，399，407-409，424，426，429，430，436，437，448，

450, 452, 457, 461, 466, 486, 492, 499, 508, 522-524, 535, 540) ; 卷八 ( 11, 42, 80, 83-86, 88, 89, 99, 101, 103, 104, 109, 110, 112, 117, 124, 139, 141, 154, 157, 158, 162, 163, 165, 167, 168, 176, 177, 198, 203, 210, 213, 217, 219, 222, 223, 243, 246, 247, 252, 253, 256, 257, 269, 270, 272, 274-277, 279, 282, 284, 286, 287, 290, 291, 295-298, 301, 304, 324, 328, 333, 337, 340, 342, 345, 353, 355, 356, 358, 361, 368, 375, 385-387, 397, 438, 440, 449, 460, 463, 465, 468, 470, 492, 493, 496) ; 卷九 ( 5, 9-11, 13, 19, 33, 35, 40, 42, 47, 49, 52, 69, 70, 72, 73, 78, 79, 83-85, 92, 97, 99-101, 104, 105, 108, 111, 117, 121, 122, 129, 133, 136, 138, 145, 148-150, 152, 156, 159, 171, 172, 188, 199, 200, 204, 207, 208, 210, 213, 214, 226, 228, 232, 234, 238-240, 244, 246, 249, 252, 270-272, 278, 282, 287, 288, 293, 295, 296, 298, 299, 302-304, 306, 310, 313, 318, 322, 323, 325, 334, 335, 338, 339, 342, 350, 355, 357, 361, 365, 374, 382, 393, 400, 405-407, 410, 411, 413, 414, 420, 431, 432, 439, 441, 448, 463, 465, 468, 469, 471 )

岸俊男：1981年日本都城制研究访问团团长

卷九 ( 64 )

敖承隆：时为河北省文物工作队人员

卷五 ( 230 ) ; 卷九 ( 329 )

奥田东：时任京都大学代理校长、农学院教授

卷六 ( 405, 409 )

## B

八幡一郎：时任日本考古学协会委员长

卷六（393-396，401，421）；卷八（315）；卷九（220）

白川静：时任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

卷七（2）

白凤鸣：京韵大鼓演员

卷六（324，325）

白介夫：时任北京市副市长

卷八（487）；卷九（47，65，318，326，378，397，435）

白坪：时任承德市文物局局长

卷七（512）

白荣金：时为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与文物修复人员，后晋升副研究馆员

卷七（295，407，418）；卷八（214，293，355）；卷九（67，284，287，413-416，473）

白如冰：时任山东省省长

卷六（247，248）

白石凡：1966年访华日本中国美术史代表团团长

卷七（215，216，277，278）；卷八（3）

白寿彝：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四（419，423）；卷五（15）；卷六（231，311，323，324）；卷七（12，54，127，143，144，470）；卷八（165，208，325，375，394，395，464，487）；卷九（48，56，59，92，108，116，118，150，156，189，200，202，203，244）

白土吾夫：时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局长

卷七（277）；卷八（219，491）；卷九（224，365）

白万玉：时为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与文物修复人员

卷三（370）；卷四（325，326，332，359，379，478）；卷五（45，46，53，132，142，171，191，195，245，262，306，319，326，328，333，334，347，370，375，392）；卷六（39，174）

白云翔：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2001年起任副所长

卷九（69）

鲍尔汉：时曾任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

卷六（137，375）；卷八（261，350，351）；卷九（323，410）

鲍文奎：时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

卷九（91）

鲍正鹄：时任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局长

卷八（204，220，246，258，259，261，267，276，282，292，299，302，327，330，339，369，370，378，398，439，440，443，445，448，464，466，484，487，499）；卷九（2，60，62，73，82，91，103，104，118，128，130，143，154，159，200，214，227，233，236，267，271，272，283，313，323，338，342，355，367，386，395，448，463，468）

北山康夫：1964年访华日本学术代表团成员

卷七（63，65）；卷八（257，304，309）

贝塚茂树：时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

卷五（116）；卷九（222，229）

波多野：1963年访日时接待人员

卷三（62）；卷六（390，399，422）

薄树人：时为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人员，累任至研究员

卷七（537）；卷八（53，119，122，278，339，356，360，396）；卷九（54，75，188，231，335，368，383，407，456）

## C

蔡邦华：时任中国科学院昆虫、动物二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六（247）；卷七（168）；卷九（53）

蔡凤书：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教师，后晋升教授

卷七（218，330）；卷八（77，209，275）

蔡季襄：时为湖南省文管会人员

卷四（427-432，435-442，447，448，450，451，457，458）；卷五（303，310）；卷八（198）

蔡锦涛：时为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人员

卷九（349，387，390-394，421，467）

蔡孔耀：清华大学时期温籍同学（化学系）

卷一（124，132，137，177，186，266）；卷三（58，68，73，99）；卷四（55，56，58，73，75，77，95，96，101，103，104，117，122，220，314）；卷五（98-100）；卷六（76）；卷九（37-39，43，52，62，66，155，186，187，191，305）

蔡莲珍（女）：时为考古研究所碳十四测定年代人员，晋升至研究

员

卷六（123）；卷七（234，237）；卷八（98，175，301，343）；卷九（8，61，70，413，434）

蔡美彪：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七（235，518）；卷八（168）；卷九（398）

蔡谦：燕京大学时期友人

卷一（52，63-65，91，93，210，216）

蔡荣生：时为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人员

卷九（342-345，349，387，394）

蔡世昌：时任人物局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所长

卷八（19）

蔡熙国：1964年访华的朝鲜考古学家

卷七（32）

蔡元培：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卷一（333，335）；卷二（297）；卷四（167）；卷八（387）

仓田文作：时任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馆长

卷八（309）

仓孝和：时任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八（225，458，471）

仓修良：时在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

卷七（318）

曹葆华：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七（455）

曹道衡：时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九（325）

曹定云：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七（261，490，497，500）；卷八（173）；卷九（65）

曹桂岑：现任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馆员

卷七（443）；卷九（240）

曹联璞：时为考古研究所图书室负责人

卷四（490，499）；卷五（71，77，82，175，218，307，310，313，338，355）；卷六（42，256，297，349）；卷七（12，26，237）；卷八（73，75，439）；卷九（7）

曹日昌：时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四（458，471，491-493，525）；卷五（81）；卷七（69）

曹熙：光华大学附中同学（高中）

卷一（11）；卷三（19，24）

曹瑛：时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卷六（258）；卷七（91）

曹禺：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

卷二（404）；卷三（2，3）；卷四（480）；卷五（403）；卷六（300）；卷七（183）；卷八（333，337，465）；卷九（49，190，



岑仲勉：时前任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后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三（159）；卷四（92，162，175，188，192，194）；卷六（159）

长岛健：时任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美术史教授

卷九（81）

长谷部乐尔：时任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学艺长

卷九（225）

长广敏雄：时任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卷六（300，301，405）；卷八（376，391，448，449）；卷九（15，45，46，142，223）

常安秋人：时任日本广播协会（NHK）事业部次长

卷九（220）

常任侠：时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卷三（2）；卷五（129）；卷六（110）；卷八（385）；卷九（39，119，143，149，150，155-157，215，227，241，295，369，412）

常沙娜（女）：常书鸿女，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卷七（158）；卷八（381）；卷九（118，298）

常书鸿：时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

卷三（187，191-194，198，201，254，337）；卷四（26，27，109，144，176，194-196，198，323，365，371）；卷五（73，

181, 240, 363) ; 卷六 (188, 354, 361) ; 卷七 (82, 191, 294, 330) ; 卷八 (87, 283, 289, 359, 374, 376, 377, 381, 389-391, 399, 438, 449) ; 卷九 (35-37, 40, 41, 45, 46, 48, 50, 51, 63, 82, 91, 102, 132, 273, 279, 299, 352)

畅文斋：时为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负责人

卷五 (131) ; 卷七 (174)

晁华山：现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卷九 (127, 256, 257)

陈冰原：时任温州师范学院副教授

卷九 (64)

陈超：清华大学时期同学 (历史系)

卷一 (228, 233)

陈超：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馆员

卷八 (211, 492) ; 卷九 (100)

陈楚淮：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任教时的同事

卷四 (265, 279, 300, 306-308)

陈从周：时任同济大学中国建筑史教授

卷六 (113)

陈存洗：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福建省博物馆

卷六 (346, 348, 351) ; 卷七 (71, 72, 147) ; 卷九 (300)

陈达：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兼系主任

卷一 (71) ; 卷四 (423) ; 卷五 (324) ; 卷六 (249)

陈达夫：时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

卷四（165）

陈大白：时为兰州西北图书馆人员

卷三（298）

陈大祥：温籍亲属

卷三（88）；卷四（41，48，99，225，228，297）；卷五（265）；卷九（12）

陈岱孙：时任清华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

卷一（264，268）；卷九（320）

陈丹南：温州同乡

卷七（139，141，142）

陈旦初：时任中央大学地质系教授

卷四（79，81，91，94，104，116，166）

陈道：时任社科院科研局副局长

卷九（374）

陈德煊：光华大学附中同学（高中）

卷一（10，11，176，188，193，203，209，266，270，271，330）；卷三（99）；卷四（101，105，286，292，509，511，513，514）；卷五（265，267，268，270-272）；卷六（55，371）；卷七（21）；卷八（79）；卷九（174，177，179-181，191，270）

陈铎民：时为温州十中教师

卷四（65-67，72，77，97-99，125，171，172，227，262，287，295，314，511）；卷三（92）

陈恩志：时为陕西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人员

卷九（61）

陈凤书：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后同去英国留学

卷一（15，59，61，64，65，82，94，104，127，142，150，175，196，209，229，240，245，275，331，342-344，349，351，354，367，368，370）；卷二（16，18，106，114，116，139，165，188，228-231，240，251，276，363，364）；卷四（31-33，35，78，79，91，102，121）

陈高华：现为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所长

卷九（354，378）

陈戈：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员

卷八（143，154，163，209，274）；卷九（7）

陈公柔：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四（426，449，465，467，495，496）；卷五（30，63，67，90，103，109，126，151，160，174，208，244，245，290，294，343，344，352，364）；卷六（29，61，199，366）；卷七（37）；卷八（10，327）；卷九（142，221，245，326，327，350，351，365，376，378-380，386，394，396，407，410，411，413，417，419，424，425，428，434，468，469）

陈恭禄：时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四（162）；卷七（2）

陈观胜：时任燕京哈佛学社副主任

卷四（182）

陈国聪：温州十中同学（初中）

卷三（101）

陈国强：时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师，后晋升教授

卷七（39）；卷八（79，287，290，291）

陈国英：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陕西省考古所

卷五（289）

陈国钊：时任湖北省博物馆馆长

卷八（32，33，34，37，46）

陈翰伯：时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

卷七（53）；卷八（433）；卷九（364）

陈翰笙：时历任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社科院世界史所名誉所长

卷四（412）；卷五（29）；卷六（24，249）；卷七（12，13）；卷八（200，208，277，339，340，350，351，375，382，394）；卷九（76，364，365）

陈华：温州十中同学（初中）

卷一（294，297）；卷四（79，81，91，104，121，129）；卷五（91）

陈骅：现为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九（407）

陈淮：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卷五（268，269，273，292，293，297，325，330，334，339，340，351，380，417，419）；卷六（10，11，60，66，69，70，75，80，81，122，129，151，186，356）；卷七（328，378，431）；卷八（17，116）

陈辉燎：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越南代表，历史学家

卷七（53，56）

陈惠：光华大学附中同学（高中）

卷一（9，10）；卷四（265）

陈惠敏（女）：时为《红旗》杂志社人员

卷六（259）

陈慧：时为河北省文物工作队人员

卷七（145）；卷九（417，427）

陈纪凯：时任温州市教育科长

卷四（60）

陈继严：温州十中同学（初中）

卷一（79，88，119，287，289，293，296，298）；卷三（28，77）；卷四（52，56，60，77，96，100）

陈箴年：温州十中同学（初中）

卷四（317）；卷五（265）

陈箴熙：燕京大学时期同学（社会学系）

卷一（11，29，40，47，49，50，53，62，68，80，188，266，363）；卷二（2，17，401）

陈建平：时任河南省文化局局长

卷五（155，183，368）；卷六（18）

陈剑生：温州同乡

卷四（286，292，299）

陈锦康：时任中国硅酸盐学会副理事长

卷九（186）

陈荃民：时任北洋大学理学院院长

卷四（74）

陈景湘：时为中国驻伊朗使馆人员

卷八（124，129，142，178，197，242）

陈久恒：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任为副研究员

卷五（220）；卷六（44，110，212）；卷七（266）；卷九（109，209，316，357，473）

陈久金：现为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卷九（202，383）

陈久徵：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土木系）

卷九（69）

陈乐素：陈垣之子，时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

卷四（265）

陈立：时任浙江大学心理系教授、文学院院长

卷一（291）；卷四（186，380）

陈立信：时为郑州市博物馆人员

卷八（369）

陈丽琼（女）：时为西南博物院人员，后任重庆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卷九（187）

陈良箴：时为温州地政处人员

卷四（55，59，119）；卷五（272）

陈凌云：时为浙江省特派考察欧美社会救济事业人员

卷一（348，353，354）；卷二（16，18）

陈懋恒：温州同乡

卷五（244）

陈孟东：时为陕西省文化局文物处人员

卷七（461，530）；卷八（286，291，344，345）

陈梦家：时任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卷四（504）；卷五（9，13，15，19，23，25-27，33，38，39，47，48，50，59，63-65，67，71，77，85-91，94，98，100，109，112，113，115，116，124，128，129，131，138，140，141，148，158，160，163，166-169，171-174，177-179，181，194，202，209，211，214，215，217，220，223，228，229，236，244，245，262，274-276，278，281，283，284，287，289，290，292，293，295，296，298，303，309，310，312，316，317，321，323，324，331，342，350，360，361，364，366，370，381，395，414，419）；卷六（33，84，97，102，114，115，134，217，219，224，238，242，262，264，284，285，308，312，317，320，328，349，350，353-355，373，



374) ; 卷七 ( 4 , 5 , 12 , 13 , 20 , 23 , 27 , 30 , 33-35 , 37 , 39 , 60 , 61 , 84 , 85 , 101 , 133 , 142 , 151 , 164 , 168 , 181 , 187 , 223 , 234 , 237 , 238 , 239 ) ; 卷八 ( 6 , 232 , 261 , 374 , 382 ) ; 卷九 ( 37 , 67 , 203 , 229 , 247 )

陈梦熊：陈梦家之弟，时任地质矿产部技术高级顾问

卷八 ( 261 )

陈明达：早年为中国营造学社人员，1949年后历任文物局工程师、文物出版社编审、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卷二 ( 381-383 , 385 , 386 , 394 , 397-399 ) ; 卷三 ( 113 , 115 , 122 , 127 , 145 ) ; 卷四 ( 85 , 182 ) ; 卷五 ( 230 ) ; 卷六 ( 93 , 113 , 177 , 180 , 241 , 298 , 301 , 305 , 371 ) ; 卷七 ( 486 ) ; 卷九 ( 100 )

陈木庵：温州十中同学 ( 初中 )

卷四 ( 41 , 47 , 155 , 166 , 167 , 175 , 287 , 288 )

陈慕榕：温州同乡

卷九 ( 363 )

陈穆庵：时为国民党政府国史馆人员

卷三 ( 154 ) ; 卷四 ( 115 , 137 , 141 , 144 , 145 , 148 , 153 , 188 , 204 , 228 , 229 )

陈槃 ( 陈槃庵 ) ：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卷四 ( 90 , 91 , 93 , 102 , 131 , 134 , 156 , 186-190 , 193 , 198 , 206 , 210 ) ; 卷六 ( 65 )

陈培源：温州同乡

卷九 ( 177 , 179 )

陈鹏程：时为文物局出国文物展览办公室人员

卷七（414）；卷八（11，25）

陈乔：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卷五（406）；卷六（76）；卷七（4，16，160，376，521）；  
卷八（64，99，107，164，174，224，251，255，261，286，287，  
291，342，353，388，492）；卷九（118，121，228，239-241，  
291，352，469）

陈秋帆：时任中研院驻沪办事处主任

卷四（118，159）

陈秋原：时为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中国代表团成员

卷七（53）

陈陞：北京小汤山疗养院病友

卷六（339，340，342，344）

陈省身：美籍华裔数学家，时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数学研究所所  
长

卷四（108，188）；卷九（423）

陈世骧：时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

卷七（64，168，468）；卷八（199，325）

陈受颐：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四（188）

陈枢：温州同乡

卷一（282，283，340）

陈叔谅：时为国民党政府“侍从室”人员

卷三（163）；卷八（452，456，458）

陈叔平：温州同乡

卷三（91，96，97）；卷四（162，166）；卷九（174，175）

陈述：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卷七（98，164，341）；卷八（222）；卷九（408，420）

陈水：时为科学院外事局人员

卷七（295，298，299）

陈思民：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社科院研究生院

卷八（31，39，58，223，224，473）；卷九（82，85，394）

陈绥之：时任中国驻意大利使馆文化参赞

卷八（227，228，233，235，237，238，240，241）

陈铁梅：时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碳十四测定年代人员，后晋升教授

卷八（143）

陈婉伊（女）：时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人员

卷六（300，309，311）

陈万里：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卷三（170，173，210，279）；卷四（56，73，145，205，206）；卷五（237，356，358，419）；卷六（162，170，241，251，405）

陈香文：1966年访华越南考古代表团成员

卷七（199，202，210）

陈祥春：时为中国科学院外事局人员

卷七（409，443，448，449，496）

陈旭初：温州同乡

卷四（107）

陈巽颐：温州同乡

卷一（126，246，289，297，332）；卷四（81）

陈尧光：时任社科院情报研究所副研究员

卷八（280，294，399，400）

陈耀钧：时为荆州地区博物馆人员

卷八（36，336）

陈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卷五（133，161-163，205，209，213）；卷六（22，157，229，273，383）；卷七（29，30，49-51，55，56，59，148，167，211）

陈益谦：温州同乡

卷四（51）；卷九（187）

陈逸夫：温州同乡

卷四（512）

陈寅恪：历任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卷一（201，213，218）；卷二（8，101，260）；卷三（104，122，283）；卷四（152，305，307，361）；卷五（199，200）；

卷八（375）；卷九（55，115，149，153，233，401）

陈永龄：时为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人员，后曾任武汉测绘学院副院长

卷三（115）

陈雨同：时任内蒙古科学院分院考古所所长

卷六（128）

陈浴新：时任湖南省文管会主任委员

卷四（427，428，434，456）

陈裕光：时任金陵大学校长、中国化学会理事长

卷四（162）

陈元晖：时任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七（452）；卷八（168，380）

陈垣（陈援庵）：历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暨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等职

卷一（37，204，217，260）；卷三（142）；卷四（113，146，148-152，178，179，188，189，204-206，231，323）；卷五（96）；卷六（225，233，251）；卷七（42，164，278）；卷八（375，487，493）

陈桢：时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

卷一（59，60，72，73）；卷五（100）

陈振裕：现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兼所长

卷八（490）

陈正祥：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卷三（153）；卷五（239）；卷八（385，386）；卷九（134，142，235，245，297，369，371，372）

陈直（陈进宜）：时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五（95，121，210，233，235）；卷六（270，274，284）；卷八（289）；卷九（241）

陈植铿：温州同乡

卷九（136，137）

陈志达：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累任至副研究员

卷八（155）；卷九（141，238）

陈中襄：西北考察时期兰州友人

卷三（191，194）

陈仲陶：温州同乡

卷四（47）

陈仲武：时任温州师范学校校长

卷四（40，316，318）；卷五（269）；卷九（175）

陈灼如：温州同乡

卷四（153）

陈滋德：时任文物局文物处处长

卷五（138，140，144，147-149，155，156，158，159，163，182，194，205，218-220，226，228，229，232-235，245，263，274，277-280，285，295，323，340，371）；卷六（2，5，

24-26 , 35 , 73 , 78 , 134 , 148 , 151 , 218 , 258 , 276 , 289 , 301 ) ; 卷七 ( 5 , 9 , 14 , 20 , 142 , 160 , 196 , 291 , 311 , 312 , 317 , 321 , 327 , 368 , 370 , 371 , 373 , 374 , 381-383 , 408 , 422 , 429 , 431 , 433 , 439-443 , 446 , 448 , 464 , 474 , 476 , 480 , 482 , 488 , 491-493 , 495 , 498 , 504 , 510 , 511 , 517 , 520 , 530 ) ; 卷八 ( 7 , 24 , 32 , 68 , 84 , 99 , 145 , 147-150 , 155 , 203 , 216 , 253-255 , 261 , 276 , 281 , 283 , 286 , 287 , 289-291 , 301 , 326 , 334 , 336 , 338 , 340 , 344 , 345 , 352 , 385 , 388 , 392 , 441 ) ; 卷九 ( 92 , 94 , 113 , 228 , 238-241 , 317 , 318 , 324 )

陈自析：温州同乡

卷四 ( 40 )

陈宗畴：光华大学附中同学（高中），时在上海江海关任职

卷四 ( 32 )

陈宗器：时任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四 ( 104 , 108 , 117 , 272 , 314 , 322 , 467 , 479 , 483 , 493 , 516 , 520 ) ; 卷五 ( 11 , 17 , 48 , 51 , 52 )

陈祖甲：时为人民日报社人员

卷七 ( 101 , 134 )

陈遵妫：时任北京天文馆研究员

卷四 ( 81 ) ; 卷五 ( 151 , 168 )

陈作良：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离

卷五 ( 130 , 134 , 137 , 139 , 167 , 174 , 193 , 325 , 337 , 413-415 , 420 ) ; 卷六 ( 13 , 44 , 46 )

成恩元：曾任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

卷五（19）；卷八（371）；卷九（332）

成仿吾：曾任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卷一（148）；卷八（208，249）

成若愚：时为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人员

卷七（109，110，113，114，118，120）

程百让：时任洛阳市副市长，洛阳中学校长

卷四（395，403）

程纯枢：时任中央气象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卷七（469，470）；卷八（169，325，461）；卷九（247，359）

程德泰：留英时期友人

卷一（356）

程美娇（女）：程溯洛之女

卷六（279，370）；卷九（447）

程其襄：时为留德学生，后任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卷一（345）

程庆棠：小学同学

卷一（7）

程思远：时任对外交流中心秘书长

卷八（446）；卷九（399）

程溯洛：时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



卷四（310-312，316，322，323，361，363，364，368，419，461，486，495，502，506-508，515，517）；卷五（8，25，26，75，138，146，219，289，291，355，403）；卷六（79，154，226，236，271，279，311，370）；卷七（9，11，34，35，41，54，96，101，180，329，370，393，476，505）；卷八（30，82，222，335，339，383）；卷九（64，118，318，439，447）

程文杰：时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治部副主任，又任历史研究所负责人

卷七（219，226，536）；卷八（16，58）

程尧圣：留英时期友人

卷二（116）

程朱海：时任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卷七（536）；卷八（84）；卷九（127，187）

澄田正一：时任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

卷六（403，404）

池田末利：时任日本广岛大学教授

卷六（415）；卷七（2）

迟镜海：留英时期友人

卷一（370）

初师宾：时为甘肃省博物馆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八（153，270）；卷九（68，94）

储安平：留英时期友人，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卷二（70，88，117）；卷四（27，213，323）

楚景明：时任青岛市博物馆副馆长

卷九（291，297）

楚图南：时历任对外友协会长，对外文委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卷二（356）；卷五（401）；卷六（48，185，233，267）；卷七（211，215，216）；卷八（375，487）；卷九（160）

川原正人：时任日本广播协会（NHK）会长

卷九（220，224）

崔承瑶：时为留苏学生

卷五（324）；卷六（131）

崔崇桂（德斋）：时任酒泉师范学校校长

卷三（186）

崔骥：留英时期友人

卷二（213）

崔墨林：曾任开封市文化局文物科科长

卷五（43，44，158）；卷九（154，444）

崔星：时任驻中国科学院军代表

卷七（274-276）

崔璇：时为内蒙古历史研究所考古组人员

卷七（48）

崔志刚：时为湖南省博物馆负责人

卷七（318，320，395，399）；卷八（174，441）；卷九（61）

## D

大滨：时任日本早稻田大学总长

卷六（397，403）

大岛利一：时任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教授

卷六（408，409）

大庭脩：时任日本关西大学教授

卷六（413）；卷九（64，223）

大塚初重：时任日本明治大学助教授

卷六（389，394）

戴尔俭：时为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七（200，433）；卷九（436）

戴家祥（戴幼和）：温州同乡，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卷二（126）；卷三（92）；卷四（47，48，59，224，228，262，286，287，294，301，315，320，433，511）；卷八（105，266）；卷九（79，80，82，145，146，148，152，153，183，432，447）

戴开光：时为科学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人员

卷九（367）

戴念慈：历任建筑工程设计院总建筑师、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等职

卷九（237）

戴千里：温州同乡

卷四（75）

戴松恩：时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六（365，369）

戴彤心（戴忠贤）：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西北大学考古专业

卷七（78，286，416，495，508）；卷八（9，37，106，149）；卷九（239，334，407）

戴文奎：温籍远亲

卷四（34，35，37，78，93，94）

戴宪斌：温籍远亲

卷九（110，341，343，344，347，349，361，387）

戴学绍：温籍远亲

卷八（474，483）；卷九（14，51，62，65，73，86，97，99，110，347）

戴逸：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九（188，233，407，408，420）

戴应新：时为社科院考古所人员，后调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卷八（329）

戴志光：清华大学时期同学

卷二（47）

戴遵德：时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

卷八（259）；卷九（329）

党华：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任教时学生，曾在浙江省博物馆工作

卷四（273，277，308，417，418，421，422，424-426，434，500，508，522）；卷五（101，102，274，278）；卷八（271，343）；卷九（35）

邓广铭（邓恭三）：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兼系主任

卷四（363，461，462，469，485）；卷六（225）；卷八（212，394，395，464，465，485）；卷九（17，18，47，55，56，127，148，200，288，424，444）

邓嘉芝：时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

卷二（403）；卷三（117）；卷四（81，87，153）

邓健吾（东山健吾）：日籍华裔学者，时任日本成城大学教授

卷八（296，376，391，448，449）；卷九（45，46，220）

邓力群：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

卷七（502）；卷八（154，160，168，208，211，217，220，221，223，224，226，243，244，246，248，253，268，269，273-277，281，284，292，296-299，303，332，340，352，359，369，378，380，383，440，446，485，495）；卷九（17，37，49，53，54，71，84，85，106，129-132，134，136，139，146，148，162，184，189，190，200，212，213，216，219，231，247，248，288，296，305，312，319，342，350，354，355，362，377，396，397，406，409，410，412，420，421，432，440，441，445）

邓锐龄：时为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人员，后任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卷九（381）

邓叔群：时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五（219）；卷七（168）

邓嗣禹：美籍华裔学者，时任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教授

卷八（247）；卷九（271，280，386）

邓拓：时历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

卷五（333，372）；卷六（16，376）；卷七（9，207，213，220）；卷八（340）

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卷七（425，467，517）；卷八（4，171，208，282，349）；卷九（162，250，294，399）

邓颖超（女）：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卷八（113，120，171，281，463）

邓正昭：时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卷九（384）

狄超白：时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代理所长

卷五（152）

丁伯泉：时任河南省文物工作第二队队长

卷四（377）；卷五（18，186，193，230）

丁惠康：丁福保之子，时为上海工部局医师

卷一（344）

丁名楠：时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八（109）；卷九（371）

丁声树（丁梧梓）：时历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科学院（后属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卷三（152）；卷四（205-208，252，262，309-312，323，369，422，474，476，477，502）；卷五（418）；卷六（64，137，224，362）；卷七（162，455，508，520）；卷八（109，169，170，485）；卷九（161，209）

丁骧：美籍华裔学者，时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卷九（170）

丁伟志：时任《历史研究》副主编

卷八（214，224，226，228，229，231，243，251，259，268，303，328，354，397，450，454）；卷九（216）

丁文渊：时任同济大学校长

卷三（127）

丁文治：时为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人员

卷二（403）；卷四（106，155）

丁西林：时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卷六（58，300）；卷七（97，280）

丁贤明：温籍远亲

卷三（87）；卷四（95，102，194，198）；卷八（294）；卷九（71，314，431）

丁义忠：时为上海博物馆人员，后晋升研究馆员

卷八（262，263，265，266，303）

丁瓚：时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

卷四（465，486，489-491，501-507）；卷五（219）；卷六（361）

丁则良：时任东北人民大学教授

卷四（419）

町田章：时任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平城宫迹调查部长

卷八（312）；卷九（84，232）

东光：时任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卷七（457，524）；卷九（222）

董纯才：时任教育部副部长

卷五（96）；卷九（162）

董朴垞：温州同乡

卷三（60-62，65，71，73，77-79，92，96，99，124）；卷四（38，40，42-44，50，54，55，57，61，64，65，99，172-174，179，223，228，235，246，261，287，288，295，296，318，323）；卷八（445）

董同龢：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卷四（82，88，92，118，132，137，186，188，192，197，204，229）

董文立：清华大学时期同学

卷一（245）



董希文：时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卷五（73）

董小培：时为光华大学附中英语教师

卷一（10）

董聿茂：时任杭州西湖博物馆主任

卷四（277，281）

董允辉：温州同乡，燕京大学时期同学

卷一（11，24，26，35，36，38，40，44，46，48-52，54，70）；卷四（148）

董增凯：时任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处处长

卷五（290）；卷八（101，103，443）；卷九（238，239）

董子容：光华大学附中（高中）、燕京大学时期同学

卷一（11，21，24，30，37，40，41，52，53，103）

董作宾（董彦堂）：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卷一（281，285，309，314，316，317，332，334）；卷二（100，109，362，403）；卷三（124，113，127，134，150，156，167，282）；卷四（29，79，81-83，88-90，92，167，178，184，229）；卷五（12，229）

都宥浩：时任朝鲜考古学与民俗学研究所所长

卷五（147，308，309，314）；卷六（109，163）

杜秉正：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外文系）

卷一（332）

杜蕻运（女）：时为考古研究所化学分析人员，后晋升副研究馆员

卷六（140）；卷八（55，154）；卷九（69，76）

杜干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

卷八（281，283）

杜敬：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

卷九（290-293）

杜任之：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六（76）；卷九（57，216）

杜润生：时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

卷六（143，237，369）；卷八（374）

杜石然：时任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八（256）；卷九（335，383）

杜书瀛：时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人员

卷九（246）

杜玉生：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馆员

卷七（247）；卷八（162，377）；卷九（4，11，101，284，  
287，475）

杜正胜：时任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卷九（167，296）

段伯宇：时为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人

卷八（256，341，392）；卷九（144，148，412）

段钢城：温州同乡

卷四（72）

段鹏琦：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七（155，261，320）；卷八（150，201）；卷九（101，209，315，357，429，473）

段文杰：时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人员，后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敦煌研究院院长

卷五（190）；卷八（443）；卷九（46，108）

## F

樊国挺：时为长沙市文教局人员

卷四（428，430，439）

樊弘：时在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后任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等职

卷三（114）；卷二（217，259，261）

樊锦诗（女）：时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人员，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卷九（108）

范长江：时任全国科协书记处常务书记、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卷五（81）；卷六（365，367，369，371）；卷七（49-55）

范达人：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同赴秘鲁、墨西哥访问

卷七（342，368，468）

范桂杰：时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

卷九（331）

范焕通：时为驻考古所军宣队负责人

卷七（245，248，249，255，256，259，260，270，273，  
409，454，456，467，480）

范辉通：越南国家科委和社科委访华代表团副团长，考古学院院长

卷八（26，28）

范仁杰：北京小汤山疗养院病友

卷六（341-343）

范文澜：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四（363，410，412，414，420，458，467，468，495）；卷  
五（15，47-49，58，62，81，82，108，116，162，320，321）；  
卷六（40，225）；卷七（12，13，54，209）；卷八（375）

范振衡：1974年驻学部工宣队临时领导小组成员

卷七（451，454）

范钟璫：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心理系）

卷一（64，68，95，104）；卷八（360）；卷九（35）

方昌杰：时为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人员

卷八（109）

方承焕：温州同乡

卷二（399-401，404）；卷三（5，20，21）

方光焘：温州同乡

卷四（178，475）

方国瑜：时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七（149）；卷九（200）

方介堪：温州同乡，曾任杭州西泠印社副社长

卷三（92）；卷四（225，241，511，512）；卷五（265-268，270，271）；卷七（84，445）；卷八（357，494，498）；卷九（55，176）

方闻：美籍华裔学者，时任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主任

卷八（274，275，303，348，351，424，425，429-431，439，442）；卷九（78，79，111，244，455）

方逊平（方荣敏）：温州同乡

卷三（21，22，99）；卷四（55，77，95，170，173，226，227，259，294，317，512）；卷五（48，50，60）；卷七（81，89，147）；卷九（174）

方毅：时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国家科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学位委员会主任等职

卷七（324）；卷八（99，271，301，496）；卷九（55，76，77，82，190，420）

方酉生：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武汉大学考古专业

卷六（216，276）；卷七（70，74，77，94，368，508，509）；卷八（488，491）；卷九（239，330，334，417，427，432）

方又圆：温州同乡

卷四（52，53）

方重：清华大学时期同学

卷二（379）

方壮猷：时任中南区文化部文物处处长、湖北省文管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卷四（426，433）；卷五（8，9，60，323）；卷六（69，371）；卷七（4，78）

房吴生：时为湖南省博物馆人员

卷七（208）

榎本杜人：时为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人员

卷六（410）

费孝通：时历任云南大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兼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卷二（97，353，354）；卷四（507，525）；卷五（16，165，209，213，291，324）；卷八（164，222，292，368，380，395，476）；卷九（53，57，76，77，104，116，141，236，251，273，300，374）

冯诚：温州同乡

卷五（392）；卷六（44）

冯承泽：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馆员

卷六（214）；卷九（109，473）

冯德培：时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九（58）

冯国瑞：早年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在甘肃从事文史研究

卷三（424）；卷五（49，60）；卷六（291，355）

冯汉骥：时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

卷二（393，400，401）；卷三（130，339）；卷四（64，88）；卷五（11，12，14，60，87，189，208，211，212）；卷六（67，90，93，97，222，315）；卷七（291，292，415）；卷八（87，255）；卷九（14）

冯家昇：时历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卷四（426，464，465，469，485，487，497，499，506，507）；卷五（375）；卷六（166，177，358，360，361）；卷七（484）；卷九（351，415-417，436）

冯鉴：温州同乡

卷五（268）

冯普仁（冯敏）：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无锡市博物馆

卷六（210）；卷七（196，198，199，210，212，458，480，485）；卷八（221）；卷九（240，407）

冯敏（女）：时为北京天文台人员

卷八（119）

冯先铭：时任故宫博物馆研究员

卷六（92，251）；卷七（215，383，388，389，442，448，466，486）；卷八（25，57，58，79，161，200，201，224，322，337，348，355，392，403，485，494，497，499）；卷九（73，75，94，130，141，152，162，185，186，208，225，274，396，442）

冯孝堂：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馆员

卷八（162，291）；卷九（209）

冯友兰（冯芝生）：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卷一（34，248，249，270，276）；卷三（424，425）；卷四（152，204，205）；卷五（137，152，304）；卷六（136）；卷八（20，244）

冯羽：冯真之子

卷五（180，236，238，268，275，368）；卷六（18）

冯真：温州同乡

卷五（181，267，271）

冯至：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六（43）；卷七（235，288，466，520）；卷八（89，113，158，168-170，175，200，249，295，388，461，468，475，485）；卷九（53，56，57，60-62，75，76，90，91，128，133，148，158，193，194，305，320，362，398，457，458）

冯仲云：时任水利部副部长

卷五（209，413）

福岛要一：1963年访日时接待人员

卷六（386，388，394-396，398，415）；卷七（49）

福岛一正：1963年访日时接待人员

卷六（390，407，408）

傅承义：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卷四（313）；卷七（168）；卷九（69，351）

傅乐焕：时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



卷三（111，159）；卷四（93，130，132，136，192，238，361，363，368，395，459，461-464，466，467，470，473，474，476，479，480，483，485，489，493，496-499，505-508，516，519）；卷五（10，16，127，303）；卷七（218）；卷八（370）

傅懋勳：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七（54，141，455，520）；卷九（57，271）

傅申：美籍华裔学者，时任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东方部主任

卷八（430-433）；卷九（26，27，168，460）

傅斯年（傅孟真，傅先生，傅所长）：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曾兼中研院代理总干事

卷一（139，265，270，272，281，312，321，325，326，327，330，331，344，359，374）；卷二（4，27，28，101，134，249，355，360，366，402，403）；卷三（87，113，114，115，116，117-119，120，122-124，126-133，135，138，140，141，151，152，155，156，158，159，161-163，165-169，233，236，283，286-288，298，299，339，340，343，417，438）；卷四（11，34，80，81，83，84，92，93，99，102，104，105-107，115，118，120，127-130，134，150，151，152，181，199，202，205，208，214，218，219，232，249，353，465）；卷九（151）

傅熹年：傅忠谟之子，现为建筑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卷六（353）；卷八（327，351）；卷九（18，119，368）

傅璇琮：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

卷九（80）

傅学苓（女）：张政烺夫人，时为科学出版社编辑人员

卷六（67，74，77，106，136，177）；卷八（117，209，283，355）；卷九（44，51，90，278，298）

傅月华：曾任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处处长

卷七（19）；卷八（145，149，150，443）；卷九（113，120，239，245）

傅振伦：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曾一度调中华书局

卷三（69）；卷四（138，310，371）；卷五（127，137）；卷六（241，259）；卷七（11，186）；卷八（72，355，486，491，492）；卷九（213，239，423，431）

傅忠谟：时任文化部文物局业务秘书

卷四（415）；卷六（6，80，187）；卷九（18）

## G

甘粕健：1963年访日时接待人员

卷六（389，390，398，403）

甘文芳：时任日本东京华侨总会会长

卷六（387，399）；卷七（281）

冈内三真：时为日本九州大学助教

卷八（307，311，355，356）

冈崎敬：1957年访华的日本考古代表团成员，后任九州大学教授

卷五（306）；卷六（390，419，421）；卷七（439）；卷八（108，109，112，318，323，347，376，391，392）；卷九（38，

46, 71, 78, 221, 222, 224, 249, 337, 355, 380, 382, 385, 401, 424)

冈田文吉：时为日共本部成员

卷六 (393)

高崇基：时为北京中央人民医院医师

卷五 (74)

高达士 (高鹤)：清华大学时期同学 (外文系)

卷三 (177, 186, 268)

高德：时为社科院科研局人员，负责史学片

卷八 (153, 243, 293)；卷九 (234, 278)

高东陆：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青海省文物队

卷九 (443)

高广仁：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晋升至副研究员，1988—1991年任副所长

卷六 (77, 151, 235, 247)；卷七 (145, 150, 156, 389, 403, 432, 441, 462, 489, 515)；卷八 (23, 77, 110, 113, 117, 152, 163, 174, 175, 243, 440, 470)；卷九 (152, 207)

高汉玉：时为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人员，后晋升研究员，曾兼副院长

卷八 (1, 358)

高翰：清华大学时期同学

卷二 (379)

高家鑫（高炜）：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六（284，290）；卷七（442）；卷八（145，467）；卷九（72，429）

高觉敷：温州同乡，时任国立编译馆编纂、金陵大学等校教授

卷四（72，80）

高履芳（女）：王冶秋夫人，曾任文物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卷五（93，98，230，353）；卷六（24，99，151，206，289，354，371）；卷七（292，294，296，312，313）；卷八（283，287，291，391，484）；卷九（45，75，78，94，158，238，241，295，320）

高嶋谦一：时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卷九（166）

高木欣：高去寻之子

卷九（365）

高桥稔一：1961年访华日本民间教育代表团成员

卷六（204，206）

高去寻（高晓梅）：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赴台后曾兼所长

卷二（362，363，368，390，392-394，396，398，399）；卷三（113，115，119，122，125，127，128，131，135，138，140，141，150，155-157，401）；卷四（81，82，85-87，89-92，94，102，105，106，109，110，113-116，118，119，121，138，145，155，158-161，163，169，175，183-185，190，193-195，201，203，205，207，208，212，215，217-219，225，226，240，249）；卷七（372）；卷八（335，456，486）；卷九（161，

164-168 , 173 , 276 , 365 )

高天麟：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馆员

卷六（212）；卷七（197，464，478，481，509）；卷八（6，11，12，15，43，49，62，75，85，107，118，145，150，156，213，268）；卷九（3，100，208，239，314）

高文：时任四川省文化厅文物处处长

卷九（328，329，331，332，334，336）

高一涵：时为敦煌地方官员

卷三（294）

高沂：时任教育部副部长

卷九（88，116，372，400）

高英：原为考古研究所文物修复人员，后调中国历史博物馆

卷四（463）；卷五（13，125，189，311）；卷六（247）；卷七（40）

高至喜：时为湖南博物馆人员，晋升研究馆员，曾任副馆长、馆长

卷六（6）；卷七（318，400，434）；卷八（490）；卷九（16，93，137，159，163，164，170，240）

戈宝权：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七（379，380）；卷八（84，89，244）；卷九（1，63，84，138，195）

戈从理：时为社科院西欧研究所人员

卷九（261）

葛林：时为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员

卷九（289，290）

葛庭燧：时任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五（35，37）；卷八（464）

耿世民：时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

卷七（498）；卷八（165，272，278，304，328，337-339，390）

弓场纪知：时为日本出光美术馆人员

卷九（229）

宫川寅雄：时历任日本和光大学中国美术史教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副理事长、理事长

卷七（277，278，280-282，439）；卷八（3，114，219，224，315，333，337，338）；卷九（71，81，394，411）

龚祥瑞：同时留英的清华同学（政治系），后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

卷二（211）

巩启明：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九（241，276，441）

谷苞：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院长

卷五（240，241）；卷九（200）

谷超豪：时任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九（246，335，361，363，426，449）

谷川澈三：1963年访日时关东地区欢迎委员会委员长

卷六（386，388，397）

谷霁光：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历史系），后任江西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兼校长

卷一（197，240，244，258，259，264，265，272，330）；卷四（195）；卷六（25）；卷八（470，485）；卷九（439）

谷口铁雄：时任日本福冈大学美术教授

卷六（419）；卷九（222）

谷启选：温州十中同学（初中）

卷二（141）；卷三（85）；卷四（50）

谷寅侯：温州同乡

卷三（21，60，83）；卷四（41，47，72，221，238，286，292）

谷正伦：时任国民党政府甘肃省主席

卷三（170，290）；卷五（388）

顾功叙：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六（245）；卷七（92）；卷九（359）

顾颉刚：时历任燕京大学等校历史系教授，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等职

卷一（95，161，168，170，201，205，254，265）；卷二（134，365）；卷三（152，438）；卷四（89，90，126，134，152，177，179，412，481）；卷五（109，110）；卷六（26，177，200，233，266，268，283，292）；卷七（43，329，374，

381, 438, 473, 506, 507, 520) ; 卷八 ( 39, 120, 217, 300, 395, 396 ) ; 卷九 ( 1, 5, 55, 381 )

顾荃丞：就读光华大学附中时的国文老师、班主任

卷一 ( 8, 10, 12 )

顾铁符：曾为中南区文化部文物处、文化部文物局人员，后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卷四 ( 426, 433, 472, 474, 503 ) ; 卷五 ( 18, 19, 87, 92, 133, 137, 138, 140, 157-160, 172, 173, 182, 195, 196, 278, 279, 289, 302, 336 ) ; 卷六 ( 9, 25, 65, 77, 92, 187 ) ; 卷七 ( 317, 437, 510, 533 ) ; 卷八 ( 7, 24, 25, 41, 155, 252, 285, 290, 291, 303, 327, 374, 379-381, 388, 443, 445, 465, 484, 488, 490 ) ; 卷九 ( 112, 117, 120, 130, 203, 218, 235, 238, 293, 299, 338, 410, 425, 426, 431, 441, 465, 469 )

顾廷龙：时历任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

卷四 ( 415 ) ; 卷六 ( 385 ) ; 卷九 ( 119 )

顾维钧：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

卷一 ( 207 ) ; 卷二 ( 123, 127 )

顾宪良：温州同乡

卷四 ( 32 )

顾震潮：时任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六 ( 390, 392, 409, 417, 418, 421, 426 )

关山复：时历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卷七（61，150-152，155，180，185，187，191-195，213，215，217，218，219，220，221，223，235，288，310，459，460，484-486）；卷八（11，58，113，169，173，325，461，462）；卷九（41，52，55）

關野雄：1957年访华的日本考古代表团成员，历任日本东京大学考古学助教授、教授

卷五（308，309）；卷六（386-389，393，398，421，422）；卷七（215-217，313，439）；卷八（219，313-315，493）；卷九（220，221，224，229，410）

管雄（管饶谿）：温州同乡，时在中央大学任教

卷一（287，288，293，294，298）；卷四（59，60，64，71，73，76，79，85，86，89-94，103，105，107，111，113，116，117，121，128，129，131，144，147，151，153，156，157，160，162，166，168，169，175，178，179，183，184，191，193，197，199，201，203，212，215，218，220，225，226，229，288，294，313，475）；卷九（95，109）

管希雄：温州同乡

卷四（194，203，206，229，249，250，254，286，287，298，318，509）；卷五（266，267，269，271）；卷九（182）

桂琼英（女）：胡厚宣夫人，时为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人员

卷六（325）；卷七（266）；卷八（76，78，80）；卷九（447）

桂叔清：就读光华大学附中时的算学老师

卷一（10，13）

桂又三郎：1956年访华的日本冈山县文化视察团成员

卷五（275）

郭宝钧（郭子衡）：时历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卷一（320）；卷二（39，100，362，363，368，402）；卷三（112，113，149，157）；卷四（79，84，85，92，118，119，128，131，153，177，186，188，191，192，194，206，215，219，309，311，312，323-326，329，346，353，357，361，362，367，370，372，380，390，412，447，452，461，463-465，467-469，470，471，478，485，479，493，496，497，499，500，504，517，520）；卷五（1，7，25，29，32，33，50，62，63，65，66，78，81，87，92，94，101，102，103，106，107，113，115，116，127，136，138，141，143，147，149，150，156，157，169，175，182-184，186，189，192，195，196，197，207，211，220，244，245，262，274，313，315，322，328，344，348，354，355，384，414，415，420）；卷六（9，11，15，22，38，77，127，152，153，160，198，224，229，236，272，295，311，316，347，348，363，372）；卷七（9，11，18，41，64，65，71，72，75，85，88，188，192，222，237，282）；卷八（272，278，375，382）；卷九（150，153）

郭德维：时为湖北省博物馆人员

卷八（303，490）；卷九（65，122）

郭湖生：时为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师

卷六（252，292）；卷七（32）

郭骥：留英时期友人

卷八（289）

郭劳为：时任文物局外事处处长

卷六（385）；卷七（334，336，338，373，380，382，383，

388, 393, 397, 434, 439, 458, 486, 491, 492, 518, 520, 522) ; 卷八 ( 4, 20, 214, 224, 274, 295, 348, 375, 377, 497) ; 卷九 ( 48, 49, 62, 64, 65, 102, 136 )

郭沫若 ( 郭老, 郭院长 ) : 1949年以后, 历任政务院副总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

卷一 ( 25, 47, 148, 149, 315, 317, 327, 333, 340, 378, 379) ; 卷二 ( 79) ; 卷四 ( 97, 98, 113, 150, 183, 215, 245, 282, 294, 312, 328, 363, 364, 368, 412, 421, 500, 512, 522, 525, 527, 528) ; 卷五 ( 1, 133, 213, 277, 284, 305, 317, 327, 381, 418) ; 卷六 ( 56, 58, 61, 93, 124, 129, 136, 138, 250, 267, 367, 374, 378, 394, 397, 402) ; 卷七 ( 16, 50, 53, 54, 64, 81, 147, 150, 161-164, 168, 172, 184, 187, 199, 202, 226, 228, 274, 275, 277, 278, 281, 290, 294, 295, 303, 401, 450, 485) ; 卷八 ( 26, 34, 72, 101, 157, 171, 207, 208, 217, 249, 255, 266, 268, 312, 375) ; 卷九 ( 104, 146, 147, 176, 188, 190, 244, 331, 332, 471 )

郭仁 : 时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人员

卷七 ( 444, 497) ; 卷八 ( 30, 65, 446) ; 卷九 ( 330 )

郭若愚 : 时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博物馆人员

卷五 ( 50, 277 )

郭绍震 : 时任温州一中校长

卷九 ( 247, 359, 363, 449, 456 )

郭绳武 : 时任西北大学教务长

卷五 ( 233 )

郭田崧 : 温州同乡

卷四（94）

郭文轩：时为河南省文物二队人员

卷四（394，395，398-401，403）；卷五（42，46，188，192，230）

郭文宣：时为辽宁省文化局人员

卷七（315，316，318，322，340，383，421）；卷八（87）

郭心崧：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亚问题研究会主任

卷四（78）

郭秀莹（郭吾真）（女）：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历史系）

卷九（351）

郭义孚：时为考古研究所测量人员，累任至高级工程师

卷五（153）；卷七（181，237）；卷九（79）

郭勇：时为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人员

卷五（184）；卷六（5）

郭振禄（郭振辉）：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员

卷七（464）；卷八（30，47）；卷九（65，97）

国分直一：时任日本山口大学教授

卷六（418）

## H

海道进：时任日本神户大学助教授

卷六（415）

海维谅：时为留学埃及的回民学生

卷二（270，272，273，275，277，291，292，296，300，330）；卷四（419）

韩德洙：时任日本朝鲜总联合会议长

卷六（388）

韩光复：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副馆长

卷七（439）

韩槐准：归国华侨，时在故宫博物院任职

卷六（90，252，266，317）；卷七（5，23）

韩康信：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七（293，394，434）；卷八（89，105，299）；卷九（56，90，98，107，113，115，203，430，440）

韩孔乐：时为宁夏固原县博物馆人员

卷九（139，270，315）

韩庆愈：时为日本东京华侨总会人员

卷六（387，390，400，404，413，415）

韩榕：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员

卷八（166，202，272，378）；卷九（5）

韩儒林：时历任中央大学边政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四（105，149，162，164，189，195，259）；卷五（103）；卷六（374）；卷七（149）；卷八（287，289，350，351，493）；卷九（3，56）

韩汝玢：现为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卷九（68）

韩寿萱：时历任北京历史博物馆馆长、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卷四（310，311，474，505）；卷五（305）；卷六（11，26，63，149，153，160，225，233，247，264，332）；卷七（62，65，159，215）

韩维周：时为河南省文管会人员

卷四（353）；卷五（123）

韩伟：夏鼐外甥女婿

卷七（286，312）

韩伟：时为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曾任所长

卷七（292）；卷八（490）；卷九（15，73，208，276，278，334，350，441，443）

韩幽桐（女）：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七（30，150，235，520）；卷八（113，168）

韩悦：时为考古研究所摄影人员，后晋升副研究馆员

卷七（532）；卷八（293）；卷九（92，116，284）

韩振华：时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研究员

卷九（117）

郝本性：现为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所长

卷九（31，402，404）

郝际陶（女）：现为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教授兼所长

卷九（54，60）

郝梦笔：时为中国科学院负责人

卷七（274，276，278，294-296，311）

郝汀：时为中国科学院负责人

卷八（26-28，98，107，435，465）

何丙郁：时任香港大学教授

卷八（256）；卷九（190，201，296，307，313，316，325，328，374，384，420，427，429，432，445，456）

何炳棣：美籍华裔历史学家，时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卷七（436，437）；卷八（111-113，115，120，121，212，327）；卷九（91，455，468）

何程远：时为天津历史教学杂志社人员

卷六（93）

何东昌：时任教育部部长

卷九（203，245，288，305，426，427，456）

何方（女）：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赴美

卷八（8，83，374，375，383，464）

何方：时任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九（410）

何干之：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五（146）；卷七（54）

何汉南：时为陕西省文管会人员

卷五（234，235）；卷六（289）；卷九（65）

何纪泽：温籍远亲

卷一（10，176）

何介钧：时为湖南省博物馆人员，后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七（434）

何乐夫（何士骥）：曾在兰州西北师范学院任教，又曾为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人

卷三（172，282，290，294，296）；卷四（311，332）；卷五（210）；卷七（478）

何其芳：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后属社科院）所长

卷六（81，235）；卷七（4，79，235，257，508，520）；卷八（110）；卷九（360）

何清显：时任香港博物馆馆长

卷九（309）

何泉芳：时任温州玉关小学校长

卷三（191，192，202，254）

何绍庚：时为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人员

卷八（72）；卷九（295）



何天相：时为中研院植物研究所人员

卷四（160，322）

何天行：时为杭州西湖博物馆人员

卷四（306，308，362）；卷五（62）

何扬：时任中国驻希腊大使

卷八（178，180，183，192，195，197，212，253，255）

何兆武：时任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八（429）

何正璜：时为陕西省博物馆人员

卷五（121）；卷六（208）

何兹全：时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留学美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四（88，89，102，104，117，463）；卷五（143）；卷八（335）

和岛诚一：日本考古学家

卷六（389）；卷七（152）

河上邦彦：时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日本进修生

卷八（471）；卷九（72）

河野靖：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员

卷八（362，363，497）；卷九（7，38，46，54，60，68，75，85，88，118，144，273，274，276，277，392）

荷芸：时任内蒙古文物工作队队长

卷七（44，45，48）

贺昌群：时历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三（141，143，158，169）；卷四（86，87，105，113，115，138，144，148，149，153，155，156，158，162，163，175，183，187，189，191-194，198，205，210，215，312，370，481）；卷五（12，52，60，88，95，109，143，146，285，303，311）；卷六（21，94，270，271，280，283，298，311，346，349，352，370，383）；卷七（2，6，10，11，30，36，43，57，60，66，78，79，81，88，92，100，104，105，132，141，156，166，187，217，381，391）；卷九（376，396，407，430）

贺利（女）：原为北京故宫博物院人员，时在日本出光美术馆工作

卷九（220，224）

贺麟：时为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五（135）；卷六（137，162）；卷七（34，156，189，520）；卷八（120，200，305，311，313，320，331）；卷九（76）

鹤间和幸：时任日本茨城大学助教授

卷九（474）

横川健：时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译员

卷六（386，408，414，415）；卷八（328，338）

横山浩一：时任日本京都大学助教授

卷六（408）

洪伯熊（洪式闾）：温州同乡，曾任杭州热带病研究所所长、浙江医学院院长

卷三（164）；卷四（276）

洪家义：时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卷九（404）

洪明寿：四川巴中县扫盲工作人员

卷九（390，391）

洪瑞涛：温州同乡

卷一（291）

洪瑞宪：温州同乡

卷一（260，266）

洪丝丝：时任全国侨联副主席

卷八（170）

洪斯溢：时为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人员

卷七（539）；卷八（119）

洪廷彦：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副主任

卷九（64）

洪煨莲（洪業）：时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一（154）；卷二（134）

洪彦林：温州同乡

卷六（290）；卷七（450，451）；卷九（358）

洪雪邨：时任云南省文化局副局长

卷七（205，207）

洪真：温州同乡

卷四（48）

洪震纲：温州同乡，光华大学附中同学（高中）

卷四（77）

洪震寰：温州同乡

卷八（471）；卷九（96，174）

侯灿：时为新疆自治区博物馆人员

卷九（127，128，153，411，417）

侯德榜：制碱专家，曾任中国化工学会理事长

卷五（401）；卷六（55-58）

侯德封：时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五（291，292）；卷六（51）

侯方岳：时任云南民族研究所所长

卷五（324）；卷六（165，376）；卷七（3）；卷八（395，494）

侯锦郎：时为法国国家图书馆华裔人员

卷九（87，391，409）

侯良：时任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

卷七（318，320，399，479）

侯仁之：时任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四（411）；卷五（39）；卷六（199，261，365）；卷七（52，75，513，516）；卷八（88，91）；卷九（47，58，65，120，134，194，199，228，318，397，435，443）

侯外庐：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所长

卷五（81，86，87，137，151，277，321）；卷六（43，63，149，155，181，182，204，281，283，287，369，374，383，390-392，396-399，404，405，411，413，416，417，423）；卷七（8，13，21，62，63，67，74，76，78，79，91，93，141，146，148，150，152，180，184，214，217，222，226，234，235）；卷八（172，202，208，246，375，394）；卷九（57，188，280）

胡秉华：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馆员

卷八（162，210，269）；卷九（313）

胡才伦：时为考古研究所行政人员

卷五（6，59，68，107，231）；卷六（207）；卷七（202，283）

胡长庚：时为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卷四（63）；卷九（149）

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作者

卷八（472，473，494，498）；卷九（118，119，128，204，269，384，443）

胡德平：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考古二部副主任，又为该馆负责人之一

卷九（121，123，129，142，146）

胡定一：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参赞

卷七（384，386，387，391）

胡公冕：温州同乡，时任国务院参事

卷五（386-388）；卷六（268）；卷九（244，340，353）

胡冠臣：光华大学附中同学（高中）

卷四（77）

胡厚宣：历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齐鲁、复旦二大学教授，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卷一（299-301，319，328）；卷三（130）；卷四（137，140，151，187，322，484，526）；卷五（38，60，281，289，290，346）；卷六（9，56，64，77，78，153，177，180，236，237，277，279，280，283，292，295，296，302，309，311，312，317，325，327，330，331，345，349，350，355，370，374，379，383）；卷七（2，10，11，27，31，59，87，88，92，132，138，141，162，166，184，188，210，221，226，266，291，314，322，329，334，338，369，372，392，411，416，431-433，443，461，464，472，475，476，487，522，534，537-540）；卷八（7，13，15，16，21，24，29，39，42，50，52，55，60，61，76，78-80，83，85，86，98，99，104，107，111，114，116，120，142，144，153，159，160，164-166，172-174，199，203，207，208，211-213，217，219，220，225，226，242，244，250，252，259-261，267，268，271，272，277，280，283，285，290，291，302，326，327，329，342，343，347，372，378，382，383，385，391，393，396，397，423，438，440，448，459，471，472，493，494，496）；卷九（8，9，13，18，38，41，44，47，52，54，55，59，68，79，80，90，97，98，103，105-107，109，126，130，135，148，154，159，161，163-165，167，169，170，172，188，195，206，214，215，234，267，272，276，278-280，294，304，311，314，321，336，337，341，352，354，365，368，370，

381 , 394 , 398 , 401-403 , 409 , 412 , 414 , 428 , 431 , 439 ,  
440 , 444 , 447 , 449 , 465 , 466 , 468 , 475 )

胡华：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五（151）；卷八（395，464）

胡继高：现为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卷五（156）；卷七（37）；卷八（14）；卷九（271）

胡美洲：时任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处处长

卷七（453）；卷八（216，443，488，489）

胡培根：时任温州日报社社长

卷三（72）

胡谦盈：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五（59，63，98，138，174，211，281，293，410，420）；  
卷六（44，46，208，351）；卷七（38，57，60，381，392，394，  
509）；卷八（6，106，162，209，244，266，269，278，376，  
449）；卷九（3，52，100，132，208，245，314，426，428，  
431，440）

胡乾善：留英时期友人

卷二（111）

胡乔木：1977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名誉院长

卷四（421，495）；卷五（146）；卷七（402，522，524）；卷  
八（154-158，161，167，169，171，208，220，224，253，  
266-268，271，274，291，333，337，352，360，372，380，  
388，394，396，438，440，441，443，446，447，449，452，  
494）；卷九（1，17，61，96，97，101，129，132，137，140，

160, 162, 185, 201, 213, 216, 231, 245-249, 251, 271, 281, 296, 297, 314, 318, 323, 355, 382, 396, 397, 434, 435, 440, 448)

胡人瑞：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

卷九（17, 190, 210, 314, 397, 465, 468）

胡尚池：夏鼐次媳之父

卷七（285, 287, 297）；卷八（286, 290, 291, 462）；卷九（227, 228, 276）

胡绳：1985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卷五（15, 81, 135, 162, 277）；卷七（380, 502, 503, 508, 510, 521）；卷八（169）；卷九（192, 233, 373）

胡绳武：时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

卷七（513）；卷八（82, 382）

胡师刚：温州十中同学（初中）

卷一（84）

胡世华：时任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

卷四（473）

胡适（胡适之）：时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中国驻美国大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

卷一（8, 13, 47, 92, 95, 99, 100, 103, 129, 148, 178, 205, 215, 245, 247, 248, 270, 321）；卷二（72, 101, 224, 363, 370）；卷四（81, 80, 83, 89, 110, 113, 114, 140, 141, 147-150, 181, 182, 204-206, 208, 321）；卷五（129, 133, 135, 137, 145, 148, 149-152, 154, 247, 160, 161, 178,



180, 182, 184, 185, 203-206, 208, 209, 354, 415) ; 卷六  
(240) ; 卷七 (45) ; 卷九 (99, 113-115, 117, 378, 397-399,  
401, 402, 405, 406, 410)

胡叔之：赴英留学时旅伴

卷一 (344)

胡庶华：时任北京钢铁学院教授，早年曾任同济大学校长等职

卷六 (102, 132, 154, 163, 172, 223, 224, 285, 295)

胡思齐：温州十中校友

卷四 (60)

胡先瑾：时为清华大学公费留美学生

卷二 (162)

胡先骕：早年曾任中国植物学会会长等职，1949年后任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研究员

卷一 (36) ; 卷四 (149, 503, 504) ; 卷五 (304)

胡小石 (胡光炜) : 时历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卷三 (138) ; 卷四 (84, 87, 186, 189, 475)

胡选堂：时为云南中兴公司人员

卷二 (348)

胡一元：时为浙江省文管会负责人

卷九 (92)

胡永畅：曾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

卷九 (383)

胡愈之：1949年后曾任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

卷一（86）；卷五（243）；卷六（149，280）；卷七（446）；  
卷八（385）；卷九（247，251）

胡悦谦：时为安徽省博物馆人员，后晋升研究馆员

卷九（239，240）

胡肇椿：曾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副教授

卷四（88）；卷六（223）

胡振东：时为云南省博物馆人员，后任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七（205）；卷九（113）

胡志明：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卷五（373）

胡钟达：曾任内蒙古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又曾兼副校长

卷四（366）；卷七（47）；卷八（205，223）

华国锋：时历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主席

卷七（320，458，524，537）；卷八（120，169，171，296，  
345，463）；卷九（91，196）

华觉明：现为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卷五（339，394）；卷六（82）；卷七（164，537，538，  
540）；卷八（29，31-33，41，64，90，144，153，167，326，  
355，383，440，458）；卷九（8，69，81，115，126，215，323，  
335，439，464）

华君武：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

卷五（201）；卷七（215）；卷九（298）

华罗琛（女）：荷兰作家

卷五（251，259）

华罗庚：时历任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卷一（144）；卷四（422）；卷五（317，346）；卷六（24，358，360）；卷七（340，400）；卷八（170，208，209）；卷九（91，353，354，377，423，428，434，446，447，463，475）

华维卿：留学埃及归国后一度在考古研究所，后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卷六（272，273，288）

华应申：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

卷八（176，177，283）

宦乡：时历任中国驻英国代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卷四（237）；卷六（376）；卷八（243，280，292，294，300，302，303，331，333，334，337，339，340，348，349，354，373，379，380，384，388，392，398，400，402，404，405，408，410，414-421，423，438，439，449，452，460，471，485，486，494，496，499）；卷九（4-6，16，18，34，40，43，46，49，56，64，75，85，91，96，102，108，126，128，138，145，162，183，184，211，267，301，302，371，378，421，429，450，463，474）

荒川治郎（荒井治郎）：时任日本广播协会（NHK）理事

卷九（224，386）

黄秉维：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五（375）；卷六（137，358）；卷七（11，187）

黄刚正：时为长沙市文物工作队人员

卷四（234）

黄高智：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科部门发展研究处代处长

卷九（394）

黄公衡：温州同乡

卷一（183）

黄公权：温州同乡

卷四（75，99）

黄焕焜：温州同乡

卷三（92）

黄纪苏：黄文弼之孙，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

卷八（201）；卷九（108）

黄家驷：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

卷七（375，395，400，460）；卷八（39，161，200，388）

黄瑾：温州同乡

卷一（262，269）

黄景略：曾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副局长

卷七（20，76，456）；卷八（23，24，32，68，142，145，  
253，261，276，283，286，287，345，356，385，441，443）；

卷九（5，37，79，82，122，126，159，203，219，241，284，317，322，323，328，329，331，332，334，339，341，353，361，376，401，444）

黄靓：温州同乡

卷一（216，279）

黄炯：温州十中同学（初中）

卷一（121）；卷四（229）

黄均：时为杭州西湖博物馆人员

卷四（519）

黄克逊：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时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卷七（336）

黄冷云：温州同乡

卷四（99，100）

黄丽松：时任香港大学教授

卷九（307）

黄烈：黄文弼之子，时为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人员，晋升研究员

卷五（125，138，348）；卷六（78）；卷七（411）；卷八（157，158，201，328，467，472）；卷九（78，214）

黄琳：温州十中同学（初中）

卷一（8）；卷四（162）

黄洛峰：时任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

卷七（455）；卷八（57-59）

黄森章：时为广州市人管会人员

卷九（287，327）

黄明兰：时为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人员

卷五（94）；卷六（214）；卷九（415）

黄能馥：时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师

卷七（374）

黄其煦：时为考古研究所研究生，后赴美

卷九（14，34，71，258-260，432，468）

黄启荣：时为温州医院医师

卷三（57，63，79，80）；卷四（261，293，304）

黄少儒（黄济望）：时任温州民众教育馆馆长

卷一（181）

黄劭勛：时为兰州地质调查所人员

卷三（339）

黄盛璋：时任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卷五（316）；卷六（149，186，275，277，354）；卷七（145，149，535）；卷八（7，31，76，81，217，373，388）；卷九（200，237）

黄石林：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员

卷六（141）；卷七（10，88，188，370，405）；卷八（108，145，149，151，162，249）；卷九（3，14）

黄士斌：时为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人员

卷七（36）；卷八（248，346）

黄寿宸：温州同乡

卷四（32）

黄素毅：温州同乡

卷五（91，303）；卷六（17，63，65，84，104，139，155，219-222，231，268，289，363）；卷七（20，103）；卷八（121，369，439，467）；卷九（134）

黄遯：时为文物出版社编辑人员

卷九（128）

黄万杰：清华大学时期温籍同学（政治系）

卷一（35，37，49，52-54，65，69，72，73，91）；卷四（71）

黄为龙：时为天津自然博物馆人员

卷七（538）；卷八（17）；卷九（244）

黄文弼（黄仲良）：历任西北大学历史、边政二系教授兼系主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卷二（392，393）；卷三（69，112，116，129，147，187，195，215，240）；卷四（310，311，424，458，459，461，463，465，466，475，481，485，487，490，496，501，516，517，524）；卷五（3，25，30，31，36，37，49，52，66，67，86，87，98，111，112，129，130，137，138，161，202，240，243，262，275，277-279，282，288，290，302，309，310，312，313，319，322，348，351，380，403，413，414，416，418，421）；卷六（8，9，11，15，27，28，33，36，65，77，83，

107, 133, 134, 144, 149, 152, 190, 196, 198, 217, 236, 239, 262, 291, 296, 307, 324, 331, 352, 355, 357) ; 卷七 (2, 9, 11, 15, 17, 18, 20, 27, 38, 57, 63-65, 77, 84, 93, 95, 156, 182, 188, 211, 237, 380) ; 卷八 (218, 261, 382) ; 卷九 (325, 337)

黄文昆：时为文物出版社编辑人员

卷八 (390) ; 卷九 (45, 46, 190)

黄武汉：时任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卷五 (35)

黄希霸：温州十中校友 (初中)

卷三 (90, 99) ; 卷五 (91)

黄心川：时任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卷八 (109)

黄辛白：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教育部副部长

卷八 (388, 496, 497) ; 卷九 (55, 57, 58, 60, 61, 63, 76, 158, 202, 203, 232, 426, 427, 472)

黄信孚：温州同乡

卷七 (35)

黄兴龙：温州同乡

卷九 (296, 323, 428, 448)

黄兴宗：1943年为李约瑟访华时的翻译

卷三 (113)



黄修青：旅埃时期友人

卷二（169，172，178，179，201，202，204）

黄宣佩：时为上海博物馆人员，晋升研究馆员，曾任考古部主任、副馆长

卷八（95）；卷九（49，94，182，187）

黄郁炎：小学同学

卷一（6，119）；卷四（229）；卷八（265，300-302，334）；卷九（176，187）

黄元起：时任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四（374）

黄云畴：清华大学时期温籍同学

卷一（58，70，97，134，144）；卷二（58）；卷三（32，65，85）；卷四（58，64，67，69，71，73，76，77，96，100，125，246，301）；卷五（406）；卷七（29）

黄展岳：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晋升研究员

卷五（67，106，125，143，147，156，171，193，212，230，238，281，289，298，304，314，325，333，335，337，339，341，369，404，413）；卷六（7-9，12，33，41，44，46，48，60，83-85，121，153，158，219，223，224，236，254，270，293，308，311-313）；卷七（10，43，70，88，89，188，261，316，395，405，417，435，437，452，475，486，497，523，524，534，536，537）；卷八（5，46，60，79，99，118，123，154，157，160，165，172，198，209，222，247，253，267，285，291，303，325，332，336，343，373，390，441，449，469，487，491，492）；卷九（6-8，44，45，78，79，84，91，126，183，192，199，232，246，272，284，285，287，288，

304 , 306 , 307 , 309 , 310 , 316 , 317 , 338 , 374 , 385 , 394 , 426 )

黄镇：时任文化部部长

卷八 ( 175 , 208 , 301 , 442 ) ; 卷九 ( 66 )

黄中孚：清华大学时期同学 ( 地学系 )

卷九 ( 462 , 471 )

黄宗石：温州十中同学 ( 初中 ) , 同时留英 ( 学习军事 )

卷二 ( 232 , 234 ) ; 卷四 ( 229 , 513 )

黄宗甄：曾为科学院秘书处、编译局人员，后任科学出版社第二编辑室主任

卷四 ( 264 , 272 , 305 , 309 , 311 , 312 , 324 , 360 , 364 , 369 , 413 , 417 , 420 , 469 , 483 ) ; 卷五 ( 8 , 33 , 62 , 99 , 113 , 131 , 154 , 289 ) ; 卷八 ( 71 , 165 , 166 , 198 , 211 , 279 , 282 , 284 , 346 , 347 , 371 , 373 , 384 , 486 , 498 ) ; 卷九 ( 36 , 37 , 104 , 207 , 358 , 469 )

黄作珍：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卷七 ( 440 , 451 , 460 )

## J

嵇文甫 ( 嵇老 ) : 时任河南大学校长

卷五 ( 352 ) ; 卷六 ( 323 , 324 , 328 , 333 , 372 ) ; 卷八 ( 375 )

吉田富夫：1979年访日时接待人员

卷八 ( 304 , 306 , 312 , 316 , 322 )

吉田光邦：日本东洋科学史专家

卷九（371）

吉田孙三郎：时任日本国际贸易会副会长

卷六（409）

纪仲庆：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南京博物院

卷六（151）；卷八（109）；卷九（410，411）

季羨林：时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又曾任副校长及该校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卷四（312）；卷五（277）；卷六（135，144，375）；卷八（224，350，351，370，375，389，397，472）；卷九（8，17，56，118，128，154，202，229，233，351，366，369，382，426，444）

季镇准：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卷九（118）

贾峨：现为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馆员

卷七（293，312，322）；卷八（118，150）；卷九（18，55，100，240，294）

贾敬颜：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中央民族学院，晋升至教授

卷四（367，420，463，465，471，478，487，495，496，502，506）；卷八（165）

贾兰坡：时任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卷一（277）；卷四（310，372，416，485，488，489，526）；卷五（17，53，86，105，132，133，177，180，195，

237, 326, 343, 346, 367) ; 卷六 ( 8, 9, 48, 77, 93, 107, 220, 258, 285, 371 ) ; 卷七 ( 105, 297, 437 ) ; 卷八 ( 278, 291, 361, 397, 438, 463 ) ; 卷九 ( 149, 158, 192, 210, 227, 228, 234, 241, 245, 265, 270, 284, 322, 345, 413, 421, 422, 426, 441, 444, 448, 466 )

菅谷文则：时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日本进修生

卷八 ( 354, 441, 471, 493 ) ; 卷九 ( 2, 72, 73, 136, 223, 315, 338 )

翦伯赞：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又曾任副校长

卷四 ( 423, 424, 522 ) ; 卷五 ( 6, 15, 81, 100, 110, 127, 129, 140, 148, 162, 209, 224, 244, 253, 274, 277, 305, 306, 309, 321, 327, 331, 351 ) ; 卷六 ( 63, 144, 155, 204, 223, 225, 369 ) ; 卷七 ( 13, 16, 74, 91, 199, 221, 220, 222 ) ; 卷八 ( 219, 255, 276, 375 ) ; 卷九 ( 195 )

江坂辉：时任日本庆应大学教授

卷六 ( 398 )

江鸿治：赴英留学时旅伴

卷一 ( 344, 354 )

江隆基：时任兰州大学校长

卷五 ( 127 ) ; 卷六 ( 379, 384, 388, 390-392, 395, 397-399, 404, 409, 416, 419, 422, 423 ) ; 卷七 ( 2, 4 )

江上波夫：日本考古学家

卷三 ( 158 ) ; 卷五 ( 68, 87 ) ; 卷八 ( 282, 314 ) ; 卷九 ( 133, 160, 220, 221, 226, 296, 406, 407 )

江涛：爱尔兰华裔天文学家

卷八（212）

姜伯韩：温州同乡

卷三（29）

姜椿芳：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

卷八（299，464）；卷九（190，234，305，314，397，448，466）

姜君辰：时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

卷五（357）；卷六（76，125，158，170，172，266，311，365，369，373）；卷七（4，7，22，149，463，484，508，510，520，521，524，527）；卷八（11，58）

姜立夫：时任中山大学数学系教授

卷三（160）；卷四（187）

姜善：温州同乡

卷一（249，250，252）；卷三（99）

姜言忠：时为考古研究所摄影人员，后晋升副研究馆员

卷九（17，149，284，293，359，413，414，447-449）

蒋大沂：时任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卷四（188）；卷五（151）；卷八（249，262，266）

蒋介石：时任国民党政府“总统”

卷四（205）

蒋复璁（蒋慰堂）：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

卷四（141，147，158，175，186，190，210）

蒋梦麟：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

卷四（118，181）；卷九（105）

蒋南翔：时历任教育部部长、国家科委副主任

卷七（221）；卷八（460，496，497）；卷九（55-58，63，84，408）

蒋若是：洛阳市文物干部，曾任洛阳市文化局副局长、博物馆名誉馆长

卷四（377，379，409）；卷五（40-44，46，56，57，99，111，122，132，156，157，183，186-193，276，277，311，312，315，316）；卷六（94，213-216，317，356）；卷七（5，101，102，179，334，417，484）；卷八（253，291，343，382，390，441，467）；卷九（61，80，81，148，211，218，225，228，239，357，442，444，472，473）

蒋树成：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上海博物馆

卷七（459）；卷九（182-184）

蒋廷黻：就读清华大学时的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后从政

卷一（74，101，105，109，134-136，139，140，155，156，160，164，165，172，191，193，194，207，208，210，214，215，218，228，236，240，241，244，248）；卷二（3，4，165，360）；卷三（4，68，98，110，111）；卷四（110，160，260）

蒋永宁：温州同乡

卷八（392，393，398，437，466）；卷九（8，33，50，51，62，169，192，304，423）

蒋赞初：时任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授兼主任

卷八（490，492）

蒋旨昂：燕京大学社会系时期同学

卷一（11）

蒋忠义：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馆员

卷七（422，435，437，444，482，497，521）；卷八（30，114，446）；卷九（4）

蒋仲恩：时为温州海关人员

卷三（30，63-65）；卷四（70）

蒋祖安：蒋复聪之子，时为北京历史博物馆人员

卷四（487）；卷五（281，291）

蒋祖诒：时为上海市立博物馆人员

卷四（210）

焦若愚：时任中国驻伊朗大使

卷七（342）；卷八（124，135，138，139）；卷九（47，471）

角磨文田：时为日本神户古代学会负责人

卷六（412）

解铁光：时任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卷七（162）

今崛诚二：时任日本广岛大学教养部东洋史教授

卷六（417）

金秉模：韩国考古学家

卷八（362，363，366）

金灿然：时历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

卷五（203）；卷六（20，180，225，281）；卷七（91，93，150，180）；卷八（375）

金冲及：时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兼副社长，后调中央文献研究室

卷七（480，517）；卷八（82，167，291，374，381，389，390，446，448）；卷九（7，42，45，46，114）

金枫：时任文物局办公室主任

卷七（399，448）；卷八（87，198，209，245，295）；卷九（226，319-321，406）

金关恕：日本天理大学博物馆系教授

卷六（410）；卷九（232，273，274，282，283）

金克木：时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

卷六（144）

金茂荃：温州十中同学（初中）

卷四（84，85）

金木乙：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朝鲜代表

卷七（53）

金日成：时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共和国首相

卷六（185）

金嶠轩（金嶠，金荣轩）：时任温州十中校长

卷一（7，8，332）；卷三（75，85）；卷四（63-67，72，75，77，96，99，125，171，173，221，225，228，246，250，256，



257, 262, 279, 286, 287, 296, 298, 314, 510) ; 卷五 ( 206 , 209 , 265-268 , 270 , 271 , 405 ) ; 卷六 ( 349 ) ; 卷八 ( 336 )

金善宝：时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

卷八 ( 388 , 468 ) ; 卷九 ( 247 , 380 )

金维诺：时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曾兼任系主任

卷六 ( 139 , 373 ) ; 卷八 ( 199 , 288 , 291 , 328 , 376 , 383 , 390 , 391 , 449 ) ; 卷九 ( 45 , 46 , 118 , 137 , 143 , 145 , 146 , 219 , 246 , 280 , 288 , 295 , 369 , 370 , 431 , 468 )

金锡亨：时任朝鲜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

卷六 ( 283 , 348 , 361 ) ; 卷七 ( 56 , 57 , 67 , 132 , 138 , 143 , 144 , 146 , 147 , 155 ) ; 卷八 ( 363 , 364 )

金熙一：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朝鲜代表

卷七 ( 55 )

金学山：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员

卷五 ( 34 , 37 , 54 , 59 , 64 , 66 , 68 , 85-88 , 90 , 93 , 98 , 101 , 105 , 137 , 142 , 157 , 159 , 198 , 205 , 215 , 216 , 228 , 236 , 237 , 243 , 263 , 273 , 320 , 415 ) ; 卷六 ( 123 , 125 , 185 , 186 , 199 , 270 , 272 , 275 ) ; 卷七 ( 43 , 148 , 261 , 392 ) ; 卷八 ( 166 , 204 )

金乙天：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朝鲜代表

卷七 ( 55 )

金勇男：朝鲜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卷九 ( 304 , 306 )

金用珩：1963、1964年访华的朝鲜考古学家

卷六（351）

金毓黻：时任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八（375）

金岳霖：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二（403）；卷五（81，304）；卷六（94，136，292，304）；卷七（456，476）；卷八（199，251，395，469）；卷九（29，43，215，374，406）

金志洪（金志宏）：时为社科院外事局人员

卷八（59，116，118，178，197，202，224，242，275，450，464）；卷九（43）

金志庄：温州同乡

卷一（121）；卷四（65，73，514）

金紫光：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卷八（487）；卷九（120，352）

靳尚谦（靳主任）：时任考古研究所办公室主任

卷五（51，59，75，163，203，228，232，246，261，262，317，373，392，413）；卷六（9，10，14，15，24，64，67，78，204，207-210，231，243，255，258）；卷七（106，148，150，210，221，222，224，226，234，237，249，325，326，456，462，465，474，475，520）；卷八（56，76，142，204，285，370）

荆三林：曾任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四（268，379，419，466，526）；卷五（115，165）；卷八（246，335，471）

井上靖：日本作家

卷八（333，337，338）；卷九（220，223，224，247）

井上清：时任日本京都大学教授

卷六（369，386，388，405，407）；卷七（52，53，60，274-276）；卷八（123，302，304-306，316，318，319，323，324，355，356）；卷九（113）

井ノ口泰淳：时任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吐火罗文专家

卷六（411）

景山春树：时任日本京都博物馆考古室长

卷六（406）

镜山猛：时任日本九州大学考古学教授

卷六（419-421）

久保田让：1963年访日时译员

卷六（404）；卷七（49，55）；卷八（109）

酒诘仲男：时任日本同志社大学考古学教授

卷六（406）

驹井和爱：1957年访华的日本考古代表团成员，时任东京大学考古学教授

卷三（158）；卷五（53-55，58，68，87，113，131，306，307）；卷六（396，401，402，427）

钩田正哉：1963年访日时会见的大阪学者

卷六（409）

## K

康生：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等职

卷五（296，352，353）；卷六（35，57，96，166，180，266）；卷七（32，38，91，99，169，189，257）；卷八（303，370，486）；卷九（143）

康昭（女）：时为出国文物展览办公室人员

卷七（329，371，373，382，416）；卷八（22，39，95）

柯国民（柯主光）：小学同学

卷四（51，59，77）；卷九（176）

柯俊：时任北京钢铁学院教授

卷七（495，532，537）；卷八（10，25，31-34，36，61，101，153，164，341，347，355，468，489）；卷九（38，68，69，75，77，78，120，173，322，383，407，464）

柯召：曾任四川大学校长、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

卷一（343）；卷九（58，374）

孔繁霖：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一（81，265）；卷四（363）

库尔班：时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人员

卷二（282）；卷五（239）；卷八（30）；卷九（8，40，303）

袴田里见：时为日本共产党领导人

卷六（393）

匡喻：时为郑州大学考古专业教师

卷九（111）

邝志良：时为出国文物展览办公室人员

卷七（334，383，423，425，427）

## L

蜡山道雄：1977年日中友好国民协议会第五次访华团团长

卷八（108，112）

赖家度：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中央民族学院，晋升至教授

卷四（463，465，469，470，495，498，506，516，517）；卷八（165）

劳榦（劳贞一）：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后长期在美国任教

卷三（113，124，125，141，143，153，156，167，211，288）；卷四（79，87，88，90，92，105，128，131，137，153，156，157，162，165，167，184，189，193，196）；卷五（12）；卷六（65）；卷八（429-431）；卷九（30，147）

雷从云：时为出国文物展览办公室人员

卷八（76）；卷九（431）

雷海宗（雷伯伦）：就读清华大学时的历史系教授，后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一（188，228，250，265）；卷二（162，310，351，357，363）；卷四（412，419）；卷五（331）；卷六（308）；卷八

(244) ; 卷九 (408)

雷洁琼 (女) : 时任北京政法学院教授

卷五 (324)

黎晨 (女) : 时为考古研究所人事干部

卷五 (110, 134, 138, 145, 163, 225, 236, 237, 280) ; 卷六 (82, 126, 131, 138, 201, 217, 231, 244, 357) ; 卷七 (37, 39, 41, 69, 148, 155, 157, 160)

黎春艳 : 时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越南留学生, 1966年来华访问

卷七 (196, 198, 202, 203, 205-207, 209, 210, 292)

黎东方 : 就读清华大学时的历史系讲师, 后长期在美国任教

卷九 (30, 31)

黎光耀 : 时任天津自然博物馆副馆长

卷九 (78)

黎家芳 (女) : 时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人员, 后晋升研究员

卷七 (9, 43)

黎名郁 : 留英时期友人

卷二 (77, 88, 116, 129, 211, 260, 261)

黎澍 : 时任科学院 (后属社科院) 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六 (79, 155, 225, 238, 377) ; 卷七 (9, 12, 13, 162, 218, 220, 226, 232, 235, 406, 422, 454, 456, 457, 459, 460, 496, 518, 520, 522) ; 卷八 (11, 16, 39, 107, 120, 261, 270, 276, 296, 305, 306, 316, 318, 320, 321, 323, 332, 340, 347, 355, 356, 375, 394, 396, 484) ; 卷九 (45,

56, 57, 156, 191, 200)

黎忠义：原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后在南京博物院工作

卷四（147, 313）；卷九（95）

李炳琳：留英时期友人

卷二（258, 259）

李伯嘉：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

卷四（117, 121, 160, 213, 220）

李伯琦：时为温州开业医师

卷一（179）

李伯羲（李黎州）：时任国民政府福建省教育厅厅长

卷四（134）

李伯谦：时为北京大学考古系（现称考古文博学院）教师，后晋升教授，曾兼任系主任

卷七（439, 442, 505）；卷八（147, 204）

李步青：时为山东烟台地区文物干部

卷八（350）

李昌：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席团执行主席

卷四（20）；卷七（457）；卷八（271）

李昌韬：时任郑州市文物工作队队长

卷八（151）

李长路：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

卷七（67，74，83，93，132，139，146，147，383，510，513，514，517）；卷八（64）；卷九（244）

李长庆：时为陕西省博物馆人员

卷五（121）；卷七（452）

李长之：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卷二（404）

李超英：留英时期友人，曾任国民政府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卷一（391，392，395，401）；卷四（106，110，170）

李承三：时任中研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卷三（192）；卷四（215）

李承仙（女）：常书鸿夫人，时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人员

卷六（354）；卷七（39）；卷八（87，374，381）；卷九（35，40，41，45，49，51）

李澄之：时任山东省副省长

卷六（248）；卷七（79）

李崇桂：时为中国科学院计划局人员

卷五（31，38，39，54）

李传信：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卷九（351，408）

李春昱：时任地质调查所重庆分所所长

卷二（376）；卷四（160，190）



李纯：时为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负责人

卷七（459）；卷八（11，47，74，257，275）

李纯一（李景聃）：时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

卷四（81，82，85-88，90，91，93）；卷五（382）

李琮：时任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卷八（280，349，379）

李德金（女）：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六（210）；卷七（491）；卷八（30，84，226，270，298，335，373，378，449）；卷九（212，316）

李德清：时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人员

卷四（313）；卷九（237，303）

李德全（女）：时任中朝友好协会理事长

卷五（122）；卷六（22）

李德仲：1965年科学院老专家四清参观团召集人

卷七（174，177，179）

李登梅：清华大学时期同学

卷一（266）

李鼎芳：清华大学时期同学

卷二（360）

李冬梅：清华大学时期同学

卷一（132）

李尔宽：时为中共温州市委人员

卷九（175，177）

李尔重：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卷八（286，287，291）

李发林：时为山东大学考古专业教师

卷八（465）；卷九（7，35，106，200，267）

李法定：时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

卷四（106）

李方桂：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后长期在美国任教

卷一（321）；卷二（360）；卷三（111，118，128，133，141，162）；卷四（26，27）；卷五（418）；卷八（456）；卷九（161，164，165，167，278）

李汎：执教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时的学生

卷四（274，277，308）；卷七（33）

李福山：时为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人员

卷七（20）

李格非：时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

卷六（384，390，400，409，415，416，418，423）；卷七（4）；卷八（316）

李光霁：天津历史教学杂志社人员

卷六（93）

李光谟：李济之子，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卷四（101，363）；卷五（325）；卷六（113，116，118）；卷八（335，348，387）；卷九（109，138，142，148，161，172，233，236，244，278，336，337，394，395）

李光涛：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

卷一（329）；卷四（178，272）

李光宇（李启生）：时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

卷一（298，299，301，304，310，313）；卷二（48，249，363，364，403）；卷三（57，91，115，116，118，124，134）；卷四（82，103，114，127，163，199，219）；卷九（161）

李桂芳：温籍亲戚

卷九（14，174）

李国栋：温州同乡

卷四（75）；卷七（440）；卷九（185，186）

李浩：美籍华裔学者，时任美国东西方中心主任

卷二（261）；卷四（150）；卷五（98）；卷九（164）

李何林：时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

卷八（170，460，462）；卷九（91，192，193）

李虎侯：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离去

卷八（94，159，211，213，222，271，273，330，351，356，358，369，373，383，406，465，486，487）；卷九（8，11，19，40，42，75，96，100，105，114，116，126，137，183，210，215，220，230，378，379，413-416，422，430，434，439）

李化鹏：北京小汤山疗养院医师

卷六（333，334，336，338，340，342，344，345）

李辉柄：时为故宫博物院人员，后晋升研究馆员

卷八（287，355）

李济（李济之）：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曾兼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赴台后曾任史语所所长、代理中研院院长

卷一（264，265，270，279，285，292，294，296，297，298，300，304-306，308，309，312，318，320，332-334，365，374）；卷二（4，17，22，23，27，30，33，48，77，95，97，98，124，225，287，319，324，330，345，353，360，364，367，368，370-373，376，377，382，390，392，393，399，403）；卷三（57，67，91，101，112，114，116，121，123-127，130，135，140，141，144，155，157-159，162，164，166-168，379）；卷四（26，29，30，35，48，67，87，92，102，104-106，109，117-119，121，122，128，131-134，136，138，150，152，155，156，159，160，163，167，168，175，177，183，188-190，192，194，203-206，208，211，218，219，229，233，327）；卷五（12，229，325，415）；卷六（24，65，112，113，116）；卷七（239）；卷八（260，261，330，348，352，353，446，468）；卷九（101，109，110，111，112，136，137，142，158，236，278，305，336，337，394，395，475）

李济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卷五（205）；卷六（24）

李继侗：时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

卷一（344）；卷二（47，353）

李家和：时为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馆员

卷九（94）

李家治：时任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

卷六（76，85，150）；卷八（93）；卷九（185，186）

李家瑞：时任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

卷七（205，207）

李嘉言：清华大学时期同学（中文系），曾任西北大学、河南大学教授

卷三（283，290，293，420）；卷四（374）

李俭：温州同乡

卷一（343）

李健吾：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八（113）；卷九（193，195）

李捷民：时任河北省文物工作队队长

卷七（374）；卷八（215）

李颀伯：时任中朝友好协会理事

卷六（22，57）

李进：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安阳工作

卷六（84，361）；卷八（38）

李京华：时为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馆员

卷八（460）；卷九（240，281，341）

李景汉：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卷五（324）

李筠（女）：时为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人事干部

卷六（261）；卷七（60，66，69，70，91，135，136，478，518）；卷八（176，271，274，325）

李峻之：清华大学时期同学

卷一（158，171）

李侃：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

卷八（396，464）；卷九（101，233，423）

李可染：时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卷九（83）

李连春：原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后在南京博物院工作

卷四（191，313）

李良（李锄非）：夏鼐二内弟

卷一（9，10，15，79，114-116，119，172，176，177，181，182，184，281，283，335，336，339，341）；卷三（19，20，23，24，27，29，33-38，40，41，43，45-48，50，51，53，56，60，65，73，78）；卷四（37-41，48-51，53-55，57，59，60，66，96-101，126，170-172，174，221，225，227，228，239，241，262，287，288，301，302，315，320，510）；卷五（267，268）；卷六（250）；卷七（139，417，418）；卷八（106）；卷九（174，175，181，182，355）

李霖灿：时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

卷三（147）；卷四（94，101，108，124，134，148）

李曼村：时任军事学院副政委

卷八（157）

李芒：时任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八（305，313，323，324，347）

李敏生（女）：时为考古研究所化学分析人员，后晋任高级工程师

卷六（251，256）；卷七（101，520）；卷八（10，272，273，354）

李铭：时任北京人民医院病历室主任

卷三（351）；卷五（386，389）

李培俊：时为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人员

卷九（114）

李琦：时为国务院科教组负责同志

卷七（139）；卷八（98）

李琦涛：时任教育部副部长

卷七（454）；卷八（175）

李启明：时为陕西省人大代表

卷七（82）

李庆远：时为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的英文秘书

卷一（279）

李荣：时任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八（285，305，311，314，316，320，342，355）；卷九（57，58，154，268，336，367，420，426，427，434）

李汝宽：对中国考古美术颇有造诣的旅美爱国人士

卷八（423）；卷九（18，71，141，171，185，186，327，363，377，411，426，431，448，474）

李汝祺：时任燕京大学生物学教授

卷一（11，23）

李锐夫：温州同乡

卷八（350）；卷九（183，361）

李绍明：时任四川民族研究所副所长

卷八（205）；卷九（116）

李慎之：时任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卷九（327）

李圣庭：时任陕西省考古所副所长

卷九（37，73，208）

李石英：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考古部主任

卷八（145，147，150，294）

李石曾：时任北平研究院院长

卷二（123）；卷四（149）；卷九（105，106）

李世瑜：时为天津历史教学杂志社人员

卷五（335，339，342）；卷六（259，285，326）

李树兴：时为北京定陵博物馆人员

卷六（107）



李四光（李仲揆）：时历任中研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卷三（103，104）；卷四（275，363）；卷五（162，200，213）；卷六（143，367）；卷七（50，55，97，184，198，407）；卷八（380）；卷九（364，457）

李泰华：清华大学时期同学，曾任国民政府山东省教育厅厅长

卷二（47，80，125，240）；卷四（201）

李唐晏：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

卷五（21，101，139，141，142）；卷八（261，380）；卷九（72）

李庭荃：时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

卷八（178，197，226，227，242）

李蔚然：时任南京市博物馆副馆长

卷五（344）；卷九（94）

李文杰：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中国历史博物馆

卷六（219，261，296）；卷七（43，392，397，398）；卷八（17，26，31，39，48，58，59，85，143，144，210，214，221，242，272，328，386，491）

李文信：时任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馆长

卷五（53，87，109，208，209，211）；卷八（255）；卷九（241）

李希凡：时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副主任

卷七（277，279）

李锡经：时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人员，晋升至副研究员

卷五（38，50，114，132，150，170，172）；卷六（38）；卷七（6，71）；卷八（108，145，150）；卷九（59，121）

李先登：时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七（461）；卷八（330，496）；卷九（201，237，239，442）

李翔：时为驻考古所工宣队员

卷七（454，456，459，460，462，467）

李小青：时为敦煌艺术研究所人员

卷三（254）

李小缘：时任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卷二（400）；卷四（134，138，162，164，182）

李孝定：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卷四（81，91，116，118，127，129，130，212，213）；卷八（430）

李新：时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五（190）；卷七（218，235，454，456，508）；卷八（292，395）；卷九（57，71，116）

李秀君（秀君）（女）：夏鼐夫人

卷一（9，341）；卷三（32，44，45，51，53，55，56，58，63，65，67，98）；卷四（38，39，125-127，129-132，258，260-262，299，326，514，516，517，520-523，525）；卷五（1，2，7，34，37，38，47，55，61，62，64-82，84，85，87，89，

91 , 93 , 94 , 96 , 97 , 104 , 107 , 108 , 114 , 115 , 125 , 134 ,  
139-147 , 149 , 153 , 161-163 , 165-172 , 174 , 176-180 , 182 ,  
196 , 198 , 202-204 , 206 , 207 , 210 , 212 , 216 , 217 , 219-222 ,  
247 , 264-273 , 282 , 285-287 , 289-295 , 300 , 301 , 303-307 ,  
309-311 , 314-319 , 321-329 , 331-341 , 343-352 , 356-358 , 361 ,  
364 , 366 , 368 , 373 , 375 , 377-382 , 384-387 , 389-396 ,  
398-404 , 407 , 408 , 410-413 , 417 , 420 , 421 ) ; 卷六 ( 1-14 ,  
16-24 , 27-32 , 36-39 , 42-44 , 46 , 47 , 49 , 50 , 52-54 , 60 , 65 ,  
67 , 68 , 70 , 71 , 73-75 , 77-80 , 84 , 86-92 , 94 , 96 , 98-100 ,  
102-113 , 115 , 116 , 118-122 , 124-127 , 129 , 130 , 132 , 133 ,  
136 , 138-146 , 148-150 , 152-154 , 157-165 , 167-169 , 171-198 ,  
200-202 , 204 , 205 , 217 , 218 , 220-223 , 225 , 226 , 228-230 ,  
232-236 , 238-252 , 254 , 255 , 257-259 , 261-263 , 265-269 ,  
271-273 , 275 , 277-280 , 284 , 285 , 289-292 , 295 , 296 ,  
299-302 , 304-308 , 310-315 , 319-333 , 335 , 336 , 338-352 ,  
355 , 357-361 , 363-366 , 369-376 , 379 , 383 , 384 ) ; 卷七 ( 2 ,  
14 , 15 , 17-21 , 23 , 25-29 , 32 , 33 , 35-42 , 44-52 , 55 , 57 , 59 ,  
61 , 63 , 64 , 66-72 , 74-78 , 80 , 81 , 83-86 , 88 , 89 , 91 , 94 ,  
98-100 , 105 , 108 , 132 , 134-141 , 146 , 147 , 153 , 157 ,  
159-161 , 163-165 , 179-181 , 183 , 188-190 , 192 , 195 , 197 ,  
210 , 211 , 213-215 , 222 , 224 , 225 , 229 , 230 , 232 , 235 ,  
237 , 260 , 266 , 270 , 271 , 288 , 290 , 293 , 294 , 296 , 298 ,  
311 , 312 , 318 , 322 , 323 , 326 , 328 , 329 , 335 , 337 , 368 ,  
370 , 371 , 376-378 , 380 , 381 , 391 , 393 , 398 , 399 , 405-408 ,  
417 , 418 , 424 , 428 , 433 , 435 , 441 , 442 , 444 , 445 , 449 ,  
454 , 461 , 463 , 465 , 467 , 476 , 483 , 487 , 494 , 500 , 507 ,  
524 , 534 , 535 ) ; 卷八 ( 1 , 3 , 6 , 11 , 14 , 15 , 23 , 29 , 45 ,  
50 , 51 , 63 , 75 , 79 , 116 , 120 , 124 , 142 , 155 , 158 , 160 ,  
161 , 165 , 166 , 178 , 197 , 202 , 206 , 242 , 266 , 272 , 274 ,  
279 , 282 , 297 , 300-302 , 304 , 324 , 327 , 335 , 368 , 382 ,  
383 , 399 , 437 , 439 , 450 , 461 , 466 , 472 , 473 , 483 , 486 ,  
496 , 499 ) ; 卷九 ( 2 , 4 , 10-13 , 18-22 , 24 , 25 , 27 , 29-32 ,  
36 , 39-41 , 43 , 44 , 47 , 68 , 73 , 74 , 79-89 , 92 , 94 , 95 ,

104-106, 108, 109, 113, 114, 118, 126-128, 137, 144, 146, 160, 163, 171, 173-175, 177-183, 190, 203, 204, 206, 208, 211, 215, 217, 219-222, 226, 227, 229-231, 248, 251, 252, 266, 267, 269-271, 275, 279, 280, 288-295, 297, 301-303, 306-309, 311, 313, 315, 317, 318, 321, 322, 324, 327, 328, 334, 341, 342, 346, 357, 358, 363, 368, 374, 378, 382, 387, 393, 394, 396, 398, 405, 406, 412, 414, 418, 422, 423, 431, 437, 439, 440, 442, 458, 464)

李秀清：时为科学院外事局人员

卷七（313, 339, 365, 418, 425, 431, 441, 444）

李学勤：时为社科院历史所人员，晋升至研究员，后曾任副所长、所长

卷八（16, 55, 80, 107, 108, 117, 161, 209, 214, 216, 299, 336, 337, 339, 342, 352, 361, 368, 376, 380, 382, 383, 386-388, 390, 444）；卷九（8, 56, 65, 71, 128, 214, 288, 321, 401, 402, 404, 407, 410, 428, 439, 469）

李亚农：时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主任

卷四（272, 308, 314, 322, 410, 423, 424, 505）；卷五（11, 58, 112, 231, 272, 285）；卷六（277, 292）

李亚舒：时为中国科学院外事局人员

卷八（26-28）

李俨（李乐知）：早年任陇海铁路局副总工程师，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主任

卷三（298）；卷八（213）

李衍垣：时为贵州省博物馆人员

卷九（337）

李彦：时为社科院党委常委、政治部负责人

卷九（96，133，158）

李雁晴（李笠）：曾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

卷四（148，153，155，175，177，178，194，204，205，  
470，475，500）

李仰松：时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现称考古文博学院）教师，晋升至教授

卷五（53，67，98，106，131，177，324，331，335，356，  
369）；卷六（31，132，178，205，212，214）；卷七（58，91，  
135，431）；卷八（204，269，440）

李一飞：温州十中同学（初中）

卷一（226）；卷三（77，97）；卷四（103，104）

李一氓：时历任中联部副部长，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等职

卷七（74，84，91，139，176）；卷八（178，249）；卷九  
（101，113-115，118-120，244）

李逸友：时任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副队长、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卷六（21，117，285，292）；卷七（19）；卷八（389）；卷九  
（201，330，443）

李永镐：时任朝鲜驻中国大使

卷五（413）；卷六（114，117，129）

李永序：时任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委员

卷九（435）

李湧泉：曾为伦敦大学叶兹教授的助手

卷二（109）

李有恒：时为科学院古脊椎动物考古人类研究所人员

卷八（285）；卷九（85）

李有义：时任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卷九（64）

李浴（李子青）：时为敦煌艺术研究所人员

卷三（213，219）；卷四（168，177）

李域铮：时为陕西博物馆人员，曾任保管部主任，后晋升研究馆员

卷九（318）

李遇春：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员

卷五（134，164，228，263，289，420）；卷六（44，46，80，107，168，174，199，313）；卷七（188，261，463，464，473）；卷八（4，21，44，68，162，269，291，377，459）；卷九（4，100，206，429）

李遇春：时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人员，晋任至研究员，曾兼副馆长

卷五（107，233，234，236，239，240，242）；卷六（36，116，307，309，311，314）；卷七（439，466，472）；卷八（84，112，291，390）；卷九（83）

李则纲：曾任安徽大学教授、安徽省博物馆馆长等职

卷五（24，25，203，208）；卷八（375）

李振军：时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卷七（320，399，400，402-404）

李征：时为新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七（461）；卷八（22，23，75，77，143，161）；卷九（8，16，40）

李知宴：时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八（161）；卷九（185，186，225）

李址麟：1963、1964年访华的朝鲜历史学家

卷六（351）；卷七（28）

李志清：时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人员

卷九（335）

李志义：时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人员，后调离

卷七（314，456，490，505）；卷八（440）

李志忠：时为陕西省交际处人员

卷七（199，202）

李致祥：时任陕西省哲学研究所所长

卷七（201）

李铸晋：美籍华裔学者，时任美国堪萨斯大学墨菲美术史讲座教授

卷八（328，430，445，495，497，499）；卷九（7，10，16，19，22，23，25，26，30，36，46，74，80，85，97，108，109，120-122，139，143-146，200，210，211，219，280，283，287，288，327，342，362，365，376，386，407，411，430）

李准：时任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委员

卷九（134）

李宗一：时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九（407）

李祖安：美籍华裔建筑家

卷七（290）

李作智：时为内蒙古文物队人员，后调中国历史博物馆，晋升至副研究员

卷七（44，47）；卷八（11）；卷九（146，200-202，204，325，337，365）

厉鼎燧：时为上海吴淞中学教师，业余从事契丹文研究

卷五（92，107，113，141，356）

郦吉章：温州同乡

卷三（83）

郦家驹：曾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术秘书，晋升至研究员

卷七（231，235）；卷八（485）；卷九（399）

栗宗嵩：时为留学埃及的回民学生

卷二（169，171-174）

砺波护：时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卷八（74，305）

连燎原：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后调中国革命博物馆



卷七（261，456）

梁长峨：时为《北京晚报》记者

卷八（448，449，470）；卷九（35，38，154）

梁从诫：梁思成之子，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人员

卷八（292，469，472）；卷九（29，43，210，398-400）

梁丹：原为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负责人，后任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

卷七（444，482，486，497）；卷八（65）；卷九（318，319，326，349，446）

梁方仲：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历任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员，中山大学教授等职

卷一（235，237，240）；卷二（251，367，403）；卷三（113，114，130，133，154，159，167，169）；卷四（122，138，141，155，180，190，193，202，205，305，312）；卷七（156）

梁寒冰：时任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卷八（279，280，342，349-351，394-396，485）；卷九（43，45，50，97，101，152，200，231-233）

梁珮贞（女）：时在巴黎第七大学任教，后返国任北京大学法语教授

卷五（251，254，256）

梁思成：历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兼系主任等职

卷二（360-362，367，368，403）；卷三（113，128，132，144，145，155，156，167）；卷四（136，204，205，310，

363) ; 卷五 ( 33 , 76 , 81 , 327 ) ; 卷六 ( 112 , 130 , 149 , 292 ) ; 卷七 ( 16 , 139 , 146 , 286 ) ; 卷八 ( 255 , 469 , 480 ) ; 卷九 ( 29 , 53 , 399 , 400 )

梁思永：历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一 ( 271 , 274 , 296 , 298 , 299 , 301 , 305 , 308 , 312 , 324 , 327 , 358 , 374 , 383 ) ; 卷二 ( 4 , 10 , 17 , 28 , 30 , 39 , 49 , 100 , 249 , 362 , 363 , 365 , 368-370 , 395 , 403 ) ; 卷三 ( 113 , 116 , 125-127 , 130 , 140-142 , 145 , 147 , 150-152 , 154 , 156 ) ; 卷四 ( 27 , 158 , 251 , 252 , 264 , 283 , 305 , 309 , 311 , 312 , 323 , 324 , 371 , 468 ) ; 卷五 ( 81 , 83 , 84 , 87 , 89 , 111 , 330 , 378-380 , 389 , 407 ) ; 卷六 ( 93 ) ; 卷七 ( 11 , 193 ) ; 卷九 ( 340 , 382 )

梁文郁：时为地质调查所兰州分所人员

卷三 ( 339 )

梁星彭：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馆员

卷八 ( 162 )

梁钊韬：时任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

卷五 ( 109 , 124 ) ; 卷六 ( 306 ) ; 卷七 ( 331 , 334 ) ; 卷九 ( 48 )

梁宗岱：就读清华大学时的法文老师，后任南开、中山等大学教授

卷一 ( 197 , 242 )

廖承志：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

卷六 ( 378 , 423 ) ; 卷七 ( 38 , 59 , 131 , 340 ) ; 卷八 ( 109 , 120 , 293 , 312 ) ; 卷九 ( 197 , 249 )

廖井丹：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

卷八（157，301）；卷九（123，219，235，342，350，352-355，373，396，409，440，441）

廖沫沙：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和统战部的副部长、部长等职

卷七（207，219）；卷九（113，120，237）

廖世承（廖茂如）：就读光华大学附中时的中学部主任，继而历任光华大学副校长、校长，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等职

卷一（8，12）；卷四（33）；卷六（24，26）

林葆仁：温州同乡

卷四（77）

林伯平：光华大学附中同学（高中）

卷一（112，334，335）；卷四（121）；卷九（308）

林伯遵：时在中华教育基金会任职

卷四（117）

林长风：留英时期友人

卷一（390-392，395，397）；卷二（13，19）

林超：时在伦敦中英文化协会任职

卷一（32，62）；卷四（204）

林地：时为社科院外事局美洲大洋洲人员

卷九（160，170）

林大奇：时为温州图书馆代表

卷四（248）

林东海：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问题”课教授

卷一（11，23，26，53，347）

林凤梧：留英时期友人

卷二（304）

林干：时为科学院内蒙古分院历史研究所人员

卷七（45，48）

林甘泉：时任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曾兼副所长、所长

卷七（518）；卷八（114，247，277，280，341，342，423，449，483，485）；卷九（38，41，50，152，233，313，398，399，423，439）

林冠一：时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

卷五（121，233）

林徽因（女）：梁思成夫人，历任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

卷二（362）；卷三（155）；卷五（33）；卷九（143）

林惠祥：时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

卷四（266）；卷五（101，112，208，354）；卷六（74，77）

林济：温州同乡

卷一（58，60，61，69，79，82，84，88，104，126，128，144，151，172，192，218，343）；卷二（406）；卷三（1，4，5，111，161）；卷四（97，100，101，118，128，146，176，193）；卷九（25）

林家翘：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时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卷七（290）；卷八（3，214，393，428，439）；卷九（8，30，293）

林剑华：时为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员

卷六（236，311）；卷七（10，14）

林润青：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副处长

卷七（68，137，139，149，235）

林镜平：温州同乡

卷九（175）

林林：时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亚洲司司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卷六（378）；卷七（215，383，391）；卷八（114，200，337）；卷九（119，133，160，244，406，417）

林敏亨：温州十中同学（初中）

卷四（99）

林默涵：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

卷六（376）；卷七（221）；卷八（249）；卷九（244）

林平海：小学同学

卷八（98）；卷九（176，177，180，187）

林秋宇：福州林钧（石庐）之弟

卷四（146）

林镕：时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七（98，168，294）

林少兰：夏鼐姐夫

卷一（6，281，334）；卷二（364）；卷四（239，247）

林寿晋：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任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讲师

卷五（44，45，51，106，135，149，156，157，172，196，207，220，229，232，233，238，240，274，282，289，293，332，367，413，415）；卷六（32，36，37，46，99，149，201，217，219，224，226，236，267，270，276，281，290，311，353）；卷七（10，20，89，99，135，141，145，150，156，181，182，188，215，317，325）；卷八（212，397，398，430，442，443，461）；卷九（51，132，154，170，298，304，307-309，313，325，338，386，387）

林巳奈夫：时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卷五（339）；卷六（408，409）；卷七（87，215，217）；卷八（305，312，314，429，430）；卷九（7，149，229）

林天游：温州同乡

卷四（314）

林文彬：时任南京中央医院眼科主任

卷一（286）

林文奎：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地学系）

卷一（99）

林文魁：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军训总队长）

卷二（51）

林希骞：温州同乡

卷四（202，211，214，217，218）

林向：时为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教师，后晋升教授

卷八（287）；卷九（55，332）

林兴华：时为留学埃及的回民学生

卷二（271，282，290）

林兴智：时为留学埃及的回民学生

卷二（270，274，276）

林修德：时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组长

卷七（503，504，508，517，518，520，522，523，533，536）；卷八（2，4，5，9，11-13，18，21，24，39，45，47，48，56，57，61，63，64，67，69，72-75，86，89，92-94，97，98，109，113，114）

林秀一：1956年访华日本冈山县文化视察团团长

卷五（275）

林耀华：时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

卷四（429）；卷五（16，177，288，292）；卷六（354）；卷七（30）；卷八（148，149，205，210，262，263，266）

林幼琪：埃及艾米尔教授来华讲学时的翻译

卷五（262，263，277，285，294，301，302，307）

林沅：时为吉林大学考古系教师，后晋升教授，曾兼系主任

卷九（150，163，164，166）

林韵涛：时为平原省文管会人员

卷四（324，332，346，360）

林泽敏（女）：时任考古研究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卷五（292，381，403，407，408，412）；卷六（6，96，103，106，122，141，152，158，217，231，243，294，347，365）；卷七（13，22，37，39，56，58，148，160，166，210，222，224-226，232，234，235，237，267，322，326，370，393，456，464，475）；卷八（45，142，160，176，202，203，206，212，218，221，242，251，252，271，273，274，276，278，281，292，293，300，327，359，370，371，374，423，459，487，499）；卷九（42，81，97，126，155，162）

林钊：时为福建省文管会人员，后晋升副研究馆员

卷六（86）

林志纯：时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首任所长

卷八（243-245，268，277-279，294，295，327，333，335，385，397，450，452-454，456，458）；卷九（2，10，15，40，45，46，54，55，58，60，62，108，154，162，172，184，315，449，466，467）

林仲明：时为留学埃及的回民学生

卷二（178，275，288）

林子敏：时为留学埃及的回民学生

卷二（290，292）

铃木直吉：1963年访日时广岛招待会委员长

卷六（415）；卷七（63-65）



凌纯声：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四组主任

卷二（362，364，368，377，378，381）；卷三（113，124，126，128，133，155，159）；卷四（26，30，81，88，92，107，116，140，193，194，198）；卷九（153）

凌洪龄：时为兰州西北技专教师

卷三（294，338）

凌乃锐：留英时期友人

卷二（96，97）

凌仲：时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书

卷二（362）

令狐若明：时为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

卷九（10，54，55，59，60）

刘安国：时为陕西省文教厅人员

卷五（118，121，122）

刘宝华：时为北京启明医院眼科医师

卷一（272）

刘彬徽：时为湖北省博物馆人员，后调湖南省博物馆，晋升研究员

卷八（34，35）

刘炳孝：时为中国硅酸盐学会工作人员

卷八（84，207）

刘昌汉：温州同乡

卷六（312）；卷四（40，170，314）；卷七（10）

刘昌镛：清华大学时期温籍同学（化学系）

卷一（124，187，235，266，271）；卷三（24，31，58，68，70，73，75，95，99）；卷四（39，43，55，56）

刘崇钰（刘寿民）：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一（164，188，189，264，280，330）

刘春华：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作者

卷三（29，73，75，97）；卷四（47，166，296）；卷七（274，276）

刘次饶：温州同乡

卷三（29，73，75，97）；卷四（47，166，296）

刘次潇：时为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文书

卷三（167）

刘达：时任国家标准计量局局长

卷八（80，82）；卷九（247）

刘大年：时任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后属社科院）研究员兼副所长、所长

卷四（468，481，492，498，518）；卷五（26，28，29，48，49，51，75，81，84，96，111，116，152，161，180，207-209，215，219，243，246，277，302，303）；卷六（20，63，81，204，231，243，250，283，310，365，367，369，386，388，390-392，396，399，400，403-405，409，423，426）；卷七（1，2，13，15，22，41，53-55，63，102-104，106，108-117，120，137，146，148，150，162，189，220-222，226，235，275-277，

290, 291, 422, 423, 434, 454, 456-458, 462, 463, 466, 467, 472, 473, 484, 495, 518, 520) ; 卷八 ( 11, 12, 16, 18, 39, 65, 80, 89, 155, 160, 168, 208, 223, 257, 275, 277, 303, 340, 342, 378, 392, 394, 395, 397, 448, 464, 485, 486) ; 卷九 ( 53, 56, 96, 108, 132, 133, 136, 140, 149, 150, 156, 188, 189, 200, 203, 231-233, 288, 373, 375, 389, 426, 427, 441 )

刘大有：甘肃天水某单位人员

卷七 ( 394, 398 ) ; 卷九 ( 35, 43, 121, 129, 245 )

刘导生：时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后任北京市政协主席

卷五 ( 303, 325, 344, 357, 361 ) ; 卷六 ( 36, 53, 63, 66, 75, 76, 96, 104, 111, 125, 126, 141, 158, 162, 166, 167, 179, 180, 184, 189, 196, 198, 201, 231, 243, 257, 261, 266, 283, 286-288, 290, 311, 323, 373, 375 ) ; 卷七 ( 1, 4, 5, 14, 18, 22, 25, 37, 48, 54, 61, 87, 145, 152, 155, 158, 160, 163, 165, 180, 185, 189, 211, 217, 220, 222, 226, 235, 288, 500, 502, 506-508, 510 ) ; 卷八 ( 11, 16, 58, 100, 155, 162, 204, 214, 243, 383, 487 ) ; 卷九 ( 48, 420 )

刘得祯：时为甘肃庆阳某单位人员

卷九 ( 303 )

刘殿爵：时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人员

卷五 ( 257 ) ; 卷七 ( 455 ) ; 卷九 ( 308 )

刘东瑞：时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人员

卷九 ( 411 )

刘东生：时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卷六（79）；卷七（98，160，419）；卷九（185，283，360，362，438）

刘斗奎：时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机关党委书记

卷六（61，73，104，259）；卷七（32）

刘敦愿：时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后晋升教授，曾任考古教研室主任

卷五（38）；卷六（116）；卷七（311）；卷八（252）；卷九（217，313，441）

刘敦桢（刘士能）：历任中国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一（267，268）；卷二（127，312，365，368，403）；卷五（33，161，304）；卷六（12，36，38，112，245，286，316）；卷九（95）

刘凤翥：时为科学院（后属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七（265）

刘古诤：光华附中和清华大学时期同学，曾任广西大学银行会计系主任、广西省银行行长

卷一（11，30，33，39-41，48，51，56，61，64，87，104，137，176，192，209，224，236，245，265，285，286，289，290，296，298，377）；卷二（80，113）；卷三（103，104）；卷四（109，111，128）；卷九（220）

刘观民：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五（98，106，125，138，233，238，240，242，312，316，333，338，342，350，352，354，366，380，410，420）；卷六

( 9 , 30 , 44 , 46 , 115 , 116 , 125 , 137 , 205 , 253 , 270 , 280 , 308 , 374 ) ; 卷七 ( 151 , 321 , 382 , 508 , 509 , 515 , 519 ) ; 卷八 ( 5 , 24 , 206 , 243 , 332 , 335 , 339 , 343 , 376 , 397 ) ; 卷九 ( 10 , 40 , 82 , 83 , 151 , 279 , 315 )

刘桂五：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秘书，晋升至研究员

卷四 ( 411 , 412 , 416 , 459-461 , 463 , 487 , 496 , 498 , 499 , 502 , 504 , 505 , 507 , 523 ) ; 卷五 ( 84 , 139 , 145 , 152 , 208 , 213 ) ; 卷六 ( 281 ) ; 卷七 ( 54 , 56 , 60 , 61 , 235 , 456 )

刘国光：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卷九 ( 139 , 141 , 161 , 173 , 320 , 325 , 378 , 407 , 428 )

刘国钧（刘衡如）：时任兰州西北图书馆馆长

卷三 ( 281 , 284 , 298 , 337 , 339 , 430 ) ; 卷四 ( 186 )

刘鸿宾（刘雁浦，刘校长）：时任青海湟川中学校长

卷三 ( 379 , 421 , 422 , 427 , 428 ) ; 卷四 ( 182 , 184 )

刘慧达：时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师

卷五 ( 21 , 28 , 67 , 111 , 116 , 132 ) ; 卷六 ( 288 ) ; 卷七 ( 180 , 188-190 )

刘季平：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卷九 ( 118 )

刘加乾：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主任编辑

卷九 ( 314 , 397 , 448 , 465 , 466 )

刘建芳：温州同乡

卷一（80，154）

刘节（刘子植）：历任北平图书馆金石部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一（86，126，238，271，327，330，331，389）；卷三（59，100，111，165）；卷四（57，62，282，302，481）；卷五（104，202）；卷七（133）

刘金沂：时为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人员

卷八（158）；卷九（306）

刘晋祥：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员

卷九（315）

刘精义：时为北京市文物组参加明定陵发掘人员

卷五（372，373）

刘景晨（刘冠三）：刘节之父

卷三（31，100）；卷四（40，41，47，55，56，59，62，77，97，124，166，287，302，316）；卷五（266）

刘九庵：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全国书画鉴定组成员

卷九（368）

刘巨成：时任文物局流散文物处处长

卷九（411）

刘隽：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历史系）

卷一（240，331）

刘开渠：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卷五（189，370）；卷七（215，216）；卷八（464）

刘列夫：时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办公室任职

卷五（348）

刘茂才：德籍华裔学者，时任德国汉堡大学教授

卷九（252，253）

刘明聪：时为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员

卷九（434）

刘念和：时在青岛大学任教

卷四（146）

刘宁一：历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卷五（244）；卷六（55-57，231，247）；卷七（54，80，82，107，140，193）

刘启益：时为文化部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四（426）；卷五（138，171，176，183，212，261，279，290，294，314，344）；卷六（21，67，76，84，167，187，236，260）；卷七（411）；卷八（92，121，167，201，282）

刘起舒：时为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九（402）

刘庆柱：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1993—1998年任副所长、1998—2006年任所长

卷八（297）；卷九（4，101，209，287，315，429）

刘仁厚：时任山西大学注册主任

卷一（231）

刘瑞亭：时为科学院外事局人员

卷八（421）；卷九（261，262）

刘瑞行：温州同乡

卷四（40）

刘绍光：四川乐山学者

卷二（392）

刘世沐：温州同乡

卷二（404）；卷三（3）；卷四（102）

刘思慕：时任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顾问等职

卷六（297，365）；卷七（22，41，132，141，142，152）；卷八（266，295，336，339，393，399，423，437，438，444，445，448，450，451，454，455，458，460，463，466，468，485）；卷九（43，46，138，156，443）

刘随盛：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为副研究馆员

卷六（151，209）；卷七（5，234，237，261，266，396，483，519，524，530）；卷八（24，78，155，212，376）；卷九（3，100，314）

刘文腾：赴英留学时旅伴（学习纺织）

卷一（344，349，351）；卷二（118）

刘武（刘叔扬）：刘节之弟，小学同学，曾在温州师范任教



卷一（11，17，18，86，271-273）；卷四（41，97，287，289，319）；卷七（133）

刘贤权：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卷七（307）

刘咸：时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

卷二（2）；卷五（177）

刘宪亭：时任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卷六（107，285，312）；卷七（11，98）

刘湘泉：时为考古研究所后勤人员

卷六（273，279）；卷八（24）

刘新园：时为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人员，晋升研究员，曾任所长

卷七（407，531，536）；卷八（464）；卷九（432）

刘勋：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编审

卷七（261）；卷八（328）；卷九（69，229，358）

刘亚克：先在新建设杂志社任职，后调考古研究所

卷七（220，478，497，498，503，509，522，536）；卷八（12，17，56，58，64，78，86，109）

刘廷芳：温州同乡

卷一（28，273，275，276，278）

刘仰桥：时历任文物局党委书记，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成员，社科院秘书长

卷七（317，383，391，399，446，503，504，510，518，

522, 536) ; 卷八 ( 2, 9, 11, 13, 15-18, 20, 30, 40, 41, 55, 56, 58, 59, 63, 66-69, 71, 75, 79, 85, 86, 91, 93, 104, 107, 112, 113, 115, 124, 142, 153, 158, 161, 162, 174, 175, 177, 202, 207, 210, 214, 219-221, 224, 226, 247-250, 252, 253, 255, 257-261, 269, 271, 274-276, 299, 339, 373, 448, 459 )

刘耀 ( 刘照林 ) : 见“尹达”条

刘一方 : 时为中国建设杂志社人员

卷五 ( 324 )

刘一曼 ( 女 ) : 考古研究所人员 , 后晋升研究员

卷六 ( 284 ) ; 卷七 ( 36, 188, 524 ) ; 卷八 ( 85, 329 )

刘英士 : 时任图书评论杂志社编辑

卷一 ( 145 )

刘渝 : 温州同乡

卷三 ( 22 ) ; 卷四 ( 77 )

刘玉 : 时为考古研究所后勤人员

卷五 ( 39, 134, 229, 238, 328, 381, 394, 395, 412 ) ; 卷六 ( 20 ) ; 卷七 ( 483 ) ; 卷九 ( 31 )

刘运勇 : 时为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人员

卷九 ( 270, 296, 314, 422 )

刘增爵 : 时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卷九 ( 465 )

刘展如 : 时任温州市政协主席

卷九（176，181，182）

刘致平：历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员，建筑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卷二（365，403）；卷三（115，125，155）；卷四（94，310，363，368，482）；卷五（25，34，49，130，147，278，381）；卷六（12，86，93，113，158，353）；卷七（296）；卷八（250）；卷九（63，241）

刘忠波：时为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人员

卷七（98）

刘忠伏：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员

卷八（165）；卷九（428，473）

刘祝群：温州同乡

卷四（248，260）

刘子健：美籍华裔历史学家，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卷七（290）；卷八（213）；卷九（424）

刘子亚：时任甘肃省立图书馆馆长

卷三（298，299，342）

刘子章：原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时任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秘书长

卷八（338，356，487）；卷九（65，111，199，435）

刘宗弼：时任测绘科学研究所室主任

卷七（34）

刘尊棋：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

卷八（303）；卷九（135）

柳大纲：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五（105）；卷八（206，460）

柳晋文：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局任职

卷五（238，239）；卷六（33）；卷九（329）

柳一安：1974年进驻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宣队领导小组组长

卷七（454，455，460，463，472，489）

柳诒徵（柳翼谋）：时任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

卷一（205，254，259）；卷四（129，144，179，212，230，412）；卷五（207）

柳用能：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副馆长

卷七（436）

柳忠阳：时为中国科学院负责人

卷七（468，500）；卷八（26，27）

龙村谦：时任日本龙谷大学教授

卷六（412）

泷口宏：时任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

卷六（397，398）；卷八（316）

楼邦彦：清华大学时期同学（政治系），同时留英，后曾在西南联大等校任教

卷二（69，70，211，380，387，389）；卷八（368）

楼崇立：温州同乡

卷四（39）

楼天木：温州同乡

卷四（41，59，172，320）

楼宇栋：原为考古所人员，后调陕西省考古所，再调文物出版社，累任至编审

卷五（125，130，135，137，142，167，174，177，182，189，194，202，204，207，217，229，246，290，293，294，301，304，316，328，330，333，338，339，359，360，366，377，395）；卷六（168）；卷八（330）；卷九（116，238，375，376，401，410，413，417）

卢嘉锡：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卷九（56，132，190，321，322，352，383，384，420）

卢连成：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离

卷九（100，208，314，428）

卢芹斋（C. T. Loo）：长期活动于海外的华裔古董商

卷二（397）

卢声亮：时任温州市市长

卷九（249，358-360，363，449，455，457）

卢晓衡：时为社科院外事局人员

卷九（11，202，270，323，335，382，386）

卢央：时在南京大学天文系任教

卷七（537）；卷八（55，154，156，278）

卢兆荫：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晋升至研究员

卷五（301，306，325，409，413，415，416）；卷六（15，18-21，31，49，63，64，72，75，96，120，153，174，177，186，187，198，212-216，233，242，276，299，328）；卷七（3，19，23，29，33，64，66，69，88，148，166，188，213，237，277，368，369，391，395-397，413，416，424，435，490，492，493，497，498，505，510，519，522，523，531）；卷八（4，5，17，27，28，40，68，85，115，116，124，126，139，141，154，155，157，160，163，164，206，208，211，219，220，222，224，266，270，274，292，295，296，304，325，327，329，343，348，351，357，361，373，374，386，441，461，464，465，467）；卷九（9，38，40，42，44，49，71，74，75，90，91，97，127，138，139，145，151，156，237，250，281，282，293，313，320，358，359，367，379，384，395，467）

芦沢助：时任日本东北大学考古学教授

卷六（392）

鲁桂珍（女）：英籍华裔学者，李约瑟的助手，后为其夫人

卷七（294）；卷八（200，405）；卷九（70，384，450）

鲁师参：温州十中同学（初中）

卷三（24）；卷四（65，75，98，294，296）；卷五（269）

陆步青：夏鼐外甥

卷四（266，362，363）；卷五（71，74，93，135，166，200，207，224，284，289，344，346，415，417）；卷六（1，

17, 39, 43, 76, 85, 175, 187, 229, 234, 242, 244, 268, 307, 312, 313, 361) ; 卷七 (14)

陆象淦：时任社科院情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卷八 (276, 450)

陆敬严：时在上海同济大学任职

卷九 (270, 296, 322, 337)

陆九皋：时任镇江市博物馆馆长

卷九 (470)

陆峻岭：时任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卷九 (72)

陆学善：时任中国科学家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四 (480) ; 卷五 (207, 215, 226, 237, 243, 289, 292, 307, 319, 341) ; 卷六 (81, 153) ; 卷七 (4) ; 卷八 (10, 471)

陆志韦：时任科学院 (后属社科院) 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卷五 (418) ; 卷六 (162, 166)

路传道：时任河南省文物工作二队队长

卷五 (186, 230)

吕澂 (吕秋帆)：时任南京支那内学院院长

卷四 (147) ; 卷六 (137)

吕鸿宾：山东省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卷六 (247, 248)

吕吉甫：时任青海湟川中学校长

卷三（423）

吕济民：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

卷九（121，336，338，340，352，354，373，378，379，  
406，407，409，414，421，441，466，471）

吕炯：时历任中研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科学院地理所研究员等职

卷三（187）；卷四（313）

吕荣芳：原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师，后去香港

卷七（43）；卷九（308，309，363）

吕若谦：清华大学时期同学（政治系）

卷三（3）

吕少卿（吕钟）：时为敦煌县修志局人员

卷三（171，191，201，212，225）

吕叔湘：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所长、名誉所长

卷二（401）；卷四（81，88）；卷五（73，152，207，355）；  
卷六（94，123，136，139，141，189，222，347，358）；卷七  
（53，61，269，455，466，473，484，520）；卷八（58，104，  
121，168，169，212，254，257，304，380，497）；卷九（13，  
47，56-58，60-62，76，77，96，133，145，148，185，188，  
202，214，283，320，398，412，420）

吕文龙：温州同乡

卷四（221）



吕振羽：历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职

卷五（154，379）；卷六（144，155，169，177，241，253，285）；卷八（375，394）

吕遵谔：时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现称考古文博学院）教师，后晋升教授

卷五（276）；卷六（132，141，218，284）；卷七（374）；卷九（419，443）

罗常培（罗莘田）：时任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二（354-357，362，376，378）；卷四（138，310，371，410，412，417，420，461，467，468，495，519）；卷五（10，81，152，207，347，418）；卷八（375）

罗大冈：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七（168，173）；卷八（168）

罗尔纲：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历史系），1949年以后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一（240，259，270）；卷二（363，366，369，371，403）；卷四（161，180，187，193，195，198，216，230，506）；卷五（113，131，133，149，285，304，350）；卷六（24，36，319）；卷七（24-26，41，62，77，78，80，88，89，133，138，156，188，212，251）；卷八（114，120，173，225，242，244，256，261，377，470）；卷九（77，190，191，215，321，406，439）

罗凤超：留英时期友人

卷二（77，88，97）

罗福颐：罗振玉之子，时任文化部文物局业务秘书，后任北京故宫

博物院研究员

卷四（128，415，505）；卷七（314）；卷八（80，226）；卷九（241）

罗根泽：时任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

卷四（205）

罗寄梅：时为“中央通讯社”人员

卷三（191，192，194，197，198，211，268，424）；卷四（29，90，113，163，175，193，205，206）

罗锦堂（Chin-Tang Lo）：美籍华裔学者，时为美国夏威夷大学中文系教授

卷九（165，167）

罗荣渠：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九（208，246，299，317，318，337，361）

罗世烈：时为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人员

卷六（180）

罗西章：陕西扶风县文物考古人员，时任县文管所所长、县博物馆副馆长

卷七（530）

罗香林：时任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长

卷四（75）；卷五（252，253）

罗哲文：国家文物局高级工程师（古建筑），曾任文物处副处长、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

卷六（236）；卷七（84，462）；卷八（99，205，368，369，396，423，486）；卷九（65，102，129，149，151，156，199，341，435）

罗致平：时任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卷七（510）

罗竹风：时任《辞海》常务副主编

卷八（265）

罗宗洛：时任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四（108，159，272，308，314）

罗宗真：时为南京博物院人员，晋升至研究员

卷五（107）；卷六（280）；卷八（117，330，339）；卷九（43，93，95-97）

## M

马步青：时任国民党政府青海省主席

卷三（175，210，212，278，280，352，359，384，400，423-427）

马长寿（马松龄）：时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后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二（362，364，381）；卷五（233-235，273，274，348）；卷六（65，66）

马承源：时任上海博物馆陈列研究部副主任、青铜研究部主任，后晋升研究员兼馆长

卷五（325）；卷六（178）；卷七（519，535）；卷八（44，80，82，109，262，351，368，375，380，424，425，430，432，434，435，487）；卷九（72，94，111）

马大恢：温州同乡

卷九（204，245，246，294，303，420，458，461，462）

马大任：温州同乡，外籍华裔学者，时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长

卷八（229，232，246，256-259，299，302，327，429）；卷九（63，148，162，271，272，336，358，375，426，432，445，464，471）

马大望：温州同乡

卷八（259，334，429）；卷九（25，27）

马大猷：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工学院院长，后任科学院电子、声学二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等职

## 卷四（461）

马得志：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晋升至研究员

卷四（323，325，326，330，333，335，363，373，375，376，394，419，426，430，461，465，470，472，478，497，500，501，520，522）；卷五（7，8，11，52，53，62，67，76，102，107，110，113，122，125，134，147，150，156，177，195，230，243，283，288，289，294，295，328，339，345，348，359，364，365，421）；卷六（7，14，19，27，33，34，44，49，60，85，109，123-125，151，158，207，209-212，233，245，246，311，316，346，361，362，364）；卷七（9，10，89，187，188，190，327，382，408，410，429，461-463，472-475，485，490）；卷八（7，21，40，79，100，113，164，165，222，226，261，269，271，274，286，289，291，295，297，326，327，332，343-345，370，377，383，486，496）；卷九（4，5，8，43，52，61，70，75，101，105，109，142，151，155，206，215，277，316，321，328-331，336，339，354，376，385，439-442）

马非百（马元材）：曾任河南大学教授，后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华书局任职

卷四（142）；卷五（24）；卷九（55，106，423）

马公愚：就读温州十中（初中）时的英文老师，后任上海文史馆馆员

卷五（277-279）；卷六（346）；卷八（302）；卷九（180，204，335）

马衡（马叔平）：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卷三（69）；卷四（91，92，158，189，194，312）；卷五（148，149，182，201）；卷六（241，317）；卷八（375）

马洪：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

卷八（340，471，484，494）；卷九（1，41，76，100，108，139-141，150，158，161，173，190，191，200，205，213，216，219，226，228，236，247，274，295，297，298，311，320，323，327，336，339，351，353，371，375，378，384，405，407，410，419，422，423，428，432，434，440，441，457，458）

马济川：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卷九（62，133，143，156，160，244，352）

马继高：时为留学埃及的回民学生

卷二（290）；卷四（29）

马坚：时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

卷四（419）；卷六（375）；卷七（19）；卷八（375）

马黎三：曾任中国科学院陶孟和副院长的秘书

卷五（76，78）

马临：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卷九（308，465）

马鸣信：时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人员

卷九（330）

马摩西（马俊武）：时为留学埃及的回民学生

卷二（277）

马宁邦：时在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任职

卷三（186，187）

马溶之：时任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三（167）；卷五（246）

马少川：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卷九（102，107）

马绍裘：温州同乡

卷四（77）

马世长：时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人员，后调北京大学考古系（现称考古文博学院），晋升教授

卷七（398）；卷八（166，285，293）；卷九（138）

马廷淮：时为中国驻日本总领事馆人员

卷九（222）

马文宽：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八（209）；卷九（430）

马文农：时在北洋大学任职

卷四（74）

马文倬：时任燕京大学校资助委员会主席

卷一（68）

马兴国：时为留学埃及的回民学生

卷二（290，293）

马星野：时任中央日报社社长，后去台湾

卷四（41，212）

马学林：时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人员

卷九（352，375）

马曜：时任云南民族学院院长

卷九（115，116）

马耀圻：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内蒙古历史研究所

卷四（150，394）；卷五（133，296，308）；卷七（48）

马寅：时任民族事务委员会顾问

卷九（409，410，434）

马寅初：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校长

卷四（150，394）；卷五（133，296，308）；卷八（464）

马雍：时为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人员，晋升至研究员

卷七（410，497）；卷八（16，22，25，81，117，166，243，337，362，370，382，383，487，493，498）；卷九（2，9，11，215，233，234，245，271，321-323，351，354）

马玉基：时为山西大同博物馆人员

卷九（146）

马玉铭：清华大学时期同学（中文系）

卷一（158，161，163，165，169-171，174）

麦季裘：时为中国地理研究所人员

卷三（117-119）



麦英豪：曾任广州市文管会副主任、广州市博物馆馆长，晋升研究馆员

卷七（141，443，447，477）；卷八（143，153，165，210，212，213，217，266，267，273）；卷九（31，78，79，246，270，272，284，286，287，305，307，309，313，316，317，326，327，330，352，353）

毛文奇：时任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主席

卷九（307，309，428，456，466）

毛泽东：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卷五（205，229，296）；卷六（23，246，250，378）；卷七（51，82，209）；卷八（49-51）

毛昭晰：时任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八（3，14，245，471）

茅诚司：时任日本东京大学总长

卷六（396）；卷九（247）

茅以升：时任铁道科学研究所所长

卷五（64，245）；卷六（58）；卷八（169，209，249，471）；卷九（53）

梅关桦：时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新建设杂志社任职

卷七（232）；卷八（278）

梅福根：时为浙江省博物馆人员

卷七（421）；卷八（112，144，287）

梅津次郎：时任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学艺课长

## 卷六（406）

梅冷生（梅雨清，梅馆长）：时任温州市图书馆馆长

卷三（75，79，92）；卷四（40，41，47，49，55，56，59，66，69，72，76，77，125，171，221，229，237，285，287，289，292，315，318，510-512）；卷五（265-272，275，276，290，299，413）；卷六（108，233，291，299，343）；卷七（190，452，458，485）；卷八（41，44）；卷九（15，278）

梅明杰：梅冷生之孙

卷五（322）；卷六（73，102，154，240，281，374）；卷九（374）

梅晓鹏：时为清华大学在读学生

## 卷九（408）

梅贻琦（梅校长）：时任清华大学校长

卷一（83，144，146，170，174，175，252，288，319，320，322，324，327，330）；卷二（7，9，27，44，48，92，165，225，352，353，377-380）；卷三（110，111）；卷四（26，27，111，141）；卷五（418）；卷九（351，462）

梅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副院长

卷八（178，283，285-287，293，300，301，331，334，338，339，343，347，350-352，370，375，378，380，382，388，389，392-394，423，438，440-442，444，446，449，452，464，466，469，472，484，492，498，499）；卷九（3，7，13，18，33，34，36，41，42，45，46，50-52，59，61，63，64，69，73，74，76，78，80，83，85，97，102，104，108，116，128，129，131，133，139-141，143，147，148，151，162，173，184，188-191，200，219，226，231，235，238，251，271，273，

278, 283, 295, 297, 304, 305, 310, 315, 323, 325, 327, 351, 353, 355, 370, 371, 378, 382, 384, 386, 405, 416, 418, 419, 423, 429, 434, 435, 438, 440, 443-445, 448, 449, 463, 464, 468, 474)

梅原末治：时任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卷二（50）；卷四（137, 192, 344, 425）；卷五（180, 317）；卷六（120, 176, 407）；卷七（19, 168）；卷八（312）；卷九（140）

孟凡人：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七（266）；卷八（5, 85, 162, 165, 166, 218, 260, 271, 274, 383）；卷九（8, 70, 105, 215, 321, 465）

孟新元：时为河南省文管会人员

卷四（374）

孟亚男（女）：时为北京定陵博物馆人员

卷八（15, 59）

米文平：时任内蒙古呼盟文物管理站站长

卷九（45）

米泽嘉圃：时任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卷六（300, 301, 422）；卷七（215）

缪凤林：时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一（204, 205, 249）；卷四（145, 158, 210）

缪天荣：温州同乡

卷四（69）；卷七（439）；卷八（177）；卷九（174-176,

180, 181, 359)

繆雅娟(女):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员

卷八(58, 165)

繆云波:温州同乡

卷四(37)

末永雅雄:日本学士院会员,时任橿原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八(307, 323, 354);卷九(73, 189, 223)

莫润先: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译审

卷六(63, 83, 148, 283);卷七(237, 522);卷八(39, 156, 222);卷九(40, 62, 83, 85, 279, 318, 406, 415, 431, 435, 440, 456, 468, 475, 476)

莫宗江:历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员、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

卷二(365, 403);卷三(113);卷四(94);卷六(113);卷九(100)

牟润孙:时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八(394, 395)

木村美智子(女):时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人员

卷七(439);卷八(219, 497);卷九(224)

目加田诚:时任日本九州大学教授

卷七(63)

慕少堂(慕寿祺):兰州老学者

卷三(300, 301)

穆舜英：时为新疆博物馆人员，后任新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七（515，516）；卷八（2，7，23，261，353，385）；卷九（52，233，323，334，465）

## N

那波利贞：时任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卷六（412）

那廉君：时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

卷四（92，103，182）

纳子嘉：时为留学埃及的回民学生，后曾任中央大学史学系讲师

卷二（268，269，275，276，279，287，290-292，310，351，354，357）；卷四（29，30，91，419）；卷五（322）；卷六（76）

南延宗：温州十中同学（初中），时在浙江省地质调查所任职

卷四（103，321，460）

内藤戊申：内藤虎次郎三子，时任日本爱知大学教授

卷六（407）

内田道夫：1964年访华日本学术代表团成员（中国文学）

卷七（63，67）

倪克宽：温州同乡

卷一（250，252）；卷四（73，118，123）；卷六（296）

倪若水：就读光华大学附中时的老师

卷一（8）；卷四（33）

倪志福：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卷七（469）；卷八（169，170）

鸟居久靖：1964年访华日本学术代表团成员（语言学）

卷七（63）

鸟居绿子（女）：鸟居龙藏之女，张雁深夫人，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任职，后回日本

卷六（330）；卷八（316）；卷九（221，324）

宁嘉凤：清华大学时期同学（经济系），同时留英，后任清华大学等校教授

卷二（130，135）；卷三（401）；卷八（88，89）

宁有澜：清华大学时期同学（物理系）

卷一（35，70，245，351）

牛兆勋：时任考古研究所行政副所长

卷五（376，377，379，386，419，422）；卷六（9-11，15，16，18，24，26，34，35，39，44，45，48，49，53-55，61，67，78，80，84，96，101-103，105-107，112，113，118，121-123，125，129，137，141，148-150，152，154-156，158，160，162，168，169，173，177，179，181，186，201，206，225，226，232，242，258，264，272，277-279，281，283，291，293，294，296，297，301，306，309，311，317，319，325，332，337，345，346，352，376）；卷七（2，4，5，11，20，22，27，28，70-73，84，87，90，95，100，103，104，106，108，132-134，138，139，141-146，148，187，224，225，226，230，232，234，235，237，239，245，247，249，261，287，298，

299, 310, 321, 325-327, 329, 330, 367, 368, 372, 373, 381, 383, 391, 393, 395-397, 399, 410, 447, 450, 452, 454, 456-458, 462, 463, 471, 473, 475, 478, 480, 481, 483, 484, 486, 490, 495-497, 502, 504-506, 509, 518, 529, 530, 536, 540) ; 卷八 ( 2, 4, 5, 8, 9, 11, 14, 16, 23, 29-31, 39, 42-45, 48, 49, 51, 53, 56, 58, 59, 61, 62, 64, 67-69, 73-75, 77, 79, 82-87, 89, 94, 98-100, 110, 114, 116, 120, 123, 124, 142, 153-156, 158, 160, 163, 173, 175, 197-199, 204, 206, 209, 211, 218, 221, 245, 249, 255, 271, 284, 342, 370, 382, 439, 499) ;

卷九 ( 74, 97, 109, 214, 266, 267 )

## O

欧阳采薇 ( 女 ) : 清华大学时期同学 ( 外文系 ) , 时在新华社对外部任职

卷五 ( 131, 198, 199, 302 ) ; 卷七 ( 338, 430 ) ; 卷九 ( 69 )

欧治铨 : 时为科学院对外联络局人员

卷五 ( 243, 261 )

## P

潘纯 : 时任科学院对外联络局局长

卷七 ( 67, 139, 310, 311, 320, 439 )

潘多福 : 时为上海商务印书馆人员

卷四 ( 122 )

潘光旦 : 时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兼历史系副主任

卷一 ( 25, 45, 46 ) ; 卷五 ( 324 ) ; 卷八 ( 441 ) ; 卷九 ( 103 )

潘光宣：时为洛阳市人民政府秘书

卷四（395）

潘国存：时为温州市图书馆人员

卷四（41，50，57，72，74，125，240-242）

潘国英：温州同乡

卷九（206，322，440）

潘怀素：温州同乡

卷三（29）；卷四（59，72，73，200）；卷五（17，19，196，206，285，370，383，387）；卷六（159，188，219，232，373）；卷七（90，292，294，322，329，472，474，479，488，496，499）；卷八（176，198）

潘惠泉：时为温州十师附小教师

卷一（6）

潘吉星：时为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人员，晋升研究员

卷七（181，313）；卷八（5，256，341）

潘家洵：时任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四（196）

潘耒野：温州同乡

卷四（232，233，286，289，296，315，316）

潘孟陶：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离

卷五（293，296，330）；卷六（22，83）

潘鼐：时为上海自然博物馆人员



卷七（477，538，540）；卷八（294）

潘其凤：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七（266，394，498）；卷八（89，105）；卷九（90，98，113，115，173，203，289，290，311，430，440）

潘懋（潘实君）：时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

卷二（403）；卷三（127，132，138，140，141，145，148，152，154，158）；卷四（87，126，132，136，163，190，205，215，217-219）

潘文阮：时为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人员

卷九（370）

潘文侠：时为南京铁路医院人员

卷四（218，219）

潘锡九：时任杭州西湖博物馆馆长

卷四（266，308）

潘行琳：温州同乡

卷四（55，65）

潘序祖：就读光华大学附中时西洋史等课程教师

卷一（10，13）

潘梓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

卷五（133，136，150，152，154，160，161，164，177，208，211，286，295，305，311，322，357，376）；卷六（38，39，63，66，76，81，95，104，112，114，133，136，138，

148, 158, 161, 162, 200, 204, 218, 221, 238, 240, 377, 378) ; 卷七 (23, 61, 76, 92, 133, 155, 220, 224, 248) ; 卷八 (375)

庞阿衡 (庞士谦) : 时为留学埃及的回民学生

卷二 (304, 320) ; 卷四 (29, 32, 84, 85, 91, 95)

庞怀清 : 陕西岐山县文物工作人员

卷七 (527)

庞朴 : 时为《历史研究》编辑人员

卷九 (128, 173, 234, 303, 335, 337, 347, 390)

庞薰琴 : 时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 后曾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卷二 (362, 363) ; 卷四 (265) ; 卷六 (111) ; 卷七 (374) ; 卷九 (298, 361)

庞益吾 : 时为留学埃及的回民学生

卷二 (269, 271, 282, 293, 299, 317)

庞元龙 : 光华大学附中同学 (高中) , 时在善后校济总署任职

卷一 (8, 9, 176, 262, 334, 335, 343) ; 卷二 (253) ; 卷三 (160) ; 卷四 (32, 35, 121) ; 卷八 (262) ; 卷九 (67)

庞中威 : 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 后调离

卷五 (347)

裴丽生 : 时历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副院长, 全国科协副主席等职

卷五 (246, 304, 305) ; 卷六 (20) ; 卷七 (81, 145, 146, 168, 171, 195, 199) ; 卷八 (248, 249, 296) ; 卷九 (53, 69,

裴明相：时为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五（18，124）；卷七（32，35-37）；卷八（98，151，201，353，490）；卷九（403）

裴文中：1949年后任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卷一（58，276，278，279）；卷三（421）；卷四（27，67，81，89，104，115，164，176，177，179，180，227，231，268，309，311，360，363，365，366，414，415，463，467，481，494-496，499，500，502，504，505）；卷五（5，9，11-15，17，18，20，22，24，25，38-40，44-46，56，59，61，65，67，81，86，91，93，110，116，117，120，128-133，137，138，141，144，151，160，175-177，182，183，200，204，207，223，257，263，278，280，281，291，296，301，304，312，313，322，323，336，342，355，363，364，374，407，416）；卷六（5，9，42，48，64，80，133，150，153，159-161，164，200，203，220，233，237，252，267，284，361，367，371，379，394）；卷七（11，16，19，24，40，62，89，95，103，110，156，157，182，184，188，192，196，199，212，302，313，315，334，335，393，410，439，450，452，476，478）；卷八（6，41，70，110，117，152，208，222，254，255，260，267，272，279，281，285，287，290，300，315，329，330，332，337，342，361，371，375，385，386，438，469，488）；卷九（7，13，36，72，102，104，133，172，192，241，275，339，448）

彭冲：时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又任对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

卷八（464）；卷九（399）

彭达彰：时任社科院党委常委、纪委书记

卷九（76，108，161，162）

彭浩：时为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人员，后晋升研究员兼副馆长

卷八（36）；卷九（122，123，201，202）

彭蜀麟：燕京大学及伦敦大学时期同学（化学系），后在重庆大学任教

卷二（388）

彭炎：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卷八（20，58，224，497）；卷九（83）

彭则放：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卷九（102）

平岗武夫：时任日本京都大学教授

卷五（364）；卷六（407，409）

坪井明日春（女）：坪井清足之妹，1966年访华日本工艺美术代表团团长

卷七（220）

坪井清足：时任日本橿原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主持平城京遗址的发掘，后任所长

卷六（410）；卷七（220）；卷八（308）；卷九（222，223，468，471-473，476）

## Q

齐光秀（女）：时为考古研究所会计

卷五（39，52，175，415）；卷六（4）；卷七（237）；卷九

(127)

齐世荣：时任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九（48，427）

齐思和：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四（419）；卷五（225）；卷六（54）；卷七（12，65）；卷八（386）

齐心（女）：时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曾任所长

卷八（23）

齐燕铭：时历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卷五（352）；卷六（84，87，88，102）；卷七（91）；卷八（176，206，250，255）

祁国琴（女）：时为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九（56）

祁惠芬（女）：时为山西省博物馆人员

卷七（505）

祁延霁（祁沛苍）：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

卷一（299，300，313，319，328，333）；卷三（135）；卷四（120）

启功：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卷七（186）；卷九（21，160，175，295，299，368，418）

千家驹：时历任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卷五（317）

前田耕作：时任日本和光大学教授

卷八（219，313）

钱宝琮：时任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研究员

卷五（314）；卷七（97，168，414）

钱伯辛：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土木系）

卷九（303，315，324，325，350，351，367，463）

钱昌照：时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又曾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卷六（94，231，247）

钱稻孙：清华大学时期日语老师

卷一（125，158，161，280）；卷二（239）；卷三（111）

钱端升：时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卷四（312，461）；卷五（81，203，302）；卷六（143）；卷九（438）

钱宏：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六（319）；卷八（253，255，439）

钱俊瑞：时历任文化部副部长，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职

卷四（523）；卷五（219，227）；卷六（54，207，211）；卷八（350）；卷九（53，161，173，219，267，301，302，320，

325, 327, 471)

钱礼：时为浙江省人大代表

卷九 (360, 361, 449)

钱临照：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

卷六 (248)；卷七 (78)；卷九 (203, 335, 374, 383, 384, 446)

钱穆 (钱宾四)：时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卷一 (11, 23, 26, 81, 168, 170-172, 263, 336, 337)；卷二 (401, 402)；卷三 (64, 66, 75)；卷四 (68)；卷五 (169)；卷八 (244, 395)；卷九 (99, 279)

钱南海：温州同乡

卷六 (278, 292, 311)

钱南杨：时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卷七 (25)

钱三强：时历任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卷四 (422)；卷五 (81, 162)；卷六 (60, 143, 358)；卷七 (153, 290)；卷八 (199, 361, 388, 471)；卷九 (58, 132)

钱思敬：温州同乡

卷四 (73, 74)

钱天祐：燕京大学时期同学

卷一 (27, 150, 200, 209, 229)

钱伟长：时历任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副校长等职

卷一（253）；卷二（257）；卷五（317，318）；卷七（468，486）；卷八（348）

钱信忠：时任卫生部部长

卷七（49，523，526）

钱学森：时历任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兼第五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卷五（200）；卷六（377）；卷八（497）；卷九（56）

钱锺书：时历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卷四（249，250）；卷五（49）；卷六（311，312）；卷七（107，156，168，217，219，226，265，271，291，330，378，429，463，495，507，510，523）；卷八（11，69，214，228-230，232，243，244，251，259，268，270，276，292，294，302，328，345，350，484）；卷九（58，69，82，128，133，137，140，141，191，195，204，213，232，271，273，382，394，398，424）

乔伟：德籍华裔学者，时任德国波恩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

卷八（232，338）；卷九（65，252，288，447）

芹泽长介：时任日本东北大学教授

卷九（136）

秦光道：时为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员

卷九（392）



秦亢青：时任山东省博物馆馆长

卷六（189）；卷七（20）

秦力生：时历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党组顾问等职

卷五（75，81）；卷六（358，360）；卷七（65，98，139，211，376，409，537，539，540）；卷八（169，461）；卷九（398）

秦仁昌：时任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卷七（168，174）

秦兴汉：时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

卷九（121）

秦学圣：时任四川省博物馆研究员

卷五（228）

秦振鹏：1917年清华学校毕业生

卷二（72）

清水纯一：时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学院院长

卷八（305）

清水茂：时任日本京都大学汉语助教授

卷六（405）；卷八（305，306）

清水正夫：时任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团长

卷七（135，278）

清田寂云：时为日本本山寺天台宗长老

卷五（314）

丘光明：时为国家计量总局人员

卷八（81）

丘立本：现为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八（109，397）

邱克：时为山东大学研究生

卷九（217，230）

邱亮辉：时为北京钢铁学院教师，后晋升教授

卷七（448，454，455，489，495）；卷九（68）

邱瘦荆（邱鸣和）：温州同乡

卷四（38，241，243，244）

邱宣充：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云南工作，曾任云南省文化厅文物处处长

卷七（3，461）

邱中郎：时为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人员，晋升研究员

卷五（153，177，195，342，353，366）；卷六（157）；卷七（16）；卷八（359）；卷九（49，149）

邱祖铭：时任中国驻埃及领事

卷二（169，263，364）

秋吉正裕：时为日本第二次学术交流团团员

卷九（83）

秋浦：时任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

卷六（137）；卷七（30，150）

秋山进午：时任日本富山大学考古学教授

卷八（312，319，321）；卷九（61）

裘锡圭：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晋升教授

卷八（16，80，107，117）；卷九（140，163，167）

仇士华：时为考古研究所碳十四测定年代人员，晋升至研究员

卷六（36，83，123，255，273，274，276，374，375）；卷七（4，181，199，211，234，237，247，381，411）；卷八（9，10，31，65，104，143，173，213，214，222，257，273，283，298，343，344，371，383，465）；卷九（8，10，33，51，59，61，70，76，79，138，183，210，215，234，413，430）

屈如忠：时为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技工

卷七（370，451）；卷八（118，150）

屈万里（屈翼鹏）：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后曾代理中央图书馆馆长

卷三（146，150）；卷四（31，79，82，93，133，138，158，204，210，213）

瞿焕祥：越南文翻译

卷七（198，202）

瞿同祖：燕京大学时期同学（社会系），60年代由美国返回，后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一（11）；卷七（157，165，184，189，197，216，319，

402, 403, 466, 472) ; 卷八 ( 14, 15, 18, 24, 51, 64, 71, 77, 88, 91, 92, 95, 155, 161, 163, 166, 175, 176, 199, 202, 213, 242, 246, 247, 250, 251, 253, 267, 275, 277, 281, 282, 302, 399, 442, 450, 453, 468, 472, 473, 485) ; 卷九 ( 38, 48, 49, 51, 111, 119, 156, 214, 228, 271, 319, 321 )

瞿贞祥：时为陕西省博物馆人员

卷七 ( 201 )

全汉昇：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

卷三 ( 152, 161 ) ; 卷四 ( 135, 142, 150, 162, 164, 168, 229 ) ; 卷九 ( 308 )

## R

饶惠元：时为考古研究所编辑人员，具体负责《考古学报》的编辑工作

卷五 ( 174, 181, 182, 194, 214, 244, 262, 275, 290, 293, 297, 301, 311, 312, 347, 354, 355, 367, 369, 379, 390, 410, 414, 421 ) ; 卷六 ( 9, 23, 24, 26, 39, 74, 76, 77, 87, 251, 297, 364, 377 ) ; 卷七 ( 10, 24, 74, 267, 269, 483 )

饶志忠：时为广州文管会人员

卷九 ( 286, 287, 306, 309 )

饶宗颐：历任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卷四 ( 363 ) ; 卷五 ( 252, 253 ) ; 卷八 ( 446, 484 ) ; 卷九 ( 163, 165-167, 308 )

任际奉：时为国家文物局人员

卷七（286，374，394，426，439，441，482，486，488，495，498，530）；卷八（65，142，145，148，151）；卷九（84）

任继愈：时任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五（108）；卷七（412，455，520）；卷八（58，120，157，168，285，292，305，316，320，342，347，354）；卷九（53，57，96，146，194，271，381，382）

任开云（任大夫）：颜闾夫人

卷六（92，153，160，165，174，246，364，365）；卷七（37，38，50，51，55，179，230，237）；卷八（165，256，257，258，260）；卷九（13，105，321）

任世龙：时为浙江省文物考古所人员

卷九（94）

任式楠：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1993—1998年任所长

卷七（197，225，228）；卷八（44，52-54，68，91，92，144，163，201，354，491，492）；卷九（5，49，280）

任叔永（任鸿隽）：时任中研院总干事、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三（111）；卷四（117，160）；卷九（378）

任行健：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卷六（63）

任之恭：美籍华裔物理学家

卷七（290）；卷八（3）；卷九（458，459，461）

任质斌：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

卷八（370，375，377，396，440-443，464，495，497，498）；卷九（49，102，104，108，119，130，132，310）

任梓良（任志良）：温州同乡

卷七（452）；卷九（15，17，35，64，65，175）

任宗济：时任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卷一（11，23）

荣孟源：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四（461，499）；卷五（331）；卷六（308）；卷九（118）

容庚（容希白）：时历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古文字学教授

卷一（292，380）；卷四（27，91，93，150，188，190，233，306）；卷五（339，350）；卷六（37，260）；卷七（317，318）

容肇祖：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四（181）；卷六（190-192，274，275，281，311，312）；卷七（10，70，87，88，188，317，318，464，475，476，505）；卷八（7，79，165，271，375，383，459）；卷九（8，105，321，438）

茹士安：先后在西北文物清理队、陕西省文管会、西安半坡博物馆任职

卷四（370）；卷五（117，139，158，234）；卷六（95，96）

汝信：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卷九（191，219，230，267，295，320，325，457，458）

阮维：1966年访华的越南考古代表团团员

卷七（196，199，202，210）

阮维占：1977年访华的越南考古学者

卷八（85）

阮文义：1966年访华的越南考古代表团团长

卷六（96）；卷七（196，198，200，202-206，209-212）

芮逸夫：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

卷二（365，377，381）；卷三（156，159）；卷四（103，105-107，127，130，132，140，144，168，169，177，186，201，229）；卷九（251）

萨本栋：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卷四（80，93，103，106，107，140，149，150，152，160，163，167-169，180，186，188，206，207，213，215，228）

萨空了：时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等职

卷四（523）；卷八（487）；卷九（37，98，111，134，142，151，219，319，355，409，410，435，438，439）

三岛一：1963年访日时关东欢迎委员会常务理事

卷六（204，386，388，399，423）

三木敦雄：时为日本学生社编辑人员

卷八（312）；卷九（28，36，62，80，221）

三上次男：时任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常务理事

卷六（396）；卷八（219，224，315，318，334，391，392）；卷九（125，185，186，224，225，229，246，291，466）

桑岛信一：时任日本爱知大学汉语教授

卷六（403，404）

森浩一：时历任日本关西大学讲师、同志社大学教授

卷六（413）；卷八（311，312，329，331）

森鹿三：时任日本关西大学教授

卷五（56）；卷六（405，407，409）；卷七（63，65）；卷八（245）



森贞次郎：时任日本九州大学教授

卷六（419）

森住和弘：时任日本泛亚细亚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

卷九（133，418）

沙比提·阿合买提：时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人员，曾任副馆长、馆长

卷七（513，515）；卷八（287，353）；卷九（323）

沙建勋：温州同乡

卷四（75）

沙孟海：曾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浙江省考古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卷四（268，280）；卷五（102，274，275，278）；卷九（148，175，179）

沙树勋：温州同乡

卷一（291，332）；卷四（63）；卷五（405）

沙汀：时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九（7，244）

沙文卿：温州同乡

卷一（176，334）；卷四（121）

沙依然：时为新疆来京人员

卷五（312）

单猛（单次刚）：温州同乡

卷一（11，15，47，61，70，100，104，105，289，331）；卷三（22，23，29，30，101）；卷四（43，44，52，55，56，226，244，288）；卷五（268）

单启蛰：温州同乡

卷五（109）

单庆麟：时任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讲师

卷五（177，297，304，314）；卷六（108）

单士元：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曾兼副院长

卷七（31，375）；卷九（65，111，120，134，227，235，237，268，278，315，336，378，386，397，407，435，438）

单先进：曾为湖南省博物馆人员，后在湖南大学任教

卷七（427）；卷九（82，249，418）

山本达郎：时任日本学士院会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卷八（362-364，397）；卷九（221）

山本遣太郎：时任日本冈山市立美术馆馆长

卷九（225）

山根德太郎：时为日本大阪难波宫遗址发掘主持人

卷六（413）

山崎一雄：日本古陶瓷研究者

卷九（246）

山田怀山：时任日本神户大学事务长

卷六（415）

山田金作：时为日本神户大学古琴长

卷六（415）

杉村勇造：先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任职，后任出光美术馆常务理事

卷六（379，380，386，389，394，397，423）；卷七（17，215，217，371）；卷八（315，322）

杉山信三：时为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建筑方面研究员

卷六（410）

杉原庄介：时任日本明治大学考古学教授

卷五（311）；卷六（386，389，393，423）；卷八（315，381，384，465）

商承祚（商锡永）：历任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校古文字学教授

卷一（81，84，266）；卷四（318，346，426，470）；卷五（109，173，175，208）；卷六（118，217，218，302，307，370）；卷七（34，35，38，40，58，72，86，87，437，443，470）；卷八（80，82，287，289，352，423）；卷九（5，352，354）

商志禪：商承祚之子，时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师，后晋升教授

卷八（147）；卷九（5，305）

上田正昭：时任日本京都大学教授

卷八（304-306）；卷九（51）

上野直藏：时任日本同志社大学总长

卷六（406）；卷八（311）

尚爱松：曾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卷四（495，499，506）；卷五（105，112，323）；卷八（2）；卷九（65）

尚传道：清华大学时期同学，1948年任长春市长时被俘，大赦后从事政协文史资料工作

卷一（146）；卷三（109，401）；卷九（13，69，425）

尚山武一：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日本代表

卷七（60）

邵芳（邵斐章）：时为敦煌艺术研究所人员

卷四（86，87，90，115）

邵斐子：早年曾任浙江大学校长，时为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

卷四（274）

邵力子：国民党元老，1949年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

卷四（199）；卷五（387）

邵名荣：时为湖南省博物馆人员

卷九（336）

邵铁真：时为红旗杂志社编辑

卷六（266，268）

邵望平（女）：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人员

卷六（270）；卷七（481，483，529，537，540）；卷八（72，89，123，201，351，360）；卷九（100）

邵循恪：清华大学时期同学（政治系）

卷六（152）

邵循正：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四（310，363，412，419，423）；卷五（225，321）；卷六（170，177，241）；卷八（375，387）

邵云骏：光华大学附中同学（高中）

卷一（351）；卷二（357）

沈从文：1949年后历任北京历史博物馆（后称中国历史博物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一（101，112，320）；卷四（371，476）；卷五（26）；卷六（63，141，174，233）；卷七（536）；卷八（282，299，300，341，383，384，389，464，466，470）；卷九（14，42，65，67，76，85，122，124，147，214，238）

沈福文：历任四川艺术专科学校、四川美术学院二校教授兼实用美术系主任

卷四（163）；卷七（313）

沈家骥：温州同乡沈炼之长子，时为北京师范大学助教

卷五（288，289）；卷六（77，113）

沈鉴（沈镜如）：时为金陵女子大学人员

卷四（79，113，190，195，306）

沈绛侯：温州同乡

卷四（63）

沈锦椿：钱信忠岳父，时为考古研究所行政人员

卷四（351，377）；卷五（11，89）；卷六（243-246）

沈君怡：时为兰州水利公司人员

卷三（236，298）

沈钧：温州十中同学（初中）

卷一（11，117-119，181，183，282，283，335，338，343）；卷四（162）；卷五（386）；卷六（24，91，346）

沈炼之：温州同乡

卷一（180，266，280，331，332，340）；卷三（28）；卷四（40，45，47，49，55，58，59，62-64，68，69，72，73，77，78，97，98，100，107，111，118，170-174，178，221，223-227，230，232，233，240，241，243，244，246，249，251，254，256，257，262，279，286，287，291，293，295，296，299，301，317，318，320）；卷五（60，100，102，206，272，288）；卷六（77，113，282）；卷八（294，350，396，471）；卷九（8，93，98）

沈林贞：钱信忠夫人，时为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科医师

卷六（108，109，148）

沈雁冰（茅盾）：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职

卷四（480，500）；卷六（18，54，58，114，248）

沈有鼎：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八（60，62-64，78，93，95，204，208，214，275，378，387）

沈昭文：就读光华大学附中时的英文及化学老师

卷一（8，13）；卷二（257）

沈之瑜：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

卷八（262，286，287，290，291，377）；卷九（3，182，187，280，281）

沈仲常：时任四川博物馆研究员

卷九（63，328，331，332，334）

沈竹：时任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副局长

卷七（498，513，516）；卷八（7，16，19，32，377，465，472，495）；卷九（5，102，111，122，126，129，143，151，203，205，216-219，226，227，235，240，242，246，247，249，252，268，272，284，286，297，299，305，306，310，317，324，338，352，416）

盛成：时任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

卷八（254）；卷九（107，446）

盛厚兴：时为中国硅酸盐学会负责人

卷七（536）；卷八（84）；卷九（131，185）

盛余韵：时为美国宾州大学天文学系学生

卷九（421，450，454）

师哲：时任社科院苏联东欧研究所顾问

卷九（161，162）

施冲：时在浙江通志局任职

卷四（39，67，90）

施化常：温州同乡

卷四（67）

施其南：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历史系）

卷二（241）；卷三（4，111）；卷四（82，86，88，91，113，123，205，306，307，481）；卷五（161，165）；卷六（312）；卷七（10，421）；卷八（278，347，358，368，495，496）；卷九（12，36，130，216，395）

施汝为：时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名誉所长

卷四（108）；卷五（289）；卷六（9）；卷七（168，172）

石光明：先后为文化部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五（176）；卷六（148，153）；卷七（186）；卷八（145）

石津照玺：时任日本东北大学校长

卷六（391）

石景成：加拿大华裔学者

卷七（520）

石磊：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

卷九（210，466，467）

石明远：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行政副所长

卷七（139，162，235）

石少华：时任国务院文化组秘书长

卷七（277，280-283，391）

石田充之：时任日本龙谷大学教授



卷六 ( 407 , 411 )

石田一郎：时任第31届国际亚洲 北非人文科学会议事务局长

卷九 ( 220 )

石西民：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

卷九 ( 108 , 188 , 190 , 196 , 244 )

石兴邦：执教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时学生，在考古所晋升至研究员，调任陕西考古所所长，又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卷四 ( 275 , 277 , 301 , 308 , 314 , 322 , 325 , 336 , 366 , 386 , 411 , 418 , 421 , 424 , 426 , 434 , 441 , 444 , 445 , 447 , 451 , 455 , 467 , 468 , 472 , 484 , 486 , 495 , 499 , 503 , 506 , 520 , 521 ) ; 卷五 ( 7 , 29 , 33 , 34 , 55 , 57 , 63 , 64 , 66 , 77 , 80 , 89 , 94 , 95 , 99 , 100 , 102 , 103 , 106 , 107 , 109 , 110 , 113 , 115 , 121 , 126 , 131 , 137 , 138 , 141 , 142 , 144 , 145 , 157-160 , 162 , 163 , 189 , 208-210 , 212 , 213 , 231-235 , 237 , 286 , 292 , 295 , 311 , 313 , 319 , 321 , 322 , 330 , 341 , 344 , 352 , 354 , 363 , 366 , 368 , 373-375 , 380 , 381 , 384 , 385 , 387 , 389 , 390 , 393 , 394 , 398 , 402 , 409 , 413 , 414 , 416 ) ; 卷六 ( 1 , 4 , 9 , 15 , 33 , 36 , 43 , 48 , 62 , 69 , 70 , 75-78 , 80 , 84 , 86 , 87 , 89 , 92 , 93 , 95 , 102 , 103 , 107 , 109 , 125 , 128-130 , 134 , 138-141 , 143-145 , 152 , 157 , 162 , 165 , 174 , 185 , 186 , 188 , 207-210 , 212 , 214 , 219 , 245 , 254 , 265 , 268 , 270 , 284 , 293 , 294 , 296 , 298 , 300 , 314 , 315 , 336 , 340 ) ; 卷七 ( 19 , 50 , 100 , 201 , 202 , 286 , 324 , 334 , 341 , 375 , 422 , 442 , 507 , 523 ) ; 卷八 ( 11-13 , 68 , 85 , 86 , 89 , 93 , 99 , 100 , 104 , 106 , 156 , 161 , 162 , 164 , 176 , 178 , 181 , 195 , 200 , 212 , 222 , 247 , 248 , 271 , 276 , 283-285 , 297 , 298 , 303 , 333 , 336 , 340 , 344 , 345 , 358 , 377 , 380 , 386 , 390 , 446 , 448 , 464 , 468 , 471 , 489-492 ) ; 卷九 ( 2 , 6 , 17 , 18 , 33 , 40 , 45 , 49 , 61 , 79 , 81 , 83 , 96 , 99 , 100 , 113 , 131 ,

135, 157, 172, 187, 205, 269, 272, 296, 303, 312, 313, 318, 341, 350, 353, 360, 372, 441, 442, 445, 448, 464, 474, 475)

石野博：时为日本橿原考古研究所人员

卷九 (159)

石璋如：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副研究员

卷一 (299, 305, 308, 311, 329)；卷二 (362, 363, 368, 372, 403)；卷三 (112, 124, 125, 129, 142, 148, 149, 156, 159, 170, 192, 242, 282, 292, 294, 429)；卷四 (14, 30, 42, 79, 80, 85-87, 91, 92, 111, 118, 120, 126, 136, 138, 140, 142, 144, 154, 156, 158, 164, 165, 174, 175, 189, 190, 193, 201, 205, 206, 211, 215, 216)；卷五 (12, 128, 164)；卷九 (99, 161, 355, 362)

石正明：温州同乡

卷四 (33-35, 39, 43, 44)

石钟健：曾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后任中央民族学院副教授、教授

卷四 (168, 175, 188, 193, 197, 200, 215)；卷五 (116, 278)；卷九 (63, 121)

史金波：时为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八 (58)

史林峰：时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文化参赞

卷七 (109, 111, 113, 117, 120)

史念海：时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五（120，235，237）；卷六（247）；卷八（287，291）；卷九（96，119，120，200，381）

史树青：时为北京历史博物馆（后称中国历史博物馆）人员，晋升至研究员

卷五（329）；卷六（371）；卷七（281，316，336，486，507）；卷八（6，25，47，55，80，82，84，108，145，149，165，171，203，206，221，224，300，303，328，330，335-337，348，355，374，375，388，445，446，449）；卷九（39，78，120，130，145，208，313，423，469）

史岩：时为敦煌艺术研究所人员，后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

卷三（154，193，210，211）；卷四（135，273）；卷七（12，96）

市川桢治：时任日本山口大学校长

卷六（418，419）

市古宇三：1956年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日本代表

卷五（252）

守田公夫：时任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术工艺研究室主任

卷六（410）

守屋美都雄：时任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教授

卷六（413）

束纫秋：时任《辞海》编委会副主编

卷八（262，265）

水野清一：时任日本京都大学教授

卷五（64，305，308，339，345）；卷六（410）；卷九（140）

松本信应：时任日本庆应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长

卷六（395，398）

松村一人：1971年访华的日本哲学家

卷七（274，275）；卷八（3）

松井清：时任日本京都大学经济学教授

卷六（409）

松崎寿和：时任日本广岛大学考古学教授

卷六（390，415）；卷八（122）；卷九（430）

松丸道雄：时任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卷八（312，314）；卷九（167）

宋伯胤：时为南京博物院人员，晋升至研究员

卷四（418，419，425，426，430，437，457，458，477）；卷六（219，241，260）；卷七（85，501，507）；卷八（84，117）；卷九（95，241，352，363，445）

宋超杰：温州同乡

卷四（262）

宋达泉：时任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五（37）

宋世坤：贵州省博物馆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九（241）

宋守礼：时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对外联络处处长

卷六（317，372）；卷七（1-3，22，28，61，63，64，66，74，83，84，93，101，106，108，132，135-139，142，145，165，269，522，540）；卷八（58，59，77，93）

宋廷干：温州同乡，时在重庆天厨味精厂任职

卷二（405）；卷三（4）；卷五（91，310）

宋吾安：时任山东省博物馆馆长

卷七（99）

宋炎：温州同乡

卷五（267）

宋一平：时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

卷七（503，504，524）；卷八（13，21，41，48，63，73，75，83，85，93，167-170，220，246，247，336，361，389，397，438，446）

宋易：温州同乡

卷四（509，512，513）

宋之光：时历任中国驻英国、日本大使

卷七（383，387，391，446）；卷八（295，349）；卷九（15，43，221）

宋中：时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秘书长

卷七（278，280，282）

薮内清：时为日本学士院会员、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中国科技史专家

卷九 ( 231 , 383 , 384 )

苏秉琦：时历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科学院（后属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曾兼任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

卷二 ( 352 ) ；卷四 ( 205 , 309-312 , 322-325 , 360-362 , 364 , 366 , 367 , 373 , 384 , 410 , 413 , 419 , 423 , 458 , 463-465 , 467 , 470-472 , 475 , 481 , 482 , 484 , 486 , 489 , 490 , 493 , 494 , 496 , 497 , 499 , 501 , 504 , 505 , 507 , 508 , 516-518 , 520 , 524 , 528 ) ；卷五 ( 1-4 , 9-11 , 14 , 16 , 17 , 21 , 22 , 25 , 26 , 29 , 38 , 40 , 47 , 50 , 54 , 55 , 67 , 79 , 86 , 90 , 91 , 93 , 96 , 97 , 99 , 104 , 107 , 108 , 110 , 111 , 113-115 , 120 , 122 , 126 , 127 , 129 , 130 , 135 , 138-142 , 144 , 145 , 147 , 150-153 , 160 , 169 , 174 , 175 , 177-181 , 195 , 198 , 205 , 207 , 219-221 , 223 , 224 , 228-230 , 237 , 244 , 274 , 275 , 277 , 278 , 280 , 282 , 287 , 288 , 290-292 , 294 , 296 , 301 , 303 , 306 , 309-311 , 314 , 315 , 319 , 320 , 322 , 326 , 331-334 , 336-338 , 341 , 344 , 348 , 354 , 355 , 361 , 363-365 , 367 , 376 , 377 , 398 , 414 , 420 ) ；卷六 ( 2 , 9 , 15 , 52 , 61 , 66 , 77 , 107 , 113 , 119 , 127 , 137 , 147 , 153 , 155 , 169-174 , 181 , 189 , 192 , 195 , 198 , 206-216 , 218 , 219 , 232 , 241 , 247 , 255 , 256 , 258 , 265 , 266 , 279 , 281 , 284 , 289-291 , 299 , 309 , 312 , 326 , 346 , 356 , 363 , 364 , 371-373 ) ；卷七 ( 3 , 6 , 11 , 16 , 19 , 20 , 27 , 28 , 33 , 37 , 43 , 57 , 59 , 61 , 64-66 , 77 , 84 , 85 , 89 , 91 , 95 , 99 , 101 , 105 , 134 , 135 , 144 , 154 , 155 , 181 , 185 , 186 , 190 , 191 , 198 , 230 , 237 , 266 , 268-270 , 322 , 380 , 409 , 413 , 431 , 451 , 456 , 486 , 487 , 499 , 509 , 532 ) ；卷八 ( 6 , 18 , 19 , 29 , 55 , 60 , 61 , 66 , 72 , 76 , 80 , 101 , 103 , 104 , 110 , 113 , 114 , 153 , 160 , 162 , 166-168 , 175 , 222 , 243 , 254 , 255 , 260 , 261 , 274 , 276 , 288 , 290 , 291 , 301 , 326 , 330 , 341 , 342 , 348 , 352 , 358 , 360 , 361 , 368 , 374 , 382 , 387-389 , 397 , 398 , 440 , 473 , 484 , 487-490 ) ；卷九 ( 16-18 , 39 , 47-49 , 56 , 58 , 59 , 66 , 68-70 , 73 , 75 , 82 , 92 , 94 , 97 ,

99, 108, 109, 112, 121, 130, 142, 145, 158, 183, 191, 195, 202, 208, 212, 213, 227, 228, 237-240, 242, 267, 284, 288, 289, 299, 313, 322, 325-334, 337, 351, 352, 355, 358, 364, 375, 386, 400, 407, 413, 417, 436, 440, 441, 444, 445, 448, 466)

苏步青：时历任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卷三（97）；卷四（108, 265, 279, 314）；卷五（163）；卷六（24）；卷八（353, 497）；卷九（56, 58, 92, 115, 176, 248, 305, 361, 363, 449, 455-457）

苏垂昌：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厦门大学历史系

卷五（316）；卷六（177）；卷七（421）；卷八（110）

苏福应：光华大学附中时期英文老师

卷一（10, 332）

苏公隽：光华大学附中时期老师，时任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分署秘书

卷四（32）

苏华：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北京市文物局

卷八（9, 19, 26, 60, 68, 120）；卷九（73）

苏林：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团长

卷九（86, 387, 388, 391, 392）

苏双碧：时任光明日报社理论部主任

卷八（112, 113）；卷九（42, 407, 408）

苏天钧：时为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人员

卷五（124，341，370）；卷六（6，30）；卷七（34，94）；卷九（228）

苏醒石：夏鼐表叔

卷四（44，48，53，77，96，265，316，513，514）；卷五（265，266，268-271）

苏莹辉：时为敦煌艺术研究所人员

卷三（191，192，198，199，213，229，282，284，287，291，292，294，298，299，301，337，340-343）；卷四（26，29，82，104，105）

苏渊雷（苏中常）：温州同乡，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

卷一（8）；卷四（103，200）；卷九（174-176）

宿白：时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师，累任至教授，曾任考古系（现称考古文博学院）主任

卷四（310，361）；卷五（3，4，17，21，22，39，47，50，54，111，116，124，127，136，141，144，225，228，274，319）；卷六（31，61，206，270，271，273，295）；卷七（6，16，27，281，314，341，397，439，486，491，493，510）；卷八（84，111，116，122，126，144，174，224，244，255，259，267，268，281，285-288，290，291，295，343，360，376，379，390，391，394，448，449，469，471，488，490）；卷九（17，18，34，35，45，46，53，73，102，127，128，133，135，142，170，171，206，219，228-230，236，238，240，244-246，270，276，278，281，295，299，351，355，362，369，406，419，431，441，442，444，448，466）

孙秉根：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七（137，422，464，489，509，522）；卷八（17，24，



111, 142, 163, 166, 167, 202, 260, 272, 274, 298, 328, 377, 383, 385) ; 卷九 ( 8, 215, 429 )

孙达人：时任陕西省副省长

卷九 ( 278, 353, 362, 414 )

孙耕夫：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

卷八 ( 336 ) ; 卷九 ( 190, 325, 423 )

孙贯文：原为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人员，退休后曾为考古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卷五 ( 32 ) ; 卷八 ( 223, 245, 248, 272, 281, 343 ) ; 卷九 ( 121, 126, 158 )

孙国璋（女）：时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人员，后调中国历史博物馆

卷七 ( 161 )

孙机：时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九 ( 218, 237, 361 )

孙晋三：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外文系）

卷二 ( 404 )

孙经齐：1942年返乡时旅伴

卷三 ( 101, 104, 109 )

孙科：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等职

卷四 ( 199, 217 ) ; 卷六 ( 223 ) ; 卷九 ( 165, 166 )

孙克定：时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区主任，后为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四（313）；卷八（472）

孙孟晋：时任甘肃省立图书馆馆长

卷三（92）；卷四（41，271，273，278，306）；卷七（291）

孙孟昭：温州同乡

卷四（96，157）

孙平化：时任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会长

卷六（377，425）；卷八（108，109，249，337，497）；卷九（369，378，418）

孙乾：1935年留学出国时旅伴

卷一（354）

孙善德：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青岛市博物馆

卷九（290，292）

孙尚清：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

卷九（190，200，325，398，422，434，435）

孙守道：时为辽宁省博物馆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六（179，260）；卷九（94，329）

孙穗英：孙科之女

卷九（165，166）

孙廷烈：时任东北工学院教授

卷五（167，212，213）

孙文青：时为河南省文管会人员

卷四（311，346，350，374-376）

孙亚明：时历任社科院外事局局长、法学研究所顾问等职

卷八（178，197，282，304，324）；卷九（53）

孙冶方：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

卷七（220，231）；卷八（157，168）；卷九（53，58，162，202，219）

孙一心：孙作云之子

卷九（384，401）

孙轶青：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局长

卷八（396，495，498）；卷九（102，111，119，121，129-131，143，146，211，213，217，219，226，236，252，267，292，315，319-321，352，438）

孙毓棠：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历史系），曾任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研究所（后属社科院）研究员

卷一（159，240）；卷六（294，350）；卷七（96，161）；卷八（162，166，167，382，387，394，447-450，459）；卷九（11，44，48，235，238，328，354，468）

孙增爵：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化学系），时在美国从事塑胶及树脂研究

卷九（69）

孙正容：时任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九（231，233）

孙作云：时历任北京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开封师范学院教授

卷四（310，365，472）；卷五（9，290）；卷六（10，11）；  
卷八（147，150，153）；卷九（401）

## T

太田英藏：日本纺织史专家

卷六（222）；卷七（157）

太田有子（女）：时为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卷九（314，428）

谈宗英：时为《辞海》编辑部人员

卷八（262，263，265，266）

谭秀甫（谭弼）：谭延闿次子，光华大学附中同学（高中）

卷一（351，392）

谭道三：时任湖北荆州地区文化局局长

卷八（34-36）

谭曼尼：时为中国建设杂志社人员

卷七（313，322）

谭其骧（谭季龙）：时历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又兼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卷四（265，266，269，270，273，277，279，306）；卷五（160，173，178）；卷六（21，199，363，374）；卷七（79，149，318，381，414，470，510，513，516，517）；卷八（54，111，262，327，368，378，395，399，460，464）；卷九（55-59，118，120，200，201，232，233，288，381，408，

谭绍罔：时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

卷三（113，131）

谭维四：时任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队长、副馆长、馆长，晋升研究馆员

卷八（34，255，342，353，488，490）；卷九（125）

汤池：时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师，后晋升教授

卷七（140）；卷八（199，245，256）；卷九（437）

汤佩松：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名誉所长

卷八（199，468）

汤象龙：清华大学时期同学（政治系），曾在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职，又任四川财经学院教授兼教务长等职

卷一（216，240）；卷二（69，73，78，87，103，112，115，118，123，124，239，245，361，363，367，369，371，374，377，386，403）；卷三（27，111，114，163，165，166，170，202，344，360，368，417，429）；卷四（187，213）；卷八（225，242，244，251）

汤用彤（汤锡予）：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副校长

卷三（69）；卷四（205-207，251，311，312，366，412，461）；卷五（131，318）；卷六（41，42）；卷七（27）；卷八（375）

唐长孺：时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五（194）；卷八（205，254）；卷九（16，55，119）

唐棣华：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文学近代史二研究所行政副所长

卷六（235）；卷七（235）；卷八（247）

唐恺：时历任社科院外事局局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

卷八（202，204，214，220，221，224，226，243，254，259，269，270，275，483）；卷九（80）

唐兰（唐立厂，唐立庵）：时历任北京大学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曾兼副院长

卷二（374）；卷四（412）；卷五（305）；卷六（149，180，240，301）；卷七（16，56，67，75，186，212，312，437，454，495）；卷八（16，42，55，80，82，84，111，117，118，161，174，201，223，226，254，255，266-270，294，311，375，383）

唐湜：温州同乡

卷五（95，141，298）；卷九（61）

唐守愚：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

卷九（6，7，52，53）

唐枢：时任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外国史知识》主编

卷九（364，365）

唐弢：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七（455，466，473，520）；卷八（24，80，89，305，316，320，330，347，355，460）；卷九（45，57）

唐晓峰：时为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教师

卷八（83，464）

唐云明：时为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人员

卷七（374，441，442，446）；卷八（55，71，88，101）；卷九（296，300，303，367，396，402）

陶大镛：时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教授

卷九（148）

陶克捷：时为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人员

卷七（398，409，412，428，480，484）

陶孟和（陶所长，陶副院长）：历任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科学院图书馆馆长

卷一（66，210，241）；卷二（361，403）；卷三（114，131，133，139，141）；卷四（106，150，245，247，309，311，323，361，364，370，413，414，420，421，461，460，467，469，470，475，484，485，490，492，496，498，499，501-503，507，508，519）；卷五（5，8，11，22，28，48，49，52，130，284，304，308，312，314，318，331，360）；卷六（3，93-95）；卷八（375）

陶希圣：时为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后任若干大学教授及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

卷一（31，32，38，141，143-145，147，165，189，249，254）；卷三（169）；卷四（209）

陶英杰：温州同乡

卷一（176）

陶正刚：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升研究员，曾任副所长

卷七（174，176，437，505）

陶正耀：温州同乡

卷四（78）；卷九（187）

滕国祯（滕惠生）：小学同学

卷四（51，229）

滕壬生：时任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

卷八（336，491）；卷九（116，123，125）

藤堂明保：日本汉学家

卷七（277）；卷八（114）；卷九（224）

藤田敬一：1971年访华的日本历史学家

卷七（274，276）

藤泽长治：时任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

卷六（413）

藤枝晃：时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卷六（406）；卷七（95）；卷八（304-306，311，312，324）；卷九（35，191，192）

天野元之助：时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卷六（292，409，413，415）；卷七（53，85）

田边昭三：时任日本京都埋藏文化财研究所野外调查部长

卷八（278）；卷九（71，84，85，298，365）

田昌五：时为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人员，晋升研究员



卷七（518）；卷八（113）

田川纯三：时为日本广播协会（NHK）人员

卷九（208，221，222，224，246，248）

田村圆澄：时任日本九州大学教授

卷九（221，222）

田大畏：田汉之子，时在北京图书馆任职，借调到考古研究所工作

卷七（379）

田更：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卷七（334）

田敬东：时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人员

卷九（329）

田汝康：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八（262，324，369，382，405，406）

田余庆：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九（118）

田中琢：时为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人员

卷六（411）；卷九（473）

畑中幸子（女）：时任日本金泽大学民族学教授

卷八（317，319，324）

樋口隆康：时任日本京都大学教授

卷五（306）；卷六（390，405，407，413）；卷七（337）；卷八（121，295，304，305，307，311，323，324，329，333，336，338，429，430，493）；卷九（209，221-223，229，272，282，355，365，375，376，386，401，424，443，445）

樋口清之：时任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

卷六（402）

佟柱臣：时历任北京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科学院（后属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

卷四（280，281，310，364）；卷五（3，67，75，81，177，207，226，279，280，282，289，297，303，342，417）；卷六（36，51，78，80，82，84，103，138，139，153，167，181，183，207，217，218，224，236，244，258，265，276，284，295，328，355，364，365，369）；卷七（7，10，11，30，34，37，39，59，76，83，84，99，108，133，150，151，153，154，180，182，185，187，237，295，373，451，463，485，501，505，507，509，532，533）；卷八（4，10，12，39，101，108，144，149，150，206，222，252，278，333，348，355，387，486，487，489）；卷九（63，92，238，240，400，439，441）

童第周：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五（37，317）；卷六（59，248）；卷七（468，470）

童恩正：时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师，后晋升教授

卷六（234）；卷七（400，445）；卷八（46，258，298，335，469）；卷九（28，30，40，73，74，98，109，127，146，151，212，215，322，329）

童正洪：曾任国家文物局办公室主任

卷七（396）；卷八（40，214）

屠启栋（屠白麀）：光华大学附中同学（高中）

卷一（9）；卷四（73，75-77，97，221，244）

土井正兴：日本历史学家

卷八（389）

土居淑子：日本汉画像石研究家

卷七（439）；卷八（313，468）

## W

万峰：时为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人员

卷九（365）

万荣芳：美籍华裔学者，时任美国堪萨斯大学汉语教授

卷九（24，25，74，139）

万异：留英时期友人

卷二（80）

汪步舟：时为陕西省科委人员

卷七（199，202）

汪德昭：时任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六（365）；卷七（98，168，171，172）

汪奠基：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五（311）；卷六（200）；卷八（336）

汪和宗：时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行政人员

卷三（118）；卷四（217）

汪宁生：时为云南民族学院民族考古研究室人员，后晋升教授

卷八（19）；卷九（126，214，303）

汪士汉：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卷九（64，65）

汪向荣：时任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八（397）；卷九（64）

汪亚刚：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夏鼐专车司机

卷九（110，243，293，334，404）

汪诒荪：时任湖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四（428，429，432）

汪宇平：时为内蒙古博物馆人员

卷五（152，237）；卷六（238，289，292-294）；卷七（44，45，47，48，297，436，437，482）；卷九（315，322，323）

汪远涵：温州同乡

卷三（70，98）；卷四（73，320，509）；卷五（266-268）

汪远潍：温州同乡

卷四（40，236，256，257，287，318，320，511，514）；卷九（148，150，157，175，182）

汪之力：曾任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又任中国圆明园学会首任副会长

卷七（382）；卷八（386，448）；卷九（113，120，194，

199, 237, 326, 375)

汪志泉：执教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时学生

卷四 (308)

汪卓诚：时为考古研究所行政人员

卷六 (242, 255, 273)

汪遵国：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南京博物院

卷六 (77)；卷八 (290)；卷九 (35, 417)

王宝先：时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

卷四 (82, 138)

王宝舆：温州同乡

卷五 (61, 62, 68, 89, 108)；卷六 (265)

王炳华：时为新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曾任所长

卷七 (328, 338, 488)；卷八 (142, 143, 353)；卷九 (39, 43)

王炳南：曾任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卷七 (197)；卷八 (120, 178, 360)；卷九 (133, 160)

王炳文：清华大学时期同学 (政治系)

卷一 (286)

王伯洪：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曾任学术秘书、殷周研究组副组长

卷四 (325, 333, 334, 360, 363, 368, 426, 433, 435, 440-442, 447, 451, 454, 458, 461, 463, 465, 470, 476-478,

486, 490, 495, 496, 498, 499, 504, 518, 519, 522) ; 卷五 ( 30, 32, 33, 38-40, 54, 55, 62, 65, 67, 75, 76, 82, 89, 97, 99, 108, 115, 121, 122, 126, 135, 139, 142, 159, 183, 207, 208, 231-234, 283, 291, 294, 308, 313, 314, 328, 337, 346, 350, 352, 364, 368, 373, 378, 410, 413, 414, 416, 421) ; 卷六 ( 4, 18, 21, 31, 45, 47, 49, 61, 62, 65, 78, 79, 117, 144, 154, 157, 158, 172, 198, 201, 222, 229, 231, 244, 247, 252, 253, 255, 256, 258, 263, 270, 274, 281, 288, 299, 308, 327, 332, 362, 365, 370, 383) ; 卷七 ( 4, 18, 20, 21, 25, 30, 33, 39, 52, 88, 148, 154, 162, 167, 168, 188, 215, 217, 220, 234, 237, 240, 373, 396, 397, 405, 409, 417, 432, 441, 442, 444, 446, 447)

王伯祥：早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四 ( 420, 472, 523) ; 卷六 ( 54, 177, 199, 200, 202, 203, 240, 241) ; 卷八 ( 63, 375)

王昌运：时任社科院外事局局长

卷九 ( 273, 287, 306, 317, 323, 362)

王朝闻：时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卷五 ( 189) ; 卷七 ( 215, 300) ; 卷八 ( 385, 464) ; 卷九 ( 111, 121, 396)

王承礼：时任吉林省文管会副主任，曾在文物局出国文物展览办公室工作

卷七 ( 293, 311, 315, 316, 318, 322, 325, 326, 329, 334, 366, 367, 369, 383, 389, 399, 406, 516) ; 卷八 ( 252, 287, 448) ; 卷九 ( 94, 206, 352)

王崇武（王之屏）：历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三（125，154，155，159）；卷四（137，144，158，161，162，164，189，200，414，485，487，489，496，498，506，508，516）；卷五（196-198，302，372）

王宠惠：外交界老前辈

卷四（150，205）

王纯候：温州同乡

卷四（63）

王骥：温州同乡

卷一（283）

王丛柏：温州同乡

卷四（97，99）

王大珩：时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仪器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四（496）；卷六（24，59）；卷八（169，464）

王大钧：时任国家测绘总局局长

卷八（171）

王代文：时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文物》杂志主编

卷八（379）；卷九（39，75）

王丹华（女）：时为文物局文物博物馆研究所人员，后任文物保护科所长

卷九（129）

王德斋：清华大学时期“党义课”教师

卷一（191，265）

王恩隆：时为中研院总办事处人员

卷四（187）

王恩庆：曾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民族研究所

卷四（495，506）

王发科：时为青海湟川中学教师

卷三（427）

王芳：温州同乡

卷三（24）；卷四（162）

王仿子：时任文物出版社社长

卷七（446）；卷八（391，448，484）；卷九（46，75，458）

王凤祥：曾在安阳殷墟等考古发掘工地劳作多年的厨师

卷四（359，373，376，377，404，407）

王伏雄：时为中研院植物研究所人员

卷四（159，220，314，322）

王富国：时为湖北黄石市博物馆人员

卷七（380）；卷九（475）

王刚：时任社科院外事局副局长

卷八（333，354，355，361，367，374，378，384，387，  
398，399，423，496，497，499）；卷九（34，62，72，74，85，  
141，159，160，208，220，226，246，270，273，295，471）



王赓武：澳大利亚华裔科技史专家

卷九（429）

王光美：曾任社科院外事局局长

卷七（76）；卷八（331，334，337，349，354，367，380，398，423，438，465，484，485，496）；卷九（6，102，130，162）

王贵民：时为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八（16）；卷九（163，164）

王国华：王献唐之子

卷九（154，411，415）

王国权：曾任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中国驻意大利大使等职

卷七（275-278，280-282）；卷八（227）

王宏钧：时为中国历史博物馆负责人

卷九（107，121，146，160，206，213，244，418）

王化：温州十中同学（初中）

卷三（334）；卷四（121，129，153，168，192，197，198）；卷五（91）

王化雨：时为甘肃省银行会计

卷三（213，231，334）

王煌君：1942—1943年返乡时旅伴

卷三（101）

王惠德：时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宣传部副部长

卷八（169，170，325，461，462）；卷九（173，355）

王吉昌：时任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参赞

卷七（342）

王吉怀：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九（100）

王季思：时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卷六（385）；卷九（57，58，118）

王骥：时为山西省文管会人员

卷七（41）

王家广：时曾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

卷六（61，62，208，212，239，291）；卷七（201）；卷八（291，297，471）；卷九（186）

王家楫（王仲济）：时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四（30，31，108，272，314，424）；卷六（70）

王建：时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馆员，曾兼所长

卷八（5，86，96，326）；卷九（55）

王健中：时为中国科学院外事负责人

卷七（373）

王剑英：时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人员

卷七（506）

王杰：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馆员

卷五（347）；卷七（173，180）；卷八（152，211）

王介忱：吴金鼎夫人，时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

卷二（382，385）

王锦光：温州同乡，时在杭州大学任教

卷五（147）；卷七（31，482，523）；卷八（276，471，472）；卷九（3，35，69，80，84，93-96，114，148，153，163，210，384，425）

王劲夫（王国松）：时任浙江大学工学院教授

卷四（264，279，305，314）；卷八（350）

王景荣：北京小汤山疗养院病友，时为北京市教育局人员

卷六（332，335-343）

王敬琛：光华大学附中同学（高中），曾任上海招商局客运课主任

卷一（334）；卷四（33，34）

王敬身：温州同乡

卷九（175）

王静如：原为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后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科学院（后属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卷四（309，366-368，458，459，461-463，484，497，501-504，506）；卷五（16，113，146）；卷七（269，293，315，322，327，330，338，340，368，377，393，398，399，416，428，435，443，447，455，486，505，507，508）；卷八（164，201，222，261，281，335，338，347，353，383，393）；卷九（16，64，66，102，108，118，174，206，323）

王炯光：时为外文出版社人员

卷七（371，393）

王九如（王今）：燕京大学温籍友人

卷一（266，271，330）；卷四（55）；卷九（138）

王居素：时为温州大同医院医师

卷三（62）；卷四（286）

王菊芳：时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人员

卷七（9）

王予：原为考古研究所技术人员，晋升高级工程师，后调历史研究所

卷六（255，297-299）；卷七（185，237，401，404，410，418，423，435，444，447）；卷八（2，25，44，63，68，112，114，167，175，213，218，222，293，298，299，341，358，373，384，448-450，470）；卷九（12，65，67，78，85，116，123-125，129，136，139，140，147，149，151，193，207，214，230，303，326，327，336，439）

王隽英：时被称为“国大代表之花”

卷四（201）

王俊铭：时为考古研究所翻译人员，晋升副研究员，后去香港

卷五（352，354，355，357，375，376，384，388，393，395，416，420）；卷六（4-6，14，16，27，31，38，73，84，94，109，122，153，164，165，187，201，219，231，236，243，246，251，268，271，277-280，286，288-291，296，297，311，313，351，355，361，375，379）；卷七（4，12，15，18，21，24，34，35，38，41，42，60，61，73，78，83，85，86，

88, 90-94, 100, 101, 104-106, 137, 138, 147, 153, 155, 157, 163, 164, 167, 168, 185, 186, 190, 216, 237, 322, 371, 448, 449, 523, 532) ; 卷八 ( 3, 4, 15, 46, 50, 115, 120, 121, 123, 156, 158, 164, 176, 202, 210, 217, 218, 223, 224, 242, 243, 251, 267, 271, 273-275, 443) ; 卷九 ( 282, 305 )

王俊卿：时为考古研究所汽车司机

卷五 ( 381 ) ; 卷六 ( 141, 273, 329, 331, 337, 345, 361, 369 ) ; 卷七 ( 2, 10, 48, 136 ) ; 卷八 ( 172 )

王恺：时为徐州博物馆人员

卷九 ( 245 )

王克林：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升研究员，曾任所长

卷七 ( 176, 487 ) ; 卷八 ( 259 ) ; 卷九 ( 240, 352 )

王克勤：留学英国时期友人

卷二 ( 179 )

王燧明：1942—1943年返乡时旅伴

卷三 ( 101, 104 ) ; 卷四 ( 95 )

王来棣：时为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人员

卷八 ( 341 )

王力：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卷五 ( 418 ) ; 卷六 ( 244, 323, 325, 328 ) ; 卷九 ( 56, 58, 145 )

王利宾：时任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

卷七（91）

王利器：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卷四（466，469，526）；卷五（278）；卷九（73，79，325，337，377）

王良慕：清华大学温籍友人

卷一（266）

王林：1983年青岛休养时交往的天津某单位人员

卷九（290-292，297，384）

王铃：澳大利亚华裔学者，时任堪培拉国立大学研究教授

卷九（144，147，148）

王懋鋈：执教浙江大学时同事

卷四（264，267，306）

王梦鸥：时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的秘书

卷四（163）

王明（王则诚）：温州同乡，曾为考古研究所所务秘书，1957年调哲学研究所后晋升研究员

卷一（126，216，238，250，330，335）；卷二（351，354，355）；卷三（125，113，131，133，135，151，155，156，159-161，198，282）；卷四（49，71，101，102，104-107，109，110，113，114，116，118，127，129，134，135，138，149，150，157，164，165，170，174，176，184，187，190，191，217-221，222，226，224-230，238，243-245，249，252，253，

258 , 262 , 323 , 363 , 459 , 463 , 469 , 470 , 472 , 474 , 492 ,  
495 , 496 , 498 , 505-508 , 516 , 520 , 523 , 525 ) ; 卷五 ( 3 , 4 ,  
8 , 10 , 20 , 22 , 35 , 37 , 40 , 44 , 47 , 51 , 54 , 56 , 57 , 60-62 ,  
65-69 , 72 , 76 , 77 , 80 , 81 , 85-90 , 91 , 94-99 , 104-108 , 115 ,  
116 , 131 , 134 , 135 , 138 , 141 , 145 , 149 , 170 , 171 , 176 ,  
178 , 182 , 188 , 205-208 , 211 , 217-219 , 221 , 222 , 236 , 237 ,  
242 , 245 , 261 , 262 , 282 , 286 , 289 , 290 , 293 , 297 , 299 ,  
304 , 314 , 321 , 325 , 329 , 341 , 348 , 354 , 374 , 380 , 387 ,  
391 ) ; 卷六 ( 2 , 6 , 9 , 10 , 14-19 , 23 , 25 , 26 , 36 , 42 , 61 ,  
65 , 68 , 77 , 94 , 111 , 116 , 121 , 124 , 129 , 130 , 148 , 149 ,  
152-154 , 167 , 172 , 175 , 187 , 205 , 221 , 236 , 244 , 251 ,  
253 , 261 , 263 , 265 , 273 , 274 , 277 , 278 , 280-282 , 288 ,  
290 , 294 , 296 , 300 , 306 , 307 , 311 , 312 , 314 , 316-318 ,  
322 , 328-330 , 332 , 341 , 345 , 348 , 349 , 357 , 361 , 362 ,  
363 , 366 , 369 , 379 ) ; 卷七 ( 2 , 4 , 10 , 14 , 19 , 22 , 29 , 30 ,  
34 , 39 , 43 , 48 , 56 , 59 , 62 , 67 , 70 , 86 , 88 , 139 , 159 , 160 ,  
168 , 188 , 189 , 210 , 261 , 264 , 291 , 298 , 322 , 324 , 329 ,  
341 , 368 , 391 , 392 , 395 , 405 , 408 , 410 , 424 , 425 , 444 ,  
445 , 446 , 450 , 454 , 455 , 462 , 467 , 472 , 475 , 476 , 478 ,  
505 , 506 , 509 , 521 ) ; 卷八 ( 3 , 7 , 21 , 39 , 40 , 55 , 62 , 69 ,  
71 , 78 , 79 , 85 , 96 , 101 , 114 , 120 , 121 , 142 , 153 ,  
159-162 , 165 , 167 , 174 , 199 , 203 , 211 , 212 , 220 , 225 ,  
242 , 244 , 251 , 256 , 257 , 260 , 262 , 269 , 271 , 277 , 279 ,  
282 , 283 , 285 , 292 , 295 , 300 , 302 , 303 , 325 , 326 ,  
329-331 , 336 , 352 , 337 , 342 , 343 , 345 , 347 , 354 , 356 ,  
369 , 381 , 383 , 388 , 422 , 423 , 439 , 440 , 459 , 460 , 483 ,  
493 , 496 ) ; 卷九 ( 8 , 18 , 33 , 34 , 37 , 38 , 41 , 65 , 71 , 90 ,  
96 , 103-105 , 129 , 131 , 137 , 142 , 144 , 154 , 163 , 183 , 200 ,  
209 , 215 , 217 , 246 , 266 , 267 , 295 , 300 , 304 , 311 , 312 ,  
321 , 327 , 337 , 350 , 372 , 394 , 395 , 409 , 410 , 414 , 417 ,  
419 , 433 , 438 , 445 , 448 , 463 , 475 )

卷八（485）；卷九（79，314，425）

王明远：时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

卷七（54）

王明哲：时为新疆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曾任副所长

卷九（240，330，334，465）

王乃梁：时任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卷九（70）

王培荣：时为中国驻希腊大使馆人员

卷八（179，181，189）

王平：时任社科院外事局副局长

卷八（295，302，303，328，337，351，352，354，358，360，367，368，374，386，387，390，391，423，437，439，444，449，471，484-486）；卷九（11，16，18，34，38，42，43，45，46，52，64，67-70，111，116，128，130，133，141，148，150，154，173，183，184，220，226，230，234-236，267，268，299，300，305，310，317，323，350，351，353，362）

王平凡：时任社会科学部运动办公室副主任

卷八（93，247）

王遽常（王仲瑗）：就读光华大学附中时的国文老师，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卷一（10，13）；卷二（79）；卷八（217）；卷九（324）

王去非：时为《文物》编辑部人员，后任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馆员



卷五（165，166，182，225，244，353）；卷六（186，332，334-339，354）；卷九（151）

王人聪：时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卷九（56，308，309）

王仁波：时为陕西省博物馆人员，后晋升研究馆员，曾任馆长

卷七（286，489）；卷八（486）；卷九（206，211，218，442）

王仁湘：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八（270）；卷九（49，157，313）

王任重：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卷八（442）；卷九（51，396，397）

王戎笙：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郭沫若同志秘书，晋升研究员

卷六（352）；卷七（150，156，162，168）

王若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卷八（170，297，325，330，331）

王若愚：时任天津纺织学院教授，兼任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室研究员

卷六（19，29，272，279，293，300，301）；卷七（14，374）；卷八（64，69，101，111，198，284）

王慎之：时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运动办公室副主任

卷七（108，164，165，220）；卷八（93）

王慎中：时为外文出版社高级翻译

卷七（106，157）

王绳祖：留学英国时期友人，归国后任金陵大学地理学教授兼文学学院院长

卷二（233，400）；卷四（81，156，162）

王士杰：时任安阳市文化局局长

卷九（243，401-404）

王世杰（王雪艇）：时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理事长等职

卷三（141）；卷四（81，109，133，150，181，214）；卷九（99）

王世民：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五（297，301，304，306，307，321，333，334，336，338，339，354，366，367，369-371，376-379，381，383，384，386，407，409，410，413，417）；卷六（26，31，87，94，136，141，148，174，175，198，217，236，242-244，247，254，261，266，280，281，288，290，295，298，306，311-316，318，319，326，346-348，351，352，354，361，374，383）；卷七（1，9，10，13，27，32，33，35，38，52，182，188，210，213，216，217，220，234，237，270，272，274，311，312，314-316，320，391，392，405，455，473，476，479，490，492-494，497，498，510，522，524，530，531，536）；卷八（3，7，19，30，31，48，58，68，69，73，78，79，81，82，89，92，99，105，113，114，116，117，120，121，123，142，143，144，152，155，158，160-163，165，177，203，205，208，214，216，219，222，223，245，247，255，256，266，267，269，271，274，275，278，281，283，284，290，298，299，301，304，335，344，348，357，358，373，382，383，

387, 388, 396, 398, 448, 464, 468, 472, 484, 487, 494, 497, 499) ; 卷九 ( 1, 5, 8, 42, 48, 59, 64, 65, 78, 84, 92, 105, 109-112, 139, 145, 151, 153, 156, 159, 172, 173, 183, 187, 201, 203, 206, 209, 210, 228, 229, 238, 244, 247, 248, 252, 268, 270, 272, 283, 296, 300, 305, 321, 339, 352-355, 357, 358, 370, 377, 386, 393, 394, 397, 405, 406, 410, 411, 417, 431, 432, 435, 437, 439, 440, 442, 465, 471, 474, 475 )

王世明：时任中国驻埃及吉达副领事

卷二 ( 296, 302, 307, 315, 317, 320, 322, 323, 326, 364 ) ; 卷四 ( 29 )

王世清：时为留学埃及的回族学生

卷二 ( 277, 280, 288, 291 )

王世襄：早年为中国营造学社、故宫博物院人员，后任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卷三 ( 156 ) ; 卷四 ( 365 ) ; 卷七 ( 314, 474, 520 ) ; 卷八 ( 261 ) ; 卷九 ( 36, 42, 53, 54, 82, 120, 130, 244, 295, 305, 339, 369, 379, 385, 386, 431, 473 )

王栻 ( 王抱冲 ) : 光华附中和清华大学时期温籍同学，后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一 ( 7-9, 12, 13, 55, 69-74, 77, 79, 83, 86, 87, 89, 92, 94, 95, 111, 112, 121, 122, 125, 129, 134, 138, 150, 152, 154, 161, 162, 164, 165, 168, 176, 187, 196, 197, 204, 205, 218, 247, 252, 264-266, 280, 301, 302, 313-315, 320, 324, 326, 330, 370, 382, 384, 397 ) ; 卷二 ( 70, 79, 241, 364, 380, 386-388, 390, 400-402 ) ; 卷三 ( 109 ) ; 卷四 ( 49, 77, 79, 84, 89, 91-93, 95, 103-105, 110, 111, 117, 129-132, 142, 144, 147, 157, 161, 169, 175, 189, 192 ,

197, 205, 214, 217-220, 222, 224, 230, 258, 259, 265, 293-295, 294, 313) ; 卷五 ( 236 ) ; 卷六 ( 111 ) ; 卷八 ( 44, 495, 496, 498 ) ; 卷九 ( 7, 95, 98, 116, 127, 128, 130, 161, 216 )

王守武：时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六 ( 383, 390, 392, 399, 409, 426 )

王书林：温州同乡，时任南京临时大学主任，后去香港和美国

卷一 ( 286, 287, 292, 298 ) ; 卷四 ( 30, 99 ) ; 卷五 ( 405 ) ; 卷九 ( 166, 167, 173, 213 )

王书绅：温州同乡，王书林之弟

卷一 ( 271, 280 ) ; 卷四 ( 31, 40 )

王书之：温州同乡，王书林之弟

卷一 ( 15, 79, 82, 84, 283, 334, 343 )

王书庄：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

卷六 ( 5, 10, 25, 56, 67, 69, 70, 73, 116, 124, 127, 157, 218, 241, 258, 371 ) ; 卷七 ( 9, 14, 16, 21, 25, 135, 154 )

王树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局长

卷九 ( 352, 354, 373, 407, 409 )

王树声：时任甘肃省银行安西分行主任

卷三 ( 270 ) ; 卷八 ( 142 )

王顺德：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副馆长

卷八 ( 221 )

王思礼：时为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人员

卷七（20）

王思曾：温州同乡

卷四（78）

王铁崖：清华大学时期同学（政治系），曾任北京大学历史、法律、政治三系教授

卷二（233，247，380）；卷六（106）；卷八（397）；卷九（463）

王廷芳：曾为郭沫若同志秘书，继而任社科院考古所行政副所长（1980—1988）

卷七（371，440）；卷八（72，207，208，252，268，276，277，281，292，299，304，324，327，331，344，345，355，367，370，371，382，384，389，394，396，422，423，436，439-443，445，450，459，461，464，467，470，473，483，484，486，492-499）；卷九（2-4，14-17，19，33，37，41，42，49-51，54，61，63，64，67-70，72，73，75，79，81，90，96，97，101，103-105，110，111，114-116，118，126，129-133，137，139，142-144，148，153，154，156，159，162，171，172，183-185，187-189，192，200，202，214，216，219，226，228，229，238，244，245，247，249-252，266-268，270-273，276，279，281，282，284，286，287，293，294，297，299，301-306，310-313，315，317-320，322-324，327，330，339，341，350，352-355，357-359，361，362，364，367，371-373，375-379，381，385，393，398，401，405，412-414，417，418，420，422，424，426，437，439，440，442，443，445，449，455，458，463，465，468，469，471-475）

王廷勤：时在开罗的山东商人

卷二（174，179，267）

王维诚：留学英国时期友人，曾任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哲学系教授

卷二（233，243，249，250，260-264，351，352，354-357，362）

王蔚文：温州同乡

卷四（176，182）

王文林：时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京博物院人员

卷一（298，299）；卷三（155）；卷四（193，313，425，426，436，444，445，447-449，457）；卷五（107）

王文清：原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后任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六（66，140）；卷九（67）

王宪钟：美籍华裔数学家，历任哥伦比亚、康奈尔等大学教授

卷七（287）

王献唐：历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山东省文管会主任等职

卷三（150）；卷四（213）；卷五（104，208）；卷六（116，134，158）；卷七（461）；卷八（289）；卷九（411）

王祥第：温州同乡，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历史系），后为温州的中学教师

卷一（12，19，28，70，71，74，87，94，99，111，122，126，266，273）；卷二（58，363）；卷三（22，24，26，28-31，39，57，70，73，99）；卷四（101，124，174，239，244，246，256，289-291，293-295，297，307，320，509-513）；卷五

(265, 267, 268, 270-272) ; 卷六 (348, 349, 354, 356, 373) ; 卷七 (37, 41, 57, 63, 160) ; 卷八 (44, 59, 106, 177, 272, 276, 294, 330, 338, 340-343, 346-348, 350, 352-358, 360-362, 367, 368, 399, 471, 473, 494, 498, 499) ; 卷九 (3, 15, 55, 56, 68, 73, 84, 112, 129, 133, 141, 146, 174-177, 179-182, 191, 197, 207, 246, 282, 325, 337, 359, 372, 374, 377, 396, 432, 444, 463-466, 468, 469)

王湘 (王子湘, 王元一) : 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

卷一 (299, 300, 310, 328, 329) ; 卷四 (120, 311) ; 卷九 (161)

王小川 : 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卷九 (352)

王小同 : 温州同乡

卷三 (19, 20, 24, 25, 32, 59, 70, 84, 88, 89, 99, 151) ; 卷四 (39, 40, 43, 47, 73, 75, 94, 102, 108, 121, 122, 124, 132, 142, 170, 174, 219, 226, 314) ; 卷五 (105, 165, 167, 237) ; 卷六 (209-211, 223) ; 卷七 (31, 200) ; 卷八 (328, 444)

王晓梅 : 小学老师

卷一 (6) ; 卷四 (51)

王晓云 : 时为外事部门负责人, 曾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卷七 (274, 276, 278, 280, 282) ; 卷八 (112, 313)

王孝威 : 温州同乡

卷四 (55, 173)

王孝于：温州同乡

卷三（99）；卷四（95，222，227，316，317）

王笑一：时为对外友好协会负责人

卷七（277，280，282）；卷九（160）

王新善：时任商务印书馆“外国历史小丛书”第一副主编

卷九（364）

王馨迪：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外文系），时在金融银行任职

卷四（213）

王星垣：时为平原省文管会人员

卷四（325，326，328，332，333，352，360）

王修：曾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

卷七（286，368，371）；卷八（113，123，286，287，291，327，466）；卷九（241，276）

王绪先（王先绪）：时为地质调查所西北分所人员

卷三（297，338）

王学理：时为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馆员

卷八（290）

王学平：时任辉县文教科科长

卷四（325）

王逊：时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卷五（42，112，225）



王亚蓉：曾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历史研究所，晋升高级工程师

卷八（299，383）；卷九（85）

王岩：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七（261，264，435）；卷八（354）；卷九（43，238，246，378，446）

王言昌：时任中国驻秘鲁大使馆代办

卷七（353，375）；卷八（169）；卷九（91，192，193）

王尧：时为中央民族学院教师，晋升教授

卷八（79，330）；卷九（121，128）

王冶秋：时历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顾问

卷四（362，421，465）；卷五（51，94，95，97，113，116-119，122-124，127，129，132，148，163，181，196，201，204，208，209，213，217，230，305，308，314，326，327，342，363，371，419）；卷六（53，87，88，100，129，149，172，261，264，267，280，372，410）；卷七（5，7，14，17，28，31，40，59，63，66，82，99，142，145，146，269，279-282，286，290，314，316-322，324，328，329，331，332，334，336，337，339-341，371-373，381-384，386，387，391，396-400，402，403，408，416，423，424，434，436，439，440，448-452，457，458，460，467-470，520，522，530）；卷八（19，66，73，99，113，114，170，203，208，209，214，216，249，255，269，274，294，298，336，337，370，376，377，384，389，392，448）；卷九（15，36，143，170，320）

王一川：温州同乡

卷九（182-184，186，187，238，245，267，368）

王一同：温州同乡

卷一（315）；卷九（278）

王易今：时任社科院情报研究所研究员

卷八（168）

王毅：曾任文化部文物局办公室主任，后调甘肃省文化局

卷五（117，196，319）；卷六（128）；卷七（313，317，394）

王毅侯（王敬礼）：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总务主任

卷三（110）

王应睐：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九（455）

王庸（王以中）：时任北京图书馆舆图部主任

卷一（271）；卷二（351-354，356，357）；卷四（481）；卷五（161）；卷九（408）

王永焱：时为地质调查所西北分所人员

卷三（293，294，298，299，308，336，338，421，422，432）；卷四（64，110，116，118）；卷五（120）

王友德：时为兰州科学教育馆人员

卷三（283）

王友唐：时为文物局出国文物展览办公室负责人

卷七（334，336，338，369，382，383，389，408，423，437，446，486，506，507，509，520，521）；卷八（19，20）；

卷九（138）

王玉生：时为科学出版社人员

卷八（75，79，105，111，252）

王玉哲：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八（108）；卷九（302）

王育伊：时为北平图书馆人员，后在上海图书馆任职

卷三（111，166，167）；卷四（26，30，107，108，213，272，308，421，422）；卷五（272，314）

王毓铨：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五（220，329）；卷八（282，429）；卷九（48）

王曰伦：时任地质调查所西北分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三（299，429）；卷四（67）

王云五：时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

卷四（149）

王芸生：时任《大公报》总编辑

卷一（119，136，218，229，235，241）

王蕴玉：时任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卷八（9，12）

王载紘：温州同乡

卷二（352）；卷四（78，100，123，292，314）；卷五（8，34，88，91，98，114，163，179，207，310，340）；卷六（9，77，153，236，312）；卷七（10，26，54，81，89，337，444，

475, 496, 534) ; 卷八 ( 7, 15, 79, 107, 280, 342, 347, 495, 496, 498 ) ; 卷九 ( 37, 39, 43, 116, 127, 129, 155, 205, 248, 268, 393, 38, 463 )

王造时：时任全国救国联合会常委，光华大学教授兼文学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

卷一 ( 99 )

王择义：时为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人员

卷五 ( 367 )

王兆麟：时为新华社西安分社记者

卷八 ( 291, 330 )

王兆新：温州同乡

卷四 ( 100, 117, 119, 129, 176, 231 )

王兆云：温州同乡

卷一 ( 292 )

王振铎 ( 王天木 )：历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和顾问等职

卷二 ( 362, 363, 364-369, 375, 382, 402, 403 ) ; 卷三 ( 113, 130-132, 148, 165 ) ; 卷四 ( 81, 83, 90, 91, 99, 103, 109, 110, 112, 116, 118, 119, 123-127, 129, 131, 132, 140, 145, 153, 156, 159, 163, 186, 192, 194, 196, 198, 202, 207, 218, 229, 243, 264, 272, 309, 311, 312, 323, 360, 361, 363, 365, 368, 369, 411, 415, 418, 421, 423, 424, 461, 463, 466, 467, 469, 472-474, 476, 478, 479, 482, 486, 487, 489, 491, 498, 499 ) ; 卷五 ( 8, 12, 30, 59,

85, 91, 112, 127, 128, 135, 151, 161, 201, 203, 207, 217, 225, 226, 278, 288, 303, 314, 327, 329, 334-336, 342, 343, 354, 363, 384, 390) ; 卷六 ( 9, 63, 78, 93, 94, 122, 146, 153, 173, 187, 188, 198, 221, 223, 232, 236, 241, 247, 252, 253, 269-271, 274, 276, 295, 311, 331, 347, 348, 353, 369, 371) ; 卷七 ( 5, 7, 11, 19, 23, 25, 35, 40, 43, 56, 59, 62, 79, 82, 135, 139, 162, 164, 186, 188, 295, 313, 315, 316, 330, 340, 341, 368, 371, 376, 394, 406, 426, 432, 437, 445, 448, 452, 474, 481, 504, 519, 523, 537-540) ; 卷八 ( 7, 11, 22, 41, 47, 62, 64, 77, 80, 84, 99, 110, 154, 160, 164, 166, 173, 199, 204, 209, 222, 225, 243, 245, 256, 257, 259, 261, 270, 278, 280, 284, 286, 287, 288, 290-292, 326, 331, 335, 342, 356, 370, 379, 384, 393, 396, 405, 468, 471, 472, 493, 495) ; 卷九 ( 2, 35, 48, 76, 78, 82, 83, 98, 111, 119, 120, 129, 130, 144, 147, 148, 151, 161, 172, 188, 201, 209, 218, 228, 231, 239, 240, 268, 271, 275, 279, 294, 295, 299, 311-313, 315, 319, 320, 335, 337, 352, 368, 373, 374, 377, 383, 384, 407, 409, 410, 416, 423, 431, 437, 438, 441-443, 464, 466, 467, 469)

王振江：时为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与文物修复人员，晋升至副研究馆员

卷四 ( 426, 483) ; 卷五 ( 121, 160) ; 卷七 ( 78, 101, 400, 402, 405, 418, 524) ; 卷八 ( 114, 467, 492) ; 卷九 ( 413, 473)

王震：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卷四 ( 46) ; 卷八 ( 337) ; 卷九 ( 248, 355, 369, 378)

王镇中：温州同乡，曾任昆明任资源委员会会计

卷一 ( 216, 280, 285) ; 卷三 ( 169) ; 卷七 ( 167)

王植范：时为对外友好协会负责人

卷七（328，334，338）；卷八（304，320）

王志澂：温州同乡

卷四（56，64，67）

王志芬：温州同乡

卷一（119）

王志樵：温州同乡

卷六（266，267）

王志维：时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

卷三（130）；卷四（112，128）

王仲方：时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

卷八（9，15，74，80，83，86，158，207）

王仲萃：时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九（288）

王仲殊：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晋升至研究员，1978—1982年任副所长，1982—1988年任所长

卷四（325，336，356，368，375，426，444，445，447-450，452，454，456，465，467，469，488，495，496，505，522）；  
卷五（17，30，32，39，41，45，46，53，54，56，61，62，85，88，90，91，97，99，103，106，109，112，121，126，134，136，141，150，152，167，169，174-176，195，200，207-210，218，223，229，261，262，277，286，289，290，292，319，321，328，330，331，345，346，349，350，352，354，355，

360, 368, 371, 375-378, 381, 383, 384, 410, 413, 414, 420) ; 卷六 ( 4, 6, 9, 26, 31, 42, 49, 61, 63, 67, 72, 78, 79, 81, 82, 84, 89, 96, 97, 99, 100, 103, 109, 111, 122, 125-127, 130, 137, 140, 141, 144, 146, 149, 153-155, 158, 159, 167, 168, 172-174, 207, 209-212, 220, 221, 225, 229, 231, 242, 254, 270, 272, 275, 276, 284, 290, 293, 301, 306, 316, 321, 327, 332, 346, 355, 361, 362, 377) ; 卷七 ( 3, 4, 12, 13, 18, 20, 28, 71-73, 75, 76, 90-92, 95, 99, 132, 134, 138, 139, 141-144, 147, 237, 271, 275, 278, 281, 283, 286, 291, 295, 298, 299, 309, 318, 325, 326, 330, 333, 337, 339, 341, 342, 367-369, 371, 373-375, 381, 391, 395-397, 399, 407-409, 416, 418, 422, 424, 434, 438, 440, 441, 444, 450, 453, 455, 457, 458, 465, 474, 478, 490, 497, 500-502, 505, 506, 510, 522, 523, 530) ; 卷八 ( 2, 3, 5, 7, 11, 16, 21, 26, 39, 48, 49, 52, 55, 56, 58, 66, 68, 69, 75, 81, 85, 92, 97, 99, 109, 111-113, 115-118, 120, 124, 126, 139, 141, 144, 152, 160, 163, 165, 168, 173-176, 178, 197-200, 202-204, 206, 208, 217-222, 224, 225, 242, 243, 245, 247-249, 251-255, 258-261, 266, 268, 269, 271, 273, 274, 276-278, 281-285, 291-295, 297-304, 325-327, 330, 331, 333, 338-341, 343-347, 359, 367, 368, 370, 371, 373-375, 378-382, 384-386, 390, 391, 394, 422, 423, 437, 439-444, 447-449, 459, 462, 464-470, 472, 473, 483, 484, 486-488, 490-493, 495-497, 499) ; 卷九 ( 2, 3, 7-9, 13, 14, 16, 17, 19, 33, 34, 36, 37, 40-42, 44, 45, 47, 49-54, 59-61, 63, 64, 67-73, 75-79, 81-85, 90, 92-94, 96, 97, 100-102, 104, 110, 111, 114-118, 121, 126, 129-131, 133, 136, 137, 139, 141, 142, 144, 145, 147, 148, 151-157, 159, 172, 183-185, 187-189, 200, 202, 204, 206-208, 210, 213, 214, 217, 219, 226-228, 232, 233, 235-239, 242-251, 267, 269-274, 276, 279, 281-283, 287, 288, 293, 297-299, 301, 302, 304-306, 310, 311, 313, 315-320, 322, 324, 325, 327, 328, 334, 337-339, 349-359,

361 , 362 , 365 , 368 , 371-377 , 379 , 381-383 , 385 , 393-395 ,  
397-401 , 405-408 , 410-414 , 416-422 , 424 , 426 , 430-432 ,  
435 , 437-449 , 455-458 , 463-469 , 471-474 , 476 )

王重民（王有三）：留英时正在欧洲考察的友人，曾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二（130 , 212-214 , 230 , 235 , 239 , 240 , 241 , 242 , 247 ,  
248）；卷三（166）；卷四（148 , 180 , 311 , 312 , 324 , 361 ,  
372 , 473 , 481）；卷五（254）；卷九（388）

王竹亭：时任甘青公路局工务处长

卷三（268 , 293 , 337-339）

王竹溪：时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兼副校长

卷八（242）；卷九（69）

王子野：时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

卷五（135）；卷九（101 , 118）

王子云：时任西安美术学院教授

卷五（151 , 232）

王佐臣：温州同乡

卷四（52）

韦恂：时任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卷五（243）；卷六（22 , 273）

尾崎秀树：1966年访华日本文化代表团团员

卷七（274）



魏传统：时任全国政协常委

卷六（22，129）；卷九（113，120，375，378，409）

魏建功：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副校长

卷三（90，91）；卷四（423）；卷五（418）；卷六（137，273）；卷八（16）

魏善臣：时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人员

卷三（154）；卷四（138，323-326，359，360，426，464）；卷五（105）；卷七（266）

魏树勋：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

卷六（13，32，301，373）；卷七（164，270，405，483，484）

魏松卿：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卷六（277，297，298，300）；卷七（312，315，321）

魏效祖：原为考古所研究所人员，后调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卷五（369，421）；卷六（87，126，151）；卷七（483）；卷八（63）

魏宣：温州同乡

卷九（180）

魏肇基：就读温州十中时的级任老师

卷一（7）

魏忠：温州同乡，曾任温州中学副校长

卷四（44，74，257，286，296，298，511）；卷五（270）；卷八（350，352）；卷九（43，107，144，148，162，174，180，182）

温怀瑜：温州同乡

卷二（354，355）；卷三（24）；卷四（47，94）

温济泽：时任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院长

卷八（205，304，347）；卷九（40，56，71）

温平：温州同乡

卷六（9，12，31，77，78，223，228，373）；卷七（26，36，89，98，337，446，496，497）；卷八（83，300，302，342）；卷九（248，268，438，463）

文道义：时为湖南省博物馆人员

卷五（192）；卷七（211，212）；卷九（329）

文焕然：时任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卷七（513，517）；卷九（431）

文仲：1966年访华越南考古代表团团长

卷七（295，296，298）

闻人乾：清华大学时期同舍同学（数学系研究生）

卷一（126，146，293）

翁独健：历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兼研究部主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六（63，88，225，230，233，241，283）；卷七（30，165，184，269，520）；卷八（15，19，51，60，65，76，117，

161, 163, 168, 176, 213, 257, 336, 350, 351, 353, 362, 370, 371, 375, 382, 394, 441, 464) ; 卷九 ( 48, 53, 104, 200, 237, 238, 398, 415 )

翁善珍：时为内蒙古博物馆人员

卷七 ( 45 )

翁同文：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历史系），时任上海圣约翰大学讲师

卷四 ( 94, 193 )

翁文波：清华大学时期同学（物理系），后任石油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

卷二 ( 69 ) ; 卷三 ( 337 ) ; 卷六 ( 294 ) ; 卷九 ( 325, 351 )

翁文灏：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院长

卷四 ( 149, 205 ) ; 卷七 ( 97 ) ; 卷九 ( 106 )

翁喜凤：时在中央大学任教

卷二 ( 404 )

乌恩（乌恩岳斯图）：考古研究所以夏鼐为导师的研究生，曾任科研处处长，后晋升研究员、1991—1998年任副所长

卷六 ( 283, 306, 314, 317, 373, 383 ) ; 卷七 ( 33-36, 42-45, 48, 69, 89, 153, 166, 167, 186, 188, 226, 228, 397, 462-464, 475, 476, 478, 480-484, 488, 490, 492, 493, 497, 498, 502, 505, 506, 509, 518, 519, 522, 524, 530, 533 ) ; 卷八 ( 15, 21, 43, 45, 47, 50, 53, 54, 56, 64, 66-69, 71-73, 76, 77, 79, 81, 82, 85, 99, 111, 120, 144, 152, 163, 164, 166, 174, 177, 200, 212, 218-221, 224, 242, 249, 250, 300, 304, 327, 348, 354, 358, 367, 370, 375, 377, 384, 396, 398, 422, 423, 437, 443, 444, 447,

461, 464, 467, 468, 470, 471, 483, 493, 496) ; 卷九 ( 10 , 14 , 34 , 48 , 64 , 70 , 72 , 74-76 , 83 , 92 , 96 , 97 , 101 , 113 , 147 , 150 , 153 , 156 , 162 , 188 , 208 , 215 , 230 , 246 , 273 , 288 , 289 , 296 , 322 , 335 , 338 , 339 , 341 , 355 , 393 , 405 , 413 , 444-446 )

巫白慧：时为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九 ( 366 )

巫宝三：留英时期友人，归国后历任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科学院（后属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卷二 ( 249 , 361 , 374 , 377 ) ; 卷三 ( 114 , 124 , 151 ) ; 卷四 ( 81 , 106 , 150 , 369 , 422 ) ; 卷五 ( 1 ) ; 卷六 ( 170 , 220 ) ; 卷七 ( 34 ) ; 卷九 ( 76 , 398 )

吴昂道：时任缅甸考古局局长，1976年访华缅甸考古代表团团长

卷八 ( 40 )

吴半农：时任二战后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组长、赔偿归还代表团首席代表，1949年后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

卷二 ( 72 )

吴秉经：温州同乡

卷三 ( 85 , 86 , 99 ) ; 卷四 ( 58 , 112 , 459 ) ; 卷九 ( 128 , 187 )

吴大琨：时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

卷九 ( 200 )

吴德：时历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卷六（186）；卷七（281，468-470）；卷八（58，169，170）

吴德铎：时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八（472，494）

吴定良（吴均一）：历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三（118，124，141，160）；卷四（106，109，168，175，176，258，264，267，269，280，281，282，285，300，303，305，306，308，314）；卷五（113，140，141）；卷六（68）

吴富恒：时任山东大学校长、外文系教授

卷九（200）

吴干城：时任浙江永嘉县气象测候站主任

卷四（37，45，59）

吴晗（吴春晗，吴辰伯）：清华大学历史系同班同学，曾任北京市副市长

卷一（126，135，141，158，159，161，163，164，166，168，170，171，191，201，221，222，237，240，244，250，259，264，266，270，271，272，279，280，303，302，308，312，319，330，331，382）；卷二（18，19，57，78，251，351，352，353，354，355，363，366，403）；卷四（57，310，363，364，372，412）；卷五（33，102，181，215，218，245，305，314，327）；卷六（136，225，235，273，325，328，332，333）；卷七（31，54，149，157，187，199，207，219，220）；卷八（283，341，375-379，392，459）；卷九（42，105，364，407，408）

吴家安：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中国文物研究所

卷八（65，273）；卷九（207）

吴家桢：温州同乡

卷一（7）；卷二（79）；卷三（19，21，23）；卷四（233，510）

吴介民：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

卷九（190，325，418，468）

吴金鼎（吴禹铭）：历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和技正、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齐鲁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兼国学研究所主任等职

卷一（323-326，331，349，360，372，382，397）；卷二（4，16，27，31，32，69，77，78，80，84，90，98，100，109，113，115，117，182，198，246，360，363，367，372，377，381，382，384，385，391-393，395-399）；卷三（130，139，160，166，173，339）；卷四（26-28，88，120，211，212，215）；卷五（81）

吴景超：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卷一（265）；卷五（324）

吴景荣：清华大学时期温籍同学（外文系），曾任北京外国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外交学院教授兼副院长

卷一（124，171，187，235，262，266）；卷二（404，406）；卷三（1，3，25）；卷四（73，86，88-91，93，94，102-107，109-113，116，118，121，123，128-130，134-136，170，417，490）；卷五（99，245，276）；卷六（54，312）；卷七（10，102，160）；卷八（272，278，282，347，352，358，361，495，496，498）；卷九（131，160，172，184，212，216，217，247，317，318，394，395，438，457，463，466，469）

吴克良：1978年出席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第26次会议中国代表团译员

卷八（224，228，229，257，268）

吴磊伯：曾任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四（313）

吴黎平（吴亮平）：时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参与临时领导小组工作

卷八（81，83，85，91，342）；卷九（111）

吴良才：吴金鼎堂弟，时在中国银行兰州分行任职

卷三（173，282，292，293，298，301，332，336，337，  
339，341，343，379，421，429-432）；卷四（113，209-211）

吴良镛：时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

卷九（111，134，199，211，256，363，372，376，397，  
435）

吴梅：时任光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卷一（8，13）

吴宓：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卷一（145，265）

吴绵吉：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厦门大学历史系

卷六（177）

吴铭生：时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卷九（413）

吴依：时任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

卷六（140，159，162）；卷七（212，435，438）；卷九（2，  
421）

吴品经：温州同乡

卷八（483）

吴其昌（吴子馨）：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一（81，91，92，110）；卷二（379，380，387）；卷五（256）

吴其昱：法籍华裔学者

卷八（229，267，340）

吴清友：时任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

卷七（92）

吴庆彤：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

卷七（281，324，328，329，503）；卷九（226，227）

吴弼骧：时为甘肃省博物馆人员，后晋升研究馆员

卷九（443）

吴荣曾：曾在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任教，调任《历史研究》编辑，再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五（46，106）；卷六（218）；卷七（370，455，535）；卷八（13）

吴汝康：时任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曾兼副所长

卷四（269，271）；卷五（52，53，63，133，136，195，201，212，214，374）；卷六（64，68，159，176，200，258，284，354，367）；卷七（24，69，104，105，196，198-202，210-212，409，433，449，491，508）；卷八（268，279，348，



359, 361, 435, 468, 475) ; 卷九 ( 49, 72, 98, 99, 101, 138, 147, 149, 234, 322, 345, 419 )

吴汝祚：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晋升至副研究员

卷四 ( 518, 528 ) ; 卷五 ( 7, 8, 29, 30, 64, 67, 98, 113, 126, 138, 294, 338, 417 ) ; 卷六 ( 17, 43, 49, 73, 174, 191-193, 219, 236, 286, 299 ) ; 卷七 ( 261, 492 ) ; 卷八 ( 55, 116, 269, 281, 376, 471 ) ; 卷九 ( 97, 328, 338, 407 )

吴世昌：吴其昌之弟，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五 ( 257, 259 ) ; 卷六 ( 284, 286, 291, 292, 311, 348, 379 ) ; 卷七 ( 10, 11, 88, 103, 104, 188, 257, 270, 291, 369, 392, 408, 410, 455, 476, 477, 481, 505, 520 ) ; 卷八 ( 7, 56, 99, 120, 165, 166, 168, 198-200, 204, 223, 247, 251, 272, 278, 280, 281, 294, 296, 300, 313, 328, 345, 378, 379, 383, 385, 398-400, 408, 414, 417, 420, 422, 438 ) ; 卷九 ( 8, 9, 53, 57-60, 105, 120, 142, 148, 189, 190, 215, 216, 247-249, 269, 271, 278, 294, 321, 360, 361, 385, 386, 401, 408, 410, 434, 439, 444, 449, 455-457, 474 )

吴天五：温州同乡

卷四 ( 41, 173, 277, 306, 307 ) ; 卷八 ( 345, 346, 356, 369 ) ; 卷九 ( 411, 414, 463 )

吴天余：温州同乡

卷四 ( 47 )

吴廷镠：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九 ( 35, 55, 200, 233 )

吴同：美籍华裔学者，时任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中国部主任

卷七（133，389，416）；卷八（379，426，427）；卷九（30，66，124，142，169）

吴文良：时为福建泉州中学教师，曾编撰《泉州宗教石刻》一书

卷五（147，224，287，314，369，403，409，421）；卷六（162，223，363）；卷七（153）；卷八（292，332，449）

吴文藻：1949年后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

卷二（102，125）；卷五（324）；卷六（217）；卷八（350）；卷九（209）

吴闻：温州同乡

卷七（82）

吴襄（吴成之）：温州十中校友（初中），曾任大连医学院教授

卷一（286-294，297，298，309，312，332，337）；卷二（400，401）；卷四（60，157，166，169，229）

吴晓铃：历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四（461，499）；卷五（322，330）；卷九（136）

吴新智：时为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人员，晋升研究员，曾兼副所长

卷六（176，284）；卷七（409，491）；卷八（260，359，435）；卷九（149，329-331，420）

吴秀玑：美籍华裔学者，时任美国Beavu大学教授

卷八（329）

吴学谦：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卷七（141）；卷九（465）

吴学周：历任中研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四（108，159，160，421）

吴耀中：温州同乡

卷四（53）

吴怡如：时为甘肃省博物馆人员，晋升研究馆员，曾任馆长

卷六（5）；卷八（271，275，280）

吴贻芳（女）：时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

卷四（105）

吴益三：温州同乡

卷五（354，416）；卷六（78，108，153，154，159，201，205，236，243，261，282，311，355）；卷七（10，14，72，89）

吴英恺：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阜外医院院长

卷九（68）

吴友三：温州同乡

卷五（267，269）；卷九（172，318）

吴有训（吴正之）：历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卷四（115，150，323，361，417，497）；卷五（246，284，340，347）；卷六（58，228，358）；卷七（81，142，184，290，440，449，450，518）；卷八（8，26-28，46）

吴幼雄：吴文良之子

卷八（292，449）；卷九（244）

吴于廑：时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八（294，450，452-455）；卷九（55，56，58，128，194，233，288，427）

吴玉章：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

卷四（363，412）；卷五（146）；卷六（378）；卷八（375）

吴泽：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八（262，375）；卷九（56，288，426，427）

吴兆勤：时为北京儿童医院医师

卷七（289，335）

吴振禄：时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馆员

卷七（437）

吴震：时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人员，后晋升研究馆员

卷六（348，351，352）；卷七（534）；卷八（3，7，14，16，68，69，77，122，153，159，160，164，198，205，244，246，254，271，282，343，353，393，484，494）；卷九（16，38，41，79，83，105，129，134，163，313，367，437）

吴志翔：清华大学时期同学（经济系），曾任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副经理等职

卷一（344，354）；卷二（46）

吴仲超：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

卷五（114，149）；卷六（25，92，149，241，301）；卷七（211-213，215，316，322，334，370，372，381，383，391，397，424，442，466，486，497）；卷八（84，89，208，267，269，293，337）；卷九（32，36，241）

吴仲达：温州同乡

卷五（50，354）；卷七（442）；卷八（54，360）；卷九（114）

吴宗济：时任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卷九（351）

吴祖襄：清华大学时期同学（中文系）

卷一（279，285）；卷四（178）

吴作人：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院长

卷四（487）；卷五（25）；卷八（200）；卷九（83，121，315）

伍启元：留学英国时期友人

卷一（357，365）；卷二（88）

伍献文：历任中研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三（164）；卷四（108，118，264，272，308，314，322，421，424，505）；卷五（74，212，219）；卷六（24，33，69，90）；卷八（34，490）；卷九（194，269）

伍正诚：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土木系），时任南京河海大学教授

卷九（351）

武伯纶：时任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陕西省博物馆馆长、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

卷五（117，159，231，232，234，235，303，322）；卷六（16，83，101，165，188，207-209，212，285，298，374，378）；卷七（25，82，151，156，201，293）；卷八（255，286，287，290，291，345，352）；卷九（81，91，96，276，352，369，372）

武光：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卷八（276，281，292，295，300，333）；卷九（108）

武衡：历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

卷六（20）；卷七（523）；卷八（388，496）；卷九（56，216，380）

武敏：时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人员，后晋升研究馆员

卷六（259，272，403，404）；卷七（473）；卷八（199，246，393）；卷九（373）

武尚文：时为黑龙江省文物干部

卷七（516）

武藤诚：时任日本关西大学教授

卷六（414）

武藻文：时任科学院外事局副局长

卷七（341，367，370，396，434，500，518，523）

西嶋定生：时任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卷八（341）

西岗勇：日本名古屋的律师

卷六（403）

西园寺公一：时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

卷七（131，218，281）；卷八（346）

席泽宗：时任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后曾任所长

卷七（537，539）；卷八（53，108，109，115，119，122，166，175，256，276，279，329，331，340，343，346，360，449，458，460，469-472，496）；卷九（8，69，79，106，144，148，190，219，227，231，269，279，294，300，304，311，316，321，322，335，337，341，352，354，370，371，374，376，377，383，384，386，397，407，428，436，449，464，471）

下中邦彦：时任日本平凡社社长

卷九（45，46）

夏承焘（夏癯禅，癯叟，癯老，癯髯，髯翁）：时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卷二（353）；卷三（71，73）；卷四（42，68-70，72，73，265，266，268，272-274，276，277，280，282，288，306-308，314）；卷五（246，272）；卷六（323）；卷七（69，73，72，82，291，505-508，519，520，523，524，531，534，535）；卷八（3，6，57，59，63，64，82，84，88，116，121，153，199，

208 , 211 , 212 , 225 , 246 , 256 , 294 , 345 , 346 , 469 ) ; 卷九  
( 35 , 57 , 58 , 72 , 104 , 136 , 142 , 161 , 410 , 411 , 412 , 417 ,  
418 , 463 )

夏坚白：时任中国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二 ( 369 ) ; 卷三 ( 114 )

夏麦陵：原为江西某地青年，后到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工作

卷六 ( 241 , 313 ) ; 卷九 ( 35 , 200 , 431 )

夏宁均：温州同乡

卷三 ( 24 )

夏森（女）：时任社科院外事处处长

卷八 ( 280 , 281 , 294 , 375 , 399 , 414 , 418 )

夏素琴（铮女，琴儿，铮儿，素琴儿，铮铮）：夏鼐之女，曾任轻  
工业部基建司高级工程师

卷一 ( 10 , 113 , 168 , 338 , ) ; 卷二 ( 184 , 237 , 313 ) ; 卷三  
( 39 , 80 , 232 ) ; 卷四 ( 41 , 70 , 74 , 230 , 252-254 , 256 , 259 ,  
270 , 276 , 286 , 305 , 307 , 308 , 317 , 318 , 326 , 346 , 424 ) ;  
卷五 ( 7 , 8 , 10 , 66 , 67 , 70 , 73-76 , 79 , 80 , 82 , 84 , 85 , 87 ,  
139 , 166-168 , 172 , 174 , 180 , 198 , 207 , 216 , 218 , 222 ,  
286 , 289 , 290 , 296 , 297 , 309 , 351 , 359 , 368 , 370 , 371 ,  
389 , 395 , 399 , 404 , 408 , 410 , 411 ) ; 卷六 ( 7 , 8 , 9 , 33 ,  
35 , 47 , 51 , 52 , 70 , 74 , 76-78 , 94 , 145 , 146 , 147 , 150 ,  
152 , 153 , 162 , 163 , 179 , 182 , 183 , 217 , 221 , 247 , 249 ,  
255 , 257 , 260 , 303 , 307 , 308 , 310 , 311 , 313 , 324 , 325 ,  
331 , 349-353 , 365 , 374 ) ; 卷七 ( 2 , 10 , 12 , 13 , 16 , 17 , 44 ,  
45 , 47 , 48 , 86 , 99 , 100 , 102 , 103 , 132 , 148 , 149 , 152 ,  
158 , 159 , 161 , 162 , 180 , 182-184 , 216 , 221 , 244 , 257 ,



261, 263, 281, 282, 286, 287, 295, 308, 323, 325, 327, 330, 406, 408, 411, 421, 442, 469, 473, 474, 486) ; 卷八 (4, 6, 10, 11, 23, 39, 43, 62, 76, 77, 80, 82, 87, 144, 178, 199, 244, 248, 250, 267, 293, 326, 330, 347, 359, 367, 369, 381, 385, 388, 466, 467) ; 卷九 (9, 10, 43, 44, 61, 72, 82, 84, 106, 115, 129, 133, 158, 173, 207, 220, 226, 229, 231, 238, 243, 244, 266, 279, 313, 321, 328, 353, 363, 374, 393, 455)

夏衍：时任全国文联副主席、对外友协副会长

卷五 (245) ; 卷七 (219) ; 卷八 (208, 249, 337) ; 卷九 (244)

夏翼天 (夏鼐)：清华大学时期温籍同学 (外文系)

卷一 (54, 157, 289, 291, 349) ; 卷三 (111, 162) ; 卷四 (78, 80, 82, 95, 102, 106, 114, 122, 130)

夏振球：温州同乡

卷五 (318, 344, 351, 353, 362, 377) ; 卷八 (499)

夏振英：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卷五 (293, 307, 327)

夏正暄 (瑞暄, 正暄, 暄儿)：夏鼐长子，曾任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机电设备设计所高级工程师兼副所长

卷一 (168) ; 卷三 (19, 26, 28, 80) ; 卷四 (70, 71, 73, 99, 100, 170, 172, 262, 288, 289, 299, 304, 510, 511, 513, 527) ; 卷五 (7-9, 33, 34, 37, 60, 66-68, 81, 82, 102, 104, 107, 108, 109, 110, 111, 114-116, 125, 126, 128, 130, 132, 134, 138-142, 144, 145, 147, 151, 153, 160, 161, 165-167, 170, 171, 180, 182, 194, 200, 206, 218,

219 , 222 , 225-228 , 243 , 244 , 246 , 247 , 261 , 263 , 272 ,  
273 , 279 , 283 , 284 , 287-289 , 292 , 293 , 296 , 298 , 299 ,  
309 , 314 , 321 , 322 , 323 , 326 , 328 , 331 , 333-335 , 338 ,  
341 , 343 , 356 , 357 , 359 , 360 , 364 , 366 , 370 , 373 , 378 ,  
380-382 , 383 , 387 , 389 , 391 , 392 , 395 , 397 , 399 , 402 ,  
403 , 408 , 410 , 411 , 414 , 415 , 417 ) ; 卷六 ( 5-9 , 29 , 31 ,  
33 , 35 , 38 , 44 , 47 , 65 , 76-78 , 82 , 85 , 87 , 89 , 90 , 92 , 94 ,  
96 , 99 , 100 , 102 , 103 , 108 , 111 , 112 , 116 , 117 , 120 , 121 ,  
122 , 124 , 126 , 128-131 , 134-136 , 142 , 152 , 163-165 , 174 ,  
179 , 184 , 187 , 190 , 205 , 206 , 207 , 217 , 220 , 221 , 223 ,  
225 , 226 , 230 , 235 , 236 , 238 , 240-249 , 251 , 253 , 256 ,  
257 , 261 , 263 , 265 , 268 , 271-273 , 275 , 276 , 285 , 290-294 ,  
296 , 299 , 300 , 303 , 306 , 307 , 310 , 311 , 316 , 318 , 321 ,  
323 , 324 , 327 , 329-331 , 335 , 348 , 351 , 352 , 365 , 370 ,  
373 , 375 , 376 , 377 , 378 ) ; 卷七 ( 2 , 5 , 8 , 10 , 14 , 18 , 21 ,  
25 , 26 , 31 , 32 , 36 , 40 , 49 , 56 , 58 , 61 , 62 , 70 , 72 , 73 ,  
76 , 78 , 80 , 81 , 85 , 88 , 92 , 94 , 100 , 108 , 140 , 141 , 143 ,  
144 , 161 , 187 , 188 , 236 , 237 , 285 , 286 , 291 , 322 , 323 ,  
325 , 326 , 328 , 329 , 339 , 341 , 367 , 391 , 410 , 411 , 417 ,  
418 , 424 , 433 , 441 , 444 , 466 , 476 ) ; 卷八 ( 1 , 2 , 6 , 7 , 22 ,  
29 , 41 , 43 , 60 , 71 , 75 , 79 , 87 , 92 , 117 , 118 , 158 , 159 ,  
175 , 198 , 199 , 201 , 203 , 210 , 211 , 242 , 243 , 255 , 258 ,  
259 , 270 , 271 , 279 , 282 , 284 , 297 , 330 , 334 , 336 , 346 ,  
347 , 352 , 359 , 362 , 372 , 378 , 396 , 437 , 444 , 467 ) ; 卷九  
( 8 , 12 , 39 , 43 , 52 , 61 , 84 , 90 , 104 , 117 , 137 , 147 , 158 ,  
173 , 197 , 205 , 211 , 213 , 217 , 220 , 227 , 237 , 275 , 291 ,  
298 , 302 , 304 , 312 , 321 , 324 , 327 , 336 , 337 , 340 , 355 ,  
365 , 393 , 396 , 399 , 409 , 425 , 431 , 456 )

夏正炎 ( 瑞炎 , 正炎 , 炎儿 ) : 夏鼐三子 , 曾任北京电视设备厂高级工程师

卷四 ( 259 , 291 , 304 , 317 , 517 , 520-527 ) ; 卷五 ( 1-4 , 6 ,

7, 11, 14, 19, 24, 32, 38, 57, 60, 70, 75, 76, 78, 87, 91, 93, 100, 107, 114-116, 125, 135, 138, 146, 148, 149, 152, 153, 161, 162, 165, 166, 170, 174, 175, 180, 202-204, 215-218, 222, 237, 286, 292, 293, 299-301, 306, 317, 330, 336, 337, 339, 340, 344, 349-352, 356, 361, 368, 370, 371, 373, 374, 382, 383, 389, 412, 421) ; 卷六 ( 1, 2, 6, 8, 9, 15, 16, 17, 18, 22, 26, 32, 33, 46, 52, 53, 60, 63, 68, 76, 77, 78, 79, 87, 90, 94, 96, 97, 102, 112, 113, 115, 117, 121, 122, 123, 124, 127, 128, 132, 133, 136, 139, 141, 142, 146, 150-153, 155, 158, 163, 164, 171, 176, 182, 183, 185, 186, 188, 190, 192, 195-197, 217, 222, 223, 225, 226, 232-235, 238, 244-247, 259, 262, 266, 271, 272, 274, 276, 278, 285, 299, 301, 303, 311, 319-321, 329, 337, 353, 355, 357-360, 369, 370, 378) ; 卷七 ( 2, 25, 26, 38, 41, 43-47, 55, 61, 66, 69, 80, 86, 88, 90-92, 94, 105, 151, 159, 163, 167, 179, 190, 195, 211, 221, 231, 236, 242, 270, 288-298, 310, 312, 322-329, 331, 332, 334-337, 339, 341, 367, 376-378, 380, 381, 391, 398, 399, 405, 408, 412, 418, 420, 423, 424, 427, 428, 430, 451, 461, 488) ; 卷八 ( 2, 11, 43, 44, 51, 60, 80, 96, 110, 116, 158, 173, 175, 178, 197, 249, 250, 252, 255, 272, 324, 344, 353, 355, 357, 371, 379, 383, 436, 461) ; 卷九 ( 9, 10, 18, 19, 52, 73, 104, 106, 109, 173, 174, 187, 203, 207, 212, 227, 231, 252, 293, 302, 303, 378, 409, 429, 439, 445, 449, 455)

夏正楷 ( 瑞楷, 正楷, 楷儿 ) : 夏鼐次子, 曾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兼副系主任

卷三 ( 83, 77, 96 ) ; 卷四 ( 50, 51, 69, 70, 75, 126, 127, 149, 227, 286, 287, 301, 397, 515-517, 521, 527 ) ; 卷五 ( 3, 10, 16, 24, 34, 37, 66, 69, 70, 81, 94, 113, 138, 140, 152, 173, 217, 222, 223, 225, 226, 228, 229, 230,

236-238, 261, 263, 282, 299, 316, 342, 349, 351, 353, 366, 383, 386, 392, 394, 398) ; 卷六 ( 2, 3, 7, 9, 10, 42, 43, 65, 68, 75, 80, 90, 92, 116, 122, 124, 127, 128, 135, 139, 140, 142, 143, 144, 146, 147, 149, 153, 155, 156, 160, 164, 171, 175, 178, 180, 188, 189, 197, 198, 203, 205, 222, 225, 230, 235, 238, 241, 243, 244, 246, 247, 250, 251, 253, 256, 257, 260, 261, 265, 267, 272-274, 275, 276, 279, 283, 285, 290, 295, 296, 308, 313-315, 317, 318, 321, 324, 327, 329, 331, 334, 346, 349, 350, 354, 355, 357, 361, 365, 366, 369, 372, 376, 377) ; 卷七 ( 2, 6, 10, 21, 23, 26, 28, 31, 33, 43, 49-51, 55-57, 59, 61, 62, 71, 72, 77, 78, 81, 87, 90, 92, 94, 98, 102, 104, 132, 134, 136, 137, 144, 151, 152, 159, 187, 189, 219, 226, 231, 236, 238, 241, 245, 285-287, 292, 297, 329, 330, 333, 410, 413, 414, 442, 445, 463, 473, 475, 489, 492) ; 卷八 ( 5, 6, 11, 77, 80, 81, 96, 122, 152, 164, 167, 175, 176, 177, 201, 211, 213, 217, 245, 253, 258, 267, 271, 273, 275, 279, 292, 302, 325, 330, 334, 345, 352, 371, 378, 423, 467, 469) ; 卷九 ( 9, 19, 33, 39, 47, 52, 67, 69, 70, 81, 95, 101, 104, 111, 117, 120, 129, 133, 138, 143, 150, 160, 161, 173, 183, 206, 225, 227, 268, 276, 301, 302, 306, 310, 316, 317, 321, 334, 349, 357, 412, 414, 456, 463, 471 )

夏正中：夏鼐之侄

卷八 ( 250, 257, 272 ) ; 卷九 ( 152, 297 )

夏秀莲 ( 姬妹 ) : 夏鼐胞妹

卷一 ( 3, 154, 179, 224, 281, 282, 341 ) ; 卷三 ( 19, 25, 27, 33, 37, 40, 42, 57 ) ; 卷四 ( 38, 39, 44, 45, 63, 65, 70, 74, 76, 98, 171, 221, 225-228, 236, 239, 253, 286, 287, 290, 293, 297, 304, 315, 317, 318, 509-511, 513,

514) ; 卷五 ( 198 , 266 , 267 , 269-271 , 322 , 366 , 378 , 389 , 404 , 411 ) ; 卷六 ( 17 , 57 , 149 , 159 , 162 , 239 , 241 , 340 , 376 ) ; 卷七 ( 14 , 58 , 70 ) ; 卷九 ( 155 , 382 )

冼自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馆员

卷五 ( 413 ) ; 卷七 ( 266 )

向达 ( 向先生，向觉明 ) ：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兼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图书馆馆长、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二所副所长

卷一 ( 70 , 263 , 267 ) ; 卷二 ( 254 , 291 , 351 , 352 , 354-357 , 362 , 368 , 372 , 403 ) ; 卷三 ( 110-112 , 115 , 116 , 123 , 124-135 , 137 , 138 , 140 , 141 , 145 , 146 , 148-150 , 152-157 , 160 , 162-167 , 169 , 170-173 , 176-178 , 181 , 187 , 192-194 , 198 , 199 , 208 , 210 , 218 , 221 , 223 , 229 , 233 , 234 , 236 , 253 , 256 , 268 , 275 , 282 , 285 , 287 , 291 , 290 , 301 , 336 , 341-343 , 351 , 379 , 415 ) ; 卷四 ( 3 , 18 , 28 , 30 , 89 , 109 , 145 , 148 , 155-164 , 167 , 168 , 175 , 183 , 184 , 188 , 190 , 192 , 193 , 222 , 254 , 309 , 310 , 312 , 323 , 324 , 361-365 , 369 , 412 , 414 , 417 , 426 , 458 , 460-462 , 469 , 473 , 475 , 477 , 480 , 481 , 483 , 487 , 494 , 499-501 , 505 , 507 ) ; 卷五 ( 6 , 13 , 17 , 22 , 27 , 28 , 34 , 56 , 81 , 83 , 93 , 98 , 126 , 127 , 143 , 144 , 152 , 182 , 183 , 220 , 243 , 280 , 285 , 310-312 , 316 , 331 , 407 ) ; 卷六 ( 106 , 109 , 123 , 130 , 141 , 160 , 172 , 222 , 223 , 268 , 275 , 276 , 280 , 292 , 295 , 308 , 311 , 325-327 , 333 ) ; 卷七 ( 11 , 30 , 60 , 85 , 106 , 107 , 136 , 156 , 214 ) ; 卷八 ( 219 , 244 , 254 , 268 , 335 , 375 , 386 , 447 , 493 , 498 ) ; 卷九 ( 15 , 80 , 153 )

向景云：清华大学时期同学 ( 经济系 ) ，曾在善后救济总署任职

卷九 ( 351 , 463 )

项淳一：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卷九（111，173，184，187-189，247）

项经川：温州同乡

卷四（258，286）

萧涤非：时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九（57，58）

萧佛先：时任科学院办公厅人事处副处长

卷四（413，417，460，461）；卷六（310）；卷九（289）

萧公权：时任燕京大学政治学教授

卷一（11，23）；卷四（205）

萧离：曾为大公报社记者，后在北京出版社任职

卷四（365，366）；卷八（386，493）；卷九（37，67）

萧纶徽：时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计

卷三（159，283，284）；卷四（155）

萧铮（萧青萍，萧委员）：温州同乡，时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国地政研究所董事长兼所长，后去台湾。

卷二（387）；卷三（96，97，100-103，111，161）；卷四（104，131，214）

萧正文：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卷八（269）

小出廉二：时任日本龙谷大学教授

卷六（393，394）

小川静夫：时为北京大学考古系日本进修生

卷九（313）

小笠原宣秀：时任日本龙谷大学教授

卷六（407，411）

小林刚：时任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所长

卷六（410）

小林昇：时任日本早稻田大学哲学教授

卷六（397）

小林义雄：1971年访华的日本经济学家

卷七（274，275）

小林知生：时任日本南山大学考古学教授

卷六（403，404）

小南一郎：时历任日本京都大学助教授，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文化专员

卷八（200，248，294，305，307，309，311，312，314，356，376，465）；卷九（38，61，222，224，272，283，319，327，328，338，375，386，419）

小野和子：时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教

卷九（280）

小野胜年：时任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奈良国立博物馆技官

卷四（159）；卷六（408，410）；卷七（62-66，69，72，73）；卷八（122，309）；卷九（51，68，223）

小野信尔：时任日本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理事

卷八（210，304，312，323）

小野忠照：时任日本山口大学考古学教授

卷六（418）

篠原卯吉：时任日本名古屋大学校长

卷六（403）

肖特：时为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人员

卷七（328，332，334，336，383，391，396）

解铁光：时任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行政副所长

卷七（162）

谢保林：时为驻考古所军宣队员

卷七（478，483，498）

谢冰心（女）：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

卷二（102）；卷八（228，333，337，350）

谢辰生：时为国家文物局人员，曾任文物处副处长、副秘书长、顾问等职

卷七（36，153，160，162，185，198，312，321，378，399，486，506，520）；卷八（7，16，32，66，83，99，217，254，281，287，288，291，293，300，301，332，334，338，356，368，370，380，382，384，389，393，396，397，423，439-445，462，463，466，472，488，489，493，495，498）；卷九（2，5，15，36，37，42，48，54，64，81，94，104，107，110，111，117，126，129，131-133，136，139，143，146，



161 , 172 , 185 , 188 , 191 , 193 , 205 , 209 , 214 , 216 , 219 ,  
226 , 227 , 235 , 240 , 241 , 247 , 252 , 267 , 272 , 279 , 294 ,  
299 , 306 , 313 , 319 , 333 , 334 , 336 , 338 , 352 , 368 , 373 ,  
377-379 , 386 , 407 , 412 , 414 , 421 , 423 , 426 , 435 , 441 ,  
445 , 465 , 466 , 475 )

谢端琚：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五（237，289）；卷六（151，234）；卷七（23，295，316，  
326，329，368，395，499）；卷八（21，53，201，217，270，  
272，280，381，443，470）；卷九（8，68，105，207，215，  
238，245，313，321）

谢方：时为中华书局编辑人员，晋升编审

卷八（23，60，88，330，338，340，341，350，362，368，  
377，388，390，392，394，396-398，422，444，466，471，  
473）；卷九（2，3，36，45，47，72，80，83，108，117，237，  
314，336）

谢国桢（谢刚主）：历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一（261，267）；卷三（71，98）；卷四（362，481）；卷七  
（10，192，266，270，318，334）；卷八（280，445）；卷九  
（152）

谢国桢（谢印心）：温州同乡

卷一（8）；卷四（39，97，172）；卷八（106）

谢觉明：美籍华裔学者，时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地理学教授

卷九（63）

谢觉哉：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卷六（91，248）；卷七（202）

谢可嘉：时为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人员

卷四（360）

谢磊明：温州同乡

卷四（42，55，56，221，222，224）；卷五（266-268，270）

谢隆光：温州同乡

卷一（260）

谢廷式：温州同乡

卷一（104，142，187，188，280，285，296，298）

谢燕萍：时为香港中文大学学生

卷九（309，327）

谢雨春：时任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卷八（109）

谢元璐：先后在文化部文物局及所属文物博物馆研究所任职

卷四（505）；卷五（4，10，93，95，117，118，228，230，278，338，341，365，368，371）；卷六（70，79，187）；卷七（20，76，145）；卷八（29）

谢振林：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时在科学院南京办事处工作

卷四（313）

谢稚柳：时历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顾问，国家文物局全国书画鉴定组组长

卷七（96）；卷九（368）

谢子卿：时为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人员

卷四（346，352）

辛树炽：时任西北农学院教授兼院长

卷五（243）

邢贲思：时任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所长

卷九（53，297）

邢清谈：时为考古研究所行政人员

卷五（230，275）；卷六（212）；卷七（10）

邢仁先：时为中国科学院外事人员

卷七（274，275）

邢西彬：时任湖北省文化局局长

卷八（35，36，388，488-490，492）

熊传薪：时为湖南博物馆人员，后晋升研究员，曾任考古部主任、馆长

卷七（434）；卷九（16，42，43，61，78，359）

熊存瑞：考古研究所夏鼐指导的研究生，毕业后去美国

卷八（361，465）；卷九（15，67，70，79，81，121，138，139，146，151，397，445，459，460）

熊德基：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曾兼副所长

卷六（181）；卷七（457，459，518）；卷八（11，328，

335) ; 卷九 ( 11 , 50 )

熊海平：时为董作宾女友，后为其夫人

卷一 ( 309 , 310 )

熊伟：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卷九 ( 236 )

熊向晖：时任中国驻秘鲁、墨西哥两国大使

卷七 ( 354 , 356 , 361 , 363 , 366 )

熊振宗：时为留学埃及的回族学生

卷二 ( 280-282 , 287 , 310 )

熊直：时为中国驻法使馆人员

卷五 ( 247 , 249 )

胥明章：时任镇江市文化局长

卷九 ( 470 )

徐邦达：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卷五 ( 416 ) ; 卷六 ( 241 ) ; 卷八 ( 274 ) ; 卷九 ( 118 , 295 , 368 )

徐保善 ( 女 ) : 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编审

卷五 ( 311 , 389 ) ; 卷八 ( 75 , 120 , 160 , 283 )

徐秉琨：时为辽宁省博物馆人员，后晋升研究馆员，曾任馆长

卷八 ( 105 ) ; 卷九 ( 241 )

徐赤文：温州同乡，曾任浙江省水利厅厅长、科学院浙江分院副院

长等职

卷四（298，316）；卷六（90，247）；卷八（87，392）；卷九（39）

徐殿魁：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馆员

卷八（44，65，68，81，105，108，145，149，151，268）；  
卷九（356，364，369，428）

徐风苞：温州同乡

卷一（12）；卷九（175）

徐凤庵：温州同乡

卷一（79）

徐冠飞：时为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成员

卷九（326）

徐光冀：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1988—1994年任副所长

卷六（84，116，151，253，280）；卷七（36，60，490，518）；卷八（19，24，162，201，253，355，358，379，383，396，440，441，443，472，483，484，493，499）；卷九（2，8，10-12，16，34，44，46，47，50，64，92，102，105，109-111，115，122，126，130，132，138，144，148，150，172，173，184，185，188-191，232，234，239，242，251，267，278，304，315，321，352，375，393，397，429，439，458，465）

徐规：时为杭州大学教师

卷七（315）；卷九（93，94）

徐桂芳：温籍友人，时在西安交通大学任教

卷四（40）；卷五（355）；卷六（210，211）；卷七（200，444）；卷九（278）

徐浩（徐子梁）：时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书记长

卷三（67，68，91，100）

徐鹤皋：1963年访日中国学术代表团秘书

卷六（378，379，384，386，388，400，408，409，412，415）；卷七（2）

徐捷：时为考古研究所人事干部，后调离

卷五（23，32，39，40，47，51，59，65）

徐敬直：时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

卷四（106）

徐奎：温州同乡

卷三（28）

徐明：时为中国科学院外事人员

卷七（274，276，277，280，282）；卷九（375）

徐平羽：时任文化部副部长

卷四（308）；卷六（147）；卷七（16，92，320）；卷八（255）

徐苹芳：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晋升至研究员，1983—1988年任副所长，1988—1992年任所长

卷五（262，281，331，339，340，353，378，379，417）；卷六（14，22，29，38，61，84，87，199，264，274，275，280，281，290，292，365，366）；卷七（15，31，35，58，62，83，

92, 105, 134, 145, 150, 154, 155, 165, 168, 179, 211, 369, 374, 406, 437, 444, 451, 453, 460, 474, 481, 483, 490, 498, 505, 506, 519, 523, 532, 535-538, 540) ; 卷八 (13, 23, 29, 31, 47, 53, 66-68, 76, 78, 82, 84, 86, 112, 117-119, 153, 154, 156, 163, 173, 201, 218, 219, 222, 223, 243, 245, 251-255, 259, 260, 266, 267, 269, 271, 272, 275, 283, 292, 293, 299, 301, 326-329, 335, 343, 344, 384, 390, 396, 423, 444, 449, 467, 468, 485, 487, 499) ; 卷九 (3, 7, 18, 37, 40, 41, 44, 46-51, 55, 64, 73, 75, 78, 80, 84, 90, 92, 96, 97, 108, 109, 111, 113-115, 117-120, 122, 129, 134, 135, 146, 151, 155, 173, 188, 190, 198, 228, 232, 233, 237, 238, 245, 246, 251, 267, 273, 279-281, 298, 304, 311, 313, 317-319, 324, 326, 339, 361, 365, 368, 377, 385, 393, 397, 410, 411, 424, 427, 435, 436, 438-441, 443, 444, 446, 448, 458, 465, 466, 471, 473)

徐庆华：时为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人员

卷七 (293)

徐仁：时任北京自然博物馆副馆长

卷五 (292) ; 卷六 (180) ; 卷七 (491) ; 卷九 (119, 121, 355)

徐森玉 (徐森老, 森老) : 早年曾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理事; 1949年后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博物馆馆长等职

卷一 (327) ; 卷三 (166) ; 卷四 (105, 156, 158, 189, 210, 220, 272, 308, 323, 324, 481, 507) ; 卷五 (24, 126, 127, 172, 176, 204, 228, 229, 244, 296, 352, 377, 378, 406) ; 卷六 (23, 90, 247, 262) ; 卷七 (30, 164) ; 卷八 (255)

徐世康：温州同乡

卷四（52，53，60）

徐婉雏：温州同乡

卷八（272，383，392，398，437，465，466）；卷九（8，62，99，154，171，293，304，321，335）

徐望孚：温州同乡，时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

卷四（277）；卷九（183，245）

徐慰曾：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人员

卷九（135）

徐希焘：温州同乡，温州十中同学（初中）

卷三（21）；卷四（41，49，52，90，94，178，211，212，231，509，512）

徐锡台：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陕西省考古所，晋升研究员

卷五（354，369，383）；卷六（65）；卷七（201）；卷八（106，154，160，260）；卷九（15，37，39，375，406）

徐贤权：温州同乡

卷七（81）

徐贤修：小学、中学和大学时期同学，美籍华裔数学家

卷一（71，72，80，94，99，115，124，132，137，188，235，259，266，271，273，338）；卷二（219，257，352-355，357，362，386，387，402）；卷三（91，96，99-101，110，111，161）；卷四（39）；卷八（214）；卷九（24，56，129，132，133，169，367，460，462，469）



徐贤业（徐伯勤）：徐贤修长兄

卷二（352，354，355，357）

徐贤议：温籍友人

卷四（40，58，68）；卷九（174，175）

徐旭生（徐旭老，徐炳昶）：历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代理院长，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卷二（10，352，355，364，365）；卷三（158）；卷四（152，227，228，309，311，323，361，412，458，459，461，507）；卷五（25，30，35，48，51，58，81，89，244，262，284，296，309-311，314，319，348，355，403，414）；卷六（19，20，32，47，49，64，83，118，140，147，152，160，162，188—195，200，233，239，251，270，271，275，298，301，372）；卷七（9，10，18，32，57，64，65，70，77，78，83，88，102，135，151，162，168，174，181，187，193，247，429，465，520）；卷八（2，4，5，107，375，382）；卷九（14，431）

徐义生：时为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人员

卷三（150）；卷四（106，155）

徐益棠：时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中央大学边疆政治系教授

卷四（281，282）

徐元邦：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编审

卷五（333，359，371）；卷六（31，42，296，318）；卷七（12，186，194，338）；卷八（118，120，283）；卷九（44，245）

徐枕月：温州同乡，小学同学

卷四（229，294）

徐振生：香港记者

卷七（162）

徐智铭：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离

卷四（313，322，323，325，346，361，363，372，420，421，425，460，464-467，483）；卷五（8，9，33，41，42，44，92，144）

徐中舒：历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等职

卷一（309，310）；卷二（39）；卷四（90，92，116，155，156，179，184）；卷五（104，180）；卷六（247，251，374）；卷七（78，291，292）；卷八（87，154）；卷九（55，56，58，329，330，401）

许宝騄：清华大学时期同学（算学系），同时留学英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

卷二（211，250，260，261，357，404）；卷三（25）

许博渊：1978年访问希腊的中国考古代表团译员

卷八（118，124，138，141，143，152）

许道龄：时为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卷四（507）；卷五（171）

许德珩：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卷八（200，296，387）

许涤新：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卷八（113，120，168，169，208，214，224，228，229，

242, 243, 246, 248, 250, 254, 257, 268, 270, 296, 297, 302, 328, 342, 347) ; 卷九 ( 53, 57, 76, 96, 97, 161, 213, 267, 302, 325, 371 )

许继儒：时为兰州科学教育馆人员

卷三 ( 170, 293, 421 )

许寄秋：时任河南省文教局副局长

卷五 ( 123, 124 )

许进雄：时在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任职

卷七 ( 520 ) ; 卷九 ( 59, 65, 166 )

许景元：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员

卷五 ( 319, 420 ) ; 卷六 ( 31, 68, 70, 78, 97, 124, 217, 306 ) ; 卷七 ( 4, 21, 27, 87, 181, 185, 235, 382 ) ; 卷八 ( 150, 162, 163, 225, 269, 339 ) ; 卷九 ( 4, 76, 77, 355, 357, 472, 473 )

许立群：时任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五 ( 75 ) ; 卷九 ( 161 )

许明纲：时为旅顺博物馆人员，后晋升副研究馆员兼副馆长

卷七 ( 427 ) ; 卷八 ( 159 ) ; 卷九 ( 15 )

许钦文：时任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浙江省文联副主席

卷五 ( 296 )

许树滋：光华大学附中同学 ( 高中 ) 和室友

卷一 ( 8 )

许漱玉：温州同乡

卷四（172）；卷六（346）

许顺生：时为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人员

卷八（97）

许顺湛：时历任河南省文物队队长、河南省博物馆馆长及研究馆员

卷五（156，224，309）；卷六（52，101，104，180，187，  
220，270）；卷九（239，241，401）

许文通：温州同乡

卷三（81）；卷四（35，37，41）

许显时（许成谋）：时为福建省的“国大代表”

卷四（134）

许心斋：时为河南省文化局人员

卷五（184）

许新国：时为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曾任所长

卷九（330）

许亚芬（女）：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历史系）

卷一（228，244）；卷八（436）

许兆珍：温州同乡

卷四（101）

许肇林：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九（35，42，82，96，108，121，152，154，187，297，314，323，422）

许倬云：时任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

卷八（431）；卷九（165，192，411）

许宗浩：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朝鲜代表

卷七（52，55）

许宗礼：时为兰州科学教育馆人员

卷三（292）；卷四（164）

薛储明：温州同乡

卷四（101）

薛观涛：温州同乡

卷一（177，266）；卷三（111）；卷九（305）

薛驹：时任第六届全国人大浙江省代表团副团长

卷九（247，363）

薛暮桥：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

卷八（157）；卷九（57，219）

薛寿璋：温州同乡，曾在教育部任职

卷四（363）；卷六（181，198）；卷八（337）

薛玉珊：时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

卷七（454，477，479，480，482）

薛玉尧：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馆员

卷六（182）；卷七（476）；卷八（174）；卷九（79，270，365，449）

## Y

牙含章：时任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

卷九（104，135）

严东生：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兼名誉所长

卷九（47，144，185，186，352，380）

严敦杰：时任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七（537，539）；卷八（13，112，118，119，212，213，225，256，261，269，341，374，380，388，458，468，471）；卷九（128，231，380，383）

严耕望：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卷四（194）；卷九（328）

严济慈（严老）：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卷四（500，506）；卷六（58，203）；卷八（208，383，388，446，468，496）；卷九（39，61，71，105，116，131，188，190，191，215，271，274，279，305，321，365，380，383，384，412，420，434，440）

严琴隐：温州同乡

卷一（2）；卷四（301，303，319，513，514）；卷五（271）；卷八（299，304）；卷九（182）

严四光：严济慈之子，时任科学出版社总编辑

卷八（85，278）；卷九（283，315）

严文明：时为北京大学考古系（现称考古文博学院）教师，晋升教授

卷六（141）；卷八（40，110，258）；卷九（329，330，334，441）

严希纯：时任科学院行政处处长、计划局局长

卷四（323，369）；卷五（75，78，81，87）

严中平：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曾兼任副所长、顾问

卷四（136，414，499，501，506）；卷五（311）；卷六（137）；卷七（54，78，455，466，520）；卷八（380，400，485）；卷九（57，76，148，320，398）

岩见宏：时任日本中国研究者代表团团长

卷八（74，323）

岩井大慧：时任日本东洋文库长

卷一（158）；卷六（422）

阎磊：时任西安半坡博物馆副馆长

卷七（199，201，202）；卷九（276）

阎文儒（阎述祖）：参与西北考察后，曾任西北师范学院副教授、沈阳博物馆筹备委员兼秘书长等职，1948年末回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继而在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任教，晋升教授

卷三（171，187，192，219，238，292，294，298，336，

337, 355, 412, 420, 429, 432); 卷四(30, 67, 68, 104, 105, 144, 310, 311, 361, 366, 370, 417, 418, 458, 500, 504, 519); 卷五(1, 42, 43, 51, 67, 76, 77, 84, 97, 105, 110, 142, 187, 188, 191, 231, 234-236, 280, 287); 卷六(44, 268, 375); 卷七(16); 卷八(244, 335, 381, 390, 498); 卷九(444)

颜闾(颜伯诤, 颜大夫): 历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卷三(131); 卷四(212, 213); 卷五(136, 162, 262, 263, 278, 281, 329, 330, 331, 333-335, 342, 346, 348, 350-353, 354, 355, 357, 358, 360, 362, 363, 364, 366, 369, 371, 375-377, 382, 385, 390, 391-393, 403, 414, 416, 417, 419); 卷六(1, 2, 3, 5-12, 16-19, 21, 23, 24, 26-28, 30, 32-34, 35, 37, 39, 41-43, 47, 48, 49, 52, 61, 64, 65, 67, 73, 78, 79, 82-85, 87, 89, 90, 93, 94, 98, 102-106, 108-111, 113-115, 117, 119-122, 126, 127, 130, 134, 137, 140, 143, 146, 148, 153, 155, 157-160, 162, 168, 171, 173, 174, 176, 178, 185, 188, 198, 199, 217, 219, 221, 228, 230, 232, 235, 237, 241, 242, 244, 246, 250, 253, 255, 258, 267, 271, 274, 275, 277, 278, 283, 284, 293-297, 299, 304, 307, 310, 311, 314, 315, 318-322, 327, 329, 330, 337, 338, 345-347, 350, 351, 357, 361-363, 370, 372, 377, 383); 卷七(2, 4, 5, 9, 10, 13, 14, 21, 27, 28, 41, 43, 48, 51, 55, 60, 62, 67, 71, 81, 85, 88, 94-96, 104, 133, 134, 135, 136, 137, 140, 146, 152, 153, 155, 168, 179, 187, 188, 190, 210, 214, 215, 259); 卷八(256-260, 382)

彦涵: 时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卷五(73, 74, 76)

杨邦福: 时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



卷九（118，119）

杨宝成（杨军）：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武汉大学考古专业

卷八（19，64，77，111，117，145，162，267，269，376）；

卷九（100，239，242，243，293，355，402，427）

杨伯达：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曾兼副院长

卷七（212）；卷八（25，80，108）；卷九（62，65，144，

217，230，244，281，320，396，406）

杨伯箴：时任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副主任

卷九（274）

杨成志：时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兼文物室主任

卷四（305）；卷七（54）

杨承宗：时任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研究室主任

卷五（35，110，285，360，363，368）；卷七（469）；卷八（8，464）

杨聪：时为杭州西湖博物馆人员

卷四（273）

杨德标：时为安徽省文物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九（93）

杨凤岐：时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助教

卷一（199，228，235）

杨富斗：时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曾任所长

## 卷七（437）

杨根：时为清华大学化学系研究生，后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现称考古文博学院）教师，晋升教授

卷五（303，348，355，375，394，395，416，421）；卷六（4，8，39，60，82）；卷七（40）；卷九（336）

杨汉池：时为留苏学生

卷五（247，249）

杨泓：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六（204，312，315）；卷七（12，59，60，76，83，85，91，93，133，137，161，189，447，518，533）；卷八（10，88，98，105，111，118，143，153，157，158，160，201，217-219，243，250，254，274，283，294，301，328，397，441，449，483）；卷九（37，48，67，73，75，108，114，126，146，159，184，189，245，252，272，283，295，315，317，341，385，394，431，474）

杨鸿烈：时任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

卷一（258，262，264）

杨鸿勋：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晋升研究员

卷七（382，394，406，408，532）；卷八（16，31，32，35，36，90，105，121，164，172，198，201，205，213，216，225，244，246，250，255，301，325，327，331，339，343，357，372，383，386，389，396，448，449，487）；卷九（9，49，50，62，63，66，67，105，111，142，156，215，268，276，296，327，329，351，368，376，386，395，439，440，473）

杨虎：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二（127）；卷六（253）；卷七（155，207，326，331，405，516）；卷八（244，295，300，301，382）；卷九（4，8，101，105，209，215，234，315，321，429）

杨绛（杨季康）：钱锺书夫人，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七（107，257，271）；卷九（69，141）

杨骥：时任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卷七（336）；卷八（111，200，253）

杨家德：时任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副所长

卷五（403，408，412，414）

杨建芳：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研究生，再至四川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卷五（53，98，106，195，262，263，273，330）；卷六（132，141，160，164，229，271，298）；卷七（291）；卷八（165）；卷九（139，141，237，308，309）

杨建翹：留学英国时期友人

卷一（398）

杨杰：温州十中同学（初中），后在浙江大学任教

卷四（60，229，264，277，279，282，285，300，305-307，314）；卷七（407）；卷九（94）

杨瑾：历任《文物》月刊主编、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

卷八（113）；卷九（5，7，134，241，395）

杨克：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

卷三（311）；卷四（67，146，160，190，309，312，323，324，467，475）；卷五（207-209，214，223）；卷八（441，487）；卷九（49，50，67，68，79，161，320）

杨宽：历任上海市博物馆馆长、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四（128，188，308）；卷五（49，60，151，212，224，230，273，274）；卷六（215，216，255）；卷七（470）；卷八（80，82，262，499）；卷九（111，199，200，203）

杨联陞：美籍华裔学者，时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卷八（105，426）；卷九（30，220，230）

杨慕衡：温州十中同学（初中）

卷四（231，258，262，266，308）

杨庆生：时任洛阳专署文化科科长

卷四（394，400）；卷五（122）

杨人梗：留学英国时期友人，归国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二（104）；卷四（363，419，469）；卷五（56，225，261）

杨仁恺：时任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曾兼馆长

卷七（431）；卷九（120，368，406）

杨荣国：时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卷六（383）；卷七（382）；卷八（375）

杨绍震：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历史系），1934年考取公费留美，后去台湾

卷一（244，259，264，270，275，330）；卷四（180，

192) ; 卷八 ( 436 )

杨陞南：时任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九 ( 404 )

杨圣泉：时为考古研究所图书管理人员

卷五 ( 167 , 244 , 347 ) ; 卷六 ( 213 , 297 ) ; 卷七 ( 12 , 106 , 107 ) ; 卷八 ( 47 , 123 , 166 ) ; 卷九 ( 415 , 422 )

杨时逢：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卷三 ( 145 ) ; 卷四 ( 106 , 107 , 109 , 116 , 129 , 132-134 , 161 , 175 , 212 ) ; 卷五 ( 310 )

杨式挺：时任科学院广州分院哲学社会科学所考古组组长，后在广东省博物馆任文物队队长、副馆长，晋升研究馆员

卷六 ( 29-31 , 126 , 130 ) ; 卷八 ( 494 ) ; 卷九 ( 272 , 429 )

杨叔裁：时为兰州西北技专教师

卷三 ( 294 , 297 , 302 , 337 )

杨述：时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

卷七 ( 61 , 155 , 163 , 165 , 195 , 216-220 , 226 , 235 , 288 )

杨树达 ( 杨遇夫 ) ：时任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一 ( 345 , 346 ) ; 卷三 ( 69 , 70 ) ; 卷四 ( 411 , 417 , 204 , 205 , 428 , 432 , 444 , 493 ) ; 卷五 ( 93 , 210 , 179 , 207 ) ; 卷八 ( 375 ) ; 卷九 ( 475 )

杨天佑：时为云南省博物馆人员

卷九 ( 114 )

杨廷宝：时任南京工学院副院长、建筑研究所所长

卷七（310）；卷八（464）

杨希枚：时任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三（150）；卷九（48，50，90，97-99，101，107，113，115，161，173，203，209，210，250，274，321，440）

杨锡璋：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五（414）；卷六（141，198）；卷七（261，382，519）；卷八（64，78，267，357，360）；卷九（3，157，163，167，242，243，314，402，404）

杨宪益：历任国立编译馆编纂，外文出版社译审

卷四（156，207，468，526）；卷八（223，254）；卷九（2，118，366，373，386，414，416，417，432，447）

杨向奎：历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五（36，37，219）；卷六（275，314）；卷七（10，87，88，185）；卷八（60，78，257，258，342，485）；卷九（12，18，23，24，28，33，113，115，117，119，145，191，235，280，288，297，444）

杨小佛：杨杏佛之子，光华大学附中校友

卷四（77）

杨秀峰：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卷五（209）；卷六（375）；卷七（82）

杨学德：光华大学附中同学（高中）

卷一（137，149，163，176，177，181，201，266，271，330）；卷三（86，91，97-99）；卷四（43，70，77，124，173，293，320，513）；卷五（267）；卷七（102，103，324）；卷八（174，302）；卷九（51，212）

杨耀辰（杨焕枢）：小学时期级任老师

卷一（6）

杨一之：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六（190，195，202，203，230，275，277，304，311，329）；卷七（10，87，88，92，136-138，144，182，188，222，406，428）；卷八（7，79，80，95，105，114，165，198，219，220，223，245，247，256，257，272，277，297，299，304，327，329，356，370，383，495）；卷九（8，36，54，59，79，100，105，120，129，173，192，215，228，299，321，355，405，436，439）

杨翼克：执教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时学生

卷四（308）

杨荫浏：时任中国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六（51，56，217，268，375）；卷七（479，488）

杨玉生：温州同乡

卷一（337，340）；卷四（170）

杨育彬：现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所长

卷九（329，472，473）

杨悦礼：温州十中同学（初中）

卷三（21，92）；卷四（98）；卷九（174）

杨蕴玉（女）：时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

卷六（248，353）；卷八（360，444，493）；卷九（80，119，372）

杨再兴：时任内蒙古博物馆馆长

卷七（44，48）

杨振声：时任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卷四（81，477）；卷九（461）

杨振亚：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

卷七（383，391）；卷八（19，20，58，59，64，99，224，269，274，295，337）；卷九（119，352，363）

杨质夫：时任青海西宁师范学校校长

卷三（425）

杨志军：时任黑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卷九（329）

杨钟健（杨克强）：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一（57）；卷三（157，158，164）；卷四（67，116，160，276，360，413，419，500）；卷五（26，127，133，209，237，305，309）；卷六（28，40，68，139，159，167，176，204，220，267，311）；卷七（11，76，92，105，199，430，438）；卷八（46，80，89，200，260，268，270，271）；卷九（275，421，434）



杨子范：时任山东省博物馆馆长

卷六（233）；卷七（20，99，191）；卷九（235，241）

杨子云：温州同乡，时在杭州西湖博物馆任职

卷四（266，269，273，276）

杨遵仪：时任清华大学地理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

卷四（363）；卷九（234）

姚抱真：温州同乡

卷四（101）

姚从吾：时历任西南联合大学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河南大学校长等职

卷二（351，355）；卷三（68，169）；卷四（79，179，193，210）

姚家积：时任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七（74，91，93，150，180，184，197）

姚鉴：时任北京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后曾在中华书局任职

卷五（52，230，279，338）；卷六（252，398）；卷七（146）；卷八（278）

姚钧：时任青海省立图书馆馆长

卷三（428）

姚迁：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

卷九（95，97，121，385，394，411，412，423，443）

姚溱：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卷七（99，103，139）

姚薇元：时为清华大学研究生（历史系），历任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一（208）；卷三（7）；卷四（195，196，205，428，429，432，439）；卷五（206）

姚璋（姚舜钦）：时为光华大学附中“人生哲学”课教师

卷一（10）

野村浩一：1971年访华日本文化代表团成员

卷七（274）

野地修左：时任日本神户大学建筑史教授

卷六（414）

叶岑：清华大学时期温籍同学（机械系）

卷一（124，151，176，217，266）；卷三（69，70，99）；卷四（39，40，74，262，286，287，301，320，510）；卷五（60）

叶昌荫：小学同学

卷一（6，7）；卷四（43，45，49，51，52，59，62-64，67，69，70，72-74，76，77，97，98，100，102，108，111，124-126，170-173，221，228，229，239-241，247，286，287，289，316，319，510，511，513，514）；卷五（267）；卷九（176）

叶桢（石帆）：旅美温州同乡

卷九（27）

叶笃正：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卷五（36，37）；卷六（359）；卷八（325）

叶芳：温州同乡

卷四（58，59，75，77，173，238-241，287）；卷五（387）

叶际豪：小学同学

卷四（229）；卷九（176）

叶楷：美籍华裔学者，时任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

卷七（287）

叶焜：温州同乡，曾在温州瓯海关任职

卷一（6，88，118，119，121，128，155，180，181，183，282，335，338）；卷三（71）；卷四（42，50，51，60，77，97，100，173，224，229，292，512）；卷六（278，287，292）；卷七（25）；卷八（79，106）

叶企孙（叶先生）：时历任中研院总干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

卷三（110）；卷五（155）；卷六（97）；卷九（471）

叶圣陶：时任教育部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

卷四（523）；卷五（96）；卷六（54）；卷九（58，415）

叶枻（叶潜虎，叶健吾）：温州同乡

卷三（111）；卷四（30）；卷八（116-119，250，257，262，265，280，294，303，470）；卷九（84，187，463，464）

叶水夫：时任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九（447）

叶万松：时任洛阳市文物队队长

卷八（106）；卷九（329）

叶显文：温州同乡

卷一（337）；卷三（99）；卷四（75，246，459）；卷九（80）

叶向荣：小学同学

卷四（43，51）

叶小燕（女）：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五（323，354，360）；卷六（35，212，214）；卷七（11，13，405，495）；卷八（4，112，160，162，166，223，243，259，272，343，358，467，492）；卷九（8，19，39，40，105，215，321，340，358，439，465，466）

叶啸谷（叶主任，叶先生）：温州同乡，时在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任职

卷三（110，160，161，165，166）；卷四（31-33，49，55，78，95，102，108，117，221）

叶学明：时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中国文物研究所，晋升研究员

卷七（437）

叶益余：温州同乡

卷三（52）

叶云帆（叶杞）：温州同乡

卷一（12）；卷三（23，77）；卷四（40，52，53，77，96，171，172，255，288，316，318）；卷八（280）；卷九（175，

叶蕴辉：时为浙江省永嘉县的“国大代表”

卷四（90，243）

叶再生：时任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卷九（44，127）

叶照：温州同乡

卷一（337）

叶喆民：时为北京故宫博物院人员

卷九（187）

叶蒸：曾任科学出版社副编审

卷四（463，467，491，496，500，501，506）；卷五（9，34，38，47，68，78，95，101，112，138，149，178，207，282，289）；卷六（9，284，312，354）；卷七（81，144）；卷八（483）；卷九（5，130）

叶正钦：小学同学

卷一（7）；卷二（79）；卷三（21）；卷四（39，41，42，51，70，75，98，229，255，316，511）；卷五（269，270）；卷九（176，355）

叶正秋：温州同乡叶焜之子

卷六（278，311）

叶正欣：温州同乡

卷四（513）

叶正棫：温州同乡

卷四（321）

叶正宗：温州同乡

卷四（60，511）

叶仲明（叶希涛）：小学同学

卷四（51）

伊东信雄：时任日本东北大学考古学教授

卷六（391）

伊世同：时为北京天文馆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七（427，488，539，540）；卷八（153，218，219）

伊藤道治：时任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

卷六（412，414）；卷七（2）；卷八（164，245，312，314，322，323）；卷九（166，223，414）

伊藤秀一：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日本代表

卷七（53，66，67）

伊藤义教：时任日本京都大学教授

卷七（37，43，44，58，59，65，69）

乙益重隆：时任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

卷八（313，315）

易漫白：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新疆博物馆，再调湘潭大学历史系，晋升教授

卷五（303，323，325，330，333，356，364，395，403）；卷六（49，78，85，153，173，178，307，308，316）；卷七（10，13，44，93，95，188）；卷九（106，233，327，367，384，411，418，420）

阴法鲁：时历任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教授

卷四（434）；卷八（212）

殷涤非：时为安徽省文物工作队人员、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人

卷五（19，27，39，101，102，286）；卷八（122）；卷九（60，241，444）

殷汝章：时为山东省博物馆人员

卷六（67，68）

殷玮璋：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六（151，213，216，276）；卷七（493，497）；卷八（95，96，117，144，149，153，163，198，205，210，220，245，249，258，286，330，331，354，356，384，386，393，396，445，446，472，484，493，495，499）；卷九（3，34，46，47，51，64，65，70，74，75，77，92，93，98，100，102，110，112，136，140，148，159，160，163，164，166，167，170-174，188，203，206，208，238，267，289，304，314，339，341，429）

尹达（刘耀，刘照林）：早年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助理员，1954年后历任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顾问

卷一（299，300，310，313，318）；卷二（100）；卷四

(120, 135, 136, 421) ; 卷五 (15, 22, 26, 49, 56, 79-81, 84-86, 90, 93, 94, 98-101, 103, 105-107, 111, 113-116, 124-132, 135-138, 140-149, 151, 152, 155, 160, 163, 166-168, 170, 172-174, 176-182, 187, 200, 203-208, 210, 212-218, 220, 223, 224, 226-229, 236, 237, 243-245, 261, 262, 274-276, 280-283, 285, 286, 288, 290-296, 304, 305, 309, 313, 315-317, 320, 321, 330, 331, 333, 337-340, 342-345, 347-350, 353, 355, 357, 359-365, 367, 369-371, 376, 378, 382, 392, 407, 411, 415, 422) ; 卷六 (1, 4-6, 9, 15, 20, 24-27, 29, 31, 33, 37, 44, 48, 51, 53-56, 60-64, 66, 67, 73, 75, 77, 79, 82, 84-87, 96, 102, 103, 115, 116, 118, 122, 125, 128, 130, 134, 137, 139, 141, 147, 155, 157, 158, 164, 173, 176, 181, 186, 187, 201, 204, 206, 217, 219, 224, 230, 231, 238, 239, 242, 251, 255, 260, 262, 266, 270, 272, 281, 283, 296, 303, 325, 346, 352, 363, 369, 377, 388, 417) ; 卷七 (1, 3, 11, 13, 16, 19, 22, 24, 27, 28, 31, 32, 35, 37, 40, 54, 58, 61, 63, 66, 67, 78, 83, 88, 138-140, 142, 144-147, 149-151, 157, 165, 168, 180, 186, 189, 197, 230, 235, 238, 266, 270, 371, 457, 459) ; 卷八 (61, 108, 120, 168, 173, 174, 176, 177, 200, 205-209, 211, 226, 247, 252, 253, 255, 260, 261, 267, 281, 284, 285, 290, 293, 295, 301, 303, 328-330, 332-334, 340, 342, 348, 352, 353, 358, 370, 375, 384-387, 394, 440, 442, 464, 468, 469, 472, 488, 493, 499) ; 卷九 (7, 37, 38, 40-42, 48, 52, 55, 57, 72, 76, 85, 97, 101, 102, 107, 109, 111, 116, 132, 133, 142, 151, 156, 158, 161, 173, 188, 190, 209, 215, 219, 228, 238, 245, 266, 267, 271, 272, 279, 280, 282, 283, 297, 381, 443, 448)

尹登年：时为驻考古所工宣队负责人

卷七 (451, 453, 460, 475)

尹焕章 (尹子文)：早年在中科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



1949年后任南京博物院保管部主任、华东文物工作队副队长等职

卷一（305，329）；卷四（87，129，313）；卷五（123，155，156，340，379）；卷六（5，219）；卷九（96）

尹赞勋：时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

卷五（291）；卷七（92，98）；卷九（234）

印若渊（若渊婿）：夏鼐之婿

卷五（66，67，139，281）；卷六（148，149，151，152，158，159，162，165，166，181，182，249，266，267，280，284，285，311，313，316，330，356，357，367）；卷七（10，13，48，71，72，78，80，94，103，138，193）

应幼梅：时为科学院办公厅编译局人员

卷四（360，461，483）；卷九（162）

樱井清彦：时任日早稻田大学考古学教授

卷八（176，313，336）；卷九（246）

永田英正：时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员、继任富山大学教授

卷六（406）；卷八（74，319）

优见康治：时任日本名古屋大学等离子研究所所长

卷六（403）

游公任（游侠，游于默）：温州同乡

卷一（254）；卷四（147，159，200）

游国恩：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卷六（362，369，379，382，390-392，396，397，404，411，416）；卷八（211）

游任達：温州同乡

卷九（175）

游寿（游介眉）（女）：早年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后在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

卷三（118，144）；卷四（82，84，105，190）；卷五（237）；卷九（401，402，404）

榑崎彰一：时为日本名古屋大学讲师

卷六（404）

有光教一：时任日本榑原考古研究所所长

卷五（154）；卷九（73，136，223）

有山兼孝：时任日本名古屋大学理学院院长

卷六（403）

玉素甫列克：时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人员

卷五（240）

于北辰：时任内蒙古大学校长

卷七（47）

于道泉：时在法国巴黎大学东方语言学院进修的语言学家，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藏文教授

卷二（213）

于光远：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

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卷六（258）；卷七（55，100，232，314，502）；卷八（155，157，161，168，169，172，178，198，204，207，209，218，225，243，247，248，250，252，261，276，277，282，294，296，297，300，340，347，352，383，388，438，496）；卷九（49，57，77，82，84，85，112，162，219，267，273，302，305，371）

于豪亮：原为四川省博物馆人员，后调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晋升研究员

卷八（87，122，160，161，174，244，254，390，440）；卷九（149）

于坚：历任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出国文物展览办公室主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职

卷五（55，117，118，128）；卷七（408，421，423，424，426，429，434，437）；卷八（11，25，95，201，209，254，280，375）；卷九（406，468）

于杰：时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

卷九（188）

于劲心（女）：时为考古研究所资料管理人员

卷五（47，415）

于立群：郭沫若夫人

卷七（276-278）；卷八（208，249，277，279，281）

于树德：时为北京市文物组人员

卷五（196）

于省吾（于思泊）：时任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五（208，210，350，354，417）；卷六（30，37，38，198）；卷七（312）；卷八（16，226，287，291，292）；卷九（384）

于右任：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

卷三（418，424）；卷四（178，199，380）

于中航：时为山东济南市博物馆人员

卷七（105，143）

余柏年：时为科学院华东办事处人员，后任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室主任

卷四（314，322）

余冠英：时任科学院（后属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七（67，78）；卷八（113，120，247）

余家栋：历任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副队长、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卷九（45）

余魁：时任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处处长

卷八（34，37，381，488，492）；卷九（116，125）

余绳武：时为科学院（后属社科院）近代史所人员，晋升研究员，曾任所长

卷七（274-276，518）；卷八（109，275，280，294，399，400，405，410，414）

余英时：美籍华裔学者，时任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八（247，252，456）；卷九（233）

余湛：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卷七（320，324，396，398）

余震：时为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军宣队负责人

卷七（288，310，314，369，370，374，375，378，392，393，412，435，438，444，454-456，458-460，463，466，467，472，473，481，489）；卷八（41，45，94）

余志坚：时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卷七（208）

俞成泮（俞盛泮）：温州同乡

卷四（77，513）

俞大纲：俞大维兄，时在上海执教，去台湾后任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戏剧系主任

卷二（212）

俞大綱（女）：俞大维妹，曾昭抡夫人，时任中央大学外文系教授

卷一（289）；卷四（156）

俞大维：傅斯年妻兄，时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部长

卷二（101，212）；卷四（105，112，131，184，199）；卷九（153）

俞大績（女）：俞大维妹，时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教授

卷一（344）；卷九（155，215，230，437）

俞建章：时任中研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卷四（136，148）

俞劲夫：温州同乡

卷四（38）

俞立天：时为科学院华东办事处人员

卷四（321）

俞平伯：时在燕京大学任教，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时为科学院（后属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一（31）；卷六（200，231，240）；卷七（34，251，520）；卷八（300）

俞伟超：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为北大研究生、助教，晋升至教授，调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曾兼任馆长

卷五（106，121，187-190，192，193，214，230，231，263，273，278，359，363，381）；卷六（35，182，206）；卷七（16，65，437，477）；卷八（46，80，204，206，287，290，388，471，488，490）；卷九（47，239，240，274，325，326，340，352，368）

俞筱尧：曾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

卷八（32，106，120，152，162，167，376，379，381，389，390，439）；卷九（37，39，42，45，46，114，146，234）

宇都宫德马：时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

卷九（247）

宇鲁帕温：时任缅甸考古研究所所长

卷四（480）

郁文：历任中国科学院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

卷五（14，121，122，128，226，227，352）；卷七（74，102，171，173，174）；卷八（271）；卷九（219，247，270，288，305，313，319，380）

郁宗鉴：时任温州市文物管理处处长

卷五（267，271）

遇九炎：时为中兴公司畹町办事处人员

卷二（348）

袁方：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名誉会长

卷五（324）

袁复礼（袁希渊）：历任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

卷一（275，276，278）；卷二（11）；卷三（207，364，365，370，374，376）；卷四（363，404，482，484）；卷五（52，101，131，167，244，347）；卷六（48，239）；卷七（434）；卷八（475）；卷九（14，214，234）

袁翰青：历任兰州科学教育馆馆长，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代理所长等职

卷三（170，281-283，287，290，301，332，340，344，421）；卷四（26-28，136，323）；卷五（33，34，132，136，155，173，198，300，307）；卷六（102，132，143，145，147）；卷七（168，451，452，474）；卷八（245，471）；卷九（53，147，268）

袁家骅：留学英国时期友人

卷二（243，252，354-356）；卷六（183）

袁清：美籍华裔学者，袁同礼之子

卷八（455）；卷九（62，148）

袁寿枢：温州同乡

卷一（177，336）

袁振新：时为北京周口店遗址博物馆负责人

卷九（275，279）

原俊之：时任日本九州大学教授

卷九（221）

原田淑人：日本学士院会员，1957年访华日本考古代表团团长

卷一（278，279）；卷四（486）；卷五（131，176，304，305，376）；卷六（110，111，394，397，398，401）；卷七（23，293，375，376）

原田正已：原田淑人长子，时任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哲学教授

卷六（397，422）

圆城寺次郎：时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顾问

卷八（333，338，497）；卷九（224）

远城寺宗德：时任日本九州大学校长

卷六（419）

岳岱衡：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

卷七（437）；卷八（30，111，113，115）



岳志坚：时为中国科学院负责人

卷七（278，341，367，434，436，437）

乐梅江：时任甘肃民勤县直接税征查所主任

卷三（360，378，379，430，432）；卷四（207）

乐森璈：时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曾兼系主任

卷七（105）

恽子强：历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数理化学部副主任

卷四（417，423，487，489，501）；卷五（26）；卷九（292）

## Z

曾宝荪（女）：曾昭燏堂姊，后去台湾

卷四（184）

曾炳钧：同时考取清华公费留美生（地方行政专业）

卷一（288）

曾凡：时为福建省博物馆人员，后晋升研究员兼考古部主任

卷七（331，406）；卷九（185）

曾济宽：时任兰州西北技专校长

卷三（172）

曾勉：温州十中同学（初中）

卷四（317）

曾宪朴：留学英国时期友人

卷一（356，358，360，365，391）

曾昭抡：曾昭燏兄，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卷二（101）

曾昭燏（曾君，曾女士）（女）：留英时期友人，历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总干事，南京博物院院长，华东文物工作队队长等职

卷一（357，359，360，362，363-365，366，378，381，388，393，394，397，401，402）；卷二（8，6，12，15，49，78，90，91，95，99，109，110，112，114，115，212-214，224，225，226，227，273，363，372，377，381-385，391，396，399）；卷三（24，25，28，71，87，112，113，114，115-118，119，120，123，125，126，134，135，138，139，140，141，145，152，156，159，341，343）；卷四（79，81，83，84，87，88，91，93，115，116，132，133，145，146，153，156，161，162，182，184，188，308，312，410，477）；卷五（36，54，55，60，87）；卷六（90，219）；卷七（85）；卷八（255）

增田精一：时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任职

卷六（397）；卷八（138，278）

齋藤秋男：时任日本中国研究所所长

卷八（257，258，313，347）；卷九（228）

齋藤忠：日本考古学家

卷六（396）；卷八（278）

詹文滢：清华大学时期同学（经济系）

卷三（104）

查良钊：时任华北慈善联合会总干事、西南联大教授兼训导长等

职，后去台湾

卷一（126）

查汝强：时任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八（280，399，416，418）

张毕来：时任民盟中央常委

卷九（200）

张彬（女）：时为南京博物院人员

卷四（418，419）

张秉铎：时为留学埃及的回族学生，后在中国伊斯兰协会任职

卷二（169，171，175，176，178-180）；卷四（85，95）；卷六（240）

张秉堃：时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卷九（47）

张秉权：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

卷四（118）；卷八（430）；卷九（165-167）

张炳常：时任中国医科大学解剖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八（356，369）

张伯璠（张璠）：温州同乡，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兼副院长

卷六（284，358，359，361，363，365，366，370，372）；卷七（7，11，17，22，31，39，42，59，75，103，188，289，294，311，324，325，437，439，467，468，471，472，503，506，534）；卷八（15，29，39，43，45，84，154，158，161，166，

177, 221, 343, 355, 459) ; 卷九 ( 220, 444 )

张长江：时任中共安阳市委书记

卷九 ( 242, 243 )

张长寿：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晋升研究员，1983—1988年任副所长

卷六 ( 111, 129, 151, 179, 270 ) ; 卷七 ( 105-107, 145, 316, 326, 329, 368, 395, 429, 509 ) ; 卷八 ( 71, 72, 123, 178, 181, 195, 198, 205, 222, 277, 291, 297, 328, 333, 343, 348, 356, 381, 398, 399, 423, 424, 430, 434, 436, 438, 444, 495 ) ; 卷九 ( 3, 12, 53, 60, 61, 64, 65, 70, 74, 75, 100, 109, 118, 143, 144, 149, 153, 201, 202, 204, 217, 219, 226, 234, 270, 271, 279, 280, 321, 328, 337, 355, 370, 382, 385, 387, 391, 406, 426, 434, 439, 442, 447, 457, 465 )

张朝楚：温州同学

卷四 ( 193 )

张朝松：温州同学

卷四 ( 32, 37, 95 )

张崇山：时任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行政副所长

卷七 ( 287, 456, 457 ) ; 卷八 ( 251 )

张椿年：时任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副所长

卷八 ( 423, 446, 448, 450, 455, 461, 466 ) ; 卷九 ( 43, 112, 389 )

张岱海：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七（79，104，132，136，158，179，180，189，327，415，465）；卷八（145，151，376）；卷九（429）

张道藩：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卷三（298，299）；卷四（83）

张德昌：清华大学时期同学（政治系，历史所），同时留英

卷一（168，370，394）；卷二（4，18，116）

张德粹：赴英留学时同船（去丹麦学习农业）

卷一（344）

张德光：时为山西省博物馆负责人

卷七（439，440）

张德钧：时任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五（311）

张东荪：时任光华大学、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卷一（8，11，15，17，53，63，92，153）

张尔田：张东荪兄，时任燕京大学史学系教授

卷一（11，31，36，50，51）

张福康：时为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人员，晋升研究员

卷七（40，41）；卷九（60，185）

张庚：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卷九（56）

张公侠：温州同乡

卷三（32，59）；卷四（290，295）

张官周：南溪李庄地方士绅

卷三（156）

张光斗：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暨水利系教授

卷九（288，351）

张光珮：时为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人员

卷八（109）

张光裕：原为澳大利亚巴纳教授助手，后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卷八（386，387，472）；卷九（59，219，308）

张光远：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古器物处处长

卷八（430，435）；卷九（165）

张光直（K．C．Chang）：美籍华裔学者，历任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主任

卷六（221，359，360，364）；卷七（425，451，491-493，521）；卷八（8，15，42，96，101，106，176，212，218，247，252，269，270，279，282，299，323，335，351，376，380，399，416，424-431，439，442，444-447，450，470，486，493，494，498）；卷九（9，16，28-30，35，40，41，45，47-50，65，80，83，111，117，118，136，139，142，146，163-167，169，173，192，201，209，210，234，237，238，241，267，273，276，278-280，284，313，362，376，385，397-400，422，429，436，445，446，448，464，471）

张广立（女）：时为考古研究所绘图人员，晋升高级工程师

卷五（37，104，134，189）；卷七（237，431）；卷八（79，166）；卷九（245，327）

张国辉：温州同乡，时为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人员

卷四（311，364）；卷五（265）；卷七（329）；卷八（449）

张国维：时为社科院外事局人员

卷八（85，144，219，224，296，302，304，305，311，313，315，316，320，321，323，324，330，331，342，347，368，463）；卷九（306，410）

张国雄：温州十中同学（初中）

卷一（11，15，17，18，128）；卷四（162）

张国熊：温州同乡，时在北京工业学院任教

卷四（412，413，461，463，475，482，492，516，519，526）；卷五（9，27，48，54，61，67，87，88，97，99，108，134，135，138，141，161，167，171，197，207，217，222，228，243，261，262，276，290，317，322，329，332，345，348，354，355，360，361，366，377，416）；卷六（16，51，68，72，97，98，104，153，154，181，198，238，239，242，248，250，257，271，289，312，314，315，341，346，363，364，366）；卷七（17，22，28，40，49，51，52，88，98，137，159，393，442，465）；卷八（14，54，81，116，222，279，327，337，383，446）；卷九（33，62，99，439）

张含英：时任水利部顾问

卷五（201）；卷六（248）；卷八（471）；卷九（383）

张颌：时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六（89，243）；卷七（437，454）；卷八（258，342，496）

张珩（张葱玉）：时任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

卷四（309，323，363，371，411，414，415，419，423，424，489，505）；卷五（4，13，25，55，61，64，91，95，96，98，99，105，107，111，112，116-120，127，138，140，144，147-149，151，160，163，165，169，173，176，178，181，182，194，195，198，200，202，203，205-207，212，224，226，228，230，263，353，416，419）；卷六（6，9，37，80，95，118，146，153，154，287，361，362）；卷七（25）

张维（张鸿汀）：时任甘肃省参议会议长，《陇右金石录》的著者

卷三（292，300，331，340）；卷五（36）

张维：时任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又曾兼副校长

卷六（367，368）；卷七（375，486）；卷八（497）；卷九（305）

张维华：时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五（36）；卷九（217）

张继：曾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

卷一（43）

张家骧：时任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教授

卷四（168）

张剑：温州同乡张天明之子

卷八（369）；卷九（110，174，185，208，283，345，348，349，359，391-393）

张劲夫：时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



卷五（166，200，275，276，284，311，316，337，352）；卷六（45，58，59，72，88，143，156，163，181，184，228，237，282）；卷七（28，36，48-50，56，81，84，142，161，162，173，179，184，195，218）；卷九（196，320）

张景飞：时任温州瓯海医院院长

卷四（56，73，96）

张憬龄：温州同乡

卷一（59，60，63-66，68）

张开济：时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中国建筑学会第五任副理事长

卷九（199，435）

张堃生：时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卷八（291）

张琨：美籍华裔学者，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时任美国加州大学柏格莱分校东方语言教授

卷四（130，141）；卷九（32）

张利彬：时为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人员

卷七（491）

张连喜：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

卷七（510）；卷八（164，291）

张孟闻：时任华东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及生物系教授

卷九（98，268）

张弥曼：时任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九（420，441）

张民觉：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心理系）

卷一（230）

张民权（张衡）：时为敦煌艺术研究所人员

卷三（196，206，209，217，218）

张明善：时为出国文物展览办公室人员

卷六（93，118）；卷七（483）；卷八（209）；卷九（152，317）

张培善：时任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卷九（11，13）

张朋川：时为甘肃省博物馆人员

卷九（17，18）

张彭春：张伯苓弟，原任南开大学教授兼南开新剧团副团长，抗日战争开始后从事国民外交活动

卷二（126，127）

张平化：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卷七（400，401）；卷八（155，157，170，208）

张朴如（张校长）：时任甘肃河西中学校长

卷三（176，283）

张其昀：时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兼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

卷三（87）；卷四（144）；卷八（244）

张淇亭：温州同乡，时在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及江西分院任职

卷四（92，93，102，133，138，155，156）

张启明：温州同乡

卷一（331）；卷二（399，405）；卷三（2-4）

张青莲：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化学所），留学德国，后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二（110，111）；卷四（35）

张庆林：时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

卷五（70，75，79-81）

张瑞同：时任湖南省文化局局长

卷七（208，209，318，399，400，404）

张森水：时为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人员，晋升至研究员

卷六（242，244）；卷七（406）；卷九（145，147，149）

张山樵：温州同乡张一纯之子

卷五（87，109，206，284，345，419）；卷六（26，47，203，274）；卷八（447）

张绍魁：北京小汤山疗养院病友

卷六（339-342，344）

张守一：时为科学院（后属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人员

卷七（462）

张树霖：温州同乡，时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

卷八（22，65，272）；卷九（9，127，158，318，321，431）

张宋顾：温州同乡

卷四（47）

张邃青：时任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四（374）

张天开：清华大学时期同学（政治系），同时留学英国

卷二（251，256，259，262，264）

张天明：温州同乡

卷九（185，214，283）

张铁生：时任科学院亚非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六（286，287，319）；卷七（142，146，150，152，214）

张铁铉：时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

卷五（276，280）；卷六（63，68，266）

张庭超：时为洛阳市文管会负责人

卷五（40，44）

张万信：北京小汤山疗养院病友

卷六（343-345）

张文达：温州同乡

卷二（291）

张文教：抢救转移重要文物“赵城金藏”有功人员，曾任北京历史博物馆党支部书记

卷四（371）

张文佑：时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五（219）；卷六（358，359，361）；卷七（17，88，369，374，375，382，533）；卷八（8，46，80，167，245，387）；卷九（115，305，328，438）

张文裕：时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七（168）；卷八（30）；卷九（68，113，457）

张西门：温州同乡

卷三（88）

张奚若：时任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

卷四（423）；卷五（81）；卷六（94，231）；卷七（143）

张玺：时任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卷五（36）；卷七（62）

张玺：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卷五（162）

张宪文：温籍亲属

卷九（144，396，411，418-420，427）

张香山：时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

卷七（276，282）；卷八（109，112，114，249，337）；卷九

( 248 )

张孝光：时为考古研究所绘图人员，晋升高级工程师

卷五（ 37，134，163，355 ）；卷六（ 274 ）；卷七（ 408，431，491 ）；卷八（ 68，222，283 ）；卷九（ 115，116，118，160，414 ）

张孝威：时为中研院植物研究所人员

卷三（ 164 ）

张心石：时为考古研究所绘图人员，晋升高级工程师

卷五（ 33，39，106 ）；卷九（ 245 ）

张歆海：时任光华大学副校长

张星烺：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一（ 214，223 ）

张星联：时任外文出版社译审

卷七（ 448，450 ）；卷八（ 40，384，443，445，494 ）；卷九（ 134 ）

张绪球：曾任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研究员兼馆长

卷九（ 123，125 ）

张学海：曾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八（ 60 ）；卷九（ 330，334 ）

张学正：时任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副队长

卷八（ 175 ）；卷九（ 68 ）

张彦煌：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员

卷五（220，289）；卷六（16，148，243）；卷七（441，478，508，532）；卷八（8，144，149，258，342，467）；卷九（5）

张雁深：时任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六（286，311，312，330）；卷七（10，62，189）

张一纯：温州同乡，曾在山西大学历史系任教

卷四（226，230-232，236，243，245，246，250，251，256-259，262，286-288，290-297，299，301，317-320，413，414，509-514）；卷五（33，34，60，67，83，102，104，106，108，109，131，150，244，246，308）；卷六（26，47，338，349）；卷八（447）

张一萍（女）：时为社科院外事局人员

卷八（116，422）；卷九（40）

张怡鸿：留学归国由昆明入川时旅伴

卷二（357，364）

张以逊：时任伦敦英国中国协会干事

卷一（363）

张亦歆（张鑫）：温州同乡

卷四（34）

张轶东：留苏学生，归国后曾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

卷五（27，92，113，192，243）；卷六（165）

张益三：时任温州气象测候所主任

卷三（175，186，268）；卷五（265）

张荫麟：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一（331）；卷三（99，116）；卷五（188）

张寅：原考古研究所摄影人员，后调历史研究所

卷五（163，172，189）；卷七（32）

张寅浈：1964年访华的朝鲜考古学家

卷七（32）

张映吾：时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卷七（28，67，132，139，142，145-147，149）

张永年：1981年全国政协文物保护视察团秘书

卷九（37，50）

张永谦：时为中国科技大学《梦溪笔谈》注释小组成员

卷七（509，535，537）

张友坤：时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卷八（74）

张友渔：时历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卷六（35，46，85，132，144，158，186，224，235，293，317，362，365，369，372，375，377-379，382，384，392，393，399，421-424）；卷七（2，14，16，22，28，30，33，37-41，54-56，58，63-69，71，74，76，77，83，84，87，91-93，99，103，105，108，132，136-147，149，150，152，154，155，165，167，185，189，193，196，213，220，222，226，235）；卷八（252，281，294，299，303，322，352，353，355，375，



382, 386, 391, 394, 397, 444, 472, 493, 496, 499) ; 卷九  
( 6, 16, 37, 50, 52, 53, 72, 76, 96, 97, 102, 108, 110,  
111, 122, 126, 135, 150, 154, 161, 162, 173, 184, 185,  
188, 189, 200, 211, 234, 267, 271, 273, 325, 377, 381,  
386, 394, 408, 423, 441, 466, 467 )

张钰哲：时任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兼台长

卷五 ( 35, 36 ) ; 卷六 ( 358, 360 ) ; 卷七 ( 537 ) ; 卷九 ( 9 )

张毓泉：温州同乡，时在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任职

卷四 ( 43, 94, 119, 172 )

张元济：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卷四 ( 205 )

张云鹏：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湖北省博物馆

卷四 ( 518, 528 ) ; 卷五 ( 9, 29, 30, 53, 64, 67, 102,  
121, 127, 130, 134, 137-139, 173, 174, 215, 291, 295,  
305, 323, 359, 362, 380 ) ; 卷六 ( 69, 70, 77, 80, 94, 95,  
184, 202, 373 ) ; 卷七 ( 19, 22, 78 )

张肇骞：温州同乡，时任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四 ( 312, 323, 461, 486 ) ; 卷五 ( 219 )

张振邦：时为考古研究所行政人员

卷六 ( 242 ) ; 卷七 ( 43, 66, 69, 95, 99, 137, 237, 266,  
287 )

张振标：时任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副研究员

卷七 ( 454, 458-460 ) ; 卷九 ( 100 )

张政烺（张苑峰）：历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科学院（后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卷三（131，156）；卷四（238，309，310，395，410，414，434，483，492，493，501，502，505，506）；卷五（96，178，224，350）；卷六（177，370）；卷七（44，45-48，61，168，169，171，173，174，177，178，186，192，266，270，371，427，455，533）；卷八（7，24，25，41，55，80，108，109，112，117，121，161，165，209，214，216，270，281，285，287，290，291，296，331，332，338，342，348，374，381，382，388，392，394，397-399，423，424，429-431，433-436，444，485，487，488，490，493，498）；卷九（3，41，47，50，51，67，69，77，80，85，90，102，111，114，115，119，133，140，148，149，155，158，161，163-165，167-170，172，188，191，206，207，214，219，228，230-232，235，237，243-245，271，276，278，280，282，298，299，314，319，328，369，370，380，401-404，406，412，414，415，428，437，441，448，466-468）

张芝联：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四（33）；卷五（244，246，247，249，251-254，257，259）；卷七（12，185）；卷八（78，249，277，282，377，450，453，455，456，497）；卷九（42，43，79，84，158，375，407，408，446，468）

张致祥：时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卷六（368，371，382）；卷七（38，50）；卷八（242）

张忠培：时为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师，晋升至教授，曾兼考古系主任，后曾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

卷六（132）；卷七（408，409，516）；卷八（6，9，14，162，222，223，246，250，287，335，441，443，490）；卷九

( 5 , 97 , 240 , 302 , 325 , 326 , 334 , 340 , 352 , 355 )

张仲才：曾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机关、社科院世界史所任职

卷七 ( 37 ) ；卷八 ( 58 ) ；卷九 ( 300 )

张子高：时任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又曾任教务长、副校长等职

卷一 ( 71-73 , 105 , 145 ) ；卷五 ( 303 , 338 , 355 ) ；卷七 ( 448 , 449 ) ；卷九 ( 152 )

张子明：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曾任科研组织处处长

卷六 ( 44 , 80 , 141 ) ；卷七 ( 497 , 500 , 524 , 535 ) ；卷八 ( 2 , 40 , 81 , 242 , 246 , 348 , 367 , 370 , 391 , 422 , 423 , 436 , 450 , 483 , 486 ) ；卷九 ( 3 , 5 , 70 , 98 , 130 , 208 , 249 , 270 , 272 , 306 , 316 , 323 , 327-330 , 334 , 336 , 355 , 357 , 361 , 365 , 384 , 393 , 410 , 431 , 445 , 455 , 467 , 471 )

张宗炳：张东荪长子，光华附中和燕京大学时期同学，留学后为北京大学等校生物系教授

卷一 ( 11 , 59 )

张宗汉：时为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人员

卷四 ( 264 , 265 , 267 , 268 )

张宗燧 ( 小张 ) ：张东荪次子，光华附中和燕京、清华时期同学，同时在英国留学，后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

卷一 ( 24 , 43 , 52 , 56 , 58 , 64 , 66 , 67 , 87 , 93 , 96 , 144 , 150 , 153 , 191 , 193 , 204 , 221 , 222 , 236 , 245 , 253 , 255 , 261 , 266 , 330 , 386 ) ；卷二 ( 69 , 70 , 82 , 104 , 114 , 217 , 249 , 250 , 404 ) ；卷三 ( 2 , 3 , 25 ) ；卷四 ( 207 , 477 ) ；卷八

张遵修（女）：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人员

卷八（291，299，303）；卷九（52，53）

章开沅：时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兼校长暨历史研究所所长

卷九（288，427）

章太炎：国学大师

卷一（102）；卷二（12，53）；卷四（66）；卷九（93）

章味三：温州同乡

卷一（286，295，298，332，333，340）

章文晋：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卷八（386）；卷九（33，458）

章泽：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卷八（286，288）

章子骏：时在地质调查所任职

卷四（307）

赵安博：时任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

卷六（377）；卷九（418）

赵诚：时为中华书局编辑人员

卷七（428）；卷八（6，259）；卷九（50，394）

赵承泽：时为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人员

卷八（72，173，340，341）；卷九（336）

赵春生：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山东济宁地区文物单位

卷六（119）

赵纯泰：时为河南省文物干部

卷五（158，176）

赵敦甫：时为甘肃省水利公司人员

卷三（173，281，282，284，294，298，299，337，339，340，342）

赵泓：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卷九（56）

赵复三：时任社科院副秘书长

卷八（334，351，354，361，374，379，384，387，397，399，400，414，415，418，421，423，445，450，466，485）；  
卷九（11，16，36，41，44，45，49，50，67，82-85，96，128，148，160，161，345，349，366，377，416，429，464，468）

赵冠洲：西北考察时兰州友人

卷三（291，294，336-338，340）

赵光林：曾任北京市文物工作队队长

卷七（444，482，485，486）；卷八（25，59，84，297，338，356，375）；卷九（92，446）

赵继游：时为青海湟川中学教师

卷三（423）

赵九章：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四（105，313，418）；卷五（315）；卷六（143，170）

赵楷：时任温州十中校长

卷四（57）

赵玲珠（女）：时为中国建设杂志社编辑人员

卷六（279，294）；卷七（73，152，153，373，379，508）；  
卷八（10，14，46，100，219，281，335）；卷九（42，103，  
153，217，218，229，337，401，463，471）

赵龙奎：时为科学院办公厅人事处人员

卷四（523，524）

赵龙文：时任甘肃省民政厅厅长

卷三（170，171，286，287，289，290，299，341，413，  
414，421）；卷四（518，519）

赵萝蕤：陈梦家夫人，时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教授

卷八（261）

赵朴初：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会长

卷八（114，249）；卷九（226，248）

赵其昌：北京明定陵发掘和报告编写的实际负责人，曾任首都博物馆馆长

卷五（67，68，86，176，195，196，218，237，238，245，  
300，306，320，323，326，328，332-334，337，339，341，  
347，353，370-373，375，376，381，385，396，399）；卷六  
（17，20，31，34，88，149，151，153，315）；卷七（10，31，

34, 41, 58, 60, 144, 179) ; 卷八 ( 59, 346, 354 ) ; 卷九 ( 6, 73, 238, 246, 378, 446 )

赵青芳 ( 赵香山 ) : 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 后为南京博物院研究员, 曾兼副院长

卷二 ( 362, 366, 402, 403 ) ; 卷三 ( 114, 117-119, 121 ) ; 卷四 ( 101, 313 ) ; 卷五 ( 161, 162 ) ; 卷六 ( 202 ) ; 卷九 ( 93-95, 239, 384 )

赵全嘏: 时任河南省文化局文物科科长

卷四 ( 350, 374, 375, 390, 391 ) ; 卷五 ( 18, 40, 41, 46, 123, 155, 156, 175, 176, 183 )

赵泉澄: 时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人员

卷一 ( 216 )

赵铨: 时为考古研究所摄影人员, 晋升高级工程师

卷四 ( 325, 333, 460, 463, 464, 471, 516, 520, 524 ) ; 卷五 ( 71, 95, 101, 102, 108, 109, 141, 144, 163, 172, 178, 231, 292, 322, 355, 417 ) ; 卷六 ( 141 ) ; 卷七 ( 36, 101, 237, 341, 424, 437, 450, 475 ) ; 卷八 ( 7, 76, 79, 120, 155, 165, 198, 222, 224, 271, 356, 383, 423, 444, 445, 449, 470, 472, 487 ) ; 卷九 ( 8, 67, 71, 105, 115-118, 141, 149, 214, 215, 279, 321, 335, 439, 446, 474 )

赵如兰 ( 女 ) : 赵元任长女, 时为美国哈佛大学东方语言系助教

卷八 ( 426 )

赵瑞露: 温州同乡, 时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任教

卷四 ( 88 )

赵善桐: 时为黑龙江省文物考古队负责人

卷六（99）；卷七（326）；卷八（490）

赵生琛：时任青海省文物管理处副处长、考古队队长

卷七（540）；卷八（440，490）

赵守俨：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

卷七（20）；卷八（278，341）；卷九（80，113，173）

赵书铭：时为西安市文化处负责人

卷七（472，474，485）

赵恕：清华大学时期同学

卷一（219，247，249，258，266，269，271，278，280）；卷三（30，31，69，88，99）；卷八（257）

赵思训：时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师

卷五（32，322）

赵太侔：时任青岛大学校长

卷四（186）

赵天梵：时为兰州科学教育馆人员

卷三（343，421，431，432）

赵万里（赵斐云）：时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曾兼善本特藏部主任

卷一（327）；卷四（145，312，468，481）；卷五（7，9，58，94，282，283，284，353，419）；卷六（17，279）；卷七（151）；卷八（441）

赵望云：时任西北大区文化局副局长

卷五（117，119，274）



赵文涛：时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员

卷四（145）

赵信：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馆员

卷七（429，434）；卷九（100，238，427）

赵学谦：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陕西省考古所

卷五（59，64，138，231，233，343，369）；卷六（7，12，44，46，72，150-152，165，168，209）；卷七（286，381）

赵学勤：时为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人员

卷八（23）

赵洵（女）：时任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六（283）；卷七（235）

赵仰周：温州同乡

卷五（273，276）

赵永福（赵险峰）：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

卷六（61，97，208）；卷七（36，271）；卷八（284，301，302）

赵永魁：时任中国驻联合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代理主任

卷九（342，388）

赵元任：时历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教授

卷二（101）；卷四（147，181）；卷五（418）；卷九（43）

赵章云：时为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人员

卷九（86，88-90，92，97，156，343）

赵诏熊：时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教授

卷五（403，408）

赵正洪：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

卷七（278，280，282）

赵正之：时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

卷五（327，331）；卷六（244）；卷七（168）

赵芝荃：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五（277，347，367，421）；卷六（47，167，214，216，233，306）；卷七（153，167，185，506，508，509）；卷八（23，45，108，112，149，150，167，178，200，219，295，296）；卷九（245，269，315，356，369，401，402，404，442，473）

赵志尘：温州同乡

卷一（281）

赵紫阳：时任国务院总理

卷九（373）

赵忠尧：时历任科学院近代物理、原子能、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卷五（35，36）；卷九（438）

赵子文：温州同乡赵仰周之子

卷五（276）；卷六（23，26，28，52，77，78，202，237，238，373）；卷七（10，14，294，311）；卷八（46，71，272）；

## 卷九 ( 335 )

赵自强：美籍华裔学者（研讨《易经》）

## 卷九 ( 413 , 428 )

柘植秀臣：1954年访华的日本科学家

## 卷五 ( 63 )

甄善亭：时任陕西省科委副主任

## 卷七 ( 199 , 200 , 202 )

郑秉卿：温州同乡

## 卷三 ( 79 )

郑德坤：历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中心主任等职

卷一 ( 296 ) ; 卷二 ( 400 ) ; 卷三 ( 120 ) ; 卷四 ( 88 ) ; 卷五 ( 252 , 254-256 , 319 , 320 , 351 ) ; 卷六 ( 95 ) ; 卷七 ( 40 , 58 , 94 , 384 , 410 ) ; 卷八 ( 346 , 428 , 430 ) ; 卷九 ( 135 , 297 , 307-309 , 313 , 387 )

郑奠 ( 郑石君 ) : 时任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卷四 ( 281 , 502 ) ; 卷五 ( 39 ) ; 卷六 ( 166 , 281 , 282 , 283 , 290 , 295 , 300 , 310 , 311 , 312 , 329 , 330 , 331 , 332 , 345 , 361 , 378 , 383 ) ; 卷七 ( 2 , 10 , 48 , 83 , 88 , 96 , 188 ) ; 卷八 ( 251 , 279 , 297 )

郑凤珪：时任朝鲜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 卷七 ( 11 , 149 , 155 )

郑光 ( 郑光贵 ) : 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七（88，188）；卷八（48，150，151，162，268）；卷九（3，100，208，239，315，356，401）

郑怀仁：时为南京鼓楼开业医师

卷一（287，290，295，298）

郑隆：时为内蒙古文物工作队人员

卷六（115）；卷七（19，47，315，516）

郑乃武：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员

卷五（237）；卷六（234，291）；卷七（99，272）；卷八（84，203，376）；卷九（245，313）

郑丕留（郑沛镠）：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心理系）

卷一（228-230，285，286，293）；卷二（354）；卷七（49）；卷九（351）

郑起凤：温州同乡

卷七（42，83，85，89，148）；卷八（166，274，466）；卷九（39，80，106，206，358，439）

郑荣：温州十中同学（初中）

卷一（10，11，118，119，128，180，181，282，283，335，338）；卷三（20，71）；卷四（224，229，290，509，510）；卷六（348）；卷九（321）

郑若葵：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九（208）

郑尚芳：温州同乡，时任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

卷八（259）；卷九（189）

郑绍宗：时为河北文物工作队人员，后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七（135，448，478）；卷八（206）；卷九（238，329）

郑圣哲：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朝鲜代表

卷七（53）

郑士德：北京小汤山疗养院病友

卷六（332，333，337，338）

郑体容（女）：温州同乡郑愈之女

卷八（422）；卷九（44，439）

郑天挺（郑毅生）：历任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二校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二（351，353，355，357，376，378）；卷四（310，323，362，363，372，412，416，469，475，484，505）；卷五（418）；卷六（225）；卷七（538）；卷八（394，395，464）；卷九（56，57，59，68，97，101，108，116）

郑文升：时为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人员

卷八（97）

郑西谷：时任国民党政府甘肃省教育厅厅长

卷三（290，420）；卷四（91）

郑翔鹏（郑杰）：温州十中同学（初中）

卷一（7，8，135，287，289，290，298，338）；卷三（80）；卷四（162）；卷九（240）

郑孝燮：时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技术顾问

卷九（37，111，142，151，192，237，238，352，386，407，409，425，435，439）

郑笑梅（女）：原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调山东省博物馆

卷五（339，340，353，417）；卷六（189，237）；卷八（112）；卷九（234，290）

郑友揆：时为中研院总办事处人员

卷一（280，285，286，288）；卷四（106）

郑愈：时在华北工学院任教

卷五（17，19，49，67，200，206，207，289，290，329）；卷六（233）；卷七（437）；卷八（422）；卷九（44，439）

郑振铎（郑西谛，郑所长，郑局长）：早年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1949年后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副部长，兼科学院考古、文学二研究所所长

卷一（154，170，326）；卷四（113，160，175，189，190，193，210，213，220，234，270，271，278，281，309，311，312，323，324，363，348，360，361，410，412-416，418，460，462，463，467-469，471，472，473，474-478，480-484，486-489，491-493，496，498-500，502-507，516，519，520，522，523，525，526）；（2，4，5，6，7，8，9，10-14，15，19-25，28-32，33，34，38，44，45，47-50，55-57，62，64，65，67，69，79，81，82，85，87，91，92，94，95，99，101，108-114，116，126，127，144，148，150，152，154，165，173，176，196，198，201-204，206，208，209，211-213，224，225，227-229，236，238，243，262，263，274，280，282，283，284，285，289-291，295，296，299，300，301，307-310，313，315，321，324，330，340，341，343，346，349，353-355，358，360，361，362，363，365，371，372，374，377，378，406，407，408，409，411，413，422）；卷六（17，

30, 31, 54, 96, 107, 143, 144); 卷八(247, 375); 卷九(29, 54, 143, 377, 378)

郑振香：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五(51, 98, 106, 140, 263, 326); 卷六(77, 78, 118, 125, 126, 130, 140, 144, 151, 164, 212-216, 233, 240, 270, 301); 卷七(27, 185, 322, 382, 463, 473, 508); 卷八(20, 37, 107, 111, 162, 200, 222, 276, 396); 卷九(145, 163, 165, 166, 171, 208, 241, 283, 324, 350, 402, 427)

郑重：清华大学时期同学(生物系)，同时在英国留学

卷一(72, 73); 卷二(257)

郑重远：温州同乡，时在煤炭科学研究所任职

卷六(72, 144, 149, 179, 236, 348); 卷七(89); 卷九(174, 321)

中村纯一：时任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馆长

卷六(412, 414)

中岛健藏：时任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

卷六(388, 399); 卷七(280-282); 卷八(114, 311, 315)

中山八郎：时任日本关西大学教授

卷六(413)

中山时子：1963年访日时日方译员

卷六(387, 389, 394, 400, 401, 420); 卷八(313, 315)

钟道铭：时为伦敦大学历史学研究生，回国后为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

卷一（364，365，367，372，389）；卷二（46，74，88，92，95，108，113，116，404）；卷三（1，2）；卷四（139，189）

钟凤年（钟凤老）：《水经注》专家，时任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卷四（507）；卷五（145，262）；卷六（100，160，200，251，275，354）

钟侃：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馆长、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后晋升研究馆员

卷九（241，375）

钟少林：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晋升高级工程师

卷四（426，433-437，439，444，448，450，472，483）；卷五（8，45，113，132，160，286）；卷六（212，224）；卷七（167，181，341，370，422，441，443，445，447，450，482，497）；卷八（30，65，258，298，373）；卷九（237，413）

钟毓珏（钟天石）：光华大学附中同学（高中）

卷三（301）

塚本善隆：时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

卷五（328）；卷七（157）；卷九（221）

重藤俊郎：1963年访日时东京接待人员

卷六（390）

重泽俊郎：1963年访日时京都接待人员

卷七（5）

周邦基：小学同学

卷一（6）；卷四（42，51，63，64，70，73-76，96，98，



173, 177, 188, 229, 260, 261, 287-290, 294-296, 315, 317) ; 卷七 ( 439, 445 ) ; 卷九 ( 93 )

周保瑞：时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等秘书

卷七 ( 109-111, 116, 117, 120 )

周本雄：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研究员

卷七 ( 287, 465 ) ; 卷八 ( 465, 469, 492 ) ; 卷九 ( 102, 138, 183, 444, 468 )

周斌：1963年访日中国学术代表团、1979年访日中国社科院代表团译员

卷六 ( 384, 386, 391, 392, 397, 404, 408, 421, 423 ) ; 卷七 ( 279 ) ; 卷八 ( 302, 305, 310 )

周长宁：留英时期友人

卷二 ( 69 )

周崇古：西北考察时兰州友人

卷三 ( 340, 431 )

周到：时为河南省文物工作队人员

卷一 ( 162 ) ; 卷四 ( 497 ) ; 卷五 ( 395 ) ; 卷七 ( 312 )

周德顺：时任湖北黄石市博物馆馆长

卷八 ( 33, 34, 198 )

周德馨 ( 周德新 ) : 西北考察时临洮友人

卷三 ( 335 )

周笃：时为温州市文管会人员

卷九（175，176，182）

周恩来：时任国务院总理

卷四（417）；卷五（365）；卷六（47，229，250）；卷七（79，92，155，204，209，275，278，470）；卷八（2）

周而复：时历任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卷六（367，382）；卷八（295，465）；卷九（296，418，446）

周法高：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卷四（129，147，162，185，229）；卷八（429-431，434，435）

周耿：时为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人员

卷四（487，490，517）；卷五（110，280）

周鯁生：曾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教务长、校长，1949年后任外交部顾问

卷四（150）

周谷城：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兼任系主任、教务长，又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

卷一（34）；卷四（289，290，292）；卷六（26，226，374）；卷七（221，226）；卷八（375，394，395，464，465）；卷九（118，192，200，231，233，355，364，383，420）

周衡平：温州同乡

卷一（177）

周鸿翔：美籍华裔学者，时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卷八（220，261，314，362，368，372，382，384，423，434，465，466）；卷九（30，31，35，63，66-69，72，82，83，97，121，122，142，146，148，163-167，170，171，173，192，287，304，385，445）

周建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卷七（80，440）；卷八（169，170）

周洁夫：时任温州瓦市殿巷模范小学校长

卷一（5）

周珏良：时任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

卷九（395，447）

周匡明：时任江苏省蚕业研究所研究员

卷八（259）；卷九（298）

周葵：周仁之子

卷八（278，280）

周兰英：温州同乡

卷六（144）；卷八（399，423，437）；卷九（464）

周莲轩：时为上海商务印书馆人员

卷四（314）

周林：时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副组长等职

卷八（200，211）；卷九（91，118，369）

周孟由：温州同乡

卷五（270）

周明镇：时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曾兼所长

卷五（133，292，329）；卷六（159，176，285，312）；卷七（105）；卷八（361，435）；卷九（149，234，238，438）

周培基：留英时期友人

卷二（104，105）

周培源：时历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兼教务长、副校长、校长

卷五（76，81）；卷六（257，260，365，367，368）；卷七（50，80，136，276，278，280，282，290，341，491-493）；卷八（27，91，98，114，122，200，208，214，277，296，303，388，427-429，493）；卷九（18，47，144，248，283，320，351，400，459）

周平：时为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治部人员

卷三（207）；卷八（58，74，209）

周庆陶（Chow Chig-tao）：法籍华裔学者，曾任欧洲华人学会副理事长

卷五（255）

周仁：时任中国科学院硅酸盐化学与工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六（23，24，28，66，80，82，85，89，92，120，221，246，273，325）；卷七（18，79，442）；卷八（110，262，278）；卷九（187）

周荣鑫：时任中国科学院核心组副组长

卷七（434，438）

周如松：留英时期友人

卷二（261）

周绍良：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

卷九（80，152，369）

周世德：时为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人员

卷七（406）；卷八（324，440）；卷九（159）

周世荣：时为湖南省博物馆人员，后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卷七（211，212，400）

周寿鋈：小学同学

卷一（6）

周顺圭：1963年访日时东京译员

卷六（404，415，422）

周顺兴：时为北京计算中心人员

卷九（340，353，364，395，423，429，449）

周武：温州同乡

卷一（176）

周燮：小学同学，曾在上海盐业银行任职

卷一（6，7）；卷二（79）；卷四（42，43）；卷九（176）

周欣乐：时在上海大陆银行任职

卷一（334）

周新民：时任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卷六（135，240）；卷七（162）

周序鸿：温州同乡，时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

卷七（295，487）；卷八（13，245，373）

周学诚：温州同乡

卷五（267）

周扬：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卷四（410）；卷五（229，312，352）；卷六（54，58，63，64，79，96，111，136，141，146，147，170，177，179，180，266，288，290，319，374，378）；卷七（86，87，94，100，139，141，162，222，228，233）；卷八（155，168，176，199，208，209，249，278，295-298，302，304-306，310，311，324，331-334，337，441，496，497）；卷九（101，244，248，249，323）

周一良：时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四（93，361，412）；卷五（225，246，247，251-257，305，318，319，375）；卷六（43，51，204，229，293）；卷七（14，15，53-56，65，91，114，127，141，142，180，340，370）；卷八（493，494）；卷九（34，168，230，280，337，408，444）

周怡天：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晋升教授

卷八（243，245）

周永珍（女）：时为考古研究所人员，后晋升副研究员

卷五（59，64，67，134，183，192，193，198，205，228，229，238，277，281，369，378，410，413）；卷六（10，22，

30, 31, 87, 165, 250) ; 卷七 ( 12, 25, 213, 287 ) ; 卷八 ( 118, 143, 144, 157, 160, 243, 259, 292 ) ; 卷九 ( 92, 244, 245, 321, 401, 402, 439 )

周予同：就读温州十中（初中）时的国文老师，后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一 ( 7, 120 ) ; 卷四 ( 35, 86, 283, 308, 420 ) ; 卷五 ( 309 ) ; 卷六 ( 374, 378 ) ; 卷七 ( 221 ) ; 卷八 ( 375 ) ; 卷九 ( 192 )

周原冰：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副校长

卷七 ( 53 )

朱炳章：时任四川省文化厅文物处办公室主任

卷九 ( 328, 331, 333, 334 )

朱伯谦：时为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人员，晋升研究员

卷五 ( 268 ) ; 卷六 ( 294, 295 ) ; 卷七 ( 379 ) ; 卷八 ( 84 ) ; 卷九 ( 93, 95, 97, 186, 187, 329 )

朱长龄：时任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

卷九 ( 435 )

朱德熙：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兼副校长暨研究生院院长

卷八 ( 388 ) ; 卷九 ( 128, 441, 446 )

朱狄：时为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人员

卷九 ( 116 )

朱鼎固：时任重庆市博物馆馆长

卷七（203）

朱东润：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五（374）；卷九（57，58）

朱铎民（朱镜雷）：章太炎之婿，时任甘肃省财政厅厅长

卷四（66，69）

朱光潜：时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教授

卷四（475，476）；卷六（136）

朱弘复：时任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曾兼副所长、所长

卷四（422）

朱活：时任山东省博物馆研究员

卷九（386，441）

朱家骅（朱骝先，朱院长，朱部长）：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

卷一（289）；卷三（67，68，111，115，116，118，119，123，127，152，167，417）；卷四（11，80，109，131，136，142，149，150，151，167，178，179，188，190，199，201，205，215）；卷九（99）

朱君爽：温州十中同学（初中）

卷一（8）；卷四（106）

朱克嘉：时为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员

卷九（63，86，87，89，346）

朱岗昆：时任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卷五（219）

朱穆之：时任文化部部长

卷八（368，443）；卷九（103，139，184，185，188，189，201，206，209，211，213，217-219，226，244，248，281，283，299，355，378，379，396，397，421，438，447）

朱培兰：时为中国驻埃及领事馆主事人员

卷二（169，174，176）

朱鹏：时为温州中学教师

卷五（270）

朱庆澜：时任国民政府赈灾会常委

卷一（126）

朱庆永：清华大学时期同学（历史系），出国留学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一（239，240，244）；卷二（78，123，124，126，132-136，165，172，188，211，215，219，220，230，233，235，239-243，245，247-252，254，255，264，275，276，360，361，363，367，372，403，404，406）；卷三（2-4，27，111）；卷四（310，323，324，361-363，367，369，371，411，424，426，459，460，463，469，470，472，479，483，498，500，503，505，506，522，524）；卷五（1，6，9，15，27，49，149，179，207，289）；卷六（180，225，324）；卷七（25）；卷八（7，88，89，173）

朱燃藜：时为温州瓯海中学教师

卷四（57）

朱荣宪（朱英汉）：1965、1974年访华的朝鲜考古学家，曾任朝

鲜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卷七（103，457）

朱士嘉：曾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湖北省文史馆馆长等职

卷四（414）；卷八（19）；卷九（118，230，233，249）

朱世明：时任国民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

卷四（111）；卷九（54）

朱天葆：留英时期友人

卷二（261）

朱庭光：时任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卷八（276，277，279，280，282，339，340）；卷九（364）

朱文俊：时任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卷九（92）

朱希元：时为文化部文物局人员，后在中国文物研究所任职

卷五（176，183，192）；卷七（145，148）；卷八（101，103，446，486）

朱僊：时任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又曾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文管会副主任等职

卷四（88，146）；卷五（208，296）

朱欣陶：时任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主任

卷五（195，218，238，245，320，330，337，340，350，367，370，372，382，386，420）；卷六（16-18，106，107，116，149，167，252）；卷七（66，142）

朱学范：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卷六（248）；卷九（103，104，248，320）

朱延丰：时为中印学会人员

卷一（264，265，364）；卷二（259）；卷三（162）

朱棣：温籍亲属

卷八（210，211，213）；卷九（182，476）

朱一清：时任温州中学校长

卷三（61，62，77）；卷四（40，50）

朱义析：清华大学时期同学

卷一（27，31，36，40，41，52，55，59，64，65，94，222）

朱永行：时任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副局长

卷八（30，200）；卷七（397，455，492）

朱幼慈：时为社科院世界史所《外国史知识》编纂顾问

卷九（365）

朱璋：温州同乡，曾在全国美协任职

卷五（91，114）；卷七（490）；卷九（207，270，350）

朱志奋：温州同乡，曾在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任职

卷四（79，82，84，85，89，91-95，97，100-102，107，112，  
117，119，123，129，133，138，151，155，157，176，203，  
214，216）

朱仲和：时为上海医学院大夫

卷一（272）

朱自清：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卷一（154，170，265）；卷九（352）

诸声鑫：温籍亲属

卷四（116，317，514）；卷五（267-269，271）

竹村教智：时为日本佛教亲善使节团成员

卷五（328）

竺可桢（竺老，竺副院长）：历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卷四（246，321，322，496，518，523）；卷五（8，35，36，246，249，284，291，315，334，346，375，416）；卷六（20，68，170，228，231）；卷七（11，68，81，98，141，184，187，196，290，391，413，476）；卷八（13，118，166，203，204）；卷九（322）

祝修恒：时任科普出版社《中国科技史料》编辑部副总编辑

卷九（53）

筑紫：时为日本九州文化财研究所人员

卷六（419）

庄敏：历任文化部文物局《文物》月刊编辑部负责人、出国文物展览业务组组长、文物处处长、副局长等职

卷五（9，13，14，17，18，29，42-46，51，52，55，62，67，86，92，94，95，108，117，119，131，135，138，143-145，155-157，181，183-186，188，192，193，198，200，202，212，217，226，228，236，238，240，241，278，281，282，303，

310, 350, 360) ; 卷六 ( 15, 48, 50, 112, 114, 153, 183, 184, 186, 188, 219, 229, 236, 241, 256, 259, 261-263, 273, 280, 289, 298-300, 302, 315, 362, 374, 376) ; 卷七 ( 4, 7, 13, 17, 22, 32, 38, 58, 59, 84, 91, 104, 135, 151, 315, 398, 399, 408, 519) ; 卷八 ( 64, 104, 167, 445, 446, 448, 468, 471, 486, 495, 498) ; 卷九 ( 2, 5, 7, 11, 49, 52, 62, 74, 75, 82, 109, 112, 117, 122, 126, 129, 130, 132, 147-149, 151, 156, 157, 217, 218, 236, 318, 323, 324, 336, 338, 340, 341, 352, 353, 361, 372, 376, 382, 386, 409, 415, 420, 421, 435, 466, 472, 473 )

庄为玑：时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五 ( 50, 197) ; 卷七 ( 395) ; 卷八 ( 110, 199, 488)

卓东来：同船赴英留学的燕京大学毕业生 ( 学习经济 )

卷一 ( 344) ; 卷二 ( 7)

宗白华：时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四 ( 87)

宗群：时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

卷七 ( 54)

邹豹君：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

卷九 ( 316, 341, 407)

邹衡：时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 ( 现称考古文博学院 ) 教师，晋升教授

卷五 ( 103, 238, 242, 280) ; 卷六 ( 206) ; 卷七 ( 16, 86, 189, 499) ; 卷八 ( 16, 64, 97, 107, 113, 117, 147, 149, 176, 177, 201, 219, 269, 285, 287, 288, 300, 302, 322,

385) ; 卷九 ( 201 , 373 , 442 )

邹荻秋 ( 邹君 ) : 温州同乡

卷四 ( 124 )

邹尚熊 : 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部主任

卷四 ( 108 , 121 , 314 )

邹文海 : 同船赴英留学的清华助教 ( 学习政治 )

卷一 ( 344 , 351 , 354 ) ; 卷二 ( 46 )

左景权 : 法籍华裔学者 , 左宗棠之孙 , 时任法国巴黎大学世界史教授

卷五 ( 256 , 257 ) ; 卷九 ( 103 , 107-109 , 129 , 154 , 191 , 192 , 210 , 233 , 295 , 304 , 374 , 388-391 , 394 , 427 )

佐口透 : 时任日本金泽大学教授

卷八 ( 317 , 319 )

佐藤武敏 : 时任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教授

卷六 ( 413 )

佐藤哲英 : 时任日本龙谷大学教授

卷六 ( 407 )

佐藤仲雄 : 日本考古学家

卷六 ( 389 )

## 二、西文人名(2)

### A

Adams, R. McCormick ( 亚当斯, R. 麦考密克 ) : 1981年访华  
的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人员

卷九 ( 5 )

Addis, John M ( 中文名“艾惕思” ) : 曾任英国驻华大使的中国古  
陶瓷专家

卷七 ( 381-383, 391, 395 ) ; 卷八 ( 57, 58 ) ; 卷九 ( 184 )

Ahmed, Nazimuddin ( 艾哈迈德, 纳齐姆丁 ) : 时任巴基斯坦东  
巴地区考古主任

卷七 ( 129, 130 )

Ahrweiler, Helene ( 阿尔韦纳, 海伦娜夫人 ) : 时任国际历史科学  
委员会秘书长、法兰西学院院长、法国史前学会会长

卷八 ( 451, 453, 456 ) ; 卷九 ( 373, 389, 390 )

Aidit, D. N. ( 艾地, D. N. ) :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主席

卷六 ( 363 )

Akpata, S. B. ( 阿克佩塔, S. B. ) : 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  
尼日利亚代表

卷七 ( 55 )

Alia ( 阿利雅 ) : 时为阿尔巴尼亚国家档案局人员

卷七 ( 273, 278, 283, 308 )

Alley, Rewi ( 艾黎, 路易 ) : 新西兰人, 长期在中国活动的国际主义战士

卷九 ( 185, 187 )

Althin, M. Bylin ( 阿尔提, M. 比林 ) : 瑞典考古学家

卷六 ( 119 ) ; 卷九 ( 315 )

Amir Effendi, Mustafa el ( 埃米尔·埃芬迪, 穆斯塔法·埃尔 ) : 1939—1940年旅埃时交往的开罗大学考古系学生, 1956年来中国讲学时为亚历山大大学教授

卷二 ( 275, 277, 281, 289 ) ; 卷五 ( 262, 274, 281, 285, 289, 294, 301, 303, 305, 308, 309, 317-319 )

Andrew, Miss ( 安德鲁小姐 ) : 时为英国伦敦大学大学学院埃及考古系人员

卷二 ( 64 )

Andronikos, M. ( 安德罗尼科斯, M. ) : 时任希腊萨洛尼大学考古学教授, 主持发掘马其顿名王腓力二世陵墓

卷八 ( 181, 182 )

Angeli, William ( 安杰利, 威廉 ) : 奥地利自然博物馆人员

卷八 ( 20 )

Antoni, K. J. ( 安东尼, K. J. ) : 德国的日本学家

卷九 ( 258 )

Antony ( 安东尼 ) : 时任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卷七 ( 273, 311, 382, 398, 399 )

Are, J. B. ( 阿威, J. B. ) : 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印尼代表



卷七（52）

Arnold, Paul（阿诺德，保罗）：时任英国奥伯林大学美术教授

卷九（121）

Ashmole（阿什莫尔）：时任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主任

卷一（373）

Auagliariello, E（阿纳格利亚列洛）：时任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  
会长（生物化学家）

卷八（236）

Ayad, K（阿雅德，K．）：叙利亚历史学家

卷七（146-148，150）

Ayers, John（艾尔斯，约翰）：时为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  
馆人员

卷七（496，497）；卷八（447）

## **B**

Badawi（巴达维）：时任开罗大学古埃及象形文字教授

卷二（274）

Bady, Paul（巴迪，保罗）：时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当代中  
国研究组讲师

卷八（230，231）

Bagherzadehl, Firous（贝格扎德，费罗兹）：时任伊朗考古中心  
主任

卷七（518）；卷八（124，131，137，139，141，156）

Bagnold, Major ( 巴格诺尔德, 梅杰 ) : 在埃及发掘时交往的英国友人

卷二 ( 160 )

Baity ( 贝蒂 ) : 美国友人

卷九 ( 300 )

Baji, Shah ( 巴吉, 沙阿 ) : 时任伊朗巴列维大学考古学教授

卷八 ( 131, 134 )

Baker, Janet ( 白真妮 ) : 时为在南京大学留学的美国堪萨斯大学学生

卷九 ( 19 )

Baker, P. T. ( 贝克, P. T. ) : 时为美国全国科学院人员

卷九 ( 377 )

Bakir ( 巴克 ) : 曾在牛津大学工作的英国友人

卷二 ( 324, 327 )

Balan, Stefan ( 伯兰, 斯特凡 ) : 时任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 机械工程师

卷八 ( 458 )

Balaze ( 巴拉士 ) : 时为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组织委员会负责人

卷五 ( 252, 256, 259 )

Baldie, M. M ( 鲍尔蒂耶 ) : 时为罗马尼亚考古博物馆代表团团员

卷七（522）

Ball, R. J. (鲍尔, R. J.) : 时任伦敦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卷八（415）

Bandi, H. B. (邦迪, H. B.) : 时任瑞士伯尔尼大学考古学教授

卷八（105, 112, 115, 116, 177, 386, 421）；卷九（63, 75, 79, 253, 361, 377）

Barbare (巴巴里) : 曾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英国地质学家

卷二（73）

Barnerd, N. (巴纳, N) : 时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

卷八（31, 32, 352, 361, 368, 386, 387, 431, 432）；卷九（62, 69, 70, 72, 73, 75, 77, 81, 84, 113, 126, 167, 173）

Barnes, G. L. (巴恩斯, G. L.) : 英国研究日本绳纹文化的考古学家

卷九（450, 451）

Barrars (中文名“白若思”) : 时为中国出土文物展览英国组织委员会成员、谈判代表团团长

卷七（417）；卷八（416）

Barrett, D. (巴雷特, D.) : 时任英国不列颠博物馆东方部主任

卷七（383）

Bauclair (鲍克兰) : 时任同济大学德文教授

卷三（154）

Baxter , Sir Kenneth ( 巴克斯特 , 肯尼思爵士 ) : 时任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会长

卷八 ( 413 )

Bearsley ( 比斯利 ) : 1959年访华的新西兰代表团成员

卷六 ( 51 )

Beck ( 贝克 ) : 加拿大友人

卷八 ( 221 )

Beck , Gus Van ( 贝克 , 格斯·范 ) : 时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员

卷九 ( 27 )

Becker ( 贝克尔 ) : 时为德国巴伐利亚州文物考古局先史原史部古地磁工作室负责人

卷九 ( 259 )

Begemanna , F . H . ( 贝格曼 , F . H . ) : 1977年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协会地学访华团团长

卷八 ( 143 )

Bellword ( 贝尔伍德 ) : 时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史前考古学与人类学系高级讲师

卷九 ( 416 , 417 )

Belshaw , C . S . ( 贝尔肖 , C . S . ) : 加拿大民族学家

卷九 ( 135 , 136 )

Benedikter ( 贝内狄克特 ) : 1957年访华意大利文化代表团团员

卷五 ( 299 )

Bennett , T . W . ( 中文名“卞承休”) : 时为美国驻华新闻处人员

卷四 ( 133 )

Benvenuti , F . ( 本韦努蒂 , F . ) : 时任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校长

卷八 ( 233 )

Berger , P . ( 中文名“白瑞霞”) : 时任美国加州大学艺术史系教授

卷五 ( 259 ) ; 卷八 ( 247 ) ; 卷九 ( 173 )

Berker , Klaus ( 贝克 , 克劳斯 ) : 德国核物理学家

卷八 ( 173 )

Bernal ( 贝尔纳 ) : 英国友人

卷六 ( 53 )

Bielenstein , J . H . ( 中文名“毕汉思”) : 时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东亚语文系教授

卷八 ( 247 )

Bielestein ( 毕伦斯坦 ) : 1956年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会议时交往  
的西方学者

卷五 ( 253 )

Bigefow , Phil ( 比格富 ) : 德国考古学家

卷八 ( 212 )

Binford , L . R . ( 宾福德 , L . R . ) : 时任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教授 , “新考古学”派领袖

卷九 ( 375 , 450 , 470 )

Bingham , Woodbridg ( 中文名“窦板桥”) : 1947年来华访问的美

卷四（133）

Bivas（比法）：英国基督教专家

卷九（454，474）

Bjurström，Per（比尤斯特伦，佩尔）：时任瑞典国家博物馆馆长

卷八（479）

Blackman（布莱克曼）：英国考古学家

卷二（112）

Blusse（布鲁斯）：荷兰历史学家，研究荷兰人侵占台湾和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

卷八（231）

Boardman（博德曼）：时任牛津大学希腊考古学教授

卷八（403）

Bodde，D．（中文名“卜德”）：时任美国宾州大学东方研究系教授

卷八（247）

Bombaci，A．（波姆巴希，A．）：时为意大利那波里东方研究院的突厥学家

卷八（238）

Bonfil，Guillermo（邦菲尔，吉列尔莫）：时任墨西哥全国人类学与历史学学会会长

卷七（351，354，449，450）

Bonney（邦尼）：参加巴勒斯坦杜韦尔遗址发掘时的同事

卷二（181，182）

Borehardt（博哈特）：在埃及撒哈拉遗址发掘时的参观者

卷二（149）

Boscolo，C．（博斯科洛，C）：意大利历史学家，时任意大利国家科委委员、公共教育部顾问

卷八（236）

Bosse，Miss（博斯小姐）：时为英国阿什莫兰博物馆人员

卷二（244）

Boyle（博伊尔）：时任意大利利兹大学副校长

卷八（410）

Branca，Vittore（布兰卡，维托雷）：时任意大利契尼基金会副会长、帕多瓦大学教授

卷八（233）

Brandel（布朗代尔）：时任法国巴黎大学教授

卷五（254，257）

Brandt，H．（布朗兹）：德国考古学家

卷八（212）

Brecher，K．（布雷彻，K．）：时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天文学与物理学教授

卷九（63，75）

Brill，Robert H．（布里尔，罗伯特·H．）：时为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人员

卷九（122，126，127，134，136，153，161）

Broadbent（布罗德本特）：时任瑞典北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卷九（468，469）

Brommelle，S．（布罗米尔，S．）：时为1975年访华英国修理文物代表团团员

卷七（509）

Brown，P．W．H．（布朗，P．W．H．）：时任英国学术院副秘书长

卷八（402，405，419）

Brown（布朗）：1948年访华的美国图书馆学家

卷四（167）

Brunton，Gay（布伦顿，盖伊）：英国埃及考古学家，时在开罗博物馆任职

卷一（294，296）；卷二（135，141，150，170，235，253-255，268，272，275，282，288，292，294，295，299，301，302，309-312，326-328）；卷三（57，124）

Buchner，Edmond（布赫纳，埃德蒙德）：时任德国考古研究所所长

卷九（75，134，236，237，255-258，268）

Bulling，Lady（布林女士）：1978年访华的美国学者

卷七（367，368）；卷八（44，229，259，260）；卷九（3，27，51，71，337）

Burl，A．（伯尔，A．）：时为英国史前学会负责人



卷九（387，422，432，437，440）

Bush，George H．W．（布什，乔治H．W．）：时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

卷七（520）

Busheberi（布舍珀理）：时任伊朗国王纪念塔博物馆馆长

卷八（128）

Butler，L．A．S．（布特勒，L．A．S．）：时任意大利利兹大学考古学讲师

卷八（410）；卷九（62）

Bäumgartel，E．J．（鲍姆加特尔，E．J．）：时任英国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系教授

卷二（257，258，260，263）；卷七（388）；卷八（84）

Böhna，K．（伯纳，K．）：1979年访华的德国历史考古代表团团长

卷八（295，300）

## C

Caley（卡利）：时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卷八（426）

Capart，J．（卡帕尔）：1938年留学时聆听讲演的英国埃及学家

卷二（230）

Carletti，Lady（贾连德女士）：时任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卷八（226，249，295，328，331）

Carrelli , A . ( 卡雷利 , A . ) : 时任意大利学士院院长

卷八 ( 236 )

Carson ( 卡森 ) : 时任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教授

卷二 ( 216 )

Carswell , J . M . ( 卡斯韦尔 , J . M . ) : 时任英国学术院秘书长

卷八 ( 402 , 403 , 419 )

Celesiso , M . A . ( 中文名“戴杰荣” ) : 时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考古学与美术史教授

卷九 ( 354 )

Cerny ( 塞尔尼 ) : 留英时期友人

卷二 ( 285 )

Cesar , Julio ( 塞萨尔 , 胡利奥 ) : 时任墨西哥文化博物馆馆长

卷七 ( 334 , 335 , 354 ) ; 卷九 ( 288 , 317 )

Chan , R . Pira : 1974年访华墨西哥考古代表团团员

卷七 ( 450 )

Chantal ( 中文名“李珊黛” ) : 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员

卷九 ( 392 , 421 )

Chase , W . Tom ( 蔡斯 , W . 汤姆 ) : 时任美国弗里尔美术馆实验室主任

卷七 ( 397 , 398 ) ; 卷八 ( 153 , 431 , 433 ) ; 卷九 ( 26 , 27 , 51 , 75 , 76 , 78 , 79 , 168 , 415 , 459 , 460 )

Chatterjee ( 查特吉 ) : 留英时期友人

卷二 ( 64 , 65 )

Chavaillon , J . ( 沙瓦勇 , J . ) : 时为法国史前学与古生物学代表团团长

卷八 ( 358 )

Cheaneaux ( 谢诺 ) : 1956年参加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时交往的法国汉学家

卷五 ( 250 , 251 , 253 , 256 , 258 , 308 )

Childe , Vere Gorden ( 柴尔德 , 维尔·戈登 ) : 英籍考古学家 , 时任英国爱丁堡大学史前考古学教授

卷一 ( 273 , 290 , 294 , 301 , 306 , 308 ) ; 卷二 ( 28 , 37 , 46 , 96 , 229 , 232 , 233 ) ; 卷四 ( 138 , 202 , 217 , 269 , 299 , 304 , 425 , 479 , 483 , 484 , 491 , 527 ) ; 卷五 ( 4 , 5 , 28 , 29 , 201 , 276 , 293 , 416 ) ; 卷六 ( 39 , 55 , 85 ) ; 卷七 ( 17 , 410 ) ; 卷九 ( 205 , 296 )

Chrivnery ( 克里夫尼里 ) : 1956年参加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时交往的英国汉学家

卷五 ( 251 )

Clapp ( 克拉普 ) : 1948年访华的美国图书馆学家

卷四 ( 167 )

Clark , J . G . D . ( 克拉克 , J . G . D . ) : 英国考古学家 , 曾任剑桥大学教授兼考古学与人类学系主任、英国史前学会主席

卷四 ( 287 , 368 , 411 ) ; 卷五 ( 12 , 196 ) ; 卷六 ( 307 ) ; 卷七 ( 385 , 386 , 431 ) ; 卷八 ( 104 , 404 , 406 , 417 ) ; 卷九 ( 451 , 452 )

Clhmielavski, W. ( 赫米聂夫斯基, W. ) : 1957年访华的波兰考古学家

卷五 ( 329 )

Cole, Ralph . T. ( 科尔, 拉尔夫.T. ) : 时任美国纳尔逊美术馆馆长

卷九 ( 21 , 23 )

Colombel, M. P. ( 哥伦拜, M. P. ) : 法国壁画专家

卷九 ( 107 )

Conny, Miss ( 康尼小姐 ) : 1938年在巴勒斯坦发掘时友人

卷二 ( 181 , 194 )

Constable, Mrs ( 康斯特布尔夫人 ) : 留英时期友人

卷一 ( 385 )

Contaz, V. ( 孔达, V. ) : 1956年参加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时交往的德国汉学家

卷五 ( 254 )

Cooper, Miss ( 康珀小姐 ) : 1978年访华的加拿大友人

卷八 ( 221 )

Cooper, Mrs ( 库珀夫人 ) : 1980年访英时的英方陪同人员

卷八 ( 402 , 403 , 405 , 416-419 )

Corratini ( 克拉替尼 ) : 时任1978年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第26届会议副主席

卷八 ( 229 , 230 )

Cotton, Miss ( 科滕小姐 ) : 1938年参加英国梅登堡发掘时友人

卷二 ( 57 , 58 )

Crosoe, Miss ( 克鲁索小姐 ) : 时为英国皇家考古学会人员

卷一 ( 361 )

Cunliffe ( 坎利夫 ) : 时任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教授

卷八 ( 404 )

## D

Daicoviciu, C. ( 达伊科维奇, C. ) : 时为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

卷五 ( 276 , 278 , 281 )

Daja, Besin ( 达约, B. ) : 时任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副校长

卷七 ( 296 , 297 )

Dale, Lely ( 戴尔, 莱利 ) : 美国考古学家, 曾在巴基斯坦摩亨佐达罗遗址发掘

卷九 ( 61 , 66 , 85 )

Dambia, Lady ( 达布阿女士 ) : 1957年访华的锡兰友人

卷五 ( 319 )

Dani, A. H. ( 达尼, A. H. ) : 时任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考古系教授兼系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明史》第一卷编委

卷七 ( 109 ) ; 卷八 ( 370 , 411 ) ; 卷九 ( 344-347 , 388 , 389 , 392 )

Daniel, Glyn ( 丹尼尔, 格林 ) : 时任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七（294）；卷九（434，449，468，476）

Dapur, Lady（泰巴尔女士）：1957年访华的锡兰友人

卷五（319）

Daring, Fitzgerald（达林，费茨杰拉德）：1956年访华的澳大利亚友人

卷五（224）

DeLaet, S. J.（德拉特）：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明史》第一卷主编（比利时人）

卷五（349）；卷九（344-347，388，389，392，436）

Deangells, A. P.（中文名“狄安杰”）：时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人员

卷八（247）

Debon, A.（中文名“德朋”）：1956年参加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时交往的德国汉学家

卷五（254）

Demiéville, Paul（中文名“戴密微”）：1956年参加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时交往的法国汉学家

卷五（252，255）

Desrotours（戴乐都乐）：1956年参加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时交往的法国汉学家

卷五（252）

Dewall（德瓦尔）：时任德国海登堡大学教授

卷八（176，342）

Diba , Mrs ( 蒂巴夫人 ) : 时任伊朗Nega-reston博物馆馆长

卷八 ( 135 )

Dien , Albert ( 中文名“丁爱博” ) : 时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中文教授

卷九 ( 31 , 32 , 44 , 63 , 237 )

Digby , Kenelm ( 迪格比 , 凯内尔姆 ) : 英国考古学家莱恩·皮特里弗斯的后裔 , 时为一贸易公司董事

卷九 ( 39 )

Diop , C . A . ( 迪奥普 , C . A . ) : 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明史》第一卷编委 ( 塞内加尔人 )

卷九 ( 86 , 344 , 345 , 388 , 389 )

Diskul , M . C . S . ( 蒂恭 , M . C . S . ) : 时任泰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主席

卷八 ( 363-365 )

Dixon , David ( 狄克逊 , 戴维 ) : 留英时期同学 , 时在伦敦大学埃及学系任教

卷七 ( 386 )

Dlondt , J ( 东特 , 简 ) : 1956年访华比利时文化代表团团员

卷五 ( 223 )

Donald , Harper ( 中文名“夏德安” ) : 时任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政治系教授兼亚洲研究计划主席

卷九 ( 31 , 319 , 413 , 416 )

Donallo , G . ( 多纳略 , G . ) : 时为意大利文物修复研究所负责人

卷八 ( 236 )

Doner , SirKennethv ( 多纳 , 肯尼思爵士 ) : 时任英国学术院院长

卷八 ( 402 , 418 )

Donnay , Camille ( 多奈 , 卡米耶 ) : 比利时史前学家

卷八 ( 93 )

Drioton ( 德里奥东 ) : 留英时期友人

卷二 ( 269 )

Drower , Miss Peggy ( 德劳尔 , 佩吉小姐 ) : 留英时期同学 , 时在伦敦大学埃及学系任教

卷二 ( 136 ) ; 卷七 ( 386 )

Du-Bais , W . E . B . David ( 杜波伊斯 , W . E . B . ) : 美国黑人学者 , 曾任亚特兰大学经济学、历史学教授

卷六 ( 286 , 287 )

Duff , Roget ( 道夫 , 罗热 ) : 时任新西兰坎特伯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

卷五 ( 223 ) ; 卷七 ( 412 )

Dull , J . ( 杜敬轲 ) : 时任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

卷八 ( 247 )

Dupre , Loris ( 杜普雷 , 洛里斯 ) : 美国友人

卷七 ( 213 )



Earld, J. V. (厄尔, J. V.) : 时任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远东部主任

卷九 (454)

Edmonds (埃德蒙兹) : 就读伦敦大学时的老师

卷二 (74)

Eeke (艾克) : 1956年参加第九届欧洲青年议学家会议时交往的美国学者

卷五 (253, 254)

Effendi, Farah M. (埃芬迪, 法拉赫·M.) : 埃及发掘时当地友人

卷二 (281, 288, 291)

Egerod (埃格罗兹; 中文名“易家乐”) : 丹麦汉学家, 时任哥本哈根大学东亚语言教授、1978年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第26次会议主席

卷八 (229, 231) ; 卷九 (13)

Egloff (埃格洛夫) : 时任瑞士洛桑大学考古学教授

卷九 (264, 265)

Elisseeff, Danielle (阿历塞夫, 达尼埃勒) : 叶理夫的夫人, 时为法国巴黎国立东方语言与文化学院教师

卷九 (87, 112-114)

Elisséeff, Vadime (阿历塞夫, 瓦蒂姆; 中文名“叶理夫”) : 时任法国巴黎塞努齐博物馆馆长

卷五 (254, 256-259, 308, 309, 314, 315) ; 卷七 (155-159) ; 卷八 (332) ; 卷九 (87, 315, 391)

Ellinger, Tage U. H. (埃林杰, 塔格·U. H.) : 曾任马尼拉大学教授的丹麦学者

卷七 (216)

Emery (埃默里) : 英国考古学家, 曾任埃及阿尔曼特遗址发掘主持人

卷二 (135, 150, 155, 172, 178, 220, 269, 300)

Empson, W. H. M. (中文名“燕谋格”) : 英国汉学家

卷九 (145)

Engelbach (恩格尔巴赫) : 英国埃及考古学家, 时在开罗博物馆任职

卷二 (109, 251, 253, 258, 268, 335)

Engelhardt (恩格尔巴兹) : 时任德国巴伐利亚州文物考古局Landshut分局局长

卷九 (259)

Epstein, Israel (爱泼斯坦, 伊斯雷尔) : 中国籍犹太人, 曾任英文《中国建设》杂志总编辑

卷九 (103)

Erdmann, K. D. (埃德曼, K. D.) : 时任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会长 (德国人)

卷八 (451, 453, 455, 456)

Etieune (艾蒂安) : 法国汉学家

卷五 (308)

Evans, J. D. (埃文斯) : 时任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院长

卷七（386，389）；卷八（417）

Evans，Sir Arthur（伊文思爵士，阿瑟）：英国希腊考古学家

卷二（75）；卷三（5）；卷六（349）；卷八（189，403）

Every，Ronald Gresham（埃夫里，R．G．）：新西兰古人类学家

卷七（393）

## F

Faiman（费曼）：英国考古学家，时在努比亚发掘

卷二（219）

Faine（费恩）：英国考古学家，时在阿马拉发掘

卷二（251）

Fairbank，JohnKing（中文名“费正清”）：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时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会长

卷七（151）

Fairbank，MrsWilma（中文名“费慰梅”）：费正清的夫人

卷四（29）；卷八（426）；卷九（398）

Fairman（费尔曼）：时为英国埃及考察团人员

卷二（260，314）

Fakhry，Ahmed（费克里，艾哈迈德）：时任埃及开罗大学教授，1956年来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学

卷五（218-220，223-227，231-233）

Fandsee（范德雷克）：1956年参加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时

## 交往的英国学者

卷五（254）

Farah, Munir（法拉赫，穆尼尔）：参加埃及发掘时当地友人

卷二（272）

Farina（法里纳）：时任意大利都灵博物馆主任

卷二（135，137）

Fell, Peter（费尔，彼得）：参加埃及发掘时英国友人

卷二（218，230）

Fellor, R.（费路，R.）：时任德国洪堡大学教授

卷八（251）

Feuerwerker（费惟恺）：1980年来华参加宋元明清经济史讨论会的美方代表团团长

卷八（485）

Firth（弗思）：时为伦敦大学语言学教师

卷二（55）

Fisher, S. C.（费希尔，S. C.）：时为耶路撒冷美国东方研究所负责人

卷二（195，199，200）

Foutein, Fan（中文名“方腾”）：时任美国波士顿美术馆馆长

卷八（426）；卷九（66，169）

Fox, Reni（福克斯，雷尼）：1978年访华的美国科学促进会代表团团员

## 卷八（253）

Francois, Michel（弗朗索瓦，米歇尔）：时任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秘书长

## 卷八（451，455）

Franke, Herbert（中文名“福赫伯”，又作“傅欧伯”）：曾任德国慕尼黑大学中国学教授

## 卷五（252，254，255）

Franke, Wolfgang（中文名“傅吾康”）：曾长期在中国各大学任教的德国专家，晚年在北京定居

卷五（252，255，256）；卷八（341，369）；卷九（70，75，237，271，307）

Frankel, H.（中文名“傅汉思”）：时任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

## 卷八（247）

Frankfort（弗兰克福特）：英国考古学家，曾任埃及阿尔曼特遗址发掘主持人

## 卷二（74，150）

Frewilt：1981年访华的美国社会科学代表团团长

## 卷九（4）

Frey, Robert（弗雷，罗伯特）：英国玉器研究家

## 卷九（437，446）

Fry（弗赖伊）：参加梅登堡遗址发掘时的英国友人

## 卷二（211）

Fucks (福克斯) : 1956年参加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时交往的德国学者

卷五 ( 253 )

Funke , F . ( 冯克 , F . ) : 时任德国科隆大学民族学教授

卷五 ( 337 )

Fux , Herbert ( 富克斯 , 赫伯特 ) : 时任奥地利应用艺术博物馆顾问

卷八 ( 20 )

## G

Gabra , Sani ( 贾布拉 , 萨尼 ) : 时任埃及开罗大学考古学教授 , 主持埃尔穆波利斯发掘

卷二 ( 277 , 281 , 282-284 )

Gamhon : 时任墨西哥艺术博物馆馆长

卷七 ( 330 )

Ganhar ( 高哈 ) : 时为联合国粮农组织人员

卷九 ( 137 )

Gansen , Klindt : 丹麦考古学家

卷八 ( 361 )

Gapanovitch , JohnJan ( 中文名“噶邦福”, 又作“贾邦福”) : 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世界上古史教授 ( 俄国人 )

卷一 ( 71 , 267 )

Gardin , J . C . ( 加丁 , J . C . ) : 时为法国科学中心的地理学家

卷九（300，323）

Gardin, J-D（耶丁，J-D）：法国考古学家

卷九（70，71）

Gardiner, A. H.（伽丁纳尔）：时任伦敦大学古埃及语文教授

卷二（70-72，88，97，103，108，131）

Gartze（盖茨）：瑞典研究中国气功历史的学者

卷九（361）

Gebelen, Heine（格贝勒，海涅）：英国南洋群岛考古学家

卷二（97）

Gelaney, W.（葛兰尼，W.）：美国宾夕法尼亚研究世界穴居的学者

卷九（395）

Genones, S.（赫诺维斯，S.）：时任墨西哥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人类学家

卷六（367，368，370，371）

Gentile, P.（延特勒，P.）：时为法国科学中心的地理学家

卷九（323，415）

Gernet, Jacques（热尔内，中文名“谢和耐”）：曾任法国索邦大学历史系教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及法兰西学院教授

卷五（256，259，260，308）；卷七（212）；卷九（87）

Ghauri, J. A.（高里，J. A.）：时任巴基斯坦研究学会秘书

卷七（114，127）

Gheriani, Youssef M. El ( 格里亚尼, 优素福 M. ) : 埃及考古学家

卷九 ( 62 )

Gireah : 留英时期的同舍友人

卷二 ( 174 , 179 )

Giugenino, A. ( 吉乌干尼诺, A. ) : 1957年访华意大利文化代表团团长

卷五 ( 299 )

Glahn, E ( 格兰, E ) : 丹麦汉学家兼建筑史家

卷八 ( 246 )

Glanville, Stephen ( 格兰维尔, 斯蒂芬 ) : 时任英国伦敦大学埃及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夏鼐博士论文的导师

卷二 ( 3 , 19 , 31 , 53 , 78 , 87 , 92 , 135 , 181 , 211 , 213 , 217 , 218 , 232 , 246 , 248 , 257-261 , 263 , 268 , 273 , 274 , 278-280 , 282 , 285 , 288 , 289 , 294 , 299 , 310 , 313 , 314 , 319 , 320 , 327 , 345 , 370 , 394 ) ; 卷三 ( 71 , 91 , 124 , 146 ) ; 卷四 ( 32 , 42 , 106 , 175 , 176 , 187 ) ; 卷五 ( 37 , 262 ) ; 卷九 ( 137 )

Glop, V. P. ( 格洛布, V. P. ) : 丹麦考古学家, 曾在波斯湾口发掘

卷六 ( 119 )

Golsan ( 格尔桑 ) : 时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

卷九 ( 138 )

Gonsales, Louis ( 冈萨雷斯, 路易斯 ) : 墨西哥考古学家



卷八（52，55，56）

Goodman，Christopher（古德曼，克里斯托弗）：参加梅登堡遗址发掘时的英国友人

卷二（61）

Gorman（戈尔曼）：时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

卷八（484）

Graber（格雷伯）：时曾参加利比亚考察的英国友人

卷二（163）

Gray，Baril（格雷，巴里尔）：时任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远东部主任

卷五（306，310）；卷六（72）

Greel，H．（中文名“顾立雅”）：时任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兼系主任

卷一（318）；卷二（74）

Grenet，F．（格莱奈特，F．）：法国考古学家

卷九（414，416，436）

Gridley，Roy（格里德利，雷）：时任美国堪萨斯大学英语教授

卷九（20）

Grier，Lynda（格里尔，林达）：时为英国文化协会驻中国代表

卷四（187）

Grimm，T．（格礼姆，T．）：1956年参加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时交往的德国学者

卷五（252）

Gruber , Alain ( 格鲁伯 , 阿兰 ) : 时任瑞士阿贝格博物馆馆长

卷九 ( 262 )

Gullen ( 卡伦 ) : 1984年来北京参加第三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的外国学者

卷九 ( 383 )

Gunmund , L . ( 郭门德 , L . ) : 时任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

卷八 ( 473-479 )

Gyllensvard , Bo ( 中文名“俞博” ) : 瑞典考古学家 , 时任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馆长

卷六 ( 121 , 122 ) ; 卷八 ( 439 , 452 , 468 , 475 , 478-482 ) ;  
卷九 ( 73 , 279 , 281 , 366 )

## H

Hall , T . E . ( 霍尔 , T . E . ) : 时任牛津大学教授

卷八 ( 341 , 347 , 351 ) ; 卷九 ( 436 , 437 , 452 , 453 )

Hamid Youssef , Ahmed Abdel ( 哈米德·优素福 , 艾哈迈德·阿卜杜拉 ) : 埃及考古学家

卷九 ( 62 )

Hamilton , Sir Denis ( 汉密尔顿 , 丹尼斯爵士 ) : 1973年中国出土文物展览伦敦展览委员会负责人、《泰晤士报》董事长

卷七 ( 383 , 388 )

Hammond , Norman ( 哈蒙德 , 诺曼 ) : 时在美国任教的英国玛雅考古学教授

卷八（344）；卷九（159）

Handley, Eric.（汉德利，埃里克）：时任英国学术院外事秘书

卷八（401，405，418，419）

Handricourt, Audréé（昂德里库尔特，安德烈）：1956年参加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时交往的外国学者

卷五（257-259）

Hanford, S. H.（韩斯福，S. H.）：时任伦敦大学中国艺术与考古学教授

卷五（277，359，400，401，413）；卷六（79，160）；卷七（16，117，197，432）；卷八（282，465，466）；卷九（166）

Hanili, Taswir Husain（哈尼利，塔斯维尔·侯赛因）：时为巴基斯坦摩亨佐达罗遗址发掘负责人

卷七（118）

Hannarkin, Panas（汉纳根，巴纳）：时任泰国速古台文化研究所主任

卷八（363）

Haq, S. M.（哈克，S. M.）：时任巴基斯坦历史学会秘书长

卷七（109，110，111，114，116，118）

Haquet, E.（阿凯，E.）：时为巴基斯坦达卡博物馆人员

卷七（134）

Harding（哈丁）：时任巴勒斯坦加沙附近杜韦尔遗址发掘主任

卷二（181）

Harding, D. W. ( 哈丁, D. W. ) : 时任英国爱丁堡大学考古学系欧洲先史学教授

卷八 ( 413 )

Harris, D. ( 哈里斯, D. ) : 时任英国伦敦大学环境考古学教授

卷九 ( 451 )

Harrison ( 哈里森 ) : 时为香港大学教授

卷五 ( 197 )

Harson, M. H. A. ( 哈桑, M. H. A. ) : 时任第三世界科学院秘书长

卷九 ( 435, 447, 474, 475 )

Hart ( 哈特 ) : 时为伦敦大学普通测量学教师

卷一 ( 385 ) ; 卷二 ( 14, 21, 84 )

Hasan, S. B. ( 哈桑, S. B. ) : 埃及考古学家, 时在开罗大学主持吉萨的发掘

卷二 ( 155, 177 )

Hashim, M. A. ( 哈希姆 ) : 时为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普通历史系人员

卷七 ( 117, 118 )

Hashimi, Y. A. ( 哈希米 ) : 时为巴基斯坦历史学会1965年会秘书

卷七 ( 109, 110, 111, 112, 114, 115, 117 )

Hastings, Mr. & Mrs. Warren ( 黑斯廷, 沃伦夫妇 ) : 时为巴勒斯坦杜韦尔遗址考古队人员

卷二（181，186，187，190）

Haumeder, Ulrika Von（奥梅德尔，于尔里克·冯）：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明史》编委会秘书

卷九（86，122，344，347）

Hauricont（奥里孔）：1956年参加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时交往的西方学者

卷五（257）

Hearn, Milce（中文名“何慕文”）：1980年考古所美国进修生 Michael Nylan的丈夫

卷八（425）

Heath, Ed（希思，埃德）：时任英国首相

卷七（384）

Heidenreich, Roberd（海登赖希，罗贝尔德）：时为德国莱比锡大学退休老教授

卷九（257）

Heilmeyer（海尔迈尔）：时任德国柏林古典博物馆馆长

卷九（256，264）

Hellenkemper, H.（海尔林克姆伯，H.）：德国科隆罗马-日耳曼博物馆馆长

卷九（253）

Hellström, Pontus（赫尔斯特伦，蓬图斯）：时任瑞典考古学会会长

卷九（412）

Hemin (埃曼) : 时为英国考古学家卢卡斯助手

卷二 (276)

Hervouet (中文名“吴德明”) : 法国汉学家, 时任欧洲研究中国协会副主席

卷五 (308) ; 卷八 (229)

Hightower, J. R. (中文名“海陶玮”) : 美国汉学家, 曾任牛津大学、汉堡大学等校客座教授

卷四 (182)

Hildebrandt, Martha (伊尔德布兰德, 马尔太) : 时任秘鲁文化协会主任

卷七 (497, 498)

Hobson (霍布森) : 英国研究中国美术史的专家

卷一 (393, 396, 397) ; 卷二 (5)

Hogben (霍格本) : 英国数学家, 《百万数学》一书的作者

卷二 (132, 218)

Holfman, Robert (中文名“何傅曼”) : 时任美国堪萨斯文理学院院长, 动物学家

卷九 (20, 22, 25)

Holland, Miss (霍兰德小姐) : 就读清华大学时的法语教师

卷一 (85, 95, 101, 203)

Hollmann (霍尔曼) : 德国考古学家

卷九 (253, 258, 259)

Hook (霍克) : 时任英国利兹大学中国研究系高级讲师兼系主任 , 1965年巴基斯坦历史学会第15届年会交往的学者

卷八 ( 229 )

Hosie , Lady Florence ( 中文名“谢福芸” ) : 曾在温州居住的英国传教士

卷二 ( 112 )

Howe , C . B . ( 豪 , C . B . ) : 时任英国伦敦亚非学院教授

卷八 ( 404 , 414 )

Howell , F . Clark ( 豪厄尔 , F . 克拉克 ) : 时任英国伦敦大学地理学讲师

卷二 ( 46 )

Hoxha , Enver ( 霍查 , 恩维尔 ) : 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

卷七 ( 298 )

Huff ( 赫夫 ) : 时为德国东方研究所伊朗组人员

卷九 ( 255-258 )

Hulsewé , A . F . P . ( 中文名“何四维” ) : 时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院长兼汉学讲座教授

卷五 ( 252 ) ; 卷七 ( 215 )

Hulthen , B . ( 哈尔森 ) : 瑞典古代陶瓷专家

卷八 ( 354 )

Hunton , W . A . ( 韩顿 ) : 美国黑人学者

卷七 ( 99 , 132 , 133 , 135 , 136 , 139-142 )

Hussein , Taha ( 侯赛因 , 塔哈 ) : 时为埃及开罗大学前任文学学院院长

卷二 ( 285 )

Hyland , Douglas ( 海兰 , 道格拉斯 ) : 时任美国堪萨斯大学美术馆馆长

卷九 ( 20 , 21 )

## I

Iliffe ( 艾利夫 ) : 时为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博物馆人员

卷二 ( 198 )

Imperilli ( 英彼雷阿利 ) : 1957年访华的意大利文化代表团团员

卷五 ( 299 )

Inge ( 英奇 ) : 时为巴勒斯坦杜韦尔遗址考古队人员

卷二 ( 181 , 193 , 195 , 198 )

Isserlis , B . S . J . ( 伊塞利 , B . S . J . ) : 时任意大利利兹大学考古学教授

卷八 ( 410 )

## J

Jack , P . R . ( 杰克 , P . R . ) : 新加坡学者

卷九 ( 414 )

Jaffer ( 贾弗 ) : 1978年第26届欧洲研究中国会议交往的英国学者

卷七 ( 115 )



Jarrige, Jean Francois ( 加里加, 让·弗朗索瓦 ) : 法国考古学家

卷九 ( 87, 392 )

Jettmar ( 耶特马尔 ) : 时为德国东方研究所中亚史专家

卷九 ( 254 )

Jisl ( 吉士尔 ) : 1957年访华的捷克考古学家

卷五 ( 340, 341, 352 )

Johansen, Al ( 约翰逊, 阿尔 ) : 美国堪萨斯大学印第安古迹专家

卷九 ( 20, 24 )

Johnsen, E. Harper ( 约翰逊, E·哈珀 ) : 肯尼亚黑人画家, 承继杜波依斯《非洲百科全书》工作, 拟撰写《非洲通史》

卷七 ( 497 )

Jope ( 乔佩 ) : 1981年访华的英国冶金学家

卷九 ( 69, 77 )

## K

Kaelas, Lili ( 凯拉斯, 莉莉 ) : 时任瑞典考古博物馆馆长

卷八 ( 474-478 ) ; 卷九 ( 73 )

Kamen, Martin ( 卡门, 马丁 ) : 美国物理化学家

卷八 ( 465 )

Kane, Virginia C. ( 凯恩, 弗吉尼亚·C ) : 美国研究殷周金文的学者

卷八 ( 434, 435 ) ; 卷九 ( 165 )

Karlgren, K. B. J. (中文名“高本汉”) : 瑞典汉学家

卷一 ( 291 , 395 , 402 ) ; 卷二 ( 1 , 98 , 215 , 366 ) ; 卷四  
( 113 , 115 , 495 ) ; 卷八 ( 350 )

Karpe, Müller ( 卡普, 米勒 ) : 德国考古学家

卷九 ( 161 , 211 , 252 , 253 , 268 )

Karunavatne, W. S. ( 卡鲁纳拉特内, W. S. ) : 斯里兰卡文化  
化事业部考古督导

卷九 ( 274 , 277 )

Katz, Miss Lois ( 卡兹, 洛伊丝小姐 ) : 时为美国赛克勒博物馆保  
管员

卷八 ( 428 )

Katz, Phyllis ( 卡茨, 菲利斯 ) : 时任美国《考古学》杂志主编

卷九 ( 128 )

Kavanagh ( 卡瓦纳 ) : 参加梅登堡遗址发掘的英国小学教师

卷二 ( 57 , 58 )

Kavlev ( 郭瓦列夫 ) : 1956年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会议上交往的苏  
联学者

卷五 ( 252 )

Keightley, David N. ( 凯特利, 戴维·N. ; 中文名“吉德炜” ) :  
美国研究中国商代历史的专家, 时在美国学术委员会中国文化委员会任  
职, 又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教授

卷七 ( 491 , 492 ) ; 卷八 ( 254 , 374 , 431 , 433-436 ) ; 卷九  
( 10 , 34 , 40 , 41 , 42 , 47 , 63 , 163-165 , 168 , 366 , 394 , 405 ,

Keller ( 凯勒 ) : 时任德国巴伐利亚州文物考古局先史原史部主任

卷九 ( 259 )

Kelly , H ( 凯利 , H ) : 时任法国巴黎民族学博物馆史前考古部主任

卷五 ( 257 )

Kerr , Rose ( 中文名“柯玫瑰” ) : 时为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人员

卷九 ( 454 )

Khan , F . A . ( 汗 , F . A . ) : 时任巴基斯坦考古局主任

卷七 ( 109 , 110 , 120 , 127 , 128 )

Khan , Ishtiaq M . ( 汗 , I . M . ) : 时任巴基斯坦坦叉始罗博物馆馆长

卷七 ( 120 , 122 )

Khan , Munaweera ( 汗 , 穆纳维尔 ) : 时任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历史系主任

卷七 ( 122 , 123 , 125 )

Khatibi ( 哈提比 ) : 时任伊朗大理石宫博物馆馆长

卷八 ( 135 )

Kimmig ( 基米希 ) : 德国友人

卷九 ( 414 )

King , Litoak : 墨西哥考古学家

卷七（360，450）

King：时为英国伦敦大学岩石与矿物学教授

卷一（375）

Kingery：美国研究中国古陶瓷专家

卷九（185，186）

Kirkman（柯克曼）：参加梅登堡、杜韦尔二遗址发掘的英国友人

卷二（181，184，186，190，194）；卷六（253）

Knell，Heinn：时任德国Dormstadr高等技术学院考古学教授

卷八（359）

Knigge，Urrala（克尼格，U．）：德国考古学家，时在希腊雅典附近发掘

卷八（194）

Kosambi，D．D．（中文名“高善必”）：印度数学家

卷五（301，305）

Krantz（克兰茨）：时为埃及开罗法兰西考古研究所人员

卷二（314）

Kropp（克罗普）：美国天文学家

卷九（38，66）

Kuechner（屈歇雷尔）：1983年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接待的德国学者

卷九（294）

Kuenty，M．Ch．（库恩蒂，M．Ch．）：时任埃及开罗法兰西考

古研究所副主任

卷二（302）

Kuhen, Dieter（库赫，迪特尔）：德国纺织史专家

卷八（341）

Kuhn（库恩）：英国剑桥大学自然科学史专家

卷八（405，495）；卷九（149，245，254，255，268，337，366，376，386，421，435）

Kumler（肯菜）：1956年参加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时交往的外国中亚文字专家

卷五（255）

## L

Lacroix（拉克鲁瓦）：时为法国教育部对外联络局官员

卷五（258）

Lagnado, Julia（拉格纳多，朱莉娅）：赴埃及发掘时交往的英国友人

卷二（135，141，227）

Lahrousse（拉鲁斯）：法国社会党历史学家

卷五（258）

Lamberg-Karlovsky, C. C.（兰贝格-卡尔洛夫斯基，C. C.）：美籍捷克裔考古学家，时任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馆长

卷八（426）

Lanciotti, Lionello（中文名“兰乔蒂”）：时任意大利近东远东学院

副院长、欧洲中国研究协会副会长

卷五（252，299）；卷七（288）；卷八（130，227，229，230，233，234，237，328，329，331）；卷九（84，208，268）

Langyaud（朗加尔）：1959年访华的挪威文化代表团成员、博物馆馆长、美术史专家

卷六（51）

LaPlante，John（拉普兰特，约翰）：时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卷九（113，118）

Lattimore，Owen（拉铁摩尔，欧文）：美国中国问题专家

卷五（252，254，255）；卷八（409）

Laurence（劳伦斯）：时为美国纽约大学艺术系研究所保存技术中心人员

卷九（27）

Lavachery，H.（拉瓦舍利，H.）：1956年访华的比利时文化代表团团员

卷五（223）

Lawton，Thomas（中文名“罗覃”）：曾任美国弗里尔美术馆副馆长

卷七（396）；卷八（357，431）；卷九（26，84，168，459）

Leakey，Robert（利基，罗伯特）：英国考古学与古人类学家

卷七（409）

Ledderese，Lothar（莱代雷塞，洛特）：时任德国东方研究所教授

卷九（254，255）

Leeds（利兹）：时在英国阿什莫兰博物馆任职

卷二（244，262）

Leibovitch（雷包威施）：时在埃及开罗博物馆任职

卷二（288，296，299，302）

Lengyel，A．（伦吉尔，A．）：时任美国北肯塔基州立学院考古学教授

卷八（492）；卷九（300）

Lepine，Oluese（莱皮纳，奥利耶）：1956年参加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时交往的法国考古学家

卷五（257）

Lerai（勒雷）：1956年参加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时交往的法国考古学家

卷五（257）

Leroy，Lady Mouigue（勒鲁瓦，M．女士）：法国古物修复专家

卷九（376，388）

Lessing（莱辛）：1948年来华讲学的美国加州大学教授

卷四（188）

Lindsay（林赛）：英国伦敦大学艺术史专家

卷一（378，386）

Lawrence（劳伦斯）：时任美国纽约大学艺术系研究所保存技术中心教授

卷九（27）

Linduff, KatherynM.（中文名“林嘉琳”）：时任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

卷九（411）

Little（里托）：时任英国伦敦地质博物馆主任

卷二（297）

Loehr, Max（罗越，马克斯）：美国研究中国青铜器和玉器的专家

卷八（426，442）；卷九（30，53）

Loewe, Michael（中文名“鲁惟一”）：时任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曾任欧洲研究中国协会副主席

卷七（455）；卷八（85，405）；卷九（117，450）

Loon, Piet Van der（中文名“万德龙”）：荷兰汉学家，时任英国牛津大学中文教授

卷八（403）

Loon, Van der（中文名“范登龙”）：英国汉学家，时任牛津大学教授

卷五（255，280）；卷八（229，230，232）

Lopes, Henny（洛佩斯，亨利）：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叙利亚人）

卷九（372）

Lorenzo, José Luis（洛伦索）：时任墨西哥人类学与历史学协会史前研究组组长

卷七（354，355）；卷九（343，344）



Lourandes, H. ( 鲁然德 ) : 时任新西兰大学教授

卷九 ( 452 )

Lucas, A. ( 卢卡斯, A. ) : 留学时期交往较多的英国埃及学家

卷二 ( 35-37, 175, 212, 213, 269, 271, 279, 280, 297, 299, 306, 309, 313, 314, 327 ) ; 卷三 ( 114 ) ; 卷四 ( 502, 527 ) ; 卷七 ( 95 )

Lucidi, M. T. ( 卢奇迪, M. T. ) : 意大利考古学家

卷八 ( 231, 236, 237 )

Lumbreras, Luis ( 伦布雷拉斯, 路易斯 ) : 时任秘鲁全国人类学与考古学博物馆馆长

卷七 ( 343-346, 351, 431-434 )

Lundgren, Geoge ( 伦德格伦, 乔治 ) : 时任瑞典哥德堡大学校长

卷八 ( 474 )

## M

Macdonald ( 麦克唐纳 ) : 时为英国埃及考察团阿尔曼特遗址发掘人员

卷二 ( 142, 147, 185, 218, 230, 295, 296 )

Macdonald, Sir Malcolm ( 麦克唐纳, 马尔科姆爵士 ; 即小麦克唐纳 ) : 时为英中友好中心负责人, 1975年访华英国博物馆代表团团长

卷七 ( 496 ) ; 卷八 ( 408 )

Macharge, Miss ( 麦克哈格小姐 ) : 时为英国伦敦大学埃及学系人员

卷二（260）

Mackie, A. G.（麦凯, A. G.）：时任英国爱丁堡大学副校长

卷八（412）

Macramallah（迈克拉马拉）：时为埃及开罗大学考古发掘工地负责人

卷二（281-283, 285, 289）

Maddox, P.（马多克斯, 帕）：1975年访华美国古人类学代表团团员

卷七（491）

Majewski（马耶夫斯基）：时为美国纽约大学艺术系研究所保存技术中心人员

卷九（27）

Major, J.（马绛, J.）：时任美国达特默思学院历史系教授

卷八（247）

Makramallah（马克拉马拉）：时任上埃及古物古迹检察官

卷二（152）

Malmqvist, Göran（中文名“马悦然”）：时任欧洲研究中国协会会长、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教授

卷九（70）

Manavian, M.（马纳维安, M.）：时为英国埃及考察团阿尔曼特遗址发掘人员

卷二（144, 169, 269, 271, 332）

Maraze ( 马拉热 ) : 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明史》编委会主席

卷九 ( 344 , 347 , 392 )

Marchetti , John ( 马尔凯蒂 , 约翰 ) : 一同参加梅登堡遗址发掘的英国考古学者

卷二 ( 191 )

Marson , V . M . ( 马松 , V . M . ) : 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明史》编委员会委员 ( 苏联人 )

卷九 ( 344 , 345 , 388 )

Martin , D . A . ( 马丁 , D . A . ) : 英国宗教社会学家

卷七 ( 390 ) ; 卷八 ( 417 )

Martin , G . T . ( 马丁 , G . T . ) : 时任英国伦敦大学大学学院教授

卷七 ( 390 ) ; 卷八 ( 415 )

Mar'ashi ( 马拉希 ) : 时任伊朗Kashan县文化艺术局局长

卷八 ( 136 )

Maraheri ( 马拉黑里 ) : 时任伊朗国家图书馆馆长

卷八 ( 129 )

Matos , Eduardo ( 马托斯 , E ) : 时任墨西哥人类学院院长

卷七 ( 356 , 358 , 360 , 450 )

Matos ( 马托斯 ) : 1974年访华的墨西哥考古代表团团员

卷七 ( 450 )

Maurizia , Dinaci ( 马里扎 , D . ) : 时为意大利那波里东方研究院人员

卷八 ( 238 , 240 )

Mayer , K . P . ( 迈耶 , K . P . ) : 时在济南任教的英国友人

卷七 ( 87 )

Mayor ( 梅厄 ) : 时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社会人类学教授

卷八 ( 405 )

McIntyre ( 麦金太尔 ) : 时任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

卷八 ( 414 )

Medley , Mrs . M . ( 梅德利夫人 , M . ) : 时为英国大维德基金会人员

卷七 ( 33 , 384 , 389 ) ; 卷八 ( 416 )

Meg , Miss ( 梅格小姐 ) : 时为英国梅登堡遗址发掘人员

卷二 ( 67 )

Mehr ( 梅尔 ) : 时任伊朗巴列维大学校长

卷八 ( 133 )

Merrill , Miss Tite ( 梅里尔 , 泰特小姐 ) : 时为美国堪萨斯大学美术史系研究生

卷九 ( 20 )

Meuret , Mme ( 默雷夫人 ) : 时任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主任

卷五 ( 258 )

Michel , Mrs Helen V . ( 海伦·V·米歇尔夫人 ) : 时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实验室人员

卷八 ( 434 )

Milles , Miss ( 米勒斯小姐 ) : 就读燕京大学时的英文教师

卷一 ( 23 , 85 )

Millner ( 米尔纳 ) : 初到伦敦时同舍的英国友人

卷一 ( 362 )

Mirnda , Mario ( 米兰达 , 马里奥 ) : 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玻利维亚代表

卷七 ( 52 , 53 )

Mond , Sir . Robert ( 蒙德 , 罗伯特爵士 ) : 时为英国埃及考察团阿尔曼特工作站的出资者

卷二 ( 142 , 150 , 159 , 171 , 230 , 288 )

Montebello , Philippe de ( 蒙泰贝洛 , 菲利普·德 ) : 时任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

卷八 ( 425 , 429 )

Monnington , Thomas ( 蒙宁顿 , 托马斯爵士 ) : 时任英国皇家艺术协会主任

卷七 ( 383 )

Morazé , Charles ( 莫拉泽 , 夏尔 ) : 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明史》编委会副主席 ( 法国人 )

卷九 ( 86 , 214 )

Mowry , Robert Dean ( 中文名“毛瑞” ) : 时任美国哈佛大学福格

## 美术馆副馆长

卷八（426）；卷九（27，28，51，83，169，337）

Mo'tarnechi（莫图尔内奇）：时任伊朗德黑兰大学校长

卷八（137）

Munavian（穆纳维安）：参加阿尔曼特遗址发掘时交往的英国友人

卷二（295，323）

Murck，Freda（中文名“姜斐德”女士）：时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人员

卷八（381，424，428）；卷九（28，79，461）

Murray，M．A．（默里小姐，M．A．）：参加巴勒斯坦杜韦尔遗址发掘时交往的英国友人

卷二（191，309）

Myers（迈尔斯）：时为英国埃及考察团负责人

卷二（121，135，141，142，147，150，254，279，292，294，297，300，301，308，328）

## N

Narain（纳拉因）：印度古代史专家

卷九（273）

Needham，Joseph（中文名“李约瑟”）：英国中国科技史专家

卷三（113，114）；卷五（375）；卷六（230）；卷七（451-453，455，456，477，489，453，474，486，487，489，491，519）；卷八（4，10，12，14，40-42，54，55，199，200，

268, 271, 325, 406, 437, 440, 468, 469, 472) ; 卷九 ( 70 , 202, 383, 384, 450, 454, 464 )

Negahban ( 内加班 ) : 伊朗考古学家 , 时任德黑兰大学文学学院院长

卷八 ( 137, 139 )

Nelsen, Sarch M. ( 中文名“南莎娜” ) : 美国丹佛大学专治朝鲜史前考古的学者

卷九 ( 150 )

Nelson ( 纳尔逊 ) : 参加埃及发掘时交往的美国考古学家

卷二 ( 148, 165 )

Nelson, Diane ( 纳尔逊 , 黛安娜 ) : 张光直的学生

卷九 ( 146 )

Nelson, Robert ( 纳尔逊 , 罗伯特 ) : 黛安娜·纳尔逊的丈夫

卷九 ( 146 )

Nevison, David Shepherd ( 中文名“倪德卫” ) : 美国研究中国西周年代的专家

卷八 ( 431, 434, 435 ) ; 卷九 ( 166, 386, 387 )

Nikolaloff ( 尼科拉洛夫 ) : 苏联历史学家

卷五 ( 62 )

Nims ( 尼姆斯 ) : 参加埃及发掘时交往的美国考古学家

卷二 ( 148, 165 )

Nixon, Richard Milhous ( 尼克松 , 理查德·米尔豪斯 ) : 时任美国总统

卷七 ( 284 , 285 )

Noorzai , Gul Mohamed ( 努尔扎伊 , 古尔·穆罕默德 ) : 1979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历史名城研究计划会议的阿富汗代表

卷八 ( 363 , 364 )

Nunoo , R . B . ( 努努 , R . B . ) : 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明史》编委会委员 ( 加纳人 )

卷九 ( 344 , 388 , 389 )

Nylan , Lady Michael ( 戴梅可女士 , 一作Milce Nylan ) : 时为考古研究所美国进修生

卷八 ( 374 , 375 , 383 , 390 , 425 )

Nystrom , P . ( 奈斯特龙 , P . ) : 时曾任瑞典哥德堡州州长

卷八 ( 476 )

N'diaye , Samba ( 恩迪阿埃 , 桑巴 ) : 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塞内加尔代表

卷七 ( 49 , 50-54 , 56 , 62 )

## O

Obermann , Leopold ( 奥伯曼 , 莱奥波尔德 ) : 时任奥地利科研部司长 , 1976年率团访华

卷八 ( 20 )

Obregón , Mauricio ( 奥夫雷贡 , 毛里西奥 ) : 时任哥伦比亚安提斯大学校长

卷九 ( 116 )



Odishaw , H . ( 奥迪肖 , H . ) : 时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地球科学  
学院院长

卷八 ( 30 )

Olgersson , Einar B . ( 奥吉尔逊 , E . B . ) : 冰岛统一社会党人  
士

卷五 ( 320 )

Olsen , John W . ( 奥尔森 , 约翰·W ) : 时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  
授

卷九 ( 55 )

Olsen , Sandra L . ( 奥尔森 , 桑德拉·L . ) : 约翰·W·奥尔森的夫  
人 , 古代骨器专家

卷九 ( 55 )

Oni ( 奥尼 ) : 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尼日利亚代表

卷七 ( 53 , 55 )

Organ , R . M . ( 奥根 ) : 1979年访华的美国史密森学会代表团  
团员

卷八 ( 357 )

Orlandini , Pietro ( 奥兰迪尼 , 彼得罗 ) : 时任意大利大学米兰大  
学考古学教授

卷八 ( 234 )

Osman , Mehmet ( 奥斯曼 , 穆罕默德 ) : 参加巴勒斯坦加沙附近  
杜韦尔遗址发掘时的当地工人

卷二 ( 185 )

## P

Pahor (帕胡尔) : 时任埃及开罗大学考古学教授

卷二 ( 283 , 284 , 289 )

Pallottino , M . ( 帕洛蒂诺 , M . ) : 1978年在罗马交往的意大利考古学家

卷八 ( 237 )

Pálsson , R . ( 帕尔松 , R . ) : 时任瑞典考古局局长

卷八 ( 480 )

Pamel ( 帕梅尔 ) : 时为巴勒斯坦英国伯利恒发掘团人员

卷二 ( 190 )

Parker , Miss Barbara ( 帕克 , 巴巴拉小姐 ) : 参加梅登堡遗址发掘的英国友人

卷二 ( 60 )

Paul ( 保罗 ) : 参加巴勒斯坦杜韦尔遗址发掘时的英国友人

卷二 ( 196 )

Pearlman , Isadore ( 皮尔曼 , 伊萨多 ) : 曾任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实验室主任 , 时在以色列大学材料科学、考古学二系任教

卷八 ( 434 )

Peel ( 皮尔 ) : 时为英国德拉姆大学地理学教师

卷二 ( 163 )

Pelissier ( 佩利西耶 ) : 1956年参加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时交往的法国学者

卷五（257）

Pellicer, Carlo（派里瑟，卡洛）：墨西哥考古学家

卷七（364）

Pelliot, Paul（中文名“伯希和”）：法国汉学家

卷一（154, 158, 402）；卷二（2）；卷三（143, 211）；卷四（192, 477, 527）；卷五（242）；卷七（162-164）；卷九（103）

Petech, Luciano（佩忒克，卢恰诺）：时任罗马大学东亚史教授

卷六（133, 134, 139）；卷八（236, 237）；卷九（230）

Petrie, Lady（皮特里夫人）

卷二（47, 187, 327, 328）

Petrie, Sir Flinders（皮特里，弗林德斯爵士）：英国埃及考古学家

卷一（293, 308, 323, 370）；卷二（10, 12, 16, 105, 110, 112, 116, 119, 128, 148, 175, 183, 212, 222, 231, 232, 237-239, 246, 248, 250, 252, 253, 255, 258, 259, 282, 300, 304, 307, 309, 313, 315, 317, 319, 320, 327, 328）；卷三（120）；卷七（388）；卷八（403, 415）；卷九（454）

Philips（菲利普斯）：时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学院院长

卷七（389）

Piel, Gerard（皮尔，杰勒德）：时为美国《科学的美国人》杂志出版人

卷八（464, 468）；卷九（385）

Piper ( 派珀 ) : 时任英国阿什莫兰博物馆馆长

卷七 ( 388 )

Pirazzoli-t' , S . M . ( 中文名“毕雪梅” ) : 法国考古学家

卷九 ( 75 )

Pituri ( 普楚里 ) : 时为罗马尼亚党史研究所负责人

卷八 ( 456 )

Plahoric ( 魏龙 ) : 南斯拉夫留学生

卷五 ( 245 )

Plata , Horacio Rodriguez ( 普拉塔 , 奥拉西奥·罗德里格斯 ) : 时为哥伦比亚参议员

卷六 ( 36 )

Plenderleith ( 普伦德莱思 ) : 时任英国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室主任

卷二 ( 9 , 37 ) ; 卷四 ( 427 )

Pollo , Stefenq ( 波洛 ) : 时任阿尔巴尼亚第一次伊里尔人研究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

卷七 ( 299 , 303 , 306 , 308 , 309 )

Ponselle , P . ( 庞塞尔 ) : 时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人员

卷九 ( 27 )

Poolgerddee , Plitdet ( 蓬革滴 , P ) : 泰国西尔帕科恩大学考古系主任

卷九 ( 270 , 274 )

Powell ( 鲍威尔 ) : 1982年访华的英国学者

卷九（121）

Pradhan Ma , Riddhi（普拉达夫人）：时任尼泊尔考古部研究员

卷九（271，274）

Prusek（普实克）：1956年参加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交往的捷克学者

卷五（254）

Press（普雷斯）：时任美国全国科学院院长

卷九（460）

Price（普赖斯）：留英时交往的英国朋友

卷二（130）

Pulleyblank , Edwin George（普利布兰克，埃德温·乔治）：时任英国剑桥大学中国历史教授

卷五（252）

## Q

Quintanillo , Isacc Velasco（金塔尼略，伊萨克·贝拉斯科）：时任秘鲁库斯科大学校长

卷七（352）

Qureshi , Aijor（库雷希，A．）：时任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历史系教授

卷七（125）

Qureshi , Ishticq Husain（库里希，I．H．）：时任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副校长

卷七（112）

Qureshi, Naim Hayat（库里希，纳伊姆·哈亚特）：时任巴基斯坦拉合尔中心博物馆馆长

卷七（126）

## R

Radulescu, A. V.（勒都列斯库，A. V.）：1975年访华罗马尼亚考古博物馆代表团团长，时任罗马尼亚康斯坦萨市博物馆馆长

卷七（521）

Rahner, Fazlus（拉赫尼尔，F.）：时任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校长、巴基斯坦历史学会会长

卷七（109，112）

Ratchnevsky（赖切奈夫斯基）：1956年参加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的苏联（？）学者

卷五（252）

Rattigan（拉蒂根）：初到伦敦时的房东

卷一（398）

Rawson, Mrs. Jessica.（罗森，杰西卡夫人）：时任英国不列颠博物馆东方部主任

卷七（496，497）；卷八（417，441，447）；卷九（65，134，414，454，474，475）

Read, Sir. Herbert（里德，赫伯特爵士）：1959年访华英国文化代表团团长

卷六（48）

Reed , Lady ( 里德夫人 ) : 时为耶路撒冷美国东方研究所人员

卷二 ( 200 )

Renfrew ( 伦福儒 ) : 时任英国剑桥大学人类考古学教授兼系主任

卷八 ( 96 , 99 , 101 , 440 , 461 ) ; 卷九 ( 39 , 301 , 437 , 440 , 450 )

Revah ( 勒瓦 ) : 时为参加埃及阿尔曼特遗址发掘人员

卷二 ( 147 , 158 , 169-171 )

Riboud , Mrs . Krishna ( 里布 , 克里施娜夫人 ) : 印度文豪泰戈尔的曾孙女 , 时任国际纺织史研究中心副主席

卷七 ( 493 ) ; 卷八 ( 38 , 82 , 87 , 88 , 136 , 154 , 294 , 317 , 324 , 335 , 361 , 365 , 366 , 386-388 , 392-394 , 412 , 427 , 431 , 435 , 438 , 444 , 454 )

Rick , John W . ( 里克 , 约翰·W ) : 时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卷九 ( 32 , 63 )

Riegel , Jeffrey ( 中文名“王安国” ) : 时任美国加州大学教授

卷八 ( 247 , 435 ) ; 卷九 ( 30-33 , 36 , 83 )

Riemensnider , B . ( 里门斯奈德 , B . ) : 时任美国《考古学》杂志行政编辑

卷九 ( 28 )

Rosenblith ( 罗森布卢特 ) : 时任美国全国科学院外事秘书

卷九 ( 445 , 460 , 461 , 464 )

Rotours , Des ( 戴乐都尔 ) : 1956年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上

交往的法国学者

卷五（252）

Roumiopoulon , Lady（罗米波卢女士）：1979年访华希腊考古代表团团长、希腊帖撒罗尼考古博物馆馆长

卷八（333）

Rowe , Alan（罗威，艾伦）：英国埃及学家

卷二（296-298）

Roxby（罗士培）：时任英国文化协会驻华首席代表

卷四（31，32，88，90，106）

Roy , David T.（中文名“芮效卫”）：时任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语文系教授

卷八（247）

Rudolf , R . E .（鲁德福，R . E .）：1973年访华美国考古代表团团员

卷七（396）

Ruger（鲁格）：时任瑞士莱茵州立博物馆馆长

卷九（253）

Ruhio , Juan Mona（鲁维奥，胡安·莫拉）：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哥伦比亚代表

卷七（53）

Ruhlmann（中文名原作“于儒伯”，后改“于如柏”）：1956年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及此后交往的法国学者



卷五（251，255，256）；卷八（229，230，232）

Rulnavni（吕尔玛尼）：1956年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上交往的法国学者

卷五（254）

Rumiantzev（陆绵采夫）：1956年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上交往的苏联学者

卷五（252，329）

Russell，B．A．W．（罗素，B．A．W．）：英国哲学家

卷一（387）；卷二（74，75）；卷三（425）

Rygloff（中文名“李嘉乐”）：1956年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上交往的法国学者

卷五（253，256）

## S

Salam，C．（萨拉，C．）：时任第三世界科学院院长

卷九（407，423）

Saller，K．（萨勒，K）：时任德国慕尼黑大学人类学教授

卷五（320）

Salmony（扎尔莫尼）：时为法国《亚洲艺术》杂志人员

卷五（253）

Samson，Miss Julia（萨姆森，茱莉亚小姐）：留英时期同学，时在伦敦大学埃及学系任教

卷七（386）

Sandars, N. K. ( 桑达斯, N. K. ) : 时任英国牛津大学欧洲考古学讲师

卷八 ( 403 )

Sander, Nancy ( 桑德, 南希 ) : 时为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教授

卷九 ( 35 )

Sankalia : 留英参加梅登堡遗址发掘时同舍印度学生

卷二 ( 58-63 )

Santangelo, Paolo ( 中文名“史华罗” ) : 时为意大利研究中国协会领导成员、那波里东方研究院中国史教授, 第26届欧洲研究中国会议交往的意大利学者

卷八 ( 238, 230, 231 )

Sarich ( 萨里奇 ) : 时任英国伦敦大学教授

卷八 ( 474 )

Sarkar, Haribishnu ( 萨卡尔, H. ) : 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历史名城研究计划会议印度代表

卷八 ( 363, 366 ) ; 卷九 ( 269 )

Savatteri ( 萨瓦泰里 ) : 时任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教授

卷八 ( 233 )

Scerrato, V : 意大利考古学家, 1977年在伊朗进行考古发掘

卷八 ( 130 ) ; 卷九 ( 35 )

Schaefer, J. P. ( 谢弗, J. P. ) : 时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校长

卷八 ( 30 )

Schipper, K. M. (中文名“施博尔”, 字“舟人”) : 法籍荷兰裔汉学家, 时任法国国立高等学院教授, 曾任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秘书长多年

卷八 ( 229, 246, 268, 353 )

Schmid ( 施茂德 ) : 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

卷四 ( 158 )

Schram, S. R. ( 施拉姆, S. R. ) : 时任英国伦敦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卷八 ( 230, 405, 414 )

Schvatz ( 史瓦兹 ) : 1956年第九届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交往的美国学者

卷五 ( 252 )

Schwartz ( 施瓦茨 ) : 时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文化中心主任

卷九 ( 30 )

Segalen, Yum ( 色伽兰, Y. ) : 早年来中国西部地区考察的法国考古学家维克多·色伽兰之子

卷八 ( 203, 204, 487 ) ; 卷九 ( 63, 66, 87, 245, 346, 376 )

Segre ( 塞格雷 ) : 意大利古生物学家

卷八 ( 237 )

Seligman ( 塞利格曼 ) : 英国考古学家

卷一 ( 306 ) ; 卷二 ( 23, 94, 222 ) ; 卷五 ( 359 )

Semsar ( 塞姆萨尔 ) : 时任伊朗工艺美术博物馆馆长

卷八（126）

Serrys, Paul L-M.（中文名“司礼义”）：时任美国西雅图大学教授

卷九（165）

Shankle（尚克尔）：时任美国堪萨斯大学代理校长

卷九（22，144）

Shapiro, Harry（夏皮罗，哈里）：美国人类学家

卷八（468）

Shapiro, Sidney（中文名“沙博理”）：中国籍犹太人，长期在《人民画报》社任职

卷九（103，150，229，233，436，437）

Sharafaddin, A. H.（萨拉菲丁）：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交往的也门学者

卷七（52）

Sharif, Mohammad（沙里夫，M.）：巴基斯坦南方区考古部长

卷九（269）

Shaughnessy, Edward L.（中文名“夏含夷”）：时先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所东亚语文系研究生，后任芝加哥大学东亚语文系助教授

卷八（434，435）；卷九（32，163，168，170，272，280，287，304，305，350，455）

Sherratt, A.（谢拉特，A.）：时为英国阿什莫兰博物馆人员

卷九（452，453）

Shiraji：时任伊朗伊斯兰罕古建筑保存修复所主任

卷八（129-131）

Siddiqi, Amir Hasan（西迪基，爱米尔·哈桑）：时任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伊斯兰史教授兼系主任

卷七（111）

Sievernitch（西凡尼斯）：时为德国柏林建市纪念筹备会人员

卷九（256，304，320）

Silva, Roland（西尔瓦，罗兰）：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地区历史名城研究计划会议锡兰代表兼大会秘书

卷八（363）

Silva, Vigier A. de（西尔瓦夫人）：锡兰佛教艺术专家

卷五（319，327，329，330）；卷六（105）

Siner, Denis（赛纳，丹尼斯）：美国中亚史专家

卷九（354，377，378）

Siracky, A.（西拉茨基，A.）：时任斯洛伐克科学院院长

卷六（79）

Siren, Osvald（中文名“喜龙仁”，又译“西尔伦”）：瑞典汉学家，曾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

卷一（389，394）；卷二（12，15，17，364）

Sivin, Nathan（席文，内森）：美国天文学史专家

卷八（119）；卷九（384，421）

Skinner（斯金纳）：1980年来华参加宋元明清经济史讨论会的美

方代表团副团长

卷八（485）

Sladkovsky（斯拉德科夫斯基）：参加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第26次会议的苏联学者

卷八（229）

Slover（斯洛弗）：时为英国文化委员会人员

卷四（140）

Smets, G.（斯梅茨, G.）：1956年访华比利时文化代表团团长

卷五（223）

Smith, C. S.（史密斯, C. S.）：时任美国全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委员会秘书

卷八（402, 405）

Smith, H. S.（史密斯, H. S.）：留英时期同学，时为伦敦大学本院埃及学系教授

卷七（386, 388, 390）

Smith, S. W.（史密斯, S. W.）：时为主持埃及赖斯纳遗址发掘的英国考古学家

卷二（171, 173）

Solerin（索莱里）：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明史》第一卷新石器方面承担人

卷九（345, 389）

Solomon（所罗门）：时在英国伦敦大学大学学院任职

卷一（364，373）

Sorensen, P.（索伦森，P.）：丹麦考古学家，曾在泰国发掘班高遗址

卷七（215，216）

Spusar（中文名“石小溪”）：德国汉学家

卷五（253）

Stanford, Dennis（斯坦福，丹尼斯）：时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员

卷九（27）

Starkey（斯塔基）：时为英国埃及考察团负责人

卷二（121，152，181，184）

Stasmoparlos（斯塔斯莫帕洛斯）：时任雅典科学院院长（法学家，曾任总统）

卷八（183）

Stedford（施德福）：曾侨居温州的英国友人

卷三（23，27，29，30，33，72，84）

Stewart（斯图尔特）：美国人类学家

卷九（43，461）

Stokstad, Marilyn（斯托克斯塔德，玛里琳）：时为美国堪萨斯大学原文学院副院长、美术史系主任，欧洲中世纪美术史教授

卷九（19，22）

Strazemiri, Gani（斯特齐米里，加尼）：时任阿尔巴尼亚古建研

究所所长

卷七 ( 300 , 301 , 303 , 304 , 308 )

Sturchi , A . ( 斯图基 , A . ) : 时任意大利罗马大学考古系主任

卷九 ( 34 , 235 )

Suleiman , S . ( 苏莱曼 , S ) : 印尼考古学家 , 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地区历史名城研究计划会议副主席

卷八 ( 363 )

Sullivan , Miss Michae ( 沙利文 , 迈克小姐 ) : 时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卷七 ( 519 ) ; 卷八 ( 56 ) ; 卷九 ( 26 , 80 )

## T

Taddei , M . ( 塔代伊 , M . ) : 时任意大利那波里东方研究院亚洲系主任

卷八 ( 238 )

Taha , Aai bin Haji ( 塔哈 , 阿迪·宾·哈吉 ) : 马来西亚吉隆坡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长

卷九 ( 271 )

Taylor , Miss Joan ( 泰勒 , 约翰小姐 ) : 时为英国梅登堡遗址发掘人员

卷二 ( 59 )

Thapar , B . K . ( 撒帕尔 , B . K . ) : 时任印度文化研究及训练中心主任



卷九（345，346，388，390）

Thoopson，Mack（图普松，麦克）：时任美国历史学会总干事

卷八（455）

Thomson（汤姆森）：时任英中友协会会长

卷七（383）

Tiede（蒂德）：美国亚历山大里亚人士

卷九（385）

Tite，M．（泰特，M．）：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实验室主任

卷八（418）

Tjandrasamita，Uka（詹德拉萨斯米塔，乌卡）：印度尼西亚文化遗产部主任

卷九（274）

Traore，A．（特拉奥雷，A．）：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明史》编委会秘书长

卷九（335，344，345，347，388，390，445）

Trevelyan，H．（杜维廉）：曾任英国驻中国代办，时为中国出土文物展览英国组织委员会主席

卷七（335，380）

Tringham，Ruth E．（特林汉，鲁思·E）：时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教授

卷八（434）

Trousdell，William（特鲁兹德尔，威廉）：时为美国自然历史博

物馆人员，美国考古学家，1979年访华美国史密森学会代表团团员

卷八（357）；卷九（27）

Tsuchitani, Lady（槌谷夫人）：时为美国全国科学院接待人员

卷九（458，460，464）

Tucci, G.（图奇，G.）：时任意大利近东远东研究所所长

卷七（105）；卷八（130，237）

Tufnell, Miss（塔夫内尔小姐）：参加巴勒斯坦杜韦尔遗址发掘的英国友人

卷二（181，183，187，188）

Tusa, Vincenzo（图萨，V.）：时任意大利巴勒莫考古学会会长、国立博物馆馆长

卷八（58，237）；卷九（34，35）

Tylecote（泰莱科特）：英国冶金史专家

卷七（428）；卷九（122）

## U

Ullah：时在印度考古局化学实验室任职

卷七（112，113）

Uran, Shoku Hajdai（乌拉，S. H.）：1972年访问阿尔巴尼亚时的译员

卷七（300，303，304，307，308）

Urquidi（乌尔基迪）：时任墨西哥学院院长

卷七（357）

## V

Vandenbussche, Roland（范登布舍，罗兰）：时为法国长驻北京人员

卷九（316，335，361，366，412，431）

Ventrone, G.（文特罗内，G.）：曾在伊朗伊斯拉罕发掘的意大利女考古学家

卷八（238）

Vercoutter, J.（韦库特，J.）：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明史》编委会成员（法国人）

卷九（345，346，388）

Vermeer, E. B.（弗美尔，E. B.）：荷兰汉学家

卷八（229，231）

Vetters, Herrman（费特斯，赫尔曼）：时任奥地利科学院院士、考古研究所所长

卷八（20）；卷九（457）

Viet, Willibod（中文名“魏克强”）：时任德国柏林东亚美术馆馆长

卷九（255-257，271，314，320，365）

Vlad, Licia Borrelli（维拉德夫人）：意大利考古学家

卷九（341）

Vladescu, C. M.（沃勒斯特库，G. M.）：时为1975年访华罗

马尼亚考古博物馆代表成员

卷七（522）

Vogt（沃洛特）：美国全国科学院人类学组人员

卷九（354，460）

## W

Waedwell（沃德韦尔）：时任美国亚洲协会会长

卷九（28）

Wagner，Gunther（瓦格纳，贡特尔）：德国马克斯·布朗克学会热释光断代专家

卷七（531）

Wallis，Miss Seton（沃利斯，西顿小姐）：参加梅登堡遗址发掘的英国友人

卷二（67）

Warmington，H．MC．（沃明顿，汉·玛丽）：时为1975年访华美国古人类学代表团成员

卷七（491）

Washburn，B．H．（沃什伯恩，B．H．）：时为美国雷诺兹考察积石山谈判代表

卷四（169）

Watson，William（沃森，威廉；中文名“华生”）：时历任英国不列颠博物馆东方部主任、伦敦大学中国艺术与考古学教授等职

卷五（162，163，254，255，365，416）；卷六（99）；卷七

( 216 , 331 , 334 , 372 , 383 , 415 ) ; 卷八 ( 348 , 415 , 417 ) ; 卷九 ( 15 , 61 , 135 , 211 , 277 , 278 , 453 , 454 )

Watt , David ( 瓦特 , 戴维 ) : 英国学者

卷八 ( 415 )

Webb , Miss Magsie F . ( 韦布小姐 ) : 时任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副馆长

卷八 ( 348 , 418 )

Weidenreich , Franz ( 中文名“魏敦瑞” ) : 德国解剖学和体质人类学家 , 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兼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负责研究北京猿人化石

卷二 ( 215 ) ; 卷四 ( 280-282 ) ; 卷五 ( 17 )

Werner ( 沃纳 ) : 时为出国文物展览英国谈判代表团成员

卷七 ( 333 , 334 , 383 )

Weston , Margaret ( 韦斯顿 , 玛格丽特 ) : 时任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馆长

卷八 ( 415 )

Wheeler , Sir Mortimer ( 惠勒 , 莫蒂默爵士 ) : 夏鼐留英时的田野考古课程老师 , 曾任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名誉院长

卷一 ( 382 ) ; 卷二 ( 20 , 35 , 37 , 39 , 40 , 57 , 58 , 94 , 96 , 100 , 225 ) ; 卷五 ( 67 , 155 , 169 , 264 , 287 , 288 , 421 ) ; 卷六 ( 107 ) ; 卷七 ( 102 , 107 , 197 , 384 , 394 ) ; 卷八 ( 84 , 410 ) ; 卷九 ( 184 , 422 , 445 )

White , Anta Monlet ( 怀特 , 安塔·蒙特尔 ) : 时任美国堪萨斯大学人类学系主任

卷九（20，24）

Whitehead（怀特黑德）：时任美国考古协会秘书长、杜克大学讲师

卷七（531）；卷八（78）

Whitfield，R．（惠特菲尔德，R．）：时任英国不列颠博物馆东方古物部主任

卷七（425，510）；卷八（418）；卷九（453）

Wiedemann（威德曼）：德国法兰克福博物馆馆长

卷九（252）

William，MissSeton（威廉，西顿小姐）：参加英国梅登堡遗址、巴勒斯坦杜韦尔遗址发掘时的英国友人

卷二（181，184，186，189，191）

Williams，Neville J．（威廉，内维尔J．）：时任英国学术院秘书

卷七（430）

Wilson（中文名“文郁生”）：时任英国剑桥大学圣体学院院长

卷七（385）

Wilson，D．M．（威尔逊，D．M．）：时任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馆长

卷八（416，417，470）

Wilson，Macr F．（中文名“武丽生”）：时任美国纳尔逊博物馆东方美术部主任

卷九（21，23）

Wilson, Richard L. ( 威尔逊, 理查德L. ) : 时为美国堪萨斯大学中国美术史研究生

卷九 ( 20, 23, 25 )

Winkler ( 温克勒 ) : 英国考古学家

卷二 ( 141, 142, 163 )

Witkop, B. ( 威特科普, B. ) : 美国医学家, 美国全国科学院院士

卷九 ( 374, 432, 460 )

Wolfenden, Sir John ( 沃尔芬登, 约翰爵士 ) : 时任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馆长

卷七 ( 383, 384, 389 )

Woolley, Sir C. Leonard ( 吴雷, C. 伦纳德爵士 ) : 英国考古学家, 时指导英美联合考古队发掘苏美尔古城乌尔遗址

卷二 ( 10, 14, 80, 94, 129, 212 ) ; 卷四 ( 482, 527 ) ; 卷五 ( 289, 336 ) ; 卷六 ( 120, 142 )

Worgin, Gpesnfeet Jan : 瑞典考古学家

卷八 ( 479 )

Wright ( 赖特 ) : 美国汉学家

卷五 ( 252 )

## Y

Yardimci, Neuretin ( 亚特姆杰, 努雷廷 ) : 1981年访华的土耳其文博人士

卷九（64）

Yasin, S.（亚辛，S.）：时任英国学术院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主任

卷八（402，405，410，414，418，419）

Yellin（耶林）：时为美国科学基金会人员

卷九（27）

Yetts, W. Percebal（叶兹）：夏鼐初到英国时的老师，时任伦敦大学中国艺术史与考古学教授

卷一（306，360，363-365，373，375，378，380，383，385，386，390，391）；卷二（2，6，10，11，12，15，17，22，28，29，54，94，95）；卷五（346）

Young, Matthew（杨，马修）：时为英国伦敦大学生物统计学教师

卷二（76）

## Z

Zaki, A.（扎基，A.）：时为波兰克拉科夫博物馆人员

卷五（336）

Zaldivar：时为1974年访华墨西哥考古代表团团员

卷七（450）

Zürcher, Erik（中文名“许理和”）：荷兰汉学家，时任莱登大学汉学研究院中国历史教授

卷五（253）；卷七（66）；卷八（229，231，232）；卷九（73，134，136，138）



### 三、俄文人名

Антонова（安东诺娃）：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苏联历史学家

卷五（246-248，260）

Арциховский，А．В．（阿尔茨霍夫斯基，А．В．）：时任苏联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

卷五（261）

Ворошилов，К．Е．（伏罗希洛夫，К．Е．）：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卷五（302）

Деревской（节尔列夫斯基）：中国科学院接待的苏联专家

卷五（312，314）

Дервянко（杰列维杨科）：时任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历史、语文和哲学研究所所长

卷九（234，287，288）

Думон（杜曼）：时为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卷五（260）

Ефимов（叶菲莫夫）：苏联历史学家

卷四（517）

Ковлёв（郭瓦列夫）：时为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卷五（248，252，260）

Киселёв，С．В．（吉谢列夫，С．В．）：苏联考古学家，时任苏

卷四（410）；卷五（248）；卷六（62，63，65，67，68，167）

Кирвяиев，О．В．（基尔维亚涅夫）：时为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后改称“考古研究所”，下同）古物修理实验室负责人

卷五（261）

Крюков，М．В．（中文名“刘克甫”）：时为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人员，后曾来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

卷五（260）；卷九（325）

Марков（马尔科夫）：时任保加利亚文物局局长

卷六（123）

Рыбаков，Ъ．А．（雷巴科夫，Ъ．А．）：时任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所长

卷五（248，260）

Сидоров（西多罗夫）：时任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卷五（248）

Сукачёв，В．Н．（苏卡契夫）：时任苏联科学院院士、林业研究所所长

卷五（292）

Тихомярев（季霍米罗夫）：时任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院士秘书、中古史专家

卷五（248）

Эйдлин，Л．З．（艾德林，Л．З．）：时为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

(1) 编者注：本“交往人物索引”的编制凡例如下：

①索引中的中文人名，包括中国各界人士、外籍华裔学者，以及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学者。中文人士的括注，为该人士的字号及日记中所见其他称谓。

②人名后所注身份，主要是日记所载时间段内该人士时任和历任的职务，并非其生平简历。如无法查明其当时的确切身份，则标注以其他年份的典型职务。

③人物职务中，凡注“考古研究所”者，均指“中国科学院（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及的“科学院”、“社科院”和“中研院”，分别为“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研究院”的简称。

(2) 本索引所收西文人名，均依日记所载，往往有姓无名（或仅缩写），未能全部查明补齐。个别人名，交往甚少，字迹不清，难以译出，则未予列入。

# 主要亲属一览

## 祖辈

祖父：夏传启（字承贤，又字敬亭）

祖母：谢氏

## 父辈

长房（大伯）：夏庆庚（字範九）

二房（二伯）：夏培庚（字铭如）

三房（三伯）：夏焕庚（字星垣）

四房（父亲）：夏顺庚（字禹彝，又字文甫）

（母亲）：丁咸娇

五房（五叔）：夏棣庚（字志範）

六房（六叔）：夏炽庚（字烈如）

## 自家及本房

本人：夏鼐（字作铭，曾用名国棟）

夫人：李秀君（秀君，原名李秀英）

长女：夏素琴（铮女，铮铮，琴儿）

女婿：印若渊

大外孙：印建中

二外孙：印建钢

三外孙：印建正

长子：夏正暄（瑞煊）

长媳：张志清

孙女：夏晴

次子：夏正楷（瑞楷）

次媳：胡铁秋

长孙：夏阳

次孙：夏雷

三子：夏正炎（瑞炎）

三媳：于凤荣

三孙：夏宇

胞兄：夏鼎（勳铭）

大侄子：夏正寅（光弟）

二侄子：夏正中（瑞煜）

侄孙女：夏一江

侄孙女：夏一拉（一山）

三侄子：夏正荣（瑞荣）

大侄女：夏瑶琴（绵绵）

二侄女：夏碧琴（阿姍）

三侄女：夏玉琴（阿琴）

胞姊：夏鸾（淑贞）

姐夫：林少兰

外甥：林祖谦

大外甥女：林绮霞（鸿喜）

二外甥女：林绮雯（鸿祥，绮文）

胞妹：夏秀莲（姬妹）

妹夫：徐煜光（寿康）

大外甥：徐敬千（锦千，锦锵）

二外甥：徐敬泮（锦泮）

三外甥：徐敬榜（锦榜）

长房

二堂兄：夏耀宗（亢甫，亢夫）

堂侄：夏瑞墀

堂侄女：夏晨（瑞琳）

二房

二堂兄：夏筱如

堂侄：夏正宗

堂侄：夏正璋（瑞璋）

三堂兄：夏仲光（耀第，绍第）

堂侄：夏正昕（正炘）

堂侄媳：郭馥坤

堂侄女：夏雅琴

三房

大堂兄：夏晓初

二堂兄：夏曦旦

三堂弟：夏志信

外甥：陆步青

五房

堂侄：夏济瀛

六房

堂兄：夏卿云（景珊）

大侄女：夏兰英（春芳）

二侄女：夏兰香

三侄女：夏兰娟

岳家

岳叔：李耀卿

大内弟：李守恩（秀恩，秀庵）

大内弟妻：爱莲

内侄女：李素芬（阿聪）

内侄女：李素芳（阿香）

内侄：李方瀛

二内弟：李良（锄非）

二内弟妻：许仲仙（琼仙）

内侄女：李素娥

内侄女：李素媚

内侄：李方中

三内弟：李守钦（秀钦）

内侄女：李素云

内侄：李方汉



四内弟：李守墀（秀墀）

四内弟妻：叶秀琴

内侄女：李素娟

五内弟：李守元（秀源）

五内弟妻：张先英（阿英）

内侄女：李素欣

妻妹：李月秋（凤妹）

妻妹夫：陈大祥

堂内弟：李守桂（秀桂）

妻堂妹夫：何纪泽

妻表弟：诸声鑫

妻表弟：张立伦

妻表弟：张立人

# 编校后记

《夏鼐日记》的整理工作是从2000年11月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政领导的关怀和各方面的支持下，由考古所研究员王世民负责，与夏鼐先生的子女合作进行，历时已逾十年。开始先由夏素琴、夏正暄、夏正楷、夏正炎姐弟及王世民五人分头进行誊抄和录入，然后由王世民汇总通读。其中，大量英文专名多由考古所译审莫润先译成中文，法文专名多由考古所资料信息中心副研究馆员金文馨译成中文。发稿前，曾由考古所研究员张长寿校阅一过。付印前，王世民又在夏正炎的协助下核对原件，对全书进行订补，最后定稿。

夏鼐先生的日记共有23本。其中，1931—1940年学生时代的6本，字迹较大，易于誊录；1941—1985年的17本，大部分字小如豆（甚至更小），行草书体的中文内容尚不难识读，但大量草体小字的外文人名、地名、书名，以及涉及许多专门知识的专名，辨认的难度可想而知。整理时，除广泛查阅有关的论著、工具书、旅游指南，并检索英国不列颠图书馆网站的藏书目录等等以外，曾多方寻求帮助。例如，为弄清楚留学期间日记中的伦敦小地名，由考古所资料信息中心的张文辉副研究馆员趁去不列颠图书馆交流工作之便，在伦敦就近查明；留学归国途中用英文书写的日记，由考古所姜波研究员请美国友人协助译成中文；涉及埃及考古部分，得到北京大学历史系颜海英教授的帮助。留学英国和后来访英的全部日记，又承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汪涛博士校正。另外，也曾约请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王焕生研究员校阅出访希腊时日记，拉丁美洲研究所的曾昭耀研究员校阅出访秘鲁、墨西哥时日记，考古所陈星灿研究员校阅四次访美时日记；还曾得到中山大学历史系徐坚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茅海建教授，及考古所仇士华研究员的帮助。尽管作了这样的努力，日记中仍有一些专名未能查明译出，切盼读者给予指正。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文化典籍系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陈

丽菲教授，积极促成《夏鼐日记》的出版，并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约请，承担《夏鼐日记》的特约编辑。她在极为繁重的教务之余，带领编辑出版专业六位毕业班同学（施隽南、陈思维、徐艺、许孟君、金程虹、唐佳洁）花费两年半的时间，认真进行编辑加工；他们还编制了“交往人物索引”，确保本书的高质量出版。而出版社方面，更对《夏鼐日记》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从2004年接受本书出版开始，历时六个寒暑，克服诸多困难，终于圆满完成。责任编辑陈庆生等同志，为本书付出许多辛劳。出版社社长朱杰人先生始终不渝地追求和坚持本书的高质量出版水平，尤其令人感动。我们对各方面给予的这些帮助和支持，深表感谢。

本书的书名题签，是根据顾廷龙先生亲题的《夏鼐文集》、金毓黻《静晤室日记》二书，集字合成。

《夏鼐日记》整理组

2011年2月10日